

皇朝经世文编
贺长龄辑
目录
叙
重校本叙
五例
生存姓名
姓名总目一
姓名总目二
卷一学术一原学
卷二学术二儒行
卷三学术三法语
卷四学术四广论
卷五学术五文学
卷六学术六师友
卷七治体一原治上
卷八治体二原治下
卷九治体三政本上
卷十治体四政本下
卷十一治体五治法上
卷十二治体六治法下
卷十三治体七用人
卷十四治体八臣职
卷十五吏政一吏论上
卷十六吏政二吏论下
卷十七吏政三铨选
卷十八吏政四官制
卷十九吏政五考察
卷二十吏政六大吏
卷二十一吏政七守令上
卷二十二吏政八守令中
卷二十三吏政九守令下
卷二十四吏政十吏胥
卷二十五吏政十一幕友

卷二十六户政一理财上
卷二十七户政二理财下
卷二十八户政三养民
卷二十九户政四赋役一
卷三十户政五赋役二
卷三十一户政六赋役三
卷三十二户政七赋役四
卷三十三户政八赋役五
卷三十四户政九屯垦
卷三十五户政十八旗生计
卷三十六户政十一农政上
卷三十七户政十二农政中
卷三十八户政十三农政下
卷三十九户政十四仓储上
卷四十户政十五仓储下
卷四十一户政十六荒政一
卷四十二户政十七荒政二
卷四十三户政十八荒政三
卷四十四户政十九荒政四
卷四十五户政二十荒政五
卷四十六户政二十一漕运上
卷四十七户政二十二漕运中
卷四十八户政二十三漕运下
卷四十九户政二十四盐课上
卷五十户政二十五盐课下
卷五十一户政二十六榷酤
卷五十二户政二十七钱币上
卷五十三户政二十八钱币下
卷五十四礼政一礼论
卷五十五礼政二大典上
卷五十六礼政三大典下
卷五十七礼政四学校
卷五十八礼政五宗法上
卷五十九礼政六宗法下

卷六十礼政七家教
卷六十一礼政八昏礼
卷六十二礼政九丧礼上
卷六十三礼政十丧礼下
卷六十四礼政十一服制上
卷六十五礼政十二服制下
卷六十六礼政十三祭礼上
卷六十七礼政十四祭礼下
卷六十八礼政十五正俗上
卷六十九礼政十六正俗下
卷七十兵政一兵制上
卷七十一兵政二兵制下
卷七十二兵政三屯饷
卷七十三兵政四马政
卷七十四兵政五保甲上
卷七十五兵政六保甲下
卷七十六兵政七兵法上
卷七十七兵政八兵法下
卷七十八兵政九地利上
卷七十九兵政十地利下
卷八十兵政十一塞防上
卷八十一兵政十二塞防下
卷八十二兵政十三山防
卷八十三兵政十四海防上
卷八十四兵政十五海防中
卷八十五兵政十六海防下
卷八十六兵政十七蛮防上
卷八十七兵政十八蛮防下
卷八十八兵政十九苗防
卷八十九兵政二十剿匪
卷九十刑政一刑论
卷九十一刑政二律例上
卷九十二刑政三律例下
卷九十三刑政四治狱上

卷九十四刑政五治狱下
卷九十五工政一土木
卷九十六工政二河防一
卷九十七工政三河防二
卷九十八工政四河防三
卷九十九工政五河防四
卷一百工政六河防五
卷一百一工政七河防六
卷一百二工政八河防七
卷一百三工政九河防八
卷一百四工政十运河上
卷一百五工政十一运河下
卷一百六工政十二水利通论
卷一百七工政十三直隶水利上
卷一百八工政十四直隶水利中
卷一百九工政十五直隶水利下
卷一百十工政十六直隶河工
卷一百十一工政十七江苏水利上
卷一百十二工政十八江苏水利中
卷一百十三工政十九江苏水利下
卷一百十四工政二十各省水利一
卷一百十五工政二十一各省水利二
卷一百十六工政二十二各省水利三
卷一百十七工政二十三各省水利四
卷一百十八工政二十四各省水利五
卷一百十九工政二十五各省水利六
卷一百二十工政二十六海塘

目录

叙

重校本叙

五例

生存姓名

姓名总目一

姓名总目二

卷一学术一原学

辨志张尔岐

民贵余廷灿

储功篇上陈迁鹤

储功篇下陈迁鹤

性功唐甄

中庸论张尔岐

准孟上汪缙

准孟中汪缙

准孟下汪缙

绳荀上汪缙

绳荀中汪缙

绳荀下汪缙

衡王汪缙

着议龚自珍

通今顾炎武

与友人论学书顾炎武

安福修学记施闰章

经义制事异同论王昶

传信录序方苞

治安文献序陆寿名

日知录序潘耒

学古录序朱珪

读大学衍义补肤见序卢文弨

卷二学术二儒行

国史儒林传序阮元

正学论一程晋芳

正学论二程晋芳

正学论三程晋芳

赠钱献之序姚鼐

安庆府重修儒学记姚鼐

近思录集注后序茅星来

答顾宁人书张尔岐

与汪容甫书王昶
娱亲雅言序段玉裁
朱子小学跋段玉裁
复戴东原书陆耀
记收书目录后张海珊
与法镜野先生书罗有高
答衍善问经学书戴祖启
文士诋先儒论阎循观
送万季野先生之京师序冯景
送张少渊试礼部序张海珊
寄张墨庄书陈宏谋
读书简要说序彭士望
日知录跋张杓
读日知录程晋芳
陈言夏传王鸣盛
答杨迈公书罗有高
卷三学术三法语
说经顾炎武
立言顾炎武
杂言顾炎武
中庸余论李光地
学言张尔岐
备忘录论学张履祥
杂说魏际瑞
思辨录论学陆世仪
潜邱记阎若璩
程功录杨名时
困勉斋私记阎循观
常语潘谿
逸语吴询
卷四学术四广论
思过图序邵大业
学说白允谦
茂才张望

澹泊明志论徐旭旦
变化气质论示弟赵青藜
答张一衡书魏礼
乐俭堂记朱彝尊
示程在仁汪缙
原人上方苞
原人下方苞
天人篇张铨
书天人篇后陆耀
天道论上张尔岐
天道论下张尔岐
原命张望
书立命说辩后罗有高
功行录序陆陇其
州泉积善录序姜宸英
感应汇传序彭定求
与翁止园书方苞
答门人问学李中孚
答范彪西书王复初
持盈论刘开
贵齿论刘开
是亦楼记全祖望
与友人书十首顾炎武
卷五学术五文学
钞书自序顾炎武
经部总
易类总
子部总
论泥古之弊王鸣盛
与从子掌丝书卢文弨
与友人论易书顾炎武
与程秀才书钱大昕
唐初三礼汉书之学赵翼
曾子章句序魏源

左传济变录自序谢文洵
万充宗墓志黄宗羲
与陈扶雅书汪家禧
文解张望
非文唐甄
论文顾炎武
言公章学诚
说文一首赠立夫茅星来
论文魏禧
文章不可苟作侯七乘
国朝二十四家文钞序曾鏞
赠屠生倬序陈斌
与友人书李容
消积说赠友人李容
与友人论文书钱大昕
复鲁絜非书彭绍升
四书文源流考梁杰
时艺类编序周永年
谢周南制艺序朱仕琇
文言说阮元
子思子章句序魏源
卷六学术六师友
师说夏之蓉
取友论韩茨
问说刘开
广师顾炎武
士相见义胡天游
答尹元孚书方苞
与何商隐论教弟子书张履祥
取善唐甄
善施唐甄
与友人论师书钱大昕
游说张海珊
南游记孙嘉淦

卷七治体一原治上

王霸辨俞长城

去争论钱维城

持满论钱维城

权实唐甄

富民唐甄

尚朴唐甄

六善唐甄

大命唐甄

平均篇龚自珍

释左传魏禧

书货殖传后姚鼐

请译进大学衍义疏徐必远

殿试对策马世俊

殿试对策缪彤

殿试策储方庆

拟言风俗书管同

卷八治体二原治下

杂论史事顾炎武

说经顾炎武

历代风俗顾炎武

清议名教顾炎武

奖廉耻顾炎武

尚重厚顾炎武

崇俭约顾炎武

备忘录论治张履祥

卷九治体三政本上

履卦说钱大昕

抑尊唐甄

纳谏熊伯龙

勤政殿说徐干学

鼻息说冯景

汉诏多惧词赵翼

汉儒言灾异赵翼

汉文帝论方苞
唐元宗焚珠玉服玩论程嗣立
封驳顾炎武
三习一弊疏孙嘉淦
益崇圣德疏柴潮生
请缮进经史以资圣治疏毕谊
请开言路疏胡德迈
请召对臣疏魏裔介
恳勤召对疏赵开心
请复封驳旧制疏季振宜
请诏令宜信疏魏双凤
请因变修省疏魏裔介
亢旱应诏言事疏储趾
因灾变请止巡行疏蒋伊
议封禅巡狩疏任辰旦
请止北巡疏熊赐履
请行实政疏茅豫
御制遇变罪己诏恭跋桂芳
御制尽心竭力仰报天恩谕恭跋桂芳
御制致变之源说恭跋桂芳
御制原教恭跋桂芳
卷十治体四政本下
进呈图绘疏蒋伊
进讲经义折子杨椿
进呈经义赵申乔
经筵讲义杭世骏
经筵讲义二篇秦蕙田
进呈经义陶贞一
进呈经说程梦星
进呈经义赵青藜
经筵讲义五篇蔡新
经筵讲义五篇任启运
进呈经义尤珍
经筵讲义二篇官献瑶

进呈经史说齐召南
进呈经说蒋伊
进书札子夏之蓉
进呈经史二篇陶正靖
进讲经义折子彭启丰
卷十一治体五治法上
治法论陆陇其
原法朱仕琇
管仲论任启运
养民论钱维城
三代因革论一恽敬
三代因革论二恽敬
三代因革论三恽敬
三代因革论四恽敬
封建论刘鸿翱
井田论刘鸿翱
限田论孙廷铨
偶记陈鹏年
书崔寔政论后袁枚
名实论张士元
法制顾炎武
论治四则魏禧
论治陆世仪
书王荆公文集后袁枚
卷十二治体六治法下
拟策五道韩菼
法令应归简易疏卢崇俊
请省奏销驳查疏姚文然
请简承追章奏疏王奂曾
敬陈时务疏姚延启
与安徽李方伯方苞
敬陈亲政四事疏何道生
敬陈治滇实政疏蔡毓荣
途次见闻入告疏杨桩

荅曾君有书魏禧
复林若洲言时务书程含章
卷十三治体七用人
平论一魏禧
平论二魏禧
平论三魏禧
平论四魏禧
为君难为臣不易论陶贞一
读李文饶近幸论张英
明太祖待解缙方孝孺论陈祖范
德才论王友亮
重臣论徐旭旦
用人储大文
知人难张望
好名论阙名
乡愿论阙名
除奸管同
论用人陆世仪
潜邱札记论治阎若璩
论官制陆世仪
春秋论孙宝侗
读后汉书书后程晋芳
论两汉权要之职王鸣盛
唐制内外官轻重先后不同考赵翼
大臣荐举赵翼
司马司士储大文
侍中之职储大文
与陈抚军书黄永年
上某学士书潘耒
代应诏陈时务疏程景伊
遵谕陈言疏潘耒
请崇恬退明礼让疏孙廷铨
用人四事疏孙廷铨
请宽臣工小过疏赵廷臣

请定京官久任之法疏王命岳
谢颁遇变谕旨陈言疏蒋攸铈
卷十四治体八臣职
崇让论韩葵
大人容物爱物论储大文
汲黯论黄永年
重刻陆忠宣公奏议序沈近思
范仲淹论黄永年
韩琦论黄永年
江陵救时之相论林潞
书王介甫谏官论后张士元
翰林论姚鼐
军机处题名记王昶
军机处述赵翼
章奏批答举要序程晋芳
萧长源奏疏序张玉书
志壑堂序姜宸英
赵恭毅公自治官书序胡煦
考盘集序方苞
寄周开捷书陈宏谋
寄周人骥书陈宏谋
与某公方苞
调燮弭灾疏季振宜
敬陈一德之箴疏姜希辙
责成部议疏孙光祀
请复六科旧制疏曹一士
劝忠崇让疏熊文举
敬陈弭灾修省疏徐旭龄
请禁咨议停阁疏魏象枢
请正人心疏萧震
卷十五吏政一吏论上
驭吏策周振业
大法小廉论赵吉士
吏议卢锡晋

正体论卢锡晋
守令阎若璩
为政唐甄
曹参论杨绳武
论人材疏鄂尔泰
论用人疏鄂尔泰
拟请重亲民之官疏纪昀
条陈用人三法子李绂
省科条以培治本疏徐越
请省簿书以课农桑疏王安国
请除无益条例疏李之芳
专差宜减疏靳辅
卷十六吏政二吏论下
请除外省积弊六事疏贾允升
请核实亏空变通驿站疏王杰
节仆从以省扰累疏刘子章
请定营私自首之例疏路振扬
敬陈吏治三事疏汪志伊
上制军条陈利弊书周镐
答汪方伯书曾镛
上高抚军论地方利弊书张贞
上王观察书杨于果
与陈季方杨名时
寄杨清江锡绂书陈宏谋
寄桐城张相国书陈宏谋
与各属论治陈宏谋
与粤西当事书陈宏谋
与阎阜宁韩梦周
唐风蟋蟀官箴说杨锡绂
卷十七吏政三铨选
铨法任源祥
职官议任源祥
铨政储方庆
选补顾炎武

停年格顾炎武
京债顾炎武
出仕年齿顾炎武
学仕解陈祖范
明吏部权重赵翼
民爵论韩茨
选政策陆陇其
问答选举王心敬
书雷顾二给事监掣疏后蔡方炳
吏治因地制宜三事疏陶正靖
敬陈用人三事疏梁清标
请复进士观政之例疏许惟模
请举人分部学习疏讷亲
实试观政疏徐旭龄
议新进士分省学习疏鄂尔泰
请考试正印官疏陈廷敬
疏通选法疏田从典
请速停保举永闭先用疏陆陇其
甄捐纳以恤人材疏蒋伊
酌议捐纳官员疏徐元文
复黄景园书魏裔介
请分繁简重名器疏顾琮
请禁杂流委署疏李之芳
卷十八吏政四官制
制禄议任源祥
俸禄顾炎武
论官禄黄晋良
台湾设官庄议郑光策
汉郡国官制王鸣盛
出身授官顾炎武
京官必用守令顾炎武
州县品秩顾炎武
刺史守相得召见顾炎武
郡国守相得自置吏考赵翼

省官顾炎武
裁官论储方庆
省冗员疏何承都
桂林裁官役议卢紘
乞教职疏王命岳
知府久任疏魏裔介
书贾中丞调缺烦简疏后蔡方炳
清厘世职疏纪复亨
州县界域顾炎武
分县议陈祖范
复议分立州县书沈起元
并黔省附郭县治疏阎兴邦
改设县治议潘超先
常熟分县条议陶贞一
两县分管议陶贞一
辨名钱大昕
请更同名之县疏谢敏
议州县不必设副官乡官疏鄂尔泰
乡亭之制顾炎武
乡亭之职顾炎武
杂流顾炎武
请移县丞驻湖坊书蒋士铨
卷十九吏政五考察
部刺史顾炎武
明初吏治赵翼
立法议储方庆
惩贪顾炎武
盗贼课顾炎武
惩贪议王命岳
原盗彭维新
论吏治不清皆由举劾不当疏王命岳
请复入覲考察疏魏象枢
严饬官箴疏林起龙
奖劝清吏疏田六善

请分别贤能疏曹一士
请禁躐升疏姜希辙
卷二十吏政六大吏
奏陈封疆难以胜任疏费金吾
自陈办事情形疏鄂尔泰
覆奏驳案等事疏魏廷珍
与湖北巡抚庄公书袁枚
覆两江制府策公问兴革事宜书袁枚
上两江制府黄太保书袁枚
请入覲藩臬面奏条陈疏徐元文
清厘吏治三事疏柯耸
请考核州县实政疏讷亲
请厘吏治五事疏张鹏展
复秦小岷廉使论吏弊书周锡溥
条陈粤西二事上金抚军于成龙
请禁滥调疏田从典
察吏八则谢振定
论驿传之害徐文弼
严蔽袁枚
思过斋记法式善
咨询民情土俗谕陈宏谋
飭取州县舆图檄陈宏谋
取贤否册贾汉复
飭巡道清查州县词讼檄陈宏谋
严飭官方以肃功令示赵申乔
禁绝火耗私派以苏民困示赵申乔
临行晓谕汤斌
卷二十一吏政七守令上
读史县令笺张望
吏难一张惠言
吏难二张惠言
守令篇洪亮吉
书李翱荐所知于张徐州张望
与沈位山书严虞惇

送沈椒园序赵青藜
送张子白还镇番序程同文
答南汝张观察书沈起元
答周仲和书张士元
子贱治单父说沈寓
莅任求言示阙名
答门生王礼圻问作令书袁枚
循吏约沈起元
诫子书聂继模
官戒示长儿陈道
寄董大兄书牛运震
申饬官箴檄陈宏谋
通饬各官熟读律例程含章
论用人汪辉祖
用亲不如用友汪辉祖
论用财汪辉祖
事上汪辉祖
论处同僚汪辉祖
田宅顾炎武
与友人论罗城事书于成龙
卷二十二吏政八守令中
论治邑陆世仪
论作县数则汪琬
通论居官汪辉祖
称职在勤汪辉祖
论省事汪辉祖
论恤民汪辉祖
论治讼汪辉祖
用吏役汪辉祖
上徐方伯书于成龙
为宰议杨名时
仕学一贯录陈庆门
与王春溪书周镐
论吴中吏治书陈宏谋

与泰安各属李文耕
谕各道府书陈宏谋
通飭留心图册檄陈宏谋
通飭州县巡历乡谕陈宏谋
申飭闽属不阅文稿陋习檄陈宏谋
申飭陕属不阅文稿檄陈宏谋
卷二十三吏政九守令下
审兴革黄六鸿
覆方本府求言札子姚莹
革火耗胡衍虞
请禁苛派铺户状周亮工
敬陈风化之要疏凌如焕
劝民殖讲学疏杨永斌
议覆社仓保甲疏孔毓珣
与胡邑侯书任启运
寄周人骥书陈宏谋
与五弟书牛运震
上汪制军书姚莹
论去弊汪辉祖
书桃源县志后吴卓信
乡治张望
招垦里记乔光烈
飭吏正俗四约陶元
敬陈治化漳泉风俗疏汪志伊
治械议郑振图
论息书程含章
请定缉捕事宜疏田文镜
馆舍街道桥梁官树之政顾炎武
治苏沈寓
治崇沈寓
卷二十四吏政十吏胥
令史顾炎武
额吏胥侯方域
吏胥议储方庆

驭吏论储方庆
覆陈书役不必定额疏田文镜
觉察奸蠹内外画一疏李之芳
访惩衙蠹之法疏张惟赤
衙蠹宜剔其源疏孙光祀
上玉抚军条议周镐
请杜书吏舞文疏乔远煥
说吏胥牟愿相
分发在官法戒录檄陈宏谋
亟更役法疏傅维鳞
卷二十五吏政十一幕友
幕友论韩振
佐治续言汪辉祖
访延贤友汪辉祖
佐治药言汪辉祖
卷二十六户政一理财上
刘晏理财论郭起元
理财易学实
周礼考后序杨椿
书王介甫度支厅壁题名记后黄中坚
读宋史陈遘传顾炎武
策问韩菼
理财三策疏柴潮生
生财裕饷第一疏靳辅
水利足民裕国疏慕天颜
论增兵筹饷疏阿桂
开源节流疏英和
论理财书程含章
请开海禁疏慕天颜
禁用洋货议管同
论洋害程含章
筹滇理财疏蔡毓荣
滇南经费略师范
足民裕国二事疏王启祚

军需报销疏慕天颜
苛驳宜禁疏靳辅
覆部议禁米囤核城工疏陈大受
与当事论经费书陈宏谋
请杜设法名色疏张玉书
卷二十七户政二理财下
耗羨私议彭端淑
议覆提解耗羨疏高成龄
办理耗羨疏孙嘉淦
耗羨请仍归公疏赵青藜
条陈耗羨疏钱陈
户部平余案略朱云锦
请清厘盐谷弊耗疏李绂
请立法清查钱粮疏王命岳
与马虞樽少司空书彭维新
厘剔安徽亏空疏李鸿宾
筹补安河历年亏空疏康绍镛
条陈安河亏空八事疏陶澍
杜州县交代积弊议张师诚
籍没财产代民租赵翼
书朱文正公在户部事韩振
卷二十八户政三养民
养民朱泽澧
论盐粮赈贷诸法陆世仪
论直隶兴除事宜书陆陇其
巡历乡村兴除事宜檄陈宏谋
养民四政黄六鸿
松问钦善
论滇省利弊师范
赋差关税四弊疏许承宣
请推恩掩骼疏任辰旦
卷二十九户政四赋役一
赋役议上任源祥
赋役议下任源祥

赋役后议任源祥
钱粮论上顾炎武
钱粮论下顾炎武
田赋总说朱泽澧
田赋说朱云锦
田赋总考阙名
畿辅田赋志序李绂
巴陵志田赋论
论赋役陆世仪
纪顺治间钱粮数目张玉书
论鱼鳞图册陆世仪
一条鞭议袁一相
问条编征收之法任源祥
食货策任源祥
设立里催议袁一相
请定催征之法疏赵廷臣
征输良法胡衍虞
杂征余论黄六鸿
白粮本折议董以宁
请稽保甲以便征输疏徐鼎
请均赋役以收民心疏赵宏文
条陈赋役利弊疏何承都
因灾请折漕米疏姚文然
请除折漕濶冒疏姚文然
请填蠲抵由单疏姚文然
与张慕莘漕院书彭维新
请通融停征之法疏李绂
病起与蓟门当事书顾炎武
卷三十户政五赋役二
配丁田法辨董以宁
江北均丁说盛枫
丁役议邱家穗
畿辅户口志序李绂
户口说朱云锦

纪顺治间户口数目张玉书
答曾邑侯问丁米均派书李光坡
勘明沔县丁银宜随粮行议曾王孙
请丁银仍归地粮疏戈涛
请拨粮均丁疏李元英
均编要略序沈荃
均田均役议李复兴
编审论盛百二
请编审仍照旧规疏苏霖渤
编审厘弊疏柯耸
请改编审行保甲疏李绂
论编审黄六鸿
编审详文陆陇其
与邑令论编审叶映榴
粤西编审议熊飞渭
卷三十一户政六赋役三
垦田均田顾炎武
州县税赋顾炎武
地亩顾炎武
限田论黄中坚
授田论陈之兰
论清丈田亩陆世仪
方田法张尔歧
丈册末议姚文然
灵寿志论陆陇其
论折田阎若璩
堂邑赋役论刘淇
孝感县志田赋总论梁凤翔
块册序梁凤翔
凤台县志论田赋李兆洛
江西新城田租说陈道
新泰丈田议卢紘
长洲清田纪事一蔡方炳
长州清田纪事二蔡方炳

清丈论储方庆
请停丈量以苏民困疏杨雍建
请成赋税定额方册疏张懋
台湾田粮利弊疏尹泰
民田无庸给由帖檄袁一相
屯粮序卢传
屯粮归县征疏董卫国
圈占记姚文燮
与朱参议书彭维新
卷三十二户政七赋役四
浮粮变通议王应奎
浮粮变通议沈德潜
书扬州田赋后胡渭
苏郡田赋议蒋伊
贾似道公田论林潞
浮粮坍荒二弊议慕天颜
苏松浮粮疏韩世琦
上萧巡抚请抵粮支谷议陶元淳
请查田粮影射疏阙名
严察派征檄贾汉复
革场税疏阎兴邦
书韩中丞请免省存余耗疏后蔡方炳
卷三十三户政八赋役五
论役法陆陇其
田役储方庆
小役册序张超
均役议章九仪
徭役议赵锡孝
徭役考陶正靖
敬筹直隶减差均徭疏屠之申
复议减差均徭利弊疏颜检
均徭文张杰
均徭辩张杰
论差徭书张杰

沿河民困四事疏佟凤彩
请造役船禁封民船疏张朝璘
粤省夫务议唐化鹏
伐石志胡天游
民夫记王鸣雷
蚕人采珠说吕星垣
卷三十四户政九屯垦
田功论顾炎武
屯田考
屯田议沈珩
屯田议卢紘
商屯议张宸
荒田议储方庆
饥民垦荒议储方庆
垦荒兴屯疏刘余谟
请轻科劝垦疏杨永斌
请垦马厂地亩疏高其倬
安流民以弭盗疏徐旭龄
开垦荒地疏鄂弥达
粤东开垦事宜疏阿克敦
条陈广西垦荒事宜疏李绂
请停察荒疏魏裔介
勘报开垦虚实疏雅尔图
推广辟荒疏胡蛟龄
请广开垦疏杨应琚
请开垦沿海沙坦疏孙士毅
请核实开垦地亩疏曹一士
请开广信封禁山并玉山铅矿疏陈宏谋
请仍封禁铜塘山疏胡宝琮
论南田山开垦状朱桂
卷三十五户政十八旗生计
根本四计疏和其衷
全地利重根本疏王益朋
满洲兵民生计疏陈之遴

八旗开垦边地疏舒赫德
八旗屯种疏范咸
八旗屯种疏梁诗正
复原产筹新垦疏赫泰
复原产筹新垦疏赫泰
口外驻兵疏孙嘉淦
汉军生计疏孙嘉淦
八旗公产疏孙嘉淦
会筹旗人疏通劝惩四条疏英和
拟时务策沈起元
上奉天府尹论逃人书郝浴
卷三十六户政十一农政上
论足食陆世仪
农田议张士元
凤台县志论食货李兆洛
陕省农田水利牧畜疏毕沅
敬陈农桑四务疏尹会一
劝农三策疏张允随
论闽省务本节用书郭起元
府志食货论岳震川
农书张履祥
田制说杨芳
区田说孙宅揆
区田圃田说王心敬
论区田陆世仪
恒产琐言张英
说粪张海珊
宝相寺记吕星垣
卷三十七户政十二农政中
纺织之利顾炎武
教蚕唐甄
惰贫唐甄
布帛赢缩说郭起元
请海疆禾棉兼种疏高晋

倡种桑树檄陈宏谋
劝种桑树檄陈宏谋
广行山蚕檄陈宏谋
蚕桑说李拔
种棉说李拔
劝襄民种桑说三则周凯
种桑诗说周凯
请种橡育蚕状宋如林
通饬黔省种橡育蚕檄宋如林
劝种橡养蚕示宋如林
纪山蚕王沛恂
种树说俞森
与潘次耕书顾炎武
种杂粮广树植状陈宏谋
卷三十八户政十三农政下
量行沟洫之利陈斌
请减谷价兴水利疏赵青藜
同州府荒地渠泉议乔光烈
井利说王心敬
通查井泉檄陈宏谋
开港议张海珊
与所属牧令书程含章
劝民开沟除潦示贺长龄
海会寺石堰募疏陈廷敬
吴江占水私议赵振业
请严池塘改田之禁疏杨锡绂
查覆封闭山林事宜状牛运震
请水利责成佐贰疏陈宏谋
札吴翥堂观察蒋士铨
卷三十九户政十四仓储上
积贮议储大文
积贮黄六鸿
富民余廷灿
癸未会试策问一道王昶

备荒通论上章谦
备荒通论下章谦
预备仓贷谷私议刘汶
积谷会议张海珊
饬广积贮牒李光地
陈明米贵之由疏杨锡绂
截留漕粮以充积贮札子朱伦瀚
请通行常平仓法疏郑昱
请各直省行常平捐谷疏王柔
请禁派买仓谷疏良卿
捐监兼收银谷疏秦蕙田
议覆积谷疏鄂尔泰
请拨支以备购储疏周学健
卷四十户政十五仓储下
常平仓谷章程疏杨昭谨
仓谷平糶疏高其倬
请复仓谷借糶疏田文镜
糶价不宜拨饷疏万年茂
请减糶价借籽种疏钱陈
请官开米局疏鄂弥达
清京仓积弊疏田六善
禁囤无益米价疏陈兆仑
筹办积贮情形疏陈宏谋
青苗社仓议李绂
社仓约记毕振姬
议社仓与古异同疏岳浚
酌定社长章程疏李湖
创建南乡太平堡社仓记杨仲兴
请分常平为社仓疏晏斯盛
推广社仓之意疏晏斯盛
社仓保甲相经纬疏晏斯盛
请设商社疏晏斯盛
乞里人共建义仓引刘大櫟
进呈义仓图说疏方观承

义仓图说序德保
劝民间质谷谕秦承恩
劝设义仓章程疏陶澍
卷四十一户政十六荒政一
荒政纲目
备荒管见鲁仕骥
荒政惠士奇
救荒策魏禧
救荒事宜十条张伯行
赈纪十五条方观承
荒政辑要附论六条汪志伊
勘灾杨景仁
报灾杨景仁
煮赈杨景仁
通商杨景仁
辑流移杨景仁
备杂粮杨景仁
兴工杨景仁
安富以救贫说杨景仁
卷四十二户政十七荒政二
救荒贵得人疏蒋伊
敬陈分赈之法疏蒋伊
赈济议陈芳生
救荒议鲁之裕
灾赈议汪家禧
禁余说唐梦赉
论平糶陆曾禹
赈粥得宜法徐文弼
施粥不如散米说黄懋
劝施米汤约陆世仪
硃川赈图后阮元
图赈法齐彦槐
陈办灾各弊疏陶澍
兴国张公救荒记魏世效

卷四十三户政十八荒政三
与曹射侯张履祥
请安流民兴水利疏任启运
甲子救荒私议张海珊
饬兴水利牒李光地
水利备旱疏晏斯盛
与苏抚宋公书赵士麟
下属县试行水车檄乔光烈
与布抚台论救荒书李中孚
卷四十四户政十九荒政四
官无蠲赋说王灼
蠲免事宜疏那苏图
蠲恤宜速议王命岳
敬陈预备救荒疏姚文然
上隆太宰买米备赈书胡煦
与徐司空蝶园书方苞
敬陈速赈以苏民困疏王懿
请截留漕艘以备平糶疏陈其凝
请速赈济疏翁自涵
请酌银谷兼赈之法疏孙灏
论黄河运米赈灾书乔光烈
与浙江黄抚军请开米禁书蔡世远
卷四十五户政二十荒政五
时疫金诚
救疫四条袁一相
捕蝗说沈受宏
捕蝗记马源
捕蝗法陈芳生
除蝗记陆世仪
捕蝗记李鍾份
踏勘蝗荒议魏裔介
敬陈捕蝗事宜疏史茂
条陈捕蝗酌归简易疏窦光鼐
敬筹除蝻灭种疏周焘

出土蝻子责成佃户搜除檄陈宏谋
请捕蝗先行蜡祭疏曹秀先
伐蛟说陈宏谋
雩说王
祈晴雨法徐文弼
祈雨文韩梦周
旱魃辨李蕃
卷四十六户政二十一漕运上
漕运议任源祥
漕运陆陇其
漕兑揭陆世仪
厘剔漕弊疏徐旭龄
漕弊疏王命岳
论漕弊疏姚文田
剔漕弊包世臣
厘剔漕事疏尹继善
拟更定漕政章程疏蒋攸铤
丁除弊疏孙玉庭
请停预备丁以免扰累疏杨锡绂
论漕弊与各省粮道书杨锡绂
论漕船余米书陈宏谋
拨船困民疏赵之符
与蔡总漕论南米拨解书姚文然
请改折漕粮疏范承谟
请宽粮船盘诘疏林起龙
粮船量米捷法说阮元
新喻东门漕仓记恽敬
卷四十七户政二十二漕运中
舟行日记姚文然
漕议郑日奎
转般私议王芑孙
改运议谢阶树
请罢长运复转运疏蔡士英
请改运法疏徐惺

漕船支运议蔡方炳
请截漕递运札子李绂
白粮改折疏杨雍建
河南漕运说朱云锦
洛浙二运说朱云锦
运闸运船宜整理疏朱之锡
申明粮船定式疏阿桂
改漕船修水利疏鄂尔泰
请定漕船年限疏姚文然
请停查屯田滋扰疏赵青藜
上制府论布商易米书晏斯盛
卷四十八户政二十三漕运下
海运考跋阮元
海运考上阮元
海运考下阮元
海运论高培源
漕粮兼资海运疏蓝鼎元
海运提要序谢占壬
海运南漕议齐彦槐
海运议施彦士
筹漕运变通全局疏英和
再筹海运折漕章程疏英和
驳议盘运章程疏英和
覆奏海运疏程祖洛
覆奏海河并运疏陶澍
复魏制府询海运书魏源
进呈海运图疏陶澍
勘覆胶莱河疏何国宗
海运全案序魏源
道光丙戌海运记魏源
海运全案跋魏源
卷四十九户政二十四盐课上
行盐顾炎武
盐法论曹一士

更盐法郑祖琛
淮盐三策包世臣
云南盐法议王芝成
请改云南盐法议屠述濂
粤西行盐议高熊征
盐归地丁不如收税议龚景瀚
商盐加引减价疏卢询
甘盐请改收税疏姜开阳
闽盐请改收税疏裘行简
请改汉中盐课归地丁疏方维甸
再请汉中盐课归地丁疏方维甸
论抽盐税疏李卫
广盐屯邱嘉穗
开中盐法储大文
复阳郝公巡视两淮盐政序李呈祥
商屯议董以宁
卷五十户政二十五盐课下
盐法议吕星垣
盐法考金镇
历代盐政沿革
河南盐法说朱云锦
盐额新增述汪牲
盐法刍言汪牲
酌盐法郭起元
盐法议卢弦
请定盐法疏朱轼
杜私抑末以兴本利疏赵宏本
缉私盐徐文弼
请停商捐并申盐禁疏曹一士
陈盐引积弊疏万际瑞
陈盐引通融带销之弊疏田文镜
商力并非困敝疏高斌
清查浙省盐课疏帅承瀛
上督院论江西盐务书沈起元

请均盐引疏江蘩
上督院赵公论淮盐书沈起元
论渔户私盐状张甄陶
吉兰泰盐池客难阮元
盐井记温瑞柏
四川盐课疏张德地
论川盐严如煜
粤东盐政议彭鈺
陈粤省盐法疏杨琳
滇南盐政张泓
盐法隅说孙玉庭
卷五十一户政二十六榷酤
省官役以清关弊疏徐旭龄
请禁征收私税疏李赞元
请除烦苛之榷税疏甘汝来
清厘关务积弊疏晏斯盛
商茶违限赎环宜免状曾王孙
五代盐曲之禁赵翼
请罢湖口关复九江关疏王泽宏
酒禁顾炎武
与徐司空蝶园书方苞
禁止躐曲疏尹会一
上鄂相国论酒禁书陈兆仑
请开酒禁疏孙嘉淦
请开禁疏孙嘉淦
禁酒情形疏孙嘉淦
卷五十二户政二十七钱币上
金顾炎武
银顾炎武
铜顾炎武
论钱币陆世仪
六经不及货泉论顾栋高
古者货贝论阙名
铜政议上王太岳

铜政议下王太岳
厂记檀萃
复当事论厂务书倪蜕
与云南李参政论铜务书李绂
重铜运以杜弊累疏严烺
滇系序洪亮吉
请收矿税煎盐疏何世
开矿采铸疏鄂弥达
请开矿铸钱疏王士俊
陈粤西矿厂疏田峻
停止开矿事宜疏鄂弥达
苗疆铜矿毋庸开采疏杨锡绂
奉旨议禁铜器疏
请严铜禁札子李绂
请弛铜禁疏海望
卷五十三户政二十八钱币下
汴宋历朝钱文轻重记顾栋高
滇系论钱法师范
文帝除盗铸令论孙廷铨
兴安郡志食货论岳震川
禁私销议乔光烈
鼓铸议夏驷
钱法议葛祖亮
通行钱法疏徐旭龄
开铜源节铜流疏晏斯盛
广铸钱郭起元
申铜禁酌鼓铸疏陈宏谋
杜制钱销毁之弊疏陈廷敬
粤东鼓铸议夏驷
制钱议任源祥
明钱法论顾炎武
以钱为赋顾炎武
广铜斤通钱法疏鞠珣
疏钱法以济民用疏赵廷臣

疏通钱法状元展成
敬陈泉布源流得失疏储趾
黔省钱法疏杨天纵
钱法之变顾炎武
用古钱议徐干学
铜钞议邱嘉穗
论铜钞序李呈祥
行钱议高珩
请停鼓铸事宜疏姚文然
收小钱以供鼓铸疏高晋
平钱价疏田懋
陈明钱贵之由疏陶正靖
短陌顾炎武
奢吝说魏世效
卷五十四礼政一礼论
复礼上篇凌廷堪
复礼中篇凌廷堪
原治张惠言
行俭论陈斌
叔孙通论赵进美
礼论刘鸿翱
请修礼书疏陈紫芝
请厘定制度疏胡煦
定制崇俭疏陈廷敬
请禁宴会疏杨时化
请酌定家礼颁行疏甘汝来
定经制以节民用疏孙宗溥
杜奢疏高珩
力行节俭疏徐旭龄
请颁礼制书疏魏象枢
仪礼郑注句读序张尔岐
仪礼郑注句读序顾炎武
乡饮礼仪序卫既齐
礼记手钞序黎士宏

三礼议韩菼

答顾复初司业论五礼通考书秦蕙田

家礼纂要序叶燮

家礼非朱子书考王懋竑

祠堂考误四则王懋竑

冠礼考误五则王懋竑

昏礼考误五则王懋竑

卷五十五礼政二大典上

天地合祭辨秦蕙田

郊祀分合议顾栋高

祭地祭社不同论秦蕙田

郊祀閤若璩

北郊配位议徐干学

地坛配位徐干学

方泽坛左右辨陈廷敬

北郊配位尊西向议毛奇龄

请立雩坛疏徐以升

请举秋报大典疏龚学海

北岳辨顾炎武

论北岳中岳閤若璩

北海祀典或问徐干学

原社全祖望

水旱变置社稷论全祖望

城隍考秦蕙田

论祭天陆世仪

禘祭议张玉书

升祔大礼议汪由敦

唐宋毁庙论汪师韩

考祀典正礼俗疏陶正靖

请酌定先师祀典疏王士禛

陪拜文庙议张永铨

与佟太守书朱彝尊

祀契议蓝千秋

三老五更议张廷玉

圣庙五王昭穆位次议金门诏
议都察院请增孔林祀典状陈兆仑
驳请祀启圣王元配施氏议齐召南
前汉经师从祀议全祖望
禁原蚕说全祖望
卷五十六礼政三大典下
停止封禅等议张玉书
昭代乐章恭纪张玉书
请编次乐律算数疏张玉书
律吕正义纪昀
论钟律疏张照
论乐律及权量疏张照
论乐陆世仪
满汉字音论鲁之裕
辽金元三史国语解
拟上今方言表龚自珍
蒙古声类表序龚自珍
蒙古字类表序龚自珍
蒙古册降表序龚自珍
皇朝通典
皇朝文献通考
内府藏书记徐秉义
议谥殉难诸臣疏舒赫德
国朝谥法考自序王士禛
论谥讳阎若璩
鹵簿名物记陆耀
商周铜器说阮元
商周兵器权量说阮元
卷五十七礼政四学校
取士篇黄宗羲
古学校考程晋芳
教胄子论吕星垣
书院议袁枚
重学校侯方域

制科策上魏禧
制科策下魏禧
制科策黄中坚
科场顾炎武
科举黄宗羲
经学家法论陈廷敬
经书取士议朱彝尊
三礼试士论郭起元
正学论四程晋芳
送张少渊赴省试序张海珊
制科取士之法考刘子壮
唐摭言后序程晋芳
议时文取士疏
请分试以广真才疏姚祖瑛
请博举孝弟疏胡煦
请博举孝弟疏胡煦
新疆设学疏温福
读墨小序任源祥
湖南试卷序钱澧
北卷顾炎武
书张佩璠事张士元
考试点名除弊法徐文弼
征滇士入书院敕鄂尔泰
再请改建南闈疏李发甲
卷五十八礼政五宗法上
聚民论张海珊
宗法论一纪大奎
宗法论二纪大奎
宗法论三纪大奎
宗法论四纪大奎
宗法论五纪大奎
农宗龚自珍
莱州任氏族谱序顾炎武
华阴王氏宗祠记顾炎武

汪氏族谱序汪琬
补定大宗议许三礼
原姓顾炎武
通谱顾炎武
驳曾子固公族议徐干学
陆氏义庄记钱大昕
庐江章氏义庄记魏源
论宗祭陆世仪
选举族正族约檄陈宏谋
请禁祠宇流弊疏辅德
寄杨朴园景素书陈宏谋
石井刘氏族谱序陶必铨
姓氏溯源序彭维新
景城纪氏家谱序例纪昀
族谱解惑朱轼
与族人书朱轼
叙次宗谱例言法坤宏
卷五十九礼政六宗法下
置后解汪琬
辨小宗不立后秦蕙田
为人后惠士奇
继嗣说蔡新
为殇立后议杭世骏
论钝翁立后书阎若璩
异姓为后方苞
请定继嗣条规疏胡季堂
与严姓亲族书张海珊
示邑民争继祀谏语张甄陶
二子析产序魏礼
别籍异财议李绂
分居顾炎武
睦宗族张履祥
卷六十礼政七家教
六朝论杨绳武

备孝唐甄
明悌唐甄
同母兄弟顾炎武
内伦唐甄
与弟论家人离必起于妇人书刘绍攸
妇学三则章学诚
聪训斋语张英
戒子孙李光地
甲辰示道希兄弟方苞
家训王命岳
训子王略田兰芳
与弟文韶书卢文弨
书尹氏三戒任启运
崇明老人记陆陇其
书张孺人孝行三则储大文
刲股对魏源
书陈静恪先生传后蔡世远
萧小翻五十序魏禧
僮仆顾炎武
臧获议邱嘉穗
甲辰示道希兄弟方苞
论仆役张履祥
俭论郑梁
窖金论李继圣
卷六十一礼政八昏礼
女教经传通纂序任启运
读士昏礼岳震川
答昏礼问刘榛
答蒋信夫论丧娶书袁枚
贞女辨焦循
陈贞女林氏子合葬议陈祖范
四贞女传后论罗有高
礼经答问二条钱大昕
嫁娶丁杰

昏礼有故说陈祖范
三月庙见解吴定
昏礼主人说毛奇龄
昏礼庙见解毛奇龄
读昏礼述陈祖范
昏说夏之蓉
卷六十二礼政九丧礼上
古人丧服之学顾炎武
与陆翼王书阎若璩
后笃终论上张尔岐
后笃终论下张尔岐
表微方苞
释言蓝千秋
丁忧交代顾炎武
期功丧去官顾炎武
武官丁忧顾炎武
丧棚迂解高珩
答尹亨中书钟晚
丧礼经传约吴卓信
丧服陆耀
上冯师问丧仪书陆耀
丧礼二条顾炎武
己亥示道希兄弟方苞
跋方望溪先生教忠祠禁汪师韩
斋期全祖望
厚终论陈祖范
吊说陈祖范
论吊丧毛奇龄
谢孝说徐干学
丧刺答问何发
丧父有继母讷不称哀议柴绍炳
论庶子后生服制书沈大成
丧服三条许三礼
答丧礼问刘榛

禫说柴绍炳
禫月考邱维屏
闰月汪琬
居丧释服解义汪中
卷六十三礼政十丧礼下
亲丧不葬徐干学
停丧不葬朱轼
招魂葬服说许三礼
停丧顾炎武
火葬顾炎武
秦始皇厚葬论姜宸英
与崔子玉论归葬书钱维城
论礼二则陈祖范
与友人论葬服书汪琬
改葬服议韩梦周
迁葬论杨晖吉
柩不入门辨张生洲
改丧总论法坤宏
书昌黎改葬论后徐干学
与怀庭论改葬韩梦周
族葬考徐干学
读葬书问对黄宗羲
丧葬解惑蔡世远
赠吴佩君之序陆耀
示道希兄弟方苞
宅经葬经先后论全祖望
毛稼轩地理书序钱大昕
地理考原跋程晋芳
虎口余生录书后梅文鼎
原孝上钱大昕
答孔正叔论志文魏禧
与顾肇声论墓铭诸例书沈彤
与钱巽斋论行述书陆耀
与人论墓志铭篆书汪琬

书历城周君私谥益都李叔子议后罗有高
卷六十四礼政十一服制上
古今五服考异序汪琬
礼部颁丧服之制
荅孟远问丧服书冯景
丧服或问阎若璩
降服辨王锡闡
父在不降母服说毛奇龄
与友人论父在为母齐衰期书顾炎武
与友人论服制书顾炎武
心丧释杭世骏
丧所生母杂议沈彤
丧服继母如母解汪琬
驳张仲嘉次子主丧议万斯大
父未殡而祖亡承重议沈彤
父卒未殡适孙为祖服辨汪琬
承重孙说王应奎
承重说万斯大
为父生母不承重辨张笃庆
庶孙不为祖母承重说柴绍炳
庶孙父卒不为所生祖母服三年论冯浩
荅庶孙为所生祖母服陈祖范
书适孙葬祖父母承重辩后顾栋高
请考正承重服制议全祖望
适孙有诸叔而承重始服考陈祖范
论曾孙不当称功服书万斯大
本生父母降服说田兰芳
为人后者为其曾祖父母祖父母服考汪中
卷六十五礼政十二服制下
荅友人问二适相为服书冯景
三父八母服制存疑说刘彬
慈母服议吴任臣
妾母祔祭议朱轼
继母改嫁无服说邵长蘅

再醮不得为继妻议曹续祖
祖父母在妻丧用杖议徐干学
论母在为妻杖否书卢文弨
妇为舅姑服说华学泉
与友人论无服之殇书卢文弨
答金理函论殇服书吴定
嫂叔无服说万斯同
嫂叔当服大功说邵长蘅
嫂叔无服议毛岳生
父妾无子服制义刘榛
妾服议陈祖范
答王山史书顾炎武
师服议万斯同
师制服议杭世骏
卷六十六礼政十三祭礼上
论神钱维城
论鬼钱维城
五祀礼略李光地
唐宋卿大夫庙制考汪师韩
品官家祭之礼
家庙祭享礼略李光地
小宗家祭礼略李光地
宗子主祭议李绂
答沈毓鳧论家祠书杨椿
辨定祭礼通俗谱
家庙记杨名时
先祠记张永铨
家堂张履祥
教忠祠规序方苞
始祖先祖之祭秦蕙田
家祭陆耀
祠堂示长子陆耀
祠堂再示长子陆耀
答王惺斋论家祭书陆耀

再答王惺斋论家祭书陆耀
书陆朗夫先生祠堂论后王元启
与陆朗夫论祭祀书王元启
卷六十七礼政十四祭礼下
祔庙说邵长蘅
论祔祭孔继汾
传经堂祀说示可单作哲
论昭穆孔继汾
兄弟异昭穆论张
庙主考吴定
论桃室龕制书王元启
妇人无主答问汪中
答袁简斋书卢文弨
妾母不世祭说邵长蘅
与张仲嘉论画像书万斯大
墓祭徐干学
与卢某书顾炎武
卷六十八礼政十五正俗上
风俗策陆陇其
风俗条约陈宏谋
乡贤祠议李良年
与邵子昆学使论乡贤名宦从祀书宋萃
乡贤议王训
通谱说王懋竑
正友王友亮
孙虹桥六十生辰诗序王昶
名称唐甄
字说周篆
以姓取名顾炎武
状之滥顾炎武
与刘按察使论速葬之法书林枝春
祷祠陆耀
渎祀顾炎武
巫咸河伯顾炎武

毀五岳寢庙议武亿
像设顾炎武
毀淫祠疏汤斌
与熊中丞论志书书钱维城
与邵二云论史事书法式善
上明鉴纲目馆总裁书杨椿
再上明鉴纲目馆总裁书杨椿
书宋名臣言行录魏源
再书宋名臣言行录魏源
与袁子才先辈论小仓山房文集书彭绍升
西安府儒学碑目序顾炎武
方音顾炎武
书乡饮酒礼朱轼
履说周拱辰
正俗钱大昕
订音律邱嘉穗
禁邪说示汤斌
禁刊邪书疏刘楷
卷六十九礼政十六正俗下
二氏论蒋士铨
跋藏经姚莹
游濂乡记朱书
广戒杀牛文张尔岐
食羸说汪琬
放生说余懋
文昌祠说陆耀
饶阳县新建文昌阁记钱大昕
书真西山文集后张海珊
天主教赵翼
改天主堂为天后宫碑记李卫
上慧方伯书乔光烈
天主教论邱嘉穗
西学
读通典职官沈大成

论回民启陆耀
传闻少实纪昀
左氏春秋释疑汪中
原纬全祖望
伎术陆耀
驳阴阳家言冯景
选择正宗序姚鼐
送董君序姜宸英
原命全祖望
六壬大全
遁甲演义
太乙金镜
星历考原
协纪辨方书
书汉志纪大奎
分野考张瓚昭
占验顾炎武
论占天陆世仪
占法之多顾炎武
天文图讖顾炎武
卷七十兵政一兵制上
议兵姚鼐
府兵论吕星垣
唐府兵论秦蕙田
宋军制论秦蕙田
唐宋兵制得失论王昶
兵论上顾栋高
兵论下顾栋高
养兵论陈黄中
阶级储大文
阶级二储大文
明季利弊论魏裔介
宋太祖欲令武臣读书论魏世俨
兵部职掌疏叶舟

虚名冒饷疏赵申乔
整饬营务疏金
筹昌化营汛兵制议陶元
请展裁兵期限疏姚文然
广南藩兵议潘耒
卷七十一兵政二兵制下
营制小顾栋高
选兵论鲁之裕
论兵制陆世仪
家兵顾炎武
将帅家丁赵翼
车战储大文
禁兵器顾炎武
古来用兵兵多者败赵翼
明边省攻剿兵数最多赵翼
用兵有御史核奏赵翼
戊戌武会试策问李绂
练兵阵法疏杨芳
收辑技勇疏德舒
军器归营制造疏佟国器
筹干粮练兵丁备军装疏福康安
请罢玉田驻防兵丁疏吴正治
河南采办硝磺述朱云锦
笔记纪昀
卷七十二兵政三屯饷
储饷议卢紘
兵饷策储方庆
屯田说雷鋹
请兴屯政疏孙廷铨
军屯疏魏裔介
军屯省饷疏艾元征
请停查屯田疏赵青藜
停止加饷疏李鹏鸣
论营兵屯田不便疏

汛兵授田疏孙嘉淦
请实边屯疏文绶
饷兵兼用麦米说王心敬
卷七十三兵政四马政
论马政王心敬
马政顾炎武
请设马厂疏刘于义
陈买马利弊疏南天祥
滇马师范
厘革驿害疏王登联
驿传顾炎武
驿遽议汪价
禁重以恤驿马议张汧
论驿政黄六鸿
设腰站议黄六鸿
请酌复站夫疏杨锡绂
卷七十四兵政五保甲上
保甲说李光型
里甲论刘淇
保甲论沈彤
保甲议黄中坚
凤台县志论编查李兆洛
条陈四政议陶元
保甲三论黄六鸿
论保甲事例书张惠言
保甲示彭鹏
通飭清厘保甲檄张伯行
弥盗条约于成龙
慎选乡约论于成龙
申明保甲谕于成龙
设卡房议徐文弼
秦明力行保田疏杨锡绂
答章观察问保甲启陆耀
敬陈保甲二要疏胡泽潢

卷七十五兵政六保甲下
治盗宜严责成疏姚延启
搜捕盗贼责成文武议陶元
请定将弁协缉事宜疏辅德
请停分缉协缉疏田文镜
弭盗九条疏佟国器
弭盗四条沈荃
代赣州弭盗议魏礼
与蜀中当事书陈宏谋
以盗止盗说黄六鸿
陇盗议蒋熏
论蜀嚙嚙状邱仰文
再论嚙嚙状邱仰文
论息盗书颜鸣汉
讹言惠士奇
编查渔船保甲疏迈柱
湖滨备御事宜张海珊
上赵观察论粤俗书姚延启
请惩械主持之人疏高其倬
卷七十六兵政七兵法上
案兵家汪缙
春秋左传兵谋表序顾栋高
读陈龙川酌古论陈斌
五形唐甄
受任唐甄
利才唐甄
兵法百言上揭暄
兵法百言中揭暄
兵法百言下揭暄
孙子集注序魏源
卷七十七兵政八兵法下
城守篇魏源
书握奇经后盛百二
桂林阵法序说李绂

山路连环三迭阵法说李绂
藤牌撒星阵法说李绂
演阵余论李绂
五子说李绂
行围训练疏岳锺琪
书苏文公用间后魏世效
行军策略俞益谟
赵充国论陈迁鹤
武侯长于将略论郑与侨
曲端论全祖望
史记通鉴兵事顾炎武
书平渝事略后黄中坚
卷七十八兵政九地利上
读史方輿纪要序顾祖禹
设险刘淇
春秋列国疆域表序顾栋高
春秋列国地形险要表序顾栋高
周疆域论顾栋高
孟子游梁论郑与侨
原势储大文
巴陵志兵防论阙名
慎防守郭起元
皇輿图说
长安地气赵翼
秦蜀荆楚形势议蒋伊
陕甘资政录诸山总序戴祖启
论江南顾祖禹
论山东顾祖禹
论山西顾祖禹
论河南顾祖禹
河南关塞形胜说朱云锦2
汴洛二都朱云锦
汴城建置说朱云锦
洛阳险要说朱云锦

论湖广顾祖禹
荆州论储大文
襄阳论储大文
南岳市记游储大文
论岳阳利害书万正色
论魏延出子午谷书侯敦复
贵州舆图说
潜邱札记阎若璩
卷七十九兵政十地利下
读管子乘马篇顾栋高
书何承矩传后储大文
长城顾炎武
台寨条议徐旭旦
陈直隶事宜疏利瓦伊钧
请建壕塹防御疏高其倬
论潼关
议昌化县徙居所城状陶元
论守城陆世仪
请朔平城等处设疏李如柏
请总督移驻兖州疏王士俊
相形势以正经界疏李卫
复建盱眙城议郭起元
陈洞庭湖情形疏魏廷珍
游北固山记周镐
论舆地之学王鸣盛
豫乘识小录序朱云锦
地图说朱云锦
题王氏写本地图后陆耀
皇舆图赋序全祖望
与百制府论孙文定南游记书陶澍
冈底斯山考
卷八十兵政十一塞防上
答人问西北边域书魏源
边防议陈黄中

根本形势张尚贤
大同边备疏陈协
边防三事疏黄焜
外藩蒙古五十一旗序齐召南
蒙古源流
喀尔喀北路图说
喀尔喀西路图说
喀尔喀中路图说
喀尔喀东路图说
阿拉善额济纳二旗图说
蒙古氏族表及在京氏族表总序龚自珍
蒙古水地志序龚自珍
蒙古台卡志序龚自珍
蒙古像教志序龚自珍
河套志序储大文
论青海事宜书龚自珍
论会典地图里差书程同文
卷八十一兵政十二塞防下
平定准噶尔附论赵翼
与鄂张两相国论西兵书方苞
陈沙州夷务疏潘之善
议防逃人妄传疏高其倬
陈嘉峪关外情形疏文绶
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
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龚自珍
科布多城图说
唐努乌梁海图说
记新疆边防二则纪昀
异域录
与鄂罗斯国议定疆界之碑徐元文
前后藏考姚鼐
藏炉总记王我师
西藏巡边记松筠
藏内善后事宜疏福康安

卷八十二兵政十三山防
三省山内边防论一严如煜
三省山内边防论二严如煜
三省山内边防论三严如煜
三省山内边防论四严如煜
三省山内边防论五严如煜
三省山内边防论六严如煜
三省山内边防论七严如煜
规画南巴棚民论严如煜
川陕楚老林情形疏卓秉恬
老林说严如煜
守险分治永靖交山议赵吉士
卷八十三兵政十四海防上
防海李光坡
天下沿海形势录陈伦炯
吴中江海形势录郭起元
海师顾炎武
潮州海防图说蓝鼎元
外番借地互市赵翼
海防总论拟姜宸英
日本贡市入寇始末拟稿姜宸英
洋防辑要序严如煜
沿海团练说严如煜
沿海碉堡说严如煜
论南洋事宜书蓝鼎元
论开海禁疏施琅
水师条议徐旭旦
鸟船志略张泓
复福宁镇周总兵善长书倪蜕
筹划速修战船疏高其倬
操练水师疏高其倬
教习水师疏石云倬
福建水师积习疏毛文铨
陈兵弁知有惩劝疏高其倬

请设浙洋玉环山官兵疏李卫
澳门图说张甄陶
论澳门形势状张甄陶
上广督论制驭澳夷状张甄陶
广州大虎山新建台碑铭阮元
南澳气陈伦炯
记任昭才阮元
卷八十四兵政十五海防中
台湾台末偶记鲁之裕
靖海侯施琅传陶元藻
平台纪略总论蓝鼎元
平定台湾述略赵翼
上福节相论台事书郑光策
蛤仔难纪略谢金銮
论蛤仔难形势谢金銮
蛤仔难原始谢金銮
论埔里社事姚莹
论台湾要害赵翼
台湾城工可缓议郑光策
筹划海寇疏王命岳
陈台湾弃利害疏施琅
论台镇不可移澎书蓝鼎元
覆制军台疆经理书蓝鼎元
台湾保甲損成乡长书蓝鼎元
请开台湾米禁疏高其倬
请开台民携眷之禁疏吴士功
条陈台湾事宜状沈起元
治台湾私议沈起元
条陈闽省利害疏范承谟
台湾班兵议上观镇军姚莹
覆赵制军言台湾兵事书姚莹
卷八十五兵政十六海防下
防海惠士奇
防海沈德潜

海防集览序褚华
海寇策周之夔
论海洋弭捕盗贼书蓝鼎元
论镇守南澳事宜书蓝鼎元
稽海船以清盗源疏李治运
上成金事论昌化海防陶元
筹办洋匪疏倭什布
上李提军书周镐
答秦观察问防海事宜曾镛
答温抚军延访海事书陈庚焕
议海口情形疏汪志伊
上百制军筹办海匪书程含章
请建米艇状吴俊
论明职周镐
书禁海船军器疏后陶贞一
上抚军论诬盗书秦瀛
瀛舟书记序阮元
浙江提督总统闽浙水师追封三等壮烈伯谥忠毅李公行状王芑孙
卷八十六兵政十七蛮防上
湖南苗防录叙魏源
土官说倪蜕
永昌土司论刘彬
筹制滇边土民疏蔡毓荣
论边省苗蛮事宜书蓝鼎元
改土归流疏鄂尔泰
云贵事宜疏鄂尔泰
分别流土考成疏鄂尔泰
正疆界定流土疏鄂尔泰
招抚生苗以安三省疏鄂尔泰
覆陈土司绥靖疏李绂
陈粤西治边疏郭
备述全粤情实疏郝浴
敬陈调剂粤西戎务四策疏郝浴
卷八十七兵政十八蛮防下

滇中兵备要略孙鹏
论全滇形势刘彬
滇南通考王思训
入滇陆程考师范
论滇程顾祖禹
缅事述略师范
平定缅甸述略赵翼
征缅甸事附论赵翼
征缅纪闻自序王昶
条陈征缅事宜疏周于礼
条陈南征时事上经略傅公黄桂
平定两金川附论赵翼
征安南纪略师范
请靖遐荒疏彭肇洙
卷八十八兵政十九苗防
坊苗魏源
修边傅鼐
练勇傅鼐
治苗傅鼐
与尹制府论绥理苗疆书晏斯盛
陈剿抚古州苗匪疏鄂尔泰
陈绥定苗疆方略札子杨名时
答齐总兵书金
进剿义宁逆苗条议杨锡绂
粤省训练乡勇疏杨锡绂
乙丙湖贵征苗记魏源
湖南按察使赠巡抚傅鼐传魏源
平黎立县议何绛
请禁崖州营将肆虐状陶元
议设土舍之患状陶元
论平台湾生番书蓝鼎元
请除曲弩毒药疏高其倬
陈解弩毒药方疏李绂
议边疆事宜四疏鄂尔泰

卷八十九兵政二十剿匪
平定教匪总论严如煜
论川楚教匪事宜疏梁上国
练乡勇核军需疏张鹏展
征邪教疏洪亮吉
拟征邪教疏赵希璜
筹令民筑堡御贼疏德楞泰
坚壁清野议龚景瀚
练兵修寨四事议方积
抚议龚景瀚
团练议方积
御贼议檀萃
守御后议檀萃
应未堂安民剿匪事宜书后周锡溥
与颜侍郎论教匪书赵希璜
再论川楚兵事书赵希璜
拟平楚万言策徐旭旦
卷九十刑政一刑论
案刑家汪缙
五刑辨黄中坚
刑部题名记徐干学
刑书纂要序张玉书
刑论施朝干
书唐律后王友亮
张汤杜周论任源祥
书苏文公议法后魏世效
杵米说魏世效
赦罪论汪价
荒政不弛刑论顾栋高
请免滥禁慎引律疏张廷玉
周康王庙记黄中坚
卷九十一刑政二律例上
律意律心说姚文然
唐律疏义

修律自愧文徐宏先
读律辩讹序赵俞
荅金震方先生问律例书袁枚
详定刑律疏张朝珍
引用律例疏徐旭龄
刑名八字义序王明德
刑名十六字义潘杓灿
问拟余论黄六鸿
卷九十二刑政三律例下
复讎议汪琬
理刑爰书萧震
原免出继缘坐议姚文然
犯罪自首说姚文然
论自首之例汪辉祖
陈刑名例案六条疏初彭龄
请免罪人及孥疏王命岳
请免妻孥流徙疏张朝珍
请宽罪臣送门疏姚文然
请宽妖言禁诬告疏曹一士
请复盗案半获旧例疏姚文然
杀贼无抵命法论钱维城
申明事主盗贼杀伤例案疏窦光鼐
窃盗照律发落不尽处死说赵俞
议捉奸致伤尊长勿论奏秦蕙田
请详议旌表之例疏纪昀
捕奸议余廷灿
陈斗杀父妾辨钱维城
审办独子承祧两房各娶妻议阙名
审办雇工殴伤旧家长议阙名
请停籍没窝逃之令疏魏管
请革投充疏刘余佑
私铸案犯分别定拟奏秦蕙田
记右司事王友亮
秋审班签商二事王友亮

盗伐官柳误刺字述姚文然
除养蛊示金
卷九十三刑政四治狱上
理刑存自序黎士宏
洗冤录合刻序萧震
甘州治狱偶记黎士宏
请复差恤刑之官疏陆祚蕃
慎刑七条疏龚鼎孳
申明三法司旧例疏魏管
清理庶狱五条疏卫周祚
请停部驳以省繁扰疏高尔修
严批驳以清积案疏武攀龙
缓征宽刑疏赵进美
清狱省刑疏周清原
问刑详慎疏朱训诰
请刑狱慎初招疏朱裴
请饬道清查讼案疏陈宏谋
请禁原官会审覆审疏吴绶绍
请停初供报部共殴余人免解疏秦蕙田
严饬讳盗累民疏李之芳
请严定承审命案处分疏李光地
请省释难民疏马履泰
与安溪李相国论亏空狱书方苞
与周侍御论禁州县私罚书杭世骏
卷九十四刑政五治狱下
慎狱刍言李渔
祥刑末议李渔
省刑唐甄
论命案汪辉祖
论盗案汪辉祖
献狱王士俊
山东臬司条议四事宋荤
治劫盗议郑振图
强盗破财说姚文然

治狱四条李上楨
咨牌票存簿说姚文然
与秦小峴廉使书吴騫
卷九十五工政一土木
因灾请缓兴作疏周曾发
陈采木三弊疏姚文然
采运川木五难状何源浚
请免采桅木状阙名
条陈采运川木疏王鹭
疏通旧路檄卢崇峻
上张抚军论修栈道书乔光烈
京口建浮桥议汪中
灵川县甘棠渡浮桥碑记陈元龙
城陵矶义渡记钱澧
重修阜林昌文桥碑记周拱辰
再勘亭口桥堤启乔光烈
杭州治火议毛奇龄
卷九十六工政二河防一
全河备考叶方恒
论贾让治河奏靳辅
论贾鲁治河靳辅
贾让治河论夏驷
贾让治河论二夏驷
禹贡锥指论河胡渭
请开减河入大清河疏孙嘉淦
禹厮二渠考孙星衍
卷九十七工政三河防二
治河论裘曰修
治河策上裘曰修
治河策下裘曰修
治淮论裘曰修
治河淮策鲁之裕
治河说徐干学
淮水考郭起元

治河策上朱泽澐
治河策下朱泽澐
筹兰阳三堡改堤开河疏阿桂
筹改河善后事宜疏阿桂
拟改河由六塘河归海疏戴均元
勘办海口淤沙情形疏吴璥
海口无庸改由二套疏李世杰
论黄河不宜改道书陈文述
黄河南趋议上铁制军刘台斗
筹挽河归海情形疏徐端
请改河避淤掣溜疏张井
安东改河议张井
卷九十八工政四河防三
河防述言张霭生
防河事宜疏靳辅
治河要论靳辅
治河余论靳辅
卷九十九工政五河防四
治淮黄通海口疏慕天颜
议覆缓挑引河疏稽曾筠
请开青龙冈引河疏稽曾筠
查办豫省泉源河道疏李宏
河淮全势疏晏斯盛
开清口浚下河疏都隆额
通筹湖河情形疏吴璥
部议运河徒挑无益疏庆桂
覆奏黄河治淤情形疏吴璥
勘海口筹全河疏百龄
论河工与诸大臣书百龄
极陈借黄济运之弊疏百龄
治黄治清四条疏百龄
请防要工固湖堤疏莫瞻菴
议海口建长堤状黎世序
查勘海口束刷通畅疏百龄

卷一百工政六河防五
筹河工全局利病疏陈世倌
建虎山腰减坝疏黎世序
黄河北岸减坝疏黎世序
议覆减坝堰工疏
筹疏治河身事宜疏张井
豫境河道难建减水坝疏阿桂
河防说庄亨阳
论黄淮要领张鹏翮
论治清口一张鹏翮
论治清口二张鹏翮
论塞六坝张鹏翮
论归仁堤张鹏翮
筹全河治清口疏铁保
固高堰守五坝疏莫瞻菴
请办高堰碎石坦坡疏吴璥
请办高堰碎石坦坡疏徐寅亮
清口大挑无益疏吴璥
高堰另建五坝说陈文述
河口筑堤设说陈文述
宿迁骆马湖坝说张伯行
卷一百一工政七河防六
治河要语丁恺曾
治河杂论张伯行
治河工程靳辅
卷一百二工政八河防七
论治河优劣包世臣
论逢湾取直张鹏翮
对坝逼溜说包世臣
说坝包世臣
急溺琐言鲁之裕
陈碎石有益无弊疏吴璥
覆奏碎石坦坡情形疏黎世序
黄河两岸难修石工疏张鹏翮

辨爬沙船转水墩之误包世臣
吕宋疏浚海口法谢占任
放淤事宜七则陈宏谋
治河挑浅议徐旭旦
河复故道须在冬令疏吴璥
缓堵郭工借清刷淤疏戴均元
卷一百三工政九河防八
河防志张鹏翮
敬陈治河条例疏张鹏翮
合龙闭气说曾筠
石工说曾筠
覆奏河工诸弊疏黎世序
请工料照时价实销疏戴均元
严核河工经费疏
派民种柳有损无益疏吴璥
清理苇荡以济工需疏百龄
议州县河员分办工料疏田文镜
严厘河工积弊檄贾汉复
河工夫食料价议纪元
复张观察论工料书吕星垣
河源图说吴省兰
请修河渠志状陆耀
卷一百四工政十运河上
覆奏江南运河情形疏兰第锡
练湖考盛符升
请修练湖闸堤启黎世序
练湖善后章程启黎世序
漕船由丹徒闸出江疏陶澍
论丹徒新河避淤济运书陶澍
丹徒横闸改建议陆猷
书总河齐公覆奏淮扬运河札子后李绂
浚隋河故道通漕议周篆
邳宿运河宜增二闸疏阮元
塞运口张伯行

防河保运议
保运说
运河湾曲说
请浚泉渠状陆耀
请停设安山湖水柜疏岳浚
民田侵占水柜议郑元庆
论微湖蓄水过多书黎世序
卷一百五工政十一运河下
漕运小顾栋高
论引沁入卫之患陆耀
运河源委张伯行
运河总论张伯行
袁口闸启闭议张伯行
戴村坝议张伯行
由济宁至汶河卫河记朱泽澐
启闭闸座说蔡方炳
筹复漳河故道疏白钟山
勘议漳河故道疏鄂尔泰
漳河无庸复故道疏徐嘉淦
议覆漳河泄涨疏顾琮
漳卫合流说朱云锦
天津运河疏陈宏谋
南运河修防条议陈宏谋
南运河放淤记陈宏谋
南运河西岸不宜堤说陈宏谋
筹泄卫河涨水疏岳浚
卷一百六工政十二水利通论
论水利顾炎武
论水利胡渭
论沟洫陆世仪
五省沟洫图则四说沈梦兰
与李觉庵论圩田书方苞
修水利杨景仁
饬查江北水利檄晏斯盛

复制府议农田水利书晏斯盛
请通查兴修水利状陈宏谋
请开沟洫疏汤世昌
开豫省田沟路沟疏胡宝琮
覆奏兴浚沟渠疏方承观
邑中水利论
论开河陆世仪
沟洫事宜示陈世谋
水利条规十则庄有恭
筑堤事宜状马逢皋
牛犁起土车运状陈宏谋
疏河筑堤工程记汪志伊
查禁茭芦占塞河道示庄有恭
卷一百七工政十三直隶水利上
畿辅八府地图记陆陇其
直隶水道图说
顺天府水道图说
直隶河图说蔡新
畿南河渠通论
畿东河渠通论
卷一百八工政十四直隶水利中
书徐贞明遗事赵一清
西北水利议许承宣
畿辅治水策王善櫛
京东水利议陈黄中
论北直水利书蓝鼎元
畿辅水利疏徐越
敬陈水利救荒疏迤潮生
覆黎河帅论北方水利书程含章
查勘畿南水利情形疏朱轼
畿南请设营田疏朱轼
京东水利情形疏朱轼
京西水利情形疏朱轼
请定考核以专责成疏朱轼

磁州计板开闸议童华
营田四局工程序
天河二府积水状陈宏谋
覆奏酌办水利疏方观承
卷一百九工政十五直隶水利下
邦畿水利集说总论沈联芳
邦畿水利事宜沈联芳
筹消水患疏孙嘉淦
大陆泽图说王原祁
复唐河故道议戈涛
巨鹿堤防议王鼐
疏各处古河故渎议陈仪
疏消文大二邑积水议赵一清
后湖官地议陈仪
卷一百十工政十六直隶河工
治河蠡测陈仪
直隶河道工程事宜疏裘曰修
总陈水患情形疏程含章
择要疏河以纾急患疏程含章
永定河要工疏顾琮
永定河工疏高斌
治永定河说陈宏谋
与当事论永定河书陈宏谋
与顾用方论治浑河事宜方苞
漳河源流考贺应旌
漳河分流疏李光地
论漳河不宜筑堤书程含章
卷一百十一工政十七江苏水利上
江苏水道图说
浚渠塘以备旱潦疏许承宣
敷奏江南水利疏鄂尔泰
开秦淮通丹阳河议程京萼
三吴水利赘言钱泳
论水势壅身钱中谐

毗陵水利议邵长蘅
论五堰钱中谐
治河附论张伯行
请广淮北水利疏顾琮
海州请筑圩岸疏胡蛟龄
覆奏淮海筑圩情形疏高斌
新开海州甲子河碑唐仲冕
卷一百十二工政十八江苏水利中
淮扬水利考序计东
论治下河一张鹏翮
论治下河二张鹏翮
扬州水利论
运河上下游议史爽
大挑运河疏徐越
沿海闸河议
下河末议徐旭旦
敬筹淮扬水患疏王明德
筹湖河来源去路疏高斌
筹上河归江事宜疏嵇璜
筹湖水归江别开盐河疏嵇璜
筹疏堵下河来源疏白钟山
筹办下河水利疏高晋
广湖水归江诸路疏刘统勋
覆奏湖河高下情形疏高晋
泄湖入江议叶机
重浚射阳湖议王永吉
上总漕徐公开涧河书冯景
荅友人问治下河阎若璩
荅孙屺瞻开海口治下河汤斌
翰林侍读乔君墓志潘耒
卷一百十三工政十九江苏水利下
三吴水利略徐旭旦
三江水利萃言自序俞兰台
论太湖三江五堰钱中谐

筹浚三江水利疏土国宝
奏浚三江水利疏庄有恭
疏河救荒议慕天颜
再陈吴淞江应浚条议张宸
议浚吴淞江书张世友
论吴淞江钱中谐
娄江水利考沈德潜
上魏中丞议浚刘河书张作楠
开白茆议陶贞一
浚白茆记蒋伊
开白茆议王应奎
书昭文东乡筑坝浚河议陶贞一
论去白茆旧坝说吴卓信
去刘河七浦新闻议沈起元
浚吴淞江建闸议张宸
刘河建大闸记黄与坚
开浚白茆修闸疏慕天颜
上陈中丞吴淞闸善后议曹一士
元和水利议沈德潜
常熟水利说陶贞一
沪城水利考褚华
开肇嘉滨议曹一士
卷一百十四工政二十各省水利一
陕西水道图说
陕甘资政录诸水总序戴祖启
泾渠志论王太岳
泾渠志后序王太岳
修理郑白渠石堤檄陈宏谋
汉中修渠说严如煜
汉中水利说严如煜
宝鸡县惠民渠记乔光烈
丹河难浚疏史貽直
汾渭通船并募水手疏鄂海
甘肃水道图说

上汪稼门方伯论渠工书周锡溥
上巡抚言渠务状王全臣
饬修渠道以广水利檄陈宏谋
惠农渠碑记通智
茹公渠记梁份
卷一百十五工政二十一各省水利二
河南水道图说
田渠说朱云锦
贾鲁河说朱云锦
衢州知府杨公传杨椿
中州水利疏硕色
巩县水利议鲁之裕
覆详巩县水利状鲁之裕
漳河天平闸故渠图说赵希璜
淮沁水利议张伯行
山东水道图说
再浚小清议张鹏
浚胶河疏陈世管
禹城县西乡韩家砦小简河沟记韩铎胙
山西水道图说
蒲州府复涑姚二渠记胡天游
东湖记储方庆
卷一百十六工政二十二各省水利三
安徽水道图说
治淮上游论吴其浚
凤台县沟洫志李兆洛
怀远水利志李兆洛
复高太守询六安州水利书杨友敬
圩田图记韩梦周
开黑河议韩梦周
书焦冈湖考后李兆洛
新修皇兴圩堤碑记李本樟
江西水道图说
江西水道考

重修豫章沟议张九钺
重修李渠记李芳春
新城县重修蛇师陂记孔鼎
黄源陂分水碑高擢
浙江水道图说
两浙水利详考
杭嘉湖三府水道总说
详陈浙江水利情形疏黄叔琳
上塘河工议陈芳生
论平湖虹桥堰书吴騫
西湖去葑详文王钧
绍兴三江闸考韩振
湖州碧浪湖各湊渎要害说凌廷堪
杭湖苏松源流异派同归说凌廷堪
福建水道图说
卷一百十七工政二十三各省水利四
湖北水道图说
湖北水利论
筹办湖北水利疏汪志伊
请疏通江汉水利疏张汉
江陵堤防议利疏胡在恪
查禁私垵滩地疏彭树葵
荆州窖金洲考阮元
湖南水道图说
湖南水利论
九江考夏大观
湘水记王文清
查勘滨湖堤垵情形疏杨锡镐
湖田占水疏马慧裕
请浚长江北门旧河疏王国栋
勘估长沙月河檄陈宏谋
四川水道图说
灌堰水利考
重修通济堰碑文黄廷桂

浚成都金水河议项诚
灌口江堰记卢翊
卷一百十八工政二十四各省水利五
云南水道图说
西藏水道图说
修浚滇省海口六河疏鄂尔泰
兴修滇省水利疏鄂尔泰
治弥苴河议王师周
入滇江路论师范
云南三江水道考张机南
开金沙江议上师范
开金沙江议下师范
与徐心田论黑水书程同文
三黑水考张邦伸
黑水考陶澍
贵州水道图说
黔中水道记晏斯盛
陡河海阳堤记耿鳞奇
海阳南涵碑记陶元藻
广西水道图说
粤西三江源流考高辑
广东水道图说
卷一百十九工政二十五各省水利六
盛京图说
奉天府图说
吉林水道图说
黑龙江图说
西宁青海图说
伊水道图说
卷一百二十工政二十六海塘
与巡抚范承谟论修塘书柴绍炳
海宁塘工说
海宁县海潮议陈诜
宁盐二邑修塘议陈吁

海宁县海塘议范骧

海塘策陆奎勋

会筹海塘情形疏海望

拟海塘疏曾镛

与大学士兼管浙江巡抚嵇公书李绂

致杭嘉湖道李坦书阮元

上蒋相国常昭不宜筑塘书张大受

通飭海塘御浪檄陈宏谋

石塘添用笋箫疏尹继善

请石塘外增筑土塘疏赵宏恩

叙

賜进士出身 誥授通奉大夫江苏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贺长齡撰
事必本夫心玺一也文见于朱者千万如一有玺籀篆而朱鸟迹者乎有朱籀篆而玺鸟迹者乎然无星之秤不可以程物轻重生权衡非权衡生轻重善言心者必有于事矣法必本夫人转五寸之穀引重致千里莫御之跬步不前然恃目巧师意匠般尔不能闭造而出合善言人者必有资于法矣今必本夫古轩挠上之甲子千岁可坐致焉然昨日之历今日不可用高曾器物不如祖父之适宜时愈近势愈切圣人乘之神明生焉经纬起焉善言古者必有于今矣物必本夫我然两物相摩而精出焉两心相质而疑形焉两疑相难而易简出焉诗曰秩秩大猷圣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又曰周爰咨度周爰咨谋古之内恃其心也如是古之不敢自恃其心也如是古之必求入夫人人之心善出其人人之心以自恢其心也如是切焉劓焉委焉输焉善言我者必有乘于物矣蟠焉际焉之谓神效焉法焉之谓事创之因之谓之后王君公承之宣之谓之大夫师牧役智能分事亶亶达之天下谓之府史胥徒农工贾商卒伍人积人之谓治治相嬗成今古有洿隆有敝更之谓器与道君公卿士庶人推本今世前世道器之洿隆所由然以自治外治知违从知伍参变化之谓学学为师长学为臣学为士庶者也格其心身家国天下之物知奚以正奚以修奚以齐且治平者也綖钺其好恶教养其喜乐兵刑其怒哀亶亶乎经曲淼淼乎精微则遵袭循守与创制同諏询谋议与施措同胶葛纷纭至纤至悉与性命流行品物同殽诸事则右史所述蹟诸言则左史所记事者一成而不可易言则得失粲矣违从系矣参伍具矣先王以之备蒙诵知民务集群虑研几微究中极精穷蛄螻不为奥博周伦物不为末元黄相反不为异规矩符迭不为重故聚 本朝以来硕公庞儒俊士畸民之言都若干篇为卷百有二十为纲八为目六十有三言学之属六言治之属五言吏之属八言户之属十有二言礼之属九言兵之属十有二言刑之属三言工之属九则鳧理于魏君校于曹生告成于

道光六年柔兆閏茂之仲冬也

重校本叙

一技之微及其至也皆与道通文章亦技耳然学术之纯疵政治之得失悉于文焉该之文也者技之精道之寄也故文以载道道以经世学者择而精焉而体用于是乎备虽然风俗与世移易今与古有不能强为沿袭者迂曲之士或胶守偏执罔所变通是犹医者不识病机执古方治今病欲以济天枉未见其有当也耦耕先生具经世才思以良法贻天下于当代名人论议广搜博览凡有裨世用者毋论长篇短幅裒而录之不泥古而切于时务分门别类都为一编体例仿切问斋文钞而详备过之书久布濩乎海内坊间锓板竞售差谬良多读者病之东乡饶新泉别驾家富藏书为狱官湖湘日久多惠政以此编关系世教足为仕学模范延黄东轩广文详加校订复缩为袖珍本以便舟车携随公之于世属余其缘起余谓一事不知君子犹耻矧经世之学而不讲耻孰甚新泉斯举可谓知要而又功于贺公吾知书之不胫而走自此益加远矣太史公云人之所病病疾多医之所病病道少天下之疾蒿目恤心奚医亦孔亟矣是编也取材近选言富利病若白黑分调剂各有法古方今病之消庶乎免矣良工从长施治审经络之端委识藏府之苦欲而关灸之而鑱石之案而调之药而起之毋实实毋虚虚寿世仁民之道不可胜用矣少云乎哉技云乎哉

同治癸酉春暮上饶辜滢题于星沙旅次

五例

一 审取 书各有旨归道存乎实用志在措正施行何取纤途广径既经世以表全编则学术乃其纲领凡高之过深微卑之溺糟粕者皆所勿取矣时务莫切于当代万事莫备于六官而朝廷为出治之原君相乃职之总先之治体一门用以纲维庶政凡古而不宜或泛而罕切者皆所勿取矣会典之沿明制犹周官之监夏殷然时易势殊敝极必反凡于胜国为药石而今日为筌蹄者亦所勿取矣星历掌之专官律吕祗成聚讼务非当急人难尽通则天文乐律之属可略焉勿详也论议之与事本皆要文而碑传之纪百行难归各类今惟蛮海各防闲存公案数则其它纪述之作虽工焉勿登也例画则义端宗定则志一

一 广存 有利必有害论相反者或适相成视智亦见仁道同归者无妨殊辙是以保甲之难易军屯之碍通封矿之闭开丧祭之聚讼差徭则均雇相难河流则南北争持盐课有归商归税之殊耗羨有归公归官之辨筹畿辅则水性土性异宜议转漕则殷运海运旁出桑漳筑堤而谓宜去堤吴淞建闸而谓宜去闸泾渠为千古大利而或极言其害酿酤为古今通禁而或极陈其难主摈互形偏歧难定惟集思而广益庶执两以用中则取善之宜广也文无难易惟其是詎容喜素而非丹圣有谏训择于狂未可因人以废论矧

夫适用之文无分高下之手或迩言巷议涓流辄裨高深或大册鸿编足音寥同空谷故有录必披无简可略匪但专集宜寻之多他书别见则网罗之宜广也见闻或限于方隅惠邮尚资夫益友

一条理 纲举固目张事繁则理曠方严分疆画界之规岂妨会通触类之旨漕储裕国事专户而河漕相关则并宜问之工矣水利动帑事系工而农田救荒又牵连夫户矣有治人无治法故仓储保甲各专门者仍挈其原于吏知治家即治国故宗法家教皆自修者而属其政于礼经筵遍陈天下之庶政而义主陈海则政本归焉风俗备罗人事之缺失而义箴非礼则正俗统焉他若出礼入刑服制通乎断狱寓兵于农保甲亦可审丁此异而同者也至于同类之中各有伦族之纪一荒政而蝗蛟疫疠胥该一农政而蚕桑牧树咸属学校则包贡举马政则兼驿传钱币先以矿厂地利旁及城堡下河本淮扬水利而入之河防则淆滹桑为畿甸河工而滥之水利则混此同而异者也甚至数篇之内先后毋移两文之闲切磋互发物其多矣方以聚之右有左宜是在君子

一编校 氏里官爵总汇卷端考陆氏切问钞之乃乾隆四十载所刊时海峰东原岿然并存而风俗时宪已收数作殆以切时之言无须身后始出今兹所录咸据槧本保无子瞻海外未辨存亡乐天时人己疑今古彼既行世之书吾取经世之益其有见闻所及确然生存则止旁注集名虚其氏字庶文资乎救时复例绝夫标榜若夫论事尚简明而公牖之蔓冗易晦建议期切实而臆见或择焉不精不节冗将以无文妨行远也不去偏将以小疵废大醇也岂必待韩而削荀抑亦揜瑕以全璧至于句读以省浏览圈识以明章段上法老泉读孟近彷彿文定云尔

一未刻 创编之始蓄愿良奢尚有会典提纲廿卷以稽其制皇舆图表廿卷以测其地职官因革廿卷以议其官更辑明代经世一编以翼其旨庶几自叶流根循源达渤质之往古如贯串措之当世若指掌欲脱全尚待他时先出是编以当执贄欲识济时之要务须通当代之典章欲通当代之典章必考屡朝之方策选举考察职掌之必悉而后可以审立官赋权俸饷出入之周知而后可以制国用度律等威服制不明其别何以辨五礼之仪文山川关塞邮驿不审其方何以筹九州岛之控驭明罚敕法准乎律例如程物之有衡堤防疏浚各有情形必左图而右史土生禾禾出米米成饭而耕获春炊之节次宜各致其功不可谓土能成饭也知病病立方方需药而虚实补泻之万变宜各通其要不得谓一可类推也必有真儒征斯实用狂简不敏敬有俟焉

生存姓名

戴均元号可亭江西大庾人乾隆乙未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

九十七卷河防二拟改河由六塘归海疏

一百二卷河防七缓堵各工借清刷淤疏

一百三卷河防八请工料照时价实销疏

逊玉庭号寄圃山东临清人乾隆乙未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两江总督

四十六卷漕运上恤丁除弊疏

五十卷盐课下盐法隅说

松筠号湘浦蒙古正蓝旗人官至协办大学士

八十一卷塞防下西藏巡边记

蒋攸铻号砺堂直隶宝坻人镶蓝旗汉军乾隆甲辰进士今官体仁阁大学士

十三卷用人谢颁遇变 谕旨陈言疏

四十六卷漕运上拟更定漕政章程疏

茅豫号少山浙江山阴人乾隆丁未进士官至知府

九卷政本上请行实政疏

阮元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乾隆己酉进士今官云贵总督有擘经室集

二卷儒行国史儒林传序

五卷文学文言说

四十二卷荒政二硃川煮赈图后跋

四十六卷漕运上粮船量米捷法说

四十八卷漕运下海运考跋 海运考上 海运考下

五十卷盐课下吉兰泰盐池客难

五十六卷大典下商周铜器说 商周兵器权量说

八十三卷海防上广州大虎山新建台碑铭 纪任昭才

八十五卷海防下瀛洲书记序

一百四卷运河上邳宿运河宜增三闸疏

一百十七卷各省水利四荆州窖金洲考

一百二十卷海塘致杭嘉湖道李坦书

张鹏展字南松广西思恩人乾隆己酉进士官至太常寺卿

二十卷大吏请厘吏治五事疏

八十九卷剿匪练乡勇核军需疏

颜检字惺甫号岱云广东连平州人乾隆丁酉拔贡生官至漕运总督

三十三卷赋役五复议减差均徭利弊疏

张帅诚号兰渚浙江归安人乾隆庚戌进士官至礼部侍郎

二十七卷理财下杜州县积弊议

杨芳号诚贵州松桃厅人今官陕西提督

六十八卷兵制下练兵阵法疏

杨景仁号静岩江苏常熟人乾隆举人官至刑部主事有筹济编式敬编

三十六卷农政上田制说

四十一卷荒政一勘灾 报灾 煮赈 兴工 备杂粮 通商 辑流移 安富救
贫说

一百六卷水利通论修水利

英和姓索绰络号煦斋满洲正白旗人乾隆癸丑进士今官协办大学士理藩院尚书

[二](三)十六卷理财[上](下)开源节流疏

二十五卷八旗生计会筹旗人疏通劝惩四条疏

四十八卷漕运下筹漕运变通全局疏 再筹海运折漕章程疏 驳议盘运章程疏

贾允升字东愚山东黄县人乾隆乙卯进士今官兵部侍郎

十六卷吏论下请除外省积弊六事疏

程含章号月川云南景南厅举人今官山东巡抚有岭南江右等集

十二卷治法下复林若洲言时务书

二十一卷守令上通飭各官熟读律例

二十三卷守令下论息书

二十六卷理财上论理财书 论洋害

三十八卷农政下与所属牧令书

八十五卷海防下上百制军筹办海匪书

一百八卷直隶水利中复黎河帅论北方水利书

一百十卷直隶河工总陈水患情形疏 择要疏河以纾急患疏

宋如林号仁圃镶红旗汉军乾隆举人官至贵州按察使

三十七卷农政中劝种橡养蚕示 请种橡育蚕状 通飭黔省种橡育蚕檄

帅承瀛号仙舟湖北黄梅人嘉庆丙辰进士前官浙江巡抚

五十卷盐课下清查浙江盐课疏

姚文田字秋农浙江归安人嘉庆己未进士授修撰今官都察院左都御史

四十六卷漕运上论漕弊疏

朱桂楨字干臣江苏上元人嘉庆己未进士前官山西巡抚

二十四卷屯垦论南田开垦状

唐绍镛号 山西兴县人嘉庆己未进士今官湖南巡抚

二十七卷理财下筹补安河历年亏空疏

程祖洛号梓庭安徽歙县人嘉庆己未进士今官河南巡抚

四十八卷漕运下覆奏海运疏

李鸿宾号鹿萍江西德化人嘉庆辛酉进士今官两广总督

二十七卷理财下厘剔安徽亏空疏

张井号芥航陕西肤施人嘉庆辛酉进士今官南河总督

九十七卷河防二请改河避淤掣溜疏 安东改河议一百卷河防五筹疏治河身事

宜疏

陶澍号云汀湖南安化人嘉庆壬戌进士今官江苏巡抚有印心石屋文集

四十卷仓储下劝设义仓章程疏二十七卷理财下厘安徽亏空章程疏

四十八卷漕运下进呈海运图疏 覆奏海河并运疏

七十五卷地利下与百制军论孙文定南游记书

一百四卷运河上漕船由丹徒闸出江疏 论丹徒新河避淤济运书

四十二卷荒政二陈办灾各弊疏

一百十八卷各省水利五黑水考

李文耕号复斋云南昆阳人嘉庆壬戌进士今官浙江盐运使

二十二卷守令中与泰安各属书

卓秉恬字静远号海帆四川华阳人嘉庆壬戌进士前官顺天府府尹

八十二卷山防川陕楚老林情形疏

郑祖琛号梦白浙江乌城人嘉庆乙丑进士今官两淮盐运使

四十九卷盐课上更盐法议

李兆洛字申耆江苏武进人嘉庆乙丑进士官安徽凤台县知县有凤台县志及文集

三十一卷赋役三凤台县志论田赋

三十六卷农政上论食货

七十四卷保甲上论编查

一百十六卷各省水利三书焦冈湖考后 凤台沟洫志 怀远水利志

陈文述字云伯号退庵浙江钱塘人嘉庆庚申举人前官江都县知县有颐道堂集

九十七卷河防二论黄河不宜改道书

一百卷河防五高堰另建五坝说 河口筑堤闸说

屠之申号可如湖北孝感人今官直隶布政使

三十三卷赋役五敬筹直隶减差均役疏

姚莹字石甫安徽桐城人嘉庆戊辰进士官知县有石甫文集

三十三卷守令下复方本府求言札子 上汪制军书

六十九卷正俗下跋藏经 上赵观察论粤俗书

八十四卷海防中覆赵制军论台湾兵事书 台湾班兵议上观镇军 论埔里社事

张作楠号丹浙江金华人嘉庆戊辰进士今官徐州府知府

一百十三卷江苏水利下上魏中丞议浚刘河书

齐彦槐号梅麓安徽婺源人嘉庆己巳进士今官金匱县知县有文集

四十二卷荒政一图赈法

四十八卷漕运下海运南漕议

刘鸿翱字次白山东潍县人嘉庆己巳进士今官太湖同知有绿野堂文集

十一卷治法封建论 井田论

五十四卷礼论礼论

周凯号芸皋浙江富阳人嘉庆辛未进士今官汉黄德道

二十七卷农政中种桑诗说 劝农民种桑说三则

章谦存安徽铜陵人今官宝山县教谕

三十九卷仓储下备荒通论上 备荒通论下

包世臣字慎伯安徽泾县人嘉庆戊辰举人有小倦游阁文集

四十六卷漕运上剔漕弊

四十九卷盐课上淮盐三策

一百二卷河防七论治河优劣 对坝逼溜说 说坝 辨爬沙船转水墩之误

钱泳号梅溪江苏无锡人

一百十一卷江苏水利上三吴水利赘言

钦善字吉堂江苏娄县人 有吉堂文

二十八卷养民松问

潘谔字少白浙江钱塘县人有小白山人集

[三](二)卷法语常语

朱云锦字綱斋直隶 人有豫乘识小录

二十七卷理财下户部平余案略

二十九卷赋役一田赋说

三十卷赋役二户口说

四十七卷漕运中河南漕运说 洛浙二运说

五十卷盐课上河南盐法说

七十一卷兵制下河南采办硝矿述略

七十八卷地利上汴城建置说 河南关塞形胜说 汴洛二都说 洛阳险要说

七十九卷地利下地图说 豫乘识小录序

一百五卷运河下漳卫合流说

一百十五卷各省水利二田渠说 贾鲁河说

张生洲字渊甫江苏震泽举人有观妙斋文

六十三卷丧礼下枢不入门辨

六十七卷祭礼下兄弟异昭穆论

张瓚昭字绚甫湖南平江人有天文分野说

六十九卷正俗下分野考

侯敦复字念勤江苏上元人有文

七十八卷地利上论魏延出子午谷书

毛岳生字生甫江苏宝山入袭云骑尉有文

六十五卷叔嫂无服议

龚自珍字璦人号定庵浙江钱塘人嘉庆戊寅举人今官内阁中书有定庵文集

一卷学术着议

七卷原治平均篇

五十六卷大典下拟上今方言表 蒙古声类考序 蒙古字类表序 蒙古册降表序

五十八卷宗法上农宗

八十卷塞防上蒙古氏族表及在京氏族表总序 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论青海书 蒙古水地志序 蒙古像教志序

八十一卷塞防下西域置行省议 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

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道光壬午举人有清夜斋文集

五卷文学曾子章句序 子思子章句序

四十八卷漕运下复魏制军询海运书代 海运全案序代 道光丙戌海运记代 海运全案跋代

五十八卷宗法上庐江章氏义庄记

六十卷家教刳股对

六十八卷正俗上书宋名臣言行录 再书宋名臣言行录

七十六卷兵法上孙子集注序

七十七卷兵法下城守篇

八十卷塞防上答人问西北边域书

八十六卷蛮防上湖南苗防录序

八十八卷苗防防苗 乙丙湖贵征苗记 湖南按察使赠巡抚傅鼐传

管同字异之江苏上元人道光乙酉举人有文

七卷原治拟言风俗书

三十六卷理财上禁用洋货议

施彦士号 江苏崇明县举人候选知县

四十八卷漕运下海运议

谢占壬号 浙江鄞县人候选布政司理问

四十八卷漕运下海运提要序

一百二卷河防七吕宋疏海口法

梁杰广东高要人见学海堂集

五卷文学四书文源流考

张杓广东番禺人见学海堂集

二卷儒行日知录跋

吴其浚号澹斋河南固始人嘉庆丁丑科进士授翰林院修撰

一百十六卷各省水利三治淮上游论

陆献字彦若江苏丹徒人嘉庆辛巳科举人

一百四卷运河上丹徒横闸改建议

贺长龄字耦庚湖南善化人嘉庆戊辰进士官江苏布政使

四十八卷漕运下复魏制军询海运书

三十八卷农政下劝民开沟除潦示

姓名总目一

专集

顾炎武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有亭林文集日知录菰中随笔天下郡国利病书等书

黄宗羲字太冲号梨洲浙江余姚人举康熙己未博学鸿词不赴有南雷文定明夷待访录等书

李容字中孚号二曲陕西盩厔人举庆熙己未博学鸿词不赴有二曲集

张尔岐字稷若号蒿庵山东济阳人有蒿庵集蒿庵闲话等书

陆世仪字道威号桴亭江苏太仓人有桴亭文集思辨录等书

张履祥字考夫号杨园浙江桐乡人有杨园先生集

任源祥原名元祥号王谷江苏宜兴人有鸣鹤堂集

黄晋良号处庵福建闽县人中和敬堂集

王锡阐字寅旭江苏吴江人有困亨斋集

易学实字去浮江西雩都人有犀崖文集

郑与侨字惠人号确庵山东济宁人有文集

刘余佑字中征号玉吾顺天宛平人顺治元年授侍郎官至户部尚书有燕香斋文集

陈之遴字彦升号素庵浙江海宁人顺治四年授秘书院侍讲学士官至国史院大学士有旋吉堂集

王永吉字修之号铁山江苏高邮人顺治元年授大理寺卿官至国史院大学士谥文通有铁山文集

周亮工字符亮号栎园河南祥符人顺治元年授两淮盐运使官至户部侍郎有赖古堂集

赵进美字疑叔山东益都人顺治初授太常博士官至福建按察使有清止阁文集

龚鼎孳字孝升号芝麓安徽合肥人顺治元年授吏科给事中官至礼部尚书有稻香楼集

梁清标字玉立号蕉林直隶正定人顺治元年授编修官至保和殿大学士有蕉林集
赵开心号洞门湖南长沙人顺治元年授陕西道御史官至户部侍郎加工部尚书衔有洞门文集

熊文举字公远江西新建人顺治元年授户部郎中官至兵部侍郎有雪堂文集

卫周祚字文锡号闻石山西曲沃人顺治元年授吏部郎中官至保和殿大学士谥文清有奏议

孙廷铨字伯度号沚亭山东益都人顺治元年授天津推官官至秘书院大学士谥文定有沚亭文集及汉史亿等书

姚文然字弱侯安徽桐城人顺治三年授国史院庶吉士官至刑部尚书谥端恪有端恪内外集

贾汉复字胶侯号静庵山西曲沃人顺治十一年授都察院理事官官至兵部尚书有静庵未定

高珩字葱佩山东淄川人顺治元年授编修官至刑部侍郎有栖云阁集

白允谦字子益号东谷山西阳城人顺治初授秘书院检讨官至刑部尚书有东谷集归庸斋集

蔡士英字伯彦号魁吾正白旗汉军官至漕运总督兵部尚书谥襄敏有抚江集督漕奏议

徐必远号宁庵江苏上元人顺治中授秘书院检讨有宁庵文集

田六善字兼三山西阳城人顺治丙戌进士官至户部侍郎有鷓栖幔坡集

朱之锡字孟九号梅麓浙江义乌人顺治丙戌进士官至河道总督兵部尚书有河务疏略

陈协字念荇顺天文安人顺治丙戌进士官至仓场侍郎有念荇文集

魏裔介字石生号贞庵直隶乡人顺治丙戌进士官至保和殿大学士谥文毅有兼济堂集

魏象枢字环极号庸斋直隶蔚州人顺治丙戌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谥敏果有寒松堂集

朱裴字小晋山西闻喜人顺治丙戌进士官至御史有台巡方等奏疏

毕振姬字亮四号颀云山西高平人顺治丙戌进士官至湖广布政使有西北文集

李呈祥字吉津号木斋山东沾化人官少詹事有东集

赵廷臣字君邻镶黄旗汉军顺治乙酉由附贡生授知县官至浙江总督谥清猷有奏议
傅维鳞字掌雷直隶灵寿人顺治丙戌进士官至工部尚书有四思堂集

李之芳号邺园山东武定人顺治丁亥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谥文襄有奏疏

王训字敷彝号念泉山东安邱人顺治丁亥进士官万全县知县有悔斋文集

李复兴字宾莹号斗山山东滨州人顺治丁亥副榜进士官娄县知县有斗山文集

唐梦赉字济吾号豹岩山东淄川人顺治己丑进士官秘书院检讨有志壑堂集

卢紘字符度号澹岩湖北蕲州人顺治乙丑进士官至苏松督储参议有四照堂集
靳辅字紫垣镶黄旗汉军顺治己丑进士官至河道总督谥文襄有治河方略及奏疏
郝浴字冰滌号雪海直隶定州人顺治己丑进士官至广西巡抚有中山文集
刘子壮字克猷号稚川湖北黄冈人顺治己丑进士官修撰有岷思台文
熊伯龙字次侯号锤陆湖北汉阳人顺治己丑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有熊学士集
施闰章字尚白号愚山安徽宣城人顺治己丑进士官湖西道举康熙己未博学鸿词改翰林院侍讲有愚山文集
赵吉士字天羽号寄园安徽休宁人顺治辛卯举人官至户科给事中有万青阁集
汤斌字孔伯号潜庵河南睢州人顺治壬辰进士官岭北道举康熙己未博学鸿词改翰林院侍讲官至礼部尚书谥文正从祀 圣庙有汤子遗书
范承谟字覲公镶黄旗汉军顺治壬辰进士官至福建总督死耿进忠难赠兵部尚书谥忠贞有吾庐存
徐越字山琢号存庵江苏山阳人顺治壬辰进士授行人官至御史有存庵奏疏
沈荃字贞蕤江苏华亭人顺治壬辰进士官至礼部侍郎谥文恪有充斋集
陆寿名号芳庭江苏长洲人顺治壬辰进士官宁国府教授有凤鸣集
王命岳字伯咨福建晋江人顺治乙未进士官至给事中有耻躬堂集
王泽宏字涓来湖北黄冈人顺治乙未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有鹤岭山人集
孙光祀字怍庭号溯玉山东平阴人顺治乙未进士官至兵部侍郎有澹余集
慕天颜字鹤鸣甘肃静宁人顺治乙未进士官至漕运总督有奏疏
杨雍建字自西浙江海宁人顺治乙未进士官至兵部侍郎有景疏楼集及奏疏
汪琬字苕生号钝翁江苏长洲人顺治乙未进士以户部主事举康熙己未博学鸿词改编修有钝翁类稿
张惟赤字螺浮浙江海宁人顺治乙未进士官至给事中有入告编
徐旭龄字符文号敬庵浙江钱塘人顺治乙未进士官至漕运总督谥清猷有奏疏
徐旭旦字西泠旭龄弟官知县有世经堂集
侯方域字朝宗河南归德人顺治中副贡生有壮悔堂集
计东字甫草号改亭江苏吴江人顺治丁酉举人有改亭文集
李蕃字锡征号懒庵四川通江人顺治丁酉举人官黄县知县有雪鸿堂文集
唐甄原名大陶字铸万四川夔州人侨寓昆山顺治丁酉举人官长子县知县有潜书及圃亭集
佟国器字汇白盛京沈阳人官至浙江巡抚有抚虔奏疏
熊赐履字敬修号素九湖北孝感人顺治戊戌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谥文端有经义斋集
叶方恒字眉初江苏昆山人顺治戊戌进士官至济宁河道有全河备考

陈廷敬字子端号说岩山西泽州人顺治戊戌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谥文贞有尊闻堂集午亭文编

王士禛字贻上号阮亭山东新城人顺治戊戌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谥文简有带经堂集

张贞生字干臣号篔山江西庐陵人顺治戊戌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有庸书及唾余录

侯七乘字仲辂山西汾阳人顺治戊戌进士官至广信府同知有孝思堂集

曾王孙字道扶浙江秀水人顺治戊戌进士官至四川按察司佥事有清风堂集

张宸字清瑀江苏上海人官至兵部主事有平圃遗

谢文洵字秋水号约斋江西南丰人有学庸切已录谢程山集

彭士望号躬庵江西南昌人有耻躬堂集

邱维屏字邦士江西宁都人有邦士文集

魏际瑞原名祥字善伯江西宁都人有伯子文集

魏禧字冰叔一字叔子际瑞弟举康熙己未博学鸿词不赴有叔子文集

魏礼字和公一字季子禧弟有季子文集

沈受宏字台臣江苏太仓人有白溇先生集

姚文燮字经三安徽桐城人官知县有无异堂集

朱泽澐字止泉江苏宝应人有止泉集及朱子圣学考略等书

范骧字文伯浙江海宁人有爱日堂集

徐元文字公肃号立斋江苏昆山人顺治己亥进士授修撰官至协办大学士有含经堂集

郑日奎字次公江西贵溪人顺治己亥进士官礼部主事有静庵集

黄与坚字庭表号忍庵江苏太仓人顺治己亥进士以知县举康熙己未博学鸿词改编修有忍庵文集

彭鹏字九峰号无山福建莆田人顺治庚子举人官至广东巡抚有古愚心言等集

黎士宏号愧曾福建长汀人顺治庚子举人官至陕西布政司参议有托素斋集

于成龙字北溟山西永宁人顺治庚子副贡生官至两江总督谥清端有政书

马世俊字章民号甸臣江苏溧阳人顺治辛丑进士授修撰官至翰林院侍读有匡庵集

许三礼字典三号酉生河南安阳人顺治辛丑进士官至副都御史督捕侍郎有政学合一集

张玉书字素存江苏丹徒人顺治辛丑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谥文贞有张文贞集

罗人琮字宗玉号紫萝湖南桃源人康熙辛丑进士官至御史有最初园集

叶映榴字炳霞江苏上海人顺治辛丑进士官至湖北布政司参议死夏包子难赠工部侍郎谥忠节有忠节遗

董以宁字文友江苏武进人有正谊堂集

施琅字尊侯福建晋江人官至台湾水师提督封靖海侯谥襄壮有奏疏
万正色号中庵福建晋江人官至云南提督有平岳平台等奏议
万斯大字充完浙江鄞县人有机礼商等书
万斯同字季野斯大弟有石园文集及群书疑辨读礼通考等书
王字吴节浙江秀水人侨寓金陵有山飞泉立堂集
赵士麟号玉峰云南河阳人康熙甲辰进士官至吏部侍郎有读书堂彩衣集
沈珩字昭子浙江海宁人康熙甲辰进士举己未博学鸿词授编修有耿岩文选
盛符升字珍示江苏昆山人康熙甲辰进士官至御史有诚斋集
卫既齐字尔锡号伯岩山西猗氏人康熙甲辰进士官至贵州巡抚有伯岩集
田雯字山姜山东德州人康熙甲辰进士官至户部侍郎有古欢堂集
柴绍炳字虎臣浙江仁和人有机轩文钞
王鸣雷字震生广东番禺人有空雪楼集
缪彤字歌起江苏吴县人康熙丁未进士授修撰官至翰林院侍讲有双泉堂集
张英字敦复安徽桐城人康熙丁未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谥文端有存诚堂笏素堂
等集
任辰旦字千之号待庵浙江萧山人康熙丁未进士官至兵科给事中有介和堂集
储方庆字广期号遯庵江苏宜兴人康熙丁未进士官清源县知县有遯庵集
邱志广字粟海一字洪区山东诸城人康熙初岁贡生官长清县训导有柴集
周篆字籀书江苏吴江人有草亭先生集
周拱辰字孟侯浙江嘉兴人有圣雨斋集问鱼篇
孙宝侗字仲愚山东益都人官都察院经历有惇裕堂集
李光地字晋卿号榕福建安溪人康熙庚戌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谥文贞有榕全集
张鹏翮字运青四川遂宁人康熙庚戌进士官至武英殿大学士谥文端有治河书
陆陇其号稼书浙江平湖人康熙庚戌进士官至御史赠内阁学士谥清献从祀 圣庙
有三鱼堂集
叶燮字星期浙江嘉兴人康熙庚戌进士官宝应县知县有已畦集
徐干学字原一号健庵江苏昆山人康熙庚戌进士官至刑部尚书有憺园集
王原祁字茂京号麓台江苏太仓人康熙庚戌进士官至户部侍郎有王少农集
赵申乔字松伍江苏武进人康熙庚戌进士官至吏部尚书谥恭毅有恭毅剩自治官书
韩菼字符少号慕庐江苏长洲人康熙癸丑进士授修撰官至礼部尚书谥文懿有有怀
堂集
徐秉义字彦和号果亭江苏昆山人康熙癸丑进士官至内阁学士有培林堂集
蒋伊字谓公江苏常熟人康熙癸丑进士官至河南提学副使有奏疏及莘田集
彭定求字勤止号南昀江苏长洲人康熙丙辰进士授修撰官至翰林院侍讲有南昀文

集

许承宣字力臣江苏江都人康熙丙辰进士官至工科给事中有青岑文集

王奂曾字符亮号诚轩山西太平人康熙丙辰进士官至御史有旭华堂集

宋萃字牧仲号漫堂河南商邱人由侍卫考授通判官至吏部尚书有西陂类

钱中谐字宫声号庸亭江苏吴县人顺治戊戌进士举康熙己未博学鸿词改编修有三

吴水利条议麓裊诸集

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人举康熙己未博学鸿词授检讨有曝书亭集

毛奇龄字大可号初晴浙江萧山人举康熙己未博学鸿词授检讨有西河文集

潘耒字次耕号稼堂江苏吴江人举康熙己未博学鸿词授检讨有遂初堂文集

吴任臣字志伊号托园浙江仁和人举康熙己未博学鸿词授检讨有礼通及托园文集

十国春秋南北史合注等书

张贞字起元号杞园山东安邱人举康熙己未博学鸿词以丁忧未试官翰林院孔目有

杞园文集

周清原字雅楫号蝶园江苏武进人举康熙己未博学鸿词授检讨官至工部侍郎有蓉

湖文集

蔡方炳字九霞号息关江苏长洲人举康熙己未博学鸿词不赴有耻存斋集

冯景字山公号少渠浙江钱塘人举康熙己未博学鸿词不赴有解春集

阎若璩字百诗号潜邱山西太原人举康熙己未博学鸿词有潜邱记等书

李良年字武曾号秋锦浙江嘉兴人举康熙己未博学鸿词有秋锦山房文集

夏骊字春茵号宛来浙江乌程人举康熙己未博学鸿词缘事未试有烂溪集交山平寇

本末等书

张笃庆字历友山东淄川人有昆仑山房集

邵长蘅一名衡字子湘江苏武进人有青门麓稿

盛枫字黼衣号丹山浙江秀水人康熙辛酉举人官安吉州学正有鞠业集

胡衍虞字盘峽山西太谷人有居官寡过录

李发甲字瀛仙云南河阳人康熙甲子举人官至河南巡抚有瀛仙奏议

张伯行字孝先号恕斋河南仪封人康熙乙丑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谥清恪有正谊堂集

陈迁鹤字介石福建安溪人康熙乙丑进士官至左春坊左庶子有上峰堂春树堂等书

俞长城字宁世浙江桐乡人康熙乙丑进士授检讨有宁世文集

陶元字子师江苏常熟人康熙戊辰进士官昌化县知县有南崖集

郑梁字半人号禹梅浙江慈溪人康熙戊辰进士官至高州府知府有寒集

赵俞字文饶江苏嘉定人康熙戊辰进士官定陶县告县有绀寒亭集

卢锡晋字子弓山东单县人康熙戊辰进士官至正定府知府有尚志馆集

田从典字克五号峽山山西阳城人康熙戊辰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谥文端有峽山

集

顾祖禹字景范江苏无锡人有读史方輿纪要

胡渭字朏明号东樵浙江德清人有禹贡锥指

王心敬字尔緝号丰川陕西鄠县人乾隆元年举贤良方正以老未就有丰川先生集

揭暄字子宣江西广昌人有兵法百言及璇玑遗述等书

魏世效字昭士江西宁都人有昭士文集

魏世俨字敬士世效弟有敬士文集

梁份字质人江西南丰人有怀葛堂文集

刘淇字武仲号南田山东济宁人有卫园集

何发字子怀号虹桥江苏元和人官司经局正字有介亭集

邱嘉穗字秀瑞福建上杭人康熙庚午举人官归善县知县有东山草堂集

刘榛字山蔚河南商邱人有虚直堂集

田兰芳字梁紫号箕山河南睢州人有逸德轩文集

杨名时字宾实号凝斋江苏江阴人康熙辛未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谥文定有杨氏全书

陈鹏年字北溟号沧洲湖南湘潭人康熙辛未进士官至河道总督谥恪勤有道荣堂集

陈恪勤集

张永詮字宾门江苏华亭人康熙癸酉举人官徐州学正有闲存堂集

高其倬字章之镶黄旗汉军康熙甲戌进士官至户部尚书谥文良有味和堂集

朱轼字可亭江西高安人康熙甲戌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谥文端有奏疏及文集仪

礼节略等书

严虞惇字宝成号兴庵江苏常熟人康熙丁丑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有严太仆稿

姜宸英字西溟号湛园浙江慈溪人康熙丁丑进士官编修有湛园未定稿

张廷玉字衡臣号砚斋安徽桐城人康熙庚辰进士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封三等伯谥文

和配享 太庙有澄怀园文存

沈近思字位山号闾斋浙江钱塘人康熙庚辰进士官至左都御史赠礼部尚书谥端恪

有天鉴堂集

史貽直字敬弦号铁崖江苏溧阳人康熙庚辰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谥文靖有奏疏

朱书字字绿安徽宿松人康熙癸未进士官编修有杜溪文稿

俞益谟字禹庭号澹庵甘肃宁夏武进士官至广东提督有办苗纪略及奏疏

方苞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康熙丙戌进士官至礼部侍郎有望溪集

彭维新字石原湖南茶陵人康熙丙戌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有黑香阁集

嵇曾筠字松友江苏无锡人康熙丙戌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谥文敏有防河奏议

王思训字畴五号永斋云南昆明人康熙丙戌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有滇乘诗文集

孙鹏字图南云南昆明人康熙戊子举人官泗水县知县有图南文集

余懋杞号瞿庵浙江诸暨人康熙戊子举人有东武山房集

蔡世远字闻之号梁福建漳浦人康熙己丑进士官至礼部侍郎赠尚书谥文勤有二希堂集

惠士奇字天牧号仲儒江苏吴县人康熙己丑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有红豆斋时术录

李绂字巨来号穆堂江西临川人康熙己丑进士官至直隶总督礼部侍郎有穆堂初别

胡煦字沧晓河南光山人康熙壬辰进士官至礼部侍郎有葆璞堂集

陶贞一字改一江苏常熟人康熙壬辰进士官编修有退庵文集

朱伦瀚号涵斋正红旗汉军康熙壬辰武进士官至副都统有闲青堂集

梅文鼎字定九安徽宣城人有绩学堂集

沈寓字寄庐江苏崇明人有白华藏

程京萼字韦华江苏上元人有野处堂文钞

杨绳武字文叔江苏吴县人康熙癸巳进士官编修有古柏轩集

凌如焕字榆山江苏上海人康熙癸巳进士官至兵部侍郎有榆山文集

孙嘉淦字锡公山西兴县人康熙癸巳进士官至协办大学士谥文定有奏疏

张汉字月槎云南石屏人康熙癸巳进士官河南府知府举乾隆丙辰博学鸿词授检讨改御史有视堂集

甘汝来字逊斋江西奉新人康熙癸巳进士官至吏部尚书谥庄恪有逊斋文钞

陈仪字子翊号一吾顺天文安人康熙乙未进士官至直隶营田按察使有直隶河渠志

陈万策字对初福建晋江人康熙乙未进士官至正詹事有近道斋集

庄亨阳字符仲号复斋福建南靖人康熙戊戌进士官淮徐海道有秋水堂集

王懋竑字子中江苏宝应人康熙戊戌进士官教授以荐授翰林院编修有白田草堂集

杨桩字农先江苏武进人康熙戊戌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讲学士有孟邻堂集

郑元庆字芷畦浙江归安人有今水学石柱记笺释等书

李渔字笠翁江苏太湖人官知县有资治新书

李光坡字耜卿号茂夫福建安溪人有皋轩文编

鄂尔泰姓西林觉罗号毅庵满州镶蓝旗人康熙四十二年以举人用侍卫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封襄勤伯谥文端配享 太庙有奏疏

田文镜字 正黄旗汉军由县丞官至河东总督兵部尚书谥端肃有抚豫宣化录

陆奎勋字聚侯号星坡浙江平湖人康熙辛丑进士官检讨有陆堂文集

王士俊号犀川贵州平越人康熙辛丑进士官至河南巡抚有吏治学古编

顾栋高字复初号震沧江苏无锡人康熙辛丑进士乾隆中以经学荐授国子监司业加祭酒衔有震沧文

钱陈群字集斋浙江嘉兴人康熙辛丑进士官至刑部侍郎加尚书衔谥文端有香树斋集

储大文字六雅号画山江苏宜兴人康熙辛丑进士改庶吉士有存砚楼集
晏斯盛字一斋江西新喻人康熙辛丑进士官至湖北巡抚有楚蒙山房集
沈起元字子大号敬亭江苏太仓人康熙辛丑进士官至光禄寺卿有敬亭集
高斌字东较满洲镶黄旗人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谥文定有奏议
岳锺琪字东美四川成都人官至川陕总督定西大将军封威信公谥襄勤有姜园蛩吟
等集
陈吁字言扬浙江海宁人康熙中贡生官安县教谕有时用集
童华字心朴浙江山阴人官至漳州府知府有铜政条议等书
李继圣字希天湖南常宁人官万年县知县有寻古斋集
郭起元号复斋福建闽县举人官至泗州知州有水鉴及介石堂集
陈之兰字馥儒江西临川人有香国集
王沛恂字汝如号书岩山东诸城人官至兵部主事有匡山集
李锺份号秘园福建安溪人官至刑部郎中有旅囊余草
吴询号画溪安徽桐城人有画溪逸语
黄中坚字震生江苏吴县人蓄斋初集二集
潘杓灿字象承浙江钱塘人有未信录
黄六鸿字子正号思湖浙江新昌人官至工科给事中有福惠全书
蒋熏号丹崖浙江嘉兴人官知县有素堂集
吴定字殿麟安徽歙县人紫石泉山房集
林潞号鹿庵钱塘人有鹿庵文钞
高熊征字渭南广西岑溪人康熙闲拔贡生官至两淮盐运使有郢雪斋前后集
蓝千秋字长清江西宜黄人以荐授国子监学正官至盛京户部员外郎有蓝户部集
陈伦号资斋福建同安人官至高雷廉总兵有海国闻见录
陈芳生字六浙江仁和人捕蝗考
张泓号西潭盛京铁岭人汉军官至迤西兵备道有买桐轩集滇南新语
尹继善姓章佳字符长号望山满洲正黄旗人雍正癸卯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谥文
端有文集
刘统勋字延清号尔钝山东诸城人雍正癸卯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谥文正有奏疏
苏霖渤字海门云南赵州人雍正癸丑进士官至御史有海门文稿
徐以升字阶五号恕斋浙江德清人雍正癸卯进士官至广东按察使有南陔堂集
陈宏谋字汝咨号榕门广西临桂人雍正癸卯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谥文恭有培远堂
集
陈祖范字亦韩号见复江苏常熟人雍正癸卯进士乾隆中以经学荐授国子监司业有
见复文集

汪由敦字师敏号松泉安徽休宁人雍正甲辰进士官至吏部尚书谥文端有松泉文集
王文清号九溪湖南宁乡人雍正甲辰进士官至宗人府主事有考古源流锄经文略等书

王峻字次山江苏常熟人雍正甲辰进士官至御史有艮斋文集

彭启丰号芝庭江苏长洲人雍正丁未进士授修撰官至兵部尚书有芝庭文集

杨锡绂字方来号兰畹江西清江人雍正丁未进士官至漕运总督谥勤有四知堂集

梁诗正字养仲号芗林浙江钱塘人雍正庚戌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谥文庄有矢音集

李治运字宁人号漪亭江苏吴江人雍正庚戌进士官至福建按察使有漪亭集

陶正靖字衷江苏常熟人雍正庚戌进士官至太常寺卿有晚闻存

曹一士字谔庭江苏上海人雍正庚戌进士官至给事中有四焉斋集

陈大受字占咸号可斋湖南祁阳人雍正癸丑进士官至协办大学士两广总督谥文肃有奏疏

汪师韩字抒怀浙江钱塘人雍正癸丑进士官编修有上湖分类文编

邵大业字徇斋号厚庵顺天大兴人雍正癸丑进士官至徐州府知府有谦受堂集

任启运字翼圣号钓台江苏荆溪人雍正癸丑进士官至宗人府府丞有清芬楼

牛运震号阶平山东滋阳人雍正癸丑进士官秦安县知县有空山集

邱仰文字襄周号省斋山东滋阳人雍正癸丑进士官南充县知县有硕松堂集

桑调元字伊佐号弢甫浙江钱塘人雍正癸丑进士官工部主事有弢甫集

彭端淑号乐斋四川丹棱人雍正癸丑进士官兵部主事有白鹤堂稿

张霭生号埜浙江仁和人河防述言

陶元藻号鳧亭浙江山阴人有泊鸥山房集

鲁之裕字亮济湖北麻城人直隶候补道有趣陶园集

周振业字右序江苏吴江人雍正癸卯副贡生有义亭集

蓝鼎元字玉霖号鹿洲福建漳浦人官至广州府知府有鹿洲初稿续稿及平台纪略等书

方观承字宜田号问亭安徽桐城人雍正十一年由监生授内阁中书官至直隶总督谥恪敏有问亭集

雷鉉字贯一号翠庭福建宁化人雍正癸丑进士官至副都御史有经笥堂文钞

陈兆仑字星斋号句山浙江钱塘人雍正庚戌进士举乾隆丙辰博学鸿词授检讨官至通政司有紫竹山房文集

夏之蓉字芙裳号醴谷江苏高邮人雍正癸丑进士举乾隆丙辰博学鸿词授检讨有半舫斋集

杭世骏字大宗号荃浦浙江仁和人雍正癸卯举人举乾隆丙辰博学鸿词授编修有道古堂集

齐召南字次风号息园浙江天台人举乾隆丙辰博学鸿词授检讨官至礼部侍郎有宝纶堂集及水道提纲

胡天游字稚威浙江山阴副贡生举乾隆丙辰博学鸿词有石笥山房集

张甄陶字惕庵福建福清人举乾隆丙辰博学鸿词乙丑进士由编修改广东知县有学实政录松翠堂集

秦蕙田字味经号树峰江苏金匱人乾隆丙辰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谥文恭有味经窝类稿

全祖望字绍衣号谢山浙江鄞县人乾隆丙辰进士改庶吉士有鮚●亭文集外集

赵青藜字然乙安徽涇县人乾隆丙辰进士官至御史有芳居文钞

金门诏号东山江苏江都人乾隆丙辰进士官编修有金东山集

曹秀先号地山江西新建人乾隆丙辰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谥文恪有奏议

蔡新字次明号葛山福建漳浦人乾隆丙辰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谥文端有辑斋文集

单作哲字紫溟山东高密人乾隆丙辰进士官至池州府同知有紫溟文集

黄永年字静山号崧甫江西广昌人乾隆丙辰进士官至常州府知府有南庄类稿

陈黄中字和叔号介岩江苏吴县人东庄遗集

沈彤字冠云号果堂江苏吴江人预修一统志议九品官有果堂集

王应奎字柳南号东溆江苏常熟人有柳南文钞

赵一清字诚夫号东潜浙江仁和人东潜文稿

茅星来字岂宿号钝叟浙江归安人有钝叟文集

德保姓索绰络字仲容号定圃满洲正白旗人乾隆丁巳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有乐贤堂集

林枝春号青圃福建福清人乾隆丁巳进士官至通政司副使有青圃文钞

乔光烈字敬亭号润斋江苏上海人乾隆丁巳进士官至湖南巡抚有最乐堂集

阿桂姓章佳字广庭满洲正白旗人乾隆戊午举人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诚谋英勇公谥文成配享太庙有奏疏

庄有恭字容可号滋圃广东番禺人乾隆己未进士授修撰官至协办大学士有滋圃文集

程景伊字聘三号雪堂江苏武进人乾隆己未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谥文恭有雪堂集

沈德潜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人乾隆己未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谥文有归愚文钞

裘曰修字叔度江西新建人乾隆己未进士官至工部尚书谥文达有裘文达集

袁枚字子才号简斋浙江钱塘人乾隆己未进士官江宁县知县有小仓山房集

官献瑶字瑜卿号石溪福建安溪人乾隆己未进士官至司经局洗马有石溪文集

储趾字梅夫江苏宜兴人乾隆己未进士官至宗人府府丞有双树轩集并奏疏

张大受字可之号蔚园江苏常熟人有蔚园文钞
沈大成字学子江苏金山人官黟县教谕有学福斋集
聂继谟字乐山湖南衡山人有文集
王善櫛字令槌安徽含山人有石壁山房稿
刘大魁字南号海峰安徽桐城副贡生官黟县教谕有海峰集
金诚字闲存江苏华亭人有易经贯一及文集
法坤宏号镜野山东胶州人乾隆辛酉举人官大理寺评事有学古编及镜野文集
窦光鼐字符调号东皋山东诸城人乾隆壬戌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有省吾斋集
王太岳字芥子直隶定兴人乾隆壬戌进士官至云南布政使有青虚山房集
钱维城号稼轩江苏武进人乾隆乙丑进士授修撰官至刑部侍郎赠尚书谥文敏有茶山文钞
黄桂号月轩云南云龙人乾隆丁卯举人官国子监博士有月轩文钞
韩锡祚字介圭号湘岩浙江青田人乾隆丁卯举人官至松江府知府有滑疑集
朱仕琇字斐瞻号梅崖福建建宁人乾隆戊辰进士官夏津县知县有梅崖居士集
朱珪字石君顺天大兴人乾隆戊辰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谥文正有知足斋集
冯浩字养吾号孟亭浙江桐乡人乾隆戊辰进士官至御史有孟亭文集
陈道字绍洙江西新城人乾隆戊辰进士官知县有凝斋先生遗集
周于礼字绥远号立崖云南嶲峨人乾隆辛未进士官至大理寺少卿有听雨楼集
王元启字宋贤号惺斋浙江嘉兴人乾隆辛未进士官将乐县知县有祇平居士集
卢文弨字绍弓浙江余姚人乾隆壬申恩科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讲学士有抱经堂集
陆耀字青来号朗夫江苏吴江人乾隆壬申举人官至湖南巡抚有切问斋文集
王鸣盛字凤阶号西庄江苏嘉定人乾隆甲戌进士官至光禄寺卿有耕养斋文集
纪昀号晓岚直隶献县人乾隆甲戌进士官至协办大学士谥文达有文集
王昶字德甫号兰泉江苏青浦人乾隆甲戌进士官至刑部侍郎有春融堂集
钱大昕字晓征一字辛楣号竹汀江苏嘉定人乾隆甲戌进士官至少詹事有潜研堂集
盛百二号柚堂浙江秀水人乾隆丙子举人官淄川县知县有柚堂文存
沈联芳字蕺山江苏元和人乾隆丙子举人有邦畿水利集说
韩梦周号理堂山东潍县人乾隆丁丑进士官知县有理堂文集
彭绍升字允初号尺木江苏长洲人乾隆丁丑进士有二林居文集
蒋士铨字心余号藏园江西铅山人乾隆丁丑进士官编修有忠雅堂集
张邦仲字石臣号云谷四川新津人乾隆己卯举人官固始县知县有云谷文钞及云栈纪程等书
毕沅字湘衡号秋帆江苏镇洋人乾隆庚辰进士授修撰官至湖广总督有灵岩山人集
孟超然字朝举号瓶庵福建闽县人乾隆庚辰进士官至吏部郎中有孟氏八录及瓶庵

居士文钞

赵翼字云崧号瓯北江苏阳湖人乾隆辛巳进士官至贵西兵备道有檐曝杂记及 皇朝武功纪盛廿[二](一)史记

余廷灿字存吾湖南长沙人乾隆辛巳进士官编修有存吾文稿

檀萃号默斋安徽望江人乾隆辛巳进士官禄劝县知县有法书十卷

段玉裁字若膺号茂堂江苏金坛人乾隆辛巳举人官巫山县知县有经楼集

姚鼐字姬传安徽桐城人乾隆癸未进士官至礼部郎中有惜抱轩文集及笔记经说等书

施朝干字铁如江苏仪征人乾隆癸未进士官至宗人府府丞有一勺集正声集

褚华字秋萼江苏上海人有宝书堂集

程嗣立字风衣江苏安东人有水南先生集

罗有高字台山江西瑞金人乾隆乙酉举人有尊闻居士集

阎循观字怀庭号伊蒿山东昌乐人乾隆丙戌进士官吏部主事有西草堂集

张九钺字度西号紫岷湖南湘潭人乾隆丙戌进士官知县有陶园文集

鲁仕骥字絜非江西新城人乾隆辛卯进士官夏县知县有山木居士集

程晋芳字鱼门安徽歙县人乾隆辛卯进士官编修有勉行堂文集

钱沅字东注号南园云南昆明人乾隆辛卯进士官至通政司副使有南园集

龚景瀚字海峰福建闽县人乾隆辛卯进士官至兰州府知府有海峰文集

傅鼐字重庵浙江山阴人官至湖南按察使赠巡抚有文集

吴俊字县绣江苏吴县人乾隆壬辰进士官至山东布政使有荣性堂集

百龄姓张号菊溪正黄旗汉军乾隆壬辰进士官至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谥文敏有奏疏

汪志伊号稼门安徽桐城人乾隆辛卯举人官至浙闽总督有近腐斋集

秦瀛字凌沧号小岷江苏无锡人乾隆甲午举人官至刑部侍郎有小岷山人集

赵希璜字渭川广东惠州人乾隆甲午举人官知县有研斋集

师范字荔扉云南赵州人乾隆甲午举人官望江县知县有金华山樵文集及滇系等书

汪缙字大绅号爱庐江苏吴县人汪子文录

周锡溥号半帆湖南湘阴人乾隆乙未进士官知县有安愚斋集

杨于果字硕亭陕西秦安人乾隆乙未进士官荆州府通判有审岩遗集

汪辉祖字焕曾浙江萧山人乾隆乙未进士官至道州知州有佐治药言学治臆说

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人乾隆乙未 钦赐进士改庶吉士有东原集

章学诚号实斋浙江会稽人乾隆戊戌进士官国子监典籍有妇学及实斋文集

吴省兰字泉之号稷堂江苏南汇人乾隆戊戌进士官至工部侍郎有奏御存稿

戴祖启字敬咸江苏上元人乾隆戊戌进士官国子监学正有师华山房集

法式善号梧门蒙古人乾隆己亥进士官至国子监祭酒有存素堂集
陶必铨字士升号莠江湖南安化人有莠江诗文存
武亿号虚谷河南偃师人乾隆庚子进士官至知州有授堂文钞
郑光策字苏年福建闽县人乾隆庚子进士有西霞文钞
谢振定号芎泉湖南湘乡人乾隆庚子进士官至御史有知耻斋集
丁杰字小雅浙江归安人乾隆辛丑进士有小雅文集
王友亮号葑亭安徽婺源人乾隆辛丑进士官至通政司副使有双佩斋集
孙星衍字季逑号渊如江苏阳湖人乾隆丁未进士官至山东督粮道有岱南阁集
王芑孙字念丰号铁甫江苏长洲人乾隆戊申 召试举人官国子监典簿有渊雅堂集
凌廷堪字次仲安徽歙县人乾隆己酉进士有次仲文集及礼经释例
洪亮吉字稚存号北江江苏阳湖人乾隆庚戌进士官编修有卷施阁集
吕星垣字叔讷江苏武进人官赞皇县知县有白云草堂集
汪家禧字汉郊浙江仁和人 有东里生烬余集
赵怀玉字味辛江苏武进人乾隆庚子举人官至青州府同知有亦有生斋集
方积号有堂安徽定远人乾隆己酉拔贡生官至四川布政使有敬恕堂集
曾鏞号鲸堂浙江泰顺人官知县有复斋集
恽敬字子居江苏阳湖人乾隆癸卯举人官瑞金县知县有大云山房集
周镐字怀西号独山江苏金匱人乾隆癸卯举人官至衢州府知府有独山类稿
谢金銮字退谷福建侯官人乾隆乙卯举人官教谕有蛤仔难纪略泉漳治法及文集
黎世序号湛溪河南罗山人嘉庆丙辰进士官至南河总督谥襄勤有湛溪文集
严如煜号乐园湖南溆浦人嘉庆丙辰举孝廉方正授知县官至陕西按察使赠布政使
有苗防备览洋防辑要三省边防备览及诗文集
张惠言字皋文江苏武进人嘉庆己未进士官编修有茗柯文集
陈斌号白云浙江德清人嘉庆己未进士官至安徽同知有白云文钞
程同文字春庐号密斋浙江桐乡人嘉庆己未进士官至奉天府府丞有密斋文集
陈庚焕字道猷号惕园福建长乐人嘉庆岁贡生有惕园初稿
汪中字容甫江苏江都人嘉庆拔贡生有述内外篇
焦循字里堂江苏江都人嘉庆戊午举人有里堂文集
吴騫字槎客号愚谷浙江海宁人有愚谷文存
张士元号鲈江江苏吴江人嘉庆庚申举人有嘉树山房集
岳震川字一山陕西洋县人嘉庆辛酉进士官内阁中书有赐葛堂集
吴倬信字頊儒江苏昭文人有澹成居文钞
纪大奎字斋江西临川人嘉庆辛酉举人官博平县知县有双桂堂稿
郑振图号涵山福建闽县人嘉庆辛酉举人官临城县知县有涵山文集

谢阶树字子玉号向亭江西宜黄人嘉庆戊辰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讲学士有约书及守约堂集

俞兰台字定甫江苏震泽人有晚香堂集

高培源字蒙泉江苏青浦人有海运备采

张海珊字越来号铁夫江苏吴江人道光辛巳举人有小安乐窝文集

刘开字东明号孟涂安徽桐城人有孟涂文集

补遗

张望字坛号闰榻江西武宁人有闰榻先生集

徐文弼字襄右江西丰城人官知县有吏治悬镜

唐仲冕字六枳号陶山湖南善化人乾隆癸丑进士官至陕西布政使有陶山文集。

姓名总目二

别见内有未详其所卒之官者祇据上疏时之官书之而并载其年○以下均未见文集其生平别有着撰可考者亦附录于下

土国宝山西大同人顺治元年授总兵官至江宁巡抚

赵宏文山东泰安人顺治二年授巡按御史

杨时化顺治四年官给事中

张懋顺治三年官御史

何承都福建晋江人顺治己丑进士官陕西巡按御史

刘余谟顺治九年官给事中

周曾发顺治十年官给事中

魏管山东寿光人顺治二年授御史官至兵部侍郎

武攀龙山西交城人顺治戊戌进士官至江镇道

艾元征山东济阳人顺治丙戌进士官至刑部尚书

林起龙顺天大兴人顺治丙戌进士官至漕运总督

叶舟江苏上元人顺治丁亥进士十三年官兵部员外郎

高尔修字正庵直隶静海人顺治己丑进士授知县官至御史

李赞元山东海阳人顺治乙未进士官至督捕侍郎

王益朋浙江仁和人顺治乙未进士官至太仆寺正卿

柯耸字素培浙江嘉善人顺治壬辰进士官至户科给事中有霁园诗集

季振谊江苏泰兴人顺治丁亥进士十七年官御史

姜希辙字二滨浙江余姚人官至奉天府府丞有左传统笺

姚延启浙江乌程人顺治己丑进士十七年官给事中

萧震字长源福建侯官人顺治壬辰进士十七年官御史

王启祚顺治十七年官给事中
张尚贤盛京铁岭人汉军顺治十八年官奉天府府尹
魏双凤字雒伯直隶获鹿人顺治戊戌进士官至宗人府府丞
王明德康熙四年官通政司经历
徐惺江苏江宁人顺治己丑进士康熙四年官兵科给事中
张德地镶蓝旗汉军顺治九年授宗人府主事官至四川巡抚
陆祚蕃字式园浙江平湖人康熙癸丑进士官至广西提学道有粤西偶记
陈紫芝浙江鄞县人康熙己未进士二十六年官御史
姚祖頊康熙十九年官给事中
王懿山东胶州人康熙戊辰进士官至顺天府府尹
刘楷字子端安徽南陵人康熙乙未进士官至光禄寺卿
胡德迈康熙三十六年官御史
陈世倌浙江海宁人康熙癸未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谥文勤
刘子章康熙四十一年官山东道御史
许惟谟康熙五十六年官御史
刘于义江苏武进人康熙壬辰进士官至协办大学士谥文恪
毕谊字符复江苏娄县人康熙戊戌进士官至凤阳兵备道
张允随盛京广宁人康熙辛丑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谥文和
海望姓乌雅满洲正黄旗人雍正元年授内务府主事官至户部尚书谥勤敏
周学健江西新建人雍正癸卯进士官至河道总督
胡蛟龄安徽泾县人雍正癸卯进士乾隆十年官御史
尹会一字符孚直隶博野人雍正癸卯进士官至户部侍郎
陈其凝江苏上元人雍正庚戌进士乾隆二年官御史
顾琮姓伊尔根觉罗满洲镶黄旗人以算法授员外郎历官江南河东河道总督
王安国字书城江苏高邮人雍正甲辰进士官至吏部尚书谥文肃
范咸乾隆五年官御史
柴潮生乾隆五年官御史
孙灏乾隆七年官御史
田懋山西阳城人由荫生授刑部员外郎官至侍郎
硕色姓乌雅满洲正黄旗人官至湖广总督
万年茂湖北黄冈人乾隆丙辰进士十年官御史
彭绍洙乾隆十年官御史
都隆额宗室授奉恩将军
赫泰乾隆十年官御史

和其衷乾隆十年官御史

彭树葵河南夏邑人乾隆丙辰进士官至湖北巡抚

讷亲满洲镶黄旗人官至保和殿大学士

孙宗溥乾隆十六年官御史

龚学海乾隆十八年官光禄寺少卿

周涛乾隆十七年官御史

德舒乾隆十九年官福建布政使

胡泽潢字中咸号星冈湖南宁乡人乾隆壬戌进士官户科给事中

史茂乾隆二十四年官御史

吴士功河南光山人雍正癸丑进士官至福建巡抚

李湖江西南丰人乾隆己未进士官至广东巡抚赠兵部尚书谥恭毅

汤世昌浙江仁和人乾隆辛未进士二十七年官御史

吴受绍乾隆二十九年官御史

辅德乾隆二十九年官江西巡抚

杨应琚正白旗汉军官至大学士云贵总督

舒赫德满洲正黄旗人官至大学士

李宏正蓝旗汉军官至江南河道总督

良卿乾隆三十一年官贵州布政使

戈涛乾隆三十年官御史

高晋乾隆三十四年官两江总督

文绶乾隆三十七年官陕西总督

胡季堂河南光山人由荫生官至刑部尚书

温福乾隆二十四年官伊犁将军

福康安姓富察满洲镶黄旗人官至东阁大学士云贵总督封忠锐嘉勇贝子赠郡王衔

谥文襄配享 太庙

王杰字伟人陕西韩城人乾隆辛巳进士授修撰官至大学士谥文端

秦承恩号芝轩江苏江宁人乾隆辛巳进士官至刑部尚书

姜开阳湖北黄陂人乾隆辛卯进士嘉庆五年官甘肃按察使

马慧裕字朗山正黄旗汉军乾隆辛卯进士官至湖广总督礼部尚书

方维甸字葆岩安徽桐城人乾隆庚子进士官至直隶总督谥文恪

杨昭谨嘉庆七年官御史

倭什布嘉庆九年官两广总督

裘行简江西新建人嘉庆十年官直隶总督

马履泰号秋药浙江钱塘人乾隆丁未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

乔远燠湖北孝感人乾隆庚戌进士官至知府

徐端浙江德清人官至南河总督

右见 皇朝奏议

孔毓珣字璞岩号松庵山东曲阜人康熙庚午恩贡生官至江南河道总督谥温僖

杨琳号玉峰正红旗汉军官至广东总督

利瓦伊钧浙江嘉兴人由贡生授都昌县知县官至直隶总督

李卫江苏铜山人由捐纳员外选授户部官至直隶总督谥敏达

何世山东新城人康熙己丑进士官至吏部侍郎赠礼部尚书谥端肃

黄叔琳字昆圃顺天大兴大康熙辛未进士官至正詹事加侍郎衔有砚北易钞丛录等书

鄂弥达姓鄂济满洲正白旗人官至协办大学士谥文恭

魏廷珍直隶景州人康熙癸巳进士官至工部尚书谥文简

毛文铨镶白旗汉军雍正二年官云南布政使

杨永斌字寿延云南昆明人康熙己卯举人官至吏部侍郎

费金吾字晓亭浙江乌程人康熙癸酉举人官至湖北巡抚

尹泰姓章佳满洲镶黄旗人官至东阁大学士谥文恪

迈柱姓喜腊满洲镶蓝旗人官至武英殿大学士湖广总督谥文恭

王国栋镶红旗汉军康熙癸巳进士官至刑部侍郎

高成龄直隶任邱人康熙丙子举人雍正二年官山西布政使

谢敏字肃斋江苏武进人官至工部侍郎

南天祥云南昆明人雍正十一年官松江提督

万际瑞福建人雍正六年官登州总兵

杨天纵陕西渭南人官至贵州提督谥襄庄

石云倬山东德州人康熙丙戌武进士雍正六年官福建提督

李如柏甘肃宁夏人康熙戊戌武进士雍正中官宣化总兵

路振扬陕西长安人官至兵部尚书古北口提督

潘之善甘肃靖远人官至固原提督

丁士杰雍正三年官贵州总兵

田峻雍正五年官广西提督

黄焜雍正五年官湖北布政使

阿克敦雍正五年官广东总督

徐鼎河南遂平人康熙癸巳进士雍正五年官分巡杭嘉湖道

李元英雍正六年官陕西兰州按察使

郭雍正六年官广西布政使

金雍正中官广西巡抚

赵宏本雍正七年官云南按察使

王柔雍正七年官湖北按察使

右见雍正 朱批奏疏

梁上国号九山福建长乐人乾隆间官通政使

何道生字立之号兰士山西灵石人乾隆丁未进士官至九江府知府

右见 皇清文颖

嵇璜字尚佐号拙修无锡人雍正癸丑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谥文恭

白钟山正蓝旗汉军官至河道总督谥庄恪

兰第锡乾隆中官河道总督

李世杰号云岩贵州黔西人官至兵部尚书谥恭勤

吴璥号菘圃浙江钱塘人乾隆戊戌进士官至协办大学士

铁保姓东鄂字冶亭号梅满洲正黄旗乾隆壬辰进士官至两江总督

徐寅亮嘉庆十一年官御史

莫瞻篆嘉庆 年官工部侍郎

右见南河成案

张照字得天江苏娄县人康熙己丑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谥文敏

右见 钦定律吕正义后编

鞠珣字冠玉山东海阳人顺治丙戌举人官至御史

孙宅揆号毅斋山东馆陶人

刘汶字鲁田山东济宁康熙丁卯举人

李光型字义卿福建安溪人官彰德府同知举乾隆丙辰博学鸿词

孔继汾字体仪号止堂山东曲阜人乾隆中官户部主事有阙里文献考孔氏家仪

陈庆门陕西盩厔人雍正癸卯进士官至绥定府知府

张铨字苏泉山东即墨人乾隆辛卯举人

丁恺曾号萼亭山东日照人有说诗偶笔

右见切问斋文钞

袁一相顺天宛平人顺治九年官四川道

张汧山西高平人顺治丙戌进士官至湖北巡抚

李上楨

右见资治新书

卢询顺治中官兵部尚书

章九仪

刘源浚字导九河南滑县人顺治丙戌进士官至饶南九道

王登联镶红旗汉军顺治六年由贡生授知州官至保定巡抚加工部尚书衔谥敏

张朝珍字玉笋正蓝旗汉军官至湖广巡抚兵部尚书

李鹏鸣康熙元年官吏部给事中

胡秉忠康熙元年官御史

朱训诰山东聊城人顺治己亥进士康熙元年官给事中

右见 昭代治书

卢崇峻镶黄旗汉军顺治五年由佐领官至川陕总督

纪元顺天文安人顺治乙未进士官至淮安府同知

马逢顺天人顺治中贡生官至广东按察司副吏

右见治安文献

黄懋

陆曾禹

王灼

那苏图

右见荒政辑要

张若淮安徽桐城人乾隆中官左都御史

右见八旗通志

贺应旌字怀庵直隶肥乡人官丹阳县知县

赵之符字尔合顺天武清人顺治己亥进士官至左佾都御史

王鼐山西长治人顺治丙戌进士

右见畿辅通志

张朝璘字温如正蓝旗汉军官至福建总督封一等男

董卫国字佑若正白旗汉军由佐领官至湖广总督

卢传直隶晋州举人官巡按

孔鼐江西新城人

李芳春康熙间官袁州府知府

右见江西通志

宋士吉康熙元年官仁和县知县

严有谷

右见浙江通志

周之夔

右见福建通志

杨锡镐

胡在恪字念蒿湖北江陵人顺治乙未进士官至江西驿盐道

郑昱字方南湖北黄冈人康熙庚戌进士官至安徽布政使

右见湖南通志

俞森号存斋浙江钱塘人康熙中官至湖广布政司参议有荒政丛书

右见河南通志

张鹏康熙二十五年官山东巡抚

岳浚字厚川号星源四川成都人康熙末以父襄勤荫授同知官至山东巡抚左迁通政司参议

何国宗雍正三年官内阁学士

右见山东通志

鄂海姓温都满洲镶白旗人由笔帖式授内阁中书官至川陕总督
通智

王全臣湖北鍾祥人康熙甲戌进士

右见陕西甘肃通志

王我师

黄廷桂字丹崖镶红旗汉军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川陕总督封忠勤伯谥文襄图形紫光阁

项诚湖北人雍正七年官成都府知府

何浚源

王山东福山人顺治乙未进士官至户部尚书

右见四川通志

麻勒吉姓瓜尔佳字谦六满洲正黄旗人顺治壬辰翻译进士授修撰官至九门提督

耿鳞奇字念亭正黄旗汉军雍正十一年 官广西按察使

高辑广西岑溪拔贡生官阳朔县教谕

熊飞渭字渔滨江西南昌人康熙甲辰进士官融县知县

元展成字允修直隶静海人雍正八年官广西布政使

右见广西通志

蔡毓荣正白旗汉军官至云贵总督兵部侍郎

王芝成字梅云南浪穹人官土典史

右见云南通志

李及秀字公愚顺天玉田人顺治丙戌进士官至御史

佟凤彩正蓝旗汉军官至河南巡抚谥勤僖

阎兴邦镶黄旗汉军康熙举人官至贵州巡抚

潘超先盛京宁远贡生官至贵州布政使

右见贵州通志

韩世琦字心康正红旗汉军官至四川巡抚

赵振业山东益都人官至山西督粮道

赵锡孝江苏常熟人雍正甲辰进士

右见苏州府志

张超浙江桐乡人顺治丙戌进士官华亭县知县

张宏恩镶红旗汉军官至两江总督

张世友湖北归州拔贡生官至松江府同知

胡宝琮江苏青浦人乾隆丁巳举人官至河南巡抚赠兵部尚书谥恪靖

右见松江府志

陈洗字叔大号实斋浙江海宁人康熙壬子举人官至礼部尚书谥清恪有易经述

沈梦兰

右见两浙海塘志

史爽

右见扬州府志

彭鈺广东番禺人

金镇

汪甦号容川江西浮梁人乾隆年进士官至岳州府同知

右见两淮盐法志

桂芳姓爱新觉罗字香东满洲镶蓝旗人官至漕运总督赠尚书谥文敏

刘台斗字建临江苏宝应人嘉庆己未进士官至同知

右一见密斋集一见擘经室集

牟愿相字亶夫山东栖霞人

王克揆字幼藻山东胶州人

右见山右文钞

温瑞

唐化鹏

何绛广东顺德人

杨仲兴广东嘉应人雍正庚戌进士官至湖北按察使

颜鸣汉广东嘉应人乾隆庚辰武进士官至福建提督

右见粤东文海

杨晖吉

刘彬云南永北人

倪蜕字蜕翁云南昆明人

张机南云南永北人

王师周云南邓川人

傅为伫字谨斋号岩溪云南建水人雍正癸丑进士官至左都御史

严焯号匡山云南宜良人嘉庆丙辰进士官至甘肃布政使

右见滇系

徐宏先字文青山西临汾人顺治丁卯举人官至主事

王复初字云将山西绛州人顺治戊子副贡生官至同知

曹续祖字陶庵山西大宁人顺治甲午举人

右见晋垂棘

林晋奎

右见怀远县志

杨友敬安徽六安人

右见六安州志

李本樟山东武定人雍正癸丑进士官至池州府同知

谢荣

右见池州府志

德楞泰姓鄂密特蒙古正黄旗人官至西安将军晋一等公

右见平定三省邪匪方略

高擢

右见饶州府志

汪价字价人号三农里居未详自称吴人有中州杂俎

周永年字书城山东历城人乾隆辛卯进士官编修

屠述濂湖北孝感人官至按察使

马源安徽桐城人

张杰字伯良湖南沅州人官至深州知州

叶机字莱山浙江定海人官至高邮州知州

锺晚

右得之传钞

华学泉字天沐无锡人有春秋类考

右见五礼通考

梁凤翔

右见孝感县志

夏大观

右见洞庭湖志

韩振字抑之浙江会稽人

右补传钞

卷一学术一原学

辨志

张尔岐

人之生也。未始有异也。而卒至于大异者何也。人生而呱呱以啼。哑哑以笑。蠕蠕以动。惕惕以息。无以异也。出而就傅。朝授之读。暮课之义。同一圣人。之易书诗礼春秋也。及其既成。或为百世之人焉。或为天下之人焉。或为一国一乡之人焉。其劣者为一室之人。七尺之人焉。至于最劣。则为不具之人。异类之人焉。言为世法。动为世表。存则仪其人。没则传其书。流风余泽。久而愈新者。百世之人也。功在生民。业隆匡济。身存则天下赖以安。身亡则天下莫知所恃者。天下之人也。恩施沾乎一域。行能表乎一方。业未大光。立身无负者。一国一乡之人也。若夫智虑不离乎锺釜。慈爱不外乎妻子。则一室之人而己。耽口体之养。徇耳目之娱。膜外置不通痒者。则七尺之人而己。笃于所嗜。瞽乱荒遗。则不具之人。因而败度灭义。为民蠹害者。则为异类之人也。岂有生之始遽不同如此哉。抑岂有驱迫限制为之区别致然哉。习为之耳。习之不同。志为之耳。志在乎此。则习在乎此矣。志在乎彼。则习在乎彼矣。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言志之不可不定也。故志乎道义。未有入于货利者也。志乎货利。未有幸而为道义者也。志乎道义。则每进而上。志乎货利。则每趋而下。其端甚微。其效甚巨。近在胸臆之间。而周天地之内。定之一息之顷。而着之百年之久。志之为物。往而必达。图而必成。及其既达。则不可以返也。及其既成。则不可以改也。世之诵周公孔子之言。通其义以售于世者。项相望也。周公孔子之遗教。未闻有见诸行事。被于上下者。岂少而习之。长而忘之欤。无亦诵周公孔子。志不在周公孔子也。志不在周公孔子。则所志必货利矣。以志在货利之人。而乘富贵之资。制斯人之命。吾悲民生之日蹙也。今夫种之播于地也。种梁菽则梁菽矣。种乌附则乌附矣。雨露之滋。壅培之力。各如所种。以成效焉。梁菽成则人赖其养。乌附成则人被其毒。学不正志。而勤其占毕。广其闻见。美其文辞。以售于世。则所学于古之人者。皆其毒人自利之籍也。呜呼。学者一日之志。天下治乱之原。生人忧乐之本矣。学记曰。凡学官先事。士先志。故未官者必使正其志。教而不知先志。学而不知尚。志欲天下治隆而俗美。何繇得哉。故人之漫无所志。安坐饱食而己者。自弃者也。舍其道义。而汲汲货利。不知自返者。将致毒于人。以贼其身者也。自弃。不可也。毒人而以贼其身。愈不可也。且也。志在道义。未有不得乎道义者也。穷与达均得焉。志在货利。未必货利之果得也。而道义己坐

失矣。人苟审乎内与外之分。必得与不必得之数。亦可以定所志哉。

民贵

余廷灿

厥初万物权舆。与元黄同剖判者。其圆顶方趾之民乎。民质也。有因民之质而文之者。则曰圣贤。民萌也。有因民之萌而达之者。则曰君相。二者非有异于民也。以民明民也。以民卫民也。非用民而为民用者也。此天地之心也。然治民者且曰民贱。何异足日荐地。而不思去地则足悬无所附。虽有飞廉跨空之足。僵仆顿培而己矣。何异鱼日在水。而不知水涸则鱼相与处于陆。虽有横海之长鲸。蝼蚁治其命而己矣。扬雄氏曰。周之士也贵。然文王武王周公之贵民也亦明矣。爱其子者隆其师。贵士正所以贵民也。寒其足者伤其心。民不贵。即士亦不可得而贵也。明人竭三百年胶庠甲科之力。以奉数千百褻衣博带之士。而此数千百褻衣博带之士。顾知有文章声气。不知有民事。谭吏术则耻之。其所报国家者何也。夫姚姒子姬孔孟之圣与贤。天所靳而不轻生者。然及其既生。天亦止欲其护吾民耳。使以姚姒子姬孔孟之贤。而于吾民夷然不屑。尚谓违天。奈何截然绝吾民于士。一以为珠玉。一以为粪土。小民方兴。相为仇敌。国家虽欲长与士共天下。其可得哉。今夫投弃诗书。家必败也固也。秦之贱士是也。今夫歌颂诗书不绝口。与之观沟川浚。谭黍涂稷桑麻。则吐弃如臭恶。是直隳天地之性。而弃生人之命也。又岂真能歌诗诵书者哉。

储功篇上

陈迁鹤

读书之士。喜虚名而不务实功。使素厉徒勇之人。得攘袂奋臂于其间。此儒术之衰也。夫儒者穷守圭窦。安取天下事谋之。然而其道则有焉。虞书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君相治世。使赏罚勿失其平。则功立。儒者治心。使好恶勿乖于则。则今日之心平。而他日之功亦立。且人亦知夫乱之所生。与治之所起哉。天心喜治憎乱。而治日常少。乱日常多。阴阳之气溢。则灾害萌生。春秋内传曰。阴寒疾。阳热疾。风末疾。雨腹疾。晦惑疾。明心疾。四时之气不中。溢冬之寒至夏而伏。溢夏之热至冬而愆。春秋书雨大水陨霜杀菽李梅实。其事小圣人谨之。儒者之慎修也。固未有庆赏刑威之事矣。而喜怒哀乐。则庆赏刑威之藏也。闻誉而跃然以喜。之不忘至于后时。即谗谄面谀之人来。闻谤而震然以怒。守而不化至于后时。即浸润肤受之隙开。谚曰喜时之言多失信。怒时之言多失礼。信者人所以行。礼者人所以立。而于喜怒之时失焉。可畏哉。其溢之也。昔者诸葛亮之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善虽微而必赏。恶无而不贬。政刑虽峻而人无怨者。由其用心恕而劝戒平。夫劝戒之平。岂但孔明治蜀为尔。古之贤相。莫不皆然。人当匡居论事。若有

可听。至于事来。动辄舛妄。此其患不于大。而即在于爱憎之细。无故蹴之而惊。欲不露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不可得也。勿惊细故。则大节持之凝重。其气足用也。小物尝之而甘。能却声色货利而自居于清静未之有也。不为利诱则三公弗易介。入国不侥幸。其守可崇也。诗曰君子如喜。乱斯遄已。君子如怒。乱斯遄沮。已乱大事也。喜怒细故也。细故得当大事以理。无他。喜者赏之原。怒者罚之由也。治天下有道。正其赏罚。勿使偏而己矣。道有本。剂其喜怒。勿使溢而已矣。吾故曰儒者今日之心平。则他日之功立。此之谓也。

储功篇下

陈迂鹤

陈子读皇皇者华之诗。一章云周爰咨诹。二章云周爰咨谋。三章云周爰咨度。四章云周爰咨询。喟然曰为此诗者。其知治天下乎。儒者之正己也。固已守仁体信。无残人之事矣。然而古今异宜。时变多歧。九州岛殊俗。人情相远。执一人之意见。扞天下之物理。伤民戕物。竟与惨刻者同类交讥。是以性命之学。与经济之学。合之则一贯。分之若两途。有平居高言性命。临事茫无措手者。彼徒求空虚之理。而于当世之事未尝亲历而明试之。经济之不行。所为性命者。但等诸枯禅无用。甚矣夫三代以下自名曰儒者之迂疏也。皇皇者华之诗。其真善言治者乎。咨善为诹矣。有难之事在。必加之谋。已谋之矣。礼义之经。可不以二也。必重之度。已度之矣。爱我者无如属亲。是其成败利钝与我同之而不忍以欺者。必申之以询。凡此者岂故为鳃鳃自下哉。凡所以周知天下之人情。使不至于迂而鲜通疏而貽陋耳。汉昭烈访士于司马徽。对曰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时务者何也。一时之务也。萧曹之规不能行之于房杜。楚汉之策不必施之于王窦。智士与时推移。愚人泥不知变。夫其能与时移者心于经世。而讲求之道详也。夫其泥而违时者自用乃师心。而讲求之道阙也。苏子瞻曰。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历山川但抒吟而不考其形势。阅井疆但观市肆而不察其风俗。揽人才但肆清谈侈浮华而不揣其德之所宜才之所堪。若而人者。掩抑弗彰。独无失为善士。倘或司民之牧。秉国之钧。俾之因革。委以调剂。兴不知孰利。改革不辨谁害。荐举不识其贤。废黜不知其不肖。徇陋踵弊。貽毒已滋。忽然倡建。自申论议。非触戾人情。犯时之好。即胶固成。滞古之法。为患宁可胜道哉。夫士欲任天下。必自勤访问始。其勤访问。必自无事之日始。齷齪者不可与言矣。如有志于天下国家而欲成其务。吾谓皇华之诗。不可不三复也。

性功

唐甄

儒有三伦。大德无格。大化无界。是为上伦。上伦如日。无遇不征。无方不利

。是为次伦。次伦如月。己独昭昭。人皆昏昏。其伦为下。下伦如星。亦有非伦。非伦如萤。萤不可乱星。不必为辨日之上升。天地山河。无有隐象。堂房奥窾。无有隐区。青黄错杂。无有隐色。上伦如斯。月之上升。九州岛道涂可见。诸方车马可行。众农耒耕可施。鸟兽栖伏可兴。次伦如斯星。体非不明。明不外光。光非不照。照不远及。不能代日。不能助月。物无所赖。不如树烛可居。不如悬灯可导。下伦如斯。天有三明。人心亦有三明。人心三明。可以为星。可以为月。可以为日。胡乃为星而不为月不为日。尧舜仲尼为日。伊周颜渊子舆为月。后儒为星。辩者恒谓圣贤无位。不可校功。仲尼子舆何功。不智莫甚于此。仲尼为夜之日。子舆为昼之月。谓二圣人无功。犹夜处而论日。谓日无光。昼处而论月。谓月无光。谓后儒得位亦有功。犹昼处而论星。谓星亦可照万方。若是者何。一形一性。万形万性。于己必尽。于彼必通。是故道无二治。又非一治。以性通性。岂有二治。通所难通。岂为一治。世之人动曰天地万物在我性中。夫必真能以性合于天地万物。如元首手趾。皆如我所欲至。如是乃谓之能尽性也。系辞中庸。广大精微。入而求之虽有其方。难得其枢。性本在我。终日言性。而卒不识性之所在。于是求性者。罔知所措矣。孟子则告之曰性非他。仁义礼智是也。于是求性者乃有所据焉。仁能济天下。以尧舜为准。义能制天下。以汤文为准。礼能范天下。以周公为准。智能周天下。以五圣人为准。必若五圣人而后四德乃全。守隅而不能。具体而不能充。虽有前言往行。遵而行之。皆为袭取。终非我有。而卒不能全其德。于是为仁义礼智者又罔知所措矣。孟子则告之曰仁义礼智非他。人心是也。孩提知爱。稍长知敬。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因其自然。毋违毋作而已。天下岂有无心之人哉。四德我所自有。非由外铄。于是言仁义礼智者乃知所从焉。心体性德。既已自修。天地万物。何以并治。必措之政事而后达。昔者尧舜治天下。风之则动。教之则率。不赏而劝。不刑而革。后世风之而多顽。教之而多犯。赏之罚之而不以为惩劝。于是为政者又罔知所措矣。孟子则告之曰。尧舜之治无他。耕耨是也。桑蚕是也。鸡豚狗彘是也。百姓既足。不思犯乱。而后风教可施。赏罚可行。于是求治者乃知所从焉。故夫但明己性。无救于世。可为学人。不可为大人。可为一职官。不可为天下官。昔者天地初辟。有道无德。有治无政。清静渊默。各养其身。黄帝谷神之书。老聃称述。传为道宗。迨尧舜生人日众。情欲日开。不能与鸟兽杂处。黄帝所治。不复可治。政教乃起。学问乃备。使五谷为食。五行为用。五教为序。五兵为。心原身矩以溉生匡俗。至于释氏。则又大别。断绝尘缘。深抉本真。知生死流转之故。立不生不灭之本。老养生。释明死。儒治世。三者各异。不可相通。合之者诬。校是非者愚。释出天地外。老出人外。众不能出天地外。不能出人外。一治一乱。非老

释所能理。是以乾坤筦钥专归于儒。故仲尼子舆。言道德必乃事业。皇皇救民。辘转乱国。日不宁息。身既不用。着言为后世禾丝种。释惟明死。故求真心实性。以天地山河为泡影。老惟养生。故求归根复命。以万物百姓为刍狗。儒惟治世。故仁育义安礼顺智。周天地山河万物百姓。即所成性离之无以尽性。世儒尝空释而私老。究其所为。吾见其空。未见其实。吾见其私。未见其公。学能尽性。四通六格。备在一身。如酌水于井。取火于石。井无尽水。石无尽火。世不用我。如不酌不取。而井之无尽水者自若。石之无尽火者自若。夫井之通水广。故其济亦广。石之藏火广。故其用亦广。今之言性者。知其精不知其广。知其广不能致其广。守耳目锢智虑。外勋利。怵变异。守己以没不如成一才。专一艺。犹有益于治。破其隘识。乃见性功。

中庸论

张尔岐

中庸之见尊于天下也久矣。而小人每窃其说以便其私。宋儒已力明之。至近日而复晦者何也。盖以言中庸而不指名其物。人得本所见以为说。摹求形似。以妄意一当。故高之则以为浑渺幽元之事。卑卑者则以为义理损其半。情嗜亦损其半。此中庸耳。迂此之所是。避彼之所非。此中庸耳。众所可可之。众所然然之。此中庸耳。从前之说。既不可致诘。从后之说。又为游移熟便猥近之称。而人之自寄于中庸者。于是乎众矣。此无他。不明中庸之所指者何事。既无所持以绳其是非。故人得自美其名以各慰其不肖如此也。愚尝读其书而思之。其要至者两言耳。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夫喜怒哀乐。一日之间屡迁矣。自天子至于庶人。苟非圣贤。必不能遽中节也。圣人必知人之不能遽中节。又必不肯听其不中节而无以节之。节之则有其物矣。不然则喜者乐者何以适得吾仁。哀者怒者何以适得吾义。何所藏以为智。何所决以为勇。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祭祀丧葬禅代征诛之故。百司执事典章仪物之数。饮食言语揖让登降之节。何以明得失。生变化。富贵者何所禀以为功。贫贱忧患者何所恃以自强。四时鬼神之所幽。山川百物之所明。天地之所统。纲纪之所维。帝王之所公以为制作。匹夫之所私以为学问。士君子之所循以为出处进退。则又何物以善其会通。吾知必礼也。由礼而后可以中节。中节而后可以为中庸。则中庸云者赞礼之极辞也。中庸一书。礼之统论约束也。夫礼抑人之盛气。抗人之懦情。以就于中。天下之人。质之所不便。皆不能安。不安恐遂为道裂。指礼之物。而赞以坦易之辞。以究其说于至深至大至尽之地。所以坚守礼者之心而统之一途也。故其言始之天命以着从来。曰斯礼也。命与性先之矣。不然不汝强也。极之伦彝典则以表大业。曰斯礼也。帝王之所考。名教之所责。无之或二也。要之诚明以立本事。曰斯礼也。非明无以通微。非诚无

以正隐。非所以为外也。于是使愚不肖者知所跂。而贤智者亦厌其意而不敢求多焉。此中庸之书。所以继六经而鞭其后也。使其漫无所指。悬一至美之称。在事实之外。听人之所拟。岂圣贤著书道善禁奸之本意乎。难之者曰礼者道之文也。子举中庸。蔽之于礼。圣人之道。无以加于礼乎。曰礼者道之所会也。虽有仁圣。不得礼无以加于人。则礼者道之所待以征事者也。故其说不可殫。圣人之所以是。皆礼同类也。圣人之所以非。皆礼反对也。易之失得。书之治乱。诗之贞淫。春秋之诛赏。皆是物矣。尽六经之说。而后可以究礼之说。而后可以究中庸之说。中庸者。礼之统论约说。非其详者也。而孔子之告颜渊曰克己复礼为仁。仁不得礼无以为行。并无以为存也。礼之所统。不既全矣乎。吾故断以中庸为必有所指。而其所指。断乎其为礼而非他也。汉儒取以记礼。为得解矣。世方乐中庸之便其私。其疑吾说也必甚。乌知吾之说固古人之说耶。

准孟上

汪缙

有两说于此。其一说公说也。其一说私说也。二说者两相持。且孰屈。曰私说必屈。然而屈其说未屈其心。果得谓之屈其说乎哉。吾立公说与私说衡。欲屈其心焉尔。屈其说因屈其心。是屈一而得兼也。是操公说者之大乐也。说之公私恶乎分。曰仁义也。曰利也。顺之则吉。逆之则凶。此百世不易之准也。公说也。虽然圣人休焉。百家游焉。托足假宿。奸志忬焉。尧趋舜步。容服修焉。及其见利而奔。眈眈逐逐。尽变旧态不足。更缘饰古义。波委澜翻。溃横不可堤制。公说骤历。如莛拂楹不为动。义利是非之界。犬牙错。不厘。且又恶得而屈之。虽然。不屈其将何底乎。无已。则就其说。因其所明。正其所处之非据。警动其心以屈之。其可乎。何言尔利害者。私说之所明也。其说曰。民命衣食者也。古者取之草木而有余食。取之毛羽而有余衣。衣食之涂宽。故争心伏。今者耕而食。耕者且未必得食。织而衣。织者且未必得衣。衣食之涂隘。故争心起。利事愈多。争心愈少。利事愈少。争心愈多。凡今之争。以愈少故愈争。不争。是无以为命也。然则上之人所由制民命者。在利之涂矣。屈之曰。说之以利事愈少则愈争。固也。吾不谓不然。抑知少之原之缘于争乎。抑知愈争则利事且愈少乎。今置田万亩。十人均之。人千亩。仰事俯畜养老送终嫁娶之事。宽然足给。而且里党敦睦。通有无。以羨资歉。不见谓少。贪黷者出视所有。欲然不厌。负强挟诈侵冒兼并以自益。智力等者见其然而效之。朴懦积愤不平。激发相助。胜负反复。互倾夺不可遽已。奇零断割。而千亩之业。或半失。或十失八九。而少数矣。故曰少之原缘于争。而愈争则愈见少也。且说之以愈少愈争者。彼微特不明于少原于争。愈争愈少之分。而实未明于不

争不患其少之分也。今置田百亩。十人食之。不可谓不少。然人受十亩。终其身和其乡。食时而用节。即遇凶岁。何至为沟中瘠矣。故曰不争不患其少也。争则将并无以有其少也。且将并无以有其命也。上以利制民命。民以争制利。见利而动。若鸟骇兽走。霍然解散。岂得制其命也哉。说又曰。利者人所心聚也。故有国者必使利权尽归于上。而后可以万民而聚之。譬之齐民之家。足衣食数人。则数人聚之。足衣食百人。则百人聚之。谈说仁义而不足以衣食人。则人转而衣食于人矣。是则民之聚于利不聚于仁义。断可识已。屈之曰民以利聚。民情乎。吾固谓利之不足以聚民也。吾尤不谓民之聚散之不以利也。虽然有辨焉。曰。圣人之聚民也以利。术家之聚民也亦以利。乌乎辨。曰辨之于其心。辨之于其政而已。圣王者情爱民。欲其安全也。则为之计饱暖。欲其安全之永永也。则为之播礼教。上治风雨。下治山泽。中治彝伦。饮食第之私。罔不周悉。若父兄之虑子弟也。其政之行于下者。正经界。止淫惰。开其利原。塞其滥溢之窦。自十一而外。一丝一粟。上无利焉。故民乐其生。服其教。遇饥馑兵战之厄。蟠固而不散。术家者情欲利。欲利欲博欲专。民不聚利不博。不专民不仰。不仰不聚。不聚不威。不威不专。是故藉民之力而博之也。藉民之力而专之也。其于民也。若豪猾之馭臧获。若屠贩者之役牛马。豢犬豕也。厚其直。时其饥饱。广其刍牧。坚密其圈牢。剔抉其蠹害之者。非有爱也。以为吾将有以用之也。故其民仰利畏威。不识君父亲戚。寡廉耻。惟利威之向。故其民可耕可战。至与之犯危难。威利少倍此则立解。嗟夫。利害者私说之所明也。仁义者私说之所昧也。私说之明利害。固有未尽明焉如此也。公说明仁义。利与害有不足明。然其明利害至尽矣。私说之明利害。则祇得半也。且其利害。又非特如前所陈而已。公说行。利泽溥。害端绝。清和咸理。奕袭休无穷期。私说行。朝为夕利。祸害蕴隆潜伏不可胜较。为私说者乃竟未之究明也。其无几于仁义也宜也。夫战国之趋利亟矣。天下没溺焉。孟子援之。明仁义乃其告梁王。独隐其三极之微言。徒比切利害。若相与为角。胜者窃怪焉。既而究其旨作而叹曰。利窦之决也甚洪水。塞其窦之难也甚治洪水。使逆其骤而制之。恐堤不能立而伤转大也。顺而杀之。流将分。渐安于渎。然后直之堤焉。遏其后冲。此治水之道也。若夫君子之绳己则不然。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未有失其心而可以为人者也。未有人而可以不由此路者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岂曰利之云乎。必也澄其原。壹其向。复焉熟焉。久而安焉。如鱼在水而不知水则与之化矣。苟利而仁焉。是假仁也。苟利而义焉。是袭义也。假与袭譬菘中而熏外也。终亦必亡而已矣。择术者甚慎诸哉。

准孟中

汪缙

忧民忧。乐民乐。王道终始之大端也。唐虞三代之忧乐其民者。诗书可考也。书之无逸。诗之七月。言王道之忧。书之赧歌。诗之由庚华黍。言王道之乐。王道之忧乐。固若此也。后之不能为唐虞三代也固也。无忧乐乎民之心也。继百王而忧乐乎民者。有孔子。孔子作春秋。一病民必书。一息民必书。不得位。不能行其志。托忧乐乎空言。诚系于中。不能竟愬也。继孔子而忧乐乎民者。有孟子。孟子之忧。民之忧也。孟子之乐。民之乐也。着于七篇者备矣。后之不能为唐虞三代也固也。无忧乐乎民之心也。吾尝论之。无是心而幸其有济者。是以涂之人虑衽席之事也。有是心而犹患其无济者。是以父母虑其子之事。而患其有弗获也。无是心而徒济其私者。以涂之人而与为市易也。后之不能为唐虞三代也固也。无忧乐乎民之心也。非谓无希高慕远者也。后之为人君者而有是心。非必希高慕远。天下已受其福。后之为人君者而无是心。夫即希高慕远。天下转受其祸。后之为人臣者而有是心。非必希高慕远。天下己受其福。后之为人臣者而无是心。夫即希高慕远。天下转受其祸。夫以涂之人而虑衽席之事。即其智能材力什百于室之人。必无益者。彼固涂之人也。心之所不属也。以室之人而虑衽席之事。其智能材力即什百不如涂之人。必有益者。彼固室之人也。心之所属也。心之所属。有甚于父母虑其子者乎。父母虑其子之事。未有不济也。心属焉也。心属焉者必有济。若汉文帝宋仁宗是也。汉文帝宋仁宗非希高慕远者也。徒以有勤民隐之心。此其治之独得效也。心不属焉者必无济。若汉之武帝宋之神宗是也。武帝之功恢于文帝。神宗之志大于仁宗。可谓希高慕远者矣。海内卒为骚动。非其功之不如。志之不如。而徒以其勤民隐之心之远不如也。今夫忧民之饥也而食之。忧民之寒也而衣之。忧民之露处也而庐舍之。衣之食之庐舍之。此固至庸至近无奇之事。然非有父母之心者不能周也。文教患不美。武功患不遒。涂饰治具之事。患不古若。意诚广矣。然而民之饥也。不暇食之。民之寒也。不暇衣之。民之露处也。不暇庐舍之。是犹涂之人也。一拱手患失容。一开口患失言。至目击其人饥寒露处之状。淡然不以关虑。工好语慰藉。若不可已。足未出绳枢。已释然已。固也涂之人也。汉之文武。宋之仁神。以此故不相若也。且后之为人臣者。若汉之诸葛亮。唐之陆贽。夫未尝希高慕远也。其事君也。口不必曰尧舜。其处身也。口不必曰伊周。其勤民隐之心。即尧舜其君。伊周其身者。不之过也。口尧舜其君。口伊周其身。卑汉陋唐。薄诸葛。轻陆者。有人矣。宋之王安石是也。希高慕远。力主其所谓新法者。行之海内。海内蒙其殃。清议大哗。僣僣不少动。非不为动也。彼固无忧乐斯民之心也。然则安石者固涂之人也。若何与之议室家事哉。彼固不知王道之奚所倪也。王道之所倪。倪于肫然具有父母之心者也

。父母忧其子之饥。既食之矣。忧其子之寒。既衣之矣。忧其子之露处。既庐舍之矣。以衣食之恶之不如美也。则又美之。以庐舍之庳之不如完也。则又完之。衣食美。庐舍完。以非有礼义辞让之节。不可久完美也。于是则又礼义辞让之节。以为家室之道在是也。而不知忧饥寒露处之忧。如其勤劳也。而遽遽为之。呜呼。衣食之之未能也。何能美其衣食也。庐舍之之未能也。何能完其庐舍也。衣食之庐舍之之未能也。更何能修其礼义辞让之节也。呜呼。此唐虞三代之治。所以不可复见也。然则因简陋者得乎。曰。因简陋者。是与民为市也。彼亦忧民之忧。乐民之乐矣。利在也。利不在。则又不暇忧乐民之忧乐。而唯己乐之乐。己忧之忧矣。是故利在则楚越人为左右手。利不在则楚人掉臂而观越人冻馁也。越人掉臂而观楚人冻馁也。涂之人也。故吾尝曰。后之善理天下者。立一古者司市之法而有余治矣。谓其无父母之心也。孟子之时。齐宣王梁惠王之徒。涂之人也。孟子若曰吾无以动其父母斯民之心。骤与陈王道有入乎。动其父母斯民之心。而后唯吾说之信而莫吾阙也。惠王立沼上。顾乐鸿雁麋鹿。此何关于民。自孟子言之。则曰与民偕乐。古之所以能乐也。宣王以羊易牛。此何关于民。自孟子言之。则曰可以保民而王。宣王好货。公刘好货乎。自孟子言之。则曰与民同之。谓公刘好货可也。宣王好色。太王好色乎。自孟子言之。则曰与民同之。谓太王好色可也。宣王好勇。文王武王好勇乎。自孟子言之。则曰救民于水火。谓文王武王好勇可也。凡以动其父母斯民之心而已矣。呜呼。此唐虞三代之治之所由以终始者也。吾故曰。王道终始之大端。忧民忧。乐民乐。是以治具毕张。而化理洽也。

准孟下

汪缙

三代之治天下以道。其道具其器备也。三代后之治天下也以术。其道微其器亡也。古者治天下之大器有三。曰封建。曰井田。曰学校。自有封建。而后有公侯伯子男。有公侯伯子男。而后有吉凶宾军燕飨脰膾庆贺之礼。有吉凶宾军燕飨脰膾庆贺之礼。而后礼制行于诸侯。礼制行于诸侯。而后若卿若大夫若士若阜若舆若僚若仆台圉若牧。以次相承。而礼制得行于天下之为人臣者矣。是则封建者制爵制禄之大器也。有井田而后有乡州党族闾比。有乡州党族闾比。而后有读法会民祭祀丧纪昏冠饮酒之礼。有读法会民祭祀丧纪昏冠饮酒之礼。而后礼制行于民间。礼制行于民间。而后若圃若工若商若牧若嫔若衡虞若闲民。以次相举。而礼制得行于天下之为人民者矣。是则井田者任地任民之大器也。有学校而后有君在父在兄在之礼。有君在父在兄在之礼。而后知有子臣弟之义。知子臣弟之义。而后礼制行于王太子。礼制行于王太子。而后若王子。若后之太子。若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若俊秀之子。以次相观。而礼制得行于天下

之为人子者矣。是则学校者明人伦之大器也。继三代而为治者。封建废。郡县兴。举古所谓考礼正刑一德之治。变为簿书算数。遂以吏胥得操官府之柄。其弊也官府视为具文。吏胥据为奸藪。其极也官府与吏胥。共手而浚民生。则纪纲弛矣。纪纲弛而争急。争急而刑狱繁矣。井田废。兼并兴。举古所谓保受葬救凋宾之治。变为佣徒市隶。遂以富民得制贫民之命。其弊也富民侈于王侯。贫民夷为奴婢。其极也暴君污吏。征敛横出。富与贫交困。则生计蹙矣。生计蹙而饥寒迫。饥寒迫而盗贼起矣。学校废。制科兴。举古所谓升之司徒诏之乐正者。变为有司之程尺。遂以空言而获幸进矣。其极也幸进不以空言。而输金输粟。则拥厚货者得美宦矣。拥厚货者得美宦。而流品杂矣。流品杂而名器滥矣。于斯时也。欲复三代之器。不亦远阔于事情哉。善治天下者。其惟有信赏必罚以御下。锄奸击暴以齐民。绝干请抑侥幸以取士而已。然则封建废而郡县兴。井田废而兼并兴。学校废而科举兴。此古今一大消长也。吾尝求其消长之故。三代之器。至于澌灭无遗者。以秦之得志于天下。商鞅之言用于前。李斯之言踵于后也。鞅斯之言得见用于天下者。以孟子道之不行也。孟子尝有意于维持三代之封建井田学校矣。今考其书。道则三代之道也。器则三代之器也。以三代之器。行三代之道。三代必可复也。由此观之。孟子之道行。则商鞅李斯之言绌。秦不能得志于天下。则三代之器不至澌灭无遗。然则孟子道之不行。鞅斯之言得见用于秦者。是又古今一大消长之枢也。呜呼。三代之器。积之非一朝。修之非一王。竭数圣人之心思。历千百年为之。而后以大备。及其衰也。以孟子之贤圣。孜孜汲汲。求维持完复之不足。以鞅斯偏家小说。澌灭之若炎火燎鸿毛焉。何天之无意于三代也。吾尝深思其故。天下有不弊之道。无不弊之器。道犹规矩也。器犹方员也。规矩出乎天。出乎天者不弊。方员成乎人。成乎人者虽经神圣之创造。必归于弊。三代之器至于周末。固有必消之势焉。何也。封建者所以明君臣之分也。自争夺起篡弑作而君臣之祸亟矣。此封建必消之势也。井田者所以均民地之数也。自侵暴兴经界乱而民地之律紊矣。此井田必消之势也。学校者所以养贤材之具也。自学术坏横议生而贤材之败极矣。此学校必消之势也。有所消者必有所长。此孟子之所以不能行道于天下。秦之所以得志于天下也。秦既得志于天下。于是毁灭三代之器。泯然无遗余。后代即有愿治之君。终不能复。然而其器亡非其道亡也。诚得其道矣。器虽不具变而通之可也。秦以后善言治道者。莫董子若矣。其言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此直上直下古今塞宇宙者也。在自立而已矣。善言治器者。又莫若贾生矣。其言有与孟子相表里者。曰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此孟子鲁在所损之指也。曰礼貌大臣以厉其节。大臣厉而后可以率属。属率而后可以治邦国。此孟子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之指也。知是则三代封建之遗意已行于郡国

之间矣。其曰定经制。曰驱民而归之农。皆着于本。着于本而后得以食其力。食其力而后得以安其分。安其分而后得以着其辨。此孟子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也。如是则三代井田之遗意已行于兼并之日矣。其曰谕教太子。能谕教而后能修身。能修身而后能事亲。能事亲而后能爱人。能爱人而后能君人。此孟子所谓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也。如是则三代学校之遗意已行于制科之日矣。非然者臣节不厉而君子犯义矣。民分不安而小人犯刑矣。太子不知学则上无礼下无学而贼民兴矣。此三代下治天下之极弊也。嗟乎孟贾者治器之大匠也。鞅斯者坏器之贱工也。孟子修之于未坏之前。贾生言之于已坏之后。在治天下者善用之而已矣。后之儒侈言三代者多矣。然不明其道术之大分消长之大机。乃于暴秦煨烬之余。摭拾遗文。挂一漏百。以为治天下之道在是。施之于政而辄败。吾未见其得为大匠也。适为贱工所窃笑而已。

绳荀上

汪缙

元黄剖判。万物混形。血气凝动。嗜欲蠢蠢。嗜欲欲遂。不遂则争夺生。人弱物强。物害乃滋。圣人出为之驱物卫民。于是然戴附之以为君师。故君之立。民立之也。物害既除。民又自相攻击为人道忧。治之者非如治物之可以力捍势御械羁智络也。圣人忧之。因其天制之为礼。以善人道。然后人道立。所谓善人道者何始也。曰始于因。因也者因其天。是故因德贤小大制君臣礼。因生生相禅制父子礼。因男女胖合制夫妇礼。因同腹昭苏制兄弟礼。因异系相欢制朋友交接礼。由五者又推通焉制之差等。使其嗜欲不得乱。以纪纲人道。人道由斯乃不坏。是故后之君天下者。诚能察其始。修礼以养人之欲。天下相安于礼之中。君臣同德。父子一心。夫妇相严。兄弟耽乐。朋友道终。敬让之风。行于海内则人道立。人道立则天下清宁。万物得所。日进于治。进于治者礼治之也。不能察其始。不能修礼以养人之欲。天下相争于欲之中。君臣离德。父子异心。夫妇相谪。兄弟相犹。朋友道不终。乖戾之气。积于宇内则人道穷。人道穷则天下否塞。万物失所。日趋于乱。趋于乱者欲乱之也。然则已乱在养欲。养欲在由礼。由礼在修礼。君天下之大法在是矣。荀子曰。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其有辨也。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又曰无君以制臣。无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纵欲。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离居不相待则穷。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矣。此君所由立礼所由起。君天下者。不可不一察此言也。且夫君天下者。亿兆人中之一人焉也。以一人养亿兆人之欲。欲给养焉难矣。虽然。得其说而养之。无难也。夫能养亿兆人之欲也。必其能先寡一己之欲者也。能以礼养亿兆人之欲也。必其能先以礼寡一己之欲者也。人君不能以礼先寡其欲。势

足以盈纵之。几不亏亿兆人之欲。以满一己之欲也。几不堤亿兆人之欲。以流一己之欲也。即亏即满。即堤即流。此亿兆人畏刑恶。亦即静然安亏安满安堤安流。未尝敢谁何。而人君之志殫。人君之威亦且大白矣。然而亿兆人之安亏。情不安亏也。亿兆人之安堤。情不安堤也。亿兆人之安人君之满也。非其情也。亿兆人之安人君之流也。非其情也。积威之也。亡何而亏者骤满。堤者骤决。满者骤倾。流者骤阏。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顾。森旋兽骇风举云摇。而人君之欲虚矣。秦是也。后之人君而绳以无欲之说。绳以以礼寡欲之说。吾知其难也。苟用其亏亿兆人之欲之才。用其堤亿兆人之欲之才。以养亿兆人之欲。岂庸主中主所得追其步骤乎。而不胜其欲以及兹也。且不胜其独欲以及兹也。呜呼。未有乐独欲而不底于覆亡其欲者也。是故太上养欲。其次同欲。其下独欲。独欲者。秦是也。同欲者。顺人之欲以遂己之欲者也。三代之贤君。汉唐之治主。是也。且天下之所欲者何也。士之欲存乎名。农之欲存乎粟。工之欲存乎器械。商之欲存乎货贿。顺欲者敬士重农劝工通商。使各得其欲。士知爱重。农多藏。工役技能。商乐通流。于斯时也。君则何忧欲之不遂哉。臣荣者君必不辱也。家富者国必不贫也。肆良者库必不楛也。市盈者府必不虚也。君则何忧欲之不遂哉。彼忧欲之不遂者。必其侮士贱农堕工病商。使天下咸失其欲者也。与人同欲者。则又何忧欲之不遂哉。然则能同天下之欲。与不能同天下之欲。其效可矣。虽然。必有养欲之主。而后礼教明。必有寡欲无欲之主。而后养欲之治修。养欲之治修。而后伦理得。天下肥。是谓大顺。尧舜禹汤文武是也。

绳荀中

汪缙

君天下者。宅中而总四海之众。聚则治。散则乱。聚于一则治。聚于二则乱。聚散一二之分。治乱由焉矣。且天下之势至涣也。聚之至难也。散之至易也。聚难聚。聚易散。何道之从。其不在官人乎。有分之者。有统之者。分之者有司也。官人者因事分职。相绝相通。相辅相察。是故患其侵也而相绝。患其隔也而相通。患其疏也而相辅。患其奸也而相察。因职任能。宜专宜简。宜责成。宜宥小眚。是故欲其竭情也宜专。欲其裕才也宜简。虑其怠于后也宜责成。虑其怯于前也宜宥小眚。职分则事举。能分则职举。职有大小。不可偏稽。能有高下。不可猝知。奠其大小。隶其高下。则必有统之者矣。统之者宰相也。官人者相诚得其人。惟其类拔之朝。在朝者复推其类布天下。书称百寮师师。同寅协恭和衷。唐虞之所以兴也。相不得其人。布私人于朝。私人复推其类布于天下。诗人究王。春秋书尹氏。周之所以衰也。天下治乱之机其在此矣。然则官人者。君天下之要术。择相者。又官人之要术也。荀子曰彼持国者。不可

以独也。然则强国荣辱。在于取相矣。又曰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论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乡方而务。是夫人主之识也。又曰能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不能当一人而能当千人百人者。说无之有也。呜呼。此万世君天下者之大法也。虽然。吾患择相者之难也。吾所谓难。不于贤主。于英主。不于有事之时。于无事之时。宰相者。天下之士之特也。人主能屈节于天下之士。然后能得天下之士之特而用之。贤主以礼待士。其能屈节于天下之士也明矣。英主以驾御之术待士。其不能屈节于天下之士也又明矣。天下之士之特。可招以礼。不可招以驾御之术。且英主当有事之时。所驾御者必天下之雄骏也。当无事之时。驾御中材而已。取宰相于雄骏。取宰相于中材。必有知其难易者。况取宰相于有事之时。能否立。取宰相于无事之时。其能否有于数年后者。有当时谓之能。后世不谓之能。当时不谓之能。后世谓之能者。此吾之所谓难也。虽然。不可以不择也。荀子曰。援夫千岁之信法以持之也。安与夫千岁之信士为之也。千岁之信士何表也。荀子曰。此夫以千岁之法自持者也。以千岁之法自持者何表也。荀子曰。晓然独明于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国之安危臧否。若别黑白。是其人者也。其取之奈何。荀子曰。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又曰官人守数。君子养原。信斯言也。则取相者其不在于修身乎。其不在于修身乎。

绳荀下

汪缙

论一世之得失。亿万世备焉。有立前观后者矣。荀子之论秦也。有举往镜来者矣。贾子之论秦也。秦以强兼天下。二世而亡。非强之。强而不审于本末之也。古之天下。未有不得之强。失之弱者。强者百治。以喜则怀。以怒则威。以令则行。以禁则止。以守则完。以攻则破。以礼乐则雍。以政刑则肃。弱者百乱。以喜则狎。以怒则离。以令则梗。以禁则匿。以守则削。以攻则疲。以礼乐则饰。以政刑则玩。得失之数可矣。然而强于本者植。强于末者折。强于本者。开无尽之藏。塞无隙之窦。强于末者。尽其藏矣。隙其窦矣。此本末之效也。秦之强。本邪末邪。刑赏农战。强之具也。道德仁义。强之本也。刚决刻急。强之末也。强之具藏之深则愈完。暴之急则速败。刚决刻急。所以暴之也。道德仁义。所以藏之也。古者藏刑赏农战于道德。道德威。藏刑赏农战于仁义。仁义张。秦孝公商鞅。知有强之具。不知有藏。以强立强。势已易竭。始皇李斯。更从而暴之。暴之不己而具竭。竭之不己而具败矣。其卒尽于胡亥赵高也宜也。其始也以强立国。以民力立强。以刑立民力。其继也以强竭强。以民力竭民力。以刑竭刑。其卒也以强败强。以民力败民力。以刑败刑。强之所由立者刑。并民力于农战。所由竭者刑。并民力于恣睢。所由败者刑。并民力

于昏虐。立于孝公商鞅。竭于始皇李斯。败于胡亥赵高。失其本也久矣。此藏之不深之祸也。荀子曰。力术止。义术行。贾子曰。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责其藏之不深耳。曰义术。曰仁义。藏也。所以完之也。此论一代之得失也。谓之亿万世系焉者。亿万世之大计有三。一曰重天下之根本。一曰开天下之壅塞。一曰端天下之风尚。根本重。则天下不摇。根本者言乎民也。重之者。勿伤民财。聚其田庐林园器贿。则有余财。勿伤民力。宽其心志耳目手足。则有余力。勿伤民气。保其父子夫妇兄弟。则有余气。天下患不足。不患有余。有余者可以处无事。可以支有事。不足者无事则愁苦。有事则畔散。不可以处。不可以支。此天下之大计一矣。壅塞开。则天下不决。壅塞者言乎谄谀之臣也。开之者。勿自多其智以尽匹夫之虑。尽匹夫之虑。国乃利。勿自坚其辟以诏百官之匿。诏百官之匿。谋乃拙。勿恶逆而喜顺以来细人之佞。来细人之佞。乃断万民之命。君民一体也。一体流通者疾不作。一国流通者病不伏。此天下之大计一矣。风尚端。则天下不疑。风尚者言乎师儒之道也。端之者。勿以势利消廉耻。廉耻消。民乃嚣。勿以新进踰老成。老成轻。下乃争。勿以小才易大德。大德易。后必失。师儒者。国之准绳规矩也。无准绳。何以不穷于为平为直。无规矩。何以不穷于为方为员。无师儒。何以不穷于为国。此天下之大计一矣。秦独糜烂其生民。湛溺于谄谀。放弃其师儒。然则天下之根本已绝也。壅塞积。风尚颇。而国亦亡矣。呜呼。此秦之失大计也。古今得失之林视此矣。上观百世下观百世。凡暴主之失其理者千万端。未有不由于轻民者也。圣主之得其理者亦千万端。未有不由于重民者也。国之亡古有千万。未有不由于民心之背上。国之兴古亦有千万。未有不由于民心之向上。民心之向背乎上。君心之轻重乎民为之也。佞臣之事主。失其理者千万端。未有不由于阻上下之情。忠臣之事主。得其理者亦千万端。未有不由于通上下之情。阻上下之情者古有千万。未有不由于谄曲。通上下之情者古亦有千万。未有不由于质直。民情之通阻。臣之质直谄曲为之也。历年而短失其理者千万端。未有不由于苟一时之利。不顾后世之害。历年而永得其理者亦千万端。未有不由于顾后世之害。不苟一时之利。苟一时之利不顾后世之害者古有千万。未有不由于轻师儒。顾后世之害不苟一时之利者古亦有千万。未有不由于尊师儒。历年之多寡。师儒之隆替为之也。古今得失之林具此矣。呜呼。论一秦而前乎秦后乎秦者之得失昭焉矣。此亿万万世之计也。

衡王

汪缙

六经同体而异用。文中子因其用而识其体。识其体而达诸用。其述易也。于运行之智。有以知其时。其述书也。于变化之制。有以识其中。其述诗也。于兴

衰之由。有以得其要。其述礼也。于三才之接。有以达其奥。其述乐也。于九变之治。有以观其成。其述春秋也。于王道之轻重曲直。有以取其衷。其读经也。伤迂固而下。述作纷纷。帝皇之道。暗而不明。天人之意。否而不交。制理者参而不一。陈事者乱而无绪。不得已因贰以济。非敢以仲尼自居也。稽仲尼之心而已矣。其以苍生为心也。其以中国为训也。其蕴诸天命者也。其以之建皇极彝伦也。凡以稽仲尼之心。一中而已。是中也。古今。横四海。而无不在焉者也。顺之则吉。悖之则凶者也。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称人事乎。故君子畏之。无远近高下而不应也。无洪纤曲直而不当也。其知者命乎。曰己者非他也。尽性者也。心者非他也。穷理者也。其知心知性者乎。又曰圣人之道。若寒暑进退。物无不从之而不知其由也。其知化者乎。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其知王者乎。命也。性也。心也。化也。王道也。一中而已矣。中也者。古今横四海。而无弗在焉者也。龙川陈氏闻其风而悦之。修皇帝王霸之学。见圣贤之精微。流行于事物而不息。于是力持三代以下。为经世。非为汉唐也。秦隋之不能一天下者。嗜杀而已。汉唐之能一天下者。不嗜杀而已。此其卒为天心之所眷。民命之所系也。陈氏于是持之甚力。予其心也。古今。横四海。而无弗在焉者也。虽然龙川知天理之在人心者万古不息。不知天理之在人心万古不息者必以尧舜为至。知天理之在人心万古不息者流形于事物。不知天理之在人心流行于事物者皆备于我。龙川之学。得文中子之粗者而已。文中之学至精。故有取于两汉。然无欣羨两汉之心也。以故经纶于事物。然未尝滞心于事物也。龙川则已有欣羨汉唐之心矣。则已滞心于事物矣。故曰得其粗。然天理之在人心者万古不息。此即尧舜之所以为尧舜也。龙川失在欣羨汉唐之心未去耳。去其欣羨汉唐之心。尧舜之至者即天理之在人心者而已。天理之在人心万古不息者流行于事物。此即其备于我者也。龙川失在滞心于事物耳。去其滞心于事物。皆备于我者。即其流行于事物者也。其不可以一变而至道者乎。吾故附于河汾而极论之。

着议

龚自珍

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一代之学皆一代王者开之也。有天下。更正朔。与天下相见。谓之王。佐王者谓之宰。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载之文字。谓之法。即谓之书。谓之礼。其事谓之史职。以其法载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谓之太史。谓之卿大夫。天下听从其言语。称为本朝。奉租税焉者谓之民。民之识立法之意者谓之士。士能惟阐本朝之法意以相诫语者谓之师儒。王之子孙大宗继为王者谓之后王。后王之世之听言语奉租税者谓之后王之民。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与以有成者。谓之治谓之道。若士若师儒。法则先王先冢宰

之书以相讲究者。谓之学师儒。所谓学有载之文者亦谓之书。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己矣。乃若师儒有能兼通前代之法意亦相诫语焉。则兼综之能也。博闻之资也。上不必陈于其王。中不必采于其冢宰。其太史大夫。下不必信于其民。陈于王。采于宰。信于民。则必以诵本朝之法读本朝之书为率。师儒之替也。源一而流百焉。其书又百其流焉。其言又百其书焉。各守所闻。各欲措之当世之君民。则政教之未失也。虽然。亦皆出于其本朝之先王。是故司徒之官之后为儒。史官之后为道家老子氏。清庙之官之后为墨翟氏。行人之官之后为纵横鬼谷子氏。礼官之后为名家邓析子氏。公孙龙氏。理官之后为法家申氏韩氏。世之盛也。登于其朝而习其揖让。闻其钟鼓。行于其野。经于其庠序。而肄其豆笾。契其文字。处则为占毕弦诵而出则为条教号令。在野则熟其祖宗之遗事。在朝则忠于其子孙。夫是以齐民不敢与师儒齿。而国家甚赖有士。及其衰也。在朝者自昧其祖宗之遗法。而在庠序者犹得据所肄习以为言。抱残守阙。纂一家之言。犹足以保一邦。善一国。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又曰吾不复梦见周公。至于夏礼商礼。取识遗忘而已。以孔子之为儒而不高语前哲王。恐蔑本朝以干戾也。至于周及前汉。皆取前代之德功艺术。立一官以世之。或为立师。自易书大训杂家言。下及造车为陶医卜星祝仓庾之属。使各食其姓之业。业修其旧。此虽盛天子之用心。然一代之大训不在此也。后之为师儒不然。重于其君。君所以使民者则不知也。重于其民。民所以事君者则不知也。生不荷耰锄。长不习吏事。故书雅记。十窥三四。昭代功德。瞠目未睹。上不与君处。下不与民处。由是士则别有士之渊薮者。儒则别有儒之林囿者。昧王霸之殊统。文质之异尚。其惑也则且援古以刺今。噤然有声气矣。是故道德不一。风教不同。王治不下究。民隐不上达。国有养士之费。士无报国之日。殆夫殆夫。终必有受其患者。而非士之谓夫。

通今日知录

顾炎武

汉时天子所藏之书。皆令人臣得观之。故刘歆谓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而司马迁为太史令。絀石室金匱之书。刘向杨雄校书天禄阁。班固进读书。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东京则班固傅毅为兰台令史。并典校书。曹褒于东观撰次礼事。而安帝永初中。诏谒者刘珍。及博士议郎四掾府史。五十余人。诣东观校定五经诸子传记。窦章之被荐。黄香之受诏。亦得至焉。晋宋以下。此典不废。左思王俭张缵之流。咸读秘书。载之史传。而柳世隆至借给二千卷。唐则魏征虞世南岑文本褚遂良颜师古。皆为秘书监。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手书缮写。藏于内库。而元宗命宏文馆学士元行冲。通选古今书目。名为书四录。以阳城之好学。至求为集贤院吏。乃得读之。宋

有史馆昭文馆集贤院。谓之三馆。太宗别建崇文院。中为秘阁。藏三馆真本书籍万余卷。置直阁校理。仁宗复命缮写校勘。以参知政事一人领之。书成。藏于太清楼。而范仲淹等尝为提举。且求书之诏无代不下。故民间之书得上之天子。而天子之书。亦往往传之士大夫。自洪武平元。所收多南宋以来旧本。藏之秘府。垂三百年。无人得见。而昔时取士一史三史之科。又皆停废。天下之士于是乎不知古。司马迁之史记。班固之汉书。干宝之晋书。柳芳之唐历。吴兢之唐春秋。李焘之宋长编。并以当时流布。至于会要日历之类。南渡以来。士大夫家。亦多有之。未尝禁止。今则实录之进。焚草于太液池。藏真于皇史宬。在朝之臣。非预纂修。皆不得见。而野史家传。遂得以孤行于世。天下之士于是乎不知今。是虽以夫子之圣起于今世。学夏殷礼而无从。学周礼而又无从也。况其下焉者乎。岂非密于禁史而疏于作。人工于藏书而拙于敷教邪。遂使帷囊同毁。空闻七略之名。冢壁皆残。不六经之字。呜呼悽矣。

与友人论学书

顾炎武

比往来南北。颇承友朋推一日之长。问道于盲。窃叹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性命之理。着之易传。未尝数以语人。其答问士也。则曰行己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与门弟子言。举尧舜相传。所谓危微精一之说。一切不道。而但曰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呜呼。圣人之所以为学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学而上达。颜子之几乎圣也。犹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学。自曾子而下。笃实无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则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而其弟子之贤于子贡。桃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书。言心言性。亦谆谆矣。乃至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之所问。与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以伊尹之元圣。尧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驷一介之不视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于孔子也。而其同者则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予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谓忠与清之未至于仁。而不知不忠与清而可言以仁者未之有也。谓不伎不求之不足以尽道。而不知终身于伎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以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予取之间。

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虽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区区之见。私诸同志而求起予。

国初承明季之弊。故其言如此。至于近日。而违行己之耻。与置四海之困穷者。又不在内心之儒。而在徇末之士矣。

安福修学记

施闰章

天下之盛衰。人才之得失。皆视其学之兴废。兵革未息则不暇治学。及其既平。吏困于簿书。士穷于衣食。淹月累岁。卒以无成。故非强干有为者不为功。新野进士焦君荣。治安福之三年。承水旱之后。逋负相接。漕艘之营作。屯卒之勾补。兵舰之驿骚。山民之犷悍。事频节促。不遑宵昼。于此而从事学宫。进诸生。治豆。吾见其才行之去人远矣。虽然。古者有学无庙。师弟子。日习其中。而因祭菜以明敬也。后世有庙无学。置博士之长。仅司俎豆。而弟子不与居也。然则学虽具而无人焉。以滋茂。犹无学也。名而实背。途一而趋岐。虽委粟于地以饱饕士。犹无学也。夫学者求诸圣人之道。而以之育才则才出。以之事则事治者也。汉人多尚经学。服官断狱之事。无一不出于经。今人首尚制举业。而以其余力治经。父师之所传。子弟之所习。诗易春秋之指。甚且稍谬于圣人。非惟无学。亦无经也。又或自以为经。而不知何者为学也。由斯以观圣人之经。果何益于今之世哉。安福于吉为中县。士而材茂。旧多君子。明正嘉间以理学称者。邹公守益最着。次则刘公阳及文敏邦采诸公。皆反身切理。深入而自得。故一时从之者甚众。其后学者之患。或离经史。侈空谈。于是刘公阳尝极论之。以为世儒道尧舜之孝弟。而乡党无称。小温公之诚实。而然诺不践。深言幽独。而无忌于可指可视。高言着察。乃未及乎行之习之。吾读其言。未尝不抚卷叹息。深吾道之忧也。居今之世。志圣人之道。虽凿岩而处。负经而锄。居子子。行踽踽。苟其气专而力深。吾知其必有获也。况士材茂。聚族于学。而弦诵饮食其中者乎。工有肆。农有畔。士有学。各其所也。亦各其业也。由其涂者众而收效者寡。则吾所不敢信也。

经义制事异同论

王昶

古无经术治术之分也。必衷诸道。道者所以制天下之事。裁其过。引其不及。循循然使民共由于道中。故礼乐者道之器也。兵刑者道之断也。食货者道之资也。他若可惊可愕非常之举。猝然临之。而圣人不以为异。以为异者吾固有常者以节之。要皆使不缪戾于道焉乃止。然圣人又虑后世之未明乎道之故也。垂

之言。笔之书。且其所为笔于书者。反复详焉而不厌。俾后世因吾言以求夫道。因夫道以制夫事。而圣人之道已大白于天下。故古之经术治术无别也。自六经中厄于秦火。汉儒掇拾于煨烬中。为之笺解训故。贯串穴。功亦可为巨矣。其间往往有以易候气。以洪范验五行。以齐诗测性情。以春秋决疑狱。以礼定郊禘大典。而缺略放轶。不能尽悉圣人之道之所以大。于时为管商申韩邓析子之学者。遂得窃起持政事之柄。而经生仅仅守其空文以相号召。经与事遂判然为二。虽生心害政未尝不归咎于异说。而诸儒之迂无实用或有以致之也。宋胡氏瑗忧之。因分经义治事为二。各因质所近。以教授诸弟子。其后用之于世。莫不班班然有成效可纪。夫胡氏治事。粹然一出于正。尽扫管商申韩邓析刑名法家之积习。使学者知王道所本。洵可为造士者法矣。然其所治经义者。将抱圣经而止。斤斤焉占毕乎。抑亦将以不娴治事之人而使之仕乎。恐治经义者仍归于迂无用。而圣经终以虚文传世也。然则学者之为业也。惟就其质以择所事事焉。而六经中所有言其事者。悉反复考证。以端厥本。使异日出之皆为有用材。庶经术与治术合大道。其不分同异也夫。

传信录序

方苞

古之所谓学者。将明诸心以尽在物之理而济世用。无济于用者则不学也。古之仕者。自下士以往。皆实有可指之功以及物。故其食于上也为无愧。而受民之奉也安。自学废而仕亦衰。博记览。鹜词章。噍噍多言而不足以建事平民是不知学之用也。治古圣贤人之说。敛然为儒者之容。以取世资。而出于身者不必然。是不知学之本也。故其仕也。不大刻于民。则自以为无愧。而人亦谅之。其遇事而惘然不知所措。与失事之理以枉于人而自以为安者皆是也。朱子曰。凡事之难。以通晓于事者之少也。知其分寸而一一以应之。则人无欺慢而事易集。夫周之季世。先王之教衰矣。而自公卿大夫以暨小臣隶圉。当官治事。而井然不紊者皆是也。岂材之独盛于古。而通晓于事者之多欤。毋抑其所学者然欤。会稽章君惺村为江南都使司。政教所及。吏士翕然。尤善治狱。虽老奸宿豪。从容以数言折其机牙。莫不畏服。屡董大役。严明无犯。而役者怀之。其存于心者随在。恐背于义理而又明于在物之数。诚所谓知其分寸一一而应之者也。使非局于官之所守。则其功之及于物者。岂可量欤。君居官甚贫。而下车即治明道先生祠。功讫。费逾千金。暇时辄采古人嘉言善行。手录而藏之。其设施之所自者。非苟然也。然君语人每曰吾未知学。此君之学所为不类于今人欤。习于君者。集其治政处物之方。可以触类而有所开通者曰传信录。余伤夫学者之昧所以也。为序而传之。感君所学之能济世用。而非以其相好之私也。

治安文献序

陆寿名

天下之事。尽于六曹。国家设立六部。下逮州县之官。亦分六掾庀厥事。其来久矣。虞廷岳牧九官。不以六位官。而其事不能出于六曹之外。周官三百六十属。统于六卿。古之六卿。即今之六部。周书所谓董正治官。各率其属以倡九牧也。今夫天下之事尽于六曹者。非谓天下之官皆六部之官。乃天下之官所治之事。皆六曹之事也。天下之事。必隶于天下之官。用天下之官。而后可以成天下之事。故吏为首。治天下者。用人理财。政之大者也。故吏先而户次之。礼乐不兴。则王道不成。礼定而乐以行。故礼居三。圣人所以威天下者莫大于兵。故兵居四。圣人所以断天下者莫大于刑。故刑居五。圣人成天下之务。莫大于工。故工居六。六者天下之事所由全。天下之治乱安危所由出也。天下官吏有定员。钱谷有定数。等威有定仪。戍守征发有定制。服宅陂赦有定律。营建将作有定衡。此文曹之也。得其人则制治于未乱。得其人则保邦于未危。然则治乱安危之故。不惟其官惟其人而已矣。使天下之为吏者。进退人才。既公且慎。则仕路以清。天下之为户者。上下损益。不踰钧石。则国用以足。天下之为礼者。君举必书。鉴于成宪。则秩以明。天下之为兵者。四征九伐。张皇六师。则武备以敕。天下之为刑者。色听简孚。谨循三尺。则两造以服。天下之为工者。若采鳩僦。奋庸丕作。则徭役以平。仕路清则君子进矣。国用足则仓廩实矣。秩明则民志定矣。武备敕则国威强矣。两造服则天下无民矣。徭役平则庶民子来矣。由此观之。天下治乱之数安危之理。固不难知也。然时代异制。习俗异宜。沿革异令。缓急轻重施行者异序。于是有敷奏之陈。有文告之体。有条议之方。有详请之申。有补偏救弊之规。有穷变通久之法。以一人之耳目为视听。则聪明不能尽也。合众人之耳目而聪明尽矣。以一人心思为谋猷。则事理不能悉也。合众人之心思而事理悉矣。自其言之可采者而书之。则谓之文。自其人之可存者而书之。则谓之献。文献立而六曹之学。思过半矣。昔尧舜之世。三载考绩。九德咸事。周官以六计弊吏。尽之以廉。则知察吏为安民之本。而兴廉又为察吏之本也。无总于贷宝。生生自庸。此之谓也。我皇上励精图治。嘉与中外大小臣工。亮天工。熙帝载。以进于唐虞三代之隆。则斯编之成。庶几寸壤细流。或少补高深之万一云尔。寿名不敏。为世祖皇帝亲政之年所取士。自惟薄劣。伏处林泉。无所表建于世。而读书论世。耻为雕虫之业。念经史而外。旁达世务。不为无用之学者。莫备于六曹。仰惟当代贤士大夫。嘉谟善政。存十一于斯编。闻见固陋。多所阙遗。世之君子。或亦有谅于此也。

日知录序

潘耒

有通儒之学。有俗儒之学。学者将以明体适用也。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若夫雕琢辞章。缀辑故实。或高谈而不根。或剿说而无当。浅深不同。同为俗学而已矣。自宋迄元。人尚实学。若郑渔仲王伯厚魏鹤山马贵与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极古今。通达治体。曷尝有空无本之学哉。明代人才辈出。而学问远不如古。自其少时鼓篋读书。规模次第。已大失古人之意。名成年长。虽欲学而无及。间有豪隽之士。不安于固陋。而思崭然自见者。又或采其华而弃其实。识其小而遗其大。若唐荆川杨用修王弇州郑端简。号称博通者可屈指数。然其去古人有间矣。昆山顾宁人先生。生长世族。少负绝异之资。潜心古学。九经诸史。略能背诵。尤留心当世之故。实录奏报。手自抄节。经世要务。一一讲求。当明末年。奋欲有所自树。而迄不得试。穷约以老。然忧天闵人之志未尝少衰。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当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语学问。必敛推顾先生。凡制度典礼。有不能明者。必质诸先生。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也。先生著书不一种。此日知录。则其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者。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谬误。至于叹礼教之衰迟。伤风俗之败。则古称先。规切时弊。尤为深切着明。学博而识精。理到而辞达。是书也。意惟宋元名儒能为之。明三百年来殆未有也。未少从先生游。尝授是书。先生没。复从其家求得手。较勘再三。缮写成帙。携至闽中。鸠工刻之以行世。呜呼。先生非一世之人。此书非一世之书也。魏司马朗复井田之议。至易代而后行。元虞集京东水利之策。至异世而见用。立言不为一时。先生固已言之矣。异日有整顿民物之责者。读是书而憬然觉悟。采用其说。见诸施行。于世道人心。岂小补哉。如第以考据之精详。文辞之博辨。叹服而称述焉。则非先生所以着此书之意也。

学古录序

朱珪

治者道之也。唐虞以来礼乐政刑之不同。其所以为治一也。六经之道微矣。其惟周官礼较着。王莽之世。刘歆依仿时事。以伪经窜入其间。今汉制可考者。班氏十志而外。浚仪王氏抄撮传注。凡得四卷。而郑氏多以汉法说经。畸零诘屈。殆等于不贤者之识小焉。唐之六典开元礼。宋之政和五礼。元典章。明集礼会典诸书。具在也。而不尽衷于道。至唐杜氏宋郑氏马氏之通典通志略通考。类能言其所当然。而不尽能言其所以然。学者知古今之变。博取而约之也。精而后由其以观圣人之道之心。将所谓一以贯之。与夫百世可知者胥在是矣。

东安曾氏受一。玩性命之旨者数十年。尝撰次孔子孟子。下至宋元明诸儒。为尊闻录八卷。以继往学。又以举政之暇。举历代礼乐政刑治乱得失之大。推本经义。间涉诸史。成学古录百数十篇。揽其纲要。而无叔孙蕤之赘。撷其菁华。而非举子兔园之册。以是为有本之学。亦以是为有用之文。昔曾氏巩之文。论者以经术最醇。故其言三代礼乐之制。如聚处一堂。而与之进退。兹之无意为文。而文且若是者。则以其学广。其思精。其体大。虽治之古今不同。而无异道即无异治。予之学抑已末矣。手是编而卒读之。庶几见末知本。如见古圣人礼乐政刑之之心。而不至面墙也矣。

读大学衍义补肤见序

卢文弨

前明胡端敏公。前发宁王宸濠不轨事。以罪去。后事验得雪。复用于时。人以为是称之至今。而不知其侃侃正论。有关于天下国家之大计者正多也。公为吾邑临江乡人。其裔孙以公所著肤见二卷示余。属为之序。公读邱文庄公大学衍义补。而着其所欲设施者如此。其中有云。吾尝于某疏中备陈之。则此为公登朝以后之书也。尝慨夫世之学者。自为秀才时。即专以决策发科为念。一旦得志。推之无本而措之无术。鲜不为国家病。夫士当其困穷里巷。其于朝廷政事之得失。容或不能尽知。若既已在其位矣。于事有所不便。令有所难行。疾苦之所致。祸患之所伏。岂可以不知。既知之则当思所以处之。思处之则必取古人之良法美意而推择用之。然彼溺于富贵者。既不足以语此。其少欲有为者。又或囿于一偏之识。不知通变之宜。违古而失。泥古亦失。国家何赖焉。若公此书。或增成文庄之义。以为必可行。或摘抉其弊。以为必不可行。文庄之以微文见意。与其所迁就而不敢言者。公则一一引伸而别白之。余读公之书。而叹公之识微知着。其议论平正通达。实过文庄远甚。何以明之。史称文庄性褊狭。与刘健王恕不相通。御史言事不合意。辄面斥之。公有是乎。方大礼议起之时。公家居。持论颇与张璁桂萼合。然终身未尝与之比。迨诸君子廷杖。而公复上书谏。其虚衷观理。庶几可与其中立而不倚矣。且即其书求之。邱氏言敬大臣。而公则以为体臣亦当详也。邱氏极论周官安富之道。而公则以为今有司之为富家役者亦多也。邱氏欲以余田准丁。谓如是则丁不匿。而公则以为是教之使匿也。邱氏既知钞法之不便。而又欲强立一法以必其行。公则以为断然不可行也。邱氏有取于董搏霄运粮之法。而公则以为如其言。百里当用三千六百人。日递米二百石。实计人日运米五升五合余耳。奈何以为便而取之。殆未之思也。至若宦官近习之弊。在当时所宜救正者。事孰大于此。而邱氏无一言及之。公独危言正论。一无所挠。此尤为人所不易及者。余故以公为过于邱氏。非私言也。夫以公之通晓治体如此。而于论治何也。犹曰身未亲历未敢以为必

然。其论西番也亦如是。不讳其所不知。然则是惟无言。言则必明见其可行而后从而言之。此岂与世之以冥冥决事者可同日而道哉。学者读是书。当知古人仕学之不苟。而求其所以用心。虽处极盛之朝。瞿然思所以为持盈保泰计者。亦致不可忽也。文庄之书世多有。得是书辅而行之。不益尽善而无弊乎。书之以谗天下之留意于治道者。

卷二学术二儒行

国史儒林传序掣经室文集

阮元

昔周公制礼。太宰九两系邦国。三曰师。四曰儒。复于司徒本俗。联以师儒。师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艺教民。分合同异。周初已然矣。数百年后。周礼在鲁。儒术为盛。孔子以王法作述。道与艺合。兼备师儒。颜曾所传。以道兼艺。游夏之徒。以艺兼道。定哀之间。儒术极醇。无少差缪者此也。荀卿着论。儒术已乖。然六经传说。各有师授。秦儒籍。入汉复兴。虽黄老刑名。犹复淆杂。迨孝武尽黜百家。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矣。东汉以后。学徒数万。章句渐疏。高名善士。半入党流。迄乎魏晋。儒风已衰矣。司马班范皆以儒林立传。叙述经师家法。授受秩然。虽于周礼师教。未尽克兼。然名儒大臣。匡时植教。祖述经说。文饰章疏。皆与儒林传相出入。是以朝秉纲常。士敦名节。拯衰销逆。多历年所。则周鲁儒学之效也。两晋元学盛兴。儒道衰弱。南北割据。传授渐殊。北魏萧梁。义疏甚密。北学守旧而疑新。南学喜新而得伪。至隋唐五经正义成。而儒者鲜以专家古学相授受焉。宋初名臣。皆敦道谊。濂洛以后。遂启紫阳。阐发心性。分析道理。孔孟学行。不明着于天下哉。宋史以道学儒林分为二传。不知此即周礼师儒之异。后人创分而闇合周道也。元明之间。守先启后。在于金华。洎乎河东姚江。门户分岐。递兴递灭。然终不出朱陆而已。终明之世。学案百出。而经训家法。寂然无闻。揆之周礼。有师无儒。空疏甚矣。然其间台阁风厉。持正扶危。学士名流。知能激发。虽多私议。或伤国体。然其正道。实拯世心。是故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我朝 列圣道德纯备。包涵前古。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 圣学所指。海内向风。御纂诸经。兼收历代之说。迨四库馆开。风气益精博矣。 国初讲学。如孙奇逢李容等沿前明姚江之派。陆陇其陆世仪等始专守朱子。辨伪得真。高愈张履祥等坚苦自持。不愧寅践。顾炎武阎若璩等卓然不惑。求是辨诬。惠栋戴震等精发古义。诂释圣言。近时孔广森之于公羊春秋。张惠言之于孟虞易说。亦专家孤学也。且我朝诸儒。好古敏求。各造其域。不立门户。不相党伐。束身践

行。闇然自修。呜呼。周鲁师儒之道。我皇上继列圣而昌明之。可谓兼古昔所不能兼者矣。综而论之。圣人之道。譬若宫墙。伦物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学人求道太高。卑视浅近。譬犹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未实窥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是故正衣尊视。恶难从易。但立宗旨。即居大名。此一蔽也。精校博考。经义确然。大或踰闲。小便出入。此又一蔽也。臣等备员史职。综辑儒传。未敢区分门径。惟期记述学行。自顺治至嘉庆之初。得百数十人。仿明史载孔氏于儒林之例。别为孔子世家之意。至若陆陇其等今国史已入大臣传。兹不载焉。

正学论一

程晋芳

古今学者日以智。今之学者日以愚。古之学者由音释训诂之微。渐臻于诗书礼乐广大高明之域。今之学者琐琐章句。至老死不休。何雅俗大小之不同也。且海内儒家。昌言汉学者几四十年矣。其大旨谓唐以前书。皆寸珠尺璧。无一不可贵。由唐以推之汉。由汉以溯之周秦。而九经史汉注疏为之根本。宋以后可置勿论也。呜呼。为宋学者。未尝弃汉唐也。为汉学者。独可弃宋元以降乎。然而学士大夫。相率而趋。同涂合辙。莫有异者。何也。余尝静而思之。有二故焉。曰天也人也。天之道气运往复而[己](已)矣。自明中叶以后。士人高谈性命。古书束高阁。饱蠹蟬。其所教人应读之书。往往载在文集。真所谓乡塾小儒。抱兔园册子者。足令人喷饭也。物极则反。宜乎今之儒者。得唐以前片言只字。不问其理道如何。而皆宝而录之。讨求而纂述之。此非往复之道乎。若夫人心之巧。则又有暗与事合者。唐以前书。今存者不多。升高而呼。建瓴而泻水。曰我所学者古也。致功既易。又足以动人。若更浸浮于宋以来七百年之书。浩乎若涉海之靡涯。难以究竟矣。是以居坐论。必尔雅说文玉篇广韵诸书之相砺角也。必康成之遗言。服虔贾逵末绪之相讨论也。古则古矣。不知学问之道。果遂止于是乎。又其甚者。因考据字义。而及于金石文字。夫金石文字之足以资助史学者。不过订日月。校职官。证琐事。而于制度云为安危治乱之端。则其所系者至小。欧阳子固尝笃好之。然亦其才力有余。偶一及耳。迨赵德甫而所见益浅矣。所为鉴古而知。今畜德以致用者。果如是而[己](已)乎。劳心终日。惟外之求。而茫然不知身心之所在。试之以事而颠顿失措。临之以恐惧患难而失所操持。由其玩物丧志在平时。故了无肆应曲当之具。以此为儒。果足为程朱供洒扫役乎。诚使有志之士。吾知必不为俗拘。不泥古。不遗今。博学而反求诸约。养心而不蔽于欲。斯卓然为儒大宗矣。岂必专守一家。蒙齷齪小夫之诮哉。

正学论二

程晋芳

有儒者有学人。儒者读书不过多而皆得其精。以内治其心。外治其事。学人搜博览。靡所不通。而以经史为归。期适用而已。儒者学人合而为一。则为大儒。世不多觐也。国朝以来有三儒焉。曰汤文正。斌。陆清献。陇其。杨文定。名时。清献之立朝治人。可以无憾。所微惜者。攻陆王太过。犹坠讲学习气也。若潜庵宾实。则昭昭乎与日月并行。玉粹金坚。吾无间然矣。而或者犹恨二公著述不多。无以辅翼经传。夫频渊仲弓之贤。固尝有著述耶。必经传辅翼而后称贤。则匡衡马融。为贤于龚舍王烈耶。三大儒之外有三学焉。曰处士顾亭林。炎武。黄黎洲。宗羲。大学士李安溪。光地。安溪之学最醇。仕太平之时。事仁圣之主。其所施行。皆有用无弊。而人不以大儒归之者。以其心术之微多作用也。亭林黎洲。博极书。其于古今治乱兴废得失之数。皆融贯于胸中。因笔之于书。以为世法。然亭林生于明末。目击宽弛之弊。思以严厉矫之。说近申韩。几不自觉。使其术行。必有硠确不安处。幸而不试。故人宝其言。而要之不可尽废在审所用之而已。黎洲于出处进退大端。言之可谓确矣。而其主意。以为不封建。不井田。则世不可以治。此则迂生习见。不宜出于学人之口。乌有经天纬地之才而不能达权通变者乎。前乎三人者。有程云庄焉。金正希蔡维立之师也。当时如念台石斋辈皆尊服之。谓是三代以下第一人。鼎革之后逃于禅。今其书具在。其高明广大之识。信乎为旷世材。而举拂清言。诋讥二氏。究适依其门户。宗事儒者。亦已戾其大端。贤哲不世出。间一见焉。而其归也不必由川以达海。岂不重可惜乎。今之学者。不必求为过高之行。亦无烦多读未见之书。惟是行己有耻。自盟幽独之中。孝弟慈惠以自将。希贤希圣。不躐等而进。则亦庶乎其可矣。

正学论三

程晋芳

夫古人为学。皆以自治其身心。而以应天下国家之事。故处则为大儒。出则为大臣。未有剖事与心为二。剖学与行为二者也。由汉及唐。孔孟之真传不显。而其学行默与古合者。亦代不乏人。及宋贤出。而修己治人之法。程功进序之方。灿然大明。毫厘不爽。程朱诸儒。亦既小试之而事无不治。自是而降。守其教者四百年。志节功行。先后相望。虽其末流亦往往有迂拘濡缓之弊。则学而不及者之过。非前人立教者之过也。我朝颜息斋目击闯贼之乱。求其故而不得。乃归咎于讲学。以为学者但当从事日用。不得高言性命。其门人李刚主。力阐其传。别注四子书。自谓直接孔孟。望溪方氏。为刚主作志铭。已详论其弊矣。近代一二儒家。又以为程朱之学。即禅学也。人之为人。情而已矣。圣

人之教人也。顺乎情而已。宋儒尊性而卑情。即二氏之术。其理愈高。其论愈严。而其不近人情愈甚。虽日攻二氏。而实则身陷其中而不觉。嗟乎。为斯说者。徒以便己之私。而不知其大祸仁义又在释老杨墨上矣。夫所谓情者何也。使喜怒哀乐发皆中节。则依然情之本乎性者也。如吾情有不得已者。顺之勿抑之。则嗜欲横决非始于情之不得已乎。匡张孔马迫于时势而诡随。马融蔡邕迫于威力而丧节。亦可以不得已谅之乎。今士大夫一语及讲学。则哗然应之曰。人贲以躬行为尚耳。奚讲之有。其言诚是。及退而察其所行。则无一事可质之人者。此又何说耶。嗟乎。魏晋之际。礼法荡然。而士夫犹有持清议。维名教者。孰是振靡起衰。一反流俗之谬而还之醇朴乎。

赠钱献之序

姚鼐

孔子没而大道微。汉儒承秦灭学之后。始立专门。各抱一经。师弟传受。侪偶怨怒嫉。不相通晓。其于圣人之道。犹筑墙垣而塞门巷也。久之通儒渐出。贯穿经。左右证明。择其长说。及其敝也。杂之以讖纬。乱之以怪僻猥碎。世又讥之。魏晋之闲。空虚之谈兴。以清言为高。以章句为尘垢。放诞坏。迄亡天下。然世犹或爱其说辞。不忍废也。自是南北乖分。学术异尚。五百余年。唐一天下。兼采南北之长。定为义疏。明示统贯。而所取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时。真儒乃得圣人之旨。经略有定说。元明守之。着为功令。当明佚君乱政屡作。士大夫维持纲纪。明守节义。使明久而后亡。其宋儒论学之效哉。且夫天地之运。久则必变。是故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学者之变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齐其弊。则所尚也贤于其故。否则不及其故。自汉以来皆然已。明末至今日。学者颇厌功令所载为习闻。又恶陋儒不考古而蔽于近。于是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其甚者欲尽舍程朱而宗汉之士。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搜而遗其巨。夫宁非蔽与。嘉定钱君献之。强识而精思。为今士之魁杰。余尝以余意告之。而不吾斥也。虽然。是犹居京师厖淆之间也。钱君将归江南而适岭表。行数千里旁无朋友。独见高山大川乔木。闻鸟兽之异鸣。四顾天地之内。寥乎芒乎。于以俯思古圣人垂训教世先其大者之意。其于余论将益有合也哉。

安庆府重修儒学记代

姚鼐

古有成均乡党州闾之学。而无祀先师之庙。释奠则于学设席以祭。祭而彻之。后世学废。而孔子之庙兴。至宋乃因庙为学。自元明至 国朝悉因其制。观仰圣人。以启学者效法之思。制异于先王。而意未尝不合也。安庆府治。始于南宋嘉定年。黄勉斋先生之所营建。意此府学之兴。亦必始勉斋矣。恭维我列圣

御宇。以朱氏之学训士。而勉斋朱子之高弟也。其守此郡。以朱子之学教于一方。虽当时支撑江淮戎马之间。不竟其志事。而其意可思也。昔当朱子时。有象山永嘉之学。杂出而争鸣。至明而阳明之说。本乎象山。其人皆有卓出超绝之姿。而不免贤智者之过。及其徒沿而甚之。乃有猖狂妄行。为世道之大患者。夫乃知朱子之教之为善也。近时阳明之焰熄。而异道又兴。学者稍有志于勤学法古之美。则相率而竞于考证训诂之涂。自名汉学。穿凿琐屑。驳难猥杂。其行曾不能望见象山阳明之藩。其识解更卑于永嘉。而辄敢上诋程朱。岂非今日之患哉。安庆府学。历代屡有损坏修复。今某来抚此土。又值其年久功敝。乃合官民计量出财而修之。自嘉庆十三年某月起工。至次年某月毕工。用银一万几千几百两。自大成殿外及门庑阶砌。及旁附祠。靡不整饬。吏民请纪其事。余幸当海宇清晏。庠序大兴之日。临勉斋之旧治。仰企勉斋道德。渺不可追。惟近推 圣天子崇教之心。而远循朱子勉斋之旧训。愿诸生入是学者。一遵程朱之法。以是为学。毋迁异说。至其修建兴革之细碎者。则不足载云。

近思录集注后序

茅星来

近思录集注既成。或疑名物训诂。非是书所重。胡考订援据之不惮烦为。曰此正注之所以作也。自宋史分道学儒林为二。而后之言程朱之学者。往往但求之身心性命之间。而不复以通经学古为事。于是彼稍稍知究心学古者。辄用是为诟病。以谓道学之说兴。而经学寢微。噫。何其言之甚欤。夫道者所以为儒之具也。而学也者所以治其具者也。故人不学则不知道。不知道则不可以为儒。而不通知古今则不可以言学。夫经其本也。不通经则虽欲博观今古。亦泛滥而无所归也。宋史离而二之。过矣。伊川分学者为三。曰文章。曰训诂。曰儒者。夫六经皆文章也。其异同疑似。为之博考而为辨之。即训诂也。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儒者之文章乎。孟子曰。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非儒者之训诂乎。然则文章也。训诂也。而儒之所以为儒者。要未始不存乎其间。然而伊川且必欲别儒于文章训诂之外者。何也。谓求儒者之道于文章训诂中则可。而欲以文章训诂尽儒者之道则不可。其本末先后之间固有辨也。奈之何进训诂章句之学于儒林。而反别道学于儒之外。其无识可谓甚也。夫道学于政术判为二事。横渠犹病之。况离道学于儒而二之耶。甚矣其蔽也。尝窃论之。马郑贾孔之说经。譬则百货之所聚也。程朱诸先生之说经。譬则操权度以平百货之长短轻重者也。微权度则货之长短轻重不见。而非百货所聚。则虽有权度亦无所用之矣。备着汉唐诸家之说。以见程朱诸先生学之有本。俾彼空寡学者。无得以借口焉。

答顾宁人书

张尔歧

辱惠教言。训励谆切。多所牖。且示以康成泰山徂徕三先生之遗烈。而期之修述。此岂猥陋敢希万一。虽然。自有识来。于六经亦常稍涉其流矣。见诸儒先之言经者。后先继出。注疏之典核。程朱之深醇。语详而择精。似已各极其至。学者苟能席其成业。尊所闻而行所知。上者可至于圣贤。下者亦足以效一官。济一隅。名一善而无难。私谓士生今日。欲倡正学于天下。似不必多所著述。正当以笃志力行。为先务耳。不识高明以为何如。论学书粹然儒者之言。特拈博学行己二事。以为学鹄。确当不易。真足砭好高无实之病。行己有耻一语。更觉切至。学之真伪。祇以行己为断。行己果有耻也。博学固以考辨得失。即言心言性亦非窈语。行己未必果有耻也。言心言性固恍惚无据。即博学亦未免玩物丧志之失。此愚见所以于二语中。更服此语之有裨世教也。尔歧老矣。于博学己无及。敢不益励其耻以终余年乎。在愚见又有欲质者。性命之理。夫子固未尝轻以示人。其所与门弟子详言而淳复者。何一非性命之显设散见者欤。苟于博学有耻。真实践履。自当因标见本。合散知总。心性天命将有不待言而庶几一遇者。故性命之理。腾说不可也。未始不可默喻。侈于人不可也。未始不可验诸己。强探力索于一日不可也。未始不可优裕渐渍以俟自悟。如谓于学人分上了无交涉。是将格尽天下之理而反遗身以内之理也。恐其知有所未至。则行亦有所未尽。将令异学之直指本体。反得夸耀所长。诱吾党以去。此又留心世教者之所当虑也。寡昧之质。乐求师资。不敢苟异。亦不敢苟同。惟幸裁正。拙作本欲请教。既承近日不作文字。遂亦不敢复以此等相渎。所以然者。欲先生永不破除此戒耳。独中庸论一篇。似与论学书旨有偶似者。谨录奉览。倘肯一涉笔绳削乎。

与汪容甫书

王昶

昨过竹西。足下论三礼甚悉。洵矣。足下能信古。能穷经也。然不审足下之穷经。将取其一知半解。沾沾焉抱残守缺以自珍。而不致之用乎。抑将观千古之常经。变而化之谓之通。推而行之谓之事业乎。古人三年通一经。十五年而五经皆通。盈科而进。成章而达。皆此志也。通五经实所以通一经。孔孟谓博学要归反约。故孔子之后。自周以历秦汉。千有余年。山东大师。多以一经相授受。勿其师说。虽父子兄弟。亦不肯兼而及之。其兼及者。惟郑君殊尤绝质。多闻为富。始于六艺咸有笺注。甚至及于算术毳纬。其后孔氏冲远因之。然周礼仪礼。仍以让之贾氏。未常侈其渊浩。兼通而并释者。以兼通必不能精。不精则必不能致于用也。本朝制度。六官沿明之旧。实本之周礼。圆丘方泽之祭。亦法之春官。朝践为禘。移之于岁暮。馈食为禘。用之于升祔。祀禴烝尝

。四时之祭。定于四孟。不复筮日。其余随运会之变而稍加损益焉。是犹周监二代之意耳。士民之礼着于会典。详于大清通礼。颁在礼部。未及通行各省。则礼臣之咎也。昔何休注春秋。率举汉律郑君注。三礼亦举律说。此穷经好古者之则也。至仪礼惟冠昏相见乡饮酒射及士丧礼以下五篇。可以推而致之。余则皆未备。实有难通。今之学者。当督以先熟一经。再读注疏而熟之。然后读他经。且读他经注疏。并读先秦两汉诸子。并十七史。以佐一经之义。务使首尾贯串。无一字一义之不明不贯。熟一经。再习他经亦如之。庶几圣贤循循慥慥之至意若于每经中举数条。每注疏中举数十条。抵掌掉舌。以侈渊浩。以资谈柄。是欺人之学。古人必不取矣。又闻顾亭林先生少时。每年以春夏温经。请文学中声音宏敞者四人。设左右坐。置注疏本于前。先生居中。其前亦置经本。使一人诵而己听之。遇其中字句不同。或偶忘者。详问而辩论之。凡读二十纸。再易一人。四人周而复始。计一日温书二百纸。十三经毕。接温三史。或南北史。故亭林先生之学。如此习熟。而纤悉不遗也。广陵多聪颖士。幸足下以此教之。毋遽务躐等。速成矜奇炫博之学。则几矣。某白。

娱亲雅言序

段玉裁

以说部为体。不取冗散无用之言。取古经史子集类分而枚举其所知以为书。在宋莫着于困学纪闻。当代莫着于日知录。近日好学之士。多有效之者。而莫着于偃师武虚谷之经义证。次则吾友严久能之娱亲雅言。余尝以为学者记所心得。无忘所能。可以自课。可持赠同人。莫善于是。顾为之是。其弊有二。一曰。好为异说。一曰。剿说雷同。皆中无所得。藉此邀名。自谓知古学而已。闻之东原师曰。知十而皆非真知。不若知一之为真知也。洞彻其本末。务剖其是非。核之书而无。反之吾心而帖然。一字一句之安妥。亦天地位万物育之气象也。久能所说。皆得诸真知。故近以自娱娱亲。远以娱人。涣然冰释。怡然理顺。其传世行后无疑也。抑余又以为考核者学问之全体。学者所以学为人也。故考核在身心性命伦理族类之间。而以读书之考核辅之。今之言学者身心伦理不之务。谓宋之理学不足言。谓汉之气节不足尚。别为异说。簧鼓后生。此又吾辈所当大为之坊者。然则余之所望于久能者。勿以此自隘。有志于考核之大而已矣。

朱子小学跋

段玉裁

呜呼。此小学二本。乃我师博野吏部侍郎尹公元孚之所赐也。乾隆丁卯余年十三。先君子授以小学。是年应学使者童子试。试之日。能背诵小学四子书诗书易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尹师为孺子可教。赐饭宠异之。遂面授以新刻梁溪高

紫超氏所注小学。奉书而归。先君子及先孺人喜甚。线装度阁惟谨。即此本是也。师之学宗朱子。尤重朱子小学。督学江苏。以培植人才为先务。命诸生童皆熟小学为养正之功。以坊间所行陈恭愍注未善。惟高氏注条理秩然。得朱子编辑本意。重刊颁布。而其手畀玉裁也。有厚望焉。谓先君子曰。此儿端重。必教之成大器。勿自菲薄也。顾玉裁不自振作。少壮之时。好习辞章。坐耗岁月。三十六乃出为县令。不学而仕者十年。政事无可纪。四十六引疾。归养二十余年。癸亥。先君子见背。今又七年所矣。归里而后。人事纷糅。所读之书。又喜言训故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根本。老大无成。追悔已晚。自乡无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纷拏。异言諠豗。而朱子集旧闻。觉来裔。本之以立教。实之以明伦敬身。广之以嘉言善行。二千年贤圣之可法者。胥于是乎在。或以为所言有非童蒙所得与者。夫立教明伦敬身之大义。不自蒙养时导之。及其长也。则以圣贤之学为分外事。我所与知与能者。时义辞章科第而已矣。呜呼。此天下所以无人材也。或又谓汉人之言小学。谓六书耳。非朱子所云也。此言又悖。夫言各有当。汉人之小学一艺也。朱子之小学。蒙养之全功也。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汎)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此非教弟子之法乎。岂专学文是务乎。此编之教童蒙者。本末兼赅。未尝异孔子教弟子之法也。玉裁自入都。至黔。至蜀。久不见此本。在巫山曾作家书上先君子。请检寄之。先君子寄以他本。而梦寐间追忆在是。五年前。乃于四弟玉立架上得之。喜极继悲泣。痛我师及吾父吾母之皆徂。又不克如赵襄子之简。探诸怀中。愧恨何极。年垂老耄。敬谨翻阅。绎其指趣。以省平生之过。以求晚节末路之昌全。以训吾子孙。敬观熟读。习为孝弟恭敬。以告天下之教子孙者。必培其根而后可达其枝。勿使以时义辞章科第自画也。此则小子之微意也。

复戴东原书

陆耀

来教。举近儒理欲之说。而谓其以有蔽之心。发为意见。自以为得理。而所执之理实谬。可谓切中俗儒之病。乃原其病之所起。则骛名之一念实为之。自宋儒言理。而历代推尊。以为直接孔孟者程朱数大儒而已。未可以虚而附也。夫理悬于虚。事征于实。虚者易冒。实者难欺。唯言理而着之于事。证之以迹。空虚无实之谈。庶不得而妄托。西山大学衍义。此其宗乎。至于朱陆朱王之辨。近世尤多聚讼。其所讼者。皆在毫厘影响之间。若尽举朱子之创社仓。行荒政。难进易退。知无不言。与象山之孝友于家。化行于民。阳明之经济事功彪炳史册。以为理学真儒之左契。则夔相之圃有存者矣。顾以此求之。诘易多得。而择其言之切于今者。莫如顾昆山行[己](已)有耻。田箕山利之一字蚀人最

深二语。为废疾膏肓之药石。能用力于此。庶几于风俗之盛衰。吏治之得失。民生之疾苦。在在与民同好恶而不私。于阁下之教。得毋近之而不止以其名乎。近日从事文抄一编大指如此。惟是所见不多。网罗难尽。浅人易眩。决择未精。其中不无遗憾。是以未敢邮正。今大教谆谆。似欲匡其所不逮者。又可不献其丑拙耶。人便附上一册。耀再拜。

记收书目录后

张海珊

呜呼。斯文兴丧之故。虽曰天也。抑岂不以人哉。自汉氏后二千余年。儒林文苑相望。如汉魏之文章骚赋。唐之诗。宋元之经学。虽其间递兴递衰。而莫不各有一时好尚。以成其所学之盛。顾学者则古昔。称先王。则惟有宋人之学。为能直接三代圣贤统绪。而列代不得与焉。修己治人之要。圣经贤传之蕴。已发者无不明。未发者无不发。而异端之徒。与夫功利词章之习。亦遂迅扫退听。而不敢与斯文之事。士生其后。得有所持循而不惑。何其幸也。我国家承明后。国初诸儒。颇亦称盛。而竹垞西河之徒。辄挟其泛滥之所得。集矢于紫阳。谈爻辰。推卦气。而大易寡过之旨晦。守毛序。摈三家。而诗人逆志之义乖。专小学于六书训故。而以圣门孝弟谨信之成法为不足讲。归学庸于小戴。而以知本复性之实学为不必求。自时厥后。谈经训者。遂分汉宋门户。浸淫至今日。而其祸烈矣。穿凿于故训文字之微。张皇于名物器数之末。拾前人之唾余。谬述为家法。及进询以本经之大义。则瞢然莫知也。于是鄙躬行为陈言。斥廉耻为小节。唯知嗜货利竞功名。以便其耳目口鼻四支之欲。班氏所呼为利禄之途然者。岂不信欤。夫汉人功诚不可没。然固以其抱残守缺。而有以待乎后之人。是故宋人之功汉人之功也。尊宋乃以尊汉也。譬之稽田。汉任其开垦。而宋任其敛获。今乃舍粒食之功。而鹵莽灭裂。日求所为开垦者事之。亦可怪甚矣。海珊自十七八岁。始知诵读。家无书籍。稍稍从贾客购取。则宋人著作极廉。而时贤解经之书。往往兼金不能得。自某年迄某年。约所收数百卷。皆贾人之以为陈年故纸。而无人过问者也。呜呼。谁生厉阶。浸昌浸炽。而致此燎原之势。则信乎俗学功利之习。深锢于人心。故一唱而和者易众。惟其有以便人之私也。抑天人之际。盛衰之循环。要有不得不然者欤。聊志于此。以为自厉之道云尔。

与法镜野先生书

罗有高

循复二。破经师之陋。发先圣昔贤之蕴。使后世学者即事为之着。求性命之归。微显一致。内外同条。诚不必外民生日用。空谈名理。至于雕镌藻绘。虚饰轮辕。愈无讥焉。善学者。苟得先生之绪言而讲贯之。可以知所致力矣。虽然

。本末先后之。亦有不可强合者。圣人作春秋。东规。西矩。南衡。北权。中绳。五则不爽。万物就裁。其本在于学易。学易之本。在于谨彝伦。慎言行。内之于礼。人之彝伦言行壹于礼。则性复仁。全措之正施之行。变化生而经纬天地之事起。此圣人所自尽。而愿天下万世同归而无岐者也。南宋诸大儒。所为固固持尧舜孔孟之道于国事倥之会者。此春秋之义也。谓别无说以易之也。道不可以二故也。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尧者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者治民。贼其民者也。建三才。横六合。一道而已。二之则惑。反之则乱。礼大传所云。不可变革者也。亦即先生所云沧海横流。经常大义。确乎可知者也。南宋之君。不能勉强。信用不专。诸大儒之说。未尝一日得施于行事。是以卒成为南宋也。孟子述唐虞三代于战国扰攘之时。朱陆陈诚正义利之辨于南宋南北交讧之日。其揆一也。先生答怀庭书。谓南宋儒先不识时宜。持方柄而内圜凿乎。夫所云时宜者。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异器械。殊徽号。得与民变革者也。圣人鼓舞尽神。化裁尽利。既竭聪明焉。至于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则无所谓时宜也。南宋诸大儒之所诤论。天经也地义也人行也。乌得而不斤斤也。先生其熟思之。怀庭云亡。吾道益孤。每过虎坊桥。辄有腹痛之感。近公复解组。其出处令人敬慕。去先生之居未远。可以往复。尊着缮写成。务令朋好尽意斟酌。归于至善。勿留遗憾。

答衍善问经学书

戴祖启

汝欲知经学之说乎。今之经学。非古之经学也。学经必暗诵五经之正文。潜玩功令所立之注训。旁及诸家。渐有心得。反之身心。体究亲切。措之民物。实可施行。一言而获终身之益。一句而寻无穷之味。日就月将。心醉神化。夫然故观其容貌。则冲和静重。可望而知也。察其气质。则温良恭俭。可乐而玩也。稽其行事。则中正平易。可述而知也。诵其文词。则渊懿朴茂。可爱而传也。施之天下国家。则明通公溥。不习而无不利也。功烈于是乎出。忠孝廉耻于是乎生。文章于是乎根深而柢固。古之学经者如此。今之经学则不然。六经之本文。不必上口。诸家之义训。无所动心。所习者尔雅说文之业。所证者山经地志之书。相逐以名。相高以声。相辨以无穷。其实身心不待此而治也。天下国家不待此而理也。及其英华既竭。精力消耗。珠本无有。椽亦见还。则茫然与不学之人同耳。吾家东原痛悔之。晚婴未疾。自京师与余书曰。生平所记都茫如隔世。惟义理可以养心耳。又云吾向所著书。强半为人窃取。不知学有心得者。公诸四达之衢。而人不能窃也。世俗之士。方没溺于科举之文。藉圣经为禽贄。等古字于虫书。陋劣不堪。故吾于上所云。亦兼有取。今之所谓汉学。亦古三物教民之一。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遗。虽不能备。或亦庶几要在善学

之而已。今海内之所推者。抱经卢学士。辛楣钱少詹事。此两公者。能兼今人之所专。而亦不悖于古之正传。故为独出。而辛楣于诸经列史古文词诗赋有韵四六骈体皆精之。天文地理算术。国家之典。世务之宜。问焉而不穷。索也而皆获。可谓当代鸿博大儒矣。汝既师之。但当一心委命。必有所开。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其当看之书。及当识之人。另开在别幅。噫。古无所谓理学也。经学而已矣。夫子雅言诗书执礼。兴立成于诗于礼于乐。文章在是。性与天道亦在是。即程子得不传之学。亦祇于遗经之中。不能理于经素。不能经于理虚。于是乎两无成焉。末学支离。禅言幻渺。汝小子其慎之哉。

文士诋先儒论

阎循观

予观近代文士。以著述自命者。往往傅会经义以立言。然于程朱之学。则或者寻衅索疵。而深寓其不好之意。予惑焉。夫程朱之言。皆本六经也。学者苟近思而求之。则有以见其理之一。而本末之无殊致矣。然而攻之惟恐不胜者。则是未尝致思于其间也。夫未尝致思于其间。宜若六经之言。皆有所不好焉。然而崇之惟恐其不至者。则是于势而不敢犯也。夫人虽甚愚。闻有非毁圣人者。则怒斥之矣。众人皆以为严。而一人以为侮而不之顾。将如大恶大罪之犯众诛焉。至于程朱去今未远。无圣人之号。稍有异议。人亦不甚怪。于是以其宿怒积忤于六经之意。尽发舒于程朱。而不能复忍者。其势也。又有说焉。文士所爱者辞也。六经之辞。古雅深奥。利于引据。增文章之光悦。故虽弃其实而犹取其华。程朱之言。直陈事理。或杂以方言。无雕琢之观。华实两无取焉。而其言又显切近。今情事足以刺讥吾之所为。而大有所不利。则是安得不攻也哉。然不敢攻其大者何也。其大者君臣父子之经。修身治人之理。皆灿着于经。诋之则为诋经。诋经则犯众诛。故不敢。乃取其训诂字义考论故实之异于他说者。穷极其变。至刺刺累幅不已。或诋之为愚为悞。呜呼。六经程朱之所传者。非字义故实而己也。其道在于君臣父子之经。修身治人之理。人道之所以经纬。天地之所以贞固。鬼神之所以昭明者。皆在焉。如以字义故实而已。则古之善是者。宜莫如记丑而博之。少正卯而见弃于圣人何也。况其所据以攻程朱之说。又多程朱所辨而废之者。而非其博闻之有不及也。然且呶呶焉不知止。多见其猥琐陋劣而不智也甚矣。秦人有敬其老师而谩其师者。或问之。曰。老师衣紫师衣褐。或曰。然则非敬其老师也。敬紫也。今之尊六经以辞华。而侮程朱者。是敬紫之类也。

送万季野先生之京师序

冯景

方今之患。士有市心。而无经术。风俗日败坏而不可救。尝与山阳顾在瞻言而

痛之。在瞻曰。士无经术故至此。苟稍稍读书明义理。必知自爱。有市心乃尔邪。予曰然。世之厌薄经术者。以为无适用。其巧于自媒者。涉其藩而缘饰之。便能立致通显。鼓天下浮薄不才之子而从之。是市之尤者也。尝谓经术之亡。不亡于厌薄者。而亡于缘饰者。然尚赖世有老师大儒。穷年朴学。心知古人之意。行己尺寸。而吾特惜乎其抱雌节而不鸣于世也。先生之道。纯乎天隐。于学无所不贯。既绝意人事。徙以故人徐相国之招。礼聘三至。乃强起诣京师。不有得于身。必有得于友。由先生之道。可以禹贡治河。以春秋断狱。以周官致太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奚而不适用也。抑不惟是而己。闻先生之清节。凡缘饰儒术相持为市者。必知所愧励。今之患庶其有瘳乎。先生至京师。以予言示在瞻何如也。

送张少渊试礼部序

张海珊

今天下大弊。在名实之不核。上之所以求乎下者。未尝不以实也。而下乃冒乎至美之名以应其上。夫使相与为名。则尚可苟且以致治。最可患者。恃名之掩覆粉饰其外。而内缘以为奸。及其后天下既已忘乎其名。而苟有为之诘责。则犹将持空名以相拒。而上卒无如之何。此天下所以寢寢乎日趋于溃败而不知觉也。制举一事。人才之所从出。而 国家制治之源也。专其职者。主试学使以下。及学校之官。中年而考校。三年而宾兴。问所以取之者。四子也。六艺也。名美矣尽矣。而汉唐对策之制。则命之第三场。使士子得切劘于时事。而有以自见其才。其所以试之者如此其详也。然今天下之取士。有试之之法。而无教之之法。学使秩尊与士既绝。而 国家之文法务使之睽隔不相通。其三场之策疑可以展所欲言。则又恐主试学使与士子之得以潜通也。而禁之言时事。由是上未尝以素教也。士亦未尝以素学也。如是则虽尧舜之知人。我恐其无以得士矣。若夫学校之官。鬩茸猥琐。无一能举其职者。而顽钝嗜利者比比也。然而为学使者。率知而不问。夫以学使秩尊。而所以谢 国家者无他焉。则夫学校之职。无一举者宜也。然则天下之大故可知已。上之所以取士者。第以其名。而未尝责其实。则士之冒乎美名者。将随上之所投。而无不可冒焉以相应。其一二矫矫自命之士。不安于故习。则又以向之不素教不素学之故。一旦置诸纷剧。遂眩掉迷罔。而无所措其手足。一跌而败。则夫冒焉以应者。皆将引为鉴。而其习益坚持而莫破。而于是天下之事终不可为。嗟乎。庸庸者不足责。吾惜夫贤士大夫能自立不因循者。而亦托乎中庸之途。第冒焉以应也。虽然。

国家固亦有使之然者矣。一在文法密。一在忌讳多。天下之事。自六曹以下至州县。一老吏居于中。钩考审比。则虽命世之才。悉被钳制而无能转手运足。稍稍一试所欲为。今有备位九列。以疏文小小违式而镌级矣。求之于古有诸

乎。虽有殊能绝特之士。将汲汲焉救过不遑。而有余力谋 国家事乎。故方其为士也。以忌讳之故。不使一言之得及于时事。及其任事。又不使一事稍轶于格令之外。一或不然。吏议随之。不以为好事。则以为躁进。然则曷怪乎冒焉。以居者之多也。故愚窃以为今之治。首在省虚文而核名寔。事事求其实。使名不得以相冒。循乎其名。则其实亦不得以稍诬。而制治之源。尤在制举一事。一事举则其余将次第以举。而所以教之之法。自四子六经外。必于天下之务使相讲求。庶乎一旦居其位。不至眩掉迷罔。而为吏胥之所制。虽然。余之说圣君贤相所乐闻。而忌讳者所必黜也。我友少渊亦未尝切劘于世事者。于是计偕北上。服王官有日矣。苟无志于从政。则此行为无名。苟将以政学也。吾恐日有所不给。然慎无冒焉以相安之犹夫人也。

寄张墨庄书

陈宏谋

士子实学。全在讲究于平时。非可剿袭于临试。近揣其弊。似有二种。一则作文不解书理。师生案头。止守时下讲章一部。不问精切与否。于经书语句。观大意。即欲敷衍为文。全无体认亲切之处。文不足以载道。学何能以经世。一则秀才读书。惟知学古。不知居今。应试文策。考据虽详。记诵虽博。然多泥于古而戾于今。及入仕途。未免拘迂鲜通。方枘圆凿。不相入。世人以读书人为无用。皆由于此。其故总缘不留心邸报之故。黄陶庵先生因馆于某当事家。每日备阅章疏抄报。故为文皆切实不浮。可以坐言起行。愚意城乡学馆中俱令看邸报。或寒生力有不能。则同邑同馆数人同看。费亦无多。凡近日 朝廷用人行政及内外诸臣工条奏皆得见闻。使之增长识见。见之文策自更亲切。不愧通儒矣。士人惟功名得失。可以听之于数。至于学问器识。全由人事。有一分工夫。便有一分进益。处可以用功之境。值可以用功之时。而因循错过。不但他人见轻。即自己亦不免于后悔。学问要看胜于我者。境遇要看不如我者。随时随事。以此着想。则无自足自弃之病。亦省多少希冀妄想矣。范文正秀才时以天下为己任。王文正平生志不在温饱。夫诚能以天下之温饱为己任。则又何暇知有自己之温饱哉。

读书简要说序

彭士望

天下之治乱系于学术。未有学术不素具。而足以有为于天下者也。三代而上有学而无术。而放桀迁桐居东讨叔。皆自然之窳鄙。曲折赴之。以无失天理之正。驯至战国以暨后世之伪儒。则有术而无学。尧舜亦世事之名。沿缘己私以人国侥幸。虽至于杀身而不悔。王文成谓汉唐宋之有大名于世者。不过得乡愿之似。而顾命己为狂。呜呼。难言之矣。且夫学术未有不由于读书者也。

秦皇以不读书愚黔首。明太祖以读书愚黔首。仇士良以不读书愚其君。明之奄竖以读书愚其君。自制蓺盛而天下士人之读书误。进内大鉴编自竖宦。而人君之读书愈误。此积重难反之势。涓涓炎炎。以有今日。诗书有时而不。圣贤有时而不信。天地鬼神有时而不灵。俾俊杰利益万世之言。曾不获一时之用。仁人志士。为之呼抢饮血。徒以其书沉之井泥。传之异代。博后之人一喟。呜呼。可不谓大哀耶。包山有石樵先生焉。余十年前即知其人。丁[巳](己)夏。相见。视其行事。探其学术之所由来。与之语生平及天下事。聚旬日而知其托基于读书简要说。三千言事无巨细。遇无穷达。世无阻夷。与人无智愚贤不肖。读书无古今经史稗杂。而皆一本于实用。实用者简要之所自出也。而其功非一日之积。一人之资。一行一官之庇。大之贯穿数千年之成事。包六合之内。外。细则敝屣败缁。啜菽饮水。食豕祝鸡。一瞬一息。一嚔一笑。皆有帝王伯之故。相取于无穷。此子琴张桑户之相与于无相与。有未易一二为人言者也。石樵自述着是说垂十年。其游自滇黔。而齐鲁。而燕。于以周知天下人之情伪。四方之阨塞形胜。不为不深。自王侯将相。下迨愚夫妇工贾穷氓贱方伎之徒。不为不久且熟。三四十年间。所经历战争攻守。馈饷财赋。吏治民生。人才之治忽常变安危成败赢拙损益得失进退臧否。何去何从。何因何革。固已了然于心。了然于手。而独不得了然于行与事。则亦姑存是说。以为后世读书之法之用。然是说出。人罕再读。立义简要。而人或以为穷大失居。则词章之锢人。其弊久矣。欧阳永叔苏子瞻既成进士。益惭恨其取科第之文。尽舍之以求进于古。而其文章遂以名天下而传后世。而亿兆人生命之所维系。千百年世运国之所丕基。一代之习尚风化。所为瞻瞩。岂翳易事。而不极深研几。穷险阻而求简要。而欲捷得速成之资势利也耶。抑尝思之。至简至要之法。固无过于立志秉心。故曰夔稷契何书可读。又曰宰相须用读书人。是二者宜互用之。是则石樵之微旨也矣。

日知录跋

张杓

亭林先生。挟经世之才。怀匡时之志。慨然以世道人心为己任。所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于廿一史外博采天下图经。及有明一代实录。下至公移邸报。凡有关民生利害者。悉萃录之。旁推互证。务质之今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说。诚古今一大著作也。书凡三十二卷。余录四卷。乃先生读书有得。随笔记录之文。尤生平精诣所在。自经史而外。凡国家政治。大而典礼财赋。小而馆舍邮亭。无不援据典籍。疏通其源流。而考论其得失。至于风俗之败坏。世教之陵迟。则陈古讽今。尤三太息。先生目击明季之政。故不觉言之深痛如此。虽其中考经之失。如幽并营三州不在禹贡九州岛之内。考史之失。如宣房既筑。导河

北行。而梁楚之地无水灾之类。皆不免舛。又讥说文穿凿。至谓武后制字。荆公作书。皆滥觞于许氏。立言亦过当。阎百诗钱辛楣先后纠正之。均足为先生诤友。要之先生之才体用兼备。固不屑屑以考订见长。而亦不徒以经生自命也。即以经学论。书中所录及世所传五经同异。类皆折中众说。不名一家者。是先生学期心得。不尚苟同。而亦非立异。正不必于马郑程朱之间。为先生强分主奴也。论者不察。乃据音学五书。谓古音复萌。自先生始。遂推先生为汉学。或又以下学指南一书。谓先生尊信朱子。力辨上蔡横浦象山诸人之非。因目先生为宋儒。议论晓晓。自以为推崇先生者至矣。而恶足当先生意哉。

读日知录

程晋芳

余读顾氏日知录而叹读书之难也。由明以上。迄于秦汉。儒家者流。学博而精。所见者大。坐而言可起而行者。殆无几人。惟亭林及黄黎洲。于书无所不通。而又能得古圣贤之用心。于修己治人之术。独探其要。其所论述。实有可见诸行事者。然不患其书不传。患在后之人以为言言可信。将悉举而行之。更易成宪。日趋于综核烦琐而不觉。是又不可不辨也。亭林欲以米绢易银。行均田。改选法。之数者有必不能行。有行之而必不能无弊。其可行者。惟学校贡举耳。虽然。岂易言哉。不徐徐有以易之。鲜有不溃败决裂者。黎洲则必欲复封建井田。此则童孺皆知其不可矣。真儒不世出。而同时并生。言可为后世法。犹或错讹若是。后之人其何赖焉。古之名臣如萧曹丙魏房杜韩范辈。其读书正不必若后儒之多且精。而知天下之不可妄动也。则相与优游宁谧之。以无事为治。而天下卒无不治。譬之人身。劳勩倦乏之余。闭关习静。屏退私欲。使从容舒展而百病可除。苟无以养之。虽日服补益之剂。而劳勩不休。则病犹未减。施之攻伐之剂哉。王荆公方正学皆以信古。误人家国。此吾辈所宜慎也。至其所论正人心。厚风俗。省刑薄敛。练武修文。则自唐虞三代以还。万世由之而无弊者也。太原阎伯诗有补正日知录一卷。所见者犹小。余故论定之。毋使不善读书者以两先生为口实焉。

陈言夏传

王鸣盛

陈瑚字言夏。苏州太仓人。弱冠为诸生。当明季天下多故。与同里陆世仪相约。讲求经济大略。谓全史浩繁难读。乃编为四大部。以政事人文别之。政部分曹。事部分代。人部分类。文部分体。为巨帙各数十。字如黑蚁。皆自掌录。略能背诵。又旁通当世之务。河渠漕运农田水利兵法阵图。无不研贯。暇则横槊舞剑弯弓注矢。其击刺妙天下。崇正壬午。举应天乡试。赴试礼部试。不第归。时娄江湮塞。水旱洊至。民大饥。瑚上当事救荒四政。书其预备之政四。

曰筑围岸。开港浦。广树艺。预积储。防挽之政四。曰慎灾眚。早奏报。惩游惰。劝节省。补苴之政四。曰通商。劝分。兴役。弭乱。軫恤之政四。曰招流亡。缓征索。审刑狱。恤病困。又陈支吾三议。其议食四条。曰劝义助。勤转输。招商米。优米铺。议兵八条。曰严保甲。练乡民。设侦探。劝习射。练夫。练牙兵。备城守之人。备城守之器。议信六条。曰励士节。和大户。巡郊野。安典铺。清狱囚。严督察。又上巡抚王公开江书。一审势。二经费。三役兵。四实法。皆精切可施行。而时无能用者。自言其学如医之治病。求之于古犹治方药也。求之于今犹切也。按以求病。按病以定方。按方以用药。故百发不爽。然主人讳疾则良医束手。识者以为笃论。乙酉以后。避兵行遯。不交人事。尝初冬骤寒。客有重裘者。知瑚被单衿。欲解以赠。竟夕不敢发声。退语人曰。乃知今世复有陈无已也。其孤介如此。晚益困阨。常至绝食。终不肯干人。康熙乙卯年六十三卒。瑚之学闳俊伟。博通古今。其论申韩曰。申韩刑名之学。刑者形也。其法在审合形名。故曰不知其名。复修其形。形名参同。用其所生。又曰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参同。上下和调。盖循名责实之谓。今直以为刑法之刑。过矣。其论理财曰。管子富国之法。大约笼山泽之利。操轻重之权。在上不在下。而富商大贾。无所牟利。汉桑孔之徒。师其意以为均输平准之法。而不知其合变。何也。管子霸道也。可施之一国。不可施于天下。苟利吾国。邻国虽害不恤也。为天下则不然。此有余彼不足。不足者亦王土也。此享其利彼受其弊。弊者亦王民也。故桑孔用之汉而耗。王吕用之宋而亡。其论赋役曰。有田则有租。即粟米之征。有身则有庸。即力役之征。有户即有调。即布缕之征。唐租庸调。三代之遗法也。杨炎变为两税。即今之条编。合丁田户三者而一之矣。唐法之不善。在于口分世业。其意虽仿井田。而实有不便者。后陆贽极论其弊。以为专治资产。故不善。窃以为不然。田租当从两税。而有身之庸。则但当役于本邑。如今之牙行匠户当官相似。问丁不问田可也。至如白粮之类。解送京师。自当计亩出财。行雇役之法。如今之官运可也。至有户之调。则亦当问户而不问田。但轻其税可也。今之并户田为一者亦非也。又曰三吴田事。全重水利。其田亦当如禹贡分上中下三等。此在县令可以意行之。不必俟上命也。或于闲暇之日。循行郊野。分高低平三等。遇旱则宽高等之租税。遇水则宽低等之租税。遇全荒然后及于平等。此均农之大要也。所著书有蔚村讲规。圣学入门书。社学事宜。开江筑围书。荐先祀神权定礼。菊窗随笔。荒政全书。今皆不传。旧史氏曰。国初东南多隐君子。以志节自励。而博达多通。毅然以经世自任。陈先生实为之魁。当避兵时。至昆山之蔚村。村田沮洳。导里人筑围岸御水。用兵家束伍法。不日而成。至今赖之。其学用之必有实效。而不为空言。斯可睹矣。顾屏居穷野。不求人知。当世遂无知

之者。予求其遗书。二十年不得。聊掇所闻千百之一。不足以传先生。然藉此存其梗。庶几承学之士。犹或闻风而兴起焉。

答杨迈公书

罗有高

前惠书。足下所偁引。若朱文公小学。陆子制用篇。司马公家训。吕氏乡约。阳明子拔本塞源论。甚善。终身守而行之。有不能尽者。虽然。饮水必寻源。伐木宜至根。古经。诸先辈立训之根源也。曰畏天命。曰慎独。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又诸先辈治经之根源也。古经。广大悉备矣。天道浹。人事周。彻幽明灵蠢。纪贯洪纤。要其根源。不越畏天命慎独敬义而已。愿足下自三古顺流而下。不愿足下溯洄而上。溯洄而上。功力浩费。而成未可必。虽成不全。顺流而下。半事倍功。更愿足下炳其大根大源。行微积微造微。优游盘乐于微。以圣人遯世无闷四言正其鹄。希着则败矣。故曰衣锦尚絅。恶其文之着也。毛氏著者也。其言伪。虚懦恃气。好治辟说。陵驾古儒先。蓺苑螟螣也。放绝之。汤陆百世之师也。严事之。然蒙于陆之攻击阳明子也无取焉。是市井相詈也。失儒者之度矣。灵寿之政。圣门弟子之从政也。其自居也严。其与人也恕。其子民也诚。其攻击阳明子。明之偶有所蔽也。不足揜其醇。前李氏经生也。其业盛矣。而未落其实也。其书瑕瑜半。其瑜者往往失之巧。是故欲着而不忍。欲闇淡简温而不能者也。孙氏未之详也。蔡先生。有高师承之源也。诚乐善而几于充实者也。彭先生仕而逸者也。其出若云。其处也介于石。古之闭关人也。后李氏其始也着。其末路知反而潜于陆。其于文也无迎距。其论议褊激。好以记问胜豪者也。方先生。其服古之辞也笃。其论文术义法详矣。其失也局。小学三家。未之有明焉。故其文力求雅驯而未免俚。夫文之为道也。视其源。源盛矣。随地理之高下曲折。放而之海而已矣。而义法自生焉。不前定也。小学三家芜塞久。足下有志于古文。尚修之。顾氏。古忠孝之士也。有闇淡之意者矣。考证之学。近世未有先焉者。其日知录所言。类纯实不泛杂。有裨于治。其论学则强而为知者。小玷唯此耳。其音学五书。一廓从来通之蔽。使学者复闻三代古音。其功巨。其用力勤。近休宁江先生慎修更弥缝之。古音完矣。若顾氏所谓豪杰之士也。朱氏温秀有雅材。然非顾氏比。何毛氏之可侪邪。足下并举焉误矣。然足下诚精治古注疏。则有高所论赘疣也。不足县于心府。足下其以为信然否也。彭绍升曰。毛氏谓西河也。汤陆文正清献也。前李氏安溪先生也。彭先生先曾王父侍讲公也。后李氏临川穆堂侍郎也。方先生望溪也。顾氏宁人先生也。朱氏竹垞也。邓先生元昌。字慕濂。江西赣州人。罗所师事也。

卷三学术三法语

说经日知录

顾炎武

其在政教则不能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而所司者笾豆之事。其在学术则不能知类通达。以几大学之道。而所习者占毕之文。乐师辨乎声诗。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庙之礼。故后尸。商祝辨乎丧礼。故后主人。小人则无咎也。有大人之事以小人之事。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故君子为之则吝也。好古敏求。多见而识。夫子之所自道也。然有进乎是者。六爻之义至赜也。而曰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三百之诗至泛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三千三百之仪至多也。而曰礼与其奢也宁俭。十世之事至远也。而曰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虽百世可知。百王之制至殊也。而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此所谓予一以贯之者也。其教门人也。必先叩其两端。而使之以三隅反。故颜子则闻一以知十。而子贡切磋之言。子夏礼后之问。则皆善其可与言诗。岂非天下之理殊涂而同归。大人之学举本以该末乎。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观其会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语德性而遗问学。均失圣人之指矣。

损不善而从善者。莫尚乎刚。莫贵乎速。初九曰己事遄往。六四曰使遄有喜。四之所以能遄者。赖初之刚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子路有闻。未之能行。惟恐有闻。其遄也至矣。文王之勤日昃。大禹之惜寸阴。皆是道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为政者玩岁而愒日。则治不成。为学者日迈而月征。则身将老矣。召公之戒成王曰。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疾之为言。遄之谓也。

羽翰之音。虽登于天。而非实际。其如庄周齐物之言。驺衍怪迂之辨。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者乎。以视车服传于弟子。弦歌遍于鲁中。若鹤鸣而子和者。孰诞孰信。夫人而识之矣。西晋之亡。萧梁之乱。岂非谈空空核元元者有以致之哉。翰音登于天。中孚之反也。

敷奏其勇。不震不动。不戢不竦。苟非大受之人。骤而当天下之重任。鲜不恐惧而失其守者。此公孙丑所以有动心之问也。升陟伐夏。创未有之事而不疑。可谓天锡之勇矣。何以能之。其上帝临女。无贰尔心之谓乎。学汤之勇者宜何如震惊百里不丧七鬯近之矣。

莠言秽言也。若郑享赵孟。而伯有赋鶉奔之诗。卫侯在邾。而臧孙讥粪土之言是也。君子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库言库。在朝言朝。狎侮之态不及于小人。谗浪之辞不加于妃妾。自世尚通方。人安媿慢。宋玉登墙之见。于灭烛之欢。遂乃告之君王。传之文字。忘其秽论。叙为美谈。以至执女手之言。发自临丧之际。啮妃唇之咏。宣于侍宴之余。于是摇头而舞八风。连臂而歌万岁。去人伦。无君子。而国命随之矣。

君子不亲货贿。束帛戔戔。实诸筐篚。非惟尽饰之道。亦所以远财而养耻也。万历以后。士大夫交际。多用白金。乃犹封诸书册之间。进自阍人之手。今则亲呈坐上。径出怀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话无非此物。衣冠而为囊橐之寄。朝列而有市井之容。若乃拾遗金而对管窫。倚被囊而酬温峤。曾无媿色。了不关情。固其宜也。然则先王制为筐篚之文者。岂非禁于未然之前。而示人以远财之义者乎。以此坊民。民犹轻礼而重货。

君子以向晦入宴息。日之夕矣而不来。则其妇思之矣。朝出而晚归。则其母望之矣。夜居于外。则其友吊之矣。于文日夕为退。是以樽罍无卜夜之宾。衢路有宵行之禁。故曰见星而行者。唯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乎。至于酒德衰而酣身长夜。官邪作而昏夜乞哀。天地之气乖而晦明之节乱矣。

寡君有不腆之酒。请吾子之与寡君须臾焉。使某也以请。古者乐不踰辰。燕不移漏。故称须臾。言不敢久也。记曰饮酒之节。朝不废朝。莫不废夕。而书酒诰之篇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是岂待初筵之规三爵之制而后不得醉哉。

善恶报应之说。圣人尝言之矣。大禹言惠迪吉从逆凶惟景响。汤言天道福善祸淫。伊尹言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孔子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岂真有上帝司其祸福。如道家所谓天神。察其善恶。释氏所谓地狱果报者哉。善与不善。一气之相感。如水之流湿。火之就燥。不期然而然。无不感也。无不应也。此孟子所谓志壹则动气。而诗所云天之牖民。如嵬如篴。如璋如圭。如取如携者也。其有不齐。则如夏之寒。冬之燠。得于一日之偶逢。而非四时之正气也。故曰诚者天之道也。若曰有鬼神司之。屑屑焉如人间官长之为。则报应之至近者反推而远之矣。

国乱无政。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见理。于是不得不愬之于神。而诅盟之事起矣。苏公遇暴公之谮。则出此三物。以诅尔斯。屈原遭子兰之谗。则告五帝以折中。命咎繇而听直。至于里巷之人。亦莫不然。而鬼神之往来于人间者。亦或着其灵爽。于是赏罚之柄乃移之冥漠之中。而蚩蚩之氓其畏王鈇常不如其畏鬼责矣。乃君子犹有所取焉以辅王政之穷。今日所传地狱之说。感应之书是也。惟明明棐常。鰥寡无。则王政行于上。而人自不复有求于神。故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神。所谓绝地天通者。如此而[己](已)矣。

立言日知录

顾炎武

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

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

张子有云。民吾同胞。今日之民吾与达。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救民以事。此达而在上位者之责也。救民以言。此亦穷而在下位者之责也。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然则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矣。故盘庚之诰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而国有大疑。卜诸庶民之从逆。子产不毁乡校。汉文止辇受言。皆以此也。唐之中世。此意犹存。鲁山令元德秀遣乐工数人。连袂歌于蒿。元宗为之感动。白居易为整屋尉。作乐府及诗百余篇。规讽时事。流闻禁中。宪宗召入翰林。亦近于陈列国之风。听舆人之诵者矣。

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时而其效见于数十百年之后者。魏志司马朗有复井田之议。谓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业。难中夺之。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宜及此时复之。当世未之行也。及拓跋氏之有中原。令户绝者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给授。而口分世业之制。自此而起。迄于隋唐守之。魏书武定之初。私铸滥恶。齐文襄王议称钱一文。重五铢者。听入市用。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称。悬于市门。若重不五铢。或虽重五铢而杂铅镞。并不听用。当世未之行也。及隋文皇之有天下。更铸新钱。文曰五铢。重如其文。置样于关。不如样者没官销毁之。而开通元宝之式。自此而准。至宋时犹仿之。朱子作诗传。至于秦风黄鸟之篇。极言以人殉葬之害。为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而莫知其为非也。历代相沿。至明代英宗。始革千古之弊。御极之初。即有感于宪王之奏。而亦朱子诗传有以发其天聪也。呜呼仁哉。

唐书李叔明为剑南节度使。上疏言道佛之弊。请本道定寺为三等。观为二等。上寺僧二十一。上观道士十四。每等降杀以七。皆择有行者。余还为民。诏下尚书省议。已而罢之。至武宗会昌五年始用其言。并省天下寺观。而有明洪武中亦稍行其法。元史京师恃东南运粮。竭民力以航不测。泰定中虞集言京东数千里。北极辽海。南滨青齐。萑苇之场。海潮日至。淤为沃壤。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得以传子孙。如军官之法。如此可以宽东南之运。以纾民力。而游手之徒皆有所归。事不果行。及顺帝至正中。海运不至。从丞相脱脱言。乃立分司农司。于江南召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围堰之人。各一千名为农师。岁乃大稔。至今水田遗利。犹有存者。戚将军继光。复修之蓟镇。是皆立议之人所不及见。而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天下之理固不出乎此也。孔子言行夏之时。固不以望之鲁之定哀。周之景敬也。而独以告颜渊。及汉武帝太初之元。几三百年矣。而遂行之。孔子之告颜渊。告汉武也。孟子之欲用齐也。曰以

齐王。犹反手也。若滕则不可用也。而告文公之言。亦未尝贬于齐梁。曰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呜呼天下之事。有其识者不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然则开物之功立言之用。其可少哉。

杂言日知录

顾炎武

读屈子离骚之篇。乃知尧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则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矣。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是则谓之耿介。反是谓之昌披。夫道若大路然。尧桀之分。必在乎此。

老氏之学。所以异乎孔子者。和其光。同其尘。此所谓似是而非也。卜居渔父二篇。尽之矣。非不知其言之可从也。而义有所不当为也。子云而知此义也。反离骚其可不作矣。寻其大指。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其所以为莽大夫与。

今日人情有三反。曰弥谦弥伪。弥亲弥泛。弥奢弥吝。

巧召杀。伎召杀。吝召杀。

江南之士。轻薄奢淫。梁陈诸帝之遗风也。河北之人。狠杀。安史诸凶之余化也。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今日北方之学者是也。群居终日。言不及义。

好行小慧。难矣哉。今日南方之学者是也。

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僊。夫一生仕宦。投老得闲。正宜进德修业。以补从前之阙。而知不能及。流于异端。其与求田问舍之辈。行事虽殊。而孳孳为利之心。则一而已矣。宋史吕大临传。富弼致政于家。为佛氏之学。大临与之书曰。古者三公无职事。惟有德者居之。内则论道于朝。外则主教于乡。古之大人。当是任者。必将以斯道觉斯民。成己以成物。岂以位之进退。年之盛衰。而为之变哉。今大道未明。人趋异学。不入于庄则入于释。疑圣人为未尽善。轻礼义为不足学。人伦不明。万物。此老成大人恻隐存心之时。以道自任。振起坏俗。若夫移精变气。务求长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独善其身者之所好。岂世之所以望于公者。弼谢之。以达尊大老。而受后生之箴规。良不易得也。

贫者不以货事人。然未尝无以自致也。江上之贫女。常先至而埽室布席。陈平侍里中丧。以先往后罢为助。古人之风。吾党所宜勉矣。

中庸余论

李光地

元亨利贞。天德也。元之气为春。其职生。亨之气为夏。其职长。利之气为秋。其职收。贞之气为冬。其职藏。人之生也。得乎元之德以为仁。得乎亨之德

以为礼。得乎利贞之德以为义智。及感物而动也。由仁而发则为恻隐。由礼而发则为辞让。由义而发则为羞恶。由智而发则为是非。故曰人者具天地之德。阴阳之交。五行之秀气也。仁义礼智者性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性情皆道心也。达乎天德者也。虽然。理乘于气而行。故道心丽于人心而发。人心者。爱也恶也欲也惧也。爱之发为喜。恶之发为怒。欲之发为乐。惧之发为忧。人心动而吉凶判焉。是故喜者吉之根也。怒者凶之根也。乐者吝之根也。忧者悔之根也。必也爱而仁。斯其喜也。道矣。恶而义。斯其怒也。道矣。欲而礼。斯其乐也。道矣。惧而智。斯其忧也。道矣。必也动乎恻隐。是谓爱而仁矣。动乎羞恶。是谓恶而义矣。动乎辞让。是谓欲而礼矣。动乎是非。是谓惧而智矣。必也由仁而喜也。道斯有所吉矣。由义而怒也。道斯无所凶矣。由礼而欲也。道斯无所吝矣。由智而忧也。道斯无所悔矣。吉凶悔吝之介。兴衰治乱之几也。是故喜者治之象也。怒者乱之象也。乐者盛之象也。哀者衰之象也。必也喜而仁。斯治可致矣。怒而义。斯乱可止矣。乐而礼。斯盛可保矣。哀而智。斯衰可兴矣。礼者先王之所以饰喜也。乐者先王之所以饰乐也。兵者先王之所以饰怒也。刑者先王之所以饰哀也。必也礼而行于仁。斯喜可以致治矣。乐而节以礼。斯乐可以保盛矣。师而出于义。斯怒可以沮乱矣。刑而折以智。斯哀可以扶衰矣。是故喜怒哀乐。心之机。学之要也。自此而上。则通于天。君子以之顺性命之理焉。自此而下。则关于世。君子以之持气数之权焉。喜乐阳也。怒哀阴也。喜极则生乐。怒过则生哀。以类相生者也。哀生喜。乐生怒。反类相生者也。虽然。哀生喜也易致。乐生怒也难持。心满则愈不足也。气溢则愈不制也。智昏则愈不思也。是故怒生哀。哀生喜。乱而向治者也。喜生乐。乐生怒。治而入乱者也。善检身者。不于乐生怒之时。而于喜生乐之际。

木金水火。统之者土也。仁义礼智。统之者信也。爱恶欲惧。统之者思也。喜怒哀乐。统之者和也。是故诚则仁义礼智存矣。思则爱恶欲惧正矣。和则喜怒哀乐平矣。土周流始终而旺于四时之季。四时之季者。相生之界也。故爱欲恶惧相生之界。则当节之以思也。喜乐怒哀相生之界。则当节之以和也。节之者谓迟焉。而勿容遽也。节之以思。则理明而气定。节之以和。则气定而理明。木火金水运而木德常伸。仁义礼智行而仁道常贯。故爱欲恶惧之丛生。欲其爱心之常在也。喜乐怒哀之杂发。欲其喜气之常流也。

四德主于贞。五常妙于智。是故惧者平恶而节爱欲者也。哀者杀怒而生喜乐者也。忧惧亦情也。而君子以制其情焉。

是非与惧同位。知是非则知惧矣。怵惕而后恻隐。是仁之情生于惧也。恭而后敬。是礼之情生于惧也。羞而后恶。是义之情生于惧也。惧者众情之摄也。生

人之命也。小人为畏威。学者为畏义。君子为畏天。

喜而惧。则不至于乐矣。乐而惧。则不至于怒矣。怒而惧。则不至于哀矣。哀者必惧。故能生喜也。

吉凶悔吝。四气也。而无咎其土德乎。不期吉而祈免乎。凶悔吝者无咎之谓也。无咎者不自外至。自省自修而已矣。易之道有曰吉无咎者矣。是虽吉而可以有咎也。有曰凶无咎吝无咎悔无咎者矣。是虽凶悔吝而可以无咎也。立乎无咎之域。则吉其致也。凶悔吝其值也。虽然。震无咎者存乎悔。又曰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是故中和土德也。而体中导和。非戒谨莫先焉。

学言蒿庵闲话

张尔歧

人同于始而异于终。学不同也。人同而学异者。志不同也。故莫先于辨志。定志而后可言学。所志甚大。而所成不逮。或相背驰者。操术有异也。故次辨术。术择其正。而又有夺之者。则业未颀也。人多所习者。皆以为不可废。辨之而后缓急可知。则一源之道也。故又当辨业。学圣而行不至。犹之未学也。征其迹而或学或不学。不可掩矣。故次辨迹。迹者人所同适也。君子履之。小人亦或履之。诚与伪之殊也。圣者履之。贤者亦履之。安与强之殊也。不伪而诚则成矣。安之则为圣。强之亦不失为贤。故次辨成。

综核之说。可除蒙蔽。其病必至苛察。权谋之说。可开昏塞。其失必为机诈。旷达之说。可破拘挛。必至败名检。清静之说。可息嚣竞。必至废人事。报应之说。可以劝善惩恶。必至觊幸而矫诬。缘业之说。可以宽忿寡怨。必至疏骨肉而怠修为。养生之说。可拯殉欲之害而已必至贪天而违命。

备忘录论学

张履祥

一善在身。幼而行之。长而不之舍也。善将自其身以及诸人以及其子孙。一不善在身。幼而行之。长而弗之改也。不善将自其身以及诸人以及其子孙。慎之哉。

人之德有大有小。才有大有小。量有大有小。有自其性。有自其学。大能兼小。小不能兼大。然亦有能大而不能小者。取人者不可不知。

以己之所能愧人。以己之所不能病人。轻绝贫贱而重绝富贵。小人之情状也。执此以衡人。不蹈其失者罕矣。未有启宠而不纳侮者也。未有耻过而不作非者也。

每事责己。则己德日进。以之处人。无往不顺。若一意责人。则己德日损。以之接物。无往不逆。此际不可尤人。但当责己也。故为学者自是则自暴。自足则自弃。

百僚师师。则德日以崇。业日以广。卿士师师非度。则民彝大泯乱。家人朋友。何往不然。是以君子慎其所与居所与游。

礼以防德。上智之事也。刑以防淫。下愚之事也。命以防欲。中人之事也。学者固不可不读书。然不可流而为学究。固须心世务。然不可逐入于功利。修诸身。见诸行事。可以刑家。可以范俗。穷达一致。终始一节。方不失为圣贤之徒也。

董江都严气正性。多得之春秋。王文中温良正直。多得之诗书。凡人专精致志于圣贤遗经。得效自是不同。是以逊志时敏。学于古训。不可不力。

极敝之法得良人为之。亦不至干大厉。极良之法使不善人行之。亦足以为害。正如青苗之行。当时程明道韩魏公所治之部。决不病民。周家彻法。阳货荣夷等行之。决是为暴。所以求贤用人。不可不汲汲也。

五行无制则不成用。金不得火之制。则不成从革之用。火不得水之制。则不成炎上之用。水不得土之制。则不成润下之用。土不得木之制。则不成稼穡之用。木不得金之制。则不成曲直之用。故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师友者。制我以有成者也。

杂说

魏际瑞原名祥

或有问于东方生曰。子游于大人无所求。重于州里有司无所关说。于财无所取。于人无所贷。不亦廉乎。子之事物皆有籍。子之图书。记其目于卷之首与册之足者。必辨且详。而子之立事也必预。不亦勤乎。食无兼味。寸纸不弃。不亦俭乎。施赠不遗。财物无所长。不亦慨然乎。所为不择吉。所向不避忌。小礼不拘。小嫌不介。不亦达乎。受寄不通其物。受诺不顾其余。不亦贞乎。亲者不讳其恶。者不讳其善。不亦直乎。小人谀之而不喜。君子责之而不怒。不亦公乎。己不欲而勿施诸人。不亦恕乎。童子俗人。与为戏谑。正人君子。与为恭敬。不亦无方而有执乎。卧而持书。行而执卷。不亦好学乎。于事不求其备。于物不求其完。不亦知足乎。闻斯行之。不亦果乎。行而必遂。不亦才乎。学之而辄得。不亦多能乎。不畏强圉。不亦刚乎。不侮鰥寡老弱。不亦仁乎。不忧不患不计不营。不亦乐乎。子何为而至于斯也。东方生曰。噫嘻。人莫苦于不自知。而乐于自欺。是以欺世而盗名者。久假而不知其非也。吾之无所求。无所关说。为不能忍辱也。无所取。为无可以取也。无所贷者。无所以为偿也。新而贷焉。吾惧人之怪其骤也。故而贷焉。吾惧人之疑其不偿也。遇物而不能不目靡。临财而不能不心动。吾以知吾贪也。事物有籍。为善忘也。记卷首与册足。畏其烦于简取也。事必预。不耐于临事思也。吾是以知吾惰也。俭者嗇于财也。吾知吾非好俭。赠施者不得已也。吾知吾非能慨然也。不择吉

。不避忌。为有妨于作也。不拘小礼。不介小嫌。吾知吾躁而不屑。吾知吾非达也。不通物。不顾其余。生而硠硠。非贞也。不讳恶。不讳善。性而行行。非直也。小人谀之而不喜。不能容也。君子责之而不怒。不能奋也。吾知吾非公也。不欲勿施诸人。姑息也。童子俗人。与为戏谑。简也。正人君子。与为恭敬。愧也。吾知吾非恕。非无方而有执也。卧而持书。行而执卷。吾知吾非好学也。不能静也。不求完备。吾非能知足也。惧灾祸也。闻斯行之。躁也。行而必遂。幸也。知不遂者不行。吾知非吾才也。学而辄得。吾知吾不能专且久也。不畏强圉。吾知吾匹夫之勇也。不侮鰥寡老弱。吾知吾妇人之仁也。不忧不患不计不营。惮思也。吾非能乐天知命而泰然不动也。人莫难于自知。又莫易于自知。吾所能者吾自知而已矣。魏子曰。东方生其不自欺矣乎。人之疑我。是不可欺也。人之信我。是愈不可欺也。人不可欺。故欺人者曰自欺而已矣。

魏子客于范公。楚人之为客者。诘于魏子曰。闻子有言于公。而公莫不听也。信乎。曰信。曰然则何以不我听也。曰范公之必听者两无两有。其必不听者亦两无两有。无私无求。有情有理。非独吾言之听。行道之人言之。而亦莫不听也。有私有求。无情无理。非独人言之而不听。公即自言。而亦莫肯自听也。夫本乎两无两有之必听者以为言。虽非范公。安得而不听之。于是楚人●然而若失。

善谎必假于真。善谀必假于诤。善贪必假于廉。善深必假于浅。为文以艰深文浅陋者。为人且以浅陋文艰深也。

积劳可以当病。积惧可以当灾。能常病者无卒死。能受挫者无终败。

有独至之情者。虽于凡物无情。皆可谓之有情。无独至之情者。即于凡物有情。总可谓之无情。天下无不近情之君子。天下无不溺情之小人。太近情者不能入道。不近情者不能得道。

油枯。出于油而去油。蔗饧。出于蔗而解蔗。乌毒之地。牧靡乃多。蝮蛇所生。鸬鸟乃出。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恩以多而怨作。乐以极而悲生。盖日月往来之理。寒暑推移之序也。故远怨者薄责人而自厚。君子之治天下。后共乐而先忧。

水不清者。其调物也不鲜。质不素者。其设色也不妍。平淡乃绚烂之极。寂然为大智之原。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鷲鸟未击。不能胜其身也。砺鉴者至昏治至明。濯灰者至洿治至清。君子于此。观天地万物之情焉。

不经疾病。不知健时之康也。不历患难。不知平时之福也。不跋涉泥淖。不知除道者之功也。不阻绝津梁。不知济航者之德也。不设身处地。不知人之有不得已也。不知人论世。不知事之有不得不然也。不临文受窘。不知平日学问之

优悠也。不临穷遇报。不知随事种德之利益也。图维屡有不足。而后知养我者之恩。思索屡有不通。而后知教我者之德也。忧逸而后不敢轻乎毁。被痛而后不敢轻于刑也。见佻巧者之可鄙。而后知大雅之可贵。听滑稽者之易厌。而后知体要之有味也。不亲其事。不知任者之忧劳。不监其工。不知造者之烦苦也。不临期遇变。不知固执之难凭。不力竭无计。不知责备之难尽也。我惮于改过。当知责人之贵轻。我疾恶太严。当知责己之贵重也。我受诬而仍有不白。当毋以事弃人。我受德而多所不觉。当无以理责报也。故曰人恒过。然后能改。祸福相依。疑悟相长。岂不诚哉。

人于极喜极怒之言。多不由本心。故君子不恃人之喜。不藏人之怒。不强人便是恕。不自恕便是强。此之谓强恕也。以理傅欲。如虎傅翼。慎之哉。

心有拘束则反安舒。常怀不足则有余。

常自谓性直必麤躁。暴戾之气未除也。自谓性朴必鄙野。苟且之气未除也。自谓不好事必怠惰。散之气未除也。自谓守理必执拗。矫僻之气未除也。人性各有一弊。而皆取其似美者以自慰。此之谓自欺。

待至诚之人。当以至诚。待谲诈之人。尤当以至诚。盖谲诈之人。病在不诚。若以为其人未可诚动。偶参谲诈。则彼必愈增其技以加我。我又加之。是不惟不得动彼以诚。并且陷我于诈也。而曰人之多诈。岂不谬哉。

纳谏进言。在己有爱莫助之之诚。将以如不得已之意。然后我之本心。可以无罪悔也。

穆伯之丧。敬姜昼哭。文伯之丧。昼夜哭。哭夫以礼。哭子以情也。舜不疑象。武王周公不疑管蔡。丹朱启明。尧以为鬻讼。不与天下。待兄弟以亲爱。待子以义方也。夫妇多私昵。故君子节之以礼。兄弟易疏忌。故圣人纯之乎仁。世俗反之。

水无不清。停之斯验矣。民无不良。良有司治之斯验矣。

善人不幸。人咸归罪于天。以为无知。是天且因善人而得罪矣。为善之权。顾不重哉。

上世变中古。中古变叔季。而叔季不得不反乎太初。小恶畏大恶。大恶畏极恶。而极恶不能不制于大善。

人责我所有而不改。责我所无而不勉。不可以为君子。人称我所无而不愧。称我所反而不怒。断断乎其为小人矣。

理皆正也。偏而着之则成邪。物皆纯也。淆而乱之则成杂。邪与杂匪他。即正与纯之偏着淆乱者是也。然则君子岂敢恃曰吾纯吾正也哉。

事理物情。必极之于至尽。反有空隙。惟有余不尽为无隙。至尽则无余。无余

则有隙。有余不尽。则有余者既无欲尽之意。不尽者其地反得有余。有余故无隙也。

思辨录论学

陆世仪

天子所与治天下者士人也。而士人所习。不过帖括制义。空疏无用之文。限其出身。卑其流品。使不得并于士人君子者吏也。而吏胥所习。钱谷簿书。皆当世之务。士人共治天下。则所当亲也。而迁转不常。历官如传舍。吏人不与流品。则所当疏也。而终身窟穴公庭。长子孙而无禁。天下何由致治哉。周子曰。善治天下者。识其重而亟反之。今欲复古。亦反前弊而已矣。凡士人未入官之时。当养于学校。自学古论道之外。凡当世之务。俱宜练习。其吏胥则惟用识字者。取其足备书写而已。仍三年一换。已经充役者。不得复入。如此则官日智而吏日愚。可无舞文弄法之弊矣。

礼者天理之节文。故有一代则有一代之制作。皆有意义。不必是古而非今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则知生百代之后者。其礼必将损益百代。乃秦汉以来。其制作礼乐者多非明理之儒。而明理之儒。则又多是古非今。动辄有碍。其原多由误认非天子不议礼之语。中庸所谓不议礼者。谓不敢轻议而改时王之制也。若私居议论。考订折衷。此正儒者之事。亦何罪之有焉。孔子答为邦之问。是一证也。朱子仪礼经传集解。亦是此意。而此书成于门人。未及折衷。且亦多泥古礼。而不能揆之于今。使后世无所遵守。愚意欲一依朱子集解所分之目。如家礼国礼王朝礼之类。自三代以至近代。一一类载其礼。而后以己意为文以折衷之。名曰典礼折衷。庶几议礼之家。有所考据。格致工夫议礼居其大半。今人全不讲此。可慨也。

薛文清云。凡国家礼文制度法律条例之类。皆当熟读深考。愚谓孔子动称周家法度。虽周公制作之善。亦从周故也。予每怪后儒学孔子。亦动称周家法度。而于昭代之制。则废而不讲。亦不善学孔子者矣。况居官而读律令。所谓入国问禁也。昔陆文量公尝言国家当设宰相。及读律令。有以后官员人等。有妄言请设立丞相者。满朝文武大臣。实时执奏。将本犯凌迟处死。不觉失色。因叹居官不可不读律令。今之学者。奈何忽诸。

文献通考。与纲目相表里。纲目详历代之事实。通考详历代之典礼。世全不观。所以鲜实学之士也。邓元锡函史下编。朱健治平略二书。宜与通考参看。修己治人之道。莫备于大学。西山衍义。琼山衍义补。则旁通而曲畅之者也。能读衍义衍义补二书。则知天下无一书不可入大学。其不可入大学者。皆无用之书。皆无益于人己者也。

读史当以纲目为主。参之资治通鉴以观其得失。益之纪事本末以求其淹贯。广

之二十一史以博其记览。然约礼之功。一纲目足矣。资治通鉴与纪事本末。犹不可不读。二十一史。虽不读可也。备查足矣。二十一史列传甚冗乱。其诸志却不可不读。一代之礼乐刑政存焉。未可忽也。予尝欲去二十一史记传。别取诸志合为一书。天文地理。各从其类。是诚大观。文献通考亦彷彿其意。但终不若独观一代。为一代之全耳。

读史有必不可少诸书。如历代地图建置沿革。历代官制建置沿革。年号考。甲子考。帝王世系。帝王授受建都考。历世统谱。秋槩录等书。俱不可少。意欲汇为一集。名曰读史要览。亦是便学者之事。

水利农田是一事。两书可互相发。能知水利。则农田思过半矣。

看书不可看重迭书。徒费心目。如唐荆川左编。邓元锡函史上编。不过摘史中诸人。分门别类。不必观也。

凡读书分类。不惟有益。兼省心目。如纲目等三书所载。大约相同。若纲目用心看过。则此二书不必更用细阅。但点过便是。譬如复读。极省工夫。然须同时理会。不可阅毕一部。再阅一部。久则记忆生疏也。其余若理学书。

如先儒语录之类。作一项看。经济书。如文献通考。函史下编。治平略。大学衍义补。经济类编之类。作一项看。天文兵法地利河渠乐律之类皆然。成就自不可量也。

凡人自二十四五以前。古文不可不学。至二十四五以后。则学道为主。无暇及矣。须少年时及早为之。阳明未遇湛甘泉讲道时。先与同辈学作诗文。故讲道之后。其往来论学书。及奏疏。皆明白透快。吐言成章。动合古文体格。虽识见之高。学力之到。然其得力。未始不在少年时一番简练揣摩也。学道之儒。不重作古文辞。只恐人溺于辞章之习。若藉以发挥道妙。则此一段工夫。亦不可少。

君子之于天下。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苟吾书得行。吾言得用。使天下识一分道理。享一分太平。则君子之心毕矣。凡有功业皆与人共之者也。著述者无论矣。读而传之者居其半。表章而尊信之者居其半。举而措诸行事者居其半。苟于斯道有一分之力。则于斯道有一分之功。不任其功而反欲任过。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潜邱记

阎若璩

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此主数而言也。理在其中矣。明太祖有言曰。为恶或免于祸。然理无可为之恶。为善或未蒙福。然理无不可为之善。此主理而言也。数有所不足道矣。又曰。彼为善而无福。为恶而无祸。特时有未至耳。又未尝不以数言。大哉王言。真可垂训宇宙矣。

苏子瞻一生。人知其见阨于荆公。而不知极得力于荆公。方新法之行也。子瞻力争。以致窜逐濒死而不悔。既成其为元佑之正人。及新法之败也。子瞻鉴此。遂不复言变更制度。一意劝上以安静。又免其为早用之安石。

故由前言之。则是其不善者恶之。由后言之。则是其不善者而改之。子瞻之为子瞻。其妙正在于此。

苏子瞻不附荆公易。不随温公难。感欧公之知易。感韩公之爱难。辩曾巩之当举易。劾周穉之妄举难。

予最爱淮南子曰。知性之情者。不务性之所无以为。尽性也。知命之情者。不忧命之所无奈何。安命也。二语之妙。置之先儒中。殆不可复辨。后读庄子达生篇。乃知其全本于庄子。但易生字为性字。便觉淮南为胜。郭象注曰。生之所无以为者。分外物也。知之所无奈何者。命表事也。二语亦妙。

今人廉称廉耻。其实廉易而耻难。如公孙宏布被脱粟。不可谓不廉。而曲学阿世。何无耻也。冯道刻苦俭约。不可谓不廉。而更事四姓十君。何无耻之甚也。廉乃立身之一节。而耻实根心之大德。故廉尚可矫而耻不容伪。

天下极厚道人。可富可贫。可富者天补之。可贫者人制之也。

孔子为命一章。其示人以作文之法乎。小子一章。其示人以作诗之法乎。孟子论武成取二三策。便识得读书之法。论北山以意逆志。便识得读诗之法。

近代文士。务博而不明理。好胜而不平心。未有过于杨用修慎者也。杨用修平生不喜朱子。以不喜朱子故。遂并濂溪明道伊川横渠康节诸大儒。一一排诋。甚至以孟子为无稽。朱子为不识字。以不喜宋儒故。遂并宋人之文章议论。为繁冗为不公不明。宋人之功业品行。为不及前代。以不喜宋人故。遂并宋帝王之统系。为偏安为似晋。无论其言之是否。只此一念之增迁而不己。尚可为读书识字者耶。噫亦可哀也。

竟陵锺伯敬集。有游武夷山记。考其时乃丁忧去职。枉道而为此。予谓伯敬素称严冷。具至性。能读书。不应昧礼至此。昔二苏兄弟居丧禁断诗文。再期之内。不着一字。陆文安称为知礼。何伯敬严冷。反不及二苏之放旷者与。登山何事。闻讣何时。而竟优游为之耶。予尤怪谭友夏撰墓铭。不为隐避。不为微词。反称其哀乐奇到。非俗儒所能测。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岂不俗人之所能免欤。

以禹贡行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断狱。或以之出使。以甫刑校律令条法。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周官致太平。以礼为服制以兴教化。斯真可谓之经术矣。

程功录

杨名时

尧之让。孔子之让。与天之不言所利同。四时之行。至冬岁功成而退。非有美

不居。让德之大者乎。圣唯不居其美。故日进无疆。

人至夕而修省若不及。故德业日新。养身之道。至暮夜而虚其腹。元气所以运转不穷。其理一也。

学所以成己也。岂以此求人之知。论语首章。即言不愠。中庸以闇然为达天之基。易首爻言龙德。言遯世无闷。

不见是而无闷。始之终之。祇此一义。此无名所以为大。

夏至之日。盈而也反。故君子忌盈。盈不可久也。臣道守月几望之戒。欲然常虚。以从道也。

含容有二。不足校者视其等。不当校者视其理。

畏天之命。畏圣人之命。畏君父之命。守而安之。所谓舍命不渝也。畏天故尊圣。而尽力于事父事君。君父人之天也。雨露霜雪风日雷霆。皆所以生成万物。

行善于身。行善于家。所以自爱其身家。即所以爱君国天下也。天地易简。故贵简。故狂简近道。

伊尹太公之徒。修身慎行。咨谋哲人。以求济天下之具。其味爽幽独之中。时时积诚。为世请命。故自天佑之。卒能倾否也。

泰伯箕子所至。风教必为之移。君子于及物处验己之德。

鸿渐之羽。可用为仪。所谓不用之用。不为之为也。

能大有为者。岂独其干济优。必器量宽广。神情暇豫。若将安焉。无急急之意。无切切之容。唯植本浚源。则柯长流远。时事迫我。必不容已。乃应之耳。故禹稷颜渊。视天所命。

取人以刚明为最。次则取其刻苦者。为其终有成也。若浮游浅薄。则为废材。才犹水也。不浚其源。疏其壅。则涸竭无余矣。日浚之疏之。始必涓涓而来。久且成为江河。勤学好问。是所以浚之疏之之要也。护其生意。无所折伤。专确之至。如鸡抱卵。及其充积流通。则如深山大泽。无所不长育容纳也。神使如蛰龙。骨使如镇岳。口使如緘囊。气使如春和。量使如渊谷。然后可以入圣哲之门户。植邦家之基命。

形重气重神坚。则为令器。有形重而气轻者矣。有形重气重而神不坚。则不能细入无间者矣。气重则能镇纷杂。神坚乃能探幽微。故心细如毛发。毛犹有伦。细入无形。神之为也。

有德量。有器量。有才量。见道明而涵养到。自然不狃于血气之私。此德量也。天分豁达宏阔。不计较于戈戈之闲。此器量也。恢廓周通。不为事物境遇所困阻。此才量也。

亦不喜事。亦不畏事。事至则安闲依理以应之。无戚戚之色。有汪汪之度。清

而不激。和而不流。君子倚之为庇。

小人得之为归。斯为国器矣。

有精神斯有光气。涓滨之叟。傅岩之胥。能入明王之梦者。唯其精神全而光气发耳。

学天人。穷理之乐也。笃信固执。修身之乐也。经纶在我。卷舒从时。行藏进退之乐也。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人之身亦然。睟于面。盎于背。四体辞气之间。皆和风甘露景星庆云也。非古所谓吉人欤。逸于傅相。寿于颜子。更何所希于造物。而不免戚戚邪。诚得居蓬庐。读书求志。以终吾生。古今之乐。未有过此者。

大小逆境。皆神明所以试人器量之浅深。而称其福以报之。捷于影响。延及后嗣。愚者昧之。是辞吉就凶。畏福乐灾也。君子明于天道。故学诚焉。广隘由心。未有学之诚而不可至者。

天之乱乃天之刑。所以芟夷暴恶而开太平耳。草木不经严冬则生意不固。人不经忧患则德慧不成。

寒花耐久。春夏之花则不然。故生于忧苦乱离之人。多坚实。由此言之。风霜之威。天之杀物。正以成物耳。祸患之降。天之困人。正以成人耳。遇之而摧者。乃凡卉庸流。非天心所贵者。

当天地之艰难。任君亲之责备。骨干乃坚。精气乃实。

天心未格。人心未孚。皆智昏德薄之验。士庶人时存此心。则身可修。君子时存此心。则国可治。

君子患德之不修。而不患道之穷。道之行止。天实为之。在我固不能争。亦不必争。或否于当时而昌于后世。古之圣贤非欤。夫何忧。

时有浇。俗有美恶。故泰伯居夷而化。孔子在鲁而七十子之外多讥之。亦视其自立者而己。若得位则风行草上矣。

主持气运者。自上而下顺而易。所谓君子之德风。然有志之士。虽无君相之位。能维持补救于下。则硕果必有发生之时。其所系大矣。

凤皇芝草。人皆知其美瑞。青天白日。人皆知其清明。修德而人未化。君子以为德未至也。

生寄也。死归也。死之归不同。文王在帝左右。唯与天帝同归。故陟降帝旁也。五方之帝之佐皆圣贤。既死而其神灵为之。人往往有死。而为司一事之神者。司一方之神者。各如其德业之大小而成。贤者之歿。归于高明正大之域。不肖者反是。此知生则知死之说。

人君不可以不自反也。人君自反。则卿士以至庶民咸自反矣。天下知自反则天下可以寡过。故曰诚能动物。学文修行。一以身先之。然后以言与事提撕劝诱

之。不率者惩之辱之。

君子斯民之司命也。一日间无时不存仁人之心。言仁人之言。行仁人之行。于道犹恐未合。于民犹未必果有所利。乎萌不仁之心。言不仁之言。行不仁之行。是自绝于人类矣。何言道乎。

天下之治非一人所能成也。而常转于一人。故拔茅茹以其汇征吉。机常有所自动也。道消道长之故。大易示之详矣。

王政必酌人情。权时变。井田封建之不可复。势也。言治不得古人之意。则胶固而不可通。难以望其成矣。政有二难。一难于知人。知人无奇法。试其言以观其才。因才而授以事。乃考其绩。失者寡矣。一难乎御敌。士必平时训练。恩信既结。然后可用。若猝御不习之士。先察一军中贤能士校。为众信服者任之。使宣上意。达下情。则恩信易。乃明赏以鼓其气。必罚以肃其志。申谕激劝以发其忠。使万人如一。乃可用也。临敌以戒惧为主。宁重无轻。慎修战守之备。先为不可败以待衅而动。防奸用间发机造谋。俱无以侥幸出之。要之平时必文武调和。勿以小嫌生隙。有事乃能协恭谋国耳。

君子三月失位。则皇皇焉。忧世之思切也。以为当吾世而不用。则民不得被吾泽。迨吾老而后用。则民亦不得长被吾泽也。庸臣在高位。而不知进贤。则君子之道。何自而升乎。故孔子诛窃位。而孟子恶蔽贤。

君子自量其道之与世不合也。姑小试焉以观其机。见其不可。则善藏焉以俟时而已。若锐志必行。则德业两丧。

果熟自落。旨哉斯言。质坚如金。体重如石。则能待之。植根深而扬条远也。昔之贤者。自存心之微。以至一言一动。必拟议于圣人。故气质变而性复。为之而成。其道可以百世。何所禁制而不为乎。

凡人忧明通之无日。显扬之无期。昏惰之气。庶几少振。孟子舜发于畎亩一章。当日日三复也。

学者气质。直须到如麟如凤。方可言能变化也。试思麟游凤翔。是何等气象。

困勉斋私记

阎循观

存心处事。当与古人较得失。不可与今人较得失。临深为高。小善易足。

誉有益于名。无益于实。毁有损于名。无损于实。故君子务实而己。毁与誉俱无与于我也。

谨小慎微。非迂也。大小巨细。总是一理。稍不在理。即是欲小事苟则大事必苟矣。理欲大小之分一故也。一事不慊。他事皆觉强为。致曲之功。可不务哉。

圣贤之术。未尝为之。则望而觉其难。尝试为之。则履道坦坦。幽人贞吉也。

何乐如之。人即巧诈百出。未有一见朴诚之人而不心服情输者。患吾诚未至耳。勿患人欺也。

粗究其说而不细求其理。不智也。细求其理而不实体诸身。不仁也。不智不仁。何以为学。终于庸愚而已矣。损文就质易。培文副质难。

去其不当为之事。则于居敬有益。存得常不放之心。则于集义得力。所谓交相辅者欤。

用力于本原者。专而易检点。于末流者劳而难。

观书如交友。久与之习。必有熏染。宜择而观之。

道不足应事。则以术辅之。诚不足感人。则以诈济之。术行而道全拙矣。诈萌而诚益隐矣。慎之慎之。

自孔子作春秋。而君臣父子之分益严。自程朱明礼教。而夫妇之道益谨。

圣贤未有自足者。惟其知道也。知道之难尽。则知己之不足。

学者于此理。既知之矣。更反复思之。体验既久。涵泳既熟。自然中心悦豫。

若方稍稍有得。即置之而他求。如有所迫而然者。心气劳耗所必然矣。

学者用力。先将切己大病痛加惩治。去得尽而后可兼及其余。若能判一年之功。专治一病。无不去者。一病既去。百病皆轻。不然终无进道之日。

临事裁度义理与计较利害。此心止争毫发。惟存养熟则易于剖判。凡处一事。能全不用权术者鲜。故程子言人之患。莫大于自私而用智。有帅以正而人不从者。诚未至也。观杨绾为相而人化之。知圣贤身教之非迂。

长吏所礼接者。贤士也。耆年也。不问而知其政之美矣。长吏所礼接者。势宦也。富民也。豪商也。不问而知其政之疵矣。

明不可学而可学。寡欲穷理习事。明之要也。

虚己下问是第一有益事。而于为政尤亟。武侯一生。得力于此。君子之志虽大。而分则有止。苟其时其力之所不能为。虽一毫不敢强为。故常乐。苟其时与力所当为者。一毫不肯自宽。故必有事焉。

任事必择大名目。而后为之。祇是好名之心。其于日用平常不足立名之处。必多所不尽矣。

事不可徇俗。亦不可有意戾俗。俗者吾之所欲正也。而先使人畏避之可乎。

春秋贤大夫。各国人材国势。无不筹度在胸中。故必能识周天下全势。方可以治一国。

知人有三。知人之短。知人之长。知人短中之长。知人长中之短。用人有二。

用人之长。避人之短。教人有三。成人之长。去人之短。

常语少白山人集

潘谿

终日远视。不见常理。终身渺思。不辨常事。

理欲岐未有确见。宁介子勿圆通。

不善人胸中。必显有所恃。而默有所怯。破其所恃。慑其所怯。不敢不服。然不如释其所蔽。见理明透。自无恶念。多衣者视不珍。笥存一衣。惟恐见黜。毁之辄怒。善寡故也。褐夫得袍服而过市。对人时拂其尘。为一善而辄欲人见者。其无他袍也夫。

帟日张无不尘。德日暴无不爽。君子慎之。

植木十年。折于一息。倘耐得此息。千百年矣。惟千百年刻刻有此一息。故恐惧是刚毅。

圣人视道为千古公器。为公守之。为公用之。弥满其量。非我费也。适如其量。非我啬也。贤人以道为一身命根。尽力守之。尽心用之。务充其量而不为名。后人以道为祖畴旧业。须我守之。须我用之。开垦其中。篱藩其外。而颇自矜厉。名流以道为店面华器。自我居之。非我用之。须人见之。需人贾之。未卖时辉煌几案。将卖时腾厉品价。已卖去辄见支绌。故非潜自求者。不能任斯诣也。

水以濯垢自污石以攻错自糜。

用刃一。剑用刃二。四刃不断。八刃不入。

好名之说。古之君子以克己。今之君子以绳人。

不辨而明。不争而胜。不行而达。

市贾之友以利成。世儒之友以誉合。

心尽与事到。究竟有别。在旁观当慨然。在自己当歉然。

范蜀公与温公理道节概。可谓莫逆。而论乐反复。虽无愤气。郗渐有争胜气。惟不至朱陆之相诟耳。投壶奕。各以笑语自解。此正恐以议论至相敌也。凡知己朋友。有必不可不辨之事。详诣极商。须自察声色和与不和。心气平与不平。庶学问两有进益。朋友论学。理固自着。久必明白。非如危难大节。不容转盼。不得不凛然盛气也。

知乞米之苦。而甘为庸人所笑。正是君子毅力。

利冀实得。名冀妄获。世人于利心常实。名心常虚。

廉入者必慎出。

君子无他技能。惟寡欲及善补过耳。

庸人以礼为耻。见兄肃起。见长随行。礼也。而愚者耻之。

事必使人可效。法必使人可行。

君子不当为一身阜财。当为天下惜财。虽积之有余。如所当用而止。天地内只有此物用。譬一瓮水。一百人饮。一人多饮一杯。必有一人少饮一杯。拨洒一

杯。则人已皆渴矣。

古之负盛名而僨天下。未有过于殷深源王介甫者也。介甫举动僻戾法深源。而胸次究与晋人少异。标袭孔孟。其初辙必自实理行始。行不笃而人欲间之则败。若标袭老庄。则炀云浮。其立足固已无地者已。

忍而不之舍。怯而未敢断者。皆事之贼也。行事太高兴。久必蹉失。太矫激。久必虚怯。太穷艰。久必退阻。太近时。久必庸滥。

秦汉后文。至昌黎杰矣。究其原多出自孟子。而挹注于荀子杨子。荀杨者俯物而敢詈。读之久。气峥嵘。日渐厉。孟子抗己卫道。怀婴赤而与众。严气正色。嶄然而不可犯。学古人事。美未臻而弊恒过焉。韩子宏远闳深。而意象每崖岸。与俦类语。若师坐而呼训子弟。于吕医山人。殆近仆叱矣。踵门而善。闻讪而怒。似皆非可充其致者。孤行于莽莽之中而求同志。闻履声则自壮。道不合则相抗不能下。自古君子所以致断断者。亦有自也。窃疑之。数年读司马公与王介甫书。乃见忠告善道与张坻语。温而严。敬而不肆。窃愿学焉。

逸语

吴询

传闻之辞。多失其实。修饰之辞。多失其实。形容之辞。多失其实。雄辨之辞。多失其实。是故君子闻人之善则详之。闻人之恶则忘之。玉非不良也。不去其璞则无以成器。五谷非不美也。不去其糠则无以奉粢盛。有嗜笋者合其箨煮而食之。笋非不也。合箨则矣。孔子之于诗书也则删之。删之何义也。食笋而去其箨也。虽有越人华佗之术。不能诸方并进活人于旦夕之间。虽有大匠之才。不能梓槭棘杂树而成巍焕焜煌之宫观。故培树者必芟其繁枝。读昔人之书者必芟其繁节。

无善可迁。无过可改。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有善可迁。有过可改。拨云雾而见青天。圣人以受大杖为曾子罪。子夏丧子而丧其明。亦自以为无罪。曾子即以此为子夏罪。曾子孝而过。子夏慈而过。孝慈而过。获罪于天。进道其有涯乎。

大凡与人并生天地之间者。虽孩虫。天地视之皆其子。自人视之。皆其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彼愚而人知。彼弱而人强。彼苦而人乐。彼贱而人良。悯之怜之。寘其所而安之。因其危而护之。兄弟至情。天地父母喜也。淡漠遭之。天地父母忧也。戕而害之。暴而虐之。天地父母之所怒也。尺地生蚁。尺水生鱼。天地好生而已。王者与天地合德。极于鸟兽鱼咸若。为宰相變理阴阳。匹夫启蛰不杀。

吾观婴儿之于慈母也。而得孝子之心焉。吾观慈母之于婴儿也。而得孝子之术焉。慈母之于婴儿也。诚也而谄行乎其间。谄也者诚之至也。

圣人治天下。首修身。次得人。次教养。井田学校不遽复。仿其意而变通之。次去游民。使天下之人尽归士农工贾。次不虚一寸地。不虚一粒粟。古之君子之事亲也。亲之所梦亦梦之。左则左之。右则右之。不踰尺寸。诗云其钓维何。维鲂及鱮。薄言观者。茂树郁林。不畜鸟而鸟繁。江海不种鱼而鱼肥。圣人不求福而福自至。天道忌有望。有望则妄。无望则无妄。养生之道。不忧为先。次寡欲。次慎寒暑饮食劳逸。心礼忧郁。必有私欲隐伏于内。虫之既生。木果味败。极恶渠魁。万世罹其凶害而莫之或挽者。废井田者当之矣。诗曰信彼南山维禹甸之。又曰奕奕梁山维禹甸之。周彻也而禹甸之。禹之明德远矣。汉人之积谷也。善补过也。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无半亩者。八口之家各勤其业。一月得四十五日。倚其清苦。升合可积也。三十年之通仓廩可盈也。鸟兽草木。诗无言也。风雨露雷。易无文也。敬无体之礼也。和无声之乐也。齐东野人。是尧而詈桀。春秋之朔也。大音音也。白贲色也。元酒大羹。无味之味也。孟氏屈利。乃见天则也。尧典曰钦。皇建其有极也。浑沌氏生民之权舆也。孩提之童。我生之初也。夜气良也。孺子入井而怵惕。何思何虑也。山下出泉。冷而清也。大虚大也。屯天地之心也。蓓蕾喜怒哀乐之未发也。干吾父也。坤吾母也。万物吾与也。常五行之精也。脏五行之海也。手足相。万物一体也。蝌斗字也。蝇绳也。网虫网也。北斗斗也，南箕箕也，上上下下也。乌父父子也。阳鸟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也。天地氤氲。倡予和汝也。圣贤之数明也。忠臣烈女。摯于情也。天君泰然贵也。反身而诚富也。仁义利也。子孙瑞也。震惊百里敬也。墟墓生哀诚也。木果仁也。美目神也。唧蛆甘带嗜也。鸟憎西施威也。豺獭祭也。避戊己时也。春王正月礼也。窈窕淑女官也。洪钟无匄轰也。明镜无婣娟也。甘受和。白受采。后稷教稼。天性然也。华如桃李。顾我则笑也。何草不黄。中心是悼也。性者先天之习。习者后天之性。大任之胎教也。婴儿失母。大舜之号咷也。寡妇夜哭其夫。放臣之骚也。高山峙也。流水流也。格天飡帝。弟子职也。或禅或征。夏葛而冬裘也。屨必双也。足蹶而惊。孔跖同也。爱亲而援。敬长而顾。猥父而顾也。饥食也。寒衣也。万古不易者天地。一息不停者水火也。松柏贞也。交让逊也。兰生空谷中。不以无人而不芳也。君子少不言慈。老不言孝。君子七不食。不适性不食。不养身不食。其于贾也为多倍不食。专杀不食。兼味不食。怒不食。父母未食不食。福善祸淫。天道之常也。福淫祸善。天道之变也。常者八九。变者二三也。究

而言之。善即福。不必福。恶即祸。不必祸。又究而言之。善而得祸。祸即福。恶而得福。福即祸。又究而言之。君子为善。非为福也。不为恶。非畏祸也。又究而言之。善而得祸。善终不可不为。恶而得福。恶终不可为。

何以能安贫。曰衣食当须纪。何以能乐天。曰如履薄。

无肉而有肉。莫善于晚食。无车而有车。莫善于缓步。无井田而有井田。莫善于积谷。由升合以至于三年之畜。六年九年。家可使富也。由家而天下。天下可使富也。贾生曰古之治天下者至至悉。充大仓者粒之积。万古者刻之积。沧海不竭者涓滴之积。圣人神明不测者谨小慎微之积。

五岳可未游而游。婚嫁可未毕而毕。君子不患无鱼而患无渊。不患鸟之不至。而患林之不密。不患事不简。而患不靖其心。

节俭与鄙吝异。轻财与滥用异。纪衣食与志温饱异。薄富贵与傲王侯异。非纪衣食不能薄富贵。非薄富贵不能纪衣食。

吾观寒暑之往来。得治生之道焉。阳不生午生子。阴不生子生午。渐也。豫也。诗曰四月秀萋。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箨。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御寒也。始于四月。吕叔简曰。吾完国课。先岁而备其值。

张伯高将渡江而问其友之疾。舟师曰。恶风将作。请姑待之。伯高曰。吾闻之。君子论是非不论利害。遂渡江而没于中流。其弟痛兄之亡。誓终身不复乘舟。一日江如镜。其父自江北召之。不往。夫此二子者。或论利害。或论是非。然皆误矣。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常也经也。不得已则去兵。不得已则去食。变也权也。

损言以养气。损思以养神。损钱财可以无饥。损交游可以无嬉。损之时义大矣哉。困于贫贱。则用心清而入道有根。困于艰阻。则用心苦而学道有门。困于天资愚下。则知耻而能发愤以合天。困之时义大矣哉。天运蹇而良材后雕。人事蹇而大器晚成。臣道蹇而孤忠动乎天地。子道蹇而至孝通于神明。蹇之时义大矣哉。

学问得之易者。虽深而味浅。得之艰苦者。浅而味深。今夫天台雁荡。东南之名岳也。有登天台三年。不寄家书。家人不知其何往。而后买舟归者。方歉然未尽石桥之胜。或闻其三年之久。往问之。问者口如县河。答者不足以厌之。问者退而告人曰。彼虽三年。不如我数日之读志。

祸将至而未至。兢兢然强为善。祈天赦罪。道心长。欲念渐消。父母震怒。人子所可为者惟此而已。

君子之家。十不至门。斥异术。僧道不至其门。不惑于星命术士。妄言祸福者不至其门。终身让畔。讼师不至其门。薄滋味。酒肉之徒不至其门。辞尚体要。存诡遇之心以弋获者。不至其门。惜分阴无荒日月。牧猪奴戏者不至其门。

劝且俭。索逋者不至其门。早完课。催租人不至其门。绝声色。戒嬉游。酣歌恒舞者不至其门。率本性。凡趋炎热干势利者不至其门。

利井田也。名学校也。宇宙惟名利不朽。名利毁。圣人之经纶息矣。求小名而昧实效。见小利而忘大害者。名其名非圣名。利其利非圣利。名实之名也。舍实无名。利义之利也。舍义无利。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夫岂无实之名。鄙细人之利。

周于利凶年不杀。而后谋道不谋食。疾没世名不称。而后遯世不见知不悔。道不同不相谋。而后仁不必同。非义一介不敢与。而后轻财重义。以天位为艰。而后有天下不与。劳于求贤。而后逸于为政。畏后生而后集前圣之大成。知方寸而后知宇宙。洒扫庭内。而后出而治国。不虑而后百虑。不侮鳏寡。而后藐大人。子孙衣食。自有余饶。而后为清白吏。见其大。万事不关于心。而后能慎。轻裘缓带。好整以暇。而后能勤。不耻缁袍。而后荣如华袞。阴皆至。而后一阳来复。下学童蒙。而后上达神圣。鲁男子而后柳下惠。不贪而后好货。寡欲而后好色。惩忿而后好勇。小心翼翼。而后身大不及胆。涓滴而后沧海。萌芽而后千尺。微尘而后大块。赏罚明而后不赏而劝。不怒而威。不求人知。而后天下归仁。作民父母。而后毒天下而民从。安愚而后知。守拙而后巧。鸟抑而后扬。龙屈而后信。无味而后五味和。无声而后八音作。能退而后能进。

卷四学术四广论

思过图序

邵大业

易有之。君子以迁善改过。春秋之义大改过。盖自徇齐敦敏而外。古昔圣贤。未有不以改过造道者。抑闻之记曰。退思补过。夫唯思之。乃得见而改之也。思之义大矣哉。分水柯澹斋。旧绘小像。而颜之曰思过。手执玦。玦者决也。风雷之象也。座设环。环者还也。从善如流之义也。思深哉。余因之有感矣。夫人苟非甚不肖。未有明知其为过而躬蹈之者也。当其矢心植行。恪然以绳墨自守。惴惴焉恐入于非道。而誉者辄至。其初誉之。未尝不自疑。既而取以自证。乃窃然喜。渐则誉者益多。闻者益恬。久而自信其有誉于人也。遂并信其寔有善于己。于是闻誉若素。闻毁则怫然不任受。而毁者之言。遂不至于耳。乃至疚累日积。誉者日益坚。而陷溺既深。遂至有明知其为过而躬陷之者。噫嘻。诤友面折。不可求而得矣。其浸淫沦失以至于斯极者。岂非不思之过哉。余味道懵学。往往获誉于族党。而世故结轡。末由发其深省。尝用滋惧。今兹图。则遽然深念矣。夫由秣华而进于淡泊。一变也。由淡泊而进于恐惧。又一变也。充此心以至于耄耋。其所造曷可量。而其兢兢亦宁有穷乎。

学说

白允谦

方鸿问学。曰子何学之问。学不同乎。曰不同。上焉者得学之乐而为之。其次审学之益而不敢怠。世俗求仕之学。又其末也。昔人有言。学问不可以小成。公卿不可以苟处。仲尼不听子羔为宰。子产不使尹何为邑。皆不欲轻仕而薄学也。是故贫贱之人而与富贵者较。分常远焉。富贵之人而与学者较。则亦远焉。术谊之正也。是故莫贵于知道而轩冕为微。莫富于博闻而金玉为嗇。贫贱而不忘学。斯可以揆学之益也。老死而不忘学。斯可以悟学之乐也。天之有时。以兴百物。人之有命。以建万事。非学则废时而逆命。宇宙之罪人也。是故有徇声之学。成名而止矣。有求仕之学。安禄爵而止矣。有才猷之学。治效邦邑而止矣。有致盛之学。为人主大臣功加于时而止矣。有道躬之学。奉之为言行出入而不可失也。有纯化之学。任之为死生旦暮而不可离也。日月行于上而弗知。万变当于前而弗动。居非此无以为畜。行非此无以为力。耄老非此无以自全。身非此无其身。心非此无其心也。然后乃知学之乐。孰因人以为事。

茂才

张望

天以降才。山川以锤才。学以养才。或才而圣。或才而贤。才而日茂者上也。才而止者次也。才而萎者下也。夫才而萎。书契以来有之矣。天也山川也学也。有所归也。黠哉犹有。今将铸说以錘之。人肖天地。其生也造形嘘气于其父母。始生肾。肾有两。左水法天之一。右火法地之二。天地人无水火。不能成乎三才。肾以水为体。以火为用。其藏精与志。其主骨。精者肾之真气也。易曰精气为物。言氤氲化生也。水之流行。无远弗至。志之象也。骨者水之凝也。是故饥之不枵。渴之不竭。寒之不栗。暑之不烦。霜之不。雾之不迷。风之不挠。茧之不。血之不辛。绝高不颠。险若坦夷。其内大充。其应无穷。若是者孰为之。精为之矣。是故其位置也自高。其待己也甚厚。其望世也实深。以悲乎天命。以闵乎人穷。毋苟饱。毋营居。家必孝。国必忠。如射者之中的。不中弗已。如御者之致远。不致弗歇。若是者孰为之。志为之矣。是故担君父之重。当四海之变。定倾侧之危。冒嫌疑之际。持镇静之操。朝廷着其节。天下服其勇。若是者孰为之。骨为之矣。夫天地之水火在人身。用之经数十年。而饮食焉。男女焉六淫焉。七情焉。曲礼曰三十壮。四十强。五十艾。六十耆。七十老。八十九十耄。素问曰四十而衰。衰者肾之衰也。水衰则滥。火衰则焚。其正委权。其邪当事。于是精衰则狂惑而喜忘矣。志衰则怵岁以愒日矣。骨衰则骯骯无坚直矣。人身也者。自无而之有也。三月而孩。不能精也。不能志也。不能骨也。始乎肾者卒乎肾。此亦消气归根。自有而无之验也。天之所

降山川之所鍾。及其衰也。天与山川不能扶。世之论才者。原始要终。虽或憾其不茂而至于萎。方自返其父母之天。而冥芒莫之省也。夫惟圣人者学以养之。圣人之才。与年加茂。圣人不能离乎。饮食男女。六淫七情。学焉而节之。润之乎诗书之膏。游之乎仁义之府。以葆其精。以磨其志。以申其骨。以扶其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终其身焉而已矣。故其事业功德。老而焕然愈彰甚矣。夫学者变化之神能也。

澹泊明志论

徐旭旦

人之所以能伸于万物之上者。志也。人之所以克遂其志者。不为外物诱也。心一也。而夺之者百。辨之弗严。而守之弗定。鲜不为其所动矣。惟知我之得于天者。本无不足。而穷达之数。一任其自至。而无所加损焉。则是我尊而物卑。我大而物小。极生平之所建立。无不可于隐居日信之。昔武侯训子曰。澹泊明志。请申其旨。夫人自成童而入大学。必弃幼志以顺成德。是人之有志。岂不于离经时早辨之哉。第志有未明。目极刍豢。耳穷郑卫。目悦膏泽。而心矜势能之荣。外有所增内必有所损。外有所取内必有所弃。试思志为谁之志。而竟令纷华靡丽移也。凡以不能淡志故至此。古之人志有未得。渭可钓也。莘可耕也。版筑之劳不辞也。疏水箪瓢之贫不厌也。夫岂以淡泊鸣高哉。诚以不历尽天下之穷。不足以明吾志之贞。不阅尽天下之困。不足以明吾志之异。辨之也严。故其守之也定。守之也定。故其历久暂皆有以自信而不疑。时而蒹轴此志也。时而庙廊亦此志。时而短褐此志也。时而华袞亦此志。时而藜藿此志也。时而鼎烹亦此志也。人悦声色。志定而声色不足悦。人好货利。志洁而货利不足好。人矜权势。志高而权势不足矜。人慕功名。志大而功名不足慕。夫岂恶此而逃之。我之所得于天者。本无不足。惟澹泊以明吾素足矣。而岂以区区外物撓吾志哉。后之君子。亦尝有志于是矣。然不明于所性之存。而养之未裕。得失乱于中。利害迫于外。不胜迁徙诱慕而志以隳。为天下窃笑。吾是以于武侯澹泊明志之训。三复不置云。

变化气质论示弟

赵青藜

士不学。不足为士。学不变化气质。不足为学。张子曰。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周子通书。于气质分刚柔。更于刚柔中分善恶。凡属气质。即宜变化。而吾谓变化之在阳刚者为尤急。何则。一事也。为天理所不容。为人情所未有。从旁观者。莫不愤然攘臂思争。而其焰方张。卒莫敢撓。阴柔者有退议于私已耳。而阳刚者必起而大声疾呼。庭辱之以为快。且激于靡靡者之退议于私也。愈必大声疾呼。庭辱之以为快。苟不有以变化之。势将为狂为颠为

使酒骂坐为游侠。亦卒以是致杀身之祸。设以圣人处此。必不若是。然而当日快之。笔之于书。今日快之。诵之于口。苟非圣人之道。其孰从而折之。使之
 屈首抑志。以肆力于变化哉。圣人之道。莫若使之自见其心。诚于激而有发后。清夜自思。得见其所谓已甚者而变化之。得见其所谓小不忍者而变化之。见
 所谓小不忍而并得见其变化之尚非所安以求其安。而安者得而心之本体乃见。其不思不见者。平日认气为心而习弗察也。其一思必见者。蔽止在气。未汨于
 世。故而心自灵也。由是周旋乎礼乐之文。含咀乎诗书之味。从容于朋友相观之善。优游于仁义中正之域。以涵养其心。时时见所谓未安者。而庶几其可无
 大过也。嗟乎。以今日之气习风尚。安得有阳刚暴耳戾耳忿争焉耳。甚者饰为矫然之节。以阴行其容悦。以欺人自欺。直阳刚之贼耳。变化焉而客气退。正
 气伸。自不患其举之不能胜。而于以配道义。塞天地。嗟乎。士必有一变至道之基。而后有百折不回之气。微斯人吾谁与。语此。

答张一衡书

魏礼

天下去朴久矣。朴者人之本。万物之根。世道治乱之源也。夫惟朴去至于尽。而小人盗贼弑逆烝报杀戮之祸害相寻矣。故世之治也必先反朴。而其乱必先之
 以浮靡巧诈言行乖戾。以醞酿杀机。天地莫可如何。遂听人之所为。日月星辰易其度。山崩川竭震坼贸乱之变。成兵戈疾疫水旱之灾。其势有所不得已。不
 如是则不足以芟除廓清其气运。使天下之人困虑无聊。巧诈莫能发。财竭力尽。浮靡无由作。于是噩噩浑浑。太古复出。犹秋冬凋杀。木叶尽脱。元气悉反
 于根荄。而春始萌矣。而君子之修身亦然。善用其智巧者亦然。智巧而不本于朴。则终必颠蹶覆溺而智巧穷。夫土石至朴也。峻宇雕墙。黄金白玉之瑯。资
 傅丽焉。草本之根至朴也。华实资生焉。故曰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愚者。大智之基也。拙者。大巧之基也。仆窃观足下书指。何其朴也。人莫不自侈其家
 世。而足下朴言之。夙游处于公卿大人。而朴未尝漓。其谓仆语亦甚朴。无溢辞。因思古来当去朴之时。必有二三君子其朴以还天地。使丝续于后。故一代
 有一代之盘古。中古叔季。叔季复为盘古。理固然也。足下守朴君子。仆甚恨覩面失之也。方筭輿各熟视举手时。见足下无浇漓之气。心窃异之。友人见足
 下者。谓足下太朴。不宜任有司。其殆见足下之朴。而未见足下以朴为基之用者耶。仆因感足下朴而究言之。

乐俭堂记

朱彝尊

太原刘炳。请名其所居之堂。予名之曰乐俭。而为文记之曰。俭之为德。匪直以撙节日用饮食而已。君子将收其放心。必自此始。夫象犀琛贝绉纨锦绮台池

仆御之盛。人咸慕而趋焉。及危机既触。纷华尽去。悔尤随之。往往退而丧其所处。未有百年不易者。然后知俭之能久。惟其可久而乐存焉。我既闲其侈心。天下无不足之境。食之核而充然。置之膏脂而不润。宜其无戚戚之容。而乐于中者。有不能自己者已。太原。唐叔之遗墟也。俭。唐风也。请为子歌唐。蟋蟀之诗曰。蟋蟀在堂。岁聿云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忧时之易去。思行乐之方也。既而曰无已太康。又曰好乐无荒。因为乐之一言。申诫至再。则诚未尝乐矣。其二章曰。职思其外。其思可谓深矣。犹未免蹶蹶也。其三章曰。职思其忧。夫至于思其忧。则其可忧者已去。而祇见其可乐焉。夫然后曰良士休休焉。此乐俭之说也。今太原之俗。所不足者。非俭也。俭而能乐者鲜矣。知其乐者。子试以予言告之。

示程在仁

汪缙

程生在仁。由海虞来苏。适予有来安之役。遂从予游焉。予念生少失恃。无兄弟。离其家尊。从予远游也。又念生有意于文学。欲被服于此也。予之期望乎生者甚至。其忧生也甚切。念欲告生。必也终身可诵者乎。予今以阅历自得之言告生曰。被服文学。必与年俱进。吾无容骤以尽告生也。至若人之所以成人。其流品之高下。数言可决者。在见己之过。见人之过。夸己之善。服人之善而已。但见己之过。不见世人之过。但服人之善。不知己有一毫之善者。此上流也。见己之过。亦见世人之过。知己之善。亦知人之善。因之取长去短。人我互相为用者。其次焉者也。见己之过。亦见世人之过。知己之善。亦知人之善。因之以长角短。人我分疆者。又其次焉者也。世人但见人之过。不见己之过。但夸己之善。不服人之善者。此下流也。终身流品之高下。其定于此。吾尝验之于身。验之于人。百不失一。生其终身诵之。以副予望。勿加予忧。

原人上

方苞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董子曰。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生。非于圣人贤人征之。于涂之人征之也。非于涂之人征之。于至愚极恶之人征之也。何以谓圣人贤人。为人子而能尽其道于亲也。为人臣而能尽其道于君也。而比俗之人。徇妻子则能竭其力。纵嗜欲则能致其身。此涂之人能为尧舜之验也。妇人之淫。男子之市。窃非失其本心者。莫肯为也。而有或诮之。则忤于色。怒于言。故禽兽之一其性。有人所不及者矣。而偏且塞者不移也。人之失其性。有禽兽之不若者矣。而正且通者具在也。宋元凶劭之诛也。谓臧质曰。覆载所不容。丈人何为见哭。唐柳灿临刑自詈曰。负国贼死其宜矣。由是观之。劭之为子。灿之为臣。未尝不明于父子君臣之道也。惟知之而动于恶。故人之罪视禽兽

为有加。惟动于恶而犹知之。故人之性视禽兽为可反。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痛哉言乎。非明于天性。岂能自反于人道哉。

原人下

方苞

自黄帝尧舜至周之中叶。仅二千年。其民繁祉老寿。恒数百年不见兵革。虽更姓易代。而祸不延于民。降及春秋。脊脊大乱。尚赖先王之道泽。以相维持。会盟讨伐征辞执礼。且其时战必以车。而长兵不过弓矢。所谓败绩。师徒奔溃而已。其俘获至千百人。则传必特书。以为大酷焉。自战国至元明。亦二千年。无数十年而无小变。百年二百年而不驯至于大乱者。兵祸之连。动数十百年。杀人之多。每数十百万。历稽前史所载民数。或十而遗其四三焉。或十而遗其一二焉。何天之甚爱前古之民。而大不念后世之民也。传曰人之于天也。以道受命。不若于道者。天绝之也。三代以前。教化行而民生厚。舍刑戮放流之民。皆不远于人道者也。是天地之心之所寄。五行之秀之所鍾。而可多杀哉。人道之失。自战国始。当其时篡杀之人。列为侯王。暴诈之徒。比肩将相。而民之耳目心志移焉。所尚者机变。所急者嗜欲。薄人纪。悖理义。安之若固然。人之道既无以自别于禽兽。而为天所绝。故不复以人道待之。草薶禽豸。而莫之悯痛也。秦汉以还。中更衰乱。或有数十百年之安。则其时政事必少修明焉。人风必少实焉。而大乱之兴。必在政法与礼俗尽失之后。人之道几无以自立。非芟夷荡涤不可以更新。至于祸乱之成。则无罪而死者亦不知其几矣。然其间得自脱于疮痍之余。剥尽而复生者。必于人道未尽失者也。呜呼。古之人日夜劳来其民。大惧其失所受于天耳。失所受而不自知。任其失而不为之所。其积也遂足以干天祸。而几尽其类。此三王之德。所以侔于天地也与。

天人篇

张铨

天之所以成形者。气为之也。人之所以成质者。亦气为之也。人既有是气。必有主宰乎是气者。则心为之也。心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正目而不见其形。倾耳而不闻其声。而实流行于四肢百骸而不可遗也。夫以人而视天。气之至微者也。以至微之气。而犹有主宰者存。岂大虚之广远。大化之幽深。而谓无物焉以主宰之。无是理也。程子曰。以其主宰而言谓之帝。固非路远言妖。如泰西之所述。然阴阳纯会之处。造化微妙之所。无臭无声。必有元精焉以为之主宰。不可诬也。或曰然则天人感应之故。皆是主宰者有以察之。故或则培之。而或则覆之也。曰无庸也。天人一体者也。何以明其然也。三才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形而上者。一理之充周。形而下者。则一气之融结也。天之所以成形者。是气也。人之所以成质者。亦是气也。气犹水也。鱼之游于江海也。嘘

吸而吞吐。鱼腹之水。即江海之水也。离之而无可离。画之而无可画也。其感应之不爽也。理有以相通。即气有可以相触也。如心之于四肢百骸也。一发之痛心必觉之。一肢之痒心必知之。降祥降殃。是以捷如影响也。诗曰。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及之云者言乎其体之一本也。而人之自绝于天者。见为己之身也。不知其为天之身也。纵嗜欲。蔑礼义。丧志伐性。所以病乎。天之身者无所不至。在天方悄然以悲。惻然以痛。而彼昏不知。且谓天道梦梦。于我何有也。不亦大可哀耶。呜呼。古圣人于天人之际三致意焉。欲人知其体之本一耳。不悟其体之为一。而幽独之中可以惟我所为。其甚者遂至为天所绝。而忍降之割。如毒疽溃痛。虽一身之物。亦有时决而去之不复惜。可不惧哉。

书天人篇后

陆耀

天人一气。呼吸感通。修吉悖凶。惟人自取。今人行一善事。即期福报。久之寂然。谓天果梦梦。不以厝意也。然见作恶之人。曾不旋踵。显受殃祸。又谓天之报施。似急于瘝恶。而缓于彰善者。不知人有望报之一念。即日降之福。而常见其不足。犹人血肉荣卫。日受滋养。而初不知感。及内有脏腑之忧。外有疮疡之疾。药饵针砭。攻救并施。如所谓毒疽溃痛。决而去之不惜者。然后知向者之饮食起居晏然无事。皆所以报其无病之躯。天之降福于人犹是矣。岂曰缓于彰善哉。且善亦有辨。苟非读书穷理。将日从事于不善以为善。为之愈力。不善之及人愈远。天之欲而去之。当不啻其毒疽而溃痛也。如教子弟之徒以词章功利。待朋友之徒以声气党援。事上官之徒以逢迎馈问。治百姓之徒以宽纵因循。凡人之所谓为善。皆天之所谓不善。以是而责报于天。安有不爽焉者。然则人宜朝夕自省曰。吾之所为。其毋乃为疽为痛。为天所欲决而去者乎。而奈何饮食起居犹得晏然无事乎。如是则不善之途塞。望报之念消。天人感应之理真见。如心之主宰乎四肢百骸而不可遗矣。

天道论上

张尔歧

吾乡邢先生。作天道难知论。以纾其怨。予读而伤之。释曰。天道之难知也。求天道者之自为不可知也。其视天若有国之君然。日悬尝罚。以待功罪。铄铄而衡之。毋怪其愈推而愈不应也。推而不应。因以衰君子之心。而作小人之气。吾惧其说之长也。夫天与人之相及也。以其气而已。寄其气于人而质立。质立而事起。事起而势成。而天之气因之任之。若水之行于山崖谷莽旷之墟。为奔为跳为涸为湫为人立为安流。亦不自知其至也。圣人逆观其势。而知其衰兴。决之数百年之前。应在数百年之后。若有鬼神。人以为圣人之于天道。如是其

着明也。而垂之训者。不过曰惠迪吉。从逆凶。福善祸淫。积善余庆。积不善余殃而已矣。其曲折必至之势。不能为人言也。而人执此一言。以衡古今祸福之数。见其不应。以为无天道。甚矣其固也。古今称善不善之最著者。无如周秦。人以周八百秦二世为天道。又即以周八百而灭于秦。秦祖孙继恶。而卒灭周。为无天道。不知周之八百。周之善气足以及之也。亦文武周公能积其善以势而被之八百也。其亡也则势尽而善与俱尽。无是势。无是善。则亡焉宜尔。秦之以恶灭周也。秦用其恶以乘人之衰。无文武周公之善久势以抑制之。故胜也。二世而恶之势极。恶之气亦极。极则尽。则人之怨怒之势以极而全也。而世之人快指之曰天道。曰天道者。犹之曰自然而已矣。势之所必至。气之所必至。安得不曰天道也。国之兴替则。然年命之永促。子孙之单繁隆降。以至卒然之祸。无妄之福。或以类至。或以不类至。此其势安出欤。曰天之生是人也。犹父母之生子也。气至则生矣。而人之得之也则曰命。其得失也。若器受物。狭则受少。宏则受多而已矣。其命是也。若以物与人。适多则与多。适少则与少而已矣。其善而短也。清纯之气适短也。其恶而长也。则浊乱之气适长也。永促定于其生之初。迨期而尽。天亦不可如何也。至于子孙。则天之气与其父母之气。相为多少也。父母而贤而气适少。天不能以多与也。父母而不贤而气适多。则子孙或得厚焉。或得多焉。适值其清。或得贤焉。血脉性情。起居伦类。皆气所乘之势也。贤者之为善人见之。气之多寡人则不见。执所见以疑所不见。则过矣。然则恶人之子孙。逢吉者百年不得一人焉。其非天有以抑制之然欤。曰不善人之不足以召善也。犹浊律之不能为清声也。其用天之气。则如烈火之化物。费者实甚。子孙逢吉。安可以数数见也。至衰季之际则不然。天之气背旦而向暮。若汲之井。清者不给。其时之君若臣。又日以其昏戾淫僻之治。参和挠逆。结为客气。天亦若诘其常然之性。以听所为。凡为彗为彗为震为霾为水为旱为疾疫为蝗螟。杀人害物者。皆恶人之所沃灌滋益酌而自蕃者也。世所为禁奸防民之具。又适足以制善人贤人。君子率求自善而止。不知取圣人之经法。以破阴邪之势。富厚荣利。子孙蕃庠。不彼之归而孰归哉。要之势极则尽耳。尽则天之常然者于是复伸。势之所至。善恶从而消息焉。不止国家之大也。祸与福之适然者何也。曰是亦不可归之适然也。其致此者甚渐。人不知以为适然耳。善者之适祸。必有召其适祸者也。不然则周身者疏也。周身疏不以善免。如袒者之当白刃也。若恶者之适免也。必有宜免者也。不然则欺人而适售也。欺人而人不知。恶草之得蔽。芝蕙且不及矣。曰善恶之气之行以势如是。恶者其知所恃乎。曰否否。善恶之事。不自一身止也。是且被之人。亦不自一人止也。是且被之人人。被以善而不喜。被以恶而不怒。岂情乎。势也者。积人人之喜怒而成之者也。善恶之势成。人喜人怒之势亦成。势成而恶

者自防之势皆怒者可藉之势也。其不以此事应。而以他事应。不以此时应。而以他时应。需其成耳。故善之势失。可以制于恶。恶之势成。且终制于善。善可使极。恶不可使极。易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则势既成之故也。奈之何可不一于善也。故古之为善人者。严思虑讷嗜欲以杜费。考得失慎言动以利用。亲君子附众人以增烈。正基绪教子孙以永世。动而得吉。人以为天之报善人者厚也。亦知善人之积以自全者如此哉。人之求天道者。则积不至其分。而责所应。应已至其分。而犹责所应。是朝种而夕然炊。陨霜而求嘉禾也。不可得矣。然则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子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此数说者。非天之衡人者至欤。曰非也。人之不可绝于天也。犹草木之不可绝于地也。根芟不属非地。故夺之而自不生人之受是气也。其末在人。其本在天。持其末以动其本。为善为恶必有相及者矣。相及而逆其常然之性。则自为竭绝之道也。夫子所云动天。所云获罪。言人与天之以气相属也。故善恶之自喻者。吾达乎天之实也。人与人同系于天。善恶之被人者。亦其相连而达天之实也。至于善恶既形。积而成势。势之既成。祸福归之。昼所云惟德是辅。言其势之既成。天与而人归也。其绝之也。非天之故绝之。其辅之也。非天之故辅之。积于善恶者之所自致耳。方其积之未至。亦必有其受损受益者矣。小益而人不及见。小损而人亦不及见。而积而至大者。世不恒有。人所以终疑天道尔。曰。伯夷比干。积不至乎。曰伯夷之贤。贤以饿。比干之仁。仁以死。惜伯夷比干而以饿与死疑天道。是惜其贤与仁也。伯夷而千锺。比干而苟存。则何以惜之。因势以成。吾志亦曰天道而已矣。则甚矣疑天道者之与于恶也。于善恶之数。未识其所归。祸福之应。不详其所起。徒欲铄铄而求之。天道岂若是劳乎。吾故曰天之于人也。不能相御以心。而相及以气。则天道亏盈而益谦之说也。又曰因势所至。而归之自然。则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二者皆天之说也。

天道论下

张尔岐

曰。以天道为必不可知者非也。不可知。是天不足恃也。以为必可知者亦非也。必可知。是天可以意也。不足恃。是为不量天。可以意。是为不量己。不量天。则视天过疏。长中庸之怠。而夺小人之忌。不量己。则信己过是。忘修悖之虑。而责阴阳之失。二者诬天均也。其以为不可知者。又未有不始于妄意可知者也。以为可知而责之。责之不得。以为不可知而委之。责慈于父。必无孝子。责礼于君。必无忠臣。责福应于天道。必无良士。责天之过笃者。责己之过薄者也。其心曰我之所为。已是矣。无非矣。天之列我何等也。艳人之得之

曰。彼何长于我而得之。我何不遽得也。于人之失曰。是于法宜失。及身处忧患。又讶其何以并及也。有一得。则曰天道。有一失。则曰无天道。百年之内。不能有得而无失。故疑为有。疑为无。反复而不能自决也。天不以物之恶杀而废秋冬。不以人之恶险而废山海。不以人之恶祸而废消息也明矣。奈何初责之以可知。而遽委之不可知也。消息之所之。天不知其何以至也。人于其中得盛衰焉。人秉天之气而然耶。天之自着其气于人耶。固不能为愚者息机。亦不能为智者易轨。而君子之所为福。小人必不能得。小人之所为福。君子必不肯受。是盛之气一也。取盛者异其质。君子有时得祸。必不同于小人。小人免祸者多。方有时甚于君子。是衰之气一也。履衰者异其事。以为可知耶。是欲天异己于众人之例也。君子固有其祸。小人固有其福。天已不异君子矣。以为可知。是不量己之过也。以为不可知耶。君子小人。固已不同量矣。此修悖之最可据。而予夺之不可诬者也。以为不可知。是不量天之过也。易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之不可如何。不能为君子异者如是也。又曰易者使倾。危者使平。天之有以予君子者然也。天道终古予君子。而世人终古疑天道。则何也。以故分不可得而明也。人君子人而人知之。人知其故分之多寡也。虽有上智。必不能知天所予之故分矣。后之予之不得而知也。夺之不得而知也。而或予或夺。必有不如其故分者。可以意而决也。吾验之养生而知其然。人之死生。必有其期矣。然精明强固每得之淡嗜欲平心气之时。知生之可引以长也。昏惑疾病每得之恣欢娱极思虑之时。知生之可迫以短也。有时养者未必长。而不养者未必短。其及是适止也。安知不养之不先是止也。其能及是乃止也。安知善养之不更进于是也。人之命不可前期。谁能指所余之分。为天所予之分乎。富贵福泽。亦是类而已矣。人不知君子之分。莫见天之予君子。人不知小人之分。莫见天之夺小人。世又鲜自疑其非君子。而惊所获之已优者。故疑其可知不可知无已时也。乃君子之奉天也。湔涤积累。唯日不足。于欲易给而不求。于害轻受而不惧。富贵则大吾业。贫贱则精吾事。默听天之所为。而尽吾力之所可至。循于自然之野以休焉。其于可知也。曰可知者如是。聊以自慰也。其于不可知也。曰不可知如是。吾以自威也。可知不可知交信其必有而已。不然。执睫间而疑幽窃。抱侈志而责逾量。舍日用饮食而眩瞽于祸福征应之间。亦惑矣。

原命

张望

古之原命者。合天与人。先理而后气。今之言命者。离人于天。任气而遗理。呜呼。何其言之悖而不可训也。夫人事有顺逆。天命有治乱。理与气不同立。治与乱故异命。自生民。来几千万岁矣。蔚之为事功。显之为德行。古今益以日远。天地久而长存者。天命常始。人事常因。人事常主。天命常辅。然而命

不可以一日不治。则理不可以一日或屈。气不可以一日使伸。何以明其然也。夫理犹君也。气犹臣也。君有圣庸。臣有忠横。理得其衡。则气效顺。气效顺则气辅其理而天命治理。失其衡则气侵权。气侵权则理役于气而天命乱。是故有治命。有乱命。有命将乱而复治者。有命将乱而人治之者。有命乱而人治之者。有命乱而不可复治者。治命者何。尧舜汤武之惠迪吉。桀纣幽厉之从逆凶是也。乱命者何。羿得以篡夏。秦得以代周。咸阳之士无孑遗。长平之尸数十万是也。命将乱而复治者何。孔子畏于匡。围于陈蔡是也。命将乱而人治之者何。焚廩可以下。谟可以出。微服可以远是也。命乱而人治之者何。少康之复夏。光武之兴汉是也。命乱而不可复治者何。跖修而回夭。牛疾而鲤亡。孔穷于鲁。孟老于邹是也。夫前古天人之际。如此其大较也。故曰人事有顺逆。天命有治乱。理与气不同立。治与乱故异命。吾以是叹圣人之立身也。圣人之事天也。奉天之治。违天之乱。不奉天之乱。违天之治。奉天之治而得福为恒。违天之乱而得福亦为恒。而有时皆爽焉。圣人不惧。奉天之乱而得祸为恒。违天之治而得祸亦为恒。而有时皆爽焉。圣人不为。故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子思子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孟子曰。妖寿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曰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又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然则自内者尽人以符于天。自外者进天而退乎人。夫乃真知天命矣。今也不然。庸庸以自好。沓沓以为事。愚者昏弱而不进。黠者贪污以自贼。虽辟其愚。惩其黠。不憚告之以人理。彼且曰有命焉。有命焉。则离人于天者矣。任气而遗理者矣。离人于天。曾有事乎哉。任气而遗理。不谓之乱命。可乎哉。惟昔圣人知生死之故也审。然莫知生之时。莫知死之日。及乎事已至而效。故违然后归之于天而已。不与非徒释众疑。以坚为善而已。抑诚气之加乎其理者。无可如何耳。未有忽其事而任其命者也。有人于此。苟焉怠其事而弃其生。不能衣食。而冻饿且死。岂命乎。如曰命也。前乎死者将责其惰与。抑逆料其死而姑不责与。设早自奋。以有衣食。而不冻且饿。将悯其勤与。抑逆料其不死而不用吾悯与。于多行不义以取辜。改而免者何以异是。呜呼。其可谓不思也已。其亦异于圣人也已。其真不知命也已。

书立命说辩后

罗有高

明中叶有袁子者。作立命说。其说曰。人为善则美报随之。有一善必有一报。善之大小。立之格。日籍之。计日课数告天。天将絜其多寡长短轻重以。适其

等。不差爽厥分。济阳张子。闻而非之曰。是异端曲说也。是銜小惠微勤。与天地鬼神市者也。为人臣而矜功伐。邀宠利。不可谓忠。为人子而显勤劳。邀厚分。不可谓孝。藉小惠微勤。邀福报于天。不可谓善人。不可谓畏天人。舍六经语孟所教之公善诚善。而学伪善以自私。虽曰吾以济物也。私伪之心。积以望报。报不至将疑。报既至将怠。其济于物几何矣。罗有高曰。张子之陈谊高矣。虽然。吾惧杜塞中下为善之路也。记曰无欲而好仁者。无畏而恶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上焉者之于善也成。肤革毛髓。悉善气之充。中焉者灼知善之益。若水行之资舟壺也。其见不善也。浼之若涂。中下者之于善不善也。如景然。如梦然。不必辨也。显之严王法而勉也。幽之严鬼神而勉焉。或名誉之动而勉焉。或章服之监而勉焉。依朋类因习而上下焉。下焉者之于恶也成。其为欲也。邪僻而悍。干冒王法。欺诬鬼神。以径遂其欲者也。其为恶也。名誉崇之不为变。讥毁集之不为变。公为之不甚畏人知。诚为之必不屑以伪善参之也。故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强仁。下愚不移。是故上焉者天地清纯之气之萃而闲有者也。下焉者天地浊驳之气之萃而闲有者也。常有者中人尔。而中人者有欲畏。先王知夫中人者之欲畏之大可因也。是故树之皇极以正其观。之彝伦以理其统。之礼仪以定其位。文之颂辞以驯其野。饰之筐篚燕好以联其情。虑有闇而不明也。于是通之师友讲说以极其奥。虑有强而不逊也。于是鬯之音乐鼓舞以感其天。繇焉而才美出于其伦。于是乎荣之爵赏以旌之。教周备而恬不率。放敖俯张。于是乎施之刑挞以威之。移郊遂画井疆以媿艾之。刑赏昭而欲畏壹。欲畏壹而王道亢。若是其迂且难也。当其时无欲无畏。中道若性者。固宜有之矣。而缘欲畏而服教适善者。不其众矣乎。慕风声。象魏。然后明好恶之乡。定欲畏之分。以畏为堤。以欲为表。勉而趋事者。不逾众矣乎。是皆不能离乎私且伪者也。先王不忍殊异之。容保无疆。总而教之。博之艺术以怡翫之。宽之岁月以坚树之。及其成也。和顺浹。诚信通。欲恶泯。天则着。德产精微之致。人人晓为固有。曲杀经等繁委之数贯习。说乐而调。敦比而不厌。而王道四达矣。上焉者无欲畏而功。无所事吾教。下焉者邪僻无所畏。吾之教施之而穷。唯诛殛窜流之待耳。中焉者之好仁恶不仁也。诚不诚杂。而其于欲畏也无不诚。其于欲畏也诚。斯其良知能之见端。可牖馭而充之者也。故曰圣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故曰议道自己而制法以民。张子之说。得无所谓不以鸟养养鸟。以己养养鸟者。吾见爰居之骇笙镛而窜匿也。且其于天人之际也似察。而莠离未遽之游。意而为之辞者也。曰大禹孔子之言天。以理势之自然者为天。非谓纪功录过。丝丝而较者为天也。言天之可畏。非谓天之可邀也。是则然矣。夫张子之所谓自然者。犹曰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云尔。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其非覲髻阔略偶会其适之谓至神至精。肖类

应辨。若刻符契。眇不睹其朕。故曰各正性命。物与无妄也夫。然则天之纪功录过。丝丝而较。视人自疏簿书尤密核矣。权衡不言而人取平焉。度不言而人取幅焉。概斛不言而人取量焉。绳墨不言而人取曲直焉。规矩不言而人取方圆焉。此其程品井辨。极于锱铢厘忽累黍。而人不谓苛。数者之陈于前。即大奸猾。无所施其谬巧而诡遯。人人之准威福于天地鬼神如斯矣。故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也。故夫先王之严天地鬼神则白矣。本太一。专阴阳。柄四时。记日星。殽地则曰降之社。仁义则曰降之祖庙。兴作则曰降之山川。制度则曰降之五祀。郊之日皮弁听祭。报丧者不哭不敢凶服。泛埽反道。乡为田烛。帝牛必在涤三月。蚩蚩黎。无不被以奉天之实者。为社事。单出里。为社田。国人竭作。邱乘。供齐盛。蚩蚩黎。无不被以奉地之实者。发爵赐服。于禘。出田邑。发秋政。于尝。大政大礼大兵大刑大役无不临之以天祖。纲之以百神。神明之惠。下畀鞞庖翟阍之贱。报飨之礼。达于猫虎。中天下而立。而不敢擅一事。专利万物。而示上有所承。精厘祀典。不杂以淫祀。而不遗小鬼神之劳。非以为文也。诚彻知夫神明之德。幽明之故。诸生之原其情深其礼恪其事忠。其服之以躬也详。其敷之于治也察。故其时黎民黼熙。鬼神怀。胎卵遂育。繇斯道也。去圣远。失义而陈数。主者怠嫚。勉强踵故而行。与工祝同昧。秦汉之际。器数坏散。饰淫巧。杂采陋儒愚巫之法。施之太常。后儒鉴其诬黷不经。矫枉而枉一切虚冒之曰理。金谓无物。视前圣礼制。几若优伶之为。张子祖其意。不复寻揣本末。从而辞之。是欲人之诚于善。而杜诚之原。欲人之畏天。而以阔略覲髻为教也。张子曰。吾病夫志为善而不本于六经语孟也。夫六经语孟之与袁氏之说相悬也。顾待辩说哉。虽然吾且通之。贾无良金。所夹之金不中程。一倍之。再倍之。程与良金埒。则主物者与物矣。其与夹恶金而强贾者殊矣。其与造伪金充良金者又殊矣。其与徒手而志窃者又殊矣。其与操刃而夺者又殊矣。使有告者曰。畜良金。金不费而货好。彼其不信乎。又有告者曰。勉畜良金。无以货为也。将有谒而请之者。彼其不信乎。故吾以为奉袁氏之说。而诚劝循行而不怠。是将可与语六经语孟矣。吾窃惧夫奉袁氏而若存若亡也。则其善芽已焦也。吾又惧夫精造伪金。与良金乱也。篡六经语孟。翼虺虎而拚飞也。等而下焉。不犹曰金不中程。吾耻之。造伪金。吾犹有所费。不若徒手而窃。徒手而窃。不若操刃而夺邪。张子曰。当其为恶。不参一善。及其为善。不参一恶。是恶齐桓晋文而取高洋朱温邪。取其为恶不参一善。以其强资为可用之于善邪。是谓操刃而夺者。为可风以纯用良金不欺邪。其不可得已。张子曰。人胃有积虫。于是乎不嗜五谷。嗜泥炭。积虫夺其饮食之正矣。知其为病。急舍所嗜。用药杀虫。渐进五谷。则元气可复。不然。是且不得为完人。吾亦曰。胃有积虫。未可骤进五谷也。进五谷将牾而啻。

无裨其胃而反伤焉。必先用药杀虫矣。袁氏之说。即未必其按古汤液。亦杀虫从治之剂也。何也。世之諄天地鬼神也久矣。明之中叶。纪纲紊。政刑忒。国法不足为威劝。而有人焉。取威劝于天。取威劝于鬼神。其有省身涤恶之意矣。张子曰。人之胃中积虫何物哉。躁进幸得之念是也。吾则曰。诚躁进与。幸得与。黠桀者将鹜走权宠之门。求遂焉。券而索之矣。而信奉袁氏之徒。固犹移其近权宠之心。以上邀苍苍之天。与不见不闻之鬼神。不敢空邀。而必自课其小善微勤以求鉴。循是而不休。将有觉其躁进幸得之念之非。反于公善诚善。而不难虫杀而五谷进。将有味之而甘。厌饫而不舍者矣。易曰纳约自牖。孟子曰教亦多术矣。夫天地鬼神之德之盛也。其甚哀矜斯人也。与人之恕也。与善之博也。其必不专一道也。可推而明也。张子之意。曰天也者。积理之精博者云尔。鬼神者。气之能。理之用云尔。故曰理势之自然。而不知其堕于覬鬻阔略也。欲致其尊畏。而不知其敝之流于空荡而嫚也。论语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释之曰民义者鬼神之奥。务民义者敬鬼神之实也。远之者犹曰天难谄也。皇天无亲也。一念善。鬼神好之。不以往恶介。一念恶。鬼神恶之。不以往善赎。好恶无常。唯善恶之鉴。非若骨肉之属伦类之与之相缠绵也。以斯之谓远之也。故曰父尊而不亲。天尊而不亲。鬼尊而不亲。命尊而不亲。火尊而不亲。火也者。日用于人也。失厝则燔无所择。不以久用。于人有爱也。以斯之谓远之也。易大传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状。状也者。体质之颂也。情也者。好恶也。其容微。故曰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好恶充盈。周流乎六虚。故曰体物而不可遗也。允矣哉。

功行录序

陆陇其

圣贤之书。劝善戒恶而已。或以义正。或以福诱。而劝同。或以义禁。或以祸怵。而戒同。夫祸福之于善恶。犹影之于形也。君子衡理不衡数。而其教人未有不兼言祸福也者。理足以尊天下之君子。而言福然后足以引天下之中人。言祸然后足以惧天下之不肖。其见于经传者。固已深切而着明矣。君子虽不以欲福而为善。不以畏祸而不为恶。而夫子犹曰君子怀刑。是以圣贤自勉。而恒以不肖自防也。于乎。此其所以为君子与。周礼司徒掌邦教以扰安邦国。保息六以养之。本俗六以安之。三物以兴之。八刑以纠之。月吉而始和。岁终而受会。乡州党族闾比之中。莫不以时而读法。故其为教也。有本有根。博而贯。简而详。荡荡焉。平平焉。无细碎蔓衍之说。而其时之人。亦但以为道而不以为利。知畏法而不知畏天。吉凶休咎之说。仅见于圣君贤相之诰诫。而非所以为教民之具。明明棐常。绝地天通。此其所以为盛也。圣贤不作。教化不明。法足以禁显恶。而不足以禁隐慝。惟天之报施。终古不易。以济人之所不及。而

又不能无盈缩迟疾之异。错综参互之变。原始要终。不失累黍。而当时鲜不以为香渺而不可知。祸福之自人者直而彰。自天者微而变。直而彰者既有所不及。而微而变者又不能以天下信。则中人以下将无所畏而靡所不为。仁人君子能无忧乎。不得已而博考古今。述其福善祸淫之。而备着其所由。以明天道之必。然家悬一律令于屋漏之中。户置一斧钺于席之上。使览者惕然于心。以去其所疑而坚其所畏。虽其言若屑屑焉。而离类析归。深索隐。略显恶而严隐慝。其察物也无遁形。可不谓慎独之助与。宋之季也而感应篇出焉。明之季也而功过格出焉。是皆仁人君子居下位。不得已而救世之作也。故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王道不明于上。而夫子作春秋。今虽万不敢比是。而意则庶几焉。此固非盛世之所宜有也。虽然。既已有作。则虽盛世有所不废。又岂独不废而已。必将为之敷畅其说。扩其所未备。阐其所未至。以丁宁天下之耳目。而惟恐其不信以从。是亦仁人君子之所用心也。邑李子荪奇。所辑功行录广义。余甚敬其用心之厚。用力之勤也。呜呼。士君子得志于时。身任民物之责。举先王之教而明之。大纲举。万目张。无取乎细碎蔓衍之说。而所以劝戒人者。亦不俟乎天降之威福。则是书可以不作。今李子既不得志于时。蕴其意而无所发。蒿目而不能已于言。而又不欲其言之大且深以无当于流俗也。乃取夫世所易信之书。广为衍说。平易朴茂。不饰不文。而勤恳曲至。应规入矩。期无失于圣贤之意而后已。昔贤有云。不为良相。则愿为良医。李子之书。其亦世之药石与。假令李子得有为之柄。以行其所欲。而不徒见诸空言。其所就果当何如也。

州泉积善录序

姜宸英

客曰。古人谓阴德如耳鸣。己可得知。人不可得而闻。今积善录之刻何居。曰。此其故人八十岁翁朱紘氏之所为也。非吴子之意也。且吾征之孔氏矣。昔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矣。鲁国之法。鲁人有赎臣妾于诸侯者。取金于府。子贡赎人于诸侯。而遗其金。孔子曰。君子之举诸身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施于百姓者。非独适其身之行也。鲁国富者寡而贫者众。赎而受金则不廉。不受则后无复赎。自今以后。鲁人不复赎矣。夫受牛贪也。不受金至廉也。孔子之于二子。其所与如此。而所见非如彼。甚矣。圣人之乐善无已也。苟其可以诱人于善也。利且不避。而况于名乎。昔宋富郑公于青州。赵清献公于越州。赈荒之法。一时名儒。皆为文纪之。而元之何长者。至微末也。胡汲仲亦为文具述其事。此录所载赈荒施药救灾助丧施棺诸事。皆有良法可守。后人仿而行之。为利无穷。君子之与人为善也。不独从而称道之。又以其法之不可没也。复乐书其事以贻之后焉。苟曰是嫌于名与利

而避之。见之者亦曰是近于为名。近于为利。吾无述焉。是私也。非公也。宜为圣人之所不取矣。吴子名之振。字孟。浙之石门人。博学。善文辞。方需次京职。有重名于时云。

感应汇传序

彭定求

窃惟天地间万有不齐。一感应之道尽之矣。感应者理与气合而参焉者也。溯夫穆清之始。一理浑全。所谓粹然至善也。一阳一阴。错综往来。莫之终穷。人生而清浊以殊。刚柔以判。于是有善不能无恶。而祸福乘之。运之者气也。宰之者理也。此感应之必然。莫之致而致者也。今者学士大夫之论有二。一则欲感应而讳之。一则欲感应而略之。其讳之者。富贵利达之习重。机械变诈之术深。辄援天道远人道迩之说以自便其私。谓夫太上云尔者。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以儒者而袭道藏之绪言。非愚则诞。故有强辨饰非。纵至历报彰明之后。而不肯前车是鉴。是诚无忌惮之流也。其略之者。玩心高明之域。游心旷远之途。遂无善无恶之说而误任之。谓为善去恶。即涉于计功谋利之门。初非君子之所以立教。将人人尽托于上智。而防检日。补救日。则亦偏执之过也。循是二说。纠纷煽惑。如痼疾之中于膏肓而不可解。所以善不敌恶。祸不抵福。宜夏子之惘然深忧而汇成是传矣。吾谓是传之善也有三。一曰翼圣经。一曰赞王化。一曰顺天心。福善祸淫之大旨。具见于五经四书。而篇中因纲列目。使人返身而按。据事而稽。所以为家喻户晓之书。有是传以为之条晰。为之贯通。无非慎独工夫之条目。故曰翼圣经也。士行浮靡。民俗偷薄。劝之以章服。齐之以刑罚。而冒滥既多。幸免尤众。则所以格其非僻者。断非刑驱势禁之所及。有是传而天地鬼神。如临如质。庶几恫心耸目。可以潜移默化。故曰赞王化也。上天之仁爱斯人至矣。风雨露雷。无非至教。昊天曰明。昊天曰旦。岂涉于矫诬之谓哉。神道炳灵。格于穹壤。有是传而义警于遁人之铎。兆显于卜史之繇。故曰顺天心也。吾愿亟登梨枣。为持异论者示之针砭云。

与翁止园书

方苞

仆晚交得吾子。心目间未尝敢以今人相视。及遭祸。所以悯其颠危。开以理义者。皆不背于所期。是吾子所以交仆之道已至也。有疑焉而不以问。则于吾子之交为不称。故敢暴其愚心。近闻吾子与亲戚以锥刀生隙。嘖有烦言。布流朋齿。虽告者同辞。仆坚然信其无有。然苏子有言。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毋吾子之夙昔。尚有不能大信于彼人者乎。仆往在京师。见时辈有公为媒渎者。青阳徐谄孙曰。若无害。彼不知其不善而为之也。吾侪有此。则天厌之矣。昔叔孙豹以庚宗之宿致馁死。叔向娶于巫臣氏而

灭其宗。修饬之君子不独人责之。天亦责之。诒孙之言。可谓究知天人之故者也。仆自遭祸。永思前愆。其恶之形于声动于事者无几也。而遂至此极者。既将以士君子为祈向。而幽独中时不能自洒濯。故为鬼神所不宥。吾子高行清德。岂惟信于朋友。虽乡里间愚无知者犹叹羨焉。然则子之行身其慎矣哉。仆又闻古人之有朋友。其患难而相急。通显而相致。皆末务也。察其本义。以劝善规过为先。仆自与人交。虽素相亲信者。苟一行此。必造怒而逢尤。仆每以自伤。然未敢以忤吾子。于前所闻。既信吾子之必不然。于后所陈。又信吾子必心知其然。是以敢悉布之。

答门人问学

李中孚

承谓静坐中反觉思虑纷拏。此亦初入手之常。惟有随思随觉。随觉随敛而已。然绪出多端。皆因中无所主。倘以始焉未能遽免。不妨涵泳圣贤格言。使义理津津悦心。天机自尔流畅。以此寄心。胜于空持强制。久则内外澄彻。自成一派矣。所存于己者得力。则及于人者自宏。在在处处可以转移人心。纵居恒所应之事所接之人有限。而中心生生之机原自无穷。此立人达人邦家无怨之本也。欲知孔颜之乐。须知世俗之忧。无世俗之所以忧。便是孔颜之所以乐。乐则富贵贫贱患难流离。无入而不自得。即不幸至于饥饿而死。俯仰无忤。莫非乐也。轮回之说。吾儒未尝道。君子唯尽其在己者。三涂八苦。四生六道。有与无任之而己。若因是而动心。则平日之砥修乃是有所为而为。即此便是贪心利心。又岂能出有超无。不堕轮回中耶。积善有余庆。积恶有余殃。报应之说。原真非幻。即中间善或未必蒙福。恶或未必罹祸。安知己之所谓善。非天之所以谓善。人固有励操于昭昭。而败检于冥冥。居恒貌似谨愿。无非无刺。而反之一念之隐。有不堪自问者。况即表里如一粹乎无瑕。而艰难成德。殷忧启圣。烈火猛焰。莫非炼之藉。身虽坎壈。心自亨泰。至于恶或未即罹祸。然亦曷尝终不罹祸。明有人非。幽有鬼责。不显遭王章。便阴被天谴。甚或家有丑风。子孙倾覆。念及于此。真可骨栗。以形骸言之。固颜夭而跖寿。若论其实。颜未尝夭。而跖亦曷尝寿也。噫。尽道而夭。虽夭犹寿。况又有不与亡俱亡者乎。昧道而寿。虽寿犹夭。况又有不与存俱存者乎。诗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在帝左右。原非诞语。而孟氏所谓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然则生前之享年虽永。识者所羞齿。夫亦何可并衡也。理本至明。何不可解之有。总之学贵知要。而晰疑须是循序。方谈静功。而辄泛及于位育参赞等说。未免驰骛。恐非切问近思之初意也。

答范彪西书

王复初

承赐经训。极为敬服。蒙虚怀下询。弟就其所见者言之。今夫人性本善。圣贤体用。人人俱足。止为气物欲。沈迷颠倒。以致天渊悬隔。蚩蚩之众。日用不知者勿论矣。乃有学富才雄。师心自用。以致机械变诈。罟擗陷阱。流为小人而无忌惮。何也。古人幽独之中。俨若上市临汝。神明降鉴。故妄念不生。天理来复。此戒慎恐惧之正脉。乃迩来谈道之士。以为谈理而不必言应。夫无所畏而不为恶。是生知安行也。君子怀刑。知者利仁。生安者几人乎。生安者不可得。而扫除感应。不几开人之纵肆乎。羿禀禹稷。南宫之问。夫子不答。正是深契于心。彼之问明明折贬三家。推尊孔子。若一答之。未免有碍。而极称其君子。再赞其尚德。则夫子之嘉与可知。而善恶之报断然不爽可知也。又谓地震阴雨之棼棼。是偶然耳。不与人事。夫天之垂象。所以警人。人之作德。所以挽天。故成汤自责而致甘霖。宋景一言而挽星变。日变修德。月变修刑。诸如此类。史不胜数。圣天子尚多修省而敢云不关人事乎。又谓人死无知。夫死而无知。则无鬼神也。无报应也。他不具论。独以易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又曰原始反终。故知生死之说。夫鬼神不惟有其理。且有其情。不惟有其情。且有其状。人世有赏罚。亦有报应。事神事鬼。知生知死。一以贯之。此孔圣之训。而非后人之臆说也。又有谓圣人歿后。其气亦散。然则郊社禘尝。在帝左右。俱属空言。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俱诞妄不经矣。然则报应森严之理。非徒劝愚流。亦以警贤知也。愚流犹知信。而贤知不信。其酿害更深矣。先生谭理。必取其精当。而一以劝善警恶为指归。弟之佩服。出于中心之诚然耳。偶因辱问。敢布素心。

持盈论

刘开

盛则必衰。满则必亏。天下莫不同之。即君子之道亦不免也。名节盛而党锢之祸兴。道学盛而伪学之禁起。物忌太盛。非徒世运之咎也。积财踰万而盗窥焉。积书踰万而火败焉。天非不知积书之愈于聚财也。而灾即随之者数不可盈也。夫天之恶盈也。甚于其恶不善也。人之恶满也。甚于其恶不义也。齐桓公以义会葵邱。而畔者九国。以其矜也。王莽之包藏祸心。而始皆悦之者。以其下人也。夫天道之于人情。亦不甚相远矣。高者抑之。卑者扬之。一定而不可易。善则福。恶则祸。理之宜然者也。善有时而祸。恶有时而福。数之适然者也。虚则无不福。满则无不祸。理数之皆然者也。理不可过。数不可极。无论善恶。自损者益。伊古迄今。百不失一。有盛即有衰。有喜即有戚。君子小人。迭为祸福。圣贤知其如此。故应天不以乐而以惧。接人不徒爱而加以敬。柔能克刚。弱能胜强。是以积微而彰。持盈戒满。为道纪纲。非惟圣贤为然也。虽天地亦不敢自处于盈焉。非天地之力有不敢也。道固如此。天地不能违也。是

故天不满西北。地不满东南。日中必昃。月盈必亏。春夏生长。秋冬敛藏。四时且有退位也。飘风不终日。急雨不终朝。风雨且不敢过常也。夫天地日月四时风雨所不能者。而人敢居之乎。夫舜之五臣。子孙皆有天下。以其功德之及于民者巨也。天之笃生孔子。其前世之德。必远倍夫诸圣人之积累矣。而孟僖子所称者。不过曰恭。夫恭者道之所与。天之所佑。神之所福也。而从事君子之学者。可以察盛衰盈亏之故。而不必徒以善恶论天道矣。

贵齿论

刘开

古之时。天下无生而即贵者也。故虽天子之元子。亦比于士。当其入学。必与众齿焉。所以明有尊也。天下无生而终贱者也。故虽在庶人。年踰八十以上。天子必加礼焉。所以明有敬也。尊齿敬老之义。始于朝廷。及乎天下。罔不同之。自三代以来。未之有易也。今世情之贱老而贵少者何也。新进之人多。速成之念重。学不以序。而名可幸得也。此所以鄙老而无用。而轻视齿也。班固有言。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用力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使之优游其心志。以渐通夫修己治人之道也。故当其未出之时。而所以开济民物之理。[己](已)讲之熟矣。及至四十。道明而德立。乃可以仕。至于五十。更事既多。乃可以服官政。夫仕不必尽待四十。服政不必尽待五十。然而以是为断者。岂非养恬静之风。杜浮竞之习哉。且古人三十而通五经。学既成矣。必迟之十年而始责以仕。欲以渐摩夫学问。谙练夫时事也。且欲以涵养其性情。增益其智识也。是以出而图君。措之裕如。泽加于生民。功垂于方策。后世学务早达。束发成童。即期以富贵。所尚者非通经也。应之文也。所求者非致用也。干禄之术也。终身出处之事。而旦夕图之。贤者不能宽以岁月。以深其稽古之功。愚者无所劳其心思。而皆有骤获之意。一旦得志。授之以政。无怪其不知所措矣。学之出于卤莽。治之所以败坏。岂不由此。是以世纷扰。浇薄成习。士竞急于利禄。年甫踰三十而不登第者。则咸有不遇之感。迟暮之悲。嗟乎。亦知古人是时。尚未敢言仕耶。夫昔之以衰老为惧者。恐其德不加修而行不能力也。后人以衰老为惧者。其未达则叹进取之无望。其既达则恐豪华之难久也。故世有宿儒耆彦。学行重于一时。而后生初学。辄轻侮之而不为加敬。而其人亦自伤朽钝。无复毅然之气。此何故也。古之人以其身为仁义道德之身。年弥高则识弥进。而令闻日隆。故天下皆以齿为贵。后之人以其身为声色货利之身。年愈衰则力愈耗。而不能有为。故天下遂以齿为贱也。夫齿者。先王所以尊之敬之而不敢忽者也。国家优老之典。未尝不隆也。而世情以早达为重。驯致其习。以至厌弃老成。三代如彼而贵。后世如此而贱。可以观人心之变矣。

是亦楼记

全祖望

袁正献公世居城南。其讲堂即所称城南书院者也。讲堂之旁有小楼。名以是亦。正献游息登眺之所也。深宁居士述正献之言曰。斯区区者。直不高大耳。是亦楼也。不特斯楼。推之山石花木衣服饮食货财隶役。莫不皆然。即更推之我生通籍以来之宦情。皆作斯楼观。曰直不高显耳。是亦仕也。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与天地并其广大。并其高明。我固有之。朝夕摩厉。不容少怠。若自安于流俗。而曰是亦人耳。则吾所不敢也。正献命名之意如此。予尝谓圣贤之学。总不容苟且之说。故不特不可以苟生。亦不可以苟死。不特不可以苟取。亦不可以苟与。苟生苟取。斯其人本庸下之材。虽欲为之起懦而不能。斯流俗之所为也。苟死苟与。则固有求异于流俗之心。而不知此急功近名之见。君子耻之。乃独有不妨于苟者。则惟居处日用之间。孔子所以称卫荆之善居室也。从来文章家所次。园榭之胜。不过流连光景。张皇其位置之工。未有以儒林之法言入之者。故予于正献之楼。特详其语。以见斯楼之存。即先哲之学统所寄也。正献之歿。五百有余年矣。予重求遗址而出之。俾承学之过此者返而省心。如闻瞿瞿灌灌之在耳焉。于以去其求安求饱之念。而不求至于圣人不止。是则正献之所望也。

与友人书十首

顾炎武

大难初平。宜反己自治。以为善后之计。昔傅说之告高宗曰。惟干戈省厥躬。而夫子之系易也。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左传载夫子之言曰。臧武仲之智而不容于鲁。有由也。作不顺而施不恕也。苟能省察此心。使克伐怨欲之情不萌于中。而顺事恕施。以至于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则可以入圣人之道矣。以向者横逆之来。为他山之石。是张子所谓玉女于成者也。至于臧否人物之论。甚足以招尤而损德。自顾其人。能如许子将。方可操汝南之月旦。然犹一郡而己。未敢及乎天下也。不务反己而好评人。此今之君子所以终身不可与适道。不为吾友愿之也。

每接高谈。无非方人之论。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执事之意。其在于斯乎。然而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是则圣门之所孳孳以求者。不徒在于知人也。论语二十篇。惟公冶长一篇。多论古今人物。而终之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学也。是则论人物者。所以为内自讼之地。而非好学之深。则不能见己之过。虽欲改不善以迁于善。而

其道无从也。记此二章于末。其用意当亦有在。愿与执事详之。

古之疑众者行伪而坚。今之疑众者行伪而脆。其于利害得失之际。且不能自持其是。而何以致人之信乎。故今好名之人皆不足患。直以凡人视之可尔。

宋史言刘忠肃每戒子弟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仆自一读此言。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其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悬牌在室。以拒来请。人所共见。足下尚不知耶。抑将谓随俗为之。而无伤于器识耶。中孚为其先妣求传再三。终已辞之。止为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于经术政理之大。则不作也。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毁争臣论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后序诸篇。而一切铭状为谢绝。则诚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犹未敢许也。此非仆之言。当日刘又已讥之。

能文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吾见近日之为文人为讲师者。其意皆欲以文名以讲名者也。子不云乎。是闻也。非达也。默而识之。愚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某自十五以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欠绝之传。而别着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向时所传刻本。乃其绪余耳。

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鱼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语此也。故曰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谓之行事者。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将欲谓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见于此。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而既以明道救人。则于当今之所通患。而未尝专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辟也。夜梦作一书与执事曰。过蒲而称子路。之平陆而责距心。嗟乎。梦中之心。觉时之心也。匹夫之心。天下之心也。今将暂别贵地。民生利病。望悉以见教。人虽微。言虽轻。或藉之而重。

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然此等故事。不欲令在位之人知之。今日之事。兴一利便是添一害。如欲行沁水之转般。则河南必扰。开胶莱之运道。则山东必乱矣。

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阙矣。百年成之不足。一日败之有余。

君子将立言以垂于后。则其与平时之接物者不同。孔子之于阳货。以大夫之礼待之。而其作春秋则书曰盗。又尝过楚见昭王。当其问答。自必称之为王。而作春秋则书楚子轸卒。黜其王。削其葬。其从众而称之也不以为阿。其特书而

黜之也不以为亢。此孔子所以为圣之时也。孟子曰。庸敬在兄。斯须之敬在乡人。今子欲以一日之周旋。而施之久远之文字。无乃不知春秋之义乎。

接读来诗。弥增愧侧。名言在兹。不啻口出。古人有之。然使足下蒙朋党之讥。而老夫受虚名之祸。未必不由于此也。韩伯休不欲女子知名。足下乃欲播吾名于士大夫。其去昔贤之见。何其远乎。人相忘于道术。鱼相忘于江湖。若每作一诗。辄相推重。是昔人标榜之习。而大雅君子所弗为也。愿老弟自今以往。不复掙朽人于笔舌之间。则所以全之者大矣。

羈旅之人。疾病颠连。而托迹于所知。虽主人相爱。时有蔬菜之供。而饗一切自给。在我无忤。于彼为厚。此人事之常也。若欲往三四十里之外。而赴张兄之请。则事体迥然不同。必如执事所云。有实心向学之机。多则数人。少则三四人。立为课程。两日三日一会。质疑问难。冀得造就成材。以续斯文之统。即不能尽依白鹿之规。而其遗意须存一二。恐其未必办。此则徒舖啜也。岂君子之所为哉。一身去就。系四方观瞻。不可不慎。广文孙君。与弟有旧。同张兄来此。剧论半日。当亦知弟为矻矻踽踽之人也。

卷五学术五文学

钞书自序

顾炎武

炎武之先。家海上。世为儒。自先高祖为给事中。当正德之末。其时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宁书坊乃有刻板。其流布于人间者。不过四书五经通鉴性理之书。他书即有刻者。非好古之家不蓄。而寒家已有书六七千卷。嘉靖间。家道中落。而其书尚无恙。先曾祖继起为行人。使岭表。而倭阑入江东。郡邑所藏之书。与其室庐。俱焚无孑遗焉。洎万历初。而先曾祖历官至兵部侍郎。中间方镇三四。清介之操。虽一钱不以取诸官。而性独嗜书。往往出俸购之。及晚年而所得之书过于其旧。然绝无国初以前之板。而先曾祖每言。余所蓄书。求有其字而已。牙签锦轴之工。非所好也。其书后析而为四。炎武嗣祖太学公。为侍郎公仲子。又益好读书。增而多之。以至炎武。复有五六千卷。自罹变故。转徙无常。而散亡者什之六七。其失多出于意外。二十年来。羸担囊以游四方。又多别有所得。合诸先世所传。尚不下二三千卷。其书以选择之善。较之旧日。虽少其半。犹为过之。而汉唐碑亦得八九十通。又钞写之本。别贮二簏。称为多且博矣。自少为帖括之学者二十年。已而学为诗古文。以其间纂记故事。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又十余年。读书日以益多。而后悔其向者立言之非也。自炎武之先人。皆通经学古。亦往往为诗文。本生祖赞善公。文集至数百篇。而未有著书以传于世者。昔时尝以问诸先祖。先祖曰。著书不如钞书。凡

今人之学。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见之书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读书而已。先祖书法。逼唐人。性豪迈不。然自言少时日课钞古书数纸。今散亡之余。犹数十帙也。学士家所未有也。自炎武十一岁。即授之以温公资治通鉴。曰。世人多习纲目。余所不取。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班孟坚之改史记。必不如史记也。宋景文之改旧唐书。必不如旧唐书也。朱子之改通鉴。必不如通鉴也。至于今代。而著书之人。几满天下。则有盗前人之书而为自作者矣。故得明人书百卷。不若得宋人书一卷也。炎武之游四方。十有八年。未尝干人。有贤主人以书相示者则。或手钞。或募人钞之。子不云乎。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今年至都下。从孙思仁先生。得春秋纂例。春秋权衡。汉上易传等书。清苑陈祺公。资以薪米纸笔。写之以归。愚尝有所议于左氏。及读权衡。则已先言之矣。念先祖之见背。已二十有七年。而言犹在耳。乃泫然书之。以贻之同学李天生。天生今通经之士。其学盖自为人而进乎为己者也。

经部总四库全书提要

经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材辨聪明。激而横。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谈臆断。考证必。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如一字音训动辨数百言之类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俱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俱有精微。读书者以空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今参稽众说。务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分为十类。曰易。曰书。曰诗。曰礼。曰春秋。曰孝经。曰五经总义。曰四书。曰乐。曰小学。

易类总四库全书提要

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诗寓于风谣。礼寓于节文。尚书春秋寓于史。而易则寓于卜筮。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襍祥。再变而为

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夫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以字其爻象。则多戒占者。圣人之情见乎词矣。其余皆易之一端。非其本也。今参校诸家。以因象立教者为宗。而其它易外别传者。亦兼收以尽其变。各为条论。具列于左。

子部总四库全书提要

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区而列之。名品乃定。其初亦相轧。自董仲舒别而白之。醇驳乃分。其中或佚不传。或传而后莫为继。或古无其目而今增。古各为类而今合。大都篇帙繁富。可以自为部分者。儒家之外。有兵家。有法家。有农家。有医家。有天文算法。有术数。有艺术。有谱录。有杂家。有类书。有小说家。其别教。则有释家。有道家。而次之。凡十四类。儒家尚矣。有文事者有武备。故次以兵家。兵刑类也。唐虞无陶。则寇贼奸宄无所禁。必不能风动时雍。故次以法家。民。国之本也。谷。民之天也。故次以农家。本草经方。技术之事也。而生死系焉。神农黄帝。以圣人为天子。尚亲治之。故次以医家。重民事者先授时。授时本测候。测候本积数。故次以天文算法。以上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百家方技。或有益。或无益。而其说久行。理难竟废。故次以术数。游艺亦学问之余事。一技入神。器或寓道。故次以艺术。以上二家皆小道之可观者也。诗取多识。易称制器。博闻有取。利用攸资。故次以谱录。言岐出。不名一类。总为荟萃。皆可采摭菁英。故次以杂家。隶事分类。亦杂言也。旧附于子部。今从其例。故次以类书。稗官所述。其事末矣。用广见闻。愈于博奕。故次以小说家。以上四家皆旁资参考者也。二氏外学也。故次以释家道家终焉。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然儒家本六艺之支流。虽其间依草附木。不能免门户之私。而数大儒明道立言。炳然具在。要可与经史旁参。其余虽真伪相杂。醇疵互见。然凡能自名一家者。必有一节之足以自立。即其不合于圣人者。存之亦可为鉴戒。虽有丝麻。无弃菅蒯。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在博收而慎取之尔。

论泥古之弊十七史商榷

王鸣盛

昔顾宁人宿傅青主家。晨未起。青主呼曰。汀芒矣。宁人怪而问之。青主笑曰。子平日好谈古音。今何忽自昧之乎。宁人亦不觉失笑。古音。天呼若汀。明呼若芒。故青主以此戏之。然则古可好不可泥也。声音固尔。文字亦然。声音

文字随时而变。此势所必至。圣人亦不能背时而复古。文字虽易变。说文不亡。则字学常存。此书殆将与天地无终极。字不虞其变也。声音虽易变。皆变在未有韵书之前。李登吕静沈约诸人。过小功大。既有韵书。音亦不虞其变也。苍颉古文。史大篆。李斯小篆。不可不知也。如用之。则吾从隶书。吾从众也。惟是隶书中。去其舛谬太甚者。使不违古篆之意。且于唐宋史鉴所无。徐铉新附所无之字。屏而不用亦足矣。古音不可不知也。如用之。则吾从唐宋。亦吾从众也。要惟读周汉以前书。用古音。读晋唐以后书。用今音。斯可矣。大约学问之道。当观其会通。知今不知古。俗儒之陋也。知古不知今。迂儒之癖也。心存稽古。用乃随时。并行而不相悖。是谓通儒。声音文字。学之门也。得其门者或寡矣。虽然。苟得其门。无复他求。终身以之。惟是为务。其它概谢曰我弗知。此高门中一司阁耳。门户之事熟谙虽极。行立坐卧不离乎门。其所造诣。铃下而止。不敢擅自升阶。敢窥房奥乎。予于此等姑舍是。因读新旧唐志附论之。

与从子掌丝书

卢文弨

所疏不知出处及疑义若干条。具答在别纸。此士安所谓遭人而问。少有宁日者也。掌丝之虚怀而勤力也至矣。虽然。吾窃以为更有进焉者。人之为言。皆曰学问。将学焉而继之以问邪。抑问焉而即以是为学也。夫寡闻寡见之蘄至于多闻多见也。有道焉。得其道则耳目不可不劳。思虑不至庞杂。而其为功也易。近世类书颇多。又诸文集亦多有注释笺解。然则读书之易。宜莫如今日。然吾以为殫见洽闻之助。不在是也。已经翦截割裂。于事之始末。语之原委。必有不能通贯晓析者矣。今以掌丝之资性日力计之。吾不必诛以高远难行之事。六经之外。如尔雅说文史记汉书。皆所当读也。然后博览书。其不解者鲜矣。此言初听若迂。然吾为掌丝细审之。事无有捷于此者。且不必遽为程限。但日日读之。一卷毕。则此一卷之事与言见于他书者。自一览而得也。推而数卷至数十卷莫不然。初可以省问之一二。继可以省问之五六。又继可以省问之八九矣。苟若是。则其用安有穷哉。然此犹为记诵言之也。若夫以之明理。以之处事。则所得者益不可以数计。此事逸而功倍之道也。不然。则掌丝数月以来。所不知者。岂尽于此乎。吾所缕析以答者。能一一记之。后不复问乎。同一事也。而出于人之所援引者又各不同。其能明乎此而即无惑于彼乎。吾是以深嘉掌丝之好问。而尤愿掌丝之好学也。掌丝果从事于吾言。则其于问也。亦必有更进于此者矣。

姜宸英与子侄论读书曰。读书不须务多。但严立课程。勿使作辍。则日累月积。所蓄自富。且可不致遗忘。欧阳公言。孝经论语孟子易尚书诗礼周礼春秋

左传。准以中人之资。日读三百字。不过四年半可毕。稍钝者。减中人之半。亦九年可毕。今计九年可毕。则日读百五十字。东方朔上书。自称年十二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陈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此时朔年正二十二。自十六学诗书。至十八而毕。又自十九学兵法。至二十一而毕。皆作三年课程。三年诵二十二万言。每年正得七万三千三百余言。以一年三百六十日成数算之。则一日所诵。纔得二百零三言耳。盖中人稍下之课也。夏侯氏东方先生像赞。经目而诵于口。过耳而谳于心。其敏给如此。今其所自夸大。不过中人稍下之课。可见古人读书不苟。非独恐其务多易忘。大抵古人读一书。必思得此一书之用。至于终身守之不失。如此虽欲多不得也。

与友人论易书

顾炎武

承示图书象数卜筮卦变四考。为之叹服。仆尝读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所谓辅弱扶微。兼包大小之义。而讥时人之保残守缺。雷同相从。以为师说。未尝不三复于其言也。昔者汉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毛。礼大小戴。春秋严颜。不专于一家之学。晋宋已下。乃有博学之士。会粹贯通。至唐时立九经于学官。孔达贾公彦为之正义。即今所云疏者是也。排斥众说。以申一家之论。而通经之路狭矣。及有明洪武三年十七年之科举条格。易主程朱传义。书主蔡氏传。诗主朱子集传。俱兼用古注疏。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胡氏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犹不限于一家。至永乐中纂辑大全。并本义于程传。去春秋之张传。及四经之古注疏。前人小注之文。稍异于大注者不录。欲道术之归于一。使博士弟子。无不以大全为业。而通经之路愈狭矣。注疏刻于万历中年。但颁行天下。藏之学官。未尝立法以劝人之诵习也。试问百年以来。其能通十三经注疏者几人哉。以一家之学。有限之书。人间之所共有者。而犹苦其难读也。进而求之儒者之林。书之府乎。然圣人之道。不以是而中绝也。故曰。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昔之说易者无虑数十家。如仆之孤陋。而所见及写录唐宋人之书。亦有十数家。有明之人之书不与焉。然未见有过于程传者。且夫易之为书。广大悉备。一爻之中。具有天下古今之大。而注解之文。岂能该尽。若大着所谓此爻为天子。此爻为诸侯。此爻为相。此爻谓师。盖本之崔憬解系辞。二与四。三与五。同功异位之说。然此特识其大者而已。其实人人可用。故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故夫子之传易也。于见龙在田。而本之以学问宽仁之功。于鸣鹤在阴。而拟之以言行枢机之发。此爻辞之所未及。而夫子言之。然天下之理。实未有外于此者。素以为绚。礼后之意也。高山景行。好

仁之情也。诸姑伯姊。尊亲之序也。夫子之说诗。犹夫子之传易也。后人之说易也。必以一人一事当之。此自传注之例宜然。学者一隅而以三隅反可尔。且以九四或跃之爻论之。舜禹之登庸。伊尹之五就。周公之居摄。孔子之历聘。皆可以当之。而汤武特其一义。又不可连此四五之爻。为一时之事。而谓有飞龙在天之君。必无汤武革命之臣也。将欲广之。适以狭之。此业以来之通弊也。是故尽天下之书皆可以注易。而尽天下注易之书不能以尽易。此圣人所以立象以尽意。而夫子作大象。多于卦爻之辞之外。别起一义。以示学者。使之触类而通。此即隅之说也。天下之变无穷。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者亦无穷。若但解其文义而已。韦编何待于三绝哉。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诗书执礼之文。无一而非易也。下而至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秦汉以下史书。百代存亡之。有一不该于易者乎。故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愚尝劝人以学易之方。必先之以诗书执礼。而易之为用。存乎其中。然后观其象而玩其辞。则道不虚行。而圣人之意可识矣。不审高明以为然否。

与程秀才书

钱大昕

承以所著易源待正相示。仆于经义。素非专门。图书术数之指。尤所不解。今读足下书。所谓钦其宝莫能名其器者也。窃尝思之。宣尼学易。但云可以无大过。其赞颜氏子曰。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圣贤学易。不过欲保此身。使无大过而已。小过虽圣人未敢自信为必无也。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又曰无咎者善补过也。圣人唯自觉其有过而悔之。即己不觉而人告之。亦怵然为戒。即悔即改。此不远复无祇悔之所以元吉也。若夫亢而有悔。迷而终凶。虽圣人亦末如之何也矣。古之圣贤求易于人事。故多忧患戒惧之词。后之儒者求易于空虚。故多高深窈妙之论。圣人观易。不过辞变象占四者。今舍象占而求卦画。又舍卦画而求画前之易。欲以轶出文王孔子之外。自谓得千圣不传之秘。由是自处至高。自信至深。谓己之必无过。且患人之言其过。辩论滋多。义理益昧。岂易之教固若是乎。此仆之所以不敢言易也。

唐初三礼汉书之学

赵翼

六朝人最重三礼之学。唐初犹然。张士衡从刘轨思授毛诗周礼。又从熊安生刘焯授礼记。皆精究大义。当时受其业者。推贾公彦。士衡传公彦撰周礼义疏五十卷。仪礼义疏四十卷。公彦子大隐亦传其业。又有李元植。从公彦授礼学。撰三礼音义行于世。公彦传王恭精三礼。别为义证。甚精博。文懿文达。皆当世大儒。每讲必举先儒义而畅恭所说。孔颖达传王元感尝撰礼记绳愆。徐坚刘

知几等深叹赏之。元感传王方庆尤精三礼。学者有所咨质。必究其微。门人次为杂礼答问。方庆传他如褚元量韦迥高仲舒唐休璟苏安恒皆精三礼。见各本传。今诸儒论著。见于新旧书者。如王方庆张齐贤论每月皆告朔之说。旧方庆传新齐贤传王元感三年之丧以二十七月。张柬之以二十五月。一本郑康成说。一本王肃说也。旧柬之传新元感传史元灿议禘祫三年五年之别。韦绦传朱子奢议七庙九庙之制。子奢传韦万石沈伯仪元万顷卢履冰等议郊丘明堂之配。沈伯仪传皆各有据依。不同剿说。其据以论列时政者。如卢履冰元行冲论父在为母三年服之非。彭景直论陵庙日祭之非。康子元驳许敬宗先燔柴而后祭之非。黎干驳归崇敬请以景皇帝配天地之非。唐绍蒋钦绪褚元量驳祝钦明皇后助祭郊天之非。陈贞符论隐章怀懿德节愍四太子庙。四时祭享之非。皆见各本传。李风辨太微之神。不可为天。见萧德言传。韦述议堂姨舅不宜服。见韦绦传。无不援引该博。证辨确切。可为千百世之准。其后元行冲。奉诏用魏征类礼列于经。与诸儒作疏。成五十篇。将立之学官。为张说所阻。行冲又着论辨之。大历中。尚有仲子陵袁彝韦彤韦以礼名其家学。此可见唐人之究心三礼。考古义以断时政。务为有用之学。而非徒以炫博也。次则汉书之学亦唐初人所竞尚。自隋时萧该精汉书。尝撰汉书音义。为当时所贵。该传包恺亦精汉书。世之为汉书学者。以萧包二家为宗。恺传刘臻精于两汉书。人称为汉圣。臻传又有张冲。撰汉书音义十二卷。于仲文撰汉书刊繁三十卷。是汉书之学。隋人已究心。及唐而益以考究为业。颜师古为太子承干注汉书。解释详明。承干表上之。太宗命编之秘阁。时人谓杜征南颜秘书。为左邱明班孟坚忠臣。其叔游秦先撰汉书疑。师古多取其义。此颜注汉书。至今奉为准则的者也。师古传房元龄以其文繁难省。又令敬播撮其要。成四十卷。当时汉书之学大行。又有刘伯庄撰汉书音义二十卷。秦景通与弟暉皆精汉书。号大秦君。小秦君。当时治汉书者。非其指授。以为无法。又有刘纳言。亦以汉书名。敬播传姚思廉少受汉书学于其父察。思廉传思廉之孙班。以察所撰汉书训纂。多为后之注汉书者。隐其姓氏。攘为己说。班乃撰汉书绍训四十卷。以发明其家学。姚传又顾允撰汉书古今集二十卷。允传李善撰汉书辨惑三十卷。善传王方庆尝就任希古受史记汉书。希古迁官。方庆仍随之卒业。方庆传他如郝处俊好读汉书。能暗诵。处俊传裴炎亦好左氏传汉书。炎传此又唐人之究心汉书。各承旧说。不敢以意为穿凿者也。至梁昭明太子文选之学。亦自萧该撰音义始。入唐。则曹宪撰文选音义。最为世所重。江淮间为选学者悉本之。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行。淹罗各撰文选音义行世。善撰文选批注六十卷。表上之。赐绢一百二十匹。至今言文选者。以善本为定。杜甫诗。亦有熟精文选理之句。此则仅词章之祖而未可与经史根柢之学并论者矣。

曾子章句序

魏源

夫子歿。斯文未墜于地。則惟曾氏以至誠紹其宗。授子思孟子為萬世極。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隋唐志及北宋御覽咸有之。汜南宋而亡。今惟存大戴禮者十篇。各冠以曾子。與小戴曾子問皆夫子語者固殊。洙泗大義微言。武城畢生踐履。于是在。凡孟子彼富我仁彼爵我義之文。董仲舒尊聞行知高明光大之義。皆見其中。而小戴祭義。則全取大孝篇文。事父母篇。坐尸立齋之云。則小戴刪取大戴明證也。子思樂正子門人述之。齊魯秦漢儒者。罔不誦法稱道之。挈小學大學樞要。宜旦夕奉師保臨父母者也。奈何小戴去取不偷。而鄭康成氏。又不注大戴禮。既以此不列于經。又不獲與大學中庸同表章后世。徒相沿緯書行在孝經語。以為真夫子授曾氏書。曾氏書顧若明若滅斷簡中。千載莫過問焉。曾子得聖道宗。孝盡性。誠立孝。敬存誠。萬倫萬理。一反躬自省出之初罔一言內乎深微外乎閎侈。惟為己為人進退義利際。諄諄提撕而辟咍之。百世下如見其心焉。暨天圓篇。原聖人制禮作樂之由。以明人性之最貴。日用則神化也。庸德則大經也。不越戶庭。明天察地。體用費隱。貫于一。不遺不御也。少習孤經。懿好攸在。茫茫絕緒。問津不聞。而互諸。塞而榛諸。微言未窺。大義誰揭。不揣狂簡。綱之紀之。仰鑽既竭。告語如聞。而其軼時時見他說者。亦網羅而部匯之。為五篇于其后。嗚呼。曾氏之以書傳。非曾氏意也。曾子固以身教而不以言教者也。其志蓋將以夏道之忠。掾周文之敝也。姬公制作之精意。溲然以清泐然以肫者。唯曾氏為得之。儒行缺。世教漓。視人生之初。几若茹毛飲血之不可復見于世。嘗試與之陳尼峰之遺文。稽龜麟之舊冊。則亦历历然若蒙誦之熟諸口也。舉比之習于耳也。忽忽乎若來若去之無戚于懷也。逃空谷者聞足音而起。厭稻粱者易以黍稷而或樂。則茲編之晚顯于世也。其亦將天之有意于世乎。其亦末學之有幸于迷途乎。智小任重。言僭行竊。是以戰戰兢兢。若履薄冰云爾。

左傳濟變錄自序

謝文洊

處國家之事。惟變為難。得失成敗。恒在几微呼吸之間。使闇者當之。惘惘然莫得其方。神亂氣沮。一再踌躇。而大事已去。智不足也。智于天而未嘗不得之于學。恃天者每有奇中之能。然事遂功成。往往以不善居而敗。知于始而闇于終。有足悲者。惟得之于學。以勇則沉。以養則邃。遇事不震不徐。而適投其機。功成之后。又恬然若未嘗有事者。虽有猜主相而不假以隙。此之謂大智。夫學明理于經。而習事于史。史于學居十之六。而閱歷煉又居其四。事變無窮。莫可究詰。然能舉古人之成案。精思而力辨之。置身當日。如親受其任。

而激挠冲突于其间。如是者久之则阅历炼己兼具于读史之中。矧身世所遭得之于动忍增益。其力又有大焉者乎。以此知得于学者全。而得于天者半。身任天下者。乌可无智。欲智者又乌可无学也。洊生也闇。幸而天下事未尝及身。年已望六。可免覆餗之耻。贱贫多暇。授徒左传。见其时名卿大夫。济君国之险艰。识深力坚。诚有不可及者。因每国取数事评注。得二十八篇。又[余](畚)友魏裕斋有杜预癖。深谋至计。一一摘抉出之。发从来读左者所未发。辑左传经世一书。予多取之。夫以余之闇。又老且贱。安能与一时英少。抵掌谈天下事。惟是取古人陈。神而明之。以补天所不足。虽不征之实事。庶几心目开朗。俾不至于闇终。则厚幸矣。乃若明体识用之学。非全力不足以几。自共学以至于立。立而至于权。不容凌节而施。亦不容画地而限。夫学至于立。则穷不失己。达不离道。似亦可以自毕。然使时势安常。则以立者居之有余。一有变故。非权曷济。故学不至于能权。则才不足以御变。天下事既以身入其中。能保其有常而无变耶。至于立之未臻。而急于用权。则将以义为利。诡御思获。此又岂识圣人之所谓权者耶。春秋时诸名卿大夫之权。未必一一不谬于圣人。惟是学之有道。则变化在我。虽以小人之智毒如乌董。亦未尝不可泡而制之。以神吾生人之权。得是意而推之。将博观全史。以尽古今之变。区区守一左氏。犹恐不足以济吾闇也。

万充宗墓志

黄宗羲

五经之学。以余之固陋。所见传注诗书春秋皆数十家。三礼颇少。仪礼周礼十余家。礼记自卫湜以外。亦十余家。周易百余家。可谓多矣。其闻而未见者。尚千家有余。如是。则后儒于经学可无容复议矣。然诗之小序。书之古今文。三传之义例。至今尚无定说。易以象数讖纬晦之于后汉。至王弼而稍霁。又以老氏之浮诞魏伯阳陈搏之卦气晦之。至伊川而始明。又复以康节之图书先后天晦之。礼经之大者。为郊社禘祫丧服宗法官制。言人人殊。莫知适从。士生千载之下。不能会众以合一。由谷而之川。川以达于海。犹可谓之穷经乎。自科举之学兴。以一先生之言为标准。毫秒摘抉。于其所不必疑者而疑之。而大经大法。反置之而不道。童习自守。等于面墙。圣经兴废。上关天运。然由今之道。不可不谓之废也。此吾于万充宗之死。能不恟乎。充宗讳斯大。吾友履安先生之第六子也。其家世详余先生志中。充宗生逢丧乱。不为科之学。湛思诸经。以为非通诸经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经。非以经释经则亦无由悟传注之失。何谓通诸经以通一经。经文错互。有此略而彼详者。有此同而彼异者。因详以求其略。因异以求其同。学者所当致思者也。何谓悟传注之失。学者入传注之重围。其于经也无庸致思。经既不思。则传注无失矣。若之何

而悟之。何谓以经解经。世之信传注者。过于信经。试拈二节为例。八卦之方位载于经矣。以康节离南坎北之臆说。反有致疑于经者。平王之孙。齐侯之子。证诸春秋。一在鲁庄公元年。一在十一年。皆书王姬归于齐。周庄王为平王之孙。则王姬当是其姊妹。非襄公则威公也。毛公以为武王女。文王孙。所谓平王为平正之王。齐侯为齐一之侯。非附会乎。如此者层见迭出。充宗会通各经。证坠缉缺。聚讼之议。涣然冰泮。奉正朔以批闰位。百法遂无坚城。而老生犹欲以一卷之见。申其后息之难。宜乎如腐朽之受利刃也。所为书。曰。学礼质疑二卷。周官辨非二卷。仪礼商二卷。礼记偶笺三卷。初辑春秋二百四十卷。烬于大火。复辑。绝笔于昭公。丁灾甲阳草各一卷。其间说经者居多。万氏家谱十卷。噫。多矣哉。学不患不博。患不能精。充宗之经学。由博以致精。信矣其可传也。然每观古人著书。必有大儒为之流别。而后传远。如蔡元定诸书。朱子言造化微妙。唯深于理者能识之。吾与季通言而不厌也。故元定之书。人皆敬信。陈澧之礼记集说。陈栎之礼记解。吴草庐曰。二陈君之说礼。无可疵矣。故后皆列之学宫。自蕺山先师梦奠之后。大儒不作。世莫之宗。墙屋放言。小智大黠。相煽以自高。俱有讲章而无经术。充宗之学。谁为流别。余虽叹赏。而人亦莫之信也。充宗为人刚毅。见有不可者。义形于色。其嗜义若饥渴。张苍水死国难。弃骨荒郊。充宗葬之南屏。使余志之。春秋野祭。不异西台之哭焉。父友陆文虎。甬中所称陆万是也。文虎无后。两世之丧。皆在浅土。充宗葬其六棺。凡所为皆类此。不以力绌只轮而自阻也。崇禎癸酉六月六日。其生也。康熙癸亥七月二十六日。其卒也。娶陆氏。子一人。经。诸生。能世其学。

与陈扶雅书

汪家禧

扶雅孝廉阁下。近世雅重汉学。妄论真汉学亦不尽传。孟氏之学。当时已有微论。况历久至虞氏。其中条例。断不能无增设。而必谓商瞿之传即此。阁下试思易经四圣人手定。道冠诸经。必如虞氏云云。则按例推文。直如科曹检牒。比拟定详。恐经旨不如此破碎也。郑荀同学费易。何以立说又不同。郑从马学。何以与马又不同。焦京同原。而卦林灾异何又不同。道无二致。一是必有一非。出奴入主。究何定论。尚书力辟古文。妄谓今时伏郑本文。久已放失。近世复古者。所本仍用伪孔。不过一二补缀。如交广人嵌螺钿盒。其本质仍漆也。即郑注无有者。仍不得不用孔义以通之。用其说而辟其书。何足令人心服。诗四家同本荀卿。何以诗旨殊。作诗之人殊。篇章次第又殊。阁下试思一堂受业。纵有异同。又何至大相楚越。恐今世所传。未必尽经师本旨。而或出陋儒附益也。必欲一一信之。真所谓陈已弃之刍狗矣。妄谓汉儒经学。以适用为贵

。董子明阴阳五行。究天人之原。贾生明体达用。尽通变之术。刘更生敷陈七略。辨官礼之条分。通立言之本旨。许叔重诂字义。而六书之用彰。郑司农究典章。而三礼之要。诸大儒之书。皆当各存其宗旨。而不必割裂以附遗经。又不必曲说以添胶结。至于唐宋以来。名儒接踵。各有精微。亦当一一参稽。断不可概为抹杀。如必限代读书。则太仓历下用其说于诗文者。今复用之于经学。恐千秋定论。断不能废程朱而但遵伏贾也。高明试思狂言。亦可择否。且今时最宜亟讲者。经济掌故之学。经济有补实用。掌故有资文献。无经济之才。则书尽空言。无掌故之才。则后将何述。高冠衣。临阵诵经。操术则是。而致用则非也。班史无韦贤。邺都无王粲。精专则是。而闚览则非也。矢臆狂谈。幸勿以荒唐罪我。

文解

张望

文者何。匪文其文而已。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也。昔者圣人尝为文矣。如日月之照耀。烂然天地而不渝。然天之予德。不惟圣人。而天下之人从乎同。天下之人从乎同。有不为文。为则必同其能。人之生也浑然耳。已而孩。未几而能言矣。未几而能讴矣。由是授之以古之经。自兹以往。卒然有遇于家国天下之故。万事万物之纷纭而不能抑。遂能取之心而注之手以为文。然则自孩言讴以至于能为文也。天下之人无弗同。喜愠忧乐同其情。抑扬抗坠同其节。疾徐趋舍同其容。一唱三叹同其音。触而发之。不知孰为予。凝而永之。不知孰为。优优乎德之固有而不外而求。故曰有不为。为则必同其能。是故敷荣畅遂其言藹如者。有仁之意焉。优游不迫动中规矩者。有礼之容焉。明重大。举纪纲。钩元达奥。无之不入者。有知之用焉。发潜德之幽光。诛奸佞于既死。字若狭秋霜。辞足贯金石者。则非信与义而孰与之存焉。是故可以格豚鱼。可以感鬼神。可以慑奸邪。可以动仇怨。布之遐方。传之异代也。好古之士。讽于口而悠于神。平者使澹泊。深者使杳冥。高者使激昂。沉者使幽抑。哀者使涕洟。乐者使舞蹈。有不知其然者矣。然而卒有能有不能何也。则于德有消长。于为有勤暇。盛衰之数。存乎其间者。非一世矣。人之至于圣。务修德而事学。修德事学以至圣。于为文何如也。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而文乎。

非文

唐甄

古有文。典礼威仪辞命皆是也。不专以名笔之所书。笔之所书谓之言。若书传之言谓之文者。数之曰文成几何。指六书而言。六书有义。故谓之文。非缘饰其辞。而谓之文也。说如其事。辞如其说。善说者有伦有。博征曲喻。听盈耳焉。善辞者有伦有。博征曲喻。书之于策。五采绚焉。是言也。不谓之文也。

古之善言者。根于心。矢于口。征于事。博于典。书于策简。采色焜耀。以此言道。道在襟带。以此述功。功在耳目。故可尚也。汉乃谓之文。失之半焉。唐以下尽失之。迨乎近世之言文者。妄谓有体。妄谓有法。妄谓有绳墨规矩。二十三代之编籍。阙塞其心。序论传志之空言。矫诬其理。是以秦以上之言如膻肉。唐以下之文如菜羹。秦以上之言。虽少也重于金。唐以下之文。虽多也轻于车羽。是何也。务炫于文。束于俗格。而不遂其言也。文必有质。今世求文之弊。尽失其质矣。技巧而非真。心劳而无用。可以娱目前。而不可以传久远也。物有象。象有滋。取则为书。有蝌蚪篆籀之文。迨于末世。变为俗书。媚容佻姿。尽亡其制矣。图画者。铸于钟鼎以垂法。绘于衣裳以明尊。施于屏壁以示戒。迨于末世。为川岩。为草木。为羽毛。为士女。以取悦于人。尽失其意矣。古之言变为今之文。亦犹是也。彼二者。虽失也无与于治乱。若夫文流为曲。工流为末技。以取悦诸俗。使人心轻气佻。窃誉失真。道丧于此。其亦百十之十一也。

论文日知录

顾炎武

诗云。巧言如簧。颜之厚矣。而孔子亦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又曰。巧言乱德。夫巧言。不但言语。凡今人所作诗赋碑状。足以悦人之文。皆巧言之类也。不能。不足以为通人。夫惟能之而不为。乃天下之大勇也。故夫子以刚毅本讷为近仁。学者所用力之途。在此不在彼矣。

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以二汉言之。东都之文。多于西京。而文衰矣。以三代言之。春秋以降之文。多于六经。而文衰矣。如惠施五车其书竟无一篇传者记曰。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

二汉文人所著绝少。史于其传末。每云所著凡若干篇。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而其余不过五六十篇。或十数篇。或三四篇。史之录其数。称之。非少之也。乃今人著作。则以多为富。夫多则必不能工。即工亦必不皆有用。于世其不传宜矣。

李因笃语予。通鉴不载文人。如屈原之为。太史公赞之。谓与日月争光。而不得书于通鉴。杜子美若非出师未捷一诗。为王叔文所吟。则姓名亦不登于简牘矣。予答之曰。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昔唐丁居晦为翰林学士。文宗于麟德殿召对。因面授御史中丞。翼日制下。帝谓宰臣曰。居晦作得此官。朕曾以时谚。谓杜甫李白辈为四绝。问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尝以此记得居晦。今所以擢为中丞。册府元龟如君之言。其识见殆出文宗下矣。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识经术不通古今。而自命为文人者矣。宋史言。欧阳永叔与学者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

及物。黄鲁直言。数十年来。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奖后生。故华而不实。明朝嘉靖以来。亦有此风。而陆文裕所记刘文靖告吉士之言。空同大以为不平矣。

舜曰。诗言志。此诗之本也。王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此诗之用也。荀子论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此诗之情也。故诗者王者之也。唐白居易与元微之的书曰。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又自其诗。关于美刺者。谓之讽谕诗。自比于梁鸿五噫之作。而谓好其诗者。邓鲂唐衢俱死。吾与足下又困蹶。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邪。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闻于上邪。嗟乎。可谓知立言之旨者矣。

孔稚珪北山移文。明斥周容。刘孝标广绝交论。阴讥到溉。袁楚客规魏元忠有十失之书。韩退之讽阳城作争臣之论。此皆古人风俗之厚也。晋葛洪抱朴子曰。古诗刺过失。故有益而贵。今诗纯虚誉。故有损而贱。

子书自孟荀之外。如老庄管商申韩。皆自成一家言。至吕氏春秋淮南子。则不能自成。故取诸子之言。汇而为书。此子书之一变也。今人书集。一一尽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吕览淮南之类耳。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庶乎其传也与。

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伊川先生。晚年作易传成。门人请授。先生曰。更俟学有所进。子不云乎。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数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毙而后已。

言公

章学诚

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已有也。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无不申。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也。虞书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此以言语观人之始也。要在试功而庸以车服。则所贵不在言辞也。誓诰之体。言之成文者也。苟足立政而敷治。君臣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周公曰。王若曰。多方诰四国之文也。盖圣臣为贤主立言。是谓贤能任圣。是即贤主之言也。曾氏巩曰。典谟之文。岂止载尧舜之功绩。并其精微之意而亦载之。是岂寻常所及哉。当时史臣载笔。亦皆圣人之徒也。由是观之。贤臣为圣主述事。是谓贤能知圣。是亦圣人之言也。文与道为一贯。言与事为同条。犹八音相须而乐和。不可分属一器之良也。五味相调而鼎和。不可标识一物之甘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已有也。

夫子曰述而不作。六艺皆周公之旧典。夫子无所事作也。易有大传。夫子之言也。然用古人成说。而未尝有所识别焉。元善之训。先诵于穆姜是也。诵易之言而不标为易。恒三之辞。证义于巫医是也。不伎不求之美季路。诚不以富之叹夷齐。未尝言出于诗也。允执厥中之述尧言。元牡昭告之述汤誓。未尝言出于书也。论语记夫子之微言。而诗书初无识别。亦述作无殊之旨也。夫子之言。见于诸家之称述。而论语未尝兼收。亦详略互托之旨也。夫六艺为文字之权舆。论语为圣言之荟萃。创新述故。未尝有所庸心。取足以明道而立教。而圣作明述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其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

周衰文敝。诸子争鸣。在夫子既没。微言绝而大义之已乖也。然而诸子思以其学易天下。固将以其所谓道者。争天下所莫可加。而语言文字。未尝私其所出也。先民旧章。存录而不为识别者。管氏弟子之职。孔丛子尔雅之篇是也。记其言行。而非其身所论述者。管氏之述其身死后事。韩非子载其李斯驳议是也。吕氏春秋。先儒与淮南鸿烈之解同称。谓集众客而为之。不能自命专家。然吕氏淮南。未尝以集众为讳。如后人之掩人之长以为己有也。诸子之奋起。由于道术既裂。而各以聪明才智之所偏。每有得于大道之一端。而遂欲以之易天下。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固将推衍其学术。而传之其徒焉。苟足显其术而立其宗。而援述于前与附衍于后者。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其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

夫子因鲁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自谓窃取其义焉耳。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借为存义之资也。世之讥史迁者。责其载尚书左氏国语国策之文。以为割裂而无当。世之讥班固者。责其孝武以前。全袭迁书。以为盗袭而无耻。此则全不通乎史学之论也。迁史断始五帝。沿及三代周秦。使舍尚书左国。岂将为凭虚亡是之作乎。必谓左国而下。为迁所自撰。则陆贾之楚汉春秋。高祖孝文之传。皆迁之所采摭。其书后世不传。而徒以所见之尚书左国怪其割裂焉。可谓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矣。固书断自西京一代。使孝武以前。不用迁史。岂将为经生之决科。同题而异文乎。必谓孝武以后。为固之自撰。则冯商杨雄之纪。刘歆贾护之书。皆固之所原本。其书后人不见。而徒以所见之迁史。怪其盗袭焉。可谓知白出而不知黑入者矣。屈贾孟荀老庄申韩之标目。同姓侯王。异姓侯王之分表。初无发明。而仅存题目。褒贬之意。默寓其中。乃立言之大者也。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着明也。此则史氏之宗旨也。苟足取其义而明其志。而事次文篇。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其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

汉初经师。抱残守缺。以其毕生之精力。发明前圣之绪言。师授渊源。等于宗支谱系。观弟子之术业。而师承之传授。不啻鳧鹄黑白之不相混焉。学者不可不尽其心也。公谷之于春秋。后人以为假设问答。以阐其旨尔。不知古人先有口耳之授。而后着之竹帛。非如后人作经义。苟欲名家。必以著述为功也。商瞿受易于夫子。其后五传而至田何。施孟梁邱。皆田何之弟子也。然自田何而上。未尝有书。则三家之易。着于艺文。皆悉本于田何以上口耳之学也。是知古人不著书。其言未尝不传也。治韩诗者不杂齐鲁。传伏书者不知孔学。诸家章句训诂有专书矣。门人弟子。援引称述。杂见传记章表者。不尽出于所传之书也。而宗旨卒亦不背乎师说。则诸儒著述成书之外。别有微言绪论。口授其徒。而学者神明其意。推衍变化。着于文辞。不复辨为师之所诏。与夫徒之所衍也。而人之观之者。亦以其人而定为其家之学。不复辨其孰为师说孰为徒说也。取足以通其经而传其学。而口耳竹帛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其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

呜呼。世教之衰也。道不足而争于文。则言可得而私矣。实不充而争于名。则文可得而矜矣。言可得而私。文可得而矜。则争心起而道术裂矣。古人之言。欲以喻世。而后人之言。欲以欺世。非心安于欺世也。有所私而矜焉。不得不如是也。古人之言。欲以淑人。而后人之言。欲以炫己。非古人不欲炫。而后人偏欲炫焉。有所不足与不充焉。不得不如是也。故操术不可不慎也。古人立言处其易。后人立言处其难。何以明之哉。古人所欲通者道也。不得已而有言。譬如喜于中而不得不笑。疾被体而不能不呻。岂有计于工拙敏钝。而勉强为之效法哉。若夫道之所在。学以趋之。学之所在。类以聚之。古人有言。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即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传之其人。能得我说而变通者。即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穷毕生之学问思辨于一定之道。而上通千古同道之人以为之藉。下俟千古同道之人以为之辅。其立言也不易然哉。惟夫不师之智。务为无实之文。则不喜而强为笑貌。无病而故为呻吟。已不胜其劳困矣。夫外饰之言与中出之言。其难易之数可知也。不欲争名之言与必欲争名之言。其难易之数又可知也。通古今前后而相与公之之言。与私据独得必欲己出之言。其难易之数又可知也。立言之士。将有志于道而从其公而易者欤。抑徒竞于文而从其私而难者欤。公私难易之间。必有辨矣。安得知言之士。而与之日进于道哉。

言公于世。则书有时而亡。其学不至遽绝也。学成其家。而流衍者长。观者考求而能识别也。费直之易虽亡。而郑王之学出费氏。今王易具存。而费氏之易未亡也。孔氏古文虽亡。而史迁问故于安国。今迁书具存。而孔氏之书未亡也

。韩氏之诗虽亡。而许慎治诗出韩氏。今说文具存。而韩婴之诗未亡也。刘向洪范五行传。与七略别录虽亡。而班固史学出刘歆。歆之汉记汉书所本今五行艺文二志具存。而刘氏之学未亡也。亦有后学托之前修者。褚少孙之藉灵于马迁。裴松之之依光于陈寿。非缘附骥。其力不足自存也。又有道存术近。其书不幸亡逸。藉人之书以存者。列子残阙。半述于庄生。杨朱书亡。多存于韩子。庄列同出于道家。而杨朱为我。其术自近名法也。又有才智自骋。未足名家。有道获亲。幸存斧琢之质者。告子柳湍水之辨。藉孟子而获传。惠施白马三足之谈。因庄生而遂显。虽为射者之鹄。亦见不羁之才。非同泯泯也。又有琐细之言。初无高论。而入于有心之听。遂与经训同垂。孺子濯足之歌。时俗苗硕之谚。其喻理者即浅可深。而获存者无俗非雅也。凡若此者。非必古人易而后人难也。古人巧而后人拙也。古人勤而后人惰也。名实之势殊。公私之情异。而有意于言。与无意于言者。不可同日语也。故曰。无意于文而文存。有意于文而文亡。

圣人之言。贤人述之。而或失其指。贤人之言。常人述之。而或失其指。人心不同如其面也。而曰言托于公。不必尽出于己者。何也。谓道同而德合。其究终不至于背驰也。且赋诗断章。不必若自其口出。而本指有所不拘也。引言互辨。与其言意或相反。而古人并存不废也。前人有言。后人援以取重焉。是同古人于己也。前人有言。后人从而扩充焉。是以己附古人也。仁者见仁。知者见知。言之从同而异。从异而同者。殆如秋禽之毛。不可举也。是以后人述前人。而不废前人之旧也。以为并存于天壤。而是非得失。自听知者之别择。乃其所以为公也。君子恶夫盗人之言而遽铲去其。以遂掩着之私也。若夫前人已失其传。不得已而取裁后人之论述。若迁史之于古文尚书。说文之于韩婴诗传。则其无可如何。而赖有是之仅存耳。然迁史未尝不参以今文。而说文未尝不参齐鲁之说焉。是又在乎专门绝学。辨析微茫。心领神会。所以贵乎知言之士也。

说文一首赠立夫

茅星来

诗与文之日就衰且薄也。自有专攻为诗与文者始矣。古之时无有以诗文为教与学者也。汉时如下帷讲诵。设绛帐为诸生说经。要不过读书是务。读书之功既至。则随其材质之高下浅深。而皆必有所独得。得之于心。斯应之于手。于是乎信口吟而自然合节焉。率臆抒写而自然成章焉。其有不能。不强使为。苟其闻见广博。学问渊深。虽无著述。要不害其为通儒也。自幼以诗文为教与学者未尝有也。此在魏晋后学者犹然。故其时凡所著述。传至今者。犹往往以质实胜。而非后世所可及也。自唐以来。国家以诗文取士。而学者始专务记览。为

词章。以售有司。父兄以是为教。子弟以是为学。凡其所以口不绝吟。手不停披。而矻矻以穷年者。无非欲以供吾赋诗作文之用而已。然则苟有可以不必读书而工为诗与文者焉。则彼且诩诩然自以为得计。而争趋之恐不及矣。夫以王勃李贺辈之天才异。应口成文。识者犹以为非远大之器。乎持不逮之资。而强迫力取。侥幸一第以为荣。此宋人闵其苗之不长而助之之术也。不待其子之趋视。而已知其无不槁矣。然而天下但见其长之速也。而于是乎竞相慕效。不务实学。惟猎浮华。以苟简为便利之门。以揣摩为必得之道。白帖徐记。纷纷交作。后之人踵而甚焉。不可纪极。所以痼蔽学者之心。涂塞斯人之耳目。所为教与学者如是。故讲求所以为诗与文之法者。至唐而加详。而要之诗与文之日就衰且薄也。亦实自唐而积渐使然也。善乎胡宏氏之言曰。学欲博。不欲杂。守欲约。不欲陋。噫。为欲供赋诗作文之用而著书。其书未有不杂且陋者也。为欲供赋诗作文之用而读书。其读未有不杂且陋者也。天理人欲之辨。辨之于此。此岂独关读书与夫赋诗作文之得失而已。然则世之有志于学者。亦惟去其有所为之意。而后可与语于古。

论文

魏禧

门人问曰。古人言文章与世运递降。果然乎。曰。古今文章。代有不同。而其大变有二。自唐虞至于两汉。此与世运递降者也。自魏晋以迄于今。此不与世运递降者也。三代之文。不如唐虞。秦汉之文。不如三代。此易见也。上古纯庞之气。因时递开。其自简而之繁。质而之文。正而之变者。至两汉而极。故当其气运有所必开。虽三代圣人。不能上同于唐虞。而变之初极。虽降于两汉。犹为近古。故曰。与世运递降也。魏晋以来。其文靡弱。至隋唐而极。而韩愈李诸人。崛起八代之后。有以振之。天下翕然敦古。梁唐以来。无文章矣。而欧苏诸人。崛起六代之后。古学于是复振。若以世代论。则李忠定之奏议。卓然高出于陆宣公。王文成之文章。又岂许衡虞集诸人所可望。下天之运必有所变。而天下之变必有所止。使变而不止。则日降而无升。自魏晋靡弱。更千数百年以至于今。天下尚有文章乎。故曰。不与世运递降者也。曰。古之文章。足以观人。今之文章。不足以观人者。何也。曰。古人文章无一定格例。各就其造诣所至。意所欲言者。发抒而出。故其文纯杂瑕瑜犁然并见。至于后世。则古人能事已备。有格可肖。有法可学。忠孝仁义有其文。智能勇功有其文。孰者雄古。孰者卑弱。父兄所教。师友所传。莫不取其尤工而最笃者。日夕揣摩。以取名于时。是以大奸能为大忠之文。至拙能袭至巧之论。呜呼。虽有孟子之知言。亦孰从而辨之哉。

文章不可苟作

侯七乘

柳子厚复杜温夫书。讥其见柳州一刺史。即周孔之。至潮之二邦。当得二周孔。若至京师。则不胜周孔。噫。何周孔之多也。斯言也。艾东乡尝举以为大士戒。谓大士许人一文。当如许人一女。不可草草。予于是叹东乡之识。高于世人远甚。非弇州南溟辈所得而及也。唐世文宗时。长安文士。为贵人作碑志。若市贾然。天官卒。其门如市。甚至誼竞争致。不由丧家。此辈卑卑。固无足道。朱晦庵尝言陆放翁能太高。太近。恐为有力者牵去。不得全其晚节。及后放翁再出。果为韩胄作南园阅古泉记。见讥清议。元史姚燧。尝以所作就正许衡。衡赏其辞而戒之曰。文章先有能一世之名。何以应人之见役。非其人而与之。与非其人而拒之。皆罪也。由此观之。语言文字。人品攸关。斯言之玷。驷马难追。如陶谷悔作禅诏。孔文仲悔作伊川弹文。朱文公悔作紫岩墓碑。姚雪坡悔作秋壑记。李西涯悔作佞明宫记。与其悔之于后。何若慎之于先。韩柳作志传。皆不轻与人。欧阳永叔撰尹师鲁墓志铭。但辨所以作墓志之意。凿凿不少假借。子瞻生平。未尝为人铭墓。所铭五人。皆盛德。若富郑公。司马温公。赵清献公。范蜀公。张文定公也。此外赵康靖公。滕元发二铭。亦代文定所为者。在翰林诏撰赵瞻神道碑。亦辞不作。又前辈诸大家。从未有为宦官属文者。韩退之送俱文珍序。编在外集。非李汉所录。盖公所弃之篇也。赵松雪为罗司徒致钞百锭于胡汲仲。请作乃父墓铭。汲仲怒曰。我岂为宦官作墓铭者。是日汲仲正绝粮。其子以情白。坐客咸劝之。郗愈坚。如此风节。岂在韦贯之杨万里之下哉。李治曰。文章有不当为者五。苟作一也。徇物二也。欺心三也。蛊俗四也。不可示子孙五也。噫。是道也。自汉伯喈以来。已不免惭德矣。信州郑文恪一书。离奇瑰异。予所心醉。然其病亦在德政序神道碑布满集中。不择人而文之。遂不择人而周孔之。作者人品。以此减价。甚为可惜。吾于是叹东乡之识。高于世人远甚也。

国朝二十四家文钞序

曾鏞

近世文。有时文。有古文。时文代圣贤立言。义至深而情实泛。古文即儒者立言。旨即浅而裁自心。故欲穷古今之变。考政教之迁。观学士大夫之所得。求之于古文较近。窃谓作者难。取而集之者抑不易。何以言之。文章者。天地之精华也。散而泄诸古今才智人之口。若二气五行之分布于百草木。其盛其衰。随乎时会。而其为用于人也。其阴阳水火之性。即其华实本末之际。而用不同。故取材必慎。而后得其精华之所注。自六经四子诸书外。一代之作。一家之言。有纯有驳。有离有合。举汉唐宋以来。寥寥数大家。均不能免也。服饵杂人身之病也。论著杂人心之病也。于此而欲采辑言。网罗一世。出时贤之甘苦

。为后学之砭针。又岂易事乎哉。是故文取载道。吾以为必先有见道之实。渊然寂然。以日以年。人世功名富贵成败得失一不入于其中。而后可与论天下之文。嘉禾丁君子复。携其里敬斋先生所辑国朝二十四家文钞以示予。先生于近代文均有选。而本朝尤加意焉。盖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亦当世得失之林也。尝自言其去取之意。大率取其有益于人。有用于世。有补于修齐治平。而其文复工绝。可令人往复不厌者。空谈心性与夫牖陈故实者皆不与焉。一切庸俗誇張之辞尽行铲除。呜呼。持是以论天下文尽之矣。每叹古今文章之病。立一说。每不顾吾说有益之与无益。有用之与无用。且詹詹然蕲以文胜。其实则中无所见。究竟文亦何由胜。谈心性病虚妄矣。牖故实病支离矣。其庸俗誇張之病。或且至于蔽陷离穷而不可究极。此无他。所以游之乎诗书之源者无其学。所以行之乎仁义之途者无其养。心未能怡然涣然于天地民物变化云为之故。而欲怡然涣然于口手之间。必不能也。观先生斯钞。其亦可以见其概矣。诸家文体之奇正醇肆。钞中论之特详。丁君复属序于予。又何如即先生之所自言。以弁先生之所手辑。使夫人伏而诵之。尤得其要领也耶。

赠屠生倬序

陈斌

吾见若屠生者。安可得邪。生嗜读书。通旁艺。尝与游括苍之间。所谓珞珞如玉者也。吾自十八九来于杭。仰屋独坐。三年未识一侪辈。今更阅十八九年矣。稍稍知数。人其数人者则皆屠生之知其为人者也。吾是以又知屠生。而喜生之从吾游焉。告之曰。生知人之取于世者乎。士取于不足。农取于有余。夸取其名。烈取其气。畸人取其意。或与之浮湛。则浮湛而取之。或与之攫搏。至不顾尽其力。则亦攫搏以取之。其取于道者寡焉。夫道不可取养而自至。有义理之味而几矣。吾故曰。惊世之人不在多技。已疾之方不在多药。生且省之。将与为取乎。将遂为养乎。将汲汲于世。必至于病而后息乎。闻古之谓才贤者。隆然而雷。耀然而日。蜺吐冰茹。耐岁而贯时。及其归。泊然而有所止。吾之于是知晚矣。屠生甫二十未晚也。豁达以取积成致厚以为养。蕲至于其未至。则吾言然乎不然乎。吾惟怵屠生之先我。更以其爱吾言也。故有以赠屠生。

与友人书

李容

著述一事。大抵古圣贤不得己而后有作。非以立名也。故一言而炳若日星。万世而下。饮食之不尽。其次虽有编纂。亦不必当时夸诩于人。或祇以自怡。或藏之名山。至其德成之后。或既死之日。举世思其余风。想其为人。或访诸其子孙。或求诸其门人。思欲得其生平之一言。以为法训。斯时也。是惟无出。一出而纸贵洛阳。千门传诵矣。此正如华陀之青囊一付丙丁。至今为恨

。惟恐其不传也。所以然者。以华陀当年行之而有验也。今有庸医。方患羸疾。偶有奇方。不能自服以疗其身。忽见世之同疾者。遂以此方授之。且曰。此神方也。传自异人。君宜敬修合而服之。毋轻忽也。而彼患者。方且哑然而哂。茫然不敢信。何者。彼方见我羸日甚。我虽剖心相示。彼又安肯信我此方之真可以已疾哉。比见足下以其所著诸书。辄出以示人。人之服者我固多。而议我者亦复不少。其服我者。不过服我之闻见精博。能汇集而成书也。其议我者。直谓我躬行未懋。舍本趋末。欲速立名。适滋多事也。凡诸议足下之言。仆所得闻者。想犹其一二。然已觉切中足下之病。若夫所不得闻者。不知又当几许耶。仆虽不肖。既蒙足下左爱。则不啻骨肉若矣。人之议足下是议我也。足下之不能韬光铲彩。是仆寐所未恬也。是乌容以无言耶。言之虽过切直。想在所不罪也。

消积说赠友人

李容

曩昔与薄城惺庵王翁过从夜话。一友患食积。翁教以服消积保中丸。余因言痰积食积。丸散易消。惟骨董积难消。非药石所及。翁询其故。余曰。诗文世。无关身心。声闻远播。甚妨静坐。二者之累。廓清未尽。此便是积。广见闻。博记诵。淹贯古今。物而不化。即此是积。推之即功业道德之见。中一毫消融未尽。亦即是积。其浅深虽不同。其为心害则一也。向足下刻意为己之学。言及诗文。若将浼焉。惟服膺先儒之书。窃以为志趣如此。将来所就必卓。离索日久。传闻近日惟声律是哦。词翰是攻。仆疑未之信。而来札忽至。求评所纂昭明文选。前后不类。令人难解。是书连篇累牍。莫非雕虫。有何可取。而嗜之若饴耶。魏庄渠先生遗王纯甫书云。传闻对客谈及诗文。駸駸有好意。窃恐不知不觉下种子。他日终会发也。昔过太平门。见有老父与一童子并走争先。因叹吾人既有志于道。而与诗人文人争长。亦何异此老父哉。由斯以观。夫亦可以废然思返矣。学道须钝须拙。须闇淡。乃与真合。今方日日售聪明。钓声誉。其去道也。不亦远乎。

与友人论文书

钱大昕

前晤我兄。极称近日古文家。以桐城方氏为最。予常日课诵经史。于近时作者之文。无暇涉猎。因吾兄言。取方氏文读之。其波澜意度。颇有韩欧阳王之规抚。视世俗冗蔓猥杂之作。固不可同日语。惜乎其未喻乎古文之义法尔。夫古文之体。奇正浓淡。详略本无定法。要其为文之旨有四。曰明道。曰经世。曰阐幽。曰正俗。有是四者。而后以法律约之。夫然后可以羽翼经史。而传之天下后世。至于亲戚故旧。聚散存没之感。一时有所寄托而宣之于文。使其姓名

附见集中者。此其人事原无足传。故一切阙而不载。非本有可纪而略之。以为文之义法如此也。方氏以世人诵欧公王恭武杜祁公诸志。不若黄梦升张子野诸志之熟。遂谓功德之崇。不若情辞之动人心目。然则使方氏援笔而为王杜之志。亦将舍其勋业之大者。而徒以应酬之空言予之乎。六经三史之文。世人不能尽好。闲有读之者。仅以供场屋短钉之用。求通其大义者罕矣。至于传奇之演绎。优伶之宾白。情词动人心目。虽里巷小夫妇人。无不为之歌泣者。所谓曲弥高则和弥寡。读者之熟与不熟。非文之有优劣也。文有繁有简。繁者不可减之使少。犹之简者不可增之使多。左氏之繁。胜于公谷之简。史记汉书。互有繁简。谓文未有繁而能工者。亦非通论也。

复鲁絜非书

彭绍升

来书谓文章天地之元气。其文之至者。耗泄天地之元气。故自古文人子孙。鲜克自振起。此甚非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其流行于物者为元气。是气也。根极于一。濬于万。其来无方。其应无迹。得之者与天地合其德。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生生不穷。而利赖及于万世。是惟文王周公孔子之文。始足以当之。自兹以降。思孟之深醇。董韩之闳达。程朱之精详。陆王之易简。类能契天地之心。故其文与天地之元气相输贯。相望于数千载之中。继圣人而命世。其它二千年间。百家诸子。以文自名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分畛域。不能相通。然使其言。诚有济于时。适于用。当于人心。足以止恶而进善。则君子取之。取之者何也。谓其文足以效能于天地也。夫上自圣人。下至诸子百家。其言果有裨于当世。天地之心实寄之。奈何恨其耗泄不于其身。又阴夺其子孙。如足下言天之不仁也甚矣。至谓名者。造物所忌。名浮于实。不有人祸。必有天刑。夫造物亦何忌人之有。名者。风力所鼓。生谢无常。与其人了不相涉。彼且无所挟以为有。造物者又安从而忌之。且夫忌之情。生于妒。而成于争。彼造物者于人。吾知其不为妒与争也决矣。足下毋为此戚戚也。然则何为而有人祸天刑也。曰不虚生。业由自作。人祸之以其见恶于人也。天刑之以其见绝于天也。是必有阴慝与熟悉者主之。而非名之所得为也。是其身之祸与刑且无与乎其名。况其为子孙者哉。以一念为感。即以一念为应。一念者通人己幽明而一贯者也。于己取之。非人所得而与也。故名非君子所务也。实固不可以不急也。惧名之浮。当孳孳焉惟实之求。实之既至。俯仰浩然。视外境之相值。无一毫足动于中。又何有子孙之干其虑哉。星命之术。君子所不道。即亿而屡中。亦复何补于人世。如以星命可凭。则善者不必福。而恶者未必祸矣。仆于文素不专力。自遇台山。知此道之不可苟。习之久。颇识其利病。常欲网罗放失。成一家言。故于当代遗文佚事。搜括颇详。幸赖前人之余荫。沐 圣

朝之教泽。早窃科名。观光阙下。遂得以闲居岁月。歌颂太平。激扬忠孝。原本康衢击壤之意。而益畅其末流。是其为言。宜若无乖于世。夙昔撰述。麤有就绪。从今当铭足下之言。日凛惜阴之戒。简弃文字。益趋闇然。以副明诲。惟望垂察不宣。

四书文源流考

梁杰

天下之事。惟无所为而为者。乃可以不朽。宋王介甫作新法。当时之人。岌岌不可以终日。而为四书文开其先。乃更数世。历六七百年而不废。其所撰诸经新义。列之学官。用之取士。天下靡然皆王氏之学。其力亦巨矣。南渡禁革。遂罕有过而问者。而四书之文。缘之而起。学者舍此。几似无书可读。创之者非耶。因之者是耶。习之积者不移。利所在者偏重。其初本论体之小变。特专以四书语命题。其源出于唐之帖经墨义。北宋以前。大学中庸。尚在礼记。唐试经义。未立孟子。而以礼记为大经。治诸经者。皆兼孝经论语。亦有以论语为论题者。如颜子不贰过论。皆其滥觞也。至代言口气八股对仗。虽备于前明。其实南宋杨诚斋汪六安诸人已为之椎轮。至文文山则居然具体。而文山之文存于世者。或疑作。不可得而辨也。有明一代用之科目。天下之士。竭才尽气。毕力以从事于此。自汉唐千有余年以来。鼓篋读书之规模气象。至是一变。而时文之法。日以密。体亦屡迁。景泰天顺以前。浑朴未开。隆庆万历以后。风气渐降。其间巨手。未可指屈。约而综之。王守溪造其极。归震川振其绪。金正希持其终。他若于廷益之忠节。陈白沙之理学。薛方山之史才。唐荆川茅鹿门之经济。杨升庵季彭山之媿雅。出其余技。皆胜专门。自古天之生才。惟在极盛之朝。与兴亡之际。孝宗在位。君明臣良。故昌明博大之制兴。神庙怠荒。国事日坏。熹怀相继。遂以沦胥。故志微杀之音作。虽应制干禄之言。非尽由衷。而心声所应。皆潜与运会转移于不觉。正希金事。文节并峻。其时又若黄陶庵陈卧子者。皆秋霜皎日。其文直颀颀于西江之四隗五家。遂以结明代时文之局。而刘念台黄石斋诸公。又不以此论也。西江之派既盛。精裁鉴者。推艾千子。时与钱吉士称选家之最。时文之道。与他著述异。鲁壁之经。汲冢之策。丹枕之鸿烈。胡卢之汉书。古则愈贵。时文云者。既以逢时。时过则菁华既竭。褰裳去之。而新科墨刻。且汗牛充栋而来。与之代兴矣。诗赋盛于唐试之作。诸家集虽间存一二。而艺文志集部盍载俳谐传奇笑林杂说。惟试律之诗。官韵之赋。绝无专书著录。则史体宜尔。时文设科。与彼何异。而尊之者。以为代圣贤立言。朱子曰。诗赋鄙无害理。经义大不便。分明是侮圣人之言。宋时经义。即已如彼。使闻者不知语出朱子。鲜不以为怪妄。康熙初圣祖仁皇帝谕内三院九卿。废时文。用策论。不数年而廷臣奏复。善夫苏子瞻

之议贡举文字。谓虽知其无用。而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明代作家。有抡元之诀。有决科之式。有坐关三年者。有闱五易者。有七作平常。粘四壁者。有首艺甫成。呕血满地者。诸君皆君子也。其心果止为代圣贤立言乎。况其下者乎。然知其不过如此。而竟莫之能废者。何也。众楚人咻之。则求其齐语不可得。置之庄岳数年。则求其楚语又不可得。习之说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敝车羸马。恶衣非食。利之说也。如此则不收于艺文志也宜。故曰。天下之事。惟无所为而为者。乃可以不朽。

时艺类编序

周永年

或问于余曰。今海内鸿骏君子。皆厌薄时文。以为不足。学子乃复从事于斯何也。余曰。同年邵二云。世所推鸿骏君子之一也。其厌薄时文也尤甚。以孟子孙氏疏率略。思更为之。余尝谓之曰。孟子班爵禄章。所言封国之制。与诸经皆不合。先儒多以为疑。偶读鲁启人不能五十里附于诸侯曰附庸题文。则孟子与诸经约略可通。子疏孟子。将毋亦有取于是。二云笑应曰。然。然则时文固笺传之苗裔。而未可以流俗之没溺于腐烂本头而废之也。或又曰。选粹律髓。诗赋分类。至今学者犹病之。子选时文。而以类区之。毋乃更为大方所笑乎。余曰。前辈读书之法。其不传于世也久矣。吕氏童蒙训曰。安定先生主湖州学使。学者各治一事。如水利农田之类。其后从学者多有实效。苏子瞻曰。书富如入海。人不能兼收尽取。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则学成可以八面受敌。朱子尝取以教学者。类分则讨论易记忆便。四子之书乃诸经之总汇。求之亦可以得诸经之门户矣。且今之人材力自忖。视子瞻东莱何如。而乃以分类为陋乎。故选是编以当隅。其它文则学者自取而分之可也。且果由是以稽经诂史。取古人之书。区分类聚。提要钩元。观其会通。得其典礼。安定湖学之法。朱子读书工程。程畏斋之所辑。宋潜溪之所述。其端绪具于是编矣。世有异敏之士。得吾说而潜心焉。异日海内所号为鸿骏君子者。安知不即以是编为千里之跬步。而又何必厌薄时文也哉。

谢周南制艺序

朱仕琇

孔子曰。不知言。无以知人。扬子云曰。言。心声也。心之蕴于人难知也。而据声以知之。声之发各于其党。若子贡问师乙以歌。师乙类而使之自择是也。其心之不正者。发为奸声。若子夏讥四国之失志是也。文辞之于声于言。其精者。据以察其人之枉直厚薄。无不可知之。汉时郑朋张博倾危。故其文夸诞。公孙宏匡衡邪谄。故其文庸懦。虽饰以诗礼之泽。周召之正。而奸慝发于辞气

之余。不可掩也。国风之好色。骚人之怨慕。司马迁之愤激。相如之浮靡。裁以圣人之道。皆不得性情之正。要因言以考其人。固倜傥非常之士也。人心正则气直。气直则言随其情之所触而不自讳。故发为文章。其迈往。洁劲直。深远缠。而能自得者。必君子也。卷曲依附。轻回护。浮诞刻戾。软妥圆滑。而无可非刺者。必小人也。昔宋苏轼议徐积独行。而文章之怪。如卢仝以为多反。尝读积文横肆恣睢。浩然直胸臆。此至性人之所为耳。岂有反哉。前明制义。若项煜之儂利。周鍾之袭取。真小人也。不待其失节而后知之。至黄道周金声之文。崛强自遂。其忠义之性。可以想见。然则知言知人。诸数千载而不爽者也。武平谢君周南尝出其制义若干。余读之。奔放雄放。绝去寻常嵬琐之习。予笑曰。是向者子瞻之所疑于节孝者也。今益有以信君之为人矣。君方有志为古文。以求圣贤之旨。窃谓孟荀以来。诸君子之言具在。其为人皆可知也。君以吾言察之。而古文之道。益可知已。

文言说[掣]()经室集

阮元

古人无笔砚纸墨之便。往往铸金刻石。始传久远。其着之简策者。亦有漆书刀削之劳。非如今人下笔千言。言事甚易也。许氏说文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左传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此何也。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愆误。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易于记诵。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始能达意。始能行远。此孔子于易。所以着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诗箴铭谚语。凡有韵之文。皆此道也。尔雅释训。主于训蒙。子子孙孙以下。用韵者三十二条。亦此道也。孔子于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词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而惟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谓文也。文言数百字。几于句句用韵。孔子于此。发明乾坤之蕴。诠释四德之名。几费修词之意。冀达意外之言。说文曰词意内言外也词亦言也非文也文言曰修辞立其诚说文曰修饰也词之饰者乃得为文不得以词即文也要使远近易诵。古今易传。公卿学士皆能记诵。以通天地万物。以警国家身心。不但多用韵。抑且多用偶。即如乐行忧违偶也。长人合礼偶也。和义干事偶也。庸言庸行偶也。闲邪善世偶也。进德修业偶也。知至知终偶也。上位下位偶也。同声同气偶也。水湿火燥偶也。云龙风虎偶也。本天本地偶也。无位无民偶也。勿用在田偶也。潜藏文明偶也。道革位德偶也。偕极天则偶也。隐见行成偶也。学聚问辨偶也。宽居仁行偶也。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偶也。先天后天偶也。存亡得丧偶也。余庆余殃偶也。直内方外偶也。通理居体偶也。凡偶皆文也。

于物两色相偶而交错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考工记曰青与白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说文曰文错画也象交文然则千古之文。莫大于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韵比偶之法错综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后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

此篇虽专论文体。然原本古训。以正后世策论时文之支派。而自命古文者。亦不为无益。故附存之。

子思子章句序

魏源

中庸之为子思子。尚己。而坊表缙衣与焉。有征乎。曰有。隋书音乐志载沈约之言曰。礼记月令取吕氏春秋。缙衣中庸坊记表记取子思子。乐记取公孙尼子。一也。御览引子思子曰。天下有道。则行有枝叶。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今见表记。二也。文选注引子思子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国家以寔。都邑以成。今见缙衣。三也。且坊表言必称子。而引论语之文。间一。又数引春秋。间二。且独称子云。子言之。与他书记圣言体例不伦。间三。三征既明。三间俱释。于是曰。圣人忧患天下后世其至矣。删诗书。正礼乐。皆述而不作。有大义。无微言。岂预知有论语。为后世入道门哉。假年绝韦来。天人性命之理。进修聚辨之方。无咎寡过之要。胥于易乎在。子思本祖训发挥之。故中庸一易道也。表记言正而合道。见称伊川程氏。则论语辅也。易之诚。论语之仁。皆古圣未发而夫子发之。不读中庸。不知诚为尽性之要。不读表记。不知敬为求仁之方。而望易论语精微犹入室不由户也。坊缙之文。其闳深诚与庸表有间。然礼坊德。刑坊淫。命坊欲。纲万事于三端。圣人既以彝伦。建皇极。而缙衣敷理化得失。为百世君民臣主师。尼门五尺所言。要非霸世所得闻者。易论语明成德归。诗书礼春秋备经世法。故坊记以春秋律礼。缙衣以诗书明治。体用显微。同源共贯。于道之大而能博者。其亦具体而微矣。世人惟知史记子思作中庸。故著蔡之。而此三篇之为弟子述所闻者。则自唐后二十篇书原不存。亦遂如渎迷济海沦碣矣。予悼斯道之湮微。乃别而出之。各为絀绎。而中庸则专以易道发之。用补苴先哲。其轶言时时见他书者。亦辑成篇。而后祖孔师曾。迪孟之学。大略明且备。刚矣诚矣。高矣明矣。宋汪编子思子。妄孔鲋书。而顾昧四篇之正经。弃天球。宝康瓠。慎莫甚焉。今遂摈勿道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引坊记君子不尽利以遗民一章称为孔子之言子思垂训本多祖述如道德齐礼与夫南人有恒之言皆错见于诸篇不害其全篇之为子思也礼记郑目录于坊表缙衣三篇不言出子思子者犹三年问篇全出荀子而郑目录亦不言及也刘瓛称缙衣公孙尼子作者案汉志公孙尼子七十子之弟子或其尝受业子思故撰述师说以成斯篇欤然则坊缙之文未能闳深亦记不一手故也有以此三事献疑者因各为条

之如此

卷六学术六师友

师说

夏之蓉

古之师也以道。今之师也以艺。古之为师者。得之于心。征之于事。本于礼乐诗书。达之家国天下。大用之大效。小用之小效。故曰道也。今之为师者。本之于心。征之于言。始之占毕训诂。终之以文词。而其实归于无用。则艺焉而已。夫人才者所以用天下者也。人才之盛衰。由师道之得失。天下日竞于无用之艺。而欲以求古者明体达用之材。其不可得也审矣。然则如之何而可。曰。天下之艺。衷乎道者也。国家以制业取天下士。非以困天下之才。使之相率而出于无用也。万物之理。莫备于六经。约六经之旨。而明白简易。上下精麤本末无不该悉者。莫备于四子书。国家以是取士。欲其明天下之理。见之行事也。其不为论说。而体制异于古者。何也。曰。以意为断者。其说易于纵恣。而无以得其归。以古人之言为言者。则譬如水焉。受之以器。方员曲折。必肖之而不能踰。故制业者。所以研天下之心。而求古人之意。道也。非以为艺也。今之为师吾惑已。六经子史之书。其理与四子书相发明者。概束之高阁。而日取坊闲雕刻流传。平庸熟烂之文。转相授受。窥其意不过以此散漫无町畦。易于雷同剿袭而已。夫道降而艺。识者以为人才忧。况取夫艺之下而又下者与。且其立心如是。则不独学殖之荒落。而于人世羞耻之事尚能知之者。亦鲜矣。夫天下不患无才智聪明足以有为之士。而当其童之年。已沉没于庸师之手。迨稍稍知自振拔。而时过后学。悔已无及。其有少年科第。脱颖以去者。又不知其所学之误。直以制举业为无当于用也。而因薄夫艺而益以轻夫师。则道终不明。而天下之人才将益以衰。若夫为子弟择师。不复审其授受之故。而惟取其人之易与。而受直也廉。彼之用心。吾又恶足以知之。

取友论

韩菼

孔子言损友益友。以取友不可不慎也。玉以攻而良。兰以湛为美。友固学者之所取资。然损者多而益者少。往往然也。而取友之道。在韦布之士犹易。何也。彼之愿友而来者。第恐或不如己者耳。不如己者。在我固失。而彼未始不得也。我之取友。曷尝不取其不如彼者哉。如其非不如己也。则必其合志者也。必其愿共风雨晦明者也。必其可与同患难者也。彼便辟善柔便佞三者之徒。亦何求于我而至哉。夫此三者之奔趋而至者。大概为膏粱子弟耳。彼亦何慕而至。不过以损者之三乐进焉。而子弟败矣。夫膏粱且然。而况公卿大夫乎。六月之诗。美吉甫之功。而终之曰。侯谁在矣。张仲孝友。善哉乎。诗人之辞约而

义当也。有一孝友之张仲。而吉甫之受祉诚多矣。大将军有一长揖之汲黯。顾不重耶。且夫便辟善柔便佞。亦多非庸人。其始进也。每夤缘文字以自见。萧望之之门。乃近一郑朋。朋之奏记。笔亦可观。然迹其反复便辟善柔便佞。无一不极。足以死望之而有余矣。马融班固。千秋之作者也。自融在梁氏。而李固诛矣。固在窦氏。称功颂德。祇取殒身焉。二君子者。非辟耶柔耶佞耶。而又何责于朋哉。至于大臣。当畏罪引嫌之时。尤宜阖门谢客。深自咎谴。田蚡言天下幸而安乐无事。蚡得为肺腑。所好音乐狗马田宅。所爱倡优巧匠之属。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壮士。与议论。不仰视天而俯画地。臣乃不如魏其等所为。呜呼。蚡言可谓巧中矣。而魏其亦不善自防。此亦轻通宾客者之炯戒也。

问说

刘开

君子之学必好问。问与学相辅而行者也。非学无以致疑。非问无以广识。好学而不勤问。非真能好学者也。理明矣。而或不达于事。识其大矣。而或不知其细。舍问其奚决焉。贤于己者。问焉以破其疑。所谓就有道而正也。不如己者。问焉以求一得。所谓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也。等于己者。问焉以资切磋。所谓交相问难。审问而明辨之也。书不云乎。好问则裕。孟子论求放心。而并称曰学问之道。学即继以问也。子思言尊德性。而归于道问学。问且先于学也。古之人虚中乐善。不择事而问焉。不择人而问焉。取其有益于身而已。是故狂夫之言。圣人择之。刍荛之微。先民询之。舜以天子而询于匹夫。以大知而察及迩言。非苟为谦。诚取善之宏也。三代而下。有学而无问。朋友之交。至于劝善规过足矣。其以义理相咨访。孜孜焉唯进修是急。未之多见也。况流俗乎。是己而非人。俗之同病。学有未达。强以为知。理有未安。妄以臆度。如是则终身几无可问之事。贤于己者。忌而不愿问焉。不如己者。轻之而不屑问焉。等于己者。狎之而不甘问焉。如是则天下几无可问之人。人不足服矣。事无可疑矣。此唯师心自用耳。夫自用其小者也。自知其陋而谨护其失。宁使学终不进。不欲虚以下人。此为害于心术者大。而蹈之者常十之八九。不然。则所问非所学焉。询天下之异文鄙事以快言论。甚且心之所己明者问之人以试其能。事之至难解者问之人以穷其短。而非是者。虽有切于身心性命之事。可以收取善之益。求一屈己焉。而不可得也。嗟乎。学之所以不能几于古者。非此之由乎。且夫不好问者。由心不能虚。心之不虚。由好学之不诚也。非谓不潜心专力之故。其学非古人之学。而好非古人之好也。不能问。宜也。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圣人所不知。未必不为愚人之所知也。愚人之所能。未必非圣人之所不能也。理无专在。而学无止境也。周礼外朝以询万民。国之

政事。尚问及庶人。是故贵可以问贱。贤可以问不肖。而老可以问幼。惟道之所成而已矣。孔文子不耻不问。夫子贤之。古人以问为美德。后之君子以问为耻。然则古人所深耻。而后世且行之不以为耻者多矣。悲夫。

广师

顾炎武

茗文汪子刻集。有与人论师道书。谓当世未尝无可师之人。其经学修明者。吾得二人焉。曰。顾子宁人。李子天生。其内行备者。吾得二人焉。曰。魏子环极。梁子曰缉。炎武自揣鄙劣。不足以当过情之誉。而同学之士。有茗文所未知者。不可以遗也。辄就所见评之。夫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读书为己。探赜洞微。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书之府。吾不如吴任臣。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力臣。至于达而在位。其可称述者亦多有之。然非布衣之所得议也。

士相见义

胡天游

天下始易合者。常若可悦。而不知其不可久。始难合者。常若烦曲。而持之可至于终身。君子于世。必无孑然不与人接之理也。与人接矣。断断然守其廉隅。谨其文与辞。若甚重而不可轻。而不以为固者。易曰。物不可以苟合。苟而后易生焉。未有不败者也。若是者。其何以久。吾于士相见之礼。知圣人之意之深。将进天下于君子。使相与于义。而相从于道也。今夫诸侯之见天子。卿大夫之见诸侯。两国之君。朝聘相见。摈而请焉。摯币而交焉。为其礼之不可已也。至于士。则朋友之职耳。非其庠序素习之人。即其等夷同伍之属。然且非介不通。非摯不接。辞让揖拜。至于再三。非其为伪度以为迂阔无当者之所为。圣人顾严为之制。必不使去者。何也。天下衰薄苟且之端。皆起于人之相狎而情之相渎。狎与渎其初非不甚亲。渐而忽。渐而离。渐而愈离焉。今夫闾巷之徒。市井之鄙细。名姓未相习。猝然成交。往来相逐。未几则疾如寇仇。为同类笑。合不以道而无义以固其中也。圣人知狎与渎之不可。故明之以礼。使谨其文与辞。则不敢苟矣。守其廉隅。则难亲而有所自持矣。有所持而不苟。士与士之交。久必相敬矣。士与士其交敬且久。必以德义相砥切。便佞匪僻者。无由而至矣。且夫圣人之意。固非独如此而已也。圣人以为。今日之士。即他日之公卿大夫也。惟以礼养之深而守使固。使知夫素习之人。等夷之伍。苟非礼犹不可接。况不以礼而轻见诸侯。奔走卿大夫之家者乎。士相见之礼。

日行之于身。而非其甚重者也。苟或失之。然且不可。况违冒妄进。以徼幸功名之间乎。是以古之君子。从其教。服其度。其于交未尝妄且多。其始之难也。终合而愈固。而朋友之节不衰。于仕也必由其道。退易而进难。其立乎朝廷也。亦无改乎而不党之美。及乎后世。士相见之礼。既废不行。战国游说之徒。上书侯王。盗取富贵。至汉东都末。争以浮誉相尚。声类相附应。徒步千里而会者。或数万人。而党锢之祸起焉。呜呼。道衰而礼失。礼失而弊彰。弊彰而害起。然后知圣人之制。不独进天下于君子。且逆知其事有所必至。而以防害也。害不可极。即何不以礼而禁而止也。

答尹元孚书

方苞

太夫人葬祭之礼。酌今古而取其中。甚愜予心。惟虞后更有卒哭之祭。尚仍旧说。又于谢宾引四礼。疑仪礼节略语。显与经背。不知新吾高安。何忽至此。宜究切而辨正之。令嗣始相见。即告以英华果锐。有用之日力。不宜虚费于时文。今居大母之丧。自达其情。而应乎礼经。乃闻见中所寡有。又欲置科之学而学礼。伟哉。能如此设心。即圣人之徒也。北方之学者。近有孙汤。远则张程。不过终其身不违于礼而已。孔子之告颜渊。惟以非礼自克。盖一事或违于礼。一时之心或不在于礼。则吾性之信智义仁皆亏。而无以自别于禽兽。长君信能设诚而致行之。天下后世。将推原于贤父之倡正学。大母之集天休。于世俗所谓功名。洵可以视之如敝屣矣。而贤欲使从学于某。则不敢自匿其情。戴记七教。分朋友而为三。朋友之长者即师也。其幼者即弟子也。师之道。周官复分而为二。以贤得民之师。乃大司乐职。所谓有德者也。以道得民之儒。即大司乐职。所谓有道者也。曩者贤通书于某。辞意类孔石二公之于孙明复。固辞至再三。而意益诚。语益切。遂不敢终辞。以师儒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使时人得闻孔石二公之义。实有关于世道人心。而孙氏之说春秋。某自忖省。亦可以无愧焉。今长君欲学孔颜之学。非兼道德而有之如程朱者。不可以为师。某章句陋儒。虽羸知礼经之训诂。于外行疏节。亦似无瑕疵。而清夜自思。父母兄弟。无一不负疚于心。所谓薄于德。于礼虚者也。何足以为长君师。而贤又拟之西山父子之于考亭。则于贤亦为过言矣。管子曰。任之重者莫如身。涂之畏者莫如口。期而远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涂。至远期。惟君子乃能矣。古之以礼成其身者类如此。而世尤近。事尤详。莫如朱子。长君果有志焉。一以朱子为师足矣。必欲受业于愚。则讲其节文而导之先路。窃比于胡李二刘而已耳。所以自成。必于管子所云。日自循省焉。望更以此申告之。

与何商隐论教弟子书

张履祥

凡人气傲而心浮。象之不仁。朱之不肖。只坐一傲而已。人不忠信。则事皆无实。为恶则易。为善则难。傲则为戾为狠。浮则必薄必轻。论其质固中人以下者也。傲则不肯屈下。浮则义理不能入。不肯屈下。则自以为是。顺之必喜。拂之必怒。所喜必邪佞。所怒必正直。义理不能入。则中无定主。习之即流。诱之即趋。有流必就下。有趋必从邪。此见病之势有然者也。药石之施。在起其敬畏。以抑其傲。进之诚实。以去其浮。庄以之。正容以悟之。庶其有敬。轻言轻动。最所当忌。说而后入之。至诚以感之。尚其有信疾之已甚。持之过急。亦所宜戒。法语之言。能无从乎。从而不改。此由于傲。巽与之言。能无说乎。说而不绎。此由于浮。虽则不从。不以不从废法语。傲有时不得行。虽则不绎。不以不绎废巽言。浮或者去太甚。此正术也。始固未尝无所敬。无所畏。非众议。加于所尊所亲。怨恶积而狠戾日长。初亦岂遂无所说。无所信。显诱隐导。出于为残为忍。智诈萌而轻薄有加。既已积为怨恶。久与相持。终徒劳罔功。既已用其轻薄。强为摩切。将求理弥乱。譬诸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譬则瞽蒙。颠蹶已及。则掖而后先之。莫若授之以甚说。而易之以所服。服则敬心生。说则语易入。虽未必尽受。十犹有一二。较之每必相反。其益己多。虽不必尽善。犹未至溃决。较之事后追咎。所全尤大。迂愚无术。食息以筹之。中夜以复之。不越此也。猱固有升木之性。驯服之。禁制之。犹顾忌未敢。导之使升。即跳跃四出。莫之收矣。薪蒸匪为栋宇之材。修剔之。封植之。厥成有可俟。伤其根本。将枝叶零败。弗堪滋已。

取善

唐甄

孔孟之教人也严。其与人也宽。唯圣人乃能无阙。若与之不宽。则天下无人。无可与之共学。无可与之居位矣。其人而廉者与。吾取其廉而略其才。其人而达者与。吾取其达而略其节。其人而博者与。吾取其可问而略其自用。夫如是。则天下之人。可为吾之师友者多矣。若必求备焉。冉有之贤也。而为季氏聚敛。季路之贤也。而死不合义。子贡之贤也。而好货。子夏之贤也。而哭子成瞽。曾子传仲尼之道者也。乃其初不察于夫子之言。几误丧死之大故。此五贤者。孔门之隽也。亲承圣人之教。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亦甚勤矣。然学之未至。自得之未深。犹多阙焉若是。况其下焉者乎。若必求备焉。以其短而弃其长。则五贤皆所不取。彼廉达博问之士。更若哙等之不可为伍矣。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所谓三人行者。乃偶遇而与之偕行。非素共学之人也。所谓善不善者。乃偶见之行事。非可与论学之人也。而夫子教人之取益也。则若是矣。其在于今。道丧学废。德孤无邻。不得大贤以为我师。不得小贤以为我友。虽刍豢之属。贾贩之流。皆可以三人有

师之法求之也。若其中有志于学者。悦仲尼之道。以求淑其身心。虽为人多疵。其在于今。为不易觐。吾不与之而孰与哉。子夏曰。大德不踰闲。小德出入可也。此言与人之道也。非自处之道也。君子之自处。当如书之所云矣。书云。与人不求备。检身如不及。与人当宽。自处当严也。夫玉。天下之宝也。古人得美玉。使良工琢之。必去玷以成器。若玷不去。终非宝器。人不以为重矣。修身之道。亦必去玷。玷非履邪违道之谓也。凡一动一趋之不合于度。即为玷矣。圣人制礼。朝聘丧祭。燕飧饮食。以时以节。无敢违失。登降有数。揖让有数。酬酢有数。岂故为是繁曲以劳人之四体哉。于外者懈于内。略于文者亡其实。是修身之要道。制心之切务也。是故孔子教人。罕言心性。谨之以言行。约之以笃实。而心性之功。在其中矣。其在于今。亦有学道之人。志移于风。性成于习。好名而求闻。好动而恶静。闲居无日。皆出门嬉游之时也。居笑语。竟夕忘反。博奕饮酒。而务悦于人。误以为朋友之交当然也。而实同于市人之行矣。世虽昏浊。人心自明。真伪自见。贤不肖自别。其出于众人之口者。不可罔也。是以君子为学。不敢自罔。而即不敢罔人。兢兢焉。一言一行。时自谨省。恐人之议其后也。非有吊贺之事也。而数见于乡闾之会。则人议其流。非问学请益也。而数见于朋友之家。则人议其渎。名不登于仕籍也。而数造于贵人之庭。则人议其谄。非有干旌之贤大夫也。而时称大官之相知。则人议其污。是故君子之论。不敢违也。乡人之刺。亦可畏也。古人有言曰。礼义之不愆。何恤于人言。谓夫谗慝之口。非谓众论之同也。且果礼义之不愆乎。是故庶人之谤。乡校之议。皆所以考德也。武王圣人也。受一嫫之贡。而召公则戒之曰。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士志于学。而乃役役焉往来于名利之中。德尽丧矣。岂一嫫之累乎哉。道尽崩矣。岂一篑之亏乎哉。

善施

唐甄

记曰。君子不尽人之欢。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此受交之道。非致交之道。君子于人。欢必不尽。忠必不竭。骄吝者富贵之恒疾。下人于揖坐。近人以辞气。不可以免其骄也。馈金于人。视其人之有闻而厚之。不可以免其吝也。直能与善。忠能致谋。博能益寡。须济以财则反之。临财可以辨贤。吴人有姊之丧。有乡先生来吊。蚤未盥。揽衣而出。先生责之。人皆称直焉。他日举殡。众助之。而谢弗与也。吴人有族大夫。富。居教之居。仕教之仕。乡人称爱焉。他日罢县。乞其负而归之半也。施学而居财。世多其人矣。学必非学。诗云。不僭不贼。鲜不为则。取友之道也。诗云。心之忧矣。之子无服。交友之道也。大信必谨于小。急难相要。苟非忍者。不失其言也。是不足以为信。必釜

鬻之约。三年不忘。不易其日。不易其物。有贾于交广者。或语之以欲得椰实。比及三年而反。其人已死矣。乃陈椰实于位。而告以复之。唐子闻之曰。推斯义也。可以寄社稷矣。乱国之心散。非信不能结也。贫士之言轻。非信不重于人也。其不然者。不由于中。其外若喻。积之不渐。其行不洽。唐子之妻。问于唐子曰。子行忠信。而人多不悦。其故何也。曰。稻麦。谷之美者也。炊之不熟。人将弃而不食。岂可以咎人哉。吾反而求之釜甑中矣。唐子曰。善佞者必以信行佞。善诈者必以信行诈。世多悦之。不悦非君子所病也。君子之处贫士。惠非难。不慢为难。慢者。非礼文之疏。饮食之薄也。共揖不失。其若无。问答不失。其语若忘。是慢也。礼有仪有实。见尊于己者而下之。见己敌者而衡之。见卑于己者而上之。礼之仪也。接贱士如见公卿。临匹夫如对上帝。礼之实也。仪有尊卑。实无厚薄也。扬人之善。德之大者也。能扬一乡之善者。必使闻于一乡。能扬一方之善者。必使闻于一方。能扬天下之善者。必使闻于天下。知善不扬。是蔽其善。蔽善之人。天命不佑。扬人之善。不啻显其善也。善既广闻。与之者众。必有周其穷乏。救其急难者。唐子之母弟之子隍。来自番禺数千里。求葬不获。问于唐子。曰。子何以得葬吾姑。唐子曰。吾友魏叔子葬之也。曰。吾闻叔子之死。先姑之葬。四年前资之乎。曰。非也。吾著书而人不知。叔子乐称之。人多知之者。以是得助。是葬吾父母者叔子也。用财之道必先冻饿。葬次之。婚次之。今年不葬。可待来年。今年不婚。可待来年。不惜重施之为其足称于人也。朝不食。不能待夕。夕不食。不能待朝。缀絮无温。蝟体不直。一日寒侵。强者病。弱者死。忽其急而缓是谋。昧于施矣。惠人之道。必先鲁弱。强有力者次之。敏多谋者次之。忠献之后次之。天薄其生。人憎其貌。吾不恤之。是助天人为虐也。自致有半。所藉有半。助之易矣。从而壹之。则不得其平。况反之乎。听讼之道必先负担巨室。多财次之。夺之十束薪。立绝其食。负千金于万金之家。曾不少损其启处。有司常置小而论大。是重余财之得失。而轻夫妇之生死也。为政之道必先田市。死刑次之。盗贼次之。杀人之罪。一县之中。岁或一二人。多盗之方。一府之中。岁不数见。其为害也恒少。农不安田。贾不安市。其国必贫。无残而民多死亡。无盗而室多空虚。农安于田。贾安于市。财用足。礼义兴。不轻犯法。是去残去盗之本也。千金之产。其生百五。十分而三之。一以为食。一以待不虞。一以周饥寒。倍之则凶岁可备焉。千金之富可惠戚友。五倍之富可惠邻里。十倍之富可惠乡党。百倍之富可惠国邑。天子之富可惠天下。

与友人论师书

钱大昕

日者。足下枉过仆。仆以事他出。未得见。顷遇某舍人云。足下欲以仆为师。

仆弗敢闻也。师道之废久矣。古之所谓师者。曰经师。曰人师。今之所谓师者。曰童子之师。曰乡会试之师。曰投拜之师。人生五六岁。始能识字。稍长则习业之文。父兄皆延师教之。父兄曰。汝师之。吾从而师之。非必道德之可师也。巫医百工之人皆有师。童子之师。犹巫医百工之师。称之曰师可也。乡会试主司同考之于士子。朝廷未尝许其为师。而相沿师之者。三百余年。然令甲又有外官官小者回避之例。则固明予以师之称矣。汉人于主有为之制服者。而门生之名。唐宋以来有之。语其辈行。则先达也。语其交谊。则知己也。因其一日之知。而奉之以先生长者之号。称之曰师。亦可也。今之最无谓者。其投拜之师乎。外雅而内俗。名公而实私。师之所求于弟子者利也。传道解惑无有也。束修之问。朝至而夕忘之矣。弟子之所藉于师者势也。质疑问难无有也。今日得志。而明日背其师矣。是故一命以上。皆可抗颜而为师。而横目二足贩脂卖浆之子。皆引而为弟子。士习由此而偷。官方由此而隳。师道由此而坏。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古之好为师也以名。今之好为师也以利。好名之心。仆少时不免。迄今方以为戒。而惟利是视。则仆弗敢出也。足下于仆。非有一日之好。而遽欲师之。仆自量文章道德。不足以为足下师。而势力又不足以引拔足下。若欲藉仆以纳交一二巨公。俾少为援手。则仆之硜硜自守。不干人以私。友朋所共知。仆固不欲自误。而亦何忍以误足下乎。如以仆麤通经史。可备刍蕘之询。他日以平交往还足矣。直谅多闻。谓之三益。不识仆之戆直。得附足下益友之一否。惟足下裁察。

游说

张海珊

古之时所谓游之说者。二焉。有孔孟之游。有战国之士之游。孔之周游。孟之游齐梁诸国。曰。以行道也。以救民也。然则如孔孟之人。则有孔孟之游。苟非孔孟之人。将不得为孔孟之游乎。则又不然。孔子虽生知之圣。然必如周观礼。自卫反鲁。然后乐正。孟子七篇。亦大都成于游齐梁之时。其论士曰。有一乡之士。有一国之士。有天下之士。是故苟自命士矣。则天下之理皆我所当知。天下之事皆我所当为。生民之故。郡国之利病。虽尝得之于简册。而苟非目稽口询。确然有得于其中。则他日或当其任将。遂有嗛然不足之患。此其道固非游不可。虽然。今世之所谓游。则战国之士之游而已矣。自天下兼并。民无常产。百姓交驰横骛。若鸟兽散。上之人不得问焉。而其尤不肖者。则莫甚于士。学校之员既增。一县之数。无虑数百。国家之科目。既无以容。又其人大都游手空食。更不能自为生计。则皆从事于游。昌黎所谓奔走形势之途。伺候公卿之门。足将进而趋。口将言而嗫嚅者。其视战国之士。抵掌捭阖。且以为豪杰之士。不可多得。游之途日广。而游之事愈下。于是好修之士。每讳言

游。珊少有志四方。既长。谓古人之书。虽尝博览考。时患抑郁无以发。每念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为之懼然以惧。思遂决然舍去。以从己之所至。虽然以前之说。则有不得不游之道。于后之说。则又恐涉于今世之士之迹。于是将以商之同人。作游说。

顾亭林与人书曰。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觉。不幸而在穷僻之域。无车马之资。犹当博学审问。古人与稽。以求其是非之所在。庶几可得十之五六。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虽子羔原宪之贤。终无以济于天下矣。

南游记节录

孙嘉淦

游亦多术矣。昔禹乘四载。刊山通道以治水。孔子孟子。周流列国以行其道。太史公览四海名山大川以奇其文。他如好大之君。东封西狩以荡心。山人羽客。穷幽极远以行怪。士人京宦之贪而无事者。投刺四方以射财。此游之大较也。余皆无当焉。余之少也。淡于名利。而中无所得。不能自适。每寄情于山水。既登第。授馆职。匏系部门。非所好也。己亥之夏。以母病告假归省。其秋遂丁内艰。罔极未报。风木余悲。加以荆妻溘逝。子夭残。不能鼓缶。几致丧明。学不贞遇。为境所困。欲复寄山水之间。聊以不永怀而不永伤焉。诗云驾言出游。以写我忧。此之谓也。东出故门。道井陘。过真定。历清苑。观脊水于获鹿。食麦饭于滹沱。望恒岳于曲阳。访金台于易水。仰伊祁于庆都。思轩辕于涿郡。已而北走军都。临居庸。登天寿。东浴汤泉。遂至渔阳。上崆峒。下玉田。涉卢龙。怀孤竹。浮沈其中者又累月。家世塞北。今到辽西。三过风景。约略相同。时值冬暮。层冰。飞雪千里。丛林如束。阴风怒号。不自知其悲从中来也。因而决计南行。返都中治装。适吾友李子景莲。不得志于礼闈。遂与之偕。辛丑二月二十四日出都。此则吾南游之始也。都中攘攘。缁尘如雾。出春明门。觉日白而天青。过卢沟桥。至琉璃河。卢沟者。桑干也。琉璃河者。圣水也。南至白沟。昔宋辽分界之处。南至雄县。有湖一望水弥漫。河北巨观也。过任邱。有颛顼氏之故城。南至于河闲。九河故道。漫灭不辨。滹沱易清。衡漳潞卫高交淇濡。皆经其境。以入海南。出阜城。至景州。东至德州。入山东境。州城临运河。船桅如麻。东南至齐河。自涿州。背西山而南。七日走九百里。极目平畴。至齐河。始见山。途中矫首欲望东岳。然余从泰山之北来。午前见背。午后见臂。至泰安州始当其面。次早欲上。土人云。不可。山顶有娘娘庙。领官票而后得入。票银人二钱。曰香税。夫东岳自有神。所谓娘娘者始于何代。功德何等。愚民引夫妇奔走求福。为民上者。既不能禁。又因以为利。不得已亦领票。二更起。贫民男女数千。宿止道旁。燃炬以丐

钱。教养失而民鲜耻。可慨已。四更至回马岭。阶级愈峻。如行壁上。鸡鸣至玉皇庙。谓至顶矣。导者笑曰。甫半耳。既至其上。纡回攀跻。见所谓娘娘庙者。在秦观峰下。堂上有三铜碑。明末大珰所铸。余无可观。东庑檐下。石柱中断。俯视有字。拂拭辨之。则李斯篆也。登秦观峰。乃泰山之巔。头天外。俯视寰中。登泰山而小天下。果不诬也。巔有殿。庭中石崛起。意古者金泥玉检之文。皆封于此。日观在东。月观在西。高皆与秦观等。古迹名胜。不可。薄暮遂下。至松山而少憩。回思三观如在天上。次早。由泰安趋曲阜。曩在山上视泰安城如掌大。汶水一线。环于城外。徂徕若堵。蹲于汶上。出泰安城。不见水与山也。行五十里。见大河广阔。乃汶水也。又五十里。见崇山巍。乃徂徕也。相去百里。而俛视不过数武。其高可想矣。徂徕之西曰梁父。对峙若门。从门南出。平畴沃衍。泗水西流。孔林在泗水南。洙水在孔林南。曲阜在洙水南。沂水在曲阜南。孔林方十余里。其树蔽天。其草蔽地。至圣墓有红墙。墓产蓍草。西偏曰子贡庐墓处。墙东南有枯木。石栏护之。子贡手植楷也。门外有洙水桥。距曲阜城可二里。入曲阜之北门。折而西。则孔庙之东华门也。庙制如内廷宫殿。而柱以石为之。蛟龙盘旋。乃内廷所无。至圣与诸贤皆塑像。石刻至圣像有三。车服礼器。藏于衍圣公家。圣公入觐。不可得观。殿南有亭。颜曰杏坛。坛南有先师手植桧。高三丈余而无枝。文皆左纽。子贡之楷虽不腐而色枯。此则生气勃发焉。吾于是奋然兴也。夫孔子者天所笃生以教后世者也。考其生平。三岁丧父。七岁丧母。中年出妻。晚年丧子。夫哀死而伤离。宁独异于人哉。今观志学一章。七十年内日进月益。不以遇之穷而少辍其功。其自待厚而所见有大焉者矣。余乃戚戚欲以身殉。何其陋也。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曲阜东南为邹县。县南有孟庙。滕县在邹南。地平旷。可以行井田。滕南有峯山。始皇刻石其上。峯东有陶河。过陶河。至邳州。邳南有落马湖。黄河所溢也。湖南曰宿迁。又南曰桃源。黄河之北岸也。南至清江浦。黄河南曲。运河北曲。两河之闲不能一里。而运低于黄数十丈。河性冲突。设有不虞。淮扬其为鱼矣。淮安南曰宝应。宝应南曰高邮。地多湖。四望皆水。高邮以南。始见田畴。江北暮春。似河北之盛夏。草长麦秀。花红树绿。风景固殊焉。南至于扬州。扬州自古繁华地。当南北水陆之冲。舟车辐辏。士女游冶。兼以盐商聚处。僭拟无度。流俗相效。竞以奢靡。此其弊也。南至于瓜州。遂渡江。扬子江阔而清。含虚混碧。上下澄鲜。金焦在中。如踞镜面。过江由小河入山。至镇江府。镇江古京口。四面阻山。形格势禁。以临天堑。实南北必争之地也。南至于丹阳。闻有练湖而未见。自丹阳西。见山绵百余里。至无锡曰九龙山。其南曰惠山。惠山之东曰锡山。惠山之南曰夫椒。夫差败越之所也。夫椒之南

曰阳山。越败夫差之地也。阳山以南。列峙。巍然而郁者。灵岩穹隆。支硎元墓上方诸山也。虞邱南六七里。苏州城也。姑苏控三江跨五湖而通海。阖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水流。语其繁华。都门不逮。然俗浮靡。人夸诈。百工士庶。殫智竭力以为奇技淫巧。所谓作无益以害有益者与。登虎邱而四望。竹树拥村。浓阴沈绿。然赋税重。民不堪命焉。南出吴江。由蓝溪至浙东。嘉杭之间。其俗善蚕。地皆种桑。家有塘以养鱼。村有港以通舟。麦禾蔚然茂于桑下。静女提蓝。儿童晒网。与三吴之繁华又别矣。南至武林门。棹舟竟入城中。出候潮门至江口。一望浩渺。大不减扬子而色与黄河同。则钱塘江也。钱塘西湖之胜。自幼耳熟。既见江。急欲至湖上。居人曰。游西湖者陆轿而水船。余曰不然。江山之观。一入轿船。则不能见其大。且异境多在人迹罕至之处。轿与船不能到也。因步行至苏堤。堤西有园亭。潭北有亭。翼然水面者湖心亭也。亭北突起而韶秀者孤山也。山上紫垣缭绕者行宫也。其东直抵杭城者。白堤也。苏堤纵而白堤横。孤山介两堤之间焉。其西有岳武穆庙。庙外铁铸秦桧夫妇。而其首为人击碎。尝读史。至国家兴亡之际。不能无疑于天也。当武穆提兵北伐。山东河朔。豪杰响应。韩常内附。乌珠外奔。使其子秦桧以暴疾。假武穆以遐年。复神州而返二圣。至易易耳。而顾不然。待其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易代而后。乃复祀武穆而击桧。岂天心悔过而假手于人耶。抑天终不悔而人奋其力与天争耶。人之言曰。善恶之报。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孙。今闻秦氏盛而岳氏式微。此又何说焉。使天不好善而恶恶。人之好恶之心何由而生也。天之好恶既与人同。胡为误于其子孙。而终不悔耶。呜呼。此其故圣人知之矣。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君子长而小人消曰泰。小人长而君子消曰否。运之有否泰。数也。天之所不能违也。非小人得志而害君子则运不成。故万世之人心。好君子而恶小人者。天之理之常。一时之气运。福小人而祸君子者。天之数之变。万物之于天。犹子之于父。臣之于君也。龙逢比干其君不以为忠。申生伯奇其父不以为孝。孝子不敢非其亲。忠臣不敢怼其君。而于天何怨焉。由岳坟而西。道出北高下。路旁皆山。苍松翠柏。蔽岫连云。沿溪深入。有坊。题曰飞来。过坊有西。有寺。扁曰云林。时值四月八日。寺于此日斋僧。远近僧来者甚众。本寺住持。披法衣。上堂讲经。其大和尚曰禘晖。年可九十余矣。巍然据高座。首坐二人。侍者八人。其下行列而拜跪者。可三百众。比邱与比邱尼咸在。其威仪俯仰皆娴谨。独惜所讲无所发明。即成书而诵之。其下不必尽闻。闻者不必尽解。徒听侍者拜云则拜。起云则起而已。呜呼。佛法入中国千余年矣。愚民绝其父子之天性。饮食男女之大欲而为僧。自宜求成佛。而佛又必不可成。不成佛而徒自苦。奚取于为僧。且此堂上堂下。说法听法诸众。非不自知照本讽诵。随入跪起之不可以成佛。然而必为此者。有所不得已也。

贫无所养。不能力作。因削发而为僧。而天下之愚夫愚妇。非为殿宇庄严戒律威仪以耸动之。不能发其信心而得其布施。故此济济而楚楚者。名为学佛。实为救饥计也。井田久废。学校不兴。彼既无田可耕。又不闻圣人之道以为依归。穷而无所复入。无足怪也。出天竺而南。至于忠肃公之坟。于坟之南。南高也。此中名山古刹甚多。屈指不能数其名。累月不能穷其境。吾始知吾之足力。不能至也而遂还。数日。遂渡江而东。惜时非八月。不能观大潮。渡江至萧山。萧山有湘湖。产蓴丝嘉鱼。旱则引湖水以溉田。潦泄于海。风景似西湖而有用过之。萧山东则山阴道上矣。千岩万壑。山下皆水。大溪小港。泛舟入山阴城。出城至于鉴湖。由鉴湖游吼山。返棹乃谒禹陵。禹陵之山。高圆若冢。众环拱。有如侍卫。庙旁有窆石亭。相传葬禹时所用。石高五六尺。圆如柱。端有圆孔。似孔庙之汉碑。记曰。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窆石似楹。葬碑也。由禹陵至南镇。南镇者会稽山也。其下有庙。为历代祭告之所。回舟。夜泊山阴城外。月几望矣。天水相涵。空明一片。人在舟中。身心朗彻。恍然若有所悟。予棹舟在山阴道上。三日夜。有山皆秀。无水不清。回环往复。不辨西东。绍兴之西南皆山。而东北近海。吼山在东。兰亭在西。禹陵南镇在其南北也。由绍兴复返杭州。自杭州溯浙江至于富阳。富阳以南。川势渐窄。则桐庐也。转而西。则富春也。南北皆山。其中皆水。不余寸土。两钓台在北山下。石直起。旁有子陵祠。高山流水之观止矣。西至于严州。高山四塞。大水环周。可称天险。南入横溪。至于兰溪。自杭州至兰溪。四百余里冈峦绵。雄于富阳。清于桐庐。奇于富春。秀于兰溪。人在舟中。两岸之山。次第从船中过。如画图徐展。舟行之乐。无踰于此。兰溪南曰金华。川势大开。西至于衢州。西至玉山。复登舟至于广信。为江西界。西北至贵溪。闻贵溪有象山。陆子静读书其上。尝曰云山泉石之奇。目所未睹。问之人而不知。知有龙虎山张真人而已。西至安仁。地平旷。南至瑞洪。遂入鄱阳。自安仁以西。四望不见山。至瑞洪以南。四望并不见树。湖水甚浊。波涛皆红。出湖入章江。至南昌。登滕王阁。南昌阻风。泊舟于生米渡。次蚤渡江。几至不测。余自维扬登舟。过扬子。泛吴淞。涉钱塘。溯桐溪。经鄱阳。在舟数月。侥幸无恙。习而安焉。设非遭此。遂安其危而忘垂堂之戒也。岂可哉。南至于丰城西。入清江。至临江府。西过新喻。山尤多。分宜之山清而秀。袁州之山奇而雄。至芦溪乃陆走。过萍乡。复登舟。径醴陵。出渌口。至湘江。入湖南境。右江风俗胜于三吴两浙。男事耕耘。兼以商贾。女皆纺织。所出麻枲棉葛松杉鱼虾米麦。不为奇技淫巧。其勤俭习事。有唐魏之风。独好诈而健讼。则楚俗也。湘江之水清而文。南至衡州。谒南岳。凡岳镇非独形伟。其气盛也。向登泰山。郁郁葱葱。灵光焕发。渡江以来。名山无数。神采少减焉。兹见南岳。乃复如睹泰山。

连争出。高不可止。复岭互藏。厚不可穷。予九面望而卒未尝见其顶。始叹衡山之云之难开也。西至永州。自右江至衡阳。数千里间。土石多赤。一望红原绿草。碧树丹崖。烂若绘绚。至零陵。山黑而石白。天地之气一变。城下潇江。北合于湘。西入湘口。水愈清。西至于全州。为粤西形势之地。南至于兴安。有海阳山。半山有分水岭。山脊流水。可以泛舟。至岭而分。其北流者为湘江。南流者为漓江。一水而相离。故曰湘漓也。予自长沙溯湘江至永全。挽舟直上。如登峻。山腰回舟。转入漓江。下桂林。如建瓴。源泉混混。咫尺分流。而北入北海。南入南海。其岭之高可知矣。南过灵川。至于桂林。过夏。时时跨马出游郊垧。负郭山水之胜皆见之。兹行也。在桂林之日为久。猺苗土獠。蚺蛇山羊。锦鸡孔雀。黑白之猿。荔枝佛手之树。黄皮白蜡之林。芭蕉之心。长大如椽。天雨之花。其红射日。可谓见所未见。独其俗凶悍褊小。嗜利好杀。天地之灵。锤于物而不锤于人。何哉。七月暑退。登舟返棹。北至于长沙。西有岳麓山。其巅有道乡台。昔邹志完谪长沙。守臣温益逐之。雨夜渡江宿于此。后张敬夫为之筑台。朱子题曰。道乡。道乡者志完之别号也。

凡地之美恶。视乎其人。不择地而安之。皆可安也。予过五岭。泛三江。望九嶷。历百越。皆古迁客骚人。痛哭流涕之所。入而游焉。花鸟水石。皆有会心。比及长沙。山林雅旷。水土平良。已如更始余民。复睹司隶雍容。贾太傅乃不自克。而抑郁以死。语云。少不更事。太傅有焉。北过橘州。昔范质夫南谪。夫人每骂章惇。过橘州舟覆。公自负夫人以出。徐曰。此亦章惇为之耶。予性褊。服膺范公以自广。今过其地。想见其为人。过黄陵。入洞庭。浩浩荡荡。四无涯涘。吾游行天下。山吾皆以为卑。水吾皆以为狭。非果卑与狭也。目能穷其所至。则小之矣。物何大何小。因其所大而大之。则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莫不小。苏子瞻曰。覆杯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其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闲。有方轨八达之路乎。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闲也。犹杯水也。舟犹芥也。人犹蚁也。吾乌知蚁之附芥。不以为是乘槎浮海。及其水涸而去。不以为是海变桑田耶。四海虽广。应亦有涯。目力不至。则望洋而叹。因所大而大之耳。今在洞庭。吾目力穷焉。即以洞庭为吾之海可也。北出泾河口。入岷江。西北一望。荆襄汉沔。沃野千里。似燕赵两河之间。洋洋乎大国之风也。江南岸为临湘嘉鱼蒲圻之境。连延皆山。赤壁在嘉鱼。雄峙江浒。北至荆口。两山对峙。北曰沔口。沔口之北。西曰汉口。汉阳府也。东曰夏口。武昌府也。塘山为城。堑江为池。武昌城内包三山。汉阳城内有两湖。汉阳城外有大别山。予尝登大别之巔以望三楚。荆衡连锁。江汉朝宗。水陆之冲。舟车辐辏。百货所聚。商贾云屯。其山川之雄壮。民物之繁华。南北两京而外。无过于此。然江漂湖汇

。民多水患。盗贼乘之。楚俗悍轻。鲜思积聚。山藪水洳。流民鳩处。其人率羸庞杂而难治。亦可虑也。北入孝感。北出武胜关。右列方城。左排穆陵。所谓冥阨之塞。北至于信阳。信阳古申国。东邻息申。息者楚之北门也。又东邻蔡。昔桓公侵蔡。蔡溃。遂伐楚。非上策也。由蔡至郢。崇山大小。不可胜计。所谓方城为城。汉水为池。无所用众。能伐楚者。莫如秦出武关。下汉川。则撤荆襄之藩篱。出三峡。下夷陵。则扼鄂岳之要害。故秦并六国。亦地势然也。北至于叶县。为沈诸梁之封邑。北渡汝水至襄城。西至禹州。大禹之封邑。北至告城。古阳城地也。临颍水。面箕山。负嵩岳。左城皋。右伊阙。崇山四塞。清流滌洄。其高平处。有周公测影台。巨石屹立。高可七尺。下方五尺。上方三尺。周礼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影短。日北影长。日至之影。尺有五寸。即此也。北至登封。介嵩山太少二室之间。太室之巔。栉比若城垣。少室之。直起若台观。虽无岱宗衡华之高奇。而气象雍容。神彩秀朗。有如王者。宅中居正。端冕垂绅。以朝万国。不大声色而德意自远。中岳庙在太室之南。少林寺在少室之北。尽山岳之奇丽。非笔舌所能传也。出嵩山渡洛水。至偃师道中。北有缙山。北上北邙。望见洛阳。由孟津渡河至孟县。孟县者。河阳也。北渡沁水。上太行。太行之上。首起河内。尾抵苏辽。碣石恒山析城王屋。皆太行也。实天下之至险。登太行而四望。九州岛之区。可以历指。所谓天下之中。地之腹也。过太行而北。则吾山西境矣。总而计之。天下大势。水归二漕。山分三干。河出昆仑。江源岷蜀。始于西极。入于东溟。大河以北。水皆南流。大江以南。水皆北注。汉南入江。淮北入河。虽名四渎。犹之二也。太行九边。西接玉门。东抵朝鲜。是为北干。五岭衡巫。西接岷。东抵会稽。是为南干。岷嶓华嵩。是为中干。岱宗特起。不与嵩连。亦中干也。北方水位。故燕秦三晋之山色黑而陂陀若波。东方木也。故齐鲁吴越之山色青而森秀若林。楚南闽粤。尖而土赤。粤西黔蜀。石白而形方。天有五行。五方应之。江性宽缓。河流湍急。焦白鄱红。洞庭澄清。其大较也。斯行也。

四海滨其三。九州岛历其七。五岳睹其四。四渎见其全。帝王之所都。圣贤之所处。通都大邑。民物之所聚。山川险塞。英雄之所争。古迹名胜。文人学士之所歌咏。多见之焉。独所谓魁奇磊落。潜修独行之士。或伏处山巔水湄。混迹渔樵负贩之中。而予概未之见。岂造物者未之生耶。抑吾未之遇耶。抑虽遇之而不识耶。吾憾焉。然苟吾心之善取。则于山见仁者之静。于水见智者之动。其突兀汹涌。如睹勇士之叱。其沧漣娟秀。如睹淑人君子之温文也。然则谓吾日遇其人焉可也。抑又思之。天地之化阴阳而已。独阴不生。独阳不成。故大漠之北不毛。而交广以南多水。文明发生。独此震旦之区而已。北走胡而南

走越。三月而可至。昆仑至东海。半年之程耳。由此言之。大块亦甚小也。吾以二月出都。河北之地。草芽未生。至吴而花开。至越而花落。入楚而栽秧。至粤而食稻。粤西返棹。秋老天高。至河南而木叶尽脱。归山右而雨雪载途。转盼之闲。四序环周。由此言之。古今亦甚暂也。心不自得而求适于外。故风景胜而生乐。性不自定而寄生于形。故时物过而生悲乐。宁有几而悲无穷期焉。吾疑吾之自立于天地者无具也。宋景濂曰。古之人如曾参原宪。终身陋室。蓬蒿没户。而志竟充然有若囊括于天地者何也。毋亦有得于山水之外者乎。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老子曰。不出户。知天下。非虚言也。为地所囿。斯山川有畛域。为形所拘。斯见闻有阻抑。果其心与物化而性与天通。然则自兹以往。吾可以不游矣。而吾乃无时不游也已。

此篇之所以入选之旨。具见前篇张氏游说中矣。古者男子生而有四方之志。惟二十以前。博学不教。内而不出。及三十而后。则友天下之士。出门交有功。固断不可少者矣。太史公自所学。而以浮江淮。登会稽为言。邴原游学四方。乃成名儒。明儒胡敬斋。晚年自以足迹不出乡里。无以广其见闻。发其志意。乃游吴越楚粤而后返。以此为游。夫岂犹夫世俗之守瓮牖与夸结驷者乎。故以二篇附于师友之后云。

卷七治体一原治上

王霸辨

俞长城

王霸之辨何辨乎。辨之于心也。汉宣帝曰。汉家之法。以王霸杂之。夫纯则王。杂则霸。安有王杂乎霸者。明太祖论汉曰。高帝创业。未遑礼乐。孝文当复三代之旧。乃逡巡不为。故治不古若。夫道德仁义体也。礼乐刑政用也。无体有用。徒文具耳。乌得王。然则二君之言。非特不能致于王。并不知王霸之道者也。心有诚伪则治有纯杂。王道之行。如黄河发源于昆仑。历积石。下龙门。达乎九州岛而放乎四海。分为川渚。决为浸泽。盈为沟浍。聚为井泉。其出无穷。而其流不息。有本故也。七八月之雨集。来易盈而去易竭。无本故也。王之与霸亦然。治显者自微始。治外者自内始。治疏者自亲始。治远者自近始。明此而王道之本末可知矣。夫使舍其本而徒务其末。则养民莫若井田。教民莫若学校。固宗藩莫若封建。辅元良莫若豫教。求人才莫若乡举里选。阜财用莫若重农抑商。厚风俗莫若先礼后刑。来远人莫若修文偃武。凡此数者。三代以后。皆能仿其意而行之。而终不能致于王。何也。如徒以末而已。则禁内侍干政而挡祸息。戒母后临朝而戚属衰。收兵权而藩镇弱。重台谏而专擅杜。严边备而不庭服。宽赋役而盗贼止。凡此数者。三代以后优为之。而终不能进于

王。何也。今夫周官者。古今治法之全也。然周公制之以治周则王。管仲变之以治齐则霸。商鞅废之以治秦则强。王安石复之以治宋则乱。岂其法之有异哉。心之有不同也。喜怒哀惧爱恶欲。王道之源。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王道之纲。源深则流远。纲举则目张。故为人君者。必正其心于平居无事之时。而尽其诚于人伦日用之大。然后推之天下。礼乐刑政。莫不毕举。而王道四达。霸者本之不图。而规规于法制之末。饰于昭明而偷于闇昧。勤于变乱而怠于治安。慎于重大而失于几微。成于少壮而败于老耄。其善者不过偏陂驳杂之治。而下之或不免于乱亡。揆之王道。相去远矣。予尝谓三代以前无霸。三代以后无王。桓文霸也。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亦霸也。等而上之。周宣王亦霸也。秦穆作书悔过。近于古人。而三置晋君以为德。其伪亦甚也。故尚书录秦穆。志秦兴也。国语宣王。志周衰也。周宣秦穆。其王霸升降之会乎。夫人主之患。莫不始于有为。而终于不继。当其始也。如日之方升。如月之方生。如木之方长。如水之方达。如火之方然。志盈气溢。不难侈言道德。而粉饰仁义。迨乎功已成。年已老。岁月有限。而嗜好可娱。则向之所谓道德仁义者。一旦而弃之矣。若此者。由其以血气为主。而无义理以养之。故血气盛则盛。血气衰则衰。此其弊不在于怠荒之日。而在乎奋励之初。故人言汉高不事诗书而霸。然光武投戈讲艺而亦霸。唐太宗闺门不肃而霸。然明太祖修女诫严宫政而亦霸。宋太祖乘势窃位而霸。然昭烈仗义讨贼而亦霸。所谓王与霸。特在于心辨之。而区区事为之。固不足以定之也。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以至治国平天下。此自然之理。而必至之势也。今而曰。物不必格也。知不必致也。意不必诚。心不必正。而身不必修也。我治天下而已耳。是犹不踰跬步。而欲至千里。吾见其不能及也。是犹不阶尺寸。而欲登万仞。吾见其不能上也。高宗彤日。定祀典耳。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以为王不格则祀典不得而定也。旅獒猷贡献耳。召公曰。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以为不衷于道。则贡献不得而却也。周公告成王曰。厥或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时。不啻不敢含怒。以为怒苟含。则始虽或忍之。而终必发也。古之王者于敬小慎微之中。皆有正本清源之学。故过日去而善日臻。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董子曰。正君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君心正则虽节目疏阔。不害其为王。君心不正。则虽治具毕张。不免于为霸。故三代以前无霸。而三代以后无王也。汲黯谓武帝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嗟乎。人主之患莫大于多欲。夫所谓欲者。岂必声色货利之悦人也哉。苟安欲也。欲速欲也。好名亦欲也。麤既入于声色货利。而精犹蹈于苟安欲速好名。则善自外入。不自中生。故势不可久也。今自中主以上。

莫不有为善之心。而不能致于王者。惟其无以充之也。唐肃宗外能克复两京。而内无以安上皇。宋太宗生能身致太平。而死无以见杜后。汉武之才过文景。而卒不得免戾太子之死。唐开元之治比贞观。而终不能庇杨贵妃之诛。则能推不能推之效也。唐太宗始用魏征。既死而仆其碑。明神宗师事张居正。旋籍灭其产。岂始明而终暗哉。亦以心本不正。特勉强以从之耳。善为主。恶为客。则恶不能攻。恶为主。善为客。则善不能固。故霸足以致治。亦足以致乱。治乱之机。一反手间耳。譬之患痈。毒在腹心。而治之乃在皮毛。遏之愈久。其毒愈深。一发而溃则死矣。然则所谓正心者。何如也。曰。治之纯杂在诚伪。心之存亡在敬肆。敬则未有不诚者也。肆则未有不伪者也。曰。正心而不求治法。无乃入于黄老之学乎。曰。黄老之学。荡佚其心而不存者也。王者之治。检持其心而不失者也。且夫正也者。岂徒正之也哉。正身则心在身。正家则心在家。以之正国正天下。则心在国与天下。心贯万事而无有不谨无有不实。则王也。故曰王霸之辨。辨之于心也。

去争论

钱维城

天下之患。皆起于争。而争起于不平。吾不能去天下之争。平其不平者而已矣。在易坤上艮下为谦。其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损山之高。以益地之卑。而地无不平。故必裒己之多。以益人之寡。乃可以称物而平施。夫地上有山。此地之不平也。然而不争者。谓非取彼之所有以附此也。山高于地。而地大于山。大与高相称。其象曰。厚下安宅。下厚而宅乃安矣。然犹必损山益地而始为谦。可知剥下以奉上者之必争而不安也。吾观世之所谓谦者。坐次行立。节之小者也。伛偻鞠躬。再拜揖让。语刺刺不休。及事有小利益。辄争先焉。虽亲戚有不顾。是谓有谦之名。无谦之实。愈谦且愈争耳。好利者人之情也。好名者亦人之情也。饰谦之名。以攘利之实。是争固争。谦亦争也。且谦亦安得有其实哉。千金在前。郤而不顾。是让也。非谦也。让者有所不受。而谦者在于能施。不受不过无损于人。能施则且有损于己。夫不取人之有以自殖。千百中无一二人。而况能损己以益人耶。圣人以为人之不能谦。犹山之不能平。故曰地中有山。谦。惟谦者人情之所不能。故天下多不平。多不平。故多争。多争。故多乱。圣人虑乱之不可弭。而人情之不可不平也。故归其责于君子。而推其应于天地鬼神。天地鬼神。果何爱乎谦哉。人情之所好恶。则天地鬼神。亦好恶之而已耳。故君子之于治也。小则损其财。大则损其心。吾损吾财。乃可以平天下之财。吾损吾心。乃可以平天下之心。大学曰。絜矩而天下平。平者。平其不平者也。

持满论

钱维城

天下之事。百变不能言也。言其已然者而已。天下之患。百变不能知也。知其必然者而已。春霖雨秋晴。暑极则风。郁热乃雨。气寒则冰。天地之气且然。况人事乎。人生四十。所见者三世。六十以上。行业已着。善恶已分。吾以知其子孙。十六以下。学业未成。血气未定。吾以信其祖父。人好内则以瘵死。好酒则以疽死。好强则以死。暴疾死。此不独智者知之也。然而有不尽然者。此不可知也。夫不可知而不知。必可知而后知。则无为贵智矣。今夫天人相应之数。不必其适相值也。要在适相当耳。贾人挟货以求利。百物惟所置。酌其盈虚。权其轻重。锱铢无爽。若是者谓之相值。及其售也。物急则速。物缓则滞。本大者利厚。本小者利微。若是者谓之相当。人不能以相值者。责报于天。天自以其相当者。阴赋于人。惟其相当。故不必其相值也。事变之来。每在所备之外。非必智虑有所不及也。事未至而虑及之。则天且奔命于人而无权。故天之乘人也。每于意之所疏而事之所反。忧在内者患在外。忧在外者患在内。以严著者以宽败。以缓称者以暴亡。往往然矣。圣人不务为弭患之术。而惟求无致患之隙。务使天与吾相安而不相乘。所谓无致患之隙者。何也。弊也起于所偏而萌于极盛。日中则昃。月盈则蚀。满招损。谦受益。天之道也。处盛而矜。则患必中之。圣人持之以危。故曰。危者安其位者也。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注水满杯而复斟之。则未知其流之于此乎。于彼乎。而溢则必矣。夫盛满之为患。而骄矜之取败。夫人而知之。而贤智不免者。暇豫则智计不生。而危苦之言不能入也。故言其已然。则言可尽也。知其必然。则知不必尽也。

权实

唐甄

天下奚治。令行则治。天下奚不治。令不行则不治。令不行者。文牒榜谕。充塞衢宇。民若罔闻。吏委如遗。民吏相匿。交免以文。格而不达。举而易废。始非不厉实也。既则怠。久则忘。本政之地。亦且自废而自掩之。是以百职不修。庶事不举。奸蔽日盛。禁例日繁。细事纠纷。要政委弃。譬之树木。傍丛樛。而枝干枯朽矣。当是之时。皆谓在位无贤也。行政不善也。良策无出也。是犹牵车者。但求厚载而不顾轂之利转也。若如今之致行者。虽官皆圣哲。政皆尽善。使闾天散宜生之属。议为宪令。周公裁之。召奭贰之。史佚文之。布于天下。亦不能少有补救也。会稽之东。有石氏者。其季女病瘕。迎良医治之。久而不除。谢医使去。其父思之。以为是良医也。奈何疗之而病不除。他日窃窥之。见其举药不饮。而覆于下也。乃复迎医。进以前药。三饮之而疾已。夫国有善政。而德泽不加于民者。政虽善。未尝入民也。犹石季之饮药也。十

口之家。主人虽贤。然令不行于子。则博奕败趋。令不行于仆。则析汲不勤。令不行于妾。则壶餐不治。令不行于童子。则庭粪不除。以此为家。其家必索。况天下之大乎。骏马病蹇。不如驽马之疾驰。勇士折肱。不如女子之力举。是以圣人贵能行也。昔者唐子之治长子也。其民贫。终岁而赋不尽入。璩里之民。五月毕纳。利蚕也。乃询于众曰。吾欲使民皆桑可乎。皆曰。他方之士。不宜桑。若宜之。民皆树桑。毋俟今日矣。遂已。他日游于北境。见桑焉。乃使民皆树桑。众又曰。昔者阿巡抚令树榆于道。鞭笞而不成。今必不能。不听。违众行之。吏请条法。示于四境。唐子笑曰。文示之不信于民也久矣。乃择老者八人。告于民。五日而遍。身往告于民。二旬而遍。再出。遇妇人于道。使人问之曰。汝知知县之出也。奚为乎。曰。以树桑。问于老者。老者知之。问于少者。少者知之。问于孺子。孺子知之。三百五十聚之男女。无不知之者。三出入其庐。慰其妇。抚其儿。语以璩里之富于桑不可失也。一室言之。百室闻之。三百五十聚之男女无不欲之者。唐子曰。可矣。乃使璩民为诸乡师。而往分种焉。日省于乡。察其勤怠。督赋听讼因之。不行一檄。不挞一人。治虽未竟也。乃三旬而得树桑八十万。长子小县也。树植易事也。必去文而致其情。身劳而信于众。乃能有成。夫多文藏奸。拂情易犯。不亲难喻。无信莫从。所从来久矣。是以治道贵致其实也。臣奏入。下于有司。公卿集议。复奏行之。其所行者。着为故事。因时增易。百职准以决事。自汉以来皆然。舍是无以为政。然有治不治者。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若徒以文也。譬之优偶之戏。衣冠言貌。陈事办理。无不合度。而岂其实哉。以娱人之观听也。君有诏旨。臣有陈奏。官有文书。市有榜谕。此文也。此藉以通言语。备遗忘耳。奚足恃乎。君臣相亲。朝夕无间。饮食作坐同之。如匠之于器。日夜操作。则手与器相习。而无不如意。主臣一心。夜思蚤谋。无谋不行。无行不达。三月必达。终岁必效。三年必成。五年必治。十年必富。此实也。苟无其实。则谨守成法者。败治之公卿也。明习律令者。败治之有司也。工于文词。嫫于言貌者。败治之侍臣也。三者非不美也。而专尚焉。则表暴日厚。忠信日薄。察于内外。称职常多。核其行事。无过可举。问其治功。则无一事之善成。无一民之得所。上下相蒙。以成苟免之风。虽有志之士。亦将靡然而不得自尽其情。此治化之所以不行也。虽然。行难矣。近与远异风。少与众异势。门庭之内。常不尽见。伯仲之间。亦有异心。况天下之大乎。海内之地。为府百六十二。为州二百二十。为县千一百六十。必官其地治其事者。皆如长子之树桑。而后天下乃治。是不亦难乎。权者圣人之所藉以妙其用者也。今夫与一人期。至者十八。与三人期。毕至者十五。与九人十八期。毕至者十一。何则。权不在也。大将居中。提兵十万。副参游守都总以及队百什伍之长。转相贯属。如

驱羊。贾生赴死。不敢先后。何则。权在也。乘权之利。如轴转轮。乘权之捷。如响应声。乘权而不能行。耻莫甚焉。官有万职。君惟一身。贤君之用官。如大将之御众。以一用十。以十用百。以百用千。以千用万。是则君之用者有万。而凭之者惟十。约而易操。近而能烛。夫尊卑次属。职之恒也。而奚有异。不善用之。则万职之利。转而奉之于十。善用之则十职之修。转而布之于万。十职能修。泽及海内。其功大。功大者赏厚。十职不正。毒及海内。其罪大。罪大者刑重。此舜所以诛四凶也。人有甚爱其子者。使妾母之。而妾不恤。教之不从。则骂之。骂之不从。则撻之。撻之不从。则去之。改而后已。夫人情之爱莫甚于妾。人生之重莫过于母。次于妻者又莫贵于妾。而轻于去之者。何也。不去则爱不及于子也。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夫人臣之爱。未必昵于妾也。人臣之重。未必过于子之母也。人臣之贵。未必等于妾也。乃爱之而不忍伤之。重之而不敢拂之。贵之而不能抑之。斯人也。未尝操刃。而百千万亿之刃。肆行杀伤。有不期然而然者。当是之时。虽上有贤君。惠泽日施。宽恤日行。考绩日严。流杀日具。而民常苦生而甘死。夫雨露至渥也。不能入陶穴而滋生。泉流至泽也。不能越堤防而灌溉。何则。有隔之者也。是故善为政者。刑先于贵后于贱。重于贵轻于贱。密于贵疏于贱。决于贵假于贱。则刑约而能威。反是则贵必市贱。贱必附贵。是刑者交相为利之物也。法安得行。民安得被其泽乎。恩义之大。莫如君臣。亲臣为腹心。政臣为股肱。疆臣为拇指。庶臣为毛发。戎臣为衣履。是以人君之待其臣。安富同乐。疾病同戚。厚之至也。声色不和。贫劳不恤。犹为亢而少恩。况加之以刑罚乎。此以待良臣也。若夫专利蔽主。阿私党邪。是民之讎。国之贼也。若之何不刑。爱德为祥。爱杀人之人。斯为爱乎。忍德为凶。忍于杀人之人。斯为忍乎。刑不可为治也。而亦有时乎为之者。以刑狐鼠之官。以刑豺狼之官。而重以刑匿狐鼠养豺狼之官。国有常刑。有变刑。常刑者。律刑也。有司议之。人主不敢私。变刑者。雷霆之威也。英主神之。臣不得与。常刑以齐小民。变刑以治元恶。元恶之臣。多援要誉。其罪难见。察之而不得其罪。质之而不得其罪。速之狱而不得其罪。非雷霆之用。何以治之。德外无治。不言德而言刑者。犹医之治寒疾也。不郟谷而饮药。其人必危。疾愈。郟药而反谷也。不远矣。

富民

唐甄

财者国之宝也。民之命也。宝不可窃。命不可攘。圣人以百姓为子孙。以四海为府库。无有窃其宝而攘其命者。是以家室皆盈。妇子皆宁。反其道者。输于幸臣之家。藏于巨室之窟。蠹多则树。痈肥则体敝。此穷富之源。治乱之分也。虐取者取之一金。丧其百金。取之一室。丧其百室。兖东门之外。有鬻羊餐

者。业之二世矣。其妻子佣走之属。食之者十余人。或诬其盗羊。罚之三石粟。上猎其一。下攘其十。尽鬻其釜甑之而未足也。遂失业而乞于道。此取之一金。丧其百金者也。潞之西山之中。有苗氏者。富于铁冶。业之数世矣。多致四方之贾。椎凿鼓泻担挽所藉而食之者。常百余人。或诬其主盗。上猎其一。下攘其十。其冶遂废。向之藉而食之者。无所得食。皆流亡于河漳之上。此取之一室。丧其百室者也。虐取如是。不取反是。陇右牧羊。河北育豕。淮南饲鹜。湖滨缫丝。吴乡之民编蓑织席。皆至微之业也。然而日息岁转。不可胜算。此皆操一金之资。可致百金之利者也。里有千金之家。嫁女娶妇。死丧生庆。疾病医祷。燕饮赍馈。鱼肉果蔬椒桂之物。与之为市者众矣。缙钱锱银。市贩贷之。石麦斛米。佃农贷之。匹布尺帛。邻里党戚贷之。所赖之者众矣。此藉一室之富。可为百室养者也。海内之财。无土不产。无人不生。岁月不计而自足。贫富不谋而相资。是故圣人无生财之术。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而财不可胜用矣。今夫柳。天下易生之物也。折尺寸之枝而树之。不过三年而成树。岁翦其枝以为筐筥之器。以为防河之埽。不可胜用也。其无穷之用。皆自尺寸之枝生之也。若其始植之时。有童子者拔而弃之。安望岁翦其枝以利用哉。其无穷之用皆自尺寸之枝绝之也。不扰民者。植枝者也。生不已也。虐取于民者。拔枝者也。绝其生也。虐取者谁乎。天下之大害莫如贪。盖十百于重赋焉。穴墙而入者。不能发人之密藏。刃而进者。不能夺人之田宅。御旅于涂者。不能破人之家室。寇至诛焚者。不能穷山谷而四海。彼为吏者。星列于天下。日夜猎人之财。所获既多。则有陵已者。负篋而去。既亡其上。复取于下。转亡转取。如填壑谷。不可满也。夫盗不尽人。寇不尽世。而民之毒于贪吏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以数十年以来。富室空虚。中产沦亡。穷民无所为赖。妻去其夫。子离其父。常叹其生之不犬马若也。今之为吏者。一裘之裘。值二三百金。其它锦绣视此矣。优人之饰。必数千金。其它玩物视此矣。金璫银罍。珠玉珊瑚。奇巧之器。不可胜计。若是者为之能吏。市人慕之。乡党尊之。教子弟者劝之。有为吏而廉者。出无舆。食无肉。衣无裘。谓之无能。市人贱之。乡党笑之。教子弟者戒之。贪之锢人心也甚矣。治布帛者。漂则白。缁则黑。由今之俗欲变今之贪。是求白于缁也。治贪之道。赏之不劝。杀之不畏。必渐之以风。礼曰。知风之自。昔者明太祖衷襦之衣。皆以梭布。夫衣可布。何必锦绣。器可瓦。何必金玉。梁肉可饱。何必熊之蹯。玉田之禾。吾闻明之兴也。吴之民。不食梁肉。闾阎无文采。女至笄而不饰。市不居异货。宴宾者不兼味。室无高垣。茅舍邻比。吴俗尚奢。何朴若是。布衣之风也。人君能俭。则百官化之。庶民化之。于是官不扰民。民不伤财。人君能俭。则因生以制取。因取以制用。生十取一。取三余一。于是民不知取。国不知用。可使菽

粟如水火。金钱如土壤。而天下大治。为君之乐。孰大于是哉。

尚朴

唐甄

孙子问于唐子曰。圣人之于天下。何由而治乎。唐子曰。毋立教名。毋设率形。使民日由善而不知。孙子曰。请闻其要。唐子曰。其尚朴乎。朴者天地之始气。在物为萌。在时为春。在人为婴孩。在国为将兴之候。奢者天地之中气。在物为茂。在时为秋。在人为老多欲。在国为将亡之候。圣人执风之机以化天下。其道在去奢而守朴。家无涂饰之具。民鲜焜耀之望。尚素弃文。反薄归厚。不令而行。不赏而劝。不刑而革矣。孙子曰。民既苦于礼义。不可强而从。则民之趋于奢也。亦如水之下壑也。何以能逆而反之乎。曰。请征诸古迹。昔者秦奢而汉朴。及其治也。世多长者之行。隋奢而唐朴。及其治也。锦绣无所用之。夫二代之君。未闻尧舜之道也。与其将相起于微贱。鉴亡国之弊。以田舍处天下。人之化之则若此。岂惟君天下者哉。卿大夫亦有之。荆人炫服。有为太仆者。好墨布。乡人皆效之。帛不入境。染工远徙。荆之尚墨布也。则太仆为之也。岂惟卿大夫哉。匹夫亦有之。陈友谅之父好衣褐。破薪。不杀衣褐者。有洛之贾在薪。以褐得免。归而终身衣褐。乡人皆效之。帛不入境。染工远徙。洛之尚褐也。则贾为之也。縠帛衣之贵者也。布褐衣之贱者也。贵贵贱贱人之情也。有望人焉。反之能使一乡之人贵其所贱。而贱其所贵。风之移人若斯之神也。洛贾且然。况太仆哉。太仆且然。况万乘之君哉。孙子曰。敢问行之之方。曰。先贵人去败类可以行矣。先贵人若何。曰。捐珠玉。焚貂锦。寡嫔御。远优佞。卑宫室。废苑囿。损羞品。郟异献。君既能俭矣。次及帝后之族。次及大臣。次及百职。莫敢不率。贵人者。万民之望也。贵之所尚。贱之所慕也。贵尚而贱不慕。世未有也。去败类若何。曰。吾尝牧羊于沃州之山。羊多病死。有教之曰。一羊病则羊皆败。子必谨视之。择其病者而去之。不然。且将尽子之。从其言而羊乃日蕃。治天下亦然。好名者。无才而人称其才。无德而人称其德。使人巧言令色。便媚取合。而失其忠信之情。是败类之人也。多言者。以议论害治。以文辞掩道。以婞直乱正。使人尚浮夸而丧其实。是败类之人也。此二者。表伪之旗也。雕朴之刃也。诗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是故善为政者。务先去之也。孙子曰。始吾以为天下之难治也。今而后知天下之不难治也。苟达其情。无不可为也。唐子曰。天地虽大。其道惟人。生人虽多。其本惟心。人心虽异。其用惟情。虽有顺逆刚柔之不同。其为情则一也。是故君子观于妻子而得治天下之道。观于仆妾而得治天下之道。观于身之骄约家之视效而得治天下之道。先人有言曰。语道莫若浅。语治道莫若近。请举其要。古之贤君虽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存心若赤子。处身如农夫。殿陛如田

舍。衣食如贫士。海内如室家。微言妙道不外此也。

六善

唐甄

句汇问为政之道。唐子曰。六善备。可以为政矣。何为六善。曰。违己。从人。慎始。循中。期成。明辨。是为六善。尧舜圣人之隽也。犹不敢自用。而况圣不及尧舜者乎。况贤远于尧舜者乎。况不贤不见尧舜之履者乎。书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之非道。逆己非逆。逊己非逊。勿己之是。惟道之归。是谓违己。天下有天下之智。一州有一州之智。一郡一邑。有一郡一邑之智。所言皆可用也。我有好不即人之所好。我有恶不即人之所恶。众欲不可拂也。以天下之言谋事。何事不宜。以天下之欲行事。何事不达。诗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豸。人无贤愚。皆我师也。是谓从人。凡事见以为可。而其中有不可者焉。见以为不可。而其中有可者焉。惟一再思之。更覆思之。不必上智。其端必见。其识必及。若不思而遂行之。其为悔也后矣。不思而遂不行。其为惜也多矣。发政如发矢。矢发不可复反。政发不可复收。书曰。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度则释。鹄之度在目中。不省则不见也。是谓慎始。始非不慎也。迨其后有欲速而不达者。有厌倦而若忘者。遂有中道而废者矣。中道而废则民多玩。后虽有作。不可为矣。诗曰。不竞不絀。不刚不柔。敷政优优。又曰。不震不动。不戇不竦。言不欲速也。毋厌倦也。如农夫之耕耘。四时不失序焉。日月见其长焉。是谓循中。始既已慎矣。中既已循矣。而有不保其终者。小器易盈。志满则骄也。宣王中兴之君也。及其德衰。而小雅之刺者三章。桓公五霸之盛也。及其气矜。而葵邱之叛者九国。不啻此也。书曰。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武王圣人也。召公犹虑其服九彝八蛮。或启侈心。而进一篑之戒。而况德本中人。智一官者乎。是故政必期于有成也。无枢易拔。无轴易脱。不可谓违己。左言则左。右言则右。不可谓从人。卿士盈廷。发难不已。不可谓慎始。牒牒申命。日遵岁结。不可谓循中。考绩多良。治功不见。不可谓有成。若是者辨之不明故也。集人成己。始终一贯。物不能蔽。人不能欺。功之成不于成成。立志发令。已立其成。明辨于此。而后六善备焉。六善备。可以为政矣。

大命

唐甄

岁饥。唐子之妻曰。食无粟矣。如之何。唐子曰以糶。他日不能具糶。曰。三糠而七糶。他日犹不能具。其妻曰。三糠七糶而犹不足。子则奚以为生也。曰。然则七糠而三糶。邻有见之者。蹙额而吊之曰。子非仕者与。何其贫若此也。意者其无资身之能乎。唐子曰。不然。鱼在江河。则忘其所为生。其在涸泽

之中。则不得其所为生。以江河之水广。涸泽之水浅也。今吾与子在涸泽之中。故无所资以为生也。子曷以吊我者吊天下乎。唐子行于野。见妇人祭于墓而哭者。比其反也犹哭。问何哭之哀也。曰。是吾夫之墓也。昔也吾舅织席。终身有余帛。今也吾夫织帛。终身无完席。业过其父。命则不如。是以哭之哀也。唐子慨然而叹曰。是天下之大命也。夫昔之时。人无寝敝席者也。今之时。人鲜衣新帛者也。唐子曰。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及其不平也。此厚则彼薄。此乐则彼忧。为高台者。必有洿池。为安乘者。必有茧足。王公之家。一宴之味。费上农一岁之获。犹食之而不甘。吴西之民。非凶岁为麦粥。杂以菽秆之灰。无食者见之。以为是天下之美味也。人之生也。无不同也。今若此不平甚矣。提衡者权重于物则坠。负担者前重于后则倾。不平故也。是以舜禹之有天下也。恶衣非食不敢自恣。岂所嗜之异于人哉。惧其不平以倾天下也。

平均篇

龚自珍

龚子曰。有天下者。莫高于平均之尚也。其邃初乎。降是安天下而已。又降是与天下安而已。又降是食天下而已。最上之世。君民聚醪。然三代之极其犹水。君取盂焉。臣取勺焉。民取焉。降是则勺者下侵矣。者上侵矣。又降则君取一石。民亦欲得一石。故或涸而踣。石而浮。则不平。甚涸而踣。则又不平甚。有天下者曰。吾欲为邃初。则取其浮者而挹之乎。不足者而注之乎。则然喙之矣。大略计之。浮不足之数。相去愈远。则亡愈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千万载治乱兴亡之数。直以是券矣。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运之本也。人心亡则世俗坏。世俗坏则王运中易。王者欲自为计。盍为人心世俗计矣。有如贫相轧。富相耀。贫者陆。富者安。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或以羡慕。或以愤怨。或以骄汰。或以嗇吝。浇漓诡异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燹。为疫疠。生民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呜呼。此贵乎操其本原。与随其时而剂调之。上有五气。下有五行。民有五丑。物有五才。消焉息焉。淳焉决焉。王心而已矣。是故古者天子之礼。岁终。大师执律而告声。月终。太史候望而告气。东无阨水。西无阨财。南无阨粟。北无阨土。南无阨民。北无阨风。王心则平。听平乐。百僚受福。其诗有之曰。秉心塞渊。騋牝三千。王心诚深平。畜产且腾跃众多。而况于人乎。又有之曰。皇之池。其马歎沙。皇人威仪。其次章曰。皇之泽。其马歎玉。皇人受谷。言物产蕃庶。故人得肆威仪茹内众善有善名也。太史告曰。东有阨水。西有阨财。南有阨粟。北有阨土。南有阨民。北有阨风。

王心则不平。听倾乐。乘欵车。握偏衡。百僚受戒。相天下之积重轻者而变易之。其诗有之曰。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又曰。度其夕阳。言营度也。故积财粟之气滞。滞多雾。民声苦。苦伤惠。积民之气淫。淫多雨。民声嚣。嚣伤礼义。积土之气耗。耗多日。民声浊。浊伤智。积水积风。皆以其国瘥昏。官所掌也。且夫继丧亡者福祿之主。继福祿者危迫之主。语百姓曰。尔惧兵燹乎。则将起其高曾于九京而问之。惧荒饥乎。则有农夫在。上之继福祿之盛者难矣哉。龚子曰。可以虑矣。可以虑。可以更。不可以骤。且夫唐虞之君。分一官。事一事。如是其淳也。民固未知贸迁。未能相有无。然君已惧矣。曰。后世有道吾民于富者。道吾民于贫者。莫如我自富贫之。犹可以收也。其诗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夫尧固甚虑民之识知以违吾则也。水土平矣。男女生矣三千年以还何底之有。彼富贵至不急之物。贱贫者犹且筋力以成之。岁月以靡之。舍是则贱贫且无所托命。然而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必有贾。三十家之城必有商。若服妖之肆。若食妖之肆。若翫好妖之肆。若男子啣唔求爵祿之肆。若盗圣贤市仁谊之肆。若女子鬻容之肆。肆有魁。贾有梟。商有贤桀。其心皆欲并十家五家之财而有之。其智力虽不逮。其号既然矣。然而有天下者更之。则非号令也。有五挹五注。挹之天。挹之地。注之民。挹之民。注之天。注之地。挹之天。注之地。挹之地。注之天。其诗曰。挹彼注兹。可以饴。岂弟君子。民之父母有三畏。畏旬。畏月。畏岁。有四不畏。大言不畏。细言不畏。浮言不畏。挟言不畏。而乃试之以至顺之法。齐之以至一之令。统之以至澹之心。龚子曰。有天下者。不十年几于平矣。

释左传

魏禧

礼者人之情。天理之节。天子逮匹夫。弗能渝焉。故弃礼必败。谦受益。知忧知惧免于难。故骄且肆必败。敏则有功。勤则不匮。故惰必败。决者事之断也。故需必败。君子不以响响为仁。不以仡仡为勇。故植妇人之仁衡匹夫之勇必败。重则慎。轻则脱。慎固脱离。故轻必败。人之有信。车之有轮辐也。故食其言必败。止戈为武。故好战必败。弛武备者张戎心。故忘战必败。兽困则。民困则畔。故亟作土木急苛役必败。厚味腊毒。多藏厚亡。故掙敛黠货必败。治国如治病然。而用小人。是饮酖酒以攻疾也。故退贤进不肖必败。人有谏臣拂士。犹瞽者有相。故愎谏怙过必败。万物本天。人本祖。故蔑祖慢神必败。人神之主也。有德则祥降之。无德则妖兴。故弃人道贤鬼者必败。刚不可恶。柔不可弱也。是谓一张一弛。故过刚必败过柔必败。民者邦本。天地之心。故虐用其民必败。传曰。女德无极。妇怨无终。故谋及妇人以男事女者必败。立国家必正纪纲。纲纪不立。则其败也。匍匐如崩土而不可维。故妻妾嫡庶长幼

无纪必败。始进善。善缘善。始进不善。不善缘不善。故不豫教必败。四时之序。成功者退。故恟而不止必败。蚤有毒。诗曰。民之失德。干糶以愆。故不勤小物惕近事必败。厝足之地不出。扶集于独梁则颠矣。故不谋远必败。书曰。惟事事乃其有备。故有恃而无备必败。机事不密则害成。故疏必败。顺天者存。逆天者亡。故翳贤德蔑强大必败。一人欲争则起。让则伏。是以相让则有余。争则不足。故争必败。君子瘠己以腴人。故削人自封殖者必败。亲亲天之合。披其枝者伤其心。故疏外骨肉夷同姓必败。天道福善祸淫。淫则乱。乱则祸生。故奸必败。语曰。一手独拍。虽疾无声。自盘古以下无独君。故自用不用人必败。鱼不脱于渊。利器不可授人。故委柄不治者必败。松柏之生。薄云霓。立霜雪。震风凌雨不仆。芎藭施其末。则秋风下之。故因人成事不自立者必败。出赤心入人腹。则人乐死。故多疑必败。人心之不同如面焉。立如剧驂。●其过续之。而识其面。不亦难哉。故轻信人必败。凡此之败。未有能一易此者。是故反其道则必兴。

书货殖传后

姚鼐

世言司马子长。因已被罪于汉。不能自赎。发愤而传货殖。余谓不然。子长见其时天子不能以宁静淡薄先海内。无校于物之盈绌。而以制度防礼俗之末流。乃令其民仿效淫侈。去廉耻而逐利货。贤士困于穷约。素封僭于君长。又念里巷之徒。逐取十一。行至猥贱。而盐铁酒酤均输。以帝王之富。亲细民之役。为足羞也。故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教诲之。整齐之。夫以无欲为心。以礼教为术。人胡弗宁。国奚不富。若乃怀贪欲以竞黔首。恨恨焉思所胜之。用刻剥聚敛。无益习俗之靡。使人徒自患其财。怀促促不终日之虑。户亡积贮。物力凋敝。大乱之故。由此始也。故讥其贱以绳其贵。察其贱以见其政。观其靡以知其敝。此子长之志也。且夫人主之求利者固曷极哉。方秦始皇统一区夏。鞭捶夷蛮。雄略震乎当世。及其伺睨牧长寡妇之货。奉匹夫匹妇而如恐失其意。促訾啜汁之行。士且羞之。矧天子之贵乎。呜呼。蔽于物者。必逆于行。其可矣夫。

请译进大学衍义疏

顺治 年内翰林秘书院检讨徐必远

为请翻译有用儒书。恭呈备圣览以助 君德事。臣惟自古哲后。未有不留心圣学。而能兴起太平。永延历数者。况我 皇上首开姬箴。式启尧图。数月以来。躬亲万几。仁育义正。史不胜数。诚尧舜之君。再见于今日。凡为人臣者。安敢不以尧舜其君之道进。臣自八月初六日入署后。见所翻通鉴。渐次就绪。勤敏从事。告完有日。顾通鉴一书。载前代得失兴废。以备观省。凡一

代之始。大约由于亲君子。远小人。躬勤俭。爱民力。及其衰替日也。莫不由于亲小人。远君子。习奢靡。重赋敛。犹就一代言之也。至一主之身。其初与贤士正人。合心图治。则天心豫顺。民物丰亨。及治效少成。四方无虞。或耽于逸乐。渐失法度。或儉邪崇用。善政中止。或移情异学。或侈志武功。或经制烦匱。而言利之臣进。或民赋过重。而灾变之害兴。虽曰人心之易放实由学问之不恒。通鉴悉详记之。洵万世帝王以人为鉴之资也。然治乱之。载于通鉴。而圣学渊源。如所为格物致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不能探源端本。而一一言之者。纪事之书。不遑理之全也。惟宋臣真德秀所辑大学衍义。得内圣外王之正道。备六经列史之精华。举身心家国天命人情。无不撮其要领。上而主德修进。涵养熏陶。下至抚御机宜。罔不该贯。诚 宸座之良规。九重之宝鉴也。伏乞 天语焕发。命翻鉴之余。便将此书用心译进。俾 皇上万几之暇。时时 赐览。间召臣。相为质证。辨析其义。庶调养性情。宰御事物。用人行政之间。退处服习之际。必有日进日新。潜滋 睿德于不觉者。古训有曰。慎终于始。又曰。德惟一动罔不吉。臣谓 皇上圣心纯一。从容中道。天授之资。非人力所及。独圣学精微。愿加留意。 皇上一人之心法。将来 圣子神孙之心法也。 皇上今日之治统。将来万世千秋之治统也。关系匪小。借资必广。格心之益成。斯有本之化达矣。

殿试对策皇清文颖

马世俊

臣对。臣闻治天下者。当全盛之时。而为善建不拔之计。非破庸俗之论。以鼓豪杰之心。则其道无由。昔唐太宗与房魏论创业守成之难易。而曰。与我取天下者。知创业之难。与我安天下者。知守成之难。周书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今天下正所谓兼创垂之盛。而持危乱之防者也。人才不可谓不盛。而未尽所以取才之方。吏治不可谓不肃。而未尽所以驭吏之道。惩贪不可谓不严。而未尽所以止贪之术。俗尚亦数变矣。而未尽所以靖俗之谋。兵制亦甚精矣。而未尽所以弭兵之要。故有谓今天下为已安已治。遂可晏然无事者。皆庸俗人之论也。臣窃尝见夫古来全盛之时。不可以数遇。而往往弊之所伏。即伏于其盛。而又窃尝慕夫贾谊之议。苏轼之对。皆能举一代之治。而断其何以治。何以乱。何以治而不乱。何以乱而复治。有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才以应之。臣有志焉而欲陈久矣。今当拜献之始。岂可自诬其所学乎。天下文武之臣。莫不愿毕志竭忠以待用。人才亦已辐辏矣。而独谓未尽所以取才之方者何也。古者人才既用。而尝有未用者存于既用之外。故尚书曰有三宅有三俊。而诗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今天下岩野川泽之中。其隐然备公辅之器者谁耶。泛然而取之。泛然而应之。又泛然而任之。取之者不知其何以取。应之者

不知其何以应。任之者不知其何以任。欲兵则兵。欲刑则刑。欲钱谷则钱谷。古之圣人。一人止任一事者。今则以一庸人兼之而有余。古之圣人。终身不易其官者。今则一旦应之而亦无不足。是亦理之所难信也。今即不必用九品四科之制。而州郡之荐举。将帅之征辟。似亦不可少也。若乃掣签而使。按资而升。贤愚同科。茫然无据。彼论而后官。量而后入。独不可稍存其万一乎。程才莫先于计吏。而臣谓未尽所以驭吏之道者何也。古亲民之官。莫重于二千石。有以公卿而为之者。唐宰相出为刺史。李泌常袞皆然。若夫守令。尤为亲民。不可不择。今之郡县官。大抵如传舍。与民情漠不相接。监临使者。顾盼威动。所荐未必贤。所纠未必不肖。其趋谒勤者即为才。其应对捷者即为敏。则何若专重郡县之责。外听责成于督抚。内听考核于铨部。而用唐虞三载之法以黜陟之。彼监临之所荐所纠。不亦可以已乎。且今天下可汰之吏亦甚多矣。势有不能尽汰者。虑庸人之无所容耳。夫不虑庸人之无所见。而反虑庸人之无所容。此从来之积弊也。即以今日之计吏言之。亦莫亟于惩贪矣。而臣谓未尽所以止贪之术者。又何也。凡人之溺于贿赂而不能脱者。大抵有田园妻子之见。以惑其中也。故有昔居环堵。而今则拥田宅。昔泣牛衣。而今则列姬姜。昔无半顷。而今则连阡陌。诘其所从来。不贪何以有是耶。诚能稍限其田宅媵妾之数。而为之禁。其有敢于踰禁者。即坐以僭肆不敬之罪。彼有私金于筐篋。而受贪墨无耻之名。虽愚者亦必自笑其所为矣。臣尝见败坏风俗之事。必自卿大夫开之。而后愚民从而效之。此臣所谓靖俗之谋。犹有未尽者。巫风淫风。有一于身。家必丧。今之卿大夫。多为淫靡无益之事。煽惑愚民。而后偃儿舞女之装。宝马画船之饰。探丸跳剑之侠。刺猴刻楮之巧。靡所不甚。且富者必有术以求其富。而圣人驭富驭贵之权。皆何所施乎。今富者之必贵。既有严谴以禁之。而贵者之必富。独相习而以为固然。如是而欲风俗朴厚。教化兴起。不可得也。且夫天下驯服于教化而不能变者。无事则赖文。有事则赖武。今日师武臣之力。亦可谓肤功毕奏矣。而臣独谓用兵虽精。未尽所以弭兵之要。此又非无说也。处今日而欲如古者遂人治野之法。鄞长旗鼓之节。藏兵于民。则诚迂。然必使兵与民习。民与兵习。一旦有事。毋论兵勇于。而民亦各有护其田畴庐井之心。此不战而自胜者也。今则兵之所轻者民。而民之所畏者兵。一旦有事。则民自为民。兵自为兵。天下未有民自为民兵自为兵。而能久安长治者也。宋艺祖意赏罚。平蜀之役。赏曹彬而罚全斌。夫亦赏其与民相安。罚其与民相扰者而已矣。行闲之功罪即以此定之可也。凡此者皆臣所谓当已安已治。而亟亟焉为善建不拔之计者也。

虽然。治天下有本有末。得其本而治之。则无不治矣。所谓本者何。即制策所云纪纲法度是也。纪纲法度治。则吏治以肃。民俗以。文德于焉诞敷。武

功于焉赫。濯创之有其基。而守之亦有其渐者也。纪纲法度乱。则吏治以乖。民俗以坏。文德伤于优游。武功失于争竞。创不可以宪后。而守亦不可以承前者也。故曰纪纲法度者。不可得而损益者也。我 国家之典章。至简便而至精详。至严明而至仁厚。似无以加矣。而臣尤有进者。唐贞观时。天子问山东关中之同异。而其大臣曰。王者以天下为家。不宜示同异于天下。裴度既平蔡。即用蔡人为牙兵。而曰蔡人即吾人。今天下遐迩倾心。车书同轨。而犹分满人汉人之名。恐亦非全盛之世所宜也。诚能尽捐满汉之形。莫不精白一心以成至治。则赞赞者皆皋益之选也。桓桓者皆方召之俦也。将见江南静横海之戈。而冀北息桃林之乘。即以跻于唐虞三代之盛。亦何难乎。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 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殿试对策皇清文颖

缪彤

臣对。臣闻帝王之统御天下。而绵历服于无疆也。必有其为治之本焉。必有其致治之要焉。夫用人不可以不慎。吏治不可以不清。赋税不可以不均。此三者。固治天下之大端也。而犹非其本也。抑犹非其要也。所谓本者何也。人主之一心是也。所谓要者何也。人主之以一心行仁者是也。故仁以举贤。而爱惜人才。则收用人之效矣。仁以择吏。而澄清吏治。则成廉洁之风矣。仁以理财。而抚循百姓。则致丰亨之象。而臻乐利之休矣。唐虞三代之盛。所以庶政毕修。民生克遂。而登上理者。此道得也。故善治天下者。不恃有驭天下之术。而恃有治吾心之道。不徒有爱百姓之名。而贵有爱百姓之实。以是内之百僚有师济之盛。外之吏有廉法之操。上之府库有充盈之积。下之闾阎有康阜之风。是尧舜三代之丰功茂烈。不难再见于今日者也。臣尝缅怀上理。追念先猷。而知古帝王为治之本。无过内治之心。而治心之要。无过吾心之仁。何也。有纯王之心。斯有纯王之政。言政之必本乎心也。有关雎麟趾之风。斯可以行周官之法。言心之可以立法也。故欲求国用之足。未有不由民生之遂而可得也。欲求民生之遂。未有不由吏治之贤而可得也。欲求吏治之贤。未有不由用人之慎而可得也。欲求用人之慎。未有不由 皇上之仁以立心而可得也。伏读 制策有曰。国家简任贤良。以共襄治化。必如何用当其才。人称其职。此我皇上辟门吁俊之盛心也。朝廷选用人才。非苟慕其才而富贵其身也。殆将用其能以理不能。用其明以理不明者耳。其在诗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言所以长育人才之道也故方其未用也。尝患其多。及其既用也。恒患其少。与其用不足而后取。何如多取以待用。凡有人而不用。与用之而不当。皆可惜也。故贤能不可不惜也。以内而言之。台省之内升。本以贤能而升者。反逸之山林之内。升而候缺。不如遇缺候升。久置之拾遗补过之列。非无益也。外而言之。监

司郡县之转迁。亦以贤能而升者。又以未竟之案。有功而升者。仍以有过而苛求于钱谷刑名之间。亦已甚也。总之知人则哲。惟帝其难。必得知人之佐。而行以保任之法。然后真才辈出矣。臣每见今之在位者。见一贤焉。若亲与迓。不敢举也。见一不善焉。若疏与远。不敢去也。问其故。曰避嫌也。避嫌之念生。而积行之君子。壅于上闻矣。臣故曰。仁以举贤。则爱惜人才而可以收用人之效者此也。伏读 制策有曰。贪风未息。诛求下吏以奉上官。遂至不肖有司。私派横征。民生益困。何法而可革其夙弊。兴言及此。真百姓之福也。夫今日之百姓诚苦矣。苦于有司之剥削也。今之下吏亦苦矣。苦于大吏之诛求也。大吏之取于小吏。必饰其名曰公费。不知藏之私之中者。为公乎。为私乎。有司之取于百姓者。饰其名曰乐输。不知得之敲扑之下者。为乐乎。为怨乎。臣恐虽文致其辞。而终无以掩人之耳目也。于是一田之入。而有两田之出。使吾民曾不得卖丝而巢谷焉。一定之税。而有无定之征。使吾民曾不得聚庐而托处焉。耒耜方思东作。而输将不待西成。使吾民曾不得水耕而火耨焉。贪吏之弊。一至于此。民生安得不日困乎。以臣计之。惩贪之法不可不严也。惩其吏之小者。不若惩其吏之大者。夫大吏之贪。不止赋敛无度已也。其位愈尊。其害愈大。其害愈大。而人愈不敢言。即有不畏强御之臣出。力而排之。不过举其大。而不能悉其实也。莫如访其贪之最者。而惩之彼贪冒无耻止为室家妻子计耳。以今日居官之所得。为后日平居之所乐。何惮而不为之。惟行汉世惩贪之法。宋人禁锢贪吏之制。彼又何利而为此耶。此非过于刻核也。除吏之蠹也。去民之害也。杀一二人而天下皆生也。是天下之至仁也。臣故曰。仁以择吏。则澄清吏治而可以致庆洁之风者此也。

伏读 制策有曰。国用浩繁。繁惟正之供是赖。乃催科之不善者。每昧于抚字。兹欲使草野免追呼之苦。而度支恒足。此以见爱民裕国之宏模也。今之赋。犹古之赋也。今之民。犹古之民也。何以古则上有余而下无不足。今则上未尝有余而民又患不足。岂非抚字催科之道。得则俱得。失则俱失者乎。故善催科者。必为民治农桑焉。必为民广畜牧焉。必为民缓刑罚焉。必为民通有无焉。如是而民力裕。而上之所求无不应矣。不善催科者。惟日夜取民之财。穷民之力。日削月朘。寢以大穷。将元元安所归命哉。臣尝观小民之家。其初牛羊果蔬。熙熙然若为子孙百年之计也者。一往过焉。则为墟矣。再过三过焉。则又为墟矣。问之其。或曰逃亡也。或曰赋重而不能守也。是非催科之所迫而然耶。故抚字之道不可不讲也。惟 皇上宏岂弟之恩。立慈惠之师。使天下之为吏者。寓催科于抚字之中。则上有仓盈庾亿之庆。兼抚字于催科之内。则下有家给人足之风。臣故曰。仁以理财。则抚循百姓而可以致丰亨之象臻乐利之休者此也。然臣反复思之。欲为 皇上更进一筹。而终无易于仁以存心之为要

也。书曰。皇天无亲。惟仁实亲。又曰。民罔常怀。怀于有仁。此之谓也。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 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殿试策

储方庆

臣对。臣闻帝王致治也在求言。忠臣事君也在直谏。二者虽有各尽之道。然未有上之求言不切。而下克自尽其愚者也。何则。人君之尊犹天也。其威则雷霆也。临之以天之尊。震之以雷霆之威。天下莫不惴惴焉。惟恐一言之不当。以自即于罪戾。况敢肆胸臆。触忌讳。干君上之怒乎。故夫天下之事。不能言者常少。不敢言者常多。不敢言之言。其言类皆切于国家之利害。而每不便于当事之臣。往往阻抑之。使不得进于人主之前。幸而进于人主之前矣。而不敢言之言。又多忌讳。少顺适。易至逆人主之耳。然其言利于人主耳。利于人主之国家耳。利于人主之子孙百姓耳。非有利于言者也。夫以人主之尊。抚有天下国家之盛。非不尊且贵矣。而汲汲于求贤而录用之者。正惟人材之得失。国计之盈虚。恐其未协于至当。而欲闻夫切直不讳之言耳。而为人臣者。顾皆有所畏而不敢言。则亦何藉于若人而用之乎。钦惟 皇帝陛下践祚以来。天下之贤才。皆已举用。郡县亲民之官。皆已澄清。司农计一岁之出入。皆已充足。四海之穷民。复其业者。皆已休息于无事。天休至。 祖业光。 陛下恭默无言。治已臻于上理矣。夫岂有一事之未当。一物之未安。为足 宸虑而资延访者。虽然。天下之患。每伏于晏然无事之日。方今天下席强大之威。守不拔之业。东西南朔。车书所及。罔不率服。臣百姓。相与生息休养。坐享夫太平美大之盛。近古所未有。非有可忧之形。与未萌之患也。然而比年以来。公私凋弊。民力困极。上怀爱民之心而下不知。下负迫蹙之情而上不觉。天下至治而若乱。四方无事而益贫。推厥所由。莫知其故。此其端必隐于宫府之中。故其毒流于溥海之内。然臣于此犹有不敢尽言者。圣人不为未信之谏。今臣。草野之臣也。冒昧而出之。即刑罚不随。而以不足轻重之言。视若罔闻而置之。其何益之有。然臣区区之心。岂以是遂已哉。其远且大者。臣不敢尽言也。敢因 明问所已及者言之。以求无负于 陛下而已。伏读 制策有曰。国家简任贤良。以共襄治化。必如何而后用当其才。人称其职欤。臣以为方今用人。无所谓才也。地而已矣。无所谓人也。资序而已矣。地之贵者。不问其才不才而辄予之官。资序之深者。不问其何如人而辄任之责。 朝廷之于人才。亦既忽视之矣。有忽视人才之心。而一旦责之曰。用当才。人称职。天下其谁与我。 陛下诚有意于得天下之真才。则当论天下之才。不当论满汉之地。满人才不必参之以汉人也。汉人才不必临之以满人也。今自三公九卿。为 陛下之疑丞辅弼者。莫不并列满汉之名。督抚大臣。则多寄于满人。而

汉人十无二三焉。其意不过谓 国家受命之地。其人皆与国休戚。非若汉人强附以取功名者。故信满人之心。常胜于信汉人。不知帝王初兴。皆有丰沛。一时从龙诸臣。相与戮力以承天命。故其贵显为侯王者。亦非异地所能比。至于数传之后。天下已定。人主择人而任之。特视其才能何如耳。固不必限于开创数州之地也。 陛下既为天下主。即当收天下才。供天下用。一有偏重于其间。臣恐汉人有所顾忌。而不敢尽忠于 朝廷。满人又有所凭借。而无以取信于天下矣。今何不略去满汉之名。惟择其才之优者以为用。则下之人不敢有所挟以覬人主之爵禄。而激厉臣之术。未必不由乎此也。至于满汉之外。复有汉军一途。其仕之尊显者。亦列于公孤之选。然位虽尊于天家。而名仍隶于私室。方其得位之时。非不赫然贵矣。一遇其主。则俛首帖耳。执役之不暇。举人世可卑可贱之事。恒视为固然。而不敢少有所抵牾。夫以公孤之尊。天子且改容礼之。然犹不免于为人役。则所以养其廉耻者何在。为人臣而廉耻之不恤。则立功立名之念。皆不足入其中。惟有贪位固宠。希合上旨。取旦夕荣耀而已。安望其为国任事。卓然不苟耶。 陛下何不斥去此弊。以养臣子之节。其有关国体。非浅鲜也。若夫黜陟之法。固人主所操以进贤退不肖者也。岂徒曰积日累劳已哉。

今自六官之长。以至郡县吏。苟有迁转。必按其受职之先后。以为次第。前之人未去。而后之人复来。陈陈相因。莫有振起之日。士之出身加民者。自其授职之初。而已知其终身之所至。如是安得有奋发之心。勉强于为善者。且夫六卿为百僚之长。其位至崇。故礼乐兵刑。虞帝各因其才命之。至老而不迁。今九卿六部。亦有等级。递进而屡迁之。往往以一人兼六曹之用。必今之尚书。其才加十倍于禹稷而后可。万一尺有所长。寸有所短。移彼之才以应之此。莫保其无蹉跌焉。纵使禹稷诸圣人起而事 陛下。莫有能以功名终者矣。如曰居其名。不必责其实。其于用当才而人称职之谓何。臣以资序之说。断不可施之六卿。而郡县吏。亦当有不次之擢。以破拘挛之见。则鼓舞人材之术在是矣。然臣于此犹有所未尽者。以今天下不患无才。而患求才之太急。不患无人。而患用人之太广。求人太急。用人太广。则入仕之门必多。入仕之门多。则怀侥幸之心。乘间伺隙。思以攘功名取富贵者。扰扰而不知止。 陛下既厌之而狭其途矣。然士之待命于铨衡者。何其多也。臣以为止狭其数耳。未狭其途也。何谓数。三年试于礼部者几何人。三年试于行省者几何人。岁贡于乡者几何人。国家有大庆赏。大臣之子孙应得官者几何人。以赏仕者几何人。投诚者几何人。吏胥无过者几何人。此所谓数也。何谓途。科目一途也。贡监一途也。任子一途也。投诚一途也。赏郎一途也。吏胥一途也。八旗世职一途也。此所谓途也。今者病选人之多。不务狭其途而止狭其数。如三年试礼部者。向以

三百人。而今止一百五十人。试行省者一百五十人。而今或不及百人。且或止以半焉。陛下以为狭其数矣。可以疏壅滞之弊矣。然自科目而外。如任子。如投诚。如吏胥入货者。非若科目之有定额也。则既开其途。又不限其数。数多而积之于铨衡以定其年限。是陛下不过狭科目一途之数。而欲以救无数途之壅滞。无惑乎愈疏而愈壅也。陛下求疏而不得疏。铨曹患滞而日益滞。在下者虑得官之难。而奔竞之心愈切。在上者挟名器之重。而嗇吝之意愈形。退让者目为迂诞。廉介者比于无能。其弊起于进仕之多端。其流极于人心之丧失。陛下思救其弊。莫若狭其途。狭其途而宽其数。可以塞天下之幸心。可以疏人材之久滞。可以养高蹈之节。可以破世禄之私。一举而四善备焉。夫何惮而不出此。至于用人之途。孰得孰失。此在陛下择耳。以臣私计论之。莫如吏胥与科目。何则。吏胥明习吏事。科目学于圣贤。二者合于政治得失之本。故汉收用吏之效。而自唐以来。一出于科目。今纵不专任科目。但当参之以吏胥。至于任子用则天下有世官。投诚用则天下多盗贼。货郎用则天下少廉士。在陛下毅然去之而已矣。伏读制策有曰。迩来贪风未息。诛求下吏以奉上。遂致不肖有司。私派横征。民生益困。何法而可革其夙弊欤。臣以为陛下之言及此。是天下之福也。何也。今日之百姓。其有不忍言者矣。然其望救之心。犹未至于尽绝者。特曰陛下未知耳。诚知之。则必赫然震怒。天下贪吏。尽寘之法。以安百姓。今而曰民生益困。是陛下知民困矣。又曰不肖有司。是陛下知有司不肖矣。又曰诛求下吏以奉上。是陛下并知上官诛求矣。知而不为之所。陛下之民终于无所救。有司终于剥民以奉上。大吏愈敢恣睢自肆。而不复有所顾忌矣。虽然。陛下不惟言之。且思所以救之。则转祸为福之机。于是乎在。顾救之之法。必举法之已行而不效者。一切屏去不用。更设法以馭臣。百姓之困。庶几可以少苏。何则。方今除贪之法。不过督抚举劾已耳。

陛下即位以来。纠贪之章日告。惩贪之令日行。宜乎天下之有司。有所畏而不为矣。乃其贪日益甚者何哉。臣以为止贪之法。不可专责之下吏。并不可专责之上官。下吏之贪。或由于上官。而上官之诛求。亦非无因而致。陛下思革其弊。则当究其源。源清则流自洁。表直则影自正。今夫郡县有一不肖吏。则郡县之民。无宁居者矣。督抚有一黷货之人。则所属之郡县。无一休息者矣。部院诸大臣。不能奉公守法。则天下之督抚。无一廉者矣。势有相因。而弊有必至。陛下何不以待有司之法。施之于大臣乎。大臣之受罪者。不过一人。而天下可以知警。今舍一人之罪。而求之千万人。千万人之心虽以贪获罪。而其心犹有所不服。故侥幸于法所不及者。复肆其贪而不知止。臣闻法行自近令出。惟行法不加于贵显。而足以禁奸除暴。未之有也。抑臣更有进者

。 陛下以法绳臣之贪。不若使臣皆不犯法。夫驭臣而至于用法以相御。已非情之所堪言者矣。臣以为与其严之于事后。不若慎之于事先。 朝廷命一督。遣一抚。不当如郡县吏。委之铨衡已也。地势有艰易。民有顽良。因地以择人。因人以置长。此在 陛下断之于中耳。彼其受任之初。未尝有所因缘。则可以独行己志。而不忍欺君之念。亦激发于特达之知。又安有督责下吏。以困斯民者乎。如是而犹有不肖之人。贪于货财。虐侮其民。然后而寘之于法。以戮辱其身家。则可以服臣下之心。而惩贪之典。庶乎其不谬。 陛下举此措之。易易也。且今督抚之官。率皆久任。下吏习熟于左右。可以测其好恶。豫为之将顺。间者有巡方以破其局。而今又见撤矣。臣以为重权不可假人。假之以权。而使久于其任。又无以制之。此甚不可者也。权重则易恣。久任则易狎。无以制之。则奸不得上闻。三者为患不可胜穷。故前朝以一岁一易之巡。方破其久任之弊。使下吏不知其所备得以豫谋。而又皆新进寒贱之人。平时与仕宦少结纳者。以至轻驭至重。为术至微也。今何不复设此官。少佐人主耳目所不及乎。伏读 制策有曰。国用浩繁。伊惟正之供是赖。乃催科不善者。每昧于抚字。兹欲草野免追呼之苦。而度支恒足。其道安在。臣以为天之生财。止有此数。不在君则在民。今欲民有余而国无不足。两利俱全者。势必至两害俱发。以今之大势计之。追呼苦而度支足者。其幸也。追呼苦而度支仍不足者。其常也。追呼不苦而度支常足者。必无之事也。然臣独有一久安长治之策。天下皆笑以为迂阔。而臣以为可万全必效者。曰。愿 陛下绝口不言财利。夫不言财利。其于恤民诚然矣。至于足国之法。则将若何。臣敢以是进者。非故为是诞漫不稽之说。以欺 陛下也。以天下之田赋。至于不可复加。鱼盐鼓铸之利。不可复益。关市方物之贡。不可复增。考核不可复严。奏销侵欺之案。不可复见。凡言财言利之人。所以效忠于前者。其言已行。而其效可矣。其言已行。其效可。而其法必不可加。则莫若反其术而用之。夫生财之道。圣贤不废。孔子之论治国。曰节用而爱人。曾子之释平天下。曰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而朱子释之曰。量入为出。由此一圣二贤之说思之。则节俭之外别无生财之法。况自秦汉以后。天下之利。皆归于上。虽管商复出。无由效其奇策。惟有裁省费用。痛抑奢淫。可以上佐司农。下全民命。昔者汉文得此意以致治。躬务俭嗇为天下先。至其末年。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守闾阎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今 陛下筹国用。计民生。责正供。念追呼。当以德为本。以财为末。先之以淡泊。参之以节俭。专之以务农重粟。一意休养元气。爱惜百姓。积之数年之后。百姓家给人足。则国赋可裕。民力可纾。天下可治。 陛下为天下主

。何求而不得哉。臣不揣疏贱。不察事几。徒以束发读书二十余载。平居所学。志在忠直。今幸邀 陛下策问。若不悉心陈说。后日何以事君。故臣不避斧钺之诛。祈所言有补于万一。臣草茅新进。罔知忌讳。干冒 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拟言风俗书异之文集

管同

臣闻之。天下之风俗。代有所敝。夏人尚忠。其敝为野。殷人尚敬。其敝为鬼。周人尚文。其敝也文胜而人逐末。三代已然。况后世乎。虽然。承其敝而善矫之。此三代两汉。俗之所以日美也。承其敝而不善矫之。此秦人魏晋梁陈。俗之所以日颓也。而俗美则世治且安。俗颓则世危且乱。以古言之。有历历不爽者。我 清之兴。承明之后。明之时大臣专权。今则阁部督抚。率不过奉行 诏命。明之时言官争竞。今则给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论列。明之时士多讲学。今则聚徒结社者。渺焉无闻。明之时士持清议。今则一使事科。而场屋策士之文。及时政者皆不录。大抵明之为俗。官横而士骄。 国家知其敝而一切矫之。是以百数十年。天下纷纷亦多事矣。顾其难皆起于田野之奸。闾巷之侠。而朝宁学校之间。安且静也。然臣以为明俗敝矣。其初意则主于养士气。蓄人材。今夫鉴前代者。鉴其末流。而要必观其初意。是故三代圣王相继。其于前世皆有革有因。不力而尽变之也。力举而尽变之。则于理不得其平。而更起他祸。何者。患常出于所防。而敝每生于所矫。臣观 朝廷近年。大臣无权。而率以畏。台谏不争。而习为缄默。门户之祸。不作于时。而天下遂不言学问。清议之持。无闻于下。而务科第。营货财。节义经纶之事。漠然无与于其身。自秦人魏晋梁陈诸君。皆坐不知矫前敝。 国家之于明。则鉴其末流。而矫之者至矣。是以成为今之风俗也。上之所行。下所效也。时之所尚。众所趋也。今民间父子兄弟。有不相顾者矣。合时牟利者。是为能耳。他皆不论也。士大夫且然。彼小民其无足怪。嗟夫。风俗之所以关乎治乱者。其故何哉。臣民之于君。非骨肉也。其为情本易涣也。风俗正然后伦理明。伦理明然后忠义作。平居则皆知亲其上而不相欺负。临难则皆能死其长而无敢逃避。相系相维。是以久而益固。今自公卿至庶民。所怀如是。幸而承平。亦既翫法营私。无所顾恋矣。一旦有事。其为祸安可复言。滑县之寇。鼠窃狗盗。何足以云哉。揭竿一呼。从者数万。入京邑。战宫庭。而内臣至于从贼。非狂寇之智。足以大致吾人也。吾之人。漠然不知有伦理。稍诱胁之。遂相从而唯恐在后焉耳。臣闻之。天下之安危。系乎风俗。而正风俗者必兴教化。居今日而言兴教化。则人以为迂矣。彼以为教化之兴。岂旦暮可致者耶。而臣谓不然。教化之事有实有文。用其文则迂而甚难。用其实则不迂而易。昔者汉承秦敝。其为俗也。贪

利而冒耻。贾谊所云孳孳嗜利。同于禽兽者也。自高帝孝文。困辱贾人。重禁脏吏。遂不久而西汉之治成。其后中更莽祸。其为俗也。又重死而轻节。光武乃重敬大臣。礼貌高士。以万乘而亲为布衣屈。亦遂不久而成为东汉之治。由是言之。移风易俗。所行不过一二端。而其势遂可以化天下。不为难也。今之风俗。其敝不可枚举。而蔽以一言则曰。好谀而嗜利。惟嗜利。故自公卿至庶民。惟利之趋。无所不至。唯好谀。故下之于上。阶级一分。则奔走趋承。有谄媚而无忠爱。教者。以身训人之谓也。化者。以身率人之谓也。欲人之不嗜利。则莫若闭言利之门。欲人之不好谀。则莫若开谏争之路。今天下有河工灾务。国用不足。故竞言生财。夫生财不外乎节用。若其它非害政之端。即无益之耳。近者 皇上忧念庶务。菲食恶衣。以俭闻天下。然臣意以古较今。则犹多可省。汉贡禹有言。今宫室已定。无可奈何矣。其余尽可减损。宜讲而行之。而杜口不言利事。有言利者。显罪一二人示海内。夫如是则天下皆知上之不好利。往者 皇上新即大位。尝命臣民率得上书矣。既而言无可采。遂一切罢去。夫言无可采。其故有二。

一曰。爵之太轻。故奇伟非常之士不至。一曰。禁忌未皆除。故言者多瞻顾依违不敢尽其说。今日者。宜损益前令。令言官上书。士人对策。及官僚之议乎政令者。上自 君身。下及国制。皆直论而无所忌讳。愈戇愈直者。愈加之荣。而阿附逢迎者。必加显戮。夫如是则天下皆知上之不好谀。夫上不好谀。则劲直敢为之气作。上不嗜利。则洁清自重之风起。 天子者。公卿之表率也。公卿者。士民之标式也。以 天子而下化公卿。以公卿而下化士庶。有志之士。固奋激而必兴。无志之徒。亦随时而易于为善。不出数年。而天下之风俗不变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士。噤噤然争言改法度。夫风俗不变。则人才不出。虽有法度。谁与行也。风俗者。上之所为也。有其美而不能自持。故自古无不衰之国。周汉是也。有其敝而力能自变。则国虽倾覆。而可以中兴。东汉是也。今者继世相承。则举而变之。事易而功倍矣。此当今之首务也。

卷八治体二原治下

杂论史事菰中随笔

顾炎武

汉未绝。则光武中兴。汉绝。则昭烈再世。是以功德本乎祖宗。灭秦者秦。非六国。诛莽者莽。非汉兵。是以推戴系乎民心。才高天下。则汉祖唐宗。才丑德齐。则三国南北。是以戡定在乎人事。五胡藩镇。积数十年已成之形。则河山分裂。隋季元终。仅十余年之盗。则不传其子。是以分合视乎成形。世祖自信于会宛之日。少康恣浇于牧正之时。是以大器观乎人主。

六国首事之时。忧在亡秦而已。而不知刘项之分争者五年。舂陵起兵之日。诛莽而已。而不知赤眉王郎刘永张步隗嚣公孙述之各据者十二三年。初平起义之时。讨卓而已。而不知催泛二袁吕布之辈。相攻二十余年。而卒为三国。晋阳事之日。患在独夫而已。而不知世充仁杲建德之伦。十余年而始克平之。是知相因之势。圣人不能回。而已见之形。非智士之所患也。深思而逆为之计。岂不在乎识微之君子哉。

盗之兴。天之所以开真人也。王莽之世。刘崇翟义之伦。既不能克。不生盗。则海内不乱。而真人亦无所凭以出。故新市平林。为光武之先驱。及寇剽日久。野无所掠。人穷反本。厌兵愁泣。而太平之兆已开。于是甲齐熊耳。兵散归田。而天下定于一矣。故盗贼之生不得生。其散不得不散。势有相因。而天心系焉。繇今证古。则天意若有可知者。申生之缢。韩原之获。子圉之逃。若此者为文公也。卫太子之不得其死。孝昭之无嗣。昌邑之不君。若此者为中宗也。孝成之绝嗣。哀平之短折。王莽之篡代。若此者为光武也。传曰。不有废也。君何以兴。故惠怀之际。国几亡矣。而君子以为天之启晋。居摄之年。汉中绝矣。而识者以为天之祚刘。

明封疆之律固严。而待死事之臣太薄。且如州县之吏。或任未久。或兵力不支。与城俱亡。虽无益于边陲之事。而其人之责则[己](已)塞矣。惟督抚大臣。不可以此宽其失地之律。然断脰决腹。一瞑而万世不视。不知所益以忧社稷者。古人亦未之苛也。非其人而遣之。则罪在中枢。当其事而掣之。则罪在主者。而死事之臣。自可录其节。而掩其眚。庶乎平明之论与。

人富则难使也。夫人之轻于生。必自轻于货也始。古之士大夫。不封殖。不厚奉。视天下之物。无以干其中。彼且不知世利之足恋也。而后可以决然于一死。今且天下之士大夫。而莫不爱金。官日尊而金日益多。金多而爱与之终始。彼又安肯一旦舍此累累者而死也。田单。天下之奇人也。能以二城复兴齐国。及至封为安平。奉以夜邑。娱以淄上。黄金横带。而骋乎淄澠之间。则无死敌之心矣。是故人富而重其生。绝吭伏剑。不出素封千户之家。感慨自裁。多在婢妾贱人之辈。呜呼。富未必富也。生未必生也。古之偷生蒙耻。幸免而归。为乡里所不齿者。未若今之甚也。非特不齿也。破其庐。其资。燔其室。而后厌于人心者。何哉。古不富而今富也。富然后树怨深。富然后人思夺之。于是腩然面目者。不敢见人。而藏颜有北之乡。匿影曦光之下。呜呼。虽悔之何及哉。

古之善治兵者。营平久驻湟中。月计粮谷芟数十万。未见累民。古之善理民者。乖崖甫至成都。即奏罢陕西米数万。未闻馁士。古之善养兵者。荆州十年之积。不烦转运。古之善利民者。内史牛车之输。不费追呼。明宣宗时。特着三

法。一久任。二不次迁擢。三不限流品。

万历庚戌丙辰。用阁臣言。馆选隔科一举。故二科独无庶吉士。本旧制也。至崇祯甲戌丁丑。复行之。守令之难有四。坐堂皇。抚一邑。专精课治。何业不就。而时日耗于趋迎。精神殫于馈遗。鞞鞫鞫。东西奔驰。其难一。工于弥缝。善事上官者。躡荐台省。不者辄以他事中之。畏简书不若其畏上台。其难二。首尾牵制。文移把持。尺寸以上。不得轻有所举。长材无以自见。掣肘之患。其难三。官如行马。仅一过耳。书役为主。人官者为客。则其弊不可得知。知不可得竟。其难四。既责其拊循。而以征输不及额议罚。既戒其贪墨。而以设处不误公为程。有以己之不廉。成己之不法。亦有以己之不法。成人之不廉。

万家之邑。必有士夫数十。谄谀相先。侈靡相耀。子女姻亚童仆。坐较金帛以为意色。稍不能忍。必且谤张恣睢。而取必于官。

海忠介惟有一袍一仆之风。始能建言世庙。陆文定惟有焚香啜茗之致。始能不谢分宜。

茅屋数椽。種稷百亩。仅给衣食。如吴介肃之高持。刚介寡与。誓不营私。终身不渝。如何文肃之正大。敝裘尚假于人。牝马亦非己有。如陈茂烈之风纪自持。

卑者积俸以取迁除。巧者捷以营津要。

汉之能吏。多出掾史。唐节度所辟书记。亦往往入而为大官。即明之初。吴讷以医起中丞。郁新严震以人才登八座。杨士奇以白衣荐举而直纶扉。陶鲁以恩荫而至金吾。黄福以贡士而为六卿。胡俨以乡举而为司成。况鍾蔚能以吏员而为郡守。

龚子白言。谓今江南虽极大之县。数万金之富。不过二十家。万金者倍之。数千金者又倍之。数百金以下稍殷实者不下数百家。以户口数十万之大县。而富户不过千余。于千家之中。而此数十家者。烦苦又独甚。其为国任劳。即无事之时。宜加爱惜。况今多事。皆倚办富民。若不养其余力。则富必难保。亦至于贫而后已。无富民则何以成邑。宜予之休息。曲加保护。毋使奸人蚕食。使得以其余力贍贫民。此根本之计。又曰。一邑之中。食利于官者。亡虑数千人。恃讼烦刑苛。则得以吓射人钱。故一役而恒六七人共之。若不生事端。何以自活。宜每役止一正副。供驱使。余并罢遣。令自便营业。而大要又在省事。省事。则无所售其吓射。即勒之应役。将有不愿而逃去者。尤安民之急务也。卢九台告人曰。不肖十分精神。七分调停宰辅台省。一分消耗簿书期会。其筹兵设策。只二分余耳。若得五分办贼。亦不至任彼猖狂。

古之治兵者必治赋。古之治民者必筹兵。而汉之太守皆自为将。自古守令将帅

之不相为用。未有如今日者也。

熙丰之法。有至今不变者。经义也。武举也。茶马也。崇观之法。有至今承用者。邓洵武之官阶也。

孙沔以张禹李林甫斥吕夷简。而夷简以为元规药石之言。恨闻此迟十年尔。又如文彦博请召还唐介。宋时相臣尚有此。

巴蜀被文翁之化。易议刺为文章。南阳被召父之化。易商贾为本业。川被黄韩之化。转争讼为笃厚。非常之策。陈汤不奏于公卿。度外之功。班超不谋于从事。

不备不虞。不可以师。韩世忠京口之战。只不曾备得无风及火箭二事。遂败于兀朮。故用兵者。在先识己之瑕。而后可以待敌。

说经日知录

顾炎武

有天下而欲厚民之生。正民之德。岂必自损以益人哉。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所谓弗损益之者也。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诗曰。奏格无言。时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鈇钺。所谓弗损益之者也。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其道在是矣。国犹水也。民犹鱼也。幽王之诗曰。鱼在于沼。亦匪克乐。潜虽伏矣。亦孔之昭。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秦始皇八年。河鱼大上。五行志以为鱼阴类。民之象也。逆流而上。言民不从君。为逆行也。自人君有求多于物之心。于是鱼乱于下。鸟乱于上。而人情之所向。必有起而收之者矣。

君子之于小人也。有知人则哲之明。有去邪勿疑之断。坚如金石。信如四时。使儉壬之类。皆知上志之不可移。岂有不革面而从君者乎。所谓有孚于小人者如此。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盛世之极而乱萌焉。此一阴遇五阳之卦也。孔子之门。四科十哲。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于是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盛矣。而老庄之书。即出于其时。后汉立辟雍。养三老。临白虎。论五经。太学诸生至三万人。而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为之称首。马郑服何之注。经术为之大明。而佛道之教。即兴于其世。胡三省曰道家虽宗老子而西汉以前未尝以道士自名至东汉始有张道陵于吉等是道与佛教皆起于东汉之时是知邪说之作。与世升降。圣人之所不能除也。故曰系于金柅。柔道牵也。呜呼。岂独君子小人之辨而已乎。

人主坐明堂而临九牧。不但察心之向背。亦当知四国之忠奸。故嘉禾同。美侯服之宣风。底贡厥獒。戒明王之慎德。所谓敬识百辟享也。昔者唐明皇之致理

也。受张相千秋之鉴。听元生于葛之歌。亦能以蹇谔为珠玑。以仁贤为器币。及乎王心一荡。佞谀日崇。开广运之漕。致江南之货。广陵铜器。京口绫衫。锦缆牙樯。弥数里。靓妆鲜服。和者百人。乃未几而蓟门之乱作矣。然则韦坚王之徒。剥民以奉其君者。皆不役志于享者也。易曰。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弗克。若明皇者。岂非享多仪。而民曰不享者哉。

成王作周官之书。谓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而夏商官倍者。时代不远。其多寡何若此之悬绝哉。且天下之事。一职之微。至于委吏乘田。亦不可阙。而谓二帝之世。遂能以百官该内外之务。吾不敢信也。考之传注。亦第以为因时制宜。而莫详其实。吾以为唐虞之官。不止于百。而其咨而命之者二十有二人。其余九官之佐。殳斯伯与朱虎熊罴之伦。暨侍御仆从。以至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以名达于天子者。不过百人而已。其它则穆王之命。所谓慎简乃僚。而天子不亲其黜陟者也。故曰。尧舜之知而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爱人。急亲贤也。夏商之世。法日详。而人主之职。日侵于下。其命于天子者多。故倍也。观于立政之书。内至于亚旅。外至于表臣百司。而夷微卢烝三毫阪尹之官。又虞夏之所未有。则可知矣。杜氏通典。言汉初王侯国百官皆如汉朝。惟丞相命于天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及景帝惩吴楚之乱。杀其制度。罢御史大夫以下官。至于武帝。又诏凡王侯吏职。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补。其州郡佐吏。自别驾长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补。历代因而不革。洎北齐武平中。后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赐其卖官。分占州郡。下及乡官。多降中旨。故有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后。州郡辟士之权。寢移于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核。由此起也。故刘炫对牛宏。以为大小之官。悉由吏部。此政之所以日繁。而沈既济之议。欲令六品以下。及僚佐之属。许州府辟用。唐书百官志曰初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曰吾以此待天下贤才足矣后之人见周礼一书。设官之多。职事之密。以为周之所以致治者如此。而不知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之外。文王罔敢知也。然则周之制虽详。而意犹不异于唐虞矣。求治之君。其可以为天子而预铨曹之事哉。民之质矣。日用饮食。夫使机智日生。而奸伪萌起。上下且不相安。神奚自而降福乎。有起信险肤之族。则高后崇降弗祥。有谤张为幻之民。则嗣王罔或克寿。是故有道之世。人醇工庞。商朴女童。上下皆有嘉德。而至治馨香。感于神明矣。然则祈天永命之实。必在于观民。而雕为朴。其道何由。则必以厚生为本。

私人之子。百僚是试。孔氏曰。私人。阜隶之属也。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故贵有常尊。贱有等威。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周之衰也。政以贿成。而官之师旅。不胜其富。左氏襄公十年传又其甚也。私人之子。皆得进而服官。而文武周公之法尽矣。候人而赤芾。曹是以亡。不狩而县貍。魏是

以削。贱妨贵。小加大。古人列之六逆。又不但仍叔之子。讥其年弱。尹氏之。刺其材琐而已。自古国家吏道。杂而多端。未有不趋于危乱者。举贤材。慎名器。岂非人主之所宜兢兢自守者乎。

彼醉不臧。不醉反耻。所谓一国皆狂。反以不狂者为狂也。以箕子之忠。而不敢对纣之失日。韩非子况中材以下。有不尤而效之者乎。卿士师师非度。此商之所以亡。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此楚之所以六千里而为讎人役也。是以圣王重特立之人。而远苟同之士。保邦于未危。必自此始。

天之方儻。无为夸毗。释训曰。夸毗。体柔也。后汉书崔骃传注夸毗谓佞人足恭善为进退也天下惟体柔之人常足以遗民忧。而召天祸。夏侯湛有云。居位者以善身为静。以寡交为慎。以弱断为重。以怯言为信。抵疑白居易有云。以拱默保位者为明智。以柔顺安身者为贤能。以直言危行者为狂愚。以中立守道者为凝滞。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鲜执咎之臣。自国及家。寢而成俗。故父训其子曰。无介直以立仇敌。兄教其弟曰。无方正以贾悔尤。且慎默积于中。则职事废于外。强毅果断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反谓率职而居正者不达于时宜。当官而行法者不通于事变。是以殿最之文。虽书而不实。黜陟之典。虽备而不行。长庆集策罗点有云。无所可否则曰得体。与世浮沈则曰有量。众皆默己独言则曰沽名。众皆浊己独清则曰立异。宋史本传观三子之言。其于末俗之弊。可谓恳切而详尽矣。至于佞谄日炽。刚克消亡。朝多沓沓之流。士保容容之福。苟由其道。无变其俗。必将使一国之人皆化为巧言令色。孔壬而后已。然则丧乱之所从生。岂不阶于夸毗之辈乎。乐天作胡旋女诗曰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是以屈原疾楚国之士。谓之如脂如韦。而孔子亦云吾未见刚者。强御多怼。即上章所云强御之臣也。其心多所怼疾。而独窥人主之情深。居禁中而好闻外事。则假流言以中伤之。若二叔之流言。以间周公是也。夫不根之言。何地蔑有。以斛律光之旧将。而有百升明月之谣。以裴度之元勋。而有坦腹小儿之诵。所谓流言以对者也。如此。则寇贼主乎内。而怨诅兴乎下矣。却宛之难。进胙者莫不谤令尹。所谓侯作侯祝者也。孔氏疏采苓曰。谗言之起。由君数问小事于小人也。不可慎哉。

小人所腓。古制一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装五人。养五人。樵汲五人。见司马法随车而动。如足之腓也。传曰腓辟也笺曰腓当作芘皆未是步乘相资。短长相。行止相扶。此所以为节制之师也。繻葛之战。郑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乘弥缝。卒不随车。遇阙即补。斯已异矣。古时营陈遇阙处仍以车补周礼车仆掌阙车之萃注阙车所用补阙之车也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使潘党率游阙四十乘注游车补阙也大鹵之师。魏舒请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三伍。注乘车者车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车更以五人

为伍分为三伍为伍陈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专任步卒。以取捷速。然亦必山林险阻之地。而后可用也。步不当骑。于是赵武灵王为变服骑射之令。而后世因之。所以取胜于敌者。益轻益速。而一败涂地。亦无以自保。然后知车战之为谋远矣。

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车战之时未有斩首至于累万者。车战废而首功兴矣。先王之用兵。服之而已。不期于多杀也。杀人之中。又有礼焉。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不亦宜乎。宋沈括对神宗言车战之利。见于历世。然古人所谓兵车者轻车也。五御折旋。利于捷速。今之民间。辘车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谓之太平车。但可施于无事之日耳。

金铎所以令军中。木铎所以令国中。此先王仁义之用也。一器之微。而刚柔别焉。其可以识治民之道也欤。古之时。庸医杀人。今之时。庸医不杀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间。其病日深。而卒至于死。夫药有君臣。人有强弱。有君臣则用有多少。有强弱则剂有半倍。多则专。专则效速。倍则厚。厚则其力深。今之用药者。大抵杂泛而均停。既见之不明。而又治之不勇。病所以不能愈也。易曰。裕父之蛊往见吝。奈何独取夫裕蛊者。以为其人虽死。而不出于我之为。呜呼。此张禹之所以亡汉。李林甫之所以亡唐也。朱文公与刘子澄书所此四君子汤其意亦略似论

古之为礼以祭祀燕享。故六牲之掌特重。执豕于牢。称公刘也。尔牲则具。美宣王也。至于国相通。则葛伯不祀。汤使人遗之牛羊。而卫戴公之庐于曹。齐桓归之牛羊豕鸡狗皆三百。其平日国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而用大牲则卜之于神。以求其吉。故左氏载齐国之制。公膳止于双鸡。而诗人言宾客之设。不过兔首雉之类。古人之重六牲也如此。自齐灵公伐莱。莱人使正舆子赂之。索马牛皆百匹。而吴人征鲁百牢。始于贪求。终于暴殄。于是范蠡用其霸越之余谋。以畜五牯。而泽中千足彘得比封君。孳畜之权。不在国而在民矣。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古之王者。不忍以刑穷天下之民也。是故一家之中父兄治之。一族之中宗子治之。其有不善之萌。莫不自化于闺门之内。而犹有不率教者。然后归之士师。然则人君之所治者约矣。然后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夫然刑罚焉得而不中乎。是故宗法立而刑清。天下之宗子。各治其族。以辅人君之治。罔攸兼于庶狱。而民自不犯于有司。风俗之醇。科条之简。有自来矣。诗曰。君之宗之。吾是以知宗子之次于君道也。

民之所以不安。以其有贫有富。贫者。至于不能自存。而富者常恐人之有求。而多为吝嗇之计。于是乎有争心矣。夫子有言。不患贫而患不均。夫惟收族之

法行。而岁时有合食之恩。吉凶有通财之义。本俗六安万民。三曰联兄弟。而乡三物之所兴者。六行之条。曰睦曰恤。不待王政之施。而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矣。此所谓均无贫者。而财用有不足乎。至于葛藟之刺兴。角弓之赋作。九族乃离。一方相怨。而胼胝交耻。泉池并竭。然后知先王宗法之立。其所以养人之欲。而给人之求。为周且豫矣。

古人以财为末。故舜命九官。未有理财之职。周官财赋之事。一皆领之于天官家宰。而六卿无专任焉。汉之九卿。一太常。二光禄勋。三卫尉。四太仆。五廷尉。六鸿胪。七宗正。八大农。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九少府。应劭曰少者小也师古曰大司农供军国之用少府以养天子大农掌财在后。少府掌天子之私财又最后。唐之九卿。一太常。二光禄。三卫尉。四宗正。五太仆。六大理。七鸿胪。八司农。九太府。大略与汉不殊。而户部不过尚书省之属官。故与吏礼兵刑工并列而为六。至于大司徒教民之职。宰相实总之也。罢宰相。废司徒。以六部尚书为二品。非重教化后货财之义矣。

古者。君于其国之卿大夫。皆曰伯父。郑厉公谓原繁叔父。鲁隐公谓臧僖伯曰子大夫。曰二三子。不独诸侯然也。曲礼言列国之大夫。入天子之国。曰某士。自称陪臣某。然而天子接之。犹称其字。宣公十六年。晋侯使士会平王室。王曰。季氏而弗闻乎。成公三年。晋侯使巩朔献齐捷于周。王曰巩伯实来。昭公十五年。晋荀跣如周。葬穆后。籍谈为介。王曰伯氏。诸侯皆有以镇抚王室。伯氏谓荀跣又曰叔氏而忘之乎。注叔籍谈字周德虽衰。辞不失旧。此其称字。必先王之制也。春秋凡命卿书字皆本于此周公作立政之书。若侯国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并例于王官之后。古之人君恭以接下。而不敢遗小国之臣。故平平左右。亦是率从而成上下之交矣。乃积乃仓。乃里糗粮。于于囊。国所以足食。而不待鬪土之行也。备乃弓矢。锻乃戈矛。砺乃锋刃。无敢不善。国所以足兵。而不待淮夷之役也。苟其事变之来。而有所不及备。则耰鉏白旆。可以为兵。而不可阙食以修兵矣。糠核草根。可以为食。而不可弃信以求食矣。古之人。有至于张空券。罗雀鼠。而民无贰志者。非上之信有以结其心乎。此又权于缓急轻重之间。而为不得已之计也。明此义。则国君死社稷。大夫死宗庙。至于輿台牧圉之贱。莫不亲其上。死其长。所谓圣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岂非为政之要道乎。

明主劳于求贤。而逸于任人。韩非子云。王登为中牟令。吕氏春秋作任登言中牟士中章胥己。襄主曰。子见之。我将以为中大夫。其相室曰。中大夫。晋重列也。今无功而受。君耳而未之目耶。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终无已也。此执要之论也。善乎。子夏之告樊迟也。曰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伊尹。

不仁者远矣。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代耕而赋之禄。故班禄之意。君卿大夫士与庶人在官一也。而非无事之食。黄氏日钞读王制曰必本于上农夫者示禄出于农等而上之皆以代耕者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义。则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禄以代耕之义。则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夺人之君。常多于三代之下矣。

历代风俗日知录

顾炎武

春秋终于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岁。西狩获麟。又十四年。为贞定王元年癸酉之岁。鲁哀公出奔。二年卒于有山氏。左传以是终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岁。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岁。初命齐大夫田和为诸侯。又五十二年。显王三十五年丁亥之岁。六国以次称王。苏秦为从长。自此之后。事乃可得而纪。自左传之终。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史记秦本纪孝公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于逢泽以朝王显王时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季康运命论云文簿之敝渐于灵景辨诈之伪成于七国驯至西汉。此风未改。故刘向谓其承千岁之衰周。继暴秦之余弊。贪饕险谲。不闲义理。观夫史之所录。无非功名势利之人。笔札喉舌之辈。而如董生之言正谊明道者。不一二见也。自春秋之后。至东京而其风俗稍复乎古。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有变齐至鲁之功。而惜其未纯乎道也。自斯以降。则宋庆历元佑之间为优矣。嗟乎。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余之所以斥周末而进东京。亦春秋之意也。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铺张其灭六王并天下之事。其言黔首风俗。在泰山则云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在碣石门。则云。男乐其畴。女修其业。如此而已。惟会稽一刻。其辞曰。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猥。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何其繁而不杀也。考之国语。自越王句践栖于会稽之后。惟恐国人之不蕃。故令壮者无取老妇。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内传。子胥之言亦曰越十年生众。吴越春秋。至谓句践以寡妇淫泆过犯。皆输山上。士有忧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当其时欲民之多。而不复

禁其淫泆。传至六国之末。而其风犹在。故始皇为之厉禁而特着于刻石之文。以此与灭六王并天下之事并提而论。且不着之于燕齐而独着之于越。然则秦之任刑虽过。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异于三王也。汉兴以来。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世之儒者。言及于秦。即以为亡国之法。亦未之深考乎。

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故范蔚宗论。以为桓灵之间。君道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儒林传论所以倾而未决。决而未溃。皆仁人君子心力之为。左雄传论可谓知言者矣。使后代之主。循而弗革。即流风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趺弛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令与十五年春令十九年十二月令意皆同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己](已)谓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求利为先。至正始之际。而一二浮诞之徒。骋其智识。蔑周孔之书。习老庄之教。风俗又为之一变。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后之人君。将树之风声。纳之轨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

光武躬行俭约。以化臣下。讲论经义。常至夜分。一时功臣。如邓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闺门修整。可为世法。贵戚如樊重。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以故东汉之世。虽人才之倜傥。不及西京。而士风家法。似有过于前代。

东京之末。节义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其仕董卓。无守。卓死惊叹。无识。观其集中。滥作碑颂。则平日之为人可知矣。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后人为立佳传。嗟乎。士君子处衰季之朝。常以负一世之名。而转移天下之风气者。视伯喈之为人其戒之哉。魏明帝殂。少帝史称齐王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则太傅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而魏之大权移矣。三国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时名士风流。盛于雒下。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自此以后。竞相祖述。如晋书言王敦见玠。谓长史谢鲲曰。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沙门支遁。以清谈著名于时。莫不崇敬。以为造微之功。足参诸正始。宋书言羊元保二子。太祖赐名。曰咸曰粲。谓元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余风。王微与何偃书曰。

卿少陶元风。淹雅修畅。自是正始中人。南齐书言袁粲言于帝曰。臣观张绪。有正始遗风。南史言何尚之谓王球。正始之风尚在。其为后人企慕如此。然而晋书儒林传序云。摛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此则虚名虽被于时流。笃论未忘乎学者。是以讲明六艺。郑王为集汉之终。演说老庄。王何为开晋之始。干宝晋纪论曰风俗淫辟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辨而贱名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昔者嵇绍之父康。被杀于晋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时。而山涛荐之入仕。绍时屏居私门。欲辞不就。涛谓之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于人乎。一时传诵。以为名言。而不知其败义伤教。至于率天下而无父者也。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于天下。如山涛者。既为邪说之魁。遂使嵇绍之贤。且犯天下之不韪而不顾。夫邪正之说。不容两立。使谓绍为忠。则必谓王裒为不忠而后可也。何怪其相率臣于刘聪石勒。观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动其心者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宋史言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艺祖首褒韩通。次表融。以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谏论倡于朝。于是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呜呼。观哀平之可以变而为东京。五代之可以变而为宋。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也。剥上九之言硕果也。阳穷于上。则复生于下矣。

人君御物之方。莫大乎抑浮止竞。宋自仁宗在位四十余年。虽所用或非其人。而风俗醇厚。好尚端方。论世之士。谓之君子道长。及神宗朝。荆公秉政。骤奖趋媚之徒。深鋳异己之辈。邓綰李定舒燾序辰王子韶诸奸。一时擢用。而士大夫有十钻之目。干进之流。乘机抵隙。驯至绍圣崇宁。而党祸大起。国事日非。膏肓之疾。遂不可治。后之人但言其农田水利青苗保甲诸法为百姓害。而不知其移人心变士习为朝廷之害。其害于百姓者可以一旦而更。而其害于朝廷者历数十百年。滔滔之势一往而不可反矣。李应中谓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觉。人趋利而不知义。则主势日孤。此可谓知言者也。诗曰。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夫使庆历之士风一变而为崇宁者。岂非荆公教猱之效哉

。历九州岛之风俗。考前代之史书。中国之不如外国者有之矣。辽史言契丹部族。生生之资。仰给畜牧。积毛饮湏。以为衣食。各安旧风。狃习劳事。不见纷华异物而迁。故家给人足。戒备整完。卒之虎视四方。强朝弱附。金史。世宗尝谓宰臣曰。朕尝见女真风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真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日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他日与臣下论及古今。又曰女真旧风。虽不知书。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曲。皆出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无异。汝辈不可忘也。乃禁女真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又曰女真旧风。凡酒食会聚。以骑射为乐。今则奕碁双陆。宜悉禁止。令习骑射。又曰辽不忘旧俗。朕以为是。海陵习学汉人风俗。是忘本也。若依国家旧风。四境可以无虞。此长久之计也。邵氏闻见录。言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专一。劲健无敌。自有功于唐。赐遗丰腴。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室以居妇人。有纷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虚耗。而其俗亦坏。昔者祭公谋父之言。犬戎树惇。能帅旧德。而守终纯固。由余之对穆公。言戎裔之俗。上含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其所以有国而长。世用此道也。及乎荐居日久。渐染华风。不务诗书。唯征玩好。服饰竞于无等。财贿溢于靡用。骄淫矜恃。浸以成习。于是中行有变俗之讥。贾生有五饵之策。又其末也。则有如张昭远以皇弟皇子喜俳优饰姬妾而卜沙陀之不永。张舜民见太孙好音乐美姝名茶古画而知契丹之将衰。后之君子。诚监于斯。则知所以胜之之道矣。

史记言匈奴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盐铁论言匈奴之俗。略于文而敏于事。宋邓肃对高宗言。外国之巧在文书简。简故速。中国之患在文书繁。繁故迟。辽史言朝廷之上。事简职专。此辽之所以兴也。又曰皇帝四时巡守宰相已下于中京居守一切公事除拜官僚止行皇帖权差俟行在所取旨出给诰文官县令录事已下更不奏闻听中书铨选然则外国之能胜于中国者。惟其简易而已。若舍其所长。而效人之短。吾见其立弊也。金史食货志。言金起东海。其俗纯实。可与返古。初入中夏。民多流亡。土多旷闲。遗黎惴惴。何求不获。于斯时纵不能复井地沟洫之制。若用唐之永业口分。以制民产。仿其租庸调之法。以足国计。何至百年之内。所为经画。纷纷然与其国相终始邪。其弊在于急一时之利。踵久坏之法。及其中叶。鄙辽俭朴。袭宋繁縟之文。惩宋宽柔。加辽操切之政。是弃二国之所长。而并用其所短也。繁縟胜必至于伤财。操切胜必至于害民。讫金之世。国用易匮。民心易离。岂不繇是与。作法不慎厥初。变法以掇其弊。祇益甚焉耳。其论金时之弊。至为明切。

魏太武始。制叛逆杀人奸盗之法。号令明白。政事清简。无系讯连逮之烦。百姓安之。宋余靖言燕蓟之地。陷入契丹且百年。而民亡南顾心者。以契丹之法简易。盐曲俱贱。科役不烦故也。是则省刑薄敛之效。无所分于中外矣。

清议名教日知录

顾炎武

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傲于有位矣。而又为之立闾师设乡校。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移之郊遂。载在礼经。殊厥井疆。称于毕命。两汉以来。犹循此制。乡里选。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君子有怀刑之惧。小人存耻格之风。教成于下而上不严。论定于乡而民不犯。降及魏晋。而九品中正之设。虽多失实。遗意未亡。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终身。同之禁锢。晋书卞壶传至宋武帝篡位。乃诏有犯乡论清议赃污淫盗。一皆荡涤洗除。与之更始。自后凡遇非常之恩。赦文并有此语。齐梁陈诏并云洗除先注当日乡论清议必有记注之目小雅废而中国微。风俗衰而叛乱作矣。然乡论之污。至烦诏书为之洗刷。岂非三代之直道尚在于斯民。而畏人之多言。犹见于变风之日乎。予闻在下有鰥所以登庸。以比三凶不才所以投畀。虽二帝之错。亦未尝不询于刍蕘。然则崇月旦以佐秋官。进乡评以扶国是。傥亦四聪之所先。而王治之不可阙也。

陈寿居父丧有疾。使婢丸药。客往见之。乡党以为贬议。坐是沈滞者累年。阮简父丧。行遇大雪寒冻。遂诣浚仪令。令为他宾设黍臠。简食之。以致清议。废顿几三十年。温峤为刘司空使劝进。母崔氏固留之。峤绝裾而去。迄于崇贵。乡品犹不过也。每爵皆发诏。谢惠连先爱会稽郡吏杜德灵。及居父忧。赠以五言诗十余首。文行于世。坐废不豫荣伍。张率以父忧去职。其父侍伎数十人。善讴者有色貌。邑子仪曹郎顾玩之求聘焉。讴者不愿。遂出家为尼。尝因斋会率宅。玩之为飞书。言与率奸。南司以事奏闻。高祖惜其才。寝其奏。然犹致世论。服阙后。久之不仕。官职之升沈。本于乡评之与夺。其犹近古之风乎。洪武十五年。八月乙酉。礼部议。凡十恶奸盗诈伪。干名犯义。有伤风俗。及犯赃至徒者。书其名于申明亭。以示惩戒。有私毁亭舍。涂抹姓名者。监察御史。按察司官。以时按视。罪如律。制可。十八年四月辛丑。命刑部录内外诸司官之犯法罪状明著者。书之申明亭。此前代乡议之遗意也。后之人视为具文。风纪之官。但以刑名为事。而于弼教新民之意。若不相关。无惑乎江河之日下已。

司马迁作史记货殖传。谓自廊庙朝廷岩穴之士。无不归于富厚。等而下之。至于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而仲长敖核性赋。谓虫三百。人最为劣。爪牙皮毛。不足自卫。唯赖诈伪。迭相嚼啮。等而下

之。至于台隶僮。唯盗唯窃。乃以今观之。则无官不赂遗。而人人皆吏士之为矣。无守不盗窃。而人人皆僮之为矣。自其束发读书之时。所以劝之者。不过所谓千锺粟。黄金屋。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后之为治者宜何术之操。曰。唯名可以胜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洁者。显荣于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摈。而怙侈贪得者。废锢于家。即不无一二矫伪之徒。犹愈于肆然而为利者。南史有云。汉世士务修身。故忠孝成俗。至于乘轩服冕。非此莫由。晋宋以来。风衰义缺。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节。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义为利。而犹使之以名为利。虽非纯王之风。亦可以救积沓之俗矣。

奖廉耻日知录

顾炎武

今日所以变化人心荡涤污俗者。莫急于劝学奖廉二事。天下之士。有能笃信好学。至老不倦。卓然可当方正有道之举者。官之以翰林国子之秩。而听其出处。则人皆知向学。而不竞于科目矣。庶司之官。有能洁己爱民。以礼告老。而家无儋石之储者。赐之以五顷之地。以为子孙世业。而除其租赋。复其丁徭。则人皆知自守。而不贪于货赂矣。岂待菑川再遣。方收牧豕之儒。公孙宏优孟陈言。始录负薪之子。孙叔敖而扶风之后。特赐黄金。尹翁归涿郡之贤。常颁羊酒。韩福遂使名高处士。德表具僚。当时怀稽古之荣。没世仰遗清之泽。不愈于科名爵禄劝人使之干进而饕利者哉。以名为酷。必自此涂始矣。

唐书牛僧孺。隋仆射奇章公宏之裔。幼孤。下杜樊乡。有赐田数顷。依以为生。则知隋之赐田。至唐二百年而犹其子孙守之。若金帛之颁。廩禄之惠。则早已化为尘土矣。明代正统中。以武进田赐礼部尚书胡。其子孙亦至今守之。故窃以为奖廉之典。莫善于此者。

古人治军之道。未有不本于廉耻者。吴子曰。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尉繚子言。国必有慈孝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而太公对武王。将有三胜。一曰礼将。二曰力将。三曰止欲将。故礼者所以班朝治军而兔置之武夫。皆本于文王后妃之化。岂有淫刍菟窃牛马而为暴于百姓者哉。

后汉书张奂为安定属国都尉。羌豪帅感奂恩德。上马二十匹。先零酋长。又遗金鑊八枚。奂并受之。而召主簿于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马如羊。不以入。使金如粟。不以入怀。悉以金马还之。羌性贪而贵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财货。为所患苦。及奂正身洁己。威化大行。呜呼。自古以来。边事之败。有不始于贪求者哉。杜子美诗。安得廉颇将。三军同晏眠。一本作廉耻将。诗人之意。未必及此。然吾观唐书。言王侁为武灵节度使。先是吐蕃欲成乌兰

桥。每于河坝先贮材木。皆为节帅遣人潜载之。委于河流。终莫能成。蕃人知必贪而无谋。先厚遗之。然后并役成桥。仍筑月城守之。自是朔方御寇不暇。至今为患。由必之黠货也。故贪夫为帅。而边城晚开。得此意者。郢书燕说。或可以治国乎。

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源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吾观三代以下。世衰道微。弃礼义。损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后雕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彼昏之日。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顷读颜氏家训有云。齐朝一士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乱世。犹为此言。尚有小宛诗人之意。彼阉然媚于世者。能无媿哉。

尚重厚

顾炎武

世道下衰。人材不振。王伾之吴语。郑縈之歇后。薛昭纬之浣溪沙。李邦彦之俚语辞曲。莫不登诸岩廊。用为辅弼。至使在下之人。慕其风流。以为通脱。而栋折榱崩。天下将无所芘矣。及乎板荡之后而念老成。播迁之余而思耆俊。庸有及乎。有国者登崇重厚之臣。抑退轻浮之士。此移风易俗之大要也。

侯景数梁武帝十失。谓皇太子吐言止于轻薄。赋咏不出桑中。张说论阎朝德之文。如丽服靓妆。燕歌赵舞。观者亡疲。若类之风雅。则罪人矣。今之词人。率同此病。淫辞艳曲。传布国门。有如北齐阳俊之所作六言歌辞。名为阳五伴侣。写而卖之。在市不绝者。诱惑后生。伤败风化。宜与非圣之书同类而焚。庶可以正人心术。四明薛冈。谓士大夫子弟。不宜使读世说。未得其隽永。先习其简傲。推是言之。可谓善教矣。防其乃逸乃谚之萌。而引之有物有恒之域。此以正养蒙之道也。何晏之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邓扬之行步舒纵。坐立倾倚。谢灵运之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数人。后皆诛死。而魏文帝体貌不重。风尚通脱。是以享国不永。后祚短促。史皆附之五行志。以为貌之不恭。昔子贡于礼容俯仰之间。而知两君之疾与乱。夫有所受之矣。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扬子法言曰。言轻则招忧。行轻则招辜。貌轻则招辱。好轻则招淫

崇俭约日知录

顾炎武

国奢示之以俭。君子之行。宰相之事也。汉汝南许劭为郡功曹。同郡袁绍。公族豪侠。去濮阳令归。车徒甚盛。入郡界。乃谢曰。吾舆服。岂可使许子将见之。遂以单车归家。晋蔡充好学有雅。尚体貌尊严。为人所惮。高平刘整车服奢丽。尝语人曰。纱縠吾服其常耳。遇子尼在坐。而经日不自安。北齐李德林父亡时。正严冬。单衰徒跣。自驾灵舆反葬。博陵崔谿休假还乡。将赴吊。从者数十骑。稍稍减。比至德林门。纔余五骑。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李僧伽修整笃业。不应辟命。尚书袁叔德来候僧伽。先减仆从。然后入门。曰。见此贤。令吾羞对轩冕。夫惟君子之能以身率物者如此。是以居官而化一邦。在朝廷而化天下。魏武帝时。毛玠为东曹掾。典选举。以俭率人。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唐大历末。元载伏诛。拜杨绾为相。绾质性贞廉。车服俭朴。居庙堂未数日。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宽。剑南西川节度使宁之弟。家富于财。有别墅在皇城之南。池馆台榭。当时第一。宽即日潜遣毁撤。中书令郭子仪。在邠州行营。闻绾拜相。坐中音乐。减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干。每出入驺从百余。亦即日减损。惟十骑而已。李师古跋扈。惮杜黄裳为相。命一千吏。寄钱数千缗。毡车子一乘。使者到门。未敢送。伺候累日。有绿舆自宅出。从婢二人。青衣褴褛。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归告师古。师古折其谋。终身不敢改节。此则禁郑人之泰侈奚必于三年。变雒邑之矜夸无烦乎三纪。修之身。行之家。示之乡党而已。道岂远乎哉。

记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故欲正君而序百官。必自大臣始。然而王阳黄金之论。时人既怪其奢。公孙布被之名。直士复讥其诈。则所以考其生平。而定其实行者。惟观之于终。斯得之矣。季文子卒。大夫入敛。公在位。宰庀家器为葬备。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币。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无私积。可不谓忠乎。诸葛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五十顷。子孙衣食。悉仰于家。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夫廉不过人臣之一节。而左氏称之为忠。孔明以为无负者。诚以人臣之欺君误国。必自其贪于货赂也。夫居尊席腆。润屋华身。亦人之常分尔。岂知高后降之弗祥。民人生其怨诅。其究也乃与国而同败邪。诚知夫大臣家事之丰约。关于政化之隆污。则可以审择相之方。而亦得化民之道矣。

备忘录论治

张履祥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以至游民日众。强暴横行。虽有尧舜。无以使老有所终。壮有所养。幼有所长。有王者起。田制必当变。师儒不以孝弟忠信造士。而相率为浮文。以坏乱其心术。学校必当变。取士不以实行而专以艺文。不足以得贤才。科举必当变。自一命以下。至于杂流。俱命自朝廷。虽舜禹为选司。无以知人。铨法必当变。职事相牵制。虽有才能。不得展舒。官制必当变。入仕之后。无论贤不肖。一资格序转。贤者壅于上达。不肖者优游以取高位。资格必当变。养兵以病民。而兵不足用。军政必当变。一州之土物。自足以养一州之人民。而使西北必仰给于东南。赋法必当变。士人不知法令。他日无以守官。掾史世其家。得以因缘为奸。当仿进士观政监生历事之例。自京朝以至郡邑。使生员贡生主文移狱讼钱谷之事。而去其吏员掾史。等而下之。衙役必当变。

后妃驸马。不求名德。而必选之微贱之子。刑余寺人。得与士大夫抗礼。亲贤不得并用。而藩府官属。必无贤人。国学生徒。纳粟纳马。教坊道士。典司乐职。君臣无坐论之礼。殿廷行笞辱之事。此皆明代之陋制也。

礼制轻而风俗败矣。科目行而人才失矣。资格重而官方替矣。著述多而学术乱矣。不特此也。坐论废而致君难。近侍横而士气沮。官冗禄薄而廉耻丧。兵多饷少而精锐减。生徒众教养失而学政弊。若乃游民众盛。水利不讲。屯军坐食。而土地日荒。海内虚耗。则又本根之病也。

用意刻深之人。不可与处。渐积既久。用心日薄。必至害于而家。凶于而国。务本节用。足国之道。不外乎是。学者治生。亦岂外此乎。外此即商贾之智。儒者羞为。挟术虽工。人心不顺。天道不佑。殆哉。

所重民食丧祭。国家植本之治如此。国祚安得不长。食所以养生。丧祭所以送死。其效为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慎终追远。而民德归厚。卿士庶人之家。能存此意。亦可久长也。

司马温公议改科法。范忠宣曰。朝廷欲求众人之长。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众之义。不若清心以俟众论。可者从之。不可者更俟众贤议之。忠宣此言。深得君相之道矣。亦不止君相为然。凡居上以莅众者。非用此道。无以集众思。广忠益。

三代之祭。皆以夙兴有事。夏后氏祭其闇。为最早。殷人祭其阳。为日出以后。稍晏。周人以朝及闇。为日初出而未明之时。在夏殷之间。旧以闇为日将落。以阳为日中。以朝及闇为自朝至暮。皆非。日中日暮。俱非正道。而自朝逮暮。虽有强力之容。肃敬之志。不能不倦怠也。

书言天工人代。故位曰天位。职曰天职。禄曰天禄。臣曰帝臣。贤才之生。天

意所属。故曰简在帝心。尊居人上。而使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甚者与小比。一时君子。则摧折禁制之使不得达。其逆天理至矣。天命安得不亟去之。所以自古应天之实修省为先。进贤退不肖次之。问民疾苦修政易令又次之。

朝廷言路开。岂无不善之言杂然而进。然而忠言得至于耳。凡夫政事之阙失。四方之变故。天下之贤才。官方之臧否。皆得闻知。所以治安而国家可保也。若言路闭塞。小人害国之言。固不得入。然而忠言不至于耳。细大之务。咸罔闻知。所以乱作而至于危亡也。

井田封建。固能使物物各得其所。然行之实难。故曰尧舜犹病也。圣人治天下。只通功易事。使有菽粟如水火。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恒产。有恒心。不至于放僻邪侈。陷于刑罪而已。若大势所不能。亦不强也。官多则人才不足。必滥取以备员。禄薄则难以养廉。必诡利以欺人。朝廷与士人两失之道也。

卷九治体三政本上

履卦说

钱大昕

履象上天下泽。天极其尊。泽较地而逾。卑上下各安其位。而无覬覦之心。此守成极盛之象也。五居尊位。四阳辅之。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具大有为之资。无自暇逸之志。宜乎利有攸往矣。而夬履之厉。圣人惕然戒之。何哉。阳健于上。阴说乎下。有将顺而无匡救。孔子所谓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若是者虽正亦危。况未必皆正乎。兑之义主乎说。以一阴加二阳之上。二阳不能说其君。而六三一阴独专之。上下相说。说且不解。上不知其眇且跛也。而委以视履之柄。下亦忘其眇且跛也。而矜其视履之能。力小任重。穷大失居。非干覆餗之刑。即致负乘之寇。不特自诒伊戚。抑且祸及国家矣。故于彖有啞人之戒。而于六三着啞人之凶。

抑尊

唐甄

圣人定尊卑之分。将使顺而率之。非使亢而远之。为上易骄。为下易谀。君日益尊。臣日益卑。是以人君之贱视其臣民。如犬马虫蚁之不类于我。贤人退。治道远矣。太山之高。非金玉丹青也。皆土也。江海之大。非甘露醴泉也。皆水也。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是以尧舜之为君。茅茨不翦。饭以土簋。饮以土杯。虽贵为天子。制御海内。其甘非食。暖麤衣。就好辟恶。无异于野处也。无不与民同情也。善治必达情。达情必近人。陈五色于室中。灭烛而观之则不见。奏五音于堂下。掩耳而听之则不闻。人君高居而不近人。既

已瞽于官。聋于民矣。虽进之以尧舜之道。其如耳目之不辨何哉。人君之于父母。异宫而处。朝见有时。则曰天子之孝。与庶人异。人君之于子孙。异宫而处。朝见有时。则曰天子之慈。与庶人异。人君之于妻。异宫而处。进御有时。则曰天子之匹。与庶人异。骨肉之间。骄亢袭成。是以养隆而孝衰。教疏而恩薄。谗人间之。废嗣废后。易于反掌。不和于家。乱之本也。亲虽至昵。亦有难谏。友虽至私。亦有难语。师虽善诱。亦有难教。而况君乎。人君之尊。如在天上。与帝同体。公卿大臣。罕得进见。变色失容。不敢仰视。跪拜应对。不得比于严家之仆隶。于斯之时。虽有善鸣者。不得闻于九天。虽有善烛者。不得照于九渊。臣日益疏。智日益蔽。伊尹傅说不能诲。龙逢比干不能谏。而国亡矣。蜀人之事神必冯巫。谓巫为端公。禳则为福。诅则为殃。人不知神所视听。惟端公之畏。而不惜货财以奉之。若然者。神不接于人。人不接于神。故端公得容其奸。人君之尊。其犹土神乎。权臣嬖侍。其犹端公乎。无闻不见。大权下移。诛及伯彝。赏及盗跖。海内怨叛。寇及寝门。宴然不知。岂人之能蔽其耳目哉。势尊自蔽也。直言者。国之良药也。直言之臣。国之良医也。除肤疡。不除症结者。其人必死。称君圣。谪百官过者。其国必亡。所贵乎直臣者。其上攻君之过。其次攻宫闱之过。其下焉者。攻帝族。攻后族。攻宠贵。是疡医也。君何赖乎有此直臣。臣何贵乎有此直名。是故国有直臣。百官有司莫不畏之。畏之自天子始。昔者明显帝食。庖人进鳖。显帝食而甘之。舍箸而问曰。吾闻刘光缙禁鳖之属。安所得此鳖也。左右对曰。取之远郊。显帝曰。自今勿复进此。恐犯御史禁也。以万乘之尊。下畏御史。可以为帝王师矣。位在十人之上者。必处十人之下。位在百人以上者。必处百人之下。位在天下之上者。必处天下之下。古之贤君。不必大臣。匹夫匹妇。皆不敢陵。不必师傅。郎官博士。皆可受教。不必圣贤。闾里父兄。皆可访治。尊贤之朝。虽有佞人。化为直臣。虽有奸人。化为良臣。何贤才之不尽。何治道之不闻。是故殿陛九仞。非尊也。四译来朝。非荣也。海唯能下。故川泽之水归之。人君唯能下。故天下之善归之。是乃所以为尊也。

纳谏

熊伯龙

立国者不可以瑱也。谏官。国之威神也。凡天下大奸大害之所伏。其始也。以谏官折之而有余。其后也。以君相制之而不足。故谏官有弹压。而后朝廷有纲纪。而后天下有风俗。人君有正一官而百官莫不正者。其惟台谏哉。我皇上宵衣旰食。励精唯勤。凡内而宫庭。外而临御。其所以昭德塞违者。毖伤不惜余力。而天下亦未尝有大奸隐害之不可诘也。宜若无需于犯颜敢谏者。虽然。贾山之至言。陈于露台惜费之主。魏征之十渐。陈于道不拾遗之世。其时皆

英主也。治朝也。而两臣至秦之隋之。岂其迂戆而过计乎。天下政事之修救。唯可望之治朝。唯可望之英主。彼蔽明而覲祸者。奚用以说为矣。然则君之畜犯颜敢谏者。诚莫此时若也。然而致此则又有道矣。苏轼曰。人主能听言。而不能使其臣之必言。不可谓真能听言之主。人臣能进言。而不能使君之必听其言。不可谓真能进言之臣。言乎上与下之相感以诚也。以愚论之。臣之进言。其遇主诚有命。殊不可强。所可自主者。听言者耳。楚庄王出而谋其臣。其臣不逮。退有忧色。唐太宗神采英毅。臣对之多畏沮者。每遇言官。必霁色以待之。夫不得其言则为忧。得其言则为霁。二君之性情过于戮铎矣。此申臣之所以贺。而贞观之治之所以成也。此其道人主莫不知。而卒不为者。则以顾忌之心中之耳。夫人非尧舜。岂必每事尽善。汉高非创业之君哉。以酈生之言而刻印。以张良之言而销印。一销一刻。有同儿戏。而后世称之者。不足累高帝之知人。适足明圣人之无我也。后之人君。问宏农则喜。问南阳则怒。问府中则喜。问宫中则怒。内外彼此之形。胶结而不可解。虽百汲黯。其能争之乎。则请进一箴曰。夫如茶之闷肠者不少也。石。其性可以攻玉。愿 皇上察迩言。则又进一箴曰。康庄之仁我也。是不如太行。愿 皇上明诏臣工。朕不似汉文帝。命释之卑之。勿甚高论也。则又进一箴曰。夜行者前其手。然而桥足也。开明于东。不圭窳而万卷皆烛。愿 皇上穷理以知人。知人以知言。而四聪廓如也。

勤政殿说

徐干学

臣伏读月令。明堂十二室。天子以时适居。所以法天之行。顺时之纪。勤民事而出治道。非独侈隆其制已也。古者皇居取象辰极。义取自强不息之意焉。

今皇帝景昊天而成命。法 祖宗之恭俭。凡一切宫室制度。自非国本所关。政事所出。无替于前。无侈于后。兹勤政殿在西苑。以岁之夏日。听政于其中。每旦接对臣。批览章奏。少暇则紬绎经典。翻阅图史。臣昔起家侍从。待罪公卿之后。常因奏事殿中。得奉清燕。浏览寓目。殿不甚闳敞。视正殿绝差。前为长廊。中辟层轩。体制朴略。臣仰颂 圣德。以为唐尧土。大禹卑宫。殆无以过。臣深惟天行无息之义。以为人主惟能勤而后能俭。勤则清明之气胜。物莫投其所好。故不与俭期而俭至。不勤则晏逸之志胜。物得进为之主。故不与奢期而奢至。由此观之。相因之理。必至之几也。臣窃 皇上深宫问夜。未明求衣。至于日晏不遑。上自宫府。下逮黎庶。外及山陬海澨。日入月出之所。惟恐一事之未理。一物之未安。即位二十五年。兢业常如一日。间者鲸鲵荡定。兵革偃息。海宇义安。民生乐业。工体宵旰之勤。词人进太平之颂。愿怡神暇景。闲日 视朝。 皇帝赫然震动。竦然吁咈。益励忧劳。

无敢怠惰。功业已盛。而常惧其荒。民庶已安。而独居其瘁。是以侈心遏绝。俭德益光。汉臣有言。古之王者。未有不始于忧勤。而终于逸乐。窃观诗书所载雅异于此。周公进陈无逸。文王日昃终身。未闻其以逸乐继也。然则虔始之道。方自今日。载笔之臣。岂能纪其万一。昔华林有清暑之赋。骊山着九成之碑。并铺张巨丽。有乖典则。臣躬述 圣德。上窥大易自强之义。远览尚书无逸之训。推陈尧禹不与之衷。发明文王小心之德。虽未能编之诗。书亦庶几垂示来者。谨拜手而为之说。

鼻息说

冯景

天子。元首也。二三执政。股肱也。谏官。王之喉舌也。此见于诗书传记。天下之公言也。庶人鼻也。其歌谣诅祝谤议。犹鼻孔之息也。此景一夫之私言。亦天下之通义也。人莫不曰一身之中。首为元。股肱次之。喉舌又次之。至于鼻。具体而已。其为息也微。而吾曰不然。息最重。有息而后有鼻。有鼻而后有口。有口而后有喉舌。有元首。有股肱。九窍百骸四体之衰强存亡。悬于鼻息矣。其微也乃其所以成巨也哉。身常存而精力强健者。气为之嘘吸吐纳也。口可以终日闭。而鼻息不可一刻绝。今使緘其人之口。而又塞其鼻之息。外不得呼。而内不得吸。则其死也不旋踵。夫然后知口可以终日闭者。以鼻息为之通也。古之圣帝明王知之。其取于臣也略。而取于民也详。诤臣七人耳。时则有记过之史。彻膳之宰。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鼓。而师箴。而瞍赋。而蒙诵。而百工执艺事以谏。而庶人谤。而士传言。而官司相规。徇木铎于涂。采刍言于市。登其歌谣。审其诅祝。察其谤议。于以明四目达四聪。而股肱良元首康也。鼻息之重何如。如曰吾有口鼻。可塞。视其喉舌虽具而若无。口既旦旦钳结。莫得开说以为常。而鼻息又塞。则周身之气。堙闭而不通。气不通。则手足无所措。耳目眩乱。以致疾而危其身。故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谓元牝。元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则与吾说有合也。

汉诏多惧词

赵翼

文帝诏曰。朕以不敏不明。而久临天下。朕甚自愧。又诏曰。间者岁比不登。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甚咎。元帝诏曰。元元大困。盗贼并兴。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亏。咎至于此。朕甚自耻。为民父母。若是之薄。谓百姓何。又诏曰。朕淹于王道。靡瞻不眩。靡听不惑。是以政令多违。民心未得。东汉明帝诏曰。朕承大运。继体守文。不知稼穡之艰难。惧有废失。若涉冰渊。而无舟楫。实赖有德。左右小子。又诏曰。比者水旱不时。边人食寡。政失于上。

人受其咎。章帝即位诏曰。朕以无德。奉承大业。夙夜战栗。不敢荒宁。而灾异仍见。与政相应。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选举乖实。俗吏伤人。官职耗乱。刑章不中。可不忧欤。岐山得铜器诏曰。今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民之无良。相怨一方。斯器曷为来哉。和帝诏曰。朕奉承鸿烈。阴阳不和。水旱违度。而未获忠言至谋。所以匡救之策。寤寐永叹。用思孔疚。又诏曰。比年不登。百姓虚匮。京师去冬无雪。今春无雨。黎民流离。困于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济。瞻仰昊天。何辜今人。安帝诏曰。朕以不德。不能兴和降善。灾异蜂起。寇贼纵横。百姓匮乏。疲于征发。朕以不明。统理失中。亦未获忠良。以毗阙政。顺帝诏曰。朕涉道日寡。政失厥中。阴阳气隔。寇盗肆暴。忧瘁永叹。疚如疾首。以上诸诏。虽皆出自继体守文之君。不能有高武英气。然皆小心谨畏。故多蒙业而安。两汉之衰。但有庸主而无暴君。亦家风使然也。

汉儒言灾异

赵翼

上古之时。人之视天甚近。迨人事繁兴。情伪日起。遂与天日远一日。此亦势之无可如何也。即以六经而论。易最先出。所言皆天道。尚书次之。洪范一篇。备言五福六极之征。其它诏诰。亦无不以惠迪从逆为吉凶。至诗礼乐盛于商周。则已多详于人事。而天人相应之理略焉。如正月繁霜诸作。不一二见也。惟春秋记人事兼记天变。犹是三代以来。记载之古法。非孔子所创也。战国纷争。诈力相尚。至于暴秦。天理几于灭绝。汉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数其祸福。傅以洪范。五行志序而后天之与人又渐觉亲切。观五行志所载天象。每一变必验一事。推既往以占将来。虽其中不免附会。然亦非尽空言也。昌邑王为帝无道。数出微行。夏侯胜谏曰。久阴不雨。臣下有谋上者。时霍光方与张安世谋废立。疑安世漏言。安世实未言。乃召问胜。胜对洪范五行传云。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有下人谋上者。光安世大惊。宣帝将祠昭帝庙。旄头剑落泥中。刃向乘舆。帝令梁邱贺筮之。云有兵谋不吉。上乃还。果有任宣子章匿庙间。欲俟上至为逆。事发伏诛。京房以易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每先上疏言其将然。近者或数月。远或一岁。无不屡中。翼奉以成帝独亲异姓之臣。为阴气太甚。极阴生阳。恐反有火灾。未几。孝武园白鹤馆火。是汉儒之言天者。实有于人。故诸上疏者皆言之深切着明无复忌讳。翼奉谓人气内逆则感动天地。变见于星气。犹人之五藏六体。藏病则气色发于面。体病则欠伸动于貌也。李寻谓日失其度。晦昧无光。阴云邪气。在日出时者。为牵于女谒。日出后者。为近臣乱政。日中者。为大臣欺诬。日入时者。为妻妾役使所营也。孔光谓皇之不极。则咎征荐臻。其传曰。有日月乱行诸变异也。而尤言之最切者。莫如

董仲舒谓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欲止其乱也。谷永亦言灾异者天所以儆人君过失。犹父之明诫。改则祸消。不改则咎罚。是皆援天道以证人事。若有杪忽不爽者。而其时人君亦多遇灾而惧。如成帝以灾异用翟方进言。遂出宠臣张放于外。赐萧望之爵。登用周堪为谏大夫。又因何武言。擢用辛庆忌。哀帝亦因灾异用鲍宣言。召用彭宣孔光何武。而罢孙宠息夫躬等。其视天犹有影响相应之理。故应之以实不以文。降及后世。机智竞兴。权术是尚。一若天下事。皆可以人力致。而天无权。即有志图治者。亦徒详其法制禁令。为人事之防。而无复有求端于天之意。故自汉以后。无复援灾异以规时政者。间或日食求言。亦祇奉行故事。而人情意见。但觉天自天。人自人。空虚寥廓。与人无涉。抑思孔子修春秋。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二。慧星见三。夜恒星不见星陨如雨一。火灾十四。以及五石陨坠。六鹤退飞。多麋有蛾。来巢。昼暝晦。大雨雹。雨木冰。李梅冬实。七月霜。八月杀菽之类。大书特书不一书。如果与人无涉。则圣人亦何事多费此笔墨哉。

汉文帝论

方苞

三王以降。论君德者。必首汉文。非其治功有不可及也。自魏晋及五季。虽乱臣盗贼。闇奸天位。皆泰然自任而不疑。故用天下以恣睢。而无所畏忌。文帝则幽隐之中常若不足以当此。而惧于不终。此即大禹一夫胜予。成汤栗栗危惧之心也。世徒见其奉身之俭。接下之恭。临民之简。以为黄老之学则然。不知正自视缺然之心之所发耳。然文帝用此。治术亦安于浅近。苟可以为而止。其闻张季之论。犹曰卑之毋高。谓兴先王之道以明民。非己所能任也。孔子曰。子产犹众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书曰。周公师保万民。若文帝者。能保之而不能师也。夫是乃杂于黄老之病矣夫。

唐元宗焚珠玉服玩论

程嗣立

唐元宗承贞观之治。惩亡隋之失。开元二年六月。敕出珠玉锦绣服玩于正殿前焚之。观其设施。虽大有为之君。何以过之。乃未几纵房帙之私。卒致天宝之乱。或者曰。珠玉锦绣。不服玩足矣。奚焚为。元宗矫情饰貌。邀誉一时。故不能持久。以迄于败。其不足有为。已具见于此。何待出延秋而幸西蜀也噫。是何言欤。当开元之末也。其时朝无骨鲠之臣。内有褒姒之宠。精明之气。消于房闼。敬畏之心。侈于贡谏。假使天宝而后。姚宋犹存。玉环当不入宫。禄山当不得方镇。抑或姚宋死。而林甫国忠不相继为相。其祸亦不至若此烈。诚以辅弼得人。尚能制其欲而节其情也。是故圣人立教治情为先。情欲之动。如

火之于物。触之而然。即不可扑灭。夫以武王之圣。西旅底贡厥獒。而召公陈戒。不遗余力。虑开嗜好之端。而援之之力将不能胜也。汉高祖居山东。贪酒好色。及入关。财货无所取。妇女无所幸。而范增惧矣。秦欲灭西戎。馈戎王女乐。戎王爱而受之。而由余遂行。则此服玩嗜好之端。卒关政治得失兴衰治乱之本。可不慎哉。方元宗之焚珠玉锦绣也。一时英锐之气。奋发有为。是以开元之治。方诸贞观。论者顾乃以譬之。其亦苛矣。

封驳

顾炎武

人主之所患。莫大乎唯言而莫予违。齐景公燕赏于国内。万钟者三。千钟者五。令三出而职计莫之从。公怒。令免职计。令三出而士师莫之从。此畜君之诗。所为作也。汉哀帝封董贤。而丞相王嘉封还诏书。锺离意为尚书仆射。数封还诏书。自是封驳之事。多见于史。而未以为专职也。唐制。凡诏皆经门下省。事有不便。得以封还。而给事中有驳正违失之掌。着于六典。如袁高崔植韦宏景狄兼谟郑肃韩偓韦温郑公舆之辈。以封还书。垂名史传。亦有召对慰谕。如德宗之于许孟容。中使嘉劳。如宪宗之于薛存诚者。而元和中给事中李藩。在门下。制有不可者。即于黄纸后批之。吏请别连白纸。藩曰。别以白纸。是文状也。何名批。宣宗以右金吾大将军李燧。为岭南节度使。已命中使赐之节。给事中萧仿封还制书。上方奏乐。不暇别召中使。使优人追之。节及燧门而返。人臣执法之正。人主听言之明。可以见。五代废弛。宋太宗化四年六月戊寅。始复给事中封驳。而司马池犹谓门下虽有封驳之名。而诏书一切。自中书以下。非所以防过举也。明代虽罢门下省长官。而独存六科给事中。以掌封驳之任。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给事中驳正到部。谓之科参。六部之官。无敢抗科参而自行者。故给事中之品卑而权特重。万历之时。九重渊默。泰昌以后。国论纷纭。而维持禁止。往往赖科参之力。今人所不知矣。元城语录曰。王安石荐李定时。陈襄弹之。未行。已擢监察御史里行。宋次道封还词头辞职。罢之。次直吕大临。再封还之。最后付苏子容。又封还之。更奏复下至于七八。子容与大临俱落职。奉朝请。名誉赫然。此乃祖宗德泽百余年养成风俗。与齐太史见杀三人而执笔如初者何异。

三习一弊疏乾隆元年

左都御史孙嘉淦

臣一介庸愚。学识浅陋。荷蒙风纪重任。日夜悚惶。思竭愚夫之千虑。仰赞高深于万一。而数月以来。捧读 上谕。仁心仁政。恺切周详。凡臣民之心所欲而口不敢言者。皆已行之矣。事无可言。所欲言者 皇上之心而已。我

皇上之心。仁孝诚敬。加以明恕。岂复尚有可议。而臣犹欲有言者。正于心

无不纯政无不善之中。而有所虑焉。故过计而预防之也。今夫治乱之循环。如阴阳之运行。坤阴极盛而阳生。干阳极盛而阴始。事当极盛之际。必有阴伏之机。其机藏于至微。人不能觉。而及其既着。遂积重而不可返。此其间有三习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则臣心服而颂。仁政多则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在臣民原非献谏。然而人君之耳。则熟于此矣。耳与誉化。匪誉则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继而木讷者厌。久而颂扬之不工者亦绌矣。是谓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在臣工以为尽礼。然而人君之目则熟于此矣。目与媚化。匪媚则触。故始而倨野者斥。继而严惮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谓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敬求天下之士。见之多而以为无奇也。则高己而卑人。慎办天下之务。阅之久而以为无难也。则雄才而易事。质之人而不闻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见其所过。于是乎意之所欲。信以为不踰。令之所发。期于必行矣。是谓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今夫进君子而退小人。岂独三代以上知之哉。虽叔季之主。临政愿治。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贤其臣。孰不以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决非小人。乃卒于小人进而君子退者。无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小人与君子共之。而且胜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课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心习又投矣。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君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观之而其貌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于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夫至于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岂可胜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习为之弊焉。治乱之机。千古一辙。可考而知也。我皇上圣明首出。无微不照。登庸耆硕。贤才汇升。岂惟并无此弊。亦并未有此习。然臣正及其未习也而言之。设其习既成。则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见听者矣。今欲预除三习。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愿言皇上之心也。语曰。人非圣人。孰能无过。此浅言也。夫圣人岂无过哉。惟圣人而后能知过。惟圣人而后能改过。孔子曰。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大过且有。小过可知也。圣人在下。过在一身。圣人在上。过在一世。书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是也。文王之民无冻馁。而犹视以为如伤。惟文王知其伤也。文王之易贯天人。而犹望道而未见。惟文王知其未见也。贤人之过。贤人知之。庸人知之。圣人之过。圣人知之。贤人不知。欲望人之绳愆纠谬而及于所不知。难已。故望皇上之圣心自慊之也。危微之辨精。而后知执中难允。怀柔之愿宏。而后知民隐难周。谨几存诚。返之己而真知其不足。老安少怀。之世

而实见其未能。夫而后欲然不敢以自是。不敢自是之意流贯于用人行政之间。夫而后知谏诤切磋者爱我良深。而谀悦为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耳目之习除。而便辟善柔便佞之态。一见而若浼。取舍之极定。而嗜好宴安功利之说。无缘以相投。夫而后治臻于郅隆。化成于久道也。不然。而自是之根不拔。则虽敛心为慎。慎之久而览其无过。则谓可以少宽。励志为勤。勤之久而觉其有功。则谓可以稍慰。夫贤良辅弼。海宇升平。人君之心稍慰。而欲少自宽。似亦无害于天下。而不知此念一转。则嗜好宴安功利之说。渐入耳而不烦。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视而不见其可憎。久而习焉。忽不自知。而为其所中。则黑白可以转色。而东西可以易位。所谓机伏于至微。而势成于不可返者。此之谓也。是岂可不慎戒而预防之哉。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又曰。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大学言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贤而不能退。至于好恶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于骄泰。满与骄泰者。自是之谓也。由此观之。治乱之机转于君子小人之进退。进退之机握于人君一心之敬肆。能知非。则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见过。则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肆者。小人之媒而乱之阶也。然则沿流溯源。约言蔽义。惟望我皇上时时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不外于此矣。语曰。狂夫之言。而圣人择焉。臣幸生圣世。昌言不讳。故敢竭其狂瞽。伏惟皇上包容而垂察焉。则天下幸甚。

益崇圣德疏乾隆七年

御史柴潮生

窃惟君咨臣儆。治世之休风。益谦亏盈。检身之至理。臣伏读本年三月内上谕。有云尔九卿中。能责难于君者何人。陈善闭邪者何事。此诚唐虞之一堂交儆。而我皇上虚怀若谷。从谏弗拂之盛心也。不独九列大臣。而承训谕者。悚仄不安。凡属臣工。稍有心知血气者。靡不感愧思奋。以图仰赞高深。臣伏念尧有水患。汤有旱忧。自古帝王之世。难免灾祲。论者以为气数适然。臣愚以为正天之保佑申命。而俾之愈勤其懋修也。故舜言洚水儆予。汤以六事自责。其德益纯。其操益密。而有感斯应。捷若影响。今岁入春以来。近京地方。雨泽未经沾足。宵旰焦劳。无时或释。惟是天时之雨旸。难以浅见窥测。而人事之修省。不妨过为责难。然修省于事为者。一动一言。纯杂易见。修省于隐微者。不闻不见。朕兆难窥。君心为万化之源。普天率土。百司万姓。皆于此托命焉。皇上出治临民。固无一不准乎天理。合乎人情。治臻美备矣。而小臣私意管窥。以为万几余暇。岂无陶情适兴之时。但恐一念偶动。其端甚微。而自便自恕之机。或乘于不及觉。遂致潜滋暗长而莫可遏。则俄顷间之出入。即为皇功疏密所关。虽深宫之纠虔。自必备极缜

密。万非微臣所能参度。而报效无由。寸心激切。不得不颺颺过虑。伏乞皇上于百尔臣工所不及见。左右近习所不及窥之地。朝夕愈加敕毖。致审于惟几惟康。而力求乎制心制事。则 圣德益隆。 圣心益溥。岂特随时修省。仅致感召之休征已哉。

请缮进经史以资圣治疏乾隆二年

给事中毕谊

臣猥以空疏。备员给谏。 圣明在上。图治方殷。臣日夜思竭驽钝。以仰答 圣主求言之诚。下尽人臣补袞之义。而学识浅陋。不能尽知当世之切务。其薄物细故。则又不敢苟为摭拾。烦渎 宸衷。谨就心得之愚。一效刍蕘之献。窃惟圣王之治。皆本于心。而圣王之心。必求诸道。道本无穷。是惟充之以学问则日进。学亦无穷。惟持之以不息则日纯。三代之治。媲美唐虞。贤圣之君。靡不由学。治得其本。故化极其神。而事本至庸。则人每易忽。是以秦汉而降。世变风移。儒者则区文章经济为两途。人主则视天德王道为二事。但务求治。而不言向学。不知诣未深乎原本。则政多苟且以自安。志不期于化神。则功以小成而自足。治不古若。职此之由。伏惟 皇上万几在御。非若青宫无事之年。卷帙至繁。岂有秘殿翻书之暇。窃思一日之间。延接臣下之时多。晤对圣贤之时少。兵刑钱谷。所以纷 睿虑者多。往行前言。所以益圣心者少。则功忧间续。即治恐纯疵。且夫社稷民人。何者非学。而圣德大业。咸备于书。若欲希美于圣神。固必备资于典籍。即思收效于广听。亦当参考于成编。臣愚欲乞 特史臣。取经史诸书。及古来奏议。不论卷帙。亦毋拘忌讳。日派二人。缮写数幅。依时进呈。伏乞 听政之余。必赐披览。率以为常。更不间断。昔千秋金鉴。唐臣以之称觞。陆贽奏疏。宋臣以之进御。凡皆欲弼成君德。是以借助前言。然足备乙夜之览观。难免深宫之作辍。如臣所论。每日奏进不异披览章疏。无记诵之案牒之烦。然而是非得失之林。治乱兴亡之故。苟一经乎 御目。必有动于 圣心。日就月将。固必见日起有功之象。即习见旧闻。亦足收温故知新之盛。以臣愚陋。退食之余。偶一展卷。犹必有所感触。况 皇上乘上圣之资。懋日新之学。则所以发圣性之高明。致治功于尧舜者。理有可必。效亦不迟也。

请开言路疏康熙三十六年

御史胡德迈

奏为请宽言路之处分。并 赐召对诸臣。以收听言之实效事。窃惟 朝廷慎选台垣。以资谏诤。原欲其启迪 皇躬。匡弼国政也。恭读 太宗文皇帝谕谏官。朕躬如有不德。即行规谏。如实允行。如虚亦不加尔罪。并不令尔等质对。 世祖章皇帝。令言官各据见闻。极言无隐。所言果是。即与

采用。若未当。不必加罪。煌煌 祖训。已垂法万世矣。近来吏风逾坏。宠赂日章。 圣心业已洞晓。诸臣岂皆聋瞶。总以夤缘行贿。事最暧昧。明知而无确据。不敢妄读。且与受同罪。定以发觉者为虚诬。公然行私。实无可如何。皆因臣等不肖。顾忌畏缩。不能冒例纠劾。缄默之愆。抑又何辞。兹当 圣主省己求言之日。亦诸臣实心悔过之时。合无宽其处分之定例。俾得率臆直陈。发奸剔弊。其有骨鲠无私者。褒励一二。过于戆直者。亦曲示优容。两班诸臣。日侍 御前。秉公挟私。何难立辨。惟在 皇上平素留心。黜陟时自有甄别。臣闻古帝有鼗铎之求。汉世设极谏之科。求之如此其切。尚有不肯尽言者。岂拘以处分之例。犹望其直言无隐乎。至各衙门三品以上官。或即系科道内升。或历事中外最久。此皆谙练之员。岂无识见。但定例开载。非系言官条陈者。降调等语。因而忠君爱国之念。不胜其爱功名之念者有之。凡遇灾异修省。便许直言。事过即止。夫有闻必告。臣谊当然。岂得分灾异与平时为二致乎。合无以后但听一例条陈。则言路愈宽。而人心愈奋矣。若夫治道之大。贵通上下之情。我 皇上忧勤政。每日令部院各衙门堂官。及科道等官。以次近前奏事。原于宵衣旰食之中。寓鉴别人材之法也。但进趋唯诺。不过片时一二语。即章疏彻览。亦或不能尽悉隐情。窃观历来督抚提镇诸臣。皆得 特谕陛见。面谕方略。口陈利弊。岂在京近臣独不可瞻对天颜尽抒臆乎。伏乞 皇上于万几之暇。不拘在京衙门大小官员。 圣衷所稍知者。皆得不时 召对。询以政事阙失。民情疾苦。并令各举所知。以备擢用。夫独听则私。合听则公。进见人少。则被召者或得挟偏私之见以干冒宸聪。惟 圣听既广。自可折衷至当。而人亦难逃 洞鉴之中矣。语云。刍蕘之言。圣人择焉。况此皆股肱耳目之臣。宁无一得自献乎。大凡条奏。或有虚实可否。至于口陈。必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是则诸臣才具之短长。心术之邪正。品行之优劣。皆为 皇上渊衷所默识。会推简用之际。可以立断无疑。不但通达下情。而且周知朝之贤否矣。至于容貌辞气。人各不同。天威咫尺。或恐有畏惮忌讳而不敢言者。惟望假以 霁颜。诱之纳谏。以壮敢言之气。是又在 如天之涵覆。非微臣所敢知也。更有请者。明良交儆。乃盛世吁咈之风。近诸臣章疏。每多浮泛誉词。是不以尧舜期望吾 君。虽白简时陈。夫亦何益。今后关切 皇躬。一遵 祖制。许令规谏。其颂美浮词。相应饬禁。臣言官也。惟知以言效忱。而管见有限。伏愿我皇上集思广益。兼听并收。则忠告日闻。太平可立致矣。

请召对臣疏顺治六年

给事中魏裔介

窃观今天下时事。亦孔亟矣。民不聊生。亦日甚矣。山左之萑苻遍野。畿辅因

以燎原。江右之叛将甫擒。云中忽而豕突。又若巴蜀游魂。湖湘遗孽。何在非劳。圣主宵旰者。臣以为此皆不足虑也。所虑者上下之情未通。满汉之气中格。或鬩茸以保富贵。或钳结以惜功名。纲纪日弛。法度日坏。贪官墨吏。转相吞噬。以鸣得意。惟我皇上独立于上。日夜焦心劳思。不得与天下生民。共享一日太平之乐也。臣实忧之。昨者撤卖参之役。正朱罗江之罪。

传谕满汉官员。同寅协恭。勿得彼此偏向。远近欢呼。兹又特奉上传。痛念生民之不得已。博求除弊兴利长策。自非天纵如神。乌能洞见万里如此。臣虽至愚。结草有心。不忍不言而负陛下也。窃以为督抚镇按。不得其人。有司朘削。民难自存。蠲免税赋。有名无实。此皆驱民为盗之由。我皇上亦既知之稔矣。即谓此数者。不足尽天下之务。然更弦易辙。尽反其平日所为。固足以致太平而无难。要此数事。非精思熟虑。未有能得其要领者。昔唐太宗励精图治。开馆阁。引用房杜等一十八人。更日直宿。暇则从容燕见。讲求治道。或至夜分。然后就寝。是以当时君臣便殿问答。如家人父子相见于一堂之间。君愿闻而臣无不言。臣尽言而君无不纳。所以贞观之治至今脍炙人口也。臣敢请皇上朝罢之时。或御干清门。或御便殿。大霁天威。特召满汉大臣。俯赐清问。凡政治之得失。生民之疾苦。官评之淑慝。以及某省尚可支持。某省灾荒特甚。盗贼如何可清。贪风如何可息。部院督抚。如何可以得人。河工重运。如何可以不误。令各条答事宜。必言救时切务。在诸臣留心国家利弊。生民休戚。岂无补救一时之术。与久安长治之道。借箸前筹者乎。至部院诸臣。各有攸司。于启奏之时。皇上亦当召问。果能谙练政务。通达民隐者。方为不负职掌。如此则足以明目达聪。而民间利病。无不周知矣。

恳勤召对疏顺治二年

御史赵开心

从来治天下者。将欲求君民一体。必先由君臣一体。乃疏通一体之脉。则莫如言路。此不徒在章奏也。古来明目达聪。敷求谏言。必朝夕接见。谏臣盈庭。天子咨询。百官献纳。而后下无不达之隐。君无不善之施。我朝御极以来。用贤纳谏。言路亦既广矣。前偶以事归六部。内外顿成隔绝。乃不久旋复旧制。诚圣明动。大快輿情。但立政之始。凡一事之得失。一言之通塞。关天下万世之利害。其中大纲大法。固须讲求。即细节隐情。尤须洞晰。惟是有奏疏不能尽陈。而封章不敢频渎者。伏祈皇上开怀延纳。时垂清问。不拘朝见燕见。不分满洲汉官。不拘内院及九卿科道。时假召对。霁以温文。一切用人行政。与民间利病所关。许各官随事条议。一臣言之。臣商之。皇上听之。或可或否。或行或止。斟酌立断。仍命史臣。立书记注。如

唐太宗召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史官随入。预闻政事。元仁宗曰。言事者当直至朕前。如是则人情以此而上达。恩泽以此而下施。所补救者非一人一事。所励精者非一朝一夕也。抑臣更有请者。科道职在陈言。辅臣悉心襄赞。崇卑虽殊。而致主之心则一。臣考前代。凡入内阁预机务者。点检题奏。拟议批答。随时启沃。因事纳忠。是进言初不专在言官也。今阁臣学士等官。俱改兼殿阁诸衔。体制既备。职务宜修。伏乞皇上查复旧制。令内阁诸臣赞理机务之余。每遇事关重大。随宜具疏敷陈可否取自上裁。则臣不虚贵上下交而治乃可图矣。

请复封驳旧制疏顺治十七年

御史季振宜

奏为垣臣职掌宜明。封驳旧制当复。以收直言之实效。我皇上一日万几。夙兴夜寐。宁有过。独是事故多端。有可以行之今日。不可以行之将来。有可以行之一隅。而不可以行之天下者。倘以皇上之可否为依违。待政事已行之后。始纷纷条奏。请收回成命。则朝廷有反汗之嫌。部臣已执奉旨为定例矣。明知其不可。缄口腹非。不忠莫大焉。臣请下科臣。凡值发抄之日。务详加磨核。少有可议。即奏请改票。纵其议有不当。再经皇上推敲裁夺。是诚已治而求其益治。已精而求其益精矣。至于上传密本。近来有不由科臣。而竟发各部者。夫六部六科之设。相为表里。原有深意。科臣既任耳目之官。欲以不见不闻。责其揣摩于冥漠之途。抑亦难矣。况上传密本。每经一年半载而后知之。及知之矣。复以为上传密本。拘忌展转。迟之又久。补救虽工。行如流水。嗟何及矣。臣子挟奸怀诈。徇情市恩。往往在闲暇从容之时。若夫封驳。中原无成见。朝发科抄。夕上封事。钻营固有所不逮。变态亦何能猝成。是封驳之制复。而皇上永无过。各部尽洗前非矣。

请诏令宜信疏康熙十二年

御史魏双凤

臣闻人君所以鼓动天下者。在乎诏令。而诏令之敷布于天下者。尤贵遵行。苟发之不妄。而持之必行。坚如金石。信如四时。则敷天之下。莫不竦听而悦服。书曰令出惟行。传曰令重则君尊。故诏令不可不信也。臣阅邸报。见今日已经奉旨定例之事。奉行不力者有之。臣以为当慎持于未发之前。不宜轻格于既发之后。否则诏甫下而不遵。令未及而辄变。不特各官阳奉阴违。有负职掌。揆之国体王章。诚未见其可也。如征收杂项钱粮银七分钱三分之例。奉有旨矣。今直省州县。存留收放。未尝力行也。如每钱十文作银一分之例。奉有旨矣。现在户部。每发钱一千。作银一两。而市肆贸易。每钱一千。竟作八钱一二分不等也。如不许行使旧钱之例。奉有旨矣。今各

直省贸易。旧钱闲杂如故也。夫旧钱搀和。则制钱壅塞。制钱价贱。则钱法不通。岂非奉行之不力乎。如禁滥留衙役之例。奉有 旨矣。今各直省大小衙门。衙役蜂拥。或改换名色。或几人朋充。未尝遵定额也。如禁聚会烧香之例。奉有 旨矣。今直省各处。鸣镛张帜。敛钱号佛未止也。如禁服饰奢侈之例。奉有 旨矣。今街衢微贱。云绮奢华自若也。如擅用非刑之例。无辜毙狱之例。擅索夫马之例。俱奉有 旨矣。今职官故犯。列之弹章者比比也。凡此之类。难以枚。皆因内外臣工。积玩成风。全不实心担当。实力遵守。是以 皇上有不忍人之心。无人代为宣播。百姓何由而得知。 皇上有不忍人之政。无人代为奉行。百姓无从而得所。夫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綍。煌煌 天语。炳若日星。而官不遵令。民不守法。何以示信于天下。伏乞 严内外部院督抚大小诸臣。嗣后洗心涤虑。精白承休。凡一切奉 旨定例人事。有益于民生。有利于风俗者。实心举行。一体恪遵。内而五城。外而有司。如奉行不力。当即题参。弊在必剔。勿计考成。奸在必厘。勿畏强御。事当为即为之。勿事苟且以塞责。事当言即告之。勿存避讳以误公。则法令永遵。而人心大定。天下共仰 皇上之明且断矣。

请因变修省疏顺治十四年

左都御史魏裔介

臣闻之。天道与人事。非有二理也。感应之际甚微。而休咎之征不爽。故天心仁爱人主。必屡出灾异以警之。人君敬谨天戒。则亟修仁政以回之。兹者自春至夏。雨泽未降。重烦 宸虑。俾臣斋心祈祷。又阅邸报。见陝西巡抚题报异常火灾。三月之内。连焚二堡。臣思火灾皆系旱征。复察礼部移文。内称钦天监具题。推算本年五月初一日癸卯朔日食。五月十四日夜十五日丁巳望月食。臣备位台端。览之不胜悚惧。谨按经传。月食者。日光遇望。遥夺月光。是为阳胜阴。日食者。日月同会。月揜日精。是阳不胜阴也。今五月朔日食。在易卦为姤。阴微而即抗阳。其变非细。于五月望复月食。为日月交食。况月食至既。尤属灾变。此在汉唐宋令主。尚能遇灾恐惧。因事禳救。况我 朝尚德缓刑。无事无念不敬天勤民。修省之实。可弗讲乎。昔汉文帝癸亥日食。诏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今 皇上虚怀求言。言路未尝壅闭。但累年以来。岂无敢言之士。缘事降斥。沈滞下僚。屡逢 恩诏。未见湔洗。所宜 下该衙门。速为察奏。取自 上裁。以开言路者也。昔汉明帝十月日食。诏以轻用民力。缮修宫宇自戒。今 皇上孝思不匮。创建内殿。以修祀事。其工难缓。至此外土木之工。不论大小。请 谕所司。一切报罢。于以省财足用。专意养兵恤民。昔汉光武七年三月晦日食。大中大夫郑兴上疏曰。国无善政。谪见日月。要在因人之心。择人处位。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范之法。今官司

贪墨。立法不赦。功令森严。人知惩惧。然自古相传。律有枉法。似宜稍加分别。若钱粮考成。参罚太急。降调日多。循吏不免。似宜下吏户二部。采取众议。量从宽减。地方守令。果系贤能。如因钱粮镌谪。仍听抚按保留。务从民望。昔汉明帝十三年十月日食。诏刺史太守。详刑理冤。存恤鰥寡。今恤刑已毕。又屡经援赦。岂尚有刑之未详。冤之未理。所虑有司奉行不实。蠹役上下其手。况皇华之使。逍遥驿路。随意稽迟。今宜请下该部。各将应赦事宜。马上飞传。各直省督抚按。速为清理。仍将开释过冤滞姓名件数。复报部院。以凭稽察。若夫鰥寡孤独。王政所先。裁减议及。所省甚微。五品以下。俸禄更薄。似宜一并照旧支給。昔汉章帝永平十一月晦日食。于是避正殿寝兵。诏有司各上封事。今连年征戍。寇盗未靖。将欲进取。必须足饷。然天行亢旱。饥馑可虞。庙堂胜算。宜令南方专意招抚。固防险隘。旗下戍兵。减其二三。省数千里往来之劳。节数百万供应之费。俟岁稔财丰。方可决意大。以上各款。臣不敢为无稽之说。考诸往古。之当今。俯竭愚忱。仰渎睿听。伏冀皇上深思远虑。图之于未变之前。修德恤刑。持之于既变之后。念海宇之初平。则以宽大为务。恐骄盈之易至。则以节俭为先。民力将竭。用一缓二。抚字宜图。疆场靡宁。招携怀远。文德是尚。仍严内外大小臣工。改过洗心。勉尽厥职。以国为家。视民若子。勿徒袭自劾之虚文。勿止修救护之故事。庶可以消弥灾沴。雨暘时若。而三光亦为之改色矣。

亢旱应 诏言事疏

储趾

臣以庸愚。忝居言路。自分区区。涓埃报效。无过于言。又当皇上贬损威严。下剴切求言之诏。于此时也。而终缄默不言。揆诸分谊。臣心实有难安。臣闻天道。若持衡然。故雨暘燠寒。无时不得其平。而气化偶偏。必于亢阳伏阴示其象。然往来推行。久而必复其常者。天道之无私也。君道法天。亦若持衡然。故喜怒刑赏。无事不得其平。而意见偶偏。必于用人行政露其机。然斟酌损益。终必归于大中至正者。君德之极盛也。汉臣董仲舒曰。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天人相应。捷于桴鼓。春秋所以详书灾异也。皇上至圣极明。一切措置施为。虽尧舜无以加之。岂有纤芥之事。足以召祲致灾者。但愚臣蠡测管窥。以为自古人主患不明。惟皇上患明之太过。自古人主患不断。惟皇上患断之太速。即如今之擢一官。点一差。要皆外庭所莫测者。在满臣未必尽然。而于汉臣特加意行之。务令出人意料。为拟议所不及。此则皇上意见之稍偏。而愚臣所谓圣明英断之太过者也。史臣之赞尧曰。乃圣乃神。宋儒朱子曰。圣人神明不测之号。夫所贵乎不测者。错综参伍。与时偕行。而非于彼于此。不可思议之谓也。此虽不足上累圣德万分之一。然臣尤愿

皇上开诚布公。太和翔洽。要使天下服。皇上用人之至当。而不必徒使天下惊。皇上用人之甚奇。若云防微杜渐。不得不尔。则国法具在。试问诸臣行事之邪正。又谁能欺。皇上之洞鉴者。抑臣又闻之。唐臣韩愈曰。独阳为旱。独阴为水。君阳臣阴。有君无臣。是以久旱。今皇上宵衣旰食。焦劳于法宫之中。而王公大臣。拱手备位。曾不闻出一谋。献一画。上赞主德。辅宣圣化。是君劳于上。臣逸于下。天道下济。而地道不能上行。其于致旱。理或宜然。臣区区之忱。愿皇上虚中无我。一切用人行政。不改键空衡平之体。又于一二纯诚忧国之大臣。时赐召对。清晏之余。资其辅益。必能时雨时风。销殄旱灾矣。臣冒渎天威。仰答明诏。不胜战栗待罪之至。

因灾变请止巡行疏康熙十八年

蒋伊

为圣心惕厉方殷。皇躬起居宜慎。谬竭愚忱。仰希嘉纳事。臣惟自古地震之变。史策常有。然京师根本重地。而震惊如此。则断非细故。八月初三日夜半。流星犯斗。人心惶惧。讹言繁兴。兼之谷价日增。窃盗间作。星变于上。民困于下。臣鳃鳃过计。深切隐忧。伏念敬天之实敬身与敬百姓而已。

皇上一身。天地所福。臣民所待命。四海八方所仰瞻。不可不慎也。迩年以来。臣每阅邸抄。见时届秋冬。皇上间有境外之巡行。虽观风问俗。下悉民瘼。原非比于游畋。然当地震之变。臣愚以后此后乘舆必不宜远出。方今时事多艰。工旷职。将士久露于边外。而兵气未销。灾荒迭见于四方。而民生日瘁。皇上宜日御便殿咨諏治道。俾内外大小臣工如何永绝苞苴。如何更张琴瑟。用兵之地如何令其早奏肤功。被灾之民如何令其咸登席。若复涉历郊原。万一兽惊马逸。非所以节劳而慎动也。皇上忧勤惕厉。并未有巡行之意。而犬马愚忠。不得不豫为陈请。昔汉光武帝西巡。郭宪当车而谏曰。方隅初定。车驾未可远行。明宣宗好微行。杨士奇谏曰。陛下奈何轻出。万一变起仓猝。何以备之。臣不敢妄希古人。而窃怀报君之念。实出一片朴诚。伏冀睿鉴涵宥。事关圣躬起居。不敢不密疏缕陈。

议封禅巡狩疏康熙二十三年

任辰旦

顷者奉旨九卿詹事科道。会议封禅巡狩二事。一并具奏。此我皇上睿知文明。好问好察。慎重大典之盛心也。臣仰荷特恩。捐糜难报。虽自揣原无知识。而此心不敢隐藏。窃以为封禅之说。惟秦始皇汉武帝宋真宗诸君行之。固猥陋无足道矣。若夫巡狩。则显载舜典王制诸书。及考之尧汤文武。其事未尝概见。亦祇有虞以摄位行。与夏后氏涂山之会。史册纪焉。古者行封建

之法。天子自治其畿内千里。而畿外亦皆诸侯分治之。虑不无议礼制度。阴相紊渎者。故覲后之日。即取其律度权量正朔服色。与夫户版之兴衰。民情之向背。而正之别之同之协之。以审其画一与否。此巡狩所以不得不可行者。时与势也。今天下一家。车书一统。皆畏怀遵路。梯山航海。莫不修我职贡。又三年大计。民生吏治。时时周知。并无有指臂扞格。烦我综核者。况我皇上功德巍焕。声教四讫。普天率土。人人奉一圣天子以为治。是省方固与神禹齐踪。即垂拱亦仍大舜并美。揆于三五。靡不合辙。亦无关于巡狩之行不行也。且典礼重大。久废之后。实同创始。简略则难于观瞻。备美则繁于费用。皆不可不熟筹而远计也。窃见我皇上至圣配天。允恭克让。即东荡西涤。大告武成。开辟以来。莫此为盛。然且不受尊号。谦而益光。谅此二事。自有宸断。调剂古今。与世咸宜。垂为令典。特臣以区区之诚。思备采择。伏祈睿鉴施行。

请止北巡疏

熊赐履

臣闻古之人主。出入必谨。起居必慎。惩无名之动。诫非事之游。故设卫而后出幄。张幄而后登舆。遮迺而后转毂。静室而后息驾。诚恐以一时轻忽之行。致貽意外莫测之悔。不得不如是之慎且重焉。若夫盘游田猎。尤从古圣帝明王之所深诫。载在史册。班班可考也。伏前月。驻蹕南苑。旬余始回。兹道路传云。车驾将幸关外。恭惟皇上一身。上则宗庙社稷所倚赖。下则中外臣民所瞻仰。前有祖宗创垂之艰。后有子孙久远之计。一一动。当何如其慎重。而乃忽有边疆千里之役。此不待智者而知其万万不可也。谚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况万乘之主乎。昔周穆致祈招之箴。汉武来逆旅之辱。即前代英武二宗。具有明鉴。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况乎冒霜雾。蒙尘埃。跨堑陵险。射猛逐逸。万一乌飞兔起。猝犯清尘。不无可虑。舍九重万乘之安。而出万有一危之途以为娱。此则臣之所大惧也。且目今水旱频仍。流亡遍野。而乘舆一出。扈从千官。骑乘糗刍。供亿匪易。是亦不可不为之念也。伏乞皇上俯采刍言。即收回成命。以驰骋郊原之功裁决几务。以控纵苑囿之日讲究道理。明堂清庙之中。广厦细旃之上。丞弼赓扬于前。师儒拜稽于后。优游泮涣。喜起一堂。以视栉风沐雨。骤驰銜。疲精劳力于寒沙漠漠之间。其愉快果奚胜也。如不得已而从事讲武。则请如古搜苗狝狩之礼。按期举行。非时不出。仍祈仿起居注例。遴方正儒臣二员。朝夕簪笔左右。皇上一言一动。皆书之简册。宣付史馆。以垂永久。则出入起居罔有弗钦。发号施令罔有不臧。其以成就君德。裨益万几。休息民力。所关非浅鲜也。臣一念朴诚。爱君有素。昧死敷奏。干渎宸严。无任战兢陨越之至。

请行实政疏嘉庆六年

御史茅豫

奏为 释服届期。敬陈下悃事。钦惟我 皇上亲政以来。敬以 飭躬。诚以御下。臣管窥蠡测。不能上拟 高深。窃以为主敬则有常。至诚则无息。自古治功之极盛。皆由初政之不移。臣谨就三年中。 皇上已行之实政。约举数大端。而久道化成。即在是矣。从来君以知人为明。臣以尽职为良。君知人则下情上达。臣尽职则百废具兴。 皇上亲政以来。整饬官常。振兴臣节。彰瘴悉符舆论。陟黜一秉至公。是以三年中。大法小廉。各勤职守。而揣摩趋附。一变为砥节励公。吏治蒸蒸日上。臣愚以为用人之道。逾时觉其难。惟浚哲之原。常裕于任使之先。则虽情伪百出。而清明在躬。自可收兼听并观之益。此慎简贤僚。伏愿 皇上永念于释服以后者也。人主赏罚并用。使罚不及恶。何以戢奸暴而安善良。自承办之员。加等问拟。而刻核浸成为风气。

皇上亲政以来。飭法务在准情。科罪悉依本律。法无可贷。未尝稍事姑容。罪有可矜。必使量从末减。是以三年中。吏守规条。案无枉纵。治狱固极为明允矣。臣愚以为立法之初。皆原于厚。而奉行之久。每致于严。惟好生之德。常深于弼教之中。则虽狱讼繁兴。而持衡益谨。自有以握潜移默化之权。此钦恤庶狱。伏愿 皇上时于释服以后者也。至于世风之奢俭。每随君德为转移。各省呈进方物。原为日用所需。从古皆然。行之无弊。自臣下好言进奉。往往踵事增华。而民力始疲于下矣。 皇上俭朴性成。亲政之初。即严禁办贡。违者照例治罪。诚不欲以无益害有益也。是以三年来。封疆大吏。不致藉端派累。其余逢迎馈送各陋规。均已一律革除。风气之厚。实未有过于此时者也。臣愚以为人情由奢入俭难。由俭入奢易。伏愿 皇上释服后。黜华崇实。杜渐防微。庶人心益安古处。而风俗长此敦庞矣。 国家财赋所入。费有常经。军兴至今。支用浩繁。现届大功将次告竣。自应宽筹善后。 皇上以君民为一体。亲政之初。惟期藏富于民。不欲操之自上。故诸臣调剂。有意近加赋。事涉病民者。必深拒勿纳。而且酌裁官欠。核税银。查办漕粮。增修河务。蠲缓以苏歉收之困。赈济以恤一隅之灾。不惜 内帑之频颁。惟恐一夫之失所。是以三年来。民安畎亩。户有藏。百姓之乐业。实未有过于此时者。臣愚以为臣下之言利。既明禁于筹款之时。 圣主之惠民。益有加于葳功。而后伏愿 皇上释服后。仍当以撙节爱养为良图。损上益下为盛业。则民力舒而国用愈足。国本固而貽泽孔长矣。凡此实政之在民。业于三年中次第施行者也。臣伏愿我 皇上圣德日新。励精于已治已安之后。 慎修思永。勤求夫可久可大之谟。处之以恒。而被于物者洽。行之以渐。而入于人者深。常存初政之 渊衷。即是万年之景祐矣。

御制遇变罪己诏恭跋嘉庆十九年

桂芳

癸酉九月之望。有贼七十余人。阑入禁门。倡为逆者畿南奸民林清。捕得之。并寘于法。上以为此非常巨变。前史所未有。圣躬夤惕。思致变之由。亟饬纲纪。申诰诫。凡所以宵旰殷忧者。既施于事功。亦宣诸谏训。洵乎至诚动物。血气之伦。罔不感奋。又况臣日侍禁近。亲承明谕者乎。一日侍郎赵秉冲。召见出。传旨内廷诸臣。凡两月余。先后发下御制文七篇。其各书以进。臣诚惶诚恐。既斋沐以书。而辄举舛陋之识。缀言于末。伏惟皇上御极以来。承列圣深仁厚泽。无日不以爱民为政。四海之内。莫不闻。今兹事变。岂不怪异。而臣窃以谓此诚不足为圣德之疚者。昔孔子论仁至于济众。论敬至于安百姓。而皆曰尧舜其犹病诸。岂真以尧舜之圣为未至哉。夫天下之大。万民之众。而决其无一夫之梗于化。自古以为难。然而揆之人事。实则有所未尽者。夫林清先以习教被系。既释归。转益煽乱。数年之间。往来纠结于曹齐鲁之间。其党至数千人。内而闾寺职官有与其谋者。而未事之先。曾无一人抉发。是吏无政也。藏利刃。怀白帟。度越门关。饮于都市。无诃而知者。是逻者门者无禁也。禁兵千计。贼不及百。阖门而击之。俄顷可尽。乃两日一夜。始悉擒戮。是军无律也。夫吏惰卒骄。文武并弛。而法制禁令为虚器。则事之可忧。岂独在贼。我皇上观微知着。洞悉天下之故。诏曰。方今大弊。在因循怠玩。至哉言乎。臣敬绎之。因循怠玩亦有其本。无才与识。则有因循而已矣。无志与气。则有怠玩而已矣。是故得人而任之。则因循怠玩之习不患其不除。倘非其人。微独不能除其习而已。就令除之。不因循而为烦苛。不怠玩而为躁竞。其无裨于治则均耳。而岂圣人谆谆示戒之旨哉。

御制尽心竭力仰报天恩谕恭跋嘉庆十九年

桂芳

天笃生圣人以君天下。予以亿万赤子。使姬煦而覆育之。其克受付畀。天亦遂向之。而降之福祥。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天之爱民甚矣。天之数不可得而测。而天之心固可得而知。天心维何。一仁而已矣。我大清受命。代有圣德。无不以爱民为本。皇上亲政之岁。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天所系属。是以十有余年之间。川陕楚邪孽。以次削平。滨海数省。洋盗息迹。号令万里之外。藩部亲附。四夷向风。不其盛欤。辛未八月。慧星见于析木之次。犯紫垣者数夕。继乃移于天河以没。以今之。禁门之警。滑台之乱。天已示之象矣。而伊玛图之回蹕。趣以山潦。故林清愿作。车驾已及近郊。九月十五日夕。巨霆一震。凶渠丧魄。

亦惟 皇上至仁合于 天心。故 天之佑相至于如此。然而犹有犯上作乱之民。致烦 睿虑者。仁心与仁政。有端有委。官吏不职。不能宣 上意。此由政之未孚。非行仁之遂有不效也。夫重典之说。见于周礼。先儒有以为周秦间晚出之书。非周公所手定者。有以此语为刘歆所窜入以佐莽者。皆不可知。而要非古圣人之法也。孔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曾子语士师。亦以道失民散宜于哀矜。姬周之兴数百年。至于春秋祸变已极。诚可为乱国。而孔曾之言如此。则重典之无时而可用亦审矣。夫五刑之用。期于当罪。故曰 天讨。若故峻其法。而使民莫之犯。究之此枉而彼纵。是法已不平。而何奸之能格。故重典之用。非特不可。亦实无益耳。大哉洋洋乎。 圣人之情见乎辞。虽遇至变。不改至常。其所以答 天者。亦始终一仁而已矣。

御制致变之源说恭跋嘉庆十九年

桂芳

昔帝尧命舜之辞仅数言耳。而兢兢于四海困穷。圣人忧民之大。诚莫有过于此者。 皇上以一乱民之故。推而及于民穷官困。而思亟变之。天下幸甚。臣惟财货之在天下。此腴则彼羸。必有所专聚。而后众匮。此其恒也。则尝以是考之。 国家损上益下。大府无溢羨之藏。而如往代之权臣外戚强藩宦官。倾天下之财而拥之者。又皆蔑有。则财货之散于下。宜莫如今日。而官与民。皆若有不足之患者。此何以故。天下物之轻重。皆权于币。币重则有余。币轻则不足。自有明至于我 朝。皆以银与钱二品为币。相权而行。凡下之所输。上之所予。粟不及十之一。余皆银也。然则上与下所谓有余不足者。皆币为之而已矣。臣伏观康熙雍正。以及乾隆之初。民间百物之估。按之于今。大率一益而三。是今之币轻已甚矣。而官之俸。兵之饷。所得者币耳。民间如富商巨贾。皆操币以逐利者也。绅士吏胥僧道役夫奴仆。皆以币为衣食者也。惟百工与农。需币者少。而亦不能以阙。币轻则用繁。天下无三倍于昔之币。而有三倍于昔之用。官吏庶民。俱汲汲以患不足者。直是故耳。而取民之制。如赋税之入。不能以其币轻而益之。至于 国帑岁下虽循常则。而有司竭蹶。则必他有侵冒。以为取偿。而如河工料价军需口粮之属。已多溢于例矣。然则币轻而不足于用。其病于 国。又必然之势也。夫币者。上之所制。以驭天下之富。然而其轻其重。常转移于下。而上不能与之争。古有以币轻而更之者。龟贝鹿皮大钱五十当百之属是也。古有以币不足于用而益之者。钞是也。然而数更币则民不信。不信则不行。骤益币则百物腾贵。而币愈不重。然则欲其币重而足于用。是当求诸民矣。民多务本。则币日重。民多逐末。则币日轻。此自然之势也。夫粟菽布帛者。齐民衣食之所资也。民贫而至于冻馁。皆贫于粟菽布帛而不贫于他。然而贱粟菽而贵珍错。贱布帛而贵文绣。于是百人致之。以给一人

之食。百人作之。以供一人之衣。而此百人者。即其舍本而逐末者也。故奢俭者。贫富之大源也。诚使工无作淫巧。商无致罕异。驱游惰之民而返之南亩。令粟菽布帛之积。所在充物。如是久之。则百物之估。当无不平者。而币重矣。历观前史。当一代盛时。其币必重。继乃日患其轻。则盈虚消息之理。可见于此矣。易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以天下运会之所趋。而还返朴。与民更始。非夫 圣人之恃而奚恃乎。

御制原教恭跋嘉庆十九年

桂芳

古之教者。明于人伦而已。人之有伦。贵贱所同。故士大夫之与小民无异教也。然而士大夫之于教。必其知之无不明。而后行之无不当。若小民者。导其所当为。禁其所不当为而已。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夫士大夫者。小民之标准也。彼其于教。必先躬行而实践之。而后可以教于民。孟子曰。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然则教之不能骤责诸民也审矣。昔韩愈之辟异端。其言曰。甚矣。人之好怪也。欧阳修则曰。甚矣。人之好善也。臣窃以修之说为近似。人之惑于邪教者。大率以为此善事也。彼习闻夫因果利益之说。蔽锢于中。不知其何者之为善。而惟福之求。而邪教者。乘其惑而诱之。则翕然从之矣。夫小民希福。亦其嗜利之常耳。然而因贪而懵。因懵而妄。妄人相聚而处。于是有巨奸者。煽而胁之。则不幸而陷于大恶矣。方今邪教。所在多有。大率皆起于前明之世。其党多者千计。少亦百计。诛之不胜其诛。屏之远方。不胜其屏。 明诏许其自悔。诚至仁之德也。臣愚以为邪教所聚。必有其魁。诛之屏之。惟魁之除。则其党亦必知所悔而自返。是故自悔者。悟而悔者也。治而使之悔者。畏而悔者也。既悔矣。则邪教者。齐民也。亦姑置之。再聚则再求其魁而治之。如是而已。王制曰。执左道者杀。左道之作。众必惑之。诛其执左道者。众乃解矣。此法之善也。昔孔子诛少正卯于两观。而不及其徒。亦治左道之法乎。若夫修明教化。使天下晓然于邪正之分。真伪之辨。出其至性至情。以实而致诸伦常之地。使众知伦外无教。则邪教熄矣。此尤善之善也。

卷十治体四政本下

进呈图绘疏康熙十八年

蒋伊

为民生当恤。士气当伸。谨就耳目见闻。绘成十二图。恭呈 御览事。臣惟圣王之治天下也。虽当已安已治之时。必存犹溺犹饥之念。诚欲周知万方之疾苦。而軫其艰难也。臣三年于外。凡有见闻。登之图绘。计十二帙。第一为难民妻女图。第二为刑狱图。第三为寒窗读书图。图中情事。各为一本。第四为

春耕夏耘图。第五为催科图。第六为鬻儿图。现在催征不得钱粮。已蒙 皇上荡荡洪恩。仰见 圣天子恻瘁至意。固已洞悉民瘼矣。第七为水灾图。第八为旱灾图。备荒积穀。业经诸臣会议。虽有刍蕘未议。臣亦不敢复赘。第九为观榜图。第十为癘书图。第十一为暴关图。第十二为疲驿图。学校则以取数太隘。而贫士有改业之嗟。关课则以蠹弊丛兴。而商人有裹足之叹。以致冲邑之转输。疲驿之烦苦。此皆久在 皇上离照中。方今军需正殷。臣一时未敢连章累牍。冒渎 宸严也。伏念 皇上爱民如子。求贤若渴。鉴臣迂。

俯赐观览。则四方颠连琐尾之状。累累乎如在目也。呻吟恹叹之声。殷殷乎如在耳也。我 皇上一举念间。而斯民日被尧舜之泽矣。

进讲经义折子

杨椿

益稷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扬言曰念哉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屡省乃成钦哉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隳哉帝拜曰俞往钦哉臣案有虞氏之世。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可谓盛矣。宜其恭己无为。坐俟升平之治。而作歌之日。犹君臣责难。祇畏天命有如此。君者天之宗子。大臣者宗子之家相也。明王奉若天道。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乱民。故其位为天位。职为天职。功为天功。典秩礼。命德讨罪。无一不本于天。自昔圣君贤相。当太平极盛之会。尤莫不天命为兢兢。在易丰之彖曰。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朱子谓丰大也。以明而动。故能成盛大之势。然至于过盛。则又有忧道焉。圣人以徒忧无益。故谨之于未然也。系辞传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夫制治保邦之道。存乎事。行事之要。本乎心。心之敬肆。则又在责难之言。君有以傲惕乎臣。臣有以启沃乎君也。前代有为之主。始以德义为心。惟恐人之不言。每曲导之使言。继则闻人之言悦之而已。不必其尽从也。久则恐人之言。言之而不必受。受之而亦有难色。又其甚者。或引之于当道。辄自以为已知。或格其心之非。辄自以为无失。自以为已知。自以为无失。是自以为贤矣。自以为贤。其下因莫不同声贤之。贤之则顺而有福。矫之则逆而有祸。以唐太宗之英明。于魏征尚有不平之语。而欲其臣之无隐。袞职之无阙。岂易得哉。今观于舜。惟几惟康。惟动丕应徯志。岂尚有时几之未敕。百工惟时。抚于五辰。庶绩其凝。岂尚有未兴之事。未慎之宪。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岂尚有未省之成。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岂尚有丛脞之患。惰与隳之忧。而舜以之责难于臣。皋陶以之责难于君。舜于皋陶之责难。从而拜之。即从而俞之。圣人之于臣。惟愿其弼直。不愿其面从。于进言者。惟论其理之是非。不计其

辞之工拙。鉴其心之诚挚。不复问其事之有无。皋陶平日之告舜。曰无教逸欲有邦。益曰儆戒无虞。无怠无荒。夫舜岂教逸欲而好怠荒者哉。而诸臣言之而不以为迁。帝舜受之而不以为非。古大臣之爱其君与君之自爱。其慎微防患保泰持盈之至意。不得不如此也。有虞氏之治。所以弗可及。而君道臣道。为千古人伦之至者。在是也。

进呈经义

赵申乔

诗小雅鹿鸣首章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臣案鹿鸣。序以为燕群臣嘉宾之诗。夫群臣而以为嘉宾。其情洽矣。进而咏鼓瑟。咏吹笙。则所以和其声者至矣。更进而咏承筐是将。则所以劝之饮食。而致其礼义之殷勤者。无不用其极矣。遂乃质言之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谆谆乎若惟恐其吝此周行。而不以遽示者。于此见圣人好问之殷。取善之切。其舍己从人之意。何其恳以挚也。夫士人自束发读书以来。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斯亦闻之熟矣。岂其策名委贄而敢忘诸。必俟夫吾君之如其委曲以重之。乃始出其中所素藏。以与吾君权施报哉。然而圣人必以为不如是而不得者何也。君臣之分。以严为主。朝廷之礼。以敬为主。分极而不以情通之则隔。礼胜而不以乐和之则离。彼夫希荣苟禄者无论矣。即夫稍知大义。矢诸夙夜。非不怀入告之诚。及乎质对大廷。而其分严。而其礼敬。往往多所畏惧。卒怀疑而不敢前。史称唐太宗神彩英毅。群臣进见者。皆失举措。太宗知之。每见人奏事。必假以颜色。冀闻规谏。夫太宗之纳谏。宜无不昭然共白于臣庶。而犹必假奏事者以颜色。而臣进见。至失举措。则凡人臣之对越于君者。其难其慎。亦概可知矣。圣人为之备着其仪于燕。琴瑟笙簧。以大鸣其豫。币帛劝侑以厌饫其心。俾得优游夷怿。而严者以舒。敬者以和。乃坦然直吐其胸臆。而有不知。知无不言。有不言。言无不尽也。故圣人之如其委曲以厚之者。凡以为中材劝云尔。且夫周行大道也。以道培国运。则当盛明之时。进忧危之语。以道律皇躬。则当晏安之地。陈怠荒之防。以道格君心。则当嗜好之萌。严性情之正。甚且以万无一有之事。设若或有一之虑。如禹之于舜。而谓无若丹朱。周公之于成王。而谓无若殷王受。臣方惴惴恐惧。以为获罪滋大。乃君不惟恕其狂瞽。而且直探其心之所存。以为人之好我。此固纯臣志士所日夜切切以祝之吾君。未敢必之吾君者。而不意吾君之体恤之一至于此也。臣谁无心。忍不相率而入告乎。故不独师保以为启沃。疑丞以为赞襄。庶士御事。相与献可替否。补阙拾遗。而瞽以典。史以书。师箴瞽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莫不毕至于其前。而效周行之示。则赉扬之休可继。泰交之治可成。此圣人所以因燕而作是诗。复歌之以为燕仪。用垂训于万世欤。

经筵讲义

杭世骏

皋陶谟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

臣按治道有污隆。王化有远近。皆决于王心之疏密而已。易云几者动之微。枢机之所以发。善恶之所以分。吉凶之所以兆。莫不循是以之乎彰显焉。故云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言几也。后世言治者。昧于其几。而第言有万。则万几云者。宜若为有天下者之恒言。而不知人君于此。不可不明察其微。而慎持其隙也。盖几有万。则其彰显者不止于万可知矣。一日二日而有万几。则月旬朔之间。不止于万几又可知矣。一几之不慎。则一事丛其弊。一方受其害。猝至杂投。其忽不及谋者必众。待其不及谋而思补救之。何如先其未及发而豫筹之乎。我皇上秉神圣之资。励精图治。朝干夕惕。即以之希三代盛王。岂有不及。然臣窃观今日之治理。其美者仅仅如汉之文景。唐之贞观开元。宋之化嘉佑而止。甚且尚有不及焉者。何也。则以仁心仁闻。能设诚而致行之者之难也。夫有仁心仁闻。而苦于设诚而致行之者之难。此其间有几焉。盖辨之不可不蚤辨也。臣闻天之生圣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圣人之时甚难。圣人以天地父母为心。愚臣即以尧舜吾君为责。伏愿皇上于深居渊默之时。随事审其几微。行政或恐未当于天心。用人或恐未谦于众望。谗夫女谒未必有。而内宠近侍恩泽或恐其踰制。琼宫璇室未必盛。而岩居川观巡游或恐其过时。穷边征戍。宜时恤其饥寒。闾巷惻嫠。宜周知其疾苦。有一夫不获若已纳隍之心有。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之念。夫然后坐明堂而出政治。风动从欲之休。不难再见于今日矣。

经筵讲义二篇

秦蕙田

任贤勿贰去邪勿疑

臣案平天下之道。首重用人。人品不同贤与邪二者而已。用舍有定。任与去二者而已。其始贵有鉴别之识。灼然而不淆。其继加以刚健之力。毅然而不惑。贤与邪之判在心术。而心术之辨在公私。心术而果出于公欤。其气象必有光明磊落之概。其行事必有平直正大之体。难进易退。爵禄非所恋也。矫枉从正。时议所弗徇也。洁己独立。而不藉声援。竭忠尽愚。而不避艰险。在大僚则以责难陈善为恭。而不以趋走承顺为敬。在下位则以恪勤匪懈为事。而不以营求干谒为心。隐微幽独之中。但知有爱君奉国。故曰公也。如心术而或出于私。其情状必有掩饰闭藏之态。其行己专以圆熟软媚为工。始而患得。终而患失。脂韦谐俗而惟取模棱。因循缄默而但求保位。其幸而循资历俸以至大僚。则容悦固宠而全无建白。倘或淹滞下僚。则逢迎希冀而不惮卑污。处心积虑。第知

有身家名位。故曰私也。公与私之辨。彰彰如此。而任之去之。往往有未当者。则贰与疑者之过也。夫贤者之事君也。议事则据理而不事揣摩。奉职则秉法而不容假借。如事在可行。纵破成例而不顾。如不可行。虽违成命而不辞。处唯唯诺诺之中。独有蹇蹇谔谔之概。而奸邪之人。恶其不便己也。遂委曲隐约以中伤之。不曰沽名。则曰卖直。不曰归过。则曰揽权。日浸月润。渐疏远而不觉。甚且有不原其大节。而微疵小过。指摘交加。吏议亦随其后者。此从来善人君子。每不能久安于朝廷之上。皆贰之故也。彼邪人之保位者。方且反以是为戒。苟同随俗。务为弥缝。非之无非。刺之无刺。当利害得失之交。全不以民生国计为念。其所辗转筹躇者。不曰拂上意。则曰碍人情。调停之外无他长。承顺之外无他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贪营系恋而不去。虽人主穆清之中。时多鉴察。然以其小心无过也。则宽大以容之矣。以其备位年久也。则姑且以之矣。不知职事已为之渐废。人心已为之渐靡。风俗已为之渐偷。纪纲已为之渐弛。而其人享有禄位。方晏然自以为得计。此则疑之说也。然则如之何而后可。亦曰惟诚而已矣。刚而已矣。诚则不贰。刚则不疑。果能确知其贤而任之。开诚布公。推心置腹。与之断大事而不疑其擅。与之图密计。而不患其私。与之进退人材而不嫌其党。与之赏罚事权而不虑其专。有所言而裁之以理。无弗听也。有所行而规之以成。无弗从也。有所忤而曲谅其心。无弗恕也。有所荐而明试以功。无弗用也。光明洞达。表里如一。则真意交孚。融洽胶固。虽欲稍自退谄而情有所不安。稍为欺隐而心有所不忍矣。夫然后利有举而必兴。害有除而必去。朝廷之上。宁复有委靡观望之习。待人主之焦心劳思。别求挽回转移之法哉。至于阴邪之辈。一有觉察。则立加罢斥。虽无大过。亦勒令退居。不使幸位以妨贤路。如此则贤安有不任。邪安有不去。天下安有不治者。此以诚为体。以刚为用之效也。夫以大舜之德。有虞之治。其存心岂复有不诚不刚。而益顾以是谆谆进戒者。实有见于诚之难尽。而刚之未易足也。是以大学释平天下。首重用人。而论用人。则申言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之命。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之过。即勿贰勿疑之说也。而归本于慎独。然则欲任贤去邪以平天下。舍诚意正心。将何以哉。

龙德而正中者也

臣谨案圣贤之道。惟贵一中。唐虞首着执中之训。人但知始自尚书。不知其原实出于易。易者。天地自然之法象。一卦三爻而二得中。重卦六爻而二五得中。干为君道。乃全卦之首。九二一爻。以龙德居下卦之中。乃易卦三百八十四爻居中第一爻也。是以孔子于此。特着明正中之义。以为通卦之凡例。举圣贤之心法治法。一以贯之。由是而推之。全易六十四卦。彖传象传中言中者。凡五十有五。其不言者。仅九卦而已。苟得乎中。虽否剥亦吉。苟失乎中。虽泰

复亦凶。夫卦之分吉凶。莫甚于否泰剥复。而中不中之得失相反乃若是。然则帝王御世。日理万几。其本精一之学以用中于民者。岂易言哉。孟子曰。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夫权所以称物之轻重。而大君之执中御物。亦犹是焉。从来势之所趋。畸轻畸重之弊。虽极治之朝。犹或不免。我皇上奉三出治。执两用中。举凡用人行政。皆一一权度而后行之。宜无有不中矣。然有本一善政而奉行稍未当。以致不合乎中者。亦有势之所趋不无轻重。而尚未全反以适于中者。即如贵粟重农。善政之先务也。购买仓储。乘时预备。良法美意莫过于此。然行之不力。歉岁固有米少之忧。行之未善。丰年亦有米贵之患。乃者直省大吏。因仓储未足。动支公帑。余谷贮备。飞檄刻期。舟车络绎。集于江广产米之乡。牙行藉以为奸。商贩而闻戢。以致产米与待米之乡。价皆踊贵。负担小民。日谋升斗于市。蝇头微利。尤觉难堪。虽以今岁雨暘时若。可望丰收。而外省米价。犹未甚减。如下江之米。向例以一两为平价者。今犹至一两四五钱不等。昔人谓谷贵伤民。良可念也。故现今秋收以后。地方官不患其畜聚之不力。而患其调剂之未平。盖恐行之太骤。为之过急。远近各省。同时购买。风声所被。富户藉以居奇。倘仍价值高昂。公私均有未便。盖市易之情缓则平贱。急则腾贵。势有固然。古者三年余一。九年余三。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积渐致之。本非旦夕。况年岁既丰。米谷大裕。流通之后自见赢余。纵使从容调剂。不出数月之内。断无迟误之事乎。至于务本之民。不外业户佃户二种。业户输赋。佃户交租。分虽殊而情则一。乃始也患业户之浸凌。今则忧佃户之抗欠。盖业户中其田连阡陌者。百无一二。大抵多系奇零小户。其势本弱。一遇强佃抗欠。有吞声饮气。无可如何者。地方官率漠然不顾。曰吾但能催赋。岂能复催租。于是佃愈顽。而业户之苦。一无所愬。既无所愬。而其田又非他人所敢承买也。不得不减价以售之于佃。而甘为贫困无藉之民。及顽佃既得业之后。遂以抗租之故智。易为抗粮之刁风。甚有恃其乡村远僻。攘臂以辱催征之吏者。此皆臣平日所亲见。人心风俗之弊。所关匪浅。而地方大吏。不能深悉民隐。犹往往以抑业户伸佃户为请。虽抑而不行。然其意见之偏。大概可见。此臣窃谓奉行未得其平。而难免失中者也。至于设官分职。内外相维。体统相制。在京之官。执法奉令。可以通达政体。外省之吏。承流宣化。易于练察民情。要之政以治民。民为政本。原无分别。况内外之员。迭居互任。国有章程。故定例县令行取为部曹。欲使习民事者司部务也。即考选为科道。欲使悉民隐者司言路也。科道部曹。复出为道府。欲使达政体者肃吏治也。法制精详。防维周密。但有兼资而互益。未容分道以扬镳。是以国家得有成材。而内外不分轻重。今行取之法虽行。而得缺甚少。部曹鲜习民事。处事不无偏蔽之虞。科道不悉民情。条奏但陈肤泛之语。六部。直省之纲维也。督抚之考成。

章奏之得失。皆司员执掌。得操简而议其是非。责任不小。而议者每以不胜任之郡守。归于部用。夫既不胜任。则有年老及疲软与才力不及。勒令休致之例在。乃以一郡之废材。归于部用。毋乃轻重失伦乎。此势之所趋。有未尽挽回而合于中者也。臣侍直内廷。伏蒙圣制垂示。有曰。彼民有隐情。孰为达其意。或政有偏颇。孰为防其弊。恭读之下。曷胜感奋。谨因说经之次。敬陈愚昧。伏惟皇上睿鉴。

进呈经义

陶贞一

周易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臣谨案包荒者。仁之德。用冯河者。勇之德。人必兼智。故不遐遗。有勇且义。故朋亡。此卦专言保泰之事。此爻以臣位言之。而其说莫详于程子。伏惟皇上抚泰宁之运。当劳于求贤之时。臣请就程子之说。条举而核之。程子曰。九二以阳刚得中。上应于五。五以柔顺得中。下应于二。君德本刚。而有取于柔者。非柔无以尽臣下之心也。臣道宜柔。而有取于刚者。非刚无以任天下之重也。类于刚矣。而不必得中。虑为申枨之欲。近于中矣。而不本于刚。又虑为胡广之中庸也。若是而一以柔道御之。是犹以水济水。必无以成交泰之功。伏惟皇上纪元之初。尝举韩愈感激媵阿之句。以风厉臣。于今三年。果已感激思奋乎。抑蹈常袭故而未克变也。臣闻王者以仁育万物。必以义正万民。民之贵于物也。则知义之行。当自贵者始。义行于贵。斯仁溥于物矣。所谓百官正而万民莫不一于正也。不然。则壅遏沮格之患。可胜言哉。程子曰。泰宁之世。人情习于久安。安于守常。惰于因循。惮于更变。非有冯河之勇。不能有为。于斯时也。凡程子所指二者之弊。自三代以至汉唐宋元明。盛极而衰。罔不由此。臣观今日在廷之意指。包含之意居多。其见诸施为者。则似乎宽裕而实纵弛。似乎详密而无关体要。至乐因循而惮改变。则尤为切中。且如臣条奏。下部议者。其说在可否之间。行之固属无益。不行亦复无害。而一纸空文。可以塞责。则姑议行之。以称皇上求言之心。以示不拒人言之意。其它则以为难行而置之者有矣。臣窃谓事当论是非。不当论难易。苟是矣。虽难而当行。若其非也。虽易而必不可行。昔之所谓难行者。若暨艳之欲清流品于吴。杜弼之欲惩勋贵于魏。以至唐之末造。用师于太原邠岐。是处分裂之朝。与积弱之势。诚有所甚难。方今天下一家。海内之势。固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也。而皇上好生之德。又洽乎民心。必无惊骇物听之虑。何嫌何疑。而一切以难行报寝哉。夫治病者必究其本。浚井者必达其源。将欲革弊正俗。不从其本源治之。而区区维挽于末流。曾何益之有。为人臣而惧失物情。莫肯任怨。此便私自营之计。非程子所谓英烈之辅。足以任天下之重者也。程子释朋

亡之义。谓如禁奢侈则害于近戚。限田产则妨于贵家。不能断以大公而必行。是牵于朋比也。龚焕曰。九二大臣所以进退天下人才者。惟亡其朋类。则能用天下之贤。两义相较。则龚说为优。极而论之。岂惟大臣。如治文书者。以律令为可否。而不牵于请属。则庶事无不厘矣。司纠绳者。以义理为权衡。而不夺于知交。则宵小无所容矣。此则朋亡之极致。虽屯可使泰也。而岂有平陂往复之虑哉。朱子曰。包荒非混而无别之谓。故必断以行之。明以周之。公以处之。然后用舍举措。无不合乎中道。盖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者。已不外乎此。虽成康文景。将有恶焉。惟 皇上之仁明。庶克比隆前圣。臣敢以责难之义。效狂瞽之说。仰冀 垂神察纳。天下幸甚。

进呈经说

程梦星

尚书梓材篇惟曰欲至千万年惟王子子子孙孙永保民
臣谨案诗之言天子万年。天子万寿者。不一而足。虽出于颂祝之词。而皆本于忠爱之意。是以圣人录而存之。若夫推本于先王之明德。而下及于民依。固未有如此之恳切着明者也。夫周自后稷始基靖民。积累深厚。本有享国长久之理。至成王时。郊廓之鼎已定。卜世卜年。不为不久矣。而周召诸臣。所惓惓致望者如此。岂诚有私天下之心哉。一姓相承。僭窃不作。兵革不兴。使民皆安乐寿考。无天札疵疠之患。斯宗子家相之责。克尽而无媿耳。然则其所谓欲者。非独抱此虚愿。为必将有绸缪式固之事焉。是故先王之成宪不可不遵。书所谓无作聪明乱旧章者是也。唐府兵之制。坏于张说。明开中之制。坏于徐溥。二人号为名臣。而轻变旧法。贻害无穷。其它私废法之徒。不足论矣。末俗之弊政不可不革。易所谓通其变使民不倦者是也。东晋陈邵之议。格于王导而不能从。韩范天章阁之对。仁宗用之而弗克竟。江左是以偏安。而宋室卒于不振。其它因循苟且之弊。抑亦不胜数矣。至于百年之计树人。则人才其先务。秦誓所谓保我子孙黎民者也。臣尝妄论三代以后。开国之初。戡乱致治之佐。皆敦朴厚重。思深而虑远。足以历数百年之规模。此非教化所致也。气运隆则人才与俱隆焉。及其耗也。文恬武熙。诡随容悦以窃禄而已。甚至背公植党。角立争胜。虽有愿治之主。而国事靡所与属。观于唐宋明之季年。可为长太息者矣。惟圣人于方隆之会。修教正俗。使士皆崇本实厉名检。通经学古。则朝野之间常有所倚重。以弭其隙而折其萌。其为益匪细也。三者皆欲至万年之大要也。三者皆得。则虽有小疵。不足以累大体。固可以蒙业而安。故说者谓三代之君。能守其祖宗之法。虽至今存可也。非虚言也。

进呈经义

赵青藜

周易损上九弗损益之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益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
臣案朱子本义。谓损下卦上画之阳。益上卦上画之阴。为损。损上卦初画之阳。
益下卦初画之阴。为益。是损之上九。受下之益者也。损卦之主爻也。益之
初九。受上之益者也。益卦之主爻也。既为二卦之主爻。则上九当言益上。初
九当言益下矣。今考二爻之辞。于损之上专言益下。于益之初独言益上。圣人
之垂训至矣。人君以一身受天下之益。必思所以扩其兼容并包之量。而动天下
以爱戴归附之诚。舍益下奚以焉。考之周礼大司徒所掌。辨之以土宜。养之以
保息。安之以本俗。聚之以荒政。凡所以为下计者。至周且悉。而其所以为益
者。又皆藏富于民。无解衣推食之劳。而自有家给人足之乐。此弗损益之之道
也。何咎之有。如或煦煦为仁。而从事于移民移粟之间。其道不足以行远。其
心不能以入人。虽亦有救于时。而究不胜其狭小之私。其于不言有无。惠而不
费者。未有闻也。故又曰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为天下君而不自利于己。
莫非王臣而不视为私属。可大可久。王道之至极也。三代以下。若汉之文帝。
唐之太宗。宋之仁宗。皆能合四海为一家。联兆姓为一体。其于爻所陈弗损
之规模。获益之气象。殆庶几乎。至夫居下而受益于上者。大泽非可幸邀。殊
恩岂易报称。是必劳悴有所不辞。利害有所不顾。身家有所不恤。知无不为。
为无不尽。此大作之道也。然又恐志大而才小。任重而谋疏。有忠君之心。而
无济世之策。亦徒足以速谤而增咎耳。岂所称元吉无咎者乎。易未有以元吉为
戒辞者。此爻本义。以为必元吉然后得无咎。故必如汉之汲黯丙吉。唐之杜如
晦房乔。宋之韩琦富弼文彦博范仲淹等。视国事如家事。为人之所不能为所不
敢为。乃于此爻之义为不愧焉。要之上之于下。犹父母之于赤子。下之于上。
犹手足之于腹心也。父母之于子。未闻有以家计者。即罄其家之所有以与子。
而父母不惜也。损之得臣无家父母之志也。手足之于腹心。未闻有以力作为劳
者。即竭其振奋之勤以效用腹心。而手足不靳也。益之利用大作手足之谊也。
君臣一体之理。上下相关之故。圣人于损益之初上二爻。观其深矣。

经筵讲义五篇

蔡新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臣谨案天人治乱之机。其微矣哉。欲治而不乱者。天心之仁爱也。不能有治而
无乱者。气数之乘除也。惧其乱而保其治者。人事之所以维气数而体天心也。
自盈虚消息言之。则天心有时不能胜气数。以制治保邦言之。则人事亦有时而
符天心。谓数不可逃。六月云汉之诗。何以光复旧物。谓时有可恃。元狩天宝
之治。何以不克令终。知此意者。于泰之三爻见之矣。夫泰极盛之时也。三亦
犹阳长之候也。圣人于否至四而后有喜词。于泰当三而即多戒惧。虑患之意深

矣。天下之乱也。不于其乱而生于极治之时。何也。开创之始。国势方兴。人心未固。君若臣早夜孜孜。无非为天下谋治安。为子孙措盘石。其精神之所周贯。天人实系赖之。履泰以后。上恬下熙。渐忘其旧。君以声色逸游。为无害生民。臣以持禄养交。为安享暇豫。进谏者谓之沽直。远虑者谓之狂愚。其上下之精神谋画。莫不徇目前之安。而图一己之利。夫图一己之利者。未有不贻天下之害者也。徇目前之安者。未有不来日后之悔者也。则堂陛之玩愒其一也。开国之初。简节疏目。网漏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恃法也。升平以后。巧伪渐滋。则文网愈密。以繁文縟节。为足以黼黻太平。以科条律例。为足以厘剔奸蠹。由是百里之命可寄。而颗粒铢两之出入。不敢专焉。钧衡之司可秉。而是非轻重之权宜。不敢问焉。使其君子无所恃以尽设施。其小人有所援以售巧伪。行之既久。人人但以簿书期会为尽职。而立法之初心。设官之本意。茫然莫辨矣。则政令之烦琐其一也。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当泰之时。民物滋丰。而民之游惰耗之。俗之侈靡耗之。朝廷之征敛愈密经费日增耗之。古者以庶而愈富。后世则以庶而愈贫。古者论贫富于民间。后世则计赢绌于内府。古者制国用。量入以为出。后世筹度支。则因出而经入。由是虽有恤民之令。而民不见德。徒有足国之计。而用不加饶。则物力之匱竭其一也。人才着国家之元气。拨乱之世尚功。致治之初尚文。皆有经世之远猷。泰运既开。承平日久。朝廷渐厌说论。士大夫讳言风节。拘牵文义以为学。熟习圆通以为才。卑顺柔诡以为德。靡曼繁縟以为文。俗以此为尚。家以此为教。莫不渐染成风。揣摩干进。夫贵之所向。贱之所趋也。家之所修。廷之所献也。在朝无骨鲠之臣工。则草野之诵读皆市心矣。居乡无廉隅之砥砺。则登进之事功皆苟且矣。则人才之委靡其一也。风俗者盛衰之本源。初泰之始。其室家妇子。里党闾巷。多有敦庞定集之思。厥后生齿繁。则家庭之诟谇日起。生计迫。则里巷之任恤渐衰。商贾之奢豪逾仕宦。狙狯之险健欺善良。朝廷敦宽大之政。然法行于愚戆。而疏于奸民。是长其桀骜之气也。吏治博安静之名。而蠹胥之弊窦日启。雀鼠之案牘常悬。是酿其刁悍之习也。则风俗之浇漓又其一也。此数者。或由矫枉之过正。或因时势之递迁。皆人事与气数相因而至者也。圣人知其然。故于泰之三爻。即戒以无平不陂。无往不复。霜虽未冰。月已几望。诚甚惧乎其终也。然可谓之气数人事。而不可谓之天心。天心之仁爱甚矣。自古虽当衰乱之运。其君臣能恪谨天戒。侧身修行。则天犹未有不予以治者。况其未雨之绸缪乎。诚使为人君者。凜兢业之小心。存无虞之儆戒。念六月云汉之诗。鉴元狩天宝之治。庙堂之上。恪恭震动。百尔臣工。惟怀永图。罔敢玩愒。以迓天庥。然后崇简易敦大体。重责成戒丛脞。则政令不烦矣。省浮费戒屯膏。修地利薄征税。则财用不匱矣。审好尚公赏罚。奖忠直黜浮华。则人才咸奋

矣。敦孝弟重农桑。严豪猾清狱讼。则风俗还矣。保大定功。和众丰财。有苞桑之固。无复隍之忧。岂不于食有福哉。而必自君心之无玩愒始。则欲尽人事以体天心而维气数者。诚不外艰贞之训欤。

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

臣案唐虞之世。臣之于君。规儆之意多。而颂扬之词少。其见于经者。帝德广运。益之所以颂尧也。然亦在舜即位之后。后世之公言也。不闻尧之时有此也。帝德罔愆。皋陶之所以赞舜也。然亦舜以明刑协中。让功于皋陶。故皋陶以好生之德。归美于舜。善则归君之义也。外此则所谓赞颂者无闻焉。而戒慎儆惕之词。不一而足。至皋陶此篇。明示以逸欲之不可开。兢兢业业之不可忘。而万几之不可旷。则信乎为君之难也。夫自公卿大夫以及士庶。莫不各有当为之事。则莫不宜存兢兢业业之心。然不过一身一家焉耳。一官一职焉耳。岂若人君为天下臣民之主。四海兆民皆仰赖焉。苟稍有自暇之思。则万几之来。日积月累。欲姑置之。则恐纪纲之不振。将分委之。又虑威福之潜移。故自古明圣之君。惟无逸而已矣。无欲而已矣。逸者欲之渐。欲者逸之根也。何以克之。敬而已矣。兢兢业业。敬之至也。逸欲之萌。初或以为无关于政治之大。无害于臣民之故。莫不始于微而终于着。始于细而终于巨。始多因一念之自恕。而终渐至众欲之交攻。其性情心术。必有潜移默夺而不可遏者。生心害政。发政害事。甚可虑也。惟敬则以天监为必不可欺。以民情为必不可愚。以清晏升平为必不可恃。以水旱灾祲为必不可忽。以左右近习为必不可狎昵。以声色货利为必不可迹殖。虽在纷华波动之中。幽独得肆之地。而所以兢兢业业。持守此心者。未尝敢有须臾之怠。此尧舜以来相传之心法也。三代以下。不无励精图治之主。然不敬则不纯。汉武帝建元之治是也。不敬则鲜终。唐明皇开元之治是也。不敬则多扰。宋神宗熙丰之治是也。其柔闇之君。固不足以语此。即负不世出之资。具大有为之志者。亦每每患此。此无他。兢兢业业之心微。而逸欲之念锢于中也。抑自古未闻有以逸欲教人者。而皋陶顾以教有邦为言。何也。天下之从不从令也久矣。人君诰诫号令。或重巽以申而人不从。至于心术嗜好之微。动作起居之细。有外廷所不得知。而天下从风而靡者。有诸内必形诸外。独之不可掩如此也。此皋陶所为惓惓也。夫舜大圣人。有虞之天下至治安也。而廷臣之所以进戒者。至极之于怠荒傲虐。甚之以朋淫殄世。类皆中主所不肯为。而亦若危亡之立至者。而已邻于诋诬。近于毁谤乎。乃诸臣苦口陈之。舜虚怀受之。上下之间无少疑忌。盖深见天命之不易。人心之惟危。而戒惧之不可以怠也。后世臣心益靡。主极日隆。大臣无有格心之论。人君不闻逆耳之言。泄泄自安。委蛇朝右。夫明主在上。臣将顺之不暇。此李林甫所以谀唐元宗也。岂足法乎。惟汉汲黯之于武帝。唐魏征陆贽之于太宗德宗。庶几近之。武帝

多欲。德宗猜疑。非能听言者。独太宗从谏如转圜。然于魏征亦尝怒之曰。会须杀此田舍翁。而于封德彝宇文士及。则明知其佞而用之。此以见厌直好谀。非独拒谏之君为然。亦明主所不免也。或又谓人君开谏诤之门。奖敢言之士。则臣下争为激切之论。以钓直声而取世誉。徒使求言纳谏之君。转而厌闻激聒之论。亦势所必至者。然此则论语有之矣。曰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其言而是则行之。使之知勉。言而非则置之。使之知愧。廓然大公。物来顺应。不夺臣下之名。而凡臣下之名。皆君上之名也。若未问其言之可采与否。而逆计其心之有为而来。则忠谏之路。必有逡巡而不进者。不几于因噎而废食乎。且人既日以正言告其君。则必不敢显以邪行示于众。君既虚公采纳而予之以名。则臣亦必天良感动而报之以实。是始而希誉。既而避毁。终而革心矣。此又以善养人。转移风化。王道之大者也。于以迓天休而邀景福不难矣。臣故因唐虞交傲之意而并论之云。

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

臣谨案观人之法。德与才而已。德者。就其身言之。所谓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者也。才者。以其事言之。所谓载采采者也。先儒释之。以为论其人。则曰斯人也有某德。言其德。则曰是德也有某事。诚有见于唐虞之取人。必才全德备。体用兼优。然后为纯品也。抑臣考其文义。按其本末轻重之伦。而知皋陶立言之意。固非漫无先后于其间也。德者本也。事所从出者也。事者末也。德之见端者也。世固有有德而短于才者。然亦不过拘慝谨愿。无大设施耳。非若有才无德之徒。其本既失。其事虽或可观。举无足信也。观人者必言其人大概有德乃可其某事某事之善。若徒即事以求之。未有不失之者也。宋臣崔与之曰。天生人才。自足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实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实存者次也。人君求贤。岂不欲尽得上者用之。而不可必得。则与其才浮于德也。毋宁德浮于才。唐虞之世。方鸠僝工。终于摈弃。而汉唐宋以来。小人接踵而起者。皆信之于一二事也。且夫小人而至威权气焰。足以笼络臣民。使一人惟吾言之是听。而为所欲为者。非实有英奇干济。负出之资者不能。昔司马光欲复差役。期以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开封尹蔡京。独如期奉约。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吕惠卿知大名。铁骑过洛。寂不闻声。诘旦伊川乃知之。叹曰。其才亦何可掩也。故自古未有无才而能为真小人者。亦未有无才而能动人主听者。更未有无才之小人而能害人家国者也。幸而遇精勤之主。明察之君。权无旁落。术不尽售。虽时露其巧计逢迎。亦终有所逡巡畏缩而不得逞。此封德彝宇文士及不能为害于唐。而丁谓王钦若未至貽毒于宋也。倘或喜其英奇。而乐其干济。势且入其术中而不悟。就使不竟其用。犹将为安石之祸宋。若一任其设施展布。俾得逞其阴贼险狠之才。几何

不为商鞅之治秦乎。夫安石毅然复古。欲兴三代之治。商鞅审时度势。坐收六国之全。亦岂后世琐琐薄技嗜利怀私所可比者。而其害已彰彰如此。此虞书所以为重有德也。

子言之曰为上易事也为下易知也则刑不烦矣

臣谨案乐记曰。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易简者。礼乐之端。而礼乐者。刑罚之本也。易系传曰。干以易知。坤以简能。天地惟易简。故五行之吏。四时之官。各司其职。而寒暑昼夜长养收藏视此矣。圣人惟易简。故命官分职。选贤授能。各举其事。而有亲有功可久可大视此矣。此政简刑清。治道之所以隆也。后世人不足而问之法。法不足而济以刑。上疑下之难知。而故为不测以神其术。多为防闲以定其志。下疑上之难事。而争为揣摩以迎其机巧。为隐匿以逃其罪。其始也起于上下之相遁。其究也。必至上下之相蒙。易事易知。两无当矣。夫法制禁令。圣王之所不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然要皆以人用法。非以法用人也。以法用人。毋论法未必尽行。即使令行禁止。而商鞅尚不可以治秦。毋论无法未必有合。即使引今酌古。而王安石终不可以治宋。无他。弊常生于所防之外。而情每拂于用法之中也。昔汲黯奉使。以便宜持节。发河南粟赈贫民。寇准欲擢指挥使。吏以例籍进。准曰。用牙官尚须检例。安用我辈。是二事者。下不以此自疑。上不以此为罪。诚有得于易事易知之意者也。若必须天下而纳之于科条律例之中。则燮理钧衡之职掌。几何不等于吏胥。而学士大夫之绳束。且将自同于舆隶。政体有亏。而廉隅日顿。正苏洵所谓以天下之大。而无可信之人。国不足以为国者也。是以人主于此。彰好慎恶。信赏必罚。使爵不渎而民作愿。刑不试而民咸服。汲汲于辨人才。而不汲汲于讲法令。是缙衣命篇之意也夫。

唐太宗问魏征曰臣上书可采及召对多失次何也对曰臣观有司奏事尝数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况谏者佛意触忌非陛下假之词色岂敢尽其情哉上由是接臣词色愈温

臣谨按有唐贤君。莫有过太宗者。太宗之德。以纳谏为首称。史册所载。如孙伏伽戴胄之执法以争。无殊于张释之。皇甫德参之激切上陈。不异于汲黯。帝皆优容嘉纳。可谓盛德矣。而魏征犹劝帝假词色以受尽言者。太宗以神武定天下。即位之初。置馆殿侧。聚四部书二十余万卷。选天下文学之士。令更日直宿。论讲前言往行。商榷政事。其天资英迈。博识古今。当时廷臣才识。未有能几及之者也。意其临朝之际。或不免有神圣文武之资。稍形于词色。故孔颖达以为位居尊极。炫耀聪明。则下情不达。诸臣召对之多失次。三分不能道一。其以此欤。然此犹就陈事者言之。未及乎佛意触忌而谏者也。佛意触忌而谏者。人臣之所极难也。显言之则近于卖直。讽言之则邻于刺讥。援引言之则疑

于迂疏。激切言之又几于毁谤。总之皆逆耳也。夫君之于臣。上下至悬殊也。臣之爵禄君所赐也。荣辱君所定也。不宁惟是。即身家性命。亦君所成全也。既已托命于君。谁不愿为将顺以自结于媚兹。而独甘为逆鳞以尝试于不测。必其实有忠爱悵惻之忱。不容自己者也。不然则其赋性戇直者也。不然亦其顾名思义者也。不若是。巧者必揣摩以迎合。拙者缄默以取容矣。李绛之对宪宗曰。人臣生死。系人主喜怒。谁敢发口谏者。就有谏者。皆昼度夜思。朝删暮减。比得上达。十无二三。与征所言。意正相类。是以圣明之君。迩言在所必察。陈言有所不厌。言及主躬。不嫌于过当。言及时政。无妨于过激。即有一二无稽勿询之说。亦第勿听勿庸已耳。夫岂无狂愚不知大体。以自触罪悔者。赖圣哲以免也。太宗惟能听受。故臣上书。亦多可采。而贞观之时。号称盛治。况由此而上之。为夏禹之悬鼗置铎。大舜之善与人同。又有大焉者乎。然则谏草之稀。不必盛世。直臣之众。愈彰圣主。读皋益之谏可以观矣。

经筵讲义五篇

任启运

仲虺之诰曰惟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用人惟己改过不吝克宽克仁彰信兆民

臣案称汤之德。至克宽克仁。彰信兆民。可谓至大。而必先之以不迩声色。不殖货利者。人君之心。百官之所待照也。万几之所待理也。譬之明镜。一尘之不集。而后其照全。偶有一物之翳。则明有不照之处。而用人处己。皆不能无误矣。故所谓声色。非必若郑卫之音。燕赵之女。恒舞于宫。酣歌于室也。所谓货物。非必若鹿台之财。巨桥之粟。人以贿进。政以货成也。凡一切可喜之事。可乐之物。其与吾耳目为缘者。皆声色货利之类。而吾心清明之翳也。孟子曰。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吾身耳目之物。皆与声色货利为缘。而声色货利之物。又日与吾耳目为诱。严以防之。犹惧其引。况可曰是区区者。何足以为吾清明之累。而迩之而殖之乎。微尘集而镜已失其明。微欲滓而心已失其虚。心不虚即不灵。而天命已汨其源。率性已违其则。如是而求用人处己之各得。必不能也。邵雍曰。情之溺人也。甚于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故物者。身之舟车也。物伤则身从之矣。身者。心之区宇也。身伤则心从之矣。心者。性之郭郭也。心伤则性从之矣。性者。道之形体也。性伤则道从之矣。夫食味别声被色。固人所以生。乃声色货利之易溺。而不戒之于微。谨之于渐。且曰是区区者。何足以为累。驯至于伤吾身。伤吾心。伤吾性。并用人处己之道无所不伤。是以载舟者覆舟也。可不为大惧哉。古之圣君知其然也。谨之于至微。戒之于渐习。左右前后。罔非正人。寢食起居。罔非纳诲。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瞽史有教诲之道。●御有诵训之箴。与其以声色乐

吾身。何如以规诲养吾心。与其以货利奉吾身。何如以理义饫吾心。如此则何人非师。何人非保。是惟无过。过必不贰。汤之所以用人惟己。改过不吝。由此道也。抑其所以不迩不殖者。又有本焉。伊尹曰。顾諟天之明命。孔子曰。君子之事亲也如事天。事天如事亲。身也者亲之枝也。性也者天之命也。一失其身。不可谓事亲。一失其性。不可谓事天。试当悦声怡色。玩货美利之际。惕然自问曰。天之所以命我者何如。必有心为之战。骨为之惊。而绝去之惟恐不速者。而安敢迩之。安敢殖之耶。故用人行政。以不迩不殖为根。而不迩不殖。尤以顾諟天命为本。

易曰临观之义或与或求

臣尝紬绎二卦之义。而知临之道在君能下贤以自益。观之道在君能观民以自考也。然而安民之道未有不在于下贤者。故孔子杂卦传。于他卦皆分释之。于临观独合释之。卦之例阳主施故能与。阴主受故能求。临卦二阳在下主与。四阴在上主求。观卦四阴在下主求。二阳在上主与。夫阳明阴暗。临之五六。曰知临大君之宜何哉。初二咸临。咸者感也。二阳在下。积诚以感乎上。是临之所以为与。六五虚中下贤。能取下之阳明以自益。是临之所以为求。舜曰臣哉邻哉。又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孟子曰。舜乐取于人以为善。是临之为卦。臣道在二之能与。而君道在五之能求也。综之则为观矣。就观象观之。九五阳刚。中正以观天下。是上有圣天子也。其下四阴。仰而观之。民无不顺。臣无不恭。是至治之世也。然臣于此卦窃有惧焉。初曰童观。小人之道。君子之羞也。二曰窥观。女子之贞。丈夫之丑也。三曰观我生进退。可进可退。不专于事君也。四曰观国之光。以受宠为荣。非不有其身者也。惟上与五同心。曰观其生。君子无咎。然曰其者位在事外。徒有其心。无所用之。故子曰志未平也。读此卦者能无有君无臣之叹乎。周公系爻曰。观我生。君子无咎。孔子传曰。观我生。观民也。言臣下惟知有己。不以民事入告于君。君欲自知政治之得失。不可不于民观之也。天下之民。有一饥者一寒者。君观之而曰是即我厚生之未尽也。天下之民。有一不若于道者。君观之而曰是即我正德之未至也。尧曰下民其咨。武王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圣天子之忧民如此其切矣。然则君于此将奈何。孔子知观民之道。仍不外于知临大君之宜也。故于杂卦合而言之。曰临观之义。或与或求。明乎观民而欲有以与之。必思下贤而有以求之。孟子曰。分人以财谓之惠。言计口而食之。终不能民生而厚之也。曰教人以善谓之忠。言家喻而户晓之。终不能民德而正之也。曰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言尧舜民人之育在得禹稷。人伦之明在得契。故曰安民之道。不外下贤也。人君果如尧之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之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念兹在兹。无日忘之。则如上之君子无咎。固与五同心者也。即初之童观。养之以正。未必非将来柱石之

臣。可以保我子孙黎民矣。二之窥观。率之以正。未必不如周南召南之妇人女子。皆化文王之德而化行俗美。置兔之士亦干城腹心矣。况三原欲进者。有不后先胥附乎。况四已来观光者。能不致身罔懈乎。上诚求之。下必诚应如此。而谓上有尧舜。下无禹皋。上有汤武。下无伊周。必无是理也。孟子曰。乐取于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或与或求之道。惟舜兼尽之。臣不敏。敢以此为说。

记曰仲夏之月律中蕤宾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毋躁止声色毋或进薄滋味毋致和节奢欲定心气百官静事毋刑以定晏阴之所成

臣案蕤宾之义。是时纯干。阳德方盛。微阴始生。似阳为主而阴为客。而先儒皆谓阴主而阳客者。阴既生而在内。则在内者为主。在外者为客。有必然之势矣。国语曰安静神人。献酬交酢也。阴之性柔而善下。能顺能悦。阳见其柔顺可亲。欢然酬酢似相得之晚。而不知由此以前。自复而临而泰。然后大壮。大之壮也如其难。即至于夬。而犹孚号有厉。即至纯干。而犹终日干干。夕惕若厉。若是乎其难也。乃甫一姤而易已言女壮矣。阴之壮也如其易。故古语曰。从善如登。从恶如坠。吾心理欲之几。贤奸进退之界。国家治乱兴衰之故。皆隐于至微。迁于不觉。甚可危也。甚可惧也。君子以一心之中和。位天地。育万物。要不外于斋戒两言。斋也者。湛然虚明。无一物之得撻吾心也。戒也者惕然儆惧。无一刻之敢或戏渝也。月令于仲冬仲夏两言斋戒。仲冬阳之始也。所谓于复见天地之心也。仲夏阴之始也。所谓于姤见柔之遇刚也。君子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何时不斋戒。何地不斋戒。而于此两言之者。阴阳之始。善恶之几也。中庸言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独。此之谓也。而于仲冬言去声色。禁嗜欲。于仲夏言止。言节。似于不必尽去之禁之者。非宽之也。是时干德全盛。阳德方隆焉。日中则昃。而于此未见其昃也。月盈则食。而于此未见其食也。骤而语之以声色必去。嗜欲必禁。似非人情。然而曰止曰节。已若怵乎为戒者。其辞若宽。其意深切矣。天地之道。有阳不能无阴。而此耳目口鼻之欲。亦人所不能无也。然天命之理藏于心。而耳目口鼻之欲乘乎气。合心与气以为身。心者气之帅。气者心之充。而身者天下国家之本也。心足以帅气。则足以检身。而理天下之本立矣。故安吾心。乃所以定吾气也。安吾气。乃所以安吾身也。今夫心。万物之鉴。万事之衡。微尘集之而鉴已不空矣。燥湿移之而衡已不虚矣。声色奢欲滋味。皆所以尘吾鉴而移吾衡也。偶一即之。曰是何伤。诚无伤也。偶一快意。曰是何害。诚无害也。然而姤者微阴之始也。而易曰女壮矣。坤之初六。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甚危乎其始凝也。诗曰相彼雨雪。先集维霰。甚惧乎其先集也。浸假而声之悦吾耳者沓而来。浸假而色之悦吾目者踵而至。浸假而滋味之适吾口者纷而集。我于此能不留情

乎。能不逐物而化于物乎。故曰止之。危乎其不复能止也。曰节之。危乎其不复能节也。又况声之来。必有进是声者。色之来。必有进是色者。滋味之来。必有供是滋味者。必争曰是何伤是何害。且必曰非是不足以怡情适性而爱养其身。非如是爱养其身。安得精神以理国家天下之烦。任国家天下之重。所谓其言大甘。其中大苦者。不可不察也。阴之性善下。若最有礼者莫如之。其用以柔。若最适吾意者莫如之。然始而窥吾欲。继而中吾欲。又继而逢吾欲。而奢欲遂无能复节矣。又况阴得其志。且假阳之势。窃阳之权。駸駸乎坚冰之至哉。君子之斋戒也。于声色之来。怵然若惊曰。此伐性之斧乎。于滋味之至。惕然为戒曰。此晏安之酖毒乎。常以道心为吾身之主。而人心之动于气者皆退听焉。则阴阳不至于争。而生理常存。而命自我立矣。至于百官。亦戒以静事而毋刑。天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动。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书曰。率乃祖攸行。阳主动。阴主静。阳动而妄。则阴愿乘之而作。故凡国家之多故。未有不由于喜事者也。其曰毋刑者。阳为德。阴为刑。董仲舒言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长养为功。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此以见任德不任刑也。如是而养吾身之太和。并养天下于太和。而阴之生者。不惟不足以害阳。而反足以助阳。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位天地。育万物。其道应不外此。如此则干德统天。阴虽浸长。而阴止为阳之助。不敢为阳之敌。丰之彖曰王假之勿忧宜日中。子曰王假之。尚大也。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言王心无欲。如日之中。则中天之治。且万世无疆矣。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臣案天地之德。仁而已矣。圣人之心。亦仁而已矣。易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非二物也。义者仁之大用也。由仁民而上之。则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仁民原亲亲之心所自流焉耳。由仁民而下之。则数罟不入。斧斤以时。墙桑之树。鸡豚狗彘之畜。凡于物用其爱者。亦仁民之政所必及焉耳。董仲舒曰。仁者正其谊不谋其利。孟子言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而文王系易。首言元亨利贞。孔子文言。言利者义之和。又言利物足以和义。非特言利。且合利与义何哉。天生百物。皆以养民。故干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天地之大利。即天地之大义。而即天地之大仁也。非利物而无以和义。非和义而无以为仁。故理财者圣人之所为利物。圣人之所为义以成仁也。夫后世之天下。犹古圣之天下。天地之生物。未尝息也。然而古常有余。后常不足。此无异故。惟理财之不讲也。理财之不讲。则以正辞与禁民为非之不讲也。大学曰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夫生众为疾。道之所为开其源也。食寡用舒。道之所为节其流也。以臣统观天下之大势。大约西北之财之

不理。在不能开其源。东南之财之不理。在不能节其流。夫雍州之域。禹贡所谓厥田上上也。冀州之域。禹贡所谓厥赋上上也。虞夏殷周之疆理在焉。古称沃野千里。粟支十年。则以经理备而畜积多耳。降及后世。问所谓沟洫畎浍。尚有存焉者乎。蓄泄无资。灌溉无术。其民但知畜牧之利。不知稼穡之利。逐末者日多。务农者日少。其名为农者。于耕耘种植。大抵皆疏而不精。此臣所谓源之有未开也。东南之民。于耕稼之术工矣。山泽之利。皆尽争之。几于搜山而采。竭泽而渔矣。其所入每不足供所。出其弊曰好奢。曰尚鬼。如江之俗。非百金不能葬。吴下之俗。非百金不能娶。家无担石。而出必美其服。鲜其履。若服麤布之衣。即忸怩而不敢出。且有一小燕会。而费中人之产者矣。一有疾病。则巫师簧鼓之。谓某神为祟。醮酬祈禳。小则数十金。大则百金。有因一疾病。而饱暖之家。荡于一朝者矣。一人勤动。终岁所入。不过十金。而衣饰相耀耗之。虚文僭制耗之。祈禳祷祠妖诞之说又耗之。如此而财力不屈者。未之有也。此臣所谓流之有不节者也。要其补救之术。则易所谓正辞禁民为非者尽之。正辞者示之以所当行。重本业。劝农桑。定昏丧之制。严贵贱之等。使知勤之可慕而民乐于勤。知俭之为美而民安于俭。禁民为非者。示以逐末之不如务农。奢华之不如朴素。渎鬼神之不如尽人事。而倡之皆自贵者始。则因天地自然之利。而为之辅相。为之裁成。此利物之所以和义。以其大义。行其至仁。使物物各得其所矣。

记曰豕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
臣案富国足民之道。具于曾孟两书。大学言生之者众。为之者疾。所以开其源也。食之者寡。用之者舒。所以节其流也。孟子言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所以储富于民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所以禁民使不趋于贫也。周礼以九职任万民。自三农生九谷。以及百工饬八材。商贾通货贿。嫔妇治丝枲。臣妾敛疏材。闲民移执事。而生之者众矣。以九式均节财用。自祭祀宾客羞服。以及匪颁好用。莫不各有定式。虽曰惟王不会。而要统于太宰。有不如式。太宰得以均节之。亦无滥费也。如是则用之舒矣。而犹恐九职之民。或惰。于力。故国语曰社而赋事。烝而献功。男女效绩。愆则有辟。而犹恐其或糜于用。故上下异服。老少异粮。未五十不衣帛。未七十不肉食。凡饮有诛。诗曰为此春酒。以介眉寿。采荼薪樗。食我农夫。此又为疾食寡之明证也。当其时内外男女。各修其职。各安其分。而又锦绣珠玉。不粥于市。衣服饮食。不粥于市。民生不见奢侈之可慕。而左道乱政者杀。又无妖淫邪诞之说。鼓惑其间。以故太和洋溢。疾疢不生。自无水旱。即间有水旱。而荒政十有二条。不过散利薄征缓刑弛力舍禁去几眚礼杀哀蓄乐多索鬼神除盗贼而已。初无汲汲不终日之计。若汉

武移江南下巴蜀之粟以救江陵。唐西都不登。至幸东都之为者。诚以九年之余。其备豫者素也。后世王政不讲。于民听其自息自耗自富自贫。夫口欲甘味。身欲褊衣。人之同情也。趋奢则易。返朴实难。人之通患也。止知目前相夸相尚之为美。而忘意外后日之忧。又细民之所同然也。非上之人早为之所。俗安得不日弊。民安得不日穷哉。臣不敢远论。即目所见耳所闻以为论。大抵北人好惰。南人好奢。夫冀之北土。唐虞夏殷之都也。豳岐丰镐。周之所兴。关中之地。天府之国也。今之地利。犹古之地利。而古之雍冀富。今之山陕贫。则以三代之沟洫修。而今数百里无一畎浍。沃野半叶为石田也。其名为农者。耕耘收获之法。亦鹵莽灭裂。曾不若江南之惰农。此错所叹为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其余游手者无限。古云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男惰而女尤惰。三辅左右妇女。自吸烟嚼槟榔外初无一事。如此而求无冻馁。必不能也。夫人食谷不过一升。价十钱至二十止矣。而烟草槟榔之价且半之。人安得不日穷。至于馁以死也。南人好奢而尤佞鬼。一燕之费。动逾十千。乡里妇女。必曳罗绮以为容。夫白穀之表。薄纨之里。贾生所太息为极奢者。今且藐为俭素而不足观美也。一昏而逾百金。一葬而逾百金。不则宁不娶不葬。甚且虑嫁女之无资也。生女即溺之。其背理而伤化至矣。十家之聚。岁必梨园演戏以酬神。皆终岁之资也。又有一种乡会。舁一土木之神。周游里巷。侍从之华。仪容之丽。鼓乐旌旗。数里至数十里。五年之田而不偿也。一有疾病。则史巫之说。起而蛊之。谓某神为祟。牲牢酒醴之赛。十年之田而不偿也。如此而求无饥寒。乌可得也。一遇岁歉。即

宵旰之忧。而议蠲议赈。诚救民之仁政也。

然臣闻京仓储蓄。止支四五年。设有大祲。若尧之水。汤之旱。蠲可尽乎。赈可乎。今以人口日升计之。一人终岁。食米三石六斗。中县约口。不下十万。府必什之。省又什之。则终岁一县之民。岁需四十万石。一省之民。岁需四千万也。故臣以为经久之计。莫若于北使民易其田畴。于南使民食之以时。用之以礼。古沟洫经纬之法。诚不易复。但劝民以力自为沟塘。就水可蓄者蓄之。大约方一亩之塘。旱可济禾十亩。其所开之地。即除其田赋。而改为沟塘之赋。民得开塘之利。则相效者渐多。不数十年。沟渠必多矣。沟渠多而水旱之灾渐寡矣。又募南民之精于农者。若古力田之科。优其给而使之教民耕耨之法。有成效则畀之官。若古田峻之职。则农事必渐精矣。其余从前荒弃之地。听民占业。随所树艺。不收其赋。从前荒弃之地。纵民树艺。有秋之时寡。罔获之时多。民安肯先出什七八之赋。而觊什二三之利哉。间有一年艺之而得利。则奸者必起而持之。贪民酷吏。又起而要之。此民所以宁旷而不敢业也。尽除其禁。则民必业之。而民可资以佐水旱之急。是蠲本无之赋。而民受不费之惠。

孰与夫散实费之赈。而于民仍不哉。记曰山林藪泽。民有能取蔬食者。野虞教道之。奈何不教而反禁之邪。若夫树艺之必禁者惟烟草。盖民之食不以时。而最多费者莫如烟。而烟之易禁者倍于酒。酒供宾祭之用。而烟非所必需。酒酿于家难察。而烟艺于地易禁也。烟禁而家之所省。可供一二人之食矣。此南北之所同也。至于南民之奢。尤在以礼节之。昏葬衣食器用职官当以级为差。余酌民情而为之中制。如衣服品官服绫缎。士子及民五十以上服绸。昏娶礼币几。金几。葬惟附于亲者从厚。其輿从仪文尽为之节。燕会岁时伏腊。惟得祀其先及里社。其余淫祀皆禁之。岁例演剧有禁。輿神巡游有禁。史巫祈禳有禁。如是则三年余一。九年余三。亦不难驯致也。盖民之奢非好奢也。偶一人俭则众共非笑之。夫亦迫于俗。囿于习。而不得不然耳。即民之为史巫所蛊。亦非好邪也。彼见其亲之疾危。而有一人言如是则生。则迫而信之耳。诚能使之晓然于如是之为礼。如是之为正。彼又岂肯多费而入于非礼。陷于邪妄哉。则一时虽似拂民之情。而实皆生民之性。正盘庚所谓丕从厥志者也。礼志一定。则民生日厚。民俗日醇。经久之计。应莫过此。臣固陋。敢因说礼而援大学孟子。及今所闻见以实之。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臣案六经无屯田之说。然此即屯田所自始也。古无所谓兵。兵即民之农者也。至战国有武卒。有召募。而兵与农始分。农出田赋以养兵。兵代之征戍以息民。夫兵果足以卫民。且代之征戍。则农力耕而食之。亦相报之义。无如承平日久。兵非兵直惰民也。视饷给以为当然。甘其食。褴其衣。且修饰仪容。如妇人好女。甚至典其甲冑弓刀。以供朝夕之醉饱。即朝廷恩恤之令屡下。而百金之赏。不足供其十日之欢。是兵之食无日而足也。食不足而兵何以足哉。猝有征讨之事。使令及之。则骨战齿。己身且不能自卫。况能卫民。是农民力耕而输之司农以养兵者。皆虚糜也。且兵之少而壮。壮而老。人之常也。身生子。子生孙。齿日繁。粮日益。亦必然之势也。老疾既足以糜饷。生齿又必为之加饷。日复一日。加于胡底。若必汰其老疾。则彼壮盛亦尝为国宣力矣。帷之施。可遽绝乎。若限其新增。则必使之不举子而后可。恐万无此理也。则莫如为之计经久。计经久则莫如设屯田。古圣人之养民也。非人人而衣之。人人而食之也。道在制民之产。使民仰足以事俯足以畜而已。后世不能如三代人授百亩之产。而于兵则犹可为计也。盖兵极多不能加于古者一国之民。而合计天下。其未辟之土。亦不下古者一国之土地。则欲为兵足食者。诚莫若屯田。汉文帝时从错言。募民徙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此以民屯。而即化民为兵也。屯之一道也。宣帝时赵充国击先零羌。罢骑兵而留步士万人以屯。使部曲相保。烽燧相通。羌人不能扰。田者乃蓄积日多。此以兵屯。化兵

为农也。又屯之一道也。二者居屯法之大端矣。兵之气欲其实不欲其骄。明戚继光募兵。惟农民许入行伍。市井游手。尽驱去之。故以战则胜。此即古人三时务农。一时讲武之遗意也。不然。养骄兵。如富家之养骄子。日饱之以肉。日啖之以果。一不如意则啼。幸而不啼。则阿保以为能事。而筋柔骨脆。一遇风寒暑湿。则疾疢大作。况望其蒙犯霜露。履山川哉。兵如此而望其为我战胜攻取。不可得也。兵之心欲其一。不欲其分。家无内顾之忧。则其前也有力。故曰士饱而歌。马腾于槽。气已胜也。不然。未行而先顾其家。气早馁矣。当出兵之时。负甲荷戈。赢三日粮而止。其递而输者悬悬也。则豫忧之而气更馁矣。故兵之食足于官。不如其足于家也。足于京。不如其足于地也。二者非屯田莫由也。且屯田则兵与地为安。唐韩重华之营代北也。东起振武。西越云中。口极受降城。凡六百余里。列栅二十。此非为国守。直为其家守。非为国战。直为其家战也。视遣戍之与地不习者相去远矣。且屯田则兵亦与农民为依。诸葛亮屯渭滨。杂居民间。百姓安堵。邓艾屯淮南北。农官民田阡陌相属者四百余里。视客兵之与民不习者又远矣。或曰屯田固善。然行之开国则易。行之继世则难。用之兵争之时则易。用之承平之久则难。耒耜虽劳。视锋镝之危则安矣。当此而使之屯。是去其所甚危。予以所甚安。有不难再计而决者。若承平日久。必不可行之明欤。然而陈恕之后何承矩亦为屯田使矣。屯雄霸诸州。当其时沮之者亦甚众。武臣既耻于营葺。而初年因早霜不成。议者益嚣哗四起。承矩不为动。卒以有成。众乃大服。则又何也。愚民可以乐成。难与虑始。不知久远之安。惟偷旦夕之逸。禹疏九河。徒卒大骇。未几而大使徒众民乐赴功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欲行屯法。必先密计天下可耕之地凡几。可使耕之兵凡几。但先募民之善农而无田者。量给其饮食之费。令其相度何处近水。于稻为宜。何处陆海。黍稷为宜。任其择地之上者自行开垦。不收其税。人见其收获之利。必有继者。不数年。而此耕者已成富人。则而效之者日益多。且举其率先而化导多者。授以散职。令焜耀于田所。曰此以农而得官也。由是而兵之愿耕。给以牛种。且教导之。奖励之。愿耕者日益众。然后官为之疆界。畀为永业。若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至檀顺。东至迁民镇。元脱脱成法具在。略可仿行。其后耕者即以先耕者为之师。如此则兵可化为农。又仿三时务农一时讲武之法。使先耕者亦与兵同其射猎。则农亦可化为兵。而兵与民之情胶固。守望相助。出入相友。民之情亦与地胶固。战则同力。守则同坚。普天皆王土。即率土皆王民。举天下若泰山而四维之也。斯足食足兵之至。即

民信之至也。

进呈经义

尤珍

周礼地官遂人职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

臣案遂沟洫浍川。圣人之所以备天时。尽地利。以奠民居。而为功于万世者也。画野经土。肇自黄帝。至成周最为详密。周之兴在西北。西北地多广平。非若东南高下相错。故东南水利。半由天造。而西北尽关人力。沟洫之制。不容以已也。其后初坏于鲁。尽堕于秦。亦非一日之积矣。汉唐宋儒者。每言复井田。其论诚为难通。然以井田之难而并置沟洫可乎。夫沟洫之制不定属井田也。郑康成注匠人曰。此畿内之采地制。井田异于乡遂及公邑。朱子曰。沟洫以十为数。井田以九为数。郑氏注分两项郤是。是则乡遂之田。不必画井。而遂沟洫浍川。既着于匠人。又复着于遂人者。非以其制之尽善而无以或易也欤。匠人言沟洫有广深之寻尺。然此但辨夫家之众寡。别径路之小大。意固谓路下即沟。沟畔即田。惟导之流行而不必拘其深广。且即其闲暇而相与修除。则以一夫治遂径。力无不足。积之合万夫以治川路。又岂有不足于力者。惟惮于作始而沟洫不治。则天时无由备。地利无由尽。民居无由以奠矣。窃计天时之行。以十岁为率。其间水旱。不过一二年。诚使旱有所畜。水有所泄。则岁当得八九熟者。而以其耕余。救其水旱。即岁岁有备。可岁岁熟也决矣。若夫地利之不尽。岂惟荒芜之谓哉。臣习见东南之田。一亩所入。其上者可得粟三四石。最下亦不减一石。西北田所入。其上者。仅得当东南之下。夫荒芜而不治。驱民力以垦之可耳。治之而未尽。将终无尽时矣。甚可惜也。是以沟洫之制。行于西北者。成效彰彰。不一而足。夫以水佐耕者丰。得以省挽运之劳。以水助守者险。足以限戎马之足。昔人已论之详矣。而臣以为河水之漫溢。亦可因以无虞。西北河患。秋汛为大。所以然者。西北之雨。多在夏秋。其滂沱而无所归。必泛滥而并纳于河。河不能容而堤将失固。非特其天气使然也。沟洫治而高平之地皆成沃壤。沃壤之区皆能容水。即皆代河为消纳。而汛可递减。大禹自言其治水而曰。浚畎浍距川者。此尔。然秦鲁之君。卒坏圣人之志者何也。其时徒知富国。欲加赋于民而恶无由。因以其所开之阡陌授之。曰我予尔田。尔输吾赋。民即有水旱之苦。而国固已独富矣。圣人不忍忘其民。故宁弃其地以为沟洫。而正供不妨于俭。饱暖必欲其遂。究之岁不为灾。而户日以增。民无失所。而情日以结。既富方谷。礼让可兴。和气致祥。所得孰多。臣故曰此万世之业也。

经筵讲义二篇

官献瑶

周官太宰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藪牧养蕃鸟兽五曰百工饬化八材六曰商贾阜通货贿七曰嫔妇化治丝枲八曰臣妾聚敛疏材九曰闲民无常职转移执事

臣按王者以天下为一家。必使天下之民各遂其生。而后作民父母之心乃尽。然非必家赐而人给之也。取材于地。而货不弃于地。用民之力。而力必出于身。力出于身而天下无游民。货不弃地。而天下无旷地。是以天下之利。养天下之民。而政之详备者。莫如成周太宰之九职。农工商贾之生财。人知之。至推而及于嫔妇。又推而及于臣妾闲民。则非周公尽人物之性不能也。就九职之中。生财最多者莫如农。而经曰三农。则博民而生谷者无不尽也。曰九谷。则相地高下。量时早晚。度种先后。所以顺土性。辨土宜者。无不尽也。乃其为天下万世筹贍足之计。而终不虞于人满者。良由园圃虞衡藪牧之政。兼修而备举焉。以天下地势论之。不过五土。就五土之中。可耕者。不过坟衍原隰止耳。若山林邱陵川泽间。或择其可耕者以授山农泽农。而其不可耕者弥望皆是也。是生于山林邱陵川泽之民。且有时而穷。故因地之利。而任圃以树事。任牧以畜事。任衡以山事。任虞以泽事。而山林邱陵川泽之民。遂得享山林邱陵川泽之利。而不至于穷。且非惟三者之民不穷己也。懋迁有无。互相灌输。而商贾所阜通之货贿。从此出矣。又嫔妇化治之丝枲。即园圃之所树也。百工饬化之八材。臣妾聚敛之疏材。即山泽之所产也。至闲民之转移。无非转移此数者。而天下之地利尽。天下之人力亦无不尽矣。成周以还。英君令辟。未尝不宵衣旰食。焦心而劳思。以农事为先务也。独至园圃虞衡藪牧之职。则废而不讲。今自大江以西。五岭以南。大概而论。山林邱陵居平地三分之一。而山则一望而皆童。林则一望而如赭。高林大邱。羽毛齿革。地实生焉。今多弃之。与不毛之土等。而长淮以南。大河以北。大藪大泽。古之鳧雁鱼。充牣其中者。今第为积水之壑而已。又燕冀齐鲁。地宜种植果蓏。今车辙所经。闾里井宿之间。所谓千树枣千树栗者不数见也。如是而物安得而不匮。物匮而天下之民。安得而不困。就令无水旱之灾。百谷用成。然而无田可耕者。已坐而苦饥矣。况天时不可恃。猝遇凶荒。百物腾贵。公私交病。职此之由尔。夫小民趋利如鹜。其处于山林邱陵川泽之间者。岂果甘为惰窳。不图富足。以听其山之童。林之赭。而邱陵川泽。举为弃壤哉。所以相视不前者。甲业之而乙戕焉。且业之者一。而戕之者百焉。是利未得而害已及之。逮理之于官。有司又视为资产细故。委之尘牒而莫之省。此所以荒其业。而莫谋其生也。若为之明立禁条。焚山林者有罚。竭川泽者有罚。漉陂池者有罚。盗取横侵者有罚。颁行郡县。以时申明约束实力奉行。有犯禁者。官为申理。得实严惩。或于所治内劝课多方。

整顿合宜。使民得尽地利而无余力。着有成效者。优予上考。其不称者罚如之。庶几州县之官。皆以是为先务。而民之良者。自相与封殖恐后。数年之间。吏习民安。生之有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孟子所云不可胜食。不可胜用。岂虚语哉。夫周官者。周公致太平之书也。而后世多病其难行。以时势不同。如井田封建之类是也。若太宰九职。田地之利。顺民之欲。事不烦而人不扰。又岂迂阔而难行欤。

周礼地官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稻人掌稼下地以潴蓄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浍写水以涉扬其芟作田

臣按周官沟浍之法。先王所为用人之力以尽地之利。任土之宜而补救乎天时之偏者也。而既有遂人职。复有稻人职者。遂人所掌旱田之法也。稻人所掌水田之法也。顾成周之时。遂人之法最详。其为利最溥。彼稻人之职。第以佐遂人所不逮而已。自周以后稻人之法浸备。其为利亦浸广。而遂人之政竟辍而不讲。何以明其然也。周官职方所掌之州有九。其地之宜稻者。惟荆扬二州耳。其余诸州。皆宜黍稷菽麦者为多。自遂人之政修。而此宜黍稷菽麦之土。旱常不至于干。水常不至于溢。地广而所入丰。则耕三余一。耕九余三。势所必至。彼稻人之所掌者。惟区区下隰之地而已。故曰。第以佐遂人所不逮。而法最详。利最溥者。莫遂人若也。秦汉以还。阡陌兴。井田废。而五沟五涂之法。亦从而废。乃稻人职所谓蓄水之潴。止水之防。荡水之沟。舍水之列。写水之浍。行于东南者。则未尝废也。岂惟不废而已。方且渐详渐备。渐辟渐广。而岁之所入亦渐多。曩之财赋。盛于西北者。今且转而之东南矣。东南之水田既饶。于是言水利者。又将以东南之法。行之于西北。如班固沟洫志所载。有郑国渠。龙首渠。白公渠。其溉田或至五千顷。或至万余顷。皆古稻人之遗法也。然同是法也。有行之而利者。有行之而利害半者。有行之未获其利而但受其害者。行之而利。必其为可稼之下地。而其土性又宜于稻也。行之而利害半。必其地势虽下。而泉源之迁徙靡常。或土性疏。而不利乎稻也。行之未获其利而但受其害。必其土不宜乎稻。且去水源远。其为防不因水势。为沟又不因地势也。夫南北异方。高下异势。燥湿异性。故旱田之不可为水。犹水田之不可为旱也。今必欲以荆扬之物产。遍植之雍冀。是第知言水利。而不知因地之利以为利也。且果行遂人沟洫之法。则西北旱田其利亦何减于东南。何则。西北诸州。其地之广轮。既数倍于东南。且谷之种类繁多。有宜五种者。有宜四种者。有宜三种者。周原膴膴。土厚而水源深。其肥沃比东南之涂泥。又奚翅倍焉。所患者惟水与旱耳。沟洫修而水旱有备。则西北诸州。岁之所入。非徒不减于东南。且什伯而无算矣。或疑井田既废。欲复遂人之法。势有所不行。是又

不然。夫善复古者。亦师其意而已矣。观周礼遂人之法。原与稻人行法不同。稻田不可一日无水。故以潴蓄之。以防止之。以遂均之矣。必以列舍之。而后以浍写之焉。旱田则潦之为患者十之六七。旱之为患者十之二三。故遂人五沟之大小不同。其实皆沟也。揆先王为沟洫之本意。第欲使水多之年。水行沟中而不泛。水少之年。又可畜沟中之水以滋田耳。今第相其地之下者以为行水之区。又相其地之最下者以为畜水之所。疏其节而阔其目。不用尽复古沟洫之制。而已获沟洫之利矣。然此非可以旦夕期也。又非一二人可以集事也。其道在以治地之法。责成有地治之官。今之邑令州牧。即古乡遂之吏也。三年大比。课其事之成否。果有明效者。大吏以闻。或加秩。或赐金。而毋易其任。其未效者。亦且课督之。以观其后。果无状。乃斥去之。其工程尤大者。官为民治之。其小者则劝民自治。如此则吏思效忠。何患不可与图事。民争鹜利。何患不可与虑始哉。夫今之为吏者。多置西北沟洫之政于不讲。其讲沟洫者。又第知有稻人之法。而不知有遂人之法。此西北所以岁比不登。民苦乏食也。臣故因周官而推论之如此云。

进呈经史说

齐召南

礼记王制大乐正论造士之秀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
三代育才之制。散见礼经。后世进士之名。昉诸此也。然考其序。则由太学而升。考其期。则通乡学计之。以九年大成为限。考其所业。则诗书礼乐为亟。所谓歌永其声。舞动其容。固不仅习其篇章已也。书始于点画形象。而极于疏通知远。礼始于洒扫应对。而要于恭俭庄敬。其习之也久。其由之也熟。是以筋骨强而血气和。知识开而精神聚。道明德立。足备国家任使。匪直以词翰之工而进之也。其论之也自大乐正。由其人教。即由其人举。情习而亲。夫岂无阿比之嫌。先王以为择贤而授诸权。不庸复疑其私。核实而征其素。不使摸索于不可知之域。体之以至公。而责之以至明。士于是乎服其教而壹其趋。此教之所由成也。升诸司马。孔氏引周礼释之。是已。抑古之学者。文事武备。未尝不兼。故文王世子篇。有春夏学干戈之文。则射御之事。自始生而志之。乡学而肄之。故文武惟其所用。公卿即为将帅。沿至两汉。此风未泯。刺史守令。多能以武节着。保障一方。不烦征调。则犹先王之遗泽也。科举之学兴。士专于揣摩剿说。读经辄从删削。经义尤多假倩。而实学微矣。其聪敏者。不过二三年。已能工文词。取科第学。欲速之敝。中于人心。而知类通达强立不回之士少矣。文体代变。司教者与持衡者。各拘所好。往往背驰。士乃靡所适从矣。文武之判。自六朝以后。渐不可复。国家之经费。由此日繁。而缓急或亡足恃。斯岂生才之不如古哉。由教之失也。夫士不素养。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

。人才不素具。而欲以兴道致治。犹为巨室而乏梁栋也。成材之道舍经术无由。治经之方惟实得为有用。故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亦思所以致其实者而已矣。

进呈经说

蒋伊

周礼地官至德以为道本敏德以为行本孝德以知逆恶

臣谨案此周制所以教国子之法也。人性之大。分仁知而已。而不能以无偏。所谓至德。即知仁圣义中和。体其全而不偏者也。所为敏德。即知之分居多。所谓厚德。则仁之分居多。合之孝友顺三行。凡皆于根本之地求之。非徒取其枝叶而已。国学之士。自乡学而升。记曰。凡语于郊者。必取贤敛才焉。或以德进。或以事举。或以言扬。本末轻重之分较然也。汉制。孝弟力田之科。辅之以乡评清议。故教虽不及于古。而人才犹盛。自唐以后。扬言之典弥备。而人才渐衰。明时。罢诗赋词曲之陋。而举归之四书五经。将使人因文见道。得其所性之蕴。而有以施之于事也。其简别颇严。故士犹有敦本务实之思。其后慕文风日盛之虚名。轻改旧制。人才于是乎始坏。臣请备陈其故。明初郡学。学止置廩生二三十人。皆肄诸学舍。阙而后补。人少故择取之也。精试牖少。故学臣得亲第其高下。肄诸学舍。故教官得以朝夕稽考。而不至舍业以嬉。此其制之善。所为隆于唐宋也。迨其后置增广生。置附学生。人数日多。卷帙益繁。学舍必不能容。则不得不听其散处。学臣决难亲览。则不能不有所假手。加以传车周巡。不遑处。其得与诸生相见者。仅试后一旅揖而已。此虽孔孟复生。必无以陶铸人才。此司教之职所以虽勤而实旷也。且夫入学之额既广。则幸进者多。录科之人愈众。则荐名者少。始见为易。而所业不必精。继见为难。且益以滋怠。臣窃计大县人文之地。诸生恒不减四五百人。其能以文词自见。中式及拔贡出身者。不过十分之一而已。其一衿终老者。且十之九。在北方之士。犹能勤苦力作。自谋生计。南方之士。不农不工不商不贾。乘学政之积宽而怠于业。则并不得为士。其实而言之。一游惰之民而已。一县之中。诸生之内。游惰者已三四百人。衣食每无所资。而衣冠反有所恃。于是隳弃廉隅。触扞文网。为有司患苦。国家亦安取此。此士风所以似盛而日衰也。臣尝闻本朝初年。入学之额稍隘。士转能力于学以求进。今额数日增矣。而力学者益寡。四书五经。以为干禄之具。而不知其为修己治人之方。其所为文。悉是剿说之余。而不足为躬行心得之验。仁智之性。既塞其源。惻隐羞恶是非之良。亦仅存而无几。本实拨矣。枝叶何观。为学臣者。又从而纵之。劣等每多缺额。劣行鲜能案治。用苟悦人情而已。非所以为造就人才计也。人才日下。则政事皆属具文。风俗无缘归厚。非所以为万年桑土之谋也。故为今日计。最

上以渐复明之初制。其次严等第纠劣行。学臣倘务姑息。以溺职治罪。犹足持其流。若因循不改。徒区区焉救正于文体之间。岂有益哉。至太学者四方所视效。明之初制亦颇详备。有余粟以给其家。有不次之擢以鼓其志。有硕学之臣如宋讷李时勉等以为之长。讷传称诸生趋走不中节。讷危坐自讼。时勉传称夜分携酒果。巡行劳勉。此教之所由成也。其后科目偏重。监生不得与齿。而祭酒一官。视同冗散。教事遂废。我皇上命杨名时孙嘉淦相继为祭酒。而命以成就人才。可谓得人。且知所先务矣。然嘉淦部务殷繁。成均之事。几同遥领。固不能殫其精神。与诸生相为浹洽也。谓宜精求其副贰。使谘禀成规而实致之诸生。朝稽而夕考。言教而动法。庶乎有所兴起。不徒博养士之虚名。今监中肄业士约三百人。在内者月给仅足糊口。在外者止得四分之一。每月两次赴监。为僦车买饭之费而已。有费于官而无益于士。甚不必也。臣察其定规之意。缘帑金六千两。不敷分给。而大学之士不满三百。则于观听不足。是以为此权宜涂饰之计耳。臣以为帑金不敷。尚可奏请。而养士之道。贵精不贵多。宜博求而慎取之。

志于道德者。必察其素行。志于经济者。必考其史学。志于文词者。必折以班马韩柳之法度。其有合焉。然后收之。各就其长而导进之。宽之以六年小成之期。俾得专精于学。优其廩给无衣食之意。而县不次之格以为之劝。如此则海内才能卓越之士。皆将欣然乐就矣。然计其足与此选者。亦不过百许人。不能多也。就此百许人者。长养而成就之。使其进而效用。必能有益于时。阙而后补。亦足以传绪于后。则亦不为少矣。孰与夫多而不精。无以异于郡邑之学哉。臣窃见近日喉舌节镇之选。其慎其难。下至庶僚。效奔办事之才不乏。求其深识远虑忧国如家者实未多见。是以庶言颇亡足采。庶绩未克咸熙。蠲贷虽烦。而百室未臻于盈止。浇薄成习。而五品未归于亲逊。是皆人才不逮之所致。虽皇上圣明。提纲挈领于上。百司庶务。幸无从脞。然可谓小康。未可为上理。窃恐更数十年。学术日非。人才日陋。将复如明之隆万以后。臣不胜私忧过计。三代以上之人才由于教化。三代以下之人才乘乎气运。由于教化者。递衍为无穷。乘乎气运者。一发而易竭。必也以教化挽回之。使人才迭兴。乃可以度越唐宋。比隆三代。臣先于编修任内轮奏。曾援王制大乐正升进士之文。略陈人才衰盛之故。词不别白。无以仰冀天听。兹复援周礼师氏之文。而详及于明之学制。惟圣主少意焉。

进书札子

夏之蓉

汉董仲舒曰养士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宋马端临曰汉初博士虽各以经授徒而无考察试用之法至武帝始立学校之官置博士弟子员皆

由仲舒发之

臣谨按国家致治之本。首在得人。而得人之要。必广其途以储之。使人不敢冒无实之名。则造就隆而贤才奋。故有其事甚习。其术似迂。而規制不可不详者。太学是也。汉初去古未远。庠序之事。已多阙焉。至武帝时。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乃进太学养士之说。帝善其对。置五经博士。元朔中。复置博士弟子员五十人。考西汉博士入官者。有疏广彭宣夏侯胜辕固后养之徒。博士弟子入官者。有儿宽萧望之匡衡施召信臣之徒。或以经术显。或以干济着。得人之效。于斯为盛。然臣尝有疑焉。太学养士。自汉以后。相沿不废。晋武帝时。太学生至三千人。唐贞观中。广学舍千二百间。宋立三舍之法。生徒来学。日益增扩。而得人不若西汉之隆者何也。所设非所尚。所取非所用。师法不立。而規制不定故也。汉崇经术。尚吏治。举士必问乡评。入官必试实迹。故通春秋即可以决狱。通尚书即可以治河。通周易即可以卜筮。通礼即可以议仪节定郊祀。通诗即可以朝夕讽诵。为陈善纳诲之实。未有不得其用者。其教之也。选名儒为学官。经术行谊。实足为弟子所则效。故博士官虽小。而朝廷大谋议。丞相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外。必列博士。引经据古以参其是非。重之也。试补弟子之法。郡国县邑。有敬长上肃政教好文学者。由令相丞长递察之。令与计偕。其核举之严如此。一岁皆辄试。通一经以上及高第秀才异等者。或补文学掌故。或以名闻。诸不事学及下材。皆罢遣之。其考校之精如此。故其时充选甚难。而成材转易。晋唐宋以来。岂不亦崇太学之名。然设博士为五经。而晋则竞趋庄老。设辟雍为实学。而唐则竞尚声韵。设成均为人材。而宋则端工科举之文。晋固不足道也。唐宋规模。仿佛汉氏。而所尚不存。徒为文具。则亦辗转相承。日趋日下而已。古人有言。经师犹易。人师实难。非独人师难也。经师亦自不易。汉之学者。通一经可以用之终身。后之学者。通五经不能见诸一事。夫太学国家所以造就天下之英才。自非德行道义。卓绝于时。而经术文章。可信今而必传于后。未足胜其任也。为之师者。如不过教以科举之文而已。三家之村。一哄之市。亦必有学究焉。成童以上。科名而工摹拟。习见习闻久矣。千里负笈。以观光上庠。听其论说。观其仪范。不过如此。尚足敦教化而造髦彦乎哉。且唐宋非无人也。阳城为师。而世奋于忠孝。胡瑗为师。而士习于经义。其明效大验。亦可已。唐由明经入仕者。不如进士。士皆重进士而轻明经。宋由太学入仕者。虽有上舍释褐。而亦不如进士之盛。其核举考校之法。又不如汉之严且精。此太学储才。所以为虚名也。伏惟 陛下稽古右文。于乡会抡才之外。各省学臣举拔贡生暨俊秀之士。得升太学者凡百八十人。较之晋唐宋以来。充入之数若甚减。而较之汉时博士弟子五十人之制。则已增矣。今诚力矫文词之弊。仿经义治事二条。详明規制。其属之经义者。易诗

书三礼春秋三传为一科。二十一史通鉴纲目为一科。或专通。或兼通。分为差等。以时稽之。以月试之。以岁省之。合者不合者去。其属之治事者。为田赋。为兵法。为刑为礼为历律。各令自署所长。分条考核。果德艺可观。大司成列诸荐剡。以备擢用。其余一切罢遣。如此则程材实矣。将使参著作之选。必有夏侯胜匡衡施之徒出焉。膺民社之寄。必有彭宣儿宽召信臣之徒出焉。且非独于此也。京师为首善之地。太学诸生。储才待用。则天下党庠术序。靡不闻风兴起。董子所谓教化之本原。不信然与。抑又闻之。汉世太学之制。诸不称者。郡国之滥充。博士之失教也。是在 陛下加意而已。

进呈经史二篇

陶正靖

周礼天官乃施典于邦国而建其牧立其监设其参傅其伍陈其殷置其辅臣谨案注。先郑以殷为治律。辅为民之平。后郑则以殷为众士。辅为府史。以今直省之制准之。殷则今经历理问主簿之属。府史则今书吏也。原设官之初。如经历等职名。本用以检详律令。佐治文书。顾其出身冗杂。人才凡鄙。反不如书吏之熟习也。于是权浸移于吏。而此数官几为虚设。又以书吏之不足寄心膺也。于是别延幕宾。幕宾中之才且良者。十不得一。其余粗习律例。略谙故事而已。而不才之尤者。或蛊惑其官。甚且制之。而与吏表里为奸。如往者田文镜之幕宾邬姓者。威行一省。遍布党羽。此中外共知者。又有近日粤西之幕宾。教其官以杀人灭口。逃窜无获。此见于弹章者。其干法乱政亦甚矣。所以然者。幕宾立身事外。劝惩弗及。是以敢于为非。加以声气交通。香火情熟。凡在上司之幕者。必不肯重绳其下。其或负罪逃窜。望门投止。互相容隐。是则 国家所与共治外者官也。而实非官也。幕宾而已。幕宾之所习者法也。而非法也。因缘为奸利而已。刑名家言。本不足致上理。而又使小人窃持之。欲求化民成俗之效。不亦难乎。往者侍郎吴应棻曾论及此。第欲别设九品掾司。仍是苟且迁就之说。是以格而不行。臣思经历等官。即汉之掾属。唐之幕僚也。然在汉唐时。长官得自辟署。故所用多得人。其名闻于朝。故功罪有所考。其贤者或升朝列。以致通显。故士有所劝。今诚欲除幕宾之积弊。则亦酌复此法而已。试以郡县言之。郡僚宜全置。州县之属宜增置。如所用幕宾之数。其资格则自生监及考满吏。皆得为之。由长官辟署。而闻名于部。不法者劾之。不胜任者易之。其俸禄则取诸其所以延幕宾者。于公帑无分毫费。其功罪则从其长。而以年劳序迁。尤异者许特荐。两司之幕亦如之。督抚亦如之。皆奏名而下诸部。两司以上所荐者。得升印官若府佐贰。如此则幕宾皆乐趋之。而经历等官多得其才。国无冗食之员。官收臂指之助。斯陈殷置辅之义也。柳宗元有言。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方伯连帅。然则经历等官。未可

以卑而忽之也。此数官之事治。则居其上者。可不劳而治矣。敢缘经义而罄其愚。惟 圣主详择焉。

汉书循吏传宣帝尝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无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臣谨案汉循吏之治。实足以厚民生而兴教化。为后世所莫及。其故何也。自罢侯置守。而天子所与共治天下者。太守而已。其下乃有令。令以民情白之守。守以闻之天子。是天子与民相隔无几也。其后增置节镇。为控制计。非为牧养计。至于大官猥多。则守令之承事逾难。而民情之壅隔逾甚。虽有为民请命之吏。上司且层累而遏抑之。凶荒待赈。往往稽缓。讼狱驳诘。动淹岁时。此吏治之所以不如者一也。汉时太守之权最重。其兵得自将。其僚佐得自辟。吏民罪非殊死。皆得自决遣。苟得其人。则千里之内。令行禁止。盗息民安。诚权重之所致也。夫权重固易以为非。亦易以为功。权轻则不能为非。亦不易为功。其贤者苦心干济。功不其半。其中才则谨自守。而文深猾贼之徒。倚法为非如故也。是谓轻于责功而重于防非。此吏治之所以不如者二也。汉世迁除之法。虽不能详。考诸史传。或县令征拜议郎。议郎出为太守。太守入为公卿。阶级无多。故久任之而不为淹滞。位遇已重。故人安于职而不萌苟且。今令循资格至太守。远者须数十年。精锐之气已消。戒得之患已及。固无足与共治矣。而其超资躐序者。又多得巧利捷给之才。徒长营竞之风。无补敦庞之化。此吏治之所以不如者三也。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宣帝又以太守为吏民之本。观于哀平以后。而吏民讴吟思汉。用启中兴。则吏治之明效也。夫治外之权。固不能不重。而假之于节镇。职名尊而统辖广。不免有隔膜之视。甚至有尾大之惧。此魏晋至唐。所以为失也。若归之亲民之吏则无虑此。此汉制之所以为得也。自三代以后。享国久长者。惟汉唐宋明。其为治亦互有得失。若以治外之制言。臣窃以汉为最近古矣。

进讲经义折子乾隆三年

彭启丰

行爵出禄必当其位

臣案盛夏之时。发生方遂。大君行庆赏之典。所以顺天时也。大尉。先儒以为秦官。杰俊谓有才。赞则引而升之。贤良谓有德。必遂其行道之志。长大谓有力者。则举建而用之。然犹恐有滥及也。故申之曰。爵必当有德之位。禄必当有功之位。书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记曰。爵人于朝。与众共之。人君驭臣之柄。莫大于此。设有不当。而徇一己之私好。则必无以正朝廷。正百官也。臣愚窃谓所以使之当其位者有三焉。一曰尊宰辅以崇其体。二曰恤臣以达其情。三曰久任使以专其职。明良之世。泰交一德。君不疑其臣。而臣自不欺其君。至于愆大臣之专擅。戒情之朋党。此为夫主威不立。庶政不修者

言也。若夫英明素着。躬亲万几。宵旰忧勤。无时或替。其左右之大臣必有耆艾硕德。从容朝廷之上。以培养元和。自能汲引善类。扶植忠良。故曰任贤勿贰。去邪勿疑。既知其为贤。则布以腹心。隆以礼貌。此国家体统所关。而凡陈力就列者。皆有所倚重矣。至如小臣。虽仅邀一命之荣。沾代耕之糈。未能当大任。与大议。然自其读书稽古之日。积思展布。亦已久矣。今日之小臣即他日之大臣。故圣王每优恤而厚期之。其厚期之至意。尤在作其敢言之气。有时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不可以位卑言高为罪也。台谏之官。以言为责。固当责以尽言。即翰林曹郎亦宜令分班陈奏。讲明经术。敷陈庶事。朝廷耳目既广。自能赞成清明之治。臣下支体辐辏。亦摩厉而不至于废。此安坐而获用人之至计也。天之生材。至不齐也。人之抱才。不相假也。有娴于文雅。未必能理刑名者。即如虞廷诸臣。兵农礼乐。各有专司。一官终身。不易其任。若甫履其地。旋改而之他。叩以政务。必茫然莫辨。亦有明习其事。而不肯精心办理者。夫既定三载考绩之典。则黜陟幽明。约以三年为断。非有大故。不轻去位。俾人与官相习。官与事相宜。推之郡邑守令。有民社之责者。使果吏习而民安。宜仿古者增秩赐金之制。即有殊擢。亦不迁其地。则惇大成裕之风。与明作有功之效。相济而成矣。古者累日以致贵。积欠以致官。铨之法。莫善于简要。莫不善于烦琐。删订册籍。判别岁年。吏书不得颠倒其间。而后画一可守。况人才之造就。亦必优游渐渍。俟其有成。苟非有奇材异能。震惊侪俗之望。宁循循焉守资格而不变。既可免壅滞沈沦之叹。亦足息覬覦奔竞之私。履之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礼之为。秩然不可紊。能使民志宁一。官人者亦较量先后。秩其次第。则章程厘然。志气恬然矣。凡此三者。要在人主之一心。公平正大。悉去偏私。举措自得其当。乾坤之量。无不覆载。日月之明。无不照临。所谓正其本万事理者也。书曰。百工惟时。抚于五辰。庶绩其凝。四时皆然。不但盛夏之月也。

卷十一治体五治法上

治法论

陆陇其

帝王之道。中而已矣。惟中故缓狱措刑而不厌其宽。诘奸锄暴而不厌其严。治具悉而不厌其烦。独持大体而不厌其简。此唐虞三代之治。所以万世莫与京也。苟不审其中。而徒徇于一偏。方其宽也。则奸宄肆行而不知诘。方其严也。则无辜触网而不知恤。方其烦也。则天下多事而吏弗能纪。方其简也。则教弛法废而上弗知飭。安在其能振风俗而感人心乎。汉唐宋之所以有古治遗意者。则以其宽严烦简偶合于中也。其所以不如三代者。则以合而有未尽合也。今

皇上绍承先烈。思所以整齐风俗。和辑人心。则宽严烦简之间。诚不可不加之意。然愚窃谓今日为宽严烦简之说者。皆未得其要而徒徇一偏者也。故见周礼之委曲烦重。则以为宜用烦。见太公之三月报政。则以为宜用简。见汉高三章之约。则以为宜用宽。见诸葛严峻之治。则以为宜用严。夫周公之治周诚烦矣。然其间岂无简者存乎。太公之治齐诚简矣。然其间岂无烦者存乎。汉高孔明诚一以严而一以宽矣。然宽者岂无用严之处。严者岂无用宽之处乎。盖宽严烦简者。为治之大体。因乎时者也。宽严并用。烦简互施者。为治之大要。随乎事者也。故善为政者。贵因时而知变。又贵因事而知变。苟谓时可宽而一乎宽。或可严而一乎严。犹未知宽严之变者也。谓时可简而一乎简。或可烦而一乎烦。犹未知烦简之变者也。皇上垂统方新。比之于周。则正成康制礼作乐之会也。其道宜用详。拟之于汉。则又文景与民休息之会也。其道宜用宽。此今日之时则然也。然以其事论之。则又有不可概论者。愚请得指其一二。而其它可以类推焉。今日之宜详者莫大乎尊卑上下之差别。宜简者莫要乎簿书文移之虚名。宜宽者在钱粮之诿误诏狱之株连。宜严者在吏胥之舞法守令之贪污。尊卑上下之辨。所以节淫侈定民志也。今胥隶得与搢绅同服。商贾得与公卿齐饰。而法制不立。其间将何所底止乎。宜命礼臣酌其差等。不厌精详。务为定式。庶贵贱不踰。而朝廷之名器。足为重于天下。此以详为贵者也。簿书文移。上下所凭以为信者也。然今上之施于下者。非必其尽行也。以应故事而已。下之申于上者。亦非必其尽行也。以应故事而已。而徒使奸豪得借以为资。而成其所欲。此可不思所以省之乎。宜务在必行。不为虚文。庶官吏得尽心于职业。亦以少损奸豪之虚伪。此以简为贵者也。钱粮之催征不可宽矣。然以分毫之拖欠而遭黜革。以限期之稍踰而加谴谪。不已甚乎。诏狱之审录。有不得已矣。然以一事之蔓延而累及千百。以一人之有罪而祸及亲属。不已甚乎。此宜以宽为贵者也。吏胥之舞法。亦既屡申饬矣。而舞法者自若。守令之贪污。亦既屡申饬矣。而贪污者自若。岂非舞法贪污者未必尽发觉。发觉者未必尽加诛乎。此宜以严为贵者也。故愚尝论之曰。宽而详者为体。严而简者为用。此今日之中道也。致治之谟。无踰于此。虽然犹有进焉。夫宽严烦简者。治之而非治之本也。治之本在皇上之一心。汉唐宋所以不如三代者。非独其政之未尽适中。亦其心有未纯焉。是故以至仁为心。而无杂乎偏私。以主敬为心。而无入乎怠弛。此又皇上用宽用严用烦用简之本。苟无是心而欲施之政事者尽得其中。岂有是理哉。

原法

朱仕琇

意者上与下同适于治之路也。法者所以象上之意。导天下使不迷于路。路之秦

而譎以越。行者始信而终疑。故明法者不可不先之以意。意立矣。则法其所立之景也。长短曲直。天下得进而求之。以推其不二。故令下而风行。教成而弗叛。意者何主也。曰仁义忠信是也。四者之为天下迂久矣。然四者道行。则匹夫负重。旅山海而无忧。一日失之。则兵起于室。故虽前世暴君干辟恣睢。而其张下郡县诏令。未尝不日以四者责望天下。诚见夫四者之足以藏身也。使天下诚如暴君诏令。以敦四者。则分明而恩固。虽剥肤椎髓。赤立穷困。犹徘徊濡忍。上下相维。以持暴君。则暴君之意。岂不得耶。故迂四者。是未睹四者之利也。暴君利四者。日诏于天下。天下瞠而莫应。以法坏而意不至也。修法奈何。曰刑名之家。曰严家无格虏。故明威以行法。细赏深罚以致威。威气中人则贼心生。其法之行。如裹针于絮而寝处其上。安其柔而不知偻于刺也。息偃辗转。未几而身血毙矣。商君则此亡秦。酷吏以此衰汉。法行之时。夜户不阖。道无拾遗。境内肃清。豪猾屏息。声震殊俗。远塞益北。上之人御此威而过自喜也。心泰意侈。巡山告功。刻石颂德。谓天下不足为。而子孙长治。然忠爱根芟。祸贼胎结。皮傅骨离。形强脉死。九族崩心。安问闾巷。一旦乘机迸裂。远近冰释。名号四起。城池自下。国亡之日。求一人死宗庙社稷不可得。秦之二世是也。威极而犯。法极而靡。苟取一切。不可暨于精微。垂之后世。是以明君不用也。故善制法者以意。不善制法者以威。世之说者。皆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故为天下宜明法而隐其意。若是则以诈令也。意倍仁义忠信四者。而举四者之法。挟非质张浮具以愚天下。天下即裸其法而衷其意。还以愚上。上下相譎。幽险荒芜。则人心败而世道忧。父不能恃子。夫不能恃妇。恤不能恃。任不能恃友。伏刃酒食。匿交际。礼容正色。以相篡取。圣口兽心。则四者反为天下市。故文忠市伪。文爱市忍。阴阳反复。泯泯棼棼。吾不意周公仲尼之训。直为盗跖佐奸也。举天下如此。则君人者何以安其位耶。一的立而万矢至。斯上人隐意之祸也。故诸葛忠武治蜀。赏罚严明。与商君治秦无以异也。一则车裂而民不怜。一则身歿怨家出涕。举国若丧考妣。不忍除服。白帽成俗。宣与幽之效也。秦民不敢议令。而忠武之震庸主不疑。则其心迹之宣与幽固可见矣。夫宣者求人知。知之则不逆其意。幽者畏人知。知之则其毒欺己而法讫不行。此商君之所处所以为可危也。夫商君营戎狄为鲁卫法。未尝不举四者也。而其反若此。故荀卿曰。宣而成。隐而败。闇君无有。周而成。泄而败。明君无有。上幽而下险。上明而下化。诚审于理乱之原也。故君人者必将以四者着之意矣。则哀矜惩创之思。闾然人皆见之。吹嘘百度。朝野震动。如春将雷。百蛰物皆鼓翼顿足。启穴吐土以俟出。则虽未下一令。未画一谋。而民固已早正以待之矣。由是图议大中。以规无弊。纲举目张。以持四者。原而流之。本而生之。不于其意少加损焉。则其政事之下。浩浩乎若江河。累

累乎若转丸于壁。知必无有滞之者也。赏一而劝百。刑少而威众。读诏书则泣。乐政成则歌。求其自而无可疑。故视听得一。而心志得齐也。是以朝廷清明。官吏信度。上下胶固。风俗美。易世之后。其教可复。夫意与四者皆不敝之器也。两不敝相合明示天下以系之。其明不可灭。其系不可解。此法之所恃以长固也。故偷主恃法。圣君明意。意立而法举。则王路不塞。百世长享矣。四者之利大见于天下。而迂之者杜口矣。暴君所日诏而不应。刑名之家所一切求而不能无患。而此已安坐而致之。指撝而天下从其袂。叱而鬼神应其气。夫近在方寸之间。不出席之际。而兆民之志已通。万世之理已得。正非索之幽渺。而荒远不可稽者也。则君人者夫何惜而不加之意也耶。

管仲论

任启运

管仲霸之始。王道所由绝也。而吾谓欲复王道必自管仲始。今有人焉。自崖而坠万仞之渊。其所由起者。必其所从坠之崖也。自中华而适荒外。其所由反者。必其所从出之塞也。管仲者王道所从坠之崖。伯功所从入之途也。故吾谓欲复唐虞三代之王道。必自管仲始。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孟子恶其假。非恶其仁也。不然。仲之存邢封卫。何异于武王之兴灭继绝。仲之连乡轨里。何异于周礼之井邑乘邱。乡长三选。何异于乡举里选哉。今以孟子贬仲之故。并仲所讲求之法而尽置之。是孟子特恶其假。而今乃恶其所假之仁也。唐虞三代之遗必不可复矣。吾于伊周而后。所深好笃嗜者。莫如管仲。其次则汉之诸葛武侯。唐之狄梁公。李邕侯。陆宣公。宋之韩魏公。李忠定公。明之于忠肃公。王文成公。其人皆具旋乾转坤之力。武侯固以管仲自比。其实狄梁公以下诸贤。其经世之学。皆深于仲者也。武侯之仁过于仲。而治迹反出仲下。盖仲所承者。禹汤文武之遗。而武侯所承者。季汉之末也。今之儒者。概以孟子卑仲。遂并仲所承禹汤文武之法。尽弃而不道。呜呼。此其所以终古不反者欤。

养民论

钱维城

治天下者。势而已矣。势之所在。道法出乎其中。道一而法不一。则百变而不离其宗。法一而道不一。则与世推移而要归于无弊。治民之道。无过教养。后世之教民。非犹夫先王之教民也。然求其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各得其所无以异。所谓法不一而道一者也。养民之法。在务本而节用。务本者勤之谓也。节用者俭之谓也。人情无不自爱其力。出所爱以图之。必不肯轻所爱而靡之。故勤者必俭。而劝俭必先劝勤。然而后世之患。不徒在于不勤不俭也。北方之田。一夫耕数十亩。犁而种之。不薅不培。无桑麻布絮之事。妇女嘻嘻而坐食。南方则不然。耕织之业。男女同力。其勤如此。安虑其不俭。然而衣食不完。与

北方等。其故何哉。后世之财与三代不同者二。古之所谓财。布帛菽粟而已。皆产于地而出于农。今不重布帛菽粟而重金钱。农夫红女。终岁勤劳。而所获或不易一握。此一握之物。又寒不可衣。饥不可食。而无之即无以应官吏而行交际。夫金钱既寒不可衣。饥不可食。而重之者谓得之而寒可得衣。饥可得食也。是其要仍归于布帛菽粟而止。而所贵乃在空虚无用之地。以无用制有用。于是不耕不织者有权。而本计失矣。古者计口授田。一夫百亩。其贫富之分。不过地有肥磽。人力有强弱勤惰。无大相悬绝者也。今则不然。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或无立锥。农夫受其田而耕之。役使如奴隶。豪商大贾。挟其金钱。买贱卖贵。子母相权。岁入或数万金。考史迁货殖传。富者不过万金。小者千金。今富者。或以数百万数十万计。夫布帛菽粟产于地。产于地者有恒数。积于此必歉于彼。今以一家而有数千百家之产。则以一家而致失业者数千百家也。金钱制于人。制于人者无恒数。积之既久则其势愈重。而其归之也愈大。是富者日益富。而贫者日益贫也。此二者。后世与三代异者也。势与三代异。则务本节用之说。适足以长富民而重困贫耳。且后世之患。尤在于贫者好自修饰。而富者多节啬。余幼时见有大吏者禁民婚娶。不得用彩舆鼓乐。而民之业其事。闭户不得食者数百家。有胜地。禁民不得游。伐其花木而薪之。而民之恃其地而食者万人。皆怅怅无所适。此不知通变之道者也。先王之制为冠婚丧祭。与岁时伏腊。令民皆得燕饮欢乐。交接往来者。岂徒曰将以行礼也哉。盖以顺其情而致其用。而有无相通之道亦存乎其间也。周礼荒政十有二。而曰蕃乐多索鬼神三者皆繁费之事。先王以为岁饥。贫民必无力于此。其能致力于此者。必其有余者也。因其有余而导之行礼以通其用。而贫民亦因其事而得食。此后世以工代赈之法所从来也。故多其节目。使富民皆得以自畅其情而乐于行礼。则贫民之得食者必众矣。节用之道。不可概而行之。若夫积重之势。不可骤返。则以渐除之。而先去其太甚。金钱之用不可去也。去之。失其富者不独商贾。而在国家。要使布帛菽粟稍得其用。民间贸易。尺布斗粟皆许相通。惟价极大者及行旅者。乃得用金钱。则农夫红女。非官租税无所用之。而金钱之势轻。占田多者不能悉举而归之官。立年而限之。自某年始。田已至若干者。不得增置。不五十年亦渐均矣。此与世推移之说也。

三代因革论一

恽敬

三代以上。十而税一。用之力役。用之田猎。用之兵戎。车马牛楨干刍粮器甲。皆民供之。而民何其充然乐也。三代以下。三十而税一。力役则发帑。田猎兵戎则召募。车马牛楨干刍粮器甲。皆上给之。而民愀然拂然。若不终日者然。何也。韩子曰。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

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虽然未既也。一人为贵。而数十人衣食之。是七民也。一家为富。而数十人衣食之。是八民也。操兵者一县数百人。是九民也。践役者一县复数百人。是十民也。其数百人之子弟姻娅。人数十人。皆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是十一民也。牙者互之。侖者会之。是十二民也。仆非仆。台非台。是十三民也。妇人揄长袂。蹀利屣。男子傅粉白。习歌舞。是十四民也。农工商三民为之。十四民享之。是以天不能养。地不能长。百物不能产。至于不可以为生。虽有上圣。其若之何。古者上有田而民耕之。后世富民有田。募贫民为佣。一佣可耕十亩而赢。亩入十取四。不足以给佣。饥岁则亩无入。而佣之给如故。其赁田而耕者。率亩入三。取一归田主。以其二自食。常不足。田主得其一。又分其半以供税。且困于杂徭。亦不足。此农病也。古者工皆有法度程限。官督之。后世一切自为。拙者不足以给身家。巧者为淫巧。有数年而成一器者。亦不足以给身家。此工病也。古者商贾不得乘车马。衣锦绮。人耻逐末。为之者少。故利丰。后世一切侪之士人。人不耻逐末。为之者众。故利减。其富者穷极侈靡。与封君大僚争胜。胜亦贫。不胜亦贫。此商病也。夫以十四民之众。资农工商三民以生。而几几乎不得生。而三民又病若此。虽有上圣。其若之何。恽子居曰。三代之时。十四民者皆有之。非起于后世也。圣人为天下四民日增其数。十民日减其数。故农工商三民之力。能给十一民而天下治。后世四民之数日减。十民之数日增。故农工商三民之力。不能给十一民而天下敝矣。圣人之道奈何。曰不病四民而已。不病四民之道奈何。曰不病农工商而重督士而已。夫不病农工商则农工商有余。重督士则士不滥。士且不能滥。彼十民者安得而滥之。不能滥故常处不足。十民不足而农工商有余。争归于农工商矣。是故十民不日减不能。夫尧舜之时。曰汝后稷播时百谷。曰畴若予工。曰懋迁有无化居。所谆谆者三民之生而已。殷之盘庚周之九诰皆然。此圣人减十民之法也。曰三代之时。二氏盖未行也。十民之说。可得闻乎。曰太公之华士。孔子之少正卯。孟子之许行。皆二氏也。有遣戍则已养兵有庶人在官则已顾役有门子余子则已有富贵之游闲者矣。其余皆所谓闲民惰民是也。然则有天下之责者。其亦于三民之病。慎策之哉。

三代因革论二

恽敬

然则三代之养兵。可得闻与。曰可。周制六乡为六军。六遂倅之。此民兵之制也。三代皆同者也。夫民兵既同。养兵不得不同。何也。周官司右掌右之政令。凡国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属焉。郑氏康成曰。选右当于中夫。选右则皆兵也。曰属焉。必非散之井牧者也。非养兵而何。虎贲氏虎士八百人。郑氏康

成曰。不言徒。曰虎士。徒之选有勇力者。夫徒皆食于官者也。非养兵而何。虎贲氏主环卫。然武王用之伐殷矣。周官八百人。而武王三千。是必有倅卒也。非养兵而何。非直此也。古者戍皆更代。更代必以期。期之内皆不耕者也。主刍茭之峙有人。主粮糗之供有人。主兵甲之用有人。主壁垒之防有人。与养兵何异乎。此兵之守者也。周公东征。至三年之久。穆王西征。至万里之远。皆驱之战者也。与养兵何异乎。夫司右虎贲氏。周之官也。则夏殷不能无勇爵不能无环卫之士可知也。采薇出车杕杜。周之诗也。则夏殷不能无屯守之卒可知也。殷余之难。荒服之勤。周之所由盛衰也。则夏殷不能无观扈之讨鬼方之伐可知也。是故民兵既同。养兵不得不同。盖古者大国不过数百里。小国不过数十里。疆事之争多。而越国之寇少。耕耘之氓可以战守。是故以民兵守其常。以养兵待其变。至春秋而有踰山海之征。连诸侯之役。战国之世。抑又甚焉。秦汉以降。万里一家。一起事或连数十郡。一调兵或行数千里。是故以养兵持其常。以民兵辅其变。二者交用。各得其宜。不可偏废也。且人之受于天也。古厚而今薄。教于人也。古密而今。故古者士可以为农。农可以为兵。后世驱士于农则士坏。驱农于兵则农坏。泛令之则诡入诡出于二役而无用。严束之则积怨畜怒于一役而不安。是亦治天下者所宜深计也。夫世之儒者。以汉之南北军为是。而八校为非。唐之府兵为是。而骑为非。夫南北军府兵。已非三代之制矣。何必此之为是。而彼之为非耶。况乎郡兵之法未改。则八校无害于南北军。屯田之制能行。则骑无害于府兵。宋之保毅义勇。明之箭手矿夫。则养兵且借助于民兵矣。是在养兵者善其制耳。不然取后世之民而日以荷戈责之。几何不速其畔也哉。

三代因革论三

恇敬

周官小司徒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贡赋之外皆役事也。起军旅。兵役也。田。田役也。役。力役也。追胥。守望之役也。后世兵出召募而兵役废。兵役废而田役亦废。守望之役亦废。所不废者。力役而已。至并租庸调为两税。而力役之征亦废。古之役事。无有存焉。周官乡大夫之属。比长闾胥旅师党正。乡官也。遂大夫之属。邻长里长鄣长鄙师。遂官也。汉曰三老。曰嗇夫。曰游徼。皆赐爵同于乡遂之官。唐曰里正。曰坊正。则役之矣。宋曰衙前。督官物。曰耆长。曰壮丁。捕盗贼。曰散从。曰承符。曰弓手。任驱使。则役之而且虐用之矣。周官宰夫八职。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书以赞治。七曰胥。掌官序以治序。八曰徒。掌官令以征令。其制历代皆行之。夫军旅田役追胥之役。民役也。府史胥徒之役。官役也。自民役废。而乡遂之官。等而降之以役焉。至宋而衙前之役。如官

役之府史。耆长壮丁散从承符弓手之役。如官役之胥徒。其官中之府史胥徒自若也。盖唐自中叶以来。天下扰攘。官役不足以周乎其事。遂取之于民以助之。助之既久。则各有职司。职司既定。则各有功过。其始以民役代官役之事。而视为固然。其继以民役供官役之令。而亦视为固然。其后以民役任官役之过。而亦视为固然。至熙宁之时。而民役不可为生矣。是故乡遂之末流变为差役。差役之末流变为顾役。差役则民劳而财日匮。顾役则民逸而业可常。天下无无弊之制。无不扰民之事。当择其合时势而害轻者行之。后之儒者。以熙宁之法而妄意诋诽。非知治体者也。且以后世官役之害民。为熙宁顾役之弊。则尤不可。何也。熙宁所顾之役。民役也。后世之官役。自周之府史胥徒而已然。三代圣人。赋之以禄以安其身。宽之以时以习其事。教之以道以正其向。威之以刑以去其私。如是而用之。岂有虎冠鹰击蚤螫域射之事哉。是故知官役之可顾而官府修。知民役之可顾而闾里宁。知官役之可减而苛扰之事除。知民役之可尽罢而海内皆乐业矣。

三代因革论四

恇敬

由是观之。圣人所以治天下之道。盖可知矣。利不十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此经常之说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此便私挟妄之说也。虽然有中道焉。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此权衡于前二说。而知其重轻俯仰者也。夫莫大于封域之制。莫要于人民之业。莫急于军国之务。而圣人一以宽大行之。况乎节目之细。寻常之用哉。夫人之养生也。日取其丰。人之趋事也。日得其巧。圣人节其过甚而已。如宫室之度。求其辨上下可也。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其不同者也。而民之荫室何必同。如冠服之度。求其行礼乐可也。夏之母追。殷之章甫。周之委貌。其不同者也。而民之短褐何必同。俎豆之华疏。不同于庙。干戈之瑯涂。不同于师。车旗之完敝。不同于朝。粟帛之纯量。不同于市。盖圣人之治天下有二。伦物之纪。名实之效。等威之辨。授之以一成之式。齐之以一定之法。天子亲率诸侯大夫士以放之于民者。必使如丝之在纆。陶之在甄。无毫黍之溢减。而天下之心定焉。若其质文之尚。奢约之数。或以时变。或以地更。故养生不至于拂戾。趋事不至于迂回。于是首出而天下归之。三代圣人。盖未之能易也。彼诸儒博士者。过于尊圣贤而于察凡庶。敢于从古昔而怯于赴时势。笃于信专门而薄于考通方。岂足以知圣人之大哉。是故其为说也。推之一家而通。推之众家而不必通。推之一经而通。推之众经而不必通。且以一家一经。亦有不必修者。至不必通而附会穿凿以求其通。则天下之乱言也矣。

封建论绿野斋文集

刘鸿翱

自秦废封建。柳子厚以为封建非圣人意。公天下之端自秦始。苏子瞻子由并主其说。刘子曰。子厚之论封建是也。其言周秦之公私则非也。封建之废存。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上有修德之天子。封建治。郡县亦治。然封建必德大乃治。郡县德稍次亦治。其理易明也。上无修德之天子。封建乱。郡县亦乱。然郡县必大不德乃乱。封建德稍衰即乱。其理易明也。故封建之天下。非尧舜禹汤文武之圣。不足以怀服。郡县之天下。汉唐宋元明之英君懿辟。一人独运于上。公卿大夫士承流于下。民未尝不获安。天为是虽不生尧舜禹汤文武。而天下已治矣。三代后天不能常生尧舜禹汤文武。则不能不废封建。或曰中原之地。不郡县不足以尊天子。边陲之地。不封建不足以控四夷。余则曰天之废封建。无中外异也。以天下之大。命将出师。反不如一隅之诸侯乎。是自割其土地也。是倒授兵柄于人也。是防边外之寇。而树边内之敌国也。国家威德鼎盛。彼或捍御外侮。以邀天子之宠命。一旦凌夷。即帝制自为矣。且汉唐皆威服万里。穷发之邦。无不梯山航海而来。边陲不封建。未见四夷之必能陵中国也。或曰异姓可不封建。同姓无土地甲兵。欲望其扶危定倾于丧乱之日。虽少康不能中兴。是又不知社稷之安危。国祚之短长。在王者之祈天永命。不在懿亲之私土子民。天苟未厌汉。光武崛起田间。克复旧物。何尝有一成一旅哉。天苟既厌其德。则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当秦灭周时。晋郑之亡已久矣。将焉依乎。且汉有七国之变。晋有八王之乱。明有燕宁之祸。尤同姓封国之殷鉴也。说者又谓。吾所谓封建。有封建之利。无封建之害也。如唐颜师古之策。勿令过大。间以州县。杂居而治。可万世无虞。嗟乎。太宗未行师古之策。故说者云然。太宗行师古之策而受其害。则说者不复云矣。夫国虽百里。其主得操赏罚生杀之大柄。则与天子同也。今匹夫匹妇之含冤。朝告于天子而夕罪其吏矣。如师古之策。即云不足以长乱。国小。则值王室之变。藩卫天子而不足。而主不贤。祸及民生而有余。以一眚之故。天子遽废其君。绝其世。非所以议功议亲也。以议功议亲之故。而使匹夫匹妇之冤不得伸。岂王者不使一夫失所之义乎。然则封建之不可复无大小一而已矣。吾故曰唐虞三代之封建。天也。秦之废封建。亦天也。汉唐宋元之末。海内分裂。雄割据。皆自相攻杀。合于一而后已。天不生尧舜禹汤文武之君。不当尧舜禹汤文武之时而议封建。是欲使天下之民无子遗也。岂天道哉。

井田论绿野斋文集

刘鸿翱

三代封建井田之制。后世谈治法者皆惜其废。然自秦历汉唐宋元明。非无英君懿辟。有志复古之主。而卒不能复。夫封建之废。人主有太阿独运之便。柳宗

元曰。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井田下有利益于民。上无害于君。而亦不能复。盖其势有不行者矣。论者曰。复井田必夺富民之田以与贫民。富民不服必生乱。苏眉山曰。使富民皆奉其田归公。计为川为浍为洫为沟为遂之繁多。必塞溪壑。平涧谷。夷邱陵。破坟墓。坏庐舍。徙城郭。易疆陇。穷天下之力。端力于此。不治他事而后可成。井田成。民之死骨已朽矣。余谓民即不劳不死。其势亦断不可行。何也。古者王畿方千里。公卿大夫元士采邑毕在其中。公侯伯子男附庸皆方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等。有卿有大夫有上士中士下士。其所食之田。不过如今之村堡。民之力穡以奉其上。略如今富民之佃。而又大半世禄。高曾祖父。与民相依为命。地狭则措理易周。情亲则甘苦不忍以自私。又择民之耆德。为比长闾师里宰党正。岁时简稼器趋耕耨。无异父兄之督率子弟。故上以诚爱下。噫嘻之诗曰。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下以诚戴上。大田之诗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上下乐而颂声作。故可行也。自秦并天下。罢侯王。置郡守。州县之大者。兼古方伯连帅之封。小者亦在五等之列。令之不常如传舍。吏胥士人耻为。民之狡滑嗜利者应役。是时而行井田。地既辽阔难周。令与民情又而不亲。约一县之众不下数十万户。民之二十受田六十还田者日可数百人。令之精神不足以给。必假手于吏胥。财多者得肥饶。财少者得饶薄。舞文弄法。讼狱繁兴。从殷之助。则防民之自私其力。从周之彻。则遗秉穗皆干罪戾矣。岂不殆哉。且夫蚩蚩之氓。日尽力乎南亩。一闻官府之命。则骇汗不知所为者。此后世之民情也。悍吏之催科。器奔逐。而民犹有恃者。国家一定之赋。纵浮收倍取。民犹得食其所入之余也。若井田行。则民之有田无田。皆悬诸令与胥吏之手。民不得而自主之矣。如何其可行也。张子欲买一方之田。画为数井。上不失公家之赋役。退以其私正经界分宅里。重本抑末。以示可行。夫张子井一方之田则可。如合通邑大都之田而井之。欲保弊之不丛生。虽张子不能。何者。井田第可施于私土子民之世。封建废而井田断不能复矣。如曰复封建以复井田。而国家之治乱。又不在乎此。故君子勿取于泥古也。

限田论汉史亿

孙廷铨

哀帝初行限田之制。王侯已下至庶人。占田不得过三十顷。过科者没入县官。此其议本于董仲舒。欲以抑豪强。塞兼并。少近古井田之意。为论甚美。而卒难施行者。以远于人情也。盖上古朴未散。万法相维。故其君可以众建而不争。其民可以耦耕而不乱。至周衰霸起。而古法已尽废矣。况又数百年。欲则古昔而为治。固未有万法俱废而一法独立者也。且如天壤之间。山高泽深。二气之能。寒火热。一人之身。股长指短。万象之表。鹄白乌黔。极其不齐之数。

至于倍蓰无算。固孟子所谓物情者也。今夫生民之有豪强贫弱。亦如是焉矣。天地得其理。则纷纭万感而胥育。王者平其政。则参差品而皆安。故夏殷之未造。井田无改。而桀纣之民贫。汉之初兴。阡陌亦无改。而文景之民富。在所以抚驭之者而已。固不必其齐同也。况当军旅灾祲之余。民有非业之作。野有不耕之田。欲驱天下而归农。苟有辟草莱以贍国赋者。惟恨其少。及其易世。各有分土。蒙业而安。遂欲裁多就寡。摧强为弱。为此纷纷者。贫者固怀非望。富者亦有何辜。非王政之平也。夫人情骤见倾夺。必不甘弃其所有。此不肯瓜分移寄。徒应空名。则必有攘夺矫虔。适资暴吏。而民始胶胶然乱于下矣。夫为治不本人情而好为高论。动以法古为名。甚则为王莽。不甚则王安石。祇以厉民而已。曷足尚哉。

偶记

陈鹏年

秦之暴不在长城。隋之恶不在敖仓。元之乱不在治河。安石之虐不在八股。惟其人既得罪万世。则虽有功于天下者。世亦且罪之。故为治当正其本而务其大。

识远则量大。虽至可震衽之事。视若寻常。其实原亦寻常也。武侯以王佐才。受顾命之重。但云先帝知臣谨慎。曹彬下江南。凯还时。但云至江南勾当公事回。昔人有德政。致猛虎渡河之异。对君问。但云偶然耳。今人梦得一钱。至旦还笑。掷骰遇采。逾日未忘。视此当何如哉。

涡河在淮之南。商船自淮入涡。至河南祥符县铜瓦箱在县西北二十五里以达阳武。阳武去卫河只六十里。此元人陆运之故道也。倘漕运中梗。河道未能遽复。而又不经黄河之险。此亦备急之一策也。

昔人推水学者。曰郑亶。曰单锷。郑亶详于治田。单锷详于治水。兼而用之。水利举矣。然行之大是不易。昔周夏二公。治水吴中。民初不便。询诸父老。父老对曰。相公开河功多怨多。千载之后功在怨磨。二公断而行之。功施到今。

书崔寔政论后

袁枚

崔寔政论曰。严之则治。宽之则乱。孝宣之治。优于孝文。仲长统曰。人君宜书此一通。置之坐侧。是二人者。教后世之君。日以杀人为事者也。夫政者正也。当其可则政矣。古之圣人与其杀不辜。盗失不经。议贵议亲。非宽也。刑人于市。与众弃之。丕蔽要囚。非严也。亦曰当而已。当则无所不治。不当则无所不乱。安见严者皆治。而宽者皆乱也。或曰寔之为此言者。目击元成之衰。孝宣之中兴故耳。是大不然。夫元成之衰。是昏也。非宽也。果其宽则萧傅

不杀。堪猛不诛。王章不死矣。孝宣之中兴。是明也。非严也。若果严则不弛酒食之禁。不除子匿父之条。不纵张敞之亡命矣。或曰寔此言。为桓灵之柔懦言之。是尤不然。善射者有志于杀人。其所杀者其仇也。不善射者有志于杀人。则旁穿斜出。必杀数十人而仇犹未死也。教英主以严犹可。教庸主以严尤不可。当桓灵之昏。党锢牢狱。毒流海内。李云寇荣张钧刘陶之死。寔犹以为未足乎。然则子产火烈之说非欤。曰。火明象也。明其法使不犯而已。不以焦烂为功也。古之人知英主不世出。昏主亦不世出。故为中人说法。曰御众以宽。曰宽则得众。曰宽而有制。未闻以严教者。以宣帝之明。而有意于严。故赵盖韩杨之死。犹不厌众心。况桓灵乎。吴刘廙作先刑后礼论。陆逊非之是矣。

名实论

张士元

天下之事。有本非格令之所限。而蹈常习故。若限于格令而不可稍变者。按其名则是。究其实则非也。试言其大略。一曰循例。一曰避嫌。古无所谓例。断之以义而已矣。无所谓嫌。出之以公而已矣。世道既衰。上不能无疑于下。下亦不能无疑于上。于是事之有例者。非例不敢为也。其无例者。以他事之例例之。亦非例不敢为也。令所当避嫌者。固不敢不避矣。即非令之所当避者。亦一切避之。何则。天下明毅之人少。而庸懦之人多。二事不利于明毅之人。而最利于庸懦之人。夫不循例不避嫌。而遇事奋发。有补于国家者。未必加赏。而循例避嫌者。虽逡巡畏缩。亦不加罚。则人臣何为而不循不避哉。此弊仍而不革。则举天下大臣小臣内臣外臣。皆奉格令以从事。而无由考其贤不贤才不才矣。故曰。不利于明毅之人。而最利于庸懦之人也。汉汲黯为谒者。上使往河内。视火灾。还报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烧。不足忧也。臣过河南。贫人伤水旱万余家。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持节发仓粟。以赈贫民。请归节伏矫制之罪。上贤而释之。丙吉治巫蛊郡邸狱时。宣帝以皇曾孙坐事系。其后上有望气者言使尽杀诏狱系者。吉闭门拒之曰。他人亡辜死者犹不可。况亲曾孙乎。使者还以闻。武帝亦悟。因赦天下。夫黯与吉之所全者大矣。使兢兢守常事之例。岂能成功乎。晋祁奚辞于军尉。悼公问孰可。奚曰。臣之子午可。公使午为军尉。军无秕政。唐太宗任魏征。或告征私其亲戚。帝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按之。无状。犹以其不避嫌疑让之。征曰。君臣同心。是谓一体。若俱存形。则国之兴丧未可知也。帝瞿然悔之。夫奚与征之不避嫌。岂可谓私乎。又如赵充国备羌。诏书屡促其出师。力持留兵屯田之议。护军等争之。充国曰。诸君但欲便于自营。非为公家忠计也。其上奏曰奉诏出塞。引军远击。虽亡尺寸之功。偷得避嫌之便。而亡后咎余责。此人臣不忠之利。非社稷之福也。卒从其言。羌人降服。然则循例避嫌者。得非内有所不足欤。惟事关君臣之分。礼涉显

微之际。则君子必循所当循。避所当避。不肯冒不韪之名。然此乃人臣一时之遇。而非谓可概施之常事也。且君之于臣。固当推心置腹。委任责成。而为臣者受国家之任。膺重大之责。亦宜慷慨赴义。有以自效。岂得苟且从事。而情同局外哉。台省之臣。以宣布诏谕为职。封疆之臣。以承奉文移为职。漫不省得失可否。自谓洁己奉公。脱然无累。则天下之事。果谁任之耶。汉世遇天时水旱。日星变蚀。川溢山颓。则三公引咎请退。若不可对人者。而郡县被灾害什四以上。则太守亦坐免。后世此道不行。虽国家有大灾异。天子下罪己之诏而大臣恬然不知惧。以为我事事取中旨。未尝窃丝毫之权。则国之治否民之安危。固不任功过也。然至国家有大喜庆之时。则隆恩殊典。锡予稠迭。亦未见有固辞不受者。是但享其安乐。而不共其忧患也。岂知巽慝巧避亦有时不能逃其谴责耶。是故用人之道。在核其名实而已。名实既核。则忠佞与优劣俱见。而朝廷可以收人才之实效矣。石庆相齐。齐国大化。黄霸守川。治行甚高。及两人为相。皆不能称职。宋王珪居翰林。欧阳公以真学士称之。至于进位平章。乃有三旨相公之目。假令石庆黄霸终于郡国。王珪常为学士。则亦天下之名臣也。诚何取乎台鼎之位。以暴其所短哉。

法制日知录

顾炎武

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废。而非所以为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风俗而已。故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周公作立政之书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又曰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其丁宁后人之意。可谓至矣。秦始皇之治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于衡石量书。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而秦遂以亡。太史公曰。昔天下之网常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然则法禁之多。乃所以为趣亡之具。而愚闇之君。犹以为未至也。杜子美诗曰。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又曰。君看灯烛张。转使飞蛾密。其切中近朝之事乎。汉文帝诏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夫三老之卑而使之得率其意。此文景之治所以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而上拟于成康之盛也。诸葛孔明开诚心。布公道。而上下之交。人无间言。以蕞尔之蜀。犹得小康。魏操吴权。任法术以御其臣。而乱夺相仍。略无宁岁。岂非天下之事固非法之所能防乎。

前人立法之初。不能详究事势。豫为变通之地。后人承其已弊。拘于旧章。不能更革。而复立一法以救之。于是法愈繁而弊愈多。天下之事。日至于丛脞。其究也。眊而不行。上下相蒙。以为无失祖制而已。此莫甚于有明之世。如勾军行钞二事。立法以救法。而终不善者也。

论治四则

魏禧

考核人才。绳以六曹之职。如学兵者。考其韬。学刑者。考其律例。最为切实不浮。然天下之才。有未必能专精一曹。而独能明于国家兴除之大故强弱之大势。断非常之事。定卒然之变。其精强于六曹者。至此或束手而无措。若必以专才绳之。则此等人皆遗弃矣。故循名责实之术。反有时而失人。司用人之柄者。不可不知也。余制科策。分六曹策士。而有通论国势治体之题。意盖以此。

古今之弊政有十反。重垦令而田益荒。行保甲而盗益横。讲乡约而不孝不弟益多。举俊秀而子弟益弃诗书。行乡饮酒礼。而父老益卑贱颠连失所。蠲灾荒之租而下益费。精庠序之选而士益伪。黜公府旧役。使良家子代之以除其害而民益困。纠墨吏而官益贪。惩蠹胥而吏益毒。门人问曰。可得闻乎。曰一言以蔽之。上下交征利而已矣。佃民田者费一。佃官田者费三。令下而不应。则以法勒其邻农。而近官之民田。不敢耕矣。是谓重垦令而田益荒。一家失盗。十家并坐。株连囚系。敲扑取货。故不闻官。则一家之害。止于被盗。闻官则十家之害。甚于被盗矣。于是见盗而不敢指。盗亦自知为官吏之资也。公行而无忌。是谓行保甲而盗益横。以为不孝不弟也。罪其子弟矣。又罪其父兄之失教。非行货不得释也。家有逆子。而父不敢闻于人。子未惩而父先得祸。则姑听而任之。是谓讲乡约而不孝不弟益多。诏举俊秀。则下产以上能识字者被蚕食。于是易业工商。窜为胥徒。是谓举俊秀而子弟益弃诗书。登宾席者破产百金。一时师生幸为肥身报怨之具。于是温饱市人年近五十者。闻将举盛典。则挈家逃匿于远僻。日用亡聊。愁苦生疾。有司或拘囚鞭扑。诬以隐慝。至有礼请甫临。而县梁仰药以求死者。是谓行乡饮酒礼。而父老益卑贱颠连失所。议上灾伤计亩科费。急于正供。幸而赐免。追征己尽。是谓蠲租而下益费。减弟子员额。以求真才也。则高值而多鬻。是谓精庠序之选而士益伪。良家子畏近官府。破家求免。免甲则签乙。乙以下递免。而老吏积胥。居然用事。故代役之令一下。则奸胥愈饱。良民愈贫。是谓除害而民益困。墨吏有纠。蠹胥有惩。则莫不责货而开释奖劝之。于是官胥之富者贫矣。贫复求富。则思以一月之得。偿其一岁之失。若饥者之望饱。而食于民必甚。是谓纠墨吏而官益贪。惩奸胥而吏益毒。语云兴一利不若除一害。君子不幸而居末世。虽有善政。吾不忍闻也。

治事人最要有。方处置得宜。然有大略有远略有雄。目前紧要着数。得一二可当千百者曰大略。事机出耳目之表。利害在数十百年之后曰远略。出奇履险。为人所不敢为。不斤斤于成败利钝之算。而目无全牛。气足吞敌。曰雄略。识不远者。不能见大略。器不大者。不能知远略。识远器大。而无雄才壮气者。

不能具雄略。雄略天授。不可学而至。故人当以拓充器识为先也。井田既不可行。均田亦不易行。惟限田不失古意而可行。然前人皆以法绳之。亦于人情不顺。惟苏洵田制近之。又未有画一之法。予覃思五年。作限田三篇。其法一夫百石止出十一正赋。过百石者。等而上之。加以杂差。若田多者。卖与无田之人。或分授子孙不过百石。则仍止出正赋。是同此田也。贫者得之则赋轻。富者得之则赋重。所以驱富民贱卖。而田不必均而可均矣。私谓三代以后。最为善法。质诸君子亦皆叹服。独家伯子以为不可。谓苟行此法。天下必自此多事。且后世天下之乱。止在官府缙绅贪残。民不聊生。不系富人田多贫民无田。苟刑政得理。民自乐业。何必纷纷为此也。浙江秀水曹侍郎名溶号秋岳则谓此法。议之南方犹可。若北方贫民佣田者。皆仰给牛种衣食于多田之富户。今即每夫分以百亩。耕作所须。色色亡有。田渐荒而赋不可减。数年之后。唯有逃亡。况望其以贱价买诸富民乎。陕西泾阳杨兰佩。名敏芳则谓田赋轻重。朝无成法。官无定规。吏因作奸。民多告讦。非天下县官人人贤能。则扰乱方始矣。予以三君言反复思索。凡数夜不寐。乃焚其。因笔记于此。以见改法之难为。独见之难任。人当国事。切不可轻试纷更也。

国家所以明礼义超越前代者。四书五经制科之得。而非八股之得。所以无经术远逊前代者。八股制科之失。而非四书五经之失也。以八股可观德。则奸伪辈出。以八股可征才。则迂陋已甚。以八股可明理。则圣学实昌明于宋儒。未尝有八股也。故为经济题。能如汉人制策。理学题。能如性理中之成文可诵者可矣。予于乙酉间作制科策。欲以四书五经命题。而以论策制体云。

论治

陆世仪

周礼是治国之书。盖古人封建。王者所治止于王畿以内。故书中所详。止于一国之事。使诸侯各如是以治其国。则天下皆治矣。后世治郡县之天下则不然。紧要在择守令。明黜陟。若守令得人。则青苗保甲之法。皆可徐举而无弊。王荆公不识此意。初执政柄。即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司不问守令若何。概以青苗保甲之事强诸天下。

是以治国之道治天下也。所以不终朝而坏。试观荆公治临川时。青苗保甲。原自有成绩。则知治国之道贵密。治天下之道贵也。古今异宜。为治者不可不审。

天下利而已矣。善言利者。使天下皆利其利。故己亦得利其利。不善言利者。欲一己独利其利。故天下亦各利其利。

古之天下礼乐尽之。今之天下赋役尽之。能平赋役。治天下为得半矣。

欲兵之精不如省兵而增粮。欲官之兼不如省官而增俸。

书王荆公文集后

袁枚

荆公上仁宗书。通识治体。几乎王佐之才。何以新法一行。天下大病。读其度支厅壁记。而后叹其心术之谬也。夫财者。先王以之养人聚人。而非以之制人也。今其言曰。苟不理财。则闾巷之贱人。皆可以擅取与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然则荆公之所以理财者。其意不过夺贱人取与之权。与之争黔首。而非为养人聚人计也。是乃商贾角富之见。心术先乖。其作用安得不悖。三代圣人无理财之官。但求足民。不求足国。其时黔首熙熙。一心归附。譬之臧获婢妾。仰食于家主。然所以畜之者。恃有恩意德教维系其间。不徒恃财以相制也。后世秦隋两朝。专求足国。不求足民。卒之与争黔首者。陈涉窦建德之流。贫民乎。富民乎。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民之有贫富。犹寿之有长短。造物亦无如何。先王因物付物。使之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而已。春秋时阡陌未开。豪强未并。孔门弟子业已富者自富。贫者自贫。而圣人身为之师。亦不闻哀多益寡。损子贡以助颜渊。劝子华使养原宪者何也。宋室之贫。在纳币郊费冗员诸病。荆公不揣其本。弊弊然以賒贷取赢。考其所获。不逮桑孔。而民怨则过之。以利为利。不以义为利。争黔首反失黔首矣。悲夫。

卷十二治体六治法下

拟策五道

韩菼

问天人相与之际。盖可畏矣。人事兆于下。则天表应于上。灾异者。固盛世所宜有。而人君强勉之所起与。然滋惧矣。我皇上以冲龄嗣历服。于天之不假易。盖兢兢焉。乃即位以来。彗星见于翼轸及娄。历十有三宿。京师地震。河北淮南水暴溢。侵庐舍。坏城郭。陕公元霜降。大雨雪。偃禾稼。杀人民。山东西大饥。人相食。江北旱蝗。都城堕陷十余丈。下视水中若庐舍然。或讹言佛出。相惊恐。盖五六年之间。变故多矣。我皇上饬躬斋精。思与海内更新。求直言。赦罪囚。已逋责。蠲租赋。发仓廩。赈贫穷。恤孤独。停不时之繇。斥贪酷之吏。恩泽及民甚厚。所以偕大小臣工。修省阙失者甚至。乃入春以来。白气天。长数丈。如疋练。灼烁有光。陕西益饥。民死相枕。河数溃徙。淮上州县被水灾。而畿辅亢旱不雨。五月癸卯。太白昼见。凡三日不灭。垂象着明。赫然可畏。夫变不虚发。缘感而起。厥咎何占。其应云何。何修何饬。而可使风雨节。寒暑时。年谷熟。星纬顺序。川后循职。以几于太和之盛。其悉意直陈。毋以讖纬乱经。毋以偏党害公。将欲究天人之际。明治乱之极焉。

问古之圣王。皆赖贤臣以共功名。一时之臣。无大小。无远迩。咸资其言。献其身。任与议常兼。而亡有顾望怀安之心。猗欤。其声绩顾不伟欤。降及后世。往往小臣议。大臣任。发言盈庭。而受裁于执政用事之臣。任事者之心不坚。而议者亦倾摇懈弛。无复慷慨言天下事。人才敝矣。治亦阙焉。我国家振厉官方。俾官得其职。职得其事。所以训诫之者甚备。然比见事无巨细。部院诸臣不任也。必督抚议。督抚不任也。必其属议。及议上犹不任也。

复递下以议。何任与议交相待也。其果有见于民生利害。政事得失。外吏言之。曰无容议也。台谏言之。曰无容议也。何任与议交相左也。今何以策任事者之心。而并以作议事者之气与。比奉 上谕。凡文书奏报。部院诸臣当以时定。毋借端驳察。而又谕言事之臣。务条利弊。毋泛论渎陈。约敕至矣。其遂可以破积习而儆惰靡否也。夫文移往复。纠举细故。非议也。坚守成例。非任也。果何以振飭在位。肃然更新以共图治理。俾文章政事。卓然有可观。

问古者完要塞。备边竟。亡敢轻弃尺寸地。所以卫民生而固吾圉也。曩以海氛未靖。惧奸民之为贼间也。而内徙之。滨海处所。悉斥为旷土。民窃至其地者。加法。此独智远览。无穷之计。不惜数千里之地。而坐销奸宄之萌。支解寇盗之具也。独是民以迁徙故。流冗失业。或阡于死亡。甚可哀伤。比年以来。贼益衰息。议者颇欲令民返故地。毋久失佃渔利。欲如议予之耶。恐为奸者不知法禁。或潜与贼市。以重为边竟忧。即勿予。是久苦吾民也。审何道而可。议者或曰。今兵多冗食。而所弃地故肥饶。即劝之佃作。所以收地利。省厚费。甚便。然诸军士大夫。劳苦于外。十余年于今。其勤甚矣。今巨孽未平。猥劳以农夫之事。疲其力于久废不耕之地。恐非所以慰征夫而恤远役也。幸今兵威远届。边鄙稍宁。甚惜此土田。不忍长弃捐。而未知所以兴复之宜。试条其可者。

问国家岁漕东南之粟以实京师。令民以道里之费予军。而官复定其耗。率三钟而致二。费亦甚矣。而江南省复岁运白粮十五万余石。计其僦费二十余万金。悉领于县官之经费。以粟贱时计之。不啻再倍于正额也。往者议罢运。令民输其直。于后则行半运。而余输直如故。顾粟贱而官不时其值。民甚苦之。不得已复岁运之旧。然官益萧然烦费矣。我 皇上念官与民之不可以偏困也。而思所以变通之。因令于岁漕之数。量留十五万石。令输其直。而即以所余之船与军。赍白粮而致之京师。此一转移间。不益漕。不僦船。不增一卒之费。而坐省大司农金钱十二万余也。然此岁漕十五万石者。不以漕而以金。其将安出与。均之出于民也。其果能时其直以敛民耶。抑不然也。方今粟钱不得其平。稽诸古制。宜出金钱以敛民之粟。顾益散粟于民间而敛之以金。得无使民重病。愿更有以权之。期于官民两利。无独困此一方民而后可。

问货利于刀。流于泉。钱之为言泉也。如流泉而百货通焉。往者法钱不行。而奸钱日蕃。因禁所在无铸钱。专令宝泉宝源二局铸作。挟铜积笼。奇羨而毕归之上。宜也。然官钱益少。而民益得挟其伪钱以自便。利权散于下。钱货壅于上。于法禁未便。比者令督抚臣各量其地。与应用钱之多寡。复开鼓铸。其地丁课税。民得赋钱率什之三。而官之予兵。及给诸经费亦如之。此故往例。而益明厉其法。欲使必行。庶几乎钱之流通。可日月冀与。然尝思其制。间有未安。官钱之直贵。民颇不便之。一矣。以官之直予兵。兵转而他售。将无所焉。二矣。吏操造币之势。咸殽杂为巧。三矣。欲毋惜铜爱工。使质重而工良。又恐采铜日蕃。究无所取赢焉。四矣。钱文不精而直又重。则隐屏盗铸者得而乘之。五矣。凡斯所虑。阙而不图。何心计之鲜也。能商功利者或不乏矣。其务有以权之。欲使货贿流通。下以便日中之市。而上为国家收鼓铸之利。期于余财贯朽而不校。称盛治焉。

法令应归简易疏康熙四年

广东总督卢崇俊

奏为政归简易。以端治原事。臣闻民生休戚。动昭天象。国家利弊。实系民生。使果弊尽革而利尽兴。自当有休靡戚矣。臣窃以为国之大利在于政治简易。而国之大弊在于法令繁多。何也。夫法令一多。则内外衙门。在大官惟成例是遵。每多查驳之烦。在有司惟功令自畏。有不遑救过之虑。岂能计及民生之休戚。而施抚字之仁耶。且因丛迫之际。以致左右作奸。则民生愈受其困矣。若政治一归简易。则大小臣工。各有暇豫之精神。衙门各役。莫施鬼蜮之伎俩。是害不除而自绝。利不兴而自溥。不必求遂民生。而民生自遂。故古来止颂宽大之为美政。未闻以文法之繁为善治也。夫一法立则一弊生。故法愈多而弊愈滋。夫滋弊缘于法多。则救弊惟在减法。有不辨而自明者矣。向来立法之密。其意在于除弊安民。奚知弊反从此而滋。民又从此而扰乎。恭逢我皇上智仁天纵。知大计军政之循陋规。知考满等第之恣营求。而毅然停之。知四部考成之繁琐丛弊。而归并户部综核。知各关差官之骚扰商民。而责成地方征收。天下官民商贾。已受无穷之福。此即多事不如省事之明效也。今日求治之法。不须远法前王。但就皇上此念而扩充之。将六部现行事例。命其逐件讲求。如书有云。刑故无小。宥过无大。止将贪暴奸私。明知故犯者。按例处治。其余因公获过者。概免琐议。减之又减。直至于必不可减而始存其大且要者。则法令简明。大官易于综核。有司得以展舒。始能共讲抚字之术。以遂民生而回天象不难矣。

请省奏销驳查疏康熙九年

给事中姚文然

题为请慎奏销之驳查。省冗奏以节 睿劳事。臣惟章奏之最繁者。奏销之驳查。但钱粮款项未清。驳查必不可省。言省驳查则非矣。惟有不应该驳而驳者。以至内外屡题屡覆。频渎 宸聪。此等之类。实属可省。臣举一二事言之。如湖广省康熙六年兵马买用豆草等项。价值共五万余两。初经部覆湖北巡抚刘兆麒。湖南巡抚周召南。奏销康熙六年钱粮两疏内。俱云草价与定价相符。豆价比上年减少。均应准销。于康熙七年五月九月各奉 旨依议钦遵在案。乃七年九月部覆湖广总督张长庚。报销康熙六年兵马钱粮一疏内。又称豆草价值已浮。难以照算。请 敕下该抚覆减具题等语。臣查康熙六年该督报销湖北湖南之豆草。即湖南北两抚所奏销之豆草。三疏本属一事。款项价值相符。何为三月之内。一允一驳耶。至康熙八年二月及五月内。湖南北两抚具题。该部两疏具覆。俱称豆草等价。查已于奏销康熙六年钱粮案内。准销在案。均无容查议等语。是康熙七年准销于前。康熙八年照旧准销于后。则中间七年九月内之一驳减可省也。省此一驳。而后此该抚两次具题。该部两次具覆。皆可省矣。又如广西省郁林三里全州等营。节经经略臣洪承畴该督于时跃等题准该营全支战饷。屡年奏销无异。乃部覆广西省康熙四年五年奏销钱粮两疏内。将各营所支战饷数万两。俱驳令追扣。累经督抚提臣疏请免追。部覆不允。最后该抚金允祖两疏具题。该部于康熙八年八月及十二月内两疏具覆。皆称该督卢兴祖于康熙六年具题。减战兵改为守兵。此四年五年战兵支过钱粮。俱系未定之前支給。相应免扣等语。是顺治十三年。康熙元年。节次题准全支战饷于前。康熙八年。题覆照旧免扣于后。则中间奏销康熙四年五年钱粮疏内两次驳扣可省也。省此两驳。而后此抚臣屡疏请免。该部屡疏具覆。皆可省矣。此臣所举奏销两案。皆见于章疏者也。旧例疏外更有驳单。胥吏查册呈单。多者至数十件。其中岂无不应驳而驳者乎。臣思户部与别部不同。钱粮款项千端。卷案牵连数载。言事者累月查一二件。事后指摘甚易。任事者一日行百十件。当下稽察甚难。因此反复思维。该部事务既已因繁得难。必须求易于简。而求简之法。先自求详始。盖省其应省者简也。先辨其应与不应者详也。从来堂官执要。司官执详。臣请三言蔽之曰。司能详则堂可简矣。人能详则事可简矣。始能详则后可简矣。伏祈 敕下该部。详饬该司。凡遇驳查款件。无论列疏开单。最初加详慎。或有关涉两司者。须彼此移覆明白。有卷连远岁者。将旧案细查原委。部例壹则断两行之路。旧案熟则收胥吏之权。应驳者必驳。不应驳者即省。庶内省章奏之繁。外省驳查之累矣。

请简承追章奏疏

王奂曾

伏见我 朝立法。远迈前代。提纲挈领。百度具修。即如吏部考功司。职掌议

处事件。号为最烦。然 钦部事件处分则有汇题。盗案处分则有汇题。而正项钱粮奏销。户部会同吏部。一省各一次具题。以及盐课驿站等项奏销。类皆先有常期分省总题。凡以定例在前。胪列题明故事。可不烦而整齐易结也。独杂项钱粮。户刑兵工各部。随便将承追未完之官。移交吏部议处。吏部有并四五案具题者。有并二三案具题者。亦有一案具题者。虽因便并省。而一年之内。此等处分犹不下六七百疏。合之督抚原题。一年或至八九百疏。章奏之烦于此为甚。我 皇上励精图治。万虑周详。即不以烦琐为厌。然臣子之道。列在言路。苟有一得。可以佐 圣政。无烦 圣虑者。谊不容苟默已也。臣惟承追未完处分。自有定例。而参处之时。则总以其人之承追不力为词。合无令各省巡抚。每年将该省州县承追杂项钱粮之官。查明案件。行令每处分晰完欠项款。各造一册。定于奏销正项之后。具疏总题。各部按册核明。会同吏部。通作一本具题。处分仍照定例。自该员到任经手之日计算。承追一年以上不完者。降俸督催。其原参亦仍照定例。罚俸督催。于办事则甚清。于题奏则甚简。提纲挈领。法莫便焉。臣更有请者。各省亏空之案。有承追十余年至二十三十余年。年年参处。并不完结者。其果家产尽绝耶。州县何不出结详报。司府何不加结转详。该抚何不据结保题。其尚有家产可变耶。该州县身在地方。按籍可考。该府亲临上官。严查可得。该司该抚。若果认真督催。计日可楚。乃既不具结保题。又不力催结案。使 国家徒蒙追比之虚名。终不获完补之实效。迁延岁月。视为固然。官旷事堕。莫甚于此。臣请 敕部通查见在各省亏空未完之案若干。每案数目若干。其承追自原任至回籍共历若干年。造册进呈。行令各该抚逐案备查。果系何因。迟久不结。务期明白立限具疏奏 闻。力清积案。在外不徒循报参之具文。在部不徒幸驳查之为利。体 国奉公。实心治事。亦振起庶官积玩之一端也。如果臣言不谬。伏祈 敕部议覆施行。

敬陈时务疏顺治十七年

给事中姚延启

伏读 上谕。因天旱灾变。引咎省躬。令臣得极言时事。宽其忌讳。臣谨摘时务中有关 君德。有裨 国计民生者。列为七款。伏祈 皇上垂察焉。一建言诸臣首宜优恤也。言官之设。原以补衮批鳞为职。若止纠绳臣下。而不敢匡弼 君父。则唯诺盈廷。何贵吁咈。今 上谕所云。十二十三年有言官处分者。如季开生李等。戇直犯颜。业已身膏原野。伏祈 皇上特准骸骨归葬。家口还乡。仍加优恤。以彰敢谏之忠魂。以昭转圜之盛事。其余流徙降革诸臣。亦各加存录。次第擢用。则海内无不鼓舞称庆。从此忠鯁之风。翕然丕振。不致徒以脂韦容悦。为保身家禄位之长策矣。一刑狱宜复旧制也。本朝律法。刊布天下。臣民晓然知所趋避。今屡奉 上谕。增改律条。耳目

惶乱。即如拾两籍没之令。原为惩贪。然法愈严而贪风不止。今又改为席北。大贪大恶。反漏网于吞舟之鱼。又如因民间玩法者众。故增杖罪罚赎之例。今贪污官吏。反借此以害民。赎缓尽入私囊。愚民不知。怨归朝廷。又如欲警情之官。将承问不公者。拟大辟。立法太重。此后刑官承风希指。欲免己祸。枉入人罪。以刻为明。以杀为威。怨咨之气。上干天和。此尤近日旱魃之所由致也。伏祈沛然更始。除去新法。尽复旧条。则天下欢呼解网。上帝必立降甘霖矣。一钱粮催科不宜太急也。天下之民有圈地之苦。有逃人之苦。有喂养马匹供应大兵之苦。有封船之苦。有纤夫之苦。有打造战船之苦。有藩府腴削之苦。有驿递骚扰之苦。有盗贼焚掠海寇出没之苦。又有水旱不时之苦。天下原未太平。民生原未丰裕也。今不问疾苦。概责之以十分之钱粮。而此外又有私摊私派。或一年三四次派。如河南地方。陈德兵马经过。勒派车辆。即输四万余金。如此之类。过于正赋者。不知几许矣。近日闽浙用兵。百姓摊派之苦。供兵供马。解草料。解钉铁。解油炭。解船木桅木。行赍居送。十室九空。目前急务。谓宜起征现年。将带征者宽缓。以示轸念民艰之意。至于用兵地方。更望格外加恤。此在 皇上厚下安宅之仁。非臣愚所得臆揣也。一有司人才摧折急。宜从宽久任也。夫钱粮积逋。非因地方民穷。即由前官遗累。虽使龚黄复生。亦不能立起沉。今不敢多举。摘其治行尤卓者。如原任松江知府李正华。太仓州知州白登明。常州知府崔宗太。衢州知府袁国梓。绍兴知府王廷议。湖州知府刘愈奇等。皆有守有才。表表着声。钱粮旧欠不完。概令谪罢。小民扳辕涕泣。莫可如何。 皇上欲开久安长治之业。须重爱养百姓之官。臣愚以为凡考成应降应革者。乞 敕抚按察其治行。如果民心爱戴。不妨特疏题留。带罪任事。则久任廉能。可以免更易之苦。黎民得所怙恃矣。一兵饷不足度支告匱土木似宜停止也。今户工二部钱粮日绌。即 内帑所积。能有几何。各处新旧大兵月饷。压欠动至半年。呼庚呼癸。苦无以应。水衡金钱。与其耗之于神宫梵宇。何如储之以饱腾士马。赈恤饥荒。伏乞 睿裁。酌其可缓者停之。其万不容已者。亦乞 敕部因旧增设。不得分外糜费。省一分即留无限脂膏。节一毫即养无穷命脉。昔汉文帝欲造露台。而惜百金之费。以为破中人十家之产。故能驯至殷阜。府库充盈。海内又安。前事可为明鉴也。一贤路不宜太隘也。天生人材。原以供 国家之用。故宋太宗见制科取士。曰天下英雄。尽入彀中矣。

我皇上屡次开科。网罗贤隽。超轶往昔。而迩者因士风靡敝。以为多收不若约取。遂将生童入学科举之数。减之又减。大县止进十五名。科举亦裁其半。窃恐读书者日少。既不为农。又不为儒。其抱才负气者。好勇疾贫。必至弃诗书而为戎首。闻近日南方盗贼。多有废书不读之辈。夫学校之设。原为养成俊良

。亦以羈靡奸猾。伏乞 睿裁。仍复三年两次进学之例。其乡会中额。亦再加扩充。或比旧例稍减三分之一。使踈弛之士。不至于牢骚放废。铤而走险。亦救宁之最要着也。一服色不可不辨也。历代帝王。创制典礼。衣冠之式。原不必同。但贵贱等威。岂容无辨。 皇朝定鼎。十有七载。君臣章服。与官役弁冕。不甚分别。混淆孰甚焉。乞 皇上诏礼官博采前代。斟酌损益。务于 大清衣冠之中。仍示上下尊卑之体。以为万民瞻仰。尊 朝廷而重元首。名分亦不患于褻越矣。以上七款。皆臣素日怀之胸中者。今幸遇 皇上颁布德音。求言若渴。谨据实披陈。伏祈 睿鉴。

与安徽李方伯

方苞

执事服官有年。声绩显布中外。尚恐民治有缺。越二千里而询于愚儒。今而知所至称贤。不苟然也。安徽诸郡。吏民所公患。莫若采铁。初额仅七万斤有奇。大府上言宜拨移产铁之地。部议驳责。转以三倍。自是无敢及此者。倘能与有司详议。白大府密奏闻。而阴有以慰户部及内府诸郎吏之心。然后露章以请。则无曩者壅遏之患矣。又凡害之已见者。人知忧之。而伏积于无形者。则昧焉。往者遂宁张公子为怀宁县令。谓周官荒政。弛山泽之禁。令民得纵渔樵。自是以后。岁小侵衰。恶民千百为。决堤防。毁坟墓。莫可御止。古者山泽隶于官。故弛其禁以利民。今则民力所自营。而租赋之所从出也。可任其相夺乎。用此三十年中。陆陂池少远于宅舍者。民皆弃置而不务孳息。薪材鱼价踊三倍。使常利坐失于伏闾之中。而乱心生于理平之日。非早遏其流。异日必为乱。昔宓子治单父。齐师将至。父老请曰。麦已熟矣。请使邑人出自刈。传郭者三请。宓子不许。曰。宁使齐人刈之。令吾民有自取之心。其创必数年不息。此仲尼之徒。深明于先王以道立民之意也。其它法久弊生而宜革者。如铺设总甲以稽窃贼。而为贼谋主。江置汛地以防大盗。而为盗窟宅。里立乡约保正以息争察讼。而辩繁。壅蔽生。执事久官南中。闻此必熟矣。若能与所司详议而改纪之。俾良有司奉行有成效。则下其法于诸郡。非一时之利也。凡兹所陈。或关于大府。或责之有司。或议于同官。执事皆可为之枢纽。若官中之事。以执事之仁明。必曲得其次序久矣。无待于某之渎告也。

敬陈亲政四事疏嘉庆四年

御史何道生

我 皇上当 亲政之初。即下直言之 诏。凡在臣工。自宜各抒所见。以备采择。臣职司献纳。谨将管见所及。列为四条。

一曰禁进献。钦惟 大行太上皇帝至圣至明。无微不烛。前因各省督抚土贡之外。间陈玩好。曾经降 旨禁饬。诚以督抚为封疆表率。首重廉洁。若进

献之路一开。则不肖者得以借口进御。需索属员。层层递取。必至派累民间。是以加之戒饬。圣意至深远也。诸臣自宜凛遵圣训。不得复萌故志。惟是我皇上亲政伊始。诚恐督抚之中。有以此为尝试者。不可不防其渐。伏乞皇上申明圣训。晓谕诸臣。俾知郅治之朝。不贵异物。诸臣惟当砥砺廉隅。洁清自矢。以佐上理。则吏治之源清矣。

一曰饬吏治。亲民之官。守令为重。近年川楚教匪滋事。多由守令之不职。守令之不职。又多由督抚之徇庇。守令之贤不肖。惟视督抚为转移。为督抚者。果能整躬率属。洁己奉公。循良必擢。贪劣必惩。则一省之中。虽不能尽皆良吏。而上行下效。大法小廉。咸知媿厉。作奸犯科之徒。自无所容。今之督抚。不能整饬属员者。半由于不能正己。半由于回护处分。惟无瑕者可以责人。己之不正。何能御下。而守令获罪。督抚司道。俱有失察之咎。故隐忍不发。以观后效者有之。互相蒙蔽。苟图无事者有之。因循姑息。遂致酿成事端者亦有之。此诚当今急务。不可不大为整饬者也。伏乞 敕下部臣。嗣后各省守令有以贪污不职败露。或因科道论劾。或因士庶控告者。必严究其上司各官徇庇之罪。以儆官邪。至各该督抚自行参奏者。其从前失察之咎。不妨稍恕。如此庶地方大吏。皆知自顾考成。无所回护。而吏治可以整饬矣。

一曰达民隐。伏读 圣谕以民隐为念。而欲其上达。此诚 圣王宰治之要道也。民隐之未能尽达者。半由于督抚之徇庇。不能整饬属员。半由上控之案情。不能彻底根究。向来凡有上控之案。或交该督抚提审。钦差大臣质讯。而统计所办之案。归罪于地方官吏者。不过十之二三。归罪于原控之人者。往往十之七八。否则不过颯了了事。归于两败俱伤。推原其故。皆由于外省回护之恶习。牢不可破。而弥缝之巧术。更属多端。故往讯之人。即使矢正矢公。长于折狱。而本省官吏。一闻 钦差之信。即将全案情形。捏饰装点。不使稍留罅漏。查办之人。鲜不受其蒙蔽。至于 钦差所过。州县支应供给。其弊更有不可胜言者。皇上所差大臣一二员。随带司员一二人而已。大臣司员所带家人。较之定额不止倍蓰。所到之处。假 钦差之势。鞭撻州县办差人役。征求无厌。里闾不宁。公馆铺陈。空如席卷。即使所讯之案。毫无冤抑。而沿途已不胜其扰矣。伏乞嗣后凡有上控之案。其与督抚并无干涉者。即交该督抚据寔审办。其干涉督抚。恐致回护者。立即提犯进京。交部臣秉公严鞫。务期水落石出。以成信谳。倘有必须亲至其地踏勘情形者。交邻省大员。就近查勘。分别奏咨。归案办理。庶驿站不至骚扰。而民隐得以上达矣。

一曰厘驿政。国家设立驿站。凡马匹人夫。皆有定额。草干夫价。皆有奏销。原于闾阎毫无扰累。乃各省地方官奉行不善。借差使之名。开科派之路。马价折之民间。草豆纳之里下。一遇紧要差务。格外派累者有之。差拏民间行旅

骡头马匹。充抵驿骑者有之。于是州县之贤者。无不以冲缺为畏途。而不肖者反以冲途为要缺。至于一当冲缺。则无论贤不肖。皆以办差为要务。其精神才干。用于擘画夫马者半。用于奔走伺候者半。加以下程铺垫。需索征求。应接不暇。虽有循良之吏。亦惟有低首下心。以苟免赔累为幸。断不能尽心民事。其无能者。又皆纵容胥役。多方勒派。地方之脂膏。腴削愈深。奸蠹之囊橐。分肥愈厚。而贪诈者之藉端入己。饱其溪壑。更不必言矣。伏乞 皇上敕下各省督抚申明定例。转饬有驿州县。遇有差务。务照部颁勘合夫马定数支应。如有不遵定例。额外需索者。立即直揭部科。各督抚仍责成道府。不时稽察。所属州县。如有借口办差。派累百姓者。立即揭报参奏。倘隐不办。别经发觉。即将该上司一并严议。如此严切 训谕。俾各知儆畏。庶驿政清厘。而民无科派矣。

敬陈治滇实政疏云南通志

蔡毓荣

滇省界在边荒。甫离兵燹。迥非承平内地。可以优游坐理之时。一切整顿地方。抚绥民生。务以实心而行实政。如其因循苟且。粉饰太平。非 皇上责理于臣。与臣率属以报 皇上之至意也。自受事数月以来。周谘利病。悉力兴除。总期上下一心。勤求治理。无如官斯土者。或缘瘴疠易侵。接踵报故。是以荒残难起。触目灰心。率多旦夕求去之思。否则守边俸为待迁之计。滇吏之实图有造于滇者几人哉。是非申严课绩之条。特着考成之令。大加振刷。逐事讲求。未易起积隳而成长治也。夫所谓实政者。一在复丁田。前此死徙人丁。抛荒田地。业据勘明题报矣。使徒觊蠲除之令。不为补救之谋。长此土旷人稀。成何景象。又或侈语招徕。而漫无安抚。捏申开垦。而摊派包赔。从何时得庶且富耶。则所以辟榛芜谋生聚者之力行宜亟也。一在广树畜。滇人既幸更生。而无以谋生。其势不可以久。务因时地之利。为开衣食之源。今以无主荒山。劝民种树。近郊隙地。给令灌园。但使瓜壶枣栗之微。各得其养。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安在絀之不为赢。而剥之不易复耶。则所以课种植稽畜牧者之力行宜亟也。一在裕积储。滇在万山之中。产米无多。运粮未便。臣前疏请开捐事例。用实仓廩。亦以官兵交瘁之区。常平义仓。虽经修举。未能责效于旦夕耳。然使以常平义仓为故事。而虚报损积。塞责一时。又或不知贵粟重农。驯致耕三余九。何以有备而无患邪。则所以劝积谷实边储者之力行宜亟也。一在兴教化。滇人陷溺数年。所习见者。皆灭理乱常之事。几不知孝弟忠信为何物矣。今既如长夜之复旦。反经定志。全在此时。臣已饬行有司。各设义学。教其子弟。各以朔望讲约。阐扬 圣谕。以感动其天良。各选年高有德之人。给以月廩。风示乡里。但人情率始勤而终怠。其或作辍不常。安能久道化

成。而保民无邪慝邪。则所以革民心兴民行者之力行宜亟也。一在严保甲。滇当反正之初。逃兵逃人。暨逆藩旧人之窜伏者。正复不少。臣前疏请责土司稽查之法。业蒙 睿鉴允行。尤须严督有司。肃清内地。但使深山穷谷。城市乡村。无一脱漏牌甲之人。自无一容留奸宄之地。特恐奉行不善。反以编设扰民。又或徇编设之名。一报册结。便为了事。漫无督察。是有治法无治人。其能以虚文收实效邪。则所以清逋逃弭盗贼者之力行宜亟也。一在通商贾。滇南道路险远。舟车不通。商贾罕至。吴逆时。游棍夤充税官。市棍夤充巡役。物无大小。地无远近。或一地而两税。或二三十里一税。到处搜求。甚于截。操奇赢者裹足不前。有由然矣。

今蒙 恩悉除弊政。臣已严檄所司。悉照经制额税征收。其余痛加禁革。仍申严塘汛。毋许借名盘诘。阴肆诛求。并会饬满汉官兵。毋容短价强买。然而市廛未集。百货未通。一粟一丝。其价皆十倍于他省。军民困苦。长此安穷。诚使有司加意招徕。多方抚恤。悉剔税中之弊。永除额外之征。安在日中熙攘之风。不可复见于天末邪。则所以清关市鼓悦来者之力行宜亟也。一在崇节俭。仕途之奢侈。吏道之清浊系焉。俭或不至于大贪。奢则未能有小廉者也。自吴逆剥民之财。逞己之欲其属共溺于膏粱文绣。其骄侈。酿成僭乱。是奢侈尤关于治忽明矣。今滇吏万里之官。以裘敝金尽之身。当土瘠民贫之地。非守己如寒儒。而欲保其为良吏得乎。夫人无两用之心。岂有一心于声色货利。而又能一心于官守民依者。臣常戒谕庶司。约口腹。习浣敝。减驺从。绝馈遗。止宴游。屏玩好。固已惩纨之习。遏佚豫之萌矣。然人情率易放而难收。安必勉然者之几于自然。长以官瘠为民肥地邪。则所以惜物力砥官方者之力行宜亟也。一在除杂派。杂派之禁。率土同遵。独滇吏恃在边圉。罔思顾虑。滇民惟知漏例。习以为常。故往日各地方。有当月里长。有值日里长。凡有司日用辛工纸张油烛柴炭。一切供应食物。及答应往来差使。庆贺节令生辰。皆取给焉。乃至各衙门雇募胥役。取用夫匠。无一不派诸里甲。又有上司。各行有司采买鸡牛羊米豆布疋。细及榔蔬果之属。有司指一派十。短价剥民。民之痛切难支。莫此为甚。臣已痛加禁革。有犯必行纠察。然而耳目难周。法久易玩。非藉贤有司共懍 国法。实体民艰。又安能弊绝风清。以养地方之元气邪。则所以守禁令蠲科敛者之力行宜亟也。一在恤无告。鳏寡孤独。王政攸先。况以全滇汤火遗黎。复以溃贼杀掳。疫疠流行之惨。或父兄尽歿。幼而无依。或子女皆亡。老而无养。或失其妇。或丧其夫。甚有一户族而仅存孤寡一二人。一村屯而止遗妇女老幼十数口者。仳离号泣之状。不忍见闻。臣虽倡率有司。量行赈恤。然而壶之德。曾不终朝。使地方官无同其忧患之心。无曲为生全之法。此莛莛而待毙者。将安恃邪。则所以续民命回天和者之力行宜亟也。一在止

滥差。州县差人下乡。上司差人下州县。等一害也。夫钱粮案件。各有限期。军民如或抗违。有司何难申究。有司如或迟误。司道府岂惮揭参。而必恃差催以佐其风力乎。况滇省陋例。督抚衙门员役。竟得与有司分庭抗礼。司道亦擅设承差。公然凌厉有司。一奉差牌。索人夫。索供应。索规礼。甚至咆哮公堂。锁拷经承。溪壑既厌。取一回文销差而已。曾何裨于公事。徒有害于官民。臣于受事之初。即已严行禁止。仍设稽差印簿。令地方官按季登报。积弊渐除。然非奉行之官。各以息事宁人为念。行之既久。保无阳奉阴违。及其事发而后处分随之。地方之驿骚已甚矣。则所以省差催息民害者之力行宜亟也。凡此十事。在腹地或视为迂缓。在边疆则最为急切。臣既董劝兼行。正各官龟勉从事之时。非请 天语特颁。何以发其震动恪恭之气。即其间已有通行定例。尤必请部行申饬。特示劝惩。凡边俸已满二年。即按十事。考其十迹。果其田畴既辟。户口既增。树畜既蕃。积储既裕。化民成俗。靖盗弭奸。市肆殷盈。奢侈不作。正供之外。悉皆除。无告之民。全活甚众。官差足迹。终岁不及州县乡村。是为真正循良。督抚臣查明奏 闻。部臣核实请 旨优升。以示鼓励。如其以十事为具文。阅二年之久。而迄无成效。亦听督抚臣题报。分别处分。斯边吏争自濯磨。共勉于实心实政。而残疆自此起色矣。

途次见闻入告疏

杨桩

臣蒙 恩遣往陕西四川祭告岳渎。请 训之时。面奉 谕旨。途中闻见有关吏治民生者。直陈无隐。臣今事竣还京。所有见闻。敬为 皇上言之。一臣闻树桑之制。详于孟子。七十衣帛。着于礼经。四川成都等府。纺织颇盛。第制作华侈。非民间日用所宜。山西泽潞绛诸州府亦然。直隶陕西。则纺织甚少。即有亦不视为急务。臣思禹贡九州岛。惟冀雍梁三州。不筐织丝。疑非地土所宜。然豳诗蚕月条桑。八月载绩。魏诗十亩之间。桑者闲闲。周礼职方氏。正北曰并州。其利布帛。诸葛亮自表成都有桑八百株。子弟衣有余饶。皆在今陕西四川直隶山西之境。即古冀雍梁三州也。是知禹贡三州无筐。以雍梁有织皮。冀州不用贡耳。非桑有宜有不宜也。汉崔寔为五原太守。其俗不知织绩。冬月无衣。积细草卧其中。寔卖储峙。诣雁门广武迎织师教民纺绩。织纆練缁。民得以免寒苦。松江府旧无梭布。明万历年间广东老妇教之。遂以成俗。夫五原今河外地。越老妇至无能耳。纺织之益。尚能如此。况禹贡九州岛之域。加以有司训教。利自十倍于前。臣请 敕下直省督抚。通行州县。有能纺织者。无务华靡无益之饰。不能者。官发纺织之具。迎善织者为之师。不三五年。民自勤于纺织。而布帛可以有馀矣。一黄河水势东西莫定。河滩地亩。坍涨靡常。每有昨本为河。而忽焉填淤。亦有今方耕种。而水至成河。不可为间

阎之恒产。即不能充州县之正供。臣自山西永济县渡河。至陕西潼关县。闻灊河地方。向因蒲朝争界。遣员踏看。不论地形高下。一总升科。今二省并水。小民完纳不前。每多赔累。徒有增额之名。未获升科之实。伏乞 敕下山陕督抚。逐一勘明。其实在高地。不虞淹没者。照旧升科。若低洼之区。请将所增粮额。永行豁免。庶民劝于垦而无后累矣。一臣见今之议钱法者。皆曰铜少。臣愚以为铜少之故。由于下洋太多。而金谓铜有藉于外洋。是大不然。臣考三代以来。钱之多莫过于汉。史言元狩前。都内钱贯朽而不可校。初元永光间。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王侯将相氓庶之家。富至巨万千万。或数百万。皆钱也。大司农及民间日用之钱。尚不在此数中。钱之多有如此。而又用铜以作兵器。以造器皿。终不患于乏铜。盖其时海洋未通。以中国之铜。止供中国之用故也。东汉而下。海邦渐至。中国之铜始少。臣闻长老言。 圣祖仁皇帝初未开洋禁。民间铜器颇多。盗销私铸。间亦有之。然未以乏铜为虑。自洋禁开而铜始患少矣。臣顷在四川。有语臣者云。四川云南之铜。每百觔辄有银数两。中国之水。不能出铜中之银。惟外洋能出之。奸民每将红铜卖与洋船。俟银既净。然后复入中国。谓之条铜。推之他省所出。亦当如是。是今日洋中之铜。名产于洋。而实即自中国者。铜之所以日少。质之所以日低。职此之由。臣请 敕下沿海督抚。严谕诸州县。洋船入境。敢以红铜私与洋船买卖者。照硝磺私盐之律。从重治罪。则红铜不得下洋。鼓铸自无少铜之患矣。一臣查旧例。 朝廷每有 恩诏。凡斩绞人犯。罪非常赦不原者。概行宽免。其军流人犯。未至配所。亦邀 恩释放。惟已在配所。自顺治八年八月 恩诏后。未有赦宥之条。臣近经数省。见军流人犯。或只身远徙。骨肉久离。或妻子同行。老年鰥独。茕茕异地。实可哀矜。臣窃思军流之与斩绞。其罪轻重悬殊。重者邀 恩悉赦。轻者乃有赦与不赦之别。军流中情罪亦各不同。有强盗免死发遣者。有命案人犯减等发配者。有缘杂犯比例遣谪者。若命盗二案之正犯。中途遇赦。得回原籍。而比例之杂犯。反长系他乡。于情更觉可悯。臣请 敕下直省督抚。详查所属之军流人犯。共有若干。除在配所已经入籍。不愿还乡。听其自便外。其余酌其罪之轻重。详其年之远近。具奏请 旨加以殊恩。量从赦宥。则小民咸沐下车之仁矣。一臣见外官自州县而下。有云贵川广之人。仕于直隶山西。亦或江浙福广之人。仕于川陕。其路途相去。远或万余里。近亦在五六千里之外。舟车之费。跋涉之艰。所不待言。而且任之初。语言未晓。风土未谙。又或凭限稽迟。旷官不免。更有父母在堂。孑身远宦。晨昏既旷。音信罕通。甚之佐杂微员。离乡太远。顶名替职。诸弊丛生。臣伏见唐时掌选官。各就注其地之宜为令佐者。宋时知县选。虽甚远无过三十驿。三十驿者。九百

里也。今请略仿其意。外官自府及直隶州以上。除授不计远近。属府之州县。离家远者不得过二千里。佐杂等官照教谕训导例。就在本省铨补。定以八百里或五百里之限。则地便其人。人便其地。吏治民生均为有益矣。

荅曾君有书

魏禧

迭承教以兵学及治学书。欲使禧得献其愚见。念足下意。更取二篇点次。而鄙意偶有触发。遂出异同欲相正。非敢谓不然也。然足下高明好学。当无取雷同之誉。兵为治学之一。于天下事最为难能。不可以轻谈。中兵者人情而已。又谓法者皆情变之极致。二言者可谓广大精微矣。特以文好断续格。前后欲相为工。遂令其指不畅。禧窃以谓明理而适于用者。古今文章所由作之本。然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是以有文而天下之理与事。有不可以尽言者。是以有含蓄之指。有难于直言者。是以有参差断续变化之法。则皆其后起者也。辟之于水。浸灌万物。通利舟楫。此水之本也。而江河之行。曲折洄洑波澜漪激激泻。此水之后起。而势有不得不然者。水不恃此以为贵。兵法万变。不可穷诘。人情二语。则已得其要领。奈何不使一畅其指乎。天下之法贵于一定。然天下实无一定之法。古之立法者。因天下之不定而生其一定。后之用法者。因古人之一定而生其不定。匪独兵为然也。至于治学。则天下事无一不在其中。非有圣作明述之智。文武将相之材。鲜有能兼总而条贯之者。禧尝欲集诸同学志当世之务者。各因所已知。而讨古论今以成其说。如平居留心官制。则使讨论古今之官。留心礼乐。则使讨论古今礼乐。人任一曹。或数曹。既各成书。然后合并贯穿。其利。杜其弊。而尤必使众法杂陈之中。首尾不相扞格。一代之治。条分缕析。刚柔文质。各异其宜。然必有一代制作之大意。其纤悉毕到处。与其大意必相通属。一法虽善不能独行。必与他法为表里。辟之作室。榑桷斗栌栋梁。必大小相扶持。一室之规模成。而后一椽一桷。始有所附。故原其始。非一人独见所能办。要其终。又非众人之各见所可成。时不我与。诸同志或阻隔千百里外。或以饥驱不得卒所学。禧用心者。凡十数条。今成说者仅五六。至律历河渠兵法。则尤不敢厝意。自知终其身学焉而不能者也。禧生平好读左氏。于其兵事。稍有窥得失。曾着春秋战论十篇。为天下士所赏识。然尝自忖度。授禧以百夫之长。使攻萑苻之盗。则此百人者终不能部署。而小盗亦终不得尽。天下事口言之与手习。相去有若径庭。有若南北万里之背而驰者。而况于兵乎。今谨以评点二稿呈览。惟足下更教。

复林若洲言时务书岭南集

程含章

足下素抱贾生之心。作为时务一书。其论五忧也切而中。其解七驳也详而辨。

崇论宏议。迭出不穷。而仆前书谓其必乱天下。则何也。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孟子释之以为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大抵开创之君。类皆有英明雄圣神天授之才。又以手夷大难。斯世之险阻艰难。身所备尝。天下之土俗人情。目所亲。前代之善败得失。耳所熟闻。其时佐命之臣。又多虎变龙骧。识微见远之士。故其坐论庙堂。垂诸典则。以贻子孙者。类非后贤后王之所能及。昔宋神宗欲变法。司马君实侍经筵。读曹参代萧何传。神宗曰。汉常守萧何之法可乎。对曰。宁独汉也。使三代继君。皆守禹汤文武之旧。虽至今存可也。由是言之。祖宗之法。惟小有缺坠者。随时损益之。至于大经大法。不可变也。汉晋以来。唐宋元明。有不变乱旧章而亡国者乎。无有也。我朝圣祖神宗继继承承。一切官礼兵刑。监前明而精之。法度纪纲。悉具备。诚能守而弗失。虽万年未有艾也。即以海防而论。虑匪船之出没无常也。于是乎置水师以镇之。台以守之。兵弁有制。训练有方。游巡有时。会哨有地。桨船战船。星罗碁布。都守之上。辖以参游副将。统以提镇。又有兵备各道以分之。又有督抚以节制之。偷惰者黜。勤能者陟。防者谪。失守者诛。又虑愚民之表里为奸也。于是乎编审保甲。稽查接济。严禁销赃。地方自道府而下。至于捕巡。皆有诘奸禁暴之责。递相管束。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百数十年太平之效。咸在于兹。迨乾隆五十四五年。海盗渐起。祸缘安南篡臣阮光平父子豢贼。致寇扰我边境。泊天坠厥命。盗无主。争为雄长。招致无赖。肆行掠。乃造米艇大船。配兵出捕。其时太平日久。将吏怯懦。缉捕不力。地方亦不能寔行保甲。守口员弁。因缘为奸。而接济销赃诸弊作矣。海贼绵延。至于今日。愈无忌惮。焚村庄台者。岁且再三告也。皇上轸念沿海商渔。严旨责问。大宪非无肃清海峽之心。而将官无一果锐忠勇之人。责以畏葸不前。则曰贼众我寡也。风色不顺也。间有一二差强人意者。亦止搜罗小丑。聊以塞责。若大帮洋盗。不敢过而问也。迩来参革将弁。不为少矣。而泄泄者如故。即添船添兵以畀之。亦属无济于事。每岁获盗。多不过千余名。而无赖奸民。受贼雇募入海者。尚不止此。所诛者少。所添者多。劳费伊于何底耶。由是观之。海盗之不平。非法足累人。乃人不奉法。谚曰。扬汤止沸。不如去火抽薪。今日之计。止宜就无能之将作量力之谋。不必遽言战也。惟专心议守。多造船只。招募兵勇。分布各港口岸。责令将弁日夜训练把守。文武同心。力行保甲。严禁接济。如有漏。法在必死。凡船不经挂号搜查者。毋令出入。夜间口外之船。概行禁绝。渔船止许朝出暮归。不容多带薪米。商盐各船。责令水师逐程护送。使贼外无所掠。内无所援。不出半年。贼伙必散。然后掩其不备。歼厥渠魁。则盗息而费亦可省。足下欲谋人国。曾不深思远虑。而纷纷然欲取国家之成法。一朝变易之。如来书云。宜简机深望重大臣一员。于闽广江浙诸省

要区。开设幕府。仿汉唐遗规。复辟举。收人才。或遣使臣采访。或许以自荐。一省。陆路。许选司道三员。司道听选副使二员。一主御寇。严防接济。一于商船出洋时。抽分余息。雇募乡兵。护同上下。水路。许选提镇三员。分合巡缉。各授一军。约配战船二十。米艇十号。仍听各选咨议一员。之数策者。仆窃思之。无一而可。今日督抚之权。不为不重矣。生杀予夺。钱谷兵刑。皆其职掌。足下又欲别开幕府。将废督抚不用耶。则数省事繁。非幕府之所能理。将仍而不革。不受幕府节制耶。则事权不一。何以图功。将受幕府节制耶。无论鞭长莫及。缓急难恃。以九千余里洋面。责诸一人。使悬揣虚拟以图必胜之策。虽吕望复生。不敢任此。仆窃谓以一省之官。办一省之贼。海面情形。较易熟习。兵将勤惰。较易周知。呼吸左右。较易捷速。果其得人。安在督抚不可办贼。何必更设幕府。事多滞碍耶。其不可一也。

国家取士之法。出正途者有科甲。有行伍。出异途者有荫袭。有 诏试。有投效。有吏员。有捐纳。我 皇上亲政以来。士人上书陈言者。苟有可采。间 赐录用。皆所以广收人才也。有功者赏。有过者罚。铨归阁部。重大柄也。迁擢以等。惜名器也。升调以年。杜躁进也。保荐必书事实。防冒滥也。其有奇才异能者。例许专折奏请。或 特旨不次超擢。可谓四门洞关矣。足下又欲复辟举之法。岂诸路皆不足以得人。而辟举独可得人乎。抑贤人君子不肯应 朝廷诸路之求。必待辟举法行。然后出而仕乎。徒长虚声。无益实效。其不可二也。若夫使臣采访。惟据声名。则殷浩庆弹冠矣。窃恐奔竞请托贿赂诸弊。如猬而起。虽严刑峻罚以绳之。不得而禁。其不可三也。课绩命官。故贤能者奋勇。而贪劣者不得进。若令其自荐。则人皆毛遂吴起矣。脱令有一能读父书赵括。出乎其间。足下将疑而不用耶。则无以服其心。而来天下之贤。将举长平四十万卒。慨然授之耶。是戏天下于一掷也。夫考试微名也。枷杖流辟大辱也。密封搜检棘闱至严也。而鎗替怀挟之风。犹不能禁。况立谈而取尊官。掇厚禄。何事不可为耶。其不可四也。司道者。百吏之纲维。提镇者。三军之司命。皆天子之屏翰大臣也。必其人功绩着闻。才识卓异。 天子乃简而授之。非如知府副将以下。督抚可以奏补也。足下竟许幕府自选。以为有合于古者大国三卿二卿命于其君之义。不知古者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各子其民。故各得命其臣。今则郡县一统。无私土。无私民。安得有私臣哉。以闽广江浙四省。悉隶幕府。已辖天下三分之一。又使得自选其属。则朝廷轻。藩镇强。足下能保无树党营私尾大不掉者乎。其不可五也。广东官制。三司之外。辅以六道。无可增。不容减。法至善也。足下欲减司道为三。辅以二副使。何以资弹压而寄廉访乎。其不可六也。贼船之来。无定时无定境也。接济之奸。非明目张胆也。二者之患。合通省文武之力。犹不能办。足下乃责之一副使

乎。其不可七也。往者招募乡兵。出洋缉捕。意谓胜于营兵也。詎知闻贼声。荒乱无措。不战而溃。何则。战阵非其素习。又且工价几何。孰肯舍身贼乎。足下欲使一副使。抽分商人余息。购募乡兵。护同上下。粤洋三千余里。一副使岂能尽护耶。果能护。仆犹虑其加赋病民。况乌合乡兵。必不得力。贼船突至。必遭焚掠。商人以有限之财。供无益之用。虽刀锯横陈。不能从命。其不可八也。广东兼辖水师官将。一提五镇六协七参八游。而陆路不在其数。非是不足以资防御也。足下欲减提镇为三。分之则海面辽阔。终形单弱。合之则又顾此失彼。其不可九也。粤东战舰。旧惟繒船资以护守。形制皆不甚大也。至乾隆五十九年。海氛猖獗。小船不能敌大。乃造米艇百号。分派各营。每遇盗警。不敷配驾。尚须添雇商船。非得已也。贼船之来。多者百十号。少亦数十号。足下欲每军止用战船二十。米艇十号。将谓寡可敌众乎。仆尝半载在洋。与贼连战数次。颇知其。大抵外海之战。与内河陆路异。何则。汪洋之中。一望无际。非有山林险阻。可以凭扼塞。非有林木蔽翳。可以伏奔轶。其战也。惟恃船只火之多寡大小为强弱。而又有雾有雨不可战。无风大风逆风逆潮。皆不可战。必天日清明。风力适中。师船乃出。船身簸荡。发多虚。幸而得胜。我顺风而逐。贼亦顺风而逃。不可骤及。东西南北。惟其所之。不可邀截。若到黑水外洋。或日色将曛。我师不得不回帆矣。故其殄灭较难。要之方战之时。必以船大大为贵。故以大船攻小船。如以虎驱羊。一可当十。以小船攻大船。如以卵击石。十不当一。是故配船之法。大船须十之八九。小船须十之一二。小船者备浅水捉贼之用。不任战也。仆方欲添制加倍大船。每帮二三号。载以四五千觔大。俾贼不战自溃。足下乃多用小船。少用大船。谓大船不若小船之便。亦未亲临行阵耳。其不可十也。

若夫用人之道。惟于进贤退不肖加之意而已。虽行军之际。使贪使诈。亦所不废。要必度彼无背叛之心。我可制其死命。然后可用。否则厚赏之可也。予之以柄不可也。足下谓富郑公欲收凶险之徒。量加任用。以为束缚之计。仆谓此特为小有才智。不安贫贱者言耳。若夫乱臣贼子。豺狼成性。虽日抱而哺之。不可驯也。要在圣主贤臣。防微杜渐。有则断而诛之。斯亦何能为者。元明季君。荒淫失道。法纪废弛。故使张士诚方国珍李自成张献忠之徒。扰乱天常。足下乃谓其不知收用。不知此数人者。收而用之。有异于莽卓敦温安禄山之谓耶。夫治天下之道。惟法与人。足下之于法也欲变易旧章。于人也欲收召乱贼。有一于此。尚足致乱。况兼而有之乎。昔王安石博学多闻。慨然有匡济天下之心。卒以才偏性傲。以顺己者为贤。以逆己者为不肖。遂致流毒缙绅。祸人家国。足下以海门布衣。留心经济。忠君爱民之意。溢于楮墨。非豪杰之士。乌克有此。特以闲散荒濫。未得备窥 盛朝制度之精。遂泥古先已行之效。此亦

经生之常。无足怪者。所愿从谏如流。改过不吝。刚而不愎。实而若虚。则德业日进。令闻无穷矣。方今制府誓清海峤。特于省会设立军工局。大颁文告。下诸郡县。收罗人才。谘访治道。士民中有能出策平匪者。许条列款要。赴地方官呈递。倘格于有司。许赴省局投递。果有成效立功。予以出身。是亦辟举之义也。足下怀之久矣。曷斟酌其辞。出而图之。若仍执旧说也。仆愿且卷而怀之。理愈求精。义愈求熟。俟夫事理通达。心气和平。再出而谈天下事。未为晚也。

以魏叔子答曾君有书及此篇殿诸法之末所以戒妄谭策喜事纷更之弊也苟非其人法不虚行

卷十三治体七用人

平论一

魏禧

平己之情。以平人情之不平。宣之于口为是非。志之于心为好恶。腾之于众为毁誉。施之于事为赏罚。是非好恶毁誉不平。则风俗乱于下。赏罚不平。则朝廷乱于上。此四者相因而成也。吾何以平之。今日某某然。必有起而不然之。吾不然其不然。彼将亦不然吾然。今日某某不然。必有起而然之。吾然吾不然。彼遂亦然其然。是故天下之是非尝相半。则吾之是非有时穷。然则奈何。曰。必衷之以圣人之说。圣人之说如权衡。物有大小轻重。以权衡之。各如其数而止。虽然圣人之说。不足以厌非圣之徒。则圣人之是非又穷。然则奈何。曰。莫如迹其说而攻之。毋务胜之以吾说。凡说之偏。必有所蔽。见于径者蔽于庭。见于奥者蔽于。循其端而披其所疵。则其首尾必有所不通。吾格其所不通则彼之是非屈。言理者犹谈天然。一人以为天之外有天。吾乌乎辨之。一人以为天之外无天。吾亦乌乎辨之。故辨理如抟虚。然则奈何。曰。是必有以寔之。寔之何如。曰。古之人不朽者三。曰立德。曰立功。曰立言。且夫古之人不言而功德立。未有无德与功而徒言者。功德不立。言虽美而弗是也。吾以是平之。

平论二

魏禧

匹夫而好人恶人。其好不足恃。而恶之无所害。使一旦操赏罚之柄。则一人之意。足以治乱天下而有余。故欲善赏罚之道者。必先平好恶。吾尝观好恶之所以不平。其故有五。一曰性悖。一曰习慝。一曰眩于目。一曰鹜于耳。一曰域于智之所不知。是故能反乎此五者。则好恶平矣。恶贤而好不肖。性悖者也。好其所亲近焉而已。习慝也。有善不能择。择而不能善者。耳目之过。好恶其

所知。而不能扩其所不知。以己量人者。域于智也。且夫吾之于人。必有所好恶于其间。则将入乎五者而不能以自救。是故反乎此五者奈何。性悖之人。谓之天殃。天殃者千万之中。不可一二见。习慝奈何。非圣之书不敢奉。非义之士不敢亲。吾讨之古。吾之好恶。于是焉法之。吾谏之今之贤。吾之好恶。于是焉衷之。洁其好恶之宅。则其来也有以应之而不乱。眩于目奈何。砢砢之石。其光璘然。人或以为瑶。璞而不琢。则苴之矣。故能谄吾之目。吾则好之。不能谄吾之目。吾则恶之。锥之处囊也。其颖立出。襍剑弣弓。虽有长技不得见。是故必谨持其所谄。毋忽其所不足。聳于耳奈何。十人誉之。则吾不敢恶。十人毁之。则吾不敢好。且夫好恶者必慎于所先入。先者主之。后者奴之。殉其虚必丧其寔。执其先必距其后。域于智奈何。一人之智匹十人。絜以百人则拙矣。智匹千人。万人絜之又拙矣。故守一人之智者必愚。一人之好恶出于性欤。性则惧其悖也。因于习欤。习则惧其慝也。用目则眩。用耳则聳也。其何敢以吾为然。四者免矣。惧智之所域也。其何敢以吾为然。

平论三

魏禧

是非定则好恶正。好恶正则毁誉平矣。虽然毁誉有道。画姝丽者必极天下之粲。画鬼怪者必极天下之丑。非德于姝而于鬼。以为否则不足成吾画。是故誉人者腴其骨。而毁人者瘠其肉。必如是。然后可以成其毁誉之说而已。天道善善而恶恶。圣人之道。善善长而恶恶短。故君子有誉人而无毁人。与其失诸毁。宁失诸誉。虽然毁能贼人。誉亦能贼人。善毁者如饮之瞑眩之药。不善誉者如饷炮炙。有毒焉腊其中而不觉也。是故以誉之不平为恐失己者。小也。誉人而失己。他日吾有誉。人不我信而止。又其甚则我不自信。终其身不敢誉一人而止。大贤之人。知为善而已。故其于毁也喟然。然而誉之也喟然。中材之人。其始也歆于善。毁焉则辍矣。曰是则然乌乎然为之。或誉则辍焉。曰苟能然然且足矣。虽然士之伏于蓬蒿也。哇口而言。莫或然之。刻躬而行。莫或先之。然砥节不衰。好学而善下。矗然公卿之上。愬过拂众。则莫之敢京。何前后之戾也。此无他。富贵者人所不敢忤。而誉之者众也。

平论四

魏禧

古今赏罚。未有一成而不变者。故平赏罚者平其义而已矣。先赏后罚奈何。不狃之以恩而趨以威。则从我者惧而解。●然如石之脱。不可合也。是道也。其在造国。先罚后赏奈何。国偷民玩。不摘其桀。不可慑也。先之以赏。是以水济水也。迄其后而束之。则弃前惠。怨黷生。是道也。其在乱国。赏克厥罚奈何。天下掇然。大兵不兴。大岳不作。大役不发。于是乎挾网而疏之。天下不

弛。是道也。其在治国。罚克厥赏奈何。国可弱不可亡。民可涣不可叛也。峻法以敕之。毋敢作乱。是道也。其在衰国。疑赏疑罚奈何。赏疑则从重。罚疑则从轻。是道也。仁主以之。功同而赏异。罪同而罚异奈何。不能者生民心。其能者有机焉。以操天下之智勇。非赏罚之平也。是道也。权主以之。数赏而不勉奈何。国无纲纪。臣不共君。民不畏吏。于赏则往。如僦市佣。可以缓不可以急。是道也。闇主以之。数罚而不慑奈何。君以徼为明。吏以多杀人为能。民习擄掠。视斧钁若耒耜。不护其生。慄而思动。可以战不可以守。是道也。鹜主以之。一举而已。功则赏之。有罪议罚奈何。功大从赏。罪大从罚。或薄其赏以塞其罚。是道也。厥谓以大蔽小。罪则罚之。有功议赏奈何。缓则从罚。急则从赏。或薄其罚焉售之可也。是道也。厥谓以急易缓。亲丽于罚奈何。可议者议之。不可议者不以亲馭法。是道也。厥谓以公灭私。丽于赏奈何。赏之而已矣。是道也。厥谓以直报怨。赏于亲。罚于奈何。吾无忤于吾心。断之可也。违其迹焉不可。或虞其时焉訾之可也。是道也。厥谓以义制事。赏尽则恩穷。罚尽则威穷。大赏大罚。不可以轻用也。故摩世者必先之小赏小罚以持其心。是故善用赏罚者有余。骤赏奈何。赏极而不盈。是谓大受。骤罚奈何。诛不待教。是谓大愆。骤赏其魁则不足赏已。骤罚其魁则不足罚已。当赏而财绌奈何。吾罚其不用命者。则用命者荣矣。是之谓以不罚为赏。或曰非嗇之也。丰之以情。故仁人之言温于缙纟。富于车马。诗曰。非女之为美。美人之贻。是道也以之。当罚而势绌奈何。吾赏其用命者。则不用命者愧。是之谓以不赏为罚。或曰谨持其礼以正之。则人不敢犯也。故仁义可以为干櫓。尊俎之间折冲。易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是道也以之。

为君难为臣不易论

陶贞一

夫君臣之义。固交徼而相成者也。使君独为其难。而臣下拱手受成。则其弊仍有面从莫违之患。而所谓难者何所资以出治。是有君而无臣也。故君道以用人为最难。而臣下称职之难。即与之俱见。今夫觐欢愠。候惨舒。动中主情。举无谬旨。此软媚之士。以称使令可矣。若大臣而出此。括囊容身。自幸无过。人主乐其无过而近幸之。士之立朝者。见夫如是之得君也。从而慕效之。久之臣节隳而天下遂无任事之人。人主将独以其身任安危之寄也而可乎。鲍宣有言。朝廷亡有大儒骨鲠耆艾魁垒之士。议论通古今。喟然动众心。忧国如饥渴者。每诵斯语。未尝不为掩卷太息也。史册所纪。论用人之道详矣。而其最要者有两言焉。谓当求晓事之人。不当求办事之人。而仗节死义之士。当于犯颜敢谏中求之。用人者知此。可以言治道矣。夫勤敏无过者。所谓办事之人也。通达政体者。所谓晓事之人也。汉之盛时。朝廷定大事。决大疑。议郎博士。皆

得引经义力争。是通达政体之识。即寓于犯颜敢谏之中也。及其衰也。而韦匡之徒。负海内重名。天下之所尊礼。依违瑟缩。不敢出一辞。吐一气。臣节之不振。其效旋见于哀平之朝。人主不可不深察乎此也。虽然世诚有大有为之主。侧席求贤。岂不愿得其人而用之。而卒不可得者何也。其积习然也。汉汲黯奉使河内。不至而返。而擅发仓以赈流民。唐魏征谏不纳。而太宗与之言。辄不应。裴谖奏事。上问榷酤之利。久之不对。夫违命矫制则专甚也。若魏征裴谖之为。是不敬也。其在后世。岂能一日容于朝廷之上哉。惟明主有特达之识。不责以苛细。而有以激扬其气。夫然后磊落奇伟晓事之人出。骨鲠之臣进。得数人焉。而天下可得而理矣。今夫帷幄之地。是宗社所由寄也。而但奉职循理焉。曰是亦可以无患矣。风宪之任。是法纪所由立也。而但毛举细故焉。曰是亦不为无补矣。设讽以古之名臣。如汲黯诸人之节概。则震惊色变。若将陷于大戮者。且以是为过激之行。沽名市直之所为。宁纯臣小心翼翼而敢出此。试问夫纯臣之小心翼翼者果何事也。曰吾知办事而已。诚有如朱子所云。名为大臣。而其实不过供给唯诺。奉行文书。如吏卒之为。苟如是则为臣亦何不易之有。苟如是则君之用人亦何难之有。嗟夫。世诚有大有为之主。忧勤天下。不得其人。而与若辈图治。不重可惜欤。故用人之道得。人主以忧勤致无为不难也。用人之道失。人主以忧勤济丛脞无益也。治忽之机。直决于此而已矣。论者曰。今用人者率由选举。人材其出于是乎。曰是君子小人杂进之途也。夫吾所谓用人之难。亦难于数人而已。苟得其人。其余者将委之此数人。而人主之聪明。不必其及也。虽封疆大臣。亦将与数人共择之。而百司执事。所谓慎简乃僚者。固将使分择之。臣道亦惟以人事君。尤不易耳。论者曰。古今人不相及。世无其人。人主将谁与图治。曰王褒尝言之矣。世必有圣智之君。而后有贤明之臣。

读李文饶近幸论

张英

文饶论近幸之害。举桓灵元成为至鉴。以为人君少欲英明者。则能反是。如汉文虽有邓通赵谈。所信者贾谊张释之袁盎。此所谓少欲也。武帝虽有韩嫣李延年。所贵者公孙宏卜式儿宽。此所谓英明也。故君听不惑。政无颇颡。近则开元初。内有姜皎崔涤。以极宫中之乐。外有姚卢苏宋。以修天下之政。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千古莫及。其故何也。幸臣不得干政事也。后代能如汉之文武。及开元致理之要。虽有幸臣。亦何害于理哉。文饶之意。以谓人君诚能少欲英明。则虽有近幸。苟得骨鲠贤相。辅理于外。而亦可以无伤于治理。予窃以为不然。人君苟不能绝去声色狗马游宴沈湎之乐。则此辈连茹并进。托处于肺腑隐深之地。必不能安分循理。势且招权纳贿。藉僭威福。以

行其私。此等之事。又断不能为骨鲠之大臣所容。使此辈小人。明愬于人君之前。短长大臣。非毁朝政。别人君虽至暗。必不必近幸小臣微竖之言。遽加罪于大臣。则此辈之术亦浅矣。惟投间抵隙。窥貌伺颜。或为无意之游谈。或为侪偶之传说。或因一事之短而类及其余。或因一时之疏而构成其衅。人君方以为自己明察所及中外无遁情。而不知已入小人之彀中而不觉矣。文饶论文帝之邓通赵谈。武帝之韩嫣李延年。开元之姜皎崔涤。无害于治理。不能有加于当时之贤士大夫。余以为此特举其小人之愿者耳。如申屠嘉廷辱邓通。而文帝不之问。万一此数辈者皆奸佞狡诈之尤。申屠嘉虽贤。能终辱之乎。江充初见。被服轻靡。及乎构祸既深。卒成巫蛊之祸。天宝末年。社稷倾危。卒坏于近幸之手。恭显处内。萧望之以贤傅而不免于见杀。人君之明。果能如汉文汉武。未可必也。近幸小人之稍愿。果能如邓通韩嫣辈。未可必也。以稍闇之主而近尤佞之徒。几何其不颠倒邪正。变易是非。窃权干纪。尽驱天下正人。缘引奸邪不止也。而谓虽有幸臣。亦何害于理。果通论哉。文饶又谓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千古莫及。是谓游宴非僻。无伤于理。予窃以为不然。人君之一心。天下之权衡。四海九州岛之明鉴也。衡一差则轻重失矣。鉴一翳则妍媸乱矣。清明在躬。志气如神。以临御之。犹惧有所偏有所弊。书曰。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非谓此数者一事遂足以亡其国。谓此端一开。则缘此而进者不可禁御。不可测度。不可谏救。以至于败亡必然也。盖游宴非僻者。小人之门也。小人者君子之敌也。小人进。君子退。小人亲。君子。小人众。君子寡。乱亡之本也。乃谓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是古帝王之兢兢业业。毋冒贡于非几者。皆不知乐其身。而过为检束以自苦也。岂通论哉。苏子之论始皇。彼自谓聪明人杰。视斯高辈刀锯之余智。何足以惑我乱我。而不知其祸若斯之烈也。人君而知此。则视此辈如鸩酒毒脯。不敢近之矣。

明太祖待解缙方孝孺论

陈祖范

异哉高帝之用人也。识方孝孺为异人。而曰吾不能用。为子孙辅太平。仅除汉中教授。擢解缙为御史。及缙诋袁泰之奸。又虑其少涵养。将为众所倾。遣归。谕曰。大器晚成。其益进于学。行大用尔。夫贤者之于世。患其不生。生之患求而未得。未有得之矣。又姑之为异日用也。观缙所上封事。指帝之阙失。可谓切中。非学既有成者不能道也。监察御史。以纠恶击邪为职。诸御史欲纠袁泰。无敢执笔。缙独奋然为之。可谓能举其职矣。乌得为少涵养耶。且贤者必忤于不贤。所赖君上保持之耳。何众倾之足虑。若逆虑其为众倾也。而先罢去之。是贾生不待谮于绛灌。而长沙之谪。乃汉文帝之所以厚贾生而玉成之也

。岂不谬哉。幸而数年之间。缙未死而复用于文皇耳。倘不幸早死。则奈之何。相文皇未几。忤高煦。斥交趾。继又以赵王之谗。下狱以死。是信乎其为众所倾矣。夫不为众倾。其人必不贤。为众倾。又咎其少涵养。然则所谓涵养者。必周容而诡随者也。窥帝之意。岂真虑其为众倾哉。诚恐置之于朝。屡发其敢言之气。批吾逆鳞。则旋就诛戮耳。是以急遣去之。使吾无杀贤士之失。帝亦可谓巧于藏拙者也。孝孺之学。正大纯粹。又进于缙。而欲为子孙辅太平。帝若曰。乃翁以马上治天下。安事诗书。待太平之世而用汝耳。今观高帝之手。武臣宿将。诛夷殆尽。所任者大抵贪鄙嗜利之人。可以笞捶而驱使之。他如宋濂王祎。不过备文学制述之末而已。有能杰出于其间而讲二帝三王之道者。宜乎其不能屈己而用之也。若谓贤以贻子孙。所以爱其子孙。孰与夫用贤人以教育人才。而致人才于不可胜用之为尤爱其子孙也。呜呼。以高帝之英明果毅。使能虚己纳聪。而倚任一二大贤。一代之治。唯轶汉唐而几三代不难焉。何至身甫歿而燕难发。同室操戈。而天下之被其毒哉。

德才论

王友亮

谚有之。无德不可为君子。无才不可为小人。辨人之大端似矣。余谓君子蕴于中为德。发于外为才。非有二也。分之者其自小人始乎。譬诸水然。才出于德者。乃有本之泉。不出于德者。若无根之潦。即小人亦自知其为不及也。自知为不及。顾反至于相抗而相倾者。此何故哉。德者人之所不见。可见者独才耳。才非君子所尚。而不能禁世之无尚。小人方暴其才以投世尚。又虞君子之弗能容也。于是益自结于世。所立固而所助多。率之以攻异己者。其势遂操乎必胜。何则。三代以还。才德兼优者不数见。德优而才不足。往往有之。小人则一于用才者也。世推其所长。而愈形夫君子之短。则小人胜矣。君子有才。不欲自见。藏之若虚。出之以逊。小人则急于见才者也。世震乎其外。而莫察夫君子之衷。则小人又胜矣。且夫小人之才。与君子未尝异也。所异在用之邪正。执此以观。当百不失一矣。乃有不尽然者。宋王钦若判三司。请免积逋千余万。真宗问先帝何弗知。对曰。留与陛下以收人心耳。卒免之。其恤民可谓仁。温公议复差役。期以五日。同列病其太迫。蔡京独如约以行。其治事可谓敏。蔡知广州。宝货一无所取。及去。夷人以蔷薇露洒衣送之。其持己可谓廉。哲宗崩。臣议所立。章惇独谓端王轻佻。不可主天下。其论人可谓智。金人欲帝张邦昌。秦桧抗言请立赵氏宗。被胁北去。其临变可谓忠而勇。五者皆人所难能也。而钦若辈能之。则亦何以异于君子哉。然其卒异者。假公义以市高名。而私欲锢于中。利害证于外。不能常守也。故虽矫激于一时。终焉倒行逆施。身败名裂而不顾。嗟夫。自古人君。未有不以进君子退小人为先务者。然每

至于相反。岂非外惑其才。不复深观其德欤。夫君子势孤。难进而易退。小人亟于求进。植党以排善类。善类既空。所植者贪鄙成。并求小有才而不得。其极也以巽懦无能为德。浮夸喜事为才。则又交失之矣。如赵宋之末。可胜叹哉。可胜叹哉。

重臣论

徐旭旦

国有大事。重臣一言镇之。重臣之益于国也如是。泛论名实者谓时危乃见重臣。夫国家何日无大事。疆场何以警。盗贼何以兴。赋何以增。兵何以叛。官何以贪不息。民何以穷无日。此重臣之职也。重臣一言则大纲理。重臣不言则百官言之。进之者杂。人君之听之者不专。事之几泄。纲目乱矣。大事安得成。人君其敬大臣哉。大臣其善自重哉。

储大文曰。汉文帝时。陈平为左丞相。文帝问君所任何职。平对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外镇抚四夷。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此诚识宰相之体者也。唐太宗时。房乔杜如晦为仆射。太宗尝责之曰。公为宰相。当须开耳目。求访贤哲。有武艺谋略才堪抚众者。任以边事。有经明德修立性明悟者。任以侍臣。有明干清处事公平者。任以剧务。有学通古今识达政术者。任以治人。此乃宰相之裨益也。比闻听受词讼。日不暇给。安能助朕求贤哉。语尤明切。故宋文彦博请继上奏封。爰述二说以陈之。后世撰史序宰相表者。不烦辞。书此二则足矣。

用人

储大文

陆贽奏唐德宗曰。当天后时。非惟人得荐士。亦令士得自荐。又曰。天后以宽得人。陛下以精失士。盖德宗自文艺外。它政率庸闇缪。赵憬卢迈贾耽高郢郑珣瑜。辅政胥多历年所。而韩全义李说李锜辈之节钺。不知以何名授之。然而在德宗方自谓取士之精。其效乃如此也。武后改制。凡狄仁杰娄师德姚崇宋璟郭元振张仁愿唐休璟薛讷郭知运张说杨炯崔融辈。内外文武百余人。率其所擢以遗之子孙。遂以救高宗之弱勢。而启唐开元天宝之盛。而中宗睿宗暨明皇之所自擢者。率多庸妄也。然则令人得荐士。士得自荐。而以宽收之。固治天下者之宝符也。陈止斋论季布魏尚孟舒。谓李广贾生。皆奇才也。文帝徒叹其不遇而之。布亦以一言而疑。尚舒以一战而夺爵。惩羹者吹齏。惩噎者废食。文帝惩高帝之宽而过于审。不知高祖以易得人。文帝以审失士。夫以文帝之贤。而终为负李贾二子。然则爱惜人才者。奚可不宽其格以收之也哉。若夫李沆之抑梅询。曾致尧刘健之抑何景明王九思。则又近于媚嫉。而欲貌附文帝之详审焉。抑又非矣。

知人难

张望

知人难。何谓知人难。同其是而喜者情也。不同其是而怫者情也。有不同其是而无怫者。宁有同其是而不喜者。今有两人于此。其一人助我者也。同其是也。其一人挠我者也。不同其是也。助我者大都君子也。挠我者大都小人也。又有两人于此。其一人挠我者也。不同其是也。其一人助我者也。同其是也。挠我者大都君子也。助我者大都小人也。是何也。彼之助我者。有利于事而已。彼之挠我者。勿便于己而已。此之挠我者。不利于事而已。此之助我者。求便于己而已。学成行尊。名字大起。宰相知之。天子用之。显要系天下之望。朝廷不能有君子无小人。不能使君子当事。而小人无为。于是乎同声相应。同类相从。而助之者至矣。于是乎异臭相反。异色相乱。而挠之者至矣。此其固然。然而吾之心一耳。天下万有也。人之贤不肖。事之成败利钝。知之而岂尽无遗。其从而挠之者。开吾之智也。其因而助之者。蔽吾之明也。夫谓因而助之而蔽吾之明者何也。非其心之果是。之所以然者。求便于己而已。知其贤不肖矣。与其成败利钝矣。曹辈尚或杳默。未同其是。而此一人已依依兴叹同其是矣。出于非望矣。此岂其情哉。夫贤者快心恢廓。固自信。固不疑人。方且假借地望。设吾道之援。究大事如此。赞王室如此。而孰知是人之非其情也。养爪锐为搏击之资。洗垢求瑕。軼吾遵路。异时以败大名。亦悔之矣。其小者点名隳色。冒不知人之谥。其大者妄生羽毛。祸人国家。古今亦何可支哉。故曰知人难。

好名论

阙名

人君不可有独好其名之心。不可使天下无好名之心。好其实故不得独好其名。因名以责实。故不得不使天下好名。今夫天下善恶二端而已矣。治天下。使天下迁善远恶而已矣。有善无恶者。人之性。名为善而喜。名为恶而恶者。人之情。今使天下浑浑焉不知名之可好。则善不足以为喜。恶不足以为恶。喜与恶不加于其情。则其为恶也。与为善无以别。而亦渐失其性。故夫名者先王动天下之微权也。先王因民之所好而采章服物以荣之。爵禄庆赏以劝之。表宅锡闾以奖异之。若曰使人迁善而恶自远。是以不纯任刑罚而任礼教。名与礼相近而远于刑。故名者所以助礼之行。而操于刑之先者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使天下之民。日循循焉归于吾礼教之中。则刑罚可以措而不用。而天下固已大治。故曰名者先王动天下之微权也。然其始特不可有自好其名之心。自好其名则直以为名焉已耳。自好其名而或靳天下之名。此其意已近于刑而远于礼。欲天下之治不可得也。故王道以无欲为本。

乡愿论

阙名

乡愿最恶者狂狷。有问于乡愿者曰。是人也可杀与。曰可。可举而用之与。曰可。问于狂狷。狂狷不然。可可否否。无所隐避。于是乡愿好其与己同。恶其与己异。故曰乡愿最恶者狂狷也。夫人至于可杀。恨之至也。至于可举而用之。爱之至也。使其不顾人之可杀与否。因其恨而杀之。则所杀者或为君子。不顾其人之可举用与否。因其好而举而用之。则所举用者或为小人。乡愿之心。阴私险巧。惟知趋利避害。不察事之可否。理之是非。阉然自媚于世。佯为无所甚好。无所甚恶。而阴以行其所好所恶之心。故天下之好恶。莫有甚于乡愿者也。孔子以为德之贼。不信然与。夫使天下无狂狷。则是君子可杀。而小人可举用也。幸而有一狂者狷者。乃不幸而为乡愿之所恶。则是乡愿之祸。不至尽杀天下之君子不尽举用天下之小人不止。始于一人之好恶。而流毒于天下国家。自古以还。天下之事坏于小人者十二三。坏于乡愿者十常八九。乡愿者小人之渠魁也。而其祸自恶狂狷始。有天下国家者。当亟黜乡愿。乡愿黜则狂狷兴矣。狂狷兴则天下之为君子小人者。各得其理矣。易曰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书曰惇德允元。而难壬人。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之谓也。然则何以辨之。书不云乎。有言逆于女心。必求诸道。有言孙于女志。必求诸非道。求诸道者。所以辨狂狷也。求诸非道者。所以辨乡愿也。昔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筮饶犯我以义。违我以礼。与处不安。不见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时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劝我为之。吾所乐者先我行之。与处则安。不见则思。然吾有丧焉。必以吾时遣之。观楚文王之御二臣者。是又辨乡愿狂狷之大端也。辨之。则乡愿之好恶。岂至毒天下哉。

除奸异之文集

管同

君子与小人。不可以并处。君子与小人并处。非君子去小人。则小人必害君子。然自吾观之。自古及今。小人害君子。如善射者然。发十而中者八九。君子欲去小人。发矢者十。幸而中者一二而已。甚矣小人之难除。而君子之易见伤也。虽然。此何故也。君子持正。不能如小人之善悦其君。孤立无朋。不能如其多羽翼。临事则听命。无金帛货财。赂要人而求辅助。直于言而刚于色。不能诡伪欺诈。宛转以求必胜。是数者皆不及小人。而小人兼之。此胜负之所以不战而分已。而吾以为犹不止此。天下之事有道焉。有机焉。非道也无以得事之正。非机也无以济事之成。自古君子于小人。平时则疾怒之状。见于颜色。若不可与朝夕处。一旦欲攻击。则谋之他人。考其事实。迟濡隐忍。不能遽发。至于起而攻之。又必昌言于朝。细数其罪。若结讼而上待听断者然。吁。吾

谋未成。而彼也预防而为之地者。亦已久矣。若夫小人则不然。彼平日自知不为君子喜。朝夕思虑经营。待君子之攻吾而为之备。一旦决发。则骤如雷霆。疾如风雨。巧乎若逢羿弯弓。射跛挛之童稚。呜呼。窦武屠于曹节。王涯戮于仇士良。元佑诸贤窜于惇京。天启诸贤戮于崔魏。吾读史至此。未尝不废书而流涕也。彼君子者何其失机。而小人者何其机之捷也。天下之人。死于病者十仅三四。而死于医者十尝七八。痲疽大病也。而未尝遽死也。无扁鹊之技。而决而溃之。则其人乃立死。世之小人。其始意止于患得失。彼既知不为君子所容。则日夜谋为自保之计。而倒行逆施。无所不至。窦武王涯之难。身虽死。国犹延。若夫何进之诛宦官。则身死君奔。而国祚几亡于是日矣。且夫遇小人者。不攻则已。苟欲攻之。则势当必胜。胜之如何。曰深警捷速。如小人之所以害君子者。而其术得已。夫深警捷速在小人害君子则为奸为邪。而君子用以去小人则为忠为正。吾请证之。昔宋丁谓陷寇准。排李迪。天下哗然不安。莫能去也。及真宗崩。谓为山陵使。王曾乃入白太后。谓谓包藏祸心。故擅移皇堂于绝地。太后大怒。而谓几立诛。明御史攻严世蕃也。疏入沈炼杨继盛事。徐阶曰。若如是。严公子骑段出都门矣。手削其。独用通海寇。及南昌地有王气。购为嵩莹等事。疏一上而世蕃弃市。夫谓固奸邪。曾所言岂事实哉。然而必如是者。不出此则谓不可去。其用意正与徐阶同。所谓机也。而儒者或曰。事不当求必成。曾所为不足法。呜呼。去小人者为身耶。为家耶。为一己之名节耶。为君父之忧国家之患耶。今夫擒虎豹者毒弓矢。设械。以求必获。而人不以为非者。除害故也。进猎者而告之曰。是非仁术。汝其袒裼搏之。猎者死而虎豹之害日深矣。

论用人

陆世仪

人才极难得也。善用人者必审定其才之所宜。授之以职。而终身任之。务使竭尽其材。以唐虞之际。而致治止于五人。此人才之难得也。以五臣之圣而各专一事。此才之各有所宜也。且各专一事而至于终身不易。此任之而竭尽其才也。今治不及唐虞。而三岁试士。多至四百。则人才何其多。圣不及五臣。而吏户兵刑无所不堪。则才何其大。历官如传舍。旦至暮去。而动辄奏绩。又何其才之易竭也。噫。

近行荐举。最是良法。然有三弊。一曰行之太拘。荐举之法。所以通科目之穷。破资格之弊也。今必曰某官得荐。某官不得荐。某官荐得任某职。某官荐不得任某职。是仍重科目。仍拘资格也。一曰任之无法。善恶有类。邪正有党。君子所荐。大抵多君子。小人所荐。大抵多小人。今不立法详试而任之。且宜兵而工。宜礼而刑。用违其才者。又不可胜计也。即有真才。亦乌能用乎。一

曰绳之太急。连坐之法。所以待小人。非所以待君子。故同是人也。或始终变节。或穷达易操。当其举之。未可谓非也。举之而受举者变节易操。则非举之者之罪也。而乌得一概论也。且仕途倾险。诡譎百出。或丛忌举主。而阴中伤所举之人。或倾排所举之人。而并累及乎举主。种种株连。为害不可胜道。则虽有贤士在下。举主亦安能不顾身家。不惜禄位。奋然以举之乎。无怪乎勉强塞责。而以柔滑善媚之徒。虚应故事也。

观筛米得取人之法焉。虽节阔目。不无遗珠之叹。然往往拔十得五。又观匠人得教人与器使之道焉。材之大小枉直不一。而规矩绳墨之法无不一。故能使之咸就条理。至于奇瑰之材。不可拘以绳墨者。则又随材而器使之。故天下无不可用之才。而亦无不可成之事。今之时教法废矣。而器使之道。则又弃而不讲。使细者为梁。短者为柱。大者为椽。长者为节。乃谓天下无材。谓天下之事必不可成。岂不冤哉。然则如之何。曰宽收而严试。久任而超迁。用人之要。无以外此矣。

旧制。举进士。必分试九卿衙门观政。每衙门约三十余人。堂长司僚。与之朝夕而试之事。会其实以上于天官。天官籍注以定铨选。随材授职。职必久任。故洪永时得人为盛。今之观政。则不过随班作揖而已。名存实亡。可慨也夫。用人之法。古今不同。三代以上开诚布公。主于用君子。虽或间容小人。然君子易于展布。三代以后。禁制束缚。主于防小人。小人终不能防。而君子之进退掣肘。为已极矣。问设有小人如何。曰。小人惟有不用法。更无防法。中庸曰。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则知古人治天下全在怀诸侯。今人治天下全在择守令。

人非圣人。不能无过。故君有过臣谏之。父有过子谏之。代不乏人。独为长吏令一邑。未闻辟一言路。令下得言其过失。近为民父母。而骄亢反过于至尊。无拒谏之名。而有弭谤之实。诚所不解也。今后吾党得第为县令时。必尊礼有道。祈闻得失。月朔必置一柜。令士民投于柜中。言我一月中过差。庶无冒昧妄行之弊。

潜邱札记论治

阎若璩

蔡襄曰。天子之尊。下视民人。远绝不比。然出政化。行德泽。使之速致而均被者。盖其所关行有以始而终之者也。恶乎始。宰相以始之。恶乎终。县令以终之。宰相近天子。而令近于民。其势固殊。然其相与贯连以为本末。是必动而相济者也。

后蒙古取襄邓。入汉济江。长驱南下。多用郝经策。得宋之奏议。周知其形胜要害。与其守御之策。用其所保反而攻之。我无借箸聚米之劳。而彼之地图兵

略。皆转而授于吾矣。此亦后事之师。不可以不戒也。

大清律田宅条例。屯田人等。将屯田典卖与人。军丁人等。发边卫充军。民发边外为民。夫典卖尚不可。况挖废之乎。此又律例所未载之大罪也。韦孟既归。犹梦而争王室之事。虞世南既死。帝犹梦其进我谏言。真谏苑之异闻。忠臣之盛节也。

史称吕正献平生以人物为己任。凡当世名贤。无不汲引。予所尤异者。濂洛关陕诸贤。皆为所荐。周茂叔传。熙宁初知郴州。用赵抃及吕公着荐为广东转运判官。程伯传。用吕公着荐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程正叔之荐。则与司马光共疏其行义。诏为西京国子监教授。寻擢崇政殿说书郎。张子厚传。公着言其有古学。神宗召见。授崇文院校书。子厚弟戡亦荐焉。邵尧夫虽未为所荐。公着居洛中。雅敬尧夫。恒相从游。为市园宅。夫道学诸公之在当世。贵近大臣。能不出力排击诋侮者已难。又从而荐诸朝廷。使一一获其用焉。呜呼。若正献者。不独得以人事君之义。其增光吾道为何如哉。

立储与用人。同一关纽。宋王成器曰。国家安则先嫡长。国家危则先有功。犹丁度对宋仁宗曰。承平无事则守资格。缓急有大事大疑则先材能之论是也。然二者俱以人用法。不以法胜人。即在承平之世。要当以治人为急耳。岂真先嫡长而不问贤愚。据资格而不核功罪乎。

欧阳公议濮礼。为台谏所共非。独蒋之奇傅会之。而后之劾欧公者即之奇也。张柱议大礼。为举朝所不容。独杨文襄极称之。而后之倾文襄者即张桂也。故曰小人都不可与作缘。

宋元佑中。朝士以类相从。有洛党蜀党朔党之分。又有不立党者。又有戇直无党者。至章蔡用而诸贤尽錮为奸党。是君子始异而终未尝不同也。万历中与东林相角者。有昆党宣党。又有齐党楚党浙党。三方鼎峙之名。至魏阉出而诸党尽化为逆案。是小人始异而终未尝不同也。然君子始异而终同。同归于祸。小人始异而终同。同归于利。则其是非固不待辨而知矣。

徐文贞当国。毕公在言路。举朝严毕公。甚于文贞。议且出毕公于外。文贞曰。诸公畏之耶。皆踧踖曰。岂谓畏之。黄门切直。虑其府祸耳。文贞曰不然。吾亦畏之。顾念人孰无私。私必害公。有若人在。不敢自纵。可寡过也。闻者叹服。

韩魏公判大名。上疏极论青苗法。已而文潞公亦以为言。帝曰吾遣二中使亲问民间。皆云便甚。潞公曰。韩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至哉斯言。真可以为人主之龟鉴矣。予因思当仁宗之时。文潞公则能斩史志聪。当英宗之时。韩魏公则能窜任守忠。而天子不以为专。宰相亦不自以为嫌。何一再传之后。二公之人犹故也。宰相之权犹故也。而其言则不能与宦者争胜负。此无他

。人主之敬大臣与不敬大臣而已矣。敬大臣则诚。诚则明。明则左右不得关其说。不敬大臣则疑。疑则闇。闇则左右得以窃其柄。故神宗之弊。不在于过信大臣。而在不信大臣。然则神宗之于安石。亦为不信乎。曰以宦者而信安石。吾犹以为不信安石也。

新安程元初曰。昔诸葛武侯以一隅抗衡魏吴。曾筑读书台。藉多士之力。考华阳国志。木牛流马。亦一士人所献。武侯采而用之。李德裕曰。帝王之雄辩。不足以服奸臣之心。唯能塞诤臣之口。德裕又曰。桓灵之主。与小人气合。如水之走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亲结不可解也。

论官制

陆世仪

设官分职。所以为民极也。故官制清则民志定。周制。在天下惟公侯伯子男。在一国惟卿大夫士而已。自秦罢侯置守。分爵二十级。而汉唐宋因之。愈弊愈乱。其制有爵有职官有加官。又有散阶勋爵。或一官而兼数衔。或一事而设数官。或古贵而今卑。或古卑而今贵。名目混淆。等第杂乱。欲居官者顾名思义。难矣。于以治民。不亦谬哉。故愚谓治天下断自清官制始。三代以官为治事之司。故其制简而清。后世以官为赏人之物。故其制繁而乱。

周制。地官司徒主教养万民。今之户部。但主户口田赋贡役经费。非古制也。古者王畿千里。千里之外。以封诸侯。而千里之内。又分采地。九赋之敛。其入无多。故可专意教养。今则海内之田赋皆属户部。势不得不以教之一字。听之学校。而全部专心会计矣。明初止分四司。而其后又分十三司。十三司各分四科。诚以庶务之浩繁也。然古者有教有养。而后世但闻取民。世代升降。感慨系之矣。

夏殷周皆有九卿。即少师少傅少保及六官。外此无卿。今制六部都通大。谓之大九卿。而鸿臚太常光祿寺。又谓之小九卿。以今观之。殊可并省。如鸿臚太常光祿国子监。可并入礼部。太仆苑马。可并入兵部。翰林尚宝钦天。可并入吏部。此势之至便。而制之至善者也。昔宋初虽有九卿之名。皆以为命官之品秩而无执事。元丰正名。始有执掌。中兴初并省冗职。卫尉太仆并兵部。太府司农并户部。光祿鸿臚并礼部。亦恶其头绪之纷也。立官制而能使头绪井然。则治天下之道。思过半矣。

昔人谓周礼无谏官。凡官皆可谏者。其言似是而实非也。地官之属师氏诏王善。保氏谏王恶。则保氏便是谏官。故后世之设谏官。非周礼意也。其必复师氏保氏之旧。而在于王所乎。

翰林院始于唐。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词经学之士。下至医卜伎术之流。皆直于别院。以备燕见。而文书诏令。则掌于中书舍人。未之及也。干封以后。

始召文士元万顷等草文辞。谓之北门学士。元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九龄张说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荅。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后选用益重。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又为天子私人。而翰林院始大重。然所谓学士。皆以亲远近为贵贱。未尝有一定之品秩也。宋始有定制。职始贵显。至于明制。则直以为储相之地。士子登高第者竟入翰林。不数年可坐致馆阁。夫宰相天下安危之所寄也。人主择相。当务取洞悉国体民情者。岂可徒取文章华国乎。窃谓翰林既为储相地。当即以相业期之。入院之后宜讲贯历朝经制。务为明体适用之学。则得之矣。

春秋论

孙宝侗

国有与立。亲与贤二者而已。亲不亲则本危。贤不用则政乱。此天道人情之极。而不可偏废者也。是故一于用亲者。其国可久而势必流于弱。一于用贤者。其势必强而国不免于先亡。观于春秋之诸国可知矣。用亲者鲁卫郑宋是也。鲁之大夫。无非公族。即有一孔子而不能用也。卫事不详。大抵视鲁。郑之七穆。与国终始。宋之六卿。无异姓矣。之四国者。皆孱国也。而郑亡于春秋之后。犹垂百年。而宋次之。而鲁又次之。唯卫为最久。然则用亲之效可知矣。其政也必尚恩。而其敝也则以姑息。情之所洽而相睦。衅之所激而相忍。其君臣上下大抵联络顾望。才足自全。不能就功。亦不敢始祸。如人之羸而寿考者。唯从容以尽其天年而已。用贤者齐晋是也。齐之同姓。前有国崔。后有栾高。而桓公之所以首霸者。则管氏之力也。又自树一陈氏而卒夺之齐。晋自献公尽杀公子。所用皆异姓也。韩栾疏属。仅同行路。文悼继霸。天下莫强。即三卿亦文所自树也。而卒夺之晋。然则用贤之效又可知矣。其政也必尚功。而其敝也则以诈力。欲专其威。则去亲之偏而不疑。欲广其地。则灭人之国而不惭。其君臣上下唯务胜人。相倾以力。相尚以谋。而其祸适反中之。如人之元气脱而暴亡者。虽良医之所忧。而膂力方刚。势常足以自豪也。然则两除其敝。而独收其利者。其惟楚之为国也乎。夫楚者圣人之所绝。春秋之所摈也。而何以许之。明天讨者则不可不正其无王之诛。而衡国是者则又不可不权其用人之法也。夫子元子玉子囊子庚子冯子木子西以及春秋以后之屈原皆亲也。亲可用则用之。观丁父彭仲爽谷于菟孙叔敖伯州犁然丹沈诸梁以及春秋以后之吴起皆贤也。贤可用则用之。贤以代亲。则同姓不偏。亲以参贤。则异姓有所顾忌。于是亲疏相维。恩义相济。无畸重之势。无偏蔽之情。谋易以尽。政易以举。而国势以长振矣。是楚之所以负罪逋诛。而竟能崛起荆蛮。拥天下之半而延九百之祀者。岂非此道之得也哉。然则立国者亦唯亲贤并用而可矣。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亦有论楚用亲贤一条。谓其执兵柄者皆同姓。而一有罪

则诛之无赦。故有其益而无其弊云云。当与此论参观之。

读后汉书书后

程晋芳

三代以降。士气之盛。无过于东京。论者谓明章尚道崇儒所积而致。愚则谓儒林一派。开自西京。其所由来者渐矣。自武帝立五经学。登用儒士。由秦以来。风气为之一变。特不能择取真儒。舍仲舒之醇雅。用平津之矫伪。致饰儒术饰浅行以干大用者接踵而起。匡张孔马辈。历事元成。遂拱手而授人以家国。然而草野之间。讲习传授自若也。莽之篡也。拒聘不仕以死者。史不绝书。光武明章。远承末绪。又从而重之。拜老临雍。宪言馈食。所谓设诚而致行之者。儒术盛而士气奋矣。假令取鉴前车。谓文儒适足以误国。讲搏击钩摘之法。崇黄老申韩之术。东京之士习果有以优于西京乎。噫。由汉武以迄桓灵。三百余年。积之如此其厚。而上无精明浚哲之君。柄臣椽人。迤邐用事。清议在下。党祸遂兴。举端人正士一举而空之。良可惜也。夫国家须才至急。方其求之之始。下之应也且或真少而伪多。苟无术以择之。必且舍麦菽而取糠稗。及其积之既久。真行着而风俗成。虽复抑之屈之。务使革而从我。而有所不得。贤者果无益于人国也哉。余论古每以东京士习之醇。为西汉之所酿而成。有明士气之盛。为两宋程朱之学所蕴而发。后有识者当不谓斯言河汉也。

论两汉权要之职十七史商榷

王鸣盛

仲长统昌言曰。光武忿强臣窃命。矫枉过直。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是以来。三公备员而已。所云台阁。谓尚书也。尚书令尚书仆射与尚书。皆宦者与士人迭为之。权归于此。有事可直达上前。故三公无权。有事反藉尚书以达。公卿之权分于近幸。上下否隔。祸有不可胜言者。然尚书固为权要。而汉又别有中书。为尚书者。士人多。宦者少。中书则皆宦者也。以尚书与三公对言。三公权不及尚书。以尚书与中书对言。尚书又不及中书矣。前汉萧望之。以前将军领尚书事。而宏恭石显则中书令仆射也。望之卒为恭显所杀矣。尚书中书皆管机密。出纳王命。其职皆要而官则微。百官公卿表篇首九卿。于郎中令之属官仆射下。唯有尚书。少府之属官。虽有中书谒者。而表中无尚书中书官也。望之官之尊在前将军。而其要则在尚书。故恭显使张朋告其罪。必候其假归洗沐方上之。要之士人必不如宦者之亲密。故尚书尤不及中书。万斯同补东汉将相大臣年表。有尚书令。尚无中书。此官侍直宫禁。不在朝廷大臣之列。其后魏文帝黄初中。改秘书为中书。以刘放为监。孙资为令。各加给事中。遂掌机密。见三国志放传。中书令之为宰相。始于此矣。王肃传注明帝太和中秘书丞薛夏。以公事移兰台。兰台自以台也。秘书署耳。谓夏为不得仪。当坐。夏报

曰。兰台为外台。秘书为内阁。台阁一也。何不相移之有。然则台阁之名。本在尚书也。而又属之中书矣。官不论贵贱。惟视其职之闲要。而闲要惟视时主之意向。其制无时不改。是以书之史籍。纷若乱丝。使人眩目。因论台阁连及之。

唐制内外官轻重先后不同考

赵翼

有唐一代。内外官轻重先后不同。有迥相悬绝者。太宗时马周疏云。朝廷独重内官。而轻刺史县令。刺史多是武夫。或京官不称职者。边远之任。用人更轻。是贞观时已有重内轻外之弊。武后时李峤唐休璟奏言朝廷重内官。轻外职。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诉。所遣外任者多是贬累之人。今请选贤者分典大州。王嗣立亦言县令刺史。不加拣择。京官坐负及声称下者。乃典州。吏部年老不善刀笔者。乃拟县。卢怀慎亦言比见官犯赃者。任以江淮岭磧。粗示惩贬。其人内怀自弃。殉货掊克。益无悛心。以罪吏牧遐方。是谓惠奸而遗远。远州隩邑。何负圣化。而独受其恶政乎。明皇时。张九龄奏言。今刺史。京辅雄望之郡。犹少加选。浙江淮陇蜀三河大府之外。由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无状。用牧守为斥逐之地。或其先附会高位。及势衰谓之不称京职。出以为州。武夫流外。积资而得。不计其才。刺史尚尔。何论县令。古者刺史入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京师衣冠所聚。声名所出。从容附会。不勤而成。是大利在内而不在外也。智能之士。安肯出为刺史县令哉。是时源干曜以大臣子多任京职。俊义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请以己子三人任京职者。出二子于外。以示近始。诏褒之。倪若水传亦云。时天下承平。朝廷尊荣。人皆重内任。虽自冗官擢方面。皆自谓下迁。班景倩自扬州采访使。入为大理少卿。若水钱之于郊。顾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为驺仆。可见唐初以至开元天宝内重外轻之风也。及肃代以后。京师凋敝。俸料寡薄。则有大反是者。通鉴。元载当国。以仕进者多乐京师。恶其偪己。乃制俸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给。常从外官乞贷。杨绾常袞虽奏加京官俸。岁约十五六万缗。然风会所积。利常在外。京官之贫如故。唐书嗣曹王传云。为秘书少监。上元中。京师饥。斗米值数千。乞外官不允。乃故抵微法。贬温州长史。李泌传亦云。是时州刺史月俸千缗。方镇所取无艺。而京官禄薄。自方镇入为八座。至谓罢权。薛邕由左丞贬歙州刺史。家人恨降谪之晚。崔佑甫任吏部员外郎。至求为洪州别驾。其节度使府宾佐有所忤者。荐为郎官。当迁台阁者。皆不赴。取罪去。李泌以为外太重。内太轻。请随官闲剧。普增其俸。为窦参沮而止。此距开元天宝时不及三四十年。而外重内轻相反一至于此。亦可以观世变也。

大臣荐举

赵翼

吏治条内所载况锺翟溥等出守。皆由大臣荐。然洪宣正统间。大臣所荐不特外吏也。如顾佐以杨士奇杨荣荐。由通政司擢都御史。陈勉以士奇荐。由副使擢副都御史。高谷以士奇荐。由侍讲进工部侍郎。入内阁。曹鼐亦以杨荣杨士奇荐。由侍讲入内阁。王来以士奇荐。由巡按擢左参政。彭勛以士奇荐。由教职擢御史。督学南畿。孙鼎以杨溥荐。亦由教职擢御史。督学南畿。金纯以蹇义荐。由庶僚擢刑部侍郎。陈寿以夏原吉荐。由参政擢工部侍郎。郭敦以胡荐。由副使擢礼部侍郎。刘球以胡荐。由主事改翰林侍讲。周宣以王直荐。由郎中擢刑部侍郎。杨信民以王直荐。由刑科擢左参议。后又以于谦荐。巡抚广东。罗绮以于谦金濂荐。由谪戍复大理右寺丞。罗通以于谦陈循荐。由河泊所官擢兵部员外郎。李贤谪官参政。以王翱奏贤可大用。遂为吏部侍郎。复尚书入内阁如故。崔恭以李贤王翱荐。由巡抚进吏部侍郎。李绍亦以贤翱荐。由学士擢礼部侍郎。王越以李贤荐。由按察使擢巡抚大同。罗璟方谪官。以王恕荐。擢福建提学。秦紘以王恕荐。由布政使擢副都御史。总督漕运。余子俊以林聪荐。由知府擢陕西参政。韩雍被劾。方待吏议。会广西猺肆乱。王竑曰。雍才气无双。平贼非雍不可。乃擢都御史。督兵两广。以上见各本传史又称李贤为相。所荐引年富轩輶耿九畴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李绍等皆为名臣。洪宣以来大臣荐士之风如此。其时荐贤者皆采人望核才品而后上闻。苏州一郡。逋粮八百万石。孝宗思得才力重臣往厘之。杨荣荐周忱。遂以工部侍郎。巡抚江南。果兴利除弊。为名臣。杨士奇初不识陈继。夏原吉治水苏松。得其文。归示士奇。士奇才之。即荐为博士。改翰林。而于谦之为河南山西巡抚也。三杨在政府。皆重谦。所奏请无不允。谦每议事至京。空橐以入。诸权贵不能无望。及三杨卒。谦遂左迁大理少卿。可见三杨等之荐人皆出于至公。非如后世市恩植党之为也。其时人主亦倾心信用。如永乐中择耆儒侍皇太孙。杨士奇蹇义荐仪智。太子嫌其老。士奇谓智明理守正。帝闻即用之。虞谦降谪。杨士奇力白其诬。言谦历事三朝。得大臣体。宣宗即令复职。宣宗尝论朝士贪纵。士奇曰。无踰刘观。帝问谁可代者。士奇以顾佐对。即以为左都御史。年富为人所中伤。英宗知其先由杨溥荐。遂不听。君臣之相信如此。宜乎正人端士布列中外。成当日大法小廉之治也。盖一人之耳目有限。若虑大臣荐引。易开党援门户之渐。而必以己所识拔者用之。恐十不得一二。但能择老成耆硕十数人置之丞弼之任。使各举所知。则合众贤之耳目为一人之耳目。自可各当其用。所谓明目达聪也。

司马司士

储大文

王制。辩论官材。独专于司马。虽司徒造士亦属之。盖邦国大事。在祀与戎。而戎事尤安危治乱之所系。故司马之于官材。虽无不辩论。而实以戎兵为首务也。周礼司士掌臣之版。以治其政令。岁登下其损益之数。辨其年岁。与其贵贱。周知邦国都家县鄙之数。卿大夫士庶子之数。以德诏爵。以功诏禄。以能诏事。以久奠食。郑氏注。亦引王制证之。王制传谓夏殷制。而周礼司士。实属于夏官司马。贾氏疏。亦谓与大司马进贤兴功同。然则司马之辩论官材。不必尽如夏殷。而其重戎事。实同司士。凡邦国三岁则稽士任而进退其爵禄。六服胥同之。此所以能佐大司马建邦国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国。而又以九伐之法正邦国也。近世名臣惟高新郑掌铨时。请选择进士知兵者。繇兵部四司晋至兵备道巡抚总督。以暨兵部在京二侍郎。胥豫储而递升之。无与他官互迁补。为有合于司马辩论官材。论定后官司士以功诏禄以能诏事之旨。江陵仍之。弥收厥效。此实司枢筦暨平章军国者之所宜重加意也。

侍中之职

储大文

宦官之祸。东汉唐明尤烈者何也。昔周公训立政。详及缀衣虎贲。而尤重常伯。汉置侍中。与宦官同止禁中。古常伯之任也。光禄勋止禁中。掌三署郎卫门户。黄门郎给事黄闼。中常侍时得入禁中。而金氏至以七传内侍显。东汉光禄勋权益轻。侍中出禁外得内奏而不得止宿。中常侍不用士人。专为宦官职。独尚书令仆射六尚书职总内外。少能参制之。而亦不得止禁中。凡百官封事。典中书者。易以私伺而盗发。窦武陈蕃刘瑜尹勋之所由败也。魏置散骑。合中常侍。号散骑常侍。晋江左侍中任尤重。殿内门下事胥掌之。盖与领护军埒。中书又有舍人通事。如戴法兴沈客卿辈名位琐末。执国枋。至权震天下。而宦官独闻于世。唐以侍中为宰相。黄门郎常侍舍人选益清。不关预禁中。举京朝官胥无古常伯之任。独置内侍省。日夕天子左右。制外廷诛赏。而阻阂东西省台寺监卫间。俾无得内达。是故王叔文王伾侍直。最号宠昵。叔文裁至禁中翰林院。伾裁进至翰林院。甘露之役。决罟罟。合殿门。而李训韩约。暨吏卒千余辈。束手胥就夷僂也。自梁诛宦官。尽罢中尉枢密使。置宣政使。以大臣为之。后唐复名枢密使。权益重。至宋遂号两府。而实与宣徽使胥内职。大朝会常先见内殿。凡内诸司所掌隶于唐禁中之枢密使者。使副使。知院事。同知金书院事。胥得判之。实兼晋江左侍中领护军之任。是故宦官惕息。而狙鹯者不久斥去。亦卒亡牢不可破之患。元功臣子孙。胥入宿卫。号怯薛。勋籍尤显者。多长四怯薛。服膳器物胥掌之。周缀衣虎贲。汉三署郎执戟周卫之任也。及品干焯着。辄拜左右丞相平章。亦不停宿卫。是故宦官虽盛而讫亡能为患。至明

而尽废宋元之制。内外判不相合视唐尤甚。天子深居禁中。亡可它语。左右珰监。不典兵干政不止。唯武宗季年。边帅入侍。江彬钱宁辈。时夺其党类。把持而不肯解释之权。而其余枋政权者。直是宦官为虎。殿省阁华望官为狐。而时时假之以张厥威也。夫联班而侧坐。入门而易制。固其小焉者也。语有之。一日不朝。其闲容刀。高拱晨至朝房而犹语人曰。今日所宣当是双马。杨涟二十四罪疏成。将对御弹奏。而恐少迟而语泄也。乃循例封进。蒙切责不少贷。官府不通表里否隔。其祸之烈至此。而审政要者。可无鉴戒而疏厥壅蔽与。夫枢密使既难卒复。侍中亦久废。而宿卫任犹古也。盍综仿元怯薛诸职秩。以正成周常伯名而逆折宦官之芽也哉。

与陈抚军书

黄永年

会谏事毕。即便北辕。不得亲诣节下。一觐清光。少罄所怀。曷胜怅望。自古人才善类。虽自天植。然其盛衰。视学之绝续。其翕散张弛。视一时在位者之爱憎兴坏。此非一日之故。其由来者渐矣。嘉谷之殖。无古今一也。世人得之则生。不得则饥而死。有良农焉。为之区别种类。播种而耰之。故嘉谷不绝而人赖以生。借如视贤人善士。若稻粱之得则生。弗得则死。有如良农者为之。时其艺植。滋其华实。贤人善士何忧不所在麻列乎。范文正能启孙明复。十年之后为世大儒。张魏公以陈莹中邹志完姓名。警发杨廷秀。奉以终身。是二人者其始见二公时。一乞钱羁秀才。一下邑丞耳。二公片言之顷。入人之深。遂能成人之美。如是其生平推贤好士与人为善之心。积之于中者诚。故动于人也切。如炊无不熟。种无不生。然则善人志士何在蔑有。不遇大人先生如二公者。则其气不感。其美不彰耳。国朝汤潜庵先生抚吴时。能使贪墨之人。改行为廉吏。此皆德威之畏。不待声色。为一世养和平。为造物培元气。伏惟先生清德硕望。为时倚依。怀古之道。扶树才。实先贤之光。岂惟区区末学之庆。制府尹公。豁达和平。凡所措注。犁然当于人心。皖抚魏慎斋先生。为敝乡长者。李方伯一见如旧知。其意拳拳。惟以护持善类为念。两江星聚。皆人心世道所攸赖者。书生之论。多袭旧闻。先生谅不以为陈饭土羹而弃之也。

上某学士书

潘耒

某闻之。衰世之法制禁令与盛世无殊。而不能为治者。法意不相孚。名实不相副。上下相蒙。苟且成俗也。今天下百官之职掌。不为不明。诸司之条例。不为不备。防贪禁奸之法。不为不严。然而纪纲犹不能无废弛。民生犹不能无凋弊。天灾地变犹不能无至戒者。何也。由实心求治之人少。而大小臣工。莫肯以天下国家为事也。为郡县者。但求钱粮盗案。不累考成。民生之休戚。非所

问也。为监司者。但求期会簿书。得免诘误。官方之清浊。非所计也。有一大事。则彼此瞻。有一大议。则上下揣合。如上欲理财。则以开设事例为经费。裁减工料为节用。如上欲用人。则越次升转。谓之才能。循例保举。谓之卓异。内廷外阍。莫非委蛇将顺之人。早作夜思。无非弥缝掩护之术。视官资如传舍。视仕宦如经商。自身家妻子而外。更不知有何事。甚至以忠言谏论为忌讳。罔上行私为得计。积习相沿。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今皇上重感天变。赫然震怒。抉摛谴诃。谕以洗以涤虑。经各衙门设立科条。增严加密。至为切要。然以言乎致治之本则犹有进。夫欲致治则必以实心行实政。上下一心。真知天变足畏。民暑足忧。惕然有同舟遇风之危。而相与朝夕讲求政治之得失人才之贤否。耳目心思相为统摄。痼痲痛痒无所不关。则利不期兴而兴。弊不期除而除矣。若徒恃科条以防奸。藉律令以止慝。有立法之名。无行法之实。窃恐弥缝掩护之弊。更有甚于前也。且如今制。督抚地方官。与在京大臣交通者革职。此其所得而禁者。鞏下拜往之仪文耳。使在数千里外。私人往来。潜通货贿。能知之乎。官吏坐赃。满十金者即论死。审能如法。则人人皆杨震邓攸矣。度今之作吏者能如是乎。夫立法远于人情。则必有所不行。不行而法故在。则心巧为相遁。掩盖之术愈工。交通之迹愈密。而议者且以为令行禁止中外肃清也。夫天下未尝无才。其才未尝不能办事。特患无以驱策而激励之。于是以其才智专用之于身家。以其聪明专用之于弥缝掩护。设也一变其习。以其为身家者为朝廷。以其弥缝掩护者为拊循保障。则何事不可为。何功不可立。所赖二三大臣为皇上陈其纲领。辨其本末。以实心实意振起天下之人材。以大机大权转移天下之积习。开诚布公。信赏必罚。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纪纲肃而民生安矣。某一介草茅。罔知治体。蒙阁下虚怀下问。至再至三。故敢肆其狂言。直陈管见。以为今日所献纳者。当在正本澄源之论。而区区科条律比之事。固可以置而弗道也。

代应诏陈时务疏

程景伊

臣闻进退用舍。上关天命。下系民心。不可以不明。不可以不断。而尤不可以不慎。此治理之本而纲纪之原也。我皇上临御以来。黜幽陟明。至公至当。中外遐迩。固已悦服倾心矣。然臣伏见一年之内。有奉旨斥为怀挟私心。卑鄙小人。如某人而仍用为某官。有奉旨斥为刚愎自用。怙过不悛。如某人而仍用为某官。近日则更有逮治问罪。如某人某人而仍用为某官某官。在皇上神机独运。固非愚臣所能窥见万一。但以臣思之。一人之身。或悔心于末路。或变节于一朝。前后始终。固难必其操行之一致。然未有今日为贤。明日为不肖。今日为不肖。明日复为贤。今日在囹圄之地。方显然共斥为罪人

。明日即授以兵民之司。遽责以安边治民之略。如此之骤且速者。夫刑赏者人主大权。圣王之用刑赏也。未用则再三审慎。不肯轻施。其既用之。则毅然必行。示人以可信。是故法立而民从。事行而众悦。假使朝令夕更。忽焉而举。又忽焉而错。则天下视听回惑。趋向不专。以为罪状昭著。如某人者。尚得复用。则侥幸之心生。苟免之术起。其势将有用赏而不足以为劝。用罚而不足以为惩者矣。且上年某地之崩坍。罪在某某。怀挟私心。扰乱军政。罪在某某。某地之叛乱。则罪在某某。此两案固天下所共知者。纵释弗问。已为 皇上宽大之恩矣。今乃明知其罪犯。显见其劣迹。而复授以高官大职。思徐徐而待其成功。在 皇上爱惜人才。委曲成就。固有无所不至者。然以臣观之。譬犹凿顽石而求井泉。养蛀木以为梁栋。岂可得哉。至于 皇上所欲用之大臣。尤当养其廉耻。乃可责以有为。臣见近来大臣。行事小有差失。必行谄让。如以某人为妄行渎奏。以某人为昏愆废弛。以某人为狡诈无耻是也。若果系昏愆废弛。果系狡诈无耻。即应在罢斥之列矣。乃降革之议方行。而复官之命旋下。无论士民官吏。各怀侮慢之心。即在彼亦必恧焉沮焉。无面目复与士大夫相见。又何以责其从容尽职乎。若以此妄渎废弛狡诈之 旨。不过出于一时之喜怒。而非为若人服官之定评。则如纶如綍之王言。出之亦未为慎矣。今夫郅隆之治。首推唐虞。君德之隆。莫如尧舜。然臣观尧舜之时。所用者二十二人。不闻于委任方隆之日。而黜之罚之也。所诛者四凶。不闻于放流窜殛之余。而柄之任之也。贤否之分。既判然而不同。则用舍之间。亦确然而各异。故曰进退用舍。不可以不明。不可以不断。而尤不可以不慎也。虽然。此非独人主一身之事也。大臣亦与有责焉。何则。佐天子以进贤退不肖者。大臣之责也。使其人而果贤耶。则当天威严重之下。便宜从容执奏。力保其无他。使其人而果不贤耶。则当擢用倚任之时。又宜反复指陈。力言其不职。今大臣中特立不阿。刚方正直者。有几人乎。此固在 皇上睿鉴中者。 皇上能尽得予违汝弼之大臣。而与之权赏罚之施。审用人之则乎。且夫近日之锢弊。则尤在九卿会议之事矣。天下是非无中立之形。曲直亦无两伸之理。即各人所见不同。原可斟酌妥当。何妨黑白分明。从公商定。今则彼此周旋。各怀瞻徇。相习为软媚圆熟之态。而以不辨是非。不分黑白为得计。公所议事。则互相观望。不发一言。故有今日会议。闲谈而散。明日会议。复闲谈而散者。外托老成持重之名。内怀持禄养交之念。迟之又久。偶有出一言者。则起而和之。而及其退也。则又引身事外。惟恐其祸之及己。如此可尚谓实心任事之大臣乎。况乎各部议处议罪之案。尤为 朝廷进退黜陟所关。近来部件。有于援引律例之后。用虽字但字。加一转语者。因其人之情罪。不过如所引之律例而止。而揣摩迎合。瞻徇营私。则援引律例之下。加一转语。而无罪者可入其罪。且有

罪者可出其罪。夫人主万几日理。万一偶不加察。则滥刑僭赏之弊。即此而生。揆厥所由。必有任其咎者。臣故曰。非特人主之事。亦诸大臣之责也。然而端本澄源。则尤在 皇上体天德之刚。法天行之健。凡进退黜陟之闲。以定识断之。以定力主之。勿轻发而骤施。勿游移而姑息。则顺天命而慰民心。于是乎在矣。

遵 谕陈言疏

潘耒

窃惟 皇上御宇以来。昭事上帝。勤求民隐。翼翼干干。始终匪懈。近有地震之变。示儆异常。考诸占书。咎在臣下。乃 皇上深自克责。罪己求言。复颁 上谕申饬中外臣工。诸凡不法不廉情弊。言之痛切详尽。臣伏读之下。感激涕零。敢沥愚忱。敬抒管见。惟 皇上恕其狂愚而采择焉。不胜万幸。一曰严赏罚。自古帝王斡运天下之大权。不过赏罚二端而已。赏一人而天下劝。罚一人而天下惩。虽尧舜不能舍此以为治。后世未尝无赏罚也。不能为劝惩者无他。赏不信而罚不必也。一法也。用于此不用于彼。则幸免之路开矣。一令也。行于前不行于后。则枉挠之渐启矣。伏读 上谕六条。地方官吏。刻剥小民。督抚大臣。枉法交私。种种罪状。无所逃于 睿照之下。经各衙门会议。设有条约。所以防奸治贪之法严且备矣。臣以为立法非难。用法为难。行之稍不断。则或张或弛。而人得逃于法之外。守之或不坚。则一出一入。而人得遁于法之中。圣王用法。较若画一。赏不遗远。罚不废贵近。此其要术也。昔者齐威王烹阿大夫而国中大治。汉文帝不赦薄昭而朝廷肃清。今当立法之始。尤宜坚如金石。不可稍有曲贷。兹科臣以不职督抚。指名参奏。 皇上赫然震怒。严加处分。及东抚浙抚。已经罢黜。而江督某。仍然任。臣恐天下有以窥国法之不能画一也。得无以某方在戎行。姑责其摧锋之效乎。臣按某在江右。最号贪残。失人心。军民一体。不能抚民。焉能驭军。江右本非叛区。自某莅任以来。寇盗蜂起。屡破城邑。致烦大兵扑灭。扰攘连年。仅而后定。才略可见矣。京察大典。已经革职。 特恩任。宜如何报效。乃数月以来。未闻其出一奇。展一画。身先矢石。陷坚克敌。有可纪之功也。天兵所集。谋臣猛将。如云如雨。何藉此一臣而为之特挠国法耶。黜罚臧否。不宜异同。臣敢诵诸葛亮之言以为 皇上告。夫立法而行之不断。守之不坚。与无法同。臣愿 皇上之意也。一曰广言路。伏读 上谕。地方官吏。谄媚上官。苛派百姓。总督巡抚司道。又转而馈送在京大臣。其于中外情弊。洞悉之矣。乃从前此等情弊。曾经发露者几人。曾挂刑章者几人。臣下不法不廉。至于如此。而犹然网漏吞舟。则以未经指摭纠参。 皇上无从而知之。处分不得而加之也。谁司指摭纠参之任者。非言官乎。言官不过二三十人。耳目或有所不

及。而又不许风闻言事。彼赂遗交私之状。至深至秘。无迹可窥。言官自非得实。固难形诸白简。况此奸贪之辈。又不难以势力把持。金钱结纳。言官稍有沾染。则箝口熟视而不敢言。臣按建言古无专责。历代虽设台谏之官。其实人人得上书言事。梅福以南昌尉而言外戚。柳伉以太常博士而谕程元振。陈东以太学生而政六贼。杨继盛以部曹而劾严嵩。本朝旧制。京官并许条陈。自康熙十年。宪臣奏请停止。凡非言官而建言。为越职言事。例当降调处分。夫人主明目达聪。常惧有所壅蔽。故宜导之使言。今乃禁之使不得言。岂盛世之风乎。臣请除越职言事之禁。俾大小臣工各得献替。进言之途广。则罔上行私之徒不能人人而把持之结纳之。庶乎有所忌而不敢为。于此辈甚不便。于国家甚便也。其在外监司守令等官。若大利大弊。果系真知灼见者。亦许条奏。地方灾荒。督抚不肯题报者。州县官径得上闻。如此则民闲疾苦无所不通。皇上端拱九重。而周知四海之外矣。更请许台谏之官。得风闻言事。以作敢言之气。其大奸大贪。不经纠弹。别行发觉者。言官一并处分。世祖章皇帝成例具在。可仿而行。有能奋击奸回。不畏强御者。不次超擢。庶乎纪纲振而万事举也。一曰慎选举。伏读 上谕。大臣朋比私者甚多。每遇会推选用时。皆举其平素往来交好之人。但云办事有能。并不问其操守清正。窃服 皇上之洞见弊源也。夫督抚藩臬。与其厘剔于既用之后。不若慎重于方用之初。今廷臣会推。非有衡量之素也。非有商榷之公也。一人唱之。众人附和之。唯唯诺诺。莫敢异同。泛而谓之曰才能。曾不指其何者为才何者为能。亦何以孚物望而协輿情乎。陶论知人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言称其人之德。必言其某事某事为可信验也。东汉故事。选举牧守。委任三府。皆咨其行状。度其器能。若不称职。尚书奏劾。廷尉覆案。行举主之罚。是以多得良吏。今所推者。内而卿贰。外而监司。或●历部曹。或历仕郡县。岂无治状可名。政绩可指。臣请自今会推。必开载实迹数条。确切着明。众议允协。乃得奏上。有不允者。听不署名。异日所推之人。若有赃私过犯。罚及举主。则朋比之私绝。而本原之地清矣。一曰褒廉节。人主风动天下。在明示意指。树之风声。未有令而不从。感而不应者也。今虽承积弊之后。人心士习。卑靡已甚。然以 圣明在御。激浊扬清。如泥在陶。如金在冶。惟所欲为。风之以廉让。则廉让矣。兴之以节义。则节义矣。汉宣帝加意二千石。凡治行卓绝者。或增秩赐金。或玺书褒美。于是循吏辈出。光武即位。首封卓茂为褒德侯。而东京人才。至今称盛。臣愿 皇上一仿此意。于内外具寮。察其公忠廉直者。褒显一二。或擢自闲散。或面加奖谕。以风厉天下。臣虽愚陋。寡所见闻。就臣所知。如前江都县知县轩辕允。居官洁清。惠爱及民。罢任之日。民为僦屋以居。至今歌思不绝。前嘉定县知县陆陇其。慈惠廉平。一尘不染。

去官之日。小民焚香攀送。巷无居人。此皆治行彰闻。万口若一者。并以考成诖误。又臣与胡密子同为讲官。熟知其人端方清介。志行卓然。前岁河臣请罢生童考试。纯用捐纳。奉 旨会议。廷臣皆知其不可。而莫肯发言。惟密子抗言其非。诸臣因以定议。即此一端。足以征其刚正有守。而今岁京察。亦被处分。夫为县令者。簿书期会之间。诖误有所不免。至密子所以察处。未见有显然过失。臣愿 皇上破非常之格。擢用此三人于废弃之中。天下必将曰清廉如某某。虽遭罢斥。

皇上犹将擢用之也。必争自濯磨。不赏而劝。岂非转移积习之一大机欤。抑先师有言。忠信重禄。所以劝士。无养廉之具。而责人之廉。万万不能。汉制官最卑者。食禄百石。名为百石。而月俸十六石。实岁八十石也。唐宋自俸田外。又有职田。春冬衣仗身人役等以优其力。而县令圭租。有至九百斛者。夫既厚禄之。而犹贪污不法。置之重典。夫复何辞。当今制禄。视前代稍薄。兵兴以来。又加裁省。官于京师者。輿从衣裘之费。常苦不给。顷奉 特恩。四品以下官。秋冬二季。准给全俸。仰见 皇上体臣之厚意。更愿沛发德音。斟酌古今。增其禄饩。臣下见 皇上优恤如此其厚。无不人人感奋。岂非兴廉教忠之一道哉。一曰培人才。国家设师儒之官。重衡文之任。登秀民于庠序而宾兴之。以班朝莅官。非通古今有学行之士不可。虽其间亦有不肖者。而历代公卿将相之材。多出于其中。养士之道。无过于此。异时生员无定额。大县考取或至数十人。自定为十五名。而士子已苦数窄。近年复减之又减。仅止四名。南方大县。挟册操觚之士。少者不下千人。而三岁之中。两次考取。仅得八人。视乡会中式。更难十倍。人绝进取之望。率改业而为他。士人之子。多不读书。循此不变。数年之后。党塾荒芜。弦诵道息。甚可虑也。夫此生徒不费 朝廷廩禄。不耗县官金钱。何妨国计而裁减及此。若以其不率教令。败名坏检。则 皇上遴选学臣。严为董率。其弊自革。至于抗违钱粮。有司得而申斥之。关涉词讼。有司得而究治之。纵有败类。岂可因噎废食耶。且天下聪明才辨之人。不出于此。则入于彼。先王广厉学官。固将收生民之隽异者。渐之以诗书。摩之以礼义。虽有梟雄桀岸之辈。循循然不敢为非。为国家计至深远也。臣愿 敕下部臣。酌复旧额。然后精学臣之选。简师儒之官。士风不丕变。文治不诞敷。未之有也。以上数事。皆今要务。据臣臆。披沥万一。辞陋指浅。不足以仰赞大猷。惟 皇上鉴其愚悃。抑臣又有请者。向来诸臣条奏。 皇上下部议。部中多以无庸议奏覆。见诸施行者。十不得一。今 皇上重感天变。念积弊未厘。奋然思改弦更张以作新天下。当励精图治之时。虽臣言无足采。而诸臣所奏。必有说言硕画。凿凿可行者。伏乞 明谕部臣。俾虚衷酌议。勿拘成见。以无庸议罢之。则天下幸甚。

请崇恬退明礼让疏

孙廷铨

窃惟古帝王既开功名之门以奔走天下士。而又必以礼进退之。所以养天下士大夫之廉耻。而正其趋也。夫人必有廉耻而后有事功。亦必知进退而后有廉耻。若舍此而言才言能。则其人品可知也。伏见近年以来。部院诸大臣。鲜能以礼引退者。前京官有甄别之举。如礼部侍郎李奭棠。以疾罢去。先经自请而未得。工部尚书刘昌。引年致仕。恩礼甚荣。而奉 上谕自陈之先。可以得请而不请。是二者人皆惜之。或谓 皇上念诸臣经事之久。既不忍其遂去。在臣下何敢遽辞。然臣观古昔主臣相爱。当必全始全终。若浮沉恋位。过积衅生。不知省改。则小者以罪废。大者以法死。亦大负 主上爱臣之初心矣。且易进难退者。下士之行也。贪位持禄者。庸臣之态也。设令其阴怀贪位之计。而阳托恋阙之忠。其为大臣也难矣。 皇上本期其恋阙之忠。而或适遂其贪位之计。则所得于大臣之效。抑又微矣。臣愚以为养士大夫之廉耻。当自进退大臣始。凡其有父母之丧。及引年养病。体勘得实者。谓宜许其引退。若果才猷可念。 恩眷未衰。不妨逾时再行起用。不至流为苟且恋位之风。庶几小臣庶士。瞻望下风。以相感发。廉耻之道明。而气节事功。从此皆得实用矣。

臣又闻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故朝廷非礼不尊。所以辨明品秩。敬戒官联。使尊卑大小。皆知遵 朝廷之制。而不敢踰越。即所以尊 朝廷也。 皇上御极以来。孜孜齐民以礼。如官民服物有辨。文武相见有仪。亦既着为令甲。屡

旨饬行矣。顾沿习之久。积弊犹存。或上官而谩骂僚属。士绅而不让公府。庶民而僭品官之衣带。下僚而袭侍从之威仪。古人之检身也。取于自约。而今率托于自大。古人之接物也。取于相让。而今率出于相凌。甚非所以安上下定民志也。伏乞 敕下所司。斟酌旧章。再加详定。其内外大小衙门。除章服已有定制外。诸如接见之仪。文移之式。称之为正。凡前令所未详者。皆须征据典文。辨白名分。确立章程。务使卑者不得上陵。高者亦不得下慢。如其率意肆行。僭侈非分。不特上陵者明为厉禁。即下慢者亦详立严罚。庶大小有别。官民有等。俾中外臣民。人人遵 朝廷之制。而 朝廷益尊矣。

用人四事疏顺治十七年

吏部尚书 孙廷铨

五月二十五日。恭读 上谕。引咎省躬。实心图治。悔隐微之失。开直言之路。令部院等衙门。据实条奏。直言弗讳。以补阙失。甚盛德也。臣愚昧无以仰副至意。谨竭一得。胪为四款。为我 皇上陈之。

一曰养廉耻。古者刑不上大夫。言大夫为士民之表帅。必素有以养其廉耻之心。而后可以渐化导及下也。近见内外满汉各官。一挂吏议。拏送刑部者。其罪

之有无。尚未经详明。即加刑讯。虽曰所为不善。刑辱其所自取。亦何足惜。然于养廉耻之道。似有未符。臣等窃以为除谋反叛逆等项大罪。即行鞫问。审真正法外。其余别项情罪。不若先行详核明白。果系情真。方行拟罪。人至贪私坏法。良心已灭。及见 皇上仍加之以礼貌。而不欲遂使同于庶人。则感激之心。必生其愧悔之念。如此则于法既无亏。而又以廉耻之道励士大夫。庶风化纪纲。两有裨益。其关于 皇上道德齐礼之初心。非浅鲜矣。

一曰宽考成。有司牧民之官也。上关 国计。下保民生。最为紧要。自钱粮考成。头绪繁杂。以致降级革职者。一岁不可胜纪。人材摧残。催科酷烈。为吏者止以考成为虑。安问百姓之卖儿鬻女耶。亢旱灾疫。鲜不由此。臣等以为钱粮系军国要务。催征自不容缓。但四部银米物料款项不一。每件定为十分考成。则处分头绪太多。顾此失彼。终日救过不暇。今莫若将考成则例。 敕下户部。再详加考订。酌量宽减。上不至于亏 国课。下亦不至于诘人才。加惠百姓。仰答 天和。其于吏治亦有裨益矣。

一曰慎名器。查总督巡抚皆职司封疆。责任重大。自非荡平寇盗。绥辑兵民。余俱不足以言功。近如捐助赈济完漕等事。应加级者。皆得加衔。如加侍郎尚书宫保衔者。固 朝廷优示鼓励之意。但爵赏原以待有功。而宫保尤以畀有德。夫以重臣如督抚。而止就区区微劳。骤膺卿贰宫保之职。当其任者。莫不图小功以邀大位。复谁肯竭智毕忠于封守之大计乎。如有封疆大功。又将何以加之耶。今后总督巡抚。除军功考满应行加衔之外。余如捐助等项。止应酌量纪录。其加级加衔。应一停止。庶名器不滥。而重臣益自奋庸矣。

一曰储人才。古语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言储才当豫也。今满洲子弟。俊秀者正不乏人。科甲既停。学问益寡。殊为可惜。稽之汉代。期门羽林之士。皆诵孝经。诚以经学为人才之本。教化之原也。目今从龙之彦。固自多人。深恐后学不继。致令有乏才之叹。今查国学内。每佐领下止有一人肄业。似属太少。今酌量每佐领下再各添一人。共作二人。更选老成敦大通治体明经术之臣。以为之师。务得晓畅大义。以备 国家之用。数年以后。将见人才济济。而文武之选。皆得其人矣。

请宽臣工小过疏康熙四年

浙江总督赵廷臣

臣思古今最难得者贤才。上天至爱惜者人品。从来英哲之主。不忘使过之典。尤多求旧之恩。我 皇上宪天法古。锐意治安。期于真才异能。共图上理。而又虑人才辐辏。选授舒迟。当此人浮于官之时。臣何敢复持宽于用人之论。思马必服远而信其力。士必入官而征其才。与其求实绩于寸长未试之士。其敷奏为难。孰若观后效于一蹶再展之员。其图报倍切。目今官员处分之内。岂少

精明廉干之才。或因公罣误。或小过罢斥。以致废锢终身者比比矣。以外吏论之。职司钱谷者。非不勤于催科。而见征之赋额全完。带征之参革忽及。薄于论功。而严于论罪。可惜也。职司刑名者。非不意平反。而有心失入者不任咎。无心失出者必罹罪。略其大案。而绳以微眚。可惜也。职司捕盗者。非不尽心搜缉。而诘捕之成效。未尝纪功。一盗之获。先已挂议。没其劳绩。而其计小疵。可惜也。诸如各项职官中。士庶百姓。亦有称其廉干精明者。而为地方受过。罣误去官者。不能悉数。惟是一才一能。皆天所赋畀。以为 国家辅治之资。而偶以一节辄其终身。在一官之困阨犹浅。而揆之大造爱惜人才之意。实有舍置不得者。当如何愀然动念耶。外吏如此。更进推之 辇毂之下。大小臣工。数年以来。宁无因公罣误。小过罢斥者乎。伏念天之生才。如地之产木。梁栋之姿。每以风霜摧折。而后成其大用。求真才于废弃之内。其感激图报之心。尤倍于寻常万万也。臣恳 皇上敕部。将内外大小臣工。分别罣误缘由。其中果有才能可录者。仍行甄用。庶葑菲亦邀采录之恩。而朝廷愈收得人之效矣。

请定京官久任之法疏

王命岳

臣观自古兴朝致治。皆由官多久任。我 朝设官分职而外。各省两司郡邑。犹行三年考绩之法。在京自京堂而上。有半载一迁者。有一二月一迁者。盖缘缺一正卿。必升一亚卿。缺一亚卿。必取诸司寺。于是右者转左。少者转正。丞者转少。故升一官而举朝之官皆升也。臣思 朝廷建立百官。将为诸臣名位显荣计乎。抑为 国家料理庶事计乎。夫人之才智。不甚相远。初授一官。百事茫然。数月而后知其大略。又数月而后知其节目。又数月而后悉其情弊。虽甚奇才英敏。初不得不问诸吏胥。迨经事既久。肯綮熟尝。而下人始无所逃其照。此久任之效也。今也不然。其历任半载者。署中典故。纔略通晓。而此身已为他衙门所有矣。其历任一二月者。跋前疐后。未知所措。忽更一署。又复如是。以故廨有十年之吏堂。无百日之官。官生吏熟。官暗吏明。线索在下。百弊丛兴。诸臣之官阶日崇。而各衙门之政事日坏矣。今欲矫其偏。非久任断断不可。久任则历事久而升迁迟。历事久则职业修。升迁迟则名器重。名器重则 朝廷尊。职业修则郅隆奏。而且人绝侥幸之心。仕静凌躐之气。所谓一举而数善皆备也。伏乞 敕下吏部详议。凡正卿亚卿必满三年之考。其余卿寺或宜满三年。或量满两载。酌妥具奏。以便永远遵行。将唐虞庶绩咸熙之盛。可再见于今日矣。毋徒因循现行事例。而不更求良法也。

谢颁遇变 谕旨陈言疏嘉庆十九年

两广总督蒋攸锽

昨岁季秋之事。莠民倡乱。非复人类。雷厉风行。神人共愤。立歼首逆。旋殄邪氛。于是感天祖之垂佑。敕威爰之并施。推本乎实心实政。而曲加轸念于官民交困之由。此诚尧舜之用心也。臣回环跼蹐。局蹐靡宁。自恨才识庸浅。无以仰答高深。窃思盛世之民。地大物博。生齿日繁。以致难于家给人足。固非如前代事事取资民力。赋役烦兴之困也。今之州县。固有弥补。有摊捐。有民欠。然为牧令者。果其勤听断。缉盗贼。束胥役。寓抚字于催科。则善政得民心。百里之内。必有自然之利以贍之。再能制节谨度。量入为出。公私皆可不废。亦非复供亿累万。贿赂公行之困也。皆由表率不肃。以致吏治不清。吏治不清。以致民风日敝。凡所以激劝维持。培养良有司以培养斯民者。全赖督抚两司之公正明断。而去民较近察吏最亲。承上达下。以佐督抚等耳目之不逮。则道府之任更专。而知府为尤要。亦惟知府为尤难。同一府也。此县之情形不同彼县。均一县也。彼乡之习气不比此乡。其茫然不知者无论已。真能知之。而积重之势。既恐无其才。有其才矣。而掣肘之情。未必获于上。是外任官莫难于知府。且今日之府道。即异日之藩臬督抚也。知府得其人。而上司假以事权。则州县必无滥竽之患。知府非其人。则州县无所准则。督抚终多隔膜之形。其知府之持正者。或洊升本省大吏。固可为此邦官民之福。若知府之趋时者。而为本省大吏。亦倍贻人心风俗之忧。是外任官莫要于知府。此臣服官三十年。心焉数之。历历不爽者。大僚固属吏之源。而京员尤外官之本。天下之道府由牧令起家者十之二三。由部院外擢者十之七八。诚以司员者。可以持进退准驳之衡。俾之练习日深。通今不致于泥古。然后敷施有本。坐言即所以起行。臣前官翰林时。见部院官公议尚明。每遇京察之年。某部院应保某某员。众口佥词。迨荐牍一出。果相符合。今之各直省封疆。大半皆此其选。闻近来部院司员。舆论无可揣度。实因卓著之少其人。此非今之人必不昔若也。亦非部院大臣不愿拔其尤也。推原其故。一则满员之荫生太易。一则汉员之捐班太多。荫生类皆英俊。吏事当有家传。然较之中书笔帖式。一二十年缮本立稿。循序而进者。其历练之浅深。甘苦迥别。捐班未始无人才。川运例即有六部司员。而近年独形冗杂者。则以屡次捐例人多充塞之故。名为学习。不过循分行走。随同画稿。即可无所短长。堂官难以甄别。非比府州县。才质庸劣者之可立见其短也。而郎中一经得缺。按资试俸。不出十年。截取外选。即任道府。方其在部之日。占缺繁多。

既使正途出身者淹内转而成废。其捐班中富豪子弟。用度奢华。尤使正途出身之司员。耳濡目染。日为转移。讲求服食起居。任意揭借利债。迨至一麾出守。欲顾操守而不能。虽有美材。皆成弃物。其关系实非浅鲜。可否敕下部臣。于分部之荫生捐纳各员。随时考核。其于部务不甚相宜者。即奏明以同知

通判递降外用。分发各省差遣历试。冀可渐供器使。而各曹各缺。庶不至日形壅滞矣。又数月以来。迭奉 圣旨。谆谆严甄别以澄汰衰庸。减处分以保全干吏。所以为地方人才计者。无微不至。第恐汰去之而后来者犹是等伦。保全之而进用者不无冒滥。究无以仰副 勤求治理之盛心。臣愚昧之见。今之才守克兼。沈于下位者。不乏其人。似当 敕令公正大臣。选择声名较优之员。多为保荐。恭候 圣明鉴别。择其名实相副者。递加超擢。使之分布中外。以收连茹汇征相观而善之益。由是而藩臬道府。人人称职能。下以为州县之表率。上以为督抚之始基。贤者日进。不肖日退。争自赴于厘工熙绩之途。吏治蒸蒸日上。和气致祥。自必丰年屡告。民生裕而民志宁也。抑臣更有陈者。任事之与专擅。有义利之分。若一人毅然任事。即以专擅陷之。则众口可以铄金。人人乐推诿以苟全矣。协恭之与党援有公私之别。若两人同寅协恭。辄以党援目之。则立异可以远嫌。书吏得乘机而舞弊矣。此近今之积习使然。诚如 圣谕依违迁就。而不竭谋尽力。以实心行实政者。我 皇上烛照无遗。权衡悉当。所在为大臣者力除此习。不论人己。而祇论是非耳。至于翰林。固属词臣。而阁部显要。多出其中。侍读 内廷。责任尤重。自当崇实学。抑浮华。养成明体达用之才。不必专以文章课殿最。科道为 朝廷耳目之官。如果实心尽职。则地方大吏之优劣。得自舆论者为最详。其有识见卓越。才品清正者。似当由京堂而擢卿贰。与翰詹衙门参用。以广储才。而各部院保送御史。亦当加意慎选。出具切考。不得轻以平庸充数。总之有治人无治法。而用人之道。因材因地因时。人无求备。而惩贪者不可宥其瑕。政在集思。而职要者弗可挠于众。臣力小任重。勉供职守未遑。何敢为刍蕘之献。然钦绎 训谕。而仅以肤词奏谢。更觉于心不安。兹因奉到 恩赏墨宝。感奋惕厉。谨沥下忱。敬陈管蠡。伏乞 睿鉴。

卷十四治体八臣职

崇让论

韩菼

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言教之本风之自也。夫上之所倡。下之趋也。上以官为高则官重。上以让官为高则官轻。人情莫不趋于所极重者。久之则官愈轻。人皆思所以自重。而让道成矣。自然之势也。尝检晋庾峻敦礼让疏。及刘实崇让论。皆推本于为国者。以倡何有之化。其言咸有补于当世。峻之言曰。圣王御世。因人之性。或出或处。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山林之士。清劭足以抑贪污。退让足以息鄙事。先王嘉之。臣愚以为古者大夫七十悬车。今自非元功国老。三司上才。可听七十致仕。其父母八十。可听终养。其有

孝如王阳。临九折而去官。洁如贡禹。冠一免而不着。及知止如王孙。知足如疏广。莫若听时时从志。实之言曰。人臣初除。皆通表上闻。名之谢章。唐虞之时。众官初除。莫不皆让也。谢章之义。盖取于此。夫三司有缺。择三司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一公缺。三公已预选之矣。四征缺。择四征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一征缺。四征已预选之矣。尚书缺。择三司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八尚书共选一尚书也。余尝赅斯二说。夫古者七十致仕。固也。然四十方仕。计用其力三十年尔。今有二十而已通籍者矣。其亦可以六十为断乎。致如王阳贡禹之流。于今为不世出之士。又不可以六十为限也。父母八十听终养。吁嗟晚矣。父母不必皆八十也。其有疾病。又不论年也。今令甲不以年限诚善。窃闻诸道路。或八十犹不以终养请。此为无人道之尤者。岂止不能让而已哉。谢章得荐贤自代。唐宋犹然。今其法已荡然无存。即间有徒费简纸者。不过外任之大僚。而京朝三品已上官。皆闻命而即受事。如召一吏。何以劝让。如实言诚可励世。虽然。蒙有惧焉。惧夫除官而许之荐官。荐者之意尚未决。而求者已盈门矣。不得则怨。是争之府也。且使荐者而不公耶。有识者固将唾之。其公耶。必从而效之。如实言所让最多者其必然也。而彼欲争之者第中。以朋党之一言即一网尽矣。故此法尚未可遽行。呜呼。孰使夫古贤臣之嘉言谏议而有所不可行。其非人心之忧也与。

大人容物爱物论

储大文

大人之容物爱物也。广言之则更仆未易数。约言之则以培护人才荐延士类为容物爱物之本。不暇远引。请引宋明以来诸宰执证之。人物莫盛于宋。宰相之贤亦莫盛于宋。然尝谓宋有宰执三人焉。寇忠愍范文正欧阳文忠而已。忠愍澶渊之役。何承矩曹璨荆嗣马全节之宿将而用。张齐贤雷有终之大臣有威望也而用。田敏杨延昭之奇鸷也而用。卢炎宋搏谢涛之文吏也而用。不宁唯是。杨亿之文也而用。向敏中张咏之远藩也而亦用。虽丁谓亦不以李沆故而不用之镇抚夹河也。文正知陕西三州及参大政。孙复胡瑗石介之学行也而用。李师中滕宗谅孙沔蔡挺之恢廓纵轶也而用。种世衡狄青郭逵之将略也而用。尹洙苏舜钦之文也而用。王益柔之文而纵轶也而用。不宁唯是。虽李觏徐复亦不以沉沦困蹶而不用也。文忠知嘉佑贡举。曾巩苏轼苏辙之文也而中。张载程颢之理学也而中。而其它荐延者。虽王安石常秩亦荐。吕惠卿亦荐。虽闻邵雍之名而不荐。而不啻荐也。是故无所不容。以爱天下之才以相天子者。忠愍文正文忠是也。富韩司马。皆号名相。而嘉佑治平极盛之世。不能不变而为熙丰。元佑不能不变而为绍圣。人才用舍。盖犹有憾焉。彼李沆与王曾。亦宋之名宰相也。然以张齐贤之才。又同位东府。而沆卒挤之而去。以张咏之才。又承帝问。而曾不能

力举以自代。则非大臣之道也。天地生才。磅礴郁积。迟之又久。而得一人焉。而是人之生。且为世讪笑排斥之不暇。幸而有以自振。至为天子用。而世亦不以不才而疑之。如齐贤咏者。且不免湮塞之叹。而况名位资贯。万不及齐贤咏者哉。明季诸相。皆齷齪无远。时引用一二亲党。卒不可以为天子之大臣。惟江陵当国。于戚继光李成梁诸将。知之而用。用之而尽。犹有忠愍文正遗焉。而如用他事概斥之。则夫华亭新郑以上之机钐。互相倾夺。吴县太仓以下之衣。密相付授。其抵排士类。而唯恐人起而轧之则一也。而江陵善驭天下之才。功固远矣。然而诛赏混淆。苍素易色。故予尝谓蒲之罪。不在分宜下。非激也。夫亦叹息痛恨于世之有才而不能容者也。然则如忠愍文正文忠者。其容与爱有差乎。曰。生犊破车。必致千里。夫容之所以爱之也。而其用则为容物爱物而已矣。然则如三公者。果可为大人乎。曰。昔回鹘击唐。占者言当见一大人。后郭子仪免胄见之。而朱子释经。谓子仪虽未尽道。是即当时之大人也。然则如忠愍文正文忠者。夫亦有宋以来。宰执中之大人而已矣。

汲黯论

黄永年

古大臣之格其君也。不于其迹之既着而图之。盖尝潜消于其几之未萌。与其几之方动。而后人主不道之事。乃无所因而长。而又非徒恃吾一人介介然廷争而面折之也。夫廷争而面折。人生之所畏而不乐亲。吾投之以所甚畏。彼环其侧者。或阿意曲顺。投之以所甚乐。则人主有不远我而亲彼者乎。则吾一人可以立逐。虽辛不婴砧斧。冒鼎镬。或徒之以他官。处之于局外。吾惟坐观其成败。而一无所与于朝廷之议。夫惟君子者。招贤而进士。使朝廷之上尊卑上下。无非吾同道之人。协心并力以辅吾所不及。夫是故不劳而功成。余观汲黯之于武帝。其绳愆纠谬。可谓至矣。帝亦深为礼敬。汉公卿莫匹焉。然卒以数切谏不得内。而帝侈心肆欲之举。卒莫能匡正。最后迁淮阳太守。歔歔泣下。忿御史大夫张汤专阿主意。已不得出入禁闕。拾遗补阙。呜呼。其亦晚矣。若黯者。其可谓闇于大体者矣。方武帝即位之时。年十六耳。首举贤良方正。极言敢谏之士。深嘉仲舒之对。既用其言。诏郡国各举孝廉。给宿卫。其可谓英主者也。然又置为江都相。黯尔时当即以仲舒之贤。力为帝言曰。臣陛下再三策仲舒。真汤武主也。当今贤士。无出仲舒右。陛下即位之初。天殆以仲舒授陛下。陛下欲效唐虞之治。必宜亟用仲舒。举一仲舒。而朝廷之本立矣。而又博求郡国耆硕老成。如申生轅固辈。多方劝上。从容置左右。日举暴秦之所以亡。祖宗之所以兴。使之明治乱之法戒。以潜遏其侈肆之心。且武帝生平。渎兵革。惑神仙。兴土木。几危天下。其几盖无不兆于即位之数年。当此而折之固甚易耳。且日与君子正人亲。彼张汤公孙宏桑弘羊之术。何自而投于其前也哉。

易曰童牛之牝元吉。孟子曰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一薛居州如宋王何哉。黯不于此时。乘小人之未进。急引贤士以自植。待其既用事。乃欲以一人之力。庭诟而责之。亦见其杀身而无能为已矣。吾尝论商太甲。汉武帝。皆败礼败度之王也。反其才而用之。即可以大有为。太甲有伊尹为之辅导。故早正其德。武帝则无人焉。暨其晚年。乃自追悔。下诏天下。罪己责躬。噫。黯之不能辞其责亦已明矣。虽然。黯存而帝犹获闻戇言。有所严惮。黯死而狂惑愈甚。然则黯亦可谓古之拂士者也。

重刻陆忠宣公奏议序

沈近思

天地伦理之经。莫大于君父。儒者性命之学。莫先于忠孝。昔孔子作孝经而无忠经。后儒于是有补。不知忠孝原无二理。故曰。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又曰。以孝事君则忠。四教之垂。要之以忠信。一贯之唯。守之以忠恕。六经四子。无一非忠经至理。特不以专名云尔。唐陆忠宣公奏议一书。真可谓之忠经也。孔颜曾孟而后。周程张朱以前。此千余年间。道统几绝。所谓名臣大儒者。勋业文章。非无烂然。类皆杂于功名之私。其粹然一出于正。而能以道事君者。为忠宣其庶几乎。今取其书而读之。其告君之大者。如推诚接下。听言用人。改过罪己。散财绝贿。贮粟定税。馭将治边。天德王道。体备用周。见古大臣格心正君之学焉。总之义利二者辨之至明。一切杂霸曲学。不敢陈于君前。当时导利而害义者。莫甚于裴延龄。故公有奸蠹一书。直言不讳。九死不辞。其忠诚激烈。以足碎奸邪之胆。而百世之下。闻公之风者。尚可激浊扬清。呜呼其不盛哉。恨公生不逢时。不能尽其所学。以究其用。使以尧舜之道。遇尧舜之君。责难陈善。言听计从。恢宏至理。展布经纶。虽接踵皋夔。比肩稷契可也。近思来治颍川。建社学于北城。簿书之暇。与项子性存宋子子逊稍为校定公书。点读付梓。以授社学诸生。自十五入大学。读孝经小学四书本经后。及令读公奏议。使君父忠孝大伦。早明于天性未漓之日。而正谊明道。尧舜君民之志。不误于蒙养先入之言。则皋夔稷契本领。即成童初学而根基已定。有以跳脱乎习俗之横流。扫除乎物欲之锢蔽。从此而扩其识。炼其才。充其学。厚其养。出而畅发事业。其或可以备 圣世耳目股肱之一数。为当今第一流之人物乎。刻既竣。遂书此语于篇端。使有志读公之书者。日就月将。精思力践。饮食起居。时与公对。心神智虑。默与公通。精粹洁白之操。正大光明之业。体之则为真儒。用之则为纯臣。庶乎无负读公之书焉耳。

范仲淹论

黄永年

士无英伟冠世之气。不足特起于末流。无痼瘵天下之心。不足泽被于一世。孟

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周子曰。志伊尹之所志。是志也。气也。士之有振衰式靡之责者。不可一日而无者也。今夫气盖一乡。则一乡齷齪萎靡之习。有所不能染。气盖一国。则一国齷齪萎靡之习。有所不能染。气盖天下。则天下齷齪萎靡之习。有所不能染。惟其自立也高。故所见也远。及其显也。天下亦翕然从之。是故其意念之所经营。知虑之所擘画。皆然绝异于世俗之所为。当其未出。众日相与接。亦未由窥之耳。嗟夫。观于宋范文正公仲淹。士可不早自立也哉。五季以来。风衰义丧。士惟知苟荣贪位。四维既绝。人纪沦亡。宋初颓风犹是也。范质王溥无论已。寇准以命世之英。方罢中书。即求使相。已复附会天书。以图干进。盖风习移人。贤者不免。百有余年于此矣。仲淹出而始励廉隅。振名节。其取舍辞受。进退出处。断然有所不苟。世俗所谓宠辱毁誉得失死生祸福利害。浩然一无足动其意。天下之士闻范公之行。惕然始知有耻。而争趋于名义之重。宋之风俗为之一变。非其气之清明刚大。乌能兴之。其自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饮食寤寐惓惓皆经世泽物之心。其学自兵刑钱谷水泉农政职官边陲险塞无所不周。一旦出而用之也。皆取诸怀而素具。始在忧中遗执政书。极论天下事。他日为政。皆不易其说。故其言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言然。其行亦然。非所谓大丈夫之事与。真仁之世。贤相多矣。然功存于庙社。泽及于一时。若夫功在名教。道师百世。使天下闻风。顽廉懦立。则惟公一人而已。光岳气偏。士风攸堕。下者怀温饱。上者希名位。诗书用为竿牍。道义假为清谈。后先相师。轮蹄一轨。古大人豪杰之志事。久绝于斯人之梦寐。宜乎齷齪萎靡而俱无也。儒者之言曰。立志以帅气。夫气也何以必待于帅之哉。世之隐足以贼吾气者甚众。而人之生也。资非大贤清明之气。受于天者无多。入世以后污浊横流。浸渍衍溢。不能固存其清明之体。则日渐随波逐潦。没身而已。安望其能自树立也。吾故因论范公之人而及此。士之有志者。可以省矣。

韩琦论

黄永年

夫所谓量者何也。斗之量足以受升。以斗受升。其迹泯然。斛之量足以受斗。以斛受斗。其迹泯然。推此而上。量愈大其所受愈无迹。天下大物也。惟其量足以相容。而后可以治。今夫天下有知。而吾欲用其明。则知者退。天下有才。而吾欲用其能。则才者退。天下有力。而吾欲用其强。则力者退。是其于事也必无措。其于功也必无成。其量不足以相受也。秦誓曰。若有一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商容观周师之入。而知周王。曰。见善不喜。闻恶不怒。颜色相副。是以知之。吾尝论公在朝廷。泊然不见其功。及物而不形其迹。一时之贤能掌故文学。皆囿于范围之内。故当天下之大任。居

天下之令名。受天下之大福而无陨也。公之遗事。史传多未备。在政府尝与范仲淹论事。有不合。仲淹至拂衣起。忿形于色。琦徐把其袂。曰。希文不容更商量耶。和气满容。仲淹亦释然。欧阳修不信河图。琦与修辅政。未尝一言与及易。其平居寮案造次语言之间。从容涵濡。潜移补救。有入人于不觉者。况于朝廷之上乎。或有谓琦相业无愧古人。独文学不逮。琦曰。吾为相。欧阳永叔为学士。天下文章莫大于是。琦经纬天地。用修润色鸿业。修之文。琦之文也。斯言尤可以见其所存矣。贤者与贤者处。时多异同。其流遂至于分门异户。纷争而不已。而较短絜长。欲上人之心。君子不免。噫。观于琦。人亦何所用其忿嫉。何为而不休容也哉。此相臣之则也夫。

江陵救时之相论

林潞

苏文定云。天下有权臣。有重臣。二者其相近而难明。凡为天下。宜有以养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缓急之间。能有所坚忍持重而不可夺。吾尝据此以论江陵。江陵在时。举世皆目为权臣者也。当时臣。徒见其外。而不见其内。见其侵天子之权。而不察其所为有不得已而出于救时者。由今视江陵似是两人。观其逐新郑。废辽王。夺情起复。几于无上。观其十五年之经济。乘得为之时。优之以才。济之以刚。猛鸷而立功名。一时廷臣。无出其右。原其意以为举朝因循玩愒。方且伺隙于我。而我无以肩之。则事必不济。两宫冲圣之倚毗必不副。当时观场之人无论已。百年以来。曲学腐儒。动辄讲王霸。辨义利。不察其本末。而概以揽权震主相责。夫世庙以来。无相久矣。生非文武成康。而不识救时为急。予以为逐新郑废辽王夺情起复。三者罪之大者也。其事载在国史。怙宠悖理何疑焉。吾宁信之。岂惟信之。将以责之。此其事姑未辨。洪武初。罢丞相。以五品殿阁。加孤卿。名之曰阁臣。夫阁臣。词臣也。分其任于六曹。而职司票拟。其不贤者窃一人之鼻息以张威福。其贤者宫中府中干旋调济。上一阁揭。回以片言。而相之职止此矣。功可以窃。而罪可以诱。莫阁臣若。江陵起而忧之。欲举相职。其进直解。进大宝箴。进帝鉴图。欲天子敬学。进皇陵碑。进宝训。进御札。欲天子法祖。裁进奉。谏营造。欲天子节俭。引见贤能。欲天子知吏治。图百官于御屏。欲天子体臣。请大阅。欲天子念边防。蠲逋赋。欲天子子庶民。绝馈遗。戒请托。欲天子知大臣法则小臣廉。不宁惟是。当江陵官翰苑时。即志期公辅四方。輶轩奉使。归者必往为造请辙。所至户口扼塞。山川形势。地利平险。人民强弱。一一札而记之。肃皇帝二十余年间。彼亲见贵溪分宜交相齟而边备废弛。天子纵有所诛杀。卒无成功。一旦柄国。辅十龄天子。绸缪牖户。措意边防者为至。江陵匪直相也。而直以相将将。故南北守御。百粤滇蜀。必付托得人。将帅能效力者。量

其才。端其责。湔其瑕。励其志。鼓之以爵禄。假之以事权。凜之以三尺。破之以疑畏。责之以实效。数万甲兵藏于胸。而指挥乎数千里之外。虚怀咨询。削牍星驰。尝有数什伯相君。贯乎将士之心。而戴乎将士之首。战胜攻取。代为奏。当以某事咨禀。功成凯至。又谕以朝意。当以某辞入告。某策善后。勇怯强弱。进退疾徐。洞若观火。边吏奏记政府。命之亲书。以毋泄机宜。又必命其书衔。择其重大要者。一一陈说于天子之前。而使至尊识其劳苦。知其姓名。故能缚大憝。歼丑。以奠安中夏者垂十年。至江陵歿而享其余威。以固吾圉者。又二十年。此江陵所为举相职也。而且不遗余力以综庶务。由是而严清丈。董驿递。度河工。疏饷艘。询水利。饬学校。核名实。辨职掌。久视为具文者。按实行之。揽权震主之外。世所谓益之以操切者也。诸葛君曰。愿陛下责臣以实效。不效则治臣之罪。夫既已有实效矣。两宫冲圣知之。举朝知之。而其心未必知之。方其柄国时。惓惓致书贤者。辨明心曲。以为吾非不知府天下之怨。既已肩其任矣。吾欲贻冲圣以安。不专必不一。不断必不成。十年之间。两宫冲圣享其逸。江陵处其劳。两宫冲圣。任人则逸者也。六曹大臣荫其逸。犹曰侵官。乃委琐齷齪者畏之。有才无胆者之。清正拘牵者非之。畏难者怨之。迎合者惮之。深文排诋者疑之。蜚语喧腾。而欲虚心衡断其功罪也。胡可得哉。虽然。江陵三罪。不可以不辨。禁何地。而奸宄得以阑入。亲藩入议。而大臣不为援请。时际晏安。而金革何以变礼。即不曲为文致。而罪已不容逭。才大而溢。任重而疏。以忠君爱国之心。而杂以一切吐弃之意。此则太史公责淮阴不能学道谦让不矜不伐者也。吾犹有说焉。宰相为天子统百官。如裘之有领。门之有闾。舟之有柁。宰相重则朝廷尊。百务举。宰相轻则朝廷卑。事权杂。自江陵歿后。而诋江陵者。非惟自轻。而卒以误国。庙堂诸老委蛇无建白。而使神考轻宰相。恶谏官。燕安无忌。矿使四出。宫闱挟宠。九列无官。朝堂不御。封疆大患。帷幄无谋。以门户筹边。以朋党任将。一误再误。宦寺乘之。而国不可为矣。思陵之季。抚髀思江陵。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之相一也。

书王介甫谏官论后

张士元

介甫论谏官。以士之位。任三公之责。而天下国家大小之事。无所不当言。非先王以贵治贱。以贤治不肖之意。欲使上下各得其分。以几于古治。其论则高矣。揆之于治体则非也。夫古之官未有专司谏者。专司谏始于汉武帝之设谏大夫。非先王之制也。然古之纳谏至广矣。官师相规。庶人传语。谏固不独以其官也。后世谏诤称其职。而有谏官。亦何害哉。坊所以止水。水即不为灾。不可以旧坊为无所用而去之也。不幸公卿至于百工皆失其职。则谏官固未必能有

为。然遂以为无用而废之。是因噎而废食也。且公卿行其事。谏官仅以言。亦安见其卑踰尊而名分不正乎。盖其官尚卑。使之得言于朝。以其可通上下之情耳。如谓士不得言事。乃上下之道当然。则在上者将曰。我公卿也。于人言何畏哉。在下者亦曰。我士也。于国家何与哉。夫天下之患。莫患乎上之人恶闻过。而下之人不敢言。道之使言。犹有不肯言者。而可以非其分。遂欲去其官耶。介甫平日。以孟子自命。斯言盖本位卑言高之论。不知孟子所论位卑言高之罪。固谓凡在下位者。而非所论于谏官也。他日则又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孟子所谓言责。正后世谏官之任也。而介甫以官守为言责。因谓官可以言。而无用言官。亦过矣。意者当时馆阁诸公。言事有不免过激者。故惩其弊。遂欲并台谏而去之耶。则台谏之有益于国家。亦已验矣。唐德宗退陆贄而进裴延龄。旦夕入相。阳城率谏臣力争。至欲裂其白麻。虽不见听。然卒不相延龄。宋嘉佑时。仁宗春秋高。未有继嗣。知谏院范镇司马光先后疏请建储。始虽不许。后终感动。策立英宗。朝野以安。其不即听纳者。为功已如此。其它听纳之效。更可知也。至谓不得已立谏官。当与丞弼俱进于前。使事有所失。实时救正。不至争已布之命。若唐贞观之制。庶乎其近古。此固理之公者也。然朝廷已有侍御史之设矣。必使谏官与公卿并对。则人主所信向者。常在公卿。而不在谏官。谏官于廷论。一不合。则不可继言矣。且其言事。岂皆俟命已布于天下。而后争之哉。其命已布而争之者。大臣有以使之也。使大臣虑其争已布之命。而谨之于未然。此谏官之所以不可无也。事有古所无而今有之。不失乎先王之意者。此类是也。惜乎介甫执古义而不深思治体。卒以其说乱天下。不然。以介甫之才。又能进贤乐善。从容以辅人主。不当与韩范富欧争烈乎。

翰林论

姚鼐

为天子侍从之臣。拾遗补阙。其常任也。天子虽明圣。不谓无失。人臣虽非大贤。不谓当职而不陈君之失。与其有失播诸天下而改之。不若传诸朝廷而改之之善也。传诸朝廷而改之。不若初见闻诸左右而改之之善也。翰林居天子左右。为近臣则谏其失也。宜先于众人。见君之失。而智不及辨与。则不明。智及辨之而讳言与。则不忠。侍从者。择其忠且明而居之者也。唐之初设翰林。百工皆入焉。猥下之职也。其后乃益亲益尊。益亲益尊。故责之益重。今有人焉。其于官也。受其亲与尊而辞其责之重。将不蒙世讥乎。官之失职也不亦久乎。以宜蒙世讥者。而上下皆谓其当然。是以晏然而无可为。安居而食其禄。自唐及宋及元明。官制因革。六七百年。其不革者。御史有弹劾之责而兼谏争。翰林有制造文章之事而兼谏争。弹劾制造文章所别也。谏争所同也。其为言官

也奚以异。入而面争于左右。出而上书陈事。其为谏也奚以异。今也独谓御史言官。而翰林不当有谏书。是知其一而失其一也。是故君子求乎道。细人求乎技。君子之职以道。细人之职以技。使世之君子。赋若相如邹枚。善史事若太史公班固。诗若李杜。文若韩柳欧曾苏氏。虽至工犹技也。技之中固有道焉。不若极忠谏争为道之大也。徒以文字居翰林者。是技而已。若唐初之翰林者。则若是可矣。今之翰林。固不可云皆亲近居左右。然固有亲近居左右者。且翰詹立班于科道上。谓其近臣也。居近臣之班。不知近臣之职可乎。明之翰林。皆知其职也。谏争之人接踵。谏争之辞连策而时书。今之人不以为其职也。或取其忠而议其言为出位。夫以尽职为出位。世孰肯为尽职者。余窃有感焉。作翰林论。

军机处题名记

王昶

军机处。古者知制造之职。其制无公署。大小无专官。直庐始设于 干清门外西偏。继迁于门内。与 南书房邻。复于 隆宗门西供夜直者食宿。其大臣惟尚书侍郎被 宠眷尤异者始得入。然必重以宰辅。其属例用内阁中书舍人。舍人改庶吉士则不复入。改六曹御史给事中递迁卿寺至都察院副都御史内阁学士入直如故。惟擢侍郎亦不复入。闲有以赀以荫为郎得预者。率大臣子弟为然。而张公若霭。鄂公容安。又以庶子侍讲入直。蒋公炳。程公岩。又以巡抚罢还京入直。皆奉 特旨行。非故事也。先是雍正七年。青海军事兴。始设军机房。领以亲王大臣。予银印。印藏内奏事太监处。有事请而用之。后六年

宪皇帝晏驾。 上谅闇。改名总理处。三年丧毕。王大臣请罢之。 诏复名军机处。时大学士为鄂公尔泰。张公廷玉。徐公本。蒋公廷锡。尚书为海公望。每被 旨各归舍缮拟。明日授所属进之。后大臣避专擅名。乃令所属具草。视定进呈。自是择所属益精慎。至大位者益众。而 上赏赐亦异于庶僚。纱缎饼饵果蔬时 赐。岁暮 赐鱼鹿肉诸物。率以为常。以故 上所游幸。无不从。其职掌在恭拟 上谕。及内外臣工所奏。有 旨敕议者。审其可否以闻。又外臣章奏。书为副以藏之。 本朝谕旨诰命。其别有四。凡批内外臣工题本常事谓之旨。颁将军总督巡抚学政提督总兵官榷税使谓之敕。皆由内阁撰拟以进。凡南北郊时享祝版。及祭告山川。予大臣死事者祭葬之文。与夫后妃宗室王公封册。皆由翰林院撰拟以进。然惟军机处恭拟 上谕为至要。 上谕亦有二。巡幸上陵经筵蠲赈。及内臣自侍郎以上。外臣自总兵知府以上。黜陟调补。暨晓谕中外。谓之明发上谕。诰诫臣工。指授兵略。查核政事。责问刑罚之不当者。谓之寄信上谕。明发交内阁以次交于部科。寄信密封交兵部。用马递。或三百里或四五六百或至八百里以行。其内外臣工所奏事

。经军机大臣定议取 旨。密封递送亦如之。然内而六部各卿寺暨九门提督内务府太监之敬事房。外而十五省。东北至奉天吉林黑龙江将军所属。西南至伊犁叶尔羌将军办事大臣所属。迄于四裔诸属国。有事无不综汇。且内阁翰林院撰拟有弗当。又下军机处审定。故所任最为严密繁巨。昶以干降庚辰由中书舍人入直。又迁刑部郎中。八年于此矣。中间平定准噶尔。回部。西北数十年之患。一朝削殆尽。仰见 圣天子武功旁魄。超越万古。而时又开方略 国史三通诸馆。昶皆为斟酌条例。用副 右文稽古之至意。下至梵夹释典。隶于经馆。有所翻绎。辄往讨论。故虽职事至繁。窃以躬逢美盛为大幸。军机处设立垂四十年。尚无记。前人姓氏。多亡轶不可考。乃询于大宗伯张公泰开。给事中明公善。并以所闻于先辈者。次第书之。称职与否。可指数也。词详而不杀者。俾后世得以考见故实。且着遭际太平之荣遇云尔。

军机处述

赵翼

军机处。本内阁之分局。 国初承前明旧制。机务出纳。悉关内阁。其军事付议政王大臣议奏。康熙中 谕旨。或有令南书房翰林撰拟。是时南书房最为亲切地。如唐翰林学士掌内制也。雍正年间。用兵西北两路。以内阁在太和门外。倖直者多。虑漏泄事机。始设军需房于隆宗门内。选内阁中书之谨密者入直缮写。后名军机处。地近宫庭。便于宣召。为军机大臣者。皆亲臣重臣。于是承旨出政皆在于此矣。直庐。初仅板屋数间。 今上特命改建瓦屋。然拟旨犹军机大臣之事。先是 世宗宪皇帝时。皆桐城张文和公廷玉为之。今上初年。文和以汪文端 由敦。长于文学。特荐入以代其劳。乾隆十二三年间。金川用兵。皆文端笔也。 国书则有舒文襄赫德。及大司马班公第。蒙古文则有理藩院纳公延泰。皆任属草之役。迨傅文忠公恒领揆席。满司员欲藉为见才营进地。文忠始稍假之。其始不过短幅片纸。后则无一非司员所拟矣。文端见满司员如此。而汉文犹必自己出。嫌于揽持。乃亦听司员代拟。相沿日久。遂为军机司员之专职。虽 上亦知司员所为。其司员亦不必皆内阁人。凡部院之能事者。皆得进焉。而员数且数倍于昔。此军机前后不同之故事也。按出纳诏命。魏以来皆属中书。故六朝时中书令极贵。必以重臣为之。而中书令官尊。不当亲奏事。多令中书舍人入奏。于是中书舍人。亦最为权要地。唐初犹然。高宗时。始分其职于北门学士。元宗时。又移于翰林学士。于是中书门下之权稍轻。迨唐中叶以后。宦者操国柄。设为枢密使之职。生杀予夺。皆由此出。而学士及中书。俱承其下流。是以枢密一官。极为权要。昭宗时。大诛宦官。宫中无复奄寺。始命蒋元晖为之。此枢密移于朝臣之始。地居要津。人所竞羨。故宣徽使孔循欲得其所。辄潜元晖于朱全忠而杀之。朱梁改为崇

政院。以敬翔为使。后唐复名枢密。以郭崇韬为使。明宗时。安重诲为使。晋高祖以枢密使刘处尚不称职。乃废此职。归其印于中书。而枢密院学士亦废。出帝时。桑维翰复之。再为枢密使。周世宗时。王朴为之。是五代时之枢密院。即六朝之中书。其于唐则国初之中书。中叶之学士。末季之枢密。合而为一者也。至宋金则枢密使专掌兵事。与宰相分职。当时谓之两府。而他机务不与焉。元时。军国事皆归中书省。明太祖诛胡惟庸后。废中书省不设。令六部各奏事。由是事权尽归宸断。然一日万几。登记撰录。不能不设官掌其事。故永乐中。遂有内阁之设。批答本章。撰拟谕旨。渐复中书省之旧。其后天子与阁臣不常见。有所谕。则命内监先写事目付阁撰文。于是宫内有所谓秉笔太监者。其权遂在内阁之上。与唐之枢密院无异矣。本朝则宦寺不得与政。世祖章皇帝亲政之初。即日至票本房。大学士在御前票拟。康熙中虽有南书房拟旨之例。而机事仍属内阁。雍正以来。本章归内阁。机务及用兵皆军机大臣承旨。天子无日不与大臣相见。无论宦寺不得参。即承旨诸大臣亦祇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也。按五代宋金枢密院皆有学士供草制。今军机司员亦犹是时之枢密院学士。

军机处有廷寄谕旨。凡机事虑漏泄不便发抄者。则军机大臣面承后。撰拟进呈。发出。即封入纸函。用办理军机处银印钤之。交兵部加封发驿驰递。其迟速皆由军机司员判明于函外。曰马上飞递者。不过日行三百里。有紧急则另判日行里数。或四五百里。或六百里。并有六百里加快者。即此一事。已为前代所未有。机事必颁发而后由部行文。则已传播人口。且驿递迟缓。探事者可雇捷足。先驿递而到。自有廷寄之例。始密且速矣。此例自雍正年间始。其格式乃张文和所奏定也。军机印藏大内。需用则请出。用毕即缴进。自用兵以来。军报旁午。日或数起。难于屡请屡缴。故每请印出。则钤就封函数百。以便随时取用。而封函无专员收掌。不免狼藉遗失。宜专派一员。登记月日数目。庶更为慎重。

军机大臣同进见。自傅文忠公始。上初年。惟讷公亲一人承旨。讷公能强记。而不甚通文义。每传一旨。令汪文端撰拟。讷公惟恐不得当。辄令再撰。有屡易而仍用初稿者。一稿甫定。又传一旨。改易亦如之。文端颇苦之。然不敢较也。时傅文忠在旁。窃不平。迨平金川归。首揆席。则自陈不能多识。恐有遗忘。乞令军机诸大臣同进见。于是遂为例。诸臣既感和衷之雅。而文忠实亦稍释独记之劳。然上眷倚有加。每日晚膳后。阅内阁本章毕。有所商榷。又独召文忠进见。时谓之晚面云。

往时军机大臣。罕有与督抚外吏相接者。前辈尝言。张文和公在雍正年间。最承宠眷。然门无竿牍。馈礼有价值百金者辄却之。讷公亲当。今上初年。亦

最蒙眷遇。然其人虽苛刻。而门庭峻绝。无有能干以私者。余入军机。已不及见二公。时傅文忠为首揆。颇和易近情矣。然外吏莫能登其门。督抚皆平交。不恃为奥援也。余在汪文端第。凡书牒多为作答。见湖抚陈文恭伴函。不过獐锦二端。闽抚潘敏惠。公同年也。馈节亦不过葛纱而已。至军机司员。更莫有过而问者。军机非特不与外吏接也。即在京部院官。亦少往还。余初入时。见前辈马少京兆璟。尝正襟危坐。有部院官立阶前。辄拒之曰。此机密地。非公等所宜至也。同直中有与部院官交语者。更面斥不少假。被斥者不敢置一词云。

军机撰述 谕旨。向例撰定后。于次日进呈。自西陲用兵。军报至。辄递入。所述旨。亦随撰进。或巡幸在途。马上一降旨。傅文忠面奉后。使军机司员歇马撰缮。驰至顿宿之行营进奏。原不为迟也。然此营至彼营。七八十里。必半日方到。而两营之间。尚有一尖营。以备驾中途小憩者。国语谓之乌墩。司员欲夸捷。遂仓猝缮就。急飞驰至乌墩进奏。名曰赶乌墩。斯固敏速集事。然限于晷刻。究不能曲尽事理。每烦御笔改定云。

余直军机时。直舍即在军机大臣直庐之西。仅屋一间半。又逼近隆宗门之墙。故窄且暗。后迁于对面北向之屋五间。与满洲司员同直。则余已改官。不复入直矣。扈从木兰时。戎帐中无几案。率伏地起草。或以奏事黄匣作书案。而悬腕书之。夜无灯檠。惟以铁丝灯笼作座。置灯盘其上。映以作字。偶萦拂。辄蜡泪污满身。非特戎帐中为然。木兰外有行宫处。直房亦如此。惟多一木榻耳。余归田后。岁庚子。上南巡。余恭迎于宿迁。见行宫之军机房。明净几。华裯绣毯。不觉爽然失也。

圣躬勤政。上每晨起。必以卯刻。长夏时天已向明。至冬月纔五更尽也。时同直军机者十余人。每夕一人宿直舍。又恐诘朝猝有事。非一人所了。则每日输一人早入相助。谓之早班。率以五鼓入。平时不知圣躬起居。自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后。上自寝宫出。每过一门。必鸣爆竹一声。余辈在直舍。遥闻爆竹声自远渐近。则知圣驾已至干清宫。计是时。尚须燃烛寸许。始天明也。余辈十余人。阅五六日轮一早班。已觉劳苦。孰知上日日如此。然此犹寻常无事时耳。当西陲用兵。有军报至。虽夜半亦必亲览。趣召军机大臣。指示机宜。动千百言。余时撰拟。自起草至作楷进呈。或需一二时。上犹披衣待也。

章奏批答举要序

程晋芳

批答。宰相事也。前明中叶。司礼太监实主之。阁臣潜与交通。则共操厥柄。于是爵禄废置生杀予夺之大权。移在幸门。而威福非由上出矣。我朝定鼎。

取监夏殷。票拟虽由政府。天子综核庶务。一一览披。毋或敢以意进退高下其间。盖宰相之权轻矣。雍正四年。始设侍读二员。助相臣勘本。于后相臣多入军机。始以批奏付侍读。其有疑难事。侍读奉以请命。苟无难焉。相臣署押而已。方乾隆之初。岁批奏二千余道。迄今三十余年。四方章奏之事。辄以折代本。达之军机。直由内阁者少矣。而一岁之中。部本几六千余道。三倍于初年。圣天子英明睿哲。巨细弗遗。内外臣工。事纤悉。罔敢自专。必陈之九陛之前。以待圣人决择。诚所谓一日二日万几者已。于是侍读之外。增设协办数员。佐理繁赜。渐增至五六员之多。凌晨而趋。日昃而返。一字一句。敬慎详核。虽定式之宜遵。贵因时而达变。旁观者谓密勿重务。咸在军机。内阁秉成例而行。如邮传耳。乌知国家大政。内自九卿以下。外而督抚藩臬。凡诸兵农礼乐刑赏之事。胥于是而出纳焉。可不谓至重欤。余以乾隆三十三年夏五月。协办批本。迄岁终。行走七阅月矣。视其事如茧丝牛毛。非一端所能尽。而从事于兹者。敢不兢兢哉。爰以少暇。取部通本式。及简明本黄档丝纶双签说帖诸档。择而裁之。编为八卷。曰章奏批答举要。匪曰成书。聊备忘也。至年例有案可稽者。本不悉载。即此七阅月中。事之增改于旧者。已弗胜举矣。后有作者。以兹书为权輿。增益新条。勒成全帙。宜掌故家之所亟采欤。

萧长源奏疏序

张玉书

长源萧公。受先皇帝知遇。以顺治十七年擢御史。今上御极之七年秋。用台班宿望。简入卿贰。窃公立朝本末。毅然以天下事为己任。中外想闻丰采者。亦以公辅之望属之。不仅以文章着也。夫奏对之言与著述异。广川家令而后。惟陆敬舆奏札。通达治体。曲中事几。不求工于文而文传焉。曾鲁公亦云。张安道论事人主前。数语立决。皆灿然成文。可书而诵。呜呼。文章经济。具见于是矣。萧公九年来。抗章累百。自密奏外。裒其得若干篇。余读之而叹公得君之盛也。公事章皇帝未久。甫入台。即以敦教化之说进。

今皇帝万几在御。公益厉蹇谔。展布腹心。凡所条列。有朝奏而夕报可者。有补牍再三。部议中格。卒得俞旨。从公请者。如倣星变。恤灾荒。稽覆奏。定纷更。核督抚。严考察。澄铨选。革挪解。朝常国纪。吏治民瘼。无不条分缕列。朗若察眉。至于屯垦事宜。区画尤晰。先后牍凡五上。卒行其议而后止。何其伟欤。欧阳永叔谓天下大计。独宰相可行。谏官可言。夫兵刑钱谷。问而不答。相臣之体也。然使诸司有一事不受成宰相。则为失职。言官于天下事无专属。假令平日未尝心利弊。一旦身任建白。不得已以一言塞责。辞漫漶而无据。事迂阔而多舛。章下诸司一加奏驳。则其说立沮矣。即如屯垦之法

。历代有成效。我朝二十年来。军兴无供。訾算迭增。而此法屡议屡罢。言事者无成画。而任事者多借口。读公之疏。亦可恹然兴起矣乎。夫敬輿早年得君。风议切谏。常在密勿建梁之地。然而木蠹虫生。中遭沮抑。犹且不卒用。是以益叹公之忠诚。能上结主知。而又叹我皇上之从谏如流。真不啻千载一时也。是编出。使读者知士君子遭不讳之朝。不可以苟且缄默。遗天下议。岂独其文传也哉。

志壑堂序

姜宸英

余尝欲条疏古今贤臣建言者。分而为三。汇成一书。一曰宰相。一曰侍从。其一则谏官也。盖古者谏无专官。所最重者。宰相有辅导之义。侍从有启沃之任。其责任与谏官等耳。独怪今之言事者。专以其责属之台省。于辅弼讲读之臣。未有所与焉。而为辅弼为讲读者。亦遂宽然自弛。以为非我之所有事。使谏官之能尽其职。天下之事。有谏官之所不能尽言者矣。而况于今之官名为谏者。其能尽其言责者。十不得一二。而能尽其言者。其言之又有行不行。行者尝少而不行者尝多也。然则如之何而不以责诸宰相与侍从者也。顺治间。有诏命词臣修玉匣记。元帝化书。时则检讨淄川济武唐先生上言。以为不宜崇此非圣之书。妄费纸笔。为圣学玷。又争御史张给事中阴润事。忤旨归里。

本朝之能以翰林共谏职者自检讨始。从此考盘般水之阳。发愤著书。垂三十年。予读其经世之言。所为筹饷积谷铜钞改漕诸法。其吁谟硕算可与贾长沙陆宣公相上下。惜其虽能言。不得试之实用。且身之用不用。命也。并不得自见其言于朝。以待有力者之上而举行之焉。良可悲矣。则夫以检讨之文。为穷而始足自列于后世者。岂通论哉。检讨当放废之余。惄然以天下生民之事为己忧。顾其中若有所不暇者。而当任其忧者。反营营终日。亦若有所不暇于天下生民之计。循是以往。斯民之患将安息乎。此余之所以不禁三太息于斯文也。

赵恭毅公自治官书序

胡煦

儒者入而考稽。出而致用。将以敷政宣猷。宜民善俗而已。而贪利者渎于贿。矫世者渎于苛。因俗者渎于蛊。泥古者渎于滞。事干不立。则伤于迎合。主见不定。则隳于牵制。此非裕之以识。充之以才。而又参之以学力。未有不委靡因循鲜克自振者也。夫积爱蓄惠。使民弗疑。莫大于信。布公止僻。使民弗拂。莫大于直。定法一听。使民弗易。莫大于果。信以主之。直以断之。果以成之。三者既备。政无不美者矣。信贵能明。执偏废全。其失也塞。直贵能容。任情御物。其失也矫。果贵能详。疾行寡顾。其失也率。塞则民惑。矫则民遯。率则民易。三者不去。政无不疚者矣。是故明以立信。诚之通也。容以翼直

。谊之大也。详以出果。智之周也。才丰而德茂。识广而虑周。学优而用裕。非政之极量乎。恭毅公赵夫子登仕数十年。历内外。每治官书。不藉助于幕客。而贞心亮节。天下仰之。圣主嘉之。匪惟汉唐以下。殊难其选。三代之隆。恐未易一二比数也。读其书者。内当观其用心。外当观其措行。慎勿以文字目之。

考盘集序

方苞

众人之于仕宦。常逐逐而不休者。彼上之不求所以自致于君。下之不思所以负责于人。而惟其身之利焉。故操之则栗。舍之则悲。君子难进而易退。非以为名也。所见者大。故其进也常觉其志之难称。而其退也如释重负然。昔欧阳公生北宋之隆。遭时行志。功见而名立。自世人观之。不可谓非仕宦之满志者矣。及读公思颖诗。然后知公之胸中。固有欷然不自足者也。古之君子自待厚而不欺其志者皆如此。渭师范公。家世将相。嗣宗职。当官侃侃。常从天子出征绝域。以材武名师中。及凯旋论功。遽引疾。众皆诧焉。而不知公之竭心奉职。与勇于乞身。其道固相为表里者也。公夙好诗。及退休益寄情焉。集平生所作。名曰考盘。素志然也。譬诸草木。枝叶必类本根。公之行身有方。视仕宦如脱屣。则其诗之不类于众人。有以也夫。

寄周开捷书

陈宏谋

国家培养百年。才竞奋。不少随分供职之人。所少者实心任事之人。实心任事者。计久远不计目前。务大体不拘小节。国家为重。凡一时之得失。一己之功过。皆不暇顾。其似乎迂阔近于好事。而防患未然。虑周事后。月计不足。岁计有余。今日士风不古。学无实用。皆由义利不明。是以一入仕途。其才识本可以为君子。时位亦能为君子。而计得失。不计是非。一念之差。终为小人之归。来札所谓地方官谨饬有余。亲切不足。真切中近日官场中之通弊也。大凡吾辈苟心存利济。便觉功业无有尽期。而世间事事物物亦到处形其缺陷。生平无他嗜好。每处一地。临一事。即就其地其事。悉心讲求。以期稍有裨益。然志广愿奢。百未如愿。事虽未成。心实难已。有时过于劳悴。而亦不觉。觉亦不复惜也。年来精力。渐不如前。而又当此繁剧之地。随事经理。已苦难支。若遇有疑难。心要如此而力有不能者。则寝食作止。常悬心目。不能摆脱。不以事累心。役物而不役于物。捧读明训。益服知我之切而爱我之深也。

寄周人骥书

陈宏谋

圣天子明目达聪。广开言路。为臣子者。惟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庶为尽职

。不必问之部议之准行与否也。司马温公云。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而汲汲于名者深戒焉。此为台谏树之鹄矣。台中言事。自以事在可行。方不虛建白之意。然果有关于 国计民生。虽一时格于时议。不尽施行。而言为人人心中所欲言。事为近今所共见。存此一议。安知异日不施行耶。此又不在于一时之从违。而在乎情理之不易也。若有事在必行。而行之无益。且不如其不行者。则又不如其已矣。至于入告之体。尤须平心静气以出之。词不必已甚。意不必过激。乃为得体。于事始克有济。古人所以致叹于立说之难也。建言者执其一二。动以所见不谬。极力形容。初不知情态不一。知有此说。而不知更有一说。以此动难相服。反启齟齬。皆此故耳。

与某公

方苞

接来示。自分此生。恐无缘更毕志于经学。此嗜学者之衷言也。然古之人得行其志。则无所为书。圣人作经。亦望学者实体诸身。循而达之。以与民同患耳。一命之吏。苟能职思其居。天德王道。将于是乎寄焉。矧膺古牧伯之任。环地数千里。视其注措以为休戚者乎。仆窃观近代。所号为巨人长者。大率以生人为仁。而不知生其所不当生。则仁于生者。而大不仁于死者。以有容为德。而不知容其所不可容。则德于有罪者。而大不德于无辜者。传曰。恶人在位。弗去不祥。恶在他人。而引为己之不祥。何也。力能去之。而任其播恶于众。则恶非其恶也。是谓拂天地之性。而亏本心之明。其不祥大焉。抑又闻君子之行。必严于终。往者环溪魏公。践履实。立朝谔谔。为势家所惮。造辟之言。天下矜诵。以为无愧古贤。而论定之后。竟不得与汤陆齐称。徒以巡察畿辅。不复有特操耳。孝先张公。天资浑厚。可欺以方。其抚江苏。闲有过举。未愜众心。一旦奋不顾利害。排击儉壬。然后平生志事。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吾子历令守监司。渐登大府。仁声义问。所至翕然。惜无由着直节于中朝。然就今所居之地。而言其职之所当言。则视张为易。视魏则尤易矣。信能举邦人所重足而望海内士大夫所倾耳以听者扬于王庭。使天下知儒者之学刚柔无常。应物而动。皆可以为后世标准。其有功于圣道为何如。又安用口吟手披。为处隐就闲者之经学哉。仆晚交得吾子。道义之合。视平生昵好。殆有过焉。故所以致相爱重之道者。惟兼魏张之直节。而比肩于汤陆。幸无以为妄言而漫听之。

调燮弭灾疏顺治十七年

御史季振宜

奏为政辅调燮宜施以弭灾疹事。臣近读 上谕。痛加刻责。想天下养生。莫不涕零。举朝臣子。当有愧死者矣。但 上谕内。兴革责之部院。条奏责之科道。而内阁诸臣反阙焉未及。臣闻三公得人则逸。不得其人则劳。且阴阳之

不调。宰相责也。故有因水旱而策免。有不待策免而自引退者。往往见之史册矣。夫天下事惟宰相得言之。倘用一人不当。则一方安危系焉。而以人事君者。岂容默默箝口乎。或行一政未妥。则天下治乱关焉。而言无不尽者。岂肯悠悠从事乎。夫用人行政。其将用未用将行未行之际。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中有不容发者。天颜咫尺呼吸可通惟有内阁诸臣而已矣。身居密切之地。苟怀缄默之风。宰相亦何尝之有。一切凡人皆可为之。又何藉乎梦卜以求也哉。今日天下大事。莫过兵戎钱谷。内外章奏。或有然眉之急。势如风火者。亦必待各部之议奏。旷日持久。及其议覆。不论当与不当。又皆依议矣。臣因思内阁诸臣。皇上皆加以六卿之衔。原非虚宠以名位。而实求其顾名思义。无忝厥位。内阁诸臣。由六卿进阶者强居大半。岂在部之时。犹知部务。改头换面。遂尔忘之耶。臣读 上谕云。十二三年间。时有过举。夫 皇上亲政以来。忧勤惕厉。百度维新。原未见有过举也。 皇上既以为有过举。是必有过举矣。试问其举之之时。亦曾有言其过者否。宰相之不言非其验欤。总之天时不齐。不过目前之患。可以藉 皇上之修省而感格。宰相不言且为万世之忧。必尽破从前之积习而改图。倘 皇上原禁其说言危论。自今以后。敢祈 皇上虚怀下问。以收其嘉谟之实效。 皇上业以心膺股肱寄之矣。而内阁诸臣。犹然畏首畏尾。空空无遗。或避市恩之嫌。或以文具自便。徒拟票四五字。以了宰相事业。则生食一品二品之俸。死享三坛六坛之祭。生死皆荷 君恩。曾不若懦夫之立志。 皇上优待大臣。纵不加以谴责。清夜扪心。恐有难以自慰者矣。

敬陈一德之箴疏顺治十七年

给事中姜希辙

臣闻君臣一德。上下同心。故大禹谟曰。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孔子亦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古之君臣交警者。原未尝以忧劳之任独归之君父。以为人臣卸责之地也。我 皇上孳孳求治。日勤万几。已克殚厥心矣。犹以民生未尽遂。贪吏未尽除。伏莽未靖。征调犹繁。疾苦时告。拯恤未周。特下责躬之诏。颁行 恩赦。加惠黎元。四海之民。莫不欢欣鼓舞。但臣闻之往训曰。人臣之义。善则归君。过则归己。今天下未奏太平。皆臣职有阙。内外臣工。责任尤巨。无过于部院九卿及督抚按。 皇上不加责。而躬为臣下任咎。为臣者尚腴焉苟安。不知痛自刻责。引咎省改。以勉图后效。岂交警无逸之道乎。臣请进一德之箴。以为中外诸臣诫焉。 皇上总揽干纲。不能躬亲庶务。必藉佐理之臣。实心担任。谋议可否。如民生未遂。何以使家给人足。无犬吠夜惊之扰。贪吏未除。何以使闻风解绶。有暮夜四知之畏。伏莽未靖。征调犹烦。何以使剿抚成功。无更番征戍之劳。疾苦时告。拯恤未周。何以使室家相

保。无泽不下究之虞。此皆中外诸臣所当悉心筹划。合力经营。有事关重大。应请 睿裁者。宜分晰条奏。以听 采择。有事属职掌。无可旁委者。宜矢心专力。行诸实事。方见腹心手足一体相关之至意。譬之一家。 皇上犹父母也。臣下则主伯亚旅也。家政未理。父母焦心蒿目。宁有主伯亚旅坐视其兢兢业业。而不思悚愧。以为分猷补过之地。有是理乎。臣观今日积习相沿。大约病根有二。其巧于卸肩者。假详慎之名。以行推诿之实。畏于任事者。饰持重之文。以蹈委靡之弊。此皆诸臣溺职之由也。祈 皇上申飭工。谕以各振精神。尽扫推诿委靡之痼疾。凡布一令。必先事后事谋出万全。勿顾目前而忘久远之计。凡立一法。必图始图终虑及隐忧。勿徇成见而惮更张之劳。凡建一议。必在内在外合成一体。勿介疑信而遂成隔膜之视。此尤克艰无逸之要。而一德一心之盛。皆本于此。庶不虚我 皇上省躬引咎之深衷矣。

责成部议疏

孙光祀

皇上敏皇图治。万几惟勤。于天下之务。期于事事就理。立奏隆平。诚世运民生之幸。而臣窃欲部议诸事。皆当仰体 皇上立政之意。则天下之治原所从出也。夫 朝廷之事。误于偏私。而尤误于推诿。兴革之道。惧其轻率。而亦惧其因循。即如奉 旨部议之事。倘果不得其始末所在。自当斟酌详慎。求其万万无弊。岂有冒昧从事。尝试于 皇上之前者。故事关别衙门。则请 旨令别衙门具奏。事关督抚按。则请 旨令督抚按具奏。此事理固然。不可易也。然恐有慎重之过。流于委卸。凡事到手。未免左顾右盼。不肯担承。即有不需行查。不需别议之事。亦复请 旨。听其另议。今试为设言之。就一事而请 旨一疏。别衙门具奏一疏。本衙门具覆又一疏。在京者文移往返。在外者时日耽延。其闲费番译者三倍。劳 宸览者亦三倍。无论就中稽迟滋弊。即使每次各如限期。而合前后计之。固已经年累月矣。几务所关。能堪此坐误乎。伏乞我 皇上毅然申飭。以后凡系奉 旨议奏之事。务秉虚公。力绝瞻顾。应移查者。固不可自专以任己。应直覆者。亦无事曲谢以遗人。可从则从。可驳则驳。不必因仍故套。当因即因。当革即革。不必固持成心。则官有责成。事无沈阁。于以起弊图功。端有攸赖矣。臣又于垣中。见部覆本科臣李荣宗防闲禁地一疏。有设防系尔部职掌。不必复移刑部之 旨。臣再三捧读。益服 干断。由是行之。此即帝王敏则有功之急务也。

请复六科旧制疏

曹一士

窃惟设官必分之职。责实当循其名。使守官者先正其名。而后在公者各举其职。查给事一官。自汉以来。相沿已久。以其有事殿廷。则曰给事中。以其出入

琐闼。则曰黄门给事。以其统于门下。领于待中。则与中书同谓之省。前代之中书门下。即今内阁大学士职。皆居禁垣。号曰两省。而御史则谓之台。台省异地。故科道分曹。至今目科道曰两衙门。明非一衙门官属也。逮明初始分六科。以省知六部之事。而纠其弊误。时罢门下省不设。而六科独主封驳。以补阙拾遗。虽与御史同为言官。而御史职在监察百司。故居于外。六科职在宣行制敕。故居于内。所以重王言尊国体。内外秩然不可易也。国朝会典开载。该科所奉 旨意。有灼见未便之处。许封还执奏。部院督抚本章。有情理未协者。俱得驳正题参。至于朝政得失。百官贤佞。或特疏。或公本奏闻。是立制之初。惟在慎重命令。别白是非。专责以言。不任他事。俾得从容谋议以殚其心。朝夕论思以尽其职。且天下民生休戚吏治臧否。皆得于退食之余。广咨博访以便入告。而裨 庙堂耳目之所未及。此我 国家立制本意。参酌历代而无弊者也。雍正元年。以六科内升外转一事。奉 旨着归都察院管。乃一时权宜之法。然自此以后。台臣循照台例。一切城仓漕盐等差。与御史一体开列。于是六科各员。奔走内外。朝夕不遑。或递相署理。至有本科只一人者。本章到科。匆匆过目。即以付部。不及详细审读。又其甚不得已。则闾阎雀鼠之牒。杂进于 内朝。簿书期会之吏。接迹于禁。判署纷纭。轻重倒置。非所以钦崇 纶綍。整肃联常也。臣请 敕下在廷考正六科之制。一切悉还其旧。则台自为台。省自为省。给事中之名既正。而后专责以言。孰敢不职思其居。竭诚尽慎。以仰报 国家者乎。至于内升外转。会典旧例。各科将条陈参劾本章。造册移送吏科。序俸开列。题请 钦定。是则资之浅深。言之当否。

御览昭然。原无待他属而后定也。且 国初以来。台省未尝合一。不闻差遣乏员。倘以城仓漕盐等差。事属紧要。人数未敷。则但当增置御史之员。不必更分给事之任。抑臣更有请者。会典开载。凡内阁交出密本。由各该科挂号。即将原封送各该部。取职名附簿备查。是从前密本未有从内阁径下者。即前代中书门下两省更互校验之意也。今臣到任以来。见所发各科本章。祇有红本。而密本并未一见。至 皇上谕旨。径由内阁发部者。臣等迟至浹旬。始得从邸抄一读。如此。则虽欲有所论列。或已无及于事。似非设立科臣之初指也。嗣后请听臣等派出本科笔帖式二员。每日轮班赴阁。恭抄 谕旨。并所发各臣条奏密本。既省挂号转发之烦。臣等亦可不待邸抄。即得预闻 旨意。备见奏章。庶几随时论列。以仰赞 高深之万一。仰 祈皇上睿鉴施行。

劝忠崇让疏顺治八年

吏部左侍郎熊文举

奏为欲劝臣忠。先崇礼让事。臣蒙 圣恩。召起田间。又蒙 圣恩。简补佐铨。循省发肤。罔知所报。伏念臣乞假归田。已经七载。迭遭大乱。生死流

离。臣父老耄。风烛残年。臣侍亲闱。无心禄仕。止以 天恩浩荡。怀中有草。未敢辄陈。然臣自荒江来。备知吏治窳。民生惨悴。窃有一二献者。臣以为吏治不清。始于大臣无进退辞让之大节。终于小臣无奉公守法之小心。夫大臣者小臣之标表也。古者大臣以其身先庶僚。于职无所不统。水旱不时则大臣引罪。今日在廷诸臣。固尝有以此谊陈之 皇上者乎。舍是不图。而但知以爵位崇高为得意。以升封荫为感恩。臣未知其可也。夫大臣不能谦让逊辞。或者以为 本朝无辞让之例。臣闻人臣以尧舜之道事其君。未闻有拘于例而遂泯其辞让之心者。夫大臣既无进退辞让之大节。则小臣自无奉公守法之小心。无怪乎官常日坏。纪纲日颓。士气陵夷。人心嚣杂。数年之后。相习而靡。臣惧乎名节风义之扫地也。臣请 皇上敕励大臣。共秉丹诚。各敦名节。务矢靖共之谊。常存退让之心。实已颓病无能者。许其自陈。与以优礼致仕。实有至情当遂者。许其引请。予以归养依亲。使人晓然知进退出处之大闲。不但为身家妻子而禄仕。坊表既立。风纪屹然。内外小臣亦各顾名思义。知畏影衾。知愧清夜。庶几吏治清而民困可苏。于以作忠猷而励士气。庶几其不尽汨没于风尘而濡染于势利乎。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在廷诸臣。骤闻此语。亦必有憬然悟而恍然媿者矣。臣言疏率。无所顾避。但举私衷之耿耿者。不敢不入告。至臣自揣衰庸已极。百脉俱枯。老父支。呻吟入梦。揆于诸臣。尤为谫劣。让贤求斥。臣实当先。则亦惟望皇上之早行放逐而已。

敬陈弭灾修省疏康熙十一年

御史徐旭龄

伏见今年二月彗星见。太白经天。三月十九日。雨雪冰雹。臣书生不知占验。窃闻和气致祥。沴气致异。彗者气之尤沴者也。前此一见之后。灾异洊臻。地震几半天下。直省大水大旱。民不聊生。今妖彗再见。万一复有水旱饥荒之应。则以极困之民。遭频仍之患。其何以堪。大小臣工。不能仰体 睿怀。每多顾恤身家。瞻徇情面。莫肯担当任事。为国为民。是灾变之来。皆臣之咎也。窃思天下事权。皆总持于六部。而分寄于督抚。责成至重。乃部臣止期偷安。而不以天下之利弊为心。督抚止期免过。而不以全省之民生为念。因循推诿。习以成风。伏见六部事务。堂官不即决断。而以查照说堂委之司属。该司亦不皆熟谙条例。甚至以拟委之吏胥。或遇事关重大。每不肯定议。即结而仍推诿于督抚。如漕臣帅颜保议裁屯卫冗员。岁省俸银六千余两。该督身在地方。岂无确见。何必又行江南督抚议覆。如直抚金世德条请晓谕旗庄筑墙立栅。事关弭盗。自应速行通飭。何必俟其再奏。方始允行。又如河工虚报分数。钱粮亦多扣克。经新任何臣题知。行旧督罗多回奏。始议处分。在先之估报。何无

察核。至督抚膺全省重寄。地方之利弊未见兴除。属吏之贤否未必深悉。凡事转行司道。据详具题。亦多朦混草率因循委卸。钱粮宜清也。楚藩刘显贵一案。缺至九万余两。竟令优升离任。何无觉察。盗贼宜获也。伙盗流入信属一案。浙江推之江西。江西推之福建。大盗至八十余人。业入闽境。而闽抚尚以复往江西为辞。何为全不踣缉。官评宜核也。滇省知府李率祖。即经白成功告发。该抚何不从公察参。致烦平藩奏请。遣部员审理。惩贪至亟也。江南知县陈恭一案。移取孔贞来口供。福建何为迟延不覆。致使江督屡催。悬案多年不结。略举数端。内外诸臣之怠玩推诿可见。臣闻彗所以除旧布新。值今天象示儆。正宜大破懈弛之积习。而振作有为之气。第思每遇灾变。何常不特颁上谕。戒饬臣工。而内外诸臣。当修省之时。其为殚心经画兴利除弊者何事也。其能洗心涤虑砥砺廉隅者几人也。是从来之修省。止为虚文。而全无实事。请乞严谕申饬内外大小臣工。务须兢惕精勤。力更故辙。外而督抚。宜屏绝馈遗。尽除陋例。洁己率属。毋得瞻情面。容不职之员。隐藏失察之弊。钦命事件。照限速结。地方利弊。谘访悉陈。内而六部堂官。务将各衙门职掌。逐一讲求。统天下之事势情形。而为便国便民之长计。见行条例。倘有烦苛窒碍者。不必拘成法而惮更张。重大机宜。有关民生利病者。勿谓难悬议而希推诿。满汉各司。皆宜熟诸部务。勤敏办事。逐案当堂定。毋得假手吏胥。有庸闇懈怠不能称职者。堂官立行参处。尤须严剔蠹弊。发觉奸私。其它各衙门有官守有言责者。皆当精白一心。矢图报。计康熙十二年京察不远。应即备查遵谕修省以后。行过事迹。是否实心任事。有无整刷更新。部院以是黜陟督抚。皇上即以是甄别部院各衙门。庶心儆惕。百度澄清。吏治登而民生遂。可以化灾召祥矣。

请禁咨议停阁疏顺治八年

给事中魏象枢

臣惟立政以宽舒为本。图治以振作为先。我皇上之仁政仁言。所仰体而奉行之者。在内六部等衙门。在外督抚等衙门。其切要者也。臣见顺治八年以前。或一事而奉旨下部。经年累月而不覆。或一事而行察在外。经年累月而不报。古来有此治体乎。即从前不必深论。今自正月十二日以后。伏见庙堂之上。雷厉风行。内外之间。官严吏肃。不复虑天下事之有稽滞矣。及见一切奉旨章奏。并各衙门应行事宜。已覆已行者固多。而未覆未行者。尚自不少也。其中虽有行察咨议者。颇需时日。亦有不待行察咨议。而宜奏宜行者。一停阁。未知何故。似乎近日之鼓舞奋励。又缓于皇上亲政之初。臣心窃惜之。夫臣子当遭逢圣主之日。为国为民。任劳任怨。满汉同心。大小竭力。此其时矣。顾乃因循渐积。司官之尘者堂官不问。书吏之迟延者司官不察

。倭事而虚责成。臣窃不取也。况督抚按奉行诸事。皆视各部之缓急以为迟速。若督限不严则在外之稽迟益甚。能保稽迟间无徼幸夤缘之情弊乎。臣愚以为事体有轻重。道里有远近。限期有宽严。其咨行在外者。地近则限三月。地远则限半年可覆也。如果事关重大。反复详慎者。或限至九月。或限至一年归结。须将内外行咨咨到批驳申详并咨覆案呈之年月日。咨内逐一注明。本内逐一开写。则部院之稽迟参驳有据矣。至于在京各衙门。事之繁简不一。官之多寡亦不一。但近在 鞞毂。不过司议说堂而定。一月之内可覆也。如果事关重大。长虑熟筹者。或迟至一月半。或迟至两月归结。除军国机密。原系密封者。自应密奏外。其余诸事内。尝有一二口奏之事。口传之 旨。不经发抄者。臣思 纶言至重。恐有万一之误。以后悉当具本请 旨。与天下共见之。若行移发落。定期不过五日。则吏书之朦溷耽阁可杜矣。

请正人心疏顺治十七年

御史萧震

臣窃惟天下事所最可忧者。不在今日之盗贼水旱。而在今日之人心。盖人心者古今治乱之所系。而世道污隆之所从出焉者也。我 皇上以贪吏害民。故重惩贪之法。然法愈重而贪吏行贪之心愈变而愈幻。如河南河内县孙灏。福建古田县吴来仪。皆奇贪异恶。败露于事后者。而一则膺行取之选。一则滥卓异之例。臣诚不知举者何心也。夫不肖之吏。何代蔑有。乃至以不肖为贤。则必以贤为不肖。由是而是非颠倒。毁誉有不可胜言者矣。此人心之坏在吏治者一也。臣闻宋臣岳飞之言曰。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则天下平。今武臣不特惜死。而又爱钱。除沿海情弊。已经臣另疏指陈外。加腹里之将。则以克饷为心。故营伍日虚。而盗贼日纵。臣闻大名游击有宜大明者。家蓄优伶数十人。昼夜酣歌。毋论其醉梦之精神。不能以申约束而讨军实。但即此数十人之鲜衣怒马。不知出之私囊乎。抑取之军中也。如调发之将。则以黠货为心。故大兵所至。而田舍一空。臣查顺治十五年七月内。有山西城守都司苗之秀等。统兵防浙。经过直隶清河县。索该县折车银一千两。经贡生顾民俊千总董奇俊交与把总郭志史东壁转交与之秀等。随将南宫县车驴越站而去。夫以一都司一县如此。则其余又可类推矣。此人心之坏在封疆者二也。臣唯教化行。则礼义兴而风俗美。我 皇上维新之治。已十七载。凡薄海内外。虑无不革面洗心者。乃近如韦成贤以子而逆其父。随有韦述贤以弟而讦其兄。王大经等以仆而弑其主。复有王重以主而党其仆。业经诸臣纠参在案。至于贱妨贵。少凌长。小加大。种种悖逆。皆相率成风。诚非盛世所宜有者。盖浇薄之端。始自士大夫。而攻击之祸。遂中于人心。臣盖不胜有江河日下之感矣。此人心之坏在风俗者三也。虽天下事不尽此数端。然即此数端。已足见其大矣。伏惟 皇上敦教化以

治之。而后敕法纪以整齐之。其大要在于得人以挽回之。倘内外臣工。能共洗偏私之肺肠。一遵荡平之王道。则人心正而风俗。治安之象可立见也。

卷十五吏政一吏论上

驭吏策

周振业

守令者。生民之所寄。国家之血脉也。部司者。政令之所承。朝廷之耳目也。夫人之一身。必使血脉贯通而耳目清明焉。斯可以康强而无患矣。然血行乎肌理。而所以管摄之者。则存乎脏腑。耳目各有官。而所以主宰之者。则存乎志气。夫督抚者。守令之脏腑也。卿尹者。部司之志气也。而总以效命乎天君。则一以贯之者也。故天君泰然则由脏腑以达于血。由志气以率乎耳目。未有不从令者。然而亦间有不从者。血脉散布之处。不能无燥湿之感焉。耳目运动之余。不能无声色之引焉。此气质之偏。虽天君亦不能禁之。而要所以调其和而反其正者。仍必有道焉。不可以不讲也。今守令部司之选。既不能不循资而进。按格而升。则贤不肖之杂焉者。此未易遽清其源者矣。然守令之贤不肖。既一委之督抚之举劾。则亦不患其杂者。一守令之贤者举。而守令之贤者知劝。则贤者益贤。一守令不肖者劾。而守令之不肖者知惧。则不肖者。亦化而贤。斯亦由脏腑以调血之道也。若夫部司之循资而迁补者。卿尹之举劾。与督抚同。其或由于最荐。或由于保举。亦一人贤而举者若与有荣。一人不肖而若与有辱。则知劝知惧。莫不皆然。此亦由志气以率耳目之道也。故为人君者。不患守令部司之不贤。而在难于督抚卿尹之皆正。今有人焉。脏腑受病而不知。志气昏惰而不检。由是血脉日益乖。耳目日益纵。而饮之药者。顾乃舍其本而治其标。惟血脉之是导。谪其过者。亦且指其外而遗其内。惟耳目之是求。抑亦谬且惑矣。由此言之。知人者。尤御吏之大原。握知人之哲。以慎择督抚卿尹其人而任之。是则养身者息志宁神以安百体之道也欤。

大法小廉论

赵吉士

夫立乎朝廷之上。为天子立纲纪。董百官。均四海。外则为牧伯屏翰以倡其下者。为大臣。其下庶司百执事。以逮郡县之吏。趋走而承事者。为小臣。无大臣。则事权无所归。无小臣。则无以承流而逮下。是故大小相维。内外相辅。以佐天子。以养万民。诚并重也。窃尝论之。古之时为大臣难。为小臣易。洎乎后世则为大臣易。而为小臣难。何以明其然也。古之时。天地初建。人物未宁。大利大害之事。与时而创见。而又有弼教明刑变礼易乐之政随其后。故其时为大臣者。非有神圣之材。如禹皋伊旦。则无以胜其任而底其功。而至于府

史胥徒乡遂吏之属。不过奉行成事而已。故其时大臣难而小臣易。后世固无事矣。坐论者主于承奉诏旨。而六官之长。又皆有成法可遵。不劳施为。坐以无事。其在外之大吏。又皆听于六官。非六官之所欲行。则终不能以有所主。故体即崇贵。亦皆以从容坐镇为优。其无可如何者。特吏耳。簿书之曠。期会之繁。考成文纲之密。既已纷扰弗堪。而事之难为者。其长必下于所司。所司以行于外大吏。外大吏又层累而下之。以至于郡县。至郡县而更无可下矣。而又有诛求之不测。毁誉之无凭。瞻顾旁皇。救过不暇。其波及斯民者。吏之余也。一不当而身与名即败。故曰后世之大臣易而小臣难。然则将以吏事责三公乎。将使庶司皆出入讽议。郡县尽假便宜乎。是又不然。天下既平之日。不患不能变法。而患乎更法而滋弊。不患乎奉法之无才。而患乎有才而不廉。昔曹参守法。民有画一清静之歌。其时贵廉洁。贱贪污。贾人赃吏俱不得推择。汉治之隆。由兹而始。诚使为大臣者不以虚文矫饰为能。加以澹泊无欲。正己率属。苞苴必绝。举错必公。则守一法即杜一弊。而庶司百执事以逮郡县之吏。贪者知警。而廉者亦不必有善事上官之虑。神明自暇。手足自宽。皆将毕智竭力以尽其职而报 国家矣。又安见大臣之必难而小臣之不易易哉。记曰。大臣法而小臣廉。国之肥也。斯言其至矣夫。

吏议

卢锡晋

民者君之所以立国也。孟子曰。得乎邱民为天子。书曰。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凡君所以宵衣旰食。不自暇逸者。皆为此邦本也。是故圣王重民。然民之散处于天下者。一人不能独理也。则为之设官分职。以任其事。内而宰相部寺台垣百司。外而督抚藩臬监司太守。而后及于州县之有司。夫官至有司亦卑矣。然位尊者与民不亲。其朝夕抚摩吾民如家人父子。近处于一室者。反不若州县吏。是故圣王重吏。吏得其职。则民安。不得其职。则民不安。自督抚而下。丝联绳贯。递相觉察。遇吏有贪酷不法者。既已特疏参处。而又以八法惩戒于大计之年。宜皆奉职惟谨。乃其惠爱之及于下者何少也。此无他。责之太烦。役之太贱。处之太褒。澄之太清。凡吏职之所欲尽而不得者。皆坐此四者之故。古者任人择其能。量其才。而后使之。善理刑者不闻其兼明农。善礼乐者不闻其兼治兵。盖皋益夔稷。皆大圣人也。犹且终身一官而不迁。况如今日之士者哉。且士治一经。则乡考者录之以举于礼部。而试于 大廷。夫岂不欲六经之兼通。以为人各有能不能。不可强责焉。及至出宰一邑。则百务萃之。彼诚竭力于钱谷刑名教养抚字。亦可谓能矣。若夫盗贼截。或来自数百里之外。而适发于其地。吏不能必其无也。不幸而一有之。虽其治至于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亦无救于参罚降革矣。无乃取之者恕。而用之者刻邪。愚谓宜专其事于防

汛之武弁。则彼不得有所推诿。而于游巡以虚糜县官之金钱。其有警而有司不通报上官者罪之。如此则吏不敢迁就隐匿以顾情面。而防守者不得不尽力擒获以求无过。彼盗贼闻之亦将不犯其所难。今以此分其罪于吏。而防守者反得以有名无实之兵。为影射之弊。博弈饮酒。以坐待文吏之捕缉。为吏者方役役于风影之不可知。尚何暇于民之疾苦。即云盘根错节。以别利器。然人之才力。岂能尽如虞诩。故曰责之太烦以分其心者此也。曩时邮驿之政尝以驿丞领之。彼单司一事则力专而勤。又出身于三考。凡刍牧之事。往来接送之劳攘。固非其所难也。今惟大镇荒堡。仅存其官。其余皆归并于州县。僻邑犹可支持。若一当冲繁孔道。则皇华往返。日无宁晷。而索诈怒詈。使人忿恨于心而无可奈何。虽功令有直申兵部之例。然谁敢冒险以获罪于钦差之贵臣。与亲临之上官哉。士惟有气节。而后可用。而赏之而知所劝。罚之而知所惩者。气为之也。以驿务程其优劣。既已困顿而揉靡之。而又贻以赔累应付之苦。欲其不扣刻刍牧而横敛于民。以救其急。其势固有所不能也。故曰役之太贱以沮其气者此也。

国家欲程士以清谨之节。必先养其羞恶之良。士方为诸生时。上所以养之甚有礼也。择其学行兼优者。廩而饬焉。间有不肖。则使学官教之。教而不从。然后夏楚随之。为有司者不得擅行其笞辱。有大官行县。则拱立路侧。一揖而退。其培植廉耻。如此之厚。夫是以士之贤者。莫不高自期许。不屑为一切卑污之行。及至出身作吏。则人莫不戒曰。官不同于士也。士如处女。官如新妇然。愚以为新妇之敬其舅姑。是理所当然也。彼舅姑岂欲以不堪者丧其耻哉。夫设大官以辖其属。不过欲察贤否。公荐劾。使不敢肆然于民上而已。亦岂尝令彼奴视之。道路邮亭。众目观望之地。直听其朝服膝行。踞不为让。甚至大官之仆隶。亦厉声斥骂之。呜呼。亦褻甚矣。为吏者始犹怒于心。久则相与安之。又久则相与赂之。夫如是而向之耻心既已丧失无余。于是并其所不屑为者。或不幸而为之。尚欲求其廉。不可得也。且奴颜婢膝之人。何以居民上哉。此所谓处之太褻以变其守者也。

书曰。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汉宣帝曰。小吏勤事而俸薄。欲其无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以上俸什五。宋内外官吏普给职田。凡此者。以为吾先使之俛仰无忧。然后责以为善而罚其不善。故人之从之也易。今 朝廷之于吏。非无俸也。其于各役。非无工银也。计一县所费。岁不下五六百两。不可谓不厚。然相传为大吏者。因其库有缺额。故累年檄令捐补。有自除授至升黜。未得蒙升斗者。 朝廷岂意其如此哉。夫吏即贤。亦岂能不谋其生。或贤者犹能不至于大贪耳。然百不得其一二也。且非但无禄而已。其陋弊相沿。至较其所治之大小。分定数目。以献于一岁之节辰者五。谓之曰规礼。大数之外。以小数与其亲幸之仆人。谓之曰门包。小数之外

。又与其传禀之蠹役。谓之曰茶仪。自太守以上皆取之州县。以转相馈送。至于州县之官。复有何项可取。若是而尚能毫发不累其民。愚以为非陶朱猗顿之富。其势不能也。今吏取于民而上司虽知而不能禁者一。役取于民而吏虽知而不能禁者百。其一者条银之火耗是也。上下习闻。不以为怪。于是乎加一者为良吏。甚者明加其一。而阴索其二三不等。不然者。馈送之资。何所出也。是故阳禁而阴容之。能以所得之半赂上官。则横行而不败矣。若夫役之取于民。而以百计者。约略之词也。其实不可测算。彼其人大抵多无赖之徒。役之而不养之。则必至以法为弊藪。不养而又欲严治之。则有逃焉已耳。夫吏畏其尽逃。是以至于不能禁。然则民安得不穷。此所谓澄之太清以甚其贪者也。今夫富人之养婴儿也。既已托于乳媪。则必洁其衣。丰其食。使专志于调携保抱。又宠异之。不与仆妾等。而后可望其爱吾之所托。若命以井臼烹宰。而贱恶冻馁之。乃欲其爱婴儿。若母子之相依。此大惑也。是故天下之安危系乎民。民之休戚系乎吏。故曰亲民之官。莫如县令。知所以重之。则能尽其职。而循良之效可睹。夫如是而吏有害民者。虽诛之而无怨矣。

正体论

卢锡晋

三代以前。分天下之民于公侯伯子男。故诸侯者为天子治民者也。大夫于诸侯。士则于大夫。是以亲民者天下之重任也。故尊之。凡以见治乱之所由分。必先于民。而其体不可以不正也。及至后世。仅存五等之名。以待战功。食邑不治事。而以民之安危。责于州县之吏。是吏所任。乃古诸侯事也。为上者恐其不能治吾民也。于是立之大吏。以廉其贤不贤而纠举之。号虽大夫。其尊比于诸侯。而亲民者。位不过中士大夫之间。大吏以其分之卑也。往往倨侮于其上。暴慢恣睢。不能体 朝廷察吏安民之意。有事行县。吏朝服待境上。望尘长跪。而大吏不少假以辞色礼貌。甚至仆隶贱人。皆得肆其叱辱。以饱其欲。部民观之。皆有轻吏之心。吏即有读书怀古。求尚其志于夙昔者。挫辱既久。亦皆愧沮消磨。不足以自振。甚非所以养士气而厉廉耻也。夫迎送上官。与朝服请谒。功令所禁。亦大吏之所饬行也。吏因其折辱之既久。则有犯令尝试以为容悦者。大吏心喜其尊己。不肯明正其非。以言奉法而行乖焉。故凡体统之大坏者。皆非其定制为之。由于大吏之不能奉行焉耳。古之为士者。始见国君必答拜之。曲礼曰。君子于士不答拜也。此言其朝见之常礼也。然非其臣则答拜矣。大夫于其士。虽贱必答拜矣。故又曰。凡非吊丧。非见国君。无不答拜者。夫大夫不敢直受士拜。何也。解之者以为忧其嫌于国君也。今吏职虽卑。其实与大吏同为天子之命吏。故吏尊大吏。拱揖受约束可也。狼藉无状。听其参处可也。度 朝廷设官而令其大小相属不过如是而止。乃今处以不堪。使澳涩无

耻于众目观瞻之地。使其气已委靡。而尚欲知所自重。以特立独行。而成其素志焉。亦已难矣。且独不惧其嫌于君哉。陶元亮不为五斗折腰。弃官而去彭泽。彼所谓折腰者。仅如今之长揖。未至稽首通逵。若彼其甚也。然今无挂冠之例。虽有志者。亦不过因仍苟且。以幸其无过而得迁。其不肖者。必且蒙面贸行。无所不至。然则遇尧舜之君。而天下犹有不安之民者。吏体不正故也。体褻则人之自待者轻。自轻则襟怀卑陋。卑陋则任事不勇而持守不坚。任事不勇持守不坚则民不被其泽。为大吏者诚当念其责任之重且大。而为之力正其体也。呜呼。以大将军之庭。而有不拜之汲黯。此岂独汲黯之美而已乎。

守令

阎若璩

今天下守令之苦。何其甚也。苟不知犹当有以察之。而况其彰彰者乎。夫以朝廷日夜所拊循之民。而寄之于守令。铨部多方所简拔之才。而后任之为守令。而乃使之居于民上。皇皇然但知避罪。而不肯立功。但知奉上。而不肯恤下。一有恤下立功之心。而遂不终日而使去。于是守令之苦已极。而待治于守令者之苦。益复可知。如是而犹以为天下已安已治者。吾未之信也。今言守令者。必曰禄薄不足以养廉。权轻不足以行志。迁速不足以成功。吾即问之。必如汉光武之增秩。宋艺祖之益俸。而后吏无内顾之忧。以乐就吾职。此可得之事乎。必如汉制。令之上止二千石。二千石之上止刺史。一切以便宜从事。无复得而侵挠之者。此可得之事乎。又必如汉之居官者长子孙。少亦不下十余年。即有报政于天子。而赐之玺书。以复其任焉。此可得之事乎。不可得而守令之苦如故。即可得而守令之苦犹如故也。何也。守令之苦在考成。而考成之苦在催科。昔之设官也以抚字。而催科次之。今之课吏也以催科。而抚字不问焉。夫府曰知府。县曰知县。谓其于一府之事。与一县之事。无所不当知也。今则谓之知一府之钱谷而已矣。知一县之钱谷而[己](已)矣。有为守而敢县不得催科如赵者乎。有为令而敢诣府请宽限如卢坦者乎。但见其戴星而出。秉烛而咨者。为钱谷也。文簿钩校于其前。鞭捶纷飞于其下者。为钱谷也。夫现任之钱谷无论已。而并前官之所逋。与前官之前之所逋。而并萃于一人。是以一人而兼数人之责也。抑今岁之钱谷无论已。而并累年之所欠。与来年之所预借。而并征于一时。是以一时而兼数年之事也。此即若救火扬沸。如古之严酷者之所为。吾犹恐不足胜其任而愉快。而况犹是一手一足之守令乎。愚闻革弊者必追者弊之所由始。立法者必思其法之所由变，尝上下数十年间。而知弊之始与法之变。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明之季世也。当崇祯之四年冬。考天下有司。先核在任之税粮。于是不问抚字。专于催科。而法制一变。而明亦遂不可为矣。我国家定鼎以来。以财用为急。沿其法而未改。曰。是明之固然者也。而不知其

流弊已二十余年矣。尝观汉宣帝号称综核名实。人莫敢欺。独于伪增户口之王成。下诏褒之。自是俗吏。争为虚名以应上。而传至章帝。已百余年。犹厌苦俗吏缘饰外貌也。夫一事之善。不旋踵而或变。而一事之害。遂至蔓延于无穷。则人主之举动如此者。盖不可不慎也。我皇上诚能鉴明之所以失。而即知明之所以得。厘明未之陋规。而即复明初之善制。则不过一反掌之间。而吏治民生。已蒸蒸然起矣。议者必以国用为言。夫十八年前之钱谷。不为少矣。我皇上以轸念民瘼。遂尽蠲而去之。国用亦未尝不足。独奈何踵明末之陋规。而遂莫知变计也哉。果能变计矣。然后精选铨曹以清守令之始。慎择督抚以厉守令之终。由是而大法小廉。共修职业。吏治不远追乎两汉之盛者。未之有也。善乎朱子知潭州上封事曰。安民系守令贤否。而本源则在朝廷。故愚以为今日之事亦在朝廷而已矣。

为政

唐甄

达良辅抚山西。武乡知县见。良辅曰。武乡之民如何。对曰。有生色矣。良辅曰。尔欺我哉。吾使人观于武乡。有女子而无者矣。女子而无。武乡之民。其何以堪矣。平阳知府见。良辅曰。平阳之为县者孰贤孰不肖。知府举数人以对。良辅怒曰。百姓之所谓贤者。尔之所谓不肖者也。百姓之所谓不肖者。尔之所谓贤者也。尔不可以为三十四城之长。劾而去之。当是之时。财贿不行。私馈虽不绝于府。无有以匹帛方物入二司之门者。良辅之所食。日不过肉三斤蔬一筐。观其让武乡之言。可不谓仁乎。观其察远县之贤不肖。而不任耳目于知府。可不谓明乎。己不受财贿。吏亦不敢受。可不谓清乎。清且明。明且仁。宜山西之大治矣。而卒不见山西之小治者何也。不知为政故也。请假其事以明为政之道。武乡知县见良辅云然。且曰。吾与子约三年之内。必使子之民人有数。武乡知县。必曰愿受教。良辅则曰。武乡之士虽瘠。亦必生也。武乡之民虽贫。亦有力也。以人之力。尽士之生。谁谢不能。子归而行。四境之内。棉桑树牧省宜时作。尺土不弃于山。寸壤不弃于谷。勿以文示。身往劝之。必期就子之功。于是月观其举。岁察其利。上计之日。舍是不以行进退焉。平阳知府当逐。易知府见。以教武乡者教之。督诸县棉桑树牧。举而不废与同功。堕而不举与同罪。是县一其赏一其罚。而府三十四其赏三十四其罚也。敢不尽心。山西之地。五府百州县。方数十里。不病其广也。县察其乡。旬一之。府察其县。月一之。巡抚肆察。时一之。举数千里之内。转相贯属。视听指使如在一室。奚啻山西哉。宰制四海有余矣。此为政之大略也。唐子曰。近代之政。亦尧舜之政也。曰三载考绩。曷尝不考绩乎。曰敷奏以言亦求言也。曰明试以功。亦论功也。以治天下而卒莫能治者。其故何也。昔者尧之命舜曰。天之历

数在尔躬。毋俾四海困穷。舜承斯命以摄位。朝诸侯。命众职。明天时。修庶政。兴礼乐。除凶慝。咸底于绩。尧知其能救困穷之民也。乃授之以天下。其举事任职虽多。不过使民不困穷而已。困穷之民。祖不得有其孙。父不得有其子。死丧不葬。祭食无烹。兄弟仇。夫妻离散。当是之时。民何以为民。君何以为君。是知尧舜之道非异。尽于命舜之言矣。昔者唐子为长子知县。将见都御史达良辅。赋役传刍备诵之以待难也。都御史不问。而问武乡知县。其问武乡知县之言。善言也。惜哉未知为政也。唐子曰。古之贤君。举贤以图治。论功以举贤。养民以论功。足食以养民。虽官有百职。职有百务。要归于养民。上非是不以行赏。下非是不以效治。后世则不然。举良吏而拔之高位。既显荣而去矣。观其境肉冻饿僵死犹昔也。豕食丐衣犹昔也。田野荒莽犹昔也。庐舍倾圯犹昔也。彼显荣之举奚为乎。为其廉乎。廉而不能养民。其去贪吏几何。为其才乎。才而不能养民。其去酷吏几何。爱赤子者必为之择乳母。勤谨不懈。得主母之欢心。可谓良乳母矣。然而无乳以饿其子。是可谓之良乳母乎。廉才之吏而不能救民之饥饿。犹乳母而无乳者也。是可谓之良吏乎。廉者必使民俭以丰财。才者必使民勤以厚利。举廉举才。必以丰财厚利为征。若廉止于洁身。才止于决事。显名厚实归于己。幽忧隐痛伏于民。在尧舜之世。议功论罪。当受殃民之诛者也。安得罔上而受赏哉。 朝廷行政。臣从政。未有行左而从古者。上不以富民为功。而欲吏以富民为务。岂可得乎。为治不以富民为功。而欲幸致太平。是适燕而马首南指者也。虽有皋陶稷契之才。去治愈远矣。唐子尝语人曰。天下之官。皆弃民之官。天下之事。皆弃民之事。是举天下之父兄子弟。尽推之于沟壑也。欲治得乎。天下之官。皆养民之官。天下之事。皆养民之事。是竭君臣之耳目心思。而并注之于匹夫匹妇也。欲不治得乎。诚能以是为政。三年必效。五年必治。十年必富。风俗必厚。讼狱必空。灾祲必消。麟凤必至。或曰。子文士也。文其言焉而已。唐子曰。吾之言如食必饱。如衣必暖。用吾之言三年不效。五年不治。十年不富。风俗不厚。讼狱不空。灾祲不消。麟凤不至。则是仁民之政无用于天下矣。何子之不达也。

曹参论

杨绳武

西汉贤相首数萧曹。曹参相业无所表见。惟当去齐时。传称其属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无扰也。其事至庸近琐屑。而以为治道无大于此。疑其言之过。然吾观汉初论治。大率以清静不扰者为尚。故文景断狱。岁不过数十。此即无扰狱市之意。而后之论者。以为与成康比烈。则参之为治可知已。孝武之世。此意寔失。用张禹减宣杜周王温舒诸人。以惨急刻深为九卿。行见知腹诽法。而狱始扰矣。用东郭咸阳桑宏羊孔仅为大农丞。莞盐铁船算立均输平准法。而

市始扰矣。用杨可纵告缙令籍民钱财物以亿万计。田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无不破。而狱与市互扰矣。当是时法令如牛毛。言利事析秋毫。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论者谓汉治之衰。实由于此。至是而后。叹曹参无扰狱市之言。治果无有大于此也。传又称参为汉相。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鞫若画一。曹参继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壹。夫萧何佐高帝定天下。奔走戎马之间。日不暇给。其所定律令。非若周公官礼。为万世不可易之制作也。而参守之勿失。其效犹如此。大抵国家成法。当祖宗创建之初。其节目必疏阔。而无苛细刻薄之条。其课效必从容。而无督责旦夕之事。后世英锐之主。喜事之臣。奋其私智。菲薄前人。以祖宗为不足法。思欲更而张之。而其弊乃百出而不可救。宋熙宁中王安石用新法。为青苗均田雇役数事。附会周礼。其名甚美。而其实不便于民。当时与安石忤者。悉目为阻挠而斥逐之。于是自太祖太宗以来。六七世相承之良法美意。荡然无存。而百余年休养生息之天下。靡然骚动。不一再传遂貽靖康之祸。由此观之。变祖宗之成法者。其弊不极于败家亡国不止也。乌虜。可不惧哉。夫观于安石之变法为宋之所以亡。则知曹参之守法为汉之所以兴。较然矣。世之愿治者。诚举曹参治齐治汉之遗意而推行之。毋以迂疏疲弩而不足为。则几矣。

论人材疏雍正四年

鄂尔泰

窃惟 国家政治。只有理财一大事。田赋兵车刑名教化。均待理于此。财不得理。则诸事不振。故孔子不讳言财。曰有大道。本诸絜矩。而财非人不理。人非用不得理。故为政在人。人存政举。归诸修身。是用人一事。自大吏以至于一命。皆有其责。而一身之分量等级。庶政之兴废优劣。胥视乎此。未可不勤勤加意者也。独是政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用违其材。虽能者亦难以自效。虽贤者亦或致误公。用当其可。即中人亦可以有为。即小人亦每能济事。因材因地因事因时。必官无弃人。斯政无废事。臣昨岁赴都。侍五日。亲聆 天语。以用人为要。以得人为难。推诚布公。虚衷实践。行如日月。天下皆见。小试之则小效。大试之则大效者也。臣跪诵之下。心目洞豁。浮气顿除。深绎熟思。欢忻累日。伏念 国家设官分职。凡以为民耳。但能利民。则宽严水火。皆所以为仁。而劳怨非所恤。如不能利民。则刑名教化。皆足以为病。而廉惠非所居。谬拘臆见。薄务虚名。不以民事为事。不以民心为心。固未有能奏效者。恐廉吏与贪吏罪相等。好事较误事害更大。见小不成。欲速不达。莫之或出此矣。臣仰体 鸿兹。凜遵 宝训。镂心刻骨。敢一饭之偶忘。宣化承流。期三年而报可。但所有是非可否。俱未敢自信。惟有实据所知。不敢略有隐讳。陈请 圣鉴。以申愚悃已耳。除已经奏 闻。及未经亲见人

员。不敢冒昧开注外。谨将滇黔大小文武。另开一折。各详注名下。恭呈御览。伏乞 训示。

论用人疏雍正四年

鄂尔泰

窃臣敬陈所知一折。荷蒙 朱批。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览汝所论之文武大吏。以至于微弁。就朕所知者。甚合朕意。但朕不过就目前之所见。断不能保其后也。钦此。臣身受 殊知。不忍自弃。虽为 国家得人之义。未敢忘公。而虚明觉照之诚。实难斯信。捧诵 天语。内顾惊惭。臣独何心。敢不益自奋励。凛体终身。至于明试以功。临事经验。信其已往。观其将来。杜窥伺欺饰之源。别庸碌才情之用。敬绎 宝训。目朗心开。此固经权之极则。政事之要枢。觉因材器使之论。犹属后起未为先觉也。恭惟我 皇上至诚至明。无偏无倚。如日在天中。魑魅魍魉。无所逃遁。而寸木小草。均被栽培。若或自避阳和。何由曲施化育。人皆自取。 天本无心。大小臣工。知审所自处矣。臣念可信不可信。原俱在人。而能用不能用。则实由己。忠厚老成而略无材具者。可信而不可用。聪明才智而动出范围者。可用而不可信。 朝廷设官分职。原以济事。非为众人藏身地。但能济事。俱属可用。虽小人亦当惜之教之。但不能济事。俱属无用。即善人亦当移之置之。臣尝对属僚言。贪官之弊易除。清官之弊难除。实缘贪官坏事。人皆怨恨。乐于改正。清官误事。人犹信重。碍即更张也。但有守有才者实难多得。而有才无守之人。驾御稍疏即不用于正。惟能动其良心。制其邪心。使彼熟知利害。渐爱身名。然后可以济事。臣自揣不逮。然不敢不勉。至臣屡奉 恩纶。比儼逾分。一言一字。熟会深思。敬念我 慈父午夜披览时。心驰神依。无以自解。臣复何言。惟益努力勉之而已。

拟请重亲民之官疏乾隆十九年 朝考

纪昀

臣宗道言。臣闻圣人在上。其智可以周天下之务。其心可以通天下之情。而其势不能天下之人。家至户晓以为治。相去者远不相及也。古帝王知其然。故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用以寅亮天工。宣布德意。虽封建郡县。其制屡殊。而臂指相维。事同一致。故生民之命。尝系于亲民之官。而居是官者。其人乃不可以不择。臣伏见五季纷争。民生雕敝。休养生息。莫之或遑。我祖宗诞受天命。混一九州岛。厚泽深仁。今已三世。陛下即位以后。宵衣旰食。百废俱兴。升中告成。于昭万。虽唐虞三代。无以加兹也。而独于亲民之官。若未加意。岂以其卑而忽之耶。夫寸辖制轮。尺枢转关。权之所在。不限大小。封疆大吏。所任不为不重。然衔天子之命。赫然建节钺以临之。百姓视之。仅

下天子一等耳。其势愈重。其体愈尊。而于民间休戚之故。愈阔绝而难通。故古之循吏下僚多而大臣少。势使然也。知州通判。其位卑。易控愬也。其势近。易察核也。其所治狭。易周览也。其见民数。易相习也。其资望轻。虽履间阎问琐屑而不以为褻也。上达下情。下宣上德。是亦天下之辖与枢矣。陛下轻之。毋乃未深计耶。且夫吏治易弛而难张。官方易淆而难澄。一不经心。其弊百出。方今清公守法约己爱人者。守令之中。岂曰无人。然南山之竹。不揉自直。器车之材。不规自圆。此千百之一二耳。其横者毛鹯搏噬。其贪者溪壑不盈。其譎者巧诈售欺。其懦者昏愦败事。而贵族权门。依势作威者。又错出于其中。一二良吏恐不能补千百人之不及。况此一二人者。无所激劝。亦将随而波靡哉。良由视之太轻。核之不力。势遂至此也。陛下兢兢业业。日有万几。诚不能于铨除之时。一一亲见。然臣窃观周礼之法。论辨官材。掌之大司马。八柄诏王。掌之大冢宰。源流得失。责在大臣。请慎简宰执。责以以人事君之道。委以进贤退不肖之任。于遣任之时。以言语观其才能。以容仪观其德器。虽未必周知心术。而拔十得五。亦足风厉天下。磨砺渐久。庶乎澄清。至于县令以下。虽不当细事烦大臣。亦宜以台谏等官。裁其去取。慎之于始。与治其败露之时。所得所失。相去万里。陛下傥意焉。天下幸甚。

条陈用人三法子

李绂

奏为请停拣选分发之例。宽公罪处分之条。专百官职司之守。以收人材之实用事。窃惟为政在人。取人以身。我皇上嗣统以来。躬行三年之丧。以立百行之原。朝干夕惕。孜孜图治。举用耆旧。废黜佞壬。取人以身。皇建有极。用人之大本立矣。用人之大纲举矣。顾封疆大吏。犹有一二积习未去。足以为害于用人之法者。臣敢冒昧陈之。大行皇帝励精图治。辟门吁俊。正途杂途。以至监生生员。无不搜罗。务期野无遗贤。以图天下之治。而督抚诸臣。未知圣主爱惜人材之盛心。私意揣摩。迎合纷纷。疏请拣选人员分发其地。以备任使。而候选之员。亦藉拣选。侥幸躁进。在科甲则后科可以压前科。在捐纳则后班可以压前班。广奔竞之门。乱铨选之序。及至其地。缺少人多。有候至四五年不得官者。多至羁栖失所。甚无谓也。且人之材质。中人为多。大约听上司为转移而已。其上司贪而己独廉。上司惰而己独勤者。百不得一也。其上司廉而己独贪。上司勤而己独惰者。亦百不得一焉。而九卿之验看。又不过取办于俄顷。宣陈履历。观其衣冠应对考验。夫以衣冠整齐为贤。是谓公西赤贤于曾参也。其后至于租赁衣冠以应拣选。则衣冠亦不足信矣。以应对敏给为贤。是谓啻夫贤于张释之也。其后至于演习履历以应拣选。则应对亦不足信矣。且虞廷之治。临下以简。而拣选分发。变简

为烦。臣任吏部时。月选州县多者五六十人。少亦二三十人。不过月具一疏。而月选之事已毕。至于拣选分发。则一疏变为百疏。每官一员。初至委署试用者有疏。期满实授有疏。繁简冲僻。试用不宜。故为改调以示察吏之勤。又有疏。候补者多。严加澄汰。或改教职。或送回吏部。又有疏。每官用三四疏。举从前一月所选数十人一疏可毕者。今百疏犹不止也。君天下者一日万几。心余于事则可以智周万物。心为事役则丛脞之弊必生。推此一事以例庶政。变少为多。则事为烦。焦劳弥甚。

圣祖皇帝六十余年。从未拣选分发。天下未尝不治。此分发人员之法。断宜停止。以省章奏。以息奔竞。而其它庶政烦荷琐屑者。亦推此意稍为减省。庶几九重之上。政简心清。静观其大。而生无不在宥矣。且督抚所以必请拣选分发者。残忍严刻。妄参属吏。悬缺多而人员不足用也。我

大行皇帝明于庶物。察于人伦。慎宪省成。率作兴事。圣人大智。因物付物。行所无事。而督抚之凶愚者。妄意揣摩。以严刻为公。日以参官为事。州县之吏。或一岁半岁而被参。或数月而即逐。或一疏而参十数员。或一疏而参数十员。求其实情。并多枉抑。朝更夕改。人地不习。官无固志。苟且旦暮。至于吏胥。视官若居传舍。即有设施。玩不奉行。其弊若此。岂封疆大臣察吏之法哉。

大行皇帝尝召江抚臣布兰泰。责其残刻。乃有仰体要严之对。

大行皇帝降旨。谓朕闻此言。不觉为之战栗。汗流浹背。朕止令臣下秉公。何尝有要严之意。即命接任抚臣。查其所参属员。逐一申理。

圣心大公。昭如日月。而督抚诸臣。以多参属吏为秉公者。相习成风。至今未已。夫黜陟幽明。治官之典。官苟有罪。安得不参。惟当辨其过故。察其公私。凡贪赃枉法。实有受贿劣迹者。罪虽小而必不可留。凡因公诖误。或迫于不得已。或陷于不及知者。罪虽大而不可辄去。故曰宥过无大。刑故无小。六计弊吏。以廉为主。故贪赃之吏。刻不可容。人非圣人。不能无过。故宽其处分。乃可有为。宋臣范仲淹谓当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诚以畏避公罪。则无敢任事者。孔子谓观过可以知仁。其论政也。以赦小过与举贤才并称。非赦小过不能举贤才也。今诚酌定处分之法。凡因公诖误。降级革职。俱许留任。三年无过。准其开复。则居官者勇于任事。而可以收久任之效矣。夫官惟久任。然后事无不习。吏不能欺。初任则敏者亦难周知。久任则拙者亦能自勉。近奉

上谕亦既久任。以虞廷之人守一官。汉世之吏諄諄长子孙。为良法矣。但非立定章程。则秉铨选之职者。不知何以久任。臣愚以为在京之官。宜令久司一职。在外之官。宜令久任一地。京官任事。莫要于六部。凡主事员外郎中。并由本司升转。升至郎中。果才守兼优。亦加以京堂衔俸。俾令久管本司。他若六科七道。亦由本科本道升转。则人习所事。吏不能欺。而部院之务可得而理矣。至于外官亲民者。莫过府厅州县。贪酷者

罪之。庸懦者罢之。才品卓异者特拔之。其余中材。并以九年为考满。州县应升。即升本府佐贰。府佐贰应升。即升本府知府。知府应升。即升本道。虽在中材。久于其地。则察于民情。明于土俗。而循良之治亦可冀矣。若谓地有肥瘠。缺有美恶。则外官既已均与养廉之资。京官如现在户部六科。均其饭食之费。则人无所拣择。久于其职。亦其所乐居矣。夫治天下之道。知人安民。二者而已。而知人尤先于安民。故曰。圣人养贤以及万民。贤不可多得。而中材皆可器使。今诚循资格以待中材。赦小过以求后效。专官司以尽职守。则天下多可用之才。天下皆可守之法。即天下无不安之民矣。

省科条以培治本疏康熙九年

御史徐越

臣窃惟风俗人心。实系治平天下之本。有司督抚。则关维持教化之源。恭绎传到礼部 上谕。首及人心风俗。中列致治美政十六条。后以作何训迪劝导。责成各官举行。倘获中外只遵。翕然丕变。即尧舜成康之隆理。不过此也。臣思州县为亲民之官。督抚为率属之长。欲其教化施行。岂可徒恃乎法令。我皇上培养天下百姓。必先将治有司督抚之法令。宽平省约。使得释其顾虑。宽其拘挛。然后能养其精神。发其材智。尽其实心。以从事于教化之途也。譬如一家之中。父母未有不爱其弟子者。若父母终日多忧多惧。自顾不暇。安能周恤子弟之疾苦。故有司之以贪虐害民者。可以法绳之。而遁法之吏。其烦苦吾民者。则实无可如之何也。何以言之。自考成之法严。而爱百姓之心。自不胜其爱功名之心。而一味催比敲扑。户无宁宇矣。自缉逃之法严。则凡有迹涉可疑。及挟仇诬首。扳连无辜者。尽被搜究矣。自讳盗之法严。而被窃之家。即受失主之累。自缉盗之法严。而捕盗之役。竟成诬良之习矣。诸凡此类。皆由法令太严。遂不惜苛扰地方。以图免过。总之上惟以法令绳有司。而欲有司以教化兴起百姓。此必不得之数也。至于总督巡抚。为 朝廷封疆大臣。正己率属。察吏安民。是其职掌。乃水旱盗贼。何以销弥。士农工商。何以绥辑。未见有所责成。而终日搜求者。不过此文移之琐屑。日月之迟速。如钱粮则藩司主之。督抚止能稽其侵那加派之弊。至于册籍错误。解色低潮。安能一一经手磨验。而参罚并及之。则何也。刑名则臬司主之。督抚止能察其徇枉贿赂之弊。至于限期违误。律例疑似。一经该部驳改。而参罚又及之。则何也。在处督抚者。详于苛细而略于重大。而为督抚者。则又将任重责大之精神材智。尽耗竭于苛细之中。终日头绪纷纭。料理部件之指摘而不暇给。何暇讲求民间利害之源流。审察官吏才品之优劣。以仰副我 皇上教化百姓之盛心也哉。臣请 部议。课有司则以爱养百姓。使邑中无荒残流离者为上考。其余科条从轻省。俾其游刃有余。多方以行其教化。臣未闻教化大行之邑。而赋税犹

烦追呼。奸宄尚难清肃者也。察督抚则以绥靖地方。使水旱不侵。盗贼渐息。官吏澄清。兵民和乐者为称职。其余参罚。各归有司。俾其神闲气定。先端教化之型。徐收教化之效。臣未闻能使属员各奉教化。而犹有丛脞以累上司之参处者也。此即仰体我皇上以教化为先。不专务法令之意。实先试于有司督抚。于以坐致雍熙。克臻上理。所谓正百官以正万民者。此之谓欤。

请省簿书以课农桑疏乾隆十一年

礼部尚书王安国

臣于本月蒙圣恩召对。一时冒昧陈奏。以中外簿书太繁。州县官疲于查造登答。无暇课及农桑。胥吏倚法作奸。滋弊转甚。但议及省繁就简。又恐人心即于懈弛。仰祈皇上教谕部院及督抚大臣。心体察。随事减省。面奉德音。以教谕未必人人悉。或致误会。令臣告诸军机房大学士。酌量可行之道。并令臣缮折具奏。臣随至军机房向大学士讷亲张廷玉。敬述圣旨。退而思之。臣前奏簿书太繁者乃用法之流弊。非立法之本意也。夫立法之本意。所以课功核实而防奸伪也。但用之不善。则本以课功。或因琐细而转致羁迟。本以核实。或不胜烦数而应以具文。本以防奸。乃本病未去而他病丛生。其事不外乎钱谷刑名。其弊莫甚于文书驳核。其源始于内部曹司。其流极乎藩臬州县。甚至州县书役。藩臬掾吏。声气相通。而本官反仰其鼻息。不得已因而用之。以求上下之无阻。欲其决吏胥壅蔽。知小民疾苦。何可得哉。臣愚以为不加分晰而议减省。诚恐不知者妄测圣意。务为省事。而因以即于懈弛。若指明弊端。剔而去之。使弊去而法行。不惟与苟安玩愒之风不相涉。且于圣明励精图治之意。实可仰体万一焉。谨以臣所深知者。胪列具奏。如报销钱粮。存与动支。数目不符。向经户部驳查。多有逐案登答。以某事案内先准销若干者。伏思在外动支。无不题咨有案。或以案牒浩繁。户部一时无暇遍查。似可行令督抚。于奏销时。备细声明。户部查对相符。即可准销。至数目之讹舛。或在数两数十两以上。自当照例驳查。若止毫厘以上。数星以下。此不过写算之偶错。似可核明更正。行令于下次奏销时声明。又报销工程。如所开价值。全数含混。浮冒过多。工部自当照例驳查。若一册之内。止一二条不清。似可摘出行令登答。而其余准其开销。不必笼统驳飭。发回全册另造。如所浮开者。畸零无几。似可竟将核减之数行明。而其余准其开销。如此则驳结登答之无益者可省矣。然此犹其易见者也。其最细而不胜举者。莫如抚藩之于州县。一征存而头绪纷如。一动支而项款各别。一兴修而初估复估完工核销详报不一。每详一次。必由府而道而司而督抚。干涉粮盐廩膳兵饷者。更由粮盐两道学政。该管武职。清军同知。粮运通判。每衙门有详文。有书册。有实数册。有印结。有加结。汇于司。而题咨于督抚。未题未咨之先。司府之驳结。已不

一而足。或数目之差。仅止分厘。或讹误之处。不过字画。或日月错填。或语句遗落。或序述牌行未及详备。初无关于紧要。但有名可借。皆严驳更改。每驳一次。则申详册结之经由各衙门者。必皆另造申送。至再至三。一案如此。积至数案。有不丛脞困惫者乎。又如命盗案件。犯事失事有报。检验获犯有报。初审覆审有报。至于州县审定。解府解司。苟府司已经审讯。或详阅全招。实有疑窦。驳令再审。亦钦恤重刑之道。乃有幕宾胥吏。逞其私智。略大端而搜枝节。执一隅而全招。虽任意指摘。毫不中情。州县亦必逐条答复。人犯往返。难免拖累。而详验招册之重复增忝。不待言矣。查承审造册。各有程限。一涉迟延。例有降罚。司府既经驳核。即可自脱考成。而州县无所逃避。掾吏有权可操。因而肆为威福。州县功名念切。敢不应其取求。此臣所谓簿书太繁。皆用法之流弊也。伏乞 皇上密谕部院大臣。有如臣所奏户工二部情形者。必期相宜整顿。并 严饬各省督抚。不时稽查。倘司府掾吏。弄权苛驳。积至数案。则提治其掾吏。本官如庇抗违。则分别参奏。务令国家科条法则。不至为舞文作奸者所矫托。官司之精神血脉。不至为贪胥猾吏所驱使。上下衙门明白相承。尽化其疑阻难之。而专心于 国计民生。早作夜思。期自效于职守。于以励其名节。策其奋庸。吏治肃而实效彰。天下吏民。受 皇上之福庇于无既矣。

请除无益条例疏

李之芳

窃惟各衙门政务。纷更失当者固多。而吏部考功事例。尤为害政。有不可不急除者。敢为我 皇上陈之。近年以来。外官参罚处分。日密一日。降级革职。动出意外。是以各官救过不暇。徒务虚文以为弥缝旦夕之计。不能为地方尽心爱民。即罚俸一项。处分较轻。常有任一二载。罚俸五六年。甚至十余年者。官俸有限。即使每年全支。尚不免有忧父母妻子之心。况节年扣罚。则仰给之费。势必取之地方。故贪吏常多而不可禁。夫十两流徙。功令昭然。岂有因其养廉无资。而从宽之理。若法在必行。又未足以服其心。其弊一也。且例之所在。不论贤与不肖。而但绳之以苛急之法。虽廉能之品。一遇小节细故。即不能久安其位。如大选急选。每次出缺。其间以贪庸解任者。十无一二。大率以公事诖误而去之。天下之贤者。不可以多得。安知后来之人。必胜从前之官。迎来送往。其弊二也。况则例纷纭。权总归于胥吏。欲轻则有轻条。欲重则有重拟。即如违限一事。有计月降调之例。有怠缓迟延之例。又有慢上误公之例。又有置若罔闻之例。事同法异。难以枚举。总是多立名色。便于高下其手。其弊三也。有此三弊。则是该部增设事例。祇足以淆乱成法消损人才。其不能有裨吏治明矣。该部虽亦疏请再议。但例外生例。旧习难挽。恐终有负

皇上革除积弊之意。臣乞 特谕部院大臣。将该部见行事例。彻底推究。实实厘定。务使永远可行。其因事之法涉于苛细者。熟议而酌除之。其事迹相同轻重迥异。多设条目致胥吏可借法为奸者。一切删去。诚革弊之一法也。再查 世祖皇帝时旧例。因出缺太频。参罚太密。该部覆准大计处分。循例纠劾。贪酷提问。以至失守城池。迟误军机各官。均应照例议处。不准任外。其余因公事议处等官。但令戴罪供职。合无酌复旧章。省事宁民。此又革弊之一法也。

专差宜减疏

靳辅

臣惟 皇上因在外诸臣。于民生疾苦。不为上闻。 朝廷诏旨。不行下达。废弛驿站。侵冒钱粮。民隐莫申。民冤无诉。于是屡遣在内诸臣访查察究。此 皇上轸念民瘼。惟恐一夫不获其所。是以不得不然也。但 天使之车尘马迹。一经络绎于道途。则闾阎之苍首黔黎。未免嗟咨于草野。在奉差之臣。未尝不以 皇上之心为心。未尝俱有示威措勒之事。并未尝尽纵家人跟役等。需索地方官也。然往来供应。虽盞酒粒粟。片肉只鸡。尽皆小民膏血。况地方官员。贤能廉介者少。平庸畏事者多。一闻 钦差将至。惟恐有所驳詰。莫不力图要结以悦之。行贿与否。姑置弗论。而饮艮之费。已属不少。上司虽戒之曰。尔无科民。有司亦随答曰。断不妄派。究竟无神输之术也。更值不肖官员。借端多敛。则又不堪言矣。臣愚以为除军机重务。必须口授 庙谟于兵主。确酌商行者。自当专差驰驿。又在外贪官污吏。督抚不行题参。被科道纠参。或旁人告发。并督抚扶同犯法。肆行贪婪之事。亦必须遴选部院能员。秉公确审。无庸置议外。他如整顿驿站。料理军需。查勘海疆。恤刑督赈诸务。似应责成督抚。督抚为封疆大吏。身居八座之尊。位列三台之次。 皇上将数千里地方。数千万百姓。托之绥怀抚治。乃不夙夜龟勉。力报 君恩。将此等分内之事。闩茸贻误。甚至捏冒侵欺。致烦 皇上左顾右虑。另差近臣代理。似此不职之督抚。置之于重典。亦不足惜。然天下督抚。贤愚不同。未必尽皆不肖也。臣请嗣后遇有凡督抚司道不能料理。必须差员之事。自当照旧遣差。其督抚司道能行之事。俱责成督抚司道料理。停其另差。如有贻误生弊等情。即将该督抚司道。立行从重处分。以为大吏溺职之戒。如此庶地方不至因供应而频派扰民矣。

卷十六吏政二吏论下

请除外省积弊六事疏嘉庆八年

御史贾允升

窃见今日害民者数事。请申严法令。为之限制。缕陈其事。惟 圣主择焉。一首慈惠以专考课也。府州县官。为 国养民者也。而今守令患在知有上司而不知有民。定稿案则逆计上司之准驳。不问輿情。办差务则迎合上司之欢心。不恤民力。上司保题考语。或云才情练达。或云办事勤能。往往声名平常之人。亦滥登荐牍。甚有甫经送部引 见。而所属百姓。已来京控告扰累者。虽所控未必皆实。然果平日爱民如子。小民具有天良。不应至此。请嗣后督抚保荐。必疏列爱民实政数条。不得空言陈奏。如守令中有实政及民者。偶遇罣误。失察处分。准督抚条列事实。酌量议抵。保题不实。大吏治罪。庶外间晓然于 朝廷用人之意。则逢迎之路塞。慈惠之风行。再 国史馆昭明善恶。为人臣炯鉴。而循吏未有列传。似无以为良吏劝。请 下史馆总裁。董率各纂修官。遍查诸书。自 国初以来。守令中有惠政可考者。照立忠义传之例。编为循良传。使中外临民之官。知所企慕。似亦扬清激浊之一端。于吏治不无裨补。一禁荐托以绝弊累也。上司勒荐幕宾长随。许属员揭报。如属员营求上司。因所荐幕宾长随。勾通作弊。俱交部议处。例禁綦严。臣风闻此弊。竟未能绝。上司荐人与属员。派定束修。刑名至数百金。钱谷亦须二三百金。或刑钱俱已无缺。更为添荐一人。名刑钱总管。修金愈厚。收漕地方。则添荐一人。谓之帮漕。是州县廉俸。几不足供幕宾之费。至于长随。自行招用者。作弊败露。无难惩逐。若上司所荐。不免投鼠忌器。其尤为害者。上司之幕友家人。亦荐人于属员。往来串通。最易为奸。甚至稿案准驳。藉以挟制本官。而本官亦无可如何。请 严谕直省。申明定例。凡上司不得荐人与属员。更请定为条例。上司之幕友家人。与州县交通荐托。除将幕友家人分别发落外。其上司照自荐人与属员之例议处。属员如行收用。照营求上司荐人之例治罪。一省官差以安农务也。驿站额设马匹。以资公用。其有紧急公务。额马不敷。暂向民间雇用。岂至病民。然此项差役。深为民病。良由旧设额马。不尽足数。而出差官员。又往往于勘合定限马匹外。恣意滥用。州县官不敢阻止。不得不取用民间。因而承票胥役。渔利作奸。车马骡驴。尽数查拏。其实官所取用。十无一二。余者均须贿免。至于应差之马。刍牧不时。驱策无节。率多倒毙。故每遇官差。农民歇业。商旅不行。为累甚巨。臣访闻良乡县。去京纔数十里。耳目甚近。而拉用官车。已深为行旅之病。何况外省。请 严谕各督抚。于所属地方。派道府大员。清查驿马。务令足额。仍申明定例。勘合外。不许多用一夫一马。违者严参。间有紧要差务。额马不敷。派吏胥照实数雇用。倒毙者赔价。将出票办马之弊。永行禁止。一除官价以靖市廛也。外省官价之弊。每行设立行头。各衙门需用等物。总取诸行头。行头分敛于铺户。以应官差。凡行头所缴之物。有自来无价者。有酌

予半价者。因之吏胥人等。借以作奸。用一取十。至于日用碎细之物。不可名行者。大抵予以半值。又自门仆胥役。剥削数层。方能到手。每见僻乡穷黎。收拾柴炭鸡鸭等物。肩挑入市。以谋升斗。一遇官差。则徒手而归。良堪怜悯。查定例外省大小官员。除日用零星食物外。需用布疋絀缎一切货物。俱不得于管辖地方賒买。何况以官价累民如此之甚。祈 严谕督抚。务飭所属出示厉禁。将前弊社绝。永不许有官价之名。违者严参治罪。

一 惩书役以遏暴横也。查定例司道府州县。不行察访衙蠹者。照徇庇例议处。督抚不行访参者。交部议处。其访拏衙蠹及赃私数目。年底造册题报。外间奉行日久。视为具文。六月内 上谕。嗣后各督抚。当严飭属员。于地方词讼申详事件。务须依限完结。即自理词讼。亦须迅速完结。臣查外省听讼迟延。半由不能约束胥役。寻常关拏案件。衙蠹之囊橐不饱。即讼狱之审办无期。请申定宪令。凡胥役犯扰害等罪。俱加等科断。本官失察。别经发觉者参处。能自访办者免议。若前任衙蠹。后任查出。量予议。有能查办邻近衙蠹者。照拏获邻境盗犯例酌量议。仍责成督抚大员。详悉察访。年终汇题。以凭考核。庶衙蠹敛迹。闾阎得安居乐业矣。

一 申禁令以挽奢僭也。耕夫蚕妇。饥不得食。寒不得衣。而吏胥家人。长随优侪。衣服鲜华。纱罗绸缎细毛。焜耀街市。除帽顶补服外。无以分别贵贱。至于官职绅士。耻为俭朴。浮靡相高。日甚一日。物利因之而絀。赃犯因之而兴。

皇上慎俭德为天下先。宜可以风动四方。而流俗之情。习为固然。共为奢僭。而不知其非。臣思法制之立。由近及远。奢靡之风。京师在所不免。请 谕在京王公大臣官员。凡车服器用。务为节俭。并各自约束家人吏役。毋得踰制。庶直省有所观法。人情返朴。物价渐平。生计可充。廉隅可砺也。

以上数条。臣在籍时。皆亲见其累民病俗。 皇上政以来。风气蒸蒸丕变。及今又数年。人情习于故常。渐复其旧。现当三省善后。与民休息。似应申明宪令。扫除诸弊。于吏治民风。庶亦有助于万一也。

请[核](覆)实亏空变通驿站疏皇清文颖

王杰

窃惟 皇上亲政以来。宵旰勤劳。恩威并济。内外臣工。无不洗心涤虑。共砥廉隅。惟是积弊相沿。有极重难返。而又不可不亟加整饬者。臣虽未得其方。不敢不缕陈于 圣听。一亏空宜核实也。臣未通籍以前。州县交代闲杂款项。偶短二三百金。不但不敢闻于上司。并不敢闻于僚友。其时上司亦皆廉洁公正。题升调补。无可营求。即无所谓馈送。州县食其廉俸。自可宽裕。无所谓亏空之说。迨乾隆四十年以后。有擅作威福者。箝制中外。封圻大臣。不能不为自全之计。而费无所出。遂以缺分之繁简。分贿赂之等差。馈送之外。上

下又复肥己。久之习以为常。要之此等赃私。初非州县家财也。直以国帑为夤缘之具。而上已甘其饵。明知之而不能顾问。喜其殷勤也。有过体恤之。惧其讦发也。曲意包容之。究至于反受挟制。而无可如何。间有初任人员。天良未泯。小心畏咎。不肯接收。上司转为之说合。懦者千方抑勒。强者百计调停。务使之虚出通关而后已。一县如此。通省皆然。一省如此。天下皆然。于是大县有亏至十余万者。一遇奏销。横征暴敛。挪新掩旧。小民困于追呼。而莫之或恤。靡然从风。恬不为怪。至于名为设法弥补。而弥补无期。清查之数。一次多于一次。完缴之银。一限不如一限。辗转相蒙。年复一年。臣不知其究竟。窃谓嘉庆四年以前之州县。此时或升调他处。或早经物故。原难责之现任偿补。然而从前州县。用度不节。因而侵那仓库。今 皇上整纲饬纪。一概禁革。督抚大吏。皆以廉节相尚。岂从前上司专讲酬应。州县尽属从容。今兹上司各矢清廉。州县转形拮据耶。乃州县则任催罔应。上司亦一筹莫展。意或有若乐不均。未之调剂欤。有贤否不分。因以观望欤。似宜广求整饬之法。以冀仓库渐归充实也。

一驿站宜变通也。查从前州县设立驿丞。专司邮递。其职分至卑。俸入至薄。职分卑。呵斥不为辱。俸入薄。过往无所贪。凡有差使。各按品级乘骑之外。加增不过二三匹。多则驿丞不能派之民间也。照常廩给之外。一无使费。使臣及家人等亦知驿丞之俸入无可诛求也。日久相安。罕有骚扰之事。迨后裁归州县。而百弊丛生矣。臣请先言其病民者。大概使臣例给马匹。轻骑减从。原无不敷。自州县管驿。可以调派里下。于是乘骑之数。不妨加增。日增月盛。有增至数十倍者。随从多人。无可查询。由是管号长随。办差书役。乘间需索。差使未到。火票飞驰。需车数辆及十余辆者。调至数十辆百余辆不等。骡马亦然。小民舍其农务。自备口粮草料。先期守候。苦不堪言。又虑告发也。则按亩均摊。甚而过往客商之车骡。稽留卖放。无可告诉。无怪小民之含怨也。至于州县之耗帑。又有无可如何者。差使一过。自馆舍铺设。以及满汉酒席。种种靡费。并有夤缘馈送之事。随从家人。有所谓抄牌礼。过站礼。门包管厨等项。名类甚繁。自数十金至数百金。多者更不可知。大概视气焰之大小。以为应酬之多寡。其它如本省之上司。及邻省之大员。往来住宿。亦需供应。其家人藉势饱欲。不饜不止。而办差长随。从中浮开冒领。本官亦无可稽核。凡此费用。州县之廉俸。不能支也。一皆取之库帑。而亏空之风已成。迨其后任意侵用。虽上司明知之。而不可穷诘矣。议者谓驿站裁归州县。当时自为调剂邮政起见。每年一驿钱粮。自数百金至数千金。付之微员。既非慎重之道。抑且遇有紧要差使。及护送兵差之类。额马不足。必须借用民力。是以定义裁改。夫驿站未归州县以前。岂无紧要差使。岂无护送兵差之类。当其时。原有另设

台站。或调拨营马。或筹项购买。事竣各自报销。要与县站两不相关。若州县管驿。则平常供应即有不可数计者。然则亏空之弊。大半因之。欲杜亏空。先清驿站。似亦由渐转移之策也。况体恤民隐。尤为今日之急务乎。

以上二条。臣愚见所及。久欲陈奏。以军务未竣。恐致上烦 圣虑。今军务已竣矣。我 皇上勤求治理。似无大于此二事者。然以积重之势。不可不思至当之方。或追溯旧章。或博访众论。斟酌尽善。断自 宸衷。从此仓库盈而邮政肃。天下幸甚。

节仆从以省扰累疏康熙四十一年

御史刘子章

仰惟我 皇上恭俭立德。视民如伤。内外之冗缺尽裁。侍卫之近臣有数。即有事 巡幸。必省骑减从。自裹行粮。传谕官员。免其迎送。 圣虑周详。诚恐扈从烦则供亿多。供亿多则地方扰。驿递烦苦。官民受累。故躬自省约。力为澄汰如此也。在下诸臣。乃不仰体。多带家口。漫无界限。累及地方。丧厥操守。谨为我 皇上缕陈之。臣见外任官员。除携妻子兄弟而外。其奴婢有多至数百人。其赴任离任。则有车马盘缠之费。在任则有衣食豢养之费。而本官已不胜其苦。当其入境出境。驿递则有人夫迎送之苦。州县则有中伙供亿之苦。在任则行户有官价市买之苦。小民有柴炭力役之苦。而地方更不胜其累。即本官任之初。亦常思清廉自矢。仰报 国恩。而居之数月。千百名口。嗷嗷待哺。不得已取之所属以供之。一次滑手。渐至再三。久之则率以为常而不顾。于是地方之官民大困矣。故督抚藩臬之家口多。则属员必不能廉。而通省受其累。府州县之家口多。则本官必不能廉。而阖属受其累。彼赃私之狼籍。仓库之亏空。大都由此也。臣读汉书。见永和四年诏云。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多蓄奴婢。被服绮縠。其申饬有司以渐禁之。又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三十人。而贡禹言官奴婢。游嬉无事。徒税良民以养之。宜免为庶人。由此观之。则奴婢之限自古已然。臣愚不识大体。伏祈 部严加裁节。制为定数。凡官员家口。除妻子兄弟外。其奴婢则督抚止带五十人。藩臬四十人。道府三十人。州县十五人。有多携带者。一经指参。以违制论。其超额之奴婢。或罚入官卖。或免为庶人。如此则地方迎送供亿之费少。而官民苏矣。本官盘缠豢养之用小。而操守廉矣。事有似小而实大。极寻常而关系地方官民者此也。

请定营私自首之例疏雍正四年

固原提督路振扬

窃惟 国家设禄养廉。立法惩贪。恩则至厚。法则至严。而贪黷之弊。乃犹未能尽除。查例载凡有以财行求。及说事过钱者。审实。皆计所与之赃。与受财

人同科。是皆有应得之罪也。又查名例自首条内。凡犯罪未发而自首者。免其罪。犹征正赃。是自首者罪虽免而赃仍追也。此固垂世之常经。然必使之败露。得其实据。而后得以罪之也。窃思此等营私之徒。彼此容隐。其事不易败露。即或有人告发。犹必互相掩饰。臣愚请仿假冒军功。并官员在京借债过二千两之定例。开其自首之路。凡上司保题之所属官员。并大计军政卓异荐举人员。若属员以财行求。而上司受其赃私。已经染指。彼此皆应治罪。如与者于事后能据实自首。则照原赃倍追给主。免其应得之罪。止罪受者。及说事过钱之人。若说事过钱之人。能据实尽首。除免赃给赏例内分别已详外。亦免其应得之罪。止罪与受之人。如此则彼此皆存顾虑之心。恐为所卖。未事则畏惧不敢为。既事则争首惟恐后。是或除贪之一法也。

敬陈吏治三事疏

汪志伊

臣思自古有治人无治法。因一弊即立一法。而法卒不能周。立一法又生一弊。而弊终莫能除。且法愈密则规避愈多。则废弛愈甚。由此观之。与其详于议法。不如慎于用人。人正而弊自除也。顾得人甚难。大抵中才多。贤者少。不肖者亦少。察不肖而痛惩之。则人心自振。而吏治可转浇为。见贤者而峻擢之。则人心愈劝。而吏治必精益求精。是中才胥奋发而效贤者之所为。断不至下与不肖者等。特患执资格以限之。使不得伸其志以作其气。复设科条以缚之。使不得久其任以尽其材。且扣得项以窘之。使不得全其守以正其趋。为可惜也。兹与司道公同熟筹。谨就闽省民生吏治实在情形。为我 圣主敬陈者有三。一征收粮米限期过紧。处分太严。宜仍复旧例也。闽省负山环海。地瘠民贫。非他省可比。应完银粮。势难免于负欠。缓则尚可设法催交。急则转以力疲违抗。查向例征收钱粮。不及分数之展参。均有一年之限。自乾隆五十三年。经部议准湖北巡抚姜晟奏。南粮关系兵食。请定限三月。逾限不完。即予以实降实革。通行在案。窃思粮米固关兵食。地丁亦关给饷。事本无分轻重。而地丁则仍限一年。粮米则改限三月。缓急未免县殊。经征官欠。不及一分。即停升转。接征官二参未完。不及一分。已予降调。是以六十年以前。州县惧干处分。每多捏报全完。迨兵米不敷给放。则挪碾仓谷垫支。自大加惩创以后。各属不敢挪垫捏报。辄获经征不力之咎。是前以规避处分而致亏空。近以据实造报而增处分。计一官到任。不过数月。初参续参。即相继而至。各顽户明知本官不久即当离任。益以抗纳为得计。该书役亦知参限将届。并不上紧催迫。甚至乘机滋弊。是三月一参之新例。原期州县自顾考成。赶紧催科。反致呼应不灵。逋欠更甚于曩日。虽此等因公被议人员。俱准给咨赴部引 见。仍发本省。以原官补用。而一二年间。往返徒劳。交替频仍。于一切公事。尤未免废

弛。惟有仰恳 部。将未完粮米展参之期限。仍复一年旧例。并将前此被议人员。亦照旧例改正。于吏治兵食。两有裨益。一州县升调各缺难得。合例人员应变通筹议也。查乾隆十四年。奉 上谕前因郡守县令。当久于其任。以历俸三年。始准调繁。宜其吏习民安。以收绩效。乃遇冲繁疲难相兼之缺。该督抚往往以格于成例。调补无人说。而言官亦称俸满者才非干练。干练者历俸未久。仍请不拘三年俸满之例。则原议限年准调者。又扞格而难行。将见久任之效未着。而要地之缺易悬。岂为官择人之道。着大学士九卿妥议具奏。钦此。经大学士等议准。员缺果系紧要。非干练之员。不能胜任。准令该督抚将其人其地实在相须之处。或应调补。或应升署。详悉声明。专折奏 闻等因在案。兹于嘉庆四年四月接准部咨。议准御史李蘧条奏。嗣后各省遇有题调缺出。将不合例人员奏请者。臣部议驳时。将该督抚随本查议。如复以人地相须。再三渎请。应将覆奏之督抚。从严议处。又调署各员。有任意调委。及将并无卓异保荐之佐杂。委署州县者指参等因又在案。夫前之议定是例也。全为地方之紧要起见也。今该御史奏停是例也。特为杜人之营干起见也。独不思不合例之人。可以营干升调。岂合例之人。即不可以营干升调乎。与其奏除人地相须之例。贻误地方。曷若指参徇私作弊之人。以清仕路。弊人易去。而要地必不可废弛也。

臣查闽省知县一官。共六十二缺。除降革离任外。现在以银粮处分。应停升转。及命盗盐课杂项处分在十案以上者。共三十九员。其甫经到任。历俸未滿者十三员。又部选题补等项。尚未到任者十员。往往出一应调应升之要缺。臣会同督臣暨两司公同拣选。拟以守洁才优。官声最著者升调。迨查核处分。辄以降级停升。碍难办理。或谓该员等如果才守兼优。能认真办事。何以屡干例议若此。殊不知地方疲难。民情犷悍。任事多而罹议亦多。固不得以因公处分之多寡。概定其人治行之优绌。若拘泥现定新例。则升调既乏合例之员。而要缺断无久悬之理。似应照旧不拘三年俸满。及参罚在十案以内之例。仍以人地相须者专折奏 闻。恭候 钦定。至若知县缺出。闲于府经县丞中遴选委署。亦因不得其人。为一时权宜之计。但佐贰罕有卓异保荐之员。其未经保举者。诚如部议。出身本杂。未便委以民社。自应饰司遵照查明次第更正。再漳泉二府属各县。陆路抢频闻。械之风未息。素称难治。甲于天下。若知县不得久于其任。整饬难而化导尤难。似宜仿照浙江之玉环平阳等一十五厅县。准其俸满保题。以升衔任注册。再满三年。核实题报。准其以应升之缺。题请升用。其仅止循分供职者。即撤回以简缺题补。倘因循怠忽。贻误地方者。即查参分别议处。俾吏习民安。以收易俗移风之效。一扣廉代赔前任核删军需银两为数过多。为时太长。应请援免以资办公也。臣思 世宗宪皇帝于俸外复设养廉。

为官亦为 国为民。盖必励廉隅。然后不至侵渔 国帑。亦必养廉耻。然后不至剥削民膏也。兹查台湾林爽文军需报销银两。除经部臣按例准销外。其因军兴紧急。地方官变通办理。实经支給有据。而例不准报销。及续经部臣驳删者。共银一百七十九万四千六百二十余两。业经前督臣伍拉纳。奏请统归于通省司道府厅州县养廉内。分年摊扣归在案。复经前督臣魁伦。照原摊每年额设养廉匀和银三万三千四百余两之数核算。约至嘉庆五十二年方能扣楚。为时太长。势必办公竭。且闽省现任各官。均非原办军需之员。俱代前任捐赔。故恭照嘉庆元年 恩诏。分赔代赔以及牵连着赔一概豁免之例。飭藩司查明造册。咨请部示。嗣准部覆。以此项摊捐军需银两。原因从前经手各员办理不善。经部核删摊扣。今以通省无辜之官。代赔前任无着之项。于情理未协。而经手承办之人。转得置身事外。更非事理之平。行令查明承办官员。分别查取切结。另行摊扣追缴等因。随经藩司查明从前承办军需各员。即清查案内咨追亏赔之人。除田产变缴外。率皆由本籍取具家产尽绝甘结咨覆。若将此项再行咨查。空文往返。终属有名无实。臣思闽省自六十年清查以后。陋规全除。各官全赖养廉一项以资办公。其旧有摊捐者。如采买铜铅批解颜料纸张脚价。及缉捕洋盗经费。并帮贴船厂工料等项。已扣十之三四。加以摊扣前案军需十分之三。实得养廉不及一半。诚恐不肖之员。藉资口实。又致侵亏仓库。扰累闾阎。可否仍照元年 恩诏赐豁。俾现任官员不至代人摊扣。仍得办公有资。该员等益当感激。力图报称。更于地方有益。以上三条。实为目前更张难行之事。亦海疆政务最重之端。臣受 恩深重。并不敢固执己见。轻议成例。市惠邀誉。实为地方吏治民生起见。不揣冒昧。谨奏。

上制军条陈利弊书

周镐

奉到宪札。令职等条陈地方利弊。及时事之当为变通者。各抒所见。以备采择。职窃惟州县为亲民之官。位虽卑而所系甚重。百姓之休戚。天下之治乱。恒必由之。惟其甚重也。故选用不可不精。惟其位卑也。故体恤不可不至。宪札欲周知利弊。夫利弊不胜穷也。有一利即有一弊。其始也因利立法。而弊即伏于法之中。其继也变法救弊。而弊又生于法之外。此虽朝更暮易。何补于地方毫末哉。故善求治者不任法而任人。任得其人则有利无弊。任失其人则有弊无利。自然之效也。方今所患者。不患法之未备。而患州县之未得其人。更患州县之虽得其人而未足为治。何也。法太密而信不行也。法太密则顾忌不得不多。信不行则劝惩无以为据。职备位知县。请举州县之当与变通者。为阁下陈之。一曰资格宜破也。夫缺有繁简。才有小大。量才授缺。则人地适宜。今例于拣发试用人员。不问短长优劣。惟以到省先后。及出缺早晚。依次挨补。如出

一繁缺。而应补者才有所穷。但求合例。不顾其事浮于人也。出一简缺。而应补者才有所余。亦但求合例。不惜其人浮于事也。近又定为实授三年方准调繁之例。是使才长者沈于短驭。恐有拂郁颓惰之心。即才短者苦于重肩。亦必有覆餗废弛之患。甚非所以励人材而忧国事也。为此议者。必曰上司之爱恶不齐。属员之巧拙不一。巧者投所爱而先登。拙者逢所恶而淹弃。惟定为此例。庶督抚无所容其私耳。岂知督抚皆 朝廷简用大臣。方且倚为屏翰。乌有区区补一县令。而犹虑其不公不正者哉。既不公正。则亦何事不能舞弊。而犹可倚为屏翰者哉。是又防所不胜防也。二曰处分宜宽也。事无大小。靡不始于州县。精神耳目。稍有未周。百弊即因之而起。故以处分督责之。小则罚俸。大则降革。几于一事一处分矣。原其始诚恐州县之玩延隐讳。不得不大为之防。及其后州县且畏忌处分。不得不巧为之避。是直恶其秽而又禁其濯也。如定例失察私雕假印。诓骗侵盗者。降二级调用。知而听行者。与犯人同科。立法极平极允。乃近岁如温州乐清县查办假印诓财一案。吏议以虽经自行查办。但行用已在二月以上。仍照失察处分。是查办之人与始终失察者全无异也。失察不过降调。查办亦不免降调。失察之降调迟而未形。查办之降调速而立见。则人亦孰肯自发其覆而不安于隐饰也哉。即此类推。而州县之畏处分而匿其事。与夫化大为小。避重就轻者。不可胜诘矣。职以为案无巨细。凡本任不办。经后任查出。或别行发觉者。俱照例议处。其有自行查办。及查出前任之案续报办者。不论久近。应将查办之员。概免处分。如此则州县自顾考成而又乐于免累。天下无不明之案矣。三曰事权宜假也。民情土俗。随处异宜。全在地方官因时调剂。审其轻重。视其缓急。而次第布之。庶几可有成效。今举州县毫毛之事。无一得以自专。而簿书文报之闲。苛责不暇。稍一强项。议已随其后矣。昔宓子贱宰单父。犹切切焉以掣肘为忧。而况今日州县之才之德。万万不如子贱者乎。职以为宜稍假之事权。俾得从容展布。阁下则但总其纲领。而考其成功。其有昏庸不职者立黜去之。又不在有权无权也。四曰捐宜裁也。古者制禄起于代耕。自下士至于卿大夫。皆量其出入以为差等。凡使归于各足而已。今州县廉俸。多者千两。少者五六百两。以之延请幕友。尚虑不敷。加以养父母畜妻子仆役之工饷。差使之往来。上司之应酬。亲友同僚之赠答。皆人情事势之所不能已者。又其任之初。以及交代盘查奏销册报等项。由府房以至司院。各房随举一事。必有规费。准之廉俸。不啻数倍矣。况以捐款派之。一年之间。为数无定。区区州县。岂有黜金术耶。以故缓则敲筋炙髓而取之于民。急则剜肉医疮而盗之于库。凡今各县之亏空。捐款居十之四五。其明验也。夫 国家经费。必有旧章。用民力者。民力承之。无庸捐也。动 国帑者。国帑承之。亦无庸捐也。今也下不在民。上不在国。而曰捐之州县。岂知州

县且上侵其国。下病其民。而并归于积欠也哉。职以为前亏之捐款。概予豁销。嗣后则永不捐派。并其各房之规费而痛革之。庶几州县之力少苏。而仓库亦可渐图弥补矣。

五曰名实宜核也。人之才质不同。而志趋亦异。有专心为民疏于奉上者。亦有工于奉上而无意为民者。若以一人之意向为凭。而不察万民之好恶。则名实紊而是非乱矣。阁下试思。

今之所谓之大能员者。取其能治民乎。抑取其能事上乎。如取其治民。则当问民心之爱戴与否。不必问吾心之顺适与否也。如取其事上。则彼有逢迎而已矣。结纳而已矣。民生之利病。何足关其痛痒哉。且夫名者实之宾。感之则起讴歌。怨之则生谤讟。必然之理也。今州县之取谤讟者。不察其敛怨之实。尽归咎于民刁俗悍。其得讴歌者。则又不察其致感之实。而以为是特市名。大使名而可市。则彼猛于虎而媚于狐者。何不取美名而市之。而必市千万人之谤讟耶。在上者循其名而更考其实焉斯得矣。六曰赏罚宜信也。夫帝王之所以策驭才而风示天下者。赏罚而已矣。当赏不赏。是谓沮善。当罚不罚。是谓养奸。每闻各宪之品题州县。曰某也廉。某也贪。某也才。某也不肖。议论非不公也。而所谓廉而才者犹夫故也。未见其拔而升之也。所谓贪而不肖者亦犹夫故也。未见其劾而去之也。昔齐桓问郭氏之亡。野人曰。郭氏善善而恶恶。桓公曰。若是则何以亡。野人曰郭氏善善而不能用。恶恶不能退也。今日之病。毋乃类此。故赏罚严者。鼓天下之中材而进之功业之途。赏罚废者。推天下之中材而纳之暴弃之域。孔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至论也。夫破资格则收器使之功。宽处分则开自赎之路。假事权则贤才得以行其志。裁捐则簠簋得以励其廉。核名实则巧伪不能相蒙。信赏罚则恶有所惩而善有所劝。所谓州县之当与变通者如此。方今浙省大吏。类皆洁清自矢。然而政治未能日进者。由上下皆务因循苟简。以偷目前。无事则与州县争名。有事则与州县诿过。岂知州县当以四境为一家。督抚司道当以七十六州县为一家。州县得人而治。不必名自己出也。州县之功皆其功也。州县失人而废。不必过自己成也。州县之罪皆其罪也。先之以知人之明。公之以无我之量。而又此六事者。变通而力行之。庶乎可以求治矣。若夫地方之利弊。则固不胜穷也。

答汪方伯书

曾镛

吕叔简曰。变民风易。变士风难。变士风易。变仕风难。仕风变而天下治。所以然者。民风者从乎俗。非必有干誉干禄之见。固结而不可变也。士风者从乎学。非遽有患得患失之心。战悸而不能变也。仕风者。富贵之权诱于外。利害之念迫于中。有欲变而不能自主者矣。有变此而无以自容者矣。董子曰。琴瑟

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为政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今下而州县。仕也。任变民风士风之责者也。上而督抚。亦仕也。又操变仕风之权者也。督抚之贤者。诚不乏人。窃以为失于粉饰太平之意多也。州县之不肖。诚非一端。窃以为坏于拙支弥补之故亦不少也。财赋者。国之政。天下之大命也。盛衰兴废。靡不由之。今州县亏空之弊极矣。前此为上司者。既不能慎之于始。姑息调护。酿成巨弊。至于今日。新故相乘。各存一切徼幸苟免之心。其谨弱者。日夜勾稽以免咎。而穷年有所不支。强干者。苟且补苴以干进。而外此举所不知。又何暇加意于泛泛然之士风民风。为从容摩厉于农桑学校间哉。是故言兵刑。向曰办案。今且有所谓做案者矣。言钱谷。向曰交盘。今且有交账者矣。此仕风一大弊。州县之不肖。亦上司粉饰之过也。大臣身膺民生国计之寄。即无虑久久发露。罪且及身。一旦横有方千里之灾。一省突有数州郡之盗。仓皇待济。问何以给。虽然欲弥补。必设法矣。洵思之设何法。财赋者。不雨于天。不涌于地。欲举一二十年之积弊。骤取偿于岁月。非腴民何由得此。夫征敛之际。贪墨之府也。其所以不敢肆为溪壑者。仅仅恃 国家理财。持宏纲大体以堤防之耳。更迫以势之无可奈何。予以事之得所借口。明目张胆。何所不为。窃恐在亏空之日则相习为盗臣。在弥补之时且相习为聚敛臣。伤邦本以补国计。其患有不可胜言者也。愚谓病无良医。与其病民。无宁病国。与其爱不能割。使寅挪卯粮。在府库已缺一年之实。而催科讫无宁晷。无宁涣其大号。破格施恩。俾天下一空从前之累。而征输得循旧章。除见在州县。本任亏数。立限追补外。其确为前任之所亏者。一并去。不复穷究。于是肃清本源。更遵成法。按届输将。庶几积弊一祛。可图再造。料天下赋税之所入。与州县仓库之所亏。多不过损 国家半岁费耳。未为大病也。而府库无空名之承受。岁时无先期之催科。民免浮额之诛求。吏少借端之剥削。不补而财转实。不弥而法已行。岂不直截。何计出于童之所知。而事苦于 国家之所难也。古今国势之强弱治乱。不患畜积之不多。患度支之无实。不在灾凶寇盗之有无。在吏治人心之动静。昔孔子与子贡论政。至于必不得已曰去食。去之乃所以足之也。藉不能为此。则且取州县之大贪纵者诛之究之。夺且追之。以惩一时。其在中材。则且视历任所亏。量其多寡。假之岁时。或三四年。或七八年。或十年。分年赔补。一切急遽苟且之法。概行罢去。庶几州县之职。得从容从事。守牧以上。亦得以风化相董率。而不至以财赋偏注于一途。 国家之财犹可得而理。师帅之风。亦不至遽坏。而不然者。急则败矣。上以此蹙之官。官必以此剥之民。幸而无故。取怨讟耳。设不幸而小小加以灾凶寇盗。

一夫偏袒。千百景从。此时即欲倾一邑亏补之数。为一邑捍御之需。其可得相当也邪。是故国可贫。民必不可使穷。夫岂独民不可使穷。即州县亦不可太穷

也。民穷则乱。官穷则贪。贪固乱之由也。此当今一变仕风之至急务也。至欲正其本原。则无非崇节俭。节俭之道坏。其大者。固莫如上司苞苴之公行。岁时舟车之绎络。然上能绝之。使不上行。下不能抑之。使不自纵。则使能节之于公。不能节之于私。终无益也。

每见一行作吏。服食起居。便改儒素。方其莅任。负逋不贖。而远近尚视为金穴。辗转引荐。擎履调笙。充满廊庑。一人所蚀。少者数十。多者数百。甚或盈千。一署之内。用以致富者不一。呜乎。奈何其不穷且贪也。愚以为胥役众害民。使令众害官。此皆力宜裁抑者也。若夫欲循夫职守。则莫如少更调。古今吏治之坏。多起于不久其职。汉宣帝以为吏数变易。则下不安。久于其职。则民服教化。其二千石有治理效。辄赐金增秩。或爵至关内侯。迨公卿缺。则以次用之。故其时吏称职。民安业。号称中兴。宋文帝恭俭勤政。百官皆久于其职。守宰以六期为断。元嘉之际。四境晏安。户口蕃息。亦三十年。左雄上疏言典城百里。转动无常。各怀一切。莫虑久长。特选横调。损政伤民。咎皆在此。此真达吏治之言也。国家之爵禄。崇卑大小。固所以鼓人才。年限太拘。未免沈滞。然亦宜稍稍持久。不宜太烦。庶几上下相望。贤者得以究其所施。中材亦不敢心存苟且。故吏之不才者。虽终朝褫之不为骤。若见一吏才。调一缺。所调员缺。又加调焉而更委员署之。且无论五月报政。期月已可。世难其人。恐二三强干之员。转相促急。精神作用。不在下民。专在上司。更何怪尽心守职之难概见也。愚以为地方多一衙门。适多一地方之累。官府多一更调。并多一仓库之累。吏胥得乘间舞弊。故此尤当谨也。若夫下之所揣摩。大员之所顾忌。内自献纳之微。外讫军国之大。有非法制可得而闲者。而今日未敢悉言也。再者嘉湖收漕多逾额。自顾归诸方伯。提其余存以弥补。闻归方伯去浙之日。尝垂泪言之。以为未及罢此。迺者阁下视州县所亏且如故。以为不去其弊。而但提其余。是适以累民也。因举历来之所谓漕规者。严禁而痛革之。且即其邑之所取。以救其邑之所亏。民同此数。而官无虚糜。期于得补即止。此诚不得已一时权宜之所为。窃以为今年之漕余。即明年之征额。恐漕余之外水有漕余矣。惓惓之诚。愿无使人谓漕余之有加几。当今如公。且亦未之察也。敢并及之。

上高抚军论地方利弊书

张贞

伏闻抚军入境。清节峻道。一洗中外苞苴之旧。羨金之禁。凜若严霜。部下守令。人思自奋。洗手奉公。岂非盛事。贞独以为羨金可减而不可除。其禁宜徐而不宜骤。何也。今之守令。谁无家室。谁无使令。谁无交游。服食器用。月奉所入。实不足以办此。所资者止此羨金耳。今欲尽革而去之。则必屏妻子。

去僮仆。闭门塞兑。鹑衣鷃食。而后可。如其不能。必将取给于词讼。夫计虑及于词讼。必且变易曲直。颠倒是非。闾左之祸。尚忍言哉。羨金其利散而人不觉。鬻狱其害大而民不堪。以此方彼。孰重孰轻。必有能辨之者。是莫若风之以俭朴。用者无多。则取者自少。诚得若人即亟登荐剡予以不次之擢。吏治翕然其一变矣。区区羨金肯自污乎。此欲其减而即除。禁之徐而实骤者也。言讼狱于今日。变态可谓极矣。近缘东土赋役缺额。诟告者又多在隐占矣。少则数百。多则数千顷。村落方隅。言之凿凿。听断之下。了无情实。彼奸人岂漫为尝试哉。以吾东土田旷邈。下中之户。亦可千。凡有丈量。必不能先后一辙。尺之长短。步之斜正。皆足致讹。非必真有隐匿于其间也。苟有数弓之赢余。告者已得借口。讯者即不敢绳以诬告之律。一谳再谳。虽无可得之罪。而一家之产罄矣。是投牒之时。告者已立不败之地。下檄之日。被告已无自全之策。况彼奸人。原无家业。一息尚存。又何所失。但使上台肯受其讼牒。已志满意得。爰书之曲直。已置之度外矣。惟当审慎于受牒之初。见其确有足据。始下其牒于郡县。务令详核。苟虚告者。必立抵以应得之辜。上不存姑息之心。下自获和宁之福矣。 国家用盐筴以佐大农。其所从来。已非一日。历代殊制。南北异宜。无容悉数。以吾省言之。召商行盐。为前代成法。我朝开创之初。间有计口纳税。而听民间自相贸易者。实良法也。后恐涉私派。遂令永停。仍复召商之例。如敝县在官。止有一商。课金额仅六百。乃呼朋引类。动数十人。分地列肆。亦数十处。彼将射利。民则何堪。诚获私贩。即荡产毙命。固其宜也。间有东村买盐。西村获之。已为盗贩。南店售盐。北店见之。亦称私商。拷掠索取。备极惨毒。一岁所网地方之利。不下三四千金。而国课仍多逋欠者。以此辈原属市井无赖。一旦既得重资。即轻裘肥马。选妓征歌。不旋踵而荡然无余。非如南中巨商。家本素封。量入为出。子孙可世守其业也。敝县户口四万有余。每丁敛银二分。其额已足。且与徭银并征。不觉为烦。国税以办。而民间所省者不可訾算矣。一邑如是。一郡可知。一郡如是。通省可知。此当亟为题请者也。至于懋迁有无。为天下之通义。况水旱凶丰。实四方不齐之数。专赖转粟以救之。是以有凶岁而无饥民。今之有司。往往禁余于其境中。昔秦饥乞余于晋。晋人弗与。庆郑尚讥以四失。乃今天下一家。谁非朝廷之赤子。而斥言遏余。是诚何心。说者谓天灾流行。彼地已不能支。今复听其移粟。我地亦将为之续矣。不知上为民谋。不如民之自为谋。彼其出而与人相贸易者。皆其蓄积之有余者也。且荐饥之方。谁肯坐而待死。余亦必不能禁。其令一下。奸吏蠹胥。即制商贩。恣其啖食。溪壑已盈。仍听之去。是禁制之令。徒为若辈贾利之地耳。何如定为厉禁。有乘凶荒而闭余者罪之。即为常平之善政。商贾永无吏胥之扰矣。生民利病。固难指数。目前所急。莫此为甚

。故缕言之。若夫利害之仅在一家。仅在一邑者。则属私情。何足以酬殷殷下问之意乎。

上王观察书

杨于果

奉手札。言制宪商榷吏治。谓如保甲社仓皆良法。今则弊不可言。飭令某将地方见行事件。应如何兴利剔弊之处。条晰具禀。某窃以为从古无不敝之法。此亦时势使然。非尽州县奉行不力之故。论语言政屡矣。初未尝言法。孔子酌四代之制。求其可以永行无弊者。惟虞韶夏时殷辂周冕而已。其它概不之及。诚以法者。与时变通。其因革损益。皆相时而为之制。如缁衣然。敝则改为。如琴瑟然。不调则更张。非一端所能竟也。试以保甲之法言之。周之鄙师鄞长。汉之三老嗇夫。宋之什长里魁。即今之乡耆保甲也。古之职此者。重其品望。复其繇戍。与县令丞尉分治民事。是以纲举目张。而教化易行。汉文之诏。俾三老率其意以导民。盖所以优礼之者至矣。今则为苦差赋役。人思脱免。追呼奔走。且胥役之不若。又乌能率意导民哉。保甲之任既轻。则一切教养之事。悉以责之州县。编审之法久已废格不行。山泽齐民非诉讼不见官长。上下之情隔阂不通。此奸宄所以易生。而民之多辟也。法者治之具。法不能以自行。必待人而后行。州县为奉法之吏。法欲其易避而难犯。今则科条繁多。惟簿书期会之为急。少有齟齬。即干吏议。虽有愿治之心。不能自行其意。亦莫不苟且其心。思为自全之计。然则所谓教养者。徒虚语耳。试以常平法言之。北省囤粮。皆计鼠耗。常平仓谷独无者。原以每岁出陈易新。价值增减。足以敷补也。今则以州县亏缺之故。而严为之禁。出棗仓谷。必先申报上官。不报可而出棗。即以专擅论。夫无论岁之美恶。大约二三月间。谷价较昂。初春申报。逮报可而二麦已稔。价固平矣。此其不便者一。出棗之时。又必委员监视。资脯饬牵。犹属小费。夫仓谷一出一入。必有损耗。所报价值。或有浮冒。此亦势使之然。

委员知其如此。或竟挟持短长。妄意婪索。此其不便者二。所得谷价。解贮司库。至秋稔时。又复请领。出入之闲。亦自多故。此其不便者三。州县苦其烦难。不敢轻言出棗。以致仓谷鼠耗霉变。日有损耗而不顾也。社仓所病。大率类此。夫商贾居积不尽厉民。州县发敛仓谷以平市价。纵使少有赢余。要之于民有益。于事无害。此刘晏所谓私用无穷。则官物坚好矣。乃多方拘禁。使贪者冒于法之外。黠者巧于法之中。廉贞者重足柴立。听其耗折。而后设法弥补。至于自累。此亦法之可议者也。榷盐之法。昉于管子。顾其事烦琐。可以行之一国。不能通之天下。汉以下不可考。唐之盐法。但于盐场置官收买。转鬻商人。任其所之。无余事也。至北宋之季。岁课不敷。乃至抑配编户。扰民殊

甚。今行盐虽有纲地。而无抑配之累。法至善也。至于查禁私盐。例稍密矣。律曰私盐事发。止理现获人盐。注获盐不获人者勿追。获人不获盐者勿坐。盖虑其展转攀指株累无辜也。宋之法。诸犯榷货。不得根究来历。违者以故入人罪论。独茶法根究来历。乃至妄引平民。以报私怨。官司不敢沮抑。追呼蔓延。狴犴充斥。经时不能决。龟山先生固已极言其弊矣。今例载私盐至三百斤以上。须究明买自何处。承审官含混完结。题参议处。州县获私盐。恐干功令。非以多报少。即寝置不问。是立法以禁私贩。而私贩滋甚。其理然也。其它类此者。不可胜数。故汉之三老皆能率意以尊民。今州县反不能自行其意。此吏治所以日就羸而不振也。窃以为法者。因时损益。方今之务。其一切无谓之例。悉为蠲除。令州县宽然有余。专以教养斯民为急务。法简则事省。事省则官易办。官易办则吏胥可减。吏胥减则扰民者少。夫齐民力田服贾。其所以自谋口食者。不必官为经理。官不扰民。而民自足矣。编审即不可复。州县以时问其疾苦。惩其奸慝。其习俗既久。骤难转易者。勤加诫训。靡以岁月。而令其自化。耳目所不周。然后辅之以保甲之法。仍宜优礼奖劝。以观其效。不必限以岁月。夫役满则退。谓其苦乐不均也。

今且优礼之。奖劝之。去其所苦。责以分治。但令其人足恃。又何年限之拘哉。其分管界内二三年中。如果地方宁谧。盗贼衰息。应如何赏锡之处。定为成规。以示鼓励。如此而民不丕变。俗不美者。盖未之有也。某更有请者。今南漳等州县。自嘉庆元年以后。又有所谓棋头寨首。此等均系乡曲豪户。且间有奸猾充当。事平之后。似宜革其名色。责以职司。其于防守堵御。着有微劳者。量为题请议。余仍听官约束。不得妄有举动。以杜将来武断纠众之弊。管蠡之见。如有可采。恳即转达制宪。以备愚者一得之虑。

与陈季方

杨名时

抵滇奄再改岁。吏事军需。鞅鞅频年。旧学将芜。况期新得。此不读书而以人民社稷为学者。圣所深斥也。无切磋讲贯之功。则理不明而事迹亦羸矣。正如无源之水。立见其枯涸耳。能无惧乎。在此一年来。日以均徭役清粮政疏淹滞为急。且使民困稍苏。更徐图之。某目病不能观文卷。亲考验。志为气夺。径窦不塞。属员之心未得静。尚在两歧。藩司每以和衷相劝。夫和者参调之谓。衷者不偏之义。乌有同趋于利而谓之和。偏主于私而谓之衷者乎。时俗之见。每多类此。夫受君父重寄。立官民之上。而唯自私自利之图。岂性无理义哉。亦素不讲于此故耳。忧师传之不习。辄因人而鉴己。一为知己者道之也。春和物生。静观皆得。兄何羨乎当途。我何心乎穷巷。各以穷理反身为第一务耳。

寄杨清江锡绂书

陈宏谋

来谕以欲正民风。先端士习。真探本之论。窃谓凡百风俗。自上及下。而转移之机。全在于上。欲端士习。先清仕习。仕途中人怀便利之私。每遇一事。为己之念重。为民之念轻。明知其于民有益。而于己无益。亦不肯为。若更于己有累。则动色相戒。其所谓累亦不必重大劳费。即眼前心思稍费筹划。口语稍费开导。非尽不能。直是不肯。不曰何苦乃尔。则曰不如其已耳。先儒云。古之学者为己。其仕也为人。今之学者为人。其仕也为己。文中子云。古之仕也养人。今之仕也养己。吕叔简云。变民风易。变士风难。变士风易。变仕风难。此风不变。流弊何穷。仰惟 圣仁在上。爱民课吏。事事期于实在。要于久远。而行之鲜效。此吾辈奉行者之责也。大抵今日属员中。能于民事勤勤恳恳不肯漠视者。皆有志向上。虽所行未尽惬。而路数不差。自当鼓舞而振作之。至于凡事只图自占地步。不顾民生苦乐者。虽才具敏捷。或自负老到。究于地方无益。尝有上司交口推为能员。而体访舆论。竟大不然者。三代直道。至今在人。公听并观。考言询事。庶是非黜陟。上下相争。举直错枉。则民服耳。

寄桐城张相国书

陈宏谋

州县官一举一动与百姓息息相关。不独贪廉为小民身家所系。即勤惰明昧之间。缓急宽严之别。亦为小民休戚所系。现在随时劝勉戒饬。冀其各发天良。体 朝廷设官为民之义。不复存自利自私之心。庶几随其才分之短长。渐着其为民之实效。大抵劳来匡直辅翼振德。祇完得一教字。因事因人。随时随地。一切引人于善。禁人为恶。及止恶于未然。惩恶于已犯。无非教中之能事。所以发强刚毅之中。具有忠厚恻怛之意。近世论治。动以主宽主严立论。主则不免于偏。常至积重难挽。矫枉过正。所谓宽而有制。严而不苛者。乃是一意公平。实事求是。中并无宽严之见者存也。某学无根柢。从政以来。始觉浅陋空。所谓平时不学用时悔也。即欲退而言学。实已无及。然偶一开编。或抽绎向所记诵者。参之时事。未尝不隐隐触发。可相印证。益信仕途不振。皆由所学之非。动谓仕可不由于学。学亦无补于仕者。尤其同而各梦也。

与各属论治

陈宏谋

官场陋习。上下衙门。终日忙迫。究竟实在及民者甚少。官有事于民。而民反不之知。民所切望于官。而官又不之知。官民情意不通。虽法良意美。行之反以滋弊。甚至因偶一有之之弊。而废经久当行之法。皆官司苟安自便。奉行不实之故也。至于州县。尤为亲切交关。故州县得人。则一州一邑受福矣。

圣主勤政爱民。公听并观。臣工条对。意美法良。不一而足。其言之可听。而行之甚难。固多有之。然亦有名虽奉行实未曾行者。即如每奉部文。层层转行。上下衙门。案将成帙。似乎已经奉行。而士民则尚不得知。地方何从受益。总由上司以转行为了事。州县以发房为了事。即出告示。亦祇在于城门通衢。远乡士民。何能遍观尽识。出示之后。官亦全不照应。及至士民或有违犯。不曰事不可行。则曰民不肯行。而不知实未曾行也。地方官果肯事事从民生起见。每奉行一事。体察民情。逐处计划。利在何处。害在何处。惟求有利于民。并防有累于民。行之而利多弊少。则当救弊以全利。不可因弊而废利。如此则虽法未能即效。亦可补偏救弊。渐收其益矣。大凡有益于世之事。其始也不能不有所难。迨其后则又不能一无所累。畏其难。惧其累。必至视天下事皆可以已。不但己不可为。且劝人之不为。且忌人之为。见有为之者。则又即其小疵以议其大醇。使卒无以自解。此所以驱天下之人皆趋于苟安自便之一途。而鲜有人焉出而任天下之事也。

与粤西当事书

陈宏谋

粤西民穷而愚。士朴而陋。自来当事持议。皆谓安静。但觉鄙夷厌薄之意多。而体恤振兴之意少。窃以有民人则不可无劝惩。有土地则皆可以垦植。一省之大。未有无利可兴。无弊可革者。我盛朝休养日久。生齿殷繁。纵尽水滨山崖。皆为民业。犹恐有限之地。不足以养滋生之民。顾坐视其地有余力。而不为之所。辄曰事无近效也。或曰毋动为大也。以官养民。而不以民养民。力所不及。势有所穷。且以观天下古今之事。愈远大则愈非旦夕可以观效。而有旦夕可以观效者决非远大。利害固久而后见。是非亦久而益明。有识者计久远不计目前。为民物不为了一己。当时或以为迂。而久大之业。恒基于此。苟有倦心。则稍有挫折。便生消沮。其何以济哉。

与阎阜宁

韩梦周

又作山中客矣。拙者伎俩。但解跼伏。真属可鄙。但心中无事。梦魂常清。此则少有佳趣耳。位者非己所得专。时者难得而易失。一日居官。则竭一日之心。要术无多。但于足下所谓诚者。勉之又勉耳。爱百姓如赤子。防胥吏如鬼蜮。无要誉于流俗。无假意于左右。勿取人以言色。必求其实。勿任情为喜怒。必得其当。外揆之人。内返之心。可对君上。可质鬼神。则表里洞达。而诚之德充矣。又勤敏之中。当寓节宣之意。急要务。略细微。戒冗语。省闲气。劳而不疲。乃可任剧。不然丛迫无节。必至烦恼。烦恼不已。遂成躁率。既有伤于性情。必有害于公事。特忙中不察耳。大抵事变无常。以诚为主宰。

以从容为节度。以安定为统摄。其中高下轻重。随时可以权衡矣。执法者失之固。通情者易于流。气勇者必拗。心杂者多为人所乘。既欲自立。而不知取法古人。徒求胜庸流。此则五十步百步之说。非贤者所肯居也。

唐风蟋蟀官箴说

杨锡绂

诗唐风蟋蟀。论者以为勤俭质朴。有帝尧之遗风。是已。余尝细玩之。窃谓此圣学也。亦即切要之官箴也。诗之言曰。职思其居。心之官则思。惧其杂而不慎。故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居也。又曰职思其外。非鹜外也。人之一身。上下四旁。亲远近。各有不可遗不可忽者。不思则顽然一物而已。伊尹躬耕莘野。而思天下匹夫匹妇无一不被尧舜之泽。范文正公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岂得谓之外而不当思乎。中庸以小人行险徼幸为愿外。然则事非行险。心无徼幸。皆不得谓之外可知矣。又曰职思其忧。人生之患。常出于所备之外。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盖虑不在千里之外。则患在几席之间。古圣人防微杜渐。忧勤惕励。此物此志也。岂非圣学乎。顾何以见为切要之官箴也。国家设官置吏。自大僚以至微员。各有其职。即各有其居。各思其居。即各尽其职。一邑之官。各尽其职而一邑治。天下之官。各尽其职而天下治矣。职未尽而他图。是舍己田而芸人之田也。职无不尽。而上下四旁。远近亲。计之周。虑之到。非外也。即如州县以抚字惩奸为职。或民人流亡于吾地。岂得以为他邑之民而不恤乎。盗贼窜逋于吾境。岂得诿为他邑之盗而不缉乎。以此推之。思其外正所以善其居也。若思忧则不但己身之害为忧。凡事之流弊后祸皆忧也。出一令。有在此为利。而在彼则为害。行一政。有目前若可喜。而其实酿后来无穷之祸者。思之不审。鲜有不蹈偏见。而悔作俑者矣。是则诗三言思。皆居官者之要务。不可一日不省览也。诗又言蟋蟀在堂。岁聿云暮。今我不乐。日月其除。小民终岁勤动。至于岁暮。职业稍闲。始相聚为乐。计一岁之中。为时甚暂。又其所为乐者。不过豆觴酒醴。亲族邻曲。偶然过从耳。岂遂至于荡心而佚志。乃即瞿瞿然相戒于已甚。今士大夫膺符绶。身据华廡。固不待岁终而始言乐也。宾佐会集。事所时有。肆筵设席。习以为常。味则求其珍美。庖则期其精良。舞袖缠头。酣歌荡饮。既卜其昼。又卜其夜。岂止于豆觴酒醴而已乎。又其甚者。则广置妾媵。狎昵顽童。衣饰车马。已多而犹以为少。已精而犹以为麤。直般乐怠傲。惟日不足耳。曾思其居思其外思其忧者。而肯出此哉。夫人生德业。莫要于取法正人。希贤哲。今诗之言曰。好乐无荒。良士瞿瞿。良士贤者也。以彼小民。犹知慕贤好德。相与仿而效之。矧士大夫而可以其逸乐怠慢之身。腆然民上乎。然则所为官箴者如何。曰。如蟋蟀之诗而已。吏无大小。各殫其力。各敬其事。日有孜孜。不

懈于位。则思其居矣。此外凡吾心所宜尽。力所可及者。周而详焉。勿遗勿置。则思其外矣。念祸福之相倚。惕外侮之有由。不敢以其身一日肆然于民上。不敢以其心一刻自弛于幽独。则思其忧矣。若夫饮食燕会。虽必不能省。然取其足以适口而已。取其足以合欢而已。车马衣服。不必华美。姬妾仆从。不必娇侈。而又时时警醒曰。得毋暴殄乎。得毋僭越乎。则乐而不荒矣。至于尊贤取友。德所由进。夫季美子贱为君子。以能取友以成其德也。不但上官之德望兼隆者。宜敬之爱之。即同官之贤能素着。下僚之品端才美者。亦敬之重之。则与良士日亲。流俗日远矣。若此者。力勤则心不外驰。而职业无虑其不举。费省则心无所贪。而廉洁不患其无终。上不负君。下可对民。身以劳而得安。心以清而愈泰。其视荒官守而耽逸乐。或以放荡罹祸患者。岂不相悬万万哉。故曰。蟋蟀一诗。官箴备焉。

卷十七吏政三铨选

铨法

任源祥

方今铨政。当讲求画一以定一代之制。当随宜变通以收得人之效。何也。凡国家数世而后。贵于遵守而不贵于纷更。今虽守实创。正讲求画一之时也。凡开辟草昧之初。利用一切之法以整齐天下。而未暇揆其至当。今虽创亦守。正权宜通变之时也。尝阅邸报。于铨政中大小节目。或屡更而着为例。或采台谏议而断自宸衷。如寄凭候选。顺治来屡变不一。今定例投供点卯。以免参差。又悯候选之苦。一议截。再议折半。所以重官守而体人情。旧例三途而外。惟生员得升正印。今更定吏员准贡监例。俱升正印。所以破资格而求异能。旧例选期错出。今更定双月授补。单月推升。所以绝那移而专视听。六部互升。官如传舍。今更定司属于本部内升转。所以习职掌而责成功。至于停荐劾。停考选。停大计。皆所以静奔竞而期实效。详慎如此。复何议哉。然亦有见于廷议而未行者。愚请得而申之。一曰科道之改授宜酌也。科道职司言路。必使品行卓犖。历时务者居之。旧例行取考选。出自睿裁。今惟论俸。以道府之郎中挨补。非设官本意。应如台臣赵玉堂张所志疏内事理。或仍行取推知考选。推知所升之中行评博改授。庶为得体。一曰内院中书之初授宜慎也。内院中书。系贡监生员加授职衔。旧例不以别衙门升用。今定得升主事府同知。与推知所升之中书科中书无别。夫撰文典籍。诚为近侍积勤。所当优擢。然既优其擢。当慎其选。合无如台臣高而明吴愈圣疏内事理。或与中行评博一体推授。或由推知升补。庶得其平。一曰外吏宜久任也。六部久任。仍可责成。本部升转。已经允行。而有司膺民社之责。犹席不暇暖。即长才安所见乎。宜取江抚

韩世琦所请留任三年之说。酌而行之。奏最必多也。一曰州县宜更调也。地方之难易不同。材力之长短迥别。用违其材则两受其弊。人地两宜则并奏其效。各省督抚郎廷佐等纷纷入告。不约而同。宜酌而从之。成效必速也。而愚则更有说焉。掣签之例。起于万历末年。当时有签部之讥。今乃以掣签为典要。非特初授掣签。候补亦掣签。推升亦掣签。堂司监掣。科道监掣。凡以远嫌疑。告无罪而已。嗟乎。朝廷所赖于冢宰者。谓其能远嫌疑告无罪已乎。冢宰之职。惟远嫌疑告无罪。遂为胜任而愉快乎。为官择人。其谁之职乎。岂知人本不可学。而冥行听数。亦有得半者乎。无已请于地类其冲者僻者。于人类其杰者庸者。分而掣之可乎。签补签升。亦于事酌其大小缓急。类而掣之可乎。语云。国尔忘家。公尔忘私。当此讲求详慎之时。任事者果不以私家为念。则嫌疑不必避。而惟以人事君之是图。上亦稍宽其文法。而一代之制可定。得人之效可矣。

职官议

任源祥

明代官制。远超汉唐宋。上仿虞周。而控之以机。驭之以权。亦因时制宜之道也。后虽有因革损益。虑无有出其范围者矣。纲纪节目。备载会典。而历朝事例参差。得失并见。窃为之拟议一二定所从焉。吏部为职官之要领。吏部之难。难于量材授任。在外取人地相宜。在内取人事相宜。知人则哲。所以难也。查类选急选拣选皆严于资格。切于比例。后因苞苴请托。乃用掣签之法以为公。顾公则公矣。而一任其冥行。能无蹶乎。查推升不待考满。有类推单推廷推。廷推出于众议。其单推类推皆由吏部。吏部虽贤。能尽天下人而周知之乎。折衷而论。注选推升。皆宜用保举之法。保举。历朝各异。总之保举者。正大之情也。人主之聪明不自用。而寄耳目于吏部。吏部之聪明有限。而寄耳目于内外百官。所难者吏部之得人耳。择任尚书。是在人主。学校所以储才。职官之根本也。教官主学校。顾以龙钟岁贡乞恩举人处之。彼既日暮途穷。甘心自弃。又安望其砥砺名节。主持风教。后世乃视为赘疣。甚非设官之初意。窃谓欲预养职官之用。当先重教官之选。非实有品行才望者。不得居此职。职在教士。士之贤否。为教官之殿最。士之保举。即以责成教官。教官得士多。即与知推一例行取。正统中。陈敬宗李时勉为两京祭酒。天下士风一变。建文初。方孝孺由汉中教授。召入为翰林学士。彼时保举虽未行。而厚其报乃所以重其责也。司马光十科取士。首推行谊纯固可为师表。师表尊而后士知所宗。诚治天下之首务也。由此言之。失职则吏部无补于治道。得职则教官有关于铨政。故论官有典。论政有要。查官员久任。隆庆二年令在京各官与衙门政体相宜。在外各官与地方人情相宜。虽资当升。照例加级。仍管原务。以后迁转即从加

级扣算。此即虞廷三考之法而通之者也。后世不遵此法。官如传舍。虽贤者岂能尽其才。展实效乎。六曹政体各有相宜。隆庆事例。户刑工三部司属。无故不得轻调。窃谓礼兵亦然。即如边方有警。非习于形势。谙于兵马钱粮者。其能调拨无误。指授方而有济乎。府州县有烦简。才有攸宜。除吏部量材注选外。受事后量材改调。此抚按之责所以佐铨政之不逮也。查边缺有二。一曰戎马之地。因人之畏苦。而或听告选。或听掣签。皆非铨政之善者也。殊不思一人之苦乐犹小。而封疆民社。关系甚大。计戎马之地。当择其习于边事。才堪御侮者授之。选能而用。非以此苦之也。果着劳绩。不次优擢。嘉靖事例。边远司道知府迁转。量减年资。窃谓知府以下。皆用此例可也。瘴之地。当取其原籍附近风土相宜者而用之。习其俗而知其情。为治倍易。嘉靖事例。远方县佐及杂职员缺。将附近者铨补。窃谓除方面官外。皆用此例可也。府州县六曹之事具备。而治平之时。教养为重。乱离之后。拊循招集为先。至于催科。则为政之末端耳。后世考课有司。惟以催科为殿最。其余不过虚应故事。不仁者严加督责。以副考成。而国家之元气日以媮削。譬如剜肉充腹。待毙之道也。地方失事。固有司之责。然亦须宽其绳墨。期于弭盗而止。今但有失事。即为降罚。勒限不获。即斥逐。以致上下相蒙。隐忍而不敢报。由此酿成大祸。遂不可救也。总之。齐其末则法密而奸积。循其本则吏习而民安。教养拊循。治之本也。催科捕盗。治之末也。舍其本而务其末。欲治得乎。查布按二司。初但设本司正副官。后因事添设守巡二道。遂以为例。往往一道止实辖一府。或数道共辖一府。既有该府。又有该道。殊属赘疣。今之宦途。以此为翱翔之地。养望之区。往来迁转。如传舍然。于地方何益。窃谓一府兵事本合归重知府。而守巡道可裁也。问刑衙门。既设刑部都察院。又设大理寺。专主平反驳正。慎狱之至意也。然使不称其职。虽再设平反之官何益。刑得其平。如皋陶为士。苏公为司寇。岂有别衙门驳正乎。故大理寺可裁也。若镇抚司益不可不裁也。翰林詹事府皆备顾问。可裁并为一。宁重为官择人。毋轻为人设官礼也。中庸曰。人存政举。董子曰。正一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经制未尝不善。而精神所贯。机权控驭。因时制宜。亦在人主之善用之耳。若乃揽要领。厚根本。综其典则而一归之礼。则当今董正之善道也。

铨政

储方庆

用人不可滥也。滥则爵禄不足重。而天下有侥幸功名之心。用人不可滞也。滞则激劝无所施。而天下有自甘弃废之患。二者之患则均。而所以受患者不同。要其失则一也。今铨政之患将在滞矣。说者谓富贵之途。人所奔趋。必使慎重而后迁。以明持久而难得。则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故与其失之于滥也。毋

宁失之于滞。不知滞有以滞而生者。亦有以滥而生者。以滞生滞者。救滞之法不同于救滥。以滥生滞者。救滞之法即存乎救滥。以今救滞之法。不为不详且周矣。京职既改外员。科目复减旧额。补者既多。而取者复少。积薪之患或其无。而谒选之人。经年累月。守候都门。而不得一官者。比比如故。此岂法之犹未备欤。则以知滞之出于滞。而不知滞之出于滥也。以滥得滞。而不去其滥以为疏通之本。则虽日从事于改补之令。裁减之方。徒以阻天下进取之心。而滋其雍塞已耳。岂能有所裨益于选政哉。窃以天下官人之额而计之。京省大小之职。不啻二万有奇。而士之由甲榜进身者。三年之中。不过百五十人耳。以百五十人之数。任此二万有奇之官。即参之以科贡。亦当沛然有余。而今若是其雍遏者。乃他途之滥有以使之也。他途滥则正途不得不滞。不清他途之滥而徒欲减正途之额。以求通于滞之中。其可得乎。至于京职候补者。其人固已积日累功以致此一旦。今徒以缺少而概补外员。则既无以酬服官之劳。而后之为国任事者。亦无所望于超迁。而生激发之念矣。夫滥升擢之名。而滞得官之实。则何如广授任之门。而慎登进之始哉。然而议者必曰京职少而选人多。其不得不滞者势也。而他途并进之法。又所以破科目之痼疾。安得尽辟之以待天下之士乎。愚以为京职既少矣。今独以主政一官。待天下郡县吏。无乃少而益少欤。谓宜少广其途以示风厉也。至于科目之弊。患在得人之不精。而以他途混淆之。又未必其有济。何则。择人以识不以法也。识不足以知人。而曰吾有兼收之法焉。窃恐法立而人犹是矣。故夫今日之铨政。但当严核于正途之中。而不必任他途之滥。以滞正途。但当广开其候补之门。而不可任改授之滥。以滞进取。如曰救滞之法。莫善于不次用人也。则今之员多缺少。久已患之。岂可复开多门以待巧进。若巧者侵夺已甚。则拙者迫怵无聊。其滞当有更甚于今者矣。不次用人。可以救滞于滞。而不可救滞于滥。今天下之滞。以滥而滞者也。故愚愿执事之除其滥焉。

选补日知录

顾炎武

汉宣帝时盗贼并起。征张敞拜胶东相。请吏追捕。有功效者。得壹切比三辅尤异。如曰壹切权时也赵广汉奏请令长安游徼狱吏秩百石又循吏传左冯翊有二百石卒史此之谓尤异也天子许之。上名尚书调补县令者数十人。自汉时县令。多取郡吏之尤异者。是以习其事而无不胜之患。今则一以畀之初释褐之书生。其通晓吏治者。十不一二。而奕弱无能者。且居其八九矣。又不择其人之材。而以探筹投钩。为选用之法。是以百里之命。付之闾茸不材之人。既以害民。而卒至于自害。于是烦剧之区。遂为官人之陷。而年年更代。其弊益深。而不可振矣。然汉时之吏多通经术。故张敞得而举之。宣帝得而用之。今天下儒非儒

。吏非吏。则吾又不识用之何从也。

南人选南。北人选北。此昔年旧例。宋政和六年诏知县注选。虽甚远。无过三十驿。三十驿者九百里也。今之选人。动涉数千里。风土不谙。语音不晓。而赴任宁家之费。复不可量。是率天下而路也。欲除铨政之弊。岂必如此而后为至公耶。夫人主苟能开诚布公。则自大臣以下。至于京朝官。无不可信之人。而铨选之处有不必在京师者。唐贞观元年。京师谷贵。始分人于雒州置选。至开耀元年。以关外道里迢递。河雒之邑。天下之中。始诏东西二曹。两都分简。留放既毕。同赴京师。谓之东选。是东都一掌选也。黔中岭南闽中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选择土人补授。上元高宗三年八月壬寅。敕自今每年遣五品已上。强明清正官。充南选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拟。大历十四年十二月[己](巳)亥。诏专委南选使。停遣御史。是黔中岭南闽中各一掌选也。新书张九龄为桂州都督兼岭南按察选补使而九龄又即岭南之人李峴传曰。代宗即位。征峴为荆南节度。江陵尹。知江淮选补使。又曰。罢相为吏部尚书。知江淮选举。置铨于洪州。刘滋传曰。兴元元年。改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选事。时京师寇盗之后。天下旱蝗。谷价翔贵。选人不能赴调。乃命滋江南典选。以便江岭之人。是江南又一掌选也。宋神宗诏川陕福建广南八路之官。罢任迎送劳苦。命转运司立格就注。免其赴选。是亦参用唐人之法。建炎南渡始诏福建二广阙并归吏部唯四川仍旧今之议者。必曰如此多请托之门。而启受赇之径。岂唐人尽清廉。而今人皆贪浊邪。夫子之告仲弓曰。举尔所知。今之取士。礼部以糊名取之。是举其所不知也。吏部以掣签注之。是用其所不知也。是使其臣拙于知人。而巧于避事。及乎赴任之后。人与地不相宜。则吏治堕。吏治堕则百姓畔。百姓畔则干戈兴。于是乎军前除吏。而并其所为尺寸之法。亦不能守。岂若廓然大公。使人得举其所知。而明试以功。责其成效于服官之日乎。唐太宗谓侍臣曰。刺史朕当自选。县令宜诏五品以上。各举一人。元宗开元九年敕京官五品已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举县令一人视其政善恶为举者赏罚有明正统元年十一月乙卯。敕在京三品以上官。各举廉洁公正明达事体。堪任御史者一人。在京四品官。及国子监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员外郎。六科掌科给事中。各道掌道御史。各举廉慎明敏宽厚爱民。堪任知县者一人。吏部更加详察而擢用之。夫欲救今时之弊。必如此而后贤才可得。政理可兴也。

自南北互选之后。赴任之人。动数千里。必须举债。方得到官。而土风不谙。语言难晓。政权所寄。多在猾吏。昔唐之季世。尝暂一行之于岭南矣。文宗开成五年十一月。岭南节度使卢钧奏。伏以海峽择吏。与江淮不同。若非谙熟土风。即难搜求人瘼。且岭中往日之弊。是南选。今时之弊。是北资。臣当管二十二州。惟韶广二州官僚。每年吏部选授。若非下司贫弱令史。即是远处无能

之流。比及到官。皆有积债。十中无一肯识廉耻。臣到任四年。备知情状。其潮州官吏。伏望特循往例。不令吏部注拟。且委本道求才。若掇官廉慎有闻。依前许观察使奏正。

事堪经久。法可施行。敕旨依奏。唐书韩偓元和中为桂管观察使部二十余州自参军至县令无虑三百员吏部所补纔十一余皆观察使商才补职此固昔人以为敝法而改弦者矣。处台衡者。其可不用读书人哉。

掣签之法未行。选司犹得意为注阙。虽多有为人择地。亦尚能为地择人。自新法既行。并以听之不可知之数。而繁剧之区。有累任不得贤令。相继褫斥者。夫君子之道。在乎至公。存一避嫌之心。遂至以人牧为尝试。昔唐皎为吏部侍郎。当引入铨。或云。其家在蜀。乃注与吴。复有言亲老。先任江南。即唱之陇右。史书以为讥笑。以此用人。岂能致太平之理哉。实录言。洪武四年正月壬辰。河南府知府徐麟。以母居蕲之广济。请终养。诏改麟为蕲州府知府。俾就养其母。圣主之兴。坦怀待物。其所以劝臣者至矣。

万历末。常熟顾大韶。作竹签传。其文仿毛颖传为之。谓签对主上言。上而庶吉士科道之选。下而乡会试取士。壹皆用臣。臣乃得展其材。此愤世滑稽之言。然以之晓人。可谓罕譬而喻矣。夫楚王之厌纽。盆子之探符。古人之用以立帝立王。而今日施之选人乎。

唐时所谓铨者。有留有放。唐书选举志凡取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辨正三曰书楷体道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四事皆可取则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得者为留不得者为放总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俭。始设长名榜。宋白曰长名榜定留放。留者入选。放者不得入选。长安志曰尚书省之南别有吏部选院谓之吏部南院选人引集之所其榜列于院外杨国忠传故事岁揭榜南院为选式是也已定注。则过门下侍中给事中按阅。有不可黜之。故放者多而留者少。景云中。以宋璟为吏部尚书。李义卢从愿为侍郎。皆不畏强御。请谒路绝。集者万余人。留者三。铨不过二千。人服其公。宋时此法犹存。孝宗干道元年五月乙亥。诏未铨试人。毋得堂除。未有若近代之一登科而受禄如持券者也。

停年格日知录

顾炎武

今之言停年格者。皆言起于后魏崔亮。今读亮本传。而知其亦有不得已也。传曰。迁吏部尚书时。羽林新害张彝之后。灵太后令武官得依资入选。官员既少。应选者多。前尚者李韶循常擢人。众情嗟怨。亮乃奏为格制。不问贤愚。专以停解日月为断。虽复官须此人。停日后者。终于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则先擢用。沈滞者皆称其能。亮外甥司空咨议刘景安以书规亮曰。殷周以乡塾贡士。两汉由州郡荐才。魏晋因循。又置中正。谛观在昔。莫不审举。虽未

尽美。定应十收六七。而朝廷贡秀才。止用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惟论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惟辨氏族。不考人才。至于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属当铨衡。宜改张易调。如之何反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之士。谁复修厉名行哉。亮荅书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时徼幸。得为吏部尚书。常思同升举直。以报明主之恩。乃其本愿。昨为此格。有由而然。今已为汝所怪。千载之后。谁知我哉。古今不同。时宜须异。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书。尚书据状。量人授职。此乃与天下贤共爵人也。吾谓当尔之时。无遗才无滥举矣。而汝犹云十收六七。况今日之选。专归尚书。以一人之鉴。照察天下。刘毅所云。一吏部两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异以管窥天。而求其博哉。今勋人甚多。又羽林入选。武夫崛起。不解书计。惟可弩前驱。指踪捕噬而已。忽令垂组乘轩。责以治效。是所谓未曾操刀而使专割。又武人至多。官员至少。设令千人共一官。犹无官可授。况一人望一官。何由不怨哉。吾近面执不宜使武人入选。请赐其爵。厚其禄。既不见从。是以权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产铸刑书以救敝。叔向讥之以正法。何异汝以古礼难权宜哉。仲尼有言。知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犹是也。但令将来君子。知吾意焉。后甄琛元修义城阳王徽相继为吏部尚书。利其便己。踵而行之。自是贤愚同贯。泾渭无别。魏之失才。自亮始也。辛琚为吏部尚书上言黎元之命系于长吏若使惟取年劳不简贤否义均行雁次若贯鱼执簿呼名一吏足矣数人而用何谓铨衡书奏不报然观其荅书之指。考其时事。由羽林之变。既姑息于前。武人之除。复滥开于后。不得已而为此例。今也上无陵压之勋人。下无噪呼之叛党。何疑何惧。而不复前王之制。乃以停年为断乎。

魏书辛雄传。上疏言。自神龟未来。专以停年为选。士无善恶。岁久先。职无剧易。名到授官。执案之吏。以差次日月为功能。铨衡之人。以简用老旧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贪鄙。委斗筲以共治之重。托硕鼠以百里之命。皆货贿是求。肆心纵意。禁制虽烦。不胜其欲。致令徭役不均。发调违谬。箕敛盈门。囚执满道。二圣明诏。寝而不遵。画一之法。悬而不用。自此中外之民。相将为乱。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北齐书文襄帝纪。摄吏部尚书。魏自崔亮以后。选人常以年劳为制。文襄乃厘改前式。铨擢惟在得人。又沙汰尚书郎。妙选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荐擢。过于魏制远矣。

通典。唐自高宗麟德以后。承平既久。人康俗阜。求进者众。选人渐多。总章二年。裴行俭为司列少常伯。始设长名姓历榜。引铨注之法。又定州县官资高下升降。以为故事。其后莫能革焉。至元宗开元十八年。行俭子光庭为侍中。兼吏部尚书。先是选司注官。惟视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迁。或老于下位。有出身二十余年不得禄者。又州县亦无等级。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后远。皆无定

制。光庭始奏用循资格。新唐书本传初吏部求人不以资考为限所奖拔惟其才往往得俊又任之士亦自奋其后士人猥众专务趋竞铨品枉挠光庭惩之因行俭长名榜乃为循资格凡官罢满。以若干选而集。各有差等。官高者选少。卑者选多。无问能否。选满则注。限年躋级。不得踰越。非负谴者。皆有升无降。庸愚沈滞者皆喜。谓之圣书。虽小有常规。而抡才之方失矣。其有异才高行。听擢不次。然有其制而无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资例而已。自宋以下。年资之制。大抵皆本于光庭也。

京债日知录

顾炎武

赴铨守候。京债之累。于今为甚。旧唐书武宗纪。会昌二年二月丙寅。中书奏赴选官多京债。到任填还。致其贪求。罔不由此。今年三铨。于前件州府河东凤翔鄜坊邠宁等道得官者。许连状相保。户部各备两月加给料钱。至支时折下。所冀初官到任。不带息债。衣食稍足。可责清廉。从之。唐时有东选南选。其在京铨授者。止关内河东两道。采访使所属之官。不出一千余里之内。而犹念其举债之累。先于户部给与两月料钱。非惟恤下之仁。亦有劝廉之法。与今之职官。到任先办京债。剥下未足。而或借库银以偿之者。得失之数。较然可知已。若夫明初之所行。有超出于前代者。太祖实录。吴元年七月丙子除郡县官二百三十四人。赐知府知州知县文绮四。绢六。罗二。夏布六。父如之。母妻及长子各半。府州县佐贰官。视长官半之。父如之。母妻及长子又半之。各府经历知事。同佐贰官。州县吏目典史。视佐贰官又半之。父母妻子皆如之。其道里费。知府赐白金五十两。知州三十五两。知县三十两。同知视知府五之三。治中半之。通判推官五之二。州同知视府通判。经历及州判官。视府同知半之。县丞主簿。视知县又半之。知事吏目典史皆十两。着为令。上曰。今新授官。多出布衣。到任之初。或假贷于人。则他日不免侵渔百姓。不有以养其廉。而责之奉公。难矣。洪武初。上谓中书臣曰。官员听选之在京者。宜早与铨注。即令赴任。闻久住客邸者。日有所费。甚至空乏。假贷于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常选官淹滞在京者。资用既乏。流为医卜。使人丧其所守。实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铨选之后。以品为差。皆与道里费。仍令有司给舟车送之。着为令。十七年七月癸丑。北平税课司大使熊斯铭。言仕者得禄养亲。此人子之所愿也。然有道远而不得养其父母者。乞令有司。给以舟车。俾得迎养。以尽人子之情。廷议以云南两广四川福建官员家属赴任者。官为给舟车。已有定例。自今凡一千五百里以外者。宜依例给之。制可。二十二年命故官妻子还乡者亦给车舟岂非爱民之仁。先于恤吏者乎。

居官负债。虽非君子之行。似乎不干国法。乃考之于古。有以不偿债而免列侯

者。汉书孝文三年。河阳侯陈信。坐不偿人债过。六月免侯爵是也。有以不偿债而贬官者。旧唐书李晟子悛。累官至右龙武大将军。沈湎酒色。恣为豪侈。积债至数千万。其子贷回鹘钱一万余贯。不偿。为回鹘所诉。文宗怒。贬悛为定州司法参军是也。然此犹前代之事。使在今日。则回鹘当更贷之以钱。而为之营其善缺矣。

出仕年齿日知录

顾炎武

记曰。四十曰强而仕。七十曰老而传。是人生服官之日。不过三十年。汉顺帝阳嘉元年。用左雄之言。令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宋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梁武帝天监四年。令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今则突而弁兮。已厕银黄之列。死期将至。尚留金紫之班。何补官常。徒隳士习。宜定为中制。二十方许应试。三十方许服官。年至六十见任官听其自请致仕。实录洪武十三年命文武官年六十以上者皆听致仕给以诰敕无官之人。一切勒停。是虽蚤于古记之十年。要亦不过三十年而已。三十年之中。复有三衍年大忧及期丧不得补选之日。则其人在仕路之日少。而居林下之日多。可以消名利之心。而息营竞之俗。洪熙元年。郑府审理正俞廷辅。言近年宾兴之士。率记诵虚文。求其实才。十无二三。或有年纔二十者。未尝学问。一旦挂名科目。而使之临政治民。职事废隳。民受其弊。自今各处乡试。宜令有司先行审访。务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过二十五者。许令入试。上虽嘉纳。而未果行。积习相沿。二三百载。青云之路。跬步可阶。五尺之童。便思奔竞。欲以成人材而厚风俗。难矣宋李伯玉请罢童子科意亦同此

学仕解

陈祖范

人生不出学仕两途。古之学仕。循年躋级。无可捷速。无可侥幸。何则。中人多。上智少。颜渊子奇。不可以为例也。按礼记年二十外。博学不教。内而不出。谓专自勤学。不敢教人。存畜所学于内。而不表见于外。如是者有年。过三十博学无方。前之博学也有方。恐年少志未坚定。或杂而不醇。故必示之向方。至此则志气坚定矣。无方可也。学记云。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视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其在斯时欤。此为学之节候也。四十曰强而仕。五十命为大夫。服官政。未四十。无望仕也。未五十。无望为大夫也。古者仕于私家。仕于庶人在官。仕为闾胥党正之属。皆谓之仕。汉三老嗇夫掾属之职亦然。不遽服政也。然虽小官。亦得自行其志。而无所牵制。方物出谋发虑。道合则服从。不可则去。其不可而去。想亦不俟五十。而慨然自废

矣。若五十命为大夫。则必道合者也。服政二十年。己之底蕴。无所不展。国家既已尽其才。竭其力。曰吾不忍更劳子大夫。子大夫其少安。于是去位以让后来者。此古从官之节候也。呜呼。人寿几何。二十而冠。始成人。三十有室。始理男事。四十以前。皆为学之日。四十以后。或跃自试之时。至五十乃致身矣。至七十复乞身焉。天假之年。从容渐次。何其乐也。后代则不然。自六年就傅。父兄即望以仕。十余岁子弟之聪俊者。亦唯曰余仕。从事科目者。学其所学而实非学。不以科目出身者。益不识所谓学。间有自命博学者。无不好为人师。而自炫自鬻。宁有不教不出者乎。凡学官先事。士先志。故入学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十以外。犹逊友视志。今学士之志。其可问乎。仕则人人期于躐躐显要。惟智尽能索。中路差跌。斯已耳。安所谓道合不合乎。又官无大小。一入仕即去留皆不由己。官卑不肯言去。官高又不敢言去。而引年予告之义难言矣。统计一生。其未仕也。若渴若饥。若骤若驰。其既仕也。若沉若浮。若寐若迷。前瞻后顾而无所泊栖。一朝溘尽。身与名同翳如。悲夫。

明吏部权重

赵翼

明初六部。属中书省。权轻。多仰丞相意旨。洪武十三年。中书省革。部权乃专。而铨部尤要。其后制度屡创。令入覲官各举所知。自浮山李信始。朝覲官各造事迹。图画土地民人。自昆山余燠始。仿唐六典。自王府以下诸司。各編集所职为书。曰诸司职掌。定吏役考满。给由为首领官。选监生为州县官。兼除教职。自泰兴翟善始。三年一入朝。考核等第。自沂水杜泽始。此洪武中铨政大也。明吏陈修傅然虽有此等规制。而量能授职。核功过以定黜陟。则惟吏部主之。永乐中郭琏为吏部尚书。请自布政使至知府。听京官三品以上荐举。既又请御史知县。皆听京官五品以上荐举。论者谓其畏怯不敢任事。转启夤缘之渐。琏传是琏以前。布政等官皆吏部选用也。宣德中。两京六部官缺。帝命廷臣推方面官堪内任者。郑辰以蹇义荐。得南京工部尚书。辰传是未有此旨以前。六部堂官亦吏部推用也。天顺中。罢廷臣荐举方面大吏。专属吏部。李贤传故事方面官敕三品京官保举贤患其营竞请令吏部每缺举二人请帝简用并推之例始此时王直为尚书。委任郎曹。抑奔竞。凡巡方御史归。即令具所属贤否以备选。直传崔恭为吏部侍郎。置劝惩簿。有所闻皆识之。尚书王翱甚倚之。恭传成化中选郎黄孔昭。留心延访人材。以册书之。除官以才高下。配地繁简。由是铨平允。尚书尹敏欲推其乡人为巡抚。孔昭不可。其人暮夜来屈膝。孔昭益鄙之。敏谓其人曰。黄君不离铨选。汝不能得也。孔昭传可见巡抚等官皆吏部所用。吏部公正。则选用得人。否则可以高下在心。予夺任意。故严嵩当国。吏兵二部选郎。各持簿任嵩填发。时称文选郎万案为文管家。武选职方郎祁

祥为武管家。于慎行笔麈至万历中孙丕扬长吏部。不得已。用掣筮法。以谢诸贿属者。一时称为至公。丕扬传亦以吏部注授官职。可以上下其手。故设此法以防弊也。赵南星长吏部。搜举遗佚。布列庶位。高攀龙等皆其所推用。山西巡抚缺人。郭尚文求之。南星薄其人。独推谢应祥。可见其时虽有会推之例。然亦皆吏部主之。周延儒谓会推。名虽公。主持者止一二人。余皆不敢言。温体仁传熊开元疏。亦云督抚官缺。明日廷推。今日传单。其人姓名不列。至期。吏部出诸袖中。诸臣唯唯而已。开元传合而观之。可见有明一代。用人之权悉由吏部。吏部得人。则所用皆正人。如王恕为吏部尚书。所引荐耿裕彭韶何乔新周维李敏张悦倪岳刘大夏戴珊章懋等。皆一时耆硕。宏治二十年。众正盈朝。职业修理。号为极盛者。恕力也。其后天启初年。周嘉谟张问达赵南星先后掌吏部。起废籍诸正人。用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秉宪李腾芳陈于廷佐铨魏大中袁化中长科道郑三俊李邦华孙居相饶伸王之寀等。悉置卿贰。万历废弛之后。赖此数年。稍支倾颓。未几易以阉党。而官方不可问矣。此有明一代。吏部之大概也。

民爵论

韩茨

王者诏爵以功。故任官然后爵之。共之于朝。而或授之于太庙。示不敢专也。春秋时不更庶长。已少滥矣。商鞅修其品法为十八级。合关内侯凡二十等。错因建鬻爵之议。以实边粟。景帝复裁其价。以招民至。武帝创立武功爵。得入赏补吏。故卜式首以家财输边。超拜中郎将。至御史大夫。东都之季。其弊尤甚。有入谷而得关内侯者。有入钱买三公者。至于晋武帝之时。卖官得钱。入私门。唐至德之后。纳钱百千。赐明经。品秩耗蠹。于斯极矣。宋时鬻爵。亦间举行。入粟六百石。与补上造。出粟五千余石。赐第班行。然随举随罢。而明时纳粟。则止于监生也。间尝论之。商鞅之法。是赐爵非鬻爵也。错之议。是鬻爵非鬻官也。考鞅之二十等。一公士。二上造。三簪褭。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赐爵自公士以上。不得过公乘。余不以滥赐也。然赐爵者有罪得赎。贫者得卖与人。汉高纪诏曰。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抗礼。然则公士等。犹夫民耳。错之卖爵六百石为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而已。其时虽止卖爵。而文帝时有张释之。景帝时有相如。皆以赏为郎。此特任伯中之一二耳。安可以一二之贤才。概望之任伯人哉。且释之为郎。十岁不得调。后以袁盎荐。相如亦病免倦游。后以杨得意荐。未尝以赏进而复以赏迁也。黄霸曾两入钱谷。时承武帝之后。法已敝矣。然仅补冯翊卒史耳。冯翊以霸入财为官。不署右职。则当时公议可知矣。而霸自以廉进至大官。曷尝三入四入钱谷哉。夫鬻爵非古。而赐爵则[已](己)旧矣。唐时谓之古爵

。自干封神龙天宝大历。屡以赐民。宋端拱咸平祥符间亦然。洪武初。赐民爵里士公士。虽俱未尝鬻然。至不得已而为国家谋权宜之利。毋宁明禁鬻官。而修鬻爵之令。彼无别途之可幸也。而得高爵有令丞抗礼之荣。有赎罪之便。又得卖与人钱。故在也亦必愿者云集。而可以佐大农之财。亦何至一开鬻官。则爵为空名。不特鬻之不应。即赐之亦非其所喜。人以官为市。滔滔者遂不知极哉。又况有如晋武之世。钱入私门。则失官而复失钱。国家何利之有。尝读熙诏书曰。理财有道。均节出入足矣。安用轻官爵以益货财。贤君谊辟。于斯二者。皆非所愿行。而建议者欲取济一时。亦当考于古而权所轻重也。

选政策

陆陇其

人才不患其壅滞也。天下之才无穷。而朝廷之官有限。以有限之官。给无穷之才。前后相守。历岁月而不能即登庸者势也。是惟上之人有以鼓舞之。使已仕者乐于其职。而不见有升转之难。未仕者安于在下。而不觉其选授之迟。上之人徐择而用之。才愈多则官益得人。用之愈迟。则天下之才。益磨厉而有以效于上。故鼓舞之道得。则壅滞之端泯。善用才者。患无以鼓舞之。不患无以疏通之也。自古人才之多者。莫如三代。建官之少者。又莫如三代。然三代之时。不闻有壅滞之患者。无他。鼓舞之道得焉耳。后世之人才。非加多于三代也。建官非加少于三代也。然而常患其壅滞者。无他。鼓舞之道失焉耳。今初授者以考定先后为序。升迁者以历多俸寡为序。一出于至公矣。乃出缺有限。选途日艰。宜执事颺颺以壅滞为虑。而欲求疏通之法。为鼓舞之道也。然愚以为今日之选政。当以鼓舞为疏通。不必以疏通为鼓舞。鼓舞之道莫若于循格之中行破格之典。使中才不得越次而进。以守选法之常。而英流闲得超擢以登。以通选法之变。天下之士将争自磨厉。以求赴上之意。而不见有壅滞之形。窃以为凡今在籍候选之人。宜令所在督抚。每岁各以其职业考之。举其最者一人。上送吏部。使得越次而选。而郡县有司。亦令督抚岁举其最者一人。使得越次而升。越次而选者。一省不过岁一人。既无碍于选法之常。而英流之士。得以及锋而用。中才者亦将勉自涤励。而不至于委靡自弃。选授之期虽遥。而皆有旦夕可选之望。则不见其遥。升转之途虽难。而皆有旦夕可升之望。则不见其难。如此。尚何壅滞之足虑哉。此所谓以鼓舞为疏通者也。若夫就疏通言疏通。则又有其道矣。一曰入仕之途宜清也。今夫仕途之所以壅者。以流品之太杂也。自科目而外。有任子。又有例监。有投诚。有府史杂流。此固朝廷所以广用人之途。而不可偏废也。然其中岂无冒滥而当核者乎。宜严其例。使一才一艺。皆得踊跃于功名。而不至开侥幸之门。一曰考课之典宜严也。夫不肖者安于其位。则贤才不得上升。宜令督抚察所属。贪污者不时纠参。而考课之时

。不特一二等之擢者。不得滥施。即平常留任者。亦必奉身寡过。有吏习民安之便。而后使之久于其任。一曰辟召之法宜参用也。汉法长官得自辟曹掾。一时文学才俊之士。皆出其中。宜仿其制。令天下长官。得辟有出身士人为掾吏。既可息奸猾之风。而士之未就职者。亦得少展其才。此三者。皆今日疏通选政之道也。

问答选举

王心敬

或问选授外官之宜。答曰。自前代议法者曲生防范。设为本省人不得官本省之例。虽佐贰微员。仓巡贱职。亦不得仕于本省。其意盖谓本省官本省。地近乡途。不特本官有私碍之情。亦事有难行之法耳。然究之所防之弊。正有出于所防之外。而中间隐伏十弊。重为国计民生士气吏治之患害者匪浅也。十弊云何。其一海内幅万里。以极南之人遇极北缺。极西之人遇极东缺。路途甚有在七八千里外者。纵令妻子眷数至少。亦且不下八九口十余口人。况等而上之。自二十口以至三十口者往往有之。即初 赴任而费已不貲。又无论岁中必一一探候父母顾盼全家之费矣。方其积年往来京师。非变易产业。便借贷亲知。不但科贡从寒士出身为然。即荫生捐纳。亦往往一赴远任。即债累满身矣。夫甫入仕途。而有满身之债负。虽欲廉以官。而不能自遂其本心。官一不廉。而害不且隐中于国家欤。其二吏为士民师表。首宜使之敦崇教道。作风化之倡。今有如两亲已老。更无昆弟。而一选远地。即平日至性天成之士。不能不违其本心。而离亲独往。当亦非 国家教孝之道也。其三一选远方。语言不通。官民上下之情。俱赖通于积年供役之侍吏。虽至明者。初至必受蒙笼欺诈之弊。更若书生即终一任。而上下均受其愚弄者。难以意量。是官与民俱受害也。其四南北风气殊。一选远地。往往饮食起居不宜。有去以十余口而归仅四五口。甚且有本官不免者。是害在身家也。其五则路途一远。行程必淹滞时日。即旷废职业之弊多。是害在废职旷业也。其六一选远地。新旧相接。当不能一一交手。中间必加一署事之员。即此地之百姓。隐受其弊者。其端必众。是害在百姓也。其七本官有长路跋涉之苦。是害在本官之劳于无益也。其八本衙之役胥。有远接虚耗之费。是害在本官。又被于本衙役胥也。其九则属在大吏。夫马骚扰之费。即不可言。是害在驿递也。第十则吏之能奏善治者。由于洞悉地方之利害情形耳。地境一远。一切事情。素不能知。必当官而后问以知之。问果能尽此邑之情形乎。且边缺升转。大约在三四年内。故远任之员。至有官阶已转。而尚不尽悉其州邑之情事者。此之为弊。又可胜言哉。欲变其弊。初无难事。亦祇依三单之法而善行之。即以十五省分南北中为三单。北单盛京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五省。中单江南浙江江西四川湖广五省。南单云南贵州福建广东广西五

省。除督抚特差。边将重任。司道府尹大寮。但论才识。不分南北外。其余文自五品以下。武自四品以下。三单各自论俸。不得以极南人任极北缺。极北人任极南缺。惟是中单尽可通融。然通融者亦止于千五百里。甚至二千里为度。亦不可过于此限。庶几公私尽便。中间暗收无穷之利耳。且古不但不避近省。亦且不避本省。无论昔之鲁人仕鲁。齐人仕齐。古有故事。又无论昔之朱买臣张镇周皆守本郡。范文正公昔亦曾守苏州。前代更有成例。不一而足。且如本朝北京人皆仕 王朝。各省中式武科。与行伍大小武员。本省无不任其试用。亦不闻尽属扶同徇私。情法拘碍也。即盛京而天下可推。即武员而文员可推。即前事而后事可推。况下至佐贰。不过分令长之一臂。更至仓巡。其实下同役胥里正。而必隔省除授。迁转于越省数千里外哉。故文官五品以下。武员四品以下。即不遇本省应得之缺。以千百里为衡。而佐贰以及仓巡。则应止以五六百里内外。为衡斯情理允协也。

书雷顾二给事监掣疏后

蔡方炳

掣签之法非古也。起于明万历。营私择地。属托公行。始变此法。一时之营求请托。廓然风清。沿及明季。掣签之中。弊复繁丛。本朝遂分满汉监视。不独授权于选司。廓然风清。于斯为极矣。初犹止行于新授。今则兼行于升补。且满汉堂司监掣之不足。而益以科道之监掣。廓然风清。于斯更无遗憾矣。夫仗一竹之无知。为官员绝趋竞规避之巧。为铨衡释恩怨异同之衅。岂不甚善。然念及为地择人。为事择才。则诚有难于举措者矣。夫满汉监掣。科道监掣。法已最密。而纠铨弊者尚累累见告。不得已。乃欲并吏部资俸之册。亦得职掌以穷其弊。以是为穷弊则可。若以是为用人之要务。即按册而稽。万无一弊。犹是宋臣所云执簿呼名。一吏已足之谓也。夫未得用人之益。且先除用人之弊。故不得不凭掣签。然以掣签为凭。岂得人人于地相宜。惟督抚于群有司明试之后。所见必真。题请调补。正宜覆允。或谓督抚所请不足信。是必其人之不足倚仗也。若果不足倚仗。即当更易其人。否则既任以一方之事。而不得更置一方之才。分猷无人。提掣不应。何从展布乎。今朝廷以为欲得其益。先除其弊。故萃精神于监掣之中。行见用人之弊绝。必将课用人之益矣。

吏治因地制宜三事疏

陶正靖

臣惟守令为亲民官。而令之于民尤亲。闾阎之疾苦。必由令而上闻。朝廷之德意。必由令而下达。其秩虽卑。其责至重。劝课之方。必须曲尽其宜。未可以苟且概施也。臣少历四方。于南北吏治之难易。有慨于中。请敬为 皇上陈之。盖北省俗醇而事简。赋少而易输。州县治事。自辰迨午。则案无牒矣。南

方俗漓而事繁。赋多而易逋。讼师衙蠹。奸弊百出。自非精敏强力之吏。鲜有不困者。故近日督抚所定冲繁疲难之缺。北方之兼四项者。仅比南之兼三。北方之兼二项者。仅比南之简缺。此其大较也。若夫劝课之方。必足其财用。乃可以杜其侵渔。优其迁擢。乃可以鼓其志气。今养廉之典。卓异行取之法。固已具备。而臣窃以为尚有可得而议者。凡州县之费。莫费于延幕宾。若江浙诸剧邑。非七八人不足分办。而就中所尤倚重者。非二三百金不能延至。统而计之。已至千金之外。养廉之资罄矣。其一切日用交际舟车之费。何从出也。是养廉者其名。而养不廉者其实也。明知其不能持廉。而不得不姑听之。有发而又不不得不案治之。是孟子所为罔民者罔吏也。臣以为两司以上之养廉。不无稍厚。而州县以下。未免犹薄。剧如江浙。瘠如川黔。虽多寡悬殊。其不足于用则一。原督抚定议之初。所以苟且如此者。拘于本省耗羨之常数。欲多赢余归公耳。臣恭绎世宗宪皇帝圣谕。赢余本充地方公用。国家初无所利于其间。督抚或误认为别储之项。以多为功。非立法之本指。至于普天率土。莫非臣子。宁以疆域之攸分。致诏糈之顿异。臣请通盘合算。哀多益寡。其或不敷。凡诸杂税似可拨支。务使经费粗足。然后绳以贪墨之法而无辞。至于盐差运使。职事本简。徒以旧为利藪。支給亦觉过多。所当一并通融定议。庶无不均之叹。此臣所请因地制宜之一端也。昔年县令行取。或擢台垣。一则取其献纳。足以周悉民情。一则奖其成劳。用以激扬吏治。今行取之制虽复。不过需次部曹。计自实授以至正郎。速者须六七年。通计出身筮仕之初。几及二十年。其由举人出身者。须四五十年之久。锐精之气已销。戒得之患垂及矣。非所以劝能吏也。台垣之任。未更民社。言及吏事。不免隔膜。又非所以周下情也。议者以县令视科道。品级相悬。多用县令。则编检部曹。不免壅滞。臣以为县令之难。视编检部曹。何啻数倍。按其品级。亦与编检相同。何至遂成悬隔。惟是事简之地。中才可以寡过。事繁之地。即长才不免受罚。故目今行取之员。多系简地。仅得中才。尚非分别劝惩之道。臣请就所为冲繁疲难。兼四兼三者约分年限。年满无过。并准行取。督抚具考语送部。皇上亲试之。最优者置科道。次者或升外任。或除部曹。其中缺简缺行取者。仍循常例。夫冲繁疲难之地。数年而无过。其才能必有出人者矣。考试而择其最优。其经擢科道者亦少矣。此于编检部曹未至相妨。而才能之吏益知奋勉。此又因地制宜之一端也。考汉代郡县之任。或即用本地人。唐制除不过千里。我世宗宪皇帝。于挑选人员。多分发附近省分。盖以至公之心待人。而亦恤其跋涉之艰也。旧例除官止避本省。其后复有五百里回避之例。夫人臣苟不能秉公执法。虽在数千里外。庸必无姻亲故旧耶。若其公正无私者。虽在本籍。又安能挠之。臣愚以为唐制所云毋过三十驿者。所当酌从。地近则到任之初。省借贷之

费。或家有老亲。便于迎养。推公心以御物。而求忠臣于孝子。于是乎在。此又因地制宜之一端也。以上三条。臣非敢苟凭臆见。妄议纷更。稽之以古义。度之以时宜。于劝课之道。似为有益。

敬陈用人三事疏顺治十二年

吏部侍郎梁清标

一崇守令之任。民生休戚。全关守令。汉世特重其官。如龚遂黄霸卓茂诸人。治绩表着。或假以便宜。宽其文法。或玺书褒美。赐爵通侯。是以古今吏治。汉为独盛。今体统陵替。文法拘牵。有司力疲于趋承。心怵于功令。稍失上官之意。诃斥频加。兵马往来。横遭侵辱。即有贤者。欲兴一利除一害。动多掣肘。何怪职业不修。治平寡效耶。臣谓欲课实功。必先一体统。请下督抚。隆其礼文。或豪强有凌侮把持者。得以申请究治。四体宽然。庶可展布。又查明初有到任须知一书。内列规条三十一则。纲目森然。皆切民事。例于铨除之日分授选官。使知所遵守。其后渐废不行。有司且茫然不识职守为何事矣。今其书具在。亦宜重加订刻。照例分发。道揆法守。上下交修。懋赏以鼓循良。重罚以儆堕窳。其谁不自勉于吏治乎。

一重言官之选。皇上宏开言路。以襄盛治。责言官既重。则选授不可不详。在外推官同知中经举卓异治行高等者。自当优与清华。乃俸深序及。往往升转部曹。一凭掣签。及值考选。则平平无过者。不得不一概行取。非所以奖廉能慎名器也。察职掌内旧有部郎改授之例。至本朝亦屡行之。况其人近在目前。才品人所共知。臣愚谓宜照旧例。除臣部外。五部郎中员外主事遇考选时。许各部堂官遴选品行端方。中怀讷直者。咨送臣部。许卓异推官同知一体考授科道等官。斯台垣济济。才贤不至有沉抑之叹矣。

一严功过之衡。励世之权。存乎黜陟。贤者进之。不肖者退之。所贵乎铨衡也。今止循资俸。按籍升迁。虽殊才异能。与庸碌等。激劝无凭。治效曷。臣请于选功二司设纪功纪过二簿。令督抚察所属各官任内完赋垦荒获盗清狱。凡地方应行事宜。有能举一政者。即开实迹报部。详注于册。除不肖官员具疏纠参外。其有过可指者。亦时报部注册。臣部于升迁时考其政迹多寡。定人才短长。上者优擢。次者平升。下者左迁。在内部寺等衙门。亦各将所属功过。不时咨送。一同详注。推升分别之法亦如之。如是则循名责实。人才竞奋矣。至于屏浮议。核成功。任贤人而勿疑。信诏令而勿变。是在干断独操。何患积弊不除哉。

请复进士观政之例疏康熙五十六年

御史许惟模

窃思国家养士。期于有用。古者兵农礼乐。各展其能。得一材则收一材之效。

虽曰功名自奋。亦因造就多方。实可见之施行。而不为空无用之学也。伏见我皇上爱养人才。近科新中进士。又特命词臣教习三年。实我皇上寿考作人。训育工至意。臣以为未仕视其所学。既仕视其所为。士子读书应试。自游庠以至登第。历经考校。皆以文章分厥次第。是凡预进士之选者。不患文义不娴。患未能通知世务。经济优长耳。然则教习进士。皆当以钱谷兵刑等事课其实政。不必如教习词臣。穷经学史考校诗文以定高下也。臣伏查国初进士。原照历来旧例。发榜之后。分拨各部。观政三月。然后铨选。欲令新进之臣。晓习部务。为理繁治剧地耳。然止历一部。而各部各司之事尚未周知。臣请嗣后每科馆选之外。所余进士仍照观政之例。分派各部。每限三月。次第轮。将见行则例。俾之讲究学习。不过二年。而六部事务无不悉知。其中果有才品超卓。通达治体者。听各部满汉堂官。填注考语。破格保题引见。遇应得知县缺出。先用以为鼓舞。其余限满报明。仍归科分挨选。则时日虽少而经练倍多。学习非虚而考校更实。将来躬膺民社。驾轻就熟。上承我皇上教习之深恩。庶无负委任之盛意矣。

请举人分部学习疏乾隆九年

吏部尚书讷亲

窃照州县为亲民最要之官。任兼教养。督抚与之共治。一省司道府之表率纠稽。皆以牧令为政教之所由起也。一州一邑之事。官无不周知。臣此次奉差外出。于经过州县。询以地方事务。竟有茫然不晓者。问其出身。多系远科举人。或精力就衰。或见闻本陋。远科举人。需次常二十年。去拣选之日已甚久。月选后分别员缺繁简调补。督抚察其能否称职。或奏请改教。或参劾降调。然亦须待至一年半后。始能试看得实。而此际之事务废弛已属不少。且更换一官。新旧委署之间。交代纷繁。官经数易。民不相习。均于吏治有妨。臣思姑息在一人。则贻误在一方。有不得不为筹划变通者。查从前举人有分部学习之例。后经部议。以部中事务。与外省州县不同。诸凡钱粮刑名催科听断之法。自须因地制宜。随时变通。非必在部行走。方可学习等因。停止在案。窃思部务与外省体制虽有不同。而所办即系各省之事。其理无不可通。学习人员即不能实有谙练。而出入闻见之间。自必知识渐开。举动稍娴。其于服官之资。不可谓其无益。查该员赴选之时。虽例系本省督抚验看咨部。方准以知县选用。但知县定例。不用本省。从前督抚。多因无关所属吏治。姑为优容。且距验看之时。已经年远。未可遽为凭信。应请暂停铨选。行文各省督抚。将现在届选举人。情愿领咨赴部者。再行加意拣选。年力尚强。人才可用。方准给咨赴部。臣部覆加验看。签派各部学习行走。其已经在部投供之举人等。亦暂停铨选。令九卿验看甄别。分部学习。均于一年期满之后。如才具可用。该堂官出具堪

胜县令考语具奏。仍交臣部。按其科分名次。照例选用。其有科分在前。期满在后。并科分在后。期满在前者。统归各本科挨次铨选。如遇外省需人。臣部即将项内举人。一体拣选引见。发往该省。准其酌量题补。并请嗣后定于各省举人应选科分之前二年。臣部行文各督抚。照例陆续拣选送部分派学习。期满具奏。咨部选用。其不入拣选。不称保奏之人。俱以学正教谕铨选。有情愿告降训导者。准其告降。再查教职各官。有董率士子。整饬文教之责。其中进士拔贡等项出身者。尚多年力壮盛之人。而恩岁等贡生出身者。类皆衰老难用。应请一并酌议。何项照旧铨补。何项停其选用。并于铨选之前。作何拣选甄别。详细酌定。俾县令既各称其才能。教职亦悉尽其官守。庶牧民教士。均属得人。而国家设官分职之意。亦尽收实济矣。

实试观政疏康熙十六年

给事中徐旭龄

为图政务求实效用人贵储真才事。窃惟朝廷会试大典。三载一行。旧例于殿试之后。即考词林。除考中者特授庶常入馆教习外。其余无分二甲三甲。俱拨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各衙门。观政三月。然后授职。

虑诸进士甫庆释褐。骤膺民社。恐于刑名钱谷。夙未谙习。一旦执政临民。未免有美锦学制之诮。故令其先观政而后选官。立法甚善也。比年以来。渐失初意。诸进士分拨观政者。不过视为故事。方到衙门。未及数日。遂各请假回里。名为观政。不知所观何政。亦当思古人做秀才时。便欲以天下事为己任。况其身登仕籍。面受特恩。犹因循陋习。罔臻实效。殊非我皇上侧席求贤。励精图治之意也。臣祈下该部。严行申饰。凡观政进士。须照拨定衙门。每日早到。立簿查核。勿令虚旷。其于各衙门一切事宜。务要悉心讨论。如在吏部则究官方黜陟之法。在户部则核会计盈缩之数。以及礼兵刑工等部。并都通大理寺等衙门。皆纪纲法度之所从出。其于有司各官。尤最为切要者。若能于此处考核详明。晓畅大义。则任之日。自不至于冒昧周章矣。

议新进士分省学习疏雍正三年

鄂尔泰

窃照广西布政使元展成。前请以分发进士派交各府知府学习一折。荷蒙朱批。于督抚商酌为之。钦此。臣谨按前奉上谕。以今科中式进士。分派各省藩臬衙门。令其学习三年。即于所派省分试用补授者。正以藩司衙门。为一省钱粮之总汇。臬司衙门。为一省刑名之总汇。但能用心学习三年。必有一长。于该进士大有裨益。即于该省分大有裨益也。兹据元展成奏称通省政事。虽出于藩司。要皆总揽其纲领。与州县官亲民者有别。且收放钱粮。事有成规。可无庸学习。再命盗案件。例由州县解府审详。到臬司衙门。已属成谳。即有

供情未协。亦仍驳回府。其民间细事。非臬司逐一亲理。若令入藩臬署内学习。又与内幕相亲。亦恐滋弊。是分派各省进士。不如于知府衙门学习之为亲切等语。臣查一应事件。无非情理。守正持平。端视大吏。故宣化为藩。不止司钱谷。弼教为臬。不止司刑名。此外省枢纽之地。实观政者之准的也。若不令学习于藩臬。转令学习于知府。是犹使观水者舍江河而就沟渚。其能识源流者几何。臣愚以为分派学习。除藩臬衙门外。督抚粮盐道衙门。亦应酌派。总在省会。易于观摩。似不必分派各府。转不能时常接见。无以试验其优劣也。惟是有教斯有学。有传斯有习。非止于升堂片时。令其侍立静听。而即可望其知能。或间发一案。令其案批。或故作一问。令其裁答。或实指一事。令其条陈。或虚设一疑。令其剖断。或差令查勘。或委令督催。或闲论夷情。或详说地势。就其言动。观其才识。指示是非。改正错谬。如此三年。庶学习进士。或可半有成材。至于学习署内。恐于内幕相亲。将来滋弊。此事惟在本官。即如书吏。未尝不在署内。与内幕隔别。原不得相通。作弊不作弊。亦岂限于署内署外。各衙门二堂以外。仪门以内。但择闲房二间。即可为学习之所。其日用薪水。应酌量资给。俾无窘迫。庶益奋兴。臣现于分发云南新进士九员内。将一等次等者派往抚藩各衙门学习。又次等二员。在臣衙门学习。仍不时传集。合考其所学。分别勤惰。以示劝诫。在各省各有不同。总期仰体 圣意。造就人材。可不必题请通飭。

请考试正印官疏

陈廷敬

窃谓与 国家共理此民者。外则督抚司道府州县等官。督抚司道。弹压表率以理民者也。而与民最亲者。无踰于知府知州知县者矣。臣愚谓亲民之官。其职至重。至于文移簿书期会讼狱之事。皆身自经理。不得假手胥吏。使夤缘为奸。其事又甚难也。自捐纳以来。有未经考试之人。辄授正印亲民之官者。夫古者以经术为吏治。必学古然后可以入官。今即不能尽然。而亦须略晓文义之人。委以民社之寄。臣查俊秀一项。初捐既是白身。有司曾未一试。而吏部辄与选补。则其文义通闇。何由得知。此项人若一束之高阁。则既已尝许其得官。若尽数录用。则自古未有不晓文义之人。可以为民父母者也。臣查兵部有考试武职之例。凡副将参将游击等官。单双月选补。先期考试弓箭。不合式者不准选补。下月复考。至于再四。必待其合式而后用之。武职重之如此。何况亲民之吏乎。臣又查吏部有考试招民知县之例。招民之与捐纳。事体相类。又不宜彼重而此轻也。臣愚谓知府知州知县。凡俊秀捐纳。有已经考职后捐纳者。依例选补。有未经考职遂行捐纳者。于补选之时。仍行考试。文义略晓者。即与选补。否则且令肄业。听其再试。凡考试之时。若绳以八股经义。既非其所素

习。亦难以猝然而能。合无试以时务策一道。判一条。但须严加防察。毋得令其代倩。徒应虚名。如此则既不绝其功名仕进之路。亦使知有郑重名器之思。庶可以责吏治之实效也。伏祈 睿鉴。敕议施行。

疏通选法疏

田从典

臣谨题。为铨政原有定例。用人必在及时。谨陈举贡壅滞亟求选法疏通事。臣闻帝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人。皆踊跃鼓舞。自奋于功名。而国家因以收用人之效。则惟铨政之疏通使之也。夫天之生材。原足供一代之用。特是当其时而用之。虽偏长可与奇士争能。而过其时而用之。即豪杰将与庸众同伍。古之用人不拘资格。逮后世以资格用人。而先后多寡之间。乃至于壅滞。而人材遂困。然行之既久。未便骤更。按其额数。斟酌变通。不至纷更破例。而有疏通之实。我 皇上辟门吁俊。连茹汇征。而又卓异之举时闻。优者升以不次。宽大之 诏屡下。过小予以更新。至于慎捐纳必廷臣屡请。而后暂得举行。疏正途则额数较多。而又永着为例。固已人思自奋。士庆弹冠矣。而臣犹有请者。则以举贡一途。尚多壅滞。所当急议变通者也。夫往者进士尝壅滞矣。疏之而已通。举贡又壅滞矣。疏之而未即通。其故何也。今以选法论之。十七人为一班。推升捐纳。共得其七。进士举贡。共得其十。不为不多矣。然举贡以两途而得五人。不特少于进士。亦并少于推升捐纳。何也。推升捐纳。人数即多。度不至如历科拣选之举人。动以千计。其途已自相壅滞矣。而又益以历科之恩拔岁副贡生。至后之积薪者。又不可以数计。选法安得而不日滞。士气安得而不日损乎。又其甚者。举贡名为分选。而实则有停选之时。何者。今吏部选法。举贡悉依科分前后。宜矣。而于每科举人之后。附以教习贡生。举完则及于贡。贡完则再及于举。则当举人挨选之时。而贡生曾不预其一。及轮至贡生挨选之际。而下科之举人。又曾不得预其一。其间岂无非常之士。率皆坐困于闲居之岁月。而不得以自表见于 圣明之世。即幸而一缩半通。大皆迟暮之年。甚可惜也。夫士之有老与少。犹日之有朝与暮也。今乃不用其朝气。而用其暮气。人材可惜不待言也。 皇上待举贡与进士一体。而壅滞若是者。则以选法定议之时。未能仰体 上意。一通融其法耳。法不通融。则虽举人拣选之例。无论由五科减为三科。即令其一科拣选。尽如边省之例。而亦曾何与于选法之数乎。臣查旧例选法。以十三人为一班。后加至十七人。夫加则曷不可屡加也。合无量加一人。以十八人为率。使举贡共得六人。而又将举贡分而二之。使举得其四。贡得其二。无使举贡有偏枯之时。至科分挨次。悉如旧例。庶每选有举。每选有贡矣。所谓不至纷更破例。而有疏通之实者此也。或曰。班数行之已久。永为定例。今特以举贡之故而增人。若别途俱请增数。奈何

。臣谓不然。夫若合举贡之人数。与别途分晰较之。虽加犹为少也。今进士推升。俱得其平。无论矣。至捐纳一途。多出势豪之家。非有才能素着。而朝出费而暮馆绶。皓首穷经之儒。终年戚戚。即谅增其数。彼更何说乎。此断宜急变通者也。惟祈 睿鉴施行。

请速停保举永闭先用疏

陆陇其

题为请速停保举之捐。永闭先用之例。清仕途以安民生事。臣伏见臣同衙门御史陈菁疏。请停捐纳保举。而开先用之例。部覆俱无容议。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会议具奏。臣窃以为保举之捐。不可不停。而先用之例。不可开也。夫捐纳一事。原非 皇上所欲行。不过因一时军需孔亟。不得已而暂开。复恐其贤愚错杂。有害百姓。故立保举之法以防弊。为虑深远矣。近复因大同宣府运送草豆。并保举而亦许捐焉。则与正途无复分别。甚非 皇上立法防弊之初意。且保举所重。莫重于清廉。故督抚保举。必有清廉字样。方为合例。若保举可以捐纳。则是清廉二字可捐纳而得也。此亦不待辨而知其不可矣。若夫前此有捐纳先用一例。正途为之壅滞。至今尚未疏通。故 皇上灼见其弊。久经停止。虽前九卿因运送草豆。会议酌开事例。亦未及此。诚知其为选途之害。而不敢轻议也。且捐纳先用之人。大抵皆奔竞躁进之人。故多一先用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此又不待辨而知其不可者矣。抑臣更有请者。臣窃见近日督抚。于捐纳之员。有迟之数年。既不保举。又不参劾者。不知此等官员。果清廉乎。非清廉乎。抑或在清浊之间。未可骤举骤劾乎。夫既以捐纳出身。又不能发愤自励。则其志趋卑陋。甘于污下可知。使之久踞民上。其荼毒小民。不知当何如。故窃以为不但保举之捐纳。急当停止。而保举之限期。更当酌定。不但目前先用之例。万不可开。而从前先用之人。不可不行稽核。伏乞敕部查一切捐纳之员。到任三年。而无保举者。即行开缺。听其休致。庶吏治可清。选途可疏。而民生可安矣。

甄捐纳以恤人材疏康熙十八年

蒋伊

臣闻三代之制。以德诏爵。以功诏禄。诚以人材不可不爱养。而名器不可不慎重也。 皇上三载一举宾兴之典。士之得列名天府者。正不知历几许寒窗辛苦矣。乃铨途壅滞。势同积薪。查康熙九年起至十八年。应选者不下二千人。每遇铨除。捐纳者居十之六。应选者居十之四。按其资次而用之。非二三十年不可。纵使青年释褐。必至白首弹冠。夫人臣进身之始。膺力方刚。莫不卓然思所表见。及至发白齿落之时。始得循资躐级。其不为子孙计者几何哉。闲居之日长。而莅官之日短。臣恐其身家之念重。而民社之念轻矣。此臣不得不为

人材惜也。从来亲民之官。莫切于县令。县令贤则一邑被其泽。推而言之。天下之民困矣。捐纳知县。原出于一时权宜之策。乃有先用。又有即用。更有小京职之一途。以为终南快捷方式。揆其欲速之心。莫非取偿之计。此辈欲望其毋侵渔百姓。岂可得乎。古称郎官上应列宿。而使仆吏厮养。暮给使令。旦拥圭符。此臣不得不为名器惜也。夫捐纳之中未必无贤能。而不可不选择。臣请将捐纳未选者。在内责成吏部。行拣选之法。身言书判。实加考验。取其文理才干。堪为民牧者。照次除授。如文义荒谬。出身下贱者。给以知县职衔。俾为佐贰以自效。其捐纳已选者。在外责成督抚。行保举之法。一年之中。试之政事以观其能。稽之操守以定其品。如果才长守慎。许该督抚保奏。不拘资格。一体升转。其贪残鬩茸者。亟请罢斥。如是则铨法澄而吏治端矣。臣更有请者。现在捐纳事例。止有广西一省。而近因规避边缺。纳者寥寥。伏乞皇上立沛纶音。将知县一项。亟行停止。其余事例。不妨暂开。以济军需。是所罢者止一时之小利。而所持者在一代之大体。垂诸史策。布诸四方。其关系非浅鲜也。

酌议捐纳官员疏

徐元文

臣窃见皇上鼓舞吏治。加意澄清。特以军饷浩繁。民力雕敝。姑准诸臣之议。酌开事例。权宜济用。然名器既滥。吏道实伤。今幸圣化宏敷。荡平立奏。诚董正百官。与民休息之日。臣伏察康熙十八年定例。凡捐纳授官。及捐纳复职州县。到任三年后。称职者具题升转。不称职者题参。照例议处。其官箴有玷者不时题参。是凡捐纳之人。无论称职不称职。皆当以三年为限。分别具题也。乃今各督抚具题。称职者尚不乏人。而以不称职题参。概未之见。至有受任四五年。而不纠不举。莫能辨其贤不肖者。谓非督抚之容徇不可也。臣以为督抚于三年之内。察各官治行。知之当已久熟。宜立一定限。报满之日。便须分别去留。应降应革。即行闻奏。不得迁延月日。姑留不论不议之人。以误民生而滋奸弊。至于佐贰教职等官。止须咨部汇题。所亟宜酌议者也。又如户部条例。道府以下捐银者。三年后免其具题。照常升转。夫国家大体所关。惟贤不肖之辨而已。今吏途甚杂。所以令三年具题。欲使贤者劝而不肖者惧。若听许捐银。是金多者可与称职者同科矣。臣以为称职非可捐纳而得。且此曹以现任之官。营输入之计。势必剥民脂而长贪冒。所亟宜停止者也。岁贡一项。所谓正途。自捐纳事例渐推渐广。而生员俊秀。并得输纳。嗣又开捐纳生员之例。虽复目未识丁。而今日纳生员。他日即纳岁贡。名则清流。实多铜臭。公然冒滥。自诩正途。臣以为正途非可捐纳而得。其由捐纳岁贡得官者。仍须保举。方与正途一体升转。所当亟宜更正者也。至于诸凡捐纳事例。总属一

时暂行。皇上厘官方至意。固久欲停罢。臣愿于滇南收复之日。即 赐旨辍不行。不拘前者十二月停止之成命。则 圣政一新。人心莫不大快矣。

复黄菴园书

魏裔介

著书立说。只是一事。苟坐视生民之陆危而不能救。先圣之家法。绝不如是也。经世编他日刷印。另容寄上。大计举行。足以激浊扬清。拯救一时之困。而新抚数人。驱车就道。草木亦觉为之改色矣。承教欲纠弹一二人。得其事实。生以为此不足为也。昔生在掖垣。后居宪席。从未尝攻发人之阴私。凡所论劾。皆见于章奏。有实据者。契丈欲养大臣之局度。正不必争一二人之得失。方今人才最为紧要。宾兴选试而取之。奔走道途而弃之。夫捐纳者之先用。当先用于捐纳者之本行耳。奈何将历科进士举人。皇上临轩亲策之人而并先之也。进士为一行。举人为一行。例监捐纳为一行。丞簿捐纳为一行。教习为一行。斯可矣。天下之财。尽没于火耗。是 皇上之天下。其财半入于有司也。禁之而不得其所以禁之之方。有司火耗。收粮书役。又有使用。虽有禁约。一张亭长之壁。即高阁户书之室耳。宜令各巡抚定天平法马等子之式。发与州县。其银钱低昂多少之数。照时价征收。每季一报。知府职司钱谷。不时查核。呈报抚院。庶银钱多收之弊可革也。武备者。国之大事。把总者。兵之首领。而无功卑贱之人。贿赂滥收。剥削行伍。以媚上官。水旱之后。盗贼窃发。何以控御。宜以武举充之。如文举拣选之例。庶冒滥革而营陈壮练也。天下之事。可言者甚多。姑举思之所偶及者。可分疏言之。总一疏以陈之。若其思所未及者。尚不可胜指数也。至于纠弹。则于章奏中察其破绽。臣僚中见其奸邪。方可据实奉白简以闻。苟无其人。自可正色以待人。不必疑似冒奏。反中心悬悬数月。有误正事也。

请分繁简重名器疏

顾琮

皇上御宇以来。时时求贤。事事爱民。文教日宣。武备云集。值因逆贼犯顺。计部日以军需为急。而条议者纷纷。无不僉从。纳官之事例开矣。在内之官。始而不过中书闲曹。继而上及主事员外等项矣。在外之官。始而不过有司下僚。继而上及道府等项矣。夫援纳一项。头绪繁多。仕途混浊。难以枚举。臣姑就知府知县亲民之官言之。如知府一官。大府管三二十州县不等。钱粮数十万一二百万者。户口数百万者。不减一小省巡抚。其降级还职。犹可言也。而革职者朝而白身。暮以五千两而黄堂矣。彼既费有重资。能保其不取偿百姓乎。伏思 世祖章皇帝别开四十大府。以待贤能。今合无仍行长法。将钱粮多者定为大府。约以八十府为期。其余小府以为还职降职援纳者之缺。非苛刻之

也。以五千两骤复四品大夫。专司数城。未为不得也。夫若知县。轻视之乃百里之寄耳。而不知大邑钱粮。亦有十余万二三十万不等者。土地人民。生童胥吏。听其裁成。今不问才也能也文理优通也。朝为白丁。上一千七百两而暮则堂堂县令矣。再上一千两而先用矣。再上一千两而即用矣。通计不过三千七百两。即授一小县。而火万家。司其政令。光荣极矣。岂薄待之乎。查世祖章皇帝时招民授职。所费七八千两。甚而有万金者。尚行考试。文理通顺者为知县。不通者改授守备。部案俱在。何不举而行之乎。合无以应选县缺。通盘打算。除粮重地繁之外。分粮轻地简者十分之三以为录用。先用即用之缺。则途补各不相妨矣。昔仲叔于奚请繁缨。孔子惜之。谓惟名与器。不可假人。夫繁缨。微物也。圣人犹重焉。况大府大县乎。今银既纳矣。无可挽矣。不得已分别繁简。以存激扬之意。如果臣言可采。伏乞 敕部议覆施行。

请禁杂流委署疏

李之芳

臣阅邸报。见直抚金具题谨陈新旧交代之益等事一疏。内称委官署印。于百姓大有不便。不如通行直省。令新旧交代。今部覆既不准行。势必照常委署。窃念委署之害不止一端。惟杂途之钻营委署其害最甚。向来吏部题定吏员委署。非督抚具题保举。不得升转正印。久有成例。乃各省委官署印。概不论出身履历。则有与定例大相刺谬者。如成都府照磨詹文通。署新都县知县。庐州府经历杨大发。署庐江县知县。布政司理问张文彬。署眉州知州。按察使经历孙良弼。署富顺县知县。又署广元县知县。以吏员委署正印者。相习为常。不可胜数。此其人各堪膺正印。该督抚岂不具题保举。以不堪保举正印之人。委署正印。则是不敢上闻于 朝廷。乃敢擅行于本属。其中微员以营干而得越俎。上官以地方而徇情面。皆不可知。虽委署之官。与实授不同。然其为正印则同。且委署之害民。大有不同于实授者。盖委署官所署之事。原非本等职掌。所署之民。原无情分相关。不过为一时润囊肥家之计。于地方之利害甘苦。固无与也。况乎么么小吏。无名节之顾惜。玩法渔民。十有八九。彼自视其身固已甚轻。而欲其重 国家民社之事。岂可得哉。臣乞 敕下该部。照保举定例。严行禁饬。凡正印偶缺。其吏员出身等项人员。一概不得滥委。庶几官方一清。地方蒙福矣。抑臣更有请者。地方之有署官。实由于选补稽迟。悬缺日久之故。吏部单月急选。双月大选。急选所余之缺。必待次月大选。然后填补。如三月内急选。悬正印三十余缺。五月内急选。悬正印二十余缺。是一缺到部。无故而耽延不选者。常至两月。不知地方已经年受署官之害矣。臣愚请除将单月之缺。照例俱尽急选外。若有余缺。宜将下月应得大选之人。即行序补。人为应选此缺之人。缺为应选此人之缺。无所容那移换越于其间。止期于早一日

除官。地方早济一日之事。少一日委署。百姓得安一日之生耳。

卷十八吏政四官制

制禄议

任源祥

有明官制。上仿成周。而俸给则大远于古。额数既少。又折支焉。甚非养廉之道也。三代以上姑无论。即如汉太守号二千石。实食一千二百石。中二千石实食一千石。今正一品岁禄一千四十四石。是三公之俸。已不及汉太守实食之数矣。内本色俸三。折色俸二。除支米一十二石外。支银二百一十五两零。是三公实食之俸。不及汉三公属僚实食之数也。等而下之。至从九品。除支米一十二石外。岁该银一十九两零。计八口之家。谓足以代其耕否乎。且一品至九品。皆支米一十二石。是无等杀也。折色俸徒有其名。而以无用之钞关支。是导欺也。上之欺下者一。下之欺上百矣。以律言之。职官自俸给外。但有所取。分毫皆赃。既乏衣食之资。又乘得为之势。而一介不取。非中人以上不能。吾恐三百年来。完人可屈指数耳。其初文具相取。上下相蒙。其究贪墨成风。虽严加诛戮不能止。则制禄使然。所节者小。所亏者大也。今纵不能复古制。而姑就一千四十四石等而下之之数。实给本色。量支米绢布钱以足其数。则上免导欺之咎。下裕养廉之资。非甚不肖。虽犯赃者亦寡矣。古者制赋。原以为宗庙朝廷百官五礼之经费。后世兵制不善。费天下大半之赋。又或者耗于侈靡耗于干没而不知察。顾独嗇百官之俸以为俭。果足以为俭乎。食之者寡。岂是之谓乎。若果人称其职。职称其官。而禄亦与之相称。不亦宜乎。不然显导之欺。阴纵之贪。腴民膏以为利。而祸乱从之。盗贼烦兴。兵革不息。费耶俭耶。胡不思耶。

俸禄日知录

顾炎武

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贍其家也。昔者武王克殷。庶士倍禄。王制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汉宣帝神爵三年。诏曰。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诏有司增百官俸。其千石已上减于西京旧制。六百石已下增于旧秩。晋武帝泰始三年。诏曰。古者以德诏爵。以庸制禄。虽下士犹全上农。外足以奉公忘私。内足以养亲施惠。今在位者禄不代耕。非所以崇化本也。其议增吏俸。唐时俸钱。上州刺史八万。中下州七万。赤县令四万五千。畿县上县令四万。赤县丞三万五千。上县丞三万。赤县簿尉三万。畿县上县簿尉二万。元宗天宝

十四载。制曰。衣食既足。廉耻乃知。至如资用靡充。或贪求不已。败名冒法。寔此之繇。辇毂之下。尤难取给。其在西京文武九品已上正员官。今后每月给俸食杂用。防合庶仆等宜十分率加二分。其同正员官加一分。仍为例程。而白居易为盩厔尉诗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其江州司马厅记曰。唐兴。上州司马秩五品。岁廩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今之制禄。不过唐人之什二三。彼无以自贍焉。得而不取诸民乎。昔杨绾为相。承元载汰侈之后。欲变之以节俭。而先益百官之俸。皇甫湜以宰相判度支。请减内外官俸禄。给事中崔植封还诏书。可谓达化理之原者矣。

汉书言王莽时天下吏以不得俸禄。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赍赂。以自供给。五代史言。北汉国小民贫。宰相月俸止百缗。节度使止三十缗。自余薄有资给而已。故其国中少廉吏。穆王之书曰。爵重禄轻。臣比而戾民。毕程氏以亡。此之谓矣。

前代官吏皆有职田。故其禄重。禄重则吏多勉而为廉。如陶潜之种秫。阮长之之芒种前一日去官。皆公田之证也。元史世祖至元元年。诏定官吏员数。分品从官职。给俸禄。颁公田。太祖实录。洪武十年。制使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俸禄之数。是国初此制未废。不知何年收职田以归之上。而但折俸钞。其数复视前代为轻。始无以责吏之廉矣。北梦琐言云。唐毕相誠。家本寒微。其舅为太湖县伍伯。伍伯即今号杂职行杖者相国耻之。俾罢此役。为除一官。累遣致意。竟不承命。特除选人杨载宰此邑。参辞曰。于私第延坐与语。期为落籍。津送入京。杨令到任。具达台旨。伍伯曰。某下贱。岂有外甥为宰相邪。杨令坚勉之。乃曰。某每岁公税享六十缗事例钱。如今之工食苟无败阙。终身优渥。不审相公欲为致何官职。杨令具以闻。相国叹赏。亦然其说。竟不夺其志也。夫以伍伯之役而岁六十缗。宜乎台阜之微皆知自重。乃信汉书言赵广汉奏请令长安游徼狱吏秩百石。其后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系人。诚清吏之本务。谓贪浇之积习不可反而廉静者。真不知治体之言矣。

论官禄

黄晋良

阅读贡禹上武帝书云。臣为谏大夫。俸月九千二百。廩食大官。及为光禄大夫。俸钱月万二千。禄赐益厚。家日益富。又见宽饶为司隶。俸钱数千。半以给吏民耳目言事者。然则官至光禄大夫。岁得俸钱一百二十金耳。便自足为已富。且司隶俸仅及其半。而又分给耳目言事者。未闻有不足之叹。事治民安。贤良辈出。何哉。得无时代。近古用度不杂。即公卿大臣绝无交际贿请之事。贤者固安于为贤。不肖者亦有所制而不敢行私。加之以俭。易于自足欤。及至成帝时。益大司马大司空俸钱月至六万。御史大夫四万。时愈下而禄益厚。用度

益广。其人才益鄙矣。唐初制禄。正一品。米七百石。钱九千八百。正二品。米五百石。钱八千。正三品。米四百石。钱七千。大率如此。而贞观永徽人才之盛。不可枚举。至大历中。权臣月俸。有至九千贯。刺史无大小。皆千贯。故元微之悼亡诗有云。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白乐天典校书。亦云。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校书小职也。月亦万六千。其后枉迭兴。遂至侈靡相尚。货贿相倾。往往挟外以重内。尾大不掉矣。原盛衰之际。岂不由爵禄哉。虽然。此犹为朝制言也。从来小人禄薄者心竞。禄厚者心侈。驯至流而不可制。固矣。今则不然。官之崇卑大小。其能否视乎得钱之强弱。一概绝口不道俸禄之事。而一取办于民间。甚至锱铢未便。则以府藏为外帑。公听并观。习以为常。不足虑也。何则。恃有取偿之术。不害于其身也。夫以区区遗黎。淫者于此取侈焉。弱者于此取力焉。荣者于此取志焉。辱者于此取助焉。铨于此整齐焉。色笑于此休畅焉。喜怒于此和平焉。功烈于此烂漫焉。千古于此破格焉。一代于此备材焉。呜呼。尽之矣。虞书之命禹曰。予欲左右有民。夫古者有民。今者无民。古之治天下而制爵禄。命之曰并生。今之治天下而制爵禄。命之以民而已。命之以民。夫何事而不以民哉。然且孜孜然如伤恻忍之言。盈堂皇。蔽亭里。独掩耳以聆其声。岂不甚可痛哉。诗曰。维南有箕。载翕其舌。维北有斗。西柄之揭。杼柚亦既空矣。如此瘳人何。

台湾设官庄议

郑光策

台地之乱何为乎。以民之疾视其长上也。民之所以疾视其长上者。以朘削日深。而不胜其切心之痛也。然则今日改弦更张。为之上者。必奉公洁己。皆悉反前此之所为。固不待再计决矣。虽然。人情不甚相远。廉吏众所愿为。苟非甚不足于己。亦何乐强取于人。苟非有所甚迫于人。亦何忍自污乎己。今 朝廷所设官司廉俸。非扣罚。即公捐。非部规。即私例。有名无实。百不一存。然而官之室家赖之。亲戚故旧赖之。仆从赖之。而且以延幕友。以赐胥役。以供奉上司。以送迎宾客僚友。而又有岁时不可知之费。计其所需。岂止一端。而况海外情形。与内地不同。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渡涉风涛。冒不测之险。以从事于彼。自僚友以至丁役。其经费度必倍蓰。此即廉俸本为有余。而又上司体恤。无意外之苛求。尚恐不支。况一切无所藉手乎。东坡有云。夫大夫从官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今即不敢言为乐。然使一切费用。艰难节。困苦拘囚。已非治景。况势有迫于无可逃。而其用实无所从出。自廉俸而外。何一非侵渔刻削之端。事出于不可奈何。而复欲以法绳之。何可得哉。伏按古者自君公卿大夫。皆有采地。庶士以下。皆有授田。其所授者。必使足供其所费。上下各得其分。彼此可以无求。尽心宣力。

以事国家。诚为法良而意美也。魏晋以下。犹沿不废。名曰职田。晋书。陶潜以官田种秫。宋书。阮长之以芒种前一日去官。此公田之证也。唐宋至元。亦间存其制。明初叶以后。始为变更。今考台地。旧有官庄之设。官庄即公田也。然闻皆为武营经费之资。与文职无与。窃意台中各属县员吏亦宜仿此。将各处叛产及流亡无主田亩。各拨若干顷以为公田。官府陋规固随地皆有然必不能多其多者必其额外苛求者也惟明予之利禄便可不争每岁公田所入每县约得万斛方足以供公私之用募人耕作。官收其租。一切出入悉听之官。不得考。惟定为两税。春粮于某时收受。秋粮于某时收受。俾交代者不得逾制措收。庶廩给有余。可以无烦别图渔利。夫人非甚不肖。养之既厚。当必有以自重。此亦一时所当变计之大端也。顾犹有虑者。此项田亩。不难于设。而难于奏。不难于奏。而难于将来之报销。鄙意福节相仁心为质。洞悉吏情。一时善后诸事。又均得以更宜行事。倘得据情陈请。似乎 俞旨可邀。若以为格于例。必不能行。则本地城址当岁修。池濠当岁浚。又有道路津梁及民壮工食。一切公费可以托名开除者。尽为增入。置为公业。使官每岁自行核销。不必逐报部。规制略如教职之学租书院之生息则官之出入经费。可以无掣肘之虞。即交代流移。亦不必有亏空之弊。夫然后责之以廉。励之以节。彼既无所藉端。一有贪冒之私。即操白简以议其后。是内揆诸吾心而安。即外证之人情。彼亦赧然而心服矣。可否议行。统乞裁察。

汉郡国官制十七史商榷

王鸣盛

刺史初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始常置。见百官表其权甚重而秩则卑。所统辖者一州。其中郡国甚多。守相二千石。皆其属官。得举劾。而秩仅六百石。治状卓异始得擢守相。如魏相为扬州刺史。考案郡国守相。多所贬退。居部二岁。征为谏大夫。复为河南太守。何武为刺史。所举奏二千石长吏。必先露章。服罪者亏除免之。不服。极法奏之。抵罪或至死。而王嘉传云。司隶部刺史。察过悉刻。二千石益轻。或持其微过。言于刺史司隶。众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则离畔。以守相威权素夺也。京房传。房奏考功课吏法。时部刺史奏事京师。上召见诸刺史。令房晓以课事。刺史以为不可行。房上弟子晓考功课吏事者。中郎任良姚平。愿以为刺史试考功法。石显疾房欲远之。建言宜试。以房为郡守。元帝于是以房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请愿无属刺史。可见守相畏刺史如此。又朱博传。为冀州刺史行部。吏民数百人遮道自言。博使从事敕告吏民。欲言县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绶各自诣郡。欲言二千石墨绶长吏者。使者行部还诣治所。师古曰丞尉职卑皆黄绶治所刺史所止理事处所弹劾者如是。而所举荐者。则如王褒为益州刺史。使王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奏褒有轶才。

王莽讽公卿奏言州部所举茂才异等吏。率多不称。是刺史有举扬人才之任。合而观之。刺史之权。可谓重矣。及其迁擢也。黄霸为扬州刺史。以高第为颍川太守。见循吏传陈咸由部刺史。历楚国北海东郡太守。见翟方进传张敞为冀州刺史。盗贼禁止。守太原太守。满岁为真。见本传王尊为徐州刺史。迁东郡太守。见本传马宫由青州刺史。为汝南九江太守。见本传知其秩卑也。然刺史权重矣。而又内属于御史中丞。使内外相维。如陈咸为御史中丞。总领州郡奏事。课第诸刺史。薛宣为御史中丞。执法殿中。举奏部刺史郡国二千石。所贬退称进。黑白分明是也。续百官志。御史中丞一人。注引汉仪云。中丞故二千石为之。或选侍御史高第。执宪中司。朝会独坐。内纠察百司。外督诸州刺史。盖后世都察院之职矣。刺史十三部。分为郡国一百三。其属县有蛮夷者曰道。公主所食曰邑。侯所封为侯国。每部有刺史。每郡有太守。守之下为都尉与丞。每县有令。小县称长。令长之下有丞尉。汉官员数。据表有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而郡国官其简如此。至于令史掾属。多有通经术至卿相者。而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掌教化。嗇夫听讼。收赋税。游徼循禁盗贼。其非长吏而代长吏治民者。又未尝概从简省也。其时风气犹朴。故能成治。若后世之吏员。其中固无人才。而所谓里长保正总甲牌头者。又乌可多设乎。郡国县道下所注若铁官盐官家马官工官服官发弩官云梦官楼船官陂官湖官均输官铜官金官木官橘官牧司官圃羞官沔浦官羞官之类皆微末下吏不足道且多随时随地设立事过辄罢不常置者其正官则部刺史太守县令都尉丞尉外别无他官汉郡国官制可谓简矣隋于州于郡于县但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而已。至唐制郡县有赤畿望紧上中下之差。又有辅有雄。赤有次赤。辅有上辅。又有以赤兼上辅者。又有称中下者。未能详考。新唐书志。每郡每县下必详着之。惟为府者不注。于府下县下仍有。又于关内采访使所属之渭州下云。中和四年置。凡干元后所置州。皆无郡名。及其季世所置。又不列上中下之第。但言不列上中下。不知赤畿等字仍有否也。又张九龄传。刺史京辅雄望之郡。少择之新百官志注云。文宗世。宰相韦处厚议复置两辅六雄十望十紧州别驾。亦见旧书一百五十九卷处厚本传两辅六雄十望十紧名义亦皆未详。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王存元丰九域志。欧阳忞輿地广记。及宋史地理志。皆有赤畿等字。杜佑通典州郡门。乐史太平寰宇记。皆无之。陆广微吴地记云。苏州名标十望。地号六雄。又欧阳詹文集。送常熟许少府之任序云。始入仕一由县尉。或中或上或紧。铨衡评才若地而命之。

此类亦当时通俗语。如元人杂剧。犹有赤紧字。大约似今世所谓冲繁疲难也。考之他书。俱无见。惟宋谢维新合璧事类。县官门曰。唐制县有六等之差。赤畿望紧上中下。京都所治为赤县。邑为畿县。其余则以户口多少地美恶为差。

凡一千五百七十三县。令各一人。国朝建隆元年。应天下诸县。除赤畿外有望紧上中下。四千户为望。三千户以上为紧。二千户以上为上。千户以上为中。不满千户为中下。五百户以下为下。六等当作七等。不言辅与雄者。疑辅即畿。雄即望紧也。

百官表。虽言守治郡。尉典武职。而实守兼掌之。韩延寿为颍川太守。传中述其都试讲武甚备。翟义为东郡太守。以九月都试日。勒车骑材官士起事。如曰。太守都尉令长丞尉。会都试课殿最也。后汉书耿弇传。弇见郡尉试骑士。建旗鼓。隶驰射。由是好将帅之事。注引汉官仪曰。岁终郡试之时。讲武勒兵。因以校猎简其材力也。又后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仪云。八月。太守都尉令长相丞尉。会都试课殿最。水家为楼船。亦习战。射行船。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鄣塞。烽火追虏。或言八月。或九月。或岁终。大约总在秋冬。淮南王安传。安欲发兵反。先令人作近郡太守都尉印。可见守尉互掌兵权也。又安与太子反谋闻。上遣廷尉监与淮南中尉逮捕太子。王与太子谋。召相二千石。欲杀而发兵。召相相至。内史以出为解。中尉曰。臣受诏使不得见王。王念独杀相。而内史中尉不来无益也。即罢相。观此知诸侯王国中兵权。相与内史中尉兼掌之。互相牵制。三者有一不肯。即不能发兵。

出身授官日知录

顾炎武

史言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所收百纔有一。文献通考。唐时所收进士。每岁不过二三十人。士之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尚有试吏部一关。韩公三试于吏部无成。则十年犹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获禄者。自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上初即位。思振淹滞。赐进士诸科出身者五百余人。皆先赐绿袍笏。赐宴开宝寺。第一第二等进士。及九经。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其余皆优等注拟。宠章殊异。历代未有也。薛居正等言取人太骤。不听。此太宗初一天下。欲以得士之盛。跨越前代。荣观史册。而不知侥幸之心。欲速之习。中于士人者。且数百年而不可返矣。又考通典举人条例四经出身。授紧县尉。判入第三等。授望县尉。五经出身。授望县尉。判入第三等。授畿县尉。进士与四经同资。是唐时明经进士。初除不过县尉。至今代则一入词林。更不外补。二甲之除。犹为部属。崇浮长惰。职此之繇。所以一第之后。尽弃其学。而以营升纳贿为事者。以其得之浅而贵之骤也。其于唐人举士之初制。失之远矣。宋初用人之弊有二。进士解褐。不试吏部。一也。献文得旨。召试除官。二也。今衡文之涂已革。而入官之选尚轻。二者之弊。其一尚存。似宜仍用唐制。若用八股之人才。而使之理烦治众。此夫子所谓贼夫人之子也。

京官必用守令日知录

顾炎武

通典言。晋制不经宰县。不得入为台郎。魏肃宗时。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为郡县选举。繇来甚轻。宜改其弊。分郡县为三等。三载黜陟。有称职者。方补京官。如不历守令。不得为内职。则人思自勉。唐张九龄言于元宗曰。古者刺史入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致理之本。莫若重守令。凡不历都督刺史。虽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历县令。虽有善政。不得任台郎给舍。都督守令虽远者。使无十年任外。从之。诏三省侍郎缺。择尝任刺史者。郎官缺。择尝任县令者。宣宗大中改元制曰。古者郎官出宰。郡守入相。所以重亲人之官。急为政之本。自浇风久扇。此道寢消。颀颀清涂。便臻显贵。治人之术未尝经心。欲使究百姓艰危。通天下利病。不可得也。轩墀近臣。备顾问。如不知人疾苦。何以膺朕眷求。今从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未曾任刺史县令者。宰臣不得拟议。宋孝宗时。臣僚言吏事必历而后知。人才必试而后见。为县令者。必为丞簿。为郡守者。必为通判。为监司者。必为郡守。皆有差等。未历亲民。不宜骤擢。因定知县以三年为任。非经两任。不除监察御史。此开元干道之吏治所以独高于近代也。明代纶扉之地必取词林。名在丙科始分铜墨。于是字人之职轻。而簿书钱谷之司一归之俗吏矣。汉谚有云。取官漫漫。怨死者半。风俗通而宋神宗尝谓宰臣曰。朕思祖宗以百战得天下。今以州郡付之庸人。常切痛心。后之人君。其以斯言书之座右乎。

州县品秩日知录

顾炎武

汉时县制。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唐则州有上中下三等。县有京畿上中中下下六等。品各有差。太祖实录。吴元年定县有上中下三等。税粮十万石已下为上县。知县从六品。县丞从七品。主簿从八品。六万石已下为中县。知县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主簿从八品。三万石已下为下县。知县从七品。丞簿如中县之秩。洪武六年。分天下府为三等。粮二十万石已上者为上府。秩从三品。二十万石已下者为中府。秩正四品。十万石已下者为下府。秩从四品。不知何年始改此制洪武十四年定考劾法府以田粮十五万石已上州以七万石已上县以三万石已上亲临王府上司军马守御路当驿道边方冲要者为繁不及此者为简后乃一齐其品。而但立繁简之目。才优者调繁。不及者调简。古时列爵惟五之意遂尽亡之矣。

刺史守相得召见

顾炎武

两汉之隆。尤重太守。史言孝宣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繇。退而考察

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当日太守常得召见。或赐玺书。堂陛之间不甚阔绝。文帝谓季布曰。河东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武帝赐严助书。久不闻问。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纵横。赐吾邱寿王书。子在朕前之时。知辐凑。及至连十余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师古曰太守都尉皆二千石今寿王为都尉不置太守故云四千石也职事废。盗贼纵横。甚不称在前时。何也。光武劳颍川太守郭伋曰。贤能太守。去帝城不远。河润九里。冀京师蒙福也。合天下之大。不过数十郡国。而二千石之行能。皆获简于帝心。是以吏职修而民情达。以视后世之寄耳目于监司。饰功状于文簿者。有亲疏繁简之不同矣。其在唐时。犹存此意。元宗开元十三年。上自选诸司长官。有声望者十一人为刺史。命宰相诸王饯于雒滨。御书十韵诗赐之。宣宗时。李行言自涇阳县令除海州刺史。李君奭自醴泉令除怀州刺史。皆采之民言。擢以御笔。入谢之日。处分州事。万里之远。如在阶前。夫人主而欲亲民。必自其亲大吏始矣。

郡国守相得自置吏考

赵翼

汉时郡国守相。皆自置吏。犹沿周制。唐时魏元同疏曰。周穆王以伯冏为太仆正。而命之曰。慎简乃僚。此令其自择下吏也。周官太宰内史。并掌爵禄废置。司徒司马。则掌兴贤诏事。是分任臣。而统以数职也。汉时。诸侯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臣。则朝廷置之。州郡掾吏督邮从事。则牧守自置之。按汉书高五王传赞。汉初诸侯得自置御史大夫卿以上。汉独为置丞相而已。是诸侯并得置御史大夫等官也。杜佑通典云。景帝惩吴楚之祸。乃罢御史大夫以下不令置。武帝又诏凡王侯吏职。秩二千石者。不得自置。则其令渐严。然二千石以下犹得置。故通典谓自置四百石吏也。此侯国自置吏之故事也。后汉书。和帝问陈宠在郡。何以为理。对曰。臣任功曹王涣以简贤选能。鲍宣为豫州牧。郭钦奏其举错烦苛。代二千石署吏。是置吏乃二千石之职。州牧且不得而侵之也。此郡守自置掾属之故事也。又郡守置掾属。并皆用本郡之人。杜氏通典。谓汉时惟三辅许兼用他郡人。按汉书循吏传。黄霸淮阳人。补左冯翊二百石卒史。如曰。三辅郡得用他郡人。其余则否。京房为魏郡太守。自请得除用他郡人。以欲用他郡人而特奏请。尤可见掾属无不用本郡人也。魏晋六朝。犹仍牧守置吏之制。后周书苏绰传云。京刺史府官。则命于天朝。其州吏以下。并牧守自置。是宇文周时尚然。隋书刘炫对牛宏。谓往者惟州置纲纪。郡置守丞。县置令而已。其具僚则长官自辟。今则大小之官。悉由吏部。据此则天下官员。尽归部选之制。实自隋始也。唐时亦尚兼用汉制。沈既济疏云。今诸道节

度都团练观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将以下。皆使自择。则辟吏之法。已试于今。但未及州县耳。韩偓为桂管观察使。部二十余州。自参军至县令三百余员。吏部所补纔十一。余皆观察使。量才补职。则并州县亦观察所置矣。顾宁人引之。以为古时置吏得人。皆由于此。然此亦矫枉过正之论。吏归部选。则朝廷之权不不移。若听长官辟置。无论末俗浇漓。夤缘贿赂之风必甚。即其中号为贤智者。亦多以意气微恩致其私感。观史策所载。属吏之于长官。已有君臣分谊。降及后世。若行之不变。未有不成党援门户。背公向私者。春秋时晋杀栾盈。令栾氏之臣勿从。其臣辛俞行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自臣之祖世隶栾氏。于今三世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乎。鲁昭公攻季孙氏。孟孙叔孙谋救之。叔孙之御者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有季孙与无季孙。于我孰利。皆曰无季孙则无叔孙。曰然则救之。于是撞西北隅而入。昭公遂败。是春秋时。家臣之徇其主而忘公家已如此。降及东汉。气节相矜。并至有甘以身徇者。王充论衡云。会稽孟章父英为郡决曹掾。郡将挝杀无辜。英引为己罪。代将死。章为郡功曹。从太守讨贼。为贼所迫。亦代将死。后汉书。臧洪为太守张超所置功曹。超遣诣幽州。中道为袁绍所。以洪为东郡太守。会曹操围超。洪乞师于绍以救超。绍不许。超竟破灭。洪乃与绍绝。绍兴兵围之。至城破。被执不悔。卒以死殉。公孙瓒初为刘太守郡吏。太守坐事徙日南。瓒祭先人冢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今与先人辞于此。遂随太守往。亦见魏志太守欧阳歙。欲举督邮繇延。主簿将引延上。郡吏郅恹起而言曰。延资性贪邪。明府以恶为善。主簿以直从曲。此既无君。亦复无臣。则并显然有君臣之称矣。刘表遣从事韩嵩诣许。欲以观虚实。嵩曰。若至京师。天子假一职。则成天子之臣。将军之故吏耳。不能复为将军死也。更可见未仕于朝者。犹为私臣也。甚至有为举主及长官持服者。荀爽为司空袁逢所辟有道。不应。及逢卒。爽制服三年。

桓鸾为太守向苗所举孝廉。除胶东令。始至官而苗卒。鸾即去官奔丧。终三年。此为举主持服者也。王吉被诛。故人莫敢至者。独属吏桓典收敛归葬。服丧三年。刘以冤死。王允为吏。独随至京。送丧还其家。终三年乃归。此为长吏持服者也。后魏书。公孙邃为青州刺史卒。佐吏疑所服。诏曰。主簿近代相承服斩。过便除。可如故事。自余无服。殊觉寥寥。可齐衰三月。则感恩知己。私自制服之例。且上达朝听。至发诏为定令矣。南史宋武陵王诞反。或劝其长吏范义出走。义曰。吾人吏也。吏不可以叛君。柳庆远传。梁武初为雍州刺史。辟庆远为别驾。庆远谓人曰。天下方乱。定霸者其在吾君乎。因尽诚协赞。遂成帝业。可见六朝犹沿汉时长官得自置吏之制。而为所置者。辄有君臣之分。抱节者虽能周旋患难。究何益于公家。桀黠者且至倾心于其主。如庆

远等出死力以抗朝廷。此又长官得自置吏之流弊也。宁人但见后世选法不尽得人。而以为不如古制。抑知古制有不可复用者。唐时固亦尝兼用辟吏之法。然如韦在蜀。幕僚虽官显不使入朝。即署为蜀州刺史。竟有终身不得见天子者。不特此也。朔方节度使安思顺。表李光弼为副。知后事。白敏中为邠宁节度使。亦表蒋伸为副。是节度副使亦得由藩镇自置矣。安禄山之能叛。岂非以数年前请以蕃将易汉将。故得广树腹心。一朝举事。争为效力。遂至倾陷两京。唐祚几覆。故德宗晚年。方镇副倅。多自选于朝。防一日有变。则就授以节制。深虑威柄下移。易致尾大之渐也。

省官日知录

顾炎武

光武中兴。海内人民。可得而数裁十二三。鄣塞破坏。亭燧绝灭。或空置太守令长。招还流民。帝笑曰。今边无人而设长吏治之。如春秋素王矣。以故省并郡国及官僚。屡见于史。而总之曰。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从简寡。至乃十存一焉。以此知省官之故。缘于事少。今也文书日以繁。狱讼日以多。而为之上者。主于裁省。则天下之事。必将从臆而不胜。不胜之极。必复增官。而事不可为矣。晋荀勖之论以为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萧曹相汉。载其清静。民以宁一。所谓清心也。抑浮说。简文案。细苛。宥小失。有好变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诛。所谓省事也。此探本之言。为治者识此。何事纷纷于裁官多寡之间乎。

裁官论

储方庆

皇清受命。屡议裁官。世祖皇帝。罢巡方。今上即位。又减科道员。尽去天下理刑推官。以为省不急之俸。可以佐国用。臣谨议曰。官有可裁者。有不可裁者。若今日所裁之官。皆必不可裁之官也。古昔先王。设立官爵。使之轻重相维。大小相制。而又有发奸摘伏之司。睥睨其旁。以杜天下之回邪。而预为之备。其法至密也。是以天下即有苟且容悦之臣。而无同声附和之患。有一不肖。则起而攻击之。不使有所滋蔓。以遂成其党。今减科道员是弱言官之势也。言官之势弱。六部之权重矣。罢巡方是削宪臣之柄也。宪臣之柄削。督抚之令尊矣。尽去天下之理刑推官。是蔽法司之耳目也。法司之耳目蔽。府县之恣睢。莫有与为难者矣。天下之官。以数万计。而其大势常出于两途。六部操政柄。行之于督抚。督抚下之府县。以集其事。此一途也。科道察部臣之奸。巡方制督抚之专。而推官寔为之爪牙。此又一途也。故设科道遣巡方重推官。于人主甚有利。于臣甚不便。不便于臣。则此三者之官为朝廷计。决不可裁。而决然裁之不少惜者。省费之说误之矣。夫天下之患。莫大于外托

为国之名。以亟行臣子自便之私。臣子之私遂。而人主之势孤矣。且今之裁官。诚为省费乎。抑有他旨乎。诚为省费也。则内之府寺散员何以不裁。而独裁科道。外之一省二三督抚与一府五六府佐何以不裁。而独裁巡方裁推官。然则今之裁官。其意不出于省费也明矣。臣伏见去年裁推官时。郡县豪吏。莫不欣欣得志。举手称庆。征歌会饮。以明得意。朝廷省费而裁官。于彼何与。而若此之乐。亦足以见推官为郡县所不悦。陛下奈何徇郡县。欲自蔽其聪明也。愚谓天下之大。天下之人之众。并为一途。以乱一人之视听。恐非天下之福。今上自六曹。下及州县。苟有设施举措。可以内外联络。上下相蒙。必无一人敢发其奸。目前之弊。不过容隐奸邪。恣夺民力。然亦足以乱天下有余矣。古之人非不知政本在尚书。而动引新进小臣。许其攻击者。豫养天下发奸之人。以破党同之局。则外之督抚州县不知所备以工迎合。惟有奉公守正。可以杜天下之议论。而结人主之深知。其有关于天下国家之治乱。非细故也。臣愚以为今日所裁之官。莫若尽复之便。

省冗员疏顺治九年

陕西巡按何承都

臣闻之。治天下者。一文一质相循环。文敝救之以质。质极渐以增文。古者官有定制。吏长子孙。唐虞惟百。夏商官倍。周三百六十。始未尝不简朴平易。而后稍烦縻凌夷也。国家设官分职。一因明代。明季吏道庞杂。禄薄于宋。而秩卑于汉唐。禄薄则廉者不能自润。而贪者以朘削小民。秩卑则高才无由表见。而污者苟且流竞以矜侥幸。安望其养廉耻建功名乎。夫朝廷设官。以为民也。不惟其备惟其人。或得其人。境外千里可治。弗得其人。郊关之内哗然。今天下幅初定。户口未集。官患于民少地荒。赋额未完。民患于官多赋重。供应弗给。此交困之道耳。汉光武六年。诏并省四百余县。郡国置长吏者并之。吏职减损。十存其一。唐太宗贞观元年。以民少吏多。命大加并省。命吏部四时选集并省吏员。谓房元龄曰。官在得人。不在员多。命并省。文武总六百四十三员。宋太祖三年。省州县官。增其俸。诏曰。吏员猥多。难以求治。俸禄鲜薄。未可责廉。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官而益俸。诸州县宜以户口为率。差减其员。旧俸。日增给五千。咸得开国之要矣。臣以为宜按版册。计户口。度道里远近。人民多寡。删繁就简。其荒残僻陋郡县者。概可并省。仿汉唐宋遗意。使州邑城郭稍蠲文书调役之劳。而阡陌陇亩少纾奔走络绎之苦。且臣巡历甘肃时。据巡西道李日芳议。甘州昔建五卫。今卫兵汰省。官可并为一。复据五卫守备沈琦等呈。为饷乏俸缺。乞并裁。又据临巩道于明宝议。昔年兰州肃府立中卫。今府废。卫亦应裁。由是观之。数卫之冗员可去也。其中各县。亦有宜裁者。据巡陇道于之士议。两当县漳县。户口无多。钱粮稀少。又城

郭俱明季残破。县官寄居民堡。臣以为两当即附徽州。漳县即附岷州。令州官监牧同知兼理。则二县者亦可裁也。至佐贰等员。可并管而不必委署也。夫省官则省赋。赋省则簿书节减。徭役晏静。上下无扰。推之天下。节省不知凡几矣。伏乞 皇上下部议。斟酌直省郡县。度户口多寡远近大小烦简。并员兼管。及臣属甘州五卫。兰州中卫。两当漳县二县。酌裁并省。刊为章典。勒成治书。使天下晓然 清朝规制。卓越前季也。倘如臣言不谬。将政简令清。或亦裕国安民之一助乎。

桂林裁官役议

卢紘

顷遵奉部文。凡盗贼荒残。偏僻无事。民粮稀少。官役应酌裁减之议。此诚当事心国计。纤悉毕至。芟繁冗裕度支之至画也。但计桂林处粤西首郡。地据上游。领州二县七。东接荆楚。西控滇黔。势若建瓴。桂林当首郡。而次及平乐柳州。又次及梧州潯州庆远。又次及南宁思恩。又次及太平诸土司。环仰向化。故首郡势居其重。而设邑立官。不得不详。或与他省接壤者。则地势取犬牙相制。或与猺獞杂处者。则官守取出没有防。论桂林所辖之地。合之不足当内服一大县之地。除临桂实领首县。全州上接湖湘阳湖。下接平江古田。因山险多寇。而近改永宁灵川。水陆俱冲。而属省肘臂。此断断无容议裁者。若灌阳永福义宁之小而僻。兴安之小而瘠。地似可议归并。官似可议裁减。然在昔兵荒之际。非无长虑远计之人。卒不能于此议并议裁者。明知存其县不过一荒土。存其官不过为赘疣。似无甚关系。然一旦议并议裁。而患有不可胜言者。灌阳与楚省零陵道州接界。山险多猺。不专设县立官。则两省之交。不能相制。此灌阳之不可废也。兴安居全灵之中。水陆驿递。至此宜有止宿代换。且分水塘为湘漓东南之界。斗河转运所关。不可无专设之县。专立之官。督治其事。且六峒猺人。不时出为盗贼。去全灵稍远。莫能控御。兴安为近。得以制之。此兴安之不可废也。至于永福义宁。居临桂阳朔永宁之中。而距三州县道里稍远。义宁在省北而近永宁。有都狼岭隔。永福在省西而近阳朔。有潯江河隔。所谓桑江之猺。七十二团之猺。又居义宁永福中间。度其地势。以义宁永福归并于临桂阳朔永宁而不得。即以义宁与永福相归并而亦不得。矧永福在近日。又为大兵征剿柳州雒融通衢。此义宁永福二县之尤不可废也。县既不可废。则官自不可裁。查数县岁征之粮。尚不足供一岁经制之用。即今裁减官役。自开国以来。县官虽仅有。而吏目典史教官巡检等职多缺。书役民皂。亦甚寥寥。俸廩工食。十不能支給一二。是有官役之名。而无有官役之实。矧近年巡哨等员。已半裁革。而万不可革者。必其于地方利害。甚有关切。故当计久远之大势。而不可计一时之权宜也。矧裁一官之俸。减一役之食。于国家之公费。未

见有加于毫末。而一官役。自多收一官一役之用。田粮之荒。有官役而后可责以劝开垦。寇盗之扰。有官役而后可责以备缉捕。若裁则适所以益之荒。增之扰耳。总之 朝廷制里定疆。设官分职。祇争大体。不争小利小害。粤虽偏方。居然省会。桂林居首。诸外郡观望存焉。纷纷议裁议减。未免较铢量锱。非所以昭一统。开治平也。

乞教职疏

王命岳

臣闻近者 廷议。欲裁天下教官。盖谓知府即可兼摄府学。知县即可兼摄县学。则各学教官似属赘员。裁其俸薪。足以佐兵饷之万一也。但教官职分虽微。而关系甚重。有万万不可裁者。夫教官一职。下以约束诸生。上以奉祀先圣。故诸生久不到学者。教官得而申饬之。诸生有不守学规。出入郡县。结交有司者。教官得而董戒之。有不孝不弟。干伦犯纪者。教官得疏其名于督学而黜退之。然而跃冶之徒。犹有出入公庭。包揽词讼。抗违钱粮者。夫欲端士习。当严教官之考核。考核严则教官之督率必勤。而士风自正。今议裁教官而归郡县。则劣生莠士。偃然与有司往来。无所禁忌。曰。太守。吾学师也。邑令。吾学师也。是驱天下之生员。而日与郡县相酬酢。既与郡县相酬酢。必与衙役相表裹。岁时馈送。结纳奥援。起灭词讼。隐熟作荒。下病民生。上侵国课。士风日就败坏。人才日益污下。职是之由矣。此以约束诸生而论教官之不可议裁郡邑之不可兼摄者一。先圣孔夫子。德与天地相配。道为帝王之师。各府州县。设立学官肇祀。数年于兹矣。教官之署。实在其内。朝暮省视。屏除秽浊。庙貌毁则重新。宫墙颓则整顿。皆系教官职掌。今议裁教官而归郡邑。郡邑有刑名之事。钱谷之事。承上御下。送往迎来。堤防盗贼。接代兵马。日不暇给。何暇过先圣之门。询其启闭。问其扫除。势必使学宫之内。芜秽不治。鞠为茂草。又其甚者。奸胥猾吏。潜穴其中。莫之敢问。男女杂处。污浊之气。触犯圣域。皆事势之有必至者。臣闻福州府官。探得有裁教官之信。即议欲废明伦堂为府堂。幸抚臣许世昌力持之而止。则学宫之葺废。胥吏之侵占。使先圣日闻敲扑之声。日与皂隶为伍。已渐见其端矣。夫梵宫道宇。犹有焚修庙祝之人。以孔子至圣。宫墙之内。不能一二教官。以司启闭。备扫除。曾二氏之不如。良可叹也。此以奉祀先圣而论教官之不可议裁郡邑之不可兼摄者二。且使天下后世。谓裁圣庙之员。废弟子之师。自今日始。大非美谈。甚伤治体。臣知而不言。是臣不忠于 皇上。臣心不安也。或以 国用不足。省此锱铢之俸。足备饱腾之资。臣亦有说以处此。臣见在京汉官公费钱。每官一员。岁支三十六金。皆在俸银之外。明可裁扣。在外文官。自邑令以上。每官一员。可捐岁俸十之一。如所谓土黑勒威勒者。以佐军需。计内外官所岁扣。已溢于天

下教官薪俸之外。夫读孔圣之书。受 朝廷之禄。捐其涓埃。以存圣庙之微官。亦大小臣工所乐从也。臣偶患中暑。诚恐实录一定。则反汗为艰。为此力疾敷陈。伏望垂鉴施行。

知府久任疏

魏裔介

臣观三代以后。惟汉之吏治近古。而汉之吏治。所以近古者。以其能重刺史守相。久任而考其成功也。昔宣帝尝曰。太守吏民之本。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用之。此汉世良吏所以盛也。明初犹仿此意。迨其后兵备繁多。升迁数易。而太守之权益轻。体益损。治效亦遂不可睹矣。今我 皇上遵古之道。爱养元元。行保举之法。重知府之选。吏治自当改观。然久任之法不行。即有贤守。轻于变更。百姓犹未蒙治安之福也。臣以为自今以后。知府俸深。有荐应升副使者。即加副使职衔服色。仍管府事。督抚按监司等官。即以副使礼遇之。若俸深有荐应升之时。与各副使一体论俸。加参政职衔服色。其应升时。亦与参政论俸。自此而按察布政。皆可以渐而加。若遇京堂有缺。加衔者得与同衔司道一体推升。如是而知府之职任得久。庶尽心民事。吏畏其法。民安其业。远追汉代之盛不难也。虽然。知府为表帅之寄。捕盗分之同知。刑狱分之司李。知府皆得以兼之。而有司贤否。尤为紧要。自今督抚按荐劾开列贤否。自下而上。尤必先责之知府。庶事权一而职掌明。于久任之良法愈有裨益也。

书贾中丞调缺烦简疏后

蔡方炳

闻之先达曰。凡为抚按者。于有司调繁一事。最宜慎重。其当慎重之故。何也。盖县官求调。断非无故。必先与地方不相安。而为此脱身之计。及既调之后。又恃上台褒美于前。不便旋劣处于后。反有恣意妄行者。防其流弊。是则然矣。然止得其一端耳。若以繁剧之州县。如苏松常杭嘉湖所属。苟非八面之才。鲜能胜任。而况授之老迈昏愤之辈。有不隳政事而貽患者乎。或谓地方有万难料理之势。即才力优裕。岂能保无愤败。然频年以来。所见白太仓董长洲二公。一以仁慈化之。一以强干济之。皆料理有序。钱粮如额。吏畏民安。使久于其任。必能底绩。惜也以微罪去。由二公观之。则固不患地方之难治。而患才力之不及耳。第择才于选授之日则难。择才于更调之中则易。今铨衡豫防更调之流弊。而愠于破例。则有一法于此。当以报最应升之州县。加以应升职衔。调管繁剧州县之事。则以已效之长才。再呈游刃之妙用。三年以后。仍照其加衔升转。则地方收得人之益。而亦不蹈卸避之习矣。或曰如从前未有此例

何。夫朝廷制度。随时更易。不吝转圜。使行此法而不效。何难再改。况精明敏之材。除蠹胥之积习。清钱粮之夙弊。或三年或六年。则后来者苟非老迈昏聩。便可遵守而治。是行此法而效。亦可即停。 朝廷为千万军需。为一方民命。何惮而不兴此创举耶。矧观近例。以知县升知州。比比皆是。夫州县职稍崇卑。体统相若。升之而知州事。与升之而仍知县事。固可通其意以行之也。不然。地方日敝。人才日弃。上与下均无利焉。故惟此可以济选授择贤之穷。可以参调繁防弊之说。然亦成其为狂夫之言而已。非所当于庙堂硕画也。

清厘世职疏乾隆二十七年

御史纪复亨

窃惟爵赏为名器之大防。而世袭尤军功之巨典。我 皇上圣武布昭。扩二万里之岩疆。凡力行间。而赏延及世者。皆由在事大臣等据寔开报。及经 圣鉴亲定等差。藏在司勋。永永无斲。法至慎而典至渥也。惟是我 朝定鼎之初。削平闽粤。戡定滇黔。当日鼓励戎行。锡爵特从其厚。是以绿营将校。每一功。无不人膺懋赏。而各省之中。闽省尤多。因其先有海寇之投诚。其后有台湾两次之克捷。市井之徒。操舟之卒。会逢其适。皆得爵分右职。庇及后人。已百数十年于兹矣。臣惟前此大功克捷。皆有总理军务之大员。此等偏裨力。与夫势蹙投诚。并有仅带功加虚衔。而未膺戎阃者。迨一经议。优予世职。其人既荣宠终身。而子若孙袭替后。对品补用。武职即可至副参等缺。彼行伍出身者。非着勤劳。不能拔擢。而纨无籍之徒。往往唾手而得。以故冒滥不已。奸伪滋生。如现在督臣杨廷璋。拿获邹文等假札。及林承武等以市儉细民。而贿赂顶冒。其明也。臣因思属近 天潢。袭封亦从递降。此等世职人员。竟与带砺之盟。并垂奕。窃谓处之太优。即 国家酬庸之典。念其先世少有勤劳。然自祖父延及孙曾。则待之者亦不为不厚。至日久相沿。官司之册档弥繁。氓庶之谱系难据。以致奸宄诿张。致为贩鬻。螟蛉假借。谬托宗支。褻名器而坠法纪。莫此为甚。臣请皇上下廷议。嗣后凡系绿营军功人员。核其何项功勋。准予世职次数。其子孙承袭。应作何递降。分别等差。着为定例。其从前得过世职人员。请通查各省。核其所得功勋。及袭过世次。并现在应行承袭之子孙。是否嫡派。或有世绝。无可继嗣。应行削除者。转饬地方官详细造册。取具宗图印甘各结。咨送兵部。严查底档。汇合具奏。请 旨定夺。再现今由世职补授将弁者。各省甚多。虽皆由督抚保题。而果否系世职的裔。有无影射顶冒等弊。正当乘此清厘。或恐畏法不吐。并恳准其自首。如何处置。恭候 圣裁。

州县界域日知录

顾炎武

自古以来。画疆分邑。必相比附。天下皆然。乃今则州县所属乡村。有去治三四百里者。有城门之外。即为邻属者。则幅员不可不更也。下邳在渭北而并于渭南。美原在北山而并于富平。若此之类。俱宜复设。而大名县距府七里。可以省入元城。则大小不可不均也。管辖之地。多有隔越。如南宫属真定威县属广平之间。有新河县属真定地。清河属广平威县之间。有冠县属东昌地。郟城属兖州范县属东昌之间。有邹县属衮州地。青州之益都等县。俱有高苑地。淮安之宿迁县。有开封之祥符县地。大同之灵邱广昌二县中间。有顺天之宛平县地。或距县一二百里。或隔三四州县。藪奸诲逋。恒必繇之。而甚则有如沈邱属开封之县署地粮。乃隶于汝阳属汝宁者。则错互不可不正也。卫之所屯。有在三四百里之久。与民地相错。浸久而迷其版籍。则军民不可不清也。水滨之地。消长不常。如蒲州之西门外三里。即以补朝邑之圻。使陕西之人。越河而佃。至于争杀伤。则事变不可不通也。周礼形方氏掌制邦国之地域。而正其封疆。无有华离之地。有王者作。谓宜遣使分按郡邑。图写地形。奠以山川。正以经界。地邑民居。必参相得。庶乎狱讼衰而风俗矣。洪武十七年以州之民户不及三千者皆改为县改者凡三十七州

分县议

陈祖范

周礼序官。首云。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王制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形方氏掌制邦国之地域。而正其封疆。无有华离之地。华者。折而不绝也。离者。绝而不续也。此皆古圣人经世要旨也。迺者闻制府有分设十三县之请。方候 旨举行。而常熟所分之县。即福山小城建廨宇焉。夫利不什不变法。害不什不易制。分县之利未见。而害颇多端。然非草茅所敢言也。就分言分。似宜即城中另设一署。如长吴两县。东西分辖。仓廩不必更造。黉序不必更立。市肆不必更张。民之输将控诉者。仍不易其所。则在官有分理之逸。在民无分给之扰。不劳民。不伤财。更制之善者也。福山僻在海壖。现受海灾。平地水深三尺。营作新邑。窃恐有后患。即欲别建县治。亦不宜在彼。然而上台既有定见。亦非草茅所敢言矣。请就福山而言分土之法。古者建国必度土中。为其四方贡赋道里均也。建邑亦然。常熟治四境之中。东西南北。辽者不过四十余里。今也割其半。则当以虞山为枢。循山而西。以浪澄塘为界。循山而东。以梅李塘为界。不足。则以县治东之白茅港抵徐陆泾为界。凡在虞山之阳者。东南西南。仍隶常熟。凡在虞山之阴者。东北西北。割隶福山。如此则管辖近而道里均矣。今闻欲斜跨西南以州塘为界。而四十九都等处。反舍近而隶远。是周礼所谓华离之地也。非辨方正位。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之道也。何则。四十九都等处。到常熟南门水路五十里。又四十

里而后至福山。别无快捷方式可通。一往反则百七十里矣。动涉百七十里。而欲其依限完银。是日日道途也。失农业。害一矣。差吏到乡。其资粮屣屣。劳费倍往时。则需索民钱必益横。害二矣。冬月载米上仓。或遇风雨。竟日不得达。达又不得即交卸。栖宿无所。狼藉道路。浮费五斗而致一石。其为毒痛。不可胜言。害三矣。民有控诉人命盗贼之事。所贵朝闻而夕报也。今来告一日矣。拘提一日矣。案验又几日矣。分县之意。本为地近。则力易及。易奏耳。今坐福山而遥控四十九都等处。愈觉鞭长不及。而奏难也。即上官按图而稽之。毋乃亦有疑于此乎。夫数百年壮县。一旦割而裂之。阑出北门一步。便异县。或家在此而输粮于彼。或事在近而赴诉于远。固已牵掣扰攘而不便矣。尽心于民者。为之公心区画。不计田之肥饶。粮之多少。于业已不便之中。重虑其大不便之处。勿以一时苟且。成千百年不可挽回之局。使此一方。永有向隅之悲。则庶乎民之父母哉。谨议。

复议分立州县书

沈起元

某月日。宪台以福兴泉漳汀邵六郡内。欲分立州县。饬行查议。敢不竭其所知。以仰佐万一。窃以封疆事重。度势审时。有未易举行者。夫画疆定界。割此分彼。其建治之处。必扼形胜之地。其分裂之境。必带山溪之险。是必专委能员。亲身游历。相度地势。揆其去旧治远近若何。编隶之户多寡若何。犬牙勾制之势又当若何。而后可定。非可坐一邑按图计里。即可发一议者也。卑府识见既浅。履未周。何敢妄议。窃以为此时最难措置。而宜先筹划者。莫如分县之经费。往者江南苏松诸郡。于州县之大者。设官分县。止以漕赋太重。非一令所能办理。故分立州县。此专从赋税起见。不为控制地方而设。故所分新县。率皆同城而治。第设官署牢狱。更不添造仓库学宫。然资用公帑。颇费经营。所设廨宇。皆苟且完葺。率非久远之计。若闽省之议及分县。自专以控制地方为重。为控制计。则断无不筑城池之理。以闽藩库较之苏松藩库。其多寡虚实。宪台所灼见者也。以设立城池之分县。较之不立城池之分县。其经费之万万相悬。尤宪台所灼见者也。夫以苏藩之财力。经理不设城池之分县。犹且不支。况以闽省之财力。而欲添设几县城池。新立几县官署学宫仓库牢狱。此项经费。正恐不贲。将取之民间。则百万穷黎。欲加以一丝一粟。而势有所不能。将取之公帑。则公帑不足。将取之公费。则自宪台以下。官斯土者。其萧然意境。上下通知。合一省之公费。议养廉而不足。而顾有余力乎。以此而论。虑虽区画已定。而终难举行耳。自古有治人无治法。纷更易以滋扰。安静所以养恬。诚虑地里寥廓。政教难于浹洽。国赋每多逋欠。意惟加意遴选练达廉恕之员。宽其岁月。无绳以苛细。使得从容展布。久于其地。则四境虽远。政

教可以渐洽。在上者如治其家事。在下者如戴其父母。诚意相孚。董率自听。顽者可以渐驯。玩者可以渐振。所患屡易县令。如客投逆旅。门户启闭之法。前堂后宇之径。东邻西舍之家。且不及周知。而匆匆又去矣。纵使分邑尽如弹丸。亦何所施哉。夫迩年大吏。动以添设改制。为经理民生之要。实则意在逢时。此固大人之所不为。卑府亦不愿大人为之也。至兴化一郡。滨海要冲。地接漳泉。止辖两邑。莆田钱谷较多。民俗颇。仙游民俗狡黠。钱谷数少。似不必更有损益。承宪谕谆谆。忘其狂率。谨陈管见。伏候采择。

并黔省附郭县治疏贵州通志

阎兴邦

查各省会城。多有两县设者。因地方辽阔。事务殷繁。必得分治而后克济。非徒取其备官已也。然臣承乏河南。省会附郭。止有祥符一县。即今邻省云南。亦止昆明一县附郭。维黔省蕞尔会城。度其规模。不敌腹省一大州县。乃独设有附郭。新贵筑两县。虽征收地丁。承办驿站。似亦各有职掌。行而不相碍。然此亦如编甲捕盗。通行案缉等件。奉文转发。不得不两县互行。往往朝奉新编。夕承筑缉。一事而受两番之约束。恒多未便于民。若在地广人稠之会。控制难周。利于左右分任。如此弹丸山城。寥寥户。不但平居备员无益。一遇地方公务。每以势偪权分。此推彼委。反滋贻误。臣愚以为徒存设之虚名。不若收专属之实效也。合无裁去新贵县。归并贵筑县治。举凡民苗之讼牒。赋役之审编。夫马之派拨。盗贼之诘捕。统归一县管辖。该县既得端心志以循其官守。小民亦得安任使而乐其均平。政体人情。俱为妥便。其新贵县学亦应改为贵筑县学。补廩出贡。悉照现定例行。其文武童生。仍照两县旧额。并案考取。则虽裁并县分。而于学校无异。仍旧贯矣。至于通省十一府。止有同知通判三员。其同知一员在省。尚承审捕缉而无暇。其安笼通判一员。专辖十八寨之田赋苗猺。不可少离。止有威宁通判一员。远在威宁。查同知通判之员。居恒无事。视若闲员。遇有州县员缺。便为委署兼摄所必需。况黔处万山之中。羊肠鸟道。名为一站。险实千盘。各属程途。相隔计二三日四五日不等。一遇官调。近州县。设在冲衢者。既难舍己而耘人。其偏僻之区。穷谷深箐。苗蛮出没。刻难乏员。又岂能长驾远馭。遥制鞭腹莫及之处。合无于贵阳首府。仍设通判一员。遇有差使委任。可以朝遣夕行。无论冲僻州县缺出。皆堪委令署理。该员原无专司之责。一经委署。则该地方粮驿等务。自可悉心料理。而无分身兼顾之虞。实于吏治有裨。夫裁县而添设通判。其县之衙署。通判可驻。不烦改作。其俸工等项。亦有新贵县令典史二员裁费相当。无庸增设。抑臣更有请者。两司首领佐贰等员。停其署理州县印务。自应遵守定例。何敢有异议。但升迁职官。交代例有严限。不便稽迟。奈黔省远在天末。铨补之员。类多相

距数千里外。领凭之后。纵令遵限星驰。保无江河阻滞。疾病侵袭。急切不能速到。碍难悬待。除异途出身者。遵例停委外。其各项首领佐贰等员。内有旗员正途出身者。循分称职。原应升授正印。似于委署无碍。若果才守颇优。醇谨自爱。可否破格委署。以全公务。敢因一得之愚。合诸司道偕议。请裁请设。而并及之。

改设县治议贵州通志

潘超先

黔省地方。上抵云南。下接楚省。乃往来咽喉之路。凡一应驿递差使。以及运送饷鞘人夫。络绎不绝。是以运民有偏苦之累。每每迭词呼吁。在冲烦之处。固不可不亟为裁改。即偏僻之处。亦不可不亟为归并也。查通省驿站。自镇远以至省城一路。则由兴隆清平平越新添龙里贵州贵前等卫。自省城以至亦资孔一路。则由威清平坝普定安庄安南普安新兴关岭等卫所。以上共计一十五卫所。内如平越卫。原与平越府同城。普定卫。原与安顺府同城。文武既不相辖。军民未免歧视。似应议裁平越卫。改设平越县。议裁普定卫。改设普定县。即将该卫之屯地屯丁。编为县土县民。县属府管。庶上下相维。军民一体。可以经久无弊也。又如清平卫。原系清平县。后因裁县卫。以至地方日见废弛。军民日见纷争。今议裁卫。复设清平县。将该卫屯地屯丁。编入县属为便。又如龙里卫。逼近省会。原设贵阳府厅官一员。分驻料理。后因奉裁归府。以致屯田日用。驿务难支。今议裁卫。改为龙里县。并将该卫屯地屯丁。与从前龙里厅旧管民赋钱粮。一并编入县属为便。又如安庄卫与镇宁州同城。屯赋屯丁。寥寥无多。今议裁卫。归并州治。尤为军民两便。以上五卫。皆系最冲最烦之处。所当亟为裁改者也。又如都匀卫。则与都匀府同城。府卫既属同城。亦应裁卫。改为都匀县。即将该卫之屯地屯丁。编为县土县民。则催科抚字。尤为军民两便。又如黄平所。与黄平州同城。新城所与普安县同城。俱屯赋无多。屯丁有限。今议裁所归并该州县为便。以上一卫两所。虽系偏僻之处。亦宜亟为裁并者也。至若议改之县。每县止设县官一员。典史一员。县治见有卫署可驻。即官吏俸薪。较之卫官岁支。无甚悬殊。诚有如宪檄所云。不过一转移间耳。再查归黔赏功十八寨粮赋。见系贵阳府通判驻扎安笼经征。但安笼地方。属于安顺。而贤否官评。又出于贵阳。似有未便。今议将该通判改隶安顺府属。仍分驻安笼。则名实不致混淆矣。更有请者。至若镇远府属之施秉县。安顺府属之普安县。当设县治之初。未经设立典史。查典史有巡缉逃盗之责。势所必需之官。应各添设一员。以资巡捕。可否统俟宪台酌采。会题定夺。

常熟分县条议

陶贞一

分县之议。闻诸道路曰。地有肥瘠。必配并而后均。为是说者。为夫西乡之有高区。而欲割以分属也。邑之东西。其北境皆有高区。而东乡又独多低区。割西乡之高者与东。亦应割东乡之高者与西。而东乡之低区。又应割以分属。不割则仍不均。割则取田土而瓜分之。有是理乎。凡东西之高区不同。而所以蓄水宣泄之道则一。往者兰阳耿侯。尝大兴水利。着有成书。案而行之。则变瘠为沃。在指顾间。常熟之名可以不虚。今不以是属望于贤父母。而首以畏难避就为说。是以细民分爨之智而为体国经野之规。何其缪也。议者徒见连旱四年。西乡被灾较甚。故视为畏途。设有不幸。连岁遇涝。则东乡之为害。亦何异西乡乎。水利修则高低皆可熟。水利坏则东西皆可虞。不此之问。而但顾目前。斯亦愚矣。然此犹未究极其害也。今农家治田。同段异邱。犹往往以争水起衅。若瓜分两属。则数里之内。便如秦越人之肥瘠。而界上之争。当无已时。即有耿侯其人。欲为民兴利。而咫尺相牵。难以措手。其或遇灾请命。亦必观望推诿。此其为害。岂可一二计欤。且制府建议分县。固谓分则事减。若疆界错杂。奸宄必多。每一事发。动须会勘。至于命案。跬步可移。东诉未伸。西控已至。文书纷然。奔走不暇。两县胥役。接迹于途。从此民间无宁宇矣。欲事减而适得纷扰。此尤大害也。常熟都图甲分。多至数千。东西两分。业多更换。如更错综互置。则所在破图易甲。当此办漕控。欲以旬月之间。推收量丈。胥吏因缘作奸。隐占飞洒。一二万金钱。必归若辈之壑。而丛弊滋甚。所谓治丝而棼之也。天下事本有不能尽均者。今分县为两。犹以一府而分数县也。推而广之。犹以天下而分十五司。未闻以云贵之瘠。分配江浙之饶。何则。地势固然。非可强同也。为国家牧小民。就令高下迥殊。亦惟所命之。况如吾邑。东西互有肥瘠。大略相同。今止就详宪原图。稍加损益。即未能铢两无差。然亦不甚悬绝。君子为政。务宏大纲。而不必算及米盐。务规久远。而不必争于目睫。惟执事深察地方之所便安。而毋惑于猾蠹之说。谨条分县事宜如左。

一议大势。常邑地形。北高南下。高者苦旱。低者苦潦。必高低不甚偏枯。庶水旱各有救济。利以东西分。不利南北分。若交叉搭配。不问而知其不可。

一议疆界。体国经野。疆里为先。必得大势。方幅界址分明。则管辖易而奸弊少。宜北自耿泾海口为界。南入坊滨出福山塘。至北水门。南出小东门。径戈庄西南。出昆承湖。沿湖而南转。东入洋浩泾。史家滨。南入庙泾。又东至儒家滨。又东至罗公滨。南径唐墅入尤泾。出斜堰。抵昆山界。

一议城厢仓廩。两县既以东西分界。在城亦如之。当就通衢勒石。使平直易晓。不当仍以图分分。参差错互。致临事推诿。奸民得以避就。邑中原有东西两仓。各就便分管。至济农一仓。向为舂白粮之所。应仍就分用。

一议湖山。常邑东西两湖。滨湖旧有敌楼。设立巡船。防缉盗贼。应东西各辖

其一。华荡与西湖相连。镇山全在西城。并宜专归西县。

一议市镇。常邑大镇有四。在东者曰梅李。芝塘。在南者曰唐墅。在西者曰田庄。其它二三百户者。东西错杂。不下十数。西县原议。止有田庄一镇。今酌以唐墅之河西益西县。户口大略相当。而黄泾以东。尤泾以东。水田二百余顷。亦应西属。以补瘠区。

一议沙洲。常邑在江海之交。东曰薛家沙。在海中。去岸八十里。西曰福长寿沙。在江口。去岸十余里。薛家沙应属东县。福长寿沙应属西县。不特地势宜然。而薛家沙粮重累多。福长寿沙粮轻累少。以薛家沙归东县。庶与西县高区相准。

一议赋税。常邑旧以四科起则。而滩地山塘附焉。大抵近海者为高区。地瘠而粮轻。近湖者皆低乡。地肥而粮重。滨海分辖。则高乡均。而旱灾则西县为甚。两湖分属。则低乡均。而水灾则东县较深。如欲有利无害。必如耿令之书。大兴水利而后可。否则势有不能。如欲尺寸而计之。必使锱铢不爽。亦非愚之所能知也。

一议差役。常邑僻处海滨。本无他役。惟烟墩马路。时须修葺。或遇海上巡阅。例应供备。必得彼此适均。方无偏重。今以耿泾为界。则烟墩四十二座。各得二十一座。马路一百三十里。各得六十五里。最为均平。不可移易。

两县分管议

陶贞一

窃惟分县之议。不出拈分坐分两说。旧县署中据则或东或西。分管俱便。新县既就防厅之署。偏在城东。则便于东而不便于西。其理显然。此宪批所以有拈分后。或将衙署互易之说也。但部议原令新县建署。则互易似属未便。不若径遵宪批。无庸拈管。竟行坐分之说。尤为妥当。今议者欲参用两说。城中则东西坐分。城外则拈分。愚窃以为不可。何以言之。新县既在城东。应坐分北水门至大东门小东门。若拈得东县。以东管东城至便矣。倘拈得西县。则将越旧县出西南门。然后为新县之境。而旧县反越新县出东南门。然后为旧县之境。莫非王土。不知何事为此自扰也。即以仓漕一事言之。县虽分。犹各办漕十万。若西县之民。越境以交东仓。东县之民。越境以交西仓。城中河道狭小。严冬水涸。处处阻碍。即陆运交错。亦必日有争。分县本以省事便民。何为纷扰若此。且又大不便者。县令有城守之责。假如盗贼窃发。在城则东西分辖。而城外跬步皆非吾民。虽相去不过数里。而呼应不灵。指顾之间。便失机会。此于朝廷设官守土之意。不亦大相刺谬欤。不佞窃以县之肥瘠。详于前议。既已不甚悬殊。则亦无庸趋避。宜东而东。宜西而西。直截分明。旬日而事定矣。苟为不然。舍平易正直之道。而多所瞻顾。若民家析产。惟恐失一毫便宜。

于彼于此。不能自决。而托之公道。归于拈分。有如昭文拈得西县。则县衙苟非另建于西。必当与常易署。是虽不能化多事为少事。然犹为近理。异乎城内城外。或坐或拈。自相矛盾。以贻害于无穷也。夫官犹传舍也。执事者于敝邑利害得失。仅在目前。甚不必相争也。而不佞辈生长此土。则不可以默默。盖非好为异同。欲贻地方以久远便安之计而已。

辨名

钱大昕

天下府州县名相同者。如江南广西。俱有太平府。山东云南。俱有武定府。云南之武定府今改为州顺天江南。俱有通州。直隶云南。俱有赵州。直隶贵州。俱有开州。江西甘肃云南。俱有宁州。山西广西贵州。俱有永宁州。直隶河南。俱有唐县。陕西湖北。俱有咸宁县。福建湖南。俱有永定县。江苏陕西。俱有山阳县。浙江山西。俱有山阴县。山西湖南。俱有宁乡县。山东广东。俱有海丰县。江西四川。俱有东乡县。江西山西。俱有乐平县。山东贵州。俱有清平县。直隶广西。俱有宣化县。江西广东。俱有石城县。河南广东。俱有镇平县。山东广东。俱有海阳县。江苏甘肃。俱有华亭县。江苏陕西。俱有甘泉县。湖南广东。俱有会同县。江西湖南。俱有安仁县。浙江湖南。俱有石门县。江西福建。俱有德化县。奉天广东。俱有广宁县。直隶江苏。俱有清河县。江苏湖南。俱有桃源县。安徽山西。俱有凤台县。安徽浙江。俱有建德县。安徽云南。俱有太和县。奉天浙江。俱有宁海县。浙江广东。俱有昌化县。直隶贵州。俱有安平县。陕西甘肃。俱有安定县。陕西广东。俱有三水县。山西四川。俱有大宁县。直隶广东。俱有龙门县。直隶江西。俱有广昌县。浙江江西。俱有新昌县。江西山东。俱有乐安县。江西浙江。俱有龙泉县。陕西四川。俱有石泉县。直隶广东甘肃。俱有西宁县。福建湖北广东。俱有长乐县。湖南甘肃贵州。俱有安化县。直隶河南广东。俱有新安县。顺天湖南广东。俱有东安县。安徽四川云南。俱有定远县。安徽甘肃广西。俱有怀远县。江西湖南四川。俱有永宁县。江西四川广东。俱有长宁县。湖南四川广东。俱有新宁县。直隶山东浙江江西。俱有新城县。安徽浙江山西四川。俱有太平县。数年前有条奏当改者。皆格于部议不行。然考之汉书。有上曲阳下曲阳。东武阳南武阳之名。泰山郡有东平阳。山阳郡有南平阳。别于河东之平阳。涿郡有南深泽。别于中山之深泽。则因其旧名。加以区别。古人固有行之者矣。至如广西为省会之名。而云南又有广西州。旧为广西府乾隆三十五年改云南既为省会之名。其首府曰云南府。而大理府又别有云南县。此则于体制有嫌。不若易以它名之为善也。

请更同名之县疏雍正九年

江西巡抚谢敏

窃惟各县以印为凭。一切案卷文册。皆必征信于印。查江西省吉安广信二府所属。皆有永丰县。其印信篆文。同一字样。并无分别。共在一省之中。而有相同之印。倘奸徒假借。以此县所用印信朦混于彼县。恐一时难辨。易滋弊端。仰祈 皇上赐将一县。另改嘉名。庶免混淆之弊。至此外江省州县。又有同名于各省者。如江省有宁州。而陕西云南所属皆有宁州。江省有长宁县。而奉天四川广东所属皆有长宁县。江省有新城县。而直隶山东浙江所属皆有新城县。江省有龙泉县。而浙江贵州所属皆有龙泉县。再如江省有新昌县。而浙江亦有新昌县。江省有德化县。而福建亦有德化县。江省有安仁县。而湖南亦有安仁县。江省有广昌县。而山西亦有广昌县。江省有石城县。而广东亦有石城县。江省有兴安县。而广西亦有兴安县。江省有永宁县。而贵州亦有永宁县。其它各省之州与州同名。县与县同名者尚有。并有府与府同名者。如奸徒有意作弊。则借此影射。隔省更恐无从辨察。皆应一并查改者也。

议州县不必设副官乡官疏雍正七年

鄂尔泰

奉 上谕御史龚健扬所奏。着钞写分发与总督鄂尔泰。田文镜。李卫。巡抚尹继善。署巡抚费金吾。谢敏。令其各抒所见。确议具奏。朕又思迩来八旗于参领佐领外。添设副参领副佐领。办理旗下事务。甚有裨益。至于各省州县。事务寔为繁多。或于知州知县。亦添设一官为副。地方如有查勘工程。检验命案等事。州县一人。不能分身兼顾者。添设一人。协同办理。亦不致耽延迟误。而州县官升迁离任之时。有平日同事熟习之员接办。亦是有益。但两人同为一官。或因事无专责。互相推诿。或因意见不合。彼此争执。转致事务稽迟。即如从前宜兆熊刘师恕之在直隶。于公事甚属无益。今添设州县副员。是否可行。有无裨益之处。亦着鄂尔泰田文镜李卫尹继善费金吾谢敏。各抒所见。一并议奏。钦此。并钞御史龚健扬奏。请州县自牧令丞尉而下。于东西南北四乡。各设乡官一员。取用本乡之人以资治理。臣查得设官分职。专司而外。原有佐理。如州牧县令以下。设有州同州判吏目县丞主簿典史等官。而县分大者。则添设县丞。为之征比钱粮。审理词讼。乡镇多者。则分设巡检。为之缉捕匪类。查拏盗贼。定制立法。固已属尽善。况 本朝定例。官员不许升任本省。其选授省。距原籍五百里以内者。亦应另补。亲属同官一处。又有回避之例。近本地。或易于属托营私。而远离桑梓。可杜徇私报复诸弊也。今若添设乡官。即用本乡进士举贡生监耆民人等。若辈世居其土。非亲即故。内有恩有德。亦有怨有嫌。一旦令其居民上。予以事权。无论假公济私。施威市恩。料事所必有。既不能保其尽得贤能矣。不贤不能之乡官。纵能确知一乡之中。某某刁

悉。某某抗欠。某某酗酒赌博。某某行窃窝强。保其能秉公据寔。密告牧令。明申法纪乎。夫今之州同州判丞簿巡检吏典等官。即论语所云应先之有司。汉制所称三老嗇夫游徼等职之属类也。唐书所载县下于乡者。即今之乡约乡保总甲总练之属类也。名异寔同。人存法立。如果牧令得人。则此等人原俱可以助其不及而进其不知。即乡进士举贡生监内品行才德之选。亦未始不可以资耳目而益心思。是不必增乡官而堪以佐理者甚多。设使牧令不得其人。则虽贤能乡官。亦原不能主其事。或遇不肖乡官。且适足济其恶。且乡官既应设。则佐贰可裁。佐贰不可裁。则乡官为冗。臣愚以为该御史请设乡官之议。似不可行者也。至所陈衙役差票之为害。钱粮盗贼词讼赌博保甲之不清。与夫宣讲 圣谕。解释律条之难周。寔属切中。但差票可以酌裁。而衙役必难竟革。不但牧令在所必需。即乡官一身。亦难日遍乡村。家喻户晓。势必转用委差。谓乡官之委差。必善于牧令之衙役。又谁能信其必然。如征收钱粮。则原有自封投柜。并滚单纸皂之例。如缉拏盗贼。则原有落右保结之例。如查禁赌博。则原有责成佐贰转责乡甲逐户具结之例。如调处词讼。则原有户婚田土细事先批乡公讲息结之例。如编行保甲。则原有户口门牌细开名数。并记簿稽察之例。凡此诸条。并无遗法。据该御史所请委任乡官之事。皆牧令之所得为。亦牧令之所能为。下属奉行之不力。寔由上司督率之不勤。人之过也。于法乎何尤。至于宣讲 圣谕广训。以及解释部颁律条。亦非乡官四人。所以周至。在乡官既仍须率用各村贡监生员。而牧令亦何不可分用各乡贡监生员。臣以为但使天下大小官吏。诚能各抒寔心。各宣寔力。既谨依良法。更善体美意。则固执为法。权宜亦为法。无庸别议纷更。此自古有治人无治法之言。所以为不可易也。再八旗事务。原与州县不同。在参领佐领。半多世职。其所管辖。半多旧属。虽有顽劣乖张之员。而瞻顾隐忍。在所不免。今添设副参领副佐领。既已贰其事。又以分其权。公同办理。寔大有裨益。至于各省州县。虽事务烦多。要止不过数项。得其头绪。亦不难料理。况如边省简僻之州县。并未设有佐贰。如大省烦剧之州县。业经分画管理。若复添设副员。于查勘检验等事。固可以分任。而一治两官。非统非属。傥不能和衷共济。或复此忌彼猜。则诚如 圣谕。或相推委。或相争执。转致事务稽迟。甚属无益者也。

乡亭之制日知录

顾炎武

秦制十里一亭。十亭一乡。风俗通曰亭也行旅宿会之所以今度之。必有居舍。如今之公署。郑康成周礼遗人注曰。若今亭有室矣。故霸陵尉止李广宿亭下。张禹奏请平陵肥牛亭部处。上以赐禹。徙亭他所。而汉书注云。亭有两卒。一为亭父。掌开闭扫除。一为求盗。掌逐捕盗贼是也。又必有城池。如今之村堡

。今福建广东凡巡检皆有城韩非子吴起为魏西河守。秦有小亭临境。起攻亭。一朝而拔之。汉书。息夫躬归国。未有第宅。寄居邱亭。奸人以为侯家富。常夜守之。匈奴传。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公孙瓚传。卒逢鲜卑数百骑。乃退入空亭是也。臧宣怒其吏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将吏卒阑入上林中蚕室门攻亭格杀信是上林中亦有亭也又必有人民。如今之镇集。汉封功臣有亭侯是也。亦谓之下亭。风俗通。鲍宣州牧行部。多宿下亭是也。其都亭则如今之关厢。司马相如往临邛。舍都亭。严延年母止都亭。不肯入府。何斩王林卿奴头。并所剥建鼓置都亭下。陈王宠有强弩数千张。出军都亭。会稽太守尹兴。使陆续于都亭赋民饷粥。酒泉庞娥刺杀人于都亭。孙权出都亭以候邢贞是也。京师亦有都亭。张纲埋其车轮于雒阳都亭。窦武召会北军五校士屯都亭。何进率左右羽林五营士屯都亭。王乔为叶令。帝迎取其鼓。置都亭下是也。蔡质汉仪。雒阳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门。门一亭。人谓之旗亭。史记三代世表。褚先生言与方士孝功会旗亭下是也。后代则但有邮亭驿亭之名。而失古者度地居民之义矣。晋书载纪慕容垂请入邺城拜庙苻丕不许乃潜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斩吏烧亭而去是晋时尚有亭名

乡亭之职日知录

顾炎武

汉书百官表。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宋书百官志汉制丞一人尉大县二人小县一人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小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宋书伍家为五伍长主之二伍为什什长主之十什为里里魁主之十里为亭亭长主之十亭一乡。乡有三老秩。张昌传注师古曰乡有秩者嗇夫之类也嗇夫游徼。宋书又有乡伍三老掌教化。嗇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循盗贼。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高帝纪。二年。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繇戍。此其制不始于秦汉也。自诸兼并之始。而管仲蒍敖子产之伦。所以治其国者莫不皆然。管子书曰择其贤民使为里君而周礼地官。自州长以下。有党正族师闾胥比长。自县正以下。有鄙师鄆长里宰邻长。则三代明王之治。亦不越乎此也。夫惟于一乡之中。官之备而法之详。然后天下之治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至于今日。一切荡然无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设之监司。监司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积尊彘重以居乎其上。而下无与分其职者。虽得公廉勤干之吏。犹不能以为治。而况托之非人者乎。后魏太和中。给事中李上言。宜准古五家立一乡长。五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长复一夫。里长二。党长三

。所复勿征戍。余若民。三载无愆。则陟用。陟之一等。孝文从之。诏曰。里乡党之制。所由来矣。欲使风教易周。家至日见。以大督小。从近及远。如身之使手。干之总条。然后口算平均。义兴讼息。史言立法之初。多称不便。及事既施行。计省昔十有余倍。于是海内安之。后周苏绰作六条诏书曰。非直州郡之官。皆须善人。爰至党族闾里正长之职。皆当审择。各得一乡之选。以相监统。隋文帝师心变古。开皇十五年。始尽罢州郡乡官。而唐柳宗元之言曰。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辞天子。由此论之。则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文献通考言唐之初止有上中下都督府其后则有节度观察团练诸使宋之初止有转运使其后则有安抚提刑等官唐书代宗纪大历八年晋州男子郇模请献三十字一字为一事其言练者请罢诸州团练使也其言监者请罢诸道监军使也兴亡之涂。罔不由此。

汉时啬夫之卑。犹得以自举其职。故爰延为外黄乡啬夫。仁化大行。民但闻啬夫。不闻郡县。后汉书本传而朱邑自舒桐乡啬夫。舒县之乡官至大司农。病且死。属其子曰。我故为桐乡吏。其民爱我。必我桐乡。后世子孙奉尝我。不如桐乡民。师古曰尝谓烝尝之祭及死。其子之桐乡西郭外。民共为起冢立祠。岁时祠祭。至今不绝。汉书循吏传二君者皆其县人也。必易地而官。易民而治。岂其然哉。

今代县门之前。多有榜曰。诬告加三等。越诉笞五十。此先朝之旧制。亦古者悬法象魏之遗意也。今人谓不经县官而上诉司府。谓之越诉。是不然。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七年。命有司择民闲高年老人。公正任事者。理其乡之词讼。若户婚田宅殴者。则会里胥决之。事涉重者始白于官。若不由里老处分而径诉县官。此之谓越诉。宣德七年陕西按察僉事林时言洪武中天下邑里皆置申明旌善二亭民有善恶则书之以示劝惩凡户婚田土殴常事里老于此剖决今亭宇多废善恶不书小事不由里老辄赴上司狱讼之繁皆由于此天顺八年诏军民之家有为盗贼曾经问断不改者有司即大书盗贼之家四字于其门能改过者许里老亲人相保管方与除之此亦古者画衣冠异章服之遗意惟其大小之相维。详要之各执。然后上不烦而下不扰。唐至大历以后。干戈兴。赋税烦矣。而刘长卿之题霁溪李明府曰。落日无王事。青山在县门。县令之职。犹不下侵。而小民得以安其业。是以能延国命。百有余年。迄于僖昭之后大坏。然则鸣琴戴星。有天下者宜有以处之矣。

洪熙元年。四川巡按御史何文渊。言太祖高皇帝。令天下州县设立老人。必选年高有德。众所信服者。使劝民为善。乡闾争讼。亦使理断。下有益于民事。上有助于官司。比年所用。多非其人。或出自隶仆。规避差科。县官不究年德

如何。辄令充应。使得凭借官府。妄张威福。肆虐闾阎。或遇上司官按临。巧进谗言。变乱黑白。挟制官吏。比有犯者。谨已按问如律。窃虑天下州县。类有此等。请加禁约。上命申明洪武旧制。有滥用匪人者。并州县官皆寘诸法。然自是里老之选轻。而权亦替矣。汉书之于三老。命之以秩。颁之以禄。而文帝之诏。俾之各率其意以道民。当日为三老者。多忠信老成之士也。上之人所以礼之者甚优。是以人知自好。而贤才亦往往出于其间。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为义帝发丧。而遂以收天下。壶关三老茂。上书明戾太子之冤。史册炳然。为万世所称道。近世之老人则听役于官而靡事不为。故稍知廉耻之人不肯为。而愿为之者。大抵皆奸猾之徒。欲倚势以陵百姓者也。其与太祖设立老人之初意悖矣。英宗实录言松江知府赵豫和易近民凡有讼属老人公正者剖断有忿争不已者则已为之和解民以老人目之时称良吏至正统以后里老往往保令丞朝廷因而许之尤为弊政

明初以大户为粮长。掌其乡之赋税。多或至十余万石。运粮至京。得朝见天子。洪武中。或以人材授官。至宣德五年。南京监察御史李安。及江西庐陵吉水二县耆民。六年监察御史张政。各言粮长之害。谓其倍收粮石。准折子女。包揽词讼。把持官府。累经禁饬。而其患少息。然未尝以是而罢粮长也。惟老人则名存而实亡矣。巡检。即古之游徼也。元史成宗大德十年升巡检为九品洪武中尤重之。而特赐之敕。见御制文集又定为考课之法。及江夏侯周德兴。巡视福建。增置巡检司四十五。自宏治以来。多行裁革。所存不及曩时之半。巡检裁则总督添矣。崇祯年至蓟州保定各设总督唐自干元以后节度观察防御使之设正与明代累忝总督巡抚兵备相类何者。巡检遏之于未萌。总督治之于已乱。常熟陈梅曰。周礼五家为比。比有长。五比为闾。闾有胥。四闾为族。族有师。五族为党。党有正。五党为州。州有长。五州为乡。乡有大夫。其间大小相维。轻重相制。纲举目张。周详细密。无以加矣。而要之自上而下。所治皆不过五人。于详细之中而得易简之意。此周家一代良法美意也。后世人才。远不如古。乃欲以县令一人之身。坐理数万户口赋税。色目繁猥。又倍于昔时。虽欲不丛脞。其可得乎。愚故为之说。曰。以县治乡。以乡治保。或谓之都以保治甲。视所谓不过五人者而加倍焉。亦自详察。亦自易简。此斟酌古今之一端也。

杂流日知录

顾炎武

唐时凡九流百家之士。附诸国学而授之以经。六典。国子祭酒司业之职。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有六学焉。一曰国子。二曰大学。三曰四门。四曰律学。五曰书学。六曰算学。欧阳詹贞元十四年。记曰。我国家春享先师后。更日命

太学博士。清河张公。讲礼记。束修既行。筵肆乃设。公就几北坐南面。直讲抗牖南坐北面。大司成端委居于东。小司成率属列于西。国子师长。序公侯子孙自其馆。太学长。序卿大夫子孙自其馆。四门师长。序八方俊造自其馆。广文师长。序天下秀彦自其馆。其余法家墨家书家算家。术业已明。亦自其馆。没阶云来。即席鳞差。攒弁如星。连襟成帷。观此可见当日养士之制宽。而教士之权一。是以人才盛而艺术修。经学广而师儒重。今则一切摈诸桥门之外。而其人亦自弃。不复名其业。于是道器两亡。而行能兼废。世教之日衰。有繇然也。汉武帝从公孙宏之议。下至郡太守卒吏。皆用通一艺以上者。唐高宗总章初。诏诸司令史。考满者。限试一经。昔王粲作儒吏论。以为先王博陈其教。辅和民性。使刀笔之吏。皆服雅训。竹帛之儒。亦通文法。故汉文翁为蜀郡守。选郡县小吏。明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飭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后汉栾巴为桂阳太守。虽干吏卑末。皆课令习读。程试殿最。随能升授。吴顾邵为豫章太守。小吏资质佳者。辄令就学。择其先进。擢置右职。而梁任昉有厉吏人讲学诗。然则昔之为吏者。皆曾执经问业之徒。心术正而名节修。其舞文以害政者寡矣。宋文恪讷言天下未有舍儒而可以为吏者。是以东京之盛。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贞观之时。自屯营飞骑。亦给博士。使授以经。有能通经者。听得贡举。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岂不然乎。

周官太宰。乃施典于邦国。而陈其殷。置其辅。后郑氏曰。殷。众也。谓众士也。辅。府史。庶人在官者。夫庶人在官而名之曰辅。先王不敢以厮役遇其人也。重其人则人知自重矣。欧阳公集古录。晋南乡太守碑阴。官属何其多邪。通从吏而尽列之。当时犹于其间取士人。故吏亦清修。其势然尔。迨唐书选举志。始言尝为州县小吏者。虽艺文可采。勿举。刘晏亦言。士有爵禄。则名重于利。吏无荣进。则利重于名。其途日轻。元顺帝六年。虽命左右二司六部吏属。于午后讲习经史。其时朝纲已弛。人心将变。虽有此令。而实无其益。是以太祖实录。言科举初设。上重其事。凡民间俊秀子弟。皆得预选。惟胥吏心术已坏。不许应试。又诏凡选举。毋录吏卒之徒。然而尝与臣言。元初有宪官疾。吏往候之。宪官起。扶杖而行。因以杖授吏。吏拱手却立不受。宪官悟其意。他日见吏谢之。吏曰。某为属吏。非公家僮。不敢避劳。虑伤理体。是则此辈中。未尝无正直之人。顾上所以陶镕成就之者何如尔。陆子静尝言古者无流品之分。而贤不肖之辨严。后世有流品之分。而贤不肖之辨。能于分别之中而寓作成之意。庶乎其得之矣。考明会典。洪武二十六年。定凡举人出身。第一甲第一名。从六品。第二名第三名。正七品。赐进士及第。第二甲从七品。赐进士出身。第三甲正八品。赐同进士出身。而一品衙门提控。正七品出身。二品衙门都吏。从七品出身。一品二品衙门掾吏典吏。二品衙门令史。正八品

出身。其与进士不甚相远也。后乃立格以限其所至。而吏员之与科第。高下天渊矣。故明初之制谓之三涂用。荐举一涂也。天顺二年诏罢举保经明行修及贤良方正以言者谓其奔竞冗滥无裨实用也进士监生一途也。或以科与贡为二途非也从考试而得者总谓之一途吏员一途也。苏州况锺松江黄子威二郡守有贤名而徐稀万祺皆累官至尚书永乐七年。车驾在北京。命兵部尚书署吏部事方宾。简南京御史之才者召来。宾奏御史张循理等二十八人可用。上问其出身。宾言循理等二十四人繇进士监生。洪秉等四人由吏。上曰。用人虽不专一涂。然御史。国之司直。必有学识。达治体。廉正不阿。乃可任之。若刀笔吏。知利不知义。知刻薄不知大体。用之任风纪。使人轻视朝廷。遂点秉等为序班。谕自今御史。勿复用吏。流品自此分矣。

请移县丞驻湖坊书

蒋士铨

某谨白。执事阁下。铅山疆界。惟西乡最廓。地与闽接。都鄙村镇若干。去县八九十里。阻以迭巘。攀涉艰难。其间流丐聚处数百人。实闽匪逋逃藪。丐有长。朔望踞坐邮亭。诸丐班列罗拜。每至人家。则居者辟外门。扃钥中户。列米瓮于庭。以老病一人司给发。丐连臂升堂。列坐如上客。老病者按囊注之。请益者再。乃去。或拂之。则破壁碎屏几。哗而后去。田间妇女独行者。失去不知所往。居人有婚丧事。丐自拟宾客。登堂醉饱。求索无餍。而有丧之家。祸尤烈。受吊之先。榜于门曰。某日受丐吊。是日客皆避匿。主家倦于施。则起挺击。所触糞粉。且攫木主出。掷溷厕中。又围前后户。虽强者不能夺门出。或从楼垣缝而逸。历八九十里号于官。官曰。细事也。置不理。或饬捕蒯练总逮之。不得已。择丐之庸下者。缚一二人来。吏与役向主家索钱。不可计数。而后官予杖释去。主家从此不能安枕。以此甘受丐蹂躏。不愿见官。于是丐日横。乡人益屏息。官且乐乡人之无事也。噫嘻。此太平之世也。使水旱频仍。哗而倡乱者。非此辈而何。然奚以至于此极。则西乡距城且百里。无官弹压。是以不知忌惮。计惟移县丞分驻于湖坊街。而西乡之民与丐皆有所隶。夫丞乃敝邑冗官也。无衙署。僦民屋而居。无职守。倚印官批发。而取锱铢以自活。名曰佐宰。擅受则获罪。名曰粮厅。收漕弗与闻。是冗官也。移驻为便。或曰。石佛司有巡检。前以无事移驻河口。今西乡之湖坊。与石佛近。昔移官去。今移官来。矛盾甚。对曰否否。石佛司一隅耳。湖坊控数都。刻舟胶柱。乌乎可。此敝邑西乡之大也。窃谓 朝廷设官。所以安民戢乱也。乱不戢则民不安。既乱而戢之。弗若豫防以泯其安民之迹。夫今之有司。汲汲皇皇。日以簿书为政。征输之不亏也。命盗案之苟完也。邮驿之未误也。水旱之苟可弥缝也。上官之求索可以供给也。则曰吾官不旷矣。吾政有异矣。上官亦曰此才吏也

。此能吏也。至为民谋教养。筹利害。计安危者。无有也。今观执事设施则异是。相度繁简。绸缪风雨。屡告得允。民之福也。某故不以多口为嫌。直摅一邑所关甚巨者以告。惟执事审择施行。必待甑堕瓦解。而后掇而更新之。窃为智者不取也。一邑如此。州郡之与都会。可推而及焉。惟执事不以常人自待。

国与民交相庆也。死罪死罪。

卷十九吏政五考察

部刺史日知录

顾炎武

汉武帝遣刺史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一条。强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强陵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倍公向私。旁谄牟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任赏。烦扰刻暴。剥削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则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怙倚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又令岁终得乘传奏事。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元城语录汉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秋分行郡国秩六百石而得按二千石不法其权最重秩卑则其人激昂权重则能行志本自秦时遣御史出监诸郡。史记言。秦始皇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罢侯置守之初。而已设此制矣。汉书百官表监御史秦官掌监郡汉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秩六百石员十三人成帝末。翟方进何武乃言春秋之义。用贵治贱。不以卑临尊。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请罢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而朱博以汉家故事。置部刺史。秩卑而赏厚。咸劝功乐进。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补。其中材则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奸轨不胜。于是罢州牧复置刺史。后汉书刘焉传灵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刺史威轻建议改为牧伯请选重臣以居其任从之州任之重自此而始刘昭之论以为刺史监纠非法。不过六条。传车周流。匪有定镇。秩裁六百。未生陵犯之衅。成帝改牧。其萌始大。唐戴叔伦抚州刺史厅壁记云汉置十三部刺史以察举天下非法通籍殿中乘传奏事居靡定处权不牧人合二者之言观之。则州牧之设。中材仅循资自全。强者至专权裂土。新唐书李景伯为太子右庶子与太子舍人卢谕今天下诸州分隶都督专生杀刑赏使授非其人则权重衅生非强干弱枝之谊愿罢都督御史以时按察秩卑任重以制奸宄便繇是停都督然后知刺史六条为百代不易之良法。而今之监察御史巡按地方。为得古人之意矣。又其善者在于一年一代。夫守令之官不可以不久也。监临之任不可以久也。久则情亲而弊生。

望轻而法玩。故一年一代之制。又汉法之所不如。而察吏安民之效已见于二三百年来者也。唐李峤请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为限使其亲至属县或入闾里督察奸讹观采风俗此法正明代所行若夫倚势作威。受赇不法。此特其人之不称职耳。不以守令之贪残而废郡县。岂以巡方之浊乱而停御史乎。至于秩止七品。与汉六百石制同。王制。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金华应氏曰。方伯者。天子所任以总乎外者也。又有监以临之。方伯权重则易专。大夫位卑则不敢肆。此大小相维内外相统之微意也。何病其轻重不相准乎。夫不达前人之法之意。而轻议变更。未有不召乱而生事者。吾于成哀之际。见汉治之无具矣。

唐自太宗贞观二十年。遣大理卿孙伏伽黄门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条巡察四方。黜陟官吏。帝亲自临决。牧守已下。以贤能进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其流罪已下及免黜者数百人。已后频遣使者。或名按察。或名巡抚。至元宗天宝五载正月。命礼部尚书席豫等。分道巡按天下风俗。及黜陟官吏。此则巡按之名所繇始也。开元二十二年。置十道采访处置使。其后或请专择守令。停采访使者。姚崇奏曰。十道采访使犹未尽得人。天下三百余州县。多至数倍。安得守令皆称其职乎。

于文定笔麈曰。元时风宪之制。在内诸司有不法者。行台御史劾之。即今在内道台。在外按台之法也。惟所谓行台御史者。竟属行台。岁以八月出巡。四月还治。乃长官差遣。非繇朝命。其体轻矣。明代御史总属内台。奉命出按。一岁而更。与汉遣刺史法同。唐宋以来。皆不及也。唐中宗神龙二年遣十道巡察使诏二周年一替。韦忠谦言御史一出当动摇山岳震慑州县明代多有其人。金史宗雄传。自熙宗时。遣使廉问吏治得失。世宗即位。凡数岁。辄一遣黜陟之。故大定之间。郡县吏皆奉法。百姓滋殖。号为小康。章宗即位。置五路提刑使。此即今按察使也。

汉时部刺史之职不过以六条察郡国而已。不当与守令事。三国志司马宣王报夏侯太初书曰奏时无刺史但有郡守长吏汉家虽有刺史奉六条而已故刺史称传车其吏言从事居无常法吏不成臣其后转更为官司耳故朱博为冀州刺史。敕告吏民。欲言县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绶各自诣郡。鲍宣为豫州牧。以听讼所察过诏条被劾。而薛宣上疏。言吏多苛政。政教烦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条职。举措各以其意。多与郡县事。翟方进传言。迁朔方刺史。居官不烦苛。所察应条辄举。自刺史之职下侵。而守令始不可为。天下之事。犹治丝而棼之矣。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一年四月。谕按治江西监察御史花纶等。自今惟官吏贪墨鬻法及事重者如律逮问。其细事毋得苛求云。

秦置御史以监诸郡。汉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十

三州刺史各一人。魏晋以下。为刺史持节都督。魏志言自汉季以来刺史总统诸郡赋政于外非若曩时司察之任而已隋文帝开皇三年罢郡。以州统县。杜氏通典曰以州治民职同郡守无复刺举之任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职废。后虽有刺史。皆太守之互名。有时改郡为州则谓之刺史有时改州为郡则谓之太守一也非旧刺史之职。理一郡而已。由此言之。汉之刺史。犹今之巡按御史。魏晋以下之刺史。犹今之总督。隋以后之刺史。犹今之知府及直隶知州也。

尹翁归为右扶风。县县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于死。收取人必于秋冬课吏大会中。及出行县。不以无事时。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惧改行自新。所谓收取人。即今巡按御史之访察恶人也。武断之豪。

舞文之吏。主讼之师。皆得而访察之。及乎浊乱之时。遂借此为罔民之事。矫其弊者。乃并访察而停之。无异因噎而废食矣。

子产问政于然明。对曰。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是故诛不仁。所以子其民也。董安于治晋阳。问政于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谓乎。曰忠于主。信于令。敢于不善人。是故去不善人。所以全善也。

明初吏治

赵翼

明史魏观等传赞云。太祖起闾右。稔墨吏为民害。尝以极刑处之。然每旌举贤良以示劝。不专任法也。尝遣行人赍敕赐平阳令张础建阳令郭伯泰旌其治行。又或因士民之请留良吏。辄进秩留任。并有坐事被逮。部民列善状上闻。亦复其官。且转加超擢者。既擢矣。而其人改节易操。则又重法绳之。所以激劝者甚至。故一时吏治多可纪。今循吏传可考也。天下府州县官来朝。帝谕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在瞻养生息之而已。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尔等当深念之。又尝谕户部。国家赋税已定。撙节用度。自有余饶。使民得尽力农桑。自然家给人足。何事聚敛也。沿及成祖仁宣英景宪孝诸帝。亦皆加意吏治。其有政绩卓著。往往特敕奖之。如成祖之于史诚祖。仁宗之于刘纲是也。诸良吏秩满当迁。或罢误罢黜。亦多因部民之请。俾进秩视事。往往至二三十年不易。其有因而作奸者。如永宁税课使刘连。结耆老请留。汉中同知王聚。求属吏保奏。则又斥谴随之。皆宣宗时事阅数年。辄遣大臣。分往各直省考察官吏。严其黜陟。而紧望之地。则特诏大臣各举所知。以为守令。如宣德中。先择京官九人为郡守。继择二十五人为郡守。正统中择京官十一人为郡守。后多为良吏。为名臣。朝廷既以吏治为重。中外大臣亦无不留意人才。仁宗诏各举所知。郎中况鍾。以张宗璉荐。帝问杨士奇。士奇曰。宗璉实贤。臣与王直将举之。不意为鍾所先耳。其

后况锺之出守。则蹇义胡所荐也。翟溥则魏源所荐也。李湘则胡所荐也。李信圭之知蕲州。则张敞所荐。后守处州。则金濂所荐也。吉水令钱一本罢官。郡人胡广在朝力保之。遂复职。杨荣当国时。其家人犯法。邑令鲁穆严惩之。荣反以为贤而荐于朝。其时朝臣之汲引如此。在外大吏亦多持心公正。如叶宗人为钱塘令。人呼为一叶清。其死也。按察使周新哭之。田铎知蓬州。巡按御史过其境。无一讼者。知其下无冤民。遂荐之。擢广东佥事。此又外省举劾之大概也。且是时吏部考察之权最重。蹇义王直马文升先后长部事。尤以奖廉黜贪为要。史称蹇义慎择守令。考察明恕。而王直察举天下廉吏。以范衷为第一。翟溥秩满到部。以年老乞休。侍郎赵新。旧尝为其上司。曰。此江西第一贤守也。遂不听其去。句容令徐九思为巡抚所劾。吏部尚书熊浹。知其贤。特留之。此又吏部之能择人而任也。以上俱见各本传一时风气如此。故为守令者。无不洁己爱民。耻干清议。循吏传序云。洪武以来。吏治澄清者百余年。当英宗武宗之际。内外多故。而民心无土崩之虞。由吏鲜贪残故也。嘉隆以后。吏部考察之法。徒为具文。而人皆不自顾惜。抚按之权太重。举劾惟贿是视。而人皆贪墨以奉上司。于是吏治日偷。民生日蹙。而国亦遂以亡矣。后人徒见中叶以来。官方隳裂。吏治窳敝。动谓衰朝秕政。而岂知其先崇尚循良。小廉大法。几有两汉之遗风。且驾唐宋而上哉。

立法议

储方庆

国家惩贪之法綦严矣。官得赃满十两。吏得赃满一两者。坐以流徙绞斩之罪。视其赃之多寡递加焉。然赦宥亟行。宽纵者众。臣窃叹 朝廷之立法何其严。用法何其宽也。夫立法严则人无所措手足。用法宽则人将狃于法。轻犯之而不以为惧。故善立法者。不为不近情之科条。使天下有以守吾法。而不幸有小人焉。冒昧而犯之。则示天下以必信。而无所事于亟行之小惠。是以天下之犯法者少。而人主之法。足以立威于天下。今犯得赃者。自一两以上。辄坐以流徙。流徙重罪也。其去绞斩无几也。今以坐一两之赃。天下之官吏。其不至于流徙者几希矣。必有一日数犯者焉。必有一月数十犯者焉。彼其心岂不畏祸。而甘为不肖。以自入于刑辟哉。驱之于无可自容之地。则举足措手。便入网罗。虽有畏祸之心。不如转而为避祸之计。且有以逆窥 朝廷之法。未必尽行。而我不妨姑且尝试。遂其私图也。幸而无发其奸者。则 朝廷之法。不加于其身。不幸而奸发矣。所谓流徙斩绞者。随而议其后矣。迟之一二年间。流徙之狱成。而赦又至矣。故夫今日之官吏。皆有不信 朝廷之法。是以法虽严而不足畏。夫立法以威天下。而使人不足畏。法虽严与无法等。愚以为与其立法严而用法宽。何如立法宽而用法严。立法宽则人之犯法者少。犯法者少。则官吏皆

得优游于法外。以自养其廉耻。而无迫促不自容之状。如是而犹犯吾法焉。是其心好为恣睢。以蹈不测之罪。更不必有所顾惜。以养天下之奸。治之流徙即流徙。治之斩绞即斩绞。天下既得自安于法外。而又不能幸免于法中。贪吏之风。庶乎其少息也。

惩贪日知录

顾炎武

汉时赃罪被劾。或死狱中。或道自杀。唐时赃罪。多于朝堂决杀。其特宥者。乃长流岭南。睿宗太极元年四月制。官典主司枉法赃。一匹已上。并先决一百。而改元及南郊赦文。每曰。大辟罪已下。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系囚见徙。罪无轻重。咸赦除之。官典犯赃。不在此限。然犹有左降遐方。谪官蛮徼者。而卢怀慎重以为言。谓屈法惠奸。非正本塞源之术。是知乱政同位。商后作其丕刑。贪以败官。夏书训之必杀。三代之王罔不由此道者矣。宋初郡县吏。承五季之习。黷货厉民。故尤严贪墨之罪。开宝三年。董元吉守英州。受赃七十余万。帝以岭表初平。欲惩掎克之吏。特诏弃市。而南郊大赦。十恶故杀。及官吏受赃者不原。史言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而不赦犯赃其一也。天圣以后。士大夫皆知饬篋而厉廉隅。上有以劝之矣。石林燕语熙宁中苏子容判审刑院知金州张仲宣坐枉法赃论当死故事命官以赃论死皆贷命杖脊黥配海岛子容言古者刑不上大夫可杀则杀仲宣五品官今杖而黥之得无辱多士乎乃诏免黥杖止流岭外自是遂为例然惩贪之法亦渐以宽矣于文定慎行谓明代姑息之政。甚于宋世。败军之将。可以不死。赃吏巨万。仅得罢官。而小小刑名。反有凝脂之密。是轻重胥失之矣。自永乐时赃吏谪令戍边。宣德中改为运纳米赎罪。浸至于宽。而不复究前朝之法也。宣德中都御史刘观坐受赃数千金论斩上曰刑不上大夫观虽不善朕终不忍加刑命遣戍辽东正统初遂多特旨曲宥呜呼。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毋贪。不可得也。人主既委其太阿之柄。而其所谓大臣者。皆刀笔筐篋之徒。毛举细故。以当天下之务。吏治何由而善哉。北梦琐言。后唐明宗尤恶墨吏。邓州留后陶。为内乡令成归仁所论。税外科配。贬岚州司马。掌书记王惟吉。夺历任告敕。长流绥州。亳州刺史李邺。以赃秽赐自尽。汴州仓吏犯赃。内有史彦珣旧将之子。又是驸马石敬瑭亲戚。王建立奏之。希免死。上曰。王法无私。岂可徇亲。供奉官于延徽。巧事权贵。监仓犯赃。侍卫使张从贵方便救之。上曰。食我厚禄。盗我仓储。苏秦复生。说我不得。并戮之。以是在五代中号为小康之世。册府元龟。载天成四年。蔡州西平县令李商。为百姓告陈不公。大理寺断止赎铜。敕曰。古之立法。意在惜人。况自列圣相承。溥天无事。人皆知禁。刑遂从轻。丧乱以来。廉耻者少。朕一临寰海。四换星灰。常宣无外之风。每革从前之弊。惟期不滥。皆守无私

。李商不务养民。专谋润己。初闻告不公之事件。决彼状头。又为夺有主之庄田。挾其本户。国家给州县篆印。祇为行遣公文。而乃将印历下乡。从人户取物。据兹行事。何以官为。宜夺历任官。杖杀。读此敕文。明宗可谓得轻重之权者矣。

金史大定十二年。咸平尹石抹阿没刺。以赃死于狱。上谓其不尸诸市。已为厚幸。贫穷而为盗贼。不得已。三品职官以赃至死。愚亦甚矣。其诸子皆可除名。夫以赃吏而辄及其子。似非恶恶止其身之义。然贪人败类。其子必无廉清。则世宗之诏。亦未为过。汉书言。李固杜乔。朋心合力。致主文宣。而孝桓即位之诏。有曰。赃吏子孙不得举。岂非汉人已行之事乎。

有庸吏之贪。有才吏之贪。唐书牛僧孺传。穆宗初。为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赃当死。中贵人为之申理。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贷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禄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缚有才者。安禄山朱泚以才过人。故乱天下。帝是其言。乃止。今之贪纵者大抵皆才吏也。苟使之惕于法而以正用其才。未必非治世之能臣也。

后汉书称袁安为河南尹。政号严明。然未尝以赃罪鞫人。此近日为宽厚之论者。所持以为口实。乃余所见数十年来。姑息之政。至于纲解纽弛。皆此言贻之敝矣。嗟乎。范文正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若夫唐柳氏家法。居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贷赃吏法。此今日士大夫居官者之法也。宋包拯戒子孙有犯赃者。不得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莹。此今日士大夫教子孙者之法也。

盗贼课日知录

顾炎武

史记酷吏传。武帝作沈命法曰。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寔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此汉世所名为盗贼课。而为法之敝。已尽此数言中矣。汉书言。张敞为山阳太守。勃海胶东盗贼起。上书自请治之。言山阳郡。户九万三千。口五十万以上。讫计盗贼未得者七十七人。汉纪作十七人他课诸事。亦如此。久处闲郡。愿徙治剧。夫未得之盗。犹有七十七人。而以为郡内清治。纪云敞为太守郡内清治岂非宣帝之用法。宽于武帝时乎。然武帝之末。至大盗起。遣绣衣之使。持斧断斩于郡国。乃能胜之。而宣帝之世。带牛佩犊之徒。皆驱之归于南亩。卒之吏称其职。民安其业。是则治天下之道。有不恃法而行者。未可与刀笔筐篋之士议也。

后汉书。光武纪。建武十六年。郡国盗。处处起攻。所在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上乃遣使者。下郡国。听盗自相纠摘。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吏虽逗遛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禽讨为效

。其牧守令长坐界内盗贼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但取获贼多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贼解散。徙其魁帅于他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自是牛马放牧。邑门不闭。光武精于吏事。故其治盗之方如此。天下之事得之于疏。而失之于密。大抵皆然。又岂独盗贼课哉。

惩贪议

王命岳

臣闻致理。必在惩贪。惩贪莫先旌廉。今天下吏治方饬。而纠墨之章。日满公交车。议者谓小吏之不廉。大吏导之也。至大吏之不法。又谁导之。臣于是不能为在内部臣讳也。其一能鬻朝廷之爵。而使天下无廉吏。其一能卖朝廷之法。而使天下之贞良无所劝。污黷无所惩也。夫天下无廉吏。而又善者无所劝。恶者无所惩也。几何不纵千百虎狼于天下。而尽吮天下之苍生哉。举朝大小臣工。莫不心知其故。然而莫肯为 皇上言者。人怀自为心也。今夫同一迁除也。或则以迟。或则以速。迟必有为而迟。速必有为而速也。同一削黜也。或复其故物。或锢之终身。其锢也必有为而锢。其复也亦必有为而复也。今有同犯一科也。或则以出。或则以入。出非无故而出。入非无故而入也。同罪同情也。或则议轻。或则议重。重非无故而重。轻非无故而轻也。凡若此者。皆贪人所以盗名器。窃威福。而行其黷货之私者也。彼所借以文其贪者。则例为之阶耳。夫 朝廷惟典章法度为不可移。若夫例则亦有轻有重。有予有夺。皆足便其转移迁就之端。以遂其私图也。今惩贪必自近始。而惩贪良不易。功令纠参赃吏。必有实迹证据。否则以其罪罪之。夫买官于选曹。受金者隐。受官者亦隐。肯出而证之曰。若人以某官购吾金乎。买法于秋曹者。卖法者隐。脱法者亦隐。敢出而证之曰。若人得吾金而逭吾罪乎。如是。则证据必不可得。实迹必不可求。夫贪廉之行不同也。廉者不告人以廉。贪者亦不告人以贪。然而品行在人。公论难掩。质以国人之輿情。廷臣之金议。与众弃之可也。昔者杨绾为相。而百僚减驺从。毁第舍。毛玠为尚书。而吏无敢为好衣美食者。今岂遂无其人乎。苟专其委任。待以至诚。以风励庶官。矫易俗尚。即有贪人。能不革面而回心哉。而其大本则在 朝廷崇惇大之政。毋使贪人得借以图其私。盖贪人往往于赍赂不入之时行其刻深。故惜名器似忠。严用法似正。人君不察而信其心。则彼于其受赍者得以径行其私。而人主不之疑。今 朝廷事事宽大。则贪吏无由操其急以要索宠赂。岂惟吏治可清。将 国家悠久之福。实始基之矣。

原盗

彭维新

有盗者。有盗盗者。有盗盗盗者。盗者驱于贫者也。盗盗者愚于神者也。盗盗

盗者戕夫民者也。差等较然矣。宜阳城南有富家裔曰张承。少游惰失业。衣食于窃。一夕行窃小村。穴其壁。出入数四。得衣物积穴外。无以束。复入窃井上轱辘绳。适邻村农吴禄。与其子夜过其处。见墉畔隆然。度为窃者物。负以归。承得绳出。四顾无一存。恚悔自经林树。绳绝坠地。伤股。跣●匿丛冢中。闲道遁走嵩山寺为僧。踰年。吴禄以负归之衣。衣其妇女。为邑逻者所物色。尽指其家衣物为盗赃。知其家素不贫。诡呼其曹迭取其财物。未几。邻邑逻役踵至。借事拷迫无虚月。恐喝横索。竟倾其家。禄父子徙避他所十余年。寒饿不支。遂随臣盗为。河内济源盗案俱有名。禄已获。复悬赏缉其子。妇女复就羈。曩索财诸逻卒。不能举其姓名里居矣。而嵩山之为僧者。今以有戒行。为人争礼也。然则承之获全。盗盗者贻之。吴禄父子之罹罪。盗盗盗者迫之。明矣。是故盗不足恶也。民不贫。无盗者矣。盗盗亦不足恶也。有盗盗者。而盗者悔且改矣。惟盗盗盗者殊足恶。力能使不贫者贫。不盗者盗。而已反得自脱于局外也。必欲尽贫者皆盗。不贫者皆盗盗。而已始得尽举而快一噉也。呜呼。是孰使之然哉。既不能使民之不为盗。又不能使盗盗者之得申其情。而不至于贫。徒使盗盗盗者之日四出而迫民为盗。则是盗盗盗者之罪犹可末减也。豢盗盗盗者。纵盗盗盗者当之矣。因阅吴禄供语而为原盗。

论吏治不清皆由举劾不当疏

王命岳

臣窃惟天下之治乱。由于民生之安否。所与 皇上共安百姓者。不过一二有司而已。 皇上孜孜求治。痛恶天下贪官污吏。不得已为犯赃十两以上籍没家产之谕。无非欲令诸外吏洗心涤虑。洁己爱民。以昭宣 朝廷德意。宜司牧者各怀敬慎。化贪作廉。然而纠墨之章。无日不上。法愈严而贪不止。其故何也。臣愚以为皆由举劾不当。所举未必皆贤。故举不足劝。所劾未必皆不肖。故劾不足惧。人人皆思图目前之利。以为善事上官之资。则日悬惩贪之令。而贪必不可止。当明季时。缘抚按启事不实。廉谨者苞苴不入门。则目为罢软。贪饕者金帛相承奉。则盛称干才。甚至纠为贪者皆真廉。奖为廉者乃大贪。黑白倒置。浊吏横行。民生日蹙。驯致乱亡。兴言前事。足为殷鉴。我 皇上干纲独揽。吏承风。诸督抚按必不敢公然颠倒是非。以负 朝廷。而臣因贪风未息。不能不请责成于督抚按也。臣于目不经之事。不敢指陈。即如去岁十月内。科臣道臣各驳纠督按举劾互异。内开陕川督臣金砺。所首荐左布政黄纪。及兴屯道金事白士麟。旋被巡按陕西御史王继文特参贪污。赃私累累。督臣业经奉 旨罚俸。使非按臣执白简于后。则黄纪白士麟。方且以荐剡望内迁矣。此一人之身。而督荐之按参之者也。又如督臣金砺。初为遵 旨荐举官员事。内开分守关内道左参议何承都。持己品同金玉。忧时念切痼瘵。

旋又为道臣贪婪事纠参。据督臣疏称。藩司黄纪。初揭何承都考语甚优。列应荐之内。及至黄纪被按臣纠参。仍覆揭何承都事迹。此则一人之身。而始荐之继参之者也。又如偏沅抚臣袁廓宇。初荐永兴知县周浑。旋因士民执词赴诉。乃始具题检举。为有司纵蠹等事。此又一人之身。而始荐之继参之者也。即是而推。则从前之官评不可问者。恐不止一二人一二事已也。夫举劾关系劝惩。何等重大事。宜亲访确当。然后可入告 君父之前。其游移无定。倏贤倏愚。非属轻率失详。即属线索由人。至于贿赂偏私。又臣所不忍逆亿于诸臣者也。前事业蒙 皇上处分。臣不必更赘。今复陈及之者。以见督抚按举劾。未必件件确当。所宜立法振作。慎重将来。以后凡遇督抚按举劾疏上。奉 旨下部者。吏部当参酌公议。果有贤而见毁。不肖蒙誉。部臣据实覆驳。毋得只凭原疏。覆与纪录革职字样。如部臣耳目有限。科道臣皆得执奏驳参。庶贤否辨而吏治清。民生其有赖乎。又按臣原有都察院考核甄别。虽贤愚不齐。而黜陟亦随其后。至督抚本系重臣。且多久任。选臣言官。岁有外转。人怀瞻顾。恐一旦为外吏。仰鼻息于属下。故言官参督抚者绝少。伏乞 皇上特发玉音。遍谕责成各省督抚。从头洗涤。勿以喜怒为低昂。勿以厚薄为爱憎。务期简别精实。以称 上旨。每岁终。仍命选臣宪臣同加考核。某督某抚举某人劾某人。皆确当。某督某抚举某人劾某人或失实。详列开呈。听 皇上亲加甄别去。庶几源本既清。末流自净。是亦激励大法。以倡率小廉之一助也。

请复入覲考察疏顺治十年

给事中魏象枢

臣惟人君御世之权。莫大于赏善罚恶。 国家察吏之典。不外乎黜幽陟明。故虞廷考三载之绩。周官垂六计之法。典甚重也。我 朝两次展覲。方在定鼎之初。进退固严。规制未备。虽抒万国拜舞之心。犹缺 御前考察之事。今值 皇上躬亲大政。首举计典。明一代之令甲。所以立万之章程。大非从前草创可比者。臣爰考旧章。窃思三年 朝覲。义取述职。其名为大计者。乃天子自计 天下官员之贤否。令部院科道诸臣分理而共佐者也。即如 御前有奏。大班有劾。怠职者有免冠之责。还任者有饬戒之敕。廉能超众。则面加奖赏。地方利弊。则各许陈奏。在会典班班可按。前此皆未行之。今若严谨之心有加。清澄之效益着。苟令入覲诸臣。不聆 天言之赫奕。尤非所以劝惩天下也。臣谓鳞集 阙下者。布按二司。实为百官纲领。两司称职。则道府州县可知也。恭请 皇上面召各省两司等官。问水旱频仍。有无救济招徕。所报地荒丁逃者。谁为致之。问钱粮混冒。官侵吏肥。每至数百余万者。谁为掌之。问劣员拙课蠹 国。久列优评者。谁为纵之。问款项混开。征解淆乱。赋役全书。屡饬不定者。谁为司之。问地方有藐法行私。纵贼窝盗。罪害及于职

官百姓者。谁为制之。问法律不明。任情出入人罪者。谁为议之。问钦案沈阁。久不完结者。谁为诿之。问奸蠹盗折官粮。成千成万。弊由夤谋滥差者。谁为主之。凡三年中。国赋之盈缩。民命之生死。官评吏议之是非公私。关系大纲者。逐一面奏。称职者作何奖赏。不称职者作何处分。庶足为表率百僚之戒。倘有支吾欺饰。容科道官以白简随之。纠驳。以服其心。俾郡邑小吏。咫尺天威。怵然于雷霆雨露之下。仰见盛世之计典昭明。海内之人心鼓励。即千万世永为遵奉矣。

严饬官箴疏顺治三年

给事中林起龙

臣惟天下治乱。视百姓之安危。百姓之安危。系守令之贤否。我皇上取天下于明室衰乱之后。励精图治。锐意安民。四海咸仰太平之化。但守令不尽其职。积弊未除。实政未举。有负皇上望治之诚。臣以新进儒生。不识忌避。敢为皇上痛陈之。夫为朝廷教养百姓者。守令也。今之守令。有能招徕流亡者乎。有能开垦荒芜者乎。有能巡行阡陌者乎。有能教民树艺者乎。有能稽核户口者乎。有能均平赋税者乎。有能轻省徭役者乎。有能驱除盗贼者乎。有能抑制豪强者乎。有能禁戢衙蠹者乎。有能赈恤灾患者乎。有能救济孤寡者乎。有能修浚城池者乎。有能平治桥梁者乎。有能兴举学校者乎。凡此十五者。皆守令之责。臣非刻论天下。知其未有能举行者也。即其善者。不过急赋敛。听狱讼。谨簿书而已。至于贪酷暴虐。腴膏血以肥己。昏庸罢软。纵虎狼而噬人。守令如此。百姓安所得生乎。臣请敕下该部。申明守令职事。严行抚按。急加督课。务令实心任事。勿尚虚文。仍于臣所言十五事。分别多寡用为殿最。如全行者为上。一半者为次。少者为下。上者许巡按御史不时特荐。次者复命保举。下者论劾。如此庶人知职事实政举行。积弊自除矣。若夫贪酷暴虐。必拏问重处。此辈以市井无行。滥盗名器。一入仕籍。即垂涎民髓。及囊橐充满。自揣不过罢官而已。归买良田美宅。扬扬得计。是罢职反投其愿也。请自今如遇赃官。不论多寡。必如数追出助饷。依律问罪。赃至五七百两者。必籍没资产。使彼有身家子孙之虑。庶贪残敛迹守法矣。若昏庸罢。必题参斥革。此辈以老惫聋瞶。谬膺重寄。任凭书吏纵横。满堂皆官。较贪吏虽未得财。而误国殃民。为害更大。今法止降调简僻。夫何地非皇上之疆土。何民非皇上之赤子。且简僻之地。穷乡下邑。悉无告穷民。以此辈治之。是益重其穷矣。况天下之大。何患无才。必欲姑息如此也。臣请自后如遇老迈龙钟。即行斥革。不必降调。庶人知鼓励。不致因循废弛矣。

奖劝清吏疏顺治十六年

御史田六善

臣惟清浊者人品之分途。劝惩者 朝廷之大法。是惩犹继乎劝而为言者也。今日贪风日甚。处极重难返之势。不得不严惩以儆。然惩之虽严。其弊日巧密。廉耻渐至于不可问。惟惩与劝行。则今日虽不能必人之自为劝。而行之既久。人将见清吏之可为龟勉自持。亦可不惩而自劝。于以上登至治不难也。今州县未尝无劝矣。缉拏逃人则有劝。输银输粟。以及开荒完粮则有劝。夫民之安危。原系乎吏之清与不清。而所以劝清吏之法。未尝议及也。督抚亦未尝无劝矣。州县能拏逃人则彼有劝。州县能开荒以及完粮等事则彼有劝。夫吏之清与不清。原视乎督抚之公与不公。而所以劝督抚之法未尝议及也。且缉逃开荒等劝。是赏能也。输银输粟等劝。是赏富也。何如得一清吏之为有益乎。且州县有功。督抚皆积累以为己功。为其能督率也。何如能使吏无不清之为有益乎。夫督抚之不得荐举。不过谓其有虚文。无实用。然参易而荐难。此后督抚将每岁参数人以塞责。至于吏之清不清。则亦漠然视之而已矣。伏祈 敕下督抚。不得效平常荐举习套。止查地方历年所得清吏。果有几人。一一开报。祈 皇上记名左右。以凭优擢。祈 敕下该部。或一年。或二年。类查各督抚地方。有清吏五人者。如何褒嘉。有清吏十人者。如何优异。无清吏一人者。如何处分。庶人人自奋。治道可兴。然行此有五便。议此有三难。不可不讲也。何谓五便。清吏劝。则饮茹之人。谓人虽荣华。己虽冷落。而公道尚存。声名尚美。则持守之志益坚。一便也。清吏劝。则不在清吏之数者。谓己即有缉逃输赈等功。操守尚未见信。白简可畏矣。谁敢不力自濯磨。二便也。清吏劝。则 皇上忧吏治之日坏。求其人而不得者。今后可以知某省尚有清吏几人。以验吏治之修废。三便也。清吏劝。使天下晓然知 国家之劝有能者如彼。劝有德者如此。风俗可以丕变。四便也。至劝清吏兼劝督抚。则督抚向日谓清吏之无益于己。摧残诃斥。令廉介之士隳心者。今见清吏之万不可无。则必卵而翼之。亲而爱之矣。五便也。何谓三难。议者必谓一劝清吏。则其余之不清可知也。无以处乎不在清吏之数者。一难也。夫今天下果皆清吏乎。与其不劝而泾渭不分。何若劝之而使有清名者知勉。无清名者知戒乎。议者必谓一劝清吏。恐督抚依旧受贿徇私。二难也。夫不有巡方之互察乎。巡方之在地方。虽不如督抚之久。然以察督抚所荐之虚实则甚易。不公不明。为法已严。督抚亦何肯以一己之功名。为他人之地步乎。议者必谓一劝清吏。恐钱粮等事。未必能无罣碍。三难也。夫周官六计弊吏。总贯之以廉。平常加级纪录。皆可抵算罚降。岂一尘不染之吏。为 皇上爱养斯民。独不可加级纪录。并受 殊恩乎。苟行者力致其五便。议者不惑其三难。将见廉耻可兴。名节可振。循良之风。不让前古矣。臣工幸甚。天下幸甚。

请分别贤能疏

曹一士

伏见我 皇上即位以来。勤求民瘼。加惠元元。敬读 谕旨。有云百姓安则朕躬安矣。大哉 皇言。闻者皆为感涕。臣愚以为欲百姓之安。务在弗扰之而已。而其要莫先于慎择督抚。督抚者守令之倡也。督抚不扰守令。守令不扰小民。而天下之民莫不安矣。自大吏以至小吏。皆有贤员。有能员。贤能兼者上也。贤而不足于能者次之。能有余而贤不足者。又其次也。何谓贤。务持大体。与民休息者。是也。何谓能。趋事赴功。综核名实者。是也。天下能吏多而贤吏少。则吏治必有不得其平者。不可不亟加甄别也。臣查督抚之保题守令。其辞约有数端。曰。年力富强也。为人明白也。办事勤慎也。其实迹。则钱粮无欠也。开垦多方也。善捕盗贼也。果如其言。洵所谓能吏也。乃未几而或以赃污亏空闻。或以草菅民命劾。所谓贪吏酷吏者。无一不出于能吏之中。彼诚有才焉。以济其恶耳。若夫吏之贤者则不然。惻怛爱人而已。悃悃无华而已。方于事上。不为诡随而已。吏人同声谓之不烦而已。此数者。皆督抚所视为无能者也。然而贤者。则必出于其中。度今世不少其人。而督抚荐剡曾未及此。毋亦重视能而轻视贤之故耶。抑亦狃于积习。以能吏即为贤吏耶。且臣恐督抚所谓能者。非真能也。以趋走便利而谓之能。则老成者为迟钝矣。以应对捷给而谓之能。则木讷者为迂疏矣。以逞才喜事而谓之能。则镇静者为怠缓矣。且或以武健严酷。不恤人言。而谓之能。则劳于抚字。拙于锻炼者。谓之沽名钓誉。才力不及。而掇拾细故。以劾罢之矣。好尚一乖。取舍顿异。及至所取者溃败决裂。则曰臣不合误举于前。统听部议而已。夫有举必有劾。误举者可议其罪。误劾者复何从而加之罚乎。臣闻之子舆氏曰。尊贤使能。又曰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明贤与能之宜别也。臣愚以为今之督抚。明作有功之意多。而惇大成裕之道少。损下益上之事多。而损上益下之义少。此诚当世治体所关也。治体一偏。必滋流弊。转移之机。实在今日。伏见我 皇上于凡丈量开垦。割隶州县。改调牧令。一切纷更繁扰之举。皆颁 旨罢革。为督抚者。度无不承流而宣化矣。臣所虑者。彼或执其成心。则且饰非以自护。否或意为迎合。复将姑息以偷安。二者皆不明于贤能之义也。敢请 皇上特颁谕旨一道。剖晰贤能。详加开导。俾于精明严肃之中。布优游宽大之政。能者务勉于贤。而贤者益励于能。书曰。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勉之于贤也。诗曰。嗟尔君子。无恒安息。励之于能也。若贤非真贤。能非真能。则必谕之而不悟。导之而不从。惟 皇上即赐干断。以罢斥之。庶督抚靡不洗心涤虑。以仰答 圣明矣。至其所属守令。 敕于保题荐举时。各分填贤员能员字样。然后条疏实事于下。如能员而有败行。许督抚自行检举。若贤员而着劣迹。则督抚从重处分。倘其属所举皆能员而无一贤员。则非大吏乏正己率属

之方。即贤者有壅于上闻之患。督抚之贤否。且视其所举而瞭如矣。如是则以知人之哲。为安民之惠。则 皇上之仁心仁政。寄之数人。天下百姓。有不并受其福者哉。

请禁躐升疏顺治十五年

给事中姜希辙

臣惟诏功诏德。 朝廷载有爵禄。以贤以劳。臣子惟敦靖献。良以职掌所在。矢心尽业。不敢旷厥官方。贻讥覆餗。否则降罚褫革。用警冥顽。所以励振兴而勤趋事也。若夫职业既举。筐篚修饬。行不妨八法之议。材或有一得之长。积俸资。升迁罔后。未闻掩没勤劳。而不核乎名实也。乃今之吏治有大不然者。如逃人之拏获。荒田之开垦。漕粮之报竣。或加级。或不俸满。躐等骤升。莫斯为甚。究其躐等之故。不过曰。逃人易匿难获也。荒田易抛难开也。漕粮易欠难完也。不得不开功名之路。以示磨钝之权。否则人心不畅。而未易奏功也。夫此三者。皆臣子职分中所应为之事。以应为之职守。若泄玩不举。则自有罚以惩其后。今则纪录不已。又复加级。前已升迁。后复再升。甚至级无可加。而升犹不止。在 国家劝贤之典。不无滥觞。而臣子循分之心。亦觉未安。且此三者。非其人之有异能卓犖。以应不次之升者也。亦视其地焉。若于畿辅齐豫之间。即逃人不胜缉。荒田不胜垦。漕粮不胜完。而问之他省。或曰。逃人非其故乡而无隐匿也。或曰。无尺寸之土不垦也。是无所用其力。至漕粮则又恃有天年焉。若岁荒民贫。虽欲竭智索能。又何所用其力哉。所谓贪天功以为己力者。岂可为臣下训乎。臣以谓是三者。不宜有加级。并不论俸满之

特典。止宜一岁一考核。因事立程。尽职者纪录以旌其功。怠废者严罚以创其后。何至令人以一事之修举。胜三载之考绩。薄循分之升迁。冀非常之幸进乎。且 国家课功之典。不止三者。如征输教士祀神劝农练兵训将兴化厚俗。未闻事事有加级。事事有升迁也。抑臣更有请者。捐俸亦属臣谊。纪录用彰劝勉。乃竟有夸多靡。金钱米谷。盈千累百者。是纪录不足以风示。而反足以奖贪也。是岂 国家鼓励之初心乎。嗣后恳 皇上敕谕督抚按。务须核实数目。方行具题。毋得徒尚虚文。用夸耳目。是亦警戒之微权也。

卷二十吏政六大吏

奏陈封疆难以胜任疏雍正七年

山东布政使费金吾

伏念臣谫劣凡材。仰荷 宸眷。寄屏藩之重任。历嵩岱之要区。每以措置未当。自知罪愆孔多。乃蒙 天言嘉许。钦召赴京。窃喜小臣。或可常依于辇毂。何期 圣意。直欲委任以封疆。 恩遇之隆。至矣极矣。微臣何修。邀 眷至此。惟有奋勉以荅高深。何敢暴弃以辜化育。第臣心之报甚切。而

臣力之担荷难胜。有不得不直陈于 圣主之前者。夫巡抚总庶务之成、虽案牘较藩司为稍减。而巡抚统僚之职。其董率较藩司为倍难。必有经文纬武之才。而具达权通变之识。可决疑于俄顷之际。能审几于未形之先。任巧幻之来而中有主宰。知缓急之序而出之从容。救前人之偏而不致矫枉过正。补庶事之阙而不使弊随法生。持大体而不为琐屑之图。务远谋而不计目前之利。苟有益于国。勿存畏首畏尾之心。但无愧于人。勿避招怨招尤之举。然后能整顿地方。挽回风俗。练兵筹饷。而饷足兵精。饬吏义民。而民安吏肃。必如此方可膺封疆之寄。庶不负 委任之隆。今臣质既迂拘。才复驽钝。且风闻湖北安徽二省。吏治民风。尚须加意整饬。以臣之愚陋。尤恐难以胜任。在人臣宣力效忠。东西南北。惟 君所使。岂容趋易避难。但必力克仔肩。方于 国事有济。臣所以自揣而惴惴也。孙国玺来东。约在年底。微臣赴 阙。约在春初。统乞 皇上量臣之才力以授职。示臣之法守以循行。臣惟有愈殫愚诚。不敢一事苟且塞责。一毫瞻顾因循。以仰报特达之知。逾格之恩于万一耳。

自陈办事情形疏雍正四年

鄂尔泰

十月初二日。云南府知府袁安煜到任。口传 圣谕。汝到云南。下旨与总督鄂尔泰。闻伊不论小事。每办至二三更天。若是劳坏时。不是欲报朕恩。反为负朕矣。嗣后但办大事。断不可如此。钦此。臣既捧诵 朱批。复跪聆 慈训。感激踊跃。非口所能述。而荷蒙 圣鉴。宛在心目。形之欣悦。重以庆幸。敬绎一德一心之义。君臣期共勉之之 旨。心动神依。不敢复作三代以下想。臣复何言。实难以自宽也。伏念边方大事。惟赋与兵。弼以刑名。期于无坏。凡诸琐屑。皆所分寄。若使各已就绪。自应持其大纲。示以镇静。以馭材。今于尚无条理时。倘不亟加整饬。破其因循。虽托言知体。实无以济用。况督抚所谓小事。至府县则为大事。府县所谓小事。至本家本人则为莫大之事。稍有忽。貽累匪浅。臣每念及此。实不敢少自懈怠。以昧天良。至于堕官守。辱名器。又其余事矣。

覆奏驳案等事疏雍正九年

湖北巡抚魏廷珍

窃臣接到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字。奉 上谕严训臣偏执多疑。驳查案件。以致迟延不结。计及米盐等事。臣捧读之下。惶悚无地。敬将各件。为我 皇上陈之。臣平日遇事。过于拘谨。臣亦自知。屡加改悔。至于偏执己见。臣则不敢。凡地方应咨应题之件。必须会稿。臣若偏执其非。督臣亦断不肯会稿。况案件俱上达于 圣主之前。日月照临之下。岂容偏执。即如湖北民欠。有查出书役侵蚀者。从前仅私行催追补项。臣于此极言必参出审追。使以

前侵蚀者。力为完结。则以后之书役。知所惩而不敢侵蚀。所以公同会稿参出。并未有督臣不会稿。而臣偏执独行之事。至楚省历年案件迟延。臣到任后。即用三催之法。迟则参其官。如迟至二限不结者。即照例严参。将迟延之官革职任在案。如果因臣驳查。至于迟延。臣何能再参以革职。湖北案件。以前几年拖延不结者。皆因案内牵连督抚司道大员。府县不能取上司之供。所以甘受参罚。久而不结。臣到任后。已将田关一案审结。将以前巡抚藩司参处、再假印水程一案。又将两司参出。革职发审。并不敢有瞻顾之处。此二条系臣所自审。俱已 题明。至徐聚伦揭武关一案。系督臣与臣会审之件。司中尚未审解。至于驳案。如情节未明。定罪不当。此应驳者。若无情弊。一驳即可回复。若驳之即迟延不回复者。皆有弊也。凡有弊之案。多不早审早解。挨至限满。迫以无可驳之时日。欲朦混结案。一经驳下。又归迟延于上司。此楚中审案之积弊也。臣已屡加严参。无奈积习已久。恐驳出以前之弊端。故有是言。现今假印水程之案。五年不结。其明证也。至地方官历来求巡抚为之担当者。多是不当外结之案。求作外结。以免参罚。或仓库钱粮求通融支放。除此之外。别无求担当之处。但此乃是上下通同之积弊。臣则力除之。于应参者必参。钱粮不合例者不支。此所以谓臣不为之担当。或因此谓之偏执。然此皆弊也。臣故不敢与之通同也。至官员议事。应行应止。臣必面为分晰。不使有疑似之处。地方官即臣所属。如有事件。即可当面问明。又何用臣之疑乎。至山东饥民一件。系上年冬月。江边忽来小船数只。既非渔人。又不载货。恐为匪船。令人探视。其形迹不似匪人。臣故云既非匪船。听他去罢。不必驱逐。但必查其来历。及查其来历。又有自陆路来者。方知为饥民。遂令武汉两府。查明赈济。现今陆续委官送回原籍。不误春耕。至臣衙门。每早开门放水菜时。恐书役传递信息。赊欠货物。及私添数目字句。俱可暗藏作弊。臣所以将日用菜蔬及书役食米各钉一簿。凡开载明白者方许买入。每早令一人稽查。此臣所以防其弊。并非臣亲身计及于此也。臣见历来官吏参案。俱是门仆作弊。臣在湖北。故用此法。门仆之弊。庶乎可查。臣蒙 皇上格外洪恩。畀以封疆重任。今年已六十有三。仅生一子。甫及三周。臣之有后。惟望 天恩保全。夫复何所疑惧。何所瞻顾。一切传闻臣过。伏望 圣明。时加教训。有则彻底洗涤。无亦倍加勉力。夙夜勤惕。策励驽骀。以仰报 高厚于万一耳。

与湖北巡抚庄公书

袁枚

古之人非水火。则兵农。弊弊然以天下为事。非好其名也。适逢其所当为者耳。巡抚之所当为。莫如察吏以安民。而立功垂名不与焉。何也。一吏之不察。必有数十万人不安者。十吏之不察。必有数千万人不安者。以数千万人之未安

。而为巡抚者。方且增仓储。浚河渠。改棘闾。以为吾勤大勋。以施于烝常彝鼎。氓之蚩蚩。笑且谄曰。吾侪朝不保暮。而何储仓谷为。吾侪怨气壅塞。而何通水路为。目击士林沮丧。而何修试院为。宜祝而诅。宜喜而怒。非民之无良也。缓急不称故也。且此数者。非财不办。今天下之至不足者。财也。财不足而强为之。势必有助捐勒罚之举。捐罚一行。而不察之吏。因缘为奸。然公勇于自信。故违物情而持之愈坚。卒以罚朱聃事受谴。谴亦何足为公累也。谴而宜。乃累公矣。使公仍在吴。仆未敢言。或六月暂息。又不必言。今幸而忽仆忽起。曾不终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恐公益自信所守。真可以历夷险。经大故而不动。从此孤行一意。立功名愈勇。察吏愈。再一失足。不深负遭逢。而为好己者所戚乎。昔张曲江居忧。夺情秉政。富郑公居忧。五征不起。公此时不师富公师张公。必非得已。然即此可以见天下义理之无穷。而执持之难定也。伏愿公先致知而后诚意。先察吏而后立功。知果致则意自诚矣。吏果察则功自立矣。孙兴公称刘尹云。居官无官之事。作事无事之心。宋神宗与韩维论及功名。维曰。圣人功名因事始见。不可先有此心。此二语者。所见俱超。愿公察之。许赵两公。均以公故得罪。今首事者还朝。附和者未起。似宜引罪辞位。以召复两人为请。在两人果君子。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而公居上临下之道。不如是则心不安。日后用人。亦难得力。贫贱之交。萧闲之笔。故敢布其腹心。

覆两江制府策公问兴革事宜书

袁枚

某月日明公公牒到县。命将地方应兴应革事宜。明析敷陈。具见大君子尊主隆民。卓然有所建立之意。枚伏念江南州县七十有奇。其间刚柔异俗。风土异宜。印官为所得为。不必烦称于大府。若冒陈细事。在上为侵官在下为塞责。非所以副盛意也。其所应陈者。或同是恩施。而应分缓急。或名为成宪。而实可变通。或事关全省。而非敷奏不为功。或效在百年。而非骇俗不能办。此则责难君子之事。明公其有意乎。夫从古蠲租赐复之恩。未有隆于本朝者。

皇上登极未久。已两免天下全租。含哺熙熙。贫富共之。独不免累年积欠者。

圣心非有吝也。以为蠲者上之特恩。税者国之正供。两不相假。政体宜然。然积欠有应征者。有不应征者。有虽应征而不能征者。民欠吏侵。此应征者也。坍荒水旱。此不应征者也。吏虽侵而吏亡。民虽欠而民亡。此虽应征而不能征者也。今一例征之。势必屈竿而行。或命后来业户。为前人代偿。或取现在田庐。将坍粮飞入。官虽逼认而不能言其理。民虽强认而无以服其心。此处似宜分别详勘。奏请征免也。与其宽百万应纳之税以恩富民。孰若免锱铢不应纳之税以恩贫民乎。常平者。汉时良法也。东汉刘般传中。已极言其弊。而今

更甚。某地登谷。官往买。商亦往买。商买而谷仍贱。官买而谷必贵者。何也。商东买而西卖。官一买而不出故也。当其买时。运工若干。泼撒若干。及其贮也。雀鼠耗之。郁蒸耗之。一县贮三万石。十县便三十万石矣。十县之地。不满六七百里。而虚糜三十万石。此米贵之本也。及至新谷已升。例应平糴。大府虑州县巧为出脱。一驳不许。再驳不许。或竟许之矣。则又牢守糴三之例。溢米不增。挈其盈余。上输司库。仍发奏定之价。严督买补。州县明知糴易买难。则宁坐视米价翔贵。而姑且贮之以省累。夫钱谷之在民间。犹血脉之在人身也。商贾之在民间。犹气之行血脉也。气一日不行。血一日不流。则人病。枚愚以为钱之所在。即谷之所在也。今之民未闻有抱青蚨而饿死者。商之所在。即仓之所在也。今之商未闻有积死货而不流通者。为积贮计。宜存谷价于库。待本地丰收。随糴随补。成灾时有谷赈谷。无谷赈钱。于邻省之拨赈亦然。其挽输便。故无糠沙糶杂之弊。其除放明。故无升斗侵削之弊。四方之商。闻某地之钱多而米少也。虽万千石往矣。至于糴价盈缩。本无一定。原非公家之利。应交州县。仍归原额。不必上输。如此则钱谷流通。而政体亦得。社仓者。宋时良法也。金华社仓记。已极言其弊。而今又甚。社何谷。民谷也。为贫民借者计也。今贫者求借不得。富者不肯借而必强与之。所以然者。虑借者不偿。而社长代偿。虑社长不偿。而官将代偿故也。然则非社长过矣。并非官过矣。是督抚之误民谷为官谷。而奏入交代者之过矣。州县敷衍成例。不得不诡立姓名。申于上曰。某也借。某也还。其实终年屹然存社长之家而已。有若无。实若虚。与民何益。而且社长一与官接。费累不支。素封之家。宁贿吏以求免。而里胥知其然也。则又故报多人。为索贿计。是社仓于贫民无角尖之益。而于富民有邱山之累。枚愚以为乡闾任恤。非官所强。每一邑中。或应捐应借应还。或竟不必捐不必借不必还。听州县自为区画。待至灾年。然后核其成效。以定课最。所谓良药期于利济。不期于古方也。访漕者。上游剔弊之若心。不知访不足以禁弊。而徒生访之弊。州县者。命官也。尚疑其非贤而访之。所遣访之人。非命官也。何以知其为贤而信之乎。且也民不畏有形之浮收。而畏无形之勒索。虽极贫者。负粟而来。莫不多带升合。备耗折之需。今操之已蹙。逻察成。风影未来。消息已到。料量掩覆。仍取之民。

从来弊不生于法中。则生于法外。法中之弊易见。而法外之弊难稽。上之所禁者浮收也。不禁其择米也。其应否掬簸。米难自言矣。上之所察者斛面也。不察其抑勒也。其谁为后先。无从察核矣。于是有行贿争先者。有倍价折帛者。有嘱绅衿誣诱者。有罄其行李资粮。而号呼于路者。嘻。好除弊而不善除弊之效。乃至此乎。枚以为访官者宜访之于平时。而不必专访之于收漕。察漕者宜察之于民间。而不必专察之于仓内。王道荡平。不先逆诈。果有横征。听民上

控。严禁抑勒。而宽假于浮收。如是则大体立而要领得矣。蝗为天灾。春秋书有蜚。未书捕之之法。晋刘兰不捕蝗。关中转丰。唐姚崇始议捕之。而白居易诗中已极言其弊。今督捕之官太多。一虫甫生。众官麻集。车马之所踣藉。兵役之所輶辘。委员武弁之所驿骚。上官过往之所供应。无知之蝗食禾而已。有知之蝗先于食官。而终于食民。捕虱而裂其衣。熏鼠而拆其屋。固不如勿捕勿熏之为愈也。且蝗之捕。果可尽乎。凡所谓捕蝗而蝗尽者。皆欺也。皆待疾风暴雨而后殄旃者也。听民自捕而官不与焉。民间之禾。蝗食者半。存者半。强民分捕而官督焉。民间之禾。蝗食者尽。蝗不食者亦尽。枚愚以为嗣后捕蝗之法。宜专责有司。不必多差官弁。果匿灾耶。自有舆论。果成灾耶。自有王章。若因其所小不便。而转生其所大不便。固不可也。今大府训州县辄曰。尔其察吏乎。勤民乎。除盗乎。枚以为上之所以相诏。与其所以相率者。事事相反也。夫州县之胥。所恃以剥民者。无他。文檄而已。上官之胥。所恃以剥州县者。亦无他。文檄而已。无端而取遵依。无端而取册结。无端而式不合。无端而印文不全。此固若辈剔剔之故智。而为上官者。乃亦不信人而信法。偏好立规条教令。畀之权以济其奸。即以江邑近年论之。一行版图顺庄。再行保甲循环簿。再行印契之三联。完粮之版串。再行道府之提比。约正之值月。当其始也。明罚法。若不可终日。而意在必行。及其终也。形格势禁。亦自悔其初心。而视为故纸。枚愚以为督抚之使吏治民。如使工人之制器也。物勒工名以考其成足矣。何必为之制一斤。造一削。代而迫驱之乎。又如田主之督佃也。予之牛种。待其菑获足矣。何必为之隔疆越界。握其苗而助之长乎。邃古以来。未有多令而能行。多禁而能止者也。诗曰。谁能烹鱼。溉之釜鬻。言烹鱼烦则碎。治民烦则散也。荀勖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省心。上行文书。能省尤善。其必不能省者。挈其最。凡月行若干。行少则大府之体尊。必行则朝廷之法立。其在上也。官与官共事。而不使吏与吏共事。其在下也。官与民共事。而不许吏与民共事。捐死法而任生人。隋刘炫对杨素之语。深可思也。左氏有之曰。非德莫如勤。尚书曰。六府三事惟勤。勤之益于政也如是。今公亦知州县中有求勤而不得者乎。赤紧之地。四冲之衢。严上官之威。以及其妻孥子姓。以及其僭人别奏。若行辕。若水驿。若厨传酒浆。若阖钱杂赐。琐屑繁重。而为大吏者。方且盱衡厉色。矜矜自持。馈刍禾不受。馈牲牢不受。然而不受之费。往往更甚于受者。何哉。在大府以为吾既不饮若一勺水矣。其所应备之馆舍夫马。当无误也。而不知扈从之人。所需不遂。则毁精舍而污之。鞭人夫而逸之。诡程途而误之。入山县则索鱼。入水县则取雉。临行或并其供应之屋幕几帘银杯象箸而满载之。虽忠直之士。亦多畜缩隐忍。佯为不与较之说以自宽。而不知为政之精神已消磨于无益之地矣。其在会城者。地大民杂。事

务尤多。不知每日参谒之例。是何条教。天明而往。日昃而归。坐军门外。听鼓吹者几何时。投手板者几何时。待音旨之下者几何时。忍渴饥。冒寒暑。而卒不知其何所为。以为尊督抚耶。至尊者 天子。而未闻在京百官终日往宫门请安者。以为待训诲耶。一面不谋。何训诲之有。而父之教子。亦无终朝嚶嚶者。及至命下许归。而传呼者又至。不曰堂庑瓦漏。则曰射堂须圯。不曰大府宴客。则曰行香何所。略一停候。一筹划。则漏冬冬下矣。虽兼入之勇。其尚能课农桑而理狱讼哉。不知当其杂坐戏谑。欠申假寐之时。即乡城老幼毁肢折体而待诉之时也。当其修垣辕治供具之时。即胥吏舞文匿案而逞权之时也。朝廷设州县。果为督抚作奴耶。抑为民作爹耶。清夜自思。既自愧又自笑也。枚以为国家设佐贰丞尉。本属闲曹。一切杂徭宜委办治。使州县得尽心民事。如此而田野不辟。狱讼不理者。宜亟亟劾去。以让贤路。除盗之法。自当责成捕役。然庶民在官。久无下士之禄。吏胥分润良民。犹之可也。捕役之财。取之盗贼。取其财而捕之。无是理也。而大府一行提比。则来往有需。经承有需。行杖者有需。彼方●膝跪足。供张之不暇。而何暇禽盗。且以忠恕之道待捕役。势有不得不取盗财者。就江邑论之。额设捕三十。法当领八十金。以八十金养三十捕。每名约得二金有奇。而其所谓二金者。制府之鸣钲者分焉。扬旗者分焉。巡道之击柝而张伞者分焉。名下之白役又分焉。其足不足。尚待问哉。及至诣府受遣。践更递换。莫不鲜衣肥体。称媿而前。递解军流。莫不器械资粮。犁然具备。思其所以谋生。所以应官。与其所以甘心敲扑之故。而不禁心寒发指矣。虽然。彼养盗者名捕也。能养之。必能擒之。今之充捕者。乞类也。不能养盗。而盗亦不屑供养之。然则何以自给。曰。赖朝廷有乐户菹博宰牛等禁。彼取月例吓飞钱。以度其日。而攘狱遏讼。以及为盗囿者。亦间有之。彼之所藏身立命者。仍在朝廷禁令之中。然则禁者何以禁。而令者又何以令乎。枚以为欲擒盗宜先养捕将。严罚宜先重赏。嗣后请核县库司库一切赃罚闲。合计若干。增为禀假。充为赏费。俾此辈守法度于平时。买细作于临事。则路不拾遗。非难事也。

天下人才。本于学校。学校之设。多在州县。选士学臣。一过便已。造士校官。率多颓废。与士相亲。非州县而谁。今执州县问曰。尔所治某士贤。某士不肖。大率不知也。其所知者。非巨绅。即大贾而已。其病亦自上率之也。州县进见大吏。无问文风士习者。上有不好。下必有甚焉者矣。且夫 国家武学之设。似可省也。天下之民。秀者为文。勇者为武。其勇者既有兵丁行伍收而用之矣。其秀者又有胶庠生贡收而用之矣。 国家养兵。业已多费。复为之设武学。而三年一大比焉。糜各省钱粮万计。其所得者。多非文非武之人。临试则习趺张。具橐鞬。平时弃之。倚符鸱张。一邑之中。破败者十之六七。大抵黷

勇之人。无所拘束。则必横行。兵之不敢横行者。训练多而管约众也。武生即兵类也。督学远。教职卑。其谁训练约束之。按武举始于武后。武学始于宋绍兴。本属权宜之制。公盍题革此科。以其费为各省养士养兵之用。未尝非盛举也。凡上数条。明知日不增烛。昼有余光。然春雷既声。百虫难嘿。亦尚有明知不能强公。而又不敢不告者。则莫如用人。夫用人何以不能强也。以苟令之明。而失之严象。以诸葛之明。而失之马谡。公羊曰。听远者。闻其疾不闻其舒。望远者。察其形不察其貌。此之谓也。然窾要亦有可言者。大凡居高位者能识同体之善。而忘异量之美。故使人得以揣合幸进。愿明公起而矫之。己高明则必加意于沈潜之士。己厚重则必宽容夫倜傥之人。己苛察则不可轻信谰言。己静镇则不可竟无耳目。己不媚天子而后能觉人之谄谀。己能力追古人而后能识人之庸俗。病百姓者虽小必诛。误顿递者虽大必赦。工献纳者虽敏非才。昧是非者虽廉实蠹。龚黄不同术而同归于治。周来不同虐而同归于乱。要在观其大节之所在。而审其性情之真而已。枚所见如是。未必皆当。然于大君子之前。布露所畜。或不以人废而采其言。或即以言观而知其人。幸甚。

上两江制府黄太保书

袁枚

尝闻天子有诤臣而不闻督抚有诤吏者何也。忤天子旨虽得罪。而所以被罪之故。天下共知。好名之士。或优为之。忤督抚意。督抚不能以忤意罪之。必摭别事。方登白简。虽得罪而所以被罪之故。天下不知。好名之士。亦不肯为。况以明公之威重。视天下才。若踞泰岱而临邱陵。较诤寻常督抚。更有难焉。然枚一乞病吏耳。公独勤勤咨询。岂非知其难而欲闻所未闻耶。伏见公抚甘肃时。上命公提兵剿边。公毅然不动。封还诏书。卒至边民大安。此公之以识量抗天子也。鄂西林当国。人多目慑之。公以一总兵官。独不为屈。此公之以气节抗宰相也。夫公之识量气节。能抗天子宰相。而人之进言。乃不敢抗一制府。此亦公所深悲。而日以己之所能者望天下也。然则公来江南三年矣。未尝鹰鹯毛击而民怨。未尝弹劾贬窜而官愁。未尝偏听喜事而武弁放纷。未尝鬻狱卖爵而幕府受谤。是诚何故哉。夫本无爱民忧国之心。而悖于行事。以传于此名者。势之无可奈何者也。实有爱民忧国之心。而忘其流弊。以传于此名者。事之立可改移。而豪杰旁观之所深惜者也。窃以为大臣之弊。有识可以得小人。不可以得君子者。有威可以治边防。不可以治中土者。有察事明于远而暗于近。敬君知其小而忘其大者。是数者。不可不察也。夫黜陟赏罚。先王治世之大权也。先王有治世之大权。足以制天下矣。然必推心置腹以要之。笙簧酒醴以文之。委曲繁重。若是者何哉。孔子曰。贤者避色。孟子曰。礼貌衰则去之。古之君子。虽君父前。尚争此区区者。以为重其身而后道可

行也。况同食天禄。同供天位者乎。夫南面而临。能荐人。能劾人。此天子之所托于督抚者。若夫剔黜之。奴叱之。斜睨而唾涕之。此非天子所托于督抚者也。在公以为不轻劾一官。不轻诛一吏。惟于声音笑貌。故为峻厉。使人惮而不敢为非。殊不知彼小人耶。劾之非刻。而辱之何足以为惩。彼君子耶。荐之非恩。而慢之徒足以为怪。天下固有受千金而不感。得一言而驰驱者。又有见微色而深耻。受刑罚而恬然者。人之不齐。或相什百。或相千万。故先王以礼貌待君子。以爵赏励中才。以刑戮加小人。犹惧勿给也。明公乃欲以区区之声色。取天下之智愚贤不肖而一例陶镕之。先推之于廉耻以外。而后置之于腹心以内。不已过乎。一切大府出巡。舟车厨传之饰。僚案入谒。罄折趋拜之为。皆吏治之末节。臧获之能事也。人之精神必无两用。悃悃无华者必不能供张储侍。奔走捷给者必不能恺悌宜民。公之奖许。往往在彼而不在此。故曰。可以得小人。不可以得君子也。公治西川。又治甘肃。皆边地也。苗夷相。机贵神速。故耳目宜周。纛下将校。纤悉必报。非得已也。若南民柔弱无所用之。明公侦事。委之武弁。武弁受委。托之兵丁。此辈不知是非。实固有赏。虚亦无罪。朝匭一投。暮符立下。东驰西突。所在驿骚。在公以为仍付有司鞫讯。然后裁之以法。当无颇戾。不知督抚之威。有雷霆万钧之势。从空而下。讯详拘解。逐层核转。纵或深明无罪。立释拘系。而被访之人。已弃产破家而不可救。万一委讯之官。人本倾危。以有事为荣。以深文为技。妄控揣公意。张口辄曰大人洞察。宁有误哉。其幕客亦曰。纵十事九虚。亦须坐实一二。为制府光颜。在公澄剔之苦心。为小人迎合之快捷方式。岂不可惜。夫州县屈法。有公可申诉也。公屈法。谁北走长安以申诉乎。而兵丁者。习惯于刺探。经营于恫喝。势必相引为曹。挟持有司。文武交恶。诗曰。无纵诡随。以谨愆恤。又曰。无易由言。言不可逝矣。言误听诡随之言。政令一发。便不可挽。故曰。可以治边防。不可以治中土也。远莫远于僚案之家庭。近莫近于明公之左右。今属吏床第诟谇。公能知之。文牒宣提。及至衙前之散从。养马之健儿。謏訶不法。而公不知。所过州县。掉罄呼。在公不过一榻之安。一饭之适。而乘高势而为邪者。如云而起。易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言自治贵严也。今反其道而为之。故曰。公之察事。明于远而暗于近也。上南巡。所治桥梁山川。原许开除正供。不必门征户罚。况 诏书重迭。惟恐累民。而公故欲反之。以为心知微旨。君行制而臣行意。非所以待尧舜也。公之言曰。南民狡狴。无忠爱之心。故一大创之。不知忠爱者。民之油然自生者也。非可以威力取也。今闻绅士设彩棚经坛。公听之可。止之亦可。乃严拘为首。将置之法。及绅士惧而星散。又大逆公意。而牵持汹汹。公之心。以为彼绅士者。当捆载而来。为有司者。当拒绝而去。阴用其费。而阳不受其名。然后 上不知而其道两便

也。然绅士既欲献媚于上。必不肯捐费于无名之地。上尚不肯累百姓。又岂肯加罪于献媚之人。此理之易明者也。彼纳手坐而祸至。醮钱忠而祸又至。进退侘傺。其能无怨乎。古人先庚先甲。革言三就。皆所以帅民趋事也。公于迎銮大典。而无匪怒伊教之思。故曰。公之敬君。知其小而忘其大也。以上四者。皆公之过而无人敢言者也。枚之意。公当行者不在是焉。其一曰。遵定制以肃官方。夫属吏见督抚。会典甚明。府以上法不当跪道。州县以上法不当自唱名。先王制州县。卑其职而不卑其礼者。何也。卑其职所以使民亲也。不卑其礼所以防民轻也。公何不体此意。敬士尊贤。其不法者劾之。不使跪拜营求而得免。曰。尔固得罪于天子百姓也。非得罪于我也。其贤者荐之。亦不使感恩。曰。尔固有益于天子百姓也。非有益于我也。如是。则正人出人才得矣。其一曰。总大纲以扶政体。朝廷官职。各有攸司。丞尉之权。县不可侵。州县之权。府不可侵。苟非其人。宁劾去之。官果冗。宁奏裁之礼。尊不亲小事。卑不尸大功。今宰牛蒟博之事。动烦公访。过矣。枚闻雷霆之威不轻击人。然一旦虺虺而下。未有能跪而求免者。公之访漕也。檄张七县。及其终也。不劾一官。使七县不当访而访。为失明矣。当劾而不劾。为失刑矣。疑者曰。是何若蒿火之暴怒而无继也。黠者曰。是公之用诈也。公明知七县漕政之不善。而利其多费以办供张。恐其不喻意也。故威胁之。又恐御史之纠之也。故先为访案。以待奏对地步。非真欲剔其奸也。在公未必有此意。而形迹固已如是。可不戒哉。其一曰。远金壬以停罗织。夫官之争名。犹商之争利也。善为商者。不居奇货。则物价不腾。人心亦静。不善为商者。挟奇邪譎觚以来。则街巷聚观矣。公一则曰振作。再则曰锋利。于是在位者。莫不严乎如有急色。两祛高蹶而张之。曰。某赋功。某属役。某熏一豪。某速一讼。及考其实。虽寻常簿书。尚茫如也。要知事果当为。君子虽日行数百端。必不肯烦称于上以炫其才。今之事未行而言先至者。公亦可知其故矣。有事然后可藉端求见。求见然后有言可陈。有言可陈。然后有恩可冀。其同寅僚友。往往互相攻发。以求见悦于公。而代其位。又惮公之明而难欺也。故司马谋太守之位。必假别驾以挤之。县丞谋州县之位。必假簿尉以挤之。何也。使公之不疑也。然公之不疑。而去其一用其一。则固已堕其术中而不悟。树荆棘者。徒受其刺。树桃李者。终饮其甘。举错之间。故宜慎也。其一曰。去权术而归至诚。公之盱衡厉色。呵官吏而忤朝贵者。岂公之性哉。公之术也。从来英明之君。恶人沽名。尤恶人立党。上之英明冠百代者也。公知之深矣。务在孤行一意。时时为率作兴事。毫无顾忌之状。使官民诅我詈我。而我之不好名也明矣。内而九卿六曹。外而抚司提镇。从不以寒暄相接。使人人眦目相视。齐其口。都无好语。而我之绝攀援而无党也又明矣。纵有过失。难免弹射。而一托之于招怨有素

。使 上若曰。黄某者孤立之臣也。彼只知有君耳。愚民憎之。同列忌之。是宁足相排箝耶。愈毁之。乃益所以深誉之。久而人人知其毁之无益。则亦不复有以蜚语上闻者矣。古大臣则不然。不求名。亦不避名。不与人为同。亦不与人为异。公何不勉而进焉。伏念公官宫保尚书。子作监司。年届六旬。受国之恩。可为极矣。人臣之荣。可谓至矣。自此以往。虽爵上公。加袞服。于公亦何加增哉。惟愿公声名流千万岁。揖让于古大臣间。而不以挟术固宠自足。则于枚所倾尽陈说者。或不无采取焉。死罪死罪。

请入觐藩臬面奏条陈疏

徐元文

窃惟三年大计。藩臬两司。并令赴京朝觐。以一方之政治。于藩臬两司是寄。为有司之纲领。是以三载考绩之期。毋论道里远近。俱令趋事阙下。固将以闾阎之利病陈之黼座。而 皇上因以鉴察其才能。为黜陟进退之地。既明试以功矣。又必敷奏以言。此即古者述职之典也。旧例。藩臬入觐。俱许条奏地方事宜。但仅得由通政司投递。引见一次。辞朝即行。于述职之实。犹为未尽。兹逢宇内底平之会。巨典复行。臣请 皇上特谕各省藩臬。朝见之后。即将所属地方应行事宜。各具本章。面行条奏。仰候 皇上亲加谘访。听其敷陈。其才具之优劣。议论之得失。自难逃于奏对之下。 皇上知人善任。睿照至明。从此黜陟进退。在 宸衷自有洞鉴。而各省藩臬。跋涉赴京。亦得面陈事理。展竭悃诚于 天颜咫尺之间。较之封投银台。尤加亲切。臣又伏见 皇上慎重用人。凡廷推巡抚。遇有藩司。多蒙驰召。与其临时赴阙。何若即试之于入觐之时。况今年大计。藩臬举卓异者极多。 皇上鉴其才能之高下。兼可以知督抚所举之当否。于察吏用人之典。似皆不为无补也。伏祈采择施行。

清厘吏治三事疏顺治十三年

给事中柯耸

臣思图治之道。杜绝营私。方可澄清官守。轸恤民困。先在严革弊端。以臣得之耳目最确者。约举三条。敬为 皇上陈之。一严上下之体以杜私。自古有一定之官守。即有一定之名分。上官非养尊。属吏非曲谨也。盖以体统严则情面可杜。名节重则操守必廉。近时积习相沿。莫如属官拜认门生。明末。凡经抚按复命列荐者。去任之后。方称门生。乃流弊日甚。凡州县之与府厅。府厅之与司道。司道之与督抚按。往往师弟相称。执礼维谨。借门生为献媚之阶梯。假执贖为行贿之快捷方式。甚或旷废职业。专务逢迎。馈节贺寿。百计结欢。上官乐其趋承。每至曲为徇庇。安望有强直自遂。私谒不行。所称清白吏乎。臣请行督抚按。以后如有属官拜结门生。密访得实。特疏参处。不得知情

容隐。俾各官绝意钻营。自必尽心职守。简省结纳。并可勉励公廉。是亦清官守而肃吏治之一端也。

一重巨蠹之法以穷奸窟。夫 朝廷重任巡方。总在安民察吏。故官府既有纠参。胥吏亦有考察。至于一二巨蠹。尤应执法严惩。然臣见近日察访衙蠹。只行于小而不行于大。不知官府之衙门益尊。则胥役之狐假愈甚。统计各省。上而督抚。中而司道。书吏承差。为数繁多。通省之事。在其掌握。一切钱粮出纳。文移迟速。刑狱大小。赋役高下。那移脱换。线索由己。故一入衙门。无不乘坚策肥。良田广厦。不知得之何来。故江浙之闲。司道掌案书吏。每名充顶之费。辄须数千金。苟非思取偿于一二事。不难倍收于一二年。胡肯出此重费。以营一胥吏之缺也。年来州县之积蠹。无不改名易姓。投入上司衙门。虽屡奉 申饬。究竟具结遵行。总属虚文朦混。按臣稍有瞻。便多投鼠忌器。不过以州县数人。报解赎醵。充数塞责。乞 皇上严饬巡方诸臣。上自督抚司道衙门诸吏。务须一体察访。苟有罪迹昭著。立行拏究。如果能访拏大署巨蠹。考核之日当加奖赏。如仍前仅以州县下胥充数者。竟以不职论处。庶律令从公。而人心允服矣。

一禁官买以苏民累。臣思人臣抚理一方。官职无论崇卑。俱宜仰体 皇上爱民如子之心。以惠养小民。然爱民务先洁己。自古廉吏有悬鱼瘞鹿之操。酌水投钱之节。方能扇布仁风。助成化理。近者贪污接踵。大者无论。即其小者。如官买物件一事。积习难除。在上司封发价银。涂饰耳目。未尝不谓发价平买。其实所发之银。不足原价之半。而州县下吏。阴喻其意。或私派于里民。或取办于行户。物数既完。原银并缴。百姓累赔而不敢明言。州县奉行而付之无奈。故地方有一土产。则百姓受一大害。更或差役执票横索。除买对象之外。有供应饭食馈送路费数倍之苦。乞严饬督抚按。以后每府州县前及大市镇处勒石一通。明刊奉 旨。不许官价勒买物件。违者即以违 旨论。并计脏坐罪。如州县官有奉上司衙门官买者。罪亦如之。如此则见 国法既严。人心知儆。廉隅少饰。而民得安生矣。

请考核州县实政疏乾隆九年

吏部尚书讷亲

窃惟吏治贵有实效。奉行务去虚文。外省自督抚以及各州县。皆有应尽之职守。而州县为亲民之官。凡教养大端。能尽一分实力。则百姓受一分实惠。加以督抚综核得宜。自然令行禁止。有月异岁不同之象。乃外省政务。非不遵循成宪办理。然浮文常多。实惠殊少。如钦奉 上谕暨内外臣工条奉应行事务。在督抚大吏固皆恪遵罔懈。督课维严。由司道行之州县。亦复郑重严明。然于行文出示之外。求其遵奉之实际。则十无一二。前蒙 世宗宪皇帝降旨。

令各督抚每年于十二月。将奉到事件。各条各。如何施行。及行之如何。已有成效。缮本具题。洞悉外省因循积弊。藉以儆省振刷之意。乃行之既久。又复视为故套。不过令书吏随例填。既鲜稽核之实。有违述职之义。臣之愚见。似应将具题成效本章停止。窃思朝廷良法美意。凡以为民也。但其中有未能期效于旦夕者。亦有实力奉行。即可收实效者。如兴学校。端士习。振民风。及农桑树畜。河渠水利诸善政。皆所应行。其造烧锅。赌博健讼刁悍诸事。定例綦严。皆所应禁。然当因地制宜。从容观效。未可以期之旦夕也。至于盗窃打降。及崇尚邪教等事。关系于民生风俗。不可不为急除。果能力为整顿。固可旋至而立效也。其所以行之而无效者。以各省州县。惟以簿书钱谷为事。其于境内户口之贫富。地土之肥瘠。物产之丰啬。民情之趋向。习俗之美恶。以及山川原隰。桥梁道路。一切漫不经心。官之与民条教之外。既无余事。民之与官纳课之外。漠不相关。上下之情不相联属。安望其令行而禁止乎。臣请 敕下各省督抚。酌量各州县地方之大小事务之繁简。定以一年半年之限。令该州县官历境内乡村。逐一体访确寔。各就地方情形。将某事所当兴举。某事所当整饬。行之有无效之处。据实造册详报。该上司即据此以为考核。岁终。督抚将通省某某州县。某事兴举若何。某事整饬若何。有效无效。核实具折奏闻。如此则为州县者。知上司之考核。以实不以文。则凡职分所当为。考成之所系。自必实力奉行。不敢虚应故事。况百姓之休戚。果能相通。地方之情形。又能熟悉。其平日一应户婚田土。词讼钱粮。自易于措办。可省案牍之烦。即猝遇水旱不齐。亦可斟酌缓急。措置得宜。则事事皆为实政。于吏治民生。不无裨益矣。

请厘吏治五事疏嘉庆五年

御史张鹏展

臣边省庸愚。知识浅陋。蒙 恩擢置谏垣。夙夜兢惕。无可自。第思来自田闲。于民风吏治。间有所闻。谨条列五。恭陈 御览。

一严幕友以肃吏治也。幕友所以襄吏治。而其弊也适以蠹吏治。蠹之最者。厥弊有三。一则督抚用属员为幕友。前经 谕旨申禁。闻督抚仍有踵行之者。不可不严禁也。督抚于属员。上下之体严肃。苞苴不易通。即有私通。尚恐碍旁人耳目。惟用属员为幕友。且题补驻省之缺。晨夕出入无避忌。外与各州县为同寅。往来交密。最易夤缘。无从觉察。是以营私之督抚。无不用属员为幕友。其害最深。即使督抚无私。而该员上下通透。借端撞骗。亦所不免。否则与官亲瞞隐该督抚。表里为奸。势所必至。督抚养廉优厚。岂力不能请一二幕友。而必借 朝廷名器。提拔升迁。以代束修之费。即如直隶之吴兆熊。李三晋。系梁肯堂亲用为幕友之人。声名狼藉。吴兆熊由主簿微员。不数年升至

同知。胡季堂复题授冀州直隶州知州。且题李三晋为驻省同知。恣其出入。所以不能免于物议也。一则上司荐幕友于属员。外省陋习。遇有新州县到任。作幕者夤缘求上司荐举。或贿托上司之官亲幕友。央求转荐。督抚司道府。均所不免。其缺大者。往往至人浮于事。甚则有空食束修而不理事者。谓之坐幕。且该幕友以为上司所荐。自高声价。多方需索。挟制本官。稍有拂意。即转至上司衙门。煽动是非。或与上司幕友。遇案情翻驳作难。是以州县之畏幕友。更甚于畏上司。其弊不可不除也。一则幕友互相连以取重价。凡幕友积习。其惯在何省。即于其省树声气党援。倘有别省请来者。即于上司同寅各衙门。互相排挤。使不能容。而彼之党与乃固。如福建之漳浦侯官。广东之番禺南海等缺。每缺须用幕友四五人。每人束修至千五六百千八九百不等。一缺之束修已近巨万。即小缺亦不下数千。官之廉俸。本有定制。此种出自何项。不得不朘削民间。吏治愈难清理。即有稍知节俭之州县。而幕友之结党盘踞。不可复挽。其为害地方不浅也。凡此三弊。宜严行查禁。而吏治可以肃清矣。

一专仓库责成以重帑项也。州县亏空仓库。挪新掩旧。各省积弊皆然。近年间有督抚实力稽查。设法补缀一二。而一转手又已荡然。各州县见积习相沿。愈生玩狎。终无完补之日。州县自有廉俸。且陋规未经尽革。何至亏空。臣思数十年来亏空之故有四。一素性奢靡者。需次旅邸。已负逋累累。甫到任即挪项偿逋。在任内复纵性奢侈。遂亏短日甚。一专意逢迎。投所好以邀上欢。遇有美缺。竭帑钻营。希图保题。倘上司经过。多方曲探上意。不惜巨费。抑或劣迹经人告发。竭帑馈送。以求曲护。一心地糊涂。或官亲及长随散耗。漫无觉察。或因上司微厉声色。即茫无主意。遂不复顾惜帑项者有之。一专意营私。见近日亏空。未即发觉。自分才短。无可上达。到任即事侵渔。或将帑项私寄回籍。或开库为子弟捐官。以为亏空系众人之事。牵缠攀累。或难尽诛。所以侵私迄无顾忌也。若因公赔垫。以致短少。实不过百中三五而已。如此而督抚岂尽无知觉。乃全无参办者何也臣思其故。亦有四。一则避处分。属员亏空。上司有失察之咎。且有摊赔之责。所以欲图趋避。遂成徇隐。一则恐牵连。上司或受过属员之馈送供给。所以不敢办。一则徇情面。虽有洁清自守。并未受属员馈送办差之费。而所属藩臬道府。不能保无沾染。连累多人。动成大狱。所以宁隐忍而不肯办也。一则狃积习。近来各省亏空。俱未办出。一人独办。反或招刻薄之名。遂至习为固然。而恬不知怪。夫以积习既深之后。诛之不可胜诛。但不早为设法经理。军国重计。听其糜耗日甚。何时为认真之时。是必思善后之宜。以挽数十年积重之势也。臣以为从前亏空。须彻底查清。而善后不可不预。欲善后在易于举发。欲易举发在专其责成。若督抚司道同分重责。反瞻顾而不易发。惟以清查亏空。专责之各道。道员事务。稍为清简。且一省

数道分巡。耳目易周。或有亏空。准其特参。如无亏空。亦每季出结咨部。稍有虚捏。一经发觉。与亏空之员同罪。则该道必不肯身负重责。听州县之奢糜纵侈。借公帑苞苴以邀彼功名也。且有贪婪之督抚两司。亦稍惧该道之乘其后。该道事关切己。人亦不得议其刻。此所以相制相维也。虽该道权似于重。然道之所查者亏空耳。使仓库完全。该道又何从而勒诈之。且道若贪婪不法。督抚原可参奏。此更所以相维相制也。

一宽童试考额以绝苞苴也。岁科两试。文武童生。由州县录名送府。由府录名送学政。向来并无额数。自前山西学政戈源。奏请录送童生。须大加淘汰。务取清通。有五十卷不通者。即议处州县。戈源初意。因年老厌事。卷多艰于翻阅。欲耽一时之逸。而不知贻无穷之累。臣见近来州县。借词淘汰。视为利藪。有将应考童生。仅录送一半。及仅小半者。而其一半。以为居奇之地。往往有不录取者。出银购买。数金以至数十金不等。名曰买卷买多者多送。买少者少送。以臣前岁告假回籍。一路目击耳闻。所在多有。伏思童生聪慧。亦随时长进。由县府试待至院考。远或年余。近亦不下数月。不清通者转而清通。正宜宽以励之。一为渔利起见。有钱者不通必取。无钱者虽通必弃。寒峻数金。何处设措。以致裹足不前。小试为士子进身之阶。似此其为人才之害。实非浅鲜。恳乞停止此例。止许查明身家清白。除刑丧过犯。以及籍贯与例不符外。其余概行全送。以杜绝弊累。亦以广励士气也。

一严禁滥役以奠边民也。广西自乾隆五十三年。兵靖安南。而思恩南宁太平镇安泗城各府。按户派拨民夫。于各塘堡搬运军需。自大功告成之后。十余年相沿。事竣而派累未裁。每日需夫或数十或百名。在塘堡伺候。每一州县。多则十余塘堡。少亦五六塘堡。而一邑农民。散居各村。离官道远者。或数十里百余里二百里不等。每日轮带粮食。在塘堡露居野处。荒废功业。其小村之人少力竭。弃田逃散者。更不一而足。且塘堡本无当差之役。惟往来胥役长随幕友客商人等。出小费于各衙门。营取夫票。累路派拨。近年村民。屡次上告。督抚批饬禁革。而州县离省会远者。其胥役长随。俱愿塘堡有夫。以任其恣派。且每塘堡有登记往来公文之号书。借此向用夫者讨取小费。或村民间有不能当夫者。每月暗补银于号书。号书借此与衙门之胥役长随分肥。怙患本官。拘累良民。而地方官又或受号书等之月规。遂仍颠预奉文。而不即裁革。拘服田力穡之民。日寝食于风雨尘涂之苦。饥而不能谋食。寒而不能谋衣。奔走流离。实难度日。数府民生。所关非浅。此臣之所目击情形者。伏乞 饬下督抚严禁。每塘堡立牌宣示。并细访吏书胥役。有仍前私敛侵肥者。重治以示炯戒。庶边氓胥安耕凿矣。

一严采买以安民心也。去岁吏部尚书刘权之。奏准采买穀石。须于邻邑采买。

今春直隶总督胡季堂。又请以邻邑难于搬运。请仍在本境采买。窃臣前省亲回籍。家居三年。往来数省。访知民间之不便。莫甚于采买。而地方官之欲借以网利者。亦莫易于采买。臣籍隶广西上林县。即以一县言之。自近年来地方官俱私行采买。按户分派。每年或五六千石八九千石不等。俱折银渔利。乃嘉庆二年清查。额应贮穀一万四千石之数。反欠一万一千石。奉文分三年买补。每年三千余石。而地方官因即奉文。派累更多。上年地丁粮米六千五百余石。按粮支派。每石粮穀二石。已成一万三千石。除应实买三千余石。已冒买一万石之多。外又按户。每团买谷三百余石。上林十三团。又成四千余石。重重派累。百姓之苦。不可言状。且百姓或数十里百余里运谷至城。街巷露居一旬半月而不肯收。复向索费用。谓之随封。必如此而后使百姓愿升价折银也。其实收谷不过十之一二而已。一年如此而民困。迭年如此而民更难支也。臣原不宜言本地方之事。第一邑如此。各邑亦不相远。一省如此。各省亦不相远。且采买普按钱粮户口。则受累既同。民力实不能支。以至相约不领。则官必多遣差役。追捕势急。即事端多矣。前年贵州之兴义府。毗连广西之西隆州。边民不靖。闻实因采买迫勒而起。特地方官不肯实报。而以邪教饰其名耳。此种积弊。南省视北省为甚。至边省又更甚。由一省言之。离省会差远者。又更甚也。刘权之所奏。亦必有所见闻。请于邻邑买采。不过欲杜派累之害。而胡季堂又请于本境采买。臣思派民采买。向有例禁。尚难尽杜不肖者之营私。今明使于本境采买。恐扰累更无所底。且畿辅雨水。颇少。谷价稍昂。恐亦不可多方致扰。恳乞 严饬胡季堂。直隶所属欲于本境采买。可否能保不派累闾阎。如有私派。一经访出。惟该督是问。则各州县方不敢派累。而民气常静。实久安长治之道也。

复秦小岷廉使论吏弊书

周锡溥

示记浙狱数则。乃仁人之用心。不当作文观矣。易噬嗑丰皆言治狱。丰以明为体。噬嗑以明为用也。愚谓以明为体者。明在下。州县是也。以明为用者。明在上。内而廷平。外而臬司。是也。然州县于民亲。而情之最初者易办其体明也。顺而易。臬司去民远。而情之已变者难知。其用明也。逆而难。阁下之平反浙狱。非其逆而难者乎。非今之明于吏事者。所谓可已者乎。为之下者。即欲进而请益。安所得称于是者而陈之。因又读所著按察司题名记。与谕告郡州檄书。而知阁下固以察吏为安民之本。今日州县之弊。其积于隐曲深秘者。既牢不可破。而民又不敢以言。是使阁下不得闻也。窃以为利弊相倚。去其弊即谓之利。贾长沙之论积贮曰。天下之大命。路长君之论刑狱。亦曰天下之大命。阁下之于刑狱为专责。而于积贮为兼司。故锡溥不言利言弊。而终无以易夫

积贮刑狱之说。夫今日之州县。非弊之始。患在于因。请析而言之。则弊之在仓储者二而一。弊之在刑狱者一而二。何言乎仓储之弊二而一也。常平之设。所以备荒。敛之民者散之民。故民不得不买。余之官者隶之官。故上官不能不察。其买之于民也。例择有粟之家以济公余。先时官民一体。不劳而办。未几变为派买矣。派买者。官召殷实上户。而觴于厅事。先注拟某某应买若干。自五十石至三百石不等。虽不至者必勒领附卷。纳谷时。率以两石抵一石。他费半之。额溢折价亦如之。其时民富而重犯法。故莫敢龃齟。次变为助买矣。官召客派买如故。而谷价渐昂。领买者返价于官。而自献金。如其领之数。名曰助买。门户以十之二为率。官则派屯户商店以充买焉。驯至贫户多。而官之令不足信于富室。虽召不至。则助买又废。始有散买之例矣。散买者。民田百亩以下不买。过百亩皆买。而校其田之多寡以为差。名曰均苦乐。然纳谷时。官之羨余。家丁仓书斗级之分润。皆取于斛面。门印券票有规例。以部价计之。犹再倍有奇。富室足任之。中人之产。力不胜也。永顺每石折收五千七百文则十倍部价无漕故也凡无漕处采买类此不得与有漕处例观亦有照粮摊买者。其法微有异同。而办理则一。户书传会里甲。版籍既多。高下其手。至有串通影射。如甲应买。使乙代领。而状具甲名。踰限则逸乙而比甲。虽百喙莫辨。有鬻田质宅以偿者。非有振刷廓清之力。窃恐此法又不能行。大抵买于富室者。力虽独而实出于有余。买于散户者。力虽分而实出于不足。总由作法于贪。以致更张无渐。屡变愈下。其势然也。然且有买无贮者何也。当其盛时。物力饶裕。自征令一切。以至公私税。无一不取赢于民。以其得之之易。而不甚爱惜。进则用馈献博能名。退则恣声色极玩好。未尝知有国计也。至新故相乘。穴孔百出。为之后者。假弥补为名。幸恩敛怨。既已利尽锥刀矣。反更增饰亏缺。以其上。辗转濡忍。而卒无如何。故常储遂匮。其有悃悞之员。挈瓶不假。而指驳之端。不绝于司书。盘查之檄。时下于道府。然则岂独州县之咎哉。夫委员加结。成例固然。然使教令果严。原可权宜济事。而向之大府。以此为散使之美差。向之本管。又私为润己之常数。甚至明知其亏。而唯恐其亏之或露。明受其给。而反讽其给之不工。上下相蒙。始终一辙。此愚所谓仓储之弊二而一者也。何言乎刑狱之弊一而二也。则一曰宿讼也。楚俗故险健者。以官之宿讼成之也。湖南州县。自理词讼。批率半月始出。嗣是有诉。又互有控诉。行于官者有唤票。有拘票。有集人证票。差有原差。有改差。有加差。实皆具文也。因而有殴有抢。报状差票。繁复重沓。又皆具文也。所以然者。批出内幕之手。官画诺耳。票出门书之手。官不省也。幸而讯有日矣。则有投到钱。有送案钱。有挂牌钱。有派班钱。如是而胥役之欲未餍。则以某某未到诳禀。如是而閤人之欲未餍。则以邻证不备为词。不知被讼者。日聚数十人于市

而食。废三时之农功而无所告诉也。不幸官又他出。则不得不归。甫及门而催差在户矣。家安得不破哉。又如田土坟墓等讼。偶获一讯。而官作歇后语曰候勘。届期。两造人夫。除道治具。声动。久之不至。则累累陈状请。不至。迫而扳其辕。命驾辄不果行。行则骑从云阆。浆酒藿肉。若不得直。其案辄积年不可解。是以险健之徒。欲破人之家以快其私忿者。必假手于此也。官之整齐民者听断耳。听断废则险健者何妨从旁而玩弄之。一讼之卷。触手盈帙。一讼之词。炫幻百端。以此咎民。指为好讼。不知水壅不决。必将旁溢。木丛不剔。则将缀蔓。拔本塞源。斯为善术。闻长老言。前邑令沈公。期决讼。猾吏奸民。屏气震慑。而讼亦皆罢。好讼之民。可使无讼。其已事也。今则所谓有名美缺。州县向日所视为溪壑者。其连薨巨室。既皆化为草宿黼游矣。而小户之仅完者亦少焉。论者道及某官时事。以为讼其饵也。险健者其媒也。吏胥其罾缴毕弋也。遂使缺敝民罢。讪风日甚。岂不惜哉。次曰讳盗也。盗有窃有。而役有捕。捕之缉窃以方向。以技之生熟。而其缉也以津要。一盗发则能推类钩摘而制其死命。故盗不畏民而畏捕。虽然以严吏驭精捕。则捕者民之耳目也。以慢吏驭劣捕。则捕者又盗之耳目也。耳目改易其故处。于是捕不足以病盗。而反足以病民。近曰市小窃。往往而有。门索费而后入报状。书索费而后出票。差索费而后行。事主之家。复具食而遣之。未几。诘盗于捕。如景之系风。控捕于官。如水之投石。其赃重上闻者。官必多方回护。以脱捕人之罪名。事主卒亦畏累而罢。或值上檄严切。捕不得己而缚贼以献。则又逸其魁桀。秘其窝主。瓜分其赃物。而官之所讯详者。不过苟完之局。事主之所给领者。乃其吐弃之余。况累千百而盗无一获。偶一获而赃无半领。则理之所必无者。官岂竟受其罔哉。玩视民瘼故也。汉时严能之吏。莫如赵京兆尹扶风。其发摘奸盗。岂尽自行哉。张子高召贯偷长而诸偷毕致。朱子元扞拭尚方禁而冯翊肃清。皆精于用捕之效也。故官严则捕精。官慢则捕劣。牧令不揣其本。一遇报。辄授意代书。剔去强暴器械。删减赃单。短估价值。使不满贯而后受状。为规避处分起见。不知州县之例得处分者。不尽以盗。盗案之例有严限者。不必不获也。预为不获之地以庇捕。又量设末减之罪以诲盗。愚实未见其可。一人善射。百夫决拾。一禽负矢。百皆奔。乌有藉蝉翳以自蔽。养痍疽以贻患者哉。是以穴墙祛篋。无地无之。非其甚者。多不具报。贼部酋豪。骑从出入。里中无敢忤视。不独官以为讳。即民亦以为讳。讳盗果可为长策乎。民间之事无过讼盗。舍此不理。所理者何。不听其讼。何不屏却其状。状郤而讼有时释。不却无时释也。然而官以施其疑鬼疑神之术。非状曷恃乎。不治其盗。何不并去其捕。捕去而盗有时获。不去无时获也。然而官亦利其于囊于之资。于捕何诛焉。此愚所谓刑狱之弊一而二者也。锡溥所见向来弊政有此三者。而一言

以断之曰不仁。州县亲民谓之父母。父母望子之孝。官望民之良。而人不得议其过者。慈先之也。苟父母于子。坐视其疾苦而不顾。反更嗾其仆婢。与里之恶少。加以楚毒而冀其速死。则必无是父母。果其有之。即亦不能强颜以责其子之孝。况为民父母者哉。今以所亲之民而委之于左右。委之于胥役捕快。甚且委之于盗贼。聚不仁之人以谋所亲之民。则是加以毒楚而冀其速死耳。如此而责民良。其可得耶。夫民之可恃者。不忍不敢之心耳。往闻荐绅士庶。殉公之急如其私。而惜官之去如失父母。民间小有争。闻驺从声则敛手而退。今一切不然。彼见官之视民。如秦视越之肥瘠而无所措意。其所图度。又不免类于市驹贩之所为。即无所不忍于其心。而又无所不敢于其事。上有好者下必甚。遂尽泄其忍心敢气而不疑。以彼三弊成此两患。不有仁人。何以善其后乎。欣逢 皇上轸念民依。惩贪黜墨。上游洁己以率。承奉陋习。裁汰无余。是以州县皆有起色。独民间瘠癯如故。岂上之仁。有以及于州县。而州县未有以及于民欤。抑积弊之深。有未易扫除更张者欤。夫长于奉上。短于惠下。此向者弊之相因也。今在上者既皆操本治末。澄源汰流。如是而尚不勇于剔弊。果何惮而不为哉。天下大命。无过仓储刑狱。则凡有积贮刑狱之责之人。皆天下托命之人。然上官之于仓储非岁终不会。于刑狱非重者不谏。自非弊之既破。则虽以上官一视同仁之公。不能胜州县积渐杀人之私。今天下大命独悬于州县而已矣。其惟救之以政乎。阁下躬体至仁于上。而求端吏治。与为更始。由是训之廉俭以正其趋。立之程督以核其实。时之董劝以防其溃。严之阖人胥役以杀其恶。而阁下之德。又自有其神明变化之者。虽非草野所及窥。而他日得以与观吏治之盛。则两大命之维持不敝者。谁贻之也。敢竭其颛愚。缕积害。以补明听之阙。以资仁术之穷。幸垂察焉。

条陈粤西二事上金抚军

于成龙

一杂派之不可包于官。由单之亟宜发于民也。夫禁杂派。 圣旨严饬。不啻再四。然亦有确不可少者。每岁之中。造由单纸张工墨有派。在县造实征纸张工墨有派。药材本色额银不足有派。表笈包袱额银不足有派。春秋二祭。礼不敢俭。起解编银水脚盘费有派。两次奏销水脚费用有派。是皆一定之例。万不能除。但当堂与民公议。期于足用。眼同交出。其派单有司朱墨点定。散于见年存照。纵有不肖。料不敢将多派朱单。之百姓为口实也。至于意外之事。如往年助解云贵之饷费有派。助各道之进表有派。助浔州之水脚有派。凡如此类。咸由上派定。原有定数。应将原牌付与百姓。从公议派完解。庶有司无不可告百姓之事。百姓亦无疑畏有司之心。上下相知。而缓急可以相济。若夫愚弄猺獠。欺其无知。借口派项之多。任官一力包管。初则犹相照顾。终则包外加

派。民苦不堪。而逃亡相继。是在亟为劝谕禁止也。正赋杂项。界限不明。总由不发由单之过。猺獠虽不识字。彼亦知遇人而问。不发由单。则原熟新垦。混淆不明。杂派得而入之矣。然今功令日严。讳过愈巧。印结甘结。徒事纷烦。若出其不意。稽查一二乡民。问其有由单否。则官吏无所施其巧矣。即如收银大流水簿。俱系奏销时凭虚构撰。无关实事。止将纳银发票与由单合否。而官吏又何所肆其贪也。一有司之廉耻宜养。百姓之泣诉宜详也。夫官之于民。犹父之于子。父不慈则子不孝。官不清则民不良。况边徼之民虽刁。与腹里大异。腹里有势宦挟制。噩衿把持。光棍肆恶。若蠢尔猺獠。则不谙官语。不识文字。惟听外江流棍。唆哄告状。诬骗使用。及至提审。茫无一应。此粤西开辟初年之情形也。数年以来。百姓告官吏者不一。非尽流棍之唆哄。实有逼不得已者。且有司之于民。宜化刁为良。上下亲睦。至于致民控诉。亟宜引罪自悔。听上处分。辞职离任。庶不致于官民构讼。以伤体统。若反复争辨。以祈免罪。加民以刁纵。使辨明无辜。复何面目膺居民上乎。倘民含冤不能剖诉。则复增一仇民之官。如立意与民洗冤。则此风一倡。复恐开刁诈之渐。是在宪台默挽风化。如有告官吏等事。中而不必明行。按事而渐除之。以去地方之蠹。以伸百姓之冤。则官吏知警。不至与民廷辩。公法行而廉耻亦全。百姓知状之未有准行也。必俯首归家。不敢居告官之名。及官挂弹章。百姓颂为上之明。而不自以为得意。是官之罪状取之议而无隐匿。参劾之权端之于上而不显恃乎告讦。如此则民情上达。民风可。且以省案牍之烦。而上下蒙清静之休矣。

请禁滥调疏山西通志

田从典

我皇上举贤用能。知人善任。策力成例不拘。故督抚仰体上意。于州县中廉能著者。亦往往破格请调。以示鼓舞。意非不美。事非不善。而沿习既久。弊端遂生。有秉公而调者。即有徇私而调者。在州县求调之弊。大约有三。一曰希图美缺也。一曰规避冲地也。一曰预为卓荐之基也。在督抚滥调之弊。大约亦有三。一曰曲徇请托也。一曰公行贿赂也。一曰引用心腹之人也。然而皆借整饬地方为名。简拔贤能为说。既不拘历俸之浅深。复不论参罚之有无。巧为朦朧。意成快捷方式。幸而得计。魑魅为之公行。不幸而败露。远迹为之骇异。即如前安徽巡抚李。调桐城县知县钱启鳌一案。指桐城县之繁以为简。指休宁县之简以为繁。近日山西大宁县知县许晋。贿调被参一案。先图夏县。继图介休县。手本开银至一万数千两之多。其它调繁之员。如调历城县之管承宠。调南昌县之王廷对等。或以贪婪败。或以亏空参。若不将滥调之例永禁。长此安穷。且营求得调之员。其贪酷必甚。或前任之钱粮未清。或上司之谢未足。虽欲不侵用库帑。剥削民财。其势有所不能。上既蠹国。下又害民。

如是者宜禁。且他员即有不肖。犹畏上司觉察。若不肖之员。一经调繁。则督抚司道。皆其护身之符也。亦复何所忌惮。如是者宜禁。且一人调繁得计。通省州县。必皆探其献媚之方。人心不静。奔竞成风。如是者宜禁。且小州县调繁得计。大州县必皆寻一自固之术。人情不安。行止易坏。如是者宜禁。查调补旧例。原为江南浙江等七省中钱粮难征之一百一十余县而设。又边远烟瘴地方。必调补熟悉风土之员。臣请嗣后除旧例宜调者。仍照旧题明调补外。其余一概不准滥调。且严定督抚违例处分。则妄念既息。而吏治自清。其或真有要地需才。本官果不相宜者。许该督抚明白奏请 皇上照山陕例。拣选好官补用。则至公无私。官方澄而民生永赖矣。

察吏八则

谢振定

一州县官宜辨其品。庸陋无能。刚愎自是。固不可以牧民。而专意逢迎。应酬周到者。必非认真办事之人。如果实心实力。为地方兴利除弊。其视缺之繁简无二也。虽僻壤小邑。必有应办之事。即日夜勤劳。犹恐不给。何为孜孜于世故周旋耶。但办事认真。未能随俗附和。则长吏同寅。鲜不以为迂拘。甚且相与讥刺之排挤之矣。故众恶众好。不可不察。而访察臧否。在各道府尤亲切。宜有责成。 一州县宜节其用。除署中修膳日用应酬外。本道本府有规礼。有摊捐项。有帮贴项。有一切解费册费考棚费。多者万余金。少亦不减五六千金。州县养廉俸银不过千余金。而费用如许。是从何来。上司能设法筹划。为之省去费用。庶责其廉而罪其贪。于势为顺。于心为安。 一州县宜禁其奢侈。俭以养廉。亦以端化。自是作吏之要。近来外官舆服仆从之盛。饮馔应酬之丰。虽较前稍减。而积习未除。为害不小。祛贪污。杜亏空。似必于此塞其源。还返朴。在大吏倡之。更易为力。至官僚幕友。终日晏饮。或与仆吏辈昼夜聚赌。恬不为怪。此风尤宜痛惩。 一州县宜养其廉耻。州县官纵不自爱重。未有不顾体面者也。上宪视属吏。无论贤否。皆等之隶卒。吏风所以日下。凡有宪札。事无巨细。辄以参揭套文。重加申饬。连文屡牍。严示而不信行。无怪州县官一切皆视为具文。此其弊在书吏幕友。率意签行。上司所不及察。至于上宪差提委员。徒滋烦扰。殊乖政体。似宜斟酌。 一州县仓谷勿轻准借粟。每年春借秋还。直是官吏家人。藉此分肥。毫无实惠及民。每次稟请借粟。司房使费甚重。挪移亏空。弊窦多端。惟荒年发赈。万不得已。然且昧心染指。比比皆是。何怪民间之盗贼纷纷也。 一州县利弊宜责令指陈。何事当兴。何事当革。不妨各抒所见。缕悉上呈。大吏藉以规牧令之才识。知地方之情形。因而措施得当。旌别有权。在实心任事者。可得所禀承。即有意见长者。亦从兹鼓励。或者不致任意废弛也。 一州县勿轻更调。官不久于其任。虽敏才未

有能裨于地方也。如上宪谦恳摯。使贤良吏得以尽心利济。岂必急急于迁擢乎。用才奖善。不窒自新之路。不开躁进之门。大君子当有灼见。或有案件差错。札调来省。最足滋累。或实缺州县。藉端赴省。夤缘干求。最为恶习。即有司官逢五十日必上衙门。似亦烦琐。有事不妨每日求见。无事则朔望可也。一州县毋任欺罔。凡牧令事无轻重。必由道府转申。中途阻格。累月经年。且紧要事必与首府首县商通办理。往往变幻失真。串谋蒙蔽。上司殊难觉察。而外州县必有坐省家人。与院司吏役及首州首县家丁。勾通探听。凡大宪语言喜怒。升迁降调。事未举而通省皆知。弥缝夤缘。无所不至。此贤否所以难辨。而错置未易允当也。若使事可径达。机不外泄。则属吏之志可通。而上宪之柄不摇矣。

论驿传之害

徐文弼

凡驿传之设。有冲有僻。冲则谓之驿站。僻则谓之里甲马。仅以供本州岛邑之驰递。故又谓之递马。递马之设。不过数匹。驿站每州邑或再设。甚冲或三设。每站额马六七十不等。其廩粮工料。存项下支销。而岁终随地丁奏报焉。其为差也。官则给以勘合。役则给以火牌。而水驿之船只。陆驿之夫马。则遵照部填。其马有官坐有紧差小差散差包马之不一。其役有总理马号家人。有兵房。有马牌马夫背包送差医兽之同事。至于额外之差。有上司之纸牌。有封之协济。额外之累。有过差之越站。额外之苦。有马匹之多索。各项之苛求。辱官殴吏。锁捽马夫之肆横。在昔明代末年。海疆多事。差使繁多。往来络绎。员役狠如狼虎。拷索惨同盗贼。方解鞍下马。酒肉如山。任其醉饱。但喧呼索马。不与牌抄。马集成。皆非中选。其意在于勒索也。迨饱其欲。方许抄牌试马。多索之外。又要折干。诡云马不堪骑。贴并之外。又需借马。若遇水陆交冲之地。既索诸费。又欲坐舟。及拨至官船。又嫌滞重。欲坐民船。于是埠头行户。四出封拏。及集河干。众皆敛金馈送。方坐一舟而行。或竟不用舟。仍乘驿马而去。所乘不过数马。所坐不过一舟。而官役受其骚扰。水陆遭其剥削。前差甫去。后差又来。冲繁疲驿。何堪此累。然此犹其小差也。若大差出京。部文先行。知会沿途督抚。地方州县。预期料理马匹。伺候供帐。办买用物。传集工匠。无不毕备。遣骑侦探于数百里外。闻风所至。尽皆胆落。官有才能。应付麤具者。尚能勉支持。以图侥幸。其庸员苦缺。则束手无策。附近统辖上司。惧祸及己。乃于所属州县。调马协济。辄一二百匹。守候多时。离乡远。刍粮俱尽。马毙夫逃。不可胜数。及差使将临。督抚护送标员。兵部差官。及各差前站。带领司庖。飞驰先至。本官诣馆接见。供应之外。各送规礼。先求差官前站包收。而旌节使至。又致敬赆仪。餐毕登程。始保无

事。稍有不周。良骥指为驽骀。盛饌匿为草具。辱官锁胥。毁房掠器。协济诸骑。尽行越站。鞭捶驰骋。必使马毙而令赔偿于他驿也。然此犹为经过之差言也。若本省上司按临及纸牌应付。则更有甚焉。夫州县之获罪于经过使臣也。督抚知之。犹或垂怜冲剧。尚为掩覆。纵使臣蓄怨思报。犹事缓而祸迟。至于上司按临。其供张之盛。仪卫之隆。姑不具论。此外幕客内司。与夫书门承舍。皂隶舆台之属。无不有馈。苟或少。则媒有司之短长。播弄属役之过失。功名身命。属在须臾。岂不发速而祸大乎。若夫督抚值班之书役。司府公务之差承。亦本省之子民也。然而狐假虎威。需索凌虐。甚于过差。附带亲朋。互为羽翼。党恶横行。恬不之怪。嗟乎。朝廷置驿。所以速邮传而驱驰王事。詎容此无端之荼毒耶。呜呼。贤牧令览此。未有不寒心酸鼻者。吾愿默一筹思。誓此生有居尊位乘轩轳之日。断不蹈此故辙。则无形之造福。已不啻随车之甘雨矣。

严蔽

袁枚

某大府。御下严。巡凤阳。奚奴召讴者侑饮。事发。壳其头。毙。意以警众也。嗣后每巡。奴挟妓而博。强索州县钱。箕坐大呶。大府竟不闻。袁子曰。是严之蔽也。渔者谨提其纲而网焉。故常得巨鱼。或捉搦于鳅虾间。则吞舟者逃。天下人善不善而已。其善者。见一罪发。即一人死。有所不忍。则专务为隐匿纵舍。其不善者。知罪小死。大亦死。均死也。则宁为其大。以自溢于法之外。而姑快吾意。故横益甚。然则上之严。将禁恶也。而乃生恶。虑失入也。而反失出。岂非有所蔽欤。既蔽之。将并其严而失之。然则宜如何。曰多其察。少其发。此御下者之法也。匪重匪轻。适协其平。此用刑者之经也。

思过斋记

法式善

思过斋者。颐园同年纪 恩而作也。颐园官侍郎。有直声。一日以言语失职。廷议重谴上。 天子鉴其素而宥其罪。俾闭门思过以养其亲。侍郎感圣恩之优渥。奉其定省之身。不敢有退闲自适之念。爰以思过额其斋楣。而属余为之记。夫侍郎失职。负咎引慝。方自以为罪矣。言乎过则非罪明甚。书曰。宥过无大。易曰。无咎者善补过。然则常人无过。君子有过。君子不患有过。患有过而不自知其为过。职思其居。职思其外。思之固不可已哉。且夫过之为言。失乎中之谓也。侍郎与余交三十年。其心术学业。知之最深。有特立孤行之谊焉。然嫉恶太严。求治太急。嫉恶严可也。太严则不辨其恶之大小。而尽欲去之。势不能尽去。将小者去而大者焉有之矣。求治急可也。太急则不辨其治之轻重。而尽欲行之。势不能尽行。将轻者行而重者沮焉有之矣。大恶期

于必去。重治期于必行。其小者姑可以听之。士贞子曰。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侍郎者社稷之卫也。他日 召用。吾愿侍郎于嫉恶求治二端。务持其平。譬如射焉。期于中鹄斯已耳。譬如音焉味焉。取其配与调斯已耳。酬 圣恩于万一。而慰苍生之望。所以尽其思于平日者。岂不在此时哉。岂不在此时哉。

咨询民情土俗谕乾隆十九年

陈宏谋

民生之休戚。风俗之美恶。固由积渐使然。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因俗立教。随地制宜。去其太甚。防于未然。则皆官斯土者所有事也。苟非情形利弊。熟悉于心胸。焉能整饬兴除。有裨于士庶。府曰知府。州曰知州。县曰知县。则四境之内。有一不为官司所当知者乎。况闽省环山滨海。地窄民稠。食指繁多。风俗慁悍。号称难治。地方官所以及民之事。有知之而不能尽行者矣。未有全不之知而能行之而当者也。本部院闽两载。虽已随事体察。苦于未尽明晰。叩之各属。亦非片时所能条对。且有不能置对者。除四境道里村庄形势。已于绘图案内。行令查填外。所有民情土俗。因革事宜。行查不胜其繁。汇列条件。该府州转行各属。悉照册式。逐条登覆。淡防澎湖二厅。一体登覆。并移丞佐一体知照。曰田赋。曰地丁。曰粮米。曰田功。曰粮价。曰垦殖。曰物产。曰仓储。曰社谷。曰生计。曰钱法。曰税。曰食盐。曰街市。曰桥路。曰河海。曰城垣。曰官署。曰防兵。曰坛庙。曰文风。曰民俗。曰乡约。曰氏族。曰命盗。曰词讼。曰军流。曰匪类。曰邪教。以上三十条。皆地方所必要之事。即地方官所必应办理之事。本部院以此咨询。未敢遽期事事尽善。无非欲地方官。平日体察及此。讲求及此。孰为于民有利。孰为于民有害。了然于心。遇事查办。缓急轻重。自能宜。有利无弊。各州县奉到此行。惟宜就现在情形。据实登覆。该地方应兴应革之事。如有所见。不妨据实敷陈。于逐条之下。以备采择。分防丞佐。如有所见。另禀呈覆。如无确见。不必勉强。本部院就此得知各属利弊。各属亦可以随时举行。即或格于时势。限于识力。有未能即见之施行者。而事已了然于心。于知府知州知县之称。亦可以无负。况知之既真者。行之必力乎。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日计不足。月计有余。循良着迹。造福地方。未始不基于此。此本部院所跂予望之者也。

饬取州县舆图檄乾隆二十年十月

陈宏谋

本部院到任。饬地方官各将舆图宪纲事宜册呈送。原以舆图者。备载四境之道里远近。幅宽狭。村庄密。及山川形势原委也。至于宪纲事宜册。则凡境内所有。及地方官应办之事。均宜备载。不但旧例宜然。揆之初次相见之义。上司

咨询。属员登荅。亦莫要于此。乃展阅之下。图则东涂西抹。方位不明。道里不确。册则草草数行。非浮泛不切。则舛错不堪。竟系无用之废纸。各官相沿套数。原未寓目。即为转送。殊非循名核实之道。况本部院初此邦。人地生。闻见寡陋。正藉图册以知梗。即地方各官平日。亦于图册。有一番讲究。方见心地方。不愧知府知州知县之职。不宜始终视为虚文故事也。但逐处逐条驳查。未免纷繁。今酌定条件。分发照造。庶资治理。仰该官吏。移行所属厅县。遵照发来式纸。应入图册各条。逐事体察。悉心稽考。据实列入。期于真切不讹。止就现在情形登覆。并非遽求美善。毋庸遮掩粉饰。如有所见。随事兴革者。另禀条陈候夺。此图册不妨缓至三月以后。徐徐查造送到。或先造册。或先绘图。皆可不拘。各官平日已心于此者。此番再加考订。自更确切。即平日未曾心者。乘此考究。亦未为晚。古人左图右史。册即史也。为学如此。为治亦然。各官果能于图册各条。有一番查考。了然心目之间。不但自己熟悉地方。上司问及。可以随事登荅。从此因地制宜。随时措置。随事经理。凡有兴革。必协机宜。遇有灾荒查勘等事。缓急必有布置。于地方民生。必有裨益。于各官才情识见。亦必长进。本部院展此图册得悉地方情形民生利弊。并即以此覘各属办事之虚实勤惰。幸勿视为迂阔不急之务而忽之也。分防之丞佐。一体造送。知府则不必也。

取贤否册资治新书

贾汉复

为汇取官员贤否事。照得本部院职任抚绥。抚绥之权。首在察吏。未有吏治不清。而能嘉惠元元者也。兹值任之初激扬伊始。当有罚一人而使四境震迭者。但有司布列既广。一人耳目难周。因思各郡之贤否。不能欺司道。各邑之贤否。不能欺府厅。佐贰首领之贤否。不能欺堂官。若肯从公品鹭。绝无混淆。何难肃清吏治。但恐司道府厅等官。不无养骄市恩之习。忧谗畏讥之心。或以资格为拘泥。或请托为委蛇。或保全亲识。或瞻顾津要。或喜趋承而隐庇大奸。或听诬谤而中伤正直。或惜穷途而姑容窃位。一路之哭徒闻。三尺之法莫逮。不几以朝廷彰善瘅恶之典。竟为宵人颠倒渔利之资乎。言之拊心。急宜痛革。本部院端本澄源。期于贪墨解绶。所有各官贤否。合行查取。为此仰司官吏。即将抚属大小官员。秉公采访。严加品题。某官德政卓荦。某官治行平常。某官才不称职。务令绘心肖貌。刻画逼真。据实开填。援事证考。总不得虚应故事。中有不肖之尤者。另开事迹。密揭呈报。以凭纠参。本部院即以品定贤否之真伪。定秉笔者之贤否。所谓不知其人。视其所与者是也。如或瞻故纵。毁誉失真。则本官之治行可知。白简无情。恐不独问之下吏也。

飭巡道清查州县词讼檄

陈宏谋

自理词讼。原奉部议定例。责成该管巡道稽查督率。巡到州县地方。即将讼案号簿提到查核。勒限催审。有关积贼刁棍衙蠹及胥役弊匿等情。立即亲提究治。仍将未完几件开列。移司报院。如玩延不结。即行详参。知府直隶州未结词讼。亦即照此办理等因。法至善也。乃兹据两司会议。以一道所辖之州县。多寡远近不同。一时难以遍历。请通飭各州县。各于月底。将一月准理事件。开列事由。[已](己)结者就簿登销。其有证佐未齐。原被患病。不能依期完结者。亦于册内据实登明。各于次月之朔。呈送巡道查核。递月倒换。院司府厅批发事件。各听原行衙门催办。并飭分理客欠之丞倅。各循此式。一体申送查核等情。惟查自理词讼。逐月造报。久奉定例。祇因事涉繁冗。造报难信。徒繁无益。所以近又定例责成巡道到县。就近提到号簿。逐一稽核。既有号簿可查。不必再令各属造报。如果巡道每到一县。即肯坐守查办。未结词讼。纵号簿或有遗漏。而有告无审之事。两造必然告发。不难查出。正可即此参核。以定所报之虚实。今若令其月底造报。势必仍如从前。止将[已](己)完者造入塞责。又成故套。本部院莅任悉心体访。从前虽议行月报。仍然漫无稽核。亦未曾催结一案。近则报者亦少。更有全然不报。则所报之有无遗漏。更无从查考矣。至于道员所辖州县。至多不过十余处。二十处。如驻之县。正可日日查催。原不待巡方始查。其余各县。遇有因公往省。及查勘公出之事。经过之州县。停骖数日。即可查办此事。其不在沿途者。相离大路。亦不过数十里。至远不过一二百里。迂道一行。亦自不难。何至惮此一二日之程。不肯一往。况此等州县之民生利弊水利农田。皆赖巡道经心措置主持筹划。所谓一道之惨舒系焉者。又不必专为词讼。而词讼亦其大端。非沿途经过之县。道方巡历。不在沿途。即不必巡历也。况分巡所至。原应有放告之事。凡民间冤抑。道远未能赴控者。皆得就近具控。巡道亦可就近办理。应查审者查审。应提卷者提卷。三四日之间。即有可以办结之案。是巡道一到地方。是非明白。劝戒昭著。庶巡道不为虚设。分巡亦非空行。办过一县。即将一县先未结而今结者若干。尚有未结者若干。经巡道提审完结者若干。止须简明开单。移司报院。则该县未结案件之多少。巡道办结案件之多少。亦有可考。凡一时未能即结者。回署后。又复指催。待下次再巡。又为核其虚实。或有赴控者。亦可定其虚实。各属官吏。皆知巡道将到。虽极疲玩。亦必上紧审结。胥吏亦必不敢任意延捺。清理词讼之中。即寓策励属员。惩戒胥役之道。不得以州县寫远。不能分巡为言。更不可止令造报。不必分巡也。此事于江苏。最有关于吏治民瘼。奉行不实。所宜改图。仰各道官吏。立即遵照。

严飭官方以肃功令示

浙江巡抚赵申乔

吏治之清浊。关系民生之休戚。而属员之贤否。尤视大吏之贪廉。本都院总藩一载。矢念澄清。虽铲除宿弊。严行禁革。而波靡难挽。积习犹存。今荷圣主特恩。升授浙抚。深惧蚊负。夙夜靡宁。惟冀司道府州县恪遵法纪。加意抚绥。以仰副 皇上爱养元元至意。第大吏者小吏之表率。有守者有为之根本。前以欲除州县之亏空。先革藩司之陋规等事。严切诫谕。谅共闻知。今日端本澄源。则更自巡抚始。巡抚取之于司道。则司道不得不取之于下属。知府取之于州县。则州县自不得不取之于小民。层层剥削。咎实有归。今本部院抚浙伊始。首饬官方。念正己乃可正人。小廉必由大法。亟除陋习。布告宜先。仰司道府州县官吏知悉。务期洁己奉公。不得忘身黷货。如本都院有一毫之不肖。一事之非法。该司道府厅州县。则据实 上闻。愿甘重典。倘司道苛求下属。以及知府勒索州县。知县虐待小民。一经告发。或有访闻。立以白简从事。弗顾一家之哭。本都院不谙世法。不人情。各宜洗涤肺肠。勿以功名性命尝试也。

禁绝火耗私派以苏民困示

湖南巡抚赵申乔

居官之要。首重律身。民困之深。莫如横敛。顷者屡奉 严纶。谆谆以暗派私征为戒。诚以惟正之供。尚烦敲扑。断难容无艺之求。不经之费。以重累小民也。年来锢弊日滋。流风莫遏。为有司者。身居民上。罔恤民艰。凡害民政。非止一端。而惟横征私派之弊。为祸尤烈。如收解钱粮。私加羨余火耗解费杂徭。每浮额数。以致公私一切费用。皆取给于里民。若日用之米蔬供应。新任之器具案衣。衙署之兴修造。宴会之席面酒肴。上司之铺设供奉。使客之小饭下程。提事之打发差钱。戚友之抽丰供给。节序之贺庆礼仪。衙役之帮贴工食。簿书之纸札心红。水陆之人夫答应。官马之喂养走差。与夫保甲牌籍。刊刷由单。报查灾荒。编审丈量等项。皆有使费陋规。难以更仆枚举。总之无事不私派民间。无项不苛敛里甲。而且用一派十。用十派千。以饱赃官婪蠹之贪腹。嗟嗟。小民膏血有几。而能满此漏巨壑哉。即使加意抚循。犹恐积痼难起。岂民穷财尽之时。灾眚频加之后。而尚堪无端剥削也。本都院深维禁饬之方。可无补救之法。大抵士人厕身官籍。其荣华享用之志。久已胶锢于胸中。即眷属亲朋之徒。尽仰周旋于鼻息。所以幸博一官。靡不身家念重。廉耻心堕。纵有稍知自爱者。亦谓地方用度无出。势不得不取于民间。殊不知果能矢志狷介。自然节用爱人。诸凡室宇之美。妻妾之奉。与身衣口食日用常行之需。俱当刻意简省。所谓俭可养廉是也。且一介不取之属员。上司具有良心。敬爱不暇。又何礼节之诛求乎。至于躬既淡泊。则乡亲游宦无丰可抽。守若端严。则

兵马公差有威可畏。方将退避三舍。尚敢肆其需索哉。夫居官者。若于操守有玷。虽其它才小能不足录也。即安民者不除横敛私征。而欲家给人足。有是理乎。故本都院于申飭官常之外。特为拈出此条。诚以遵 功令。肃官箴。安黎庶。首务莫先于此。为此通行示谕。自今以后。务须力洗陋弊。易辙改弦。如前所指加耗私派等事。痛加禁止。一意以洁己爱民为主。诚思昔贤悬鱼犊之风。岂异人任。本都院采访极确。衡鉴最公。能遵守者有特疏荐举之例。有三年卓异之典。自当特为表扬。以备超擢。倘仍志在温饱。冥顽不悛。稍有违犯。定即纠参。请 旨拿问追拟。彼时功名不保。身家随之。懊悔晚矣。惟是大法而后小廉。形端而后表正。标榜之立。请自本都院与监司方面为始。此后若有不肖上司。需索属员。苞苴贿赂者。俱许据实呈揭。以凭立付白简。本都院肃僚贞度。决不自食其言。此外过往无名之费。有妄干者。俱即指名具报。法以惩之。谁敢不惕。凡此公私费用需索之源流尽杜。庶几火耗私征横敛之锢弊可止矣。

临行晓谕

江苏巡抚汤斌

照得本院抚吴二载。一饮一食。何非尔百姓脂膏。而地方钱谷刑名簿书鞅掌。画夜拮据。未尝暇逸。心虽无穷。力实有限。兼以 功令严切。有心知有利于民。而事须题咨。定例有碍。心知有害于民。而职掌各分。掣肘殊多。如长洲之版荒。昆山之田粮。崇明之税务。江海之坍田。邳州之沉地。或事尚有待。或查报未明。至于驿递之复二。芦洲之办铜。山阳之缺丁。皆新拜疏而未奉命者。民生疾苦。莫大于苏松之浮粮。淮扬之水患。虽请 命于 朝。而事关重大。未易举行。此皆本院夙夜负疚者。今蒙 圣恩优擢。辅导 东宫。

君命召不俟驾。此固臣子之礼。辅导 东宫。尤与寻常职任不同。岂敢迟回。以蹈不敬之罪。尔百姓念本都院爱民有心。忘本都院救民无术。罢市扳。日聚集院署。哀号之声。至不忍闻。本都院与尔百姓。一体相关。岂忍因本都院之行。使尔等士废诗书。农废耒耜。商废贸易。本都院为之寝食不安。本都院于地方利弊民生疾苦知之颇真。入 朝之后。或 至尊顾问。或因事敷陈。或九卿会议。当尽力凿凿言之。倘蒙 圣主垂鉴鄙诚。未必不大有造于尔百姓。若身在此地。去 天甚远。或有奏请。格于部覆。未必有济。况

圣主眷念财赋重地。必慎简公忠清惠才德兼全之大臣。十倍于本都院者。来抚兹土。尔百姓何用多虑。本都院平日告诫尔百姓之言。历历俱在。即朔望率尔百姓。叩拜 龙亭。讲解乡约。亦欲尔百姓知君臣之大义。 朝廷之恩德。自今以后。愿尔百姓孝亲敬长。教子训孙。勤俭公平谦让。事要忍耐。勿得妄兴词讼。心要慈和。勿得轻起争。勿赌博。勿淫佚。勿听邪诞师巫之说。

复兴淫祠。早完 国课。共享天和。此本都院所拳拳于尔百姓者。本都院身在京华。此心犹当往来此地。本都院见尔百姓如此情状。既愧平日救民之道未尽。亦不忍遽愬然而去。但君命不敢违。辅导 东宫之任。谊不敢辞。惟尔士归书舍。农归田畴。商归市肆。使本都院之心稍安。毋得纷纷扰乱也。

读史县令笺

张望

君子之仕。以为人也。至于辅弼佐理为宰相。为宰相必自县令起。令者。县之父母也。父母莫不爱其子。则为之计深远。视其寒苦。通其饱饥。忧其疾贫。祝年乐丰。教者悦其性也。事者程其功也。劳者勤其力也。戒者防其淫也。必有痍疽而决之。必有蛇而除之。夫如是。故顺不逆。顺不逆。故天人交。顺不逆。故服其事。服其事。故富有财。富有财。故礼无争。礼无争。故闾阎洽。闾阎洽。故上下和。上下和。故县君百姓信爱。昔唐贞观二年。诏县令亲民。不可不择。开元初。引见京畿县令。戒以惠爱黎元之意。四年召新除县令试理人策。九年举县令。视其政善恶。为举者赏罚。二十四年。颁令长新戒。周显德二年。制举令录法。明正统元年。诏廷臣举堪任知县者各一人。十年命举县官治行卓异者。如此举重民命矣。夫上所与共天下者民而已。书言邦本。诗歌父母。故曰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故曰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虽曰国非可以一人兴也。非可以一人亡也。而其所兴亡。必自于县令。故贞观之诏曰。县令。亲民者也。士而入官。宁可不读书而加之意耶。故笺陈之如右。胪列其人。当有先后错举者。史不可详。亦姑已焉。

吏难一

张惠言

古之吏难乎。今之吏难乎。古者民食君之食。而衣君之衣。服君之教。而事君之事。生齿以往。至于老死。皆有以给之。人民车犂。马牛六畜。皆得以数计。故其民有贫富而无冻馁。而其为州党之吏者。其始皆与其民辈作辈学。其行道艺。为众所兴也。而还以长其乡里。故众服以听其所治。上者五百家。降是乃百家。以下至五家而止。其人习。故不察而悉。其事简。故不劳而详。当其时。吏奉法守条教。而天下治。后世之吏则不然。出五百里。乃听仕宦。南人使之治北。山人使之治泽。其土俗固非素悉也。州县大者数百里。小者乃百里。户口以万计。簿书案牘出入之扰。强者弗能胜也。送迎之烦。供亿之礼。舟车厨传之费。廉者勿能节也。民富者。贫者。安居者。转徙而流亡者。吏不肖。不知其何以然也。贤者知之矣。然而不可如何。何则。耕无以为之田。贾无以为之费。居无以为之宅。禀而粟之则无以食之。迫而抑之则乱。故不得不

听其贫。而转徙以至于流亡。不幸而有盗贼水旱之患。虽贯其租。宽其赋。日赈而月贷之。民之死生。固不可知也。幸而水旱不告。盗贼不发。租税以时入。徭役以期办。上下相庆。以为太平。而颠穷之民。父卖其子。夫鬻其妻。为臧获奴婢以自存者。吏不得而知也。饥寒之不忍。起而为窃盗。矫虔无行。以入于刑僇。枕首死者。吏不得而知也。失业无告。槁项以死。填委于沟洫者。吏不得而知也。然则吏无虐无墨无失法。而民之死者。已不可胜数矣。呜呼。今之吏而欲古之治。其亦难矣。夫民赖上之力。以生其生。以长其子孙。自食其力之所出。而以其余奉上以相养。故尊其君而亲其长。无事则长安。有事则可用。今也。民自以其力。养生营死。以幸脱饥寒死亡之患。而未可必得。而又损其所以自养者。以给君长。奉期约。吏有求焉。号器而令之。帖帖若奴隶。锱铢而算之。充充若外府。然而有以穷困告者。庸吏作色。贤吏蹙鬐。卒莫起而为之筹。若是。求民戴其上。不可得也。愚以为方今之患。独患吏与民阔而不相亲。民之视吏也。惘然若神鬼之不可即。吏之视民也。芸然若履崇山而视原隰之草木。无所别之。民之疾痛颠连而濒于死者。有执途人而哀之者矣。未有号呼求拯于州县者也。其愚者。不知州县之职之宜生我也。其知者。知号呼之无益也。且不唯无益而已。州县出一令。行一法。传呼者数十人。奔走者数百人。利未见而已受其害。故贤士大夫。多以为戒。而民亦愿相与休息而无为。夫立法而不便者。上不悉下也。法便而民不劝者。下不信上也。今夫良将领百万之众。虽下厮养。莫不知其所为。而士卒亦莫不与其将同腹心。并耳目者。非能日使伺而人抚循也。审于其利。达于其害。法度明而诚信着也。故苟有以相亲。则百万之众。措之若指臂。苟无以相亲。则内治一妾。外馭一仆。且不足审其旦暮所事。而何以谋长乎。里有正。图有保。是古之闾胥鄴长也。宜择士人有行者为之。诚能略仿周官管子之意。立之教法。使各掌其治。以时课而问焉。暇则与之论利害。省谣俗。闾阎幽隐之故。必可知也。令有谋焉则修之乡。乡以修之都。都以修之国。千里之远。可使犹一家也。上有以知其下。故举而不过。下有以信其上。故令而不悞。然则生民之政。举而措之可也。

吏难二

张惠言

夫吏诚有以信于下。而有志于生其民。则必无狃于目前旦夕之安。而务治其原本。今夫古之所谓休息无为者。不为矫绝之法。不立诡俗之制。不拂乎民心以求誉。如此而已。非谓泛泛焉任其自生自死自荣自悴于其下。而我不与知。乃曰上与民不相扰也。若夫管子之治齐。子产之治郑。孟子之治滕。矫然一变其故。纲立纪具。月之间。犁然也。故三子之治。可谓究其本矣。非之而不惧。沮之而不挠。及其经制既定。上下晏然。子孙蒙业。数十百年而可以无坏。然

则休息无为。未有大于此者也。今之贤吏。曰。宽徭役。谨赋税。去其盗贼。而理其狱讼。则民安而治得。是则然矣。然而其所及者。乐业之民也。若其失业者。虽有宽徭恤役之令。而彼无与也。饥寒之不恤。则所谓盗贼者皆此人矣。吏见其盗贼也。而以为不足惜。呜呼。孰知其始之本非盗贼耶。而况有不肯为盗贼而死者耶。天下之地。皆足以衣食天下之民。而利之所出不均。故得其源者生。而失其源者死。且夫一人之利。而二人资之则微。十人之利。而百人资之则匮。今民之所以求利者。一人得之。则千人趋之。然则利安得不绌。而民安得不贫。是故欲民之无饥寒。莫若均利源。欲利源之均。莫若正民业。管子曰。圣王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四民者勿使杂处。故教有恒而事有考。古者度地居民。而颁执事。其要如此。今计一县之中。田上下之率给几何人。山泽所出给几何人。四方货贿。市井之赢息。所食者几何人。谣俗所资。技艺工匠之巧。须几人也。硲瘠之可化者几何。草木水石之未取者几何。四圻之内。都会者何所。乡里市肆之不当其所者几何。行资四方。而不弃其乡里者几何人。通游者何所利矣。总其数而乘除之。必使所业与利相当。而济其有余不足。其农之能尽地力者。工之能立物利者。商之能裕本计者。所在以告。吏发币聘之。建以为师。使长其曹辈。而教其不及。稽其怠惰者不任者斥之。农聚于疆。工聚于肆。贾聚于市。田而不能播耰者。不容于疆。艺而不能饬材者。不容于肆。贸迁而不能阜通者。不容于市。其无田而无资者。使相假贷而时其出入。男年十六而不业业。女年十三而不治丝枲者。罚其父母。则民劝其业而利修。其有饥寒者或寡矣。或曰管子之法。四民各处其所。今民之杂处久矣。亦将分之乎。否乎。曰。夫分民者。非夺其居而徙其乡也。百室之聚。必有市有肆。有民居之廛。其为贾者必就市。而工者必就肆。其常也。吾因其宜而安集之。使其不至咙杂而已。何难焉。曰民既习其业矣。利不足。又使其它习。如之何。曰非徙已习之业也。禁其方欲习者而已。夫习焉而不获其利。苟愿有徙者。吾有以安之。而又有以教之。则彼亦乐得其所矣。今夫一家之中。有操作者。有厮役者。有刍圉者。其为之者。皆其人之所自欲也。而分处其所为者。则主伯之事也。今一邑之民。为士者。为农若工贾者。问吏以其数。则茫然而不知也。呜呼。仆隶无经事。而主伯且得有其家者哉。

守令篇

洪亮吉

守令。亲民之官也。一守贤则千里受其福。一令贤则百里受其福。然则为守令者。岂别有异术乎。亦惟视守令之居心而已。往吾未成童。侍大父及父。时见里中有为守令者。戚友慰勉之。必代为之虑曰。此缺繁。此缺简。此缺号不易治。未闻及其它也。及羽冠之后。未入仕之前。二三十年之中。风俗趋向顿改

。见里中有为守令者。戚友慰勉之。亦必代为虑曰。此缺出息若干。此缺应酬若干。此缺一岁之可入己者若干。而所谓民生吏治者。不复挂之齿颊矣。于是为守令后。其心思知虑。亲戚朋友。妻子兄弟。奴仆媪保。于得缺之时。又各揣其肥瘠。及相率抵任矣。守令之心思。不在民也。必先问一岁之陋规若何。属员之馈遗若何。钱粮税务之赢余若何。而所谓妻子兄弟。亲戚朋友。奴仆媪保者。又各挟溪凿难满之欲。助之以谋利。于是不幸一岁而守令数易。而部内之属员。辖下之富商大贾。以迄小民。已重困矣。其间即有稍知自爱。及实能为民计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为迂。以为拙。以为不善自为谋。而大吏之视一二人者。亦觉其不合时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过。则去之亦惟虑不速。是一二人之势不至归于七八人之所为不止。且有为今日之守令而并欲谓三十年以前守令之无术者。然吾又尝验之三十年以前守令之拙者。满任而归。或罢任而反。其赢余虽不多。然恒足以温饱数世。今则不然。连十舸。盈百车。所得未尝不十倍于前也。而不十年。不五年。及其身已不能支矣。无待其子孙也。则岂前之拙者诚拙。而今之巧者诚巧乎。亦心微有不同者乎。

书李翱荐所知于张徐州

张望

李翱荐所知于张徐州。其一孟郊。翱之言称尧能知舜。于是举禹稷咎繇。二十有二人。以成唐虞之治。以为居上位流德泽于百姓者。在于择贤。得其人措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其说是也。然而虽有尧舜之圣。择贤而用之。而郊固不适于是选。其言则是。其人则非。尧舜汤武之朝。无论大官末职。皆以贤者处之。未有贤者居尊。而庸者居卑也。未有贤者不获居尊。而亦不肯居卑也。未有居卑而不守官也。柳下惠不辞小官。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贞元十一年。郊为溧阳尉。坐水石间。长吟废事。则岂足以堪朝廷而膺禹稷咎繇之所任乎。以翱之不已殷殷流连嗟叹。若唯恐徐州之或失也。何也。岂徒以其诗人哉。郊尝投徐州诗矣。嘿嘿弗闻。曾无以动其心。良以空言不责实效。而翱且曰。使郊为他人所得。而大有立于世者。不诚夸与。

与沈位山书

严虞惇

都门握别。忽已六载。知吾弟杜门养道。立德立言。真足追配古人。具征德器深厚。学问坚定。视仆之碌碌风尘。不啻鲲鹏之与蟻蠓矣。当此时势。日就衰薄。居官无一事可为。不过要钱耳。论古人之道。自当深潜隩伏。超然事外。但吾弟年尚少。力正强。非隐居之日。又出宰百里。作民之牧。或有一二利益

百姓之事。亦士君子读书用世素愿。但须拚此一官。不畏不疑。亦不必作过情之事。但从百姓起见。吾尽吾心。其它利钝。听之于天。得如朱邑之桐乡。亦足永永不朽矣。仆自少有此志。欲作一亲民之官。好作条教。少立名。此志不遂。蹉跎至今。愿吾弟勉之。只此一官尚可为。余则向背俱触。仆又见今日所称好官。纔到任。便减陋规。革常例。标榜清节。矫饰声誉。而其实私门窠。暮金日进。人皆谓之清官。欺世盗名。尤为可恨。仆所见真正清官。汤潜庵先生一人而已。清不绝物。和而不随。此人若在圣门。不亚四科之列。愿吾弟以此为法。而今之所谓刻薄苛核一流。切勿效之也。

送沈椒园序

赵青藜

青莱积歉之区。莱又新有灾。天子简自诸臣。属之侍御沈君椒园。其有以也。虽然难言之。东省为南北通衢。独此三府。僻处东偏。滨于大海。又多崇山峻岭。壤地硗瘠。岁即告丰。犹难仰给。其或协自他属。驮载维艰。以故民无系恋。轻去其乡。一遇水旱。流移满道。其积渐使然。匪伊朝夕也。近者亦尝遵海转关东粟以拯救之。而地方官吏。拘于成格。拨运请费。动辄需时。粒米虽多。缓不及济。此真所谓救荒无奇策者。何如有备无患之为得耶。忆在东省时。椒园与余商水利事。未尝不蒿目当事者之惮于改作也。度所自任。固将何如以上慰 圣主之忧勤。士君子居一官。即尽一官之职。一民。即图一民之利。此三府者。固椒园所以左提右挈者也。吾闻海口地昂。当夏雨时。潮汐必与俱涌。诸属邑既受境内行潦。大清河复挟济东二郡诸水注之。若尽力宣泄。开平海口。又将有倒灌之虞。此历来监司守令。忍于坐视吾民之淹没。而吾民之淹没者。亦几习以为天行地势。而莫可谁何。顾博兴乐安等邑。民有营其地作水田。若吴越种稻者。斯岂不悉于水而畜以收其利哉。又岂不畜之即泄。而为四邻隐除其害哉。相阴阳。度流泉。决壅阏。谋归宿。青固齐地也。临淄即墨。户口之众。今未必有加。何昔之食焉而卒不闻其寡乏也。就令陵谷变易。事难泥古。而利害之数。较然可。水田之营。民已自为之。因而导也。以此风彼。有放而准耳。夫人之为其事而不能必其成者。大抵有好名之心则上忌。有专利之意则下怨。故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立。精神到处。金石亦透。惟椒园其慎思而审处焉可矣。若夫兴教化。敦礼让。于既富后措之裕如也。

送张子白还镇番序

程同文

镇番东西北皆倚边。边城环之。如半规然。以俯临于边外。边外之地。惟镇番形势。足以控之。康熙中噶尔丹强盛。套西额鲁特为所破。其长上书求内附。

诏许之。畀以牧地。置之宁夏贺兰山以西。土人谓曰。阿拉善王。阿拉善

者。蒙古语贺兰山也。雍正中。始即镇番改卫为县。而属以甘肃边外地。东至于沙河。西至额济纳河。其广二千余里。皆北界于额鲁特。以一县而蔽河西三府州之背。其寄为最重。土旷而不治。则莫急于井渠之利。民僿而不文。则宜讲于庠塾之教。耕牧相错。或虑其争。亭障晏然。亦戒其弛。非其令之具干济。有恩与威者。未见其效也。其治为最难。夫寄之也重。而治之也难。则意非其人莫属也。然而镇番之令。则由乎部选。常以资格而得之。非视夫大县之必调而任也。故任镇番者。苟材与智。则且旦夕谋所以去之。而大吏者苟有见其材与智。亦必谋所以转诸善地。以为此不足以辱吾贤也。俗贫而人物之聚不饶。地瘠而赋敛之入寡。其遂不得与大县比。亦其势然也。嗟乎。自为政者惟地之择。而事之重且难者之废而不理也久矣。张君子白知镇番。既至。则曰是岂不足为政乎。于是坠者举之。仆者植之。期年。其民大和。君曰未也。乃以时导民。审径遂。表封界。常乘橐驼行边。连旬日不返。手画而口示。种柳掘壕以万计。而民益劝。君尝语所亲曰。使复数年。俾壕尽成而柳尽活。数世之利也。总督惠公龄闻君贤。一日语君曰。吾将借君以皋兰。君曰。姬有受人之婴。而为之乳者。当其未能食也。则不忍以去。然则某诚不以皋兰易镇番。嗟呼。此足以见君矣。嘉庆甲子。君以卓异征入见。其明年二月乃还。君故善歌诗。知君者咸为诗以道其行。而属余以序。余既伟君之政。而尤贤其眷眷于镇番也。是不可以无述。

答南汝张观察书

沈起元

辱示教化一事。成效固非数年后不可遽言。故弟于此番见委。欲不论民间之有效与否。而第论有司之奉行与否。亦斡旋之微意也。来教云。宜以政为教。诚属至论。政教本无可分。而亦有不可概论者。敷教之无人。乃此时无可如何之势。以身为导。后世安能。勉力从事。抑亦可矣。若以政为教。又岂易言。苟非其人。亦安能随时随事。曲为开导耶。现在诸属。能之者亦约有几人。其余别听断之际。能得本事情形。处决恰当者已鲜。求于事外剖析至理。感动至性者。更难之矣。或以案牒纷繁。急于了事。或以无点墨。原乏卓识。强为大言。未能中窾。不足动人。故高明之论。亦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可以晓才吏贤令。而不可以律庸有司也。弟虽无似。忆昔为郡时。有兄弟争产结讼。三年而令不能决。弟为提审案情。则兄曲而弟直。兄贫而弟富。考其分契。则其分时母有偏爱。弟有偏厚。因即广引推产故事。绳以友恭大义。拨其多得之产。以归赤贫之兄。当堂论讞。两造宗亲。数十人环阶。叩首叹服。从此兄弟式好。如此者事无定形。理无胶柱。能者从之而已。故不得已而求之勤惰。核之举报。亦聊以为章程而已。闻举行以来。有委之村长者。有设立木铎者。果

尽如其说。实实行之。虽未必有效。而亦不可谓必无一效。教于一乡。而得一人感化。教于一邑。而得数人慕义。亦即是效。岂敢遽求移风易俗。周礼闾师族师。月朔读法。即此意。先王所不废。故弟意但考其所委之村长。果否得人。劝导之法。有无定期定所。木铎之设。果否有人。其人果否历行村庄。唱孝弟之歌。振谕民之响耳。若以为具文。而竟不一设。则惰废无能。尽见于此矣。至报举之中。弟近据各属报册翻阅。则本官之优劣亦有较然者。所举之善。实有事迹。一一可纪。且详于孝义。而略于修桥饰庙者。必向日所知之良吏也。非是则泛泛空言。漫称好善乐施者。则平日所知之俗吏也。甚至有如准宁何令。二月中举善行二十人。概以解纷息讼处事公平八字作考语。是显系衙门讼棍。乡曲武断之流。以此而称曰善人。舛谬已极。岂非笑谈。是何令之识见。亦尽于此。现在具详申饬。弟非不知善善欲长。买骨致骏之义。正恐是非一淆。善者不屑与伍。旌赏不足为重。遗议孔多。故欲令举者宁慎毋滥。必核实事。毋缀空言。古人卧冰泣竹。原不在大。小善一节。必有所据。则虽其人平生可议。而上之所取者在此一节。自可人人共见。是固与乡饮之必求全德者异矣。弟之意于良吏则望其有实心。有实心则政即是教。本无定款。于庸吏则责其有实事。有实事则虚文亦实。若夫学校之设。教其本职。但积轻之势。几不及村长木铎。且无论知识。即耳目二事。恐聋瞶者半。岂堪责之宣劝。似可毋庸置议也。清查山寺一节。已有宪行通查拆毁。弟处固不全报。有报而率略者。弟必驳查。是固去匪驱邪之一善政也。

答周仲和书

张士元

去年闻署泾邑甚勤。理事之暇。治文书不少忽。此诚读书人本色。亦为政之道当然也。昔欧阳永叔为夷陵令。斋中无书可读。乃取积年案牒盈箱堆屋者尽阅之。因此得究知人情物理。后时深有裨于相业。其接引后进。亦不多言文章。往往与言政事。近代王道思晚年。亦以少时居官。不留心世务。但雕琢几句不唐不汉诗文。深用自悔。观此则知古人为学入政之要矣。来书云。一行作吏。诸事尽废。不知所谓废者何事耶。岂词章夙好。今日尚不免技痒。而以不得近笔砚为憾耶。将亦事上接下之间。掣肘而不得行其意也。承谕漕务经涉。为累颇深。此弟所耳闻目见者。非但当局者难干。即旁观者亦难说矣。大约治县诸事难了。而漕粮为尤甚。虽然急公爱民。亦视其力之所能为者为之而已。窃尝谓居官之所恃者在廉。其所以能廉者在俭。而令之治县。则又非纤微省啬所能济事。左支右拙之情形。时时有焉。然亦当以制节谨度之意推之。期于济事而止。若事不可济。则真可以去矣。间读后汉书马援传。援告梁松窦固曰。为贵当使可贱。如卿等欲不可复贱。窃叹谓名言。因增一语曰。居富当使可贫。居

贫当使可以不富。兄仕宦方始。愿常存此心也。

子贱治单父说

沈寓

子贱治单父语于孔子。此地民有贤于不齐者五人。不齐事之。教不齐所以为治之术。孔子许之曰。贤者百福之宗而神明之主也。不齐之所治者小也。不齐之所治者大。其与尧舜继矣。故子贱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此其于后世之为令者何如也。邑有贤士大夫。为令之资也。令不资于贤士大夫。令不谷。士大夫纳善而不献。士大夫不贤。令将于是邑推士大夫之贤否。而贤士大夫亦于此日之令征贤否也。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必恺悌而后可以作民父母。父母者。所好好之所恶恶之之谓也。日坐堂理民事。民之所好。民之所恶。令何由事事逆之于心而施之于政。适合于民之所好所恶。非与邑之贤士大夫朝夕讲究之不能也。虽然。投纶错饵迎而吸之者。古今世比比。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模棱世事者亦不少。不由径非公事不至。非所言不言。言必有中者。什百中难一二见。令能辨而父事兄事友相与者。予日望之天下之邑令也。贤士大夫。邑不皆有。贤父老隐居乡里。抱经济不见于世者。邑往往不绝。令能细访而商之。是亦为令之资。不减于贤士大夫也。令无不职之咎矣。民皆贤夫令矣。然又岂独一令之政当然哉。天子于民。上下辽绝。日月不照覆缶。蚁蚊不能阍。邑有贤士大夫。助其令以是非夫一邑。一邑之事无不理而合于是。则朝亦有贤士大夫。辅翼其世主以是非夫天下。天下之事无不理而合于是。则天下之民。安得不圣其天子乎。则知邑多贤士大夫。朝亦多贤士大夫。邑皆贤令。世皆圣天子矣。故孔子叹曰。不齐之所以治者大。其与尧舜继矣。岂虚语哉。

莅任求言示三篇

阙名

本县之为理也。奉功令惟谨。奉吾先君政谱。守而勿失。亦惟宜民通变。庶免胶柱之患焉。顾莅任之初。利病难于周知。所恃士大夫之贤耆老之练达者。不我遐弃而惠之以言。何利当兴。何病当改。合之时宜。勤相斟酌。俾得虚心以受。而次第施之。或有当焉。人逃窜而易去其乡。地荒芜而粮多失额。钱粮逋负。大户者孰为包揽。田地飞诡。大力者孰为隐占。在乡土豪之武断。愚民怯弱而不敢言。在市垄霸之纵横。衙门把持而不得入。惯捏造以讪谤乎上。唆刁讼以鱼肉吾民者。必有人也。风俗之浇漓。所当首禁者何在。众恶之渊藪。所当急格者何乡乎。盗生何地。窝盗何人。何人为消弥之法。衙蠹谁为。窝访谁是。谁实为线索之主乎。若夫城不筑。池不凿。将谁与守。士无甲。仓无储。其何能御。民壮如何团练。有无包替。夫马如何清核。有无虚糜。以至劝课农桑。堤防旱涝。催收正饷。招抚流移。莫不有因病制药之方。以起吾民于涂炭

者。某既为一邑之父母。则一邑之事犹我家事。一邑之人即我家人。于此而若盲若昧。如此邑何。勿避嫌疑。明以告我。无论前人弊政当改。即我有过。而尔辈不言。尔既不肯为干蛊之子。我欲不为顽父嚚母其可得乎。除揭榜彰着外。倘有忌讳不便面陈者。每于放告之时投诸柜中。或于讲约处所投入瓶内。非同距刻以求人。实磬釜钟铎之遗也。倘有裨益于吾民。而不便使闻于土豪衙蠹者。本县藏之于中。断不轻泄以开衅于能言之人也。其各直陈无讳。

为愿闻[己](已)过。愿达民情事。人非圣贤。不能无过。况以本府愚拙。过失更多。但不闻则不知。不知则不能改。此本府大惧也。古人以万物得所为极。本府即不敢望此。倘民有疾苦愁痛而漠不相关。何以忝颜立于民上。但不达则不知。不知则无由兴除。此又本府大惧也。凡我境内军民人等。或得于旁观之清。或出于风闻之及。或念切维桑之急。或身在水火之中。有心岂不能知。有口岂不欲言。但或以上下相隔。不能遽通。或以嫌犯忌讳。不敢入告。以致本府空抱血诚。莫适措手。为此特设木柜。置大门外。不问诸色人等。但是闻见本府过失。与民间利病。不论大小。悉听备细开写。投入柜中。听本府不时开览。庶几警省觉悟。勉图自效。以期仰报 圣明。俯酬民望。至于假此为由。言人过失。甚至发人隐私。律有明禁。本府岂为奸民指使。而与良善为乎。犯者访出必罪不宥。

为谘访利弊以便兴除事。照得民间疾苦。与地方利弊。惟父老得而陈之。古设三老五更。必取年高有德。正为谘访民瘼。今本县视事方新。一切兴除事例。合行谘访。与其谋之都邑。不若询于刍蕘。凡民有年过六旬。从未罹法者。果有灼见地方何例当兴。何害当除。即于望日条陈。具告本县。察其有裨。即便举行。或系难缓之事。不论时日具呈。即于道途拉告。本县亦当止马受言。但不得假公济私。及以迂阔不近人情之语相渎。

照得本道莅任之初。曾经出示。谘访利弊。乃绅衿时畀说言。属僚间进条议。独于黄童白叟之口。寂无闻焉。岂虑本道以人废言。不谙刍蕘是询之议乎。抑为贪官蠹吏所慑。虑以口舌招尤。故为投鼠忌器之防乎。本道熟知民间疾苦。还宜询之民间。以富贵之人。而谈贫贱之事。其痛痒未必相关。犹之问耕于食禄之人。而访织于衣锦之辈也。为此再申晓谕。尔父老人等。凡有灼见时宜。举一事可以利万民。革一事可以祛众害者。其各尽言无讳。

答门生王礼圻问作令书

袁枚

书来问作令之道。甚勤且挚。夫吏治有不可学者。有可学者。天之生才。敏钝各异。或应机立决。或再三思而后决。或卧而理。或戴星出入而后理。此岂可学哉。然行政之方。与安吏民之道。则循吏不同。同归于治。今以县令所当知

。与仆行之而有效。且与才性无关者。为足下告焉。夫治民者州县之职也。然治民不自民始。胥吏者官民交接之枢纽也。家丁戚友。又胥吏交接之枢纽也。不治胥吏。不能治民。不治家丁戚友。不能治胥吏。治家丁戚友胥吏奈何。曰。用之而勿为所用是已。其用之而勿为所用奈何。曰。通之而勿隔是已。官与吏终日见。则无劳家人之转通。官与民又终日见。而不许胥吏之壅遏。则彼胥吏家丁戚友者。不过供奔走佐使之职而已矣。而何弊之能为。且夫用戚友不如用家丁。用家丁不如用胥吏。用胥吏不如用百姓。戚友果贤。何所不可。如其不肖。法难遽加。若家丁则利在前法在后矣。然家人之来去无常。胥吏之曹缺永在。其畏法媚官。甚于家丁。较可用也。胥吏之职。大都拘人集众。若受讼时。朱书牒尾。即令某甲唤某乙。宁不省需索而免稽迟乎。是百姓尤可用也。吾不解今之为政者。一则曰严胥吏。再则曰严胥吏。夫胥吏即百姓也。非鬼蜮禽兽也。使果皆鬼蜮禽兽。宜早诛之绝之。而又何必用之而严之。周官所谓陈其殷置其辅。辅即胥吏也。虽圣人不能不用也。然三代上有庶人在官之禄。今既无之。则上之人宜为若作设身想。而何严之为。彼严者。岂不曰胥吏舞文乎。病百姓乎。夫使之舞文病百姓者。官也。非胥吏也。试问已舞之文。判行者谁耶。加印者谁耶。彼舞而我亦随而舞之。不自责而责人。何也。胥之权在行檄。役之权在奉檄。今之县令。檄行若干不知。檄书云何不知。某当理不知。某当销又不知。如是而欲除弊。虽日杀百胥吏无益也。夫欲大权在我。莫如手记而手销之。以州县之繁。而谓事必亲记。似属奢阔之论。不知讼牒极多。每日所进。能过百纸乎。百纸中。其理者能过十事乎。每日记十事。未为难也。次日再收百纸。大半覆词诉词。其应记者又减十而得五矣。受牒十日。书所记而召之讯。讯吏何以不行檄。则吏穷。讯役何以不集犯。则役穷。穷则免冠谢罪。请嗣后十日内行檄集犯。永为例矣。檄行犯集。随判而随销之。任胥役之需索。奸匪之俯张。而不出十日之期。则所费有限。枝节不多。其初情未改。讯断亦易。彼百姓者知十日之必结也。又何畏乎吏役而贿之。法立半年。可十日中竟无一事。此胥役之所大惧也。然民不告赃。上下访吏。有提吾胥吏者。官自当之。不许胥吏索百姓之钱。亦不许上官胥吏索吾胥吏之钱。彼胥吏者不惧于始而感于终乎。康诰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非速结之义乎。夫可以探喜怒转关键者。胥禀也。有减增有株引者。檄稿也。有移换有窜入者。供词也。有暗阻有明催或早或迟者。讯期也。吾一切目览而亲裁之。许一檄不许重檄。檄中人数空之而待亲裁。差某役亦空之而待亲裁。内销外结。檄焚卷撤。彼胥吏何权焉。于胥吏又何诛焉。今之州县。非不勤也。所惜者精神在上而不在下耳。不知上行不答则严饬至内幕外胥俱能相促。惟夫寡妻弱子乡民村户。不远百里而来。望官如望岁。而又无门探刺。不为之结于浹旬以内。吾心安

乎。政纲既举。首清刑罚。清之云者。非宽减之谓。得当之谓也。陶曰。罪疑惟轻。言罪之疑者轻之。其不疑者不轻也。孟子曰。省刑罚。言省察之。不使刑罚繁也。刑以戒恶也。刑繁则不足以惩恶。而转生刑之恶。以为吾既已受刑而无所损矣。尚何惧哉。以此干痕痍而逞毒淫者比比焉。要知刑具而部颁之亦无庸也。

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彼衣冠孱民。加细荆而呼号不胜。何事于部颁之具。积蠹大猾。其筋骨皆习练之余。当巨梃而含笑。囊三木而无声。何畏乎部颁之具。吾以为其畏者。虽应笞亦宜宽省。以洒其耻。其玩刑者。法止杖四十。而吾以二十当之。

其酷则更甚于四十。使彼知二十之委顿如此也。况四十耶。乃凛凛乎惧心生而恶念除矣。凡判尾必亲书讞。非炫才也。以便日后展卷而了然也。判事必坐堂皇。非矜众也。以观国人之颜色而是非使共见也。勿轻置人于狱。非徒仁也。所以清狴犴而防杂处之不虞也。勿轻申详。非专擅也。所以免捉搦而成难结之案也。勿问坐狱者之贫富。恐有成见而误大公也。勿故反听请者之求。恐事未可知而矫枉过正也。勿劝捐以安富。恐抑勒者多。勿罚鍰以远嫌。恐徇财者惑。勿交练于胥吏。必内存之。当用者。加朱墨围。使不得开。不当用者。不署字。使不得混。勿委监狱于典史。必骤临之。审其轻重。辨木索之有无。观其气色。知衣粮之扣。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此圣人甚言无讼之难。非言听讼之易也。今之人不能听讼。先欲无讼。不过严状式。诛讼师。诉之而不知。号之而不理。曰吾以息讼云尔。此如防川。怨气不伸。讼必愈多。不知使无讼之道。即在听讼之中。当机立决。大畏民志。民何讼耶。所谓侧弁垢颜不投于明镜是也。然而一哄之狱。情伪万出。或在案中。或在案外。听之者恃才恃气。恃廉恃公。皆不足以听也。虚以受之。灵以应之。周详以求之。旁见侧出以察之。庶足以听也。大凡事过而常自悔其误者。其误常少。此所谓政如农功。日夜思之者也。事过而常自信无一事之误者。其误必多。此所谓气矜之隆。秦人视越人之肥瘠者也。对簿之民。宜分为六。重者狱。其次系。其次管守。其次保释。其次待唤。其次听其所之。数者能临事料量。而不容胥吏持之。则听讼之道思过半矣。和息非不可允。但须书明曲直。以防日后之终凶。狎邪非不当严。但须戚属投明。不许匪人之恫喝。律设大法。而通融者存乎人。否则傀儡而已。案无确据。而阙疑者法乎史。否则武断而已。观汉江充之巫蛊。而知赃之可裁也。观南史傅炎之断狱。而知凶器之难据也。天性之亲。粲而不殊。虽父诉子。亦使自笞。否则伤慈爱矣。坟田之事。勘而后断。虽风霜寒暑。不可辞劳。且借以巡乡村矣。刑名之外。则有钱谷。钱谷。役侵者多。民负者少。比役无益也。役又借比以索民钱。善催科者不轻比役。但择其

负多者。召花户而欲见之。吾未见真花户来而税不登者也。虑飞洒。则细刊科则。昭示乡氓。防重耗。则突取衡平。辜较一二。漕无抑勒。则浮取皆恩。祟果应时。则盈虚有备。所谓催科中寓抚字也。百姓之上。尚有绅士。凡今之闭门塞窦而不见客者。其中有所不足也。古人于一邑之中。有乡先生乡大夫。岁时伏腊饮酒习射。当其时岂有苞苴竿牍之嫌乎。作吏者日对里魁伍伯而不亲贤士大夫。不特天阙下情。亦且无以自辅。记有之曰。贵贵为其近于君也。尊搢绅即所以尊朝廷。其它生童皆吾子弟。亦宜月课季试。以无失党庠术序之义。汉吴公治行号第一。而史只载其荐贾生一事。此其故可思也。总而论之。为政在外。尤须为政在心。心正则邪消。心如则众善集。心周于庶务。而法令不必苛烦也。心淡于荣禄。而上官无所挟持也。大府一过而廉从之。诛求无厌。知我之巡乡亦犹是也。崇轅一入。而守候之饥渴无时。知民之望我不甚殊也。威可使人畏。不可使人恨。恩可使人感。不可使人狎。廉不自知者廉之真。公不自恃者公之大。民信则顺风而呼。吏服则指臂可用。告示为吾之仁言。不必轻发。而发必手书。访闻非政之大体。行或偶然。而行必真确。求心安不求名重。察物议并察迹言。仕无术而不行。政师古而毋泥。吾之所行者在是矣。吾之所能言者亦止于是矣。若夫神而明之。化而裁之。则在吾子矣。

循吏约

沈起元

分疆守土之官。未有若州县之于民。至亲而至切者也。故易于见功莫如州县。而难于称职亦莫如州县。上之为民求良有司。不啻为婴儿求乳母。亦郑重而迫切矣。乃全材罕觐。政化何以克成。本司不揣。用竭平日读书所得。与先辈所教训者。为诸君谆谆诤诫焉。夫人之才识。岂无高下。或刚或柔。或敏或钝。赋禀有定。固所不能强。然才识之高者不足恃。下者亦不足虑。唯视其心何如耳。才有不同。心无不同也。识有不一。心无不一也。心者何。一曰实心。国家澄官方。吏治章程。纤悉具备。特患视为具文故事。苟可以塞上司之责。免功令之罚。便为了事。巧于趋避。竞尚浮华。则虽有良法美意。都成虚设。于地方毫无补益。苟能将士习民风。狱讼赋役。水利盗贼诸事。凡一切令甲之所垂。宪檄之所饬。民生之所系。国计之所关。一一实心整理。如饮食方服之切己。饥必求饱。寒必求暖。不因上台督责而粉饰。不因进取阶梯而奋勉。不因同列异同而依违。一民未安。一事未究。寝食不敢宁也。焦劳不敢恤也。有一分不慊于心。不肯歇手。有一毫负疚于心。不肯瞞昧。苟事不宜民。虽上台诃谴不惧也。功令处分不顾也。则才识之高者。心以实而寻理必细。操持必坚。更无难事足以沮我。何患政之不立。虽才识稍下。而心之所至。识自开明。才自展拓。于境内必日有起色矣。二曰虚心。夫心本灵明。不虚则蔽。有欲

念则不虚。好利好名。皆欲念也。有成见则不虚。务严务宽。皆成见也。心既不虚。于是是非之衡不能定。情伪之隐不能烛。动而辄误。无所适从。要皆蔽之为思也。惟撤其所蔽。使好利好名之念。无所介于其中。不计禄位之得失。不问俗情之毁誉。则事之是非。民之情伪。自无遁形。事至而应。就事论事。不以姑息市恩。不以执泥行法。成见一空。渐归无我。有过即改。何妨舍己从人。有善不矜。常觉彼长我短。虚则能受。虚则生明。岂独居官之切务。实亦治心之要诀矣。顾心之所以不能实。与不能虚者。其病根又有二。一在于不知其苦。劳心之苦。甚于劳力。不独牧令为然。而牧令尤甚。自设官分职以来。固以极劳苦之事责之。而非以为我逸乐之具矣。今试以一身为一家之主。仰事俯育。胥责之一人。即数口之家。无不以为苦者。况牧令地大者数十万户。邑小者数万户。其数万户与数十万户之身家。责之牧令之一身。而尚得以为我逸乐之具耶。自世教之衰。徒知以仕进为荣宠。得一美官。亲友握手相贺。而为官者。亦自以为得。不念其苦也。比者 朝廷清明。纲纪整肃。贪黷恣睢之行。无复敢试。亦既知饮冰茹之况矣。夫饮冰茹之况。苦况也。而犹未知苦乃其职也。不尽其苦。不安于苦。则苟可以偷安。可以逸欲。怠气即乘。而又安能实心与虚心哉。故必知苦乃尽其职。我尽其苦而民乃得乐。我安其苦而心乃日休。自必孳孳矻矻。夙夜不遑。甘入于苦之中。而职无不尽矣。一在不知其重。夫亿兆芸生。士农工商。不知其几。而居官者不啻千百中一二。则一命之士。皆上天之所厚也。天心爱民而付之君。以治斯民。又以不能独治而分任之百职。试观今日自牧令而上。惟大学士总六部之政务。自大学士而下。亦惟牧令总六部之根基。是岂惟洁己奉公。即为臣职之修。有一事草率。一时怠惰。一毫放纵。一念诈伪。便非君上命我之意。即非上天生我之意。诚念及此。而精神敢不奋励。才识敢不凝练乎。知斯二者。则自能实心行事。虚心自考。而不肯苟且从事矣。噫。生尧舜之世。而为虚糜廩禄之士。所谓邦有道谷耻也。有志之士。于此必有慙焉不宁。瞿然而起者。岂以免挂弹章为幸。得邀鄂擢为庆乎。诸君其各意毋忽。

诫子书

聂继模

尔在官不宜数问家事。道远鸿稀。徒乱人意。正以无家信为平安耳。山僻知县。事简责轻。最足钝人志气。须时时将此心提醒激发。无事寻出有事。有事终归无事。今服官年余。民情悉熟。正好兴利除害。若因地方褊小。上司或存宽恕。偷安藏拙。日成痿痹。无论将来不克大有所为。即何以对此山谷愚民。且何以无负师门指授。见答黄孝廉札。有为报先生春睡熟语。此大不可。诗曰。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居官者宜晚眠早起。头梆嗽。二梆视事。虽无事亦然

。庶几习惯成性。后来猝任繁剧。不觉其劳。翻为受用。长公负文章。遭时不偶。愤激而谈。何必拾其唾余耶。山路崎岖。历多虎患。涉水尤险。因公出门。须多带壮役。持鸟鎗夹护。不可省钱减从。自轻民社之身。又不可于途中旅次。过行琐责。此辈跟随。亦有可悯。御之以礼。抚之以恩。二者相需。偏倚则害。流民在衙供役者亦然。邑中除去五患。人咸为尔庆。我每思及。反觉蹙然。李忠定公譬此辈犹痰。乘虚火而生。火降水升。仍化为精。痰与精岂二物。而顷刻变化如此。天下无德。精而痰者。皆自吾身生。在反身而已。此后须设法处置。无使数千里外老人。魂梦作恶也。尔家书屡言办过军需。并未赔垫。此殊可疑。湖南州县。无不赔垫者。况尔初任。几户穷民。额粮不满二万。又适逢荒歉之岁。肯于此时。加一分恩。全活实多。兼可不误大件。人笑尔迂。我心弥喜。若云全不赔垫。则将取之谁耶。若尔本曲为此言。冀宽我心。犹为有说。尔视我为何如人。好消息。恶消息。以善养。不以禄养。彼闺阁中人。能分晰言之。况八旬须眉老翁哉。此后凡遇上司公文。关系地方兴除。须设法行之。至万不能为而后已。大抵自己节省。正图为民间兴事。非以节省为身家计。同一节省。其中殊有义利之分如此。俸薪须寄回。为岁时祭祖用。倘有参罚。即不必如数寄。毋致上欺祖宗。且可为办事忽戒。养廉银两。听尔为地方使用。通邑仅得二社。目前即须谋增建。穷戚友亦不宜愒然。京师乡老。重修会。此是义举。既有札通知。须量力应答。年谊中曾有以诗文送赠者。须有以报之。如一时不能。不妨迟致。空札告穷苦。此最是习气。取人厌骂。且非诚心待人之道也。往省见上司。有必需衣服。须如式制就。矫情示俭。实非中道。知州去知府尚远。然既属直隶州。即当以知府相待。须小心敬奉。又不可违道干求。尽所当为而已。官厅聚会。更属是非之场。大县遇小县。未免骄气。彼自器小。与我何预。然切不可小县傲之。又不可存鄙薄心。须如弟之事兄。如庶子之待嫡子。如乡里人上街。事事请教街上人。可否在我斟酌。诚能感人。谦则受益。古今不易之理也。官厅子内。不可自立崖岸。与人不和。又不可随人嬉笑。须澄心静坐。思地方事务。若有要件。更须记清原委。以便传呼对答。山城不得良幕。自办未为不可。但须事事留心。功过有所考验。更须将错误处触类旁通。渐觉过少。乃有进步。偶有微功。益须加勉。不可怀欢喜心。阻人志气耳。镇安向来圉圉空虚。尔到任后。颇多禁犯。但须如法处治。不可存怨恨心。寒暑病痛。亦宜加恤。我虽非官医。每入禁视囚病痛。给以药物。十余年来。地方官因尔通籍。不便延我入禁视病。然我自乐为之。尔母亦亲手做丸药。近来益以此为事。尔体此意。自宜于牢狱尽心。山中地广人稀。责令垦荒。原属要。但不时奖劝。切不可差役巡查。如属己业。不可强令报官。有愿领执照者。实时给付。不可使书吏勒索银钱。日积月累。以图功效。生

童文理晦塞。耐烦开导。可取。即加奖劝。又当出以诚心庄语。不可杂一毫戏漫。此二事皆难一时见功。须从容为之。不可始勤终倦。

我最爱雷先生与尔书云。种子播地。自有发生。尔在镇安。正播种子时。但须播一嘉种。俟将来发生耳。知县是亲民官。小邑知县。更好亲民。作得一事。民间即沾一事之惠。尤易感恩。古有小邑知县。实心为民造福一两事。竟血食千百年。土人或呼为某爷某公。视彼高位显秩。去来若途人者何如哉。蒲城罗明府名文思者。查乡会年谱。都无其人。在省契合。且多劝勉。此最难得。宜相处在师友间。然不可以此望之人人。尔性狷介。吾不虑其不亲贤。虑过以贤望人也。州县中。闻亦有曾系中丞公加意者。卒罢白简。可见大人爱憎。至公无私。尔蒙格外勉望。吾既喜复忧。尔能自忧。即吾之喜也。曾子云。官不敬。非孝也。我老矣。因尔作官。益信此言。糟糠之妇。布裙荆钗。安之若素。不致累尔。万水千山。来此穷乡。情殊可念。当相待以礼。凡有不及。须以情恕。官场面孔。毫不宜施。镇安僻陋。尔子不致染纨习气。吾无他虑。但暇宜课以读书。尔亦藉此得与典籍相近。至于律文精奥。尤须字字研究。中庸所谓宪章即此也。诘得以法家者言忽过。护送人等。嘱咐到即回家。勿听久留署。闻尔士民。时时念我。足见风俗古。我身健傥能复来。得地方起色为乐。余言尔妻自悉。不暇谈。

乐山聂翁布衣也精于医仲子焘令镇安翁寄书诫之陈榕门相国抚陕时尝手批此书者三次并命撰入镇安县志云

官戒示长儿子守诚任金衢严道

陈道

初到地方。宜博访僚属。察其俗尚美恶。旧政沿习何似。无甚害义者。且循故。无轻率变动。未能洞悉原委而轻妄动。不惟无益而且滋扰。渐次熟练。知其端的。而后可以图议。治属疆界山川道里。均宜先知。托同官练达者。将各府绘一总图。地之肥瘠高下。土地所宜。水利开塞。以及州县接壤。水陆道途所通。及大市镇。并细注图内。吏胥机巧。非智计所能防察。当立定章程。使不能为弊。恩信相孚。使不能欺。不假权于若辈。批判一由内幕。而尤严饬门仆。无与为比。内署左右。为书吏耳目所系。本官性情。又为左右所伺察。必自守严正安重。无偏好。无轻言妄动。使人得而玩之。

日用物件。悉照民间平买。无贪小利。短折累民。或旧有官价陋规。须潜访察。明张告示。无为买办蒙蔽。食用须酌定章程。丰俭适中。他物宁自节省。无好侈靡。奢而不足必致妄取于人。所得甚小而所失甚大。

衙署房屋。足蔽风雨。即便安居。不必修葺。如令属官代修。尤为不可。图一己之快。而为累于人。何为也。凡有馈遗。宜谢绝。即食品不便却。亦须择其

至轻者。凡送物投汝所好。必将有所为。且与门仆相通。方能如是。宜峻拒之。稍涉游移。后将引类而至。所累甚多。而玩物甘言。尤足中汝。切宜谨守。至于托人购买对象。尤为非理。此口一开。人无不轻而玩之。

养廉按月支給。无预借。诸友馆谷。逐季送清。余以给日用。能节存十之二三。以备急用为妙。万一不敷。宁家中补凑。断不可妄取人钱。祖父以清白传家。非义之物。一介不可取。事上宜恭谨而不可卑谄。平素守正不阿。人自不以非理事相委。若素常诡随。临时岂能谢绝。凡与人交。不可求一时亲密。人之易见喜者必易见怒。惟遵礼致敬。不见好亦不招尤。所谓淡而可久是也。见两司及在抚军坐中。凡言他属能否。与计议政事。不可轻易出言。本属有公事。及官当迁调之处。均宜先与两司商定。再陈之抚军。两司总持风纪。通省政事。皆其主张。分巡职当听命。无专擅之理。遇公事差遣。切不可推诿。院司书禀宜常通。但须择地方切要有益而可行者。无泛举动以启人厌。

待僚属宜宽平和易。使人相信而不疑。故作威福欲以生人敬畏。而不知适足以使人轻贱。遇一老猾者。虑其不测。即先发以相制。未能制人而先自败。属吏能否。当于政治实绩间验之。语言状貌未足为凭。固不可先设疑心待人。亦不可以词组投合。便深信不疑也。今有察吏之责。益不可不详慎矣。

州县相见。并须和悦颜色。论地方政事。须听其畅言后方诘其曲折。或所见不同。亦宜和婉相商。有能抗论是非者。必其中有所见。尤宜平心下气。加意采择。无执己见。遽折人非。人有胆弱者。一折便将不顾事理。曲附上官之意。贻误民事不浅。同是公事。只期事理得当而已。人已意见。断不可留。

本境武官。尤宜和协。若有事相关者。和同办理。无分彼此。无大小。接待总宜谦下。

出巡于地方未能有益。而先于属官有损。但初任不能不一行部。切宜轻装减从。一幕友。二三老实家人。书吏晓事者各二人。足供使令便好。此外无多带仆从。夫马及船。自发钱雇。无取于县。尤要在不遣头站人。诸弊皆从此生。先已行牌通知。断无须人前去。属吏预备执事郊迎。俱拒回。随留数人备传呼而已。所带家人。只一可信者应门。余俱不得与府县人相通。所到地方。或有讼狱。当折者就近理之。利害当兴革者。细心察看。与同官参议。回署再酌。无以己见遽令出也。一切馈遗。除酒食外。行谢绝。无因语意殷勤。稍涉游移也。或办差务及往省。均须酌定合用人数。无多带闲人。

善柔之人。能以曲说巧语入人心腹。当前甚觉可喜。或引而进之。谓此人必为我用。而不知为此者。有所图也。图之既得。或他事未尽如意。即生怨怒心。我之势又或稍失。彼将转媚他人。遂不难加以谗譖陷害。此自古迄今小人之常态。未足为怪。阅历未深者。往往为其所中。事后追悔。已无及矣。官场中倾

轧之事甚多。而此尤难测。好谀者尤当随地自省。加意防察。

幕中诸友。须情意亲洽。礼貌周到。不可忽。饮食酌定数品。只一二席。稍丰时常陪饭。便令厨子不敢损减。论事当和婉相商。无执己见。轻行改窜。即或意见不合。亦宜以礼貌相别。无出恶言。

分巡虽有察吏之责。而无进退之权。稍一专擅。欲自见长。则上疑于僭。下嫌其侵矣。要以安静恬退。为守官之道。为政最不可喜事。喜事见能。必致生事滋扰。而奉行不善者。非藉以取巧。即因缘为奸。然又不可因此而自怠苟安也。事到面前无大小。皆当细心体察。分所得为者。审时度势。随事救正。于民生不无小补也。

人惟能受善言。能知人善任。使虽无才。亦可免过。矜智恃才以自用者。乃下愚小器。适以自害而已。用人听言之道。前已详说。今更提撕。当时时以此自省。

此篇虽系戒巡道之书然处已接物官箴无二与专言察吏御属者不同故仍入之守令中不以职分泥也

寄董大兄书

牛运震

仆见墨卷揣摩家。有典显浅诀。仆为县官。亦谬效之。猥有三言拙谋。曰俭简检而已。俭者薄于自奉。量入为出。所谓以约失之者鲜。此不亏空不婪赃之本也。仆愿为秦安中产分衣食甘苦。简者令繁而民难遵。体亢而下难近。一切反之。毋苛碎。毋拘执。毋听陋例。毋信俗讳。仪从可减减之。案牍可省省之。无日不与百姓相见。差与之齐。而讯其苦乐。惟求一切便民。虽驱世笑我以黄老。吾不知也。检者。天有理。人有情。吏部有处分。上司有考课。豪强在国。将吾伺。奸吏在衙。将吾欺。入一钱。乙诸简。得毋纳贿。施一杖。榜诸册。得毋滥刑。即今日去官。吾仓库不畏后任。明日还乡。吾心迹可白友朋。此又所谓检也。三项之外。仆又有平生自矢可信于心者。实心爱民四字。常举以告人。不敢自负。如其负之。愿尊兄屏诸西戎。勿复与相见也。

申饬官箴檄 乾隆十年三月

陈宏谋

朝廷设官。原以为民。官必爱民。乃为尽职。故府州县官皆以知为名。又名之曰地方官。谓地方之事。府州县当无所不知也。百姓称官曰父母。自称曰子民。谓民间苦乐。府州县当无不关切如一家也。屡奉 上谕令惠爱生民。力行教养。近又奉准部议覆条奏。行令地方官遍历乡。体验兴举。饬禁事宜。有无成效。无非欲地方官周知民事之意。一则使小民知官司之政令。有所遵从。一则使官司知民间之利弊。有所措手。惟是巡访虽在临时。而筹划端在平日。官

衙之内。未曾有一番讲求。下乡之时。必不能有一番措置。徒然游目四境。究竟仍无实济。而属员众多。接见时少。亦难领悉。今酌定数条。合行通飭。即便遵照。

一曰耐烦劳。一郡一邑。何事不待理于我。何人不仰望于我。每日所事。非关百姓身家性命。即关地方风俗人心。其中情伪百出。疑难多端。小心翼翼。犹恐有误。岂可有厌烦之心。惟日孜孜。犹恐不及。岂可有惮劳之心。故人谓居官则可免烦劳。不知正为居官则不能不烦劳。亦不敢不烦劳也。看案而耐烦劳。则原委透明。审事而耐烦劳。则虚实可辨。立谳而耐烦劳。则供看明切。检验而耐烦劳。则尸伤明确。后来案无疑窦。鞫囚而耐烦劳。则反复研讯。不事刑求。真情可得。批词而耐烦劳。则批断切中。小民不致守候再告。禀复而耐烦劳。则确切对针。不致答非所问。踏勘而耐烦劳。则界址分明。堂审更有把握。签票而耐烦劳。则票内字句轻重。名目多寡。俱有斟酌。胥役不能朦混。而里民免无端之惊扰。绝意外之株连。耐烦劳以兴利。则利虽难而必可兴。耐烦劳以除害。则害虽大亦必可去。固有官司耐一时之烦劳。而百姓受无穷之福泽。即有官司厌一时之烦劳。而百姓受无穷之扰累者矣。况事虽极烦杂。自有端绪。能耐烦劳。则心与事习。理得心安。久之将有不烦而得。不劳而理之效。近见各属。明知事之可为。职之当为。而或畏其难。或以为迂。或阳奉而阴违。或始勤而终怠。即如日行案件。亦有潦草塞责。得过且过。甚至上司公司。并不全看。颁发条。并未细阅。偶遇叩问。惊愕失措。茫然不知。皆坐不耐烦劳之病。苟非充类至尽。不能自祛痼习。故以此为诸君勸。

一曰戒揣摩。人有本心。事有定理。当时不免浮言。事后岂无公论。无如仕途恶习。不讲实在是非。惟以私心摹拟。即如举一人也。不以其政迹过人。而以为因某事为上台偏喜也。不然则某人吹拂也。劾一人也。不以为奉职无状。而以为因某事触上台之忌也。不然则某人中伤也。岂上台全无公是公非。而祇有偏好偏恶耶。全以私心揣测上司。一倡百和。而激扬之公泯。劝戒之意不昭矣。至于办理案件。一有私意揣摩。必至是非混淆。轻重倒置。何以彰法纪而服人心。况一有揣摩之心。便工迎合之计。奔竞钻营。无所不至。其有关于吏治风俗人品心术。殊非浅鲜。所愿各属莅民理事。本心而推。循理而行。自守以正。相勉以公。论人则平心而察。在己则自反而思。毋囿于积习。毋惑于浮言。去一分揣摩。即扩充一分天良。即存一分公道。为自己展布事业。为地方维持风教。即为朝廷推广德意矣。

一曰禁扰累。居官而有意扰民累民。虽愚不至此。但乡民至愚。地方甚广。奸胥猾吏。地方奸徒。情伪百出。稍有举动。便可藉端扰累。故无论官政烦苛。即良法美意。而体察未到。扰累不浅。无论奉行错谬。即遵奉力行。而防闲

未周。亦足扰累。如应速而迟。则有守候之苦。应迟而速。则又有逼迫之苦。取结造册。需索生焉。传谕问话。诈吓生焉。即不耗费银钱。而废时失业。民已苦之。即不受刑坐罪。而惊受怕。民已苦之。本人之拘系。此扰累也。无干之株连。亦扰累也。至于官衙借用对象。虽云给还。而取送无非民力。守候更为失时。况未必全还也。买卖物件。虽云给价。而多寡不能相值。迟早不能如期。况未必给价也。加以签差出票。展转守催。则酒食使费。更在应付对象之外矣。即如州县因公下乡。巡历乡。原以为民。倘或候迎送。或事铺设。或备供应。或供马草。或平道路。均属扰累。即或不须伺候。不肯苛求。亦宜不时检点。以防里甲指振。或自己丝毫不扰。而随带人役。亦须防其暗地需索。总之州县乃亲民之官。下乡乃亲民之时。非立威之时。止宜拜跪坐立之有礼。不在仪从供张之可观。虽无扰民累民之事。须时存惟恐扰民累民之心。周历一乡。可使乡民聚乐观。毋使乡民愁苦相对。必使民幸其复来。不可使民忧其再至。至于道府直隶州巡历州县。更宜轻装减从。进绝馈遗供应。以为表率。不然则未得巡历之益。先受巡历之累矣。干咎亦不小。不可不切切留意也。

一曰绝回护。官司治事。原宜慎重于先。乃不致翻覆于后。但事理无穷。物情变幻。初时或见闻倚于一偏。或事多不暇致详。及至推行不去。已知错误。则惟有及早回头。据实改正。庶几理得心安。更见虚怀远识。即或有干例议。而改过不吝。事得其平。上可以见上司。下有以对士民。所谓公可服人也。无如官场陋习。乐于见长。不乐于见短。明知前此未妥。或以民愚。可以计诱势逼。或恃才长。可以弥缝牵合。安心不肯改悔。抵口不敢认错。前此错误。犹云无心之过。后此回护。已成有心之恶。小事回护必至酿成大案。小过不改必至积为大恶。往往有破百姓之身家性命。供为官者一时之迁就。种种罪孽。无不因回护而起。况此习不改。不止回护自己也。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则为经手之上司回护。罗案外无干之人。解结中难解之结。则为承办之同官回护。以莫须有之装点。加平民不可解之冤累。则更为诈赃诬拿之书役回护。方且恃为周旋巧计。一时目为干办能员。殊不知 圣明在上。功令森严。欺人适以欺己。自作还宜自受。明干 国宪。阴遭天谴。往往而是。善乎诸葛孔明云。违覆而得中。犹弃敝履而得珠玉。诸君常熟服此言。增一分虚公之心。即少一分回护之念。始而难。终而易。救过在此。造福亦在此矣。

一曰息忿怒。临民之官。平心静气。犹恐下情难悉。处置失当。一有怒意。堂上官之气先不能平。焉能平阶下之不平。再加以忿。则偏向偏恶。非刑逼辱。何求不得。虽有真冤实情。申诉难入。不但事失其平。破家丧命。皆不可知。迨至事后气平。虽知民冤。而狱讞已成。悔亦无及。若夫乘官怒而阴肆其毒。激官怒而侧持其柄。则又胥役惯技。固惟恐官之不忿不怒也。每见官司逞一

时之怒。小民抱终身之冤。官亦造无边之孽者矣。世俗谓堂上一呼。阶下百诺。似居官易于生怒。又若可以怒者。殊不知惟居官独不可怒。更不敢怒。虽遇可怒可忿之人。尤不忘可哀可矜之念。吕氏云。当官者先以暴怒为戒。事有不可。当详处之。必无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岂能害人。此为笃论。能息一分忿怒。即昭一分平允。以此临民。庶几无过。至于上官接属。一有忿怒。是非混淆。吏治人材。所关不浅。克己可以治怒。自治而后治人。又在上官之身先作则也。

通飭各官熟读律例江右集

程含章

大清律例一书。乃 国家之大经大法。昭示万古。大无不统。细无不包。为牧令者。吏户礼兵刑工之事。无一不当办。即无一不当知。非讲读律例。何处更问津梁。本部院到任以来。察看各州县中才具优长。知勉为好官者。颇不乏人。而于承审案件。听断词讼。及一切政事。每有轻重不得其平。缓急不得其当。或滥传妇女。率交官媒。或滥押人证。轻施縲绁。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自居谨慎者。一味畏葸。当断而不断。自诩才华者。任意草率。应慎而不慎。遂使书役讼师。始则揣官之性情。而怂舞弊。继且持官之短长。而挟制逞刁。卒致畏葸者。一事颠预。酿成多故。草率者。一时意气。贻悔后来。此无他。皆由律例不熟。事理不明之故。孔子所谓正墙面而立是也。诚取而熟读之。则事体之轻重缓急。是非疑似。诈伪变幻。无一不了然心目。即以办案而论。知何事为法所不恕。何事为情所当原。某案以某项情节为重。某事以某项人证为重。重者应如何办理。轻者应如何处置。平日反复讨论。知其当然。复知其所以然。至临事而成竹在胸。施行自然中肯矣。至命案全凭尸伤。尸亲呈报致死之情节。凶犯所供下手之情形。皆以相验辨之。生前死后之伤。如何分别。金刃他物之伤。如何分别。同一受伤。而有速死不速死之分。同一下手。而有欲杀不欲杀之别。深浅之分寸。痕荫之颜色。孰真孰假。差之毫厘。谬于千里。而其法备载于洗冤录中。今见各州县验报命案。或部位错误。或分寸遗漏。不破口之伤。则混填血流血污。已破口之伤。则率报红色紫色。致尸亲凶犯藉以狡执。开检之案层见迭出。甚至有故意不验。以详请开检。诿相验不实之咎者。试思百姓不幸而死于非命。已属可怜。复因验不如法。而令死者遭蒸检之惨。为民父母者。于心安乎。皆由平时于洗冤录不能领会。及到尸场始行翻阅。无异临阵读兵书。自然茫无头绪。至以验尸为秽污。假手于仵作家人。则荒谬更甚矣。夫农商百工一身一家之计也。而不明其理。不通其法。则弗能为良。况牧令为 朝廷治一州一邑之民。理一州一邑之事。而不明其理。不通其法。仅凭幕友之略节以审案。据仵作之喝报以填格。遇事茫然。毫无依据。可乎哉。

州县至繁亦不过半日之公事。各牧令如不溺于声色之娱。断不致刻无暇晷。律例洗冤录想亦案头所有。何意束之高阁不一讲求耶。合行通饬所属各厅州县。嗣后于办公之暇。将大清律例及洗冤录二书。每日反复披阅。深思熟读。务令事理之轻重缓急是非疑似诈伪变幻。无一不了然心目。勿以迂阔而不为。勿以浅尝而辄止。则临民莅事。从违自有定衡。加以蹈履洁清。心术醇正。如是而谓不能敷衍悠悠者。吾不信也。良有司其共勉之。

论用人学治臆说

汪辉祖

吾友邵二云编修。言今之吏治。三种人为之。官拥虚名而已。三种人者。幕宾书吏长随也。诚哉言乎。官之为治。必不能离此三种人。而此三种人者。邪正相错。求端人于幕宾。已什不四五。书吏间知守法。然视用之者以为转移。至长随则罔知义理。惟利是图。倚为腹心。鲜不僨事。而官声之玷。尤在司阍。呜呼。其弊非说所能罄也。约之犹恐稽察难周。纵之必致心胆并肆。由余官须自作之说。而详绎之。其必有所自处乎。

选官初至省城。及简县调繁。间遇资斧告匱。辄向幕友长随假贷子钱。挈以到官。分司职事。此等人既有挟而来。必揽权以逞。辞之则负不能偿。用之则名为所败。所当谨之于初。无已。宁厚其息而不用其人。勿令幕友长随为债主财赋繁重之地。印官初到。书吏之有仓库职事者。间有馈献陋规。若辈类非素封。其所馈献。大率挪用钱粮。一经交纳。玩官于股掌之上矣。无论不能觉其弊也。觉之亦必为所挟持。不敢据实究办。谚云。漏脯救饥。鸩酒止渴。非不暂饱。死亦及之。其斯之谓欤。顾官即洗心。则门印亦难染指。必且多方怱。非有定识定力。不惑者矣。勿受书吏陋规

幕宾长随利弊。前已历历言之。若寮友访人于我。果相信有素。自当应其所求。如以素未深信之人。姑为推荐以塞责。使寮友以信我之故。过信其人。万一误事。何以相见。故素未深信之人。断不必徇情说项。或有推荐亦当详其所长。不讳其所短。使用之者可略短以取长。庶于事无僨。于心可安。勿滥荐幕友长随

用人弊不一端。撮要言之。则曰上下壅隔而已。为上官者类以公事为重。万不肯苛求于下。而左右给事之人。不遂其欲。辄相与百方媒孽。昔吾浙有贤令。素为大吏所器。会大吏行部过境。左右诛求未餍。一切供储。皆阴为撤去。晓起鐙烛夫马。一无所备。遂撻大吏之怒。摭他事劾去。此隔于上之一端也。又有贤令勤于为治。纤巨必亲。赏罚必信。其吏役有不得于司阍者。遇限日朱单必濡迟而出。比其反也。又不即为转禀。率令枉受逾限之谴。此隔于下之一端也。被害者据实面陈。何尝不可立惩其弊。然若辈势同狼狈。所易之人。肆毒

尤甚。安能事事渎禀。频犯投鼠之忌。故下情终不可以上达。须防上下壅隔。长随与契买家奴不同。忽去忽来。事无常主。里居姓氏。俱不可凭。忠诚足信。百无一二。得缺之日。亲友属托。到省之初。同官说荐。类皆周全情面。原未必深识其人之根柢。断不宜一滥收。至亲临上官面言者。其势不得不允。处之散地。尚非善策。不若任之以事。心体察。足供驱使。固为甚善。觉有弊窦。立时辞覆。使其无可归怨。亦有辞以对上官。勿滥收长随

滥收长随之弊。始于误人。终于自误。若辈求情面而来者犹可。其曾出荐资者。一经收录。荐主之责已卸。投闲置散。不惟荐资落空。且常餐之外。一无出息。若辈又多贪饮嗜食。加以三五聚处。赌博消闲。势不得不借债鬻衣。此皆由我误之。彼不自度材力。又不能谅我推情容纳之故。而署中公私一切。彼转略有见闻。辞去之后。或张大其词以排同类。或点缀其事以谤主人。讹言肆播。最玷官声。滥收长随之弊

宅门内用事者。司阍曰门上。司印曰签押。司庖曰管厨。宅门外则仓有司仓。驿有办差。皆重任也。跟班一项。在署侍左右。出门供使令。介乎内外之间。惟此一役。须以少壮为之。司阍非老成亲信者不可。其任有稽查家人出入之责。不止传宣命令而已。心术不正。将内有所发而寝阁。外有所投而难。揽权婪诈。无所不为。其后必至钩通司印。伺隙舞弊。此二处官之声名系之。身家亦系之。管厨办差。则有浮冒扣克之弊。管仓则有盗卖虚收之弊。皆亏累所由基也。用长随之法

用人不可自恃。往承乏宁远。止录游幕时先后所用旧仆五人。一门一印一跟班一司仓一管厨。其中一人素无才识。余以阍人苍猾。稽察不易。特令专司启闭。不甚检核。阅岁之后。捺朱票。阁禀单。稍稍婪索。间有言者。余念大小公事。一一手治。渠不敢旁参词组。未之深信。又一年而事败。乃痛惩焉。已几几受累矣。兼视并听。如之何可过恃耶。嗟乎。不可自恃。又岂独在用下人哉。用人不可自恃

用亲不如用友学治臆说

汪辉祖

谚曰。莫用三爷。废职亡家。子为少爷。为姑爷。妻兄弟为舅爷也。之三者未必才无可。第内有蔽聪塞明之方。外有投鼠忌器之虑。威之所行。权辄附焉。权之所附。威更炽焉。任以笔墨。则售承行鬻差票。任以案牍。则通贿赂变是非。任以仓库。则轻出重入。西掩东挪。弊难枚举。即令总核买办杂务。其细已甚。亦必至于短发价值。有玷官声。故无一而可。事非十分败坏。不入于耳。迨入于耳。已难措手。以法则伤恩。以恩则坏法。三者相同。而子为尤甚。其见利忘亲者无论。意在爱亲。而孳孳焉为亲计利。势必陷亲于不义。所以

危也。余佐幕三十年。凡署中有公子主事者。断不受聘。坐视其害。义有不安。以疏间亲。分有不可。目击官之受此累者。比比皆是。乾隆二十九年。诸暨令黄汝亮之重征。五十一年平阳令黄梅之苛敛。并因子累。身干重辟。子亦罹刑。尤炯鉴之昭然者矣。然则与舅犹可用乎。曰否。特其恩较杀于子。其分较疏于子。或不致十分败坏。尚易发觉耳。然至于发觉。亦复不易收拾。治则碍女。治舅则碍妻。隐忍黜逐。已累不可言。总不若择贤友而任之。友以义合。守义则尊而礼之。苟其负义。何嫌乎绝交。友有瑕疵。旁人皆可启白。且一经受玷之后。托足无方。故自爱者恒多也。至亲不可用事

然则一行作吏。至亲皆可疏乎。曰不然。自未遇以至通籍。莫不厚望于我。其情重可感也。幸得服官。如之何勿念。不畀以事权。则负才者无所肆。不责以功效。则无才者可自容。称吾之力。衣之食之。分禄以周之。尽吾心焉而已。心有余而力不逮。无可如何也。若夫任之以事。以致废弛决裂。情面两失。则是陷人于恶耳。岂爱人以德之谓乎。至亲但尽心力

官衙习气。最足坏人子弟。凡家居不应有之事。官中无所不有。虽居官者。纪范极严。然时而升堂。时而公出。检束总有不逮。仆从人等。饱食居。乌能尽安素分。如睹钱唱曲养鸟鱼嬖优狎倡之类。何地蔑有。衣美食肥犹其小者。子弟血气未定。易为所惑。且若辈唯恐不当公子之意。用事者以此固宠。未用事者以此邀恩。一有所溺。父兄之教难行。为害不浅。况官非世业。久暂靡常。子弟即幸无外染。而饱暖嬉闲。筋弛骨懈。设不能仰给于官。将无所恃以自立。故惟子弟可治儒业者携之官中。俾受严师约束。其它不若各就所长。令其在家治生。以为久远之计。子弟不宜轻令随任

至亲密友。义不可却。其可资照料者。偕至官中。不无臂指之助。即酌量赠遗。力尚能支。然有恒产有恒业者。必不肯离家远出。惟无用之人。多乐随任。不知官中公事。须延幕友。官亲可办者。不过仓库。仓库并关重大。非深可倚信之人。不敢轻托。一时面。挈之而去。至于无所事事。徒滋悔怨。非惟无益。而又害之。何如实言婉谢之为得乎。亲友不宜概听赴署

挈眷之官。累固也。然实有万不可已者。署无眷属。则宅门内如客寓然。一切俱无检束。官一升堂拜客。仆从即无顾忌。遇公出晚夕。印匣亦难信托。昔有同寮。孑然在官。腰间悬匙累累。每出必与印偕。殊非体制。或以姬妾任之。则又不可。贤明者百无二三。小家女何知大义。属理内政。势有不能。万一小有色艺。驯至恃宠揽权。祸更有不可胜言者。采苹之诗。颂有齐季女。有以夫。任所不可无眷属

论用财学治臆说

汪辉祖

士既服官。凡官之所需。及应酬种种与官俱来者。断不能省。然官一而已。非合家皆官也。一人官而家之人无不官样。禄其足济乎。且即官之一身。衣服可以肃观瞻。舆仆可以供任使。似亦足矣。而必备美是求。有一带而悬表佩玉。费及千金。他物称是者。试问官声果否系此。而亏累因焉。果何为哉。优令宜屏。燕会宜简。裘马宜朴。家人之衣饰宜俭。借曰缺美息阜。则有原思用九百之义在。岂患货之弃于地者。而况其未必然耶。故用财宜节。不节必贪。人即不自爱。未有甘以墨败者。资用既绌。左右效忠之辈。进献利策。多在可以无取可以取之间。意谓伤廉尚小。不妨姑试。利径一开。万难再窒。情移势逼。欲罢不能。或被下人牵鼻。或受上官掣肘。卒之利尽归人。害独归己。败以身徇。不败亦殃及子孙。皆由不节之一念基之。故欲为清白吏。必自节用始。不节必贪

宅门以外。官也。规模狭隘。则事上接下。无往非获咎之端。宅门以内。家也。规模阔大。则取多用宏。随在皆亏帑之渐。而其要则在勿使家人有居官之乐而已。造物劳我以生。无论在官在家。总无逸居之日。仕路何常。宜止则止。顾有知止而不获止者。大率家人累之。家人乐于在官。即有不能去官之势。故居官时须使宅门以内仍与家居无异。女红中馈。不改寒素家风。则家人无恋于一官。而退计不难自决矣。勿使家人有居官之乐

身兼庶事。万不能琐屑理财。然出纳之数。断不可不知。尽委经手之人。而已不与闻。则我不挪移。有挪移者。我不侵盗。有侵盗者。至交代时。水落石出。噬脐无及矣。宜属司筭钥者。分别正入正出杂入杂出四簿。按旬一小结。按季一大结。随时检阅。则仓库出入。相符不相符。有余不足之数。一一在心。设遇去官。交代册籍。顷刻可成。虽猾吏无能为弊。更可不致遗漏款目。受后任之推敲。或曰。此行于简僻小县则可。恐繁剧之地。势不能行。余应之曰。苟不耐烦。虽简僻何所用之。否则地异而理一也。何难行之有。夫号称繁剧。不过增驿站。多迎送耳。亦可另设一簿。以览其要。特立法非难。任人为难。有治人。无治法。安所得诚信之人而任之软。出纳不可不知

宾友僚属之酬赠赆货庆吊一切。分所常有。斟酌量力。各视其时。不应则已。应之须令其人实受吾益。尝见官中陋习。以此等应酬。无可质证。司出纳者。任意短色轻平。甚有至八折九折者。克其赢以入橐。施者实费。受者虚承。良可浩叹。刘仙圃令浙江时。今为贵州石阡太守遇有公分。属账房封固加签。其应标名目。必俟手署。故色或未必全足。而平总不敢稍轻。亦厚交之一道也。

财宜实用

用财须俭为一己言之也。若以财用人。则处处宜余地。人之听用于我。无不为我起见。不使之稍有所利。其心思材力。岂肯实为我用。且不惟不为我用。将

转为我害矣。且我亦何常不计利哉。席官之位。食官之禄。尚欲俭用以自赢。彼事官者而使一无所赢。其家何赖焉。宽其分乃安其身。惟恐我之不用。斯收用人之益耳。以财用人宜宽

宁远旧无库。征收饷银。皆贮内室。遇批解始发匠倾镕。余以为非制。创设库房三间。命库书司筦钥。此正项也。即廉俸所入。亦储账房。应酬日用。皆取给焉。一归私室。则当问出纳于室人。性啬者虑其绌也。出之不易。或误事机。性奢者见其赢也。用之无节。必致匮乏。且财之所主。权之所归也。并有因以干预外事者。若之何勿慎。财不可入私室

侈靡之为害也。取之百姓不已。必至侵及官帑。其始偶然。继乃常然。久且习为固然。而忘其所以然。夫因公挪移。即干严律。虚出通关。亦罹重谴。况以私用而亏官帑。实为侵盗乎。纵或幸逃法网。神且鉴之。矧法亦未可苟免耶。上官之喜怒。一身之疾病。公事之降革。皆不可知。官帑无亏。不过夺职而止。不然。将有制其命者。所当于用财时先自谨也。官帑不可亏挪

夫民亦知积贮之不可少也。实买实贮。事原易行。自换斗移星。权归胥吏。而有名无实。窒碍多端。初犹藏价于库。终且库亦虚悬。而仓愈难言矣。遇有交代。辄移价作收。然尧水汤旱。盛世不免。设遭歉岁。生民之命。系于仓储。万一欲赈无粮。欲借无种。嗷嗷哀鴈。恐不能以美言市也。库亏尚可补苴于一时。仓空万难筹措于临事。有备无患。守土者何等关系。其可度外置乎。仓储宜实

吏不可墨。固已。余谓非特不可。亦且不必。数十年前吏皆洁谨。折狱以理。间以贿胜。深自讳匿。自一二亏帑之吏。借口弥补。其径渐开。且家人吏役。皆甚乐官之不洁。可缘以为奸。虽官非事事求贿。而若辈必曰非贿不可。假官之声势。实役之橐囊。官已受其挟持。不能治其撞骗。且官以墨着。讼者以多财为雄。未尝行贿。亦冒贿名。其行贿者。又好虚张其数。自诩富豪。假如费藏三百金。必号于人曰五百。而此三百金者。说合过付。吏役家人。在在分肥。官之所入。不能及半。而物议哗传。多以虚数布闻。上官之贤者。必摭他事弹劾。即意甚怜才。亦必予以媿厉之方。其不贤者。则取其半以办公。而所出之数。已浮于所入之数。不得不更求他贿。自补其匮。而上官之风闻复至。故贪必愈贪。阳谴在身。阴祸及后。则何如洁己自守者。临民不忤。事上无尤乎。墨不必为

清特治术之一端。非能是遂足也。尝有洁己之吏。傲人以清。为治务严。执法务峻。雌黄在口。人人侧目。一事偶失。环聚而攻之。不原其祸所由起。辄曰廉吏不可为。夫岂廉之祸哉。清近于刻。刻于律己可也。刻以绳人不可也。清不可刻

裁陋规。美举也。然官中公事。廉俸不敷。是以因俗制宜。取赢应用。轻于汰革。目前自获廉名。迨用无所出。势复取给于民。且有变本而加厉者。长贪风。开讼衅。害将滋甚。极之陋规不能再复。而公事棘手。不自爱者。因之百方掙克。奸宄从而藉端。善良转难乐业。是谁之过欤。陋规之目。各处不同。惟吏役所供。万无受理。他若平余津贴之类。可就各地方情形斟酌调剂。去其太甚而已。不宜轻言革除。至署篆之员。详革陋规。是谓慷他人之慨。心不可问。君子耻之。陋规不宜遽裁

凡有陋规之处。必多应酬。取之于民。用之于官。谚所谓以公济公。非实宦橐也。历久相沿。已成常例。万不容于例外加增。断不可于例中扣减。倘应出而吝。象齿之焚。不必专在贿矣。常例应酬毋独减

俗所指美缺。大率陋规较多之地。岁例所入。人人预筹分润。善入而善出。惟才者能之。或不善于入。而不能不出。则转自绌矣。虑其绌而入之不慎。祸不旋踵。惧有祸而入之稍慎。又不足以应人之求。故美缺尤不易为。自好者万不宜误听怂。垂涎营调。白香山诗云。妻妾欢娱僮仆饱。始知官职为他人。今之为美缺者。饱僮仆而已。妻妾欢娱其名也。实且贻子孙之累焉。居美缺者。可不常自儆乎。美缺尤不易为

事上学治臆说

汪辉祖

获上是治民第一义。非承奉诡随之谓也。为下有分。恃才则傲。固宠则谄。皆取咎之道。既为上官。其性情才干。不必尽同。大约天分必高。历事必久。阅人必多。我以朴实自居。必能为所鉴谅。上官之贤者。使人固必以器矣。即非大贤。未必不用守正之吏。我向稳处立身。办本分之事。用亦可不用亦可。舍己徇人。断断不可。若夫属吏受上官之知。可展素蕴矣。然先受知者忌之。将受知者嫉之。求知而不得者伺隙而挤之。百密一疏。谣诼生焉。上官不一。不能无爱憎之别。即皆爱我矣。保继来者之取舍一辙乎。故要人不可为。私人尤不可为。受宠若惊。唯阅事者知之。所谓私人者。不特私事也。名为公事。而行私意于其闲。一有迎合。便失本心。为之愈熟。委之愈坚。其势必至丧检馥法。此当于受知之初。矢以朴诚。不知有私。惟知有公。上官以为不达权宜。便是立身高处。为吏能不趋媚上官者。须有定见。定见有三。一信得久任方可称职。为州县者。得百里而长之。即此百里之中。人情风尚。非及期月。断不能周知梗。知而措之。顺人情。因物理。信而后劳。又非期月不可。事事了彻。方与士民有臂指之联。故功令计典。定以三年。无速效也。躁于銜鬻者。历事未几。辄图调署。择善而赴。或无暖席。其于百姓休戚。漠不相关。如富家屡易乳媪者。其赤子终不受乳哺之益。父母官之谓何。二信得简僻地易尽职。

缺简则酬酢无多。地僻则送迎绝少。六时功课。尽归案牍。随到随办。无虞壅滞。日日理事。常与士民相见。不难取信于人。而吏役无能为弊。官职易尽。官声易着。冲繁之处。劳我心力者。纷至沓来。日不过一二时可以亲民。而此一二时。又皆精神疲困之候。非具兼人之才。鲜能自全。量而后入。古人所为重致意欤。三信得饮啄皆有前定。牧民之职。百姓倚为休戚。不有宿缘。安能为治。缘尽则去。非可以人力为也。能者有迁调之势。而或以发扬见抑。庸者无迁调之才。而或以真朴受知。且有甚获上而终蹉跌。甚不获上而荷提携者。谋而得。不谋而亦得。愈谋而愈不得。有定命焉。知其为命。而勤勤焉求尽其职。则得失皆可不计。即不幸而以公过挂碍。可质神明。可见亲友。不足悔也。

天下无受欺者。矧在上官。岂无耳目心思。安能逃其鉴察。一言不实。为其所疑。动辄得咎。无一而可。故遇事有难为。及案多牵窒。宜输诚据实。陈禀上官。自获周行之示。若诳语支吾。未有不获谴者也。至于申上之文。必须委曲详明。然申上有三。曰验曰详曰禀。验止立案。详虽批回。而自道以上。皆经承拟批。上官有无暇寓目者。禀则无不亲阅。遇有情节繁琐。不便入详。及不必详办之事。非禀不可。宜措词委曲。事显明。上官阅之。自然依允。凡留意人才之上官。往往于禀揭审视疏密。惟事尚未定。勿向上官率陈。凡率陈之故有二。一则中无把握。姑舐上官意趣。一则好为夸张。冀博上官称誉。不知案情未定。尚待研求。上官一主先入之言。则更正不易。至驳诘之后。难以声说。势必护前迁就。所伤实多耳。

论处同僚学治臆说

汪辉祖

人无全德。亦无全才。所治官事。必不能一无过举。且好恶之口。不免异同。去官之后。瑕疵易见。全赖接任官。弥缝其阙失。居心刻薄者。多好彰前官之短。自形其长。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不留余地以处人者。人亦不留余地以相处。徒伤厚德。为长者所鄙耳。勿彰前官之短

受前官交代。是到任先务。其时官亲长随。急欲自见。往往盘量仓谷。百计●求。以为出力。甚有不肖长随。借刁难为名。从中需索。一信其说。便着刻薄之名。迨监交持平。说亦终归无用。至平庸幕友。大处不能察核。每斤斤于细小节目。苛驳见长。亦不可轻听。第同监交官三面核算。正项亏缺。断难接收留抵。如有详案。自不妨斟酌承受。其它杂项短少些微。直可慷慨出结。此实品行攸关。勿效宦情纸薄。受代须从忠厚

事由专办。自可慎始图终。若以数人会办一事。心术难齐。材亦异。尤宜细细协恭商酌。万一意见齟齬。或罪关出入。或案有支离。当将利害关键。剖切明

言。言之不听。不妨直抒己见。向上官委婉禀陈。切不可附和雷同。昧心分谤。特论须秉公。慎勿偏持矫激。转自居于理绌也。会办公事勿瞻徇立身制事。自有一定之理。惟人是倚。势必苟同。以己为是。势必苟异。苟同者不免诡随。苟异者必致过正。每两失之。惟酌于理所当然。而不存人己之见。则无所处而不当。故可与君子同功。亦不妨为小人分谤。勿存人己之见

田宅日知录

顾炎武

旧唐书。张嘉贞在定州。所亲有劝立田业者。嘉贞曰。吾忝历官荣。曾任国相。未死之际。岂忧饥馁。若负谴责。虽富田庄何用。比见朝士广占良田。及身没后。皆为无赖子弟作酒色之资。甚无谓也。闻者叹服。此可谓得二疏之遗意者。若夫世变日新。人情弥险。有以富厚之名。而反使其后人无立锥之地者。亦不可不虑也。唐书又言。马燧货甲天下。既卒。子畅承旧业。屡为豪幸邀取。贞元末。中尉曹志廉讽畅令献田园第宅。顺宗复赐畅。中贵人逼取。仍指使施于佛寺。畅不敢。晚年财产并尽。身没之后。诸子无室可居。以至冻馁。今奉诚园亭馆。即畅旧第也。王锬家财。富于公藏。及薨。有二奴告其子稷改父遗表。匿所献家财。宪宗欲遣中使诣东都简括。以裴度谏而止。稷后为德州刺史。广赍金宝仆妾以行。节度使李全利其货而图之。教本州岛军作乱。杀稷而取其财。吾见今之大家。以酒色费者居其一。以争破者居其一。意外之侮夺又居其一。而三桓之子孙微矣。

与友人论罗城事书

于成龙

广西柳州罗城。偏在山隅。土司环绕。山如剑排。水如汤沸。蛮瘴雨。北人居此。生还者什不一二。土民有猺獞狴狼之种。带刀执鎗。性好杀。父子兄弟。反目操戈。恬不知怪。顺治十六年冬。初入版籍。成龙于十八年之官。选后。亲者不以为亲。故者不以为故。友者不以为友。赍脚钱。寄口食。行至清源。同年生王君吉人。其人慷慨好义。反复开譬。谓粤西非吉祥地。夙知成龙家食尚可自给。劝之勿往。以缴凭为高。成龙时年四十五矣。然英气有余。私心自度。读书半生。曾知见利勿趋。见害勿避。古人义不辞难之说何为也。挥泪而别。五月抵家。别母及妻儿。资斧艰难。典卖田屋。止得百金。携苍头五人。勇壮可伴。临行。族人相饯。欢饮至夜。古云。壮士非无泪。不洒别离间。此不情语也。天明。举家拜别。以祖遗田产文券。交付长子。但云我作官不管尔。尔作人莫念我。揽辔登程。不复回顾。此时壮气直可吞猺獞而餐瘴也。行及湖南冷水滩。一病颠连。未免英雄气短。扶病陆行。至桂林。谒上司。皆见羸

体伶仃。询及病状。惊愕特异。惟劝以方药调治。勿亟赴罗。抱之人。至是胆落。往日豪气。消磨何所。病几危。苦孽未尽。不速死。及柳州稍瘥。尚未知罗城在何许也。罗城与融县沙巩连界。行至沙巩。遇许乡老细询之。乃知对山即是罗境。登山一望。蒿草满目。无人行径。绕山都似营垒阵。瘴云惨淡。苦雾凄迷。哀哉。此何地也。胡为乎来哉。悔无及矣。回忆同年生之忠告不置也。痴人作梦。以为边界如此。渐入腹里。或不更然。可怜黄茅一路直抵城下。八月二十日入县中。一如郭外。居民六家。草屋数椽。寄居汉寿亭侯庙。支周仓背后。多不瞑目。心焉如割。黎明到县。廷无门垣。两墀茅草。一如荒郊。中堂草屋三。而东断为宾馆。西断为书吏舍。中开一门。入为内宅。茅屋三闲。四面皆无墙壁。哀哉。此一活地狱也。胡为乎来哉。郁从中来。病不自持。一卧月余。从仆环向而泣。无一生气。张目一视。各不相顾。无如咎孽未尽。死而弗死。乞归无路。扶病理事。立意修善。以回天意。凡有陋弊。清察厘革。自憾己命不殒。祸及从仆。黄瘦如鬼。相对而泣。莫能相救。无何。一仆既死。余仆皆病。康熙元年正月。谋为归计。成龙自忖一官落魄。复何恨。诸仆无罪。何苦貽累。丁宁令各逃生。一仆苏朝卿。仗义大言。若今生当死于此。去亦不得活。弃主人。流落他乡。即生亦何为。哀哉。幸有此也。当时通详边荒久反之地。一官一仆。难以理事。乞赐生归。当事者置之一晒而已。其年逃仆归家。大儿悲念。天涯万里。一主一仆。何以安身。续觅四仆来。而三仆皆登鬼策。止存一仆。昼夜号咷。一如风魔。事处两难。一人难以远行。欲遣此仆归。则孑身更苦。无如此仆。更切思归之念。听其浩然长往。万里惟余一身。生死莫能自主。夜枕一刀。头树二鎗。为护身符。然思为民兴利除害。囊无一物。猺獠虽顽。想无可取之资。亦无可杀之仇。帖然相安。事到万不得已时。只得勉强为之。申明保甲。不得带刀携鎗。咸遵无犯。间有截路伤命。无盗情。务期缉获。隐昧情事。尽心推详。必得真实。立时诛戮。悬首郊野。渐次人心信服。地方宁静。而上台采访真确。于是有大事始行解省。小事即行处决之通行。境内虽平。憾与柳城西乡为邻。此地祖孙父子。生长为贼。肆害无已。申明当事。辄以盗案为艰。置之高阁。成龙思渐不可长。身为民父母。而可使子弟罹殃咎乎。约集乡民练兵。亲督剿杀。椎牛盟誓。齐力攻击。先发牌修路。刻日进攻。此未奉委命而专征。自揣功成亦在不赦之条。但奋不顾身。为民而死胜于瘴病而死也。渠魁俛首。乞恩讲和。携掠男女牛畜皆送还。仍约每年十月。犒赏牛酒。敢有侵我境者。竟行剿灭。獠人不畏杀。惟以剥皮为号令。而邻盗渐息。至是上台采访更确。反厌各州县之请兵不已报盗不休为多事也。

嗣后官民亲睦。或三日。或六日。环集问安如家人父子。言及家信杳绝。悲痛

如切己肤。土谣武阳冈三年必一反。比及三年。食寝不安。人心既和。谣言不验。又云。三年一小剿。五年一大剿。比及五年。又复无事。而民俗婚丧之事。亦皆行之以礼。感之以情。罗城之治。如斯而已。谬蒙上台赏识。列之荐章。遂有四川合州之擢。自数年来本非为功名富贵计。止欲生归故里。日食二餐。或日食一餐。读书堂上。坐睡堂上。毛头赤脚。无复官长体。夜酒一壶。值钱四文。无下酒物。亦不用箸。惟读唐诗。写俚语。痛哭流涕。并不知杯内之为酒为泪也。间尝祝城隍。我无一毫亏心事。当令早还乡井。今得遇合。岂非上苍默佑。回思同寅诸人。死亡无一得脱。兴言及此。能不寒心。是以赴蜀之日。益励前操。至死不变。此数年之大概也。偶书寄以发知己万里一。

陈廷敬曰公尝自言一生得力在令罗城与王文成之龙场同一动心忍性故余于公传特载此书以俾世人知公澹泊坚刚之操所自来云

卷二十二吏政八守令中

论治邑思辨录

陆世仪

治天下必自治一国始。治一国必自治一乡始。治一乡必自五家为比十家为联始。予尝作治乡三约。先按地势。分邑为数乡。然后什伍其民。条分缕析。令皆归于乡约长。凡讼狱师徒户口田数徭役。一皆缘此而起。颇得治邑贯通之道。今之为治者。动行乡约社仓保甲社学。纷纷杂出。此不知为治之要也。乡约是纲。社仓保甲社学是目。乡约者。约一乡之人而共为社仓保甲社学也。社仓是足食事。保甲是足兵事。社学是民信事。许多条理曲折都在此一日讲究。不然。徒聚一日。说几句空言。何补益之有。

治天下须用得几贤督抚。贤督抚古牧伯也。治一省须用得几贤县令。贤县令古诸侯也。治州县须用得几好乡长。好乡长古乡大夫也。得其人则治。不得其人则乱。

论作县数则

汪琬

舜典言恤。刑必先曰钦哉钦哉。苏公之为司寇。亦惟是式敬由狱。而吕刑一篇之中。凡言敬者七。可见敬为居官之本。而恤刑之道。无出于此也。予往来诸州县间。见幕中司刑名者。率意批判。不假思索。放下笔墨。非谐谑即赌博。而政事反若为余事者然。乃居官者恬不为意。方且亦与之为游戏。夫素无学识。一旦当民命重任。尽心竭力。犹恐不逮。而又加以游戏之心胸。粗浮之识见。其何以堪之。贤者于此。当痛加禁绝。不赌博不谐谑。则无所分心。自然专

于所事。语曰。用志不纷。乃凝于神。不可不加之意也。

凡词讼涉兄弟亲戚。便当委曲劝谕。使归和好。若以官法治之。胜负一分。仇寇便成。后虽欲和好而有所不能矣。然今居官者。动云息讼安民。于是以不准讼词为得计。则又不可。如此则含冤负屈。不得伸理。令强者愈横。弱者受亏。争讼愈多矣。昔尝有贤令。于民之争讼。召至案前。委曲晓谕。使知争讼为害。和好为利。且曰尔归自思。如果有冤必不可忍者。明日复来。我当为汝伸理。后不复来矣。盖争讼不过一时之气。气过即平。其有必不能平者。俟其再来。然后为之伸理。即于准词讼之中。寓息讼安民之意。斯得之矣。至吏民未经责杖者。小有过犯。不可轻加捶楚。惟当严加训饬。以警将来。使知所惩创而已。

催科自不可免。然当量其有所入。而后可以责之以所出。夫所入亦自不同矣。士子以教授之所入以为出。商贾以贸易之所入以为出。其佣工度日者。亦即以佣工之所入以为出。而又四方之风气不齐。人事之蚤晚亦异。所当一一体贴。使穷民省一钱之费。便为穷民留一钱之用。若徒拘二八月开征之例。不问民之有所入与否。而勒限追比。悍吏下乡。岂复顾人死活。民畏其威。含怒隐忍。惟命是听。有闲费什倍于正供者矣。于是苟令吾赋可完。蹈汤赴火。无所复顾。遂有轻弃其田庐。贱鬻其器用。卖男卖女。不暇爱惜。迨后少有所入。而已弃者不可以复得。已卖者不可以复完。惟有哭泣痛恨而已。然则何如少需时日。使民有所入。而后责之以所出之为胜也。是宜于开征之时。照例设柜。如有力能完纳者。不拘多寡。陆续完纳。听从民便。其有力未能完纳者。须令预先禀明以某事故。须宽限至某月日完纳。如期不完。然后催之。则催科皆所以抚字矣。二三月开征设柜。所谓律设大法也。量其有所入。而后责之以所出者。所谓礼顺人情也。

署中用人最为紧要。其罢官时波累之人。自不可不少有以酬之。然祇可偿以银钱。不可假以事权。此辈一旦权柄入手。倚势作威。无所不为。一经破败。虽欲保全有不可得者。是适所以害之也。

凡事上官须如父兄。待同官须如弟兄。抚百姓须如子弟。诚意恳至。虽遇凶暴。未有不感动者。百姓有见不到处。一一与之作主。不使有失足。上官及同官有见不到处。一一与之争辨。不令有过举。上下交孚。然后可以有为。又不可以不知也。

胥吏乃民之。一宽纵则无所不为。而民受其害。官声亦从此坏矣。故不可不时加约束。使之有所畏而不敢肆。然后以善言教导之。择其中仁厚少有信义者信任之。而其顽梗不可化诲者惩治之。赏罚严明。感畏兼到。彼亦有人心者。岂不可翻然改悔耶。

凡官吏有不悦于民。民向上官诉之。此亦民情之所常有者。被诉者亟宜自反。不得因此遂谓民之无良也。周礼太仆之路鼓。司寇及朝士之肺石。皆以达民之情。使无有壅蔽。宋制。凡有冤欲上达者。先经鼓院进状。或为所抑。则诣检院。然则古人正欲导之使诉耳。岂可反禁之使不得诉耶。不然。则一任州县官之肆行妄为。而莫之控告焉。何用更有道府以上官耶。今每见有诉州县官吏者。辄以告官告吏罪之。甚者即发与本州自己鞫讯。而州县官吏。遂借以泄其积怒。其害有不可胜言者。孟子曰。治人不治反其智。今不知自反。而徒以罪人。过矣。宋穀城令狄栗以讼田误断。为民所诉。被勘。已而县籍强壮为兵。有告讼田之民。隐丁以规避者。栗笑曰。彼冤民能自伸。此令之所愧也。其敢挟此而报以罪耶。县民由是悦服。如此大度。然后不愧为民父母官矣。古人学优而仕。然当既仕之后。稍有余力。犹须从事于学。况以素未尝学之人。而一旦策名仕籍。顾不稍稍心典籍。其何以知居官服物之道耶。凡读书须要切己。如今为州县。一退堂得暇。便须将古来循良如鲁公卓茂刘矩刘旷诸先哲。所以爱养斯民者。细细观玩。自有一番触发处。学得一分。便有一分受用。而民亦受一分之赐。资治通鉴及循吏传。置在案头。不时翻阅。受益多矣。升堂视事。退堂观书。二者循环。所谓仕学相资也。

通论居官学治臆说

汪辉祖

官声贤否。去官方定。而实基于到官之初。新官初到。内而家人长随。外而吏役讼师。莫不随机尝试。事事投其性之所近。阴窃其柄。后虽悔悟。已受牵持。官声大玷。不能箝民之口矣。故莅任时。必须振刷精神。勤力检饬。不可予人口实之端。官声在初莅任时

实授之官。吏民皆知敬畏。浹之以德。感而化焉。俗虽敝。可以循循诱也。署印官。地方格格不入。风土驯良。犹可循分为之。若刁悍疲弊之俗。万难措手。养胎病患。既心有不安。稍欲整顿。则诧为怪事。吏役既呼应不灵。士民亦恩威难洽。缓之则骄恣益甚。急之则谤讟繁兴。上不负公。下能善俗。其何道之从。人地相宜。唯用人者权之耳。署任与实任不同

疑人则信任不专。人不为用。疑事则优柔寡断。事不可成。二者皆因中无定识之故。识不定。则浮议得以摇之。凡可行可止。必先权于一心。分应为者。咎有不避。分不应为者。功亦不居。自然不致畏首畏尾。是谓胆生于识。多疑必败

有才有识。可善治矣。然才贵练达。识贵明通。彼此殊尚。今昔异势。故须相时因地。筹其所宜。若自恃才识有余。独行其是。终亦不能为治。譬之医师用药。不知切脉加减。而专袭成方。则参蓍杀人。未始不与砒信同祸。宜因时地

为治

今人才识。每每不若前人。前人所定章程。总非率尔。不能深求其故。任意更张。则计划未周。必致隐贻后累。故旧制不可轻改。旧制不可轻改

同城文武。休戚均之。捕盗缉私。事皆一体。小分畛域。动多窒碍。原厥所始。半由兵役不睦。偏护成嫌。道在约饬衙役。和辑兵丁。如兵丁多事。则传唤至署。剴切劝谕。且勿知会营官。全其颜面。既免革粮。又不被责。一丁感而众丁渐化。营官性情。爽直居多。遇有事故。推诚相白。时时以礼貌接之。断无芥蒂之理。至武职养廉之外。别无赢羨。总比文官拮据。少有通融。量力应付。自然情投意洽。休戚相关矣。和营伍

州县之属无几。才自易周知。此中非无端人畸士。然朝夕相见。性情易为窥测。甚有内与阍人相狎。外与讼师相联。揣摩恐吓。无弊不为者。以坦白相待。多为所卖。操之稍急。辄云难乎为下。严恕得宜。呜呼难言哉。待寮属

私罪必不可有。公过不可尽避。一部吏部处分则例。自罚俸以至革职。各有专条。故语云州县官如琉璃屏。触手便碎。然如失察。如迟延。此等公罪。虽奉职无状。大率犹可起用。若以计避之。则事出有心。身败名裂矣。故遇有公罪案件。断断不宜回护。余向幕平湖。先后佐两刘君。遇盗案。皆力赞详办。不敢讳抑。后犯皆弋获。主人亦未被议。是无论例应尔也。两害相形则取其轻。盗案四参。限满止于降调。往往仰荷 恩原。犹得弃瑕录用。讳盗褫革。则一蹶不起。命案亦然。善乎刘冰斋之言曰。吾自朝至暮。何时不担处分。何事不可去官。顾必避盗案之降调耶。有味乎其言之也。公过不可避

事无巨细。权操在手。则人为我用。若胸无成见。听人主张。将用亲而亲官。用友而友官。用长随吏役。而长随吏役无一非官。人人有权。即人人做官。势必尾大不掉。官如傀儡。稍加约束。人转难堪。甚有挟其短长者矣。国人知有穰侯华阳。而不知有王。速败之道也。故曰官须自做。官须自做

事来辄理。即非旷官。每有恃才之吏。假私人耳目。风闻访事。幸而偶中。自诩神明。流弊所至。必有因风吹火。李代桃僵者。夫民闲多事。全赖官为检省。官先喜事。则好事之徒。安得不闻风而起。小则累人。大且自累。知政体者。不宜为此察察也。勿用私人

事虽甚繁。先要澄心定气。分别缓急轻重。次第应付。方能有条不紊。如事到着忙。必致忙中多误。名为诸事皆办。实且一事无成。环伺者窥其底蕴。因缘为弊。亦万万无暇检察矣。事至勿忙

天下未有不畏官者。官示以不足畏。则民玩。至官畏民。而犷悍之民遂无忌惮矣。抗官闹堂。犯者民。而使之敢犯者。官也。事起仓猝。定之以干。尤贵定之以静。在堂勿退堂。在座勿避座。庄以临之。诚以谕之。望者起敬。闻者生

感。犷悍者无敢肆也。张皇则酿事矣。临民者不必猝遇其事。而不可不豫其理。所以豫之者。全在平日有亲民之功。民能相信。则虽官有小过。及事遭难处。亦断断不致有与官为难者。遇仓猝事勿张皇

一人之身。侍于者。候于下者。奔走于外者。不啻数十百人。莫不窥伺辞意。乘闲舞弊。不特声色货利。无一可染。即读书赋诗。临池作画。皆为召弊之缘。每乘其兴到时。辄试以公事。稍有不耐烦之色。即弊所从起也。人非圣贤。谁无嗜好。须力自禁持。能寓意于物。而不凝滞于物。斯为得之。嗜好宜戒。豪士文人。类多善饮。必止酒而后可为治。势所难行。然不为之节。最易误事。即于事无误。而被谴者。必曰适逢使酒。即官声之玷矣。余佐幕时。主人多善饮者。皆与之约。非二更扃宅门后不得举杯。故不必有止酒之苦。而未尝居耽饮之名。饮酒宜节

经言其理。史记其事。儒生之学。先在穷经。既入官。则以制事为重。凡意计不到之处。剖大疑。决大狱。史无不备。不必凿舟求剑。自可触类引伸。公事稍暇。当涉猎诸史。以广识议。慎勿谓一官一邑。不足见真实学问也。暇宜读史听讼不协情理。虽两造曲遵。毕竟是孽。断事茫无把握。以覆讯收场。安得不怠。原其故。只是不谙律例所致。且官之读律与幕不同。幕须全部熟贯。官则庶务纷乘。势有不暇。凡律列之不关听讼者。原可任之幕友。若田宅婚姻钱债贼盗人命殴诉讼诈伪犯奸犯断狱诸条。非了然于心。则两造对簿。猝难质诸幕友者。势必游移莫决。为讼师之所窥测。惟熟之平日。则因事傅例。讼端百变。不难立时折断。使讼师慑服。诬状自少。即获讼简刑清之益。每遇公余。留心一二条。不过数月。可得其要。惮而不为。是谓安于怠。甘于作孽矣。律例不可不读

朝廷庙祀之神。无一不当敬礼。而城隍神尤为本境之主。余向就幕馆。次日必斋戒诣庙焚香。将不能不治刑名。及恐有冤抑之故。一一摅诚默祷。所馆之处。类皆宁谧。馆仁和。则钱塘多狱。馆钱塘。则仁和多狱。其后馆乌程归安亦然。当事戏号余为福幕。自维庸人庸福。荷主人隆礼厚糈。所以蒙神佑者大矣。窃禄宁远。亦以素心誓之于神。凡四年。祈祷必应。审理命案。多叨神庇。然当敬者不独城隍神也。凡地方土神为阖境尊信者。其先必有功德于民。始能血食勿替。或以非祀典所载。不为之礼。此尤不可。庸人妇。多不畏官法而畏神诛。且畏土神。甚于畏庙祀之神。神不自灵。灵于事神者之心。即其畏神之一念。官为扩而充之。俾知迁善改过。詎非神道设教之意乎。敬神以信民

称职在勤学治臆说

汪辉祖

吕氏当官三字。曰清曰慎曰勤。尝与同官论三事次第。皆谓以清为本。余则谓

非勤不能。何也。兢兢焉守绝一尘。而宴起昼寝。以至示期常改。审案不结。判迟。批词濡滞。前后左右之人。皆足招摇滋事。势必不清。何慎之有。力求称职之故。固无一不于勤也。独是勤之为道难言矣。求治太急者病在躁。疾行无善步。其势必蹶。道贵行之以渐。一鼓作气者病在锐。弩末不穿鲁缟。其后难继。道贵守之以恒。渐则因时制事。条理无不合宜。恒则心定神完。久远可以勿倦。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念之哉。

州县一官作孽易。造福亦易。天下治权。督抚而下。莫重于牧令。虽藩臬道府。皆弗若也。何者。其权专也。专则一。一则事事身亲。身亲则见之真知之确。而势之缓急。情之重轻。皆思虑可以必周。力行可以不惑。求治之上官。非惟不挠其权。抑且重予以权。牧令之所是。上官不能意为非。牧令之所非。上官不能意为是。果尽心奉职。昭昭然造福于民。即冥冥中受福于天。反是则下民可虐。自作之孽矣。三十余年来。所见所闻牧令多矣。其干阳谴阴祸。亲于其身。累及嗣子者。率皆获上腴民之能吏。而守拙安分。不能造福。亦不肯作孽者。间亦循格迁官。至于勤政爱民。异于常吏之为者。皆亲见其子孙食报。荣赫当世。天之报施。捷于响应。每一念及。辄为汗下。吾愿居是职者。慎毋忘福孽之见也。造福云者。非曲法求宽之谓。福孽之因其在勤怠之分乎。怠之祸人甚于贪酷。贪酷有迹。着在人口。闾冗之害。万难指数。受者痛切肌肤。见者不关痒。闻者或且代为之解曰。官事殷忙。势不暇及。官遂习为故常。岂知民以力资生。荒其一日之力。即窘其一日之生。其造孽已无穷乎。余少乡居。见人赴城投状。率皆两日往还。已而候批。已而差传。倩亲觅友。料理差房。劳劳奔走。动辄经旬。至于示审有期。又必邀同证。先期入城。及至临期示改。或狡者有所牵引。谕俟覆讯。则期无一定。或三五日。或一二十日。差不容离。民须守候。工商旷业。农佃雇替。差房之应酬。城寓之食用。无一可省。迨事结。而两造力已不支。辗转匮乏。甚有羁縻公所。饥寒疾病。因而致死者。呜呼。官若肯勤。何至于是。其负屈不审。抑郁毕命者。无论已。更有事遭横逆。不得已告官。候之久而批发。又候之久而传审。中间数日。横逆之徒。复从而肆扰。皆怠者滋之害也。故莫善于受牒时诘讯。虚即发还。其准理者。越夕批发。克期讯结。官止早费数刻心。省差房无限需索。养两造无限财力。至讼师教唆。往往控一事而牵他事。以为拖累张本。得其本指。立可折断。为吏者。有常禄。有养廉。居官之日。皆食民之日。乃不以之求治。而博奕饮酒。高卧自娱。民必怨。神必怒。如之何其不畏耶。

官之一身。实丛百务。精神稍不周到。即开左右窥伺之机。宜设粉版一方。将应办事件。随手登记。办一条。抹一条。自无遗忘之患。事须谨慎者。或密书手折志之。总不必阳诩精明。授人罅隙。然此谓意中经画之事。若日行常件。

宜各立一簿法最简易。具列于左。

一稽狱囚簿。记狱囚事由。及收禁年月。其待鞫而暂禁者。尤须加意。应禁应释。随时可办。 一查管押簿。管押之名。律所不着。乃万不得已而用之。随押随记。大概贼盗之待质者最多。审定则重者禁。轻者保。无干者省释。立予消除。命案牵连。应实时诘正取保。势不能速结者。至四五日。断不可不为完结。若词讼案件。自可保候覆讯。不宜差押。管押之干系甚重。或贼押而捕纵行窃。或命押而惧累轻生。至讼案押而招摇撞骗。百弊错出。此外向有班房。夜间官须亲验。以防贿纵。数年前禁革班房名目。令原差押带私家。更难稽察。似不如仍押公所为妥。又役之贪狡者。命案讼案。及非正盗正贼。藉谕押以恣勒索。每系诸秽污不堪之处。暑令熏蒸。寒令冻饿。至保释而病死者不少。故非万不得已者。断不可押。既押须亲自查验。不设此簿。或有遗忘。势且经旬累月。民受大害矣。 一宪批簿。记上官批发词讼。奉批月日。及易结难结之故。余向幕剧邑。凡到馆之初。即饬承汇记此簿。置之案头。日吊卷查阅。或须审结。或可详销。自为注记。其原牵连多人。可以摘除者。一一注明。核时俱行删去。遇有讼师指告经承弊改旧。即可明白批示。上官提催。亦不难将应急应缓缘由。据实详覆。以免差扰。次第办结。不使吏役操权。 一理讼簿。记两造之住址远近。及证姓名。邑虽健讼。初到时词多。然应准新词。每日总不过十纸。余皆愬词催词而已。有准必审。审不改期。则催者少而诬者惧。不久而新词亦减矣。手自注记。日不过数行。何至于劳。幕中为之。已有明效。官则受词时。可以当堂驳还。新词断不能多。何惮于记。故欲求无事。先在省事。此方试之历验者也。放告须在日中。可以从容阅讯。令代书旁伺。情节不符。即可根问。立究讼师。不致被诬者受累。安民之道。莫善于此。断不可委佐贰收词。 右四簿佐幕为之已极利便。若官不惮烦。则事无不治矣。

一客言簿。民情土俗。四境不同。何况民之疾苦。岂能画一。好问察迹。是为政第一要着。书役之言。各为其私。不可轻信。阖人之说。往往为书役左袒。绅士虽不必尽贤。毕竟自顾颜面。故见客不可不勤。余初到官。见客即问其里居风土。再见则问其里中有无匪类盗贼讼师。如有其人。并其年貌住处皆详问之。而告以迟迟发觉。必不使闻风归怨。故绅士无不尽言者。客去一一手记于簿。或问其地某多平原。某多山泽。与某里连界。亦手为详记。扃之篋中。置之内室。将升堂。逐一检视。有改名具词。而与所记年貌相类者。猝然诘之。其真立败。或争水利等事。间以所闻正之。观者惊为不测。不半年而讼师盗贼他徙。匪类匿迹。上官问境内利弊及界址。皆能详对。劳心者不过半年。而逸以数岁。皆此簿之力也。但勤于见客。则周知外事。非吏役阖人所乐。须先严约束。客来无阻。以示礼士之诚。以收听言之益。 一堂签簿。事非急切。断

不可当堂签提。役赍堂签。甚于狼虎。往往人未到官。费已全罄。余里居见堂签破家。甚于常行。故不可不慎。万一发签。须当日讯结。若迁延一日。即民多受一日之累。如路远人多。须至两日三日者。立簿登记。恐事冗偶忘。则役操其柄。所关匪细。其签必须印发行。其它朱单朱谕。事与堂签一例。总须印登号。以防役地棍诈伪指撞之弊。右二簿官中必不可少。且须时时检阅。历时长久则客言簿可省矣。

一正入簿。记银谷应征之数。及税契杂税耗羨等项。一正出簿。记银谷之应解应支应放应垫之数。及廉俸幕修等项。一杂入簿记。银之平余。谷之斛面。及每岁额有之陋规等项。应入己者。可质鬼神。人所共知。不必讳也。若额外婪索。是为赃私。不可以入簿者。不可以对人。即不可以问心。鬼瞰之。神鉴之。悖入悖出。自爱者必不肯为。一杂出簿。记应捐应赠之断不可省者。及日用应费各项。右四簿乃官中理财之道。官事稍暇。随时考校。正入稍亏。或有借垫。则先以杂入补之。而用自不敢不节。此皆记其总数。或十日一结。或半月一结。其流水细帐。则责之司出入者。而权不任焉。否则杂入者滥用。而正入者有亏。至交代时。或不自知其故矣。

尤有当嘱者二。一曰退堂时不可草率。堂事毕后。精神易倦。稍有疏略。则黠役刁民乘隙尝试。此时尤宜细心检校。勘结案件。应发文券议照之类。面给两造领回。倘不及取领状附卷。即于讞后标明发字。不必令其再经吏役之手。藉端需索。致滋守候。其它遵依甘结等项。并可类推。至两造供词起讷铃缝处。皆须一一过目。朱笔点钩标识。以免他日猾吏抽换增减之弊。断不可草率退堂。贻民讼本。二曰堂事簿不可不设。堂事簿者。值堂书登记所理之事也。凡讞断颠末。及谕办公务。勾摄保羁。如不逐日摘。一有遗忘。则吏役朦混。百弊丛生。故必于堂事完竣之时。取簿览察过朱。携置案头。随时检阅。可与内号参考互稽。丛脞之虞。庶几可免矣。

论亲民学治臆说

汪辉祖

官之所难为者。莫患于上下睽隔。而初任尤甚。风俗不知也。奸良莫辨也。此其要有二。一在礼士。一在稽众。稽众如何。入国问禁。为吏亦然。初到官时。师心判事。不协輿情。即滋议论。每听一事。须于堂下稠众中。择老成数人。体问风俗。然后折中剖断。自然情法兼到。一日解一事。百日可解百事。不数月。诸事了。不惟理事中肯。亦令下如流水矣。但各地方言。多难猝解。理事之时。如令吏役通白。必至改易轻重。当于到任时。雇十一二岁村童。早晚随侍。令其专操土音。留心体问。则两造乡谈。自可明析。不致临事受朦矣。礼士如何。官与民疏。士与民近。民之信官。不若信士。朝廷之法纪。不能

尽喻于民。而士易解析。谕之于士。使转谕于民。则道易明而教易行。境有良士。所以辅官宣化也。各乡树蓺异宜。旱潦异势。漓异习。某乡有无地匪。某乡有无盗贼。吏役之言。不足为据。博采周谘。惟士是赖。故礼士为行政要务。第士之贤否难齐。从优礼。易受欺蔽。自重之士。必不肯仆仆请见。冒昧陈言。愈亲之而迹愈远者。宜敬而信之。若无故晋谒。指挥唯命。非中无定见。即意有干求。甚或交结仆胥。伺探动静。招摇指撞。弊难枚举。是士之贼也。又断断不容轻假词色。堕其术中。故能浚知人之明。始可得尊贤之益。

然尤有宜防者二。一则防左右壅蔽也。给事左右之人。利在朦官舞弊。最惧官之耳目四彻。凡接绅士。勤见吏役。皆非左右所乐。必有多其术以相挠制者。须将简房号房不得阻宾。及吏役事应面禀之故。开诚宣布。示贴大堂。俾人人共见共闻。并于理事时随便淳谕。庶左右不敢弄权矣。一则须机密不泄也。地棍讼师姓名。虽得自绅耆之口。断不可使若辈知所由来。则摘发若神。不戒而肃。且绅耆与若辈。井宅毗连。今日使有讦发之名。他日必被迁怒之祸。我方资以为治。而致其因我受累。于义不可。于心何安。故访察固不可不详。举发尤不可不慎。

司牧之道。教养兼资。教非止条告号令具文之谓。有其实焉。其在听讼时乎。使两造皆明义理。安得有讼。讼之起。必有一阂于事者持之。不得受成于官。官为明白剖析。是非判。意气平矣。顾听讼者。往往乐居内衙。而不乐升大堂。内衙简。可以起止自如。大堂则终日危坐。非正衣冠尊瞻视不可。且不可以中局而止。形劳势苦。皆以为不便。不知内衙听讼。止能平两造之争。无以耸旁观之听。大堂。则堂以下立而观者。不下数百人。止判一事。而事之相类者。为是为非。皆可引伸而旁达焉。未讼者可戒。已讼者可息。故捭一人。须反复开导。令晓然于受捭之故。则未受捭者。潜感默化。纵所断之狱。未必事事适惬人隐。亦既共见共闻。可无贝锦蝇玷之虞。且讼之为事。大不离乎伦常日用。即断讼以申孝友睦之义。其为言易入。其为教易周。余前承乏宁远。俗素嚚健。动辄上控。兼好肆为揭帖。以诬官长。余唯行此法。窃禄四年。府道未受一辞。各宪因为余功。乃知大堂理事。其利甚溥也。故为政亲民。莫切于听讼。

教民之要。不外劝惩二端。如朔望行香。宣讲 圣谕。劝农。课士。乡饮。宾兴。尊礼师儒。采访节孝之类。皆劝惩之灼然者。近多目为具文。余初宁远。时方孟夏。示日劝农。皆讶异数。至乡饮酒礼。吏莫详其仪注。不揣迂腐。一切典礼。次第行之。三四年中。耳目一新。顽惰革面。士奋科名。妇知贞节。用力无多。收效甚巨。夫通都大邑。犹曰公务殷繁。不遑兼顾。若简僻之区。何致夙夜鞅掌。而亦一废弛乎。故典关劝惩者不可不举。

吏役乡氓。均无远识。凡差遣听断。不将所以然之故。详细谕知。必且懵于遵率。吏役则周折贻误。乡氓则含混滋疑。均足累治。故告下之语必须详细。

论省事学治臆说

汪辉祖

民气本靖也。纵恶以陵之。纵役以扰之。恩既莫敷。威亦难济。于是愿朴者。亦郁极思奋。不得不奔愬于上官。上官悯其情迫而理之。刁民闻风以起。恣意讦告。而地方官不可为矣。使为地方官者。以地方为己任。悉心抚字。与民休养。雪民冤抑。民之于官。无不可白之隐。自无不乐从之令。而民气尚或不靖者。未之有也。百姓去县近。去省远。县果勤职。百姓何爱乎越愬。民气宜靖勤于听断。善已。然有不必过分阜白。可归和睦者。则莫如亲友之调处。听断以法。而调处以情。法则泾渭不可不分。情则是非不妨稍借。理直者既通亲友之情。义曲者可免公庭之法。调人之所以设于周官也。或自矜明察。不准息销。似非安人之道。断案不如息案

定例徒罪以上通详。杖枷等罪。均听州县发落。所以归简易也。多一重衙门。便多一重费用。百姓何能堪此。故寻常户婚田土细事。总以速结为美。勿听书办簧鼓。轻率详报。不惟小案不宜申报也。即奉上官准理事件。除牵涉书役必须解勘外。其余民闲细故。亦不妨录供详结。以省跋涉。至两造吁息。则伦纪赃盗而外。俱可取结详销。亦息事宁人之一端也。常案勿轻申报

投牒候批。示期候讯。最费百姓时日。唯期有一定。则民可遵期而至。无守候之苦。凡示审案件。自量才力。斟酌挂牌。如饰耳目之观。以多为贵。日留一案。即有一案守候之人。愈留愈伙。累者何堪。至勘丈事件。人多费多。守候更复不易。虽风雨寒暑。必不可失信。示期不可失信

两造讼牒。官为结断。脱然归去。可以各治其生。夸大之吏。好以示审之勤。饰为观美。往往审而不结。或系或保。宕延时日。讼者多食用之费。家人增悬望之忧。是虐民也。中有富家牵涉。好事者从而妄为揣度。谓官可赂营。则又重自玷矣。故不审不如不示期。不结不如不传审。案已审即结

勘丈之事。大端有四。曰风水。曰水利。曰山场。曰田界。其它房屋基址。易见者也。田界水利。亦一览可知。唯风水山场。有影射。有牵掇。诈伪百出。稍不的实。张断李。甚至两造毁家。案犹未定。皆勘官酿之祸也。勘时须先就两造绘图。认正山名方向。然后往复履勘。凡所争之处。及出入路径。一一亲历。毋惮劳琐。尤不许两造随舆哗辨。以淆耳目。勘定。将两图是非。逐细指出。为之明白讲论。谕以子孙可大可久之故。再行剖断。自然心平忿释。不致再竞。能使一勘无。所全不小。故遇有勘案。总宜亲到。转委佐杂。徒费民财。不惟不公。即公亦不足服人。至于人不能服。仍归亲勘。重劳吾民。不可也

。初勘宜确

昔年佐幕。每属主人勿轻金差。及身亲为之。于此尤慎。或传近日有原役号役改役加役拏役之名。换一役。多一费。民何以堪。其实准无不审。则一票已足。示期不到。自可比责原役。何烦别添役名。乃役催屡屡。案终不审。徒张役威。饱役。为民父母之义安在。且屡催不到。非原告情虚规避。即被呈胆怯在逃。例得暂行注销。追呼不已。又何为者。吾愿幕之留神。尤望官之加意。差票宜省

自爱之人。虽事甚切己。尚不耐匍匐公庭。况非己事乎。借口地方公事。联名具呈。必有假以济其私者。其非安分可知。昔赵韩王得士大夫所投利害文字。皆置二大瓮。满则焚之。李文靖遇中外所陈。一切报罢。云以此报国。二公皆宋名相。所为如此。所见者大且远也。联名公呈。不宜轻准。即事关利害。言有可采。姑受而不批。别自体察举行。切勿轻听据详。致开纷扰之弊。至书吏陈公事。尤不可信用。公呈不可轻准

告示一端。谕绅士者少。谕百姓者多。百姓类不省文义。长篇累牍。不终诵而倦矣。要在词简意明。方可人人入目。或用四言五六言韵语。缮写既便。观览亦易。庶几雅俗共晓。令行而禁止乎。告示宜简明

谚有之。破家县令。非谓令之权若是其可畏也。谓民之家悬于令。不可不念也。令虽不才。必无忍于破民家者。然民间千金之家。一受讼累。鲜不破败。千金之产。岁息不过百有余金。婚丧衣食。仅取足焉。以五六金为讼费。即不免称贷以生。况所费不止五六金乎。况其家不皆千金乎。受牒之时。能恳恳恻恻。剴切化诲。止一人讼。即保一人家。其不能不讼者。速为谳结。使无大伤元气。犹可竭力补苴。庶几无忝父母之称软。勿致民破产

非甚不得已。止宜率由旧章。与民休息。微特孽不可造。即福亦不易为。不然。如社仓。如书院。岂非地方盛举。而吾言不必创建。独非人情乎哉。社仓之弊。前已言之。书院之名。经始劝捐。于民总不无所费。及规模既定。或倚要人情面。荐剡主讲。其能尽心督课者。什不得三四。师既仅属空名。弟子亦无实学。以闾阎培植子弟之资。供长吏应酬情面之用。已为可媿。其尤甚者。资不给用。则长吏不得不解以益之。而归咎于始谋之不臧。是何为乎。夫书院犹有遗累。况其它哉。故善为治者。切不可有好名喜事之念。冒昧创始。事慎创始

论恤民学治臆说

汪辉祖

为吏者知责民。试思身为法吏。果能时时畏法。事事奉法乎。贪酷者无论。即谨慎自持。终不能于廉俸之外。一介不取。如前所云陋规。何者不干 国法。

特宿弊因仍。民与官习。法所不及。相率幸免耳。官不能自闲于法。而必绳民以法。能无媿欤。故遇愚民犯法。但能反身自问。自然归于平恕。法所不容姑脱者。原不宜曲法以长奸。情尚可以从宽者。总不妨原情而法。能反身则恕先儒有言。一命之士。苟留心于爱物。于物必有所济。身为牧令。尤当时存此念。设遇地方公事。不得不资于民力。若不严察吏役。或又从而假公济私。扰累何堪。故欲资民力。必先为民惜力。不惟弭怨。亦可问心。须为百姓惜力地土宜。非守土官之利也。偶因取给之便。奉上官。赠寮友。后遂沿为故事。甚至市以官价。重累部民。毒流无既。如之何为此厉阶也。故旧规所有。尚宜斟酌裁减。若所产之物。素未著名。断不可轻用馈遗。贻后人之害。祸同作俑。勿以土物充馈遗

境当孔道。酬酢殷繁。器用食物。闲有官价之名。或取自铺户。或供自保役。非摊派。即垫赔。原非善政。然陋习相仍。概予裁革。转恐事多棘手。此宜量为节制。可已则已。万勿任见小幕客。渔利家人。借端市索。致民力不堪。激而上控。官价宜有检制

藏富于民。非专为民计也。水旱戎役。非财不可。长民者保富有素。遇需财之时。恳恻劝谕。虽者亦感奋急公。而事无不济矣。且富人者。贫人之所仰给。邑有富户。凡自食其力者。皆可藉以资生。至富者贫。而贫者益无以为养。适有公事。必多梗治之患。故保富是为治要道。况邑境之无赖。专好扰富人以逞其欲。保富之道。惟在严治诬扰。使无赖不敢藉端生事。富人可以安分无事。而四境不治者。未之有也。保富

剽悍之徒。生事害人。此莠民也。不治则已。治则必宜使之畏法。可以破其胆。可以铄其翼。若不能严治。不如且不治。不遽治。若辈犹惧有治之者。治与不治等。将法可翫而气愈横。不至殃民罹辟不止。此萑苻多盗。先圣思子产为遗爱也。然其中闲有勇干之才偶尔错路者。亦宜随时察识。阴为籍记。或选充练保。成收补民壮。慑之以威。怀之以德。使其明晓礼义。就我范围。设遇缓急。未始不可收驱策之功。第此乃使诈使贪之妙用。非有知人之明者不能。一失误。关门养虎矣。治莠民

论治讼佐治续言

汪辉祖

一摘唤须详慎。省事之说。大属不易。词之讦控多人者。必有讼师主持其事。或以泄忿旁牵。或以左袒列证。我苟不堕其术。则反以经承弊脱为词。百计抵愬。甚且含沙射影。妄指幕友关通。启官疑窦。故核稿时。必须细加量衡。惟庭讯应问及者方予传唤。则凡摘释之人。自有确然可删之故。遇有刁愬。无难明白批斥。使讼师不敢肆其诿张。庶株蔓之风渐息。而无辜不致受累矣。

一批驳勿率易。一词到官。不惟具状人盛气望准。且讼师差房。无不乐于有事。一经批驳。起而谋抵其隙。批语稍未中肯。非增原告之冤。即壮被告之胆。图省事而转酿事矣。夫人命奸盗。及棍徒肆横。原非常有之事。一切口角争。类皆户婚细故。两造非亲则故。非族则。情深累世。起一时。本无不解之。第摘其词中要害。酌理准情。剴切谕导。使弱者心平。强者气沮。自有亲邻调处。与其息于准理之后。费入差房。何如晓于具状之初。谊全睦。

一核词须认本意。谚云无谎不成状。每有控近事而先述旧事。引他事以曲证此事者。其实意有专属。而讼师率以牵摭为技。万一宾主不分。势且纠缠无已。又有初词止控一事。而续呈渐生枝节。或至反宾为主者。不知所以翦裁。则房差从而滋扰。故省事之法。第一在批示明白。

一人命宜防牵连。前明徐相国阶柄政时。作家书示子弟。尚诫命案不可牵涉。何况寻常百姓。往往有凶犯赤贫。累归词证者。故在官阅报词。非紧要人证。即当场省释。不令入城。应取保者。讯后立追保状。然犹闻有官保私押之事。一日不归。则其家一日不宁。如之何勿念。至路毙案件。差保无可生发。每将地主牵入。此则真属无辜。尤须禁绝。核稿时。更宜字字检点。以防株累。

一侵占勿轻查勘。豪强侵占。律所不容。然世业相承。重加修整。或本非官产。原听民便。往往地棍藉端挟持。需索不遂。即饰词讦控。一经准理。必先差查。差查不已。必须勘断。官或不暇遽及。则棍差朋比。费已不貲。此等借名启讼之人。多非善类。能于呈控时严切批斥。使小人畏法。固为上策。否则速勘严惩。必有阴受其福者矣。

一勘案宜速结。事关田房坟墓。类须勘结。官事甚殷。安能日履山泽。且批勘之后。凡遇催词。无可费心。故批勘最易。不知疆界不清。每易酿成他故。如案图辨址。核计鱼鳞弓口。券册明著者。或批断。或讯断。自能折服其心。不得已而批勘。必须为之速结。所全不少。至示勘有期。势必多人守候。尤万万不宜临期更改。

一押犯宜勤查。案有犯证。尚须覆讯者。势不能不暂予羁管。繁剧之处。尤所多有。然羁管之弊甚于监禁。犯归监禁。尚有管狱官时时稽查。羁管则权归差役。差不遂欲。则系之秽处。饥之终日。恣为陵虐。无所不至。至有酿成人命。貽累本官者。若贼犯久押。则纵窃分肥。为害更大。此等人犯。官难毕记。全在立簿检察。以便随时办结。即官有代任。幕有替人。亦可免贿脱之患。

一勿轻易金差。讼一金差。两造不能无费。即彼此相安。息销亦且不易。余向佐主人为治。惟必讯之案。方金差传唤。其余细事。多批族亲查理。或久而不覆。经承请差催。从不允行。亦不转票。事可寝搁。必其气已平。因而置之。有益无损。加以差催。转多挑拨矣。且族亲纵有袒护。终不敢尽没其真。役则

惟利是视。更不可信也。

一宜随机杜弊。地方风气。以官为转移。地棍揣摩。即视官为迎合。官有善政。未始不资若辈厉阶。如官惩赌博。则棍首局诱。官治小钱。则棍讦挽和。官清水利。则棍控侵占。官严殴。则棍饰伪伤。官禁辍婢。则棍告占措。官恤穷佃。则棍讼业横。如此之类。悉数难终。大概有一利必有一弊。甚且利少而弊多。全在因利察弊。力究冤诬。固不可因噎废食。断不宜乘风纵火。使棍奸可戢。官法可行。而平民自安无事之福矣。

一上台批驳宜细绎。初报宜慎。前已言之。或奉上台驳诘。尤须详绎。驳法不一。有意在轻宥而驳故从重者。有意在正犯而驳及余证者。非虚心体会。易致岐误。至案可完结。而碎琐推敲。万勿稍生烦厌。付以轻心。若我所持甚正。与上台意见参差。必当委曲措词。以伸己意。断不可游移迁就。使情罪不符。亦慎毋使气矜才。致上下触忤。

一治狱以色听为先。书言五听。非身历不知。余苦短视。两造当前。恐记认不真。必先定气凝神。注目以熟察之。情虚者良久即眉动而目瞬。两颊肉颤不已。出其不意。发一语诘之。其真立露。往往以是得要犯。于是堂下人私谓余工相法。能辨奸良。越年余。伪者渐息。讼皆易办。得力于色听者什五六焉。较口舌争。几事半功倍也。

一听讼宜静。明由静生。未有不静而能明者。长民者衣税食租。何事不取给于民。所以荅民之劳者。惟平争息竞。导民于义耳。片言折狱。必尽其辞而后折之。非不待其辞之毕也。尝见武健之吏。以矜躁临之。一语不当。辄慑以威。有细故而批颊百十者。有巨案而三木迭加者。谓所得之情皆其真也。吾未之敢信。未得犯罪真情。难成信谳。致罪之由。犯者自知之。不得其情。非特入于重。彼不能甘。即从未减。彼亦以官固易欺。必图异求。即于无罪而后快。于是为之官者恶其无良也。刑以创之。愈久而愈失其真。古云狱贵初情。一犯到官。必当详慎推求。毕得其实。然后酌情理之中。权重轻之的。求其可生之道。予以能生之路。则犯自输服。谳定如山。不可动矣。

一要案更不宜刑求。词讼细务。固可不必加刑矣。或谓命盗重案。犯多狡黠。非刑讯难取确供。此非笃论也。命有伤。盗有赃。不患无据。且重案断不止一人。隔别细鞫。真供以伪供乱之。伪供以真供正之。命有下手情形。盗有攫赃光景。揆之以理。衡之以情。未有不得其实者。特虚心推问。未免烦琐耳。然官坐堂上。可茶可烟可小食。从容自如。犯跪堂下。外则饥惫。内则畏惧。虽甚刁谲。言多必失。静听其隙而严诘之。受之以需。何患不得。而必酷以取供。爱民者不以为然也。

一族互讦。毋轻笞挞。谚曰刑伤过犯。终身之玷。不惟自玷。而且上辱祖父。

贻羞子孙。为民父母。其可易视笞撻耶。黠者豪者玩法而怙恶者。非撻不足示儆。愿者能知悔罪。已当稍示矜怜矣。至两造族互讦细故。能分曲直。便判输赢。一予责惩。转留衅隙。讼仇所结。轆轳成嫌。所当于执法之时。兼寓笃亲之意。将应撻不撻之故。明白宣谕。使之然自悟。知惧且感。则一纸遵依。胜公庭百撻矣。然此为相对相当之讼。可以情恕理谕者言。如犯者实系凶横。或倚贫扰富。或恃尊陵卑。稍从曲宥。则欲壑难填。为之族者。必致受害无已。遇此种人。必须尽法痛惩。即老病或妇女。亦当究其抱告。使知亲不可恃。法不可干。庶几强暴悔心。善良安业。

一假命案断不可蔓延。应抵命案。吏役尚知畏法。惟自尽路毙等事。更易蔓延滋扰。盖百姓无知。最惧人命牵连。恐吓撞骗。易于借口。全赖相时力归简易。凡自尽人命。除衅起威逼。或有情罪出入。尚须覆鞫。其余口角轻生。尽可当场断结。不必押带进城。令有守候之累。如死由路毙。及失足落水。则报立案。不待他求。每有鹮突之官。妄向地主两根寻来历。以致辗转撻拉。徒饱吏役之橐。造孽何有纪极哉。

一办重案须得条理。一人治一事。及一事止数人者。权一而心暇。自可无误。或同寅会鞫。事难专断。或案关重大。牵涉多人。稍不静细。即滋冤抑。遇此等事。先须理清端绪。分别重轻。可以事为经者。以人纬之。可以人为经者。以事纬之。自为籍记。成算在。方可有条不紊。不堕书吏术中。其土音各别。须用通事者。一语之。毫厘千里。尤宜慎之又慎。总之办案宜有断制。断制云者。非师心自用也。案无大小。总有律例可援。援引既定。则例得无干者。皆无庸句摄。人少牵连。案归简净矣。

一境重案。不宜分畛域。守土之官。治不越境。然遇接壤命盗重案。一有风闻。即宜星速缉防。稍分畛域。受之以需。致犯得远窜。已失敬公之义。其或假道境内。终且牵连被议。岂非自取之乎。

一据笔迹断讼者宜慎。寻常讼案。亦不易理也。凡民闲粘呈契约议据等项。入手便须过目。一发经承。间或舞弊挖补。初之不慎。后且难办。向馆嘉湖。吏多宿。闻有绝产告赎者。业主呈契请。吏挖去绝字。仍以绝字补之。问官照见绝字补痕。以为业主挖改。竟作活产断赎。致业主负冤莫白。余佐幕时。凡遇呈粘契据借约之辞。俱于紧要处纸背用图记。并于辞内批明以杜讼源。至楚省则人情虽诈。只知挖改绝卖为暂典而已。欲以笔迹断讼者。不可不留意。

用吏役学治臆说

汪辉祖

署中翰墨。不能不假手亲友。至标吏办稿僉役行牌。虽公事甚忙。必须次第手治。若地处冲要。实有势难兼顾之时。不便牒以待。则准理词状。即付值日书

吏承办。其应差班役。可于核稿时填定姓名。总不可任亲友因忙代笔。开夤缘
贿托之渐。差遣吏役不可假手代笔

拒捕不宜轻信。已具佐治药言。今复及之者。幕不见役而念民。故意常平。官
未见民而信役。故气易激。役不得逞志于民。辄貌为可怜之状。或毁檄。或毁
衣。以民之顽横面陈于官。从而甚其辞焉。谓其目无官法。官未有不色然骇勃
然怒者。官怒而役狡行。民害生矣。夫拒捕有罪。人尽知之。为盐梟。为盗。
犯罪而求幸脱。是以敢拒捕也。若催赋传讯。民尚无罪。何致拒捕。偏听而轻
信之。一役得志。役转相效仿。民之得自全者几何。当役稟时。平心熟察。则
装点之弊。自然流露。姑将原檄存销。而止以应办之事另檄改差。及其人到官
事结。告以拒捕罪名。及所以不遽办拒捕之故。民知爱畏。即役亦不敢再萌故
技矣。拒捕不宜轻信

少年吏役。急于见知。原易节取。其老年奔走逢迎。往往不如少壮。然服役既
久。历事必多。周知利害。类能持重。选一二人朝夕承侍。以备顾问。总有裨
益。惟若辈性多苍猾。揣摩附会。是其所长。驾驭之方尤须留意。吏役须用老
成人

老成之人。多知顾惜颜面。既已用之。须曲为体恤。度其才力不能胜任。将来
难免笞撻之事。即慎之于先。不以驱遣。或应驱遣。则明示以此意。使之知所
感畏。自能实心图报。获效不。老成吏役宜其颜面

宽以待百姓。严以驭吏役。治体之大凡也。然严非刑责而已。赏之以道亦严也。
以其才尚可用。宜罚而姑贷之。即玩法所自来矣。有功必录。不须抵过。有
过必罚。不准议功。随罚随用。使之有以自效。知刑赏皆所自取。而官无成心。
则人人畏法急公。事无不办。姑息养奸。驭吏役者所当切戒。驭吏役在刑赏
必行

上徐方伯书录首条

于成龙

一曰亲吏书。 朝廷之有百官。百官之有吏书。一也。百官之内。岂乏不肖。
吏书之中。岂无贤者。亦在因才器使而已。耕问诸农。织问诸婢。必然之理。
一身之精力有限。众人之耳目无穷。各执事分办于下。一人察核于上。彼焉度
哉。不可过疑。亦不可过信。用人勿二。古之道也。乐彼之园。其下维箝。古
之言也。好而知恶。恶而知美。众吏莫不乐为之用。何忧财用之不足乎。若寂
处尊严。屏绝吏胥。止有一二亲信。恐利归他人。祸归一己。种种弊生。不可
救药矣。

为宰议

杨名时

官之为民亲者莫如宰。宰之难为也久矣。国课不可缓。民生蹙于下。左右蔽其明。刑讼扰其智。大吏以法绳于上。宰求免过之不暇。何暇优游尽心。兴富教之务哉。然使有人焉。能以诚心实学。练达其才。循序有常。务期成理。则纲举目张。弊革利兴。至于期年。可以观效。荒僻之壤。生齿必稠。凋敝之乡。室家必遂。刁诈浇漓之俗。习尚必。礼让必兴。四方之为宰者。可依吾法而共奏治绩也。政有本。曰孝弟曰廉。政有要。曰虚曰静曰信曰俭曰威。曰无锐于始。虑善乃动。曰不弛于终。慎持晚节。曰暇即读书。其条目二十有二。一内署肃清。家属不过数人。刑名钱穀不过数人。勿令与吏见。吏亦勿令与内署人见。可以节用。可以防奸。二严汰吏役以去。至任。即令各陈所能。严试之。无能者尽汰。依经制录数人。期足任事而已。必奖励优恤。使乐尽其能以为上用。且深察其人之贤奸。而无为其所尝。非堂众属耳目处。勿见吏。吏不得擅禀他事。一切事勿轻签押。御下必庄。三征粮。既去加耗各弊。其法莫如依时案欠。摘多挂比。不可差扰。挂比不完不到。方行拘比。不宜轻用笞责。流亡死户。及穷民拖欠。当随时善酌之。使上不逋赋。下不病民。其粮簿但发户书。登记完欠数。随即缴入内署。案欠摘提。勿令滋阁欠做比诸弊。以饱吏腹。四清讼之根。大讼则理。小讼息。严好讼之罚。重诬告之罪。有诬讼者。力究讼师。记其名。确拏惩治。将名登入讼师号簿。填明年貌居住。令自画供于上。以备后稽查。及再犯。加等治罪。收狱羁禁。或一年。或数月。必待悔悟自新。方释之。既释后。每逢乡约。另查其后行。五严稽核之法。如十家为甲。甲有长。甲内有讼师游民不孝败伦无赖窃盗奸宄等。甲长以闻之官。十甲为保。保有长。保内有诸不善者。亦悉闻之。察出不举。治保甲长。保甲长挟私生事。坐反诬之罪。保甲长轮充均派。鳏寡孤独免役。大抵保甲之名。多随俗而异。或名保甲。或名都图等。在因俗利导之。六朔望举乡约。令保甲齐集百姓。勿得视为具文。申谕孝弟诸条约。举行至三月后。令乡公举善者不善者。善者旌赏。恶者惩治。俱登名入善恶簿。恶尤著者。令自画供于簿。责罚收禁。如治讼师法。有不善不举。察出。罪保甲长。立闾师于各乡公所。教其乡无力者。凡民间婚娶必以时。吉凶诸礼。毋者靡过分。俱于乡约饬之。七密访土豪及不孝弟不务本业者。如治讼师等法。八治狱平恕。公听观。旬日入狱。劝谕罪人。发其良心。令改过自新。九令保甲细查有产游民及无产游民各造册呈报。游民有产者饬令归业。登名附乡约善恶簿后。每遇乡约。严加申饬查核。若仍前不改。或举发。或察出。治法如讼师土豪等。果系无产可活者。注名入无产游民簿。令各保查报荒田若干亩。开明册籍。出示谕田主。有愿将荒田入官者。自立状在官。将各项罪赎等。通计得若干银两。相度各乡荒旷处。立庐舍。备牛种。令游民各执业几亩耕种。量给银几两。为衣食耕种之费。逐渐安集

。一面严稽勤惰。以行劝惩。申饬保甲查报。倘有仍前游惰。照讼师等重处。要之此事甚烦经营。必随时制宜。尽心力而为之。十鳏寡孤独不能活者令保甲具册呈报。注名附乡约善恶簿后。行乡约时。劝谕一乡殷实者。每月量出米穀。令乡公举素行老成者主之。每逢朔望乡约日。量给穷民。十一修社仓之法。十二令士农工贾各言其积弊。陈其便宜。顺情利导。斟酌尽善。相其缓急。渐举行之。十三相境内土宜水利。与田工关切者兴之。盐法捕务诸弊革之。十四尽心封疆寇贼之备。严明机密。十五以忠廉化其僚属。十六课文拔士。造就有用人才。共致治安。十七诚求无倦。察民间隐情如一家。十八严立刑具。民有化之不改。教之不顺。再犯加等。三犯毙刑。终惻然存哀矜之心。十九设各簿。乡约善恶记名簿一本。有产游民及鳏寡孤独。俱附于后。设无产游民记名簿一本。讼师土豪等恶人记名簿一本。盗贼记名簿一本。俱令当堂亲书花押于上。收存内署。以警顽梗。便稽核。又设杂项所入。为民所费银数簿各一本。以示无私。二十愚民好作无益者。及富民当笞者。俱罚令修治公事。二十一信乎朋友以获上。二十二读律。今人苦于宰之难为。辄自托于君子不可小知。以为为宰非吾事。平时不一究心。宜其临事而债矣。庸讵知民之待命于宰者切乎。且治一邑之道。即治天下之道也。乌得曰优于为宰。即非大受之器。

仕学一贯录

陈庆门

世上原无易为之官。虽抱关之吏。亦须夜行早起。方为称职。纔说为官好。便非为好官之人矣。士子平日读书。博得一第。居四民之上。自谓朝廷倚重。生民利赖。孰知日日行害人事。件件行折福事。时时做违心违理事。反在人前扬扬得意。无愧色。岂复有廉耻哉。故人以得官为可喜。我正以得官为可惧也。天非私富一人。原以众贫者相托也。非私贵一人。实以众贱者相托也。在贫贱者自己血汗。自己消受。天之鉴察也常宽。若富贵之人。高爵厚禄。万民血汗。一人消受。天之督过也常严。天心不远。以民为心者也。抚民即所以奉天也。每叹居官之人。事上则俯首鞠躬。临民则逞志作威。厚敛酷刑而苦役之。讵知祸民者天必祸之乎。忠恕违道不远。未有不合人情而能得天理者也。当官处事。尝思有恩以及人。而以方便为主。即如一催科也。其势万不能免。就其间求其所以省民力者。不使骚扰。重为民害。则所全已多。一听讼也。准之以人情物理。出之以静气平心。不事锻炼罗织。而人心各得其平。至于恤灾捍患。移易风俗。当颠困欲毙之时。而起诸沟壑。予以生全。尤不若先事区处。不致颠顿危急之为妙也。当越礼犯法之日。而严刑峻法。重惩示警。犹不如止恶未萌。不至用刑。而俗美民安之为愈也。

官上下相承。分谊攸关。其当尽礼仪。乃衙门体统如此。唯有忠厚以尽事上之礼。直躬而行本职之事。一切升沈显晦。非援上者所能救其万一也。且上官之责望于下属。下属所仰承于上宪者。无非期其施行之咸宜耳。顾其中利害相参。是非互异。上官或得之纸上。未必尽悉其曲折。万一见解不符。事机乖错。为下属者忠告以尽其诚。善道以致其礼。但得诚意交孚。自可相助为理。夫何委靡不振。悦谀成风。上官曰是。彼亦曰是。上官曰非。彼亦曰非。迨其后事势乖违。民怨沸腾。彼则曰此上官之意。非距心所得为也。其居心之险。大非事上之敬。即此庸懦卑鄙之态。亦甚失士大夫立心制行之正矩矣。

既为上官。谁不知以人事君之大义。谁甘为妨贤病国之小人。如其两贤相契。方将以言论丰采。覘人才品格。果其持论忠正。刚方自矢。彼方欲引而进之。岂肯妄加祸于守正之人乎。即不然。或意见相左。或好尚相违。甚至媚疾深恶。亦不过如梁冀之恶张纲。使之为广陵守耳。不过如邓鹭之恶虞诩。使之为朝歌长耳。彼原假借贼手以杀二子。而二子卒能骧起事功。彪名后代。是杀之适以成之也。才全则运险为夷。命在则因祸为福。人各有天。人各有命。造化有定。人其如天何。其如命何哉。

地方官讼词。无日无之。最足见居官者之明暗。而亦戒飭平反革薄从忠之一大工夫也。慨自人心变诈。明明被殴。而称杀伤。分明争财。妄云抢。又或牵引其父兄。连及其妇女。意谓未辨是非。且先使追呼扰动。耗财以泄其忿耳。更其中诬赖人命。尤极惨酷。或以奴仆胁主人。或以顽佃诬业主。或以卑幼制尊长。有亲人逼死而乘机索诈者。有冒认亲族而毁门坏屋者。种种诬罔。不可枚举。官长止以尸场一验了事。而岂知其鱼糜肉烂。鲸吞虎噬。已无所不至哉。此弊不除。人心日益险。事变日益多。官府亦应接不暇矣。吾谓户婚田土。当视其情词虚实。不宜滥准。不准者必指批其不准之故。毋使再来翻渎。不可粗心浮气。观大意。以不得混渎一语批出了事。其准者则必亲问。不可听其讲和。问则必速。不可稽迟拖累。审明则必断结。不可含糊逐出候示。又起探听打点之弊。若于投词之日。使原告证佐同时到案。当堂取证佐确供。倘诘出党恶诬证之弊。不待被告到案证明。先惩其诬证扛帮之罪。其有情节可审者。则限日投审。原告情虚。固必加罪三等。而证佐则尤必加重。不过一二月间。扛帮积弊。无情诬讼。即可去其七八矣。诬命一事。直是父子兄弟间以死为利。暴尸灭法。揣其情节。与手刃无异。是必严诬告加三等之法。惩一警百。更榜示告谕。则亲族利死之心。末俗搬抢之恶风。亦可从此渐息。

吕叔简刑戒一书。是从铁火坑边行清凉之剂。痛酷吏深文峻法。以毒无辜。故以此致戒。非谓巨恶元凶。竟可宽纵也。当推明律文。权其轻重。用刑时不可以犯法为怒。不必以得情为喜。怒则以为彼罪当受。绝无矜怜。喜则谓我见甚

明。惟知痛快。常存此心以调伏之。不言造福。实所以尽心也。

夹棍一物。原有不得不用之时。不过欲取确供耳。初审狡展。不妨屡呼要夹。而其难其慎。不肯即夹。三木之下。动关人命。堂上一声催刑。众役奋力。受之者魂飞魄散。气蔽血壅。即有供吐。昏迷之中。随口强应。亦未确凿。平日于行刑之人。明白指示。如不得已。必须用夹。不得遽收。先就情理反复穷诘。此时问者之狼狈急。较受刑之人为更甚。如不从实供吐。催令收刑。一收止二三分。又就案情反复诘问。有证据者质之证据。使其计穷语塞。自必吐供。此时官府审问。本犯呼号。行刑者暗暗松放。再有狡展。仍如初置刑内。再收亦不过二三分。一放一收。痛则有之。伤人则不能也。且其神魂清白。语言不至混乱。此时供吐。方为确切。可以定讞。俗称夹棍为大刑。示不可轻用。更不可错用也。然不独大刑为然。即行杖亦不可忽。罪当杖者。亦视其气体壮健。足以当之。然后如法责杖。凡行杖时官暂停阅审卷。亦不可别有问答。惟注目凝神以观受杖之人。一则视其人能受与否。倘不能受。量减数杖。杖虽减而法已尽矣。一则防行杖者有任意重责要害。毒打一处之弊。如专打板头专打腿湾余历任二十年。从未因杖责而损伤一人者。率是道也。

牢狱之苦。杂秽疫痢。暑月为最。常遣人洒扫圉圉。洗涤枷杻。不时调取监簿。稽查囚数。以自察其治状。务使眼前火坑。化作逍遥世界。此只在当官者念头舌头笔头一霎时之间耳。

盗贼未起。防守为要。盗贼既起。擒捕为要。昔李崇刺兖州。令村中建一楼。楼悬一鼓。诸村闻楼鼓声。各守要路。遇盗辄擒。李肃为宰。不必建楼。比户置鼓。盗发辄击。远近相应。盗遂敛迹。吾以为建楼置鼓犹有所费。止须家置一梆。或竹或木。一处起梆。各处四应。有被窃而不传梆者。罪坐失主。一家传梆。而四不应。及应而不出身协拿者。查明责究。亦何盗贼足虑乎。

州县亲民之官。非特贪酷足为民害。即拘谨之流。未尝不洁清自好。而暗昧不明。优柔不断。识不足以剔弊。力不足以惩奸。彼虽不贪。有代之而吸民膏者。彼虽不酷。有代之而戕民命者。其与贪酷害民无异。且百为丛脞。诸务废弛。或反不若贪酷者流。犹能理繁而治剧。所谓廉而无能。不若贪而有干。古之人诚有慨乎其言之也。为政说宽说严皆也。莫如切实讲理。理者人心自有之天也。发一言。施一事。以我心之天。感乎乎人心共有之天。非言人所不能言。实言人所必欲言也。非行人所不能行。实行人所必欲行也。宽之可为杜母。严之可为召父。宽严之迹悉化。以此大畏民志。所谓不赏而劝。不怒而威。此道得也。何宽严之足云。

古人云。太上化民以德。其次莫如猛。是说也。非谓猛愈于宽。猛以济宽。适所以成其宽也。缘民愚无知。彼见上之宽而玩心生。后又从而刑之。则怨毒起

矣。为民上者。视事之初。即严加整饬。吏役士民。苟有过犯。毫不假借。见之明。行之果。人心震动恪恭。各怀一不敢慢易。不敢欺蔽之心。如此则呼应既灵。法在难犯。而处心积虑。却时时欲与民休息。事事为愚顽鉴原。准情度理。足以快人听闻。即尽法处之。身受者不敢怨。观听者靡不服。畏威怀德。一时并到。若其始不振。后即整顿。徒招怨耳。

与王春溪书

周镐

某闻之。爱民者安。得士者荣。又闻凝士以礼。凝民以政。夫邑宰之政。不外乎刑名钱谷也。江南为财赋之区。然士气浮而不实。民间无数月之蓄。以邑宰之权。处目前之势。斟酌变通。道在去其太甚而已。即如地丁之银。两以两计。分以分计。固也。然而势不能也。视邻邑稍轻焉。节吾之浮费以补之。而民已受一分之赐矣。漕白之粮。斗以斗计。升以升计。固也。然而势不能也。视邻邑稍轻焉。节吾之浮费以补之。而民已受一分之赐矣。至于狱者。万民之命。其道更不容不慎。然在易之贲。则曰无敢折狱。在旅。则又曰明慎用刑而不留狱。狱有大小。自一二重案外。其事多起于微细。鸡犬之争。干糶之愆。往往至于涉讼。秉笔而判之。责者责。劝者劝。不踰时而两造平矣。某乡居。颇悉乡中事。窃见乡愚争讼。候批示数日。候牌者数日。幸而悬牌听审矣。忽焉而改期者数日。或数十日。此数十日中。原被告若而人。四邻证佐若而人。牵连失业。典衣买饭。其闲刁猾讼棍。串通役。恐吓变诈。无所不到。曲直未判。而中人之产破矣。此皆留狱之过也。听讼者除一二疑案外。清慎而加之以勤。则民已受一分之赐矣。夫以足下之才之识。何难正本清源。而某仅为此得半之说者。诚欲其卑近易行也。然其要则莫如得士。士者民之精华也。聚民之精华以辅一身。则民之甘苦易周。而政之缺失可补。所谓帝与师处。王与友处。邑宰何独不然。须慎择其人。宁拘毋滥耳。昔子高好画龙而真龙至。若某者为足下之画龙而已。

论吴中吏治书

陈宏谋

牧令之事。烦杂难理。江左较多。苏常二府尤甚。而讼狱其大端也。大抵人多智巧。好事喜争。理曲者强词夺之。尚易辨白。或将无作有。或欲扬先抑。或欲取姑与。官司听之。急则不暇致详。轻喜易怒。稍有失平。民得持柄而摇。以耸上司之听。缓则日久变生。狡计百端。莫可究诘。以致一案化为数案。小事酿成大事。逆料其词不可信。置之不理。则虚实难明。繁者益见其繁。刁者愈逞其刁矣。惟有先之以镇静。继之以虚公。而又终之以迅速。民知其官不可欺。法不能逃。事入官衙。是是非非。确乎不爽。则身受者折服无言。即闻风

者亦知诳词无益。釜底抽薪。庶几近之。所谓迅速者只在于勤。吴中风气。最讲打点。又善营求。夜长则梦多。事久必弊生。官司耐一时之烦劳。则小民受无穷之福。向闻赴县告状。竟至二三十日尚不批出。所批仍属含糊。似准不准。应拘不拘。有拘不审。偶审不结。以致乡民皆以告亦无益。非政简刑清也。案牍中留一分精神。即可为百姓主持一分公道。矧官衙之是非。即里闾之从违。境内顽恶有所警惧。良善得以保全。其为劝惩者不少矣。能令州县官时回事。存一点惟恐冤民累民之心。庶可望风俗移易。古人所谓刑罚得中。即刑罚中教化也。然欲能如此。又在屏省应酬。人之心思物力。祇有此数。于浮文上多一分。即于实事上少一分。居官者能以周旋上官之心力致之于民。地方民生未有不实受其惠者。究竟凡事莫逃乎实。动物不外乎诚。及至政简刑清。循声卓越。亦不患无知音也。

与泰安各属

李文耕

夫教化之最亲切者。莫过于放告鞫案之时。官之牖民。原不能家喻户晓。其亲切见面者惟在此时。诚能出以诚心。矢以耐性。深入于案情之中。而曲尽事理。推广于案情之外。而婉示开譬。审断之公既足以服人。牖迪之切更足以感人。即或兼用刑威。而慈祥之意。已流贯于桁杨笞扑中矣。现宰官身。说菩提法。非衣冠中大修行处乎。至进求教化之本。则惟在平日正己率物。可以对百姓。而后可以教百姓。尤可以一言以蔽之者也。

居官大戒。第一朦蔽。上下内外。非朦蔽无以行其奸欺也。朦蔽之在内者。有官亲家人。朦蔽之在外者。有猾书役。内外勾连。鬻情卖法。则为官者孤立无与。而坐听声名之败裂。其亦危险矣哉。独是官受朦蔽。人以为官之不明也。不知朦蔽之害。中于不明者十之二三。中于不勤者十之七八。人即智识短浅。而事事躬亲。则奸欺者不能尽售其术。惟因循积压。怠玩废弛。则显予人以作奸丛弊之地。而欲人之不欺我也难矣。迨乎既受朦蔽。而后以察察之智胜之。一人之智。不足敌众人之智。而狡黠者或反得迎其私智而巧中之。是皆治之贼也。今欲力祛诸弊。惟有一主于勤。勤省阅而阅牍之压搁者少矣。勤勾稽而出入之侵欺者远矣。鞫讯勤而情伪悉。孰能乱我聪明。决判勤而拘系释。谁得肆其鱼肉。且闾阎之所恶者讼师。勤庶狱而雀鼠息争。讼师之伎俩无所试。乡里之所苦者盗贼。勤巡阅而萑苻远迹。盗贼之根蔓无所滋。一勤而百事治。何朦蔽之足患乎。至于勤之明效大验。昭人耳目。而人不务于勤者。则自有故。盖勤即仁也。无恫瘝在抱之隐。必不能孳孳于民事。而性情嗜好之与俱。勤即诚也。无旦明对越之心。必不能凛凛于官箴。而饮食起居之弗遑。然独不思君上以职司责我。统四境之农桑教化。待治于官。而为官者因循浮沉。莫之综理也。

。其可以对 君乎。百姓以父母仰我。合众人之疾苦诉讼。待命于庭。而为官者诗酒声色。莫之省顾也。其可以对民乎。某与各寅好同舟泰汶。其聪明各有优绌。不能强同。其材力各有强弱。不能强齐。其学问各有浅深。不能强合。各用所长。事无不集。惟所以仰对乎 君民。而力除其壅蔽者。则非勤莫由。虽不敏。窃愿与各寅好共勉之。

泰属为南北通衢。行旅往来。不绝于道。司土者自应以弭盗为首务。弭盗之法。莫难于用缉捕之人。不熟贼情者。既不能缉捕。而熟于贼情者。又多非善良。苟用之不善。不惟不得其力。而豢贼诬良之弊。将无所不至。是以用捕役者必先筹缉捕之费。能养其身。而后可用其力。复重赏以奖之。严法以惩之。引于前而策于后。虽怠者亦知奋勉矣。然此皆治之于已然者耳。夫盗贼非窝家不行。以其善藏聚而售赃物也。春秋之法。治乱贼者先严乱贼之党。缉捕何独不然。地方官于盗贼隐匿之处。严密访拿。捣其巢穴。俾渊藪肃清。而逋匿失据。而又勤巡查。严守望。责成地保。多派更夫。有玩失更者。加以重惩。在我先无隙可乘。在彼自无间可入。治于未然。乃为得力。而其要则尤在于居官者之一心。诚能以爱民为心。主于去强暴而安良善。至诚恳切。洞中达外。遇有公暇不时亲巡。即身之所不能到者。精神周之。精神所不能周者。声名及之。使为捕役者。晓然于官之必不容于怠缉。而倍加奋勉。为盗贼者。亦晓然于官之必不容于盗贼。而闻风远遁。庶几捕务日有起色。而豢贼诬良之弊。亦可以不劳而自弭矣。

谕各道府书

陈宏谋

监司原佐两司所不及。钱谷专任于藩。刑名专任于臬。与闻易至越俎。不闻又觉尸旷然。使勤勤恳恳。体察讲求。设诚致行。委曲求济。则两司方喜其相助为理。必不以搀越为嫌。况夫巡历所至。事事可以稽查平反。故两司所不能亲历者。巡道皆得亲历。官役有所顾忌。士民有所倚赖。此官不同虚设。出巡不同闲游。今奉新例。每年亲历秋审。则刑名之大者。以身先之。以心入之。不特重囚冤滞。可以平反。凡大小案件。民间利弊。有一番体察。即有一番措施。岂徒为巡历之具文已哉。太守体统较州县为崇。境地较州县更广。而于百姓则较州县不免远。务视州县之事。皆切己之事。上下文移。悉心核阅。毋以率转率行。了承上起下之故事。且不时轻骑减从。周历属境。得以体访境内土俗民情。并以察州县之留心地方与否。词讼之疑难。积之把持。均可就近提究。阖属士民。必以太守之惠至为有益。唯恐太守之不常至者。如此乃不愧领郡之职守。在郡一日。即有一日之实迹矣。

通饬留心图册檄

陈宏谋

地方官职在牧民。民之事即己之事也。一举一动。皆须从民生起见。舍为民而言办事。其事可知。其居官亦可知矣。先经本都院将三十四条列册咨询。在本都院固欲知各官如何办事。亦正欲各官知职分之内。原有如此应办之事也。又令绘画庄舆图呈送。本都院固欲知地方之情形。亦欲各官皆知境内之情形。所以县曰知县。州曰知州。义正取此。其送到册图。除有遗漏舛错者。驳令另覆另绘外。其余俱存以备查阅。黜恐各属未晓本都院列册绘图之本意。仍视为新官查取事宜地图之故事。或以为图册既已呈送。了此公案。其图册所载。可以不复置念。或册内事件。彼时随意登覆。未奉批驳。遂谓事有报案。纵有他弊。未便更改。牵强回护。益复错误。在不复置念者。安于懒玩。难以振作。即牵强回护者。习于固执。亦欠通达。均非本都院取图列册之意。仰该官吏转饬所属。务将册内所列各条。随即体察。或宜整饬。或宜变通。或宜推广而力行。或宜因时以措施。或宜去弊以存利。或宜循始以要终。其图内庄。则宜时加展阅。民有词讼。可披图以察其远近。因公下乡。再即图以参观其情形。他如借还常平。借还社仓。劝种蚕桑。兴立义学。选充乡保。稽查匪类。缉拿窃贼。一展舆图。庄密。道里远近。宛然在目。情形既已熟悉。措施自然协宜。可以补前册所未载。可以改前图所未明。每日披图列册。即常觉有应办事件。不致放浪官斋而民瘼全不在念。足迹虽有不到。心思则无不周。四境之内如一家。万民之众如一身。如此庶不负本都院绘图列册之意。其有新任而前任已将图册送过者。亦可将送过之图。时加展阅。以悉境内情形。并将原奉谕帖及覆册。时加查核。悉心经理。限三月之后。就所办情形照式另造登覆。以覘才识。即本官先已登覆。而过后续有变通推广。与前不同者。亦许将不同缘由。备细回复。以覘长进。该府州亦就所属图册。随时稽查随事指督。以覘实效。均毋视为迂泛而忽之。

通饬州县巡历乡谕乾隆十年

陈宏谋

奉准部文州县巡历乡。原令将境内兴除事宜。如兴学校。端士习。振民风。及农桑树畜。河渠水利。并造烧锅。赌博健讼刁悍。及盗窃打降。崇尚邪教之类。逐一查明。有无成效。于年底汇核奏闻。本都院因部文内统言兴学校等类。而各省地方风土人情。各有不同。恐州县浮泛一查。笼统登覆。仍属奉行故事。未见有无成效。是以就陕言陕。将应兴应除之事。列为二十四条。通行晓谕。又恐告示甚长。抄贴难遍。远乡士民难于尽晓。另刊示本。令其散给庄。转相传述。使士民俱各晓然于兴除之条。庶官司得以力行劝戒之事。其所发示本。虽按州县大小定数。但州县四境辽阔。庄众多。所发示本不敷分散。在州县

如肯行劝戒之计。自必先将示本到处分发。所费无多。比之抄示贴。更为省便。更可经久。乃数月以来。有以原发示本不敷。随即多刷分散者。有禀请再为多发者。有照示本另刊者。有将各条另刊。告示多贴者。虽未知将来力行劝戒如何。而目下已肯作广行劝戒之计。本都院心窃嘉之。此外既不赴省刷印。亦不禀请多发。本部院细加体察。不过以上司所发几本。尽此一散。便为了事。亦有原发示本尚未发完。仍存科房者。有按里分散各里乡保收存在家。并不传述。官司经过亦不一问者。有止抄贴于署前通衢。掩人耳目。而远乡僻士民聚积之处。又不知有此一示者。有初行时曾广行分发。而发后即不介意。并不过问者。夫移风易俗。原非旦夕之可期。而令行禁止。必须精神之贯注。似此漫不经心。全无筹划。如何使民周知率由。如何广行劝戒。如何逐条登答。本都院如何汇册奏闻。将来如何渐观成效耶。又巡历乡。原为此二十四条而设。恐各属拘泥部文。特地下乡。逐次具报。公出回署。茫无头绪。日逐奔忙。故另有檄行。令其随时随事经过庄停驂询问。如僻乡庄无事经过者。亦即特地前往。凡所到之处。务必传集士民。相为告语。不可急去急来。所历庄情形。详悉登记。以备逐条登答。今闻各属奉到之后。以此为事。实心力行者。固亦有之。而漫不经心。视为纸上空言者甚多。更有问及尚不知有此一事者。在各属不留心文檄之陋习。本部院久已知之。竟不料此等淳切声呼。必须逐处巡查。逐件登答。以待汇册奏闻之件。而亦如此率忽也。时已七月。各属如此因循苟安。将来非凭空捏混。即笼统粉饰。仍是纸上空谈。虚应故事。所关甚巨。合再谕知。仰即转谕各属。细阅节次示檄。并今谕内情弊。悉心查办。告示曾否分散。如有未。赴省补刷甚便。其已散之地。曾否转相告语。士民曾否通晓。或一时尚未通晓。或甫经通晓。尚难遵行。纵不能令士民一一遵行。当先使士民渐渐通晓。然后可以徐观地方官之教化何如也。其巡历庄。已经咨明吏部展限。今年年底必须汇册奏闻。转盼十月。届期必须逐条明白具详。唯有上紧巡历。到任一日。即尽一日之心力。巡历一。即记一之情形。实心体察。虚衷探访。公听并观。劝戒行。务将二十四条。或有此事。或无此事。或难行。或可行。或不必行。或渐有效。或尚无效。据实登答。造册通报。倘此时不早留心查记。临期催取。茫无记忆。随意登填。非凭空捏混。则笼统粉饰。重负皇上课吏爱民之盛心。循名责实。决难姑容。况府州巡道。尚须分头巡查。各属如敢怠玩草率。及因巡历乡而有丝毫扰累之事。府州巡道查出。立即揭参。该府州亦宜身先作则。如意振兴。以端表率。毋使属员有所借口也。

申饬闽属不阅文稿陋习檄

陈宏谋

治政之因革损益。官司之上下通联。全凭文书。而每事经营筹度。期于可行。

要于可久。则有稿案。常因字句之舛错模棱。而滋无穷之弊累。有因词意之详明恳到。便貽万姓之福泽。案头片纸只字皆关小民休戚。所谓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政令修于户庭。数日之间。而人自得于湖山千里之外者也。闽省官吏。历经整饬。经理庶务。具有条理。见之案牍。情文兼至。本部院检阅之下。时为钦佩。嗚其中亦有上司淳切告戒。而各属每含糊塞责者。有上司发端咨询。而各属全无体会。或答非所问。或似是而非者。近于属员来见。就现行之事。一加咨询。竟多茫然不知。方谓未曾奉到前文。而其实前文早已奉到矣。更有面见时尚不知有此事。转盼而覆文已到者。不但细小事件如此。紧要大事无不如此。不但存案不须查办之事如此。而必须查办。难以空言了事者。亦无不如此。细揣其故。皆由奉到一切批檄。官多未尽寓目。即或寓目。判日发房。不求甚解。及至胥吏送稿。幕友阅定。即便回复。其实本官于文稿始终全未经心。所以问辄茫然。上行之件如此。平行可知。民间呈状更可知。每每有堂审与断案互异。讯供与详文迥别。小民有武断捏详之控。皆此故也。此等之官。见理未尝不明。心思亦多可用。无奈耽于安逸。陋习相沿。以为官衙文稿只须付之幕友。抽此闲身应酬官。何苦劳心案牍。来见上司。则向幕友索一纸。节临时强记。问及则以眼前浮泛语句来相抵对。一加驳问。原委未悉。左支右吾。不觉面赤。如此虚拥一官。是非赏罚听人指使。何啻土木傀儡耶。本部院闽未久。见事生。凡有批行。披沥愚忱。详晰相示。冀各属倾心告语。稍资闻见。而各属未谅苦衷。仍事率忽。无非不阅文稿所致。仰司官吏立即通行所属。自后凡一切文檄批移。均须耐烦细阅。如何办理。如何回复。就各情形悉心筹划。定稿之时。更加斟酌。毋事繁缛。祇期明白易晓。毋事模棱。务求切实不浮。毋因事有关系。而语涉两岐。为可出可入之地。毋因己有违碍。而计图回护。为掩耳盗铃之策。至于审理事件。讯得确供。加以切看。毋逞无根之强词。毋一时之偏见。上司之稟详。同官之关移。士民之呈诉。总宜虚心平气。准情度理。每立一稿。体验情事。参酌内幕。有一番讲究。复费一番推敲。书吏仅供书写。不可任其撰拟。假以事权。果有疑难之事。不妨再四推详。然后定议。切不可将紧要情节。遗漏不议。隐开不了讼端。适中胥吏奸计。果能如此事事经心。语语意。于上司复文。则针孔相对。更且推广施行。有裨地方。于民间审案。则入情入理。信赏必罚。人人服从。素有才识者。如此习熟。益见优裕。即才识迟钝者。经此磨练。即事即学。蓄积而通。不难日渐长进。久而习惯。不觉其苦。理得心安。翻然可乐。况闽省胥吏。舞弊颇巧。竟有内稿已定。而缮写转行时。擅改字句。颠倒是非。移易黑白之事。现在屡有犯案。是斟酌定稿之后。送印时尚须有一番核对。方杜弊混。若于文稿全不寓目。权归胥吏。百弊丛生。更难究诘。总之。勤能补拙。敏则有功。居官者。长才识

。振官声。树政绩。杜奸弊。未有不由细阅文案而得者。本部院于各属有厚望焉。幸勿以为迂泛而忽之。仍移各道及丞佐一体遵照。

申饬陕属不阅文稿檄

陈宏谋

官民之声息相通。专藉文书。官衙之斟酌可否。先在稿案。案头片纸只字。皆关生民休戚。邮筒羽檄星驰。罔非官常政要。件件寓目经心。尚恐未能明白。纵明白矣。尚恐办理未善。未有官未能了然言下。而能措施尽善。有益生民者也。陕省民事简。上下文稿。尚不甚繁。官即件件检阅。未至日不暇给。无奈官场陋习。动云官止出此一身。事上接下。其文书稿案。则有书吏送。幕宾点改。焉能件件亲阅。又何必事事烦劳。所以上司所行之文。本衙回复之稿。均未细阅。来省相见。止就眼前之事。强记由。细加诘问。茫无以对。叩询别件。则以想当然之词。作莫须有之对。甚至谎称尚未奉到。其实奉到许久。竟未寓目。现在应行查办之件。有本部院前次所行者。查不记忆。即近日所行者。亦不记忆。上司虽有美意良法。由院司递行。尚系空文。州县接到。则须措办。如州县肯实心措办。则空文无非实事。不然则实事亦成空文。乃并空文而不留意。所关吏治不浅。仰布政司会同按察司。转饬各属。嗣后奉到文书。务须耐心阅明。各就地方情形。悉心筹划。能行者何处。不能行者何处。或可推广。或须变通。应回复者。将现在情形。明白回复。或眼高手硬。不必尽出心裁。而事理之是非。民情之顺逆。岂可漫无讲究。果于奉文时自己有一番玩味。定稿时与幕友有一番参酌。及至奉行。因地制宜。随时补救。又有一番布置防范。自然事得其理。民受其益。自己经心筹计。亦必增长才识。每见官场中。貽后悔。招民怨。多因一时不细阅文稿之故。其肯细阅文稿者。则政绩官声。不难卓然表着。本部院连次陝。吏治民瘼。有所见闻。不肯因循混过。不惮尽心规画。无如识力有限。筹划未周。正赖僚属协力同心。相助指臂。僚属中尽有心思才力可以办事者。现在能留心文稿。可以坐言起行者。亦自有人。而狃于陋习。于安逸。全不留心者。亦正不少。此习不除。难资治理。此志不立。难望长进。故先不惮烦劳。为之谆切开示。各属如再悠悠忽忽。甘于懒玩。教而不从。本部院难以姑容也。

审兴革

黄六鸿

夫新官莅任。条陈地方利弊。一以除从前之积累。建本任之新图。又有上司下车之始。咨访各属之所宜兴革者。条晰具详。冀以知闾阎之休戚。覩各官之才识。然事有宜于此而不宜于彼者。有宜于今而不宜于后者。必絜一事之始终久

近。而深思远虑。罔弗攸宜。又必访求最确。合绅衿百姓之议。而众见佥同。然后为兴为革。虽或他有所不便。阴相阻挠。亦毅然行之而不顾。何者。利为千万人之所共。而不便乃一二人之所独也。故小则可以自行。大则请之大吏。或以仰副上官之清问。苟或不然。自矜己能。喜出独见。未暇详求。轻举妄动。及其事已更张。扞格难行。然后悔之靡及。不徒滋扰怨乎。宋庆历间籍陕西民为乡弓手。使守护乡里。原为地方防御计耳。韩魏公建议于陕西义勇三丁刺一。可益兵二十万。以震耆亮祚。使不敢内侵。亦不过一时权宜计也。且请降榜与民约。永不充戍。而司马光争之不得。后不十年。而沿边运饷。率以为常矣。王安石请以常平钱数十万作青苗钱。贷之民间。仿周官国服之制。以收民二分之息。民得钱以助耕农。官得息以资边饷。法未为不善也。不知始施以抑配。继迫于催呼。鬻产卖子。殆无虚日。夫韩魏公有宋名臣。王安石亦一朝学者。岂忍有心累民哉。亦见其始。未及虑其终。矜乎独。未肯谋于众耳。宰相谋国之不臧。祸流天下。司牧谋政之不臧。祸弥州邑。可不慎乎。即以州县之事言之。鸿任郟时。奉部文查报开垦荒田。议超擢。鸿思郟民屡遭水旱地震。人丁流亡。间有新垦。乃复业穷民以资餬口。而遽即升科。里社派扰。则哀鸿又将四散矣。何忍夺百姓之贍养。博一己之功名。乃具文申报云。郟地负山濒河。旱涝频臻。昔日老荒。弥漫砂碛。已不可耕。近日逃亡之荒。鞠为茂草。赋多赔累。方今现在招徕。俟有主一经复业。无主情愿开垦者。即行申报。照例起科。郟民闻之。不胜感悦。以为父母不重功名而爱养我民也。未几。忽发投诚官兵于荒田多处。令其安插开垦。部议山东于沂费郟等处。上行一至。郟民震骇无措。将来占熟弃荒。争哄无已。鸿乃具详历陈其不便。且荒田多砂碛。不可垦。造室庐无地。中丞以为然。遂止分拨沂费。民乃免于骚扰。夫鸿向者具申。现在招徕开垦。非尽无主之荒也。所云砂碛难耕。非皆可种之土也。正若为今日投诚不可安插地耳。然后知为地方措意。贵在虚圆而可复。为上司申文。贵在前后相关。若止顾敷陈痛切。说成铁案。使后日难以转移。是亦立言未善而思虑未周也。若使前此所覆。但云百姓流亡。无人开垦。则安插投诚。正其所宜。虽复极力斡旋。又安能回上官之听耶。夫查报一事。犹须前后始终。顾虑如此。况夫兴革之大。岂可轻议而不加审处乎。更以近时私例言之。每见州县新劄自励。务博声誉以见重上游。钱粮羨耗。衙门旧规。一切裁革。百姓未始不称廉父母矣。迨乎馈送应酬。妻子饗。幕友修俸。意外之补苴。交相告急。设措无从。于是复取昔所裁革者。渐次施行。以致怨谤交作。夫今之所复。即向之所裁。有何增益于其间。然而民即安于所裁矣。忽然而复之。则其所复者。非即同今之所创乎。欲民之不为怨谤不可得也。故审于吏事者。微独关于地方之事。未可轻议兴革。而官长平昔养廉之具。亦未宜

一蠲除也。然则地方利弊。衙门旧规。将听之而不问耶。曰非也。害去其太甚。利求为可久而已。若谓民有弊而弗除。有利而弗兴。与己所取则滥而弗别。又安赖此尸位之牧宰也哉。

覆方本府求言札子石甫文钞

姚莹

某一介迂儒。滥膺剧地。冰兢自矢。拙堪虞。惟有遇事虚衷。悉心经理。察輿情。因土俗。安辑闾阎。慎重赋课。不敢偏听幕友。不敢委任丁胥。不矫激以沽名。不因循而废事。莅任一载以来。地方差觉安宁。士民颇相亲附者。不过因地制宜。宽猛兼施而已。至于漳郡七属民情。卑职不能尽晓。然以所闻见。大相同。既承明问。俾竭所知。敢以愚见陈于左。

一开诚心以调文武。夫 国家设官定制。各有职司。文以抚民。武以除暴。如手足之相为用也。乃往往不和。以致齟齬僨事。在文臣体统自持。每心轻武人为不晓事。而武臣亦每以此自疑。不肖兵役。从而播煽其间。或兵民交涉而争权。或礼仪上下而争胜。私隙既成。遇事自相掣肘。此激变生乱之所由来也。漳泉民风强悍。械频仍。陆路海洋。盗贼时发。用兵之地常多。使不能调辑和衷。一心并力。而能济事安民者鲜矣。故宜开心见诚。相接以礼。相通以情。顾大体。捐小节。文臣与武臣相和。胥役自与弁兵无间。则士卒命。悍民有所畏。而盗贼无所容矣。

一和乡情以息械。夫械之缘有数端。或宿不解而。或讼狱不平而。或大小相凌而。或睚眦卒而。其要皆由负气而好胜。一夫修怨。千百为难。为地方官者。苟不究其缘而冒昧轻进。或不顾事后而取快一时。又或畏怯不前而因循示弱。若此者。罔不酿成巨患。故有兵已临而不休。兵已退而如故者。此皆乡情未和之故也。其肇之始。不过悍族村愚。及至势已成。遂乃无分良莠。执法以往。既已不可胜诛。抑且互正凶。死者不能起辨。与其滥杀无罪。莫如善处为良。故宜震之以威而不用。示之以恩而不怯。顺其情而平其怨。惩其强而抚其弱。执法而稍通变之。则民和悦而可息矣。

一筹经费以资缉捕。查漳郡一厅七县。壤接永泉。界滨海粤。其中山岭险阻。溪曲深。盗贼藏匿既便。出没无常。缓则登山。急则浮海。而巨族大姓。拥丁千万人。地数十里。兵役入社。时有拒捕之虞。故缉捕之难。不但盗贼。即案犯亦十无一获。非悬赏购拿。即须会带弁兵勇役。多者千人。少亦数百。驻社围拿。动以旬日。又四路险要。除设兵防汛外。必须择选家丁。派拨壮役。巡逻抢掳。此等捕费。皆不能动项开销。而漳属府县。素无赢余闲。此项将于何出。故须善为筹划。非空言所能济事也。

一延绅士以通上下。夫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者。众民之所取信也。

州县虽日亲民。而仁信未孚。愚众岂能尽晓官之贤否。取于绅士之论。若府道之尊。则去民益远矣。且漳俗族姓大小强弱之分最明。小役大。弱役强。由来已旧。搢绅之强大者。平素指挥其族人。皆如奴隶。而性畏见官。有事则深匿不出。或阴使其族人为诸不法。愚民不知畏官。惟畏若辈。莫不听其驱使。苟失驭之。则上下之情不通。官虽甚惠爱而民不知。民或甚冤抑而官不察。此前人之所以多败也。诚能折节降礼。待以诚信。使众绅士咸知感服。则所至敢于出见。绅士信官。民信绅士。如此则上下通而政令可行矣。

一崇文教以明礼让。夫争不息由礼让之不行。礼让不行由文学之失教。今州县中。亦多能兴修书院。捐设膏火。加惠文士。然或以为市名之举。而无诚意以将之。劝课无方。师道不立。虽月有课文。而于明礼讲让之事。未有实济。甚或以书院为应酬上司之虚席。不问品学。滥延掌教。以至士不翕服。即文艺尚不足矜式。况于礼让之事乎。故必慎选名师。品望素重者。为之楷模。严立规条。厚给廩膳。俾掌教者时以孝弟忠信礼义之事。相为讲习。更不时亲临接见诸生。从容与之言论。使其知敦品立行之可贵。察其尤者。特加奖异之。以励其余。而后文学可兴。礼让之事。可渐明矣。

一严刑罚以免姑息。书曰。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礼曰。刑乱国用重典。夫所谓威与重典者。岂必日以刑人杀人为事哉。亦使悍民有所痛切知畏而已。莹始未来漳。即闻有会营围捕破屋焚巢之事。颇疑其过。及亲履久之。然后知其不得已也。漳民所以敢为械不法者。恃其族大丁多。所居皆坚城筑堡。鎗牌火药。器具悉备。兵役往捕。势众则空室而逃。势寡则闭门拒捕。夫民苟良善。则一差役可捕。何事用兵。捕犯而至用兵。甚且当官械。此与乱民何异。则即破其巢穴。焚其居舍。亦无可姑息者。第恐不肖之员。挟此妄及无辜耳。苟当其罪。即焚之而民不怨。如故方伯李公之焚归德堡是也。夫边鄙之地。尤重 国威。今使官势重而民势轻。犹可以资弹压。苟为姑息之政。使民愈轻官。必且有尾大不掉之虞。岂所以忠诚谋 国者哉。仁以存心。义以制事。罪当情真。无所用其姑息。此亦刑乱用重之一道也。

一严保家以究越控。漳郡民风。既悍而刁。或挟嫌而诬控。或畏罪而抵饰。但图耸听。不顾情理。有辞无人。有告无审。又风俗最重原告。一经夺先。则役不敢捕。其或县中图为原告不及者。往往不赴县审。即蓦然越控。初非甚有冤抑必求伸理也。不过以此抵制延案而已。故亲身上控者。十无二三。类皆讼师为之包揽代递。及至催审。并无一人。殊使下情掣肘。实大有妨于政体。夫州县如果贪污昏暗。偏听曲断。自难逃乎舆论。有 国法在。参革之可也。诛罚之亦可也。若夫奸民畏罪逃审。徒以片纸虚辞越控。不察而概准亲提。则是示民以州县无权也。当此民风强悍之区。即重与之权。犹恐不足。乃更从而掣其

肘。使民益轻官。官何足惜。独念 国家设官定制之体。乃适以长奸民为乱之渐乎。伏愿奋明断。饬纪纲。访察舆论。各属中如有声名不肖者。立予揭参。至于部民上控之辞。平心察其虚实。严究保家跟交。押发本衙门办理。使贤能自爱之员。无掣肘之叹。而不肖之员。亦畏法自新。则民志可定矣。

一严书役以清讼源。夫奸民逞刁诬控。法固宜惩矣。然推其所以敢控之原。则实讼师为之主谋。讼师非他。即各衙门之书役也。漳俗皆强凌弱。众暴寡。弱小无以自存。往往结各衙门书役为援。或礼拜为师。或虚名挂卯。及至有事。则若辈问计。此固以有事为幸者。于是唆之使控。而从中把持之。事本细也而蔓延之使大。愚民方引为心腹。此辈实阴为鱼肉。包准包提。无所不有。至于会盟为匪。皆敢包庇。故民本不控也。而若教之。民本不刁也。而若导之。民本不敢为匪也。而若庇纵而主之。官稿未行。若辈已先通消息。此其所以为巨蠹也。故欲清讼源必严治书役。惟辞入不轻准理。收呈必究保家。则若辈无权。而弊可稍止矣。

一责赔赃以弭盗贼。查保甲之法。所以严于平日。使无藏匪也。然而漳属抢之案。大抵真盗少而仇多。既已行。则虽仇亦盗矣。是宜立赏罚之法。严饬各家约。分地立签。各有界段。何处被盗。即责该地家约。先使赔赃。苟能救护者免。能获盗者有赏。漳属各村社皆有刀仗火器。既不能禁之械。莫若即用之捕盗。苟坐视该地人民被盗而不出救。则必其通盗也。否则无义之民也。责以赔赃。夫复何辞。诚使赏罚行。则该家约自能率其子弟互相救援。以求获盗之赏。而免赔赃之罚。如此则盗贼之风。亦庶几可稍弭矣。

一宽法禁以容奸人。曹参有言。毋扰狱市。狱市。奸人之所容也。至哉斯言。可谓知为政之要矣。天下蚩蚩。愚不肖者常多。势不能人皆守法。必尽执而诛之。焉有是理哉。为政者但使各安其所。而不为乱。斯可矣。苟激之必且生变。以漳郡论之。如倡优赌场烟馆。此皆法令之所禁也。然天之生民日众矣。漳郡尤为繁庶。耕商工贾之事。不足以养之。懦无能者。或为佣及诸贱役。其强力而不肖者。则相聚为诸不法。自倡优赌场烟馆之途开。藉此而活者万人。此皆所谓奸人也。然较诸攘夺窃。则有间矣。今必禁之。此数万人安往乎。彼无所得食。有为盗耳。是不可不深长思也。伏愿体立法之意。操为政之要。宽其禁而严其法。苟有犯。必重惩之。而不问其余。如此则民安其所。而不敢滋事矣。

革火耗

胡衍虞

为吏欲为良吏。必加意于有关万民之事。隆礼搢绅。搢绅曰好官也。而未登搢绅者不得与。加惠学校。学校曰好官也。而未列学校者不得与。又或好在折狱

之无私。何以处夫不兴一讼者。又或好在用刑之不酷。何以处夫不犯一法者。又或好在公平物价。不亏行户。何以处夫不入市廛。不为商贾者。夫此礼搢绅惠学校折狱平刑体恤商贾。岂不当一一尽心。而求其有关万民。人人可沾实惠者。莫如钱粮一事。一邑之民。非有地即有丁。无一家不在钱粮之内。即无一家不在征比之中。然富而易完者。十之一二。贫而难办者。十之八九。每见征比逼迫之时。重利称贷者有之。减价变产者有之。逃窜流离者有之。甚而卖男鬻女者有之。又甚而捶楚致毙者有之。此时仅完正供。尚恐民力难堪。若再加耗横征。是犹病夫方在呻吟。而又督以力作。加之鞭撻。痛上加痛。何以克当。所以廉吏到任。务须痛革火耗。前官之重者。我不敢重其所重。即前官之轻者。我更要轻其所轻。天平不敢欺天。法马不敢违法。大张告示。凡里民交纳钱粮。止将由单派定正数。依库平秤纳。自封投柜。不许私置重等。不许柜头阻索。官府去一分之耗羨。小民受一分之利益。泽普万民。有不家尸而户祝者乎。不然。取百姓之膏脂。充一己之囊橐。往往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正所谓毒脯充饥。鸩酒止渴也。其亦何益之有。

请禁苛派铺户状

周亮工

夫以官价买民物。致有赔累。民已不堪矣。从未有公然出之铺户。不给以毫厘之价者。亦未有不给毫厘之价。而尚责其物之精麤美恶。令之求死不得者。亦未有本非铺户。而必令其子若孙承当不替者。有之自上杭之供应巡漳道始。自借供应巡漳道名色。以恣其余之无穷取索始。巡道之执事旗帜桌帟座褥。上下铺陈。既出之铺户矣。二十年之前犹给以半价。十年之前尚有三分之一。迩来但有供应。并无价值矣。所谓铺户者。先年其祖若父。或经营于吴浙。或张肆于本乡。或歇宿商贾。觅有蝇头。或充当行户。分其牙用。虽多赔累诸端。尚有分毫利息。勉力支持。已觉难胜。今两广路阻。商贾难通。且向之所谓铺户者。半登鬼箠。半徙他乡矣。士之子尚不恒为士。农之子亦不恒为农。而上杭之铺户。则如充问祖军。其祖若父虽死。其子若孙虽改而之他业。而铺户之名。终不可得而去也。幸而本户死绝矣。又必累及其亲枝。幸而逃之他邑矣。又必连及其姻戚。间有贤有司至。为自了之计者。则曰我但不取尔等一物耳。势必不能通之上及之下。为调停之术者。则曰我多报告数。使之众擎易举耳。实则不能去其籍绝其根。间有求情脱免。受贿更易者。亦必有一名顶替。而后有一名开除。其顶替之人。即出之开除者之口。所报者非衙门中所共垂涎之人。即彼平素所最恨之人也。一名既入簿中。千年不能更易。今日取絀。明日取毡绒。非嫌其色不鲜明。则怒其物之粗恶。道路既阻。又往往取邑中所绝无者以难之。求之乡绅而不得。谋之他邑而不能。差役之权。从此尊矣。非曰代尔回

官受责。必曰谅情代禀收用。取一物即有一番之刁难。交一物即有一番之使费。富者求贫。贫者求死。其来非一日矣。况铺户之名既当。无论其家之贫富。而富有之名已四溢矣。贪吏垂涎。奸胥侧目。旁枝错出。意外诛求。皆此铺户二字累之。此其苦又不止于应当官物而已也。幸近日文武官僚。加意抚字。民少有起色。然相沿已久。若不申请禁革。为累终自无穷。合无请乞宪台严批勒碑。永远禁革。其答应巡道铺陈等项。当使简省。据所开帐目。应用二百余金。除上杭县动纲银备办外。其余不足者。令七邑量行协济。官自差役赴省置买。不许分毫取之铺户。其历来相传铺户姓名册籍。但有存者。俱令该县焚毁。其所属各邑大小官员。并道标中军千把之类。日用蔬菜盐米鱼肉等样。俱发纹银平买。如官价擅取一物者。即容本道按法解院究治。如此则民命少苏。逃亡复集矣。本司见各铺户众声动地。不觉激切言之。伏乞鉴察施行。地方幸甚。民生幸甚。

敬陈风化之要疏乾隆二年

内阁学士凌如焕

伏读本年七月 上谕。朕览法司本章。各省命案。大率毆居多。甚至挟持凶器。互相杀伤者。小民愚昧无知。不忍一朝之忿。遂致罹于重辟。后虽追悔。亦已无及。深可悯恻。夫贪生恶死。人之常情。即下愚编氓。亦断无不爱惜身命之理。总因平日不知法律。而地方有司。又且不能时时化导。动其从善去恶之天良。申以触法抵令之宪典。无怪乎编氓之日蹈法网。而不能止也。嗣后直省督抚。督率有司。必多方宣谕。实力劝勉。务使闾阎咸知法纪。顾惜身家。以远于罪戾。则教化行而刑罚可省矣。钦此。仰见我 皇上钦恤生民。精思驭吏。务省刑而行敷教。诚正本清源之盛治也。臣数年以来。于民情吏治。稍有见闻。窃以为今风俗犹未能正。教化犹未洽者。其弊有三。在民者一。在官者二。敬牖列为 皇上陈上。

一各州县游惰之民。犹散处乡城。宜亟为整理也。凡民之生。士农工商。各执一业。然后知爱其身家。而教化易入。所最难布置者。游惰之民耳。幼不习诗书。长不勤手足。不习诗书则不明理法。不勤手足则不免饥寒。当其游惰之时。尚未至有杀人为盗之事。而赌博出其中。酗酒出其中。顽童娼妓出其中。命盗之基。实由于此。近奉 谕旨令州县官于公事之暇。各巡历乡村。询民疾苦。宣布教化。此亲民之隆规。良吏之法守也。臣查直隶各省。现在举行保甲。每十户联为一甲。将某里某甲某人姓名生业。悉记册籍。悬挂门牌。为州县者。按甲稽察。即可知一邑之中。读书者若干人。力田者若干人。为工商者若干人。其不列四民之内而习游惰若干人。初无难查核也。请嗣后州县官巡历乡村时。每至村镇会集之所。即令保甲传齐附近游惰之民。面加训诫。谕以图谋

生计。爱惜身家。其间有本无恒产。流为游惰者。如系老幼废疾。应照例给发孤贫口粮。安于养济院内。至若强壮之民。虽无田畴。当劝谕为佃户。虽无店业。当劝谕为佣工。使之驯其性情。勤其肢体。则族党乡邻。亦断无始终弃置。不相容留之人也。其有游惰之民。处于城郭者。与州县衙署附近。犹易随时觉察。一体抚循。向来虽隳顽。实因目不睹官长之面。耳不闻官长之言。习于放废。改过无由。一旦民之父母。代谋其生计。代恤其身家。未有不翻然悔憬然觉者。倘或下愚不移。则董戒以威之。鞭撻以辱之。亦不待其有杀人犯盗之罪。然后委之为无可如何也。如此则各州县游惰之民。可渐次消除而教化流行矣。

一有司奉行教民。宜务其实。不当饬其文也。 朝廷敷布政教。全赖州县奉行。今之州县。问其钱粮无不知之。以征比钱粮有火耗之利益耳。问其刑名。间亦知之。以 钦部案件有迟误之处分耳。至其视教化之通塞。既无利于身家。复无碍于功名。则漠然无复留意者。十居八九矣。臣常见通行部文。不过照抄原稿出示一道。粘贴街衢衙门。即以塞奉行之责。而乡城百姓尚未能周知也。即如宣讲 上谕一事。督抚荐举属吏。率皆首列此案。究竟天下州县。皆不过于朔望近地。齐集绅衿约保。及随从衙役人等。遵照原文。口诵数件。事毕而散。其荷锄负耒之夫。鬻鬻贸易之子。并未有一人舍其本。业前来听讲者。其听又于 圣言之精义。未能入耳会心。即此一事虚文。可知凡事之失实。 世宗宪皇帝念州县官簿书纷烦。不能专力教化。令添设约正值月等。择生员使充其任。量给廪饩。甚盛典也。其时言利之臣。乃谓约正值月。情愿赞教。不需廪饩。而约正值月之良规。又不废而自废矣。臣请嗣后仍复旧制。颁以廪饩。饱其身家。然后责以司教。饬令随地随时。宣扬 上谕。并令绎出乡语。剖晰详明。使人易晓。再如命盗拟辟之条。尤宜谆谆讲解。警惕愚顽。州县即于巡历时。察民俗之浇。验该生之勤惰。毋使奉行不力。虚糜钱粮。则一乡一邑之中。司教多人。皆可为有司之助。而小民不啻家谕而户晓矣。一督抚之举劾吏。考课宜在平时。而报最宜求实也。 国家简任大吏。寄以封疆。凡有举劾。例即准行。所以重其责也。乃或由一时之喜怒。或凭一日之见闻。当其被劾时。证罗列。秽迹难堪。及致承审之后。一无实据。则改轻完结者有之。竟请开复者间亦有之。至于举荐之员。亦有甫经嘉奖。旋被参劾者。非于新任内改变操守。即于旧任内劣迹败露。种种流弊。难以枚举。求其一举一劾。实足为阖属之劝惩者。未易多得也。臣愚以为下属官吏。纵有贪酷虐民。不可一日姑容者。亦将访闻劣迹。先发布按二司。从公审实。然后详覆具题。惟案证皆已僉同。而本员倚恃职衔。不吐实供者。准其题请革职。若该两司审无实据。即当外结销案。其有虚有实者。亦止将审实之事。备载入 告。

审虚之事。悉予删除。以省犯证延累之苦。至于大计考绩。黜陟幽明。既待三年之久。然后举行。即于三年之中。访察宜实也。臣查州县官办理刑名钱粮之事。凡属咨题完结者。皆经上司核准核驳。其办理妥协者。有嘉奖之批。办理错谬者。有申饬之批。惟教民化俗之事。本无限期。止凭州县奉行。不必具本申覆者。督率之不力。所由起也。臣请自 皇上御极以来。所有颁发 谕旨。凡有关于化民成俗者。该督抚应逐案逐件。开单饬发府道。令其将所属州县。某案某条。作何奉行之处。一一查明。每月之终。将某州县办理某事妥协者。行文记功。使之奋进。错谬者行文记过。使之愧改。其府道之开列。有实与不实。并可知其督率之力与不力。又于每岁之终。将属员内功过事由。造册咨明部科存案。迨至大计届期。汇在三年之内功过。大小多寡。为举劾之实符。功过足以相抵者。照常留任。以观后效外。至于有功无过者举之。有过无功者劾之。不徒凭一时之喜怒。不止一日之见闻。虽仇为上司。亦难于有功者加之参劾。虽亲戚为上司。亦难于有过者谬列举荐。如此则考课精而举劾宜。举劾宜而劝惩立。督抚提镇三年军政之事。应否推广一例举行。统候部议。以上三条。事有殊科。理惟一贯。督抚之董率有方。则州县之举行必力。州县之奉行有法。则小民之游惰潜消。教化翔洽。刑狱减省。庶几 皇上仁育义正之盛心。或可以仰副万一耳。

劝民殖讲学疏雍正十年

广东巡抚杨永斌

臣前奏粤东矿厂。宜严加封禁一折。钦奉 朱批云。粤东地方多盗。且米谷又非云贵粤西价平省分可比。所以不得不严禁开采。当以此意晓谕之。假若粤东民风丕变。人人皆知力田务本。米谷充裕。价值亦如数省平减时。听其开采。何须禁止也。钦此。臣查粤东不乏可垦之土。因民间不勤稼穡。以致米谷不能如云贵粤西等数省之平易。臣仰体 皇上重农至意。督饬属员。劝导粤民。务勤耕作。尽力开垦。其高亢之区。不宜禾稻者。则令树艺豆麦。亦可以资食用。至附城陆地。及山麓偏坡。虽不能播种粮食。尚可栽植树木。今俱闲弃。实为可惜。臣令番禺县买桐树试种。于土性相宜。已经成活。现在广购桐子。令地方官倡率捐画。劝民栽种。可以获利。其它木植。随地土之宜。听民酌种。禁饬兵民践伐。并将从前钦奉历次劝民务本力农及栽种木植 谕旨。敬谨刊刻。分发州县。散给里民。务令家喻户晓。力勤耕植。以收地利。以谋衣食。不得坐待饥寒迫身。流入匪类。再查惠潮两府。户口较繁。民尤不务本业。从前趋利之徒。多于矿山私挖。甚至丛聚为匪。近因稽查严密。虽已涣散。但必俾有恒业。庶得永无滋事。兹因大官田新设县治。委员丈荒给垦。惠潮无业之民。纷纷投至。悉令垦户。招为佃民。又垦户分垦之外。余剩二十顷。率

同司道公捐资本。分给前项无业之民垦种。谕令各安耕作。毋再甘蹈法网。将来似可不致窃挖滋事矣。其前项田亩。将来成熟。每岁可收官租千余石。查省城向有粤秀书院。现为义学。教习生童。请归租作为膏火之资。事属两益。至粤东士子文艺庸陋。虽前经钦奉 谕旨。着地方官训导。又雍正六年定例。谕令有力之家。在于邻省。延请官音读书之师。教其子弟。转相授受。以八年为限。如不能官话者。生童举监。暂停送试。俟官话习会之时。再各准其应试。奉 旨依议钦遵在案。但粤人皆狃于积习。历今四年。仍未能渐移。臣拟将粤秀书院。捐资修葺。仿照大学士鄂尔泰前任云贵总督时。在昆明书院教士之法。将学臣岁科两试所取优等生员品行端方者。每学拨二三名赴书院肄业。在于邻省延请老成笃行之士。为之教习。砥行课文。每月臣与督臣各课试一次。加以训勉。俾知立身行己尊 君亲上之义。每人月给膏火之资。于前项官租内取给。科举之后散归本籍。另将新学臣岁科所取者。照前拨入肄业。如此合一省之优生训诲造就。三年之间。文行既得以交修。官音亦易于学习。及至散归本籍。复可转相授受。陋劣者亦可知所劝勉矣。

议覆社仓保甲疏雍正元年

广西总督孔毓珣

窃惟社仓一事。为济众备荒极善之政。臣辗转图维。请先行常平借贷之事。而渐通乎社仓之法。臣查粤西各州县。俱积有常平仓谷。请于明岁为始。将此谷大县以二千石为率。中县以一千六百石为率。小县以一千二百石为率。令州县官于春耕时小民欲借者。零星借给。秋收还仓。丰年还息。歉收止还借本。荒岁则缓俟下年还本。如是三五年。必有赢余。其赢余之数。即分贮四乡。建造社仓。择里中老成信实者为社长。司谷之出入。收息免息。悉依前法。日久谷多。一方可无饥谨之患矣。臣未敢通行。先将州县中之明白者。选择数人之。以期渐次通行。至于保甲一事。乃弭盗安民之良策。臣先于城镇店肆商民聚集之处举行查编。至于各州县乡村。因粤西地广人稀。山多田少。零星散处。又有猺獞杂处之地。未能一体编立。臣因细加查访。各属乡村居民。向有团练堡目头之设。虽名色不同。而借以御盗则一。其下又有乡勇。村大者十余名。村小者五六名。属团练人等统率。近因日久废弛。臣请随其土俗。令府州县官将原有团练堡目头乡勇人等。查有诚实强干者留之。如不堪胜任者汰之。另为选补。以备捍卫。设盗贼窃发。若能奋勇擒获者。报官奖赏。倘有怠惰。必加议罚。如此则赏罚既明。人自踊跃。猺獞亦易于遵守。其于弭盗安民。亦同保甲一辙也。

与胡邑侯书

任启运

闻圣贤之为政也。莫大于兴民之利。去民之害。视风俗之所极弊而先救之。今宜兴之风俗极弊矣。赌博之徒日夜讙呼。而破家废业也。贼盗日见窃发。而捕役因之为利也。高台演戏。岁费以万计。而不知节也。寺庙兴作。舁神出会。开场聚众。日费以千计。而不知禁也。妇女盛服。入庙游观。而为奸盗媒也。积逋历数十年。而国课莫肯率先也。生女屡行淹溺。而父子恩绝也。缢溺强死。动成命案。而告讦之风胜也。衿监与胥吏结纳。出入把持。而廉耻道丧也。不有大贤。何以救其弊而反之正哉。恭闻贤侯之莅兹土也。未及一月而仁风大行。四境良民欢呼载道。有再生之望。豪强惕息。莫敢出声。是贤侯之作新斯民者。已见于初政矣。然愚犹望贤侯以实政而为经久之规也。所谓经久之规者。乡约也。保甲也。二者其大端也。夫 圣谕一十六条。其教谕愚民者至详且切矣。而邑中之宣讲者不一二举也。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无地而非学也。农工士庶。无人而不学也。今即奉功令举行。不过朔望而止耳。孟子云。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况今并乡而不举。是蚩蚩之民终岁而不闻一善言也。求其为善。岂可得哉。然愚以为乡约之不举。由于保甲之不立。何也。保甲与乡约相为表里者也。乡约之设。远或数十里。近或数里。凡赌博盗贼之潜匿者。约长多不及周知。而乡里所推为约长者。非鄙俗之富民。即年迈之乡老。彼其心岂知有公事哉。无事则酒食以为尊。有事则以道远为辞。年老为解。此人所以视乡约为具文。而莫之举也。若保甲之法则不然。五家为伍。周礼所谓五家为比也。十家为什。周礼所谓十夫同遂也。赌博盗贼之有无。五家之中无不周知也。友朋亲戚之往来。十家之中无不共见也。一有可疑。则得以察之。察之得实。则告之官。赌可惩也。贼可擒也。知而不举。则五家连坐。彼四家者。岂肯以其身家为他人受累哉。然而赌博盗贼之不敢报者又有故。博徒皆无赖也。盗贼皆梟雄也。其暴如虎狼。其毒如蛇蝎。良民方惴惴焉吞噬之是惧。敢剗其牙撻其尾哉。谚云。奸近杀。赌近盗。故里之中有博场而穿窬至矣。有一穿窬。而穿窬之类毕至矣。日聚而居曰赌友。夜而散去。即贼党也。故赌博盛则盗贼借之以自藏。盗贼盛则汛捕因之以自利。月有馈。岁有例。故多一贼。则民多一害。而汛捕多一利也。汛捕倚盗贼以自肥。盗贼即倚汛捕为恩主。故附近之民。有日夕危惧而不报矣。有屡见窃掠而终不报矣。非不欲报也。不敢报也。一有愤而告之官者。则汛捕起而攻之。需索百端。凌辱备至。而盗终不获也。一不如意。则转诬其家为盗。或失主的知盗贼之所在。而使擒之。则汛捕反授意于盗。使反噬失主为枉盗。为挟仇。故有一报盗。而千金之产立散者矣。有一报贼。而所需索反倍于贼之所窃者矣。官虑盗贼之关乎考成。而胥役遂窥其隐而中之也。盗贼且如斯。博徒又何论。然则若辈又何所惧而不恣行哉。若夫逋赋之害又可陈矣。其一则因赌而逋也。其一则因讼而

逋也。乡约废则礼让少。而以势相使。以力相争。保甲废则结报无人。而刁唆告计之徒。皆得以乘其隙。故两智相轧则并亡。两愚相抗则亡。两愚受制于扛讼则又并亡。株连数十人。捱延二三载。邻佑证佐。困于波累。则又并亡。贪官藉猾吏以为罗。猾吏藉刁讼以为饵。至苞苴之贿既穷。然后水落而石出。如近年命案岁以百计。而其实曾有什一否哉。此风不革。而欲民之富。不可得也。又有非赌非讼而日趋于贫者。则戏会二者为尤甚。村落之居。大者数十家。小者十数家。每岁必演戏。曰以酬神也。梨园之馈赠供给。必十数金也。迎送往来之费。必数金也。亲戚聚会宴享之费。又必加数金也。故半日之讴吟歌舞。而三四十金之费已尽矣。出会之法。千百人为。其盛者数千人。舁一土木之神。周游村落。车舆仆从。必数千也。驿马必数百也。旌旗矛戟之具。延数里也。金鼓笙管之繁。闻数十里也。冠服珠宝赁借之费。不下数百金也。男女杂沓。老少奔波。至一村落。则有香金之馈。迎犒之席。其费又不知数十金也。故出会三四日。而总计所费不下数千金矣。费日甚。民日贫。赋安得而不逋哉。又况出会先期一月。环戏所辟地数十亩。设棚百十间。名曰接场。列市肆。陈博具。设酒食。广召异方之众。使相角而取其赢。故接场设而赌博盗贼之徒。皆集而莫可致诘。此其害并不止糜费逋赋而已也。且逋赋之故有出于民者。有出于上者。小民终岁所入有限。而不经之费无穷。以有限供无穷。固不足以相给矣。而上又以数年积压之逋赋。杂然而征之。小民欲应此则必负彼。吏胥乘其不能尽应也。则怵之以必责之形。民畏责则不得不转谋之吏胥。吏胥乘其急而教之以抽摺之法。故馈以十之一者。三月无征。馈以三之一者。终岁无征。经三四年之摺。而民之馈于胥吏者。已过于所当纳矣。其余粮书有虚串之弊。副役有代比之约。则以项繁多。而长吏之聪明有不及察也。且宜兴之地。西南百里而遥。东北百里而近。故有一人入纳。而宗族亲戚附之以纳者。有孤寡疾病远行。势不得不托之人以纳者。吏胥执纳者而诈之。曰。尔何包揽。长吏不察。则亦立纳者而责之。曰。尔何包揽。夫包揽。以禁绅衿之抑民以自肥耳。岂以责急公趋事。相周相恤之民哉。故包揽之禁厉。而不能自纳者。必托之差役之手。差役因匿而吞之。嗟此医创剜肉之民。何堪饱此虎狼之腹耶。差役未易。则姑为推挨之法。差役一易。则仍责之民。民安得而不日困。赋安得而不日逋哉。夫吏胥役于官者也。而以诘盗则听之。以鞫狱则听之。以催科则又听之。几何不以役吏胥者役于吏胥也。且邑长者民之父母也。吏胥者邑长之仆也。为民父母者。坐视豪奴悍仆。鱼肉吾赤子而莫之救。非惟莫救。且张其翼而附之牙。若必尽食吾赤子而后快者。是何心哉。此贫民所以嗷嗷待命。而幸贤侯之有以生之者也。何以生之。治赋以简。则民力易供也。治狱以明。则民隐易达也。治赌博盗贼以威。则民居易安也。禁无益。尊硕彦。则民志易

定也。而吏胥之必严。则又祛弊除害之大要也。数者生之之道也。若夫扩贤侯好仁之心。而当严禁者则又有溺女一事焉。父子至爱也。杀之至惨也。呱呱何罪。甫见天日。而使之毕命盆水之中。则以衣食之不周而忍而为之也。习以成风。而家饱暖者亦踵而为之矣。夫人之所以为人者仁心耳。父子之爱而忍以相残。则何事不可忍者。其背生人之理。而干天地之和。不亦甚哉。贤侯诚严禁而痛惩之。为天地广生育之气。至德也。为小民养恻隐之心。

至教也。夫贤侯一令。而无赖畏威。吏胥惕息。萑苻屏迹。使民得以优游养老。乐生送往。而又及于婴赤之细如此。岂不洋洋乎至治之风哉。然愚抑有请者。天下有治人无治法。赌博盗贼溺女诸禁可责之保甲。而保甲之严不在保甲也。演戏出会刁讼游女可申之乡约。而乡约之明不在乡约也。古之言曰表正者影直。源洁者流清。必至诚至公。使民情无不达于左右。则吏胥奸欺绅衿关说之弊。不得至乎其前。又何害之不戢。何利之不兴哉。此又愚所谓实心行实政之说也。某固陋。读孔孟之书。有以自乐。生平无片纸只字。入长吏之门。而今喋喋于此者。诚闻贤侯之新政。而庆宜民之得有父母也。先民有言。询于刍蕘。执事其察之。

寄周人骥书

陈宏谋

湖南风俗素称刁悍。年来讼牒日减。刁徒敛。自是执法明允。讼无留牒之效。上下孚信。可以想见。至于上台凡有兴举。下吏勉强粉饰。全无实际。反多扰累。久为官场必有之积习。所见诚是。然当此生齿日繁。生计日蹙。凡可以有资衣食者。自当切为计及。其间骤然获利者。民自争先为之。何俟于官。其一时不能有利。小民力薄计短。难于兴举。须官为导引。官为筹划者。亦自不少。预存一必行之见。强官民以必行。此好事喜功。固属不可。而竟视世间无可为之事。亦未免因噎废食。惟相其地土所宜。行之有渐。相宜者为之。不宜者听之。既不苦以所难。亦不至于扰累也。天下凡百事体。有一利必有一弊。决无百利而无一弊之事。始事或难。观成则易。决无甫行而即易成之事。朱子所以有七分利三分害。或利久而害暂。即当行之。三分利而七分害。或害久而利暂。则不当行之之说。吕新吾有毋执偶然之弊。而訾常然之法。毋鹜偶然之利。而贻经久之害之说也。

与五弟书

牛运震

吾在秦载余。政简无事。审断平允。声名渐着。甚为上宪所知。百姓亦大怀服。吾本非长才。不过殚精竭虑。极吾耳目所能。而出之以至诚。将之以小心。事自易办。保甲严行。禁令渐张。争狱讼。日即于少。五月中。县北玉钟峡山

崩。塞河。河水上浸。居民渐就漂泊。吾闻报。单骑往视。亲荷畚鍤。募率丁夫。并夜开浚。凡两日夜。河开水下。大小七百口获安堵。水退。缘山步行。载米与钱。俵诸灾户。百姓资以活济。吾为此事废寝食。心力几瘁。此亦汝兄一功德也。近日清查户口。确核地粮。异日另有成效。当再以告五弟。至于责士过严。惩盗已甚。初来时诚亦有之。五弟以为言。大是。但边鄙之地。风俗犷悍。不如此则法不立。令不行。民不可得而治。且吾当官治民。要通盘打算。与其轻刑十人而不足惩。不如重处一人而九人畏。是我惩一而怨九也。吾惟于此。行之不疑。然迩日吾法禁已行。渐亦归于平允。当俯从吾弟之言也。

上汪制军书石甫文钞

姚莹

窃自受事平和。及今两月。接见搢绅耆老。咨访老成吏胥。考历年案牘之所以纷繁。前人之所以得失。大有可言者。平和地界闽广。从古为盗贼之藪。自王文成平寇乱而始建邑。其地溪岭深阻。穆篁丛密。无三里五里之平远。岩壑蔽亏。彼此阻碍。民皆依山阻水。家自为堡。人自为兵。聚族分疆。世相仇夺。故强凌弱。众暴寡。风气之顽犷。亦地势使之然也。田不甚膏腴。而山泉蒙生。溪流滢曲。灌溉便而苏樵易。有地瓜以备水潦之虞。有芬草以通商贾之利。其田亩依山。开垦甚多。而纳赋不及十之二三。故民力强而富。强则富则淫。是其情也。治斯地者莫不以刁悍掳为虑矣。莹愚以为和民之刁非刁也。悍非悍也。盗或非盗。掳或非掳也。何以言之。夫刁健之民。逞其鬻讼。莫不工于弥缝。巧为出入。和民则好讼而不顾理。陈词而不近情。但知耸砌为能。实则罅隙易露。意取得财而止。莹以为非刁也。贪也。凡桀骜之民。性气删暴。习金革。皆膂力强而伎勇着。和民则以户姓之大小。支派之富贫为强弱。一夫攘臂。和者千百。势甚汹汹。及其党散。不敢越足一步。伎止负嵎。初无绝人之力。故莹以为非悍也。狡也。若乃白日持械。人于途。不可不谓之盗。然和民比党毗邻。无非寇。睚之怨。报之以死。平素彼此不敢入境。惟伺诸途以快其私怨。故莹以为是仇而非盗也。若掳人勒赎则有之矣。其始或由强怨。近则奸伪之徒。往往藏其子弟。而以掳控。或妇女私奔。而以掳闻。及推究之。往往非实。故莹以为是诈而非掳也。更有异者。命盗之案。控者姓名累累。指证确鑿矣。及按究之则大枉。盖和民相习。凡被杀姑不即控。则取其素所嫌怨富有力者。按户指名。扬言将控。其人畏诬。即贿求除名。否则不免。故所首控。往往不实。而真凶真盗。反以贿脱无名。即有名每错杂臚列。不可辨别矣。又地多毒草。有不甘。辄服毒索诈。其轻死而好货如此。至于倚众抗拒。差捕莫施。动需督带兵役。亲临围捕。则漳泉以下皆然。然亦以其富强而不和也。故民有内哄而无外盗。有抗悍而不敢为逆。控制安辑之方。殆不可以常律。每览

古名将驻边。贤臣治外。莫不因其俗宜。作为教令。其道有三。不外恩威信而已。夫姑息不可以为恩。暴虐不可以为威。贪诈不可以为信。前乎此者。往往不免于偏弊。今思兼而用之。必知四难四惧焉。夫安民首严捕盗。而和民习金革。好轻生。睚之怨。大者报之以死。小则掳掠人财。五里之外。不敢越境。一族之内。互相侵凌。论以杀人之律。则所坐盗也。及以盗论。原情则非。其难一也。夫除暴必需逮捕。和民丁多族巨。役捕莫施。动辄亲临。前人每多率兵役围社焚巢。往往蹂躏已深。卒无所得。即或族众畏惧。执人以献。悉非正贼。不过无罪饿夫。而兵费之糜。已不貲矣。其难二也。夫息事宁民。必慎决狱。和民则好讼而贪。不论曲直。惟以得财为申理。苟不得财。虽立与剖决。意犹未慊。故两造皆有控无质。现在积案不下千余。大半命盗械掳掠之件。其难三也。夫居官守廉。莫如守俭。俭者捐其起居室食嗜好而已。其从事治公。有必不可阙者。平和自常费外。兼困行役。一岁之中。催科督捕勘止禁掳。几无宁处。虽轻骑减从。所费已多。掣肘捉衿。未足以喻。其难四也。故盗不办则惧枉屈。豪强不除则惧长乱。狱讼不决则惧株延。费用繁巨则惧亏累。至于科条严重。酬应纷烦。又其最难者也。莹自受事以来。兢兢自矢。思欲本清慎勤之心。行恩威信之政。严捕诛以安闾阎。锄强暴以扶善类。听断必与民共见以示惩戒。劝谕必至诚开导以化愚顽。每亲临四乡。皆自出费。即有围捕。亦以身先。未尝轻假营伍。故所至鸡犬不惊。民无扰累。杜械之源。重购捕之赏。现今厘定章程。设局清理积案。而事绪胶轕。无非棘手。茹饮冰。未知所济。诚恐力薄不任。空竭区区。覆越之虞。深以滋惧。

论去弊学治臆说

汪辉祖

论治者。金曰兴利除弊。方今久道化成。闾阎乐业。无甚可兴之利。惟积弊相仍。未能尽绝。在官者如采买折收征漕浮勒及官价民贴等事。在民者如地棍滋扰讼师教唆及盗贼恶丐等事。皆为民害。各处情形不同。须就所官地方。相其缓急。次第整顿去得一分。即民受一分之福矣。故兴利不如去弊。兴利不如去弊

唆讼者最讼师。害民者最地棍。二者不去。善政无以及人。去之之本则在治吏役始。若辈平日多与吏役关通。若辈藉吏役为护符。吏役借若辈为爪牙。遇有地棍讹诈讼师播弄之案。彻底根究一二。使吏役畏法。则若辈自知敛矣。地棍讼师当治其本

若辈有犯。即干谴戍。然罪一人。应有证成其罪者。势将累及平民。且若辈党羽连。被累之人。惧有后患。往往不敢显与为仇。重办颇亦不易。向在宁远。邑素健讼。上官命余严办。余廉得数名。时时留意。两月后有更名具辞者。当

堂系。一面检其讼案。分别示审。一面系之堂柱。令观理事。隔一日。审其所讼一事。则薄予杖惩。系柱如故。不过半月。惫不可支。所犯未审之案。亦多求息。跪与枷皆可弊混。而系柱挺立。有目共见。又隔日受杖。宜其惫也。哀吁悔罪。从宽保释。已挈家他徙而无更犯者。讼牒遂日减矣。治地棍讼师之法士而干讼。必不可纵。然遽惩以法。又非育才之道。宁远士习浇漓。好以干讼为事。余至与诸生约。国家优待衿士。虽已事许用抱告。如事非切己。或为右。或为干证。护符袒讼者。点名之后。概不问供。给予纸笔。令在堂右。席地作文。证中自有白丁在。审系白丁左袒。则与白丁并列之衿士。即以白丁之罪罪之。立会教官。当堂扑责。白丁非左袒者。衿士亦不复取供。而以所作之文。年终汇送学使。职员监生。则先责后详。必不姑恕。自有此约。竟无绅士试法者。终四年未扑一衿。故知衿士。原多知礼。不当与讼师同日而语。士不自爱。乃好干讼。官能爱之。未有不知媿奋者。爱之之道。先在导之于学。为月课。为季考。拔其尤者。收之书院义学之中。鼓舞之。振兴之。隆以礼貌。优以奖赏。与干讼者荣辱殊。则士以对簿为耻。莫不砥厉廉隅。不独文教之可以日盛也治士子干讼之法

盗必有窝。且类与捕役通。严比捕役。未尝不可获盗。顾盗之黠者。即以平日饷捕为反噬之计。官避处分。率多颺预完结。而盗益难治。夫捕既获盗。功过相抵。盗果应办。当据实陈请上官。治盗罪而录捕功。再责其获盗补过。庶捕知感奋。盗可廓清。亦权宜之一法也。至弭盗之道。比捕尤不如亲巡。印官不惮巡历。佐杂驻防。无敢自逸。时时有巡官在人意中。则捕役常知敬畏。而贼盗莫不潜矣。除盗之法

力行保甲。是注考时必须之政迹。然已成故事矣。往余佐州县幕二十余年。欲赞主人行之。竟不可得。岁丙午谒选至京师。会稽茹三樵先生。自述令南乐时。会岁歉以旧无门牌。种种棘手。捐资设空白簿。备笔墨。每一地保。给簿一本。笔二墨一。令将所管村庄。挨户填注。阅三月另给一簿。复填一次。半年后。乘便抽查。与簿记相符。乃捐资填门牌。逐户分给。颇着实效。余谨识之不敢忘。比至宁远。俗称健讼。牒中右。率以数里数十里外左袒之人列名充数。县无鱼鳞册。山原相错。各以意争。又地多外籍流民。以垦山为名。潜作匪。皆不易为治。因如先生教行之。令地保将管内四至接壤。及山多田多。有塘堰若干。桥梁若干。大路通某处。小路通某处。某土著住己屋。业何事。某流寓主何人。有无恒业。一一注入簿内。凡四换簿。始抽查无漏。然后捐发门牌。间有漏户。亦皆具呈补给。不半年。无业之流民莫为之主。冒充右者可以按册予徼。山原亦稍稍有界址可据。盗息讼简。邑民称便。去宁远时汇三十六里印簿。移送后任。且语之曰。四年承乏。无一称职。惟此一事。可为他年稿本

。不无小补。故详志之。以广先生之教云。能行保甲之益

余初至湖南。今广信太守张公朝乐。方保举知府。在省候咨。谒访时政。公言永州壤接广西。流丐颇不易治。余请其治之之法。言前令武陵。下乡相验。适丐匪集。役少不能捕。谕之去。则哗然乞赏路费。几不可制。见道旁有桑园。可容百余人。令皆进园。候点名登簿。按名给赏。丐入。则令干役当其户。逐一唱名放出。择其壮者。令随至县城领赏。至则分别究逐。皆散去。此公之急智也。不可以再。余至宁远。闻其流丐横行。民间大累。诘其故。则上年邑歉收。扶老挈幼而来。什伍成。于各里。以其捕之不能捕。逐之不可逐。是以愈来愈众。然乡民莫敢谁何。缓之急之。皆恐酿事。咨询僚属。均无良策。会初莅。例应点卯。知三十六里。各有专役催粮。乃刷印小票数百番给役。分发各里耆民。协保捕逐。使人人有捕丐之责。处处皆协捕之人。流丐无地可容。不旬日而境内丐匪。相率远去。花户纳课。踊跃倍常。因是遂以得民。其亦可备逐丐之一术乎。逐流丐之法

催科中寓抚字。谈何容易。根串不符。酿弊甚大。宜于中缝用完数木戳。官民截分。可无弊混。至户粮各书。往往摺大户。摘小户。此宜责成幕宾。实心检核。凡比较时。细对完欠多寡确数。分别责免。完多之役。立予功单。记名酌赏。而严查需索之弊。庶不致追呼滋扰。若自图安逸。常委佐贰比课。终属虚名无益也。催科之法

谈积贮于民间。社义二仓。尚已。然行之不善。厥害靡穷。官不与闻。则饱社长之橐。官稍与闻。则恣吏役之奸。贷粟之户。类多贫乏。出借难缓须臾。还仓不无延宕。官为钩稽。吏需规费。筦钥之司。终多赔累。故届更替之期。畏事者多方规避。牟利者百计营求。甚有因而亏挪。仅存虚籍者。此社长之害也。其或劝捐之日。勉强书捐。历时久远。力不能完。官吏从而追呼。子孙因之受累。此捐户之害也。此等良法。固不宜因噎废食。究不容刻舟求。欲使吏不操权。仓归实济。全在因时制宜。因地立法。旧有捐置者。务求社长得人。为之设法调剂。捐户如果无力完缴。亦不妨据实详免。若本未捐设。断不必慕好善虚名。创捐貽患。义社二仓之弊

花户欠赋。是处有之。顾亦有吏役侵收。冒为民欠者。余署道州。因前两任皆在官物故。累年民欠。不得不收。因创为呈式。令投牒之人。于呈面注明。本户每年应完条银若干。仓谷若干。无欠则注全完。未完则注欠数。除命盗外。寻常户婚田土钱债细事。俱批令完欠候鞫。欠数清完。即为听断。两造乐于结讼。无不克日输将。间有吏役代完侵蚀字据可凭。立予查追清款。其无讼案者。于完新赋时。饬先完旧欠。行之数月。完欠过半。第此事必须实力亲稽。方有成效。倚之幕宾书吏。总归无济。清理民欠之法

书桃源县志后

吴卓信

自来述地志者。多侈陈人物富庶。风俗醇朴。山川城郭之壮丽。诗书弦诵之可风。牵合附会。以粉饰太平。其于农田水利赋役兵刑。有关国计民生诸事。不过抄撮文移。以充卷帙。不敢一言利病。旱潦则讳而不书。饥馑则匿不入告。

圣天子虽恫在抱。心民瘼。亦何从而知之哉。予读康熙二十六年桃源令萧文蔚所辑邑志。而不禁涕泗之交横也。曰。嗟乎。此贾长沙之痛哭。郑监门之图绘耳。岂仅邑志云尔哉。其自序云。桃源之民以十分计。水灾去其七。蝗灾去其二。仅得遗民一分。而岁修夫又去一分之三。衙门廿余皆有役。又去一分之一二。送银鞘。解逃人。曳拨兵船牵。又去一分之四五。然则桃源犹有民哉。抑岂无民。但无歇肩之民耳。邑土多被黄河冲溃。自筑遥缕二堤。民得稍安。但沃者多濒河。有例许植官柳。柳已无算。饶者悉沈沙泥中。若陆城吴城两乡。为鱼鳖所占者过半。余皆湖荡。能丰茂草。春冬犹有涸时。夏秋则波涛撼及席。人皆构巢而居。邑之物。水虽多。无莲芡。鱼虽多。尽鰕鲮。布帛丝枲。贩自他邦。枣栗蔗菱。辘于过客。是民不能自养。土不能养人。物不能为养。居官者性虽好贪。亦无可贪。性即好廉。亦邑能成之也。此非爱民如子。恺悌性成。而能为是言者乎。书凡十二卷。藹然肺腑。惻惻动人。洵古之遗爱也。爰节其序而存之。以为世之修志者法。

乡治

张望

天下之治始乎县。县之治本乎令。然而县令成教化一风俗。以闻于宰相天子。非其特立而孤行也。下有丞。又有尉。亦非丞与尉之辅而足也。此其故。为县令者。殆未有以明焉。朝廷垂意为县矣。勤勤于必得其人。得人矣。又虑以一邑之大。民之众。上与下不相属。政令无与行。威惠无与。虽谨且廉。而其政不举。于是里有长。乡有约。族有正。择其贤而才者授之。然后县令之耳目股肱备也。县令勤于上。约与正与长奉于下。政令有与行矣。威惠有与矣。族之人有一善。则其正劝之一族矣。里之人有一善。则其长劝之一里矣。乡之人有一善。则其约劝之一乡矣。有一不善。则斥之一族矣。斥之一里矣。斥之一乡矣。既已如此县令于政理之暇。又时召见此三人者。面问百姓疾苦。人情向背。而以考吾政。优优怡怡。劳来而益委重之。以乐乎其心而警其怠。宣上之德意于民。民皆曰。上之爱我如此也。上之期我以君子善人如此也。吾日见乡里风俗之美也。一乡如此。他乡可知也。一县如此。他县可知也。岂非乡治而国治。国治而天下治乎。如或县令不能奉承朝廷之意。以求化民成俗。至以苟且疏阔为事。族正既授以虚名而不问。乡约殆非所谓约也。里长殆非所谓长

也。其小者理户口。治馆驿。大者剽掠杀人。必以告。一切奔走奴隶之而已。一不当则卒号于其家。而怒詈辱之于廷矣。而率其民以奉乎令者。固不责焉。况不选择而使。使之又不以礼。则夫自爱者固不肯为。为者类乡里无赖之人耳。借以生事容奸。贾祸于民。而阴享其利。且彼亦窥上之以无耻待也。众之所谓下流而居之。虽欲洁清不污不得也。遂尽从而弃之。上之人又孰从而信之。不惟上之人不信而已。即以己之不善而教人善。以己之恶而谓人恶。平居讪讪。其谁信而服之乎。不信不服。而乡里之患不可言矣。讼狱盈庭。簿书矻矻。县令日昃而不暇食焉。极于圉圉充塞。赭衣半道。而不知谁之为之也。其亦疏而失其本哉。论乡治。

招垦里记

乔光烈

招垦里。在宝鸡南万山中。去县郭绝远。为人迹所罕至。乾隆初。余令宝鸡。按县版得其里名。以问吏。吏曰。是僻处山谷。与外邈隔。前来官此者。虽出行县。卒未有一往其地。畏其荒险而惮崎岖也。予顾谓吏。知县事者。凡山川里居。土风氓俗。其远近多少饶瘠。若为浇朴。宜周览目省丽于政。宁险远自惜耶。顾往实难。居无何。属当巡行。因戒吏卒往里中。出郭。渡渭水。至南山下。山尽阖。势不可进。见两崖间。勿坼若扉半启。土石中裂。类斤斧铲刻所成。然狭逼甚。望之疑径道无所通。吏前告曰。此往招垦路也。予勇而入。视其间纔容一骑行。导从不得列。羊肠佶屈。蛇盘回纡。宛转循岸壁。仰视天光。如在井底。度行且百里。已日暮无止舍。得里人穿室山间为神祠者。仅一楹。就休其中。明日复行。约五六十里许。连山皆分。境忽大辟。平原广陌。井聚庐落。悉见马首。意方豁如。吏曰。即招垦里矣。里旧编甲凡六。居者数千。家。其地宜五种。而菽麦尤盛。其含奥吐腴。而田多膏壤。故岁常登。其材木富。而桑柘蔬足于资。其俗安于耕蚕。供衣食吉凶。里相婚姻。尚和乐。而寡讼。居其间者。几若自为一世。然亦以其去城郭之远。而县邑之人常不至也。以是绝去华器之风而久安朴愿。余少时读桃花源记。特以为出于作者之寓言。及观于是。始叹与渊明所云未有异者。虽然。向使予怵于吏之所谓难往者。卒亦如前为令者之勿肯至。亦乌知其俗境美。有如是哉。里中之民。自少至老。既未尝以事涉县廷。见官府。其赋税亦不劳催科。凡田舍市易。不为券契。以口成质而已。亦讫无变者。呜呼。是犹太古之余。而朴未散欤。特问其人。多未尝读书识文字。孔子与冉有论卫庶。以富以教。予于里俗之美。而叹其不可无教也。于是为造讲舍凡六楹。买田五十亩。择诸生良谨者为之师。使诏其子弟以归于学。俾礼义益明而孝弟睦。成俗愈厚。为令者与父老倘尤有乐乎是欤。里之四周。皆山包环。闻其西入山道路险窄。若予自宝鸡至招垦者。凡数

十里。中豁大谷。复为墟井。自此可达凤县。其东山径亦如之。凡百余里。至岐山县。北出为五丈原。昔时魏延语诸葛孔明。欲以五千人出子午谷。直抵长安。即其处也。予既去里中。后牵于事。数欲再往不果。思其俗之。与其土风之美。久之不忘。因记焉。以告后为政者。

饬吏正俗四约

陶元

自受命以来。随遇谘访。深知兹土之民。坠于涂炭。顷入县境。所过田畴芜秽。村落邱墟。竟日行榛莽间。不见一人。既抵县治。则城垣敝。学校废弛。士无弦诵之声。家鲜饼壘之积。物产萧条。商贾不至。较其疾苦。殆百所闻。知县恻焉心伤。思欲救其雕敝。而未知所从。尔父兄子弟。生长此邦。凡所以致此之故。必知之深矣。其悉心条列。利何以兴。害何以去。务凿凿言之。使下不病民。而上亦不至病国。此则知县之所深期于尔者也。知县筮仕日浅。材薄力。四境中有通晓世务。谙练事情者。不拘何色目人。即列其名以报。

尔曹生长边海。向来民牧。未有以礼教先之者。其自安朴陋。宜也。今欲变易风俗。当自我左右之人始。有仍褻服徒跣。不衣不袜。囚垢入公门者。必重加惩治。夫法纪尊严之地。固不容此倨侮之风矣。尔其知之。勿慢。

阴阳之气不相凌。内外之职不相紊。故男耕而女织。人伦之制。王化之基也。今尔民昼居于内。而使其妇沾体涂足。力作于外。易阴阳之位。乱男女之别。伤化薄俗。莫甚于此。且非所以劝勤也。夫一夫不耕。必受其饥。况通邑之民。皆怠弃职业乎。今与尔民约。男子治外。女子治内。不得复循固陋。自致饥寒。即日天气稍凉。知县当身行田野。亲察勤惰。先为布告如左。凡我诸生父老。通晓文义者。宣明我意。家喻户晓。毋复为此蚩蚩矣。

尔民生长兹土。一旦飘然远适。必有大不堪于中者。非天灾之所迫。即横敛之所加。虽欲须臾少。而势不可得。其去此之彼。宜也。今知县下车之始。谘访向日旧例。可裁者即裁。可减者即减。志欲休养斯民。凡我父兄子弟。孰无庐井乡土之依。孰无祖宗坟墓之恋。孰无姻戚故旧之欢。而乃转徙外地。失业流离。生为旅人。死为客鬼。汝等自顾。何以堪此。今汝等田业尚在。但能幡然来归。即具名报县。量免差役。其有贫穷下户。实在无力者。当量给牛种。决不复令失所。汝宜鉴我之诚。勿复淹彼中也。

敬陈治化漳泉风俗疏

汪志伊

查闽省漳泉二府。宋时有海滨邹鲁之称。由风俗以思教化。美可知也。自明季倭寇内犯。练乡兵以卫村堡。募其勇豪。授以军器。尚勇尚气。习惯成风。嗣遂逞忿械。礼义廉耻之风微。而诡诈贪横之习起。始结为天地会匪。继流为陆

洋之盗。结党成。肆行掠。实为地方之害。此等莠民。激切则生变。姑息则养痍。惟有督饬地方文武。不动声色。随时访拏。以期逐渐芟除。而浇风悍俗。猝不可移。臣愚以为遏其流。不若治其源。惩其暴。不若化其俗。谨将会匪械二事。并治源化俗四条。为我 皇上敬陈之。查闽省天地会。起于乾隆二十六年。漳浦县僧提喜。首先倡立。暗中主使。谋为不轨。历年拏获惩办。共三十五案。每案或数百人。或数十人不等。因滋蔓日久。即良殷实之家。惧其骚扰。不得已而胁从者。亦复不少。该匪等恃其人众。或出洋强。或在陆抢夺。或掳人勒赎。经事主呈控。地方文武。带领兵役密往捕拏。或逃入深山。或窜入大海。以致根株不能净尽。从前尚有公正家长。缚献送官。亦有义民。指引追捕。旋因匪党将缚献指引之人。恣意报复。以致家长义民。畏惧不前。臣任内又节次访拏八案。其平时安分者。并不搜求。一有犯法者。即拏惩办。此会匪之实在缘由也。然会匪由来虽久。而不致酿成如川湖巨案者。则以各乡邑械。互相仇杀。其仇不可解。其心不能合。其势不能联之故。查闽省械之风。漳泉尤甚。缘民俗犷悍。生齿日繁。仇怨甚深。且聚族而居。大者千余户。小者亦百数十户。大户欺凌小户。小户忿不能平。亦即纠合亲党。抵敌大户。每遇雀角微嫌。动辄鸣锣号召。千百成。列械互。其凶横若此。且各立宗祠。元旦拜祖后。即作阉书。写多名。以为殴毙抵偿之名次。拏得者颇以为荣。族人代为立后。并设位于祠。其愚若此。间有稍知礼法。退避不前者。即怀恨逞凶。毁其器而焚其房。挟以必从之势。其胁良从暴又若此。是以彼此报复。乘机据掠。仇杀相寻。将两造被杀人数。互算互抵。有余则以拏阉之姓名。依次认抵。到案茹刑。总不翻供。其甘心自残又如此。方其初也。地方官当场劝谕。则云抵命有人。何预公事。若立时严拏。则操戈相向。其顽梗又若此。迨酿成命案。稍稍畏法。或动祠租。或鸠家资。打点文武衙门兵役。为之庇护。否则尽室窜逃。甚至将杀毙尸身。移藏灭迹。无可相验。更有本身躲匿。串令亲属捏控被杀。并将素有嫌隙之人。并殷实之人。指为正凶。混行呈告。其刁诈又若此。地方官因无实据。往往迁延时日。不能详办。即有时侦知凶犯下落。移营会拏。而逞凶拒捕伤差者有之。此械之实在情形也。以上二事。会匪较械尤重。现在连年丰稔。胁从者少。尚无大虞。若一值歉岁。愿从者多。实堪为虑。民心之陷溺日深。皆由吏治之败坏已久。自乾隆六十年查办以来。将最为民害之牧令。明正典刑。嗣后又加意整顿。陆续参劾。问拟遣戍降革者十六员。又另因别项参处者数十员。察吏綦严矣。办过械数十案。并会匪二千六百余名。洋盗四千余名。除暴亦已严矣。奏奉 恩旨豁免欠粮九万余石。革除银粮浮收。及各使费陋规。丝毫不以累民。加惠亦已至矣。乃夺之案频闻。械之风未息。甚至钱粮粮米。居然抗欠不完。推原其故。整顿虽严。化导未也。其民血气

用事。酿成习俗在此。尚可化导亦在此。然非廉明之吏。不能行其化。一曰慎选守令。查漳泉病在官与民不相亲。民与官不相信。欲移风俗。必自官与民亲始。而欲官与民亲。尤以得人为要。顾武健者操切。则患其急。拘谨者怯懦。则患其玩。必须有忠信慈惠之心。而又有明敏干济之才。方能视民事如己事。因时制宜。与民相浹。

其次则廉静寡欲。实心任事之员。亦可除弊兴利。从容与民更化。臣察核漳泉现任人员内。有必须更换调补者。格于成例不能行。可否仰恳 圣恩逾格。准予通省现任及候补知县内。遴选贤能之员。聚而治漳泉极敝之区。其更换遗缺。除照例以简调繁外。或以繁调简。或繁简对调。或以候补人员补用。俾要地得人。于以移风而易俗。所谓有治人然后有治法者此也。一曰责成久任。守令既选贤员。凡所谓立社首以联乡村。责家长以清族匪。设更长以严夜警。购网民以备侦捕。除兵役之贪饕。散积恶之党羽。定村庄守望之法。讲比闾亲睦之风教孝弟以动其天性。励廉耻以正其人心。劝耕桑以丰其衣食。崇俭朴以贍其日用。振学校以广其教化者。非久于其任。不能收实效。查成例海疆要缺知县。三年俸满。如果着有成效。准该督抚具题以升衔任注册。再满三年。保题升用等语。无如闽省丁耗粮米盐课之处分。承缉迟延之参罚。不一而足。到任未久。而降革已来。虽有久任加衔之例。亦迫不及待。是以频频更调。即有实心实政。官既未及行。民亦不相信。安望其丕变翕然。合无仰恳 皇上天恩。俯准漳泉两府及十六厅县。凡遇前项因公降革处分。一体改为从宽任。俾官与民习。默化潜移。以收实效。皆出自 圣主矜全逾格之恩。该员等三年着有成效。将前项处分。准其开复。仍照旧例。以升衔任。再满三年升用。以示鼓励。倘有始勤终怠。改操易行者。随时参办。以示征儆。各直省及闽省别府。均不得援以为例。一曰革除役。凡良善之民。鲜有充当胥役者。其奸胥猾役。率皆本处之地棍土豪为之。作奸犯科。诸弊百出。遇有命盗案件。串通奸民讼棍。择其身家殷实者。或诬指为首犯。或罗织为同伙。或株连为跟拘。任意讹诈。必饱其欲而后止。迨至正犯到案。又复教供妄扳。以为索诈分肥之地。而要紧人犯。转置不问。甚至通风送信。纵令远扬。即有地方官发愤缉捕。伊等面从心违。迄无一获。昏庸贪鄙之员。辄又堕其术中。俨同狼狈。是不肃清胥役。虽有美意良法。亦不能行。然尽行严拏究办。则衙蠹与匪类固结益坚。转使地方官成孤立之势。不得已为以毒攻毒之法。臣惟有督同府厅州县。互相觉察。拔其尤者严惩之。逐渐而去之。豪恶既不能盘踞。而良善斯可渐进。飭地方官分别募补。以备缮书差遣之用。扰累除而官民相亲。则治化自易行矣。一曰整饬营伍。设兵原以卫民。如果操练熟娴。稽查严密。奸匪断不敢肆行猖獗。查漳泉二府。驻扎二提二镇。额设水陆战守兵。不下二万有奇。分营设汛

。碁市星罗。兵制未尝不备。乃募兵民间。非贫困无聊。即市井无赖。遂以拳贼通盗为生涯。平时得规包庇。临事或通信远扬。或受贿纵逸。竟至积年巨盗。迭横行。该将弁等。似以缉捕为文官专责。与己无干。迨经府县备文移会。则又转向文官索取弁兵盘费。盘费有资。即宜踊跃追捕。乃又意不在获犯。而在乘机攫取乡民之财物。乡民不胜其愤。因而纠众拒捕。酿成巨案者有之。此皆平日号令不明。约束不严。阶之厉也。应请责成漳泉提镇大员。董率将弁。洗心涤虑。慎选行伍。申明卫民之义。如有掳之案。即将失事地方之守汛员弁。先行提营重责。仍照案参处。倘弁兵怙恶不悛。平时仍有包庇。临时复敢擅取民间一丝一粟者。即案法重惩。如此严切儆弁。则弁不纵兵。兵自守法。兵不庇盗。盗自易除。兵不扰民。民自向化。可以收设兵卫民之效。以上四条。似为整饬漳泉扼要之方。惟内议破格调用贤员。因公降革从宽任二条均属例外。乞 恩迹涉沽名市惠但非遴用贤员。俾得久于其任。虽有良法。不能化行收效。是用据实上陈。

治械议

郑振图

或问泉漳械。何自昉乎。曰昉于前明之季。海氛不靖。剽公行。滨海居民。各思保护村庄。团练乡勇。制造戈兵。逮入 国初。耿郑交讧。戈鋌蔽野。至康熙三十六年。台寇始定。百姓习于武事。其间聚族之人。挟睚之嫌。辄至操戈相向。彼此报复。率以为常。械之兴。有自来矣。然则海寇既定以来。曷为而不已。曰。漳泉之民多贩海。维时海禁甫弛。岛上诸夷。习尚鲁朴。贩者利皆倍蓰。故二郡之富。甲于通省。富则骄。骄则纵。邑有司黷其货也。有弱肉而强食者。苞苴入则左袒焉。富者弛弛焉。曰。尔奚敢敌我哉。毙尔命直耗我金耳。于是弱者愈益愤。愤而无所诉。则愈益。强弱以族胜。名曰包。包者必胜之谓。弱强以联族胜。名曰齐。齐者协力取胜之谓。毙一命。则敛金购一人偿之。毙十命。购十人偿之。所购之人。以皆贫无聊。愿得财以润其家属者。历台讫。誓不改供。名曰顶凶。凡顶凶。官与吏皆受贿焉。此从前械之情形也。后数十年。富者之家日以落。贩海之利日以微。亦退然有息争之意。而仇已坚不可解。虽童子争拾矢于道。举族亦为之哄然。一家不出。则百姓将聚而歼之。虽妇孺亦擗然思攘臂起。时二郡渐雕耗。有司于庶狱无所罔利。则于其也。命伍伯诣有货力者黜之。武弁亦剖食焉。而皆以为利藪。此后来械之情形也。先是者。顶凶而已。不掳尸也。对垒而已。不焚屋也。近年者。皆非出于豪强之徒。而出于无赖之辈。本无寻仇之意。而出于掳夺之谋。积既久。匪类愈多。不农不工。艰于得食。则乐因狼之举。计口受粟。得以兼旬累月。饱啖壺。幸而获胜。追逃蜂拥。彼村所有米谷货财。尽行席卷。搜括既罄。并将房屋一

炬焚烧。且毁弃尸身。扬灭形迹。荼毒之惨。所不忍言。则是从前之械。尚涉于凶顽。近时之械。更甚于盗贼也。从前械之案。官藉以渔利。近时无利可图。则亦不得不事和解。值其锋刃交接。则遥望缩瑟。不能措一辞。即或遣人谕止。则答以不关公辈事。我等自拚性命耳。擒拏不能。申报不敢。琴堂寂坐。日闻声如轰雷而已。此则近时械之情形也。然则官竟无策乎。曰有之。有为劝谕之谋者。责成绅衿。俾其化导。绅衿则俯首而已。责成家长。令其首告。家长则引咎而已。文告之词。几于汗牛充栋。舌敝唇焦。则置若罔闻而已。有为保甲之说者。计家为保。则阖保皆然。编里为甲。则遍甲同病。譬诸厝薪以制火。引水以制河。益其深且热也。用武则激变。以文则迂缓。治莠民难于治剧寇然。夫何策。信斯言也。泉漳之民。其终不可治乎。曰恶。是何言也。经国之道。有易俗无易民。有治人无治法。泉漳二郡。古称佛国。又号邹鲁。其为习俗可知。数百年来。浸淫至于近日。所谓往者必复。其殆是矣。若谓化外之氓。付之气数。是渤海不必有龚遂。河内不必有寇恂。岂理也哉。然则曷为而可。曰。是固存乎其人。修谨之吏。可以治簿书。而不足以伸击断。武健之吏。可以伸击断。而不可以言拊循。子产西门豹不世出。必也其诚敏而能驭者当之乎。二郡之人。凭恃血气。而戚属里党。自相鱼肉。一至于此。足见其愚。愚而设之以诚。推我肺肠。纳彼心腹。能令其歌。并能令其哭。自古戡乱之才。不出此道。况区区庸闇之流。故立诚为先。诚而不敏。则智略为左右所窥。张弛为胥吏所梗。虚奉以长者之号。实目以易与之流。则推诚而实为所愚。致玩者以诚相诟病。故敏次之。且械之徒。竹为胄。枇为铠。灰瓶弩石。火器列陈。视死有如归之概。实可谓悍。或柔道牵之。或道制之。则必资驾馭之才焉。大将之治骄兵也。本有指臂之形。其驾馭也尚易。长吏之治顽庶也。已成解体之势。其驾馭也倍难。驾馭之法。要即在诚敏中耳。大抵治泉漳之员。先须征选极有声名之良吏。使未到官之先。赫然有神明之誉。已足以摄服心。到官之初。不宜骤有作为。以养其气。举前吏一切虚文故套。概予铲除。以示别有作为之局。嗣是临民听讼。凡有户婚田土细事。一一虚衷剖晰。至当至公。先使附近之人。翕然称服。然后召集父老子弟。与之讲明文理。蔼然如家人骨肉之欢。斯时观听所孚。渐有遍及各乡之势。因而慨然太息。即询所以处置械之法。而后可以从事也。用兵之法。伐谋为上。伐交次之。凡必有端倪。必先订期。是即谋也。不知其谋。则失之蔽。谋而不伐。则失之需。伐谋之人。初亦不外于绅衿家长。从前官无实学。绅耆不愿为之用。即用亦无济于成。兹得贤员循声鼓舞。绅衿得有所藉手。愚顽之辈。初亦不知此长令如何为神圣为雷霆。相视色沮。绅耆遍宣意旨。未几而此乡缴器械矣。又未几彼乡讲和好矣。少有成效。尤当益敦吾诚。于其息事者。为之勤拊摩焉。为之剖曲直焉。俾

人人履所欲而后已。于斯时也。乐者少。不乐者多。间有怙终之徒。观望迟疑。未几闻某乡某人有为绅耆缚献矣。又闻有铤走邑者矣。互相传述。情孤意怯。将百年积弊。以一文弱书生处之。而旦夕霍然。如沉之去体。岂不茂哉。虽然。此非易言也。智取术驭可得之于一时。不能得之于持久。久而溃决。防壅愈难。且息事之后。课农桑。训诲子弟。使永永有安居之乐。尤非浅薄之衷。所能办也。且与械相表里。亦非一端。掠之徒。则公行城市矣。盐梟之横。则结队联矣。宝场花会之广。则布满乡邑矣。方则聚而相戕。罢则散而为匪。权其事势。赌党易散。盐梟掠次之。得要领以治掠。则赌博盐梟亦迎刃以解。譬之于木。枝枝节节。共一根柢。械可治。则无弗可治矣。自古以来。有乱民。无乱国。丑类虽众。必不敌善类之多。盗贼亦有天良。娼妓亦有廉耻。奸胥所侮者必庸员。豪猾所侵者必墨吏。械不戢。必推之无本。格之无术。良医之视病。先固元气而疹气自消。如谓泉漳之疾在攻克。则亦将取二郡十一邑。尽虔刘之乎。为斯说者。吾不知之矣。

论息书岭南集

程含章

粤东风俗之坏。诚莫过于械矣。此风起于福建之漳泉。流传至于潮州。渐染及惠嘉广肇韶南。而以潮州为尤甚。祸流数十百年而未有止。其初由地方官惟知鱼肉乡民。不理民事。民间词讼。延至数年不结。甚或数年不得一见官面。愚民无所告诉。不得已激而成。后官仍索贿。并不与民曲直。于是黎民咸怨。而抗官拒捕之事作矣。民既抗官。遂致用兵。夫马口粮解费。出自民间。兵役所到。室尽为空。由是官视民如寇仇。民亦视官如豺虎。上下隔绝。情意不通。此所以愈治而愈坏也。查民间好之故。弊有十二。其性凶悍而好胜。其俗重财而轻生。口角细故。即忘身命。戾夫一呼。从者云集。鸣锣击鼓。刀鎗若林。初不计其事不干己也。数十金之价。争欲顶凶。银若到手。虽纵之而亦不逃也。顽民习演鸟鎗。以待顾倩。专以杀人为生涯。不畏明有国法。幽有鬼神也。祠堂积蓄饶多。有易之资。凶手预先占定。有敢之气。大乡欺小乡而。小乡不服。联合多乡以图报复而亦。而且族豪藉以自肥而乐于。族棍藉以分润而乐于。讼师从中播弄而乐于。劣衿从中怂恿而乐于。胥役从中关说而乐于。有此十二弊。驱之使。愚民欲不而不得。又安望风之可息耶。今则祠堂之积蓄已空。田园抛荒。民间无银买凶。案多不结。带兵往索。民已习见不畏。故官斯土者。昔以械为奇货。今乃以械为苦事。物穷则变。道固然也。能不急思所以转之乎。窃计自有械以来。各前院司道府牧令或究主谋。或办顶凶。或封祠堂。或搜鸟鎗。或责成族长地保飞报。非不认真整顿。而卒不能挽回者。治其末。塞其流。未有以正本清源之法行之耳。正本清源之法伊何。亦曰勤政亲民以通

上下之情而已矣。潮州之弊在官民隔绝。情意不通。譬之人病在脏腑。而胸膈闭塞。攻之不下。药之则吐。必先通胸膈。药乃可施。昔者昌黎在潮。化及鳄鱼。潮民虽蛮。亦有血气心知。何至冥顽不灵。鳄鱼不若耶。虽然有难焉者。百年以来。潮民之恶官如恶蛇蝎。今欲与之亲民。必远避而不肯亲官。即百般解说。呕出心血与示。民亦不信。曰。是为某案而来。以甘言诱我。欲缚我而置之狱。以剥我皮也。必闭门而不许入。然则为之奈何。余曰。吾于此得牧人之法焉。野马之初见人也。非踢则噬。不可得而近也。牧人乃朝而诱之。夕而游之水。今日饲之刍。明日秣之粟。渐引渐近。譬乃得施。可以任我驰驱矣。吾于此又得猎人之法焉。人之逐虎也。若器而往。人少则反为所噬。人多则跳哮而逃。否则负嵎莫撻。劳而罔获。善猎者乃姑缓之。探其迹。伺其睡熟。直入其穴而擒之。用力少而成功大。则智力使然也。官斯土者。初则当用牧人之术。先其所易。后其所难。随带彼所素信之三两人。直至其乡。存问耆老。但得三五人出见。与之道家常。谈风俗。问疾苦。将伊村数十年来。上苦官兵。下苦强邻。妻子流离。家室破败。男不得耕。女不得织之故。痛切言之。虽使彼人诉冤。不能如是之沈痛悲惨。该耆老必潸然泣下。妇女闻之必出而哭诉。吾但抚慰一番而去。不言事。已而再至其乡。或至邻乡。仍用此法。再加深切。听者渐多。乃为之谋生计。课农田。讲水利。教树蓄。仍不言事而去。已而三至四至。仍用此法。听者愈多。乃为之剖曲直。解纷争。释仇怨。立乡规。设族长。置党正。立义学。作人材。教孝弟。训睦恤。所作之事。无不青天白日。躬先倡率。而身任其劳。虽使其父为子谋。兄为弟谋。尚不能如是之周至。民非木石。能不知感。若乃顽梗之乡。蛮悍之族。非德化所能转移者。必放出巨手。痛加剪除。乃克有济。此时人心已归。线路已熟。乃用猎人之法。出其不意。擒其最恶。有敢执械抗拒伤人者。格杀毋论。如是严办三五乡。而余乡有不畏威怀德。令行禁止者乎。余前在南雄。即用此二法。虽雄民之蛮。稍不似潮州。而械抢掳之案。亦每岁不下数十。其打巡检。殴汛官。层见迭出。余尝带兵拏犯。顽民竟敢拒捕。鎗刀若林。大呼而出。余命点放排鎗。顽民乃退。率兵围拏。如是者屡矣。雄民之蛮。去潮州能几何哉。惟不畏难苟安。是以终能治之。而后且焉服矣。故曰。天下无难为之事。惟在得人。天下亦无易为之事。惟在实心。果以精心果力行之。未有不底于成者。而粤东治理。惟以转移风为第一要务。故作为此书。以励同官。亦不过大言之。若夫神明变化。存乎其人。且恐所言不当。尚冀同心赞助。启我之蔽。绳我之愆。俾风日渐止息。稍塞余责耳。呜呼。安所得郑子产汉龚黄尹虞之伦。相与从事于岭海间耶。余将瓣香奉之矣。

请定缉捕事宜疏河南通志

田文镜

一各属捕盗夺犯之禁。不可不严也。雍正四年。钦奉 上谕嗣后交界地方失事。探实赃盗之处。无论隔县隔府隔省。一面差役执票密拿。一面移文关会。拿获之后。仍报明所该管地方官。添差押解。以副朕息盗安民至意。钦此。倘大小臣工俱能钦遵。何患黠盗之远逸。疆界之交错哉。今既奉有即行密拿之

旨。而捕役仍不敢越界密拏者。虑奸徒贼党之夺也。奸徒贼党之敢于夺人犯者。仍由地方官之不能严禁约束也。彼其膜视隔属之盗案。曲庇境内之人民。横据中。往往因拒捕犯。而致成人命。复回本县禀官关拿凶犯。而彼处地方官。仍视为无关紧要。并且抗不发人审究。捏逃捏病捏故。无所不至。屡次申详督抚咨提。比比而是。是以奸徒得恃以肆行。盗贼得藉以潜聚也。臣请嗣后如有隔属遵 旨密拿赃盗。而彼处有纵令夺。庇不解者。即许拿盗之地方官。据实详明督抚题参。如在隔省。亦即详明本省督抚。移咨彼省。会疏题参。将纵庇盗之地方官摘印解任。该管之乡地保邻。严拿法究。俟此案盗犯既获。审明题结之日。方准将解任之员。出具贤否考语。题请开复。庶几地方官有所畏惧。则必能约束于平日。而奸徒黠盗。亦失所倚恃矣。如隔属本无抢犯。而捕役贿纵。捏称被。邻邑本无庇盗。而承缉官误听捕役诬禀。捏详庇盗。审明之日。照诬告律治罪。

一盗贼之窝线。不可不究也。夫盗无窝则无处藏身。盗无线则无从得主。则是无案无窝无盗无线也。如雍正元年以来。查条奏窝家之弊。未尝不详。议定捕窝之法。未尝不尽。而臣犹必为之渎奏者。盖必最凶最恶。平日为乡地保不敢过问。捕役不敢缉拿者。方敢窝盗。必最奸最黠。平日惯能闯村入寨探州访县者。方能为线。是以窝线难获。十案之中。竟无一案有窝有线者。惟因无窝线之盗案。但能获贼。亦可审题完结。得免处分。故承缉之员。惟以获盗为事。而不究其窝是何家。线为谁氏。即捕役擒盗。亦不肯并擒窝线。窝线所在。捕役无有不知。捕役平日得其贿赂。饱其赃私。且见官不深究。何肯献出。窝线不除。盗源不靖。而惟擒一二伙贼以治其末。盗于何日而绝迹。小民于何日而安堵乎。臣请嗣后获盗。必期究出窝线。不得以并无窝家。并无跣线。混语成招。如窝线不获。止获伙盗者。承缉官照不获盗首例参处。捕役但获盗伙不获窝线者。仍行勒比。倘能擒获窝线者。加倍给赏。再窝家律有正条。而贼线罪无一定。除同行上盗得财者。即系强盗。自应斩决。尚有既不为窝。又不上盗。而但为贼探听事主通线引路者。律无正条。并请 部议定贼线之罪。以便遵拟。

馆舍街道桥梁官树之政日知录

顾炎武

读孙樵书褒城驿壁。乃知其有沼有鱼有舟。读杜子美秦州诗。又知其驿之有池有林有竹。今之驿舍。殆于隶人之垣矣。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勦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此又樵记中所谓州县皆驿。而人情之苟且。十百于前代矣。然今日所以百事皆废者。正缘国家取州县之财。纤毫尽归之于上。而吏与民交困。遂无以为修举之资。延陵季子游于晋。曰。吾入其都。新室恶而故室美。新墙卑而故墙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说苑又不独人情之苟且也。汉制官寺乡亭漏败墙垣弛坏不治者不胜任先自劾古人所以百发具举者以此

古之王者。于国中之道路。则有条狼氏。涤除道上之狼戾。而使之洁清。于郊外之道路。则有野庐氏达之四畿。合方氏达之天下。使之津梁相凑。不得陷绝。而又有遂师以巡其道修。候人以掌其方之道治。至于司险掌九州岛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则舟车所至。人力所通。无不荡荡平平者矣。晋文之霸也。亦曰司空以时平易道路。而道路若塞。川无舟梁。单子以卜陈灵之亡。自天街不正。王路倾危。涂潦于郊关。污秽锺于鞶鞶。诗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岂斯之谓与。说苑。楚庄王伐陈。舍于有萧氏。谓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沟之不浚也。以庄王之霸而留意于一巷之沟。此以知其勤民矣。

唐六典。凡天下造舟之梁四。河则蒲津大阳河阳则孝义石柱之梁四。则天津永济中桥灞则灞桥木柱之梁三。皆渭水便桥中渭桥东渭桥巨梁十有一。皆国工修之。此举京都之冲要其余皆所管州县。随时营葺。其大津无梁。皆给船人量其大小难易。以定其差等。今畿甸荒芜。桥梁废坏。雄莫之间。秋水时至。年年陷绝。曳轮招舟。无赖之徒。藉以为利。潞河渡子。勒索客钱。至烦章劾。司空不修。长吏不问。亦已久矣。况于边陲之远。能望如赵充国。治湟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从枕席上过师哉。五代史。王周为义武节度使。定州桥坏。覆民租车。周曰。桥梁不修。刺史过也。乃偿民粟为治其桥。此又当今有司之所媿也。

周礼。野庐氏比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国语。单襄公述周制以告王曰。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释名曰。古者列树以表道。道有夹沟以通水潦。古人于官道之旁。必皆种树以记里。至以荫行旅。是以南土之棠。召伯所芟。道周之杜。君子来游。固已宣美风谣。流恩后嗣。子路治蒲。树木甚茂。子产相郑。桃李垂街。下至隋唐之代。而官槐官柳。亦多见之诗篇。犹是人存政举之效。近代政废法弛。任人斫伐。周道如砥。若彼濯濯。而官无勿翦之思。民鲜侯甸之芘矣。后汉百官志。将作大匠。掌修作宗庙路寝宫室陵园土木之功。并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是昔人固有专职。后周书。韦孝宽传。为雍州刺史。

先是路侧一里置一土堠。经雨颓毁。每须修之。自孝宽临州。乃部内当堠处植槐树代之。既免修复。行旅又得芑荫。周文帝后问知之。曰。岂得一州独尔。当令天下同之。于是令诸州夹道一里种一树。十里种三树。百里种五树焉。册府元龟。唐元宗开元二十八年。于两京路及城中苑内种果树。郑审有奉使巡简两京路种果树事毕入奏诗代宗永泰二年。种城内六街树。中朝故事曰天街两畔槐木俗号为槐衙曲江池畔多柳亦号为柳衙以其成行排立也旧唐书。吴凑传。官街树缺。所司植榆以补之。凑曰。榆非九衢之玩。命易之以槐。及槐阴成而凑卒。人指树而怀之。周礼。朝士注曰。槐之言怀也。怀来人于此。淮南子注同然则今日之官。其无可怀之政也久矣。

治苏

沈寓

东南财赋。姑苏最重。东南水利。姑苏最要。东南人士。姑苏最盛。治苏者不廉不勤无才。则不能弹压众望。率厉属官。彼之为固不可一朝居。而苏益受其大病。何则。廉者。德之体也。勤者。德之辅也。才者。肆应不穷。足以干事。而为德之用者也。苏为郡地方不过五百里。粮三百万有奇。而盐芦关税颜料杂色之征在外。郡城之户。十万火。郊外人民。合之州邑。何啻百万。而搢绅士大夫。肩背相望。太湖之巨。三万六千顷。宣歙常嘉湖五府之水。汇聚于此。泻湖之水者。古称三江。潮水已塞。今已湮其一不可问矣。长江遶于西北。大海环于东南。苏为郡奥区耳。山海所产之珍奇。外国所通之货贝。四方往来。千万里之商贾。骈肩辐辏。至于皇华使臣之所经临。南北大兵。车船之所络驿。抚藩道总兵之所驻。朝廷织造之所出。京师漕白。各省兵饷之所需。朝暮一一治郡者之心思。而且往往受大吏之节制。奔走不暇。绊其手足。治郡者于此。廉而不才。不治。廉而才而不勤。亦不治。廉而勤而不才。亦断断不克治也。而况不廉而才而勤。又胡以治耶。江南之人。惠中秀外。闾閻之家。亦事诗书。柔和易使耳。然言语轻佻。刻薄成风。健讼易挠。亦易于为乱。而在治郡者。相其时势以利导之。按其善恶以区别之。随其地土以整齐之。苏属州邑八耳。风俗之染。各有专好。附郭长吴。靡丽为最。昆太喜于附势。崇嘉好。江熟与势各半。地土之宜。江多水。最下。长昆半之。吴多山。最高。太嘉熟濒海。半高半下。崇海中土浮。坍涨不常。边湖者萑苻藏匿。边海者盐盗出没。时势然也。若治郡者以一例治之。不治。以己意治之。不治。治之者亦各有其道。土俗人情。时与势耳。若夫礼义以率之。廉耻以励之。去奸顽饰诈之风。而归于孝弟忠信一也。然而国家以财赋为重。人民以财赋为忧。府县以财赋为急。居官者惴惴焉。惟恐财赋之不足。考居下下。终日忧失乎官。而何暇忧人民之不治。移风易俗。以兴王道为能事。虽然。财赋之甲于天下。

非一朝一夕。治郡者亦莫可如之何耳。独不思能移风能易俗。能忧人民之不礼义不廉耻。不能孝弟忠信。而反之至于道德齐礼。有耻且格之时。则风自俗自厚。家富足而户诗书。而所谓财赋者。车毂击。人肩摩。输将恐后。又何不足之为忧。而坐南面日事敲扑哉。夫子曰。庶矣哉。今苏属之民也。继以富之教之。正今日治苏者之所有事也。而今日治苏者之遑遑思至于富。而富日不足。思至于教。而教日顽梗。无他。徒责之民耳。亦治苏者究未知所以思之也。思之思之。不足者何。奢华故也。无端之酒船佛事。唱戏迎神。至于衣冠艳冶。水陆珍羞。一旦涤除而返之节俭。则凡为苏属致贫之风俗者。一一移易之。而后富可长富也。顽梗者何。污染是也。无端之闯门打降。赌博游荡。至于妇女好巫。上下无级。一旦涤除而返之朴。则凡为苏属倡邪之风俗者。一一移易之。而后教为真教也。虽然。治苏者非躬率之久于其任则不能。而王道治天下。三代以后。望之何人哉。要之东南人士最盛。而真体实用恒少。东南水利最要。而朝潮汐汐易淤。东南财赋最重。而轻徭薄赋何日。呜呼。此姑苏之所以望治而卒难于治也。

治崇

沈寓

苏属州一县七。县远者百五十里。而崇明远倍之。秦晋地。郡县远者将千里。崇明较之。近又三倍矣。而治郡者往往政教之不能遽及。任治崇者之自为治。何也。一水百里之隔也。惟其有一水百里之隔。此治崇者之所以易。亦治崇者之所以难也。崇土性浮。浮则轻。轻则赋亦轻也。赋轻则易治。崇土性刚。刚则激。激则讼易起也。讼激则难治。虽然。崇。四塞之地也。沙土衍沃。无逃亡之户。多恒产之家。木绵纱布鱼盐之利。民则易丰。治崇者因其地而利导之。率其性而渐摩之。刚者礼义易动也。浮者壅积可培也。然而有崇以来。民不克如其治者。何也。视崇太易者。以己意治之。而崇不克受治。视崇太难者。以民意治之。而崇亦不克受治。是故凡治县者本不可以己意民意任其间也。一视县之为县何如耳。犹之治病者。不视人之肥瘠。之浮沉洪细。一以吾之剂投之。寒者寒治之。热者热治之。不知病之根有不自寒热始也。崇之大弊有五。一曰兼并不除之弊。江田浮涌。坍涨不常。移表补里。周可百五十里。然强者侵渔僭窃。田连阡陌。而弱者拱手他人。身无立锥。夫天下之兼之并之者。恃吾之富。而贫者有所急。故贼其价以并之。并其区而兼之。崇则不独特富。尤视人力之强弱。而又不独兼并。暗则侵窃。明则占夺也。崇设城村厢东西沙图一百一十。一图十甲。甲共一千一百。籍民分田办赋。民与田与赋。宜无隐漏于其中也。然籍民于甲。三十三丁之外。隐漏者正多也。分田于甲。涂荡止民之外。隐漏者正多也。办赋于甲。民止荡升涂合之中。隐漏者正多也。田与赋

之隐漏。其原皆起于沙总。沙总者。豪强之鹰犬也。三年之报丈。不可任其有无多寡也。状甲之不可任其冗长琐狭也。状者崇明田段之名一人许充三年。不许终身蚕食于斯也。其间弊发。虽年远必追惩之。不恕也。崇土五等。崇赋六等。始涨曰滩。有草曰涂。涂赋五合。有柴曰荡。全熟曰止田。熟久曰民田。荡涂丈拨之后。以册板悬之堂壁。曰。某处某图状甲界限。曰。某户若干。至于止民田熟久者。终其田无劳沙总再丈也。豪强者。沙总之渔利也。堂册昭然。三年另用。鹰犬无从奋其爪牙。渔利何缘入其网罟。若夫豪强恃强。擅围他户作[己](巳)业者。即以抢夺罪论。而状首小甲名目。鹰犬之毛蚤也。除之可也。如是而力之强财之富者。俱无所施其奸计。而窃夺兼并可除也。二曰赋税不均之弊。崇之田。自白滩种青始。青者草苗也。故田之亩数。独以苗计。有苗则有粮。三年一拨民。则以苗计亩数。归户办粮。夫拨民者。拨之于图与里长也。里长值年之费。拨以偿之。拨时。沙总尽报三年中各沙之涂荡而阉之。里长值年者百十人。百十人中。岂曰无豪强。治崇者临时临事察之。多寡美恶之弊自绝也。但各沙之田苗归图。不无民止荡涂之别。三年一科。卖买推收。奸户串诈。则倒置混淆。田连阡陌者。粮尽止合。薄田餬口者。粮尽民升。而民荡不均之弊。可胜言哉。治崇者莫若每沙另造一册。南北东西。某民某止。及粮户若干。贮之堂榭。状册炳然。人人可阅。如状本民田。则内有止者。必奸户也。立提奸户。与是届之沙总重惩之。仍追每年之粮以补善户。如状本止田。其内有民者。必善户也。追提历届之沙总重惩之。仍偿还善户每年之粮。而比粮簿。亦每沙另册之。追征时。上沙先之。次沙次之。如是。不独苗难盗窃。田亦无以隐漏。沙沙有图。合之则成一邑。地图短长阔狭。田沟荡涂。俱在指顾间。而赋税何有侵婪不均也。

三曰保甲不清之弊。保甲者。所以籍人丁。稽奸宄。察游惰。守望相助也。崇沙环海。逃亡莫虑。所虑者。打降窝盗穴窃放火赌博偷鱼耳。治崇者。勿视此六者为事之琐而勿治也。崇民之不古惟此耳。此而不治。稽奸宄察游惰之谓何。治之者。为之申明保甲之法。县牌稽察。若六者出一于甲。罪以九家连坐。十甲一保。几保中共设一公所。保择一老成读书知礼教者。农隙时于朔望申解律条。庶人丁可籍。奸宄息游惰无。而保甲可清也。四曰河道不疏之弊。河道者。地之血脉也。田欲通潮。地欲免潦。崇有已成之河道。潮泥易于壅塞。岁宜疏浚。有未成之河道。宜及时开通。然民心不一。必俟教戒。或亲身临之。或委员相度。民自服从易易。吾信于民。民信于我。河道自然不待教而后疏也。五曰学校不兴之弊。学校者。孝弟礼义廉耻之所自出也。古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其白虎通云。古之教民。百里皆有师。里中之老。有道德者为里右师。其次为左师。今治崇者于三甲之中。立一小学馆。一保之内。立一大学

馆。择师教之。治县者更如明道之亲正句读。元晦之采古丧葬嫁娶仪制。揭以示民。如是。则廉耻修于家庭。礼义行于乡里。俗厚风。而作奸弊者。自知愧怍而不为矣。崇之病不出此五者。然其中之浮沉洪细。可按脉而推理也。治崇者。一如治病。竭吾之心思眼力。视民之肥瘠而以剂投之。崇无不受治也。传吾之方。善储其药。移之治郡。无不受治也。即移之治天下。亦无不受治也。愚崇人也。首为治崇者借箸进一策。

卷二十四吏政十吏胥

令史日知录

顾炎武

通典。晋有尚书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与左右丞总知都台事。宋齐八人。梁五人。谓之五都令史。旧用人常轻。后汉百官志尚书令史十八人二百石然梁冀传曰学生桂阳刘常当世名儒冀召补令史以辱之则知此职非士流之所为也武帝诏曰。尚书五都。职参政要。非但总理众局。亦乃方轨二丞。顷虽求才。未臻妙简。可革用士流。以尽时彦。乃以都令史视奉朝请。其重之如此。彼其所谓。都令史者。犹为二百石之秩。而间用士流为之。然南齐陆慧晓为吏部郎。吏部都令史。历政以来咨执选事。慧晓任已独行。未尝与语。帝遣人语慧晓曰。都令史谙悉旧贯。可共参怀。慧晓曰。六十之年。不复能咨都令吏为吏部郎也。故当日之为吏部者。多克举用人之职。自隋以来。令史之任。文案烦屑。渐为卑冗。不参官品。至于今世。则品弥卑权弥重。八柄诏王。乃不在官而在吏矣。

金史。皇统八年。用进士为尚书省令史。正隆二年罢。世宗纪。大定二年。复用进士为尚书省令史。二十三年。谓宰臣曰。女真进士。可依汉儿进士补省令史。夫儒者操行清洁。非礼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为吏。习其贪墨。至于为官。性不能改。政道兴废。实由于此。章宗纪。明昌二年。诏御史台令史。并以终场举人充。李完传。言尚书省令史。正隆间。用杂流。大定初。以太师张浩奏请。始统取进士。天下以为当。今乞以三品官子孙及终场举人。委台官辟用。上纳其言。选举志。言终金之代科目得人为盛。诸宫护卫及省台部驿史令史通事仕进皆列于正班。斯则唐宋以来之所无者。岂非因时制宜。而以汉法为依据者乎。

天子之所恃以平治天下者。百官也。故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天工人其代之。今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郭隗之告燕昭王曰。亡国与役处。吁。其可惧乎。秦以任刀笔之吏而亡天下。此固已事之明也。然胥史之权所以日重而不可拔者。任法之弊使之然也。

开诚布公以任大臣。疏节阔目以理庶事。则文法省而径窳清。人材庸而狐鼠退矣。

谢肇淛曰。从来仕宦。法罔之密。无如今日者。上自宰辅。下至驿递仓巡。莫不以虚文相酬应。而京官犹可。外吏则愈甚矣。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过已往之旧牒。历年之成规。不敢分毫踰越。而上之人既以是责下。则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虚文应之。一有不应。则上之胥曹。又乘隙而绳以法矣。故郡县之吏。宵旦竭。惟日不足。而吏治卒以不振者。职此之由也。明初立法太严。如户部官不许苏松浙江人为之。以其地方赋税恐飞诡为奸也。然弊孔蠹窳。皆由吏胥。堂司官迁转不常。何知之有。今户部十三司胥算。皆绍兴人。可谓目察秋毫而不见其睫者矣。

额吏胥

侯方域

今天下吏胥之横。何其甚也。虽少犹当有以额之。而况其多乎。夫以吾君吾相朝夕所讲求之法。日夜所抚循之民。厉精而施之。跂予而望其治。乃一旦蠹且坏焉于吏胥之手。朝廷之上。大声疾呼。三令五申。遂熟视而无如之何。此其故何也。违令之诛不严。而容匿之藪不破也。苏轼曰。天下之人。有甘于自弃。为恶甚毒而不可解者。吏胥之谓也。古之驭吏胥也。必有选而任之之道。所谓掾属者是已。学而后入。材而后试。其贤能略与其官长等。非乡里所举者。则不得当也。故其途不。其数不可多设。其人亦自爱惜。勉厉于功名之路。有士君子之风。今则不然。奸猾者为之。无赖者为之。犯罪之人为之。搢绅豪强之仆逃叛之奴为之。吏胥之子孙相沿袭。亲若友相援引者更迭为之。凡若此者。岂复有毫末之余地哉。是以鸡鸣而起。孳孳为不善。不择人而食。不择科而犯。以是为应然也。呜呼。吏胥之固结也久矣。为之官长者。精明强固者少。鬬茸利者众。初闻其害。亦未尝不惊且怒。既而翫焉。以为是固吾之左右也。浸假而备顾问。浸假而寄腹心。托爪牙。藉以营其私囊。夫且四顾踌躇。以为吾非吏胥。谁与为理。是一郡尝有数守。一县尝有数令也。既已有吏胥矣。而吏胥又各有贰有副。或一人而两役。或一役而数名。莫不亲近其官长。而以招摇于乡里。曰我吏胥也。县有吏胥焉。郡有吏胥焉。郡县之佐贰。有吏胥焉。其郡县之人。又有丛蔽于诸道。而为吏胥者焉。纵横巡按之署。盘踞督抚之衙。而为吏胥者焉。呜呼。天下之官冗。而吏胥日以伙。每县殆不止千人矣。以三百计。是一城社之中。而有三百狐与鼠。一郊原之中。而有三百虎与狼也。其灾焰之所及者。或代之役代之税。或无故而鱼肉。有事而勾掇。疾首痛心者几何人。吞声饮泣者几何家。是吏胥一而受其害者且百也。今天下大县以千数。县吏胥三百。是千县则三十万也。一吏胥而病百人。三十万吏胥。是病三千

万人也。天下幸无盗贼之扰。水旱之灾。谧宁无事。而日有三千万人不得其所。吁。亦大可为寒心也哉。此皆无以额之之过也。近者数有裁革之诏。亦稍稍奉行之。然今日汰而明日复矣。巡按之署撤。而督抚取而用之矣。吏胥之有罪者。县发觉之。则入于府。府发觉之。则入于道。道发觉之。则入于院。至于院而人不敢复问向之所为。府者县者转而与之抗礼。道者降而接之以温颜。是其不可向迩之势。始犹处于降杀之闲。而其后乃反驱之于积重之地。彼大吏之不贤者无论。其贤者持已有节。而御下无术。吏胥乘其峻刻之风。威猛之性。以市其重权。而取民间之财。顾有倍蓰于往昔者矣。呜呼。从来天下之乱。固气运为之。有洪水之害。有猛兽之害。有暴君之害。岂今之气运在吏胥耶。夫以朝廷之尊。立意欲革一事。去一人。易置大将。如呼小儿。罢遣卿相。朝下而夕出国门。独于吏胥之至微贱。额而限之。易若举手。乃若泰山之不可拔。决水之不可御。天下之患。未有壅蔽因循。怠废不举。至于此极者。此其故何也。不悉其不额之弊。与必额之之法。虽欲额之而不可得也。不额之弊在官不在吏。必额之之法亦在官不在吏。不额之弊有三。而额之法惟一。官之不能而畏事者。以为吏胥之多非自吾始也。吾姑仍之。且观望其它者之未尽汰焉。交相观望。而吏胥卒以自若。此其弊一也。月而阅其簿。朔望而稽其名。奉令而裁之。榜而示之。阳以虚文塞责。而阴挟其金钱。还之以故物。此其弊二也。去者去矣。而留者未去。彼此营护而以浸润其官长。三窟之兔。百足之虫。必济其党与之私而后已。此其弊三也。夫朝廷而不知吏胥之弊也。倘其知之。而下之令曰。是皆有额。踰三人者其官谪。踰五人者其官削。踰十人者其官杀无赦。彼吏胥之为恶而不顾其死者固有之矣。亦有官代其吏死者乎。周书曰。刑罚世轻世重。当其积弊。非重法无以制之。夫杀一人焉。而举天下三千万人咸受其福。虽尧舜用心。不过如此。而岂其为商韩之峻也哉。

吏胥议

储方庆

今夫聚百十奸人。日夜讲究行事。而又假之以得为之势。且无所畏忌于中。则其谋事也日工。而其为毒也日甚。宜邑向有吏胥之患。然为毒未至如今日之烈者。二十年前。奸人分散于豪家。或间归于卒伍。故其恣睢害人之智。各有所出。而吏胥不至甚毒而难制。今豪家皆破败。慑于功令。而武夫之气亦少衰。独有吏胥一涂。可以凭官府之威灵。肆行其纵恣。故举一邑之奸人。起而趋之。然犹幸其有所畏也。则欲为而不敢为之事。庶可冀什一于千百。而邑之通显于朝者。士之强毅有志节者。鲜不摧折于吏胥之手。是以吏胥之心益无所顾忌。而惟吾之所欲为。吏胥之心既无所畏。吏胥之奸又日益多。吏胥虽万被罪。吏胥其何悔哉。独惜夫出身加民者。幸而得一官以荣其身。而不幸而至于吾邑

。重为吏胥之所误。以自入于罪咎而不可挽也。何则。凡人入官之始。莫不以吏胥为可恶。而及其与之久处也。则吏胥之言。皆顺适吾意者。人情莫不喜顺而恶逆。故于吏胥为易亲。而士民之受吏胥之毒。而赴诉之者。辄以为攻我之私人而树之敌。或至忘其身以徇吏胥。以摧抑士民之气。而后惟吏胥之言是听。吏胥之任既专。士民之情益壅。士民之情既壅。吏胥之毒益深。毒发于官长之身。而发其毒者。必士民之桀黠。祸成于吏胥之手。而营其祸者。又同患之吏胥。夫至与吏胥同患难。而疾视士民以为仇。故虽陷于刑戮而卒莫之悟也。呜呼。盍亦谨之于其始矣。谨之于其始。则吏胥之说不得进于吾前。以通士民之情。奚所不可。夫士民之不类。不可强也。愚懦无知之民。不能自言于守令。而士之厉廉隅不肯与吏胥为缘者。又多落落不合。取憎于人。故夫士民之情。恐其为吏胥用。而吏胥之隐于士民者至难辨也。愚谓长吏苟有抑吏胥之心。不必尽寘之法。而但当孤其党以杀其势。求士之正直者咨之。进小民之无告者问之。使吏无所阻抑而有畏心。则吏胥之奸可渐息。而吏胥之毒不至及于吾身。其慎毋以吏胥为私人。而以士民为仇也。

驭吏论

储方庆

今天下之患。独在胥吏。吏之骄横。与官长同。缙绅士大夫。俛首屈志。以顺从其所欲。小民之受其渔夺者。无所控诉。而转死于沟壑。怨讟之入人深矣。推其所以。则驭吏之道未得。而吏胥之心无所畏也。凡人出身为吏胥者。类皆乡里桀黠者流。不肯自安于耕凿。然后受役于官而为吏。吏之所为。固已异于常人矣。是以先王驭吏之法。倍严于驭百姓之法。今日之吏。苟犯科禁者。上而比之官长。官长有罪曰革职。吏胥有罪曰革役。夫吏胥之役岂可与官长之职同日而语哉。官长之受职也。或承先世之勋业。以袭其荫。或积数十年之劳苦。以得一官。取之至不易矣。不幸而至蹉跌。则前此之劳尽弃而不可复振。是以官长皆有甚惜其职之心。而 朝廷亦得挟之以威天下。若吏胥之役。不过入数十金数百金之费于官已耳。不幸而有祸败。不过失此数十金数百金之费。而幸而不至于有罪。则可以横行无忌。殫百姓之脂膏。以自肥其家。而其所谓祸败者。又非有不可复入之禁。如官长之除名者也。故吏胥皆有不甚爱惜其役之心。而 朝廷欲以此制其为非。岂可得哉。向者 朝廷亦尝患吏胥之盘踞。思有以禁之。亦既立之年限。以定其供役之岁月矣。然吏胥之姓名。非若士人之登天府列贤书者。可一一稽也。朝而革暮而复入。革于此复移于彼。至万不得己。而又使其子弟为之。为之官长者。特取捷给可供事左右而己。固不暇考其所由来也。 朝廷虽设重法纠之。而人亦莫敢发其奸。故夫革役之说。甚不足以慑豪吏之心也。愚以为吏胥之役。既不足革。而吏胥之奸。复

不可止。其治之以赃罪者。又足累法司之考成。而莫为之严诘。则吏胥之心。尚何所畏而不为。小民惜身家顾妻子。惟恐触其放纵之怒。是以拱手听命之不暇。愚谓吏胥之心。所畏惟有一死。其所挟以凌轹百姓者。亦谓纵犯赃罪。不能置我于死。故恣睢而无顾忌耳。 朝廷欲禁其奸。当择其所畏者明示之。则彼尚存不敢之心于万一。而又不可概责之以死也。莫若恕其小过。以全小人之命。其必不可免者。置之于法以儆其余。虽遇赦宥。而吏胥之罪不少假焉。吏胥虽无良。岂尽如盗贼之愍不畏死者哉。

覆陈书役不必定额疏雍正七年

河东总督田文镜

臣查条奏内称弭盗之法。先严窝盗之家。而窝盗之人。半属挂名之役。查各省督抚司道以下。其书吏衙役。皆有经制定额。不容冒滥。而有一等游手好闲无业贫人。每于额设吏役之下。空挂一名。书吏则为贴写。为掌案。下役则曰帮役。曰白役。小则希免差徭。大则借端生事。自恃衙门情熟。因而包揽钱粮。把持行市。窝娼窝赌。无所不至。而犹未遂其欲。每与捕役上下其手。窝顿盗贼。发踪指示。名曰放线。所获之赃。盗得其三。彼得其七。且以语言恐吓事主。令勿报官。即使事发。而州县捕役。向为一线串通。或以强为窃。或故意纵放。有司为之掣肘。百姓被其扰害。请嗣后各省挂名书役。严行禁革。照额设之数。每名止许添一人帮办。一正一副。可不误公。现在挂名书役。悉令归农。则窝盗之人少。而盗藏身之地亦少矣。等语。臣查挂名书役。各处皆有。如科臣顾祖镇所奏贴写掌案帮役白役等名色。则皆非挂名书役也。贴写乃甫经学习帮写文移之人。掌案则久于衙门熟谙章程办理稿案之人。帮役白役。即各役内之副役。跟随正役以奔走之人。皆非徒挂空名者也。所谓挂名书役者。乃足迹不至衙门。经年不见本官。不知办案为何事。差遣为何事。按册有名。服役无人。惟津贴纸笔之费。以帮办事书役。此则谓之挂名书役也。查各衙门书役。除州县书役。近在本处。向不换班外。其督抚司道府书役。皆散处各属。率分为上下班。轮流办事。若按经制额定之数。每名再添一人。则各衙门不过寥寥数人。安能办公无误。即如臣衙门经制书吏。上下两班。每班十名。共二十名。今现在办事书吏。头班二班。俱有百余名。是较经制十倍有余。事务殷繁。尚苦赶办不及。若以一正一副计算。每班不过二十人。以百余人办理不及之事。而欲责成于一二十人。其可得乎。由此而推。则各衙门书吏以一正一副留用。乃万万不能之事。其贴写一项。跟随学习帮写。即将来办事之经承。而且书写需人。不能革除者也。经制。典吏役满出缺。新募典吏。何能办理文案。故必需熟谙书办。职掌稿案。无掌案则事务茫然。是又掌案之不能革除者也。至若帮役白役。专视差遣之繁简。如差多事繁。正役不能亲身出差。因有帮

役白役为之代劳。上司稽查不严。本官有意徇纵。则一票到手。便为利藪。所至之处。如狼似虎。恣意勒索。正副分肥。臣深知其弊。是以严禁司道之差。不许下府州。府州之差。不许下属县。其有万不得已之事。必须差提者。则令所差之衙门。将差役姓名。报臣查考。如犯有需索之弊。必痛加惩处。所以一年之内。各衙门之差提甚少。差既绝少。利何从觅。正役之盘费尚且踧蹶。何能更养副役。此又帮役白役不禁而自除者也。至挂名书役。既不服役衙门。其所以挂此空名者。亦有故。或家有田产。藉以支持门户。或居乡被人欺凌。藉以御抵外侮。具呈投认之后。必行地方官查其身家是否殷实。有无过犯违碍。取具印甘各结。方准注册。虽人之诚伪难必。大抵皆有产业之人也。若科臣所奏。是乃市井无赖。一无恒产之穷民。不但不能挂名于官。并书役亦不肯与之为俦。又岂能把持行市。窝匿娼赌。使令盗贼。其它包揽钱粮等事。更不必言矣。要之窝盗通盗第一系不法捕役。其次则不肖营兵与势豪土棍。臣虽不敢谓挂名书役中必无窝盗之人。然如科臣所奏。窝盗之人。半属挂名之役。去挂名之役。即少窝盗之家。实非确论。臣愚以为但当严查其行止。以分别去。如平时果有生事把持等类。不但挂名书役。急当革究。即现在办事之书役。亦当革究。若实系安分自守。藉支门户以御外侮。虽有书役之名。实与农民无异。似可不必尽行革除。司道府衙门书吏。本无额设工食。又有纸笔等费。既将各项陋规裁革。不许受贿作弊。若并此挂名津贴。亦为革除。则纸笔之费。亦无从出矣。况各衙门书役。实非一正一副所能办理。所有科臣顾祖镇条奏尽除挂名之役。止留一正一副之处。应毋庸议。

觉察奸蠹内外画一疏

李之芳

臣惟吏书作弊坏法。处处皆然。实未有如在京各衙门之最甚者。故厘弊剔蠹。当先自在京各衙门始。京师之蠹消。天下之蠹亦消矣。京师之弊除。天下之弊皆除矣。无如各衙门事务殷繁。易于丛奸滋弊。该管之官。一有不察。则招摇撞骗无所不为。且授受隐秘。难以举发。与受同罪之赃。出钱之人。必不肯首告。即旁人告发。亦必不肯据实供吐。其承问之官。亦不过以夹讯不服。朦胧完结。所以 朝廷清厘庶政。诸弊皆易芟除。而惟此胥吏之奸。牢不可破。即如现在各衙门吏书。岂果人人奉法。而无作奸犯科之辈者。乃数年以来。未闻某衙门祛一某蠹。某衙门发一某弊。即寻常责革。亦属罕有之事。可见向来书吏作弊。皆该管司官因循容纵。置若罔闻。且以为虽事发而身不任其责故也。臣思衙役犯赃。先于觉察者。本官革职。煌煌 功令。率土凜遵。而惟在京衙门。不用此例。如往年门文秀一索。书办犯赃至数千两。该管司官竟不坐以失察。此甚非均平之法也。夫在内在外。皆 朝廷法纪之地。内外官员。皆 朝

廷发弊之人。况部院事务。关系更重。部胥作弊。贿赂更多。若谓衙役犯赃。难于觉察。岂外官偏有过人之精明。而京官皆当无闻不见乎。宽于内而严于外。何以厌服郡县有司之心哉。臣乞 部确议。嗣后在内蠹役犯赃。本官失于觉察者。一体照例处分。则在京各衙门官。必自觉察其胥吏。而奸蠹敛迹。内外肃清矣。

访惩衙蠹之法疏

张惟赤

从来剥啄小民。恶莫甚于衙蠹。皇上严纶申饬。不啻再三。禁旧役。革顶首。有犯赃十两之明刑。又有犯赃一两之新令。然立法虽严。而蒙蔽之局。愈不可破。究之残民肥己。盈千累百。而未尝发觉。即使发觉。又有巧术多端。打点弥缝。终成漏网。故肆意虐民。曾无顾忌。且自郡县以至督抚衙门。串成一片。互相救援。虽有三年更替之令。而移姓改名。出此入彼。引接下手。非其亲族。即其子孙。盘踞日深。线索日熟。内则伺本官之性情。窥打点之快捷方式。外则联唆讼之积棍。交不肖之绅衿。因而瞒官嚼民。无所不至。近见浙抚佟某疏。巡抚三省以来。恪遵功令。但有蠹役。凭民间告发。然后访拏。在巡臣厘剔有方。自当一清蠹。但恐此辈。日在上官左右。声势赫奕。若督抚按三衙门各役。郡县尚在曲意将迎。惟恐得罪。小民安敢遽然讦告。即巡按访实拏问。既拏之后。必索于臬司。臬司转索于刑厅。刑厅无从验知。必询之本厅书役。然本厅书役。必与此辈向结心腹之交。因密通消息。即令本人自行造。遂将真实恶迹。一字不提。反假无影无干之。上报塞责。夫蠹役作恶。必名闻通国。始为巡按之所访拏。在访拏之时。非不真知灼见。及至公堂质审。率多伪。或姓名不对。或被证差讹。一无指实。无论问官徇庇。即执法者欲直穷到底。而其事实属无干。无从坐罪。幸免以后。招摇得意。自夸打点神通。人人畏服。故访拏一次。愈增一次之威名矣。在初访之时。非不出示令人告发。但近年巡按所访人犯。往往发下府县监禁。以致央情保放。盛服逍遥。游行市上。愚民见之。谓彼虽属访拏。现在安然无事。又孰敢犯其凶锋者。惟恐补状讦告。而此辈弥缝术巧。日后仍在衙门。则借端报复。身家立破。况每见县闲各蠹。访拏问革后。反买府厅顶首矣。府厅各蠹。访拏问革后。反买充道抚按顶首矣。衙门愈大。则肆恶愈深。至于种种赃私。告出未及十之一二。而审问时且尽付子虚。或不过问成八九钱赃银而止。何则。上谕有一两籍没流徙之新例。故必不满一两之数也。上下蒙蔽。打成一片。总之此辈之身家。必不至败坏。则小民之冤苦。必不敢自鸣。臣请 部严行各省抚按。以后必须严拏。勿待告发。拏到之日。先责迎风。然后发下按察司监禁。不许转发府县以致保放。仍即出示招人补状。其采访各。务开实迹。若造塞责。以致审质全虚者。

即追究造之人。治以扶同党恶之罪。访拏衙蠹。必无冤滥。赃必多。被害必众。一凭诸真。再凭诸告发。从公严审。依律治罪。被拏之蠹断不仍留地方。则小民知蠹役之可除。自无所顾忌。而敢于伸冤矣。除抚按不时访拏外。大小各官。更将本衙门蠹役。自行觉察。其府厅县。每季各造本衙门人役花名册。并并无访过再进印信甘结。移送刑官。刑官不时严察。如有犯者。立刻揭送抚按。坐本官以徇庇之罪。倘刑官隐匿不报。抚按访实题参。刑官一并治罪。倘抚按隐匿不参。科道官风闻一并参奏。治以徇纵之罪。如此积蠹可除。而民得安枕矣。

衙蠹宜剔其源疏

孙光祀

夫剔弊厘奸之典。内外官员。皆有参劾。府县吏胥。亦有考察。而独京师之衙蠹。与外省抚按司道之衙蠹。未有一定之法可摘发其奸者。此舞文丛弊所以日甚一日也。即如各部衙役。天下官职财用兵刑工役诸大事。在其掌握。倚法为奸。上下其手。外官之不肖者。夤缘钻刺。先与此辈勾连。通同行贿。能使仕途之功罪无凭。钱粮之多寡易混。文移之迟速由己。财用之干没不清。其术则障日蔽天。其赃则盈千踰万。该衙门官或为其朦蔽而不觉。即觉之而掩饰遮护。不肯搜求。若辈积弊相沿。益肆然无忌矣。若抚按司道之衙役。通省之事。咸经其手。诈官害民。弊难悉述。下官既不敢问。上官又复护短。惟恐发觉。有碍官声。是以因循容隐。愈难禁制。且此辈狡兔三窟。在州县作恶已极。则转投司道。在外省罪迹已着。则潜入京师。衙门益尊。益成若辈藏奸之藪。不急为厘剔。弊源何自而清耶。伏乞自今定制。令各衙门每年自行察核。其蠹役有奸状着闻。犯赃有据者。如部司则列以呈堂官。司道则据事以报抚按。以便汇奏。不许鼠同眠。曲为回护。候审实赃罪。照原定衙役例。按律发遣。重者正法。庶大蠹不至漏网。而衙门难以容奸。若年终该衙门不肯开送衙蠹。即令本官注明结报。日后倘被别官指参。仍查犯事年月。以徇纵追论。每岁一行。如甄别之法。使巨奸易发。猾胥知儆。乱法者少。而京省内外各衙门肃然就理。其事似小而所关实大也。

寇永修日记。治道之衰起于文法之盛。弊蠹之滋始于簿书之繁。所谓文法簿书者。不但经生黔首。懵不见闻。即有司专职。亦未尝一检阅校勘。何者千宗百架。鼠蠹雨浥。或一事反复异同。或一时互有可否。后欲遵守何所适从。徒为积年老猾。媒利市权之资耳。其实于事体无裨。弊蠹无损也。呜呼。百家之言不火。而道终不明。后世之文法不省。而世终不治。

上玉抚军条议

周镐

夫书吏之弊。至今极矣。然愚以为州县之书吏易治。而上宪之书吏难治。何也。州县之书吏。弊在虐民。富者百般勒索。贫者任意留难。或勾通讼棍。借事兴波。或授意罪人。诬扳嫁祸。甚或藏匿旧案。抽换卷宗。使是非可以混淆。而本末无从考信。其弊诚不胜枚举。然州县为亲民之官。统驭少而耳目近。少则易遍。近则易知。但使为州县者。实能以民心为己心。视民事如家事。日坐大堂。与民相见。表里洞达。无阻无隐。其有勒索而留难者。许民面愬。立提质究。则弊除矣。其被诬牵累者。即从所以诬牵之故。讯出勾通授意之由。立予责革。则弊除矣。且藏匿抽换。必乘新旧交代之际。或数年数十年而后发。防范最难。然苟钤印卷宗。又令各书将经手案件。登记号簿。官为用印。以入交代。倘有遗失。惟最后接收之书吏是问。则其弊亦可肃清。故曰州县之书吏易治也。若夫上宪之书吏。则鱼肉州县之书吏而并能挟制其官。州县任。先索到任陋规。其后交代有费。盘查有费。经征有费。奏销有费。滋生户有费。赋役全书有费。蠲除有费。工程有费。恩赏有费。领有领费。解有解费。划扣有划扣费。举州县毫毛之事。莫不有费。诚如宪札所云。动笔即索。事无空过者。稍不遂意。则驳换捺延。处分降罚。其祸立至。故州县畏之如虎。而奉之如神。州县之书吏。亦不得不多方搜索。以求解免。此吏治之所以日难。而亏欠之所由日积也。且夫州县之书吏。上司得而惩治之。上宪之书吏。州县不能约束之。而并不敢诵言之。譬诸城狐社鼠。灌之不可。焚之不得。稍一非议。不以为去狐鼠也。而反以为攻城社也。故曰上宪之书吏难治也。其所以难治者有二。一曰书缺买定也。某书管某县。某吏值某科。皆量其出息之多寡。以为授受。州县特其佃户耳。买定之后。则以此缺为传家之宝。官有迁调。而吏无变更。即或因事革除。而易名顶替者仍其人也。是以州县宁隐忍以免目前。不敢触犯以贻后祸。一曰权从书出也。幕宾案牍既繁。一切片稿。半由拟送。稍为出入。便已低昂。虽有核裁。岂无忽。诚如宪所云高下在心也。更有不可解者。如户口之增减。仓库之盈虚。惟州县知其确数。以为具文则具文可也。以为实报则实报可也。而司书则曰彼有程序。所谓程序者。又不肯显颁于下。屡送屡驳。无所适从。费到而册始定。其实上下仍相蒙也。去此二弊约有三端。一曰汰冗滥。酌公事之繁简。定书吏之多少。择其勤慎廉能者。留房办事。其余悉裁去之。俾归民业。如敢挂名射利。及私相顶替。重治其罪。一曰定额费。使各衙门之书吏。开具实在必须之费。详院核定。行知州县。遵为定额。上下晓然。敢有额外滥索。及借事刁难倾陷者。许州县据实指禀。违则参办。又如处州于通省最为贫苦。甚有岁入不及千金者。日用尚虑不敷。何力应酬诸费。应请概予删除。而将该县应办事宜。并入经管大县之书吏兼办。庶公私两无贻误。一曰颁册式。一切造册章程。县书未经目者。即请颁一样本。飭令县书

如式照造。以免驳换。如是。则宪书之事简。而其权亦轻。庶几无所容其奸矣。至于州县之书吏。前说已详。设有昏庸不职之令。任其舞弊者。自有宪法治之。无难立断也。虽然有治人无治法。在上位者能正己率属。剔蠹除奸。则书吏自然敛迹。否则防一弊又生一弊。州县且救过不暇。何敢与之争费哉。

请杜书吏舞文疏嘉庆六年

御史乔远煥

臣查各部办理题咨事件。惟以例案为凭。而书吏即从中勾通外省。串同舞弊。上年恭奉 谕旨申严饬禁。现在内外奉公守法。吏胥已不敢营私。而积习相沿。其弊或有不尽除者。缘例有明条。遵循已久。案无定准。出入多端。此由从前办理私。意为高下。以致事无区分。一部而彼此两歧。一司而前后互异。因而书吏影射。包苴已遂。辄援旧办准案。有意瞻徇。撞骗未成。即援旧办驳案。多方吹索。虽以明干司员及持正堂官。或多被欺蒙。亦有堂司各官意见抵牾。偏持莫决者。所不免也。臣思各部率由旧章。均有则例奉行。又每届五年。即将该衙门则例续纂一次。该堂官拣派熟练司员。于随时修改事宜。分别增删。校缮黄册。恭呈 御览。刊行各直省一体遵照。立法极为详备。其已经登垂则例者。自系可以通行之案。若已经续纂不登则例者。即系不通行之案。显而易见。岂有舍定例近例不遵。而远摭十数年成案。转足依据之理。况例外求案。部中或援成案议驳。而外间亦可援成案邀准。往返究诘。究致部驳无辞。违例议准。殊属不成事体。此则无论准驳。皆中猾吏舞文之弊。不可不为之防。臣愚以为欲绝弊源不如明申例禁。各部既有 钦颁则例。无论准驳事件。皆宜援例遵行。除无例可援者。自应由部臣随时条议请 旨遵办外。其一切远年成案。凡系原刊则例。及续纂则例。不行采入者。不许附会摭引。以杜书吏朦混之弊。至按查核。因何与例相符。与例不符之处。有宜明指例文者。即明指例文。毋任准驳含糊。有宜全引例文者。即全引例文。毋任节删要义。有例涉两可。宜折衷至当者。即悉心稽核。回堂秉公酌办。毋任比拟失当。更有例外苛求。至称未便仅照常例办理者。亦应行禁止。如此详慎综核。诸事靠实。用以垂定例而昭法守。虽有猾吏取巧尝试。将无所用其伎俩。或亦剔厘积习之一端也。

说吏胥

牟愿相

汉以前吏胥士也。卿大夫多出焉。其人自爱而重犯法。以是吏胥贵。唐宋以来。士其业者。不为吏胥。为吏胥者。则市井奸猾巨家奴仆及犯罪之人。以是吏胥贱。吏胥既贱。为之者皆甘心自弃于恶。行己若狗彘。噬人若虎狼。以是吏胥横。吏胥日横。其势足以攫财货快恩仇。因而向之士其业者。稍慕而为之。

既而搢绅之族不肖者。亦复为之。搢绅之族为吏胥。虽甚不肖。不可得而摈。搢绅者。仍兄之弟之伯叔父之祖之。其异姓仍中表之。与之抗礼矣。搢绅所与抗礼。姻亲而吏胥者也。久之凡吏胥虽不为姻亲。皆得与搢绅抗礼。以是吏胥大。

分发给官法戒录檄

陈宏谋

有官则必有吏。有官则必有役。周官有府史胥徒之名。汉唐以后。名称不一。职掌则同。居官者。责无旁贷。事有兼资。抱案牒考章程备缮写。官之赖于吏者不少。拘提奔走。役之效力于官者亦不少。凡上下文移不曰该管官吏。则曰一应官役。吏役未可忽矣。祇以人之才质不同。趋向各别。往往一入公门。图利之心既盛。办公之念遂轻。竭智尽能。无非为网利营私之用。气求声应。不外乎舞文骹法之中。行险徼幸。恬不知非。而人之指而目之者。胥号曰奸。吏名为滑。衙役则目之曰蠹。所以贱而恶之者亦太甚矣。不知是人皆有天良。何地独无君子。况吏役中多有名家子弟。科第未就。托业公门。未必皆卑污苟贱之流。历观古今以来。以掾吏起家为名臣者。固不可胜数。而我本朝由吏员出身跻显秩者。亦复有之。至于身为吏役。为善种德。以致子孙贵盛者。更复不少。若一概鄙夷其人。不加教训。大非有教无类之意。且官衙所理者。非关国是。即涉民瘼。何事不经吏胥之手。而竟视为不可与言之人。不思所以感发其天良。湔洗其积习。任其陷于罪戾。纵吏役不足惜。而吏治何以肃清。民生又将何赖乎。本都院自筮仕以来。历官内外。其驭吏不敢不严。而其望于吏役之迁善而远罪也不得不切。所至必开诚劝勉。不欲遽加以法。而敢有蔑良而舞弊者。究惩亦不稍贷。今忝任封疆。约计全省吏役。不下数千人。既不能将此意与吏役耳提而面命之。欲檄行诰诫。又恐言之未详。听之不广。因采旧事辑成一书。以广劝诫。仰司官吏即便移行遵照。将单开各衙门应领在官法戒录。遇有便差至省。颁回分发。官存一本。余各散之各房书吏。并及于役。惟望得此书者。偶寓于目。有动于心。常念祸福无门。感应可信。善者可以跻通显为名臣。即不能尽登仕进。而取法乎上。亦得乎中。果能积德行善。可以福子孙。奉公守法。可以保身家。其恶者。则一念之非。毫之利。近则亏体辱亲。远则祸流身后。无术能逃。悔则已晚。莫如随时提醒天良。到处务存公道。由一二人以及人人。由一二事而推之事事。衙门多一奉公守法之吏役。则小民免遭冤累。官司得一奉公守法之吏役。则吏治日见肃清。官有恩泽。可以下逮闾里。官行教化。可以移易风俗。而胥吏之得以利济乡里。种福子孙者。亦自不少。本都院以此劝诫于吏役。正所以保全乎吏役也。各吏役其各体此意。以自图保全。地方官并宜体此意。以保全吏役。均毋违忽。

亟更役法疏

傅维鳞

臣以今日蠹坏而极重难反者。莫役法若。今所行者雇役也。雇役者。周礼所谓游惰之民也。其弊无穷。数难更仆。官聪察则借官之严以害民。官贪横则张官之威以害民。或阴用官之能以害民。或阳窃官之权以害民。或害民以奉官。或害民以坏官。官堕其术。民受其病。役收其利。以至钱粮被其侵欺。是非由之颠倒。刑罚由之不平。讼狱为之迭变。有司数易。而 朝廷之铨选滋淆。人才之摧折益甚。大率由此。苏轼云。数十万虎狼在民间者不可也。 皇上赫然下 明谕。蠹役计赃定拟。不许援引无禄轻条。凡情罪重大。分别绞斩。其余俱流徙。且遇 赦不赦。亦可谓法严而行之断矣。然行而益繁者何也。他不具论。即如一流徙也。势必用两解役。无论南方数千里。即近而数百里。此两役之资斧自备乎。需索乎。必是需索之物。此两解役又当流徙。需索而不问。是纵蠹也。需索而问之。又将安所底止。况一役之工食。每年多不过十二两。或七两二钱。每日不过三二分。仅供夫妇一餐之用。古人云。黎民一日不再食则饥。此数十万游惰之民。肯枵腹而鹄立乎堂侧。马走于前乎。必不能也。穷则变。变则通。此其时矣。臣请历陈古役法。周礼小司徒之职。凡起徒役。勿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羨。汉法二十而传给徭役。唐立租庸调法。有丁则有庸。每丁定役二十日。宋有衙前诸役。韩绛为三司使。曾言衙前之害。而王安石为新法。则更为雇役。当役者以等第出免役钱。一切如单丁女户。皆出助役钱。司马光甚以为非。是自古及宋。实皆出于里甲。第名之不同。法之各异。然亦何尝不变革也。臣以为欲尽除蠹弊。莫如仿古典行里役之法。以一州县计之。裁去冗役。惟酌其必用者存之。乃以里甲鳞次排比。自书门皂快所用若干。如以丁论。或百丁一人。或七十丁一人。如以亩论。或五百亩一人。或七百亩一人。三年一审。编定某里某人。至某人出一役。或某人之亩。至某人之亩出一役。临时其父老里长自推举。便使捡摄约束。余者每丁资一二分为日费。州县官量其才。授之役。岁两更。大要数年用一周。督抚道府则取之州县。每州县推举量授。先拨若干为上司之役。如此则方为衙役。旋作乡民焉敢害民焉敢害民。虽欲其有蠹役害不可得矣。其原设工食。除冗役。扣解充饷。岁可得数十万金。而所留者。仍给见役。亦聊佐司农之仰屋。然 朝廷又无抽扣之名。所谓上下两全之道也。其有擅用旧雇役者。官为参革。役即重治。设有起而难臣者曰。昔乡户衙前。往往破产。宋吴充言之详矣。里役得无似乎。臣以为宋乡户典领官物。衙前部送纲运。乡户即今之收头。衙前即今之解户。今未尝无之也。里役者第令奔走服事。又不似宋之临门籍记。何破产之有。难臣者必曰。岁两更不滋扰乎。臣以为今日之里长甲首。率季更排年岁更。民亦不扰何

也。丁亩有一定。编审无挪移。何滋扰之有。难臣者必又曰宋司马光不言山野愚赣之人不能干事乎。臣以为此为破损官物者言。若但奔走服事。何用其能干事。且今之各处衙蠹。大约皆素所称能干事者耳。又必曰。门皂诸役可矣。书办不谙文移。奈何。臣又以为书办。今纳吏及五年起送之法既行。是各衙门房科。有主文移之人矣。其次不过誊写。且见在巡方。皆不用旧役。既己可行。安在各衙门不可行乎。前定例书办五年起送。夫在衙五年则积蠹矣。莫若更其法为三年。每一房科。当以两吏为率。旧府州县。有司吏典吏之名。大衙门。有掾吏都吏之名。可一一综理也。考宋之雇役。苏辙疏称以坊场钱雇衙前。他色人役止如旧法。未尝云诸役皆雇也。诸役皆雇。亦明朝之变法耳。臣非敢强所难行。为百姓累。第以衙役之法一日不更。则衙蠹之害一日不除。致皇上勤劳宵旰。披览爰书。不胜其繁。故臣请皇上当此盛朝开辟之初。创制显庸。此其一端也。伏乞 敕下廷臣集议可否。覆候上裁。

卷二十五吏政十一幕友

幕友论

韩振

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求助于人者也。上者辅德。次辅事。天下之事谁为政。曰二显二隐。何谓显。曰三公统六部。六部各统其曹。是谓内之显治。以司道察守令。以督抚察司道。是谓外之显治。何谓隐。曰内掌曹郎之事。以代六部出治者。胥吏也。外掌守令司道督抚之事。以代十七省出治者。幕友也。是皆上佐天子以治民事。而其迹不见者也。今有强有力过人之材焉。总百里之赋税狱讼文移簿书仓库差驿。而责之一人之身。曰。愿此毋失彼。详细毋略大。则目必不兼视而明。耳必不兼听而聪。于此而曰吾惟自任焉。而生民之命萃于自任中矣。而曰吾不有吏胥乎。不有仆阍乎。而生民之命萃于吏胥仆阍中矣。人有可驭不可用。有可用不可任。可任之人。必求友而得士。而第曰吾固有幕友焉。而生民之命又萃于幕友中矣。何则。恃己而轻人。轻之中无士也。徇请而滥收。滥之中无士也。易与而便己。便之中无士也。求其人矣。得其人矣。教玉人之雕。去者半。等庸人之遇。去者半。严贞女之防。去者半。得士而不能用之。犹无士也。然而或谓知人之明不可学。则如之何。然而或谓任人逸求贤难。则如之何。曰。臆胡为而致蚁。磁胡为而引针。腐鼠其可以召凤。涸泽其可以栖鳞。有终日练事之人。而久不能晓事者耶。有洞然晓事之人。而不辨孰能治事孰不能治事者耶。部曹孜孜日治其职。而吏胥莫能为奸。监司守令孜孜日敬其业。而幕友咸竭其才。夫是以交争历难而异同不生。曰为其求公是而非求自是。参用亲故而旁肘不掣。曰为其决壅蔽而去偏听。关防以全不肖

。而贤者有以自安。曰为存其意而不立其迹。岂有逆耳不闻。庶务丛脞者哉。岂有政委仆僮。权归令史者哉。故曰取人以身。修身以勤。勤故明。明故知人善任而事无不成。

佐治续言

汪辉祖

关防之名必不可受。而可以不受关防之故全在谨飭。朋友为五伦之一。主宾特朋友之一。重一主人而尽疏朋友。固非端人之所以自处。然因主人不我关防。而律己不严。将声名有玷。为主人轻薄。终有不得受关防之势。故亲友往来。必须令主人知名。有事出宅门。亦须令主人确知所往。事事磊落光明。主人察其可信。自不敢露关防之。否则主人举身家以听。安能禁其不加体访也。不受关防宜先谨飭

吾言不合则去。非悻悻也。人之才质。各有所偏。宾之于主。贵相其偏而补之。审于韦弦水火之用。始尽佐治之任。不合云者。必公事实有不便。不可全以意气矜张。主人事方未善。分当范之于善。不能就范。则引身而退。是谓不合则去。若吾说虽正。而主人别有善念。此则必须辗转筹划。以成其美。方于百姓有益。断不宜坚持不合之义。愒为舍去。即谚所云公门中好修行矣。须成主人之美

人知宾主初交不易。而不知交久更难。到馆之始。情谊未甚浹洽。尽我本分。即可告无媿。若相处多年。交既投契。则议论必有裨益。事事必谋万全。任劳分谤。俱义所应得。引嫌避怨。便失朋友之道。特不可恃主人倚重。挟势以济其私耳。处久交更难

交至忘形。方为密契。独吾辈之于主人。宾主形迹断不可略。幕客之得尽其言以行其志。全在主人敬以致信。一言一动。须主人有不敢简慢之意。忘形则易狎。狎则玩心生。而言有不听者矣。余与光山刘君仙圃甚浹。仙圃令平湖时。欲联齿之欢。余曰俟去馆日如何。同事者多笑之。予不顾也。故余赠别诗。有形略存宾主分。情怀雅逼弟兄真之句。纪实云。宾主不可忘形

署中银钱出入。其任甚重。其事甚琐。不惟刑名幕友。不可越俎。即钱谷职司会计。亦止主簿籍之成。筭赢绌之数而已。出入经手。非其分也。既经手银钱。势不得不计较节啬。其后必为怨府。况权之所归。将有伺颜色逢意旨者。而公事多碍。人品因之易坏。且出入簿记。一时难以交卸。虽有不合。亦不能去。如之何其自立耶。不宜经手银钱

入幕以宾为名。主人礼貌盛衰。即敬肆所别。大段仪文。何可不讲。若诚意无渝。则小节亦须从略。饮饌之类。当视主人之自奉何如。果其自奉素丰。而俭以待我。是谓不诚。若待我虽俭。而已丰于彼之自奉。即为加礼。更不宜琐琐

求全。向客胡观察文伯处。因言肉败。责逐庖丁。常以为悔。故后来历幕。从不以口腹责人。至主人所用仆从。大率不知大体。万不可稍假词色。或启干求之渐。若小小过失。量为包容。亦远怨之一端也。勿求全小节

鬻文为活。非快意事。固不可有寒乞相。使主人菲薄。而本来面目。却须时时自念。食饶粱肉。念家有应贍之妻孥。自不忍从粱肉外更计肥甘。赀及优伶。念家有待济之戚友。自不暇向优伶中妄博欢笑。且客中节一钱之费。则家中赢一钱之资。家食无亏。行装可卸。又何必以衰年心力。长为他人肩忧患哉。勿忘本计

前言就馆宜慎。犹为处馆言之。实则人品成败所关尤巨。寻常友朋。鲜能经年聚处。惟幕友之与主人朝夕相习。性情气质最易染移。所主非人。往往违离其本。曩余初入幕时。懵无知识。在外舅署二年。未甚预官事也。迨至常州主海阳胡公。举目生疏。始凛凛自励。公官太守。而自奉俭约。过于寒士。无声色嗜好。无游谈诳语。日未出。先仆从起。坐书室。治文书。夜必二更余。方入内室。风雨寒暑无间。每办一事。必彻始终。反复辨难以求其是。尝言心之职思。愈用愈出。思字之义。以心为田。田中横竖二画。四面俱到。缺一面不可。故其于事之过去现在未来。无不周计也。余司书记。而公善余持论。遇刑名钱谷大事。必招共识。颇多刍蕘之采。余是以乐为知己用。既敬公正直廉勤。又以公之生。年月同先君子。仅后先君子一日。益严事之。公亦雅器重余。有国士之目。礼貌视他友加等。故他友皆苦公琐细。不乐久居。余独相依六载。觉立身制事之道。师资不少。其后择主。与公异辙者辄不就。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岂可苟焉已哉。择主人获益

余安贫自守。固禀母训。不敢陨越。然玉我于成。实有自焉。而人未之知也。往岁庚辰二月。余馆长洲。有某髯者。盍余以利。谓非此不足济贫。且诡玷前辈知名诸君以相歆动。并导余纳赂之术。余笑而不答。髯意余诺也。如其术来。严斥之。增赂以复。余甚恐。拟批提主讼人。髯来谒大诧。余谢曰。主人意也。遂绝之。至七月。余归应乡试。代庖者误为所惑。比余九月至馆。甫三日而事败。奉桂林中丞访究。二人仓皇窜逸。于是余私自幸。益竦然于法之不可试。利之不可近。贞初志以迄今。未尝见弃于大人先生。数十年来得力。全在怀刑二字也。玉成有自

访延贤友学治臆说

汪辉祖

有司之职。礼士勤民。迎来送往。谒上官。接寮属。日有应理公事。簿书凌杂。虽能者亦须借饮幕友。况省例不同。俗尚各别。惟习其土著知之。故到省先宜谘访贤友。聘请入幕。同寅推荐。不宜滥许。上官情势。有必不可却者。宁

如数赠修。隆以宾礼。勿轻信妄任。驯致误事。

嗟乎。幕道难言矣。往余年二十二三。初习幕学。其时司刑名钱谷者。俨然以宾师自处。自晓至暮。常据几案治文书。无博奕之娱。无应酬之费。遇公事援引律义。反复辩论。间遇上官驳飭。亦能自申其说。为之主者。敬事惟命。礼貌衰。论议忤。辄辞去。偶有一二不自重之人。焉指目而讪笑之。未有唯阿从事者。至余年三十七八时犹然。已而稍稍委蛇。又数年以守正为迂阔矣。江河日下。砥柱为难。甚至苞苴关说。狼狽党援。端方之操。什无二三。初入仕途。往往坐受其误而不自知。于此欲得贤友。宜向老成同官。虚心延访。庶几遇之。

幕宾之名。曰刑名。曰钱谷。曰征比。曰挂号。曰书启。其大较也。刑名钱谷。动系考成。尽人而知其当重矣。抑知赋繁之地。漏催捺阁。及大头小尾诸弊。实皆征比核之。而词讼案牒。刑钱多不上紧。全在号友稽查催办。至书启庸拙疏忽。亦足貽笑招尤。无一可以易视。惜小费者。率计较于岁修之多寡。第其人不自爱重。往往随缘曲就。若心地光明。才学谙练之士。岁修外别无染指。非饷廩足称。必不久安其席。与其省费误公而貽悔。何如隆礼厚币而获助。人之气质。大概不同。毗于阳者刚。不免伉直忤物。毗于阴者柔。类多和易近人。然非平日究心律例。断不能高自持议。较之随波逐流。胸无定见者。遇事终可倚赖。择友自辅。当无取其软美也。

幕宾固不可不重。一切公事。究宜身亲习练。不可专倚于人。己不解事则宾之贤否无由识别。付托断难尽效。且受理词讼。登答上官。仓猝自有机宜。非幕宾所能赞襄。不能了然于心。何能了然于口。依样葫芦。底蕴一露。势必为上所易。为下所玩。欲尽其职难矣。

佐治药言

汪辉祖

士人不得以身出治。而佐人为治。势非得已。然岁修所入。实分官俸。亦在官之禄也。食人之食。而谋之不忠。天岂有以福之。且官与幕客。非尽乡里之戚。非有亲故之欢。厚廩而宾礼之。什伯于乡里亲故。谓职守之所系。倚为左右手也。而视其主人之休戚。漠然无所与于其心。纵无天谴。其免人谪乎。故佐治以尽心为本。尽心

尽心云者。非徇主人之意而左右之也。凡居官者。其至亲骨肉。未必尽明事理。而僉仆胥吏。类皆颐指气使。无论利害所关。若辈不能进言。即有效忠者或能言之。而人微言轻。必不能动其倾听。甚且逢彼之怒。谴责随之。惟幕友居宾师之分。其事之委折。既了然于心。复礼与相抗。可以剴切陈词。能辩论明确。自有导源回澜之力。故必尽心之所欲言。而后为能尽其心。尽言

嗟乎。尽言难矣哉。公事公言。其可以理争者。言犹易尽。彼方欲济其私。而吾持之以公。鲜有不齟齬者。故委蛇从事之人。动曰匠作主人模。或且从而利导之。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嗟乎。是何言哉。颠而不持。焉用彼相。利虽人所易贪。害亦人所同惧。果能据理斟情。反复于事之当然及所以然之故。挟利害而强诤之。未有不悚然悟者。且宾之与主。非有势分之临也。合则。吾固无负于人。不合则去。吾自无疚于己。如争之以去就。而彼终不悟。是诚不可与为善者也。吾又何所爱焉。故欲尽言。非易退不可。不合则去

或曰。寒士以砚为田。朝得一主人焉。以言而去。暮得一主人焉。又以言而去。将安所得为之主人者。呜呼。是又见小者之论也。幕客因人为事。无功业可见。言行则道行。惟以主人之贤否为贤否。主人不贤。则受治者无不受累。夫官之禄。民之脂膏。而幕之修。出于官禄。吾恋一馆。而坐视官之虐民。忍乎不忍。且当世固不乏贤吏矣。诚能卓然自立。声望日着。不善者之所恶。正善者之所好也。故恋栈者或穷途偃蹇。而守正者终到处钦孚。得失有数

必行其言者。弊或流于自是。则又不可。宾主之义。全以公事为重。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况幕之智非必定贤于官也。特官为利害所拘。不免摇于当局。幕则论理而不论势。可以不惑耳。然隔壁听声或不如当场辨色。亦有官胜于幕者。惟是之从。原于声价无损。意在坚持闲亦僨事。故士之伸于知己。尤不可以不虚心。虚心

信而后谏。惟友亦然。欲主人之必用吾言。必先使主人之不疑吾行。为主人忠谋。大要顾名而不计利。而他人之效于主人者。率惟利是视。不得遂其所欲。往往易为媒。其势既孤。其间易生。稍不自检。毁谤从之。故欲行吾志者。不可不立品。立品

幕客以力自食。名为佣书。日夕区画。皆吏胥之事。而官声之美恶系焉。民生之利害资焉。非与官民俱有宿缘。必不可久。居此席者自视不可过高。高则气质用事。亦不可过卑。卑则休戚无关。素立

谚云。官断十条路。幕之制事亦如之。操三寸管。臆揣官事。得失半焉。所争者。公私之别而已。公则无心之过终为舆论所宽。私则循例之狱亦为天谴所及。故立心不可不正。立心要正

正心之学。先在洁守。守之不慎。心乃以偏。吾辈从事于幕者。类皆章句之儒。为童子师。岁修不过数十金。幕修所入。或数倍焉。未有不给于用者。且官有应酬之费。而幕无需索之人。犹待他求。夫何为者。昔有为余说项者曰。此君操守可信。余闻之怫然。客曰。是知君语也。夫何尤。余应之曰。今有为淑女执柯。而称其不淫可乎。客大笑而去。自处宜洁

古也有志。俭以养廉。吾辈游幕之士。家果素封。必不忍去父母离妻子。寄人

篱下。卖文之钱。事畜资焉。或乃强效豪华。任情挥霍。炫裘马。美行。已失寒士本色。甚且嬖优童。狎娼妓。一燕之费。赏亦数金。分其余赀。以供家用。嗷嗷待哺。置若罔闻。当其得意之时。业为识者所鄙。或一朝失馆。典质不足。继以称贷。负累既重。受恩渐多。得馆之后。情牵势绊。欲洁其守。终难自主。习与性成。身败名裂。故吾辈丧检。非尽本怀。欲葆吾真。先宜崇俭。俭用

身之不俭。断不能范家。家之不俭。必至于累身。寒士课徒者。数月之修。少止数金。多亦不过十数金。家之人目击其艰。是以节啬相佐。游幕之士。月修或至数十金。积数月寄归。则为数较多。家人以其得之易也。其初不甚爱惜。其后或至浪费。得馆仅足以济。失馆必至于亏。谚所谓搁笔穷也。故必使家之人皆知来处不易。而后可以相率于俭。彼不自爱者。其来更易。故其耗更速。非惟人事。有天道矣。范家

衙门必有六房书吏。刑名掌在刑书。钱谷掌在户书。非无谙习之人。而惟幕友是倚者。幕友之为道。所以佐官而检吏也。谚云。清官难逃猾吏。官统吏。而吏各以其精力。相与乘官之隙。官之为事甚繁。势不能一一而察之。唯幕友则各有专司。可以察吏之弊。吏无禄入。其有相循陋习。资以为生者。原不必过为搜剔。若舞弊累人之事。断不可不杜其源。总之幕之与吏。择术悬殊。吏乐百姓之扰。而后得藉以为利。幕乐百姓之和。而后能安于无事。无端而吏献一策。事若有益于民。其说往往甚正。不为彻底熟筹。轻听率行。百姓必受累无已。故约束书吏。是幕友第一要事。检点书吏

谚云。衙门六房开。有理无钱莫进来。非谓官之必贪。吏之必墨也。一词准理。差役到家。则有饌赠之资。探信入城。则有舟车之费。及示审有期。而讼师词证。以及关切之亲朋。相率而前。无不取给于具呈之人。或审期更换。则费将重出。其它差房陋规。名目不一。有官法之所不能禁者。索诈之赃。又无论已。余尝谓作幕者。于斩绞流徒重罪。无不加意检点。其累人造孽。多在词讼。如乡民有田十亩。夫耕妇织。可给数口。一讼之累。费钱三千文。便须假子钱以济。不二年必至鬻田。鬻一亩则少一亩之入。辗转借售。不七八年而无以为生。其贫在七八年之后。而致贫之故。实在准词之初。故事非急切。宜批示开导。不宣传讯差提。人非紧要。宜随时省释。不宜信手牵连。被告多人。何妨摘唤。干证分列。自可摘芟。少唤一人。即少累一人。堂上一点朱。民间千点血。下笔时多费一刻之心。涉讼者已受无穷之惠。故幕中之存心以省事为上。省事

听讼是主人之事。非幕友所能专主。而权事理之缓急。计道里之远近。催差集审。则幕友之责也。示审之期。最须斟酌。宜量主人之才具。使之宽然有余。

而不至畏难自沮。既示有审期。两造已集。断不宜临时更改。万一届期别有他事。他事一了。即完此事。所以逾期之故。亦可晓然使人共知。若无故更改。则两造守候一日。多一日费用。荡财旷事。民怨必腾。与其准而不审。无若郑重于准理之时。与其示而改期。无若郑重于示期之始。故便民之事。莫如听讼速结。词讼速结

词讼之应审者。什无四五。其里邻口角骨肉参商细故。不过一时竞气。冒昧启讼。否则有不肖之人。从中播弄。果能审理平情。明切譬晓。其人类能悔悟。皆可随时消释。间有准理后。亲邻调处。吁请息销者。两造既归辑睦。官府当予矜全。可息便息。亦宁人之道。断不可执持成见。必使终讼。伤闾党之和。以饱差房之欲。息讼

求生者千古法家要诀。法在必死。国有常刑。原非幕友所敢曲纵。其介可轻可重之间者。所争止在词组。而出入甚关重大。此处非设身处地诚求不可。诚求反复。必有一线生机。可以藉手。余治刑名佐吏凡二十六年。入于死者六人而已。仁和则莫氏之因奸而谋杀亲夫者。钱塘则郑氏之谋杀一家非死罪二人者。起意及同谋加功二人。平湖犯窃而故杀其妻者。有毛氏一人。窃盗临时行强而拒杀事主者。有唐氏一人。其它无入情实者。皆于初报时。与主人再三审慎。是以秋审之后。俱得邀恩缓减。是知生固未尝不可求也。求生

狱贵初情。县中初报。最关紧要。驳诘之繁。累官累民。皆初报不慎之故。初报以简明为上。情节之无与罪名者。人证之无关出入者。皆宜详审节删。多一情节。则多一疑窦。多一人证。则多一拖累。何可不慎。办案之法。不唯入罪宜慎。即出罪亦甚不易。其人应抵而故为出之。则死者含冤。余每欲出人罪。必反复案情。设令死者相质。有词以对。始下笔办详。否则不敢草草动笔。故二十余年来。可质鬼神者。此心如一日也。慎初报

命案出入全在情形。情者起之由。形者争殴之状。由曲直。秋审时之为情实。为缓决。为可矜。区以别焉。争殴时所持之具。与所伤之处。可以定有心无心之分。有心者为故杀。必干情实。无心者为杀。可归缓决。且殴状不明。则狱情易混。此是出入最要关键。审办时。必须令件作与凶手。照供比试。所详供。宛然有争殴之状。凿凿在目。方无游移干驳之患。命案察情形

赃真则盗确。窃贼亦然。正盗正窃。罪无可宽。所当慎者。在指牵之人与买寄赃物之家耳。指牵之人。固须质审。其并无实据者。亦可摘释。至不知情而买寄赃物。律本无罪。但不得不据供查吊。向尝不差捕役。止令地保传谕。檄内注明。有则交保。不须投案。无则呈剖。不许带审。亦从无匿赃不缴。自干差提者。此亦保全善类之一法。一经差提。不惟多费。且窃盗拖累。几为乡里之所不齿。以无辜之良民。与盗贼庭质。非贤吏之所忍也。盗案慎株累

吏治以安良为本。而安良莫要于去暴。里有地棍。比户为之不宁。讹借不遂。则造端讦告。其尤甚者。莫如首赌首娼。事本无凭。可以将宿嫌之家。一网打尽。无论冤未即雪。即至审诬。而破家荡产相随属矣。惟专处原告。不提被告。则善良始有赖焉。惟是若辈倚胥吏为牙爪。胥吏依若辈为腹心。非贤主人相信有素。上水之船。未易以百丈牵矣。严治地棍

幕客佐吏。全在明习律例。律之为书。各条具有精蕴。仁至义尽。解悟不易。非就其同异之处。融会贯通。鲜不失之毫厘。去之千里。夫幕客之用律。犹秀才之用四子书也。四子书解误。其害止于考列下等。律文解误。其害乃至延及生灵。昔有友人办因奸拐逃之案。意在开脱奸夫。谓是奸妇在逃改嫁。并非因奸而拐。后以妇人背夫自嫁。罪干缳首。驳诘平反。大费周折。是宽奸夫之遣。而几入奸妇于死。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故神明律意者在能避律。而不仅在引律。如能引律而已。则悬律一条。以比附人罪。一刑胥足矣。何藉幕为。

读律

学古入官。非可责之幕友也。然幕友佐官为治。实与主人有议论参互之任。遇疑难大事。有必须引经以断者。非读书不可。向在秀水时。有陶氏某。以长房独子。出继叔父。生五子。而长子故绝。例得以次子之子为后。其三子谋以己子后其伯兄。因乘父故。伪托遗命。令仲子归嗣本生。袒次房者。谓以孙祔祖。礼难归继。袒三房者。谓本生有子而无后。于情不顺。归继之说。未为不可。荐绅先生纷如聚讼。上台檄下县议。余亦无能执中。长夜求索。忽记礼经殇与无后者祔食于祖之文。爰佐令君持议。谓祔祖之论。必不可行。陶某既出继叔后。断难以子归继本宗。本宗有子而绝。情有难安。请以其主祔食伊父。听陶某子孙奉祀。大为上台所赏。后在乌程。有冯氏子。因本宗无可序继。自抚姑孙为后。及其卒也。同姓不宗之冯氏。出而争继。太守允焉。余佐令君持议。据宋儒陈氏北溪字系。义重同宗。同姓不宗。即与异姓无殊之说。绝其争端。向非通典籍。几何不坐困耶。每见幕中公暇。往往饮酒围棋。闲谈送日。或以稗官小说。消遣自娱。究之无益身心。无关世务。何若屏除一切。读有用之书。以之制事。所裨岂浅鲜哉。读书

提人不可不慎。固已。事涉妇女。尤宜详审。非万不得已。断断不宜轻传对簿。妇人犯罪则坐男夫。具词则用抱告。律意何等谨严。何等矜恤。幽娴之女。全其颜面。即以保其贞操。而悍之妇。存其廉耻。亦可杜其泼横。吾师孙先生尔周。言令吴桥时。所延刑名幕客叶某者。才士也。一夕方饮酒。偃仆于地。涎沫横流。气不绝如缕。历二时而苏。请还居外寓。询其故。曰。吾八年前馆山东馆陶。有士人告恶少子调其妇者。当核稿时。欲属居停专惩恶少子。不必提妇对质。友人谢某云。此妇当有姿色。盍寓目也。余以法合到官。遂唤之。

已而妇投缳死。恶少子亦坐法死。今恶少子控于冥府。谓妇不死。则渠无死法。而妇之死。实由内幕之传唤。馆陶城隍神关提质理。予谓妇被恶少子所调。法合到官。且唤妇之说。起于谢某。神谓妇被调之后。夫已告官。原无意于死。及官传质审。始忿激捐生。而传质之意。在窥其色。非理其冤。念虽起于谢某。笔实主于叶某。谢已摄至。叶不容宽。余必不免矣。遂为之移寓于外。越夕而陨。夫以法所应传之妇。起念不端。尚不能幸逃阴谴。况法之可以不传者乎。妇女不可轻唤

余族居乡僻。每见地总领差勾摄应审犯证。势如狼虎。虽在衿士。不敢与抗。遇懦弱良民。需索尤甚。拂其意则厉声呵诟。或自毁官票。以拒捕稟究。人皆见而畏之。无敢公然与之相触。夫凶盗重犯。自问必死。拒捕之事。闲或有之。若户婚田债细故。两造平民。必无敢毁票以拒者。拒捕之稟。半由索诈而起。然一以拒捕传质。即至审虚。民不堪命矣。余在幕中遇此等事。直将毁票存销。改差承行。止就原案办理。其果否拒捕。属主人密加确访。而改差票内。不及拒捕之说。以免串诈。然其事每访辄虚。故差稟拒捕。断断不可偏听。差稟言宜察

亲民之吏。理当与民一体。况吾辈佐吏为治。身亦民乎。尝见幕友位置过高。居然以官体自处。齿鲜衣轻。渐不知民间疾苦。一事到手。不免任意高下。甚或持论未必全是。而强词夺理。主人亦且曲意从之。恐其中作孽不少。余在幕中。襄理案牍。无论事之大小。必静坐片刻。为犯事者设身置想。并为其父母骨肉通盘筹划。始而怒。继而平。久乃觉其可矜。然后与主人商量。细心推鞠。从不轻予夹。而真情自出。故成招之案。鲜有翻异。故佐治所忌。莫大乎心躁气浮。及拘泥成见。须为犯者着想

成案如程墨然。存其体裁而已。必援以为准。刻舟求剑。鲜有当者。同一贼盗。而纠伙为盗。事态多殊。同一殴。而起下手。情形别。推此以例。其它无不皆然。人情万变。总无合辙之事。小有参差。即大费斟酌。求生之道在此。失入之故亦在此。不此之精辨。而以成案是援。小则翻供。大则误拟。不可不慎也。勿轻引成案

恃才之官。喜以私人为耳目。访察公事。彼所倚任之人。或摇于利。或蔽于识。未必俱可深信。官之听信。原不可恃。全在幕友持正不挠。不为所夺。若官以私人为先入。幕复以深言为确据。鲜不僨事。官之治事。妙在置身事外。故能虚心听断。一以先入之言为主。则成见在。动多挂碍矣。故访案慎勿轻办。访案宜慎

办理幕务。最要在勤。一事入公门。伺候者不啻数辈。多延一刻。即多累一刻。如乡人入城探事。午前得了。便可回家。迟之午后。必须在城觅寓。不惟费

钱。且废一日之事。小民以力为养。废其一日之事。即缺其一日之养。其羈管监禁者。更不堪矣。如之何勿念。况事到即办。则头绪清楚。稽查较易。一日积一事。两日便积两事。积之愈多。理之愈难。势不能不草率塞责。讼师猾吏。百弊丛生。其流毒有不可胜言者。譬舟行市河之中。来者自来。往者自往。本无壅塞之患。一舟滞。则十百舟相继而阻。而河路有挤至终日者矣。故能勤则佐剧亦暇。暇自心清。不勤则佐简亦忙。忙先神乱。勤事

官能予人以信。人自帖服。吾辈佐官。须先要之于信。凡批发呈状。示审词讼。其日期早晚。俱有定准。则人可依期伺候。无废时失业之虑。期之速者必致與人之誦。即克日稍缓。亦可不生怨讟。第欲官能守信。必先幕不失信。官苟失信。幕可力争。幕自失信。官或乐从。官之公事甚繁。偶尔偷安。便踰期刻。全在幕友随时劝勉。至于幕友不能克期。而官且援为口实。则官之不信。咎半在幕也。示民以信

条教号令。是道齐中一事。告示原不可少。然必其事实有关系。须得指出利弊。与众共喻。或劝或戒。非托空言。方为有益。若书吏视为故纸。士民目为常谈。抄录旧稿。率意涂饰者。尽可不必。非惟省事。亦可积福。每见贴示之处。墙下多有阳沟。及安设粪缸溺桶之类。风吹雨打。示纸堕落秽中。褻字造孽。所损正不细耳。勿轻出告示

广交游。通声气。世人所谓觅馆之法。然大不可恃。得一知己。可以不憾。同心之友。何能易得。往往所交太滥。费多力匮。致有不能自立之势。又不若矻矻自守者。转得自全。且善善恶恶。直道在人。苟律己无媿。即素不相识之人。亦未尝不交相推重也。至于寒士。声名所系。原不能不藉在上位者。齿牙奖借。然彼有相赏之实。自能说项。如攀援依附。事终无补。且上位即甚虚怀下士。而公务殷繁。势不能悬榻倒屣。司閤者多不能仰体主人之意。怀刺投谒。徒为若辈轻薄。甚无谓也。总之彼须用我。自能求我。我若求彼。转归无用。故吾道以自立为主。勿攀援

州县幕友其名有五。曰刑名曰钱谷曰书记曰挂号曰征比。剧者需才至十余人。简者或以二三人兼之。其事各有所司。而刑名钱谷实总其要。官之考成倚之。民之身家属之。居是席者。直须以官事为己事。无分畛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后已。宅门以内。职分两项。而宅门以外。官止一人。谚云一人之谋不敌两人之智。如以事非切己。坐视其失。而不置一词。或以己所专司。不容人更参一解。皆非敬公之义也。特舍己从人。其权在我。而以局外之人。效千虑之得。则或宜委婉。或宜径直。须视当局者之性情而善用之。否则贤智先人。转易激成乖刺耳。办事勿分畛域

幕之为学。读律尚已。其运用之妙。尤在善体人情。各处风俗。往往不同。必

须虚心体问。就其俗尚所宜。随时调剂。然后傅以律令。则上下相协。官声得着。幕望自隆。若一味我行我法。或且怨集谤生。古云。利不百不兴。弊不百不除。真阅历语。不可不念也。须体俗情

余向在胡公幕中。初读律书。惴惴焉不能习幕是虑。友人骆君炳文。端方谙练。独严事之。尝语余曰。以子之才之识。为人佐治。所谓儒学医菜作羹者。非不能之。患正恐太能耳。余请其故。曰。衙门中事。可结便结。情节之无大关系者。不必深求。往往恃其明察。一丝不肯放过。则枝节横生。累人无已。是谓已甚。圣贤之所戒也。余心识之不敢忘。数十年来。觉受此语之益甚多。戒已甚

宾之佐主。所办无非公事。端贵和衷商酌。不可稍介以私。私之为言。非必己有不肖之心也。持论本是。而以主人意见不同。稍为迁就。便是私心用事。一存迁就之见。于事必费斡旋。不能适得其平。出于此者。大概为馆所羁绊。不知吾辈处馆。非惟宾主有缘。且于所处之地。必有因果。千虑之得有所利。千虑之失有所累。小者尚止一家。大者或通邑。施者无恩怨之素。受者忘报复之端。所谓缘也。宿缘有在。虽甚齟齬。未必解散。至于缘尽。留恋亦属无益。且负心之与失馆。轻重悬殊。何如秉正自持。不失其本心之为得乎。公事不宜迁就

合则留。不合则去。是处馆要义。然有不能即去者。不仅恋馆之谓也。平日过受主人之情。往往一时郗情不得。岁修无论多寡。饷廩称事。总是分所应得。此外多取主人分毫。便是情分。受非分之情。或不得不办非分之事。故主宾虽甚相得。与受必须分明。即探支岁修。亦宜有节。探支过度。则遇有不合。势不得洁身而去矣。勿过受主人之情

官之得民与否。去官日见真。幕之自爱与否。去馆日毕露。佐主人为治。须算到去官日。不可令恶声至耳。与主人相处。须算到去馆日。不可有遗议败名。总之官之得民。要在清勤慈惠。故苛细者与闾冗交讥。幕之自爱。要在廉慎公勤。故依回者与刚愎同病。去馆日勿使有指摘

幕宾之作善作不善。各视乎其所主。宾利主之修。主利宾之才。其初本以利交。第宾主相得。未有不以道义亲者。熏莸强合必不可久。与其决绝于不合之后。不若先慎重于未就之前。彼我同心。自无掣肘之患。愈久而愈固。异己者亦不得而间之。余自维朴戆。故就馆最慎。然从无半途割席之事。职是故也。就馆宜慎

卷二十六户政一理财上

刘晏理财论

郭起元

自古有国家者。不畜言利之臣。后世有主于流通天下之财以济国用者。其间利害不一。或失于损下益上。或失于上下各有损。或得于上下各有益。其等差悬绝矣。聿稽汉武之世。用兵财乏。桑宏羊乃创为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此损下益上者也。宋王安石以治财之说误神宗。创制置三司条例司。散放青苗钱。遣使者数十辈。周行天下。讲求遗利。卒之民生困敝。宋祚中绝。此上下交损者也。若夫刘晏之理财。有上下交得者。唐肃宗朝。晏以御史大夫领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使。时兵戈之后。中外艰食。京师斗米直千。晏所经历。尽得其利病之由。运其谋画。转漕输京。岁四十万。由是关中赖以无饥。唐开宝间。天下户口千万。至德后。残于兵。户不满二百万。晏察州县灾害。不使流离死亡。生齿遂日滋。尝曰王者爱人。不在赐予。当使耕耘织。常岁平敛之。荒年蠲收之。又时其缓亟而先后之。其法诸道巡院皆募驶足。置驿相望。四方货殖低昂及他利害。虽甚远。不过数日即知。是以能权万货之重轻。使天下无甚贵甚贱而物价常平。所置诸道使者。皆慎选台阁士为之。倚办督成。故能有功。尝言士有爵禄。名重于利。吏无荣进。利重于名。检劾出纳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书而已。其所任者。数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不敢欺隐。每州县有荒歉。则计官所赢储。先令蠲某物以贷其民。民未及困而得财。其补救为有济。尝曰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急。善救灾者不使至赈给。给少则不足以活人。给多则帑廩虚而国用阙。则复重敛于民矣。况赈给多侥幸。吏缘为奸。强得之多。弱得之少。虽刑法莫能禁也。又谓灾沴之乡所乏惟粮耳。他产固尚在也。贱以出之。易以杂货。而灾民得其利。又移其物于丰处。以收其值。则国用亦不乏矣。又多出菽粟。恣其棗运。散入村闾。下户力农不能诣市者。转相沿及。不待教令以驱之也。而其本则在于常平。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率诸州常储米三百万斛。故百事可无忧也。按晏之运思精密。用法神速。有非他人所能及者。而其为言也。以救灾为主。惻然有恤民之心。岂宏羊剥民之谓哉。切情当理而不迂。有非介甫之所能窥见者。后之言理财者。莫不希于晏而无敢訾议也。有以夫。

理财

易学实

臣苏辙曰。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己](已)。夫植苗欲其硕也。害苗者不时而去之。苗不可得而硕矣。牧畜欲其蕃也。害畜者不时而去之。畜不可得而蕃矣。天下之财非尽不足。百姓非尽不赴公家之急。搢绅衿士。罹峻法以惩之。非尽甘如昔者抗顽以蹈不测。良以害财者日多而日工。故生财者日劳而日拙。以生财者日劳而日拙。当此害财者日多而日工。吾恐

虽欲生之。而生之不暇矣。亦将欲取之。而取之不给矣。民生安得不促。国用安得不匮哉。然则为今日害财之事者果何在耶。一在征敛之不时也。一在奸胥之中饱也。一在杂派之横流也。一在功令之繁琐也。一在贪吏之酷烈也。一在本源之不清也。何谓征敛之不时也。夫天之生财有时。人之进力有候。春事二十五日之内耳。乃土膏未释。追呼在门。前代之法。夏税必于八月。秋粮必于十二月。兹顾新蚕未吐新畚未播之时。催科何太急。刻限何太促。而剗补何所措耶。何以谓奸胥之中饱也。有一图必有一图之簿承。有一户必有一户之勾管。公赋未入。私规先之。正供未半。旁费过之。问何以逋者终逋。抵欺有人也。问可以逋者非逋。推移有术也。甚则放赦虽出于 朝廷。恩膏尽肥其私橐。官如虎而吏如鬼。虎可搏而鬼之魑魅可影测耶。何以谓杂派之横流也。夫京运存留。条鞭具在。增之不得。损之不得。然无如军兴旁午。使客往来。陆需夫役。水索舳舻。虽糗粮刍秣。动曰开销。而不知 朝廷虽悉为销算。郡县仍派于民间。至若供帐厨传与凡衙前官物之类。又其科派之小者也。是 朝廷虽曰禁私派。而私派已公行矣。大吏虽曰禁杂科。而杂科且益甚矣。轺车入境。旛旒在郊。官吏笑而一路哭。三空四尽之时。其何以堪此乎。何以谓功令之繁琐也。夫保甲者古今之良法。奈何保甲之令一行。乡亭之悉索尽矣。以兴水利为爱民。而簿尉之溪壑即在陂塘。以散官盐为普利。而户口之苦海深于鹺政。故兴一利不如除一害。多一令不如省一事。小民乃得享治生之暇日也。由是而贪酷之吏在所宜惩。近日认贪为干济。执酷为风采。人人自喜。在在成风。是以奸胥之中饱。贪酷之分甘也。杂派之横流。贪酷之渔猎也。功令之繁琐。贪酷之奇货也。且小臣以茧丝之能否为殿最。大臣又以包苴之厚薄为幽明。黜陟无凭。赏罚不当。本源之地。僭差若是。又安望守令之能休息元元。乐田里而勤树畜。以成国家之大储哉。呜呼。六害不除而丰财是亟。虽有善者如之何哉。

周礼考后序

杨椿

余既作周礼考序。复为之书其后曰。国家之病。莫深于好货。怨詈之兴。灾害之至。未有不自货始者。是书天官地官之属。以掌货财为职。几于无地不赋。无物不贡。无人不征矣。而死马之贾。尚纳于校人。屠者之皮角筋骨。亦入于王府。官府都鄙之失财用物辟名者诛之。足用长财善物者赏之。虽鹿台巨桥。未闻至是。而大司徒载师之任土。孟子所云任土地也。遂人之颁菜。孟子所云辟草莱也。孟子目为民贼。周公顾以为良臣乎。大禹弼成五服。欲其各迪有功耳。岂为货财计也。周语五服与之同。而是书忽为九服。忽为九畿。又忽为六服。前后之间。彼此互异。及观其制。所详者诸服之贡蕃国之宝贄而已。夫此果周公所为。则穆王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乃其成宪。荒服者胡为

自是不至。而太保之作旅獒。亦未免多事矣。分土惟三。周室颁禄等也。是书乃列为五。地又较多。禄有君有卿有大夫有上士有中士有下士有庶人在官。是书其食者半。其食者三之一。其食者四之一。食者何人。所余又为何人之食耶。注谓半者半入于天子。三之一四之一者。一亦入于天子。疏谓天子所食者。诸侯市美物以贡天子。审尔诸侯虽有锡土之名。其实天子食之。求金求车之使。春秋何可不书。景王之责彝器于藉谈。又焉足怪。且匪特此也。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非耕者九一矣。关市之赋。非讥而不征矣。园廛二十而税一。非廛而不税矣。廛布入于泉府。非无夫里之布矣。山林川泽有厉禁。非泽梁无禁矣。乡遂稽夫家众寡。周宣王之料民。唐明皇之括客户也。夫布之征汉之敛算也。民之贷者以国服为之息。孟尝君之收责也。廿人掌金玉锡石之地。明之矿监也。司市分地而经市。宋之场务明之税监也。怀方氏掌致远物。山师川师掌致珍异之物。汉之市珍宝于益州交趾。南汉之媚都川也。盗贼之物入于司兵。汉之如责赃。唐之倍赃也。讼狱入束矢钧金。汉之系囚入缣也。财物犯禁货之不出于关举之。汉之治缙钱。唐之白着也。质人成人民之质剂。南朝买奴婢之输估也。以玺节出入货贿。汉均输之兆端。陈肆辨物而平市。量度成贾而征儋。汉平准之先声也。九府之藏。羨余进奉也。内宰佐后立市。汉以阉人为中准令。唐以宦者为宫市使。宋以内侍参主杂买也。其它聚敛之事。不可枚数。举文考治岐之仁政。是书无不反之。后世暴官污吏所为。是书无不有之。且并后世所未为。亦有见于是书者。而谓万民惟正之供乎。作书者。亦知黷货已极。后之必将有患也。故为设劝导之官。遣侦伺之使。若掌交匡人撝人之属是已。夫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王者事也。若知王好恶而辟行。诸臣媚子所为。可责之诸侯万民乎。且王所好非足用长财善物者乎。王所恶非失财用物辟名者乎。掌交乃以节与币巡诸侯及万民之所聚者。使咸知王之好恶而辟行之。以和诸侯之好。达万民之说。夫以节是威之也。以币是货之也。焉有诸侯万民。而可以王之好恶威之使和货之使说者乎。周人谤厉王以荣夷公专利。王说之以肆虐耳。故令卫巫监之。匡人撝人或匡邦国而观其慝。使无敢反侧。或巡天下而诵王志。使万民和说。亦监谤意也。夫曰慝曰反侧。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匡人止中士四人耳。观之者何术。匡之者何道。而能使无反侧乎。天下之大。万民之众。撝人亦止中士四人耳。欲往巡之。日亦不足矣。且民无疾怨。巡之何为。民果疾怨。即日巡而日语之。曷益乎。而谓周公畜儉人以讎敛。又用此为励相之吉士乎。在易益之爻曰。有孚惠我德。屯曰。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涣曰。涣王居无咎。自古人君未有不损上益下而兴。损下益上而亡者。商周之间。其事昭然可已。周公岂不知之。而为此掎克强御之书。与所系爻辞。自相背戾哉。后之理财者可憬然悟矣。

书王介甫度支厅壁题名记后

黄中坚

介甫此作。文笔甚美。然其说则邪说也。夫人有知愚贤否之异。而贫富因之。愚不肖之不能不见役于智能。贫者之不能不见役于富。自古有然。虽有善齐物者不能强之使齐也。传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然则使舆台圉牧之属。一有不备。即事必有所不集矣。且夫公卿以下。虽各有相君之势。而亦孰非天子之臣。设天子而有所役使。则虽王公之贵。孰敢不轔蹶以趋事。而况乎其下者。故曰振其纲则目自张。挈其领则末自举。今夫富民设财役贫。内有臧获婢妾。外有田丁园户。然一奉征发之令。州县之符。则皆相率供办。奔走恐后。安在其能与人主争黔首也。吾为富民。乃助人主养黔首者然。谓其能好行其德也。役人者食人。役于人者食于人。其势然也。故周礼以保息六养万民。六曰安富。而介甫顾首欲扰之。苟如其说。必将使利尽归于上。而齐民之才且智者。皆终身于畎亩。其愚不肖者至无所得食而后已。是大乱天下之道也。异日青苗市易之祸。不已兆端于此言哉。

读宋史陈遘传

顾炎武

吾读宋史忠义传。至于陈遘。史臣以其婴城死节。而经制钱一事。为之减损其辞。但云天下至今有经总制钱名。而不言其害民之罪。又分其咎于翁彦国。愚以为不然。鹤林玉露曰。宣和中大盗方腊扰浙东。王师讨之。命陈亨伯宋人讳高宗嫌名称其字曰亨伯以发运使经制东南七路财赋。因建议如卖酒鬻糟商税牙税与头子钱楼店钱。皆少增其数。别历收系。谓之经制钱。其后卢宗原颇附益之。至翁彦国为总制使。仿其法又收赢焉。谓之总制钱。靖康初诏罢之。军兴。议者请再施行。色目寔广。视宣和有加焉。以迄于今。为州县大患。初。亨伯之作俑也。其兄闻之。哭于家庙。谓剥民敛怨。祸必及子孙。其后叶正则作外稿。谓必尽去经总钱。而天下乃可为。治平乃可望也。然则宋之所以亡。自经总制钱。而此钱之兴。始于亨伯。虽其固守中山。一家十七人。为叛将所害。而不足以偿其剥民之罪也。孔子述古书之文。凡纣之臣。附上而讎敛者。虽飞廉之死。不得与于三仁之列。若亨伯之为此也。其初特一时权宜之计。而遗祸及于无穷。是上得罪于艺祖太宗。下得罪于生民。而断脰决腹。一瞑于中山。不过匹夫匹妇之为谅而已。焉得齿于忠义哉。知此然后天下之为人臣者。不敢怀利以事其君。而但以一死自托于忠臣之列矣。

策问

韩菼

问古之治国用分掌于三府。而统之以太府。经之以太宰。以九赋敛财。以九式节用。而军食不与。井田之民皆兵。井田之赋皆饷。兵食咸足之道也。自汉有水衡少府司农之职。暨唐设转运使。宋置条例财用司。言财愈急而用愈绌矣。乃萧何在关中。寇恂在河内。当征伐四方。而饷运相继。即唐之刘晏。于用兵之时而能转输不竭者。其斟酌盈虚。固有道与。抑其遗意犹有可踵行者与。我皇上慈惠元元。不忍一夫失所。间者。军旅数兴。日费大司农金钱。而一不以及民。恩泽甚厚。惟是捐不急。省浮费。酌俸入。核经制。而岁登之额。犹不偿出也。将何策以济。或以为宿兵太多。则浮冒宜核。比者。亦尝清军伍矣。刍茭糗粮。以次核减。而犹多烦费也。得无节之道已无可复讲。又或节者已至而生者犹未尽与。历代赡兵之法。咸资屯田。议者多以为迂。以其利积于岁月之久。难旦夕效也。然赵充国之屯金城。诸葛亮之屯渭滨。邓艾之屯寿春。羊祜之屯襄阳。皆烽火相望。枕戈带甲之区也。且战且耕。卒以制胜。岂昔人之别有道与。抑古今势异。容有难行者与。骑兵慄劲。诚不可以耕。若步兵若守兵若所汰之老弱。月廩县官而无事也。去其伍籍又无以生也。果可授地以屯与。至夫中原旷衍之区。诚多未辟之土。或以为师行供亿。劳苦矣。其犹有游闲者可劝之耕与。议者又谓冶矿之利。不加赋而用足。得毋利一弊百。徒烦扰百姓与。夫利析秋毫。诚非所以恤民生而崇大体者。若夫庚癸之虑。亦所当未雨而绸缪也。意必有不伤民不绌用可以生财之大道。试条其可者。

理财三策疏乾隆十年

御史柴潮生

窃惟治天下之要务。惟用人理财两大事。用人者进君子退小人而己。理财者使所入足供所出而已。我皇上旰食宵衣。旁求吁俊。用人之际。圣心自有权衡。惟是理财一道。则承平日久。供亿浩繁。损上益下之念。无日不于宸衷。而量入为出之规。尚似未筹乎至计。礼曰财用足故百志成。若少有窘乏则蠲征。平赋恤灾厚下之大政俱不得施迟之。又久则一切苟且之法随之起。此非天下之小故也。大学之言理财。曰生曰食曰为曰用。夫生与为事属乎下者也。今天下之人皆知致力。上不过董其纲纪而已。食与用权操乎上者也。非通各直省为计。合三十年之通。俾宽然有余不可。顷见台臣请定会计疏内。称每年所入三千六百万。出亦三千六百万。食不可谓寡矣。又直隶修水利。部臣至请捐道府大员。用不可谓舒矣。臣观往古承平之余。每以乏财为患。其时之议。不过曰汰冗兵。省冗员。行节俭。今行伍无虚籍。廩给无枝官。官府无妄费。是节之无不至也。过此则刻核吝嗇矣。唐宋之税粮。有上供有送使有州。催科有破分。即明万历以前。征追亦止以八九分为准。至张居正当国。乃以十分考成。今直省钱粮。俸饷之外。存至少。而且地丁有耗羨。关税有盈

余。盐课有溢额。是取之亦无不至也。过此则为横征暴敛矣。然就今日计之。则所入仅供所出。就异日计之。则所入殆不足供所出。以皇上之仁明。国家之休暇。而不筹一开源节流之法。为万世无弊之方。是为失时。以臣等荷叨厚恩。备官台省。而不能少竭涓埃。协赞远谟。是为负国。虽其事至重。断非舛昧之见所能周悉。然事无有要于此者。固不能默而息也。以臣之计。一曰开边外之屯田以养闲散。一曰给数年之俸饷散遣汉军。一曰改捐监之项以充公费。三者行而后良法美意可得而举也。何也。臣闻宋太祖之有天下也。举中国之兵只十六万。至英宗治平年间至百二十万。国力为之耗竭。神宗思革其弊。于是王安石行保马之法以汰兵。行市易免役之法以生财。而国事已去。明之宗枝。不仕不农。仰给宗禄。至中叶以后。乃共篷而居。分饼而食。男四十不得娶。女三十不得嫁。何也。力不足以给之也。今满州蒙古汉军各有八旗。其丁口之蕃昌。视顺治之时。一衍为十。而生计之艰难。视康熙之时。已十不及五。而且仰给于官而不已。局于五百里之内而不使出。则将来上之弊必如北宋之养兵。下之弊亦必如有明之宗室。此不可不筹通变者也。臣窃以满州闲散。及汉军八旗。皆宜设法安顿。查沿边一带至奉天等处。多水泉肥美之地。近日廷臣如顾琮等。俱曾请开垦。请遣有干略之大臣。前往分道经理。果有可屯之处。特发帑金。为之建堡墩。起屋庐。置耕牛农具。令各旗满州。除正身披甲在京当差外。其家之次丁余丁力能耕种者。令前往居住。其所耕之田。即付为永业。分年扣完工本。此外更不升科。惟令其农隙操演。则数年之后。皆成劲卒。复可资满州之生计。其逐年发往军台之人。养贍蒙古。徒资糜费。莫若令其分地捐资力。此后有愿往者。令其陆续前往。此安顿满州闲散之法也。至汉军八旗。已奉有听其出旗之旨。以定例太拘。有力愿出者。为例所格。例许出者。多无力之人。恐出旗后无以为生。以故散遣寥寥。今请不论其家之出仕与否。概许出旗。其家现任居官者。各给以三年之俸饷。其无居官者。统给以六年之饷银。其家产许之随带。任其自便。彼在旗百年。势难徒手而去。若许带家产。又有并给三年六年之俸饷。将此项经营。亦可敌每年所给之饷。则贫富各不失所。而五年以后。国帑之节省无穷。即一时不能尽给。分作数年。以次散遣。帑藏亦不至大绌。其都统以下章京以上等官。各按品级。陆续改补绿旗提镇将弁。此安顿汉军之法也。

臣又按耗羨归公者。天下之大利。其在今日。亦天下之大弊也。往者康熙年间。法制宽略。州县于地丁之外。私征火耗。其陋规匿税。亦未尽剔厘。上司于此分肥。京官于此勒索。游客于此染指。分肥则与为蒙蔽。勒索则与为游扬。染指则与交通关说。致贪风未泯。帑庾多亏。自耗羨归公之后。一切弊窦。悉涤而清之。是为大利。然向者本出私征。非同经费。其端介有司不肯妄取。上

司亦不敢强。其贤且能者。则能以地方之财办地方之事。故康熙年间之循吏。多实绩可纪。而财用亦得流通。自归公之后。民间之输纳。比于正供。而丝毫之出纳。悉操内部。地丁之公费。除官吏养廉之外。既无余剩。官吏之养廉。除分给幕客家丁之修脯工资。事上接下之应酬。舆马蔬薪之繁费。此外无余剩。每地方有应行之事应兴之役。捐己资既苦贫窶。请公帑实非容易。于是督抚止题调属员。便为整顿地方矣。不问其兴利除弊也。州县止料理案牘。便为才具兼优矣。不问农桑教养也。臣不敢泛引。请以近事之确凿有据者言之。足民莫大于垦荒。而广东一省。荒田至二万顷。无有过而问也。足民莫大于水利。而西北各省水道。从无疏浚。陕西郑白二渠。昔人云。溉田六万顷。今湮塞不及溉百余顷。湖广出米。接济东南。而湖岸之堤工。派官派民。究无长策也。足民莫大于平糶。而贵糶则时价不得平。贱糶则采买无所出。纷纭议论。究无定局也。而他可知矣。此皆由于一丝一忽。悉取公帑。有司每办一事。上畏户工二部之驳诘。下畏身家之赔累。但取其事之美观而无实济者。日奔走之以为勤。故曰此天下之大弊也。夫生民之利有穷。故圣人之法必改。今耗羨归公之法势无可改。惟有为地方别立一公项。俾任事者无财用窘乏之患。而后可课以治效之成。臣请将常平仓储仍照旧例办理。其捐监一项充各省之公用。除官俸兵饷之类。照常动用正项。其余若灾伤之有拯恤。孤贫之当养贍。河渠水利之当兴修。贫民开垦之当借给工本。坛庙祠宇桥梁公廨之当修治。采买仓谷之价值不敷。皆于此项动给。以本地之财供本地之用。如有大役大费。则督抚合全省之项而通融之。又有不足。则移省之项而协济之。其稽察之权。属之司道。其核减之权。操之督抚。内部不必重加切核。则经费充裕。节目疏阔。而地方之实政皆可举行。或疑复采买则谷贵。不知常平之行。二千年矣。最为良法。前者采买与收捐并行。又值各省俱有荒歉。赈贷告余。杂然并举。故谷贵。非一常平之买补。可致谷贵也。且捐监一项。或银粟兼收。或丰收本色。歉收折色。皆可以调剂常平之不逮也。或疑此项不归正供。有司必多侵蚀浮冒。不知巧黠之夫。虽正供亦能耗蠹。廉谨之士。虽暗昧不敢自欺。设官分职。付以人民。只可立法以惩贪。不可因噎而废食。唐人减刘晏之船料而漕运不继。明人以周忱之耗米归为正项。致逋负百出。路多饿殍。大国不可以小道治。善理财者固不如此也。此捐监之宜充公费也。三法既行。则度支有定。他如关税盐课之溢额。皆可量加裁减。以裕民力。经费有资。则如好善乐施之类。皆可永行停止。以清仕路。民力裕则教化行。仕路清则风俗正。教化行而风俗正。皇上以敬勤之身。总其纲纪。巩固灵长之业。犹泰山而四维之也。臣日夜思维。以为当今之要务。无急于此者。伏乞 皇上深睿虑。并 敕公忠有识之大臣。详议可否。以渐施行。臣无任激切待命之至。

生财裕饷第一疏康熙 年

靳辅

臣惟我 国家车书一统。薄海内外。莫不尊亲。自唐虞迄今。幅之广。无如我朝。夫地方既如此之大。宜乎财赋日增。贯朽而粟腐矣。乃司农犹鳃鳃焉患兵饷之不足。此不可解也。查地方一里。有田五顷四十亩。地方十里。为方一里者百。有田五百四十顷。地方百里。为方十里者百。有田五万四千顷。地方千里。为方百里者百。有田五百四十万顷。依王制所载山陵林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涂巷三分去一计之。凡方千里之地。实有田三百六十万顷。或其间有种棉花蔬果菱荷药饵之类。以其非系五谷。姑再除去四分之一。计地九十万顷外。亦实有田二百七十万顷。什一取民。古之常制也。每田一亩。合夏麦秋禾计之。至瘠之土。亦可收粮一石。以什一之制科之。每亩征粮一斗。每田一顷。应征赋粮十石。二百七十万顷。应征赋粮二千七百万石。内以一分征本色。岁可征粮二百七十万石。以九分征折色。每石牵科折银四钱。而布帛鱼盐之利不与焉。直隶十四省之地。不下方五六千里。然以步弓径直量之。不过方四千余里。今姑止作方三千里科算。为方千里者九。每岁额赋。亦应有粮二千四百三十万石。银八千七百四十八万两。此臣准古证今。宁从至少科算。乃不易之理。必得之数。而非无稽之臆说也。今司农之所必需者。大抵兵饷军需驿站与官役俸工营修祭祀而已。兵无饷则无之资饱腾。官无俸则无以养廉德。役无工食。则无以餬口腹。效奔走。三者不备。其弊皆能害齐民。伤邦本。又军需为荡寇之先资。驿站通国家之气。以及营修城郭宫室与祭祀天地神祇。均属必不可少者。然臣约而计之。岁有银二千万两。足以饷兵而有余。官役俸薪工食。即使多加数倍。驿站人夫马匹。亦或量为加增。并一切军需营造祭祀等项。不过再费银二千万两。亦云至矣。设使国家每岁所入银米。果有如臣前科之数。则每岁即多其所出。亦不及所入之半。库藏积帑。必且充栋盈庭。尚何不敷之足患哉。然各直省见征额赋。较臣前科之数。不及三分之一。自无怪司农之仰屋矣。夫天下既有实在之地。自当有必产之粮。既有必产之粮。自当有应输之税。今量幅而计地亩则甚多。按全书而稽额赋则甚少。其故何耶。盖天下有三大弊。而世莫之察也。其弊不起于今而来自故明。且故明以前久同其弊。祇以世远难稽。臣亦不复具论矣。何为三大弊。一曰水利不修也。二曰赋轻而民惰也。三曰生者寡而食者众也。考之经书。孔子赞大禹曰。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孟子对滕文公曰。民事不可缓也。古之圣贤深知民之食为天。故凡论治国平天下之道。必以足民为首务。农事为先资。齐用管仲之策而富于山左。秦用郑国之术而强于关中。即汉唐而下。亦有开渠溉田者。俱能利民益国。惜其不过行之一隅一时。天下后世不得尽蒙其利耳。今我国家地土之广。古莫与京。荒而不

治者。所在恒有。即治矣。类多平原无蓄泄之资。不待奇旱大涝。雨旸稍不时若。即便失收。以致国赋日逋。民生日困。此水利不修之弊也。尧舜取民。必以什一为准。白圭欲二十取一。孟子非之。过于什一则民力难供。不及什一则国用不足也。古来天下之利。全在西北。其江南之苏松常镇。浙江之杭嘉湖等府。在汉唐以前。不过一泽国耳。自钱镠窃据。南宋偏安。民聚而地辟。遂为财赋之藪。故明初年见东南之赋。足以供用。于是惟知尽东南之利。而不复谋及西北。是以西北之赋日少。而民日穷。迨及季世。盗贼丛生。而不可收拾矣。我朝定鼎之后。凡故明一切弊政。尽皆革除。惟生财之道。尚未复三代之古。虽垦荒辟土之令时下。而奉行之有司。俱无探源之论。是以未有实益。今臣奉命督河。奔走平原旷野间。目击淮徐凤阳之地。蒿莱多而禾黍少。是以前于经理河工疏内。请将沿河荒地募丁垦种。以固河防。及方将用其荒地。而即有主出认。多称系伊纳粮之田。臣不解其故。细为访问。始知淮徐凤阳一带之民。全不用人力于农工。而惟望天地之代为长养。其禾麻菽麦。亦不树艺。而惟刈草以资生者。比比皆然也。究厥所由。大抵每地一。其岁所产之草。茂者可得千余觔。稀者可得四五百觔。刈草千觔者。运至城市。值银五六钱。内去运价一半。实可得银二钱有奇。刈草四百觔者。运至城市。值银二钱。内去运价一半。实可得银一钱。而每额税。不过征银一二分不等。在小民有地一。不费牛种。不事耕耘。每止输分许之额租。而可得草价一二钱有奇不等。是以相因成俗。而废弃国家之地土。一至于此。此赋轻民惰之弊也。古来经野之制。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受地有肥瘠之不同。故所食有多寡之各别。大抵一夫终岁勤动。受地肥者其所获之粟不过养九人。而受地瘠者其所获之粟。亦可养五人也。臣访之苏松嘉湖之民。知壮夫一丁止可种稻田十二三。其岁收粒米。肥地不过三十余石。瘠地亦可得二十石。以每人每日食米一升科之。则三十余石者可食九人。而二十石者可食五六人。准古证今。原无异也。至农夫五等。牵上中下而合算之。每夫可食七人。内除本夫与本夫之母妻女。以及本夫之耄父幼子。约共食其半。计可余一半以食他人。古者民之类有四。曰士农工商而己。士能明先王之道。佐人君治天下。农能力作畎亩。收粒米以养天下。工制必需之器物。以适天下之用。商则通有无聚货财以利天下者也。又庶人在官。如今胥役之属。为政所必不可少者。亦得附于四民之末。此四民之中。力农者居十之七。而士工商与庶人之在官者居十之三。是以每岁天下之获。除供天下之食用外。尚有储积以备凶年。夫天下之治也。在于家给人足。而其乱也。由于冻馁流离。若使天下之民。果能乐岁有余而凶年不困。孰愿为寇攘奸宄。以自取死亡耶。是故欲天下之治。必先使天下多力田之人而后可也。乃三代而下。四民之外。更有僧道

之流。与夫游民乞。悉皆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以病民而蠹国。近世僧道。往往多途穷无告郁郁不得志之辈。与干犯法律。无所逃罪之徒。窜入其中。或谈经设法。或念咒书符。或击磬敲钟。或游方托。千百成。以惑此愚夫愚妇。求所谓实在焚修恪守其教者。百不一二。固有损无益矣。至于乞一途。言之似属可悯。而其弊不可胜言。文王发政施仁。必先鳏寡孤独。以其无力自食。穷而莫告也。后世设养济院以待孤贫。亦犹文王遗意。岂知近来乞。大半皆属壮夫。手赍秽毒之物以窘良民。而总属之者。更有头。其孤贫口粮。俱系头领出。与蠹役分肥。不得充实于孤贫之腹。且民间凡有吉凶庆吊之事。必先唤头。劳以酒食。给以银钱。否则立聚其门。撒泼呼号。无所不至。是以富庶地方之头。类皆各拥厚货。优游坐食。其温饱气象。反胜于士农工贾之家。坐而得食。相因成俗。遂有拐卖良家子女者。伙入劫盗横行。他如说书唱曲。打把势。搬戏法。卖假药。请仙扶鸾。炼丹禱禳。偷鸡剪络之徒。不可悉数。此何为者耶。韩愈曰。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此止指僧道而言也。又孰知近世除僧道之外。更增此无限游惰之民。莫不仰给于各地方之良善乎。夫天下之民。求其乐岁有余。凶年有备。全在力农者之多于土工贾。故十人之中。科农民七而土工贾三。良以农民七人。所获七分之粟。除自食其半。仍有余粟三分五厘。以售土工贾。而土工贾亦须止食其三分。尚可余半分以为储积也。自佛老之说兴。不得不于农民七人之中。驱一人以为僧道。加以乞游惰之民。悉皆徒手求食者。又去半人。而农民七人者。仅存五人有奇矣。矧僧道之饮食衣服器具资财。俱不下于土工贾。固已非若农居俭约。而其营造之费。等于王侯。则又百倍于土工贾焉。势不得不又驱农民半人。以为其工贾。是十人之中。农民仅居其五。而土工贾与异端游惰之民。以及异端之工贾。亦居其五。向之土工贾三人。全赖力农七人之余粟三分五厘以资食用。是以常见有余。今农民七人仅存五人。是止余粟二分五厘矣。以二分五厘余粟。养向有之土工贾三人。尚恐不足。而况益以异端游惰。与为异端工贾者之二人。起而争食乎。无怪乐岁之不免冻饿。而凶年之死亡相枕藉也。此生者寡而食者众之弊也。嗟夫。此三弊者。关于民生国计。最切最深。安可不亟为早图耶。图之之道。惟在修明水利。水利修则遍处沃壤。然后准什一之制。辨土作贡。则赋不轻而民不惰。更将一切游惰之民。严行禁绝。不许官民施舍。尽令改为良民。各各给与地土。编入版图。使之自食其力。而以余力奉上。如是则不出十年。民康物阜。赋税繁增。永免司农仰屋之叹矣。至于修明水利之法。臣前任安徽巡抚时。目击地方荒芜。曾具有敬陈沟田一疏。备陈行沟田之益有五。一曰水灾之小者可不畏也。二曰旱灾之小者亦不畏也。三曰高宝淮城之河患可杀也。四曰裕将

来国课于无穷也。五曰侵占包赔之弊可除也。并请广开事例。募民开浚沟田。详悉陈奏。后直军兴孔亟。至今尚未举行。然在今日而欲求实在生财之道。断宜仿此法随地制宜而亟行之。不但可行于江南。即直隶山陕东豫诸省。若俱一律举行。则所以益国利民者无穷无尽。惟是援纳事例。见已广开。则欲行沟田。必须另措垦本。又臣从前止阅凤属而未历淮徐。止见地方之情势而不谙河务之机宜。止知水患之由于积霖。而不知凤属兼受黄河之害。且更不知河害之不特可除。而并可因之为大利也。今臣自受任总河以来。朝夕奔驰。往来相度。深知江南凤徐淮扬四府州属。逼近黄淮。实有无穷之利。祇因从前未经讲求。是以不但不能得水之益。而反受水之害。即臣奉 命大修河道。亦止仅仅求其避害。而未议所以兴利。臣知之已确。安敢不力请修举。以为我 国家久远足用之谋乎。惟是其间经理事宜。头绪繁多。且系微臣创建之论。若臣不躬自请行。则诸臣必且疑而难举。虽臣自知庸劣。现在拮据河工。尚且日虞陨越。何能任此创举烦难之务。然臣受 恩深重。何敢畏难避劳。倘蒙 皇上不以臣为不肖。准臣将江南徐凤淮扬四府州。并山东兖州一府荒瘠地亩。会同各该抚臣。随机斟酌。尽心经营。则先用垦本银五十万两。照臣前疏沟田之法。量加更改。召募无家无业之人。计口授食。督令垦土挑沟。引水滋溉。并照大修河工之例。多用监理分管等官。每分管官一员。募夫二百四十名。垦田一百二十顷。其所收之粟。俱归公家。更为来岁加垦之资。以五年为率。转展经营。五年以后。竟将所垦之田。给与开垦之人为业。止量其所产。每岁科什一之税。交有司征收。除经始第一年不算外。约计六年之后。可为 国家增赋米三百万石。尽可就近运赴京仓。将江浙等省远处漕粮。尽行改征折色充饷。其每岁漕运经费等银。亦可酌量节省。诚一举而数善备焉者也。至臣之以六年为请者。盖臣年将五十。目昏发白。精力就衰。犬马余生。未知尽于何日。安敢远期年岁。第此事若行。则非六载工夫。不能使规模大定。

臣故不敢不以六年为请也。至此系创举之事。必须分外设官。破格用人。倘蒙 皇上俞允准行。容臣另疏题请。其所需垦本五十万两。臣不敢请动钱粮。查臣先于敬陈经理河工第七疏内。请令武生纳监。己经部覆允行。后因奉 旨治河着动用正项钱粮。是以此例未开。今若仍开此例。约可得垦本一半。臣请于第四疏内。拨足济用。又六年以内。转展经营之时。虽有每岁所收米石。然亦必得有银两兼用。方为有济。此项将每岁所收之米。代江浙等省兑运漕粮。而令江浙等省。将应征漕米。照时价改折征银。以济加垦之用。又五府州属一切地亩。除见有水利。并膏肥赋重之田。俱听其仍旧外。其无主荒地。并有主荒地。以及有主粮轻瘠地。俟开成沟田之后。即量给开垦之人。而有主荒地瘠田。则俟浚成沟田。规模既定之日。仍行给还为业。照什一之数。征

纳钱粮。其规模未定之前。凡民间应纳额赋。俱于经理案内。代为办纳。如此庶人人情愿乐趋。而功效亦易于速见矣。至其间更有未尽事宜。应俟果奉俞旨允行之后。容臣另疏。逐一题请。此生财经常之至计。诚足民足国之本谋也。

仁和张霨生河防述言曰。靳大司马抚皖时。幕士陈潢以庐凤间多旷土。因议为沟田之制。继以靳公移节河干。其事不果。迨两河奠安。向所淹溺之区。渐次涸出。陈子复理沟田之说。先于安东之野。就湖地而屯垦焉。试之而利。其志遂决。乃先构庐舍。定疆界。给牛种耕具。以招徕流移。归者如市。畴昔污下之泽国。行见比成沃壤矣。及辟土渐广。而豪强占利。私垦亦多。司事者从而清厘之。怨谤乃起。散布流言。阻挠屯政。而忌者乘之。因得诬陷矣。陈子方赴京会勘。冀邀 圣明洞鉴。乃抵京积劳且愤。一病不起。悲夫。吴江陆耀曰。屯政一事。误用县丞于宣骆龙友。颇为扰累。两江总督董公讷。勘实劾奏。尽以屯田还民。其事遂罢。非常之原。黎民所惧。抑亦见奉行难其人也。

水利足民裕 国疏

慕天颜

惟 国家岁入常赋。原足供岁出之用而有余。即兵兴以来。需饷殷繁。我皇上睿虑周详。决不令加赋于民。而捐缓并行。广开事例。酌增诸税。集寡成多。于军前粮饷。曾无告匮。部臣筹划军需不足。请 旨宜行督抚陈奏。祇以蠲赈所缺。不得不行预计耳。盈拙之数。不拙则无不盈。当思所以拙之之故。即得取盈之道。而今之所拙。为百姓困苦也。百姓之苦。为灾患洊臻也。人言天灾流行。非人力所能挽救。其说诚然。然臣独谓异变奇灾。自不多见。若果尽人事以弭天灾。未尝无善策。但应图于机先。不图于临时。应计其永远。不计其目前。夫小民之输赋者在农田。而田功之失收者因水旱。使旱不至于枯槁。水不至于沉淪者。非藉蓄泄之有方而何。臣在江南十年矣。颇悉江南之农事。不敢漫言他省。而即以江南论。江南赋甲天下。又大半出于苏松常镇。故亦姑不论通省。而以苏松常镇论。莫若大兴水利。而后可言足 国富民也。大兴水利。必先费于今。而后收效于长久也。康熙十年间。正当九年大涝之余。臣任藩司。建议开浚刘河吴淞二江。经前抚臣马佑具题。动帑挑浚。建造石闸。不一年而告厥成事。十年以后。苏松常嘉湖杭六郡。遇水旱不至大困。即康熙十五年。淋雨连旬。滔天水涨。而皆不至重灾。有明征矣。如去岁之旱。赤地千里。真百年所仅见。乃逼近吴淞之华娄上三邑。与嘉兴一带。界连刘河之吴江嘉定。仍不告灾。太仓昆山青浦。灾亦甚轻。此数邑者上年未尝不早甚也。当年开两江。费公帑十四万金。假使不开两江。则此数邑亦必如武无常等

邑之颗粒无收矣。钱粮一例蠲免。宁仅十四万。则知阴受开江之利为功甚巨。即此一年之不告蠲者。已足补昔年之所费。从兹以往。宁有量哉。苏之长洲吴县。距两江最远。然以通邑计。成灾亦未及半。再如无锡宜兴二县。水则受刘淞泄导震泽之益。旱则不能分沾其润。常武江徒阳坛等处。则与刘淞绝隔。而本地之河道淹塞。故致高低并灾矣。为今日计。臣属蠲缺之数十万。另图生计。止在一时。赈动之数十万。已开捐例。自可偿补。而嗣后能保年年丰稔乎。以穷困既极之遗黎。听不可知之天道。臣窃凛凛危惧焉。惟是议兴水利。则必规画。孰为干河。当发帑以疏浚。孰为支河。当劝民以引导。又必干河先通。而后可从事于支河。如常熟之白茆港。福山港。三丈浦。江阴之黄田港。申港。武进之孟渎河。包港。丹徒之安港。西港。皆系沿江通潮干河。最有益于农田。而年远淹废者也。内而无锡宜兴。可连太湖之河渎甚多。金坛丹阳。可接练湖之水泽不少。与夫太仓通七丫之运道。其间淤塞者。或数百丈或数十里。约略兴工开浚。为费三四十万两。而又必相度地势。将所通河道。建立石闸于要津之处。以时启闭。遇旱纳来潮以蓄去水。遇涝泄内涨以遏外潮。斯为有益。程工办料。又需数万。倘不惜此费。在在疏筑。将见农力纾而水旱无虞。我稼同而闾阎充实。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言岂诬哉。历代之循吏。无他异政。每纪其广渠资溉之绩。良有以也。臣逐年非不时加讲求修举。止因民力难胜巨工。而军兴旁午。不敢请帑。徒切忧惶。但民患剥肤。国课日损。与其灾后请蠲请赈而议补苴。不若一劳永逸以图悠远。至于江北淮扬。屡年灾患。沉淹昏垫。病在黄淮。与江南之田畴。实不相侔。更非平常堤防蓄泄之可治。若黄淮安澜。则当议涵洞分泻之法。潮汐迎导之方。皆在平成以后之能事矣。然则现今因赋拙而议生财。反欲耗财而期补盈于后日。不几嗤臣之迂拙乎。臣实谓生众用舒。当谋远大。且水利一兴。效在旦夕。原非迂阔之见。惟念工费。断难措给于公帑。则舍捐输一途。更无别法。臣思现展赈济事例。补足赈项。即应停止。仍请 皇上俯鉴。于报停之日。将现行各例。再宽展一年。可得输助二十万。臣另疏议展童生捐例内。再分二十万。其用必济矣。使江南水利。全功既奏。赋额常盈。更可垦辟荒土。增益税粮。人民殷富。国用自饶。推而行之天下。利益有不可胜言者。断不敢以空言涉欺罔之罪也。

论增兵筹饷疏乾隆四十六年

阿桂

臣前次奉到 谕旨。令各省营伍赏银两。开销正项。及名粮裁添养廉。仰见 圣谟远大。不惜多费帑金。为足兵卫民之计。惟是 国家经费岁有常规。有不得不通盘筹划者。臣于乾隆十年。在银库郎中任内。曾详悉查核。每年各省所入地丁关税盐课漕项等银。约三千余万两。灾赈蠲缓不在此数。此岁入岁

出之大略也。又查康熙六十一年。部库所存八百余万两。雍正年间。渐积至六千余万两。而自西北两路用兵。动支大半。我 皇上御极之初。户部库项不过二千四百万两。自四十六年以来。并未加增赋税。而府藏充实。国用富饶。部库增至七千余万两。 皇上时时以藏富于民为念。凡三次普免天下地丁钱粮。两次普蠲各省漕粮。以及遇灾即赈。河工海塘。历年各处用兵。凡为捍卫生民计者。所费又何啻万万。在 皇上原不稍存靳惜。但此等动支。尚非经费可比。夫经费骤加。不觉其多。岁支则难为继。从前开拓新疆二万余里。每年所费。即以陕甘兵额饷粮裁移添补。于国用并未加增。兹奉 训谕陕甘各营。酌添兵额一万二千七百余名。西安增设满兵二千五百名。京营添兵四千九百名。其马步粮饷。合之各省兵丁赏红白银两。遵 旨开销正项。约算岁支已有百余万两。若又将武职名粮。改给养廉。其所扣兵饷。挑补实额。核计岁需。又约三百万两。以每年额增三百万经费而论。统计二十余年即用至七千万两。武职所得名粮马干。由来已久。营员本不至拮据。今 谕旨改照文员之例。一体议给养廉。固属核实办理。而其所扣兵饷。似毋需尽行挑补实额。伏思滇黔等处。控制边陲。兵力不宜单弱。川省于平定两金川后。内地兵丁。移驻新疆。未免不敷守御。其它闽广海疆。亦属紧要。均宜查明增添兵额。以资弹压。其陕甘两省。业已派满汉兵一万五千余名。并此外省分俱系腹地。所扣名粮均可毋庸挑补实额。再近年来满汉兵制。裁添移改者甚多。岁需经费。是否与从前相仿。伏乞皇上敕交户部。先将每年一定出入银数目通盘核算。并将增兵饷养廉三百万两之后。每年是否尚有余存。其各省兵额。是否无须一律挑补之处。交军机大臣。会同该部。一并详悉妥议。务使理财足兵。两不相妨。量入为出。有余无乏。以为万年长久之计。

开源节流疏嘉庆十九年

吏部尚书英和

奉 上谕前据侍郎吴璥请开捐例。当交户部核议。查推广常例。事多格碍难行。暂开捐例。能否于经费有裨。或于此二议外。别有良策。可裕国用。着再行妥议具奏。钦此。伏思治国不可言利。而圣人不讳理财。理财之道不外开源节流。常捐银数。行之已久。未便议加。而大捐屡开之后。再议开捐。有名无实。均出一时补苴之计。未为良策。臣等会议。意见亦未必尽合。若稍涉依违。心同漠视。若再致两议。殊乖政体。惟有敬陈所知。仰祈 睿鉴。臣查户部原奏。现在军需善后。并河工抚各事宜。通盘筹计。约需银一千万。现在内库存银一千二百四十万。若少为支用。加以各处商捐。又前经奉 旨停止各处工程。并所停 巡幸。每岁可节省银百余万。一时足敷办理。惟应于此时预筹万年经久之道。务使入浮于出。岁有所余。则 国用常足。不仅为一时苟

且之谋。办集一事即为塞责。现在开捐。无论不能得一千万之数。即得一千万之数。将现在军需河工抚各事办集。而岁入岁出。国家大计。亦应预为筹划。臣愚昧之见。开捐不如节用。开捐则暂时取给。节用则岁有所余。皇上至圣至明。洞悉直隶办差。不无藉资民力。特降 谕旨。今岁暂停谒 陵。中外臣民。无不同深感戴。臣伏读 圣制宋孝宗论。以天子之孝。不同庶人。 圣谟广大。万世定论。盖天子之孝。在爱民保国。始为丕承先烈。不比士庶坟园密迩。必藉春秋霜露。克展孝思。应请嗣后 皇上谒 陵之典。或三年。或五年。始一举行。则民力益得宽舒。至木兰秋猕。肄武习劳。联属外藩。为 本朝家法。然臣屡经进哨。查看蒙古情形。迥非昔比。昔之蒙古。马匹众多。乐于从事。今则马匹蕃庶。不能如前。每岁行围。不无赔累。恭查 世宗宪皇帝时。即未举行秋猕。嗣后秋猕。亦应请酌定年限。间岁一行。于肄武绥蕃大典。仍不致有旷废。无庸每岁前往。如此则国家经费所省者岁不过数十万。而于直隶民力蒙古生计所全实大。裕国之道先求裕民。十年计之。休养生息。日加富庶矣。各处工程。业经奉 旨停止。每岁可省数十万百余万不等。我 皇上于节用之道。业已讲求。但天下各项无名之费。不一而足。分计之则为数无多。统计之则所费甚巨。惟在承办之人。实心实力。为国为民。苟于国体无伤。即不得避苛刻之名。任其糜费。即如裁撤武官名粮。添给养廉一事。系乾隆四十六年奏准。武官役使兵丁。势所不免。其时建议者因库藏充盈。奏添武官养廉。裁撤名粮。在彼时原系核实办理。但自裁撤之后。未必能禁止天下武官不复役使兵丁。而骤添此项养廉百余万。初由耗羨项下给发。继因耗羨无存。遂致动用地丁正项。国家经费有常。因一时库藏充盈。不思久远之计。遽行添设。一年百余万。三十余年计之。即三千余万。臣闻其时。阿桂即有恐数十年后。经费不支之奏。可见老成谋国。诸事务期久远。应请 敕下部臣详查一切正项经费之外。历年添出各。斟酌轻重。可裁则裁。可减则减。务使岁入之数浮于岁出。一时不见有余。积久行之。国计日臻充裕矣。节流之道。既应讲求。开源之计。不得以事涉言利。行斥驳。夫损下益上谓之言利。若取天地自然之利公之天下。且可赡养贫民。取 朝廷旧有之利还之 朝廷。不致侵吞官吏。何为不可。伏查新疆地方。自古未入版图。我 朝平定之后。岁支兵饷百数十万。内地颇受其累。其地向有金矿银矿。恐聚集多人。滋生事端。久经封闭。窃思天地生财。原以供生人之用。开之而矿苗旺盛。裕课足民。固属全美。即或矿苗消乏。不敷工本。而工本自散在民间。究竟天地间多此一项流通。亦为有益。况新疆矿厂。自开辟以来。未经发泄。旺盛可知。如办理有效。足敷该处兵饷。则内地经费日见宽舒。其它各省矿厂。亦俱久经封闭。弃同泥沙。臣伏思天下大计。东南洋货。西北皮货

。以货易货固多。而以银易货者亦不少。兼之器皿首饰装饰等项。消耗金银之处。不一而足。

中国金银有日减无日增。安得不致短绌。则莫若取诸矿厂。以补消耗之数。应请毋庸封闭。或官为经理。或任富商经理。无论所得多少。取之于天。并非取之于民。即使官吏难保侵渔。富商或饱囊橐。总系取弃置之物。以济生民之用。实属有益无损。且可赡养贫民。虽聚集多人。而多人即藉以谋生。人有谋生之路。即无滋事之心。虑其滋事。不令谋生。未免因噎废食。如蒙 俞允。请 敕伊犁将军。并各直省详查。奏 闻办理。仍须 敕谕不得畏难苟安。宽其罚赔。俾有赢余。则人皆乐从。上下交益。又查户部入官地亩一项。乾隆年间入官者姑不具论。即以和珅福长安两家而论。入官地亩。不下二三千顷。此项地亩。至今并未升科。臣久任户部侍郎。与诸臣屡饬井田科司员行文查催。无如直隶地方官奉行不力。大约此项地租。历年尽饱胥吏之橐。且风闻有以碱薄抵换膏腴之弊。应请 敕交户部查明。严催直隶总督。即作速升科。无令隐匿侵蚀抵换。于国用亦有裨益。以上二事。一则天地自然之利。一则 朝廷自有之利。并非取之于民。虽为数不能预定。或亦开源之一端。我 皇上励精图治。躬行节俭。爱育黎元。诸臣能仰体 圣意。尽心尽力。无玷厥官。定可感召 天和。年谷顺成。百物蕃昌。 天府日臻饶裕。臣世受 国恩。仰见我 皇上筹备军需。筹赈筹河。 宵旰焦劳。臣实不敢以取给大捐。苟且塞责。谨就见闻所及。披沥直陈。伏求 敕交妥议具奏。

论理财书岭南集

程含章

帝王生财之道。不外乎开财之源。与节财之流。今之财源。无可议开也。亦在乎节流而已矣。今之财流。别无可议节也。亦节乎军需河工而已矣。 国家出入有经。用度有制。自灾伤赈恤而外无虚糜也。惟军需河工。动辄费数百千万。不此之节。将安用节。前者 皇上因用度不足。 询问内外大臣。有能为裕国之策者。条具以闻。窃验之往言。按之当今之务。舍军需河工而别言生财者。皆苟且目前之计也。 国家车书一统。声教大同。血气之属。莫不尊亲。内无思乱之民。外无边疆之扰。所谓军需。不过教匪。能禁教匪。则兵革不试而财用足矣。教匪之祸。流毒无穷。我 皇上本德礼以化之。悬重刑以威之。又 命天下有司。编查保甲以稽之。天下学臣。随地作为论说以教之。可谓明备矣。愚以为有治人无治法。欲禁教匪。在乎择贤能之吏。而使州县皆得其人。州县者亲民之官也。风俗之醇漓。宜所深知。民气之静躁。宜所素讲。吏果贤也能也。则防维之道。教化之方。皆可随地见效。彼教匪者何自而起。即有一二倡乱之徒。亦无难立就诛灭。而军需可以不作矣。然而道府者。州

县之领也。督抚藩臬者。又道府州县之纲也。领不振则衣不申。纲不举则目不张。但令道府不旷其官。则州县之贤否了然也。督抚藩臬不尸其位。则道府州县之贤否亦了然也。先儒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诚有味乎言之也。为大吏者严以率属。毋稍姑息。取贪劣闾冗无能者。一切罢之。则贤能者出而事治矣。一县得其人则一县治。一省皆得其人则一省治。天下皆得其人则天下治。安有教匪哉。安有军需哉。故曰用人与理财。相为表里也。若夫河水之害。自唐虞已然。历代之治河者不一人。其论治河者亦不一术。自南宋至今六百余年。河道未改。历代苦之。增高培厚。讫无良策。今淮徐之间。河道高出于地者。或数尺或一丈数尺。危乎险哉。国家岁费数百万以防之。及其决也。又费数百万以塞之。塞乎上必决乎下。塞乎东必决乎西。何则。水性就下。必强之使上。以就吾道。势不行也。则故道之不可复用亦已明矣。董子曰。琴瑟不调甚者必改弦而更张之。乃可鼓也。窃谓今日必求复禹故道者。非也。不明禹治水之意。与孟子所以论禹治水之说。而常守增培之法而不变更者。亦非也。欲求黄河数百年之安。必参古今之变。酌地利之宜。顺水之性。舍故道而别行新道。然后可。其舍故道而别行新道柰何。河决之后。如得其道。不必堵塞。因而成之。则水得其就下之性。自安靖矣。或曰。顺水之性。将听其行南道耶。抑听其行北道耶。曰。天下之大势。西方高东方下。故凡水皆注于东。河至兖州。本欲东入于海。因有泰山障之。不得不折而之北。不得不折而之南。天津东北最下之处也。水欲赴焉。故禹导由此入海。安澜者千数百年。迨九河既堙。无人疏濬。至东汉永平时。河乃南徙。由东北次下之千乘入海。安澜者又九百余年。迨入河东汉王景王吴二人所濬复堙。至宋南渡时。乃折而由泰山以南。吞淮入海。今海州安东沭阳此三道者。皆黄河入海之口。今不必参以人见。听水所归。其改而欲归于北耶。因而堤之使北可也。其改而仍归于南耶。因而堤之使南可也。总之顺其就下之性而已矣。或曰。水行北道。不碍运道乎。曰。运道自分水龙王庙以下。势若建瓴。故多建石闸以蓄水。则德州天津之地势。低下可知也。而天津之地势尤低。如河行北道。由利津入海。则河之南运道本高于河。无虑其淤。惟河之北。须多作石闸以防之。粮船至此。然后启闸。劳费与今之清口无异也。若河由天津入海。则粮船至河。即可顺流而下。直至天津起剥矣。焉有碍乎。或曰。听河北行。北边之郡县。不受害乎。

且何以处失业之民也。曰。河行北则害于北。河行南则害于南。均之害也。惟择其害之小者而处之耳。河行北。但能岁岁修浚。当用滚龙搜沙之法。俾不停淤。复于水落时。挑挖河身。厚筑长堤。自可久安长治。若河行南。则所受南方之水较多。窃恐黄沁淮沂汝泗涡颍。同时并涨。海口消泄不及。必吞洪泽诸湖南入于江。害不愈大乎。若夫河行新道。当徙失业之民。业诸故道之中。毋

令失所。昔殷人五迁以避河。非得已也。或曰。斯事重大。请思其次。曰。必不得已而思其次。则当使河自河。淮自淮。毋藉淮刷河。而反受累于河。且使河自河。沁自沁。毋使沁入河。而愈助虐于河。此分其势而治之。害或稍轻乎。然此特救急策耳。欲求数百年之安。必顺其就下之性。固不必泥禹之迹。但得孟子行所无事之意而河治矣。河道既治。则运道自治。国家岁防之费。塞河之费。赈溺之费。一切可省。省数年。而财之积当以数百万计。省数十年。当以数千万计。省数百年。当以数万万计。所谓捐小费。节大费。不聚财而用无不足者也。故曰。欲理财者。当自河始。

请开海禁疏

慕天颜

查得户部疏称。需用钱粮甚多。今内外诸臣。有将米豆草束等项价值。题请加增者。有称百姓困苦。题请蠲缓者。有称百姓困苦。条奏赈救者。今江南等处灾荒。又见告矣。倘概议不准。恐民生不遂。有负皇上爱养斯民之至意。若竟从所请。则钱粮愈少。军需不足。岂得不预行筹划。在外督抚。身任地方。知之必悉。如何使百姓不致困苦。以足国用。有益兵饷之处。俱行陈奏等因具题。奉旨九卿詹事科道会同确议具奏。钦此。臣查生财之道。必致其源。而理财之法。当从其大。目前兴师征讨。四出靡宁。虽蜀道渐开。楚江咸顺。而貔貅之众。布星陈。资饷甚殷。所在告急。议节省则事款通裁。几于节无可节矣。议捐输则事例多案。几于捐无可捐矣。然而军马之供亿。每患不敷。度支之经营。尚苦莫措者。良由讲求之术。徒循其末。而未深探其本也。自庸调之制废。而民力之输纳。无复本色之供。自两税之法行。而国用之征求。惟以金钱为急。上下相寻。惟乏金之是患也久矣。然银两之所由生。其途二焉。一则矿砾之银也。一则番舶之银也。自开采既停。而坑冶不当复问矣。自迁海既严。而片帆不许出洋矣。生银之两途并绝。则今直省之所流转者。止有现在之银两。凡官司所支计。商贾所贸市。人民所恃以变通。总不出此。而且消耗者去其一。堙没者去其一。埋藏制造者又去其一。银日用而日亏。别无补益之路。用既亏而愈急。终无生息之期。如是求财之裕。求用之舒。何异塞水之源而望其流之溢也。岂惟舒裕为难。而匱拙之忧。日甚一日。将有不可胜言者矣。由今天下之势。即使岁岁顺成。在在丰稔。犹苦于谷贱伤农。点金无术。何况流亡迭见。灾歉频仍。于此思穷变通久之道。不必求之天降地出。惟一破目前之成例。曰。开海禁而已矣。矿砾之开。事繁而难成。工费而不可必。所取有限。所伤必多。其事未可骤论也。惟番舶之往来。以吾岁出之货。而易其岁入之财。岁有所出。则于我毫无所损。而殖产交易。愈足以鼓艺业之勤。岁有所入。则在我日见其赢。而货贿会通。立可以祛贫寡之患。银两既以充溢

。课饷赖为转输。数年之间。富强可以坐致。较之株守故局。议节议捐。其得失轻重。有不啻径庭者矣。然而议此者必谓海氛未靖。方事剿除。若一通洋。势多扞格。则更请衡今昔事势而言之。按故明海岛诸国。并许朝贡。惟以倭彝犷悍。绝不使通。然而市舶之往来。于彼不废。故有舶商匿货之禁。原以专计泛海之船。行之累朝。深得其利。其后虽有倭患。原非兆于商舶也。再以本朝而言。闽海之余孽未殄。而荷兰琉球等国之贡仍至也。粤地之风帆接闽。而暹罗红毛等国之贡自若也。贡船本外彝所来。犹且无碍。商舶由内地所出。翻谓可虞。又事理之必不然者矣。犹记顺治六七年间。彼时禁令未设。见市井贸易。咸有外国货物。民间行使。多以外国银钱。因而各省流行。所在皆有。自一禁海之后。而此等银钱。绝迹不见一文。即此而言。是塞财源之明验也。可知未禁之日。岁进若干之银。既禁之后。岁减若干之利。揆此二十年来。所坐弃之金钱。不可以亿万计。真重可惜也。今则盛京直隶出东之海船。固听其行矣。海洲云台之弃地。亦许复业矣。香山岙门之陆路。再准贸贩矣。凡此庙谟之筹略。岂非见于海利之原可通融。而故弛其禁耶。今所请之开禁。亦即此意扩推之而已。惟是出海之途。各省有一定之口。税赋之入。各口有一定之规。诚画一其口岸之处。籍算其人船之数。严稽其违禁之货。察惩其犯令之奸。而督率巡防。并资文武。统之以兼辖。责之以专汛。弹压之以道官。总理之以郡佐。一切给票稽查抽分报纳诸例。皆俟定义之日。可逐一妥酌举行也。总之此事诚关重大。今之言者明知此禁之当开。乃瞻顾而不敢轻言。即言矣。议者亦明知此言之可行。又因循不敢决断。则财终从何裕。而用终从何出乎。兹因需饷浩繁。民生困苦。上庙堂之忧。更烦院虑之切。再三筹计。展转思维。以为微利轻财。未足以补救今日。必当致财之源。生财之大。舍此开禁一法。更无良图。抑臣更有请者。江南弃沙。虽已复业过半。尚有界外未复之洲。实则在大江口内。而不在外洋。迁民失业。更为可悯。今若开禁。并可勘令复归故土。垦种补课。又系生财之一端。而海舶通商。所资在天下之大。百世之远。宁仅江南一隅足饷一时已哉。

禁用洋货议异之文集

管同

天下之财统此数。今上不在国。下不在民。此县贫而彼州不闻其富。若是者何与。曰。生齿日繁。淫侈愈甚。积于官吏。而兼并于大商。此国与民所以并困也。虽然。是固然矣。而犹有未尽。今乡有人焉。其家资累数百万。率其家人妇子。甘食褊衣。经数十年不可尽。既而邻又有人焉。作为奇巧之物。以诳耀乎吾。吾子弟爱其物。因日以财易之。迨其久。则吾之家徒得乎物之奇巧无用者。而吾之财尽入于邻。今中国之与西洋。固邻居也。凡洋货之至于中国者。

皆所谓奇巧而无用者也。而数十年来天下靡靡然争言洋货。虽至贫者亦竭而从时尚。夫洋之货胡为而至于吾哉。洋之货十分而入吾者一。则吾之财十分而入洋者三矣。昔者圣王之世。服饰有定制。而作奇技淫巧者有诛。夫使中国之人。被服纨绮。玩弄金玉。其财固流通于中国之中。而圣王必加之厉禁者。为其坏人心而财势偏积也。今中国之人。弃其土宜。不以为贵。而靡靡然争求洋货。是洋之人作奇技淫巧以坏我人心。而吾之财安坐而输于异域。其在圣王宜何如。天下之物。取其适用而已矣。洋有羽毛之属。而中国未尝无以为衣也。洋有刀镜之属。而中国未尝无以为器也。仪器钟表。彼所制诚精于吾。而为揆日观星者之所必取矣。然而舜有璇玑周有土圭之法。彼其时安所得是物而用之。然则吾于洋货。何所赖而不可绝焉。国家之制。贩粟出洋者。官吏之罪至于大辟。夫粟之与财。其为国与民所资也奚以异。以粟而易洋之财。与以财而易洋之货。其为伤民资而病中华也又奚以异。今也独禁粟。而余皆无禁。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昔汉之时。匈奴爱汉缯絮食物。有中行说者。教以得汉缯絮以驰于棘中。衣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由是匈奴遂大为汉患。夫欲谋人国。必先取无用之物。以匮其有用之财。故表饵交关互市之事。古之人常致意焉。洋之乐与吾货。其深情殆未可知。就令不然。而中国之困穷。固由于此。则安可不为之深虑也哉。宜戒有司严加厉禁。洋与吾商贾皆不可复通。其货之在吾中国者。一切皆焚毁不用。违者罪之。如是数年。而中国之财力必纾矣。

论洋害岭南集

程含章

天下之大利在洋。而大害亦在洋。诸番所产之货。皆非中国所必需。若大呢羽毛哔吱铜锡棉花苏木药材等类。每岁约值千万金。犹是以货换货。不必以实银交易于中国。尚无所妨。惟鸦片一物。彼以至毒之药。并不自食。而乃卖与中国。伤吾民命。耗吾财源。约计每岁所卖不下数百万金。皆潜以银交易。有去无来。中国土地所产。岁有几何。一岁破耗数百万。十岁破耗数千万。不过二三十年。中国之白金竭矣。近来白金日渐昂贵。未始不由于此。实堪隐忧。或曰。严海口。谨天津。但令海关不收其税。便可禁其不来。不知沿海数千万里。处处皆可登岸。虽有十万兵。不能守也。利之所在。不胫而走。不羽而飞。岂必定由天津。海关向无鸦片之税。皆系传闻之讹。至于禁兵役之包蔽。拿烟馆之售卖。有犯者重治其罪。皆系皮毛之治。无益于事。必欲正本清源。惟有绝其人。不与交通贸易而后可。然试思其人之能绝焉否耶。彼诸番之与中国交易。已数百年矣。一旦绝之。则必同心合力。与我为难。兵连祸结。非数十年不定。而沿海奸民。素食其利。且将阴为彼用。海滨僻静。不可胜防。且胜负

兵家之常。但令中国小有挫败。则谣诼纷乘。起而攻之矣。天下事自我发之。须自我收之。岂可以兵为戏。而浪开边衅哉。为今之计。止可严谕各国不许夹带鸦片。某船有犯者。即封其舱。不许贸易。而于沿海口岸及城市镇集。严密察访。有屯卖大贩。即置于法。没其财产入官。妻孥配边。其关津口岸之查禁。自不待言。又广为教戒。使民回心向道。或者其稍止乎。事有明知其害而不能即去。必姑俟之异日。以待其几之可乘者。此类是也。

筹滇理财疏

蔡毓荣

滇省丛山密箐。赋税无多。每岁供兵。俱仰给于协济。烦司农之筹划。累驿站之转输。而远道崎岖。未能朝发夕至。一有未济。兵心皇皇。故筹滇莫先于筹饷也。今制兵岁需饷七十余万。重以驻镇大兵。岁又需饷二百余万。国家戡乱之余。正在度支告绌。乃必分数省之财力。历数千里之险远。以供此一隅。亦甚难乎其继矣。是以因滇之利。养滇之兵。斯挽运不烦而缓急足恃。臣周諮博访。进议而折衷之。务审时地之宜。画经久之法。则可因利于滇。而以佐协济之不及者。有四焉。一鼓铸宜广也。铜铅滇之所自出。非如别省采办。而滇人俱以用钱为便。业准开炉鼓铸矣。今省局设炉十座。蒙自局设炉十六座。禄丰局设炉三座。大理下关局设炉七座。铸钱无钱。又米炭一时腾贵。出息无多。岁约得银四万余两。稍俟年丰谷贱。息且倍之。若令按局添设。更行量地添局。岁获钱息。何可胜计。臣请省局蒙自局各设炉至二十座。禄丰局设炉十座。大理下关局设炉十五座。再请于迤东之临安曲靖等府。迤西之楚雄姚安永昌等府。酌量开局。约可设炉三四十座。各委府佐一官董其事。专责藩司总其成。委官岁获息一万两以上者。作何纪叙。其有耗费工本克剥匠役废坏钱法者。作何处分。并请着为定例。以示激劝。凡铜铅悉令委官各自采买。每百觔不过银四两。毋许州县办解。苦累小民。至民闲应纳条银。以银七钱三为则。制营兵饷。宜令银钱各半兼支。官俸役食。及本省一切经费。俱给全钱销算。则钱之用日广。钱之息未有不日赢者也。再查蒙自局。前此吴逆铸出伪钱。专发交址。以易交条银两。蒙自迤南二百里。即交江之蛮耗。设有关口。又水路二百里至地名坝洒。立市卖钱。交人喜于得钱。蒙局因以为利。自大兵恢复滇省。严行禁止久矣。臣思安南素称恭顺。若因其所利便。而使本朝钱法通行蛮貊之邦。尤见一道同风。请设蛮耗巡检一员。领贮蒙局制钱。听交人赴官平买。毋许民间私通贸易。致启衅争。或请 敕部行文安南国王。将每岁需钱若干。纳价若干。豫行报部。准令一年二次委官赴蛮耗。纳价领钱。随到随即发回。既俯顺乎夷情。仍无伤于 国体。于以通钱法。柔远人。两得之矣。一矿硎宜开也。滇虽僻远。地产五金。先经 廷臣条议开采。部覆将可否开采之处。

令督抚查明具题。诚重之也。臣愚以为虽有地利。必资人力。若令官开官采。所费不貲。当此兵饷不继之时。安从取给。且一经开挖。或以矿脉衰微。旋作旋辍。则工本半归乌有。即或源源不匮。而山僻之耳目难周。官民之漏无限。利归于公家者几何哉。是莫若听民开采。而官收其税之为便也。今除全书开载。蒙自楚雄南安新平之银锡等厂。易门之三家老铜厂。定远之苴●铁厂。仍应照额征课。无庸置议外。查呈贡之黄土坡。昆阳之子母营。罗次之花箐。寻甸之迄曲里。建水之鲁苴冲老鹤塘。石屏之飞角甸。路南之泰来。广通之火把箐。官远之大福山。和曲之白露。顺宁之老阴坡。俱有铜厂。易门之新旧县。马龙之红路口。寻甸之白土坡。石屏之龙明里。路南之小水井。陆凉之三山。大姚之小东界。武定之只苴马鹿塘。蒙化之西。俱有铁厂。罗平之块泽河。建水之清水沟。姚安之三尖山。俱有铅厂。寻甸之歪冲。建水之黄毛岭判山。广通之广南。蒙安之戈孟石羊。赵州之观音山。云南之梁王山。鹤庆之玉丝。顺宁之遮赖。俱有银厂。鹤庆之南北衙金沙江。则有金银厂。或封闭有年。或既开寻废。目今固米珠薪桂。用力为艰。然有此自然之利。而终弃之。良可惜也。宜请专责临元洱海永昌三道。各按所属。亲行察验。分别某厂可开。某处厂不可开。报部存案。一面广示招徕。或本地有力之家。或富商大贾。悉听自行开采。每十分抽税二分。仍委廉干官监收。务绝额外诛求额内侵隐之弊。凡有司招商开矿。得税一万两者。准其优升。开矿商民。上税三千至五千两者。酌量给与顶带。使知鼓励。又严禁别开官硎。严禁势豪霸夺民硎。斯商民乐于趋事。而成效速矣。盖官开则必派取。民开则自顾觅矿夫。民夫各有本业。或力不能深入矿硎。往往半途而废。且恐派夫扰民。朝廷未见其利。而地方先见其害也。若矿夫多系游手无籍。有膂力而无衣食之人。彼知利不专于官。而与民共之。未有不趋赴如市者。矿夫既集。矿税自盈。且予此辈以逐利之途。而渐息其为非之念。是以理财而兼弭盗之一法也。一荒地宜屯垦也。屯田之法。一以取赋。一以节饷。利莫大焉。其在今日格而未行者。以官兵防御地方。无分身畝亩之术耳。惟是滇居天末。地方所出几何。聚数万之兵以取给于民。则物力之赢绌不齐也。天时之丰歉难定也。自非豫为之备。其势不可以久。且滇之物价。无不与内地相什伯。兵丁一月之饷。尚不敷半月之需。一人之粮。岂能饜父母妻子数人之口。穷愁日久。必气阻而心离。夫岂边境之福哉。臣是以鳃鳃为虑。亟请屯垦者。非必如故明之分别卫所聚屯而居。有事则荷戈。无事则秉耒也。查兵丁之有父兄子弟余丁者十常五六。请将附近各镇协营无主荒田。按实有父兄子弟余丁之兵。每名酌给十亩或二十亩。臣会同抚提臣。督率镇将营弁。设法借给牛种。听其父子兄弟余丁。及时开垦。渐图收获。以贍其家。俾在伍者无俯仰之忧。有田园之恋。斯兵心固而边备无虞矣。三年之后

。乃照民例起科。应纳条银。抵充月饷。应输夏秋二税。抵给月粮。计所省粮饷实多。而于操练征防。仍无贻误。其间或有死亡事故。即择其同伍之殷实者。顶种注册。毋使抛荒。稍俟 国用既充。民间生聚既广。前项所垦田赋。悉归有司。或准永远作营田。岁抵额饷。均有裨益。至于投诚兵丁。安插为民者。既鲜恒业。迄无生理。徒置之不兵不农之间。宜令有司量拨荒田。给令垦种为业。起科之后。编入里甲。承办粮差。将见赋额日增。奸回日化。是又一举而两利存焉者也。以上四者。有益于 国家。无损于民。滇之言兴利者。率不外此。仰冀 圣明采择。下令举行。则滇饷渐充。而边疆永赖矣。

滇南经费略

师范

经常也。费而曰常。则其非常者亦有矣。滇之所入惟条丁银二十万九千有奇。公件银六万有奇。盐课银三十二万有奇。厂课银十万有奇。税课银十万有奇。钱局余息二万一千有奇。秋粮二十万石。兵米所余。尚存米七万余石。该折银八万四千有奇。年约进银八十七万三千有奇。出则文职廉俸祀典廩饩工食驿站堡夫该银二十八万有奇。武职养廉兵饷该银八十二万两有奇。不足者。部拨邻省协济。岁二十万或三十万不等。夫以十四府三厅四直隶州二十七散州三十九县之地。而所入不敷所出。其故何哉。由于官冗。且由于兵多。然一郡所辖。几他省之半。深山密箐。犹虑鞭长莫及。则官之不得不冗者势也。三面邻边。而各州县中。往往汉夷错处。则兵之不得不多者亦势也。而为官者。眷属不能无。幕友不能无。随从不能无。或由永昌调昭通。抑由丽江调开化。远者二千余里。近亦二千里。夫马之费。极省亦须数百金。其难一。履任及三载。必委运京铜。收兑之苛。滩河之险。船脚之刁诈。窃盗之窥伺。至撤批回滇。己若重生。其难二。而兵亦有二难焉。所关月饷。除扣克外。食物渐贵。一身尚欠温饱。遑计室家。即少负才技者。拔至千总守备。三年送省。六年送部。往来盘费。债累盈身。呜呼。去此四难。是在综理者之善于撙节而熟为调剂矣。此特其略耳。若穷毫厘察抄撮。一会计吏即可毕之。否则有须知册在。又何俟予之饶舌哉。

足民裕国二事疏顺治十六年

给事中王启祚

一曰民经界。 皇上轸念国用民艰。允臣同官王命岳疏请。 特遣御史二员。前往山东河南二省清理荒熟田亩。以期上不病国下不病民。真朝野胥庆臣民同悦之举矣。然命岳止知臣乡有荒地熟地之不同。而不知臣乡更有地民地之不同也。止知臣乡荒地之不可溷于熟。熟地之不可溷于荒之当察。而不知臣乡民地之不可溷于。地之不可溷于民之当察也。臣乡系古青州。海滨广斥。厥筐

盐絀。煮盐之区也。户于海滨。原有分就地。每亩止纳银六七厘不等。民地则上中下下下四等不同。即下下地亦纳银三分有零。地民地。重轻不同。原有定例。自明末以来。典籍不存。经界不正。则有本一地也。在运司则征粮。在有司则征民粮。甚至运司代民而与州县争。州县代百姓而与运司争。是一地而纳二粮也。则病民。而其实运司征粮。户则诡其地而窜为民。州县征民粮。民户又诡其地而窜于。奸民并不纳一粮也。则又病国。病民不可。病国亦不可。伏祈 敕下抚按。专委道员与运使于产盐处所。督率州县。详核典籍。询问父老。在运司不得以盐地考成。而与州县争民地。在有司亦不得以民地考成。而与运使争地。审其何者为地。即定之为。何者为民地。即定之为民。详明抚按题报。再祈各省有产盐地方。亦令该处按照山东一例委官行查。庶地民地。各得清楚。民地不纳地之轻粮。而国用不诎。地不征民地之重赋。而民用不匮矣。

一曰厘剔钱弊。 皇上允该部疏请着为银七钱三分之令。刊入大粮由单。使上可行于下。而下亦得行于上。上下通行。全无障碍。固宜钱贵钱贱。民用日舒。而 国储日裕也。乃尔来银不加贱。钱不加贵。而钱法未见疏通者。则以银七钱三之法甚善。而有司未之实行者。以于有司不便耳。既无戡头之折。即无羨余之入。以贮私囊则取不便。以敬上官则馈纳维艰。所以由单则照例分派。而收时则不用钱而用银。是名虽银一两派钱一千。而其实钱一千仍收银一两也。与不派钱无异矣。甚有巧于立法。自设钱桌数张。每钱一文。必得银二厘。然后换给。若非官桌所发之钱则不收。是纳钱一千。用钱四千。较之用银反一倍而二倍矣。银七钱三之法。至此不几穷乎。是欲以疏通而反以壅滞。此所以钱日贱银日贵。欲宝源之流行无碍也不可得矣。以臣愚见。除银七之数照常置柜收贮外。其钱三之数。另置一柜。另设一役。专司钱责。如收钱而仍收银。以及收钱而多方取巧者。抚按官立时指参。有司计赃坐罪。收役重则处死。轻则流徙。如抚按隐匿不报。许台垣指实纠参。庶有司知所警惕。而钱法疏通矣。

军需报销疏

慕天颜

臣惟今日之钱粮。无项不应节省。苟有销算浮冒。则经管官员欺朦之罪。固所当诛。而核报督抚扶混之愆。更难自道。惟是江南供应满汉各营。节年米豆草价各案。不蒙准销。屡驳屡核。万难减报。不得不直陈仰冀 睿鉴者也。臣查康熙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等年。采买放给旗营提镇与夫过往官兵支应米豆草束。未销价值。前抚臣与臣暨总督臣安抚臣具题。驳覆之案。不下数十件。部臣皆以侍郎臣温代访报之价与请销之数不符。节行驳减。但部臣温代在康熙十五

年秋初所访江北舒桐之价。一隅耳。一时耳。货物市情之不齐。即二三百里内外。一两月日前后。亦有异同。何况远及千余里。历经岁月二三年之久。岂能一律较量乎。若执此为一定不易之数。可以远近垂永久。何以下江苏松接壤之浙杭。与上江安庐接壤之江右。是年一体报价。可以允销。而独驳江南为浮多乎。至于产处价贱而远贩则贵。初收价贱而过时则贵。米豆则盘剥水脚。纳税耗折。种种滋费。草束则蓬松艰运。堆贮灰烂。实多亏损。是以积算加增。而舒桐偏僻一隅。不通商贩。适当收成之候。本地庄家争售。又不过关纳税。价值自然较省。前安抚臣靳辅。今安抚臣徐国相。于钱粮等事案内。历历陈明。即臣亦于议折豆草一案疏内。敷对详晰。而积案久悬。终难销结。细查康熙十三年。正当王师云集。商贾绝迹之时。粮料市值腾涌。而司府各官。倘买备稍迟。法当身膏斧钺。竭力多方。购求充用。迨造册报奏销。原已再三减过。实实无浮。至十五年以后。访据各地时价。业已损之又损。今若遵依再减。责之经办穷员。万万无力赔补。而追商则买卖人无定。名姓亦无可纪。追兵则饲秣久已果腹。苦戍曷堪苛求。势必以纸上虚言塞责。及至追无可追。乃请豁免。究莫裨于饷需。是欺君也。臣将有据而可信者数端。仰恳 特赐敕议。如部臣温代。先后两经舒桐地方。即在两三月间。而前访之价甚贱。及后随又顿昂。此部臣温代现在可问也。苏松密迩浙江。为程仅三百里。舒桐距苏松二千里。近者价必相仿。远者价必悬殊。即安徽亦近江右。今浙江江西历年已销之案可查也。商货必从市牙发卖。草束必藉村农搬运。价之轻重。牙户乡愚。一经博访。直吐如绘。臣与地方官。安得人人嘱制之。此小民之万口可信也。各该年豆草。给与营伍。仓廩出入之亏耗。远近买运之艰难。昭昭耳目。则本色时价。为将弁兵丁之所熟知。此又在营之弁兵可询也。江南孔道往来。使节甚多。先后奉差满汉官员。宁无一二心民事者。某地之出产何若。某年之物情何等。必所周知。而且江南人之立朝为大臣。为言官者亦多。此又在廷之诸臣可谏也。皇上遣官密访。惟独江南江宁镇江苏松徽池驻兵之处。则未蒙访报。臣今敢请 特敕 廷臣会议。将臣等报销节年各案。原题疏册。与浙江江西相联道里远近。报销多寡。严加磨对。博询旁谏。倘臣扶同罔上。臣甘治罪。而追赔于各官。亦复何辞。则是非不难立辨矣。

苛驳宜禁疏

靳辅

臣惟钱粮应销与否。自有一定项。如原未动用。而报销。与所用本少。而开销甚多。希图侵烹肥己者。自是难容 国法。若实支实用。并无朦报用少开多之情。则断不宜屡行苛驳。以启科派部费之弊也。查迩来各省销算钱粮。科钞到部。承议司官。虽不乏从公议允之案。然偶值一事。或执一己之

偏见。或信部胥之唆使。任意吹求。苛驳无已。钱粮数目繁琐。头绪牵杂。非精于核算。洞悉项。熟知卷案者。万难得其要领。司官专司其事。设或稍欠精详。便为吏胥朦蔽。况堂官不过总其大概。止据说堂数言。安能备知底里。加以从慎重钱粮起见。自是一照司议。由是而部胥之权重矣。部胥之权既重。则经用钱粮之官不得不行贿以求之。所谓部费也。此项部费。官无神输之术。势必问之于民。若清廉之官。费一敛一。民犹不至大困。一遇贪劣不肖之官。借此居奇。或费一敛二。或费一敛三。甚至敛四敛五敛十。均不可定。而民困滋甚矣。国家滋厚敛之名。而部胥得婪贿之实。有司多一分之费。而百姓出数倍之资。其害可胜言哉。臣前任安徽巡抚之时。知有江安两藩司积案一件。动用钱粮数百万两。而部驳不准开销。暑往寒来。历十余年而始得清结。今臣带管漕务。知邳宿等州县。康熙元二三四五六年分。民欠漕项钱粮三万余两。业已屡奉 恩蠲。经漕抚两臣数次题请豁免。而部议坚执不允。坐以明系官侵之名。而严着追比。臣据司道各官痛切呈详。已经具题请豁在案。又部议裁减运军耗赠银米一案。臣带管漕务。据各属屡详。灼知断不可裁之故。是以仍请照给。昨阅邸钞。部议又复不准。

且称此项银米。从前原无。皆系顺治六九等年添给之项等语。殊不知顺治六九等年添给此项银米。彼时原非不得已。祇因旗军费用不敷。往往勒索里民。兼之盗卖漕粮。拖欠甚多。公私交困。是以议加银米。自此银米一加。军民两安。国储不欠。已历多年。今部臣若必欲议裁。势必仍蹈前辙。里民遭勒索之苦。漕粮多盗卖之弊。岂 国家之益耶。况钱粮自有地额。其地方官民因时制宜。另为调剂之项。原在额外。惟因恐涉私派之嫌。是以不得不为题明。要之原非司农之项也。在司农总会计之权。止当稽其额征。不宜收及额外。若将里民自愿乐输求免勒索之项。而又裁归司农。则里民既已出资。而仍遭勒索。恐亦司农之所不忍闻也。诸如此类。臣聊举三案。其它可知。伏乞 皇上严饬部臣。嗣后一切钱粮。如有不肖官员朦销。用少开多。部臣察出实情。访知的弊。即便据实题参。将不肖官员置以重典。督抚知情者同罪。不知情者亦照失察处分。若并无朦销多报情弊。则应销者即销。应豁者即豁。可裁者裁。不可裁者即止。毋再徒为混驳。使在外不肖官员。得以借口部费。肆行科敛。致伤国本。抑臣更有请者。钱粮之难于核算者。以尾数太繁也。查银自一分以上。方可称其重轻。米自一升以上。方可量其多寡。若银止于厘则难称。米止于合则难量矣。又或银至丝毫。更至于忽。则不过微末之间。米至于勺抄。更至于撮。则不过颗粒之间。失银至于微末。米至于颗粒。数亦可以止矣。乃银之尾数自忽之下。尚有微纤沙尘埃渺漠逡巡灰等算位。米之尾数。自撮之下。尚有圭粟颗粒黍稷禾糠粃等算位。不惟无益。而适足以滋奸胥之驳窦。尾数多则清算难

。清算难则可藏奸逞弊。若一目了然人人可核之数。则部胥从何弄权耶。臣请嗣从钱粮尾数。算至忽位为止。如一忽之外。尚有余零。竟作二忽科算。米麦尾数。算至撮位为止。如二撮之外。尚有余零。竟作三撮科算。余俱仿此。裁无益之算位。以剔无穷之弊端。其于国计民生实均有裨益也。

覆部议禁米囤核城工疏乾隆十年

陈大受

户部议覆条奏。令察禁商贩收米不即发粳。质当典铺更购买之弊等因。臣窃以除弊务去其太甚。立法必求其便民。固当因地制宜。体察妥办。查商贩之资本稍丰者。每有于秋成后收积待价之事。然得价亦即出粳。仍为本处食用。市价亦藉此不致愈昂。岂可概为察禁。如令其随收随粳。则市价太贱。势将贩往他处。一至青黄不接。民间转致全无积蓄。其何所恃。况米粮非比他物。可以收贮数年。富民积粟。于次年秋前发粳。断无留待下年者。是一岁所收。原供一岁之用。出产只有此数。尽先贱粳。而不计日后之缺。曷若藏之于民。而源源出售之为得也。又部议办理城工严核估计一条。伏查各项工程。委员估计。每多浮冒。若不严加核实。必致虚耗帑金。然或意在节省。而不计工料之是否敷足。则工程究多苟且。难于经久。二者均非持平之道。臣愚以为浮冒侵蚀之弊。若委任得人。稽察严密。自可杜绝。倘用匪其人。漫无查察。即大为核减。而经手之员复肆侵渔。则工程万不能坚固。现在虽有节省之名。而未久坍塌。前功尽弃。其虚耗帑金。殆有甚焉。伏思城垣一项。内地则为民生保障。沿边沿海则为疆圉重务。应修应建。必期为千百年之计。而不可为目前苟且之图。所有工程。应节省者。固不可不详为综核。而实需之费。亦当妥勘估。忽令简率。但使地方大吏。留心稽察。遴干员而任之。其有不肖之员。偷减侵冒者。立予参劾。则工程自有实济。而巩固可期矣。

此本两疏因从年谱内录出未见全文难于分载故合为一篇存之

与当事论经费书

陈宏谋

为国理财。节慎为要。量入为出。自是正论。然愚见当问所用之为何事。倘事在可已。无关利害。费虽少亦所当惜。若事关民务久远利害者。虽重有费。亦当不惜。就大学生财大道而言。如此经久有益之费。乃在为之者疾生之者众之内。不在用之者舒之内也。况事势成败。各有其渐。当为之事惜费不行。后虽多费而不及行。或能及行而所伤已多矣。在司计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既可免目前驳诘。又可少日后干系。实于私计甚便。第恐人人如此。事事如此。地方诸事。日就废弃。亦非长策也。事关久远之计。均非可以常例相拘。亦未可以旦夕见效。而行之稍有疑难。便成话柄。旁观者不谓作事之无恒。动谓事不可

为。日趋于苟且旦夕之图。以为稳着。司库者皆以慎于出纳。免于侵挪为能事。势必作不终日之计。费小时不肯为。必至害大费重而后为之。圣人以出纳之吝列于四恶之末。正此意耳。寒素书生。家无长物。几历仕途。岂不知动帑之难。岂不念赔累之苦。而事属应行。费当不惜。有时不费固省。有时多费而亦省。惟熟计其事之有益与否。不能惧一己之后累。而忘 国家之远图也。窃谓居官不费心思物力。一说便就者。必无好事。纵好亦不能经久。凡经久好事。必有许多阻难。必受许多熬煎。官所动色相戒。以为何苦乃尔者。我能看透机关。力任不辞。乃能于事有济。迨至事成。从前之波折。皆为磨励之具。自古如斯。又不独今日也。

请杜设法名色疏

张玉书

方今民穷财尽。多因有司私派。在廷诸臣。人人能言之。而有司敢行私派。无所顾忌者。每借口督抚之宪檄。与内部之咨文。每年正供赋额。各有抵销。遇有别项费用。部臣辄请 敕该督抚酌量设法。不得动用正项钱粮。在部臣之意。原以各省事难遥度。须本地方官从长商榷。庶无贻累小民。法非不善。但百姓除正供粮税外。别无余物可以设法。名为设法。实则加派而已。夫额外因事量增。原应一时不得已之用。独是部文一下。贪婪官吏。借端侵渔。本应设处者十之一。而私派者已十之五。百姓但见奉部文转行。不敢复向有司问多寡之数。而有司之申详督抚。督抚之转报内部者。与科敛小民之额。多不相符。百姓不得知。内部亦不得知也。取敲骨吸髓之金钱。填官吏无穷之溪壑。岂不重可惜哉。臣请 敕下部臣。凡遇正项外。一切别项费用。应作何挪办者。须酌量妥确。行文该督抚。遵照奉行。仍请 敕该督抚严饬州县有司。不得事外借端科派。庶几各省贪吏朘削之害。可以少止矣。

卷二十七户政二理财下

耗羨私议

彭端淑

医者之言曰。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未至于急而治其标。其病不可得而去也。善医者审脉察形。调其元气。固其根本。元气调。根本固。而其人自安。方今天下之病。不在标而在本。何谓标。所议耗羨云云是也。夫耗羨之名。不知起于何时。我 朝定鼎。归于官而民不胜其弊。 世宗以来。始归于公而加养廉。此万世不易法也。今或议曰仍归于官。臣以为大不可。何以明其然也。天下之吏。不必尽廉。吾加以养廉。而归其耗羨。彼虽有贪心。其所赢不必为己得也。则不得不有所顾忌。而拘于额。撤其养廉。而予以耗羨。是导之使

贪也。吾禁之使廉。而彼未必廉。况导之使贪。而彼有不为贪乎。且今日之所以议耗羨者。为民贫故耳。为民贫而归耗羨于官。譬之抱薪而救火也。抱薪救火。火不可灭。而其炽愈滋。归耗羨于官。民不必富。而其害益甚。此非天下之细故也。或以为宜存于民。臣又以为不可。夫计民之田。大约多者百余亩。少者数十亩及数亩而止。其所为耗羨者。大约多者数钱。少者数分而止。乃铢铢而积之。遂已累百余万。存诸民。于民无济。归于公。而自督抚以至州县佐杂诸官。养廉出其中。国家一切兴役亦半给其中。是加耗羨而民未必因之贫。去耗羨而国用或因之而减也。故归耗羨于公。此万世不易法也。及归耗羨于公。而民不必其不贫者何也。天下之大本在农与桑。小民之致富由勤与俭。今国家承平日久。无大兵革大徭役矣。其民安于逸乐。图目前苟且之计。一岁所出。仅足供一岁而止。一旦天灾流行。遂不能自保。此理之常。无足怪者。臣谓宜慎督抚之选。天下之大。天子不能清理也。不得不寄其责于郡县。又恐郡县之不能尽职也。不得不寄其责于督抚。郡县于民近。而督抚于郡县近。今飭督抚务使郡县亲视民事。勤者奖之。惰者戒之。其不足不给者。发常平之粟以补之。郡县率民。督抚复率郡县。岁以其绩申于朝。循职者陟。反是者黜。则郡县有所畏而不复弛。而小民亦复知所勉而不敢惰。是古先王省耕省敛之遗意。行之数年而不效者。未之闻也。或曰。天下有田之民易安。无田之民难安。非若上世画井分疆。可以驱天下而尽入于农也。臣又以为不然。夫先王之世。民亦不必尽农也。考之周礼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百工飭化八材。五曰藪牧养蕃鸟兽。六曰商覃阜通货财。七曰嫔妇化治丝枲。八曰臣妾聚敛疏材。九曰闲民无常职转移执事。自农而外。其可职者多矣。且夫贫富何常之有。勤则无田亦可使富。惰则有田亦可使贫。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金。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各任其职。俾闲旷之辈无所容。不率则登名于籍。薄笞以辱之。天下之人。见勤之可以致富。而惰之足以取辱。且无以为生也。则莫不感激愧奋。相率而入于勤。是亦先王夫征里布之遗意也。民富矣。然后定经制。孟子曰。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今富人大贾。侈拟侯王。闾阎之家起而效之。以奢为尚。以俭为羞。终岁所藏。耗于一事。将何以给。臣愚以为冠婚丧祭及日用服食。皆宜限以式。定以度。令曰毋敢越。越者惩无赦。愚民多狃旧习。谋始则难。至于风流令行。既安其分。复守其财。遂相与便之。夫若此者。其言近迂。而其实自五帝三王以来。治天下之道未有易也。往者 陛下尝屡下劝农节用之诏矣。而民不加富。则奉行之不力。而有司徒视为具文也。昔汉文帝中主耳。躬行节俭为天下先。天下化之。黎民殷富。斗米数钱。非明效乎。故治其本则富。不治其本则贫。不此之图。而兢兢于耗羨。所谓治其标者也。

议覆提解耗羨疏雍正二年

山西布政使高成龄

臣近阅邸抄。见内阁交出请禁提解火耗之条奏。臣窃不能无议。伏思直省钱粮正供之外。向有耗羨。虽多寡不同。皆系州县入己。但百姓既已奉公。即属朝廷之财赋。蒙 皇上体恤臣。通院司道府。而酌盈剂虚。以补其常俸之不足。俾大小臣工。溥均沾。其法至善。今如条奏所云。竟以耗羨为州县应得之物。上司不宜提解。殊不知耗羨与节礼。原属相因。上司不提解耗羨。属官必呈送节礼。夫下属既送节礼以取悦上司。则有所恃而生其挟制。必至肆行无忌。上司即有所闻。亦碍于情面。徇隐不言。损名节。败官常。腴民膏。亏 国帑。实由于此。若禁止馈遗。一概不许收受。其不肖上司。必将寻隙勒索。别生事端。恣其无餍之求。即有淡薄自甘者。思欲屏绝馈遗。而上司衙门别无养廉。枵腹办事。势实难行。故臣愚以为州县耗羨银两。自当提解司库。听凭大吏酌量分给。均得养廉。洵天理人情之至也。况耗羨提解于上。则通省遇有不得已之公费。即可支应。而不分派州县。上司既不分派。则州县无由借端科索里甲。是提解耗羨。亦可禁绝私派。岂非因时制宜之要务乎。再阅条议谓提解火耗。定限每两若干。不得寓抚字于催科等语。如山西一省。现将州县火耗。逐一详查酌减。较之昔日已减大半。若不限以一定之数。不肖州县。反得任意多征。今既固封粮柜。又较定分数。州县不能入己。谁肯多征。是提解耗羨。即禁止滥加。亦抚字之一法也。又谓公取分拨。非大臣鼓励属员之道。殊不知上司即清慎褫躬。亦必有请幕宾养家口之费。与其暗收馈遗。常怀贪黷之惧。何如明分养廉。共拜 圣主之赐。且既不受馈遗。则亦无所瞻徇。廉者荐之。贪者劾之。未必非砥砺廉隅之道也。至以羨余赔补亏空。如前任巡抚有彼此通融之处。则无辜者为人赔垫。亏空者事外优游。实非情理之平。今抚臣诺岷。将每年存贮耗羨银二十万两。补无着亏空之处。先经奏明。一遇亏空之员。即照例参革离任。先于任所原籍。搜查衣物产业。令其自行赔补。如果家产尽绝。逾限不完。将本犯正法之后。方以贮耗银补其亏项。仍将补过某人亏空银两数目。造册题报。既无丝毫假借。又无分厘染指。何至有假亏空。希图帮银。如从前之弊窳乎。惟是有治人。无治法。倘或上司不肖。借名提解。自便其私。如条议所虑。亦未可定。臣请 皇上敕下直省督抚。俱如山西抚臣诺岷所奏。将通省一年所得耗银。约计数目。先行奏明。年底将给发养廉支应公费补亏空若干之处。一一具折陈奏。则 电照之下。谁敢侵吞。总之耗羨非州县之己资。应听分拨于大吏提解。乃安全之善策。实非为厉于属员。

办理耗羨疏乾隆七年

孙嘉淦

四月初六日。奉 上谕办理耗羨一事。乃当今之切务。朕夙夜思维无善策。是以昨日临轩试士。以此发问。意或有可备采择者。乃诸贡士所对。率皆敷衍成文。全无当于实事。想伊等草茅新进。未登仕籍。于事务不能晓彻。此亦无怪其然。今将此条策问。发与九卿翰林科道阅看。伊等服官有年。非来自田间者可比。可悉心筹划。各抒所见。若无所见。亦不必勉强塞责。至外省督抚。寄重封疆。谅已筹划有素。并着各据所见。具折奏闻。务期无隐无讳。以副朕集思广益之意。钦此。仰见我 皇上爱民无微不至。求言无远不周。臣职任封疆。再三筹划。乃知耗羨一事。固有所不可已。提解归公。其法实不可轻变也。伏查古者取民之法。不过粟米布缕之征。而犖送官物。皆用民力。即在力役之征之内。故有正供而无耗羨。不需耗羨也。嗣后变货币为银两。则倾销有费矣。变夫役为雇佣。则解送有费矣。故随正供而输耗羨。不得不需耗羨也。然皆阴有其实。而不欲居其名。故未尝明定其加耗之数。与夫支用之章程。以致不肖有司。得任意私征。而为上司者。转因以为利。苞苴公行。而廉隅不饬。征收无定。而朘削日深。一有地方公事。其已饱囊橐者。不肯捐出。则又派之民间。因公科敛之举。借端百出。而不可究诘。自定赋输银以来。其弊相沿而未有止也。世宗宪皇帝明烛无疆。谋成独断。以为与其暗取而多征。不若明定其数。与其营私而中饱。不若责其办公。故就各省情形。酌定一分数厘之额。提其所入于藩库中。以大半给各官为养廉。而其余以办地方之公务。嗣是以来。征收有定。官吏不敢多取。计其已定之数。较之未定以前之数。尚不及其少半。则是近加赋。而实减之。且养廉已足。上司不得需索属员。办公有资。州县亦不敢苛求百姓。馈送谢绝。而摊派无由。故曰雍正年间无清官。非无清官也。夫人而能为清官也。是则耗羨归公。既无害于民生。复有补于吏治。而议者犹訾以为加赋。可谓耳食者矣。夫事当核其实。不可鹜其名。今避加赋之名。则当举耗羨而概除之。试问倾销解送之费。州县能尽赔垫乎。不能。则将复使暗取于民。而多寡无定乎。试问各官之养廉。地方之公事。正项能尽支给乎。不能。则将复使因公科敛。而扰累无已乎。况耗羨未定之时。凡得一官。亲戚仆从之待养者数百人。尚能馈上司而送京官。今则无余润以及人矣。耗羨未定之时。凡遇公事。强输派捐。公务既竣。尚能有以饱私橐。今则资正项以接济矣。是昔之取民也多。今之取民也少。亦既信而有征矣。所取少则所多。自可渐有富民之实。此事昭然。本无可疑。凡设为疑似之言者。皆游客惰民之欲借润于官。与夫不肖官吏之欲变归公之法者。显以名动 朝廷。实欲自便其私。可概置不议也。抑臣更有请者。天下无不弊之法。当及其弊之未成而救之。昔 世宗宪皇帝立法之始。廷臣沈近思等。以为耗羨归公。必成正项。势将耗羨之外。又增耗羨。世宗宪皇帝面谕以此项银两。止令督

抚将收支之数。年终奏明。不必报部查核。自不致成正项。臣翕然从之。其议遂定。雍正四年。河南巡抚田文镜咨部。以耗羨银两制造盔甲。工部驳令题销。钦奉 谕旨。耗羨银两。与营伍中数分公粮。存贮公所。原为本省本营之中。有公事需用。使地方营伍备用有资。不致派累兵民。乃通权达变之法。并非正项钱粮可比也。今因制造盔甲咨部。部中并不请旨。驳令具题。甚属错谬。工部堂官着交部察议。此时若将耗羨银两。俱比照正项具题报销。相沿日久。或有不肖官员。指耗羨为正项。而于耗羨之外。又事苛求。必致贻累小民。此风断不可长。洋洋 圣谟。指示明切。其为百姓计至深远也。嗣因各省督抚办理有不能谨慎者。于雍正十三年。钦奉 谕旨。令按年造册。随同正项钱粮送部核销。自是以来。定例日加密矣。每有动支。无论多寡。必先报部。不准。则不敢擅动矣。随同正项造册报销。不合例。则驳令追赔矣。夫督抚之办地方公事。原有后不可以为例。而一时不能不然。报部不准开销。而情事必不容已者。赖有此项银两通融接济。则官不赔。而其累不及于民。今随同地丁钱粮报销。则与正供不复能有差别。而凡地方公事之不容已。而又不准销者。必需赔垫。上司赔则取偿于属员。而馈送之路开。属员赔则取偿于百姓。而重戥征收因公科敛之端起。然则耗成正项。耗外加耗之弊。虽峻防之。其流有所不能止也。今欲少宽假焉。议者必谓无以杜督抚之侵用。不知此在任人不在任法。督抚苟贤。虽不报部。其肯自秽乎。若其不肖。则报部之册即其作弊之藪。未见其果能杜也。且耗羨归公。

于今有年矣。报部核销。于今亦有年矣。则某省之耗羨仅足敷用。某省有余。某省不足。户部亦知之详矣。其仅敷与不足者。虽欲侵用而未由。所可作弊者。在有余之省分耳。今若将有余之省核敷用之数。其所余者减轻耗额。以予百姓。使百姓受轻赋之益。而督抚又无侵用之由。其法乃益尽善。并可烦户部之查核。而所谓耗成正项之流弊。亦可以永杜也。故臣之愚意以为耗羨有所不可已。归公之法有所不可变。但当思其流弊而预为之防。伏愿 皇上核耗额之昔多今少。知其无不便于民。官吏之昔贪今廉。知其必有益于 国。而后查耗羨之有余者轻减之。使百姓益沐 皇仁。而官吏无由侵蚀。复年终奏闻之旧例。无使渎报于前。苛驳于后。以杜耗成正项耗外加耗之弊。则百姓长受耗羨归公之利。而不滋其害。不惟敷政宁人之切务。亦继志述事之大端也。

耗羨请仍归公疏乾隆十一年

御史赵青藜

臣查耗羨一项。行之自昔。未尝无其实。沿之至今。正不必辞其名。 圣祖仁皇帝临御六十余年。民人乐业。上下相安。乃当日所为耗羨者。官吏不以显白于朝廷。而朝廷亦不以苛核官吏。第不令贪夫分外诛求。即民情帖然允协。

间有一介不苟之士。矫矫然并此不取。此康熙年间无耗羨有清官之说所由来。但利之所在。其弊滋多。诚如 圣明洞鉴。所云上司苛索。京官勒助。因而借名乐输。按亩科派者。往往而有。我 世宗宪皇帝悉知其弊。举耗羨一项。轻其额而归之公。俾有司不得滥取以病民。上官不得苛求以病吏。养廉有费。公费有费。条分缕析。光明正大。固补救之权宜。实弛张之善道也。我 皇上恐或不便于官民。是用畴咨博采。期折衷于至当。所以殷殷致询者。必有不欲终安于归公者也。耗羨不归公。则归之民与归之官二说而已。为归民之说者。于义甚正。于利甚溥。而于时则有所未暇。于势则有所难行。 国家之经费有常。各官之养廉安给。臣愿 皇上时存此意。以徐俟之豫大丰亨之后。无遽责成效于目前也。为归官之说者。谓以公济公。使上之人多此一布置。何如以私还私。使官吏自为之通融。此亦足动 明主之听矣。然臣不知其所通融者。将仍旧额而操之自督抚乎。果尔。则取之民者如故也。与归公何异。岂归公为加赋。而此遂不为加赋乎。其不可一也。则且泯其额以听之征收之县令乎。泯其额诚不为加赋。而听之州县。其果以何为贪。以何为廉。将必有肆无厌之求以剥吾民者。其不可二也。且归之州县。即为州县之私橐。遇有地方公务。必且按亩科派。封疆大吏亦心知其不合而徐原之。甚至上下相蒙。莫能究诘。其不可三也。且议归州县。则必议复上司之规礼。复上司之规礼。而一取一与。即为逢迎瞻之媒。彼藉端以苛索者。更无论矣。其不可四也。臣查耗羨视正税为等差。今使各州县私其耗羨。则正额多者俯仰有余。正额少者且展转维艰。同一牧民。而相悬不啻霄壤。政之不平。莫甚于此。其不可五也。然则归民则格于时势。归官则有不可者五。故臣愚以为照旧归公便。如以办公不足。至动正帑。断以损益之义。臣固知我 皇上之必不少为靳惜也。近者江省连歉。蠲赈并施。故公项微有不足。臣计歉后必获丰登。正供充盈。耗羨随裕。核筭藩库果有赢余。请照雍正十一年河南山东二省。量免正税。拨补还项。则上无亏于 国计。下有裨于民生矣。至官吏养廉。在始定诸臣。过于矜慎。诚有不敷。请仿汉制赐金以劝循良。则鼓舞其志气。而且优恤其私计。此所谓哀多益寡。宽一分则受一分之赐者也。外此而创劝输之说。立议叙之条。取富民以养穷民。意非不善。正恐挟余费者得议叙。而一旦与 朝命同其荣。将益以动其相耀之心。倍珍其居奇之术。缓急不以相济。有无不以相通。乡里乏推让之风。宗族无亲睦之谊。又其甚者。父子异居。兄弟阋墙。虽以骨肉至戚。临势利而辄变。实积为风俗人心之隐忧。臣尤愿 皇上慎之。无轻议变更也。议者或谓此项不除。积久之后。必视为正税。而耗羨外又另生耗羨。然臣谓既存其耗羨之名。自不得求多于正额之外。岂画一之规模。反得以肆其巧。而无艺之征敛。竟莫以售其奸。此尤不待辩而知其说之非矣。臣是以再四思维

。终无以易于归公之旧也。

条陈耗羨疏

钱陈

本月初七日。奉 旨办理耗羨一事。乃当今之急务。将此一条发于九卿翰林科道阅看。悉心筹划。各抒所见。具折陈奏。钦此。伏查正供之外。有耗羨一项。昉于唐之中叶。立羨余赏格。于是天下竞以无艺之求。为进阶之计。五代相沿滋甚。宋太祖干德四年。从张全操之请。罢羨余赏格。宋史美之。然入于公者虽罢。而出于民者未必尽除。明代征收。正赋之外。有倾销耗银。即耗羨也。有解费。有部费。有杂费。有免役费。种种名色。不可悉数。大率取之乡宦者少。取之编户齐民者居多。不特私派繁兴。亦且偏枯太甚。本朝定鼎后。耗羨一项。尚存其旧。康熙六十余年。州县官额征钱粮。大州上县。每正赋一两。收耗羨银一钱及一钱五分二钱不等。其或偏州僻邑。赋额少至一二百两者。税轻耗重。数倍于正额者有之。不特州县官资为日用。自府厅以上。若道若司若督抚。按季收受节礼。所入视今之养廉倍之。其收受节礼之外。别无需索者。上司即为清官。其止征耗羨。不致苛派者。州县即为廉吏。间有操守清廉。如陆陇其之知嘉定。每两止收耗羨银四分。并不馈送节礼。上司亦或容之者。以通省所馈节礼。尽足敷用。是清如陆陇其。亦未闻全去耗羨也。其贪得无厌。横征箕敛者。时干纠察。自节礼之说行。而操守多不可问。其势然也。议者以康熙年间无耗羨。非无耗羨也。特自官取之。官主之不入于司农之会计。无耗羨之名耳。世宗宪皇帝御极之初。见吏治日就侈靡。侵牟之习。骤难扫除。爰是 宸衷独断。通计外吏大小员数。酌定养廉。而以所入耗羨按季支领。当时初定耗羨。视从前听州县自征之数。有减无增。奉行以来。吏治肃清。民亦安业。特以有征报支收之令典。不知者或以为加赋。其实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乃古今之通义。非唐之耗羨立赏格以致之使归诸左藏比也。皇上即位以来。蠲租税。免浮粮。以纾民力。兴水利。捍海患。以奠民居。又加京官之俸。周兵弁之穷。天下臣民无一不涵濡沾被。而犹以耗羨一事。为当今之切务。谋及多士。询及盈廷。实有以洞烛夫取民之制。必如何而尽合于古。百官之费用。必如何而后使之宽裕。度支之出入。必如何而后可以常盈而不绌。斯三者势若相歧。而理归一致。偏于一必致绌其二。偏于为民者则曰耗羨宜裁。此迂儒之见。不知自雍正年间至今农民安业者。其盈宁大胜于前。以耗羨所入。散之民间。不见其增。而日出正项以养廉。则国用易绌。国用稍绌。必致仍复耗羨以养廉。不几多此一举乎。此耗羨之未便轻议裁也。其偏于官者则谓宜仍照康熙年间听其自取。必至私相馈遗。导欲长贪。不可止抑。以 世宗宪皇帝十余载之勤劳。皇上之继志述事。躬行节俭。整

饬多方。而始得此吏治澄清之一日。岂可轻易纷更。且 皇上试饬各省督抚。细查今之耗羨。可有浮于康熙年间之耗羨者乎。如其有之。自应议裁。然闻之康熙年间之耗羨。州县私征。往往乡愚多输。而缙绅胥吏豪强。听其自便。则今之一体输纳。至为公道。浮言亦何足计乎。臣请就现在之情形稍为变通。凡耗羨所入。仍归藩库。各官养廉。及各州县公项银两。照旧支給外。查康熙年间公用之款。有应动正项者。有地方官捐赔者。捐赔之款。自雍正二年各官分给养廉后。既无余力可以捐赔。俱于耗羨内支应。臣思续添之公用。名色不能画一。多寡亦有不同。应令直省督抚查明。酌量某件应动正项。某件应入公用。银两支给。分别报销。计每省约拨正项一二千两三四千两不等。为费无多。于经制似属妥协。再各省州县。自酌定养廉之后。荣悴不能画一。即一府之中。有尽足支应者。有左支右绌。称贷无门者。令督抚于通省中确查此等州县。不论事繁事简。每处酌添一二百两。俾得稍宽裕。其耗羨有余之省分。办理足用外。尚有所余。贮藩库。倘遇蠲免正项之处。耗羨无着。即将所余银两添补。仍严饬州县。勿得耗外加耗。以致累民。则既无加赋之名。并无全用耗羨办公之事。而州县各有赢余。益知鼓励矣。至于施从其厚。敛从其薄。古之制也。罢羨余一事。岂有宋太祖能行之。以我 皇上之至仁大知。事事法古。而未见及于此者。同一薄敛之事。行于三代封建之时易。行于一统之朝难。行于开创之日易。行于承平既久之时难。以今日幅员之广。生齿之众。供亿之繁。有数倍于前代者。趁此仓庾充裕。民安物阜之时。内而公卿大夫。外而督抚大吏。仰体 皇上宵旰勤劳之盛心。悉心调剂。使养廉之入。不为素餐。为上为德。为下为民。将见明作自能有功。惇大自然成裕。天休滋至。岁书大有。户庆丰亨。则帑藏自益长盈。然后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或量拨公用。以资养廉。便可量减耗羨。以纾民力。臣固知 圣恩宽大。不必廷臣建白。如张全操其人者。而德音自下也。夫亦少俟焉可矣。

户部平余案略豫乘识小录

朱云锦

按凡有解部钱粮。每千两随解余平银二十五两。饭银七两。俱于耗羨内动支起解。至雍正八年。奉 旨减去一半。每千两止随解减半余平银十二两五钱。饭银七两。雍正十二年。复奉准部咨。凡有解部钱粮。将减半余平并饭食。照例动支起解。其协拨外省兵饷。及本省倾销银两。亦自十二年为始。将余平饭食银两。在于耗羨项内照数扣贮。年底分晰造报。酌量提解等因。每年按照通省正项银一两。扣余平银六厘二毫五丝。递年扣贮司库。至乾隆三年。复奉 上谕。平余即系耗羨。并非别有加征。解交部库。与存贮藩库。均为国家公事之需。从乾隆三年为始。将减半平余银两。一概停其解部。即存贮本省司库

。遇有荒歉。及裨益民生之务。确应賑恤办理者。即将此项奏明动用。钦此。每年于耗羨内扣贮减半余平银两。遵奉在案。嗣于嘉庆五年。大学士庆具奏。请旨饬交户部。通行各省。将减半余平是否归入耗羨。及有无存贮之处。查明咨部核办等因。经部查明。仍遵前例办理在案。

请清厘盐谷弊耗疏雍正二年

广西巡抚李紱

臣查广西地僻民。向来从无亏空。自捐纳开而银粮耗于谷。自盐政坏而钱粮复耗于盐。今日合盐谷与银混而为一。而亏空愈不可稽矣。从前捐谷。每石收银一两一二钱。及发交州县。每石止算三钱。转相交盘。近年奉旨积谷并须本色。历任抚臣渐次买补十之六七。然交价不敷买价。势必赔累。而钱粮耗于谷矣。盐法陋规过多。商不能支。州县始私那库帑运盐。自卖以应引课。然官不能亲临各埠。势必假手于人。奸商代官行盐。奢侈花费。盐课未足。而钱粮又耗于盐矣。现在各州县颇多亏空。各自支吾。问其库帑。则曰借出运盐。问其盐包。则曰现发民买谷。于是银与盐谷混而为一。而钱粮愈难稽矣。幸而今岁颇丰。早稻约七分收成。米价五六钱不等。六月中旬以后。甘霖时降。晚稻可望全收。即仓谷亦可全补。不致那用盐包。而盐引官运官销。亦不必假奸商名色。致令花费。庶库帑渐可清查耳。

请立法清查钱粮疏

王命岳

臣叨任计垣。窃见各处拖欠钱粮益多。查参之法网日严。征补之数日虚。臣蒿目焦心。昼夜推求。苦未得其要领。日办事垣中。见浙江抚臣陈应泰钱粮交盘不清一疏。奉旨据奏乌程等县。节年未获批领。侵冒银米。共至三十余万。非常可恶。刘玺郭尚信孙奕焕。着各该抚按。差的当员役。押解至浙。与经管各役面质侵冒情由。钦此。臣于是知天下侵冒钱粮之故。其要领尽在此矣。抑清查钱粮之法。其要领亦尽在此矣。以臣所闻东南各州县。每解钱粮到府到司。自解批出门之日。解役即日鲜衣彩舆。包娼纳妾。做戏延宾。俨然素封家举止。目视官镪。如数家珍。其弊不过二端而已。一则挖补解批。如解二万两者。即挖二字改作一字。赴府赴司投文。及得批回。仍挖一字改作二字。赴本官销算。一则压侵前解。如该县差役收解银万两。便不获批回。俟后次再解万两。始领前解批回。诡称上司稽延。下官何敢仰叩。二者。皆由解役与布政司书办通同瓜分也。有此二弊。是生三穷。挂欠分数日多。悬迫竟成画饼。而国用穷。胥役巧避查核。欠数仍摊里户。而百姓穷。前官贻累后官。后官又累后官。至有甫登天部之启事。已挂司农之白简。而人才穷。臣愚以为及今不立法清查。虽照依分数参罚。不过去此数十人之功名。于国家财赋毫无一补也。

臣按东南如华亭上海诸邑。官未抵任。钱粮先欠数十万以待之。不独乌程等县为然也。合无请 敕各省抚按。察各州县。欠数多而或因那借。或因有解无批。有批未获者。悉宜查参具奏。索各经手前官至本任。与领解胥役对质。如果官有侵冒。追赔在官。役有侵冒。责追在役。庶几民不为官累。官不为役累。后官不为前官累。而 国课亦以得完。此清楚已往之法也。伏乞 申飭州县。以后解银解粮。或亲解。或轮委佐贰代解。有仍差役解者。以不谨论。 申飭布政司及各府。以后州县解银解粮到。务立发批回。有迟至一二日者。该抚按访出参罚。亦以不谨论。至于前官离任。毋论升降丁艰。必与署官彻底交盘。如有虚冒。在官者官补。在役者责立认状。估抵家产。方许身离地方。署官交盘后官亦然。此戒毖将来之法也。如此则前欠庶有头绪。而后征渐无侵冒乎。臣尤有请者。各省财赋。责在藩司。凡有解无批。有批未获。该司安得辞其责。臣愚以谓亦宜令去任该司。到各省与各县对质。彻底清查。方无遁情。而现今各省藩司某人收银。原封不拆。某人收银。加索火耗。某人案无留牍。某人尘封山积。乞 敕各督抚按据实查奏。以备甄别。此又原本之论也。

与马虞樽少司空书

彭维新

奉到密函。各属有输纳者。即飭该首府另柜彙收。登注册造册粮名下。俟弟还苏商夺。此大误矣。我辈奉 命总理清查江南。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又雍正五六两年积欠钱粮千余万两。惟应悉心查察。一一得实。俾官侵不混入吏蚀。吏蚀不混入民欠。民欠不混入官侵吏蚀。始不负澈底清厘之至意。然清查不混。谭何容易。一有所间。则清查之实离。一有所杂。则清查之绪乱。一有所扰。则清查之弊滋。而事必梗。三年期限。业已过半。略涉纡折纷纭。不但自致逾违。抑且事蹈欺罔。殊可悚惧。夫清查所务者查也。非务及输纳也。

上谕肫挚。许自首免罪。惟期根柢明。未尝偶及输纳。我辈莅事后。晓示城乡。檄飭司道府州县。惟以首欠注欠。挨查核查。务须确实。反复丁宁。亦并未只字及于输纳。各属遵行年余。渐次廓清。谁倡此说。致名实乖离。煽惑远近。非巧于用间。败清查垂成之局而何。其核实查法。面议数四始定。章程画一。始飭遵守。前据官吏民递次输诚吐首。又递次飭委各员回环调换确查。又递次严飭丝毫不符。务细核改正。草册底本。积累已多。清册攒造。缮写及半。此后惟应示续首续改者。以停止月日。至诚开谕。多方访查。人非异类。未必昧天良而扞法网。若复有不实不尽之人。惩一二以儆其余。更通行核正。斯清册迭证堪凭。不须屡易。清查亦一到底。无有纷烦。今正在册缮首数。忽令登注册数。犹治丝而棼之也。总理受 命。率大小各员清查。而自欲代州县有司催科。查不成查。催亦不能尽催。两俱无当。纒繆极已。况为侵为蚀为

欠。数各有定。而输纳之或多或少或迟或速或无或有。事难预期。数月来覆查复核。面对互证。草册定始造清册。前功可念。忽以输纳扰之。输纳者络绎。则现成之册。不时改更。输纳者寂寥。则缮册之胥。迁延停待。非淆即误。势所必至。且纸笔饭食之费。日增日延。出之于官。究必巧取于民。而且清册频更。更易舞弊。强弩之末。磨对为难。以不可信之册。累无可诉之民。民未受清查之益。先受清查之扰。仁人奚忍出此。至于征收之例。从无并集一时。夫带征之项。犹必分年。两税之征。尚有定限。朝廷所以纾民力也。秋杪地丁漕白均迫。正粮户供输拮据之时。而欲并征十五六年之积欠。应者其谁。即或见历查弊根尽露。怵于浮言。勉强输纳少许。冀破减其累万盈千之欠数。非真好义乐输者也。其余即心欲输纳。而力难勉强。东南有司。利于征输多项。既喜可实私囊。兼以曲迎宪意。胥役怱。追呼四出。猾书莠民。乘机恐吓。迭核明确之首项。增告讦延案之讼端。册成复改。改册复造。造改相寻。何时竣局。又况畸零小户。耳目易欺。赚收包纳私票票等弊。因此复炽。沉痼之疾甫除。腹心之疾续起。后即三令五申。不足示信于下。弊滋势梗。居然可知矣。故惟宜镇之以静。持之以约。导之以不欺。恤之以不烦费。官侵吏蚀民欠。核查载册者。无一游移。清册报竣。其有自愿输纳者。听赴各州县印官。交收另柜。仍用连三串给与执照。另编一册。于某某粮户总欠数下。登注已完若干。将来于黄册尾后。结一完欠总数。是则查自还查。纳自还纳。两相关而不两相混。清晰简要。限期可副。办理无淆。庶可仰慰 圣衷。不然者。漫无定见。猝为更张。各弊循生。三年之限。固不免于逾违。两可之行。更莫辞夫欺罔。清查不查。以致不清。总理之臣。其何以自逭于戾哉。夫流水不鉴。而鉴于澄水。秋毫可数。而迷于飞蠓者。动静之势异也。清查之道。实与相类。檄飭未久。犹可及止。身在事中。不敢不尽言。伏惟垂察幸甚。

厘剔安徽亏空疏道光元年

安徽巡抚李鸿宾

接奉 谕旨。清查安河亏空缘由。仰奉 朱谕。所奏清查情形。甚属明晰允当。务期实力为之。勿避嫌怨。方不负委任之意。事有关前抚臣者。尤当据实秉公办理。毋存回护之念。慎勉为之。钦此。嗣臣奏报到任日期。复奉朱谕。清查一事。断不可含糊了事。缓急轻重。务要办理得宜。第一要勿瞻徇。勿隐饰。一切嫌怨。皆宜置之度外。钦此。仰见我 皇上清厘积款。训诫淳详。臣惟当殚竭心力。核实妥办。断不敢稍负 委任深恩。窃惟安河历年亏缺。为数甚巨。现在办理清查之法。大要有三。先于已查者而覆查之。必详核其疏漏。次于未查者而确查之。在截清其界限。又合已查未查而皆显揭其册挡之据。使之条分缕晰。前后各任不得互相推诿。庶几循其序则无虞紊乱

。扼其要则不致纷更也。臣查安河办理清查。前此己有五次。自嘉庆五年初次清查后。至九年而二次清查。嗣于十四十六十九等年。复有三次四次五次清查。自五年起截至十九年十月初六日止。节次共原报亏抵银五百五十一万四千七百四十三两零。除已陆续追完银二百六万五千三百二十九两零。尚未完银三百四十四万九千四百一十三两零。凡报出之正杂捐摊款目。已定案入奏者。俱已载明册档。原可无事更张。惟前办清查。皆据在任人员自行开报。其本身亏缺。隐匿未开者。在所难免。即就已开者而论。其中抵垫之项。前因核其款数鞫鞫。飭令自行清理。谓之提归另册。此等提归另册之项。即系未入清查之数。可见五次清查。显有不实不尽。若非复加考核。则其源先已未清。恐此后仍多牵拽。必须将清查旧案内。隐报漏开移东补西各。和盘托出。方得实在亏数。此已查者必再加覆查也。至于十九年以后至今。又阅五年有余。续亏谅复不少。兹钦奉 谕旨详查。自应一律查明。通盘计议。应自十九年十月初七日起。截至二十五年十二月底止。为未经清查之。于此划清界限。按年确查。俾道光元年以前之亏数。彻底算清。斯道光元年以后之钱粮。无从牵混。此未查者宜即确查也。此办理清查之次序也。若夫合己查未查而查之悉归于有据。则必以各项册卷为凭。清查之弊。现任州县。往往隐匿本身所亏。以多报少。若后任开报前任亏空。则不免浮开亏数。以少报多。种种纠缠。弊端百出。今欲杜其弊而得其真。惟有飭提州县历任交代原开底册。及监交议单票据等项。逐一稽查。方为核实。缘后任接收前任交代。丝毫不肯受亏。凡有前任应交不应抵各项。无不从头至尾。逐载明。并有监交之员。从中会算。写立议单票据。以为确凭。此等议单票据。原系州县自行收执。所开俱属真情。非如详报上司之文。意存掩饰者可比。是以历来以交代为盘查。总以此等单据为准。今即用此法飭查。一经提取底册单据等项。逐加考核。纤悉毕露。断不能稍有隐藏。计自十九年十月以至于今。州县更换者十之八九。凡十九年以前未清之。俱在十九年以后交代之中。以交代所欠之。较核清查开报之数。则从前之有无隐混。并现在开报之是否确实。悉皆朗若列眉。不复再有掩饰。如十九年以后并无交代之处。悉仍蹈故辙。隐匿本身亏缺。应飭令该管道府州。将该州县本任经征正杂钱粮之红簿串票。及解银之批回库收等项。逐年吊核。并查其存解银。是否符合。督令据实开报。倘报数或与解悬殊。即将该州县撤任。另行委员接署盘查。亦不患其不水落石出。如此办理。十九年以前遗漏之数悉可补出。十九年以后续亏之项亦可查清。此合己查未查而统归于查之之确据也。此清查扼要之法也。其各属仓贮穀米麦豆等项。飭令各道府州亲往盘丈。将实贮数目开报。不得仅以仓收为据。而仓贮亏数亦可不致朦蔽。臣督同藩司悉心商酌。业经派员设局。并飭刊刻条。及分年分任简明册式。

分发各州县遵照填开。俾无舛错。仍时时督令局员以次查办。认真核对。毋许稍有瞻徇。淆混丝毫。惟是年分既久。目又繁。若持之过急。转恐疏率。致有遗混。合无仰恳 圣恩。稍宽时日。俾局员得以尽心察核。臣与藩司亦得以逐稽查。庶可无隐无漏。以期仰副 圣主肃清仓库。厘剔弊端至意。统俟查明之后。究其致亏之由。或应执法。或应着追。或应弥补。即当遵 旨酌定期限。分别办理。其中未经报部有案。核其项。确在嘉庆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钦奉 恩诏以前。与部议奏明查免条相符者。亦俟查明后具奏。请 旨办理。

筹补安河历年亏空疏嘉庆二十五年

安徽巡抚康绍镛

奏为查明安徽省仓库新旧亏缺完欠各确数。分别酌议追补章程。窃臣前于藩司任内。因安河亏空为数甚巨。必须确实查明。分别追补。当经奏奉 谕旨飭将各属历任交代卷案。逐细详查。分任分年分。核明确数。据实参奏。即照江苏省议定章程。分别办理。钦此。嗣臣擢任巡抚。行据该藩司以隔任承查。势难猝办。稟请展限。又经臣奏蒙允准在案。兹据藩司韩克均督同委员。调集各属卷据。分任分年。查明新旧各亏数。分造册。呈送前来。臣覆加查核。安河仓库两项。截至嘉庆十五年止。历次清查。共原报亏缺银二百九十万余两。均经前任抚臣奏明。设法催追。并提巡抚藩司道府州县五成养廉。及各属节省银两。弥补无着之。至十八年十月。奉 旨暂停弥补之日止。已完补银一百二十万余两。仍缺银一百八十八万余两。嗣又追完银八万八百余两。现实未完银一百八十万两。此系核实清查以前旧亏完欠数目。谨参酌江苏山东两省追补旧亏章程。拟议条。请 旨遵行外。又查有亏缺正杂钱粮银数。在旧亏之外。而年实在十五年以前旧亏之内者。共银二十二万四千余两。又米三千六十六石零。此次遵 旨逐年逐。详细确查。年相符。委无饰牵混情弊。亦应遵照山东省奏案。并入旧亏数内。一律办理。以归核实。此外有历次清查时。据各属报有流抵流摊各款银两。前任抚臣因其有款可归。未经入奏。此次各属亦有续报抵摊银两。前后并计内流摊一款。计银四十三万九千二百余两。又谷二百六十六石零。米豆八千四百五十三石零。查系各属垫办工程。及奉文采办仓谷棕毛桐油颜料等项物件。例价不敷。详明流摊。尚未摊完。并十八年亳州防堵豫省教匪军需案内。例不准销之。前任挪垫用。力难独赔。详准流交后任。分年摊赔。及事故人员家产尽绝。如有应追银两。亦归后任分摊。此项银两。并非本任之员亏缺。应行议令各州县按照详准原案分年摊赔归。又流抵六内。有因民欠未完。历任垫解奏销分数。及因灾垫拨南兵米粮等银三十万三千余两。又历年历任因书役领解银米脚费折耗借欠。及缉捕长支工食等银三十一万八千余

两。又有历年历任以田房铺垫作抵银四万九千余两。此三银两。并谷七千八百一十五石零。米麦一万三千六百四十八石零。均属有可追。有物可变。应列议责成现任分限追变。限满追变不足。着落原垫原放原抵。并历任接手之员。分赔归。又有司库未领各银六万三千余两。及此县应归彼县。如马稻桥租等银三万四千余两。垫补旧亏。应行追还银一万三千余两。此三银两。并谷三千六百五十一石零。米八百四十九石零。系司库有可领。并关追即可归者。亦列议飭令现任分别具领催追还。其间有踰限未领之。系前官承办未清。后官收抵库续已办清者。仍准具领外。又有亏欠捐赔共银一十二万二千余两。并米七百六十四石。查系从前蒙城及宿州两次匪徒滋事案内。拨兵擒捕。各州县垫用未经准销。及历年狱囚棉衣。书院膏火。考棚修费等类。此系自出己资。并非亏缺正项。应照山东章程。于亏数内摘出。免其并计科罪。仍飭于正项完清之日。接续完缴。不容悬宕。所有十六年正月以后。至十九年十月止。实亏仓库正杂钱粮。计共银三十一万一千余两。内除两年来追完银五万七千余两。仍缺银二十五万三千余两。又谷八百三十六石零。米麦四千七十三石零。此项人员。即予参革。监追籍产作抵。实属罪所应得。第察其致亏之由。多因地方瘠苦。十七八九等年。灾歉频仍。物价昂贵。辨理一切公务。在在赔贴。其中冲途州县。更为入不敷出。以致挪垫成亏。尚非侵盗入己。合无仰恳我皇上格外天恩。俯照山东抚臣陈预续奏济南等府州亏缺展限勒追一案。所奉 谕旨将新亏在一二万两以上知县。均革去顶戴。暂本任本省。均赏限一年。勒追限内全完。奏请开复。如限满仍亏在一万两以上。即照例严参。革职鞫问。查抄治罪。其亏在一二万两以上之原任病故知县三员。应于各该故员子孙名下着追。并将亏数在五千两上下之现任知县等四十三员。分别降革任。定限勒追。限满无完。查产作抵。监追治罪。至新亏兼有旧亏。及本身有应完亏缺正项。而有代人摊赔损杂之员。同时并追。未免力有不逮。并恳 圣恩准俟新亏完楚。再行接追旧欠。本身正项完清。再行接追捐赔。以归核实。第查追补旧欠。必先杜绝新亏。而杜绝之法。不外乎革除浮费。严查交代力提上下忙钱粮三事。臣到安后。节次谆飭属员。去奢从俭。洁己奉公。凡遇交代。不许滥行接受。一经查出亏数。立即参革监追。以期惩一警百。所提两年上下忙银两。较之十八年以前。有增无减。计三年来司库提贮银两。除本省支发。及拨解河工。共银一百九十五万七千余两外。实存司库正杂各银三百一十八万九千余两。较之三年以前。已增二百余万两。总不使属库有征存未解之银。以绝挪掩之弊。惟安河州县腴瘠不同。简僻之区。一经查察紧严。自不致再蹈前辙。若缺苦差繁。如凤阳灵璧等县。势不能不有赔累。查前抚臣董教增奏准酌提优缺州县之羨余。以补冲途若缺之不足。最得调济之宜。应请仍复旧章。每岁提银三万余两。以

为津贴之用。则冲疲州县。亦不致借口续亏矣。然以后之亏固宜实力杜绝。以前无着之欠。尤应设法筹补。臣与藩司再四筹商。就安河地方情形。欲求其有补于国计。无损于民生者。别无良策。祇有仍照前抚臣董教增奏行成案。扣捐臣与藩司及各道府州县五成养廉。并津贴余剩。每岁可得银四万两。按季提贮司库。俟亏项追变赔补层递完缴之外。所剩无着之。将此项银两按次第拨补。则亏数内有着之。勒限追完。无着之。按年弥补。实力奉行。悬自可渐归实贮。此外如另有裨益帑项之事。臣当心稽查。随时办理。以冀仓库悉臻完善。

条陈安河亏空八事疏道光 年

安徽巡抚陶澍

一追补人员限期应量为区别也。查此次亏缺银数尚不甚多。追限分四年。亦稍宽展。原以追补须有实济。期宽庶得从容弭补。免蹈挪移积弊。此内有升任道府以上者。亦有候补试用丁忧告病降革无缺者。情形既有不同。追限亦宜区别。应请将升任人员。照现任限期酌紧一半。无缺等员。照现任限期酌展一半。逾限无完。照现任章程一律辨理。丁忧病故降革等员。如有子孙出仕。系现任知县以上者。亦照现任定限着追。系知县以下候补者。均酌展一半限期追缴。在皖各员。以奉 旨日起限。升调回籍者。以皖省咨会到日起限。追缴银两。即解库归。

一交抵物件应赶紧勒变归也。查州县交代。本不应将房屋什物作抵。乃节次清查。均有以物作抵者。如果可抵。何难自行售变。是其高张价值。以少抵多。显而易见。此次查出抵。应照上次定限。着落现任之员赶紧变缴。限千两以下半年。千两以上一年。三千两以上二年。扫数归。变不足数。着原抵之员与承变之员。各半分赔。如有意延宕。致房屋什物。年久不能变缴。即着承变之员独赔。其承变限内。遇有交卸。各照在任月日计算分赔。勒限一年完缴。逾限无完。及完不足数。照例参革。抵缺银。仍着该管道府州赔补。

一书役借欠应分别追赔也。各州县书役承办案件。缉匪解犯。一切紧要差使。透支工食。以为盘缠纸饭之用。在彼时原拟按季扣还。及至案件繁多。借欠日重。一经革故逃亡。遂成无着。前此五次清查。曾议革除。此次查出。仍有此项抵缺银。即严参着赔。亦咎所应得。惟其中多有历次清查。漏未查出之。且究系因公垫给。情非得已。如概令官赔。置原欠书役于不问。转使奸胥猾吏得计。将来更难整饬。应仍照五次清查原办。分别勒追赔补。无论银数多寡。概限二年。在原欠书役名下严比追完。逾限无完。及完不足数。照例治罪。一面抄产变抵。抵不足数。着落原借之员名下赔十分之六。情追各员名下赔十分之四。如接追限内。遇有交卸。各照在任月日按数分赔。追不足数之欠项。直隶

州在于该管道员名下。州县在于该管府州名下。着赔归补。嗣后地方遇有公事。应由州县自行办理。各归各任。不许抵交。至差役垫完掣串。易致侵蚀。尤应严禁以除积弊。

一仓项宜核实买补也。查仓储原以备缓急之用。如有动缺。自应随时归还。不容延缓。但从前采买。系按照州县缺谷之多寡。发价买补。内中派买较多之处。即遇价平之年。加以转运水脚。就每石六钱之例价。仅敷市价之半。设谷价昂贵。赔贴更多。州县力不能支。往往挪动正杂项。补于仓而缺于库。此亦实在致亏情形。臣思与其多买而不能交。有名无实。莫若稍宽时日。分作数次买补。遇丰稔之年。就各属情形。核定数目。发价购买。年丰则谷价自平。买少则挽运亦易。即有赔贴。在州县亦易于为力。庶仓项渐以充实。而库项亦不致亏挪矣。

一流摊宜禁革也。查各州县流摊。如垫修衙署仓廩监狱驿号桥道。岁科修理考棚桌。缉拏擒匪棍徒。设卡巡防。及例价不敷各项。往往禀求本管府州。批准分年流摊。或交代之际。凭监盘说合。立议分摊。或以抵款不敷。将交项剔出数条。归入摊。或以前摊未交。又请展摊。以为延宕之计。迨收接之后。又视为摊无关紧要。并不交出。陈陈相因。愈积愈多。此等名为摊。实即正项。诚致亏之一大端。流摊一日不止。积弊一日不除。臣自到任以来。即经剴切通飭。应请嗣后不准再有流摊名目。违者前后任一并严参究追。如该管府州批准流摊。或经监盘说合。私议流摊。查出一并参处。

一捐应严提也。查捐名目不一。皆系办公不可少之件。从前各州县捐。为数甚巨。又有弥补节省津贴等项名目。多者数千。少者数百。各州县养廉几何。安得而不亏缺。臣自到任以来。首将此项捐。分别应裁应减。核数在养廉三成以内。详经前抚臣奏奉 谕旨遵行在案。州县去此大累。如释重负。实已无可借口。惟前所定之数。仅敷办公而止。本无余剩。若提解不前。办公又必掣肘。且系奏定之。未便稍任悬宕。计各州县每年捐数。仅在二百两内外零星批解。亦于州县非宜。是以臣经通飭各属。于批解上忙钱粮时。随同解司备用。如有未清。即于耗羨内划扣。庶得年清年。公私两益。至酌提羨余一项。溯从二次清查。弥补无着。每年各州县提银十五万两。皖省亏空之愈积愈多。实起于此。上年经臣递减为一万两。详请奏明办理。专以津贴冲途最苦之潜山凤阳灵璧三县。亦系断不可少之数。应按四季提解。以免拖欠。

一严存库目以重交代也。查嘉庆二十五年以前。各州县欠解一切正杂捐。现俱报入清查。已可按册而稽。至道光元年以后。各清各。无许丝粟亏欠。第恐考核不严。仍蹈亏挪故辙。查从前州县交代册内。每将前任短交之。列作存库造报。彼此商同。将无作有。积久愈多。遂成亏缺。是前任之得以支饰。后任之

敢与通融。皆存库二字为取巧藏拙之方也。臣前在藩司任内。即通饬各属。凡前后任交代。务将现存银两。悉数批解。册内不准开列存库。故如绩溪县亏缺元年钱粮。立即显露。业经照例参奏。但必须明定章程。以垂久远。应请嗣后州县交代册内。不准开列存库。如已报入清查者。或亏或抵。均于册内逐一载明。倘有应领银作抵交项者。亦于册内明晰登注。俾得核实稽考。实时查办。至如纸张饭食。一切无关正杂额捐之。不得列入交代册内。以免紊杂。

一交代之议单欠票应严行禁革也。查州县交代。如果款目清楚。何须议立单据。仓库无亏。更无所用其欠票。此等名目。原系州县通融交接之弊。此次清查。前抚臣李鸿宾因各州县开报册。易致朦混。或将本任亏报前任。是以奏请调查。议单欠票。原以钩稽旧亏之是否确实。并非交代案内应有此名目也。今清查已竣。自宜明定章程。俾知遵守。应请嗣后州县交代。责成接任之员据实盘收。倘再私立议单欠票。徇情接受。一经发觉。即将前后任严参治罪。该管道府州及监盘各官。一并查参惩办。庶通融之弊既除。而续亏自可杜绝矣。

杜州县交代积弊议道光元年

安徽布政使张师诚

为酌拟革除州县交代通融积习。以绝新亏而杜弊源事。窃照安河仓库。亏空累累。清查一次。续添一次。凡遇交代。无不迟延轆轳。每多通融结报。以致亏数日增。旧亏未补。新亏又起。通省仓库。几无完善之区。推原其故。大半由于摊之多。摊约有数种。州县在任之时。欲图侵蚀。往往虚报工程等事。自谓力难独任。禀请本管府州分年流摊。府州徇情批准。恃为护符。后任见前任有此办法。亦复效尤。遂改换题目。另造一案。仿照办理。此其一也。州县卸事之后。欠甚多。或一名色。藉称因公赔累。私求本管府州批准分年流摊。或凭监盘说合。公立议单。分年摊认。或以抵不敷。将交项别出数条。归入摊。或以前摊未交。又请展摊数年。以为延宕之计。此又其一也。即偶尔一亏空之员。恐其罪名较重。不肯将亏数全行托出。仍删除数。归入流摊。此又其一也。接任之员。其始也未尝不刻意认真。及至交相劝说。见上司批准流摊有案。仍即接收。既接之后。又视为摊无关紧要。并不按日交出。任其短缺。陈陈相因。愈积愈多。此等名为摊。实皆正。总由本管府州姑息市恩。一意通融徇隐。以致不肖之员。肆无顾忌。习以为常。又如垫完民欠。私巢仓谷。写立欠票。物件作抵等类。均系积弊之大端。本司自上年七月到任以来。细加访察。得悉前情。即经剴切通饬。不准混摊。以冀痛除积弊。现奉 特旨清查旧亏。所有从前亏抵各。皆当彻底严查。务令水落石出。旧亏既应查明。新亏尤宜杜绝。若不藉此画清界限。革除积习。何以挽狂澜而杜流弊。今就本司管见所及。酌拟数条。臚列于左。

一凡修理一切工程概不准流摊也。查州县修理城垣监狱仓廩衙署庙宇棚厂桥道。以及一切工程。如逾保固限期。实在坍塌应修。例准详请动项。原不责令地方官捐赔。如果工程紧要。必须修葺。何难照例详请。委员勘估。领项兴修。乃近来州县。往往以一详立案。不候批准。辄动库项垫办。旋即浮开用数。率称独力难支。详请分年摊补。竟有并无要工。平空造。专为交代流摊地步者。此等因亏空而报工程。私求本管府州批准立案。遗累后任。实为第一大弊。安河似此流摊作抵者。处处皆有。日多一日。若不严行革除。何以杜欺诈而绝漏。应请道光元年起。凡有一切地方紧要工程。悉令照例通详。听候委员勘估。分别办理。不准再行擅动库项垫办。率请流摊。如未奉院司道批准。率擅动库项兴修者。不准后任接收作抵。仍责成该管府州据实详请撤参。倘府州徇情容隐。批准流摊。即将府州严行揭参。或经监盘说合。私议流摊。即将说合之监盘。滥接之后任。一并严参。所摊银两。分别着赔。

一凡一切因公费用概不准议摊也。查地方偶有公事。或缉拏匪犯。或偶遇差使。及一切因公费用。本应各归各任办理。乃州县于得项则视为分所应得。于公用则不肯自出己费。往往于交卸之后。私求本管府州批准分年流摊。或凭监盘说合。公立议单。分年摊认。白开此端之后。不肖之员。遂相率效尤。造赔。纷纷详禀。为掩饰亏空侵挪肥己张本。以致摊款日积日多。亏空愈积愈大。更当严行禁革。以杜流弊。应自道光元年起。不准再有此等流摊名目。如果各州县实有因公赔累过多之事。且能办理妥善者。自当酌量调剂。倘敢仍蹈前辙。即照前条分别严参。

一民欠不准再有垫完也。查征收钱粮。定例按日计考。原所以察州县之勤惰。各牧令如果秉公催科。将书差银匠人等之弊。查察革除。百姓自必踊跃输将。断不致任意拖久。无如近来州县。往往任听书差朦蔽。滋弊日多。以致催征不起。及至奏销不足分数。又复规避处分。挪新掩旧。接任之员。亦各辗转挪移。经年累月。变成无着。此亦致亏之一大端也。查报全完。例干革职。乃竟相习成风。任意报。不可不申严禁绝。应自道光元年起。凡丁地漕项芦课等。再不许丝毫垫解。如敢规避处分。仍前挪解。即照例请参。并着落本员赔补。不许后任接收作抵。如后任徇情接收。除揭参外。即将所垫民欠。着落分赔。该管府州知情容隐。一并参处。

一仓项不准作价流交也。州县仓贮米谷麦豆等项。均应实贮。以备缓急之用。定例原不许作价交代。乃州县平日署中食用。往往动碾仓谷。甚有藉请出巢出借之时。私行多巢渔利。种种弊端。不一而足。私巢可获重价。而交代只须每石作银六钱。是以相率效尤。任意动缺。名为作价流交。又不以实银交出。问其谷则曰有价。问其价则在抵。银谷两空。实堪痛恨。其或奉文买补。由司领

去价银。仍不即买。转将价银挪用。虚出仓收。并又以例价不敷。擅行挪垫。委员盘验。又往往通同徇隐。并不亲往丈盘。仅取该州县覆文率行加结。及至交代短缺。辄以气头廩底为词。作为赔。殊不知气头廩底。不过数十石一二百石。焉能盈千累万之多。乃相习成风。以致通省仓项。大半空虚。此亦致亏之一大端也。应自道光元年起。州县仓贮米谷麦豆等项。除奉文碾拨。及旧亏奏报有案。未经买补各数外。其余应实贮若干。不准作价流交。倘有短缺。令后任据实揭报。不准接收价银如敢仍蹈前辙。通融接收。亦照前条分别严参。一接收交代不准私立欠票也。查仓库钱粮。丝粟均关 国帑。如有亏短。应即据实揭报。参追治罪。不容稍有隐徇。如后任通融接收。虚出通关。例应革职分赔。定例不为不严。乃近来交代。往往互相通融。私立欠票。辗转流交。几致 国法可废。尚复成何治体。更须严行革禁。力挽颓风。应自道光元年起。凡遇交代。不许丝粟短交。如有亏缺。责成接收之员。据实揭报请参。不许稍有容隐。倘敢仍行接收期票。一经发觉。即将本管府州及监盘同前后任。一并严参治罪。

一接收交代不许以对象作抵也。查州县钱粮。应尽征尽解。不容稍有存。致滋亏挪。节次清查案内。竟有以陈设玩器。及衣物等项。暂行作抵者。此等物件。如果可以售变。何难实时变价移交。乃必欲暂抵。其为高价值。以少抵多。显而易见。况仓库均关 国帑。岂容以此等物件作抵。急应严行禁革。应自道光元年起。永不许再有此等抵。亦不准后任接收。倘敢故违。即严参治罪。以上各条。皆各州县掩饰亏挪之弊。必须严行禁革。有犯必惩。而其大要尤在本管府州同心协志。实力稽查。府州为亲临上司。见闻最近。不能隐瞒。凡州县交代亏缺。不应抵而混抵。不应摊而混摊之。虽有监交说合。无不先向本管府州请示。如果府州秉公持正。监交之员。何敢擅行立议。接任之员。亦何肯滥行接收。嗣后如再有滥抵滥收各弊。应将本管府州一并专折特参。庶足以昭炯戒。其直隶州交代。系本管道员专责。应照知府一律办理。如此明白通飭。庶俾各牧令咸知道光元年以后仓库。一有亏短。即当严参治罪。丝粟不能掩饰。自必各顾身家。诸从节俭。续亏之弊。可以稍杜矣。

籍没财产代民租

赵翼

权臣强藩。积货无艺。或亲行掊克。或广收苞苴。无一非出自民财。汉桓帝诛梁冀。收其财货。县官斥卖三十余万万。以充官府用。减天下税租之半。冀传唐李锜反。兵败伏诛。后朝廷将鞬其所没家财送京。李绛奏言锜家财皆刻剥六州之人所得。不如赐本道代贫下户今年租税。宪宗从之。李绛传以横取于民者。仍还之民。此法最善。宪宗英主。其说易从。不谓桓帝先已行之也。后世有

似此者。籍没贪吏之财以偿民欠。籍没权要之财以补官亏。亦裒益之一术也。明臣王宗茂劾严嵩请籍其家。以充边军之费。意亦同此。

书朱文正公在户部事

韩振

大兴朱文正公。以讲幄旧臣。当国辅政。其造陛启沃。密勿翊赞。外廷莫得闻。其可知者。则兼掌部务。力主于不言利。初公以安徽巡抚于嘉庆四年正月。闻 国奉召还京。途中疏言亲政伊始。远听近瞻。思修身严诚欺。于观人辨义利。君心正则四维张。朝廷清则九牧肃。盗贼不足平。财用不足患也。惟陛下不忘尧舜自任之心。臣敢不勉仁义事君之道。及入朝。惩旧辅秕政。一以崇节俭奖廉清为本。停贡停捐。四方有以言利至者。辄力格之。时屡奉 旨厘漕政。禁浮收。外吏俱以旗丁运费不足。索之州县。州县不得不取之民。于是漕督请每石加一斗为津贴费。奉 旨交有漕督抚议奏。江督乃有上江加增赠银。下江加增耗米之请。其数较原征银米。上江加倍。下江一倍有余。因疏内有上下江互相仿照以归画一之语。事似可行。公已画诺矣。思之不寐。复至部与堂司官面议之。自为驳稿。称小民未见清漕之益。先受加赋之害。请于进仓漕耗内。每年画出八万石。折给旗丁。奉 旨嗣后凡事近加赋。一切议驳。五年长芦盐政奏请每斤盐价加钱二。公奏言长芦山东盐价。缘钱价过贱。于乾隆中屡蒙奏允加价。至芦东积欠各。于嘉庆二年全免利过于本帑银二百六十余万。又借领两淮无利银百万。分限十年归还。本年请将积欠银展限。又荷展限三年。且查屡次加价之请。皆因钱价过贱。各商以钱易银。未免支绌。今钱价渐昂。更未便以积欠六百余万为词。复行渎请。又广东布政司请将滨海沙坦地亩。照上中二则民田升赋。公又以为断不可行。查沙坦俱海滨淤洲之地。坍涨靡常。小民垦筑。多费工本。海水偶至。悉归乌有。是以照下则田减半之例。每亩征银一分二厘。米七合七勺。其额外山陬海浦。土浅力薄之地。照斥卤则例。每亩征银四厘六毫四丝。米四合二勺八抄。定赋至轻。原使小民得有余资。庶肯尽力开垦。被水冲刷。尚可别垦复业。今该司请照上中民田增赋。是与沿海小民计微末利。且小民苦于交纳。将必纷纷报坍请豁。此外或别有滩涨之地。亦不肯复种。名为升赋。转致亏缺。于裕课宁民。两无裨益。时四川陕西湖北连年剿贼。兵饷巨万。仓场侍郎奏请预征钱粮四五十倍。准为义监生。终身免赋。公自为驳稿云。 国家正供。自有常经。名实尤关体要。取民有制。蠲免有因。从无预征数十倍而赐复终身之事。于名不正。于实有伤。枉寻直尺。殆有甚焉。 诏俱允行。故嘉庆之初。吏治蒸蒸。此与己未庚申三驳稿。皆公自书之。犹存户部也。

卷二十八户政三养民

养民

朱泽澧

天下有其人至贱。其力足以有为。散之不见其多。聚之足以为乱者。闲民也。古之闲民十之一。今之闲民十之六。通都大邑之闲民十之三。穷荒州县之闲民十之六。有无田之闲民。有无业之闲民。有有田而无田有业而无业之闲民。夫民何可以闲。知其为闲民。而不处之使自力。几何而不为乱也。自井田毁。限田之制。累朝不能行。非通都大邑财货聚积之所。则取财之途不广。谋生之术无所施。周礼九职曰闲民。闾师凡无职者出夫布。孟子曰廛无夫里之布。廛之设也。所以处闲民。夫布之罚也。所以驱闲民使业廛。三代圣王。位闲民有地。教闲民有法。闲民之多寡有无。上皆知其数而措置之。今则督抚不问。郡守不问。州县不问。丰岁优游坐食。一遇凶荒。相聚为非。何所不至。夫吏之于民。州县为亲。近日州县之吏。司钱谷之出入而已。百姓多寡虚实之数不知也。司催科之缓急而已。百姓流离生死之故不知也。灾祲猝至。闲民嗷嗷仰望官粟。给之不足于用。不给展转沟壑。击目伤心。一岁饥则为盗。再岁三岁饥则为寇。一郡饥则流离就食。一二省饥则寇盗之变有不可言者。吕祖谦曰。上者修先王预备之政。其次修李悝之政。不修预备。而讲求于临时。未见其有济。先王预备之政。自井田毁。数千年不复。吕氏犹以此为上者。贵得其意耳。诗曰嗟嗟保介。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畲。月令曰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修封疆。审端径术。善相邱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农乃不惑。古者设农官。亲行田亩。教诲农事。至再至三。非故事也。王制曰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庶羞不踰牲。又曰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月令曰命有司趋民收敛。务蓄菜。多积聚。古者有司教民蓄积。食时用礼。谆谆恳恳。非故事也。三代圣王。养民之制。纵不能复。犹得于载籍中推求其怀保无已之意。今并其意而亡之矣。既亡其意。即日修补救之政。欲民不闲游坐困。岂可得哉。夫预备之政不复。徒存此区区之意。乌足以济。而不知其非也。今日州县之吏。所漠然无有者此意耳。责今日州县之吏。使颠连无告之民。代种富民之田。定之以令不行也。随之以罚不行也。设又使颠连无告之民。日习百工之业。教之不胜教也。督之不胜督也。所望于州县之吏者。惟此意也。今之为吏者。有能致意于沟之洫之耕之耨之者乎。有能致意于食之用之节之积之者乎。有其意而行之不善。于民无益也。亡其意而腆然处于民上。将焉用之。一邑之势。养无田无业之闲民难。养有田有业之闲民易。养闲民于灾荒之日难。养闲民于丰亨之日易。邑有里。里有乡。乡有图。图有老。一图也有田有业者几家。有田不耕有业不勤者几家。无田无业佣工操作者几家

。老预教之。官亲行之。教之以耕耨。教之以攻业。教之以浚畎洫。教之以远服贾。教之以量食。教之以节俭。教之以多蓄积。民自为积。先王预备之政也。官之教之不以为民之事。而以为己之事。民之奉行不以为官之事。而以为己之事。官之意入乎民。民之意体乎官。有田有业之民有所余。无田无业之民有所赖。而又有常平社仓义仓之积。以备不时之用。此在吏之善为之也。呜呼其亦难矣。汉唐以来。养民之政。陵夷堕坏。无一存者。循吏如龚遂朱邑辈。传其人不传其政。非政之不传。一人之政而非一代之政。宜其不传也。当此政敝坏民游佚之时。望有循吏其人者。因意以立政。立政以养民。岂不难乎。幸有其人。所用非所长。所长非所用。加之时势之倥。赔补之累累。大吏之阻挠。奸宄之谗毁。卒不得志以去。坐使有田有业之民。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又何问乎无田无业之民乎。此有识者所深忧也。

论盐粮赈贷诸法

陆世仪

盐茶与民争利。似非王道所宜。然此利自管仲刘晏而后。一开不可复塞。梁元勰有言。圣人敛山泽之货。以宽田畴之税。收关市之征。以助什一之储。其言似亦有理。为政者去后来之弊可也。

军运造船。官价甚费。而船又不耐久。宜于各处州县运粮处所。设处粮田。募人承运。能造粮船一只来应募者。与之田若干。俾岁收其值。以当打造修理之费。有事则运粮来往。无事则听其装载取息。庶几运有坚船。官无杂耗。

社仓不如常平。常平仓不如常平田。社仓春散冬敛。取息什一。得先王春秋补助之意。然出入之际。最须得人。否则为青苗之续。常平增价而余。减价而累。出入便捷。无追索之扰。然止利于市民。与农民无涉。且二者之粟。俱恃官钱以为工本。一遇贪墨。官钱耗散。二法便成废弃。若买田以为常平。岁收其所入之粟于仓。欲赈则赈。欲贷则贷。欲减价则减价。所累之钱又可余粟为来年张本。源源无穷。岁有增益。即遇贪墨侵渔仓粟。而去任之后。一得良吏。田脚固在。修举不难。视前二法兼之且胜之矣。社仓不如常平。然常平之法。有累而无赈。不如立子母仓。先以千石或万石为母。遇小饥。则减价累之。薄收其息以入子仓。使岁恒小饥。则子母俱减价收息。大饥则母仓备累。子仓备赈。治国者能使子母常盈。则无忧饥矣。

一曰爵赏以劝富民。二曰平价以赈平民。三曰兴作以役贫民。四曰施舍以活穷民。五曰诘奸以戢乱民。六曰周给以惠秀民。治国之道。使富民出粟以养平民。贫民出力以卫富民。此其常也。然其要在使贫富之心相通。贫民食富民之粟而知感。则其效力必勤。富民藉贫民之力而有用。则其出粟必乐。

诗云哿矣富人。哀此羸独。古人发政施仁。必先羸独。国朝体古人之意。设

孤老院。给孤老粮。以养茆独。德可谓至矣。岁久法弛。县官漫不经意。孤老院坍塌殆尽。孤老粮为富家乞作存留。茆独之被惠者十无其一。岂不重负 朝廷德意。愚谓为县官者。始任时。当即以此事为急。身临其地。亲为经理。凡院屋宜编号。稍加宽敞。非厕毕具。四等穷民中。惟寡妇宜独为一处。其余三等。当各因其所亲熟。束以伍法。使之老稚相依。聋瞽相济。送死养生。互为倚赖。是亦处茆独之法。

佛教无补于天下。而独有益于茆独。是不妨因势利导。凡孤老院中。县官宜择僧徒之有行者。使居其处。许之募化。俾朝夕看养茆独。有功则县官劳之。其茆独之人愿为僧者亦听。垂死之人。其心别无所乐。使其注念西方。亦可消遣余生。解其愁苦。今僧徒中往往建放生庵。开放生池。畜养鸡鱼豕畜。而独无有念及茆独者。真可异也。

论直隶兴除事宜书

陆陇其

职书生也。何知天下事。但尝静观今日之时势。百病之源起于民贫。非无忧民之吏。怀痼瘵乃身之志。而民卒不免于冻馁者。拘于法而无如何也。得 君如宪台。可为民请命于法之外矣。敢略陈一二。以备采择。

一缓征之宜请也。自古税敛必于秋成。稼穡登场。而后上供可办。此一定之理。亦必然之势也。今则以兵饷之故。正月开征。民间尚未播种。而追呼敲扑。急踰星火。有余者尚可勉强支吾。不足者势必转贷完官。富豪之家。乘其急迫。重利盘算。及至秋成。子金积累。一岁所入。不足以偿债。何暇论仰事俯育。转眼改岁。而新征又至。所以闾阎日穷一日。逃亡日多一日。地亩日荒一日也。二月卖新丝。五月糶新谷。古人犹以为苦。今则新丝不待二月而卖。新谷不待五月而糶矣。尧舜在上。何可不念及此也。方兵兴之际。国用浩繁。固无可如何。今四方宁谧。司农不至告匮。上请缓征。此其时也。户部若可通融。总计一岁春夏二季。兵饷若干。上年拨剩之银若干。以上年所剩之银。暂抵本年春夏之饷。俟秋成催解。以补库额。上无损于国赋。而民力以纾。富豪之家。不得乘机盘剥。逃亡可复。敲扑可省。一转移之间。而其利无穷。先试之畿辅。次推之天下。兴唐虞三代之治。此其首务也。伏候宪裁。

一垦荒之宜劝也。畿辅各州县。荒田累千百顷。 朝廷屡下劝垦之令。而报垦者寥寥。非民之不愿垦也。北方地土瘠薄。又荒熟不常。近山之地。砂土参半。遇雨方可耕种。稍旱即成赤土。近水之区。水去则略有田形。水至则一片汪洋。一报开垦。转盼六年起科。所垦之地。[己](已)枯为石田。荡为波涛。而所报之粮。一定而不可动。始而包赔。继而逃亡。累有司之参罚。责里长之摊赔。所以小民视开垦为畏途。听其荒芜而莫之顾也。且报垦之时。册籍有费。

驳查有费。牛种工本之外。复拮据以应诛求。非中等以上之家。不能开垦。何怪报垦之寥寥哉。职窃谓此等荒地。原与额内地土不同。与其稽查太严。使民畏而不敢耕。何若稍假有司以便宜。使得以熟补荒。如有额外新垦之地复荒者。听有司查他处新垦地以补之。其荒粮即与除免。不必如额内地。土必达部奉旨。始准豁除。无赔累之苦。无驳查之烦。民不畏垦之累。自无不踊跃于垦矣。其已垦成熟者。或更请宽至十年起科。使得偿其牛种工本之费。然后责其上供。亦所以劝垦也。伏候宪裁。

一水利之当兴也。欲民之富。在于垦田。欲田之垦。在兴水利。北方土性燥烈。灌溉易涸。虽与南方不同。然使川泽流通。随便灌溉。犹愈于听其焦枯而莫之救也。但古人沟洫之制。随时修理。故不觉其烦费。今以久湮久塞之河道。一旦欲疏其壅而防其溃。工费浩繁。势难猝办。又当公私交困之时。州县钱粮。一丝一忽。皆有项。不敢擅动。民间十室九空。正供尚难完办。安有余力成此艰巨之事。若不量时势。不计赢绌。骤然兴举。其为扰害。必甚水旱。职窃思屡年以来。朝廷悯恤灾荒。州县议蠲议赈。所费钱粮不可胜数。与其蠲赈于既荒之后。何如讲求水利于未荒之前。蠲赈之惠在一时。水利之泽在万世。今宪台抚临畿辅。欲成久远之业。无有大于斯者矣。宜通查所属州县水道。何处宜疏通。何处宜堤防。约长若干。工费若干。汇成畿辅水利一书。进呈御览。请司农度钱粮之赢绌。以次分年举行。而不扰于民。以一时言之。虽若不免于费。以久远言之。比之蠲赈。所省必百倍。或鼓舞官吏绅衿。能开河道若干者。作何优。作何奖励。此亦一策也。伏候宪裁。

一积谷之宜广也。今功令最重积谷。定有议之例。所以为穷民计。至深远矣。然欲谷之多。当广开谷之源。今止有捐输一途。故积者寥寥。在富庶之邑。犹可鼓舞劝捐。若穷僻疲罢如灵寿者。虽悬奖励之典之劝之。其谁能应耶。职窃谓此等穷县。当稍为之通融。使得广积以备赈。如县内有荒地可开垦者。许有司设法募人开垦。收其所入。贮仓备赈。勿责其起科。其一切河淤地亩。虽己入粮。原非额内者。许其量留积谷。吏员应纳银者。许其入谷县仓。即准报充。不必起解。牙帖杂税原额外新增者。编审人丁溢额者。悉许留本地方积谷。诸如此类。推广行之。庶几疲僻之邑皆可存谷以救灾荒。若止藉捐输一途。其能有济者鲜矣。即就捐输言之。徒令二三有司晓晓劝谕。所得有几。巧者阴派之里下。名为捐输。与加派无异。又非朝廷爱民之意。是宜请旨酌定旌奖之例。使绅衿富民皆乐于捐输。将不待劝而粟自多。至于在仓之谷。宜听有司之酌量支放。如遇凶荒。则先发后报。平时出陈易新。听从其便。勿因不肖之侵欺而尽掣贤者之肘。则鸠鹄之民。庶有赖矣。伏候宪裁。

一存留之宜酌复也。查赋役全书旧额。有一项人役。则有一项工食。有一项公

务。则有一项钱粮。未有用其人而可不予之以食。办其事而可不费一钱者也。用人而不予以食。则必至于卖法。办事而求不费钱。则必至于派民。自兵兴之际。司农告匮。将存项。尽行裁减。由是州县掣肘。贪墨无忌。私派公行。不可禁止。百弊之源。皆起于此。自康熙二十年以后。再颁恩诏。渐次奉复。海内始有起色。然尚有应复而未复者。敢为宪台陈之。如衙役犯赃之律甚严。而书办之工食独不复。不知此辈能枵腹而奉公乎。不给以食。不得己而犯法。加之以刑。其肯心服乎。此其当复者一也。心红纸张。修宅器具。此州县所必不能免者也。既奉裁革。不知天下有司。皆能捐俸而自备乎。抑或有责之铺户。派之里下者乎。有正项开销。虽贪吏无由借端苛派。无正项可动。将借口以责之于民。朝廷之所省有限。而小民之受累无穷。此其当复者二也。上司过往。下程馈送。杂支供应。此州县所必不能无者也。既奉裁革。不知上官之临州县。皆能自备供应。自发价值乎。抑或不能不资藉于地方乎。有司之懦者。恐触上官之怒。百计逢迎。贤者亦恐失事上之体。多方补苴。无米之炊。不知其安从出也。此其当复者三也。存尽复。则私派可禁。私派尽禁。则百姓可足。在主持国计者。惟知复一项则费一项之金钱。不知裁一项则多一项之掣肘。掣肘之害层累而下。总皆小民受之。小民疲罢逃亡。其害仍自国家受之。此心民瘼之大臣。所当急请酌复者矣。伏候宪裁。

一丁之不宜求溢额也。直隶旧例。人丁五年一丁。分为九则。上上则征银九钱。递减至下下则征银一钱。每遇编审。有司惟恐部驳。必求溢额。非尽庶富加于其旧。亦强以茆独无告充数而已。王成伪增户口。处处皆然。且编审既定。五年之内。即有逃亡死绝。不得开除。夫茆独无告之民。而责其每年出银一钱。已不堪矣。况已逃已绝。而犹不得除乎。职窃观直隶各州县。现在之丁。已不为不庶。但求无缺额足矣。不必更求溢额也。一丁一溢。日积月累。不知何所底止。或果有丁盛而额溢者。宜命有司为积谷之用。不必入额。如五年之内。遇有逃亡绝户。即以此之溢补彼之缺。其荒残州县。无溢而有缺者。得随时报上。于奏销时量准蠲免。倘或虑不肖有司。将溢额之银。侵入己橐。无缺而捏作有缺。则自有纠劾之典在。总之宽一分在州县。即宽一分在穷民。州县之不肖者固有。贤者实多。上之搜求于州县者。无余地则州县之搜求于穷民者亦无余地。不肖者固乐于搜求。贤者亦不能不搜求。而民之涂炭日增日益矣。伏候宪裁。

右所陈无非书生之论。然欲为国家固根本。培元气。必先从此数端下手。孟子所谓王道之始也。伏惟宪台不以其迂腐而忽之。则生民幸甚。至于一切刑名钱谷。务持大纲而止。无益烦文俱宜省去。如钱粮册籍厘毫丝忽之差。可以即行改正者。无庸驳诘。刑名案件明白显易之事。可以即行完结者。无庸提解。

多一番驳诘则多一番需索。多一番提解则多一番拖累。吏胥所深喜。而小民所深苦也。汉盖公有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此虽非中正之论。然事之烦简。当随乎其时。时病在太简者。宜济之以烦。时病在太烦者。宜济之以简。今之功令稍烦苛矣。去烦就简。此正所谓时中。若夫乡约保甲之当重也。土豪衙蠹之当除也。陋规杂派之当禁也。俱地方利弊之所在。以虚文视之。则皆故套也。以实心为之。则皆仁政也。今之论治者类能言之。无待职之赘陈。

巡历乡村兴除事宜檄

陈宏谋

陕省地方辽阔。村堡零星。州县虽曰亲民。究不能常见士民。士民亦难常见官长。以致有关生养之大端。无人为之振兴。有干伦纪之大法。无知易于违犯。愚民浅识。止顾目前。不计久远。或染于习俗。惑于谬见。日复一日。生计渐难。犯法渐众。究竟小民非尽无良。不可化诲也。兹者钦奉 谕旨。令地方官遍历乡村。广为化导。力行教养。无懈兴除。本都院恐各属漫无头绪。匆匆巡历。徒滋官民纷扰。谨就陕西一省土俗民情。所有应兴之利。应除之弊。逐一列出。使州县道府以时巡历。有所遵行。士民有所法守。本都院亦有所稽考。应兴应革事宜。开列于后。凡二十条今节录六条

一广行蚕桑。 陕省为自古蚕桑之地。今日久废弛。绸帛资于江浙。花布来自楚豫。小民食本不足。而更卖粮食以制衣具。宜其家鲜藏也。现在城固洋县蚕利甚广。华阴华州织卖缣子。宁羌则采取槲叶。喂养山蚕。织成茧绸。因系前州刘名桀者教成。遂名刘公茧。凤翔通判张文秸所种桑树最多。兴平监生杨岫种桑养蚕。远近效法亦众。足知陕省未尝不可养蚕。现今各地方可以种桑者甚多。并有大株野桑之处。其非不宜蚕桑甚明。正宜加意兴起。今各处地方官。多有能种觅桑秧。兼于城内买桑养蚕者。凡小民摘取桑叶。或卖于官。或卖给就近养蚕之家。均可得钱。士民虽一时不谙养蚕之法。凡有旧桑。正宜保护培植。其屋旁隙地。更可赴官领取桑秧种植。一二年后。自己便可养蚕。即不能养蚕。亦可摘卖桑叶。若养蚕之家。不能自织。亦可卖丝。向后日久。其利愈广。比之别项营生。甚有便益。切不可惑于地土不宜种桑之说。坐失美利。其放养山茧之法。荷蒙 上谕令山东将饲养成法。分送各省。陕省已经照刊分发。藉山木以成功。有槲叶橡叶椿叶之处。俱可行之。再木棉一项。其利甚广。陕省宜种木棉之地更多。亦须分别种植。或初种未能即为长茂。渐次熟习。必有成效。既成之后。士民衣食。永有赖矣。如有倡种桑棉者。地方官量予奖励。但不可差查滋扰。

一兴修田功。陕省农作所种豆麦粟谷。惟知翻犁布种。前少肥壅之功。后少锄耨之力。所种稻田。惟在旧有渠泉之处。其近河傍溪堤岸稍高者。遂不知引水

种稻。未免地多遗利。民有遗力。我 皇上首重农事。屡颁 上谕。以兴修水利。经理田功。谆谆训勉。安可不详加讲究。实力董率。向后所种旱地。先期加工肥壅。既种之后。勤加锄耨。近河之处。有可以开渠筑坝。引水灌田。而苦于心力不齐者。报官查勘。设法兴修。或用车斛水。车有龙首车。有磨盘车。或用人足。或藉水溜。均可将河水吸取而上。陕民未识用车之法。如有工匠能造此等水车者。地方官捐造一二辆。试行水岸。令民学习仿造。以广其利。至于凿井灌地。初凿虽费物力。成则久享其利。除山高土厚不能及泉者。不必勉强外。如有平地可以凿井者。勉力开凿。或通力合作。或渐次成功。凿成一井。其水可灌田数十亩。现在凿成之井。早年获利甚多。是其明验。有能开渠造车凿井者。地方官分别奖励。但不可加以督责。反滋纷扰。有渠之田。各按成规分灌。不得违例强夺。

一广植材木。种树地土各有所宜。其广地利以资民用。则一也。我 皇上于劝农教稼之外。更 敕令地方有司。时劝树植。广收地利。以益民生。陕西省山木丛杂之地。砍伐出卖。每难远运。似属无用。第此崇山峻岭。树木繁茂。其中如药材竹木耳蘑菇香蕈核桃栗子棕树构穰桐漆葛根之类。亦自不少。但可食用。即可卖钱。小民生长山中。田地窄狭。衣食艰难。即此便是恒产。其无木之地。全在转相学习。以广生计。延榆一带。木植艰贵。民居土。现在山麓水涯。可以种树之地最多。正可种植树木。十年之后。即可造屋。亦可卖钱。岂不善欤。

一分积社粮。陕西省社谷。乃动耗羨买贮。 世宗宪皇帝恐民间以为官物。不轻借领。曾颁 上谕为陕民分贮社谷。永远接济。现今分贮各乡。附近村民年年借还。不须远涉。不须守候。加一之息甚轻。息又生息。仍为附近村民之公物。积渐加多。可以听民多借。丰歉皆获接济。不必远赴城中。求官赈借。最为便益。但须有借有还。不可负欠。方能经久。如有离社仓甚远之村庄。许为酌分社本。就近分贮。如社谷原少。不敷分贮者。若能量力捐添。积少成多。亦许各自立社。若一时无力建仓。将附近空闲寺庙。收拾一二间。亦可贮放。有能捐社本者。官仍分别给匾奖励。多至三四百石。详请题咨。给以顶带。况各乡士民。每年常有无益之费。如赛会迎神唱戏之事。所费不少。若将多费节省买粮。化无用为有用。岂非美举。但捐输听从民便。不可少有强派迫促也。社正副公平出入实心经理者。地方官加意奖励。年久者照例请给顶带。

一劝种甘薯。陕西省高地多而水田少。民食多资杂粮。每虞岁歉。惟甘薯一种易种易生。水旱冰雹均不能伤。以充民食与米麦同功。非寻常果品可比。陕西高地沙土。最属相宜。而向来未见此种。本都院敬采 钦定授时通考所载。并访种薯诸法。刊刻分布。广行劝种。夫事每难于图始。易于观成。苟能觅得此

种。如法栽植。一经发生。转相传习。到处延蔓。人人争种。以佐民食。诘不美欤。特用刷印二千张。饬发该司。可酌量分发通省府厅州县。并佐杂等官。及士民人等。其中必有留心利济。觅种试栽。以为民倡者。是亦尽地利以广资生之端也。

一禁止丧戏。丧中宴饮。已属非礼。而陝省丧葬奢侈。更有丧中演戏之事。或亲友送戏。或本家自演。名为敬死。其实忘亲。哀戚之时。恒舞酣歌。男女聚观。悖理伤化。莫此为甚。从前屡经禁止。至今恶习未除。风化攸系。未便因循。嗣后应先从绅士为始。遇有丧事。禁止演戏。违者无论乡保地邻。许其首告。并令教官严切训诫。不时稽查。倘有违犯。即为详究。然后及于齐民。一体禁止。

养民四政

黄六鸿

一曰兴水利。南北地势。有高卑之不同。故水早有蓄泄之或异。南方地低洼。多湖荡陂池。北方地仰亢。多平原旷野。卑洼者利于疏泄。仰亢者利于潴蓄。此其大较也。然而南方亦有山田陇地。未尝不畏旱。北方亦有滨河近淀。未尝不畏水。夫农民往往坐视其为旱为水。而不知救。何哉。贫富之力有不齐。愚庸之智有不逮。而遂因循苟且。付之无可如何也。有司诚能爱民。视四境之土田。如己之庄产。四境之农夫。如己之佣佃。于农功既毕之后。单骑裹粮。亲为相其地势。谕以虽勉一时之劳。终享百世之利。其卑洼者。为之筑堤堰。建斗门。旱则闭而蓄之。涝则启而泄之。其仰亢者。为之引河渠。通沟洫。旱则灌溉有资。涝则流行无碍。则南北之地势。均可无虞矣。若夫山垄之田。于下流筑大坝。寸寸而壅之。引以牵车。使不伤于大旱。河淀之田。于四隅长圩。层层而遏之。疏以涵洞。使不伤于大水。是依山傍水之地。又可无忧矣。夫如是宁有地力之弗尽。而天时之足患哉。迩来牧宰。处冲衢。指为应接无时。值凋疲。又云催科孔迫。独不思与宾朋奕棋饮酒。呼鹰犬纵猎从禽。非公余之暇日乎。倘舍此自适之娱。转而念民事之急。则农功有赖。岂不为贤父母哉。

二曰垦荒田。盖荒田有老荒。又有新荒。老荒乃兵燹之后。人亡地弃。久成榛莽。新荒乃偶值岁凶。人民流散。渐致抛废。有司宜亲为相度。老荒之内。尚有可耕者。其原主若有子孙亲友情愿领种者。准其开垦。照五年之例承粮。若无子孙。听人具呈领种。批准给票令垦。其新荒或原主流寓他处。安土重迁。宜出示晓谕。招徕复业。如示后一年不归。即为无主。听人具呈领种。亦照三年之例起科。成熟之后。原主不得争竞。乡农之家。每虑耕种无人。未遑多及。更宜戒游手而饬惰农。凡子弟年十六以上。即属成丁。不能读书。即当力穡。岂可任其优游以自佚乎。农之务耕。如士之务学。士惜寸阴。则业必加进。

农惜寸阴。则地必加辟。所以古之妇工。月三十日而当四十五日。以夜作之居其半也。岂非其勤之效乎。小民愚而多自画。惟赖司牧者鼓舞而劝导之。则未有不勉于力作者矣。

三曰植果木。夫民之当种者。岂独五谷哉。即果木之树。亦宜广为栽蓄也。昔李衡为丹阳守。敕儿曰。龙阳洲上千头木奴。岁上千匹绢。亦可足用。木奴橘也。董奉治病不取钱。但令种杏。数年。十数万株。郁然成林。杏熟时。买者以谷易杏。悉以所得谷赈救贫穷。秦东陵侯邵平。秦破为布衣。种瓜长安城东。瓜五色甚美。世谓之东陵瓜。宋处士林逋甚贫。结庐孤山。种梅三百六十株。梅子熟卖之。日取一株所值为用。凡此者。是专资果木之利。即可贍子孙。拯贫乏。以自供其高洁。况乎躬耕南亩。兼稼穡之饶乎。然而财不患多。以有余而后丰。土不患生。以植而愈足。为民司牧者。于方春之时。宜晓谕四方居民。择其土地所宜果木。及实繁而易成者。无论池傍隰畔。悉行栽植。不使地有空闲寸土。较之田亩所种。不纳税粮。不烦耕耨。不忧水旱。因其地力而坐收厚利者也。如此而蚩蚩愚民。又何惮而不广栽植乎。须令村长庄头等。严飭所在居民。及时栽种。如官长单骑亲勘。仍有寸土荒闲者。本主重惩。村长庄头并责。庶有所责成。而懒民不致自失其资矣。

四曰种桑榆。夫果木所以佐正谷之不足。兼之资五谷之有余。而桑榆则以供饲蚕之用。且以给炊爨之需。况乎制器用。荫行路。皆吾民之取益乎。昔诸葛武侯遗表有云。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是又以桑为子孙衣食之利者也。古者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通衢之傍。植榆柳以表道。其所由来久矣。为司牧者。宜出示晓谕。墙间隙壤。广种柔桑。以供蚕事。于女红衣服。不为无助。其郭外以及庄村。由川涂以及孔道。约通车马者。中留二丈许。通负贩者。中留丈许。左右两畔。悉栽榆柳槐松之属。每树相间五尺。不成者去之。其茂盛者。枝干挺舒。阴繁而荫远。时当炎暑。无风自凉。行者坐憩其下。不忍遽去。其益多矣。周单襄公过陈。见其田芜秽不治。道莽不可行。树不表道。而知陈必亡。然则种植修飭。有关于治道也。顾不重欤。然须立一赏罚凡所植之树令本主勤加灌溉防护毋为牲畜损践茂盛者量加奖赏懒不成林者量责仍令补栽庶几有所儆劝

松问

钦善

通务先生者。通当世之务。游大人之门。与正念居士不涉也。一日过居士于委巷。痴●入室。斥厉无言。良久曰。耳子名旧矣。子居松。必知松故。松之美利果安在乎。居士皇然起对曰。天施地生。所以养民。松苟无利。民何以存。然昔松缚于利。今松惫于利。嗣此以往。松将匱于利。予世居此土。苦乐同气

。暇尝为之悸心不寐。而先生何为有是诲也。先生歔歔踞席曰。我行天下多矣。董利于松。见其缚未见其惫也。子奚所憊憊焉。幸为我一二详之。

居士曰。松有干艺之利。倚府东偏。跨江越浦。百里回遭。荒荒莽莽。郁郁绵绵。竹冈沙脊。塍塌高原。凸岸覆瓦。平地仰盘。块刚气燥。种宜木棉。种棉之民。冬沈雪子。春涩饼钱。窞粪如金。覆沟而埏。一尺一穴。汁沃叩。荷锄而出。夫夫妇妇。洒汗坳磽。人踏二亩。青而萌。黄而芽。行行列列。整整斜斜。弱颖苕。强叶雄花。端草七削。打心去冲。天风徐吹。油桃自红。天鹅展翅。毳毳飞空。前捉后白。露箔收绒。计一锄之力。竭终岁之功。亩缗十千焉利矣。然而捆秸囊穰。近衣远食。钱易东消。谷艰西祟。阳魃为灾。硠土先赤。阴震愆时。柔铃脱力。当斯时也。凶凶攘攘。流转而西。担载子女。标插而啼。数年之前。往事未远矣。乃者夫倦^丰。歔歔厚息。滨水耕田。稻花并植。潭污不捞。土宜为逆。多棉百觔。少米二石。是岂非农病乎。先生曰。子何不通务也。生人之道。金粟并重。得金不患无粟焉。且缓急转移。多金尤便。弃稻就棉。非下策也。居士曰。松有劳经之利。七邑皆是。捆载万里。功归女子。棉乎棉乎。棉绽核。铁竿短。棉弹朵。木弓缓。棉浮絮。櫓卷。棉结纱。绳车馆。团如酥球。散如粉线。竖如单轮。横如匹练。刷帚如扛鼎。接综如伏案。轴管既涤。筐梭未转。晓星芒芒。夜灯煌煌。人在睡乡。非官非商。万机齐张。哑哑似语。咿咿是诉。声苦心宽。明日卖布。紫花蒲汇。飞花柳湾。鸟泥象眼。龙华药班。九寸兼丝。七宝金山。南塘北塘。幅狭幅。紧胜云缙。稀疑雾縠。左手迭白。右手横折。絢纒十尺。赢钱一百。积一机之勤。疲一女之力。月可取布三十丈焉。冀北巨商。挟资千亿。岱陇东西。海关内外。券驴市马。日夜奔驰。驱车冻河。泛舸长江。风餐水宿。达于苏常。标号监庄。非松不办。断垄坦途。旁郡相间。吾闻之苏贾矣。松之为郡。售布于秋。日十五万焉利矣。呜呼。秋农渴竭黑且羸。而秋稻熟矣。青不可炊。托命剡缕。三日两饥。抱布入市。其贱如泥。名曰杀庄。近日之狡狙为之。昔一丈之布。羨米五升。而今则二升有奇。是岂非女红之害乎。先生曰。子何不通务也。织人贾师。其与时俯仰也同。贵出贱取。术自当尔。何杀之有。且百庄得多。一机失少。未为不利也。

居士曰。松有湿殖之利。府东西北。大圩小圩。衔逐。为顷五万。泉甘土沃。去山池涂荡十三不可耕。十三一稔。十四再熟。仙山海隅。北亭新江。白沙修竹。长人高昌。枕松昼歇。庐井相望。中多佃农。头着泥浆。正月烧枯。二月犁方。三月化草。四月簇秧。扶秧成禾。农汗如沱。拥禾成稻。农腹将饱。撮之蓐之。布之菊之。灌之祝之。其视水也。温汤濯足。其去莠也。织茎刺目。活乎泼乎。突乎茁乎。蓬乎勃乎。累累实乎。阪者媵者。秫者者。赤者白者。

黄者芦者。穰者侑口者。紫芒者蕙者。钗者箭者。乌口矮儿者。旧品五十。新种繁焉。冷粒滞穗。夔陌糜阡。获焉播焉砉焉。舂于室。担于廛。掩困麓。载车船。佃不知税。挈租于田。佃主不耕。稍税于官。锛斧互寄。隐利存焉。且夫八十以上老农之言曰。往日胥苗。亩三石粟。近日胥苗。亩三斛谷。泽●犹是昔厚今薄。地气使然。农脂日削。今夫平口计人。食米不及四石耳。松田四百万。松民二百万。即土孽不发。多厚糠。补短截长。犹不至困淫夷而死旱叹。无如鲸沧未靖。赍盗奸民。夕栈朝屯。单舸大艚。窃载而奔。市无常价。三日一增。昔之一斗。今之五升。此十年以来穷黎淘糝粝饼之苦情也。先生曰。子何不通务也。田犹是。谷半之。野人之言耳。何必信。米犹是。价倍之。此固农夫之大利也。

居士曰。松有苦煎之利。东南海滨。九团九。四十八墩。三沙一浦。袁部青村。幕转四五百里。长波天合。茫茫然。庵庵然。冷冷然。炎炎然。青黄赤白之气。胶葛无痕。吾尝登危堡之高城。坐沧溟而长啸。骋莽莽之奇怀。极跼蹐之所到。行百步而港绕。渺十里而人少。远疑芒。近知藟屋。人不类人。鸦栖麋伏。男女五六。甌瓿粥。问之亭户也。六场隶额。视此者五万丁焉。罗纹纬水。眼布沙。一罨一井。一井四洼。垒垒土橐。潜吸嵯脉。渥筒淋液。风吹日炙。一易三易。投莲滴。而屹此橐者。豪右所画。丁非直不可得也。丁无薪。卤溢不烧。心愁滄云。买蕘拔场。望流涕。即即雪幡。盱盱玉沸。●●●●。不见其美。一突四镬。是血是水。丁又无盆。纳锥盆主。笏税柴租。逢十退五。皜皜如晶。荡荡如银。屑屑如冰。含情藏云。琨琨磷磷。●●霏霏。丽光扬芬。洋洋纷纷。积荒堆屯。负担逡巡。官与之盟价不敢争。跳火而踉。暴暑为凉。热盐罚杵。贷本不偿。沈霖冻雪。冷盐不出。司匣拘执。总纲待掣。大仓广厦。鞶带锦鞍。养客东阁。列伎西园。大挥千万。小费百千。此盐商之所为也。佻倨下风。色目多端。夸妻炫子。悉有欢颜。顾其阜货通珍之所由。致首力是物者。反敝败而摧残。无米无蔬。咽麦齿原。上书优恤。前古漫漫。此亦松之黎元也。先生常睹之乎。先生曰。子何不通务也。夫民不生于商而生于。又不幸而为丁也。天涸之也。我与子虽欲恤之。乌乎恤之。

居士曰。松有御害之利。外塘内圩。捍海万里。埂湖千区。飞涛泱泱。鸿蒙无边。阙洮荡。瀕洞弥漫。朝浮玉山。夜拥银盘。无雨无风。卷雪铺天。下吴松。上盐官。开元以后。筓砾堊。坚而守。荡摩穿漏。溢溢时有。漂人口至一万几千。玲珑截石。铁关木塞。墉墉屹屹。万古百坼。实始于 兴朝之雍正五年。豁閭滉注。礪石坦水。新●浮渤。雷鼓吼地而椿起。屈遣土塘。官借民科。碾研追陌。垆疏脂枯。滑胥乘递。器号叱呼。征金问帛。醉舞婆娑。不知其外为浏滥●瀑之溟波也。衍地之愿。横塘纵浦。泾历门堰。往汇滞陆。郑大夫

能记者二百六十余所。亟惟西北。五湖门户。澶澶隐汨。奔流翔舞。泻平落窠。勃戾下府。正月点簿。里正击鼓。畚鍤纆杆。虓讙筑土。斗渠资溉。锤泄有常。窵洒●滴。泽潴汪洋。漓湫灏渺。泽酺川防。●鼓浪。盘溢郁没。抢岸鸣钲。车牛齐出。外庠曝淤。苏苗三月。紫沕黄污。茨梁无失。是故望之如墙。恃之如堤。拒溜放滂。平停沸脰。下及一尺二尺三尺四尺。昔之修利者急五等之水围。及今荡舟顾会。泛任所之。陂皆平视。坝与禾齐。桃花水上。黄梅雨肥。危乎不危。荡禾漾栉。朝灌夜出。一泛半月。温浊黄惨。泝潮汐而东归。鱼跳上屋。甲子无粟。桥不容舳。戊辰无苗。十年以来。沈倒井。两见矣。官有兼职。农无余力。出溺忘溺。不知所极。我思古人。为我心恻矣。先生曰。子何不通务也。海漶之患。折入浙境矣。阙之外。实有拦沙。天之所以便江南也。圩围之筑。有司虽不视涂。亦终年奉文矣。民自谗诒。奈何罪有司。居士曰。松有狃习之利。崇藪妄民。束绳题表。扬竿水滨。长蒲一丈。围田十寻。腐蒲十丈。围田百寻。滋蒲百丈。围田千寻。自坻而沚而潭而隰而垆而林。望水起科。杀水利蒲。灰湿就燥。杀蒲利稻。争浅于深。争升于沈。必夺必侵。磨鎌铭铎。削荻兼兼。裹血而担。纠告鼎沸。府县求比。八十一断。横谋纵议下利括羨。上曰平隰尺勘核。其沙至十数万而盈。子母相生。孤砥独突。官涨民滩。调停小汔。然而弓眠之磧。坛漫之洲。湮港塞埂。日日不休。烂草盘滓。坟渴涓流。自湄一线。●溜阁舟。凡皆二十年前海潮所未到。●滔●减之巨浸也。今则苍苍。四望一过而下飞鳧再过而曳耕牛。淀山陂湖。戚里包室。罗点不生。山门谁掘。青龙南踰。滟沙淤泥。弊至百年。人力难施。近者大小烝民。徒步而过长泖。曹路之涛。纠纠漫漫。浑浑泡泡。所恃者圆泖大泖。逐龙鼃于斜塘。达区区之横潦。而白鹤健男。再请度于露盘之南。此虽混混汲汲。浚湔不绝者。陌陌阡阡。胥混而为大田。亦不足以掇其贪也。力占勇。智壅巧。土日多。水日少。行不溺。坐可饱。思悠悠。我心槁。先生闻之。不亦悲且懊乎。先生曰。子何不通务也。洪波万顷。鱼所乐耳。填淤亩收。新垦赋轻。天之所以裕松民也。

居士曰。凡先生所诲。一乡一邑。一夫之利也。先生亦知松有疏导之利。为吴越数百万烝民生聚所赖乎。民食为天。首利农田。农田何利。利水为先。紫青绕白。畎浚达川。一成百脉。斜锯环攒。股引土肉。昂涸痹淹。今松为水。春申右郭。为隳之原。废闸坏埭。陈迹漂坠。黄杨白茅。三林千步。咸潮汨而泾淜都湮。愆阳无田。多雨丰年。列舍猪川。壤仄泉悬。沃沃泐泐。其势直泻而不可拦。此固巽维负日任劳之氓。独抱难辛也。而西北隐病。则晶莹浩漾。汨滑泥泞。泱灂潮上。浚集涛上。渺渺漾漾。万派砰磅。滔滔东向。淼不可抗。滥涌不畅。同坼盆盎。溢堤决障。绮绣吹浪。苟至于是。则与苏常嘉湖四郡黔

黎同一沦丧矣。是太湖涌三万六千顷之水。迫而下游。磕雹旬电。惊湍震乱。泛为数十白荡。溯溇溟●。飞销虹梁。跳围薛淀。怒不可遏。激而散窜。骤入平漫者。其患历千年。治非一策。不出于我松七邑之地。为注●之归墟。泄漉之门堰焉。东阻吴淞。北走新洋。刘河洿而三浚娄江。纾一时之厄于太仓。其全局则漫水不敌。千墩亦伤。汾师蔓莱。湾泠沥长。滂汗而来。纳之惟白莲金练。濮阳吉阳。凡此混混而浪浪。渺渺而汤汤。皆自圆渚。含瓜米。包盐铁。马足盆。鸛觜抉。以入于大海之茫茫。今再封●淖耕。则淀浦相去五十余里。扼双●之喉。截五湖之尾。扞淮伏济。使之拥胸胀背。活流遽死。曲掩不辟。复生周夏。陆海区。葑泥裹稼。官执图经。民执国课。震泽上游。万壑齐奔。别求出海。何道可循。洄沅旁啮。前古水患。吾不忍闻。吾不忍言。惟松妄民之无状。而使四郡同惴。此潦颠连。先生愀乎改容。浩然长叹曰。子所谓迂之士也。后世之害。今日虑之。然其思则远矣。我今知权宜之必将孽其民也。并世贤公卿士大夫。攘臂轩眉。为时职志。未有如子所言。子所言毋亦有所反忤乎。居士笑而不答。客退录问藏之。

论滇省利弊

师范

滇之累。盐为重。徭次之。盐之害。始于省城设立总商之举。而甚于加煎余盐以补亏空之议。夫井之出卤。有盈缩。欲求多盐。不得不插和泥土。以敷加煎之额。盐既加煎。则营销必致壅滞。不得不压散烟户。罔顾民困。加以商役大戡小秤。土贩高市价。而民困不可苏矣。徭之设。原有堡夫民夫牌开名数。乃违例应付。动至数百。因而索折夫价。勒取供应。铺司本递公文。而令负行李。哨兵久已裁革。而仍派押护。甚至男夫用尽。派及妇女。土棍承揽。复立包当。兼之宪役过往。汛兵调换。亦索路夫。需供酒食。而民苦无从诉矣。杨文定公滇之初。即严行禁革。一扫积弊。民如出汤火。登席。帖然者四十余年。乙酉军兴。山僻愚氓。皆踊跃趋赴。其状若可悯。而其心则甚安。休养既裕。亦无不知奉上之道宜尔也。緬已请抚。犹谓驻防未撤。例无所减。民稍稍不支。而无良之徒。复进以加煎压消之说。诛求搜剔。盐之患遂甚于寇。丁巳春酿成大变。于是官民交困矣。己未十月初。颐园抚军至。始定民运民消之局。而于一切夫马。亦以职之崇卑。事之缓急。勒有定额。杨公则纓冠止。变在将发之时。而初公则拔釜抽薪。变当己发之后。呜呼。滇之人亦王人耳。土地瘠薄。输转艰难。而征税之纷繁。供应之冗杂。胥役之苛扰。将弁之揜越。有求如他省之十一而不可得者。夫饮茹。固难遍责之当道。然于水深火烈之中。略寓惻怛慈祥之意。吾不能不于后之君子有深望焉。

仓储之设。为救荒计者十五。以备非常之用者亦十五。滇处西南陬。壤块瘠薄

。岁出仅支口食。而山僻小民。尤多餐芥糗杂粮者。鄂西林尹望山两总制。陈临桂藩使。经营筹划。所贮至五十余万石。未及四十年。尽化乌有。间存者。徒为猾胥之垄断。兼充市狺之侵渔。筹采买而富民独受其殃。议平糶而贫民不受其惠。夫滇之地素饶水泉。滇之俗颇急周恤。虽凶年饥岁。道殣无闻。惟烂于盐。疲于役。乃又陷于仓。一社长之累。必至数百金。而其所储。终鲜实际。倘有不虞。未审当事者复创何策也。前之人以之便民。今之人即以之厉民。常平义仓无论矣。吾辈之有心世道者。尚仿其意以行之。乡先积谷二百石。谷贵照市价卖出。谷贱照市价买入。不须博贵入贱出之名。而其泽自溥。每遇岁除。确查农民之无依者。大口五斗。小口三斗。秋成时收本去利。上广 朝廷子惠之恩。下以助桑梓温饱之计。切无谓迂阔之谈。不关痛痒。予其拭目俟之矣。

赋差关税四弊疏康熙十九年

给事中许承宣

奏为请禁赋外之赋。差外之差。关外之关。税外之税。以苏农困。以拯商病事。窃惟天下之大。无踰四民。民之俊秀者为士。士尽处十之一耳。而农与商贾则大半天下。农有田则有赋。有赋则有差。商贾有货。则设关以稽之。立税以敛之。此自古以来之常法。圣主所不废也。而今日之农不苦于赋。而苦于赋外之赋。不苦于差。而苦于差外之差。何谓赋外之赋。即如江南扬州府属。 国家正赋每亩二钱四分五厘零。田有高下。约数亩折一亩。每亩纳银不过四五分。其取之于民者固有定则矣。今也不然。船厂厂须用铁则赋。筑河堤须用夯木则赋。决口卷扫须用稻草则赋。下桩须用柳则赋。扎扫须用白则赋。夫民以其土之所有为上用。犹易办耳。若采铁于不出铁之乡。责于不产之地。旱暵草枯。水涝木坏。徒肆苛索。祇费缙钱。或倍价以相鬻。或干折以幸免。岁凡数供。追呼不息。此苦于赋外之赋也。何谓差外之差。 国家赋役全书。定为经制。是赋之中已兼有役。今臣见扬州府江都县。每岁一里贴浅夫工食银二十四两。则田已役其二矣。顷河流溃决。复按亩起夫。则田已役其三矣。挑河夫之外。又有帮工夫。则田已役其四矣。四役之不己。而又有所谓庄差。庄差者。取之耕田之穷农也。农夫代人出力以耕田。其所耕之田。即里地已起差之田也。在里地起差者此田。今起庄差者亦此田。即令田系农夫所自有。而田已在里地起差之内。若更加以庄差。不一田而二差也哉。自庄差之名一设。则有供土船之害。有供土箩土基之害。有供车辆之害。卖妻鬻女。尚不足以应其求。敲骨擢筋。惟恐不获终其役。嗟此疲劳告瘁之民。即我 皇上捐赈啜哺之民也。差一及身。进无以邀廩饩。退不能就粥糜。有转死沟壑已耳。此苦于差外之差也。今日之商贾。不苦于关。而苦于关外之关。不苦于税。而苦于税外之税。

何谓关外之关。 国家设关。通天下凡十三处。皆相隔三四百里。然后有一关。所以明禁网疏阔。不欲多为之制。以妨商旅也。又定例船不抵关。货不抽税。料亦如之。自有攒典之设。而各踞口隘。横行村落。处处皆关。则处处有税与料矣。顺治十八年。台臣郑为先具疏极陈攒典之害。奉 旨裁革。然攒典之名去。而攒典之实犹存。监督诸臣借查税名色。私用家人及书役。散布各方。重抽税料。夫果在通江滨海之处。扼守隘口。犹可也。已非 朝廷务存宽大。不尚烦苛之意。况近在数十里间。又无旁港支河。而可多设私人以滋扰害乎。即如扬有扬关。淮有淮关。

其中一漕堤。有何渗漏。而于邵伯一镇。必又加拦阻。夫邵伯乃商贾卸载之地。自南而北者。扬关税之。自北而南者。淮关税之。已税之货。已税之船。则可听其所之矣。而所以拦阻者。将禁其不及内地乎。将令其屯聚一处。而不散而之州县乎。无非难措索。重重剥征。是咫尺不百里之间而再税也。近闻浒墅关于无锡地方。亦私立老人关。置设水栅。拦截河干。又用两橹快船。遍历乡村。昼夜巡逻。遇物索诈。稍不遂意。捏指漏税报官。其它睹闻所不及者。何可殫述。商贾举足罹网。移步触禁。莫施其征贱征贵之智。徒乎顾左顾右之忧。风雨停而伤心。衣囊质钱以输税。此苦于关外之关也。何谓税外之税。 国家立关。有税货之关。有抽料之关。大小各有定制。轻重悉载成书。顺治二年奉 旨凡民间米麦税课。概行禁革。

今则农船小艇。一米一豆。莫不征税。甚至乡民驴背肩挑。不免悉索。又有货本无多。而所税之数。反过其本数倍。至愿弃其货以逃而不可得。此甚可悯也。若船料各关不同。如扬州钞关。满料不过二两六钱七分。浒墅关满料不过十两五钱。今正数一倍。纳至四五倍。而于正数之外。又名曰加仓。一仓至十仓。听其增益。莫敢谁何。夫船料则固有经制矣。加仓之说何自来也。且既税船。则不税货。而又有落地之税。有寄钞之税。是兼船与货而两税之矣。商贾之力几何。而堪此朘削耶。此苦于税外之税也。伏读康熙十八年 恩诏一。各处关差。将不应纳税之物。额外横征。差役四出把守关隘。扰害商民者。该部严行察禁。一有觉发。从重治罪。仰见 圣虑渊微。无遐不瞩。又屡经部议。凡滥派小民钱粮差徭。俱有处分。即督抚亦曾行文申饬。不啻再三。而积习难破。病窦日深。不得 天语重申。何以令诸弊悉革。伏乞 敕下督抚。严饬各府州县。及各关监督。务使将赋外之赋 差外之差。关外之关。税外之税。概行禁止。勒石立碑于通衢处所。纵不能尽绳已往。犹可永戒将来。庶农民无困敝之忧。商旅有贸易之便矣。

请推恩掩骼疏康熙二十三年

工科给事中任辰旦

窃考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周礼蜡氏掌除骹。先王之政。非徒恤民之生己也。于其死则必使之有所归。故凡无主而暴露者。既及春而掩之矣。而平时又设官以掌之。此诚仁厚之至。而无所不用其心也。是以周文王泽及枯骨。诸侯闻而归之。唐太宗瘞隋人暴骨。屡书于史。宋太宗频遣使收瘞暴骸战骨。明太祖太宗累收中原暴骸瘞之。皆流为善政。传为美谈。恭遇 皇上至德深仁。爱民育物。凡属恫瘝。莫不备轸 圣虑。善政善教。推行毕备。自古帝王之仁。未有过于 皇上者。臣谓宜及时修先王之仁。饬戒天下有司。所在设立义冢。举凡无主遗棺。悉察明埋葬。其弃道路及沟壑者。务令藏掩得所。勿使暴露。凡军兴以来。经战阵地。尤宜加意收瘞。此亦所以佐仁政而宣厚德也。至于盛京如松山诸处。凡明师溃没之所。闻委骨荒尘。数里。望如积雪。尤可轸悯。白骨既多。恐难责有司区置。伏祈量发帑金。专遣一官督理掩葬。使数十年暴骸。一朝就土。所费不多。而为德甚厚。 皇上如天之仁。推之益广。史策所载。莫与比隆矣。

卷二十九户政四赋役一

赋役议上

任源祥

三代赋役之制。一变于商鞅。再变于杨炎。三变于王安石。每变愈下。而古圣人良法美意。澌灭殆尽。变制之始。不过趋于苟简。规一时之利。而遂以坏万世之大经。其势如水之就下。至于今。虽古圣人复起。欲返古而不能。是故因势利导。随俗立法。而不失古圣人爱民之意。天下亦大治。查洪武赋役黄策。以一百十户为里。推丁多者十人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输役。里长一人。管一里催办勾摄之事。每岁类报总报十年攒造黄册核隐漏清逃亡第民为上中下三等大约以田为经。以人户为纬。人户之丁粮有消长。而田无消长。照田起赋。照赋着役。至今遵行。此诚所谓因势利导。随俗立法。而不失古圣人爱民之意者也。明之中叶。甲总不匀。故行十段锦法。嘉靖四十四年每年银差力差总计十甲之田派为定则而留余提补那移参错款项多端。故行一条鞭法。隆庆四年江西题准崇祯中通行力差计其代当工食之费银差计其扛解交纳之费并入丁粮并纳然法之行也。其始未尝不尽善。而后稍益滋弊也。何也。立法之始。以田为经。以人户为纬。上中下三等以粮为差。积重在粮。积轻在丁。律注赋出于田。役出于丁。其实役亦出于田。是故赋役一准诸田。而人丁之消长。无甚关于会计之大数。其弊也。或有人无丁。或有丁无人。有司不及问。亦不必问。夫耕田者人也。天下之大。人为重。而积轻之势。乃至于不必问。其法岂尽善哉。按户口总数。洪武二十六年造册。人户一千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口

六千五十四万五千八百一十二。弘治四年造册。人户九百一十一万三千四百四十四。口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三。窃计洪武兵革之后。户口消耗。弘治盛时。藩息不啻倍蓰于前。而造册总数。不惟无益。且有损焉。则脱漏者多也。脱漏户口。律非不严。弘治君臣。察非不精也。而所以得容其脱漏者。为其无甚关于会计之大数也。有司惟以赋役之办集为课最。而不以户口之消长为贤否。积玩之余。一隐于游手。再隐于相冒。三隐于浮客。田有并兼。而人亦并兼。亦法之流弊使然矣。嗟乎。商鞅变古。而井田不可复。杨炎变古。而租庸调不可复。王安石变古。而践更卒更不可复。吕祖谦曰。寓兵于农。赋役乃定。夫寓兵于农。人皆能言之。而施之实事。揆之时势。罕其效。当此赋役大弊之余。而欲善其后。亦因势利导。随俗立法。而不失古圣人爱民之意斯已矣。

赋役议下

任源祥

赋役之弊。莫甚于折色。何也。开辟以来。取于民者不过三端。孟子所称粟米布缕力役。唐初租庸调是也。此三者。古有古之定额。今有今之定额。虽欲过加之而有所不可。是故谋利者巧立为一切之法。以愚天下之耳目。既削其名而收其实。复隐其实而增其名。于中间收放。因而隐射干没。则亦折色之为害也。按洪武十八年。令两浙及京畿官田折收税粮。钞绢金银棉布各准米若干。三十年复位折色价额。大约银每两准米四石。两浙及官田折收。非两浙官田。未尝折收也。钞绢金银棉布皆准折收。未尝专以银折收也。两浙人多田少。逐末者众。故用折色。其余府州县。舟车不通。或用折色。折色始不过从民之便。其后乃通行折色。惟银是征。久之折色名项多。难于督并。乃隐其说于一条鞭。折色久而忘其为税粮。一条鞭久而并忘其为折色。忘其为折色。而折色之为害乃大矣。按洪治六年。题准山西州县可通车者。悉从民便。征运本色。嘉靖九年。题准浙江温台处三府税粮。照旧征纳本色。不许巧立名色。征价害民。由此观之。折色害民。而本色便民。昭然可见。即如江浙。每岁漕粮。无升合拖欠。而折色拖欠。无虑数十万以上。则本色易征。昭然可见也。大抵折色有五害。本色有五善。折色用银。银非民之所固有。输纳艰难。一害也。轻宝易匿。便于官役侵欺。二害也。银非贸易不可得。人多逐末。三害也。银不制之于上。如泉府之操其柄。又不产之于下。如布帛之可衣。菽粟之可食。而偏重在银。使豪猾得擅其利。四害也。银虽多。非国之本货。一旦有急。京边空虚。五害也。夫民之所有者。力也。土之所生者。粟麦也。布帛也。取其所生。而不责之以所无。民不苦课不逋。一善也。税粮科则。各有原额。数目易晓。不得借端那移。上下其手。一善也。输纳不用银。银不足贵。人多不逐

末而务本。田地皆辟。三善也。务本则勤俭。勤俭则人心思善。风俗易成。四善也。所虑者本色重滞。难于起运。然通漕之处。漕运事例。可照不通漕之处。酌量道里。于都会要害之地。建仓收贮。从其长便。数年间京边要地。本货充牣。军国之需裕。富强之形成。五善也。总计天下便于折色者。舟车不通之处而已。其余皆便于本色。而不便于折色。即有时偶便于折色。而终不便于折色。谋国者奈何不五善是图。而徇于一切之法。病天下乎。

赋役后议

任源祥

三代井田之法。坏于商鞅。隋唐均田之法。废自杨炎。商鞅兴一时之利。杨炎救一时之弊。而古制再亡。何者赋出于田。役出于丁。古无无田之丁。丁与田不相离。故赋役相准。用缓可权。自阡陌开而丁自丁。田自田。丁田离。则赋役无准而民病。自两税行而丁计田。并役入赋。既削其名而收其实。复隐其实而增其名。则赋役无艾而民病。然观古王者有分土无分民。则后世赋役皆出于田。固势所必至者矣。明制。鱼鳞册以田为经。以人户为纬。黄册以人户为经。以田为纬。人户有消长。田无消长。编审以丁田为宗。用两税之长。去两税之弊。所谓因势利导。随时立法。而不失古圣人底慎之意者也。顾法久弊生。万历初。以天下困于丁徭杂泛。乃行一条鞭法。头绪归一。民甚便之。崇祯中。江南里甲。如仓头北解。无不破家。鼎革以来。首改白粮为官解。次改仓头为图兑。而江南于是无重累。康熙二年行匀图法。总计每县图甲田地。截数均编。推而行之。与隋唐均田相似。法亦善焉。虽然。今天下之势。积重在银。积轻在田。何以言之。古者粟米布缕力役。视民之所有。土之所产而征之。间有折征。所以权一时之轻重。非定额也。而唐之庸钱。宋之免役钱。始以钱为额。然惟役折钱。赋不折钱也。明季条鞭。始以银为额。然条鞭征至七八分。不碍有司考成。是于税粮徭杂项中。犹存用缓之义也。今起运存留裁扣。总作十分。未完分厘。俱在参处之例。且条鞭既并杂泛而征之矣。故原编存留。所以免杂泛之役。今皆裁作正赋起运。则杂泛不得不更派。是故征愈急则银愈贵。银愈贵则谷愈贱。谷愈贱则农愈困。农愈困则田愈轻。田者民之所依。国之所宝也。而积轻之势至有弃如敝蹠者。有视如毒螫者。呜呼。岂谋国固本之道乎。周子曰。天下势而已矣。势轻重也。识其重而亟反之可也。谋国者。诚能审势而权其平。则不失底慎之意。而赋役无病矣。

钱粮论上

顾炎武

自禹汤之世。不能无凶年。而民至于无餼卖子。夫凶年而卖其妻子者。禹汤之世所不能无也。丰年而卖其妻子者。唐宋之季所未尝有也。往在山东。见登莱

海之人。多言谷贱。处山僻。不得银以输官。今来关中。自鄂以西。至于岐下。则岁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率卖其妻子。至征粮之日。则村民毕出。谓之人市。问其长吏。则曰一县之鬻于军营而请印者。岁近千人。其逃亡或自尽者。又不知凡几也。何以故。则有谷而无银也。所获非所输也。所求非所出也。夫银非从天降也。升人则既停矣。周礼地官司徒升人升古矿字海舶则既撤矣。中国之银。在民间者。已日消日耗。而况山僻之邦。商贾之所绝。虽尽鞭撻之力以求之。亦安所得哉。故谷日贱而民日穷。民日穷而赋日诎。欠逋则年多一年。人丁则岁减一岁。率此而不变。将不知其所终矣。且银何自始哉。古之为富者。菽粟而已。为其交易也。不得已而以钱权之。然自三代以至于唐。所取于民者粟帛而已。自杨炎两税之法行。始改而征钱。而未有银也。汉志言秦币二等。而银锡之属。施于器饰。不为币。自梁时始有交广以金钱为货之说。宋仁宗景佑二年。始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江东以帛。所以取之福建二广者。以坑冶多而海舶利也。至金章宗始铸银。名之曰承安宝货。公私同见钱用。哀宗正大间。民但以银市易。而不用铸。至于今日。上下通行。而忘其所自。然而考之元史。岁课之数。为银至少。然则国赋之用银。盖不过二三百年间尔。今之言赋。必曰钱粮。夫钱。钱也。粮。粮也。亦恶有所谓银哉。且天地之间。银不益增。而赋则加倍。此必不供之数也。昔者唐穆宗时。物轻钱重。用户部尚书杨于陵之议。令两税等钱。皆易以布帛丝纩。而民便之旧唐书穆宗纪元和十五年八月辛未兵部尚书杨于陵总百寮钱货轻重之议取天下两税榷酒盐利等悉以布帛任土所产物充税不征见钱则物渐重钱渐轻农人见免钱卖匹段请中书门下御史台诸司官长重议施行从之吴徐知诰从宋齐邱之言。以为钱非耕桑所得。使民输钱。是教之弃本逐末也。于是诸税悉收谷帛絀绢。是则昔人之论取民者。且以钱为难得也。以民之求钱为不务本也。而况于银乎。先王之制赋。必取其地之所有。今若于通都大邑。行商集之地。虽尽征之以银。而民不告病。至于遐陬僻壤。舟车不至之处。即以什之三征之。而犹不可得。以此必不可得者病民。而卒至于病国。则曷若度土地之宜。权岁入之数。酌转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间。凡州县之不通商者。令尽纳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征钱。钱自下而上。则滥恶无所容而钱价贵。是一举而两利焉。无蠲赋之亏。而有活民之实。无督责之难。而有完逋之渐。今日之计。莫便乎此。夫树谷而征银。是畜羊而求马也。倚银而富国。是恃酒而充饥也。以此自愚。而其敝至于国与民交尽。是其计出唐宋之季诸臣之下也。

钱粮论下

顾炎武

呜呼。自古以来。有国者之取于民为已悉矣。然不闻有火耗之说。火耗之所由

名。其起于征银之代乎。此所谓正赋十而余赋三者与。此所谓国中饱而奸吏富者与。此国家之所峻防。而污官猾胥之所世守以为子孙之宝者与。此穷民之根。匱财之源。启盜之门。而庸在位之人。所目而不救者与。原夫耗之所生。以一州县之赋繁矣。户户而收之。铢铢而纳之。不可以琐细而上诸司府。是不得不资于火。有火则必有耗。所谓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贱丈夫焉。以为额外之征。不免干于吏议。择人而食。未足厌其贪恡。于是藉火耗之名。为巧取之术。不知起于何年。而此法相传。官重一官。代增一代。以至于今。于是官取其赢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输国之十。里胥之辈又取其赢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输国之十。其取则薄于两而厚于铢。凡征收之数。两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长者也。铢者。必其穷下户也。虽多取之不敢言也。于是两之加焉十二三。而铢之加焉十五六矣。薄于正赋而厚于杂赋。正赋。耳目之所先也。杂赋。其所后也。于是正赋之加焉十二三。而杂赋之加焉或至十七八矣。解之藩司。谓之羨余。贡诸节使。谓之常例。责之以不得不为。护之以不可破。而生民之困。未有甚于此时者矣。愚尝久于山东。山东之民。无不疾首蹙额。而诉火耗之为虐者。独德州则不然。问其故。则曰州之赋二万九千二为银八为钱也。钱则无火耗之加。故民力纾于他邑也。非德州之官皆贤。里胥皆善人也。势使之然也。又闻之长老。言近代之贪吏。倍甚于唐宋之时。所以然者。钱重而难运。银轻而易赍。难运则少取之而以为多。易赍则多取之而犹以为少。非唐宋之吏多廉。今之吏贪也。势使之然也。然则银之通。钱之滞。吏之宝。民之贼也。在有明之初。尝禁民不得行使金银。犯者准奸恶论。夫用金银何奸之有。而重为之禁者。盖逆知其弊之必至于此也。当时市肆所用。皆唐宋之钱。而制钱则偶一铸造。以助其不足耳。今也泉货弱而害金兴。市道穷而伪物作。国币夺于上。民力单于下。使陆贽白居易李翱之流而生今日。其咨嗟太息。必有甚于唐之中叶者矣。陆贽上均节财赋六事其二言凡国之赋税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故所入者惟布麻绘纡与百谷而已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定泉布之法以节轻重之宜敛散弛张必由于是盖御财之大柄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则谷帛者人之所为也钱货者官之所为也是以国朝着令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缁纡布帛尝有以钱为赋者哉今之两税独异旧章但估资产为差使以钱谷定税唯计求得之利宜靡论供办之难易所征非所业所业非所征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李翱集有疏改税法一篇言钱者官司所铸粟帛者农之所出乃今使农人贱卖粟帛易钱入官是岂非颠倒而取其无者耶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请一切不督见钱皆纳布帛白居易集有赠友诗云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以重农力日以殫贱粟与麦贱卖丝与绵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吾闻国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算丁口

租必计桑田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量入以为出上足下亦安兵兴一变法兵息遂不还使我农桑人畎亩间谁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权复彼租庸法令如贞观年曰。子以火耗为病于民也。使改而征粟米。其无淋尖踢斛。巧取于民之术乎。曰。吾未见罢任之仓官。宁家之斗级。负米而行者也。必鬻银而后去。有两车行于道。前为钱。后为银。则大盗之所睨常在后车焉。然则岂独今之贪吏。倍甚于唐宋之时。河朔之间。所名为响马者。亦当倍甚于唐宋之时矣。

田赋总说

朱泽澧

先王井田之制。不能骤复。为之哀多益寡。广行社仓。以通其意。而必先之以里甲排门鱼鳞者。何也。张子曰。夫仁政必自经界始。贫富不均。教养无术。虽欲言治。皆苟而已。井田之经界不可复矣。牧民者。若不知民数之多寡。户口之贫富。田亩之肥瘠。虽欲哀益之。其道何由。里甲之册。由来已久。其中混扰不清。书吏奸诈。任意飞洒。弊窦万端。若不彻底澄清。则民数终无实据。故先之以里甲焉。排门册。即周礼伍两卒旅比闾族党之制。保甲之纲目。实基于此。鱼鳞册。即周礼辨野土上中下地之制。遂沟洫浚水道之通塞。实纪于此。不但定其制度而已。须守令亲履其地。庄村田畔。以次巡行。相其道路。识其居址。与父老子弟。常常接见训告。方能熟习其户口之漓。田亩之高下。而条教号令有所施行。因劝之自行节俭。存耕三余一之法。以备水旱。又劝之邻里相保。稍分其百分之余。以为社仓之本。全在积诚感动。使其义理明白。良心发见。人人知贤守令为地方爱养穷民。而后有端绪可理。故必贤才久任。一年而诚意感孚。三年而规模定。五年而治功成矣。迨由家而族庄乡铺仓一邑。则周礼遗人。乡里门关郊里野鄙县都。皆有委积以待施惠之制。可复见焉。岂偶然哉。三册之法。里甲排门二册。以人为经。以田为纬。则民之贫富善恶。风俗之漓。时时在心。有赏罚政教之用焉。鱼鳞册。以田为经。以人为纬。则田数之多寡。田土之肥瘠。田利之盈缩。时时在心。有因地制宜之用焉。凡保甲之法。彰瘕之典。力役之征。水利救荒。经界射猎等事。皆从此三册田图而出。具有无限妙用。惟有识者用心精之。安静行之。方知其条理脉络耳。

田赋说豫乘识小录

朱云锦

夏后氏既修六府。以三壤之则。成赋中邦。其役殷助周彻。法虽有殊。其寔皆什一也。自暴秦开阡陌而废井田。古制不可复追。两汉以下。因时立制。论者谓法之近古。莫若唐之租庸调。其法以丁为本。租者。丁男十八以上。给田一顷。以二十亩为永业。以八十亩为口分。凡授田者。丁岁输粟二石。二曰调。每丁随乡所出。岁输绢绫絁各二丈。棉二两。如以布。则加五之一。麻三觔。

三曰庸。用人之力。每丁岁二十日。闰加二日。不役者。日为绢三尺。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调。三十日调租皆免。并不过五十日。正孟子所谓粟米布缕力役也。其简而易明。便而易行。则又推有明之一条鞭法。一条鞭者。总括一邑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金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赠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嘉靖间屡行屡止。至万历年间。张江陵当国。始力行之。其后因四方有兵革之事。三次迭加九厘。今所谓九厘银者是也。 国朝顺治十四年。颁赋役全书于各省。恭读 御制序文。有曰。当明之初。取民有制。休养生息。至万历年间。海内殷富。家给人足。及乎天启崇祯之世。因兵增饷。加派繁兴。贪吏缘以为奸。民不堪命。国祚随之。良足深鉴。兹特命户部右侍郎王宏祚。将各直省每年额定征收起存总撒寔数。编撰成帙。讨稽往牒。参酌时宜。凡有参差遗漏。悉行驳正。钱粮则例。俱照万历年间。其天启崇祯时加增。尽行蠲免。地丁则开原额若干。原额以万历刊书为准。除荒以覆奉谕旨为凭。地丁清核。次开实征。又次开起存起运者。部寺仓口。种种分。存留者。项细数。事事条明。至若九厘银旧书未载者。今已增入。宗禄银昔为存留者。今为起运。漕白二粮。确依旧额。运丁行月。必令均平。胖袄盔甲。昔解本色。今俱改折。南粮本折。昔留南用。今抵军需。官员经费。定有新规。会议裁冗。改归正项本色。绢布颜料银朱铜锡茶蜡等项。收折色者。照督抚所题价值开列。本色者。照刊书价值造入。每年督抚确察时值题明。填入易知单内。照数办解。后有续增地亩钱粮。督抚按汇题造册报部。以凭核稽。纲举目张。勒成一书。名曰赋役全书。颁布天下。庶使小民遵兹令式。易于输将。官吏奉此章程。罔敢苛敛。为一代之良法。垂百世之成规。大哉王言。真堪媲美官礼矣。伏绎序言。是本朝赋役实采用万历之法。然明自定法后。粮长里长名罢实存。诸役猝至。复行金派。至崇祯时剿练之饷屡增。至末年乃有七百万两之多。安在其守成法乎。 圣朝定鼎以后。明季一切累民之政。既尽予黜革。征之有则。取之有经。不惟蠲缓之 诏。史不绝书。康熙五十二年奉 恩诏云。海宇承平日久。户口日繁。地亩并未加广。宜施旷大之恩。共享恬熙之乐。嗣后直隶各地方官。遇编审之期。察出增益人丁。止将实数。另造清册奏闻。其征收钱粮。但据康熙五十年丁册。定为常额。续生人丁。永不加赋。钦此。钦遵在案。雍正四年奉 旨。以各色丁粮。均派入各邑地粮之内。无论绅衿富户。不分等则。一例输将。以昭画一。以垂永久。又匠价亦向系另征。乾隆三年奉 旨。均摊入本邑地粮之内。无论绅衿富户。不分等则。一例输将。由是地丁匠价统归一。真所谓一条鞭矣。又荒缺之项。例不补额荒缺者谓向例所定支

银额数嗣因熟田报荒征不及额故支领之数亦从而裁减者而府州县 文庙祭祀缺额之银。雍正八年奉 旨。在地丁内支給。民壮工食缺额。雍正十年奉 旨。民壮工食。并置备器械。每名照八两之数支給。乾隆元年奉 旨教职增添全俸。又于三年奉 旨。各役工食银。不扣荒缺。照额全支。于经费有常之中。而体恤又无微不到。饮和食德之众。咸翘首而仰帝力矣。按河南田则。明洪武时。以中原田多荒。命省臣议计民授田。设司农司开治河南。掌其事。田仅二十七万五千顷。编为鱼鳞册。

鱼鳞册者。命官分行州县。随粮定区。区设粮长四人。量度田亩方圆。次以字号分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额为册。状如鱼鳞。又诏天下编黄册。以户为主。详具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之数。为四柱式。鱼鳞册为经。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又役法里甲除当复者。论丁多少。编次先后。曰鼠尾册。嘉靖中田之登籍者。八十余万顷。较洪武时几三倍。至万历时。额田九十五万余顷。 国初田额。一仍万历之旧。免荒征熟。除荒地二十六万余顷。陆续报垦升科。至嘉庆十五年。新修赋役全书。载原额民卫更名等则地。共一百七万四千八百五顷九十三亩零。除荒并豁除沙压河占等地。共三十五万四千五百七十九顷九十四亩零。现种行粮成熟民卫更名等则。共地七十二万二百二十五顷九十八亩零。较明中叶地额尚为有歉。然一遇偏灾。则蠲赈兼施。 国有庆典。则钱漕并免。小民蒙浩荡之恩。 圣祚有无疆之庆。其在斯与。其在斯与。今将征支各数开列于左。以备靖共者之考镜云。

田赋总考邵阳县志

阙名

荆州之地。厥土涂泥。厥田下中。厥赋上下。则壤成赋。三代之制详矣。汉初约法省禁。十五税一。晋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亩税米三升。唐高祖武德七年。定均田赋税。立租庸调法。开元中。又令庸调租课皆以米。南唐宋齐邱请蠲丁口钱。余税悉税谷帛。绸绢疋直千钱者税三十。又于正赋之外。别输盐觔。谓之盐米。宋太祖建隆初。遣使监输民粮。荆湖夏税以五月一日起纳。七月十五日毕。秋税以九月一日起纳。十二月十五日毕。后以荆湖土多稻。至十一月一日始收租。神宗熙宁十年。定荆湖北路。有官田额税之分。元世祖至元十五年。税仍宋旧例。折输绵绢杂物。成宗元贞二年。定秋税止命输租。夏税则输木绵有绢丝等物。数视粮为差。寻阿里海牙克湖广时。罢宋夏税。依中原例。改科门摊。每户一贯二钱。视夏税增钞五万余锭矣。明太祖既定天下。实核天下土田。及夏税秋粮。宏治中再编官田民田。夏税有米麦桑丝绵花准折之异。秋粮又有米豆芝麻绵布折色之课。嘉靖中行一条鞭法。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力差银差额办一切。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

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民实称便。我朝顺治元年。定直省钱粮。照明万历年间则例。其天启崇祯时加增者。悉予蠲免。十年题准截票之法。以便于追比。十八年覆准州县征收。将花名缮造粮册。谓之易知由单。又州县官不许私室称兑。令纳户眼同投柜。以免扣克。又令立循环二簿。按月征收。康熙四年。题准征收钱粮定限。四月完三分之二。八月内全完。六年覆准夏税定于五六月。秋粮定于九十月。三十九年。题准征粮设立滚单。发给甲内首名。挨次滚催。令遵照部例。自封投柜。雍正三年。以耗羨充公给养廉。因有七分三分之成例。此制赋之大概也。考国初明藩田亩。召民纳价。其米一斗以上起科。民田米一年以下起科。均为正赋。自康熙三年。布政使郎永清以宝庆滩河陡险。改漕为折。始无漕粮。又明代有南粮之名。今改为折色。谓之秋折米。亦名本色米。凡兵丁及曾出师打仗。年老废疾。赐养皆取焉。即古粟米之征也。所谓夏税桑丝税改折征米。其新加颜料改折征银。即古布缕之征也。所谓条编银者。给官薪役食为均徭。祭祀杂支为均平。按里金民为民壮。计粮点马为驿传。令均摊于粮。即古力役之征也。九厘饷。起于明万历年。康熙初滇黔用兵。因复行之。谓之辽饷。其民丁每丁派银二钱六分零。屯丁每丁征银二钱。俱于秋粮带征。所谓丁随粮派也。此外若鹿皮京捐杂课商税班匠地基。则派于丁粮之外。分部起解。至关榷盐引一切杂支。或裁或存。或增或减。俱有成例。具详于正赋之下。

畿辅田赋志序

李绂

昔禹则三壤。成赋中邦。冀州之赋。独居上上。今畿辅之地。乃古冀州之域也。视尧舜所都。稍徙而东。然天下地气。每自西而趋于东。方元明以来。建都立极。垂五百年于兹矣。天地变化。草木蕃庑。则土田稼穡可以知己。禹贡称厥田惟中中。然铨秸米粟。独详于甸服。汉唐以来。乃飞刍挽粟。以实京师。畿内土田。贡金而已。粟米无征焉。夫岂有所私哉。四方之极。食之者众。又根本重地。储峙宜殷也。我国家监于二代。京师不改。而八旗之众。从龙而西。五百里以内。拨给旗地。人增于昔。地不加多。旗民错处。壤地参差。旗地有给有退。有改给。有官庄王庄。征租督负。猾攒集。民地有圈有补圈此而补彼。东处而西食。代征转解。间不以时。呼吁猥冗。户部句稽文移之烦。直隶当天下什之四五。易传所谓天下之至赜而不可厌。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其直隶田赋之谓乎。粤稽我朝定鼎以来。二祖如天之仁。煦妪覆育。人民沐膏泽。勤苦。既已家给人足。今上御极。恩被寰宇。而畿辅尤渥。亲王大臣经营疆理。兴水利。辟水田。观风劝农之使。交驰于道。蠲租截漕。建仓积贮。民力以宽。民生以裕。熙熙乎唐虞三代之风已。作田赋志。

巴陵志田赋论

古者田赋之法。一因乎天。一因乎地。一因乎人。而总之皆因乎官。如荆田八等。而赋列三等。系民力之勤。此因乎人者。岳之赋。山重而洲轻。此因乎地者。水旱不一。灾耗不时。为之减租免税。此因乎天者。然而察年岁之凶丰而增损之。审土地之肥瘠而进退之。问民生之苦乐而缓急之。考户口之贫富而均安之。阅疆里之盈绌变迁而消息之。则官司之任也。东陵之地。宋元以前。不可得详。间考诸史。尚闻其。唐之田赋。有户口。有土贡租庸两税。而岳州五属。巴陵为首。户口日增。丁粮日益。山取纻布。水取甲。可谓悉矣。五代之乱。马氏割据。其初纵采买。铸铅铁。兴蚕桑。公私交利。上下殷富。其后正供之外。税地税屋税牛税骨。暴敛横征。民无宁日。宋兴。悉除马氏苛政。民皆称便。而酒课岁额。岳州则设四务。茶榷岁额。巴陵则分十品。有大小巴陵开胜开卷小卷生黄翎毛双上绿芽大小方凡十品酒酿于民而课日盛。茶出无多而供日繁。劝之惜谷而耗日多。锡之嘉名而生日蹙矣。有明正供。亦云平薄。而经费无常。摊派无数。征目日益。小民不知其名。改解岁更。胥吏因缘为蠹。自条编法出。而民气始苏。我朝秋粮夏税。有一定之则。户口滋生。免造报之烦。有开除。有减则。有裁解。高腴有田塘地亩之分。洼下有稀密芦地之辨。岁有旱潦。则为之减租。国有大庆。则因之免税。其于民生。培养厚矣。存恤至矣。虽然。抑又有说焉。巴陵。土瘠民贫。高苦旱。下苦水。十分其土而山水居其七。十分其民而工贾居其四。十分其农而佃种居其六。十分其力而佣工居其五。十分其入而耗用居其半。此古人所以叹息于民生之不易也。观乡间之疾苦。纾妇子之愁困。以岁之上下数邦用。以年之丰凶出敛法。是所望于良有司者。

论赋役

陆世仪

古者有田则有赋。有身则有役。未有税其身者。汉高帝四年。初为算赋。民年十五以上出一赋。人百二十钱为一算。至五十六而除。二十而傅给繇役。亦五十六而除。是一人之身。役之兼税之也。后世因之计口出财。遂谓之曰户口。唐租庸调法。亦皆论丁。一年之间。纳租之外。一丁出银十四两。出力二十日。是不惟税役兼于一身。而税役之法。又视汉为过重矣。今制赋税。一出于田。役民之力。一以黄册为定。十年编审。以次轮当。其法视汉唐为简。然汉唐之弊在并赋役于丁。丁困则多逃亡。今时之弊在并赋役于田。田困则多抛荒。均之未得古法也。

差役雇役二法。王安石司马公各主一法。邵伯温以为吴蜀便雇役。秦晋便差役。吕公着又谓二法利害相半。因其利而去其害。二法皆可行。是皆得其一说。

而未为至当。邱文庄有言。古今役民之法。必兼用是二者。然后行之不偏。斯言殊为中。盖即一县之中有某役宜用差者。有某役宜用雇者。一役之中有某地宜于雇者。有某地宜于差者。是必县官一一用心经理。未可执方用药也。

凡户口丁田册籍。最为难定。非县官坐于堂上。耆正吏胥奔走于堂下。便可支吾办事也。必须简求一县人才。县官亲临。讲究既得其道。则授之以法。俾之逐乡逐里。一一踏勘报明。无分毫渗漏。方为得法。此作邑致治之根本。根本一立。以行政教。以比追胥。以诘讼狱。以简师徒。万事皆原于此。治邑者不可不知。予于治乡三约中。颇详其法。

凡户口丁田册。在州县断不可不详。而在朝廷则但当职要。不必职详也。每见十年大造。费民间无限金钱。不过置之高阁。终未必得实数。则何如令州县竟具总数达部之为得哉。但府与司不可不存副本。恐有散亡遗失之患耳。

歌谣有极切时事者。亦有不可尽据者。贾似道当国。行推排法。民间大扰。太学生为诗云。三分天下二分亡。犹把山河寸寸量。总使一坵添一亩。也应不似旧封疆。此切时事者也。万历时。江陵相公当国。丈量田地。吴中诗云。量尽山田与水田。只留沧海与青天。如今那有闲州渚。寄语沙鸥莫浪眠。然是时吴中经界久坏。赋役不均。得此始正。至于今赖之。此不可尽据者也。总之。同是一法。用得其人则治。用不得其人则乱。君子亦择人而慎用之耳。至于愚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孔子与子产。尚不能免初政之谤。他人乎。苟行之有法。则一二年间。公论自出也。

田亩赋重。则人争隐漏以逃赋。欲增田亩者。无如薄赋。故李翱曰。人知重赋之可以得财。而不知轻敛之得财愈多也。丁口之徭重。则人争隐漏以避役。欲增丁口者。无如轻徭。故马端临曰。庸调之征愈增。则户口之数愈减也。二公之言。可谓知本矣。

凡州县钱粮。有多年未完者。有已完那借不明者。有未解者。有已解而多年未获批回者。因头绪甚多。文卷浩繁。官司不及致详。吏胥因而作弊。刚设格眼册。凡一应钱粮。俱照年分逐年开列。某项已解。某项未解。某项领否批回。其存留给放等项。亦俱细细开列。凡遇抚按巡历。不必造册。即将此册送比。比后印官仍自亲收。遇升迁事故。即申抚院。交代明白。方许离任。如此可杜官吏侵渔之弊。

钱粮外有均徭一事。钱粮正供有额。独均徭官自为政。时时增益。吏胥上下其手。小民不知。无从控诉。刚设均徭法。凡一县中。科其田地人丁及一岁杂费之数。约为通法定制。每亩出均徭银若干。不增不减。其一县费用。听县官于均徭银中自为伸缩。断不许于均徭溢额。使吏胥不得上下其手。诚至钅之法也。

纪顺治间钱粮数目

张玉书

从来创业之主。享有胜国之资。不烦征敛。而国用滋富。汉之承秦。唐之承隋。明之承元。皆是道也。惟宋当五代纷争之后。海内衰耗。差逊汉唐。而左藏之库。积金如山。则犹有余蓄焉。前明之末。政厉民。始以军兴旁午。议加辽饷。继以民贫盗起。复加剿饷。终以各边抽练。复加练饷。催科无艺。中外萧然。迄国家以仁义之师。入关靖寇。而中原赤子。业已折骸断骨于百战之余。其所谓内库之帑藏。又已尽罹贼。盖实遗我一空虚之国也。世祖章皇帝既定大业。席疲民。下诏首除三饷如拯焚溺。继定赋役全书。一准前明万历中年旧额。税敛亦綦薄矣。独是多方未靖。虎旅四征。今年下两浙。明年定八闽。又明年克楚蜀。克两粤。犍金输粟。相望于道。方顺治八九年。岁入额赋一千四百八十五万九千有奇。而诸路兵饷。岁需一千三百余万。加以各项经费二百余万。计岁出至一千五百七十三万四千有奇。出浮于入者。凡八十七万五千有奇。至十三年以后。又增饷至二千万。嗣又增至二千四百万。时额赋所入。除存留项外。仅一千九百六十万。饷额缺至四百万。而各项经费犹不与焉。国用之匱乏。盖视前代为独甚。而我先皇帝爱民如子。必不忍为苟且目前之计。于额赋外少加毫末。汰冗员。抑繁费。躬行俭约。为天下先。自亲政以后。在宥十年。未尝兴一不急之工。采一玩好之物。军需浩繁。悉取给于节省之余。而发帑金以赈凶荒。赐田租以苏疾困。数岁之中。诏书屡降。自古开创之主。宽仁恭俭。未有若斯之盛者也。谨录十七年岁入之数如左。后之览者。仰惟先皇帝忠厚开基。损上益下。其经营缔造之难如此。庶几圣子神孙。席履丰盛。而益务息民重农。减征宽赋。其司国计者。壹意以稟法师俭。辅导圣明。则祖宗撙节爱养之物力。不致委弃于土木甲兵。而人殷物阜。可与成康比隆也已。

论鱼鳞图册

陆世仪

旧制定赋役有二册。一曰黄册。以人户为母。以田为子。凡定徭役。征赋税。则用之。一曰鱼鳞图册。以田为母。以人户为子。凡分号数。稽四至。则用之。向来通行无弊。法久玩生。弊且百出。若欲厘整。法宜从简。莫若废黄册。专用鱼鳞图册。凡赋税徭役。一以鱼鳞图册为主。即所谓坐图还粮也。其说用黄册有六不便。用鱼鳞册有六便。何谓六不便。凡州县田。为都为图共若干亩。俱有定额。斗则。俱有定数。主者一览而知。自用黄册。即有推收。田既混淆。数难稽核。启奸人飞洒之弊。一也。有推收即有簿书纸笔之费。书写计算之劳。糜朝廷之工食。役长吏之心目。二也。荒区熟区。本言坐落。自推收一

乱。荒熟混淆。豪强者得轻粮。贫弱者累重税。偶遇水旱。蠲减尽归强有力者。贫弱毫无沾惠。三也。开河筑圩。有或得利。或不得利。皆当以坐区为准。若依赋役册。则彼此杂乱。隔区利病。终不关心。四也。国初立里。以一百一十户为里。皆取居之相近。如今十家牌法。里长催办。不出里巷。今推收任意。里长终日奔走。亦不暇及。又金点徭役。十年一次。既点之后。人户消长不齐。产去役存。被累无限。五也。所收之田。既非同区。人户多不识面。遇有水旱逃亡。则排年累赔。动至倾覆。六也。何谓六便。若专用鱼鳞册。则田一归坐落。顷亩斗则。向成定额。不可增减。或加减钱粮。或比较赋税。一览易晓。奸胥不得上下其手。便一。去推收之繁。省无限纸笔之费。计算之苦。吏得休息。长民者亦多暇。便二。荒熟区不混。水旱蠲减。易于分派。便三。开河筑圩。悉听本都耆正。以本地方之人。为本地方之事。事半功倍。其有利病关一邑者。则通计公费。民助役而官任之。不偏累塘长。便四。惟金点徭役。户头分散。则贫富难稽。征收赋税。大户田多。则零星不便。然用此法。则可以化有役为无役。何者今所谓役。大则南北二运。小则粮塘里老而已。南北二运。可以官收官解也。十排年。则可以不用。用专用耆正。凡为耆正者。必慎择其人。不特丁产优厚。必其人公平正道。为一乡之所信服者。量免其税粮。优其礼貌。凡一乡之事。皆以责之。一应征收税粮。开浚河道。皆耆正董其事。而县官视其成。仍辨其可否而为之赏罚。或终身任之。或三年一易。惟一乡之欲。则南北运与十排年。皆可不用也。何必金点。且一区税粮。即本邑耆正收纳。若田主寫远。即于佃户处收取给票。与田主算明。有何办纳不便。便五。其若逃亡累赔。则由排年不识甲下所管之田所管之人也。今既任耆正。则田坐本区。其主之奸顽良善。与田之肥瘠荒熟。皆先知之。可预为计。不至束手代赔。便六。有此六便而人不之行。未知其利故也。昔元末。靖江朱本思尝悉其利。着论名宵练匣。闽中诸郡曾仿行之。法甚称便。嘉靖中。海忠介公亦欲以此法行于吾吴。去任不果。则知此法先贤固有行之者矣。为民牧者。不可不知也。

一条鞭议

袁一相

一起解钱粮之议。每年额载钱粮。应于年内全完。本年不完。流为递年带征。年复一年。拖欠无穷。按奉部文。有岁内全完纪录之例。又有六月全完之限。在有司祇承功令。谁不欲副考成急功名者。而拖欠不完。其故安在。盖由于钱粮之不清也。按钱粮之弊有六。一曰侵欺。一曰那移。一曰透支。一曰冒破。一曰未获批。一曰未获领。总之皆侵欺也。夫那移一条。以此项那作彼项。以此年那作彼年。并非入己之赃。按大清律。凡那移出纳。还充官用者。

并计赃以监守自盗论。杖一百流三千里。免刺。夫以还充官用之钱粮。而痛惩之至此者。盖缘侵欺之源。实由于那移也。惟那移而后胥吏因缘作奸。得以行其侵欺。惟侵欺而后民脂民膏。上不在官。下不在民。而尽归于中饱。此钱粮所以不完也。然而兵饷急则解兵饷。协饷急则解协饷。漕项急则解漕项。起运各部寺。钱粮急。则解起运各部寺。抑或大兵经临。军机紧急。则解军需。此皆通融缓急。万不得已者也。至于昏愚有司。任意那移。或存留甚缓。反那起运以给存留。或杂费无额。反那正项以充杂费。则额解钱粮。滔滔乎成逝波矣。于是经承胥役。乘机作弊。千变万化。莫可究诘。其朦混上司也。希冀一银两销。其朦混本官也。惟图一银两支。盖一经那移。彼此牵混。簿书至猥杂也。项至繁琐也。作令者。皆甫入仕途之人。虽有明敏长才。尚多不谙会计。中材以下者乎。此钱粮积弊。所以无纪极也。本司敬陈一议。各州县之征于民也。系一条鞭征收。合令一条鞭起解。假如仁和一县。起运户部折色若干。礼部折色若干。工部折色若干。额编兵饷若干。裁扣充饷若干。里马优免裁官经费等项各若干。以及科举历日海来等项。几及二百余。统计岁额解司钱粮共若干。除轻行月浅贡应解粮道。站银应解驿道。盐课应解运司。采办本色钱粮应解该府外。凡系解司钱粮。汇为一条。又除缺官柴马契税牙税牛驴杂税等项。原无定额。相应另案起解。惟将全书刊载年额解司钱粮。并全书既定以后。里马优免等项亦有定额。每岁共该解司银两科算总额若干。内拨留府给兵若干。实该解司银若干。各县随征随解。其解文内。开列年额解司条银若干。第一次解条银若干。尚余未解若干。其第二次解文内。仍列年额若干。除第一次解过若干外。今第二次解司条银若干。尚余未解若干。其第三次解文内。乃列年额若干。除第一次解过若干。第二次解过若干外。今第三次解司条银若干。尚余未解若干。嗣后逐次起解。俱仿此式。则是通县解司钱粮止有一条。无第二条。完欠了然。无容纤毫掩饰。并经承洗补。解役逗遛。匿批不投之弊。皆可杜绝矣。惟是奏销岁参二册。各部钱粮应分项。本司查明该县解过若干。并解府兵饷若干。完十分者。将各部各注十分全完。完九分者。将各部各注一分未完。盖各钱粮合之则为一条。分之则数百条。假如一条未完一分。则数百条皆未完一分。一条未完二分。则数百条皆未完二分。司书造册既不能以欠作完。亦不能以完作欠。此最直捷最简明之良法。且令为有司者先因项庞杂完欠难稽。今止有一条于胸中。则完欠了然。如或自夏徂秋。完解尚少。自必惕然警惧。谁不欲十分全完。以副考成者。再有解粮道一条。解驿道一条。解运司一条。解府一条。岁额应解钱粮。止有五条。再有缺官柴马契税牙税杂税等项。为数无多。另案考成。亦甚易办。此法诚立。虽有中材之吏。可以鸣琴而理。不费稽核。而钱粮自清。吏胥无所容其奸矣。至于奏销岁参二册。本司仍照往例造报

。未尝轻变旧章。似属可行。伏祈宪台俯赐裁夺。如果可行。特疏题明。请以康熙二年为始。各县俱照一条鞭起解可也。

问条编征收之法

任源祥

明之条编。犹唐之两税。两税之行也。天下有不得不两税之势。杨炎不过因其势而行之。议者或咎其轻于变古。卒未有更两税而善其法者。条编之行也。天下有不得不条编之势。张江陵不过因其势而行之。议者或病其奉行之不谨。名实之不孚。卒未有舍条编而善其法者。愚以为圣人复起。其法不易。但奉行之职在有司。有司之本在督抚。督抚之本在部曹。部曹之本在 朝廷。故条编之法。在审其名实而[已](己)矣。自古赋出于地。役出于丁。明初编审税粮。则以地为经。丁为纬。编审银力差徭。则以丁为经。地为纬。二者相为经纬。法至善也。但银差力差有数。杂泛差无数。中叶以降。官吏得以上下其手。而供亿无艾。里长率至破家。隆庆中。江西巡抚奏行一条编法。合算银差力差杂泛差之数。折入田亩并征。头绪不纷。征输两便。民有更生之乐。此条编所由始也。万历初江陵当国。知天下差役之苦。非独江西为然。遂通行天下。着为定令也。当是时。天下有不得不条编之势。而因而成之者江陵也。是以两税合而租庸调并征。条编合而税粮银力杂差并征。其义一也。丁有消长。而地无消长。丁不可画一。而地可画一。凡有地者。即其丁也。并丁于地。而天下便之且画一。则胥吏难以为奸。而官代支給。则小民得尽力南亩。终万历之世。庶民多富。天下饶乐。则条编之明效也。 国朝户部征收钱粮。悉照万历初年科则。刊布赋役全书。易知由单。今又屡行申饬。严禁科派。岂不以条编之不可易乎。虽然。条编[已](己)折差役。而里徭之科派不止。则条编之名实舛矣。科派之禁。 明旨煌煌。而有司暗莫之顾。居然科派。此其罪诚在有司也。然法之行自督抚。而科派之名有出自督抚者。法之立自部曹。而科派之实有出自部曹者。则非尽有司之罪也。而要其源则自裁扣始。按旧全书存留项下。多系里徭折入条编之数。即如供应一款。原属里长供应官府之银。非正赋也。今皆裁作正赋起运。本州岛县毫无所存。若上司经临。果一无扰于民得乎。即本州岛县公务出入。果一无取于民得乎。州县俸薪。所存无几。彼其八口果枵腹以处能乎。果一无取于民得乎。故裁扣不除。而欲禁科派。此必不得之数也。科派不止。则条编之名实舛矣。若夫动称设法。问之督抚。核减太刻。问之部曹。借名多派。问之有司。凡此皆所以病条编者。而裁扣实启其端。裁扣仍归本款。则科派当不待禁而自止矣。即有司以科派罪之。亦无辞矣。故曰。有司之本在督抚。督抚之本在部曹。部曹之本在 朝廷。条编之法。审其名实而[已](己)矣。

食货策

任源祥

问金粟有生死之情准平有轻重之权故有道之世本末交利王者之民饥穰无病顷者湖广两江等处水旱不免流离幸遇丰年则谷大贱而条银无措岂民食为天而有无皆积轻之势通宝惟银而上下致偏重之困欤吾闻穷则变变则通或彼此剂缓急之义或因时制本折之宜尔多士准古酌今必有确见其竭悃敷陈可藉手以入告自古理财之道。未有不明其经权。操其轻重。而可以裕国便民者也。则壤成赋。一定而不可易曰经。随时制宜。变通而不可执曰权。权不反经。而贵可使贱。贱可使贵。操之自上。准之适得其平曰轻重。轻重之权得。则丰凶咸乐其生。轻重之权失。则公私两受其困。夫至公私两困。丰凶皆病。谋国者不可不知所变计。而通其穷善其后矣。自古赋出于田。田之所出惟米。赋亦惟米。米之外有布绢棉丝。亦地之所生也。他如竹木材器品金珠宝之类。不过各因其土产。特置贡物。非常赋也。禹汤铸金为币以救荒。太公立九府圜法以通流泉。管仲相齐。通轻重之权。曰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李悝相魏。平余劝农。故谷不甚贵。亦不甚贱。后世贤者。仿其意为常平义社等仓。是赋为经。货为权。食货为经。金为权。金之为用。所以济粟之穷。而不以金之用穷粟之用也明矣。汉曰田租。唐曰租庸调。明曰税粮。查洪武中。有金一两准米二十石。银一两准米四石。棉花一斤准米二斗之例。永宣以后。或本或折。而所为折色者。或布或绢或钞或棉丝。未尝专征银。嘉靖行条鞭法。正折以银科。其漕粮间或改折。而因时为权。不以为例。大抵改本为折。亦轻重之义也。顺治中赋役全书。一准条鞭。正折与漕粮相配。顷年来或漕粮改折。或苏松常嘉湖之白粮改折。乃顺治十八年。江西米价。石不满四钱。而漕折每石一两二钱。三不完一。康熙三年。江南米价。石不过五钱。而五府白折每石二两。四不完一。窃计改折所以轻重便民。而高价额征。岂轻重之本义乎。且使岁诚稔。米诚多。而出其数倍以完官。其谁敢不听。若乃秋收无几。而米价日诎。米已告竭。而改折未完。稔而米贱。犹可言也。荒而米贱。不可言矣。米贵而民饥。犹可言也。米贱而民饥。不可言矣。自非轻重失宜。何以至此。愚谓条鞭征银。已非古制。粮米改折。尤非定例。果遇饥荒。除量蠲外。应着地方官确察民情。酌定价目。暂行改折。而可行于今年者。未必可行于明年。可行于此者。未必可行于彼。因乎时与地。通其缓与急。而本折皆从其便。则征收易完。民生可遂。愚所谓权不反经。而贵可使贱。贱可使贵。操之自上。准之适得其平者此也。抑愚更有说焉。天下之物。轻重在势。缓急在意。故缓之则轻。急之则重。在 天子之意向所趋耳。今天下积重在银。己非一日。而钱之为物。寒不可衣。饥不可食。非如布帛菽粟之必不可少也。倘一旦

赫然改制。凡征收支放。概不用银。则银亦如珠玉之藏于笥篋。适于玩好己耳。安在其非此不通乎。果尔则布帛菽粟日以益重。而制钱必大行。布帛菽粟重。则农民劝。制钱行。则国用饶。向所为制一时之轻重者。兹乃制百世之轻重。言之似骇于听。而实为救时急务。足国裕民。无过于此。

设立里催议

袁一相

海宁县里催一案。该县三百六十里。每里议立里催一人。统催一里之粮。先据该府县详议前来。本司初有疑焉。所立里催者。将用里民乎。抑用衙役乎。如用里民。则当编审之年。审其户内丁产。有充一二分者。有充一二厘者。每里长一名。朋当者数十人。此皆照产定役者也。今举一人以任一里之役。祇取殷实忠诚。不论产业厚薄。谁为任此役者。势必报名充当。既报必思营脱。势必再报一人。每里一报。通邑沸腾。此用里民之不可也。如用衙役。是为坐里总催。各县往往有之。吏书欺官。每于开征之时。民壮重贿户书。每里写一催牌。县令不知其奸。但见催粮。从而行之。钱粮从此不完。官声从此大玷矣。夫催粮而粮反不完者。衙役谋票催粮。原非完官之计。惟藉一纸催牌。以为全家衣食。私诈愈重。正项愈亏。此用衙役之不可也。里民衙役。皆不可用。则所谓里催者。将用何人。本司是以议称止许里民愿认。不许报充等语。详奉宪批。本司遵即行该县传集绅衿会议。今据该县备述各乡绅公议前来。皆谓本县粮长零星串役者多。故公举一人。催应比。而比较杖责。全不及于粮长之身。虽每岁有饭食年规之费。粮长所甘心也。所用之人。勤慎则通里受托。怠惰则十甲呈革。其用舍在民而不在官。绝非差役之比等语。本司细绎各绅之语。而后知所谓里催者。乃粮长所雇倩代催之人。而非报充之殷户。亦非奉差衙役也。盖里长一名。朋充者一二十人。凡士农工商有产业者。皆充里长。平时则催粮。临卯则听比。于是士者辍读。农者辍耕。工贾手工艺之民。皆舍其本业。而听命于催科。甚至鳏寡孤独之民。苟有寸土尺田。皆不免于充役。一进衙门。则股栗而声嘶矣。是以公雇一人。以任催粮之事。既代催收。复代比责。众享其逸。而独任其劳。于是各甲之人。给以饭食。资其脚力。而任里催者。于催粮应比之外。亦叨余资以自润。此情理所宜然也。零星朋充者。非此人不能总其成。花户散处者。非此人不能识其面。但其人勤慎。则年年可用。其人惰误则同里议革。所谓用舍在民而不在官。此其顺乎民情者一也。再查催科之例。每里十甲。每里长一名。催十甲之粮。应一年之限。但里长一名。原非一人。或数十人朋充。而县令比期。非尽人赴比也。以一名为十分。计分轮限。计一年之限期。每一分应值一个月零六日。是以充一二分者。不必催粮全完。止要出钱应比。轮过应比之期。则下限轮与他人。与己无涉矣。是以严刑酷比。而粮

仍不完。职此故也。此系昔贤未发之论。而司催科者。从无善政。特未讲求及此耳。今公立里催一人。则一年比卯。总在一身。若粮一日不完。则逐限听比。完粮之后。花费可省。则正项未有不。此其益于吏治者一也。夫县令之事。莫重于催科。考成之完欠。与民生之休戚。全在于此。今陈杨各乡绅。公议里催一事。既便于民。又便于官。允宜举行。但该府县前详。声说未明。是以本司犹豫未定。自奉宪台驳查之后。而直答详明。洵为有利无弊。应请宪台批允举行者也。第各里中有愿自充者。即一里之内。亦有愿自充者。听其自行催粮。自赴比卯。不必胶执。一定强之使齐。抑本司更有虑焉。天下事从无有利而无害者也。里催之事。洵如用舍之权。操于民而不操于官。善则用之。不善则更之。则国课与民瘼。交受其利。但恐积渐既久。里催不得其人。或报名充当。或衙役包揽。则其流弊有不可言者。辨别在疑似之间。而利害有霄壤之远。本司是以悉数利弊。是否有当。伏祈宪语申饬。悉听各里粮长。任用里催。以代催粮应比之劳。而严禁其流弊。则匪独一县。通省举行可也。匪独一时。百世遵行可也。统候宪夺批示。以便转行该县。勒石县门。永为遵守。

请定催征之法疏

赵廷臣

今天下民生之利害。亦多端矣。臣谨就催征得其法。百姓受无穷之利。不得其法。百姓受无穷之害者。详言之。夫征粮之法。至不一矣。苟能寓抚字于催科。虽二征并举。即百姓亦受其福。是故加意百姓之有司。必于催科致其殷懃。加意有司之督抚。亦必于催科试其贤能。盖催科不扰。其余可知也。抑催科不扰。其余皆可不问也。迩来催科无法。其弊有八。恶劳喜逸。不亲簿书。一也。假手户书。任其作奸。二也。止核里欠。不稽户欠。临比不清。移甲为乙。三也。里立图差。责比催办。入乡叱咤。坐索酒食。欠者贡金。完者代比。四也。一月六卯。限勒期迫。四乡之民。仆仆道路。公私咸误。五也。见征带征。并日而比。民无适从。而皆拖欠。六也。军需不可缓也。而开征。则数溢于军需。协饷不可缓也。而追比则过倍于协饷。起存宜有后先之分也。而催征则无分于起存。七也。捶楚列于堂下。拶夹并于一刻。小民畏一时之刑。有重利称贷。减价变产而不顾者。虽明知剜肉医疮。且救目前。不复计死。八也。八弊之外。又有坐管经承之费。有坐差摘追之费。有奔走赴比之费。有守候应比之费。有转限宽比之费。有倩人代比之费。小民止有此膏血。多一分之旁费。必致少一分之正供。坐此积弊。粮终不完。而民日以困。不特民困。官亦受累。然则催科非能病民。而以催科病民者。不得其人与法也。今诚欲得其人与法而行之。偷惰当戒。戴星而作。秉烛而息。事事精察。户户详细。此以勤补拙之法可行也。坐簿必剔流水。红簿必出亲手。甲欠乙欠。完多完少。毫忽经心

。此不假手混征之法可行也。里有总数之欠。户有散数之欠。若止稽里欠。不稽顽户。则雇比代完者。身任其事。而拖延不交者。转属局外矣。临比分别。洞若观火。此澄清完欠之法可行也。官之精神有限。役之机变无穷。临比之时。按簿而稽。如图差催欠多者赴比。必无受贿之私。欠少者应卯。必有卖放之弊。此绝禁大户躲避之法可行也。民无多力。比数太多。则一时交纳不起。比限太勤。则日日奔驰不遑。宁减卯而宽比。勿滥比而增卯。此留余力与民之法可行也。民无多积。今日完见征。必不能完带征。今日完带征。必不能又完见征。分限而比。先比见征。后比带征。此用一缓二之法可行也。本省军需要紧。邻省协饷要紧。解院项下要紧。约数先征。俸薪可缓且缓。工食可缓且缓。大凡存留可缓且缓。先其急而后其缓。此分别先后之法可行也。急公好义。人情大抵皆然。谁肯甘心逋粮。忍辱受比。为有司者。止以捶楚为能干。而捶楚之外。一无别法。止以撙比来比为长才。而撙夹之外。毫无鼓舞。民安得不重利借债。减价卖产者乎。钱粮固完。而地方则坏矣。闻廉有司禁革火耗。月吉之日。集士民而约之曰。但能交完正赋。切勿再添耗羨。天平不敢欺天。法马不敢违法。人未有不争先交纳者矣。又闻良有司比粮。禁绝差扰。城有歇保则禁之。乡有坐催则禁之。定限征比。去其差扰。凡一酒一饭。无不为闾阎节省。人未有不交纳恐后者矣。又闻贤有司比粮。不动声色。遇良里殷户。依期交纳。以花红鼓乐。送出县堂。人皆欢悦。惟恐输将不及矣。遇绅士大户。方开比期。尽数先交。或给匾额。或予以奖励。相率而传。惟恐趋纳不勇矣。遇穷民小户。有谷帛而无售主。有豚而待市贩。或代为设法。或曲示变交。田父村叟感而流涕。因之相劝全完矣。此又催科而兼抚字之法可行也。夫征粮之能存乎其人。不在乎法。然而不得其人。而循法行之。亦得半之道也。今日之为有司者。诚能酌此法行之。又益之以精勤。兼之以明敏。实征户籍。俱立实在户名。以杜诡计推卸之弊。流水红簿。俱送本府印发。以杜私换侵蚀之弊。易知由单。必遍散穷山深谷。以杜横索之弊。如是。虽有顽户奸书。无所用其蠹伪。上裨 国计。下苏民困。岂非吏治第一要务哉。虽臣于浙属。见在立法通行。而催征得法之吏。若不稍示劝勉。则钱粮全完。地方受福。与钱粮虽完。而地方暗坏之有司。又何所分别。伏恳 部酌议。如有催科与抚字兼用。百姓无追呼之扰者。许督抚查明。据实题请。以凭奖励。如是则督课催征之吏。敢不留心民瘼。推广 皇上嘉惠元元之盛心哉。

征输良法

胡衍虞

催征之法。莫善于滚单。乃有行有不行。或行之而作辍不常者。则以吏胥恶其害己。而至沉阁也。若贤明邑宰。必当始终力行。每图设一滚簿。首依易知由

单。验派本折各项银米之数。次开都图官田民田山荡淤圩基地征地之类若干。本年通编本色折色共该若干。各色条鞭加饷加需乡丁市丁银之类。共该若干。以为一图之总数。每甲每户。亦先贯田数于前。次开实征银数于后。以为花户之撒数。使民一目晓然。其比较大簿。亦照滚单每图每甲每户。先贯田数于前。次开实征银数于后。务令比簿与滚簿对同。总数与撒数符合。官执比簿以稽查。民遵滚簿为符信。中间不致有飞洒私加之弊矣。编派之善。莫善于此。将滚簿于十甲中。只拣银数之第一欠多者。滚至其家。令于本限赍簿销比。则此甲定当如数纳清。此甲既纳。又择他甲之欠数次多者滚去。则次欠者亦定当如限完纳。倘虑一滚难清。每图置设滚单二件。上五甲为一单。下五甲为一单。从五甲中各自为滚。利于速转。亦甚便也。催输之善。莫善于此。纳银先二日投柜。先一日装数。随将比簿缴进内衙。细查完欠各图各甲。有依限完纳者。本日清晨挂牌。免其听比。则急公良善。幸免一日守候之苦。下限必自输将恐后矣。是日止于应比图中。令彼赍簿听比。对查滚簿。责比无恕。如滚簿所纳数多。而比簿所装数少。便知吏胥作弊。应将收吏柜书。严行讯勘。于是水落石出。而急公之民。免赔比之苦矣。倘有滚簿沉阁。临限不到者。即勒提到县。倍加责治。罚令完清限头。然后交卸别甲。如有藐提。不妨偶出飞签。以为沉阁滚单之戒。清弊之善。莫善于此。况当事不烦全比。止摘欠多图甲。挂牌听比。人知完限销欠。免其伺候。无不争先赴纳。将见县庭应比之人。日就寥寥。渐可不烦敲扑。则省比之善。莫善于此。滚单一到。则此甲人户。如有听比飞提之督。其后自然依限赴纳。以徼免比。比诸差票催提。省多少费用。省多少敲扑。省多少弊窦。则又不用差扰之善。莫善于此。故曰。滚单一行而五善备焉。是在贤明邑宰。加意力行。始终无间而已。

杂征余论

黄六鸿

夫有司之职。大要钱谷为重。而钱谷之重。祇在催征比较折贮解给。与漕项收兑数者而已。催征有法。而百姓不得受其累。比较有法。而胥里不得播其奸。折贮有法。而侵蚀之弊可免。解给有法。而项之数可清。求其欺官侮典盗饷逋粮得乎。至于漕项。惟收之便民。而塞仓中之漏。兑之便丁。而杜帮中之措柄。则钱谷之司。庶无余事矣。田之所税为粮。人之所供为丁。统正赋之名曰地丁。然南北繁简之不同。各处项之不一。如直隶山东止一条编。总归地丁。江南浙江财赋甲天下。银则有地亩。有漕项耗赠。有渔芦等课。牙杂等税。银米则有漕粮。有耗赠。有白粮白耗。南粮南耗等米。至于定额之外。或又有本年开垦之新增。有闰年之加闰。有淹荒豁余奉赦奉蠲等银米。则本年征收之额。赋役全书易知由单。尤必预为改刊。今由单停刊。惟全书与司核会计册。东南

必不可少。然正项钱粮。皆系解支定额。额有缺。则累民包赔。征比无法。则滋民扰害。解给不清。则上下考成所系。故数者不得不严为稽核而防范之。固非苛刻居心。贾怨于奸胥猾棍也。若夫杂课。除有额征。未敢少宽丝粟。至于尽收尽解。原无定额。是 圣君贤辅。早已留有余不尽于民。而有司亦无所累于考成矣。若以为此羨余所在。吾之不察。将饱奸胥。呜呼。是未审其情与道也。杂课之于田房当税。乃有力之交易。吾虽栉比而稽。尚无损于心肉。至如牛驴等项。小民日用之需。若翼征蹄算。贾贩将裹足不前。民用因之日缩而价腾。牙行身帖。市侩养生之具。彼终岁早夜奔驰。不惮严霜烈日。而仅获此蝇头。以活父母妻子。尤必剜筋剔髓。而诛索无遣。是官与胥争搏蚀于小民矣。揆之情道。两有未安。为有司计毫末之征。惟厘太甚。不必过求。尤宜出示晓谕城乡市集牙行经纪。除经本县投认领帖外。其余念系穷民。未忍苛察。如该胥私行吓诈。毋得与分文。以辜本县德意。其客商凡有贸易。须眼同该牙。将买卖某物税银若干。登填印簿。如不眼同登簿。径自私收者。一不准擅给。以资中饱。违者究。如此该胥不敢暗索。牙行知感。牙行不敢私侵商贩。来者自多。是又司牧留有余不尽于穷民者。天将贻有余不尽之报于子孙。则所得宁止钉头之屑屑哉。

白粮本折议

董以宁

历代征输之额。无所谓白粮也。有之自明朝始。明初建都金陵。供用库。光禄寺取给焉。五府六部都察院。以及国学内官监。咸取给焉。其后因之南北京均取给焉。其后则瑞惠诸王禄米又取给焉。供之者。止江浙之苏松常与嘉湖五郡耳。而计其数。则正米二十一万七千四百一十石有奇。加耗及舂。办米十六万六千一百四十石有奇。又夫船等银二十九万三千九百四十两有奇。漕运之外。复征此数。更责民自运至京。虽当兑运几更。而白粮之民运如故也。则白粮长之羁跋涉。亏折包赔。与里甲之朋帮均贴。其被累皆如故也。此最不利于民。而 本朝初下江南。即允抚臣之请。改为官解。而五郡三百年来之积困。一旦得苏。征本色。则计额以输。民固不任其责。即间征折色。亦不过以米易银。一转移间。遂可省夫船经费数十万金。解入司农。以充国用。便于官而民亦未尝不便者何也。其时米价方高。入银之数。不踰于入米之数也。按顺治初。江浙之米石皆二两以外。即折征二两。再加余羨。其数亦略相当。承平以来。价日益减。每石之值。初犹一金有余。后至五六钱不足。虽正项折色之轻者。尚尔难供。而白粮之折。石必二两。至耗办亦与正米同科。而夫船等银。又不在此数焉。部议曰。旧例也勿可改。州县曰。部檄也勿敢违。于是乎一石折色之入。费民间五石有余之本色而不能支。虽云官解难于自运矣。且此五郡间。银

非所产。除夫船经费。而岁征三十余万之米。则仅出其田间之所有。即可全解如期。合夫船经费。而岁征九十余万之银。则多责以田间之所无。必至催征不给。鞭笞之下。贱售以偿。而米价愈贱。价愈贱。则银愈无征。旧负犹追。新征更急。累十余年而无可如何。甚至经征者已多故绝。而簿籍难稽。遂至急公者不挂毫厘。而派增复及。民生国计。两敝俱伤。当事大臣。不得不仰邀宽大之恩。尽行蠲放。合而计之。是朝廷徒受多折之名。小民原未有全输之实也。是小民空受剥肤之比。而朝廷原未得倍入之供也。何如不多折之为愈。又何如不折之为更愈矣。而愚于此且欲并减白粮之数增入于漕。盖明代白粮之额所由多者。以两京官监之俸也。以瑞惠亲王之禄也。今 国家定鼎以来。旧藩已废。江宁亦改为省。无所事于白粮。而辇下自亲王以下。品官以上。每年俸银百八十万金。又多不于白粮支給。当照正耗舂办之数。派于漕运之中。不必另为征解。至于供用库光禄寺。在所必需。则亦分拨漕船。令其带运。将浮费减而正额亦无亏。不烦损上而自能益下者此也。愚窃以为便。

请稽保甲以便征输疏雍正五年

杭嘉湖道徐鼎

窃查保甲一法。屡经奉 旨通行。而浙西里书之弊。又久蒙 皇上洞悉。曾颁 谕。是二者诚相须为用。可一举而兼得。一劳而永逸者也。盖浙西湖河交错。支港相通。贼船之忽去忽来。最难防范。沿岸之寄囤窝引。最难踪迹。无事则均属平民。遇事则顿作匪类。必得水陆一体俱立保甲。且不徒空造文册。务在挨户核实。按船编号。方可厘剔。至钱粮包揽飞洒。以致历年拖欠。亦由户名不清。村庄不顺。所以里长虽行禁革。而变为圩头图总甲首种种名色。甚且有衿监吏胥暗占为缺者。盖浙俗粮册。并无的姓的名。或子孙分晰。承用诡名。至辗转授受。又联合数姓。报作一户。因而互相推诿。并不知为何人。或投托豪户名下代纳。任其侵蚀。无从稽考。又或一户之粮。数人应交。而散居各处。别乡之人。置产此地。而相隔窈远。于是滚单不能挨送。不得不用一熟识根柢之人。令其查造传催。伊等既操其权。遂致从中舞弊。若果按保甲之实户。问田产之坐落。以田产之的名编行粮之图甲。挨庄顺。户户可稽。则钱粮何从诡寄。抗欠何难追比乎。但浙西州县。事务极繁。保甲顺庄。以及船只编号等事。有司实无专功亲身查验。一惟虚应故事。终于无济。臣已稟请抚臣。于 命往浙省时试用人员内。派发数员。酌量委办。即以试其才否。专令协助。渐次料理。则虽有豪强不愿者。无可借口阻挠。行之自有成效。第既成之后。民间迁徙不常。田亩时有典卖。必得随时推收过户。始不致日久混淆。而税契亦不至于隐漏。然欲令随时开报。改注册籍。事诚繁剧。州县官止能总司察核。或令佐贰代收代注。或于大邑酌添闲员协理。伏惟 俞允。似宜

将实力挨查水陆各事宜。并请行苏松等府。庶太湖泖湖连界处所。奸民无所隐避。而三吴田赋。均得清厘矣。

请均赋役以收民心疏顺治二年

巡按御史赵宏文

窃闻先贤论治。尝曰治天下有道。亲贤远奸。明而己矣。治天下有法。信赏必罚。断而已矣。治天下有本。礼乐教化。顺而已矣。恭惟我清以明断开国。远迈前代。惟是疆域初辟。礼教未遑。臣因斟酌时宜。亦曰治天下有要。去其太甚。机而已矣。何言乎机也。小民愚顽。何知至计。惟见有利于己者。便思就之。清夜沈思。尽多深愿不可必得之事。见有害于己者。思去之。辗转彷徨。中多忍死难言之苦。惟审于去就之间。略加存恤。而天下之精神心志。尽维系于皇上而不可解。古之圣王必以其欲从天下之心。用此道也。请就江南之赋役言之。明朝开基。收取姑苏。张士诚抗守。经久未下。及天下大定。遂以极重之粮额困之。此吴县每亩三斗四升四合。长洲县每亩三斗七升五合。遂贻民间三百年未有之苦。况目前商贾不通。城市罢织。民无生业矣。若重困以旧额。恐富者贫而贫者死。此亦归于尽之势也。伏乞部详核。或照宋元旧制。或照常镇二府。减太重以苏民困。此亦收摄人心之第一义也。赋如此矣。再就江南之役言之。向阅邸报。见保抚郝晋有优免太滥一疏。奉旨云。优免太滥。致亏正额。取盈摊派。最为厉民。宜严加禁革。此后再有违犯。着该抚按即将滥免之人并有司官一体参究。钦此。是抚臣以赋言。臣复以役言也。窃照江南有官户。有民户。复有子户。民户当差。此不必言。至今日服官。明日便称官户。会典内官一品者。免田千亩。今且过万矣。即降而九品。以至阴阳医学。在在然矣。且本宦果有是田。免之可也。乃纔登仕籍。原属寒素。而一切大姓富室。尽寄其门。出平日力役之费。以供本宦薪水之资。里下差役。终身不及。是市井平民。公然又一官户。其如将欲投献。转苦无资者何也。且本宦云没。可以已矣。又巧立子户之名。一世再世。长此安穷。南中小民。何道不为沟中之瘠也。此等滥觞。较江北之免赋者似为尤甚。伏乞下部议覆。详定某官应免若干亩。此外与百姓一体当差。计品详列。着为令甲。敢有仍前投献。定以欺隐治罪。如本宦无地。代人优免。即以其罪罪之。庶穷檐小民。无复苦乐不均之叹矣。

条陈赋役利弊疏顺治元年

巡按御史何承都

臣窃惟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制。汉高祖元年。立献郡国口赋法。唐高祖七年。初定租庸调法。宋太祖二年。度民田。二月遣使监输民租。咸除夙弊。采其良法。行以美政。准为时宜。使天下欢欣。一代德意。浩荡绵远如此也。我

皇上定鼎以来。赋役一依万历初年条编之例。甚善矣。臣闻之。天道三十年一变。三百年一大变。明代行之三百年矣。法久而敝。敝极思通。天意以授我皇上政惟新之时也。臣奉命甘肃。下车入境。首问民疾苦。乃秦地最苦者。莫如赋役一事。臣因思之。国用丰绌。道在理财。理财之责。专在藩司。今所恃稽核者。销算册而已。销算之册。岁比日计。锱度铢称。载于册者尺寸不爽。其实巧文周致。干没那移。非册所载。臣以为在清其本而已。请先言其弊。一曰征比。二曰支销。三曰借题。夫征比件。一依部文。然长吏追呼。愚民奚知。胥执簿以敲。惟恐或后。一履吏之庭。鞭扑笞责。魂惊魄悸。安敢诘而问焉。追比已盈。吏收券而焚之。小民即控诉抢吁。而已无案可结矣。上下相蒙。百姓腠骨。此征收之弊也。支销件。一准实收。今任意挪移。件不明。毫无定则。或曰本处支销。或曰客兵支销。支者有名无实。销者扯甲移乙。头绪繁碎。舞文为奸。此支销之弊也。至借题之害。更不可言者。如大兵经过郡县。不能卒应。间或借之民间。小民奉公输将。乃行之而为例矣。借题之外。复有预办。吏派之里。里派之户。起于分毫。积于百千。辗转加增。愚民奚知。安敢锱铢抗违长吏。乃行之为例矣。此借题之弊也。清此三弊。其道有二。一曰赤历。凡应征件。置为赤历。州县申之道府。道府转之藩司。藩司呈之督抚按。先期印给件。而后藩司下之道府。道府下之州县。州县大榜遍示百姓。然后征之。其印给不截者。即系巧取重科。间有大兵借用者。亦先期如前转呈。印行借征。此赤历之法也。赤历行而征比借题之患亡矣。一曰存留起解。度一府之中。现兵若干。应本色饷若干。折色饷若干。文武俸薪站价公用经费若干。度一府中现征本色几何。折色几何。商税盐课地亩草价节裁杂项几何。应给本府用者。即存留支领。其余者。起解布政司。其不足者。布政司于某府应解者。拨定支领。不许临时挪移。则本处支销定矣。间有客兵经过。另立为预备项。一府预备若干。计通省预算若干。明开件。有则支销。无则预备。则客兵支销定矣。今秦地之弊。一应兵饷。俱解布政司。远者数千里。近或数百里。俱到布政司关领。出纳起耗。十费其一。兵将经过。关领盘费。十又其一。经过州县。驿站供应。借名科索。十费二三。往来转手。络绎疲困。其甚者钱车一事。巩昌至省。千有余里。自巩运铜到省鼓铸。自省运钱到巩支饷。钱重车疲。一车不过数十贯。数十贯之钱。为饷无几。而千余里内。经过州县雇车之费。已浮于所领之钱矣。又甚者。将领夹带货物。兵丁鞭笞车夫。站困民苦。咸因存留起解之无定式也。存留起解定。则销算简省。而那移之患亡矣。且不独此也。秦晋苦于丁徭之重。江南苦于赋税之重。此所当议为变通者也。抑臣又有请焉。臣前赴部进京。道经江南。父老各言昔明太祖以苏民为张士诚固守。遂加征烦派。税及牛头。敛及丝毫。以故苏松诸郡。重赋苛税。倍

于各处省直。今三百年矣。民不堪命。代已革易。迩者水旱频仍。或亦天心仁爱。悯念下民。以示我 皇上弘开汤网。蠲恤更新乎。 下部议颁行赤历。严定起解存留。禁革钱车。以杜出纳起耗。将兵往还。驿站疲困之苦。平赋轻徭。章程画一。昭著治书。刊布天下。永永遵式。将亿万年 圣子神孙。实式赖之矣。

因灾请折漕米疏顺治八年

给事中姚文然

臣惟 国家经制。每岁运东南漕米数百万石。以实 京师。计费数石而运一石。盖以东南为出米之乡。西北为用米之地。通其有无。以备荒歉。故不计道路转输。及船闸人夫之费也。至于今岁。则与往年时事。大不相同。臣请迫切陈之。今岁江南浙江。水灾异常。见经抚按诸臣屡疏入告。 圣心悯恻。奉

旨察议。而近时昆山吴江各县士民。亦以水灾奇荒。匍匐数千里。伏 阙上疏。据所闻见。苦不忍言。至于直隶河南等处。皆年岁丰熟。夏麦秋禾。价值甚贱。亦为数年所未有。是东南反苦于无米。而西北不患于无粮。此天时与往年不同者一也。又数年来。漕政积坏。兑米水次。将银折米。留米于南。挟银而北。名曰折干。故南有余积之米。北多挂欠之粮。我 皇上亲政。漕务肃清。除干折之弊。粮米颗粒登舟。计今年底抵通者。较前两运。可多米百十万石。是东南之积米一空。而京通之储藏宜倍。此人事与往年不同者一也。方今江浙大水。一望汪洋。田不得耕。米从何出。米不得收。粮从何征。七月尚报水灾。九月便征漕米。是今年极力征米。米无可征。明年百计催漕。漕必多欠。民困既不得苏。 国储又必至误。臣待明岁为 皇上言之。晚矣。臣考漕运议单一。各省遇有灾伤。奏留奏免改折。又一。灾伤改折漕粮。查被灾八分以上。七分以下。分别折价。具有成例。臣请 部速议。将江浙漕米。量行改折。酌定分数价值。下该督抚察勘所属地方。以被灾之重轻。为改折之多寡。勿使灾轻者折多。灾重者折少。致苦民不沾实惠。且今岁漕米抵通者。数溢往年。乞 部细查兑收若干。余堪收贮京通仓若干。以备来岁凑给军粮之用。又西北各省大熟。粮价甚贱。或将漕米改折银两。及省出脚价等费。催解贮部。以备一时收买杂粮之资。如此则 国储不误。民命得生。通变权宜。计无出此。不然。今年不议改折。明年便成挂欠。纸上索粮。不可充饥。欠后追银。不及措饷。东南财赋之区。逃亡日多。隐忧方大。臣疏具在。言责尽矣。事关重大。贴黄难尽。仰祈 睿鉴施行。

请除折漕溷冒疏顺治九年

给事中姚文然

臣惟我 皇上轸念南北灾荒。俯 允部议。量折漕米。且 天语谆谆。

务令灾黎均沾实惠。尧舜犹病之心。何以踰此。臣愚谓惠本出自朝廷。而令民沾实惠者。则有司奉行之责也。盖漕折项既多。规则新立。小民难以周知。官吏易于作弊。且米价甚贵。折价稍贱。多寡之际。即有侵渔。迟速之间。便生朦溷。或有既折正米。复将免折耗米溷算入随漕银两项下。一同征折。是既征改折正米之银。又征免折耗米之银也。此谓重折之弊。或有先征漕米。及改折文至。不肯退米于民。托言别项销算。反再征折价。是既征米又征银也。此谓重征之弊。或府县户书表里为奸。将布政改折文书。暗行停搁。先期严此勒限。正耗米全完。然后张挂藩文。折银汇解。是百姓所纳官者。重价加耗之米。而官所解布政司者。轻价无耗之银也。此谓后先那移之弊。或有一府一县之中。折数本多。而贪官奸吏。诡言折少。希图多征漕米。巧肥私橐。是百姓所输重价之米。其数不全纳于朝廷。而朝廷许折轻价之银。其恩又不尽沾于百姓也。此谓多寡朦溷之弊。如此弊端不一。皆臣鳃鳃过虑。恐灾黎不得沾实惠者此也。方今总督漕臣剔厘夙着。巡漕臣叱驭方新。有弊必烛。有闻必纠。但臣以为纠绳于事后。不若严饬于事前。请各省藩司。速将户部改折全疏。及某府某县改折漕米若干细数。一同刊示。勒定限期。下之郡县。颁之学宫。使地方处处张挂。百姓人人知晓。又耗润米一项。最易溷征。本年二月户部题覆。遇灾改折。止折正米。原无折耗润等米之例。自应免征。奉旨钦遵在案。再祈天语明行申饬。其有郡县奉行不实。巧于作弊者。总漕巡漕及该督抚按诸臣。立以白简绳之。而今岁江南浙江江西山东河南五省按臣。正同时奉命出京。其躬巡郡县之时。体察更易。纠劾必严。庶灾黎均沾实惠。不负天语之丁宁矣。

请填蠲抵由单疏康熙六年

给事中姚文然

为流抵必载由单。蠲免方沾实惠。敬陈一简明可行之法。以杜官吏扰冒之弊事。臣惟蠲免灾荒。系朝廷至大之恩。除本年应蠲钱粮即于本年扣免外。亦有本年纳户之钱粮。收完在前。奉蠲在后。则以本年应蠲伊等钱粮。抵伊等次年应纳正赋。名曰流抵。此乃朝廷为民委曲体恤德意。若不使人人均沾实惠。则蠲免徒有虚名。岂不虚朝廷大恩乎。欲使人人均沾实惠。必须先将流抵一项填入由单。各州县每年每户。各颁一单以为征粮之据。户户皆有。人人尽知。故名曰易知单也。臣查康熙二年内。户部覆科臣史彪古由单关系国赋等事一疏。内称各直省应蠲免钱粮流抵次年者。如科臣所请。填入次年由单。请敕各直省巡抚严饬通行。奉有俞旨。遵行在案。诚以由单为最重也。及臣查康熙五年分。各直省已送到臣科奏销册内。除山东蒙恩全蠲外。其余各直省。康熙四年蠲银。应流抵康熙五年正赋者。约有十数万两。又查各

直省送到臣科康熙五年由单。互相查对。竟未有开载流抵一项者。臣窃异之。谓奏销册者。报于 朝廷者也。既有流抵一项。由单者颁于民者也。因何又无流抵一项。岂各地方官竟皆不遵 旨奉行耶。再四思维。而后知流抵一项不填入次年由单者。非尽地方官之不奉行也。势不能也。何也。部题定例。次年由单于上年十一月颁发里民。计该州县磨算钱粮数目项。造成式样。送布政司磨对。必须在上年九十月间。而各抚题报灾伤。夏灾报在六月。秋灾报在九月。计题报到部。又需月日。部中具覆行查。必须该抚查回再题。部覆奉 旨。然后行咨该抚。又转行各地方官。极速已是本年十一月十二月及次年正二月间。久已在颁发由单之后矣。何从填入乎。是则流抵一项。究竟无填入次年由单之法也。流抵竟不填由单。则部中所取者。地方官印结耳。然印结不过出于官吏之手。民间未必知也。又所申饬。该抚不过大张告示耳。然不肖官吏。或有匿告示而不张挂者。即张挂不过数日。城市知之。而远乡愚民。安得人人尽知也。窃恐贪官奸吏。因此侵冒者不少矣。臣思之又思。流抵一项。不填入由单则不可。欲填入次年由单又必不能。则于开征之前。晓谕里民之法已穷。然既必不能晓谕于前。亦必立法稽查于后。唯有于流抵之下年填入由单之一法。譬如康熙五年免灾钱粮。应流抵康熙六年者。自应于康熙六年抵免讫。即于康熙七年由单之首填入一内开某府某县。于康熙五年分蒙 皇恩蠲免本县重灾田若干亩。每亩免钱粮十分之三。或次灾田若干亩。每亩免钱粮十分之二。轻灾田若干亩。每亩免十分之一。合县共该免银若干两。除本年已免若干亩外。尚该流抵银若干两。俱于康熙六年分内。于本户名下额赋。各照数流抵讫。并无官吏侵欺等情。此后方刊入康熙七年分地丁额赋等项。譬如奏销册内。各州县钱粮。先开上年旧管之式也。如此则由单之上。增刊不过百余字。而 朝廷应蠲之分数。与本地方已抵免之银数。每户各执一单。一目了然。盖明布 朝廷之大恩。刊载于由单之上。即暗取有司之结状。分送入百姓之手。倘有不肖官吏。将上年被灾各户额赋。未与流抵。及流抵而短少不全者。灾户即可执此由单赴上控告。即有富而懦之民。不敢赴控。然上年溢完之银。虽不能退还。而本年应纳之银。亦可扣算。此法一行。则即有不肖官吏。于流抵之年。虽欲隐匿肥己。而恐有下年之告发。亦预有所忌惮。不敢恣意肆行矣。至于有应蠲免本年钱粮。即于本年蠲免者。则本年由单颁发在上年。钱粮蠲免在本年。愈无从填入。相应亦于下年由单之首。照依此式填载明白。但改流抵字样为蠲免而已。立法不难。行之甚易也。而更有要紧稽查一着。则在每年由单到时。其中有蠲免流抵项。该部科将上年奏销册内。某州某县所开蠲免流抵银若干两。米豆若干石。颜料麻胶等若干斤。逐一磨对。如有册内报数多。而由单上开数少者。即行指参查结。如此则册与单画一。上之奏报 朝廷者有此

数。下之颁发百姓者亦同此数。一两一钱不得参差。官吏无所容其侵冒。不虛朝廷至大之恩矣。

与张慕莘漕院书

彭维新

收漕丛弊久矣。府州县知之。粮户知之。经过士大夫游客知之。往来商旅氓庶皆知之。而督抚苦不尽知。至漕院则未敢定其知不知也。何者。府州县舞弊者。粮户受弊者。士大夫行旅诸人饫闻其弊者。督抚职务繁冗。漕务特其一端。欲察弊患不精详。故苦于不能尽知。漕院专司漕政。漕弊宜无不知。而或不知。或知之亦若弗知。故其知不知。不敢以意定之。新始奉 命抚苏。期届收漕。极知痾不宜养。然欲奏告咨请。恐均稽时日。且开兑例有常期。即民间挑载输纳。亦不宜屡疲往返。急则治标。去其太甚。应先杜其浮收。因提验各州县旧斛。率面阔底狭。板疏隅裂。斛唇四。板厚及寸。适诲以淋尖踢斛而已。是以咨取部颁铁斛。亲率职漕各员。以匀净椒实。再四较准所容确数。贮之小口斛。缘以铁片。陡薄斜杀。不能溢积。阔底平稳。无能撼摇。不过缩旧式之阔。以补旧式之狭。底面小异。而腹之容受则一。谓之厘弊则可。谓之改制则不可。夫遵制违制。惟视其实之异同与否。苟求诸形貌之肤末。失实踰甚矣。较斛为漕院专责。今执事每年较发。较其腹贮之实乎。抑较其外具之形乎。较其实而实未可尽信无爽也。闻铁斛虽贮郡库。而司事者别有其人。恒以盐醋沃其里。瞬刻铁锈磊积。各省粮道较斛时。司此者视意谊之厚薄。酌为炽烧刮刷之等差。而制其铁锈去之有无多寡。所为实者如此。其运兑不至阙少者。以此斛岁经烧刷。不免如泰山之溜。且各省收漕。不尽平概故也。至核其形。阅各属旧斛。或高或卑。或脆或坚。是悉经漕政衙门较发。而形制已不画一若此。惟阔口狭底宽边。则无弗同焉者。兹小口斛。方者仍方。未尝规方而为圆也。实固合。形亦大同。执事昨较山阳桃汰小口斛。曾有圭撮之增损乎哉。改制之说。可以息矣。兹扬州守杨继桩传执事语云。小口斛诚便民。但恐以改制滋口实。此必殃民之府州县诡为此说。以溷清听。愿勿代为过虑。此厘弊也。并未改制也。 圣明在上。新不敢为畏首畏尾之行矣。琐琐累牍。伏望照察。

请通融停征之法疏

李绂

臣窃查直隶去岁偶因被水歉收。 皇上大沛恩膏。蠲赈并行。 崇借兼施。又 特降谕旨。将新旧钱粮。一停征。既遂民生。又纾民力。闾阎百万。鼓舞欢欣。尽力南亩。甘雨应时。夏间三麦丰收。为数十年所未有。目下秋稼登场。丰收之盛。与二麦相等。此皆我 皇上敬 天勤民。故休嘉毕集。天人交应。至于如此之盛也。但停征一法。臣再四筹划。似当稍微变通者。凡小

民之愚未能远虑。当丰裕之时。虽无益之费不免妄用。及其艰窘。虽维正之供不免后时。今二稼丰收。而钱粮停征。恐有于昏丧食用之间。以当用而或过用者。即烧香赛神之陋。以不当用而妄用者。迨至明年丰歉未定。而一岁并征二岁之粮。其果丰也。犹恐不足。其或歉也。断不能支。臣请于九月为始。许令州县。开柜征粮。听民之便自行输纳。其州县官吏止许出示劝输。不许行一票出一差。于 皇上停征之恩毫无所碍。而良民之踊跃急公者。得以先完本年之粮。不至耗有用为无用。以免明年新旧二粮并征之累。似于公私均为有益。此臣一得之愚。可否采择。伏乞 敕部议覆施行。

病起与蓟门当事书

顾炎武

天生豪杰。必有所任。如人主于其臣。授之官而与以职。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故一病垂危。神思不乱。使遂溘焉长逝。而于此任已不可谓无尺寸之功。今既得生。是天以为稍能任事。而不遽放归者也。又敢怠于其职乎。今有一言而可以活千百万人之命。而尤莫切于秦陇者。苟能行之。则阴德万万于于公矣。请举秦民之夏麦秋米及豆草。一切征其本色。贮之官仓。至来年青黄不接之时而卖之。则司农之金固在也。而民间省倍蓰之出。且一岁计之不足。十岁计之有余。始行之于秦中。继可推之天下。然谓秦人尤急者何也。目见凤翔之民举债于权要。每银一两偿米四石。此尚能支持岁月乎。捐不可得之虚。计犹将为之。而况一转移之间。无亏于国课乎。然恐不能行也。易曰牵羊悔亡。闻言不信。至于势穷理极。河决鱼烂之后。虽欲征其本色。而有不可得者矣。救民水火。莫先于此。病中已笔之于书。而未告诸在位。比读国史。正统中尝遣右通政李畛等。官糶米得银若干万。则昔人有行之者矣。特建此说。以待高明者筹之。

卷三十户政五赋役二

配丁田法辨

董以宁

田有定者也。而丁无定者也。古者计口受田。大约田多于丁。而有莱有易。至后世生齿日盛。而丁率多于田。总不能各配以一顷也明矣。明邱文庄浚。患民贫富不均。议以丁配田。使丁占一顷。即以定差。且欲一年为限。论者以为良法。惜其不行。而愚则非之。夫田而既不能授之于官。则凡丁多田少者。非不欲买也。必其欲买而不能者也。而一年之间。欲令买足其数得乎。至丁少田多者。许卖而不许增是己。但彼固连阡累陌。而丁多者又或苦于贫窶。不能各出其贖以易之。但可禁之勿增。其可夺之使减乎。即曰田多者。以二顷视

一丁。出钱雇役。田少者。以二丁视一顷。出力当差。亦具通变之法。然必使丁少者所余之田。与田少者所余之丁。合一县计之。适如其数。而后可行也。不则难配也。若随其多寡以配。不必尽出于一顷乎。以有定之田。配以无定之丁。是一户增丁。即将一县所配之田数。每岁必为一易。而后常均也。不则仍非配也。不可行也。况行之数岁。版籍相淆。推排无术。田少丁多者。势必隐匿其丁。而不肯出自有之身。以代劳于甲户矣。而田多丁少者。又乐得伪增其数。以窃保未鬻之田。而徐待之子孙。纵役均而天下之为贫为富。终未常均也。亦视田起役。视丁起徭。而毋配焉可矣。欲民之富者速贫。管商勿忍。欲民之贫者忽富。尧舜不能。恐文庄复起。亦难置辨也。

江北均丁说

盛枫

经国之大计曰财赋。财赋之所出曰江淮。江淮之所以甲于天下者。士沃饶而人能尽地利也。人知尽地利之职在于农夫。而不知通催科之法在于富民。故天下之富民阴受其利。而阳辞其害。此其弊莫甚于丁。而丁之害莫甚于江以北淮以南。何者。区方百里以为县。户不下万余。丁不下三万。其间农夫十之五。庶人在官与士夫之无田。及逐末者。十之四。其十之一。则坐拥一县之田。役农夫。尽地利。而安然食租衣税者也。今田税而外。举一县之丁课。征什一于富民。宽然而有余。其十之九。非在官则士夫也。否则逐末者也。其最下。则农夫之无田者也。彼既以身役于官。焉能复办一丁。士夫既委身朝廷。亦当不附此例。逐末者贸迁无定。且骖于法外以求幸免。势必以十九之丁。尽征之无田之贫民而止。贫民方寄食于富民之田。值丰岁。规其赢羨以给妻子。日给之外。已无余粒。设一遭旱潦。尽所有以供富民之租。犹不能足。既无立锥以自存。又鬻妻子。为乞丐。以偿丁负。为吏者。上格于国课。下迫于考成。且为剜肉补创之计。鞭捶囚系。忍见其转死流亡。故逋赋愈多。而贫民愈困。或曰如子言。将令朝廷尽蠲丁课耶。曰。非也。今试总一县之田税。每亩为科。会要之得若干。又总一县之丁课。编户为籍。人赋之得若干。其丁课之数。常不及田税三十分之一。又以一县之丁课。均之田税中。常不及五厘。以上农夫一亩之所获。通丰耗而权之。富民之入。恒不下一石。即于税外稍为溢额。不为大病。而使贫民尽免一切之供输。岂非穷变通久之道耶。或曰审尔。古之人何不为此。曰晋时计丁户调并行者。以有限田之法。天下无无田之人。以丁耕田。即以田之所入输调。故两不相左。五季大乱。江淮以北。转徙而南者。不知几千万户。故江南置侨郡甚多。而淮北河南。至数百里无人烟。此时患在土满。土满之患。惟恐愚民之为游惰。严其课。其赋自最。于是不得行计丁之法。重口税以督其尽地力。强壮者或占田至一顷。而尚有污莱未辟者。乃盛开

屯田。以兵为农。元魏由此法以致富强。开皇以后。生齿日增。人满之患。甚于土满。其弊由于富民独居厚实。责课于旧籍之贫民。而赋益亏。田亩之在人者。不能禁其卖易。而输调者多无田之人。乃按籍而征之。令其与豪强兼并者一例。今鼎建以来五十余年。自西蜀而外。户口皆有增无损。况在淮扬四达之都。既无尺寸之荒芜。人不勤则不得食。故不待教而自务农桑。此时贫民。惟恐不得富民之田而耕之。故豪家之田不患无十五之税。而贫民丁课。并不能办当时户调二十分之一。此岂可与古同日而论乎。或曰是则然矣。何为江以南有丁课。而不至大困。曰。江南之丁寓于田。卖田则丁随田去。故贫民之丁。俱归于富民。是有丁之名。而无丁之实也。故不大困。或曰子所为溢额于田税者。即是法耶。曰。善变法者不若并丁之名而去之。条目归于一人。既易知而事不繁。何用巧立诸科以滋文案乎。且仍立丁名。则富民意中若代贫民偿丁课者。故去之善。或曰若然。得无于古计口授田之义。大相龃齟。且富民之兼并益甚矣。曰。此迂儒之谈也。今欲为井田可乎。欲官授田可乎。既不可而慕其名。是阳遵而阴违之。智者不为也。且田归于民久矣。三代以下。无养民之权。而徒有取于民之名。亦既取于民矣。顾不取于富而取于贫。此经世者所宜熟审也。

丁役议

邱家穗

周官之制。以岁时定民之众寡。辨物之多少。入其数于小司徒。以行征令。三年则天下大比。按为定法。而其民无常业者。罚之使出。一夫力役之征。故其时户无脱漏。人无游惰。比闾族党。相友相助。而不病其役之不均。后世田不井授。户口流离。徭役不平。小民重困。将籍其数而悉役之。则逐末者多。而转徙无常。听徙而不为之究。则侨户甚逸。而无以宽土著之民。皆有不可得而尽行者。国家定为五年一编审之令。稍得以视其税粮之高下。而酌其户口之登耗。庶几丁役可均。而有司复不能究其实。徒与二三书役。按册唱名。参以口语。截日限期。务在速定。或以意见为去留。或视货贿为增减。而其登耗之大数。卒不敢越乎前人所已上之籍。则豪强幸免。而贫弱受累者。终亦莫能祛其弊也。然议者不察。徒见贫富之不均。遂欲以粮配丁。并丁于粮。而创为一定不易之额。则又大不可。愚尝考论古今。三代粟米布缕力役三征。至唐名之为租庸调。各不相并。所输犹轻。自杨炎始取大历十四年赋敛最多之数。并租庸调而为两税。是丁口之庸钱。已归入两税中矣。而自宋以来。复算丁口以定役法。而所谓两税者。犹如杨炎之旧不少减。至前明定赋。又或举一切无名杂征而并之正供。是力役一征。既先混入于常税之中。而复使其重出于常税之外。其视杨炎之旧法。抑又重矣。然犹幸国家编审之令。丁自为丁。粮自为粮。粮

固随业推收。无可易者。而至于丁之多寡不一。未尝如秦人虐政。头会箕敛。亦未尝如南未金元推排之法。复于田税外。校其浮财物力。以为轻重。第于编审之年。有司稍以粮之损益而均其丁。其间有不能无轻重者。犹冀五载一编。通检贫富。斟酌行之。要使客户土著。随时通融。贫者得以少纾。富者不至苟避而止。虽有粮之丁不如无粮之丁为可悯。而粮之富者实兼丁。丁之贫者不兼粮。贫富无常。更迭为之。终不至以无定之粮而累有定之丁。且使一时游手未作之民。犹有所靡而不得肆。此诚髣髴周官之意。臣民所当共遵之令典。而不容轻有变焉者也。奈何复创为以粮配丁并丁于粮之议。至使游惰无罚。脱漏不禁。而又貽后世以粮去而丁独存之累乎。余顷游秦中鄠县。士大夫每言其邑并丁于粮之弊。起自明季某令。至今卒不可变。遂使富户坐困于输丁。而一切游手未作者。皆相率而为化外之民。虽或逃丁以鬻贩邀厚利。而官曾莫得敛而役焉。彼并丁于粮之患犹如此。则以粮配丁者又可知也。夫人无贫富。莫不有身丁可役。而一邑之中。有田者什一。无田者什九。乃欲专责富户之粮。包赔贫户之丁。将令游惰复何所惩。而通计户口之脱漏。又已不啻过半。幸而安常无事。而多欲横敛之官。犹将排门点。别科贫户。不幸而有水旱盗贼之变。富户之粮尽去。而额丁不免独存。将仍责之富户。而富户已不能输。将复摊之贫户。而贫户去籍已久。莫可究诘。是又踵两税旧弊之外。而复生无穷之弊也。岂国家编审之本意哉。窃见宋南渡后。士大夫于乡里间。颇仿朱子社仓遗意。有自为义役之规。大约会集宗党。以力厚薄。割租若干亩。使应役之人。更收其岁入以充役费。而官无所与。宋宁宗元英宗及泰定帝时。皆尝以其法颁行天下。民称其便。既至正中刘辉尹上海。亦劝豪右达官出粟。为义役常平本。于是赋役以均。此皆往事有可行者。近顺治中。先王父逸六公为阖族户长。尝深悉赋役之苦。而患吾族之官丁。有加而无已也。乃捐金寄子母钱家。为免役计。曾不二十年。既用其利千金。建祠供祭。而所为纳丁之费。亦率称是。族之一二好义者。皆闻其风而踵捐之。至今以为永利。是则远追周人相友相助之俗。而近符宋元义役之遗风。举世所可推而行之。以救丁粮之穷者乎。吾愿有官君子。依宋元旧法劝民。沿乡多敛财谷。各立义役。而择富而贤者主其出纳。别加旌奖。以风劝之。庶足以佐编审之所不及。如徒患徭役之不一。而欲以粮配丁。与并丁于粮者。愚未见其可也。他若近日吾邑之变法者。始附蒋令之十段锦。而寄米之弊。变速而祸小。终附杨令之一条鞭。而加赋之弊。变迟而祸大。是皆人士之无识者为之。抑又出鄠令下矣。

畿辅户口志序

李绂

赋以田科。役由户制。力役之征旧矣。周礼制役之法。任以地之嫩恶。辨以国

野之远近。均以岁之上下。而实则以家为率也。顾其役甚繁。或于乡。或于官。或于兵。他若追捕守卫。治城郭沟渠涂巷。共牛马车犂委输。六乡皆然。而大司徒掌稽国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数至冗杂。则畿辅户役为尤艰矣。汉唐以来。名稍更而实同。名错出则吏易缘为奸。自明定条鞭之法。然后名简而弊清。而地嫩恶国野远近岁上下之别。则后世无闻焉。我国家爱民如子。恐民力不齐。贫户丁钱。不能时输。乃酌盈剂虚。视地缓急。稍均丁于地。以纾丁困。天下有贫丁无贫地。役科于田。则地与国野与岁之别在其中矣。而直隶犹未被其泽也。雍正初元。皇上从督臣之请。畿辅丁役。悉均于粮。于是户役之征。下丁弗扰。视条鞭之法愈益简明。虽然。民者天之心也。户口之繁。以征昌运。非徒制役而已。周礼王拜民数。圣人式负版。明初法。每郊祀。中书省以户籍陈坛下。荐之天。祭毕而藏之。其重若此。我圣祖仁皇帝膺图既久。念生齿益繁。特降德音。丁口编审如例。而丁钱永不加增。数千年以来所未有之盛事。煌煌盛典。垂为世法。庶几天下后世。知户口之重不专在力役之征。而民数之稽不可以已夫。作户口志。

户口说豫乘识小录

朱云锦

周官司民掌登万民之数。生齿以上。皆书于版。献其数于王。王拜受之。民为邦本。故綦重之。皇甫士安帝王世纪。历纪自古至汉户口。遐哉邈乎。不可稽已。惟豫为土中。在周礼为二男三女之地。国家深仁厚泽。煦育者殆二百年。蕃殖既久。口数滋加。是不可不详考以志其盛。按通志顺治十六年。见在丁九十九万三千一十七丁。至康熙五十五年。编审额管人丁。并收并卫所一百八十四万一千四百五十五丁。盛世滋生人口。又五万五千二百余丁。凡丁按三门九则定等。每丁岁征银自八分至三两四钱有零。通征丁银十二万七千四百余两。自康熙五十二年。奉旨征收钱粮。但据五十年丁册。定为常额。续生人丁。永不加增。钦此。雍正四年。

豫省抚院田文镜。题请豫省丁粮。按地输纳。以均赋役。疏略云。丁粮同属正供。与其派在人而多贫民之累。孰若摊在地而使赋役之平。况盛世人丁永不加赋。则丁银按地征收。更易为力。今就一邑之丁。均摊于本邑地粮之内。无论绅衿富户。不分等则。一例输将。如某县原额丁银一千两。摊入地银一万两之内。则每地银一两。应加丁银一钱。在丁少地多之区。每两不过增之分厘。即间有丁多地少之处。亦不过增之一二钱而止。如此。则地多之家。力能输纳。而无地之民。得免光丁之累矣。粮如有升增。应将丁粮随年另行均派摊入。庶额赋无亏。其有裨于国计民生。实非浅鲜。奉旨允行。永着为例。至乾隆三十一年。编审旧管额丁。并盛世滋生人口。共二百六万四千六百八十六

口。截至嘉庆二十一年烟户册。共二千三百四十万余口。近时力行保甲。而编审之法即寓其中。不待料民而户口自无漏数。较定鼎时三倍过之。天地之气化。日趋于盛。无以蹙其生。则蕃息而未有艾也。毋令败其。则萃处而不相害也。无使游食惰窳之众。不业作而衣食。其生殖蕃庶。不可数计而亿度也。方今休养生息。涵濡太和之效。不彰彰哉。按古用民之力。有年则公旬用三日。中年则公旬用二日。无年则公旬用一日。凶札则无力政。秦用商鞅之法。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充役。一岁屯戍。汉初为算钱。即今丁银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百二十为一算。而傅给徭役。则始自二十五至五十六而除。是民之一身。既税之。复役之矣。其后减算钱为六十三钱。曹魏定冀州。制赋户绢二疋。绵二觔。晋平吴之后。制赋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疋。绵三觔。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元魏令每调一夫一妇。帛一疋。粟二石。宇文周置司役掌力役之征。凡人自十八至五十九。皆任于役。每年不过三旬。中年二旬。下年一旬。起徒役无过家一人。若凶札则无力征。隋初制。役丁为十二番。匠则六番。每番约三日俟考开皇十三年。减十二番为三十日。唐制。用人之力。每丁岁二十日。闰加二日。不役者日为绢三尺。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宋承诸伪国之后。各路有身丁钱。大正中。每三丁纳绢一疋。其后物价贵。乃令每丁输绢一丈。绵一两。元时仿唐之庸法制丁税。每户科粟有额。令诸路民户成丁之数。每丁岁科粟一石至五升不等。后于丁税之外。又增科差之名。曰丝料。曰包银。丝料。或二户出丝一觔。或五户出丝一觔。包银。始征六两。既征四两二两。其征数多寡。各视其户高下以为差。明役法定于洪武元年。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他田足之。名曰均工夫。田多丁少者以佃人充之。田主出米一石资其用。非佃人而计亩出夫者。亩资米二升五合。以上中下户为三等。五岁均役。十岁一更造。自行条鞭法。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均徭里甲与两税为一。其时又有银差力差马差之分。崇祯时河南巡抚范景文上疏曰。民所患者。莫若差役。钱粮有收户解户。即银差驿递有马户。即马差供应有行户。即力差类皆僉有力之家充之。名曰大户。究之所僉非富民。中人之产。辄为之罄。是前明丁役竟未画一。此历代之大也。

夫用民力之轻者。古公旬三日之法极矣。然其时寓兵于农。军实戍役。一办之于民。汉率口出赋算。而宰相之子不免戍边。迨至后世雇役杂泛。名目繁多。又无可论。大约赋税必本田亩。授人以田。而未尝别有户赋者。三代是也。不授人以田。而轻其户赋者。两汉是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户赋。田之授否不常。而赋之重者已不可复轻。自魏至唐是也。丁钱徭役。因时所急。而别立名目以取之者。自宋至明是也。本朝立制以来。丁银既有定额。而复均丁于地。无漏遗偏枯之虑。生斯世者。几不识丁徭之名。数千年未有之盛。使天下之耕

凿者。相忘 帝力于何有。不独在康衢间矣。又窃计豫省。 国初额报成熟之田。约六十余万顷。而行差人丁。亦止九十余万丁。按亩计之。则人可得田七十亩。近报垦并额田七十二万余顷。而人数倍蓰。田无遗利。而人益滋繁。此粟米之所以昂。而百物为之增价也。当事者其抑末作。崇俭质。辟垦荒莱。兴修水利。一夫之力耕旱田可三十亩治水田不过十亩而亩之所入水较早可倍增以仰佐亿万年丕丕基哉。

纪顺治间户口数目

张玉书

古者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岁登下其死生。三年大比。而民数上于天府。则王者拜而受之。其重民如此。户口之有算赋。非古也。有田则税。有身则役。未有既役之复税之者也。公家之事。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亦以岁时上其书。是则生齿之数。与力役之数。当各有籍。而非以赋役之多寡。为生齿之赢绌也。自西汉初有口钱算赋。而户口之赋以起。历代相沿未变。独所纪户口登耗之差。不知自生齿以上悉纪之欤。抑收口钱算赋。然后列于丁男之数欤。如以口钱算赋为纪。则民间漏籍不可胜指。而即据此以为赢绌可欤。隋制男女三岁以下为黄。十岁以下为小。十七岁以下为中。十八岁以上为丁。六十为老。唐制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不知隋唐所纪户口。抑自黄口以上悉纪之否欤。我国家户口册。仍前明黄册之制。分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则。以田土从户口分豁上中下三等。立军民匠等籍。而役之轻重准焉。顾西北土满人稀。隐避恒寡。东南则有田然后有丁。其载诸册籍者。皆实输丁粮之人。而一户之中。生齿虽盛。所籍丁口。率自其高曾所遗。非析产不增丁。则入丁籍者。常不过数人而已。其在仕籍及举贡监生员与身隶营伍者。皆例得优免。而佣保奴隶。又皆不列于丁。则所谓户口登耗之数。于生齿之赢绌总无与也。夫丁之不能无隐避者势也。东南之赋繁役重极矣。欲审丁以增赋。虽奸无所容。而民益不堪命。是固不可行也。按黄册载某户丁几名。于某丁下注男妇若干口。而总数专载实在当差丁若干名。似宜变通昔人之法。分为二册。一载实在当差丁共若干名。一载不当差人口共若干名。以为每岁登耗之验。其输丁粮者。俾日增日盛。不至有流移转徙之患。而不输丁粮者。亦生息蕃衍。有登而无耗。则民气盛而国势强。庶几乎王政矣。顷康熙九年。以省无益之费。议令罢造黄册。夫每县造册烦费。罢之良是。然而各省布政使司汇造简明册。开列人丁户口总数。上之天府。以示重民事之义。倘亦古人存饴羊之遗意乎。兹纪顺治间户口数如左。我国家幅员以次开拓。自十六年云贵下。而后輿地尽入版图。故户口亦岁有增益。而 世祖章皇帝休养

疲氓。胜残去杀。仁渐义育者十八年。然后兵燹孑遗之民。得悉宥于成周太和之治。则夫奕叶而后所以保有元元者。可无慎欤。

答曾邑侯问丁米均派书

李光坡

窃谓当道有政事。必集绅士耆民共议者。盖以居官一断于法。而经生得引经而议也。伏承就米均丁之令。反复思度。竟不可行。三代赋自赋。役自役。赋出于田。役出于丁。周官载师掌任地之征。均人掌人民之力政。明是二事。然丁与赋所以相关者。古者民二十受田。六十归田。故三岁则大比。以登下其死生老幼之数。此后世编审之所由仿也。自汉以下。唐租庸调最为近古法。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故天下无旷土。亦无游民。所谓贵贱皆有事于王室是也。杨炎两税。始因地而制赋。因赋而制役。大乱古昔盛时之良法。然自彼法一立。历代虽有更革。皆仿其意而为之。今 天子仁圣。发德音。自康熙五十年以后。编审有增丁而无增粮。德至渥也。福州府县率意远思。欲将丁口粮额。按田派丁。通详上官。臬台又谓就丁编丁。而不计田均匀。夫今之编审。皆因米添丁。则已计田矣。何尝就丁乎。且富者虽田连阡陌。不过一身。贫者虽粮无升合。亦有一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食毛输税。赋既无容偏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均履后土而戴皇天。富者则责急公。贫者必尽蠲其手足之烈。除其公旬之义。则役非偏枯乎。今之丁银。既有定额。与粮并征。何富可卖。何贫可差。何能脱漏。何有加馱。坡请陈其利害。夫米不一。有屯米。有寺米。有民米。有官米。屯寺重于民。民重于官。今欲按田派丁。将计粮额而均派乎。则轻者依轻。重者加重。将计田亩而均派乎。则广狭有异。瘠腴亦殊。条绪鞅鞅。百弊丛生。此不可者一也。且现征之粮额。有业去产存者。现在之额。尚且苦输。若就米加丁。何以克堪。坡不敢远引。即如今感化里十甲张家。终岁敲扑。官受其累。人至穷时。毫厘莫措。若更加丁折。必有不可名言者。以此类推之。其不可者二也。人之贫富不定。则田之去来无常。今就现在田多者增以多丁。田少者减使少丁。设使富者当身有事。或子孙不类。将田别售。彼买田者买田安肯买丁。卖田者卖田安能卖丁。则一转手间。富者依旧田多丁少。贫者依旧田少丁多矣。此不可者三也。若曰通计丁折之额银。匀添通邑粮额之内。万一行之既久。大农之官。方岳之吏。忘乎此额是并丁于粮。而以为有粮未有丁。再设科丁之条。万世之害。实由于。此其不可者四也。大凡利不百则不兴。害不百则不去。今 朝廷清明。大法小廉。载其清静。民自安乐。不必更求良法矣。仁人君子。当计百世之硕画。不可顾一时之虚誉。父台明通公溥。斯事必灼如观火。然所系匪轻。一隅之差。或致弊于寰海。晷刻之误。或貽患于百年。是以恃爱忘其狂愚。娓娓陈之。伏望采择。

勘明沔县丁银宜随粮行议

曾王孙

赋役均则民乐业。而富庶可期。赋役不均。则民偏苦。而流亡日甚。此必至之势也。沔邑丁粮。诚不均之至者矣。或粮数石而一丁。或粮十数石而二三丁。或粮数升而一丁。甚或无粮而有丁。或有粮而无丁。推原其故。总由积书上下其手。富者巧于夤缘。因之粮多而丁日减。贫者无力周旋。因之粮少而丁日增。毋怪乎沔民之存者之皆有去志。而去者之不复返也。诚使沔民之去者归而复业。存者守而勿去。则丁随粮行之说。诚揅时之急务。请得而论列之。丁不随粮有三弊焉。丁差之法。二十上丁。六十下丁。今则毫耄不下。强壮不上。其弊一。丁有死绝者开除。古之制也。今则素封之家多绝户。穷檐之内有赔丁。其弊二。粮多者为富民。粮少者为贫民。今富者既多幸脱。承差者俱属穷黎。或逃或欠。下累里甲。上碍考成。其弊三。丁随粮行有三利焉。合粮编丁。可以意为增减。若一从粮起丁。则买田者粮增而丁亦增。卖田者粮去而丁亦去。永绝包赔之苦。其利一。就丁论丁。弊端百出。若照粮编丁。则岁有定额。富者无所庸其力。贫者适以得其常。一清吏胥之弊。其利二。丁与粮分。则无粮之丁。无所恋而轻去其乡。丁随粮行。则丁皆有土。有所藉而不致流亡。里甲不累。考成不碍。其利三。去三弊而得三利。计无便于此者。蒙宪台并发各词。面讯李登龙等。俱云情愿丁随粮行。永绝大弊。具结存案。查汉属城固县。于明季崇祯八年。据乡绅张凤翻等。条议丁随粮行。南郑县于顺治十三年。据乡绅李圣翼等。亦条议丁随粮行。俱申详院道批允遵行。民至今称便。褒城亦然。沔县土宜。与南城褒三邑无异。诚宜援例踵行。垂之永久。将见赋役均而逃亡归。百里残黎。皆攘臂而乐业。是则宪台一行而沔民受再造之施。汉水虽广。不足喻宪恩矣。

请丁银仍归地粮疏乾隆三十年

监察御史戈涛

窃臣任山西道御史。于该省事务。时加体察。窃见丁银归入地粮征收一案。各省遵循已久。该省独未尽行。伏思丁粮合办。在无地有丁者。既免追呼之扰。即有丁有地者。亦省输纳之烦。吏胥不能藉编审为奸。小民亦不至以勾稽为累。其法简约均平。天下称便。何以该省独有未宜。臣谨就其节次改归成案。推原始末。考较得失。敬为我皇上陈之。查丁归地粮。自雍正九年试办之后。至乾隆元年。抚臣觉罗石麟奏请改归者。十八州县。乾隆八年。因盐臣吉庆条奏。议请改归者。十八州县。乾隆二十三年。因御史姚成烈条奏。又议请改归者。五州县。计三次改归共四十一州县。其余则或请将丁银一半及三分之一。归入地粮。或请将丁银统按下下则征收。而以余额归入地粮。或请将无业穷

丁尽行删除。而以其应征银两。均匀摊入地粮。如此所云。调剂办理者三十七州县。此外二十六州县。则仍丁粮分征。此历年查办之大较也。夫以天下通行之良法。而办理独多参差。揆诸画一之道。已有未协。且其所谓不可归办者。或以晋省赋额本重。加丁则未免过多。或以各属地土瘠薄。并征则虑有逃亡。又以为俯从舆论。则民情相安。可以经久。且以为闲有逃缺。而编审既届。可以擦除。此数说者。臣皆不能无疑。查赋额之重。无过江苏。而江苏则丁归地粮。地土之薄。无过贵州。而贵州亦丁粮合办。何独异于山西。夫有地而稍增其额。即虑逃亡。若无地而按征其丁。逃亡不更甚乎。此尤其易明者也。臣窃求其主于分办之说。盖谓晋民多出贸易。故不欲宽其丁赋而重地征。若然。则是欲征有力之丁银。因以遍征无力。殊失持平之义。况无地之民。宽裕者终少。拮据者实多。观于乾隆元年。及二十三年查辨案中。所称祁县寿阳。各有无力穷丁三千七百余人。其它固可概见矣。至于待编审为擦补。正前抚臣所谓调剂之一法。而实则弊有不可胜言者。何者。在各次办理之时。皆谓轻重适均。民无不便。及至后次查办。便已多有逃亡。即如二十三年所办。其去乾隆八年仅十余年。而岢岚州则逃亡六百三十余丁。五寨县则逃亡二百五十余丁。苟属民情所安。何以逃亡至是。是则所谓俯顺舆情。可以经久。特虚语耳。然而州县动以舆情为请者。一由绅衿富户之畏摊丁赋。一由经承里胥之贪存编审也。盖分征而不免逃亡。必藉编审为擦补。而吏胥经手。因缘为奸。增新丁则放富升贫。除故丁则移甲换乙。百弊丛生。莫可究诘。然则五年编审。特为若辈舞文渔利之期。而百姓之拖赔包纳于未擦补之前者。固无论矣。臣所谓调剂之终不能无弊者此也。夫古今立政。固欲顺民之情。而至于民情所同。则又权其轻重。贫民之不欲输丁。与地户之不愿增额。情同也。而轻重大异。历任抚臣固皆从民情起见。然而富民之情易达。贫民之情难诉。臣愚以为与其有业之欲。何若纾无业之氓。与其从佣工负贩者而按征其丁。何若于资生有藉者而稍益其额。与其作逃亡故绝。而始为之擦补。何若摊丁归地。而使之不至逃亡。且夫理有可信。则事无可疑。就三次办理而论。前之所谓难行者。后既多有改归。则知后之所谓难归者。原尽属可行。臣请 敕下山西抚臣。悉心筹办。将从前丁地分征各州县。一体查核归并。即或地有不齐。亦祇就一县中分等摊入。毋复胆顾旧案。琐屑参差。如此。则丁户不至逃亡。吏胥无由滋弊。良法美政。归于大同。而无业贫民。永沐 皇仁于无既矣。

请拨粮均丁疏雍正六年

陕西兰州按察使李元英

窃臣沐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凡关系通省事件。无论所管与非所管。均当时刻留心。细加体察。谨以时下所闻。并臆见所及。不揣冒昧。谨备悉陈奏。一

估拨之例宜为画一也。查甘省估拨。定例于九十月间。将本年额征粮石。估拨次年兵食。先为报部。次年照数支散。又因甘省营驿岁需粮五十六万余石。而每年额征粮。止有四十九万余石。每于本色之外。约估折色。此例行之已久。惟是州县营汛。多寡远近。总无一定章程。以致胥吏作奸。上下其手。竟成锢习。每于估拨之时。州县营汛。纷纷营谋。以求各遂其私。臣查雍正二年。曾奉部文。令将兵粮秉公拨定。画一造册报部。永为定例。嗣经前任布政使傅德。以甘省非他省可比。朦混咨覆。至今舞弊如故。以臣愚见。仍请将州县额征之多寡。与营汛之远近。逐一计算。定为某州县应拨某营汛若干。俱为画一以定章程。永远遵守。每年奏销。不得增减改易。如此。则积弊可除。似于仓谷兵民。均有裨益矣。一均丁之法宜加详议也。臣见甘肃奉行均丁之法。有与他省似同而实异者。他省则以本州岛本县之额丁。均入本州岛本县之地亩。原额仍无增损。小民自乐输将。今甘省均丁。则不按地亩。止按通省额征银粮。通计合算。每银九钱零。每粮九斗零。摊入一丁。额征多则摊丁亦多。额征少则摊丁亦少。以致各州县有比原额多增至二三千两不等者。毋怪乎纷纷具呈。以为均丁之不公也。推原其故。因甘省州县中。有粮少丁多者。若就本州岛县均摊。诚恐粮额少而载丁过重。是以泥于通融之说。不复详议。但查甘肃州县。其粮少丁多之处。有产有丁。现在完纳者。已居其六七。无产有丁。艰于完纳者。止居其二三。若以二三分之穷丁。归入六七分之粮户。仍无过多之处。况查甘省地多粮少。如有余剩穷丁。即就本地近报开垦犹未升科。并所有熟地未经报粮之户均摊。则有地者不蹈隐粮之咎。而无粮者免受空丁之累。一举而两得矣。

均编要略序松江府志

沈荃

三吴之困于役也。户口侷僦。渐启逃亡。当事者无日不抱杞忧。武水给谏柯公条利病以均田均役请。世祖章皇帝軫念民瘼。亟报可。下之计部。移咨巡抚中丞。奉行者艰于改弦。檄催数四而未有应。山左李侯莅娄邑。悯役法之日敝。喟然叹曰。松郡旧有布解南北运收仓收柜诸重役。今皆贴官料理。民得息肩矣。若图中催办。该年总甲。向称小役。而厉民若是。岂得胶柱而不思所以拯之乎。未几。侯以他事被劾。候勘者年余。已而事得白。奉 旨复任。遂慨然以均田均役为己任。诸曹吏逡巡缩朒多筑舍语。马天麒独曰。此固便民良法也。害不百不变法。今其时矣。顾力行何如耳。侯喜甚。遂捐廉俸。集吏。备文册。开局西郊。专委天麒董其事。三阅月而告成。其一切征输之法。俱直捷简便。可永为遵守。华亭上海青浦皆仿娄例。亦开局均编。松民自是无役。四邑欢呼。颂侯之德不衰。而侯竟以河工诖误去位。娄民匍匐诣制抚讼冤。不可得

。侯亦以积劳致病。卒于旅邸。病且革。犹以版荒未定为嗟嗟也。娄民既载道辍舂。爰梓其均编要略。属予序。予曰自故明迄今日。造福我云闲者。有名宦三人。蠲免杂赋。则有巡抚周文襄。厘正阡陌。则有佥宪郑善夫。均田均役。则有我侯。皆奕世不忘者也。且勿谓均役之功小也。回思未均之时。奸攘臂舌。万姓敲骨吸髓。爰有三害五不便四弊。逮均编行而雪霰咸消。当事者亦曾闻其说乎。何谓三害。一曰审役之害。二曰补役之害。三曰花分避役之害。役惟审而贫富始定也。乃图奸得肆其欲壑矣。造册归并。填单开报。户户可以勒索。况临审而乡民之往来守候。夤缘贿脱。诟告争讼之费百出乎。均编行而役不须审。审役之害绝矣。往时编审。大役五年。小役十年。有刻册印册以为据也。自役困逃亡。不得不开报另补。乃一图补而十图效之。朝张暮李。移甲换乙。图蠹衙蠹。又喜役之无定。而指为利孔。凡有立锥者。人人自危。均编行而役不须补。补役之害绝矣。有田之民皆良民也。自役重祸深。爰思避役。输贿图奸。花分鬼户。苦役则小户任之。民生之所以日促也。均编行而有田者乐于归图。无论多寡。和盘拓出。而花分避役之害绝矣。此三者。皆未役而先罹其害者也。若乃承役之后。其大不便者五。一曰图碎。而分图承役之不便也。假如一人有田百亩挂五六图。此乡催办。彼乡该总。安得百其身而应之。图奸乘机包揽。侵渔亏空。酿祸无穷。今者并其田而归之一图。不必分头四应也。一曰田少。而代人承役之不便也。主户有役。必催办外户之田。皆素不相识之人。临限而以他人之完欠为完欠。血杖其能免乎。今者均图。而独汇本名之田。责成既有专属。即合汇亲友之田。痛痒亦复相关也。一曰图额之大小不一。而承役不便也。本郡图额。大者八九千亩。小者三五百亩。图大则人力有余。乃田多粮多。难于催办。图小则催办颇易。乃各项杂差。与大图一体承值。民力何堪。今者均图而田亩适均。永无劳逸偏枯之患也。一曰图田之荒熟不一。而承役不便也。盖各邑熟图之外。原有旧荒图。新荒图。载在郡乘。从无彻底清完之额。奉法者甘心受杖。畏法者结队隐匿。其中偶有殷实富民。则必年年砌役。甲甲拖累。不至于悬磬不止。今者均图而荒图熟图。一并汇入本名。凡受荒图之田者。但有水旱歉收之患。别无株连抛累之苦矣。一曰客户承充总甲不便也。远居数十里之外。有不误公犯法者乎。今均图而止用排门甲长。比闾族党之间。遇有狱案。则是非必公。遇有夜警。则救护必力也。处此三害。济之以五不便。苟均役之法不行。是生四弊。

何谓四弊。各图之田。多寡衰益。尽出于图奸之手。年来逃亡多。册籍散。隐漏飞洒之难稽。是谓图弊。均役行则田皆汇收。不复授权图书。既无造弊之人。亦无弊之地。而图弊绝矣。东南赋额繁多。虽有刘度支。固难指鞭而算也。若使图额粮额。参伍不一。总房可以先期押捺。管比可以临限贿脱。是谓胥弊

。均役行而每图每甲。止有此数。后先之完欠了然。即一行之算法可省。而胥弊绝矣。钱粮收入衙胥之手。难保其无侵蚀也。或银已纳而未经出串。或串已出而未经登号。或号已登而未经投柜。种种欺舞。不一而足。是谓柜弊。均役行而先期书串。自封投柜。完者以领去之串为据。不完者以未领之串根为据。完欠既已分明。收书无从影射。而柜弊绝矣。且各房经承。未有不望蝇头以自润者也。如向来所派青树水夫等项。用一派十。玩法良多。是谓衙门之通弊。均役行而偶有杂差。必齐集乡三老从公酌派。申宪定夺。虽有意外之役。总无不均。而各项之通弊皆绝矣。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今此均编之法。直捷简便。平易近人。黄童白叟。俱能遵而奉之。循是道也。朝野官民。蔼然家人父子。驯至剖斗折衡而天下平。然非侯智足以烛奸。勇足以服物。仁足以利济万姓。鲜能排众议而力行也。后之览者。萧规曹随。成画一之治。先皇帝爱养黎元至意。于是乎大慰。岂独食侯之德勿谖哉。

均田均役议松江府志

李复兴

窃念均田均役。久奉宪行。其如所定捆束。皆由图蠹把持。图书掌握。田多者受贿兔脱。田少者无贿雉罹。造册则朝更暮改。分数则换李移张。先后任其倒置。多寡听其游移。虽有均田均役之名。初无均田均役之实也。急公奉法。一时之貽累靡穷。迁徙他方。异日之株连难尽。始则年首逃亡。继则全图惊窜。以致催办无人。粮白毫无完纳。官府之受罚受参。经承之被提被解。总由于役法之不均。故其弊有不可胜数也。今试查历年之积欠。官儒役有乎。欠者唯图催也。今日之逃亡。官儒役有乎。逃者皆图民也。则知官儒役之钱粮易起者。其田有定而累少。民户之钱粮易欠者。其田无定而累多也。今惟从前之役。尽照旧册。来年之役。悉仿嘉湖事例。毋论官儒民役。将各图田亩汇为一处。其有真正赔荒绝户。造明圩段细号。通盘筹算。量行均派。使图棍不得移熟作荒。业户可以开荒成熟。俟收数既定。然后配搭成图。粮白则照田完纳。杂差则按亩均摊。以本名之田。完本名之税。则催办省而小民无赔累之苦。比较约而官长无督责之烦。以本名之田。立本名之户。则不必审役而役自定。不必均田而田自均。有利无害。一劳永逸。救时良策。莫便于此。亦莫急于此矣。今若因查旧册。现充者皮骨空存。奁补者脂膏殆尽。况役而复役。民实难堪。上台之催檄如云。图役之逃亡日众。将来国赋何由而足。

兵饷何由而应乎。卑职荷蒙覆载。敢不以国计民瘼为念。回任以来。目击时艰。稔悉里困。于均役一案。只加意厘剔。不胜痛心疾首。于是严行饬革。不惮劳瘁。按户催征。非属逃亡。即系鬼户。种种无着。堕误粮饷。为查均田均役。久奉旨奉宪饬行。诚属爱民善政。第奉行不力。俾良法虚悬。国民交

困。夫民之困于役者。催办差徭其大关也。今日之钱粮。考成綦严。乃日事追呼。而积欠如故者。皆因田役不均。逃亡所致耳。今据自行并田之议。如一人有田百亩。向皆花分为数十鬼户。跨立几图。思避差徭。殊不知反中图奸之计。此报彼除。东免西补。终归髓涸而后已。因之民日穷而粮日逋。害官累民。固非一日。今尽议除年首甲首之名。将通县之田。仍照原详。均编三百图。每图一百束。每束办田二十八亩。计一年之饷。约四两五钱有零。每月所完四钱五分。一限完足。则给单免比。即力有未逮。两限输纳。亦仅二钱二三分。为数无多。十月全完。殊易为力矣。在田多者。自办自田之饷。田少者。朋办合束之银。办省而役轻。则鬼名诡寄。又何利而愿分。如此则图书不必革而自退。有力者不待命而役定矣。其归并朋办之法。听从民便。以就其相识者。便于催征耳。庶田田皆役。户户均差此真众擎易举之良法。贫富咸安之善政也。再照差徭一项。奉 旨奉宪。绅民一体均差。浙省苏属。尽皆遵行。惟独松郡仍有官儒役民之别。查除塘工一差之外。其余杂役。悉皆民图承值。以致田并势豪。役归细户。纷纷逃窜。军饷有亏。今议必均之法。总于三百图为准。奉有大工差徭。详请宪裁。按田均派。设有万不得已之小役。挨次轮流。照图承值。设立号簿三百本。申请抚宪印发各图。凡有差徭。许图民明登于簿。按季缴县。汇申查核。既绝规避不均之端。并杜骚扰横索之弊矣。更有请者。查娄邑荒地。较之他邑尤多。非尽田之荒芜也。逃亡者众。则有田无户。或贫民无力开垦。自弃其土。或田归豪强。而户仍逃亡。偏累图民代赔。今议必均之法。将合县版籍荒田。统计县额。均摊于三百图内。共相开垦。庶不至抛荒缺饷。并可以垦荒开熟。不止民受其惠。即 国用亦由此足矣。又照塘旷之役。上无济于军需。下实民间重累。徒充无益之侵渔。遂成难革之积弊。并应详请永禁除豁其名。逢有开浚小工。附近居民业户。均派承值。大工遵照海塘事例。通县合算。计亩均派。使无偏枯之弊。至于坊厢之役。比之乡图之苦尤甚。排门小夫。比户日繁。一体子民。何忍劳逸迥别。必须酌逸津劳。以资其费。卑职待罪有年。已悉役中大。况职司民牧。何忍令斯民之疾呼。而不为之请命。以上数款。俱均役之切要。仰祈逐一批示。非卑职所敢擅专者也。

一均图之法。一县区图田额。多寡不齐。若一体承役。必致大小不均。兹蒙科宪柯题定均图之法。先将该县田地。通盘打算。均分若干图。每图应均准熟田若干亩。一图分立十甲。每甲应准熟田若干亩。无论绅衿役民。一并照田编甲。则田必入图。图无亏田。永杜偏枯之弊矣。

一并田之法。人之有田者。不必其尽在一图也。不尽在一图。而乃逐图承役。田多则催办他人之田。田少则又派办于他人名下。分头四应。日无休息矣。为思穷变通久之方。诚莫便于并田之法。凡有田者。不拘原旧区图界限。如一人

有数百亩之田。而坐落不等区图者。即以数百亩不等区图之田。汇归本户。遵照均定新图田额。分为各口。编列一处完粮。其小户田不足甲。仍许因亲及亲。因友及友。共并一甲。即于甲内分注明白。各自出口。听其自己造册呈递。册内开明收并原某某都。某某图。某某圩号。田若干。俟递到之日。查其住址相近者。挨顺编配。是为以田就人。非以人就田。人人自收自田。己完己税。不用催办之劳。可杜金点之弊。征输俱便。较之原图挨顺割配之法。更为尽善也。

一均役之法。里役之苦。至今日而甚矣。至今日之年首为尤甚。夫一图之漕白。盈千累百。分比各甲。尚虞花户之挂欠。而竟责之年首一人。日受敲扑。究无补于正供。兼以株连不已。诈索百端。逃亡日甚。能无林木之恐。夫绅衿役户。向有优免之例。故田多者类皆诡寄避役。其在图承役者。悉属贫民小户。独膺繁苦。今已仰遵 朝廷一体当差之旨。并入均图。照田编甲。在钱粮则各自输纳。差徭则各自承应。既不偏枯。亦无牵累。夫役之均也。由于均田。逮田之均也。则并无役矣。

一销图之法。通县田地。每图俱有圩号。务先着令各图。造明挨号一册。开注现业户名。呈递存案。以为均田张本。俾从前飞洒隐漏之弊。尽行厘剔革除。然后令业户查明号册。照数收并。即将业户造成田册。逐号参对原图。核准无异。随于该图原号内注销。俟编图之日。注明新编某图讫。倘有田数无多。不愿自己出名。寄并亲识名下。务要开明原户姓名。以便销图。仍再取户领号一册。以与号册为经纬。比如某图一人。共有田若干。内某某圩某某号各若干。就田之多少。挨次攒造。其存图零星田亩。无人收并者。亦即按田按户。编归一甲。各照征输。则无不税之田矣。

一征输之法。征输条银。奉有部定之新限。若分数不归画一。串单不行编定。则顽户挂欠。奸胥舞文。弊从兹生矣。务将业户额银。照依会计。先行算派。即将所派之额银。分作十分。按月一分。一月之中。又分三限。先令柜书编定串单。其式一单存查。即为根串。写明某区图甲户。某月首限银若干。二限银若干。三限银若干。前连三单。谓之甲户免比单。每限一单。则各开一限之银。令业户悉照串额。将银自封入柜。投一限之银。即截去一限之单。遵限完截者。不用比较。竟自归农。不用差押。以杜滋扰。如一月不截。即吊柜上串根。缴查明白。倘有存不截之单。立时差拘。着令完截。不可预行差押。致使完欠无分。勤惰无别也。其算额编串。如一图十甲而止一户者。以一户出额。即以一户编串。一甲而各户朋并者。以各户出额。即以各户编串。方为便民。至于秋粮。应作三限。以一月为一限。亦须编定串单。照前征输。此法一定。则急公者截票宁家。可不见差役之面。而费累全消。即抗顽者。拘到必完。亦不

致有拖欠之虞。而奸弊毕除。总之串存则欠。串去则完。竟查串根。而比簿可不用也。第粮书无压欠之弊。而阜快无索钱之门。则此法非其所愿。然欲便于此辈。即不便于小民矣。

一分户之法。一年之内。田有授受。户有去来。粮从田出。田随户转。倘编图之后。若有售卖之田。验明文契。务将业户姓名。即于甲内另行分出。以便各自完纳。不得移之他处。致图额复有盈亏。或有不出户名之田。始则寄并一人名下。倘若怠玩抗粮。亦许甲户禀明分额。专行追比。编定之图。惟户可换。而田不可换也。

编审论

盛百二

编审者治道之根本也。盖积州县而成天下。积乡里而为州县。积户口而成乡里。故户口清而乡里治。乡里治而州县治。州县治而天下亦治矣。周礼乡遂之法。始于比邻。详稽其夫家之众寡贵贱老幼癯疾。六畜车犂田野。以施政教。以行征令。以辨施舍。以起徒役。而奇奸宄亦无所容。此历代以来不易之法也。明洪武十四年。令天下编黄册。在城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共编为册。册首为一图。里有一百十户。以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里长甲首。董一里一甲之事。鳏寡孤独不任役者。附十甲后为奇零。其册凡一年一更定。此即今编审之制也。明初但有夏税小麦。秋税粟米。及丝绵之征。百姓皆听役于官。十六成丁而役。六十而免。无所云丁银也。自后乃有银力二差。力差者差役也。银差者雇役也。又其后虽有二差之名。亦皆一例征银而已。于是胥吏上下其手。隐匿脱漏。百弊丛生。又丁银之增损。关于考课。故丁银有增无减。所谓沟中之瘠。犹为籍上之丁。黄口小儿。已入追呼之册。此仁人君子所以叹息也。自我朝康熙五十二年。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至雍正四年。又行丁归地亩之法。百姓优游于耕凿之中。有司无考课之累。从容而赋茧丝。良法美意。三代以来。未之有也。然因此有司遂视编审为具文。惟胥吏是任。以至户口不清。而贫富不辨。贫者有贫之实而无贫之名。富者无富之名而有富之实。又飞洒诡寄。遂有无田之税。无税之田矣。且雇役惟可行于平日。如非时力役河防土工之类。其势有不得不出于差者。于是徭役有不均之叹。况编审时。吏胥按户索其饮食简笔之费。百姓又恐差徭之及身也。于是并户减口。专为一己微幸。平时按籍而常见其少。不幸天灾流行。朝廷有大恩恤。计口给发。则其数又骤见其增。于是编审賑恤二册自相矛盾。虽有才能。亦无所措其手足。始悔平时之失计。亦已晚矣。况欲求赋役均平。奸宄屏息。安可得哉。论者不察。竟以编审为不足凭而无益于治道。益惑矣。

请编审仍照旧规疏

苏霖渤

臣谨查各省仓谷。甚切民依。每岁将存用实数。通盘汇核。可以酌盈剂虚。实于民生大有裨益。惟是岁查各省民数一事。臣窃反复思维。而觉有不便施行者。不敢不宜陈之。古者民皆授田于官。故民数与田数。相为表里。可以按籍而稽。毋容隐混。且耕三余一。耕九余三。皆实有数年之蓄。而后可以谷数之盈绌。待民数之多寡。后世时移势殊。古制远不能复。民皆各自为谋。然为上者。诚因其所利而利之。择人而牧之。厚积储以补助之。有所养而无所扰。则亦足以臻治安。古今异宜。事势各别。正不尽规仿旧文。始可讲求康阜也。今天下生齿日繁。上届编审新旧人丁。共二千六百三十余万。虽系照例按户定丁。尚非详细实数。然一户之数。不过八口以内。按册而推。再参以粮赋之多寡。亦可得其大略。至各省仓谷。现奏报有二千六百余万石。亦属丰裕。但贮谷虽多。亦止存以备常年之借粟。凶饥之散赈。为因时补救之计。原不能计口授食。遍给闾阎。而借粟应听贫民自便。无容按户派领。若散赈。则皆地方大吏。临时督率有司。清查被灾各户。分别造册赈济。是不遇荒歉。不动仓储。既无从据此民数办理。即遇荒歉散赈之时。乃系另造应赈确册。势不能照平时之户口均摊。是又无从据此民数办理也。至若人满滋虑。先事绸缪。则如开垦植树薄征免赋转粟通商一切政务。我皇上念切民生。已无不次第举行。亦岂俟查清民数。而后乃见之设施乎。故臣就此时揆度事势。而觉民数一项。仅可以生息之蓄。实难据作施行之用。似可缓其清查。至若查之而转致滋弊。则又有难于缕陈者。盖州县民户之多。类皆散处乡僻。若令其携妻抱子。络绎公庭而赴点。则民不能堪。若令地方官遍历村庄。挨家查验以稽数。则官不能堪。是仍不过委之吏胥造册。以毕其事耳。而吏胥果可委任乎。事本烦重。则借口之需索多端。地复辽阔。则乘便之贪求无厌。重则入室搜查。生端挟诈。轻则册费路费。坐索无休。至敛钱之乡保人等。就中分肥。皆属情所不免。州县官刑名钱谷。赶办不遑。加以造册纷纭。日不暇给。虽有精明之员。亦难胜稽查之力。是小民未及沾惠。先已耗财不赀矣。夫五年编审。事已不易。况欲年年遍察而无遗。是虽奉行尽善。似亦难为常继也。再如行商寓旅。往来无定。流民工役。聚散不常。以及番界苗疆。人性顽蠢。亦有种种不便清查之处。且吏胥造册。自料地广人众。本官不能诘问。暮改朝迁。实数无凭指证。势必任意隐漏。草率完事。迨至汇册奏闻。仍仅得其大略。究非确数。而小民滋累。亦不可以数计也。伏乞皇上俯念编审。业有成规。亿万生民。不宜以岁岁轻扰。思准将每年清查民数一事。收回成命。特赐停止。惟于各省仓储。严查实贮。以期有备无患。因利劝导。顺时休养。四海蒸黎。自沐皇仁于永久矣。

编审厘弊疏顺治十八年

户科给事中柯耸

窃惟任土作赋。因地起差。此古今不易之常规。亦各省通行之大例也。恐人户之消长不同。田亩之盈缩亦异。所以定十年编审之法。则役随田转。册因时定。富者无兔脱之弊。贫者无蚊负之忧。劳逸适均。输将恐后。法至善也。臣三年里居。每见考课虽严。而各省之报完甚少。恩诏屡赦。而钱粮之拖欠仍多。细思其故。官吏之侵渔。差徭之繁重。固非一端。然其根源。总由于金点之不公。积弊之未剔。今年前册已满。目下编审届期。即先经户部题覆。请停无益之黄册一疏。亦云以十四年为始。五年编审一次。此小民身家利害之关。亦胥役张牙吮血之会也。若不彻底更张。痛除宿弊。何以拯民困而垂永久乎。以臣闻见所及。约略五端。为我皇上陈之。一里甲田亩之额数宜均也。查一县田额若干。应审甲长若干。每里十甲。每甲该田若干。田多者独充一名。田少者串充一名。其最零星者。附于田尾。名曰花户。此定例也。所以各项差役。俱系里长挨甲充当。故力不劳而事易办。独苏松两府。名曰金报殷实。竟不稽查田亩。虽云十年定役。又复每年小审。前册里甲轮至后册。有田已卖尽。贫无立锥。而仍报重役者。遂有田连阡陌。坐享膏腴。而全不应差者。不特十年之中。偏枯殊甚。甚至年年小审。行贿求情。挪移脱换。丛弊多端。田归不役之家。役累无田之户。以致贫民竭骨难支。逃徙隔属。亏朝廷之正赋。荒成熟之腴田。务祈严敕抚臣。通行两府。及今大造之时。必期田尽落甲。役必照田。务将本区之田。均入本区十甲。倘本区田多。则派入下区。按田起役。至公至当。不得凭空金报。以致卖富差贫之弊。庶几役均而民便。未有不急公输纳者矣。一花分子户之积弊宜清也。夫里甲十年一定。田多金里长。田少为花户。固矣。浙省各属。有等奸顽富民。串通本里册书。每于编审之年。捏立鬼户。飞洒田数。少者四五亩五六亩不等。多不及十亩而止。田数既已无多。重役便已漏脱。及至临审缺额。反将贫民瘠产。串立应充。是田多者以花分而得卸担。田少者以愚实而应重差。是皆册书舞弊。以致苦乐不均。今后各县审役。悉照上届榜册。其一应推收。必验实有绝卖税契。方许分户。如并无户丁。诡立花名者。查出。其田入官。册书与本人。依律治罪。则飞洒之奸绝。而田皆归本户矣。一诡寄之陋规宜惩也。国朝优免则例。原照品级之大小。派免丁银之多寡。嗣后部覆。止免本身丁徭。将优免丁粮。悉应停免。则绅衿士民。久矣一体当差矣。但查前册定自顺治八年。时部覆科臣刘显绩优免有画一之规一疏。止准免其杂办。不得滥免正赋。致累小民等因。奉旨遵行。所以进士举贡生员。犹有各立的名。或书职衔。名曰官户儒户。凡杂项差徭。量行豁免。至于正额粮赋。各自照规完纳。但因杂差繁苦。未免有亲族人

等冒借名户。希图幸免。以致绅衿名下之田。半皆影冒。苏州长吴等县。有名自输户。有名下几甲。任意捏名。挂立甲外。且有乡绅物故已久。生员学册无名。并寺观香火。上司承差书役。亦皆各立户名。公然讨免各差。自今造册。务将绅衿的名之田。另造一册。达部存案。倘仍前陋习。借名入册。将田入官。本绅及亲族人等。严加议罪。如有仕绅远宦。其亲族私自立户。竟将本人加等治罪。原田仍行入官。庶诡寄之弊革。而小民不致偏累矣。一冒籍之立户宜禁也。绅衿即在本邑。止免本身丁徭。况系隔省。岂宜冒免。即或邻近各邑。闲有置买地亩。亦当编入民里。一体应差。乃江浙陋习。竟有隔省邻县。并无寸土。偶有亲戚往来。便尔捏立册户。冒籍之客户日多。本地之充役更苦。今编审之时。凡有隔属仕宦。另立名户。希图免差者。本县据实申报。严行处分。如县官徇情。不行具申。另被发觉。一体治罪。各绅亦当于邻省各县。着意稽查。如有冒立本户。即以早自首明。不得待事露之后。借口不知。觊免议处。则客籍不至滥觞。赋额自归画一矣。一册书之买充宜革也。

江浙各县。每于经制吏书之外。每里各有册书一名。或号里书。或称扇书。专司书算。似不可少。然此辈智昏于见金。术工于舞弊。乘今大造之时。每人各出顶首银若干。买定里区。至造册之弊。移甲换乙。漏富差贫。即前花分诡寄之弊。皆出其手。更有臣乡秀水县积棍包头。名曰歇家。即系区书。一人买充数里。每年包纳钱粮。额外私派。俱属积歇掌握。甚至收愚民之额课。而临比不完。包富户之差徭。而散派各户。况各县并无此役。独秀水一役。盘踞难革。积蠹万端。更闻杭州各邑。有以生员包充册书。官法既所不加。舞文益复何忌。此次急请 敕行新抚臣。将秀水歇家。杭州生员应充者。严檄革除。至各县册书。止许本里公报诚实无过。精于推算者。专管推收书算等事。是革蠹除奸之本也。以上五款。实系编审时大弊。臣访之江浙两省者最真。计今编审届期。必须预行禁约。祈 敕两省抚臣。通行各属。尽法除革。并勒限册报部科。以便稽查。庶役均平。而民咸乐业。征输有法。而 国课无亏矣。

请改编审行保甲疏雍正四年

直隶总督李绂

臣查丁银一项。即古时力役之征。 国家定例。五年编审一次。稽查户口。仍造具滋生册籍。进呈 御览。所以重民生。恤民力也。第每逢编审之岁。民间派费甚多。有里书里长之费。有州县造册之费。有院司道府吏书纸笔之费。有部册之费。有黄绫纸张解册诸费。悉向里户公派。追索甚于丁粮。各省皆然。而直隶尤甚。臣查直隶丁银。业[已](己)照粮均摊。是编丁之增损。与一定之丁银。全无关涉。而徒滋小民繁费。似宜斟酌变通。臣伏见 特谕直省臣工。力行保甲。现在九卿会议。臣因思编审之法五年一举。虽意在清查户口。

尚未能稽察游民。不如保甲之法更为详密。既可稽察游民。且不必另查户口。自后请严饬奉行州县。于编排保甲时。逐户清查实在人丁。自十五岁以上。毋许一名遗漏。岁底造册。申送布政司。汇齐另造总册具 题。进呈 御览。册内止开里户人丁实数。免列花户。则簿籍不烦。而丁数大备。其向来编审之例。在直隶永行停止。则户口既清。扰累亦省。诚为两便。

论编审福惠全书

黄六鸿

编审之时有二。一在十年大造。将钱粮户口攒造黄册。进呈 御览。所以重民数也。一在五年均役。清核丁差。所以苏民累也。今黄册停造。惟五年均役。直省遵行无异。夫均之事亦有二。一田与役均。一专均役而不均田。田役均。以阖县之都图里甲。合都图里甲田粮之数而均分之。使哀多益寡。无偏多偏少之弊。粮由产派。差照粮行。粮之数定。而差亦于是定焉。亦无畸轻畸重之虞。法未尝不善也。然而今之民非如古井田之制。计口授亩。子孙相守以为世业。十年之内。贫富无常。鬻产时有。若任便交易。则彼图售入此图。阡亩仍属参差。若贸不出图。则贫产遽难求脱。势豪益复刁难。此均田之所以未易言也。惟专均役而不均田。宜永行之。而民大有赖焉。然役之均亦有二。一有田而有丁。谓之粮差。一光丁而无粮。谓之力役。田多则粮多。粮多则差多。所谓差照粮行者是也。乃奸豪巨猾。欲灭多粮而就少。避重差而就轻。于是花立户名。诡寄别里。而总书册房。或受人贿嘱。或将己田粮。飞洒各户。移换斗则。脱漏顷亩。冒裁田地。种种弊端。莫可穷诘。夫留心斯政者。若不先除斯弊。虽日求均而终无可均之日也。况于审丁之际。户长之开报不实。有司之升擦无凭。其弊又不可殫述者乎。虽然。欲除匿粮之弊。惟在推收之逼清。欲除匿丁之弊。惟在减增之悉当而已。大约南方粮重。重在审役。北方粮轻。重在审丁。以役系于丁而不系于粮也。是在司牧者。有以权衡而变通之耳。按南土粮重。照产派役。不重丁银。故田地虽多。立一户即是一丁。丁银多寡不远。北土粮轻。照丁派差。丁银大有轻重。故届期审丁。不可不慎。除新成之丁。例令户长举报入册。逃亡老绝。许里递公举以定开除。若升擦之际。惟视产业之增减为至公。宜将前届合里丁糟。通盘一算。约粮银若干。该有丁银若干。较量配则。贫富悉均。而不偏累穷苦矣。又按北地粮轻丁重。每有差徭。俱照丁派。故每丁有派至一二两者。若穷苦之人。将何所取办乎。此照粮升擦所以为至当也。然绅衿之豪。以包揽成风。恬不为怪。贫穷亲友。及乡间稍裕者。其田地揽归户下。每年钱粮。包为代纳。百姓火耗有加三加二加一不等。其包纳火耗亦不为减。及绅衿完粮。借口自封投柜。竟有银免不足。银数短少者。县官若一查究追补。辄持官短长。列控告。拖累衙役。所以绅衿公然包

揽。大获其利。而百姓亦乐于绅衿包揽者。其本户之丁。即系绅衿供丁。乡绅供丁多至数十名。青衿亦有十数丁者。每有差徭。里递不敢派及。每遇编审。供丁名下。即有应增新丁。户长总书。亦不敢开报。若竟依粮升擦。则绅衿所包揽之田地。势必增丁。则所增者。非绅衿之丁。而即包揽之丁。是又为绅衿增包揽之丁也。乃百姓见按粮增丁。益惧丁多为累。争附绅衿者愈众。恐光丁无粮者。亦求附供丁以逃差。如是。穷民常处其苦累。而绅衿常处其乐利矣。且里胥知以粮多寡为升擦。又安保其不分洒他户。以多易寡。避升而冀擦乎。此又照粮升擦。亦未能尽无弊也。然则北地之丁。终不可均乎。夫求均无他异术。亦止丁粮并核。与酌除供丁而已。夫有丁无粮者。照丁据实增除。有丁有粮者。又照粮据实升擦。先严饬里书。不许私为增减。慎选户长。不许捏虚开报。其为丁为粮。划然可考。至于供丁之说。乃陋弊成习。朝廷除免本身丁徭外。非别有所谓供丁也。若一尽除。定生怨谤。于旧例之中。稍为减汰。所谓为法去其太甚。则富贵贫贱。不致苦乐失均。如斯而已。然其立法必于无弊。法立在于必行。又须素履清操。居恒政尚仁恕。优以待绅士。而严以驭里胥。凡为地方区画。一皆出于至公至明。秉于至诚至信。而我无所执意其间焉。于是绅衿不以刻己为怨。胥役不敢作弊罹愆。百姓亦不忍幸法而见欺。以之为政。将无往不可。岂又患区区之编役为不可均哉。

编审详文

陆陇其

照得灵寿人丁旧额。顺治十四年赋役全书。载三等九则。通折下下人丁一万四千七百零一丁。历年递增。至康熙二十二年赋役全书。实在下下则人丁一万五千六百八十八丁。查其递增之故则。非尽民庶而富加于其旧也。因编审者惟恐部驳。必求足额。故逃亡死绝者俱不敢删除。而摊派于现存之户。且又恐仅如旧额。犹不免于驳也。必求其稍益而后止。更复严搜索。疲癯残疾鳏寡孤独无得免者。沟中之瘠。犹是册上之丁。黄口之儿。己登追呼之籍。小民含辛茹苦。无所控愬。加以屡岁荒旱。上年又被水灾。现在强壮之民。饥寒切身。不能自给。而又责其包赔逃亡之粮。代供老幼之差。所以民生日蹙。闾井萧条。卑职编审之际。号呼满堂。不忍见闻。然亦恐缺额太多。不敢尽数芟除。其闲逃而有着落。可招抚者。即不除。亡而有地亩遗下。即量加于承受之人而不除。孩童而有产业者即不除。老而有产业者。即量加于子孙而不除。穷无寸土。而未至垂毙者即不除。惟是逃亡之无迹。老幼之无立锥者。鸠形鹄面。奄奄一息者。虽欲不除。不得不除。因复搜求新增之丁。冀其不失旧额。而应增之数。不足以抵删去之数。共计现今审定丁数。较之赋役全书之额。缺一千五百五十六丁。此等缺额之丁。实因屡年编审。有增无减。今若照旧摊派。以求

无缺。恐非宪台轸恤穷民之意。而卑职一点良心。亦不肯自昧也。谨将增除数目。造册呈报。伏候宪裁。

与邑令论编审

叶映榴

迩者国课之功令綦严。役务断难刻缓。草莽遥度。惟有修囤一法。可以速成。而无妨目前之征比。今老父母己先得之。利国便民。兼举并善。可胜庆幸。从来大审在立良法。提充贵合人情。一图之中。业户之贫富异。田亩之多寡异。当事岂能家至而户询之。势不得不假手于图书。而取裁于公正。然书正非愚民所乐任也。地方之桀骜利口任焉。富者田广。贿则纵之。贫者田少。懦则及之。此卖富差贫之一大弊也。又如各图之田。不必尽为本图人之产。客图人亦或有之。非择土著殷户。承充催办。其不为兔脱者寡矣。乃书正戚里之私。庇土著而役客户。主客之情。枘凿不入。赔累之苦。膏血俱枯。在民则竭蹶无济。在官则呼应不灵。此卖近差远之一大弊也。又如各图业户。家有消长。田有去留。或勉充前役而力不继。或田已别售而名尚存。书正所熟知也。力不继者。与为休息。别售者。与为更定。亦书正所易为力也。乃利其消长去留之不同。缘以为奸。穷民手足无措。此罔上行私之一大弊也。厘弊则利兴。利兴则课足。从古兴利之方。即在除弊之内。如理乱丝。解其结轳。绪不引而自出矣。如疏流泉。决其壅滞。水不导而自行矣。况老父母以宏济之才。理弹丸之邑。总大要于上。而吏书图正承流于下。直咄嗟立办耳。

粤西编审议广西通志

熊飞渭

遵查旧例。编审之法。五年一行。以人丁田粮。随时消长。计粮多寡。为差之轻重。其为民生远虑。可谓意美而法良也。粤西不知何年编审。以至今日丁粮混淆。差徭苦累。一县之中。里不成里。甲不成甲。户不成户。粮差安得不偏累。百姓安得不逃亡。今欲急施补救之术。惟有均并便民。以补其残缺。查核欺隐。搜剔飞诡。饬禁科派。以杜其奸弊。如宪台所云者。之数者。若但整其大纲。去其太甚。则集甲户于庭。按籍而编审厘正之可也。若欲彻底澄清。以垂久远。则非履亩丈量不可。顾丈量难言之矣。从来清丈必度其地。必度其时。粤省之地。行丈较难于他省。今日之粤。行丈更难于他时。夫丈量则必正经界。必择人。必严法。先正县界。次正里界户界。宜预檄布置也。不用户房里书。必得各里中老成殷实。一二人之为长。预令公举也。分发各里印簿。四乡同日举行。里长挨丈。印官掣丈。有奸民抗冒。大户阻挠。或丈后那移。以多作少。以熟作荒者。本人法处。邻保连坐。不赦。宜预行申明也。且无论其地。今何时哉。大乱初平。兵革未息。疮痍未起。田里未定。流移未归。而欲骤

行丈量。保无纷然滋扰。虽曰查核欺隐。而查核则有查核之扰。虽曰搜剔飞诡。饬禁科派。而搜剔饬禁则有搜剔饬禁之扰。天下安得实心任事。视国如家之人而用之。故曰难也。为今日计。惟有按籍编审。责令各州县官。取其大不便于民者去之。丁粮之偏累者均并之。务在秉公持正。毋徇情面。毋听奸私。悬自首免罪之条。绝诡寄花飞之弊。大纲既挈。而诸弊略清。居者乐生。逃者思返。然后优游展布。渐次兴除。夫古今有治人。无治法。慎选其人而责之事。以考其成。取其大而不苛其细。天下何事不可为。而宁独编审一事哉。本县额丁。止一千零三十七丁半。民粮二千五百九十七石三斗。而计里则有六十九里。里甲之残缺尤甚。卑职就其相近者。参伍而比附之。并为十一里。中间尚有未尽事宜。应俟编审核明。厘定详夺。

卷三十一户政六赋役三

垦田均田日知录

顾炎武

后魏虽起朔漠。据有中原。然其垦田均田之制。有足为后世法者。景穆太子监国。令曰。周书言任农以耕事。贡九谷。任圃以树事。贡草木。任工以余材。贡器物。任商以市事。贡货贿。任牧以畜事。贡鸟兽。任嫔以女事。贡布帛。任衡以山事。贡其材。任虞以泽事。贡其物。乃令有司课畿内之民。使无牛者借人牛以耕种。而为之芸田以偿之。凡耕种二十二亩而芸七亩。大以是为率。使民各标姓名于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饮酒游戏者。于是垦田大增。高祖太和九年诏曰。朕承干在位十有五年。每览先王之典。经纶百氏。储蓄既积。黎元永安。爰暨季叶。斯道陵替。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致令地有遗利。民无余财。或争亩畔以亡躯。或因饥馑以弃业。而欲天下太平。百姓丰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其制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男夫人给田二十亩。课蒔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蒔榆枣。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于是有口分世业之制。唐时犹沿之。嗟乎。人君欲留心民事。而创百世之规。其亦运之掌上也已。宋林勋作本政之书。而陈同父以为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于一变之后。岂非知言之士哉。

明初承元末大乱之后。山东河南。多是无人之地。洪武中诏有能开垦者。即为己业。永不起科。是时方孝孺有因其旷土复古井田之议至正统中。流民聚居。诏令占籍。景泰六年。户部尚书张凤等。奏山东河南北直隶并顺天府无额田地。甲方开荒耕种。乙即告其不纳税粮。若不起科。争竞之涂。终难杜塞。今后

但告争者。宜依本部所奏。减轻起科则例。每亩科米三升三合。每粮一石。科草二束。不惟永绝争竞之端。抑且少助仓禀之积。从之。户科都给事中成章等。劾凤等不守祖制。不恤民怨。帝不听。然自古无永不起科之地。国初但以招徕垦民。立法之过。反以启后日之争端而彼此告讦。投献王府勋戚及西天佛子。见实绿无怪乎经界之不正。赋役之不均也。

州县税赋日知录

顾炎武

王士性广志绎曰。天下赋税。有土地肥瘠不甚相远。而征科乃至悬绝者。当是国初草草未定画一之制。而其后相沿。不敢议耳。如真定之辖五州二十七县。苏州之辖一州七县。无论所辖即其广轮之数。真定已当苏之五。而苏州粮二百三万八千石。真定止一十万六千石。然犹南北异也。若同一北方也。河间之繁富。二州十六县。登州之贫寡。一州七县。相去殆若莛楹。而河间粮止六万一千。登州乃二十三万六千。然犹直隶山东异也。若在同省。汉中二州十四县之殷庶。视临洮二州三县之冲疲易知也。而汉中粮止三万。临洮乃四万四千。然犹各道异也。若在同道。顺庆不大于保宁。其辖二州八县均也。而顺庆粮七万五千。保宁止二万。然犹两郡异也。若在一邑。则同一西南充也。而负郭十里。田以步计。赋以田起。二十里外。则田以量不步矣。五十里外。田以约计不矣。官赋无定数。私价亦无定估。何其悬绝也。惟是太平日久。累世相传。民皆安之。以为固然。不自觉耳。夫王者制邑居民。则壤成赋。岂有大小轻重不同若此之甚哉。且以所辖州县言之。真定三十二。西安三十六。开封平阳各三十四。济南三十。成都三十一。而松江镇江太平止三县。汉阳兴化止二县。其直隶之州。则如徐州泽州之四县。郴州之五县。嘉定之六县。潼川之七县。俨然一府也。而其少者。或至无县可辖。且明初之制。多因元旧。平阳一路。共领九州岛。殆据山西之半。至洪武二年。始以泽潞辽沁四州。直隶山西行省。而今尚有五州。若蒲州。自古别为一郡。屡次建言。皆为户部所格。归德一州。向属开封。至嘉靖二十四年。始分为府。天下初定。日不暇给。沿元之非。遂至二三百。崔铤言今之郡大者千里属邑数十为长者名数且不能悉奚望其理也宜令大郡不过四百里邑百里然则后之王者。审形势以制统辖。度辐员以界郡县。则土田以起征科。乃平天下之先务。不可以虑始之艰而废万年之利者矣。明祖实录。洪武八年。平阳府言所属蒲解二州。距府阔远。乞以直隶山西行省为便。未许。至天启四年。巡按山西李日宣。请以二州十县。分主河中府治运城。以运使兼知府事。运同兼清军。运副兼管粮。运判兼理刑事。下户部。户部下山西。山西下河东。河东下平阳府。议之。竟寝不行。按汉河东郡二十四县后汉二十城魏正始八年分河东之汾北十县为平阳郡此所谓欲制千金之裘而与

狐谋其皮也。且商雒之于关内。陈许之于大梁。德棣之于济南。颍亳之于凤阳。自古不相统属去府既远。更添司道。于是有一府之地。而四五其司道者。官愈多而民愈扰。职此之由矣。昔仲长统昌言。谓诸夏有十亩共桑之迫。远州有旷野不发之田。后汉酷吏传。亦言汉制宰守旷远。户口殷大。而后汉马援传。既平交址。奏言西于县。户有三万二千。远界去庭千余里。庭县庭也请分为封溪望海二县。许之。华阳国志邑郡太守但望。字伯门太山人见风俗通上疏言郡境南北四千。东西五千。属县十四。土界遐远。令尉不能穷诘奸凶。时有贼发。督邮追案。十日乃到。贼已远逃。踪迹绝灭。其有犯罪逮捕证验。文书诘讯。从春至冬。不能究讫。绳宪未加。或遇德令。是以贼盗公行。奸宄不绝。太守行农桑。不到四县。刺史行部。不到十县。欲请分为二郡。其后遂为三巴。水经注。山阴县汉会稽郡治也。永建中。阳羨周嘉上书。以县远。赴会稽至难。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为吴。以东为会稽。此皆远县之害已见于前事者也。北齐书。赫连子悦除林虑守。世宗往晋阳。路由是郡。因问所不便。子悦答言临水武安二县。去郡遥远。山岭重迭。车步艰难。若东属魏郡。则地平路近。世宗笑曰。卿徒知民便。不觉损干。子悦答以所言因民疾苦。不敢以私润负心。嗟乎。今之牧守其能不循于私而计民之便者。吾未见其人矣。自古郡县之制。惟唐为得其中。今考地理志属县之数。京兆河南二府各二十。河中太原二府各十三。魏州十四。广州十三。镇州桂州各十一。其它虽大无过十县者。此其大小相维。多寡相等。均安之效。不可见于前事乎。后代之王。犹可取而镜也。但其中一二县之郡。亦有可并。宪宗元和元年。割属东川六州。制曰。分疆设都。资其理。形束壤制。亦在稍均。将惩难以销萌。在立防而不紊。故贾生之议。以楚益梁。宋氏之规。割荆为郢。酌于前事。宜有变通。此虽一时之言。亦经邦制郡之长策也。

地亩日知录

顾炎武

古先王之治地也。无弃地而亦不尽地。田间之涂九轨。有余道矣。遗山泽之分。秋水多得有所休息。有余水矣。是以功易立而难坏。年计不足。而世计有余。后之人一以急迫之心为之。商鞅决裂阡陌。而中原之疆理荡然。宋政和以后。围湖占江。而东南之水利亦塞。宋史刘韜传鉴湖为民侵耕官田收其租岁二万斛政和间涸以为田衍至六倍 文献通考圩田湖田多起于政和以来其在浙间者隶应奉局其在江东者蔡京秦桧相继得之大概今之田昔之湖徒知湖中之水可涸以垦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将胥而为水也于是十年之中。荒恒六七。而较其所得。反不及于前人。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夫欲行井地之法。则必自此二言始矣。古帝王之于权量。其于天下。则五岁巡狩而一正之。虞书同律度量衡是也。其

于国中。则每岁而再正之。礼记月令。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甬。正权概是也。洪武初命三日一次较勘斛斗秤尺故关石和钧。大禹以之兴夏。谨权量。审法度。而武王以之造周。今北方之量。乡异而邑不同。至有以五斗为一斗者。一哄之市。两斗行。至其土地。有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者。有以三百六十步为亩者。有以七百二十步为亩者。大名府志有以一千二百步为一亩者其步弓有以五尺为步。有以六尺七尺八尺为步。此之谓工不信度者也。夫法不一则民巧生。有王者起。司权量而正经界。其先务矣。后汉书。建武十五年。诏下州郡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下狱死。而隋书赵甍为冀州刺史。为铜斗铁尺。置之于肆。百姓便之。上闻令颁之天下。以为常法。倘亦可行于今日者乎。以近郭为上地。远之为中地下地。盖自金元之末。城邑邱墟。人民稀少。先耕者近郭。近郭。洪武之册田也。后垦者远郊。远郊。继代之新科也。故重轻殊也。

广平府志曰。地有大小之分者。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自古以来。未之有改也。由国初有奉旨开垦。永不起科者。有因洿下薄而无粮者。今一概量出作数。是以元额地少。而丈出之地反多。有司恐亩数增多。取骇于上。而贻害于民。乃以大亩该小亩。取合元额之数。自是上行造报。则用大地以投黄册。下行征派。则用小亩以取均平。是以各县大地。有以小地一亩八分折一亩。递增之至八亩以上折一亩。既因其地之高下而为之差等。又皆合一县之丈地。投一县之元额。以敷一县之粮科。而赋役由之以出。此后人一时之权宜尔。考之他郡。如河南八府。而怀庆地独小。粮独重。开封三十四州县。而杞地独小。粮独重。盖由元末未甚残破。故独重于他郡邑。天下初定。日不暇给。度田之令。均丈之法。有所不及详。解缙大庖西封事言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轻重无别或膏腴而税反轻瘠鹵而税反重是则洪武之时即已如此而中原之地。弥望荆榛。亦无从按亩而图之也。唐陆贄有言。创制之始。不务齐平。供应有烦简之殊。牧守有能否之异。所在徭赋。轻重相悬。所遣使臣。意见各异。计奏一定。有加无除。此则致敝之端。古今一辙。而井地不均。赋税不平。固三百年于此矣。故东昌府志言二州十五县。步尺参差。大小亩规画不一。人得以意长短广狭其间。而大名府志谓田赋必均而后可久。除沙茅之地别籍外。请檄诸州县长吏。画一而度之。以钞准尺。以尺准步。以步准亩。以亩准赋。仿江南鱼鳞册式而编次之。旧所籍不齐之额。悉罢去。而括其见存者。均摊于诸州县之间。一切粮税马草驿传均徭里甲之类。率例视之以差数百里之间。风土人。同条共贯矣。则知均丈之议。前人已尝着之。而今可通于天下者也。

宋史言宋时田制不立。畝亩转易。丁口隐漏。兼并冒伪。未尝考按。王洙传洙言天下田税不均请用郭谠孙琳千步开方法颁州县以均其税又言宣和中。李彦置

局汝州。凡民间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陈。指为天荒。鲁山闾县。尽括为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输租。诉者辄加威刑。公田既无二税。转运使亦不为奏除。悉均诸他州。宦者传是则经界之不正。赋税之不均。有自宋已然者。又不独金元之季矣。

限田论

黄中坚

圣王之治天下也。所以使之各得其所。而无所偏陂不平之患者。非能设为一切之法以整齐之也。亦因乎时势之所宜。而善用其补救而已矣。天下之人如此其众也。其不能有智而无愚。有强而无弱者势也。智者强者常有余。愚者弱者常不足。亦其势然也。夫既已不能无有余不足之分。则智者不必其欺愚。而愚者自为智所役。强者不必其凌弱。而弱者自不得不折而入于强。此虽圣人复起。岂能使之均平若一哉。故但使人之智者强者皆兢兢不敢自恣。而愚者亦安为之愚。弱者亦安为之弱。而天下固可以长治。苟鳃鳃焉存抑彼伸此之见。而欲以古人之成法。治今日之民。则其势必有所不行。昔者井田废而阡陌开。固亦穷变通久之势所必至也。而兼并之风遂日以盛。于是董仲舒师丹诸儒。建限田之议。而卒不果行。至元魏口分世业之法。则其法较密。而亦行之有效。说者以为得井田遗意。而惜其后无踵而行之者。呜呼。执是说也。几何而不为安石之周礼耶。吾观三代盛时。以九职任万民。自邱陵园廛漆林而外。大率尽归于井田。每夫受田百亩。余夫又别受田二十五亩。宜其民之皆有以自养。然其时即有若闲民之转移执事。待人而食者。且夫鳏寡孤独废疾之伦穷于天。游惰不率教之属穷于己。至不可胜纪也。是贫富之不齐。固自古而已然矣。况积渐以至今日。而安得不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也哉。凡事处积重难返之势。而一旦欲力矫其弊。未有不至于扰民者。彼口分世业之法。吾谓独元魏之世可行之耳。北方本土广人稀。而魏又承十六国从横之后。人民死亡尽。其新附之众。土田皆非其所固有。而户口复可得而数。是以其法可行。要之田无盈缩。而人有众寡。则更一再传。而其法当亦不能无弊也。若夫大江以南。则更有不可行者。非特夺富民之田以予贫民。而以为不可也。夫悯民之贫无立锥也。而欲夺富民之田以予之。则必人有以予之而后可也。而今之大县户不下数万。苟欲计口而授田。则田少而不足以给。其不可一也。今之承事于官者。率富民也。征发之令。不及于小民。彼小民竭终岁之力。不过能耕十亩。有见徒隶则必惕息者矣。设与以数亩之田。而责以赋役之事。彼将为赋役所困。而并不得安其耕。其不可二也。量人量地。斟酌损益。虽得良有司竭力奉行。而亦非期月所可办。其间夺者已夺。受者未受。国家之财赋力役。将责之何人。其不可三也。至于既行之后。又当钩考其受田还田。吏胥上下其手。弊孔必且百出。其不可四

也。且缓急人所时有。今既官为之限。则卖儻之际。必多窒阂而难通。其弊也势必富者有多田之实而无其名。贫者有受田之名而无其实。而民之困乃愈甚。其不可五也。故欲以多限之。如绥和之名田无过三十顷。则虽稍可裁抑豪右。而实无补于小民也。欲以少限之。如太和之人受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则富者必见怨。而贫者不必见德。不适足以扰民哉。故夫以限田为良法而欲行之者。皆不审于时势之说也。吾谓后之君子。留心田制。亦务时其消长。正其版籍。禁其侵欺。而且轻徭薄赋。以与民休息。使富民皆得推恩于贫民。而贫民亦知自好而耻犯法。则物各得其所。而天下治矣。何必附会井田始为仁政哉。

授田论

陈之兰

法有可变不可变。不于变之日知之。变有可复不可复。不于复之日知之。文质异尚。子丑殊建。尸夏立而殷坐礼麻冕而今纯。此可变者也。污尊抔饮。易以金罍兕觥。茅茨土阶。易以刻桷丹楹。此变而不可复者也。天下有古今常行之法。不必古今常行。然当其制之。早自树于不可变。后世而变矣。不可变而变。则可变而亦可复。昔者先王之驭天下也。探其源而治之。制为授田法。以辟万化之门。建一事而三物备焉。田均而苦乐之涂不偏。故天下育也。法立而侥幸之路不开。故天下定也。民安而性情之节不乱。故天下治也。智愚贤不肖不可得而齐。而三物者备。遂人怀敦朴。俗臻醇美。害可委也。仁有所不忍。利可专也。义有所不为。盖不待四术崇。八刑纠。而早已阴养其恩爱廉耻忠信礼让于畎亩间矣。后世治民。不揣其本。顾欲勤督责。驱而之善。教令揭于日月。刑罚威于雷霆。网益密而俗益败坏。譬则张弓挟矢以驯鸟兽。不足为治。反滋其乱。论者顾归其咎于人心。以为江河日下。虽尧舜重生。不能砥横流则已误。夫木性直遂。得雨露之润。日新月盛。至于蔽日千云而不屈。然而悬崖之下。必无直木。夫岂生而尽不材。有迫之者也。饥寒者民之悬崖也。千金之子赏之不窃。非其性独异。人治生有余也。治生无赖。而礼义绳之。故上求而下不应。非不应也。心甚欲之而不得取。手足有所急也。自授田法废。而民无常生之业。天即丰年。能丰之于田之所在。不能丰之于田之所不在。君即薄征。能薄之于敛之所及。不能薄之于敛之所不及。民既已汲汲皇皇。谋生之计百出矣。苟可以救一朝之死。何所不忍。故恩爱薄而乖离起。苟可以延一日之生。何所不为。故廉耻轻而慳贪生。苟可以智取。何所不谄。故忠信漓而诈伪出。苟可以力获。何所不争。故礼让衰而攘夺起。由是言之。立授田之法。非止教民为善也。而善焉往。废授田之法。非止教民为不善也。而不善焉往。故曰。古今常行之法。不可变也。不可变而变。则可变而亦可复。论者猥以圣人创法。以利一时。时移而不得反其故。汉唐以来。代有令辟。卒不能复。法与人而

亡矣。殊不知万物无始。圣人无创。玉在石中。人过而不知。良工剖焉。天下见玉矣。不可谓未剖之前无玉也。法在道中。人眊而不察。圣人制焉。天下见法矣。不可谓未制之前无法也。天不亡。法亦不亡。待人而行耳。论者猥以人众则田不给。夺富人之田。恐其生乱。嗟乎。火鼠不可与语热。冰蚕不可与语寒。今人不可与复古。皆桎于身之所处。而不能尽物理。

夫乱离久。则战争酷而人寡。太平久。则生息深而人众。固常反复相寻。非必古独凋残。而今独蕃盛。且人寡则生者亦寡而土旷。人众则生者亦众而土辟。虽有饥岁。未闻菽粟告绝。尽填沟壑。天下之田。自足以供天下之人。准于人以酌分田之数。而不必百亩。安在其不给也哉。今之世。富者一而贫者百。此百人者尽悦也。助人为乱。以去己之所利。愚者不为。豪强即挟异志。固已有将而无兵矣。且即富人又何尝不悦。蓄良畴美宅。所以遗后人。然往往祖父绣闼雕甍。肥马轻狐。余粟波邻里。而子孙或茅舍敝●。每食不饱。犹仰给于他人。甚者及身而坠。若燎毛然。富不可恃以长保。受田于君。奕叶世有之。兹法之行。乃人心所不言而同欲。因民之欲以施惠。用力少而成功速。安在其不可复也。天下之患。莫大于未或为之而豫断其不可。未或为之而预断其不可。则虽断断可为者。亦将有所不为。且夫未或为之。而又何以知其不可也。世疑孔子之道。累世莫殫。相鲁三月而大治。使当时不相鲁。孔子千载受其诬。子产为郑。一年而民怨之。三年而民颂之。假令数月而罢。子产为酷吏矣。物必以用效其实。事必以试考其归。轮辕具而勿御。虽以骐驎驾轻车。犹将自止。人立于车上。揽辔执策。不必王良造父。可以致远。事变何常。操纵在人。人不胜法。则驱天下之人而听命于法。法不胜人。则挽天下之法而受命于人。诚使一代开创之初。得寡欲知人之君。鉴后世之所以乱。思前世之所以治。一体君民。励精复古。行之以诚。布之以公。度其地之可耕者。一夫授田若干亩而不必井。今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田无经界民各自守其业并无兼并之患故不必井复以百里之地。付之一人。其功成而民不扰者。遂使君之。则豪杰皆乐为之用。可以不杀一人。数年间复见先王之制。则教化易行。礼乐可兴。尽人物之性。以辅相天地。恃此具也。而其要在于朝廷得人。朝廷不得人。则挠之者众而计不定。计定而任事者或藉以便其私。利未兴。弊先起。旷日持久。徒以扰民。而迄无成效。故曰。必知人之君也。故养生不必五谷。舍五谷。养生别无长理。治民不必授田。舍授田。治民别无善策。

论清丈田亩

陆世仪

清丈田亩。极为地方美事。然往往反为大害。不特无法。即有法矣。而奉行犹有四难。一则县官无才。一则里胥作弊。一则豪强横肆。一则小民奸欺。人人

可以上下其手。故为人上者。虽极精明。安能分身察。所以自古迄今。一闻清丈。则小民如畏兵火。诚难之也。然其要只在县官得人。晦庵行之于漳泉。刚峰行之于兴国。未闻其扰民也。而安石一为方田。则天下皆震动。奉行不得其人也。又岂惟安石方田。即琼山丈量一事。是时刚峰退休在琼。事事与地方官斟酌而行。事事皆刚为条例。而上司催督无法。里胥人人作弊。民怨特甚。况其它乎。甚矣丈量之害之难。居官者不可不知也。

丈田。横斜伸缩之间最多弊。海刚峰令民以灰画地。而数其眼。方六尺为一眼。一眼为一步。二十四步为一分。二百四十步为一亩。谓之痴算。使人人皆晓。是亦妙法。然不如用棕网为尤妙。棕网者。以棕绳结网。每六尺为一眼。遇地之尖斜畸零难算处。则以此铺之。更捷于用灰。盖灰算便于民。棕网便于官。二法俱不可不知。

清丈田亩。莫如行方田。方田即张子厚经界法。安石知其麤而不知其精。知其略而不知其详。无怪乎纷纷扰民也。苟得其法。则县官不必履亩而勘。而吏民自不能欺。吏民即欲朋比为奸。而其势自不能混。其法每千步为大方。方立大标竿。百步为小方。方立小标竿。大标竿以石为之。如今之华表。小标竿以木为之。如今之旗竿。下立两石足。夹而立之。大标竿常立而不仆。小标竿或立或仆皆不妨。以下有石足可也。立之之法。先须正南北。以针盘准之。如立一标竿于南。则自此以至极北地方。皆依针路竖立。直如引绳。不许一毫参差。有参差。则罪其司吏。东西亦如之。如遇山险。及江河水道。不可立标竿者。则竟不必立。盖此处虽不立。而有左右前后之标竿。可以相准。故不立亦无碍。张子厚所谓经界则不避山河之险也。标竿既立。则标竿四至之中。其田地自有定数。如大标竿之中。千步为一方。在今法。当田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在古法。当田万亩。小标竿之中。百步为一方。在今法。当田四十一亩一十六步。在古法。当田百亩。不用量算。[已](己)有定额。其间使有山林川泽。不毛硗确。凹凸不平之处。则令本方业户里老。自行公同量算。画为方帐。更不许出一方之外。每小方为一小图。大方为一大图。图各以名号列之。一县一郡。又为一总图。自此以至天下。皆可攒集凑泊。总为一大图。不惟田亩里数。可以无差。而地形之方圆曲直。亦可分毫不爽。此古今以来至妙之法也。如吏胥作弊。乃从来通病。独此法不畏吏胥。盖吏胥之所以作弊者。以打量田地时。田各有业主。主有贫有富。有强有弱。吏胥俱有利害存焉。故虽以严刑禁之。而不能必其无弊。今则吏胥惟令竖立标竿。标竿无分尔我。民无所用其贿。吏胥何所行其弊。又打量之后。吏胥有弊。官府覆勘。无从指实。必更用打量。其法繁杂。又欺官府多不知算法。故敢于作弊。今则官府覆勘。不勘田数。止勘标竿之准与不准。一望了然。凡有目者皆能辨。至如每方中田亩细

数。则不用吏胥打量。即于本方之中。择年老公正者为方长。而令各田业户。自请善量算者。各算本田步口。各书四至。如鱼鳞册法。画图贴户。攒出步亩总数。献于官府。其有不合。或相欺隐者。官府为直之。盖量田不用吏胥。则吏胥无所容其奸。各任业主。则业主各有四至。不肯受其欺隐。其有通同作弊者。官府不难覆勘。此法最简最明。即中才之县官。不难从事。而古今以来。从未有知此法者。无怪乎一闻丈量。则举天下皆为惊扰也。

方田法蒿龠闲话

张尔歧

方田法。始于宋神宗景佑时。其后屡行屡罢。至徽宗大观五年。复行方田。官吏妄增田税。至并不食之山而方之。御史台受诉。有二百余亩。方为二十亩者。有二顷九十六亩。方为七十亩者。虔州之瑞金是也。有税租一十三钱。增至二贯二百者。有税租二十七钱。增至一贯四百五十者。虔州之会昌是也。民大扰惧。乃遂罢之。其时又以中官杨戩主后苑作。始立公田。以乐尺打量民田。取其赢者入官。别立租课。有宋仁厚之泽尽矣。方田法。用竹纒方量。每面千步立封讫。乃令民于方内。认所种田。竹纒不能引之使长。稍屈稍邪。便亏原数。豪强者各自取盈。则贫弱者不得自有其地矣。且有一段分割三四方内者。奇零曲。打算为难。一听猾胥之分派。此瑞金之所以有地而无地。会昌之所以无税而有税也。顺治己亥。东省行方田法。亲见其弊。故知之颇悉。孟子言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周以百步为亩。每里三百六十步方之。当得一千二百九十六亩。自九百亩而外。尚余三百九十六亩。以为沟涂遂路之地。则地之不税者多矣。此商鞅之所以锐意除也。

丈册末议

姚文然

丈量之册有二。一曰鱼鳞册。一曰简明总括册。鱼鳞册者。以户从田。细列邱段亩步。简明总括册者。以田归户。详书清丈总数。此丈量造册之大概也。今简明总括册。已经备造申解矣。至于鱼鳞册之造解藩司。则愚窃有末议焉。盖东南地势险狭。与西北地势平衍广阔者不同。东南狭隘峭峻。山冈之田多。平之田少。平田亩虽多而坵数少。山田亩虽少而坵数多。此一定之势也。故造鱼鳞册之烦难。较之西北为甚。即以桐邑计之。计折实一亩。田大者或一二坵。或三四坵。小者或八九坵。至十余坵。酌中约算。每折实一亩。为田五六坵不等。而桐邑田亩三十九万有奇。计坵近二百万。鱼鳞册式。一叶写田八坵。计册一本。用纸近二十余万。计册一叶。纸札刷印笔墨雇募抄写磨算。约费需银一分有奇。约造册一本。民间所费已二千余两。而汇解藩司。纸浩繁。卷帙重大。途次水陆解扛之费。又复不貲。一邑如此。则一府之费可知矣。通省之费

更可知矣。然此犹为一无差讹而言也。若有万一差讹。必致驳改。文移往复。动以月计。势必迁延。更非旦夕所可清结也。且申解鱼鳞册于藩司者。不过以为便于稽查。及为遣官抽丈张本而已。自愚观之。则徒为具文。无裨实用。何也。鱼鳞册中之坵段细数。虽解藩司。而田之坐落何地。仍远隔在各府县。即有情弊。必须抽丈方明。纸上何从查核。至于抽丈之时。势必按临各县。即取各县贮库清丈鱼鳞册。按图履亩。方便查勘。万无将申解藩司之鱼鳞册。辇载转发各府州县。以凭抽丈之理。似此则鱼鳞册解司既无益于稽查。又无关于抽丈。倘得免其造解藩司。但须严檄各县。将现在丈量交县鱼鳞清册一本。用印存县贮库。以备不时抽丈。则坵段之细数存县。田亩之总数申上。存县者积步分明。抽丈一目了然。申上者直截简要。民间可省劳费。即以桐邑一县计之。已省二千余金。则一府之省可知矣。通省之省更可知矣。愚又窃查科疏。止云清丈共熟好地若干顷。言共则不过清丈总数而已。部覆止云。请严敕各抚。严查田地之荒熟。备造清册。夫言造荒熟清册。则非造鱼鳞清册可知。是今所现造简明总括册。正与部科原疏相符。再查安抚院牌行藩司。内载江西抚院回咨云。止造总括册达部。言总则不及撒数。言括则不及细数。是江西总括册可以达部。则江南亦可援例矣。似此则简明总括册。上有部科原疏可放。近有江西成例可援。其鱼鳞册。当存县库。以备抽丈。免行解司。以省烦费。公私两便。万姓沾恩矣。谨议。

灵寿志论共二则

陆陇其

地丁之额。不过一时所定。自当视民力为上下。故禹贡赋法。有上上错者。有下上上错者。有下中三错者。未尝以一定之额。责之民也。以一定之额责之民。此孟子所谓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者也。岂经久可行之道哉。余考各州县折征粮之法。轻重悬殊。求其所以然之故。盖因万历九年丈量。是时江陵当国。政尚严切。有司不敢缺额。故各以其原额之粮。派于所丈之地。地宽者粮轻。地窄者粮重。如元氏县。上地每三亩六分七厘四毫。折征粮地一亩。至下下地。则每十一亩。折征粮地一亩。以灵寿较之。不啻倍蓰。则拘于额之故也。又考明会典。户口之数。洪武二十六年。天下户一千六十五万二千八百有奇。人口六千五十四万五千八百有奇。宏治四年。天下户九百一十一万三千四百有奇。人口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有奇。以宏治全盛之世。而其户口反减于洪武。岂非当时轸恤民隐。举疲癯残疾鳏寡孤独尽去之。所以额赋骤减如此。至万历六年。天下户口。又复与洪武相等。由此言之。不缺额者。莫如万历之世也。而言明祚之衰。必始万历。缺额多者。莫如宏治之世也。而言明祚之盛者。必首宏治。左氏传称尹铎损晋阳户数。而赵氏世赖之。其宏治之谓欤。

损额之利孰与增额甚矣。额之当因时随地。而不可必取盈也。国初定鼎。惩明之覆辙。荒粮逃丁。不惜豁免。民力稍苏矣。然莛独之未得上闻者。犹不乏也。自承平以来。有司谨守原额。如天经地义之不可移易。鸠形鹄面之人。呼天抢地。无所告诉。甚则人己亡而不肯删除。子初生而责其当差。沟中之瘠。犹是册上之丁。黄口之儿。己入追呼之籍。苟无缺额而己。遑恤其它。呜呼。额之厉民。一至是哉。司牧者诚三思于禹贡之错法。尹铎之保障。愿为宏治之盛。而勿学万历之弊。视其时与地而上下焉。吾民其庶几乎。右论审丁

学者多言井田。然观周礼载师之土田贾田。皆不用井法。而左氏传载楚蒍掩定土田。自度山林至并衍沃。有九等之殊。是一国之地有井有不井也。祝鮀言鲁卫晋之始封。有疆以周索。疆以戎索之异。是天下之国有井有不井也。孟子所谓野九一国中什一者。恐亦就滕之地势言之耳。余观灵寿地形。高下不齐。肥瘠各殊。其在三代以前。亦所谓疆以戎索者耶。随其土宜。定其经界。斯善言井地者哉。至若征敛之法。近代大率多本唐之租庸调及两税。元史言元制取于内郡者。曰丁税。曰地税。此仿唐租庸调也。取于江南者。曰秋税。曰夏税。此仿唐两税法也。今州县或分地丁为二。即租庸调法。或合地丁为一。而总派于地。即两税法。二法各有利弊。去弊就利。亦存乎其人焉。右论赋税

论折田潜邱札记

阎若璩

按宝应县志。载邑人上田议曰。窃见直隶各布政司起科则例。有大地小地上中下地之殊。有一二等至六七等。三四则至数十则之别。不但各司不同。即一司之中。各府各州各县。亦多互异。盖地形有高下平陂。土性有沙卤肥瘠。古人则壤成赋。固不强之使同也。但赋役全书内。将各则田地。注明折数者固多。而遗漏未注者。亦复不少。某江南扬州人。即以扬属论。江都之田一万七千余顷。额征银五万余两。全书幸注明折数矣。高邮田二万五千余顷。额征银四万一千余两。泰州田九千余顷。额征银四万四千余两。非泰州之田。仅高邮三分之一。非泰州之赋。重于高邮三倍也。盖泰州大地。而高邮小地也。又如兴化田二万四千余顷。额征银二万八千余两。宝应田二千余顷。额征银二万余两。非宝应之田。仅兴化十分之一。非宝应之赋。重于兴化十倍也。盖宝应大地。而兴化小地也。小地则一亩为一亩。大地则数亩折一亩。一亩为一亩。则赋轻。数亩折一亩。则赋重。而全书之内。皆未经注明也。窃谓钱粮项。不可不简。而田亩大小。尤不可不明。故名曰简明新书。愚读至此。而不觉有感于吾邑近事也。出阳原额制田。一万零八百四十二顷八十一亩五分三厘六毫六丝一忽。今折时田四万六千顷。刊诸易知由单者。班班可考。崇祯及顺治间皆然。祇

缘赋役全书。偶遗今折时田四万六千顷九字。而河堤使者。以为山阳田有隐漏也。丈量议起。将夺民田四之三以入官。势甚汹。民执两易知由单以争。弗省也。赖奉 严纶。方行停止。予因上考魏襄王时史起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此即折数也。周礼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一易之地家二百。再易之地家三百。郑司农注。不易之地岁种之。地美故家百。一易之地。休一岁乃复种。地薄故家二百。再易之地。休二岁乃复种。地又薄。故家三百。如此。则民授田有多寡。而所获则无不齐。此亦即折数也。然则折田之制。由来尚矣。后居洞庭山中。讨论直隶真定广平诸志。而后益晓然于今制折田之故。盖缘明初新罹兵燹。地悉抛荒。太祖有尽着开垦。永不起科之令。由是太平日久。田日加辟。每多无粮。而有粮者苦其不均也。请行清丈。又并洿下薄硗瘠。本无粮者。一概丈出。故原额制田者。明初洪武之定数。不容增损。名曰大地是也。今折时田者。屡次丈量之实数。浮于故额。名曰小地是也。当时良有司恐亩数增多。取骇于上。而贻害于民。乃以大亩该小亩。取合原额之数。此后上行造报。则用大地以投黄册。下行征派。则用小地以图均平。是以各县大地。有小地一亩八分以上折一亩者。有二亩以上折一亩者。有三亩以上折一亩者。有七亩以上折一亩者。有八亩以上折一亩者。折亩之少者。其地犹中中。而折亩之多者。其地殊低薄。又皆合一县之丈地。投一县之原额。以摊一县之原粮。而赋役由之以出。故各县地之折算。虽有多寡。而赋之分派。则无移易。宜无不均也。山阳田之折也。亦若是而己矣。说者谓起天启间令肇兴。通行均丈。以四亩折一亩。私为惠于邑民。不知孙北人也。亦举向来北方之例而行之。议其概折无差等则可。议其隐田损上而益下岂可哉。且清丈较他处最晚。而民食均徭之惠亦最浅。岂忍复有所更变哉。或曰如是。则山阳之赋最轻。予又以为不然。尝经过保定府新城县。其土田甲天下。古所谓督亢地。至今禾稼树艺最胜。而田赋最轻。合计夏税秋粮及草。每亩征银五厘五毫足矣。以山阳视之。值米价贱。尚一倍有余。安在其为最轻也。且山阳产之腴者。水旱咸登。不足十分中之一。他若有粮而田荒。或永沉水底者。不可胜数。今不于此等议蠲议减。而偏思所以夺其产。是与不仁之甚者也。呜呼。果报之说。虽儒者不道。然林机议缓蜀赈。祸至灭门。马默奏除投海。天赐儿女。王安石议复肉刑。父子冥谪。王仆射请贷饥夫。神报相位。布在传记。历历不诬。汉武帝之横征。危而不至亡。祇在田赋不加。明怀宗之勤朴。卒无补于危亡。则在屡加田赋。此诚古今治乱之大关也。具以淮扬两府折田之数。告徐司寇健庵。令纂入一统志中。公曰。是吾心也。因记之。

堂邑赋役论

刘淇

明万历三十五年以前赋役之科凡四。曰夏税。曰秋粮。曰马草。曰徭役。徭役者丁也。夏税秋粮者。杨炎之两税也。马草又其额外改折者也。唐租庸调。即古者粟米力役布缕三征。以明赋考之。足知两税但兼租调而已。力役犹自为一科也。至万历中始行条鞭法。三征遂并为一。但额外诸立名色。尽编正赋。一时便之。沿之至今。然条鞭既属正供。一遇度外事。不得不额外羨取。条鞭未行。不过取之额外而已。至是则额外之中又额外焉。此明季以来已着之弊也。自条鞭行。而催科分数之法立。麦出地未二寸。而民己受笞于庭。桁杨相望矣。二月卖丝。五月卖谷。殆近此也。善乎淄川高司寇珩之言曰。明初定隔征现征之法。季世犹踵行之。隔征者。今年征去岁之粮。如夏税秋粮马草之类。现征者。如徭役驿站兵饷之类。场圃既登。先后办赋。长吏从容而课茧丝。直从枕席上署上考焉。法至善也。今夏税秋粮缓征之期。屡 睿算。且日讨万历年间则例而讲求之。卒未尝议及隔征现征之旧政为可循也。又按县原额大粮外。复有额外荒地诸项。初不知其所自来。考旧志。载嘉靖元年。知县耿镒踏勘闾邑白地。凡八千九百八十五顷七亩有奇。万历九年。知县高东光清丈。除官堤古道。实在白地八千六百三十七顷十亩有奇。则是正额大粮地外。更无他地昭然也。至明末。正额地多荒芜。因有荒田纳租之额。历来知县。每遇催粮户头报完之日。即赏给荒田二三亩。责令开垦。三年纳租。或勒令捏报开荒二三亩。其间有地远人惰者。率有纳租之名。无受地之实。愈积愈多。由是户户皆有有租无地之民。然后知额外增田。实此之故。当时赏给荒地。多是正额原熟之地。既经豁免。虽已开垦。不入正赋。但收其租入。充巡按公费而已。巡按裁后。改充巡抚公费。既而巡抚急公。奏归大部。定以额外二字。为其纳租少轻。与大粮有异。不在旧额存起解之内也。然正额八千六百余顷地。太平既久。势必尽数开报。以足国赋。则此荒田二百二十余顷。复着落何所乎。且此项尤可悯者。当大荒大兵之年。各地俱准报荒。唯此不准。以为荒地无更报荒之例也。不思熟田尚且逃亡。岂荒田独无榛芜乎。是宜急为清查。其无地捏报者。准行除豁外。如有实在开垦者。尽归正额下田之中。每亩纳银一分五厘。斯穷民无包粮之苦。而赋得其平矣。又各县田地分上中下三四等。大抵下地多于上地也。堂邑虽分上下两等。而下仅一十三顷有零。旧传下地三千余顷。然则今所谓上地者。其实有下地二分之一不止也。其何以堪。更可异者。各县每亩二分有零。米六合有零。独堂邑每亩纳银三分有零。米一升九勺有零。其独重之故。殊不可晓。岂堂邑地独腴乎。又旧志有代编各州县驿站银一千六百四十两五钱。康熙七年。拨回本县。改为地丁起解。考代编起于嘉靖末年。因各州县驿递烦扰。纷纷告病。当事者遂通融损补。设为代编之法。代编者。代别州县而加编。明其非正额也。此不过一时权宜计耳。其后遂为一定不易之

规。渐增渐烦。遂至一千六百余两。且从来协济他县。止有拨补之例。拨补者。因他县钱粮不足支用。将此县之有余。那移他县。以补其缺。是仍在正额之中也。代编则除本县起解存旧数之外。而代为他县加派矣。夫加派于各州县驿站不足之本处。犹且不忍。而况于无辜之邻乎。此大不可解者也。然代编既已归并丁地。则豁除益难矣。堂邑正赋独浮于他县者。代编当亦在其中。然不过三之一耳。又旧志载万历三十六年。初行条鞭时。每亩犹用二分一厘有零起科。此与他县无异。厥后增加之故。遂莫详其始讫。当是天崇以后。百费俱兴。故日倍一日。且又丧乱动勦。失于记载耳。前张侯茂节。每及此项。辄义形于色。尝已定议为一邑请命。而吾邑人因循惰窳。不能仰承德意。永除病累。予冀后人遭得为之权。与时而为之。故书此以发其观感焉。

孝感县志田赋总论

梁凤翔

田赋。国典载之。旧乘详之。兹复何所志。志丈量也。志丈量何。核壤均贡。关乎国计民依。不敢不登诸故府之籍。昭臣职也。三代而上。壤均而赋平。三壤九赋。禹贡周官。亿万斯年可也。阡陌开。交易起。交易起。簿书繁。簿书繁。则政由吏。以众多之胥。掌广剧之土。户碎册更。奸藪弊窟。而欲供之民者。突无渝。志之籍者。百世不舛。虽申商督刑。挠首总算。亦必不可得之数也。澧水壤列四等。赋分三则。此经式之无容增损者。迨其后亦屡变矣。邑境北抵申罗。其地多崇冈峻岭。磴谷低昂。不啻山国。稍罹旱魃。即成焦土。南接川汉。为涓河梦泽。及三里城山河之汇。地形卑污。雨涨即付波臣。又泽国也。高鹵不毛。荒乔榛砾。沿滨水泛。崩坼沙洲。田既子虚。税将乌有。是壤赋之一困于地势。民壤有田地山塘。藩壤有潞淤庄楚。所有安陆千户。卫有武昌籽粒。军有黄陂带征。河课湖课。有注泉代办。界纷畴错。莫辨鲁鱼。沟互洫连。任指鹿马。是壤赋之一淆于影射。兵燹迭经。黄赤散佚。黠者溢税而售。弱者减亩而收。舞文者那甲换乙。兼并者使李代桃。锢弊相沿。菀枯日甚。是壤赋之一坏于刑法。三变所积。重者益重。轻者愈轻。郑白之渠。四十五顷。莫或问焉。而穷民终岁输将。樵苏无托。逋赋者计窜徙。催科者迫考成。哀鸿可念也。维正且若之何。不宁惟是。孝邑赋额。上田每亩载粮一升三合。而澧俗交易。有言石田斗米之例者。则每亩几二升矣。无畴者病。有畴者亦病。数十年后。孝邑之国计民依。尚可问哉。余丙寅岁。式临此邦。经征国税。目击民艰。怒焉有忧之。会邑人公吁丈量。披阅呈词。怵然心动。即为申请台司。布期举行。维时众议沸腾。有多方挠阻者。凤翔曰。凡民惮于谋初。豪强恶其害己。筑舍奚可哉。吾不迁矣。又有以覆车奔马。折策败轮之说。恐吾后者。凤翔曰。苟利于民。死生以之。成败利钝。非所知也。荷上宪不以凤翔为罢

弩。可其请。因为取毛册。遴公正。较弓尺。考算技。正疆界。焚旧册。有陋规之禁。有鬻发之册。有圭撮之记。谋及绅士。誓于神明。单骑裹粮。履亩勘丈。沐霜露。废寝餐。不敢告劳。戊辰夏。甫丈毕。方议归户。适裁兵噪哄。余将鳞册潜匿胥楼。得不毁。及天兵荡除后。继理前事。复为察乡土之高下。较田地之腴瘠。酌塘堰之多寡广狭。计亩归户。则壤科粮。又虑僻野愚氓。弗能周知。更为印发知单。遍给田户。已家喻而户晓之矣。是役也。肇举于丙寅之冬。东作西获时。即为停丈。恐妨农也。三载始观厥成。小民分有准。正供有式。照单投柜。猾吏无所使其巧。豪右不能肆其侵。其便在民。直开征。不事追呼。不烦敲扑。争先输将。其便又在官。国计民依。咸有赖焉。因思前志张公论曰。孝邑有粮无田之弊。无头无绪。非奉清查之令而丈量之。不可。深有志而未逮者也。朱子知漳州。谓经界半年可了。以半年之劳。革数百年之弊。向后亦须五十年未坏。应令作楼以贮簿籍。然则凤翔清丈之举。实以补紫琅张公未竟之志。且冀遵守于五十年。以当朱子漳州之楼也。若夫补偏救弊。踵事清厘。是所望于后之官斯土者。

块册序

梁凤翔

余丈量之举。册有三。一曰鱼鳞册。一曰归户册。而此其块册也。清丈初。恐紊乱飞越。致滋匿漏。先正经界。挨次递丈。随置簿登注之。民更别其名。冲塋别其坵。方圆别其图。弓尺别其数。阖邑田地山塘万余顷。按册披阅。较若列眉。如鳞次之班班不紊也。故曰鱼鳞册。继而则壤科粮。撮田从户。会合一册。开载业主花户田地若干。正米若干。阖邑秋粮数万石。归之民数万家。如众壑支流之归海也。故曰归户册。二册告竣。印发知单。家喻户晓。固已赋无虚悬。人无赔累矣。第归户之后。田有交易。人有迁移。恐相沿日久。户册既有纷更。鳞册必致弁髦。若不永定规式。为善后之策。安知不有猾胥豪右。如曩时之飞诡并兼。而为无畴者耶。查孝邑。五乡。二十三里。一百七十八会。以里统会。大者五六会为一里。小者十数会为一里。以一会为一块。造册各二本。牖编花户的名。田粮确数。总散分合。务期相符。存县一本。每里选德行一人为耆约。给一本。使收掌之。俾编民周知自某年始。定立章程。如树之根柢。不可动摇。后有交易者。但缴知单。更换姓名田坐处所。不许那移。总使此会之田。不得跳入彼会。此块之米。不得飞入彼块。以人从田。不以田从人。即有豪强。凭何兼占。即有奸宄。从何欺隐。每年终。将受授开收之户。另造更名析户册各二本。收掌如前例。俾内外画一。历年不替。虽百世以后。溯流穷源。可按籍而考也。节岁开征。各会发单一张。给里约。使里约传催会甲。会甲传催民。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不烦差比。人乐输将。此周礼均土之

法。同井之意。故曰块册。所以维鳞册户册之变。而善始善终者也。比类以推。一会一块也。一里一块也。一乡一块也。一县亦一块也。扩而极之。天下一大块也。则以此块澠田之法。块天下之田亦可。

凤台县志论田赋

李兆洛

谨按田赋之棼舛。至凤台而极矣。无鱼鳞黄册。无户区细册。坐落无准。四至无稽。土有田地之分。而田或变地。地或变田。不能分也。田有三则之别。而孰为中则。孰为上则。无从别也。官征其赋。不能问所征者何田之粮。民完其粮。不自知所完者何粮之额。所以依档则原科折实田地。每亩科一分八厘而赢。而民间口号。止云每亩顶分。每亩顶分者。云一亩定额银一分也。下则之地。二而折一。每亩几及一分。上则中则。为数颇少。民间止以下则取成数也。一切推收。大约以分为率。地既宽广。地植又贱。口号之地。甚者加实丈之半。又湖洼滩浅。向时荒壤。渐或开犁。往往地浮于额。黠者因缘为奸。于是有卖地。而不过粮。私向业主收银。谓之代完。又私置大弓。大于官弓。或六寸。或一尺。方言谓弓为耨。于是卖田论价。有官耨大耨之别。而有粮无业。有业无粮。业多粮少。业少粮多。纷纷讦控矣。官无鱼鳞册。所指地界。漫无定准。难于丈量。上则中则。亦无依据科断。加以卫田卫地。从中夹混。不可究诘。治此之法。惟有重厘地册。更正赋额。庶可望积弊涤除。而质弩资薄。能意之而不能行之。是以滋愧也。

江西新城田租说

陈道

田计亩分。赋别九等。古今通制。顾其法不能徒行也。岁久弊生。高下多少。并失其故。明制丈田册籍。藏之藩库。暨各州县卫。副本。散布乡都里甲。便民稽考。时或有所侵隐。故为藏匿。犹得追寻官册而纠正之。国家赋税轻减。民乐输将。有司见上供无亏。蔑视其籍。因循已久。漫漶湮没。册之存者。十盖二三矣。而新城尤无一遗。问亩分步算。上下科则。虽故老茫无以对。俗但以石斗名田。田供租一石。税粮三升。而斗斛大小不一。南乡石视官斛大六七升。田且腴。西北多瘠田。石小官斛五六升。税皆同科。稍清晰者。则有老牙桶。与官斛等粮二升七合。小牙桶。少官斛升余粮二升五合之别。然此类十之一耳。他皆漫无别白。且田无定额。石斗往往随人自占。邑赋未尝加。而田额日增。故有田多而赋少者。亦或赋多而田少。乡民买田承种。田入稍薄。仇视其主。抗持之风。漫衍浸渍。虽丰入者。亦且效尤。争讼盈庭。主佃交困。皆田则不清所致也。余闻南昌新建佃田者。上则亩止租二石。中或一石五六斗。下则亩率一石。新邑志。载每十五亩五分六厘有奇。合科粮一石。以俗例三

升粮额通较。每亩合租谷二石一斗余。视他处上则且溢。岂新邑田则独宽耶。抑或田浮于赋耶。非丈量复古亩分。不可得而稽也。明万历初。以赋税不均。诏天下丈田。江西参政乔懋敬上议丈田法甚具。属吏奉法急促。以增额为能。民诉不平。事几沮。建昌守许孚远独力任之。以为及今不治。册籍散乱。后益难理。请覆丈。田分三则。曰上中下。塘二则。曰鱼池荫塘。地二则。曰肥曰瘠。田地图形长广。具载鳞册。时建郡属邑。惟黄昌民自言粮均。求不丈。他皆案行如式。新邑令章宗理。尤勤心措注。民大便。此效之见于昔者也。然昔之议丈者。以平赋税。今则重在均租。建郡田皆主佃两业。佃人转买承种。田主无能过问。其弊滋多。故议丈视昔尤急。然细分九等高下。相去仅毫芒易眩。不若三则简直无欺。新城田皆依山傍溪。其高下一因山水。故惟山深水沃。平畴涂泥之地。可为上则。去水稍远。待人力溉粪者。为中则。下则沿山临谷。畸零小邱。大水旱不能任。中岁犹可为田。若夫童山恶水。岁受旱涝。薄不宜稻者。当别之为地。使种菽粟麻蔬。上田亩租二石。中一石六斗。下一石二斗。地或五六斗。赋税如之。通计邑境粮数。等次而均分之。无溢无歉。租定赋平。即有讼狱。可按籍而理。其法先将弓步积算诸图形。遍行晓告。都编一字。设鳞册数本。乡各举公正三四人同往丈量。官监之。主佃并至田所。公同区别上中下则。长广图形。核实注草册。别给一票。与田主收执。后有讹误。持以为质。至于积亩成赋。人可自为核算。便易莫过于此。田既均矣。水利兴焉。高燥之地。劝民筑塘。聚水灌溉。塘地租赋。凡受水者均之。濒河则立车引水。其费一责于田主。此又变瘠为腴之方。不可不筹也。

新泰丈田议

卢紘

国家鼎勅之初。百制维新。凡经费所需。必以田赋为准。费之需于上者。烦浩而无穷。正供之出于下者。支吾而不给。是以内则司农。外则藩省。动见掣肘。惟皇皇蒿目而忧之。忧之而终不得其所为变通之术。补救之方。则事之猬起而相呼者。殷日加殷。用之坐困而莫支者。窘日加窘。夫以开创伊始。而规模不立。遽有因循苟且之意。露肘见踵之形。敝之积也。日见其甚。数年之后。莫之云救。恐烦当事之忧者。正不止如今日而已也。大凡一代初兴。经十余年扰攘而后定。军旅宾兴封告赏赉诸费。耗用不貲。故所支常浮于经制之外。然天下屡经战伐。而又加之旱潦灾荒。盗贼焚俘。是以户口日见其耗。地亩日见其荒。国家田赋之正供。原取足于户口地亩。夫既已日耗日荒。而出之无自。故所供常歉于岁额之中。而上之所需。必期其无缺。稍不给。则起而呼者。归咎于度支之司。下之所歉。又不问其所由。稍不逮。则考成而核者。重绳为守令之罪。于是计部不能支。而责之藩省。藩省不能支。而责之守令。守令不能

支。而不得不课求于小民。无论现在之丁。现垦之地。常数倍而供亿。甚至人已逃已没。而名尚未去于籍。地已荒已芜。而课尚未逋于征。名未去籍。课未逋征。则上按成额以责守令。守令按成额以督现在。于是因亲族邻里。互相波及。而逃者不得归。生者不敢报。即荒芜者。亦并不敢代认而开垦。诚恐未收地亩分毫之利。其害已百倍而随之。此郡县之逃亡荒芜者。日见其加多。而归复生息开垦者。十余年而不得。其故诚有由也。然弊又不止此。当其报亡报荒之时。有司既非履亩按籍而亲察。一求考成之易完于己。一求私恩之见德于人。报既不以实。而奸吏猾胥。与作势之绅衿。有力之豪暴。表里依附。蠹弊滋生。为有司者。或受欺于左右之壅蔽而不能问。或见制于权势之阻挠而不敢问。是以现在为逃亡。而逃亡反为现在。荒芜为成熟。而成熟反为荒芜。甲乙互移。半为乌有。李桃相代。莫问子虚。丁地既不得其清。而赋役安所得其正也。曩时直指使者。持筹国计。首倡清丈之议。闾阎莫不踊跃欢呼。人人有更生之幸。愚任新泰。邑本山僻。又逼寇灾。是以逃亡荒芜。较他邑为甚。愚既深哀小民之患苦。而又鉴弊蠹之滋深。确信当事清丈一议。诚救时急务。乃毅然奉行而不疑。于今上初御政壬辰之岁。自春迄冬。殫智毕虑。躬亲履亩。逐乡逐村。逐户逐段。一一丈量。先造鱼鳞编册。后造归户总册。地段顷亩。长阔积步。亲督对算。二册适相符合。井然可观。凡十阅月。不费民间粒米。而功己告成矣。按新邑原额。人丁一万五千有奇。地亩五千二百九十顷有奇。后人丁逃亡一万八百有奇。地亩荒芜三千七百顷有奇。实存人丁四千七百五十八丁。地亩一千五百五十五顷有奇。至今请蠲虽屡。而殊恩未沛。此愚之所以不辞劳怨。取十余年之积弊。厘剔而更张之。较近额逃亡荒芜之数。计增人丁一千一百有奇。增地亩五百七十三顷有奇。其效亦既彰明较着。于国计不谓无小裨。于民生不谓无少益也。就一邑之小。而推之天下之大。凡百守令之多。莫不皆然。诚欲立太平之基。奏富强之效。必取环海内之户口地亩而清理之。以户口之徭役。地亩之租税。准诸国家经费多寡之数。定为一成之规。人丁地亩。则有每岁原定之赤历。经费钱粮。则有每年核发之则例。有一定而不可易者。有随时而增减者。要将种种名目。归作一条。上之制纤悉而毕具。下之课一例而兼该。宁重于法之中。俾一成而可守。毋溢于法之外。致轻重而游移。凡守若令。有殫心于国计民生者。先事则假以便宜。后事则察其功效。如是。则贤人君子。纵无乐于其利。而自幸其可不及于患。凡有益国计。有益民生者。皆可以独断而力行之。将见丁地清。则逃者日归。亡者日息。荒者日垦。芜者日开。国家之赋税日增。当宁之殷忧日省。斯时治效成而功施普矣。

长洲清田纪事一

蔡方炳

清田云何。乃中丞慕公特疏题请长洲令李敬修端清长洲之土田者也。盖长洲赋繁。为江以南最。历岁逋赋累数什万。亦属江以南最。民困于下。而吏兹邑者。并因此诿误去。今中丞慕公天颜。前任方伯。目击疲敝。怒焉以思。岂长之民尽顽。长之吏尽拙。长之役尽蠹欤。是必有其受病处。宜改弦而更张之。于时谘之父老。探之舆论。咸曰赋从田出也。田有肥瘠。故赋有重轻。向设版籍。载土田之高下广狭。圩埭坵比。名曰鱼鳞册。民间置产。按册而稽。核其实数以办课。从无淆讹。自明之季。豪民猾胥。相缘为奸。移轻重。改荒熟。尽去其册。于是买卖止凭契开某圩之田。不知属某坵也。推收止凭册开田若干亩。不知此坵若干。彼坵若干也。黠者浮其所以卖。愚者受之。强者缩其数以收。弱者听之。日积月累。以致熟冒荒。荒作熟。瘠办重。腴办轻。甚之有田无粮。有粮无田。莫可究诘。于是包赔之祸作。包赔不已。死者填沟壑。生者轻去其乡。逃绝日多。田亩荒芜日甚。课安得不缺。非按圩坵实在之田。俾轻重荒熟。悉还旧贯。弊终不清。课终无补。计安上全下。惟是为亟。公然其言。及颁发坐图销圩条约。飭长洲令沈恩举行之。沈亦廉干吏也。谘求研究。务得其窾要。一购求旧册使有依据。惟旧册终不可得者。方许丈量也。一履亩以稽业户。不必符现在办粮之数。以免瞻顾也。一禁民告讦。不追求已往隐占之弊。以杜诈扰也。一择士之端方正直有心计者任之。吏胥不得干与也。行于康熙十一年春。几月之间。功奏其半。因东作将殷。暂停以待。而沈公寻以他事去。豪民猾胥。议论蜂起。或谓此事迂不必行。或谓劳民伤财宜勿举。或谓须概行丈量乃有济。故难其说。总不利此事之成。嗣后尹兹邑者。因循废阁。公知其不足与谋。亦姑缓之。迨李公履任。精明强干。公以为举百年之废。非其人不可。然不专任无以一事权。不清丈无以杜多口。特疏题请 命李令暂释县务。专事清田。豪民猾吏。始心慑于此事之必行矣。李令乃详为条格。布置部署。要于易简而不扰。自康熙十五年十月开丈。夏秋之间。苗田蓄水。难以施弓。至冬复丈。康熙十七年二月始竣。计长洲县原额田地山荡湊。共计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一顷六十五亩五分四厘。计平米四十五万四千三百九石九斗九升八合五勺。内荒平米二万一千六百七十七石六勺。今丈见田地山荡湊。计共一万三千二百七十九顷一十四亩七分一厘二毫。计平米四十五万四千二百七十七石六斗八升四合二勺。内荒平米二万一千五百一十三石六斗六升二合一勺。除无主荒土。如庵庙颓基。摊坟绝冢。永为不毛者。丈见二十一顷六亩四分五厘六毫。又现今积荒。冀后日尚可募垦者。丈见一顷六十八亩八分五厘九毫。不入数内。已于原额有溢无亏。盖长洲地当巨浸。其滨湖之区。为风涛所冲击。积渐坍塌。昔田而今波者。不可胜计。恐坍塌之课不蒙允减。故搜查种菱蓄鱼之

滨溲。量升科则以免缺额。此其苦心筹划者一也。长洲尺壤寸土。皆隶版籍。岂有无课之田。得以清出补额。但昔人定赋。视其土之大相悬绝者。分则以课之。其不甚相悬。而肥饶固殊者。亦必饶田之步。稍宽于肥田之步。今恐仍计宽窄。则豪猾得以丛奸。因一体丈步。故微有增长耳。然仍令抵扣极低水区。荒多熟少之亩。不欲以溢额邀功。贻累百姓。其苦心筹划者二也。民之胜此役者。疲困已极。尚须造册报宪。为费不支。今以田形四址。斗则轻重。业佃姓名。备细开列者。曰信册。钤印存县。以字圩坵数平米业户。开列如镜者。曰镜册。以呈宪。以县总仓总图总圩总。开列大端者。曰简明册。以达部。而民间又省无数金钱。其苦心筹划者三也。是举也。剔豪蠹积岁之欺蒙。豁兆姓无穷之赔累。使非上台力为仔肩。贤令精为厘定。固未易奏成功也。昔张文忠柄国时。饬行丈量。士人有诗云。量尽山田与水田。只沧海与青天。如今那得闲洲渚。寄语沙鸥莫浪眠。江陵贤相。其举动皆为国计民生。而奉行不善。遗嘲若此。今兴旷世未行之役。而小民感心。豪猾屏息。伊谁之功欤。语云。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苟非其人。可轻言丈量哉。

长州清田纪事二

蔡方炳

清丈之不易曷故耶。盖今日之土田。皆三百年来久定之版籍也。江南承平时多。田亩不致尽芜。人民不致尽徙。与他省无主新垦之土不同。所当清者。不过荒熟轻重之混淆。飞洒包赔之拖累。销圩足矣。何庸丈。而长洲必需清丈者何。曰旧册无存也。存县之册不可问。存图之册自在也。乃吴县有底册。长州无底册者何。吴县之里长论籍。未均田以前。里长皆世役。册亦世守。故存也。长洲之里长论田。一番编审。则一番更易。其册不知所归。故或存或不存也。有册可稽者。两月之功。可以告竣。而不达窾要者。动言清丈。夫清丈得宜。尚有劳力费财之苦。旷日废业之苦。如长邑清丈。以李公之精白乃心。及上台之稽察甚密。吏胥不敢上下其手也。豪强不敢纵恣为奸也。差役从不到乡滋扰也。亲临覆丈。自具舟楫。自裹糒粮。不破民间一文。不饮民间一勺也。然且两年劳瘁。日用饮食。为费不貲。彼不然者。其劳费更何如。李公信赏必罚。民奉其令。惟恐后。犹竭二年而始竣。若清丈不得其实。殆有甚焉者矣。一曰欺徇之弊。一曰纷更之弊。一曰把持之弊。一曰掩饰之弊。见总图书圩甲业佃。公同丈量。就塍插签。标明步尺。造册听官覆丈。倘有不合。即究原丈之人。此成法也。乃有为之说者。曰先发单与业户亲供。业户肯先丈后填乎。有不丈多填少者乎。是予以欺蔽之路也。及据单覆丈。业户巧饰前非。官长不能执法。是自开瞻徇之门也。长洲幸无此弊。一图之内。田地山荡。轻则重则。原额有定。苟非坍塌。断不至沧桑顿殊。自应丈完一图。就图总以揆盈缺。丈

完通县。就县总以揆盈缺。然后斟酌补苴。如此。则无甚纷更也。乃有为之说者。曰轻重荒熟广狭。听业户自认。于是以强以贿而得轻。轻粮逾于旧额矣。以强以贿而得减。实田少于旧额矣。由是借缺额以公加。图图增减。弊窦多端矣。长洲幸无此弊。挨坵顺号。无不量之土。初不必问何氏之业。迨丈已竟。数已准。册已定。然后填业户姓名。据此坐图。立户办粮。次年再行推收归并。如此。则田为主而户随之。谁得把持乎。设令业户认田自收。强梁者少收而不敢问。是把持者在强梁矣。又以缺额之故。多推与愚弱之民。是把持者又在胥役矣。长洲幸无此弊。上台一片为民经久之意。始有此举。须以实心行实政。苟初丈不实。而以已实报。覆丈不亲。而以躬亲报。轻重不均。而以至均报。扰费百端。而以无扰无费报。皆掩饰也。乡绅不受亏。不复言。小民有所畏。不敢言。将一时美意。反为数世之遗殃。长州幸无此弊。故为长民称庆云。然窃有虑焉。伏读藩司详文云。长邑首先清剔。俟有成效。诸邑仿法推行。又读慕中丞原疏云。一县已有规模。他邑亦易于从事。上台德意。将遍诸邑而清厘之。岂使长民独蒙其福。第有治人无治法。苟不得精明强干洁白之贤侯。毋宁缓。

清丈论

储方庆

清丈以为民乎。愚不得而知也。清丈以为国乎。愚不得而知也。愚之所知者。以为为吏胥耳。为吏则清丈可以不行。而当事决策行之。则以事虽为吏。而托于为国为民之名。故当事者不及察也。今夫为为民之说者。曰民之贫富不同。起于民之赋役不均。有兼并之家。而业无税之田。有贫弱之人。而受无田之役。是以贫者益贫。而富者益富。惟行清丈。则富者不得逞其欺隐之私。贫者可免于赔累之苦。斯诚恤民之至计也。然而名焉已耳。富者恃其有余。以为结纳之术。而莫敢发其奸。贫者苦于无告。以为隐忍之谋。而无由免其累。而为民之意失矣。为为国之说者。曰国之赋税不给。由于民之田亩不清。有垦荒已久。而尚未列于升科。有析产过多。而或至敢于飞诡。是以赋无由核。而役无由稽。行清丈。则荒熟不至混淆。而有田必供田之税。里甲不至欺隐。而有赋即兼赋之役。斯诚足国之善算也。然而名焉已耳。意主于增赋。则斥鹵可谓膏腴。而不必按其田之上下。意主于增役。则寡弱可谓富庶。而不必考其户之有无。而为国之意又失矣。为国之意失。则凡蠹国之事。知无不为也。而吏能借国之权以胁之。于是以为国之心转而为吏。为民之意失。则凡剥民之事。知无不为也。而吏能因民之弊以纠之。于是以为民之心转而为吏。吏曰。清丈以为民也。赂我则民之争息。不赂我则民之争不得息。人惟恐其争之不得息。而相率而赂吏也。是以为民之名。而收为吏之实也。吏曰。清丈以为国也。赂我则国

之事竣。不赂我则国之事不得竣。人惟恐其事之不得竣。而相率而赂吏。是以为国之名。而收为吏之实也。夫以为为吏。则清丈可不行。以为为吏而托于为民为国之名。则清丈不得不行。究之清丈行。而不为民不为国。适以为吏也。然欲概举清丈之事而置之。则又不可。何者。郡县之从事于丈田者。三四年矣。小民之拮据于丈田者。亦既罄资荡产。以供上之役矣。吏胥之醉饱于丈田者。又各得其所矣。如此而不竣其局。则贻患于后日者。且方大也。故愚以为莫若即其已然之事而急成之。而不得复开告讦之门。不得复驳图册之谬。使夫吏胥之窟穴其中者。益以逞其无厌之求。是犹今日休息之方也。而何为国为民之与有。

请停丈量以苏民困疏

杨雍建

臣办事垣中。见江南督臣郎廷佐特参贪婪县官一疏。内称高县知县叶自灿。丈量阖县田地。朦听蠹胥。票催四十一里耆。假称使费名色。每里科敛银一二两不等。各虽贮库使用。实图官蠹朋侵。怨声载道。又安徽抚臣张朝珍。县令纵蠹婪赃一疏。内称贵池县知县王还冲。下乡抽丈。蠹役指称造册使费名色。每保勒银一二十两。三十九保。共骗银四百余两。俱奉有该督抚亲审确议之旨。臣思各省官吏。借丈量以肆贪婪者。恐不止叶自灿王还冲二人也。夫丈量一事。将以清查隐弊。然奉行不善。履亩均查。则弊未除而害已滋。开贪吏诛求之门。长蠹胥科派之术。无益于国计。徒扰乎民生。所当亟议停止者也。何以言之。丈量必用图长圩长。奸胥明以妄报。愚民畏惧求脱。朝勾夕补。报除。纷纷扳累。此僉报之害也。有司躬亲履亩。随从多人加以弓手索手算手书手等役。工价之外。舟车火食。供亿烦多。图长派及各户此供给之害也。应用厂舍桩绳界牌木植。为费不一。即如赆造图册。逐号缮写。自县府至道。自藩司督抚至部。纸张笔墨。工费浩繁。毫无官价。悉出民资。又如提册缴册驳册。经承需索。无有虚日。此造册之害也。业主居或寓远。裹粮奔赴。既苦艰难。况乎上司差承。府县快役。借名催弓催役催丈催册。络绎不绝。彼差甫云。此差复来。多方勒索。不饱不已。此差役之害也。印烙旧弓。恐不百考。吏胥意为增碱。分寸之误。毫厘之差。便为诈局。此弓式之害也。事繁未竣。立限比较。该管衙门。图长必雇人分应。日用工食。既有常例。一经扑责。费愈不贲。此比较之害也。丈完一圩。势必更员覆丈。舟舆从役。再费经营。其或地形曲直难齐。屋宇参差盘错。山势崎斜。水荡尖圆。引绳就墨。积算为艰。虽所丈绝无弊端。而执弓者未充所欲。上下其手。那移之间。杖责立至。前功尽弃。后费更滋。此覆丈之害也。更有舞文之徒。藉钻营以充书算。骫法之吏。吓良善而庇奸豪。种种弊窦。不可究诘。纵使良有司实心任事。未免惊扰村落

。况有不肖州县。剥民润橐。利己邀功。遂或捏报溢额。致令民小包赔。则其流害益不可问。如临巩二府知县许上通等。捏报开垦荒地。有奉 严纶议处。非其明验乎。臣闻西北之地。有熟有荒。东南之土。熟多荒少。与故明万历年间赋役全书所载顷亩数目。原自符同。粮额未尝减也。版籍未尝更也。按图以考。虽豪右不能匿矣。夫兴利竟如除害。而裕国先在安民。请乞 敕部责成该督抚。止严隐漏之令。许其自首升科。不必遍行履亩。徒增劳扰。如抛荒原有定数。勘其荒者不必核其熟者。额征自有底册。察其缺额者不必查其如额者。有弊可祛。而于民不扰。又何必经年累月。合督抚司道府厅州县之心思。聚数千万图长圩长弓手索手书算手之人力。奔走郊原。骚然烦费。竭生灵有尽之膏血。以供贪官污吏无厌之溪壑也哉。近者海氛己靖。楚贼方平。正宜与民休息。无事丈量滋害。免各省之扰累。所以恤民。而培万世之根本。即以裕 国矣。

请成赋税定额方册疏顺治三年

御史张懋

臣阅邸报。窃见 皇上加意元元。以各直省钱粮册籍无存。增减任意。特遣大臣彻底清查。在内在外。严行稽核。刊定赋役全书。俾法制画一。民生永赖。仰见我 皇上经国爱民。加意财赋。当开辟之初。立久远之谋。诚今日之第一要务。顾天下财赋。至繁至难。理清头绪。亦简亦易。以旧册为底本。以新例为参考。先定其入数。而后清其出数。案簿有据。则官吏无所肆其贪猾。小民不复困于滥派矣。前朝有赋役全书会计录二书。通行天下。汇藏户部。财赋出入之数。纤悉备具。今府县之籍。存去不可考。户部所藏者。现在虽经兵火。未闻焚毁。但取其册。一加披阅。条原明。除三饷之滥加者。一笔勾注外。其原额起解。存一定之规。无容增减。则入数已清十之八九矣。其余微有不同者。不过因革损益之间。通融参差之数耳。如昔有九边之饷。而今无也。昔有京营之饷。而今无也。昔有宗禄之费。而今无也。昔有靴帽之赐。器皿之造。而今无也。此问之在内该衙门而可知者也。如屯卫之租。昔属之军。而今属之有司也。圈拨之地。或以他县抵补。或虚悬竟未抵补也。荒熟地亩之不同也。蠲免分数之不一也。此问之在外各督抚而可知者也。明开项数条。令之登对清楚。出入相符。总撒相投。除收相合。今昔相准。明白直捷。勒成一书。然后执是书而问在内该衙门。各项作何收支。某项作何销算。不容游移于定额之中。则 国用常足矣。执是书而行之在外该衙门。起解者有无批回。存者有无挪移。不容滥加于定数之外。则民生不困矣。若不据旧册清厘。漫令开送申报。隐漏淆乱。徒滋驳查。动经岁月。臣犹亲见明季会查钱粮。设官专司其事。檄催府县严限疾呼。竟有二三年而不送一册者。及催提册至。又溷扰欺隐。

日费参驳。竟未清楚。盖抚按取之府县。府县委之吏胥。利在存奸。不利厘弊。虽新朝法令森严。不同明季。而官吏贪猾成风。终不肯和盘托出。驳正愈严。岁月愈久。弊窦愈多矣。是以察核莫如直截。直截莫如查取旧册。使经制早定一日。民困早苏一日矣。然方册既备。勾销磨对。不可任之吏胥。必得公廉敏练之才。以资元勋辅臣之协理。户部汉官侍郎。原额三员。今止有谢启光一人。虽有兼人之才。岂能分身而应。必令现缺补足。官皆备员。而无虚位。则事有专司。而局可立结矣。

台湾田粮利弊疏雍正五年

御史尹泰

窃查台湾全郡。尽属沙壤。地气长升不降。所有平原。总名草地。有力之家。视其势高而近溪淡水者。赴县呈明四至。请给垦单。召佃开垦。其所开田园。总以甲计。每田一甲。约抵内地之田十一亩有零。郑氏当日分上中下三则取租。开台之后。地方有司即照租征粮。而业户以租交粮。致无余粒。势不得不将成熟之田园。以多报少。欺隐之田。竟倍于报垦之数。臣等细访向来任其欺隐不行清查之故。则其说有五。现征科则。计亩分算。数倍于内地之粮额。若非以多报少。不能完纳正供。此其说一也。台湾沙地。每岁夏秋大雨。山水奔泻。田园冲为壑。而流沙壅积。熟田亦变荒壤。若非以多报少。将何补苴亏缺。此其说二也。台地依山临海。所有田园。并无堤岸保障。海风稍大。咸水涌入。田园卤浸。必俟数年咸味尽去之后。方可耕种。若非以多报少。何以抵纳官粮。此其说三也。台郡土脉炎热。不宜用肥。两三年后。力薄寡收。便须荒弃两年。然后耕种。若非以多报少。焉能转换办公。此其说四也。佃丁系漳泉潮惠客民。因贪地宽可以私垦。故冒险渡台。设使按亩清查。以租作粮。伊等力不能支。势必各回原籍。以致田园荒废。额赋虚悬。此其说五也。夫田粮之欺隐若此。其所以致此欺隐。而难以清厘者又若此。宜作何变通。以除欺隐之弊。海疆重与内地不同。臣等愚昧。不敢轻议。谨据实奏请 圣裁。至于北路彰化一带。县系新设。地稍偏远。臣等见多未辟之土。亦宜召民开垦。案查淡水同知王沂。曾经具详称北路虎尾溪以上。闲原宽旷。其召民开垦之法。毋许以一人而包占数里地面。止许农民自行领垦。一夫不得过五甲。十夫连环互保。定限三年。比照内地粮额起科。再如熟番场地。向有奸棍认饷包垦。久假不归之弊。若任其日被侵削。番众无业可依。必至退处山内。渐渐变为生番。宜令大社给水旱地五百甲。中社给水旱地四百甲。小社给水旱地三百甲。号为社田。以为社番耕种。收猎之所。各立界牌。将田场甲数四至。刊载全书。使日后势豪。不得侵占。其余草地。悉行召垦。并限三年起科。臣等细加寻绎。事属当行。惟召垦农民。似宜照臣等前折所陈。亦令归庄并甲。务使匪类奸徒无

处托足。以靖盗源。

民田无庸给由帖檄

袁一相

据诸暨县里民呈称丈量之后。请给由帖。则粮课无弊。争讼永绝。又据该县详称暨邑兵燹之后。民间由券焚失。给由则户可清。业可安。赋税有着。本司查丈量一事。举大事。动大众。民力殫瘁。殊可悯念。今幸册籍告成。此斯民稍得休息之时也。访闻各县有给发号单一事。每一号给单一纸。每纸索银三分。通里数千号。通县数百里。计赃累万。此系因公科敛。独喜仁钱二县之言曰。多一事即滋一累。不如省一事民受一分之惠。已经详宪严批申饬通行矣。兹诸暨县给由之议。较之号单之说。更有甚焉。据称若不给由。则产业无凭。不便有六。则给由之关系綦重如此。第思民间产业。其祖遗者。自有先世置买文契。并祖父分书为据。若新置者。自有卖主文契。中证花押为凭。此天下之通例也。何独诸暨县必凭官给由单。且县令一身。岂能尽知某田某地某山某荡为某人之产业。其中倘有参差。向谁告理。如有两造争界。势必审断。一邑之内。沸如蝻蟥矣。况民间产业。不凭文契而凭由单。则一县之人。皆向官役买产。而官役将一县之田地山荡。卖与一县之人。此中情形。不待智者而后见也。其石蒙恩等原呈。不过衙役造捏装点之词。岂真出该县士民之公请耶。揣度情理。利少弊多。况丈量之后。民力[已](己)竭。即使休息无事。尚恐元气未复。岂可再生一事。致起聚讼。兹再加申饬。如有假借给由。需索分文者。应照因公科敛。八十两以上论绞之律。从重题参可也。

屯粮序江西通志

卢传

古者有屯田而无屯粮。以田原为屯兵设。而不复税其田也。故自汉唐至宋。代各有屯。或止数乡。或止数路。或止九百九十三所。多寡不同。江右为郡一十有三。自南昌郡外。即首推吉郡。吉属九邑。立屯者。止庐陵安福水新三处新邑之屯。考之洪武初年。本县防守军将着伍此地之军。授以西乡各处之田。使之自耕自食。轮流诣县守城。从未征粮。自本朝以来。防兵另设。始将此田起课。初仅征银八百余两。至顺治十五年。每石加银一钱。及续报开垦升科者。遂至征银一千二百余两。且自康熙五年。千总领有印信壹颗。其各项票遣。如进万寿表。及冬至元旦表。费用遂已繁多。且屯田与民田。势原不一。民田买自祖父。则子孙必须掌管。不敢抛荒。至十甲编为一里。轮年互相催收。则粮安敢后。若屯田给自朝廷。或父死子绝。则田已难查。且承催原无定人。皆此侵彼匿。则粮安得清楚。此从来代征之官。所以历历受困也。予于康熙六年任。既奉征七年分屯粮。越山度岭。备历艰辛。多方借贷。始得完解。因熟

谕屯粮征收之苦。总缘隐匿屯田之故。势必清查。归并民粮。业已详之本府军厅。无何势隔不行。皆未发。幸上天仁爱。势极必与以反。穷极自受以通。岁己酉冬。抚台董公具疏上题。将通省屯粮。并归县征。时即谕军籍人等。将十所各屯田。逐一查出。报数在册。随唤耕田之人。愿归某甲纳粮。即并归某甲。不两月。画然一清。迄今田不隐匿。粮从田输。人无敲扑之苦。官有完解之乐。此诚万世不易之政也。兹欲事久益彰。率由有旧。将征收颠末。及田土地方。与钱粮安顿都图。毫必载。登之梨枣。亦诚万世不刊之心也。军籍人等。复以予曾代征一年。知此中从前之弊。与今日受事之安。索予之。

屯粮归县征疏江西通志

董卫国

窃照 朝廷设官分职。各有攸司。如卫所守千等官。原为领运征屯而设。此外别无事事。查江省屯田坐落各县零星不一。军民杂佃。卫征则谓民田。县收则曰屯赋。彼此规避。两相观望。是以每年屯粮卫官。不能分身以应。多有委令有司代征完解。然责成不专。终非久远之策。臣思县令一官。职司百里。谓曰专城。寄廛食土。咸归掌握。茧丝保障。悉属持筹。其中有赋税之多者。数万有奇。少者亦不下二三万。每岁征解如期。况江省屯粮。为数无几。少仅数百两。多不过万余两。以臣管见。将各卫所屯粮。一归并县官征收。庶事权专而催输易。且见准部文。嗣后卫所钱粮。俱总入民粮一处考成。然屯粮既与民粮一处考成。则归并县征。更为称便。其卫所守千。专司领运。更免顾此失彼之虞。况从前漕屯。俱在卫所。不足金选。尚有增设守千之请。今若以屯粮归并县征。则经制之守千。亦可酌裁。以省俸食。臣查江省各卫所守千等官。共计三十七员。以江省通漕一十四帮计之。每帮需弁二员。轮流领运。共需弁二十八员。内犹恐有事故不一。应再一员。以备通融金选之用。尚多八员。似应裁汰。以省糜费。伏祈 敕下部议施行。

圈占记

姚文燮

圈占非古也。然考周礼司勋掌赏地法。诸如赐田职田屯田。无不取给于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 本朝八旗禁旅。带甲数百万。制于近畿四百里内。圈地以代饷。雄为镶黄旗所分属焉。凡圈民地。请 旨。户部遣满官同有司率笔帖式拨什库甲丁等员役。所至村庄。相度畝亩。两骑前后牵部颁绳索以记。周四围而总积之。每圈共得几百十晌。每壮丁分给五晌。晌六亩。晌者。折一绳之方广。其法捷于弓丈。圈一定。则庐舍场圃。悉皆屯有。而粮籍以除。乌瞻靡止。惟所骇散。向南多道殣也。常岁圈内。间有污莱。计亩请于部。不受。交有司收籍。更择他沃壤以偿。是以岐路尽鸠鹄。中泽少雁鸿矣。雄其虚存

版藉哉。赖 今上圣明。鸿慈睿照。特谕永停。遗黎生于望外。光垂史册。庆流历祚。猗欤盛哉。

与朱参议书

彭维新

阅来详。有各属告讦隐漏田地六千九百余亩。奸诡田户百四十余人。请单骑亲行勘丈。两旬可竣。又遽将银数米数造册。甫见弹卵。遽求鶚炙。太觉早计。查镇属三县旧额田赋。二十七万六千三百四十余两。入 国朝来近百年。历报坍荒无几。经迭勘迭核。未曾概予豁免。何有隐匿如此之多。岂从前守令尽属梦梦。抑里巷小忿宿讎。借题控告。是皆未可悬揣。但自来清赋之法甚多。何至遽议勘丈勘丈。不善。非惟不能清赋。适以扰民而己。夫清赋之法。以镇静为本。以精到为用。以符合为程。而勘丈则一一反是。以监司而自欲履亩。弥滋纠纷。苟冒然一举。弊有不可胜言者。用独隳。用众乱。证难凭。多难。散难稽。时难待。暑雨难麾。供用难给。事绪难终。必使一人之身。百役具备而后可。否则需人不得不众。必使禹皋为官。伊周司书算。杨震吴隐之诸贤。充弓手各役而后可。否则蒙混贿赂必不免。必使王烈陈实之流。为族长乡保里邻田邻而后可。否则互相朋比。售其欺谩。更必与地谋。必使田户地亩无多。举目易竟而后可。否则阡陌交错。识察难周。又必使田地片段止一二处。别无畸零而后可。否则假借影射。顾此失彼。更必与天谋。必使勘丈之时。常如秋杪冬初而后可。否则阻泥淖而躏损禾稼。又必使勘丈之时。霪霖大霁。炎歊远遁而后可。否则雨立汗浹。不能卒事。又必使中田有庐舍。饮食器物自然具足而后可。否则昼餐夜宿。非苦田户。则累附近居民。数者备矣。又必与己谋。必使监司之身。别无他事。移其耳目。纷其心志而后可。否则或断或续。或疏或密。积旬累月。终无结束。凡此者。爽其一。能镇静乎。能精到乎。能符合乎。恐未必能也。故知勘丈之事。不可冒然而一举也。然则奈何。夫既为讦告者扬波。敢遽信田户之不匿垢。善其所发。惟有与人谋而己。应飭各该县。先令被讦田户。自行丈量。宽以期日。俾反复迭丈。将所坐地名田亩分数。纵横弓数。并四至八到。与田邻姓名。一一据实造册。具结呈报。并取族乡里田邻各甘结。令田户以小片竹签。照册清写。钉插该田四畔。密飭该县于他事下乡时。出其不意。悉心抽丈。倘与册签不符。更细加访察。详悉质审。欺隐果实。依律定拟通详。以凭奏请另案查办。虚即反坐告者。如此办理。似颇熨贴。然自田户而外。民之被扰者已不少矣。特此善于彼云尔。记不云乎。言必虑其所终。而行必稽其所蔽。恐胶执成见。声张勘丈。奸胥地棍。必有乘机吓诈之事。可无慎乎。缘批详尚未畅悉。聊复引伸其说。惟熟思之。

卷三十二户政七赋役四

浮粮变通议

王应奎

粮曷以浮名也。苏州府现额三百五十万石矣。松江现额一百二十万石矣。然在宋时。苏州府不过三十余万也。松江府不过二十余万也。即有元增定赋额。苏州府亦八十余万而止。松江府亦七十余万而止。是今日之赋额。较之于宋。浮至七倍。比之于元。亦浮至三倍。不特此也。即如湖广全省。额征二百三万。而苏州一府之数浮之。福建全省。额征一百万有奇。而松江一府之数浮之。岂天下之田皆生粟。而二郡独雨金欵。建文诏免。而复于永乐。文襄请减。而增于万历。岂非极重难反之势哉。近世抚臣之请减浮粮者相继。而事寝不行。大抵以苏松财赋重地。为国家之根本。难议蠲恤耳。于是有为变通之说者。或曰。明时虽曰重额。而漕运赠米。即在正米之中。且平米一石。派本色五斗外。止征折色银二钱五分。周文襄巡抚江南时。重粮田纳银一两。准米四石。输布一疋。准米一石。正额如此。加耗可知。今则每米一石。除去本色。折色至五钱有奇。而加耗犹在外。既有五米十银。复有浮数不费。或致一亩之租。不能办一亩之税。此加耗之害非浅也。浮粮难豁。耗赠不可减乎。或曰。故明折色。于次年二月。然后分十限开征。今则于本年正二月间。通行截票。其时宿土未翻。青苗未插。天时之水旱未卜。秋成之丰歉未定。遂以监司督之有司。有司督之里役。里役督之编户。有不如限者。则虎吏即随其后。苟非操券于债家。入衣于质库。其将何以应之。此早征之为祸最烈也。浮粮难豁。催科不可缓乎。或又曰。征输之法。减一分则小民受一分之惠。试以苏松之田计算。如极重科则。每亩三斗以至四斗外者。每平米一石。请减一斗科则。二斗以外者。每平米一石。请减七升科则。二斗以内者。每平米一石。请减五升。其一斗五升以下地荡山涂等。则不在议减之列。如是则于国计无亏。而三百年之痼疾。自此而有起色矣。全豁难议。递减独不可行乎。夫是三说者。皆变通之得其道者也。但减耗缓征之说。可以救一时。非所以垂万世。科则递减之说。可以苏民困。非所以裕天储。为今之计。莫若以苏松之浮粮。摊之于天下轻额之田。每亩以一合为率。而两郡所浮。便可以减其大半。是天下无加征之苦。而两郡有减赋之实。国用无毫厘之亏。而民生有再苏之乐也。昔宣德正统间。苏州一府。逋税七百九十万石。巡抚周文襄察知其故。遂规画便宜。令民田加耗一斗有差。以通融官田之亏欠。至嘉靖中。知苏州府王仪。请尽括官田民田而裒益之。于官田之重额者。以其粮摊之轻额之民田。此摊之之说。昔人已有行之者。然以苏松之粮。而即摊之于苏松。何如以苏松之粮。而摊之于天下。盖普天莫非王土。率土莫非王民。固不应苏松两郡之黎庶。独受此偏重之累也。语曰。仁不异远。义不辞难。皇帝清问。则大臣入告。庶南山复禹甸之畴。大东

无饜簋之叹乎。谨议。

浮粮变通议

沈德潜

苏松之困。莫甚于浮粮。其始也。贾似道倡买官田之说。而增其额。其继也。明祖怒吴民之附强寇以守城。而重其赋。其后也。杨宪改一亩为二亩。赵瀛均官田于民田。而民益受其累。迁延至今。日积月盛。较宋时原额。七倍有余。元时原额。亦二倍有余。宋时苏松税额共五十余万元时共一百五十余万今共三百七十余万而民困遂不忍言。心经国者。不得不思有以苏之矣。顾一旦欲遽复宋元之旧其势不能。何也。苏松为天下财赋之区。军需廩禄匪颁之类。仰藉日久。地方官惟恐度支不给。则必执祖制之说。出而争之。争之而胜。势益牢固。而不可复减。就今日财赋言。惟有变通之说矣。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其在斯时乎。议者纷纭。迄无定论。愚辄先举众议之非。而后折衷之道。庶可举行。议者曰。天下之税。贵乎能均。苏松之田。居天下八十五分之一。而所出之赋。任天下一十三分之二。比之他省。不均之甚。今于他处稍增。而苏松可以全减。此其说非也。夫加赋之名。普天共畏。在此日可以稍增。在异日即同为故例。此端一开。有加无已。试思同为天家之赤子。乃移此之祸。置之于彼。譬犹剜臂之肉。补股之疮。旧痛稍已。新痛又加。且苏松之减者。后或缘他故而仍增。而他处之增者。定为规则。而不可复减。其弊何可胜穷。议者曰。时下蠲租之诏。虽多取于下。而实多赦于民。夫多赦云者。因逋久不贖。而后为此举也。财无所出。因而征比。征比不已。因而逃亡。逃亡不已。因而赔累。与其追迫既穷而赦免之。何如追迫未加而善处之。且蠲租所及者。多包揽侵蚀。奸胥豪右之徒。于良民未必均蒙其惠。可以暂行。不可经久。议者曰。前明之世。有司宽于考成。完及七分者。即为上考。今宜仿其遗意。于州县最重者。别立惩劝之典。不与小县一例考成。则官可久任。而民得抚字之益。不知部议从宽。官既稍安。民亦懈怠。民之良者。或缓征而不误其期。民之黠者。遂沿而欺罔其上。徒有重赋之名。终鲜输将之实。以云无弊。未之前闻。议者又曰。苏松版荒。随在多有。今于田之可耕者。招集穷民。量给牛车。兼予谷种。使之耕作。几年以后。履亩升科。新赋既增。旧赋可减。夫版荒非必不可耕之土地。特恐既已升科。渐次增加。赋从上上。官私交迫。力难任役。旧赋之累未去。新赋之累日滋。小民谁肯不顾身家。冒然承佃。此亦非救时之策也。然则变通之术奈何。曰计莫切于量减已。尝考明宣宗时。周文襄忱抚吴。与知府况锺。奏减官田之税。因田则之多寡。酌量裁减。苏郡减至八十余万。松郡减至三十余万。户部责其变乱成法。而宣宗不之罪也。其时民因稍苏。国家殷盛。今诚举古人之善法。仿而行之。以救民穷。以培国本。书之简册。传

之千秋万世。洵 圣朝盛典也。抑又有说焉。嘉湖常镇诸郡。虽境分二省。与苏松实接壤也。而赋之多寡轻重。难以较量。岂四郡之田额皆狭。而苏松之田额独宽。四郡之年岁皆歉。而苏松之年岁独丰。四郡之民俗皆贫。而苏松之民俗独富。为目前变通计。或准嘉湖常镇中赋之重者。以定苏松之则。使他郡之民亦免追呼。则民困渐除。民力渐裕。而亡身破家。鬻卖男女之患。不至复见于盛明之世。所谓先举众议之非。而后可行折衷之道者也。若夫因东南之重困。悉举而更张之。使仍复宝佑以前旧额。此 圣天子之隆恩。而非草茅所敢妄论者矣。谨议。

书扬州田赋后

胡渭

今天下号为财赋之藪者。江东浙西数百里之地。苏松常嘉湖五郡而已。或濒太湖。或夹松江。自唐以来。其田日增。大率围占江湖以为之者也。禹之治水也。空其旁近地以居水。故水潦大至而得所潴。其于震泽。亦当若是。绍兴二十三年。谏议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广。平时无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濒湖之地。多为兵卒侵据。累土增高。长堤弥望。名曰坝田。旱则据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涝则远近泛滥。不得入湖。而民田尽没。此上流围田之害也。其下流。则吴南古有笠泽。在松江左右。春秋时此泽尚存。不知何代始变为田。其地即叶少蕴所云。平望八尺震泽之间。水弥漫而极浅。与太湖相接。可堤而为田者也。在今吴江县界。五代梁开平三年吴越于吴县之松陵镇置吴江县故苏子瞻云。若欲吴淞江不塞。吴江一县之民。可尽徙于他处。上源宽阔。清水力盛。沙泥自不能积。何致有湮塞之患。单锷云。松江涨塞。是以三春霖雨。则苏湖常秀。皆忧弥漫。虽增吴江一邑之赋。顾三州逋欠者不贲。笠泽既尽为田。仅存松江一衣带之水。上源狭隘。水不清驶。故江尾之潮沙日积。茭芦丛生。而太湖之水。入海逾缓矣。好利者。因其塞而堤土以为田。潮沙茭芦之地。悉成陇亩。元潘应武曰。淀山湖中有山寺。宋时在水心中。归附后。权势占据为田。今山寺在田中。虽有港渚。皆浅狭潮水。湖水不相往来。归熙甫云。傍江之民。积占茭芦。指以告佃为名。所纳升斗之税。所占即百顷之田。而税又多吏胥隐没。昔宋时围田。皆有禁约。今奸民豪右。占田以遏水道。更经二三年。无吴淞江矣。此又下流壅塞。以邻为壑。五郡同菑者也。自江左偏安。限于一方。务尽地力。以给军兴。而不暇计久远。此与战国时大河堤内之地。利其填淤肥美。耕田筑室其中。其弊正同。而后之论垦田者。谓人功之修。浙西最盛。不知扬州土涂泥。故田下下。而围田之土。则涂泥之尤者。十年之中。不能五稔。而又累及于上流。得不偿失。田之日增。民之所以日困也。乌足道哉。然宋时两浙之田。每亩税不过一斗。见杜实桓上巡抚周忱书熙宁二年郑亶上

书曰国朝之法一夫之田为四十亩出米四石此即杜说所自出民犹易办。自景定公田之法行。丞相贾似道主其议浙西于是乎多官田。下逮元明。籍没之田愈多。皆按其租簿以输额。而浙西之税粮。天下莫比矣。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九。以今观之。浙西又居两江十九也。即苏州府计之。以准其余。垦田九万六千五百顷。居天下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余顷田数之中。而出二百八十万九千石税粮。于天下二千九百四十余万石岁额之内。其征科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苏州一府。无虑皆官田。而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税粮五郡之冠。夫夺民之产以为官田。而重税之。殊非为民父母之道。然其所夺者。皆豪家富人之田。与小民无涉。小民佃官田。亦与输豪家富人之租。不甚相远。而私田之赋自若也。迨其后。版籍淆讹。逋租无算。国家有官田之名。而无官田之实。有司考成。坐此为累。至嘉靖二十六年。嘉兴知府赵瀛创议。田不分官民。税不分等则。一切以三斗起征。苏松常三府。从而效之。自官田之七斗六斗。始官田有多至一石以上者宣德五年诏递减三分二分故止于七斗下至民田之五升。通为一则。而州县之额。各视其所有官田之多少轻重为准。多者。长洲至亩科三斗七升。少者。太仓亩科二斗九升。顾宁人曰。国家失累代之公田。而小民乃代官佃无涯之租赋。事之不平。莫甚于此。嗟乎。田犹是下下之田也。而赋则不啻倍蓰于上上。三江震泽之区。昔之民溺于水。今之民溺于赋。有能惻然于东南民力之竭。而为之旷然一变其法。使水复底定之。而赋不失则壤之规。斯真所谓功不在禹下者矣。

苏郡田赋议苏州府志

蒋伊

今论苏郡田赋者。皆曰。元末张士诚。久据苏州不下。于是明洪武初。将伪吴时义兵头目等田。没入为官田。而按其家入私租之簿。以定税法。此今日苏松税粮。较天下独重之由也。其说是已。然未尝究极其害而详言之也。凡没入为官田者。其初粮重至七八斗。洪武十三年。所有官田七斗五升起科者。俱减至四斗四升止。四斗三升三斗六升起科者。俱减至三斗五升止。若民田。则不过五升至一斗起科而已。其时官田早已减额。民田未尝增额也。至建文二年。有诏曰。苏松准私逋起税。特以惩一时之顽民耳。岂可为定则。以困一方。宜悉与减免。照各处起科。亩不过一斗。此专恤官田之困。其时官田之粮额。虽减而犹重。民田之粮额。不减而自轻也。宣德正统间。苏州一府逋税。七百九十万石。吉水周文襄公忱。先后巡抚江南。察知其故。一则官田粮重。民不能办。一则豪强大户。不出加耗。偏累小户倍偿。是以贫民逃徙。积逋如山。周文襄于轻额民田。每亩加耗一斗有奇。以通融官田之亏欠。又与知苏州府况公钟。曲计周算。疏减苏州一府重额秋粮八十余万石。他府有差。其时苏州一府粮

额。正米二百余万。耗米七十余万。其耗米令大户与小户均出。谓之平米。则是官田之粮额虽轻。民田之粮额加重矣。然所加者耗米也。非正额也。惟其为耗米。周文襄于拨运外有余。则入济农仓以备水旱赈贷。及农乏食。与夫官府织造供应军需之类。均徭里甲杂派等费。运夫遭风被盗。修岸导河不等口粮。俱取足于此。其时粮虽加于民。余利亦归之民。自耗米之外。更无扰民色目也。至嘉靖中。知苏州府王公仪。请尽括官田民田而裒益之。于官田之重额者。以其粮摊之轻额之民田。为之履亩清量。始定不等科则。长洲县三则。重至三斗七升五合。吴县二则。重至三斗四升四合。昆山三则。重至三斗三升五合。吴江三则。重至三斗七升六合。常熟四则。重至三斗二升。太仓三则。重至三斗三升。嘉定科则不等。重至二斗八升。此其均田之策。发之知嘉兴府赵公凉。其时周文襄之所谓耗米。骤加于轻则民田者。遂为正额。则是官田之粮虽轻而犹重。民田之粮一重而不复轻矣。然王公仪视周文襄时。又请减粮额三十余万。总计苏州一府粮额。正米二百三十万有奇。耗米四十万四千二百余石。其时粮一石。折征银止于二钱五分。兑米耗赠即在原额之中。未尝加于原额之外也。又按永乐十一年。更定京库金花银。每米一石。折银二钱五分。宣德正统间。周文襄奏请重额官田。极贫下户。两税准折纳金花银。银一两。准米四石。解京折支官俸。今则折银之重。几至五钱矣。兑米及轻白二粮。耗外加耗矣。以愚考之。宋初。苏郡田一亩。秋米八升。下田一亩。米七升四合。元世祖时。江南税粮。悉依宋旧。又考元史。元之税粮。取于江南者。大约仿唐之两税。中统中。白地每亩诏征三升。水地每亩诏征五升。其夏税布绢丝绵等物。所输之贯。以粮为差。粮一石。或输三贯。或二贯。或一贯。或一贯五百文。或一贯七百文。元柳贯经世大典内。赋税一则亦然。元之钱法。一贯同交钞一两。两贯同白银一两。田廿亩即五升起粮。不过一石。粮一石。即输及三贯。计白银不过一两五钱。

又考元之赋法。上田亩三升。中田二升有半。下田二升。二户共丝一斤。此其尤轻者也。如以苏州一郡言之。洪武十二年修苏郡志。元时苏郡之税。夏曰丝税。二万二千四百九十五斤一十两五钱七分。秋曰租粮。八十八万二千一百五十石九斗六合。轻赍二千二百四锭二十七两三分系官房地粮六十四石七斗七合。钞二百二十三锭一十一两三钱三分一厘。较其所入。已大加于宋。伊常熟人也。如以常熟一县言之。嘉靖中修常熟志。洪武二十四年。秋粮正耗四十五万一千四百八十八石。比元增一十一万四百八十九石。此尚未分去太仓州地也。宏治十年。分去太仓州官民田地后。秋粮减至二十九万八千一百石。此俱载在前人邑志。今常熟正粮。增至四十余万。一县如此。一郡可知。又王文恪公整姑苏志。按禹贡扬州厥田下下。唐天宝而后。东南财赋始增。苏郡秋粮。宋三

十余万石。元八十余万。明几至三百万。苏郡今日之民。安得而不大敝。苏郡今日之赋。安得而不积欠乎。今若议减粮额。有大清户律一则可援也。按户律官田起科。每亩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亩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亩八升五合五勺。芦地每亩五合五勺四秒。草塌地每亩三合一勺。没官田每亩一斗二升。普天莫非王土。率土莫非王臣。何独苏松之民。不得徼宽恤之政也。又有顺治十八年查洪武怨加重钱粮处所命部臣具奏一诏可援也。洪武怨加重钱粮处所。无如士诚之久据。无如苏郡之重粮。十八年之一诏。正指苏松而言之也。又有本朝江西布政庄应会奏减袁瑞二府陈友谅所浮粮之例可援也。江南之田粮重。岁止一熟。江西之田。其粮重于江南。岁且二熟。江西之浮粮。尚得减免。而江南终无解悬之日。何吴民之不幸。一至此也。尤有不可不辨者。前此苏松之粮。完及七八分者。在官即属上考。在民得免追呼。今赋役已有全书。毫厘挂欠。官有考成之累。民有征比之苦。势殊事异。有未可同年而语者。何况频年以来。苏松水旱相仍。十室九空。民不堪命。减粮一事。虽极艰难返之势。实救时之急着。亦国本之攸系耳。愚又按嘉湖杭苏松常六府。昔之理财者。并举此为东南财赋之地。今常镇起科。每亩重至一斗五升六升。独苏松之粮。重至三斗六升七升。田赋不均。莫大于是。倘得请减苏松粮额。照日常郡起科。庶几二郡之民命。得以稍苏。若欲以宋元之赋法。行之自今。则又不识时务之论也。

贾似道公田论

林潞

一日之利。万世之害。圣人所以恶言利。乃自古小人之误人家国。必以利进。其始以裕国便民。耸动人主。为人主者。当国计匮乏之时。骤闻其说。喜而行之。府藏顿盈。公私并给。以为其言果可用。而不料其祸之至此极也。宋王安石。言利之徒也。神宗时。开边生事。用兵糜饷。安石创行青苗助役均输诸新法。剥民奉上。四海困穷。而北宋遂转卒以亡。南未至佑宝佑间。贾似道首创买公田之策。刘良贵吴势卿等助之。借口祖制限田。而实以聚敛困民。敌未压境。民心溃散。以速其亡。而其流祸且历宋而元而明至于今未艾也。尝考公田初买之时。以官品计。将官户田产逾限之数。抽三分之一。回买以充公田。是犹有抑强嫉富之意也。继而敷派。除二百亩以下者免。余各买三分之一。又后而百亩之家亦不免焉。官吏奉行。率以多买为功。有不胜任者。知临安府刘良贵辄劾之。追毁出身。永不收叙。平江嘉兴安吉常州镇江江阴。买田皆有专官。而包恢在平江。至以肉刑从事。廖邦杰催督常州。害民特甚。至有本无田而以归并抑买自经者。浙西六郡。买田多至三百余万亩。号曰公田。呜呼。自秦商君废井田。开阡陌。以至于宋。几二千年。民俗习之。各田其田。各业其业

。祖父以长其子孙。其间虽有多寡广狭肥瘠之不同。而贫不必忌。富不必藏。今纵不能举井田复之。反一旦取民间之田。不问可否。强进于公。且从而刻减其价。石租之田。偿以十八界会子四十。价钱稍多。则给银绢各半。更多。则给以度牒告身准直。登仕郎告准二百楮。将仕郎告准千楮。许赴漕试。校尉告准万楮。承信郎告准万五千楮。承节郎告准二万楮。安人告准四千楮。孺人告准二千楮。所得者虚告。所失者实产。虽富民不免于破家失业。夫求国之富不令国有富民可乎哉。然而似道之意。未尝以为病民也。假公田以为号。买之于民。非攘夺也。每岁秋租。特与饶减。有水旱。则别议收数。民为官耕者。照例输租。非有多取之名也。屈人主之尊以为田主。田三百五十余万亩。岁收可得二三百万石余。赋税常额之外。忽增此数。虽天下贤君。未有不顾而乐者。岂知其流毒至于此哉。夫公田之名。昉于殷周。其时私田并属公家。故有授田还田之制。非如似道之买私田为公田也。买私为公。则田数有定。盈于公必缩于私。名是实非。又为立官仓以储之。分司以主之。官佃以耕之。庄官以督之。比及收租。原额己亏。则取足于田主。或内有饶瘠。及租佃顽恶之类。又从而责换于田主。民产既去。而获累无穷。比诸白昼攫掠之盗。荼毒閭阎。殆有甚焉。明太祖起兵江南。定天下。兴新政。宜改矣。而銜吴人为张士诚死守。承元之旧。以此苦之。论者谓明祖开太平。豁达大度。反以私怨仇其民。不知似道柄国时。苟不作法于凉。后世人主虽极刻薄寡恩。又岂能创此苛政为困民计乎。故当明初公田之说。每亩至九斗八升。苏逋赋至七百九十一万石。民弃官田而逃者。邻田一沾足。则执以偿其赋。良田皆废而不耕。宣德间周文襄公巡按江南。始奏减岁四斗一升以上。至一百石者。减作二斗七升。二斗以上至四斗者。减作二斗一升。一斗至二斗者。减作一斗。苏州一府。获减课七十余万石。其绝户官田。召佃开垦。而薄其赋。照民田例。民命获苏。然公田之赋虽减。而所减赋仍均摊于民田。凡州县之公田其数少者民田税轻。其数多者民田税重。故至今浙西田赋轻重错出。要比浙东为加浮。似道变法之后四百五十余年。大害虽除。余毒未止。古今之法。其宜革而不革者。又岂少哉。呜呼。穷则变。变则通。独利窞一开。难以遏绝。本朝深仁厚泽。渐被四海。前明江西瑞州临江等赋。多增至十余万。

因陈友谅降将误书册籍。以讹传讹。沿为定例。而本朝尽豁除之。则浙西田赋。将来必获减裁无疑也。昔者范忠贞公开府两浙。欲奏减矣。顾未竟厥施而去。呜呼。后之来者。其亦体朝廷仁俭至意。举数百年来未尽革之弊。一旦清之。毋使忠贞遗爱。不获再见也。然而难矣。

浮粮坍荒二弊议

慕天颜

准吏部咨开。通查所属地方。从无升任之官。因何事故。悉心确察。作何调剂。不致枉弃人材。本司查看得 朝廷设官分职。无非爱惠斯民之意。士子策名奉公。无非酬报养士之恩。故凡牧民者。苟非丧节败检。靡不自知勉励。稍期振拔。乃惟苏松等郡。长吏动多镌职。止为钱粮未清。羈系累。项背相望。面目堪怜。三十年来。求其升转寸阶。如河清之难覩。是岂 朝廷之法。独严于苏松之官。而苏松之官。岂尽庸劣才短者耶。夫地方之艰。难。民困也。人才之废弃。官困也。使民困而有益于官。官困而有益于民。即官民交困而有益于国。在盛世犹不愿有之。而况民则日敝。官则日坏。毫无裨于 国家之万一。可不亟为调剂补救之方者乎。本司谬叨简任。方在力图兴革。兹蒙颁 旨访查。遵奉宪檄。采集属郡之议。兹陈其情事切确者二端。一则曰钱粮额重征输难完。夫江南赋重甲于天下。而苏松二府尤甚。计其额粮。不惟较他省轻重悬殊。即较接壤之常镇。亦已倍而有余。考其由来。明初以张士诚窃踞苏州。怒地方之附逆抗顺。遂取民间租籍。照额定课。故常镇之田。每亩科平米一斗五六升。下至八升五升不等。苏松独有浮粮。重在明朝。虽已屡减。犹每亩至三斗七八升。至三斗二升。二斗五升。二斗三升。下则之田。亦科一斗九升。夫收粮不能倍于他处之产。而输课独多于他处之额。岁丰则谷贱伤农。入不敷出。一亩之租。未能完一亩之赋。岁凶则颗粒无收。追比不应。一亩之粮。反增数亩之费。富者贫。贫者逃。在小民膏血无存。有司智勇俱困。付之无可如何。且额征之课。奉拨紧饷。完解稍迟。即膺谴谪。席未暇暖。已造交盘。故削职者殆无虚岁。而逋赋者终成逝波。今通计苏松二府。自元年至七年。民欠未完九十二万有奇。司府之催檄。已舌敝而唇焦。州县之敲追。止血飞而肉烂。官徒削籍。饷竟虚悬。此实因赋重。以致地方敝坏。而人材枉弃之由也。次曰坍荒田地缺额无补。夫三吴州县。有地处极高。遇旱则无水可辟者。有地处极低。遇潦则连禾漂没者。如此硗瘠之区。全藉雨旸时若。庶几可望薄收。否则终岁勤动。竟无颗粒之登。然岁收偶歉。 皇恩犹可拯恤。良吏犹能补救。若板荒坍江坍海。公占田地。未经请豁。累民包赔。其苦实甚焉。沿江沿海州县。如太仓嘉定常熟上海等处。怒潮冲击。沃壤立付洪流。沙土崩。片刻能消数顷。始也坍去犹少。摊赔已属难堪。继而日削月深。逋累渐多逃绝。无田无主。县官向谁征索。其不束手挂愆。岂可得乎。至板荒之田。大抵在高燥之区。佃户抛逃。业主故绝。相沿数十载。一望不毛。即使广为招募。给以牛种。土坚如石。苇根盘结。艰于犁锄。况地绝水源。栽种之后。仍无灌溉。断难开垦升科者。此坍荒板荒之害。额粮何从措办。

此外则又有公占之荒。公占者。马路桥梁烽墩土堡营房等类是也。太仓常熟昆山嘉定上海等州县。各有公占田亩。及长洲丹阳武进无锡逼近官塘之处。又有

马踏荒田。 国家为封疆之计。立堡设墩。特筑马路。无非保护斯民。但沿海各省。迁截界外田粮。例俱蠲豁。此虽非迁截者比。然地已为 朝廷公用。贫民且悲失业。岂堪又苦赔粮。不知当日有司。何不申请豁除。辄害一至于此。今通计苏松常镇坍江坍海板荒公占荒田。未完各年钱粮。不下数十万。在有司即八面长才。未有不力竭计穷。蒙冤削职。实为此荒缺。以致地方敝坏。而枉弃人材也。夫赋额之繁重如此。荒粮之逋缺如此。而明季时。州县有司完及七分者即得报最。故犹间有升任之官。即我朝 世祖章皇帝时。未完不及一分者。亦予免议。今则未完一分以下者。州县罚俸一年。司府罚俸半年。俱停升转。夫各州县额征起存地丁。虽多寡不等。分厘俱关考成。即使赋非重额。田无荒废。而巨万金钱。岂能无零星尾欠。概以严法绳之。惟有坐受参处。然就州县而言之。犹或有勉完及额者。至于知府管辖各属。此县即已报完。彼县又或挂欠。此项或偶无欠。他项断无尽完。而分厘有欠。即列住罚之条。似非鼓舞激劝之道。如苏松常镇四府。无一岁能全完。无一官不参者矣。若夫藩司统辖。岁额三百五十余万。苏松等处。四郡钱粮最紧。镇或完而常不完。常镇或完而苏松不完。总计岁额。即使竭督催。或不欠至二分之多。亦止能完及九分以外。若概与他省钱粮易完之藩司。一例奏考。自不免挂名参罚矣。惟考成如是之严。参罚如是之迫。州县官思为苟全功名之计。因而那垫项。连年不清。前官所缺之银。为后官之代累。岁复一岁。官复一官。即今钱粮递年那混案内。撮借至六十余万两有奇。非章明较著者耶。

此外更有无编之。最紧之需。如修造沙船。备办将军船只。巡界章京供应。藩兵养马。闽浙来往满汉官员船只等项。动关军国重务。应付刻不容迟。既无额设钱粮。又不敢丝毫分派。自不能不动撮库帑以应燃眉。迨详请开销。申宪达部。核驳又需时日。及至大部准销之时。经撮之官。先已被参降革矣。而况未经咨销者。盈千累百。苏松常镇四府那混案内。透冒至三十九万五千余两。岂尽官役侵烹入己者乎。此赋重赔荒以致垫应之累。地方敝坏。枉弃人材之由。不得不痛切并陈者也。今奉 旨确察地方。从无升任之官缘由。本司所属州县。如苏州府之太仓长洲吴县常熟昆山嘉定崇明。松江府之华亭娄县上海青浦。常州府之无锡宜兴。镇江府之丹徒金坛。计十五州县。自顺治年间。以至于今。从无升转之官。其事。多因考成。即或开辟之初。有一二量移者。尔时之功令犹宽也。或以贪残。露章参处。仍有钱粮未清者。间有乍转。而新任之席未暖。旋以旧任钱粮革职者。更有署印仅及两三月。即以误饷误漕例革者。其掩抑尤可伤也。为今之计。请宪台特赐具题。亟为调救之方。以垂永久之利。苏松两郡额赋。量为酌减。即不能如他省之轻。亦得照常镇科则。一体分别征输。则民力稍宽一分。国课总收实数。而民困可苏矣。坍海坍江板荒公

占田地。现在遴员诣各府州县。逐一踏勘。造册呈宪报部。其板荒田内。有尚堪招募开垦者。力行设法。劝谕垦种。许以五年后升科。有司仍准守录。则虚粮既豁。款项亦减。无包赔挂欠之忧矣。其考成则例。即不敢过望宽息。请照世祖章皇帝旧例。未完不及一分者。准予免议。则司府多方督征。长吏安心比解。如是而地方之官。犹不能整顿精神。以树尺寸之效者。此庸駮不肖之材。即行褫革。又何有枉弃之叹哉。本司更有请者。人才各有长短之殊。地方各有烦简之别。往代旧例。得量才调补。我朝向未举行。窃谓苏松常镇。财赋浩繁。半处冲剧。即将来蒙恩宽豁。赋额犹十倍于他省之中。为请宪特题破例。仍准调烦调简。或于邻省采访长才有司。调补此地。或于本省徽宁庐凤。及淮扬属邑内。果有才堪任剧者。请调苏松常镇。他省不得为例。拙短之材。而处以剧地。则不惟钱粮不能完解。即民间一切利病。亦皆闾茸废弛。若夫肆应之才。则综核既见其井然。干办自见其优裕。大小事宜。皆随人而振起矣。洵乎调烦调简之举。断断宜行。诚如是。而长才得展其能。即才短之官。原非贪墨昏庸者。补一僻简之地。亦得保全寸进。此则经权互用之道。而鼓舞人才之大端也。或者谓浮粮豁荒二事。今国用未当充裕之时。似难轻议减豁。且既请减豁。未便更宽考成。然三吴重地。财赋甲于天下。即今日布减赋豁荒之令。岁额犹繁。披枝者其根必伤。源远流者其流必长。与其悉索敝赋。加之以弗胜。无宁节力养民。取之而不匮。况今日徒有烦赋之名。止悬挂欠之累。得失轻重。较若列眉。若仍苟且因循。期于奉法无过。窃恐苏松四郡。民艰日甚。吏困日深。地方之敝坏。将来切实隐忧。不止于枉弃人才。使国家不收养士之报而已也。至淮扬二属。向来钱粮尚称易完。止因迩年迭受水灾。奉蠲缺额。高宝山清桃宿邳等州县。七八九年蠲缺驿站银四万几千余两。各属应差无资。飞章申吁。业经屡请咨询部拨补在案。此虽一时之天灾人事。非关经久之谋。然台疏内。原称有或系驿站倒毙难支之语。是皇华要务。二属亟望解悬。统祈采择入告。倘邀俞允。则吏图自效。民庆更生。地方可无敝坏之虞。人材亦无枉弃之叹矣。

苏松浮粮疏

韩世琦

臣查当今财赋之重。首称江南。而江南之中。苏松为最。按其地。在禹贡本属天下之壤。厥后地窄人稠。小民勤于耕作。渐输上上之赋。自上古井田之制。不可复论。自秦而降。率皆税亩。汉初田租。十五而税一。东汉初行十一之税。后仍汉末三十而税一。迄唐末岁。兵革四起。东南之税始增。至宋更定江浙税法。每亩不出一斗。考之郡志。宋代之征于苏州者。夏税科钱。秋粮科米。约其税额。不过三十余万。征于松江者。不过二十余万。元初仍宋之旧。至延

佑中。增定赋额。苏州征至八十余万。松江征至七十余万。元末有张士诚者。窃据姑苏。取民无艺。苏州征至一百万。松江亦于旧额有加。迨故明洪武初。怒民附寇。乃取豪族所收租入之私簿。付诸有司。以定田税。遂一时骤加。有一亩征粮七斗以上者。自此苏州多至三百万石。松江多至一百四十余万石。于是民困勿堪。连岁逋负。至洪武十三年。知取民之不均。命稍减其额。自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减十之二。自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征三斗五升。自三斗四升以下者。各如其旧。及建文二年下诏。有云苏松准私租起税。特以惩一时之顽民耳。岂可为定例。以重困一方。宜悉与减免。照各处起科。亩不得过一斗。未几永乐夺位。尽革建文之政。苏松之民。复罹重赋。至宣德正统间。民之逋赋日甚。特遣侍郎周忱巡抚其地。清追不能。屡议捐免。苏州得减秋粮七十余万石。松江得减秋粮三十余万石。然十分止轻其二三。存额尚属繁重。不惟与他处税亩之例。相去犹若天渊。即与同省连壤之常州。起科亦自不侔。从兹以后。主计者但曰东南财赋之乡。减之则国用不足。自万历迄于明末。惟有不时额外之浮增。无复宽省之恩泽矣。虽然。明之科征。悬有其额。而民之实完在官者。岁不过十分之五六。故殿最苏松之有司。终明之世。以完及七分者。即为上考。徒有重敛之名。原无输将之实。我皇清肇造。万化聿新。凡故明弊政。莫不犁然革除。而田赋一照万历年间则例。其末季冒滥浮加之项。固[已](己)删去。第所照万历应征之数。载今新订全书者。苏州则平米二百五十余万石。每亩犹有科至三斗七升。与三斗四升不等。松江则共平米一百二十余万石。每亩犹有科至三斗六升五合不等。窃观疆域田土。古今止有此数。与宋元之先无异。赋税之输。即不能远比有宋以前之太轻。独奈何三倍于元时乎。在故明。有虚额而不责其实完。民力难支。已不可言。今司农握算。但按全书所载。有一项之编征。即有一项之拨解。完限考成。必责十分全完。否则参罚随之。故顺治二年至康熙元年。岁岁压欠。积逋之数。动盈千万。守令人铨授斯土者。往往席未暇暖。褫削旋加。日怀参奏处分之惧。莫展催科抚字之长。百姓之生于其地者。茕茕仅存皮骨。衣食不谋。惨受追呼敲扑之苦。而无安土乐生之心。即今康熙二三两年。臣竭尽心力。多方劝征。虽仅能如额措完。斯实迫于功令。遂令吾民剜肉医疮。论之考成。虽可免过。揆诸抚字。为罪实深。窃恐继此而往。日甚一日。民髓愈枯。民加愈拙。尚终欲取盈。而不亟图变计。则鸠形鹄面。啼饥号寒之遗黎。不胥填于沟壑。必流散于四方矣。伏念我皇上仁覆如天。明见万里。去年察旧欠之难追。悯民生之困苦。特降谕旨。宽免顺治十五年以前逋赋矣。今又因星变。复颁旨尽捐顺治十八年以前钱粮矣。臣之愚昧。窃敢推广计度。与其民力弗胜。逃亡莫保。议蠲于催征不得之后。孰若预涣恩纶。施惠于浮赋当减之先。将苏松二府

钱粮。彷彿元时制赋旧额。兼照各省见征大例。准与酌量。大赐减省。如以目前军国多需。势难多减。则亦乞依常州接壤之科则。再若万万不能。亦祈于十分之中。稍减其二三。庶 皇上子惠元元。率土同观。苏民困而召天庥。永培国本于亿万斯年矣。

上萧巡抚请抵粮支谷议

陶元淳

去夏六月。昌邑遭遇水灾。幸当小熟收割之后。黔黎不甚失所。正供不甚亏缺。然冲埋之田。不可复耕。实非寻常水潦。可计分数。可望来秋者也。而儋州李牧。妄称灾止五分。竟寝其事。前府汤君。复以违例委勘。揭参职名。彼其处心积虑。不过以题豁之难。迎合时局。概置不行耳。夫题豁诚难也。身为民牧。坐视斯民之死。独不可从长商榷乎。昌邑正供之外。岁办公费。尚有多金。独不可酌议通融。免此一邑乎。今之虐取于民者。虽违例而不顾。虽犯法而不辞。独至于利民之事。又辄以例为解。虽其可以商榷可以通融者。而亦不肯稍一心。民何不幸。而遇此能循例之良有司也。今昌化之灾。锺于去岁。而祸发于今年。老弱行乞于公庭。壮者流离于道路。诚欲发仓借贷。而失业之民。春可散而秋无可偿。民敢支而官不敢放。除未灾之孑遗。勉完兵饷外。其余万难措处。加以浮粮挂额。从前已行摊派。此后何有抵销。惟有束手待毙而已。职深思曲算。为昌民一时之计。又为昌民永远之计。谨条上二事。仰冀仁人君子。俯赐采择。

一抵补浮粮。 本朝临高县赋役全书。有拨补昌化县广储仓米银三百七十余两。琼府临邑二志。抽拨昌化县秋粮米一千五百七十余石。半充兵饷。半备支。此系从前抵补之额。今查临高自三十年捐荒之后。多解银三百四十余两。又报垦银二百七十余两。此二项。已达部者。可以咨明给还。未达部者。可以暂行拨补。共银六百余两。适符昌邑浮粮之数。此昌民永远之计。其事之始末。详见撰浮粮考中。谨缮写呈览。

一放支仓谷。昌化旧有三十年放支仓谷四百一十六石。于康熙三十四年奉文追补。又有士民捐输谷三十八石二斗。此二项未经报部。职别具文书。详请赈济。仰祈俯从所请。准民支受。免其还官。虽不足救灾伤之万一。然亦一时权宜之计。

已上二条。一系藩宪职掌。一系粮宪职掌。势必行司查议。恳乞大人严限时日。即赐处分。毋假手吏胥。稽缓时日。夫衽席之人。岂知水火之苦。饥渴之众。岂望水陆之珍。早一日。即受一日之赐。捐一分。即受一分之益。伏冀大人破格行事。以救生灵。昌邑幸甚。

请查田粮影射疏雍正元年

阙名

按地输丁。原属优恤穷民之善意。但直隶江浙等处田地。多有名为有地。而其实无租税可收者。其故大略有四。从来置产之家。多系乡绅富户。其弃田之人。贿通置田家人。将高下错杂。一概指为美产。往往以九亩作十亩。或以九亩五六分作十亩。当其富饶之时。无从细察。亦并不觉有代为纳粮之累。及至家业渐贫。必鬻其实在八九分之产。而此一二分之虚地虚粮。无从推去。不得不照户纳课。此有地无租之一也。再向日置产之时。原系高下错杂。今则急而求售。不得不尽鬻其高者。而独其下。此下地所入。十年九空。偶有收成。仅足完一年之粮。不足赔九年之累。此有地无租之二也。再有一种弃产之人。原因一时急用。希图日后取赎。故赵甲之田。卖于钱乙。而户名不即改换。赵甲收钱乙之粮。为之代完。久之究竟无力取赎。传及子孙。户名仍在。而赵甲遂为无田有户。不得不照户纳粮。此有地无租之三也。又有一种弃产之人。原系出入衙门。穷困无赖。或系武举劣衿。身倚护符。既以弃产。仍复希图包纳。于中取利。然其利止于一时。而其累及于子孙。遂有年代久远。无从推收过户。赵甲之家。有不得不为钱乙每岁纳粮者。此有地无租之四也。至于直隶之顺天保定河间永平宣化五府。多有圈占之地。其所拨补。大约远隔数百里不等。而地亩半属洼下。每年除完粮之外。所余无几。应令该抚查明。分为上中下三则。其上则中则。按其多寡摊入丁银。至于下则。及有地无租之人。免其一体均摊。务期粮归实在有田之人。不得私相影射。如此则无地穷民。与有地无租之穷民。均不致有赔累之苦也。

严察派征檄河南通志

贾汉复

钱粮关系军 国重务。少派则亏 国。多派则病民。原不容一毫增。亦不容一毫减者也。故前奉 钦定悉照万历年间等则派征。刊刻赋役。除荒征熟。永为遵守。 朝廷之嘉惠元元。何其周且详也。倘奉行者上体 国课。下念民瘼。当顺治十二年刊造赋役之时。若俱照万历年间则例银数。磨对清楚。勒之版图。颁以由单。何至于亏 国。又何至于累民。今本部院接准部咨。行查多派少派缘由。及将各属派征文册。与赋役全书。逐一查对。其各州县每亩征银数目。有比赋役多者。有比赋役少者。咸与万历年间等册不符。至于少派者亏 国。不待言矣。其多派者。每亩有多几毫者。有多几厘几分者。甚有多至一钱者。如河南府新安县。上地每亩征银六钱零。宜阳县上地征熟则例。每亩比旧则多至一钱零。若以地复原额计之。多征银数。每州县不下盈千累万。病民之大。莫逾于此。况豫省群黎。自经凋残之后。寥寥孑遗。皆是患难余生。照额派征。尚苦无措。此额外包荒。其何以堪。皆因顺治十二年。始造赋役各官。

全不详慎。以致赋役舛错。贻千百年之巨害。俾穷民剜肉包荒。枉苦莫诉。何日是其底止也。故谚有云。粮为万年赃。其斯之谓欤。本部院抚豫以来。何利不为民兴。何害不为民除。似此多派厉民之事。知之既切。察之既真。断不肯任听前官之误。贻残黎无穷之累。除行布政使。查省属地方。遵照万历年间则例派征者。系某某州县。比照赋役包荒多派者。系某某州县。比照赋役少派者。系某某州县。其中多派者何故多派。少派者何故少派。再一合盘筹算。多派州县。除荒熟额银之外。共计额外多出银若干。少派州县。合荒熟额银之数。共计额内尚少银若干。逐一查明。作何更正。造册具详。第此多派少派之数。虽系从前司府州县错误。其中少派者。仅止毫厘之谬。为数无几。而多派者。竟至每亩几分几钱。为害最巨。俟藩司查明日。咨部具题。但事关百姓永害。本部院不避嫌怨。期于力除。以苏民累。合行仰抚属官民人等。一体通知。亦见本部院惓惓为民至意也。

革场税疏贵州通志

阎兴邦

贵州一省。旧设贵阳安顺普安镇远四大税。又有永宁毕节乌撒鸭池四中税。皆载在经制。可考者也。后伪逆占据。横征苛敛。遂设立各山场小税名色。深为民害。我朝辟黔之初。钱粮需用繁多。踵而未改。穷乡僻壤。在在有税。岁额多者百余两。少者拾数两不等。皆于岁初。臣衙门印发循环簿。责令征收足额。按季报查。但黔省羊肠鸟道。舟车不通。凡有货卖。皆肩挑背负。为数无多。一线大路。已纳税数次。及其今日赴此场。则此场税之。明日赴彼场。则彼场又税之。展转交征。资本易竭。势必裹足不赴。收税之官。虑正额不足。或称贷以完者有之。或苛索以充者亦有之。以致山僻民苗。数年不能易衣。终岁不得食盐。商民实为交病。而税额恐终至难足矣。

臣思各省商税。唯天津有征。至于城市集镇。唯取牙帖小税。未尝征商贾也。独黔省弹丸残区。沿途大税。不为不密矣。而复及山场。琐征负贩。于国体为不宜。于民生为大困。臣愚以为除四大税。四中税。再如稍接江干。可通商贾。如乌茶渡等六小税。及思南之盐税。新疆平大黔三税。俱应照旧征收外。其余各府之二十七小场杂税。应自本年为始。一概停止。不得仍存税场名色。庶便民生。臣非不知黔省钱粮。仰给外省。本处搜括之数。未可轻言裁减。然国家用财。取之有道。似此无艺之征。去之唯恐不速。且计一年所入。不过一千六百两。在朝廷捐之。仅同涓滴。而深山穷谷。贱贾愚苗。皆永戴皇仁于无穷。所捐甚小。所得至大。臣受恩深厚。身任岩疆。实见不便于民之事。不敢因循缄默。贻误地方。既据该司呈详。造具清册前来。臣谨会题。伏祈 睿鉴。

书韩中丞请免省存余耗疏后

蔡方炳

尝闻汉臣不加赋而国用足之语。与唐史进羨余以媚君上之事。每讶其不伦。而犹幸近世无此举动。今读韩公请免省存余耗一疏。乃知人臣心术不同。古今殆如一辙也。夫粮之有耗。朝廷明禁之。旗丁阴索之。方且禁之不能。而忽明开一例曰。有旗丁勒索未尽之余耗。可佐司农军饷未足之急需。旗丁闻之。将执此为例。曰。粮之有耗。朝廷实闻之。非私也。于是耗赠几同正供。可以勒索而无忌惮。设更有州县额外加征。亦得援以为例。曰。朝廷固取省存之耗矣。则所谓禁勒索。禁滥征。止成具文而已。原夫始事者之心。岂真采汉臣遗意。仿唐史余风乎。特未深思其害焉耳。予因是而推之。如役田花利也。学租银两也。并征充饷矣。亦曾思二项田亩所始乎。因差役烦重。于里中富人。捐资置田。公收租米。除完纳正供外。以田中余利。津贴里中役费。诚有合于富者输财。贫者输力之义。今乃以役田花利。归之公家。在承役者津贴无资。固已苦矣。而每亩需纳花利银七钱。一亩所入。完去粮折。安得有七钱之余。里中岁岁赔累。遂以昔日好义之人为罪府。谓苏吾困者。适以重吾困者也。学田之始。亦当日上台有司。敦崇学校。置田收租。除完纳正供外。以田中余利。为修葺考课之需。并以助给诸士之极贫者。后人不体此意。徒饱蠹腹。则清理之俾复旧制可也。即不然。犹饥羊空存可也。今亦征学租以入公家。学役不能赔纳。势必取盈于佃户。佃户畏累。则弃田不耕。田不耕。则不特学租无办。而正供亦将缺额矣。夫举一事。必当思其后日之为民害与否。且当思此项所从来果为公家当取之财与否。使为公家应取之财。久当入之额赋。其不入额赋者皆非公家所得取也。特因司农仰屋之时。故言利之臣。进此多方搜括之术。得韩公以救其误。圣人在御。仁政旁流。当不惜幡然反汗。必且有继余耗而议革者。予故僭引其端。以备当事之采择焉。

卷三十三户政八赋役五

论役法

陆陇其

差役雇役。各有利弊。傅承问有疏。言差役之善。雇役之不善。至详悉矣。然良民之畏役已久。惟游惰之民。乐于为之。欲禁乐者之不为。而驱畏者使为之。此势之至难也。此法行。势必良民阴雇游惰之民。在官以为差役。在民则仍雇役。特官雇与民雇殊。而游惰之民。充役则一。且官雇则有定额。民雇则诛求无已。其或犯法。究及雇者。利则归于游惰。害则及于良民。其为弊更无穷。此熙宁元佑大臣。所以各持一见而不能定。论治者止可因其弊之最甚。而稍

通融之。难以一论也。周礼有转移执事之游民雇役之法。恐不待后世而始有。大抵治之得失在官不在吏。官诚贤则虽雇役亦足以为治。官诚不贤。则虽差役亦足以生奸。读此疏者。知雇役之害。而谨防之可矣。若欲举其法而尽变之。亦未易言也。至疏中云。原设工食。除冗役扣解充饷。而所者仍给见役。此亦可商。今赋役书所载各项工食。皆民之雇役钱也。如役当。则此工食固应给役。役不当。则此工食应还之民。或即以补现役之不足者。若扣解充饷。是朝廷既役民。而又得其钱也可乎。先生一时之言。未虑及此。敢僭论之。所以推广先生忧民之心也。

田役

储方庆

今天下止有限役耳。安得有限田哉。然观今日限役之法。而叹昔人限田之法。为未尽善也。抑推昔人限田之意。而知今日限役之法。即所以限田也。何则。昔人以田限田。田多者既不能骤减。而欲分富民之田以与贫民。则又拂于人情而不可行。若今日以役限田耳。以役限田。固不禁民之有田也。而田多者苦于奔命之不暇。势不能以多占。而兼并之弊自绝。岂非不言限田。而限田之法。莫善于此哉。虽然。又不能无弊。凡今之所以限役者。以其有一定之田也。有一定之田。则田之任役者。既不可踰限而多。亦不可不及限而少。踰限而多者。必以法裁之。而使一人任数役。不及限而少者。亦必以法合之。而使一役有数人。夫一人任数役。人不胜役之烦也。一役有数人。役亦不胜人之累也。人不胜役之烦。而豪强隐占之弊绝。役不胜人之累。而朋党牵累之患生。牵累始于一人之身。而均摊遍于里甲之内。方今立法之始。流弊已至此。又安能保数十年之后乎。然天下皆相安于限役。而不敢议其后者。则以其法之可以惩富民也。不知天下富民少而贫民多。今使惩富民而有利于贫民。犹不可为。况乎惩一人之奸。而因以为千万人之害者哉。则夫立法以掇限役之弊者。诚不可不亟讲也。愚以为限役之利。利在分富民之田。而限役之弊。弊在合贫民之田。分富民之田。而官不知其民之富。犹可言也。合贫民之田。而官不知其民之贫。不可言也。合贫民之田。而官不知其民之贫。犹可言也。合贫民之田。而官欲以一贫民之身。偿众贫民之赋。不可言也。故夫利在分者。法以分治之。弊在合者。法亦以分治之。合其户而分其田。田之外不以同户累也。分其田而仍合其户。户之制不以多寡乱也。多寡定于画一之令。而富民不得施盈缩之才。同户判于催科之日。而贫民不至陷于赔累之辜。如此则田不必限而已收限田之实。役未尝不限而又有不限者存乎其中。将所谓限田之说。莫善于此。而董仲舒师丹诸人之议。似不及今之通变而不扰民也。又何必世业口分诸法为哉。

小役册序

张超

窃稽华邑。有大役。有小役。大役如北运细布。收兑收银是也。小役里催是也。年来当大役者。一经点。立见破家。幸蒙 恩蠲。改为官解。细民得稍安枕席。此真百年之利也。独里催一役。传征正课。势不得已。但人谓大役难。小役易。不知大役竭其财力以竣事。如壮夫卒病。稍能坚忍。仍见昭苏。小役有经催塘长总甲。种种杂差。如孱稚而病劳瘵。不尽其元气不止。人犹议谓大役难。小役易。不知大役。或一区数户。或一保数户。小役则异是。止论图分。大至七八千亩。不必逾于十分之外。小至七八百亩。不能亏于十分之内。其荒小之图。畏役益甚。则营卸益巧。县官竟无可措其手足。是以难也。余承十甲乏役奉宪编金。矢之神明。虚公采访。一手编定。并不假权于左右。以向来当大役之人当大役。则不足。以向来当大役之人当小役。则尚可勉力以从事。故尽豁其零星细户。以及孤寡残疾之人。责成于中人之产。立意似偏。抚心无愧也。前审有图书代充之说。图书大抵皆赤棍也。愍不畏死。宽比则婪津贴而蚀正赋。严比则黏门单而越境根寻正身。徒重累耳。今不敢也。前审有一甲均充五甲均充之说。役无所主。零星摊派。豪强者抢办以自肥。懦弱者卖妻鬻子以代比。不均孰甚焉。今不敢也。前审多立诡户。今原报单。书其名必详其号。注其居并着其业。惊疑恫喝。移张换李。今不敢也。前审如奸徒王亮生胡升鸣叶懋陈沛如等。各捏一名。浑浑沦沦。并无花户。及至轮役。按亩报补。既补复卖。既卖复补。婪索无穷。仍至亏空。今不敢也。前审有图书匿数卖数之弊。皆由经界不清。恣其蒙混。今特造挨号册。自一号以至千百号。号号着落。号号着明。业户即有荡漉公占沙海荒绝等地。和盘拓出。均匀品搭。自无偏枯。图书借口赔荒。经催借口无办。今不敢也。至如荒图酌并以减民劳。坊厢追贴以苏重困。此皆随地立法。大费剂量。超以三年之采访。重以两月之赞对。破从来之积习。定五载之役次。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想亦有垂谅者矣。今役册具在。与当日役榜。一字不更。所以昭信也。缮写已竣。将申各宪。并存县以告神君。因列其颠末。不禁词之复云。

均役议

章九仪

田有田役。里有里役。如经催粮长等项。所谓田役也。如支应大兵经过。承值各项衙门。及稽察奸宄。堤防火盗。所谓里役也。田役应从田起。里役应从户起。向以田役尽归之于户。而役不均。今则欲矫其弊。因以里役尽归之于田。而役亦不均。必也两得其平。而民始不至大困。则莫如分而二之。经催粮长诸役从田起。见年总甲诸役从户起。从田起者。计田之多寡。以为役之差等。此易行者也。从户起者。应循编审之旧例。十年大更。五年小更。衰耗者减之。

贫乏不能自振者去之。逃亡废绝者汰之。择里中殷厚有力之家。必周谘耆老。询谋僉同。即榜示其姓氏。而登之于册。不许营脱。凡为守令者。毋徇情面。毋受财贿。归于至公而后已。如是则贫富均。贫富均则役不均而自均矣。若计田受役。田多之人。每以一人而兼数人之役。一丁而征数丁之银。其不便一也。小民之受田者。其冠婚丧祭疾病讼狱。力不能胜。则举田而售于富室。固有无相通之道也。今买田即以买役。人而畏役。即畏田而不敢售。其不便二也。至昔之见年总甲。率多土著附近之民。其盗贼奸宄。易为耳目。若论田不论户。则有身在乡而其役在城者。身在城而其役在乡者。居址寔远。即有地方之事。无由而知。其不便者三也。昔错论贵粟。意在崇本抑末。今有田之家。赋役鳞集。而富商大贾。土著于兹者。列廛盈肆。操其奇赢。收倍称之息。吏卒不一至其门。是教天下之民。皆将弃本业而趋负贩也。岂国家重农之至意乎。如以田役归之于田。里役归之于户。俾有田者得尽力于输将。而土著者亦使知有地方之责。于以清逋赋而遏盗源。莫善于此。此晋督所称粮因地出。徭按丁差。诚不易之论也。余故因而推广之。为均役者佐一筹云。

徭役议苏州府志

赵锡孝

古者按地亩而征赋役。编图以总理之。编甲以条分之。其业田之民。比户而居者谓之庄。按庄户以编征谓之顺庄。大江以北。皆顺庄供赋。即按庄田之版图供役。然不行于江南者。南北地理不同。水陆之势异也。北方陆地。舟楫不通。粮米转运。多用牛车。牛车致远则费繁。费繁则农田之利薄。故东庄之民。不业西庄田者。势不能也。其有兼业西庄田者。必置丁户于西庄。经其田中出入。即兼供西庄之赋役此版图与顺庄所以通行北省也。若乃江南泽国。舟楫可通行。故住此图者。多兼业彼图田。住城郭者。多兼业各图田。即田不过数十亩。亦多分散四乡各图者。田有分图。役出一户。以一户兼众役。则力役难均。此均田均役所以奉 旨通行也。何谓均田。统计一县之田。分为若干图。图分十甲。每甲均入田若干是也。何谓均役。统一县之田。使各自编甲。或类聚编甲。以图中第一甲。当本图一年之役。至十年而周。或以本图一六甲。当本图上下半年之役。至五年而过是也。均田役之法行。则按年值役之外。俱可自谋身家。以生以养。均田役之法不行。则田不可为恒业。而小民之业田者苦矣。何以明其然也。曰江南田亩。其徭费经里。已编入正项钱粮。原不应复有徭役。今日之役。飞差而已。所谓飞差者。各县不同。即一县之差。亦无定形。其费亦无定数。凡甲之充役者。如在苏州谓之现年地方。在常州谓之总甲。其当役之年。凡图中盗贼殴人命。匪类逃人。私盐漏税。撩浅作坝。修筑烟墩。营房桥梁。马路城郭官舍。水陆木栅。开造烟户。与夫浮尸无着。命盗案死

无棺木者。一一地总是问。一事失措。刑辱随之。破产办公。所在多有。至于大工大役。如近年开河出夫之类。虽合图公办役费。而为地总者。必任其难。是以业户之能亲为地总者。必雇图中无所事事之敝民。俾充其役。其雇充之价。幸以田均役均。通县有成例。智愚强弱贵贱同科。故小民尚能供命。若此法不行。而如北方之按版图以供役。则版图业户涣散零星。谁为传集。其业田多寡不均。谁为统理。且遇豪猾为图长。势必苛派。遇乡民为图长。则彼豪猾者。召之不应。派之不从。必代为供役。由是智诈愚。勇欺怯。贵凌贱。百弊丛生矣。或谓版图分役。亦可按田之多寡分派。此甚不然者也。

所谓分派者。官分之乎。民分之乎。官分之。将惟胥吏之操纵。民分之。将惟豪右之指挥。且凡业田一甲者。用均田计之。十年止役一年耳。若按版图。则田隶五图。五处当役。田隶十图。十处当役。夫以一人当一图中一年之役。与以一人分当五图十图中共一年之役。其事势之繁简难易悬绝。又令一人之中。有甲乙两人。共役十日。甲值前五日。苟且涂塞。卸役于乙。乙将讼之官乎。将代之役乎。讼之官。官不胜其理。代之役。人孰甘为代。则版图之难以定役也审矣。议者又谓不用版图。当以烟户编役。此又可共明其谬者也。何也。江南烟户业田多。而聚居城郭者什之四五。聚居市镇而分之相悬殊绝。计图而分之。其业田有以万计者。有以千计者。以业田千亩之图。敌万亩之图之役。则千亩之业破。以万亩之图。贴千亩之图之役。则花分混洒。尽果胥吏之腹。而良民乃失业不安。国课必因之以绌。夫顺庄本以清课。若使民不安而课反绌。岂称奉行之职哉。则烟户之难以定役也审矣。然则奈何。曰。顺庄以清赋。均田以均役。并行不悖者也。今有业数甲田户于此。家住某庄。其田向编某图。分若干甲。当役者仍系之某图若干甲。图甲虽分。庄户则一。止名之曰某图某甲。某庄某户。粮则按庄户而催。役则按图甲而值。此立法之至简至易者也。其有业田半甲者。既编户之某庄。仍系之以向编某图某甲之上半甲。或下半甲。以分值上下半年之役。其业不及半甲者。则与他户凑成半甲之数。田则准甲而合。户则顺庄而分。分庄则田归的户。户立的名。而诡名虚寄之弊绝。合甲则类聚成联。缓急同忧。劳逸同恤。而相凌相诈之端泯。其奉行之法。先顺庄编里。开造的名以清户。次按号对册。逐年推收以清粮。但令将推收过册之田。仍编均田之图甲以定役。其户居他县者。则仍照例分编。无使规避。至逐年推收。粮则改注本名庄户。役则仍办原编图甲。需至销圩再为编定。则田粮户役。若网在纲。条目井然。官民两便矣。伏念均田均役。最为我朝便民善政。与官收官兑之法。永垂记职。长老传言康熙十三年前均田之法。未奉旨通行。差徭偏重。乡民以役破家者接踵。小户附于大户。求为代役。其小户田中所收。半馈大户。于是弃产逃亡。钱粮逋欠。所在多有。旧籍可查。是户

役不均。始则病民。终则病国。我 皇上明谕地方大臣。将李孜条奏。酌量办理。原以便民裕国。则田役之均。亦属经国大计。凡奉行官吏。自当鉴于成宪。斟酌通行。定澄清之经制。绍公溥之良模。损益因革。各得其宜。永永年代。奉为典则。庶几克宣 圣明之德意者矣。

徭役考苏州府志

陶正靖

康熙元年巡抚韩世琦。奉 旨通行均田均役之法。案开三吴田赋。十倍他省。徭役困苦。莫甚今日。豪强兼并之家。膏腴满野。力能花诡避役。以致富者益富。贫弱无告之民。役累随身。每至逋负流离。将见贫者益贫。是皆有司不念民瘼。编审无法。任凭胥蠹作奸。流弊莫可究诘。近奉 旨均编。当亟遵条例。通计合邑田亩。按图裒益。品搭停匀。凡图外官庠自兑附户花诡等项。尽行裁派。一惟论田起役。俾户无无田之役。田无不役之人。庶几积弊顿除。穷檐苏息。常熟县共四百九十图。图分十甲。每甲均田三百三十七亩。一应修筑沿海土堡营房桥梁马路及催漕候比等役。论田均差。每图上下里役二人。共九百八十余。本县徐六泾土堡一座。营房六十余间。官舍三间。每年一修。及承修桥梁马路并低区。里役二百余名免役外。寔应役里役七百余人。凡业田之家。田多者或一家而占数甲。田少者或数家而占一甲。其户名曰排年。有事则里役督之。排年任之。此法之定于官者也。排年之田。不必同阡陌。居不必接里闾。役有远近。不必偕作息。力有赢绌。不能通有无。临期鸠集。不免误事。于是预储以待。亩率银一分有奇。畀诸役代任其事。而排年遂若无与。方之古法。排年则出免役钱者也。里役则任雇役之事者也。变而通之。有利无害。其或有大役。则另议科率。然以通县数十万户之所同也。虽黠猾亦不能上下其手。厚有侵渔。而其役于官府。则排年必不能如里役之练习。故民相与安之。此法之便于私者也。由康熙初元至今垂七十年。闾左晏然。如白茆福山诸大役。虽帑由官给。出自 国恩。而鸠工庀徒。民闲曾无绎骚。则法良之效也。若所云催漕候比诸役。亦前明弊政相沿。 本朝已次第改革。今并着原委于后。考洪武初编定黄册。以一百一十户为里。里又名图县凡九乡乡统都都统图都之大者复为扇以分辖各图扇又名区计里编役。推丁粮多者十人为里长。次百人为甲首。里长轮年应役。管摄一里之事。十年一周。每里编为一册。册首总为一图。鳏寡孤独不任役者。附于图后。名曰畸零。大役五年一编。充南北运收兑收粮等差。小役十年一编。充经催总甲塘长该年等差。其余在官斗级库子杂役。将均役编银雇充。于是有催粮候比之役。有收兑粮长之役。有白粮解户之役。按民闲丁粮。与时消息。未有久而不变者。而黄册既定。改易为难。虽十年一编审。而差次赢缩。弊孔已多。若承役之累。则有不可胜言者。此外复有

塘长疏河之役。罢废已久。有坊厢总甲之役。在城图当之。烟墩马路。沿江海一带当之。要自均田均役法行。皆无过扰者矣。

右役法诸弊皆始于签充。签充之始。虽以丁粮之多寡为差。然富者以役重而易穷。役犹不免。贫者不以缓役而骤富。役亦终及。是贫与富先后皆困。不如论田起役之为均也。田有东西。役分远近。且如田在东而役兴于西。则西逸而东劳。田在西而役兴于东。则东逸而西劳。且临期调发。转滋隐漏。吏胥必缘以为奸。不如归之图甲易核。属之里役不为扰也。立法之初。实为尽善。设有变更。则宿弊立见矣。又案古之役民。资其力不费其财。所谓力役取之于冬者也。公旬三日。近役也。其远役亦不踰时。而遗戍劳还。皆曲有恩意。则所以恤其身家。如行月粮之类者可知已。汉唐以降。算丁口。输庸钱。既资其财矣。仍不能不赖其力。端临马氏所谓职役者是也。其法大略有三。曰差。曰雇。曰义。差役之弊。差役不公。渔取无艺。雇役之弊。庸钱白输。苦役如故。义役之弊。豪强专制。寡弱受凌。马氏亦粗论其概矣。夫差役古法也。然古之主调发者。党正鄮长皆以士人为之。而后世属之胥吏。顾能尽公廉乎。不均不平。弊害斯甚。雇役则由召募。而假手胥吏。亦不免朘削佣直。缓急呼应。或不足相赴。义役始自宋纪。其初民间苦于征缮。自为经画。如葛观之类是也。见邑耆志其后官为之制。端平时令王爚常行之矣。明宣德中。知县郭南。常立义役仓矣。然皆不能无弊。故均田均役之法为不可易也。近奉 明纶。议行顺庄法。议者金谓赋从庄办。役从图办。是二法者。固并行不悖。而不可偏废。谋野则获。敢以谏之司牧者考焉。

敬筹直隶减差均徭疏道光二年

直隶布政使屠之申

奏为直隶吏治不肃。民困未苏。拟请减差均徭以资整饬事。窃思大小州县。均为牧民之官。官民相安。然后可以言治理。直省为畿辅重地。差务殷繁。立法之初。因徭役较多。故正赋独轻于他省。而赋有常经。徭无定额。日久弊生。遂至派差之名色。不胜枚举。挟制之控案。几无虚日。官有不能恤民之势。民亦无复畏官之心。两不相安。急应减差均徭。以期整饬。查直隶每岁春秋两差。轮令州县承办。各有旧章。或每年一次。或间年一次。而冲途驿站。所需夫役车马。公馆食用。则不能一日无备。即僻路州县。解犯解饷。考棚誊录。监狱仓廩。一切应办公事。需费之处。亦难悉数。例价既属不敷。养廉又被摊捐扣去。无米为炊。势不能不派之于百姓。而朱票一出。书役乡保。逐层渔利。佐营弁。起分肥。刁生劣监。肆行包揽。即有自爱之州县。被其牵制。转不能不扶同一气。多立名色。肆意诛求。既无定时。又无定数。百姓知其违例。纷纷上控。一经审得实情。立应参处。民气日张。官气日馁。积久相沿。渐至因

循苟免。甚或听断词讼。遇刁健衿民。虑其以派差上控。理屈而不敢惩。强横不法之徒。明知而不敢究。即经上司查案。亦不过粉饰求容。断难力图振作。此吏治之所以不肃也。至百姓承办差务。历系按地匀摊。无如奉行不善。始因缙绅大族。加以优免。继而举贡生监。亦多优免。甚或书吏门斗。兵丁差役。一切在官人等。均谓以身充役。概行优免。不但自役日多。更有同姓之人。择族中狡辩者。凑捐微名。以免一姓之差。免差之地愈多。则应差之地愈少。地愈少则出钱愈增。以致力作之农民。每地一亩。出钱至二三四百文不等。较之正赋。每亩征银一钱上下者。多逾倍蓰。此民困之所以未苏也。

伏思力役之征。自古有之。总因向无定额。以致流弊日滋。考之赋役全书。直省正赋。于雍正年间。归丁于地。即有行差名目。是差由地出。与漕务浮收勒折。及各项陋规不同。应请就历来按地行差之法。酌定额数。以均徭役。减重差。而清积弊。直省民地。共六十余万顷。每亩摊银一分。岁可得银六十余万两。承办春秋两差。毋庸州县多带人夫。亲至差次。以省往返浮费。仰蒙皇上黜奢崇俭。遇事节省。以银十八万两。由藩司分交委员经理。尽可足资用度。以四十万作为院司道府厅州县办公之用。分别衙门大小。冲僻繁简。核实盐当税陋规。酌帮银数多寡。即奏定条规。立以限制。不许任意浮销。余银留备荒歉。合数年而统计之。责成藩司量入为出。亦可无虞不足。办公既已足用。上司即不得再令摊捐。收受规礼。而州县一切派差名色。出示遍谕乡民。永远裁革。每亩一分之外。不得再派丝毫。则种种偏枯扰累之弊。不禁自除。繇役均而重差减。民困何患不苏。州县既不苛派。无虞挟制。人皆勉为良吏。间有不肖之员。上司既无摊捐规礼。无所回护。亦可认真察究。吏治又何患不肃。惟事关酌定通省章程。臣亦未敢轻心妄议。每与属员中熟悉情形。实心办事之人。细加商榷。有谓摊差于地。迹类加赋。名不可居。殊不知直省地亩正赋。与行差本属两事。因须按地出差。是以正赋轻于各省。历古以来。即系摊差于地。因无定额。愈派愈增。今每亩定为一分。较近年所派。已省至数十倍之多。止可谓之减差。不得谓之为加赋。又有谓绅衿吏役。向系优免。恐难一律匀摊。查衿民一体当差。前经御史条奏。而未能奉行者。因无定数。州县虑其上控。先已不敢摊及。今每亩定为一分。在绅衿所出无多。而穷民可免重累。人各有心。谅亦无不乐从。又有谓冲途驿站。马匹可养。人夫可雇。而车辆须用较多。恐致贻误。查春秋两差。需用车辆。向系在京雇用。其驿站车辆。既有帮费。尽可每站养车十余辆。上下三站相联。足资常行差使。若遇喇嘛包苛差。需用牛驴车辆。官为发价。向民间雇用。亦不过每年一二次。再有紧急要差。准其详明上司。查照成案办理。此数百年未必即有之事。不足为虑。又有谓每年摊银六十余万。诚恐收解难齐。致滋缺乏。并恐积习难改。不肖州县。仍

行私派。查直省一百四十余州县。共摊银六十余万。合计似觉其多。分计则每州县不过数千两。且每亩仅止一分。较之现在科派之数。多寡悬殊。衿民无不周知。何虑完解不前。定议之后。即明示晓谕。俾众周知。更无虑复行私派。又有谓赋轻徭重。遵行已久。莫若严禁一切流弊。仍复旧规。可免物议。查派差流弊。非止一时。亦非止一事。积重之势已成。纵使严禁。亦不过徒托空言。终于无益。又有谓通省州县派差多寡。各有不同。一律摊差于地。同时更易旧章。恐致格碍难行。查省以南之保定正定顺德广平大名五府。定州赵州易州深州四直隶州。情形大概相同。应请先行查办。其天津河间宣化永平四府。及冀州遵化两直隶州。并四路厅等处。预为出示晓谕。俯顺輿情。次第举行。仍就各处情形。酌定增减数目。另议详细条规。自可期于周密。总之行差必有定额。始无科派之弊。官民两下交利。彼此相安。然后可以言治理。钦惟皇上惠爱黎元。无微不至。直省为首善之地。尤应熙皞成风。以期仰副圣怀。用敢不揣冒昧。谨将地方实在情形。及一得之虑。据实陈奏。

复议减差均徭利弊疏道光二年

直隶总督颜检

为遵议覆奏事。前据直隶布政使。奏直隶吏治不肃。民困不苏。议请减差均徭。以资整饬。钦奉朱批。公同妥议。详细奏闻。再降谕旨等因钦此。臣任后。复将通省情形。细加体查。并于接见僚属之时。周谘利弊。窃谓原奏立意未尝不善。而其事则窒碍难行。殆未能详思而熟计之也。按赋役之制。原有常经。东南则赋重而役轻。西北则赋轻而役重。昔人立法之初。本于用一缓二之精心。而权衡至当也。直隶为首善之区。民气良。皆知急公奉上。一百数十年来。办理差役。官民相安。从无贻误。近年来地方官奉行不善。不能于使民之际。寓恤民之心。而于差务复踵事增华。日形朘削。以致蠹役奸胥。藉端苛派。刁衿劣监。过事把持。遂至控案日多。而且流弊滋甚。该司有见于办差之弊。幡然思所以更张之。拟于每地一亩。摊征差银一分。其意在藉赋以收减差之实效。不知适藉差而添加赋之虚名。即如其法以行之。而累官病民之弊。仍不能免。窃恐殆有甚焉。臣请得而详陈之。查直隶通省。有按地亩出差者。有按骡马出差者。有按行户出差者。名色各不相同。行差即难画一。今欲比而同之。专于地亩摊派。是逐末者差轻。务农者差重。此不可行也。直隶赋额。有每亩征银一钱以上者。有征一二分至数分者。亦有仅征数厘者。地有肥瘠。故赋有等差。今若概以一分摊之。是差费与正赋相符。且较正赋倍增矣。失轻重而淆定制。此又不可行也。办差章程。各处情形不一。省北州县有旗三而民七者。有旗不办而民独办者。省南州县。有衿三而民七者。有衿不办而民独办者。历久相沿。竟成积习。今欲概以一分均派。恐豪强奸滑之徒。藉端启讼。转滋

纷扰。且一郡与一郡。事例不同。一邑与一邑。章程互异。甚至一村与一村。情事亦不能相合。今欲执一法以绳之。恐不能强以相从。民不能从。事多掣肘。此又不可行也。春秋两差。派令州县办理。有一年一派者。有来年一派者。原在上司因地制宜。以纾其力。今若照赋加摊。必须按年完纳。致无宽暇之期。转不若轮流派差。得均劳逸。况派差折钱。民间称便。若令同正赋完纳。则必须逐一倾镒。其火耗解费。逐项加增。势将浮于所定之数。此又不可行也。至于中途驿站。每值护送饷鞘。递解狱囚。及往来差使过境。需用车辆。自一二辆至十数辆。或数十辆不等。不能不借资民力。派民出车。官给喂养。一呼即至。各邑亦有向定旧章。今欲一律官为备办。则一切皆须雇觅。差务吃紧。车户必恃以居奇。稍加裁抑。又必以勒措累民上诉。民之情伪。官实难防。官既无权。民且益肆。此时虽出以重价。亦将不应。设有票差。恐滋贻误。地方官不敢误差。其力又不能备办。日久自必仍然派累。且恐派累滋甚。是既累官。又复病民。此更不可行也。再地方官派办差徭。果能留心民瘼。如零星小户。凋敝村庄。尽可加意抚绥。随时酌量减免。今若摊派于地。则征收既有定额。闾阎难免追呼。将恐贫乏农民。避差迁徙。转致地亩荒而不治。不惟无补于差。必致有亏于赋。此又不可行也。

凡州县征解正赋。例有考成。而每年尚多拖欠。不能全完者。今又加以每亩一分。无论事属创始。民多观望。即使踊跃输将。恐不肖官吏。视非奏销正赋。无关吏议。或竟那移侵蚀。全不报解。亦为事之所有。参之不可胜参。况遇水旱偏灾。正赋尚应蠲缓。岂差费独能照旧征收。如照旧征收。是差费转重于地粮。实为非例。若一例蠲缓。则遇有差务。又将何以处之。彼时上下交相诿卸。欲复旧章而不可得。此更不可行也。至直隶近年。多以派办不公。纷纷讦控。推原其故。非出于民之无良。亦非尽由于官之苛派。半因于户有优免本身丁银之文。影射包揽。或有以一人而兼其宗族者。或有本人已故。而延及子孙者。甚至串通书役乡保地方人等。朋比为奸。挟制官长。无赖之徒。又复因而效尤。以致殷户差徭日益减免。而穷黎仍岁以为常。年复一年。渐至苦累。此所以控案日多。而刁风愈长也。此时筹调剂之法。如恭届大差。衿民自当一律遵办。其余杂差。则衿户准免本身一人。其影射包揽诸弊。概行严禁。有力而应当差之户。无计诿张。无力而不避差之民。可免烦琐。如此则以有余补不足。似为持平。臣愚以为自古有治人。无治法。立政贵持大体。无事纷更。守土重在得人。自臻治理。现惟有严饬该管道府。各就地方情形。并向来办理旧制。随时斟酌。妥为布置。一有差务。即严查各州县。如有能体恤民艰。公平允协之员。据实保举。以示鼓励。有听信书役。任意浮派苦累者。立即指名。纠参治罪。勿稍姑容。若有劣衿。藉端包揽。刁民串通妄控者。即当秉公研审。

按律严惩。不得稍从宽纵。是黜贪墨而杜诛求。民生可裕。除粮莠以去扰害。民困可苏。务期畿辅之内。百姓返朴还。大小臣工。莫不砥砺廉隅。共襄圣治。固不在明设科条。更张旧制也。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理合恭折奏闻。

均徭文

张杰

窃惟 国家所以设立州县者。为牧民计耳。牧民之道。莫贵于平其政。持之以公。而役民为尤要。古者役民之法。莫详于周小司徒一职。稽人民以察其多寡虚实。畜产以权其贫富有无。尤必先均土地。别其宽狭饶腴。无轻重厚薄之不齐。秦汉以来。役法屡更。惟唐租庸调之法。最为近古。其法每夫受田一顷。租调之外。每岁定役二十日。不役则日为绢三尺。谓之庸。其后杨炎为相。作两税之法。而租庸调之名遂泯。宋化中令天下诸县以第一等为里正。第二等为户长。谓为差役。甚弊也差役不公。诛求无艺。因转而为雇役。雇役。熙宁以来之法也。其弊也庸钱既输。苦役如故。因转而为义役。义役。中兴以后。江浙民户自相为谋之法也。其弊也豪强专制。寡弱受凌。故复返而为差役。迄于末造。终无良法。明初。凡各处有司。十年一造黄册。分豁上中下三等人户。仍开军民匠等籍。除年里甲依次充当外。其大小杂派差役。各照上中下三等人户点差。其既也差频兴。征繇繁重。而役法之坏。不可问矣。雍正二年。世宗宪皇帝。轸念人丁贫富不一。按丁输银。恐累穷丁。遂摊丁银于地。计亩均派。使富豪兼并之家。不得避匿。迄今永为定例。百姓咸便。役民之法。独不可师此意乎。直隶地方。每值 巡幸谒 陵诸差。凡在人民。无不争先踊跃。乐效输将。惟州县行之不公。以致力役之征。竟成虐民之政。有按门户者。不论贫富。按户出夫。折钱入官。一户有地十余顷。出钱若是。一户地无升合。亦出钱若是。公乎不公乎。有按牌甲者。按段落出钱。如东段数十户。有地数十顷。出钱若是。西段止数户。地止数顷。亦出钱若是。公乎不公乎。有按村庄者。按村出钱。有一村数百户。地数百顷。出钱若是。有一村止十余户。地十余顷。亦出钱若是。公乎不公乎。有按牛驴者。按牲畜出钱。富者贿通乡长。往往以多报少。贫者照数实出。较比富者浮多。公乎不公乎。间亦有按地亩者。而富者地多。可以隐匿。惟贫者分厘必科。亦不能画一。种种弊端。不可枚举。所尤甚者。则莫如绅民两岐。有绅办三而民办七者。有绅不办而民独办者。夫绅与民虽贵贱之不同。而其为 朝廷赤子则一也。且既名为绅。则必世受 国恩。簪缨罔替。否则家给丰足。坐享厚贲。今遇有大差。是宜急公报效。十倍于小民。而反侥幸优免。使邻里乡党之贫穷。独任其累。况富绅中之强梁者。不但优免己田。且并其亲友而包揽之。日复一日。不办差之户

愈多。办差之户愈少。而差钱则有增无减也。昔者十人而举千钧。今且一人而任之矣。嗟此小民。其何以堪。而州县之安于不公者。其故何也。公则无以遂其浮派之私耳。彼以为按地均摊。则地亩额数。载在赋役全书。难以高下其手。不如门户牌甲牛驴村庄参差不齐。使上司无从考查之为得也。又以为绅民同办。则耳目甚周。差费浮加。难以强令输纳。不如乡曲小民无知无识。即使不甘而势孤力薄不能上控之为得也。于是胥吏得以分肥。豪强得以包揽。使自食其力之小民。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沾体涂足。终岁勤动。而捩挡差钱。有拆房荡产者。有因此卖妻鬻子者。有因此弃家逃亡者。困苦流离。死而无告。因而盗贼窃发。民不聊生。此关心民瘼者。所为痛器流涕长太息者也。

杰窃为今日计。莫若遵照摊丁于地之例。无论绅民。地多则多摊。地少则少摊。其法为至公也。查直隶有粮地七十万顷。试以每亩一分而约计之。即可得银七十万两。每年大差。不过需银二十余万。将通省州县。匀作三起。每起承办一年。三年一轮。周而复始。遇有水旱偏。则暂予停派。将次年应轮之州县。先为派办。以次轮替。不亦善乎。即有贫士应予优免者。或三十亩。或五十亩。着为定额。不得逾越。其己入仕途者。无论官阶大小。概不得免。官有俸禄之入。家道自裕。且以敬事后食之义衡之。亦其宜也。至捐纳官职。本属素封。令其输公。谁曰不当。如此则上既有所考核。下复无所弊混。事昭平允。民无舛望。陈平所谓治天下如宰割者。此物此志也。抑且思之。直隶之役民折钱。犹江南之漕粮折色。然漕粮之弊。其升斗之浮收。价值之勒折。不过每冬一次。且系按地交纳。自有定数。非如直隶役民折钱。桥道车马。工程支应等项。名目不一。派办不时。而又不按地亩。绅民两歧。其弊较之江南漕粮。殆有甚焉。本年十一月。奉 上谕准言官之奏。毋许直隶州县。藉差苛派。而院司大吏。亦己通饬各州县。实力遵行。其在一二同志。未始不欲改弦更张。力除前弊。然思之不得其术。则徒善不足以为政。既得其术。而或委蛇观望。始则虑其费之或有不足。致滋赔累。继则惜其利之久为已有。难于弃捐。因循不果。理欲交战。以是屡议屡毁。迄今终不能行。是必有定识定力。私计有所不顾。浮议有所不摇。一意孤行。苏民困而解倒悬。若痛楚之切于肌肤。其情不能自己。而后可以有成耳。吾愿大吏据情入 告。明定章程。使役民政典。务持其平。而行之以公。庶几整齐画一。既克遵 本朝摊丁于地之义。又不失先王藏富于民之经。将见畿甸康阜。闾里恬熙。駉駉乎成周体国经野。分田制赋之遗也。岂不懿哉。

均徭辩

张杰

月初诸公会议。本省差徭。咸以减差均徭。每亩一分。无论绅民。按地均摊为公允。惟某君独指称加赋。期期不可。杰请得而辩之。查直隶差徭。今惟大差杂差两项。因未明定章程。故派之于民。各处情形不同。有按牛驴派者。有按村庄派者。有按牌甲户口派者。杂乱无章。致上司无可稽考。其出之于民。亦各处情形不同。有城居优免者。有绅士优免者。有在官人役优免者。偏枯不公。使小民独任其费。惟杂乱无章也。州县官吏。遂得以递相浮派。惟偏枯不公也。豪强胥役。遂得以影射包揽。夫浮派者众。则所派之差钱。日见其增。包揽者多。则应差之民户。日形其少。以应差日形其少之民户。而承办日见其增之差钱。年复一年。伊于胡底。计今十亩以下之户。其一年所出差钱。每亩有二三百文者。有五六百文者。甚至有一千余文者。较之所完正赋加十倍。直隶地亩既多荒疏。又鲜水利。纵有收获。用以完正赋交差钱。所余仰事俯畜之资。寥寥无几。藏既少。偶值水旱荒歉。困苦流离之状。实有不忍言者。其不铤而走险。特民情良。非谓差徭不均。不足以迫之也。夫欲民困立苏。必先减差。欲差之实减。必先均徭。欲徭之实均。必先明立限制。不使逾越。又必核计其大差之所必需。与夫大小衙门之津贴。俾州县有以办公而无所借口。通盘筹划酌定一分。从此州县不许再出一票。百姓不复再办一差。法未有善于此者也。夫州县上承院司道府以办公。而下以牧养斯民。任其藉差肥己固不可。令其无以办公亦不可。计自耗羨改归正以后。院司道府。一切缮书口食。囚粮囚衣。刊刻书籍等项。费无所出。不能不摊之州县。而州县所得养廉。悉被摊捐扣去。其延请幕宾等费。已属无米之炊。况地当首善。差务殷繁。一切车马工料。止准报销例价。较之实用。须赔十倍。各牧令既有摊捐之累。又需办公之用。无术点金。从何赔垫。势不能不派之民里也。从此而大差之外。销差费。与州县之各项杂差。于是乎起。然皆阴有其实。而不欲显居其名。既无派办之定额。又无支销之准数。以致官吏从而浮派。豪强从而包揽。使薄产小民。独当其苦。是岂差徭之未可派欤。抑派差而未明定章程之过欤。今议令按地均派。则地亩载在赋役全书。易于稽考。而向日杂乱无章之弊可除矣。绅民同办。则无分贫富。众擎易举。而向日豪强包揽之弊可除矣。定以一分。则明立限制。不得逾越。而向日官吏浮派之弊可除矣。诸弊既除。绅民每亩每年止出一分。较之从前每亩数百文。所省实多。是徭既均矣。差既减矣。然后以此一分为供应大差。即不复以车马桥道。再派州县津贴。院司道府。即不复以摊捐再累州县。而又复酌量州县之冲僻。事务之繁简。分别给予津贴。则州县办公有资。即不复再出一票。百姓交纳有数。即不复再办一差。此诚减差均徭。实惠及民之善政也。乃向日浮派之官吏。与包揽之豪强。以为有便于民。而不利于己也。遂倡为加赋之说。以相摇夺。其说以为正赋之外。每亩一分。是为加

赋。津贴各衙门。是为分肥。噫。此真不揣其本而齐其未耳。夫由少而多谓之加。自多而少谓之减。今以一亩数百文之差钱。而均之以一分。加乎减乎。向之百姓所交数百文差钱。独不出于正赋之地乎。岂将以一分为多。而转以数百文为少乎。明明差钱也。而谓之赋。明明减差也。而谓之加赋。此不待知者而辨矣。

若以院司道府津贴为分肥。则院司道府之因公摊捐。将开销 国帑乎。抑仍摊扣州县养廉。而令其有以借口乎。若以州县津贴为分肥。则州县本署。各项杂差。将动用正项钱粮乎。抑仍派之百姓。而多寡无定。听其任意诛求乎。且夫名者实之宾也。实者名之券也。未有有其实而无其名者。亦未有无其实而有其名者也。如果直隶向无差徭。忽于正赋之外。议添一分。以予大小衙门。则诚加赋分肥无疑。乃直隶之有差徭。前此者勿论。即以去岁言之。永年有案。完县有案。此皆远劳 钦使。形之奏章。其它内而都察院步军统领。外而院司道府各衙门。控差之案。不一而足。是直隶州县取之于民。正赋而外。明明有所谓差徭者在也。今将昔日一亩数百文之差钱。减至一分。上以之承办大差。而下以之津贴各衙门办公。并非指为地丁钱粮。报解户部。是 朝廷既无加赋之实。即无加赋之名。各官既无分肥之名。即无分肥之实。此更昭然较着。无可疑议者矣。乃但言一分为加赋。而置数百文之差钱于不议。是岂欲差不复减。徭不复均。一任官吏浮派。豪强包揽。使薄产小民愈累愈深而后可乎哉。或其意以为现定一分。恐将来州县仍复派差。致滋流弊为虑。然止在明立科条以禁遏之。责成上司以纠劾之。而后之主度支者。不再似耗羨之改归正。使州县无以借口。倘再有不肖州县。浮加另派。即以枉法赃治罪。上司不行纠劾。即以故纵例治罪。如此严刑峻法。即有以杜之矣。未可防噎而先废食也。且将来流弊犹有俟于后日。而现在积弊则已显于目前。顾安可因虑后日之流弊。而置目前之积弊于不议乎。

论差徭书

张杰

杰有慨于直隶之差徭焉。杰宦游直隶。十有余年。目击心伤。有害切民瘼。急如倒悬。莫若今日大差之不均。杂差之不除。为时下至切之要务。所当亟亟论之者。查每年直隶承办 巡幸木兰与谒 陵大差。一切桥道工程。车马支应等项。虽有经费。不敷支销。而差次费用。名目不一。有难以报销而必须使用者。名曰外销费。此项银两。向由司道派之州县。州县派之民里。止为从前大吏面奏。并不借资民力。相沿不敢据实陈奏。而派办则仍如故也。司道因派差未经奏明。遂畏州县之挟制。凡派银两。不敢印札直书。仅令差局委员。潜通消息。于是州县中之贪劣者。藉此加倍派敛。而司道无可如何也。州县以

司道未经明派银两。亦畏绅士之挟制。不敢按地均派。仅令书役乡地暗中调拨。于是吏胥中之刁恶者。藉此偏枯倍派。而州县亦无如何也。而又乡间办差。各处情形不同。省北州县。有旗办三而民办七。有旗不办而民独办者。省南州县。有绅办三而民办七者。有绅不办而民独办者。从前原为优免贫寒生员起见。后此则并地多生员及捐监捐职者亦俱优免。今若按地均派一年之久。每亩止出钱数文。无论贫富生员均不致于受累。若仍优免一条。则官吏乘隙舞弊矣。即或以士子当异于百姓。亦应明立定额。每生优免若干亩。逾此者则仍办差。庶有限制而易稽查。至于捐监捐职以及仕宦之家。则家计饶裕。更当急公。断不可优免也。因而地亩稍多之家。或挂名衙门。或捐纳职衔。以图免差。强梁者且并其亲戚族党而包揽之。日复一日。以致不办差之户日益多。办差之户日益少。而州县官吏藉差肥己。又止有增而无减。是年年直隶所承办之大差。非州县官吏也。非富绅大贾也。乃地亩至少之良善穷民也。呜呼。此等地少穷民。一年所入。纳粮偿欠而外。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勤劳终岁。摒挡差钱。有因此而拆房去产者。有因此而卖妻鬻子者。有因此而弃家逃亡者。流离困苦。死而无告。真言之可为痛哭也。杰自受事以来。痛惩其弊。杂差则无论何项。全行革除。至于大差。则无论绅民。按地均派。六月内奉办之大差。支应银三千两。止将州属村庄分为三段。今年以一段承办。无论绅民按地均派。每亩仅出钱十文。留存二段为明后两年承办大差之用。合计州属村庄三年始轮派一次。民力甚为舒展。即刁绅恶吏亦不敢少存挟制也。诚以仰体我 朝廷爱民之心。当实力遵行。不敢阳奉阴违耳。今言路大开。凡可以实惠及民者。无不举行。倘能明定章程。使旗汉绅民。按地均匀办差。则民困可以立苏。诚如是。由司道先将差次一切动用。无论车马桥道。支应工程。概行折算。共需银若干两。再查通省粮租各地。无论旗汉绅民。共有地若干亩。约计每亩应派差钱几文。详请总督明出告示。即将每亩派钱几文。填注示内。钤用印信。颁发各州县。实贴城乡。该州县遵照派敛。将钱易银解省。再行给发丞倅佐贰。及候补牧令。分别承领办理。如此按地均派。明白晓谕。通省皆知。则州县官吏。无从浮派。刁绅恶役。无从包揽。而地少穷民。亦不致独任其累。如出水火而登衽席。兼使现任州县。得以在署办公。不似从前办道旷职。而差务仍可不致贻矣。误矣。

至于杂差累民尤甚。如米车。如煤车。如酒车。如委员过境车。如递解人犯车。委员过境及递解人犯两项车辆。杰自到任后自行捐雇。每辆市价用钱七百文。若派民间。每辆出钱十四千文。约计一年需车五百辆。杰止捐钱三百五十贯。即省民间车钱七千贯。杂差累民可类推矣。如草如料如麸如炭如天棚如挑夫如壕墙如栅栏如井如井栏如枣刺如劈柴如枝子如秫等项。种种名目。离奇古怪。悉难枚举。俗云。衙门一点朱。民间一片血。良不诬也。即以米车而论。从前不过派车运米。需

车尚属无多。近则所派者车。而所折者价。既可折价。则前之一辆。今且十辆八辆矣。他项亦复类是。盖所谓衙门一点朱者。月月点之。日日点之。时时点之。所谓民间一片血者。村村出之。户户出之。人人出之。缘此等杂差。既无一定额数。又无一准时期。可少可多。无早无暮。票甫出而钱即至。止在州县一举手之劳。而盈千累百。[已](己)入私囊矣。呜呼。小民之脂膏几何。而能任此无厌之诛求乎。其承办大差。尚间有旗户绅户之分。办而杂差则无论省北省南。概系地少穷民独力承当。是诚可痛也。

从前陋规。未准明取。州县犹得借口。今则明奉 谕旨。凡钱粮之平余。杂税之存剩。行户之津贴。盐当之规礼。悉准取用。是尽足办公。尚何所借口乎。且恐州县藉有明取陋规之 旨。将杂差影射。混作陋规。势必明目张。愈肆诛求。而愚民无知。孰能办白何者为杂差。何者为陋规。予取予求。莫敢谁何。而穷民益不聊生矣。是州县派取民间各项杂差。于此时尤当革除净尽。不可稍留萌芽者也。夫直隶为首善之区。而邪教迭出。且有谋为叛逆者。由于教化之不明。教化之不明由于民里之过穷。民里之过穷。由于大差之不均。杂差之不除耳。今诚能革除杂差。均派大差。则民力渐舒。民力既舒。则教化何施。尚何有邪教叛逆之事哉。又如湖南衡永诸郡。市盐一斤。实止十有二两。半杂沙土。需价百数十文。穷户往往淡食。其间接壤川广。遍地私盐。官引转不得销。文武员弁。亦莫如之何。河南汝光等处。类亦如是。彼处与山西相近。私梟尤为猖獗。似宜酌量情形。或准食就近所产之盐。将引课摊诸地粮。亦如山西办法。未识如何。幸加察之。

答方制府官车之弊书

陈兆仑

乾隆壬申。顺天府属。置官车三百两。募民充领。凡一车给白金八十两。为造车置马骡之用。有事应用。无事听自营生理。每车年终出息四两。至满原领之帑而止。其应用时。复分别重载回空。守候之日。给以日费有差。此本为休息民车。公私两利起见。前府尹蒋公炳所建议也。议既行。民争上其名愿充。按二十有五邑之大小。定所领车数。各属称便。行之数年。车敝马病。有力不任修复。而求退籍者。官或签富民以代。胥役从中为奸。而官车之弊始见矣。某初莅京尹任。送兵出关。马上与霸昌巡道言。拟于军事竣后。议除此法。王君遽诵之执事。执事以为然。欲即日奏罢之。诚大君子之用心也。唯是其弊既见。即亦未易骤除。除之过骤。则征用民车必多。而去一弊。又生一弊矣。以某等愚计。谓宜用之有方。除之以渐。今且分路分年。立番休之法。如此路应休之车。虽有急不令承应。俾得尽此一年。自营生理。休一用二。既有二百两为主车。则添雇民车。较易为力。又况军用少时。此二百两。亦不必尽用。无烦

更问诸民。所谓用之有方也。又如官车内。有极疲敝者。地方官自必知之。密令裁汰。约共百两之数。所用二百两。亦如此法。按年徐为脱卸。使民车不致惊扰。而公务亦济。此则除之以渐也。番休之法。某已见行之矣。余俟军书送喜后。更议会疏何如。至各该道所议停罢官车后。令各属登记所治民车入册。此似不可。向置官车以纾民力弊。且见于前事矣。今为废官车之故而籍记民车。是民车悉为官车。向之官车。纔三百两。官所自置。今之官车。则凡车皆官。而又民自置以供官。弊将有甚于昔也。某未习吏事。识见迂滞。特以不弃莠言。辄复缕缕如右。

酌派河夫疏河南通志

李及秀

窃惟河南之大政。首在河工。臣屡渡黄河。士民环马而泣。金云。河夫重累。旦夕难支。臣初入地方。未得要领。不敢轻渎 宸聪。因行文管河道开封府。逐一察明。详覆到臣。臣查黄河为患。自古皆然。从无一劳永逸之规。而有因时制宜之法。立法善则官不能行其私。奉行公则民得以忘其役。若不审百姓之筋力。不察地方之远近。不斟酌河工之有无。止于循例而行。以势相督。宜其筋力日尽。远近皆劳。而河工之患为甚酷也。臣愚以今日之河工。当更议者一。当酌议者二。如旧派夫以地四十五顷。而今派夫止地二十二顷五十亩。盖昔年荆隆甫塞。朱源继溃。每年之间。用夫万计。是以派夫加倍。仅坐地二十二顷五十亩。今稍称安澜。河工有限。岂可以河口溃决之日为例乎。此一所当更议者也。夫堤岸虽有一定之地方。而百姓亦有一定之筋力。今河南额课。每年大率五分。若河夫一名。每年计用银五十两。如濒河州县。或每夫止坐地四顷。或止三顷。甚有止地一顷有奇。是河工之费。十倍于正项矣。杂项偶同于正项。民犹告困。而反十倍焉。民何以支。况河患关乎通省。原非一县之力所可御。若不通长较算。惟本县之民是责。如河道详称各府州县。皆地二十二顷五十亩。派夫一名者。安所用之乎。臣闻近河百姓。有弃其家而逃者矣。夫使小民无安土重迁之情。此其心可悯。此其势可虞也。臣愚以为近河地方。亟当酌议。每夫一名。应坐地若干顷。至于逾额。则议所以协济之。而后近河之工。可以相继。此其所当酌议者一也。至于南阳一带。去河工数百里。离河益远。则雇觅益难。据河道开报各州县。协济夫数。不敢增减。是与附近河工地方。一同按亩计夫。又岂为情理之平乎。臣愚以为远河地方。并当酌议每夫一名。应坐地若干顷。须加倍于附近州县。非河有大工。不得轻派。而后远河之地。可以相安。此其所当酌议者二也。以上三款。皆河工不平之数。均当更定以苏民困。臣非不知河道自有专辖。然通省利害之所关。臣目击既真。敢不据实入告。如果臣言不谬。伏祈 敕下部臣议覆施行。

佟凤彩

一河夫之偏累宜通变也。臣查修筑黄河。每岁用夫。或至万余名。或至七八千名。自二三月起。至十月终止。俱按地亩起派。似乎公矣。其实弊有不可罄告者。如狡猾之徒。以自己田土。飞洒于人。势豪之家。以他人地亩。包揽于己。甚至绅衿衙役。借题优免。兼有不肖有司。碍于情面。以致懦弱乡愚。愈累愈贫。每月或三四两不等。方能雇夫一名。及解到河上。又为积年河棍夫头。百计欺压。授以至重之工。苦不能受。势必至于逃。逃而复向该州县提补。又得二三两重雇。是每夫一月。已费至六七两矣。即以初雇每月三四两而言。一岁万夫计之。每年费至三四十万矣。在 庙堂之上。止知河有岁修。而不知岁修之夫如许。即知有岁修之夫。更不知费百姓如许之金钱。为今之计。莫若官雇一策。查旧例河工夫役。管河道每岁预估用人夫若干。方行各州县。按地起派。今若官雇。每夫每月雇价二两足矣。每岁上工九阅月。每夫止用雇工一十八两。即以万夫计之。止用一十八万。较百姓之自雇。不啻天渊矣。其每岁雇用夫若干。该银若干。除岁征河银外。不足者于河南八府一州地亩。分别等则。每亩派银若干。刊明由单内。出纳亦照地丁钱粮。年终河臣奏销。倘有余剩。为下年之用。如是民知有定额。不但狡猾之徒。势豪之家。绅衿衙役。不能影射幸免。即河棍夫头。管工官役辈。亦无所施其巧矣。此岁修之议若是。倘遇意外大工。则岁修之雇价。实不足以敷其浩繁之费。是又在临时。或动何项钱粮。再行酌题可也。

一里甲田地多寡县殊。宜均平也。窃照均平里甲。久奉 俞旨通行直省。惟河南比时为荒多熟少。遂尔因循如故。虽有里甲之名。其实多寡不一。多者每里或五六百顷。或三四百顷。少者每里止一二百顷。甚至或数十顷。以至寥寥数顷者。遇有差徭。有司止知照里编差。不知里大则田多户殷。众擎易举。里小则田少人稀。难以承役。更有官儒户名。或不入甲。或入甲而不当差。甚至避重就轻。诡寄飞洒。大里愈得便宜。小里愈增苦累。名为一例当差。实有不均之叹。为今之计。莫若行各州县详察。除已均平者不动外。凡有不均平者。不许拘唤各户审编。亦不许里书分派。止令州县印官。按见在征粮地亩册。如一州县有地一千顷。原分为十里者。每里均分一百顷。一里之中。各分十甲。一甲均分十顷。遇有差徭。按里甲均当。不许少有增减。如是则豪强无计躲避。贫弱不致偏枯矣。

一柳梢之协济宜通变也。夫豫省沿河地方。虽云产柳。然除堤柳园柳外。余俱系民间纳粮地土。栽种以供采办。且生之者有限。用之者无穷。自康熙七年以来。如桃源宿迁牛市屯。以及七里沟等处。共计河南协济之柳。己二百

七十余万矣。又加之以本省之黄河岁修。不下百余万。即去岁开封府属阳武县之潭口寺。工险事迫。无柳可用。将民间之果木。无论桃李杏梨等树。尽行砍伐堵塞。方保无虞。是黄河之害。惟豫省为甚。本省岁修。尚不能支。倘一有决口之患。本地无柳可需。邻省又不能挽流而上。斯时歇之不可。堵之无术。不有碍大事乎。况柳必栽种数年。方能得用。原非数月周岁。可以易生者。是修防本省河工。尚且不敷。百姓四出采办。已属苦累。年来协运外省。更苦难堪。嗣后或江南邻省。无河患之地方。派协江南之河工。将河南有余不尽之柳。稍待生息。以备本省之河患。庶漕运民生。两有攸赖矣。

一装运协济柳梢之船只宜通变也。窃照黄河水势汹涌。洪波直泻。原无商旅船只往来。不过各河口寥寥之渡艘耳。一遇协济之柳。渡船不敷。将朱仙镇小河民艇。从陆地挖沟引水。将船拉至大河。每只装柳不过二三百束。每束脚价费银一二钱不等。然尚有船可雇。有法可设。犹可言也。今朱仙镇之客船。见封雇无已。俱各畏缩不前。大河又无片帆往来。百姓运柳至河干者。止有望洋而叹。官吏束手无策。若不亟图变通。将来必至误运。即如见今协济七里沟之柳。九十余万束。而堤柳园柳每束。官给脚价银一分五厘。民柳连运脚。每束给银四分五厘。察当时议定。以本省之柳。修本省之工。每束尚给五分。今远运江南千里之外。止给四分五厘。小民无术飞运。安得不赔累乎。仰恳 睿慈 敕下河臣。动用捐输钱粮。于江南出船处所。雇觅到豫。使民止备办柳束。挽运河干。庶百姓亦稍得苏息。大工不致迟误矣。

请造役船禁封民船疏江西通志

张朝璘

查江右路当冲要。兵马不时往来。舟楫必需。支应何出。势必封捉民船。动至千百余只。未封之先。商贾闻风远遁。既封之后。长江绝无片帆。设或兵马接续而来。凡山河僻岸。无不穷搜远觅。以求足数。不特商民已不堪命。而军机由此迟误矣。此历来封捉之苦。诚江省第一大害也。臣于入境后。目击江帆稀少。商旅裹足。日夕筹思。不遑宁处。何以急济军行。而支应无误。何以急苏民困。而乐利渐臻。非打造船只不可。臣前是以条议上 闻。拜疏后。即行驿传道。议动水驿钱粮。酌银两之多寡。量县分之大小。行令各属。尽数成造。计上自赣州。下抵江宁。虽路径有长江山河之不同。惟木楼红浆茅篷等船。可以通融兼用。庶利涉各得其宜。钱粮不致糜费。定以船数。限以完报。此臣造船之初议也。然县驿冲繁之处。各有动支应募。而通盘会计。钱粮有限。派造数少。应付繁多。不足以应一时之需。臣不能不虑始及终。特捐发俸费。打造大船三只。小船五只。先为兴工。而合省各官。有能输助急公者。听其自便。此臣捐造之公议也。惟是差船既造。水手随之。臣先议令各县召募。定以红浆

船每只。议用五名。茅篷船每只。议用三名。以为看管撑驾之需。但查水驿钱粮。已支用造船。而工食虑恐虚糜。臣再四商确。议以夫分久暂。粮定行坐之法。每船先募有家眷水手一名。常用管理。共计三百五十七名。红桨船大。一夫难以料理。议增单身水手一名。协管器具。共计四十六名。若临行出差。大船则添雇水手三名。小船则添雇水手二名。责之帮驾。以便长行。约计七百六十名。此管船水手之定数也。然水手既备。工食必需。臣议以有家眷水手一名。每年倍给工食银一十四两四钱。单身水手一名。岁给工食银七两二钱。共约岁该工食银五千四百七十二两。其临差添雇水手。度程计日。每日给银四分。但兵马过往不一。差使繁简不同。用船多寡难定。今就其少者而论。每船年轮。大约以三差通融计算。上至南赣。下抵江宁。今止以二十日计往回之程。岁约帮驾水手银一千八百二十四两。连常水手之数。共岁需银七千二百九十六两。加以原有额载差递坐站各船等项。可以资工食而贍修葺。似可无匮乏之虞。此水手工食之定数也。据该道报称各县陆续解验。共造完木楼红桨船一十八只。茅篷船二百零四只。共二百二十二只。共银一万五百一十九两零。又提督镇臣与司道府厅州县各官捐资乐输。共造完大船二十八只。中小船一百零七只。共一百三十五只。共银一万四千五百八十五两。二项共造完大中小木楼红桨茅篷等船三百五十七只。俱已先后竣工。解泊省河。交与驿传道总理。编列字号。竖牌为记。并委南昌府同知统领收发。兼司修。又责令南浦驿驿丞经理器具。稽查夫匠。临差则酌量应付。无事俱湾泊省河黄牛洲之浒。以免风波损失之虞。是役也。以本驿之钱粮。供本驿之应用。不费公帑。不烦民力。从此兵临获免掣肘之患。商民永无封捉之苦。于以速军行而致克胜。安民业而归乐利者。良有实济也。惟是捐助各官。或竭资俸。或卖马匹。以襄此举。均为国计民生起见。伏乞皇上俯念急公。优加叙录。不独江右废坠之役。可以鼓舞将来。而各省造船之举。咸有所观感而兴起矣。更祈天语申饬。凡江右新造差船。往来载送。经过地方。验明字号。免予封捉。是又仰望皇恩之远被者也。

粤省夫务议粤东文海

唐化鹏

粤东向年用兵。百姓死于盗贼者十之一二。死于征调者十之五六。其害莫惨于取夫。名则取夫。其实取工匠。取器物。以及发养牛马之类。无不在取夫之内者。取夫旧例。五十家出一名。则有那移增减之弊。有不及五十家而出一名者。有不止五十家而出一名者。县官每十名。多取一二名。其甚者多取三四名。夫房则以一而派十。保甲奉行箕敛。又加取一倍二倍不等。每月每名。需用银二三十两。甚而有用数十名。甚而有用百数十名。百姓至卖儿女以雇夫折夫。

即此一事。官取之。夫房取之。保长取之。譬如病夫更遭颠扑。几何而不立毙也。欲绝其弊。莫若通计一省夫额若干。每名每月征银一钱。通广州之夫不下数万。每月即有数千之银。取给通省之调遣应酬各差。自见其有余。不见其不足矣。而或者曰。百姓向者每夫一名。每月出夫银多至数十。或百数十。公家尚且不足。而每名每月。出银一钱而足者。未之信也。不知前之夫银。如此之多。然公家用之。县官用之。夫房保长亦用之。其不足也宜矣。今每名每月一钱。轻而易举。投之于官。明白无弊。夫房保长。不得而染指。则以积而待公用。鲜不足矣。夫以五十家。出夫一名。每名每月出银一钱。是一家每月。只出银二厘耳。且聚于公家。有事方按籍而取之。无事则留以待赈济。否则全免之。公私两便。无有过于此者矣。至其征收之银。则以一府佐之廉明者司之。各县征解藩司。发所司府佐开支。每月造册分缴。督抚藩司核其用否。查其存留。互相稽察。而所司之府佐。于每驿镇马头冲繁之处。各选夫吏一名。凡有往来各官。取夫名数。明填夫簿。皆于总数内支销清算。其夫预雇贫民愿充者。报名入册。有事支付给夫银。无事自食其力。不病公而又不病民。何惮而不行之。粤东僻处岭外。吏治素弛。国初民害甚多。派夫为最。派夫有二种。其一谓之均平。各里派银数千两。缴之县官。需夫官发银。以雇夫之多少。官任其盈缩。其一派之里下。夫之多少。里下承值。官唯发夫票而已。然一遇差使。正夫之外。不免多派余夫。吏催差逼。人不聊生。后尽革除。民乃保聚耳。

伐石志

胡天游

越山石多而采习。百材资焉。官室之基础。輿梁之构。道路之布。砺砮杵臼。钟氏之研具。罟师之权杠。封椁之合。皆取给焉。以需之博也。将尽山伐之。其始发集十百俦。登颠东西视。相厥腴脉。剥土之肤于外者。乘其燥气。输水激之已则礪。然后环巨凿。竭勇击焉。块而材鬻。或值大坚不可猝伐。横崖植椽。腰悬撞之。崩岸削绝。下临洞黑。生活乎中者。缚柔木为云梯。接数十仞。猿猱臂联。力附喘升。或系脱阶绝。霍飞鸟堕。骨无完收。伐之久。门户研豁。渐入愈深。中空室堂。侧穿奥窍。龟行狐蹲。吹炬击敲。石时倾碎。醢于内。或石尽底通。冒洪溺漂。岁死者数焉。予游于山间。悯其险劬。试慰之曰。若拮据乎是。毋或惫与。工人颯然太息曰。岂谓斯役之不吾困耶。吾始为农。佃田耕之。计幸卒饱。比岁登。收者绎至。饮食舟车之毕偿。算赢谷无多矣。设穰余二三月食。谋贷补饿。罔资决芸矣。歉即卖质子矣。更视吾里之农者。或铨甫释而釜空于家矣。所以炙烈暑。风沍冬。犯虺蜴。闯虎豹。杂侏鬼。干汗涸嘘。肿裂肩●。而来役此。庶无罹伤死。博入不缺。得日食吾躬。且饷其家。自顷之岁。海汐大溃。入漂其捍堤。官出符筑之。籍吾名于府。旅往

工。遂禁民买。并为致佣。苟私有货事。降重罚。以故利绝乎百需。而费之罄于呼者。仅肤不剥也。若估价。视常减十一。发金于藩吏。干没十一。经县郡吏复然。持以散吾徒。值既不足。又料责侈巨。倍众力。加日时。愈适就困。然以成之不效亟也。时扑于廷。裹创以趋。罢雨雪。奔道路。病不得休。吾兹役也三年矣。痛孺妇之瘠弗遑及。秦越视者势使焉。假无向扰。而仍吾初工。或太守令尹。恤其罢而薄墜之。吾虽瘡手瘃足。犹私循以甘。而庸惜惫于吾躬者耶。曰。然则予盍返诸农。虽艰食。庶少逸乎。曰隶既不得脱。且吾尝以工迫慑吏状。观催敛于乡者。迫殆甚焉。吁。可悲哉。吾徒以其劳也。恫工之言。推农之事。是蒸蒸之不困也鲜。思夫养人者焉。

民夫记粤东文海

王鸣雷

年月日。师出征。至于闽海。广之大船数十。小船至数百。马丁用长小船四五丈许。至载刍草米谷豆料之属。为喂大马。大船用夫二十人。中船十人。小者或六七人。先是郡县吏稽花户册。以民间食田之出入。均派夫之多寡。有急夫。有约夫。有月夫。夫之家一。而食粟之家九。吏所至。乡村夜鸣锣。催点急夫。夫有班头包。有官差押。或派门头。或派田亩。除食田外。荒田有税。无耕者概弗蠲。上之所取。下恒倍之。每次朱票下州县。押运夫至省会。邑令掌簿坐堂上。捕官立阶左。文书吏居侧。清晨点卯。至漏三鼓。吏叱官差。官差唤班头。班头唤花户。夫两阶翌鱼贯而入。入右出左。班头押至。锁颈赭衣。若囚系。其或隆冬。促缘不掩其长形。肘竹箴小筐。所载饭食之具。茆柴一小束。瓦甌熏汗。凡背系薄苇席。俱截草绳缚之。腰袷横数尺麤布。裹八升之黑豆。神宫佛寺。坐无空地。宿败絮展石。伸脚则足出。挛卷则背露。至操舟牵缆弄潮。日行尽夜。五百里。不得休息。如以少缓。则丁壮数以百鞭。日不替手。沿习猎。所至则背插箭箴。手挽刀鞞。而言语侏。北军莫辨其逃去死亡。于回也不得半。面拥肿如水堙。指如竹筒。腹大如饭●。两足明如琉璃。皮肤不启。四体。归来骇幼子妇。予曰。当国家太平无事。民不知兵。插秧粪牛种。焉知夫足乐。然犹有逞血气以忧庙堂。今海上烽。谁寔其祸。而使边海穷民。徙其父母所居。帛麻水车。鸡桑田秫。颠倒魂梦。以额叩阍者不闻。以夫官夫。牧大马。驾楼橹。犹得驻船头。与班头索酒钱。买醉洲边也。

蜑人采珠说

吕星垣

余往读后汉书孟尝传。合浦珠徙交址。尝到官珠还。后人率为廉吏诵。余尝疑之。及游京师。访之合浦李君廉山。谓其说信且屡。并告以蜑人采珠。乃为之说。珠产交址者。曰拂菻瓜哇淳泥沙罗。产粤东者。曰乌泥海猪沙。平江独揽

沙。杨梅青断望。皆廉属。曰对乐。雷属。曰东筦大步海。广州属。王者政平。德及渊泉。产珠恒丰。廉吏布上。德化亦丰。其衰旺若五谷。珠品九寸八九分至五分为大品。覆釜平光小曰瑯珠。不覆釜光小曰走珠。有光不圆曰滑珠。次螺砢。次官两。次税。次苻。皆曰珠。又次如梁粟曰幼。如豌豆曰常。碎曰玠。精曰璇。其人形者率曰珠佛。物形率曰珠。凡采珠用三月。将采。先祷海。祷用五牲。五牲不备。祷不敬。飓风翔。不得采。采或巨。守杀采人。若巨珠潜海底。有城郭。羸母抱居。●物环守。其采也。环池联巨舶。巨沉石抵海。乃系悬蚕人腰。蚕人善水居。啖其腥。入水能视。其视水色识龙远近多寡。曰龙户。凡蚕人系而下。气逼。则撼系。缘上。既出。覆以热毳柄。少缓死。或于水陡触蛟鼉网像鬣鬣。血缕死。死皆不救。其器铁橈木柱板口。两角队以石。又兜麻为囊。悬舶两旁。或既贮复飘失。凡珠三十年采曰老。二十年曰半老。十年以下曰稚。凡珠升。重四十七两。凡守珠有寨。凡蚕人编户。亦计丁。或责户。或责丁。或丁缺户存。责募丁。官廉者如所责。已。又或察其病。除其缺。矜其生。恤其死。功其得。勉其失。故十年下得不采。二十年三十年上者。亦往往潜泳于重渊深幽之境。以若其天。以媚其川。而田谷以顺成。百姓少夭札疵疠。至珠之徙而去。每视吏贪之甚不甚为节。意者天地之滨。神物怪异窟居。其族类相伤。弱肉强食。为祸至烈。即肆攘夺。总货宝。亦饕餮罔餍。故珠徙近人以居。冀其廉俭慈爱。仁民及物。迄人戕物胜物。物不得已姑徙。避重就轻。亦固其理。珠尽徙。蚕人少死者。

田功论

顾炎武

天下之大富有二。上曰耕。次曰牧。国亦然。秦杨以田农而甲一州。乌氏桥姚以畜牧而比封君。此以家富也。弃颖粟而郃封。非子蕃息而秦祚。此以国富也。事有策之甚迂。为之甚难。而卒可以并天下之国。臣天下之人者。莫耕若。尝读宋魏了翁疏。以为古人守边备塞。可以纾民力而老敌情。唯务农积谷为要道。又言有屯田。有垦田。大兵之后。田多荒莱。诸路闲田。当广行招诱。令人开垦。因可复业。则耕获之寔效。往往多于屯田。边之地。久荒不耕则谷贵。贵则民散。散则兵弱。必地辟耕广。则谷贱。贱则人聚。聚则兵强。请无事屯田之虚名。而先计垦田之寔利。募土豪之忠义者。官为给助。随便开垦。略计所耕可数千顷。明年此时。便收地利。可食贱粟。况耕田之暇。又皆可用之兵。万一有警。家自为守。人自为战。比于仓卒遗戍。亦万不侔。无屯田之名。而有屯田之寔。无养兵之费。而又可潜制骄悍之兵。不惟可以制虏。而又以防他盗之出入。不数年间。边备隐然。以战则胜。以守则固。愚以为此策行之

今日为尤易。夫承平之势。田各有主。今之中土弥漫蒿莱。诚田主也。疾力耕。不者。籍而予新甿。不可使吾国有旷土。若是人必服。一易。屡丰之日。视粟为轻。今干戈相承。连年大饥。人多艰食。必勤于耕。二易。古之边屯。多于沙碛。今则大河以南。厥土涂泥。水田扬州。陆田颖寿。修羊杜之遗迹。复上元之旧屯。三易。久荒之后。地力未泄。粟必倍收。四易。然而有三难。大农告绌。出数十万金钱。求利于三四年之后。一难。朝不能久任。人不甘独劳。薪以数年之力。专任一人。二难。天有旱涝。岁有丰凶。若何承矩之初年种稻。霜早不成。几于阻格。三难。愚请捐数十万金钱予劝农之官。毋问其出入。而三年之后。以边粟之盈虚贵贱为殿最。此一人者。欲边粟之盈。必疾耕。必通商。必还定安集。边粟而盈。则物力丰。兵丁足。城圉坚。天子收不言利之利。而天下之大富积此矣。

屯田考赣州府志

屯田之设。即古寓兵于农之义。唐以前只沿边有之。汉赵充国因转运维艰。始于北边立屯。兵民无扰。当世便之。东汉则置农部都尉。主屯田殖谷。而大河以南尚无有也。唐开军府。因隙地置营田。天下屯总九百九十二。每屯五十顷。自此各郡有屯田矣。汉之屯田兵耕之。唐之营田募民耕之。虽有屯之名。而田之所出。不尽为兵用。宋则拨令弓箭手种之。而收其租。于是营田有徭役科配。元时各郡皆立屯守御。耕营田以为戍。分兵屯民屯为二。赣州之屯。亦仍唐宋之营田。不募民耕。发寨兵。及宋旧役弓手。与抄数漏籍人户。分给之。使耕种。户有可稽。田有可计。其来实始于此。明仍元制。设指挥千户各一人。俾世其职。复分设信丰所千户。会昌所千户。无事为农。有事为兵。隐然有充国之遗意焉。至成化间。各省漕粮改民运为军运。守御之丁。全为领运之丁。其初立法。綦严。及乎末流。丁多逃亡。田半芜莱。不得已清丈之。分为活绝二种。绝田召民开垦。活田仍属军产。然先世受田者。习知田之所在。地方无事。租石所入。坐享其成。历年久远。子孙生长城市。主佃生疏。以致互相欺诈。百弊丛生。而屯政日淆矣。国朝兵由召募。守御无藉于屯。顺治间。部议凡无卫所屯丁。悉行裁汰。赣抚刘武元题准。将漕船三十只。令赣卫及信会二所均运。当兴革之后。田有为民占者。有售之于民。民复售于军者。有祖父已弃其田。经民开垦成熟。其子孙起而争之者。有屯田与民田相错。久而民占为己业者。蔓引愈长。案积如山。有司遂无从剖断。先是军丁运船。系卫官经理。康熙九年调卫官押运屯粮。全运改归县管。卫官嫉之。未将鳞册移送。以致屯田无从查考。按屯田之名不一。康熙三年。每船每丁。各给三户。每户或百石。或百四五十石不等。一户祇完屯粮银三两一钱。输运之丁。临田收租。自办漕运。官不征收解给。名曰活户屯田。自田地抛荒。各丁自备牛工开垦。

或召佃开垦。成熟之后。报明升科。均曰自垦屯田。有随运公田。则系各户于额田之外。置为领运之丁办运者。而其中又剔出一户之田。以为办军屯公事者。酬劳之费。则劬劳屯田也。若额丁逃亡。本户无人。派归别户济运者。则曰缺丁屯田。其世职屯田。则以本丁祖父。于明季着有军功。顺治六年。命其子孙世袭千总之职。拨给田亩者也。抑或从前原属荒土。各丁私费工本垦熟。隐报升科。为尖丁夹掌。康熙四十年。巡抚谢详查尖丁之家。有夹掌四五户七八户不等。令其每户还租二十石。与熟垦之家。谓之工本。屯田外有优恤屯困。系查出之田。拨给各船。存为优恤军户孤寡之用。凡此八者皆屯田也。故办公优然有余。赡养无虞不足。虽讦讼繁兴。而赣州夙称富卫。乾隆二十四年。巡抚阿思哈。奏请清查。委员勘丈。田有溢于额之外者。照亩加赋。有缺于额之中者。不减其征。又于加赋之外。每亩分则加一钱六分八分不等。谓之余租。而活户自垦之田。皆官征其租。入屯粮余租内解司。除给本卫造费外。余皆拨充江省各帮公费。自是田之所入皆在于官。向所谓劬劳缺丁世职工本优恤随运屯田皆去矣。及后以租赋加重。遇有年岁不调。拖久累官赔垫。乾隆三十五年。巡抚吴绍诗。又题请彻底清查。赣令卫谋悉心擘画。请之于上。得以除去缺田。而余田分则递减。上则征七分六厘。中则下则皆四分八厘。有水冲沙压者。仍准报蠲。屯丁虽藉以少舒。然而军户丁口日繁。入不敷出。贫窘之状。久益难支。以故每届金运。输将殊费擘画。则先事图维。俾得 国课常盈。穷檐获济。岂非在上者之责任哉。

屯田议

沈珩

今日兴屯之难。其害有三。一在军卒骄惰。夫督兵以屯。而且耕且戍。至勤劳也。今皆偷衣而美食。平时鞭撻民夫。供其役使。一旦令之秋执干戈。春服耒耜。其能安乎。宋陈恕尝言之。而今更什百倍也。一在清查生事。明时屯卫久废。民间视同永业。若欲追收。必大烦扰。此苏轼所以论水利之害也。而清屯殆亦类是。一在牛种扰民。屯地牛种。安能尽给。于是有差借耨夫。州郡括牛之扰。此宋弓箭手诸法之难行也。而今又何能无虑。然今日兴屯之易。其利亦有三。一在耕获可恃。明代沿边屯种。每至禾黍登场。辄虞蹂践。今则万里奠若金瓯。而何勿盈仓之有。一在侵占不行。明时屯地膏腴。每折而入于戚畹豪右之手。今孰不凜凜三尺哉。而何官庄之侵。不可问也。一在掣肘无虞。明时阉帅事权。每忧中制。故兴废不能自由。功罪或以贿取。今文武各行端制。而何虑乎十羊之牧。一瓢之舆也。虽然利者固诚利。而所谓害者亦非诚足害者也。今支放耗克。饷糗单微。若给之以地。酌明制授田输粟之例。以优裕之。其谁不争劝者。是骄惰不足虑也。旧屯诚难尽复。然正不必皆清追也。今边腹多

不耕之地。无主之田。以莽旷之弃余。为垦荒之官土。庸非利乎。是清查不足烦也。牛种诚难尽给。然正不必皆公帑也。或修盐政以劝商贾。或县爵赏以劝富民。或标异格以劝将领。则种粮之备。宁必尽费大农乎。是牛种不足扰也。明乎此则利害较然。而兴屯可决矣。至若因时兴利。大抵古今异宜。而不可以成法胶者。一则边屯之法有异。明之屯边。多在西北。今诸边固宜修复。然天下大势。扼吭拊背。而修战守之备者。当在楚豫之间。晋羊祜杜预垦田之地。即今之荆襄唐邓也。若于此地建屯。可以坐制滇蜀。控驭淮南。而吴楚省馈饷之艰。禁旅息奔命之劳矣。二则民屯之法有异。宋之营田置务。如何承矩欧阳修陈恕范仲淹。多在河东河北陕西。而成绩罕覩者。止于因边兴制。非相地审宜也。今兵民交困。莫若东南。如扬州水田多荒。颖寿陆田多弃。晋邓艾有淮南北之屯。唐史射阳湖之洪泽屯。寿州之芍陂屯。遗迹俱可考也。宜召江南无田之民。设渠开堤。可以化萑苻为稻。变斥卤为膏腴。而东南之民力可苏矣。三则京屯之法有异。元用虞集之策。于京东濒海数千里。北极辽海。南滨青齐。萑苇沮洳之场。设海口万户。劝民辟土。得谷数十万斛。以资国计。今畿辅东西民田。圈授满旗。农民失职。何不仿元遗制。开水田给旗。而以圈田还民。则万姓再苏。而国储亦充盈矣。四则商屯之法有异。明初召商入粟。止在西边。以西饷最重也。今则凡有闲田可屯之处。宜听商择便兴屯于中。以所召募之民为耕。而酌量出盐多寡之地。通融支給。则诸镇之饷廩并充。而盐政之良规复饬矣。凡若此者。屯政之切当于今。而救时丰国之至计。若其间之节目条贯。次第施焉可也。

屯田议

卢紘

屯田之制。即仿井田遗意而通变行之。即寓兵于农之意。然当时民但知有农。不知有兵。器械自具。粮糗自备。无调发训练之烦。无输挽追呼之苦。易曰。改邑不改井。井者聚也。亦相聚为守之义也。至阡陌既兴。古法不可复行。朝廷专立兵制。或驱农以为兵。经数十年之役而不得罢。或敛农以养兵。竭千万众之力而不能供。于是汉唐以来。善为持久之计者。始有屯田之议。赵充国行之塞下。枣祗行之许下。诸葛武侯行之渭南。此皆为军兴而设。纵不劳民以养兵。然耕于兹土者。朝而服耒。暮而荷戈。彼莫不曰。我兵也而非农也。我暂耕此而伐兵者也。非久驻此而为农者也。以此观之。则兵农之势。形合而情不得不分。暂合而终不得不分也。明制分立卫所。而兼分屯田。其寔卫所之军。未必即屯田之民。然民自为民。军自为军。是又不独民之与军。分而为二。乃民田与屯田。又分而为二。且并食屯之人。与养军之屯。又分为二。此所以虽具军与屯之名。而终不获其用者。弊正坐此也。本朝继变乱之余。户口虚

耗。地亩荒芜。忧国者因正供日缺。而倡兴屯之议。招集流移。贷之牛种。蠲其额粮。督以专曹。理以屯长。且又告以兴屯之意。原以开荒。非以备饷。原以聚民。非以供兵。始初虽有屯名。其后永为民业。此在立法者不啻三五申令。为民家谕而户晓焉。然民卒多惶惧不安。有司力驱迫就。始有强而应命者。民非有畏其土之荒而力不能开也。正虑其兵之扰而害不可支也。上则曰。屯以聚民非聚兵。名与古同。而寔不与古同也。民则曰。屯原养兵非养民。实既不为兵而设。则名何不并屯而亦去也。矧立法之初。乘传而过者。骚然烦费。至于牛种之支还。籽粒之销算。田亩之稽查。册籍之呈核。乘除于胥吏之手。即不必其养兵。而害亦有所必至。岂尽出于浮言之摇惑哉。愚谓招流民以开荒地可也。立监司以理荒田可也。其事但当责成于有司。一岁之中。流民之归复者几何人。荒芜之开垦者几何亩。劝民牛种。相贷相周者几何家。蠲其杂税。量输亩谷。一岁储而积者几何石。春作秋成。每一造报。一切胥吏禁勿骚扰。专责有司岁终定为考成其民之归地之垦而粟之积。分数多者定上考而优异之。否则列下考而惩罚之。如此则有司知其关系之重而务尽心。小民无复烦苦之忧而务尽力。当事者并省其经营督责之烦而坐收其成。则不数年之间。流移渐复。荒芜渐垦。国课渐裕。益上益下。莫便于斯也。且患尤有最甚。而当事未虑及者。郡县人丁之逃亡。土地之荒芜。虽申报已久。而蠲免卒未徼恩。则逃亡之人已无。而名未去籍也。荒芜之地全虚。而课仍入则也。彼死者无论矣。如逃者欲归。而数年之逋并责。族党之负并累。如荒者欲开。而前此之荒粮未除。后此之屯租重纳。彼小民其能支此数困哉。此愚议必除荒而后荒可开。必免逃而后逃可复。此尤招抚开垦之一大机权。至于察其真逃亡。无以现在而当招抚。察其真荒芜。无以欺隐而当开垦。则有司不得辞其责矣。

商屯议

张宸

窃惟大学理财之道。第言生之为之而不言取之。凡以取之之道。已寓于九赋九式之中。自有井区之田。有什一之赋。使外此而言取。则必出于掊克聚敛之所为。此大学之所深戒也。是故有财必始于有土有人。所谓有土有人者。非必开疆广众之谓。但使无不耕之田。无不尽之力。而人土乃真有矣。夫使家给人足。而必欲逋上供之赋。受催科之扰。愚未之信也。今天下幅员既广。生齿日繁。有土有人。莫盛于今日。而司农怀仰屋之嗟。度支有坐困之叹。议者归咎于逋赋。夫逋赋诚足病。然总计出入之数。即使赋额全完。入数犹不抵出数。则何可不思所以变计也。愚以为今天下之计。莫大乎开垦荒田。而开垦荒田则必使富人为之。何以言之。国家亦尝设官置吏议屯田矣。然民屯。则恒产殷足之人。必不赴令。而其应募者。必贫民浮户。欲自备牛种则无其力。欲官为之

备则无此财。且朝令而夕课效。田未就垦。而考成已迫。于是董其事者。必于邻近熟田。指为隐占。为漏税。强取籽粒。以塞期会。由是荒者未熟而熟者先累。国未利而民已困。屯之无效。以此也。言兵屯。则今之满兵皆禁旅也。势无久暴原野。胼手胝足之理。而汉兵则汰之又汰。方隅未靖。以之守汛瞭望。尚且不给。而又课之耕屯。无牛种之备。有籽粒之迫。与其勤苦力作。贻后日之追呼。何如坐食县官。享目前之宴安乎。即使复卫所屯操之设。而现在屯粮。尚烦敲扑。又何力以办此乎。故议屯于今日。兵与民俱有所不可。而莫善于使富民为之。夫所谓富民者。制田里。供赋税。给徭役者也。使其舍现在之业。耘不耕之田。谁则为之。且责富户。则必议金报。议迁徙。奸徒猾吏。因而作奸求贿。人虽轻去其故乡。此恋彼割。必致骚然多故。屯未成而害见。又何利之能为。则有说以处此。盛王之制。抑逐未以驱之于农。实畿内以固其本。周制。廛人萍人。皆有赋敛。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闾师。凡无职者出夫布。汉承秦弊。募富民实关中。实塞下。又凡有市籍者。禁不得衣丝乘马。子孙不得为吏。而唐宋之君。往往较盐铁。征榷商贾。以当大半之赋。其制虽非尽善。然抑末作以息农民。犹有近古遗意。其最善者莫如明初开中之制。明永乐时。下盐商输粟于边之令。每纳米二斗五升。给盐一引。小米每引四斗。复令近边荒闲田地。得自开垦。使为永业。商人惮转粟之劳。无不自出财力。招致游民。以事耕作。既有田产之利。遂为家室之谋。由是守望相助。墩台保伍不令而具。田日就熟。年谷屡登。至天顺成化间。甘肃宁夏粟石直银二钱。军国大裕。其时国家之府库仓廩。仅以给都中。而其余尽委之商人。无修边之费。无远输之劳。国富而强。职此故也。

自成化六年。户部尚书叶淇请更其法。课输银于运司。类解户部。虽盐银骤增百万。而转粟于边之令既废。西北商亦徙家于淮以便盐。千里沃壤。委于草莽。米石直银五两。淇故淮人。意独为淮商地。且徒见粟石二钱。则以为二斗五升之米。所直五分。不如纳银二钱五分。有四倍之入也。迨其后而米石五两。则二钱五分之银。仅易米五升矣。且有转运之劳。修边之费。盐课虽日增。漕米虽日益。既不能呼应于临时。势必至盐漕之并弊。因缘积渐。以至于贫弱而不可振。明之已事。得失不较着哉。且夫国用之不足者。以逋赋也。赋之所以日逋者。以民贫也。民之所以日贫者。以漕耗日重也。明万历年间漕规每正耗米百石。加民耗米八石四斗。银二三两不等。今则每百石加二三十石矣。外之踢斛淋尖。层层有赠。则不啻三四十石矣。纲司话会有钱。通关小票筛箩会筹有钱。酒饭有钱。约计银七八钱米一石三四斗。然后可完一石之兑。是官比一石。而民费二石余也。查会典开载。凡运京交仓米一石。给官耗米七八斗。或五六斗不等。又有轻赍银。两造船银两。夫脚银两。短运脚价行月二粮。而旗

丁之侵欠者。又岁数十万。是官征米二石有余。方有一石输京也。州县征收耗米。与正米一概编额催比。一体出兑。而私耗又复加倍。是民间有四石之费。

国家始有一石之用也。方秋成既毕。官民拮据完漕。春二三月间。漕完甫竣。顾其室中。已无所有。继而征比条银。完纳自不能前。完纳不前。则捶楚日甚。势不得不蹙救目前之死。买求宽限。赍发差役。胥役知其无策。需索愈甚。虽复严惩衙蠹。严追侵欠。犹钻既朽之木。木尽而火不出。亦何益哉。是故漕不减则民不富。民不富则赋必逋。赋必逋则国用必不足。假使民有余力。可以完纳正供。何若而供吏胥之需索。吏胥见民之完纳及额。又何衅而事诛求。且民既完矣。无逋额矣。贪官污吏。虽欲挪移侵蚀。又何自而借民欠之名。为影射之地。数者如环无端。而总由于漕事之坏。故救本澄原。先自漕始。然则为省漕之计奈何。曰。莫善于复开中之令。令商人输纳盐课。易银而粟。向者盐课。每引二钱五分。今且增至八九钱矣。则大米二斗五升。不可增至四五斗。小米四斗。不可增至七八斗乎。向者开中于边。今令纳粟于京。京与边不较近乎。既出于输粟之途。则必为垦田之计。向者令耕边远荒地。今则大江以北。山东河南畿辅近地。在在而有。内地之坦而近。不犹愈于边北之险而远乎。由是而商既输粟。则即以所输之数量。减东南漕兑之额。即以东南所减之额。代商尽输其银。于是而在官则耗米之费。夫船之费。轻赍之费。行月粮之费。短运脚价之费。侵欠之费。尽可易银而归之于公。是商输一石之粟。国家即有二三金之赢也。若使运粟百万石。国家即有二三百万之羨也。在民则私耗之费。纲司话会之费。通关小票之费。筛箩会筭之费。酒饭之费。尽可归民。计石米民费四倍。是商输一石之粟。民间即有三四金之省也。商输粟百万石。民间即有三四百万之余也。国家岁益三四百万。民间岁省三四百万。而犹谓逋赋不清。国用不足。必无之事也。然而变法之始。则亦有道。行盐之所。如河东险远。闽广奥区。地非产米。运涉为艰。宜令仍旧纳银。若长芦则近畿之地。于垦田最便。两淮两浙产米之地。初年令其买运。继年便可开荒。无甚苦难也。惟是引课之纳。多寡不同。查万历年间。会典。有七八钱一引者。有四五钱一引者。亦宜以现课银数。折而为米。约银二钱以内。为大米一斗。若小米则一斗五升。商人舟船具备。即使年年买纳。二钱之价。脚耗已裕。况开垦之后。取之田间。输之近畿乎。是输银与输粟。不大悬殊也。漕运以三四金致石粟。今以二金易石粟。损益不径庭乎。

或曰。商既输应纳之粟。又令垦未熟之田。贖本将何自出。曰。是又不难。如初年应纳米一石。止纳九斗。留此一斗。以事田工。计办课万金之商。岁应余银一千两。十万金之商。岁应余银一万两。以千金万金而召募游民。葺理房舍。疏通水利。以至牛种耕具。其力易办。如是而行之三四年。或六七年。田之

辟者不知其凡几矣。田既垦足。方收全课。则费本自裕也。然额什而输九。漕额不既亏乎。曰。无亏也。商输百万之粟。即折百万之漕。商输九十万之粟。即折九十万之漕。准此度彼。无亏折也。不亏商。不损国。愚故曰。欲省漕富民。莫大乎复开中之制。而开垦荒地。必使富人为之也。抑又有说。民间荒田与熟田。亩畍相接。今富商大贾。令自占种。保无有凌土著而掩其所有乎。曰。是在乎责成地方之官。先令清丈荒熟地亩。明开四址。明立标准。上书某地荒田若干顷亩。造册送部。召商开种。其不入荒田数中者。一概征粮。小民惧于商民之夺其田。虽向未升科之熟田。亦应报税。则隐漏不又清乎。商既开垦。然后三年升半科。五年升全科。十年之后。赋额尽增。在国则既饶盐课。复益正供。在商则既获盐利。复得恒产。不两利乎。畿辅近地。在在成熟。百万人之食。可咄嗟而具。根本强壮。大命以立。至便也。

三代食粟。取之王畿五百里之内。尧都冀州。禹贡所载。百里纳总。二百里铨。三百里秸。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无不令近者致重者。远者致轻者。故四方诸侯。仅贡其土物所宜。而不以米粟累之。凡以惜道里费。重劳民也。今商输近京之粟。而漕事量省。合古宜今。至当也。京师根本之地。富室大家。百无一二。使商人就北耕种。共立家计。无迁徙之扰。而都内以实。居重驭轻。屹然改观。至盛也。历代创始。必有大因大革。以成一代之规。今明之所以盛。与明之所以衰。了然在目。不返其盛。而惟弊政之是循。何以垂后乎。惟是行之宜断。任之须人。前代之用盐用漕。故事宜。今时之孰利孰害。心计宜周。以至水利当兴。施行有序。盐场之积困宜苏。通仓之交纳宜肃。酌所余以补不足。留宽剩以裕张弛。权衡措置。在在宜周。皇上如与心膂大臣。熟计其可。毅然以为当行。则请缕析言之。

荒田议

储方庆

宜兴之弊。莫荒田若矣。荒田之害。民受之。吏受之。举宜之民皆受之。民业荒田则税粮缺。税粮缺则毙于刑。是民受之也。民力竭矣。敲扑之威。无如之何矣。而考成随而议其后。是吏受之也。吏以功名为念。而不遑恤其民。民以死生为忧。而不遑恤其邻里亲戚。于是摊派赔偿之法。取盈一时。而牵引于一邑。是举宜之人皆受之也。呜呼。一荒田耳。民不保其生。吏不保其位。举宜之人。不保其邻里亲戚。祸莫烈于此矣。可不思救之哉。顾欲详救害之法。当先明致害之由。荒田之害。始于宜之乱民。而成于宜之奸民。宜邑西有山有湖。南有山。东有湖。盗贼潜伏。至易也。国家初受命时。窃发之奸。在在皆有。而宜尤甚。故滨湖带山之地。居民失业。而窜于城市。田之荒者以数万计。而田一荒于兵。顺治七八年间。一岁旱而两岁潦。又有疾疫流行。其中人民

死徙。不暇守田园。而田再荒于岁。明季兼并之势极矣。贫民不得有寸土。缙绅之家。连田以数万计。及 国家受天命。豪强皆失势。而乡曲奸诈之民。起而乘之。禁其乡之愚民。不得耕搢绅之田。以窘辱其子孙。而田三荒于人。夫荒于兵荒于岁者。天为之也。无如之何也。荒于人者。人为之也。可以力制之也。可以力制之而卒莫之制者。类皆有摧抑豪强之念。存于中而不察。斯事之不可一概论也。故二十年间豪强之力尽。而长吏亦身受其害而莫能辞。是亦无可如何者也。然则如之何而后可。曰。上宽之以蠲。下勉之以垦而已矣。

蠲之道如何。县请于府。府请于藩臬。藩臬请于督抚。而以闻于朝。如是而已矣。虽然。如是而已乎。县请于府。府不之信也。府请于藩臬。藩臬不之信也。藩臬请于督抚。督抚不之信也。督抚以闻于朝。朝廷不之信也。府信矣。藩臬信矣。督抚信矣。朝廷信矣。而按数以考其地。勘地以责其费。吏任之乎。民任之乎。民任之。而业荒之民。其邻于死亡也近矣。吏任之。而任事之吏。其戒于苛派也严矣。民其如吏何哉。吏其如民何哉。吏与民皆有无可如何之势。以阻其欲为而不得为之机。故有百倍之利。明明在目前。而不敢一出其身以尝试焉者。为此也。不特此也。今使朝廷下之督抚。督抚下之藩臬。藩臬下之郡县。以稽其荒而蠲之。而民亦必不应。何则。今之所为荒者未必荒。而其荒者又不能以荒告也。宜之荒田。半为奸民攘利之窟。其寔业荒田者。皆逃亡迁徙。不能自直于长吏之前。今而曰清荒。是破奸民之利也。奸民既惧其败利。又畏其发奸。每创为利害不根之说。以震恐业荒之民。使之不敢自言其荒。而奸民因得匿于混淆莫辨之中。故夫业荒之民。无力之民也。冒荒之民。有力之民也。一二有力之民。可以愚千百无力之民。而千百无力之民。势必转而有力之民之所用。以愚夫不知其弊之县官。呜呼。欲官不受其愚也。不亦难乎。愚以为奸民之所恃在县官不能履亩而稽耳。破奸民之所恃。然后可以释愚民之所疑。破奸民之所恃。在于穷极其情而使之无遁形。则数十年之积弊。可以一日除之而无难。故夫蠲荒之道。莫先于核寔。莫急于不惮烦。上官当宽时日之限。以缓责其成功。下吏当竭心计之精。以尽除其夙弊。首报荒。无荒而报者罪之。有荒而不报者亦罪之。次辨荒。荒之伪者宥之。荒之真者免之。次审荒。荒之有业者归之。荒之无业者志之。荒之有业而穷困者。亦赦之。次用荒。荒之比于山者。责薪蒸。荒之比于水者。责萑苇。取其供赋而已。不毛之土。不在是焉。既辨其荒。又审其业。又资其用。荒可知矣。知之而以闻于朝。其数少而易从。蠲之易也。知之而以核于野。其民无所容奸。而业荒者无不平之心。蠲之当也。

难之者曰。县官司一邑事。理簿书。奉期会。晨起视事。夕犹不得安寝。奚暇勘荒。荒田连百十顷。其多者以里数计。移此饰彼。舍近趋远。至易也。一人

之心力有限。群奸之欺蔽无穷。尽抉其弊。以别真伪。势必有所不能。愚谓宜邑之大患在荒田。荒田不清。吏虽勤于他事。无益也。省狱讼。缓征输。并力而谋之。不过数月。而真伪之形判若黑白矣。难之者曰。等荒耳。则均应蠲。奚必办其有业与无业。奚必辨其孰丽于山而孰滨于水。愚谓今之亟于议荒者。为税粮计耳。业主之力足以办税粮。垦之不难也。丽于山滨于水。可以供税粮。蠲之太过也。是乌得无辨。难之者曰。请于朝而朝不从。则奈何。愚谓宜之荒田。不能及十万。辨其伪者。而已及半矣。辨其业主之能胜者。而又去十之二矣。辨其土之足用者。而又去十之一矣。十万之荒可以二万计也。二万之荒。其为税粮也不过二千。朝廷之于二千毫末耳。奚为而不蠲。即不蠲。而一岁之中。县官之于二千。其亦易为力矣。

或曰。朝廷蠲荒税。可不议垦矣。愚谓惟蠲而后垦可议也。国家则壤成赋。以佐国用。至不得已而议蠲。为有司者。不以时劝耕桑。复旧额。非忠臣也。愚故曰。惟蠲而后可以议垦。虽然。使听民自垦。则垦必无效。何则。彼业荒而遁者。非一日矣。此等客处已久。忘其田园之乐。且有所业。以谋食于异乡。甚有父死子存。兄终弟在者。其心已不知为宜人。而况其先之荒田。复何足恋。而返而求其世业也哉。愚谓垦荒之事。必责之业荒之人。人不复聚。田必不垦。宜邑逃亡之余。民无生气。为长吏者。当先有以鼓舞之。示之以垦荒之利。而不责其目前之收入。而又动之以亲戚之情。联之以宗族之谊。使以渐而归其故里。如是而犹有甘为流民就食异地。与夫力不任垦之人。则当按其数而收之于官。官以次理之。或募民垦。或募兵垦。或罚有罪者垦。或汰不急之胥役垦。垦田之人多。石荒之地少。不过数年。宜无荒田矣。未垦之前有二难。已垦之后有二患。逃亡不归。一难也。弱民力不任耕种。二难也。已垦之田。即闻于朝。民必畏而复遁。不闻于朝。而奸人起而讦之。一患也。垦荒之人无长久计。展转趋利以求其便。则垦者可复荒。而瘠者不复垦。二患也。彼二难者。既筹之于未垦之前矣。则夫已垦之患。可不虑其未然乎。愚谓垦田之始当立报垦之限。限以三年。限以五年。自其初垦之日。而已着其输税之期于官。奸人何所讦。垦荒之人。授之以田。而着其籍。垦于东者不得移于西。垦于北者不得迁于南。一如世业之有户口。而特宽其粮役。以息其力。迟之数年之后。所宽之期满。则使为里甲。以供公上之役。彼即欲不为久远计。其可得乎。

饥民垦荒议

储方庆

宜邑荒田。几十万亩。吏缘是受谴者。踵相接也。嘉会熊公署宜事。民有以荒田之困告公者。公悯然曰。若是则宜之民终无生理。宜之吏亦无以功名终者矣。何前此守兹土者不思所变计也。乃令于民曰。田虽荒而近熟乡者。农弗勤也

。不可以言荒。田虽荒而业主之力任包赔者。无损于税粮也。不可以言荒。田虽荒而丽于山泽。可以收地利也。不可以言荒。三者之外。乃可以言荒矣。爰核寔而计之。得板荒田三万有奇。将以请于督抚而以闻于朝。其事未竟也。会淮扬两郡告饥。民之死徙者。累累不绝于路。天子惻然念之。命大臣以时赈济。于是江淮布政使鹤鸣慕公。议徙江北之饥民。垦江南之荒田。即以赈给之资。令市牛种。余惟举大事。动大众。利害不可不审也。窃以为斯事之大利有三。大害有四。何则。淮扬之民。流徙失业。积荒所困。不能自振。而朝廷遣使议赈。其能长久不乏乎。徙之江南。俾垦荒土。使得自谋衣食。至便也。且两淮风俗剽悍。平居尚有跋扈飞扬之态。今聚数百万人而驱之以饥寒。其势不为盗贼不止。因江南各县之田。散处之以分其势。则不至聚而为奸。而耕垦事殷。得以各守其职业。而生其系累。此一利也。江南水旱之余。田土污莱。在在皆有。即以宜论。已三万有奇。小民业荒者。逋赋无偿。毙于敲扑者。不可胜计。重以逃亡之摊补。里甲之赔累。展转相加。至力不胜。而亏赋之愆。卒中于守令。当此之时。议蠲免不可望也。议流抵不可久也。议散派不可行也。惟有驱饥民垦之。不过一年。而无主之田。变为有主。欠粮之产。易以完粮。使民不困而吏不忧。此二利也。朝廷蠲数十万金钱。特遣重臣按行赈救。不过一朝一夕之温饱。饥民常苦于不继。而在国家已费不貲矣。若今以发赈之银。尽易牛种。本计既得。则生息无穷。数年之后。渐成富庶。此三利也。饥民千里奔走。旅食异乡。非有邻里亲戚之谊。可假丐以生。官给牛种。所得有限。田家耕作。以粪多力勤者为上农。而责报常在半年之后。当春夏空乏之时。何以为生。宜邑荒田。多在山泽间。易于藏奸。淮北淮南之人。率多不逞。置之深山大泽中。必有意外之患。而又无衣食以慰之。是江北无盗贼。而江南多盗贼也。此一害也。人性与土风相合。则安其居。不相合则僨其俗。饥民垦荒。必与宜民错壤而处。宜民挟有余之势。以示饥民。饥民怀攘利之心。以伺宜民。其弱者必折而入于宜民之家。其强者必起而与宜民为难。饥民不安。则宜民亦不安。此二害也。江北耕种之法。与江南殊。江北土疏而易治。江南土润而难耕。故江北一夫之田。可以当江南之三。而江南一亩之入。亦可以当江北之二。其间耕耨之异宜。燥湿之殊性。水旱之异备。非老于农者不知。饥民挟官令而来。置之于荒芜之土。不谙地宜。不习农事。计其初税之入。必减于江南之人。当事既以荒田委之。岂可复责业主输纳。江南赋重役烦。非北人所习见。彼见所入之少。而所责之多。则转徙流亡。亦必不免。纵有一二仅存之人。而一年牛种。亏折无偿。次岁耕田。莫能自必。此三害也。今天下一家。东西南北。皆王臣也。非若邻敌之境。可以倾此盈彼者。况淮扬之与四府。同在一省之内。今淮扬纵有逃亡之人。亦未至尽越其境。一遇丰年。复谋保聚

。养之数载。可反旧观。今若移之江南。授之荒田。使为世业。彼见江南风俗靡丽。可以偷生。故乡之思。十不怀一。淮扬两郡。必为邱墟。虽有丰登之时。窃恐旧业难复。此在江南。或垦散处之荒。在江北。竟成久远不可复问之荒矣。窃意分藩之后。淮扬亦隶江南。垦江南之荒。复荒江南之地。等荒耳。转移在彼此间。无大益也。此四害也。夫君子举事。虑其万全。利害之来。权其轻重。斟酌于彼此之宜。以求为国为民之寔效。职在是矣。愚复何策哉。

垦荒兴屯疏顺治九年

给事中刘余谟

窃查钱粮每岁入数一千四百八十五万九千余两。出数一千五百七十三万四千余两。现在不敷银八十七万五千余两。其中各省兵饷一年该银一千三百余万。各项经费不过二百余万。是国家财赋。大半尽于用兵。即使天时无警。正供不亏。而军食已急。民力已竭。况今年直隶山东河南江南湖广。水旱异常。各请蠲赈。大兵南取滇黔。远则万里。动必经年。虽可旦晚削平。亦须留兵镇守。未有转饷于数千里外。而能接济不匮者。兵有枵腹之忧。民有挽运之苦。臣蒿目忧心。昼夜筹划。以为舍屯田而外。别无奇策也。夫屯田之法。与满洲圈地无异。但圈有主之熟地。则为民害。而屯无主之荒田。则于民不扰。而于国甚益。如腹里久定地方。不便军屯。宜听督抚按有司招徕开垦。业经会议。毋容渎陈。若湖南四川两广新定地方。弥望千里。绝无人烟。据抚按疏称湖南衡水等处卫所。数年并未开垦。成都重庆叙州马湖各属。人民仅存十百。粤东抛荒已甚。粤西人少赋轻。章奏具在。历历可考。是幅员虽广。空地甚多。且国家费数年兵力。数百万金钱。若不及时耕种。亦安用竭万姓之脂膏。收空虚之城郭乎。伏乞 敕谕统兵诸将。及督抚按等官。凡大兵所过。降寇流民。务在寔心安插。择其强壮者。收归营伍。其余老弱。悉令屯田。必明开籍贯。编立保甲。计口授亩。使之屯牧有地。耕种有资。其湖南四川两广驻防经制官兵。亦宜择其膂力强壮。弓马娴熟者。操练讲武。其老弱余丁。择抛荒空闲地方。照陝西凤翔陇西徽州之例。耕牧屯田。为久驻计。但不得于圈地之外。濶占民间有主熟田。寓弥盗之法于屯田之中。而即寓裁饷之意于练兵之内。进可以战。退可以守。计无踰于此者。至于川广部选各官。向来或因地方未定。或地方初定。而无人民衙舍者。皆暂住他郡。既无益于残疆。又虚费 朝廷之廩禄。臣前伏读 明旨。蜀省凋残。成都等府州县。仅存百十人民。似难以照例设官。诚明见万里。臣请 敕部酌议裁并。俟地熟人稠之后。再复旧制。庶凋敝余生。不病于官多民少。兼可裁其俸禄工食等项。以为牛力种子诸费。即有不足。再于他省协济。民知息肩有日。亦当勉力输将。三年以后。必有成效。则军马饱腾。而荒残可望富庶。舍此不为。束手无策。是坐视民穷财尽。

永无休息之期矣。

请轻科劝垦疏雍正十二年

广东巡抚杨永斌

窃照粤东生齿日繁。工贾渔盐樵采之民。多于力田之民。所以地有荒芜。民有艰食。荷蒙 圣恩广大。迭颁 谕旨。令臣等劝民开垦。务使野无旷土。家给人足。仰见我 皇上睿虑周详。诚富民阜物之 圣谟也。臣今查得原报可垦六千八百五十顷外。各属尚有荒地。但或系山深箐密。或系夹砂带卤。开辟寔属艰难。体察民情。固畏倍费工本。更恐饶地薄收。倘遇旱涝。粮赋无出。是以未肯尽力。臣窃思瘠田虽产谷稀少。若多垦数十万亩。年丰可得数十万石米谷。即年歉亦必稍有收获。养活多人。不致乏食为匪。于民生寔有裨益。诚不可不为多方劝导。以尽地利。臣查新宁县征粮额内。有斥卤轻则。每亩征银四厘六毫四丝。米四合二勺六秒。此通省田赋则例之至轻者。若令各州县除原报可垦地亩外。凡有饶瘠难垦之地。俱准照斥卤轻则起科。则民心鼓舞。地利可以广收。惟是各州县原编则例。无此斥卤轻则者居多。臣故不敢冒昧具题。如蒙 俞允。臣即钦遵行出示晓谕。宣布 皇恩。令各州县不论有无斥卤轻则。但各境内有夹砂带卤。山深箐密。难垦旷土。凡有民人承垦。准以斥卤轻则输粮。即给执照为业。照例十年起科。如其地本系沃土。该地方官不行勘明。混准民间冒以轻则起科者。即照官吏踏勘田粮。不行亲诣田所。及不从实检踏。止凭里甲朦胧供报律参处。其混冒承垦之民。照挪移起科等则律。按亩数多寡。分别治罪。如此则肥沃之壤。不致冒承轻则。而饶瘠之地。民知田粮易输。广开阡陌。家室盈宁。边地苍生。含哺鼓腹。共乐升平 盛世矣。

请垦马厂地亩疏雍正二年

云贵总督高其倬

窃查云南一省。山多田少。生齿日繁。所产之米。有收之年。止敷食用。是以滇省米价。较邻省倍贵。而省城米价。又较外府独昂。省城之人。较他处度日为难。而省城之兵。承平日久。人口日增。且无生理。较商民口食又窘。臣到滇以来。时时留心。思为设法调剂。近经详细访查。有臣衙门及后营马厂一处。坐落陆凉州地方。原甚宽大。因其地草毒。马食之者多死。故三十余年。马匹不往牧放。附近居民。将地可种者。俱渐报粮开垦。惟剩中间积水成湖之地一片。又水傍洼下难种之地。共计有三千余亩。臣随捐银五百两。委员雇人筑围。护住水边之地。开得田三千三百余亩。可以种麦种稻。即招本地民人愿种者。薄取田租。令其承种。但今年已过种麦之期。止有稻田可种。计秋收之时。可得米一千石。至来年即稻麦俱收。该地百姓。见田租甚轻。纷纷来说。此

地中心积水之处。因大河泛滥。年年灌注。所以耕种不得。若于上流立闸。两旁筑堤二道。旱时放闸灌田。涝时闭闸。令水顺堤而下。则水不灌入。田皆涸出。起初一二年种麦。以后渐可择种稻田。其闸工官建。堤工则百姓愿自出力。但涸出之后。乞将此田。分给筑堤百姓。承种纳租。民得田种。兵得租食。寔属两便。如此料理。虽中心深潭。一时难干。而四旁涸出者。定可得田万余亩。臣又委员踏看。与所说相符。随支盐规银一千五百两。分发该知州吏目等。令其修筑闸座。百姓亦共筑堤工。八月内即可全完。此时地已有涸出者。其势可以成功。若再得此田成就。则一年可约得麦米一万数千石。倘二年有收。则可有二三万石之租。设有歉岁。省城八营之兵。可不动公储。即可接济。若更年久。并可贮作义仓。接济百姓。再此田若成。恐易有欺隐侵渔之弊。容臣再具疏题明造册送部查考。庶可永远有裨。又臣思他处恐尚有似此者。若查出开垦。或益赋税。或济兵民。均为有益。再行料理。一面奏 闻。

安流民以弭盗疏康熙七年

监察御史徐旭龄

臣查各省饥荒。而陕西尤甚。西北地广人稀。耕种最难。自故明废开中而边无商。困军余而边无屯。抑召余而边无贾。至于末年。求食饥民。流为寇盗。此前事之大失也。我 皇上仁恩特沛。蠲赈兼行。穷民感泣。固有虽死而不忍为盗者。然府库之金钱有限。地方之饥馑无常。若非从长经理。则今日得赈而生。明日失赈而死。转徙流亡。终填沟壑。第今盐勘军屯商余三法。势难骤复。惟有集流民而耕屯地。为第一大计。查陕西屯田。尚余七万四千六百四十八顷。此皆膏腴田亩。若将河西流移。分立民屯。则待赈待蠲之民。皆可为耕田纳税之民。请 敕部查照洪武永乐招徕流亡事例。蠲免包赔。联络里甲。复其版籍。不必急责差徭。贷以牛种。不必急催办纳。若虑财乏。难以集事。则可仿古人屯学田功之法。激劝有力人户。招集耕种。而屯田易举。昔人谓流民安则转盗为民。流民散则转民为盗。况陕西连川控豫。山谷绵亘。易为逋藪。若今日惜兴屯之费。恐后日增办盗之饷。何如收流亡而举仁政。不必徙民而塞下自实。不劳转粟而边食自充。此安民息盗之长策也。

开垦荒地疏雍正十年

广东总督鄂弥达

粤东地方。山海交错。民俗刁悍。贫苦者多。所以小民惟利是图。每于封禁之矿山。潜往偷挖。甚至贩私盗窃。毫无顾忌。虽因习尚浇漓。轻蹈法网。亦由无田可耕。无业可守。遂致渐流为匪也。臣自抵粤以来。将奉到历次 谕旨刊刻遍示。晓谕劝导。并严饬该地方文武官弁。时加巡逻。勿任矿徒聚伙偷挖。臣随行查各属旷土 。及实在无业穷民。已据各属报到二千余户。正在商酌

安插。荷蒙 圣主垂念。 钦差礼科给事中徐杞。偕臣等悉心办理。亲历山。遍行查勘各处矿硎。皆属封固。硎口蔓草丛生。无偷挖之事。惟是无业穷民。若不悉心调剂。使其衣食有赖。难保后来不蹈故辙。查肇庆府大官田地方。新设鹤山一县。及附近恩平开平等县。现有荒地数万亩。以之开垦耕种。安插贫民。最为相宜。臣上年曾委粮驿道陶正中料理新县城工。兼令查勘荒地。现据丈出荒地三万三千余亩。查业户每耕地百亩。须佃五人。此可安集佃民一千六百户。恩平开平荒地甚多。不止一二万亩。现今丈出五千余亩。尚未及四分之一。因该处地广人稀。虽有藩库垦荒银两。莫肯赴领承垦。臣等谕令有力商民。招集惠潮等处贫民。给以庐舍口粮工本。每安插五家。编甲入籍。即给地百亩。复念各佃远来托居。虽有可耕之业。仍恐日后予夺。凭由业户。不能相安。应为从长计议。凡业户领田百亩外。并令各佃俱带领地五亩。一例纳粮。永为该佃世业。田主不得过问。庶佃户稍有余资。无偏枯之叹。亦可无逋租之虞。今惠潮二府贫民。就居鹤山耕种入籍者。已有三百余户。现在陆续依栖。日益增聚。兼闻先到之人。安顿得所。无不踊跃趋赴。其各属未报贫民。亦必陆续报出。其高雷廉等各府州县可垦荒地。容俟一并丈出。设法安插。使穷民皆有恒产。足以资生。不数年间。野无旷土。地无遗利。全粤深山穷谷。无复有失业游手之民。风俗美。夜户不闭。地方官民。均感 浩荡洪恩于无既矣。

粤东开垦事宜疏雍正五年

两广总督阿克敦

伏念 盛世户口滋蕃。惟垦荒可以足食。钦奉 上谕令督抚悉心劝导。寔力遵行。但粤东劝垦之条屡颁。报垦之数无几。民多观望不前者。其故有四。一由豪强之占夺。一由胥吏之需索。一由资本之不敷。一由土瘠而畏日后之升科。以上四条。百姓之观望不前者在此。而所以劝导之方亦即在此。劝导之方有五。一定疆界以绝争端。一禁需索以宽民力。一借籽种以助农工。一轻升科以示优恤。一广招徕以尽地利。如此则民无观望不前之心。而报垦者自必接踵而至。更有请者。劝惩之法不可不讲也。其要有二。一荒田既垦。其利在民。升科之后。倘遇歉收。或避税他往。其责成则又在官。故官之劝垦不力者。职由此耳。今宜明示劝惩。如州县官能劝垦十顷以上者。纪录一次。多者计算加级。现任官能捐籽种牛具。垦荒至三顷以上者。纪录一次。多者计算加级。倘劝垦不力。废厥职守。即据寔参处。则官知劝惩矣。一凡富厚有力之家。率先遵奉。以开垦之多寡。分别奖励。如垦至一顷以上。该地方官给赏花红。二顷以上。给赏匾额。五顷以上。照终身力田老农例。 题请给与八九品顶带荣身。则民知自奋矣。臣查粤省。在在俱有可耕之土。而惟惠高雷廉四府。荒地更多

。复面令各知府详议。随据议覆前来。与臣所见无异。臣与署抚臣常赉面商。亦谓于地方有益。谨缮折具奏。伏乞 敕下议覆施行。

条陈广西垦荒事宜疏

广西巡抚李紱

题为 国家生齿日繁。边方既庶宜富。敬陈垦荒事宜。以尽地利。以遂民生事。臣伏见 本朝深仁厚泽。浹于四海。 圣祖皇帝。爱育黎元。太和保合。至六十余年。天下民人。较之康熙初年不啻加倍。我 皇上视民如伤。务农重谷。期与天下共登富庶之休。 御极以来。亲耕藉田。举行旷典。恩谕每州县岁举老农一人。给与八品顶戴。又 命督抚以下。倡率守令劝农。以视虞书六府。周官八政。巍巍乎二帝三王之盛治矣。臣奉 命镇抚广西。莅任以来。仰体 圣心。日以民事为念。窃思民为邦本。而食为民天。民食苟不敷。民生何以遂。广西古之荒服。土旷人稀。近来生齿渐繁。土宜加辟。而荒芜尚多。虽劝垦之令日下。升科之文日上。而民鲜藏。地有余利者。则垦荒之道有未尽也。臣细思地不加辟其故有六。山溪险峻。猺僮杂处。防范不严。则成熟之后。多遭盗割。种植徒劳。一也。民性朴愚。止知滨江有水之地。易于稼穡。不知兴陂池水利。遂使高原可耕之土。弃于草莱。二也。止知水田种稻。不识旱地可种杂粮。三也。水耕火耨。烧荒薙草。古有粪田畴美土疆之法。而粤民不知。每耕薄地二三年后而去之。又历数年。地力既复。然后再种。致多荒土。四也。出产惟谷。纳赋需银。差徭随田而起。恐贻后日之累。五也。良懦垦熟。而豪强认占。势既不敌。官莫为理。勤而无所。恒有悔心。六也。此垦荒者。所以裹足而莫前也。臣请于属员中遴选能员。专司其事。相度宜垦之地。移营拨汛。俾有恃无恐。则盗割之患绝矣。或引泉于山。或堰水于河。使旱地皆存灌溉之利。则高下皆可耕矣。多觅农师。分别水旱所宜种者。兼植北方高粱粟米诸种。则高下之土无不宜矣。教以烧荒薙草之法。则瘠土皆沃土矣。亲奉 恩旨。水田六年升科。旱地十年升科。广宣 朝廷浩荡之恩。宽其弓丈。薄其科则。则差徭可无累矣。可垦之荒。立标招认。定限两月后开垦。即有豪强。不得再行争认。则垦者不忧占夺矣。然六者之中。兴除利弊。法制犹易。而经费为难。购宜植之种有费。雇教耕之人有费。为茅庐以居民有费。兴陂塘以蓄水有费。贷牛种有费。给食用农器有费。所垦愈多。所费亦愈多。务使经费有出。然后开垦可行。臣又思之。有可以助开垦之费。而又有有益于仓库之储者。敬为 皇上陈之。臣自到任后。即将通省银米谷石。细数稽查。觉广西积谷过多。共捐谷一百一十七万余石。又积于四方。深为未便。据册载九府常平仓谷四十五万六千石有零。又加桂柳梧南四府。捐谷一百一十七万八千石有零。又积年本色兵米支放赢余米十余万石。作谷二十余万。是

共存谷一百八十余万石矣。查直省州县积贮。大县不过二万。小县止贮五千。以中县计之。每县存谷万石。已足备荒。广西除各土司外。仅六十州县。存谷六十万可矣。今数溢百余万。又当烟瘴之乡。每岁出陈易新。则广西系产米之地。官谷陈蛀。买者恒稀。若永久存贮。则三年而霉。五年而烂。十年而化为灰尘矣。莫若因开垦之便。将捐谷量借贫民为牛种饭食。置农器茅庐之资。分作二年补还。出借之谷。先陈后新。借谷之民。五家为甲。互相保结。则谷石不忧朽蠹。不虞亏折。而开垦之事。得以举行。官民两便。莫踰于此。其陂塘水利。费用浩繁。非小民借领谷石可办。当查勘最急者先行修筑。即以臣衙门税羨规礼倡捐。庶费有所出。而事可成矣。伏乞 敕部议覆施行。

请停察荒疏顺治十六年

左都御史魏裔介

窃惟藏富于民者。宁邦之要道。搜利无遗者。聚敛之小术。昔汉文帝捐除田税。化行天下。唐用宇文融之言。检括天下户口田赋。百姓苦之。明定鼎之初。天下土田八百五十万顷。至万历之初。已及二百余年。弊伪百出。阁臣张居正。始建清丈之议。不减额亦不溢赋。期于利民。然不过责成各抚按督率道府州县设法丈量。彼时天下田亩有熟无荒。犹且数岁而后毕。非一岁可竟之事也。今天下初定。民之疮痍未平。呻吟未息。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初植之木。不可摇其根也。况东省之民。困于修河。困于拉船。困于驿站。困于防海。鱼网之利。亦无所获。目今大兵征滇黔者。自南而北。剿海寇者。自北而南。其间供应夫役。转输粮草。征发日需数千。收获未免失时。官吏奔走。胥蠹侵克。民之困苦已极。尚堪复扰之耶。然使前次未经开报。则专官往丈。或可增益田赋。乃原任巡抚耿焯开报已尽。言者犹以为中多虚数。百姓莫之控告也。东省之田。即再加句考搜括。亦无几矣。今专官往察。虽有贤者。亦不能无扰民之事。何者调官吏。集耆老。督里保。较尺丈。道里辽阔。差役纷纭。饮食供应。风雨迍邐。果能倕般之巧。而鬼神之运乎。不能也。国赋未增。而民力已困矣。上无益于国。下无利于民。皇皇者华。遵周道而驰驱。岂所谓询民疾苦之意耶。臣愚以为察荒御史宜停止不必复差。仍责成山东抚按官督率道府州县设法丈量报缴为便。但能优恤多方。成聚日繁。荒何患不垦。赋何患不足哉。臣因国用殷繁。前此犹冀多增赋额。而济仰屋。故未及言。今既知其增赋无几。徒多纷扰。而且见目下山东之民困苦至极也。窃以为多事不如省事。爱国必先爱民。用敢仰体 皇上嘉惠元元之意。敷陈区区之愚。伏冀 睿鉴施行。

勘报开垦虚实疏乾隆五年

河南巡抚雅尔图

伏查豫省民生疲困。上 宸衷。臣抵豫以来。仰体 皇上子惠元元之盛心。凡一切累民之事。前已具折奏明。次第厘剔。然前折所指。尚系累在一时之事。其有贻累于永远者。莫如前督臣王士俊捏报劝垦一事。以田文镜之刻薄搜求。设果有如许可垦之地。可升之粮。岂有尚留余地。以待王士俊之报出。况上蔡县勒报垦荒。致成大狱。题案可稽。更属明证。幸蒙 皇上特颁 谕旨。以王士俊扰乱纷更。借垦地之虚名。成累民之实害。另简抚臣。彻底查核。并令宣示豫民。咸使闻知。臣闻彼时豫民。跪听 恩纶之下。欢声动地。即今村夫野老。言之犹有感极涕零者。乃接任抚臣富德。未能上体 天心。地方有司。又复回护前非。仅将毫无影响者。略为删除。以致豫省开垦之案。先后经廷臣史贻直赵殿最论奏从前开垦之地。内有届乾隆五年应行升科征粮者。臣适当其时。不敢不慎终图始。因细阅旧案。遍察輿情。始知从前诸臣所题奏之处。皆未得寔在情形。分晰指明。以致议论纷纭。徒乖政体。无裨民生。今既届升科之期。有不得不备陈于 皇上之前者。查王士俊所报开垦之地。共有四项。一曰河滩地亩。此项原议滩涨靡定。且酌分籽粒充公。免其升科。应毋庸置议外。其一曰盐碱荒地。此项王士俊亦明知其难以垦治。所以原疏内声明必俟四五年后。勘明地气果否尽转。另议升科。乃富德不加详察。反称内有可以经久裕赋者。竟请按年升科。然此项共仅存地六百顷九亩。为数甚少。应请俟届当升科之年。勘明果否地气尽转。另行定义。其一曰夹荒地。查原疏内称系零星垦辟。荒熟相杂者。夫小民既知此地可耕。岂有垦治一段。抛荒一段。错综间杂之理。盖缘豫省地土。有一种沃野之地。年年可耕。即禹贡所谓厥土惟壤也。又有一种饶瘠之地。树艺一两年。则其土无力。不能生发。必另耕一处。将此处培壅一两年。然后复种。如此更番迭换。始得收获。即禹贡所谓下土坟垆也。前人立法。不分高下等则。一体纳粮。止于弓丈之间。准其独大。以恤民力。赋役全书。开载弓数。班班可考。俗所谓大弓地是也。乃王士俊即指此项为夹荒地。勒令普例耕治。捏指为新垦。是以此项地亩多至七千余顷。已经升科纳粮在案。臣查此项。若果大为民累。欣逢 尧舜在上。臣亦何敢因循不请减豁。然此地究属弓丈独大。小民原有地亩可耕。即每亩报升分数。亦不失任土作贡之意。况豫民感戴 皇上天恩。踊跃输将。已经数年。不为苦累。亦无庸再议更张。徒滋勘丈之扰。其一曰老荒地。此项地亩。即有现届升科者在内。夫当时既谓之老荒。则系自古不毛可知。臣思王士俊之才智。非真远胜于前人。如果自古抛荒之地。王士俊能使之垦治至数千顷之多。则豫民日见其殷富。乃今反见贫疲。此其欺罔已彰明较着。今臣细加查察。多系村头沟尾。道左坟旁。沙冈水滨。庙墓屋角。或砂砾之区。或确●之处。皆非人力所能施者。开垦本属虚名。荒芜不知凡几。臣若因循玩视。现在尚未征粮

。犹属纸上空谈。将来一成额赋。便属闾阎永累矣。是王士俊矫诬于前。而臣遂分过于后。虽通计不过一千五百顷。尚非至多。然豫民当此重困之后。力为培养。犹恐不能复其元气。何堪再加剥削。臣之愚悃。万不能安。用敢分晰陈明。容臣将此项老荒地亩。设法清厘。一面令民自首。一面委员抽查。不使有丝毫滋扰。其寔在垦熟者。即按年报升。果系虚捏。则请旨豁免。嗣后永定章程。不必再言升科。亦不得复言减豁。庶民心安而元气复。叨沐皇上浩荡之恩。寔非浅鲜矣。

推广辟荒疏乾隆十年

御史胡蛟龄

奏为请推广成效。以辟荒土。以裕边储事。窃查陝省之榆林延安二府各属近边无业贫民。均赖出口种地。以资生计。而苦于牛具籽粮。无力措办。不得不向富民借贷。富民放债起利。贪得无厌。穷民被其盘剥。终年力作。所获无几。乾隆四年。经前任督臣奏明。每年酌动官银。借给穷民。令于秋收照时价还粮。乾隆八九年。又经前任抚臣先后奏请动项分发借领。照例于秋成还粮交官。共发银六万余两。共收粮约十余万石。造报户部在案。此陝省借粮收粮已试之成效也。臣愚以为此法不独陝省可行。凡西北近边之地。似皆可仿而行之。如直隶之永平宣化等府。晋省之大同朔平宁武等府。甘省之宁夏西宁等府。俱皆邻接边疆。隙地旷土。所在多有。而盛京之奉天锦州二府。各属壤地沃衍。水泉丰溢。一经开垦即为膏腴。若令概照陝省之法领银交粮。春借秋还。边民之力能耕种者必无不愿。惟是领银交粮之时。无使勒措需索。无令守候稽延。而所交之粮。照时价又必须准其略为加增。以劝兴之。民情踊跃。而来岁之领银者。自必云集矣。夫小民不愿与官从事者。惧官府之朘削甚于富民耳。若果体恤民艰。诸弊杜绝。而所交之粮比时价又微有增益。穷民于交官之外。尚有盈余。以资口食。彼何苦避官府而甘受富民之盘剥乎。至于能自备工本。不愿领银者。则听其报垦。限年升科。或官为开垦。而招民承种。照安西哈密佃种官田。官四民六分收之例。变通酌筹。亦似可行。窃谓宜令实心任事之州县。先试之一乡一隅。果有明效。再行推广。其于积粟寔边之计。或不为无补也。

请广开垦疏乾隆三十一年

大学士云贵总督杨应琚

奏为密奏请广为开垦。以裕生米之源事。切照滇省山多田少。产米有限。且在在皆山。不通舟楫。并无外来之粮。可以接济。遇有缺乏。即致周章。惟有开未尽之地利。庶可补民之不敷。查滇省水田旱田。大率开垦无余。而山麓河滨。旷土尚有。第劝垦虽有成规。边民独多畏阻。查滇省前于乾隆七年内经题准兵部议覆。凡地角山头。坡侧旱坝。可以垦种在三亩以上者。照旱田十年起科

之例。以下则升科。若系砂石硗确。不成片段。更易无定。或虽成片段。不能引水灌溉者。永免升科。至水滨河尾。人力可以挑培。或田稍成片段。在二亩以上者。照水田六年起科之例。以下则升科。如不成片段。零星地土。不能定其有收者。亦准其永免升科等因。在当年定议原属从宽。惟是山头地角。坡侧旱坝。究非平原沃壤可比。水滨河尾。挑挖成田。亦必多费工本。其中之成片段不成片段。应升科与不应升科。虽有一定章程。仍须在人区别。此等零星地亩。遇报垦时。地方官因有分别升免之例。必须严查。或吏胥从中需索。不免滋累。且有司之能勤民事者。亲行踏勘。细为分别。则升科与不应升科。尚得公平。倘寄耳目于乡保。或即亲勘。剖断未能允当。则民夷报垦报升。既多周折。迨垦后恐难保有收。倘无收又恐难以告免。农民未受垦荒之益。先贻赔赋之虞。此所以畏缩不前。报垦者寥寥无几。臣伏思 皇上念切民依。凡有惠济苍生之事。虽费百万帑金。尚所不惜。今万里边氓。时在 圣心軫念之中。此些微山麓水涯地土。科粮纳赋。本属无几。可否仰邀 圣恩特降谕旨。将滇省水田旱田。仍照旧例升科外。其山头地角。坡侧旱坝。水滨河尾。零星地土。听民开垦。不必从中区别。免升科。伊等无所畏难。自必踊跃趋事。竭力开垦矣。再查乾隆二年。奉 上谕。云南跬步皆山。不通舟楫。田号雷鸣。民无积蓄。一遇荒歉。米价腾贵。凡系水利有关民食者。皆当及时兴修。不时疏浚。总期有备无患。须要因地制宜。事可谋成。断不应惜费。钦此。现今凡旧有水利处所。地方官非不按时兴修。其余有可以开筑渠坝。引灌田亩之处。农民每因无力开修。因循未办。如欲请项办理。必须专折奏请。地方官未免慎重迟回。是以兴修水利之处甚少。应请嗣后凡有可以开筑河渠闸坝。灌溉农田者。如民力不继。听其具呈地方官。亲勘明确。详请借项兴修。统于年底造册汇题。定限三年还项。至农民内有闲旷之田。苦于无力开垦者。并造册汇题。俟开垦成田之后。亦分作三年还项。如此则民有鼓舞之心。野无闲旷之土。且水利日兴。后可化瘠为腴。生者既众。而民食可足矣。

请开垦沿海沙坦疏乾隆五十年

广东巡抚孙士毅

窃惟粤东地方。每岁所产米谷。不敷民食。全赖粤西谷船为接济。其故缘粤东山多田少。地接海洋。其为山占者十之三。其为水占者又不啻十之四。可耕之土。本属无几。而民居繁庶。商贾充盈。就广州一府而论。需米之多。又数倍于他郡。偶遇粤西谷船稀到。粮价即不免骤昂。臣到任年余。情形略悉。向来滨海居民。见有涨出沙地。名曰沙坦。开垦成田。栽种禾稻。寔为天地自然之美利。海民藉以资生者甚众。乾隆元年及乾隆七年。前督臣先后条议。请给农民开垦升科。均荷允准。民情称便。至乾隆三十七年。尚书裘曰修。收直隶永

定河工程。声明近水居民。与水争地之弊。钦奉 谕旨。通飭各省督抚。凡有濒水地面。除已垦者免禁外。嗣后毋许复行占耕。维时经前督臣李侍尧抚臣德保奏覆。遂将濒海坦亩禁垦。不准报承。此粤东沙坦前后开禁之原委也。查自禁垦以后。民间视为官荒。转生觊觎。其间良懦者畏事退缩。豪强者任意兼并。始则偷种。继则抢割。逞凶滋事。皆由此起。徒有当官禁垦之名。寔起百姓争攘之路。并有商民串通濒海丁。巧借开筑盐漏为名。呈官给照。居然栽种禾稻。并未熬盐。及被告发。又变为养名色。饰词搪抵。农民见其有禁有不禁。因此抢案愈多。纠缠不断。甚至明禁暗垦。民不纳赋。而吏则取租。情伪誇張。皆事所有。臣于上年春间。奉 命调任粤东。清查积案。体访輿情。知沙坦原属无碍水道。查从前李侍尧等禁民垦筑原奏。系专指内河出水要区。恐高筑堤有遏水势者而言。并非为大海之滨涨生沙坦有碍水道也。惟未曾分晰周详。地方官一时误会。随将沿海沙坦。一概禁止。几同因噎废食。且粤东傍海沙坦。与他省滨水地面。迥不相同。河湖水势。利其舒畅顺流。若任民占耕。则地势日狭。自与水道有碍。若大海之滨。洋面宽广。一望无涯。并不以坦之有无。形其地之宽窄。正望沙洋多涨一分。即民居多增一分卫护。非但无与水争地之患而已。伏查粤东沿海州县。皆有沙坦。其近省之南海番禺东莞顺德香山新会六县为最多。利之所在。争趋若鹜。与其禁之而阳奉阴违。徒滋讼累。似不如开之而给求养欲。俯顺民情。 国家休养生息百数十年。岭表生齿日繁。省会五方杂处。食指尤众。我 皇上念切民依。凡山头地角。苟利耕耘。无不准令树艺。惠此群黎。乃粤东以千百顷无碍水道之沙坦。一旦置为废壤。寔为可惜。又复毫无限制。似禁非禁。不官不私。以致穷民不甘。纷纷结讼。殊非核寔办公之道也。臣愚以为。若将此种沿海无碍沙坦。照旧给民承垦。升科即以千顷为计。每岁约可添谷十万余石。即毋庸全仗粤西谷船之接济。裨益民食正复不少。再滨海荒地。若严禁开垦。则生计寥落。盗匪易于出没。沙坦一开。悉成沃壤膏腴之地。无业穷民。俱得搭盖寮舍。尽力南亩。既可潜消其为匪之心。地方亦可宁谧矣。

请核实开垦地亩疏

曹一士

伏查开垦者所以慎重旷土劝相农夫。本非为 国家益赋起见也。我 朝承平日久。生齿浩繁。苟属可耕之土。必无不毛之乡。惟是河壩山麓。间存废壤。乃系水淹沙壅石多土薄之区。虽用人工。难兴地利。故往往弃而不问也。今臣访闻各省开垦地方甚多。其中不无裨益。然奉行未善。流弊有二。一曰以熟作荒。州县承望上司意旨。并未踏勘实在荒地若干。即预报亩数。以邀急公之名。逮明知荒地不足。即责之现在熟田。以符所报之额。小民畏官之令。俛首而

从之。咸曰。此即新垦之荒而已。夫使其地少有赢余。亦当不尽利以遗民。若别无赢余。岂可履亩而益之赋也。一曰以荒作熟。历年荒地。在河壩者坍塌不常。且地势低洼。河水偶溢。即成沮洳。在山麓者。外铺平土。有似可耕。其下三四寸。多石皮石子。坚不能掘。所生之草。亦皆纤细无力。岂能发生禾稻。又有高阜鳞次。而溪远水浅。难资灌溉。以致荒废者。此种地亩。州县不复踏勘。悉入报垦之数。赤贫乏食之民。止贪目下官给牛种。官与草舍。以餬旦夕之口。而不顾其地之不可得而垦也。臣恐十年之后。民不得不报熟。官不得不升科。幸而薄收。则完官不足。稍遇岁歉。即卒岁无资。而逃亡失业之患。从此起矣。然且赋额一定。州县不敢悬欠。督抚不敢开除。于是飞洒均摊诸弊。又将以熟田当之。是名为开垦。其实有垦之名。无熟之寔也。兹二弊者。缘有司但求地利。罔惜贻害。大吏惟知虑始。不暇图终。是以仁民之政。反启累民之阶。其有关于国计民生非细故也。我 皇上政之始。首念民依。殷殷以天下之安为己安。则必以百姓之足为君足。臣请 敕下直省督抚。凡经报过开垦地亩。无论已未升科。俱令州县官按册踏勘。内有向系还粮熟田。混报开垦者。即行举首除额。免其处分。如寔系新垦之田。取具州县官印结存案。少有造。一经发觉。从重治罪。则以熟作荒之弊可免矣。至新垦田应行升科之日。督抚再遴委贤员往勘。果系田禾成熟。可以持久者。始与升科。如其确瘠薄。难望有秋。即与开除免赋。倘因报垦在先。必于起赋。以贻民累。察出后。正其欺罔之罪。则以荒作熟之弊亦免矣。如此。开垦之虚寔既辨。田亩之荒熟难欺。新壤先畴。均沐 皇仁于奕世。安民足民之善政。莫先于此也。

请开广信封禁山并玉山铅矿疏乾隆九年

江西巡抚陈宏谋

窃惟盛世滋生户口日繁。小民衣食之源。所宜急讲。我 皇上宵旰勤求。孜孜罔懈。特颁谕旨。广山泽之利。飭令因地制宜。及时经理。无非为民筹日用饮食之事。臣仰体 德音。凡有地利可以养民者。悉心体访。设法兴举。不敢畏难苟安。坐失地利。江西一省。惟广信一府。闲旷之山地最多。而穷民无业者亦多。所有地利可开二事。敬为我 皇上陈之。一广信府有铜塘山。坐落上饶广丰二县。周遭数百里。自明正统间。有奸匪盘踞。贼平之后。遂将此山尽行封禁。因名曰封禁山。自此耕凿刍牧之地。尽为麋鹿麋鹿之场矣。臣到江西采访舆论。咸以此山。尤宜开禁。以惠穷民。上年三月。臣檄行广南饶九道带同广信府知府知县等。入山细加亲勘。知封禁之内。莫木蒙密。路径崎岖。山深广阔。涧水萦纡。内中有田地邱段尚存者。尽可为田。其余亦可种蒔栽麻。并植蔬果。虽无杉楠佳木。而杂树竹木。极其繁茂。山水沟顺流而出。皆可运至大河。今久经封闭。民生有用之物。置之无用。已觉可惜。且查从

前封禁之地。原属广阔。我朝承平日久。附近居民。渐于四围垦植。以资生计。今树艺已蕃。渐成村落。现在所立界牌封禁者。较诸从前已窄。非复旧时广阔。夫四围既可开辟。中间亦可垦治。若得弛其封禁。听民认界开采。始则采伐竹木。竹木既尽。其地即可种植。有水可以成田。无水可以成地。十年之后。渐成沃壤。然后升科。此外芝麻种靛栽植蔬果之类。均可获利资生。目下招垦。须择本地良民。取具甘结。其外来奸匪。不许混入。且江西民风勤俭。人多地窄。得业最难。山溪岭侧。尺寸必争。今将数百里之地。听民为业。人孰不踊跃争夺。养活穷民。不知凡几。至其如何约束。使人不敢争占。何如稽查。使奸匪无由托足。皆可熟筹经理。现在各隘口。原有官兵汛防。将来事有成效。人渐广。然后相其形势。移官添汛。以资弹压。庶几事不繁而民不扰。亦无藏匿奸匪之患。且蒙茸盘踞之气。俾之开通得耀于光明。亦升平之盛事也。臣查从前奏请开禁者。率以开垦空铜。采木充公为言。及查无铜矿可开。无杉楠大木可取。又以此山界在浙闽二省。可藏奸匪。故其议皆格而不行耳。臣愚以为此山若为开矿取木充公。则滋扰无益。可以不开。若听民为业资生。则开之实为有益也。至于此山离浙尚远。只有南界接连闽省。均系悬崖壁立。攀藤附葛。亦不能入。必取道江西。并无浙闽通路之处。如无本省藏匿奸匪。此等深山大壑。各省皆有。际此昌期。边远苗疆。在在开辟。此一隅腹内之地。永远封禁。弃为废壤。未免因噎而废食矣。凡此皆从前封禁之由。臣已一一筹及者也。

一广信府玉山县之广平山。产有铅矿。居民屡请开采。臣行饬广信知府带同玉山知县前往查勘。广平山离城一百四十里。与上饶德兴二县交界。相离二县。均在一百数十里之外。山之前后左右。凡二三十里。并无村庄坟墓。亦无妨碍之处。督令工匠。先后开挖五洞。俱有矿砂。面加煎试。银铅夹杂。实有成效。若准其开采。所得矿砂。无论银铅。照二八抽课。余者听民自相运售。慎选本地殷实良民为峒头。招募本地民夫开采。以本地之民开本地之厂。不虑其来历不明。江西本产米之乡。今以本地之人食本地之米。可无米贵之患。又不动支工本。听民出资开采。有利而来。无利而去。亦无易聚难散之患。云贵各省矿厂甚多。历无厂徒生事之处。近者广东亦复开厂。而各省矿厂。大半皆江西之人。今本省开厂。更无滋事之虑也。以天地自然之利。为民生衣食之资。所养穷民不少矣。

请仍封禁铜塘山疏广丰县志

胡宝琮

臣窃查勘广信封禁山。由广郡之上饶。至广丰县入山。复转至上饶县所辖境内。将山势隘口。土色树木。及旧设汛地。细加看详审度。查此山原名铜塘山。

周围约三百里。与闽浙连界。而入山之径。俱在江右地方。上饶县设三汛。曰源口曰高洲曰船坑。广丰县设三汛。曰横山殿曰下雾岭曰小峰。由各汛而入。行二三四十余里不等。抵极峻之隘口。为原立各禁碑地方。约计禁内不过百里。由禁界入山。皆系重峦迭嶂。绝壁悬岩。其适中之处。名曰铜塘。即山所由得名。间有零星平地。俱属无多。其树木并无良材。臃肿纠蟠。蔚翳于峻岭幽壑之间。而山趾错接。多隔溪。水涨则弥漫无路。山径壁陡。攀藤援木。方可登陟。而一悬通。数武曲折。彼此即不相睹。且地皆砂石。非裹粮无以为生。惟禁绝其入山之路。始可清肃。粤稽前代。无不封禁。以防奸宄。间有建言开禁者。勘明即寝其事。国初仍旧封禁。嗣经原任侍郎臣赵殿最。前抚臣陈宏谋。两次请开。经三省勘明。应仍旧制。而近年复有议开者。亦以自然之利。可资耕种。可采木植。可煎矿砂。皆未尝身亲目。遂疑环山之内。当有沃壤平原。殊不知既无可垦之地。亦无可利用之材。挖土试验。又无矿苗。惟崎岖险峻。藏集奸徒。则难裹毡搜剔。招集夫众。亦恐聚蚁纷嚣。官办则糜费无益。民办则贖本难酬。且其势必添驻文武员弁。而建署无地。贸易不通。断难孤处岩壑。总之禁则并无弃利。开则必有遗害。嗣后永宜封禁。更无可疑。稽察之法。必加严密。始无偷入窃垦。以致日久复成匿匪之所。臣饬府县另立高厚界碑。镌刻大字。于隘口当中设立。其入山之径。皆令各就地势。画界看守。并将各隘口。指定六汛分管。以专责成。其驻扎该处之巡检把总。不时周流巡视。每年令道府分季稽查。县营分月察看。务期遵照旧例。不许阳奉阴违。至向因山径未塞。附近居民棚户。或窃入樵采。嗣后概行严禁。以杜其渐。而佃种人户。间有倚傍官山坡崖。搭棚居住者。多系闽人。奸良莫辨。最易滋事。应令搬移禁界之外。倘有假称山主。招集容者。即行严究。如此则仍旧封禁。益见界划分明。而防查严密矣。

论南田山开垦状

朱桂

接奉宪札以浙江宁波台州两府。联界地方。有南田一处。向系禁山。访闻该处。现有男妇老幼四五千。草一千五百余间。已垦山田平地。约共三万余亩。若必执封禁成案。尽数驱逐。此等皆无业穷民。一朝失所。生计全无。恐致流为匪类。兼虑散而复聚。不能偏历各处港。时时防守。必须熟筹日久堵截之法。并为该民人等妥议安顿。方免将来滋生事端。奏派本司俟渔汛一毕。即选带明干员弁。亲赴该处周历查勘。筹议详覆。以凭核办等因。旋奉 朱批。此系必应办理之事。查覆后。悉心妥议。务期经久无弊。方为至善。钦此。本司遵于七月十二日。带印起程。于二十三日抵石浦。带同委员人等。于次日一早渡港。十里抵长山嘴。为入南田初境。山势绵。进山一里。方见草。零星散处

。随即按里挨查。其所种多系蕃茹。亦间有平田。由此而进。路径崎岖。地名大小百丈。草房较多。其旁为黄金坛。均有开垦之处。又进为樊之中。系入大南田总路。地势平旷。其旁为石门岭脚。开田颇多。草亦渐稠密。再进为大南田。乃此山膏腴之区。穷民来此开田之山。最为繁伙。间有筑塘者。其毗连岛屿。曰螺丝。曰马童。俱系沃壤。开垦亦多。又有名小南田。山势逼仄。开垦无多。又进为金漆门。山势陡峻。苍峭壁。其下直接外洋。旁有海涂。开垦山粮平田。是为南田山极处。又转至林门。系大南田之西。沿港一路甚长。谓之林门掘港。山土尚厚。地多开垦。其下海涂亦宽。计查南田山内十一。共垦户一千五百七十四家。男女共四千零九十八口。山地平田共一万三千三百十六亩零。自长山嘴以南。至金漆门。约斜长五十余里。广约三十余里不等。皆连山共土。并不隔港。总名南田山。自八月初一日渡港。查附近南田之山。共七。曰大小乌岩。即珠门山。与大小蛤蜊山势相连。去林门港仅二三里。地势甚狭。搭住者零星数户。每户所开自数亩至十数亩而止。曰箬鱼山。与打鼓寺合电门各为一山。旧绘为一。殊谬。其山甚小。曰花。即大佛头。山虽雄秀。地颇瘠薄。并无平畴。山前后亦有搭开垦者。曰礁头。长有十四五里。山下有海涂平地。穷民开垦渐多。曰鹑鸪头。山内有塘小塘坦塘白箬塘。地颇平坦肥饶。开垦亦多。山虽祇有十六七里。而人烟稠密。衡宇相望。曰花屿湾。居人稀少。惟山之半坡。亦间有开垦者。以上七。共垦户八百三十八家。男女二千三百八十九口。山地平田。共三千三百八十六亩七分。系在南田山以外。向亦封禁。其长约五六十里。岛小地窄。不能多聚人丁。亦不能多种田亩。本司查看之时。并细为询问。皆系无业贫民。临海黄岩县人居其大半。温州平阳居十之二三。象山虽附近。转不过百余人。有祖孙父子数世在山开垦者。有三四十年二三十年不等者。皆携有家室。间有不带眷属者。皆依栖南田山内耕种。所以近年来开田渐广。外来游棍。每于秋收后聚集匪徒。肆行强割。穷民甚以为苦。因在封禁山内私垦。有干例禁。不敢控官究治。本司亲历各岛。察看情形。开田已有一万六千七百余亩。人众已有六千四百余丁。由来已久。若不因地因时。筹度久远之策。转虑贻患将来。惟地处海疆。久经封禁。必须统观形势。扼其要隘。庶防守严密。而后安顿穷民。始非苟且姑息之谋。本司查南田山南面之金漆门。为春冬渔汛渔船毕集之所。直达闽广外洋。其地最为险要。又长山嘴为入南田北面门户。斜对下湾门外洋海口。亦属险要。大南田地势广阔。随处可以开田。系属居中扼要。东面大小百丈之间。黎头山为南田左臂。西面林门。逼近林门港。为南田右臂。其附近林门港之礁头鹑鸪头花等六。皆以林门为控制。附近长山嘴之花屿湾。以长山嘴为控制。此南田之大局形势也。应请于金漆门移驻都司一员。水师兵一百名。长山嘴移驻千总一员。水师兵六

十名。大南田移驻把总一员。陆路兵五十名。黎山头移驻千总一员。陆路兵五十名。林门移驻把总一员。陆路兵五十名。林门高礮陆路兵三十名。林门大湾陆路兵二十名。礁头鹑头每处设水师汛兵各二十名。如此内外防维。处处声势联络。布置已属周匝无遗。惟设兵所以卫民。既已安顿穷民。生聚教训。听断词讼。丈量升科。尤须文员相机经理。应请移驻同知一员。作为南田海疆直隶同知。管理地方。定为海疆要缺。经理三年。着有成效。请加升衔。再任三年。始终奋勉。请归即升班升用。似此办理。庶可立经久之规模。不徒袭封禁之故事。于海疆实有裨益。其余就地方情形。量为区画。谨将见闻思虑所及。撮拟数条。以备采择焉。

一石浦应归南田管理也。石浦去南田山十里。为入南田陆路之门户。向设巡检稽查进港船只。去象山县九十余里。稽查难周。且老东门一带。向有匪人。应归南田同知。一并就近管理。庶可以防偷渡而严出入。

一应严拏游棍以安穷民也。穷民违禁开垦。游棍即因而挟制。强索租钱。或于秋收后肆行抢割。本司细加访查。其最凶横之金某等。大南田一带穷民。受其凌虐。今当安顿之初。尤宜严行查拏。以息争端。应令南田同知心惩办。俾地方永远宁贴。

一南田地亩。应行丈量报部升科也。本司前于深山僻壤。无处不到。其住址户口。及形势险夷。实已真知灼见。惟地亩因青禾在地。不能丈量。仅据山民开报登载。恐尚有不实不尽。应令南田同知。于水涸草枯之候。逐一丈量。分别上下则。详请升科。以昭核实。

一私煎应酌拟官收也。海滨之地。煮水为盐。所在多有。本司所查处所。除零星小户。并无炉灶外。惟金漆门林门掘港礁头鹑头等处。皆有私煎形迹。其海涂皆易积卤成盐。似宜官为收买。以免日久滋事。本司于途次接台州盐商张履丰具禀。以台州运盐太远。脚价太重。拟于南田收买配运等语。查江浙向有化私为官之案。惟本司衙门向无办过例案。应如何办理之处。应飭交运司妥议经久之法。

卷三十五户政十八旗生计

根本四计疏乾隆十年

御史和其衷

臣自奉命稽察盛京事务以来。已历二年。凡地方之情形。旗民之生计。一有见闻。必广谘博访。悉心体察。冀效一得之愚。以仰副圣主择及刍蕘之至意。

一重边疆以资防范也。伏查山海关外迤北迤东一带。共设七边。边门之外。则

系各蒙古部落。由七边之东而南。直接凤凰城。则为六边。乃奉天宁古塔之方界。此盛京东北二面之屏藩也。向来各边。俱编木为栅。以限内外。栅外濠濠。以禁越度。该管各员。勤于巡防。随时修浚。边防寔称严密。乃闻近年以来。总理大臣。漫无稽查。该管各员。遂因之怠玩。附近边门数里。尚有濠栅。离边门稍远者。多成坦途。不惟大伙私参。易于透漏。亦恐违禁货物。任意出边。虽近经将军加意办理。较前已觉改观。但积玩之后。非大为整饬。严立章程。诚恐将来日久。视为具文。仍复废弛。请交将军达尔当阿于本年巡边之时。亲身周历。详为相度。木栅务令坚密。土濠务令深通。以复旧制。并将嗣后总理大臣。应作何轮流查阅。该管官员。应如何更番巡视。以及土濠木栅。应如何随时修浚之处。详悉定义。奏请施行。再查熊岳所属旅顺海口。设有水司营官兵。以为巡防之用。与天津水师营。声势遥相呼应。为奉天南面之保障。关系綦重。乃闻相沿日久。亦皆废弛。该管各员。既不勤加操练。兵丁巡哨。不过掩饰虚文。即军装械。半皆朽坏。似此怠玩成风。何以固疆圉而资弹压。亦请交将军达尔当阿将自今作何整理。嗣后如何稽察之处。一并详悉筹议。奏请施行。庶边海要区。防范既严。于弥盗稽匪之道。不无裨益。一广积贮以裕民食也。奉天土厚泉甘。深宜稼穡。收获之多。既倍于他省。粮价之贱。亦半于内地。故每遇丰收之年。转有熟荒之虑。且小民止顾目下。鲜知盖藏。偶遇偏灾。即束手无策。此皆当预为筹划也。伏查乾隆八九两年。仰赖圣主洪庥。连获丰收。今春雨雪调匀。民间俱已及时播种。将来接连得雨。大有可登。请交奉天将军府尹。将旗民各仓。现在寔存粮石。是否足用。应否买贮之处。详审收成分数。定义具奏。若须添补。则动支备用银两。拣派廉干之员。分头买贮。以裕仓储。仍照常平之例。每年于青黄不接之时。或借或糴。以济民食。若仓粮足备各项之用。无须添补。则请将海口之禁。量为宽展。使内地商贾。源源流通。以免伤农之患。如此通融办理。于内外民食均有裨益。

一兴纺织以济民用也。伏思小民生计。衣食为先。务本要图。耕织并重。独是奉天各处地多宜棉。而布帛之价反倍于内地。推原其故。大抵旗民种棉者虽多。而不知纺织之利。率皆售于商贾。转贩他省。既不获种棉之用。而又岁有买布之费。此亦当亟为经理者也。臣愚见似不必绳以官法。迫以禁令。惟交奉天将军府尹。加意讲求。寔心劝谕。多制纺织之具。颁发各属。令有司依式成造。量给旗民之种棉者。仍雇觅善织之工数人。令其因时随地。多方教导。即以民间纺织之多寡。为该管有司之功过。如此行之。数年之后。人获其利。必竞相趋。展转效仿。将不烦程督而各勤其事。出产渐盛。布价自平。于旗民生计。不无裨益。

一广开采以利民用也。奉天各属。山多树广。材木柴薪。用之不穷。近年以来。生齿日烦。取者益众。附近山。木植渐少。而市价因之愈昂。民间日用。颇觉艰难。查锦州以西。宁远一带。山多产煤。现经封禁。向来地方官员自顾考成。唯恐生事。虽屡经有人奏请开采。而终阻抑未行。伏思奉天东南之北西湖一带。逼近盛京。因地多产煤。现已开采有年。附近旗民。寔属利赖。亦并未闻有聚匪生事之端。今宁远之煤。事同一体。且离奉天甚远。较之北西湖更为不同。而乃将此天地自然之利。为因噎废食之计。置之不问。则深为可惜。伏祈 皇上交奉天将军府尹。确实查明。如何招商开采。作何设法稽查之处。查照北西湖之例。斟酌定义。奏明办理。于旗民生计。亦有裨益。

全地利重根本疏 顺治十四年

吏科给事中王益朋

臣惟时拙举羸。难与虑始。然事关重大。贵在开先。始之规模不立。则无以垂奕世而示来兹。臣有一得之愚。可以厚功臣收地利。明官守宣教化。重根本备海防者。敢不为 皇上陈之。臣稽载籍。历代建都不一。明洪武都金陵。永乐迁北平。以金陵为南京。虽各功臣随还于燕。而所赐田产。皆委家人庄头在彼耕种。收获租粮。供送本主。原非罄国而迁。置旧都于偏废也。我 朝定鼎燕京。则辽阳发祥之地。寔犹昔之南京也。自墨勒根王苟且补苴。而陪京规制。阙焉未举。幸 皇上亲政。加意根本。悬爵招民。权宜鼓舞。究竟所招不多。生聚无几。开垦未广。名器徒轻。顷见辽阳知府张尚贤招徕不继一疏。有云。去岁自春徂秋。招头绝迹。请 部设法招徕。或此法难行。更有彼法可通等语。而部覆以为招民之例。原经会议题定。[已](己)属破格鼓舞。无庸再议。臣愚以为与其悬爵招民。应之者少不如仿明初之制。将辽阳等处田地。酌量分给功臣之家。令其委托家人庄头耕种收获。供送本主。彼之地利既熟。而办种必饶。又无烦司农之筹划者。况八旗兵丁。加以连年水患。户部议给漉粮。公私两受亏耗。孰得孰失。明白易见。至于近畿之地。圈给八旗。 朝廷虽有拨偿。恐难尽如原数。以臣愚计。莫如即将辽阳所属余地。查数拨补。有力之家。不妨多给。在畿民无失业之虞。不独无地而有地。在 朝廷鲜抛荒之患。亦可因地而得民。较之近日悬爵招徕。其间容易繁难。相去径庭矣。且旗下旧人。常言关东土地肥饶。可惜抛荒。无人耕种。由此观之。谅亦臣民之所乐行者。此所谓厚功臣收地利之一也。其陪京旧制。在明朝南京。设有文武诸司。而科道纠参之责。部司榷关之差。咸得与焉。查洪熙宣德在储位时。亦曾南京监国。不止勋臣留守。今辽既称盛京。则应察照会典。量设部院科道。满汉官员。按时修举诸大典礼。至于旧时衙宇。似未尽坏。加修葺。所费不多。所关寔大。又知府张尚贤全辽文运已开一疏。内云。辽阳士子。遵 旨出关

。妻挈子。千里播迁。情尤可悯。较之寄籍在辽之永平生员。视 严纶为故纸。畏出关如虎穴。不啻云泥等语。臣愚以为士为四民之首。自当遵 旨奉法。争先恐后。以风小民。何得藐视法纪。如府臣所云者。伏请 皇上严令出关。各还故土。勤学力农。一劳永逸。则其亲友相依。带人口。正自不少。如有直省俊秀人等。愿赴辽试者。许其全家移住。即与田产。入籍应试。每五名一为互结。立法之初。暂宽冒籍之禁。大抵不在本地开科。则人情不肯争相趋赴。于作养士子之中。寓招徕人民之计。此所谓明官守宣教化之一也。至于辽阳等处。历代以来。皆为郡县。明初尽改置。止于辽阳开元设安乐自在二州。我 朝初设一府两县。其余各城。俱未建置。见今海贼未歼。风候莫测。有备无患。机要宜详。臣思 祖宗陵寝所在。王气攸锤。寔为重地。若不预为防维。则滨海地方。一旦贼飘忽而至。其何以应之。臣愚以为自山海以东。凡大小所城池。俱当建置郡县。设立防守。拱护联属。生聚教养。在此一举。此谓重根本备海防之一也。抑臣更有请者。前代大小臣工。怙过不悛。或调南京。使之砥砺修省。果能悔过。仍复调回。今以衙罪犯。徙发辽阳。虽亦填寔畿辅之一端。然而非法之善也。夫宁古塔尚阳堡。尚可比之前代边远之处。而辽阳左右。既属 盛京。当如明之应天等处。商贾辐辏。士民乐居。佳丽富饶。斯称天府。岂可使罪人杂处其间哉。且此辈舞文狡猾。其心必异。子孙习染。种类不端。败坏风俗。尤其小者。酿乱思逞。势所必然。更不可不早为区别也。

满洲兵民生计疏顺治十二年

户部尚书陈之遴

窃惟满洲兵民。实为 国家根本。年来穷苦日甚。关系非小。但富强霸术。利害相参。赈济 恩施。久远难恃。臣谨以大道永计。为 皇上陈之。

一曰修举农功。昔周代良法。寓兵于农。 本朝计丁受田。兵马械。皆从此出。其制实与周合。乃连年饥馑。野荒芜。虽属天灾流行。亦由人功怠惰。应请

皇上急择每旗才干大臣一员。并谙练农事通晓水利官二三员。将本旗地土。逐处躬亲巡阅。招集土民。讲求溃川何处当修。积水何法放出。中间地防口。一一审详。预备淫霖。兼防亢旱。算工估费。 敕下所司。速措钱粮。佃户量助人力。及时修筑。限日告成。虽所费必多。实系一劳永逸。丰年必然厚获。凶岁亦不大荒。此乃务本之大道也。

一曰宽恤兵力。天下经制。汉兵岁费钱粮。不下一千余万。乃守多不固。战多不克。一有警急。劳满旅。远涉或数千里。长征一二年。出兵之时。买马置。措费甚难。凯还之日。马倒坏。又须买补。满兵月粮几何。堪此重费。应请

皇上严饬各督抚提镇。将所统辖将士。悉照满洲兵法。训练精强。如有弃城

逃阵。亦照满例行法。若失事重大。文武大吏。俱依律治罪。如此。则人知警畏。自然力战固守。满兵可以养威省力。力省则财足。财足则兵精。果有强寇大敌。一出立可扫除。不至久征多费矣。

一曰节省财用。大凡多费则贫。少费则富。治国治家。总是一理。满洲兵民。素称朴实。非有骄奢。但吉凶诸事。或循例相沿。或用情过厚。不无多费致窘。请 皇上稽古酌今。裁情就礼。将满洲兵民诸事。制为典例。务从俭约。如吉庆宴会。币物毋过丰华。敬礼神祇。祭享毋倾家业。送终致孝。珍贵毋多焚化。其余可以类推。仍须深加晓谕。除其习见。月有所节。岁有所省。目前可免窘迫。积久自能丰饶。非惟足兵实理。兼亦治世远猷也。

八旗开垦边地疏乾隆二年

御史舒赫德

臣闻治天下之道。在乎由亲以及疏。由近以及远。果能使根本绵固。则枝叶自茂。臣愚以为八旗者 国家之根本也。我 皇上深见乎此。体 列祖爱养旗人之圣心。有可利济之处。莫不毕举。两年于兹。裨益多矣。然以久远计之。犹未见其可以无虑也。盖养人之道。在乎因天地自然之利而利之。必使人自为养。斯可以无不养。如若按人按户。给衣给食。虽一州一县。尚不能。况八旗之众乎。我 朝定鼎之初。八旗生计。颇称丰厚者。人口无多。房地充足之故也。今百年以来。甚觉穷迫者。房地减于从前。人口加有什伯。兼以俗尚奢侈。不崇节俭。所由生计日消。习尚日下。而无所底止也。夫旗人之所赖以生者。惟有房地。别无他项。若房地不充。虽百计以养之。究不过目前之计。终非久远之谋。我 圣祖仁皇帝爱养旗人。不啻父母之于赤子。休养安全。历数十载。可谓深矣。可谓厚矣。而近年以来。尚至如此。此岂可不亟为计虑乎。惟是京师房屋。尚可通融。而地亩则昔时所谓近京五百里者。已半属于民人。前经臣工条奏。动帑收赎。奉 旨徐徐办理。尚未举行。臣愚以为即便举行。而八旗之人口太多。亦未必尽能有济。故臣熟思长计。势不得不变通布置。惟使不聚于一方。庶可并得其利益。苟能收效于日后。何必畏难于目前。伏思 盛京黑龙江宁古塔三处。为我 朝兴隆之地。土脉沃美。地气肥厚。闻其闲旷处甚多。概可开垦。虽八旗满洲不可散在他方。而于此根本之地。似不妨迁移居住。且八旗之额兵。将及十万。复有成丁闲散数万。老者不在内。若令分居三处。不惟京城劲旅。原无单弱之虞。而根本重地。更添强壮之卒。事属两便。由是合计京师及三处地亩。均匀摊给。务使家有恒产。人有恒心。然后再教以俭朴。返其初风。则根本绵固久远可计矣。但安土重迁。乃情理之固然。而就易避难。实形势之所有。迁之之道。必先料理于数年之前。俟三处一切之规模既定。然后于八旗之愿往者。及生计极穷者。一一筹其起身安家等

事。明白晓谕。厚加赏赐。俾各欣然就道。不知有迁徙之苦。方可不碍于事理。若料理稍不合宜。致有抑勒。或有遗漏。乃徒生一番扰累。转伤旗人依恋之心。更复何益之有。是在 皇上拣派忠厚明干之大臣。于临期悉心料理。庶可使之无弊耳。至于预备之道。请密飭三处将军等。令其踏勘所属地方。其为可垦之处。应得若干地亩。可住若干兵丁。作何建造城堡房舍。有无禽鱼水泉之利。逐一审度。据实具奏。俟准行之后。广募民人。择地开垦。其无力者。官给牛具籽种。而不遽行升科。俟地既熟。果有收获。即动帑建造城堡。以居民人商贾。该将军量度情势。如为其人可以迁往之时。即奏闻动帑。酌定移住人数。一面改造房屋。分定区宇。然后自京派往。俟到彼时。即将所垦之地。按户摊给。或即仍令民人耕种。交租给兵。则旗人不过有一往之劳。而较之在京。已得世世之恒产矣。更祈 皇上仍照旧例。开设公库。将各省税务。归并旗员。并将旗地典与民者。收赎给还本人。其现存公中收租。每年散给穷人之地。一并分偿无地之家。臣请以十年为期。将前项事件。次第举行。将见满洲生计。日增一日。仍复其初。廉耻之风既振。强干之气自生。纲纪益张。根本益固。然后更为因时制宜。则久远之谋。更在于是矣。

八旗屯种疏乾隆五年

御史范咸

窃惟人生所赖以生者衣食。衣食所恃以足者农桑。故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饥者。一妇不织。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舍农桑而谋生计。其不可以持久也审矣。我 国家休养生息。于今百年。户口日繁。生计恒患其绌。而目前所尤宜急筹者。莫若满洲八旗之恒产。盖民生有四。各执厥业。士农工商。皆得以自食其力。而旗人所藉以生计者。上则服官。下则披甲。二者皆取给于大官之钱粮。夫 国家之经费有定。户口之滋息无涯。于此而欲博施济众。虽尧舜犹有所不能也。我 皇上御极以来。仁恩普。欲使天下无一夫不得其所。满洲八旗生计。久[已](己)上廑 宸衷。而恒产至今未定。盖以内地已乏闲田。而满汉总归一视。其间经画。固有甚难者。考之前代。辽之上京中京。金之北京。元之上都。并在边外。其地郡县甚多。建有城郭宫室。遗迹可考。臣夙夜思维。以今日欲为满洲八旗立恒产。惟有沿边屯田一法。昔赵充国屯兵缘边九郡。后至金城。上屯田奏。谓有十二利。其大要在张掖酒泉等郡边外。缮亭障。浚沟渠。春时人予田二十亩。至四月草生。令游兵护田作于以收肥饶之利。资捍卫之功。广积贮之益。省屯兵之费。其初举朝皆疑之。后竟获其效。此往事甚著者。臣窃思近日甘肃等处。开垦已有成效。而安西一镇。孤悬关外。自镇以东。应不乏可耕之地。且闻其处。多汉时故城遗址。臣愚昧之见。以为宜特遣能任事不畏难之大臣。往行周视相度。如果有可以经画垦种之处。似宜移在

京无业旗人。往行屯田。官为给道里籽种之费。俾设法开垦。缓其升科。且令三时务农。一时讲武。将来西北军营。不惟可省转运。抑寓兵于农。边防抽调。亦甚便也。如以迤西为远。则辽东边外。原我 国家发祥之地。兴京一处。似宜建为都会。择可垦种之地。派旗人前往驻牧。其余如永吉州宁古黑龙江。幅不下四五千里。其间地亩或仅设为牧厂。或且废为闲田。亦甚可惜。当此全盛之日。正宜不惜一时之劳。以维亿万年之固。至应如何经画如何善后之处。统祈 下该部及八旗都统。详细妥议具奏。务使旗人之生计有余。而边圉之苞桑永固。此诚因天地自然之利。可为万年不拔之基也。

八旗屯种疏乾隆六年

户部侍郎梁诗正

窃惟度支经费。莫大于兵饷之供。惠养深仁。当豫为长久之计。臣奉 恩命简佐农部。详查每年经费出入之数。伏见每岁春秋二拨。解部银两。多不过七八百万。少则四五百万不等。而京中各项支销。合计一千一二百万。所入不敷所出。比岁皆然。盖因八旗兵饷浩繁。故所出者每多。各省绿旗兵饷日增。故所入者渐少。是兵饷一项。居国用十分之六七。此各项寻常支給。仅免不敷。而设有额外费用。即不免左支右绌也。夫经制有常。固无可裁之额。而仰给太。渐成难继之形。臣管窥之见。有不可不及时斟酌变通者。为我 皇上陈之。查八旗人。除各省驻防与近京五百里听其屯种外。余并随旗居住。聚京师。以示居重驭轻之势。而百年休养。户口多。无农工商贾之业可执。类皆仰食于官。我 皇上至仁如天。虑其资生之不贍。特于正赋俸饷外。添设佐领之额。优给养育之粮。免其借扣之银。假以生息之利。且为分置公产。听令认买。拨给地亩。劝谕下屯。凡我为旗人资生计者。无不委曲备至。而旗人之穷乏自若者。不使之自为养。而常欲以官养之。此势有不能者也。臣比年以来。再四为旗人思久远之计。窃谓内地已无闲旷之田。而边塞尚有可耕之土。兴盛二京。实为根本之地。王气所鍾。其附近地方。膏腴未尽开辟。钦惟 世宗宪皇帝。运独见之明。计万世之利。念旗人生齿日繁。而国帑不足以给也。欲于黑龙江宁古塔等处。分拨旗人居住耕种。俾得自为生养。雍正十二三年间。闻查办已有定议。未及举行。我 皇上御极以来。廷臣亦屡有以此条奏者。惟是人情可与乐成。难与虑始。在旗人生长鞞下。一旦迁至边地。必多以为不便。即中外臣工。见事体重大。亦未敢轻主其说。此所以常扞格而不行也。夫人为一身一家之谋。或祇顾目前。不存远虑。 皇上统一宇宙。涵育生。自当全局运量。筹及万年。岂得为因循姑息之计。且 国家根本之地。既非诸边塞可与比。而为旗人开乐利之休。亦并未尝使受谪戍之苦。此犹盘庚之诰。可独断于君心。而终以共喻于民心也。若虑事有难行。不及时早为之所。虽现在尚

可支給。而数十百年之后。旗户更十倍于今。以有数之钱粮。贍无穷之生齿。使仅取给于额饷之内。则兵弁之关支。不足供闲散之坐食。旗人生计日蹙。而民赋断不可加。国用无可减缩。即竭度支之所入。以资养贍。而终苦不敷。不且上下交困乎。且不独此也。待养者。固无余财以给之。分户者繁。即京师亦无余地以处之。惟有酌派户口。散列边屯。使世享耕牧之利。而以时讲武。兼以充实边防。则蕃衍之余。尽成精锐。陪京增拱卫之势。外藩仰震迭之威。旗人既各有生聚之谋。国帑自无匮乏之虑矣。至沿边地方。何处宽衍肥饶。屯田事宜。作何经理开置。与旗人当作何抽拨安顿之法。臣不能悬空详度。伏乞皇上密查旧档。熟计情形。断自宸衷。 特定议施行。

复原产筹新垦疏乾隆十年

御史赫泰

奏为敬筹复还八旗之原产。试开未垦之闲田。以资兵民万世无穷之业。仰乞睿鉴事。臣窃思我朝创业东土。统一区夏。以八旗为根本。以四海为室家。四海之民也。而八旗之则兵也。民之所以求安。与兵之所以待养。二者常相需。而要之卫民。必先以养兵。国家定鼎以来。布列八旗。分编参佐领为之管辖。犹天下之省。郡县为之阶。第八旗之设参佐领。亦隐然以一旗为一省。一参领为一府。一佐领为一县矣。每一佐领下所辖不下数十家。每家约计自数口以至数十口人丁不等。因徒有人丁。而无可耕之土。是以一马甲。每月给银三两。护军每月给银四两。皆每年给米四十八斛。核其数则数口之家可以充足。且于京城内外。按其旗分地方。赏给房屋。又于近京五百里内。拨给地亩。良法美意。何以加兹。但考从前八旗至京之始。以及今日。百有余年。祖孙相继。或六七辈。试取各家谱牒征之。当顺治初年到京之一人。此时几成一族。以彼时所给之房地。养现今之人口。是一分之产。而养数倍之人矣。皇上洞悉其故。多方筹划。添设马甲护军领催以及养育兵丁。饷项所须。每年不下数百万。国家恩养八旗。至优至渥。而旗人生计。犹未见充足。故前曾谕八旗大臣。各抒己见。为之筹度经营。乃八旗大臣。止不过取目前之事。为之请。皇上因事关重大。料理诚难。将从容办理。以期尽善。此诚慎终自始之至意。臣愚尝谓八旗恒产之立。必 圣天子在位。尽心尽力。持之二三十年之久。其事之首尾始可收功。方今宇内清平。四海无事。又值我皇上仁明天纵。且英年践祚。际此从容闲暇之时。正可次第举行此等经年累月之事。不然。日愈久而人愈增。人愈增而事愈难。以数十万之。生齿日繁。聚积京师。不农不贾。皆束手待养。岂常策耶。臣再四思维。则清查旗人户籍为先务矣。旗人散处京城内外。皆有档案可稽。先宜查出人口数目。实有若干。除现在官员兵丁支领俸项钱粮足资养贍外。其余不能尽养之人。必须立有恒产。始

可以为长计。然恒产之立。莫出房地二者而已。查旗人从前原有老圈地亩。与京城内外所有房屋。以资养赡者。相沿日久。如房屋一项。或本家遇有急需。措费无所。从而售出者有之。或因拖欠钱粮。赔偿无力。从而入官者有之。夫彼此交易。其业犹在旗人。一经入官之后。则由内务府取租。入充公用。即间有将住房卖给旗人者。亦殊寥寥。况又有每旗生息十万帑银。该管之人。以为借给旗人。恐致拖累。乃多扣分半二分钱。典卖房店。以为子息。故京城内外。可以取租之房屋。现今为官产者甚多。臣请将八旗之官。现在各旗内务府取租之房屋。彻底清查。酌定官价。或扣俸饷。或定限交银。卖与旗人。则旗房可复原业也。至于在旗地亩。向例不许卖与民间。俱有明禁。因旗人时有急需。称贷无门。不敢显然契卖。乃变名曰老典。其实与卖无二。至今而旗地之在民者。十之五六矣。故前蒙 皇上天恩。交直督清查议赎。去年查明霸州等五十六州县卫。民典老圈旗地仅九千余顷。但在各州县畏事。惟恐赎地一事。纷繁拖累。故奉行不无草率。而民间又未有不欲隐瞒旗地为己恒业者。臣恐八旗老圈地亩。典在民间者。未必止于九千余顷。何则。近京五百里之内。大概多系旗地。自康熙二三十年间。以至今日。陆续典出者多。赎回者少。数十年来断不止于此数。此次清查。即系定案。若少有隐匿。则旗人之产。即永为民间人之业矣。

臣请特派大臣。将户部圈占地亩原册。及陆续给旗地亩档案。逐一查出。令各该旗按册查对。分交各佐领传唤原业主。询问此项地亩。曾否典卖。及已经典卖者。在旗在民共若干亩。其在旗者。令原业主辗转查明。现在何旗何人名下为业。其在民者。从前于何年月日典与何人为业。如或年代久远。无从查考。及原业主无人。俱照部册开明咨送。以便查核。除在旗地亩毋庸置议外。其在民者。奏派八旗谙练之参佐领。前往会同各该州县。将民典旗地。逐案查对。如部册之内。有坐落该州县地亩。而该州县所造查出旗地数目。竟无此项地亩者。即于本州县地丁红串内查对。如系 国初以来。即在民人名下交纳钱粮者。方系民地。若从前并无红串。忽于康熙年间。托故起有红串。而其地亩段。又与部册仿佛者。即系隐瞒之旗地无疑矣。如此清查之后。再令八旗大臣。会同户部直隶总督。详议动项。陆续官赎。而令原业主取赎于官。或按限交银。或俸饷分扣。如原业主无人。及无项指赎者。即令在旗之人认买。在旗人得地。可以取租。在民间出租。即仍种地。两无所损。以后将民典旗地之弊。永行严禁。则从前旗人原有之房地。尽归旗人矣。至于八旗生息银两。系 世宗宪皇帝为赏给兵丁红白事件之用。故每旗发帑金十万两。交该旗王大臣酌量经营。一分起息。并非令典买房地。占旗人之恒产。为滋生之策也。查康熙年间。宗人府即有生息银两一项。数十年来。滋生者多。拖欠者少。而且利息

微薄。便于旗人。嗣后各旗料理生息银两之法。未有善于此者。臣愚以为今日各旗生息银两。俱宜照宗人府之例。亦改为一分起息。借给旗人。所得微息。自足以充赏给之用矣。夫 国家之为八旗计长久者。房地两项。今既尽数赎还。而又有历年增添之饷项。所以养贍旗人之策。固已无遗议。然而在京之房与近京之地。不过止有此数。即使人丁滋生倍。断不能倍增恒产于前数之外。诚欲为旗人万年之恒计。则莫如开垦沿边地方。使民有可耕之田。为八旗无穷之业。一地两养。尤 国家第一之良法也。臣近接阅邸抄。见大学士伯张廷玉等。议覆御史柴潮生奏请开垦奉天等处屯田一折。内称查沿边一带。先据调任直督孙嘉淦。奏称独石口气候甚寒。不宜五谷。惟独石口外红城子开平城。及张家口外兴和城北城子。可耕之田甚多。约计可驻满兵一万。经 特简王公大臣前往彼处。详勘妥议具奏。嗣据奏称口外地方寒冷。霜降且早。所耕大半皆系 黍荞麦。耕种五谷者少。即使尽力耕种。不能保其必获。且每年所获。可否足供兵食之处。亦不能预知。其开垦驻兵之处。应请停止在案。臣查从前孙嘉淦所奏。惟独石口一处。气候寒冷。不宜五谷。而独石口外北行三十余里。即系平原旷野。再五十余里。为红城子。墙垣犹在。襟山带河。平畴沃衍。再百余里为开平。即元之上都。其间可耕之田。不下数万顷。再张家口外。西行七十里为兴和城。北行百余里为北城子。川原甚广。一望无际。土脉之肥。过于开平。其间可耕之田。亦不下数万顷。又云。或疑口外聚只多人。恐于蒙古滋扰。诸城左右。皆各旗王公大臣牧马之厂。今垦为田。恐旗人有所不便。又或疑天寒霜早。恐其难于收获。山少林木。恐其难于柴薪。凡此疑难之处。臣皆遍观而细访之。口外之山。绵千余里。名曰大垣。凡垣内之田。皆已招民垦种。现在征钱粮。此诸城之地。逼近大垣。皆系旗人牧厂。与蒙古无涉。旗厂之外。乃太仆寺游牧之地。游牧之外。乃察哈尔居住之处。察哈尔外。乃为内扎萨克地方。彼此隔远。无由滋扰。八旗牧厂。所占甚大。多有余闲。可以并省。

又游牧之地。方数千里。割其一隅。即可兑给。至柴薪稍远。未尝缺乏。且垣内诸山。多有产煤之所。若招民开采。自可足用。臣于三月在独石口。草芽未青。十四日在红城子。青草长及一寸。气候可以春耕。开平城外陇亩犹存。碾碓尚在。若非种植。何以有此。兴和气较暖于开平。其为可以耕种无疑也等语。是孙嘉淦从前所奏。开平兴和等处可耕之地。乃伊巡阅边关亲行相度。不但地方之寒暖。降霜之早晚。谷种之相宜。一一筹划详尽。而且将日用之水火煤薪。旗民之相安。蒙古旗厂之无扰。以及山场之可牧。平原之可猎。皆无不悉心区别而声明矣。而原任大学士伯鄂尔泰等。议谓口外地方寒冷。耕种五谷。不能保其必获。请停止。乃系约慎重之辞。惟恐其见功不易。而耗费殊多。固

是利不十不变法之意。然旗人之滋生无穷。 国家之帑金有数。沿边既有天地自然之利。与其使之就荒。何若垦之为田。若虑其不能见功。何不聊尔小试。如其无益。则请停止。如其有益。自当另为筹划。惟孙嘉淦从前所奏。料理区别公田民田之法。有不可行者。其曰兴和开平等处地亩。令民人垦种。择其近城之地。平方宽远者。画为公田。其余皆为民田。每垦民田二顷者。必令垦公田一顷。民田以为世业。公田分给旗人。酌定租粟。加之月给钱粮。则旗人之衣食。自益宽裕等语。盖旗人原不善于陇田。欲开荒地。必得招民佃种。若三顷之中。取二顷为民人世业。一顷为旗人公田。不但养旗人之田地无多。且此地既有民业。而旗人又不善于耕种。界址相连。易于朦混。不一二十年之间。民典旗地之风。又与京师五百里之内者无异矣。至于月给钱粮一说。尤不可行。盖钱粮乃 国家之经费。自有定额。理宜统天下之所入。通盘而合计之。断无随无限滋生之人数。屡屡增添之理。有此二不可行。则其料理之法。自当别筹。臣请我 皇上暂派干之臣。带领善于稼穡之民。于兴和开平诸城境内。每处分发数十人。量为开地数顷。如彼处天气之寒暖。地脉之肥沃。相宜种植。实如孙嘉淦从前所奏。行之一年。果有成效。明年将彼处但凡可兴稼穡之地。逐一查清。官备牛具籽种。招关内附近居民。有愿往彼处耕种者。令其每丁拨给上地五十亩。中地与下地酌量拨给。每一丁作为一牌。每十牌作为一甲。甲编名号。牌编次第。令其相度土脉相宜之谷粟籽种。即兴东作。与之分粮。如一年得效。明年可以推广地方。加倍行之。明年又复得效。三年更复广开地亩。十倍行之。推而远之。其利无穷。所得之粮。运至关内。平糶于直省歉收之地。所得米价。抵充牛具籽种之公项。行之既久。公项抵清之后。每年所得粮石。平糶于关内。而量积于关外。其糶出粮价。亦存贮彼地。积之数年。可足分拨旗人之后。即动此项银两。在彼地盖造房屋。量彼地之大小。出产之数目。酌定拨兵之多寡。将京师旗人内无恒产之人。陆续拨往驻防。即将彼处地亩。酌量拨给。其愿自行耕种者。听其自便。其不能种植之人。令其佃种于民。分粮食租。以资养贍。如此行之。既有成效。然后将奉天一带可耕之处。亦照此陆续开辟拨兵居住。使其三时力田。岁晚讲武。散则为农。聚则为兵。不但八旗可图久远生计。而民人赖以资养者。亦不可胜数。不一二百年之间。自西至东。绵数千里。势如长蛇。可以南视九省。北镇诸狄。威扬西陲。势连东土。实天下之屏藩。神京之保障。此亿万斯年之计。千载一时也。

请发八旗驻防各省疏乾隆三十五年

张若淮

窃惟八旗为根本之地。我 国家景运兴隆。生育繁衍。现在丁册。不下数十万。每丁以数口计之。是现有数百万也。待食于官。钱粮岂能尽给。则生计拮据

。理势之所必至。近年以来。我 皇上筹及安顿之方。所以教之养之者。法良意美。无微不到。然生育之数日繁。况过此以往。数百年以至千万年。将何以策之。臣愚昧所见。就今日情形。窃以为似可广驻防之制。斟酌变通而规其久远。伏查我 朝兵额。较历代本不为多。督抚提镇所辖之兵。零星派拨。分防塘汛。其在本标。多有不及千名者。而绿营积习。惟事虚夸。懦弱无能。难收实用。比者。平定缅匪。 皇上特调京城劲旅。及关东各处官兵。声势所加。贼首震慑。纳款乞降。则八旗兵丁之远胜于绿营。不待智者而知矣。窃查天下相通祇有四路。自直隶山东江南浙江以至福建为一路。又由江南江西以至广东为一路。自河南湖广贵州以至云南为一路。自山西陕西以至四川为一路。其中扼要地方。除已有驻防驻者。无庸置议。此外尚有形势紧要。或为门户攸系。或属数省相联者。应请 旨敕下各督抚。各就该省情形。通盘筹划。如有应行添设驻防者。酌量奏明。将八旗闲散。拨往充补。并仿照山东青州之制。另建土城居住。俾令习气不染。操练弥精。又查各省营伍。相度地势。于各营参错中。设有城守营旧制。此项官兵。专守仓库城池。预备镇压声援。合计约有数万名。俱属绿营。然既名城守。若复冗闾相沿。徒滋糜费。此内除兵额甚少。及设在州县一隅者。均不成营制。无庸更张。有在省会及有道员驻扎府分。将此等城守营。并令各督抚悉心筹酌。改补八旗。规制一准近京城守尉防守御之例。并将应行添设及改补各事宜。详议具奏。以待相其先后远近。渐次办理。如此。则星罗布。大小相维。既扼要地之冲。亦为绿营之表。树屏藩而资巩固。因以养育八旗。或亦便宜之一策也。

口外驻兵疏

孙嘉淦

乾隆四年。内阁学士雅尔呼达条奏边口添兵一案。经臣委员查议。于山海关设副都统一员。添满兵六百名。喜峰口添一百名。冷口添一百名。罗文峪添六十名。俱归山海关副都统管辖。独石口设副都统一员。添满兵七百名。张家口添一百六十名。古北口添一百名。俱归独石口副都统管辖。八沟设副都统一员。驻防满兵一千六百名等因具题。经部议覆准行在案。臣此次巡阅边关。亲行相度。山海关为边疆锁钥。宜设大员。应如原议。设副都统一员。添满兵六百名。八沟为口外要地。宜驻重兵。应如原议。设副都统一员。驻满兵一千六百名。其喜峰口冷口罗文峪古北口张家口等处。添兵不多。易于区画。俱应如原议办理。惟独石口一处。气候甚寒。不宜五谷。童山石田。无可樵采。故薪米俱贵。山沟之宽。不能一里。加以河流冲刷。无可建营房之地。即使强为区处。而驻兵既多。薪米益贵。耕牧无所。实于生计无益。原议设副都统一员。添兵七百名之处。似应暂行停止。臣查独石口外。北行三十余里。即系平原广野。

土脉肥腴。再五十余里。为红城子。垣墙犹在。襟山带河。平畴沃衍。远胜于独石口内。再百余里为开平城。即元之上都也。城广十六里有奇。龙冈秀发。滦水回环。实属形胜之区。计开平红城之间。可耕之田。不下数万顷。再张家口外。北行七十余里。为兴和城。西行百余里。为新平城。川原甚广。一望无际。土脉之肥。过于开平。计兴和新平之间。可耕之田。亦不下数万顷。昔有明之初。常遇春逐元兵于漠北。建大宁开平兴和三卫。东连辽碣。西控丰胜。为北平外屏。后渐弃而不守。尚论者有余惜焉。今热河八沟。皆大宁之旧境。现议添兵驻防。归化绥远诸城。即丰川东胜之旧境。均有重兵弹压。惟兴和开平之间。田畴未垦。弁兵未设。东西声援。似觉阻隔。臣详度形势所宜。约计田畴所出。大约开平城可驻满兵三千。红城子可驻二千。兴和城可驻三千。新平城可驻二千。若开垦田土。修葺城垣。而广为驻防。沃野千里。控弦万骑。左提右挈。其于边防。大有裨益。再 国家八旗禁旅。生齿日繁。 皇上圣谟深远。屡次为旗人筹划生计。今幸有此闲田。若令民人垦种。择其近城之地。平方宽衍者画为公田。其余皆为民田。每垦民田二顷者。必令垦公田一顷。民田以为世业。公田分给旗人。酌定租粟。再加之以月给钱粮。衣食自益宽裕。且山场可牧。平原可猎。弓马自益娴习。此实王道自然之富强。旗民久远之长计也。或疑口外聚集多人。恐于蒙古滋扰。诸城左右。皆各旗王公大臣牧马之厂。今垦为田。恐旗人有所不便。又或疑天寒霜早。恐其难于收获。山少林木。恐其艰于柴薪。凡此疑难之处。臣皆遍观而细访之。口外之绵千余里。名曰大坝。凡坝内之田。皆[已](己)招民垦种。现征钱粮。此诸城之地。逼近大坝。俱系旗人牧厂。与蒙古无涉。旗厂之外。乃太仆寺游牧之地。游牧之外。乃察哈尔居住之处。察哈尔外。乃为内扎萨克地方。彼此隔远。无由滋扰。八旗牧厂。所占甚大。多有余闲。可以并省。又游牧之地方数千里。割其一隅。即可兑给。至柴薪稍远。未尝缺乏。且坝内诸山。多有产煤之所。若招民开采。亦可足用。臣于三月十三日。在独石口。草芽未青。十四日。至红城子。青草长及一寸。气候可以春耕。开平城外。陇亩犹存。碾碓尚在。若非种植。何以有此。兴和地气。较暖于开平。其为可以耕种。更无疑也。臣之愚意。仰恳 圣恩于今年秋冬间。特简王公大臣。前往开平兴和诸城境内。查阅各旗放青之马。共有若干。约需牧地若干。将旧日所分牧地。通盘计算。可并者并之。可省者省之。可兑给者兑之。务使牧马之地。与耕种之地。疆界分清。不致混淆。臣于明春饬地方官。招民垦种。遴员前往经理区画。三年之间。田畴可以尽辟。然后渐次修葺城垣。造房屋。通商惠工。约计五年。百物皆备。然后派拨满兵。前往驻防。则九边之外。皆成乐土。往驻之人。自各便安。天地之气与人相通。人既。则天气益暖。天气益暖。则田畴益辟。田畴益辟。则驻防

之兵可以陆续增添。然则其所益于九边之防维。八旗之生计者。亿万斯年而未有己也。

汉军生计疏

孙嘉淦

窃惟 国家太平日久。四海户口殷繁。而八旗人丁尤盛。我 皇上隆恩茂育。为旗人筹划生养之计。备极周详。而窃谓以君养人。施虽博而难继。不如使人自为养。利弥普而可久。是以前在直隶总督任内。奏请八旗人等下乡种田。以为根本之计。经部覆准行在案。近读 上谕旨有云。八旗人等父兄外任者。将子弟带往。则本人既可省两处之食用。该佐领闲散之人。又得当差。支领钱粮。以资养贍。洵为两便之道。嗣后外任旗员子弟。年至十八岁以上者。在外仍令督抚题请。在内着呈明该都统。俱准其随任。其不愿者亦听之。大哉 圣谟。合天理而宜人情。从此外任旗员。父兄免内顾之忧。子弟受教养之益。而所省钱粮。又可均之闲散。以资养贍。一言而利赖无穷矣。臣因是更有请焉。数年以来。臣每见外任旗员。罢官而归旗者。必劝以置买田宅。为子孙长久之计。而据称一入京城。亲友人等之借贷。佐领人等之需索。加以袖手坐食。无计营生。若准其在外置买田产。庶可务农兼商。以成家业。臣伏思满洲在外久住。或有难行之处。至汉军则与满洲不同。伊等原系汉人。一切农工商贾之业。习为之而不以为难。在外守令之官。皆足以约束之而不至于生事。仰恳 圣恩。嗣后汉军人等外任者。罢官之日。如情愿在外成家。许其无论五百里内外。皆听置买田宅居住。报明该地方官。一体纳粮当差。如有生事犯法。地方官即行究治。另立汉军籍贯。每当编审之年。将汉军成丁人口。报明户兵二部及该旗存案。将来需其披甲。则按籍可稽。如不需用。则令其在外居住。自食其力。如此则与古者寓兵于农之意。实有相合。而数十年后。汉军之在外成家者必多。皆有世业以长子孙。所余钱粮。以及退存田土。又可均之八旗闲散之人。以资养贍。此则不费之大惠。经久之良图也。

八旗公产疏

孙嘉淦

奏为遵 旨详议事。旗人圈地。从前典卖与民人者。已奉 旨许令旗人出价赎回。然赎地之后。旗人承买。更须酌议。伏读 上谕曰。贫乏兵丁。食饷有限。无从措价。势必至尽归富户。富户或肯周济亲族。亦岂能多为分给。则赎地一事。恐未必于贫乏旗人有益。 圣谟洋洋。诚为旗人思久远之策也。查贫乏兵丁。不止无从措价。假使措置。亦不能多。所买不过数十亩至一二百亩而止。身在京城。不能自种。有限之地。不可以设庄头。差人讨租。往返盘费。所得租银。随手花消。实无管业之方。虽立法以均之。终至尽归富户。

此必然之势也。未依古以来。使人自养则有余。以官养人则不足。我 国家苞桑巩固。亿万斯年。八旗生齿。不知纪极。若不令其自为生计。皆袖手而仰食。则虽多方筹划。恐未必大有益也。查八旗公产。以及旗退余存入官等地。及此次赎回民典之地。不下数千万亩。似应晓谕八旗。如有情愿下乡种地为生者。不必取价。上地给与百亩。中地给与一百五十亩。下地给与二百亩。令其率领妻子居乡耕种。初种之年。量给牛种房屋之资。一时虽不无所费。而以二三百亩之田。可使一家八口之。永无饥寒之忧。且子孙皆有常业。不复仰给于官。其为利赖。实属无穷。再查八旗有地之家。从前亦多有在屯居住。耕读为生者。后因李禧条陈。皆令移住京城。实与旗人无益。臣之愚意。除为官披甲当差之人。在京居住外。其余闲散人等。如有情愿在屯居住自行耕种者。俱各听其自便。如此则旗人皆知务本。风俗渐归朴。且身能劳苦。则筋力强壮。将来拔补兵伍必更勇健。此则万年富强之要术也。抑臣更有请者。查我 朝定鼎之初。虽将民田圈给旗人。但仍系民人输租自种。民人自种其地。旗人坐取其租。一地两养。彼此相安。从无异说。至近年以来。则旗民往往因欠租夺地。互控结讼。其弊皆起于取租之旗奴。承租之庄头。揽租之地棍。小民欲治良田。必积二三年之苦工。深耕易耨。加以粪治。田甫就熟。而地棍生心。遂添租挖种矣。稍有争执。即以民霸旗地告官矣。庄头取租。多索而少交。田主受其侵盗。佃户受其侵渔。甚且今年索取明年之租。若不预完。则夺地另佃矣。另佃必添租。租银既重。逋负必多。一遇歉收。弃地而逃。并少租亦不得矣。旗人不能出京。多差家奴下屯。庄头地棍。声色哄诱。饮博相从。所收之租。随手花去。则又探次年之租矣。至于次年无租可索。而惧主责惩。则以佃户抗租为词矣。今年张甲。明年李乙。至小民以为租已预交。旗奴以为并未收取。遂至互讼不休矣。田主苦于欠租。虽有地而无利。民人苦于另佃。求种地而不得。而于中取利。华衣鲜食者。皆庄头地棍之家。剥良民以养奸民。甚可惜也。查地棍人等。有司可以惩治。臣当严饬地方官。查访得实。或被人告发。必从重严处。至于庄头旗奴。则非有司所能制也。仰恳 皇上天恩。谕八旗王公。以及有地之家。如有不设庄头。愿交有司催征者。臣当饬地方按年催征完解。如愿自置庄头。或差家奴讨取。亦悉听其自便。但不得轻易更换种地之人。如庄头家奴。禀称佃户抗租。但令田主将历年收租之额。与当年所欠之租。开一清单。行文地方官查明。如系庄头家奴于中作弊。审明治以应得之罪。如此则庄头家奴不敢侵蚀诈。地棍人等自无所施其奸狡。旗人按年收租不虞逋欠。民人获有常业不患侵夺。臣乃可以劝其治粪土。勤垦辟。植枣。艺蚕桑。庶几民人渐至盈宁之庆。而旗人常享丰享之福。洵为旗民两便之道矣。

会筹旗人疏通劝惩四条疏道光五年

协办大学士英和

臣等仰邀 恩遇。分任八旗。各有教养之责。伏见我 朝豢养旗人之恩。至优极渥矣。我 皇上御极以来。軫念旗人生计。普加赏赉。复经诸臣节次条奏。如准令屯居种地。添官地官房。清查入官地亩。移住双城堡屯田。外官准带族亲随任。诸大政陆续举行。凡可以利益旗人者。无微不至。兹臣等公同悉心筹议。本朝定制。已极完善。但历年久远。后人不能深悉旗人立法之意。往往奉行不善。或苛求过当。应宽而反严。以致束缚而不得疏通。或日久懈弛。应严而反宽。以致姑息而无所惩创。或应画一而反歧视。或应推广而反牵拘。臣等以为师其迹。不若师其意。或立复旧制。或酌合时宜。总期与前人立法之意。相辅相成。庶几可行可久。传之万万世。永无流弊。谨就臣等智虑所及。臚列四条。为我 皇上陈之。

一旗人告假闲散与兵丁官员定例原有区别。不应一概严禁也。查兵部处分则例。载旗人有事告假。前往顺天府所属地方。兵丁由参领呈明都统存案。给与参领关防。闲散由佐领告知参领。佐领给与图记。是兵丁与闲散。本有区别也。如往外省者。咨部给与路引。因旗人不应径达外省。是以由部给引。并非不准往外省也。其告假但云有事。并未如官员之指明修坟省亲等事也。其限期但云去来。并未如官员之指明期限也。如告假往外省。承办官不报部请引。例止罚俸三月。处分甚轻。可见并无关系也。又旗人私自出境。该管官分别知情失察。定有处分。闲散轻于官兵。取债探亲。轻于挟诈挠害。可见并未滋事。其有故而去者。情节更轻也。又各省驻防。止有官兵私自出境之例。并无闲散私自出境之例。又护军逃走等事。该管官例止罚俸。兵丁闲散逃走。并无处分。私自出境。与逃走无异。何以兵丁闲散逃走。俱无处分。而私自出境。处分甚重。例文殊属矛盾。臣等查官员兵丁。各有职守。原不应听其任意告假外出。自应勒限回旗。其私出者。处分亦应从重。至闲散并无差使。亦无粮饷。岂有与官兵一例严禁之理。该旗承办之员。因不谙例意。但见私自出境滋事。例有处分。遂并未滋事者而禁之。每于旗人告假。无论官员兵丁闲散。一味刁难勒措。遂致无钱粮之闲散。株守京城。仰给父兄。臣等每于挑缺时。见一缺常有数十人。国家经费有常。无可调剂。因而原任大学士伯麟。有令近京五百里谋生之奏。殊不知细绎例意。原未尝禁其外出。但欲告知佐领给与图记耳。臣等伏思闲散与兵丁不同。既无钱粮。安能禁其自食其力。我 国家百八十余年。旗民久已联为一体。毫无畛域。汉人游学游幕。外出经商。并无限制。驻防闲散。又无例禁。何独于京城而禁之。若虑其外出滋事。何妨严办。夫旗人所以易于滋事者。其故有二。因回京定有例限。外人明知其不能久。虽以家奴佃户应交地租。亦往往迁延挟制。以致旗人虽有产业。不能得租。及经告理。又不

能久待。仍属无益。今若宽其例禁。不限回京日期。则收租者得以从容坐索。遇有霸佃抗租。得以收回自种。则恶佃刁奴无可挟制。旗人有地者得获实利。又旗民交涉案件。例由理事厅审理。军流徒俱折枷笞杖鞭责。旗人自恃地方官不能办理。因而骄纵。地方官亦难以约束。是于滋事常见其多。查屯居原有照民人问拟之例。今外出者既已不在京城。所有笞杖徒流军各例。自应与民人一体办理。如此。则地方官易于管束。与蒋攸铨前奏革除屯领催守堡名目。因交地方官一体管束之例相符。并使旗人绝其所恃。则滋事者必少。名为严办。实乃保全。应请嗣后除官员兵丁告假。及私自出境。均照旧例办理外。所有闲散告假。无论前往何处。但令照例报明佐领告知参领注册。由佐领给与图记。即准外省营生。该参领随呈明都统存案。年终会咨户兵二部。倘该参佐领有勒措情事。或经控告。或经查出。即行参处。其回京不必勒定期限。如在外有事逗。准其报明地方官。行文该旗。回京之日。仍准挑差。倘出京已逾一年。并无地方官展限文书到京。即营销除该档。或在外滋事。即照民人例问拟。或报往亲族任所。自恃学长。挟诈需索。准外任各官。呈明上司究办。或在外年久。愿改民籍者。照汉军例。呈明该处地方官。准其改入民籍。其私自出境者。即照逃走例。所有分别挟诈扰害取债探亲。该管官知情失察各处分。均与删除。其降革休致之官员。已退钱粮之兵丁。未食钱粮之举贡生监。均照闲散例。一体办理。各省驻防。亦一律办理。如此严所当严。宽所当宽。该管官既无可刁难。闲散自不致困守。材能可用者。习文习武。仍不碍其上进。庸碌无能者。农工商贾。亦可以听其谋生。虽使亿万年生齿日繁。而额兵不增。资生有路。则旧例之宜讲求例意。而不当一概徒严者也。

一犯窃刺字寡廉鲜耻甘心下贱销除旗档。宜遵例实力奉行也。国初定例。旗人犯罪军流徒俱折枷。不惟正身。即满洲蒙古家奴。犯徒亦折枷者。其意可想而知也。乾隆年间定例。犯窃销档。凡刺字者销档。寡廉鲜耻。有玷旗籍者。销档。诬告讹诈。行同无赖者。发遣。赌博生事匪类者。发遣。又乾隆十八年定例。旗人初次逃走一月后。不论投回拏获。即销档发往黑龙江。又乾隆三十九年定例。无差使旗人。徒流不准折枷。此其意可想而知也。国初旗人尚少。欲其团聚京师。虽有罪不肯轻弃。乾隆年间生齿日繁。虑其败坏风气。将不肖逐渐汰除。此在乾隆年间为因时变通。而在今日则为遵循旧例。无如后来诸臣。往往以姑息为慈祥。自嘉庆二三年间。刑部将逃走发遣之例。改为投回免罪。仍准挑差。嗣后诸例渐次废弛。犯窃者则作百检十。一切例应刺字者。俱为之曲法开脱。以致旗人肆无顾忌。窝窃窝娼窝赌。或棍徒无故扰害。或教诱宗室为匪。种种不法。皆由水懦易玩。犯者愈。甚至托言谋生。廉耻尽丧。登台唱戏。及十锦杂耍。习为优伶下贱之役。接受赏赐。请安叩头。上玷祖父。

下辱子孙。实系旗人败类。有伤体制。虽于嘉庆十一年。一经查办发遣。而其事祇将本身销档。子孙仍在旗食粮。此等人家子弟。耳濡目染。少成若性。安能亢宗干蛊。改务正业。近年沾染恶习者。更复不少。臣等以为。稂莠不除。嘉禾不生。与其姑容以长浇风。何如渐汰以安良善。应请嗣后旗人犯窃。即营销除旗档。如罪止笞杖。姑念初犯。免其刺字。仍许复为良民。若改入民籍之后。再犯及罪止徒流以上者。再行刺字。逃走初次。或实由病迷。仍准投回挑差。如逾限一月后。无论投回拏获。及二次逃走者。均即营销档。若官员有心逃走。一次即行革职销档。旗人登台卖艺。寡廉丧耻者。免其发遣治罪。连子孙一并销档。该管参佐领。限三月内据实报出。所有以前失察处分。概予宽免。如逾限不报。仍照例分别议处。至窝窃窝盗。及一切诓骗之类。俱销除旗档。照民人例一体问拟。不准折枷。则旧例之应实力奉行。而不当有意从宽者也。

一汉军有考职捐职之例。满洲蒙古宜画一办理也。恭照道光元年五月 谕旨。佐杂之职虽微。亦由佐理民事而设。与其兼容并进。而听其壅塞。何如严核均邀。而俾就疏通。直省督抚详加甄别。其实在庸猥陋劣。不堪造就者。概行沙汰。则才具出之员。自可及时自效。钦此。伏查佐杂一官。职分虽卑。而亲民最近。向例并无正途。非书吏。即捐班。书吏例禁虽熟。舞弊实为长技。捐班流品尤杂。谋利是其本心。一县之地。即古诸侯之国。知县一人。耳目难周。不得不寄之此辈。民生何以日裕。吏治何以日。查各省佐贰杂职。除教职三千余缺不计外。尚有三千八百余缺。盐课漕运河工。均关紧要。而无一满洲蒙古人员。推原其故。当年八旗人少。即文职州县。绿营武职。亦系渐次增添。今八旗人多。马兵步甲尚准挑充。何妨先予小官。试之民事。汉军本有考职捐职之例。行之百有余年。并无格碍。官小易就。出京者多。于生计大有裨益。满洲蒙古。外官甚少。道府不过十之二三。丞倅缘有理事旗缺。合计尚及四分之一。州县不及十分之一。今满州蒙古举贡生监中。不乏品学谙练之士。应请即照汉军之例。一体准其考职捐职。其班次无庸另议。应请即于捐班应选班内。相间轮用。如此。则于别项班次。并无妨碍。而满洲蒙古。登进之途渐广。逐加历练。胥成有用之材。佐杂中得正途出身之旗人。渐挽捐班书吏之积习。于吏治民生。均有裨益。此则旧例之必应画一。而毋庸别立章程者也。

一双城堡屯田经始维艰。宜推广以竟成功也。查双城堡移驻京旗。自将军富俊条奏。经理数年。糜帑数十万两。良非易易。原定每年移驻二百户。查上年移驻五十三户。本年移驻七十六户。总未及一百户。诚恐此后愿往者少。又不便勒派。虚费以前经始之力。致善政无成功。实属可惜。况伯都讷等处。亦多可垦之地。如能源源而往。则京师贫苦旗人。既可得有产业资生。而该处以荒僻

之区。渐成巨镇。实属法良意美。查各旗满洲蒙古。原有屯居之例。在数百里外居住百余年数十年者。道光元年。臣等议覆原任大学士伯麟条奏案内。准令旗人屯居种地。数年以来。呈请者尚少。总原有地者。先须自往清查。而告假甚难。回京甚紧。以致如前条所陈。刁奴恶佃。藉端挟制。不得自种。今告假之例限既宽。则往查得以自由。嗣后呈请者必。臣等各饬所属。再将前例剴切申明。如近京并盛京等处。有地可种者。准其告假自往清查。如愿自种。准其呈明迁徙居住。或与原佃之人。伙种分粮。或撤出一半。自行耕种。仍一半与原佃种。如此。则旗产可获实利。而民人亦不致失业。以示公平而杜讼端。其地亩久经典卖。力不能赎。无地可种者。臣即饬所属参佐领。将移驻双城堡之利。详细开示。谕以尔等贫苦难以度日。皇上施恩。将双城堡处地亩。赏给耕种。尔等并无产业。今得地二顷。又有房屋家具牛种。临行路费。沿途供应。此系何等厚恩。尔等到彼。安分种地。可丰衣足食。两年移驻者。现俱有信来京。称为乐土。尔等何尚犹疑。况现在奏准一切不安本分之人。将来滋事。俱照乾隆年间例销除旗档。尔等若有不安分者。倘被参佐领查出送部销档。岂不后悔。今将利害明白宣示。刊成谕单。将家无产业。年已成丁之闲散。并三两以下钱粮。实在贫苦之人。逐户谕知。嗣后每年移驻。务期足敷原奏二百户之数。如有多者。陆续分年移驻。仍令每年将移驻数目。先期行知该将军。预为办理。如此。则善政可告成功。旗人永叨乐利之福。而双城堡地亩房间帑项均归实用。藉人以尽地利。即藉地利以养人。我国家亿万斯年。户口日增。土地亦日辟。此则旧例之必应推广而两有益者也。

以上四条。俱系遵循旧例之意。将后人奉行不当之处。或力复旧制。或酌合时宜。实于旗人大有裨益。缕悉敷陈。如蒙俞充。由值年旗移咨各该衙门。遵照实力奉行。以仰副我皇上惠爱旗仆。有加无已之至意。

拟时务策

沈起元

大学之言平天下也。曰生之者。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四者。万世不能易也。夫尧舜之治天下。非能解衣衣之推食食之也。亦惟使之自为衣食。无一夫之不获其所。而尧舜不尸其功。故二帝三王之世。其受禄于王家者。惟公卿大夫士。以及庶人之在官者。余皆自食其力。而上为之整齐教导之尔。自汉唐而后。始有养兵之费。大耗国用。于是赋敛不得薄。民日困而兵日滋。常重为国患。然犹曰。养兵以卫民也。未有举数十万不士不农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安坐而仰食于王家。而可以为治者。贾子云。一人耕之。十人食之。求不饥不可得也。一人织之。十人衣之。求无寒不可得也。可不念与。我国家龙兴沙漠。基王业于辽阳。其时部落之故人为满洲。汉人之先附者为汉军。汉

军云者。以别于汉人之未附者也。迨天与人归。定鼎中原。满洲汉军。分为八旗。皆当日开国有功之人。编有尺籍。官有俸。甲有粮。于扰攘之后。因废宅闲田而各授之业。其生裕如也。于是严为之制。汉军擅出他省者为逃旗。罚及长吏。汉军之仕宦于外者。子弟不得随侍。亲友不得探问。死丧于外。必返葬于京师。其约束稽察之严如此。自定鼎以来。四圣相承。太平无事者。百年于兹。深仁厚泽。休养覆育。生齿日繁。天下户口。数倍曩昔。而旗人之繁衍视之矣。窃闻世祖时。定甲八万。甲受银若干两。米若干石。至圣祖时。乃增为十二万甲。一甲之丁。至今而为数十丁数百丁者比比。于是一甲之粮。昔足以赡十家者。必不足以赡数十家数百家。势也。甲不能遍及。而徒使之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而环聚于京师数百里之内。于是其生日蹙。而无可为计。非旗人之愚不能为生也。虽有干木陶朱之智。不能为生也。岂惟旗人不能自为计。虽尧舜之仁。不能为之计也。今天子登极。洞悉其贫苦之状。加恩优恤之者。[已](己)无所不至。而究不可为经久之道。仰窥圣心。焦劳于此事者深矣。圣主德意。方将使九州岛万国。无一夫不得其所。而何忍鞶鞶之下。转有穷而无告之人。然以生齿日滋。日用饮食之资无限。而国家之赋入有定。以有定之数。供日滋之生。无限之用。虽罄十三省之惟正。不足以给之。况今天子仁圣。蠲免赈发之令。无月不下。方损上益下。以期厚民之生。又何忍腴民之膏。以济旗人之生。则所以谋旗人之生计者。虽尧舜之仁。诚不能矣。然尧舜之仁。必不以不能而遂不为之计也。草茅之愚。窃以为其道在一视满汉而已。夫我朝之满洲。即舜之诸冯。汤之亳。文之岐。汉高之丰沛也。其发祥之始在是。不闻一统之后。以其发祥之地之人民。悉授之食。以长养其子孙也。则今之满洲其处之者。似亦宜若直省之士民。秀者官之。强者兵之。弱者农之工之商之而可矣。今且未暇言满洲也。请言汉军。昔以别于未附之汉人。而名之为汉军。今天下一家。薄海内外。孰非我朝之赤子。而何必尚从而别而二之。因示天下以不广。若以为军。亦必其军也而后军之。军有尺籍。一军则一丁。而非一姓一族之谓也。今汉军之仕宦班列。既从其汉。汉之与汉人无分。而又独于其族姓则以军束之。而又概而禄之不可。概而伍之不能。聚之京帅。不能尽用。亦不尽可用。无缓急可恃之实。而徒使有朝夕不能自存之势。亦大可恻矣。亦大可虑矣。夫别之为汉军者。因其祖父之军。而军其后之子孙也。亦蕲毋缺其军耳。我朝之八旗。犹周之六师。汉之羽林。唐之府兵。事关宿卫。固不可虚缺也。缺之不可。溢之亦不必。则今之措置旗人者。宜莫若于汉军之内。稽其祖籍。以一人承占。或以材。或以辈行。其余子姓。则散之出旗。军者军之汉者。汉之军有甲粮可以自给。余归四民。任其所之。使谋其生。则宿卫无虚籍。而鞶下无穷民。所裨于

经国大计者非浅鲜矣。或曰。今汉军虽散之出旗。其原籍无产无业。终无以生。窃谓不然。夫人之求生也。不学而能。不习而利。惟束缚之严。使不得展。乃仰食于上耳。使纵之自由。则天地之大。何往而不得其生。且圣人之教人也。贵使其劳而不使其逸。劳则思善。逸则思淫者。常也。今汉军之不能为生也。固由上之力不足以给之。即足以给之。而其生愈不给者。以其所为衣食者。不从勤苦经营而来。则奢侈纵恣之心。习以成性。各为不终日之计。况法制禁令。更使之无可经营乎。若施非常之恩。下恢宏之令。俾脱旗籍。东西南北。除伊祖父作宦郡邑之外。许其择便占籍。隶于有司。将学而为士。力而为农。艺而为工。货而为商。以至或为塾师为幕客。人自为生。何无产与业之足患。其秀者仍可为 王国之用。勤者亦可供贡赋之入。 国用所节甚多。不俟 上之经画。而人人自得于光天化日之下。于德为深厚。于治为光大。而于时实为要务矣。且尝见汉唐宋祚久远之后。即宗室之苗裔。亦散处闾阎。齿于四民。不能尽为班禄。况数千万族之乎。由此言之。即所以安措满洲之处。亦必有道。其不可以官爵为周给。称贷为长策。己在 圣明洞鉴之中。无庸赘及者也。方今 圣治日隆。德化翔洽。承天休命。万世无疆。而惟此若隐隐重可忧者。而谋国者曾不能一为 国家深计及之。此贾谊之所以太息于汉文也与。

上奉天府尹论逃人书

御史郝浴

自公祖先生历事以来。开济于满汉衙门。权衡于官民经制。有体有裁。中情中理。故上下贴服。如改民一事。旧任张佟诸公。为民力请。而朝议未允。今得谐于福曜之一日。是斯民获更生于仁人之手也。从此广学宫。开乡选。以蓄其经术。资其进取。旌孝行。锡耆爵。以睦其宗邻。厚其风俗。民将不招不徙而自致。此真贤人君子之心。而公祖先生之任也。比闻有以勾逃之说进者。欲严立科条以待之。窃恐传闻之误。而公祖先生未必肯创向来未有之例。以加于今日既宽之人也。且招民之中。去者尽多。未闻勾掇。何独至于新民而及之乎。况中有至情。有补于法而无碍于国。不敢不委曲以相告。念此属罪徙天外。辖以佐领。或有一二只身无赖之民。官不能谋其生聚。己不能救其饥寒。不逃则坐以待毙。名为逃法。其实逃死。虽就食他方。实难回本籍。即以其名贯报督捕勾之。徒骚扰其州县而已矣。剥削其乡里而己矣。系累其亲戚而已矣。顾安所得其人乎。一有片纸之投。便貽一路之害。至于托身有籍之人。偶或探亲变产。自求生理。则不旋踵而返。既不忍于此弃其室家。又不敢于彼累其父母。非惟情不忍逃。亦势不容逃。在民情之可原如此。以言夫官。于从前之逃不加少。在将军佐领。未尝以此受过。而向后之逃不加多。在有司佐贰。何

至以此引咎。而官职之无碍又如此。总之以民情论。无赖之人。虽勾之而莫得。有籍之家。虽不勾而自来。是科条不必立也。无赖必逃之人。虽勾之而终不能禁其不逃。而有籍不逃之人。乃一勾之而反迫之以不得不逃。何也。守此则无以资生。控彼则难以入里。又坐成待毙之局。非迫之以不顾一切而逃乎。是立科条。不如不立科条之为愈也。以官职论。不立科条。则尚可如佐领之养晦。一立科条。反立刻来有司之责成。即以 朝廷论。赦之改民。本所以宽恤之也。痛念待罪于身。犹感宁家归狱之恩。而解网之后。反生画地为牢之怨。是不立科条。不但下不病民。而且上不病官。一立科条。不但下以病民。而且上至病官。而又病国也。何所利而为之乎。况公祖先生中朝雅望。在处为霖。不过暂守留京。不久当高跻崇班。或申明部务。或厘剔宪纲。为 国家争大是大非。以造万方之福。区区劳民。何足以烦硕画。

卷三十六户政十一农政上

论足食

陆世仪

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三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为粟八十万石。又曰。余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流散。农伤则国贫。其说皆名语。非鞅之开阡陌比也。但其意主于富国。而未主于富民耳。

亢仓子曰。人舍本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流徙。国家有灾患。皆生远志。无有居心。农则其产●。其产●则重流散。又曰。人农则朴。朴则易用。此皆知本之论。有天下者不可不知。

只永不起科四字。不劳不费。为西北足食之本。而守望相助四字。为足兵之本。但国家须守此勿失民信为急耳。

开中军屯。宜互相表里。腹里莫如开中。边塞莫如军屯。

农田议

张士元

国家自西南用兵以来。所费不貲。又自辛酉之夏。京畿大水。民困未苏。馈饷与赈恤兼行。财力固不能不屈矣。当此之时。为公家长计。使上下俱受其利。而有备无患者。亦惟务本而已矣。汉人所谓地有遗利。民有余力。以今之亦然。使尽垦生谷之土。尽驱游食之民归农。则国家财力之完富。可计日而俟也。愚不能周行天下。不知四方治田若何。然以足迹所至。谘访所及者言之。则天下之田。未有如大江以南之治者。江南本水乡。虽无古井田之法。而沟洫圳浚。防水写水之制犹古也。其民虽有游手。然田无不耕者。阡陌之中。春荣菜麦

。秋荣禾稻。桑麻茂密。鸡犬相闻。方二千里。几于尺土必垦。所以公私粮食。常取给于东南一隅也。踰淮而北。过山东直隶之境。则平原旷野。千里荒芜。虽有种禾黍者。亦少深耕易耨之功。岁收益薄。而不足之处。又不种桑而种柳枣。其民不出于农亩。则业于商贩。其尤无藉者。鬻歌取食。男女年八岁以上。十四五以下。使跼蹐鸣弦。伺候客馆。而优笑滋多矣。此无他。北方久无沟洫之制。其田专仰雨水。命悬于天。田者少利。则放而之末作耳。以一方观之。则天下地力民力之未尽可知也。近闻湖南辰州府。设碉卡八百余座。募勇丁驻守。使居民均出田亩十分之七。与勇丁耕种自食。麻阳民不愿。至于赴京陈诉。是其地有能耕之民。而无可耕之田也。又壬戌春。见京师水灾新退。流民散处城内外者。以万亿计。其饥且病而死者所在多有也。 朝廷设粥煮饼以食之。又出仓米。贱其价以糴之。为惠甚厚。然使舍业而待朝夕之给。所谓以饿殍之养养之也。何如与之闲田。设法安置。而使之耕乎。夫田少之处。至夺田以耕。田多之处。或弃田不耕。而饥民且置其手足于无所用。则大计可决矣。其一曰劝农功。语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然愚民无所。劝则不勤。汉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教代田人之法。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学耕种养苗状。自是流民渐还。田野辟而储积多。今诚下令使州县长吏。亲行课农。以勤惰为赏罚。召募流亡。申明崇本抑末之教。而多方以诱导之。则游手当日寡。而地利日出矣。其二曰宽赋科。康熙时令郡县垦荒田。约六年成熟。起科纳赋。而畿辅报垦者甚少。北方既无沟洫之制。则新垦之田。旱即成赤土。水即成巨浸。有收无收不可知。而赋科一定。不可复免。所以小民听其荒芜而不愿垦也。当时陆稼书先生宰灵寿县。尝具陈巡抚于公云。与其稽查太严。使民畏而不敢耕。何如稍假有司以便宜。使得以熟补荒。因请宽至十年起科。其言极明切。今宜遵而行之也。其三曰权水利。古遂人之法。未能遽行于天下。而穿渠溉田。则代有人焉。若魏史起秦郑国之类是也。今中原陆地。诚引水以溉之。则久不耕之漫田。其息必倍。如虑今日财力不能及此。则随地相视。一浦一港。善为蓄泄。皆足以利田畴。振农氓。或亦如虞伯生京东之议。募富民疏渠。而以其所溉之田多少。为赏爵之上下。其补官在诸色捐纳之先。则民必有愿效力者。久之则水利广矣。由北方推行之。则东南之漕运可宽矣。漕运宽则积谷储仓。以时敛散。而东南之民。亦受无穷之惠矣。此万世之利。非仅目前小补之计也。但当行之有序。而需之以岁月耳。愚又闻之。王者之富。藏之于民。故孔子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又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自古治天下者。求足用之道。未有舍本务而别开利孔者也。故言农田于理财之日。事似迂远。而实不易之至理也。

凤台县志论食货

李兆洛

县境侈于西北。而缩于东南。断长补短。方百里而有余。准今亩度之。方一里者。为田五百四十亩。方百里者。为方一里者万。则为田五百四十万亩也。山水之占地者少。民居既稀。里落寥旷。计城郭途巷山陵林麓川泽。四而去一。其余当得田四百万亩有奇。今岁赋计田之在额者。不过四之一。民户近十万。丁口不及三十万。土杂五色。多坟衍。饶瘠之地十一。其谷宜麦宜黍宜菽宜稷宜麻宜胡麻宜荞麦。下地亦宜稻。杂稼宜棉宜靛宜烟。其蔬宜菜宜萝卜宜莴苣宜苋宜菠稜宜葵宜蒜宜韭宜胡荽宜芥宜青椒。其蔬宜瓜宜瓠宜茄。其果宜榴宜梨宜柿宜枣宜桃宜李宜杏宜蒲萄。药则紫艾柴胡江蓠芎藭茵陈枸杞紫苏之属亦多有。木则槐榆椿樗。山亦宜松柏。而种者少。晋书称八公山。草木皆如人形。而水经注则云八公山无草木。惟童阜耳。今北山固濯濯也。询之山民。或云不宜木。然其故老皆云北山向时木甚美。中栋梁。今城中老屋。多北山木所构。其产有青红。大皆合围以上。发老屋者犹时时得之。青色青黑坚致。类海楠。红红泽。皆他处所无。明季兵火。刊伐遂尽。今欲求青红之。而辨其枝叶。亦不可得矣。居民每冬月则入山草根以爨。木之槎。长尺余者。并其根掘而鬻之以为薪。夫山者宜也。莫之植而望其茂。即地亦窘于生矣。故县虽有山而薪蒸苦贵。鬻鬻者颇资石炭。滨淮之地宜柳宜萑苇。亦樵苏所赖也。畜宜六扰。阃产马有佳者。稍耳。鱼则鲤鲂鳊鲟●青银鱼鲢残鱼。唐书地理志。颍州土贡有糟白鱼。今淮河白鱼。犹甲他处矣。又有青金鱼。形类极鲜美。产黑石潭石穴中。亦他所所无也。鳊鱼不恒有。间有之其岁有水。土人以为候。黍多靡于酒醪。酒皆和药蒸黍而液之。其以麦面和黍蒸者。谓之大面酒。产阃者有名。富人召客。亦有酿糯米为之者。名五香酒。味醇实。屑豆为腐。推珍珠泉所造为佳品。俗谓豆腐创于淮南王。此其始作之所。斯邑产之最古者矣。大约黍麦菽苽菜稻为大种。余皆闲植之地。率两岁而三收。二月种黍。七月而收已。九月种麦。至四月而收。五月种菽。九月而毕收。乃稍息之。及明年二月复种黍。其一岁再收者麦。若稻若菽若瓜若苽。苽春秋皆可种。其熟又速。间种苽者。或一岁三收矣。田皆再犁。犁后耙以去草。下种后。惟黍及豆。或一锄再锄之。余种皆听其自生。不复治也。粪杂六畜矢。和以土而窖之。俟犁而下之。一熟一粪。每亩之粪多不过二十石。值钱三百。雨以入土深浅为量。不及寸谓之一锄雨。寸以上谓之一犁雨。过此谓之双犁雨。刈麦谓之扑麦。扑麦之具谓之绰。形如大箕而缀以网刃。铁片为口谓之钐。绰之柄长与人等。立而横施之。一人执器承其旁。其器谓之网。揉木如半月。施杓于两端。网其中。度可受四五石。曳而行。执绰者前。曳网者随。左右若挹若注。顷刻数亩。麦穗狼

籍。麦茎之留于地者尺许。不惜也。农不知担荷。凡田作皆役牛驴。获时不分秉束。颠倒纳诸车中。至则纵横播之。以牛牵碌碡而碾之。亩所收者。当其稔时。黍麦可二石。稻可四五石。地之值。其下者止数百钱。贵者不过四五缗。一犁必驾二牛。谓之一犍。贫者代以驴。佃百亩者谓之一犍牛。一夫所治常数犍牛。惟耕获时须佣僦。余皆暇日矣。

凡县中田地。当得四百万亩有奇。计亩岁收二石。当得米谷八百万石。丁口计三十万。别其士工商三民。不在农者。约五万。计实丁之在南亩者。不过二十五万。以二十五万丁治四百万亩之地。人可得十六亩。家有三丁。同力合作。治其屋下之田。不为兼并所取。计岁米谷常在九十石以上。家不过八口。人食日一升。岁所食三十石。以其余具粪溉供租赋。与工商交易其有无。为婚嫁丧葬宴会之具。又以余力治塘堰穿窬窖。为水旱之备。塘可以鱼。堰可以树。亦足以优游乡里。长子养孙。为安足之氓矣。乃一有小水旱。菜色满野。流亡载途。郑念祖者。邑素封家也。佣一兖州人治圃。问能治几何。曰二亩。然尚须僦一人助之。问亩之粪几何。曰钱二千。其邻之闻者哋曰。吾一人治地十亩。须粪不过千钱。然岁之所出。常不足以偿值。若所治少而须钱多。地将能产钱乎。郑亦不能尽信。姑给地而试之。日与其人辟町治畎。密其篱。疏其援。萌而培之。长而导之。燠而灌之。湿而利之。除虫蚁。驱鸟雀。虽所治少。而终日搢搢不休息。他圃未苗。而其圃蓂已实。蔬已繁矣。鬻之市。以其早也。价辄倍。比他圃入市。而其所售者已偿其本。与他圃并市者。皆其赢也。又蔬蓂皆鲜美硕大。殊于他圃。市之即速售。岁终而会之。息数倍。其邻乃大羨。然亦不能夺其故习也。尝行县邑。值小旱。见苗且萎矣。其旁有塘汪然。诘之曰何不庠。曰水少而田多不敷也。曰少救数亩。不愈于尽萎乎。曰无其具。曰何不为。曰重劳。且恐所得不足偿费。其愚而无虑。大率如此。使邑之民皆如郑之圃。而募江南民为佃师。以开水田。其利岂可数计乎。地既寥廓。民田之离村落远者。数家合雇一人。结草舍于田中以巡瞭之。谓之看青。秋冬刈获后。或泥门他适。春尽始还。谓之趁荒。方刈获时。贫者挈妻子老幼。亦结草舍于田隅。不问所来。俟其获。随而拾其穗。一人所拾。或至石许。时乘间窃取。倚老弱为强丐。生忿争。相殴击。男女错处。因而淫佚。其风之偷恶者也。佃人田者。牛种皆田主给之。收而均分之。岁稔则余数年之畜矣。得比岁稔。无立锥者。或致千金。称贷者其息恒一岁而子如其母。故多并兼之家。汉书地理志曰。沛楚之俗。急疾颡已。下蔡。故沛也。俗俭嗇。饮食衣服之靡少。千金之子。比屋可数。皆鹑衣蔬食。惟博及讼。往往倾产不顾。能讦控于大府者。里中人指引以为雄。讼必敛钱于亲族戚党。人亦不以为怪。黠者因缘利而弄之矣。其无赖子弟。相聚饮博。行则带刀。结死党。为侠游。轻死而易。无徒手

搏者。耕农之家。亦必畜刀畜鎗。甚者畜火。故杀伤人之狱。岁以百数。虽设厉禁不能止。其故老曰。自珠隆阿公为庐凤道时。值宿州教匪滋事。金丁壮为乡勇。令家必畜一刀一鎗植之门。并遣冶工传造之。自是遂以为习也。孔子曰。北方之强。金革死而不厌。其天性。风土成而不可变。抑非教化所驯致欤。地亦宜桑柘。而无饲蚕之家。间种棉亦不知纺绩。丝布皆资之他邑。妇女常牵犊荷锄。与男子杂作。富民多居积逐利。而无豪商大贾。谷之值不以丰凶为准。大抵雨暘调则骤贱。稍不调则骤贵矣。谷之漑多南行。若北行则贵。缙钱鲜私恶麇杂。较他邑为良。水道沿淮而达江河。致迂折。陆行自浦口而北者多山险。无大车。担负而至。率三千钱而致一石。故百货之集者少。下蔡滨淮。居正阳临淮间。舟楫之会也。阚北贸睢亳。南贾霍。多马牛驴骡。硝盐私贩。辄取道于此。其民杂处。又界蒙城阜阳。俗益剽急而事末矣。

陕省农田水利牧畜疏乾隆四十七年

陕西巡抚毕沅

窃臣接准部咨。钦奉 上谕。以原任刑部侍郎任克溥前后条陈各事宜。皆关系士习民风官方吏治。现在有无似此未经整顿者。着大学士九卿科道。及各督抚直摅所见。据实奉闻。钦此。臣跪读之下。仰见我 皇上整饬官方。勤求民隐。 睿虑旁周。窃惟 国家大计。不过民生吏治二端。而建官之本意。则以勤民为主。勤民之要。终以足食为先。百余年来。生齿日繁。而天地生财。只有此数。是以民间逐末。日事营求。不过此绌彼赢。生计所资。终未优裕。臣麤览载籍。窃见民生衣食之源。大率农民为要。畜牧次之。因土之宜而尽民之力。以收自然之利。其在西北等省施之。尤当而易行。即如陕西。古称四塞雄封。地大物博。唐虞以来。厥田称上。迨及成周。尤以稼穡为重。豳风无逸所陈。至今犹可想见其遗意。惟司牧者。以其事无近功。不复为之措意。以致小民失业者多。往往流为惰窳。臣载抚关中。先后十有余年。郡邑巡行所至。窃见汉中兴安商州各府州属。延南山。水土饶益。迩年楚蜀陇豫。无籍穷黎。扶老幼。前来开垦者甚。但疆里绵邈。高原下隰。闲旷尚多。近者山南一带。添设府厅佐贰等官。以资控制。将来拟即令其详加相度。广劝耕屯。以无业之民。而辟可耕之土。若成熟后。按夫计亩。全活自多。即如乾隆四十三四等年。两湖偶被祲。小民流徙。络绎前来。臣彼时阅兵汉南。目击情形。督率有司。妥为安插。分令就地开荒。男妇不下十余万人。俱得安然乐业。遂成土著。此地利之宜开垦者一也。至西安同州凤翔三府。邠干二州。沃野千里。实为陆海奥区。臣近加体察。民间耕读相半。素鲜藏。殷实之户。十不得一。缘其平时所恃。不过农田。而秦中地厚水深。山泽之气不通。每有恒暘之咎。夫黄河为数省患。惟宁夏一府。引水灌田。五邑并蒙其利。泾阳龙洞一渠。为关内

膏腴之最。秦汉至今。民沾渥泽。前因年久淤塞。灌田仅万余亩。臣因奏请重加疏浚。今已灌田十万有余。可知民间利病。果能悉心经理。未有不收其美利者。伏思关右大川。如泾渭灞浐沔洛漆沮汧沔等水。流长源远。若能就近疏引。筑堰开渠。到处可行水利。无如司事者。意计所在。既不与民瘼相关。小民心知其利。又复道谋筑室。不溃于成。即向来本有渠道地方。亦多废而不举。以致泥滓淤积。水流旁溢。大者逼窄。小者断流。是以偶值暵干。便成荒歉。臣现拟督率司道。飭查各属。将境内形势。高下川原。细加量度。何处可以开渠几条。其渠可以灌田几亩。其旧时所有渠堰。向日灌田若干。现在灌田若干。一一据实具报。倘有不敷挹注者。当即为之筹酌。或劝民自为疏浚。或酌借公项。代为办理。则以时蓄泄。自无水旱之虞。而瘠土变为良田。三农自获倍收之利。三秦为中土上游。大川半在其地。若分为沟洫。蓄作陂池。则入黄之水。其势并可少杀。于事理不无裨益。此水利之宜疏蓄者二也。他如省北延安榆林二府。以绥德鄜州地多砂砾。每以边境高寒。雨泽少愆。西成即忧歉薄。臣窃见古来云中北地五原上郡诸处。畜牧为天下饶。至以谷量牛马。即唐时开元年间陇右牧政考成。不过数年。马至四十三万。牛至五万。羊至二十八万。兹者地土依然。水草犹在。倘能经画得宜。安知今不如古。臣于七月间巡防所至。见沿边水草。尚为丰茂。若飭令各属有司。询问乡堡。每邑计其成数情形。畜牧者约有若干人。驼马牛羊约需若干匹。由府汇报到司。酌筹间购买。分给民间。令其试养。并雇觅善于长养之人。教民喂饲。每属酌派佐杂等官。查核经理。候次年孳生后。除交还官项外。余即赏给本人。以为资本。嗣是孳生羊十取其一。马驼牛十五取其一。其余除资本外。听民自为贩卖。则边民生计。可望渐臻饶裕。其腹地沿山傍水。如终南太白汧渭沙苑之间。系历代畜牧之。亦可徐徐筹办。倘数年后果有成效。将来新羌各路。屯兵民户。俱可仿而行之。令其耕作与畜牧相兼。缘耕作所入。只敷本户供支。畜牧工本无多。而休养蕃息。日见充盈。则民力渐裕。兵力愈强。实边土无穷之利。此畜牧之宜讲求者三也。至州县为亲民之官。所关最要。得其人则一邑之民享其利。不得其人则一邑之民受其害。如病在贪酷。则日事诛求。而良善难安生业。病在因循。则听从胥吏。而闾里鲜得安居。其中稍有才具者。又复以酬应能为。不以地方为事。此等病民之官。又当随时厘剔。大示惩创。再一州一县。大者不过数百里而遥。近有在任数年。而四乡未尝一至者。所谓司牧者谓何。臣现拟飭属。嗣后于本境四乡。或一岁之内。或一季之内。务须轻车从。周遍历行。按查保甲。稽查游惰。如有利病所关。应行应革事宜。具禀上官。以便随时查办。至春秋祈报。宣讲 圣谕。朔望行香。虽系事属仪文。然小民日事观瞻。自有隐相维系之故。故下情易于上达。而匪僻难以潜滋。编氓目见

耳闻。共知法纪所在。未始不可化莠为良。地方郡吏。皆当实力奉行。不得以为无关考成。视为具文。以上各件。若就目前而论。虽无小效近功。然月计不足。岁计有余。行之既久。则户庆盈宁。人歌乐利。官方士习未有不蒸蒸日上者。至大吏为合属视效所关。自当以 圣主爱民之心为心。以足民之事为事。损上益下。洁己奉公。董率监司牧守。讲求实政。化导士民。俾衣食足而知礼义。此臣等守土之责。尤所当随事随时。共相勸励者也。

敬陈农桑四务疏

尹会一

窃衣食为生民之至计。农桑实务本之良图。我 皇上轸念民依。重农贵粟。特颁 谕旨。明示劝课之方。复 命廷臣。详筹教稼之法。臣伏读 纶音。遵照部议。业已飭令各属。随地制宜。因民利导。设立老农。兴修水利。实力奉行。惟是臣生长田间。颇知农务。谨就豫省情形。悉心筹划。谬抒管见。敬为我 皇上陈之。一天时之宜乘也。凡物之生长。必有其候。故农时以勿违为先。而力田以早种为主。早种则先得土气。根株深固。发生必盛。收成必倍。今豫省百姓。罔知节候。往往有时宜播种而未耜者。有时宜耘耔而始播种者。既失天时。遂违物性。臣查播麦之期。务在白露。如天气尚暖。当于白露十日后种之。种高粱。当临清明节。种早谷。当临谷雨节。种棉花。当在春末夏初。豆子晚谷。则于五月刈麦之后。在麦地播种。荞麦于中伏以内。芝多种于棉花地旁。即有气候不同。寒暄各异之处。要必按时下种。不可迟缓。应令地方官刊刻告示。遍户晓谕。并责令老农。督率劝勉。仍钦遵 圣谕。州县官不拘时日。轻骑减从。亲往各乡查勘。如逾时而未耕未种者。即询明缘由。面加训饬。倘有工本不足者。许老农开具名结。借以仓谷。秋后照例还仓。则天时无失。而耕种得宜。庶百谷繁昌。收获自丰矣。一人力之宜尽也。南方种田一亩。所获以石计。北方种地一亩。所获以斗计。非尽南智而北拙。南勤而北惰。南沃而北瘠也。南方地窄人稠。一夫所耕。不过十亩。多则二十亩。力聚而功专。故所获甚厚。北方地土辽。农民惟图广种。一夫所耕。自七八十亩。以至百亩不等。意以多种则多收。不知地多则粪土不能厚壅。而地力薄矣。工作不能遍及。而人事矣。是以小户自耕己地。种少而常得丰收。佃户受地承耕。种多而收成较薄。应令地方官劝谕田主。多招佃户。量力授田。每佃所种。不得过二十亩。至耘耔之法。又须去草务尽。培壅甚厚。则以三覆为率。粪则以加倍为准。鋤则以四次为常。棉花又不厌多鋤。则地少力专。佃户既获丰收。田主自享其利。且分多种之田以给无田之人。则游民亦少。仍飭地方官善于奉行。不得强抑勒派。以滋扰累。一树艺之宜广也。夫木之佳者。以桑为尚。其余如枣梨桃杏榆柳椿杜等。均堪利用。臣查豫省地方。每多咸飞

沙之地。小民因难以垦种。大半荒弃。不知盐之地。挖去三尺。必无咸味。飞沙之地。挖去三尺。必有湿气。而村尾沟头。篱边屋角。隙地颇多。虽不可播种五谷者。未始不可栽植树木。似应令地方官。责成乡耆保长。广为劝谕。就所宜之木。随处种植。加意培养。如乡耆保长。有能于一年之内。劝民种桑五百株。梨枣等树一千株者。据实册报。印官给以花红。三年内能每年添种如前数者。给匾奖励。则地无旷土。而利赖更溥矣。一女工之宜勤也。窃以蚕桑之利。固属无穷。而布疋之需。为用尤广。查江南苏松两郡。最为繁庶。而贫乏之民。得以俯仰有资者。不在丝而在布。女子七八岁以上。即能纺絮。十二三岁。即能织布。一日之经营。尽足以供一人之用度而有余。今棉花产自豫省。而商贾贩于江南。则以豫省之民。旷废女工故也。臣愚以为寸丝之直。可以买尺布。衣布之人。百倍于衣丝。且织布易而织丝难。教以难者。或未必其率从。教以易者。庶可冀其就业。但豫省未尝不织布。而家有机杼者。百不得一。应令地方官。晓谕有力之家。或多造机杼。贷于织布之户。量取赁直。或将无碍公项。可以动支打造者。令其报名给领。俟一年之后。缴还原项。并广谕妇女。凡牌甲之内。有一家织布者。即令同甲仿效。行之久而比户连村。无不各勤纺织。似亦推广蚕桑之一道也。以上四条。臣仰体我皇上重农务本。富民足食之至意。窃就豫省地方。董率官民。措施办理。但臣知识浅陋。是否有当。伏乞训示。

劝农三策疏乾隆二年

云南巡抚张允随

奏为请酌定考课。奖劝补助之规。以裨农政事。窃惟足食为民生之本计。教养为王政之先图。纶音迭沛。无时不轸念农功。兴怀劝相。晓谕督抚大吏。讲求水利。而以农桑本务。倡课百姓为先。至州县之能劝民垦种者。非有大过。毋轻劾去。以期劝课有成。大哉王言。诚二帝三王之用心。而万世兆民所永赖者也。臣奉到上谕。悉心体贴。除滇省水利另折奏闻外。似觉尚有可以推广善治者。敬为我皇上陈之。查劝课农桑。固州县之责。而州县政务殷繁。不能遍及。是以部议仿照周礼遂地之制。量设数人。以司董成。诚农政之先务。但思州县牧令。熟谙农功者少。似宜定为规条。示以准的。俾选择之始。既有以察其能否。考课之时。亦有以验其勤惰。臣请定十则。一曰筋力勤健。二曰妇子协力。三曰耕牛肥壮。四曰农器充锐。五曰籽种精良。六曰相土植宜。七曰灌溉深透。八曰耘耨以时。九曰粪壅宽余。十曰圃洁治。以上十条。以十得八九者为上农。酌量州县土田之多寡。村落之远近。即于上农之内。选择老成谨厚之人。专司教导。于井里之中。晨夕聚处之际。勤者劝之益勤。惰者勉之勿惰。逐末者引之以务本。游手者教之以学稼。不许干预他事。

至农人虽终岁勤动。而其功力之齐。则全在春耕夏种秋收之日。牧令政务虽繁。而一岁之中。要当竭此数旬之心力。以劝农事。如每岁二三月间。东作方兴。州县亲行履亩一次。则耕犁之勤惰。可得大概矣。四五月间。插蒔方殷。再行履亩一次。则栽种之勤惰。可得大概矣。九十月间。穡事告成。再行履亩一次。则农功之勤惰。可得其全矣。勤者奖赏之。惰者诫饬之。老农教导无效者。则另选以代之。如州县奉行不力。督抚司道府为之稽察而申饬之。如此。为牧令者。既克尽其劝课。亦不致滋扰闾阎。则用力少而收功溥矣。其余月日。恪遵训旨。凡值公事之暇。即巡历乡村。所至之处。询疾苦而课农桑。奖善良而惩顽梗。则上下之情通。而提撕易入。不难合四境如一室矣。至部议所定。量加奖赏之例。固所以答老农教导之劳。而农力作之气。但查州县既多。老农亦。若动帑赏给。则国家经费有定。若仅地方官捐给。则牧令中急公之员。固不乏人。而庸谨者不无苟简从事。则奖赏之典。将成具文。又当酌一法。以为风励斯民之具。伏查遂师之制重于成周。力田之科隆于汉代。而国家现行乡饮酒之礼。凡乡民之年高而谨者。得推为介宾。民间深以为荣。今老农虽未足与于此选。然果能率民以服先畴。若有成效。亦有司所当礼貌者也。臣请仿其意。于每岁秋成之后。州县查其所管乡村。如果地辟民勤。谷丰物阜。则为之备花红酒醴。设席公所。进而觞之。并用鼓乐导之以出。使耕凿之俦见农民之细。而长吏亲为优礼。其观感兴起之忱。有油然而生者矣。至于贫乏之民。尧舜之世。所不能无。故先王有省耕省敛之典。即有补不足助不给之恩。倘课农之法既备劝。农之典复隆。而工本艰难。自当更筹补助之典。俾得及时栽种。查各属社仓谷石。原系春借秋还。而常平仓谷。每年出陈易新。亦得详明动借。然皆于青黄不接之时。以之接济民食。安能复作籽种。臣查社仓。系社长经理出入。例应加息还仓。应听民间自行借给外。请将常平仓谷。于出陈易新之外。另立借给籽种名目。在存七数内。再行酌借一二分。俾民间共知其为作种之项。令州县官春夏巡行畎亩之时。查系实在无种穷民。即择仓内堪为籽种之新谷。酌动借给。令其作种。其力稍能自备。及吏胥皂役人等。不得捏冒滥借。务使贫民得沾实惠。秋成照数还仓。照例不许加息。其或偶有水旱不齐。缓至次年交仓。一转移间。而贫民既得乘时布种。复得免重利借贷之苦。则且咸受裁成辅相之恺泽于无穷矣。

论闽省务本节用书

郭起元

某闽人也。窃愿言闽事。闽地二千余里。原隰饶沃。山田有泉滋润。力耕之原足给全闽之食。无如始辟地者。多植茶蜡麻苧蓝靛糖蔗离支柑橘青子荔奴之属。耗地已三之一。其物犹足供食用也。今则烟草之植。耗地十之六七。原烟出

自西北边外。谓可以驱寒耳。今则遍于东南。饮烟者无间暑寒。为用与食盐等。而又胜之。闽中更甚。烟叶之雨露入地。则地苦而谷蔬不生。无益于人。而害于嘉种如此。闽田既去七八。所种稻菽麦。亦寥寥耳。由是仰食于江浙台湾建延。米艘自海来者。有风涛鱼龙之险。自建延下者。滩石萃确。水潦不时。往往阻滞。而江浙官吏。又辄禁洋遏粟。故閩閩时时乏食。执事发令移文采买。而境内可以无饥矣。窃念古者建国。君民不待食于疆外。闽地耗于植烟。既严其禁。然小民不知大计。终以草为利。久且复植。秣火耕水耨。沾涂胼胝。用力甚劳。海民习鱼盐羸蛤之利者。冒险取之。逸获而利饶。故惰于耕耘。不知民惟耕耘。则气朴而质固。习勤而善生。古称孝弟始于力田者。良不诬也。今惟飭长吏率三老谕民以重农务本之益。俾通晓自悟。渐革其俗。斯阜成盈宁之效可几也。执事敷教以来。士多经明行修。今又开设书院义学。宜乎孝友睦姻任恤者。所在皆是。然而士民仰事俯育。兼资乎物力。孟子曰。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今户口日蕃。而地不加增。民以日贫者。人与土羸拙之势异也。一人之食。十人食之。则必饥矣。一人之衣。十人衣之。则必寒矣。为今之图。亦惟节俭以济其不足。诚令中人之家。去肥甘而麤粝之。一人之食。可饱数人。易罗纨而布絮之。一人之衣。可燠数人。此虽民间嗇之务。而登耗安危之机寓焉。福兴泉漳四郡。用物侈靡。无论其它。即冠带衣履间。动与吴閩杭越竞胜。不知彼地之膏腴。此方之瘠薄。财力之难以支也久矣。伏望飭吏设禁转移之。衣食足而民仁。乃自然之效也。仰祈垂鉴而采纳之。幸甚。

府志食货论

岳震川

府志食货中无草。安康之民。果不种此。此俗之善也。今汉中郡城。商贾所集。铺十居其三四。城固涇水以北。沃土腴田。尽植苗。盛夏晴霁。弥望野绿。皆此物也。当其收时。连云充栋。大商贾一年之计。夏丝秋。乌得与丝并论耶。自陈文恭公抚秦。滕公天绶守汉中。设立蚕局。劝桑柘。为生民之本业在是。何为者。记称天子巡狩。太史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好僻。甘肃士人赋草诗曰。饷宾先饼饵。种地碍桑麻。南郑城固大商。重载此物。历金州以抵襄樊鄂渚者。舳舻相接。岁糜数千万金。可谓好之僻矣。或曰。楚人糜金。汉中得利。何害。岂知兴汉之人。以此糜金者不少耶。害有大于碍桑麻者耶。故曰安康若不种草。此俗之善也。又闻紫阳务滋苗。较汉中尤精。尤易售。此可以为戒。弗可效也。若云皇皇求利。庶人之行。则蚕桑之利。齐可以富国。山南之民。岂不能以桑蚕富其家耶。

农书

张履祥

桐乡田地相匹。蚕桑利厚。东而嘉善平湖海盐。西而归安乌程。俱田多地少。农事随乡。地之利为博。多种田不如多治地。吾乡田不宜牛耕。用人力最难。又田壅多。工亦多。地工省。壅亦省。田工俱忙。地工俱闲。田赴时急。地赴时缓。田忧水旱。地不忧水旱。俗云千日田头。一日地头是己。田极熟。米每亩三石。春花一石有半。然间有之。大约其三石为常耳。下路湖田有亩收四五石者田宽而土滋也吾乡田溢土浅故止收此地得叶盛者。一亩可养蚕十数筐。少亦四五筐。最下二三筐。若二三筐者即有豆二熟米贱丝贵时。则蚕一筐。即可当一亩之息矣。米甚贵丝甚贱尚足与田相准虽久荒之地。收梅豆一石。晚豆一石。近来豆价贵。亦抵田息。而工费之省。不啻倍之。又稍稍有叶乎。但田荒一年熟。地荒三年熟。人情欲速。治地多不尽力。其或地远者。力有所不及耳。俗云种桑三年。采叶一世。未尝不一劳永逸也。弗思耳。治地农叟有言。禾历三时。故秆三节。麦历四时。故秆四节种稻必使三时气足。种麦必使四时气足。则收成厚。吾乡种田。多在夏至后。秋尽而收。所历二时而己。种麦。多在立冬后。至夏至而收。所历三时而己。欲禾历三时。麦历四时。胡可得焉。惟有下秧极早。可补事力之不逮。谷雨浸种。立夏前下谷。稍备春气。至插青之日。秧老而苗易长。且耐风日。所谓秧好半年田也。中秋前。下麦子于高地。获稻毕。移秧于田。使备秋气。虽遇霖雨妨场功。过小雪以种无伤也。人但知夏前秧之好。而不知所以好之故在得春气备三时也。知种麦之多收。而不知所以多收之故在得秋气备四时也。湖州无春熟。种田早。收获迟。即米多于吾乡。北方无水田。麦即广熟。非独地燥。历时多。能尽其性也。早麦又有几善。垦沟揪沟便于早。早则脱水而燥。力暇而沟深。沟益深则土益厚。早则经霜雪而土疏。麦根深而胜壅。根益深则苗益肥。收成必倍。燥土疏沟深。又为将来种稻之利。凡事利必兼利。害必兼害。惰农苦种麦之劳。耽撮子之逸。甘心薄收。甚至失时。春花绝望。愚矣哉。稻秧麦秧

汉文帝诏。岁劝民种树。管子云。一年之计树谷。十年之计树木。吾里无山。土亦罕旷。然能于地隙水滨。种植良材百株。三十年后。可得百金以外。若种树成林。大小相替。材木可无乏用矣。每年芟其繁枝。可以为薪。各以地之所宜。则桐乡椿梓榆檀皆上木也。绍兴祁氏。资送其女。费至千金。人怪其厚。祁曰。吾费不过十金耳。人益骇。问其故。曰于女生之年。山中人。包种杉秧万株。株费一厘。女十六七而嫁。杉木大小。每株值价一钱。则嫁资裕如矣。此虽山林与平野不同。然智可通也。种树

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穡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豳风陈王业之本。七月八章。只曲详衣食二字。孟子七篇。言王政之要。莫先于田里树畜。今日言及。笑为鄙陋。是以廉耻不立。俗不长厚。然既治田桑。即必须兼治圃

。古者民俗朴。瓜瓠俱在疆场。今不能然。则编篱为圃。一以养生以御盗俗。篱用槿易成。然实寡用而不固。不若间以枳橘。杂以五茄皮枸杞。三物有刺。可御暴客。其实又皆可食而有用。其成虽须十年五年。然久而愈密。篱下种萱花。自生自长。花开随采以晒。亦蔬之辅佐也。园中菜果瓜蒲。惟其所植每地一亩。十口之家四时之蔬。可不出户而皆给矣。古人场圃同地。秋收则筑坚圃地为场。以纳禾稼。至来春则又耕治之。以种菜茹。此意湖州乡间。往往见之。吾乡殊不然也。场惟收成时一用。三时废弃而己。圃则更辟一处。不得己则于桑下种菜。谓菜不害桑也。其实种菜之地。桑枝不茂。此不特地力之不尽。亦见人工偷惰。无足取也。古人規制无大小。俱有法度。何不遵而行之。编篱

尝论基址坟墓。各宜思粮之所出。坟旁种芋●。便可取薪。基址宽旷。则前植榆槐桐梓。后种竹木。旁治圃。中庭植果木。凡可取为祭祀宾客亲戚馈问之用。即省市办金钱。中庭之树。莫善于梅枣香圆橙橘茱萸之类。莫不善于桃李杏柿之类。盖物之易溃不能藏畜。吾所不取。农事大纲有三。道惟在豫。一疆界宜正也。田地赋役之所起。我不可以侵人。亦不可使人侵我。本让畔之意。与其以我侵人。毋宁使人侵我。语曰。终身让路。不枉百步。终身让畔。不失一段。若地段田角。与人相间。彼此便利。则兑换可也。一沟渠宜浚也。田功水利。一方有一方之蓄泄。一区有一区之蓄泄。一亩亦有一亩之蓄泄。漏而不知塞。壅而不知疏。日积月累。愈久而力愈难。燥湿不得其宜。工费多而收较薄矣。其事系一家者。固宜相度开浚。即事非一家。利病均受者。亦当集修治。不可观望推。萌私己之心。且思大禹平治九州岛水土。兴万世之利。何乡党中。被一夫涓滴之泽乎。若乃占公为私。损人益己。自非人之所为矣。一塍岸宜修筑也。吾乡视海宁为下。既不忧旱。视归安为高。亦不忧水。圩岸虽不甚重。然不时为修筑。则地虞摊塌。田患漏泄。积久滋弊。恒至疆界失其旧所。田塍地。草根盘踞。所损亦复不少。宜于农隙之月。趁晴清理修治。则省忙工。若闲时蹉失。到插种收成之后。便无及矣。至于坟墓居址。以及道路桥梁。凡属己所当为。虽于农务无关。亦当乘隙料理。非度外可置也。田功种田地力最薄。然能化无用为有用。不种田地力最省。然必至化有用为无用。何以言之。人畜之粪。与灰泥。无用也。一入田地。便将化为布帛菽粟。即细而桑钉稻草。无非家所必需之物。残羹剩饭。以至米汁酒渣。上以食人。下以食畜。莫不各有生息。至于大者。勤则善心生。爱土物。厥心臧。又勿论己。筋力有用也。逸则脆弱。丁口有用也。闲则虚靡。金钱粟帛有用也。薪油耗之。酒浆耗之。瓜蔬又耗之。麻缕丝枲亦耗之。俭者耗三之一。奢者过之。至其甚者。男习惰游。女休蚕织。长傲诲淫。又勿论己。贾子曰。治天下至

纤至悉也。此言虽大。可以喻小。人能综其大纲。复不厌纤悉。家政其庶理乎。农事纤悉

吾里田地。上农夫一人。止能治十亩。故田多者佃人耕植而收其租。又人稠地密。不易得田。故贫者赁田以耕。亦其势也。尝读孟子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士庶之家亦如此。家法政事也。田产土地也。雇工人及佃户。人民也。佃户终岁勤动。祁寒暑雨。吾安坐而收其半。赋役之外。丰年所余。犹及三之二。不为薄矣。而俗每存不足之意。任扑者额外诛求。尖斛面之类。必欲取盈。此何理耶。且思朝廷一布宽恤之诏。百亩之家。所益几何。而欢传万口。下加征之令。百亩之家。所损几何。而怨咨载道。岂非民力不可竭乎。大凡田所坐落。平日决宜躬履畎亩。识其肥瘠。计其宽隘。及泥荡水路。莫不画图详记。及佃户受田之日。宜至其室家。熟其乡里。察其勤惰。计其丁口。慎择其勤而良者。人而心一者任之。收租之日。则加意宽恤。仆人积弊。极力革除。至于凶灾争讼疾病死丧。及独贫厄。总宜教其不知。而恤其不及。须令情谊相关。如一家之人可也。近见富家巨室。田主深居不出。足不及田畴。面不识佃户。一任纪纲仆所为。至有盗卖其产。变易区亩而不知者。侵没租入。将熟作荒。退善良之佃。任与刁黠。种种弊端。不一而足。坐使生计匱索。虚粮积累。以致破家亡身。无不由此。或乃恃目前之豪横。陵虐穷民。小者勒其酒食。大者逼其钱财妻子。寘之狱讼。出尔反尔。可畏哉。佃户

西乡女工。大概织绵细素绢。绩苧麻黄草以成布疋。东乡女工。或杂农桑。或治纺绩。若吾乡女工。则以纺织木棉。与养蚕作绵为主。随其乡土。各有资息以佐其夫。女工勤者其家必兴。女工游惰其家必落。夫妇女所业。不过麻枲茧丝之属。勤惰所系。似于家道甚微。然勤则百务俱兴。惰则百务俱废。故曰家贫思贤妻。国乱思良相。资其辅佐。势实相等也。且如匹夫匹妇。男治田地可十亩。女养蚕可十筐。日成布可二疋。或纺棉纱八两。宁复忧饥寒乎。刺绣淫巧。在所当戒。女工

凡事各有成法。行法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家政亦加之。归安茅氏。农事为远近最。吾邑庄氏。治桑亦为上七区首。今皆废弃。一者由天。荒乱而盗起也。一则由人。膏粱之久。不习稼穡艰难也。司马温公居洛。有田三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刘忠宣公教子读书。兼力农。日困之将以益之。宴安害人。游闲废事。古之人无不惧之。今农书所载者法也。苟非其人。法不虚行。行法之要。一曰忠信。一曰精勤。忠信以待人。则人无不尽之心。精勤以立事。则事无不成之势。要之忠信本也。卫诗星言夙驾。税于桑田。言劝课之勤也。而终之以秉心塞渊。駉牝三千。言其操心诚实而渊深。故虽畜马之。亦至于三千也。农桑之务用天之道。资人之力兴地之利。最是至诚无伪。

百谷草木。用一分心力有一分成效。失一时栽培即见一时荒落。我不能欺彼。彼亦不欺我。不似末世人情。作伪难处也。然与世人相交。农终易处。以雇工而言。口惠无实即离心生。夙兴夜寐即朝气作。俗曰作工之人要三好。银色好。饮食好。相与好。作家之人要三早。起身早。煮饭早。洗早。三好以结其心。三早以出其力。无有不济。推之事事。殆一辙也。习勤

人言耕读不能相兼。非也。人只坐无所事事。闲荡过日。及妄求非分。营营朝夕。看得读书是人事外事。又为文字章句之家。穷年累岁而不得休息。故以耕为俗末劳苦不可堪之事。患其分心。若专勤农桑。以供赋役。给衣食而绝妄为。以其余闲。读书修身。尽优游也。农功有时。多则半年。谚云。农夫半年闲。此半年之中。一月未尝无几日之暇。一日未尝无几刻之息。以是开卷诵习。讲求义理。不已多乎。窃谓心逸日休。诚莫过此。

田制说筹济篇

杨芳

井田之制。起于黄帝。三代因之。自商鞅开阡陌而井田废。劝农书曰。欲仿井田。不必尽泥古法。纵横曲直。各随地势。浅深高下。各因水势。程子云。必井田而后天下可为。非圣人之达道。道在仿其意行之而民不病。田不可复井。而遂径沟畛之遗意犹存也。古者后稷为田。一亩三畎。以后随地制宜。田制不一。区田之法。见农政书。云每亩可收六十六石。学种者或半之。或云一亩可收六十石。兖州刺史刘仁之在洛阳。曾为之。一亩可收百石。人以收获之数过多。致疑失实。国朝康熙丁亥。桂林朱公龙耀为蒲令。取区田法试之。后为太原司马。在平定亦然。收每区四五升。亩可三十石。爰为图说刊布之。近衢州詹公文焕监督大通。试之于官舍隙地。一亩之收。五倍常田。又聊城邓公锺岳。于雍正末亦曾行此。一亩多收二十斛。王尔缉于大旱时力务为此。亩得五六石。因着区田法。然则前人亩收百石六十六石六十石与夫三十石之说。或未必然。大约地少而收倍。良不诬也。陆桴亭欲以代田之法参区田之意。更斟酌今农治田之方而用之。见思辨录。此变通区田之法。而善用之者也。若夫建堤障水。则有围田。筑土避水。似围而小其面。则有柜田。架木作田。培葑泥而泛水上。则有架田。亦名葑田。濒江沿海。积淤泥而成腴壤。则有沙田。更有涂田。梯山为田。又有梯田。种植蔬果。别有圃田。因地异制。详见农桑诀。及劝农书。康济录行世。较区田为广矣。围田者。四围筑长堤而护之。内外不相通。江以南地卑多水。田皆筑土为岸。环而不断。随地形势。四面各筑大岸以障水。中间又有小岸。或外水高而内水不得出。则车而泄之。以是常稔不荒。今北方地坦平无岸。潦不能御水。旱不能蓄水。焉能不荒。须令有力之家。度视地形。各为长堤大岸。以成大围。岸下须有沟泄水。则外水可护。而内悉

为腴地。何虑水旱也。柜田者。其法筑土护田。俱置穴。顺置田段。便于耕蒔。若遇水荒。田制差小。坚筑高峻。外水难入。内水则车之易涸。浅没处。宜种黄稭稻。此稻自种至收。不过六十日。能避水溢之患。如水过。泽草自生。糝稗可收。高涸处。亦宜陆种诸物。此救水荒之上法。因坝水溉。田亦曰坝田。沙田者。沙淤之田也。今通州等处皆有之。此田迎水。地常润泽。四围宜种芦苇。内则普为塍岸。可种稻秫。稍高者可种棉花桑麻。旱则便溉。或旁绕大港。潦则泄水。所以无水旱之虞。但沙涨无时。未可以为常也。涂田者。濒海之地。潮水往来。淤泥常积。土有草丛生。此须挑沟筑岸。或树立椿橛以抵潮汛。其田形。中间高。两边下。不及数十丈。即为一小沟。数百丈。即为一中沟。数千丈。即为一大沟。以注雨潦。谓之甜水沟。初种水稻。斥卤既尽。可种粱稻。此因潮涨而成。与沙田无异者也。架田之法。架犹筏也。农书云。若深水藪泽。则有葑田。以木缚为田坵。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种蓺之。其木架田坵。随水上下浮泛。自不淹没。自初种以至收蓺。不过六七十日。水乡无地者宜效之。以上皆近水而为之制者也。惟梯田则成于山多地少之处。除峭壁不可种。其余有土之山。裁作重磴。皆可蓺种。如土石相半。则须垒石相次。包土成田。若山势峻极。人须伛偻蚁沿而上。耨土而种。自下登陟。俱若梯磴。故名梯田。如有水源。则可种旱稻稻。如止陆种。亦宜粟麦。盖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山乡细民。求食若此之艰也。自围田以至梯田。俱可植谷。至种蔬果之田谓之圃田。其田绕以垣墙。或限以篱塹。负郭之间。但得十亩。足贍数口。若稍远城市。可倍添田数。至一顷而止。结庐于上。外周以桑。课之蚕利。内皆种蔬。惟务取粪壤。以为膏腴。临水为上。否则量地掘井。以备灌溉。地若稍广。可兼种麻宁果物。比之常田。其利数倍。此园夫之业。可以代耕。养素之士。亦可托为隐所。乃农事之支流。而田功之余事也。大抵田制不一。各因地以制宜。而力田之事。全恃农夫有真精神流贯于其间。凡选种之取其肥实。粪力之取其腴厚。耕耨之必利其器。播植之必乘乎时。至纤至悉。具有经纶。临民者诚能访穷檐之疾苦。知稼穡之艰难。寓抚字于催科。殷鞠谋于积贮。乌在老农老圃之事。非即大人之学哉。

区田说

孙宅揆

昔汤有七年之旱。伊尹始作区田。元王桢农书。推本泛胜之之法。以为每田一亩。广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计七十五尺。每行占地一尺五寸。计分五十行。其长一十六步。每步五尺。计八十尺。每行占地一尺五寸。计分五十三行。长广相乘。得二千六百五十区。空一行。种一行。隔一区。种一区。留空以便浇灌又可疏风方不热坏苗且以其土壅根除隔空可种六百六十二区。区深一尺。用

熟粪二升。骤用生粪过多粪力峻热即热坏苗有害与区土相和。布种匀覆。以手按实。令土与种相。苗出时。每一寸留一株。每行十株。每区十行。留百株。别制广一寸长柄小锄。锄多则糠薄。若锄至八遍。每谷一斗。得米八升。如雨泽时降。则可坐享其成。旱则浇灌不过五六次。即可收成。结实时。锄四旁土。深壅其根。种既密穗又长大时恐风吹折其为区。当于闲时旋旋掘下。春种大麦宛豆。夏种粟米黑豆高粱飞黍。秋种小麦。随天时早晚。地气寒暖。物土之宜。节次为之。不必贪多。毋论平地山庄。岁可常熟。近家濒水为上。其种不必牛。惟用垦。更便贫家。大率区田一亩。足食五口。丁男兼作。妇人童子。量力分工。定为课业。若粪治得法。灌溉以时。虽遇灾旱。不能损耗矣。齐民要术云。兖州刺史刘仁之在洛阳。曾为之。一亩可百石。人多疑焉。古斗三当今之一。或者以是欤。康熙丁亥。桂林朱蕴叔龙耀为蒲令。邑处万山中。高陵陡坡。非雨泽不能有秋。爰取区田法试之。后为太原司马。在平定亦然。收每区四五升。亩可三十石。于是为图说刊布之。以为务农者劝。此则近事之明征也。徐元扈先生有言。三代制产。非以多与之为厚也。语云务广地者荒。诗云无田甫田。维莠骄骄。后稷为田。一亩三畎。伊尹作区田负水灌溉。古之治地者。尽力尽法而不务大。禹时稷为农师。洪水初治。作义之土甚多。恐民务广地以致荒芜。故限田五十。使精于业。即五十亩可食八口之家矣。岂不谅哉。故详述其说。用着于篇。

盛柚堂云。近衢州詹文焕监督大通。于官舍隙地为之。计一亩之收。五倍常田。又聊城邓公锺岳。于雍正末亦曾行此。一亩之收。多常田二十斛。

雍正二年。直隶巡抚利瓦伊钧奏曰。尝考伊尹耕莘之时。有区田之法。收获倍蓰。臣绘成区制。在保定城内。赁地二亩。雇人试行之。其补种灌溉。尚未如法。而一亩之地。已收谷十六石。若无地穷民。得荒废之地数亩。俾其区种。则数口之家。亦能养赡。或岁遇旱涝。仿而行之。于农功大有裨益。奏入。奉 朱谕。区田一说。向日视为迂之谈。亦未闻有行之者。观尔所奏。收获倍蓰。则非荒唐矣。此法倘能通行。获益良非浅鲜。虽系古人成法。亦尔一片为国为民之心。感格神明之所默授。朕实欣悦之至。俟后再有成效。更为源源奏闻。此诚美政也。钦此。

区田圃田说

王心敬

区田。按农政书。汤有七年之旱。伊尹作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诸山陵倾阪。及田邱城上。皆务为之。以是支六年之旱。而民少流殍。其说虽无他书可证。然要之其法非智者莫办。凡少地之家所宜遵用。至旱荒之时。水泉阙少之乡。尤宜重留之意也。其法大约谓一亩之地。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计七

十五尺。每一行占地一尺五寸。计分五十区。长相间。通二千七百区。空一行下种。于所种行内。则又隔一区。种一区。除隔空外可种六百七十五区。每区深一尺。用熟粪一升。与区土相和。布谷匀覆。以手按实。令土种相。苗出看稀稠存留。锄不厌频。旱则浇灌。结子时。锄区上土。深壅其根。以防大风摇撼。依此法者。倘不为蝗伤。每区收谷一斗。每亩可收六十石。余窃谓其法真贫家济荒之胜策。但如隔区间种。不但中道难行。亦且耘锄水灌。皆费周折。不如视地狭于中画路。以一尺五寸通畛为度。而画一种禾之沟。亦以通畛一尺五寸为度。区规深则一尺。用熟粪一升。照数均入。以手按实。视其可灌。则按时渥灌之。为工省而法捷也。至若一区能收谷一斗。一亩能六十石。及三十石之说。则亦恐不然。昔余当庚子辛丑大旱时。亦曾力务为此。虽人事未至精到。要之工力颇勤。亦只可亩五六石而止。彼亩收六十石三十石之说。或古人诱人力务区种之旨乎。然如大旱之岁。邻田赤地千里。而区田一亩独有六七石之获。果若数口之家能殫力务成。二三亩区田。便可得全八口之家父母妻子之命。其收效不亦宏且厚耶。呜呼。丰俭不常。是乃天道。家无素蓄之粟。抑且父母妻子之责。上下关于己身。即夫思患预防。可无虑欤。

圃田。种蔬菜之田也。其法缭以垣墙。或限以篱堑。负郭之间。但得十亩。足贍数口。若稍远城市。可倍添亩数。至半顷而止。结庐于上。外周以桑。课之蚕利。内皆种蔬。先作长生韭一二百畦。时新菜二三十种。惟务多取粪壤。以为膏腴之本。虑有天旱。临水为上。否则量地掘井。以备灌溉。地若稍广。又可兼种麻苧果谷等物。比之常田。岁利数倍。此园夫之业可以代耕。至于养素之士。亦可托为隐所。因得借贍。如汉阴之独力灌畦。河阳之闲居鬻蔬。亦何害于助道哉。

论区田

陆世仪

予向读区田法而异之。以为播种之中。既有此妙法。古人何不悉以之教民。又民间何以竟不传此法。尝疑不。及读元史。见元时尝以此法下之民间。教民如法耕种。民卒不应。又特遣端官分督。究竟迄无成功。未审教督者非人耶。抑此法终不可行也。王桢曰。古人区种之法。本为济旱。惟近家濒水为上。其种不必牛。但锹镟垦。便于贫家。大率一家五口。可种一亩。男子兼作。妇人童。量力分工。定为课业。各务精勤。用省工倍。田少收多。按此云近家濒水。则邱陵城之地。必不可种矣。又闻常州镇江。田甚高仰。而土性受水。每农夫转水一日。则可停二三日。太仓土性独不然。其高仰之地。遇旱日必打水二遍。若●地则全不受水。未可一论也。贾思勰曰。区田以粪气为美。不必皆良田。又不耕旁地。庶尽地力。区种不先治地。即荒地为之也。又曰。区中生草拔

之。区间草以之。若苗长不能用锄。则以镰比地刈其草秽。又曰兖州刺史刘仁之。昔在洛阳。于宅田七十步之地。域为区田。收粟三十六石。然则一亩之收。有过百石矣。徐元扈曰。区收一斗亩六十六石。即区田一亩。可食二十许人矣。古今斗斛绝异。周礼食一豆肉。饮一豆酒。中人之食也。若如今升斗。则中人岂能顿尽。孔明数升。已自不少。廉颇五斗。得无太多。计今之亩若斗。则每亩可收数石。可食两人以下耳。见文学张弘言有粪种壅法。即今尝种稻田。亦可得谷亩二十余斛也。

予欲以区田语乡人。询其可否。恐乡人以为书本中语。骇而不信。乃诡言曰。近有自湖广来者。云彼处种田。有区种法。亩可得米二十石许。果否。因以其术详告之。乡人曰。理或有此。吾乡有种芋者。其法近此。因言种芋法。先掘地为区。每区深阔各三尺许。熟粪壅之。每区种芋一株。渐锄土壅芋。既成。每区得芋若干斤。每斤得金若干。计每亩约得金四十两许。即此法也。予又问区芋得利如此。今人家何不多种。曰工力甚费。人不耐烦。然则区田之法不行。亦工力费而人不耐烦也与。然当赋役烦重之世。苟能躬耕四五亩。即可为一家数口之养。此莫大之乐。又何工力烦费之足忧乎。

予闻东乡有撮谷法。种必倍收。而人每不肯种。又不能多种。予问其详。云撮谷有二难。一则耘铤难。一则易酣。不能耐风潮也。撮谷之法。先耕地。车水浸田。然后下种。以三指撮谷种下之。约五六寸一撮。如蒔秧状。撮毕。以足徐退。复撮如初。足从水中行。水微荡漾。则谷种不定。多四散不能成棵簇。故不便耘铤。又根出浮面。入土不深。稞长大。上实下虚。故易酣。且不耐风雨也。以此知区田之法之善。隔区分种。则下种有地。不必足立水中。以手按实。则无荡漾之患。苗出看稀稠存留。则无耘铤之艰。渐耨莠草以壅其根。则根深蒂固。无酣侧之虞。而耐风与旱。以此征之。区田之倍收必矣。撮谷区田之倍收有故。秧不移种。元气未泄也。今田家蒔秧。先一日拔秧浸水中。或一宿。或再宿不等。甚者或经三四宿而后始蒔。蒔之时抛掷堆。不少惜。蒔后遇赤日。则黄萎。数日而后。始醒。秧之元气泄尽矣。其值阴雨而易醒者。则稻必胜。早蒔之胜于晚蒔。亦以过小暑。则气渐热。秧难遽醒也。由此观之。同一蒔也。醒之难易。犹系禾之善否。而移种不移种之分乎。

看来秧性。亦大耐磨折。今草木之类。必贱种乃易植。其贵种则移种之顷。百方调护。犹多萎死。秧则不然。其拔也信手速拔。不顾惜。抛掷堆。弃置累日。其蒔也。两指夹之。插入水土。纵横欹斜。未尝壅治。然及其既成。犹能亩收三四石。使壅护爱惜。曲尽其道。如区田诸法。所获过倍。亦何足疑。乃今人习于苟简。惟务欲速。终不肯加工加力。至诬古法以为必不可用。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古人云。卤莽而耕。灭裂而获。此言岂欺我哉。但野人愚而固。未

可以言语争。有心者能躬行以率之。则庶几矣。

汉武帝使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其耕耘下种田。皆有便巧。一岁之收。尝过缦田亩一斛以上。用力少而得谷多。按代田。即古后稷法一亩三畦。岁代其处。故曰代田。后稷以二耜为耦。广尺深尺曰畦。畦长终亩。一亩三畦。一夫三百畦。而播种于畦中。苗生叶以上。稍耨陇草。因隳其土。以附苗根。故诗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耘。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壮。每耨附根。比盛暑陇尽畦平。则根深而能耐风与旱。故薿薿而盛。缦田。平田也。谓如今之田不为畦。漫漫然。故曰缦田。此大约如区田而简易过之。然曰过缦田每亩一斛以上。则亦不过胜而已。区田数倍之说。恐未必也。

赵过代田之法。其简易远过区田。区田之法。必用锹镵垦掘。有牛不能用。其劳一。必担水浇灌。有车戽不能用。其劳二。且隔行种行。田去其半。于所种行内。隔区种区。则半之中又去其半。田且存四之一矣。以四之一之田。而得粟欲数十倍于缦田。虽有良法。恐不及此。今欲以代田之法参区田之意。更斟酌今农治田之方而用之。凡未下种之初。先令民以牛治田畦。畦深一尺。广二尺。长终其亩。畦间为陇。陇广一尺。积畦中之土于陇上。一亩之地。阔十五步。步当六尺。十五步得九十尺。当为畦陇三十道。畦之首为衡沟以通灌输。夫畦陇分则牛用矣。衡沟通则车戽便矣。畦广于陇。则田无弃地矣。乃令民治粪。粪之法。各以其土之所宜。及时播种。播种之法。一如区田。先以水灌沟。使土少苏。平其块垒。乃徐播种。以手按实。之以灰。而微润之。苗出。耘之如法。使其中为四行。行相去五寸。间可容铤。生叶以上。乃渐耨陇草。隳土以附之。其应下垦及应阁水复水。俱依今农法。试之当必有。

今人不种区田者。一则不知其法。一则工力费。一则江南水田。田中冬夏积水。不便开沟分畦。惟高田可分畦。则又有不便者。高田冬必种麦。麦至夏至方收获。若区田则清明谷雨之时。已将播种。其开沟分畦。须于冬春之间毕工。是因谷而废麦。区田所以终不可行也。然予于此。又有一说。今人欲种早花。或早稻。则冬间便荒地不种二麦。其言曰。虽少一熟。然地力总在內。不较输也。早稻早花之获不及区田。然农人犹能舍彼就此。区田乎。故吾以为农人能分早花早稻之田。以种区田。亦庶几两得矣。

种区田又有两便之法。凡农家种稻。先于清明时。治地为秧田。俟小满前后分蒔。其种秧之田。亦拔起再蒔。今何不寄种秧于区田。当播种时。分其田十之二三。开畦如前法。俟苗长插蒔之际。则分其余秧。以蒔他田。在区田则以当耘耔。在常田则以当播种。是诚两便。

农家种稻。最苦耘铤。耘铤之时。正当溽暑。又苗禾已长。人行其中。暑气蒸郁。大不堪耐。故农家耘铤。多在清早。日稍中即起。或有竟不耘铤者。区田

费耘。故人尤畏。然吾又有说于此。常田耘锄。多在暑中者。以插蒔故晏也。若区田不用插蒔。则苗长自速。大约常田插蒔之时。区田已将耘锄矣。何暑之有。至于锄土壅根。则今种棉之家。日暴于田。不以为苦而不锄。区田垄高。足不濡水。与锄棉同。亦何惮而不为哉。

稻熟时。予往观刈获。见田傍一禾甚长。高禾约尺余。顾问之。佃曰。此予偶遗一粒谷。未尝粪治。今秀实如此。亦甚奇。予因子其穗。得二百余粟。时禾遍数。皆九十余粟。是禾不啻倍之。因思此禾。未尝移种。元气未泄故也。然偶遗田旁。不粪不耘。纤毫未加人力。其稍壮硕者。特以得全于天耳。使如前法。尽种植之宜。其穗之长茂坚好。又岂特如斯已乎。信乎树艺之法。不可不讲也。

恒产琐言

张英

三代而上。田以井授。民二十受田。六十归田。尺寸之地。皆国家所有。民间不得而私之。至秦以后。废井田。开阡陌。百姓始得私相买卖。然则三代以上。虽至贵巨富。求数百亩之田。贻子及孙。不可得也。后世既得而买之矣。以乾坤之大块。国家之版图。听人画界分疆。立书契。评价直而鬻之。县官虽有易姓改氏。而田主自若。董江都诸人。亦愤贫者无立锥之地。而富者田连阡陌。欲行限民名田之法。立为节制而不果行。乃祖乃父。以一朝之力奄有之。使后人食土之毛。善守而不轻弃。则子孙百世。苟不至经变乱。亦断不至于流离。夫孟子以王佐之才。其言王政。一言以蔽之。曰有恒产者有恒心而已。曰五亩之宅百亩之田而已。曰富岁子弟多赖而已。一部孟子。实落处不过此数条。而终之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一也。予谓土地之可宝者又有三。请一一言之。天下之物。有新则必有故。屋久而。衣久而敝。臧获牛马。服役久而老且死。当其始重价以购。越十年而其物非故矣。再越十年而化为乌有矣。独有田之为物。虽百年千年而常新。即或农力不勤。土敝产薄。一经粪溉则新矣。即或荒芜草宅。一经垦辟则新矣。多兴陂池。则枯者可以使之润。勤薅荼蓼。则者可以使之肥。古及今。无有朽蠹坏之例。始而养其祖父。继而养其子孙。无德色。无倦容。此其可宝者一也。天下货财所积。则时时水火盗贼之忧。至珍异之物。尤易招尤速祸。草野之人。有十金之积。则不能高枕而卧。独田产不忧水火。不忧盗贼。不劳守护。即有兵戈旱干水溢。离井去乡。事定归来。室庐畜聚。一无可问。独此一块土。张姓者仍属张。李姓者仍属李。芟夷垦辟。仍为殷实之家。举天下之物。不足较其坚固者。且地德最实。薄植之而薄收。厚培之而厚报。或四季而三收。或一岁而再种。中田以种稻麦。旁畦余陇以植麻椒木棉之类。有尺寸之壤。则必有锱铢之入。不劳生计。不受忌疾。故与其取财

于人。不若取财于天地。此其可宝者二也。今人家子弟。鲜衣怒马。恒舞酣歌。一裘之费。动至数十金。一席之费。动至数金。不思吾乡十余年来谷贱。竭十余石谷。不足供一筵。竭百余石谷。不足供一衣。安知农家作苦。终年沾体涂足。岂易得此百石哉。古人有言。惟土物爱。厥心臧。故子弟不可不令其目击田家之苦。开仓糴谷时。亦当令其持筹。使知来源之不易。则自知浪掷之可惧。此其可宝者三也。今人乃视为鄙事。不一留意。显犯孟子之戒而不知。亦独何哉。

尝读雅颂之诗而叹古人之于先畴如此其重也。楚茨大田之诗。皆公卿有田禄者。周有世卿。其祖若父之采地。传诸后人。故曰曾孙。今观其言曰。我疆我理。曰我田既臧。曰我黍稷。我仓庾。农夫爱其曾孙。则曰曾孙不怒。曾孙爱其农夫。则曰农夫之庆。以致攘馐者之食。而尝其旨否。剥疆场之瓜。而献之皇祖。何其民风朴。上下相亲如此。不止家给人足。无分外之谋。而且流风余韵。有为善之乐。此其所以享国承家。长远无弊也。今世士夫之穷。皆由于无恒产。而鬻产之源。则必在乎债负。债负之来。由于用度不经。故不经者。债负之由也。鬻产者。饥寒之由也。欲除鬻产之根。则断自经费始。居家简要可久之道。则有陆梭山量入为出之法在。其法合计一岁之所入。除完给公家而外。分为三分。留一分为歉年不收之用。其二分分为十二分。一月用一分。若岁常丰收。则是古人耕三余一之法。值一岁歉。则以一岁所留补给。连岁歉则以积年所留补给。如此。始无举债之事。若一岁所入。止给一岁之用。则一遇水旱。必至逃亡。逃亡则田必荒芜。荒芜则谷入必少。此时赋税必暂免而旋急。数端相因而至。乃必然之理。有田之家。其为苦累。较常人更甚。此时轻弃贱鬻。以图免追呼。实必至之势也。然天下凶荒日少。丰稔日多。及至丰稔。而产业既鬻于人。向时富厚之子。今无立锥矣。此时当大有忍力。或鬻衣服。或鬻簪珥。或鬻臧获。藉以完粮。打精神。召佃辟垦。乘间投隙。收取些须。以救旦夕。谷食不足。充以糟糠。凡百费用。尽从吝啬。千辛万苦。以保守先业。大约不过一二年。过此凶险。仍可耕耘收获。不失为殷厚之家。此亦余所目击者。

吾既极言恒产之不可鬻矣。虽然。守之有道。不可不讲。若不善经理。付之僮仆之手。任其耗蠹。积日累月。沃者变而为瘠。润者化而为枯。稍瘠者化而为石田。田瘠而亩不减。入少而赋不轻。平时仅可支持。一遇水旱催科。则立槁矣。是田本为养生之物。变而为累身之物。然则如之何而后可哉。欲思无鬻产。当思保产。欲保产当使尽地理。尽地理之道有二。一在择庄佃。一在兴水利。谚云。良田不如良佃。此最确论。主人虽有气力心计。佃惰且劣。则田日坏。譬如父母虽爱婴儿。付之悍婢之手。岂能知其疾苦乎。良佃之益有三。一耕

种及时。二培壅有力。三蓄泄有方。古人言农最重时。早一月。有一月之益。故冬最良。春次之。早种一日。有一日之益。故晚禾必在秋前一日。至培壅则古人所云百亩之粪。又云凶年粪其田而不足。诗云。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用力如此。一亩可得两亩之入。地不加广。亩不加增。佃有余而主人亦利矣。蓄水用水。最有缓急先后。当掬则掬。当待则待。当弃则弃。惟有良农老农知之。劣农之病有三。一耕稼失时。二培壅无力。三蓄泄无方。若遇丰稔之年。雨泽应时而降。惰农劣农。亦卤莽收获。隐藏其害而不觉。一遇旱干。则彼此优劣立见矣。且良佃所居。则屋宇整齐。圃茂盛。树木葱郁。此皆主人僮仆力之所不能及。而良佃自为之。劣佃则种种反是。此择庄佃为第一要务也。禾在田中。以水为命。谚云。肥田不敌瘦水。古人开一亩之田。则必有一亩之水以济之。后世人家僮仆。管理庄事。兴塘几石。修屋几石。为开销之具而已。何尝有寸土一锄。及于塘堰乎。夫塘宜深且坚固。余曾过江宁南乡。其田最号沃壤。其塘甚小。不及半亩。询之土人。知其深且陡。有及二丈者。故可以溉数十亩之田而不匮。吾乡塘最多。且大。有数亩者。有十数亩者。然浅且漏。大雨后亦不满。稍旱则露底。田待此为命。其何益之有哉。日积月累。田瘠庄敝。租入日少。势必鬻变。此兴水利为第一要务也。若不知务此。而止保守前业。势岂能由己哉。予置田千余亩。皆苦瘠。以不能多办价值。故力不能置膏腴沃壤也。然细思膏腴之价。数倍于瘠田。遇水旱之时。膏腴亦未尝不减。若丰稔之年。瘠土亦收。而租倍于膏腴矣。膏腴之所以胜者。鬻时可以得善价。平时度日。同此稻谷一石耳。无大差别。且腴田不善经理。不数年变为中田。又数年变而为下田矣。瘠田若善经理。则下田可使之为中田。中田可使之为上田。故但视后人之能保与不能保。不在田之瘠与不瘠。名庄胜业易为势力家所垂涎。子弟鬻田必先鬻善者。予家祖居田甚瘠。在当时兴作尽善。故称沃壤。四世祖东川公卒时。嘱从人葬于宅之左。曰恐为势家所夺。正此意也。予初析产得三百五十余亩。是时吾里田产。正当极贱之时。人问曰。君析产有银乎。予对曰。但有田耳。亦苦急切难售。奈何。今始知析产之妙。正妙在无银。田之妙。正妙在急切难售。古者人有恒产之世。所以民无甚富。亦无甚贫也。

人家富贵。暂时荣宠耳。所恃以长子孙者。毕竟是耕读二者。子弟有二三千金之产。方能城居。薪炭蔬菜鸡豚鱼醢醢之属。亲戚人情应酬宴会之事。种种皆取办于钱。丰年则谷贱。歉年谷亦不昂。或仅可支吾。若千金以下之业则断不宜城居矣。何则。居乡则可以课耕数亩。其租倍入。可以供八口。鸡豚畜之于栅。蔬菜畜之于圃。鱼畜之于泽。薪炭取之于山。可以经旬累月。不用数钱。且乡居则亲戚应酬寡。即偶有客至。亦不过具鸡黍。女子力作。可以治纺绩。衣布衣。策蹇驴。不必鲜华。凡此皆城居之所不能。且山水间优游俯仰。复有

自得之乐。而无窘迫之忧。人苦不深察耳。果其读书有成。策名仕宦。可以城居。则再入城居。一二世而后。宜于乡居。则再往乡居乡城耕读。相为循环。可久可大。岂非吉祥善事哉。且世家之产。在城不过取其额租。其山林河泊之利。所遗甚多。此亦势不能兼。若贫而乡居。尚有遗利可收。不止田租而已。此又不可不知也。

予之立训。更无多言。止有四语。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尝将四语律身训子。亦不用烦言多说矣。虽至寒苦之人。但能读书为文。必使人钦敬。不敢忽视。其人德性。亦必温和。行事不颠倒。不在功名之得失。遇合之迟速也。守田之说。前已详之。积德之说。六经语孟。诸史百家。无非阐发此义。不须赘说。择交之说。予目击身历。最为深切。此辈毒人。如鸩之入口。蛇之螫肤。断断不易。无解捄之说。则择交尤四者之纲领也。

说粪友人以担粪图嘱题因作此

张海珊

凡田有厚薄。土有肥磽。皆缘粪气为美恶。粪以柔之无疆●。粪以壅之无轻輿。薄使厚。过使和。粪之利益宏哉。凡粪载于周礼。杂见于诸家种植之书。粪之类或以马骨牛羊猪麋鹿。或以禽兽毛羽。或以腐。以败叶。以枯朽根芟。或以缫蛹汁。以沟渎泥。或以人溲。及牛豕溲。其类猥且赜。凡人溲为大粪。余为杂粪。苗粪为蚕豆为大麦。草粪为翘菟陵苕。为苜蓿为苔华。江南水田冷。宜火粪。江淮迤北宜苗粪。凡制粪多术。有踏粪法。有窖粪法。有蒸法。有酿法。有煨有煮。而煮尚矣。凡置粪处。或为池。或为厕。惧其露也。为之屋。惧其渗也。为之砖槛。凡用粪有时与法。用之未种先曰垫底。用之既种后曰接力。不得其时与其法。则枝叶茂而实不繁。粪过多则峻热而杀物。凡粪具。有畚有帚。有杓有瓢。有瓢。载粪有划船。有下泽车。尝试论之。人莫不生于至秽。构精为人。蒸腐为物。积刀贝为富贾。履肥甘为大官。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福。精液化人。谷化精液。土化谷。粪化土。异哉。文之所以从异者以此。凡粪虫。有蛆。有蛄蝼。

宝相寺记

吕星垣

出宿松县东门十有五里。曰白马河。河干有寺。不知所始。府县志皆称三祖灿建其像设居门者。相传唐人所为。因名曰宝相。先是寺有田数十亩。寺僧率顽惰不事事。田屋废。鞠为茂草。乡人闻僧净轮贤。方自力作。居藏经庵。因礼请来主是寺。净轮辞不获。既至。慨然曰。吾力能兴复之。方是时。寺荒落甚矣。前以土栖门。后屋一区。上漏下湿。狐狸于佛座。鸩雉鸣于钟磬。人骤闻净轮言。笑不信者半。不数年成堂。堂中增新大像三。小像五。不数年成门。

门中像复其旧。不数年成室。室中宾客之位。仓庾庖湍。经籍之无不具。于是所谓宝相寺者。焕然改观。父老相与咨嗟太息曰。吾及见此寺。未尝有此也。净轮请予为之记。予不多净轮之能兴复是寺。而独喜其所以兴复之力。皆出于力田。而不以乞化布施烦吾里人也。宿松田瘠而赋重。安庆属县六。宿松次五。其广轮不及怀宁桐城远甚。怀宁桐城田皆三千余顷。宿松田则至四千四百余顷。志称明令屠叔芳虚增亩额。求媚上官。后不良于死。宿松之民。至今蒙害未已也。他邑田皆恒产。宿松田惧为累民。所以贫困而不可救。田既为累。故逃亡恒多。力田者恒少。农事不修。率以惰废为常。夫有田而不力田。岁赐其复。无益也。重赋乎。宜乎宿松之贫且困也。诗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此西北高寒。气候不同耳。若东南则未有逮。春始耕者也。宿松滨湖。冬逐鱼蛤之利。弃田不治。始春乃耕矣。诗曰。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必芟柞其草木。以罨藏之。而发其土膏。未有徒耕者也。宿松举耜覆土。犹或不全。无不徒耕者矣。诗曰。千耦其耘。徂隰徂畛。始则周行畛隰。足治草之萌芽。使不得生也。又曰。其耨斯赵。以薅荼蓼。继则操持利器。手壅草之芜蕪。使助荣滋也。宿松则有植而不芸。芸而不复至田者矣。田且如此。其它一切沟洫蚕桑畜牧之法。皆置不讲。然则民之贫且困也。惰废之害未己也。不尽屠令加亩之罪也。净轮初至宝相寺。稍因其寺之旧田而力治之。蓄其余而渐买其附近之田。燔烧其草木而覆以土。渍以盥浴食饮之水。以为之粪锄。并其田之奇零以拓大其畛域。平治其崩砢硤确之余以就其耕。负沙杂土。筑堤防以潴其潦水。无寒暑燥湿雪霜而不履于田也。故收田之入。治五材。鳩五工。不十余年而事集。然则宿松之田。何尝为累哉。虽以屠令增亩之重。而净轮力而治之。犹足赖如此。又何患乎贫困之不可救哉。予考天下税粮。莫重于苏州松江。然其田亩直十金以上。宿松则亩不过五六铢而已。甚或弃之听人耕。又甚则出钱以资受者。求脱田而去。则甚矣宿松之贫且困也。先王之法。有力田之科。惜也净轮逃于佛。倘非然者。举之为吾邑农师。庶俗其可救乎。曾子固谓佛氏之徒。不抚耒耨。累百十钩奇。飞货以病民。若净轮者。宁有是哉。其所收徒。多寡人弃子。抚于乳幼之初。而时养其父母。其邻人贫者。常需其余以济。净轮其贤矣哉。抑非但农师已也。予故因其请。而推论之。为邑人劝。毋徒以增亩罪屠令也。净轮持戒律甚严。通内典法。邑士君子皆与游。

卷三十七户政十二农政中

纺织之利

顾炎武

今边郡之民。既不知耕。又不知织。虽有材力。而安于游惰。华阴王宏撰箴议

。以为延安一府。布帛之价。贵于西安数倍。既不获纺织之利。而又岁有买布之费。生计日蹙。国税日逋。非尽其民之惰。以无教之者耳。今当每州县发纺织之具一副。令有司依式造成。散给里下。募外郡能织者为师。即以民之勤惰工拙。为有司之殿最。一二年间。民享其利。将自为之。而不烦程督矣。计延安一府。四万五千余户。户不下三女子。固已十三万余人。其为利益。岂不甚多。按盐铁论曰。边民无桑麻之利。仰中国丝絮。而后衣之。夏不释复。冬不离窟。父子夫妇。内藏于专室土圜之中。崔寔政论。仆前为五原太守。土俗不知缉绩。冬积草伏卧其中。若见吏。以草缠身。令人酸鼻。今大同人多是如此。妇人出草则穿纸真所谓虫者也。吾乃卖储峙得二十余万。诣雁门广武迎织师。使巧手作机。乃纺以教民织。后汉书采入本传是则古人有行之者矣。汉志有云。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八月载绩。为公子裳。邠之旧俗也。率而行之。富强之效。惇庞之化。岂难致哉。吴华核上书。欲禁绫绮锦绣。以一生民之原。丰谷帛之业。谓今吏士之家。少无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户有一女。十万家则十万人。人人织绩。一岁一束。则十万束矣。使四疆之内同心戮力。数年之间。布帛必积。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绮绣无益之饰。且美貌者不待华采以崇好。艳姿者不待文绮以致爱。有之无益。废之无损。何爱而不暂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务。富国之本业。使管晏复生。无以易此。方今纂组日新。侈薄弥甚。雕为朴。意亦可行之会乎。

教蚕

唐甄

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是以虽赋重困。穷民未至于空虚室庐。舟楫之繁庶胜于他所。此蚕之厚利也。四月务蚕。无男女老幼。萃力靡他。无税无荒。以三旬之劳。无农四时之久。而半其利。此蚕之可贵也。夫蚕桑之地。北不逾淞。南不逾浙。西不逾湖。东不至海。不过方千里。外此则所居为邻。相隔一畔。而无桑矣。其无桑之方。人以为不宜桑也。今楚蜀河东。及所不知之方。亦多有之。何万里同之。而一畔异宜乎。桑如五谷。无土不宜。一畔之间。目其利而弗效焉。甚矣。民之惰也。三代以下。废海内无穷之利。使民不得厚其生。乃患民贫。生财无术。是犹家有宝藏而不知发。而汲汲腊腌果蔬之是鬻也。盍亦谋诸此与。吾欲使桑海内。有禾之土。必有桑焉。然亦匪易也。安之久者难创。习之惯者难作。约法而民不信。施教而民不从。则树植亦不可就。古者田有官。是故弃为稷官。其后教民田者谓之田峻。田既有之。桑亦宜然。其在于今。当责之守令。于务蚕之乡。择人为师。教民饲繅之法。而

厚其廩给。其移桑有远莫能致者。则待数年之后。渐近而分之。而守令则省骑时行。履其地。察其桑之盛衰。入其室。视其蚕之美恶。而终较其丝之多寡。多者奖之。寡者戒之。废者惩之。不出十年。海内皆桑矣。昔吾行于长子。着于篇。可以取法焉。

惰贫

唐甄

震泽之蚕半稼。其织半耕。沸卤渍卵。蚕壮丝美。唐子以家室处于沈氏之庐。制服安习。绵为经。寒不及纬。市之。授诸严氏之妇沈孟。孟煮橡实之冠以为色。登机而织。间以鬻乳嬉语。不尽三日而成。孟裁妻佐缝。服之。甚康也。丝不于市。不于市。色不于市。织不于市。一妇之手。岁可断百疋。严氏不耕。夫并作则倍。有事损十三。一亩之桑。获丝八斤。为紬二十疋。夫妇并作。桑尽八亩。获丝六十四斤。为紬百六十疋。严氏故有土一亩。易桑损十五。以食三口。岁余半资菜茹荫桑。瓜豆缘垣。牧豕阴溜。放鸡邻疆。抑又为利。严氏不然。桑不尽土。不剪不壅。机废不理。不蓄不蔬。故其贫甚于无艺者。察一乡之人。无大异者。以斯观之。谓吴地尽利。殆不然矣。

布帛羸缩说

郭起元

江南膏腴之壤。植木棉。女红惟布为多。汉张蹇通西南夷。种至中夏。盛于楚豫闽粤。宋初南省始遍植之。而织妇最为勤苦。碾弹纺绩。工亦劳矣。而一布之值。不敌匹帛之什一。工多利少。不足以供口食。季女斯饥。良不免矣。要惟树桑治蚕之利。可当耕耘也。永嘉有八种蚕。一曰蛭珍。三月绩。二曰柘蚕。四月初绩。三曰蛭蚕。四月绩。四曰爱珍。五月绩。五曰爱蚕。六月绩。六曰寒珍。七月末绩。七曰四出蚕。九月初绩。八曰寒蚕。十月绩。夫农家四时有暇。而蚕茧八种可成。计至便也。苟能讲习其业。俾布帛兼资。以为水旱凶荒之备。人事之修可补天行之缺。诚莫善于此者也。南省郡邑。多滨江枕湖。古称下隰宜桑。得地利也。而诸邑少植之。桑既不足。并蚕不育。遇木棉不登之岁。纺车空悬。女红歇绝。坐致冻馁。眙无策。其谋生也拙甚矣。爰为说以导之。

请海疆禾棉兼种疏乾隆四十年

两江总督高晋

窃照大江以南。江宁镇江常州苏州府属地方。土多沃壤。民习耕种。且能手艺营生。衣食足资利赖。惟松江府太仓州海门厅通州所属之各县。逼近海滨。率以沙涨之地。宜种棉花。是以种花者多。而种稻者少。每年口食。全赖客商贩运。以致粮价常贵。无所底止。臣思衣食重。种棉花虽可织布成衣。然而一日

不再食则饥。是饥之较寒则又食重于衣矣。臣从前阅兵。两次往来于松江太仓通州地方。留心体察。询之地方府厅州县。究其种棉而不种稻之故。非沙土不宜于稻。缘种棉。费力少而获利多。种稻。工本重而获利轻。小民惟利是图。积染成风。官吏视以为常。亦皆习而不察。以现在各厅州县农田计之。每村庄知务本种稻者。不过十分之二三。图利种棉者。则有十分之七[八](入)。又究其所以种稻多费工本之故。则因田闲支河汊港淤塞者多。艰于车水。工本不无多费。臣曾谆饬府厅州县。劝谕地方绅士乡农。照业食佃力之例。将凡有淤塞沟洫。次第开挖。剴切出示。使知食重于衣。多种稻而少种棉。官民固知为根本之计。未尝不计及于此。无如官无考成。民惟图利。奉行未免有名无实。即如崇明一县。向因本地多种棉花。不种粮食。准其招商赴上江有漕聚米之区。采买运济。乾隆二十年以前。臣在安徽布政使任内。核计崇商买米之数。不过二十余万石。近则递年加增。已买至三十余万石。此即生齿日繁。本地粮食不足之明矣。臣再四思维。于过苏时。又与抚臣两司。面为讲求临民之道。固应好其所好。而食为民天。又不可不谋其久远之计。各州县虽有常平社仓。以备缓急。而水旱无常。一旦歉收。本地既无积蓄。仓粮有限。又将何以为继。此沿海沙地。急应改棉种稻。以裕民食者也。但立法不善。非特无益。转恐累民。惟有宽其限期。善为化导。使民自知务本。渐臻饶裕。以享盛世升平之福。斯为尽善。臣请嗣后以三年为限。责成松江太仓海门通州。各府厅州县地方官。将应开沟渠淤塞支河汊港。多方设法。照业食佃力之例。次第劝民开浚深通。以收水利之益。然后劝谕绅士百姓。凡田土在一顷以下者。应听其便。若在一顷以上者。只许种棉一半。其余一半改种稻田。士民之遵行者奖勉之。抗违者教戒之。府厅州县。果能视民如子。实心实力。认真督办。道府随时稽察。如有成效。详报督抚核实。特疏保荐。以奖循吏。倘或虚应故事。奉行不力。甚至假手胥役。藉端滋扰者。以闾茸溺职纠参。如此。宽以限期。则民无扰累。官有责成。将见本地之产粮日多。不专藉于外来商贩。似于海疆民食。大有裨益矣。

倡种桑树檄乾隆二十二年

陈宏谋

陕省蚕政久废。连年以来。官为倡率。民间知所效法。渐次振兴。除省城现设蚕馆。发给工本。收卖零茧零丝。以供织紬。此外三原凤翔。亦设馆局。引诱学习外。其余各属民间渐多养蚕。计期四十日。即可收功。大概皆知养蚕之有利。奈老桑枯没。新桑无多。虽欲养蚕。苦无桑叶。此时惟有劝种桑株。处处有桑。则处处可以养蚕。桑多则养蚕必多。此情理之晓然可见者也。但民间既苦种桑无地。又苦桑秧难得。全在官司设法购种。听民间赴官领取桑秧。庶可

广为种植。官司中亦有不谙种桑者。除将种桑事宜开单。及金锁关以北。冷不宜蚕。毋庸议外。仰司官吏速飭西同凤汉邠干兴商各属。乘此小满节前。购觅桑子。布种桑秧。桑秧既成。即于境内城壕隙地。移栽桑株。并晓谕各乡。赴县领回桑秧。随处栽植。今年种桑。二年之后。即可摘叶养蚕。或官为养蚕。以示效法。或令民摘叶自养。总以境内多一株桑树。即可多养蚕筐。多一养蚕之家。即有一家得蚕之利。有丝原可卖钱。原不必家家学织也。地方官费此心思。觅人养蚕。以为民倡。所得之丝。原可出卖。纵初行无甚利息。所亏亦甚有限。身任地方。定能不吝些须。加意率作。以为小民开衣食之源。行之既久。始而种桑者渐多。继而养蚕者渐多。其利渐周。其种桑养蚕。自必愈。将来溯厥先事之人。利泽何等久远。倘各属仍前奉行故事。惟以现在劝谕种桑养蚕等语混覆。或一味迫切。强民养蚕。而不买桑养蚕。或地方有桑。而诬称无桑可买。或差役四处采取民间野桑。不肯给钱收买。或止覆称现在遵奉买桑养蚕。而其实原未买桑养蚕者。别经查出。定行严参。再兴安一州。界邻川楚。地候原非寒冷。山阿水涯。自多可以种桑之处。现在紧邻之洋县城固两县。种桑养蚕。丝利最多。何以兴安独不相宜。应行该州。再为悉心确查。一面照办。一面回复。毋徇前见。坐失美利也。

劝种桑树檄乾隆十六年

陈宏谋

陕省向不种桑。本院近年自于省城设立蚕局。买桑养蚕。并飭凤翔府等处。一体设局养蚕。诱民兴利。民间渐知仿效养蚕。各处出丝不少。省城织局。招集南方机匠。织成秦缎秦土紬秦绵紬秦绫秦缣纱。年年供进 贡之用。近已通行远近。本地民人学习。皆能织各色紬缎。正须按续劝行。方可推广加多。惟有多种桑树。庶几到处有桑。即到处可以养蚕。桑多则蚕丝亦多。丝多则紬缎亦多。本部院近日循行渭河南北。及盩郾地方。经过乡村。树木丛茂。满目阴翳。除枣柿树而外。树甚多。如谓地不宜桑。岂有可以种植树。独不可以种植桑树之理。与其种无用之树。何如种有用之桑树。如谓种后人偷斫伐。岂有不偷斫树。独偷斫桑树之理。村堡沟濠地头屋角一隙之地。皆可种桑。非必须平原片段方可种桑。致碍蔬谷之利也。桑树既可多种。则蚕事正可推广。仰布政司官吏。除金关以北。鄜延榆绥。各属地不宜树。种植难成。毋庸劝行外。其余各府各县。务令地方官。巡历所至。劝谕民间种植桑树。旧有之桑。各官保护培植。不可戕伐。有偷伐桑树者。加倍究处。现在省城蚕局。及凤翔府每年布种桑秧。听人赴领。各该州县或亦广布桑秧。听民人领回种植。或赴省城凤翔领回。分散民间。其鼓舞劝诱之法。当将已种成之桑树加以奖励。种而未成者不必过问。每年官于城中设局养蚕。出示民间。凡有桑树。或估价摘叶。或听

民人摘叶赴局。官即酌量给以价值。俾民人知家有桑树。年年可以卖钱。路上野桑。亦可摘叶卖钱。自必爱惜旧桑。广栽新桑。地方官每年买桑养蚕。不无所费。所得之丝。仍然有用。虽有亏折。亦不甚多。地方官果肯有心为民。兴此大利。每年即有所费。当亦不必吝惜。所得之丝。只须禀知。不必将丝送。倘民间有养蚕得茧。而不能缫丝者。亦许卖给于官。官买此茧。亦可缫丝。同归有用。如此则种桑既可得利。养蚕卖茧亦可得利。有丝而或卖或织。更可得利。小民层层得利之处。即官司层层引诱之法。不必刑驱势迫。自必鼓舞乐从矣。现在局中匠多机多。如各属养蚕。得丝甚多。意欲织紬者。亦可赴局。觅人教习。或令人赴局学习。地方官一面身先倡率。一面设法鼓舞。因势利导。自不患桑树之不多。蚕织之不广也。本部院年来劝行蚕桑。祇于省城设立蚕局织局。为倡导引诱之计。未敢徒事文告。绳以官法。今事将就绪。观成有机。地方官民亦皆知陕省蚕事可兴。故此通行为广种桑树。多多养蚕之计。各属各随心力。次第举行。积少可以成多。由近可以及远。月计不足。岁计有余。果肯推行有效。不没其所长。毋再以为迂而忽之。

广行山蚕檄乾隆二十二年

陈宏谋

陕省山岭。榭叶最盛。宜养山蚕。康熙年间。宁牧刘公从山东雇人来州放养山蚕。织成茧紬甚为匀细。到处流行。名曰刘公紬。刘公升任。渐次衰微。乾隆九年三月。奉 旨行山东。将山东养蚕成法。纂刊送陕。本部院初陕省。即已发司刊刻。分发通省。仿效学习。随有郿县知县纪虚中。募得善于养蚕之魏振东。立为蚕长。教人放养。已得春茧四十余万。合之秋茧可得八九十余万。统计可织紬一千余丈。民间已有贩卖郿茧者。又有蓝田令蒋文祚。商南令李嗣洙。连年倡率教习。该二县每年获茧成紬。已自不少。其陇州汧阳。放养未成。同官令曹世鉴。从山东觅人来此放蚕。因北山早寒。秋茧难成。兴安州刘李二牧亦曾放养。未报得茧。近据宁州禀称。连年借给工本。设法鼓舞。所得茧紬。比前较多。阳县早已成茧。近竟中止。再近省到处椿树。易长易成。可养春蚕。曾经咸宁令柳大任。试养得蚕。因为鸟雀所伤而止。就陕省情形而论。虽不能处处可以养放山蚕。而山蚕所食之榭树。随处有之。可以放养山蚕之处。亦正不少。若得地方官设法劝导。接续行之。鼓舞推广。自可渐成效。山榭树可作蚕场。不比家蚕之必须种桑也。茧紬麤细皆宜。又耐久穿。亦不比丝紬之贵而难卖也。本部院前后经理。设法振兴。幸有可兴之机。非迂而难成。今又陕。此山场美利。不肯坐听中止。除同官以北。毋庸再行外。仰布政司转饬西同凤汉兴商邠干等属。境内凡有榭树之处。官为勘明。砍伐杂树。修理蚕场。可养山蚕。或雇人试养。或官出资本。而招民同养。或给民人口食。令其学

习。或官借资本。听民人结伙学养。其抽丝拈线。毋论男妇老少。皆可学习。其蚕种必须官为购。其器具亦须官为制给。其中气候事宜。备载山东养蚕成法。或于本省之宁郟县商南等处。雇人教习。或于山东河南雇觅善养山蚕之人。来此教习。地方官用些心思。费些物力。为本境倡此美事。成此美利。俾满山榭树。向时作为柴藪。弃为无用者。将来皆百姓资生之物。养命之源。政迹可观。功德无量。本部院尤拭目以观山蚕之盛。并纪循良之绩矣。

计开养蚕树名

榭树大者为大叶榭小者为小叶榭

橡树叶多棱洼结子上圆下尖状如莲子名曰橡子橡子落地以土掩之即可发芽成树青杠树类橡叶而小结子与榭树同

柞树树皮红者名柞树皮白者名白柞叶皆青色似柳叶而较宽经霜不落结子与青杠同而较大以上饒养山蚕

椿树即臭椿嫩芽时红色成叶后青色似香椿而微臭子结瓣中如目之有珠名凤眼草饒养春蚕全赖此种

蚕桑说

福州知府李拔

圣天子加意农桑。每岁必亲蚕。收入供御。蚕桑之利。遍于天下。闽中天气和暖。理宜蚕桑。徒以难于创始。大利遂秘予蜀人也。习蚕利来。闽历守二郡曾于署内试养良丝。厚茧俱有成效。信乎闽之宜蚕也。顾欲养蚕。必先树桑。桑之种类不一。一名压桑。春初取桑枝大者长二三尺许。横压土中。上掩肥土。约厚二寸。半月后萌芽渐长。三四月后可四五尺。次年立春前后。翦开移于他处。二三年即成拱。叶可饲蚕矣。一名子桑。乃桑椹所种。四月取黑桑椹揉碎。用粪灰和土。种入地寸许。一月发芽。三四月可长二尺许。再逾年种。种四五年始成树。仍结子。惟叶稍薄。然任砍伐。枝可为薪。取叶又甚易。养蚕者利之。而吴越之间。每取压桑条。移接子桑。其叶更美。一名花桑。亦由种子而成。其叶与压桑相似。但有花无实。与子桑异。不可多得。湖州所种皆小桑。蜀中多大桑。此种桑之异法也。养蚕之法。立春日。取蚕种置地上。或草间。使受春气。随置温暖处。日以为常。越十余日。自出小蚕如蚁蠕动。视其多寡。用鸡翎扫下。每日一次。各为一处。以免参差。初生盛以筐。藉以纸。先用柘叶食之。如无柘用桑亦可。每日喂三次。天气晴暖。约七日即当初眠。眠则蚕不食。渐藏叶下。视眠者过半。即暂停。无与食。伺蚕蜕。大半起。而后食之。初与食不可多。多则伤食病死。渐长渐多。筐不能容。移于曲箔。蜀中呼为簞。二三日一次摊开令稀。扫去蚕粪。以利其气。蚕性喜温暖。宜向阳洁净。毋使近阴暗。及污秽恶臭。犯则蚕瘟。故蚕妇不近丧门。不食蒜韭。良有

由也。初眠后约七日而再眠。又七日而三眠。停食俱如初眠时。三眠蚕长寸许。蜀中呼为大眠。谓过此则不复眠也。蚕既三眠。食叶有声如雨。投之立尽。每日三食。夜则燃灯照之。蜀中名为催老蚕。则举家忙也。约食廿三四次。蚕即老不复食。置蔟上。令作茧。渐多不胜摘。则多置叶其上。而覆以草。如鞠梗竹枝之类。蚕老者次第而上。其前后亦不甚相远。如遇天冷。下置火温之。四五日便成黄白二茧。各取归筐中。黄者缫为黄丝。白者缫为白丝。缫丝之法。大釜沸水。入茧一升。搅出丝头。置一木长径釜上立三柱。置二小车。长五寸。径二寸。下钻竹管各一。抽丝头由竹管出。绕小车周匝而后引入大车。车制宽尺六寸。径四尺五寸。前轻后轩。后二柱架车前。二小柱作机纳丝。二竹下分为二行上大车。每运车则机随车往来。疾徐如意。每抽茧。丝尽则蛹出。不尽者再搅而抽之。有不上头者。名水茧去之。破头者入水即。镇以石。毋令再起乱丝。每次添茧半斤。佳者煮茧三斗。可得丝二斤。即宜下架轴作一束如绳。挽其末如髻。即可贸。川中每斤价自八九钱至一两不等。惟其时耳。川中又有水丝。取法与火丝同。惟煮茧取头后。即下冷水盆中缫之。与火丝小异。色光而细。可作绫缎经线。然取之较少。故价稍贵。闻湖州蚕皆火丝。每年桑重生。复养蚕。故有头蚕二蚕之别。此蜀中所无也。蜀中墙下树桑。宅内养蚕。以为常业。蚕初生每重二钱。长大可满一簟。簟长丈二。宽五尺。编竹为之。屋中立四柱。柱下有十齿。作架盛簟挂上。可容五簟。养蚕家多者。二百簟。少者亦十余簟。每簟可得丝一斤。若得丝二百斤。则小康之家也。又蚕初生至成丝时。仅四十日。获利最速。其粪可饲豕。水可肥田。柴可炊爨。故人皆宝之。每蚕熟置酒相贺。又择其茧之佳者为种出蛾。分雌雄配对。半日分开。承以绵纸。令下子满纸。收贮为来岁计。其出蛾遗茧。可制棉绸。并无弃物。妇工女红以助男耕。心无外用。风俗可。岂不休哉。吾闽闽民之味厚利穷生计。而莫为之所也。作是说以导之。

种棉说

福州知府李拔

天生万物以为人用。草花虫壳。可为衣被。冰茧火蚕。皆可为丝。吉贝婆罗。皆可为布。然出产不常。组织非易。闾阎往往难之。求其取多用宏。价廉工省。贵贱咸宜。贫富皆便者。惟棉花为最。上古未有棉。汉后始入中国。流传遂广。世蒙其休。我皇上念切民依。留心耕织。温饱之利。遍于天下。予尝北至幽燕。南抵楚粤。东游江淮。西极秦陇。足迹所经。无不衣棉之人。无不宜棉之土。八口之家。种棉一畦。岁获百斤。无忧号寒。市肆所鬻。每斤不逾百钱。得之甚易。服之无斲。妇子熙熙。如登春台。有由然也。闽中地号炎海。天气温暖。土脉润。最宜种植。而棉花绝少出产。购自江浙。价常加倍。又

其甚者。男子惟捕蜃蛤。女子不解织。寸丝尺布。皆须外市。苟非素封。欲不叹无衣也得乎。乾隆己卯。予守福宁郡。怪而问之。或云土地非宜。予疑之。因于署内隙地试种。岁入甚富。及调福州。屡试有效。然后知闽地宜棉而不棉者。非地之过也。开先无人。而种植之道不讲也。谨为粗举其略。俾谋生者取焉。棉树挺生。叶如苍耳。高二三尺。性喜燥恶湿。宜种山坡沙磧间。或地平。则四面掘小沟以泄雨水。水聚则叶虽茂不花。即花亦鲜实。或摇落无余。每岁春三月。取花子入土中。数日即生。非其种者。锄而去之。每株相离约尺许。毋使太密。锄三次。长尺许即开黄花。花谢结实如桃。又十余日。实开棉出。拾而存之。自下而上。绵绵不绝。自五六月至九十月方止。有头花中花尾花之制。故蜀中土俗以砍花柴为农功毕也。花既得。用车缴之。去其子。弹为棉。纺线织布。即可为被服。夫使农民有佐种植之利。而工商无衣贵布之累。则未有如广兴木棉之得计者也。民之欲自谋生。与司牧之欲为民谋者。其尚审而行之。

劝襄民种桑说三则

襄阳府知府周凯

农桑者。天下之大命也。一夫不耕则民饥。一女不织则民寒。民饥民寒。强者为非而罹于法。弱者贫且死。自古为然。独襄云乎哉。余守襄阳二载。见民之于耕。不遗余力。崇山峻岭。尺寸开辟。其不宜黍稷者。艺薯芋杂以为食。而民之贫犹是。岂力之不出于身与。抑货之或弃于地也。孟子曰。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史记。齐鲁千亩桑。其人与千户侯等。未见有桑阴十亩者。夫桑以饲蚕。无桑则无蚕矣。农之于耕。竭终岁之劳。一熟再熟。所入可计。而有水旱之虑。蚕则数月之工。妇女之事。无水旱之虞。利与稼穡等。且农按亩计税。有什一之征。而桑无征。尔襄民何惮而不为也。栽桑之地。不妨稼穡。墙角畦棱。道旁场圃。闲隙之地皆可栽。一家栽十五桑。计得叶若干。饲蚕若干。获茧若干。以丝以帛。以供一家之需。余可以易财粟。桑宜野亦宜山。桑之叶可以蚕。桑之实可以酒。桑之木可以为薪。桑之皮可以为纸。邻近荆豫皆有桑。尔襄民亦何虑而不为也。而余犹惧民之难于图始也。管子曰。十年之计树木。利在十年后。而先弃工费于今日。是利未入而已费。今予先从远方购小桑八百余。栽之万山之下。大堤之上。示以栽种接压之法。桑之为类不一。宜接宜压。而叶始肥。任尔民采其枝条接压之。尔襄民又何乐而不为也。昔者范纯仁知襄城。课民种桑。张咏治崇阳。拔茶种桑。沈瑀为建德令。一丁种十五桑。余何敢与古人比。见尔民之墙角畦棱道旁场圃闲隙之地有大利焉。而不知取也。故为说以劝之。尔何忍使他木之萧萧濯濯者。占尔栽桑之地也。

或者曰。蚕桑之利。宜东南。不宜西北。遂疑襄阳近西北。非桑所宜。不知禹贡兖州。曰桑土既蚕。青州曰厥筐丝。山桑也。他州如扬徐东南。禹贡亦仅曰厥筐织贝。厥筐元纤缁而已。考之诗。豳风蚕月条桑。唐风集于苞桑。秦风止于桑。桑者闲闲咏于魏。鸣鸠在桑咏于曹。说于桑田咏于卫。按古今疆域计之。冀荆豫梁雍皆宜桑。利不独东南也。且襄阳古称南国。南属荆。北属豫。介荆豫之交。荆州厥筐元纁玕组。豫州厥筐纤纆。纆细绵也。纁绛帟。组纁属。皆丝所织。不桑不蚕。其何以织。昔北燕冯跋下书令百姓种桑。辽无桑。慕容廆通晋。求种江南。而平川有桑息。张天锡归晋。称北方之美。桑椹甘香。燕皆处西北。且曰。桑为有生之本。利尽西北矣。何独东南。其尤足为襄阳明证者。先贤传。载司马德操躬采桑后园。庞士元助之。齐书。载韩系伯桑阴妨他地迁界。邻人愧谢。此三子皆襄阳人。则襄之宜桑必矣。或者曰。橘踰淮为枳。非木之性。迁地勿良。按农书。荆桑多椹。鲁桑少椹。禹贡厥筐丝。注鲁桑宜饲大蚕。荆桑宜饲小蚕。则荆自有桑。与鲁桑并着。襄阳志。载物产。桑及山桑素绢。谷城之庙滩有绢。南漳之东巩有丝。接壤当阳之河溶。有河溶绢。天门有天门绢。荆有荆绸。尔庶民试则而效之。加以压接壅溉之法。安见其变为枳耶。或者曰。襄有木棉之利。与蚕桑匹。按木棉古吉贝。树高丈余。今之所艺者草本木棉。芳谱所谓班枝花也。可为絮。为布。絮与帛同功。礼。童子不裘不帛。帛暖恐损幼者筋骨。七十非帛不暖。言老者非帛不足卫其筋骨也。尔既知织木棉以为布矣。曷不织茧丝以为衣乎。况艺木棉以亩计。侵稼穡之地。有芟柞之工水潦之虑。桑则树之墙角畦棱道旁场圃闲隙之地。较木棉为尤便。且尔既有木棉之利矣。益以蚕桑。其利不更溥哉。尔襄民何其未之思也。余非仅与尔民言利也。余甚悯襄之妇女。无以专其执业。而壹其心志也。妇人无事。以蚕织为事。士庶人之妻。亲蚕以衣其夫。余力足以自食而心始贞。比者余行效野。见贫民妇女。操耰锄杂耕耦。心窃异之。谓诗言馐不言耕也。乃未几而妇讼其夫矣。未几而夫讼其妇矣。襄多妇女拐逃抢嫁买休卖休之案妇人不再斩。斩衰为其夫服今襄之戒鸡鸣。矢舟者。亦有人。其不止于再醮者。比比然也。娶者不以为非。嫁者不以为耻。羞恶之心。人皆有之。岂其心之殊人哉。夫亦无业之可专。无志之可壹。而力不足以自食也。不桑故也。周礼。宅不毛者出里布。毛。桑麻之属。典妇功之职。专授女工之事。秋献功。辨其苦良。谓妇女不亲丝枲。则耽于逸乐。而淫邪易生。闾师。不蚕者不帛。与不耕者祭无盛同罚。谓不亲其事。即不得用其物。抑之使不得齐于侪人之礼。耻之也。圣王之所以设官分职。不惜委曲繁重而为民谋者。诚以农桑者养民之生。即以正民之心也。凡人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恶心生。劳者多富。逸者多贫。富则礼义之心生。贫则奸盗之心生。无恒产因无恒心。而放辟邪

侈。无不为矣。今襄之明礼义者。不必尽出于富。而其为盗贼奸邪者。及抵于法。无不诿咎于贫。推其致贫之由。则恒产恒心。劳逸之论。间不容寸。管子曰。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扬子曰。男子亩。女子桑。习其耳目而定其心思。娴其道艺而世其家业。无非以道率民。其尤深于家塾党庠之为教乎。知农桑之利如彼。不农不桑之害如此。自古迄今。曾无二理。襄之民亦何惮而不为也。

种桑诗说

周凯

余自荆之远安。购小桑八百余株。种之大堤之上。皆柔桑也。移栽未善。活者十之七。访之老农。得栽种法。及考襄阳本有桑。叶尖小而缺。有刺性坚。不宜蚕。居民以桑为界。取其易生。长即伐之。即饲蚕得茧。仅堪为帛。售诸豫人。以为绵绸。其桑荆桑类也。按农书。荆桑薄而尖。枝干条叶坚劲。鲁桑圆厚多津。枝干条叶丰腴。荆桑心实。可为树能久远。当以鲁桑枝接之。则久远而又盛茂也。农书又载压条法。齐民要术及泛胜之书。载种葚法。余浙人。浙重蚕桑。解种桑法。不能家喻户晓。商之诸牧令。又非文告所能悉。因思士为四民之首。耕读相兼者多。士为之倡。民必从之。遂托之吟咏。分十二题。各系四十言。幸襄之能文者广为传述之。一曰种葚。齐民要术收葚之黑者翦去两头惟取中间一截其子坚粟则枝条强茂而叶肥厚将种之时先以柴灰掩揉次日水淘去轻秕不实者曝令稍干种乃易生泛胜之曰五月取葚着水中濯洒取子阴干之肥田十亩荒久不耕者善好耕治之以大麦与葚各三升三合和种之锄令稀疏麦熟时获之桑生正与麦高下平即以利镰历地刈之曝令燥放火焚之桑至来春生一亩可食三箔蚕此吾乡种条桑法也一曰压条。八九月间择桑枝之柔大者攀至地压以土即生根就生根处截断移栽他处一枝可压数枝惟压条者不必接枝一曰接枝。葚之所生其叶多薄俟干大如指翦取大叶桑枝条接之自茂盛如襄人接果木之法一曰移栽。柔如指臂大小皆可移栽种树书云下埋龟甲盛茂不蛀或用大麦亦可先掘地成坎贮以水搅成泥浆务令浓厚然后移桑栽之根令舒畅上用土培厚筑使坚实可不必日日浇灌名坐浆种法襄人植果木亦如之一曰壅灌。冬月就桑根掘坎实以粪加土壅之五六月旱宜灌水一曰采摘。采桑宜撻叶不可攀折枝条一曰去初桑。初发叶为初桑倘饲蚕有余当翦去之否则明春无力次发为二桑不须去一曰伐远条。桑条之远出而细长者宜伐去俟明春另长嫩条否恐成鸡桑幽风取彼斧斨以伐远扬是也亦宜相度其势可为压条用一曰禁再采。初桑叶肥嫩可饲蚕二桑叶涩饲蚕作丝仅可为弦周礼禁原蚕蚕与马同象再蚕恐妨马一曰收霜叶。叶经霜而落可治疾兼以喂羊甚肥一曰剔枯皮。桑老而枯或中空叶黄蚕不食先剔其皮可以为纸世所谓桑皮纸是也然后伐其木为器用一曰兼种柘。柘亦可以饲蚕茧色黄襄之民果从余种桑矣。

三年而桑茂。十年而桑大茂。而余又虑其饲蚕之未善也。附饲蚕法。按蚕经。蚕之性喜静而恶喧。故宜静室。喜暖而恶湿。故宜板室。室静可避人声之喧。室板可辟地气之蒸郁。尤宜密以避风。火以助暖。又蚕书。饲蚕弗以雨露湿叶。礼祭义。三宫夫人桑于公桑。风戾以食之。是也。淮南子曰。蚕食而不饮。二十七日而化。夫竭二十七日之力而得茧。何其工之省且易乎。蚕具以箔以簇。竹苇所为。闻襄之事蚕者。以席置诸地。厂其屋不加火。宜咎蚕之难养也。余将延浙之善蚕者。以教尔蚕。然桑未茂。其事有待。姑就余家人所素习者。分为十二咏。附种桑之末以示之。其成丝而后。为织不一。尔襄民当自求之也。且勿之载。

附瀋远县志蚕织说略

欲民之厚生。必先有恒业。怀邑水患频仍。十室空九。而穷檐之民。谋生之计百出。长淮肥涡之产。民业寄焉。水滨蒲芦可织席。夹岸细柳可编筐篚。地宜麻者可索纆。其妇女或葺麦为笠。岂尽游惰哉。顾不蚕织与不稼穡等。今吾怀之民。金曰。皆欲蚕而乏桑。皆欲织而无木棉。奈何夫河北白壤与桑宜。河东赤泥与木棉宜。用椹种桑。及种木棉之法。皆可按籍而得。或就江浙父老而谘之。良法具在。况吾邑风土。颇近齐豫。而蚕织之利。不仅江浙。齐豫所出绵茧土绸之属。通大商贾。大布白之美。尤彰彰者。岂吾怀独不如齐豫哉。互相讲习。以广民业。亦此时之急务也。

请种橡育蚕状道光五年

贵州按察使宋如林

查黔省山多田少。土瘠民贫。生齿日繁。除遵义一府农蚕并行。生计较裕。其余各郡。耕种而外。别无利生之业。惟黎平一郡。漆与茶亦间有之。亦不过数邑。惟遵义之紬。广行他省。询其由来。皆云从前亦无是茧。自乾隆中郡守陈君。系山东历城人。见此地有青桐树。即山东之榭栎树。其叶可饲山蚕。惜民间徒供薪樵之用。乃捐俸遣人至山东买取茧种。雇觅蚕师。广为教导。期年有成。至今利赖。蚕子甫出。置之于树。即能自食其叶。及至成蚕。即能依枝作茧。取茧缲丝。俱不费力。惟丝麤不能织为绫缎。仅可织紬。与山东茧紬相仿。现在遵义茧紬。早已兴贩他省。可见其利甚溥。惟是创始之年。收买橡子。及收买蚕茧。令民远资本。收买树育。亦势有所不能。兹公同商议。由藩司筹备经费。详请给发委员。赴遵义定番一带。先行收买橡子。散之各府厅州县。令该管衙门。就近分给居民。不许经书役之手。以免滋扰。并谕各处教谕训导官。广为劝谕。于不堪播种五谷之地。及时种植。二三年后。橡已成树。即可收买蚕茧。照依散给橡子之法办理。民不出资。而实获其利。似与民生稍有裨益。是否有当。伏候查核批示遵行。

通饬黔省种橡育蚕檄

贵州按察使宋如林

照得衣食为民生之本。农桑视物土之宜。地无余利。人无余力。斯民气可以渐舒。黔省跬步皆山。田土硗薄。恒多苦贫。十三郡州。惟遵义务蚕功。亦惟遵义务称富厚。是蚕丝之利。不可不讲也。各属种橡养蚕。已经饬行在案。查橡子即青桐子。种各不同。应用真青桐子。其叶方宜饲蚕。如水青桐。只供染房之用。不可收买。买获之后。埋藏不能如法。即易生虫。种之亦难发生。其种植处。亦须相度其地。应于不能树艺五谷之处。排列埋种。人力易于经管。至橡子虽产于遵义者多。然路途费重。收买维艰。闻上游一带。皆有橡子。居民不知育蚕之法。收获转售。殊为可惜。且事在创始。人皆畏难。若但多张告示。谕令栽种。禁止斩伐。差赴四乡。督责巡查。以为认真。未日后之成效。但见目前之纷扰。是未得橡树之利。先受橡树之累。民将畏避之不暇。其何能踊跃从事。以兴此美利耶。总之此事不惟不可视为具文。并不可视为公务。府厅州县。于因公下乡之便。接见士民。详细晓谕。俾知其事非难。其利甚厚。售丝之利。倍于售茧。故云利无算。橡本无税。蚕亦无税。故云永不税。民虽至愚。未必无领略其旨者。能领略则肯试行。试行获利。则皆信从。转辗传播。渐次推广。不必董率而自知栽培。不必禁令而自知爱护。地利可收。民生可裕。全赖司民牧者。善为之劝导耳。查遵义府属。初亦不知养蚕。前守陈公。遣人至山东购买茧种。广为教导。至今利赖。陈守能以山东之利行之遵义。现任各官不能以遵义之利行之诸郡。当仁不让见义必为者当不至此。合再札饬。仰各该府厅州县。务须实力奉行。实心劝谕。必使民间知其利而乐为。不得迁缓置之。亦不得滋扰闾阎。其有无赖之徒。盗伐他人树木者。有犯必惩。毋以细事置不理问。以期良法美意。得以遍行。实有厚望焉。

劝种橡养蚕示道光五年

贵州按察使宋如林

照得本司等任以来。访察黔省地固瘠薄。民多拮据。推原其故。由于素不讲求养生之道。则地利不能尽收。而民情又耽安逸。无怪乎日给不暇者多矣。查遵义府属。自乾隆年间。前府陈守。来守是郡。知有橡树。即青桐树。可以饲蚕。有蚕即可取丝。有丝即可织紬。随觅橡子。教民树艺。并教以养蚕取丝之法。故至今日。遵义蚕紬。盛行于世。利甚溥也。他处间有种植青桐树。惟取以烧炭。并不养蚕。且树亦无多。若将不宜五谷之地。一律种橡养蚕。则民间男妇。皆有恒业。其中获利。不独遵义一府矣。查种育之法。其树有二。一名青桐。叶薄。一名榭栎。叶厚。其子俱房生。实如小枣。植法。于秋末冬初收子。不令近火。冬月将子窖于土内。常浇水滋润。逢春发芽。无论地之肥瘠。

均可种植。三年即可养蚕。春季叶经蚕食。次年仍养春蚕。或养秋蚕亦可。须隔一季。四五年后可伐其本。新芽丛发。又可养蚕。其春秋二季养蚕。及取丝之法。各有不同。一得其法。殊不为难。端在地方官首为之劝谕也。此时种树饲蚕。大率皆知。更非从前陈守之创始者可比。惟收买椽子。必须价本。如令民间自备资斧。远处收觅。亦势有所难。兹本司筹办经费。委员前赴遵义定番一带。采买椽子。收贮在省。各府厅州县。酌量多寡。赴省领回。散之民间。劝谕居民。无论山头地角。广为种植。二三年后。即可成树。俟至可以养蚕之日。由地方官查明申报。仍由省收买蚕茧。散之民间。令其蓄养于树。凡收买椽子蚕茧。无须民间资本。不过自食其力而已。至种椽育蚕之法。现在刊刻条款。先发各府厅州县。随同椽子。分给居民。及将来散给蚕茧。均交各学教官。率同乡约地保分散。丝毫不经胥吏之手。以期实惠及民。自成茧之日。务宜缲丝售卖。售丝之利倍于售茧也。为此谕仰阖省军民人等知悉。尔等于耕作之外。更宜尽力蚕丝。俟椽子及条发到。该管衙门。即向教官及乡地处请领。如法照办。凡书役人等不许经手。以副本司筹裕民食之至意。

附养蚕事宜五条

一春季养蚕之法。于来年小阳月旬后。拣其茧之重实有蛹者。以箴簏盛之。迨次年立春后。纸糊密室。将茧簏置于中央。以柴火微烘。昼夜无闲。渐略增火。至春分前后。觉蛹稍动。用线穿茧成串。搭于四围竿上。仍以火烘。量其地之寒燠。寒则微火缓为出蛾。燠则甚火急为出蛾。随拾入筐。雌雄配合。眉麤者雄。眉细者雌。次日摘取雄蛾另贮。数日自僵。止提雌蛾。微以手去溺。否则不卵。置筐中。微火暖之。始能生子。在筐犹不断火。或借阳光。旬余蚕出。大如针。以青桐嫩叶置筐内外。其蚕自上枝叶。即将枝上蚕。置树上。先食嫩叶。五六日初眠。不食叶二三日。脱去黑壳。色分青黄。又五六日二眠。继三眠四眠后。食叶旬日。噤口退膘。吐丝成茧。阅三日浆固连叶摘下。去叶缲丝。如不即抽丝。越十余日。遂变蛹出蛾。不堪抽丝。如备抽丝。以火熏之。即不成蛹。每遇蚕眠时。不可翦移。俟起眠后叶尽。用银翦连枝翦移他树。蚕一入山。须人看御禽鸟。其蚕筐以黄荆嫩条为之。用。其余竹木所为。则不能粘子。次年定须新制。

一秋季养蚕之法。于端什节前后。收入春茧时。将茧穿串。晾于竿上。不使罨坏。旬余成蛹出蛾。拾入箴簏。雌雄配对。次日午后。只将母蛾去溺。以四寸长线。两头各系一蛾。搭于青桐树上。叶尽翦易。秋蚕宜少撒树巅。由嫩食老。秋天林中多油蚱蜢。宜夜间伺声以捕。

一取丝之法。以大锅盛冷水。每次二三千茧。煮半时。翻转。又煮三四刻。再翻。俟茧将。用菽草灰所淋之汁。量茧多寡。酌倾入锅。再煮一二刻。视其生

熟。试如不熟。再加灰汁煮。以短小竹棍搥其浮丝成络。分作数提。仍存锅内。不可断火。若丝不顺。稍加以火。水热则丝易抽。丝之麤细。视提丝缕之多寡。由丝笼上车。以大车枕之。取剩余壳名曰汤茧。及破口茧。不堪取丝者。另作纺线。坠丝水中所抽名曰水丝。织棉再合成线。织为合线。为合线紬。尤为结实。所提浮丝。亦可洗净作絮。

一茧质轻薄不堪缫丝者。名血茧。暨出蛾之壳。并汤茧。均用油少许。和水浸湿蒸透。以水洗净晾干。扯丝织紬。彷彿新繁所产。故名繁茧。又法以苕灰水煮后。罨套如拳。扯丝坠线织为毛紬。其需用器具。如抽家丝法。

一收种橡子之法。凡青桐榭栎二树。至九月间。子熟自落。检收时。必须挖窖深埋。毋使见风日。若散置房屋。则阅日生虫。尽成空壳。入土不生。其种植之法。与种山粮异。遵义等处。俱用大铁锹长二尺许。于瘦土中用椎击入土三四寸。少着粪土。随置橡子一二颗。以土之。春即发生。其工甚省而易成。

纪山蚕

王沛恂

吾乡山中。多不落树。以其叶经霜雪。不墮落得名。一名榭。叶大如掌。其长而尖者名柞。总而名之曰不落。皆山桑类。山蚕之所食也。蚕作茧。视家茧较大。禹贡莱夷作牧。厥筐丝。颜师古注。山桑也。作牧。言可畜牧以为生也。苏氏曰。惟东莱有此丝。以为缁。坚韧异常。虽朴质无文。然穿着多历时。故南北人通服之人。食其力。习为业。其勤苦殆有倍于力田者。初春。买蛾下子出蚕。蚕形如蚁。采柞枝之嫩叶。初放不及麦大者。置蚕其上。捆枝成把。植浅水中。不溢不涸。方不为蚕患。看守不问昏晓。谓之养蛾。保护如法。蚕长指许。纳筐篁中。肩负上山。计树置蚕。大者安放三四十千。次则二十余千。或十余千不等。狐狸狼鼠鸱鸟雀蛙蟆虫蚁。无巨细。皆嗜蚕。防御则饱无厌之腹。以故昼则持竿张网。夜则执火鸣金。号呼喊之声。殷殷盈山谷。极其力以与异类争。如此者两阅月。鸟兽昆虫之所余者十纔四五。顾又有人力不得而争者。旱则蚕枯。涝则蚕濡。虽经岁勤动。而妻啼儿号不免矣。嘻。四民莫苦于农。而蚕夫则又加甚。记之以志感焉。

种树说河南通志

俞森

余闻之百岁树德。十岁树木。故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渭川千亩竹。其人皆与千户侯等。今豫州历经闯贼焚掠。人希土旷。虽蓊翳成林之处。不可谓无。然极目平原。往往而是。尝召土人问之。椅桐梓漆。无不具也。桑柘榛栗。无不宜也。枣二岁而实。五岁而得一石。柿五岁而实。十岁而得三石。榆莢一岁而盈丈。柳枝五岁而合围。土壤之沃如此。是此地树木之效尚不须十年也。

乃熟察四郊。家无储积。室鲜完庐。岂此邦之民尽属蚩蚩。抑有司无以导之也。余尝注种树之效。其利有八。上之人不肯尽心者。其弊有三。下之人相视不前者。其源有二也。何谓八利。一亩之地。树谷。得二石足矣。一亩之地而树木。所入不数十石乎。其利一。岁有水旱。菽麦易伤。榛柿栗枣。不俱残也。年丰贩易。岁凶疗饥。其利二。贫人无薪。至拾马粪。掘草根。种树则落其实而取其材。何忧无樵苏之具。其利三。造屋无木。土堑覆草。久雨屋。率多露处。种树则上可建楼居。下不同土隅。其利四。树少则生无以为器具。死无以为棺槨。种树则材木不可胜用。其利五。豫土不坚。濒河善溃。若栽柳列树。根枝纠结。护堤牢固。何处可冲。其利六。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宅不毛者有里布。今州四野之桑。高大沃若。若比户皆桑。大讲蚕务。其利七。五行之用。不克不生。今树木稀少。木不克土。土性轻扬。人物羸猛。若树木繁多。则土不飞腾。人还秀飧。其利八。有此八利而上下恬熙玩日愒月。则三弊不除。而二源不扩也。何谓三弊。在上之人以簿书期会之不遑。常恐因所缓而所急。一也。贪婪者每借事而生端。谨慎者每安常而袭故。二也。凡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未蒙章甫之歌。先致麇裘之谤。三也。至于民间。或有广种之举。工师求大木。通国皆无。而一家独有。此祸之媒也。一也。邻右尽蓬蒿。而果实离离。虽折柳樊圃。亦射之的矣。二也。此所为二源不扩也。此非上之人不顾三弊。扩清二源。则利不可得也。一里之内。而种树者止一家。一邑之内。而种树者止一里。则利少而害多。不得不顾虑也。若尽一邑而悉种焉。则利广矣。尽一郡而悉种焉。则利更广矣。合省而悉种焉。则其为利尤广矣。而何虑祸之独鍾乎。合省者。一邑之积也。夫地道敏树。最易者无如枣柿榆柳。柳树宜于冬月。枣柿与榆。宜于三月。枣柿之实。可以备荒。榆柳之本。可以造屋。枝条可以供薪。使邑之中。各有贤令长下一令曰。户无分上下。一家种枣三十株。柿三十株。榆柳各百株。能逾格多种。及广栽杂树者旌之。不如令者罚无赦。阅三年之后。人不告荒。十年之后。户皆宁处。八利将无不见矣。所虑者但申文告而不稽察其弊。徒文具而无利济之实耳。为邑长者。下令之后常以时巡行郊野。则人人惊动。毋敢荒怠矣。语曰。树德莫如滋。使数十百年之后。诸父老食以得饱。居以得安。指此参天蔽日者。以告子孙曰。某树某树。皆某令君之所视其灌溉者也。其德不既滋乎。故详具委曲。申告诸公。知不以余言为迂。必为投袂而起矣。

与潘次耕书

顾炎武

接手札如见故人。追念痛酷。其何以堪。古人于患难之余。而能奋然自立。以亢宗而传世者。正自不少。足下勉旃毋怠。承谕负笈从游。古人之盛节。仆何

敢当。然中心惓惓。思共晨夕。亦不能一日忘也。而频年足迹所至。无三月之淹。友人赠以二马二骡。装驮书卷。所雇从役。多有步行。一年之中。半宿旅店。此不足以累足下也。则稍货货本于鴈门之北。五台之东。应募垦荒。同事者二十余人。辟草莱。披荆棘。而立室庐于彼。然其地苦寒特甚。仆则遨游四方。亦不能留住也。彼地有水而不能用。当事遣人到南方。求能造水车水碾水磨之人。与夫能出资以耕者。大抵北方开山之利过于垦荒。畜牧之获饶于耕耨。使我有泽中千牛羊。则江南不足怀也。列子盗天之说。谓取之造物。而无争于人。若今日之江南。锥刀之末。将尽争之。虽微如蠛蠓。亦岂得容身于其间乎。文渊子春于边地立业。足下倘有此意。则彼中亦足以豪。但恐性不能寒。及家中有累耳。徐介白久不通书。为我以此字达之。知区区未死。宇内犹有一故人也。

种杂粮广树植状

陈宏谋

滇省地方。跬步皆山。沃壤原少。而山确之区。不能处处种植。即低下之区。亦不能年年种植。总因小民狃于积习。不知广积粪土。不知栽植杂粮。诚为可惜也。节奉宪檄通飭各属。劝民广种杂粮。本司亦复再四指明开导。以资民食。前据罗次县任令以罗民不晓栽种旱粮。任听地亩抛荒。又不识酿粪之法。情愿自备牛种。将百姓所不种之田。雇人耕种。照工分麦。又筑茅置棚于郊外。圈牛以示酿粪之法。庶使罗民见而仿效等情。本司当以种植积粪。事切农功。应如所请。并通行所属。一体遵照。此外如山岭土坯。连草带土。晒干火化。拌入粪土。皆可肥田。又如通衢大路。傍开小沟。添入杂车树皮。日受牛马践踏之水。即便行人。尤可积粪。其余山箐岭洼村傍隙地。均可照此行之。至于驮载牛马。往来打野之处。旁挖小池。就近将牛宿粪草扫入。亦可积粪。兹据罗次县知县张应钧。详称罗民从前亦知积粪种地。但民性疲懒。率多旷弃。嗣经前任导以置设栏圈。多蓄牛。以便积粪之法。百姓习之已久。数年以来。所种杂粮。俱[已](己)勃然。卑职到任。仍复率由成规。不时劝谕。迩来罗邑旱地。渐无旷土。农人积粪。总无遗弃。瘦薄地土。种无不收。颇有成效。转报查核等语。是前详积粪之法。颇有成效。似应通行各属。督率农民。各就土宜。广行积粪。以裨种植者也。抑本司更有请者。滇南承平日久。生齿浩繁。加在在厂井。一人之耕。不足以供数人之食。非尽地力之[已](己)竭。实由人力之未勤。有水之处可以种稻谷。无水之处可以种杂粮。杂粮之中。有春菽冬菽。燕麦小麦。蚕豆黄豆。鼠豆青稞等物。滇民终年所食。皆资此物。此外尚有董野菜萝卜蕨薯等物。随处可以种植。荒月亦可疗饥。再滇中本系山区。丛冈复箐。草木繁茂。柴薪自来充裕。乃因井需柴。厂局需炭。旦旦而伐。几于

举目童山。薪炭渐已艰贵。即草根树皮。几为民间难得之物矣。滇中四望。山岭有不能种植粮食之地。断无不能种植树木之处。且原系崇林密箐。今始斩伐殆尽。正当复行栽种。总由性耽疲玩。仅计目前。不图久远。将来日复一日。柴薪艰贵。穷民之苦。又在于兹。凡此种植之法。均宜与积粪并行不悖。近已节奉 旨通行。然民情固难于图始。地方官亦恒视为琐屑。若非专其责成。设法劝惩。仍未必有益。伏读 上谕天下亲民之官。莫如州县。州县之事。莫切于勤察民生。而务教养之实政。有事则在县办理。无事则巡历乡村。所至之处。询民疾苦。课民农桑。宣布教化。崇本抑末。善良者加之奖励。顽梗者予以威惩。遇有争角细事。就地剖断。以省差拘守候之苦。如此从容岁月。始可收循良之实效。不愧为民之父母。大哉 王言。其训迪夫州县者切。期望夫州县者专。而所以为民谋衣食之源者。诚无微之不断也。今所议积粪种植。实为滇民切要之务。请通行各属。于因公出入之便。循行劝课之时。就其地土情形。劝以开沟积粪。遇有闲旷地土。即传所在居民。询其所以历来不种植之由。考其可以种植之物。无水者寻水导流。无种者借本代觅。有主之地听其自种。无主之地许其认种。既种之后时为稽查。毋使废弃。阻挠偷窃者。严加究处。并责成老农乡保头人。各于所管村寨。日夕劝谕。惰弃者量为惩处。勤力者格外奖励。并以所管村寨之种植多寡。定老农乡保头人之功过。年底分别劝惩。但不必差役查拿。至兹扰累。地方官事实册内。岁以为考。务使已行未效者。接续举行。未行者亦复推广举行。俾四境之土俗物宜。时悬官长心目之间。司牧之早作夜思。不越小民身家之计。月计虽云不足。岁计自己有余。可以破疲玩之积习。即可以基无穷之乐利矣。

卷三十八户政十三农政下

量行沟洫之利

陈斌

十一者。取民之中制也。汉三十取一。唐宋或二十或三十以取一。但轻于三代。而顾不如三代之民之乐者。以三代田必分授。而有沟洫之利其民也。三代沟洫之利。其小者民自为也。其大者官所为也。沟洫所起之土。即以为道路。沟洫所通之水。即以备旱潦。大雨时行。泄而出之。田不忧潦也。越有小旱。激而灌之。苗不忧槁也。故沟洫者。万世之利也。后世议之。虑其弃地之多。而实无多也。一井之步。约百有八十丈。其为沟畛者。八尺而已矣。一成之步。约万有八千丈。其为洫与涂者九。积十有四丈四尺而已矣。通计所弃之地。二百分之一而弱也。今更新为之。必有虑其事之难成者。则更非甚难之事也。斌观耨田之法。一尺之耨。二尺之遂。即耕而即成者也。今苏湖之田。九月种麦

。必为田轮。两轮中间。深广二尺。其平阔之乡。万轮鳞接。整齐均一。弥月悉成。古之遂径。岂有异乎。设计其五年而为沟洫。则合八家之力。而先治一横沟。田首之步之为百八十丈者。家出三人。就地筑土。二日而毕矣。明年以八家之力再治洫。广深三沟。其长十之。料工计日。三日而半。七日而毕矣。又明年。以八百家之力为洫。广深三洫。其长百沟。料工计日。一旬而半。三旬而毕矣。即以三旬之功。分责三岁。其就必矣。及功之俱成。民耒田以为利。一岁之中。家修其遂。治其沟洫。官督民而浚其洫。有小水旱。可以无饥。十分之饥。可救其五。故曰沟洫者。万世之利也。此古之所不惜于区区之弃地。而亦未尝畏其难成者也。

百姓。一夫失业则饥。十日失谷则殍。此宜其家自为生。人自为力矣。乃百姓终岁垦田。而仍饥以殍者。此必其所不能自为者也。一则以岁之不时。一则以沟洫之不治也。岁之不时。人所莫能为也。沟洫之不治。农民莫能为。官可齐其力而为之也。其不为者。谓其至重而不敢举。至烦而莫之任也。窃观秦汉以下之言限田名田者。既以夺富民而兴怨讟。已无复置其议矣。而魏孝文均田之令。其还受亩分之法。远历北齐北周。以至李唐。行之且数百年。此何以能然。况其沟洫之利。随时随地。无不可兴者。而又何以不能哉。盖时无大水旱。则坐视为不必为。及水旱至而拯恤不遑。又万万无可为者。加以民食之盈绌。必数年而后见。国家之利病。必数年而后见。事无近功。官无严课。故吾民之饥饱死生。一听命于不可知之岁。而曾无十一之防百一之救也。斌谓救荒无善策。为沟洫于未荒之时。此豫救之策也。即为沟洫于救荒之时。使饥民即功而就食。此一救而两救之策也。然而土异形。人异习。按方尺之图。动十万之。如汉武帝之轻用方士。坐广之内。度溪谷之外。如王安石之欲田梁山泊者。则固不可为也。即春议经界。秋议遣使。如宋天禧之提点刑狱。并领劝农之职。而仍无毫之益于民者。亦名美而不足恃也。故为沟洫。必访求于乡耆里长。而总其事于郡守。责其成于县令。分其任于县丞主簿。则亲而不扰。久而必成。今集四境之耆长。体访以人情地势。有酌见其可兴沟洫之利者。丞主簿一相度焉。而公酌之县令。令再相度焉。准里计日。具图以请于郡。而作其功。有废地可以沟通者。则募其旁近失田之夫为之。官助以不足。田成而授其人。五年而起科。亩十而当一。有沟洫其业田为永利者。则以任本业之人。民实其田。官均其力。春夏作五日。秋作十日。冬作二旬。丞簿亲董之。令一作一视。先成者。籍而存于官。其未成者。簿志之。至来岁续而毕焉。民田一顷。听沟地半亩。十顷五亩。令不当沟涂之道者。转偿其邻田。田不及顷。则任力而不听田。二十亩以下者。贯其力。蓄泄之利。两邑共之。则郡守责其两令。令或代去。则交其簿于受代之人。凡县令置农田课。郡守察之。其阻成功。及借名生

扰者黜。

古扬州之田下下。今苏湖之田之赋。固上上也。自唐肃代之世。转稻东吴。至宋南朝。至元明漕运。俱大半取给于是。此孔安国所谓田下赋上。而人功修者也。苏湖之民。善为水田。春收豆麦。秋收禾稻。中年之入。概得三石。而北方之种地者。乃不能半之。则以无为水田者也。凡谷之种。禾稻倍入。种稻之田。水田又倍。昔时关中邠下之渠。蜀郡之江。荆之芍陂。扬之七门三堰。本废田也。而亩收数钟。民赖以饶。得水之效也。西北土性高燥。宜麦宜粱。所在低平之田。即为下产。以其非粱麦之性。而雨泽一过。水无所注故也。诚为其守令者。能勤行相度。分年规地。仿沟洫之意。备蓄泄以为水田。种禾稻以佐晚熟。则高地之水四注。而为害者必转以为利矣。且为沟洫。非古之凿空求水利者比也。以民之田。兴民之利。不遣使。不起徒。不招流户。视其大小功力。随作随成。有小水旱。此丰而彼歉。则近之人。必有请其法而自为之者。勿忧事之难于虑始也。斌窃观有水之处。皆可为田。故浙闽江淮间。冈岭之上。有泉源可灌者为山田。江湖之旁。有淤泥可围者为圩田。若于西北低平之田。量为沟洫。夫岂有山田圩田之难哉。通其变。使民不倦。此利一兴。匪独散金钱。转粟米。损此益彼之数也。其在于古。求代田区田之法。其在于今。用水车水盘之制。合乎地势。信于民情。为之有成。事可经久。此朱子以经界为五十年之利者是也。

请减谷价兴水利疏乾隆十二年

御史赵青藜

我 皇上轸念民依。以所在谷价昂贵。再三求审盈绌之理。裕流通之源。

特颁谕旨。令暂停省采买。及捐监收米之例。酌缓急而藏富于民。犹且渊衷若谷。大学士九卿详议。臣窃以为今日谷价之贵。实由渐积使然。其骤贵也。或因岁歉。或因采买。而及其采买既过。歉岁复熟。价非不稍减。然以视从前未贵时之原价。固已略浮其值矣。如此经三五次起落。三五次浮积。而视原价固已大相悬绝矣。日贵一日。年贵一年。习以成常。谁肯率先以减者。况现在官巢定例。适足为商贾居奇之藉。查定例。大荒减价一钱。中荒五分。寻常出易。即不准减。此无论商屯把持。胥役需索。而库平库色。民不胜其诛求也。造册给票。照票给米。民不胜其守候也。任发任领。以官为政。米之良否。民不得而拣择也。又巢米之数。人不得过五斗。即以极减之一钱计之。为银不过五分。此五分者。足敌其诛求乎。足偿其守候乎。民无所利。观望不前。而官欲速其售。商乃得通胥役以巧行其屯。谷之昂贵。愈成牢不可破之局。奉行之不善。所当急议通变者此也。臣愚以为宜酌改定例。不妨多减。以创率先之路。破积贵之局。而议者必曰。徒以利奸屯也。不知减价既多。则民之趋买

者必。趋既则其自为稽察者必严。商屯必无所容其掩饰。而受 国家浩荡之泽者。莫非待哺之民矣。乃议者或曰。减多祟多。如缺仓额何。而臣愚以为减祟而价平。价平而祟谷之项。即可就本地秋收时买补。不忧其缺也。抑臣更有请者。臣查雍正年间。直隶营田水利。每岁谷入不下数十万石。比年以来。几成故事。渐就废弛。以致谷入多不如前。臣甚惜之。臣请 谕令直隶督臣。查明从前营田处所。就现在已成田亩。造一清册。从长经理。应修复者修复。应兴举者兴举。总以属之州县。及统辖之道府。分别劝惩。无喜事。无畏难。宽为之期。而务收实效焉。虽水利事宜。非臣之明所能详悉。而营成一处得一处之益。营成一亩亦得一亩之益。考禹贡扬州之域。田惟下下。荆州之域。田惟下中。今所称产米乡者。乃在湖广江西二省。是非西北之水失其道。而地失其利之明验乎。且西北佃田。广种薄收。人以顷计。所以然者。以水潦难齐。而工本恐弃于无用也。诚兴水利以善蓄泄。使旱干水溢。不得为灾。则深耕易耨。而佃人且以亩计。至多亦以亩之十计。是一顷之地可多容六七佃户。失业之民可渐驱以归于农。而游手者寡矣。再查直隶一省。旗民居多。若任业主以董庄头任庄头。以率散佃。其为力尤易。而为法尤简。至于大工。力难责之民人者。令地方官详明督抚。估计。请 帑兴修。以所入租谷。按年扣还。第恐畏难而奉行不实耳。古来大工大役。多以行所无事而成。以本地官劝本地民。兴本地水利。即有会同之处。而以效役之民。视之犹其本地父母。不患不听。故臣以为属之州县及统辖之道府而已足也。至一切规画营田。定例应有可遵。特其多差官役。往来道路。则臣所谓喜事之适以滋扰。而大不可者也。臣请 皇上广集议。断自宸衷。一意举行。纵无近功之可图。实为万世所利赖。水滋灌溉。而土壤膏沃。谷入丰盈。久之即东南挽运可省。何至谷价昂贵。上烦 圣虑。若止暂停省采买。收捐监谷。保无谷不加贵足矣。欲减价就平。臣有以知其不能。微特臣而已。即定义之大臣。恐亦不能保其必减也。何者。积渐之势已成。难可卒返耳。且监谷既停。将来遇有需谷之处。乃向近采买。价必加昂。而旋停旋买。抑岂我 皇上从长妥计之 谕旨哉。理财足民。无过开源节流之道。而增余减祟。依然良法美意之初。虽减价以祟。御史李清芳曾以上请。臣业经议驳。而第以官祟不减。则谷价终不得而平。价不平。则终无以仰慰 宵旰之忧勤。又何敢以驳议僉同。遂为缄默。不披沥愚忱于 圣明之前也。

同州府荒地渠泉议

乔光烈

夫辟土地以广农功。任流泉以资灌溉。使野无不垦。岁无旱干。所谓因地用天。利民无穷者也。然土不可旷而有不可耕。非徒草宅之患也。润泽有宜而亦有

不可致。则视形便之殊也。土不可耕必强田之。润不可致必强取之。费徒多而见功少。于事无所益。于人寡所便。唯斟酌其宜施行之。庶几力省而效多。同州府所领。自潼关外州县凡九。曰华州。曰大荔。曰朝邑。曰澄城。曰蒲城。曰华阴。曰白水。曰合阳。曰韩城。计其地尽为田。耕获岁播。无所荒废者。惟潼关合阳韩城耳。外此华州大荔朝邑澄城蒲城华阴白水。旧地荒不治者。共九千二百三顷四十有九亩。其后累经垦复。而今现田于民者。合计凡三千七百九十顷七十亩有余。又华州大荔蒲城华阴。皆有屯地。明时军屯种者也。其地以顷计者。共一百八十二。是已久荒。后乃渐垦之。得六十一顷四十八亩。其未复地尚一百二十顷。余六十二亩。而诸州县泉源所出。若昔时引为渠者。于潼关有潼河张公堰禁峪河及麻峪三渠。于华州有乔峪渠阶峪水渠赤堤峪渠。共五堰。石堤峪渠西溪渠小敷渠黄家河渠黄家峪渠构峪河罗纹渠太平渠孝感泉。于大荔有龙首渠北庄泉苏村泉。于朝邑有双泉蔡庄象底大奇西庄五泉。于合阳有大峪河洽水桥头河宫城河王村瀆莘里瀆运斗瀆。引之为三十二渠。于韩城有●河芝河潦河漑河水文水盘水。引之为五十八渠。于澄城有玉泉大谷河县西河八渠十分。于蒲城有漫源半坡寨常乐三郎诸渠及郑渠。于华阴有磨渠灵应泉渠醴泉渠瓮峪渠。凡合计泉渠一百六十有三。今疏通其流皆可引灌。若潼关之周公渠漕渠。华州之漕渠利俗渠。及天池。东西南三溪。大荔之冯村坡底洪善三泉。朝邑之通灵陂。韩城之●水土门七堰。蒲城之白马泉山阳堰。华阴之敷水蒲谷峪段明峪黄神长漕渠。与白水之武子渠。或开自唐宋时。并多堙废。自论者谓西北少水利。故田无沾溉。常以旱岁为虞。又其地广人少。或弃地不耕。为民计者。务使尺寸之壤无遗种。涓滴之润无遗利。以今日之同州而言。其未垦复者。为地尚五千数百顷。其废不治者。泉渠且二十余。似宜急导之农耕。而悉修其水利。不可须臾缓。然以民之取利。甚于官之教民。苟利所在。必争先往鹜。忘其劳力。孰甘弃可耕之土。而任为闲田。谁不乐溉浸之有资。而听其为槁壤哉。唯见其无所利。而为之徒费其勤。是以土未垦复者。渠泉湮莫疏者。岁月久之。任废不治。非无故也。且夫地利不可不尽。而所为尽地利者。亦非必尽于稼穡。古善为民计者。原隰腴沃可田者田之。其地瘠确与五种不宜者则树之果蓏材木。故树桑足以供蚕丝。树之枣栗芋魁。足以供货。鬻备凶荒。不必为田。而利且饶干菽粟。则度地任土。当各视其宜焉。今同州所属。民稠地狭。凡平衍可垦之地。皆垦辟无遗。其不能垦复之民屯荒地。五千五百三十三顷三十四亩。非硗确不毛。即濒河漫决。难施人力。是外山坡岭侧不成坵段者。如华州之构峪金堆城。合阳之梁山。蒲城之北山。大荔之炉地。前已督所属州县官。以次劝民栽植果木。务使野无旷土。以尽地利。至所有渠泉引溉者。每逢灌溉之期。民间俱立有水排。依其序次。放水不紊。若所灌地亩。各

就渠水大小分派支流。难以续开。至堙废渠泉。唯潼关周公渠尚可修复。余或源流微细。或水性若。或地高水远。或干涸堙塞。常因行县之便。再四讲求。揆视情势。虽欲复之。措施无方。盖今昔既殊。而形便亦异也。今唯先于平衍之区劝民多凿井泉。且于渭洛两河制造水车桔槔等。令民观法。以收水利。于事为便。谨议。

尽地利者非必尽于稼穡一语扼西北水利得失之键

井利说

王心敬

或问丰川氏曰。水利为救旱第一义。然如旱日之久。则江且落。河且竭。渊泉亦且微而涸。将取水之路。不且穷乎。水路穷。而生民之旱饥。将何济欤。丰川氏曰。不然。不见吾夫子系易之辞有曰。井养而不穷耶。则如掘井一法。正可通于江河渊泉之穷。而实补于天道雨泽之缺。吾生陕西。未能遍行天下。而如河南湖广江南北。则足迹尝及之。山西顺天山东。则尝闻之。大约北省难井之地。惟豫省之西南境。地势高亢者。井灌多难。至山东直隶。则可井者且当不止一半。特以地广民稀。小民但恃天为生。畏于劳苦。而历来当事。亦畏于草昧经营。故荒岁率听诸天。坐待流离死亡耳。惟山西则民稠地狭。为生艰难。其人习于俭勤。故井利甲于诸省。然亦罕遇召父杜母为监司。故井处终不及旷土之多。至如吾陕之西安凤翔二府。则西安渭水以南诸邑。十五六皆可井。而民习于惰。少知其利。独富平蒲城二邑。井利颇盛。如流渠米原等乡。有掘泉深至六丈外。以资汲灌者。甚或用砖包砌。工费三四十金。用轱辘四架而灌者。故每值旱荒时。二邑流离死亡者独少。凤翔九属。水利可资处。又多于西安。而弃置未讲者。亦且视西安为多。夫天道六十年必有一大水旱。三十年必有数小水旱。即十年中。旱歉亦必一二值。惟地下之水泉终无竭理。若按可井之地立掘井之法。则实利可及于百世。今计其规制之详。则首在视村堡人丁多寡之数。次视地势高下浅深之宜。又次计成井取水难易省费之详。又次必先事豫备。不至缓时以失事。机而紧要则在乡约。村村得人。而大纲纽则在太守贤明。实心实力。严饬州县。信赏必罚。丝毫不以假借也。何以言首视村堡人丁多寡之数也。凡乏河泉之乡。而欲兴井利。必计丁成井。大约男女五口。必须一圆井。灌地五亩。十口则须二圆井。灌地十亩。若人丁二十口外。得一水车方井。用水车取水。然后可充一岁之养。而无窘急之忧。井若不称人数。即所产不敷人用。虽欲不流离死亡。宁可得乎。此所谓必视人口之多寡以成井也。何以必视高下浅深之宜也。地势高。则为井深而成井难。地势下。则为井浅而成井易。然又有虽高而不带沙石。成井反易。地下而多有沙石。成井反难者。故地势所宜次辨也。何以又须细计地之成井难易。取水省费之详也。成井难者

其费重。成井易者其费省。取水难者其费重。取水易者其费轻。费省。则可按其地而量助以官谷。费重。则可称其费而多借以仓粮。乡约系本地之人。必知村中人家之贫富。砌匠系久作之人。必悉其工料之情实。但得乡约井匠。计估不爽。官吏勤查而细酌之。然后价少而事举。无意外之隐奸耳。故成井与取水之难易宜次计也。何以又言必先事预备也。凡近河近泉近泽。一二里间。水可引到之处。则襄江水车制可用。至如井深二丈以上。则山陕汲井之车。无不可用。但井须砖石包砌。工费颇多。不豫为之计。使一切井工器具。豫成于春间。倘如夏后骤旱。田苗资水。将何及乎。惟砖料先备。则临时一井。数日可完。虽水面降落。泉不易竭矣。故曰必先事预备也。何以言要紧在乡约得人。而尤在太守飭州县信赏必罚也。乡约不得人。官吏岂能一一亲视。虽上司悉心筹划。而承行尽属具文。且即乡约得人。下不尊服。动辄掣肘。亦岂能成就此一大事乎。然非太守刻意巡察。州县畏法。奚得一郡举无废事。不致玩愒苟且乎。故曰在乡约得人。而尤在太守尽心也。

至如细计工程。办物料。筹费用。察举废。别勤惰而定赏罚。尤须切情合宜。无令大工之中沮。功罪之卒淆。则又成事之资藉。奏绩之机缄尔。吾又细计其详。凡为井之地。大约四五丈以前。可以得水之地皆可井。然用轱辘则易。而用水车则难。水车之井。浅深须在三丈上下。且即地中不带沙石。而亦必须用砖包砌。统计工程。井浅非七八金不办。井深非十金以上不办。而此一水车。亦非十金不办。然既成之后。则深井亦可灌二十余亩。浅井且可灌三四十亩。但使粪灌及时。耘耔工勤。即此一井。岁中所获。竟可百石。少亦七八十石。夫费二三十金。而荒年收百石。所值孰多。诚使相地度力。或地段宽长。丁口多。一家而开两三井。又如地段窄短。人丁寡少。或数家而共为一大井。此则用水车之井。虽难而不可忽也。至于小井。则不须砖砌。即工匠不过数钱。器具不过一金可办。若地中带沙。须砖砌者。一切工费。亦止在三五金外。然一井可及五亩。但得工勤。岁可得十四五石谷。更加精勤。二十四五石可得也。夫费三五金。而于荒年收谷十四五石。甚至二十余石。所值孰多。且即八口之家。便可度生而有余。是则用轱辘之井。尤不可忽也。又如居近南山之乡。井可用石代砖者。则一乡通力载取。至其所用之档木井架水车轱辘等木。则乡中寺观之木。可借用者借之。富家之所蓄。与或其地之所产。则乡约评价。或借官谷立偿。或乡约作保。亦偿以秋后之谷。此亦乡之善人所乐为也。太守先差的当人员。稽察各乡之举废。仍时乘马巡行属邑。务必一周再周。且即携带酒肴。凡勤而如法者。立加赏劝。惰者立加责惩。其待乡约。亦必一体加以荣辱。而如州县官之宜奖宜戒。更必毫不得假焉。总之要一郡之内。村村大小之井。相间而成。户户备旱之具。无有不豫。凡工费不足者。皆乡约通融酌剂。或

稟官借谷。或保借于村中。即于秋成责其计谷之价。用加二之息。一一尽还。而此外如地高难井石田绝水之乡。与夫寡妇孤儿。单丁独户。僧尼流客。师巫乐工。或有人而无田。或有田而无丁。或有田有人。而无食用之资。皆须乡约悉心计处。稟官施行。不使一人一家。不同其利。岂非王政之大者哉。

乾隆二年。陕西巡抚臣崔纪。言陕西平原八百余里。农作率皆待泽于天。旱即束手无策。窃思凿井灌田一法。实可补雨泽之缺。臣籍居蒲州。习见其利。思为广行。除延安榆林二府。邠鄜绥德三州。所属地高土厚。不能凿井外。西安同州凤翔汉中四府。并渭南九州岛县。地势低下。或一二丈。或三四丈。即可得水。渭北二十里州县。地势高仰。亦不过四五丈六七丈得水。但有力家可劝谕开凿。贫民实难勉强。曷将地丁耗羨银两。借给贫民。资凿井费。分三年完缴。再凿井耕田。民力况瘁。与河泉自然水利者不同。请免以水田升科。得旨允行。又疏言陕省水利。莫如龙洞渠。在秦为郑渠。汉为白渠。宋迄元明。或名丰利。或名王御史新渠。或名广惠。或名通济。上承泾水。中受诸泉。利赖甚溥。自雍正五年。督臣岳锺琪动帑兴修。经阳醴泉三原高林四县。咸资灌溉。奈未定岁修之法。又因泾涨入渠。泥沙涨阔。诸泉从渠岸泛出。石罅渗漏。经前抚臣硕色咨部修浚。但现在龙洞泉。北入泾。不南入渠。其筛珠琼珠以下诸泉。虽南流。奈渠身渗漏。亦多入泾。若不将龙洞及诸渠。泥沙淘尽。不但不能引泾。即龙洞泉亦不下达。最要莫若于龙洞内。筑石坝以纳泉。不使入泾。龙洞南岸石堤。应加高以防浊水溢塞。又水磨桥大王桥上下各泉。亦应于泉旁筑坝。收入渠内。请设水夫三十名。供启闭版之役。俱允行。明年三月。以纪于陕西水利办理未善。改湖南巡抚。十五年陕西巡抚陈宏谋。言关中之地。平原土厚。虽有河道。岸高难引。凿井灌田。实为救旱良法。臣谕属劝导。凡以己资开井者。地方官明奖励。无力者。给社谷常平谷作工本。报闻。

通查井泉檄

陈宏谋

耕田凿井。农功并重。井养不穷。着之于经。陕西地方。平原高阜。河渠无多。闲有河道。岸高河低。难资汲灌。偶尔缺雨。便受旱灾。乾隆二年。崔前院曾通行开井。西同凤汉四府。干邠商兴四州。共册报开成井三万二千九百余眼。开而未成。填塞者。数亦约相同。其中有民自出资开凿者。有借官工本开凿。分年缴还者。祇因当时各属奉行未善。或操之太急。不论地土高下。或勉强开凿。有明知开亦无益而粉饰相欺者。后因一二处之不可开。遂尔动色相戒。咸谓陕省开井无益。殊非持平之论。本都院前次莅陕。见鄠县王丰川先生所著井利说。其为明切。悉心体访。井利可兴。凡一望青。户繁盛者。皆属有井之地。崔院任内所开之井。年来已受其利。曾行令各属。巡历乡村。劝民开井甚

多。去冬今春。雨雪稀少。夏禾受旱。令各属分别开报。惟旧有井泉之地。夏收皆厚。无井之地。收成皆薄。即小民有临时掘井灌溉者。亦尚免于受旱。则有井无井利害较然。凿凿不爽。此外可以开井而未开之地亦正不少。正在通行檄查。据咸阳臧令禀称今年现开井七百一十眼。灌溉大得其利。华州华阴亦然。大概渭河以南开井皆易。渭河以北高原山坡不能开井。其余平地开井稍难。然穿至数丈。未有不及泉者。除延榆绥鄜四属。难议开凿外。其余各府州。难易不同。必须将新井旧井多寡如何。井泉深浅若何。通查明白。方可相机劝导。分别筹办。仰司官吏。即便转行西同凤汉干邠商兴等属。除民间住房汲饮之井。毋庸查开外。其灌溉田亩桑园之井。查照折式。开明送阅。其未开井之处。泉水深浅如何。开井难易若何。内有实不可开之处。亦即声明。如开一井。约需费若干。逐一声明。径报本都院查考。以凭酌夺。止须传令乡保。将本处之井。开一草单。约略新旧深浅数目。该州县汇折送。事期简易。不得苛细驳查。亦不必出差往查。致未开井而先有一番纷扰也。覆到之日。如何渐次举行。本都院自有筹酌。该州县不得揣摩。随口混覆。亦不得惧累。故作阻难也。

开港议

张海珊

昔我夫子之称禹曰。尽力沟洫。尝怪其不及疏濬决排之功。而止在沟洫之细。岂非以疏濬决排。所以去水之害。而沟洫者。所以收水之利。于以成则壤而粒生民。功于是为大乎。考之周礼。遂人治野。有遂有沟有洫有浍有川。而合于匠人之制。则所谓浍者。必广二寻。深二仞。下而至于为洫为沟为遂。其广与深皆杀之以两。然必相地防。顺理势。有盘折参伍之制。有句矩之法。必极其高与深而后已。而沟之行三十者。其广又倍焉。遂也沟洫也浍也川也。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而又有潴以畜之。有防以止之。天时之旱涝。地形之高下。而为之蓄泄焉。沟洫之制。所以辅井田以并行。井田可废而沟洫之制必不可废。东南泽国。而吴江震泽两邑。又居其下流。水之为害甚大。而为利亦溥。圩田之美闻天下。其在三江左右。互相游衍。而逶迤入海者。则有若泾若浦。其分承诸处之水而散潴者。则有若湖若荡若漾。其承苕●水而分疏以入太湖者。则有若渎若溇若港。或十里。或五里。或纵或袤。随流随潴。而其支流曲折又有所谓横港者。各径其圩之东与西。而与田相入于以时水旱资灌溉。倘亦古沟洫之遗意乎。岁月浸久。湖流淤浊。随水以上。水去而泥存。农人之侵占半之。围岸之塌落又半之。而溇与港仅存其迹。或略通细流。春水时至。则无地以潴。随漫入田。一遇赤旱。则港底龟坼。车戽无所。人但见水之为害。而不能其利。岂不惜哉。呜呼。古所谓遂人稻人之职。既不能复。官府又不暇以此等为事。而缙绅士夫。又日事锥刀。媵小民之生。以高赀相雄。百事废堕。

道涂不修。桥梁不举。湊港塞而圩田之利亦废。以古神圣之所尽力者。而目以为琐。笑以为迂。天下事大抵如是已。作开湊港议。而以应行事宜附于后。

与所属牧令书岭南集

程含章

政莫善于养民。养民莫大于水利。则陂塘之开。不可不急讲矣。虽然。有难焉者。今诸君试号于曰。吾为尔开陂。为尔开塘。而民必不应也。更试号于曰。本府为尔开陂。为尔开塘。而民亦不应也。更试号于曰。督抚司道为尔开陂。为尔开塘。而民仍不应也。夫水为粒食之原。百姓宁不知自谋。而顾令之不从。何哉。彼其望利之心不敌其虑害之心也。固已久矣。何则。一陂之开。必合数十百家之人为之。且必请勘于官而后之。心不同可虑也。论不协可虑也。力不齐可虑也。官司之守候。书役之需索。夫马之供顿。在在可虑也。陂水之利。杳不知其何乡。而切身之忧。纷然莫解。此其虑之在于始者也。工作方兴。人怀观望。乡邻有诟谇之声。银钱有垫支之累。陂头甫筑。而挠之者来矣。沟路所经。而挠之者又来矣。伐人一木一石。而挠之者又来矣。让之则功不可成。争之则讼端立起。万一半途而废。则虚糜之工料。不与偿。前后。转悔此举为多事。此其虑之在于继者也。陂幸告成。水汨汨来矣。近者。以其水过己前也则争。远者。以其水难到田也则又争。强者恃力则又争。富者恃财则又争。争之不已。必继以。或伤或死。产业破亡。且新筑之工。多不坚实。大雨之后。必多。怨讟纷腾。呼莫应。前累未清。后累踵至。首事之心力既倦。二三年后。废为邱墟。而前功尽弃矣。此其虑之在于终者也。然则陂终不可开乎。曰是大不然。余在南雄。尝开陂塘五十有三矣。民之虑于始者。吾慎图之。民之虑于继者。吾预防之。民之虑于终者。吾善成之。民或朝有请焉。而吾夕来矣。民或夕有请焉。而吾朝来矣。肩輿就道。不劳仆从。不费民财。示则亲给。谕则亲书。书役不得过问也。一陂之勘。至于再。至于三。至于五。至于十。吾不以为劳也。首事之来见吾者。如入其家。至于再。至于三。至于五。至于十。吾不以为烦也。大寒大暑。吾能耐之。大饥大渴。吾能忍之。逼仄之区。险危之地。十里八里。吾能步之。陂之未成。吾目之所视。耳之所听。昼之所思。夜之所梦。咸在于此。往往有紧要关头。百姓未言。而吾谕先下。首事未到。而吾已先来。陂焉有不成者乎。一陂既成。百姓见有利无害。咸曰。吾父母未尝有尺土于此。而如是劳心。如是劳身。如是费财。况吾侪小人衣食之资。子孙之计。能毋勤乎。于是强者敛迹。弱者勉力。纷纷以开陂开塘请矣。今余忝为郡守。所属各县。民多穷苦。宁无可兴之水利乎。则安得不引为己责而急图之也。虽然。有难焉者。郡守牧令。皆有地方之责。然民之信郡守也。恒不如信县令。民之畏郡守也。恒不如畏县令。何则。守远而令近。守而令亲也。

。惟冀诸君与余同心。以民事为己事。凡有应修堤堰。应开陂塘之处。董率士民。勉力为之。并上其事于余。余皆捐廉为倡。暇则亲往督之。以代诸君之劳。一马一夫一茶一饭。不以累诸君。果其着有成效。他日荷锄成云。决渠降雨。诸君将与召父杜母。并传不朽。余亦得藉以稍塞吾责。岂不美欤。抑余更有属者。昔伊尹为政。一夫不获。则曰时予之辜。范文正公有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诸君其有见于此乎。此意得也。则于兴修水利何难之有。否则与其扰民。毋宁宁民。其毋以余为敛怨府也。则幸甚。

劝民开沟除潦示道光二年

兗沂曹道贺长龄

照得地之有水。犹人身之有血脉也。血脉壅滞。则病必及其身。水道不通。则地必受其害。此一定之理。夫人而知之者。东省连年被水。而今岁尤甚。本道虽甫经莅任。而蒿目困苦。深恻于怀。推求其故。摠由沟洫不修。河道不浚。以致水失归。泛滥为害。而沟洫之所以不修。河道之所以不浚。固由地方官不善经理。要亦尔小民贪近利而忘远害之故也。夫有地必有地主。各就其地之所在。开挖沟渠。既不费财。且亦不甚费力。而乡愚无知。有地必种。断不肯舍此尺寸之土。以为疏通水道之地。一遇雨多之年。水无所归。一片汪洋。不但此尺寸之土。一无所获。并所谓良田者。亦受其害。夫既受其害矣。似宜翻然改图。开挖沟渠。以为未雨绸缪之计。乃贪恋小利。迷而不悟。犹希冀于来岁雨水之或不多。及至来岁。而其害如故。或且加甚焉。年复一年。田亩皆沦于巨浸。嗟我小民。衣食无出。其何以堪此也。兹特札饬各州县。督率各庄里长。劝导尔民。各以己力开挑沟洫。一曰田沟。就本庄地亩间段开之。其应间隔若干亩可开一沟。应令州县相度筹议。二曰界沟。于两姓田亩交界之处开之。其每沟宽深若干尺。亦俟州县相度筹议。此二者。不特水大之时。足资分纳。即偶逢旱涸。亦可为灌溉之需。且于彼此地界。藉为疆画。尤永除侵占之弊。是偶用尔等之力于一时。实为尔等田亩无穷之利也。至于往来道路。旧有濠沟。大半湮塞。积水之后。车马不通。亦应各就旧迹深挖。是曰路沟。即以濠内挑取之土填垫道路。路愈高则沟愈深。不但免水淹浸。而往来车马亦不能阑入田亩。蹂践禾稼。而濠水深足。地亩亦收滋润之功。是既便于行旅。复益于居民。尤为一举两利也。至各州县境内。旧有河道。虽经多年湮塞。而河形犹存。桥梁尚在。可见从前本有河流。只因尔等愚民。贪顾小利。往往私行侵占。开垦播种。以致愈久愈塞。亦应各自开挖。以资宣泄。尔小民各宜自计久长。及早办理。毋致积水受害。后悔无及。尤不得贪顾小利。妄行阻挠。本道志在必行。尔等切勿观望。要知本道之意。实为利尔起见。非以病尔也。

海会寺石堰募疏

陈廷敬

余每岁冬春之交。煮粥于海会之东偏玉鹊庵者三月。以食原野道途之人。时至其处。身自经纪其事。自玉鹊迤迳而西。平沙旷土。度可旦亩。杖藜独步。遥陟寺门。流泉泚泚。适出百亩之上。若疏瀹而挹注之。资其灌溉。皆可为沮泽沃壤也。而乃皆在荒沙蔓草。断溪乱石中。诘其所以若此者。盖傍皆临河。方冬水涸。见为空野。夏秋水至。故为河道。失流激急。沙草漂流。茫洋漫漶。其势可以尽百亩而吞之。是以耕者谨避焉。且夫将以广田。先须培土。一难也。田成河冲。与无田同。二难也。不有堤防。其曷克田。三难也。以此三难。是以郁为平沙。闲为旷土。废置于溪流石磧之间者。今且将十年矣。余低徊弥望。浩然而叹。于时寺僧言昔者故冢宰藐山张公。尝有意于斯矣。辍而弗兴。今公既岁输金钱。设糜济。曷不捐赀筑堰。堰成而田。然后陂山通道。举锤引渠。永作耕畚。蔚为水耨。岁以所赢粟为粥资。其德不更多与。余曰唯唯。独善不若与人。请与共之。此邦之民。亦即苦矣。环邑数百里。山多地少。沙多土少。石多水少。今数百里之高山。有数百亩平陆。不可谓非幸矣。而将累土引水筑防。以其三少。构此三难。余何力之与有。与共之。亦其势也。且吾见今心民事者。往往言西北水利。近吾邑者惟沁水。水既洿下。地皆磽确仰高。无所得水利。兹寺之流泉。如建瓴写瓶。决然出地上。而不能为地用。则岂尽无水与水下之咎哉。水利之兴。肇于魏史起引漳水溉邺田。起之言曰。漳水在邺傍。西门豹不知用。是不智也。乃吾闻昔者张公所见与今同。非前之人尽知之不及也。或者其力有待于与。沿门持。虽释子之事则然。而将兴事以济人。则余曷忍辞焉。昔起又以漳水不溉邺田二百亩。当行田百亩。谓之恶田。今徬因之力。以为善田。圣朝方以养民垦荒为政。田既善而赋以正供。民牧人长。举斯义以行之。为益溥哉。

吴江占水私议苏州府志

赵振业

占田不已。进而占水。豪民之为一方。何其酷也。吾邑环水以居。太湖而外。为荡为湖为漾为湾者以百数。菱芡芡芦鱼之利甲一郡。今大半入于豪家。民之渔采者。先归其利于豪。而后食其余焉。其始豪民以货嘱奸胥。为纳水面粮。名曰告佃。而后得肆为兼并。而官斯土者不知也。太湖为天目诸水下流。常润之水由之委输。言水利者讲宣蓄。乾隆二十九年。庄中丞有恭抚吴。以水道壅塞。建言开浚。尽铲沿湖菱蒲。决淤涨。费国帑民工几许。数年后豪民复以货嘱奸胥。先占濒湖田。又纳水面粮。纵人植菱其中。蔓延满湖。壅塞更倍于前。而官斯土者复不知也。以圣朝之富。东南财赋之饶。岂惜此区区水面。与人争尺寸之利。而奸豪恣为水害。罔顾国计。此其可叹惜痛恨者也。古之

时。泽梁无禁。与民同利。必曰寡妇之利。王者原以是惠惇。独恤无告。今纵不能举而归之无告。但令濒湖失业之民。衣食其中。如兽之生斯山者。食于斯山。鱼之生斯水者。食于斯水。天地生物之心。当必如是。必尽归之豪民。是犹山有猛虎。而山为之空。水有鳄鱼。而水为之竭也。或曰。豪民据为世业。一旦夺之。是官为怨府也。曰占田不可夺。占水可夺。占水者本非其有。犹盗攫人。则面出其赃。不咎其既往。幸矣。而不服。痛惩之可也。何惧召怨哉。且名山大泽。天子不以封。诸侯尚不敢专。而况于民。以是责之。其何说之辞。或又曰。濒湖失业之民。皆得食于水而无粮。则起而争。是滋讼端也。曰纳粮则可。豪民告佃则不可。明着为令。有田者禁不得占水。无田亦不得多占。占数亩而止。又禁不许私卖。贫民得产后。即还官告佃。至有碍水道处。永禁告佃。如此。则水之为民利溥矣。今锥刀之末。尽入豪家。而贫民之生计日蹙。贫民生计日蹙。岂 国家之利哉。

请严池塘改田之禁疏

杨锡绂

窃惟民生资乎谷食。而粳稻则维赖水以生。计自播种以至成熟。无一日可以缺水。故周礼遂人治野之法。制其地而沟封之。广四尺曰沟。八尺曰洫。广二寻深二仞曰浍。百里之间为浍者一。为洫者百。为沟者万。捐膏腴之地以为沟洫。诚以蓄泄有时。则旱不得为患。所弃者小。所利者大也。后世阡陌既开。沟洫虽废。然陂泽池塘。实与田亩相依倚。近水则腴。远水则瘠。所在皆然。湖南滨临洞庭。各属多就湖滨筑堤垦田。与水争地。常有冲决漫溢之忧。经前抚臣蒋溥。题请湖滨荒地。禁民筑垦在案。此外各属。非近江近湖之田。皆藉池塘以为灌溉。塘池水足。则夏秋久晴。亦挹注有资。乃自滋生日繁。荒土尽辟。愚民昧于远计。往往废水利而图田工。不独大江大湖之滨。及数里数顷之湖荡。日渐筑垦。尽失旧迹。即自己输粮管业数亩之塘。亦培土改田。一湾之亦截流种稻。彼徒狃于雨旸时若之岁。以塘为无用。不知偶值旱涝。已所得不偿所失。即本年湘阴武陵等邑。各有偏灾。此皆滨临洞庭。而去湖稍远。即水无接济。臣确加查访。皆由塘多改田之故。又溪之水远近取资。若徒恃己业截垦为田。则上溢下漫。无不受累。现在各属讼案纠纷。大半由此。往往争阻殴。酿成人命。此弊不独湖南。大约东南各省。无处不然。水利日废。腴产渐变为瘠。实为民生之患。查乾隆九年。浙江布政司潘思。请禁侵占官湖。止指湖荡官地而言。若民业塘池。尚未议及。臣愚以为 国家生齿日繁。地土固日辟而广。而至于关系水利之蓄泄。则仍当以地予水。而后水不为害。田亦受益。但小民无知。不能远虑。而地方官因田粮较塘粮加重。以改则升科。为劝垦之功。遂俱贪目前之小利。而忘经久之大害。臣思从前已经改垦之田。逐一清厘。

固恐滋扰。若自今以往。严行禁止。于东南各省。甚为有益。应请 皇上下各省督抚。转饬地方官。将池塘陂泽蓄泄之利。明白淳切晓谕。凡地关蓄水及出水者。俱不许自倚己业。改垦为田。其有现在因垦争讼者。令地方官亲自勘明。但有碍水利。即不许报垦。此后如刁民有不报官。私将塘池改垦为田者。查出重惩。仍予改正。地方官有听民混将塘池改垦田亩。希图升科微利。攘为劝垦政绩者。查出参处。如此。庶沟洫之遗意不致尽废。而田功得水利而倍益矣。

查覆封闭山林事宜状

牛运震

查保护山林。荫泉护雪。资以培地脉而益农功。洵体国经野之至道。亦仁民爱物之良法。自宜遵照奉行也。只缘卑县地高风寒。民间日用。柴炭是其急务。前因柴炭昂贵。卑职不揣冒昧。酌请分别开禁在案。今奉宪檄。饬令查明妥议具报。伏查卑县东路阿坝一带之昌灵山。林木颇属畅茂。其处地势高阜。并无河渠。亦鲜泉源。即民间需用之水。率由水渍注汲饮。若使林木益密。则积雪愈深。一值春融雪消。不惟资以润泽土膏。亦可以济民闲挹取之用。况该处薪草煤炭出产颇多。即使封闭山林。亦无妨于爨火。应请永行封禁。未便轻议开采。再有北路镇岔口以西。四台以东等山。曾经剿番焚烧之余。祇存小丛短树。该处傍河依渠。率皆民间播种田亩。亦赖冬雪深厚。而后春水畅流。方长之丛木。可惜田禾之灌溉攸赖。似应酌量封禁。以为储蓄水利之计。至于四台以西之沙金沟先密寺棋子棹子等山。均系旷土草地。无关于民田。且长林森茂。树木丛杂。附近居民。多以樵牧为业。应听本地居民。随便采伐。烧造柴炭。售卖度日。以为谋生之资。并供本地爨之用。惟是外来商民。操持赢利。雇入山。锯板烧炭。亦不可漫无稽查。仍应先令赴县领照。酌定株数。限以日期。以示节制。庶山木丛发。取之以节。不致肆行斩伐。濯濯一空也。再查土司管辖地方。经卑职移准土司。覆称该管西山连城一带。自旁卜浪峡以至东耳阁隆寺。附近土民田地。兼有引渠转磨之用。均关水利。再有细沟蹬沟。该处居民。汲饮颇艰。亦赖松根积雪淌水为用。应请遵照封禁。定期开采。至于茨儿沟脑干沟脑七个岭克岔岭。以及四台以西之先密寺棋子棹子等山。土汉交错地方。山木茂密。均无关于水利。仍应听民采取。烧造柴炭。以便利用。亦应附请照依所议。分别办理。如此立定章程。遵照查禁。则护林覆雪既有益于田苗。而分别开采即百姓日用之需又不致于缺乏。庶几边鄙黎氓。永享利赖于无穷矣。

请水利责成佐贰疏乾隆六年

江西巡抚陈宏谋

窃惟耕凿乃衣食之源。而水利实农田要务。江西一省。所属郡县。非滨江带湖。即环山逼岭。近湖之地。势与水平。民间筑有圩堤闸坝。以资捍卫。地以内之民田庐舍。火万家。每遇水发。全仗圩堤闸坝。周围坚固。始保无虞。一有冲漫。均遭淹害。此以圩堤闸坝防水之害者也。近山之地。高下畸零。开垦田地。既防冲决之为患。又苦灌溉之无资。惟有修砌陂塘堰圳。水至可资防御。水少可资灌溉。此又以陂塘堰圳防水之害。而即资水之利者也。江西水利大段不外此二者。而年岁之丰歉。亦即关系于此二者矣。向例于农隙时。抚臣行令各地方官。将旧筑圩堤。派夫修葺。年底将完固缘由。造册报部存案。止就南昌瑞州临江饶州南康九江赣州等府。所属之十有余县。年年报部有案者。汇册开报。而近山逼岭地方。一切陂塘堰圳。均不在开报勘修之例。即此数府中。除所报圩堤而外。亦尚有续修未修之圩堤闸坝。总因地方官向无承修保固之责。视为泛常。不亲勘督修。其间民力之勤惰。出夫之多寡。圩堤之坚否。地方官既未亲临查勘。无人督率。奸顽田户。每推诿不前。不但应修而未修者。延挨观望。即[已](己)经派修者。亦不过虚堆浮土。掩饰一时。随修随倾。难资捍御。以致骤遭大水。尺土不保。全圩受淹。一处冲决。阖境罹害。现据士民。以民间情愿修圩筑圳。请官督修主持。以免阻挠等词。纷纷具呈。则江省之圩堤堰圳。夫力虽出于民。督率不可无官也明矣。臣查地方县令。身膺民社。水利农田。本其专责。但每年农工毕后。正值征漕开讼之际。势难亲身前往各乡勘修。而各处应修之处。无官为之督率。未免心力不齐。强弱不一。动多阻挠争执。控告不休之事。惟各县均有县丞一官。本属闲曹。并无专管职掌。原应佐理县务。此等圩堤堰圳。乃民生要务。正宜委令办理。臣莅藩司任时。正届农隙之时。曾经详明通飭各属。委令县丞各员。分头勘修。但系一时详行之事。若不定以责成。永远遵守。仍致始勤终怠。难收实效。臣请将江西一省县丞。均加水利衔。凡有修筑圩堤闸坝陂塘堰圳等项工程。俱专责各该县县丞查勘督修。间有并无县丞之属。即委典史巡检。各按本管地段查勘督修。每年九月以后。农隙之时。各该县丞等官。轻骑减从。亲诣各乡确勘。将应修圩等项。查照向例。督率圩长民夫。合力修筑。薄者培之。卑者增之。圩长徇私怠玩。田户恃强抗违者。该委员即可就近分别惩治。统限岁底修竣。造册移县。该县察实。加具印结。转申汇册报部查核。其有向无圩堤等项。查勘情形。或应筑堤建闸。或应修砌塘圳等类。及向曾筑有工程。或年久坍塌过甚者。亦即督令该地民夫。合力修筑。如工程浩大。关系永远水利。而民力不支。难以派修者。应请循照从前奏明事例。动支盐规充公银两。给发兴修。各该员三年之内。果皆实力督修。并无冲决被水等事。遇有保举升用。将承办水利如何。列入事实奖荐。以示鼓励。倘有扶同捏饰。以及借端需索。扰累乡民等弊。分别参

究。自此之后。除猝遇异常大水。非人力能施。毋容议外。如止寻常雨水。而有圩有坝田地工程。修筑不坚。致有冲漫受淹者。将各该委员及知县一并题参。分别议处。如此则责成既专。修筑以时。各官咸知境内有不容玩视之工程。小民亦知境内有不容推诿之工程。上下官民。交相劝勉。水利兴而农田得收实效矣。

札吴翥堂观察

蒋士铨

仆奉先太安人。舟行离省垣六十里。酷热甚。泊赵家围水曲。就树阴小憩。时豆棚中乡人杂坐。语无伦次。其老人嗟叹声尤苦。仆倾听之。壮者曰。久雨坏圩天灾也。而人祸随之至此。老者曰。田以圩为郭。郭崩则水入而据之。有田者切肤之痛也。苟可施畚鍤。则完筑恐后。功令督责奚取焉。今每值圩坏。则大吏委官督筑。所委者。皆琐琐下僚。苟求锱铢。不知政体之人。至则令爪牙拿田主。迫促于水中修筑。随筑随崩。既莫救已淹之稻。复加毒受害之人。于是出差役之钱。出买松之钱。苟违之。则银铛满室。妇女逃窜。布帛菽粟鸡犬瓜壶一空。是隶卒而盗贼也。于是撤屋以之。醵钱以养之。使逍遥乎河上。醉饱于田家。或五六旬十旬。坐待水退圩成而去。其饗者。朝饗夕。鸡鱼酒。横索无餍。至两月之久。如某户因无给委员。而鬻田破家者。上官不知也。究之圩坏。则田主必修。水退则诸圩共筑。农以田为命。岂有坐视其圩之坏。甘心委产于巨浸者乎。甚至仇家乘隙。行贿倾陷。弊害丛生。不可思议。是委员查圩督修之害。断宜永为裁禁也。

前篇方言督圩不可无官此篇复力言官督修圩之害信禾有治人无治法也故爱民者以察吏为第一义

卷三十九户政十四仓储上

积贮议

储大文

议积贮者。自管贾而降。论綦繁矣。而其实莫善于李愷之平糶。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足国足民。后世胥不能易也。汉耿寿昌常平仓。谷贱则增价而余。谷贵则减价而糶。盖亦本李愷之遗意。而隋长孙平义仓。每岁丰。令民出谷麦一石贮之社司。而不领于郡县。议者谓视唐之义仓。于民尤有利。故宋朱子社仓。请官米六百石。后遂积至三千石。乃复以官米还官。凡领支者。尽捐息米。止取耗米三升。而崇安一乡。遂无饥馑之患。此岂直社司出纳之计算哉。凡国计胥可通焉。自汉赵充国请中丞余米百万石。广贮金城。寿昌虽不能行。而后世皆用其策。以为足饷之经画。宋张方平言汴梁地平衍

。以兵立国。积贮尤急。当时宰执。谓非寻常奏议。比至殿上。肃容而诵之。故自唐以降。硕辅计臣。筹及军国。凡和余博余俵余结余余均余括余折余诸令。其名不一。其规例亦日以滋繁。而唐河西岁收米二十六万石。则瓜沙统此矣。陇右岁收米四十万石。则鄯迭统此矣。韩重华营田振武天德。岁博易屯伍二十万石。以贍军。则丰胜统此矣。此或营余屯余之当议者也。唐太原集津诸仓。置于沿河。元亦集乃在甘肃北。且犹置屯曲尤在瓜肃间且犹置仓。明初沿会通河临清德州胥置仓。此或廩廩之当议者也。宋李沆制置六路发运。令荆湖南北江西路。运上供米至白沙者。易舟而载盐以归。夫米艘至白沙。既可载盐。则盐艘至荆湖江西。亦可载米。而沿江诸纲船准此矣。此或转运之当议者也。今国家制用。符礼记委积。合周礼宇内之积贮。既至足矣。而复遣清望官。收诸省米。以给储蓄。则平余和余之制。又奚事繁辞。或亦曰。使有菽粟如水火焉已矣。

积贮

黄六鸿

夫三代而下之言积贮。莫善于平糴常平社义诸仓之法矣。然而初行有效。久则弊坏者。盖创始之人以实心而行良法。故法兴而利溥。继起之人以良法而济私心。故法敝而害滋。如汉耿寿昌之常平。始甚益民。后刘般以侵刻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小民不得其平而罢。隋长孙平之义仓。当社而立。即委社司简校。吏不得操储峙委积。小民均利。后因贮在民间。多有损失。又议置仓州郡。一遇凶饉赈发。受惠者皆近郭力能自达之人。而远乡僻壤。孤茆无告。不获沾龠合。唐太宗诏置义仓。令亩税二升。为不登之赈贷。又置常平仓。以备凶荒。后高宗时稍假之以给他费。至神龙而略尽。宋代屡置惠民常平。以防凶荒。后因兵食不足。乃分常平数百万缗。助三司以给军费。熙宁间。王安石乃刼立三司条例司。尽废天下常平本。而易为青苗钱。于是百姓无凶年之调贍。而有乐岁之困穷。由此观之。岂法之弊哉。不得其人之故也。然自古及今。亦安得尽有其人而后议其法乎。今 朝廷备荒之政。命直省建立常平。令捐谷得补太学明经。近复允计臣请。听民间照亩出粟。以为积贮。其为灾民计。可谓详且切矣。然备贮之粟。春则减价以糴。秋则增价余买还仓。非即耿寿昌常平之制乎。然今之捐纳。半徇于上司亲友之情面。半没于官役朋比之侵渔。而廩中之储。濩落无几。恐其一朝败露。遂假潮湿沔烂之辞。而为出陈易新之请。以掩饰其欺。及不幸而去官。亏空之弊。水落石出。其迭万盈千。见之参奏者。比比皆是。是朝廷惠穷民之具。竟饱奸贪溪壑之吞。较昔刘般指寿昌常平之流弊。又不独侵刻百姓。豪右为奸而已也。今之常平等谷。皆于城郭置仓。吏胥掌其出纳。其意以贮在民间。多有损失。莫若近之官长。就便稽查。而委之主守。

以专责成。亦即隋之社仓改之州郡之谓也。然而旱潦偶罹。饥荒望赈。四远孤穷。既不能为升合匍匐而来。百里元侯。又不能为挽负乡村而去。则赈济止在城而不在乡。夫又非隋之改置州郡。受惠皆近郭。而远僻不沾龠合。同出一辙哉。鸿以为欲仓贮有备。在于官得其人。欲侵刻无闻。在于制得其法。欲远近均沾。在于常平社仓之并设。愚请得而申言之可乎。夫仓贮之所以空虚者。由主守之无稽。而本官之悬久无补也。无稽则吏易以作奸。无补则漏日形其罅。欲求充备难矣。为有司者。诚能选小心畏法之胥。以为典守。俾其出纳有考。多寡有数。以严立其罚。及出易之际。官勿自用。使谷去仓而银须归帑。亦不得听先后补。致谷入手。而价则无偿。如是官胥既无染指。奸不致骗诳。而仓贮犹患其无备乎。至于百姓受其侵克者。由于糶余之不及穷民也。出易之际。小民弗获受升斗。及减糶增余。又仅有其名。而反为加耗以损益其数。此百姓之所以有害而无利也。为有司者。诚能春而减价以糶。秋而增值以余。酌其数而均与之。毋为强有力所并。是则穷甿溥邀其惠。而尚有侵克之为患乎。其社仓虽委之社正社副。而一切糶余及费用之数。丝粒必登簿籍。汇报之官。官不惟按籍而稽。尤须履仓篋而察其数。单骑减从。毫发不扰。则其乡之人。视其仓皆我民之有也。好义者。其劝输皆为我父兄子弟之所藏也。即典司诸人。亦甘为劳勩。不忍侵渔。以为此我乡人之脂膏性命也。如是而四乡僻远。有不均沾实惠者乎。合常平社仓而计之。援例所纳之谷。宜贮之常平。建仓于城郭。照亩所输之谷。宜贮之社仓。建仓于四乡。及当岁谨。近郭散之。社仓又视城乡之不足而转移以济。此社仓常平之并设。均为救民之至计也。为有司者。诚能以二仓之详委。申之大吏。大吏请之于朝。永为备荒定制。洵保邦固本。万世之利矣。否则宜与绅士富民。商酌于各乡。照社仓自立义仓。广为乐助。亦如前法设施。恐力有不赡。不妨由少累多。如朱子贷常平仓米六百担。积十四年。除偿原贷外。获现米三千余担。而一乡之中。虽遇凶年。民不乏食。此亦其明验矣。呜呼。亦安得长有贤有司。而实心任之。使良法美意。行之千年。而有利无害也哉。

富民

余廷灿

自常平社仓外。法宜以时风谕富民。岁积谷而贮之家。家约自百石始。递增至千石止。随其贖产之上中下而进退之。以为一家积贮之数。其岁无储峙。虽有储峙。曾不及额者。许里社相纠罚。其岁岁及额且有加者。官旌异之。惟出入敛散。则不得与颗粒于官府焉。都计一乡横袤数十里。就中中下富民。率什之二三。上富民率百之一二。寓数百石之蓄于十户中。寓数千石之蓄于百户中。即不幸旱荒相随属。亦人人隐然有所恃以自固。故藏富不在官而在民。古昔富

民更变。久皆知重积谷。富民重积谷。故常平社仓所迂缓稽滞不及事者。富民实能佐有司之急。纾百姓水旱之忧。一时婚姻亲戚毗邻。告余告贷于其门者。若取寄物耳。其后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皆务极声色。穷珍异。侈丽都。喜好佚乐。而矜夸势焰。渐靡既久。富民遂相率重金钱。而不便利谷粟。至于岁括卖升斗之储。以奉其所欲。给其所求。犹苦不足。困窳耗矣。一遇旱干猝至。贫者富者俱若鱼之涸而处于陆。蝼蚁皆得制其命而俟其毙。有立枯死耳。尝窃叹学士大夫。不重经籍儒术。务为一切文法。以周防笼络。其实乃拐腹空空。无益于用。徒长浮薄。散朴。皆富民不重谷而重金钱之故耳。昔管夷吾过市。有新成京困者二家。请桓公赏之。民争为京困以积谷。齐用富强。武王立重钱之戍。令民有百鼓之粟者不行。而国谷二十倍。南楚俗尤惰窳。安土物。重迁徙。仅仅与谷为命脉。今谷熟则尽化命脉为金钱。如谷不熟则岂可食金钱以全命脉。真萑稗之不若矣。有深思长虑。为根本之计者。于富民早为之所。或亦有以佐常平社仓之所不及者欤。

癸未会试策问一道

王昶

问王制三年。必有一年之食。九年。必有三年之食。而周礼遗人掌凡委积。巡而比之。以时颁之。制莫善也。嗣后管仲通轻重之权。李悝平贵贱之数。其法与古不谬欤。汉耿寿昌之常平。隋长孙平之义仓。暨宋朱子之社仓。皆深得乎王制周礼之遗意。然典守之责。势不得不寄之州县。既属州县。而弊乃滋多矣。不兑换。则弊在陈腐。兑换而弊又在需索。不散给。则弊在亏损。散给而弊又在那移。平日之立法。当何如欤。且一遇饥荒。监临有司有文移之繁。分给有延挨之虑。监守有出仓之费。斗斛有减耗之患。得谷有蒸烂之虞。临时之谋画。又当何如欤。至常平在州县。则市井游惰者。得以沾恩。而不及于僻壤。社仓在乡里。则豪强武断者。得以自利。而不遍于穷黎。斟酌于二者之间。宜何如调剂欤。况常平必行采买。而一经猾吏。则其价定多抑勒。社仓必行出息。而一遭歉岁。则其本恒至难偿。下不至于累民。上不至于欠公。又何道之从欤。州县之交代。则有册籍。乡村之保甲。则有稽查。然奉行故事。率有谷之名。无谷之实。如何而积弊可以悉除欤。抑和余寄余俵余均余博余兑余括余诸法。其利弊可一一陈欤。我皇上轸念民依。每遇偏灾。议蠲议缓。或赈以口粮。或给以籽种。动支辄千万计。然求之于临时者。格外之恩。而谋之于平素者。经久之策。诸生固将皆有民社之责者也。其悉抒以对。

备荒通论上

章谦

天下之本在农。农民困则天下困。天下之困解而止。而农民口食之外。尚有事

田亩。但解口食之困而不可止。以故天下即不困。而农常困。不独凶年困。乐岁亦困。语云。可使足民。孟云使有菽粟如水火。其使之道果安在哉。耕三余一。耕九余三。非农自余之。实赖有积贮之政。然东汉之常平。今则可收不可放。隋之社仓。又可放而不可收。若是者何也。不知人民之数故也。周礼在六乡者。乡大夫而下。至于五家之比长。在六遂者。遂大夫而下。至于五家之邻长。六乡畿辅如今顺天六遂如今之各直省不特知之。而且辨之数之。而总之于大司徒小司徒。如今户部尚书侍郎其数直由五家之比长邻长而详。不待凶荒。而施舍之政。补助之法。敛散之节易行也。后世之法。不揣其本。无积贮则立而视民之死。有积贮。则徒滋诈伪。而无补于事。愚以为欲厚生必讲仓法。欲讲仓法莫要于知民数。欲知民数先清田数。田数本有册籍。然有一田。必确知其一田之主。如近时有田百亩则当一夫而欲避差役则诡寄户名于是有无田有差者有数百亩千亩而无差者今欲确知田主按籍以求真名不难也使邑宰合而计之似难。使各仓分而核之则易。一图之大者五六千亩。小者二三千亩。上农佃二十亩。口必多。中下以次而降。其数他人不知。田主未有不知者。由仓而核田主之真名。由田主而核佃户之真数。春颁则田主承领。秋敛则田主归偿。古者田以井授。则管于比长邻长之官。今以买受。则业主即比长邻长之官也。一甲统十户。一保统十甲。立一仓。皆以士人有家业者主之。今之总甲即隶于所立之仓正仓副为役大小相维。纲举目张。宜无便于此者。或曰佃或诈谗。田主惧累。不肯为之承领。奈何。曰初行信有之。久则无是矣。初行时。田主曰。是真贫而不能偿者也。仓主则曰是果贫耶。揭其名而定其数。不许其借而许其余。虽不借犹借也。而不贫者不与焉。不贫者田主不忧其不偿也。不难于承领也。而他途之人不与焉。夫农民之常困于他途者。他途贫。谋口而止。而农民不但谋口而止。一亩之田。耒耜有费。籽种有费。●斛有费。雇募有费。祈赛有费。牛力有费。约而计之。率需钱千。一亩而需千钱。上农耕田二十亩。则口食之外。耗于田者二十千。以中年约之。一亩得米二石。还田主租息一石。是所存者仅二十石。当其春耕急需之时。米价必贵。折中计之每石贵一千有余势不得不贷之有力之家。而富人好利。挟其至急之情。以邀其加四加五之息。以八阅月计之。率以二石偿一石。所存之二十石。在秋时必贱。富人乘贱而索之。其得以暖不号寒。丰不啼饥。而可以卒岁者。十室之中无二三焉。农民之所以困。反不在凶年而在乐岁。今由仓借米。无所谓贵贱也。加二斗之息。不及富人十之一也。来春又借之而出。虽名曰借。实取之官中而用之也。实算一石止偿二斗诈谗之民。亦深知失信负逋之无利。而争输恐后矣。行之日久而田主犹惧佃户之累。而不肯为承借者。必无之事也。古者九等定户。二口起。十口止。不二口则寡孤独。分龠合养之无难矣。因是历考古来言积贮者。惟管子李悝

能用周礼民数之法。亦可见其时井田未废。朱子则行于一乡。其数易知。惜犹未详求及此。故其法皆不久而自敝也。或曰田以买受。复由佃种。参差进退。月异而岁不同。其数何由尽知。余以为不然。假如一人买田百亩。其佃种者必有七八户。工本大者。不能过二十亩。为上户。能十二三亩者。为中户。但能四五亩者。为下户。上中下各几户。他人不知。业主未有不知者。着落业主开明户若干口若干。以交仓。将来春放之时。按其人口多少。定放几何。收时亦然。或口数有增减。悉由业主随时更正。推至数百亩千亩者。皆一例可知矣。其佃户而外。或有自种己田者。亦分别其上中下户。而托田邻领放。或他图之亲友。皆以取信于仓为主。其它工匠杂色人等。不过镇市公知共见。亦分为上中下户。许粟不许放。分造正色杂色二簿。及大歉之岁。公行义赈。则正色杂色一例给放。其下户即极贫也。中户即次贫也。上户不赈。此皆不待查核而按籍了然者。以此行社仓。则常年春放之数。悉当其口数田数。何至有秋收逋窜之弊。即大荒给赈。又何至如近年诡冒无稽。一无考核也哉。后世田归于业主。则业主即邻长里长之官。业主不经理之。将谁经理之者。每乡立仓正二人。以考其成。每图立仓副二人。以核其实。每田每户。各业主注册以立其根。上下公知。互相纠正。保甲出其中。井田寓其中。而谓民生不厚。风俗不成。无是事也。

备荒通论下

章谦

食余而不知敛。狗彘食人食矣。敛而不能散。老稚转于沟壑矣。顾易于散者。必难于收。无论凶年无以振死亡。且何以为恒年再散之地乎。不可不详其道也。其道云何。一责成田主周知民数。二权宜余粟。三存典生息。其必分三条相辅而行者。诚以各乡情形不同。听民自为择取。或当青黄不接之时。以仓米平粟价。每升酌减几文。使仓有微息。而农民亦沾实惠。此亦一法也。更或每年变价。交典生息八厘。展转生息。以为大荒赈余之用。此又一法也。三法并行。而必以周知民数为之根柢。特恐初行查考未清。抑或各乡致有不同。姑以减余存典二法通其变耳。至若城镇图分。多半不耕之民。则惟有余矣。特非荒不余。与农民别。而以民数为主。则亦与农民同耳。三代后能推行尽利者。其惟管子乎。管仲轻重篇曰。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上令急于求米则民重米缓于求米则民轻米人君不理。则畜贾游于市。乘民不给。百倍其本矣。给足也故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者。利有所并也。贾谓居积者计本量委则足矣。在上者量本而委以所欲居之货不使有以十取百之弊然而民有饥饿者。谷有所藏也。富人藏谷亦贾类民有余则轻之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即准

平。守准平。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锺之藏。藏锺千万。千室之邑。必有千锺之藏。藏锺百万。六斛四斗为锺。钱贯也。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种穰粮食。必取贍焉。故大贾畜家。不得豪夺吾民矣。以上管子全文按商列于四民之中而独有畜贾之禁者。商通货。贾居奇。心同而术异。商察岁时之丰歉。知四方之贵贱。以有通无。哀多益寡。故谷贱而商余至。则其价必增。价增则利农。谷贵而商贩至。则其价必减。价减则人与农俱利。若夫贾则为主而不为客。非有关津舟车之劳。不能久待也。非有旅食赁宿之费。以急于求售也。商多一日有一日之累。贾则多一日有一日之利。是以非至贱不余。非至贵不祟。挟其至贵至贱之权。以乘小民之急。夫安得不困。故考工称国有六职。而不及贾。诚以商尚有利于民。而贾者直国家之大也。损富贾之有余。以补耕耘耒耜之不足。管子其善用泉府法欤。泉府云。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价买之。即管子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也。泉府云。物揭而书之。以待不时而买者。即管子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也。泉府云。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郑司农谓从官借本贾。以其所贾之国。所出为息也。康成曰。贷万钱者。期出息五百。即管子之泰春国谷倍重数泰夏赋谷以理田土。春秋田谷之存子者若干是也。夫泉府之职。列于地官。以司徒之属。有周知土地人民之责也。管子则曰。国之广狭肥饶有数。终岁食余有数。尤为握根探本之论。此法惟李悝尝能行之。李悝曰。祟甚贵伤人。甚贱伤农。人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人无伤。而农益劝。凡不耕而食者曰人。按管子策国筹农而已。而悝则兼人。其法较密。不知管子当谷贱之时。已存三分之一。以待人民相为祟余。而商贾之家又复计本量委。以使之转贩取赢。至于出谷之时。平价任买。人与农复何所区别哉。故李悝之法。亦即管子之法也。或曰熙宁行泉府。害如彼何也。曰非泉府法也。泉府云。凡民之贷者。言民之愿贷者。不贷于公亦贷于私。不愿贷者。不相强也。而熙宁则抑配之。提举司以多散为功。泉府云。国服为息。是随其所服事之物为税。郑司农云。或以丝絮。或以絺葛是也。而熙宁则概征钱钱亦可为息。定以钱则不可。泉府之息。康成谓万钱五百。而熙宁则放钱一千。收钱一千三百。六倍抑配行。则领者不必偿。偿者不必领。而鞭笞勒扣。无所不至矣。富不愿领。贫不能偿。强富代贫。势所必至。征钱一定。则税非其产。势必于秋成谷贱之时。转辗求售。以偿官债。而卒岁之计。且不暇问矣。至于息重之害。又不待言。而谓是泉府法乎。其尤悖乱无理者。尽散常平钱。作青苗钱。是使万万穷民。尽作朝廷债户。不幸有水旱之灾。而朝廷涓滴之泽。不漏于编氓也。岂不谬哉。

预备仓贷谷私议

刘汶

康熙庚午。山东巡抚佛伦。请积谷备荒。亩征四合。别贮于仓。上下其法于各直省。癸酉。巡抚桑格上言。仓谷已足。请停四合之征。于是天下州县。皆有积谷矣。谓之预备仓。辛巳。御史李发甲疏请开仓贷民。春放秋收。二分取息。如朱子社仓之法。方今 圣人在上。耆德盈庭。嘉谋谏论。岂小儒辄能窥测。抑民生利病。亦圣世甄陶之士。所宜究心。尝读朱子学校贡举私议。谨依仿斯体。拟作一通。聊当格物。质之师友云尔。

谨按朱子社仓。即王安石青苗之法。然而青苗害民。社仓便民。何也。青苗以钱贷民。而收二分之息钱。社仓以谷贷民。而收二分之息谷。钱与谷不同也。青苗钱必贷于县。社仓谷则贷于乡。县与乡不同也。青苗之出纳。官吏掌之。社仓之出纳。乡人士君子掌之。官吏之与乡人士君子不同也。青苗意主于富国。故岁虽不歉。民虽不急。亦必强之而贷取其息。社仓意主于救荒。故必俭岁贫民愿贷。而后与之。强贷与愿贷不同也。青苗虽帑藏充溢。犹收息钱。社仓始惟借府谷六百石。至十四年之后。还六百石外。尚余三千余石。足以备荒。遂不复取息。但每石加耗米三升而已。取息与耗米不同也。此利害之所由分欤。顷者台奏请以预备仓谷贷民。春放秋收。二分取息。如朱子社仓之法。窃以为台臣所奏。乃朱子始立社仓。不得已之权宜。非十四年以后经久之良法也。又预备仓之制。与社仓微有不同。诚如台臣所请。其细碎不便于民者。不胜胪列。姑言其弊最大者有五焉。

社仓谷积于本乡。近者比屋。远者数里。负戴甚易耳。今之仓谷在县不在乡。远乡贫民。无舟车引重之具。势不能匍匐数十百里。而求升斗之谷。若欲移谷于四乡大镇以便民。则储蓄无地。挽运无资。然则其能贷谷者。不过城中关外游食之子。无藉之徒耳。本图赈业农民。究竟农民一无所得。其弊一也。社仓乃乡党之私事。可以乡人赈之。今则公家之事。出纳之际。必藉吏胥。其放谷也。朽腐糠。迫胁领取。愚民不敢不受。其收谷也。淋尖踢斛。名为加二。其实则加倍。又加四矣。其间期程迫促。符檄追呼。公人饮食之具。出入贿赂之需。道路往来之费。旅宿守候之累。必不能免。民将重困。其弊二也。岁之丰俭不常。则贷谷多少。每岁不等。若定例每年春放秋收。岁终总核。其加二之入。则县令视为定额。不敢缺少。以妨考成。非按里抑配。即按亩滥征。抑配则不借者亦必强之借矣。滥征则不得谷者亦必还谷矣。陕西籽粒一案。不肖官吏。以此二法殃民。向所目击心病者。今又将殃各直省矣。其弊三也。社仓之法。原因借官谷作本。势须还仓。又六百石之谷。不足为荒备。故不得已而取加二之息。及至官谷已偿。积谷已足。遂不加息。但取耗米三升。假令朱子早得三千石谷。必不加息矣。岂待十四年后乎。今预备仓谷。大县数千石。小县亦不下千石八百石。足支一县之饥。可以不取息矣。若仍依死法。不知变通。

穷民既有偿息之苦。仓庾又有谷满之虞。盖藏织席。费出何所。取办民间。又须生事。且五年之后。谷备倍于今。谷多农少。借者益稀。而有司仍责每年加二之额。其势不得不出于抑配。不得不出于滥征。本以救民。反以害民。其弊四也。各县仓谷。那移者多。实贮者少。朽者多。完好者少。县令正苦亏空无术补苴。忽得此例。必以朽蠹与民。或实无仓谷。造为领状。以欺上官。上官或受其赇。阴为之庇。则县令益无顾忌。公然按里按亩。均派还仓。此亦陕西籽粒己然之弊。必复见于仓谷。其弊五也。五弊并兴。则是慕社仓之名而得青苗之实也。甚非计也。然则为今之计宜何从。曰。亦惟行朱子十四年以后之社仓耳。然且不能悉除五弊。仅可免其三焉。盖立法防弊。十得其七。己为良法。其十之三则待人而后行。非法所能及也。所谓三弊可免者。一曰贷谷与民。并不取息。但收耗米每石三升。如朱子之法。则弊少十之三矣。二曰贷谷多少。以丰凶为酌量。岁终造册详报。不预限其数。则弊又少十之二矣。三曰先查仓谷实贮若干。朽腐若干。亏空若干。据实首明。免其前愆。责令停升停俸。陆续补完。准与开复。若以朽谷与民。或伪写领状。私派田里。立即革职拏问。从重治罪。督抚司道徇庇。不即揭参。或被科道纠弹。或被旁人告发。并治督抚司道知府之罪。如此则弊又少十之二矣。此法一定设有贤能督抚。仰体 皇上嘉惠元元至意。任使循良。各以其忠厚惻怛之诚。为长久深远之计。盈缩之数。因地制宜。敛散有方。因人授事。勿中饱于胥。勿漏于游手。勿任法而苛急。勿慢令而后时。庶几彼二弊者。亦以渐去。而水旱不忧。上下与足。变而通之。存乎其人。非可以一切之法。束缚而驰骤之者也。谨议。

积谷会议

张海珊

吾里滨太湖。自前明来。时患水警。而其地土著。多人浮于田。计一家所耕田不能五亩。以是仰贸易工作为生。与夫游手之徒。且十室而九。向藉楚蜀糶米。接济青黄。不幸天灾流行。客米闭遏。则吾乡先受其害。緬维积贮之政。自古所重。 国家于常平义社诸法。申饬举行。几郡国。官司考成殿最。每以是为凭。岁久法弛。有采买之弊。有那借之弊。有裒散抑配之弊。有出纳侵蚀之弊。无治法。有治人。谅哉言矣。夫官为之计。固不如民自为计之为得。考明嘉靖中。令土人每二三十家为立会。设立义仓。而高念平先生。亦有劝募义谷之举。今吾乡虽累经荒歉。室家空匮。不能为出格度外事。然苟用此意行之。持之以需。行之以积渐。亦何事不可成。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端。方其端绪初见。成与否皆未可预定。而定乎人之心与力之所至。朱子社仓之设。自言数年之间。左提右挈。上说下教。为乡里立无穷之利。然则数年之始。固亦岌岌乎未可成。而卒成之以贻为千古之良法美意。而吾乡今日之举。亦犹是也。惟吾

同人。其各矢实心毅力。相与有成。勿阻浮议。勿存意见。幸而有成。乡里无穷之福。子孙数世之计。于是乎在。谨议。

饬广积贮牒

李光地

照得直隶地方。连年屡获收获。山佃泽农。稍有起色。然盈虚为天行常数。备豫乃王政先务。故本部院年来每以开导水利。为诸郡牧民者劝。今半载有余。或以空文报答。或竟寂然无闻。虽北方土脉水性。与江南不同。且其民因循怠惰。难与虑始。或旗庄乡宦。抗不奉行。为其佃仆者。又以非系己业。无心从事。所以推行甚艰。然一日为民牧。则须尽一日民牧之心。该府州县宜于理事办差之暇。轻车减从。按行阡陌。因地势以制宜。顺民心而兴事。遵照本部堂导沟酺渠开井三法。择其便于民者。讲究行之。纵遇旱潦。足以补救。此为民兴利之一法也。比因屡被召对。仰窥 圣意。每以民间蓄积为拳拳。又虑有司奉法无人。推行不善。则利民之事。适以滋扰。故宜使民牧讲试。以引其端。不可使部文督责。以重其累。此诚 圣明无隐不瞩。体念官民之盛心也。为此仰该道府。即移行各道府。除从前存仓米石。仍严饬州县谨贮外。其各市镇村庄。可否仿古人遗意。于收敛之岁。或劝募富家。出谷倡义。或详算田产。按亩薄输。何乡所出。即贮之本乡。司以本乡之人。遇上岁则有入无出。年年增捐。中岁则平糶。务使价极廉贱。不必取赢。秋成以其价余补。下岁则发贷。其力能还者。秋成交仓。不取利息。力不能还者。免之。如果逢凶饥。则尽数煮赈。俟丰年从新劝募。如此。则官不累而民不扰。多一分蓄积。则所在获一分之利。是又为民藏富之一法。但行法之初。须使民乐从。无官吏抑勒之患。一难也。既行之际。必须得廉善公平之人。以司其事。此在有司察访真确。否则徒为蚀貽害。二难也。行法之后。付之民。则漫无稽察。责之官。则吏因骚扰。其弊至使良民不愿管掌。而奸棍反用为市。三难也。有此三难。所以良法美意。或致滋弊。义仓社仓。徒空名而已。该道府将本部堂以下所条利病。深思熟讲。仍会集所部贤绅耆老。广谘博议。如谓可行。即详悉讲议条。详请施行。或有应题之有司绅官。应旌奖之富室义民。作何分别鼓励。亦一一列详请。古人有言。有治人。无治法。该道府勿视为易。勿畏为难。果能实心推行。必有绩效可纪。限自文到至秋收日。各道府务将积谷利弊。及所治之内。民心曾否乐从。人才有无可托。并该管州县。有无能奉行之人。该道府以为此事应举应停之处。一一具文申覆。于八月内到院。勿得迟慢取咎。

陈明米贵之由疏乾隆十三年

杨锡绂

奉 上谕。米谷为民生日用所必需。而迩年以来。日见腾贵。穷黎何以堪此

。即如川湖素称产米。而川抚纪山则以商贩云集。米价腾涌为奏。湖北督抚则以江南被灾。资楚粮接济。以致本省米贵为奏。又如直隶一省。向藉八沟粮石。今岁畿辅。尚属有秋。而八沟亦以搬运太多而贵。夫商贩流通。贵则征贱。间或暂时翔涌。何至连岁递增。有长无落。若谓囤户居奇。此实弊藪。然自地方官力所能禁。何至全不奉行。若谓户口繁滋。则自康熙年间以来。休养生息。便应逐渐加增。何独至今日而一时顿长。若谓水旱偏灾。则亦向来所有。何以从来未闻如此之贵。且亦当歉者贵而丰者贱。又何至到处皆然。若谓康熙年间。仓储有银无米。今则年年采买。民间所出。半入仓庾。未免致妨民食。然在当时。分省定额。悉经该督抚分别酌议。自按各省情形。且至今足额者寥寥。亟须采买。所在皆是。藉以备荒拨赈。难议停止。设或果由于此。则当切实敷陈。商酌妥办。不当听其自然。而不为之所也。朕反复思之。不能深悉其故。亦未得善处之方。夫人事不修。而民生不裕。今日政治之阙失何在。所以致此者何由。米豆关税。业经通免。虽不可因此遽求奏效。而于米价宜不为无补。又何以价不日减。转益日增。朕自御极以来。宵旰励精。勤求民隐。闾阎疾苦。无或壅于上闻。乃不能收斗米三钱之益。而使赤子胥有艰食之累。殊益焦劳。各督抚身任封疆。于民生第一要务。必当详悉熟筹。深究其所以然。如果得其受病之由。尤当力图补救。乃各省督抚。或不以介意。或归咎于邻封。或责过于商贩。而应作如何办理之处。并未筹及。可传谕各督抚。令其实意体察。详求得失之故。据实陈奏。或朕所举诸条之外。别有弊端。俱宜确切入告。务期实有益。以裕民天。钦此。仰见 圣主勤求民隐之至意。臣伏查水旱偏灾。与囤户居奇。虽亦足致米谷之贵。然尚非所由贵之源也。臣窃以米谷之贵。由于买食者多。买食者多。由于民贫。夫 国家休养生息。百余年于兹。荒土尽辟。宜乎民之日富。而反贫者。积渐之势然也。所谓积渐之势有四。一曰户口繁滋。一曰风俗日奢。一曰田归富户。一曰仓谷采买。仓谷采买之弊。我皇上所谓处处积贮。年年采买。民间所出。半入仓庾。未免致妨民食。盖已洞悉情形。毋庸更赘。户口繁滋。则 圣谕谓自康熙年间以来。休养生息。便应逐渐加增。何至一时顿长。以臣观之。实亦未尝不系渐增。臣生长乡村。世勤耕作。见康熙年间。稻谷登场之时。每石不过二三钱。雍正年间。则需四五钱。无复二三钱之价。今则必需五六钱。无复三四钱之价。盖户口多。则需谷亦多。虽数十年荒土。未尝不加垦辟。然至今日而无可垦之荒者多矣。则户口繁滋。足以致米谷之价。逐渐加增。势必然也。臣谓由于风俗日奢者。盖国初人经乱离。备尝艰苦。风尚俭朴。迨安居乐业。数十年后。子孙有笑其祖父之朴陋者矣。衣食之类。竞求佳丽。婚丧之事。务期美观。始于通都大邑。今则荒徼山僻之农民。亦渐习奢靡。平时揭借为常。力田所入。抵债去其大

半。余又随手花销。甫交冬春。即须糶米而食。农民日食。亦取给市铺。则价焉得不长也。臣谓由于田归富户者。国初地余于人。则地价贱。承平以后。地足养人。则地价平。承平既久。人余于地。则地价贵。向日每亩一二两者。今至七八两。向日七八两者。今至二十余两。贫而后卖。既卖无力复买。富而后买。已买可不复卖。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每岁所入。难敷一年口食。必须买米接济。而富户登场之后。非得善价。不肯轻售。实操粮价低昂之权。

夫一物也。一人市之。价不能增也。十人市之。则一时顿长矣。十人出售。价不能求多也。一人独售。则任其高勒矣。如是而米谷安得不贵乎。今就四者之由。合而计之。生齿之繁。此我国家重熙累洽之效。无可议者。田归富户。非均田不可。然此法行之开创之初。尚虞纷扰。今累叶承平之时。更难施行。惟风俗奢靡。尚属劝禁可施。现奉钦定礼书。颁发饬遵。应令地方官实力董率。但人情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此止可徐徐化导。亦不能遽收其效。至于常平积贮。藉以备荒。难议停止。 圣明远见。诚为探本握要。然臣再四思维。虽不便因采买致贵而议停止。而其中亦尚有应斟酌调剂者。盖积贮以足敷赈济而止。不必过多。乾隆九年。御史孙灏奏请酌定常平贮谷额数。以平市价。经部议准。通行各省。虽俱酌定额数。然当时督抚究竟为有备无患之意重。而未深计及于谷价之日昂。采买之维艰。即以湖南言之。州县之仓。有贮至五六万者。府仓有贮至七八万者。亦未免过多。应饬各省将定额再加详细确核。有过多者。酌量裁减十之一二。其已买足者。于平糶时存银归库。未买足者。即扣除不必再买。又从前部议。各省仓谷足额后。续有收捐监谷。设遇赈恤动用。毋庸买补。第赈恤已有额贮之谷。此额外捐谷。与其久贮繁重。不如逐岁卖之。湖南现在将额外捐谷。每岁糶价解司。为修理城垣之用。他省似亦可照行。又常平糶三为出陈易新计耳。其实丰年之后。原无资于平糶。而仓谷坚好。亦有可存贮数年者。州县官因年例糶三。即谷好年丰。亦必出糶。请嗣后不必限定每年糶三。遇年歉价贵之时。多糶固可。如年丰价平之时。即不糶亦可。盖多糶一石。小民未必多受一石之益。而少买一石。闾阎即受少卖一石之惠矣。臣伏读 谕旨。询及今日政治之阙失何在。所以致此者何由。仰见

圣德谦冲。治益求治。诚天下生民之福也。臣反复思之。今日之政治。大纲细目。无不毕举。第奉行之下。致力不专。循名者多。而尽实者少。即如定例。令州县官历乡村。体访应兴应禁各事。将行之有无效验。造册详报。督抚核实。三年一次奏 闻。此固责实之意。然查所列应兴诸政。皆系易于铺张假冒之事。其有实迹可据而难于粉饰者。莫如地方之水利。顾因泛鹜之事多。而水利亦遂致力不专。未奏实效。臣窃以为目今养民之政。尤当专意讲求者。

莫如水利一事。似应酌立劝惩之法。使各认真料理。免托空言。盖近日荒土虽[已](己)尽辟。而水利尚未尽兴。夫雨暘偶愆。事所常有。果水利之蓄泄有资。自非异常水旱。岂即坐视无收。今江湖河港之水利。其在通都孔道者。固已逐一整顿。然山乡僻壤之间。致有陂塘堰坝。历久湮废者不少。又一乡一隅。水泉隔远。塘井不足。虽可疏引开浚。而地属有主。倡率无人。遂多因循者。亦不一而足。大约民间百亩之田。有一二亩陂塘。即可救荫。而愚民昧于远计。宁争此一二亩岁收之谷。不知偶值少雨。并百亩而弃之。若亲民之官。为之指示开导。当无不爽然悟者。臣请下直省。责成道府等官。督率州县。专力于水利。务必实心讲求。稽之志乘。访之绅耆。凡遇下乡之便。即留意相度。何处旧迹之宜复。何处新工之宜兴。面同该地士庶。熟筹详议。或劝其协力。或代其设法。或量捐薄俸以为倡。或酌请公项以为助。果有实意感孚于民。谁不踊跃从事。风声所树。即身未亲历之处。一切水利。民间亦必自为兴复。则土尽膏腴。出谷可倍于旧。而蓄泄有备。偏灾不能为患。庶于米谷之贵。不无裨益。此等陂塘堰坝之新复新兴。俱有实迹。可以勘查。道府勘验确实。果于民田有益。即详请题咨。酌与议。其有平日漫不经心。以致旱涝得以为灾。亦令道府于勘灾之际。查有未兴水利。州县明知不理者。即详揭参处。如此。似可使州县专力讲求水利。于应兴诸政中。尤加意料理。未必非补救米贵之一道也。夫米价之贵。今日已成积渐之势。欲令一旦而复归于贱。诚未易易。就臣所见。不过于采买之中。斟酌调剂。并请专力水利。以期产谷之多。是否有当。伏惟 圣明裁择

截留漕粮以充积贮札子

朱伦瀚

窃惟裕国足民之计。首重仓庾积贮。产谷运米之地。素称江广东南。是以滇黔闽粤川陕山西诸省。例不征漕。山东河南。只征运粟米。惟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六省。每岁征运漕白粮米。以实 天储。不惟官兵俸饷所需。多年以来。历蒙 皇上天恩浩荡。赈糶频施。远近生民。赖以存活者。不知凡几。是天庾正供。根本重地。必陈陈相因。而后可为久安长治之计。则京通各仓之不容不足也明矣。至各直省所属之仓粮。原以待赈待糶。接济民食。预防岁歉。亦不容稍有亏缺者。内充必须外裕。酌盈所以剂虚。更不可不因时有以筹策也。所谓筹策者。贵乎因时有济。不妨行于不足之时。仍可归于有常之例。乃今之筹划积贮。只曰速补毋缺而已。臣以为仓粮不可不买。而不可急为买也。粮额固不可缺。而不可急求如额也。谨计盈虚之数。合产米之区。为之酌缓急之宜。思久长之计。有不得不为变通者。敬为我 皇上陈之。夫米谷之产于各处也。虽其地土之肥瘠。收获之多寡不等。而一年所入。只有此数。乃所

出而为用者。有漕米有兵米。地丁完纳。藉此而供。居常用度。藉此而办。盖藏已有难言。何况盛世滋生。人口日众。岁时丰歉。各处难一。以有限有则之田土。供日增日广之民食。此所以不能更有多余。以无多余之所出。而欲供各处尽力之搬运。此所以米谷日见其不足。价值日见其增长。臣所谓计盈虚之数者此也。至广产之地。米谷之价。臣少年随任江西。往来外省各处。及补授浙江粮道十余年。督率粮艘。前赴江淮。又署任湖广驿盐道。合此数省观之。其米谷之价。俱加倍于从前矣。即如浙江省分。浙东一带。只供本地兵米民食。不能更为浙西之用。其杭嘉湖三府属。二十二州县内。每年应办漕白正耗粮米南秋兵米外。仍须本地之仓社积贮。所产不敷所需。不待言也。江南办粮愈多。兼之各处经商人民。到处云集。食米更倍。江西素为鱼米之乡。迩来生齿倍繁。多往外省开垦力作。号为棚民。则庶而不富。亦可见矣。湖广素称沃壤。故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谚。以今日言之。殊不尽然。湖北一省。宜昌施南郧阳。多处万山之中。荆州尚须由武汉拨济兵米。德安襄阳安陆。其地多种豆麦。稻田亦少。武昌所属。半在山中。惟汉黄两郡。尚属产米。湖南亦惟长沙宝庆岳州澧州衡州常德等府。系广产之乡。其中亦复多寡不等。余郡远隔山溪。难以转运。加以本处之生聚。外来之就食。各省之搬运。价乃愈昂。而今日之采买运贩者。动云楚省。不知今日之楚省。非复昔日之楚省也。且亦待济于川省矣。武汉一带。有待川米来而后减价之语。则不足之情形已见。恐未可视为不竭之仓。不涸之源也。臣所谓统核天下产米之区者此也。是以就缓急之宜。久长之计。请为筹划变通之策。伏思积贮之道。原因百姓不能盖藏。是以广为储备。以待赈糴之需。今岁仰荷皇仁。直隶可称大有。其远近各省。亦多雨水调匀。已兆丰盈之庆。地方积贮缺额之米。正宜及时买补。窃恐各处买补并举。每省莫不以数十万百万计。交相争购于一时。必致米价昂贵。是地方未受平糴之利。先受目前米贵之累。或谓买补之法。不必本地。不必邻封。但择产谷最多之地而买之。则贱值可抵价。不知此地原因谷多而价贱。本地既有官买之谷。今又为各处分买。亦必价增而谷贵。是丰年多产之乡。亦等于歉岁薄收之地矣。

或谓存七糴三。谷仍在民。议赈议糴利仍归下。如常平义仓社仓。皆自古调繆之至计。然法久弊生。未必尽有利而无害也。且古人耕九余三。必有九年之耕。无水旱之灾。无那移之耗。然后可余三年之食。若三年而欲谋三年之食。必不可得。且所余已尽为官贮。而不复为民之所有。是不得不有权宜之道。而计及积贮也。查近经仓场督臣奏称仓廩俱已充盈。不能再贮新粮。是自古天庾之足。未有过于今日者也。来岁输运。自必更加丰裕。臣愚以为临期筹划仓廩。莫若先时筹划积贮。请将各省仓廩应买补之米谷。暂停采购。则各处少此

采买之米。自必流布于本地。以为民食。年丰米多。其价自然低减。其运漕各省积贮所缺之额。请即于应行运京之漕米内。酌量拨留本地。以充积贮。在京通各仓。定例原有应贮之数。似不可少。自今岁观之。已觉有余。京仓之与外仓。皆 朝廷之内外府也。外省仓储既足。民食已敷。其于 天庾不过暂少太仓一粒。而数省闾阎即可充裕十分。一转移间。各省仓储俱少买数十万石米谷。作为本地之需。官仓盈而额数不缺。民食足而价值不贵。不待耕九余三。而旱涝无虞。不须采买。而官民无累。一举而数善备矣。况亦不过行之一时。明年即可照旧办理。惟查本地漕粮。从无充本地积贮之处。恐格于成例。然我 皇上天地为心。历年豁免粮赋。折征缓征。截漕粮。拨运赈济。多方矜恤。皆自来例之所未有。更蒙 特谕各省督抚。宁可 国家多费帑金。不可使闾阎一夫失所。大哉王言。视民如伤。凡有利于百姓之事。无不破格行之于今日矣。至有漕各省应贮额数若干。应行买补若干。年景丰歉。地方广狭。作何分拨贮。及暂时停运之粮艘。丁舵水手。作何给与苫盖养贍之处。臣未敢擅议。

请通行常平仓法疏湖广通志

郑昱

窃惟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民安而国运昌隆。食足而民生乐利。此古今不易之定理也。臣办事垣中。见户部覆直隶抚臣郭世隆疏内。称应如该抚题请。各州县所存米石。加谨收贮。以备赈济。其余米谷平价棗卖。秋收照数余买还仓。仍将卖买过银米价值数目。造具清册。报部查核等因。臣请得而推广之。窃思直隶而外。各省俱报有积谷之数。俱开有捐输之例。存贮米谷。无邑无之。但未奉部文。不敢擅动耳。查各省去年丰熟者固多。而饥荒者间有。如河南山陕江淮等处。内有奏报发赈者。有请停漕粮者。是目下青黄不接之状。与直隶同然也。至于湖广江西。虽号米谷之乡。然每至五六月。谷价不昂。而民多乏食。丰年犹然。况薄收乎。是目下青黄不接之状。亦与直隶同然也。他如闽越川广云贵等省。虽丰歉不齐。要之五六月间。新禾在亩。旧谷已罄。皆青黄不接之时。又与直隶有同然也。夫积谷原以为民也。谷积而无济于民食。其谓之何。仰祈我 皇上迅饬部议。凡各省积贮捐输米谷。行令各抚臣酌量州县之大小。详查存积之多寡。应若干米谷。以备饥荒。其余剩者。俱于每年五六月。照市价减棗。所棗银两。仍于本年九十月余买新谷还仓。稍有羨余。存为修仓之用。夫夏则旧谷必贵。秋则新谷必贱。谷贵则量减而棗以利民。谷贱则量增而余以利农。丰岁则出所存之银。买谷以补仓。而常使其有余。凶岁则发原之谷。给赈以救荒。而无使其不足。更将卖买价值。动用银米数目。造册报部查核。买谷则核实在。给赈则予开除。民得通其缓急。谷不至于红朽。如此

则常平仓之良法美意。行之北直而效。行之各省而罔不效。虽有水旱。而天不能使之灾。斯诚万世之计。所谓议变通以济实用。足民食以安民生者。莫亟乎此也。

请各直省行常平捐谷疏

湖北按察使王柔

窃臣前以通裕民食之法。请于秋成确探上游丰收之处。差员领银。前往采买。至次年青黄不接之时。减价平糶。缮折陈奏。业经奉 旨发议。惟是丰收地方。业经各处差员赴买。恐一时米价昂贵。更不得不为筹及。臣查丰收之地。其米价未得平减者。多因富商大户。恣意囤积所致。若必强之使卖。恐有不肖胥役。藉端滋事。而需食之民。仍未均沾实惠。臣再四思维。有不禁自除之法。莫善于各省府州县。遍开常平仓捐谷之例。以备积储。以资转运也。富商大户。蓄积银谷。每思遇开恩例。急公上进。祇以开例之地。离乡寓远。不能自赴上纳。辄转托亲友。顺带包捐。不无多用盘费。且有被骗重纳者。以故率多观望。今若于各省府州县。悉开常平捐谷之例。使本地之人。即于本地亲身上纳。既无诈骗。亦免盘费。节省稳便。凡有米谷之家。无不踊跃。一遇丰收之岁。米谷必半在官而半在民矣。其所收谷石。遇有邻省差员赴买。价银收贮藩库。即可碾米拨发领运。则邻省采买之员。不必求米谷于市。而止问米谷于官。自无市价高昂之患。而囤积者更无所容其奸。如有谓捐多米贵者。殊不知本地收捐之谷。即可于本地随时碾米。减价平糶。更不须远谋于他省。尤为便捷。似于通裕民食之计。大有裨益也。

请禁派买仓谷疏乾隆三十一年

贵州布政使良卿

查直省设立常平仓谷。春糶秋补。接济民食。有备无患。法至善也。而定例责成州县等官。平价采买运仓。不许转派里递。违者定有议处之条。乾隆二十九年。又经两江总督尹继善奏奉 俞允。通飭各省严禁派买。复勒石永禁。盖以州县采买仓粮。一经按田强派。未必全照市价给发。而书役家人又复从中扣克。百弊丛生。闾阎滋扰。是以特严其禁也。黔省额贮常平仓米八十七万七千石。每年借糶兼行。法良意美。惟买补还仓之时。酌定村庄大小。买谷多寡。派分里递交纳。系原任抚臣张广泗题明于前。复经抚臣图尔炳阿奏明于后。相沿为例。在抚臣等具奏之际。立言皆以黔中跬步皆山。不通舟楫。民苗背负肩挑。多止数斗。难供采买。不得不向粮户给价承办。其议近是。而扰累之弊。由之渐启。臣请申明其故。州县月报米谷价值。督抚大吏确核入告。原无不实。州县按照时价采买。例不许出此范围。在小民零星运送。饭食费。均无所出。核之市价。已有亏折。况黔省地山多。户畸零。名曰粮户。实鲜藏。自派买

之例一定。不问贫富。不计远近。不论民苗。按田计亩。升斗均摊。追呼之扰。几同正赋。兼之奸胥按户派交。易启偏枯。里保领银转发。难免扣克。此又弊端之莫可穷诘者也。夫苗性易惑而多贪。治此岩疆重地。务在驯顺而镇静之。柰何以惠民之举。而开扰累之端。臣伏思黔省。荷蒙 圣主格外天恩。当青黄不接之时。许令地方官详请出借仓谷。接济贫民。秋成交纳还仓。无论年岁丰歉。一照广东福建之例。概免加息。 旷典昭垂。民苗均沾补助。仓粮亦免陈积。原无需乎平糶之举。应请嗣后黔省仓谷。每年分别岁收之丰啬。酌定出借之多寡。不必拘泥存七之数。按时借给。秋收还仓。倘有征收不前。及冒滥滋弊者。分别参追。仍责成该道府不时查察。如该处市有余米。不准轻易平糶。如果市值较秋收贵至三成以上。地方情形必须糶济。酌照该处可能采买之数。详明出糶。秋成自行平价买补。一切派发里递承办之令。永行禁革如此。则出借宽裕。民有余粟。而市价自平。糶易既少。而补仓较易。派买永除。虽有不肖官吏。亦无以藉端滋扰矣。

捐监兼收银谷疏乾隆十年

礼部侍郎秦蕙田

窃臣伏见我 皇上仁覆如天。临驭以来。刻刻以爱养黎元为念。 宵衣旰食。懃恳切至。凡农田水利。有关民计者无不举。市租商税。有裨民食者靡不蠲。一遇水旱偏灾。截漕发粟。平糶兼施。动以百万计。盖自古及今。从支有若斯之痼瘵一体。大化旁流者也。近又钦奉 特恩。将直省丙寅年地丁银两。普加蠲免。使山陬海澨。穷乡僻壤。无一不沾 浩荡深仁。大泽敷天。欢声动地。从此有田之户。及务本之农民。固已无不曲被 隆施。沦肌浹髓。微臣恭遇 圣世德洋恩溥之时。敬体 皇上欲使无一夫不得其所之至意。更钦于现行事例。通筹利济。以冀少裨 圣主爱民足用之怀于万一。臣惟今日之民非特贫之为患。而贫富不均之为患。非乏财之为患。而财用不流通之为患。是以富者日富。贫者日贫。日富则奢侈僭踰之弊生。日贫则不惟独鳏寡有无告之忧。即读书士类。资生无策。有不暇治礼义之苦。若此等者。赈贷之所难周。蠲免之所不及。而实何一不在 圣心轸念之中。惟是欲以有定之经费。供无限之蠲施。此固理与势所难。而欲于万无可商之中。求一通融补救之道。则莫若哀多益寡。以民养民之为惠大而利溥也。前者荷蒙 恩旨。准留捐监事例。以为赈济之用。始则内部收银。今则外省收谷。此诚通变宜民之善政也。臣愚以为此例专令收谷。则捐输不皆踊跃。仓廩未即充盈。以之备荒而不足。若稍有变通。则捐输充裕。不惟赈济有藉。而其余尚可沾溉困穷。臣再四思维。悉心推究。则以专收谷石。不如银谷兼收之为尽善也。况银谷兼收之例。山东一省。上年业已议准暂行。若更推之各省。则其效必可立。臣敬为我

皇上陈之。

收谷之便一。其不便者四。所谓便者。诚以本色收贮。利于兴发。而不失足食之本意也。臣思五谷之与金银。其为利一。而为用不同。夫谷有丰歉。而金无盈绌。银有定数。而谷无定价。民间所出之谷。止有此数。若果系丰稔。谷粟有余。乘时收贮。以备水旱。诚为尽善。若值谷少之时。急公者购买上捐。不惟谷价腾贵。有损贫民。而在仓多一石之储。即在民少一石之食。况时价先后不齐。虽经议减之后。捐者仍属寥寥。一不便也。米谷不可久贮。直省燥湿不同。若陈陈相因。霉烂可虑。有用化为无用。二不便也。仓谷交代。盘量折耗。不无赔累。官吏视为畏途。隐致抑勒挠阻。捐者裹足不前。三不便也。直省之田土不一。江浙川广。为产谷最多之乡。闽粤云贵。有食米不敷之处。必欲一例征取。恐多此赢彼绌。四不便也。有此不便。臣所以虑捐输之不皆踊跃。仓廩之未即充盈。以之备荒而不足者也。今若概令银谷兼收。其便有五。盖捐输一事。有天时地利人事之不齐。丰年则谷便。歉岁则银便。此系于天时者。谷多之乡利于谷。谷少之地利于银。此系于地利者。力田之民利于谷。逐末之民利于银。此系于人事者。况捐谷尚有时价高下之不齐。捐银则贵钱多寡皆画一。此一便也。有谷者不必易银。则谷多不至价贱以伤农。有银者不必易谷。则谷少不至价贵以伤民。银谷任便。输纳争先。仓廩必致充裕。二便也。捐赈理应用谷。而饥民待哺维亟。开仓馈运。有需时日。即领谷到手。尚须舂簸炊爨。若捐项既足。银米兼赈。饼饵立能果腹。挟货兼可谋生。且赈一半之银。即留一半之谷。仓贮不致大亏。三便也。水旱告急。事存呼吸。例应一面奏

闻。即一面动帑。惟是正项地方。关系重大。所司出纳过谨。灾民遗漏堪虞。若果银米充足。施展宽裕。长吏不屯其膏。穷民隐受其惠。四便也。倘银谷两收。谷少而银多。则不妨移此地有余之银。买别处有余之谷。以歉岁有余之银。买丰年有余之谷。贱余贵粟。仓谷必丰。并可济常平之不及。五便也。至于各省藩库。为贮备之根本。若此例一行。除谷石仍收本色外。所有全省赈项之银。均令解交藩库。通盘核算。将应备赈济之额。尽数存留。平时则酌量米谷之贵贱。以供调度。临期则审视地方之缓急。以资接济。以全省之人。救一隅之灾。有疏通而无耗绌。庶几不虚我皇上筹划仓储。有备无患之至意。若行之日久。必有赢余。则各省农田水利之当兴者。及养济育婴诸务。与鳏寡孤独之无告者。贫生不能餬口。及有关学校书院之待给者。均可酌量取资。而以本省富户之有余。济本省贫民之不足。盈虚相济。财用流通。即凡赈贷难周。蠲免不及之民。从此无不均沾圣泽。惠而不费。用而不竭。此臣所谓稍为变通。则不惟赈济有藉。尚可沾溉困穷。冀少裨圣主爱民足用之怀于万一者也。至部臣前议州县收银。恐开亏空之端。今令解交藩库。自可毋庸虑及

。又近日湖广督臣鄂弥达奏请停止本色。一概收银。已收监谷。梟后毋庸买补。经户部议。一概准收折色。恐未补之仓储。足额无期。临时之购买。转运未便。而已收之谷。梟后不行买补。仓储日渐空亏。均毋庸议。伏查鄂弥达所奏。欲将本色停止。臣则为银谷必须兼收。鄂弥达谓谷梟毋庸买补。臣则谓银多正便收余。意见似有不同。并非现经议驳之条。渎陈 圣听也。

议覆积谷疏雍正五年

云贵总督鄂尔泰

臣按积谷一条。据称瑞州府所属。高安上高新昌三县。地方褊小。民鲜藏。请于三邑常平仓外。近水乡村。各设社仓。于库内支银三千两。买谷存贮。俟来岁夏初。照时价每石减五分。梟济民食。所梟谷价。除归原项外。计得赢余若干。该县造册报府。并布政司转申巡抚咨部存案。其赢余之银。俟秋收添买谷石。岁以为常。如此。不数年而仓有余谷。库无损帑。倘行之果有裨益。则凡产谷之处。皆可通行。不仅瑞州一府等语。臣查此法。行之江西等处。米谷出产最广。水路四通。客贩甚众。库原有余帑。农原有余粟。贵梟贱余。上下交济。用意本善。事属可行。但奉行不善。于地方无益。若通行他省。更有势不能者。臣愚以为欲行此事。在得其人。在得其地。在酌其时。请敬陈大。凡州县官皆民父母。现银买米。谁不乐从。然官不亲买。必假于吏胥。发银之时。层层克减。收米之时。事事需索。是民间之米。卖之民间者。恒得常价。卖之官府者。什仅得八九。及夏初出梟。官减五分。吏胥不敢不减。而重戥轻升。百姓实不敢不依。虽大张告示。严切晓谕。百姓亦唯有甘自隐忍。敢于告吏胥者。百无一二。本官方自以减价梟谷。平斗便民。殊不知百姓受累已多。甚至串通客商。尽卖向外省。本地米价。从此愈贵。累民更甚。此行之在得其人也。各地产谷。多寡不同。水陆远近亦异。若或限以定额。各支库银数千。采买如常。毋论如滇黔二省。每州县岁额多不及千百两。民间亦并无多谷。难以照行。即就江西一省论。恐亦难一例。臣前任江苏。深悉此弊。止可济以权宜。不可着为例额。此行之在因其地也。至于时有丰歉。岁无尽登。今于夏初之间。以所买之谷。减价梟出。据数报部。秋成买补。设岁一不熟。即使价增于前。亦复无谷可买。而仓储亏空。恐干参罚。自必报荒求宽。至来岁买补。部议不允。则官实受累。部议若允。则端不可开。即半收半歉之岁。谷不能贱。而官必欲买补。甚至勒卖。而吏又四路搜括。如同缉捕。民间有谷。不敢不卖。而饷不继。势且无以自给。此行之在酌其时也。得其人。因其地。酌其时。庶几有益。不然。即存七梟三之例。法良意美。而或属员朦混。上司因循。将名为梟官米。名为买官米。实为不肖官吏掩饰亏空。称民欠之资。此弊各省皆然。云贵尤甚。臣受事一年。已知备细。欲概行纠参。则一经革职。十无一完。

臣以钱粮为重。又不敢不稍有顾虑。因严切开示。仍佯为不知。密嘱司道等勒限清还。除调顺宁府韩锺业。经臣前题参外。现今完米者。十有六七。以银抵米。仍待买补者。十有八九。俱限于闰三月内完抵。臣看此辈习染深重。终难振拔。拟于限满日通参。请旨一概解任。勒限完补。限内全完者。酌量开复。逾限不完者。革职治罪。庶于事有济。亦于法无损。但云南万里。铨官赴任。动须半载。临时委署。亦难得多人。恳祈圣恩。于记名贤员内。府厅州县。预命往十数员。着臣按缺委署。分别题补。则既无旷官。自无废事矣。

请拨支以备购储疏乾隆六年

刑部侍郎周学健

奉 谕旨。朕看州县有司。往往虑及霉变赔补。以多积谷石为忧。其如何酌量定例。俾其从容不至赔补之处。交与该部另议具奏。钦此。大哉 王言。诚推恩情之隐。而筹划积贮之首务也。夫常平积谷。不去其累官者。而欲仓储之常盈而无亏。庸可得乎。累官之事。莫如霉变与买补二者。本年五月内。臣在户部侍郎时。会同遵旨议请将常平仓谷。比照通仓。准销气头廩底之例。行令各省督抚。酌定成规。已题明办理在案。是霉变一事。将来可免赔累。且缮修仓廩。及时晒晾。照例出易。勤慎之员。原可不致亏损。此犹人力所能为也。至于买补赔累。则有非人力所及者。春夏出粜。当青黄不接之时。米价必贵。秋收新谷登场。价值自必平贱。似乎买补止有盈余。竟无不敷。不知谷价之贵贱。视乎年岁之丰歉。如出粜之时。遇歉价贵。买补之时。遇丰价贱。则有盈余。或出粜与买补之时。皆值歉收。皆值丰收。其价值约相等。即有不敷。尚属无多。若出粜之时。则遇丰年价贱。买补之时。又值歉收价昂。斯价值相悬。不敷之数。每以千计。即出粜数少。不敷价值者。亦每至数百两不等。府州县官。岁给养廉有几。何能堪此赔累乎。遇不肖之员。派累里民。短价领买。势所必至。然派买一出。而参劾随之。处分及之矣。府州县官。食禄

王朝。积储一事。原应尽心办理。第仓储不出陈易新。致有霉变。则有赔补之严例。出粜之后。不依限买补。致仓储空虚。则有买补迟延之参处。派买仓谷。则有计赃治罪之科条。如违功令。则参处不免。欲全功名。赔累何底。焉得不视为畏途。惟冀积谷之少。以省赔累之地乎。乾隆二年。户部议定。买补不敷。准将通省粜价赢余匀拨。如再不敷。准动存公银两拨补。自此例一定。买补之赔累少减。迨至乾隆四年。原任江西巡抚张渠。因是年江省皆遇歉收价贵。并无盈余。可以融补。奏请停其拨补。经部议定。嗣后以本地之盈余。为本地之拨补。将通省融拨。及公项拨补之处。通行停止在案。

夫以通省之盈余。拨补通省之不敷。则有盈余之州县。固不容其冒销侵隐。无

盈余之州县。亦不致赔累偏枯。事属公平。今以本地之盈余。为本地之拨补。设此一邑之中。连遇出糶价贵。买补价贱。则虽有盈余无烦动用矣。其或连遇出糶价贱。买补价贵。则更无盈余可以拨补矣。况既定以本年拨补。则上年所有盈余。不肖之员。必百计浮开。以图侵冒。上司因系本地拨补之项。不甚爱惜。听其开销。彼上年并无盈余者。则又不准融拨。勒令赔补。是同一拨补盈余。以之匀拨通省。则公而溥。以之拨补本地。则偏而私。其理较然可也。至于动支存公。添补不敷之处。必值该省皆系歉收价贵。盈余不敷。然后动支。若年丰谷贱。则盈余已敷拨补。动支存公。原非常有之事。且查存公银两。留为办理地方公事之需。各直省如办解物料。不敷价。及修理衙署等项。皆得动支。地方公事。孰有大于积储者。而反不准动支。亦觉轻重失宜。如以匀拨盈余。添补存公。恐经管仓储之员。恃有此例。遂启浮冒侵渔之渐。独不思州县各官。办理之事。何处不当稽核其浮冒。防闲其侵渔。断无预料其浮冒侵渔。遂可矫其弊而废弃成法也。如以买补之时。价果昂贵。原可咨明展限。不知此例一开。畏累之员。起效尤。止图存价在库矣。天时之丰歉。难以预料。设或年复一年。价仍昂贵。不且尽仓储之粟。转而为存库之价。积储竟为虚设矣。且上年既因价贵停买。下年春间。必系价昂。仍须平糶。至秋成之时。并买两年之谷。更觉艰难。是价贵停买一事尤于积储无益也。以臣愚见。欲仓储之常盈。必使官无赔累之苦。欲使官无赔累之苦。必当复通省拨补与动支存公之例。方为有裨。仰请 皇上下该部定议。通行各省。将乾隆六年以前。凡有谷价盈余。彻底查清。解交司库。统俟下年买补时。有不敷之处。核实拨补。如拨补有余。再留为下年之用。倘或不敷。动支存公添补。嗣后总以上年通省盈余。为下年匀拨不敷之用。其府州县买谷还仓。如有盈余。事竣之日。即解贮司库。另收存。报部查核。倘府州县有将盈余银两。任意侵那者。严参治罪。至于买补之时。原应稽察其冒报侵渔之弊。请责成道府。确查本处市价。按其买补月日。核实准销。如有虚开报。及道府等官不实力稽查。虚应故事。听其冒捏者。该督抚严参。分别治罪议处。如此。则经管仓储之员。既免赔累之苦。且除冒销之端。积储自充。民食有赖。于足民之至计。不无小补也。

卷四十户政十五仓储下

常平仓谷章程疏嘉庆七年

御史杨昭谨

窃惟常平仓谷。直省额贮。多者数百万石。少亦八九十万石。州县额贮数万千石。少亦数千百石。以备平糶。以支出借。以供兵粮。以裕灾赈。所关甚巨。然必实贮在仓。有盈无绌。方于民生国计。均有裨益。臣谨悉心酌议。分款牖

列。恭呈 圣鉴。

一仓谷平糶有亏。宜缓平糶也。查常平仓。如常年出糶定例。概以存七糶三为率。其地方燥湿不同。则有存六糶四。存半糶半。存三糶七。及不限额数。随时出糶。原为额贮充盈。恐米谷岁久朽蠹。所以国因酌量。出陈易新。且使市价平减。商贩不得居奇多索。惟是平糶已有亏缺。尚未买补如额。又将存仓谷石。接续再糶。不但亏缺繁多。一时难于买补。且恐挪新掩旧。私将糶价侵用。久之仓庾尽空。升斗不存。无论常年无可平糶。即水旱偏灾。亦无谷石以供动用。臣请于平糶有亏之仓。必勒限一二年内买补足额。勿得于未足之先率请平糶。

一仓谷出借有亏。宜缓出借也。查常平仓谷定例。许农民领借。作为口粮籽粮。按耕种迟早。定期供给。先麦后谷。先陈后新。原因额贮充盈。每岁青黄不接之时。借给农民。使耕种有资。无虑拮据。惟是出借已有亏缺。尚未催收全完。又将存贮谷石。接续再借。不但陈欠积压。前后难于并征。且恐旧欠作为新借。日久无从催迫。势必仓庾皆虚。升斗不存。无论常年无可出借。即水旱偏灾。必应借给。亦无谷石可支散放。臣请于出借有亏之仓。必勒限一二年内催征足额。勿得于未足之先率请出借。

一仓谷平糶。宜酌定年限也。查常平仓谷。常年出糶。丰岁每石照市价减银五分。歉岁减银一钱。是不论丰歉。皆准平糶。定例原为平减市价。而米谷亦藉以出陈易新。然使年年出糶。则必年年采买。吏胥侵渔。既可习为利藪。闾阎科派。实亦难免追呼。臣请嗣后除因灾以时平糶不拘例限外。其常年平糶。为因地方燥湿不同。酌定出糶例限。或三四年一次。或五六年一次。以省滋扰。再查则例内。载常平仓谷折耗。奉天省米逾五年。谷逾十年。陕西省粮过五年。准开报气头廩底。直隶江西等省。三年以后。准开报气头廩底。江苏安徽等省。三年以内。准开报气头廩底。三年之后。不准再开。是平糶年限。宽为酌定。自于存仓米谷。无有妨碍。

一仓谷出借。宜酌定章程也。查常平仓谷。每岁青黄不接之时。酌量出借。又或夏秋水旱成灾。酌量出借。定例查明借户。果系力田之家。取具的保。平斛面给。惟是吏胥里长。互相勾串。往往从中蔽混。捏名冒借。一时人数繁多。稽查难周。只凭保甲按名借给。迨岁底据册征收。半多有名无人。末由催纳还仓。于是将无谷石。谓无业穷民力不能完。甚或捏称逃亡物故。人无可追。详请豁免。及督抚援例题豁。准其动项买补。又或因岁歉价昂。不即买补全完。积弊靡有底止。臣请嗣后出借之时。将具呈借户。俱按照征粮红册。查系有粮农民。方准酌量借给。不但实惠在民。一颗一粒。吏胥里长。无从中饱。且凡出借谷石。尽归有。一升一合。俱可照依例限。催完还仓。永无亏缺。

一仓谷赈济。宜酌定章程也。查常平仓谷。如遇地方水旱偏灾。将存仓谷石开放赈济。俾被灾小民。一夫不失其所。惟是极贫次贫。户口多寡无定。百里十里。屯远近各殊。往往吏胥里长。从中蔽混。不但瞻徇颠倒。且恐巧计侵渔。虚开丁口。冒支钱米。散放既时不容缓。体察亦势有难周。请嗣后办理常平赈务。凡系灾黎。俱按每年报部户口底册逐一稽察。再将粮册核对。俱系无业无粮穷民与零星小户。方行认真散给。吏胥里长。无所施其伎俩。而常平之米谷。均可实惠编民。

一仓谷采买。宜酌定章程也。查常平仓谷。或因平糶缺额。急需买补。或因灾赈缺额。急需买补。或因供支兵米缺额。急需买补。定例俱系支领应动银。按照时价采买。事本因公。民情莫不乐输。惟是吏胥里长。从中舞弊。任意开报。殷实谷多之家。或蔽混隐漏。谷少之家。或抑勒科派。甚或私行倍折谷价。代为浮收充数。臣请嗣后采买之时。查照征粮红册。一切粮少之家及零星小户悉予开除。惟按照粮多户口。将应买谷数分别均摊面给价值。地方官稽察较易。吏胥里长。无能肆其奸贪。所有采买谷石。自然依限全完。无有亏缺。至有本境产谷无多。例赴邻封采买。亦先予详报督抚。行知赴买地方之时。即一并关会邻封。查照该处粮册。开明户口。以便给价买运。

以上六款。俱照定例。悉心酌议。务使仓庾足额。有益民生。再查直省常平仓外。安徽省之凤阳颍州二府属。建设裕备仓。贮粮二十万石。备凤阳泗州二属赈糶。四川省之附近水次各州县。备贮谷三十万石。接济邻封。贵州省之威宁州。备储谷一万石。备该处缓急。均请照此办理。又广西省之社仓。本该省浔州庆远镇安思恩等四府社仓。向例均照常平仓谷。令桂平宜山天保武缘等四县。经管出纳。亦请照此办理。是否有当。伏乞皇上睿鉴训示。

仓谷平糶疏雍正四年

浙闽总督高其倬

窃臣细看福建情形。福泉漳汀四府。产米不敷民食。泉漳更甚。每年至二月三月。平糶不能不行。米谷一节。最为福省第一紧要之事。而历年以来平糶之中。积有二大病。以致官廩日虚。刁风日炽。此一病不除。难言充实仓储。接济民食。其一则从前各官交盘之弊不清。其所授受。皆有价无谷。而所作之价。又系不敷买补之价。虽有不肯收受之员。加以上司之抑捺。众口之调停。即不得不收。是以日见空虚。竟无弥补。臣见在彻底清盘。务必惩革此弊。容臣查清。另行具奏。其一则年年平糶之价太贱。即举福州一府而言。历年即极丰之岁。最贱之价。米未有买至一两一石者。向时督抚。但讨目前百姓之称扬。不顾将来买补之无法。平糶之米。每石价减至一两。且有不及一两。止卖九钱者。此虽米石极贱之时。所不能有之价。下属奉批收存。此价欲买之本处。则本

处无一两及九钱一石之米可买。欲买之外省。外省虽有一两及九钱一石之米可买。其各项运。从何而出。是以属官之中。亦有尚欲筹补者。缘价短难买。惟付之束手无策。听其空虚。待受参处耳。而中间因糶价太贱。更生一大弊端。奸民豪棍。乘此谋利。得米到手。辗转即有倍赢。虽设法愈密。而其术愈巧。竟视平糶为奇货。往往借米价贵。即鼓煽穷民。恐吓官府。压之以官应爱民之说。迫之以人情汹汹之势。相沿既久。其意竟欲平糶之期。一岁早似一岁。平糶之价。一年贱似一年。所以从前有糶价太贱。且在年内即行平糶者。不知此不过米价稍贵。非饥荒可比。米价稍贵。乃遂如此。若实遇荒年。将何以处。若不极力挽回。则福省之仓储。惟日空虚。民食终不能接济。臣之愚见。如福州府来年平糶。视米之程分高下。每石定以一两二钱。或一两三钱。谷亦视其程分高下。每石定以六钱五分或六钱。其各仓之谷。亦有在仓年久。及当日收仓之时。程分即低者。再随宜酌定。至于各外府州县。亦随其地平时米之贵贱定价。总之必计算本地秋成后既平之价为准。务使既糶之后。仍可于本处或外省买运还仓。乃可源源接济。不至一发不继。但愚民止顾目前。不计久远。止知目前得贱价之米之好。不知将来无接济之米之苦。必以为臣不如从前督抚之爱民。加以闽俗浮薄。刁棍复多。而绅衿之多事者。又从而和之。恐有扞格腾谤之事。但臣为地方长久之计。初行若少畏难。流弊何所底止。然臣亦不敢孟浪从事。已详细熟计。豫期多方晓谕。使各绅士军民。皆知臣之此意。是为百姓计虑久远。即使价稍有余。总仍添买谷米。以济闽民。并无一毫自为之私。而以坚定持之。自然信从可行。再闽省情势。仓储丰歉。民间纤悉皆知。米谷多余。则人情安定。办理晓谕。一切易行。所有江南之谷。久蒙 圣恩谕运。但早则更为有益。伏乞 圣恩。再令江南早趁北风多时发运。不必拘定二十万石。随得随发。则趁风速到。若少迟。南风一多。恐难行走。不能刻期至闽。臣谨一并奏恳 圣恩。仰祈 睿鉴。

请复仓谷借糶疏河南通志

田文镜

伏查仓贮关系重大。自当悉心研求。从长计议。未可轻执一见。以为可以剔弊除奸。永远遵行者也。积贮原为备赈。而典守贵于权衡。臣愚以为仓谷之设。偶因水溢旱干。则当开仓赈济。此按其口之大小以授食。而不令民还仓者也。若夫收成稍歉。民食尚不致艰难。或至次年春麦未登之际。青黄不接之时。则当照例出借。至秋收后。每石加息二分半还仓。以接济民食者也。至于岁当大有。户庆盈宁。可以无藉于仓谷矣。但至旧谷将没。新谷未升之时。谷价不无少昂。贫民难于买食。此又当减价出糶。以平市价者也。如此转移。不但米谷流通。小民不致乏食。而 朝廷仓粮。亦得藉此出陈易新。免于红腐。此诚一

举而两得矣。臣五年于兹。无时无刻。不以仓贮民食为念。常将各属所有积谷。或当委官盘查。或乘新旧交代。俱令其分别积谷年分久暂。每样各取一石。碾验米粒成色。则新入仓者每谷一石得米六斗五六升。其次则六斗有零矣。再其次则五斗有零矣。谷愈陈则米粒愈细。往往止存半粒者。且陈米炊饭不能涨发。一升止得半升之饭。又食之易至饥饿。一人常兼二人之食。此臣得之亲试而无讹。访诸老农而不爽者也。由此观之。则仓谷之不宜久贮明矣。今以地方官奉行之不善。而欲停棗借之例。使之常存于仓。即数十年而谷仍自在者。诚不经之论也。地方官不能无贤愚劝惰之分。胥役人等不能免中饱侵渔之弊。贤而勤者。自能剔厘而除去之。愚而惰者。则当纠劾而易之。至于胥役舞奸。又当峻法以惩治之。此督抚之责。司道府州之事也。今不责各上司严其查察。而惟守此数十年不易之陈谷。以绝其弊端。是犹行舟者恶风涛之险而收帆。驾车者恐覆辙之虞而投辖。有是理乎。臣查豫省仓粮。俱经易谷存贮。惟雍正三年。常平仓奏册内尚存米豆三千余石。自应一并易谷。以免蒸霉。而春借秋还。存七棗三。仍请照旧例遵行。

棗价不宜拨饷疏乾隆十年

御史万年茂

窃查各省常平谷石。自顺治年间。即经建立仓储。百年之内。列圣讲求。经理备至。我皇上御极以来。宵衣旰食。无日不以此事上宸衷。惟恐仓储有名无实。节年谕旨。多方筹划。各省仓庾。渐次充盈。此诚建万世之长策。跻斯民于仁寿也。臣伏各直省出产谷石。一省之数。岁至十数千万余石。而常平积贮。天下合计。纔共二千八百余万石。是常平额贮。数目不可谓多。又经百年之久。我皇上十载忧勤。日积月累。始臻此数。其求之不为不难。臣近见户部行文各省。内称平棗米谷。系秋来买补还仓。但各省因价值低昂不一。是以有全行买补贮仓者。亦有买补不足。咨请展限者。今捐监已归本省收捐本色。弥补仓储。渐次充裕。即有缓急。谅足敷用。则各省存贮平棗价银。即可停止采买。将未买实存银两数目。务于今岁造报冬拨之前报部。以备酌筹办理等语。臣再四细绎。虽未深晓部臣之意。但据称停其采买。寔存银数于冬拨之前报部。臣愚鳃鳃过虑。窃恐即以此项银两为拨充兵饷之用。将来仓廩空虚。所关非小。查常平额设。大县三万石。中县二万石。各省定数。尚多不足。然现在实贮州县。每年平棗。利益甚大。加以借给籽种。给养孤贫。一切实政。取给其中。需用亦广。语云。有备无患。倘遇地方一时乏食。他处之米。接济不及。乡民嗷嗷。万千成。入城呼吁。地方官或赈或棗。小民各得升斗。实时立散。俟他处接济米来。人心易安。使贫民有恃不恐。境内富民。亦以余谷照常售卖。设无仓储一项。富民不免居奇。彼见贫民汹汹蚁聚。惧

生事端。不敢显然出糶。故仓谷一裕。民谷自可流通。亦相因之势也。今若停其买补。则糶三存七之数。一年之内。已去三分之一。明年复去其二。至三年而存七之数已尽。是无谷也。假如臣所言。将此项拨为兵饷之用。是并无银也。夫有银尚可于丰登之岁买补还仓。无银则谷将何出。无谷则地方缓急无所取办。且即现今江南山东甘肃等省。常平谷额。亏缺甚多。半属存银。合计直省现存银数。不止三分。现存谷数。实未有七分。又以州县不乐积贮。希图省事。部文一到。即实行贮仓者。亦必尽数糶卖。以备拨给之用。臣恐常平之废。又不待于三年也。至称各省监例。收捐本色。即可弥补仓储。夫收捐本色所以补仓储之缺数。非可借以补仓储之现数也。查向来户部捐银。至多之年。不过一百四五十万。今外省捐谷之数。无论不如部捐数目之多。即如部捐数目。每谷二石。折银一两。必须十余年。方可补足常平原额。况各省价值不一。兼以州县推诿。现今报捐。惟福建一省为多。余省虽多寡不齐。然皆不能足额。即如广西常平旧额。一百四十余万石。酌减捐额七十余万石。开捐以来。共收谷三万余石。捐谷之难以弥补。其明效可矣。臣观十数年来。米谷价值。日增于前。谷价愈贵。民食愈寡。赈糶之需。惟恃常平。方虑存贮无多。偶遇歉收。截漕拨赈。恩纶岁下。若将现存之数。一旦全无。将来仰赖 圣虑。不知又如何也。伏乞 皇上敕下原议之大臣。果有拨给事宜。只当别求款项。以资筹酌。至常平原额。仍行买补还仓。无令丝毫轻筹。以备直省缓急之用。以仰副 圣天子爱养黎庶之心。天下幸甚。

请减糶价借籽种疏乾隆八年

钱陈

伏查常平之制。因谷有甚贵甚贱之时。贵则病民。故减价以糶。使民不病。贱则伤农。故增价以糶。使农不伤。价增则耗国帑。价减则耗仓谷。二者皆损上益下之事。然行之久而四民受益。国亦无贫寡之患者。以米价无甚贵甚贱。虽有灾祲。民情相安。苟非偏灾大歉。发粟赈济之举。亦可勿事。此常平之设。所以上下攸赖者也。今 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米价无甚贱之时。自可无议增价以糶矣。为今日计。惟当详求减价而糶。以平米价。使无甚贵。诚急务也。乾隆七年 上谕。若遇荒歉之岁。谷价高昂。务将实在情形。必须减价若干之处。确切奏闻请旨。钦此。此诚酌古准今。达权通变。久远无弊之良规也。今自两月以来。御史赵青藜奏请于米贵之年。多减价值。尚书张照奏请顾名思义。以本价为权衡。少詹事李清植奏请修复本法。立论虽不一。而为歉岁计便民。使米不腾贵。其意则同。臣愚以为酌减于歉岁米贵之时。所以济民食之艰者。固属紧要。酌减于寻常出陈易新之日。所以从小民之便者。亦宜详求。则张渠请成熟年分。每米一石。酌减五分之奏。虽现在议覆准行。实多未便

之处。不得不再为陈请酌改者也。盖通天下年岁计之。顺成者多。寻常出陈易新之际。米价尚平。原可无须大减。陈谷所碾成色。自不及市中行铺所售之米。而交官之银成色及平。又非市中交易之银可比。又经胥吏之手。稍为高下。又米局离乡远。小民往返需时。守候需时。如米每石市价一两。官价九钱五分。以官价所得之米。即入市转售。原价必亏。民亦何所利而买之乎。糴仓米本以便民。张渠之见。防囤户则有余。便小民则不足也。地方有司。每当出陈易新之时。开设米局。买者寥寥。于是绅士便家。仰承意旨。分领谷石。照数交价者有之。行户抑勒分买者有之。蠹胥黠吏。因缘借领者有之。其畏蕙牧令。明知民不愿买。谨守箠钥。坐视红腐者亦有之。是岂设立常平便民之遗意哉。请于成熟之年。每米一石酌减一钱二分。使小民核算。比市价稍贱。仍不拘城市开设米局。使小民得沾实惠。而米价自无腾贵之虑矣。如蒙俞允。则比从前加减七分之数。即于官碾一米二谷。稍有赢余项内抵补。抑臣更有请者。食为民天。小民终岁所仰。全在及时播种。每见岁功方兴。穷黎因籽粒无措。纵有田可耕。坐失东作。所在多有。查种谷一石。可收新谷一二十石不等。是以民间借种籽粒。往往加倍偿还。借者帖服。今若于糴三数内。令州县酌量借给粒种。不收利息。春借秋还。每借一石。还仓时仍收一石。每交一石。酌收谷四五升。以为鼠雀出入诸耗之费。则农本既培。民力普赖。较减价以糴。更为有益。现在被灾州县。及边徼苗疆新垦之地。有行之者。然未着为令典。有司恐干参处。不敢擅便。臣读月令。季春之月。命有司发仓廩。赐贫穷。振乏绝。疏云。长无谓之贫穷。暂无谓之乏绝。及春阙种。始为暂无。既而荒弃。即为乏绝。量借籽粒。一转移间。农有余粟。及秋还本。仓仍充裕。于出陈易新之义。似更详备矣。

请官开米局疏雍正十一年

广东总督鄂弥达

窃查米价腾贵。皆由囤户居奇。往往捏作谣言。增长米价。或云风为旱兆。或云雨为水征。一日之间。频增价值。一店长价。诸店皆然。名曰齐行。莫敢异议。富民家有蓄积。乐其高。于己无损。惟手工艺贫民。终日拮据。不供口食。即遇官府有平糴仓谷。不过一升半升。日食而已。无力多买。又不能户户有碾米之具。且以终日鹿鹿。并无余暇。故宁贵价向米铺籴米。非不知官卖谷价贱。不得已也。若欲惠此贫民。无如官开米局。臣生长京师。目击八旗自

皇上降旨设立米局以来。历年米价皆未昂贵。总由米局价平。故囤户不能射利。法良意美。实可通行。伏念粤东省会之区。贫民待哺尤众。奸民乘机射利。往往高价病民。臣拟于粤东省城。设立米局三处。南门设一米局。动广州府仓谷。以该府仓大使管理。东门设一米局。动番禺县仓谷。以该县典史管理。

西门设一米局。动南海县仓谷。以该移驻之县丞管理。各局将日逐糶卖数目。每日折报各管府县稽查。该府县十日一报司道存案。仍令粮驿道不时稽查。察其米价。则额定仓斗一两一石。永成定例。无减无增。倘市价减至一两以内。仍听民向各店买食。市价稍昂。即照定价一两糶卖。其赴局零买者。用银用钱。听随民便。仍不许买至一斗以外。致启贩卖之端。卖出价银。则令随便赴谷贱地方采买。源源转运。夫价有定额。则胥吏无所容私。局既常开。则囤户无能专利。一切肩挑负贩佣工觅食之人。三五零钱。取携皆便矣。至各府郡城。即将府仓谷石。碾米开局。比照省局之例。仍责令该管道员稽查。似可以一体通行。

清京仓积弊疏

田六善

臣前见京仓开报缺少米石一疏。其既经勘明者。皇上已有旨处分。其见在支放者。皇上已有旨申谕。臣无容置喙于其间矣。臣思京通二仓之弊头绪纷纭。牢不可破。及至败露。近者已历数载。远者已历十数载。其中经管各官。贤愚不同。经承各役。存亡不一。虽有明断之才。亦鲜搜求之术。今当彻底清查之际。宜立明白易晓之规。臣闻各仓廩座官役。任意开放。及至水落石出。牵濶难明。则一廩宜清一廩米数也。如放天字一廩。必使颗粒尽完。查照原收石数。有无短少。报部存案。方许再开别廩。但各廩米色不一。如领米官丁拣择美恶。则仓役乐于借端。法不立则事不行。请发特旨严禁。令立碑左右两翼。如领米人不待此廩放完。逼令再开别廩者。及管仓官役通同附和者。分别治罪。则牵濶之弊可清矣。臣闻善算者。积米一堆。步其周围若干。高下若干。便知米数。况仓廩四角方停。高下直立。岂难估计。则一廩宜定一廩贮数也。如天字一廩。四方几丈。上下几丈。应贮米若干石。再以今年新收米之。自无不准。他廩亦仿此例。经管衙门。各行刊印一册为照。新官接管之时。查照廩内虚盈。米数自见。即有放过半廩者。量其底去几尺。细行除算。亦易清楚。则交代之官有据矣。臣闻旗甲所欠米石。发坐粮厅追比。及至追完。有欠左翼之米。行文归右翼者。有欠右翼之米。行文归左翼者。有无不便关会。则追完之米。宜令仍归本翼也。夫盗米于夹带者有限。盗米于空文者无穷。若令各归本翼。则上下吏书。何至隐射为奸。臣闻旗甲运至米石。仓廩派发。即行注定廩分。若系空廩。自应收受。若尚有米。最易濶淆。前后如何清算。则运至之米。不必预定廩分也。夫旧米短少。正在败露之际。新米一入。便为遮之端。若令止入空廩。则收放员役。何处支吾自饰。如果臣言不谬。伏祈皇上敕部议覆施行。

禁囤无益米价疏

陈兆仑

臣闻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积贮而兼禁囤。亦立政之大经也。然自禁囤以来。苏杭之间。米价腾踊。日以益甚。岁非灾伤。而物力告匮者何也。臣窃见富商大贾。权子母之息。厘毫必争。有如米船所指。必在一方之都会。朝至而夕空。则得息易。而又无寄仓久客之累以耗其财。此所以乐其便而踵相继也。若但与贫民市升斗龠合之戈戈者。则何所利焉。夫民中之富人自有田者。既无须客米。而中人之家。计口而食。亦计日而余。殆罕有立时具数十石之直与为市者。卖米之商坐困于货滞而烦费杂出。迨得尽售以归。而日用之费视息数倍。而欲价之不腾庸可得乎。价之腾。由于客之少。则岂容虚拥此于无人之境。以待其红朽而甘心乎。是即必有漏泄之所。漏泄之所。将在外洋。例禁虽严。恐不能防奸人百出之计。贪贾之趋利也。譬如蛾投夜烛。不灰灭不止。大奸不避重诛。正谓此也。禁囤之令既不能效。则宜变法矣。而又不可。何也。为政之体未有正。告之以弛禁而使为囤者。犹之北地烧锅。断不能绝。然未有正告之以开烧之理也。是在我皇上密谕大吏。相时势之缓急。为禁令之宽严。毋执成见。毋务虚名。总期有救时实效而已。

筹办积贮情形疏乾隆十年

陝西巡抚陈宏谋

窃惟积贮之法。不外常平社仓二者。常平贮之城中。其出入也官主之。社仓散贮于乡。其出入也社正副主之。总在散敛及时。经理如法。然后可以源源借还。民获接济之益。官无霉变之虞。未可图官司省事。不顾百姓之便益与否也。陕西省常平仓谷。每年存七出三。需借者多。需糶者少。向来办理。未免拘泥。似慎重。实多掣肘。如州县于二三月间。始行详借。由府而司而院。及至批行到县。已在暮春初夏。民间不能缓待。早经贷于富室。出借之粮渐少。存仓之粟渐多。年复一年。红朽堪虞。且州县既已奉文。势必令民借领。其中或按里发谷。有不愿借而强借者矣。漫无区别。有不应借而借者矣。借既不能无弊。征则难以全完。以致历年多有积欠。州县因旧久未清。不敢轻议再借。而不知清混借之弊。以收速还之效。故欠者日多。借者日少。陈陈相因。仓储民生。两无利益。此常平之谷所宜亟为经理者也。陝省社仓。社本无多。自雍正七年。前督臣岳鍾琪陈奏。蒙世宗宪皇帝隆恩。将应减之五分耗羨。暂收两年。代民买谷。以作社本。继因地方官一概委于社正副。全不稽查。致有侵亏。前抚臣张楷乃奏请定州县官处分。将社仓入于交代。自是以后。州县官因有责成。则又视同官物。不但社正副不能自由。即州县亦不能自主。凡遇出借。递层具详。虽属青黄不接。百姓急需借领。而上司批行未到。社正副不敢擅借。兼有以不须出借为词者。及有霉变。则又惟社正副是问。故各视为畏途。

殷实之人。坚不肯充。社仓之良法渐坏。而民间之积欠亦多。此社仓之谷。所为亟宜经理者也。臣等伏思陕省。现在常平仓谷。通共三百三十余万石。社仓本息谷七十余万石。臣等先会檄行司道。就通省情形妥议。详加斟酌。常平之谷。存七出三。社仓之谷。出半存半。州县于每年封印后。酌定借期。一面通详。一面出借。其出借之期。则按耕种迟早。以定先后。总在小民须借之时。不可延至麦收将届之后。并令先期出示。依次而放。随到随给。不许守候。平斛响挡。亦不许入多出少。其出借则先麦后谷。先陈后新。所借之户。均须力田之家。兼有的保。如游手无益。及无的保者。皆不准借。倘民间无须多借。亦即留仓备贮。不必拘定出三出半。设遇粮价昂贵。即行详禀。以平市价。所借之粮。有麦者夏还麦。有谷者秋还谷。其社仓。则仍责成社正副经理。官给印簿。令将借户保人姓名粮数。以及完欠。逐一登记送查。一切出纳。虽责成社正副。而稽查仍在于官。自无营私舞弊之患。并令慎选社正副。务择殷实公正之人。优以礼貌。如能经理得法。遵照定例。分别奖赏请。其村庄离社仓遥远。借还未便者。许其分社便民。至历年旧欠。先经委员确查。并分别还欠。以示劝惩。现在俱已查清。还者颇多。虽有未还。皆系实在有着。倘得夏麦有收。亦可渐次清完。历年之旧欠。既无弊窦。后此之新借。更为实在。目下青黄不接。小民争先赴借。得以及时接济。似觉有益。

青苗社仓议

李绂

朱子社仓之法。与青苗同。相沿至今。近六百年。后人以为朱子之所为也。辄欲仿而行之。然往往暂行而辄废。未见其利而先受其弊者。徒知法为朱子之法。不自量其人非朱子之人。则亦青苗之法而已。奉行其法。非一手足之为烈。有监官。有乡官。有社首。有保正保副。有队长保头。有人吏斗子。朱子之始行于崇安也。任事之人。皆其门生故旧。学道君子也。今首事者之公正。即无媿于朱子。而分任其事者。非朱子门生故旧之比。则其法亦不可得而行也。且不独后人之效之者。未尝量度其人。即朱子之疏请下其法于路。亦未尝量度天下任事之人。不能尽如己。而分任其事者。不能尽如己之门生故旧也。则无怪乎其不能行。有治人无治法者。古今之通病。社仓初行息取十二。夏放而冬收。与荆公青苗之法无异。荆公治鄞。尝自行青苗之法矣。鄞之人至今尸祝之。荆公以其为身所尝试者。他日执政。遂欲施诸天下。亦犹朱子请行社仓于诸路。而不知奉行者之不能尽如荆公也。是故奉行而得其人。则青苗亦社仓矣。奉行而非其人。则社仓即青苗矣。且青苗之法。后人畏其名而不敢行。社仓之法。后人慕其名而亦不能行。非独利之所在。任事者难其人。即民亦不能尽如吾意也。苏子由论青苗之弊。谓钱入民手。虽贫民不免妄用。及其收也。虽富民

不免后期。如是而敲扑之事烦矣。今社仓开报支米。漏落增添。必送县断罪。其收米也。如有走失。必保人均赔。是亦不能已于敲扑。其与青苗有以异乎。朱子为金华社仓记曰。世俗所以病乎此者。不过以王氏青苗为说耳。以余观于前贤之论。而以今日之事验之。则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为不善也。但其给之也以金而不以谷。其处之也以县而不以乡。其职之也以官吏而不以乡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敛疾亟之意。而不以惨怛忠厚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于一邑。而不能以行于天下云云。斯言也。以余平心观之。则亦未见其为必然也。凡事欲其有举而无废。非主之以官不可。凡官民相出纳。则金易而谷难。惟给之以金。故可以于县而不必于乡。惟不在于乡。故止可给金而不能以谷。至于社仓之法。漏落增添。必送县断罪。其有走失。必保人均赔。则亦不能终用乡人士君子。而必归之官吏。其送官必断罪。走失必追赔也。则虽能全用惨怛忠厚之心。而究亦归于亟疾。推求利害始终之故。未见为此得而彼失也。虽然。金可以济民用。而不可以救民饥。则必以积谷为主。以积谷为主。则必兼用常平之法。余己丑礼闈试策尝备言之。又尝为家居二仓条约。颇可施行。然非得任事之人。亦不能如志。要归于有治人无治法之二言而已矣。

临川侍郎集中。多袒荆公。此文亦然。前言金易而谷难。后又言必以积谷为主。则已不能自持其说矣。且社仓始借官谷六百石。故暂取二分之息。及尽还仓谷之后。则永不取息。止收耗米二升。乌得与青苗并论乎。至于无治法之中。而必求可久之法。则莫如黄东发之常平田矣。金不如谷之便。谷不如田之可久。但创始益难。惟难兴故亦难废耳。如第以易言。则谷且不如金矣。

社仓约记

毕振姬

康熙十一年。曲沃卫公条复社仓数事。寻颁其议于天下。吾晋大吏檄府州县行之。府州县捧檄难之。吾邑白侯。劝课富室。自占其有。以家量当社薄输之仓。以备賑恤。各出粟积贮有差。邑北乡民极穷。振姬犹及见吾乡人社仓矣。昔运使父子在乡。长平一仓。义庄一仓。在邑为仓上毕氏。毕氏仓不可问。市井斗级开口民穷。卒莫之訾省。见其害不见其利久矣。今卫公之经国。昔毕氏之安乡。一也。礼家施不及国。振姬设仓于伯方。输粟百石。设仓于得义。输粟五十石。为振姬乡人家人耳。社仓利在乡。不利在邑。在乡便也。在邑不便也。民以为便则安乡。安乡则重家。指谓仓粟在乡。去此乎。民以为不便则危乡。危乡则轻家。指谓社仓在邑。留此乎。邑有仓而无仓。法敝也。有仓盗。抑或视其乡人之殍。不肯发。岁以肩钥封识。至红腐不可食。无以賑恤水旱蝗螟饥疫之灾。岂法哉。故法不可不便也。初元常平利民。耿寿昌请官钱平糶。钱不出于库。今其法穷。开皇义仓利民。长孙平请百姓里人。计户出粟。粟不出

于里。今其法穷。庆历广惠利民。韩魏公请诸没官之田。承佃输租备赈。租不出于官田。今其法又穷。即不穷而官贮之官发之官敛之。其害止于不便。民贮之官敛之官又费之。其害近于不仁。民与吏胥争利不胜也。即有水旱蝗螟饥疫之灾。何以待之。朱子干道四年。请府藉常平米六百石。夏受粟于仓。冬收加息。凡十有四年。中间息米还仓。藉米还府。见储米三千一百余石。岁给乡四十五里。石止收耗三升。不复加息。陆象山知制诰。编入熙赈恤。真西山帅长沙。仿为嘉定积贮。仿佛周公遗意。助王以养其民者也。安可以利害废法哉。害尝伏于利之中。安石暗于防害。故以周公之法筹国息利。尝倚于害之内。朱子勇于兴利。故以周公之法制国用。比闾任。不走远县。县仓为军需矣。菽粟乃活。不利金生。金为熙宁俵本矣。吏来急于火也。衣冠授受。士人无催牌。斗级老小多于雀也。升龠家量。三老无斛面。白沙诏捐费。诏乏绝也。出谷主户家一石。客户家五斗。游食不占。青苗书宽剩。书缓敛也。收息旧谷石一斗。新谷石二斗。因陈无息。小饥息其半。中饥蠲其息。大饥蠲本以待丰年。建阳五夫。本活法也。富民有取而无与。贫民有取必有与。奸民自取为盗。八字救荒策也。儻直一石。敛散在庙也。更十年当造仓。雇役一石。收受须人也。至三百当加廩举放阻于宿恶。蚰蝓坐食矣。未以官长理偿。冒支出于里门。禽鸟飞食矣。元以保人代纳。社仓约如此。林駟有言。民不必甚利。无害而已矣。昔运使安乡。乡五其六数三十。谷六其五亦三十。三十年一变。此周公之通也。何为逡巡利害。难此社仓之法矣乎。父母先而绅衿富室不敢后。官与豪右争。民无不胜也。自此见其利不见其害。虽有水旱蝗螟饥疫之灾。亦有以待之矣。乡之人皆曰便。

议社仓与古异同疏乾隆五年

江西巡抚岳浚

窃思社仓之设。原以积谷救荒。与常平相为表里。宋儒朱子所议事目。法良意美。固可循照而行。而因地随时。犹宜斟酌尽善。我皇上恻隐在抱。念切民依。因御史朱续有举行社仓之奏。钦奉 谕旨。着各省督抚。悉心详议具奏。钦此。臣将朱子社仓事宜。逐条细绎。并将江省现在办理情事。确核细筹。觉与朱子从前举行之法。有相似而不必尽同者。有已行而毋庸再议者。有宜于古未便于今。而不妨稍为参酌者。敬陈之。

一朱子所议。逐年将旧保簿重行编排。细算户口。监官依状支散一条。臣查编排保簿。各属城乡市镇。皆系保甲专司。江省七十八州县。奉行保甲已久。每年于冬季时。飭令各保正编排一次。造具各户清册。毋许遗漏增添。该地方照册给发门牌。各户悬挂门首。倘遇有赈借散给之事。核算人口米数。查对门牌牌。便可一目了然。至于经管社仓。已选有殷实老成之人。充为社正社副。董

理收放。似毋庸更设队长乡官名目。而保簿既有保正甲长编排。亦毋庸更令正副社长编次。其支散之法。应请仍照雍正二年九卿条议。每年社仓临放时。有愿借谷者。先期报明社长。总报州县。计日给发。殊为允协可行。

一朱子所议。逐年新陈未接。差清强官吏斗子。与乡官支贷一条。臣查江省出借社谷。每年于青黄不接之时。正副社长。禀明州县。一面通报。一面即行借放。似于四月上旬申府给贷之法相仿。但并无差官同贷之事。查雍正二年。九卿条议。社仓谷石。任从民便。州县官止许稽查。毋许干预出纳。定例甚属周详。若又选差官吏斗子。公同支贷。诚恐转滋烦扰迟滞。似不若仍照定例。责令社长专任其事之为便也。

一朱子所议。出榜分都具状给保请贷一条。臣查江省请借社谷。州县详报之后。即出示晓谕。除衿监军役。及不务农业。游手好闲之人。不必借给外。凡系力田农民。情愿借贷者。取具领状。同保借给状赴仓。着令正副社长认识明确。即行照领借给。该社长仍将借状同保状。呈送州县官查核备案。历年循行称便。今若改照每十名为一保。内有逃亡等情。即令同保均赔。如取保不足十名之数者。不准支給。此固可以杜冒滥之弊。然取保必需十人。万一乡僻穷民。数不满十。因无同保之人。遂不得一例支贷。殊为未便。似不若仍着社正社副。在仓认识借给。倘有冒滥。惟社长是问。是队长大保名色。均可毋庸设立。

一朱子所议。支放米用官斗。斗子依公平量一条。臣查江省收放社谷。雍正二年。已准九卿条议。出入务照部颁斗斛。公平较量。现在各属。每仓设有官斗。照收漕粮之例。纳户自行平量。立法已为允协。应请照旧办理。

一朱子所议。丰年请贷。开二一。若值饥歉。则开第三仓一条。臣查江省社谷。每年出借。议定存六借四。是即存一开二之遗意也。设遇歉年。或尽数借贷。或尽行散赈。自应飭令有司酌量轻重。随时办理。毋庸再议。

一朱子所议。人户所借常仓官米。至冬完纳收耗一条。臣查社仓谷石。例当听民自便。其常平仓谷。则掌之于官。未便轻借。在当年。或因社谷不敷。不得不将官谷支放。亦一时权宜之计。今江省现贮社谷一十五万余石。若复动官米而入民仓。待息米既多。始将原米完官还项。万一奉行不善。适以滋扰。且官借取息。亦于体制不宜。似不若飭令正副社长。止将社谷出借。于秋收后。照数收纳还仓。至所收息谷。江省业已详议咨明。每借社谷一石。取息谷一斗。设遇歉收。免其加息。倘本年不能还偿。即缓至次年。免息交仓。民间称便。今应请仍照此例遵行。

一朱子所议。出榜定都交纳一色干米一条。臣查江省每年秋收后。社正社副。催各借户纳谷还仓。俱系验明谷色。随到随收。毋许阻抑多取。若必示定日期。辗转告报。勒令一色干米。及同保共为一状。倘有未足。即不得交纳。未免

易滋刁措之弊。似不若不论何都。听民随到随收。更为妥便。而出纳既总归社长经管。亦毋庸更差官役同收。致滋扰累。

一朱子所议。收支米事毕具总散申府县照会一条。臣查江省各属捐贮社谷。现在每年岁底。取具动存各数清册。管收除在。四柱总册。送部查核。是事毕具总照会之意。业经奉行。毋庸另议。

一朱子所议。排保式。开明大小目住址。逐户开列一条。臣查江省。现行保甲。所造户门牌。俱将男妇大小名目。作何生理。有无产业。逐一注明。是与排保逐户开列之式。已属相符。毋庸再议。

一朱子所议。队长缺。社首依公差补。社首缺。即申尉司定差一条。臣查江省各属社正社副缺出。即令地方乡约。公择殷实老成之人。报明有司充补。现今奉行已久。是即尉长尉司差补之意。虽名目不同。而法无互异。毋庸更设。以免纷更。

一朱子所议。簿书钥。乡官公共分管一条。臣查江省社仓事宜。俱系正副社长。轮流收管。其社簿设立二本。一本社长收执。一本缴县存查。至于钥。即交正副社长共同分管。以便查看。不时启闭。现在奉行。毋庸另议。

以上十一条。仿之于古。既于朱子社仓事目。不甚相悬。而参之于今。复与九卿条奏章程。更无所背。至于各属士民。捐输社谷。原以本地之有余。备本地之不足。应如御史所奏。钦遵 圣祖仁皇帝谕旨。免其拨协外郡。庶同里之人。共相踊跃。藏得以有备无患。至其如何奉行。可使广为储蓄之处。惟在严饬地方官。善于劝导。仍照九卿原议劝谕之法。每乡设立印簿。听愿捐各户。自登姓名。捐至十石以上者。给以花红。三十石以上者。奖以匾额。五十石以上者。申报上司。递加奖励。果有好善不倦。捐数甚多者。奏请给以顶带。以示鼓励。再正副社长。果能出纳有法。乡里推服。一年无过者。赏赐花红。三年无过者。奖以扁额。十年无过者。申报上司奖励。如有徇纵侵蚀等情。即行惩革。按律治罪。均照定例遵行。庶于 国计民生。均有裨益矣。

酌定社长章程疏乾隆三十五年

江苏巡抚李湖

臣于察核各属社仓亏短情形。深悉社仓之裨益固多。而办理社仓之流弊。正复不少。因为之推求其故。自前抚臣二十四年奏定成规后。奉行之初。原属无弊。无如江苏民情巧伪。事熟弊生。而地方有司。又视社仓为无关考成。漠不经意。行之日久。胥役乡保。与社正副联为一气。就除弊之科条转而为滋弊之涂境。即如点充社长。原定成规。以十年更换。嗣经条奏。改为三年一换。前抚臣陈宏谋。因社长不无赔累。请改为一年一次轮当。其意原为社长久充。致成亏欠之弊。诎近日社长。视同传舍。寅接卯替。彼此巧为规避。互相蒙蔽。遂

至春借秋还。皆成虚套。且一社之中。公正堪充社长者。不可多得。一年一换。需人过多。惟凭乡保举报。按户轮当。遂多任非其人。弊难枚举。更查原定规条。端责社长收掌出纳。不令地方官司其出入。恐官吏经手。易启挪掩之弊。且一经官管。便与常平仓无异。即失社仓本意。但春借秋还。地方官竟不稽查比追。社长徇情滥借。与土棍强借不偿之弊。势所必至。就前抚臣陈宏谋原奏定五条内。与现在江苏省社仓。实在情形。悉心体察。现在行之无弊。应仍其旧者三条。应酌改者二条。应增添者一条。谨就现在社仓情形。斟酌调剂。恭陈 圣鉴。

一社长年限宜酌更也。社长一年一换。岁岁需人。不得不责之乡保开报。恐其所举。非尽端谨诚实之人。滥借侵渔。既不能免。即有一二小心谨飭者。又或慎守管钥。颗粒不放。冀迨一年期满。交卸脱累。亦属无裨农民。应请嗣后选充社长。永不许着落乡保举报。务令该州县在本社各村庄内。照例于不应试之殷实监生。遴访举充司事。三年出纳公平。社谷无弊。详报道府。给匾奖励。再令接管三年。如能始终如一。据实通详。将该社长举充乡饮。以示优眷。六年期满。另选充补。设或办理不善。即行随时更换。不必定以三年。倘本社各村。实无不应试之监生。即举诚实乡民充当。亦不必拘泥成例。

一州县稽查之法。宜更重其责成也。社仓定例。社长端司出纳。官役不得掣肘。但春借之期。官不为之稽查核实。则柔懦社长。土棍乡保胥役。皆得强借重借。秋敛之期。官不为之查比。欠户皆得拖延。应请凡遇春借之期。社长将应在本社借谷之户。取具押领。同正副簿票。送州县核准。示期开仓出借。该州县接到禀报。按照村庄门牌。核明应借之户。填入正副簿内。其不应借者。不准入簿借给。即于次日定期出示赴领。至期分委佐杂。或教职一员。亲赴看散。散毕封仓。如开仓出借时。有强梗之刁民。该委员即带交印官究处。至秋成后。应行还谷时。社长禀明州县。示期开仓收纳。若按期交纳全完。州县或亲赴验明封仓。或委佐杂教职赴验封仓。倘十月内不能全完。社长将簿内欠户标明。禀送州县。差传欠户比追。是收掌出纳。仍责之社长也。地方官严其查核。则强借拖欠之弊可除。其州县交代验报。及岁底奏报。一切事宜。仍照原定规条办理。

一苦累社长事。宜严行禁革也。近日江苏各属。凡系乡曲谨愿之人。无不畏避社长一役。缘经管出纳。不惟虑招乡里尤怨。与顽户之抗欠。而其最为苦累者。则交代盘查。按月按季册报折报等事。地方官以社谷掌于社长。每遇造册结报事。总惟社长是问。奔走城乡。致多浮费。加以胥役之驳诘。差使之传催。一充社长。便无休息。此等弊累。亟应严行禁革。查每社俱定有正副簿籍。出借时。按户登明。有无存谷数目。一目了然。及至秋还。亦复登簿。一存州县

。一存社长。一社之数目。灿然可稽。即通县之数目。较若列眉。不但州县造报月折季册。可按籍而稽。即遇交代盘查册结。亦无难按簿查办。嗣后社长除春借秋还。赴官禀报。及遇盘查。到仓开验外。如仍有以造册出结等事。苦累社长者。或经告发。或被访出。官则严参。胥役立拏重处。则社长之重累尽除。而责任亦专矣。

创建南乡太平堡社仓记粤东文海

杨仲兴

统一邑计之。地无别产。禾稼外。茶竹木而已。山高土瘠。非五风十雨。则旱见告。人鲜经纪。乏惟称贷。必产为质。不是即坐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是以贫民十之七八。常平备储社仓者。济民而通出纳也。宜在乡。兴邑则在县而官掌焉。顾遐迩不一其地。丁口不一其数。贫寡不一其状。非周知民隐。深入其怀而曲体之。何以哀多益寡。称物平施耶。余自乾隆八年莅兴以来。即力行保甲。官有籍。门有牌。所以清盗源也。调剂民食。即在乎此。遇青黄不接之际。开仓出借。核册稽人。审時計日。持门牌来者。如取如携。各足其分而去。里胥不得昌焉。准此而槩亦维均。行之一年而知其形。又一年而知其情。又一年悉其道里曲折之数。邑属最远者。猺獞有永丰社仓矣。次远者。西乡发贮万寿仓矣。南乡又次焉者也。路崎岖。自四十里至八九十里不等。老幼妇女艰于跋涉。不获均沾。此非长吏者责欤。为亲履其间。见太平堡适中区。地高户密。旧有武庙。栋朽将废。询于金谋。倡捐劝助。辟基拆竖。左右各建社仓二座。即以太平名之。立社长以司出纳。延法僧以为住持。分居民以警昏夜。众议公举。各任其责。乾隆十三年。即移贮县仓社谷一千三百八十九石六斗。又清理庙田二十一亩零。岁共租谷二十五石。铺房一十五间。租银一两六钱有奇。给庙僧耕管。以奉香灯。并葺两仓者。另铺基八间。六里分造。年收租息。为五月神会需。像宇重新。积贮有备。敬神便民。庶两得之。落成详请立案。今春授代。会首唐生等曰。是役也。惠泽周矣。章程所立。当勒石以垂厥后。余曰。邑令者。一邑之父母也。顾名思义。深愧不称。但疾痛痒。知其故而不为之所。益重予咎。惟尽吾力之所得为。行吾心之所可安。六载民社。利物济人。日计月计。以次举者。待一邑皆然。非独今日私南乡之人也。至庙田缘起。襄事题名。此间绅士志之。不赘。

请分常平为社仓疏乾隆元年

晏斯盛

周礼遗人之职。委积以恤阨。积储之所系綦重。是故治平之世。无不加意仓储。而仓储之善。莫如社仓。以本里之蓄。济本里之饥。权丰岁之赢。救歉秋之乏。缓急相通。不出同井。子母相生。总利吾侪。三代而下。井田既不可复。

而井有余积。里有同仁。惟社仓为独得之。然行之今而不效。或私议其难。而终以虚文答 诏旨者。何也。谓其经官则为官累。不经官则私侵不免也。夫官不为理。而听人自为积。此必无之事。至官理之。而以常平之法行之。使专积于官。则失实之甚。何也。常平务积而已。不善为散。所积者在官而已。无及于民。夫无及于民。非仅丰年之蓄也。即岁歉赈给。亦无及于民。何也。城郭之中。贮米千万。领给者多半囤贩。而嗷嗷待哺者。实在四乡。匍匐数十百里。不得沾颗粒者。往往有之。借曰糶贱买贵。如平糶法。而民之贫无所得银者。亦终不可得米。此常平之积于城郭而糶余之。不若社仓之贮于当社而贷易之之为有济也。借曰贷易。则洒派那移之弊滋。然积贮大政。立法过密。则累深而益浅。为程稍宽。虽有弊而亦利。诚使官经其社。社经其乡。出纳之际。十甲之长。轮流交代。不使豪强者得专之。则贫弱之民。新黄不接之际。亦未必无小补。况其行之久而不无大效哉。且夫常平平糶。与社仓固相为用者也。汉耿寿昌所谓谷贱增价而糶。谷贵减价而糶者。常平之本于平糶也。朱子之借常平米。夏贷冬还。而归本得息。凶年不饥者。社仓之分息于常平也。今查安徽所属。如太湖宿松休宁婺源祁门宣城南陵东流无为舒城凤阳临淮凤台亳州六安霍山泗州等州县。并无仓储。如太平当涂芜湖霍邱等县。各存谷仅三五十石。殊违功令。臣请将各属常平积米至万石者。存三千外。各于近城四乡。按社保设立社仓。将常平米七分均贮各乡。以为社本。其常平所积甚少。不满三千者。即于江宁县仓常积之米。均发该州县。以为社本。严谕州县。总其大成。各社保长。按甲轮管。以时出纳。照现在加一出息。行之有效。而后推之远乡。其中或有出纳一均者。官晓谕之。不率。仍追断如法。渐次行之。久必有效。井地以后。惟社仓为长久规模。非近功速效可比。使得贤有司共矢实心。继承经理。不侵不扰。行之既效。将丰歉有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保甲亦因以联。而教且并行乎其间矣。

推广社仓之意疏乾隆八年

湖北巡抚晏斯盛

窃惟三代以下。井田不可复矣。然而犹可存井田之遗意者。莫如社仓。社仓之法。自隋开皇时。长孙平请立义仓始。其时建仓当社。谷本皆出于民。虽称诸州储侍委积。而关史之旱。至就食洛阳。未见实效。宋熙八年。浙东提举朱熹。言干道四年间。建民艰食。熹请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请本乡朝奉郎刘如愚。共任赈贷。夏受粟于仓。冬则加二计息以偿。逐年敛散。少歉则蠲其息之半。大饥则尽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成仓廩。及以原数六百石还府。得见管米三千一百石。存仓不复收息。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乡四五十里间。虽遇凶年。人不阙食。请以是行于司仓。其后凶年饥岁。人多赖之。是其米借自

常平。本出于官。而收息于民。贵贷贱偿。故举之较易。然亦未尝广有所推行也。伏惟周末秦汉以下。富者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势之所趋。极重而不可返。是以管子因谷之贵贱。而缓急其令。以制其重轻。所谓民有余则轻之。故敛之以轻。不足则重之。故散之以重者。即汉耿寿昌所言常平之法。谷贱时增价而余。谷贵时减价而粜者也。彼以富国。此以利民。事实相仿。行至于今。积贮之常经矣。然后汉刘般。又言常平外有利民之名。内实侵刻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小民不得其平。是在东汉之时。常平之弊既已如此。前世之弊。大约相等。数年以来。于谷贵时俱增价而余。谷遂因之愈贵。谷愈贵。至于无可余。将无所恃以为粜。此常平又有难行之势也。且使常平行之不弊。其如深山穷谷远乡。亦无所利何也。常平之敛也。谷贱而余。市人藉以增价。贫民既苦涌贵。其散也。谷贵而粜。市人因而囤积。贫民又苦交持。且其粜也。城市而已。远乡之民。寡妻弱子。不能沾颗粒者。往往有之。即使移粟四乡。费已耗。而无钱之民。究无所得米。此又常平之法所不能周者也。至于义仓之设。建在当社。于民甚便。然隋仓之积。征本于民。是正供之外。又复征赋。其本已失。朱熹崇安之积。借本于官。其因本得息。夏冬价值相较。贫民实食其利。然其时虽下令司仓。而州县之行之者。不过间有一二。后之行之者。尤以为甚难。且行之滋弊。何也。其仓多设城郭。于社仓之义。既已大悖。而积谷之法。专主捐输。则仍隋仓之旧。又非朱熹借本于官之遗。且任赈贷者。不得其人。上下视为无足重轻。或且惧其积之多。其累将与常平等。惮其敛散之艰。虚存数目。至以空文副功令者。又往往而有。相沿日久。亦不自知其然也。要皆未探其本。不竟其用。更推广而通变之也。今夫生齿日繁。利不博。不能济也。生人之计。道不大。不可久也。臣尝窃筹之。州县形势。广狭不一。约分四乡。小州县一乡约五千户。四乡约三万户。中州县一乡约一万户。四乡计四万户。大州县一乡约三万户。四乡计十二万户。大小相衡。通约一乡二万。总四乡计八万。其间奉行社仓者。除虚报数目及全未有仓外。或于四乡各设一仓。每仓积谷数百石或千石。至三四千而止。各仓多寡相衡。仓约二千五百石。总四乡约一万石。以一乡二万户之人。食二千五百石之积。每户计得谷一斗二升五合。户约四口。大小口相衡。约为三口。口日食谷一升。户计三升。二万户日食谷六百石。则二千五百石之积。不五日而已罄。所谓生齿之繁利。不博不能济者此也。今天下赋税有经。额征银米而外。丝毫无所取。至奉行社仓各省。乃误以隋义仓之积为社仓法。数数焉惟劝民捐输之为事。而其间最不善者。仰承上司风指。邀集豪富绅监。肆筵设席。册名乐输。其实勉强。又其甚者。按粮科配。于额征之外。勒输若干。及其久也。以册为仓。并无实在。前官一易。按册而稽之。则吏执册而对曰。此欠在民。遂不得不行追捕。追捕不完。则

拘比之。于是签票交加。示曰锁拏乐输。而户民之见示者。曰既乐输矣。又曰锁拏。是不可解。官吏亦无辞以对。所谓生人之计。道不大不可久者此也。然则柰何。曰推广社仓之法。用宋朱熹之意。而变通行之可也。请于十家一牌。十牌一甲。十甲一堡之中。建立一仓。仓积谷三千石。一家大小口相衡。约为三口。口谷一升。家计三升。一堡千家之人。日食谷三十石。堡仓三千石之积。足支百日。再倍积之。分别极又次贫三等。足支一年。虽遇奇荒。人不为动。或曰小州县可二十堡。大州县将百二十堡。大小相衡。将八十堡。堡谷三千石。得谷二十四万石。不捐输。将柰何。曰宋太祖干德元年。诏诸州于所属县。各置义仓。自官所收税二石。别税一斗。贮之以备凶歉。夫别税一斗。仍隋取民之例。不可为法。惟因朱熹社仓借本于官之意。而于额征银十分中。以一二分输谷。则御史陈其凝前奏民赋。照时价输谷之请。非创说也。请自今民赋。各银一两内。以一钱五分。照地方时价。入谷于本里堡仓。价贱之处可五斗。价昂之处可三斗。或四斗不等。本堡本仓。无胥役之勒索。无水陆之价。无斗斛大小低昂之欺愚。银谷无需转易。计八十堡。约地丁银五万。内另存银九千两。得谷三万石。八年得本谷二十四万。加一息谷二万四千石。年丰日见其增。小歉用之不竭。或曰州县八十堡。为仓甚多。费将安出。曰积三四年。费将一万二千。初积之一二年。堡谷无多。分贮于本里本甲公所。俟三四年。本息充盈。以其息分造仓廩。渐而广之。费自裕也。或曰仓谷积多。谷不流通。柰何。曰有粮之户。石斗之余。太仓一粟。存于家者。官不余。商必通也。通流之中。留其什一。不使尽泄也。或曰积之堡与积之官无异。柰何。曰一堡之地。十甲之地。一甲之地。十牌之地也。一牌之地。十家之地也。以本地之谷。存本地之仓。年收年贷。家给而人可得。非若远谷之不能致。敛不遽散也。或曰户口奇零。不足一甲。甲分奇零。不足一堡。柰何。曰户附近甲。甲附近堡。不限于十。或曰一户而粮多者。分在别堡。堡异而地错者。孤居一甲。柰何。曰正其版图。联以顺庄。地从其便。粮从其便可也。或曰无粮之户。少谷之堡。柰何。曰分常平之谷以为之本。积之又久。息多于本。本还于官。即以息为本。如社仓本法可也。或曰谷至三千石。经理难得刘如愚其人。柰何。曰一堡之地。一里之地也。十甲千家之人。按甲轮管。年清年。上下交代。随地丁里甲而转。行之既久。人有所恃。安土重迁。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堡甲联比。相为表里。夜不藏奸。地不留匪。至于岁庆屡丰。户登康阜。积贮日富。以其息。因仓之近地。立之社学。膏火可资。息又有余。则堡中之鰥寡孤独。婚丧无资者。皆可因而给之也。岂非上治哉。朱熹金华社仓记曰。世俗之所病乎此者。不过以王氏青苗为说耳。以予观前贤之论。而以今日之事验之。则青苗者。其立法之意。未尝不善也。但其给之也。以金布而不以谷。以县而

不以乡。以官吏而不以乡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敛亟疾之意。而不以惨怛忠厚之心。是以王氏能行之一邑。而不能行于天下。程子尝极论之。而不免悔其已甚而有激也。夫青苗社仓。同一收息于民也。然利害悬殊。则朱子所谓以金不以谷之言最刺其病。何也。金无转移之端。春散夏敛。秋散冬敛。三分之息。实增于本数之外。下户穷民。无异剥肤。至谷则有早晚之价。四月贷。十月还。二分之息。常在本数之中。歉岁荒月。足以周急。寔不可同年而语。惟是加二之息。积之既久。息多于本。则仓之所存者。皆穷民之余。世宗宪皇帝尤不可忍焉。雍正五年。特定息为加一。则借贷者之沾溉。已与年俱深。今更由社仓之旧以厚其本而大其规模。使与保甲相为经纬。则常平之积可不必增。采买之停可不复虑。虽博施济众可也。何尧水汤旱之足云。臣自维此意。似为迂。然一隅所得。宜献 圣明。以俟采择。

社仓保甲相经纬疏乾隆九年

湖北巡抚晏斯盛

窃惟周礼族师。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相及相共。以受邦职。宋熙宁保甲之法。原出于此。然稽其实。则井田盖为之经。非区区比联保受。牵制而束缚之也。遂人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匠人九夫为井。井十为通。孟子之八家同井。以井田横排之。一通之地。亦无不五家相比。十家相联者。则同里同井。即相比相联。而相保相受。实相经纬于其间矣。就相生相养之地。而行政教法令于其中。是以习其事而不觉久于其道而不变也。周之衰也。管子因之作轨里连乡。虽稍稍小治一时。而未睹大效。亦一举废。未见乐易而可久。秦汉隋唐以下。当其盛也。其民庞杂而无所纪。及其衰也。则鸟兽散耳。宋熙宁中有鉴于此。而编闾里之户。以为保甲。事本近古。故行久不废。然亦第相保相受。而未得其中相生相养之经也。臣前奏推广社仓之法。请按堡设仓。使人有所恃。安土重迁。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保甲联比。相为经纬。用几古治。非苟而已。顾欲各堡一仓。仓积谷三千。一时既有所难行。而其入谷之数。则变通于额赋之中。另分本折。稍觉纷更。诚如部议。虽然。臣窃筹之。天下之民必有相生相养之实以为之经。而后可行以相保相受之法而为之纬。社仓保甲原有相通之理。亦有兼及之势。彼此之间。一经一纬。大概规模。似有可观。一时求备则甚难。简约试之则似易。且夫时难得而易失也。时之可乘亦未有盛于此时者也。我 皇上如天好生。偏隅之灾无不。一夫之饥无不拯。加意仓储。州县交相采备。又虑贵粟之妨民。急停止采买。停止之余。又虑积贮之无资。而详加酌剂。且特停户部捐银之例。令各省捐监生俊。俱于本地交纳本色。以本地之谷。实本地之仓。以本地之仓。备本地之用。不采买而仓储自充。诚两益兼济之道也。然要其归。总以为民耳。查常平之积便于城

。未甚便于乡。城积多则责之也专。而无能之吏或以为累。乡积多则守之者众。而当社之民可以分劳。且社仓未有实际者。仓费无所出也。名有社仓。而仓不在社。社仓徒名。而社实无仓。往往然矣。今生俊之谷。多在于乡。而捐谷之例。又俱议有仓费。如将此捐移入社仓。捐多则仓亦多。取乡保谷数而约举之。大州县约八十堡。四堡约一仓。总二十仓。仓约一千二百五十石。总二万五千石。中州县约四十八堡。四堡一仓。总十二仓。仓约一千二百石。总一万四千四百石。小州县约三十六堡。四堡一仓。总九仓。仓约一千二百石。总一万八百石。方今之时。治平日久。虽不必比户之家可封。然实则三代之直犹在。一甲之民。常多良善。众推甲长。在在有之。四堡之仓轮甲递管。共相稽查。年清年。视社长为尤易。而累弊亦可尽除。由此官考其成。隐然有上下相维之势。亦千古一时矣。正不必人人刘如愚。而效可者也。楚北计大州县三十一。应得谷七十七万五千。中州县十四。应谷二十万一千六百。小州县二十三。应谷二十四万八千四百。总一百二十二万五千石。除查现存。有社谷四十八万八千七百七石零外。应捐谷七十三万六千二百九十三石。如果可行。即请将现在题明应捐补常平之七十三万五千九百四十九石零。移入社仓。再加捐三百四十四石。已足其数。其现存社谷。无仓之处。请将各州县数年之息。酌量分建。则社仓之名实俱备。至各州县因地制宜。截长补短之处。另行具奏。其各属常平。均有现贮之项。足资近城赈济。以备急需。其应补之数。在乡便于在城。似乎毋庸歧视。如城内常平。尚有应行增补之处。俟捐足社仓之后。再另行题奏。

请设商社疏乾隆十年

晏斯盛

窃民间社仓。久经奉 旨通行。闾阎僻壤。于青黄不接之际。升斗之需。不无小补。惟是大市大镇。商旅辏集。行业专家。祖孙聚处。大者千计。小者百什数。贸易而兴盛者有之。消乏者亦有之。其间负贩帮杂。而流落无归者亦有之。兴盛之家。衣食足而礼义生。恒产裕而恒心不失。至于消乏之家。下及帮杂负贩流落无归之徒。窘迫颠连者出其中。好勇疾贫者亦出其中。若遇荒歉之年。生意冷淡。市米顿希。常社之粮。莫分余粒。未能安堵而高卧也。如楚北汉口一镇。尤通省市价之所视为消长。而人心之所因为动静者也。户口二十余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人类不一。日消米谷。不下数千。所幸地当孔道。云贵川陕粤西湖南。处处相通。本省湖河帆樯相属。粮食之行。不舍昼夜。是以朝余夕炊。无致坐困。然而乾隆七年。水泛大歉。积雪连朝。遂亦甚惫。其时有好义乐善者。通商买米。而汉阳县知县。为之激劝鼓舞。遂得接济。第补救于一日。不能存积于平时。且平时有积。则补救又较易也。查该镇盐当米木

花布药材六行最大。各省会馆亦多。商有商总。客有客长。皆能经理各行各省之事。请令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及各省会馆。随力之大小。各建义仓。积谷米数万石。存贮汉镇。听其情愿捐输。不得官为勒派。一遇米贵。即行平糶。其平糶价银。一遇川南米船积滞。价贱之时。即行买补。所有盈余。亦即归仓。并在仓公用。一切出纳。择客商之久住。乐善而谨厚者为义长。听其经理。仍报明地方官查考。地方官亦留心照管。不使折本侵渔。如社仓法。行之有效。即推广于各市镇。一例通行。似亦保聚一方之一端也。夫农民力穡而积于其社。商贾牟利而积于其次。事亦相等也。是否可行。伏乞 敕议施行。

乞里人共建义仓引

刘大櫟

古者帝王在上。而薄海无冻馁之民。非必分上之所有。以与民也。使民之自有余而已。故曰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不至三十年。而民有九年之蓄。则虽唐水殷旱。不能为之灾。若夫周官荒政十二。其所谓多昏蕃乐索鬼神。皆迂远不切于事情。惟散财薄征。为君上之所宜行。而无补于小民之穷饿。故其科条虽具。要不若积贮之为善也。夫下之人家无盖藏之备。而一切仰望于上。设使水旱虫蝗。连州数郡。朝廷遽下蠲租之诏。虚郡邑仓廩以赈之。然上之所费不貲。而下之所得无几。嗷嗷焉日待升斗。以延旦夕。上之仓廩府库已空。而民之死者过半矣。故曰藏之于官。不若藏之于民也。今天下田畴不加多。税敛不加少。而天下之风俗。又皆日趋于文。欲使乡曲之农。人人皆食之以时。而用之以礼。其势固有所不能。虽使其食时用礼。然以一人而有五子。五子而有二十五孙。嫁子娶妻之费。养生送死之具。疾病医药之资。祭祀宾客之用。以富者当之。十九而贫。其以贫者当之。岂能复富乎。虽然。尝见编户之家。授田百亩。则饮食衣服。既无不足。及其蓄积丰饶。或相倍蓰什伯。犹未见其有余。何者。彼其所入者多。则其所出者亦众。淫侈于酒食。频频其燕会。故虽粟米狼籍。而终岁之用。犹苦其不给。一旦天灾流行。固不能以自支矣。此其为习。非可喻之以节俭而遂改也。惟及其有余之时。预为不足之备。不藏之于官而藏之于民。不分藏于家室之私而合藏于里社之公。其在今日所减省者。一酒食燕会之需而已。其在他日积之遂至于无尽。其为利甚博。而其为术约而易操也。去年凶灾。民皆饥乏。草根木皮。掘剥几尽。釜甑器皿。卖买无存。甚则抛割妻孥。与人为仆妾。犹不足以自贍。而父子兄弟羸老孤幼。继踵而死。僵尸草泽。骸骨相枕藉。见之者怵目。闻之者凄心。古者邻里有相周之义。而乡田同井。则守望相助。疾病相扶。若使朝夕共处之人。亲见其饥饿。至辗转沟壑而死。而莫之拯救。而吾独安得宴然而已乎。夫一人向隅而泣。则举坐为之不乐。同里共井。其视同坐也亲矣。辗转沟壑而死。其视向

隅而泣者迫矣。此固仁人君子所宜动心者也。昔汉耿寿昌作常平之仓。增价而余。减价而糴。法非不善。然以饥岁之民。使其价余。其力或有所不能。而以官司主之。其出入又有所不便。自是以来。长孙平之义仓。劝令百姓军人出粟及麦。然岁岁募收。疑其数渎。朱子之社仓。随时敛财。然请假于府。那移为难。今合两法而用之。于义仓则取其当社自输不待请府。于社仓则取其计米收息不必再捐。今值大有年之秋。与人佣者。每佃田一石。出谷三升。自耕其田者。出谷八升。有余之家。不为限量。随其力所能为。以为补助。至于当社立仓。一甲之中。推一人为首。执策简较。稽其出入。古之人有成法矣。惟诸君子仿而行之。诚如是也。虽有水旱之灾。吾里之人。其庶几免乎。传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又曰。人人亲其亲。然后不独亲其亲。推之他里。前后左右。莫不皆然。然则德施之及人者广矣。

进呈义仓图说疏乾隆十八年

直隶总督方观承

窃照积贮为本计所关。而推行惟义仓尤便。盖乡村分贮。则敛散可以随时。典守在民。则吏胥无由滋弊。历稽前代。良法具存。自周礼遗人之掌。门关乡闾。各有委积。以待艰阨。隋臣长孙平因之为义仓之制。令诸州百姓。当社立仓。随所收获。劝课出输。领之社司。以时赈发。唐宋递相遵仿。至朱子而规画备详。仓虽以社为名。事实与义同例。一切输受之法。条目兼该。而其要尤在地近其人。人习其事。良以官之为民计。不若民之自为计。故守以民而不守以官。城之专为备。不若乡之多所备。故贮于乡而不贮于城。其输之也不劳。其散之也易。其操之也不迫。其察之也易周。是以积久而蠹不生。施博而泽可继。虽有水旱不齐之岁。而无仓皇四出之民。制莫有善于此者也。乾隆十一年。特降 谕旨。命地方大吏。乘时劝导。臣先于直隶布政使任内。与督臣那苏图酌议条规。以有谷而不筹其地。则浥变可虞。有地而不察其形。则经界莫定。故劝捐必先建仓。建仓必先绘图。当经指示属员。通行循照。及擢任畿辅。因复申明前令。次第经理。就其幅之广狭。度其道里之均齐。于四乡酌设仓座。自三四区以至十八区。其地必择人稠密。形势高阜之处。使四面村庄。相为附丽。近在十五里内者。三十三县。在二十里内者。七十三州县。在二十里及二十余里者。三十三州县。在三十里内者。三州县。在四十里内者。二县。期于往返各便。调掇易通。比年以来。仰赖 圣主福庇。年谷丰登。人民和乐。臣与诸有司随宜劝导。俾各出其有余。而不限以数。粟黍悉从其便。务在乐输。无稍勉强。如一州邑中。丰歉不齐。歉处即停其报捐。选择仓正。专司簿钥。不许吏胥干预。现据报捐新旧义谷。共二十八万五千三百余石。而图与仓先后告成。州县卫各具一图。大小村庄。并各村到仓里数。悉载。统计为图一

百四十有四。合一百四十四州县卫。共村庄三万五千二百一十。为仓一千有五。臣详加订正。镂板刷印。一贮布政司库。一贮本州岛县卫。按图以稽仓。而知各村之孰远孰近。按仓以稽谷。而知四境之或绌或盈。由是储蓄递年有增。规画因时渐扩。而有司凡于境内赈灾惠民之举。辨方隅。计道里。披图了然。亦足以资措理。臣谨参合新旧事宜。酌筹规条。另折 奏请 圣训。久远遵循。以仰副我 皇上惠保无疆之至意。兹将义仓全图。按府州所属。缮写十四册。敬列凡例。恭陈 御览。又所刻各州县卫仓图。谨汇次装成六轴。一并恭进。

义仓图说序

德保

社仓。即古之义仓也。而捐输出纳之法。悉主于官。则非复义仓之初制也。桐城方敏恪公。总制畿辅。仿朱子之意行义仓。筹划分晰。立制周详。计地之远近。量建仓座。直隶凡村集三万九千六百八十有七。为仓凡一千有五。择户稠密形势高阜之处。俾各乡道里相均。捐输既便。而周赈易通。每仓选乡耆之诚谨殷实者一人。为仓正。谷多处所。添设仓副以助之。其劝捐之法。每年秋成后。州县设立印簿。令绅衿耆老数人。转相劝谕。听捐户自登姓名谷数。无抑勒。无假手。出借时。量乡之宽狭。与谷之多寡。以按户支給。一听仓正副主之。州县官惟核实转报而已。至取息计年之上下。大约岁收八分以上。加一息米。六七分以下免息。五分以下。缓至次年分别加免。或遇稔岁。则即于仓所设粥厂。极贫民赈粥。次贫民赈粟。一乡之贮。足以救一乡之饥。使民知虽在官而犹积于家。既无胥役之侵扰。亦无往来道路之苦。诚美制也。至其乐于输纳者。奖励有差。而顽户抗逋者。倍罚。正副捏销侵蚀者。倍罚。诸所经理。井井有方。绘图精晰。勒成义仓图说一书。俾按册而稽。了如指掌。行之才十数年。积谷已及四十万石。庶凡事归实济。一复古义仓之旧矣。

劝民间质谷谕嘉庆九年

江西巡抚秦承恩

查各省穷民。可以藉通有无。而资日食者。惟典铺是赖。但典铺只有银钱两项。而于粮价贵贱无所损益。江西有谷之家。间有于东作方兴之时。将所余谷石。任听农民以物质押。资其工作。秋后加利清还。较之典铺尤为利便。但欲有益穷民。必先保全富户。盖质押谷石与典当银钱不同。典商多在城市人湊集之区。以银钱为当本。一席之地。即可深藏。富户于乡村僻壤。积谷必建仓廩。方能收贮。又须雇人看守。此不同者一也。典商当本。动逾数万。又系随时取赎。子母相权。利复生利。源源接济。转运不匮。富户以谷为当本。少则百余石。至数百石。最多亦不过数千石。春借秋还。每年止能出借一次。此不同者

二也。典当银钱。价贱固赎。价贵亦赎。当本可以不竭。质押谷石。价贱则赎。价贵则止。甲年不赎。乙年无本。此不同者三也。典当银钱。以票为凭。不论其人是否认识。钱自数百文。银至数百两。皆听质押。人数逾多。收利逾厚。质押谷石。并不设票。类皆附近农民。肩挑步运。以资日食。只可数石至十余石为止。当户若多。当本易竭。此不同者四也。典当银钱。本多利大。既不择人。又不定数。甲年未赎。乙年仍准再当。质押谷石。谷本无多。当户有定。不能减去常年当谷之赵一。转给常年并未当谷之钱二。故甲年还谷之家。即系乙年当谷之户。且甲年曾当五石。乙年不能加至六石。亦不能少四石。如赵一还谷之后。乙年不愿再当。应听富户另给钱二质押。又或甲年借谷五石。连利应还谷六石五斗。乃赵一秋后仅止还谷四石。不特并未加利。而且短少原本。是伊既己失信于人。所有已还之谷。乙年亦应听富户另给别人。不许赵一藉词再行挟当。此不同者五也。典当银钱。定例值十当五。限满不赎。准将原物变价。归还当本。不甚悬殊。质押谷石。多系麤布方服。变价之时。不能敷本。然穷民所以亦必取赎者。甲年所还之谷。乙年仍可押食。不误春耕。此不同者六也。典当银钱。并无折耗。又系循环出纳。利可生利。故扣月日久。蹙加三取利。质押谷石。一出一进。既有搬量折耗之虞。又有气面廩底。鼠耗霉变之患。其名加三。其实所得无几。况每年只能出借一次。如甲年正月初一日押谷一石。十二月三十日取赎。只许加利三斗。即五月初一日押谷一石。六月初一日取赎。亦应加利三斗。其故何也。押谷系在青黄不接。其价甚贵。取赎必俟秋熟以后。其价己贱。故有押谷之时。价值二两以外。还谷之时。其价不及一两。即使照例加三。穷民已经暗亏富户之本。若再扣算月日。不使截长补短。富户岂肯乐从。且恐启射利之徒。押谷贩卖之渐。此不同者七也。典当银钱。认票不认人。亲族乡邻。均可代当。惟押谷即至亲密友。亦不可代。如赵一甲年还谷五石。乙年仍须赵一亲身质押。否则伯叔兄弟。冒名代当。及至赵一亲来。谷已无存。最易争执。此不同者八也。典商请帖完税。每年不过数金。刁民无所借口。押谷之家。谷本无多。受当借谷。出息甚微。刁民因其并未请帖。往往指为私开典当。抢簿挟制。甚至串同书役讹诈。以致富户畏惧。赧而不借。此不同者九也。典当银钱。不分地界。不拘远近。人人可当。惟质押谷石。刁徒往往把持。不许远村之人搬运。其不同者十也。

以上各条。丰年尚可相安。一遇歉收。最易滋事。必须寻常无事之时。先期明白训导。家喻户晓。临期自知安分。自古救荒无善策。总须备之于丰年。而常平仓谷。因公动用。类多缺额。且通县之众。一年之久。仰给于官。势难遍及。昔人所谓民得升斗。官费邱山。实与杯水车薪无异。如能鼓励富户。收买谷石。不必领帖。听其营运。或数十石。或数百石。或数千石。均可由少至多。

逐渐滋长。此家如是。彼家亦如是。此村如是。彼村亦如是。行之日久。通县无不如是。通省亦复如是。不出数年。民谷较之官谷。可多百倍。间遇荒歉。以民间之谷。借民间之食。即本耕三余一。耕九余三遗意。夫欲保全富户。必使穷民明白其中利害。方可加以惩劝。盖富乃贫之母。为国家元气。富户凋敝。不仅贫民失依。元气亦伤。嘉庆七年。天旱歉收。粮价日久不减。本部院昼夜焦思。诚恐存谷之家。待价而沽。曾经出示劝谕。不过暂调民食。一时权宜。以杜刁民藉端扰累。本年雨旸时若。早稻收获登场。粮价已经大减。仰即会同藩司各道。通飭各属。遵照指示条目。剴切晓谕。务使穷乡僻壤。贫富周知。俾各安分守法。不得仍蹈前辙。总之贫与富交。强者必恃。弱者必求。今富户以济贫民之急。贫民应感富户之情。居常既缓急相周。有事宜守望相助。恃求之念两忘。亲睦之心自笃。是在贤有司留心训迪。俾风俗日归朴。本部院有厚望焉。如各州县民情土俗。或与所指小有异同。访查确实。总以便民为主。听其酌改。并令仿照当铺款式。亦立当票。于还谷之时。发给当户收执。以为来年当谷之据。亦可杜绝争端。

劝设义仓章程疏道光三年

安徽巡抚陶澍

伏惟民以食为本。事须豫则立。前年皖江被水。哀鸿遍野。仰蒙 恩旨。赈抚兼施。并经臣劝谕有力之家。捐输助赈。流离数十万。获就安全。事后犹深悯恻。因思博施济众。自古綦难。彻土绸缪。宜先阴雨。常平之制善矣。然待惠者无穷。至社仓春借秋还。初意未始不美。而历久弊生。官民俱累。变而通之。惟有于州县中。每乡每村。各设一仓。秋收后。听民间量力捐输。积存仓内。遇岁歉。则以本境所积之谷。即散给本境之人。一切出纳。听民间自择殷实老成管理。不经官吏之手。以冀图匮于丰。积少成多。众擎易举。所以图便民也。各保各境。人心易齐。耳目亦周。所以免牵掣也。择人经管。立册交代。所以防侵蚀也。绅民自理。不经官员吏役之手。所以杜骚扰也。不减糶。不出易。不借代。专意存贮。以备歉时。所以断纠缠而弭争端也。凶年不妨尽用。乐岁仍可捐输。以一乡济一乡之众。故不患其不均。以数岁救一岁之荒。故不虞其不给。可小可大。无穷匮也。取锱铢于狼戾之时。求水火于至足之地。捐谷者不以为难。司事者不以为累。行所无事。不求其利而弊自除。预防其弊而利乃久。臣为此章程筹思经岁。简易直截。似可为备荒之一助。如果各州县能实心实力。劝导有成。是亦不费之惠。惟所议章程。与社仓之法有异。本以丰岁之有余。备荒年之不足。可否即以丰备二字。仰恳 天恩。赐为仓名。俾垂永久。谨将所议章程十二条。敬为我 皇上陈之。

一乡村无论百余家。十数家。总以里居联络者。公设一仓。每年秋收后。各量

力之盈绌。捐谷存仓。出者毋吝。劝者毋勒。或数十石。或十数石。多则一二百石。少即数石数斗数升。均无不可。收谷时。公同立簿登记。择一老成殷实人总管。再择一二人。逐年递管。仍设立四柱交册。分别旧管新收开除实在。明晰登载。互相稽查。连年丰稔。日积日多。则谷不可胜食矣。

一乡村零户。有难于连络者。或每族各为一仓。或一族中每房各为一仓。或以散户归入附近邻保。共为一仓。均听民便。总在随地制宜。多多益善。果能一处行之有效。久而他处自仿照行之矣。

一设仓宜择善地。不宜近水。不宜近市。以防不虞。建议之初。仓廩未立。或神庙。或公祠。或老成殷实之家。仓屋有余者。均可借储。但须本人情愿。不得强借。一俟谷石稍充。即可另自置仓。

一仓谷由于乐捐。间或有湿有。不能拘泥画一。应于收仓时。先为晒干车净。公同登记。耗蚀若干。或收贮年久。又须公同出晒一次。覆量上仓。再逐一登记实数。以便查考。

一设仓本系义举。司事之人。不容稍有侵蚀。亦不许藉端开销。惟所雇守仓之人。不能不给予工食。责令巡查。遇有风摧雨漏。仓板损破之处。立即告知经管之人。及时修理。其锁钥等项。不得交守人佩带。

一捐谷既有成数。即赴地方官呈明立案。以免匪徒阻挠。扰乱章程。以后捐多捐少。收放出入。官吏概不与闻。即里长甲长。亦无许越。倘有吏役托名稽查。藉端需索。查出照诈赃例。从重惩治。

一积谷既饶。止须添建仓廩。不必推陈出新以求滋长。亦不必春借秋还以权利息。戢争杜纷。此为最要。惟余谷置田收租。尚可并行不悖。然必积谷实在充裕有余。以少半置田乃可。否则不必。盖此谷原为备荒而设。至捷至便。推陈出入。易滋朦混。借出难偿。渐归乌有。置买产业。虽属经久之计。然不能救济目前。亦非急务也。

一每遇灾荒。总管分管外。添择公正司事。计谷之多寡。先尽本村中鳏寡孤独无告之人。次及极贫。又次及中贫。或五日一散。或十日一散。事竣凭众确算。至家计稍可支持者。不必分给。即小歉之年亦不必动用。以归实济。

一捐谷之家。此谷既捐。即系公物。遇有灾歉。不得以从前甲多乙少。致启争端。或先在此村捐谷之家。其后移居他处。遇此村散放。不得以曾经捐谷。回向转索。新来之户。从前虽未捐谷。遇有散放。亦应酌给。不得独任向隅。盖各保各境以乡村为断。虽救无分彼此。而谷少人多。亦不得不稍为限制。其各族各房积谷者。则不必以乡村为断。

一年丰和时。劝捐较易。果能积有三年五年之蓄。又不妨为变通。邀同衿。划分若干。于乡间添设嫠育婴等会。或于冬间就村庄中鳏寡孤独。与外来无告穷

民。量为赈济。亦所以广任也。

一乡村绅士。克知大义者多。自必首捐为倡。如有能捐谷千石者。或捐银千两以上。买谷归仓者。或捐置基产仓廩。及斗斛诸器物。用银千两以上者。均当照例请旌。以资鼓励。倘虑书吏索费。即径赴院司衙门。呈明捐数。以便行查确实。立予请旌。断不令善举稍有阻格。

一劝捐之外。尚有因事乐施一节。如民间演戏酬神。及嫁娶喜期。庆祝生日。尽可将糜费折谷捐入义仓。扩而充之。不特安贫。即以保富。将型仁讲让之风。亦由此而兴起矣。

卷四十一户政十六荒政一

荒政纲目荒政辑要卷首

荒政者仁政也。自古及今。极为详备。有预备于未荒之前者。有急救于猝荒之际者。有广救于大荒之时者。有力行于偏荒之地者。有补救于已荒之后者。全在大小官吏。酌时势。权缓急。次第举行。迅速筹办。庶有裨于灾黎耳。然非提纲挈领。则胸无成竹。非误即淆。非遗即滥。欲己之善其事。而民之被其泽也难矣。故特提荒政之纲目。列于卷首。

周礼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万民。一曰散财。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几。七曰眚礼。八曰杀哀。九曰蕃乐。十曰多婚。十一曰索鬼神。十二曰除盗贼。

宋董煟救荒全法。人主当行六条。一曰恐惧修省。二曰减膳撤乐。三曰降诏求贤。四曰遣使发廩。五曰省奏章而从诤谏。六曰散积藏以厚黎元。宰执当行八条。一曰以调为己责。二曰以饥溺为己任。三曰启人主敬畏之心。四曰虑社稷颠危之渐。五曰进宽征固本之言。六曰建散财发粟之策。七曰择监司以察守令。八曰开言路以通下情。监司当行十条。一曰察邻路丰熟上下。以为告余之备。二曰视部内灾伤大小。而行赈救之策。三曰通融有无。四曰纠察官吏。五曰宽州县之财赋。六曰发常平之滞积。七曰毋崇遏余。八曰毋启抑价。九曰毋厌奏请。十曰毋拘文法。太守当行十六条。一曰稽察常平以赈糴。二曰准备义仓以赈济。三曰视州县三等之饥而为之计。四曰视邻郡三等之熟而为之备。五曰申明遏余之禁。六曰宽弛抑余之令。七曰计州用之盈虚。八曰察县吏之能否。九曰委诸县各条赈济之方。十曰因民情各施赈济之术。十一曰差官祷祈。十二曰存恤流民。十三曰早检放以安人情。十四曰预筹备以宽州用。十五曰因所利以济民饥。十六曰散药饵以救民疾。牧令当行二十条。一曰方旱则诚心祈祷。二曰已旱则一面申州。三曰告县不可邀阻。四曰检旱不可后时。五曰申上司乞常平以赈糴。六曰申上司发义仓以赈济。七曰劝富室之发廩。八曰诱

富民之兴贩。九曰防渗漏之奸。十曰戢虚文之弊。十一曰听客人之糶余。十二曰任米价之低昂。十三曰请提督。十四曰择监视。十五曰参考是非。十六曰激劝功劳。十七曰旌赏孝弟以励俗。十八曰散施药饵以救民。十九曰宽征催。二十曰除盗贼。

宋元佑初河东京东淮南灾伤。监察御史上官均言赈恤有五术。一曰施与得实。二曰移粟就民。三曰随厚薄施散。四曰择用官吏。五曰告谕免纳夏秋二税。明嘉靖八年。山西大饥。参政王尚綱上救荒八议。一曰愍饥馑。乞遣使行部。问民疾苦。二曰恤暴露。乞有司祭瘞。消释厉气。三曰救贫民。乞支散庾积。秋成补还。四曰停征敛。乞截留住征以俟丰年。五曰信告令。乞劝分菽粟。六曰推余买。乞令无闭遏。七曰谨预备。乞申旧例。措处积贮。勿使廩庾空虚。八曰恤流亡。乞所过州县加意存恤。勿使聚思乱。

明金事林希元疏云。救荒有二难。曰得人难。审户难。有三便。曰极贫民便赈米。次贫民便赈钱。稍贫民便赈贷。有六急。曰垂死贫民急饘粥。疾病贫民急医药。病起贫民急汤米。既死贫民急募瘞。遗弃小儿急收养。轻重系囚急宽恤。有三权。曰借官钱以糶余。兴工作以助赈。贷牛种以通变。有六禁。曰禁侵渔。禁攘盗。禁遏余。禁抑价。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迟缓。戒拘文。戒遣使。

明周文襄忱救荒。有六先。曰先示谕。先请蠲。先处费。先择人。先编保甲。先查贫户。有八宜。曰次贫之民宜赈糶。极贫之民宜赈济。远地之民宜赈银。垂死之民宜赈粥。疾病之人宜救药。罪系之人宜哀矜。既死之人宜埋瘞。务农之人宜贷种。有四权。曰奖尚义之人。绥四境之内。兴聚众之工。除入粟之罪。有五禁。曰禁侵欺。禁寇盗。禁抑价。禁溺女。禁宰牛。有三戒。曰戒后时。戒拘文。戒忘备。其纲有五。其目二十有六。

颜茂猷曰。正策有五。一曰开仓赈贷。二曰截留上供米以赈贷。三曰自出米。及劝余富民赈贷。四曰借库银循环糶余赈贷。五曰兴修水利补辑桥道赈贷。令饥民佣工得食。而官府富民得集事也。

备荒管见

鲁仕骥

备荒莫先于重农事。重农事之目。一曰爱农民。春耕夏耘秋获冬敛。农民终岁勤动。无一日之暇也。功令农忙停讼。固所以恤农矣。然富室呈禀佃户。每在农忙之时。国课攸关。岂能不一为之清理。但速以结之。俾其不至旷废时日。至于他时农家涉讼。并速为完结。亦庶几寓我爱农之心焉耳。一曰筹水利。两山之间。必有水焉。大者为溪。小者为。旱则可资以灌溉。而潦足为田害。畜之泄之。陂塘沟圳。其不可忽者也。凡行部所至。问民疾苦。必详询其地方山

溪若何。有无陂塘沟圳。已坏者修之。废者复之。如或地势低洼。常虞泛滥为患。则筑堤捍御。当与地方有识者。谘諏而慎行之。一曰培山林。山多田少之地。其田多硗。夫山无林木。濯濯成童山。则山中之泉脉不旺。而雨潦时降。泥沙石块。与之俱下。则田益硗矣。必也使民樵采以时。而广畜巨木。郁为茂林。则上承雨露。下滋泉脉。雨潦时降。甘泉奔注。而田以肥美矣。一曰养地力。人皆知尽地力。而不知养地力。夫斯民智虑日出。今之地力。无有不尽者矣。地力益尽。而五谷益少。其结实者鲜也。古者有不易之地。一易之地。再易之地。不易之地岁可种谷。最上者也。其次则休一岁乃种。谓之一易。其次休二岁乃种。谓之再易。汉赵过作代田法。犹祖此意。总欲使地力宽然有余耳。今纵不能如古之更易代种。然朱虚侯所谓深根溉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锄而去之。亦所以稍养其地力也。立苗疏。则地力厚。而一种入土。结实百倍。且精气充足。其为谷尤养人也。至办具粪种。亦有剂量。凡畏旱之田。粪宜淡宜少。而多畜水以济之。则虫不为灾。畏潦之田。粪宜燥宜厚。而深浚沟圳以泄之。则水不能淹。总之宜以地气为主。地气七分。粪三分。调剂以生谷。则其谷结实大而多矣。一曰多谷种。古者谷种入土。必杂五种。以备灾害。今闽中多种地瓜。过于五谷。几若食味之正。然此外如粟麦黍稷。南方不恒种者。山藪水涯。稍有隙土。即教民求其种而种之。虽地气不齐。未必广有收获。然多为之备。亦或薄有所得也。若草废田荒谷。所当厉为之禁。一曰禁私宰。农人以牛为产业。私宰盛。则不独盗牛者多。而牛疫滋起。尤必厉禁之。凡此皆所以重农事也。其次则当安富。富民者。贫民之母也。平日有事相见。宜接待以礼。而恳恳惻惻。劝其崇节俭。广蓄积。省浮华侈靡之费。敦睦姻任恤之行。不独所以周贫。正所以安其富也。至如广作室庐。斩木不时。伐石过度。皆足以丧地气。败坏田畴。使五谷不实。亦宜劝之朴素是尚。安静是守。毋擅兴土木。又次即当安顿游民。游民者。民之蠹也。平日既无恒产。惟酗酒赌博为事。趋而日下。遂至流为盗贼。为乞丐。三五成。百十为党。虽在丰年。此辈大为地方之害。不幸而遇饥馑。抢夺掠。将无所不至矣。是宜设法以安顿之。或有山藪水涯弃地。募之使耕。或劝富室多设闲役。如夜巡之类。藉以养之。俾之散其党与。渐归于正。其中鳏寡孤独废疾之人。又多方以廩给之。此皆备荒之要务也。其尤要者。必先清心寡欲。时以畏天恤民为心。敦教化。清讼狱。慎刑罚。深念一民或冤。一物不得其所。皆足上干天和。而致水旱之灾。兢兢业业。夙兴夜寐。靡敢或懈。如此。则备荒之政举矣。

荒政

惠士奇

荒政之弊有四。一曰劝分。二曰抑价。三曰遏余。四曰行粥。古者千室之邑藏

千鍾。万室之邑藏万鍾。是以劝富分贫。而食自给。且贮米于困。一岁而陈。藏谷于廩。十年不败。吴民争旦夕之利。惟恐不及。而莫有为十年之计者。故江南无藏谷之家。有田数十顷。米数十困。仅数万家之一。分一家无以给数万家。而一家先受其弊。富民。贫之母也。病其母而不能活其子。亦何利之有焉。此荒政之弊一也。凡物多则轻。少则重。是以古之为国者。多则敛之使重。少则散之使轻。未闻有抑价者。良以价不可抑而平也。江南既无藏谷。数十州之众。咸仰食于商。则米商实为民之司命。彼价重则盆集。价轻则转而之他。视利用趋。四方无择也。抑价之令下。则米商以折阅而不至。吾恐米益乏。价益腾跃。将使菽粟如珠玉。其谁能抑之。且抑之是教民争也。桀黠之徒。必有挟持宪令。起而强余者。奸宄亦将啸聚饥民。乘时攘夺。则盗贼四出而不可御。此荒政之弊二也。菽粟之流于天下。犹血脉之流于一身。流则通。遏则壅。其理易晓。况一郡之储有限。而天下之积无穷。不能通无穷之积。而徒遏有限之储。其罄也可立而待。或曰遏余所以防海也。防海之法。常闻之矣。今不思所以防之之法。而遏余是闻。吾恐海人之余者自如。而徒使平民摇手触禁也。此荒政之弊三也。先王行糜粥以顺时令。而非以救荒。东汉尝行之。而民多饿死。良以胥吏干没。賑恤多虚。撩以石灰。揉以糠核。名为活人。其实杀之。又壮者得馐而不能及于细弱羸老之民。近者得舖。而不能于深谷穷岩之域。活者二三。而死者十七八矣。且率数千人而行粥于市。则气之所蒸。将成疠疫。众之所聚。必有奸偷。其患不细。惟闾里长厚者可施之一乡。而非有司之所宜行也。此荒政之弊四也。畜以为劝分不若开渠。抑价不若通商。遏余不若广余。行粥不若厘户。宋汪纲知兰溪县。会岁旱。躬劝富民浚堰筑塘。大兴水利。饥者得食其力。全活甚众。此开渠之法也。浙东饥。宰相王淮荐朱熹为提举常平事以振之。始拜命。即移书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则客舟之米已辐辏。民用不饥。此通商之法也。江石饥。辛弃疾榜通衢曰。闭余者配。强余者斩。召官吏儒生商贾。各举有干实者。贷以官钱。蠲其息。俾出余他郡。期终月至城下发糶。由是连檣而至。米价自平。此广余之法也。江东旱。提刑使弥巩以为賑荒在得人。俾厘户为五等。甲賑乙糶。丙为自给。丁余而戊济。此厘户之法也。顾在于今则犹有难行者。常平废而广余无本钱。关税重而通商无厚利。厘户则胥吏上下其手而贫富不均。开渠则富民靳固其财而怨咨或作。惟损益古人之法而裁取其中。商榷今日之宜而务先其急。则四者皆可行也。江南素称泽国。环三江。跨五湖。横为塘。纵为浦。支为泾为荡为泆。所以引灌溉也。堰以蓄之。堤以束之。以时而启闭之。所以节水旱也。今堰不修。而支渠浅淀。水至无以泄横流之溃。水退无以溉高仰之田。故雨则溢而旱则涸。当劝富民计亩出钱。以给下户。俾废者修。浅者浚而益深焉。则贫富两以为便。救一

时之患。而成数百年莫大之功。则开渠之法可行也。今山东丰而荆湖熟。江南赤地千里。贵者金。贱者土。则灌输之利。权在米商。或不能蠲其征。当半减以招之。则楚帆湘柁。衔尾而来。大艚高檣。泊于水市者相望也。物聚价轻。又焉用抑。则通商之法可行也。广余之法。当聚耆老及乡先生。举富商之谨愿者。假官钱为本。而使出余荆湖。余十而棗二则有二分息。棗三则有三分息。以本还官。剖其息而中分之。半赈饥。半予商。而稍优其直。其余则略仿真德秀之治潭。而立惠民仓。辛弃疾之治福。而置备安库。以为水旱盗贼之防。此广余法可行也。厘户之法。当仿韩琦河北救灾政。而择甲户之以赀为官者。宪司礼请之。属以计口均户。而分三等。每县若干都。每都五人。视民居稀稠。而增减其数。复授之粟而属以亲至某乡。聚民均给。人日一升。幼小半之。十日一周。终而复始。至麦熟止。仍分棗粟之所。给粟之所。俾均主之。而有司总其成。如此则以户均户。以民振民。既不侵牟。亦无掣顿。且人情各爱其乡。而又恐负宪司之意。必相与怂恿从事。而惟恐不均。则厘户之法可行也。荒政大略如此。若夫以实心行实政。则存乎其人。

救荒策

魏禧

天灾莫过于荒。天灾之可以人事救之。亦莫过于荒。古之行荒政言荒策者不一。有永利者。有利用一时不可再用者。有可行者。有言之足听行之不必效者。要或散见诸记籍中。未有统要。余摭所见闻。择其可常行无弊者条之。救荒之策先事为上。当事次之。事后为下。先事者。米价未贵。百姓未饥。吾有策以经之。四境安饱。而吾无救荒之名。所谓美利不言是也。当事者。米贵而未尽。民饥而未死。有策以济。而民无所重困。所谓急则治标是也。事后者。米已乏竭。民多殍死。迁就支吾。少有所全活。所谓择害莫若轻是也。凡先事之策八。当事之策二十有八。事后之策三。

先事之策

一曰重农。农者粟之本。或兴屯田。或修水利。或赈贷牛种。或亲行田野劝相。或分督里役地方。谪举游惰。或开垦荒之法。而首在不以工役妨农时。不以讼狱扰农家。如此则农事举矣。

一曰立义仓。贫民富民。多不相得。富者欺贫。贫者忌富。一迫饥馑。初犹抢米。再之富。再之公然啸聚为贼。富民目前受贫民之害。贫民日后受官府之刑。真贫富两不得益也。所以朱子修举社仓。不特救一时饿殍。实所以保富全贫。护人身家。养人廉耻。为法至善。今师其意而少损益之。凡每坊设立义仓。不必分派若干家。若干人。随其相附近处。择便为之。听民自议自行。先集父老士民。恳切开谕以义仓之利。身先捐俸。以劝富室。然后出示远近。令十日

内报命。凡报命者。合坊具连名呈一纸。举值事者一正二副。某人。造册二本。一丁册。一义谷出入册。凡丁册。不论男妇贫富贵贱皆载之。官皆用印。旋给本坊收掌。其官所助谷若干。照各坊丁数多少。派贮仓内。其富豪慳吝不肯助义者。许本坊呈官。视所应出者加罚三等。所举值事之人。有不法不公者。本坊呈官重罚。公举他人代之。其呈仍用印付还。或坊中事繁。三人不能理。许值事人随签几人佐之。本坊俱要酌处公费。以酬其劳。至义谷出入之数。官府不预。只于当发糶时。先期出示。令各坊清核丁数。定于某日糶米。官府时行巡访。于当收余之时。先期出示。以某日起余谷至某日报完。踰期不完者。以欠谷多少议罚。凡坊内与余者。设签写户首姓名。下注几口。余米时。左设一人散签。右设二三人量米。来余者。先将名下应余米钱若干。来左人领签。即将签投右人。照签领米。散米已完。右人缴签。交左人收明。日如之。富室及僮婢皆许与余。凡糶米。如原价每升一分。今价三分。则取分六厘。二分则取分四厘。分半则取分二厘。分二厘则取一分。升一分则不出陈矣。酌取余息。以供耗折。及修仓杂用诸费也。凡石斛升斗之类。皆一听官造。日久弃坏。许如法私造。仍送官验押。以赏罚之权归于官。则人知所畏。以出入之数归于民。则官无可私。所谓官民相制。其法无弊者也。○造仓之法。如系五间。只以四间贮谷。空闲一间以便搬移仓谷。防整仓及新谷发热等事。法详治谱。可按而行之。

汤念平先生劝积义谷序曰。民穷日甚。借贷无门。一有灾荒。坐而待毙。昔朱文公社仓一法。最为尽善。然时拙举羸。实为难事。宜师其意而力行之。为积义谷法。每坊造一木柜。置本坊神庙。每月朔望。谒庙者各持义谷少许。或一角。或半升。或一升。至小斗而止。勿得过多。不愿助者听。随其意而因其力。不相强也。数少而不欲多者。相形则意沮。力轻则可久也。共推一端谨者司登记。虽一角半升。必纪其名。以彰好义。推一稍有恒产而素行忠信者司出入。每朔望迄晚。即将贮柜者登仓。次年春夏。推陈出新。因子多寡。贷与农人。息取加二。小荒则以贷诸贫人。而减其息。必公议而酌行之。若大荒则尽捐以赈困穷。必计众而均分之。先其老弱之无告。及孝子节妇之贫者。是举也。专以备荒而利农。他虽公事急需。不得轻移。以致耗散。有恃强而索者。众共持之。不听则控诸官。庶几可久行而不废。夫为数甚少。则人皆乐助。日月积之。岁岁行之。斯可无大饥之患矣。噫。省目前宴饮之费。即可苏异日数人之命。减一月鸡鹅之粟。即可救他年同类之生。独何惮而不为哉。○又募义谷疏云。里中亲友寿诞称觞。当共计其费出义谷。欲为人称觞者。亦计其费出之。或宴会有不可已者。则薄其费而以义谷补之。夫省酒食之浮费。以利济饥贫。此祝寿之上术也。又有疾病及一切祈求。亦于神庙发愿出义谷若干。夫省斋醮

之虚文。以利济饥贫。此祈神之上术也。天地鬼神。原以爱人为心。能爱人者。则彼亦爱之。以此祝寿寿必永。以此祈福病必愈。以此祈名利子息。名利子息必得矣。○按二条法最简妙。能济义仓之穷。故备记之。

一曰设砦堡。义仓之法。仍当劝谕乡落行之。或一乡自建一所。或数乡共建一所。其事听之乡人。而官府第颁式劝成而已。但乡落中无城郭足恃。或有兵寇骚扰。则义谷荡耗。断难复聚。当令各乡于附近之山。有险足恃者。因以为砦。无砦者为堡。而置义仓其中。有急则并妇女牲畜衣服器用。徒居之。砦堡之设可以固生聚。可以保义仓。可以行清野之法以困敌。所谓一举而三善备者也。

一曰酌远糶之禁。本地产谷。有足支数年者。以远方余运过多。遂致产谷之地。顿成饿殍。然禁远糶。则一方粟死。一方金死。交困之道也。当于收成时。出示谕民。凡收谷者。自计两年口食以外。每谷十石。糶五石支用。存五石备荒。又为酌视时价贵贱。以为启闭。如仅满地方常价。听其搬糶。过常价三分之一外。则不得糶远。违者籍谷入官。分给义仓。至新谷收成已完。则旧谷任糶矣。

一曰严游民之禁。百姓不谋生业者。宜置常罚。令乡耆里。时简举之。游手好闲之人。如米中蠹虫。饥馑之时。死亡尤甚。多至为盗贼者。若督令务生。则自可生财。有养身之具矣。然欲耆里简举而不实心行乡约保甲之法未易办也。

一曰制谷赎罪。凡有罪犯情理可原者。一照买谷备赈银数输谷。不令输银。其谷分寄各坊义仓。值事者具领状交官。俟赈糶时。如数取出。以施最穷苦无告之人。或米或粥。视米多少可也。义仓虽以周贫。然须有余米本钱。则鳏寡孤独。一文不办者。尽饿死矣。但施米仍当责成各坊值事。每早糶米。饭后施米。仍效义仓领签例。令各来报名。每人写一票给之为据。但不须交钱耳。事归一人。则坊人姓名已熟。虚实尽知。自不至于混领。若以事归官府。另签胥吏行之。为弊不可胜言。

一曰豫余。凡地方遇有水旱。便当实稽境内人丁。核境内谷粟。扣算缺少若干。则多方筹划。遗富商豫往谷多处买之。有水旱。则必有饥荒。若临饥方议他余。便难措手。且米价亦必踊贵也。

一曰教别种。地方遇有水旱。种植必不得时。即须先察地利。如水多害禾。则急以不忌水者种之。旱久害禾。则急以不畏旱者种之。失彼得此。尚可支持其半。大抵以先时急备为胜着也。

当事之策

一曰留请上供之米。地方大饥。或有本地应解粮米。及他处经过米船。不妨权留赈济。然后申报。秋熟即行余偿。在朝廷不过缓数月之粮。在百姓即活数十

万人之命。虽以专制贾罪。又何伤哉。

一曰借库银转籴。地方大饥。欲他买又苦无银。不妨那借库中钱粮籴赈。从容设处以偿。择诚实能干百姓任其事。或仍劝富民自贩。开以薄利。使之乐趋。

一曰权折纳之宜。时当凶灾。择荒熟相应处。以荒处折纳之价。于熟处和籴。则荒处不至太贵。熟处不至太贱。两利之道也。○凡为守令权不自主者。则申请上司行之。他准此。

一曰捐俸劝赈。地方大饥。有司当以至诚开谕。劝富民赈济。或减价出糶。或竟行施予。然本官须先捐俸倡义。庶几不令而行。

一曰重赈谷之劝。饥馑时。有能大出粟以赈者。或闻于朝廷。加以官号。或请于上司。给以冠带扁额。以示酬劝。

一曰兴作利民之务。地方大饥。穷民多无生业。此时或修桥路。或浚水利。种种必不得已之务。当为修理。穷民借力作以资生。而我又因以兴利。一举两得之道也。

一曰劝富室兴土木举庶礼。地方大饥。宜劝富室营造土木。及一切当行之礼。使贫民得以资生。损富而富实未损。益贫而贫不虚益。劝谕时。当以三利歆动之。一则成吾欲为之事。一则借此赈贫。有大阴德。一则贫民乐业。不至为盗。富室所益更多矣。

一曰均籴。米价既贵。富者得以多籴。则贫者益少。每日市籴。当依每家之丁口为准。人口少者。不得多籴。则米谷均矣。

一曰严闭籴之法。富民拥有多粟。除本家口食外。余至百石以上。闭籴专利者。许人告发。官府尽籍谷赈贫。告虚者反坐。其闭籴者鲜矣。○温伯芳曰。吾邑荒少。而谷常踊贵。弊不在富户。而在铺户。铺户闭糶而后价忽高。铺户得高价。富户之价愈高。总之宁民家无杵臼。皆籴于市。铺户遂操其重。昔叶令公名向荣金华人处之极善。每早巡行各街。米户不出糶者。杖数十。于是铺户欲高其价不得。而富户知市价如常。各竞出糶矣。公稔知此时非有水旱兵凶之灾。客岁之入如常。何以来岁之供不足。不过雨暘偶愆。何至旧谷顿尽。至于闭市乎。○按此须实知境内谷多乃可行。不可执为定法。

一曰重强籴之刑。时方大饥。民易生乱。若纵其强籴。则有谷者愈不肯糶。四方客粟。闻风不来。立饿死矣。且强籴不禁。势必抢夺。抢夺势必掳杀。当着为令曰。有不依时价强籴一升者。即行梟首。其强籴者鲜矣。○或谓闭籴自百石以上。强籴自一升以上。闭籴者止于籍谷。而强籴者遂至杀身。轻重不太悬乎。曰闭籴之人虽不仁。犹不过专自有之利。强籴则是妄取他人。罪自不同。闭籴者少。强籴者多乎。○彭躬庵曰。此法须不动声色。使百姓晓然知杀一人

乃可以生众人。始不激变。

一曰不降米谷之价。米方大贵。有司乐于市恩。动降减米价。以博小民一时欢心。不知米价减。则富户不乐粜。而四方客米亦不来矣。惟当听民间自消自长。粟贵金贱。人争趋金。米价不降自减也。○或谓古人有遇饥增米价而米贱者。其法可行乎。曰此非一定可行之法也。万一我增米价。而客米一时不来。彼贫民能当许久重价乎。大抵地方富饶。所欠止在于食。则不妨增价以招客粟。若地多贫民。此法恐不可行。止一不降米价。尚为稳着。

一曰核户口。时当饥荒。须先详核户口若干。扣算赈粟之谷若干。赈济之谷若干。每丁应得若干。先有定局。则无不均之患。而设处之方可早谋矣。

一曰无失期。不论赈粟赈施。俱当先期四处张示。的于某时起行。不可迟失期。有辜人心。且虚劳小民奔走。一曰定乡城分给之法。凡赈粟赈施。每日一给则太烦。而小民易荒生业。至乡落尤难行矣。当先定为令曰。凡城市每给五日。乡落三十里内者。每给十日。三十里外者。每给半月。或谓乡落路远。当每给两月。曰每给两月。为数太多。小民不知远计。多谷在手。便不撙节。甚至以易酒肉者有之。到瓮尽杯干时。不束手待毙。又邪思生乱矣。○或谓贫民无费。必待每日生理。方可得余。此条只可行于赈施。不可行于赈粟。当酌其无弊可也。

一曰多置给米之地。给米须多设处所。派定某关某处给。某关某处给。则不至捱挤失序。

一曰编户丁牌。领米最易争挤。多至混数。若仿义仓领签。又人多难行。当照户编牌。如考试例。循次领给。则诸弊俱无矣。其牌每户止写丁首一人。

一曰慎择给米之人。主管给米。最要得人。须平日实访其人公平廉能者。方可属事。每处择一善耆主之。又听其各择一二人作为副。必不可令衙役与事也。

一曰不时巡访。任纵得人。未必一一皆当。有司于给米时。当不时出访。或东或西。或详或。或随手取米以验美恶。或随唤领米人验减与否。至于出访。或轻车。或缓步。不可盛列驺从。使人得为备

一曰别赏罚。不时巡访。则任事者之贤否见。而赏罚可行矣。有公平廉能者。则重赏之。或优以冠带。或旌以财帛。随其功之大小可也。有奸贪私者则重罚之。或加刑。或罚谷。随其罪之轻重可也。至于无他罪犯。止是才力不济。不能处分条理者。则无赏无罚。下次不复签用而已。

一曰暂省衙门役期。时方大饥。衙役工食。多不足贍。此时当减其半役。使之营生。如旧例一月供役十日。今止取五日。

一曰清狱。饥馑时。平民已难治生。狱囚死者八九矣。清狱宜分三等。轻者竟释之。次者限亲邻保结。俟谷熟时再拘。大罪重犯。因而少赈之。

一曰禁讼。大荒之时。治生不暇。况治讼乎。凡除人命贼情抢掳外。一切财产婚姻等讼。不准告。已告者。停不行。

一曰弛税禁。山泽市货等利。法有禁者。此时宜暂弛税弛禁。广其营生之路。至谷熟时复旧。

一曰修街道。街道污秽。易生疾病。荒疫相因。尤不可不慎。故当修洁街道。以防其渐。

一曰收弃子。饥民有弃置子女道路者。许人收养。凡收养者。具呈至官。云某年某月某日于某处收得子女几人。归家抚养。官为用印给之。太平长大。一听收主照管。本生父母不得争执。其收主愿赎者听。或能收养自几人以上者。官府为立赏格劝之。

一曰赎重罪。重罪无赎之理。然能多出谷救荒。则虽枉法以生一人。而实救数千百人之死。亦权道也。○重罪如泛常人命事。则许赎。若杀真贼。及人伦大变之犯。则不可赎。更旧冬以前人命可赎。本年所犯。则不可赎。恐富人乘机报复故也。

一曰收买民间草薪衣服器用。饥荒之时。贫民多卖衣服器用以给食。而富民乘人之急。甚至损价十之九者。此时官府。宜那移钱粮。设人收买。使贫民不至大亏。则谋生之路宽矣。秋冬间仍行发卖。便可补码。至于草薪之类。亦当于此时收买。俟寒雨卖之。仍可得利。此古人已行之效。

一曰多置空所以处流民而严其法。大荒之时。有他郡流民走徙就食者。若处之不得其道。则流民立死。且或生乱。有司当择寺观公廨。一切空所。分别安插。每处设一人管其事。立法以绳之。诸如卧所有定。出入有时。领米有。若乱法者。初犯三日不给粮。再犯逐出境外。其有休养壮健者。则令执工役之事。或雇募民间。便不许坐食矣。

事后之策

一曰施粥。饥荒已极。不能赈米。当设法施粥。施粥须因里设厂。若劳其远行。恐半途仆毙。又须立人监理。令饥民至者。随其先后。来一人则坐一人。后至者坐先至之下。已坐者不许再起。一行坐尽。又坐一行。以面相对。以背相倚。空其中路。可令担粥人行走。坐至正午。击梆一通。高唱给第一次食。令人次序轮散。有快餐先毕者。不得混与。一次散讫。然后击梆二通。高唱给第二次食。如前法。共三次即止。久饥之人。肠骨枯细。骤饱即死。惟饥民中称有父母妻子卧病在家者。量行给与携归。处分已讫。方令散去。散去之法。令后至坐外者先行。挨次出厂。庶不拥挤践踏。又多人聚。易于秽染生病。须多置苍朮醋碗。熏烧以逐瘟气。又不时察验。严禁管粥者米。将生水搀稀。食者暴死。其碗箸各令饥民自备。○按米多亦不得施饭。久饥食饭。有立死者

一曰施药。赈粥或不能多。服药亦可免死。当多合救饥丸。以周给之。亦不得已之极思也。诸经验奇方另载。

一曰葬殍。饿殍载涂。秽戾之气。易生疾病。当随时收葬。或为大坑丛埋。亦补救之一端也。

禧按古称救荒无奇策。要凡天下之策未有奇者。因时制事。世人不能行。而独行之。则谓之奇耳。是编多辑古人成法。间以意损益之。然一人耳目有尽。心思有所不及。又或自拟良法行之不能无弊者。增美去恶。以成万世万民之利。是在后之君子矣。

救荒事宜十条

张伯行

赈济

极贫赈济。或散米。或粥。无容赘矣。然赈法须公。今查饥民。止委乡保地方。此辈多奸猾作弊之人。或借名造册。或敛钱始得入册。而真饥者反不得入。此查饥之弊。不可不知也。宜令乡地既报之后。于绅衿中择其品望公正者。加以隆礼。使之查核。必令得实。然后有济。然饥民又不可一概定也。或有此月饥。而下月可以存活者。则去之。或有此月犹可存活。而下月饥馁。则增之。务使人人得生。不至饥死而后已。现今养济之令。自今年十月养至明年七月。共十个月为止。此十个月之中。若限定数目。分定月分。所养之人反少。若不限定数目。惟以每月之饥不饥为凭。则十二月正月不妨多养。至五六七月可以少养。则所活者实多。林希元荒政丛言。陈三难二便。而终之以戒拘文者。此也。

赈糶

次贫赈糶。即今之各州县。减价平糶者是也。然其中亦有当审慎者。须是查明真系次贫之民。方许余减价之米。若无论贫富。人人得余。富者或得贱买而贵卖。而贫人之受惠者少矣。宜照赈济之法。每家若干口。每月需米若干斗。每月止许余减价之米若干。富民不许概余。而次贫之民亦不许多余。如是则沾惠得均。庶免诈冒假托之弊矣。

赈贷

稍贫之民宜赈贷。即今各州县之借用仓谷是也。而亦有当酌者。每见绅衿大户。及豪强有力之徒。平日结交官吏。官吏等或喜其附己。或力不能制。一遇借谷之时。巧为夤缘。有借三五石者。有借至三五十石者。且有借至三五百石者。展转糶卖。止图一己之利。罔恤百姓之苦。多一继富之谷。即少一周急之谷。此稍贫之民。不可不力为查核也。宜令计口受谷。每户若干口。每曰需谷若干斗。每月亦止许照数领借。不许多支。亦给印票。执票赴领。仍劝谕

蓄积之家。许行出利借贷与人。候丰熟之日。令其偿还。如有奸猾之人。不肯偿还者。州县官为理索追比。不令逋欠。则人之借贷者多穷乏之。活者必众矣。

担粥法

极贫之人宜赈粥。然赈粥惟官长行之。而绅衿富户。鲜有行之者。非尽无恻隐之心也。有所畏而势不能为耳。施粥之名一出。人来必众。此人得食。而彼人不得。则彼人怨。今日得食。而明日不得。则明日怨。本月得食。而下月不得。则下月怨。恩未结而怨已随之。所以虽有其心。而不敢见之施行也。然则随力赈粥。使人感恩而不怨者。岂无道乎。今设为担粥之法。富家有力愿施粥者。每遇风雪寒冷难以求食之日。粥一担。令人肩挑粥担。随处给食。食毕则已。明日再。陆续挑给。担粥者众。则全活者多。且无敛怨争挤之患矣。又风雪之日。饥民不能出门户。每人量给粥一顿。俟天气和暖。方能出门营求。此在富者所费有限。而贫者续命已多。若给食至于数十户者。地方官亦即申报。酌行奖励。

劝捐

一立奖励之法。地方虽有富户。未必人人好义乐施。必得上人奖励劝勉。则有所慕而为善益力。宜谕富户。各量力捐施。有捐之极多者。为一等尚义之民。抚台给匾旌奖。有司宜加隆重。次者为二等尚义之民。知府给匾旌奖。再次为三等尚义之民。州务给匾旌奖。若有破格多捐。为人所不能为者。则申详抚院。具题旌奖。

安流民一流民当互相养济也。每十人为一排。或多一二人。或少一二人。亦可立一排头。来者即令着落排头。如来者多。再分排头。令聚一处。昼则各出分路求食。夜仍聚会一处。或庵观寺院。令排头代为料理。而以僧人董之。恐流来人多。或有死亡拐带盗窃争事故。有此着落。如佃户之依里主。行旅之依店主。自帖然得安。至于男女。尤当分别。寺院有男僧者。令其收养流来之男人无妻女者。庵观之有女尼者。令其收养流来之女人无男夫者。如一家有男女数口者。不得分别拆离。或于寺观。或于各乡村处所。查设空闲房屋以处之。以耆老乡约主其事。然流民又宜各州县均为安插也。使此处安插。彼处或不安插。则此处之聚积必多。必有不能周全之虞。惟各处均为安插。则养济自易。而人亦无拥挤之患矣。

稽察

人之饥饿而死者。必数日不得食而后死。断无一二日不得食。即饿死之理。宜令流民头。或僧人稽察。有一二日不得食者。即为稟官。给粥一顿。使能行走。再令出门求食。若居民。则令耆老公正者。会同乡地。不时稽察一二日不得

食者。即令报所在官长。令给粥一顿。至风雪之日。寒冷不能出门求食者。尤宜稽察。报明官长。或量给米升合。或量给钱数十文。或用担粥法。以食之。但要每日留心。如有冻饿而死者。即报明官长。捐棺木以埋之。如先不禀明几日不得食。而即禀报饿死者。严加治罪。如地方官冻饿死人不行申报者。以匿灾论。如有隆冬真正无衣者。令耆老会同乡地查明。报所在空长。捐给棉衣。流民亦如之。或耆老确查明白。禀所在官长。设法捐给。或劝谕绅衿富户。酌量多少捐给。如此则所费者少。而所活者多矣。

收养

一鬻卖子女者。原非得已。举家饥饿。束手就毙。不如割爱以苏旦夕之命也。且买者必有粮之家。卖者必得食矣。今凡卖子女者。责令地方官捐俸。代为回赎。此虽軫念贫民。曲为完聚之法。但富室有力之家。不肯再买。而灾黎穷困之极。必有遗弃道路。而冻饿以死者。今宜令如有穷苦零丁。不能自存者。许令亲戚收养。如无亲戚者。里养之。或所至之处有愿收留者。任其收留。役使与雇卖人同。而人多不肯收养者。诚恐岁歉代为收养。至年丰伊又将竟回本家。不为使令。故不肯收养耳。今宜官给之券。听其自定限期。以若干为满。其有遗弃孤儿。人家收养长大者。即拜所养为父母。丰年不得归还本家。着为定例。父母生之而不能养。此能养之。即亦父母矣。则人之收养者自多。而孤儿庶免冻饿而死。此两全之道也。

掩埋

一骸骨不可不急为掩埋也。昔文王泽及枯骨。况现经饥饿而死者乎。每见有抛弃骸骨。日色暴露。甚为可惨。宜严饬城关各乡约地人等。凡街市道路田间。有抛弃骸骨。俱令掩埋。以顺生气。灾祲之后。每多疫疾。皆因饥死人多。疠气熏蒸所致也。一经掩埋。不惟死者得安。而生者亦免灾沴之侵矣。

禁戏

周礼以十二荒政聚万民。九曰蕃乐。注曰。闭止乐奏也。饥馑洊臻之时。流离满道。何必乐此乎。是以严加禁止。人方愁苦衣食之不暇。我乃演戏以取乐。无论向隅者所不愿闻。恐天地神明。亦必不佑矣。何如省其费以济民之为得乎。自禁之后。如有搭台及燕宾仍前演戏者。每日罚谷十石。计日增加。立比入仓。赈济饥民。既可化无用为有用。亦可变游惰为劝慎矣。

賑纪十五条

方观承

核户之法。始于宋苏次参。家各书其大小口数应请米若干于门。而余童则第上中下为三等。李珣为四等。林希元为六等。法犹未尽也。今窃谓民当六七月。灾象已形。宜及早以安之。于是颁规条。格式分员履勘。概限八月初旬等差厘

举。急请普赈。夫既众着于得食之有期。而加赈又相继也。斯有所系恋而无去志。其法圭撮必谨。主于无滥。不夺饥者之食。以实不饥之腹。自无所遗。故义以裁制之。而仁术不虚耳。是年有刁民屡赴都院告赈。勾验红册。悉注去留增减之故咨覆。民卒无言。惟其立于可信之地。以有此依据也。虽然。力行保甲。尤为先务。阳明先生之抚豫也。下令家置小牌。丁若干口。习某技业。有无残疾及田粮等项。编排的实。为牧令者。于一州一县中。如指诸掌。一遇灾赈。按籍处分。百不失一。朱子分都支給之法。胥由是也。然则临期核户。又其后焉者矣。

右核户

查赈先在勘准地亩。灾分轻重。轻重一错。后来核办户口。剧难调剂。然九十分重灾易勘。而七八分与六分递轻之等。所辨已微。至六分与五分。赈否攸关。尤当审慎。大旨与其畸轻毋宁畸重。重则可于核户时伸缩之。轻则无挽补法矣。今岁成灾州县。九十分者居多。所报六七分灾者。似亦拘于成例。若报灾不可少二层焉者。其实收成。未必果有三分四分也。幸蒙天恩优厚。凡六七八分灾村。比较常年九十分灾民。得食还多。否则其时六分之极贫。七八分之次贫。止食一赈。民其不支矣。此事责成。全在地方官。其勘报轻重之间。不惟核赈以此为根据。即钱粮之蠲缓分数亦因之。诚为办赈第一要义也。至于委员不过临时一过。取其白地而十分九分之。视其苗之长短密。而七八分之。五六分之。岂知十日半月之后之一槁而同归于尽也。反是者。则前无雨而后忽有雨。此有雨而彼仍无雨。局已大变。而泥于委员报文之已上。不为更正。则错到底矣。故及灾册未经达部以前。地方官不妨具结申请。即使驳查覆勘。而其言果验。自当俯从。慎勿护前反贻后咎也。

右勘灾

诚委员。必曰无滥无遗。然才说无滥。弊已在遗。才说无遗。弊又在滥。故不得已而曰宁滥无遗。至于本处胥役。惟委员随一二名以供缮写使令。不许干预核户之事。如此则户口无从弊混。民沾实惠。而官亦鲜后患矣。再此时即应飞檄各州县。督令该管乡地。先按村按户按口。开造草册。无许遗漏。届期移送委员。察其应赈者。填入格册。其不应赈与外出之户。俱就草册内注明。以草册为赈册之根。又以本有之门牌为草册之根。

右造册

田禾灾而赈行。赈所以救农也。农民终岁劝苦。力出于己。赋效于公。凡夫国家府库仓廩之积。皆农力之所入也。出其所入于丰年者而以赈其凶灾。德意无穷而恩施有自。有不同于幸邀者矣。司赈者先视田亩被灾轻重。复审其居处器用牛具之有无存弃。以别极贫次贫。其不因灾而贫者则非农也。佣工之农。

耰锄辍而饥饿随之。极贫者为多。此与佣食于主家者有别也。孟子曰。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农民之待赈为切。而急赈加赈之泽为甚厚也。不因灾而贫者亦赈。误以赈为博施之举也。不必皆贫而衰老者亦赈。误以赈为养老之典也。乞丐得饱于凶年。将无启其乐祸之心乎。佣人安坐而得食。将无堕其四体之劝乎。夫农饥则四民皆饥。谷贵则百物皆贵。推广恩泽而及之耳。非赈政之本意也。观于给贫生。则用存公余。给旗庄。则用井田官谷。知灾赈之大发正帑。首重救农。其余乏食之民。不过为区别斯可矣。未可与农民并论也。

右农

水旱间作。而饥口待食于官。尝至数十百万之众。孰应给。孰应减。按例依期。汤年一溉。为枯渴之所必争。恶其争不以道。而法随之。亦不得已之为也。盖当此之际。亲履穷檐。悲悯衔恤。父母之心也。镇以高严。惩其顽抗。师帅之职也。外肃中慈。所向皆办。倘惟煦煦姑息。堕威启玩。其争转多。是陷之罪矣。又尝见急民之灾。虽有多官而民所壹意谨奉者惟牧令也。救其死亡。全其室家。当扼之施。主恩为大。次则牧令宜有其美。让之不可夺之。使百姓知感。而疾痛相依。有言共信。则争无由起。并受其福矣。此又为大吏者所宜知也。

右严法

村民当领赈时。急于得饱。非立法大为之防。则诸患生焉。道里不均。有往返之劳。场宇不宽。有拥挤之虑。时曰不定。有守候之苦。称较有低昂。桶概有盈缩。荐少而米虞蒸湿。校贯差而钱或短少。外出户口之遗漏重冒者。保邻亲属之扶同捏饰者。皆为患所宜防。议行条规十则。期于弊除而利可溥。惟当局者先期筹划。身之所不至而心至之。心之所不至而法已至之。庶几弊无萌生。泽可下究耳。

右防弊

加赈之月。丁口有病故者。例应按数裁减。所以稽实也。然念死者敛埋需费。况在凶年。虽积一口累月之粮。犹不足以偿。奈何减之。亦有隐匿不报者。乡地从而挤分之。是徒夺其半口之食而于公无益也。用是明着为令。凡赈户死口。不核减。悉依户口原数报销可也。

右死

散赈定例。州县本城设厂。四乡各于适中处所设厂。俾一日可以往返。倘一乡一厂。相距仍远。天寒日短。领赈男妇。栖托无地。地方官宜勿拘成例。勿惜小费。更多设一二厂以便贫民。如景州设有七厂。乃为因地制宜之道。今核各属所报赈厂。有已筹度得宜者。有地面不皆适中者。并有祇设一二厂者。冬月

大賑在途。亟飭办。未足数者。速即补设。已分设者。再加详度。村庄有远在三十里外者。即添设一二处。务使妇女老弱。辰出晚归。毋致寒天竭。露宿单行。不但累民。复恐滋事。监賑官务须前夕就厂住宿。及早开放。不得任情自便。致累守候。仍将设厂处所。各距村庄远近里数。列册报道查核。

右增厂

八月普賑之后。按成灾分数。以定加賑月分。次贫视极贫递减。常例也。即不拘常例。亦无分极次。一再加賑而止。今岁以九十两月。莠独老疾之不自存也。按日以给。是名续賑。更有急不能待者。则立给钱米以救之。是名摘賑。其不成灾之区。有蠲无賑。以其毗连灾村。亦波及之。是名抽賑。城关亦然。又念次贫者。更数月后即无异极贫。概从优厚。賑已告竣。逆虑其去麦秋尚远。取二三四五月。有加无已。统名之曰展賑。自古及今。得未尝有。故灾地蔓延。曾无一人转沟壑者。今续賑已成例案。告灾之地。皆仿而行之。莠独老疾之养。尤加意于荒年。此圣人之政。虽百世不易可也。

右展賑

案乾隆元年。例载流民一口。日给银六分。五年改定制钱二十文。小口半之。是年八月。准台臣奏。仍照元年例行。夫国家施布恩泽。以恤民瘼。更在明立限制。以定民志。若流移所至。较本籍所得。食赢数倍。于是不成灾之地。亦皆伪为携负。相率而路。风声所树。何异悬赏格以为招哉。嗣于十月停止是令。转徒顿息。今奉 旨令督抚随宜安插。不必拘定资送。遏其冀幸之路。是即所以还定安集之也。宋元佑中。监司搜长安。得二人。曰流民毕伸游阅。实皆逐利者。明周祭酒洪谟。着流民说。听近附籍。编甲里。安生理。民便之。然则推广 圣人德意。惟奉行。与时咸宜焉斯可耳。

右止流民

昨京师两次人来。皆云途中并未见有北去流民。又云京中流民。却不为少。竟未知由何路潜往。细思此事。与其沿途禁制难周。不若本地稽查易办。州县官总以丰年亦有外出之说。存据胸中。未一经心。即以为必难查禁。今惟立法责成。断然行之。以定民志。庶为约而可守。拟于各州县每一村庄。选乡地可用者一二人。明示赏罚。责令宣布条约。稽查劝谕。其村庄内。如果冬春无全户外出之人。加以奖赏。倘有游手无赖之徒。诱惑乡愚成出走。势难阻止者。即访明去路报官。查明为首号召之人。重处枷示。扶同不报。一例究治。或其人实因漏賑而出。禀明地方官。立即补给。毋许回护。致有向隅。即以冬春有无外出之户口。定各牧令考成之优劣。再于此次查賑熟谙之佐贰教职内。选其老成才干者数员。分定州县指授明悉。派令前往。同地方官商酌。携带查户原册。历村庄。环察看。既以劝谕安业。又以体验民情。领賑之后。有无妄出。回

籍之民。有无漏赈。凡村庄道路各情形。俱令随时禀报。有关外出户口事宜者。即会同地方官禀闻办理。余无干预。但使十月以内。人情安帖。则向后严寒。虽至愚顽。谅不别生希冀。冒昧远走矣。

右劝安业

因灾出粟。仍限以粟三成例者。为留米备赈也。其时米少价昂。不得不借此少平市价。以系民心。究之能余者。尚非极贫。极贫者无钱可余。故亦不须多粟也。其轻灾僻邑。及歉后米少价昂。行之有实益。然祇在城设厂。村民既难往返于数十里之外。而老弱妇女。常有持钱终日。空守至暮者。故必四乡分厂择适中之地。使四面相距十余里。村庄环而相赴。又分村分日。先期出示。明白传谕。庶可及而无余弊。

右粟米

此时督劝乡农。广种宿麦。其有关于来春生计者不小。因灾贷种。上 宸衷。屡烦宪檄。州县办此。必须稽查详密。使所借确皆种有麦地。则民沾实惠。而官亦免贻后累。乃愚民贪借。几无剩亩。州县亦据以转请。殊不知直隶地土。非尽宜麦。民间亦不常餐。非豫东两省可比。即豫东田亩。种麦者。亦不过十居六七。直隶尚不及半。是以行令查明有地百亩者。许借种三十亩。以为限制。过此即知为冒借非实也。詎州县又执定三十亩之说。凡借者。皆按地给以十分之三。又属错误。前本道示内。有查明地亩是否宜麦。或数亩或数十亩之语。之析甚明。初非不问宜麦与否。概照十之三出借也。如无宜麦之地。则一亩亦不应借。如数十亩实皆宜麦。即不妨按亩全借。惟至百亩以上。则以十之三为之限制耳。倘不核实办理。先即拘定成数。转恐虚冒不少。再民间有留麦地。麦后不种秋禾。大概皆力能办种之人。其于秋禾旱后。趁种荞麦小豆。希冀薄收者。目今尚未登场。此与留麦地相较。其为无力可知。是力能早种者。无藉于借。晚种者。未必皆蓄有种。并应借助。此又州县当加体察。随宜酌办者也。又若避出借之繁难。虑将来之赔累。惟从己便。罔恤民艰。计较多而实心少。则隐微之间。更有愧于父母斯民之责矣。此番核造户口。委员专办。正为州县借种等事。有关本计。俾得亲历村庄。专心察勘。若仍潦草塞责。应借者不借。有误贫民种植。而冒借者无麦。宁不转滋日后追呼。至于胥役串合冒领之弊。尤当立法察禁。以劝课之劝惰。定居官之优劣。已奉督宪再三申谕矣。

右借种

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人未有饥而不寒者也。百谷聿既不登。则来年籩麦。急有厚望。然无牛何以。无草何以牧。无柴薪何以爨。无屋何以栖止。厥惟富有力者噢咻之。赈所不继者。兴工以代之。刁民之强项者。从而禁制之。古人言

救荒无奇策。果能周知利病。参用刚柔。折中于道。人视之平平无奇。斯奇之至矣。

右推广惠政

是岁被灾州县。三十有七。皆在畿南。既各按其灾之轻重。就地賑恤之矣。复恐轻去其乡者之转流亡。且窜入都市也。更于近京州县。多为邀食之所。西自良乡。而固安。而永清。而武清转安。东至于通州。其中若霸州若文安。又在固永迤南。皆流民北来必经之路。所在设厂賑。俾安食以度三冬。无有越志。到次年二月。畿南普雨。归及春耕。依然庆乐土焉。夫办员固视其才之何若。又当察其性情之宽严而器使之。使宽厚者当重灾。则虽滥而不至伤惠。刻核者当轻灾。则虽遗而不至屯膏。反是则交失之矣。

右用人

荒政辑要附论六条

汪志伊

按周礼荒政十二。其中如散财。薄征。缓刑。弛力。实为备荒诸政之祖。自两汉而降。言荒政者。史不绝书矣。然古今异宜。南北殊尚。有如汲长孺之发粟。施之后世则为擅。而谒者之令。有所不行。范希文之增价。行之薄俗则为舛。而求粟之民。必且生谤。他如伐蛟之说。于宣歙之地为宜。与河朔之民言之。弗信也。捕蝗诸具。为兖豫梁宋之地所必备。执闽广吴越之民谋之。必笑且走矣。然则执一者不化。而泥古者鲜通。岂惟荒政然哉。观朱子社仓诸记。及各规约法。可谓备矣。然变通亦在其人。随其时地之宜而用之。未可执一也。按黄震通判广德军时。社仓大弊。众以始自文公。不敢他议。震曰。法出于圣人。犹有通变。安有先儒为法。遂不得救其弊哉。即别买田六百亩。以其租代社仓息。非凶年不得贷。贷不取息。此可谓善于法朱子者矣。

宋范文正公仲淹知杭州。二浙阻饥。谷价方踊。每斗一百二十文。公增至一百八十文。众不知所为。仍多出榜文。具述杭饥。及米价所增之数。于是商贾争先。惟恐其后。米既辐辏。价亦随减。按范公仁智兼全。行之固极其善。后世法令。不可造次。须要揆时度势。假如杭州米贵。增价之榜文。必须预先差人于产米地方张挂。约其已到之后。我处方增其价。不然彼处米商未知。而我先增其价。贫民何堪久食贵米。但增价告示。切不可令一人知之。恐俱待增价而后卖。则民愈苦矣。

宋范忠宣公纯仁。在襄城时。久旱不雨。公度来岁必阙食。遂尽籍境内客舟。召其主而谕之曰。民将无食。尔等商贩。唯以五谷贮于佛寺中。候缺食时。吾为汝主粟。众贾从命。运贩不停。以至春首。所蓄无虑十数万。诸县饥。独境内之民不知也。又宋绍兴五年。行至斗米千钱。时留守参政孟庾。户部尚书章

谊。不抑价。惟大出陈廩。每升止粟二十五文。仅得时价四之一耳。民赖以济。二事相类。皆可行之。米价太贵。民虽卖妻鬻女。总救不得数旬之苦。何也。米贵则人贱。所得无几耳。二公大出陈廩。减价救民。秋成仍可贱余。非仁智两全之道欤。故虑米贵者出天庾而贱粟。一也。借国帑以兴贩。二也。王侯贵戚大小臣工军民人等。有米照时价出粟。视其多寡。递加恩奖。三也。责重有司。广贷牛种。课民春耕。因其劝惰。定以黜陟。四也。朝廷重农抑末。优恤穷甿。五也。

乾隆丁未夏。山西大同郡旱饥。郡中多关中直隶陕西来就工作之民。粮腾踊。工不通。民往无食。归无资。辄百十辈之富家横索。至攫饮食财物。而土著之隐民。无所取食者随之。屯蚁聚。城乡被扰。号禀者日数十。总镇沐公派弁兵巡卫。太守文公议逐之。时予知霍州。奉委赴大同谳案。行至雁门关。得悉其状。念大同客民半非土著。大同虽歉。本籍固丰。官为资送。民自乐从。因由急递禀抚军。飞飭地方官招集流民。查明籍贯。分别四路造册。每名站给钱百文。拨役护送。凡过州县亦如之。客民既散。而后专赈本籍。郡遂以宁。此亦因地制宜之一法也。

林希元荒政。首言得人难。审户难。谓审户不清。各弊端从兹而起。故为荒政中最难事。然未有不得人而能清理者也。在院司当牧令是求。在州县宜衿耆是选。务在得人。方能济事。而得人审户之方。吾谓当行保甲之法。何也。保甲不立。烟户不清。则衿耆之贤否无别。何能得人以分任其劳。闾阎之贫富不分。安得审户而悉除其弊。况保甲之法。平日为弭盗而行。则官畏烦难。而民亦嫌其扰累。此时为蠲赈而行。则官甚便宜。而民亦乐于从事。而盗贼奸宄无所容。更不待言矣。是一举而无善不备焉。若逢灾象已成。诚于此卷成规。不畏其难。斟酌而力行之。则其余皆易为力矣。

或曰务安辑。赍鬻子。信赏罚。三事洵善后之政也。而水利农桑仓储节俭风俗数大端。当先事而预为有备之计者。今反置为后图。何也。不知此数大端者。我国家已讲之素而谋之精矣。特因地方官日久懈生。丁宁于无事之曰。辄视为老生常谈。申明于既荒之后。创巨痛深。言易入而行必果也。虽然亦有说。夫燃眉则急。痛定则忘。人情大抵皆然。而办灾为尤甚。或请蠲缓以纾民力。或加赈以救民穷。地方官辄以为尽力尽心。事堪告竣矣。而不知饥馑余生。疮痍未起。试为之四顾闾阎。居有定所乎。人皆完聚乎。食能果腹乎。田不荒芜乎。业不怠惰乎。一有不然。民情即为之不安。为民父母者。独能晏然不为甫能一饱之民。画长久之计乎。故必虑终如始。一劳永逸。而后荒政全也。更有一法。可乘此而行者。预令饥民能书字者皆得进见。人具一纸。勿书姓名。各将所当兴当革者。及官吏豪猾横行侵刻者。一一开列。散布于地。择其众论金

同者而察之。如果得实。立即施行。尤遇灾求言以通下情之要策也。

勘灾筹济编

杨景仁

谷梁传。一谷不升谓之歉。二谷不升谓之饥。三谷不升谓之谨。四谷不升谓之荒。五谷不升谓之大祲。古者以五谷不登之多寡。别灾伤之名目。后世灾伤之等。则履亩各有轻重。周官不着省灾之文。然乡师司救巡国。及野司稼巡野。遂师巡稼穡。无不周知其数。是以均人。有丰年中年无年凶札之别。当必几经审察。而后行司徒之荒政也。夫夏灾秋灾。轻重不齐。非亲至田亩。无由定其分数。其勘报轻重之闲。不惟核赈以此为根据。即钱粮蠲缓之等差所由判焉。患辨之不早辨也。康熙三十三年。河南灾。阁臣议遣官往勘。内阁学士汤文正公斌曰。无益也。使者所至。苛扰实甚。州县一闻遣使。辄辍耕以待勘。是再荒也。不如令有司自勘良便。即使者不苛扰。亦多增一供亿之烦。是以盛世偶一行之。原为慎重灾伤起见。而不可着为例也。大抵勘灾之弊。半由于书吏需索牵混。往往以熟作荒。以荒作熟。以轻为重。以重为轻。预征纳条漕。办理蠲缓舞币图利之地。富者出钱买荒。冀免输纳。贫者无钱注荒。转受比追。而江苏所属州县。办粮有不归版图而名顺庄者。田在甲图。粮在乙图。每遇灾荒。被灾之图。与办粮之图。纷纭轳轳。检核为难。滋弊尤甚。此又在清其源以去其弊者也。夫灾有所隐。害在民生。灾有所饰。亏在国计。司牧者可不躬亲履勘。杜绝弊端。以尽康济之实也哉。

报灾筹济编

杨景仁

地方遇灾不报。则民隐不上闻。膏泽无由下究。以致道殣相望。盗贼伺目。往往酿成事端。而朝近不知。迨知之而百方绥辑。已无及矣。是讳灾者。国家之大患也。即经奏报。而稍涉迁延。嗷嗷者待命须臾。辗转间已足残害生灵。亏损元气。此迟延之与讳饰。其害虽有重轻。皆足以殃民而蠹国也。顺治十七年。覆准直省灾伤。先以情形入奏。夏灾限六月终旬。秋灾限七月终旬。仍扣去程途日期。如详报到省在限外。而计算应扣之程途。亦已逾限者。参处。州县官迟报逾限一月以内者。罚俸六月。一月以外者。降一级调用。二月以外者。降二级调用。三月以外革职。抚司道府等官。以州县报到之日起算。逾限一例处分。迨后定例。夏灾仍以六月为限。秋限以九月终旬。诚以报灾逾限。缓不及事。而秋收则恐临时或有变更。故稍宽其期也。十八年覆准州县官不将民生苦情。详报上司。使民无处可诉。革职永不用。若州县官详报。上司不接准题达者。将上司亦革职。康熙七年。题准各旗灾地。远近不一。准宽至八月初十日。逾期不准。十五年议准被灾地方。迟报逾限半月以内者。罚俸六月。

一月以内。罚俸一年。一月以外。仍照前例议处。雍正六年议准。一月内造报被灾分数。为时太迫。嗣后勘灾。宽以十日。察覆上司。宽以五日。总以四十五日为限。七年议准。甘省地处极边。河西一带。山高气冷。收成更晚。受灾之田。兼有冰雹风沙虫蚀雪霜之患。于定例外稍加变通。河东巩昌兰州二府。河西宁夏西宁甘州凉州直隶肃州。并口外安西靖逆二属。倘夏秋二禾。于六九两月被灾。仍照定限申报。其有六九月田禾本属青葱。此后忽被灾伤者。准各展限半月。夏灾不出七月中。秋灾不出十月中。即为勘明申报。仍将被灾日期。于题疏内详悉声明。以便察核。十二年议准。州县勘报续被灾伤分数。其续报被霜被风被水之灾较重。距原报情形之日。未过十五日。不准展限。统于正限内查勘请题。十五日以外者。准于正限外展限二十日。如已过正限。均准另起限期勘报。历来报灾之例至后而益加详密如此。恭查乾隆六年 土谕。向来各省报灾。原有定期。若先期题报。便不合例。朕思按期题报者。乃指其本而言。至于水旱情形。为督抚者察其端倪。早为区画。随时密奏。则朕可倍加修省。而人事得以有备。若过拘成例。则未免后时矣。至于督抚报灾。有故为掩饰。不肯奏出实情者。亦有好行其德。希冀取悦地方者。惟公正之大臣。既不肯匿灾以病民。亦不肯违道以干誉。外此不能无过不及之失。朕恫瘝在抱。再四思惟。匿灾者使百姓受流离之苦。其害甚大。违道干誉。虽非正理。以二者较之。究竟此善于彼。宁使国家多费帑金。断不可令闾阎一夫失所。钦此。大哉 皇言。于臣工之过不及。权衡至当。宽干誉之过。正以甚匿灾之罪也。守土者可勿凜诸。稽古莅臣秉钧常以灾祲上陈。奉使辄以饥荒入告。所以动人主。勤天戒。畏民晷之心者。虑至深远。不以非己专责惧上厌闻而安于简默也。况守土之吏亲民之官乎。

煮賑筹济编

杨景仁

吕东莱论救荒以设糜粥为下。惠仲孺亦谓荒政之弊四。而行粥居第一。良以行粥之举。壮者得馔。而不能及幼孤老病之人。近者获舖。而不能周僻壤深山之境。且萃数千饥馁疲民于一厂中。气蒸而疫疠易染。众聚而奸盗易萌。强者数次重餐。弱者后时空返。即其得食者。仰给一盂。奔驰数里。晨往夕还。冲风冒雪。得毋惫甚。况重以吏胥侵蚀。撩以石灰。杂以糠。嗟尔嗷鸿。活者二三。而死者十六七矣。然此法之弊也。究非法之弊也。乃行法者之弊也。夫苟行之而不善。虽良法皆成弊藪。苟行之而善。虽常法可绝弊端。窃以为灾黎未賑之先待哺不迫。既賑之后续命犹难。惟施粥以调剂其间。则费易办而事易集。又如外之流民。户口难稽。人数无定。非粥曷济乎。此不独富厚耆硕宜行之乡里。即有司亦当行之郡邑。而不可废也。前代糜粥之设。历有良规。国朝偶逢

歉岁。轸恤多方。而賑之典。未尝偏废。爰采辑良法。着其利弊。贤司牧及乡里耆硕有志振穷者。知其弊而杜之。散其利而普之。虽谓賑为尽善之仁术可也。

通商筹济编

杨景仁

谨按歉岁民无余所。则无所得食而夺兴。贤司牧料其必然而危之。及其未然而弭之。则通商以裕食。洵賑济之余事。而平糶之先声也。大抵商之不通也有故。遏余者。借口本境之粮。不知米价益昂其价。而兴贩莫来。抑价者。命意惠艰食之众。不知囤户暗售他方。而贸迁莫至。毋遏余而余广。不抑价而价平。而复无暴关以因之。商民有不奔走偕来者乎。查雍正三年。直隶天津等处被水。米价甚昂。行文将军府尹等。将盛京粮米十万石。由海运至天津新仓。有

旨令商民自海运米者。不必禁止。听其运至天津贸易。四年。以山东登青莱连年丰稔。 谕抚臣动帑采买。分贮济南等属米少之州县。再劝谕各商贩运。八年议准。行令盛京将军奉天府尹。转飭守口官弁。如有商民贩运米谷者。听其出口。该管州县。给与商民船票。十年奏准。凡有商贾贩运米谷。至山东直隶糶卖者。米船一到。即便放行。其临清淮扬等关。将梁头米税。自五月至七月。暂行宽免。秋收之后。再行征收。乾隆元年议准。行令督抚。转飭管理关务各官。凡有米船过关。询明各商如果前往被灾各邑糶卖者。免税。给与印票。责令到境之日。呈送该地方官钤印信。以便回空核销。如有免税米船。偷运到省。并未到被灾地方先行糶卖者。将宽免之税。加倍追出。仍照违禁例治罪。十三年 谕以地方偶有偏灾。即将该处关口应征米豆税。加恩宽免。则估舶闻风云集。市直自平。馥佺不得居奇。穷黎均沾实惠。转得权操自上等因。自后每遇灾年。米商应征关税。非免则减。几为常例。湛恩汪濊如此。甚至各关米税之免。将届停止。复行展期。所以鼓舞招徕之者甚至。二十五年。畿辅左近。谷价未能大减。 派侍郎给事中。会同直隶总督。至德州沿河一带察看。务令舟车无阻。恐临河州县因粮艘需备驳运。或藉名多封船车。以致商人挽运滞。

睿虑精详。无微不烛焉。而且 恩施逾格。既屡宽关市之征。复暂弛海运之禁。乾隆元年。 谕近年以来。直隶收成歉薄。民食艰难。从前议开海运。以资接济。续经盛京将军奏称锦州等处。米价加贵。请永禁海运。朕谕以今岁直隶收获平常。俟明岁再加将军等所请行。朕闻秋冬收获之后。各商民携带资本。前赴海城平等处采买杂粮。止因时届隆冬。海风劲烈。舟楫难行。已将所买米粮收贮各店。春融装运。该商民惟恐地方有司。遵照明年停运之议。闭遏难。甚为惶惧。朕思商民此粮购买在先。暂行存贮各店。不应在明年禁止

之内。且奉天素称产米之乡。虽因贩运过多。价值视昔加贵。然较之直隶歉收之地。待粟而炊。其情形缓急。实相径庭。着俟明年内地麦熟之后。再将海运禁止。四年。因京师雨泽未降。上年海运弛禁之期已满。奉 旨复宽一年之禁。嗣迭奉 恩纶。凡灾年海禁之弛。行之直隶山东者非一次。为民谋口食者綦详矣。乃外省以及外国产米之区。间亦有权宜海运者。乾隆十二年奏准。福建台湾。虽隔重洋。与漳泉二府同隶一省。商船往来如织。原不在禁例。即如江南崇明县。向有给照赴内地买米载回之例。嗣后如遇台郡稔年。应听漳泉二府商贾。及在台二府民人。自十月至次年二月。于地方官处请照买运。又议准暹罗国产米甚多。如商民愿往买米。造船运回者。给牌以便验放无阻。仍严饬兵役。无得需索扰累。若商民无粮米载回。只载货归者。倍罚船税。以示惩戒。此虽一时权宜之事。而念民食艰难。多方筹划。使商贩往来接济。不惜破格之施。诚非苟而已也。有子民之责者。知歉岁以通商为要图。航海尚弛其禁。而内地之过分畛域者可愧矣。关津并免其征。而城市之借端勒索者可诛矣。无使贾利者转而贾害。庶几利商者即以利民乎。

辑流移筹济篇

杨景仁

谨按流民者饥民也。与其辑之于既流之后。不如抚之于未流之先。然饥馑荐臻。本乡无可觅食。有不得不转徙他方者。琐尾流离。困踣狼狈。不早为之所。弱者阽于危亡。强者转为盗贼。可虑也。前代如汉如隋如唐。移民就食。是民之迁流。转出自在上之意。战国梁惠王曾行之。虽沿周官大司徒移民通财。廩人移民就谷之制。祇一时权宜之计耳。其余因时补救。具有良规。国朝尤为详尽。而资送养之法。或行或不行。则变通而与时宜之。期于实惠及民而已。查康熙三十一年。陕西流民。在襄阳等处地方。得 旨有情愿运送潼关米石者。即给价令其运送。此令流民就佣以济转输。顺便俾之回籍者。四十三年。山东流民流入京城。 命大臣官员设饭厂数十处。分行赈。嗣直隶河间等府百姓。来赴赈厂者甚众。有 旨将东省直隶流民。遣官领送回籍。仍捐给籽粒。俾得耕田亩。雍正元年。 谕直隶山东河南流民。有就食京师者。着五城御史察询口数。量给盘费。送回本籍等因。钦此。遵 旨议定每口每程给银六分。老病不能行走者。加给三分。为脚力费。委官护送。地方官逐程出具收结。转送至原籍。中途患病者。令地方官养医治。病痊日。再行转送。此资送流民路费之始。九年议准。直隶山东河南穷民。渡河而南。以图就食。令沿河州县。于各渡口详察。有力不能自达者。量给路费。如有依亲佣工易食者听。其乞食者。用载漕米粮照例计口赈给。其欲回本籍者。资给遣回。不愿即归者。于来春耕种之候。仍皆给以资粮。令其回籍。凡资给之费。动用存公项。造

册送部。八年。凡外出穷民。有应冬月养者。 谕令动用常平仓谷。大口日给一小升。小口五合。按日动支。乾隆初。议准嗣后送流民路费。每大口日给制钱二十文。小口减半。老病者照例给脚力三分。水程。照大小口应给之数。减半给与船价。奉 旨依议速行。与前此定为每口每程给银六分之例殊。前例以程计。一程约计百里。流民徒步。一日岂能走及一程。若以所过州县为程。相去或六七十里。四五十里。流民过一州县。即给银六分。又不分大口小口。一日所得。不特倍逾于赈给之数。且较民间营趁为生者更裕。愚顽将转以流移为利。不思复业。是故改以日计并分别大小口较为尽善也。七年。 谕各省督抚严饬有司。凡遇江南灾民所到之地。即随地安顿养。或借寺庙。或棚厂。使有栖止之所。动用该处常平仓谷。计口授粮。据实报销。并训谕约束。不得藉端滋事。至于灾民聚集众多之处。更委道府大员。专行督察。及冬月水消。春初耕种之时。有愿归本乡者。即资送回籍。给以麦种。其不愿回籍者。亦不必强等因。 圣主为流民通盘筹划者。如是之无微不至也。顾资送之例不皆有益。而间或滋弊。无业愚民惰游幸泽。挈家结队。仰给在官。或甫送归籍。仍复重来。未副 朝近安辑之德意。转滋闾阎贪诈之浇风。政体所关。防维宜亟。是以八年 谕河间天津等处。来京就食之民。日益众多。因愚民无知。见京师既设饭厂。又有资送盘费。是以本地虽有赈济。伊等仍轻去其乡而不顾。且有已去而复来者。不但抛荒本业。即京师饭厂。聚人太多。春暖恐染时气。亦属未便。着高斌设法安插。妥协办理。钦此。旋经大学士等。议于通州良乡二处添设饭厂席棚。以贍续至之流民。又经直隶总督饬属固安永清东安武清霸州文安。设粥赈。俾北来流民。随在就食。愿回籍者。资给路费。仍令本籍查明补赈。自此流民不致复聚京师矣。自时厥后。则斟酌出之。而不拘成例。

十三年。 谕向来外省有资送流民之例。用意良厚。然至饥馑洊臻。本处米粮乏绝。而邻封尚可觅食。若必驱还故乡。岂能坐以待毙。势又将转而之他。南北东西。辗转资送。在邻省既不胜其烦劳。而于灾民转益流离失所。朕思灾轻之地。不可令其抛弃失业。自当照例资送回籍。倘遇积歉之年。本处无以餬口。转徙他乡。或倚托亲旧。以济其乏。或佣工种佃。以食其力。且其中有极无倚赖者。国家复有养之例。地方官悯其流离。无分畛域。随宜安插。俟灾氛平复。本地可耕。然后使回故里。亦未始非权宜之道。惟在权其轻重。相其缓急。斟酌办理。不可执一而论。应令地方有司。酌量妥办。不必拘定成例等因。十八年 谕御史奏请敕谕江南邻省督抚。照旧例养流民。春融资送回籍等语。养流民之法。前曾行之。有名无实。转滋多事。且于灾民实无裨益。导之使轻去其乡耳。近日巡抚已经具奏。故未准行。与其养于异方。何如厚加赈恤

。使不流移转徙之为愈。今年淮徐等处被水。朕迭次筹济。不惜数百万帑金。以养资送之费计之。何啻百分之一二。岂有爱焉。若以养资送所需。增为本地赈济。岂不更沾实惠乎。夫以灾地专委多员。挨户察赈。尚恐不能一无遗漏。邻省州县。各有应办事务。又何从辨其灾黎。徒滋奸民在本地则乘机溷冒。及资送则聚众强抢。去而复返。日不暇给。而实在被灾流民。或依傍亲属。或佣工餬口。又必逐一稽安插。于伊等生理。益致拘碍。故停止此例等因。二十八年。 谕御史奏资送贫民回籍议覆一折。以此例一开。恐致无业之徒。混冒虚糜。于灾黎无益。是仅推其流弊。而未深究夫有名无实之本原。无识者。将未免仍疑为节省帑项起见。朕因直属两年秋霖过多。加恩蠲赈。不啻再三。即费正供巨万。无所靳惜。又何有于区区资送一节。然已洞悉其一无实济。而犹曲徇陈言。矫情示惠。必不出此也。且流民故乡既无生计。四出佣趁。即揆之古人无常职转移执事之条。未始不可俾之并生育。又何至束缚驰骤。强以势所不能。朕以为与其资送无实济。不如加赈济之期。俾民获实惠为愈也。救荒无奇策。惟以体恤民隐为要。设令被灾至重。甚至有田之户。亦概远徙。则所以筹抚绥。必更有大设施者。又岂恃此资送虚文。所能济其万一哉。将此通谕中外。使明知朕意。钦此。 历观停止资送养之 谕。可谓深切着明。大抵法积久而生弊。道与时为变通。是以 圣谕一则曰增为本地赈济。再则曰不如加赈济之期。良以辑之于既流之后。不如抚之于未流之先。帑不患其多糜。惠必施于实获。又云设令被灾至重。必更有大设施者。想见神明化裁。包括无数经纶。而不沾沾于一时一事也。至于流民之归。既无庸资送。亦无庸差送焉。嘉庆七年。 谕万凝等。以现在清苑等县。有差人领回本处贫民。辄欲令各州县仿照办理。势不能不僉派差役。纷纷押送。竟与递解人犯无异。是驱之转于沟壑矣。且各州县所差人役。岂能于本处饥民。概行指识。彼此认领。徒滋纷扰。此事断不可行。钦此。此外出趁食之民。当听其自归。不必官差认领也。职司民牧。偶逢灾祲。预料民或流移。先期出示各乡村。谕以即有赈恤。令其静候。毋得远离。一面设粥平糶。以定民志。其有迫不及待。挈家四出者。查户时即为登记。以待闻赈归来。补行赈济。归来贷与牛种。以资生理。其流民所至之境。不分此疆尔界。加意拊循。善为措置。则民虽撻荡析离居之苦。而得劳来还定之方矣。

备杂粮筹济编

杨景仁

王制民无菜色。注谓无食菜之饥色。诚以耕九余三。虽逢水旱。而饗常继。斯菜色不形。然菜不熟曰馑。次于谷不熟曰饥。是其资乎民食。裨益非浅。其在丰年。犹藉以辅谷。况值大祲。或荐饥。粒米如珠。嗷嗷待命。既难谋乎麩粝

。复告匱于糟糠。纵在上者賑恤百方。而恩不及周。力难为继。当一饱之无时。愿少缓须臾毋死。非有杂粮。曷充枵腹。而杂粮非可取办于临时也。有备无患。济荒者筹之熟矣。恭读雍正二年 上谕。舍旁田畔。及荒山不可耕耘之处。度量土宜。种植树木。桑柘可以饲蚕。枣栗可以佐食。柏桐可以资用。即榛楛杂木。亦足以供炊爨。其令有司课种植。乾隆七年。 上谕如果园圃虞衡藪牧之藏。以次修举。于民生日用。不无裨益。我国家生齿日繁。凡资生养贍之源。不可不为急讲。钦此。仰见 睿虑周详。虽民间琐务。靡不殚心。课农之余。并及果木。为闾阎佐食用。即以备饥荒。计至深远也。古来循吏究图民事。固期米谷充盈。然亦未尝不加意于菜果之植焉。夫人情一日不食则饥。当此急勿能择。乞命于草根树皮。温凉莫辨其性。蒸莫识其方。得一物而皇然下咽。冀以实饥肠。延残喘。讵知不谙物性。訾昌阳而进豨苓。以虺而代藜芜。欲丐余生。而或转促其生者多矣。然则上古食草木之实。近世效之。亦足疗饥。特须办其可食者而食之。且须知其可食而早植之。而豫蓄之。明永乐时。周宪王作救荒本草。有图以肖其形。有说以着其用。首言产生之壤。同异之名。次言寒热之性。甘苦之味。淘浸烹煮。蒸洒调和之法。共草木米谷果菜。凡四百十四种。其可食者。为叶为花为实为根为皮为茎。各有几种。一种而或叶与实皆可食。或根与叶皆可食。或花叶与实皆可食。条分缕晰。汇次成书。嘉靖四年。巡抚毕蒙斋以为有裨荒政。下令重刊。正德间。王西楼盘作野菜谱。因江淮饥民。采摘野菜充食。恐其误食伤生。历览详询。得六十余种。每种图其象而系以诗。采风者诵之。怦然感民生之艰苦焉。此二书皆精于格致。而切于恫瘝者也。惟是救荒本草中。如黄耆桔梗之类。半系药物。则于旧本草。其新增者。如竹节菜出新郑。紫云菜生密县。因周王备藩河南。当时植于圃者。多系中州产。他处未必尽有之。至如百合石榴柿梨梅杏等物。乃寻常果品。人尽知食之。今择其可磨作饼蒸食者。登载较详。至野菜谱。如丝屨屨板莽莽之属。世不尽识。今检其村野所恒有。而便于采捋者。载之。以补救荒本草所未备。近世吴氏仪洛辑本草从新。所收救荒之品。较易取求。而前明徐宗伯光启农政全书。所载食草木叶法。与辟谷等方。亦附录焉。屠隆荒政考云。灾伤之处。杂置豆粟蕎麦莽蕨粉之类。皆足充饥。今据诸书所志。酌录而汇存之。世有心民瘼。知其可食而早植之而豫蓄之。俾得补五穀之缺。而无伤生之嗟。岂非救荒之一助哉。噫嘻。观于此者。小民艰食之情可以恻然而悲矣。仁人君子所由访沟洫之遗模。讲积贮之成法。兢兢焉防于未荒之前。稽平糶之旧制。循散賑之良规。肫肫焉援于既荒之后。思其艰以图其易。惟兹杂粮藉以辅谷。而不恃为延命之资。固有备无患者之上愿也。

兴工筹济编

杨景仁

荒岁役民。出于不得已。而未始非良法也。浚河筑堤诸务。受其直。救目前之饥荒。藉其劳。救将来之水旱。他如修城垣。葺学校。皆工程之大者。即缮完寺观。似非急务。而用财者无虚糜之费。就佣者无素食之。劳民而便民。非良法乎。查康熙五十二年覆准。令陕西各州县修城。俾穷民得佣工度日。雍正四年。

谕朕轸念东省被水穷民。粒食惟艰。特允山东巡抚之请。于大清河兴疏浚之工。令乏食小民。得力役之资。为餬口之计。今天气和暖。土松润。正当畚鍤之时。去秋该抚奏请设厂赈济。今赴工者众。粥厂可以停止。但念这就食小民。其中岂无老弱残疾。不能赴工者。赈既停。麦秋之期尚远。此辈穷无所归之人。或仍致失所。朕心深为悯焉。着山东巡抚。将不能赴工之穷民。察明若干。每口仍给与升合之资。候至秋收后停止。所用银均作正项开销。该抚严饬各州县官。务实心奉行。以副朕养育百姓之至意。钦此。 圣主怜悯饥民。

使壮丁就役。而又念及不能赴工之老弱残疾。予以口食。德至渥矣。而工程之修举。在先事豫筹。别其缓急轻重。则遇灾欲办工赈。无难次第举行。乾隆二年 谕。今年春夏之交。直隶山东两省。雨泽愆期。二麦歉收。朕已多方筹划。接济民食。且令直隶总督。有应兴工作。以次举行。俾小民得藉营缮。以餬其口。今思山东百姓。多仗二麦度日。今岁麦收既薄。虽屡降谕旨。蠲赈平糶。仍恐闾阎尚有艰食之虞。着该抚悉心计议。如开渠筑堤修葺城垣等事。酌量举行。使贫民佣工就食。兼贍家口。庶可免于流离失所也。再年岁丰歉。难以悬定。而工程之应修理者。必先有成局。然后可以随时兴举。一省之中。工程之大者。莫如城郭。而地方何处为最要。要地又以何处为最先。应令各省督抚一一确查。分别缓急。豫为估计。造册报部。将来如水旱不齐之时。欲以工代赈。即可按籍而稽。速为办理。不致迟滞。于民生殊有裨益。钦此仰见

圣主子惠困穷。精神贯彻乎事前事后。思患而防。事豫则立也。乾隆八年奏准。直隶河津两郡旱灾。将沧州改筑土城。景州土城。亦于开春修筑残缺。灾民俱得佣自给。十三年。山东修沂河两岸堤工。部议照以工代赈之例。土方工价。准给一半。 上念东省被灾甚重。民情艰窘。非他处可比。将土方工价。按数全给。此又破例之 殊恩也。二十五年。直属有应修河道沟渠等工。将上年截北仓漕米。所存十万石。作为修浚河渠以工代赈之用。二十七年。

敕令步军统领。派员修治德胜门外。至清沙一带石道。其余各门有未平坦处。并令查勘酌辨。奉有多兴土功。亦所以养穷民之 谕。四十七年。豫省青龙冈堵筑漫口。下游居民。经黄水淹浸。民食维艰。另筹开挑引河。改建堤岸。俾江南山东两省附近灾黎。赴工授食。五十七年。直隶被旱。 敕令保定天津河间。以及顺广大等府城垣。乘此兴修。并查明各该州县城工。如有应

行急修之处。赶紧勘估。奏明办理。此乾隆年间工賑之大略也。嘉庆元年。

諭本年湖北各属。因汉江涨发。猝被水淹。荆门灾形较重。该处堤工。原系百姓自卫田庐。例应官督民修。第念楚省教匪滋事之处。既被扰累。其未经被贼地方。又复猝遇水灾。殊为可悯。着加恩将此次堤工。官为修理。又諭救荒之策。莫善于以工代賑。因思附近城河等处。久未挑浚。多有淤滞。以致骤雨不能消涸。着通行查勘。将应行疏浚之处。雇集附近穷民。兴工挑挖。于工賑两有裨益。钦此。圣恩高厚。以民修之项作官修。体恤百姓者既至。而以工賑为救荒之善策。洵万世不刊之训也。六年。京师右安永定各门被水。将永定河东西两岸决口堵筑。有旨令官给佣资。俾被水难民。赴工帮同力作。以充口食。十三年。以上年直隶通州等处被淹。凡坐落永定河西岸。并切近大道之宛平良乡等十余州县。有应疏浚牧牛河淤浅。及挑挖大路两旁沟渠等工。动用賑余银两。以工代賑。十五年。甘肃被旱。俞督臣之请。于来春开冻后。即赶修皋兰固原等处城工。俾贫民得资餬口。此嘉庆以来工賑之大略也。司牧者善为经理。工鳩而民庶有鳩。力食。而农堪代食。沐膏泽而勤苦。不亦康乎。

安富以救贫说筹济编

杨景仁

按保息六条。终于安富。注平其繇役。不专取。则安富固有道焉。昔周武王之民。有粟至百鼓。而戍避重泉。齐桓公之民。成困者二家。而聘隆式璧。此人主藏富于民之至计。即重农积谷之微权也。顾三代以上。画井授田。富之之权操于上。其时无甚贫之民。亦无甚富之民。井田既废。民间生计。一听民之自为谋。而其所谓富者。半由货殖。不尽出于农田。史记所以有本富末富之辨也。近世生齿日繁。惰游日众。衰多益寡。则本富固可恃。而末富亦可资。乃官吏日从而侵侮之。日削月朘。不久而富者亦贫矣。富者不安。而日流于凋敝。设令饥谨荐臻。库帑不散擅动。常平社仓米谷之发。又复不敷。将何所取资。以活环而待哺之穷黎耶。惟培养富户于平时。而后临事得藉其力。平时轻徭薄赋。加意护持。临时如平糶施粥助賑贷种诸务。皆取给焉。而未可抑勒也。诱掖有方。奖励有法。足谷翁虽甚俭嗇。见守土者从容开导。加以优礼。咸以为荣。而踊跃听命矣。雍正二年。諭社仓之设。原以备荒歉不时之需。朕以为劝諭百姓。听民便自为之。而不当以官法绳之等因。钦此。夫社仓米谷。小民不过斗斛之益。而圣心体恤如此。深虑有司行之不善。致滋烦扰也。而凡劝分之资乎富民者。安可以官法相绳。涉于派累哉。即令急公爱民。而理諭势禁。强以必从。或不孚以情。而操之太蹙。或不量其力。而索之太奢。窃恐志在救贫。而弊先扰富也。夫周贫者之急。不可以扰富。富者之余。斯可以

救贫。司牧者绎周官保息安富之义。为我 国家培养元气。俾缓急可恃。贫富相维。则几矣。

卷四十二户政十七荒政二

救荒贵得人疏康熙十八年

蒋伊

臣惟救荒之法一在奖良吏。吏之于民。休戚利病。刻刻相关者。莫如守令。如其不廉不能。坐视其民之死而不救。一旦盗贼起。民亦疾视其长上而莫肯效命。如其果贤且能。民信之既深。有所劝谕。必能乐助。有所委任。必能尽力。其于民之顽良。必能洞悉。民之肥瘠。必能周知。其于给散之际。必能核出纳之奸。必能杜侵渔之弊。转徙者可望其招徕。抛荒者可望其开垦。故天下无救荒之奇策。而有救荒之良吏。然择良吏必不可拘成格。盖不专其职。则吏无以行其志。不厚其赏。则吏未必尽其心。臣愚以为被灾地方。全恃守令。平日果能清廉洁己。守绝一尘。赈济之时。又能清查口数。按人给发。实惠均沾。不致克减。恤灾捍患。多方措画。使数十万户口。室虽悬磬。而人庆更生。许该督抚题请。廷臣公同核实。不拘钱粮盗案。 特准即升。则廉吏益知所勉矣。夫天下之最可怜者。莫如饥民。而天下之最可虑者。亦莫如饥民。盖济饥民。正所以弭盗贼也。如实能全活数万人之命。而地土不致荒芜。户口不致耗散。真可谓循吏矣。而犹复以考成之法限之。其何以劝天下哉。一在专责成。赈济固赖守令。然守令之廉能者不多覩。而贪残者比比皆是。捐瘠满沟。啼呼满路。守令不问也。上有赈贷之恩膏。欲知饥民实数。而守令素不知究也。委之胥吏。则所赈者又非真实无告也。欲 特遣使臣察勘灾伤。则徒滋骚扰之弊。且民情不相通。而侵渔如故也。然则所谓赈济者。不过公文行下。造册报上。曰赈过若干而已。其生与死。固不得而知也。臣请 敕下该督抚。于监司府厅中荐举二三廉干官员。总理荒政。分地任事。如虚报宜禁。扣克宜禁。闭余宜禁。攘夺宜禁。宰牛宜禁。皆其职也。令各州县确勘饥民实数。一面赈济。不得迟缓。一面报明册籍。总理官据册按数。不时亲行察访。如至某里某村。而无其人。是混开也。有其人。而给散不以时。不以实。是冒侵也。即行揭参。以为不能抚字者之戒。如总理官不能承上恤下。反掣良吏之肘。该督抚即行指参。务俾地方各官实心任事。朝夕经营。视为万命生死所关。凡束手待毙者。皆令全活而后已。庶可仰纾皇上宵旰之怀矣。

敬陈分赈之法疏康熙十八年

蒋伊

迺因江南旱荒。 特允督臣赈济之请。从此各直省被灾地方。咸可推广。将

见饥者得饱。流者得归。数千万将填沟壑者。复登席矣。但救荒实政。贵得其人得其法。则民沾实惠。倘奉行不善。与不赈等耳。从来赈济之法。莫善于分。莫善于聚。一聚则饥民云集。不免有攘夺之患。且给散之时。人多而厂少。强者争先求食。其势不能无拥挤。而老弱之颠仆者。已十一二矣。聚数十万人于一处。挨名按册。非半月一月。不能给发。饥民待哺经旬。不得一食。因而死者又十五六矣。聚露居。疫疠随作。病不得生于医药。死不得葬于不毛者。又十七八矣。臣刍蕘之见。务令县各为赈。而不可聚之于一郡。乡各为赈。而不可聚之于一城。人各为赈。而不可委之于一吏。所谓县各为赈者。盖不欲使民轻去其乡也。民当凶荒之岁。流亡载道。或携老幼。举族共行。或弃妻孥。孤独逝。此散而之四方者。能保其不为盗乎。惟谕以本处赈济。麦熟之前。稍缓催科。则流亡日归。使民有故居可恋。亲属可依。一便也。捐输事例。即以本地之米。赈本地之人。该州县据实数径申藩司。藩司径行达部。米则贮之于仓。银则交之于库。无往来之劳。无车船之费。人必乐于从事。二便也。饥民闻赈济之令。每多离乡越井。扶携就食。若驱逐出境。使之啼饥道旁。号寒旷野。是不仁也。如一概容。万一逃人混入其内。事发之日。是官与民皆以赈荒而蹈法网也。惟州县各自为赈。则有保伍里长。人皆识认。无逃人之害。三便也。所谓乡各为赈者。盖乡之去城也。远者百里。近者数里。鸣而起。枵腹入城。所仰给者。止一餐之粥。半升之粟。而生业俱废。八口嗷嗷。不胜病矣。应令州县官督同绅士耆里。分历穷乡。逐户清查。真正饥民。计其一家男妇几口。册上填明某里某村。姓名年貌。每口给一小票。掌上另用一印记。以防其冒往别村。凡城市郊野。多设公所。届期至厂。验明小票印记。每名给一红签。谕以次日不必齐赴。如一人缴十人之签。即可领十人之食。近者给以粥。远者散以粟。年不满十岁者半之。给散之时。换给一绿签。每日红绿二签。循环缴给。是一家数口。止须一人奔走城市。而九人者皆得安坐于乡。别寻生理。不至失所。行之既久。使男女异日。而一人受两日之食。则不致男女混杂。此法之可行者也。所谓人各为赈者。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通都大县。岂无乐善之绅士。好义之里耆。肯实心任事者乎。若一经吏胥之手。则报名有费。而所报者未必皆实户。廩给有扣。而所廩者未必皆穷民。其侵渔者多矣。臣在康熙十年。曾赈荒于乡。分设三厂。全活饥民之数多而费省。其城中官设二厂。全活饥民之数少而费广。此冒侵与不冒侵之别也。应令各州县里耆公。举绅士之贤者。分任其事。且辗转劝助。亦可佐天庾之所不逮。已上赈荒诸法。若地方官实实举行。或有补于荒政之万一。

赈济议河南通志

陈芳生

古来赈济之道有三。曰赈济也。赈贷也。赈糶也。赈济者有散而无敛。此惟大荒行之。赈贷之法。行于中荒之年。大约春散秋敛。出入皆以米谷者也。赈糶之法。出仓谷。随时价糶卖。贮其钱。俟秋成平糶。此出陈易新之道。无问小饥大饥未饥。皆可通行。故以三者较之。莫善于糶。莫不善于贷。何也。贷之者。将来必欲还之者也。输纳之际。虽良民不无后期。考绩之日。虽循吏未免追呼。此时虽似为德。将来不免为怨。而况民间贫富异其家。顽异其性。欲借贷者。每系无业之人。势不得不责之以互保。互保之后。势必诿卸其任于富者者。未免有偏累之虑。至其侵蚀之难察。影射之难辨。则又势所必有。且秋成之丰歉未定。则还仓之盈绌无凭。故借贷之举。行之而善。未必能如朱紫阳之社仓。行之而不善。竟等于王安石之青苗矣。所谓莫不善于贷者此也。若夫赈糶则不然。谷出钱入。既无事于追呼。随多寡为交易。亦无偏乎贫富。量时值为低昂。无抑勒之弊。乡僻皆可搬运。无不之惠。市中日日有谷。时价自不腾踊。官糶不止。民间之谷恐后。自不安于闭余。钱谷相衡。多寡之数易核。既无中饱之患。而又随其现在之价值。即可转收外运之米。商贾利于速售。则远贩日来。况当贵而糶。当秋成价钱而余。则斛斗必有盈余。虽无取息之名。而有取息之实。益可佐将来之预备。古来经济名臣。莫不以此为富国足民之道。而宋儒苏轼赈杭州。亦曰某于浙中救荒无他法。惟日糶常平仓米而已。故谓赈糶之法为甚善者此也。至于赈粥之举。则惟大荒之年为极贫之户不能举火者行之。枵腹而来。果腹而往。其中透冒之弊似少。然而设厂之处少。穷民奔走以就食。必有荒于耕作。前后失据之患。其弊一。远近闻风。来者日多。恐不可以为继。其弊二。妇女老幼疾病之人。不能匍匐以奔命。其弊三。人多必有暴露疾疫之虞。其弊四。故其为道能暂而不能久。可散而不可聚。试就祥符一县之方广计之。南北百里。其中为方十里者八十。使以十里而设一厂。当为八十厂矣。每厂日米一石。当去米八十石矣。自二月赈。至麦熟止为期。约有百日。当去米八千石矣。此岂易给之数乎。况设厂或未能多。道里或未能均。赈期或未可限。则又岂易举之事哉。故就今日而言。赈法则借谷粥皆未确见其可行。求其全利无后虑者。莫如出糶仓谷之为便。

救荒议

鲁之裕

古云救荒无长策。夫岂果无长策哉。难于得其人焉耳。得其人则未荒而弭之早矣。甫荒而备之周矣。即审荒而赈之也。亦无不沾其实惠者矣。然尝见今之当局者。必现在之官。与在官之属始任之。任之而辄不予以礼貌。抑又无所劝惩也。则人将何所畏爱。而府库之财不窃。日出其精神才力。以于劳怨交丛之地哉。故予窃谓随时随地。皆有待用之人。固不待于借才异时异地也。惟是为督

抚监司者。能精择乎府州县官之有真才实心者。俾之主赈事。则其人必亦能精择乎分赈之人。无拘拘乎佐贰之员也。虽学职可也。即举贡监生生员可也。齐民而行谊素昭者亦可也。如既得其人矣。于是乎勉以大义焉。待以殊礼焉。俾其人鼓舞驰驱而不倦。而监司复从而监察之。臧有彰。否有瘕。如是而分厂以任其事。于救荒也何难。虽然。未荒之弭也弗早。甫荒之备也弗周。迨不幸而迫于荒。而后有以赈之。则审荒之术不可不亟讲也。凡有司之赈荒者。大都以报名之事。责诸里胥。夫里胥之婪者。惟其亲知。贿赂之是求。无论已。即有一二畏法之人。亦决不能按乡而悉其荒口之数。何也。审荒之令一布。则告者纷纷载途。其真伪何从而辨。欲沿门讯之。而千万饥民。是岂计日而可毕籍者。议者曰。以赈粥为稽查。一术也。夫岁惟无大饥也。岁而大饥。则岂特穷民就食哉。即豪家僮仆。往往报名而关支。远乡富民。亦且分丁以走领。如是而食者不皆饥。饥者或反无食矣。赈粥固非术之善者也。议者又曰。以印票书民口数。与按口应给之粮。实贴诸兆民之户。而委员以核其伪者罪之。一术也。是亦暇则可行。而荒迫无济之术也。然则荒卒不可审乎哉。曰何不可审也。是有分民之法在。从来民富者有三。曰上曰中曰始。贫者亦有三。曰薄曰常曰赤。始富者。劝分不行于其家。薄贫者。赈济不施于其宅。惟至于上富。则使自择其乡之薄贫者而贷之银。中富则使自择其乡之常贫者而贷之种。此非徒欲贷之银种而已也。即于此寓审荒之道焉。何也。彼上富者以银贷薄贫。必逆计其能偿者贷。而上富之所不贷。其为常贫可知矣。中富者以种贷常贫。亦必计其能偿者贷。而中富之所不贷。其为赤贫可知矣。是不必劳吾耳目。而民举为吾耳目。亦不必费苦心思。而民心先为吾尽矣。夫然后委分事者。履乡按户。而等其差以行吾赈也。则赈者实。而固无有旷时冒给之弊矣。议者曰。等贫民为三。善已。流民将何居。曰民而至于流也。必其生之无他计者也。是则与穷而无告者何异。有赈以济之而已矣。尚何待于审之而后有以济之耶。等诸赤贫焉可也。

灾赈议

汪家禧

朝廷命官。大小异职。而同有临民之任。今兹灾荒。合七十五州县之民。以待赈于大吏。守令曾不豫为图。早有区田。水有柜田。良法具在。未雨绸缪。何至灾不可挽。而守令平时以狱讼征收为己责。未尝一行其原野也。未尝一省其桑麻也。未尝一问其疾苦也。官民情隔。何由亲昵。一旦荒灾。奸民则激怒于守令。守令则卸怨于大吏。而操一省之权者。遂任一省之怨。为今日计。则莫如使州县各任其赈。而奸民无所置喙矣。夫一县中岂无殷户乎。岂无绅宦乎。斟酌劝施。在良有司之调剂耳。编保甲。靖流民。此弭盗良法。而用之

救荒尤合。为各县计。莫如实勘被灾户口总数。以治所为中央。余分为东西南北。每方以一保二保三保等为号。每保统十甲。每甲统十户。注为册。每册。或日人粥米四合。甲日散东。人给五日之食。乙则西。丙则南。丁则北。戊则中央。其散则顺各保次第。各保又顺各甲次第如法。其田亩可播种。尚有秋成者。收后止赈。流民散处。近则遣归其乡。远则另编保籍。不许擅自往来。每散赈日。令必亲自验看。亦不许吏胥上下其手。其殷户。令必持简往。劝以桑梓补助之谊。不得遣役强派。绅宦则品行素端。乡里尊仰者。请其助令检察。且明谕乡民。毋许滋事。如米不足。或减四合之一。各府各调剂属县之赈。巡道又调剂属府之赈。其愿捐廉俸者。听其力所能给。其果能自筹善策者。许其便宜行事。优则予上考。劣则参罚。如此则事有分任。而大吏不至以一身支绌其间矣。令亲勘则惰民无可滥支。编保甲则流民无能滋扰。临以绅宦。则风土周知。耳目难蔽。如或有地形夷旷。人情强犷者。卫以防兵。有不率教者。刑以示畏。此恩威兼济之道也。又赈莫善于积日。莫不善于逐日。雨旸无定。饥民杂糅。熏蒸之气。易兴疾疫。不善一也。挨次给众人。或稽时刻。而穷甿枵腹往。立待踰时。拥挤使不得舒臂肘一日。则次日乏矣。是民又以赈而困。不善二也。人米四合。不能饱终日。日日领赈。黎明往。过午归。急炊以食。何暇他为。在野者纵田尚可耕。已无余力治。而负担贩鬻者。反以赈而绝其谋利之途。不善三也。夫兴工役助赈古法也。积五日散之则余四日暇。守令或酌地方兴造浚凿。可支公项者。详请举行。而民亦得以佣钱调济。此彼此互补之法也。至于赈分老少。于省会或可。于村落断不可。省会之人。多半坐食。一闻赈济。藉以餬口。而此辈不务生业。又易滋事。禁之或便。村落之人。田为恒业。一遇歉岁。手足无措。而耒耜之外。胥无能为。虽壮丁。其求食与老弱妇女无殊也。一概谢之。不适授以口实乎。总之立法以颁守令。而守法不如法者劾。大吏职也。实心以行。不得苟且塞责。推诿宕延。守令职也。且今之所患。匪仅饥也。人心叵测。变诈风行。不豫思善后之方。恐猝来意外之患。省会官众令严。尚多不遵禁约。矧地旷民顽。迫以饥寒。杂以煽惑。欲其帖然安分。恐能保其身。不能保其心也。而揆其要在饥民各聚其乡。守令各治其境始。局外刍谈。罔识忌讳。然有不能已于言者。谨议。

禁余说

唐梦赉

事有似为仁人君子之事。而究其实。乃毫无益而大有害者。则禁余之令是也。为禁余之说者。曰本处丰收。四方来余。则本处之粮大贵。或且余者多而粮必尽。贫民必至于饿死。则是禁余者。体上天好生之仁。一方无告之众。岂非善政哉。而不知其非也。夫余者。非强人而余之也。有巢者而后有余者。其巢粮

何为也哉。曰。以封粮也。以纳米也。以买布也。以买絮也。以办人事往来也。今禁之遂不糶乎。曰。不能。今如欠粮银一两矣。不能因禁余之故。封银五钱而即完。其糶如故也。欠米一石矣。不能因禁余之故。纳米五斗而算完。其糶如故也。以买布絮办人事者。不能因禁余之故。遂不买不办。其糶如故也。然既已禁余矣。则此糶者。糶之何人。曰。糶之本处人向外贩者。糶之外来贩买人有倚靠者。糶之本处大家有钱能收囤者。但一经禁余。则粮价顿贱。向之糶一石者。今且糶一石几斗而后足。糶之日又迟。在官粮不完。则敲扑之日既多。在民衣不办。而饥寒之日又多。相对号呼。无可如何。此禁余之令一下。而收成之方。仰屋而叹。荒俭之处。顿足而呼。如有人于此。使之五官百骸十二经络。节节不得流通。而告于人曰。我歧黄。我扁鹊。我神医救世者也。无人不困矣。且夫糶粮者非有钱之家也。有钱者则余而不糶矣。无论贵贱贫富。无不办税之家。即贫而为人佣工。为人佃地。租地所得有数之租粮。无不以粟易布者。向来可以少糶而有余者。今反使之多糶而不足。其所利于贫人者何如也。假使官不禁余。得无恐有粮之家。乘兴多糶。而粮遂尽乎。夫数年以来。非水则旱。民间万不得已而后糶。八口之家。算而又算。尚恐朝夕之不继。宁待官为之禁。而后念及其家口耶。夫不禁而未必多糶。且因粮价贵可以少糶。禁之而势必速糶。且因粮价减而反多糶。则 朝廷之赋税不能办。上下之考成不能免。穷民借贩粮为生者。裹足而不敢动。而独使衙蠹地棍。白昼公然抢夺。车骡则弃之于荒野而不敢归。粮石则付之于何人而不敢问。白夺平吞。甚于强贼。此载在律中何条。奉在 诏旨者何日。而仁人君子之为政。一至此耶。此无他。为衙蠹地棍邪说所中。而未尝深穷也。夫一县则不为县荒俭计。而在抚司。则均其属也。一府则不暇为他府荒俭计。而在抚司。则均其属也。况 朝廷以四海为一家。直省告饥。方且蠲之赈之。南方之丝帛。北方之貂参。西方之绒羊。东方之鱼蚶。皆未尝禁其贩卖。今荒俭之处。日望余粮者至。苟延旦夕之命。而贩粮之罪。又律中所不载之条乎。且自丁巳戊午以来。曾经年丰粮贱。无人搬贩之时矣。每斗粟曾价至钱二十余文。是斛斗二斗五升也。处处无人余买。农家积粮满囤。鸡犬门闾。依然无恙。以不能办税。全家而逃者有之。当其时官不能救之于下。天不能救之于上。今一方少收。四方有来余者。是天欲少苏此一方民命之苦。且大救四方民命之苦。而官必设法以困之。使糶者不得糶。余者不得归。彼此远近俱困。是诚何心哉。或有为之说者。曰。民间原有一种无寸宅尺土。游手好闲之人。专以余升斗为生者。独不为若辈贫民计乎。曰。若辈亦乐以搬贩升合为生者也。一禁余。则若辈亦苦矣。良民之为商贾者。无罪而罹于法。衙役之承风旨者。横飞而食人肉。此一举也。惟有衙役等人乐耳。有心世道者。尚深思而得之哉。

论平糶荒政辑要

陆曾禹

唐开元十二年八月。诏蒲同等州。夏旱。恐来岁少粮。先付每州米十五万石减糶。案余莫贵于早。糶莫贵于时。以八月而计来年。计之得矣。且以十五万石赈糶于一州。每升减价十文。非美政乎。但唐时出糶之际。其法之传。使不知张公咏守蜀平糶之法。恐其利必尽归富户。其害实在穷民。深可叹耳。何也。穷民待哺之日时虽多。所余之米粟有限。一则官不许其多余。二则彼亦无钱多余。奸人窥破其微。贿嘱官吏。串通斛手。在水次日买数十石而去。不踰月而官米已异矣。奈此地米价稍减之名。忽又遍传商贩。商贩闻之。惧亏本而不来。官长察之。叹仓空而无继。米有不骤贵之理乎。奸人于是卖其所余之米。不数旬而获利无算。宁勿令人切齿。是穷民之食贱米。不过数旬。穷人之食贵米。必需几月。食贱米者。十不过二三。食贵米者。十必八九。惠之者。非即所以害之耶。故赈糶当兼行张公保甲之法。此法一行。既无冒滥。亦不失恩。宋之去唐不远。乌如张公所行之法。非即蒲同等州所行之法哉。至于仓穀不足。则劝捐之道。固不可少。然握其要。则民输恐后。失其方。虽官索不输。古人之法多矣。但又有一种分劝之法。不可不知。预查通县共有几社。每社先访才干出众者。能事能言者数人。许其旌奖。每一人令其劝输几户。多者为能。倘有富足而不听劝输者。有司始自劝焉。不激不挠。循循善诱。务在必得。如是则社社无不输之上户。村村无不救之穷民矣。

赈粥得宜法

徐文弼

赈粥以救饥者。所以悯其死而致之生也。无法以行之。反多戕其生而致之死。或乡城不能并举。使四乡残弱。奔走而就食于城。致多死于道路者矣。及扶挈而至赈所。或因拥挤力不能胜而死者矣。或因守候迫不及待而死者矣。或因聚处既久。日曝雨侵。蒸为疫厉而死者矣。嗟乎。民饥而死。犹可谓之厄数。我招集而速致其死。咎将谁归。今有最简易不壅滞之良法。循而行之。诸虑皆免。备详其法。并图于后。法亦无他谬巧。只是免拥挤。免喧争。免错乱。免迟滞及领给不均而已耳。所以厂内分东西南北四处者。使一百人分于四处。每处二十五人。虽百人之众不见多。斯拥挤之虑免矣。所以厂之四处。用栅栏四扇。每扇二十五行者。又将四处之人。分作二十五处。虽百人之众。各限以排立之位。斯争喧之虑免矣。所以厂之四处。用四色之旗。又用四色小筹者。使之照筹认旗。各投其所。虽百人之众。自知各归各处。斯错乱之虑免矣。所以就栅栏用长桌。令各置领粥之器于其上者。使给粥速而得粥匀。斯迟滞及领给不均之虑免矣。至所以用大筹分双单字者。本日给筹。次日领粥。如本日系单日

。给以双字筹。领明日双日之粥。是本日乃单日不能重领。则冒滥之弊并免矣。斯其所以善也。

施粥不如散米说

黄懋

赈饥之法莫善于散米。莫不善于施粥。莫善于各图散米。莫不善于笼统城市散米。或问各里图中。粥之善如何。曰施粥止可及十里之人。十里之外多不能及。即十里以内之人。其脏腑筋骨。已为饥馁所败。欲晨赴夕归。力不能堪。况日止一餐。而逐日奔驰往返。兼之风雨霰雪。道路泥泞。即使施粥不缺。亦必转填沟壑。至于疲癃残疾。极老太弱之人。而不能出而吃粥者。又不必言矣。若各里散米。则皆安居而受赈。其善一。粥必多人料理。此曹或私其亲友。宽假其僮仆。有滥冒偷窃。或缩米添水。或宿馊。种种诸病。又有柴薪器具之费。计米一石。饥民所食。不过六七斗耳。散米则一人之费尽可供二人。其善二。城市得乡图苦索之捐。富户吐余膏之橐。城市游闲无赖。皆得谋筹积饱。乡愚远寓濒死之民。安能与争。强者则重连次。弱者或后时空返。不公不均。无从查考。若本图捐米。捐者乐从无憾。举目皆亲熟识。谁不愿利惠一方。若本图散米。则按籍分给。既无重之弊。亦无往返空嗟。其善三。一家几口。吃粥必须齐出。以少年妇女。出头露面。有志者羞愧饮泣。愚痴者习成无耻。甚至厂役之夫。丧心评泊。亡命之徒。调戏挨挤。事变丛生。言之足令发竖。散米则男人持票赴厂受给。妇女得全廉耻。其善四。然此犹小者。受粥虽佳。只救目前之性命。至于救将来之性命。则在其农桑。若日日待餐于城市。早出暮还。荒耕废织。或废农桑。散米则五日一给。领在本图。仅费一时之工夫。仍不旷逐日之程。农安于畝亩。妇任于纺织。野无旷土。市乏游民。生计既裕。赈益省力。其善五。况饥民宜散不宜聚。宜静不宜动。日喧闹于市井。秽污之气最易蒸为疫疠。何如帖然受赈于本图村落之家。其善六。城市散米。似可省舟车之费。然乡民走领数升之米。往还过午。饥肠难支。必不能全归炊。不免于城市换饼饵粥聊以充饥。而家中仍嗷嗷无食。若各里散米则无其患。其善七。笼统散米。人户难稽。应领不能领。弊多丛生。惟各里造册。委任于大姓自赈。则邻里熟悉。非亲即佃。根柢易知。真伪难欺。可少不公不均之弊。其善八。城市施赈。每日给领。此则五日一给。日日给之则太烦。若总给之则饥民有不撙节者。不可不限也。其善九。或疑但救此土。而不救流亡。而不知流亡中有刁猾强悍者。小则为鼠窃狗偷。大则为为夺。往往为害地方。况被灾之处。财力维艰。饱一流亡。必馁本土之一民矣。但使各邑各图。效行此法。各任其土著。即有流亡。故乡受赈。谁乐为他乡人乎。不救流亡正救流亡。其善十。此法既行。人不出行。又可行地方利益事。巨室之家。

或疏浚河塘。或筑塘堤岸。高乡或滨河滨。低乡或筑圩岸。有产之家。稍出升合。既以活人又可兴无穷之利。其善十一。

劝施米汤约

陆世仪

凡饥民至饥岁易死。其死也。非尽由不得食也。不得食而死者。十之六七。其由食而死者。十之三四。盖饥民饥渴久。肠胃日细。骤得食。则迸急不能容受。往往肠断而死。故久饥之人。不可食饭。即糜粥亦不可多食。救荒书言久饥之人。不可骤与粥。宜倾向桌上。令饥民就吮之。恐伤其肠胃也。饥民易死如此。又荒岁米谷贵。民多食豆粝饼麸糠草根诸杂物。涩滞塞肠。久饥者每每致死。此景象。心切痛之。然岁荒粟少。公私交迫。即素封之家。亦自救不暇。终无活之之法。尝考方书。惟谷性最养人。人但得穀气。即累日可以不死。里中父老言。北方无稻米。每患病。辄索大米汤饮之。饮则辄愈。大米者。稻米也。因思今素封家。虽无余力可以活人。然朝饔夕。犹自不废。今愿与同志者约。凡朝夕炊粥饭时。幸少增勺米。汤沸必挹取数盞。盛大瓮中。多多益善。明晨以汤再炊。量入麦粉少许。使成稀粥。更以水姜三四块。捣碎调和。各就门首施之。或一次或早晚二次。汤尽为度。用以少润饥民肠胃。是有八善。不费一善也。可久二善也。不另起锅作。无冒破之费。无董率之劳。三善也。米汤之中。少投以麦。仅堪免死。不堪饱餐。则无耻之徒。苟能自活者。不思侵夺。四善也。无肠塞之害。五善也。腑脏常润。不至干枯细小。则虽食豆粝糠诸杂物。亦无害。六善也。饥民畏寒。寒气入心。无不立毙。有姜汁则辟寒气。通肠胃。七善也。兼去秽恶。令人不生疾疫。无转相缠染之患。八善也。有八善而其法又浅而行甚易。凡有活人之心。宜无不以为然者。幸勿视为膜外也。

硤川赈图后掣经室集

阮元

救荒无善策。惟因时地制宜而已。余抚浙无德。屡致灾。嘉庆九年夏。浙西大水。已行平糶。赈济。借种。诸政矣。十年春。蚕麦又失收。民益困。乃遵

钦定工赈纪事粥赈之法。奏设粥厂于十五州县。凡三十四厂。大率相距二三十里。即分设一厂焉。始也议者纷起。以为粥必有石灰。非救民乃害民。又以为妇孺必相践而死。又以为人多必致疫。又以为司事者必侵蚀。民无实惠。余曰此数弊皆所素有。但在人为之耳。于是每厂皆延诚实绅士。委以钱谷赈之事。官吏不插手。惟钩算弹压而已。硤石惠力寺厂。其一也。海宁马君钰以部郎居乡。平日好行其德。委以厂务。力任不疑。余又荐原任临海县令尹。无锡华君瑞潢。助之。其散筹。分男女两厂。佛寺火芦篷。无雨淋日炙之苦。贫民荡

舟而来。道路出入次第。皆以木栅梆。为号令纪律。日赈数万人。无拥塞之虞。有疾者。给以药。老病废疾者。别有厂。妇女有篷。终数十日。无一人死于厂者。粥浓厚皆遵予令。以立箸不倒。裹巾不渗为度。马君及分司者与饥民同食之。无一盍饘餲者。除领官银之外。凡可以格外便民者。马君皆力为之。以故硖石之赈尤尽善。夫水旱之事。不能必无。国家休养之恩。百数十年矣。昔之八口食十亩者。今数十口食之矣。今之六分灾。故昔之十分灾也。倘不以此次粥为谬。数十年后。若有荒歉。或可仿而行之。或曰分厂赈粥。不如分乡散米。余曰分乡散米固善。但一二县之地。良有司善绅士为之乃可。若数十州县。必有流弊。且赈粥专为下下贫民供朝夕也。若钱与米则中中中下人皆走索之。反使下下之民短其赈期矣。总之赈灾无善策。惟相时也之宜。实惠及民而已。马君绘此图。属华君示予。并请题后。是仁者之用心也。曷再以原奏及粥散筹各章程附录于后。俾后之人益有所考焉。

图赈法

金匱知县齐彦槐

嘉庆十有九年。江南大旱。金匱分无锡地。地势视无锡为高。被灾尤剧。八九月间。某尝以事赴乡。窃见赤地数十里。民间炊无米。爨无薪。汲无水。惻然忧之。夫官发常平仓谷平糶。于民便矣。然远在数十里之外者。不能为升斗之米来也。故官平糶但能惠近民。不能惠远民。殷富之家。以其余米平糶于其乡。远近咸便矣。然无升斗之资者。不能余也。故民平糶但能惠次贫。不能惠极贫。天恩浩荡。极次贫户。悉与之赈。而靡不德矣。然赈者赈灾也。于例但及有业之贫民。而不及无业之贫民。故欲推广皇仁。不使一物不获其所。惟邑之殷富。捐资接济。乃救荒之大者。夫惻隐之心。人皆有之。殷富之家。幸足于衣食。目击邻里乡党之人饥寒以死。孰不欲解衣衣之。推食食之者。顾上劝捐。而下或不应。何也。则经理不得其道。不能使人无所疑惑。无所瞻顾也。且人情之所甚不忍而急欲救之者。亦第于其亲者近者耳。其目所不及见。耳所不及闻者。固非情之所甚迫者也。向之捐者。大抵设立公局。令一邑之钱。悉入局中。彼殷富者。以为吾既捐矣。不知是钱也。官将发之于何人之乡。董事者将散之于谁氏之里。而我乡我里之贫乏无赖者。犹不免于我乎扰也。而吝不捐者。遂妄生议论曰。是特以饱官之囊。供董事者之侵渔而已。以故愿捐者少。而不愿捐者多。今也定为图赈之法。以各图所捐之钱。各赈本图。图有贫富。以富图之有余。协济贫图之不足。令图自举一人焉。以经理之。其钱即存于捐者之家。而不必入于公局。官于公局之董事者。第纪其数。为之调拨而已。某图饥口若干。捐银若干数。协济若干数。各书一榜于其图内。使贫富见之。晓然明白。施者知其财之所由往。食者知其食之所自来。则捐者无所迟

疑。不捐者无所借口。且以富稽贫。其户口必清。以贫核富。其捐数必实。于恤贫之中寓保富之意。则事易集而官不劳矣。是说也。某尝谋之乡先生。言之上游。皆以为可。自十月初旬捐廉以倡。至今岁三月。计捐钱十有二万四千余缗矣。而殷富之家。好行其德。复于其间为粥以赈。城乡设厂十余处。计所捐又不下万数千缗。饥民赖以全活者无算。呜呼。孰谓人心之。风俗之厚。今不若古哉。赈既毕。尚有余钱六千余缗。而无锡之赈。亦有余钱。于是复谋之乡先生。言之上游。以所余钱。留为修建南北二桥之费。亦以工代赈也。邑之人乐其事之集。刊为成书。用垂永久。某既不能善政及民。使岁不饥。又不能使民俭且勤。皆有藏。虽饥而不至于困。其起死人而肉白骨者。乡先生之谋。邑人殷富之力也。某则何功。虽然。人各有乐善好施之心。而能不阻之使其无所疑惑。无所瞻顾。则图赈之法良矣。用是书之。以告后之官斯土者。

陈办灾各弊疏道光五年

江苏巡抚陶澍

窃照地方偶被偏灾。恩施抚赈。全在印委各官。严绝弊窦。俾帑不虚糜。人皆得济。本年淮扬徐海等府州。被灾较广。仰蒙恩旨。分别给赈。目下正值分查户口。领银散放之时。尤须力除积弊。就臣意计所及。采访所知。大抵办赈之弊。凡有十端。委员下乡。不知道路。或不谙土语。多藉随行书役。而书役每多与乡保勾结。互滋朦混。其弊一也。委员夫轿。及随行书役。所得饭食不敷。或责之乡保。乡保承应难支。或更雇人帮办。则又添食用。不免暗地取费。其弊二也。各处村庄。人稠势众。委员一到。往往增口数。或纵令妇女喧晓要挟。甚至拦舟围轿。故作搅混。责惩难加。理谕莫遣。其弊三也。或空屋无人。村邻代称外出。或挈妇子。自称远道归来。纷纷求票。即恐系别保之人搀入。难以猝辨。其弊四也。查赈之期。不过半月兼旬。其间有村庄辽隔。或雨雪阻滞。乡保知其不能久稽。故意引向远处难处。以促其期。疲其力。迨时日迫促。则未到之处。仍祇凭乡保所开给票。其弊五也。乡保户口偶错。地方刁棍。因挟其短而讹索。稍不遂意。纠党联控。承办者畏其拖累。遂预留地步。以浮冒为弥缝之具。其弊六也。乡保固多狡猾。亦有愚民不谙例应赈否。概求赈票。乡保驳斥。辄被殴辱。致有乡保不敢跟查。转听本境土棍开报者。其弊七也。或灾本轻微。乡保土棍。敛钱雇催穷老劣衿。连名求赈。不准则奔控求勘。印委各官。惧以讳灾取戾。或蹈办理不善之咎。随亦不能坚执。其弊八也。放赈时。不于酌中之地。设厂散给。以致道途辽远。老病妇女不能赴领。或赴领而口数较少。仅敷往返食用。或不能赴领。而托人兼领。被其侵扣。其弊九也。地方为富不仁之家。乘灾民窘迫。先给贱值。买其赈票。一俟放赈。即持赈票雇人包领。是暗削脂膏。而灾民不能言。委员不及知。其弊

十也。有此十弊。是以办赈甚难。然所以除弊之法有四。其一查赈之限宜宽。宽则挨查之力舒。而不致草率。放赈之日宜分。分则领赈之人少。而不至拥挤。其委员又宜假之以权。一有阻挠滋扰。解赴印官。即行惩处。俾知严惮。自不敢藐玩以滋事。其一委员带书役。及跟查之乡保。必须宽给工食。使之有力当差。如查竣一庄。毫无弊混。并应量加犒赏。稍有弊窦。立即重惩斥换。俾赏罚分明。自不致有勾结欺罔之事。其一委员户必亲到。口必亲点。点验既确。然后入册给票。每查竣一庄。即将一庄内所有极次贫花名户口。及应领银数。开写榜示。粘贴庄前。如有诡户及舛错之处。许于数日内首告更正。则共见其闻。自无所施其冒之技。其一多设赈厂。各就四乡灾民之便。老弱不难赴领。雨雪不虞阻止。自不致为代领者侵扣。亦不甘以贱值而卖其赈票。有是四端。可除十弊。然总以得人为第一要义。印委各员得人。虽诸弊丛积。不难扫除。否则或先存染指。或畏葸无能。本员已不可信。遑论其它。前经臣与督臣率同藩臬道府。及州厅以上各员捐廉。共凑银三万余两。分拨灾区。作为办赈委员及吏役人等食用不敷之费。俾得安心查办。以清浮冒克扣之源。复将应需赈银。预解淮扬府库。俾各州县于详定数目时。即就近领银。毋庸远赴司库。以归简捷。并迭札通饬各属。激发天良。屏除积习。拯救灾黎。现在体察情形。尚知奋勉。将来各员如果经理得宜。自当遵 旨加以鼓励。倘或办理玩忽。仍即随时参办。地方刁劣。希冀冒者。现亦访获数人。惩办之后。均知敛。臣仍将应办章程。分行各属。务期 实惠均沾。无滥无遗。

兴国张公救荒记

魏世效

张公以庶常出宰兴国。在甲申三月。先年大旱。秋无所获。公履任三旬。民情皇皇求余。而常平仓存七粿三之定例未下。同官者咸谓宜守成宪。四月既望。谷踊贵。公喟然曰。矫诏发廩。古有其人。遂通晓乡城。分七日次第按户发粿。依额粿三千六百石。稍浮以供部费。藩檄下复严饬存七之例。后三日求谷者益众。有道殍者。公集众询之。乃曰前得谷之人。犹能输价。今之啼饥者不能名一钱。虽减价无从得食。公曰。然则贷诸。遂按册得户一万二千有奇。户贷三斗。丁口多寡。则或赢缩之。凡五日所贷。如所粿之数。数日公复遣人覘视。还报曰。贷谷者或任耕。或有名于册者。今之死于道路者。不耕而失业。佣于人而人以无食驱之。邻邑闻兴有称贷之之政。襁负而来。或转徙流离。无从得食。公遂建施粥之议。或难之。公曰。常平谷万二千石。交代所受止八千有儿。倘守存七之例。则粿者贷者何所自出。今仅存千有余石。则坚守不与。能免谴咎乎。乃集绅士议之。皆称善。且出资助赈。遂设局治平观。自五月十一日至六月十日。执事者五更煮粥。粥具扣钟。东庑入而西庑出。妇孺给于别殿

。日一周。人率米五合。食毕亦扣钟。起于辰而毕于午。三四日后自七八石十二三石至二十石。起于辰而毕于申。乃道死者频告。公即亲验耆民某某设槽殓之。衣锦司率贫民入有谷之家。按户分贍。公曰。若辈不持钱而索谷。挟饥馁为市。不逞之徒也。拘挾枷示。遂帖然。邻邑以强取谷。杀不休。讦讼于上官。连年不得耕作。发仓谷者高其值。民汹汹。甚或殴辱官长。夺平民。而兴则安堵如故。宁都魏世效闻而叹曰。公不己之功名。而一身任艰巨。焦劳十旬。法不为挠。卒以全活数十万人。视汲长孺得君赈廩者。其难易为何如耶。殓方苏。淫雨百日。山溪涨溢。水声若雷霆。城几崩陷。公洒泪刑牲以祷之。危而复安。嗟夫。公以名进士历清华之选。一旦出为县令。非公意。所谓盘根错节。利器乃彰耶。予独悲夫崇祯甲申之变。李闯之徒。乘饥民以肆其凶毒。使天下之人肝脑涂地。烈皇帝身殉社稷。当时臣工无或有讲救荒之术者。是以至于此极也。公之政轻重缓急先后有序。将使志生民者推而行之。公讳尚瑗。字损持。苏州吴江人。

卷四十三户政十八荒政三

与曹射侯

张履祥

往者夏秋不雨。崇德之东境。桐乡之南境。以至海四境之地。苗则尽槁。民卒流亡。桑柘伐矣。室庐毁矣。父子夫妇离矣。逃赋役者莫敢归。丐于途者靡所适。桑梓景色若此。当必仁人君子所为恻然流涕。辗转念救不能自己者也。弟于旱虐之日。从嘉禾至皂林。见运河之水。逆流而西。势若奔马。支流若长水陡门永新秀溪白马诸港。急流雨下。其势亦然。农人车救。罔间昼夜。是以运河之右。力虽劳而收获尚有可望。至水所不及之处。则弥望皆枯矣。因思自运河之左。以达海滨。岂有千百里之遥。岂有山冈之阻。量其地势高下。亦岂有几千寻丈之殊。而水之通竭。穀之有无。遂已至此。特缘农政废弛。水利不讲。浚治失时。侵占阻塞。以致浅涸故尔。古人开渠灌田。动称数百里。尚有凿山陂阜以兴民利者。尚有役众起徒。或数年或数十年而得成功者。尚有糜金数百千万。而绩用克奏者。权其利害之重轻。劳逸之久暂。将犹毅然为之。他即无论。即如海盐之地。古以斥卤。蕨而不治。其后筑堰蓄水。农功渐起。如唐长庆中。令李谔者。开泾三百一所。至今号称沃壤。千载于兹。人病不为耳。地方岂有常哉。况乎崇桐海之间。火相接。河港具存。又皆平壤。高卑之势。不大相去。实非他州之比。其自长安而上。必仰济于西湖而外。余所病特浅耳。浚治之功。令长能办之矣。不必多费金钱。无俟需之年岁。耕者各浚其田之际。其不耕者。田主稍给其食。佃户稍出其力。惟闲旷之所。乃用众力。在经

浚经。在支浚支。有司者鼓舞而劝诱之。警其顽惰自私。及梗令异议者。分界刻期以鳩作。不及一两月。在处深通矣。此功既成。涝则速泻。无患暴涨。干则震泽之水来奔不竭。一举之劳。百年之利也。夫水之与旱。天运常然。但疏数异耳。古者耕三余一。所以恃其有备。不能为灾而已。今日财匮民穷。赋役重苦。兼以风俗薄器。盗贼不息。民间欲望有余。因不可得。但能修利沟渠。开通障塞。使一岁之中。稻米之登给其半。菽麦蚕桑之入给其半。苟免死亡。斯亦可矣。为长上者。与其攒眉焦虑于征赋之无从。惨惨畏罪黜之将及。何如集父老而谋之于预。为豪家巨室者。与其晨夕咨嗟于租课弗登。寇盗愈炽。震震虞室家之不保。何如消鄙吝而图其长策。为小民者。与其涂场无望呼贷无门。去者流离转徙。居不免囹圄。骨肉难全。沟壑是迫。何如悉筋力于畚揭。忍疲劳于井里乎。即若仁厚长者。与其凶灾之后。流亡在目。隐痛在心。议施议赈。皇皇于捐输劝助。而卒不过致叹巧妇之炊。竭涓滴之润。何如及未灾之时戮力而营本计乎。此水利之宜讲求。照然可者也。

弟又窃度施功先后之序。宜以崇桐为始。而海继之。盖崇桐者海之水之户牖也。崇桐涸则海虽欲措手而无从。崇桐见绩而海乐乎趋事矣。嘉兴海盐。虽各有接邻高阜之地。然为里不多。为功亦约。不难次第及也。其间经纬脉络。土人率能详之。究竟水道浅深广狭。相间以行。实有不必尽浚者。或疑所起之土。无地可以安放。浙西之利茧丝为大。近河之田。积土可以成地。不三四年而条桑可食矣。桑之未成。菽麦之利未尝无也。举一圩之田。所损者少。所益者多。计亩取偿。亦无不可。特虑小民难以虑始。占田者多不为远虑。反乃从而撓败之。则任事无其人耳。诚得负乡邦之望者。平日不爱详言曲譬。与艰食之人讲明此义。使人人意中。先有尽力沟洫。以为久利之见。向后不幸。复有如壬辰之三夏。及去年夏秋之间。水涸人愁。吁天无术。泣泪徒枯。有贤乡先生以情闻之当道。专委治水之使。临督其役。诸邑令长。各率其父兄子弟而开浚之。引崇邑以西之水而注之东。导桐邑以北之流而放之南。则濒海方六七十里之区。咸收灌溉之利。又安至仰云汉其如焚。祷山川而待泽。终将不免饿莩转徙之悲哉。夫此濒海几十里之地。在扬州之域。诚若不及千百之一二。然土沃人稠。约其生齿。已不下数十万。度其生谷。亦不下一二百万。虽古盛诸侯之锡履。约称是。未尝不可为殷阜之计。坐使荒莱日至。流移转多。实用恻心。语云。失之于前。犹将善之于后。计自庚辰至此。二十余年。水旱屡作。昔之日既不及为之所。今兹民生之困。倍于前时。年岁之祲。复乃数见。谁堪冥然终不寘念耶。

请安流民兴水利疏

任启运

伏见江南淮徐凤颖地方。水患异常。皇上忧劳特甚。其賑也。既动用常平仓。又动用封贮备公银百数十万。又将癸亥运京漕粮酌。又借浙江永济二仓。又将山东漕拨济。又 上谕河南山东江湖广。饥民入境。随地安插养。动用该处常平仓。计口均给。体恤之忱。无所不至。而二月 上谕陂塘沟洫之类。宜加意讲求。俾除其害而收其益。已先事豫见。及七月 上谕两江历被水灾。皆不善宣泄容纳所致。务救目前之灾荒。永除将来之水患。神明洞烛。诚尧舜忧民之盛心也。皇上中和在躬。参赞位育。何以有是水灾。臣反复思之。知天所大启必与之以大忧。尧舜非有浚水。无以彰千古之大圣。禹稷不假成平。无以显千古之大功。盖愚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昵目前之安而与计后日之久。未有能从者也。故天欲为一朝开至治。必震动其民而后可。因民之所甚苦。因民之所甚顺而为之。古语曰圣人不能为时而能乘时。岂非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固有特于 大圣人哉。臣江南人也。常历淮徐。涉黄河以至京。又由直隶之真定保安。抵山西之太原大同。见沿黄河之地多苦水。而自直隶北境及山西。大抵土广而人稀。江南二百四十步为亩。山西千步为亩。而田之岁入。不及江南之什一。窃尝怪之。谓江浙为禹贡扬州之域。所称厥田下下者也。而今苏杭饶沃甲天下。真定保安太原大同。皆禹贡冀州之域。所称厥赋上上者也。而今尽成硗确。则以江浙之沟洫修。而民之耕耘亦尽其法。北土之沟洫不修。而号为农者。亦卤莽灭裂而不尽其道也。孔子称禹之功曰。尽力乎沟洫。禹自序其绩曰。浚畎洫距川。决川距海。畎者。田闲水道。深广盈尺耳。沟倍之。洫又倍之。洫则巨矣。川则多藉溪谷大水为之。或高阜尽用人力开辟者。史所称郑渠白渠亦是也。五穀之性无不藉水以滋。不特秣稻为然。即麻黍菽麦宜燥。亦未有久旱而不槁者也。故一区之中。亦必有亩有畎。亩以植谷。畎以利水。雨则由畎而沟而洫以达之川。旱则由川辟之而洫而沟而升畎以滋其亩。故川者。宣泄容纳之大区也。今北土数千百里。无一沟洫。即所树艺。亦无畎亩之分。当其旱。则立而槁。或数日雨。又浸而萎矣。此其害在田畴。而自雍冀以逮淮徐。数千里之水。悉注于一黄河。而河与漕亦受其病。河吏值水之盛。恐河之决。不得不稍有所泄。以杀甚怒。而滨河之地。亦因浸而屡告荒。然后知禹之两言。千古治田之要。亦千古治河之要也。议者或谓迁南民以开北土。庶南无人稠田少之忧。北无土广人稀之患。但安土重迁。人之常情。孰肯舍乡墓之安。而就硗确之地。即有愿者。而道路之费。牛种之给。于何资焉。而今适有凤颖徐淮之水。其民四散迁流。河南山东湖广江西既可安插。直隶山西何不可安插。且湖广江西亦苦人多田少。何如直隶山西田多人少之可安插乎。此正因天因地之大时也。今被灾州县。极重自十月开賑。次重十一月。次十二月开賑。或六月至一月为差。钦差及两江督抚大臣。皆日夜焦劳。以称

明旨。但流民未尽归。灾民未可艺。臣愚以为可因此时谕民。愿以其家迁者。具明家口男女之数报官。给引使迁。所过地方如 旨所谕。动用该处常平仓。计口日给。自真定以北凡可之地。有卑下者。即使开浚。如江南开土方法。计工给食。以成大渠。大邑可安插千口。小邑半之。官从优。凡地之无粮者。听民自占。于公项给牛种之资。至三年外。酌纳租粮。使为永业。流民既定。徐募苏杭常镇民之精于农者。如古力田之科。使为田师。教民畎亩种植之详。大抵一亩之渠。可济十亩之旱潦。而五谷之入必丰。丰则民艳之。而愿为沟洫者必日众。此转瘠土为沃壤之大机也。其民欲复业而不肯远迁者。则因今尚无可艺之地。先使大臣相古黄河入海。及今海口为黄河所宜宣泄之处。集民广为开浚。计工日给其直。优毋刻。寓役于赈。饥民不可使之集而无所为。聚则郁蒸之气生。无所聊赖则言不及义而行险徼幸之计作。此又为民防患于未然。而即为黄河他日之容纳宣泄计者也。在易上经十二卦为否。下经十二卦为益。先儒谓泰否初变为损益。损以持泰。益以救否。故益之四自坤而上。曰利用为依迁国。言迁乃为民之依。初自干而下。曰利用为大作。言可因是时立大功也。彖曰。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则因今之时为赈荒计。并为沟洫河渠计。不亦可乎。夫为流民计安全。一时之便计也。为北土计灌溉。为黄河计蓄泄。亦百年之长计也。我 皇上为尧舜之君。如神之志气。有开必先。自督抚卿贰以下。大小臣工。必有能实心任事者。伏惟 皇上用干之断。体天之行。兼集策力而善行之。幸甚。

甲子救荒私议

张海珊

古云救荒无奇策。愚以为不在奇策也。在上之人。身体斯民之疾苦。用实心行实事而已。一良法也。而有通有塞。其地。法可通矣。而有利有弊。其人。得其人。因其地。而又或行或不行。其时。譬伤于寒者。一日之间。而见症屡变。唯良工乃能审证。因合色脉经络藏府之传变。摄心专气求之。而不拘拘于古人之成方。乃能百治而百不失。然则谓救荒无奇策者非也。今苏松土狭人稠。一夫耕不能十亩。又大抵分佃豪户之田。一家八口。除纳豪户租。仅得半。他无所资焉。而于是下户困。困则不能不抗租。而豪户下以佃户抗租无米之田。上供国家之赋。而于是上户亦困。而诸无田不耕之人。又无虑十人而六七。荒形甫见。则徒手待哺之民遍郊野。是故苏松之荒。较甚他郡县。而救之亦较艰。我故曰必视其地也。今之议救者。首曰平价。我谓不然。夫执米价低昂之权者。商与牙也。彼其人大都市井狙狯。乘时规利。一闻平价之令。则闭而不出。客米一绝。而居民之征贵贱为积著者。亦将深居观变。为官府者固不能击其管钥而攘之也。无实惠以予民。而徒播虚声以拒商。价愈平而愈昂。犹之病势

且亟。而且复塞其咽。搯其胸。立见其气绝矣。且是令行。将吏胥尽得行祸福于商牙。而商牙之尤猾者。又得关通吏胥。而任胸臆为贵贱。而于是抢夺之事起。我故曰必视其人也。今之议救者。又曰请赈。我亦谓不然。夫请赈必待得旨。又必待踏勘。计自请赈至得旨。需月余。自踏勘以至放赈。又无虑月余。及米至而苏松之民骨朽久矣。或又曰。劝捐如何。曰法无不可行也。然我窃虑米有尽。而田不可保。计目下及来年麦稔。时甚遥。而待赈之人。愈集愈多。即得米万石且立尽。既尽之后。而此数万之人。心志既骄。手足又懒。复不能自为生计。而日眈视大户之旁。噪逐官府之侧。则患且不测。且此时集人力固圩岸。晓夜车戽。晚稻犹及种。抑或广蒔豆芋瓜蓏之属。与一切旦夕苟且营生事皆可为。而俾之弃绝百事。日待此升合之粟于上。曾南丰所谓以饿莩之养。养之而已。岂所以为斯民长久计哉。我故曰必其时也。然则救之将奈何。曰是诚无出于议者数端。特所以行之不同耳。请赈劝捐。患在事或格。事苟不格。患难继。尤患救荒民不能兼顾荒田。今有一法焉。亦古人之所行。而因乎时与地所宜。而兼以得人之用。则兴工代赈也。吴松之塞久矣。水之而不速去者。未必不因是。今莫若大浚吴松江。而以请赈劝捐所得按给工食。刻日集事。凡各图各圩地。即其地之耆绅士大夫。视圩岸孰宜修。港渠孰宜浚。亦即劝募银米。纠人修治。公私兼举。而第令事集之后。以其簿上之官。州县勿与闻。至于向来常平义社所存贮。则官自置场。平价出粜。而更以所入银。加拨公帑。出纳客米。增价以来商。而平价以惠民。以银米递消息。至银尽而止。凡书籍会计。延邑之耆绅为众钦服者为之。凡胥吏罢勿役。以浚吴松任郊邑之民。以修圩浚渠任各乡民。而以置平粜协济其后。此法行。不大伤公帑。利一。救田于万一。利二。置以出纳客米。则米易消。而后者将益至。利三。若此者。合时与地与人而兼筹之如此。而其尤要者。则在郡县大夫至诚恻怛。致爱致敬以谋之。使吾之意交孚于上下。庶得其人以用之。而后法与人得交相济。或者曰。子之言则善矣。如无银米何。劝捐所得将不足。若请赈。非郡县大夫之所得为也。曰。无虑也。今皇上爱民如子。事必法祖。世宗宪皇帝高宗纯皇帝每闻荒政。立行开仓发帑。史不绝书。其尤巨者。乾隆壬戌曾截漕糟八十万石。与江苏等处赈济。然是时不过偏灾。非如今岁之水患独大也。请赈之例。查乾隆三年上谕水旱之灾。同宜赈救。但旱灾之成以渐。水则有骤至陡发之时。尤当速为赈救。现在成例。分别极贫次贫。其应即行办赈者。原系不待部覆。以后地方官遇有骤被之灾。一面办理。一面奏闻。草莽下士。不谙国家事例。妄谓即当据此条奉行。然后入奏。所谓救荒奇策。无踰于此。谅当事君子。必有能行之者矣。

饬兴水利牒

李光地

照得直隶九府。荷 圣恩优渥。感召天和。比年收稔。民有起色。然旱潦灾侵。天行常数。虽太平屡丰之世。不可以无备豫之道。近代讲备荒者。止于仓贮蓄积而已。岂知千有余里。有数十州县之寥阔。以百余万米谷。散在民间。大侵之年济一郡尚不足。况又有赴县城领给之烦。吏胥乡长侵蚀之弊。将来又有追比还仓之扰。是仓米在今日殊不足赖也。本部院思北土地宜。大约病潦十之二。而苦旱者十之八。然北方苦旱。遂至于不可支。不能如南人补救者。非独惰农自安。盖根在于水利不修。束手无措故也。今岁本部院。因春夏微旱。屡行通飭。凡州县各因其山川高下之宜。如近山者导泉通沟。近河者引流酾渠。若无山无河平衍之处。则劝民凿井。亦可稍资灌溉。若一县开一万井。则可溉十万亩。约计亩获米一石。十县之入。已当通直全属之仓储矣。一沟之水又可当百井。一渠之水又可当十沟。以此推之。水利之兴。其与积谷备荒。其利不止于倍蓰而什伯也。用地利以济天时之穷。用人力以补天地之缺。自古为政。莫不以此为先。只因近来守令。但恤身谋。无能以民事为家事者。故视此等议论。邈若河汉。今直隶经 皇上浚河筑堤。蠲灾释逋之后。孚诚下洽。吏习民安。有所兴利。莫便此时。仰该司道府厅。乘兹农隙。令各州县亲履境内。按视山川形势。何处可通沟渠。何处应修堤障。水之源委。何去何从。地之高下。何蓄何泄。何处平壤。宜劝穿井。何处水乡。应疏河道。一一绘图具说。务须简洁详明。以俟檄发。画一遵行。至于此事。原为百姓筹谋。非如钦工上差诸务。期会征发。随以督责也。该府州县。履历民间。务要减省徒从。只马单车。劳问父老。询以农事。不得骚动闾阎。费民一草。胥役有藉此作一名色。惊扰编氓者。立毙杖下。到彼时兴修。有应用官民之力处。另行详请。限冬至前。各府报齐。如迟慢不到者。该道府等详揭。

水利备旱疏

晏斯盛

窃上年秋旱。荷蒙 皇上蠲赈兼施。多方拯救。百万生灵。得度荒岁。今年麦收之后。指望西成。乃零星微雨终不沾足。秋禾又恐失收。夫为日甚长。必当思补救之策。而谋生有道。岂均为坐食之人。现在通行晓谕。飞飭各属。于紧要水陆冲衢运贩之所。严禁出境棗卖。至烧锅。销耗粮食者。尤干禁例。更行严查。执法重究。其存积之家。有需必棗易者。地方官即动平棗米价买存。并探听东豫江广二麦丰收之处。更为采买。以资接济。此目前最要之务也。再本月中旬。雨不沾足。早稻固难获收。然下旬沾足。尚有晚稻可种。倘五月不能沾足。则六七月内。一经微雨。即可尽种杂粮。杂粮之中。秫种小米藁豆荞麦。尤为易植。而荞麦一件。八九月内。尚可布种。秋霜稍迟。俱可丰收。

无如南方熟于水田。忽视杂粮。不知一有歉象必须改种。若能随地遍播。毋令空土。虽所收稍薄。亦大足接济。现在通行劝谕改种。并请动银前往江广。购买菘豆荞麦。回南借粟。以资种籽之不足。此亦目前最要之务也。再江北各州县。地方硗瘠。风俗不醇。每多游手游食之人。乐岁贪于广种薄收。凶年则空穴而走。百十成。易于习非滋事。计惟大兴工作。俾朝夕所入厚于赈粮。人必争趋。显以开数十百年之利益。默以收数十百万之丁壮。尤要务也。查上年臣有开筑陂塘坝堰之请。择其轻而易举者。略已兴举。如滁州之黄庆圩。全椒之张邑等圩。寿州之蔡城塘。凤阳县之山河。临淮县之鹿塘。定远县之水坝等处。先后竣工。颇见裨益。然皆偏隅小补。尚未能广有沾溉也。考 圣祖皇帝时。河臣靳辅有请开凤阳沟田一疏。甚有条理。急切可行。其略曰。致治之道。首在足民。足民有道。不在请赈蠲租。而在因民之力。且凤阳广袤。过于苏松。苏松地方三百里。财赋甲天下。凤阳地方五百里。而贡税不及苏州什一。虽地力有肥硗。诂应悬绝如此。苏松擅水利。小港支河。所在而是。旱既有资。涝复有泄。虽雨旸稍愆。率不为患。大江以北。尽失沟洫之旧。稍遇水旱。即同石田。今欲田无旷土。岁无凶年。莫如力行沟田之法。沟田者古井田遗意也。然井田自亩至浚。浅深广狭。法制繁重。沟田但凿一沟。修浚甚易。其法以十亩为一。二十为一沟。以地三亩有奇。为二十中之经界。二十之外。围以深沟。沟道广一丈八尺。沟广一丈二尺。深七尺五寸。开沟之土。即累沟道之上。使沟道高于田五尺。沟低于田七尺五寸。视沟道深一丈二尺五寸。涝则以田内之水车放沟中。旱则以沟中之水车灌田内。其利甚溥。疏方下部举行。而有事闽滇。其议遂寝。今按疏内所言。虽专及凤阳一郡。而已全举江北大势。凤颖二府。有淮水为之经。而汝颖濡睢涡汴诸水。络绎其间。庐州一府。以巢湖为之委。而大江山河通其流。至若合肥一县。地多高阜。亦可凿池。以广潴蓄。以备旱干。皆大可为之区也。是以寿州有孙叔敖之迹。舒城存颉羹侯之遗。则知水利之修诚非创举。此外六安一州。本系山城。而东西南北四乡。多有塘堰旧迹。久经湮废。至若泗州所属。居淮下流。滁州所属。亦多溪壑。并可一例修治。但徒事小修。不见大效。若得如淮扬水利。大发帑金。委令谙熟水利之员。董集民力。大加凿治。贫民既有所资藉。而利济亦可久远。此又将来最要之务也。

与苏抚宋公书

赵士麟

窃江浙之区。莫急于水利。旱与涝皆荒。而尤莫急于旱。涝则江浙虽饥。而全楚之粟。顺流千里。不二旬达吴越。旱则数十里之内。皆资担负。所及者几何。故莫急于旱也。仆往者承乏江浙。远考史籍。近访輿言。每惟河道之通塞。

即系生民之休戚。在浙则石门一带。在江南则京口丹阳一带。年年苦涸。漕运病之。至京口丹阳数十里间。外藉江湖。消长居半。内资长荡湖开家湖练湖诸泄。而闸坝久废。余流涓滴。源源带水。浹月不雨。即民舟常苦艰塞。每岁隆冬。辄兴役开浚。以通漕艘。击水挑工。昏晓不息。堕指溃踵。恒有僵仆而死者。不一劳者不永逸。屡欲具题大为开浚。而相时待力。顾此失彼。耿耿至今。天畀仁人覆临兹土。彼苍冥冥。实以有待矣。顷凡自吴越来者。极言江浙亢旱之状。已踰三月。即杭嘉苏湖。几不通舟楫。甚至有传洞庭山以南。亦可徒步者。不胜骇异。情关旧治。中夜转展。唯有一策可以少济此五六郡望救之饥民。想足下亦必有同心也。念旱既太甚。则米必涌贵。米既涌贵。而外江之米不至则愈贵。今即移咨各省。招来米商。而京口舟阳。河道已成陆地。米艘何自而入。愚以为今插秧已失时。农民十室九流。餬口四方。惟有趁此时将京口舟阳一带数十里河路大兴工役。开浚深广。其利有四。一开河路以来米商也。一通民船以便贸迁也。一兴大工以救饥民也。一免冬役以恤祁寒也。计此一带河道。约长三十余里。开深一丈二三尺。合苏松常镇四郡之搢绅巨室富商大贾。委曲劝谕措资。或亦不难。遥念足下仁心妙画。其已见之施行者。亦既载之口碑。播之国门。此救荒之泽。当更必有出于寻常意见之外者。不揣鄙陋。远献其刍。庶几备高明之一采也。

下属县试行水车檄

乔光烈

夫农田之功。全资水利。古人设立桔水排。所以补天地之穷。为因时补救之计也。同州地处高原。土厚泉深。雨泽偶愆。即征旱象。渭洛黄流。萦环十邑。一切滨河地土。大概坐视暵干。揆厥所由。皆以岸高。不知设法收灌溉之功耳。东南各省。火耕水耨。滨河之地。虽县岸数十丈。制车盘戽。由近及远。无不田畴润渥。同此地土河流。岂有南北异宜之理。近闻郟县生员淡明远。能造水车。已延致其人。损制戽水轮车一部。试行之于县之城南村河岸。高二丈有余。一人运动。水缘而上。直达田畴。其车环列二十八桶。每桶可容水三升。一车所费不过六七金。而一日之功可灌田一十五亩。若河流湍急之处。水触其枢。自能运动。更可不烦人力。虽通邑之田。未能概沾水利。于此滨河地土用之。可补农功。今饬属县官吏。即将所捐制轮车。畀城南乡保收领。听滨河有地小民。由近及远。以次周流戽水灌地。其有乐于从事。愿照造施用者听。至于广为劝导。使民知用力少而见功多。岸高之处。或递置水车。层转接运。俾益究其利。又在贤有司之善于倡率也。

与布抚台论救荒书

李中孚

一请设督农掌水之官以大兴农田水利。方今西安之所以大饥者。天旱而田不足于水故也。夫关中横终南以为终始。山之所在。河泉多有。故西安近山一带。恒绕河泉。渭北虽复高仰。而泾洛漆沮清河石川诸水。亦所在而是。故总西安而论。其不可引渠灌溉者。固十七八。而可开渠引水者。亦不下十二三。兼以井泉亦不下十三四矣。夫水利三四倍于旱田。以十分有三四之水田。勤力而专精其间。虽复天雨不时。亦足补旱田之阙。而偿其获。即不足补。而此一半享水利之民。亦足以自保。而再不至流离失所矣。但凡民愚而不知兴。即有兴之者。而力微不足以兴。而为有司者。又不留心于兴。是以上下交困而无可如何也。夫天道不可知。今秋未必再旱。然亦不可不为旱虑。况水利成。固关中数世之利乎。是宜乘今秋谷布种之候。于本省司道中。择精敏仁惠者。加以总管农田水利之权。各州县官于丞簿或绅衿中。择公正好义。为众所素信服者。大县四五人。小县三四人。加以掌管之权。使之相视督责。其一切兴利除害辟举任使。皆委以便宜。不从上制。凡近河者虽一二十里内。但可引水。皆须筑堤开渠。以资灌溉。无河泉者。皆须掘井而灌。按万历间吕新吾公巡抚山西。惓惓劝谕农民。各于田内穿井。有云一时之费虽多。百年之利永赖。檄各州县正印官加意督催。公又不时躬亲单骑查验。勤于鼓舞。所在勃兴。薄田他为沃壤。至今民享其利。其或牛种资粮不给。官为措置。大抵人情易于乐成。而难于图始。下吏寡于奉法。而多怀欺诞。此法之行。州县必多有以难上欺者。即不然。亦或苟且塞责。欺诞而苟且。则此事之设。亦徒劳攘而烦费而已矣。是宜申明赏罚条格。预颁州县。但是法立。一半月之间。各须据数申报。每册须三本。一留县令。由州县申总理官。总理官仍留一。而以一申院。以便他日按行赏罚。除专官相视外。明公亦宜广询博访。何处可开河渠。何处宜于井灌。皆著录置左右。以便对照虚实。省察勤惰。以为赏罚张本又除专官巡督外。明公不时差的当忠诚人。各处巡视。随即亲临稍远一二州县。以按行赏罚。称职则不特掌管者有重赏。即州牧县令亦宜厚褒。否则不惟职掌其事者有重罚。即州牧县令亦难辞其愆。如此则虽不必躬亲临。而各属固将畏法而恐后矣。大抵此番水利之兴否。关西安遗民之休戚存亡。亦即关明公之德业功名。非留心注措不可也。且不独此也。西北七府三边。岁虽稍登。然其俗素奢侈。不知积聚。兼以协济西安。及西安转贩。流民聚食。今已虚耗。天道自东而西。万一夏秋之间。或雨泽愆期。或蝗蝻为害。且可奈何。是宜与西安通兴水利。以防未然。

一急变转运西米之法以苏民困。救民之饥。如救水火。先从其甚急者而先救之。窃闻各属轮车夫搬运西米一役。当事者虑兵粮之不足。不征之西安。而议协于西府。西府送到者。运载不责之民力。而皆有脚价。然众议皆以为其意固善

。而其法则未尽善也。夫议协济于西府者。非以为西安奇荒。人民流离。米无从出耶。再给脚价者。非以为食用艰贵。不忍空劳吾民。令其重费饥困耶。夫不以米征西安民。而今者竟至使民劳费几与出米等。以为食用艰贵。议出脚价。而至使转运六七石之价。不足供运一石之费。故此一役。民困而饥死病死展转委顿而死者无数。折轴没轮。坠坑落堑。不能终事。而使民重出厚累者无数。安坐而谈。若无大害。身亲而履。真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所以然者。粟匱财竭之时。在家犹父子夫妻相聚。而披剔草根木皮以延残喘。今一日驱之三四百里之外。不特无可赍之钱粟。并其草根木皮亦不能得矣。又瘟后牛寡。久旱草枯。兼之天雨不时。愁气上结。疫疠大作。人病牛疫。且内悬室家。奄奄待毙而莫之恤。家人相望。嗷嗷望救而无如何。故传者皆谓邠长转运之处。鬼哭神号。耗费不貲。论者未达情实。或以为皆有脚价。原未苦民。殊不念当此食贵如金之时。展转留难于时月之间。所廩于官者。六七石尚不足给一石之费。其余之费。究何从出耶。且夫米既无从出。牛又食卖殆尽。将安从出乎。借曰牛尚可寻往返四五百里之内。迂延八九十日之间。草薪亦将何出乎。自昔运粮之法。皆所经由州县自相递送。以故无聚众虚耗之费。逃亡死伤之患。而议者不察。猥以均劳借口。以为单责运递所过州县。远者可恤。近者何辜。此又未尽达于调度区画之说也。夫令各属输运。不惟民苦资粮。亦且有废耕伤病折牛陨车之害。本县转运。不惟无前数害。而且中含大利。何者。今兹弥望奇荒。斯民正苦营生无所。离家无资。居家计穷。今使籍名运夫。除官价外。再令各属外帮运价。则寄生有所。食用足给矣。丁男负运。老弱妇女。披剔草根木皮。以给馈饷。百里之内。可以朝发夕至。又米到即刻可转。未至亦不复坐耗盘费。又无死丧疾病之患。折牛陨车之弊。离家废农之忧。逃亡重赔之累。真所谓一举而公私兼便者也。明公尚急留意。少缓以待日。则民重困矣。抑非独此也。凡有招买。实照市公平发价。而印官责之总催。总催摊派花户。转相侵削。花户得价无几。补赔不啻倍蓰。当斯民穷财尽之时。救死不暇。何堪重以此累耶。宜痛惩而力禁之是望。此外毒至而害最甚者。民甲中奸猾十排。军屯中无赖旗甲。钱粮已赦矣。而借口杂差。米豆已蠲矣。而声言使费。致令下里愚民。鬻妻卖子之膏血。含恨抱冤。而干没之勒索之下。将朝廷赈济饥民之银米。假端呼吓。夺诸良弱之口。以饱其无厌之腹。此又州邑中未死之魅鬼。无翼之飞蝗。所宜一体切戒者也。

一调士类以培植人才。绅衿者。国家人才之所从出。故凡治国家者。莫不以作养士类为要务。今兹奇荒。而有司拘执文法。以为诏书无赈士之条。致令章缝衣冠之士。多委填沟壑。夫荒旱千里。岂民皆饥而士不饥。皇恩溥及草木。及岂独于士而遂愆然。特诏书未分明言之耳。今明公为 国家培植人才。

宜申饬州县。今自后凡有赈济。纵不能分外加厚。亦宜与齐民一体进行。
一禁止乐户贩卖良人子女。今兹关中。荒饥异常。百姓计穷路绝。多以子女卖入乐户。以苟易升斗。偷活旦夕。夫倡优败风伤化。王政之所大禁。仁人君子之所恻心也。明公为国家振励风化。宜留心频饬州县。今乐户不得再买良人子女。其已买者。令州县官设法赎回。不得隐匿。犯者。乐户及本地甲总地方。一体定罪。此万世功能也。明公尤宜惓惓。

卷四十四户政十九荒政四

周官无蠲赋说

王灼

蠲免之政。惠政也。自汉以来。代有之。周官无闻焉。予居京师。学徒因举是说以问于予。予曰。鄱阳马氏。尝言之。予窃有疑焉。周官惠民之术多端。征役施舍。则见于小司徒。辨其可任。与其施舍。则见于乡师之职。郑注施当作弛。施舍谓应复免不给繇役。顾由乡师之职观之。其所复免者。仅及徭役而不及赋税。由小司徒观之。虽兼言征役。其所复免者。仅及老幼废疾而不及凡民。鄱阳马氏。因谓周家复除之法。除其征役而已。至汉则并赋税除之。此其说固然。然考书武成大赉于四海。孔传云。施舍已责。救乏调无。此括春秋左氏传成二年成十八年晋楚之事释之。孔疏引杜预注。以为施恩惠。舍劳役。止逋责。夫逋责。租税之逋欠在民者也。止则蠲免之矣。既舍劳役。又止逋责。是之谓大赉。武王行于开国。晋楚君臣踵行于春秋。特周官未之言耳。乃谓周法但除徒役。不除赋役。马氏之言。殆亦考之未核乎。然则周官不言蠲免何也。曰。周官所书。皆法之常行者也。蠲赋非常法也。非常法则不书。此周官所以无蠲赋也。

蠲免事宜疏

两江总督那苏图

上下两江。上年被旱。仰蒙 皇上天恩。蠲赈频施。多方筹划。被旱灾黎。业已共庆盈宁。咸登席。兹复上 宸衷。以被灾害穷民。未能复旧。大沛 殊恩。直隶总督所属。蠲免地丁银九十万两。苏州巡抚所属。蠲免一百万两。安徽巡抚所属。蠲免六十万两。汪洋 帝德。旷古难逢。惟是臣等身任封疆。区区愚诚。犹欲竭刍尧之一得。以期推广夫 皇仁。窃查被灾蠲免例。系按田计亩。照数核蠲。初无贫富之分。以粮从地出。地既被灾。粮自应免。至于赈济。则独及贫民。立法诚为至当。惟 特恩蠲免钱粮。向系不论贫富。一概计田派蠲。遵行已久。固不便妄议更张。但臣伏思我 皇上宵旰靡宁。勤求民隐。原在编氓之疾苦。期培闾阎之本源。 谕旨宣示。昭如日星

。若乡绅富户。虽遇歉收。不过稍捐其余盈。原未有伤其元气。况伊等田连阡陌。家多藏。家居者身享太平。出仕者躬膺爵禄。任土作贡。分所当然。冒滥邀 恩。宁无愧怍。且蠲免分数。在绅富之所省有限。苟移于贫民。则编户之受益良多。小民丝粟必计。多免一分即受一分之惠。富户资财饶裕。减免丝毫不见所免之益也。是以圣人必先周急。王政首在穷民。诚有由也。臣细加筹划。窃以民闲之贫富。固难逐户指查。而粮额之多寡。不难按册历数。粮多者其产自多。产多即系富户。粮少者其产自少。产少自属贫民。如江南一省。田地科则应征地丁。虽各有不同。大概不甚悬殊。约计一户。额征银在五两以上者。即属富户。自五两以下。至一两者。均为小户。其至数钱数分及一分数厘者。实属贫民。臣谬行酌议。可否将此次蠲免地丁钱粮。飭各州县查明。现年实征册内。凡额征银在五钱以下。至数分及一分数厘之户。准其全行蠲免。额征银在五钱至一两以上。及五两之户。计全免穷户之外。将所余之数。统计酌量。均匀分数蠲免。其额银在五两以上者。毋庸蠲免。仍令先将应行全完。及应行酌免之花户名数。及实征额数造册。详送布政司汇核酌量匀派蠲免。总以合足下江一百万两。上江六十万两而止。行知各属。按图备列。出示晓谕。明晰办理。并令将实征原册。随同申送查核。如有私徇作弊。将应免者不行造入。将不应免者混行请免。并将大户分作小户。及需索私征等弊。一经察出。或被告发。即行严参治罪。如此则富户原无所损。而贫民更邀蠲免之益。庶几仰副我皇上务使小民均沾实惠。培固苍生元气之至意。

蠲恤宜速议

王命岳

人主父母也。百姓则其子也。子有疾痛阽危。则父母为之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将疾趋而往省之。抑意其不必然。而曰盍往观乎。然后起而安全之。愚知其必疾趣而往省之。苟可苏其危苦而与之安全。致之不遗余力矣。比年以来。灾警洊臻。水灾旱灾。秦晋被之。齐鲁被之。楚豫又被之。江以北。江以南。则概被之。愚观抚按上灾荒之疏。 圣天子非不惻然軫念。议蠲议恤。而愚犹鳃鳃然患之。以为美意虽勤。而德泽不加也。上有蠲恤之名。而被恩者寡也。何以明之。抚按不能见灾而遽入告。方其入告。则当三野既空。百谷告殄之后也。郡邑请之监司。监司请之抚按。抚按移会而后拜疏。迨者旷旬日。远者易月。乃达京师。辗转之间。已逾数时。就令亟下 明诏。立与蠲除。加之赈贷。孑遗之民。亦已存者半。亡者半矣。况复迟之以行查。俟之以报章。载往载来。此其近者复累月。远者动经岁。然后奉 旨蠲恤。孑遗之民。几何不存者什一。亡者什九哉。且夫行查之抚按。即向者拜疏之抚按也。以为不可信乎。则即查而复报。议而易辞。是终不可信也。以为可信。则当其拜疏之

始。而已可信矣。何不以此时发德音。下膏泽。使泽中之哀鸿。早被恩施。而全活无数也哉。愚知 朝廷断非有所吝惜而故迟。特有司循故事守具文而已。救火者不解带。救水者不褰裳。奈何以亿万生灵旦夕之命。坐耗于故事具文之区区者乎。愿自今灾伤地方。令有司立行详报。监司抚按。次第确察。然后入告。疏至即如请而蠲恤之。着为令。至于有司奉行不谨。奸胥壅遏上意。藉为中饱者。据实处分。则地方抚按之责也。虽然。此揆事而救济。尚未为本论也。昔宋景德间。李文靖为相。邦国灾伤。辄闻奏曰。人主当使知四方艰难。夫知四方艰难。则必思危。思危则必修而退省。是神尧其咨儆予之心。而成汤女谒苞苴之惧也。愚于 圣主敬天。大臣格君。又俱殷殷有厚望云。

敬陈预备救荒疏

姚文然

臣惟淮扬地方。为漕运咽喉。南北要地。与别处不同。屡年被灾。蒙 皇上破格蠲赈。恩大而仁尽矣。然而水灾未退。复旱且蝗。米价较昔踊贵。臣闻人一日不再食则饥。而粮之为物。近则生长于地。待成于时。远则转运于四方。未可以旦夕得也。故备荒不在于临时。而在于预画。今淮扬本地之米既少。又闻湖广江西及上江等处。亦多苦秋旱米贵。即臣郡安庆米价。较之往年亦增数倍。计今年上流米艘。到淮扬者较往年必少。此后米价亦必日贵。乃一定之理。必至之势也。臣思备荒需粮别无奇策。惟在相道路之远近。就便转输。以通米粮之有无而已。近年浙抚臣范承谟行之已有成效。臣闻山东东府地方所产大小米麦黄黑豆等项。旧日多自胶州等处舟运至淮安之庙湾口。沿海边而行。风顺二三日可达。商船往来终年络绎。自禁海以后。粮食陈积应多。闻其斗较淮为大。价较淮为贱。若动官帑采买转运。以备赈饥之用。则余本省而得粮多。国帑不至甚亏。饥民可活多命。所格者片板不许下海之严禁耳。年来有言开禁者。皆蒙 严纶切责。臣何敢多言妄渎。但臣思禁者禁一切军民人等私出海口者也。凡物民间不敢用。独 朝廷用之者。名曰禁物。今 朝廷以备荒之故。用地方职官。押官艘。运官粮。出口船若干。入口照旧。亦船若干。往返有期。稽察甚易。间行数次。粮足则止。此岂可谓开海禁乎。若以此为开海禁。则如近日福建发船下海。搜近岛游贼。亦可谓之开海禁乎。但其中有宜详察确议者。一曰船只之通融。二曰水程之远近。三曰淮齐两地。斗斛大小。时价低昂之大概。此非可以耳信。非可以理断。必身在地方。久谙风土者。方能洞悉。倘荷 睿裁。谓臣言无必不可行之处。乞 部酌议行江南总督总漕该抚及东抚诸臣。详察熟计。以为应止则止。以为可行则行之。亦预备淮扬救荒之一策也。此事两省查议。必需数月之久。计 圣驾东回。方能题覆。倘到彼时。淮扬米价。不至大贵。上流米船。不至缺少。该督抚届期题明。将此议仍可

停止。古人所云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者此也。

上隆太宰买米备赈书

胡煦

从来民为邦本。食乃民天。周官八政。必详食货。非细务也。皇上登极之始。即以平米价为首务。出仓粟二百万石。减价贱卖。米价大平。六街九陌。欢呼载道。此真二帝三王之所用心也。夫自内可以达外。由迩可以迄远。目下外省之荒。山西为最。其次则山东。其次则陕西。煦居河南。其荒亦与山东陕西相等。顾此四省。绵延绣错。环卫神京。一省被灾。邻省可以转馈。四省全荒。北地之民。重受其困。比闻山西小米。每石价卖七两八两不等。一人所食。日以升计。妇子数口。便日以斗计。斗米千钱。欲饱食无忧。难矣。比闻乏食穷民。所在剥树皮。掘草根以为粮。又其甚者。黄河以北。有土一种。名曰交泥。其味颇甘。入口能化。饥不择食。用以充肠。然五谷之资。可以养人。未闻有食草树土块而能生者。继闻孩提幼子。贪食甘土。止图果腹。不数日。僵而死耳。今岁春间。饥民南逃者众。河南巡抚。曾下禁河之令。不许妄渡一人。三两日内。蚁聚河干。哀嚎遍野。有夫妇二人。临河无渡。计无复之。其妇抱子投河而死。夫痛其妻若子之死于河也。旋即跳梁大。触树而死。河抚闻之。禁河之令始开。于是江淮豫楚间。流民载道。累累不绝矣。夫千里就食。餬口四方。强壮之人能之。其老幼之疲于道路者。虽欲逃生。岂可得哉。煦有亲识自南来。见有五六岁之童。足蹶一朱履。身披绿袄。载奔载蹶。悲啼于路。口呼父母不置。问之。则父母舍之而去。不知所往。凡父母之于幼子。未必遽能恣然。逮迫于无食。忍而去之。赤子何辜。出之怀中。而弃之道旁。莫保躯命。真可伤矣。凡四省之民。居者填沟壑。行者毙道路。所见所闻。类多如此。夫天灾流行。诚古之常事。而救荒奇策。莫如皇上平米价之一法。推广行之。何不可者。煦以为京师重地。仓粟虽盈。不可再动。江河以南诸省。未尝无丰熟之地。米价必贱。诚令被荒之省。该巡抚移咨外省巡抚。详核米粮定价。具题请旨。竟动本省正项帑银。或十万或二十万。择本省才干官员。或十人或二十人。持银出境。分途采买。水陆舟车。运回本处。即以所买之贱价卖之。所卖银钱实时还帑。约所折耗。不过往来盘费。计此折耗。亦有补法。去岁河南运送仓粮十万于陕。而其折耗十万余两之脚价。但于本省开捐贡监之例。未及一月。而十万有余。亦已补足。如此。则上不取丝毫于朝廷。而米价自平。米价平而亿万生灵之命俱可济矣。皇上好生之德。既已覃敷于畿内。岂独遗于外省。而所谓救荒之政。岂更有外于皇上平米价之一法哉。老先生当得为之时。际得为之势。一言九鼎。捷于转圜。岂惟四省之民。戴德感恩。将上天实眷佑于无穷已。

与徐司空蝶园书

方苞

近闻漕船胶冻济宁以北者。七千七百有奇。沿途剽。百十为。计每船篙工不下数十人。皆贫民无家。犷悍鬻博。平时回空。官督昼夜兼行。暂时停泊。附近村落客船。必遭窃攘。况聚十余万饥寒之人。连屯数百里内。又承东土凶饥盗贼之后。设有猾桀者。乘此瑕衅。恐不独沿途居民之害也。公宜密札奏闻。乞上察访。早为区画。又闻湖抚以兑漕期误。请改雇民船。议下九卿。各省将用为式。夫漕船官具卫丁本有秩廩。故量给资粮。以募篙工。然犹私载民货。多方补苴。始能訾给。若雇民船。其费数倍。官不能具。必抑派里民。则赋法不可问矣。七月问杨君千本。自河上以书来言。闻通仓陈米充溢。宜停运一年。岁稔之地。其粮听有司出糶。俟秋成仍余满原额。分两年带运。如此则民食可充。漕船可修。河道可治。此利之显见者。尚未知中有伏害否。幸与练事者详议之。又自今年来。各省报荒。不约而同辞。不请赈。不请蠲。且乞减价糶常平仓粟。事后仍率属蠲补。夫常平仓粟之空。十余年矣。此天下所明见也。此议行。则糶粟之价。补仓之粟。必有所出。不识有司皆自其家篋金辇粟而至乎。抑粟与金天降而地出乎。是被灾之地转应苛敛库金数十万。秋成之后加征仓粟数十万。继自今灾民惟恐有司之报荒。而主计者且利荒报之踵至矣。公位正卿。年七十。宜日夜求民之疾。询国之疵。而上言之。上方卿公。又闵公衰疾。仆任其无大咎。若因此失官。则亦可以暴平生之志。谢众口之责矣。惟公熟计而审处之。

敬陈速赈以苏民困疏康熙五十三年

顺天府府尹王懿

窃闻甘宁等处偶值荒旱。皇上如伤念切。特命速行赈济。全活甚众。又曲从诸臣之请。暂开捐纳。保赤之诚。真千古未有也。独是九卿议陕西开捐一案。已经累月。迨议上允行。而捐纳人员。奔驰数千里。无论道远难致。即或有之。亦动需数月。及捐银官收。方议糶米。待米既集。方始发赈。更不知几何时也。夫万口嗷嗷。朝不谋夕。此尚可须臾缓耶。且臣见事例之开于外省者。包揽奸徒。居为垄断。经手官役。视为利藪。究之利归私囊。而于国计民生。毫无裨益。其究不过朦混报曰。收银几十万两。买米几十万石。又报曰。散给几十万口。其间以无作有。以多为少。欺上罔下。其弊尚忍言哉。臣愚以为救荒迫于救焚。拯饥急于拯溺。当此时而议拯救。诚有不可少延旦夕者。合无先行令山西河南两省。即将现存应解库银。解往陕西督臣交收。令遴选能员于产米之处。多方购买。星驰运至西边被灾一带地方。特命甘抚臣。飭所属州县。作速查实放赈。又令各道官严加督率。抚臣亦不时亲身

稽查。稍或迟延。即加参处。庶发之自官者可无后时之愆。而受之于民者得慰及时之望矣。至事例之开。莫若一归于户部。不惟地近则捐员易于为力。而急公者必多。且纠察不止一人。而侵蚀包揽者必少。即间有一二假冒。较之外省之百弊丛生。相去不啻倍蓰。即以发去两省库银之数。计其多寡为捐纳之数。两数相符。即行停止。如此则捐方为实在之捐。赈方为实在之赈。广皇仁而灾黎。庶乎其有济也。

请截留漕艘以备平糶疏乾隆三年

监察御史陈其凝

去冬今春以来。畿甸雨雪未遍。圣虑周详。惟恐青黄不接。民食多艰。又谕廷臣预为筹划。仰见我皇上痌瘝至切。爱民无己之心。臣愚以为荒政无奇策。防于未事之先。则有劝民储积之一法。救于既事之后。惟有计口散赈之一方。至于将事未事之计。未有能出于平糶之外者。昔宋臣苏轼在浙。亲行荒政。只用平糶常平一事。更不施行余策。又云得数万石斛斗在市。自然压下物价。由此观之。今日之计。舍平糶一法。实无他策。但平糶必须仓有积贮。然后因时出糶。穀价可平。收获可待。则仓之积贮。不可不急为筹划也。臣近见部议。准直隶督臣所奏常平积贮一事。归于本省上仓。此于积贮之计。实有裨益。但宜作速举行。不应多为查诘。往返延。更宜该督抚。严饬各属。务须禁革从前虚报勒索。种种弊端。实力奉行。尤当专委大员。尽心稽查以图实效。臣愚恐歉收之后。储积有限。家有余积。固可为捐监之用。若家之所积不足报捐。亦难于粮食昂费之时。买谷上仓。则捐监虽有益于积贮。而当此歉收之际。恐捐数无多。即将捐谷。旋捐旋糶。亦恐不足敷平糶之用。目今粮艘正在北运之际。臣请于直隶沿河州县。酌量截留每处若干石。令附近歉收之处。转运贮仓。以备平糶之需。粮漕关系天庾。升斗为重。自去岁以来。五城地方。及近京州县。蒙皇上天恩。发仓米几十万石。减价平糶。闻附近歉收州县。小民扶老携幼。余斗升之粟者甚众。与其令其跋涉远来。不如就近截留。以平彼处谷价。使不致离乡别井。就食远方。而所用之粮。相去多寡。或亦不致大相倍蓰也。各州县已有捐谷。又有留漕。则仓有积。若二麦有秋。固不必须动支。倘青黄不接。预为出糶。亦不致有艰食之虞。臣历观前代备荒之政。以及前人救荒之论。熟计今日之情形。舍平糶一法别无筹划。而平糶之法亦未有不讲于积贮者也。惟是因其地。酌其宜。条分缕晰。审处而善行之。则在身任其职者。仰体圣天子宵旰之思。不啻己饥己溺。务期有益于民生而后已。是又所谓有治人无治法者也。

请速赈济疏顺治十一年

工科给事中翁自涵

顷者天灾流行。民生疾苦。皇上恻隐为怀。恩先畿辅。特遣满汉大臣十六员。赍帑金二十四万两。分道赈济。已经逾月。尧舜忧民如此。海宇闻风感泣。乃臣更有请者。八府道里。有远近不同。州县有大小互异。户部虽经题明。第斟酌银数多寡。尚未及勒期报竣也。臣谓民不失时。则生计自遂。官不扰民。则民生自安。方今南亩告急之时。前此饥寒孑遗。皆勉强借贷牛种。尽力耕作。一闻朝廷有赈济大典。势必悬锄以待。究竟赈银少而穷民多。速给犹可资生。迟发便须守候。穷民既苦盘费。又妨农功。得少损多。反成累扰。且大臣所至。供亿最繁。夫马粮料。州县官先以伺候供应为急。其所委佐贰微员。或更滋扰累。无益救荒。昔朱子提刑浙中。查勘灾荒。深山穷谷。无所不到。而单车所至。吏民不知。洵为查荒良法。请嗣后大员亲临灾地。州县不必供应。亦不得辄委佐杂。皇上并该部查照道里县近。州远大小。严催速竣。大县不得过两日。小县不得过一日。满汉大臣。务须先时榜示。轻骑亲临。为我皇上早沛一日之恩。即百姓早苏一日之命。为各地方多省一日之费。即大臣多造一日之福。庶畿辅安而天下举安也。况大臣为朝廷之股肱。六曹职业。岂容久旷。赈济早竣。时亮天工。又诸臣所当夙夜自矢者耳。

请酌银谷兼赈之法疏乾隆八年

御史孙灏

窃迹年以来。米价无处不昂。我皇上洞悉民间谷贵之故。由设额太多。争余太众。特谕邻省采买。及捐监收米之例。一概暂停。诏下两月。万口欢呼。颂圣鉴之至明。感宸衷之独断。天下督抚。惟有并力一心。仰承德音。臣鳃鳃之虑。特恐奉行失术。而速效之心胜之。拘牵之论摇之也。如谕旨在罢捐监。存常平。则必有益锐于常平者。以为捐监既停。增额既减。常平柰何弗急。不知捐谷几等空名。固未尝为谷病也。谷病独在常平。且常平但求足额。亦岂即为谷病。惟其非一足而即止。一买而即止。日积月累。是以官民交困也。此监例罢而常平卒不可急者也。又如谕旨在停买邻省。是举尤甚者而言。则必有以本省为无伤者。不知本省谷多。惟江西湖广四川为然。江南浙江谷虽多。犹藉邻省。如福建广东山西等省。则甚不足者也。今以邻省停买之故。尽返而趋于本省。而州县之采之多谷之家也弊至无穷。若零收市贩则不敷。封截商船则愈扰也。争买邻省。足以贵谷。争买本省。亦足以贵谷矣。此邻省停而本省尤不可争者也。然臣窃观今之建议者有二。议救弊者曰。必停采买。议积贮者曰。必实仓储。夫米之自贱而贵也。以渐而长。则其自贵而贱也。亦必以渐而平。断未有二两一石之米。不旬月而竟减为一两者。则亦断未有乍而停之。不移时而又买之。

而米价即平于旦夕间者。此停采买之说也。然而常平之法。有糶有賑。然后有买。賑即非常有之事。糶则每岁必有之事。假若一万石之米。岁糶其什之三。今年停买。明年复然。是两岁而已缺其什之六也。又明年复然。是三岁而仓几空矣。如是而复买之。而尽买之。害岂有极哉。此实仓储之说也。为今之计。欲使暂停之速效。势既有所不能。欲令采买之久停。事又有所不可。是非有术以通其变。而议采买则虑其多。议仓储复恐其少。议采买则惟恐其行之太骤。议仓储又惟恐其补之太迟。是两困之道也。臣昨见少詹臣李清植条议。请酌以银代賑之法。臣初疑其难行。既而思之。是亦救弊之一策。惟将仓储合算。而无偏于用银。即调剂采买之法也。夫常平之设賑糶兼需糶。必资乎谷者也。賑不必定资乎谷者也。查银谷兼賑之例。上年江南被灾最重。现在遵行。其它宜无不可行者。请嗣后地方遇有偏灾。其仓储足供賑恤者。仍照旧办理。其本地不足而他处可协济者。亦仍通融拨运外。倘至仓储不敷散賑。酌量该地情形。或先尽谷再用银。或将银谷分配凑给。至甚不得已。全以银代。亦非权宜之必不可通者也。

然则银谷兼賑。其绝无不便乎。不便则亦有之。惟折银或殊时价耳。李清植现请部酌议矣。外此无不便也。且有数便。银质轻微。官易散给。人易取携。一便也。谷贮于仓。多虞霉烂。银则无是。设有侵扣。立可查验。二便也。贫户得米而食。亦必析薪而炊。资其它费。人尤德之。三便也。细民觅利。术至纤微。贷银少许。亦能谋负販。逐锱铢。谷之滞不若银之通。四便也。虽有荒岁。必无竭粮。有谷而患无银者矣。苟有银何患无谷。五便也。具此五便。则有谷以资糶之用。有银以备賑之穷。买可暂停。非不买也。而买之有渐矣。额可徐足。非终不足也。而足亦有期矣。再李清植奏称康熙年间。州县仓谷。虽不及额。倘谷价现存。即不以亏空论。今惟岁歉价贵。例得展至次年。而连荒则匱于本地。远购则困于邻封。聚谷适以贵谷耳。且如一州县之中。谷存至什之六七。则谷不为少。银存但什之三四。则银不为多。仓储诚不容缺额。而当此积困之际。参酌旧例。暂宽处分。仍督令陆续购足。纵非蓄积之万全。亦或补救之一术。况充类而言。银可代賑。原非无用。即糶不满数。犹无大妨。何者。持钱而糶究非无钱。而升斗之为利尚小。存谷于民终非无谷。而困廩之在官则偏也。臣闻天地生财。止有此数。博施济众。尧舜犹难。或者以为积贮大政。毋议权宜。盖亦思体圣主之忧勤。访民生之疾苦。为天下全局计耶。抑但为一方水旱计耶。为年年岁岁之谷计耶。抑但为一时仓储计耶。一方之忧。一时之急。亦断断不可无备。而今直省所存。三千一百余万石之谷。固未至于无备也。即备之偶缺。犹有法以相济也。则今日至切至要之务。惟力守一概暂停之圣谕。为米谷流通计。为委谷予民计。为使民自养计。而天下[已

](己)受其福矣。若舍此别求他法。断无奇策可言。而纷纷之论。愈讲求而为术愈左者也。或又以为常平敛散得人。谷必不贵。故曰。有治人无治法。此亦徒托空言耳。天下州县千百。安得良有司如许。矧拘文法。不足为政也。考耿寿昌常平。起于汉宣帝之世。其时谷贱农伤。又筑仓止于边郡。而增余减糶。其便民复如是。然至元帝时。郡国岁饥。储儒或议其可罢。惜遂不行。当寿昌之时尚尔。况阅世久远。其能无弊乎。臣愚以为常平法之良也。采买之弊其人失也。暂停则救弊者也。法不可以不存。而无惑乎因噎废食之见。弊不可以不救。而弗疑于胶柱鼓瑟之谈。是则暂停采买。必责之奉行之人。宽以岁月。与变通。而后积弊可转。实效可收也。

论黄河运米赈灾书

乔光烈

闻之救荒无奇策。古人于此。灾至而有以御之。岁饥而有以饱之。御之虽灾不能害。饱之虽饥不能困。是果何术哉。亦曰其备先具而已矣。仓储或裕。可藉以给。盖藏有余。可藉以支。至于仓庾藏之无足恃。而指顾间。饥灾且至。则旦夕筹谋。犹恐不及。救灾如救焚。诚不得少缓须臾计也。同州春夏之交。久苦旸亢。入秋以来。虽渐次得雨。未能沾足。所属之华州华阴。以及潼关南山一带。与近城四围。或有渠泉。或土地背阴润湿。秋禾幸尚无恙。其北面田亩干旱已甚。至渭河以北之大荔朝邑等七县。惟韩城芝川地方。周二十余里。有渠流通。其余高下田畴。受旱已甚。一切早谷早糜。若棉豆等枯槁萎焦。即此时获雨。终亦无济。至于荔朝诸邑。井泉之溉既少。时泽之濡久绝。西成寡望。已为俭年。虽其民现在翻犁。仰天祝雨。以待种麦。而赤日烈风。炎燥益甚。倘播艺不成。则于来岁春计。实且大妨。伏思府属。地窄民稠。本地之粮。虽当丰收。历来不敷民食。现今粮少价昂。民力已经拮据。加秋成势成歉入。在贫民餬口维艰。更有难以言状者。将来秋尽冬初。平糶以抑市价。乃第一要务。设有抚。必须银谷兼赈。庶与贫民有济。设法调剂。在在需粮。核计十属常平。仅存京斗谷二十二万七千有奇。本非充裕。不足以济。前大人经营垂虑。咨商楚豫二省。在豫省沿河州县。既无仓粟可拨。至楚米道远崎岖。挽运不易。是殷忧至迫之势。与皇皇待哺之情。尚未有以为之方所。而计其安集也。夫虑患于事先。豫其图以思其济。窃谓与谋诸远。不如取诸近。与事其艰。不如事其易。近者访闻黄河一道。自榆林延安诸地。直达同郡。上流原属安澜。惟至韩城禹门。计水程七十里。峭壁对峙。中流水势迅速。其旁多旋涡。舟行颇险。因秦晋蒲同二郡。近岁歉收。粮价昂贵。沿河一带人民。将方船十余只。在禹门镇水次。排比连络。挽石壁。泝流而上。旋涡不能为害。其商贩者。赴归化城府谷县聚米多处。买贩粮食。伐木为圆底船。自府谷葭州水次。顺流

连下至濠口。又至宜川县大跌哨。以地高水势峻急。自高迅落。舟楫不能行。故有跌哨之名。圆底船至此。舟人即登岸起米陆运。并将船亦上岸。擗挽而行。凡三十里。由山侧仍至河浒。仍以圆底船入河水运。至大船窝。则圆船不可用。移米入于方船。方船较圆船底平而大。载米每船可数百石。方船自大船窝起至龙门。不过六十里。即运至韩城合阳朝邑。及晋省之荣河永济。入市棗卖。现在大得此路粮食接济。约计每市石水陆运费。不过四钱内外。商民获利颇厚。当经密札韩城县知县郑仔。仔称今濠口现有停船百余。载粮万余石。伏计榆延等地。连岁丰收。仓贮盈积。向因陆路崎岖山谷驮运为难。是以未曾议及。今顺接河流。便易如此。运费尚不过多。或于该地沿河州县。拨运仓粮。或于口外采办粮食。不论糜粟。得十余万石。运至合阳朝邑诸县。以备三冬赈棗之需。庶得接济从容。免周章于临事。但闻自霜降后。河流凝冻。不便行舟。今为期急迫。惟速加办理。事犹可及。至其道里水程。用船大小多少。若载米石之数。及主运官役。分司责任。与所须运价。一切诸费物用等。悉心斟酌。凡十二条。具录谨上。

与浙江黄抚军请开米禁书

蔡世远

窃闻王政无遏棗之文。救荒有移粟之例。泉漳二府旱饥。历八月于兹矣。入夏以来。米石二两余至三两不等。人食草木之叶。饥民夺食。道路壅塞。此固本处饥荒使然。亦缘今岁江浙海禁森严。米船莫至。故坐困至此也。福建之米。原不足以供福建之食。虽丰年多取资于江浙。亦犹江浙之米。原不足以供江浙之食。虽丰年必仰给于湖广。数十年来。大都湖广之米。辏集于苏郡之枫桥。而枫桥之米。间由上海乍浦以往福建。故岁虽频祲。而米价不腾。自海禁一严。而民始无望矣。今本省将军祖公有泉漳被灾。百姓惊恐之奏。制府梁公有借帑各省买米之请。恭逢 皇上圣德覃敷。大沛恩膏。以总督请买米犹甚少。特将明年漕米截留三十万石。立遣大臣会同督抚提镇。运至狼山乍浦。航海以至泉漳赈济。泉漳之人。如庆更生。但赈济之米。尚须时日。而饿殍难缓须臾。世远。漳人也。奉 旨假归。旅中途。一应诸事。不敢与闻。独于家乡之困急。难以坐视。因广为借贷。并招募漳人。买米数千石。计船八九只。顺风七八日可至泉漳。平其价而棗之。本钱工费之外。不溢一毫。在江浙今岁丰稔。多此数千石之米。无加丝毫。在漳泉即可活数十万之民命。且泉漳之人或有仓积居奇者。知米船将至。必争先发棗。民心自定矣。夫禁口以平地方之米价。以防奸人之出没。此莫大之政事也。而弛禁以救邻封之急难。以解万姓之倒悬。亦不言之美利也。况今煌煌 明诏。炳若日星。既截留漕米三十万出海。以赈济泉漳。岂反禁泉漳之人自买。不许其出口耶。且制府借帑各省买米之

请。皇上犹以为少。使知漳泉之人。自带出口以苏家乡。应亦稍宽。宵旰。必无阻而抑之之理。但明公已开明禁。而关津守吏。犹循旧格。伏乞据呈批照。饬乍浦关津放行。毋得拦阻。民有移粟。明公因而利之。上体皇仁。下活民命。无损于江浙。而大有造于福建矣。

卷四十五户政二十荒政五

时疫

金诚

或者曰。旱潦之后。每以时疫。其故何欤。怡然子曰。旱者。气郁之所致也。潦者。气逆之所致也。盖逆必决。决斯潦。潦必伤阴。郁必蒸。蒸斯旱。旱必伤阳。阴阳受伤。必滞而成毒。毒气溃发。人物相感。缠而为患。疫症乃时行也。曰天地无私。无私则无累。而阴阳之气。宜其顺而达矣。其所以郁而逆者。又何故耶。曰。由人心致之也。盖小人之心无过贪生。贪生则贪利。而利有所不遂。则谋计拙而忧愁潜于肾脉。告援穷而恼怒聚于肝经。于是乎酬酢往来。同胞之和睦潜消。呼吸噫暖。造化之盘旋相阻。始则风雨不时。继则温寒犯令。而阴气闭于外。阳乃用逆。阳气伏于中。阴乃用郁。此其势此其理也。然则调者其先调天下之财乎。财不调则贫富不均。民生不遂。而民气不伸。阴阳其必不和也。安所谓乎。夫是以圣人首重通财而最忌壅财也。赈恤罚赎之典所以行也。

救疫四条

袁一相

查疫疾之作。外不由于六气之所感。内不由于七情之所伤。实系天灾流行。疹疔为祟。沿乡传染。合门同疾。今奉宪台有作何赈恤之谕。本司请备陈四议焉。谨案入告之章。言灾异不言祥瑞。止于地震旱涝等类。而不及瘟疫。但查会典开载。凡遇灾异。具实奏闻。又闻灾异即奏。无论大小。凡水旱灾荒。皆以有关民瘼而入告也。今据绍兴府声称村落之中。死亡殆半。事关民命衰耗。灾异非常。合应具题。候部议恤。伏候宪夺者一也。再按各处设立医学。原以救民疾病。是以医官选自吏部。医印铸自礼部。医学建有官署。是皆朝廷重医道。寿民生之意。近来有司漫不经心。不选明理知书之士。使掌医学。以致医生千百为。但知餬口。全不知书。病者至死。不知其故。一岁之中。夭札无数。是岂为民父母之道。今绍郡疫疾。百药无效。岂药不灵哉。无明理用药之人也。似宜申饬有司。振兴医学。慎选医士。使掌学印。庶知医者众。剂不妄投。伏候宪夺者二也。再查疫疾之作。实有疫鬼为厉。是以周礼有十三科以疗民疾。内有祝由一科。以驱鬼而逐疫。而后世无传焉。惟是府有郡疔之际。县有

邑厉之祭。凡有遭兵刃而横伤者。有死于水火盗贼者。有被人取财而逼死者。有被人强夺妻妾而死者。有遭刑祸而负屈死者。有饥饿冻死者。此等鬼魂。精魄未散。依草附木。魂杳杳以无归。意悬悬而望祭。故令天下有司。依时享祀。本处城隍主之。今虽故事徒存。而有司之奉祝不虔。则无主之孤魂不享。郁勃怨愤之气。无所发泄。或作祟于田禾。或数兴为疫疠。以致民受其殃。此于山川社稷诸祀外。尤当加意焉者。似应申饬绍郡有司。修省己愆。感格幽神。嗣后每岁春清明。秋中元。冬十月朔日。必躬必虔。幽明以和。灾沴不作。伏候宪夺者三也。再查康熙四年三月初五日。钦奉 恩赦。第诏使尚未入境。其狱中诸犯。除十恶不赦者。自应监候。乃拨医药调治。其自军罪以下。均应取保。候诏到之日。释放。至于疫死之众。贫不能棺者。或于康熙四年孤贫项下动支。给与棺木。以骸骨。伏候宪夺者四也。以上四议。本司遵奉宪批。谬陈管见。统候宪台裁夺。若夫延名僧以诵经祈福。选羽士以建醮禳灾。理或有之。第于吏治不载。本司不敢议也。

捕蝗说

沈受宏

康熙十一年江南大蝗。七月入苏州。有以蝗为神。而不敢捕者。予闻之曰。甚矣其惑也。夫蝗。天之所以灾民也。天虽灾。即不使民之救灾乎。天生之。民杀之。所以救灾也。诗曰。去其螟螣。及其蠹贼。无害我田。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此杀蝗之义也。春秋。曰螟曰蠹曰螽。皆是物也。春秋纪灾而不纪治。故不言捕。周礼司寇刑官之职。庶氏掌除毒蛊。翦氏掌除蠹物。蜎氏掌除鼯。壶涿氏掌去水虫。凡为除之法皆具。毒蛊蠹物鼯水虫皆可除而去。蝗独不可去乎。为害小而去。为害大而不。周公不尔也。开元中山东大蝗。民不敢杀。拜祭之。姚崇遣御史督州县捕之。当是时议者曰。蝗多。除不可尽。崇曰。除之不尽。犹胜养以成灾。卢怀慎曰。杀蝗多。恐伤和气。崇曰。奈何不忍于蝗而忍民之饥死。杀蝗有祸。崇请当之。其后复大蝗。姚崇又命捕之。当是时。倪若水曰。禳灾当以德。刘聪尝捕埋之。为害益甚。崇曰。聪伪主。德不胜妖。圣朝妖不胜德。因敕使者察捕蝗勤惰以闻。由是不至大饥。自古捕蝗之力未有如崇者也。然不闻有祸。卒亦不至大饥。考之史。其书蝗灾者。草木为之消蚀。人民为之亡窜。为害曷可胜道。然皆不闻其捕蝗也。不捕。则宜其害之至于此也。则坐视其害而不捕。毋宁捕之而害至乎。夫天之生蝗犹天之生盗贼也。盗贼之患。常甚于蝗。王者执法。将尽力而诛之。无俾其横行而莫之制。而顾怯于捕蝗乎。且水旱蝗。皆天之灾也。蝗不敢捕。苟遇水将不为泄乎。旱将不为灌乎。人有奇疾。不药将杀其身。或告之曰。子之疾天也。药之恐有天殃。则遂信其言乎。甚矣人之惑也。考之于经。证之于史。察于理之当然。宜捕

乎不宜捕乎。明天子。贤宰相。皆捕蝗以除害。而不以为非。乃怵于愚迂不足听信之言。多见其不察于理也。作捕蝗说以喻之。

捕蝗记

马源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桐大饥。邑侯祖公秉圭设赈。至春末。饥者皆有起色矣。而邑东南滨江之地。接踵以蝻告。缘去岁蝗所过遗种土中。及四月中旬。蝻生遍野。厚尺余。居民顾麦禾在田。相望骇愕。至号泣。疾赴愬于公。公星驰莅其境。督民剿捕。身自着草笠芒鞋。衣便衣。行沮洳中。杖其不力者。而捐谷以酬效力者。量所扑蝻子以斗。如其数尽易之。日百十石。蝻之生者日滋。于是问计于县佐李君。李君前佐蒲台。捕蝗有成绩。遂以其法出教于民。循而用之。甫廿余日而蝗灭。滨江之民庆更生。通邑皆啧啧叹异。予闻叩其法。李君曰。蝻所生大率在芦渚麦畦间。扑之先渚而后畦。俟刈麦毕未晚。毋为先蹂躏已成之麦。在芦渚者植竹为栅。四周之。薙其芦。以縋更番击之可尽。然此为蝻生旬日内者言耳。既踰旬便能跃尺许外。法当分地为队。队役夫五十人。环渚斩芦为一街。三面以夫守。前掘沟。长率三四丈。上阔尺七寸。下二尺五寸。深一尺。两面修令平。沟底距三尺余。掘一坎。然后伐其芦。自后达之沟边。乃呼三面守者合驱之。鸣金以趋之。蝻跃至沟而坠。厚以土掩之。其芦渚之深广者。距沟远。难尽驱之入。掘两沟则费工。法于中间所掘沟为二面濠。先驱其一面尽。续从对面驱之。毕入沟而后蹙。其驱之也宜徐。急则入。沟所勿容人立。见人则奔回。蝻出十六七日生半翅。其行如水之流。将食田禾矣。如前以竹栅堵两。于中埋苏缸。向其来之路。蝻行自入于缸中。可以布袋收之。分队之法。每队夫五十。领以亭长乡三老吏卒等四五人。探芦中有蝻处。立长竿布旗以表之。为一围。次第施治。日限其捕十围。虽不能殄绝。余十之一二。定不能便盛。如扑之散去。至夜定还聚一所。次日又扑之。即绝矣。又曰。蝻子之行也。恒东向。其壮而飞也。能浮水面。渡河渠。其首尾各有一蛆。生十八日而飞。又十八日而遗子九十有九。蛆旋食之而死。蝻之生在白露前者。不久即毙。无遗患。过白露而遗子。则来春始生。土人宜各志其处。思所以预防之。至翅成而飞。则无扑灭之法。惟听农人之驱逐。自守其疆。则不免以为壑耳。予闻之而然也。春秋于宣公十五年。书曰冬螽生。传曰幸之也。注谓螽冬生而不成螽。未为物害。故喜而书。愚谓此圣人谨小慎微之旨。虽不成灾。而犹书示警。非以为幸也。假令生当耕耘之日。不知其忧悚当何如。或以其微小而忽之。毫末不折。将寻斧柯。纵以唐宗之吞食。姚相之诏捕。而南亩之罹其害者已多矣。余故感吾邑令佐两公勤民之厚意。又喜其立法详而欲垂于后世也。是以记。

捕蝗法

陈芳生

一蝗灾之时。谨按春秋至于胜国。其蝗灾书正月者。一百十有一。书二月者二。书三月者三。书四月者十有九。书五月者二十。书六月者三十一。书七月者二十。书八月者十二。书九月者一。书十二月者三。是最盛于夏秋之间。与百谷长养成熟之时。正相值也。故为害最广。小民遇此。乏绝最甚。若二三月蝗者。按宋史言二月开封府等。百三十州县。蝗蝻复生。多去岁蛰者。汉书安帝永和四年五年。比岁书夏蝗。而六月三月书去岁蝗处复蝗子生。曰蝗蝻。蝗子则是去岁之种蝗。非蛰蝗也。闻之老农言。蝗初生如粟米。数日旋大如蝇。能跳跃行。是名为蝻。又数日即飞。是名为蝗。所止之处。喙不停。故易林名为饥虫也。又数日孕子于地矣。地下之子。十八日复为蝻。蝻复为蝗。如是传生。害之所以广也。秋月下子者。则依草附木。枵然枯朽。非能蛰藏过冬也。然秋月下子者。十有八九。而灾于冬春者。百止一二。则三冬之候。雨雪所摧损灭者多矣。其自四月以后而书灾者。皆本岁之初蝗。非遗种也。故详其所自生。与其所自灭。可得殄绝之法也。

一蝗生之缘。必于大泽之者。某所见万历庚戌滕邹之间。皆言起于昭阳吕孟湖。任邱之人言蝗起于赵堡口。或言来从苇地。苇之所生。亦水涯也。则蝗为水种。无足疑矣。或言是鱼子所化。而职独断以为虾子。何也。凡虫介虫与羽虫。则能相变。如螟蛉为果蚌蛻为蝉水蛆为蚊是也。若鳞虫能变为异类。未之见矣。此一证也。尔雅翼。言善游而好跃。蝻亦善跃。此二证也。物虽相变。大都蛻壳即成。故多相肖。若蝗之形。酷类。其身其首其纹脉肉味。其子之形味无非者。此三证也。又蚕变为蛾。蛾之子复为蚕。太平御览。言丰年蝗变为。知之亦变为蝗也。此四证也。有诸种。白色而壳柔者。散子于夏初。赤色而壳坚者。散子于夏末。故蝻蝗之生。亦早晚不一也。江以南多大水而无蝗。湖濼积滞。水草生之。南方水草。农家多取以壅田。就不其然。而湖水常盈。草恒在水。子附水。则复为而已。北方之湖盈则四溢。草随水上。迨其既涸。草涯际。子附于草间。既不得水。春夏郁蒸。乘湿热之气。变为蝗蝻。其势然也。故知蝗生于。子之为蝗。则因于水草之积也。

一考昔人治蝗之法。载籍所记颇多。其最著者。则唐之姚崇。最严者则宋之熙也。崇传曰。开元三年。山东大蝗。民祭且拜。坐视食苗不敢捕。崇奏诗云。秉彼蠹贼。付畀炎火。汉光武诏曰。勉顺时政。观督农桑。去彼螟蛾。以及蠹贼。此除蝗诏也。蝗畏人。易驱。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惮勤。请夜设火坑其旁。且焚且瘞。乃可尽。古有讨除不胜者。特人不用命耳。乃出御史为捕蝗使。分道杀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灾者。当以德。昔刘聪除蝗

不克。而害愈甚。崇移书喻之。乃纵捕得蝗十四万石。时议者誼哗。帝疑复以问崇。对曰。昔魏世山东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后秦有蝗。草木皆尽。牛马至相噉毛。今飞蝗所在充满。加复蕃息。且河南河北。家无宿藏。一不获则流离安危系之。且讨蝗不能尽。不愈于养以遗患乎。帝然之。黄门监卢怀慎曰。凡天灾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杀蝗多必戾和气。愿公思之。崇曰。昔楚王吞蛭而疾瘳。叔敖断蛇而福降。今蝗幸可驱。若纵之。谷且尽。如百姓何。杀虫救人。祸归于崇。不以累公也。蝗害乞息。宋熙敕诸蝗虫初生若飞落。地主邻人。隐蔽不言者。保不实时报除者。各杖一百。许人告报。当职官承报不受理。及受理而不即亲临扑除。或扑除未尽。而妄申尽净者。各加二等。诸官司荒田牧地。经飞蝗住落处。令佐应差募人取掘虫子。取不尽。因致次年生发者。杖一百。诸蝗虫生发飞落及遗子而扑掘不尽。致再生发者。地主耆保各杖一百。诸给散捕取虫蝗谷而减克者。论如吏人乡书手揽纳税受乞财物法。诸系工人。因扑掘虫蝗。乞取人户财物者。论如重录工人因职受乞法。诸令佐遇有虫蝗生发。虽已差出。而不离本界者。若缘虫蝗论罪。并在任法。又诏因穿掘打扑。损苗种者除其税。仍计价官给地主钱数。毋过一顷。此外复有二法。一曰以粟易蝗。晋天福七年。命百姓捕蝗一斗。以粟一斗偿之。此类是也。一曰食蝗。唐贞元元年。夏蝗。民蒸蝗暴干。扬去翅足而食之。臣谨按蝗虫之灾。不捕不止。倪若水卢怀慎之说谬也。不忍于蝗。而忍于民之饥而死乎。为民御灾捍患。正应经义。亦何违经反道之有。修德修刑。理无相左。敌国盗贼。比于蝗灾。总为民害。宁云修德可弭。一切攘捕治之法。废而不为也。熙之敕。初生飞落。咸应申报。扑除取掘。悉有条章。今之官民。所未闻见。似应依仿申严。定为功罪。着之律令也。食蝗之事。载籍所书。不过二三。唐太宗吞蝗。以为代民受患。传述千古矣。乃今东省畿南。用为常食。登之盘。臣常治田天津。适遇此灾。田间小民。不论蝗蛹。悉将烹食。城市之内。用相馈遗。亦有熟而干之。鬻于市者。则数文钱可易一斗。噉食之余。家户困积。以为冬储。质味与干无异。其朝哺不充。恒食此者。亦至今无恙也。而同时所见山陕之民。犹惑于祭拜。以伤触为戒。谓为可食。即复骇然。妄信流传。谓戾气所化。是以疑神疑鬼。甘受戕害。东省畿南既明知子一物在水为。在陆为蝗。即终岁食蝗与食无异。不复疑虑矣。

一水草既去。子之附草者。可无生发矣。若子在地。明年春夏得水土之气。未免复生。则须临时捕治。其法有三。其一臣见湖旁居民。言蝗初生时。最易扑治。宿昔变异。便成蛹子。散漫跳跃。势不可遏矣。法当令居民里老。时加察视。但见土脉坟起。便即报官。集众扑灭。此时措手。力省功倍。其二已成蛹子。跳跃行动。便须开沟打捕。其法视蛹将到处。预掘长沟。深广各二尺。沟

中相去丈许。即作一坑。以便埋掩。多集人众。不论老弱。悉要趋赴。沿沟摆列。或持。或持扑打器具。或持锹锄。每五十人。用一人鸣锣其后。蝻闻金声。努力跳跃。或作或止。渐令近沟。临沟即大击不止。蝻惊入沟中。势如注水。众各致力。扫者自扫。扑者自扑。埋者自理。至沟坑具满而止。前村如此。后村复然。一邑如此。他邑复然。当净尽矣。若蝗如豆大。尚未可食。长寸以上。即燕齐之民。畚盛囊括。负载而归。烹暴干。以供食也。其三振羽能飞。飞即蔽天。又能渡水。扑治不及。则视其落处。纠集人众。各用绳兜兜取。布囊盛贮。官司以粟易之。大都粟一石。易蝗一石。杀而埋之。然论粟易则有一说。先儒有言。救荒莫要乎近其人。假令乡民去邑数十里。负蝗易米。一往一返。即二日矣。臣所见蝗盛时幕天匝地。一落田间。广数里。厚数尺。行二三日乃尽。此时蝗极易得。官粟有几。乃令人往返道路乎。若以金钱。近其人而易之。随收随给。即以数文钱易蝗一石。民犹劝为之矣。或言差官下乡。一行人从。未免蚕食里正民户。不可不戒。臣以为不然也。此时为民除患。肤发可捐。更率人蚕食。尚可谓官乎。佐贰为此。正官安在。正官为此。院道安在。不于此辈创一警百。而怨噎废食。复亦何官不可废。何事不可已耶。且一郡一邑。岂乏义士。若绅若弁青衿义民。择其善者。无不可使。亦且有自愿捐贖者。何必官也。其给粟则以得蝗之难易为差。无须预定矣。

一事后翦除之法。则熙令之取掘虫子是也。元史食货志。亦云每年十月。令州县正官一员。巡视境内。有虫蝗遗子之地。多方设法除之。臣按蝗虫遗子。必择坚黑土高亢之处。用尾栽入土中。下子。深不及一寸。仍孔窍。且同生而飞食。其下子必同时同地。势如蜂窠。易寻觅也。一蝗所下十余。形如豆粒。中止白汁。渐次充实。因而分颗。一粒中即有细子百余。或云。一生九十九子。不然也。夏月之子易成。八日内遇雨则烂坏。否则至十八日生蝗矣。冬月之子难成。至春而后生蝻。故遇腊雪春雨。则烂坏不成。亦非能入地千尺也。此种传生。一石可至千石。故冬月掘除尤为急务。且农力方闲。可以从容搜索。官司即以数石粟易一石子犹不足惜。第得子有难易。受粟宜有等差。且念其冲冒严寒。尤应厚给。使民乐趋其事。可矣。臣按己上诸事。皆须集合众力。无论一身一家。一邑一郡。不能独成其功。即百举一隳。犹足僨事。唐开元四年夏五月敕委使者详察州县勤惰者。各以名闻。由是连岁蝗灾。不至大饥。以此也。臣故谓主持在各抚按。勤事在各郡邑。尽力在各郡邑之民。所惜者北土闲旷之地。土广人稀。每遇灾时。蝗阵如云。荒田如海。集合佃众。犹如晨星。毕力讨除。百不及一。徒有伤心惨目而已。昔年蝗至常州。数日而尽。虽缘官勤。亦因民众。以此思之。乃愈见均民之不可已也。陈龙正曰。蝗可和野菜食。见于范仲淹疏。又曝干可代米。尽力捕之。既除害。又佐食。何惮不为

。然西北人肯食。东南人不肯食。亦以水区被蝗时少。不习见闻故耳。崇祯辛巳嘉湖旱蝗。乡民捕蝗饲鸭。鸭极易肥大。又山中人畜猪。不能买食。试以蝗饲之。其初重二十斤。旬日肥大。至五十余斤。可见世闲物性。宜于鸟兽食者。人食之未必宜。若人可食者。鸟兽无反不可食之理。蝗可供鸭无怪也。推之恐不止此。特表而出之。

除蝗记

陆世仪

蝗之为灾。其害甚大。然所至之处。有食有不食。虽田在一处。而截然若有界限。是盖有神焉主之。非漫然而为灾也。然所谓神者。非蝗之自为神也。又非有神焉。为蝗之长。而率之来率之往。或食或不食也。蝗之为物。虫焉耳。其种类多。其滋生速。其所过赤地而无余。则其为气盛。而其关系民生之利害也深。地方之灾祥也大。是故所至之处。必有神焉主之。是神也。非外来之神。即本处之山川城隍里社厉坛之鬼神也。神奉上帝之命以守此土。则一方之吉凶丰歉。神必主之。故夫蝗之去蝗之来。蝗之食与不食。神皆有责焉。此方之民。而为孝弟慈良。敦朴节俭。不应受气数之厄。则神必佑之。而蝗不为灾。此方之民。而为不孝不弟不慈不良。不敦朴节俭。应受气数之厄。则神必不佑。而蝗以肆害。抑或风俗有不齐。善恶而不类。气数有不一。则神必分别而劝惩之。而蝗于是有或至或不至。或食或不食之分。是盖冥冥之中。皆有一前定之理焉。不可以苟免也。虽然。人之于人。尚许其改过而自新。乃天之于人。其仁爱何如者。宁视其灾害戕食。而不许其改过自新乎。顾改过自新之道有实有文。而又有曲体鬼神之情。殄灭祛除之法。何谓实。反身修德迁善改过是也。何谓文。陈牲牢设酒醴是也。何谓曲体鬼神之情。殄灭祛除之法。盖鬼神之于民。其爱护之意。虽深且切。乃鬼神不能自为祛除殄灭。必假手于人焉。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也。故古之捕蝗。有呼噪鸣金鼓。揭竿为旗。以驱逐之者。有设坑焚火卷扫瘞埋以殄除之者。皆所谓曲体鬼神之情也。今人之于蝗。俱畏惧束手。设祭演剧。而不知反身修德。祛除殄灭之道。是谓得其一而未得其二。故愚以为今之欲除蝗害者。凡官民士大夫。皆当斋戒洗心。各于其所应祷之神。洁粢盛。丰牢醴。精虔告祝。务期改过迁善。以实心实意祈神佑。而仿古捕蝗之法。于各乡有蝗处所。祀神于坛。坛旁设坎。坎设疗火。火不厌盛。坎不厌多。令老壮妇孺。操响器。扬旗旛。噪呼驱扑。蝗有赴火及聚坎旁者。是神之灵之所拘也。所谓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者也。则卷扫而瘞埋之。处处如此。即不能尽除。亦可渐灭。苟或不然。束手坐待。姑望其转而之他。是谓不仁。畏蝗如虎。不敢驱扑。是谓无勇。日生日息。不惟养祸于目前。而且遗祸于来岁。是谓不智。当此三空四尽之时。蓄积毫无。税粮不免。吾不

知其何底止也。

蝗最易滋息。二十日即生。生即交。交即复生。秋各遗种于地。不值雪则明年复起。故为害最烈。小民无知。惊为神鬼。不敢扑灭。故即以神道晓之。虽曰权道。实至理也。

镇江一郡。凡蝗所过处。悉生小蝗。即春秋所谓蝻也。凡禾稻经其喙。虽秀出者亦坏。然尚未解飞。鸭能食之。鸭数百入稻畦中。蝻顷刻尽。亦江南捕蝻一法也。

是年冬大雪深尺。民闲皆举手相庆。至次年蝗复生。盖岩石之下有覆藏。而雪所不及者。不能杀也。四月中淫雨浹旬。蝗遂烂尽。以此知久雨亦能杀蝗也。

自记

捕蝗记

李锺份

雍正十二年夏。余任山东济阳令。闻直隶河间天津属。蝗蝻生发。六月初一二间。飞至乐陵。初五六飞至商河。乐商二邑。羽檄关会。余飞诣济商交界境上。调吾邑四里乡地。预造民夫册。得八百名。委典史防守。班役家人二十余人。在境设厂守候。大书条约告示。宣谕曰。倘有飞蝗入境。厂中传炮为号。各乡地甲长鸣锣。齐集民夫到厂。乡约执大旗。地方执锣。甲长执小旗。各甲民夫随小旗。小旗随大旗。大旗随锣。东庄人齐立于东。西庄人齐立于西。各听传锣一声。走一步。民夫按步徐行。低头捕扑。不可踹坏禾苗。东边人直捕至西尽处。再转而东。西边人直捕至东尽处。再转而西。如此回转扑灭。勤有赏。惰有罚。再每日东方微亮时。发头炮。乡地传锣。催民夫尽起早饭。黎明发二炮。乡地甲长带领民夫。齐集被蝗处所。早晨蝗沾露不飞。如法捕扑。至大饭时。蝗飞难捕。民夫散歇。日午蝗交不飞。再捕。未时后蝗飞。复歇。日暮蝗聚。又捕。夜昏散回。一日止有此三时可捕飞蝗。民夫亦得休息之。候明日听号复然。各宜遵约而行。谕毕。余暂回看守城池仓库。至十一日申刻。报称本日飞蝗由北入境。约长四里。宽四里。余即饬吏。具文通报。关会邻封。星驰六十里。二更到厂。查问据禀如法施行。已除过半。黎明亲督捕扑。是日尽灭。遂犒赏民夫。据实申报。飞探北地。飞蝗未尽。余即在境堤防。至十五日巳刻。飞蝗又自北而来。计长六里。宽四里。蔽天沿地。比前倍盛。余一面通报关会。一面着往北再探。速即亲到被蝗处所。发炮鸣锣。传集原夫。再传附近三里乡地甲长。带民夫四百名。共民夫千二百名。劝励协力大捕。自十五至十六晚。尽行扑灭无余。禾苗无损。探马亦飞报北面而飞蝗已尽。又复报明各宪。余大加褒奖乡地民夫。每名捐赏百文。逐名唱给。册外尚有余夫数十名。亦一体发赏。乡地里民欢呼而散。次早。郡守程公亦至彼查看。问被蝗何处。

民指其所。守见禾苗如常。丝毫无损。大讶问故。余具以告。守亦赞异焉。

踏勘蝗荒议

魏裔介

海内生灵。当兵荒蹂躏之后。骨立而存。实万死之余。幸出水火。登席。不意蝗灾流行。秦晋燕赵。剥食甚惨。百姓迎蝗阵而跪祷。大声悲号。三春劳苦。尽成枯干。惨苦之状。不忍见闻。虽抚按大略奏报。例应该部差官。踏勘灾伤。方定蠲免分数。但所在被灾。沿数千里。非如涝旱。单在一方。一踏便明。况各处被灾。必不能齐。道里辽远。部臣差官。猝难遍及。小民田间狼籍。有梗无穗之余。收之无实。弃之可惜。若勉力收之。恐踏勘徒存空地。蹈冒报伤灾之罪。若概不收拾。转眼孟冬寒气凛冽。并麦地不及耕种。则来岁之生意尽矣。愚以为不若责成抚按。转行道府。委廉干官员。分投逐段。查明确报。既查之后。即大张告示。令百姓收拾残禾。及时种麦。不至坐待查勘。抛废农业。然后差官所到。采访报部。分别蠲免。果有虚冒。罪坐所司。如此则事约易举。千里之间。往返不过半月耳。虽无望于西成。尚有冀于来岁也。不然。蝗食已苦。残禾在地。部查未到。坐失农时。嗷嗷小民。是再伤也。

敬陈捕蝗事宜疏乾隆二十四年

监察御史史茂

窃惟事必豫而后能有功。物必备而后可无患。今岁江南山东等省。飞蝗偶发。上 宸衷 钦命大臣。星驰督视。并查明飞蝗初起之地。严参重究。仰见我 皇上整饬吏治。痼瘵民瘼之至意。伏思蝗孽飞扬。为害最烈。追捕不力。处分最严。捕蝗不如捕蝻。捕蝻不如灭种。凡属地方官。无不周知。而往往官罹严谴。民受虫灾。贻祸于邻封而莫救。追悔于事后而无及者。其故何也。捕蝗蝻非卤莽草率而为者也。未发塞其源。既萌绝其类。方炽杀其势。是故生长必有其地。蠕动必有其时。驱除必有其人。扑灭必有其器。经画必有其法。乃人多狃于目前。而忽于远虑。当冬春无事。有一二老成历练之人。言及蝗蝻为害。宜早为筹办。未有不以为迂缓者。平日漫不经心。而一旦闻有蝗蝻。则茫然不知所措。意无成见。事无头绪。东奔西驰。竭迟延。以致飞蝗四布。莫可挽回。夫蝗不常有。而地方官不可不时存有蝗之虞。故必于闲暇无事之时。为未雨绸缪之计。臣伏查搜捕蝗蝻款目。备载书。谨采辑八条。敬缮清单。仰请 敕下直隶江南等省督抚。各就本地情形。详悉安议。转发各州县。饬令于闲暇无事之时。将地之宜勘。时之宜审。人之宜备。器之宜裕。法之宜修者。一一预为筹划。则先时而整顿妥协。自当几而办理裕如。又何至飞蝗为灾。有害田畴。臣所谓豫则有功。而备则无患者此也。抑臣更有请者。定例州县报有蝗蝻。该管上司。即躬亲督捕。法至善也。惟是地有蝗蝻则民扰。地方官适

际此时则官累。该上司宜加意防维。曲为体。一切供迎。不可责备。跟役减少。无令夫马借备民间。家人衙役轿等夫。实心严查。勿许暗中勒索。则官民得专心扑捕。不致旁念纷杂矣。

条陈捕蝗酌归简易疏乾隆三十五年

副都御史窦光鼐

臣伏查乾隆二十五年。前督臣方观承。有见于通州等处捕蝗之失。飭司道议设护田夫。欲使官民两便。旗民一体。意诚善也。而其立法有断不可行者。有可行而未能行者。臣议条析陈之。其议曰。三家出夫一名。十名设一夫头。百夫立一牌头。每年二月为始。七月底止。令各村按日输流巡查。臣谨按册计之。大兴宛平二县。共应出夫七千五六百名。此数千人者。果尽力巡查。且历半年之久。势将荒废本业。不知衣食于何取给。今各州县捕蝗。约用人夫二三千不等。少者五六日。多者十余日。酌给钱米。民人犹以为艰。若每县之中。令数千人枵腹原野。积以半岁。臣知其必不能矣。且田各有主。耕作之余。查察自便。舍种植之户。而责之他人。劳且无益。若海滨河淀阔远之区。而与寻常村庄类设。又恐推诿误事。此其不可一也。又其议曰。护田夫免其门差。牌头并免大差。臣窃考之。旗庄本无地方杂差可免。民人又不能尽免。册造护田此夫也。轮派杂差亦此夫也。免差既属空言。巡查宁有实力。而簿书查造。胥吏或因缘为利。此其不可二也。且其议三家出夫一名。计百户之村。出夫三十名。五十户之村。出夫十余名。以之巡查则病其多。以之扑捕又病其少。若拨一千名。必合数十村。远者不能即至。而本村近处。反有余人。例派不及。臣每遇飞蝗停落。目击心怵。谕令就近加拨。夫始渐集。若依三家为例。则可捕之时。人夫无几。比数十里裹粮而至。而蝗之远扬。已过半矣。此其不可三也。且其议曰。民劳病远拨也。又曰。官费虑贵雇也。其名曰护田。欲不伤田禾也。今依其例出夫。则近村之夫只有此数。近者不足用。必济之以远。而民之劳如故。远者不及待。必出于贵雇。而官之费依然。且远来当差人。常不肯尽力。而为远地代捕。又不甚惜田禾。极力饬禁。时犹不免。是以旗民均以为病。不愿捕蝗。此其不可四也。至其议曰。旗民一体。设立护田夫。查则轮查。拨则均拨。诚有合同井守望之议矣。但其法既不可行。而所谓护田夫者。空名而已。平日既不能轮查。临时又安能均拨。且司道原议曰。旗人不统于地方官。恐呼应不灵。奏明通行。庶知凛遵。是旗庄之难齐。前司道早议及之矣。而前督臣未经具奏者。不能自信故也。姑允众请尝试之云耳。既而知其果不可行。而犹以其名而存之者。以护田之说。临时便于派拨也。顾飞蝗停落之时。愚民无识。率以喊逐为易。扑捕为难。亦不独旗佃为然。而民人可以法绳。旗佃难于强使。况旗庄主人。未尝与知其议。既无由申明约束。而地方官向庄头取夫。

每称借用。出不出皆可自由。其不画一无怪也。此臣所谓可行而未能行者也。臣以捕蝗。察知利病。窃以为去其法之烦扰。而独取旗民一体捕蝗一节。并申明就近村庄。多集人夫。着为 功令。则有护田之利而无其害。此臣前奏本意也。业蒙 圣旨俞允。则其未能行者。今已行矣。而督臣乃举二十五年之议以为定例。则臣所谓四不可行者。诚恐嗣后复举以为例。而奉行转滋贻误。臣不揣冒昧。谨就二十五年原议。酌归简易。并将查捕所见情形。酌为捕蝗事宜数条。附列于后。

一捕蝗人夫。不必预设名数。致滋烦扰。但查清保甲册。造村庄户口。临时酌拨应用。旗庄则理事同知。查造清册。交州县存查。

一捕蝗必用本村近地之人方得实用。嗣后凡本村及毗连村庄。在五里以内者。比户出夫。计口多寡。不拘名数。止酌守望馈饷之人而已。五里之外。每户酌出夫一名。十里之外。两户酌出夫一名。十五里之外。仍照旧例。三户出夫一名。均调轮替。如村庄稠密之地。则五里以外。皆可少拨。如村庄稀少。则二十里内外。亦可多用。若城市闲人。无户名可稽者。地方官临时酌雇添用。

一牌头每县。不过数十名。因而增之。大村酌设二三四名不等。中村酌设一名。小村则二三村酌设一名。免其杂差。俾领率查捕人夫。

一各村田野。今乡地牌头。劝率各田户。自行巡查。若海滨河淀阔远之地。则令各州县。自行酌设护田夫数名。端司巡查。向来有以米易蝗子之例。若蝗子一升。给米三升。则搜刨自力。

一凡蝗蝻生发乡地。一面报官。牌头即率本村居人。齐集扑捕。如本村人不敷用。即纠集附近毗连村庄居人协捕。如能实时扑灭。地方官明。酌加赏赉。如扶同隐匿。一经查出。即将田户与牌头乡地。一并治罪。如近村人夫。仍不敷用。地方官酌拨渐远村庄。轮替协捕。如虫孽散布。连延数村。则各村之人。在本村扑捕。各于附近村庄。拨夫协济。以次及远。仍照例会同营汛兵丁。督以干员妥役。则扑灭迅速。而田禾亦不致损伤。

一外村调拨之夫。仍照旧例。每名日给米一仓升。或大钱十五文。其奋勇出力者。酌加优赏。如阔远之地。须调拨远夫者。加给米钱一倍。

一捕蝗器具。莫善于条拍。其制以皮编直条为之。或以麻绳代皮。亦可。东省人谓之挂打子。最为应手。顺天各属。向无此物。宜饬发式样。使预制于平日。以便应用。其次则旧鞋底。各属多用之。然常不齐全。宜预行通饬。若有以木棍小枝等物塞责者。即将乡地牌一并究处。

一蝻子利用开沟围逼。加土掩埋。蝗翅初出未能飞。亦可围捕。至长成之后。则宜横排人夫。尾随追捕。若乘黎明露濡。歼除尤易。若在禾稼之地。则宜随赶捕。不得合围喊逼。致令惊起。且易损田禾。

一收买飞蝗之法。向例皆用之。总缘乌合之众。非得钱不肯出力耳。其实掇拾收贮。给价往返掩埋。皆费工夫。故用夫多而收效较迟。惟施之老幼妇女。及搜捕零星之时则善矣。若本村近邻。力能护田。以精壮之人。持应手之器。当蝗势厚集。直前追捕。较之收买。一人可以当数人之用。故用夫少而成功多。且蝗烂地面。长发苗麦甚于粪壤也。

敬筹除蝻灭种疏乾隆十七年

监察御史周焘

伏惟成周多稼。螟螣务除。姚崇捍灾。焚坑并设。定例。蝗蝻生发地方。责令有司扑捕。有不实力从事者。处分甚严。然上悬为令甲。下应以空文。甚或甘受处分。毫无补救。及根究蝗蝻起处。则邻封互相推诿。希图卸责。亦其势不得不然也。我皇上子惠黔黎。痼疾在念。上年闰五月间。直隶河间县偶有飞蝗。即敕谕督臣令所在州县。预为防范杜绝。尔时臣工。亦曾奏申严议处分之例。臣窃见事关民依。因再四諏访。备细研究。始知捕蝗不如除蝻。除蝻不如灭种。谨以刍蕘之一得。为我皇上陈之。蝗虫始由化生。继则卵生。化生者低洼之地。夏秋雨水停淹。鱼卵育。迨水势涸落。鱼子散在草间。沾惹泥涂。不能随流而去。延及次年春夏。生机未绝。热气炎蒸。阴从阳化。鳞潜变为羽翔。而蝻孽萌生矣。其初出小如蚁。渐如苍蝇而色黑。数日则大如蟋蟀而无翼。土人名为步蝻。及时扑灭。犹易为力。若再过数日。则长翅飞腾。随风飘扬。转徙无定。其栖集之处。禾黍顿成赤地。若最盛则蔽日遮天。盈地数尺。壅埋人间房屋。远望如山。纵行扑捕。亦苦人力难施。其为害殆不可胜言矣。逮至蝗老身重。不能飞翔。则又集种子。其种子也以尾深插坚土。遗卵入地。形如小囊。内包九十九子。色如松子仁。较脂麻加小。种子在夏。则本年复生。种子在秋。则患延来岁。苟非冬雪盈尺。肃以严威。至春融启蛰之后。滋生更繁。害稼更大。若各处扑捕之情形。则亦有可得而言者。有司纵不爱民。不能不畏处分。畏处分即不得不张皇扑捕。于是差衙役。纠保甲。拨户。设厂收买。似亦尽心竭力。不敢膜视矣。然有业之民。或本村无蝗。拨往别处扑捕。惟惧抛荒农务。往往嘱托乡地。勾通衙役。用钱买放。免一二人作为卖夫。免一村为卖庄。乡地衙役。饱食肥囊。再往别村。仍复如故。若无业奸民。则又以官差捕蝗。得日食工价为己利。每于山坡僻处。私将蝻种岁匿。听其滋生繁衍流毒。待应差扑捕之时。蹂躏田畴。抢食禾穗。害更甚于蝗蝻。闻地方官值蝗盛之时。往往束手无策。不过叩祷刘猛。祈以神力驱除。要皆循行故事。未尝讲求拔本塞源之计者也。臣闻蝗所自起不过化生卵生二端。化生者宜于水涸草枯之时。纵火焚烧。使丛秽之区草根鱼子都成灰烬。永绝孽芽。卵生者春深风暖土脉松脆。辄募民于前岁蝗集之处。掘地取种。送官给价。仿

遵上年闰五月间。钦奉上谕以米易蝗之令。州县所收蛹种。详报上司。核其真伪。动用米谷。准于公项开销。在小民既可除害。复得餬口。自必踊跃从事。而以米易种较之。以米易蝗费省功多。倘行之有效。亦勤民重谷之一事也。

出土蛹子责成佃户搜除檄乾隆二十五年

陈宏谋

蝗蛹损伤田禾。为害甚巨。官员捕蝗不力。参处甚严。江南捕蝗条规。前院久已刊行。前岁本部院行令设厂收买蛹子。招示穷民搜挖。按升给钱。杜患未然。事半功倍。亦已有效。惟是土地宽广。蛹在土中。土膏冻结。难于识别。搜挖不能必得。穷民不甚踊跃。今年报买甚少。即日地气和暖。蛹子出土。形如蝼蚁。甫能萌动。尚未跳跃。所生地面不过分厘。仅如席片之大。此时扑除仍易灭绝。只因地主佃户。以长成之后。跳跃别处。未必尽食己苗。又虑起夫扑打。践踏田苗。所以既不扑打。亦不报官。待至乡保闻知报官。率夫远来赴打。蛹子已能跳跃。蔓延宽广。难于骤灭矣。查捕蝗原为保全田禾。于业佃更关切要。辟除害苗之虫。原系农工本务。若田主责成佃户。各于所耕地内。心搜查。一经出土。立即扑除。为力甚易。除患更早。今年湖河水涨。漫滩荒地。不无遗孽。正宜责成本户。及早践除。以免渐次蔓延。仰该司即便移行道府州县。文武官弁。一面出示通行晓谕。一面传齐乡保。谕令逐户传谕田主佃户人等搜查。并令预备搜挖扑捕器具。趁此农隙之时。各于自种地内。细加搜掘。如挖有土中蛹子。仍令交地方官。照例给价收买。若蛹孽已经出土。则责成田主佃户。立即扑除。如不扑除。听其蔓延。报经官查根究起于何地。即将佃户责处。仍罚田主出夫扑捕。务期尽净。违者并责田主。其未耕未种之荒地。原无佃户。专责成业主。河堤官地。责成汛官。督率汛兵堡夫搜捕。如任跳跃蔓延。责处兵夫。并参汛官。至于上年。如有飞蝗遗落。所生遗孽。多在坚硬山岭。或芦苇泽畔。人迹罕到之处。既无业主。亦无专官。惟责成附近乡保。周流巡察。有挖出土中蛹子。亦准给钱收买。一有出土之蛹子。一面起夫扑打。一面报官督捕。如不报不捕。听其跳跃滋蔓。查出并行重处。该道府州县及营汛各员弁。均须心。实力督查。毋得玩视。并干重究。所告示。务须简明。人人易晓。不得含糊冗。奉行故套。此后民间。仍有不知责成业佃捕蛹之事者。惟地方官是问。

请捕蝗先行蜡祭疏乾隆十八年

监察御史曹秀先

臣窃观迩来近畿郡县。蝗灾间发。蒙我皇上。特遣大臣侍卫。勤督地方有司实力扑捕。天语悚切。惩赏攸昭。毋令滋生。貽害田稼。似此视民如伤。诚求保赤之心。固上天所垂鉴。下民所共感者。臣尝读小雅大田之诗

曰。去其螟螣。及其蠹贼。无害我田。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言致禱于神。默除害也。唐臣姚崇。遣使捕蝗。引此为证。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瘞。宋臣朱熹。亦以为古之遗法如此。他若史书所云。蝗不入境。又或一夕飞沉东海。未必概属附会。而礼言蜡祭。七曰昆虫。宋儒陈澧注为螟蝗之属。又知螟蝗有灵。亦得与于祭也。从来物类虽微。各受一命。物性虽蠢。咸格于诚。信及豚鱼。幽明合契。驱虎祭鳄。着有明征。今蝗蝻蚂蚱。杂然并生。蝟蛄蠕蠕。不可胜计。要亦各分造物之微命。虑其害我田稼。苦我百姓。势不得不遵古法。竭力扑捕。然食苗亦死。不食苗亦死。此则情法俱穷之时也。臣谛思螟蝗得与于祭之义。虽当蜡索。曷若及时。前者夏间少雨。官司禱求。不闻征应。迨我 皇上虔祈。甘霖立沛。德且足以格 天。诚自可以动物。敢恳 皇上万几之暇。 御制祭文一道。颁发郡县。遇有蝗蝻之地。即行敬谨饘黄。虔具酒楮。张幕焚香。告祭于神。俾蠢兹蝗蝻。限以一日二日。遯迹于荒旷之野。宿莽之圩。各逃生命。逾期不用命。官吏乡保。多倍人数。竭力扑灭。既以广 圣人好生之德。自当切为民请命之诚。臣料田祖有神。阴相除殄。必不复遗育。以滋扰于青畴绿野中也。可否仍于冬令。考稽典故。举行蜡祭。以合礼经之义。恭候 皇上钦定。抑臣更有请者。旧时州县捕蝗。多系捐办。今奉 恩旨。许令动公。该州县更不得借口无力。但一法立即一弊生。州县意必报多。上司欲其报少。驳诘往返。愈繁案牍。请嗣后捕蝗时。雇募夫役。用支钱粮。须令同城教职佐杂。一面会同给发。一面即签书名押。开报上司查核。至奏销时准为定据。并严饬不得假手家人书吏。致滋冒混。以往年 恩赐绢米赈等件。尚有冒销。其弊不可不预防也。

伐蛟说

陈宏谋

月令季夏之月。命渔师伐蛟。伐者何。除民害也。先王之爱民也至。而卫民也周。凡妖鸟猛兽之属。无不设官以治之。蛟之为害尤酷。故声其罪而致其讨。又着之为令以诏后世也。往在江南。蛟患时闻。广原深谷之间。大率数载一发。其最甚者。宣城石峡山。一日发二十余处。六安州平地水高数丈也。江西纓山带湖。本蛟龙所窟宅。旌阳遗迹。其来尚矣。近世出蛟之事。在元一见于新建。在明一见于宁州。再见于瑞州。三见于庐山。四见于五义。五见于太平宫。 国朝一见于永宁。皆纪在祥异志。彰彰可考。余来抚之次年。适兴国等处蛟水大发。漂没我田禾。荡析我庐舍。蠹焉心伤。思所以案验而翦除之。未得其要领也。书院主讲梁先生。博物君子。出一编示予。言蛟之情状。与所以戢之之法甚详。且核有土色之可辨。有光气之可瞩。有声音之可听。其镇之也有具。其驱之也有方。循是则蛟虽暴。不难翦除矣。云蛟似蛇。而四足细颈。颈

有白婴。本龙属也。其孕而成形。率在陵谷间。乃雉与蛇当春而交。精沦于地。闻雷声则入地成卵。渐次下达于泉。积数十年气候已足。卵大如轮。其地冬雪不存。夏苗不长。鸟雀不集。土色赤。有气。朝黄而暮黑。星夜视之。黑气上冲于霄。卵既成形。闻雷声。自泉间渐起而上。其地之色与气。亦渐显而明。未起三月前。远闻似秋蝉鸣闷在手中。或如醉人声。此时蛟能动不能飞。可以掘得。及渐上。距地面三尺许。声响渐大。不过数日。候雷雨即出。出多在夏末秋初。善识者先于冬雪时。视其地围圆不存雪。又素无草木。复于未起二三月春夏之交。观地之色与气。掘至三五尺。其卵即得。大如二斛瓮。预以不洁之物。或铁与犬血镇之。多备利刃剖之。其害遂绝。又蛟畏金鼓及火。山中久雨。夜立高竿挂一灯。可以辟蛟。夏月。田间作金鼓声以督农。则蛟不起。即起而作波。但迭鼓鸣钲。多发火光以拒之。水势必退。皆得之经历之故老。凿凿有据者也。予乃稽往验今。征物推义。为之印证其说曰。月令季夏。夏正之六月也。今言蛟之出在夏末秋初。其可信一也。志称宏治十七年。庐山鸣经三日。雷电大雨。蛟四出。今言蛟渐起。地声响渐大。候雷雨即出。知向所谓山鸣。乃蛟鸣也。其可信二也。许旌阳之镇蛟以铁柱。今言蛟畏铁。其可信三也。兵法潜师曰侵。声罪曰伐。今震之以金鼓。烛之以火光。如雷如霆。俨若六师之致讨。与伐之义正相合。其可信四也。夫以蛟之不难制若此。而数千百年以来。罕有言之者。盖田夫野老。知而不能言。文人学士。鄙其事而以为不足言。司牧之官。又鞅掌于簿书。而不暇致详也。一旦横流猝发。载胥及溺。然后开仓廩以赈恤之。则已晚矣。天下狃于故常。而忽于远虑。贻害可胜道哉。予故亟录其说。广为刊布。且悬示赏格。有掘得者官给银十两。使僻远乡村之地。转相传说。人人属耳目。注精神。先时而侦候。临事而周防。庶几大害可除。此邦永蒙其福。而他省之有蛟患者。皆可踵而行之。幸无以为不急之迂谈也。

雩说

王

客有问于王子曰。方今旱魃为虐。自春徂夏。不雨六十日矣。田禾蒔者。未及其半。大率取诸陂塘灌输而已。膏泽将竭。何以继之。即制府暨郡邑大夫。轸念斯民。禁屠沽。息讼狱。建醮坛。召方士。斋心祈请。亦复旬日。而亢阳愈骄。农禾交瘁。将何法以处此乎。王子曰。古之忧旱恤灾。莫如云汉一诗。其诗八章。呼号迫切。别无他语。惟有祈祷。顾今之祈祷非古之祈祷也。左传曰。龙见而雩。龙者东方角宿。孟夏初旬。昏中始见。即有雩祭。是雩不待旱。而岁有常祭矣。秦汉以后。雩始废。大旱乃一举行。然犹天子降服。亲诣南郊。以七事自责。七日乃祈岳渎。及诸山川之神。能兴云雨者。又七日。祈社稷

。及古百辟卿士有益于人者。又七日。祈宗庙。及古帝王有神祠者。又七日。祀五天帝及五人帝。各依其方。诗云。不殄禋祀。自郊徂宫。上下奠瘞。靡神不宗。郊即天地。宫即宗庙。自天而上。自地而下。无不尽其奠瘞之礼也。又七日不雨。乃祈社稷山林川泽之神。聚于一处。命舞童六十四人。皆衣元衣。为八列。各执羽翮而舞。每歌云汉一章。七日复如其初。郡县有司雩祭亦然。但舞用六而不用八耳。今人不知雩礼。率听一二黄冠。妄挟符。驱使鬼神。彼黄冠者。有何神术。而能格昊天召风雨乎。必贤有司斋戒沐浴。极其虔诚。复行古礼。敬恭明神。俾无悔怒。或者天心可格。而甘霖可望也。客曰。雩祭废已久。且历代祭法不同。今将何所折衷乎。曰。古者四时皆有雩祭。春设坛于东方。植青旗。以甲乙日为大小苍龙。用木数。夏设坛于南方。植朱旗。以丙丁日为大小赤龙。用火数。季夏设坛于中央。植黄旗。以戊巳日为大小黄龙。用土数。秋设坛于西方。植白旗。以庚辛日为大小白龙。用金数。冬设坛于北方。植黑旗。以壬癸日为大小黑龙。用水数。梁武帝以为雨既属阴。而求之阳方。不已悖乎。东方为万物养生之始。则雩坛当在东方。唐太宗以为冬旱无伤于农。何以雩为。且雨属水。水能克火。则雩坛当在北方。此论尤确。今果行雩祭。宜择水日建四通之坛于郡邑北门外。高广六尺。上植黑旗六。其神玄冥。祭以六黑狗。酒脯佐之。又以壬癸日取北方洁净之土。为大黑龙一。长六丈居中。小龙五。各长三尺于其外。皆北向。中间相去六尺。道士六人。童子三十六人。皆斋三日。衣黑衣。手执皂旗而舞。道士教童子以云汉之诗。其声吁吁作呼号状。雩之为义。即嗟吁祈雨之谓也。有司则率其寮属。及乡先生诸生。拜跪坛下。七日不雨。则索取境内祠庙大小远近诸神。聚于一坛而虔祀之。诗所谓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周礼所谓国有凶荒。则索鬼神而祭之也。雨则报以牲牢。不雨则神不得返其舍。山林川泽。公先正。庶有以助我耳。虽然此犹祈雨之文。而非祈雨之实也。古成汤祷雨桑林。翦其爪发。自为牺牲而祝曰。政不节与。使民疾与。宫室崇与。女谒盛与。苞苴行与。谗夫昌与。何不雨至斯极也。后世人君以七事自责。一曰理冤狱。二曰轻徭赋。三曰恤寡。四曰进贤良。五曰黜奸邪。六曰会合男女。使无怨旷。七曰减膳撤乐。劳其身以为民。故东海杀孝妇。大旱三年。于公至。一祭其墓而雨。此理冤狱之验也。桑宏羊兴酤榷盐铁之利。而天下旱。卜式曰。宏羊为天子大臣。至与小人争利。烹宏羊。天乃雨。此轻徭赋之验也。周畅为河阳尹。时久旱。畅因收葬城外客死骸骨万余人。而澍雨立降。此恤鰥寡之验也。光武时汝南大旱。太守鲍昱。躬自往问高获。获白以急罢三部督邮。昱从之。果得大雨。此进贤良之验也。后汉和帝时旱。幸洛阳寺录囚。知其冤滞。因收洛阳令。抵司隶罪。左降河南尹。未及还宫而大雨。此黜奸邪之验也。董仲舒在江都苦旱。问吏家在百里外者

。行书告县。遣妻视夫而雨。此会合男女之验也。束戴封諲辅之徒。皆以守令祈雨。暴身于廷。至欲举火自焚。而大雨立降。此劳身为民之验也。今牧民者抚躬自察。于此七事者何有何无。天人冥默之间。岂无有感而遂通者乎。则雩祭为祈雨之文。而七事为祈雨之实矣。客曰。审如君言。经史可据。请录其语。以献于郡邑贤大夫。为祈雨之助。

祈晴雨法吏治悬镜

徐文弼

余尝考汉史记传诸书。知董相传箕子洪范五行之学。当时言灾祥休咎。预验不爽。惜其书泯灭无传。世无得而知者。惟春秋繁露一书。八十二章。畜于好古之家。多有遗缺。予假而观焉。得七十四章求雨法。第七十五章止雨法。岁之戊午。关中秋旱。制台查公。抚台张公。取其法祷于西郊。雨立沛。越今夏复旱。如其法行之。雨亦立沛。祷而应者再矣。余取其书。暨武林宋氏直解。刊布所属而弁其首。且夫雩祭诸典。载于春秋。详于周礼。古先圣人。岂将以是勤民之事。而听于杳冥不可知之数哉。亦诚有深于识天人之际。而假是以将之。是以重其事。隆其制。具其仪。凡以通上下之交云尔。易曰。云行雨施。礼曰。天降时雨。山川出云。下降上济。神功亦于是乎在。亢阳违和。雨泽愆期。下上之交。夫必有阻隔之者。惟人体诚敬之性足以通之。天人响应。亦其理固然也。江都董氏。为汉醇儒。擅天人之学素矣。是书特其余耳。予心民事。每患薄。无以扶植。且自大江以南。水旱之灾。十有八九。世之俗吏。每以祷雨之礼。付之僧道。设坛遣将。呼召风雷。无一验者。彼且甘心以为当然。民死而莫之救。是何心哉。拊循之暇。捡阅节解。悉以浅近之言。注于各条之下。以便观览。非惟官司可行。而里社亦可行。然祈天在修己德。凡我僚友。诸里社民。庶其各存心守正。毋拂天理。毋紊天常。则久旱而祷雨。久雨而祷晴。据董相之法。必有应者多矣。

祈雨文

韩梦周

呜呼。入夏以来。雨泽告愆。梦周再祷于城隍之神。以诚之不至。而神不我德。万姓恫惧。祈祝皇皇。靡神不举。梦周身为长吏。惟民是司。其忧其乐。长吏以之。其死其生。长吏视之。夙夜彷徨。莫识所为。伏惟尊神忠义冠今古。英灵镇寰区。自我大清受命。隆礼宠嘉。其必将图厥报。伏念一区之民。皆皇上赤子。一命之士。皆为天子牧民。况于尊神覆庇苍黎。靡有涯量。梦周不揣猥陋。且愿为民请命。敢以十事誓于神。惟神罚其吏而哀其民。梦周死且不朽。其一有若贪黩货利。浚民之生。愿罚算十年。其一有若残忍酷刑以戕民。愿罚算十年。其一有若受请托。枉是非。愿罚算五年。其一有若骄逸

弗念民戚。旷厥官事。愿罚算五年。其一有若法弗及恶。以莠贼良。良者弗式。愿罚算三年。其一有若置民依农桑弗兴。愿罚算三年。其一有若学校不举。教士不以诚。愿罚算三年。其一有若谄上以利与色。思固宠位。愿罚算三年。其一有若厥鰥寡漠不在抱。为心之丧。愿罚算三年。其一有若纵吏胥假官之威。用毒虐于小民。愿罚算三年。凡兹十事。长吏有一于身。实为恶德愆伏之由。惟神殛之。累事而加。夺其算数。用赴告于皇天后土。其疾既去。其民将苏。及时大霈霖泽。俾万汇昭回。民生康赖。则神之恩德。世世答祝其无斁。尚飨。

旱魃辨

李蕃

黄民遇旱。则以里中新丧为魃。而诛之。恶俗也。予治之次年。辛亥大旱。予为此辨以晓之。此风遂熄云。嗟尔民。旱甚矣。非魃不至此。我急欲诛之。以纾尔忧。然以新丧当之则不可。诗曰。旱魃为虐。经无明注。及考他书。兆天下之旱者二。旱一国者亦二。而兆一邑之旱者四。新丧不与焉。其状如狐而有翼。音如鸿而名獬獬者。姑逢山中有之。石膏水中。似鱣而一目。音如鸥者。女巫山中有之。见则天下旱者也。其旱一国者。若南方之似人而目生顶上。行如飞者。一首两身。似蛇而名肥遗。生于浑夕山者是也。其状如鸮。而赤足直喙。音如鹄而黄文白首。人面龙身者。在钟山之东也。有鸟焉似鸮而人面。雌身而犬尾。在崦嵫山也。西望幽都。有音如牛。是罍于母逢山之大蛇也。有如蛇而四翼。其音如磬。是鲜山之下。鲜水之鸣蛇也。如是者旱一邑。此皆出神异经。及东西南北中诸山经。非予之臆说也。尔民往察之。有一于此。任尔率比閭族党往诛之。无赦。其或仍谓新丧为魃者。是乱民也。恶风也。予将执国法以诛之。亦无赦。

卷四十六户政二十一漕运上

漕运议

任源祥

三代有贡道而无漕运。漕运之设起于汉。渐重于唐宋。若元明都燕以来。京边仰食江南。而漕运尤重。漕运之事莫先于运道。其次在运法。二者皆有往例成效。而不无变易流弊。所贵得其肯綮而实心行之。务有裨于军国而百姓无困也。请先言运道。燕京之运道有二。一曰海。一曰河。元主海运。明初亦专督海运。海道有四一放灵山洋抵成山一经黑水洋至成山皆朱清张暄所开一放黑水大洋取成山转西视二道尤便一自淮安而东由登莱泊天津原名北海中多岛屿可避风更安便皆殷明略所开海运迅利而失陷多。永乐十二年会通河成。元韩仲晖启其

途明潘叔正大其利遂罢海运。自是海运不可轻议。所议者河运而已。会通河者。运河之咽喉也。南属黄河。北属卫河。自沽头至漳御。凡四百五十余里。中以南旺河为脊。而激汶水以注之。分流而北至漳御。地降九十尺。为闸十有七。分流而南至沽头。地降百有十六尺。为闸二十有一。地之高下。势如建瓴。所恃者闸耳。节节置闸。时其蓄泄。慎其启闭。勤其修治。此会通河之成法也。守成法而加谨焉。虽或遇旱。有艰涩之虞。而要无不测之害。若黄河则运河之大利害也。淮徐间八百余里。资黄河以通。可谓大利。而黄河迁徙倏忽。未有十年无变者。隆庆四年损船至八百。溺人至千余。失米至二十二万六千。则黄河之险。去海运之险几希矣。是故理漕与治河尝相表里。黄河之决。自古而有。至南徙而决益数。其南徙也。汉有顿邱之决。宋有澶渊之决。此河之自轶而侵淮者也。隋引汴而浚之使南。明资之漕而遏之使南。此又人力之强河以夺淮者也。自宋以前。河虽南。而北者自北。河分而势杀。故溃决犹少。至明而堤其北。以全河赴淮。淮不足以当全河之怒。则溃决益多。故黄河以利漕即以蚀漕。故曰黄河者。运河之贼也。李化龙语治黄河者。非不知支分派析。上疏下瀹。而此工甫毕。彼患方兴。靡金钱于无用。委民力于洪涛。良可浩叹。盖河性北。必强而南之。必强而尽南之。宜其屡决而不可治也。自今以往。河惟无决则己。河而有决。向之决而南者。未必不决而北。向之决而东南。决而正南者。未必不决而东北。若因其决而顺其性。导之东北。俾由汉王景所治德棣故道入海。则河性既顺。而河可无患。河可无患。则漕亦可无患矣。若谓漕非河不通。则又有说。万历初。舒应龙议开泇河以避黄河之险。李化龙祖其说而成之。自夏镇至直口。凡三百六十余里。避黄河三百余里。可无蹈吕梁二洪之险。而漕赖以安。由此言之。徐淮之间。不由黄河而通运道者。固有之矣。禹之贡道。于徐则曰浮于淮泗。于青则曰浮于汶达于济。彼时汶可达济。泗亦可达济。今既遏汶为会通。亦可引泗以达会通。而洸沁沂沛诸水。皆资为用。安在其非黄河不为用乎。以愚论之。治漕以不用黄河为上策。治河以引之东北为上策。若惮于更创。狃于成见。即不过多其支。宽其地。峻其防。而几幸于溃决之稍迟耳。请次言运法。运法有二。一曰军。一曰民。海运之用召募。固不待言。永乐初。水陆递运。十二年。设淮徐临德四仓。为支运法。递运支运。皆用附近卫军。转相交卸。十六年。初令民运。江浙湖及苏松等府。运交淮仓。河南山东及淮徐等处。运交临仓。而支运如故。正统间。民运直至通仓交纳。而存留四仓支运亦如故。大抵军民各半其役。宣德五年。改江南民运为兑运。以民运多失农业而卫军又空舟往还令民加脚耗于瓜淮二处兑与军船。成化七年。定长运法。兑运者。令民加脚耗。于瓜淮二处。兑与军船领运也。长运者。令瓜淮兑运军船。径往各州县水次领兑。民加过江脚耗。视远近为差。而四

仓存留。仍系民运交仓者。并兑军船。所谓改兑者也。兑运长运之法行。而民安其业。军得其饶。军民两便。于是定为岁额。每岁运米至四百万石。国储充裕。诚不易之良法也。

但脚耗至今而益增。其弊安在。兑运。江湖浙最远。每石加耗米七斗六升。一平一尖故有尖米耗米每石明赠两尖一斗又每石加脚耗六斗六升除四斗随船作耗。余三斗六升。折银一钱八分。谓之三六轻赍。苏松等府次远。每石减耗一斗。折银一钱三分。谓之二六轻赍。凤淮轻赍与苏同。山东河南每石加耗三斗一升。连尖共四斗一升。内除二斗五升。随船作耗。余一斗六升。折银八分。谓之一六轻赍。而长运加耗之外。又加脚米六升。江西又加过湖米七升。四仓改兑。无两尖米。浙江每石加脚耗四斗二升。苏松加三斗二升。凤淮扬加二斗七升。内折米二升。易银一分。谓之折易轻赍。盖斟酌至当。着为令典。而运军至京通。自两平交兑外。别无花费。故轻赍耗米。充然有余。夫何而势要官胥。视运军为奇货。诛求横出。腴剥日深。自甘钦作俑。而羨余扣除之例证。自王佐验封。而搜括使用之弊滋。余如茶果厘儿小荡救斛之类。不可枚举。夫以酌定之轻赍耗米。果足供无艾之需乎。运军于正耗轻赍之外。别有身家。为赔累之具乎。故失彼取此。上行下效。势也。费一索十。借名措勒。亦势也。故两尖[已](己)明入加耗。而又有淋尖踢斛抛剩漫筹。脚米六升。累经酌定。又加至一二斗不等。轻赍银两。已官征鞘解。又加兑费。每石四五钱不等。甚有至一两者。顺治八年。浙按杜果题定。嘉湖杭每百截头银三两七钱六分。遵行在案。不一二年而倍蓰其数矣。顺治末年。台臣周季琬题定。苏州等府每百兑费银五两。遵行在案。而当年即加至十两。反以十两为官兑费。而私加至今。或五六倍或七八倍不等矣。余如折席背手网司脚剥之类。不可枚举。嗟乎。自京通视之。则运军为鱼肉。自州县视之。则运军为刀俎。将以勒索为运重罪。而运军之鱼肉于人者。实可悯也。将任其勒索于里甲。而里甲何辜。正供且不能办。更当此无艾之需。尤可悯也。语云。十羊九牧。试起而问今之有辖于漕者。自上及下。有不取常例于运军者乎。运军之常例。有丝毫不出于斯民之膏血者乎。故剥军即以剥民。剥民即以病国。深可痛也。愚以为欲惠百姓自运军始。欲饬运军自胥吏始。欲厘胥吏自官府始。欲正官府自朝廷始。朝廷先不贪扣除之利。而更得廉干之臣。痛革前弊。澈底澄清。运法其有瘳乎。故言运道以治河为主。所贵审识大势。因地制宜。不狃于目前之安。而讲求万世之利。言运法以剔蠹为主。所贵发株掘根。清源及流。不徒为摘发之能。而确见画一之效。借箸而筹。择人以任。不可忽也。

漕运

陆陇其

漕运之法。三代以前无有也。以漕运而裕国。秦汉以来。不得已之策耳。夫以京师之重。而仰给于遐方。天下无事。则有侵渔迟误之弊。天下有事。则有咽喉中梗之虞。此甚非所以久安长治也。谋国者当以三代为常。而以秦汉为变。经其变。所以为一时之利。复其常。所以为万世之计。故窃尝以为漕运无得失也。漕运之多寡即其得失。汉之初。漕山东粟以给中都。岁不过数十万石。至其后则岁六百万。唐之初。岁不过二十万。至其后则三岁七百万。宋之初。亦不过数十万。其后四河所运。至五百五十万。夫其所以不得不多者。何哉。养兵之太多也。冗员之未尽去也。西北之荒田未尽垦也。苟不去其所以不得不多之原。而驯复于不漕自裕之法。乃区区讲于漕运之得失。不已末乎。国家定鼎燕京。仰给东南。漕运最为重务。今欲骤然废漕。其势固必不能。而以为裕国之本。专在于此。则非愚之所敢知也。愚请先就漕论漕。而徐探其本计可乎。夫输挽之所以愆期者。以沿途之留滞也。欲沿途之无留滞。则莫若责之督粮诸臣。旗弁之所以侵没者。以收纳之不精详也。欲收纳之精详。则莫若责之仓场诸臣。河之害漕者。在牵漕河诸水尽泻入海也。故河决之世。陆则病水。水则病涸。发则病水。去则病涸。齐鲁病水。漕河病涸。治之之法。以漕避河。不若以河避漕。夫河之势。合则易溃。分则自杀。诚于河之南北。相其地势。析其支流。条分而派别之。大者为川浍。小者为沟洫。则势分而河安。河安而漕安。此皆就漕论漕。今日之良策也。而裕国之本。则不在是焉。裕国之本。其必垦西北之闲田。而宽东南之输挽乎。垦田之所以无成效者。非垦田之难。而未得其人未得其法也。天下之大。岂无能罢骑兵留屯田如赵充国其人者乎。岂无能大治诸陂穿渠溉田如邓艾其人者乎。岂无能就高为堡列栅二十如韩重华其人者乎。诚能重爵位以尊之。一事权以委之。久任使以俟之。必有竭尽忠力。出而称 朝廷之旨者。

漕兑揭

陆世仪

天地生财。止有此数。不在官则在民。在官则官利。古所谓仓廩实府库充也。在民则民利。古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也。惟至于中耗。则仅饱贪吏奸胥之腹而民生蹙。民生蹙则国计日贫。盖从来漕事之极弊。未有甚于江南者。明季至崇正之末。漕事称最病矣。然官军临兑。粮长每百石加耗不过三四石耳。其时民间交米与粮长。每石即有至加二三者。已不胜骚然繁怨矣。迨顺治三四年。漕费日增一日。初犹谓其偶然。冀后来或有减少之日。至七八年。竟立随漕杂费之名。日新月盛。运军以粮长为奇货。奸棍以仓场为利藪。平日民户之有身家而称良善者。皆深自逃匿。惟恐为人鱼肉。而积年之奸猾市棍劣衿。无不群起而入仓场。串同各衙门书吏。打合运船官旗。彼此交通。互相呼应。以蚕食

粮长。如同一派兑也。米多者宜先派。米少者宜后派。总书则故意派其少者。或后或先。或迟或速。或一石而拨几军。使粮长无往不受颠倒之累。则总书从中取利。谓之拨花。同一出兑也。粮长与官军。互论使费。此多彼少。尚无定局。粮长中即有奸棍。串同官军首先出兑。故意多出赠耗。使后来者不得不遵其例。谓之做样。又各上台承差。朦胧上台。以为兑事稽迟。非催督不可。承牌持票。以催督为名。谓之押兑。其实与官旗相为表里。如去岁某县官旗。得民间耗银百两。押兑公然分得二十两。是三种者官旗之羽翼也。以外又有仓夫本对诸蠹。往来而媒其间。无非奉承官旗鱼肉粮长者。非亲官旗而恶粮长。盖如此则得利。不如此则不得利。此辈亦以利为主耳。官旗得此几项帮手。所以意气日骄。需索日横。于是有踢斛淋尖样米。以至三笆三涌三棒。种种恶套。又有开廩画票着押伍长酒钱装载船钱倒箩种种名色。以至讲兑则相争如战。通关则繁难如敕书。弊日甚。费日增。又往往假借上台之威灵以行之。于是各处有司。其贤明者。袖手吞声而莫可如何。其不肖者。又因以为利。此更有口不能言。笔不能书者。所以旧岁漕兑。举其甚者言之。如昆山一县。正米百石。有加耗银至六七十者。去岁米价。糙者每石六钱七钱。今耗银至六七十两。是正米百石。耗赠亦百石也。其粮长包兑收民间之粮。则竟至每亩六斗。夫昆山额米每亩一斗七八升。今至六斗。是常以两倍余赠一倍也。闻之官军运粮。每米百石。例六十余石到京。则官又有三十余石之耗。是民间出米三百石。朝廷止收六十石之用也。朝廷岁漕江南四百万石。而江南则岁出一千四百万石。四百万石未必尽归朝廷。而一千万石常供官旗及诸色蠹恶之口腹。其为痛哭可胜道耶。是以江南诸县。无县不逋钱粮。而江南诸县官及各上台。无官不被参罚。究竟于朝廷之正供无益。而江南州县。且日就贫瘠。小民逋负不[已](己)。势必逃亡。逃亡不[已](己)。且有不可言者。非朝廷之福也。试思若留此项耗费。以为朝廷惟正之供。则金花白折诸项。何至于逋负。官府何至于参罚。朝廷何至于不足。是今日朝廷理财第一大端。治平第一大端。皆在于清漕运一事。而漕运一事。又不损朝廷一丝一毫。惟在清中间之耗蠹而已。清耗蠹之法维何。无如近日所议。民收官兑之法。初亦有言官收民兑者。夫官民之间。不可为市。且收米一项。事甚琐碎。有修仓看守翻扬等劳。蒸折窃取鼠雀等费。官不能任劳。势必责之吏胥。吏胥不能任费。势必责之粮长。且日久弊生。吏缘为奸。害更百出。是官收之说。断断不可行者。况今日之弊。在兑不在收。何必更张。反生枝叶乎。惟民兑则信不如官兑。使粮长之面不见运官。粮长之名不填卫单。允为尽善。

但其间节目。亦有当细讲者。如随漕一项。在明朝不过谓之湿润米。每百石止有二三石而[已](己)。乃近年因京中交兑。皆系河收。兵丁混扰。苦乐不等。

交卸颇难。是以 圣旨亦酌有五两五石之制。究竟有漕之处。不能遵行。驯至极弊。然闻去岁交卸。已复仓收之旧。每船止费银三十两。是每百石止费银六两。又每船免米三十石。官旗多赏花红。本源既清。下流之拯救亦易易矣。是在各上台斟酌事宜。或恪遵 圣旨。或再量加。务令军民俱安。两不相亏。定为画一。使各县遵守。无如向年虽有奉 旨之名。实有倍 旨之实。其官旗有争执者。须令亲开一路衙门使费。果系多少。则其本立见矣。随漕既定。即行文各县。照依数目。立柜征收贮足在库。兑粮之日。照依定例。每船五百石。给随漕多少。或县官对给运官。或刑厅至水次给散。或运官领米至郡。刑厅领耗。无不可者。但务要粮长与旗军不相见。则其间争执之弊自息矣。至于派兑。则不可使总书有权。州县官先将水次仓廩。照依都图。编成字号。自一号起自十几百号止。不书粮长名字。照常征收在仓。运船将至水次。上台即颁钤印循环号簿一样二本。分送各州县。凡系粮船一到。即照到岸日期。注明在簿。先到者为一号。次者二号三号。亦编定号数。更严限日期。凡粮船到水次者。几日之内。即要兑满开行。州县官悉依限期。急急兑米。先自第一号仓起。不必尽廩皆兑。凡仓中有米百石。则先兑三四十石。挨次以至第二号第三号。周而复始。随兑随满。随满随开。不兑不开者。簿上有名。上台按册而知。可以令箭提究。如此则在粮长不至有苦乐不均之忧。在运船无留难措勒之患。总书不得上下其手。州县不至开兑稽迟。且又可省各上台差承押兑之费。至便法也。其若兑米时淋尖踢斛。此因运丁人多势杂。积渐致然。今法。各州县请于宪台。每处颁发领兑牌十面。或二十面。州县收贮。俟临兑时。应几船兑米。州县官即发领兑牌几面。交与运官。凡应兑者。许执此牌。然后进仓。其无牌者。不得混入。混入者以违宪申文定罪。自无以前诸弊。又通关一事。既非粮长运官当面。即不必用通关。然粮米交兑之数。亦不可无凭。则即于兑粮本日。交兑既毕。运官即同印官。于宪台所颁循环簿上。注明某日某号兑米几百石足。各书花押。各用印记。十日一缴上台。循环往来。以便稽核。如此则只一循环簿。领兑牌。上台可以安坐堂皇。而以前诸弊。一概自绝。诸弊绝则蠹恶无可营生而奸宄息心。奸宄息心则良民安业。良民安业则浮费省而正供足。正供足则无参罚。而国计日以裕。国用日以舒矣。随漕一事。岂非理财第一事。治平第一事乎。此筹国者不待再计决也。谨揭。

厘剔漕弊疏康熙十九年

给事中徐旭龄

窃惟东南民力最困者。莫甚于漕。近见各省粮道。因漕务而婪赃者至数十万。夫官贪由于法弊。必法有弊窦。而后官缘为利孔。官贪则宜易其官。法弊则宜更其法。各省虽有漕粮。而江浙当天下之半。就臣见闻最确。百姓所最苦者。

敬为我 皇上陈之。其一为赠耗之苦。百万漕糶。悉系小民之膏血。漕粮贴截。五米十银。向有定例。近今每粮百石。江南私截至百余两。浙江至三十余两。部议以此项若加剥减。恐盗卖正米。然臣查漕臣帅颜保所参浙江粮道刘朝俊六年漕贴内婪赃一万二千余两。即每百石所贴三十七两之银也。夫以扣克如此之多。而本年漕粮全完。并未有盗正米者。是多贴止以饱官。非以资运。故贴截银米之宜减甚明。又如江南每船受兑五百石有奇。内有加册耗米。解至京通。除在船耗米加一五外。交仓止四百石有奇。是所兑米内。原有加一五为在船之折耗。非正米也。今县官征收。不分正耗。百石加耗五石。是耗外加耗矣。此耗米之加增宜裁又甚明。其一为转廩之苦。漕粮冬兑冬开。立有准限。转廩者船未到次。印官逼令百姓交兑。姑且以廩易廩以完考成也。各处漕船。俱于本地成造。惟直隶山东凤阳。以其地不产木。故于淮安设厂。而江宁各帮共船一千二百有零。亦于淮安成造。实则木植油。俱产于上江。从长江而下。过门不入。至于仪真。逆流抵淮四百余里。沿途动用民夫。昼夜挽拽。及船成之后。复渡大江。道经千里。到次迟延。县官急于考成。旗丁利于索诈。于是船未到而交兑。名曰转廩。粮户既受一番赠耗使费之累矣。及转廩之后。仍令粮户管廩。船到复兑。又受一番赔补苛索。以致民间卖男鬻女。无可告诉。推所由来。总因造船在于淮安。船远故到迟。到迟故转廩。转廩故病民。今淮厂漕造已归地方官管理。莫如江宁水次之船。归于江宁。苏松水次之船。归于苏松。木料油。既就近而易办。船成交兑。又无迟到转廩之弊。此漕船之宜归各地方成造又甚明。其一为冒破之苦。如江南漕粮之外。名为漕项。一曰兵粮。一曰局粮。一曰南粮。一曰军储。此皆本地支销。无庸有赠耗者。今赠耗反多于正粮正兑。又立有对支印票。分拨自支。经承往往侵蚀。每至重复科征。纳而又纳。一年之内。血杖死者盈万盈千。此漕项之不当照漕兑加赠。且不得借对支重征又甚明。其一为兵粮之苦。兵漕宜分晰不宜混乱。漕粮除解京外则有兵粮。为本地营镇支销。其派支多有逆行倒置者。如镇江府有大兵驻扎。原截留本地之米。今改令江西之米。运至镇江。而反将镇江之米。运至通州。其意以江西路遥。恐帮船押尾贻累在漕各官参罚。不知两处之粮。左出右入。在民既不免勒赠之苦。在官又增转输之费。又如提督驻扎松江。自应截留松江之米。今分派苏松各州县支领。营官借以居奇。遂差拨兵丁。撑驾沙船。将对支粮户凌虐拷打。额外索诈。粮户因对支所累。死亡逃窜者。不知凡几。臣愚以为兵粮当于驻防之处尽数截留。不宜将本地之米解出。反将别地之米解进。往返劳费。其有不敷者。方[准](淮)拨支近县。然亦必营官与县官交割。不许兵丁与粮户自相对支。此兵粮之支給。亟当厘定又甚明。夫输挽者。天下之大命也。东南漕粮之苦如此。天下可以类推。祇缘贪官污吏。利于侵蚀。积弊相沿。今

漕臣帅颜保方膺简任。正为爱民厘弊之时。伏乞下将漕法之不利于民者。逐一更正。务使法严而官不敢贪。亦法简而官不能贪。漕规整肃。无弊不除。其于培民命而厚国储。非小补也。

漕弊疏

王命岳

国家大计。莫过于漕。比年以来。东南办漕之民。苦于运弁旗丁。肌髓已尽。控告无门。此可晏然任之而不为之所乎。按前苏松按臣秦世正题定。每兑漕粮一百石。准加米五石。加银五两。业经奉旨遵行在案。乃闻近者民间赴兑水次。每漕粮百石。米加至三十石四十石不等矣。银加至六七十四五十两不等矣。此外尚有润米。每石加五六升不等矣。民视弁丁。如同虎狼。至于典妻卖子折屋鬻衣。以饱骄军之腹。稍不遂意。甚至纠众凌官。如漕臣周卜世所题。吴江鼓噪一案。岂惟民膏吮尽。抑且国体大伤。漕事至此。尚可言哉。臣再四察访。乃知弊之所流。必有其源。在运弁旗丁亦有所迫而然也。今不先宽军力。而徒禁其横取于民。虽日衅一弁于市。而弊风决不可止。以臣所闻。弁丁有水次之苦。有过淮之苦。有抵通之苦。

何为水次之苦。其一为买帮陋习。帮有高低。高者丁殷易完。低者丁穷必欠。当金运时。富弁行贿买帮。费至二三百金。贫弁坐得低帮。是贫弁处必欠之势。而富弁甫金运。已费二三百金矣。此一苦也。其一为水次陋规。卫丁当承运时。有卫官帮官常例。每船二两不等。粮道书办常例。每船四五两八九两不等。至府厅书办。各有常规。常规之外。又有令箭牌票差礼。

漕院粮道令箭令牌一到。每船送五两十两不等。刑厅票差。每船送一二两不等。其名目则或查官丁。或查粮艘。或查修。或查日报。或查开帮。或提头识。名目数十。难以枚举。间或清廉上司。不肯差人到帮。书吏又巧立名色。止差人到粮道及刑厅处坐催。又有刑厅差人代为敛费。盖船未离次。已费五六十金。又一苦也。其一为勒靳行月二粮。布政司派给行月钱粮。旧例行文各府县支领。每船约送书办六七两不等。否则派拨远年难支钱粮。及极远州县。而州县粮书。又有需索。每船约送二两不等。十金之粮。无五金之实。又一苦也。此三者所当清厘于交兑水次之时。以恤弁丁者也。

何谓抵通之苦。其一为投文之苦。船一抵通。仓院粮厅大部云南司等衙门投文。每船共费十两。皆保家包送书办。保家另索每船常例三两。此一苦也。其一为胥役船规之苦。坐粮厅总督仓院京粮厅云南司书房各索常规。每船可至十金。又有走部代之聚敛。其不送者。则禀官出票。或查船迟。或取联结。或押取保。或差催过堂。或押送起米。或先追旧欠。种种各色。一票必费十余金。又一苦也。其一为过坝之苦。则有委官旧规。伍长常例。上斛下荡等费。每船又

须十余两。而车户恃强。剪头偷盗。耗更不费。又一苦也。其一为交仓之苦。则有仓官常例。并收粮衙门官办书吏马上马下等等名色。极其需索。每船又费数十两。又有大歇家小歇家需索。虽经奉 旨题革。今又改名复用。小歇家改名雇长。大歇家改名住户。借目取保。每船索银四五两不等。有送者可得先收。无送者刁难阻冻。又一苦也。其一为河兑之苦。河兑法本两便。但间有践踏偷盗混筹抢筹种种难言之弊。前经督部臣王永吉疏题。又经运官卢廷选登闻控告。屡经部臣疏覆。未见所以整顿之方。此又一苦也。此五者所当清厘于抵通之后。以恤弁丁者也。至于过淮之苦。亦有积歇摊派吏书陋规。投文过堂种种诸费。往年过淮。每帮漕费至五六百金或千金不等。自总漕臣蔡士英剔弊厘奸。并不差一官一舍下帮。凡船到投文。即亲临河干。盘验发行。顷刻不停。是以官丁分毫无费。今岁完粮遂多。以是而观。天下无不可清之弊。存乎其人耳。

以臣愚见。水次之苦。责在粮道。运官宜全用守千。不用土弁闲散。每遇彙运。将应委职员。或汇报漕抚漕院。过堂拈阄。或公同布按部司当堂拈阄。则买帮之苦除矣。令箭牌票。片纸不到帮。以漕务责成刑厅。并禁其杂票。则水次陋规之苦除矣。布政司现给行月二粮。勿行州县。则勒靳之苦除矣。布政司粮道有不率者。立行纠参。则漕抚漕院之责也。抵通之苦。责在部堂仓督。使投文者立收立拆。严革保家。则需索之苦除矣。禁止差票。严革走部。则胥役船规之苦除矣。严访委官伍长之弊。则过坝之苦除矣。依船次先后交纳。不许搀越。晒扬有节。则交仓之苦除矣。每遇河兑。先一日粮应躬赴河干。与运弁兑过米若干石。令本弁自备席木。官拨人役领守。次日官自兑与旗丁。则流兑混抢之苦除矣。 皇上仍不时专官察访。有官不勤敏役仍需索者。以法治之。则朝廷综核之权也。凡臣所言。皆积年旧弊。夫去弊之法。不在追究既往。而在严饬将来。伏乞 皇上下部臣及总督诸臣。详议去弊良法。无论臣言所及所未及。悉心条奏施行。如督捕条陈故事。然后重申约束。有敢悖 旨横增于五石五两之外者。官拏问。丁梟示。孰敢不遵。庶几漕政一新。东南之民。稍有起色。于国计亦有裨也。

论漕弊疏道光二年

江苏学政姚文田

窃惟东南之大务有二。曰河曰漕。比年海口深通。南河目前光景。甚称安稳。惟漕务法久弊生。虽经督抚大吏。数年以来。悉心调剂。然总未臻实效。小民仰沐我 朝 圣祖 神宗生成豢养。届今百八十年。愚贱具有天良。岂有不乐输将之理。诚以东南财赋甲于天下。而赋额如江苏之苏州松江。浙江之嘉兴湖州。其粮重尤甲于天下。竟有一县额征。多于他处一省者。乾隆三十

年以前。并无所谓浮收之事。是时无物不贱。官民皆裕。其后生齿愈繁。而用度日绌。于是诸弊渐生。然犹不过就斛面浮收而已。未几有折扣之法。始而每石不过折扣数升。继乃五折六折不等。小民终岁勤动。纳赋之外。竟至不敷养贍。势不能不与官吏相抗。官吏所以制民之术。其道有三。一曰抗粮。一曰包完。一曰掇交丑米。赋额既重。民间拖欠。势所必有。然大约只系零星小户。及贫苦之家。其坟墓住屋。皆须照例输纳。又有因灾缓征。新旧并积。因而拖欠者。是诚有之。至如其家。或有数十亩之产。既自食其田之所入。而竟置官赋于不问。实为事之所绝无。今之所谓抗粮者。如业户应完百石。彼既如数运仓。并外多贳一二十石。以备折收。书吏等先以淋尖踢脚洒散。多方糜耗。是其数[已](己)不敷。再以折扣计算。如准作七折。便须再加三四十石。业户心既不甘。必至争执。不肯再交。亦有因书吏刁赖。复将原米运回者。州县即以前二项指为抗欠。此其由也。包完之名。谓寡弱之户。其力不能与官抗。则转结交有力者代为输纳。可以不至吃亏。然官吏果甚公平。此等业户。又何用托人代纳。可以不烦言而自破者。民间终岁作苦。皆以完粮为一年要事。如运米石进仓。其一家男妇老幼。无不进城守待。一遇阴雨湿雾。犹将百计保护。恐米色受伤。如官吏刻期斛收。即归家酬神祭先。以为今岁可以安乐过去。故谓其特以丑米掇交。殆非人情。惟年岁有不齐。则米色不能画一。亦间有之耳。然官吏非执此三者。则不能制人。故生监则详请暂革。齐民则辄先拘禁。待其如数补交。然后以悔悟请释。竟成一定不移之办法。臣自去岁至苏。金坛吴江等县。已酿成事端。其它将就了结者。殆尚不乏。不知踊跃输将者。实皆良民而非莠民。此民不能上达之实情也。然在州县。亦有不能不如此者。近来诸物昂贵。所得廉俸公项。即能支领。断不敷用。州县自开仓至兑运日止。其修整仓廩芦席竹木板片绳索油烛百需。及幕友家人书役出纳巡防。一应修馆工食。费已不貲。加以运丁需索津贴。日甚一日。至其署中公用。自延请幕友而外。无论大小公事。一到面前。即须出钱料理。又如办一徒罪之犯。自初详至结案。须费至百数十金。案愈大则费愈多。复有递解人犯。运送饷鞘。事事皆须费用。若将藉用民力。概行禁止。谨厚者奉身而退。其贪恋者。非向词讼事件生发不可。而吏治更不可问矣。伊等熟思他弊一破。获咎愈重。不如浮收。尚为上下皆知。故甘受民怨而不恤。虽地方有肥瘠。才具有能否。其藉此以肥身家者。亦不能谓其必无。要之不得已而为此者。差亦不少。臣见近日言事者。动称不肖州县。窃思州县亦人耳。何至一行作吏。便至行同苟贱。此又州县不能上达之实情也。州县受掇克之名。而运丁阴受其益。故每言及运丁。无不切齿。然其中亦有不能不然者。运船终岁行走。日用必较家居倍增。从前运道深通。督漕诸臣只求重运如期到通。一切并不苛察。各丁于开运时。多带南物。至

通售卖。复易北货。沿途销售。即水手人等。携带梨枣蔬菜之类。亦为归帮时餬口之用。

乾隆五十年后。黄河屡经倒灌。未免运道受害。于是漕臣等虑其船重难行。不能不严禁多带货物。又如从前商力充裕。军船回空过淮时。往往私带盐斤。众意以每年不过一次。不甚穷搜。近因商力亦竭。未免算及琐屑。而各丁之出息尽矣。丁力既困。加以运道之浅。反增添夫拨浅之费。且所过紧要闸坝。牵挽动需数百人。使用稍省。船即虑其受伤。道路既长。期限复迫。此项巨费。非出之州县。更无所出。此又运丁不能上达之实情也。数年前因津贴日增。于是定例每船只给银三百两。然运丁实不济用。船不能开。迟久不开。则州县获戾。故仍不免私自增给。是所谓三百两者乃虚名耳。顷又以浮收过甚。严禁收漕不得过八折。然州县入不敷出。强者不敢与较。弱者仍肆腴削。是所谓八折者亦虚名耳。然民间执词抗官。官必设法箝制。而事端因以滋生。皆出于民心之所不服。若将此不靖之民。尽法惩处。则既困浮收。复陷法网。人心恐愈不平。若一味姑容隐忍。则小民开犯上之端。将致不必收漕而亦目无官长。其于纪纲法度。所关匪细。臣深思博访。求一万全之术而不可得。既已有所见闻。不敢不陈于 圣主之前。或可飭令中外熟悉漕务诸臣悉心筹议。以期上下相安。臣言虽若迂阔。实今之切务也。谨乘报岁试毕。恭折具奏。

剔漕弊

包世臣

漕为天下之大政又为官。吏之利藪。贪吏之诛求良民。奸民之挟制贪吏。始而交征。继必交恶。关系政体者甚巨。说者皆谓漕弊己极。然清厘实无善策。或以为州县一年用度。取给于漕。故不能不纵之浮收勒折。是无漕州县。其用度又将何出乎。或以为帮丁需索兑费。盈千累万。裁革此项。势必误运。州县亏空。实由于此。是无漕及有漕而不起运之州县。其亏空又从何来乎。凡此二说。皆贪黷州县。造作言语。以愚弄上司。以遂其腴民肥橐之私。而为之上司者。或受其愚而不加省察。或利其贿而为之饰词。以致浮勒日甚也。谁复肯揣本齐末。广思集益。使闾阎免渔夺之苦。帮丁祛赔累之病。州县无竭之虞乎。查州县收漕。有例定耗米。自加一四至每石八升不等。以为修理仓廩斗级辛食车脚津贴旗丁食米之用。办漕有余。即留为该州县办公之资。是清漕本不为州县之累也。合计各卫所。其无屯田者。不及十分之一。多者至每船千亩。少亦数百亩。田随船转。至三年小修。五年大修。十年拆造。所领例价。虽不敷用。然逐年撙节屯田租入。则津贴裕如己。头舵水手有工食。家口有月粮。又有轻赍月赠席糶银。头舵又许带土宜免税。帮丁附带客货。每船约一二千石。得受水脚。岂宜复有赔累哉。无如十羊九牧。为人择官。多方以耗剥之。各

卫有本帮千总领运。足矣。而漕臣每岁另委押运帮官。又分为一人押重一人押空。每省有粮道督押。足矣。又别委同通为总运。沿途有地方文武催趲。足矣。又有漕委督抚委河委。自瓜洲以抵淀津。不下数百员。各上司明知此等差委无济公事。然不得不借帮丁之脂膏。以酬属员之奔竞。且为保举私人之地。淮安盘粮。漕臣亲查米数。而委之弁兵。通州上仓。仓臣亲验米色。而听之花户。两处所费。数皆不赀。一总运所费二三万金。一重运所费二三千金。一空运一催趲所费皆浮于千金。又沿途过闸。闸夫需索。每一船一闸不下千文。是故帮丁专言运粮。其费取给于官而有余。合计陋规贿赂。虽力索州县之兑费而尚不足也。善治漕者先清屯田。责成卫所。督课耕芸。量其所入。以一半给家计。一半备公需。停委重空。责成本帮裁派总运。责成粮道尽撤催趲委员。责成沿途文武裁汰闸夫。责成闸官看守缴关闸板。每一帮船抵闸。听其通力合作。提溜更速。水次则严禁嫖赌。及随帮收帐者。盘粮厅专责漕臣。而使督臣稽察之。通州专责仓臣。督同坐粮厅。革退花户之为积蠹者。则帮丁之办运从容。无须州县津贴。而州县无所借口以诛求于小民。奸民不能激众以凌辱其长吏。藏富于民。以培元气。以尊体统。否则浮收勒折。日增一日。竭民财以积众怒。东南之患。终必在斯矣。

厘剔漕事疏雍正七年

尹继善

窃照江省征收漕粮。积弊多端。上 圣怀。特颁 谕旨。闻 命之下。殊深惶悚。臣日夜图维。留心体访。凡民间完漕耗费。州县办漕需用。以及旗丁挽运用度。细细察核。务期与漕务官民均有裨益。方可永远行之无弊。查鄂尔泰前任苏州布政司时。曾有每石收漕费六分之议。内一半帮给旗丁。每船银二十两。一半给州县为办漕之用。臣通盘合计。在从前旗丁抵通过淮。浮费甚多。原不敷用。今蒙 圣明。已将旗丁一切浮费禁革。伊等原有行月钱粮。又加额编五米十银。再帮银二十两。尽足用度。旗丁既有定规。州县不被勒索。有此三分一石。亦可办公。即民间完纳漕粮。每石止令交费六分。一切耗米斛面。尽行禁革。亦不为苦。臣在清江时。即经拟定规条。闻署督抚诸臣。因先奉 谕旨发钞奏折内开有江省收漕。每石应收漕费三分。官吏多收六七分不等之语。欲避此名色。署督臣范时绎行司议详。每石止许收费三分。署抚臣彭维新。飭令每米一石。准其折扣九斗。臣查九扣收漕。每石已加米一斗一升。畏存六七分之名。阴行八九分之实。小民岂能受惠。此议断不可行。若每石收费三分。以一半给旗丁。每船止得银十两。以一半给州县。每石止一分五厘。一切铺垫人工脚价。实不敷用。夫处事必求其当。立法务在可遵。若矫枉过正。虽小民一时感颂。而公事难行。将来势必复增。况奏折所称。既收费六七

分。又复加米。两项合计。实在浮多。如米粮不许升合加增。仅收漕费六分。原属官民两便。臣随咨会署督抚及漕臣商定画一。收费六分。通饬遵行。再向来随漕收取余米。最滋弊混。易于侵冒。其常平社仓捐谷一项。原系劝民乐输。而近来竟随漕勒收。亦一并饬禁。至旗丁既经定议。每船帮银二十两。自不许仍向各州县勒索。而州县又向有呈送各衙门征漕陋规。近年以来。虽院司道府衙门。已俱不收取。其监兑押运等官。以及吏役催漕人等。仍有浮费。若听其因循。则弊不除根。州县仍得借口。亦一并条分缕析。出示严禁。今岁法令之初。犹恐官吏奉行不力。臣督率司道各官。俱时时加意。处处留心。除玩法之兴化县等。已经严参。各处现在密行查访。明加儆戒。务期漕弊肃清。以仰副我 皇上惠爱黎元至意。

拟更定漕政章程疏

蒋攸铤

臣阿霖保臣蒋攸铤奏言。窃照江苏首以漕务为急。而漕粮尤以米色为重。自嘉庆四年。仰蒙 皇上洞瞩积弊。三令五申。并荷 圣慈。屡经设法调剂旗丁。自应日有起色。乃民间仍以浮勒上控。州县官又以刁抗为患。往往视收漕为畏途。究之各执一词。皆非虚捏。盖缘丁力久疲。所领行赠钱粮。本有扣。而长途挽运。必须多雇人夫。以及提溜打闸。并间有遇浅盘剥。人工倍繁。物价昂贵。用度实属不敷。势不能不向州县索费。州县既须贴费。势不能不向粮户浮收。州县既有浮收。势不能不受包户挟制。臣等访闻搢绅之米。谓之衿米。举贡生监之米。谓之科米。素好兴讼之米。谓之讼米。此三项内。搢绅之米。仅止不能多收。其刁生劣监好讼包揽之辈。非但不能多收。即升合不足。米包潮杂。亦不敢驳斥。并有无能州县。虚收给串。坐吃漕规。以图买静就安。遂致狡黠之徒。视为利藪。成群包揽。讦讼不休。州县受制于刁衿讼棍。仍取偿于弱户良民。其安分之举贡生监。所加多少不一。大约总在加二三之间。所最苦者。良善乡愚。零星小户。虽收至加五六而不敢抗违。畏暴欺良。此羸彼绌。是欲清漕政。转为奸民牟利之藪。而良民之受困益深矣。且乡僻愚民。始则忍受剥削。继亦渐生机械。伊等贿托包户代交。较之自往交漕加五六之数。所省实多。愚民何乐而不为。是以近年包户日多。乡户日少。不特刁民群相效尤。即良民亦渐趋于莠。吏治民风士习。由此日坏。此漕弊之相因。而成积重无已之实在情形也。从前帮丁贴费。每船不过百余至二三百两不等。近来旗丁积累愈重。需费愈繁。且路费正用之外。或偿还旧债。或任意花消。或帮弁需索。皆所必有。亦非尽由于路费不敷。伊等知州县浮收有加五六之多。遂得借口多索。运弁奸丁。连成一气。州县惟恐误兑。不能不受其刁勒。是以帮费竟有递增至五六百两七八百两者。而苏松为尤甚。民强官懦之处。仅得良善之羸

余。不足供奸丁之讹索。遂致亏空挪垫。固属实情。即民情较之地方。牧令任意朘削。仍借口于兑费繁多。故作亏空。亦所难免。稍借民力以济运。尚属因公。又因济运而亏挪。弊将何底。且州县既多浮收。则米色不能认真。帮丁既多贴费。则受兑亦不复深求。及至通州。贿买仓书经纪。通挪交卸。米色之潮杂不纯。率皆由此。此又官民交困。彼此挟持。南收此兑。流弊无穷之实在情形也。漕务积弊至此。岂可不大加整饬。力挽颓风。然弊有不可不除。而又有不能尽除者。若徒事饰说空文。听其言似属至公。究其实必无成效。臣等甫经莅任。毫无回护。已恪遵功令。严行示禁。升合不准多收。帮费全行裁汰。稍有不遵。即行查参。原属办漕正理。亦未始非臣等自全之道。惟是帮丁长途苦累。费实不赀。若竟丝毫不给津贴。则势必不能开行。若责令州县颗粒无浮。亦势必不能交兑。伏思 天庾正供。迟尚不可。况明知必误。而听其决裂。即惩办亦于事无济。臣等非特不能当此重咎。具有天良。亦不忍出此。但清漕之说。既属窒碍难行。而酌加之事。又断无明发 谕旨之理。臣等忝列封疆重寄。所以察吏安民者。惟在令行禁止。劝廉惩贪。今有所闻而不敢问。即惩之而无辞以解。令之不必其行。禁之不必其止。江苏讼案。大半在漕。一事如此。事事掣肘。若不立定章程。仍事颞颥敷衍。收过一漕。臣等亦必致士民等执为口实。而州县不予以限制。转难分别惩创。官与民不能开心见诚。吏治民风将愈趋愈下。仓库亦无清厘之日。徒知自顾考成。遂尔因循缄默。负 恩更重。问心何安。夙夜筹维。并与司道等反复熟计。不得不于无术万全之计。苦思酌中权宜之道。谨就管见所及。不揣冒昧。敬为我 皇上陈之。

一每年秋成时。酌定收米准则。以免偏枯也。查粮艘半载抵通。水蒸日晒。米质必酥。加以起剥折耗。进仓簸扬。恐余米尚不足抵补。应请于将届开漕之先。由藩司粮道督同该管知府。察看秋收光景。酌定斛面若干。总不得过八折之数。督抚核明。俟开漕时。无论绅衿士庶。画一征收。如再有控告者。查系该州县并未逾违。自当妥为晓谕。不准刁抗。若稍有格外浮加。虽未经告发。而访查得实。即行严参。至刁生劣监。仍前包揽捩交。讹索漕规。亦即严行究办。如此则帮费有资。漕可速兑。在绅士既有田地。本属有余之家。所费有限。而小民得免偏枯之累。且绅士齐民。画一完粮。刁徒无从挟制。包户亦不禁自绝矣。

一旗丁各船帮费。应严定限制。以杜苛索也。州县因帮费必须津贴。不得不量加斛面。仍系以公办公。并非准其任意多收。但帮费不定限制。则需索无已。必至加收。应请酌中定制。每船除向来不及二百两者。仍应照旧外。其在三百两以上者。察看该帮情形。定以三百两为度。漕臣严行晓谕。不准丝毫多索。米色则必须干洁。即食米应给本色者。亦不准违例折收。候兑足时。地方官将

各帮米样。封呈本省各上司。运弁出具印结三张。亦将米样申报粮道。陆续转送总漕坐粮厅仓场侍郎查考。其旗丁应给银两。应令县帮公同散给。毋许伍长奸丁。包领侵扣。如有奸丁领出。私行花费。责成粮道严查究处。所有沿途催船漕委。及过淮抵通一切浮费。悉行禁革。如此则米色不能通融。旗丁不致苦累。而州县亦无所借口矣。

一收米既有限制。则兴讼之粮。应委员验明上仓。以防积欠也。查向来包户揽纳米石。为数不少。到仓时。官吏稍为查问。即抗不交纳。或将湿碎短少之米。委之仓外。一哄而散。赴上司衙门控告。转须代为看守。而漕米不准挂欠。州县官不能不买米供兑。旗丁利于多折价值。彼此通融。遂将食米尽数折收。途中又将折价用去。不免以正米作口粮。买补无期。弊窦丛出。今斛面一定。遇有控案。委员验明米色。押令进仓。与众花户一律办理。其控告之是非曲直。再行秉公审究。则地方官可无垫兑之患。不致以漕尾辗转交代作抵。日久渐归无着。亦清理亏欠之一端也。

一州县预买恶米垫仓。勒收折色之弊。应严行禁革也。近年州县因兑费既重。斛面不敷。不肖苍猾之官吏。百计张罗。竟有于将次开仓收漕时。藉名垫仓铺底。令漕总胥吏。预买恶米。私运入仓。迨至开仓收米时。仓中半已盈满。不过十日半月。即以米足封仓。乡僻小民。往往运米至仓。无处交收。仍复运回。勒令以重价折纳。乡民不堪其累。而漕粮米色之不纯。未必不由于此。州县转以恶米掇交。尽诿过于粮户。此弊尤应严行查禁。现已谆切札饬藩司粮道及各该管知府。实力严查禁革。一经访查得实。立即严参治罪。庶米色得归纯洁。而小民亦免苦累矣。

以上各情形。臣等明知本非正办。但天庾正供。关系甚巨。若非权宜酌剂。必致格碍难行。臣等既确有见闻。何敢因循隐饰。自蹈贻误之咎。谨将酌定办理章程。据实沥陈。伏乞皇上圣鉴。

丁除弊疏

两江总督孙玉庭

窃惟江南为漕粮重地。若非办理得宜。必致百弊丛集。而欲期官民胥免受累。必使县丁日久相安。是以欲禁州县之浮收。必先杜旗丁之苛索。而欲减帮船之浮费。必先丁力之积疲。伏查漕船有例给漕赠月粮。又奉恩旨。准其加带南北土宜。并在通变卖余米。优恤固已周渥。而丁力仍不免疲乏。臣详加体察。尚有应行体恤者两端。一在无屯之赔垫。一在漕委之滋累。而弁丁因之刁难州县者。亦有两端。一在无故停兑开行。一在勒靳通关米结。臣请备陈其故。查各帮大造船只。物料饭食。日益增昂。例价实有不敷。其有屯田津贴之丁。均匀贴造。力尚可支。至江淮兴武等帮。并无屯田津贴。轮届大造。重利借贷

。债负纠缠。日甚一日。迨至兑漕。藉词横索。势所不免。臣思惟有仿照浙江办法。请于粮道藩司两库。酌筹闲款。发典生息。量于例价之外。增给造运。俾丁力不致拮据。庶办公稍知自爱。如此虽无屯津。可免赔垫矣。其漕务委员一节。嘉庆十二年。钦奉 上谕。漕督不得多派委员。并禁止该弁等收受馈赠。嗣于十四年间。又经巡漕御史。奏请大加减省在案。臣查沿途督攒。本系沿河卫备专责。届今运道通行。惟有闸多水溜之处。自须酌委数员。迎提粮艘过闸。此外概从减省。臣现在移会抚臣河臣漕臣。一体酌裁。如此量减委员。不致滋累矣。至旗丁勒索州县。必借米色为刁制。各州县开仓旬日。各廩即已满贮。各丁深知米多廩少。必须先兑。每藉看米色为由。逐廩挑剔。不肯受兑。致使粮户无廩输纳。往往因此滋事。旗丁即乘机恣索。州县不敢不应其求。或所索未遂。即藉称米色未纯。停兑喧扰。及至委员催兑开行。各丁不俟米之兑足。即便开船。冀累州县以随帮交兑之苦。此旗丁于受兑前刁制州县之弊也。漕米兑竣。运弁应给通关。而通关出自尖丁。尖丁者。积年办事旗丁也。众丁及运弁皆听指挥。尖丁索费。必先议定私费。再议通帮公费。故有尖丁后手及程仪等项名色。州县不遂其欲。则通关勒靳不交。至使州县枉罹迟延处分。此弁丁于既兑后刁制州县之弊也。臣思漕粮首重米色。米色纯洁。总以粮道运官看定为凭。临兑之时。既经验明米好。即令公同封取样米通送。定期开兑。令将每日交兑米数。按五日一次通报。仍填晴雨日期备查。如有无故停兑。及未兑足而开船者。许州县禀明。立拏倡首之丁究处。并将帮弁撤回。如县帮有以米色争执者。亦应即禀粮道亲验。如果米色潮杂。责令筛净交兑。仍将州县处分。倘系弁丁捏禀挟制。立将帮弁撤回参究。帮丁从严惩办。即令依限兑收。所有尖丁私费。永远革除。如此则旗丁临兑前之弊可除矣。帮丁兑米。本有日给兑单。既己受兑给单。则不得卸过州县。伏查雍正年间定例。漕粮未受兑以前。一切责之州县。既兑以后。责之弁丁。又例载交兑漕粮。应令监兑官秉公查验兑完。出具通关米结。不得勒措推诿。是漕粮一经受兑。弁丁即应出结。断不应于兑竣开行后。仍以米色潮杂为词。勒靳通关也。应请嗣后于兑数报竣。帮船离次日。即令州县将兑单先呈粮道。飭令该帮头伍交出米结。不得过五日限。如逾限不呈。许州县通禀。委员持令箭提取。仍将头伍枷示水次。另委运弁。其过淮盘验。如有米色霉变等情。帮丁既已受兑给单于先。即应照嘉庆十七年定例。州县与弁丁一体参处分赔。不得以通关未付为词。藉免参赔。如此则弁丁既兑后之弊可除矣。

再臣于前奏内。曾将每漕船每年需费若干。附片陈明。奉 珠批查明会议具奏。今据苏松粮道禀称松江帮船丁力最疲。需费较大。苏州太仓次之。常镇又次之。镇江之丹徒丹阳两属最少。大约松江府帮船不敷银四百余两。苏州太仓

不敷银三百余两。常州不敷银二百余两。镇江府之徒阳二属。不敷银一百余两。尚须津贴等情。臣查旗丁长途领运。例得银米内有扣解剥价及解淮解通之。且协运之江兴各帮。并无屯田贴费。帮丁疲乏。势不能不量予津贴。惟各船行走。迟速不同。道路远近不一。即各丁经理。亦有善与不善之分。断不能以一年一帮之用度。定为各帮永需之数目。而向来津贴之议。实启争执之端。溯查江苏省。嘉庆五年。曾议松太等属。每船贴银三百两。十五年。复议每船五百两。而帮丁不惟不遵。反视此数为额给之项。仍欲另议津贴。以致逐渐加增。流弊无所底止。又帮船有加一免雇存次配造船只。每帮自五六七只至十余只不等。因其出运满号。例得轮减停运。将应装之米洒带通帮谓之虚船。该船停歇在次。仍准照旧支給月粮。且有垫盖钱粮足资养赡。夫州县给费。专为济运。船既轮减存次。岂得复予免费。而近来刁丁勒索。必欲并计在内。以致县帮争执迟延。不惟苦累州县。且误兑开日期。其弊尤应亟除。臣思与其每船给费。不如计米津贴之为核实。嗣后毋论正兑改本洒带。应统以米石多寡为断。每米一石。各按水次旧章。酌给津贴。总不得逾该道所禀需费之数。庶立法较为简捷。县帮永免争执。惟按米津贴之中。仍应分别正耗。以昭核实。查领运正供有加四耗米。有改本加三耗米。既属耗米。即不应再予贴费。惟此项耗米。亦有交官备用之分。若概议裁费。不足以昭体恤。所有加四耗米内计二斗五升。改本加三耗米内计一斗五升。均系交官之项。应仍照依正米计石津贴。其余耗米一斗五升。系备该丁等沿途折耗之用。查每米一石。折耗未必至此。自己有盈无绌。应同行月等米。一概不准津贴。庶于随时调剂之中。仍予以一定限制。帮丁即不能格外多求。而地方官亦不致借口浮勒。方于丁民两有裨益。

请停预备各丁以免扰累疏

杨锡绂

窃查江南江苏等府。每年起运漕粮一百五十余万石。内除苏松等四卫船五百余只外。其余一千七百余只。均系江安所属十卫船只协运。本年四月间。江苏按察使胡文伯以江安十卫。去苏松水次道里遥远。每岁兑运回空。遇有应行更换之丁。运官赴卫查验。往返需时。以致受兑之时。官丁俱难按期齐集。请令协运苏松漕米之江安十卫。将各帮家道殷实闲丁。预行查选。大帮三十。中帮十五。小帮十名。造册呈送粮道点验之后。转送总漕存案。每年于粮船抵通后。查有应行更换之丁。乘总漕押运抵津时。帮弁就近报明。即查预备丁册。按名次点定某丁派管某船飞行各卫。传齐新点各丁。限令十月初间。在镇江守候。船一渡江。即押船驾赴水次候兑。则官丁俱得如期到次。不致受兑迟延等因具奏。经户部议覆。定例。粮船未经抵次之先。原有预选殷丁注册之例。第日久

法弛。或有临时高下其手。亦未可定。至大中小帮酌定名数之处。原例未经议及。应并行令漕运总督。量照情形。酌定办理。移咨到臣。臣查原任按察使胡文伯之条奏。因江安十卫。道途遥远。临期金换。恐或迟延。而未计及预金闲丁之无益而滋扰。部臣议准。盖因原有预金殷丁定例。故不但江安十卫。而并令推行各省。而不知各卫帮丁。今昔情形之不同。即定例亦难胶执。若以部议已定。即勉强奉行。转非所以仰体我皇上政求实济之意。所有预金闲丁。其不必者有二。不便者有二。谨为我皇上陈之。各省卫帮。贫富原有不同。殷富之帮。年年长运。且有子孙世守者。每岁原无需换丁。即间有一二应行另金者。帮弁随金随得。亦无俟于闲丁之预备。其贫疲之帮。或地处瘠薄。或本无屯田。或自来人丁稀少。每岁遇有应换之丁。即百计搜查。求一二殷丁而不可得。又安有数十名殷富闲丁可以预选。其不必一也。又军丁俱属草野小民。所谓殷实。不过有田能耕。有屋可住。计其生业。较胜穷人耳。非真有千金万金之富也。此等军丁。或遇收成歉薄。一二年后。即转为贫乏者有之。今采数十名之多。预行注册。设需用之时。而名次在前者。已经贫乏。将舍之而金其次。则人人得以有词。将据册以定金。则仍属以疲丁应选。其不必二也。又原奏令卫所选定殷实闲丁。送道点验。此无论通行各省。徒多纷扰。即江安一道。所辖十卫。计船五十二帮。无故而驱每帮数十闲丁。仆仆赴省点验。或加以吏胥阻抑。时日稽延。岂非徒令小民废时失业乎。其不便一也。又卫所州县书吏。多喜于有事。每年帮弁。或需一二换丁。臣与各道严行申饬。犹恐此辈不无滋扰。今一帮而忽金报数十名闲丁。则若辈因一报十。于中取利。究之富者贿脱。贫者勉强受金。其不便二也。臣查各省需丁。俱于回空后更换。并无迟误。即江安十卫协运苏松各帮。臣办理已经七年。每当受兑之期。官丁俱赶赴水次。重运北上。一体开行。并无迟缓。可知兑运迟速。总在各道之实心经理。并不在闲丁之预金。应请将预选闲丁注册之处停止。庶各省军丁。不致扰累。而于运漕亦为有益。

论漕弊与各省粮道书共四篇

杨锡绂

回署后数札奉布。想俱得览。江西各帮。本年在坝上。虽米不甚差。而一切剥价个儿钱抗价等项。多拮据万状。以每运各丁所得银米家费等项计之。应不至此。而日疲一日。甚不可解。即如赣州帮素称殷实。而其穷彻骨。临至河西务剥米之时。米已上船。而剥价不能开发。千总代为挪移。始免误公。回空则身工饭米全无。无所不卖。尚有遗弃之虞。细推其故。皆由江西之丁。系州县所金。未免痛痒不关。一任书吏朦混。富者狡脱。贫者无计可免。又有游手奸猾之徒。转藉充当旗丁。以为度日之计。是以至此。以此推之。各帮情形。大概

皆然。又旗丁得领钱粮家费等项。多留为家计。及在省混行花销。全不为抵通交纳预行存留。到通缺费。又挟伍长头船及领运千总。不得不为那借完公之举。以缓须臾。恶习相沿。几与江浙无异。若不及早整理。将来贫疲无所底止。以某之见。应严饬州县。先于金丁时。实心查察。勿令富者幸脱。贫者滥充。以清其源。至于本年新运。则当传集各帮领运千总守备。令将各该帮新运钱粮家费一一计算。在水次应用者。听其支用外。其余俱设立公柜。令该帮运弁同头伍人等掌管。沿途及抵坝用费。有所支领。俱公同头伍登载公簿。令各丁不得任意花销。抵通自不至于拮据。领运之弁。有不公不清者。查明参处。则官丁各知以公事为重。行之数年。或少有转机。再江西米石。除南新二县向无潮湿外。其余州县。沿途远解。家人吏胥船户。多有通同泼水之弊。否则验米时不泼。而一验之后。即不可问。米石既潮。折耗必多。此亦旗丁受累之先着。足下身任督理。一切无不预筹。此事尤应严察。能去潮米之弊。即旗丁先免折耗之苦。至于钱粮封贮公柜之处。就西省情形。如何行之妥善。亦望即详酌见示。

兹浙省各帮过淮南下者。计至十五日。已十二帮。其余亦现在接续来淮。大约此月之杪。俱可全行渡江矣。各帮到次以后。即有修并制备什物等事。不但三修银两宜早发。即一运应领钱粮亦应早发。且宜整发。盖浙省尖丁。各有勾串道房书吏。以迟发或数次分发为居奇者。虽名为慎重钱粮。其实多一番请领。则多一番使费。又发之迟。发之少。则彼得借口。预行那垫以取利。而老实众丁。无从究诘。且每年有船已开行。而钱粮究未全领者。随后尖丁具领。多指称公事。朦混开销。而众丁并不得分厘到手。此浙省向来之锢弊也。某则以为一运钱粮。有一定之数。少发迟发。究终须发。不能留其分毫。早发全发。彼亦不能再行请领。与其少发而滋弊。莫若全发而省费。且杜此辈借名开销之计。若虑全发恐其花销。临期无银接济。则但当严责运弁及头伍等公平掌管。设立公簿。按时支給。非当用某项银两之时。丝毫不得预给。少有错乱。及办理不善。致沿途到坝。有缺费用者。即与详揭重惩。彼贤能之弁。固得预为料理优游。即老实之弁。亦得有所遵守。而不致堕奸丁术。中年来江安谕令早发整发。未闻有误。浙省似亦可照行也。又浙省帮船开行之时。无一定先后次序。向来彼此争先。有米未兑足。而争而开行。后用小船载米。赶上受兑者。毋论小船另费脚价。而米色之佳否。上船之足数与否。更无从查察。去岁雷监司始觉其弊。不令小船赶载。但恐故智复萌。此须严行示禁。至于最疲之帮。如严州所金衢所处州前后。次疲之帮。如绍兴前后温州前后。自应令其居前。俾得到坝先行兑交。然亦须有一定次序。方不致于争竞。查江西十四帮。每年系粮道当堂令各帮拈阄。浙省可否令数疲帮应在前者。为一阄以定次序。其余不疲

者。另一阄以定次序。在足下酌而行之。至 圣驾南巡。向来俱飭令赶早一月开兑。其实苏松之船。即不能赶过镇江口。何况浙省。是以上届 南巡。浙船不过于宝带桥等处回避。某意今冬自应比常年略早。然不必过于急迫。使收米者潦草收之。兑米者亦潦草兑之也。

湖北漕运。如大造金丁。及钱粮运费等项。皆系守备管理。千总不过间岁一出运而已。其因循闾冗。操守卑鄙。公事毫无振刷。病总在于守备。即如大造一事。乃守备专责。而湖广造船板薄钉稀。油灰减省。极为不堪。而又务为高大。不济实用。推原其故。皆由守备全不认真。听之丁旗自造。丁旗包于舵役。舵役包于厂户。加以官吏从中扣克分肥。如此。安望有坚固之船。又如疲丁一项。每岁必需换金。乃千总请革之丁。守备反为包庇。仍与姑留。即另金者。亦多金贫卖富。每年有船已出运。而丁尚未到帮者。有行至中途坝上而脱逃者。如此。安望得有殷丁。又湖广锢弊。全由舵丁包运。旗丁多不过虚应名色。或有奸舵偷卖米石。到通挂欠。或行为不法。经千总请革请缉。而守备听其革于此船。仍入彼船。革于此帮。仍入别帮。如此。舵役包运之弊。奚由禁戢。又如运费一项。乃各丁赖以济运者。必按名实给实领。方于运务有济。乃湖广运费。征收出入。多不可问。闻各卫备每年于开兑之际。至水次与各帮头丁旗人等销算一次。或抵或扣。有毫无存剩者。如此。焉望实惠之均沾。以上不过列其梗概。其它种种积习锢弊。不一而足。故湖北漕运。在首治守备。守备得人。弊可剔。利可兴。否则舌敝唇焦。终于无补。若千总虽有劣弁。其弊在途。此手足之疾。而非腹心之疾也。足下莅任伊始。所望大加整饬。故为述所知情形如此。

浙省杭嘉湖三府州县收漕。从无实在自行经理者。每年不过坐交书役认纳规利。其一切经收交兑文解。俱书役包办。官可不过而问。是以操纵皆由漕总之手。大约米十万石。收本色者不过六七万。其三四万石。则纯行折征。此折征。一则便于绅衿大户。及有力之家。可以省上米刁难繁费。故宁稍增价以折。而不愿交本色。一则漕总书役多得价值。即或需买米。亦可贱其价值。买低下市米。搀入所收好米之中。无从辨别。是以浙省米色。不但不及江南别府。即松江亦不如。至于各帮丁旗。住居水次。与此等漕总胥役。彼此熟识。互相勾引。每年水次交兑。不但行月折干。即耗赠等米。亦俱折干。内中尖丁。则有并正供不足者。彼利于折银入手。即便花用。而漕总书役人等。亦乘其急需。既可得价。且可不必买米故耳。若夫领运员弁。廉干者稍能自立。而苦于查察难周。庸懦贪鄙者。则利以啖之。少贪其饵。已为旗丁所使。求其除弊。万万不能。迨至中途。穷乏之丁。固需盗卖。而奸刁之丁尤甚。穷乏者为费用计。势不得不卖。奸刁者则本殷实而亦盗卖。彼以到坝短少。运弁自顾考成。势不得

不令众丁那凑以足其数。无可那凑。亦不得不为揭借以完公事。事完之后。即治之以法。不过薄责。而彼己大得其利矣。此种刁恶奸丁。江省亦有。而浙省尤为锢弊难除。欲清其源。须先正州县收漕之法。次禁丁旗折干之弊。折干绝则米足。米足则抵通无揭借滚剥之苦。而每岁钱粮。无庸扣除矣。

论漕船余米书

陈宏谋

迩来漕政。半由于例之太多。偶有未善。即设一例。究竟法立弊生。所除者一二人之弊。而所苦者多矣。即如粮船食米余米。原可听其沿途得价变卖。既有益于旗丁。亦有资于沿河民食。乃竟视为来历不明之物。层层查禁。其所以禁之之故。不过曰盗卖漕米。试问自有漕以来。通仓果皆挂欠否。偶有挂欠。果皆无追否。不此之审。而惟以卖米苦为禁例。究竟旗丁所带余米。岂甘置之无用。不过徒为一路弁兵所利耳。于事无益也。此亦防弊生弊。而为例太多之一端也。即此推之。余多类此。

拨船困民疏畿辅通志

赵之符

窃惟 国家创制立法。取其便民。尤期不病于 国。未有上下交受其弊。而莫思变计者。如今日近畿通州武清宝坻香河东安永清计一州五县。额设剥船六百余只。悉隶总督仓场衙门。每船一只。给地十顷。免纳正项钱粮。以应船差。名曰按船给地。实则照地僉船。立法未尝不善。但奉行既久。种种未便。以致民累滋深。臣请为我 皇上悉陈之。念小民应船既给以地。则凡造船有费。驾撑有费。水手工食有费。篷桅席片有费。凡一船日用之需。皆取给于地亩之中。则三时力作。势不能分身河干。以应公家之务。即欲一意急公。又不能竭力田间。以办终岁之需。此其不便于民者一也。至各州县距河甚远。势不得不于河干雇觅民船。代为应役。计一船之费。一年约用价银五六十两。揆之原地纳粮。遂增一倍。而河下游闲之徒。尝藉之以邀利。及至接运漕粮。往往有盗卖换和之弊。甚有盗卖将尽。故为倾覆其船者。迨经运官查明。而领船人役。逃散一空。仍坐地户赔偿。以致倾家荡产。卖男鬻女。苦无可控。此其不便于民者二也。且南漕告剥。虽在仓场衙门。而领船船户。实则天津钞关部差统辖之。每岁河冰未泮之日。部差催提如雨。以致船户往返千里。匍匐赴津汇齐。过堂查点。因而差提有费。过堂有费。守候有费。种种苦累。难以罄举。此其不便于民者三也。尤可悯者。连年水旱灾荒。凡纳粮之地。例得邀恩。照被灾分数蠲免。独至一应差船。即被灾甚重。颗粒无存。不敢不竭蹶以供一年之役。同属 朝廷赤子。同一被灾地亩。而应船者遂不得与纳粮者一例沾 恩。此其不便于民者四也。更有小民之本业。已圈拨补于他州县。远者千余里。近

亦七八百里。往来征取地租。行旅[已](己)自告艰。乃尚有征租不起。逐岁淹留异乡。流离不可胜计。而州县按名解船。访无正户。以致株累亲族。破产赔垫。代为应役。此其不便于民者五也。况剥船之设。原以备河道浅阻之用。时而河道顺利。则船虽设而不用。而领船人役。犹全勒地户一年之雇价。是以朝廷正项之赋税。小民终岁之勤劬。徒供河下游闲者之坐食。此其不便于民而兼病于 国者六也。查见在照地应船。有数家共应一只者。有数十家共应一只者。以地多者为应船正头。而地少者朋当之。往往穷民不能应役。弃地而逃。一户逃亡。众户为之赔累。数户逃亡。则赔累更自无穷。窃恐穷民赔累愈深。相率而逃。则田地多致抛荒。而船差亦无着落。是欲以速漕而反误漕。此其不便于民而兼病于 国者七也。且每船一只。蒙我 皇上轸念苦役。每岁仍给水脚银十余两。计船六百余只。约费库银六七千金。查每船剥运。仅可容载百石。即遇河道浅阻之日。以河下雇见船剥运。计时价估之。远者运价不过五六两而止。况遇河道顺利之日。又不烦剥运乎。何竟以 国家正项之额赋。又重费帑银之颁给。而留此或用或不用之剥船。以重为民累也。此其不便于民而兼病于 国者八也。种种滋累。上下交弊。不图变计。害将安底。以臣愚计之。各州县剥船六百余只。计地不下六千余顷。每亩定赋。照原额每亩二分五厘起科。约可征银一万五六千金。较之河下见雇民船运价抵支有余。伏请 下该部行查各州县应船地亩若干。合无令各州县悉照额粮催征。汇解仓场衙门。贮以备用。如遇河道浅阻。南漕告剥之日。即动此项银两。按河下雇船时价。给发领运各官接济剥运。无烦重支库银。仍给水脚等项。至于河道顺利。不烦剥运。应以此项银两。岁终解部。庶于穷民不致重累。漕务得以速竣。而 国赋亦免虚耗之虞矣。

与蔡总漕论南米拨解书

姚文然

敝府南米。原额一万八千九百五十余石。今除荒征熟至顺治十三年。实征一万二千六百三十余石。应解江南布政司。听其改拨兵运二粮。但以运米入省。既有上水船钱挂号取批各项等费。百计留难。多方勒索。有米到数月而不得交者。有交米而不得批者。有米至南而复改拨别府兵饷。别卫运粮者。敝府旧例。点粮长为区头以解南米。一次轮区。倾家荡产。兼之公贴私帮。合邑受其苦累。至近日极矣。弟目击伤心。细考其故。总因南米一事。拨无定数。拨无定地。拨无定期。或拨兵饷。或拨运粮。多寡远近。定于临时。藩司郡县之胥吏。一线穿珠。上下蚕食。或此年拨入皖饷。则云调停上下使用多金。或此年拨解别府。则云打点不周罚之远涉。此敝府无不破家之区头。而亦无不饱瞰区头之胥吏也。穷其根本。救其大弊。惟有定南米为皖米。以皖粮足皖饷一法。以南

米载在赋役全书。原解布政司听其改拨兵运二粮。非有一定不可易之例也。皖亦有兵饷。与其拨皖米以供别地之兵。不若拨皖米以供本府之兵也。皖亦有运粮。与其拨皖米以供别卫之粮。不若拨皖米以供本卫之粮也。皖为操抚驻节之地。与别府不同。标兵饷米。凡三万余石。本卫运丁行月粮亦苦不敷。年年待池州等府解米协济。夫解敝府之米。以供别府丁运二粮。又解别府之米。以供敝府兵运二粮。劳两地之民力。耗两地之民财。不若以皖米供皖粮。为两利而长便也。况布政司每年亦未尝不拨皖米为皖粮也。以顺治十三年计之。安庆府南米尽拨皖标兵饷。共一万零八百三十余石。拨皖卫行月粮一千九百余石。其拨江宁右卫行月粮。不过六百六十石而已。以敝府南米全额一万二千六百三十余石。而止改拨别卫六百六十石。则别卫得敝府六百六十石之米。无关轻重。即可见敝府南米。无关别卫行月粮之轻重明矣。然则定拨皖米为皖饷。亦实实可行者也。但运米者利于有一定之规。而拨米者利于有临时之拨。宁可散拨于后。不肯定拨于先。收放在手。高下由心。蒋抚军为拨去年南米作皖饷一事。布政司胥吏执拗支吾。至惩罚而后已。语云。利于民者必不利于吏。岂不难哉。

请改折漕粮疏康熙十一年

浙江巡抚范承谟

奏为浙西连年水旱。民不聊生。仰荷 皇恩。允蠲允折。得免流离。今岁自夏徂秋。旱蝗惊扰于前。大水淹没于后。百方补救。将庆有成。而八月之初。雷雨一宵。异虫遍野。攢禾稻。霎变奇荒。被灾情形。臣与督臣先后题报。见在确勘另疏具请外。惟是各府漕白南粮。统计一百余万。受灾者。固无粒米可获。薄收者。又皆青腰瘪秕。九月将半。开征在途。各项本色。无从措办。三府百姓。吁请全蠲。号哭情状。惨难殚述。荒歉至此。至诚不能遽责之输纳也。窃计漕粮为军国重务。白粮系 天庾玉粒。何敢擅为请蠲。但本地既受重灾。邻省亦多歉岁。欲办本色。势有万万不能者。臣既不敢亏 国赋以误饷。又不敢置民困而弗恤。夙夜踌躇。审求至当。方敢备陈 皇上之前。查杭属之仁钱二县。嘉属之嘉秀等七县。湖属之安吉归乌等六州县。自被灾五分以至十分。约计应征漕粮正米三十二万四千余石。惟有改折。可以稍救民命。仰祈

皇上轸念异灾。甚于前岁。准援康熙九年之例。改折征银。其漕截耗赠。亦循九年之例除豁。在小民可免耗米一十二万九千余石。漕截银一十四万余两。其轻赍等银。仍照额解部。又应减存漕船六百六十只。可省造船银三万九千六百余两。修船损具银四千余两。行月安家等银三万七千余两。运军行月米四万五千余石。统计扣存银米一十二万有奇。不惟岁额无亏。又可节缩如许。以佐国用。一转移间。遂得民苏而 国裕也。再查康熙九年折漕每石一两。此因

地方初次受灾。尚可勉为输纳。今己三年大祲。民力耗竭。断不能如九年之价。备查漕运议单。漕荒改折。每石折银五钱至七钱。又顺治九年。户部议请遇灾改折。例止五钱。极多不过七钱。奉有 谕旨。钦遵在案。今三府漕粮。臣不敢于议单之外。再议减少。自五分至十分。不论正兑改兑。每石一例改折银七钱。脚费另征。较之旧例。颇有赢余。而与市价不甚相远。特恳 皇上大沛鸿慈。照每石七钱之例。折银征解。以救倒悬。内归乌德清地处最洼。民尤至困。三县漕折。倘蒙 皇恩概准蠲免。三邑之民。庶可得免逋逃。若万不可免。臣仿照江南旧例。宽以两年带征。则 朝廷额赋。不过稍迟。而灾民得以从容设处。至于被灾三四分者。例不蠲折。然所收之稻。水浸虫伤。不能尽照常年米色。其应输漕南二项。请以江楚粳米。随便交兑。方可勉完。臣因目击灾伤。无能挽救。请蠲请赈。更请缓征。而尤万不容已者。首在漕运。不得不急吁改折。祇以头绪繁多。累笔难尽。兼以忧虑成疾。沥诚之下。情词失次。然从 国计民生起见。不敢不冒昧陈请。惟望 睿慈鉴此征兑期迫。特沛 皇仁。立允所请。俾 谕旨早到浙省一日。则百万灾民。危而复安。死而复生矣。

请宽粮船盘诘疏康熙二年

漕运总督林起龙

窃照东南岁漕四百万石。转输天庾。关系军国第一大事。凡在漕储等官。首计空船早回抵次修。冬兑甫毕。督押开帮。节节催趲。循环不断。方副一年定限。以一岁言之。北地风寒。十一月结冰。天津临清迤南一带。从无不冻之河。到二月方开。一岁中止得八阅月之期。往返六千里水程。而逆风暴雨。延阁时日。尚不与焉。通漕计船约有六千余只。少有稽阻。到通必迟。到通迟则回空必迟。回空迟则归卫必迟。归卫迟则修必迟。修迟则赴次必迟。赴次迟则受兑必迟。受兑迟则开帮必迟。即使昼夜不停。责以冬兑冬开之限。五月间尽数过淮。万万不能。若一遇冻阻。沿河敲冰。费尽官民之力。终无济于漕限。盖拘于有数之日月也。是以沿河督抚文武关司。俱有趲重催空之责。而无拘留之文。无非乘时速运。期于不误 朝廷根本重务耳。顷接部文。内开请敕总漕沿河督抚并各关监督。凡粮船经由地方。各关口严察。如有夹带。即行题参。如无夹带。即速放行。钦遵通饬在案。但自湖广江西浙江至于河西务。设有十数员监督。关口不下一二十处。船只行走。不能盘查。势必令其停泊。船船搜。舱舱搜。始称严查之令。一帮如此。帮帮如此。通漕六千余号。恐一船延一日。则通帮延一日。一帮迟一日。则通漕压限。不止一日矣。一处耽延。勿论多日。止算三日。共有一二十处关口。误去一两月工夫矣。节节稽留。层层阻滞。虽欲毋误漕运。乌可得乎。臣查漕运议单。开载一。凡运军土宜。每船许带六

十石。沿途遇浅盘剥。责令旗丁自备脚价。例外多带者。照数入官。监兑粮储等官。水次先行搜检。督押司道及府佐官员。沿途稽查。经过仪真。听漕运御史盘诘。淮安天津。听理刑主事兵备道盘诘。其余衙门。俱免盘诘。是旧例止有二处盘诘。其余衙门俱免盘诘者。恐其误运。良有深意存焉。今部覆令监督各关口。俱行盘查。立法诚严。但恐延误漕运。尚须筹划一番也。伏乞皇上俯念漕粮根本要务。敕下该部。再加酌议。或于仪真瓜州。责令漕储道盘诘一次。于淮安。责令臣衙门同淮海道推官盘诘一次。于天津。责令仓场差通仓分司盘诘一次。或别有良法。或另立抽盘之法。其余衙门。俱照议单定例。仍旧免其盘诘。凡粮船一到关口。放关者放关。启闸者启闸。即刻催行。不许概同民船一切拘留等候。庶乎长行无阻。重运早得抵通。回空不致失期。岁岁无虞迟误矣。然欲清夹带之弊。尚有端本澄源之法。所当议者四。臣请为我皇上陈之。

一曰水次附载之弊。军船一到水次。即当星夜兑粮。乃有一种积年牙侩。专为漕船关说。引装客货。只图牙用。不畏法度。以后当于交兑之初。端责粮道。大张告示。晓谕牙侩。禁约旗丁。不许夹带私货。漕粮兑毕。随于未开之先。专责监兑推官。逐船搜检。如有犯者。即将商丁并牙侩拏解粮道。呈报臣衙门。飞章题参。按以大法。事毕。粮道仍取推官甘结。分送臣衙门总河仓场三处。以备稽考。后经盘诘衙门。查出私货。粮道推官一并参论。治以禁约不严。搜查不力之罪。一曰沿途包买之弊。水次既经禁戢。无所容其奸巧。沿途不无包揽兜买。凡于城市镇店。货物辐辏之所。希图逗留。揽载买货。以后专责押运通判。极力催趲。不许停泊。疾速长行。通帮前后。不时稽察。如有犯者。立刻申报题参。如稽察不严。催趲不力。任其逍遥市镇者。通判参论。治以纵容徇隐之罪。

一曰运官通同之弊。各军包揽客货。希图谋利。未有不禀知运官帮官。即敢载货上船者。皆因运官利其馈献。以致旗丁无所顾忌。以后专责运官帮官。严加钤束。遇有奸顽旗丁。不服管辖。敢揽客货者。许于随在司漕衙门。据实出首。免其罪过。如隐匿不报。实系受赃卖法。一经查出。革职加倍究拟。仍照新例治罪。

一曰奸商搭船之弊。为民纳粮。为商纳税。千古通义。乃有一等奸商。端思免课。视朝廷粮船。为藏奸罔利之藪。旗丁水手。小人无知。只顾目前。不思利害。入其笼络。固为可恨。独为商者拥厚贖。权大利。不交关课。敢上粮船。希图诡脱。为下供上之谓何。以后奸商窜入粮船。漏脱国课者。拏获定行正法。家产全行入官。大法一施。奸人知警。不敢复上粮船。旗军即欲夹带。无可夹带矣。以上原查议单遗意。参以时宜。无非速漕起见。合听部议者也。至于

运军土宜。每船许带六十石。自有漕以来。开载议单。盖以屯丁领运漕粮。冬出冬归。过湖过江过河。殫劳涉险。备极艰苦。念其为国出力。许带土宜六十石。此优恤之盛典也。

然其利亦有三焉。以南货载北。填实京师。百物不致腾贵。公私充裕。其利一也。屯丁借此觅利。沿途起剥。脚价有资。不动官粮。少助交纳。近无挂欠。其利二也。即论水手。亦赤贫穷汉。一年。每名止得身银六两。撑●挽拽。泥水风雨。使尽筋力。只图转售营生。少资长途费用。苟全衣食。不致吃及正粮。其利三也。诚恐新例普颁。南北关司。不查议单之例。将土宜改作私货。一例算数。兼恐盘察人役。需索扰害。致生事端。将来旗丁不带土宜。起剥无资。必盗官粮。水手不带土宜。无以资生。必致星散。羈迟运务。挂欠漕粮。揆情度理。可以逆料。伏恳 皇上大沛恩纶。敕部速议。查照议单旧例。除六十石之外。方以私货夹带论。南北关司。知有成例。则通船旗丁水手十万家。皆在 皇上雨露之中矣。抑臣更有请者。岁漕东南以实京师。所驾者 皇上之船。所运者 皇上之米。天下大事。无有过于此者。臣查明朝马快座船。俱系进鲜上供。紧急差船。犹不许人员挟势。越漕船之帮。强开闸座。走泄水利。今官座船只。盈满河路。不知真假。不辨大小。前列旗鎗。后竖坐纛。喝骂粮船。丢糶让路。甚至启板闯闸。横行无忌。少拂其意。率众群殴。官丁身驾重船。 朝廷钱粮干系。岂肯甘心。往往拚命相拒。此河路之所以多事也。殊不知粮船有万不能丢糶让路者。一帮不是一船。少则三四十只。多则七八十只。一联不是一帮。少则十数帮。多则一二十帮。或在打闸之际。或在提溜之中。或遇滩浅之处。衔尾而进。堤防有失。若一船让路。必一帮俱当让路。一帮让路。则帮帮俱当让路。夫以有限岁时。披星带月。昼夜飞挽。犹恐违限。犹恐后时。禁得几处让路。禁得几遭丢糶。况河路之多。未有甚于今日者也。前船未远。后船续至。且当周闸提溜之中。万斛重船。正在呼吸危急之际。性命关系。漕粮关系。谁敢松手丢糶让路乎。此议单所以开载马快座船人员。不许越漕船之帮也。近年臣见 钦差多矣。未见有用本旗坐纛者。不知满河官船。何以擅用至此。络绎不绝。滥觞极矣。伏乞 皇上敕部酌议。以后 钦差有紧急公务。或系重大事情。出京回京。给何号令。使通漕粮船。遵奉让路。其余一切赴任回籍告假闲行家眷仆从。乘座官船。买卖大船。俱不许竖立八旗坐纛。擅用鼓乐。恐吓运军。争夺河路。庶真假分别。缓急明白。不致阻滞粮艘。闯开闸座。走泄水利。河道肃清。重船抵通。不得违限。每年四百万万。早登天庾。其裨益运务。良非浅鲜矣。

粮船量米捷法说研经室文集

阮元

漕运总督。管八省之粮。应过淮盘算者。共五千船。船千余舱。舱载米数十石至百余石不相等。以尺量舱之宽长深。而得米数。漕之书吏旧法。名曰三乘四因。书吏持珠盘。据营将所报尺寸而算之曰。某船多米几何。某船少米几何。求其所以多所以少之故。总漕返躬自问。未尽明也。漕务有尺。以备造船勾水诸事之用。旧以此尺宽一丈。长一尺。深二寸五分。合漕斛米一石。故量者先须得船舱宽长深三者。丈尺寸分之数而再乘之。再四因之。为石斗升合之数。是以珠算甚繁而总漕不耐之矣。漕运全书内。亦但载总漕亲率善算之人细核一语。其如何算法。亦未言也。今余以部颁铁斛较准一石米。立为六面相同之立方。即命其一面之宽长为一尺。是以平方之一面。分十条为十尺。每尺一升也。又分一条为十寸。每寸一合。连十合为一条得一升。排十条为一面平方一层得一斗。再迭平方一尺一斗者十层。即得立方为一石。此理易明。人所共晓也。即用此尺以量船舱。得其宽长二数。初乘之得丈尺寸分之数。再以初乘之数与深者之数乘之。得丈尺寸分之数。是此再乘所得之丈尺寸分之数。即米之石斗升合之数。故较旧法捷省一半。简便易晓也。且珠盘指拨。随手变灭。不足以为案据。今用铺地锦乘法。画界填数。但用纸笔。不用珠盘。则笔笔具存。勿能改变。且吾儒习书数。终以笔墨为便。与珠盘性不相近也。兹载立方尺形于后。并绘铺地锦法以明其理。铺地锦法载方中通度数衍内静玩半时。即可通晓。若总漕有实知其多实知其少之据。则营卫军吏皆不敢欺矣。且即令吏人习用珠盘者算之。而总漕用此笔算抽察之。亦无不可。假如吏人珠算。旧尺十船。须用十刻工夫者。此尺珠算五六刻即可得数。是吏人亦乐此便捷也。不第船也。即持此尺量仓谷亦便捷焉。用是刻石嵌壁。与同志者商之。

(*此页为图表，未打出*)

法将假设之宽长尺寸填写空○之内先从长数末行五分一行与宽数一一六八相乘呼曰一五如五填五于斜格下再呼曰一五如五又填五于斜格下三呼曰五六得三十填三于斜格上四呼曰五八得四十填四于斜格上是五分一位乘毕矣又从四寸一行与一一六八相乘呼曰一四如四再呼曰一四如四三呼曰四六得二十四四呼曰四八得三十八是四寸一位乘毕矣又从二尺一行与一一六八相乘呼曰一二如二再呼曰一二如二三呼曰二六得一十二四呼曰二八得一十六是二尺一位乘毕矣然后将斜格顺而侧观之第一斜格得四二之数合之为六乃填六于本位焉第二斜格得五三四三六之数合之为二十一乃填一于本位进二十之数于上位填二于上位焉第三斜格得五四二二一之数合下位所进之二数为一十六乃填六于本位进一十之数于上位焉第四斜格得四二一之数合下位所进之一数为八乃填于本位无所进焉第五斜格止得二数乃填二于本位焉是此所纪之二八六一六即是二百八十六丈一尺六寸为初乘之数也。

(*上半页为图表，未打出*)

再乘法将初乘所得之二八六一六横排上方以深三尺七寸九分直写于左方如初乘之法次第呼乘毕再将斜格顺而侧观之复次第填之于各位是此所纪之一零八四五四六四即再乘所得之实数且此所得之一数即百石八数即八石四五四六四即四斗五升四合六勺四抄不似旧法仍须以此数再合石斗升合加一倍迟繁也

新喻东门漕仓记

恽敬

三代之时。自诸侯卿大夫士。皆其国人。而邻长里宰。鄣长鄙师。即同井庐以行相推择者。故下之俗易达于上。上之风易究于下。天子者稽其成而已。汉祖秦设郡县。所命官奉三尺法。以裁山海千万里之民。于是上之所行。有非下之所任者。而治日衰。然其时三代之制。犹不至尽废。乡亭之官是也。迨唐宋以后。为三老嗇夫游徼者。苦官中侵辱。多避免。因悉改为轮差。归之保正户长。保正户长。以徼民与官绝远。不能通闾里之情。于郡县如乡亭之官。与令丞尉相教令。呜呼。此郡县长吏所以噐然独行。其意于上。而民终不可治也已。新喻附城为五坊。坊有坊长。乡为五十七图。图有地保。坊长地保如保正。坊图皆有十甲。甲有管首。管首如户长。其轮差之岁。则管首迭为坊长地保。狱讼赋税盗贼皆督之。狱讼取居间及为左证。盗贼主践更。而赋税则至时。坊长地保以酒食召管首。管首召户丁为期。悉纳之坊长地保。坊长地保纳之官。故赋税无后时者。敬莅县。坊长地保皆以礼训督之。可事事。凡县中有举置。令缙绅先生学弟子。谕意于坊长地保。揆其平。众从而后行。事皆办。漕仓者最初在城之南门。康熙间。改建于中城之保房。前事鲍君。又迁于治之东南隅。基峻而隘。民不便。于是坊长地保以改建请。县中大姓胡萼有第在东门内。门堂庑球场皆宏整。直可钱五千缗。以千缗售于众。而旁舍及地不取直。大姓章美亦以地益之。遂复迁漕仓于东门。湖北试用州判黎士等任其事。加勤无私利。三阅月而功竣。夫漕所以为 国家也。为 国家者。必不可病民。观于胡萼章美之好义。及在事诸君子之所为。天下岂有不可使之民耶。然欲使民。必自训督坊长地保始。后之人勿以敬为古可也。

卷四十七户政二十二漕运中

舟行日记节录

姚文然

舟行御河十三站。道最迂曲。德州次之。故城为甚。水性直下。则上流易溜。曲则迟留。故谚谓三湾抵一闸。临清以下无闸。而此十三站水路最曲。开河者因地形之曲以代闸也。又予记亡友魏子一言。漕河之不至淤者以其曲。曲则力

专。不停泥沙。是亦或一道也。

闻诸舟人曰。舟主余米。率百十石。南来则或余于淮。上江来则余于江楚皖。自北往南。则余于通州。或河西务。盖南则余于米之所产。北则余于米之所聚。不零余。不路余。零余则银耗。路余则价贵。然舟子之能者。食率与水手等。不别余米。亦古人偕士卒分甘均苦之义也。又舟主或带私盐。如津门之湾。或潭瓜儿屯等处。必先为水手各带数石。或一二三石不等。然舟主或谨慎有戒心。禁水手不得带。而水手又往往窃带。甚有鬻当衣被者。或夜棹脚船。或有护送兵船。密与定约。至夜静人定。绳引而上藏之。虽舟主不知也。故舟主不过潭瓜屯。不散水手身钱。恐其带私盐也。盐在津门不过三钱外。或四钱一石。至南上江等处。则三两四两不等。以十倍之利。而用本既微。物沉重狭小而易藏。水手等禁之不止。趣之如鹜。固其所也。乃舟主之带盐者。又必先为水手地。嗟乎。同利相趋。百夫如一。不戒而密。不警而疾。

南旺者。运河之脊也。永乐时筑坝于东平州之戴村。其坝长三十余丈。阔二十余丈。皆缭石为之。抑汶水无东流。而全入南旺。至南旺而中分。分十之四。南流以属徐。分十之六。北流达临清。自分水至临清。地降九十尺。为闸十有七。而达于漳御。自分水至沽头。地降百十有六尺。为闸二十一。而达于河淮。分水地形。并高于南北。或曰。此地对泰安东岳之龙。当天下而中趋。故独高。然耶否耶。汶水初出莱芜。从济水西北流入海。今为东平坝所阻遏。反与沂泗洸合而入南旺。南旺周回。可百五十里。中为长堤二。面设斗门。外蓄水曰水柜。而兖州济南青泰山七十二泉。俱道汶沂入焉。予至分水庙。泊舟登拜。见庙门正对一河。为汶水直来之口。至此而南北分者也。庙门前为南北运河。过河为长堤。堤中断而汶入堤外。又南北两河。齐会于汶水。入运河之口。同汶以趋。亦至庙前而中分。漕河水浅。则引诸水以助漕。漕河水溢。则筑坝却水。使泄之湖也。予自庙前坐渡船。过运河。登南河长堤。望汶水来道。蜿蜒如长蛇。上绝水有木桥。南北两湖河及南北运河。如两带夹堤萦洄焉。自南阳以南。直至宋家闸。八十余里。名为顺水。实无建瓴之势。自夏镇经赤山。至韩家庄闸。百十里间总一湖。曰峰山湖。山在湖中。舟人有载贩鱼客至其地者。云山中地势高。不为水没。其内街衢宽裕。居人五百余家。以渔为业。其盐鱼皆用夏镇官盐。而粮船上下。带有津淮私盐。皆鬻于夏镇者。以有峰山湖之鱼为之消受也。其贩盐鱼船。皆自韩闸出。二十里至峰山。韩庄有二闸。今水大一闸没湖中。止过一闸。即东八闸之首也。过此则湖水下助运河。水急如箭。又行百余里。道经骆马湖。湖水本下归漕河。舟不行湖中。然今岁水大。不见河堤。无纤路。一望渺然。横风半帆。益之以舳。日尽星上。河堤出而水势始驶。先此湖河泛滥。水面阔而力分。则顺流之势缓。至是则两堤束水。水

面狭而力专。湖水又下助之。故其驶宜也。

漕议

郑日奎

窃惟 兴朝定制。首重邦赋。而漕运一事。尤天下之大命所系。 国家受命以来。百度维新。而漕法独沿明季政。以屯丁长运。因袭不改。以致公私交累。军民同困。语曰。害不百不去。利不百不兴。今日之害不啻百矣。反而更张之。其利亦不啻百也。穷则变。变则通。莫有甚于此时者矣。愚江西人也。请言江西漕政。而他省以类推之。谨按今之运丁。即前朝之军。亦如今日之兵也。始以有罪遣戍。继即着籍防守。原有月给军需。出自各县仓库。非为漕运设也。后因承平日久。息兵垦田。遂每军拨给荒田若干。令输籽粒若干。于月粮内扣算籽粒。然每军犹岁给月粮三石六斗。既不荷戈。未免坐食。乃择有力者。编为运军。颺令转输。稍宽民力。亦一时权宜之计。不谓行之既久。遂成定例。竟勒之长运矣。并坐之造船矣。始于成化。沿及末季。弊已难言。 国朝来军名悉裁。月饷尽革。止因屯田一。无所归附。因名屯丁。实则田归有司。官收籽粒。是均之民也。而独民为军。于是完纳丁粮。既当一民差。而金领漕运。又当一军差。彼何辜而独膺此重役乎。试为之备陈其苦。查明时旧册。凡卫所额船一只。每运丁或二十余名。或三十余名。合力朋造。今则兵荒之后。或绝或逃。虽有孑遗。仅存皮骨。而额船必如数也。或仅数人同造。或止一家独造。一也。明时造船。料价虽少。赔垫无多。今则物料工值。数倍往时。领二百八十两剥削之银。造六七百金之艘。难可知矣。二也。造船料价。定以数次给发。若使早行全给。则有备在先。百事便益。临期猝办。其费必多。必待揭债赔造。然后补给。及给发时。自上而下。层次克减。比付运丁。十不得三。甚且悬扣抵欠。分文不获。三也。每旧船回次。小修费数十金。大修费数百余金。而三修钱粮。止三两五钱耳。又屯田归官。而积租帮贴。旧例已废。换蓬换桅。费辄不赀。四也。明时之运。甲乙两班。五年起运。五年歇息。今既户绝丁稀。无从更替。年年在运。岁岁比欠。五也。且也万里往返。费必加倍。穷年跋涉。日不暇给。卖产则军产也。谁敢买者。亲友畏避。称贷无门。六也。乃此外蠹害又不一而足。有卫弁。有军厅。有粮道。由江而淮有总漕。由河而仓有监督。所历非一地。所制非一人。于是起批领造有费。给价雇工有费。验船受兑开运出湖有费。过淮打闸抵坝。起米入廩。会账完粮短欠有费。常例陋规。千端百绪。指不胜屈。笔不胜书。虽有五三副米。然京粮二五起耗。通粮一七起耗。经年之米。扬晒消折。所余几何。即月粮四十八两。行粮一十八两。仅足供头舵水手雇募之资。而运丁无与也。尖耗使用。虽有恩典。亦但了本项。若黄河雇纤。北河剥浅。费又安出乎。定例每船许带土宜六十石。江西

地瘠。无他贵产。况在金造领运。追比积欠之余。岂有暇力措办及此。夫以至艰极巨之任。责之伶仃无告之民。既无丝毫之利。复有多端之害。又安能禁其不生不肖之心乎。然地方官方以丁穷欠多。无从监追。竟断之以赔粮。或以有漕无丁。无可金补。竟断之以顶运。平民值此。如遭汤火。百计贿求。千方营解。名或未除。家已立破。不堪苦累。亦惟有逃亡一法。无军渐且无民。无民因而无赋。长此不返。为患非轻。岂独误漕而已哉。谨以千虑之一得。条为万全之长算。则有三策在。一曰改民造为官造。夫曰民造。非其自能工匠之事也。依然雇募耳。其竹木料值。灰铁油麻。非取诸宫中而用之也。依然采买耳。然使民为之。即以厉民。料价大半扣除。需索复多名色。其弊丛生。约略如前所云矣。今惟仿清江厂制。于省会市镇之地。起立船厂。该省责令地方官领之。尽去屯丁之名。编归民籍。而成造漕船一事。悉归之于官。本年四月内。帅总漕。疏称江宁卫三十二帮。岁应造船一百二十余只。议归江宁龙江厂地方成造。责令该省衙门官员管理。则木植油麻采办更易等因。已经工部如议题覆。业奉 俞旨。岂是法可行之淮安江宁。独不可行之他省乎。然淮厂虽属官造。仍以运丁领其事。害固稍减。弊亦滋多。亦不如尽归之官之为善也。此变通以济漕政之一法也。

一曰改民运为官运。从来漕事之坏。即由于以屯丁领运也。积困疲丁。自领造以来。百孔千疮。无肉剜补。一登粮艘。便欲居奇。苟便目前。遑恤后患。况内既卮漏于各卫弁。外又蚕食于各衙门。侵盗逋欠。端由于此。夫屯丁犹是民也。操驾舟楫。占候风水。非所谙也。头舵水手。皆藉官钱召募耳。名以之管运。实以之蠹漕。不亦惑乎。今既以官造。即当以官运。每船一只。特募一船户。择有家口可保任者付之。使之居则守厂看工。行则管船趲路。若募倩舟师。若修补湿漏。皆官给以钱。俾为之计。而一应漕事。不使与焉。至于公费银钱。可不更烦区画。查白粮民船官运。而船户受脚价者也。淮粮官船民运。而水手受身钱者也。今权于二者之间。而校其地之远近。时之久暂。即于所裁屯丁名下之行月二粮。酌而与之。且供应原有正副耗米。书役各支本项工食。祇一转移间耳。且官既领运。则谁不自爱功名。克勤职守。必将视漕务如家事。护漕粮如己物。中途可无迟延之弊。舱口可无夹带之弊。水次经由。可无花费之弊。仓场交纳。可无使费之弊。较之民运。其得失不大相悬绝也哉。查明季民解白粮。屡致拖欠。今改用县丞押解。欠缺遂少。此又已效之彰彰者也。且诚以官运。亦即可仿白粮之例。雇募民船。给以价值。则亦足以佐官运之穷也。此又变通以济漕政之一法也。

一曰改长运为转运。考漕运事始于秦。详于汉。然于时转输之粟。止山东河北而已。未尝远及江淮也。唐都关中。以地狭费繁。于是岁漕东南之粟。以给京

师。永徽以后。渐致增多。江淮漕运。于斯称剧。顾始终三百年间。治漕称善者。前惟裴耀卿。后惟刘晏。然晏实祖述耀卿而增美者也。开元中以耀卿言。于河口巩县置仓。使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阳柏崖太原永丰渭南诸仓。节级转运。水通则舟行。水浅则寓于仓以待。舟无停留。而物不耗失。于时称便。及代宗朝。晏任漕事。亦于江汴河渭。各随便宜。缘水置仓。转相授受。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岁转粟百十万石。国用以足。天子嘉之。是唐之漕政以转运为便也。宋都汴梁。有四水以通漕运。而当时所最重者惟汴河。而江淮两浙荆湖六路。岁运凡四百万石。于真扬楚泗州。各置转般仓。受纳所输。更用运河船载之入汴。以达京师。当时便之。是亦转运法也。崇宁初。始用曾孝广言。六路上供斛斗。并依东南杂运。直至京师。号直达纲。行之未久。横费百出。公私骚扰。漕法大坏。后谭稹向子諲萧序辰。皆言转般之法。不可不复。直达道里既远。情弊尤多云云。由此观之。是宋之漕政亦以转运为便也。明之漕运法凡五变。始用海运。既而海陆兼运。永乐十三年。会通河成。始令各直省秋粮。以民运至淮徐临德四仓交收。仍令浅河船。以军从各仓支领。接运入于京通二仓。名为支运。至末年。始令民运赴淮安瓜洲。补给脚价。兑与军船领运。名为兑运。其四仓仍十之三四。后兑运渐增。又令军船各回附近水次。领兑民加与过江水脚。视远近为差。成化年中。改四仓米七十万石。令各军径赴水次领兑。名为改兑。而长运自此始矣。向者转输。今也直达。于是军无余力。粮多缺额。沿及嘉隆之际。漕事渐敝。议者尝欲复支运之法。而卒不及行。至启祯时。已不胜其患矣。合观有明二百七十年间。而知明之漕政亦以转运为便也。然则旗丁长运。乃有明衰季政。其不足为法也明矣。我 圣代鼎兴。正宜厘革。岂可因袭不改。重受其困乎。今惟仿唐宋明盛时之法。斟酌损益。以求至当。则无有过于罢长运行转运之一策者。查 本朝漕额。计四百万石。除各省本色军需蠲荒改折等项。又山东河南及江南之徐州额运。原不过淮。竟解抵通外。若江南江西浙江湖广等省。过淮粮近三百万石。宜酌其地方远近。途次适中之处。仍于淮安济宁德州三处。分建仓廩。转贮递运。尽裁去长运之卫弁卫卒。而一归于官运官交。其途次远者。运贮于淮仓。其途次近者。运贮于济德二仓。江船不踰淮。淮船不踰济。济船不踰德。德船直抵于京通。如是。则其远者不过千数百里。近者祇六七百里。程途既短。时日便宽。

一运往返。两月可毕。是淮以南之船一岁可再运可三运。而淮以北之船一岁可三运可四运也。且又有数便焉。程途既近。则月月经行。在在谙熟。运于江者识险阻。更无守冻之苦。运于河者避淤塞。且无搁浅之患。便一。且也程途既

近。则运行亦疾。交兑亦速。当其交兑。稍有欠缺。谁肯接领。自贻赔累。稽查不事。侵盗自无。便二。且也程途既近。则限期亦迫。趋事者必敏。告竣者必早。略计一年之内。尚有数月之闲。官得以从容为修之地。卒得以休息谋俯仰之需。私累无忧。而公事亦毕。便三。较之长运。其利弊不更大相悬绝哉。又考宋时转般仓制。其江南之船。输米至仓者。即载官盐以归。又置折中仓。听商人输粟京师。给以官盐。明初亦仿之为开中之制。募商纳粟。官给引盐。准作价直。边储赖之。今若于淮安长芦地方仿行此例。使各省行盐商人。载盐而往者即载米而来。仍照雇募民船之价。或优给盐引。或销算盐课。于商于漕。实为两便。此又因转运而类推之。可以佐官造官运之所不及者也。是变通以济漕政之又一法也。

三策定矣。于是议督造督运之官。各省卫所守千等弁。原为漕设者也。自屯田归州县。卫弁无经管钱粮之责。其所辖者祇此疲丁。而不肖之徒。罔加存恤。苛索常例。恣意吞剥。今宜尽举而裁之。而督造则以同知。督运则以通判。佐助料理。则或端委县丞。或量添主簿。或间用典史。以各县之官分领各县之事。以各府之官总领各府之事。而统于粮道受成焉。是事简而易理。责专而不分。以之监视厂务。催押粮艘。裕如矣。昔刘晏为江淮转运使。凡所委任。必用士人。即此意也。仍须立考成之法。以示鼓励。岁运全完。一周则纪录。再周则加级。三周则优擢。其不职者则参究。赏罚明而事功劝。其谁不踊跃争奋乎。至主领各仓交盘之数。每仓须用部司一员。监司一员。互相董率推挽之。而淮安二官已具。但使就近兼理为便。若济宁已有一道。而临清分司。实可移驻同理也。惟德州皆须添设耳。此官之或裁或增。而皆以有济漕政为定者也。于是议造厂造仓之费。则漕费本项。即可通融以取给也。卫弁既尽裁。即其所支俸薪。与其衙门杂项公费。合数省计之。岁所省可十万。积之十年。百万矣。且既行转运。岁可数番。则船之式可改而小。船之数可减而少。而修造之费省于前。由是而舟师水手之役亦减。而雇募之费亦省于前。若合各省计之。岁所省可数万。积之十年。数十万矣。截长补短。挹彼注此。祇一转移。似可足用。何至尽烦司农之仰屋乎。无已而漕折轻银两可暂动也。无已而捐助援纳事例可暂开也。昔刘晏尝言举大事者。不当惜小费。宋苏轼亦称之。以为天下大事。未尝不成于大度之士。而败于寒俭之人。况是举也。一难而百易。一劳而永逸。费于在官者有限。而省于在民者无穷。费于一时者有限。而省于后日者无穷乎。此费之有损有益。而要以有济漕政为归者也。然此其大略也。若夫纤微之偶有未备。曲折之偶有未宜。在当事者酌量时地。措置机宜耳。然是议也。于顺治年中。地方大臣。及台省衙门。亦屡经条陈矣。如江西巡抚夏一鶚。请苏漕船军造之苦。改为官造。御史胡其相极言漕欠之多。请改官运。给事中孙

兰极言废弃当裁。而府判县丞。悉可领运。又前给事中王益朋。极言漕粮侵欠之原。由于押运之用卫官。止有直去卫官。而用府县佐贰。总漕蔡士英。极言长运久困之苦。与转运当行之利。及经理转运之法。是数疏者。无不详明恳切。深合时宜。乃卒扞格不行。至今日而已亟亟乎不可稍缓矣。而或者有疑焉。岂议事者以纷更定例为嫌乎。岂任事者以骤翻成局为难乎。内外管粮衙门之蠹书。京通各仓之积棍。凡衣食于漕运中者。惧于官运官交。将尽失其利藪也。惟在当事之臣。定识定力。决意主持。天下事尚可为。又岂有为之而无其功哉。日奎家本民籍。位在闲曹。既无建言之责。又鲜剥肤之痛。耳目所及。良非不得已。谨议。

转般私议

王芑孙

古之漕法四。一河运。一陆运。一海运。一转般。河运陆运。随世不同。海运。用之元明数十年间。惟转般自魏隋以迄唐宋。几及千年。其用差久。而其源始于禹贡。实虞夏圣人之遗法也。三代封建之世。纳粟止于甸服。转输不过数百里。故经传不详其法。秦汉所漕于京师者无多。故讲之亦略。自后魏之世。经略江淮。有司请于水运之次。随便置仓。小平石门白马津漳涯黑水济州陈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郡阁。每军国有需。应机漕引。此转般仓所从朔也。隋开皇三年。诏于蒲陕郑许等州水次。置募运米丁。又于卫洛陕华诸州。各置仓。转相灌注。此转般立名之所自出也。唐都长安。江淮漕米至东都。输含嘉仓。开元中。裴耀卿请于河口置武牢仓。巩县置洛口仓。使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阳柏崖太原永丰渭南诸仓。节级转运。水通则舟行。水浅则储仓以待。最后如其说行之。果便。及刘晏为转运使。以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随便宜。缘水置仓。转相授受。大率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积太仓。此唐一代转般之大略也。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曰汴河。曰黄河。曰惠民河。曰广济河。其后黄河路断。祇漕三河。江淮上供米。转运使以本路纲输真楚泗州转般仓。兼以载盐。运毕则舟还其郡。卒还其家。汴州诣转般仓。运米输京师。岁折运者四。舟卒得番休。而汴船不涉江。无覆溺之患。其后稍废。发运使许元。奏请诸路增船载米。输转般仓如故。熙宁二年。薛向请募客舟。与官舟分运。互相检察。吴充请减江淮米二百万石。令发运使易轻货二百万。计五年可得缗钱千万。转储三路。平余备边。王安石因请令米贵州郡折钱。变为轻货储之。河东陕西便要州军。用常平法以时余粟。初天下转般仓。自岁运京师外。诸仓皆有余蓄。州郡告歉。则折收上价。谓之额斛。因如本额。以仓储代输京师。复于丰熟处所。以中价收余。谷贱则官余。饥歉则纳钱。民以为便。本钱岁增。兵食有余。此宋一代

转般之大略也。至徽宗崇宁时。蔡京为相。用胡师文为发运使。以余本数百万充献。而转般之储积已罄。朱以舟船送花石纲。而转般之船亦坏。于是户部尚书曾广孝。建议以转般法敝。令六路岁供直送京师。号为直达纲。而转般之仓遂废。法无有弗弊者也。其人存。则其政举。以历世相传转般之法。蔡京一小人坏之而有余。其后改为直达。而京又坏之。呜呼。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岂独漕法然哉。方今民困于浮收。官困于帮费。议者莫不欲去浮收以救民。去帮费以救官。然去浮收必先去帮费。去帮费必先改漕法。今之漕艘。古所谓直达纲。漕之善者也。顾 国家承平百六十年。法久弊生。老奸宿蠹。窟穴其中。通仓之需索。大累于帮丁。帮丁之需索。大累于州县。督抚以浮收暂纾州县。而州县卒未尝纾也。漕臣以帮费暂恤疲丁。而疲丁卒未尝恤也。通仓诸臣。奋然欲去经纪花户之需索。而卒未尝去也。经纪花户之盘踞于通仓者不得去。则尖丁之蚕食于州县者不能除。浮收岁甚。帮费岁增。帮费愈增。浮收愈甚。于是有书役之挟制。有绅士之包揽。昔之浮收利于官。今之浮收又害于官。岌岌乎势且不终日而道穷矣。穷则变。变则通。汉唐以来。自转般而之直达。何不可自直达而之转般。变之所极。其机自至。近岁驳船之设。始为偶行。继成常例。不得已随地置仓。由是而天津有仓矣。临清又有仓矣。是转般之法虽未显立其名。实已用之于北也。今筑御黄坝。恐误江广回空。即就清江增船驳运。是转般之法又已用之于南也。日者 敕下诸臣。别筹河漕两利之策。伏绎 诏旨。似专为河工未就而言。窃以河工天事也。患之偶也。帮费人事也。患之常也。天事无往不复。人事有加靡已。就使一旦河流循轨。漕艘畅行。而帮费日增。漕弊日出。是上以百万金钱治河。下又以百万金钱治漕也。治河河平而费止。治漕漕在而费无穷。何不酌古之制权今所宜。取唐宋转般仓成法损益之。不泥其迹而师其意。古称利不百不变法。转般之在今日。岂徒利百已哉。今欲行之。其要有五。

一曰易漕艘。漕艘之建造修葺。一切应得分例。有经常。有额外。所糜于 国帑者。数十百万。及其出运。凡所勒索于州县者。又数十百万。日行不数里。催趲迎提。终年劳攘。近者夹带愈多。虽苏松内河无岁不驳。运夫所利于漕艘者。利其直达也。今不啻用无数小舟。自水次零星驳送抵通。其驳送仍责舟于沿途。甚至拦江索钱。夺船毁器。患苦商民。抗违官长。倚天庾为口实。援漕督为护符。文武吏士。莫能弹压。不知漕艘亦何效于 国家。而相顾咨嗟。莫敢议去。今行转般之法。一艘之费。可得数十驳船。一丁之费。可供数十百夫。一卫职之费。足资文武官数员。夫何惮而不为。或曰漕艘之受多。驳船之受少。未免终年仆仆。是固然也。然船多则不嫌其受少。官有番休。则虽勤而弗病。奚患焉。又况峨舩巨舸。横截中流。习惯承平。第见其便。设遇仓猝。势

如连鸡。有可虞而无可恃。今其不戒于火者。往往一时俱烬。岂非明验乎。受少则损失亦少。受多则覆溺亦多。吾未见龙骧万斛之胜于蚱蜢者也。然则如之何而去之。曰以渐去之。此时草创。驳船未具。姑藉其舟就近浮送。嗣后应修者勿修。而变其直以半丁官。收其半以造驳船。不过数年。漕艘渐少。驳船渐多。久之漕艘尽而吾船具矣。

二曰建仓。唐宋置仓。各就所都。道里远近疏密不等。今天津有仓。临清有仓。独临清以南。尚未建造。中间层递折运。邮程较远。宜择河北宽平之地。或济宁台庄。或别就有城郭有道员驻扎之处。更筹添设。清江浦已设驳船。然地当清黄交会。不无水患。未便置仓。唐宋皆置仓真州。今或仿其意。就沿江瓜仪一带设之。近年清水泛滥。五坝时开。诚恐淮扬溜急。江广巨舰。泝流匪易。置之瓜仪附近。一以速江广之回空。一以便江浙之调赈。

三曰造拨船。江广帮船。由长江而下。风帆甚利。或姑可仍旧。其余置仓之处。即为增船之处。船制以及岁修年限。各随其地。略用刘晏河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渭之意。往来层折递受。其船人亦各就所在募充。前此漕艘水工。雇之沿路。皆饥寒穷困之徒。为盗贼逋逃之藪。或虑漕艘不至。流离无着。激其为变。此又似是而非也。有仓之处需人矣。有船之处又需人矣。犹是役也。犹是途也。食力者何之不可。而况昔之漕艘过境。仅在一时。今之驳船来往。转须卒岁。漕艘之所雇者暂。州县之所役者常。彼其去短工而就常役。较前为乐。至于盗贼逋逃。则雇之旗丁者。莫纪繇来。役之州县者。必存名籍。而又何乱之能为哉。

四曰判职掌。置仓所在。文武分职以典。其凡役事。遣满汉科道二人莅之。其体制略如巡漕泛舟之役。文武分头干当。科道必躬自检察。二人更番。一人出则一人归。出者治运事。部勒其程。期于米之必去。归者治仓事。句稽其数。导其米之遄来。呼吸相应。首尾联络。其下往来趋事。需员孔多。文职自同知。武职自都司以下。悉听调发。有不如指。许以柱后惠文从事。独不得调府州县印官。所遣科道。依督学例。督抚密陈其贤否。督抚有阙失。亦得纠举之。三年代还。录其下干当各官勤惰。以上于吏兵二部。黜陟登下之。

五曰优俸糴。文武吏以及府史胥徒。身家所托。在于官中。吾不有与之。彼必有取之。势所固然。而非必其人之不肖也。刘晏造转运船。每一船。破钱千贯。实费不及五百贯。或问之。晏曰。大国不可以小道理。船场既兴。执事者非一。必有余剩养活众人。私用不窘。则官物牢固。乃于扬子县置十船场。差专主官十人。不数年皆致富贍。公私兼利。其后吴尧卿为扬子县官。始勘会物料。实数估给。专主官十家。实时冻馁。而船场败坏。馈运莫继。今欲宽其官程。恤其私计。势必万万不能。何也。假而建仓。则建仓之费必咨部。而部曰核

实。假而造船。则造船之费必咨部。而部又曰核实。核实云者。部臣又不得而主之也。书办曰可。部臣莫敢曰不可。书办曰不可。部臣莫敢曰可。由是而若者核减。若者核销。亦恣取部费而已矣。州县百方欺隐。而外有上房。内有部办。盪其脑而食之。往往枉承欺隐之名。郗受赔偿之实。又安望余剩顾及身家也哉。我 国家养廉之制。原为杜截欺隐。听其隐取之。不若明与之也。然今之得有养廉者谁乎。非惟无得而已。其捐廉项下。每岁追呼。少或数倍。多或数十倍。然则阴取之者隐夺之。明与之者又明夺之。官吏将不为恶而何为焉。窃愿当事者。寻刘晏之余闻。感东坡之极论。严其为恶之禁。必宽其为善之资。各按所职高下剧易。为之差次其等。官则丰其燕好之颁。役亦优其代耕之禄。务从宽大。规其久远焉。

于是则卫籍可除矣。旗丁亦民耳。号之为军。在明初。有屯田以贍其身家。有番代以均其劳逸。教之弓矢坐作。以寓兵于馈饷之中。良法美意。皆隳之矣。徒存此不农不贾之民。领之于非文非武之官。以为军。冗军也。以为民。游民也。奚爱而勿去也。诚使转般法行。举其籍而削之便。或曰旗丁有身家。故责之漕事。去之又使何人应募。不幸赔补。将奚取诸。此正不然。旗丁之有身家者。固未尝出运也。其出运皆奸猾耳。去之又何人不可应募。今各省委员之采办。其亦藉力于旗丁耶。惟其责赔于丁。丁主之而官无权。官为虚设矣。责赔于官。则官任之。而官自出其精神矣。或曰。旗丁托业于是。几百年矣。不愿去奈何。曰无不愿。其富贵者。以军籍为耻。其贫贱者。以军籍为累。一旦脱籍。方且幸甚。惟一二奸猾则托业焉。彼固非托业于丁。乃托业于凶横也。为政者岂有听民以凶横自业者乎。诚令凶横者失业。而富贵贫贱。各适其常。岂不快哉。或曰屯田在丁久矣。将归其田乎。不归其田乎。曰七省之屯田。多寡不同。风土亦异。各就所在区处。田有可归归之。不可归。或量征所入。或别与他徭。或即用此田之入供我转般之用。不必因是以求益于 国也。要之丁籍去。而所省已不赀矣。

于是则卫官可裁矣。卫守备卫千总。犹之营守备营千总也。今以不堪营用者。畀之卫职。其人自知升进无阶。聊复虱于其间。寄衣食焉。征粮理讼。小分州县之权。裘带肩舆。略无骑射之责。隶之粮道。而粮道相悬数百里也。帅之漕督。而漕督相悬数千里也。不得已仍属之所在知府。而知府究以武职外之。平时既无考核。出运又藉钻营。其强者。与奸丁为狼狈。其弱者。为丁众所欺凌。所谓尖丁者。辄倒持其柄而进退之。天下冗官。无过于是。省其职而并之州县便。

于是而漕督可省矣。漕务绵七省。漕督一人。仅驻一处。呼应既有不灵。稽查亦所难遍。居恒坐啸。虽贤者无由自异。及其出运。鞭长莫及。故又佐之以巡

漕。名为漕所总汇。其实下无不由于州县。上无不归于督抚。漕之误与不误。仍在督抚州县总漕无能为也。督抚州县。皆非误漕之人。总漕一官。设可也。不设可也。漕督位尊阔绝。卫官卫丁。听命于其衙门书办。凡卫官之出运。非赂莫得也。卫丁受兑之水次。非赂莫得也。卫官卫丁必先丐贷以得之。而后取偿于州县。所出之帮费。半入于卫丁。半分于书办。而且卫官卫丁得之劳。书办得之逸矣。夫多一总漕。无裨于漕。犹无损于漕。多一总漕之衙门。非惟无裨。又有大害。皆此类也。漕军国重事。固宜有兵将护。明制所为设立卫官卫丁也。卫官皆守备千总。奚为而不教练。卫丁皆军籍。奚为而不习艺。今以其人

瓠落匏悬。又更设漕标之兵。是重台也。总漕既省。分其军于建仓处所。翊卫仓储。庶几乎。于是而灾赈可备也。唐宋转般之法。岁歉则请停所运三之一。或三之二。于灾荒处所。减价糴之。又于丰熟处所。中价收之。以还运额。或米贵则令民折纳。谷贱则以其钱糴米还仓。其事亦犹今之截漕也。而国民两利。设有仓猝意外。就近饷军。为力省而济用亦速。

于是而懋迁可兼也。京师百物。仰给漕艘之夹带。其过关也。凭凌关吏。莫可谁何。其过境也。苛役州县。代为起驳。沿路包揽。亦沿路脱卸。故其夹带之货。多于额装之米。今漕艘既不抵通。诚恐九衢市价腾踊。然唐之转般。粟帛兼运。且有轻货之赍。宋六路上供。东南茶布。亦在其间。或官为置本而收其息。或听商搭载而税其舟。然税于舟者。勿更税于关。前此漕艘水工。例带私货。今亦勿禁。如此。亦何患其不奔辘而闾溢乎。

凡此数端。麤陈大指。若其审时度地。消息盈虚。当官之要。毋烦缕指。古后王作则。莫不周复其终始。与后人以不改。或垂之三世五世十世。其运量远矣。卒未有五百年不变者也。汉之代田不用于唐。唐之府兵不行于宋。安在漕运之必沿明旧而承其弊哉。今之君子。因循朝夕。方将河汉斯言。有起而任其责者乎。虽然。今即不行。后必有行之。第恐弥迟。其失弥甚。贻悔后时。如苏洵所称不幸而获知言之名已尔。

前云去浮收必先去帮费去帮费必先改漕法立意甚善而究竟何以一行转般通仓便不敢勒索沿途不递相推诿尚未尝明析言之存此以备识务之士讲求焉。

改运议

谢阶树

治河必先停漕。人知之矣。然而漕终不停者。以改运无万全之策也。改运之议有四。曰海运。曰转输。曰小船。曰采买。请各着其说而论之。为海运之说者。曰海人行海。犹陆人行陆。闽粤之人。尝以航海致富矣。未闻苦覆溺也。唐陈璠石因海船而奏海运之法。懿宗用之而便于军。唐以前固未有行之者矣。懿

宗犹不之疑。顾疑于今日乎。海运便。为转输之说者。曰海道之险易。终非可以臆测也。请酌用裴耀卿刘晏转输之法。耀卿之运。水陆并行者也。晏则一于舟。今宜令南省之舟。均集于清江浦。以次递运于济宁临清诸府州县之仓。水深则舟行。水浅则陆运。转输便。为小船之说者。曰转输近矣。然陆运则劳费不费。莫如一于小船。唐天复二年。吴王杨行密宿州之役。都知兵马司徐温请用小艇。而粮运先至。此其验也。今漕船之渡河。患浅阻者以其重大也。请用徐温之法而小之。必不留行矣。小船便。必不得己。则又有为采买之说。以救三者之失者。曰此三者犹需于运也。吾之策不需于运。采买是也。彼五省之民之纳米者。各听其乡一时之市价而折银。尽递寄与近畿之省。令官审年岁之丰俭。以为采买之多少。则居奇之徒。皆闻风而趋利若鹜矣。且关东土地肥饶。闻每岁常运其有余。以鬻于江浙闽广之间。则至京为尤近也。采买便。四者之说。皆一偏之见。非万全之策也。当事者以为不便。信矣。而小船采买之说。则尤悖焉何也。夫欲尽举五省之船而小之。其费将不费也。且吾不知其所谓小者何如也。使以受千石者。改而为受五百石四百石三百石。则浙江湖广之船之泛洞庭。绝彭蠡者。恐不足以冲洪涛。而覆溺多矣。若但改十丈者为九丈。则虽改犹未改也。且今之议改运者。欲其不必渡河。而令河臣得颛意于河也。小船能飞渡乎。此其必不可者也。粳稻出于东南。若北地不常种也。南省之纳米有定额矣。民固安之也。今乃尽令易银。而欲责不常种者于北地诸州县。窃意其累民而无益于事矣。关东虽饶。亦安能取盈于三百万石之数乎。此又必不可行者也。

若夫所谓海运转输之说。有司亦处堂而议之矣。然卒未敢决然以为必可行者。海运非动色于风涛之险也。海运则必造船转输。亦非惊心于措施之难也。转输则必置仓。二者之费。度亦与造小船等。夫使其改运而为长久之计。则亦不足惜矣。未几而河平漕复。是船与仓皆废矣。有司亦深虑乎。以不费之财委之废物也。然则吾之所谓改运者何也。四者之说。人颛用之。吾兼用之。于海运为主。而以三者济之。则万全无弊矣。此其说何也。南省之省。大抵江浙最多。而其路近于海。则请由海运。江西湖广之米。则令转输以济海运之所不及。夫海运转输之格阻而不能行也。由于造船置仓之费不费也。然则海运不必造船。转输不必置仓。宜行之矣。吾尝考其法焉。夫所谓海运不必造船者何也。即薛向募客舟之法也。关东每岁有商船二三千只至于上海。曰沙船。其大可容二千石。其人皆习于海。其来也。则载豆麦杂粟。一岁二三运以为常。而其去也。则仅易布帛棉花诸货物。而患其轻。今宜借其船而令其代载。一船量给三四百石。则江浙二百万石之米。凡两运而周矣。又令其迂道至直沽口。而约予运费。以奖其劳。舟不患轻。而米不空载。商人必甚愿也。其船即商人主之。而不

必置丁。恐其累商也。其至也。视米所耗之多少。以为赏罚黜陟。吾知其慕爵赏而争自效矣。如是则不必造船而海运通矣。难予者曰。子之说。明隆庆中王宗沐尝行之者。其后坏七艘于福山岛而罢。子能保其不坏乎。曰此其偶然者耳。元固终始于海运者也。其运之少者。至元二十年。四万六千五十石。至者四万二千一百七十二石。递加至于天历元年。运三百二十五万五千二百二十石。为至多矣。其耗失乃仅二万九千余石。核而计之。固百分之一也。其同时梁梦龙之运。又何以利耶。今南漕由江南河而运河。水漂石激。利害恐亦相当矣。即或虞其万一。何不效沈廷扬鬻试之法。以苏松二府之米试之。利则再进。不利则退。吾知其所谓朔行而望至者。非欺也。夫所谓转输不必置仓者何也。江西湖广之米。仍令旧船运至清江浦。须于水次。若刘晏所谓歇舡者。于是用一人一日运七百五十石米之法。以避黄河之险。其说始于董抃霄。而吾变通之。其法人分十步。一里置三十六人。十里三百六十人。则百里仅三千六百人耳。其米则以布囊盛一斛而封识之。人负一囊。十步而更。人不息肩。米不着地。日行一千五百回。轻行四十二里。重行四十二里。一斛之米。仅五十余斤也。负五十余斤之米。而日行八十四里之路。虽匹夫之力之最下者。亦堪之矣。若一人不给予运。则用加耦之法。二人为耦。递加而至于四十耦。则一日可运六万石矣。又百步则置一兵。五里则置一千总。以约束之。若其加耦者。亦加官与兵焉。一日人给银四分。则百里之远。百万石之米。其费止需银二十万两耳。计清江浦至杨家庄口。其路仅百里也。江西湖广两省之米。仅百余万石也。用此法以达于杨家庄口。而以小船接之。则[漕](槽)艘虽不必至河。而运通矣。度此年所制拨船。无虑二三千只。今江南大吏。又造一千只。一船载三百石。则百万石之米。运之有余也。如此则不必置仓而转输便矣。

难予者曰。转输费矣。子何不一于海运。顾为此策也何居。曰自李家楼决口以来。淮扬徐三郡被水之民。业已不惜帑金而赈之矣。明岁青黄不接之时。则又困饿如故。或习而为非。此亦事之不可不虑者也。吾尽驱之以为吾用。民既得食。而又可藉其力以通运。非惟漕之利。抑亦民之福也。难者又曰。子欲以饥民运米。是犹委肉于饿虎之喙也。不虞其剽窃乎。曰吾之为此策也。正以虑之也。夫民岂不知国家之法之不可遁哉。而甘于为非者。求生不得也。既生矣。而又必生事以罹法网。虽愚者不为也。若不以之运粮而给之食。则其计真出此矣。将舟行遂获免乎。且人与人鳞次而更疾如风雨。而又立官与兵以为之监。虽欲为不肖之事。亦无间矣。三者或不能无剽失耗折之患也。则又行采买之法焉。亦不必别筹经费也。既省运丁口粮。即以此银余米麦杂粟于关东。及近畿之省之年谷顺成者。可得数十万石。以补三者之不足焉。诚如是。则不滥费。不更张。令下如流水矣。此吾所以筹改运之策。万全无弊而可行者也。夫然后

乃言治河矣。

内惟海运行有成效董抟霄之法则前人已驳其难信者改小粮船鄂文端阿文成朱义乌皆主之非仅为河道不通时言也集思广益是在于参伍折衷者

请罢长运复转运疏顺治十一年

漕运总督蔡士英

臣闻无百年不敝之法。亦无敝而不可变通之法。譬之终岁之衣。不补则破。十年之屋。不修则坏。况乎法立而弊生。弊生而蠹积。因循至数百年。犹不知所变计。其流将何底乎。臣膺漕务重寄。受事以来。食息起居。不敢一刻即安。昼夜行催各省粮道。征米登廩。无误开兑。今据各属呈报应兑之米。已尽储水次。而受兑无船。在在皆然。夫米与船均为亟之务。使有米无船。凭何输挽。臣辗转无计。穷极思通。惟有罢长运以复转运之一法。长运罢而刁军之积弊可剔。疲丁之困苦可苏。转运复而迟滞之阻害不滋。挂欠之追呼不扰。诚欲挽迟为速。杜欠为完。计无有出于此者。若狃袭成法。臣即智尽力竭。止能晓夜檄催。今各卫穷丁。寥寥无几。每一运。皮骨皆枯。迩年虽给官银修造。无如转徙逃亡。无承受之人。是以迄今造报无成。此臣在江西所目击者。至于抵通逋欠。臣查历年积数。几三百余万石。虽监追累累。并未闻补偿如额。今日之功令。何等森严。岂诸臣不欲遵奉力行。实穷于法敝已久。无可如何耳。穷则变。变则通。正此时漕事之谓也。第变法之议。骇人听闻。起人疑畏。况事当创始。布置不易。臣亦何乐而为此。特念 朝廷既以重大之务。责之于臣。断不敢相沿苟且。贻误公事。但舍转运一法。别无神输巧运之奇。虽添设粮道多员。亦仅能催征粮米。究之疲残之运丁。不能使之尽充卫所也。阻滞之漕船。不能使之速归水次也。枯涸之河道。不能使之通行无碍也。狼狈至是。而犹然胶柱鼓瑟。将见流弊日甚一日。而迟欠亦日多一日。是以万分紧急之京储。竟以无可如何听之矣。臣一片愚衷。上为军国计重大之务。下为运丁纾积世之苦。万不得已而思变法。非得已而好为新论也。伏乞 下该部。及诸大臣会议。如果隔碍难行。臣亦不敢谬执己见。倘有可采。使行之有当。是则数百年积弊之漕政。一旦而有起色。庶几不负 皇上委任之恩。而臣亦得少图报效于万一耳。臣请先言长运之害。次析转运之利。更详条所以经理转运之目。不惮烦琐。敢为 皇上陈之。

一曰长运久困之害。考明朝之漕运。法经五变。始也海陆兼运。继而军民递运。又继而为改兑。军始独任其长运矣。从来经国者之论曰。漕法莫善于转般。莫不善于直达。若今之长运。即所谓直达也。在明朝际承平之后。卫所军丁。既不用之荷戈。故专用于输挽。谓稍宽民力。习之既久。遂若非此辈别无可以供任使者。孰知困敝至于此也。自我 盛朝定鼎。无一人不被其泽。独此运丁

未蒙雨露。今日之运丁。愈非昔比。其世业半侵于豪强。久不可问矣。夫以身无寸土立锥之人。驱之领运。蹈江涉河。经寒历暑。终年不得休息。已属堪悯。至于造船。尤为苦累。每见遇一介报。避之不啻汤火。及拘拏承受。而所给官银。又不足打船之费。不得不先为重利借债。惟计领粮以抵偿之。是未兑之日。而即为盗卖折干之计矣。未已也。起浅盘剥。种种勒索。迨至抵通。复苦积棍蠹役。需索百端。穷丁岂有点金之术。莫不取足于粮米。额粮安得而不挂欠。此长运之一大害也。且先时运弁。皆土著世官。与旗军素相熟习。凡选旗造船。其间孰为堪运。孰为不堪运。得以预知去取。今则部推守备千总领运矣。平时漫无所知。止凭积蠹书识。上下其手。富者索其重贿。贫者困以力役。迨年以久。卫丁富者益贫。而贫者日逃。职此之故。止余奸军劣弁。钻运代领。以恣侵肥之计。漕事安得不至于坏。此长运之又一大害也。前时依期开兑。米一征齐。即催船先集。故冬兑春开。运重回空。得无阻滞。近来米已登廩。片帆不至。此及到次。正当水涨之时。江河疾流。风涛迅怒。重运多遭漂溺。其间过淮过洪。盘查放闸。耽延时日。未及抵通。而早已霜降冰合矣。阻冻阻浅。势所必至。更何术使其飞渡乎。此又长运之一大害也。诸如此弊。万绪千端。臣特举其三。而漕已不胜其害。是即严刑重法。莫之能挽。极于时之不得不变。更穷于势之不容不变也。

一曰转运当行之利。夫长运所以致于敝者。因江南浙江江西湖广之地。近者不下三四千里。远者至六七千里。一往一还之间。几于万数千里矣。非穷年累月。不能竣运。夫道路远。则风涛之惊险。与夫沙石之浅滞。途次所必经。岁月久。则米谷之糜烂。与夫盗卖之藏奸。稽察所不及。催督虽有文移。不能与天时地利争也。钩距虽有巧智。不能为僻地暮夜防也。曰迟曰欠。弊自难搜耳。今一易为转运。仿唐时刘晏之遗意。江船不踰淮。淮船不踰济。济船不踰卫。卫船直抵于京通。远者不过千余里。近者止六七百里。月月经行之地。程途皆所谙习。自江发者识险阻。自河行者避淤塞。而遭风阻浅之患。可无虑也。为程既近。递为催挽。弥月之间。足以竣事。水脉未达。不先时而与之争。百川灌河。不后时而待其涸。敲冰守冻之苦。可无虑也。此固不期速而自速。是则转运之一大利也。且运次既分。时日有限。沿途催押者。迫不容其停泊。盗卖何自而滋奸乎。况未及数旬。又复交盘验数。使有升合不足。彼接运者。断不肯代人赔偿挂欠。更何自而积弊乎。若此之程程有稽考。节节有防闲。固不杜欠而自无欠。是则转运之又一大利也。凡淮以南各水次。江运之船。每岁以三四运为率。冬底受兑。便可开帮。不致苦于冻浅。计正月内外。头运即能到淮。由是而再运三四运。不过六七月。而岁运可毕矣。淮以北接兑短运之船。二月河开以后。舟楫可通。内河可用牵挽。每岁以四运为率。计两月一往还。亦

不过九月十月而额粮可尽抵于通矣。一岁之间。尚有数月余闲。以为修船休暇之地。法似无善于此者。此法行。则漕运速。而仓督不必有疾声之呼。天庾充。而残丁可免勾追之厄。转运足以通行为永利者此也。

一曰经理转运之法。臣通盘筹算。原额漕粮四百万石。除湖广运粤本色。二十一万二千二百六十五石三斗。作运粤军糈。及各处蠲荒改折。共三十九万八千九百二十七石三斗零。此系不起运者也。即山东河南与江南之徐州。额运六十五万三千二百二十九石零。原不过淮。亦无阻滞。仍照旧径解通仓外。臣今所区画者。惟浙江江西江南三省。过淮粮米二百七十三万五千五百七十八石二斗零。弊端百生。迟欠最甚。臣今为酌其途次远近适中之处。分建淮济德三处仓廩。转贮递漕。尽去长运之卫弁卫丁。一归之于官交官运。令江西浙江之米。途次甚远。岁限三番运淮。江南之安池苏松四府。途次较稍远。岁限四番运淮。由淮仓用淮船短运至济。由济而德而抵通。皆可岁限四番也。其江南江宁广德等处。九府一州之米。途次稍近。令岁限三番运济。而其中凤淮扬三府。途次又稍近。令岁限四番运济。用济船短运。至德抵通。亦皆可四番递运也。前者催发。后者踵至。兑毕即开。交毕即回。如环无端。十舟为纪。十纪为纲。十纲为总。若珠之相贯。若雁之相序。遇浅则合一纪之力助之。遇闸则合一纲之力挽之。遇警则合一总之力御之。断无阻险之虞。并前后失帮之弊矣。其应用船只也。各水次受兑江运之船。仍用原卫所漕艘。择其中坚大者以充用。彼浅底轻便者。分泊内河。如式改造。以充短运。或有未敷。将现在各厂卫。给发轻赍打造者。补凑而分派之。自无不足也。其舵工水手。则官为雇募。给以工食。就中用费。亦于诸卫所减去不运之屯丁。取其行月二粮。以抵给之。而更加通融裒益可矣。短运行。则旧时长运额船。可各减去三分之二。船减而运丁亦减。丁减而行月二粮亦减。挹彼注兹。固皆可取之以资短运。更不必作无船无饷之虑也。但行月二粮。旧时本少折多。抑且折价每石不过三四五钱不等。以致各处官丁。常有偏枯之控。近奉 诏旨。令臣衙门确酌本折均平。查照岁支行月旧额。酌议本折各半。除本色照征外。折色议照漕欠。每石折银一两四钱。相应题明。着为画一定例。若监运督押。仍令各郡管粮同知主之。而以佐贰中之正途出身者领之。俸禄可不必别奏矣。岁运周则纪录。再周则荐奖。三周则优擢。不职者参处革究。庶几赏罚明而事功劝。昔刘晏为江淮转运使。凡委任必用士人。即此意也。其造船之式。每舟载不得过四百石。一舟分为十舱。每舱较定石数。不使有余不足。兑讫即令监兑官印緘。押运官扃锁。仍不时启封验印。颗粒岂得有渗漏乎。舟制定。则所载仅足容其所兑。夹带包揽之弊。可以尽革。而受载必轻。载轻而蚀水必浅。凡搁浅盘剥之费。又皆可免也。惟是建仓一项。考明初支运之法。旧有淮徐临德四仓。自改兑行而四仓遂

废。今复建三仓。一建于淮。一建于济。一建于德。淮安用廩一百四十座。济德各用廩一百八十座。德仓今尚有存者。止须补造。若夫建廩之费。臣请于臣漕属内。漕折轻赍银两。及各项下酌量借动。似亦可不烦司农之仰屋也。其主领仓廩交盘之数。每仓须各设主事一员。更以道臣一员为之董率。催挽淮德二仓。即将本处分司道臣。就便兼领。惟济宁止有一道。尚须添设主事一员。或以临清分司移之于济。似亦可者。是在计部裁度。兹特举其大略。若条分缕析。臣另具细册达部。以备参酌。

以上末议。臣筹之最熟。变通似当及时。意计部与议政诸大臣。必轸念漕政废坏已久。亦喜有此速运杜欠之一法。或虑变法甚难。更张不无费力。第臣身任漕事。自不得稍惮劳瘁。苟有利于公家。虽捐顶踵。尚不敢惜。又何爱乎心力也。或又有碍者。造船建廩。不无借动轻赍用费。然臣亦再四思之矣。目今各水次无船。势不得不动轻赍雇募。今岁未毕。明岁复需。朝廷之金钱。浪掷而无有已时。莫若猛为更新。虽目前少借动公帑。然一劳永逸。从此东南之额运。岁岁不缺。不特可免每年之雇募。兼可杜将来之逋欠。所损者少。而所益者多。所费者暂。而所补者久也。且转运行而撑驾交兑。一归于官。则十三都司。与各卫所守千等弁。及卫经历等衙门官役。皆在可裁。岁省烦费何限。不第此也。运丁既已不用。则各卫所屯田。俱当履亩清稽。均照民田一例起科。加增国课。罢十数万之屯丁。使尽归陇亩。又何莫非朝廷之生息也。臣建此议。自揣不大拂乎人心。独是内外管粮衙门之巨蠹。以及京通二仓之积棍。数百年来寝食于此疲军积弁者。一旦改为官运官交。尽翻其窟穴而破其奸贪。定倡为奸论危言。朦胧作梗。臣不惮以身府怨。惟望皇上与在廷诸王大臣。屹然如山。而不令其摇夺。是则臣之幸。亦国计民生之幸也。

请改运法疏康熙四年

兵科给事中徐惺

窃惟京师根本重地。官兵军役。咸仰给于东南数百万之漕运。迺者河流淤塞。

皇上虑漕运之难。已差官往勘矣。臣思河流之疏浚。固宜急筹。而转运之良法。亦宜预讲。查故明初漕运旧例。俱民运交淮徐临德四仓。军船接运。入京通二仓。名为支运。岁四运以抵通州。至宣德时。民运至淮安瓜州。补给脚价等费。兑与军丁。而直隶各省军。各于附近水次领兑。名为兑运。成化时。复罢瓜淮兑运。令里河官军。驾江船于江南水次受兑。长运至通。则今日见行之法也。臣愚以为长运之法既虑其浅阻。则支运兑运之法何不参酌而并行之。除见今有水处所。应照常催攒。星速抵通外。如总漕现驻淮安。总河现驻济宁。合无修置仓廩。查照旧制。令湖广江西浙江江南。凡运至淮粮米。次第接运至济。入京通二仓。而支运之法可行矣。又必清江厂造之船。接运至济。而山

东河南官军。本省运毕回空。即赴济接运至通。里河泉闸。夏秋恒盈。既可及时攒运。而厂造各艘。底平舱阔。度浅易脱。名为浅船。原与江楚之船不同。至应给行月耗羨等项。总于原额之数。宜增者增。宜减者减。则兑运之法。亦可行矣。伏祈 采择施行。

漕船支运议

蔡方炳

转漕之用长运也。屡变而始定云。按明永乐徙都燕京。挽东南粟以实西北。于是画地置仓。递为支送。南运于民。北运于军。军民分运其半。后以民运妨农。乃变支运为兑运。然运至瓜淮。犹烦民力。故又变兑运为长运。虽无民运之劳。而民苦加耗。军怨长途。见于邵宝之议者。似宜仍讲支运之为便也。河南山东。其地近故输挽易。他若江之左右。及两浙三楚。涉江渡河。风波可虞。仲夏迄秋。河多暴涨。必四月尽过。二洪始不与怒河相值。而势必不能。加以内河之浅塞。盘剥种种阻滞。非尽关催攒不力之故。一年阻滞。回空误期。来年之运。保无逾限乎。故欲使早登天庾。卒有余闲。又不可得之势也。况乎惟长运而后盗卖。盗卖而后有追欠。追欠在一年之后。已花消无抵。何若支运之法。以大江以南之粮。责令官军运至淮徐二仓。而淮扬徐泗之官军。以淮徐者。运至济宁。山东河南之官军。以济宁者。运至通津。随地交收。可无盗卖侵蚀之弊。以省追欠之难。逐节支运。可无浅冻风涛之阻。以省愆期之罚。其轻赉等项。划地分派。随粮交割。可无增费之扰。在淮徐者。漕督主之。在济宁者。总河主之。在通津者。仓场主之。可无设官之劳。若此者。岂非裕储远图。经久大计也哉。第循法易而变法难。求循法之人易。求心计筹划善于变法之人难。不知古今无一成不变之法。法久必敝。则起而更张之。是在因时制宜者矣。故推广邵宝之意。以存其议于后日。

请截漕递运札子

李绂

臣奉 旨催漕。留心体访。数年以来。因漕船回空冻阻。旗丁每岁多费银数百两。破产不足。益以儿女。苦累难言。深可怜悯。且丁既困惫。或误漕运。关系 国家甚大。考古来转运之善。推唐臣刘晏。晏之为法。淮汴河渭。水次各立仓廩。以次递运。每岁漕粟数百万石。而民不困。长运之劳。不如递运之逸。舟行于本河。则险阻俱习。民役于本境。则时日无多。所为法良而意美也。 国家漕法。因元明之旧。自南至北。并用长运。然自淮安以至济宁。自济宁以至天津。为时尚早。长运可行。惟天津至通州。溯流而上。时日又迟。而北方之河。秋冬水涸。江南浙江。地近船小。八月以前。或能抵通。若江西湖广。并有长江之险。湖南与江西。并有彭蠡洞庭大湖阻隔。地遥舟重。抵通常

在深秋。以远地重船。溯枯竭之流。三百余里。动需逾月。回空冻阻。势所必然。臣愚以为今虽未能全用晏法。而自津抵通。似可仿其意而行之。国家旧于天津建南北二大仓。虽不为递运而设。而修而广之。足为递运之用。且北河起剥。自昔为然。从前通州武清等五州县。因地亩派剥。设洪剥船六百号。专为剥浅之用。每米百石。旗丁止给饭米五斗。后因洪剥船军盗米。州县惮于比追。题请革除。其地亩银两。并解坐粮厅。发给旗丁。自雇剥船。每丁止给银一二两。或将此银扣作茶果起欠之费。今六百名洪剥军。坐享安逸。而旗丁雇剥。苦累无穷。不肖吏胥。通同民船。齐帮勒索。每米百石。勒银五六两。又勒饭米二石。耗米二石。约费银九两余。查自津抵通。商民装载货物。每石百止用银四五两。而旗丁剥粮。费乃加倍。一经冻阻。须次年冬月始归。又加费数倍。明年新运。雇募民船。又加费数倍。若打造●船。则加费五六倍。查北河起剥。每船十剥其九。与递运无殊。而无穷之累。独归旗丁。势所难支。法宜稍变。请将湖南江西尾后十数帮。分遣监督数人。暨就天津露囤收贮。仍复立洪剥船。陆续运至京通各仓。仍令原监督自行收兑。一面建仓。以备春来雨水。至洪剥船久废。应令旗丁照商民脚费。每米百石。出银五两。交官给洪剥军买备船只。贫不能出者。官库代给。仍于旗丁明年行粮照数扣除。如谓船只急难买造。则浙江江西。现有打造之●船。及湖广雇募之民船。并堪转买。其修建仓廩。费无所出。则现有每船茶果银十两。虽属无名陋规。今岁暨取为建仓之用。亦旗丁所乐输。将来每岁修理。为费无多。即此项亦可以次减除。贮米有其地。运米有其人。国家无丝毫之费。而漕法有无穷之利。远地重船不至冻阻。近地民船无从勒索。明年新运不忧迟误。寓递运于长运之中。臣以为亟宜通融者也。今臣所催漕船。尾帮已过静海。距天津止一百里。而北河水浅。起剥迟缓。前船顶帮。首尾相衔。无可催攒。尾后十数帮。必仍冻阻。年复一年。漕法终非尽善。钦惟 皇上圣明。谆谆以回空冻阻为忧。臣忝奉命催漕。辄敢冒昧陈奏。倘可施行。伏祈 睿鉴。敕部速行议覆。

白粮改折疏康熙四年三月

杨雍建

臣闻治天下者。贵有久远不易之谋。而无为一时权宜之计。何者。权宜之计。不过取济于目前。然行之未当。徒以厉民。而即以病国。则何不深揆乎利病之所在。而谋其久远也。案查康熙三年。户部为题明改折白粮一疏。议将康熙四年。运解三年分江浙二省白粮正耗。尽行改折。以充兵饷。每石照旧例折征银二两。限六月照数全完等因。奉旨依议在案。部臣为 皇上计军需。事非得已。以臣愚见之所及。合诸近今之所闻。而窃叹其病民也。米价随时为高下。比年江浙之米。每石价值七八钱而止。今每石改折二两。加以贪吏火耗之资。

蠹书勒索之费。非本色三石。不足以完折色之一石。小民终岁勤动。计其所获。亩止一锺。今也所供浮于所出。又从而倍之。以有尽之脂膏。供逾额之催科。征收愈急。敲扑愈烦。势必卖男鬻女。流离播迁。愁苦之气。上干天和。所当急为軫恤者也。 国家之储备。半仰给于东南。惟令民气完固。则赋役充盈。数年以来。江浙民力竭矣。钱粮积欠百余万两。迭奉捐免。方共仰 皇上之深仁。乃以改折一项。重累穷黎。抚衷能无惻然也哉。查二省白粮正米。二十一万七千四百七十二石五斗零。耗办等米。一十六万六千一百四十七石九斗零。如以本色之三。完折色之一。是一改折而多费民间八十万石矣。又况有夫船等银。二十九万三千九百两零。一并征解者乎。臣愚以为有本色则有耗办。既已改折矣。不应并耗办而亦折之也。有本色则有夫船等银。既已改折矣。不应并夫船而又征之也。事有便于国者则为之。有便于国而未便于民者。则不必为之。改折之议。可以权宜。不可以久远也。京师根本之地。太仓之粟。陈陈相因。有备无患。必不得已而议折。则当权衡谷价之高下。谷贵则酌量折征。谷贱则照时征取。总之意在便民而已。恭逢 皇上勤求治理。力图修省。倘俯念东南财赋之地。改折为累。速该抚转行所属。照时价减征。其溢收者。尽以还之民间。抑或抵算别项正赋。无使吏胥因缘为奸。则犹可苏兆庶于陆危。而见休征之协应。并敕该部。自今慎勿轻议改折。徒苦百姓为也。

河南漕运说豫乘识小录

朱云锦

禹贡志。九州岛除冀州帝都外。每州末皆系以贡道。缘诸侯封建。各食其土。天子畿内之制。纳粟纳米。等于列国。列侯各贡其土之所宜而已。故有贡道而不言运道也。自汉以后。乘輿所在。官廩兵糈。仰给太仓。百倍郡国。非挽运不能济。而漕事详。运道重矣。汉都关中。引渭穿渠至河以漕。东汉至晋。都洛阳。修汴渠。或凿陕南山。决河东注洛。以行漕。隋沿河置仓。唐亦置河口输场。分运入河洛。时则自江达淮。自淮达汴。自汴达河。而洛而渭。而专以河为急。宋都大梁。为四河以通漕。而汴河运米至七百万石。于时东南则由淮入汴。西北诸路。则由洛入河达汴。而专以汴为急。元明都燕京。元行海运。而亦分道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水至中滦。陆运至淇门。即淇县入御河。即卫河以达京师。明永乐中。亦运至陈州。载入黄河。至新乡。入柳树等处。令河南车夫运赴卫河。以水运兼陆运。而其时又以卫河为急。明世会通河成。而东南重运。岁漕四百六十万石。悉由淮北山东至临清。合卫水以达天津。 本朝仍循旧制。疏浚益利。而章程益肃矣。押运之用卫所弁丁者。明季设卫。全资操防。又用余丁以挽运。 本朝革除卫所。而挽运则仍用明季所籍军户。故 国初时犹有世职押运者。雍正间始全裁汰。粮有正改兑及搭解等名。漕粮之交京

仓者。谓之正兑。交通仓者。谓之改兑。搭解者。或系缓征。及另采办备用。官丁有行月粮。行月二粮本折各半折色每石折银八钱有漕赠银米。漕赠各省名目不同江南谓之漕赠浙江谓之漕截江西湖广谓之贴运山东河南谓之润耗每兑正米一百石外加银五两米五石有轻折米银。轻者每正米一石加耗米若干耗米交本色外余米折银若干折米银者改兑米每石加耗米若干交正色外余亦折银各省则例不同豫省正米一石加耗四斗一升四斗四升不等皆余一斗六升每斗折银八分谓之一六轻改米每石加耗米一斗七升俱征本色江广省除随船作耗余米折银舵水则有身工。每帮有运弁管押。统以粮道。总领于漕帅。此通漕大略也。河南粮道属原无卫所。俱系派拨直隶山东江南卫所官丁船只协运。其在河南支领行月粮者。每官丁行粮二石四斗。每丁月粮九石六斗。照例本折各半。凡有增减船只。照例扣给。其州县漕粮则附近水次者征本色。兑运谷米麦豆时。奉文酌改。离水次较远之州县。惟征漕项银两。径解粮道。以为运费。水次则初在卫辉府城。继改小滩五陵镇等处。今则统归内黄之楚旺镇。其限期则于十一月兑齐。开至临清守冻。明岁春融北上。正改兑外。又有协拨天津密云良乡固安等处之兵米。皆系雇船运送。较江浙等处运务。多有不同者。然一路平流。无长江大湖之险。无闸坝守候之艰。又其往返皆在春末夏初。尚无异涨洪流。是以抵通绝少逾限。而司事者较易为力云。今将正改米数。并拨运船只漕项数目。约着于后。至其子数则有司存。

洛浙二运说豫乘识小录

朱云锦

余既略考豫省漕运而为之说。又检漕运则例。暨开封府志。有洛运浙运二事。用节录以备参考云。康熙三十一年春。奉 上谕陕西西安二府属。去年被灾。应将本年漕粮截留二十万石。交与靳辅。作何区画。雇觅船只。自黄河运至山西蒲州等处备赈。钦此。嗣议水运则自江淮以溯黄河达孟津。陆运至蒲州境。由考城抵荥泽。水势奔注。犹人力可施。驻荥泽以待点勘。其上河益险。道广武山扼人甸。水与山争。流益急。且岸皆峭峻。仄不容足。缆挽莫施。距孟津之程无几。尺移寸徙。必数十日而后达。又甚危。而陆运夫车。守候孟津既久。费竭力敝。粮储参政祖文明以运艘历境。缘两岸上下。经纪其事。经洛汭。见洛水平且满。已欲用之。至是因舟车苦累。具详河抚。谓由河入洛。乘安流至偃师之孙家湾。与孟津陆运之道无殊。河抚委勘真确。遂檄荥泽诸舟于河入洛。檄孟津车辆于孙家湾候载。檄洛滨州县。备刮板疏沙。集小船。候起拨。一时水陆欢呼。而粮运以集。计河运者。自夏抵秋。仅八万余石。洛运者。匝月至十有三万余石。舟不耽险。车不旷日。人力工费。所省实多。冬又奉 上谕再运楚米。以济秦饥。水程由豫之浙川。 命大臣监理发官价。惟恐以

秦累豫。乃米数计二十万石。山河险僻。措置惟艰。先是秦之饥也。皇上特恩拨漕以赈。令楚豫协力陆运。继楚惟协银。而以劳委之豫。斯役也。又将循旧辙焉。藩司李国亮毅然执之。谓孰非朝廷赤子。可使豫民独瘁乎。当事者遂为调停之计。乃楚豫分运。浙既上水浅狭多滩。仅可行所谓扒河船者。且船亦无多。于是造船挑浅过载。堆贮篷厂。工役物价口粮。皆取备仓猝间。据开封府等议详。凡需船二千只。头舵纤夫万二千人。船锯铁等匠三千六百人。挑浚夫四千人。更需八府一州提调催攒。李公复之巡抚。共计其宜。令四府一次轮流督运。后运至五万余石。奉旨停运。惟朝廷以一视同仁之意。移有余以补不足。所谓佚道使民。虽劳不怨者。然非祖观察创由洛之议。李方伯有协运之争。则大梁民力竭矣。此二君者。洛中士民所宜尸而祝者。备着颠末。亦以为考古者之镜云。

运闸运船宜整理疏

朱之锡

国家转漕东南。运河一线。悉仍明旧。则凡所以利涉者。自不得不一循旧章。修明而谨守之也。顺治十三年以前。河道多故。粮运率迟。自十四年迄今。仰赖朝廷洪福。幸渐免冻阻之患矣。第有一二規制。或自明季相沿。或有日久弛废。尚须急为讲求者。臣谨征考故籍。为我皇上敬陈之。

一曰座。运河台庄以南。临清以北。原无座节宣。每遇旱干。尤易浅阁者。姑且勿论。其台庄以北。临清以南。将及千里之内。惟恃山东诸泉之水。从石罅泥穴中。尺疏寸导。会流于南旺河渠。分济南北。而南旺南距台庄高一百二十尺。北距临清高九十尺。其间或数十里置一。或数里置一。必上启下闭。互相灌输。方可浮运。春夏之交。雨泽愆期。源枯流细。更必倍费守候。以渐积水。然后盈槽。否则建瓴之势。一泻无余。舟胶而不可行也。查会典载款。凡运粮及解送官物。并官员军民商贾等船到。务积水至六七板。方许开放。若公差内外官员人等。乘坐马快船。或站船。紧急公务。就于所在驿分。给与马驴过去。不许违例开。进贡紧要。不在此例。又载凡。惟进贡船只。随到随开。其余务待积水。若豪强擅开。走泄水利。及开不依帮次争进者。听官拏送究问参治。而且附搭黄马快船有禁。贡新船只夹带有禁。令甲森严。历历可考。顺治十三年。工部题覆巡漕臣侯于唐申严座一疏。内开座启闭。原关粮运。务照旧例。首先粮艘。次及官商等因。亦经奉依议饬行之旨。奈迩来官差船只。但顾一己速行之私。罔念朝廷京储之重。每到口。辄听船役喝令启板。稍有违拗。则捶楚继之。积水既泄。内粮船不免浅阁。即使泄而复蓄。亦不免稽延。甚有随带货船。须水浮送。则上应闭而不听闭。下当开而不容开。年来争竞之端。实由于此。如是而欲责粮运之速行无滞。是何异于却步而求其前也。除

臣屡示禁饬。并将抢缘由。题请议饬外。仰恳特赐 严旨申饬。容臣衙门仍照旧例。刊刻红牌通行。竖立各。除紧急兵船暂应让行外。其余官差船只。一体遵守。应参奏者。据实指参。庶人心知警。而漕法不废。此所宜讲者一也。一曰船式。重运自过淮后。经由黄运两河。抵通交纳。黄河逆水溜急。运河源流细微。必须船米轻便。然后可衔尾速挽。是以漕船名曰浅船。各省漕粮。共计四百万石。各卫所浅船。旧额共计一万二千余只。查会典所开。浅船头梢底栈。俱有定式。龙口梁阔不过一丈。深不过四尺。内如粮船过淮验烙之时。查有船只不如式者。该管官员。不分军职有司。一体参奏。又将江北南京等积年损坏缺船。行督粮道。照依湖广江西二省船式。就于瓜仪设厂打造。约载正耗米可五百石。务要底平舱阔。入水不深。又漕运议单一款。漕司及各该巡抚等官。备查各总下漕船若干。原缺若干。补造若干。现少若干。严督各粮储道。催行该厂补造足额。不许仍前雇觅民船。及将损坏者补码派搭本帮。以致船重难行。如不足额。照例参奏。即治河书内。亦有河运船。载正米不得过四百石。入水深不得过六捺。六捺者三尺也。故船力胜米力。水力胜船力。若不务足船。而徒搭运以省船。河力安能浮运。而漕大困矣。归罪无源之河何益哉等语。此皆先年已试之法。有可考据者也。迩来惟江南山东河南。船式米数。不异往制。江西湖广浙江漕船。梁头阔至一丈六七尺。深至七八尺不等。空船入水。已四五捺。且又船数不足。往往倍载票粮。入水多至十捺以外。如式粮船。经过黄运两河。不难相连而进。而一遇重船。在黄河则合帮人夫。逐船倒纤。始得过溜。在运河则守板蓄水。集船起剥。倍费时日。一程间断。积而数程。相距必远。在后船只。固被阻压。即前船之在下者。缘上候水。封闭。过时。无水下注。亦不得不停桡以待。两河之水势犹昨。而今昔之船米迥殊。虽沿河各官俱凛遵功令。百计催趲。亦岂能别有异术。使之飞渡哉。除臣已会同总漕臣。檄行各省粮道。备查各省漕船。因何打造不如浅式。又因何缺船倍载。不行补造。某卫某所额船若干。现缺若干。今应作何补造。议妥通详。以凭覆夺外。但比年以来。重运回空。较之十三年以前。为期虽早。而该省船只。屡以体式过重。阻碍全漕。江西一省。尤多违例。若不从长酌议。诚恐将来必致贻误。合无请 该部查议。饬行各省粮道。遵照旧例。渐次补造。以备挽运。庶旧制可复。而全漕无阻。此所宜讲者二也。河漕事宜。虽不止此。而此二者。实运事迟速之大关键也。至于言新运者。每责成于回空之早。然又必自受兑开帮。以至过淮。一一如期。然后抵通上仓。无所不早。查会典开载。重运抵通完粮。屡经酌议。初则九月为期。嗣始移于六月。即据最后一条。大约自淮以北。仍有三月水程。而其间必先于冬兑冬开。二月过淮之限。预为严切者。此可以见由先及后。迟早相因之故矣。况回空各船。苟不至冻阻。岁前自亦不

难到次。是又在该省之受兑开帮。力图振作。无致后时耳。

申明粮船定式疏乾隆五十年

阿桂

查雍正年间。部臣原议。成造漕船。本有定式。如有私放宽大者。漕臣即将粮道题参治罪。嗣以年久废弛。各船每届拆造。渐放高大。以希多载私货。并将高深丈尺。逐渐加增。致漕船过于高大。入水太深。不特牵挽维艰。舟行濡滞。抑且行驶招风。易于失事。是以臣曾奏及。复蒙 皇上降旨。令萨载毓奇会同有漕省分各督抚。悉心筹划。嗣据该督等酌减尺寸。会同具奏。查萨载等所定尺寸。其江广船式。与雍正年问题定船身丈尺。不相上下。江浙漕船。定以船身長八丈。宽一丈五尺。虽较雍正年间所定。仍属宽大。而与现在出运漕艘。长至八丈八九丈。宽一丈六七尺。已量为收小。于过闸搁浅等处。自较便利。其旗丁所带土宜一百二十六石。乃系历久遵行旧例。雍正间船身尺寸虽减。例带货物。尚可携带。岂今定船身较大。转致不敷。况萨载毓奇于议改漕船时。曾附请令旗丁等。增带土宜七十余石。原以漕粮系 天庾正供。而例带土宜。亦为民间日用所必需。如果船身改减。粮米之外。不敷容纳。以致减带货物。价值不无腾贵。自应仍循其旧。惟是臣等酌改各船丈尺之时。原将额装米数与例带货物通盘核算。不特土宜一百二十六石足敷装载。此外尚有空余。以备洒带米石地步。是以议定令带二百石。虽江广江浙漕船。仅收短八九尺及一丈余尺不等。收浅一尺五六寸不等。似与现运漕船。相距无几。第河水大小。岁难悬定。设遇水小之年。船行最易濡滞。是收短一丈即可得一丈之益。收浅一尺即可收一尺之效。且旗丁于成造船只时。辄自加增尺寸。若不立定限制。势将无所底止。应议定江浙漕船。长八丈。深六尺。入水三尺四寸为度。江广漕船。长九丈五尺。深六尺九寸。入水以三尺九寸为度。并将入水尺寸逐一量明分晰。横刊于浅板之上。俾得众目昭彰。易于查验。旗丁既不能于定制之外。私增尺寸。亦不能于土宜之外。多带货物。即遇水小之年。船身入水。不至甚深。亦可无虞稽阻。至应改船只。凡遇十运满足者。方令照依新式拆造。计十年后。如能改造齐全。所用料物。仍照从前原定价值。亦不致纷更烦扰。臣等仰蒙 圣训谆谆。当为漕务筹其万全。倘因改小丈尺。于丁民稍有未便。断不轻议更张。今查酌减船身。于例带货物。业有余地。可以装载。而成造漕船。亦有一定限制。可以遵守。似应仍照原议改减尺寸办理便。

改漕船修水利疏雍正二年

江苏布政使鄂尔泰

窃臣受事江苏。已经一载。地方事宜。麤悉大略。如丹徒丹阳河面。系杭嘉湖绍苏松常七府之运道。而派夫挑浅。独累两邑之民。漕粮关系甚巨。旗丁固宜

优恤。然驭之不善。而骄悍横索。官府莫制。遂为商民累。州县分修战船。营弁勒索州县。船不坚固。官受赔垫。徒为科敛口实。凡此诸事。业蒙 圣主洞鉴。谕令查议。臣更敬摭一得。附陈数条。伏冀 圣主采择焉。

一漕船之宜更旧式也。谨按漕艘旧式。船身虽广阔长大。而每船所装额米。不过六百石。此外悉供运丁水手广载私货。以致船身过重。遇浅即阻。受兑开行。觅揽客货。包载过关。停泊接受。势需时日。迨过关上进以及达通。沿途发买客货。又须留滞。船式过大。遂得借口。实非无因。敢于玩误也。况船大则行迟。行迟则拥塞。拥塞则河路益狭。而民船不得通。甚有相去数丈。守候经旬。兼之硬拏剥运。捶挞交加。怨声载道。诚有如 圣主明谕者。以臣愚见。与其大而无适于用。莫若更其式而有便于漕。并有便于民。嗣后每遇一船破坏。并届满号大造之期。请即飭令更造如●子船式。窄小而长。量其所装。可容千石。六百石以装正供。一百石以装行月口粮。余三百石地。仍许其带货。则船小载轻。不难撑运。即遇浅搁。亦易扛帮。而于旗丁辈仍无苦累。商贩民船。且得肩行无碍。殊两便矣。况船小则水手亦可减裁。少一人即少生一事。兼又便于举棹。其行亦速。将不踰六月。便可抵通。不踰十月。便可回次。不惟易于督运。复有益于商民。或亦救弊之一法也。

一水利之亟宜宣通也。按禹贡三江既入。震泽底定。震泽者太湖也。太湖之水分泄于三江以入海。三江者。东江吴淞江娄江也。娄江即今之刘河。在苏州府城之东。经昆山县。抵太仓州境。环城南而东。过嘉定县。以入于海。上泄诸水。下通潮汐。东南半壁实赖之。故其通塞。所关甚重。河向宽二十余丈。后因于天妃宫建闸。束其水势。潮汐来缓。以致停淤暴塞。所存河面。仅五六丈。土人方欲去之。而于康熙五十四五年间。又建六渡桥之新闸。而河道日湮。因六渡桥去海已远。潮力已微。束之以闸。则潮来愈微。退时愈缓。缓则沙停。渐成淤积。以致滨河田亩。灌溉无资。此则旱之为患也。若遇大水为灾。河道本细。复有此闸梗其咽喉。以震泽西来列郡之水。尽趋刘河。而争出于丈余之水门。其泄泻不及。则泛滥漂溢之患。必不能免。此又水之为患也。当时与六渡桥并建者。又有七浦一闸。此闸去海为近。潮大则阻于闸而不及进。闸外之田。受其泛滥。潮小则阻于闸而无所入。闸内之田。无从辟救。故二闸一建。而三郡之水利欲绝。土民无不欲去此二闸者。而以当日建造之始。经督抚题请。未敢议废。殊不知地势有更迁。事机分利害。因革兴废。在乎审时。况在议建之时。本为利民计也。而未见为民患。及今已受其患。若仍不为变通。拘于前议。恐水利反为水害。并于前议利民之初心。亦大相悖谬矣。臣博访群议。如出一口。倘邀 特旨。废此两闸。太仓等三州县万民。实攸赖焉。

请定漕船年限疏

姚文然

臣办事垣中。见户工二部。会议漕船十年一造事例。请 总漕会同督抚。原限十年之外。再展几年。酌议具题等因。诚从为国节省钱粮起见也。但运务关臣垣职掌。既有愚见。敢不直陈。臣惟 朝廷大计。宜审轻重。每岁运漕米三百余万石。以实京师。按丁给粮。沿途设。修治河道。所费甚巨。不止造船一项。但以京师为天下根本。漕米关军民性命。故不吝重费而行之。岂不欲节省哉。运事船为最重。查明初漕规。有五年一造者。有七年一造者。后酌定十年一造。已为节省矣。 兴朝历年因之。未有更改。今又议展限。不知年限愈远。则见运旧船愈敝。钉胶易解。遇风浪而漂坏必多。且额造新船愈少。洒带益重。入水深而阁浅愈滞。有误漕粮。其未便者一也。又部议称漕船十年有余。岂无可利用。因请展限。所虑诚是也。但漕船与江船不同。过赶帮。拽浅守冻。回空一迟。修不及。又趲新运。多有不及十年而损坏者。节经题报行查。况既满十年。约往返六七万里。即有未坏者。不过百之一二。岂可因此将通漕船一概展限耶。若不论年限之满与未。止论船之坏与不坏。则未及十年有早坏者。将免其按年数追赔之定罚乎。窃恐后此造船者不肯选料。修船者不肯加工。运船者不肯爱惜。听其速坏速造而已。初意本在节省。久之反费钱粮。其不便者又一也。臣思维再三。节省钱粮。不必在漕船一项。且十年之内。节省一次。所节几何。今京通仓陈米。除放漕粮外。积贮无多。又时过仲冬。回空阻滞。节经漕臣抚臣盐臣等题报。此时恤丁催船。尚恐有误新漕。岂可议及造船展限之事哉。倘臣言可采。仰祈 宸断。将漕船十年一造。仍照见行例行。倘虑官丁间有可用旧船。冒领钱粮情弊。则康熙五年七月内。已经户工二部会议补船及年应造一疏。内云据总漕称十年改造之船。旗丁例应措办贴备银两。孰肯将好船拆毁改造。但该督务须身亲严查。委实不堪者。方许改造。奉 旨依议在案。应再请通行严饬可也。

请停查屯田滋扰疏

赵青藜

奏为请停查屯。照旧办理。以免滋扰事。窃查屯田一项。始自前明。以至于今。其各卫所年代久远。多有册籍散失。无从稽查者。亦有册籍仅存。而陵谷变易。坐落界址。无可证实者。有军逃地荒。系民自开垦者。亦有运丁贫乏。将田典佃于民。而展转相售。屡易其主者。更有典佃之久。民从而建造庐舍。营治坟墓者。是以顺治十三年。漕臣即请清田归运。而究未办结。非奉行之不力。势不能也。今部臣议令清田归运。意不过丁以济漕耳。臣窃以为现行津贴之例。民出费以贍丁。丁得项以承运。其于漕非不济也。法无容更议者。就使清田归运。果有益于丁。犹将病其累民。谓 朝廷赤子。不应歧视也。况丁虽得

田。不能自耕。南北挽运。旷日持久。势必召佃布种。收其租息。与未赎之津贴。同一得项承运。不见其益也。且该丁等素封有几。赎田之费。势必贷之富人。朝得田而暮转售。数年之后。又循故辙。徒令丁之狡黠者。藉以行其挟制诈骗。而民失其业。含冤赴诉。讼庭将无虚日。诚不如现在津贴之无碍于漕。而军民得以相安也。乃部议之尤难行者。谓船已减运。不当仍给屯田。是必取减运之田。以予现运之丁。而不知此日之减丁。即当年之现运。目下之现运。又即他年之减丁。效力于前。备签于后。各有减歇。各有现运。轮流既周。无不均平者。安用官吏之劳劳于忽取忽与为也。取与之间。册必更造。案愈烦而绪愈难理。恐军与军亦不得相安也。近蒙 特恩截漕。觉此项减运。不在轮流之内。未免稍优。然以 国家深恩。人被其泽。而运军适逢其会。稍沾优渥。似不为过。且每年减运丁数不少。夺其屯。将必致流离失所。殊非矜之道。仰荷 皇上如天之仁。各丁经费。俱属有余。现在条例已为周详。但 飭各督抚谕令县卫等官。清津贴之册。严典卖之禁。而军民固已相安。漕运可永无误。故臣愚以为不若照旧办理便。

上制府论布商易米书

江宁布政使晏斯盛

窃照江宁为省会重地。生齿繁庶。逐末者多。而农作者少。惟恃棕阳芜湖运漕。为江广米船聚集之区。分商贩之余粒。通行江宁。以济买余。实为全城源源不匮之储。较之在仓积贮尤为重大。乃崇明奸商。每于定额之外。在该处溢买透漏。各处奸牙县胥。彼此勾通。实买数目。究竟莫可稽核。其间夹带出洋。入海渔利者。往往而有。殊干禁令。即如本年运漕。一镇额应买米八万石。今查该县册报。竟至一十一万九千余石。是其择便选近。不遵定额。刁顽违抗。已可概见。查本年四月。经苏藩司议准。令崇商每年载布前往江宁。易米三万石。于原定棕阳采买米十万石内。照数减除。本司随将江宁省会。地广人稠。本处产米无多。尚赖江广客贩接济。不便又令崇商易买。致滋昂贵等情禀详。续据苏司详请。仍照前议。听其在江宁易米。奉前宪批允在案。本司覆查江南省城。户稠密。需用食米甚多。历系仰给客米接济。三五日内客贩不到。米价即昂。而上元江宁等县。现有偏灾。赈平余。需米甚多。势难再听崇商搬运。查苏司详称商人挟本经营。惟利是计。如江宁米多价贱。负贩者自然踊跃争趋。若米少价昂。即驱之使来。尚恐不至。岂至以易米而妨民食云云。夫价贱则趋买。价昂则不至。其为崇商计者。可谓善矣。然价昂系居民买食。价贱则为崇商买去。是江宁省城百姓将永不得食贱价之米矣。且近来省城米价。常昂于苏。倘又听崇商易买。米价不益昂乎。至所云江广米商。稔知江宁有布可易。故岁岁载米。依期而来。今若闻崇商载布他往。恐楚商亦因之而别赴。似觉反

有未便云云。查江广米船。开江东下。其口岸有三。棕阳芜湖苏州是也。其来至江宁者。不过十之一二。崇商如欲以布易米。远则原派买之棕阳。近则芜湖运漕。俱可易换。何必定在江宁。即江广米客。如欲易布。亦可在于棕阳运漕二处。何必迂道而至省城。查崇商在江宁。以布易米。从前乃偶然之事。且在未经派定三处口岸之前。未可援以为例。自雍正五六年以来。已无在省易米者。并非以雍正十年无布贸易。始不至也。崇船在江宁。以布易米。不特有妨民食。而且米商布客。此往彼来。必滋偷漏。更多未便。本年省城米价。贵于往年。崇商虽尚未来。而民间闻有准其在宁易米之信。即有卖贩下洋。以致米贵之语。盖民间久未见崇商来省。不得不转相惊疑也。总之崇明奸商。屡抗成例。而近处奸牙。又暗为勾致。是以棕阳不过千里。而以为路远难通。运漕倍买溢额。而纷然吁请。将不竭本处储备流通之源不止也。伏乞覆定额数。严禁透漏。并通飭查销。不得再行违抗。庶省会民食。不致日昂矣。

卷四十八户政二十三漕运下

海运考跋研经室文集

阮元

以海运易河运。不特数百年旧章不可骤改。且数万丁伍水手失业无赖。亦为可虑。然近年运河。屡屡梗塞。且天庾无多储。万一南船不达。则嗑而不食。可为寒心者也。嘉庆八年十一月钦奉 上谕。为预备海运一事。即与僚属尽心集议。外访之于人。内稽之于古。知数百年来民生国计。筹之未尝无人。徒以目前牵率之时。万不敢以待供之度支。取尝试于一旦。故入告之章。曾有海运非必不可行之事。然非万不得已而后行之之语。不敢决然行之。亦不敢决然不行之也。后得 皇上福庇。河流顺轨。其议亦寝。然九年十月洪泽湖水低弱。力不足以刷黄。以致河口淤沙。七省粮船全不能渡。因开祥符五瑞闸。放黄水之上流入湖。减黄助清。于是清黄始平。复开小引河数里。飞挽各船。始能渡河。当引河水未通时。七省齐奏备驳运之法。然以七省数百万之粮。用小船以万计。方可达淮。民情必致扰动。浙省尤少船。须向外江争先封雇。费尤巨。势难全漕皆归驳运。不得已乃暗筹海运一法。十一月。招致镇海县由北来南之船。约得一百余艘。此种船。闻松江上海。尚有二百余艘。约可得四百艘。每艘可载米一千五百余石。略用兵船护出尽山。即放大洋。其装卸之程。脚价之费。俱与之议立章程。以待不虞。交卸如速。一年可以往返三次。较河运省费三之二。后以河道复通。遂不复用。然未雨之绸缪。圣人不废。且近年民困于丁。丁困于河。东南之力竭矣。运费增则民力困。运费减则民力纾。因重理旧说。凡考之于古。与参之于今者。纤悉着之于简。都为海运考一册。昔明邱

浚大学衍义补曰。国家都燕。极北之地。而财赋之入。皆自东南而来。会通一河。譬则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大患。迂儒过为远虑。请于无事之日。寻元人海运之故道云云。则予犹此志也。夫以 圣人御世。山川效灵。亦不必寻蹈故辙。以为千虑一得之效。而以臣子过计之心。夫亦何所不至。故不忍弃去。综而述之。或用此法。分江浙全漕十分之几。试而行之可乎。

海运考上

浙江巡抚阮元

会通河既有所壅塞。而胶莱故道又难猝复。则莫如大洋转运。今试以其费与河运较之。按元至元二十一年。定运粮脚价。每石给中统钞八两五钱。其后递减至六两五钱。武宗至大三年。以福建浙东船户。至平江载粮者。道远费广。通增为至元钞一两六钱。香糯一两七钱。四年又曾为二两。香糯二两八钱。稻谷一两四钱。延佑元年。斟酌远近。复增其价。福建船运糙粳米每石一十三两。温台庆元。船运糙粳香糯。每石一十两五钱。绍兴浙西船。每石一十一两。白粳价同稻谷。每石八两。黑豆每石依糙白粮例给焉。又成宗元贞元年。减海运脚价钞一贯。计每石六贯五百文。着为令。依当时至元钞法算之。每花银一两。计出库二贯五文。则六贯五百文。当今银三两二钱五分有零矣。故邱浚进大学衍义补。以为海舟一载千石。可当河舟三。用卒大减。河漕视陆运费省什三。海运视陆运费省什七。虽有漂溺之患。然省牵卒之劳。驳浅之费。挨次之守。利害亦相当。如以明末漕运正米四百万石计之。河运公私费米八百万。如以海运止给耗米月粮一百六十万。岁省六百四十万矣。其便利较然也。然而明人犹依违不决。其策若必出于胶莱故道而后可者。不过以漕运费财。海运费人之说。芥蒂于中。殊不知费财过甚。其受害何独不在人。费人有法。其受利亦何独不在民。使海运行之而效。以其余力。宽东南之财赋。其得益岂专在国哉。奈何不揣其本。而徒齐其末也。

且元时一代。运数具在。自至元二十年。始运四万六千五十石。所失细分。每石八升四合零。二十一年。运二十九万五百石。所失细分。每石五升一合。二十二年。运一十万石。所失细分。每石九升二合零。二十三年。运五十七万八千五百二十石。所失细分。每石三斗四升九合零。二十四年。运三十万石。所失细分。每石八合零。二十五年。运四十万石。所失细分。每石九合零。二年运一百五十九万五千石。所失细分。每石一升六合零。二十七年。运一百五十九万五千石。所失细分。每石五升零。二十八年。运一百五十二万七千一百五十石。所失细分。每石一斗六升零。二十九年。运一百四十万七千四百石。所失细分。每石三升三合零。三十年。运九十万八千石。所失细分。每石二升二合零。卅一年。运五十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三石。所失细分。每石二升一合零。

元贞元年。运三十四万五百石。至如数。二年。运三十四万五百石。所失细分。每石一升零。大德元年。运六十五万八千三百石。所失细分。每石一升五合零。二年。运七十四万二千七百五十一石。所失细分。每石四升九合零。三年。运七十九万四千五百石。至如数。四年。运七十九万五千五百石。所失细分。每石八合零。五年。运七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石。所失细分。每石三升三合零。六年。运一百三十八万三千八百八十三石。所失细分。每石三升九合零。七年。运一百六十五万九千四百九十一石。所失细分。每石一升八合零。八年。运一百六十七万二千九百九石。所失细分。每石五合零。九年。运一百八十四万三千三石。所失细分。每石一升四合零。十年。运一百八十万八千一百九十九石。所失细分。每石五升零。十一年。运一百六十六万五千四百二十二石。所失细分。每石一升二合零。至大元年。运一百二十四万一百四十八石。所失细分。每石三升零。二年。运二百四十六万四千二百四石。所失细分。每石三升一合。三年。运二百九十六万六千五百三十二石。所失细分。每石七升一合零。四年。运二百八十七万三千二百一十二石。所失细分。每石三升四合零。皇庆元年。运二百八万三千五百五石。所失细分。每石七合零。二年。运二百三十一万七千二百二十八石。所失细分。每石六升八合零。延佑元年。运二百四十万三千二百六十四石。所失细分。每石一升九合零。二年。运二百四十三万五千六百八十五石。所失细分。每石五合零。三年。运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五百一十四石。所失细分。每石八合零。四年。运二百三十七万五千三百四十五石。所失细分。每石三勺零。五年。运二百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四石。所失细分。每石三合零。六年。运三百二万一千五百八十五石。所失细分。每石一升二合零。七年。运三百二十六万四千六百石。所失细分。每石四合零。至治元年。运三百二十六万九千四百五十一石。所失细分。每石九合零。二年。运三百二十五万一千一百四十石。所失细分。每石一合。三年。运二百八十一万一千七百八十六石。所失细分。每石四合零。泰定元年。运二百八万七千二百三十一石。所失细分。每石四合零。二年。运二百六十七万一千一百八十四石。所失细分。每石一升二合零。三年。运三百三十七万五千七百八十四石。所失细分。每石三升六合零。四年。运三百一十五万二千八百二十石。所失细分。每石四合零。天历元年。运三百二十五万五千二百二十石。所失细分。每石一升二合零。二年运三百五十二万二千一百六十三石。所失细分。每石五升一合零。通计上下四十七年中。每石所失。除三斗四升九合者一年。一斗六升者一年。其余至九升二合而止。则其明效亦可矣。

所以明末之人。亦渐觉胶莱河道之不可开。欲踵永乐初年之举。如山东抚臣梁梦龙。遣指挥王惟精。自淮安运米二千石。自胶州运米一千五百石。各令入海

出天津以试海道。无不利者。其淮安至天津。计三千二百里。风便两旬可达。上议以为海运可用。而科臣宋良。佐山东左布政王宗沐继之。旋以小蹶辄罢。良可惜也。然则行之奈何。如筹海图编。载太仓生员毛希秉论。似亦可采。先召募沿海渔人丁盐徒番客。寻认海洪。以开运道。如广东船能至漳州。漳州船能至宁波。宁波船能至崇明。崇明船能至通泰海州。自此以北。岂无认识之人。则任人宜先务也。继则宜兼漳船蜈蚣船制度而酌其中。有风则帆。无风则楫。打造有法。处置得宜。何忧费人之说。尝观沙船载芦。山船载竹。如浮篾然。故鲜漂溺。议仿刳木为舟之制。上留一窍。出纳米粮。悉以油灰黏缝。附于海舟两旁。以备不虞。则舟楫宜详究也。至于行之之法。或先诏江南有能寻复元人海运故道者赏。有能自备人船海运者。每运米万石。给与耗米月粮四千。仍许带货回盐。永不抽税。仍严私自下海之禁。毋得侵其利。谁不愿运。但当召募番客丁盐徒。及傍海大户惯习海涛者。听其所欲。不可强定腹里军民不习水性之人。以败乃事。则政令宜专一也。由是讲料浅占风之法。究定盘望星之规。详放洋泊舟之处。行之而便捷。仿元之春夏二运固可。行之而迟回。仿明之三岁两运亦可。诚有如所谓沙民富而海之盐盗息。解纲省而农之田耗减。运卒休而卫之行伍实者。则东南民力所系。其切于国计也岂不甚巨哉。

此文作于嘉庆年间故所议任人造舟及讲求风泊等事尚据元代造船募丁而言若道光六年所行海运则由上海和雇商船以商船由大洋往来关东一岁数次驾驶得宜更番无失且较官造尤为简捷也然雇船转漕前此未有行者故当日议不及此耳

道光六年海运苏松常镇太四府一州漕白正耗米计一百五十一万七千七百七石三斗一升一合八勺又天津收买给船余米六万五千七石五斗共米一百五十七万五千七百一十四石八斗一升一合八勺除在洋遭风未经到津及因风松舱短交请豁米三千八十八石六斗五升外实到津米一百五十七万二千六百二十六石一斗六升一合八勺以前项漂失米三千八十八石六斗五升验算计每石短少米一合九勺六抄一圭六粟附载于此

海运考下

浙江巡抚阮元

海道如果可行。则浙江之粮当从何处起运。或疑即由杭嘉宁台诸府入海。而不知非也。按此事元明两史虽未明言。然以事迹核之。似皆运至太仓刘家港上海船启行。考史至元二十二年。以军万人载江淮米泛海。由利津达京师。又二十五年以前。江南米陆负至淮安。易七。然后入海。则其时尚未全用刘家港海道。迨武宗至大四年。以江东宁国池饶建康等处运粮。率领海船。从洋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矾。走沙涨浅。粮船俱坏。岁岁有之。又湖广江西之粮。运至真州。泊入海船。船大底小。亦非江中所宜。于是以嘉兴松江秋粮。

并江淮江浙财赋府岁办粮充运。此乃全用刘家港入海之始。自后海运之船。总泊于此。故至元十四年十一月。诏江浙等处粮。尽数赴仓候海运。则刘家港当自有仓。浙江断无别自赴海起运之理。且元末方张之乱。史特书诏遣兵部尚书巴延特穆尔元史作伯颜帖木儿户部尚书齐履亨。征海运于江浙。先由海道至庆元抵杭。率海舟候于嘉兴之澉浦。而平江之粟。展转以达杭之石墩。又一舍而后抵澉浦。乃载于舟。海滩浅涩。躬履艰苦。则前此之不由斯道可知。故平江之粟。反运而至杭。若本自嘉杭入海。此语不已赘乎。虽其后户部尚书贡师泰。以闽盐易粮。由海道运京师。或仍由此处。然皆多事之秋。其实非本意也。至明太祖洪武元年。命征南大将军汤和造舟明州。运粮输直沽。海多飓风。输镇江而还。又二年。令户部于苏州太仓储粮三十万石。以备海运。供给辽东。五年命靖海侯吴楨督海运。总舟师数万。由登州饷辽阳。二十五年。令海运苏州太仓米六十万石。给辽东官军。此皆兵戈中权宜之制。故入海处不一。然大局亦祇由太仓。故万历会计录云。永乐元年。令江南民粮。悉运太仓州。于平江刘家港。用海船绕出登莱大洋。以达直沽。岁六十万一千二百余石。则改昆山州为太仓卫。当亦由此。自是海陆兼运。至永乐十三年。会通河成。然后命太仓旧纳粮。悉改纳淮安仓。不复海运。淮安亦可入海。而瓜仪之梗。前人已经论及。故海道起运。断以太仓为至计。至于至直沽一路。元史所云。至京师者统辞耳。浙江通志之云至通州。亦似专指米而言。其实尚有许多曲折。按至元二十四年。内外分置漕运二司。其在外者。于河西务领接运海道粮事。而万历会计录云。永乐二年。命总兵官统领官军海运。又以海运粮到直沽。用三板划船装运至通州等处交卸。水路阁浅。迟误海船回还。令于小直沽收粮一十万四千石。河西务收粮一十四万五千石。转运北京。则舟重不能全至通州又可知。大约南以太仓起程。北以天津交卸。海船之用如是而已。惟史云淮边二道用军运。则与兑运无异。当仍设小船。以拨运入海耳。吾朝青州薛凤祚着两河清汇。内附海运数事。其海道不着浙江者。亦知浙江无可以起运也。然起运不自太仓而在淮安。似与元明两史不合。岂以仪甫之精核。而顾疏于考证耶。或沙水有今昔之异。亦未可定。此则又在料角之一法矣。至于占视风色之法。邱浚引沈氏笔谈。每日五鼓初起视星月明洁。四际至地。皆无云气。便可行舟。至于巳时即止。则不与暴风遇矣。中道忽见云起。则便易舵回舟。仍泊旧处。如此可保万全。永无沈溺之患。然此亦一隅之见耳。如海道针经载欲至某地者。须先定某针。然后以一昼夜分为十更。以焚香枝数为度。以木片投海中。人从船面行验风迅缓。定更多寡。可知船至某山洋界。如此则易舵回舟之说。恐亦臆断。总之行海在乎熟习。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甚矣。得人之宜先务也。夫以海运告人。人莫不以其言为河汉也。然使河运而善。此事诚为过举。如其

不然。则海运亦岂得已哉。故大学衍义补亦云。先行下闽广二藩。访寻旧会通番航海之人。许其自首。免其本罪。及起取惯驾海舟丁。令有司优给津遣。既至。询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使陈海道事宜。许以事成。加以官赏。俾其监工。照依海船式样。造为运舟。及一应合用器物。就行委官督领其人。起自苏州历扬淮青登等府。直抵直沽滨海去处。踏看可行与否。先成运舟十数艘。付与驾使。给以月粮。俾其沿海按视。经行停泊去处。所至以山岛港汊为标识。询看是何州县地方。一一纪录。造成图册。纵其往来十数次。既已通习。保其决然可行无疑。乃于昆山太仓。厂造船起运。可则行不可则止。斯事也。斯言也。未始非千虑之一得也。故曰可以乐成。难以虑始。

江浙之粮总当汇于吴淞海口古今情形大略不殊惟 本朝海道较之元明尤为便捷商船驶驾亦更精详则承平日久往来熟习之故耳

海运论嘉庆十六年

高培源

转漕于海。肇始元至元之十九年。至二十六年。寿张尹韩仲晖奏开会通河。以通漕运。然岸狭水浅。不能负重。岁运仅数十万石。故终元之世。海运不废。及元季会通河淤。故洪武初转饷辽东。仍元海运。永乐初。户部尚书郁新奏请淮运。于是参用淮海二运。淮运浮淮入河。至阳武陆挽百七十里抵卫辉。以浮于卫。故又谓之陆运。然海运多险。陆运亦艰。自九年开会通河。至十三年河成。而海运始罢。隆庆以后。屡有河患。梁梦龙王宗沐诸人。请复行海运。尔时台谏诸臣。各有所见。是以议格不行。行而即罢。夫海运之险。夫人知之矣。顾有元一代行之。洪永二朝亦循其旧。廷臣无一异议者。习熟海运之道也。宋礼开浚会通河。本不欲废海道。三岁两运。与河并行。继以河运大通。不复更踵前议。我朝康熙三十九年。清口淤垫。圣祖仁皇帝曾以海运交部臣议奏。总河张文端鹏翮奏称淤塞之处。再以疏浚。来岁粮船。自是通行无误。既而闭六坝。浚运河。加帮运口至海滨两岸堤工。而运道通利。是以如其所请而止。我皇上善继善述。念河工。慎重天庾。开浚黄淮海口。不惜百万金钱。以底治河之绩。而睿虑周详。兼备变通于海道。询洒带于大僚。为准古酌今之计。诚以东南漕运。既不可停运以治河。又不便陆转以济运也。夫江南正供。以石计者。二百八十余万。国家颁常禄。给军实。救荒赈灾。咸出其中。若卤莽试之。以入溟溟不测之渊。议者非斥为好奇。即指为尝试。夫斥为好奇似矣。然王宗沐旁门之说。张采后户之喻。未尝不以河运为正。以海辅河。即以奇济正。奇岂诡于正哉。海洋浩漫。惊飙駮浪。势所时有。又其间礮石影沙。枝歧潭淪。指为尝试。固无足怪。然去常论变。则断潢绝港。载舟覆舟。往往起于意外。苟能审其紆直。辨其险夷。万里汪洋安见

无可遵之道哉。夫朱清张瑄之刵行海运也。其始无虑十五六返。行之十年。始复开新道。则非贸然任事。审矣。我朝自江南以至直隶。沿海水师。每岁放洋巡哨。海径曲折。兵弁类能谙熟。欲行海运。宜令熟识之将弁。携带商船伙长。从南至北。测水势。辨沙色。自某至某。凡套岛屿。可以泊舟。可以避风。先为标识。绘成一图。乃仿王宗沐梁梦龙遗意。拨正兑十分之二三。按图试探。逮往返径熟。如先臣谷应泰所论。成山直沽。无异安澜。然后取岁运正额。法元人春夏二运之例。分番起运。将见峨舸巨艚。浹旬麇至。其视内河守浅。千夫纤挽。蚊负蚁行。则劳逸之不侔。固难以倍蓰计矣。

海道

海终古不变也。行海之道不能不变。江南大海。距天津四千余里。元人海运。十年之中。道凡三变。明初仍元故道。后人新开海道。见张采海运论中。其后间行海运。复自淮河出海。则有明海运。又不啻三变矣。我朝东南漕艘。悉从会通河转运。惟关东商贩。必浮海以趋径易。即所经历。证以史志。五百年来。海道之变。有不能更仆数者。考元明出海。必由刘家港。今刘家港外。几淤为平壤。商船悉进吴淞大口。则首涂之不同一也。元明运艘。自崇明三沙转廖角嘴。今廖家嘴淤浅。嘴内有大阴沙。与戏台沙相接。海舟不能出入。改由崇明之十。则出口之不同又一也。商船自老宝山嘴。行一千三百余里。有大沙从西南斜亘东北。长几千里。广二百里。而元史明史及其它志乘所记元明运道。未载此沙。则沙梗有前后之异也。元明自黑水洋。循绿水洋。即望成山。投威海卫挽泊。今未至成山百六七十里。曰石岛。居民稠密。篙工伙长。有无交易。而石岛之名。旧称荒僻。则地势有今昔之异也。成山昔称水深千尺。船不可近。为南北扼要。今与劳薛诸山。矗峙平地。则水陆已有变迁也。成山之外。通志详纪坞岛。今海中有小岛。称为小成山。腾波触激。潮驶如矢。而志乘不与鹿岛驼圈并列。则纪载亦尚有缺略也。自刘公岛至沙门岛三百余里。或西行至芝罘岛。转西北而至。或径指西北。不经芝罘。或由新河海口蓬莱岛。以至沙门。则同涂中又有歧涂也。总而论之。循内而行。沿山求。水多沙礁。朱清辈畏为险恶。而明洪永后。犹仍此道也。若径放大洋。循殷明略故道。则舟无胶触之患。而路更径捷。故元人海运。始则经年而至。继则旬日而达。考其险夷。稽其迟速。亦在航海者慎择所从而已。

江南海道

江南形势。东偏于海。南自金山。北讫赣榆。延袤一千二百余里。口岸自海州之荻水而下。如柘汪潮河朱蓬唐生范家青口兴庄小河。至安东交界之云梯关而止。淮安则盐城庙湾窈子新洋野潮龙。扬州则刘庄白驹。通州则进鲜掘港石港。苏州则福山徐六。太仓则七鸦刘河。松江则吴淞一口。皆可出海。而元人海

运出口。惟以平江之刘家河为准。明初犹仍元旧。自会通开浚。专行河运。至隆庆四年。邳州河道淤平一百八十里。诏议海运。五年王惟精自淮安运米二千石入海。以试海道。六年王宗沐以十二万石自淮出海。两月达京。后沈廷扬领淮安水次粮一万石。亦由淮入海。以抵天津。不复循刘家河故道也。后之议者。或欲以江北诸郡漕出淮口。常镇漕出丹徒之月城。苏州漕出福山。松太漕出刘河。然淮河自云梯关内淤者几二百余里。关外至海口百数十里。水漫沙停。亦皆淤壅。丹徒出江。水势迅激。福山虽为通途。港浅而狭。不胜重载。刘河近为潮沙所塞。商贩往来。皆归上海。内地水道。已与元明不同。江海之大。变迁尤甚。如崇明则自北迁南。海门则既坍复涨。狼山旧在江中。今则矗列高原。云台本居海外。今则涨连内地。以古例今。此类不可殫记。今欲求江南海运出口之道。合南北计之。则以吴淞江为便。夫吴淞自太湖分流。经吴江县城东南。折而东北。历庞山湖唐浦角直浦淀湖。合五浦。出上海新闸口。至陆家嘴。与黄浦合流入海。近闸潮势迅驶。到处深通。苏松四郡一州之粮。循此出海。径达崇明之十。计其放洋远近。与江行相等。而鲜险阻之患矣。

山东海道

南漕泛海。必由山东以达京师。而山东斜亘东北。海舟必东北行过成山。始西行。复转西北。后至天津。迂道几二千里。故元人议开新河。凿麻湾至海仓三百余里。以避大洋二千里之险。然元行之数年即罢。明时王献凿马壕而不成。刘应节开匡庄而中废。嗣是程守训高举颜思忠杨一魁相继奏请。皆未施行。国朝雍正三年。朱轼奏请开山东胶莱运道。诏内阁学士何国宗。会同山东巡抚陈世倌。详看议奏。旋以分水岭礪石糜沙。高于海口二丈有余。且麻湾以南。水底皆系石块。海仓以北。弥望壅沙。潮汐日至。工力难施。覆奏而止。则是胶莱新道。无庸更议开浚也。其余出海之口。自安东至海丰五十六处。皆为通津。因无关两省运道。故不记载。惟沂青登莱武定五府州属。三面距海。形如独舌。南起安东卫之岚山口。循壩东北行至宁津卫。北折经成山。又折西北至小清河口。为直隶沧州界。计程凡一千四百余里。莱州府志。分纪十程。始鹰游门迄大沽口。凡岛屿汊港之可停泊者。拦礁嘴脚之宜回避者。左右邻近岛套之可寄椗者。无不一一详载。然所记山岛。已半成陆地。而沿岸遄行。一遇东风猛厉。即有触毁之惧。王宗沐不习海道。循此而行。所为致债事也。故今日商舶往来。惟循殷明略开放大洋之路。培源以江南海运。必经山东洋面二千四百余里。故既考定水程。而复论其大略焉。

议放洋

吴淞以外。放洋之道有二。一由老宝山嘴趋崇明十。正东行至畚山西脚。开放大洋。一转过崇明。由海门北岸。迤迳东行。出廖角嘴放洋。乃元人海运故道

也。然一出廖角嘴。即遇楞头阴沙。稍南为小横阴沙。又东为大横阴沙。一望浅滩。隐隐约二百余里。潮退则见。潮涨则没。虽熟识海径舵师。犹时时用篙点测。且大阴沙涨塞。渐与戏台沙相接。重舟难于行使。不如南岸为便。今重运开洋。似宜从南岸之崇明十为正道。

议雇船

海船工料浩繁。一时难于制造。查 会典开载粮船回南阻冻。不能依期归次。许和雇民船。似宜请照此例。在沿海各属雇募。然船户非隶籍旗丁之比。宜遣殷实船户。先取其本籍邻里切结。五船互结。府县印结。造册通详。庶无贻误。倘有更换。亦取各结造册。六年无过。照旗丁例优奖。受雇逃亡者。先令出结之人。另行雇补。本人缉获治罪。

议脚价

雇募商船。应照民价给发。江南岁漕京师。以 会典开载之数计之。除留充本省经费外。共得正改兑米一百五十九万四千六百九十四石有奇。随正起交耗米三十八万一千七百七十石有奇。白粮六万九千四百四十七石。和雇海舟。经费自应筹款抵补。查 会典及户部则例。开载江南漕船。三千九百三十六艘。漕粮经费有船耗给运军沿途折耗轻赍漕船至通计运道远近每船给羨余银两又按到通米数每石给担夫银两赠贴明代漕粮系军民交兑民受需索之苦国初改为官收官兑因酌定赠贴江南每运米百石赠米五石银五两十两不等随漕科征官为支給行月行粮出运之年军弁支取月粮或折银或银米各半沿途给发津贴江南运屯各府州属军民屯田每亩征津银一钱二分至一二分不等贴贍苏州太仓镇海等三卫漕船每出运船一只于行月之外给旗丁贴运银二十两二钱七分七厘有奇金山帮每船一只给旗丁贍运银二十一两四钱八分有奇等项。向例皆为恤丁之用。若欲行海运。则海行迅速。请以船耗二十二万有奇。以三分之一。仍作沿途折耗。余米请照各省截留漕粮年分。将漕耗银米。照数征收。分别支解之例。提充船价。其余如赠贴项内。有漕赠五米。漕赠十银五银。轻赍项内。有二六加耗折征银两。行粮月粮项内之余米。屯田津贴项内之余租。共计米不下四五十万石。银不下三四十万两。若行海运。则运船运丁。皆已减半。各项银米。悉可提半充用。其于出运旗丁应得分例。照旧给发。则上不费 帑。而丁力亦不致疲乏也。

议丁弁

漕船选用卫军。定例每船运正运副各一人。海舟所载。仍照前例。十舟以领运卫千总一人统之。以武举一人随船效力。一人所辖之船。标明旗号。使停泊时。便于稽察。至河运运弁。分年番休。旗丁则三年更调。以防作弊。若海运惟资熟手。宜于久任。故元之用人。必使久于其事。按格优升而不易其任。如朱张任万户府几二十年。黄头公唐兀世雄亦前后九渡海。明洪武海运久任张赫吴

楨等四人。永乐时亦惟平江伯陈瑄总其任。以此类推。则运官弁丁作何年限更易。当与内河之例。稍有变通矣。

议回带

查户部则例。重运粮船。每船准带土产一百石。舵工水手二十六石。至回空时。每船准带梨枣瓜豆等四项食物六十石。免其纳税。如有多带。各关照例征税等语。但粮船运米。一船仅五六百石。商贩海舟。有多一倍以至三四倍者。带货多少。似宜准运米石数。以定各船所带之数。至海行必须重载。回空时除核定所带货物。给票优免外。其余仍照商船纳税之例。赴各关完纳关税。舵工水手回空。本无带货之例。今海行危险。似宜酌许回带若干石。一体免税。并免船税。以示优恤。俾各踊跃从事。

议赔豁

会典载漕船偶遭风浪。在河淮江湖失事者。如漕船漂没无存。地方官勘实报总漕题豁。若漕入海洋。较江河更险。偶有漂没。自必遵题豁之例。至海舟向系满载。其或风猛浪高。船将沉溺。即将货物抛弃十之二三。俾船轻浮水。名曰松载。漕粮为 朝廷正供。万无抛弃之理。宜饬海舟止载八分。即遇风暴。自可无虞沉溺。

漕粮兼资海运疏

蓝鼎元

窃惟京师民食专资漕运。每岁转运东南漕米数百万。由江淮运河以达通州。百官禄廩。满汉军民之饷餼。无不仰给充裕。储积饶富。美矣盛矣。顾臣观山东北直。运河水小。输挽维艰。有剥浅之费。有挨次之守。军夫尽日牵挽。行不上数十里。其为力甚劳。而为费甚巨。大抵一石至京。糜十石之价不止。臣思民食关系重大。千万苍黎。家室之所资。仅恃运河二三尺之水。似宜多方筹划。广其途以致之。欲求节劳省费之策。以为 国家宏远之图。莫如兼资海运。海运之法。在元朝行之。已有明验。非臣愚昧。穿凿凭臆妄逞之见也。元初平宋。以河运非便。自伯颜献海运之言。以沙民朱清张瑄罗璧等。能识海道。立运粮万户府三。使三人为之。海运遂兴。初岁运四万余石。后渐增至三百余万。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元史以为一代良法。今之海道已为坦途。闽广商民皆知之。臣生长海滨。习见海船之便利。商贾造舟置货。由福建厦门开船。顺风十余日。即至天津。上而关东。下而胶州。上海乍浦宁波。皆闽广商船贸易之地。来往岁以为常。天津现有闽船可问。亦罕见有漂溺者。且漂溺乃系天数。以閩閩市井数十小民之福命。尚能利涉风涛。为仰事俯育之资。况

圣天子民依念切。为亿万苍生造无疆之福命。定知海若效灵。舟航安稳。与内河如一辙也。臣观元史所载。亦岁有漂溺。然以所失之数。匀配各船。每石

所少无几。或七八升。或三五合。止有一次少至二斗四升。以为大异。其视河漕之数。尚所得多也。臣以为海运之法。在今日确乎可行。请先拨苏松漕粮十万石试之。遣实心任事之臣一员。雇募闽广商船。由苏松运到天津。复用小船剥载通州。视其运费多寡。与河漕相去几何。若试之而果可行。请将江南浙江沿海漕粮改归海运。河南湖广江西安徽仍旧河运。特设总督海运大臣一员。驻扎上海崇明等处。兼督三省水师军务。将江南浙江山东水师官兵。改归统辖调遣。巡哨诸洋。三省海洋盗案。专其责成。裁去崇明总兵官。设海督标中军副将一营。左右前后游击四营。分拨弁兵押运。以二月半春分前后运起。八月而止。各运至天津交卸。其运船以闽广赶缙为主。缙尖底之船。由崇明三沙放洋。东行尽山花岛在五沙头直放黑水大洋。取成山转西。经刘公岛。登州沙门岛。莱州大洋。入界河以至天津。顺风不过八九日。若用江南沙船。则由崇明沂淮胶。皆在内洋行走。内洋多沙洲浅角。惟平底沙船可行。沙船所载甚多。但用布帆。止可顺风驾驶。若迎风逆涛。则寸步不能以进。倘一年间运一次。亦可用也。臣又有臆创之见。沙船可行之道。则台湾舳板头船。于此处最为相宜。其船式短阔。止载六七百石。入水不深。轻快稳便。不论内洋外洋。不论风涛顺逆。俱可无虑。欲运漕粮数多。此船似不可少。宜于江南开厂。分造赶缙舳板头等船。招募闽广舵工水手。给以军粮。令其驾运。海船与河船不同。河船畏浅宜于轻。海船畏飘宜于重。河漕室家妇子。团聚舟中。海漕舵工水手。皆只身数千里外。不能无内顾之忧。须于每船载满。量留一二百石余地。许舵梢搭载私货。体其情而恤其劳。自无不踊跃从事。且南方货物。皆可骈集京师。而回空之船。亦可载北货以资江浙。上下海关。俱可多征税课。尤裕国裕民之道也。每船安置大子母数位。鸟鎗火药搭钩牌刀足用。若遇贼船。便可顺手擒获。臣深知海洋宵小伎俩情形。断断不能为患害也。伏思海运最为便捷。节劳省费。而向来无有筹及者。一则由不知海道。一则畏风涛漂溺。一则虑在洋盗劫。今数者俱可无虞。且不独粮艘宴安。凡商民皆蒙其福。是诚可行者也。况舳板头船一设。可以无处不入。天下岛澳险阻。皆坦然在掌握之中。是海督水师。甲于天下。而京东有万里金汤之势矣。臣思天下舟楫之利。无如闽广。而江南则逊浙江。山东又逊江南。海洋万里。不啻同室。天下之船皆可直抵山东。日本琉球。亦不过一水之便。京东畿辅近地。海口宏开。无阨阨之隔。今幸睿虑周详。设立天津水师。此元明两朝所未及者。万年久安长治之大庆也。若再行海运。设海督联合山东江浙为京东一大水师。内可以廓清洋盗。外可以镇压诸彝。上可以飞挽漕粮。下可以流通百货。惟皇上宸断举行。则天下万世幸甚。

海运提要序

谢占壬

窃惟史册所载。运粮权宜之方。径捷莫如海运。惟因偶尔举行。未尽善法于图始。以致弊生于积久。我皇上励精图治。于嘉庆十五年间。偶因漕运稍迟。即命大臣试办河海兼运之方。江浙两省大宪。仰体圣心。委员详查海道。兼询装载情形。诚深谋远虑。有备无虞之至意也。惜因舵水人等。未能斟酌理。切实禀陈。率称多般窒碍。未便举行。遂复中止。某海角末商。罔知国政。惟自幼航海经营。亲历有年。从闽省以至奉天。常年往返。凡有经过情形。莫不随时记载。不揣冒昧。窃谓海运漕粮事不难于装载。而难于官事民情互相参议耳。彼夫舵水人等之技。由身试而非师授。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而事外之人悬询其情。自必语言矛盾。窾要莫凭。况运粮规则。从未经历。尤不免畏难之见。纷扰于中。既不能实情上达。则委员何从而核其详。东坡石钟山记云。士大夫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犹是意也。况以海程之辽远。更非浅尝者所能心悟。某久历海滨。惟于运载成规。舵水约束。以及风波趋避。捍卫汛防。素经熟视。其运漕事宜。非某所敢妄拟。祇以近年服贾天津。得闻大略。通算汇筹。分款牖陈。书之于左。以备大人君子。或有所采择焉。

古今海运异宜

操舟航海。自古有之。而要其大旨。今胜于古。近今更胜于前。其故无他。在舟师之谙与不谙而已。夫江南海船之赴天津奉天。所经海道。如吴淞口外之铜沙大沙三角沙丁家沙阴沙五条沙。皆涨于水底。贴于西岸。而沙脉之东。海面深阔无涯。舟行至此。只须向东开行。以避其浅。谙练者定之以更香。辨之以泥色。量风潮之缓急。测海面之程途。趋避原有适中者之方。所谓驾轻就熟也。不谙者或避之太过而迂远焉。则遇风而骤难收岛。或避之不及而浅搁焉。则弃货以保人船。针向差以毫厘。路程谬以千里。此古疏而今密者一也。又如登州所属之石岛俚岛鸡鸣岛。威海卫芝罘岛庙岛。皆耸列海滨。环抱内港。舟行至此。或遇风潮不顺。皆可进港守风。谙练者知各岛门户之浅深。各门潮溜之顺逆。转旋有法。行止从容。不谙练者船近山边不知进退。水山相激。最易疏虞。此古生而今熟者二也。夫陆路可以引导而行。海船不得连并驾。每船各须谙熟之人。不能问路于他舟。前代天津奉天。通商未广。江南海船。多至胶州贸易。不须经过登州。则登州海面。既无商贾往来。舟人伎俩。无从习练。故前明海运南粮。乃自江南出口。运至胶州。仍用漕船。由山东内河二千余里。运至登州。再装海船。转运天津。是一米而三易其船。一运而三增其费。且无论糜费劳工。诸多未便。而头绪纷繁。弊端百出。程期愈远。耗散愈多。皆不可以为恒计也。苟使畴昔舟师。亦能熟识海道。则从江南运至胶州。已经绕出浅

沙。经过黑水大洋。海程已历二千余里。如欲直上天津。不过再远千里。且有沿途岛岸。可以安歇守风。何以已过险远之外洋。反避平恬之内海。可知未阅登州潮汛。不知潮溜之盘旋。未历登州海岛。不谙岛门之深浅。宜其寸步难行也。至于汉唐之际。航海较稀。且都城不近海滨。虽有海船。无从运达。以故运河淤垫。改为陆运。转输劳费不貲。甚至河漕二务。两难调济。势使然也。惟我 圣朝深仁厚泽。遐迩均沾。自从康熙年间。大开海道。始有商贾经过登州海面。直趋天津奉天。万商辐辏之盛。亘古未有。从此航海舟人。互相讲究。凡夫造舟之法。操舟之技。器用之备。山礁沙水。趋避顺逆之方。莫不渐推渐准。愈熟愈精。是以数十年前江浙海船赴奉天贸易。岁止两次。近则一年行运四回。凡北方所产粮豆枣梨运来江浙。每年不下一千万石。此海道安澜迅速。古今利钝悬殊。又可想而知矣。然则汉唐之不行海运者。既限于地界。元明行之而不久者。又限于人力。至于我 朝而筹海运。则地势人工均超千古。似未可以前代情形引为比例也。

行船提要

江南海船。赴天津路程。必由吴淞江出口。至崇明南畬山向东北驶过浅沙。而至深水大洋。朝见登州山岛。为之标准。转向西行。以达天津。所经江南洋面。水不甚深。随路可寄椗歇息。入山东深水大洋。无沙礁浅搁之虞。可以畅行。无须寄泊。自登州以至天津。沿途山岛。均系统连内地。皆有营汛弹压。倘遇风潮不顺。随处可以安歇守风。江南海船。名曰沙船。以其船底平阔。沙面可行可泊。稍搁无碍。常由沙港以至淮安。贩蟹为业。是以沙脉浅深。最为娴熟。沙港者。沙间之深沟也。浙江海船名蛋船。又名三不像。亦能过沙。然不敢贴近浅处。以船身重于沙船故也。惟闽广海船。底圆面高。下有大木三段。贴于船底。名曰龙骨。一遇浅沙。龙骨陷于沙中。风潮不顺。便有疏虞。其行走南洋。山礁丛杂。船有龙骨。则转湾趋避。较为灵便。若赴天津。须先至江南尽山停泊。等候西风。向东开行一日。避出浅沙北行。方保无虞。故赴天津奉天。岁止一次。如运漕粮。但雇江南沙船足可敷用。各省之海面不同。船式器具。亦因而有别。而操舟之法。器用应手之权。亦各有所精。非局外者所能悉其窾要也。

四时风信

海船自江南赴天津。往来迟速。皆以风信为准绳。而风信则有时令之不同。春季西北风少。东南风多。自南至北。约二十日。自北至南。逆风不能驾驶。须待秋后北风。方可返棹。秋季北风多南风少。自南至北。约一月。自北旋南。约二十日。冬季西北风司令。自南至北。则不能行。自北旋南。半月可到。此四时风信之常度也。或随路进岛候风。即有差迟。至多不过一月。内河行船。

必须顺风。且一遇狂。逼处两岸。尤易损船。外海宽敞。但非子午逆风。均可掉钱驾驶。虽遇狂风。大洋无山岸冲撞之虞。不能为患。惟外国洋船。大较数倍。错过顺风。寸步难行。待次年顺风时候。方可扬帆。至于暴风亦有暴期定日。随路可以守岛回避。假如初十日是暴风期。初一日船在江南。看天气晴明。而有顺风。便可扬帆开驶。三五日间。即可驶至山东石岛。收停岛内。以避暴期。夫风信自南北东西正方之外。兼以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共计八面。海中设逢风暴。所忌者惟恐单面东风。飘搁西岸浅处为害。此外七面暴风。或飘停北岛。或收泊南洋。或闯至东海。候风定而回。皆可无害。则是四时之风信厥有常度可揆。四时之风暴亦有定期可据。占法可参。而不知者概谓风波莫测。非习练之言也。

趋平避险

夏至后南风司令。海船自南赴北。鲜有疏失。立秋后北风初起。自北旋南。亦鲜疏虞。春季四面花风。不比冬季朔风紧急。设有疏虞。约在千中之二三。冬季西北风当令。自南向北。则不能行。自北向南。或遇东风紧急。飘至浅处。将船中货物。抛弃数成。船载轻松。便可无恙者有之。或至西岸沙脉极浅之处。搁漏损伤者有之。或遇西北狂风。扬至外国。数月而返者亦有之。在百中之一二焉。此惟商贾乘时趋利。重价雇船。不得不冒险赶运。如运漕粮。则不在狂风险阻之时。只须夏季运装。可保万全。谚云。夏至南风高挂天。海船朝北是神仙。言夏至以至立秋。计有四十余日当令之南风。一岁中履险如平。在斯时也。

防弊清源

浙江海船水手。均安本分。非同游手。每船约二十人。各有专司。规矩整肃。其生长海滨。航海经营习以为常。亦犹乡人之务农。山人之业樵焉。又皆船户选用可信之人。有家有室。来历正明。假使伤损一船。商货价值五六千金。船价亦值五六千金。无不协力同心。互相保重。不知者或恐货被盗卖。伪为人船共失。夫货或盗卖。船可藏匿。船册上有名姓年貌箕斗之舵水人等二十名。终不能永匿而不出。或恐捏报船货失于内洋。人自海边登岸。既可登岸。则可就近报明营汛保甲。查验损船形迹。或恐捏报船搁浅沙。将货抛卸海中。以保人船。此惟冬季朔风紧急。偶或有之。亦必有前后众船。消息可稽。若运漕粮。不在冬季狂风险逆之时。万无此事。总之船户各保身家。舵水人等。亦各有家眷保人。递相牵制。倘有情弊。一船二十人之口角行踪。万无不露之理。是以商贾货物。从无用人押运。惟以揽载票据为凭。订明上漏下湿。缺数潮霉。船户照数偿偿。惟风波不测。则船户商家各无赔抵。今如装运漕粮。设有缺数潮霉。即可照商例赔偿。其风波不测一端。夏季顺风赴北。本无此患。然而官事

章程。必归画一。方为万全。因思内河运船到北。时日久长。沿途耗米必多。而交卸正米之外。尚有升合盈余。外海运北。毫无耗散。则余米数目。自必更多。万一风波不测。即约以众船余米。均摊赔补。不但轻而易举。亦且有盈无绌。兼可使众船互察弊端。极为周密。至于南装北卸。自有官司弹压。岛址暂停。亦有营汛稽查。各省沿海口岸。皆有关防。海船进出。必验船牌来历。奚容毫发隐瞒。或恐船数众多。散漫无稽。则可册编某户之船。定装某县之粮。分县稽查。尤为简便。更有经过牙行。堪作众船保领。自无虞其散漫无稽也。

海程捍卫

方今 圣人敷治。寰海肃清。商贾往来。均沾乐利。某航海经营。窃见南洋营汛。防御森严。北省海程。更资捍卫。以闽浙广东三省。海面悬山丛杂。水不甚深。若战船缉捕。易于躲避。是以昔年洋匪滋扰。皆在南洋。江苏洋面。均有沙脉。匪徒船底。皆有龙骨。一经营船追捕。匪船陷入沙中。寸步不能逃遁。故以前此洋匪未靖。江浙商船赴北运货。皆到江苏运售。不敢载回本籍。此匪船不过江南之明证也。昔年偶有窜北者。非因战舰严追。即被暴风飘至。冒险逃命。苟延旦夕而已。山东洋面。均系深水大洋。东向渺无涯际。无处避风。西岸山岛。统连内地。海船出入。必有营汛稽查。匪船无照。不敢泊停岛内。悬海飘扬。一遇狂风。无从托足。天津则有黄坝。以守门户。利津则有牡蛎嘴。以作咽喉。奉天地势。东抱旅顺。南对登州。堪作海防关键。此四省洋面天然之保障也。或虑外番市舶。潜上北洋游逸。不知外番水土。仰给中华药物以养命者。急于水火。方皆感惧不遑。奚敢潜游犯法。且其所经海面。如七洲沙头清水泻水万里长沙千里石塘。皆属海中极险之区。非船身巨大。不能驾驶。而船身既大。行走必迟。我 国家战舰商船。便捷如飞。利钝悬殊。防御尤易。至其分驾散船。在闽广浅洋。犹可齐驱并驾。若至北海大洋。断难鱼贯而行。即如江南。商船同日扬帆出海。虽有百号之多。次日一至大洋。前后左右。四散开行。影踪莫指。直至朝见登州山岛。方能进岛会齐。而巡缉营船。星罗碁布。常在岛外巡查。不容匪船混迹。此海面之辽阔。捍卫之森严。可想而知矣。如运漕粮。必欲筹及万全。祇须江南战舰。在江浙交界之尽山防护。南海悬山。至此而尽。故名尽山。中抱内港。或恐匪类潜藏。此外直至天津。并无悬海山岛。可以潜匿者。即登州紧对之大钦小钦大黑小黑大竹小竹等山。皆系海面孤山。并无环抱内港。四面受风。不能停泊。且与登州近在咫尺。登镇哨船。巡查最密。或谓粮运大事。虽北洋无须为护送之计。而 国家体制。亦宜有官兵押运。为稽查船户之需。似祇须粮道大员。运粮千总。以及各省水师千把百员。各省水师壮兵千名。分船押运。足资弹压。兼可使水师后进新兵。习娴海性。经历波涛。实于海防大有裨益。

水脚汇筹

江浙两省商船。逐年陆续加增。择其船户殷实。擘具坚固者。足有一千余号。大小统计。每船可装仓斛南粮一千余石。至于水脚价目。原有贵廉不齐。大抵随货利之厚薄。定水脚之重轻。数十年来雇船大概情形。极贵之时。每关石计水脚规银三两。每两折实钱六百七十六文。每关担计仓斛二石五斗有零。合计每仓斛水脚实钱八百十文。水脚每石三两。间有是价。而银非足银。斗非仓斗。不可不明辨也。其每年揽载商货。可运三四次不等。今如夏季顺带便装漕米一次。每仓石酌与水脚若干。春秋冬三季。仍可运装商货三次。统计所获水脚价银。仍如统年运商货四次矣。惟必须每年春季。准其先运商货一次。立夏前后必可如期回南。夏至以前将江浙等处粮米。驳至上海。装下海船。陆续开行。至大暑节。必可齐到天津。停泊海口。即用官备驳船。卸存天津北仓。再为转驳通仓。处暑以前。务使海船扫数回空。使其再装秋冬两次商货回南。庶官商并运。两无延误。彼船户之所深虑者。惟恐装卸漕粮。迁延日月。错过顺风时令。以为一年仅行两次。则所获水脚价银。不敷水手辛工。及添补擘具之用。又虑南地兑粮。米色不干。到北交卸。升斗不敷。天津驳运通仓。不知作何经理。一切章程。茫无头绪。此所以有畏难不前之势也。殊不知升斗例有盈余。驳船自有官备。南装北卸。自可刻期赶紧。兑漕米色。定例干圆洁净。海船顺风运北。为日无多。既无耗散。亦不蒸霉。且可安插气筒。露风透气。各令包封样米。可期一色无差。果能立法之初。官事民情。妥为参议。予以平允。则船户莫不踊跃趋从。始终遵奉。且殷商富户。将必有添造海船以觅利者。虽全漕亦可装运。如现在商船。暂时赶运全漕。则须春夏两次装运。方资应用。至于东直两省。所需南省货物。内河减运之后。海船装带南货。趋利如飞。更必易于充裕。即逢北地歉收。南省丰稔之时。更可额外添运川广台湾米石。源源接济。尤为迅速。所虑者。事固难于图始。又更难于成终。如果雇船运粮装卸。日期必须限定节气。勿令逾期。若使日久弊生。南北胥役需索陋规。驳船装卸。辗转延迟。给与水脚扣色减平。种种侵肥。必致公私两误。甚至该船殷户。求为无业之穷民而不可得。又不可不预为防及也。

春夏兼运时日

海船运漕。夏季最为便捷。如欲权时赶运全漕。惟有春夏两次运装。其装粮时日。须在年内兑粮。陆续驳装海船。新正一齐开放。迨天津开冻后。必可到齐。驳卸天津北仓。限以一月卸通。至谷雨节。海船全数回空。赶赴关东。运装客货。至小满节。必可如数回南。再装漕米。夏至后赴北。立秋以前又可到齐。天津交卸。仍限一月卸通。白露即回空。再运关东客货。如能九月内到南。尚可赴山东近处。赶装客货。年底全数回南。再装次年漕米。则海船更有裨益

矣。

河海总论

夫四时风信有殊。则平险有别。货物利息不齐。则脚价不同。悬询者未及问以切要。登覆者不能中乎实情。故非明晰剖陈。无从汇合。今如海船运粮。必先将官事民情。通盘筹算。夫商船运货。一岁之中。重在春秋冬三季。其时北省豆粮丰熟。货足价廉。乘顺风运南。商贾获利较重。船户水脚亦增。夏季北省货缺价昂。商贾获利较轻。船户水脚亦廉。其时雇船。乘顺风运粮赴北。正可舍贵就廉。趋平避险。抑或权时赶运全漕。亦不妨春夏兼装。自可裕如。果能通融办理。不惟上下两无格碍。而且商船均有裨益。此海运头绪分明海程今昔异宜之大略也。复思内河漕运情形。偶逢雨泽愆期。河湖浅涸。舳舻衔尾而来。进退有期。不能缓待清流。必至借黄济运。或逢雨水过多。湖黄并涨。黄流倒灌。决坏运河。种种阻碍。在所未免。诚使乘此夏令。兼筹海运。以分其势。则河漕二务均得从容。既可操引清激浊之衡。亦可定河下湖高之则。自不至有治黄不能顾运。利运不能治黄之弊矣。某草莽愚民。何敢妄言 国政。缘事经大宪详查。而船户未陈切要。故窃将上下情形。通融合拟。未识有当于备采否耶。

海运南漕议

齐彦槐

驳海运之说者三。一曰。洋氛方警。适资盗粮。二曰。重洋深阻。漂没不时。三曰。粮艘须别造。舵水须另招。事非旦夕。费更不贲。然三者皆可无虑也。出吴淞口迤南。由浙及闽粤。皆为南洋。迤北由通海山东直隶及关东皆为北洋。南洋多矾岛。水深澜巨。非鸟船不行。北洋多碛。水浅礁硬。非沙船不行。鸟船必吃水丈余。沙船大者才吃水四五尺。洋氛在闽粤。皆坐鸟船。断不能越吴淞而北。以争南粮也。沙船聚于上海。约三千五六百号。其船大者载官斛三千石。小者千五六百石。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门南汇宝山上海土著之富民。每造一船。须银七八千两。其多者至一主有船四五十号。故名曰船商。自康熙二十四年开海禁。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亦由沙船载而北行。沙船有会馆。立董事以总之。问其每岁漂没之数。总不过百分之一。今南粮由运河。每年失风殆数倍于此。上海人视江宁清江为远路。而关东则每岁四五至殊不介意。水线风信熟如指掌。关东天津之信由海船寄者。至无虚日。此不得以元明之事为说也。秦汉唐漕粟入关。未尝言官艘。唯刘晏传有宽估之说。谅亦杂雇民船。 国家除南粮之外。百货皆由采办。采办者官与民为市也。且间岁有采买米粮。以民船运通之事。而山东江南拨船皆由雇备。是雇船未尝非政体也。取其便适无他患。何必官艘哉。沙船以北行

为放空。南行为正载。凡客商在关东立庄者。上海皆有店。有保载牙人。在上海店内写载。先给水脚。合官斛每石不过三百余文。船中主事者名耆老。持行票店信。放至关东装货。并无客伙押载。从不闻有欺骗。又沙船顺带南货。不能满载。皆在吴淞口挖草泥压船。今若于冬底传集船商明白晓谕。无论其船赴天津。赴关东。皆先载南粮至七分。其余准带南货。至天津卸于拨船。每南粮一石。给水脚银五钱。上载时每石加耗米三升。卸载时以九五折收。合计南粮三百五十万石。不过费水脚一百七八十万两。曾不及漕项十之三四。而陆续开行。二月初。江浙之粮即可抵淀。往返三次。全漕入仓矣。船商以放空之船反得重价。而官费之省者无数。又使州县不得以兑费津贴。旗舵名目藉词浮勒。一举而众善备焉。先期咨会浙江提镇哨招宝陈钱。江南提镇哨大小洋山。会于马迹。山东镇臣哨成山十岛。会于鹰游门。以资弹压护送。而淀津有拨船数千号。足敷过载。由淀津抵通二百里。无粮艘阻滞。挽行顺速。惟装卸及发水脚之时。若任吏胥克扣需索。则船商或畏怯不前耳。然悉心筹划。端意了此一节。亦非甚难之事。至行之有效。然后筹裁撤粮艘。安插舵水。清查屯田。其事皆有条理可循。而兹未遑及也。谨议。

海运议

施彦士

以今日而筹海运。其至便有四。其无可疑有四。昔邱浚虑海道不熟。拟募渔户造艘。往返十余次。以寻元人故道。隆庆间王宗沐以不习海道。有鹰游山之失。崇明沈廷扬生长海上。犹抗疏三上。始行踏勘小试。以渐加增。今开海禁百三十余年。江浙滨海。多以船为业。往来天津。熟习有素。皆踏勘之人。即皆历试之人。无庸另募屡试。其便一。昔人拟于昆山太仓起厂造船。然一经官造。率虚器不堪用。今沙船大者二三千石。小亦千余石不等。募其坚致牢实。百无一失。无庸另造。其便二。又漕运多置攒督官员。今即择船户殷良者督之。无庸另委。反多掣肘。其便三。其雇价似可照沈廷扬议。每石二两六钱。折合苏石六百余文。即以造船银。及旗丁行粮给之已省其大半。无庸另开帑藏。其便四。然而有疑大洋之险。或不免漂溺者。不知商民往来海外。遭覆溺者百不一二。又率在秋冬。若春夏二运。南风甚利。至为稳当。况兑粮时。原有每石加耗。今可量裁之。取一斗与船户。以备各船通融赔补。而正额万无一失。其无可疑一也。然而有疑改运后。旗丁难于安置者。不知朝廷签丁所以济运。非为丁无生计。而以漕运济之也。况变通之初。即事有渐。近海如苏松常镇四十七帮。约计军船二千四百余只。每年约须造船二百数十只。今先举二百余船米数由海抵通。而省该丁造船劳费。仍给月粮。休归军伍。或别开屯田。俾安耕凿。以渐转移。有何不便。其无可疑二也。前嘉庆十六年筹办海运。督抚以

十二不可行奏覆。所云头号沙船不过五六十号。海船不过带米四百石。此乃有意从少而言。若实计全数。则沙船大者二三千石。即慎重正供。七分装载。亦可装一二千石。况其余次号沙船。力胜一千余石者。亦不下千有余号。其无可疑者三也。至所称带米四百石。须水脚一千余两。就前明沈廷扬所议。每石二两六钱计之也。若就现在民价。每石一两四钱。每两折钱六百三十文。合足钱八百八十二文。而关东一石。当江苏二石五斗。则苏石祇须钱三百余文。即极贵之价。如沈议二两六钱者。折合苏石。亦止须钱六百余文。况现定价值。酌议加增。有不踊跃从事者乎。其无可疑者四也。其所可虑者。不在受载。而在卸载。恐斛手舞弊也。不在水力短少。而在胥吏需索。恐浮费无穷也。诚俾船户知随到随卸。绝无抑勒稽留。方且争先恐后。而何海运之不可行哉。至程志忠所禀五条沙之险。为尖底闽船言之。若平底沙船。远在沙外往来。过成山时。风利不必泊。无风可以守风。绝不闻沙船畏其险也。沈廷扬有言。耕须问奴。织须问婢。而以海道问诸素不习海之委员。其可据乎。

筹漕运变通全局疏道光五年

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

奏为通筹漕河全局。酌量变通。应请暂雇海船。以分滞运。酌折额漕。以资治河。为一劳永逸长治久安之计。仰祈 干断。 议施行事。窃查上年江南御黄坝。堵筑稍迟。致洪泽湖受涨决口。清水溃泻。新漕迫临。不得已而为借黄济运之计。近日恭聆 天语。渡黄之船。仅一千七百余只。黄水又复停淤。后帮已多阻滞。则全漕不能抵通。势所必致。宋臣程颢云。治道从事而言。若救之则须变。大变之大益。小变之小益。事至今日。未有不当决然变计者矣。然已经渡黄之船。如何催挽。速令回空。浅阻船只。及尾帮江广漕粮。如何设法改运。高宝运河。如何得以疏浚。将来重运。如何不致滞碍。是宜预筹统计。策出万全。甚非可以苟且目前。致将来补苴无术也。臣受 恩深重。职司所关。昼夜焦思。不敢隐默。谨就臣管见所及。与成案可援。似有裨漕河者。请为皇上陈之。

一已渡黄之船。宜亟严饬催挽。设法卸运。速令回空也。清水现既浅弱。黄水又值消落。沙停淤厚。运河旱阻者。几数十里。若不及早回空。则黄水愈灌愈淤。势难飞渡。以一千七百余只停留不归之船。人众食空。必难安静。且黄河以北。从无军船经冬历春之事。此时头进帮船。已入东境。应由山东巡抚。严饬沿途文武员弁。并力催趲。不许片刻停泊。并饬运河道宣泄湖水。相机灌送。一面飞饬有泉各州县。实力疏浚。源源贯注。专委泉河厅亲往履勘。不任稍形短涸。一俟出闸。即由直隶总督飞提到坝。交卸回空。然臣揣度情形。犹恐缓不及待。祇有沿途驳运回空较速。查嘉庆十四年。东豫二省。回空漕船。曾

有再运截留北仓米石之案。本年豫东二省漕船。将次兑竣回空。应令毋庸归次。即令迎头南下。将北来头进帮船米石装载。代运抵通。其豫省本年应运所碾米石。应令暂缓归运。一并接运南粮。又查山东闸河内外。额设官剥船三百只。民剥船三百只。原备全漕拨用。此时北上船仅一千七百余只。拨用甚宽。或可分出此项剥船若干只。于出闸后代拨运通。又杨村拨船二千余只。亦可分提至闸口外。接拨代运。仍饬原运旗丁。押通交兑。其接兑之船。应给行月折耗等项银米。均应按定装载米数程途照例核给。即于截卸之船。扣出银米内拨给。总期及早回空。得以渡黄归次为准。

一高宝一带浅阻之船所载米石。宜令迅速起剥。尽数运通也。查本年江苏出运船二千数百只。浙江出运船约千余只。江安出运船六百五十余只。此时除已渡黄船一千七百余只。在后各帮尚多。如实系早经进口。滞搁淤浅之船。抽退不出。似舍剥运之外。别无善策。查乾隆嘉庆年间成案。或截拨近省平糶。或即截留淮扬各属存贮。或分给回空漕船。责令来年带交。此时既已无须赈糶。而州县存贮。易滋抛漏。明岁漕运尚属未定。亦难仿照。惟有剥运一策。淮安一带。现今淤浅。粮船所带划船。谅已剥运。闻旱路三里。水路二三十里。至八九十里不等。每米一石。挑剥席片等。约费银二三钱。浅阻等帮。计船约千余只。共米百余万石。计需银三四十万两。所费尚不甚巨。查黄河口额设剥船七百五十只。本年两江总督奏留备用。江西湖南代造直隶官剥船四百六十只。此项剥船。尽可备拨。如再不敷。仍可就近雇船备用。惟寻常官剥民剥船只。受载不过二百余石。舱小无篷。仅恃席片遮。易于渗湿偷漏。闻山东等省。向有民间运粮船只。土名西河牛之类。腹大受多。楼篷俱备。此种最宜雇用长运。抑或即由豫东二省接运一次。务期酌量输转。使浅阻之米。尽数北来。勿再迟延。惟雇用民船。例价较减。地方官向有赔累。必致畏缩。雇募不力。应由该抚转饬各州县。将雇用实价。详请开销。亦不得勒派民船。致滋扰累。所有各船交替换载。应扣应给银米等项。应责成押运员弁。随时核定详报。免致日久鞅鞅。再思高宝挑剥之时。适值伏夏。南方暴雨不时。箩筐肩挑。小船分剥。势难躲避风雨。米石稍沾潮湿。则以后剥运换载。必致发变无用。此为挑剥时第一紧要关系。尤应严饬督办各员。妥为设法筹备。不令致有潮湿。方为尽善。至跟接进口。尚未浅搁之船。无论何帮。概行抽退。转由镇江运赴黄浦。并归海运。以省盘剥。

一江广等帮及江口一带未经浅搁之船径。宜雇用海船运津也。海运行于元代。六十余年。至明永乐间。会通河成。其法始废。而明臣邱浚。犹谓会通河如人之咽喉。一日食不下咽。事即可虑。因有河海并运之议。嘉庆九年。给事中萧芝奏请采买海运案内。浙江巡抚阮元覆奏。亦称如万不得已而行。祇可量分额

漕改为海运。可见彼时亦议及此。上年御史查元偁又有上海商船买米运京之请。经该省督抚奏称有妨民食。遂置不议由。臣今日论之。窃谓全漕悉由海运则不可。而商船未尝不可分载也。江苏买米。海运则不可。而额漕未尝不可暂赍也。请言其四难。更陈其四善。国家河运已数百年。一旦改由海运。无论一切章程。难以骤议。第以数百万天庾之重。忽轻试于素不相习之风涛。物议人情。易滋惶虑。此一难也。官运必置船。置船必设官。费既不赀。船岂猝办。元代得习知水线之人。因以委任。现今既难其人。而大洋出没。又岂官府号令所能约束。此二难也。江河挽运。风火等事。在在不免。沿途员弁。星罗碁布。而该丁等尚或假饰捏报。海中岛屿繁多。风色不一。既难连帮。何从稽察。倘更有放洋之失。谁执其咎。此三难也。图海运之便捷。河工必致疏懈。挑挖疏浚必不力。渐成淤塞。百余年之成功。数千里之水利。一旦失之。后欲河运。不复可得。此四难也。全漕似未可轻试。海运屡有成议。而臣窃以为暂雇商船分运漕粮则不虑此。闻上海沙船有三千余号。大船可载三千石。小船可载千五百石。多系通州海门土著富民所造。立有会馆。保载牙行。通货往来。并不押载。从无欺骗等情。关东一岁数至。沙线风信。是所熟悉。不致歧误。此一善也。雇船海运。无须制船之费。若令分载米石。应给脚价。仍可即于短运帮船之内。划出给与。不需多费。此二善也。上海船商以北行为放空。以南行为正载。海船装带南货。不能满载。往往取草泥石块压船。今令赴津之船。每船酌准七分装粮。三分带货。给与脚价。免征货税。自必踊跃从事。而暂行仍可即止。此三善也。闽粤南洋。或有海氛。而由吴淞口迤北。北洋沙礁水浅。南洋鸟船。断不能入。从无他虑。且该商等所得运费。与贸易之利相等。又经官取保结。必无意外之失。此四善也。有是四善。而无四难。孰便于此。议者犹以风涛为虑。查江广境内。如洞庭湖鄱阳湖长江俱称险阻。历年军船。多有漂溺情事。不独海洋为险。且海洋节岁贸易之船。何以不闻消失。而上年台湾米船。又何以安稳抵津。虽有数船遇风。驶至吴淞口岸。并非漂没。是其明证。又以风信靡常守候不定为词。向来海船由上海至天津。风利七八日可到。至迟不过旬月。从无阻滞。较之河运。迅速倍蓰。又谓盐水盐风易至霉变。上年所运台米。受湿者不及百分之一。今已先行开放。领米旗分。咸以为完洁。况南粮坚实。远胜台米。且载运不过旬日。为时不久。何至遽形蒸变。应请由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转飭上海道。于上海口岸。传齐各商行。谕知雇船出运。每官粮漕斛一石。应给运价若干。并准折耗米若干。取具互保甘结。呈明存案。陆续兑开。江广等帮。共船九百八十余只。米约一百万石。内外两月之间。计可兑竣。即令该商等出具领运米数清单。承认交兑。其抵津时。应请于仓场侍郎二人中。分一人前往兑收。严禁经纪人等。不得稍有需索等弊。俾该商等

不致苦累。以肃政体。再由杨村剥船。拨运赴通。其应给该商银两。应先于上海给领一半。其余一半。俟交兑后。核明运米数目。按照补给。即于江苏直隶酌款垫给。再由部拨归款。并严禁胥吏。克扣中饱等弊。务令实数归商。不致该商裹足不前。该商等奉行妥速。应请照上年台商运米之案。择其尤为出力者。酌予职衔。以示鼓励。至江广帮船身重大。恐未能由丹阳运河运至海口。即饬将江浙等帮。已经截卸之船。于出瓜洲口时。交兑替运。抑或雇船剥运。总在该督抚察看情形。妥协办理。如果行之有效。将来全漕运京时。酌分百余万石交商代运。未必非漕运中并行不悖之一策也。

一明年请暂停河运。将本年新征漕粮。酌分海运。余悉征收折色。以之治河。兼可治淮治湖。而永利漕运也。查利运必先治河。而河漕则断难兼治。现在高宝运河。亟须大加挑挖。况洪泽湖屡经黄水灌入。湖底逐渐淤高。将来必不能多蓄清水。刷黄济运。关系甚大。即山东微山等湖。亦为闸河蓄泄要区。近闻亦多淤垫。虽每岁有冬挑之例。而为时甚暂。疏浚仍浅。所以每逢漕船进闸。均需拨运。是湖河俱宜预为熟筹。以资永利。若非暂停河运。宽以岁月。断不能专心并力。湖河通治。为一劳永逸之计。是以康熙年间停运治河。行之久有成效。为百世不易之理。而今日在工诸臣。未有以此申请者。以未知京通仓贮情形。则不敢议停河运。以大工费用浩繁。则不敢议通治湖河。且现当河漕两碍之际。更不敢议置漕而治河也。臣查京通各仓。现贮米石。为数有余。本年奉天河南。碾买米石。亦陆续可到。加以新漕已渡黄者。约一百二三十万石。其余浙江江安江广各帮。或剥运。或海运。必令抵通。豫东漕粮。仍可照常征运。则仓贮已属充裕。若于本年新粮内。尽江苏浙江附近海口各州县。征收本色米一百万石。或一百五十万石。交兑漕船。运至黄浦。仍由商船海运抵津。拨运交仓。则天庾更属充盈。其余江苏各州县。及有漕各省。概念折色。约计不下七八百万两。在百姓仍属维正之供。未尝少加。而于工需大有裨益。本年冬季。即可开征。陆续起解。亦无缓不济急之虞。在民间得存此项米石。日食亦裕。惟州县折征漕粮。每米一石。应征银若干。应俟秋成时。由该督抚察看粮价情形。核定数目。奏明办理。并由该藩司将奏定折色银数。出示通谕。各地方暂行折征。并严饬各州县。照数征解司库。汇解工次。如有加征勒措等弊。立即严参惩办。至停运旗丁等。仍照减运年分。津贴成案办理。其篙舵水手。皆系无业之民。道光二年。江浙两省。系由各地方官。查明籍贯。每人酌给盘费制钱二三千文。备文押递回籍。由本籍出具收管各结。并晓谕暂令归农。办有成案。本人折征省分。即于本年各帮归次时。应由该督抚转饬查照办理。计一州县应兑之船。多者百余只。少者数十只。每船十人。以每名制钱三千计算。每县至多不过需银三千余两。冬漕既系折色。各州县即将每年应给各

帮兑运杂费。以之安插此项人等。尚有节省。惟谕令各帮俟明岁冬漕开兑时。仍听此项人等到次帮运。不必另易生手。致起争端。此一年中。河运既停。计节省运费各项银七十二万余两。米二十二万余石。足敷海船运脚。而征收折色银两。即可全济工需。费用既足。岁月亦宽。不特江南湖河可治。即东省湖河。均可一律疏浚。应于本年漕船办竣后。由该河督等。预筹湖河全局。次第兴工。实力趲办。务使河漕并治。永资利赖。

一酌雇海船装运。督办高宝剥运。催趲东境挽运。宜 钦派大员督理也。现在淮安一带。驻扎漕运总督一员。南河总督一员。两江总督一员。江督总理地方事件。河督专司全河。漕务均系兼辖。惟漕督职司漕务。向来押运尾帮北上。今既高宝阻滞。黄河以北。声气恐不能通。其由江南东境。直抵通州。亘一二千里。虽有山东巡抚。直隶总督。而相距较远。实有鞭长莫及之势。且淮安夫挑船剥。东境趲运交替。以及上海筹办。商船载运。均系权宜办理。尤须因时变通。道府各员。恐亦未敢专政。应请 钦派公正通达大员。协同该管督抚会议妥办。于海口河道。上下往来。不时稽察。庶责成专而策应灵矣。

以上各条。据臣愚昧之见。通盘核计。如此办理。滞漕既可北来。河道乃克专治。减运费以为海船之脚价而不致疲商。折粮价以为疏浚之工需而毋庸筹。目前得权宜之便。将来有永赖之安。今日之计。似系不可缓者。势值万难。未可稍事指泥。必须破除成例。酌量变通。于事方克有济。若徒畏难苟安。总以仰仗 圣主洪福。遂毕乃事。则其弊必至不可收拾而不止。实非臣之所敢知也。谨沥血诚。仰祈 皇上圣鉴训示。

再筹海运折漕章程疏道光五年

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

奏为再陈雇商分运。及折漕治河。变通章程。以期尽善无弊。仰祈 圣鉴事。窃查本年河道淤塞。漕运阻滞。仰 圣怀。宵旰焦劳。无微不至。臣受 恩深重。具有天良。竭虑殫思。不敢隐默。已将酌量变通。漕河并治情形。于前折内缕陈。仰蒙 圣明洞鉴。惟暂雇商船。及酌折额漕条内。尚有未经备述者。再为 皇上陈之。窃惟臣前议暂雇商船海运者。诚以河道既阻。重运中停。河漕不能兼顾。惟有暂停河运以治河。雇募海船以利运。虽一时之权宜。实目前之急务。舍此别无良策。舆论亦属僉同。而在事诸臣。初议未敢及此者。固以风涛之险。盗贼之虞。在在可虑。且旗丁运官等。素未经历海道。恐其未能押运。似属难行。以臣拟测。其故皆不系此。特以事属创行。万有一失。物论不能不归咎于定义之人。且事后恐有赔累。办理不善。商情易至沸腾。更惧身为怨府。臣思凡事有利即有弊。任事者但当兴利而杜弊。不可恐有弊而废事。其间斟酌尽善。惟在当事者之权衡。安能因噎而废食。上年高堰决口。

淹溺村庄。仰蒙 圣恩轸恤。无非苏民困。惜民力。以培养元气。夫东南为财赋之区。频年间有歉薄。本年清口过船。多夫牵挽。至今起剥。尚有滞漕二百万石。船运车挽。日需数万人。竣事尚须数月以后。堤堰挑挖各工。用力尚无底止。固属计工给价。然以细民力作于寒暑风雨之中。疾疫不时。耕种或辍。未得稍休。其所以劳民力者至矣。亟当留其有余。纾其劳而用之。夫以滞漕全行盘坝剥运。则民力劳而帑费不省。暂雇海船分运。则民力逸而生气益舒。现据江省先后咨送本年二三月内覆奏各折到部。仰见 圣谕煌煌。垂询恺切。而诸臣覆奏始终含混。无一着实之语。筹议已及半年。计仍不出剥运者。其故有二。

一则虑商船到津难以交卸也。素闻旗丁历来运漕。到通交卸时。经纪等皆资其津贴。而商情良懦。向不习见官吏。己多畏缩。一旦闻令代运代交。必增疑虑。臣以为如明岁雇募商船海运。应令两江总督江苏巡抚。专委一二廉洁干员。先期于上海地方。传齐商行船户。剴切谕明。每官粮一石。给运脚银若干。净照漕斛兑交。无论正耗及二五耗米。均按漕斛计数实兑。即令该委员监兑。按船给发各商实运米数执照。仍照臣前议取具各商承运米数甘结。并令存委员手。严禁胥吏等。不得与商船交涉滋弊。兑清后。仍令该委员亲身押运。抵津时。分出仓场侍郎一人。并派臣部堂官一人。同赴天津。按照官给执照米数。漕斛兑收。如有经纪刁难勒措。准该委员咨送仓场。并分咨户部衙门。从严惩办。一切交兑事宜。由该委员一手承办。经纪人等。不得向商船过问。其应给商船脚价银两。每漕粮一石。需银七钱。向闻该处行用。以制钱七十文为一钱。按折核计。每石只须银四钱一二分。是海运之脚价甚廉。断不可稍有克扣。应亦由该委员具结承领。亲交该商等按数实收。庶需索之弊可除。而商情踊跃偕来也。一则海运既行。恐漕运员弁及旗丁水手人等难以安插也。有漕省分。办漕各员。各有所司。而漕标尤其专职。一旦暂停河运。前项人等。似属无所司事。不知商运既行。漕粮衙门。差务自简。费用自节。而例定养廉俸工等项。仍可照常支給。况当河湖通治。大工需人孔多。漕标员弁。或可暂行酌拣数员。拨归河标。听候差委。员弁既不致闲散。而工次亦可多收得人之助。似属两有裨益。且一俟湖河普治之后。员弁等仍可照常河运。永无阻滞。以视现在之办运吃力。劳逸迥殊。其津贴旗丁。按照减歇之例。办理安插。舵工水手人等。援照江浙成案。给与盘费归籍之处。臣已于前折内声叙矣。

夫海运之说。由来已久。查有元一代。全由海运。初岁运四万石。后增至三百余万石。其道里远近。载在元史甚悉。明初河海并运。永乐十年以后。会通河成。始由河运。然犹三年海运一次。宏治间邱浚奏请于无事时通海运故道。与河漕并行。一旦河漕少有滞塞。此不来而彼至。嘉靖间胡纘请通海运。以佐河

漕之急。他如梁梦龙王宗沐等。疏述海道里数。不一而足。所言均班班可考。我朝雍正年间。蓝鼎元亦奏称今之海道。已为坦途。舟航安稳。与内河如一辙。海运在今日。确乎可行等语。是彼时已有此论。嘉庆年间。诸臣所请者。更不乏人。然犹需造船设官。雇觅熟悉海线之人。故其时以为费巨势难。因辍其议。此时雇商带运。为费既省。仍可暂行即止。而经历海洋。更如轻车熟路。利运便捷。莫过于此。何不可行之有。但臣更有请者。海运虽无意外之虑。而防御尤须计出万全。应当上海交兑之时。由该督抚等先期咨照浙江提镇水师营。出哨招宝陈钱一带地方。江南提镇水师营。出哨大小洋山。会于马迹。山东镇臣出哨成山十岛。会于鹰游门。以资弹压护送。不独海洋永靖。即商船偶有失风等事。亦可藉以稽查。似觉更为周密。至酌折额漕一节。说者以为百姓完粮日久。似难遽行改折。且此次改收折色。亦恐百姓嗣后皆援案不肯完纳本色。多有窒碍。查漕运前书内载凡漕粮题准改折。将该府州县应征改折米数。及酌定价值。刊示晓谕。不遵者指参。又漕粮遇有改折。其随漕轻赍席木赠截等项。例应按数折征。又起运漕粮正米一石。例有耗米。并给军行月赠耗等米。如遇改折。一例按照时价折征。又漕粮改折。只许按价征收。如仍借兑漕为名。滥行科索者。即行参处各等语。载在册籍。各省皆知。又查额漕折色。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均经行之有案。而江苏之清河阜宁宿迁桃源海州沐阳赣榆嘉定宝山九州岛县。安徽之宁国太平旌德英山四县。江西之泸溪一县。湖北之通山当阳通城三县。河南之祥符等州县。均因距水次窵远。奉准永远征收折色。官为采办兑运。久经遵行各在案。其征收折色银两。乾隆年以前。多系因灾改折。其折价多不逾二两。至各省永远征收折色者。系按照月报粮价。加以牙行运脚折耗等项。其折价则自三两数钱。至四两数钱不等。悉归民户摊征。此系历年报部成案。并非创始。且于惟正之供。未曾加增。臣伏思明岁通治湖河。不得不暂停河运。故臣前议。除豫东照常征运外。江浙漕粮。暂雇商船海运一百万石。或一百五十万石。增益仓庾。其余各省应征漕粮。为数孔多。既不能全缓带征。而各州县仓廩无多。亦未便令征存暂贮。惟有将此项米石。按照时价。暂收折色。以济工需。毋庸另行筹。实为目前一举两得之计。惟在该上司善于奉行。既不病官。尤不累民。以归妥协。至改收折色。酌照市价。由该督抚奏定。藩司出示晓谕。不许科索。其折征期限。应请稍宽。漕既改折。地方粮石充裕。势难克期出粜。易银上兑。若必令如限完银。未免迫促。所有此次征收折色。应请自本年十月开征起。至次年四月止。勒限扫数全完。不准丝毫拖欠。如此则期限既宽。民力自裕。工需亦可无误。其随漕轻赍席木赠截等项。亦应折征。并数汇解。协济工需。如各州县仍借兑漕为名。滥行科征。抑或于此次折征时。欲豫留将来勒折地步。于奏定折价之外。加重苛派。该督

抚立即从重参处。勿稍姑容。以上二条。总在各督抚实心实力。勿计一己之利害。而忘 国家缓急之要图。勿徇属吏之私情。而失当时权宜之至计。应仍请旨下各督抚。速议施行。臣愚昧之见。谨缮折再陈。恭祈 圣鉴训示。

驳议盘运章程疏道光五年

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

奉 上谕孙玉庭等。奏酌议漕粮盘坝接运章程。并请拨经费一折。着照所请。准其将江苏藩库现存银十八万两。安徽藩库现存银三十万两。两淮运库现存应还江苏安徽三处藩库银二十四万两。就近动拨。其广东省筹备南河工需银三十万两。现已起解在途。亦准其就近截留。以济要需。钦此。并办运大学士孙玉庭等原奏一折。抄出到部。臣等伏查治河所以济运。利运必先通河。此为不易之理。而其机宜关键。尤在先事预备。差以毫厘。失之千里。最不可忽。本年借黄济运。原属办过成案。第上年清水泄尽。与嘉庆年间清水稍弱。旋可蓄放。情形不同。故议者早以后进重船。不能渡黄为虑。兹据该督等。奏称军船磨浅艰涩。须筹盘坝接运。现在未渡黄军船。计浙江二十一帮。江广一十九帮。约计接运漕米。总以二百万石为率。江苏各州县。及豫东两省。封雇各船。陆续解到。其应修道路。搭建马头。并预备米袋席片。人夫车辆。计算共约需银一百二十余万两。较之海运尚属节省。并可免意外之虞等语。查本年出运漕船。共计四千七百余只。经该督等奏准。令各省飞催开兑。于夏初次第挽入瓜仪口内。首进帮船。已属起剥磨浅。彼时亟当预为筹计。将后进帮船即截留江口以外。由盘坝起剥。或由雇船海运两者之中。择其能于钱粮节省。丁民不致苦累者。酌行其一。或以浅滞之船起剥。而后进重船。全由海运。方为尽善。乃该督等不预备于后帮甫抵瓜仪之前。而定计于重船磨浅艰涩之后。虽欲不行盘运。亦不可得。以致多糜脚价。至一百二十万两之多。而暑热之中。日役数万人。挽载抗卸。抛撒折耗。更复不免。而该督等。犹谓较之海运。尚属节省。臣等请为核计。上海商船。雇运载米。每石闻需脚价。七折制钱七钱。即己无不踊跃。每石合银不过四钱三分。以二百万石核计。共需银八十余万两。较盘运已少银四十万两。即谓由镇江至黄浦口。计程数站。另须雇船运兑。似亦毋需银四十万两。况该督等自去年十二月以来。先后五次。共请拨银四百三十九万两。内除堵筑高堰决口一项开销。其余多系增倍堤岸。盘剥漕石之用。而嗣后挑淤之费。恐尚不止此数。臣等闻上海商船。往来奉天天津。贩运麦豆。一岁数至。百不失一。外洋己与内河无异。若复出示晓谕。按照时价。给与运费。每船贮米七成。仍准带货三成。经过关口。免其纳税。如果妥速到津。照例给赏顶戴。严禁吏胥经纪人等。不相交涉。该商孰不乐从。乃该省大吏。游移迟误。日久不办。以致吏胥人等。趁此羁留船只。该商等转生疑

畏。即不得不出钱求放。迨至商船暂时放驶。而委员往验河边。见船只无多。即借口以为推卸地步。是该省决意盘运不欲海运。并非海运之真不可行也。为今之计。总宜预筹办法以为明岁漕运之计。惟现在清口淤高。里河垫塞。事关河漕非细。究竟作何筹议。何时得以兴工。工需若干。本年既属后时。明岁安可再误。应请 飭下该督等。妥议章程。奏请办理。毋再失时。至所请拨截银内。广东一。系奏明解部。此时既经截留。应毋庸议。但嗣后遇各省解部。及关税实存银两。应令该督等。不得截拨。以实内帑而重要需。其该督等。另单约议盘运章程十条。臣等公同查阅。多有未尽确实之处。谨按各条。分款指陈。恭请 圣裁。 一滞漕二百万石。据称须雇船三千余只。乃敷装运。俱运至天津北仓交收。一应费用。事竣报销等语。查雇用船数既多。需费甚巨。必须将滞漕全数运通。乃可称为事竣。该督等何以祇议运至天津。截卸北仓。查天津北仓。共廩四十八座。仅能贮米四十万石。从前截卸北仓之案。系因偶逢军船来迟。米数亦不甚多。是以令暂卸北仓。以便迅速回空。受兑新漕。此次既雇用内河民船。非军船必须回空者可比。尽可全数运通。何以祇令交卸北仓。是虽船多费巨。仍属未能竣事。将来复须由北仓转运通州。其费用更需添出。为数亦复不少。而仓中出入。必有折耗。且该仓断不能容二百万石之多。应令径运抵通。以省轆轳而归简省。又议酌给商船食米津贴。惟各帮有无余米。可供津贴。现飭各粮道通盘筹议。若不能津贴食米。即于每石运脚之外。折银三分等语。查此次在后不能渡黄各帮。漕粮既议盘剥。军船回空较早。食用自省。所领行月等项银米。自应按计未行程途划出。以抵此项津贴商船食米之用。应令转飭核算扣给。务期随时应用。不得多销正项。

一漕米过坝脚费。据称自清江高头起卸。至黄河水口受载。雇用小船小车扛夫等项脚费。每石需银二分八厘。事后报销等语。查高头至黄河水口。并未声明多少里数。船载车挽人扛。价必不一。何以每石皆须二分八厘。如遇风雨作何料理。途次作何稽查。能否不致颠抗狼籍。将来能否竟不折耗。零星搬运。计日可盘米若干石。何时即可盘竣。此系为盘运第一紧要关键。何得仅以事竣科算为词。概不声叙明。 一雇到各船给与坐粮。据称日给银八分。事竣报销。山东河南。其雇用未到以前。由该省开报。其江省雇到。未受载之船。亦照此支給等语。查此项坐粮本属浮费。且以二百余万滞漕。各船轮次受载。尚须时日。则坐粮计数。当亦不少。即议按名给发。如何能使各船勿冒勿漏。自应分晰声叙。核定章程。 一各项须用器具。广为置备。据称随时添补。难以预定。事竣报销等语。查既系盘运。米袋席片绳索竹牌等项。自所必需。但为物甚微。而需用甚烦。稽查难周。则数宜核实。其如何限制稽查。不致浮冒开销之处。亦应议及预核。 一垫筑车路。添挖小河。据称请照河工之例。事竣报销

等语。查高头至黄河口。道路远近。马头宽长丈尺。及汰黄堤内。积水挑渠宽深若干。为数易见。亦应核计。据实入奏。以便将来奏销时。按照核覆。一设立分局。据称将库平折实。发给船价。平余扣存支销等语。查发给船价。各项置备物料。自应按照曹平分给。其平余一项。各局支用。仍饬作正项开销。总之滞漕全由盘运。多费脚价则病帑。易船押运则病丁。多雇驳船则病民。折耗米石则病漕。该督等不早为通盘筹计。及至事无如何。更不能不用前次所驳不行之下策。以至自相矛盾。但既行驳运。则清口如何交卸。风雨如何隐蔽。脚价如何实及商民。漕粮如何不至折耗。盘坝究属何时可竣。全船约计何时到通。转瞬大汛经临。作何预备。自当备筹妥议。上慰 宵旰焦劳。乃折单十条。无非声明开销地步。至于应办事宜。则全未据议及。据称运米二百万石。约需银一百二十万两。以臣等计算。盘坝各费。及雇船运脚。已需银九十二万余两。其置备器具。挑挖小河。以及沿途雇用民夫。并山东河南江南开销未受载以前之食米。事后奏销尚多。不知所谓节省者何在。今据该督等。奏称需银一百二十万两。恭请 下该督等。撙节支用。如有多余。按数解缴。断不得再有增益。又称内河连船前进。克期可到。不致意外有失。应令督剥押运各员。认真稽察防范。毋令潮湿折耗。致干参处分赔。再臣等更有请者。盘坝接运固已多糜帑项折耗漕粮。而民夫竭蹶于力作。商丁疲惫于差徭。清口之运道既淤。黄水之河身益垫。疏通之费待筹于后时。溃决之虞方深于目下。此尤近今刻不可缓之图。似应统计妥筹。以收补救之效。未可临时周章。以请帑开销为事。应并请 下该督等。将臣等指陈。逐款妥议。另行具奏。毋漏毋隐。臣等为河漕大局。均关紧要。且臣部职司度支。将来该督等题销钱粮。尤当核实办理。谨为河漕起见。是否有当。伏乞 圣鉴训示。

覆奏海运疏道光五年

河南巡抚程祖洛

蒙 发下协办大学士英和奏折一件。臣详加阅看。大意以暂雇海船。以分滞运。酌折额漕。以济工需。而其切要。则河漕断难兼治一语。实为至当不易之论。海运之说。不行已久。臣从未悉江浙海口情形。不敢妄议。惟臣同乡贩运茶叶赴京暨关东售卖。向系装至江苏上海县。雇觅沙船运送。闻其船式。与粮船相似。而坚实过之。船户水手。素习海洋水性。兼能预知风信。每船押送客商。不过一人。开洋后。其行泊悉听之船户。每年正二月雇船。则二三月出口。五月雇船。则小暑前出口。遇西南风始行开洋。驶至东境海面。俟有东南风。即可直达天津。速则六七日。或八九日。迟亦月余。秋风一起。即难行走。近年因浒墅关短税。始行饬禁。商民至今犹以为未便。又有籍隶锦州服官豫省之员。亦言关东船商。每年装运豆石。赴江南售卖。习以为常。行走直同内河。

似未有商运可行。而官粮转不能行者。至借黄济运。内河受淤。势所必致。而黄流既已分泄。溜缓沙停。海口亦必淤塞。上游愈形滞重。现在豫省有河各厅。探量水势。较之上年。已高至四五六尺不等。非由水长。实因河身淤垫所致。本年借黄之举。其病已见明年。新漕岂可复蹈前辙。自应暂停河运。方可河湖并治。臣愚以为议借黄者。原为济运。今则两月之久。已渡军船。仅止一千七百余只。未渡者。尚有三之二。现距夏至不过十余日。即使每日穷昼夜之力。能催趲数十只。或百余只。计未渡之船尚多。总须另议剥运。且河北多一重运之船。将来回空。即多一停滞之累。而御黄坝迟堵一日。则坝之内河身。均多淤一日。转瞬大汛将届。下壅上溃。其害何可胜言。为今之计。似宜急飭堵御黄坝。专心筹议剥运海运。趁大汛未届以前。一月之内。俾江南河臣。专治河务。疏浚海口。或尚可补救于万一。若犹以多渡一只漕船为有裨益为词。则河误而漕仍不能全济。臣实未见其可也。又英和议豫省碾运通米船只。飭令剥运南粮一节。查豫省初运通米十万石。分为两帮起运。现在头帮业已开行。二帮亦已装载。计到通须在七月。如交卸后再赴东省。剥运漕粮。恐属不及。且此项船只。多系天津盐船。一经交卸。即须接办秋运芦盐赴豫。民食攸关。难以停待。此一节似可毋庸置议。臣管见所及。不揣冒昧。合附陈明。

覆奏海河并运疏道光五年

江苏巡抚陶澍

窃惟我皇上念河漕。勤劬宵旰。属在臣工。孰不感凛交增。臣渥蒙简畀。调任江苏。为钱粮最重之区。当河漕棘手之际。发踪所由。责无旁贷。更何敢迁就游移。致滋贻误。窃以为漕米关系国家根本计。而治河即所以治漕。上年洪湖决口。一泻无余。其始祇因堵坝稍迟。遂致诸事牵掣。及今岁而借黄不足。继以开挑。开挑不足。继以驳船。驳船不已。继以车运。现在时日已迫。而漕米之在淮南者。尚有一百数十万石。劳劳半载。竭蹶倍形。然则变通之方。奚可以不豫也。查海运之法。自元逮明。行之有效。止以阅时既久。章程难复。协办大学士臣英和。前折所陈四难之说。言之甚详。然全漕由海运则不可。而商船未尝不可分载。臣细阅英和条议。诚识时之要着。目前筹运之策。无踰于此。自属可行。惟现交秋令。西北风多。船行不便。止可预为布置。以运新漕。其章程一切。则折内所举。照斛兑交。官给运脚。及派委大员赴津兑收各条。均极周密。臣甫苏境。与督漕诸臣。尚未晤面。倘条款犹有未尽。自当随时妥商办理。以期行之有益。至折漕一事。向值歉岁。偶一行之。或山区米少。离水次太远之地。意在便民。为朝廷格外之恩。今若遍行各属。则格碍甚多。所难者尤在银无所出。米为民间所自有。而银则不能尽有。惟待于谷米之棗售。漕米改征折色。即与地丁无异。以江苏一省言之。额漕几及二百

万。倘以百万征米由海运。而百万折色。约计应折银二三百万。平时一百数十万之丁地。分为上忙下忙。官有惰征之处分。民有抗粮之责罚。犹且催征不前。积为民欠。矧于数月之内。顿加逾倍之正银。势必谷贱伤农。有粟无售。比户需银而银不可得。闾阎之气骚矣。况一省之漕。或征或折。办理参差。尤多掣肘。窃意漕米折色。他省情形不一。若江苏则势在难行。至停运治河。一劳永逸。最为上策。惟在去冬洪湖初决时。行之则甚易。此时石工将竣。蓄水渐深。沙泥在底。挑挖难施。如微山湖则现在本能蓄水。又未便涸泄其水以施挑挖也。至于漕运渡黄吃紧。惟在御黄坝一处。其余工段。均不与运道相连。不必停运。而始能兴工。况京师万方辐辏。漕米而外。需用甚多。若停运一年。将南方之货物不至。北方之枣豆难消。物情殊多不便。是折色与停运二者。均有不可行也。窃思来岁当以海河并运为宜。广招商船。分作两次装载。计可运米百五六十万石。其余仍由运河而行。秋冬之间。即由河臣派员。将运河挑挖深通。俾资顺利。计来春湖水益增。自可引导济运。不至如借黄之累矣。大抵专办海运。则恐商船之不足。专办河运。又恐清水之难恃。惟有两者相辅而行。可期无误全漕。且米运既分。则运道舒而治河亦易。于天储仍可扩充。揆之有备无患之道。更属相宜。所有臣遵 旨筹议河漕大概情形。谨据实分别。可行不可行。恭折覆奏。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再海运系暂时试行。将来河道全通。自应仍由河运。万一浅阻。亦事所时有。应请仿照唐代转运之法。于沿河沿淮一带。建置仓廩。遇有阻滞。暂为存贮。俟水足时。或由驳船载运。或由原船次年搭运。即使存贮稍久。而距京较近。缓急究有可恃。惟建仓之初。所费颇多。但以搬运各策计之。其所费差足相等。而仓廩历久尚在。其利较长。似亦转漕之一法。可以济运道之穷。缘奉 谕旨。此外有可利漕济运者。各抒所见。谨就臣管见所及。附片具陈。

复魏制府询海运书

魏源

海运之事。其所利者有三。国计也。民生也。海商也所不利之人有三。海关税饷也。天津仓胥也。屯弁运丁也。而此三者之人所挟海为难。使人不敢行者亦有三。曰风涛也。盗贼也。霉湿也。所挠海为难。使人不能行者亦有三。曰商船雇价也。仓胥勒索也。漕丁安置也。必洞悉夫海之情形与人之情伪。且权衡时势之缓急。而后知无难行。无不可行。且不得不行。某自二月中旬。蒙示

廷寄。命筹海运以来。宵旦讨论。寝食筹度。征之属吏。质之滨洋人士。诇之海客畸民。众难解驳。愈推愈审。万举万全。更无疑义。敢以贡之大人执事。元代创行海运。十年而道三变。明王宗沐亦以海道不熟。失风鹰游门而罢。今则海禁大开。百三十余年。辽海东吴若咫尺。朝洋暮岛如内地。则道不待访

也。元初造平底海船六十艘。运四万六千石。其后船岁增造。费且无算。今上海沙船。及浙江蚕船三不像船。并天津卫船。自千石以至三千石者。不下二千号。皆坚完可用。通算每船载米千余石。一运即可二百余万石。两运而全漕可毕。若止运苏松常镇之粮。更绰有余裕。则船不待造也。元初以开河卫军。及水手数万。供海运。并招海盗以长其群。若今江浙船商。皆上海崇明等处土著富民。出入重洋。无由侵漏。每岁关货往来。曾无估客监载。从未欺爽。何况漕粮。各效子来之忱。无烦监运之吏。则丁不别募也。本年二月始议海运。其时公私津贴。已给旗丁。不能不出于动帑。明年海运。即以旗丁领项。移为沙船雇值。则费不别筹也。或谓其不可行者则曰盗贼。不知海盗皆闽浙南洋。水深多岛。易以出没。船锐底深。谓之鸟船。北洋水浅多礁。非船平底。熟沙线者不能行。故南洋之盗。不敢越吴淞而北。今南洋尚无盗贼。何况北洋。此无可疑一矣。或又谓其不可行者则曰风涛。不知大洋风飓。率在秋冬。若春夏东南风。有顺利。无暴险。商贾以财为命。既不难蹈不测。出万全。岂有海若效灵。独厚于商船。而险于粮舶。且遭风搁浅。斫桅松舱。即秋冬亦仅千百之一二。何况春夏。其无可疑又一矣。或又谓其不可行者则曰霉湿。夫运河经数月抵通。积久蒸热。米或黯坏。而沙船抵津。则不过旬日。若谓盐风易霉变。盐水易潮湿。则最畏盐风。宜莫如茉莉珠兰柔脆之花。见水立胀者。宜莫如豆类。皆岁由沙船载之而北。运之而南。盐风盐水。不坏花豆。而独坏米。庸有是理。北洋风寒。非似南洋风暖。而海船舱底有夹板。舷旁有水槽。其下有水孔。水从槽入。即从孔出。舱中从无潮湿。此无可疑又一矣。然使运道畅通。粮艘无阻。固可不行。今则运河淤塞日深。清口倒灌已甚。河身淤垫已高。舍海由河。万难飞渡。此不可不行者也。然使太仓充裕。陈陈相因。尚可不行。今则鞶鞶仰食孔亟。天庾正供有常。一岁停运。势所难支。此不可不行者也。然使别有他策。舍水可陆。亦可不行。今则漕运之弊。公私骚然。国病于费帑。漕病于耗粮。官病于督催。丁病于易舟卸载。民病于派车派船。舍逸即劳。利害相万。此不可不行者也。 国家建都西北。仰给东南。唯资咽喉一线。岂惟河梗可虑。抑亦人事难齐。忠国者贵未雨绸缪之防。远识者存别开旁门之论。机会适逢。发端自上。因熟乘便。天人合符。

夫集事固在于谋。而成事必在于断。此时切要关键。以两言蔽之曰。上海天津两地。得其人则能行。不得其人则不能行。海船南载于吴淞。而北卸于天津。两地为出口入口之总汇。实海运成始成终之枢要。苟上海关不得其人。则船数可以多报少。商情可使乐转畏。雇值可使省反昂。天津收兑。不得其人。则米之干净者可潮湿。石之赢余者可不足。船之回空者可延滞。上海牙行以货税为庄佃。天津仓胥以运丁为奇货。海运行则关必免税。丁不交米。两处之利藪皆

空。其肯甘心。故创议之始。出全力以显难之者。必上海关之人。既行之后。阴挠之使弃前功畏再试者。必天津通仓之人也。此外尚有屯弁运军。亦以行海废漕为不利。然此时弁丁即欲运而不能。将来河道通行。即漕运复旧。而暂停一年。尚有漕项银米。可以安置。不致十分为难。即天津通仓。亦属既行以后之事。虑尚可缓。且原奏有临时别简大臣驻津弹压稽察之议。自可无虑。惟海关系总雇沙船之地。首宜核实。即如二月间委员查勘。据税牙朦混之词。以关石大于漕石一倍有半者。变为仅倍。以一两四钱之为六三串折实漕石银三钱六厘者。变为每石实银七钱。较民间时价不止加倍。故今议海运。不询之商船。而询之上海关。所谓欲为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也。使当时照定时价。动帑无多。际此南风司令。江浙漕米。业已抵津矣。辱承垂询。义无缄默。其中条件。尚多胶轕。统俟议定。录状呈览。伏望随时疏示不宣。

进呈海运图疏

陶澍

窃照苏松常镇太五府州额漕。因河运阻滞。改由上海沙船运赴天津。现已办有成局。依次开行。臣伏思海运与河道。原相表里。禹贡载扬州贡赋沿海达淮。冀州夹右碣石入海。即海运之始。秦唐虽亦偶行。其道难稽。明则由胶莱内河。转般登州。实为劳费。惟元代海运最久。然至元十九年。初次运米。仅止四万三千石。明年始抵直沽。行之六七年。犹岁祇运米三四十万不等。旋因其路险恶。另开生道。运米渐多。海船畏浅不畏深。畏礁不畏风。而畏浅尤甚于礁。明人沿求道。非礁即浅。无怪其难。自不若元代所开生道。即今沙船所行为最善。查元明入海之道。或由刘河转廖角沙。或由黄河口至鹰游门。今俱壅塞。惟吴淞口。至十一路为宜。而由此运米入海。实刼自今年。臣因初次试行。即须装米一百五六十万。倍蓰从前。不敢不倍加慎重。每遇熟习海洋之人。详加询问。证以纪载。得其径道。至于大洋浩瀚。本无畔岸。虽舟人定之以更香。验之以水色。格之以针盘。究难确指其道里数目。惟有就西岸对出之州县汛地比照核计。不相径庭。其小岛微屿。亦难尽载。谨摘叙大凡。略分段落。并绘图贴说。恭呈 御览。

第一段。海船自上海县黄浦口岸。东行五十里。出吴淞口入洋。绕行宝山县之复宝沙。迤至崇明县之新开河。计一百一十里。又七十里。至十。是为内洋。十可泊船为候风放洋之所。崇明县地。

第二段。自十开行。即属外洋。东迤一百八十里。至畚山。一名蛇山。又名南槎山。系荒礁。上无居民不可泊。但能寄椗。为东出大洋之标准。苏松镇所辖。

第三段。自畚山驶入大洋。向正北微偏东行。至通州吕泗场对出之洋面。约二

百余里。水深十丈。可寄椗。从此以北。入黑水大洋。至大洋稍对出之洋面。约一百四十里。系狼山镇右营所辖。又北如皋县对出之洋面起至黄沙洋港对出之洋面。约二百六十里。又北泰州对出之洋面起至黄家港对出之洋面。约二百二十里。系狼山镇掘港营所辖。又北至龙港对出之洋面。约二百里。又北至射阳湖对出之洋面。约一百二十里。系盐城营所辖。又北至黄河口对出之洋面。约一百二十里。系庙湾营所辖。黄河口稍南有沙埂五条。船行遇东风。则虑浅搁。宜避之。又北至安东县灌河口对出之洋面。约九十里。系佃湖营所辖。又北至海州赣榆县鹰游门对出之洋面。约一百八十里。系东海营所辖。计自畚山大洋以北起至鹰游门对出之洋面止。约共一千五六百里。统归狼山镇汛地。凡舟行过畚山。即四顾汪洋。无岛可依。行船用罗盘格定方向。转针向北略东行。如东南风则针头偏东一个字。如西南风则针用子午。查江南畚山与山东铁槎山南北遥对。谓之南槎北槎。行船应用子午正针。因江境云梯关外迤东有大沙一道。自西向东。接涨甚远。暗伏海中。恐东风过旺。船行落西。是以针头必须偏东一个字。避过暗沙。再换正针。此沙径东北积为沙埂。舟人呼为沙头山。若船行过于偏东。一直上北。便见高丽诸山。故将近大沙时。仍须偏西。始能对成山一带也。

第四段。行过鹰游门对出之洋面。往北即山东日照县界。山东水师南洋汛所辖。又北至文登县之铁槎山。一名北槎山。自畚山至此。始见岛屿。又北至文登县之马头嘴。入东洋汛界。经由苏山岛靖海卫。及荣城县之石岛。养鱼池。石岛居民稠密。可泊。惟岛门东南向。春时乘风易入难出。自鹰游门至石岛。约六百余里。大洋中虽舵工以针盘定方。向犹须常用水托。水托者以铅为坠。用绳系之。探水取则也。每五尺为一托。查十开船试水。自十托至二十托上下。行过畚山试水。均在三十托上下。顺风二日余。均系黑水。再试至十托上下。即知船到大沙洋面。行过大沙。试水渐深。至五十托上下。视水绿色。则系山东洋面。顺风再一日。试水二十托上下。水仍绿色。遥望北槎及石岛一带山头。隐隐可见。再行半日。即至石岛洋面。此商船赴北一定针路也。

第五段。自石岛至俚岛洋面。约一百六十里。俚岛至成山洋面。约一百四十里。俱荣城县地。为南北扼要之所。可泊。水绿色。针盘仍用子午。略偏东。从成山转头。改针向西。略北入北洋汛界。至文登县之刘公岛。约一百余里。又西至威海卫。一百余里。又西至福山县之芝罘岛。一百余里。又北至蓬莱县之庙岛。二百余里。以上自石岛起至庙岛止。约共九百余里。芝罘岛西北一带。有暗礁。船行偏东以避之。又庙岛之东。有常山头浅滩宜避。试水在十五六托至二十托不等。船至庙岛。以东南风为大顺。计东省洋面。一百零五岛。中有二十五岛。为海道要地。而庙岛尤大。可以停泊。

第六段。自庙岛过掖县小石岛。即入直隶天津海口。约九百里。针对大西偏北。沿途试水。在十四五托。再试水至六托上下。水黄色。水底软泥。即可抛锚。候潮进口。约计天津海口。逆流挽纤。一百八十余里。即抵天津东关外。以上海程。计自吴淞口出十。东向大洋至畚山。北向铁槎山历成山。西转芝罘岛。稍北抵天津。总计水程四千余里。伏查我朝自康熙年间。开海禁以来。商船往还关东天津等处。习以为常。凡驾驶之技。趋向之方。靡不渐推渐准。愈久愈精。是海运虽属试行。海船实所习惯。而春夏之时。东南风多。行走尤为顺利。臣谨就见闻所及。胪陈大概。伏祈 皇上圣鉴。

勘覆胶莱河疏雍正三年

内阁学士何国宗

查升任吏部尚书朱轼。开具胶莱运河节略。内称嘉靖十一年御史方远宜。亲历海滨。汇为图说上之。疏言淮河之北岸。一里名支家河。安东县至海州路也。自支家河至涟河海口。共三百八十里。既出涟河口。由海道历赣榆县至安东卫。即山东界。由安东卫过石臼所灵山所夏河所。遂至胶州瞭头营。入麻湾口。共二百八十里。俱循海壖而行。一入麻湾口。其中止有马家湾为陆路。此则须以畚鍤开浚。然只五里。由此经平度州。以至莱州所属之海仓口。俱小河。共二百七十里。自海仓口入大洋。便直抵直沽口。至天津卫。凡泛海只四百里。风顺半日可达等语。臣等会勘得淮水出清口与黄河合。经安东县城南。东流入海。方远宜所称支家河在淮河北岸。固即黄河之北岸也。查安东县志书。载县西十五里有支家河。今已淤塞。无迹可寻。土人亦鲜有知者。惟有盐河一道。上自中河之盐河闸。分运河之余流。至王营坝口。分为二支。东为中盐河。西为西盐河。至安东县北新安镇。合而为一。又东北复分为二。东流为五丈河。径入海。北流则会涟河至恬风渡入海。现今淮北盐船。由此转运。自盐河闸至恬风渡出海口。计程三百余里。应即为方远宜所称自支家河至涟河海口之故道也。既出涟河口。由海州历赣榆县境。至山东安东卫。虽系海道。而大洋隔于云台鹰游诸山之外。自安东卫岚头山口。始入海程。经灵山卫至淮子口。亦俱沿海壖而行。自淮子口经灵浮两山之间。入麻湾口。即为胶莱新河。浮山之西。有陈薛二岛。石礁林立。甚为险阻。薛岛之西十里许。有平岗曰马家壕。南北几五里。元人凿之。遇石而罢。明嘉靖十六年。海防副使王献凿开马家壕石渠。一千三百余步。直抵麻湾。即方远宜所称马家湾也。一入麻湾。由把浪庙经胶州平度高密昌邑诸境。至掖县海仓口出海。计程二百八十二里。中分八闸。距麻湾口二十里为陈村闸。又北三十里为吴家口闸。又三十里为窝铺闸。吴家口窝铺之间。地势最高。名分水岭。为南北分流之脊。窝铺闸以北二十五里为亭口闸。又三十里为周家闸。又三十里为玉皇庙闸。又三十里为杨家圈闸。

又三十里为新河闸。又三十里为海仓闸。又二十七里至海口。以上各闸。俱创自元人。至今沿河仍袭旧名。而闸座俱皆湮废。查明时议开胶莱新河。其说有二。一则欲自分水岭深加开挖。使河底与海口相平。南北河口各建一闸。每日潮方至时。则开闸纳潮。船可乘潮而入。潮将退时。则闭闸蓄水。船可通行而出。一则欲自分水岭开通河渠。修复闸座。广引来源。设立水柜。按启闭蓄泄之法。以资挽运。二说俱似近理。今臣等细加测量。分水岭以南。比麻湾口高二丈二尺。以北。比新河闸高一丈八尺八寸。又将分水岭试为开挖。虽有礞石糜沙。尚可挑浚。惟是南海口潮水止至陈村闸。北海口潮水止至新河闸。则两潮之隔不相通者中有二百余里。若欲南北通流。必须渐次开凿。深至二丈二三尺。况朔望大潮。深不过四五尺。余日小潮。深不过三四尺。潮落之后。仅深一二尺。即于河口建闸。而欲自变量尺随长随落之水。通二百余里之流。恐不能济。且麻湾以南。水底皆系石块。海仓以北。一望壅沙。故麻湾口海仓口虽可通潮。而商船渔艇。绝无停泊。若欲将海口一开浚。而潮汐日至。工力难施。此通潮之不足恃也。再查分水岭。地当水脊。所恃为分水之源者。仅平度州之白河。来源既微。又无泉流可引。雨多则水涨喷沙。雨少则全河干涸。陈村闸下。虽有姑尤河会流。而其地已近麻湾。顺流南下。亦于运道无济。分水岭北有胶河。自胶州之铁橛山发源。流至高密县东。与五龙河张鲁河陂水会。至亭口闸下入新河北流。水源稍盛。中有百脉湖。地势卑洼。周围百余里。若束堤蓄水。以为水柜。犹可开引。使其南北分行。然一河一湖。又无泉源输助。欲以济二百八十余里之运道。势必不能。此蓄泄之不足恃也。考胶莱通运之议。创自元人。乃开之数年而即罢。明时屡试而终不行。良亦职此。若夫由河达海。更造船只。以及开挖。劳费不貲。又其余事。至于来往商船。现惟泊于赣榆县之青口。及胶州之淮子口。要皆滨海水深之处。不肯乘潮深入。恐致浅搁。纵使开通胶河。而海口淤浅如故。难以通行。亦于客商无所裨益。惟两岸民田陂水。俱藉此河宣泄。今抚臣照依升任平度州州同温文桂条奏。以民力疏浚。每人按日给米一升。己足通流泄水。若转漕通商。势所不能。似可无庸再议。

海运全案序

魏源

道光四年冬。淮决高堰。竭运河。天子深维海与渚相消息。畴咨夹右故道。维时辅臣力赞。大府佥同。而臣长龄适藩南服。馆海国漕贡。乃襄议。乃筹费。乃遴员。乃集粟。乃召舟。僚属辑力。文武颙心。其明年遂航海。致百五十万石京师。六年夏。既蒇事。佥曰。是役也。国便民便商便官便河便漕便。千古未有。于是作而言曰。时之未至。虽圣人不能先天以开人。行海运必今日

。其诸至创而至困者乎。古之帝者。不尽负海而都。或负海都矣。而海道未通。海氛未靖。海商海舶未备。虽欲藉海。用海无自。故三代有贡道无漕运。汉唐有漕运无海运。元明海运矣。而有官运无商运。其以海代河。商代官。必待我道光五年。乘天时人事至顺而行之。故无风涛盗贼颯湿之疑也。无募丁造舟访道之费且劳也。乘天时人事交迫而行之。渎告灾非海无由也。官告竭非商不为功也。乘百余年海禁之久开。与台洋十万米之已试而行之。其事若无难。其理至易见也。然犹先迟之以借黄。重迟之以转般。不可谓不慎。然微宸断枢赞之必不可已。群议阴阳。犹将眩以关价之折实。劫以通仓之胥勒。难以屯丁之安置。不可谓不格。成事何易。任事何难。易曰。夫干。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又曰穷则变。变则通。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知法不易简者不足以宜。民非夷艰险而勇变通者亦不能以易简。以海运之逸济河运之劳。而谓治河必停漕。无是也。以海运之变通漕运之穷。而谓治漕必病河。无是也。有百年之计。有焦然不终日之计。今者官与民为难。丁与官为难。仓与丁为难。而人心习俗器于下。黄与淮为难。漕与河为难。而财力国计耗于上。凿枘沸漓。未知所届。中流一壺。夫岂无在。或者欲以苏松二府之漕。岁由海运为常而改小江。广之重艘以利漕。变通目前之河道以利黄。大圣人端拱穆清。揽群策。执参伍。探万物之本原而斟之。王路奚患不荡。王道奚患不平。老子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径。非海难人而人难海。非漕难人而人难漕。本是推之。万事可知也。不难于祛百载之积患。而难于祛人心之积利。反是正之。百废可举也。敝不极不更。时不至不乘。正其原。顺而循。补其末。逆而焚。苟非其人。功不虚创。事不虚因。其以海运为之椎轮。

道光丙戌海运记

魏源

传曰。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又曰。凡民可与乐成。难与图始。观于道光五年海运之事。诘不信哉。国家宅京西北。转漕东南。舍元袭明。以河易海。虽康熙嘉庆中。以河患屡议海运屡不决。若夫行之于仓卒之余。试之以百六十余万之粟。抵太仓。而民不知役。国不知费。天下见其行之孔易矣。抑知其谋之孔周。天下见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矣。抑知其发之甚微。关之甚巨。幸以小臣遭际奔走。始终其事。亲明明穆穆。都俞咨访。贯周万虑。岳牧僉同。不有所述。使后世仅见与元代招盗造舟募丁访道劳费者比。即不然。亦仅谓一时权宜备缓急。罔关利国利民久远大计。奚以见我圣神举事。一备百费。至简易。可久大永永与天地无极。用敢拜手而为之记。初。四年冬。高堰决。运道梗。中外争言济漕之策。或主借黄。或主盘坝。发言盈廷。莫适

所从。天牖 帝心。有开必先。则有首咨海运之 诏。群疑朋兴。蕙沓苟安。匪曰风颶。则曰盗贼。匪曰霉湿。则曰侵耗。造募则曰劳费。招雇则曰价巨。以暨屯军之闲散。通仓之勒索。河防之弛废。争先为难。百议一喙。坐失事机。自春徂夏。既而借黄盘坝皆病。 天子喟然念东南民力之不支。是用畴咨于左右辅弼之臣。于是协办大学士臣英和奏言治道久则穷。穷必变。小变之小益。大变之大益。未有数百年不敝且变者。 国家承平日久。海不扬波。航东吴至辽海者。昼夜往反如内地。今以商运决海运。则风颶不足疑。盗贼不足虞。霉湿侵耗不足患也。以商运代官运。则舟不待造。丁不待募。价不更筹也。至于屯军之安置存乎人。仓胥之稽察存乎人。河务之张弛存乎人。矧借黄既病盘坝。又病不变通。将何策之出。臣以为无如海运便。 诏仍下有漕各省大吏议。于是臣琦善自山东移督两江。臣陶澍自安徽移抚江苏。咸请以苏松常镇太仓四府一州之粟。全由海运。 诏曰可。是秋臣陶澍暨江苏布政使臣贺长龄。先后至上海。招集商艘。宣 上德意。许免税。许优价。许奖励。闻风攬集。子来恐后。爰设海运总局于上海。以川沙同知臣李景峰。苏州府督粮同知臣俞德渊董之。与道府各臣共襄其事。又遣道府丞倅先赍案册。及经费十余万。由陆赴北。与直隶执事官。各设局于天津。而 钦差理藩院尚书臣穆彰阿为验米大臣。会同仓场侍郎驻天津。与直隶督臣共筹收兑事宜。于是南北并举。纲挈目张。至于誓水师。壮声势。以联络其间者。则江南提督。苏松镇狼山镇总兵。自吴淞会哨至鹰游门。山东登莱镇总兵。自鹰游门会哨至庙岛。直隶天津镇总兵。自庙岛会哨至直沽口。章程既定。明年正月抚臣亲莅海上。提纲挈领。部先后。申号令。各州县剥运之米。衔尾而至。鳞次而兑。浹旬得百三十余万为首运。余三十余万归次运。告祭 风神 海神 天后。集长年三老犒酒食银牌而遣之。万艘讙。江澄海明。旌旗动。鼉龙踊跃。由崇明十而东。绕出千里长沙。踰旬毕至。回空再运。迄五月两运告竣。勺粒无损。视河运之粟。莹洁过倍。津通之人。覩未曾有。先后 诏奖任事各臣有差。是役也。其优于元代海运者有三因。曰。因海用海。因商用商。因舟用舟。承二百载海禁大开。水程之险易。风汛之迟速。驾驶之趋避。愈历愈熟。行所无事。知北洋不患深而患浅。故用平底沙船以适之。知海船不畏浪而畏礁。故直放大洋以避之。知风颶险于秋冬。平于春夏。故乘东南风令以行之。因利乘便。事半功百。而元代所未有也。其优于河运者有四利。利 国。利民。利官。利商。河运有剥浅费。过闸费。过淮费。屯官费。催攒费。通仓费。故上既出百余万漕项。以治其公。下复出百余万帮费。以治其私。兹则不由内地。不经层饱。故运米百六十余万。而费止百四十万金。用公则私可大裁。用私则公可全省。实用实销。三省其二。而河运所未有也。其行之也则有三要。曰招商雇

舟。曰在南兑米。曰在北交米。其招商雇舟如之何。曰沙船载米。自五百石以上。二千石以下。计四府一州之粟。需船千五百六十有二号。石给直银四钱。每船赛神银四两。犒赏三两。天津挖泥压空钱一千。每百石垫舱芦席银一两三四钱有差。每米一石。白粮给耗一斗。糙粮给耗八升。每船载货二分。免其税。凡受雇之船。限十一月集上海候兑。过迟者罚。是为运之始要。其在南兑米如之何。曰沙船齐泊黄浦江。按各县先至之粮。以次派之。某船即给某县之旗以为号。各县剥运至。则监兑官率船商以铁斛较其斛。验米官呈米粮道以验其米。仿河运之例。船各封样米一斗。令呈天津以验其符合。复截给三联执照。一存局。一给船户。一移天津收米官。以稽其真伪。随兑随放。至崇明十。候东南风齐进。是为运之中要。其在北交米如之何。曰沙船至天津口。由直沽河泝流百八十里。纤挽而至天津东门。停泊待验。如在洋遇风斫桅松舱者。依漕船失风例。奏请豁免。其它故缺坏者。以耗米补之。再不足者。责其偿。其领运万石以上者。赏以级。到津验米后。兑交剥船。即与沙船无涉。其余米收买。货物免税。仍给三联执照。如上海之例。是为运之终要。此皆本年试行海运之已事也。如将复行垂永制则如之何。曰。尚宜筹尽善者亦有三焉。创行之始。商情观望。愿载货而不尽载米。及交卸速而受直厚。知载米利赢于载货。则宜一运毕而无烦再运。而一要无余憾矣。止上海牙人赴北之行。定商艘到津停泊之界。稽山东各岛逗留以免滞。买天津挖泥官地以防争。纤令自雇以免勒索。旗缴再用以省糜费。则次要无遗憾矣。其由津运通之剥船二千。中途难免侵耗。宜令通仓各胥。于天津收米具结后。即令押剥运通。再有损湿。惟各胥是问。则三要无遗憾矣。至于法久弊生。因时制变。则神而宜之。存乎其人。

海运全案跋

魏源

今之谭海运者。咸谓以变通河道之穷。河道通则无所用之。此但为运道言。而未为漕事言也。抑但可为江西湖广之漕言。而未可为江苏之漕言也。江广赋轻而船重。抵淮迟。汛涨辄虞堵闭。故言漕事则易。而运道则难。江苏赋重而船轻。抵淮早。汛前尚可筹渡。故言运道则易。而漕事则难。然江广之船。去河远。去海尤远。终不能不以运道之通塞为利弊。若江苏之船。去河近。去海尤近。并不以运道之通塞为利弊。臣守土官。所职司者漕耳。请端言漕事。苏松常镇太仓四府一州之漕。赋额几半天下。而其每岁例给旗丁之运费。则为银三十六万九千九百两。为米四十一万一千八百九十三石。计米折价直银九十三万六千七百五十九两。共计给丁银米二项。为银百二十九万五千七百五十八两。上之出于国帑者如此。而下之所以津贴帮船者。殆不啻再倍过之。通计公私所费。几数两而致一石。官非乐为给也。民非乐为出也。丁非尽饱厚利也。军

船行数千里之运河。过浅过闸有费。督运催攒有费。淮安通坝验米又有费。亦知其所从出乎。出于彼者必取于此。而公私名实之不符。有所赢者必有所绌。而良莠强弱之不平。吏治何由而清。民气何由而靖。惟海运则粮百六十三万三千余石。而计费仅百四十万。抵漕项银米之数。所溢无几。而帮船之浮费。丝毫无有焉。诚使决而行之。永垂定制。不经闸河。不饱重壑。则但动漕项正帑。己足办公。举百余年丁费之重累。一旦释然如沉之去体。岂非东南一大快幸事哉。彼谓变通济运者。所益固在国计。而调剂漕务。则所益尤在民生。圣人举事。无一不根柢于民依。而善乘夫时势。故举一事而百顺从之。以是知儻然不终日之中。必无易简良法。而事之可久可大者。必出于行所无事也。海运之利。非河运比。本朝之海运。又非前代比。江苏之海运。又非他省比。而苏松等属之海运。又非他府比。诚欲事半而功倍。一劳而永逸。百全而无弊。人心风俗日益厚。吏治日益盛。国计日益裕。必由是也。无他术也。若夫谋议之始末。设施之纲目。前序后记备矣。不复及云。

卷四十九户政二十四盐课上

行盐日知录

顾炎武

松江李雯论盐之产于场。犹五谷之生于地。宜就场定额。一税之后。不问其所之。则国与民两利。又曰天下皆私盐。则天下皆官盐也。此论凿凿可行。邱仲深大学衍义补。言复海运。而引杜子美诗。云帆转辽海。稻来东吴为证。余之盐法。亦引子美诗云。蜀麻吴盐自古通。又曰风渺吴蜀。舟通盐麻。又曰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若如今日之法。各有行盐地界。吴盐安得至蜀哉。人人诵杜诗。而不知此故事。所云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者也。

洪武三年。山西行省。言大同粮储。自陵县长芦运至太和岭。路远费重。若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者。俱准盐一引。引二百斤。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自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输之费省。而军储充矣。从之。此中盐之法所自始。

唐刘晏为转运使。专用榷盐法。充军国之用。时自许汝郑邓之西。皆食河东池盐。度支主之。汴渭唐蔡之东。皆食海盐。晏主之。晏以为盐吏多则县扰。故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余州县不复置官。其江岭间去盐乡远者。转官盐于彼贮之。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谓之常平盐。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始江淮盐利。不过四十万缗。季年乃六百万缗。由是国用充足。而民不困弊。今日盐利之不可兴。正以盐吏之不可罢。读史者可以慨然有省矣。行盐地分有远近之不同。远于官而近于私。则民不

得不买私盐。既买私盐。则兴贩之徒必兴。于是乎盗贼多而刑狱滋矣。宋史言江西之虔州。地连广南。而福建之汀州。亦与虔接。虔盐弗善。汀故不产盐。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又言虔州官盐自淮南运致卤湿恶轻不及斤而价至四十七钱岭南盐贩入虔以斤半当一斤纯白不卖钱二十以故虔人尽食岭南盐虔州即今赣州府宋时屡议不定今卒食广东盐每岁秋冬。田事纔毕。恒数十百为。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漳潮循梅惠广八州之地。所至人谷帛。掠人妇女。与巡捕吏卒格。或至杀伤。则起为盗。依阻险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元末之张士诚。以盐徒而盗据吴会。其小小兴贩。虽太平之世。未尝绝也。余少居昆山常熟之间。为两浙行盐地。而民间多贩淮盐。自通州渡江。其色青黑。视官盐为善。及游大同。所食皆蕃盐。坚致精好。此地利之便。非国法之所能禁也。明知其不能禁。而设为巡捕之格。课以私盐之获。每季若干。为一定之额。此掩耳盗铃之政也。宋嘉佑中。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职王嘉麟。上书请罢给茶本钱。纵园户贸易。而官收租钱。与所在征算归榷货务以偿边余之费。可以疏利源而宽民力。仁宗从之。其诏书曰。历世之敝。一旦以除。着为经常。弗复更制。以是虽当王安石之时。而于茶法未有所变。其说可通之于盐课者也。

盐法论

曹一士

天地有自然之利焉。固为民而生之也。为民生之。而不听民之取之。则利壅于上。而下有遏绝无赖之忧。然听民取之。而一切不揽其权于上。则豪宗猾吏。操赢缩以乘时之缓急。其究也。利归于奸人。而民愈重困。夫天地自然之利。莫如盐。而一切揽其权于上者。莫如盐法。论者以煮海之谋。禁及聚庸。辄以罪桑孔之律。上及夷吾。于。耕凿之变而为井田。井田之变而为阡陌。势不可以复反也。苟听盐之自生自息。而无有为之厉其禁者。吾见海滨之民。其亦日寻干戈于菹薪斥卤之间尔矣。有圣王在上。虽微管氏。得不起而大为之防乎。夫禁之是也。而所以禁之之道。固将以利吾民也。考之于古。盐法屡变。大抵不出收盐与收税两端。官卖与商卖两术。如齐则计其钟釜。而官出之。又征而积之矣。汉则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矣。后汉则卫觐请置使者监卖盐。魏武从之矣。陈文帝则立煮海盐税矣。后魏宣武则收盐池税利。迄于永熙。傍海置煮盐矣。唐开元中。盐池有租。盐井有钱。欠即均征户矣。至于收盐转鬻商人。置亭户以司丁。置巡院以捕私盐者。从刘晏之请也。宋雍熙中。令商人输粟塞下。增其直。给颗末盐矣。端拱初。置折中仓。听商输粟京师。优其直。给江淮盐矣。至建盐仓于真州。俟漕船回空。即载盐散之江浙湖广者。本李沆之议也。有明参用汉唐宋之法。洪武中。每一丁。给工本钞二贯。又给以草荡灰场。此即官与牢盆之意也。又令商人输粟诣边换引。边粟实而盐课不亏。是用宋

法而得之者也。自宣德而有存积常股之名。以八分给守支客商。以二分存官。候缺饷召中人到。即支。其价重。迄宏治朝徐溥倡议。而叶淇成之。令淮商引盐。悉输银户部。送太仓银库。分送各边。是用唐转鬻商人之法。而亦未为大失也。乃自成化时。林诚奏定盐课之例。以半折银解京。半存场给客。于是不征盐而征银。遇有金补。即议均赔。盐法始与古大变。私贩之徒有以借口。而利归于奸民。害丛于贫。延至万历之季。而民困甚矣。夫法之既敝。未有不穷者。穷而无所入。于是必有一途焉。因其势之不得不然。而自趋之。在上者因而予之。则民乐其便。而法可以久则。今者商买盐于。而官取税于商。诚不易之法[已](己)。何者。官征银于。而私贩滋多。则官病。官取盐于。而吏上下其手。不免有抑勒折阅之患。则民病。孰若自煮之。自卖之。无亭户总催之赔纳。无各乡滨海之区分。商自收之。商自鬻之。无存积常股之濡滞。无折征给发之纷纭。其法若与古一变。而历代之积弊廓如。民之所便。势不得不趋于是。即理不容不出于是。故曰法莫良焉。然而商人计引以买盐。引额之外。商人不敢问也。而盐之所产。实不可以引额限。于是私贩之弊。复丛生其间。官从而立之程。曰岁捕私盐当若干。捕不及额者有罚。利之所在。虽严刑峻法。莫之或止。有朝铁趾而夕泛鹺耳。不宁惟是。此数十万游手无赖之徒。既无闲田以驱之农。不为私贩。其肯晏然而[已](己)乎。且夫上之人定其额而限之捕。是明知夫盐之所产之不尽于商引矣。委而弃之。乃掩而取之。于义何居。何莫非天地所生以利吾民之物也。

然则将听其私贩而莫之禁乎。曰不然。民有不尽之利。我固将以不尽者予之。而收其余盐。请仿唐时常平盐法。每岁俟客引既足。即令民以余盐具数。诣官告买。官为给价。如其与商市之数。籍而记之。而上之于运司。视其地去盐乡远者设仓置守。如积谷之法。遇岁霖潦。盐或不登。商引告滞。价将踊贵。则运司为减价以糴。散之州县。是其始也。场无弃地之货。所以利民者一。其既也。市无骤长之价。所以利民者又一。而国家于引额之外。亦可岁收余盐数百万石。为缓急之备。此刘晏所以裕国。而民不知病者也。曰官与商收盐之价。其不能如私售之价明矣。焉保民之必无出于私也。曰吾岂特收之而已。吾仍将禁之。请为申明旧制。负戴于道路者勿禁。离场若干里以内者勿禁。而江海出入之所。艨艟巨舰。巡哨倍严矣。夫前者莫为收之。而徒禁之。民瞪然于上之人之将置此所余者于何所也。既收之。然后从而禁之。犯者必论如法。民又何说之辞乎。若是。曷不增引之额。而必余盐是收为。曰有定之谓额。无定之谓余。额一增。则后不可复减。且商人方怵于正课之难办。又增其引。谁乐受之。若夫余者。多寡视晴雨。有无在勤惰。不拘其数。不强其来。此国家所以酬美利。惠穷黎。而不谄谄于少男少女之算。异于所云坐长十倍也。然则官收而

官榷之。与商并行可乎。是争利也。汉献时。以流民失业。欲因盐直市牛劝耕。偶一行之。非盛世所宜有。昌黎所谓求利未得。敛怨已多者。不可以不戒。曰我所为收余盐者。固以利吾民也。亦非以病吾商也。此法行而私盐绝迹。商引无壅。将盐之贵不至于伤民。而贱不至于伤商。民之利。商与被之矣。夫商与民。则孰非国家以自然之利共之者哉。

更盐法

天津道郑祖琛

弊莫甚于盐法。而盐法之弊。由于引目之不能流通。价直之不能平减。故其弊在商而不在民。定例沿海及有井池之地。听民辟地为场。开畦置。或商出本以售之。或官出帑以收之。转授之商以行之。由部给引。受之于场。掣之于批所。转运于应行之地。皆按引以知其数。此入彼界。即为私盐。夫同一天地自然之利。同一朝廷耕凿之民。何以画井分疆。引地不能稍让乎。推原立法之初。计口以授盐。故按地以给引。而又恐民之淡食也。设商转运。俾民无匮乏之虞。此法之至善者也。行之既久。户口有滋生之不同。道路有开辟之不一。而商之世其业者。遂专其利以病民。百弊为之丛集。出之于场。则偷漏有弊。夹带有弊。验之于监掣。则掌称有弊。捆包有弊。运之于中途。则换驳有弊。改包有弊。行之于口岸。则加卤耗有弊。加三带有弊。售之于水贩。则搀和有弊。轻称有弊。甚至船户商厮。交相勾串。江湖险阻。捏报淹消。故盐法之弊始于场商。成于运商。而民之私日以起。小民惟利是趋。今见场之可以无引而售也。则亦无引以售之。商之可以夹带而行也。则亦夹带以行之。而商之借官行私者。以为官引之滞销。皆民之私有以害之。结纳地方文武。自郡县以至营弁佐贰。无不为其所使。而四方游客。下逮佣夫贩竖。人人觊觎于盐商。于是为商者。操行同于贱隶。服用拟于公侯。匣费磨单。公销私用。巡船卡栅。朝改暮更。假巡缉之名。逻骑四出。舍大伙私梟于不问。而日取步贩肩挑以为鱼肉。卒之经费愈多。则成本愈重。官直昂于私直之半。虽驱天下之穷民。而尽入于囹圄。其势终不能止。持竿执挺。甚且为盗贼之原。而况商之黠者。又时其价值之贵贱。越引地以充之。故其始也。商与民争利。其继也。商与商争利。地方长吏又各为其私而护持之。而其弊可胜言哉。今之议盐法者。一则曰裁费。再则曰缉私。无论费不能尽裁。即日裁一二。而盐价如故也。无论私不能尽缉。即日缉千人。而私盐自若也。欲清其源。莫若一切蠲之。仿古刘晏之法。就场地以起课。听商民之自为转运。而百弊可除。何以言之。天下之盐场。除奉天二十场不征课外。余场一百有五。大池一。小池二。大井十六。小井七千七百有三。皆颁引给商以贍课。从前滇省不颁引。按井以给票。黔省则近楚者食楚。近蜀者食川。小民就近负贩。输税于官。今皆非复旧制矣。应请照二省

旧例。参而行之。凡产盐之地。岁计其若干。出盐若干。如税地法。责令场官招募场商经理。按场给票。就盐地以定课之多寡。场商纳课于场官。征解如地丁处分。无论远近商民。听其就场地售买。并其课于盐价。而给以官票。不拘引地。许其随时转运。所在关津。验票放行。岁终则缴其票于州县汇销。囤积者罪之。如此。则私盐尽变为官。而国家之课无不足矣。或曰场有丰歉。场可定课乎。曰然则何以税地也。场之所产。即有时地之不同。终不能大远乎引额。必谓所出之盐。不及额引之数。然则今之先纳课而后行盐者。无盐何以运引。其将责运商以赔偿乎。惟确核其每岁出场之盐数。以正课配之。定为场若干引。应征若干课。盐余于引则为余课。以补歉岁。蠲缓之不足。此必严场官征收之处分。而后可行也。或曰运商有河工报效之资。其积引分年带销。若并正课于盐价。不特报效无资。且引无带销。不虑课有短绌乎。曰今之运商。名为报效。实则分年带销。从无年清年额。逋欠累累。不下千百万。有虚名而无实济。何为也。

或曰地有远近。藉商之转运。以稽其出入。不分引地。其远于产盐之地者。商贩不至。民不将淡食乎。曰此未达形势之言也。长芦山东河东浙粤川淮。天下产盐之地。与行盐之地。近则百里数百里。远至千余里一二千里。从未有三四千里之隔绝者。商民之趋利也。梯山航海。以有易无。往来不绝。其近在数千百里内也。铅锡远逾万里。洋铜遥隔重洋。而铜铅锡之用。遍于穷乡僻壤。诚能假之以贩盐之途。富者挟资而来。贫者担簦而至。不逾于世其业者之专利以病民乎。或曰今之私盐无课。故直贱。直贱故贩之者多。若场地有课。商民亦何所利而为之。曰盐产于场。以斤论之。不过钱数文。正课之所取。亦不及银一分。即加之以卤耗之盘折。舟车之挽运。万不至如今日盐价之贵者。今之盐价。由于官为代计其行息道路之资。而督责之。豫筹之。且有余课之带销。有匣费之应酬。有缉捕之经费。无一不归之于成本。故浮于正课之数。且五六倍也。诚能蠲其空名之余课。而听其自为转运。则一切均无所费。仅以场盐自然之直。合之于正课。每觔不过银一分有奇。即场地有丰歉之不齐。场民有生计之不等。加之每觔亦不及银二分。商民有不招而自至者矣。或曰一日无盐则民病。故定之以价直。使不至于居奇。苟听其自为。民无乃不便乎。曰物之盈虚消长。自然之理也。民不可一日无盐。亦不可一日无茶。天下之榷茶者。或有引或无引。然未尝有定价。而民之食茶者不以为病也。况今之所谓定价。商能遵而行之乎。运商售于水贩。水贩卖于子店。处处分销。重重剥削。或借口于盐艘之不至。或托词于卤耗之消磨。其居奇如故也。且水贩必由于官程。乡市必售于子店。故水贩子店可以专利。小民虽犯法而乐于食私。若由场以起课。则出于场者皆官盐。无地不可行。即无地不可市。小民既易为趋避。而商贩亦

无由居奇。宽其关税之防。严其囤积之禁。价未有不平。民未有不便者也。若此。则朝有正赋之供。官无督禁之扰。商无虚糜之费。民无私贩之虞。而仿刘晏之古法。复滇黔之旧例。则与我国家定课之成宪。又不相违。似无不可行之法也。

淮盐三策

包世臣

盐法以两淮为大。请言两淮而以类推之。说者皆谓私梟充斥。阻坏官引。遂以缉私梟为治盐之要。此下策也。两淮盐境。西尽两湖。北至河南之归陈光而东。下尽徐州。南自江宁。沿江以西。尽江西之域。幅员六省。约食盐二百万引。系康熙初年计口定额。今户口之增无算。而每年常销三五十万引。则私畅官滞之说似矣。然私有十一种。梟私特其一二。而为数至少。正引额三百四十斤。而淮南捆至五百余斤。淮北且及倍。此官商夹带之私也。官盐船户自带私盐。沿途销售者。船私也。灌安襄荆郢者。潞私也。灌宜昌者。川私也。灌永宝者。粤西私也。灌南赣者。粤东与闽私也。灌归陈者。芦私也。灌饶州宁国者。浙私也。回空粮艘夹带以灌江广腹内者。漕私也。又有各口岸商巡捕获私盐入店。名曰功盐。作官售卖。而不遵例按斤配引输课者。功私也。其潞芦粤东西闽浙之私。皆邻境官商转卖越境之盐。漕私亦买自天津公口岸。及淮南之江甘总。唯潞私有梟贩夹其中。而川私与淮北凤颍泗之私。为梟徒自贩耳。梟徒之首。名大仗头。其副名副仗头。下则有秤手书手。总名曰当青皮。各站马头。私盐过其地则输钱。故曰盐关。为私贩过秤。主交易。故又曰盐行。争夺马头。打仗过于战陈。又有乘夜率众贼杀者。名曰放黑刀。遣人探听。名曰把沟。巨梟必防黑刀。是以常聚集数百人。筑土开濠。四面设炮位。鸟鎗长矛大刀鞭锤之器毕具。然相约不拒捕。非力不足也。知拒捕则官兵必伤败。恐成大狱。阻坏生计耳。淮南以深江孔家涵子为下马头。而瓜州老虎颈为上马头。淮北以新坝龙苴城为下马头。而钱家集古寨为上马头。大伙常五六百人。小亦二三百为辈。皆强很有技能。犹幸文武吏卒。利规贿缉。捕不尽力。上司催促甚。则商之仗头。取其役使数人。以盐数百千斤解交。名曰送功。若皆认真缉。使梟徒晓然。共知私之不能复贩。则解释仇怨。并力以争一旦之命。其为害岂特十百于阻坏盐法而已哉。官船旧时受载。大者三千引。小者亦千余引。每引水脚银一两。一年受载两三次。故船户不俟为奸而自足。今船一载。需年半乃能回空。而大船才受七八百引。小者三四百引。水脚如旧。而埠头之抽分。较前四倍。船户所剩。以酬商伙商厮而犹不足。约计造一船之费以万计。每年须归船主官利银二千。每船舵水四十人。辛食之费。并篷缆油索。每年又需二千。计年半非得银六千两。则不能偿本。皆取给于卖私。官商夹带加斤。十[已

](己)浮六。益以船私。比水程所载自变量。不啻三倍。官船与私梟皆集仪真。仪真改捆之所。妇女扫其脚盐。己敷仪民之食。而大小官吏。皆指老虎颈为私窟。百计设计。而不知其去路。知者以为言。即获咎于商。而为大吏所不容。掩耳盗铃。事同儿戏。户烧盐售与场商。而场商于停煎之时。举钱济。比及旺煎。以大桶中其盐。重利收其债。户交盐而不得值。非透私则无以为生。故商私之盐本则浮取于大桶。水脚则隐射于水程。又无官课。故有识之士为之说曰。盐畅而引滞。商赢而课绌。然官引到岸。先卖商私。而船私则卖于中途。又在商私之前。课既甚绌。盐官不能不诛求于商。赢者终归于绌。畅者终归于滞。病势相因。莫洞其源。而皆曰缉私。甚者则酿巨案。否亦徒增官费而无成效。故曰下策。善治盐者。有上中二策。中策有二。一曰稽查火伙。一曰烙验官场。场官有火伏簿扇。以查煎之数。有定额。一一日夜。煎盐一肆。有定斤。名曰火伏。严禁大桶重利。飭户所有之盐。场商尽数收买。则梟徒无所得盐。而私之源清矣。运官盐必以官船。律有明文。官先按船编号排甲。量其载之所胜。烙于船而注于册。载不及九分。则不准开行。而私之委清矣。革除埠头浮费。而于口岸建盐仓。船至即卸盐上仓。不过两月。船自载米煤等物。顺流而下。船得倍利。并以便民。是虽不足以杜越境之私。而官商既不能卖无引之盐。又不能使船户带私以代水脚。梟徒无从得盐。则众自解散。是亦可以提行溢课。而无滞绌之忧矣。若夫上策。则裁撤大小管盐官役。唯留运司主钱粮。场大使管户。不立商垣。不分畛域。通核现行盐课。每斤定数若干。各处虽难画一。断可不致悬殊。仿现行铁硝之例。听商贩领本地州县印照。赴场官挂号。缴课买盐。州县发照后。一面具详运司查核。则场官不能干没正课。而运司与场员俱有平余。州县亦藉盐照纸朱之费。津贴办公。长江大河。转输迅速。民间盐价。必减于今十之五六。而私盐十一种。皆输官课。课入之数倍于今。梟徒化为小贩。不至失业。为盗贼以扰害闾阎。拨出现行课额。仍归正供。酌提盈余。增翰詹科道部院司员之养廉。略如同通。使京职不为债累。而外放取偿于所属。冲繁州县。量设公费。使廉吏可以不浮取于民。而无赔累。是一举而公私皆得。众美毕具。千年府海之陋。一朝尽革。六马朽索之凜。万世无虞者矣。

云南盐法议

王芝成

盐有官私。盐法之弊所由生也。井各有销盐之地。地各有解课之额。私盐充斥。则官盐堆积。而课无所出。在他处犹可遏私贩之涂。以疏官引。惟云南山路丛杂。遏之为难。于是司其事者。不得不出于计口授食。按户均销。以图照额征课。而短科昂价。揆土苛派之弊丛生。夫有官所以别乎私也。官之异于私。

由于销盐征课之各分其地也。凡人购物。利贱而恶贵。官贵私贱。而欲使之反其情。按地销盐。假手胥役。而欲使之平其价。此虽繁设科条。重立刑罚。有所不能矣。止弊之道。贵正本不贵持末。盐之弊既因分官私而起。曷若泯官私之迹。不必按地销盐。而使之自然流通哉。何以谓泯官私之迹。合计通省课银之额。每井应征课若干。又较各井户所煎卤水之厚薄。酌其中以为常。按额分派。每户征课若干。课银纳自户。征解但由井司。户输课之后。所煎之盐。听其销售。所售之数。与纳课之数。无论盈绌。总以派定之额为断。亦如商代之贡法。乐岁与凶年一致。课银既征。买者不拘何井。卖者不拘何地。买卖之数。不问多少。与市肆之货同。如此。则无盐非私。实无盐非官。官省防制之劳。民鲜催科之累。以通省之盐。供通省之食。任其所之而无阻。官民两得其便矣。不见夫田亩之税乎。计上中下而科以赋。业田者照额输之。田中所出。虽转相粜余。不必指某谷为官。某谷为私也。或难之曰。户纳课是已。倘课既纳而盐不能售。奈何。答曰。盐之切于日用。与薪米等。惟不爇薪食米之人。而后可以不需盐。非然。则盐不能不需。需不能不买。买不能不于井。而何虑户之不能售乎。或又曰。人情乐趋便利。盐不分井。则买者争向附近之井。彼僻远者何望。答曰。便利固人所乐趋。贵贱亦人所必较。少者费而多者贱。物之情也。附近之井易销。必致于少而贵。贵则人将不惮远求以图贱矣。且僻远之井。独不可移其盐于辐辏之所以求售乎。或又曰。课银责成户。而买之多寡。听民自便。倘买盐之数。不敷纳课之数。户为定额所苦。将逃亡而不为矣。奈何。答曰。往时分地以销。民闲食官之外。尚购私盐。今官私合并。所食岂反从减。食既不减。课岂不足。户之煎而售之。亦如织者之货其布帛。陶者之货其瓦缶。世不能不资而购之也。方将争为户。而何逃亡之有。或又曰。凡为此者。所以杜短秤昂价诸弊也。今以井司户主之。其弊岂不生自井司户乎。答曰。诸弊之生。由于各有应销之地也。既不分地。则此井所售不公。人将改之他井。户欲盐易销。井司欲课易征。岂肯生弊以致买者稀少。而课不能敷。利不能获哉。

请改云南盐法议

迤南道屠述濂

为酌筹滇省盐法。以清积弊而恤边氓事。窃查滇省盐井二十八区。以供十府三厅四州民食。设立提举大使等官。分辖经管。预领薪本。督率户。每年煎办额盐三千七百一十万六千二十斤。按月交存井仓。而营销之法。则系按照各州县户口多寡。酌定额数。地方官垫价雇夫。赴井运归本地。设店收贮。分发所属铺贩销售。每盐百斤。定价三两。各属每年共解盐道库银一百四万三千四百一十八两。内拨解司库正课银二十六万一千六百四十三两。余作开支养廉经费。

归还薪本运价等项。按年造册。分奏销。立法本为周备。维因户则先本后盐。食户则先盐后课。不免堕误。是以乾隆四十五年。清查商民积欠四十六万一千六百两。奏蒙 恩旨分别有着无着追赔在案。迄今又阅二十年。户堕煎盐斤。商民积欠课银。为数又复不少。且因薪价日昂。原定薪本。实有不敷。户无项赔垫。不得不搀和沙土。以低潮充数交官。而卖给私贩。则成本之外。得沾余润。故利于私贩。不乐于交官。反偷煎净盐。以招徕私贩。此官盐之所以潮杂。而私盐之所以纯净也。私贩所买私盐。无须完课。有利可图。井上司事。分润走漏。梟徒益无忌惮。百十为。塘汛不能堵截。私盐程色既高。价值较贱。小民止图便宜。罔顾食私之律。此私盐之所以充斥。而官销之所以日堕也。承销州县。盐有定额。课有定限。欲顾考成。不得不分派里甲。勒令领销。此门户盐之所以不能禁绝也。盐既非人心之所愿领。不得不签差以提其来。课既非民力之所裕输。不得不立限以严其比。追呼需索。已属不堪。且发盐之时。由官店而发交于乡保。由乡保而转交于火头小甲。收课之时。由火头小甲而转交于乡保。由乡保而汇交于官店。盐则递发而渐少。课则递收而渐增。凡各州县经手办盐之人。以千百计。无不以小民为鱼肉。称贷鬻及儿女。春课未清。夏课又紧。鞭笞不惜。堕欠仍多。从前民力稍宽。姑忍剥肤之痛。近日民力已竭。各怀走险之心。前岁迤西迤南。各属纷纷蠢动。已有明。自应亟筹良法。俾民无压派之累。课无堕误之虞。方为尽善。查川省盐法章程。现系定额。招商赴井买盐。配引完课。任便运销。即滇省所属之东川昭通二府。亦销川省边引盐斤。不经地方之手。百姓随买随食。行之日久。甚属相安。似应仿照办理。查滇省各井额盐三千七百一十万六千二十斤。今全归民办。配引营销。原定薪本脚费。均无庸官为开支。而各州县店费。概可裁汰。每盐百斤。止需征正课银七钱五厘一毫二丝五忽。公费银二钱九分四厘一毫四丝九忽。二共银九钱九分九厘二毫七丝四忽。加以盐价运脚。约计每盐一斤。卖银三分。足敷贩户本息。议定之后。将各井盐额课款数目。通盘牵算。每引一张。准配盐三百斤。该课若干。计每年每井该引若干。由盐道编号铃印。发交井官收贮。飭令地方官招商赴井。领引缴课。自向户给价配盐。发运售卖。如此则户各图销售多速。自然煎熬净盐以招商贩。而不致潮杂。在商贩转运以多速获利。自然不敢短称昂价。而程色纯净。在百姓随银钱之有无。任买盐之多寡。自无压派之烦。追呼之扰。从前积弊悉可扫除。

议者谓滇省鲜殷实之户。难在招商。查现在州县经销。无不严缉私贩。百姓尚冥不知畏。犯法行私。今奉示招徕。似无畏难退缩之理。议者谓私盐价贱。故贩卖者多。官引价增。则贩者必少。查市井之情形。惟计余息之有无。不论本价之贵贱。官价之外。仍不禁其余利。贩卖自必踊跃。议者谓盐利归官。故各

堵缉私贩。今归商办。地方官不复意。私贩必致充斥。查私盐亦有成本运脚。其卖价原不能甚贱。实由官盐过贵过丑。百姓不愿领食。故私贩得以乘机而入。今听百姓买引行盐。则私贩可以不堵自绝。议者又恐井员不肖。纳贿放私。额课必至短缺。查各井既有定额。该员各顾考成。且附井要隘。自当设卡放。毋许盐引相离。井员不能造伪引而放私。商贩岂肯不领引而缴课。即或书巡额外勒索。以致商贩裹足不前。请将商人所领盐引。着交地方官截角。每月申缴盐道核销。如何井之盐引独少。即知何井之办理不善。无难立时惩创。或另易井官。自不致因循误课。议者又恐从前欠民欠。累万盈千。难以追补。查前此户薪本不敷。丁力日就疲乏。以致堕煎。今则听其照本发销。不复亏折。自可渐次补煎。旧日之民欠。实因盐丑价昂。约差派累。官课尚可缓于旬日。使费不能待于须臾所致。今则民运民销。官吏无从压勒。胥役不得需索。百姓既无新亏。自能专完旧欠。断不致于无着。并查滇省。虽有川私交私冲入。然陆运费重。止能行于近边。而腹地私盐。实系本省各井走漏。其数不下于正额。今则听商贩运。无分公私。凡昔日之私销。悉归今日之公课。盐课两无堕误。办理更觉裕如。凡此情形。各就管见所及者。缕陈宪鉴。以备采择。

粤西行盐议广西通志

高熊征

考古盐法之善。无过刘晏。其理盐也。不过于出盐之乡。置盐户。所煮之盐。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至江岭闲去盐乡远者。转官盐于彼贮之。故盐得常平。今各县有各县之引。不得任其所之也。专行官引。禁绝私盐。则非俟商绝盐贵。然后减价鬻之也。盐何以得常平。且晏之理财。必委士类。今商皆积贾。惟利是图。即僉士商亦岂尽得其人。不得其人。则徒滋纷扰。法虽甚善。利害仍相等耳。查粤西往例。每引至桂。该银八两三钱零。今每引止银六两六钱三分零耳。而昔日之盐贱。引能多销。今日之盐贵，壅滞不行。其故何也。盖粤西自古行盐之法。不论官民商贾。但有资本者。皆得在东买盐。惟于梧州立厂以榷之。每盐一包。梧州纳银三钱。平厂纳银一钱二分。桂厂纳银一钱七分。任其发卖。官无考成之责。是即刘晏但鬻于商人。任其所之之法也。故经久无弊。康熙元年。广东抚宪以盐引滞积具题。前抚金公始行文各处。计口授盐。于是各府州县。俱有定额。彼时吏有贤不肖。民有巧拙。其贤有司虽奉上法。亦恤民艰。开报丁口。酌可而行。不肖有司专事逢迎。务为苛索。乳哺之子。尽行开报。民之巧者。互相隐匿。丁多而派盐最少。民之愚者。无所覆藏。丁少而派盐反多。其始之立法。各处设埠。按额营销。未尝不善。而其究也。可行盐之处。得盐反少。发买既速。别处之盐。不得搀卖。民苦淡食。其山高山峻。不能行盐之处。得盐虽未尝多。而壅滞不行。商人交接衣食出其中。搬运脚

费出其中。盐价日腾。民不能买。尤苦淡食。县官既畏考成之获罪。又与商多有交。于是任商开价。按丁发盐。追呼遍及鸡豚。敲扑尽于闾里。民不聊生。甚于青苗之害矣。厥后不能行盐地方。乃有宁愿釀银销纳干引。听从商人别处发卖者矣。此当日傅将军在梧日久。目击其弊。故特题总商通融销引。地方官无金商派食之累。而商人尽握利权。低昂任意。民食贵盐。引额仍滞。其弊又有如今日者。要而论之。有近盐地方。有不近盐地方。近盐地方。私盐必贱。穷苦小民。趋贱避贵。虽刑日报。欲求私盐之绝。不可得也。不近盐地方。私盐既无。官盐又少。虽出示严禁。欲商人之不高其价。亦不可得也。粤西盐法之弊。总在按额营销。而按额营销之弊。总在能行盐之处。苦盐少而价高。不能行盐之处。苦盐多而难售。欲不派之百姓。盐滞不行。则病商且病官。盐而派之百姓。则追呼不及。病民亦病官。何则。官有考成故也。然今额引既定。

国课不容亏损。古之良法。岂能复行。救时之政。但如宪谕革去东商。令总商实开拆引之费。脚价之费。其余滥费与各陋规。尽行查革。总于梧厂合计其到盐之多寡。定其价值之高下。任其通融各处发卖。而不能行盐之地。派帮拆引之费。庶几国课无亏。公私两便。然而总商尽握利权。又实难其人矣。要之有治人无治法。是在择之而任之耳。

盐归地丁不如收税议

龚景瀚

窃惟甘省盐政。自雍正九年。革除民以后。商力既疲。官民交困。以某所历数任言之。中鸣沙八堡。商则挨户轮充。课则按户帮派。奸顽抗欠。官为赔垫。良善拖累。或至重科。其害半在官而半在民。平凉无充商之户。前任官令自行办运。而冲途四达。私盐充斥。势不可行。寻亦中止。岁岁官为赔课。其害专在于官。固原以富户四五人朋充。三年一换。课项虽无逋欠。而充商未免赔累。有力者百计营免。胥吏乡保。皆得高下其手。而不肖吏藉此渔利。每当点换。一州骚然。其害又专在于民。以三州县推之。其余大概可知。非累官则累民。然官累必及于民。民累亦必及于官。又两弊之道也。执事有鉴于此。慨然思变法以苏其困。详请大宪。仿雍正九年以前之法。课归地亩摊征。盐听民间自运。诚祛弊之良图。救时之急务也。然立法必慎于初。庶几无貽后悔。雍正九年前。百姓按粮课。脚贩随地卖盐。其法何异于今之所云。使其无弊。即可遵行至今。何以至九年。平凉府忽而详请招商。上宪又忽而允从。是当日之弊。已有不可胜言者矣。盐课归于地丁。足救目前之急。一时权宜。而非经远之计也。何则。出课之民。不必皆贩盐之民。肩挑背负。藉以糊口。惟近地诸州县百姓可耳。其远而数站。或十余站。车载马驮。转运取利非有力者不能。有力之家。精于心计。必不肯多置田产。以避差徭。广畜牛马。贱积贵售。小贩皆

领其贖本。四出营运。有利同分。不输税课。坐享厚利。乃令力田务本之农民代之纳课。非重本轻末之道。其弊一也。利权不可以假人。今官不配盐。则无人为之经理。游手无赖之徒。集其中。趋利如鹜。是纵之使争也。如云贵之银冶铜场。口外之金厂。在在成。事端滋起。既不可驱逐。又不易稽查。积久生奸。必酿事变。其弊二也。甘肃地瘠民贫。而河东尤甚。屯地更地。一田三赋。重者勿论已。民田赋为较轻。监田尤其轻者。数年以来。幸际丰穰。已不能无逋欠。今骤加以盐课。又益规纸价。以及减下平规小锭火钱官吏饭食诸费。盐茶地丁银六千五十七两二钱八分七厘。课费为银五百三十六两七钱六分四厘八毫。所加几及十分之一。固原地丁。共银一万一千八百一十二两一钱一厘。课费为银三千一百九十三两八厘。则加十分之三。能保其不拖欠乎。以已然之事论之。涇州所属盐课。早归于地丁。某曾为诸处监交。其交代折中所开。自四十七年至今。官之代垫者。每年或千金。或数百金不等。是名虽不累官。而其实仍不免于赔垫也。官必严刑苦比。无可奈何。然后甘心代之赔垫。丰年尚可勉强催科。一遇水旱。死亡转徙。正项钱粮。可以奏闻蠲免。而盐课必不能减。斯时将仍取之民乎。民必不堪。将不取之民乎。课从何出。其弊三也。且当日各州县分引之多寡。并未尝援照地亩之多寡。通都大邑则多。山僻小邑则寡。非通都大邑之民。食盐独多于山僻小邑也。行盐虽有地界。而四达之衢。可以阑入。地界销盐多。故配引多。山僻之邑。无可通融。销盐少。故配引少。平凉一府。销引三万三千二百七十张。而固原一处。销引一万二千四十张。已居三分之一。静宁平凉隆德庄浪盐茶华亭六属。仅居三分之二。以固原四通八达。可以通融他处故也。盐茶原额。仅四百四十一张。后协销隆德县二千零九张。合为二千四百五十张。除去归并固原四百二十六张。为引二千二十四张。招商办运。随时尚可量为变通。今若归之地丁。则永为定额。一成而不可变。多寡不一。苦乐不均。其弊四也。

当变法之初。各州县如释重负。无不乐从者。行之数年。其弊立见。再思变法。势必有所难行。何如慎之于始乎。谨按唐刘晏之治盐也。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收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其余州县。不复置官。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史称江淮盐利。始不过四十万缗。季年乃六百万缗。由是国用充足。而民不困弊。窃谓美意良法。莫善于此。似宜仿而行之。就场定额。一税之后。不问其所之。则国与民两利。查花马小池。每年额设引六万七千四百四十张。每年额征课银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三两三钱二分。每引一张。配盐一石。应课银二钱一分五厘五毫。加公用纸价杂费银四分九厘七毫。统计盐一石。为银二钱六分五厘二毫。今宜专责之盐捕厅。就池立局。出盐一石。抽税银二钱七分。官吏饭食杂费。皆出其中。已属有余。一税之后。不论富

商大贾。贫民小贩。听其随地棗卖。计盐一斤。抽税银二厘有余。今平凉固原等处。盐价每斤十余文。至二十文不等。除扣工本。得利甚多。人自乐为。脚贩日广。盐价日贱。无摊派之扰。无追呼之烦。无逋欠之忧。无赔垫之累。上不亏国。下不病民。诚良法也。而或者谓课有定额。摊于地丁。可以适符额数。就池纳税。多寡无常。忧其缺额。不知十六厅州县。户何虑数百万。按食盐之人出课。每岁必不止于万余金。从前所以商疲引积者。由于私盐多而官盐壅滞。今行此法。则透漏无从。私盐皆官盐也。无不食盐之人。即无不纳税之人。合一岁计之。国课必有盈而无绌。况产盐之区。本不止惠安一堡。以某所知。靖远宁夏等处。皆有盐池。靖远以有碍官盐。严为封禁。然私取者终不能绝。宁夏之盐池。即在近城。向以优待边黎。无引无课。历年为官盐之累。陕西定边。有连烂二池。环县庆阳。以至西凤。皆食其盐。河西产盐之处。亦复不少。皆听民自取。故甘凉之课额甚少。均为国家赤子。何以厚薄顿异。祈飭令各厅州县。通行查明。除煮土为盐。所得有限。听其自为外。其余有盐池者。皆设局收税。近惠安堡者。兼领于盐捕厅。远者即领于各厅州县。以通省之盐供通省之食。抽通省之税以完通省之额。未见其有不足也。抑某更有请者。中边外。有大小盐池。即唐书温池县之盐池也。今为阿拉善王所辖。其盐洁白坚好。内地之民皆喜食之。私贩者络绎不绝。其一路自中渡河。涉平凉府界。入陇州凤翔。以达西安汉中。其一路由大靖皮家营。至皋兰。转入巩昌秦阶而至汉中。其一路由镇番柳林湖达甘凉一带。大抵甘肃全省。食花马小池盐者。仅十分之二。食各州县私池盐者。十分之一。而食阿拉善王之盐者。十分之七。陕西亦居其半。闻阿拉善王。但于两池置官收税。但见驴过与骆驼过。纳银若干。俱有定数。不论蒙古汉人。听其转运。即行刘晏之法也。内地官引壅积。职此之故。今亦令沿边各州县。于各隘口盐所从入之处。设局抽税。亦计骆驼与驴所驮之多少。为税之轻重。一岁之入。必十倍于今之额课。彼所收者池税。而我所收者过税。既无碍于阿拉善王。又易私贩为官贩。两便之道也。苟能遵此办理。三年之后。内地盐池之税少。则边口之税必多。边口之税少。则内地盐池之税必多。通盘合算。额数亦定。此不独甘省可行。推之长芦天津两淮浙闽。皆可仿此法行之。其陕西延榆山西大同。向食河套私盐者。亦于隘口收税。则天下皆私盐。天下皆官盐也。不揣鄙陋。谨陈一得之愚。伏祈垂鉴。

商盐加引减价疏

兵部尚书卢询

窃惟从来盐政之坏。皆归咎于官盐之壅滞。官盐之壅滞。皆归咎于私盐之盛行。故讲求盐政者。莫不以禁私为首务。乃法令愈密。缉捕愈严。而私盐终不可

禁。以致商民交困。课额履亏。若无良法以善其后者。此皆不治其源而徒治其流。不求其本而惟求其末也。盐之行与不行。其本源总在于盐价之贵贱。私盐之所以易行者。由于价贱而民食之者众也。官盐之所以难行者。由于价贵而民食之者少也。然私贩原以图利。必不肯折本而又犯重罪。而价竟贱者。以不必贵也。价贱而利已多耳。官盐亦以图利。亦必不肯折本而再亏课额。而价终贵者。以不能贱也。价贵而尚恐无利耳。夫官商之盐。固用费本买于盐场。户私收之盐。亦用费本买于盐场。官盐行卖。固费人工脚载。私盐行卖。亦必费人工脚载。乃为官盐则贵。为私盐则贱。私盐虽贱价亦有利。官盐虽贵价亦无利者。其故何欤。盖私盐自费本人工脚载而外。每觔多卖一厘。则此一厘。即属余利。则其价安得不贱。而其利安得不多。官盐自费本脚载人工而外。其为费方将数倍于此。每觔必照私盐多卖数倍。方有余利。则其价安得不贵。而其利安得不难。然官商之盐。其较私盐多费者。于盐本人工脚载而外。完课一项。实不过十分之一二耳。商人服食奢靡。积惯成习。身家所费。已无限量。而各衙门额规。千头万绪。盐院盐道等官。固其本管官。额规决不可缺。而行盐地方。文官自督抚以至州县杂职。下及胥役。武官自提镇以至千把。下及兵丁。莫不皆有额规。而额外交际诛求。又复不可计算。各项费用。总皆增加于盐价之上耳。夫商人亦非必尽出于至愚。其宁亏国课为身家子孙之累。而决不敢缺少额规者。因盐引之盐。原不敷用。亦各赖引外行盐。以济其引盐之不足。夫引外之盐即私盐也。彼虽官盐。既卖私盐。则安得不为地方官吏之所挟制。而多出于无穷之费用乎。但官商虽与私贩同卖私盐。而私贩之盐则无费。盐商之私盐则费重。故盐商之私盐。其价亦究与官盐相等。安能禁百姓之不食私盐。与私盐之不盛行乎。故盐商行官盐亦困。行私盐亦困。究其私贩之盛行。实官商之价贵驱之也。商盐之价贵以致壅滞者。实官吏之额规为之也。是以欲使商盐之行。惟在价贱。使私盐无利。则私盐将不禁自止。欲使商盐之价贱。惟绝额规。使可贱价以出卖。则商盐自通行而无滞矣。臣愚以为莫若加引而不加额。大减其价。如向行一万引。原须二万引方足敷用。即将一引分作二引。须三万引方足敷用者。即以一引分作三引。而课银则仍只完原额之数目。正课丝毫不必增加。总尽其所卖皆成官盐。则地方官无所挟制。盐贱多卖。则自有利。盐价既贱。则私盐更何所利。而犯重罪以耗己费乎。百姓亦何所利。而冒法禁以食私盐乎。此实正本澄源。为盐政之术也。或疑现今缺课。皆因引盐不能尽销。则虽增引何益。夫今日私贩之卖私盐。盐商之夹带私盐。皆数倍于引盐数目。此固人人所共知。故止有盐不敷用。决不至用有余盐之理。其盐引之所以不能尽销者。因地方官既得盐商额规。听其恣卖私盐。不能比销之故。则加引之后。岂复再有缺课之忧。特地方官一无所利耳。但加引之后。其所用引数目

。必尽行呈露。我 皇上如天之仁。以惠民通商为念。臣故敢以此言进。然其法一立。则万世永行。特恐后或有言利幸进之臣。只须一纸文书。按其加引数目。令其照依加课。商民皆无可辞。则盐法必至大坏。害商害民。莫此为甚。而臣且为万世之罪人矣。如果其说可行。仰求 皇上特降德音。垂示万世。加引之后。总祇照原额输课。永不得增加。质诸天日。矢之山河。庶几商民永享其利。而盐政永为无弊矣。

甘盐请改收税疏嘉庆五年

甘肃按察使姜开阳

查甘省盐课。岁不过二万四百有零。其课甚微。而官民反受累无穷者。则立法之未善。虽屡易其法。而弊益滋也。臣在甘五年。细加查访。姑就所知各州县言之。如中鸣沙八堡。商则挨户输充。课则按户帮派。奸顽抗欠。官为赔垫。良善拖累。或至重科。其害半在官而半在民。平凉无充商之户。前此各任自行办运。而冲途四达。私盐充斥。势不可行。旋亦中止。岁岁官为赔课。其害专在于官。固原州以殷实之家四五人朋充。三岁一换。历年尚无逋欠。而充商者多至赔累。有力之家。百计千方。先期营免。胥役乡保。皆高下其手。每逢点换之年。一州骚然。其害又专在民。以三州县推之。其余大概可知。非累官则累民。然官累则必及于民。民累亦必及于官。又两弊之道也。前任总督松筠。臣曾将盐政之利弊。详细禀明。而松筠慨然思变法以苏其困。彼时因远在汉中。军务旁午。未及具奏。旋离甘省。现在总督长麟。又驻扎徽城。当此军务紧要之际。亦未暇及此。臣愚昧之见。以为早除一日之弊。即官民早受一日之益。当此 皇上大开言路。广思集益之际。若迟回不言。实不忍官民之受累愈深也。臣查甘省本无殷实之户。其最上者不过数千金。以之充商。定至疲乏。数十年之后。轮充一遍。俾有力之家。尽属无力。现在各商人纷纷呈控。欲课归地丁。各州县无不乐从。屡经详议。臣以课归商办。既有所不可。即归于地丁。亦非久远之计。出课之民。不必皆贩盐之民。肩挑背负。藉以餬口。惟近池诸百姓则可。其远而数站。或十余站。车载驴驮。转运取利。非有大力者不能。彼精于心计。必不肯多置田产。以避差徭。广储牛马。贱积贵售。小贩皆赖其贖本。四出营运。有利同分。彼于官课分毫无出。而坐享厚利。乃令力田务本之农民。代之纳课。非重本轻末之道。其弊一也。利权不可以假人。今官不配盐。无人为之经理。游手无赖之徒。集其中。趋利如鹜。是使之争也。争端既起。既不可以驱逐。又不易于稽查。积久生奸。必酿事变。其弊二也。甘省地瘠民贫。而河东尤甚。数年以来。幸际丰穰。已不能无逋欠。今骤加以盐课。又益之以盐规纸价官吏饭食诸费。能保其不拖欠乎。即如泾州所属盐课。早归地丁。闻自四十七年至今。官为代垫者。每年或千金数百金不等。是名虽

不累官。而其实仍不免于赔垫也。且历任之官。岂尽爱民如子。必严行苦比。无可奈何。而后甘心代为赔垫也。况丰稔之年。尚可勉强催科。一遇水旱。流离转徙。正项钱粮。可以奏明蠲免。而盐课必不能减。将仍取之民。而民不能堪。将不取之民。而课无所出。其弊三也。当立法之始。各州县如释重负。无不乐从。行之数年。其弊立见。再思变法。势必有所难行。何如慎之于始也。臣谨按唐刘晏之治盐也。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其余州县。不复置官。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史称江淮盐利。始不过四十万缗。季年乃六百万。由是国用充足。而民始不困敝。是法良意美。莫过于此。宜仿而行之。就场定额。一税之后。皆任其所之。则国与民两利。查花马小池。每年额设引六万七千四百四十张。每年课征银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三两三钱二分。每引一张。应课银二钱一分五厘零。公用纸张杂费银四分九厘零。统计盐一引。为二钱六分五厘零。今专责之盐捕厅。每盐一引重若干斤。抽税二钱八分。官吏饭食税皆出其中。各给税票为凭。一税之后。不论富商大贾。贫民小贩。听其随地售卖。除扣工本。得利甚多。人自乐为。脚贩日广。盐价日贱。无摊派之扰。无追呼之烦。无逋欠之忧。无赔垫之累。上不亏 国帑。下不病闾阎。诚良法也。

其余各州县有盐池者。亦不止一处。皆设局收税。近惠安堡者。兼领于盐捕厅。远者即领于各厅州县。以通省之盐供通省之食。即抽通省之税以完通省之额。自见其有余而无不足也。抑臣更有请者。中卫边外。有大小盐池。今为阿拉善王所辖。其盐洁白坚好。内地之民。皆喜食之。私贩者绎络不绝。大约甘肃全省。食花马小池盐者。仅十分之三。食各县私池盐者十分之一。食阿拉善王之盐者。约有十分之六。陕西一省。亦居其三。闻阿拉善王但于两池置官收税。不论蒙古汉人。听其转运。彼正行刘晏之法者。故于民甚便。私贩日多。骆驼牛骡。十百成。皆持挺格。吏役不敢呵止。惟得其常例。以此为例。私盐盛行。而官盐壅滞。职此故也。久非国法之所能禁。不若明开其禁。令沿边各州县各隘口所从入之处。俱设局收税。但彼已在阿拉善王处纳税。不得再照内地额税。止照额税减半给以税票。令通行。关津渡口。有需索之常例。其费亦略相当。诚为两便之道。如此办理。则三年之中。章程既立。内地盐池之税少。则边口之税必多。边口之税少。则内地盐池之税必多。通盘核算。永远可行。通省之私盐皆成通省之官盐。刑狱息而贼盗少。官税省而国用充。万世之利。莫过于此矣。

闽盐请改收税疏嘉庆九年

福建布政使裘行简

窃臣向闻闽省漳泉一带。民俗慁悍。逞凶械。水陆盗匪。结伙成。最称难治。

臣上年蒙 恩署理藩司。旋经实授。到任年余以来。留心体察。该处民情。本性质直。亦最能食贫作苦。官吏如果清廉。即皆帖然心服。加以勤于听断。更感诵弗衰。乃极有人心之良百姓也。其地为山海饶瘠之区。贫民多食地瓜。有终身不见米谷者。且收得地瓜。合家男妇。尚皆食其麤皮。将瓜瓢磨粉糗卖。资用度。不肯自食。乃极为可悯之苦百姓也。其所以流为贼盗者。则无恒产之故。而其所以无恒产者。则从前更改盐法未善之故。查海滨斥鹵之地。向难耕种。贫民多就地迭土作埂。垫以砖块瓦砾。名为盐埕。俟潮水退后。晴日晒晾。即皆扫成白盐。不过稍费人力。无须本钱。非淮浙等处之盐。必待煎熬。需费成本者可比。此乃造物自然之利。穷黎藉此糊口养家。所为以海为田也。乃自盐为商办之后。遂目民地为私埕。指潮水为私盐。尽其所有而归之于商。官且绳之以法。沿海赤子。既无资本。不能别作贸易。安得不入海为盗。法令日严。而洋盗愈炽。非愚民之甘心就戮也。亦谋生之念重。罹法之念轻耳。臣仰体我 皇上轸恤黎元。整饬地方至意。再四思维。悉心筹划。窃以为欲清盗贼之源。必先救盐法之弊。然改归地丁之说。厚于富商而薄于小民。非立法之善。福建地土贫瘠。额征钱粮。岁征一百二十余万。尤非山西可比。因细检成案。与在闽最久各员。加意讲求。查从前闽省盐课原额。编载岁征银八万五千四百七十两零。至雍正年间。正课收至十五万九千两有奇。每岁盈余。年无定额。而彼时产盐丰旺。贩运踊跃。递年盈余。遂收至十四万有奇。合共正溢课银三十万三千六百六十两零。彼时福州府迤西各府。俱系水贩运盐。福州府以南。至漳泉一带。准民间肩挑贩卖。地方随处设卡。委员收税。每担自一百文至一百五十文。先定课而后给单。一如各省关税之例。不论本省何场何地。听其配运售卖。皆不官为经理。是以自雍正年间至乾隆初年。税课日增。民生日裕。官无缉私遗课之虞。民无欠税犯科之事。诚为法良意美。迨至乾隆七年。本省富民。及外省客贩。见产盐旺盛。有工无本。利息甚巨。遂呈请归商办理。领引疏销。大吏不加查察。遽照所呈。议请签商分地办理。即以当年现收银数为准。每年应完正溢课银三十万两有零。即现在所谓定额也。此法一行。既多运脚之繁。复有请引挂号。设馆设哨。及一切公私杂用。浮费既已增多。课额遂渐形支绌。且商众惟利是嗜。只图自肥身家。罔肯急公交课。年久欠多。则又藉词疲乏。以为私盐非借官势不能查禁。遂将产盐不旺。私盐较多之处。诱之官办。于是同安晋江惠安诏安等县。皆相继设馆卖盐。官交盐课。以临民正印之员。几同市侩。坐车列贩。握算持筹。已乖政体。且不能兼收子母。遂致欠缺日多。此从前更改盐法。亏课病民之所由来也。查闽省现在盐课。计至嘉庆六年秋拨止。官帮欠项。已准咨明各省并各旗籍饬追者。共银二十七万一百两有零。商欠项下奏准八年带征者。二十一万四千四百七十两有零。又现

应清厘归者。一十一万一千二百余两。又印折银二万九千四百余两。统计各项欠银已有六十二万五千余两。俱经奏咨有案。至七八两年欠项。尚不在此数内。是即以鹺政而论。迁延至此。疲玩已极。倘再因仍迁就。将来帑课。必至尽成赔。于 国家惟正之供。亦宜亟为调剂。何况夺小民自然之利。致私梟充斥。洋盗日多也。

查海边居民之埕。即与平民之田赋无异。从前纳税之例。即与按则交粮无异。势不能籍富民之田。而代为升科报垦。何独掠贫民之业。而遽准领运售盐。此理之易见者。臣愚以为福建省城西北。如延平建宁邵武等府盐课。现在均待定额。商民相安。应照现行之例办理。毋庸轻议更张。其省城东南之兴化福宁泉州漳州等府盐课。请仍查照乾隆七年以前之例。听民自晒自卖。自运自销。每盐一担。交税钱一百五十文。皆先纳课而后给单。凡商鱼船户肩挑背负。俱任其在省南各府境内。毋论何场何地。自行售卖。民无私盐之禁。场无商引之盐。即以部引作为官单。查明从前原设卡馆作为关口。以现在场员作为税官。稽查收税。所收钱文。即令税官于各该地方。就近易银。随州县钱粮。解交盐道库内收存。汇入报销一案候拨。如此复还原制。商课改为税课。私盐尽属官盐。无签商定地之烦。少缉私拒捕之案。沿海穷民既获免于罪戾。复得自食其力。俯仰有资。自必输将恐后。即洋匪得有信息。或亦不招而就抚。且存县令体制。不与市贩卖盐。不与小民争利。似于 国课官制民生。均有裨益。至试行之初。或恐于盐课定额。稍有欠缺。臣亦不能无疑。伏思我 皇上念切民依。地方偶遇水旱偏灾。不惜亿万金抚绥安集。天下臣民。无不共知共睹。况此非变更成例。乃系追溯旧规。行之有效。俾良民不为洋匪。洋匪可化为良民。则每年在洋船工口粮等项。皆可大有节省。挹彼注此。计经费所省之数。必多于额课所缺之数。且现在正溢课银。悬欠至六十余万之多。催征筹备。皆属空文。徒有征课之名。而无收课之实。岂可不变通盐法。保卫民生。臣因系地方要务。既确有见闻。不敢以身非专政。稍为缄默。可否仰恳 敕部查核乾隆七年以前。闽省盐务章程。行令兼管盐政之督臣玉德。详查酌办。所有嘉庆六年以前欠课。已经部议核覆。仍可遵照完缴。七八两年欠课若干。亦可一并核明。另筹妥议。皆不致虚悬无着。况裁撤官商卖盐。令归民贩纳税。以臣私心窃计。事属便民。盐无偷漏。将来税课较原额必有增多。即以此后之赢余。酌补从前之欠缺。则帑项尤得早归有着。而官商叨荷 鸿施。益无既极矣。

请改汉中盐课归地丁疏

方维甸

窃陕西盐务。尚在试办期内。本年二月。臣与山西巡抚成龄。奏将凤翔府属。仍照旧制。准食花马大池盐。摊纳盐课银。毋庸设立土商。业经户部议准。民

情称便。兹据汉中府禀称汉中各属坝定远。本无盐课。南郑等九州岛县。额引二万五千道。每年应交盐课三千七百五十两。设有土商抽盐办课。而各州县内洋县西乡两县盐法。于康熙年间议定。由各里摊纳课银。并不抽盐。此汉中向来办理章程也。今复设立土商。抽盐办课。汉中本无殷实大商。认充者率皆市侩。抽盐抽钱。未免贪得无厌。即或公平抽收。而肩挑背负之人。获利有限。不肯分给他人。是以每遇抽课。殴口角。争竞纷然。随时惩办。不能尽绝。请照凤翔之例。裁去土商。于洋县西乡。一律摊纳课银。庶免滋扰等语。臣详加查核。雍正十一年十月。甘肃巡抚题请汉中改食花马大池盐斤。户部议令如何将如何可以实销。照例截角之处。妥议题覆。于乾隆元年。会同陕甘总督刘于义。河东盐政孙嘉淦具题。以汉中窳远。不得不赖小贩以济民食。实运势所难行。亦当俯从民便。若于课项有亏。民食有误。自当责以实运实销。今既两无违碍。仍照旧空截引角。毋庸另议更张。经部题覆。奉 旨准行。又汉中府属之洋县。于康熙三十三年。该县士庶公议。按里摊纳。详定章程。西乡县亦即仿照办理各在案。缘汉中地处万山之中。仅通负贩。该处食盐。有自花马大池由凤翔山内运来者。有自川甘边界运来者。所设土商。向不持引运盐。皆俟小贩到境。抽钱抽盐。谓之抽盐办课。俟课项交足。即将官引截角缴销。谓之空截引角。从前因土商苛勒小贩。乾隆二年。布政帅念祖等。即有详请裁商照凤翔洋县摊纳课银之议。今既复设土商。则措勒多收之课。在所不免。且小贩到境。不复抽盐。已阅十余年之久。一旦为土商坐分其利。人情总不贴服。此等无业贫民。亦有军营散出之人。性复桀骜。若竟绝其生计。商贩相激。恐致酿成事端。此实地方隐忧。尚不仅贩运不前。民食贵盐而已。臣访问情形。汉中文武军民。所言大抵相同。臣再四筹思。汉中盐法。自 国初至今。皆系小商。并非商运商销。赘设土商。徒使累民滋事。似应依仿帅念祖原议。将汉中一府盐课。照洋县西乡章程。一律摊纳。并请照凤翔之例。裁去土商。永杜垄断之弊。如此办理。尚系遵循旧章。并非轻更成法。盐价益贱。民情益安。每年交官课银。仍可丝毫无缺。实与官民均属有益。且汉中盐价贵于兴安。向不贩过西乡地界。于兴安营销河东盐斤。亦无妨碍。至于空截引角。原非核实办法。汉中自变量。又不在河东额引之内。今既裁商。亦可停发。以归简易。

再请汉中盐课归地丁疏

方维甸

窃臣前奏汉中盐斤。摊纳课银一折。接准户部议覆。内开汉中府民食盐斤。摊纳课银。固属因地制宜之道。但现在汉中盐价贵于兴安。自不至有越贩之弊。倘将来产旺价贱。或不免偷入境。有碍官引。且引张原为行盐征课。稽查私贩而设。是有盐即应有引。今裁去土商。不用盐引。凭何稽查。又如按里摊纳。

必须专司催收之人。亦难保无派累闾[閭](闾)之事。应如何定以限制。稽查妥善之处。令该抚悉心议奏等因。当行司道转饬汉中府妥议。兹据会详前来。臣复面加商酌。查行盐定例。原应持引运盐。不准盐引相离。以便稽查。但汉中盐务。与他处不同。土商向不持引运盐。祇系抽收小贩盐斤。交课后。即将官引截角缴销。前经陕甘总督刘于义甘肃巡抚许容河东盐政孙嘉淦。于乾隆元年。疏称实运势所难行。仍请空截引角。题明覆准在案。是汉中盐引从不用以行盐。即使虚设引张。亦属无从稽察。今既截去土商。应请停发引张。以归简易。再汉中盐价贵于兴安之故。并非由于产盐多少。皆因贩盐道远。成本较重。其价不得不昂。若自汉中陆运兴安。大山重迭。运本愈增。贩往无可图利。若由汉江水运。必从黄金峡经过。此峡内滩流湍急。漩涡甚险。重船向不敢行。毋虞偷越邻境。有碍兴安官引。至于按里摊纳。与正项钱粮无异。陕西完纳正赋。皆系里长等催交。此项盐课。亦一并责成里长乡约。毋庸另派催收之人。凤翔府及洋县等处。皆系如此办理。现拟于开征之前。将各县摊纳细数。刊入易由单。并由司出示晓谕。务使各里周知。吏胥无从影射。自不至有派累闾閭情弊。臣因汉中盐务。商贩不能相安。恐滋事端。是以查照向来例案。奏请裁商摊课。兹准部咨。复行体察情形。悉心妥议。可否照臣前奏办理之处。伏乞敕部议覆施行。

论抽盐税疏雍正九年

浙江总督李卫

发到顾成天条奏一事。交臣议奏。臣前岁于丹阳舟中。遇顾成天来见。告称入都。即当条陈盐政。创所未行。臣答以此法若然可为。则古人如管仲之煮海。刘晏之度支。早已行之。何待今日。况初抵云南时。卢询亦曾条陈。盐井尚难看住无漏。沿海数千里。凭何关拦收税之处。伊初仍辩论。后又理屈。不意至京果有此条陈也。至于顾成天所陈更定之政。欲贻亿万年生民之乐业者。臣请得而论之。如悬场三十里。听民自为买卖。不设巡逻。此类于现行例内。仁钱等十余县额销肩引之意也。然止系沿海县分。不限定三十里。而纳课定期。每日准挑百斤。分境杜私。冒支越界。皆有一定明禁。无所谓听民买卖。不设巡逻也。此三十里外。以至千百余里。江河山岭水陆间隔之州县。数十百处。若不令商人转运。则盐既未能不胫而走。人亦岂能越远而来。将听其食淡而已乎。如谓以应输之额。摊之各夫。丁多系烧刮赤贫。本身煎盐之荡地丁课。征比尚不能全纳。今责其代人完课。而后卖盐。则力量既所不逮。如任其卖盐而后完课。则通天下之户。盈万累千。昼夜所煎多寡数目。孰为稽查。且即省官吏之费矣。舟车捆运亦可减乎。即不问所卖之地矣。越海过江可不问乎。臣见其说已穷。又变而为商人抽税于关之论。夫榷货之关。直省不过数十处耳。其不

经由于关者。无税也。今天下无不食盐之家。即无不为盐所到之处。若内地尽行添设。数不可计。即止就沿海建置。则自奉天以迄粤省。东南半壁。水陆口岸。处处可走。防范何止盈千。且臣亲见山西安邑县。止有一处盐池。数十里。四围高墙。悉由总门出入。专设院司。官役巡守。尚不能免其偷漏作弊。何况沿海辽阔遥远。毫无关拦堵截。臣恐所省盐院道员以下之官吏俸薪工食。不足以抵。势将百倍而过之矣。又伊既云利之所在。刑不能止。则滨海地。山水沙泥交错。寂寞荒凉之区。强梁伙众。孰非攘夺之场。人人可煎。户亦难自主。无引之盐既行。即有商人。亦便于营私。谁肯又为纳课。其争闹杀。酿出大端。害及生民。实甚于私贩拒捕之刑狱矣。他如茺茺户。有何甲贖厚而乙贖微。历代章程。岂能有盐利而无盐害。此皆纸上空言。不可见诸实事。殊属诞妄之至。此等迂执。不可以口舌争。而服其偏见之心。惟仰恳 皇上。不拘何地方。大而盐道。小则分司。俾其将素所筹划生民乐业之法。试行于一二处。有益则竟畀盐政之任。再听其改正。广而推之各省。庶涇渭得分。而成效是非立见矣。

按盐场收税之法实始于刘晏而敏达此奏乃谓刘晏何不早行之云云则不学之过也惟是顾成天原奏亦有未细确之处故敏达得以抵其罅漏姑存此奏以见建议之人不可不筹划周密反予论者以口实而致尼良法于终不行也

广盐屯

邱嘉穗

穷民之所以贩盐而冒死不顾者。非徒以供滋味之需而已。彼实以家无宿储。专恃营运。荷担而往。易米而归。而一家之妇子所资以为命者也。盖自三代而后。田不可以复井。民之有田者什之一。而无田者什之九。彼有田者。犹往往困于诛求。其无田者。不取给于百货。势且无以为生。而百货之所出。又实操其权于富商巨贾之手。而非贩夫贩妇所得而与者。独盐之为产。乃天地自然之利。穷民能肩荷背负者。犹可藉之以少延残喘。而卒不免于犯上之厉禁。由是无所食之民。非转死于沟壑。亦终去而为盗焉已矣。顾今天下国用浩繁。九重宵旰。虽四方日开捐例。犹且不给。而必欲如西汉文学北魏甄琛之论。尽弛海内之盐禁。而归之百姓。以言乎仁民则得矣。其如经费之无措何。此所谓书生之论。可言而不可用者也。然则居今之世。而欲其恤民之仁。经国之义。并行而不悖。其将何道之从而后可耶。曰是莫若先举现在之盐田。选近地强壮之兵。与民间之膂力绝人者。而仿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之制。各授以百亩。而使之更番屯戍其中。以抵军饷。其自辽左山东以迄淮浙闽粤。沿海数千里之地。率多限于私煮之禁。而不得尽辟者。计亦不下数百万亩。则当用元虞集垦荒之策。募民以千夫百夫开治。即授之军职。而裁入其税。仍禁屯兵及将领等。不得

擅离盐屯。远售专利。止听四方商民转贩流通。而不复限以行盐地界。如是则私盐之禁可罢。官既增利。而于穷民亦甚便矣。今夫田亩之税。米粟之征。自古及今。皆遵大禹遗法。则三壤以成赋。虽以商鞅开阡陌。杨炎变两税。亦必随田之在民。与民之有田者而取之。未闻不听民分地输租于官。而反欲所在设官给本督耕。自为收粟者也。何独至于盐田而乃大不然耶。愚请得权其利弊而较论之。国家岁解田税。以充军饷。而于两淮两浙等盐场。地广人稠。又不免集兵团练。以备不虞。今既立盐屯。而正税可省。盐兵可撤。不用海防。而黄巢王仙芝之乱不作。利弊一也。丁淋煮。自宋元以来。照引酌给工本。而钱入贫手。不免妄用。及督以盐课。每至积负。甚或逃亡无办。若立盐屯。除额免科。军自为利。谁肯听其荒废。而工本之费。又可尽除。利弊二也。行盐必须分地。近地价常贱。远地价常贵。地广则拨引不足而亦贵。地狭则销引有限而亦贱。而官商逞其贪心。复贿道府。以制其低昂。使之有贵而无贱。则青苗抑配之弊必生。而公私争界。越境兴贩之害。犹不与焉。惟其盐屯所产。许商转贩。有无相易。远近广狭。无不流通。而后其价可平。利弊三也。自立盐禁。而亡命棍徒。资身无策。借名查盐。投充官商。辅以巡拦牙儉。捕私贩。搜私煎。因而窟穴其中。藉威生事。吓诈财物。陷害善良。所至骚然。人不堪命。甚至权奸下走。交通贩鬻。亦皆怒马鲜服。抗礼公庭。纲纪凌迟。至此已极。而盐屯岂有是哉。利弊四也。朝廷遣官行盐。有巡盐御史。有盐运司。有盐法道。有管盐同知通判知事经历主簿等官。而其下人役。更难悉数。无不月费俸廩。科索船夫。又闻其海滨颇多余荡。及村落土盐。皆可供煎。而畏官吏私垦之禁。莫敢开耕。以致人有遗力。地有遗利。计其所得。不偿所失。诚使以盐利散之屯军。复除私垦之令。则冗官冗役冗费。十去八九。而朝廷可以坐收军实无穷之利。利弊五也。由此论之。广盐屯与立盐场。孰盈孰虚。孰便孰不便。其大略亦可睹矣。舍是不图。而欲擅煮海之富。必曰不禁私盐不可。吾恐穷民易米而炊。并日而食。少夺其数文之钱。已扼其八口之吭。而较其国用之利弊。卒又相去倍蓰。而徒为九重敛怨也。悲夫。

开中盐法

储大文

明初征安南兵八十万。北征五十万。而兵不告阙。饷不告匮。此虽繇屯卫合府兵法。亦繇有开中盐法以济之也。开中者。因宋制而益精之。宋制利折色。明制利本色。自洪武三年。山西行省言大同粮储。路远费重。若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给长芦淮盐各一引。引二百斤。则转输之费省。军储易充矣。从之。而开中法实权輿于此。后因边饷不继。户部尚书郁新遂定召商开中法。令商输粟九边塞下。按引支盐。凡盐一引。计准价银八分。

若商能捐贖垦荒者。成熟量征其租十之一二。听就附近堡报纳盐粮。军有侵扰者惩治。永乐时。定盐一引。输边粟二斗五升。成化时少增至二斗七升二合。粟入引出。引入盐出。费少而利厚。而又非报中于边。率无以牟厚利。故欲卖盐不得不报中。欲报中不得不积粟。欲积粟不得不耕塞下之田。而米谷羨衍。亦不得不籍之于堡。而糶之于边。此所谓以盐法行屯政者也。军卫屯米。六石以贍军。六石以贮仓。其溢十二石外者。官勿余。而又有开中盐法年例以济之。若间值边警。斗斛阙乏。又有开中先支法以济之。常股盐户盐以为年例。存积盐以备先支。盐法疏通。而引无壅滞。是故当其时。商未尝有边商内商之分。内商皆边商也。课未尝有盐课余盐之分。余盐皆盐课也。而盐亦未尝有河盐堆盐之分。河盐皆堆盐也。今考河东盐法。至宏治时。常股盐二十九万四千引。存积盐一十二万六千引。始定运司召商办课之法。而成化以前无闻焉。则其在两淮两浙长芦山东又可知矣。此繇洪武迄成化盐法之略也。宏治五年。山阳叶淇。为户部尚书。见是时塞上银一钱。可易粟四斗。商人费益少。而利益厚。乃定纳银运司。解户部。给边费。于是库银骤增至百万两有奇。一时皆以为利。今考盐政志。宏治时。六运司之纳银不一。而河东最薄。至二钱一分。嘉靖二十七年。六运司之增银不一。而河东最薄。亦至三钱二分。爰暨万历时周宾所著识小编。谓岁入余盐课税等银。约一百万三千两有奇。各边中盐引价。约五十七万两七千有奇。其于常赋盖五之一。而两淮中盐引课不与焉。则其盐利之厚可知矣。然而边土遂繇此荒。粟益涌贵。虽尽一引价。或且倍之。至不能易斗粟。军多呼庚癸。而大同山西二镇。亦时召李国贞邓景山之变。议者喟然叹息。谓实繇淇轻变祖制始。至其后九边胥阙食。剿饷练饷频加。而行人陈际泰论之尤详以核。盖有乎其言之也。且夫人情莫不趋利而避害。亦莫不趋逸而避劳。夫惟以其趋利之心易其避劳之心。而事乃克济。自改法既弊。复思本色。而本色又不可遽复。于是令河东暨两浙长芦山东。胥纳折色。惟两淮利较厚。独纳本色。隆庆时。总理屯盐都御史庞尚鹏。尝上盐法疏曰。议者每归咎于淇。而不知自淇改废者。今已复其旧矣。凡盐一引。官价五钱。纳粟多者五六斗。少亦不下三斗以上。路近价贱。将及一石。视国初不翅倍之。爰暨崇祯时绍兴推官陈子龙。亦曰淮盐仍中本色。至今犹然。而议者不考。以为尽行折色。此胥盐政掌故也。

然而边土之既荒者遂不可复垦。而开中例又不敢尽斥废其名。商不得已。乃岐边商内商之言以应之。边商办盐课。内商办余盐。内商力有余。而以其券引之利。初不系于边也。虽能垦荒。将焉用之。边商力不足。而况其烽埃之危。又适警于边也。虽欲垦荒。且姑已之。用此祖制卒不可复。边储卒不可充。盐利益厚。戎备益虚。而一代久安长治之彝典。遂以渐灭而不可复问。今河东盐法

。虽与两淮殊制。而有坐商又有运商。则犹本于边商内商之遗意云。或曰然则开中可复乎。曰万历中商邱宋庄敏公纁为户部尚书。尝言边储大计。最重屯田盐筴。近诸边年例银增至三百六十一万。视宏治初八倍。宜修屯政。募商人垦荒中盐。上称善者久之。而其说亦裁为文具焉已矣。且夫明季曾军屯之不而暇语开中哉。或曰夫缘边之苦饷久矣。何以征明初之粟若是其贱。曰尚鹏疏陈甘肃屯田。尝谓西宁遇丰年。银一钱可易粟五斗。故西宁给军之月粮。皆愿得折色。庄浪银一钱仅易粟一斗四五升。各军月粮。皆愿得本色。是粟价至银七八分。己苦其贵矣。蒲州王崇古总制三边。尚鹏又尝遗书曰。榆林银一钱时估粮八升。彼仅纳五升。犹称艰苦。是粟价至银二钱。遂为极贵矣。开中垦荒之利。犹有存者。而匪若万历以后之尤雕残也。或曰钧是开中也。何以宋之范祥收折色。则为利。明之叶淇收折色。则为害。曰范祥盐钞。此以本色之虚估变。而纳折色之实价者也。故在宋为利。叶淇盐课。此以折色之时估变。而忘本色之常价者也。故在明为害。且宋之边近。故得本色犹易。明之边远。故得本色倍难。而其尤远于东胜嘉峪者。又可知矣。此又宜综时代道里以计之者也。或曰襄城李恭靖公敏。尝巡抚大同。见山东河南转饷至者。道远耗费。乃会计岁支外。胥令转银。民轻赍易达。而将士得以其赢治军装。交便之。及为户部尚书。并请畿辅山西陕西州县。岁转粮各边者。每粮一石。征银一两。以十九输边。依时值折军饷。有余则召余以备军兴。上从之。自是北方二税。胥折银。实繇襄城始。夫襄城即先山阳而任户部者也。何以襄城轻赍则为利。山阳折色则为害。曰襄城轻赍。犹可以纾齐豫转挽之劳。山阳折色。乃遂以貽边关转输之害。其法祇间毫芒。其谬不翅千里。曰山阳之谬。不待词毕矣。然布政文贵。初改迤荒为折色。侍郎冯青。又尽改本色为折色。而陕西塞上之粟弥。则其害亦不始开中也。曰齐豫或间可行轻赍。全秦必不可行折色。税粮折色虽利于民。而实深害于军。开中折色但利于商。而遂永害于国。利民且不得无者。其害仍自民受之。而利商之滋甚者。其害直国与军民均受之。而匝七世而莫之能救也。河东近边。解池盐利。实济边需。此志河东盐法。所宜勤勤恳恳。以特书之者也。

复阳郝公巡视两淮盐政序

李呈祥

宋臣之筹国者。曰东南民力竭矣。又曰朝廷权利至矣。其经略西夏者。则曰首诏中外。勿辄言边事。唐臣之请讨淮蔡者。则曰朝天阙。必以灭贼为期。之数公者。初不相谋也。然而非宽民力。则何以储军实。非省议论。则何以责成功。非励臣贞。则何以壮主威。故之数公者。皆后世人臣之师也。复阳先生学道砥节。明体致用。自还台班。所陈皆天下大计。固非草野之所得闻。兹奉

新命督理两淮鹺政。吾见其炎歊之毒。而濯以清泠之渊也。纠纷之积。而秩以条理之纪也。盘根错节。而恢恢乎游刃有余地也。虽然。得无有瞿瞿而深念者乎。吉安底定。何以恤复业之民。长沙驻师。何以来归诚之众。此皆淮盐行地也。军前之需。急本色乎。急折色乎。官运折色而费。何如商自输本色而省乎。官以商之折色召买本色而又费。何如商以商之折色自输本色而又省乎。征剿之时。既资饱腾。即恢复之后。尤烦赈给。将使民屯之。则牛种无资矣。何如使商之为民屯乎。将使军屯之。则荷戈无暇矣。何如使商之为军屯乎。官省费而官不有余财乎。商省费而商不有余力乎。为民屯而民不有余食乎。为军屯而军不有余锐乎。此其法又宁独宜于淮盐行地也。盖以盐课银所获不过此数。使以盐权时低昂。与百货相流通。不有仓庾充而遂罢陕运者乎。不有分毫不加赋。而足供军兴者乎。祇是官山煮海耳。以一隅之齐。能用之以匡天下。岂以天下之大。而不能用以靖一隅。然而盐使者之职。岁周而毕事矣。将欲为远图。不恐误迫期乎。将欲广生息之原。不恐缺报部之额乎。虽然。受一事而办一事者。人臣之职也。所办一事而所周虑不止一事者。荅臣之志也。故不竭泽而渔者。所以为足国之长计也。而不必其权宜之术也。不筑舍而谋者。所以为克敌之胜算也。而不必其商度之繁也。不畏难而前者。所以为讨贼之大义也。而不必其师长子之任也。复阳之究心于古人者至。精思而更详酌之。岂遂以办一事为称厥职乎。田间老友。窃附赠言之义。于其行也。敢以古之荅臣为规。

商屯议

董以宁

今天下有其名甚美。而实难行者。商屯之说是也。盖商屯之善。在不令商屯。而商自不得不屯。又在商不必自屯。而边卒自为之屯。入粟于边。给之盐引。使往产盐处支受。初欲商自任其转运耳。而商欲远载于产米之地。费既不支。欲就余于少米之乡。则价将益踊。于是乎即边募种。而商屯以兴。屯卒在边。始资商利。以为牛种之需。复与商贸易于秋收。粟得以售。而商之于边卒。又如召佃收息。稍得取赢。两利而均便之。故永乐时。遂仿宋之雍熙。而以边中海支着为令。自叶淇与扬商媾。请改折银。商人纳于鹺使。鹺使解于司农。司农发于边地。边地之向为商屯者。耕种无所资。收获又无所售。便于商不便于屯。而屯以废矣。然其商之所以便者。不过以就近纳银。可省往还劳费。乃廷议因粟价之贱。石止二钱。计纳二斗五升。即支二百斤之引。为银不过五分。减于洪武八分之额。遂增至四钱有奇。其后又屡增以至一金之外。是且不便于商。而商亦受病矣。至商病而中盐渐减。则入纳之银必减。而解边之数不敷。于是乎折漕折白以充之。内地之民。争欲以米易银。米皆涌贱。而农受困。边地之卒。又争欲以银易米。米皆涌贵。而兵复难支。胜国商屯之废。其弊乃至

此哉。然欲复之于今时。则断乎不可。商之屯。屯于边者也。宋之边。界于西夏北辽。故有雍熙之制。明之边。在宣大蓟辽诸处。故有永乐之制。今则率土皆臣向之边。皆属内地。而重兵已经裁减。其该省税粮拨派本处尚有余剩。不必输纳自商。计惟亲王重藩驻扎之地。如滇中粤中。乃谓之边。而可以屯。特其地相去给盐之地太远。策商屯者。将就近而给之盐乎。抑仍给之于淮而搭配以浙乎。就近而给之盐。则苦于盐之少。广盐岁办止四万余引。滇盐岁办止数百余万觔。转贩之利无多。则入中之商无几。就使行屯。亦为有限之屯。若仍给之以淮浙之盐。而奔走于数千里之遥。又复守支坐困。日月不遑。一岁之入中。既无几何。则丁之盐。与屯卒之粮。必至两无所售。徒使行盐之地。艰于得盐而价日高。不且屯未行而盐先壅哉。或曰滇粤边饷。固不必议矣。以商屯置西北畿辅之地。使自召游民。给牛种而相贸易。粟则于京通改纳。盐则仍于淮浙受支。略仿宋端拱中之制。不亦可乎。不知畿辅自圈地以来。几几乎无复余地。即有之。而辽左招民之役。又几几乎无复余民。商而欲屯。商固不能自为屯也。空言无裨。不如端议兵屯。

卷五十户政二十五盐课下

盐法议

吕星垣

今夫天下大利。惟天下无欲者理之。无欲则明。明则去积弊。而天下之大利出。自管子创煮海之法。汉兴。修明法禁。历代因仍。度支边饷。咸取给焉。世之议盐法者。曰恤商。缉私贩。夫使私靖引行。商乐利。上不缺课。下不病民。顾其源不在此。按两浙鹺志。参以见闻。为盐法六议。俾心厘剔者有所采焉。一曰励官廉以清源也。今盐官动言缉私。文书上下无虚日。究之私多引壅。积压掣期。知私梟之贩私。不知官引之贩私。知官引之夹带。不知官纵之夹带。则掣规之不可不革也。定例每引三百斤。包卤耗二十斤。胥役工食统增三十五斤。官费商本。并无缺乏。缘商人捆运引盐。重至七八十斤。百余斤不等。是以奉部颁摺子。索重一斤八两。钩重十七斤六两。严摺清查。设有重斤。全船铙毁。乃场官不查捆发。朦隐多斤。引盐未到掣亭。胥吏已通线索。名掣签点验。皆暗记提包。假为多斤。一律至三四斤而止。抽验一包。全船照罚。但罚重斤。不行全毁。官利其罚。商隐其余十引之中。挟带四五引。掣期焉得不压。引课焉得不亏。故顺治十三年。户科王益朋。直言四境之贩私。即盐之官役。则累年之缺课。即系累季之掣规。使尽除掣规。则引盐实销而值贱。商力足。课孰与不足。贩私亦何利之有。二曰严功过以督捕也。官吏临民。端贵按功过以考察。今缉私者。虽设循环功过簿。转报藩司。敲比虚文。事无实际。场官领本催煎。户克期赶捆。贫商买补不尽。堆仓折耗为虞。又或交仓之际。

重称浮收。仓有余盐。责令折色。逢节请会。科敛丁。致令产盐地。先欲售私。遂有奸民结伙贩卖。连船飞渡。比屋收藏。缉捕弓兵。年节包规。纵容恣横。捕官取役。场官取。彼此私。罔知法纪。及上官严催访缉。则指擒小贩。宕塞迟延。乃有肩负数十斤者。非刑桎梏。甚或指扳殷实。肆意婪吞。设遇大伙。持兵拒捕。律宜斩决者。非平日钩通。即临时纵放。捕政日弛。私梟日炽。揆其由来。以设差巡盐。遂有冒充白捕。扰害行人。曾干例禁。因咽废食。积渐包荒。又场官属运使。每遇计典。卓荐为难。名途既难。利心日盛。又无地方管辖。惟取私贩。以肥身家。捕官缉获私盐。既碍场官考成。又失捕役规例。首告人即以获盐给赏。得小怨大。瞻顾为多。惟严饬场官。有纵容私卖者。立行革究。五年无过。咨部即迁。严饬捕官。有私贩在境。过境失察者。降革有差。果能扑获私窝私贩千斤外者。照获江洋大盗例。即予迁除。则私卖私买之途两清矣。三曰恤商本以藏富也。商之巨者曰甲商。递降曰副甲商。经公商。最下曰肆商。夫持本运盐。完课裕食者。肆商也。肆商毡笠布衣。持筹握算。子母赢余。其望已足。公商以上。身不行盐。食用豪侈。一衣一馔。数百十金。皆出入公门。攀援官吏。乘上下之间。托名垫发。影射虚吓。徒手攫取。转瞬起家。以次相承。吞索商本。致令贫商竭。即际旺消。赶配苦少费本。钱粮借贷滞。掣期迟误。逐季坍塌。膏髓益枯。复借加价名色。媚商病民。以自渔利。饰词银贵钱贱。并与州县报司钱价不符。地棍因之覬觐规例。索诈不遂。讦讼朋兴。公费纷繁。归重称价。列肆贸易。短称搀灰。运引夹带。船尾船头夹舱铺放。混引不截。漏渡不掣。讹报沉舟。伪结买补。胥吏蹈瑕。格外需索。其赴所也。引有引费。程有程费。捆有捆费。●有●费。其赴掣也。书役有免委减斤加钩批掣供应公费之需。承差有监掣监舱传旗牌填封发封催掣摆帮之索。包赔愈多。引本益贵。甚至商本全无。官给运本。折扣发出。责令实偿。老商既革。另行招募。并无殷实应募。但以浮滑承充。夤缘得引。借领帑银。遮掩岁时。卷费巧逸。假名伪籍。关捕无踪。乃以无着帑银。摊现商赔缴。长芦河东。尤多此弊。惟公商以上名目。予删除。胥吏一切陋规。尽行芟削。许人首告。尽法究惩。则商本无亏。上下俱足。四曰恤丁力以培本也。刮土淋卤。翻盘煎盐。催赶烈日之中。坐愁霖雨之下。海滨穷民。迫而为此。较之农夫耕作。劳有其焉。场官规例既多。上仓名目不少。更可恨者。捕兵置私不问。转于出团到仓各路。吓诈户卖私。穷户愚民。甘心馈给。又际山场草场隔远。柴草缺乏。急望盐干。遽即洒灰。致坏色味。上仓平验。屏斥不收。需索使费重斤。或甫煎成。便遭雨耗。藏不及。无常盐。官责额课。缺前那后。势必售私。渐设私。一次得利。积渐成风。一人得利。远近效尤。遂难究诘。又海潮起落。荡地坍塌。或有新沙未丈。官私行煎卖

。旧场既坍。官仍复催征。始也因地计丁。有丁钱无出之苦。继也摊丁于地。有地税不实之虞。漏课赔课。胥吏上下其手。惟清丈荡地。确核工本。以定场价。其有私私卖。挂称私收。通商重捆者。查有实据多斤。即行全家发徙。果为地坍雨耗。许移给地。通三年之力。以补不足。设有官吏需索。一经告发。立即严拏法按。石出搜根。则丁无欠课售私。仓无劣盐缺额。且商力既舒。盐无壅滞。场价亦平。私贩渐无重利。将不禁而自绝也。五曰通引额以裕课也。官煎商煎。肩挑船运。因地制宜。不拘一例。而州县岁行引额。定有成数。设遇商有滞引。而邻邑旺消。原许借掣。俟后归。通融贩易。彼此便利。但苦时际旺消。无从借掣。又借卖者勒费。借买者索费。责令归。影射宕延。惟有正引之外。设立票引。随盐报引。计引起课。果能额外营销。听凭交粮领票。此项票引。随正引报部奏销。但补正引缺额。不拘岁额。羨余。则省库充公。其引额不足者。通三年赶掣。再不及额。分摊愿领殷商。设遇办公。即照各商每年实行自变量。公摊分济。不许畸重畸轻。则课足而商裕矣。至列肆出卖。先后争竞。乃有核三年内各家营销之数。以为多少者。如每年行千引。许先卖百斤。每年行二千引。许先卖二百斤。此尤不便。商本时有长落。运盐迟速不齐。

到肆之盐。本难画一。一拘此例。遂令先到者包不卖。未到者拨包借销。村肆守候于市廛。老弱奔走于道路。舟人不行紧趁。非偷走小路。则迟滞挖包。弊端百出。惟令运盐到肆。随到随行。舟商攒程。赶裕民食。则勤商得辛苦之实获。惰商不得蒙祖父之虚名。市无壅盐。商无虚肆。而引不滞矣。六曰谨私渡以防漏也。定例画江为界。常镇二都。并行浙盐。雍正二年。江督查弼纳欲改食淮盐。会议不果。以为淮盐贵。浙盐贱。不必禁淮私。不必改食者。固未平允。以为改食之后。遂无淮私者。亦非。夫刮煎配掣者贵。刮煎私卖者贱。但分官私。何别淮浙。淮与浙各有私贩。岂改食之能禁乎。所患者。江口汉港横杂。又龙潭孟河玉河等口。泛舟径走。觉察无从。小吏查拏。易于贿纵。更有搀杂鱼菜。饰诈多端。他如诸暨义乌浦江东阳江山镇海崇明靖江等邑。地杂人悍。尤易作奸。重设盘诘。既病行人。坐视偷漏。更无底止。夫私贩雇舟。必有倍值。惟严饬防捕等官。实力擒获大伙。既惩奸民。并治船户。船即没官。船主发遣。则惩一警百。可冀杜绝偷漏也。六条之弊。弊有相因。因官病。因病商。因商病而私集。私集引壅而商愈病。课愈亏。两浙鹾志。户口四百六十七万四千二百七十二。丁十九万七千六百十四。岁引八十万二千三百九十七。六十年来。户口日添。引额宜增无减。而往往压掣。不求其本。纵加价病民何益欤。

盐法考

金镇

管子曰。海王之国。谨正盐筴。国用富强。后世言盐利者仿焉。汉初。弛山海之禁。不领于县官。吴王濞封于广陵。招致亡命。煮海为盐。国无赋而用饶。武帝时。以东郭咸阳孔仅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属少府。置盐铁官。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元封间。以桑宏羊代仅。斡天下盐铁。唐开元二十二年。江淮转运使裴耀卿。置输场盐仓。以受淮盐。开元初。第五琦变盐法。就山海并近利之地。置盐院。籍游民业盐者为亭户。免杂徭。煮盐盗鬻者。论以法。至德十四年。以刘晏为转运使。晏上盐法轻重之宜。谓官多则民扰。惟于出盐之乡置吏及亭户。收盐转鬻。任商所之。其去盐乡远者。转官盐于所在贮之。商绝盐贵则减价以糴。曰常平盐。官获其利而民不知。旧时诸道。有榷盐钱。商舟所过。复有税钱。晏悉奏罢之。商民均便。岁获盐利至六百余万缗。居天下赋税之半。国用给焉。宋制。诸盐听州县给卖。岁课所入。申尚书省。而转运使操其赢。佐一路之费。两淮盐始行于江浙荆湖诸路。所谓末盐者也。久之军吏困于转输。舟卒侵盗。杂以沙土。盐恶不可食。坐鞭笞徒配相继莫能止。而积盐多露积。至生合抱木于其上。数莫可较。天圣中。用翰林学士盛度言。于是诏罢官自鬻。听入金钱京师榷货务。而以江淮若两池盐给之。岁增课十五万。其后西事剧。募商人输刍粟塞下。又置折中仓。听商人以金钱若粟。输于京师。入中者。优其值。予券以所在盐给价。后世召商中盐之法自此始。唐初榷天下盐利。岁仅四十万缗。刘晏增至六百余万缗。迨宋绍兴末。泰州海陵一监。支盐三十余万席。为钱几七百万缗。区区一州。当晏时。天下征榷之数而尤浮之。于盐利笼取尽矣。

迨明以盐课给诸边粮饷。而水旱凶荒。亦时借以赈天下。设都转运使司者六。而两淮居其一。岁课百二十余万。几于漕运等制。置沿海丁。以附近有丁产者充之。免其杂徭。给以草荡。犯罪自流徒以下。刑止杖。仍发煎盐。其煎办以丁为率。初制引四百斤。寻改办小引。半之。每丁岁办小引盐十六引计两淮盐岁额七十万五千一百八十引。岁终。转运司具所办课如目上会计。亏额者追理。凡丁所煎盐一引。给工本钞二贯。一贯值钱千。合用引目。运司官以时请于户部。印造给付。召商纳粟中盐。量所在米价高下道里远近为之则。中已出给引诣场支盐如目。盐出场。经批验所依数验掣。所过官司。照验放行。其转卖各照所定行盐地。毋越界。若引与盐离。及越境卖者。同私盐追断。商卖盐已。即所在退引还官。伪造引者斩。诸监临势要。令家仆行商中盐。侵民利者罪如律。法令严具如此。于时商中盐者引输银八分。榷利甚微。而商获甚厚。以总利权抑专擅贍民食而已。永乐中。令商于各边纳米二斗五升。或粟四斗。准盐一引。于是富商大贾。自出财力。招游民垦田。田日就熟而年谷屡丰。甘肃

宁夏粟石直银二钱。边以大裕。宣德中。岁遣御史督视盐法。令各运使查中盐商年远事故。无子孙支給者。行原籍官司。每引给资本钞二十锭。优之。正统初。令淮浙贫。有余盐。官给米麦收之。丁逃移者。盐课核实停其征。又令各商守候年深不得盐者。听以十分为率。支准盐四分。其六分兑于山东运司。不愿支者听。诸所为轸商甚厚。其后始分为常股存积。常股者。商人中纳依次守支之盐。存积者。积盐在场。偶军饷急。增价开中越次而放支之盐也。存积行而常股益艰滞。商人有守候数十年。老死不得支。而兄弟妻子代之支者矣。成化中。户部尚书叶淇。言商输粟二斗五升。是以银五分得盐一引也。请更其法。输银于运司。银四钱。支盐一引。可得粟二石。是以一引之盐。坐致八倍之利。且商人纳银运司。道近而便。上下交利。奏可。于是盐银岁骤增至百万余两。诸商垦田塞下。悉撤业归。西北商或徙家于淮南以便盐。而边地为墟。粟踊贵。石直五两。欲复如前者输粟塞下。及薄取八分之利。不可复矣。宏治中。大学士李东阳。言今者盐法坏尽。各边开中。徒有名而商实失利。因极言皇亲不府及内臣奏讨者一。夹带者十。弊尤甚。于是下诏悉住支还官。自今势要。毋得求讨窝占。违者听巡按御史纠劾。至正德中。奏讨纷纭。尽隳旧制。而盐法决裂殆尽。嘉靖五年。用御史戴金言。每正盐一引。许带余盐一引。正引于各边纳粮草。余盐纳银运司解部。其夹带多余者。割没入官。岁增余盐银六十万。其后盐法御史王绅黄国用。复请以割没银给户。人二钱有差。取盐一引。例开边报中。名工本盐。岁复增课银三十万。是时商人于边中盐者。引纳银七钱。已渐减五钱。视初制不啻倍蓰。而各边谷踊贵不易余。势要或占中卖窝。若斗头加耗。官科罚而吏侵渔之。为费不赀。及给引下场。或官吏难。或丁额课不办。经年不得掣。且商业输饷于边矣。安所得赢羨重赏。往返数千里外。复输纳于运司。而有司奉令申严。非征完余盐。即正引不得下场。即己支盐上堆。而挨单守候。非五六年。盐不得行。诸行盐地辽远。涉长江。排风浪。时有飘损。数十万之费本。掷于乌有。又不能防船户揽载之无盗卖耗窃也。

商惫至是而甚。于是遂分为三。曰边商。曰内商。曰水商。边商多沿边土著。专输纳米豆草束。中盐所在。出给仓钞。填勘合以赍投运司。给盐引。官为平引价。听受直于内商而卖之。内商多徽歙山陝之寓籍淮扬者。专买边引。下场支盐。过桥坝上堆候掣。亦官为之定盐价。以转卖于水商。水商系内商自解捆者什一。余皆江湖行商。以内商不能自致。买引盐代行。官为总其数。并给水程。于行盐地而贩鬻焉。明初。严商人代支之禁。及是而诸商名目不一。均逐末利。旧制不行。势使然也。边商以卖引得利微。复自支盐出场。名河盐。而盐法御史鄢懋卿。为请将河盐堆盐。相兼掣称。懋卿又奏各场未掣引盐百五十

余万引。宜责令通行解捆。约可得银百余万。奏下。两淮大扰。征敛督逼无虚日。会御史徐爌上言。商人挟资万里。出百艰。为国足边。今正引之外。既征余盐。又加以工本割没。可谓厄矣。乃一岁之间。必取盈百五十万。前盐有掣无售。一时越境私贩者不可遏。民间皆贱买私盐。淮盐大阻。故水商船往返。势不能无愆期。而淮南盐岁掣减旧额四分之一。乃部解余盐银六十万。一岁两解。无容缓。则预征内商以取盈其数。至二十年以后。所预征商银百五十余万。始以盐上堆。而征堆盐。堆盐尽。则征在仓盐。久之将商未买引而征课矣。其后宁夏多事。兵饷费巨无所出。始议增宁夏引盐八万。东军引盐四万有奇。名加增盐。附单搭掣。以佐军兴旦夕之费。而诸宿猾巧为奸利者。往往营部札为例。于是有加罚违没引盐。以旧盐旧引而告加罚。许令搭掣。射利者趋焉。而运司黠猾吏受重贿。因得主使官私加罚而盗卖之。诸领部札者反不与。由是众大衔愤。会神庙大榷海内商货。因奏言两淮没官盐。岁久山积。遣内臣卖之。可得银数十万。为大工费。二十七年。始遣内臣鲁保奉敕查理。驻扬州为盐政府。既至。而没官盐岁久消折尽。乃括库积余银五万两上之。所分委查盐官四出。探巨商累镪百万者。捕鞫。沿海户殷实者无得免。自是商俱困。无复有愿买新盐者矣。夫两淮盐课百余万。取之于商。商安所出。出之于。以区区海滨荒荡莽苍之壤。民穴居露处。魑魅之与。而岁供国家百余万金之课。自钞法坏而优恤虚。所恃供课之外。商收其余盐。得钱易粟以餬口。若商不得利。则徙业海上。饥无所得粟。寒无所得衣。穷丁坐以待毙。恃强者集众私贩。因而椎。甚则盗弄潢池。震动城邑。若唐末黄巢王仙芝之类是矣。故商不得利之祸浅。而不得食之祸深。

然户之困。由于商困。商人之困。由于私贩行而正盐壅。自鲁瑄查理存积。遂停压课引八百余万。至四十五年。特遣郎中袁世振疏理两淮盐法。上十议。立减斤法。每引定盐并包索。淮南四百三十斤。淮北四百五十斤。除引价五钱外。淮南纳余课八钱。合引价一两三钱。淮北纳余课六钱。合引价一两一钱。改单立纲。正行见引。附行积引。自丁巳至己巳十三年间。积引销尽。附引始罢。天启元年。户部侍郎臧尔劝。题准每引加盐十五斤。征银一钱。以充辽饷。六年。逆阉魏忠贤差中档二员驻维扬。搜括运帑八十万金。为之一空。又以大工每引加盐十三斤。纳银八分。崇祯二年。奉诏停止。三年。户部尚书毕自严。以兵兴饷急。题充辽饷。五年。议照辽钞摊行之例。于纲外另行新引七万。又题增黔盐五万引。六年。从抚臣唐暉请。又于湖广武昌汉阳二府增行淮盐三万引。

末年复派练剿诸饷。浮课增而商资竭矣。皇朝受命。戎衣初定。滇黔闽粤。未尽削平。所需兵饷。半资盐课。顺治。二年。巡盐御史李发元。运使周亮工

。协新盐法。请垣盐给商。招令认窝办纳。免征一初浮课。谕诸商量力行盐。以丙戌一年为止。后不为例。奉部刊定引额。剖一为二。岁行一百四十一万三百六十引。每引运盐二百斤。其部加带及解费卤耗包索等斤不与焉。引不分南北。纳银六钱七分有奇。与旧额符。四年至八年。各商认行盐引。虽年运年销。究不及额。九年始定纲数。淮南派行一百四万二千三百九十引。淮北派行二十二万九千一百二十二引。上江八县。食行纲盐十三万八千八百四十七引。合南北正纲额数。及连年频加杂课。九年起至十六年止。统计引二百七十余万。壅积亦近二百三十余万。十七年。巡盐御史李赞元。疏请行见年额引。将积盐带入正纲内。二引附销。一引每包加盐一百斤。户部覆允。十八年御史胡文学任。合计十五十六年积引。仅销三十余万。而十七年正引。反壅至四十余万。皆因盐斤未减。以致赢壅。除淮北并引外。奏请淮南附销之引。纳引半之课。行一引之盐。除加带百斤。俟三年积盐销清。如旧征纳。章再上。制曰可。于时天下盐课。惟两淮最多。而天下商力。惟两淮最困。正课之外。私费不貲。遇一事。即有一事之陋规。经一处。即有一处之科派。而壅滞之故。则由纲地节增食窝。苦于地狭盐多。商人甘纳课而不愿带盐。乃桥所两掣。额外之斤增重。益为盐法大害。则先桥掣溢斤。所掣割没。原以禁多带之弊耳。乃其后以多报割没为功。借口加斤。相沿为例。司掣者公既便于报解。私又易于隐欺。官以多斤为利。而商病之。有司既仍踵为故事。而奸胥宿猾。盘踞窟穴其中。盐政之弊。至是而极矣。

康熙九年。巡盐御史席特纳。徐旭龄。悯商之困。特疏陈运盐六大苦。一曰输纳。商人纳课。例将自变量填注限单。谓之皮票。以便商下场也。而运库扣勒皮票。每引科费钱数不等。方得给单。又有胥役使用。谓之照看。商总科敛。谓之公匣。每引正给外。费至一二钱。计岁纳数万金。其苦一。一曰过桥。商盐出场。例将舱口报验。谓之桥掣。以便商放桥也。而关桥扣勒引票。每引科费数分不等。方得掣放。又底盐面盐。则有搜盐之费。多斤少斤。则有买斤之费。每引溢斤外。费至七八分。计岁约数万金。其苦二。一曰过所。商盐呈纲。例必造册摆马。谓之所掣。以便商验斤也。而未经称掣。先有江掣之费。茶果之费。一引各数分不等。又缓掣有费。加窝有费。每引割没外。费至一二钱。计岁约数万金。其苦三。一曰开江。引盐既掣。例必请给水程。每自变量分不等。请给桅封。每张数两不等。又报状扑戳引费钱余。封引解捆引费数分。每引开行。费至二三钱。计岁约数万金。其苦四。一曰关津。船盐既行。所过盐道之挂号。营伍之巡缉。关钞之验料。俱各有费。计岁约数万金。其苦五。一曰口岸。船盐既已抵岸。而江广进引。则有道费每引钱余。匣费每自变量分。又样盐每包数厘。查批每船数两。为费不等。计岁约数万金。其苦六。此六

苦者。为商隐痛。请 旨严革各项私费名色。立石永禁。并责成盐属各官。岁取各商有无私费甘结缴查。以苏商困。又疏陈掣摯三大弊。一曰加铤。掣官藉余斤亏额为名。不论盐包轻重。暗挂斤两。商盐非增捆额外。不能与铤准。每一引增二三十斤不等。利归于铤。而病中于商。其弊一。一曰坐斤。掣官藉合算底马为名。不论斤之有无。预定余盐。商非多带。不能抵掣。每引带至四五十斤不等。公解愈多。私科愈重。其弊二。一曰做斤改斤。奸商斤多。入贿则可以填少。良商斤少。不入贿则可以填多。掣官索得使费。未掣之先。暗做斤两。[已](己)掣之后。暗改斤两。斤多者纳银反少。斤少者纳银反多。奸商之盐日赢。良商之盐日壅。输纳不均。则害课。口岸不销。则害引。其弊三。此三弊者。假公济私。以为盐害。请 敕定例。桥所掣摯。溢斤割没。少者三四斤。多者七八斤。不得逾额。如奸商夹带过多。则将引目铤毁。计引科罪。掣官虚填太重。则将底马合算。计斤坐赃。庶销运易而商利均。掣验公而国法信。兴利除弊。莫善于此。疏奏。 温旨褒嘉。勉其称职。仍令以后各盐差。毋得因循陋规。朘削商民。 敕部禁饬。数年以来。商困少苏矣。及十三年。滇黔告变。湖南沦陷。继以江右郡县。为伏莽揭竿之徒。动摇蹂躪。其寇窃攘据者。商无行盐之地。即 王师荡扫。以次底定。而兵燹之后。户口消耗者。几逾半。向盐之贮口岸者。既被夺。而载艚连檣之商。又畏风鹤。逡巡江上而不敢进。间冒险阻。至其地。榛墟弥望。人民鸟兽窜。亦无所得售。度支以军需孔棘。督饷之檄。星火日下。于是而商又困。赖先后巡盐御史刘锡魏双凤。多方惠恤。请蠲请缓。而又劝勉以忠义。乐输罔后。商忘其疲。夫两淮岁课百万。商人废箸竭资。逐什一之利。而上供县官储糈。下代闾左租庸。几省天下程秸之半。其有功于 国。有利于民者甚大。然必盐行不壅。而后课纳不匮。使宽然少有余裕。乃可供 国家算缗之赋。当事审诸。

历代盐政沿革户部盐法志

天下盐课。两淮独居其半。乃利之所竞。弊亦随之。救弊之道。贵乎立法。然天下因弊而立法者。甚且法久而弊生。为宽为严。代以时殊。宜因宜革。法由人异。得其道。则商富而用饶。失甚道。则商困而用竭。固千万世有同揆也。粤稽两淮煮海之利。昉于汉。先是高祖王关中。除秦烦苛。一切更始。独盐赋犹仍秦制。其封国至多。凡林园池市租税之所入。自天子至于封君汤沐邑。悉名为奉养。而山泽之利。凡在诸侯王境内者。皆取以自丰。要非县官经费之所存也。故至孝惠时。吴有豫章铜山。则自铸之。有东海熬波。则自擅之。而先王禁制防微之意失矣。武帝时。郑当时逢其意以榷盐。法益密而官益繁。大司农属。有干官。有两长丞。有水衡都尉。有均输官。皆主盐事。以至郡国盐官三十有九。雁门沃阳。皆有长丞。而先王公利于民之意。抑又远矣。昭帝始元

六年。贤良文学有罢榷之对。惜沮于桑宏羊。宣帝中。诏减天下盐价。元帝时。复罢盐铁官。则犹足多也。东汉。郡有盐官。随事广狭。置长及丞。凡郡出盐多者。即主其税。明帝时。谷贵。县官给用不足。尚书张林上言。盐为食之急。虽贵人不得不须。官可自鬻。诏通议。朱晖曰。盐利归官。则人贫怨。是矣。帝奚为卒从林言耶。陈文帝天嘉二年。太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奂。以国用不贍。皆奏乞煮海盐税。从之。唐开元元年。令将作大匠姜师度。户部侍郎强循。俱摄御史中丞。与诸道按察使。检校海内盐铁之课。从左拾遗刘彤之请也。干元元年。第五琦初变盐法。就山海井近利之地。置盐院。游民业盐者为亭户。免杂差。盗鬻者治以罪。其为法也。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出之。为钱一百一十。则十倍矣。果云善乎。惟至德十四年。刘晏起而代之。大历末。岁缙入至十五倍于前。军需常裕。而郡邑无扰。以利国之权。行爱民之政。故江淮鹺法必首推晏。而咸仅心计。皆不可同年语也。奈何继之以元载。而白着之取。渔猎于江淮。加之以陈少游。而利藪之归。什百尽于豪右。肃宗则令献钱饷军。文宗则以平章支课。太和大中之年。刘晏之法。变坏尽矣。非裴休识治礼。顺民情。因时而力修之。抑孰能究极其弊端。而俾盐法复盛于唐哉。流至五代。唐省库钱。晋行官买。固非大道。而周主不予海陵。止馈盐归俘。亦仅一节之美而已。乃宋雍熙间。给江淮等处。以颍末盐。颍盐尽给诸州县之在南河者。末盐则楚州盐城监。岁煮四十一万七千余石。通州丰利监。四十八万九千余石。泰州海陵监。如皋仓小海场。六十五万六千余石。给本州岛及淮南庐和舒蕲黄州无为军。江南之江宁府。以及广德临江军等处者也。其海州之板浦惠泽洛要三场。岁煮四十七万七千余石。涟水军海口场。十一万五千余石。则给京东之徐州。淮南之光寿濠泗等处者也。至道末年。凡禁榷之地。官俱立标帜候望以晓民。其慎哉。端拱时。置折中仓。贮江淮盐。听商输粟京师。优其直以给之。真宗时。李沆为发运使。运通泰楚三州之盐。又请自真州置仓。曰转般。凡淮鹺悉由达于江浙荆湖。至今便焉。

仁宗时。张纶为发运副使。时盐课大拙。通泰楚三州。积逋甚多。纶悉奏免。未几而商民勃然。岁额顿增。为国者岂不贵薄敛欤。明道中。王随陈益国便民五事。利至溥也。景佑中。范纯仁请减江南诸处盐价。恩至渥也。朱熠议买环海浮盐。刘达可复论海州盐城浮盐之弊。议至正。法至严也。是皆宋法之卓然者也。元太宗庚寅岁。始定盐法。朝廷经费。皆以取资。其闲岁减银。岁改钞。旋又增钞。多不一其制。乃郝彬请建六仓。凡河商江商之市易者。皆赖其营建之功。而敬俨不以增羨为岁入。则尤得乎经常之要略矣。明洪武元年。定两淮自变量。凡三十五万二千五百七十六。引一百斤。已而改大引为小引。共七十万五千一百八十引。其丁钞工。每引则以二贯五百文为额。故明初之常裕。

而其私贩为易制也。至边中纳米则例。洪武二十八年。始定。其备主兵者曰常股盐。十分之七。备客兵之需。急则倍价开中引到则支者。曰存积盐。十分之三。凡中常股稍轻。存积较重。后增减不无有差。正统六年。准御史张裴请。劝商每引借以米麦赈济贫。景泰三年。又令各应纳粮草。皆准折。余盐既给米收买之。复准以折纳。使勤之盐悉获其利。此私卖之所以绝也。宏治元年。劝借赈济丁之粮。变为折银。从商便也。二年。凡商无盐支給。又听其买勤之盐行引。是则余盐之始。盖明初止有盐粮。而无盐课。盐之有课。则自变卖余盐始耳。是年又定开中纳银。俱令解部。洪武初。开中俱系边输正色。至是不以粟而以银。不之边而之部。而中粟实边之制亡矣。若乃水乡而朱冠为之请减。团煎而蓝章为之求复。则皆切时政云。嘉靖中。霍韬首以商利弊上陈。殆知先务者。嗣是朱廷立周相徐九皋齐东道张九功朱炳如诸臣。前后继之。恤户。则为之开垦余荡。疏盐法。则为之处置余盐。役失于偏累者。则为之清查。盐斤大包夹带者。则为之严禁。以至虑海潮。为之垦筑堰堤。因势占。为之申严包揽。而起掣过期。增开工本者。又为之禁其停压。罢其原扣。咸能修举职业。要亦所遇之时然也。隆庆二年。庞尚鹏议淮盐分价。着为三等。而引目关自南京者。其分拨关引。及到司勘合俱有则。万历初。先年积盐壅滞。暂停存积盐十万五千七百余引。至是照旧一并开中。固盐法疏通之验也。旋经部题。修河银两。俱准停止。既而又停增添宁夏哮变引八万。又停辽东标兵引四万。及防倭缺饷引三万。四十年余盐预征。而颜思忠请苏。四十一年新增余盐。而徐爌议革。四十四年盐场匱缺。而李汝华议平。四十四年囤户收买。而袁世振议禁。四十五年盐法十议。而有颜思忠之恭进库银借征及新旧食盐。又有龙遇奇请补之条议。两淮盐法。必隆万而上。有以夫。流及天启。充饷加征。曷为而溢。请。抵充袍价。曷为而轻议。邓启隆合算两淮新旧之引。已计增银七万九千六百两。张养合算两淮割没带盐。又计增银十一万二千九百余两。而皆着为例。云竭泽矣。夫何逆珰中使。复驻淮扬搜括库银八十万。致令御史扫库不足相偿。而复借支秋课。求盐法不坏。胡可得耶。惟是崇祯三年。毕自严则思开中输粟。冀存旧制于什一之中。六年而仓盐折价。增引过多。或请自罔卿。或止自部臣。尤有救时之深思焉。天下盐课。两淮半之。淮鹺关乎至计为何如耶。不有良法。抑奚以善其后哉。

河南盐法说豫乘识小录

朱云锦

豫州地处土中。各属仰食长芦山东淮北河东之盐。各就所近之处。分地定引。无相踰越。长芦盐行于豫者。凡二十六万九千三百三十引。其地则开封卫辉怀庆彰德陈州许州各府州属。及南阳府属之舞阳县。价则每觔自二十六文至二十

一文。山东之盐九万二千二百六十引。其地则归德府属及辉府属之考城县。价均二十七文。淮北盐共七万七千七百三十八引。行于汝宁光州。及所属县价。每觔银自三分三厘至四分一二厘不等。河东之盐。行于河南南阳汝陝府州属。及许州属之襄城县。查池盐向归地丁办理。自嘉庆十二年归商办运。引盐尚未定额。按旧额七万九千一百四十引。价每觔自十九文至三十二文不等。凡商运到境。将引呈该管州县明。每引注明营销年月。截去一角。钤印信。奏销时。据此为。州县督销不完。咎在州县。商人不敷引额。罪在商人。并免其由府造报。令各州县径报盐道查核。汇册移送运司。转送盐政衙门奏销。此河南通省行盐之大也。考宋时两池颗盐最盛。京东之济兗曹濮。京西之滑郑陈颍汝许。淮南之宿亳州。河北之怀澶。及诸县之在河南者。皆食之。明时。河南之汝宁南阳河南三府及陈州。食淮盐。其归德怀庆河南汝宁南阳五府及汝州。兼食解池盐。彰德卫辉食长芦盐。万历间黄河以南。盐价腾踊。私贩甚众。各执利器。往来自如。官军莫敢谁何。御史李戴奏曰。私盐之众。由官盐之不行。然官盐之所以不行者有三。河东盐花之生太减。往者取数不盈。一也。山路崎岖。转运不便。二也。商人因脚价之重。不挽和不足以偿本。沙土参半。味苦不佳。三也。官盐价重味苦。民又不堪淡食。故私盐日众。今欲驱盐徒使不为害。亦惟于盐法加之意耳。河北彰德辉。长芦行盐之地也。河南之汝宁陈州。两淮行盐之地也。盐徒在北者取之长芦。在南者取之两淮。是河南五府。名属河东。所食者。实两淮长芦之盐。莫若量为变通。近北者分属长芦。近南者分属两淮。近西者仍属河东。庶盐行既便。其价自减。私贩者不禁而自息。于时议定开封归德卫辉怀庆食长芦盐。河南南阳汝州食河东盐。汝宁及开封所属之陈州商水项城沈邱西华。南阳所属之舞阳与光州光山商城固始息县。食两淮盐。国朝盐法。一依明制。今惟陈州四属。及舞阳一县。康熙二十六年。改食芦盐。而地界始定。#窃谓盐者。本天地自然之利。所以养人。在古人事简。故古圣藏富于民。不肯征榷其利。自井田制废。豪强兼并。若不置官领之。则豪势恣其占处。游惰藉以藏身。其弊有不可言者。故太公封齐。管鱼盐之利。汉武开边。置盐铁之官。其事古矣。谨采其法之善者着之。唐刘晏为盐铁使。上盐法轻重之宜。以盐吏多则州县扰。出盐乡因旧置吏。亭户既隶与商人。以后则纵其所之。江岭间盐远者。有常平盐。每商人不至。则减价以糴。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诸道有榷盐钱。商人舟车所过有税。晏奏罢之。晏之始至也。盐利纔四十万。至大历末。六百余万缗。宋有两税盐钱。免盐之榷而均诸税。以夏秋两季。同地税征收。然惟行之河北。京东诸路。则行蚕盐。其法赋人以盐。而征其税。如先课其桑。后征其丝。故谓之蚕盐。明有开中法。开中者。仿宋之折中而为之。其法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给

淮盐一小引。四百觔为大引二百觔为小引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自赴官司所在缴之。其各行省边境。多有商中盐以为军储。盐法边储。相辅而行。中视时缓急。米直高下。编置勘合。发各布政司及都司所。商纳粮毕。书所纳粮。及应支盐数。赍赴各转运提举司。照数支盐。鬻盐有定所。犯私盐者罪至死。造引者如之。盐与引离。即以私盐论。按以上诸法。如刘晏之制。则官坐场收利。无转运舟车之劳。无官给之费。于窵远之处。又有常平盐以济其不及。则民亦无淡食之虞矣。宋两税盐钱。即近时课随地征。天下无不食盐之人。即无不供课之人。而私梟不除自去矣。明开中之法。则不待飞挽。而粟积于边。用晁错积粟塞下之法。待彼以爵。此以盐。不同耳。屯戍之卒。无开口仰食之患。而边备固矣。方今盐筴之法。上下奉行已久。然古之良法美意。不可不表而出之。以为因时制宜者之一助云。

河东盐法备览内一则盐品颇详附录于左

九有之盐品类甚伙大约生于天而成于人阴为体而阳为用故有煮海而成者蓟辽山东两淮广南闽浙是也有挹水于井法同煮海者西蜀滇黔之盐是也有挹水沃土或值雨过白土刮淋漓煮而成者河北营井之盐是也有崖砧崔巍雨滋日曛积如繁霜刮取即充食者阶成兰凤之盐是也更有龙成刚卤形似蒺藜其下有盐累而生如异物志所云者巴东●井在北崖盐水自凝中突边铺如陶宏景所云伞子盐者再有木盐依树蓬盐依草是盐为天地自然之美利要非二气氤氲熏蒸之久者不能独此解池晒取与庙湾花马池之法同而熏风自南功成一夕功效神速矣

盐额新增述

汪牲

我朝定鼎。沿明旧制。两淮岁行大盐七十万五千一百八十引。剖一为二。通合两淮幅地。岁行小盐一百四十一万三百六十引。名曰正纲。淮南额行一百一十八万一千二百三十七引。淮北额行二十二万九千一百二十三引。此原额也。继此而增者。有食盐加窝也。宁珠也。新增也。八县食盐也。加斤也。加丁也。三府复淮也。查宁国和州含山江都清河山阳桃源宿迁邳州赣榆睢宁沐阳等州县。原食正纲额盐。顺治八年。部札另加食窝十六万七千三百九十八引。其原行纲引。仍令纲商办运。此食盐加窝也。前明万历二十二年。宁夏为刘哮用兵。议加宁饷滴珠二项。国初免征。顺治十年部札查。将此项颁行引目九万二千六百九十七引。行之数年。盐壅课逋。十七年。巡盐御史李赞元题准。带课不行盐。其课摊入正纲引内带纳。此宁珠也。顺治十三年。户部尚书车克题加两淮盐十六万引。亦行数年。盐壅课逋。正引停压二百二十万引。十七年。巡盐御史李赞元一并题准。带课不行盐。其课摊入正纲引内带纳。此新增也。上元八县。亦食正纲额盐。顺治十五年。商人张子谦。援宁和加窝例。改行食盐

九万六千七百引。其原行纲引。尽归淮南纲商带课。而不行盐。其课摊入正纲引内代纳。此八县归纲也。康熙十四年。巡盐御史戈英自陈一案。审出银三十五万余两。科臣余国柱奏准。改割没为加斤。每引加盐二十五斤。加课二钱五分。通计两淮。共增盐斤十七万余引。增课四十万五百余两。此加斤也。康熙十七年。御史傅廷俊。题请盐引加丁。准令四盐差御史。会同管盐巡抚。照丁议加。两淮巡盐御史郝浴。会同巡抚。题加二万七百四十二引。此加丁也。衡永宝三府。原属淮盐额地。前明借行粤盐。而淮引淮课本减。以致淮盐壅困。顺治十八年。巡盐御史胡文学。题准复食淮盐。分行淮南八万一千七百六引。认办粤课。其原办淮课。仍令纲商摊入正纲引内带纳。此三府复淮也。凡此皆原额之所本无而续征之浮课也。旧额新增。现行可考已。内如淮北陈州等六属。原行淮盐九千一百引。康熙二十七年。河南巡抚章钦文。题改芦盐。虽两淮额课。照数除去。增入长芦。然淮北门户尽启。芦盐充塞。诸商之困。无舒日矣。他如淮南吉安一府。由粤复食淮盐。乃于正纲额引之外。另颁五万二千三百二引。课非纲课。窝非纲窝。虽亦续增。而与纲额无涉也。更有南赣之由粤改淮。随复还粤。湖南用兵之蠲引。已照原额补行。闰月之增窝。食盐之增窝。量征军需五分之加课。俱蒙 皇上洪恩。特旨蠲免矣。若夫办课行盐之规则。以及更名变价仓盐折价潮包桅封贓罚京书赎缓经费解费鹵税积余残引纸朱之杂项。宪政炳然。无庸琐赘。惟是两淮止此幅地。而引目屡增。止此商资。而浮课日益。总稽其数。几倍正供。虽蒙各宪加意护持。慰劳劝勉。奏销不致愆期。然淮商之隐隐抱痛者。了然具在也。以今视昔。宁无踌躇而恫念乎哉。

盐法刍言

汪牲

盐之大利有三。一曰国课。一曰商资。一曰民食。究之课出于商。商出于盐。盐售于民。一利无不利矣。盐之大弊亦有三。国课虑其绌也。商资虑其困也。民食虑其壅也。究之民食壅则商资困。商资困则国课绌。一弊无不弊矣。除其弊。兴其利。则恃乎法。曷言乎兴利之法也。盐之为物。民生日用之需。少则淡食。多则必壅。故立法之始。必先计户口之数。而后定盐斤之数。定盐斤之数。而后定额引之数。引无溢额。盐不停。商恃民以销盐。国恃商以办课。呼吸相通。首尾相应。一兴利而利无不兴。曷言乎除弊之法也。弊之大者惟在盐徒。而其为害私盐夹带为尤甚。私盐多一引。则官盐壅一引。夹带多一斤。则正盐壅一斤。故立法之详。内而产盐地方。自场至所。节节盘查。以防私贩。仪所摆马。宗宗称掣。以防夹带。外而行盐地方。所在有司。处处申饬。以捕奸犯。凡此者所以保此额盐不使之多。正保此额地之民。尽归而食额引之盐。民与盐符。运销自速。盐疏课裕。理固然也。是保盐即以保民。保民即以保商

。保商即以保课。一除弊而弊无不除。即使法久弊生。更端肆起。加盐加课。壅困时闻。而弊犹是弊。利犹是利。虽其间或请蠲引。或请带课。或请减斤。或禁私盐。或杜夹带。而除弊兴利之意。依然莫逃乎法也。倘或筹国者。但增课而不顾商。筹商者。但督民而不问盐。截然割裂。漠不相关。诚不知壅盐何所销。而商课何所出也。纵令官受参罚。民受督比。商受刑追。其于国课终无益耳。是知盐政之要。惟在视三者为一家。保三者为一体。护其法。疏其流。使盐之源源不壅者。即课之源源不竭也。敢为主持鹺政之君子。献一刍蕘焉。

酌盐法

郭起元

天下有自然之利。而利之所在。害即伏焉者。不可以不察也。夏后氏则壤成赋。盐为青州之贡。管仲府海而齐以饶。汉武设盐铁使。募民煮盐。官与牢盆。榷其入以佐军兴。自唐讫宋。盐官历代相沿。元衰。征敛无度。张士诚方国珍因民怨以啸聚海滨。天下乱而元亡。明兴。太祖惩盐之弊。而详为之制。诸产盐地。胥设官。转运使六。曰两淮。两浙。长芦。山东。福建。河东。提举司八。曰广东。海北。四川。云南黑盐井。白盐井。安宁盐井。五井。陝西灵州。两淮盐场三十。盐行应天宁国太平扬州凤阳庐州安庆池州淮安九府。滁和二州。江西湖广二省。河南汝宁南阳三府及陈州。两浙盐场三十五。盐行浙江直隶之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徽州五府。及广德州江西之广信府。长芦盐场二十四。盐行北直隶河南之彰德卫辉二府。山东盐场十九。盐行山东直隶徐邳宿三州。河南开封府。福建盐场七。盐行境内。河东盐池。分东西二场。盐行陝西之西安汉中延安凤翔四府。河南之河南归怀汝南阳五府及汝州。山西之平阳潞安二府泽沁辽三州。广东盐场十四。海北盐场十五。广东盐行广惠韶潮肇庆南雄六府及江西赣州府。海北盐行高雷廉琼四府。湖广之桂阳郴二州。广西桂林柳梧浔庆远南宁平乐太平恩明镇安十府。田龙泗城奉议利五州。四川盐井课司十七。盐行成都夔顺庆保宁五府。潼川嘉定广安广元雅五州县。云南黑白安宁各课司一。五井课司七。盐行境内。灵州大小盐池。又漳县西和盐井。盐行巩昌临洮二府。及河州。岁办引课有定额。输边上供外。岁入大仓余盐银。多者至六十万两。少者数万两。盐之生长不同。解州盐风水所结。宁夏盐刮地。淮浙盐熬波。川滇盐汲井。闽粤盐积卤。淮南盐煎。淮北盐晒。山东盐有煎有晒。洪武间给米钞作工本。草场供樵采。其恤卤丁者甚厚。而法莫善于开中。洪武三年。山西行省上言。大同粮运。路远费多。请召商于大同仓纳米一石。太原仓纳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引。鬻毕将原引赴所在官司缴销。省运费而益边储。帝善之。令通行各边。谓之开中。于时商人招民塞上垦田。筑台堡以相保聚。边方粟多。无腾贵之时。公私便焉。自后纳谷纳马纳草。皆可中盐。宏治间。

叶淇变法。令商纳银运司。解京分给各边。而太仓之银累百万。各边开中之法遂废。商屯撤业。粟价翔贵。而边储日虚。权贵中官。怙势掣引者多。商人守支延久。有自祖及孙不得者。因立名目曰常股。以给守支之商。曰积贮。以备国有大兵役召中。又有鹵丁引外羨盐。官用米易之。曰余盐。盐不贮仓。堆于河干者。曰河盐。始商人以常股支給艰难。竞中积贮。继而积贮亦难。竞带余盐。有司以余盐利重厚征。奸商又争买河盐。总之正引之征浮。则私引之奸炽。商人反缘为利。几于公私莫辨。明世盐法。变而日下。至天启时。奄党崔呈秀郭与治等。增引超掣。两淮盐课至百余万。竭泽而渔。而明亡亦兆于此矣。

本朝榷筦司使。及行盐处所。大约因明制损益之。而立法周详。超越往代。课则画一。浮派不加。私贩杜绝。正引流通。其恤商者至矣。且各边粮饷具足。无藉开中。民间食盐。所在都有。其裕国惠民者。亦无不至。所欲酌者。上之良法美意而下之奉行未尽善。时或有之。臣在江南仪真通州等处见鬻盐每觔制钱二三文。至江西湖广省。民间买盐。每觔制钱一二十文不等。夫商之贩易。或因水旱出盐多寡。程途远近。其价诚难限制。然相去不过千余里。路费可计。即杂项加算。何至昂价十倍邪。其勒浮病民。上所当察者。今诚令行盐州县。每季各报盐价于本省大僚。移所辖运司核酌之。贵价止于若干。贱价止于若干。则无浮勒之弊。而商民胥得其平也。臣又见江南州县各乡镇管村堡若干。鬻盐之贾。官给烙牌。方设肆盆。近见领烙牌者。转辗详请。因缘需索。一牌至数十金。贾人得之。即高昂盐价。嘱构兵役。专俟附近村民。间至别乡买盐者。即指为越境。执缚解官。逮鞫讯得释。而民已破家矣。窃念此县至彼县。方为越境。岂有一邑之中。此乡至彼乡。可指为越境者乎。夫推广上意。商民均恤者。有司之职也。言之无罪。闻之足戒者。儒生之事也。臣谨述前制之得失。与今时之善而不能无弊者。筦榷政者闻之。亦庶几有所省乎。

盐法议

卢弦

考山左之域。乃青齐故墟。昔桓公用夷吾铸山煮海之议。富强甲于天下。今其遗书具在。曰筭者。筹划多寡。曰衡者。较量轻重。未有不随时变通。而拘于一成之法者。其筭与衡一操诸上。而密寄于司计者之心。必不可使其柄有所落而阴窃。如使利权之大。而使人得以窥伺假借。乘隙而舞弄于其间。则利之所归。上不在国。下不在民。而专归于奸商与积。此由于司计者原不从国计与民生起见。故奸商积得中以所私。夫是以筹划之筭。不难移多以为寡。移寡以为多。较量之衡。亦不难变重以为轻。变轻以为重。日陵夷而不可救也。山左产盐之地。惟滨海州县。有东有北。权其产盐与行盐之地。而远近可知矣。山左食盐之数。视州县户口有衰有益。权其殷耗与通塞之宜。而增减可知矣。此不

过一按籍按图。而俱已了然在目。了然在心。且今之人情。非真有鬼蜮之不可穷。古之治法。亦非真有谬巧之不可及。即今读管子守圉之篇。不过曰十口之家。十人舐盐。百口之家。百人舐盐。凡食之数。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妇人三升少半。婴儿二升少半。盐之重。升加分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伐菹薪。煮泝水。为盐正而积之三万钟。当是时。梁赵宋卫濮阳诸国。无盐之地。皆仰食于东齐。东齐之国。亦藉是以富甲天下。如国语所记桓公之时。成盐三万六千钟。令使巢之。成金万一千余觔。其富强之效。章章可考也。今时则不然。商纳盐课。而以票分之州县。州县按票之数。偿价于商。缴票于官。然往往私盐盛行。而官盐致塞。票价不足。而国课以亏。于是奸商辞其害。而告以引归民。发票于州县。而责以输票课于运司。票课输于运司。而行盐之地。仍听商为主持而拨给。是商既辞其害而仍专其利。民既无其利而兼受其害。大抵滨海富饶之州县。盐商与官役。皆其土人。表里为奸。那移闪变。皆出其手。地境本近也。户口本繁也。而行盐与纳课之数。反得其轻而寡。既得其轻而寡。是以彼邑往往乐从之。而最远最疲之州县。无力贿赂于要津。其行盐与纳课之数。反赢数十倍于彼。如是而欲责其盐之行而课之裕。胡可得哉。至不得已有司代民呼号。控之于上。则诿之曰原额已定。而数不可改易矣。嗟乎。财力之贫富存乎地。户口之殷耗因乎时。彼俨然持筭操衡之人。而不以国计民生为念。但知循一成不变之法。以责成于有司。亦何贵乎居能变通之地。而行轆轳之事耶。且彼之责于有司者。曰盐课胡以亏也。夫使量治地之大小。户口之多寡。以定盐票适中之数。则在民不忧亏。在商亦不忧亏矣。又曰私盐胡以行也。夫使量地境之远近。行盐之多寡。以酌盐价适中之数。则民不苦官盐之贵。自无取私盐之贱矣。此愚之所以重望于司计之人。欲其秉至公之念。审独断之权。随时变通。参酌良法。自不患官课之不敷。私盐之不禁也。大都课归于国。利食于民。而居中往来。令其疏通而不滞者。商也。三者偏重。俱有所不可。然国利民利。而商未有不利者也。商专害而国与民固未有能利者也。察今之势又不然。司计者之心。殆欲显居利国之名。而兼收利己之实。遂阴假利商之便。而罔深恤害民之由。即其害之在民。亦有差等。又视其经营之巧拙。以为受害之重轻。此偏枯之中又有偏枯焉。愚所令之新泰。殆所谓极远而极疲。数年之间。乃身尝其害者。故言之有如是其深切也。

请定盐法疏

大学士朱轼

钦惟我 皇上御极以来。深恤民隐。 宽大之诏屡下。举凡钱粮课税兵刑礼法之所在。为臣下奉行之未当者。无不逐一厘正。措施期于尽善。固已四海共沐 恩膏。无不欢腾鼓舞矣。惟是盐政一事。上关 国计。下系民生。向

来各处俱定有规条。而法久弊生。每滋纷扰。上 圣怀。有不得不急为讲求补救者。臣查出盐之地。有海有池有井。而各省盐法。办理不同。始或因地以制宜。今当从长而定议。去其弊则利自兴。便于民始有补于 国。臣谨就平日见闻之所及。酌目前因革之所宜。敬抒管见。为我 皇上陈之。

一行盐地方。宜酌量变通也。查各省不皆产盐。所以必藉商人行运。但即以江南之镇江等府而论。与淮扬相去甚近。而向例必食浙盐。浙江路远。商运需费。盐价自贵。而淮盐就近可得。价亦甚贱。舍贱买贵。人情所难。近日丹徒县贩私抢一案。所谓私盐者。即淮扬之官盐。因其非浙商所卖之盐。即谓之私耳。夫淮浙虽有不同。以 国家视之。食盐无非赤子。完课总归正供。此疆彼界。有何区别。徒以商引销积之不均。致使小民法网之不免。自应令该督抚会同盐臣。斟酌变通。如镇江等府竟改行淮盐。其余各省似此者甚多。如河南上蔡等县。本有河东之盐。而必销淮引。湖广巴东等县。逼近四川之界。而必食淮盐。有一省而各府所食之盐。地方不同者。有一府而各州县所食之盐。地方不同者。俱应就盐地之远近。逐一查明。尽为改易。则一变通间。于 国家既毫无所损。而民之受福不少矣。

一各州县销引。宜通同计算也。查商人行盐。各有地方。州县销引。原有定额。是以旧例不许越界买卖。但犬牙相错之地。有此县庄村。插入彼县地界者。就近买食官盐。即为犯禁。查拏拘系。往往不免。而本县所设盐店。或远在数十里之外。小民食盐无几。欲其舍邻近易买之盐。而远求于数十里之外。此必不可得之数也。况水陆之装载有难易。盐觔之积贮有盈缩。而价之高下因之。若必拘定所属地界。甚为不便。而愚民之易至于犯禁令也必矣。夫额定之引目。原量户之多寡。此县之民买食彼县之盐。则彼县之引必不足。而此县之引自有余。何不即以有余之引。补充不足之数。合总计算。自必有盈无亏。臣请

敕下各处督抚盐政诸臣。酌量地界相连之处。或一府。或数州县。合为一局。将所领盐引。通融营销。不拘商买分地。无论州邑界限。听商民就便交易。庶引课民食。两有裨益。

一户煎盐。宜令商人助其资本。并酌定卖私治罪之例也。查定例丁人等。夹带余盐出场。及私煎货卖者。同私盐法。乃近来拏获私贩。止据现获之人问理。并不根究户。不知私盐皆户所鬻。若使场间无私出之盐。奸徒何从兴贩。故欲杜绝私梟。必先清查场。而欲绝场之私出。又必先体恤其苦情。凡户资本。多称贷于商人。至买盐给价。则权衡子母。加倍扣除。又勒令短价。户获利无多。盐复有余。且恃私盐事发。罪亦不及。是以敢于售私。实由盐商驱之。而该管官纵之也。臣以为宜令商人认定户。酌给资本。使得及时煎晒。虽遇阴雨连绵。盐觔不致缺少。于商人亦大有益。其价值于掣盐时。该管公同酌定。宁有

余。毋不足。务使丁得沾利益。庶日用有资。而工本无缺。然后严绝私售之弊。而治之以法。除老幼负担四十觔以下。许照例卖给。令盐场大使验明挂号。准其出场。并逐日报明分司。此外人非老幼。籍非本境。盐过四十觔以上者。一严行禁止。煎出之盐。务令盐商尽力多买。或露积。或贮仓。大使逐一查明封识。如有听凭商人偷运。及违例卖与梟贩等弊。将户分别究治。该管大使。以纵容论罪。再大使微员。守法自爱者其少。应将分司丞倅。移驻场所。责令监管。如此则私弊可除。丁亦不致受累矣。

一附近出盐地方。盐价宜减也。查私盐自三四百觔至千余觔者。皆大伙梟贩。运至远处发脱。此其窝顿有地。出没有时。来去迹。容易追寻。且惟江岸河干。船只往来之地方。文武官及水陆关口。果能缉查严密。奸徒自然销阻。惟四十觔以内。不在禁例。而五十觔至一二百觔者。俱在近地百里之内售卖。远则担负非易。工食费多。得不偿失也。食盐之家。每冒禁而买私盐者。不过以其价贱于官盐耳。与其严拏而滋扰。不若平价以杜绝。凡附近出盐地方。百里之内。将官盐价值减与私盐之价相等。则民间皆食官盐。私盐不禁而自绝矣。在商人于出盐近地。既少搬运盘驳之费。盐价自应酌减。况食盐地方辽阔。此附近百里之内。不过千百分之一。何必定要昂价。彼奸徒贩私。原图厚利。即照彼减价。亦可偿本。完课有余。何惮而不为耶。

一盐引额设多余之处。宜行酌减也。窃 国家休养生息。天下户口。诚日加繁庶。然民间食盐。以家计之丰啬为多寡。即稍丰之家。见盐价腾贵。亦必加意节省。盐觔所销。究不能多。乃数十年来。引目之数。或议加于司鹺之员。或请益于封疆之吏。或据商人公呈。或称兆姓情愿。时有增益。究之频年壅滞。照数征完者甚少。似宜令各该督抚。逐一确查议减。与其多余而必欠。存纸上之虚名。何如减少而易完。收久远之实效。至于盐规一项。立法之初。本无此名色。缘行盐利息饶余。各处不免馈送。遂尔相沿成例。近因各官俱有养廉。此项久经禁革。但恐各官非皆洁己之员。旧规既去。或又巧为生发。商人照旧馈送。无非出之于盐。则无非出之于民。并恳 皇上敕下直省。严行申禁。其存充公用者。亦酌量减免。以裕商力。惩商必先恤商。恤商即所以恤民也。一商人宜加甄别。并慎为选择也。查运盐办课。有本有利。必身家殷实之人。始能承办无误。且知自爱。不致生事。而各处引名。俱向来预定。有初本有余。而花销败落。仍然为商者。亦有豪强棍徒。欺压霸占者。又有私相售卖。顶名钻充者。或系赤手无藉之徒。或系凶棍不法之辈。始则夹带营私。继且穷奢极欲。误引亏课。诸弊丛生。欺官累民。无恶不作。此皆商中败类也。宜令巡盐等官。严行稽查。并着众商从公举首。逐一甄别。慎选老成富厚之人。情愿承充者。更立引名。使之承办。仍不时教训众商。严加管束。务令谨身节用。

尽去从前积习。勉为善类。其子弟俊秀者。设立义学。延师教授。如此。则商贾亦敦善行。而风俗归厚矣。

一盐价宜公平酌量。使商民两无亏累也。凡商贾贸易。贱买贵卖。无过盐觔。总缘装运远涉。既多使费。而盐商糜费花销。又复不赀。皆取给于盐。此盐价之所以日益增贵也。每见封疆大吏及巡盐御史。有庇护盐商者。任其高。从不过问。而操守廉洁之员。不收馈遗。又或刻意核减。至于已甚。商人见定价太贱。因而匿盐闭市。反致滋扰。臣以为应随时酌定中平价值。使买卖两无亏累。自然相安无事。又商人行盐。多存贮省会。其各处营销。系本地小商。领单转贩。运往城郭市镇会总之处。开铺发行。其各乡村小店。又从城市贩往。层层递运。费亦递增。而经过地方。盘验挂号。使用尤多。是以远乡盐价。较之发盐之地。往往加倍。臣请 敕下督抚。严行禁革。如有借端需索。许贩盐之人据实控告。再盐从省会递运。断无夹带私盐之事。并饬免其盘验。以省守候之苦。庶乡村小贩。得沾微息。而盐价亦不致太贵矣。

一荒僻乡村。宜择良民领盐零卖。以便民食也。查穷乡僻壤。难于消盐之处。从无开设盐店。穷苦小民。经年食淡。或煎熬咸土充食。以致生病。老人尤不能堪。间有家道充足之人。从城市多买数觔携归。途遇巡兵。盘诘讹诈。往往不免。请令有司于荒僻村庄。择一谨厚良民。给以小票。令其领盐零卖。卖完缴价。又复发给。如此。则衰老穷民。得以就近零星买食。而于盐觔之营销。亦不无少补矣。

以上数条。皆臣从前所经地方。及近来察访。略知梗概者。此外臣所未知。及知而不能确信者。不敢以入告也。夫国家度支经费。所关其大。弊不可不除。而法不可不善。必揆之上下而皆宜。斯行之久远而无弊。臣仰体 圣意之忧勤。敢献刍蕘之末议。伏乞 皇上睿鉴。

杜私抑末以兴本利疏雍正七年

云南按察使赵宏本

臣司臬滇黔。清查各案。各具折奏闻外。盐政诸务。亦经缮折条奏。但折内只言其官买余盐。以杜贩私之弊。而其中尚有相因可行之事。如海边范堤外之地。与高宝兴泰之湖田。皆可徐议开垦者也。范堤向时近海。目今自堤至海。有远至数十里。及一二百里者。其南至江口。北至黄河。中间延袤千里之远。弃为斥卤者久矣。户从前俱在范堤以内。近日迁移近海。其旧时场之地。并为人所侵占。而堤外沙地。更无人垦种。总因贩私之利过于力作。而外地棍徒勾引为匪。以致农民不务本业。相习成风。其高宝兴泰一带。地处卑下。湖水涨发。便有淹没之患。即雨水稍多。往往浸漫为忧。有妨耕作。其间居民借水患为名。公然以私贩为业。皆由于近海之射利既多。而民顽所以土旷也。臣近因在

滇署理驿盐道印务。新见督臣鄂尔泰就各井。定买余盐之法。裕课杜私。行之有效。因思两淮场。若照滇井所行。经营课帑。可十倍于滇省。况余盐既归官买。则贩私之弊自然永绝。顽民无所争利。而董劝可施。势必尽归于力农。勤作则久荒之地土无不开垦矣。至于官收官卖之盐觔。自场运至州县。必须舟楫。细查河身故道。通开浚。以利搬运。而高宝兴泰之水。亦可藉此相度以泄其势。凡水之就下者。莫不直达于海。则久淤之湖田。不但免常涝之患。竟成膏腴之产。即涸出之地亩。又可开垦以成田矣。但事关重大。其中原委。尚须面行陈奏。如以臣言可采。求 命臣引 见。其中先后缓急。理财用人。凡一切事宜。皆得以尽其所欲陈。尚有历任数省。所见利弊。俱可竭臣愚衷。以敬陈始末。为此缮折谨奏。

缉私盐

徐文弼

夫盐徒贩私。皆奸民与场丁交通。奸民利得贱盐。场丁利其售货。其私贩所至之地。又必有窝家。而乡村小民。食私较食官颇贱。故相争买。而贩私者亦因其易售而视为恒业。于是私盐盛行。而官盐日壅。然更有大伙盐徒。南方撑驾大船。北地多驴驮负。弓刀炮火。白昼公行。庄村任其经过。捕壮不敢稽拦。其尤可怪者。官商纳课领引。到场买盐者也。如直隶山东等之商。所认各州县额引。在场盐运行。州县例有销引考成。不得不督责民间买食。其如本商贪图多卖。反暗买私盐。而充官盐。以致盐多难消。又借口民多食私。而令官壅。此北地奸商借官行私之弊也。如江淮两浙之商。例有管理上场下河等伙计。其不肖之徒。纠合无赖。连樯运载。明插旗号。执持官引。以为影射。江河四达。莫敢伊何。又间有大胆豪商。贿通官长。捆载多觔。公然行掣。径同额盐。一体装往地头发卖。或别售他商。以取倍称之息。此南方奸商借引行私之弊也。

一清北商之弊。北地之商。买私暗充官盐。由于引盐到境。官不为稽考也。夫本州岛县额引若干。每引额盐若干。本商每年或一次二次运行。先将运到引盐若干觔。呈报到官。本官即出示张挂本店门首。将运到引盐若干斤。谕城乡约地庄头照户于某日为始。速赴本商店内。照时价公平买卖。本商不得故昂其值。酌定引期。于某月日买完。本商每月将民间买过引盐若干。呈报州县。俟定期引完之日。将本商卖盐底簿吊查。如尚未卖完。再行出示。催令民间速买。以便销引而副考成。如已照数买完。即令本商将运过引目送验。具文连引。填明批解月日缴销。引盐卖完之后。本店又复开张。或潜行私卖。即系买私网利。或傍人首告。或本州岛县查出。定行申报。按律究拟。历来地方官。每于岁终将销引文书。径交本商自投运道。而引未尝寓目。保无匿引影射私盐者乎。

惟引盐按额完销。运引即行验解。商无暗卖之私。民息多卖之累。此借官行私之弊。可以杜绝矣。

一清南商之弊。南方之商。运行各省。定由长江大河而去。非沿途州县之可稽查也。其弭私之责。殆在巡鹺使者之与运道乎。商人领引赴场买盐。丁只照引目听买。不许将私煎夹带。查出本商余盐。并究所卖丁。若批验所掣。拏之后。将引即行截角。于择吉开行之后。仍有驾船插旗。江河行走者。即为查拏解究。务尽根株。每年营销旧引。克期报缴。不得藏本商。以滋影射。夫丁不卖余盐。掣所严查夹带。则私盐不得出场。引日照例截缴。私贩尽法穷究。则商人无所容奸。此借引行私之弊。可以立清矣。

请停商捐并申盐禁疏

曹一士

窃照两淮两浙长芦河东等处盐课。为国计攸关。务期厘奸剔弊。以清赋源。顾盐课之完欠。全视商人之赢绌。而向来积弊。每有众商公捐之举。其实皆非出之商人本心。缘为大吏者。每遇一事。必传商纲授意。遂尔勒派众商。勉强从事。究之所捐在此。而所欠在彼。于国家实无裨益。并有奸商借端高盐价。以致闾阎并受其累。所在官司。以其方行输捐。遂任彼所为。置之不问。是公捐之举。商人显居其名。而百姓隐被其害。尤不可不永行禁止者也。至于严称掣以速营销。缉梟贩以疏官引。必须威惠并行。庶几商民两便。若肩挑背负之盐。向来不在禁例。我国家所谓不尽利以遗民者也。而司盐官吏。以及地方有司。因与众商交往亲密。称掣之时。往往任其夹带。不完课税。皆称官盐。恣意射利。而专于小民些微食用之盐。概行缉捕。无微不到。致使附近场之民。男女老幼。持尺布斗粟。易盐二三觔四五觔者。皆陷于縲绁。或至拖毙狱中。良可悯恻。又有商人擅用白捕。分布各处。一切肩挑背负之盐。攫而夺之。其且越境捕缉。致伤人命。臣办事衙门。见近日山东巡抚题达案内。如昌邑县民张有全等。所买不过一二十觔食盐。又其地盐课。业经归入地亩。并无私盐之禁。而白捕擅用鸟鎗。以致张有全无辜殒命。则凡巡役种种累民之处。推类可知。原其所由。皆商人役财结官之故也。更有大商因盐船往来不便。将民间通行河港。辄行堵截。不但阻行旅之往来。亦且废田禾之灌溉。而有司惟商言之是听。置民瘼于罔闻。控诉不准。通浚无期。此亦病民之大者。臣愚以为停公捐以息商人之借口。申旧例以脱细民之网罗。严交结以绝官吏之朋比。罪白捕以杜巡役之横行。禁堵筑以资闾井之耕作。庶课裕而民安。法行而弊绝矣。

陈盐引积弊疏雍正六年

登州总兵万际瑞

窃照山东六府行盐。有引票之不同。多寡之不一。臣细加察核。查登莱青三府。全食票盐。东昌府全食引盐。济南府属之章邱邹平淄川长山新城齐东济阳青城新泰莱芜武定阳信海丰乐陵滨州利津沾化蒲台等十八州县。并兖州府属之沂州费县。俱食票盐。又济属之临邑陵县德平。及兖属之郟城。则引盐票盐俱食。至二郡所属之别州县。则皆食引盐。虽引盐票盐。均办 国课。但查顺治十七年。长芦盐臣冯班。条议东省票引一疏。称济南府属章邱等二十二州县。俱行票盐。其与兖东两郡。食引盐之州县。址壤错接。票盐过季。方谓私盐。奸商一票到手。骡驮马载。旦暮公行。一季九十日之中。勤者八九次。少者五六次。票盐流弊。 国病商。乞 敕部确议。悉令改引归商等因。经部议不准行。今且不按例退销。过季之票。公然运行。再查东省额引四十五万五百四十八道。内除河南江南所属十五州县。共销引十四万三千四百一十道。此系隔省。未便与东省彻底核算外。其济兖东三府食引盐者。共五十一州县。核算地丁额银一百五十余万两。共销引三十万一千五百七十六道。登莱青及济兖二府所属。有食票盐并引票兼食者。共五十三州县。核算地丁银一百八十余万两。共销票十万三千四百五十二道。兼销引五千五百六十二道。夫州县之数。不相上下。核算地丁数又差多。而销盐之引与票。何至多寡相去数倍。则影射侵蚀之弊。不及晓然共见者耶。且历城章邱。俱属济南之大邑。历城编户九十八里。额征地丁银六万有余。销引九千八百三十八道。章邱编户一百零三里。额征地丁银七万有余。所销票引则四千一百二十八道。齐河为下中之邑。编户二十七里。额征地丁银二万有余。销引四千零七道。邹平为上中之邑。编户五十七里。额征地丁银三万有余。所销票引则一千四百九十三道。即此数县而论。悬殊若斯。是引盐尚藉积引以营私。而票盐更不须积引以侵蚀也。因商领引至场。春筑包盐。永阜场截一角。春至蒲关称掣截一角。至泺关称掣截一角。运至州县卖销截一角。掣盐每季一次。退引按季缴销。一季之内。似难重复影射。自有积引一项。而重复影射之弊稍生耳。若行红扒票之章邱邹平济东济阳临邑青城陵县新泰德平武定滨州蒲台莱芜等十三州县。稍近盐河。亦赴永阜场春盐。将票引截一角。过蒲关称掣截一角。至州县截一角。而泺关非所经之地。故不与焉。较之引盐。已少一关称掣盘验矣。惟新泰一县。又过泺关掣验截一角。其行黑扒票之四十州县。不近盐河。赴各场春盐截一角。至州县截一角。奸商一票到手。一季之内。时日既宽。重复影射。越行邻境。殆无虚日。且红扒黑扒之票。俱不按季缴销。其弊尚可问欤。仰祈彻底查究。酌丁增额。其红黑票引。立法稽察缴销。庶积弊除而盐政肃矣。

陈盐引通融带销之弊疏河南通志

河东总督田文镜

查河东盐政。硕色以前。盐臣马喀题请额引通融递年带销。而河东运使杨梦炎。引豫省不准通融之例。并欲年销年引具奏。奉 旨硕色所奏。行文询问田文镜。确查分晰具奏。钦此。臣查从前题请禁止通融者。因豫省汝宁一府九属。光州一州四属。系食淮盐。而光州所属之光山固始息县商城等县。俱与湖广连界。湖广食盐价贵。奸商趋利。尽将汝宁府属之引盐。贿通光州等处地方官。全运至湖广。作私盐货卖。故光州等处。每年销引溢额。而汝宁府属之汝阳上蔡新蔡西平等县。经年不销一引。因不销引。谓民间不食官盐。每引一张。派令小民出银一钱八分缴府。通融汇销。甚为民累。至汝上新西等县。俱与销食芦盐之陈州项城鄆城西华商水沈邱等州县连界。而汝上新西等县之民。又以长芦之官盐作私盐。自行贩运买食。各县绅衿富户。俱纵令家人佃户。挑贩私盐。及至奏销派课。止累一二穷民。则是纵私而非通融。科派而非销引矣。是以臣前此题请禁止通融运销之处。固指行运淮盐之汝宁光州所属而言。其行运河东盐引之州县。可否通融递年带销。臣钦遵 谕旨。确加察查。兹据详称。行运河东引盐之洛阳偃师巩县孟津宜阳登封永宁新安澠池嵩县卢氏南阳唐县泌阳镇平桐柏邓州内乡新野浙川裕州叶县汝州鲁山郟县宝丰伊阳襄城陝州等二十九州县。皆认地行盐。按季销引。其陝州属灵宝县。先因私盐充斥。额引难销。将知县参降。戴罪督销。后来之员。随实力缉私。数年以来。不但额引销完。每岁尚销余引。惟阌乡一县。界连山陝。屯兵杂处。向因私盐丛积。官引壅滞。今现任知县。严查私贩。疏通官引。亦渐有起色等情。则是疏引全在缉私。剔弊乃能裕课。臣伏查 国家定制。分地行盐。按季销引。本以杜奸商重复影射。越境贩私之弊。法至善也。又恐地方官督销不力。疲商误课不完。所以销不及额。官有处分之例。课不足数。商有治罪之条。虽各州县行盐定额。有多寡不同。年岁丰歉不一。然其初。本按地方之大小。户口之多寡。斟酌分派。因地制宜。即或岁遇歉收。行盐稍难。亦不过间处偶然之事。况今升平岁久。太和翔洽。生齿日繁。食盐日众。普天率土。无不倍盛于往时。安见于此而运销有余。于彼而销不足额。至于壅滞。要知所以销不足额者。非必食之少而销之难。大率由于地方官缉私不严。私盐充斥之故也。

夫所谓私盐者。有在民之私盐。有在商之私盐。在民者私煎私贩。稽查犹易。在商者夹带影射。其弊多端。如通融之说。义取乎酌盈剂虚。疏引裕课。今臣察访各商之通融。则系一引而两县行盐。如此县额引一万道。称言三千道难销。彼县额引八千道。称言不敷民食。其实此县商人。未尝不能销也。故将此三千道之盐。仍本处销卖。而以此三千道之引。给与彼县商人。彼县商人接引到手。则又按引另运盐斤。在彼县销卖。卖完又不缴引。甚有再三行运者。至于完课。此县商人虽卖盐一万道。因[已](己)通去三千道引。止完七千道课银。

其三千道引课。则彼县商人为之代完。及至报销。则仍作此县商人全完。此县商人。既利三千道盐价。又利彼县商人代完三千道课银。而彼县商人。利此通融之引。重复行运。故乐为其代完引课。是通融者。名为裕课便民。实所以资奸商。彼此串谋。重复行运。越境贩私之弊也。臣思额引余引。名虽各别。然同属引盐。同属办课。与其开通融之端。而滋无穷之弊。又何若令额盐不敷之州县。请领余引以济民食。其缉私不力。销不足额之州县。按未完分数。照例参处。如此。则不但能销之地方。民无淡食之虞。而国课以裕。即销不足额之州县。亦自顾考成。勤于缉私。督销必力。而额引可无壅滞矣。再查盐随引行所以防私。盐销引缴所以杜弊。若盐销而引不缴。何从稽察。即或地处遥远。残引不能按季缴销。其相去不过千里。先后不过一季。然此亦止可就州县转缴而言。若商人近在本州岛县行盐。自应随销随缴。岂可任其操纵。逾岁不缴。以致以旧作新。重复影射。而启奸商之弊也。臣更以通融带销而并论。夫递年带销者。如甲年行盐。丙年奏销。其隔行盐之岁。已逾二载矣。如云通融之法。行之有效。盐无不销。课无不完。则更可按年奏销矣。而犹欲递年带销者何也。总之通融与带销。皆奸商之弊。今仰蒙皇上垂询。臣苟有所知。不敢不据实直陈。所有豫省行运河东盐引之州县。应仍循旧例。各完各课。年销年引。不准通融递年带销。庶盐政肃清。而于国课民生。均有裨益矣。

商力并非困敝疏雍正十年

两淮盐政高斌

蒙皇上天恩。委以两淮盐政。一月以来。细查案卷。详核引课。确访场口岸之弊。体察总商散商之情。虽未能条分缕晰。提领挈纲。而愤悱苦思。亦自微窥其大概。伏查现今两淮盐政之弊。最关紧要者。在展限压纲。而捐项虚悬。积久累累。必当急图清完积欠。以便提起压纲。渐复原限考成。为第一要义。而总在商情实能踊跃急公。则赶复原限。庶不致旷日迟久。查两淮商人营销引盐。岁办二百五十余万两之正杂课饷钱粮。而此外之各口岸厘费等项。并商人家中用度。虚糜奢侈。所费不貲。而一年行盐所获之利息。尽足供其妄用。即此可见实系商习仍前。不能谨身节俭。该管盐政未能为之调度之所致。实非商力有所绌乏而办课维艰也。如果诚心踊跃急公。两淮商力。每年令其多带完十余万两钱粮。随引上纳。补其欠项。固非勉强难行之事。臣愚昧之见。现今欠捐之盐规引费。公务薪水等项。积欠至数十余万之多。自应分年带完。以纾商力。其带完戊申一纲。已定宽限十年之久。似可以不必再议更为宽限也。惟是商情之踊跃急公。务在催征之得法。当有以鼓舞而劝导之。以寓抚恤于催科。司其事者果能公忠清白。身体力行。则通商裕课事有实效。其一应盐政内之抚恤场。禁弊缉私。疏销利运。清厘口岸。力挽奢靡。俱可以因时随事。相因

办理矣。但淮扬风俗腥膻。人言啧啧。无端之诽谤讥谈。每生意外。臣固不敢矫枉过正。办理孟浪。更不敢有瞻顾而畏缩不前也。况蒙 特颁谕旨。令署督臣尹继善。与臣和衷共济。较前此地方大吏。俱漠不关心者。又有不同。

天恩体恤。感激难名。臣不揣愚昧。谨将商力实在不至困敝情形。据实陈奏。

。

清查浙省盐课疏道光元年

浙江巡抚帅承瀛

为查明盐库。实在动垫银数。分别追缴输补。并遵 旨核实办理。以节浮费而清款目事。窃照浙省盐库贮存银两。经前盐政臣广泰查明。垫缺银一百六十余万两。于上年十一月间。奏明饬商提前归补。臣于本年二月间接任。因款目纷繁。诸多牵混。立即派员将历年收支各数。逐款清查。并先将办大概情形。恭折具奏。奉 上谕两浙盐务。纲引则牵新搭旧。课款则分征统支。系属致弊之由。现据该抚查明实在情形。设法清厘。该省盐政。改归巡抚兼管。帅承瀛任之初。当趁此时。将从前挪移冒混情弊。逐款查明。核实办理。不可草率从事。致有隐漏。此后裁减浮费。划明款目。督率各该商认真办运。务令年清年款。勿得仍前拖延牵混。以期鹾政日有起色。将此谕令知之。钦此。仰见我

皇上整饬鹾纲。清厘引课之至意。臣荷蒙 畀任。力图报称。断不敢草率从事。以致稍有疏漏。兹督同藩臬运司。及委员等。将盐库正杂款目。及商引商捐等项。按照各纲科则。并历年收支细数。详析核对。自嘉庆十五年十一月。前抚臣蒋攸钰等清查之后起。截至臣到任止。应存正课余价等银八十一万七千一百余两。核与报部春拨册数相符。此外报部之帑本公息各杂。及商捐商用之项。亦应存银一百三十四万二千三百余两。而核之历年支放各数。已垫出银二百十四万五千三百三十两。查有庚辰纲以前积引未完盐规本费及书院膏火各款银三十三万六千四百余两。一俟引目销完。即可收归原额。又有各商名下。应追未缴及变缴未完各款银七万八千六百余两。以上二款。共应抵补前项垫出银四十一万五千余两。实垫银一百七十三万三百两有零。与前盐政臣广泰。上年具奏垫银一百六十余万两。提前归补之数。尚不甚远。臣查嘉庆十五年间。前抚臣蒋攸钰等清查盐库。其时垫缺银数。仅止五十五万余两。乃自十六年至今。甫经十载。而所垫之。何增至一百七十余万两之多。难保无挪移弊混情事。因复将垫出银两。逐款追查。其中尚无官吏侵亏之弊。惟缘迩年以来。引有壅滞。旧纲未毕。新纲即开。新旧套搭营销。不能以一纲之课。归一纲之用。而每年奏销。例有定限。但令各商赶完正课。即行题报全完。其随引带输之杂。及外用银两。因一纲引目。配运未完。不能照征足。兼自十五年至今。统销引目两次。上年十一月间。前盐政臣广泰。覆将己卯秋冬庚辰春夏四季引目

。七十三万余道。合为一纲。奏请分作五年洒带。又历次报捐河饷公需银数百万两。此项报捐银两。既须提前拨解。而铤销及洒带之引。又止完纳部。以致年例应用之项。动形绌乏。遇有紧待放。而本尚本征完。不得不于现在征存银内。无论正杂。通融动垫。以济急用。而商捐用之。亦系随引输存运库。每遇交办公事。奸商即借此为名。浮支冒领。始犹以正垫用杂。继且以正垫用商捐。年积一年。愈垫愈巨。臣抵任后。有甲商汪复太把持各所公事。迭被众商控告。当将汪复太革去甲商。饬交臬司查办。前经奏明在案。仍限于辛己壬午两年。照数缴清。其余各商应缴银两。亦即分限严追。倘逾限不完。另行核办。而汪复太冒滥尤多。再照例从重惩治。至四所甲商。本系正副八人。每年例支办公银三万余两。今已裁革四名。其公项应行减半支給之处。仍按年扣存运库。以备抵追缴之不足。俟该商等垫支银两。全数归还。再行酌减。尚有垫缺银一百二十万五千一百余两。

查照蒋攸铈旧案。及广泰原奏。饬商输补。此后按引带输。计五整纲。即可归补足额。俾帑项均归有着。而商力亦不致过疲。惟是垫出银两。虽有追缴及输补两项。可以抵归本。究属缓不济急。本年正月间。接准部行。于报存春拨银内。拨解甘肃饷银三十八万两。

时因存既少。而饷需又难刻延。即以臣到任后所征应入秋拨之银。照数凑解。是拨册尚未到部。而征银已非实贮。势必于秋拨到时。又须移后补前。则既不能划清纲分。而支垫仍然牵混。亦非核实办理之道。现当扫除积习。欲得库清厘。必先严绝垫放。而 国家经费有常。未便因库贮支绌。遽请停拨。臣再四熟筹。惟有余价一项。系于嘉庆十四年议增。每年随同引目考核。不入奏销之内。与正课钱粮有间。现因商力转输不继。再行具折奏恳 圣恩。免其输缴。仰恳 皇上天恩。敕下部臣。将前项余价银七十三万一千余两。一并暂缓拨解。俟本追补足数。即行咨部听拨。庶一支一放。针孔相符。将来牵搭之弊可期净绝。臣又查库垫缺之故。固由于纲引之滞销。实则因浮费过多。成本较重。以致商人转运不前。臣以巡抚兼管盐政。一切用项杂费。较之专设盐政。大可节省。现将商捐商用各款。分别缓急。或全行删汰。或酌量减。所有各商随引输完之外。臣初到时。已为每引减去银二钱五分五厘。今复通盘核算。每引又可减去银四钱有余。加以每年应输余价。奏恳 恩免。如蒙 俞允。每引又可减去银六钱七分。前后并计。可减至一两三钱六分零。通计每纲可节省银九十余万两。各商成本大可轻松。配运自然踊跃。臣再随时严饬场县。杜绝私煎。缉拏私贩。使官盐略无壅滞。则纲引渐可挽正。课项目见充盈。至于运库收支数目。向系分征收。并支放。因之以甲垫乙。搭旧牵新。正杂既已混淆。动支遂无限制。兹饬运司。分纲分。详开册档。俾出入之数。了如指掌。

凡遇支解银两。由司具详。声明何款动支。如本无银。即停支給。或有万不得已。必当循例动垫之项。亦止以外存银垫发内。不准以内垫给外。仍俟本收回。即行归补。以昭慎重。如此。则浮费既节。库亦分。自此年清年额。可期经久无弊。而鹺务日有起色矣。其现在应行更定各事宜。妥议章程十条。臣谨因时制宜。详慎核议。以节用除弊为先。以裕课商为本。定官制以专职守。分库以重度支。挽正纲分而年额自清。杜绝私源而官引自畅。总期事可经久。行有实效。以仰副 圣主肃清鹺政之至意。

上督院论江西盐务书

沈起元

盖建昌一府。三面接壤闽疆。而尤甚于杉关一路。关内为闽之光泽。外为建之新城。私贩由闽而出。至石峡下船。布散南城南丰。直走抚州。由许湾分入临川宜黄乐安。侵攘淮盐口岸甚大。故建昌一府。实关江西全省盐政也。顾整顿之道。必须暂减官价。以闽私极贱。若官盐太贵。小民贪贱。奸贩趋利。何以使之帖服。乃淮盐成本既重。减价亏本。又何以支。故本道初见。以为必仿江南池太之例。专商办运。通纲贴费。而后可图整顿。盖譬若公共之所。即一堂一室。必致颓废。专据之方。则门户藩篱。必加整葺。此专商之善也。且苟非通纲贴费。则减价有成本。设卡多杂费。谁能独任以卫全省。若洒派通纲。则淮南一百二十余万引。每引一分。即得一万二千。每引一分五厘。即得二万。在纲商为众擎易举。此议似谓可行。曾经具详。而未蒙允许。乃不得已而论省。商以口岸大局。责以认运大义。按照建郡旧额七千五百引。每月三万包。饬商运至建府。设店销卖。减价每包一钱。而一面审议设卡。俱经陆续具详。其最要者。则飞鸢石峡为杉关入口之冲。近亦饬县估造营房。召募巡丁。移营拨兵在案。然而商力实有不继。官盐实有未敷者。不敢不悉陈之。查淮盐运至江省。合成本。每包一钱二分有零。今运建之盐。每包一钱。计一岁三十六万包。须亏本七千余金。而设卡设巡之费。与运脚店租之费在外。几及一万二三千金。商本不支。既已宜。而此七千五百引定额。又不足一郡五县之民食。闻昔年建郡营销之时。曾年销至三四万引。江省本系融销。苟利之所在。谁不乐赴。今以亏本之地。势不能于应销额引之外。更责以多运。而官盐不敷。则私盐何由尽绝。半官半私。终无清理之术。若蒙饬扬商公议。照池太之例。专商办运。通纲贴费。而更加拨官引。则建昌一郡。方可整顿。于江西口岸。所裨不小。顾本道更有者。天下盐课。莫重于两淮。每引正课六钱七分五厘。各省所同。而淮商杂派钱粮。重以归公之项。至今日而每引二两有余矣。加以锅价场本水脚关税引费等项。约每引六两有余。视他省二三倍。成本既重。盐价不得不昂。是以北接长芦口岸。则为长芦所侵。南接粤盐口岸。则为粤盐所侵。其

与浙盐闽盐口岸接壤。亦复如是。况浙盐近奉 恩旨加觔。闽盐盐本。从无杂费。尤为本轻。轻重悬殊。民情难禁。必然之势也。独两楚地方。邻私隔远。接川境而川盐亦贵。接粤境而粤盐素贵。方且偷食淮盐。故虽稍昂其价。而官引不壅。民亦相安。是以扬商业于广远。至江西三面受私。势不能过昂。而私盐又不能清。扬商于是畏运。江西常额。年年不足。夫既为扬商认销之地。既不容邻境侵越。又岂容以无利。遂置而不顾。责之以按额运赴。理所宜尔。乃在扬商运江之盐方称利薄。而在江西。百姓犹以食官为贵。彼以同为 朝廷赤子。四封之外。尽食贱盐。而我独贵。偷食邻私。则罹法网。岂能无憾于中。纵之则官盐壅滞。严之则情有可悯。是江西盐务。必得大人别酌办理之法。使之成本稍轻。盐觔充裕。则尤为根本之计也。

请均盐引疏湖广通志

江繁

我 皇上忧民若己。事无大小。凡关系民生者。无不委曲周至。即如盐政一事。屡经诸臣之题请。仰见我 皇上曲加轸恤。所以惠商裕民者。至详且悉矣。独是盐引一项。额数尚有未均者。臣请为 皇上陈之。从来田赋之广狭。由于户口之多寡。而户口之多寡。即关盐引之疏滞。大抵然也。臣见历年来直省各官。以未完盐引。迭受参罚。在州县官身任地方之责。盐引关系考成。岂不力加征催。而疏销无术。积困难纾。则以均平之法有未行也。即以豫省之河南一府言之。洛阳县地粮五万四千三百七十两零。销引则四千六百六十张零。灵宝县粮四万四千四百八十两零。销引则五千四百八十张零。一则粮多而引少。一则粮少而引多。偃师县人丁一万六百有零。销引则二千六百三十张零。登封县人丁一万三千八百零。销引则三千五十张零。灵宝县人丁一万三千八百六十零。销引则五千四百八十张零。一则丁多而引少。一则丁少而引多也。州县以额定之引张。刻期报完。以副考成。在丁粮多者。人烟稠密。买销亦易。引缴而小民不累。唯丁粮俱少之州县。村落邱墟。销引无计。一岁之考成立至。上官之差提频加。追之商而商困。追之民而民贫。时穷势迫。不得已或按户销食。计口派银。究之压欠难清。民受敲扑之累。而官终罹参罚之苦矣。虽盐引未完。参后有邻近州县。通融带销之例。然既参之后。州县之降革犹小。未参之前。小民之比累实深。与其参后而议通融。不如均平而免题请也。臣向任河南府灵宝知县时。深知受累情由。夫一府如此。则他府可知。一省如此。则他省可知。以臣愚见。莫若取州县受累之引张。加之引张不累之州县。量行增减。其不累民者。不得妄议更张。仍以各府原定之引额。归之各府属。在他府者。不得妄行越派。如此。则弊窦清而官民均无苦累矣。往者行盐州县。目击民艰。据实详请。而盐臣以差期无几。往返驳查。遂至因循。合无

敕令查访精详。秉公均派。数月之内。酌夺题请。永为定额。无负 皇上简任至意。则一转移通变间。而下无累于商民。上有裨于 国赋。即有司亦可告无罪于考成矣。推之而盐差诸臣。州县有受偏苦之累者。皆得据实入告。如州县有指称增减引张。科累小民者。许盐臣即指名题参。否则治盐臣以失察之罪。则敷天共戴 皇仁矣。

上督院赵公论淮盐书

沈起元

查江西盐政。年来惟患商人贪运楚省。而运江颇少。每不足二十五万六千有奇之岁额。本年春夏遂有缺盐之患。扬商向来有江广融销之例。故得任其择利而趋。不思民食所关。该商既认销口岸。岂容置而不顾。入秋以来。颇能接运。地方已免淡食之虞。将来惟祈宪台严饬扬商。务必按额发运。使官运接济。其缉私督销之责。自在本道。严饬有司。实力整顿也。近见朱公条陈各。想见庙堂之上。方有意整饬盐政。以本道愚见。凡事从本原上澄清。则末流自易于清理。淮商完课三百万两。关 国计者为最大。而各处盐本。莫重于淮盐。故淮盐口岸所至。北接芦盐。则为芦盐所侵。南接粤盐。则为粤盐所侵。西接浙盐。则为浙盐所侵。皆以此三路之盐多贱于淮盐。愚民贪利。鹜贱而舍贵。乃人情之常。则虽严禁。而犯者接踵也。而淮盐之贵。则以成本之独重于各场。亦非该商故为高之过。如正课之外。有织造银两。有铜觔银两。有开河银两。有义仓银两。屡屡加派。日重日深。然此犹曰公事公捐。取之有名。至如近来因清查之故。各衙门陋规使费。本属向来积弊。当年查出。自宜汰革。而乃按数归公。既大失政体。且昔年之可以九折八折。市物馈送。而犹有或收或不收者。今转为足平纹色矣。且在大员必无私行再取之理。而此下厅佐等员。岂能别无交际。其为病商孰甚。即如本道衙门引费一项。乃当年墨吏之私脏。今为解部之正项。本道每当兑收之际。不胜为之叹息。所以盐本日重。盐价日昂。而食私者如蝇之附膻而不可禁也。前座主陈副宪条陈。惜为部议略过。今承朱公条陈之际。必宜将种种归公之项尽请蠲除。于 圣治有光不小。于盐政有裨匪细。本既轻。盐价自贱。于民间日用亦大有关系矣。

论渔户私盐状

张甄陶

现审冯有贵张洪业私盐一案。察其端由。颇堪悯恻。而又于盐政有所关系。谨冒昧直陈。查私盐壅引。妨课科断不轻。然必其人实系不事生业。贩私场。透越关津。乃得以此坐之。今冯有贵系香山县印船渔户。历年于埠售盐。据簿。十二年。交盐价一百四十余两。十三年。交盐价九十二两。十四年。以鱼少失利。拖价未交。现欠总埠盐斤七十余两。已交者账簿可凭。未清者埠丁可据。

夫以腌鱼一渔户。每岁与总埠交关百金数十金。亦不少矣。今乃以盐斤余溢。年月参差。坐以杖徒。虽按例何辞。而揆情非允。至张洪业则受雇捕鱼。既于新会埠自领盐票。又向贫难妇民零星售易。惟利是图。罪无可贷。但实与私梟巨贩不同。且若将有票渔船。以票盐少差。即作私盐定拟。于粤省利弊所关甚大。盖粤省本属海疆。在在迫连坞。沿海人民。盈千累万。别无餬口。相率贩私。虽使商鞅行法。韩非制刑。日戮一人。其势不止。前人苦心调剂。因地制宜。将沿海各埠印卖盐票。名曰干标。相沿已久。虽其中埠商定标售利。渔船借票夹私。积弊多端。其实乃两利俱存。商民藉是交持。以立于不败。其弊可知而不可去也。盖沿海地方。既已私盐充斥。而各邑部定原价。又属过昂。即如香邑三场盐。每斤不过二厘。而在埠每斤八厘。已浮三倍。各邑之价又甚于香。于是民闲利于食私。每有私盐入乡。不但销售。反为袒庇。附城之民。稍知畏法。穷乡下里。比屋累累。非文示鞭笞。所能易俗。而沿户派盐。又干严例。商之课饷。安所取资。于是设此印票。通融售卖。或按额实买。盐价两清。或标领十分。盐仅一二。又或但售空标。以作护身。先纳票钱。后清标价。商家赖之。不无所补。既免巡丁工费。又省告讼纷纭。课饷藉以完输。私家亦分微润。此商不得不卖标之故也。至于渔民。以海为家。一出港门。动逾数月。鱼虾旺销。全凭风信。若必从盐埠买盐。载之以往。则鱼未入网。盐已透风。潮浸卤销。半归乌有。若待举网得鱼。满载而归。然后赴埠买盐。其鱼已成腐馁。况一尾之鱼。辄需斤余之盐。尽以官价相售。利微无所得食。惟有未出港口。先上干标。海中捞有鱼鲜。即于盐场售腌。价贱盐多。腌必耐久。载之入港。货亦易售。时或久阴积雨。风信错乖。鱼虾绝港难寻。米粮又将垂尽。则即将此干标影射。运贩盐场。辗转私卖。虽其私售于。罪有何逃。而先已输价于商。情亦堪悯。此渔船不得不卖标之故也。夫海疆私贩累累。何曾弋获。惟有标盐互异。接踵呈官。一缘渔船随风飘入傍界。非其所属。盘诘滋生。又果属真梟。成持械。巡兵放行。安敢诘难。惟此渔民。易于欺压。愚民倚标不服。往往被拘。若不将此情形默加操纵。恐将来渔户。只向洋中买放。不于埠内售标。沿海诸埠。立见其败。实非商人之福。又若因干标不售。另行设法。不独积重难返。无济于事。即使沿江把截。逐搜查。不过内地少一私贩。外洋多一强盗。更非地方之福。现在生齿浩繁。谋生路仄。即如前日香山渔船。不过至老万山。便为极远。今乃出至老万山外二百里瓮山鞋山诸岛。尚有空载而还者。沿海民渔。多属贫迫。若又峻法以蹙之。何所不为。故曰买标卖标。乃两利俱存。商民交持。以立于不败。其弊可知而不可去也。卑职不敢擅自更改。亦不敢壅其苦情。倘蒙垂察。将沿海商民。胥受覆焘之恩。非徒此区区数犯而已。

吉兰泰盐池客难研经室文集

阮元

予之奏改吉兰泰盐为任商自运自售。不定盐额。而止水运于皇甫川。增河东盐课八万余引也。客有难者曰。曷为税榷乎。余曰。税若不定额耶。则与余所改不定引额无异。定额耶。谁其补所亏也。且新设各官皆盐官。而改为税。则当改铸监督印。改名不改实。可勿更张矣。客曰。近年吉盐为内地商民之累。曷绝之。而以此盐课归地丁也。余曰。吉盐累商及民者。赔课洒派也。今己请弛之。曷累焉。昔河东盐课归地丁为课数。始自 国初故可也。今吉盐之课。始增于嘉庆十一年。若归地丁。是加赋始吾 君。曷可也。客曰。有议以盐池赐还藩王。示不屑有之者。似得体也。余曰。阿拉善部在河套西。即古贺兰山。康熙初。多罗礼无所归。 圣祖仁皇帝赐以此土。孳游牧者百余年矣。吉兰泰乃其部之盐池。阿拉善王玛哈巴拉。任回民马君选等。贩盐侵潞淮。 皇上执回民罪之宜也。玛哈巴拉惧而献其地。 皇上收之。使商运之。亦宜也。今曷为与之。且与之亦当曰再赏之。不当曰还之。客曰。吉盐不至晋二年矣。民未闻淡食。有议封禁之勿水运之者是也。曷使内运焉。余曰。吉盐性重味佳。腌物能久。利酱菹。苟不贵。民甚利之。若内运可以平潞盐土盐鄂尔多斯盐之价。藩民及塞外贫民。赖为生计者数万人。曷绝之。客曰。既不可绝。而今以皇甫川为止。是绝其半矣。余曰藩民不可使之太富。亦不可使之太贫。太贫则不安。太富亦不安。今半绝之。所以权衡使适中也。且皇甫川一大使耳。能全绝私船乎。皇甫川距河东引地六百里。一二年后。河东私盐必侵而北。皇甫川私盐必侵而南。两侵则两为平准焉。民食裕而市价贱矣。譬如南北二家之田。中隔闲地六亩。岁既久。南者必稼而北。北者必稼而南。两私则必争。争则官治之。并闲田失之矣。客曰。河东商曷肯增引也。余曰。吉盐二年不至晋。河东之行无引之盐必多。特无实据耳。然不敢久。久则惧或发之。余之许其增引。知其实有可增也。余之请止吉盐于皇甫川。阴制藩部太富之计。非为河东增引计也。客曰。河东道但请禁水运。商人以增引兼请何也。余曰。此道官与商同气也。水运当禁自禁之。不在增引不增引。商引当增则增之。不在水运不水运。若终固挟而求焉。余将劾而请速治之矣。商知余之不可要。乃终请增引而不敢言禁水运也。客曰唯唯。

盐井记

温瑞柏

有人即有养。有养即有食。毛血并食。食未知味。烹饪调味。味多取咸。咸资盐。盐资水。水先天而生。后天而定。伏行地。溢泄海。中土十八省。不皆近海。无弗食盐。煮海外。煮池于秦。煮井于滇蜀。是未生人。先生水。大造爱

人豫且周。前圣养人公而溥。人于天地。故称三才。然煮海易。煮井难。煮滇井易。煮蜀井难。难凿井。难及泉。难汲泉。泉汲难在设锅。锅设难在置车。及泉井漏补难。已汲井枯废难。枯废家破。漏补锅停。锅可隔山。漕须附井。漕坐石及锅坐。井可高冈。车行平土。车行铁及井行箴。凿井以水。汲泉以竹。竹木齐等。汲凿咸宜。其木上缚绳。下包铁。铁衔泥。泥尽泉起。木尽绳提。绳绳代木。凿凿靡已。数十丈有之。百丈有之。不及泉亦有之。井既成。车先立。车运竹。竹去节。一竹不足。二竹相续。上张口。下翕皮。钩皮放水。塞皮汲泉。车筒相接。接以箴。或以纆。纆架活梁。梁承四柱。梁动分左右。箴动分放收。箴随车转。车尾牛行。牛有顺逆。车有缓急。顺放筒。入井急。逆收筒。出井缓。驾牛以轭。起泉以槲。槲听敲声轻重。牛知脱轭去。水得一筒。车行几晷。牛更几头。人岂两手。其人有司井司牛司车司箴司槲司漕司司锅司火司饭司草。又有医工井工铁匠木匠。其声有人声牛声车声槲声放漕声流声汤沸声火扬声铲锅声破箴声打铁声锯木声。其气有人气牛气泡沸气煤气。气上冒。声四起。于是非战而器贯耳。不雨而黑云遮天。一井如此。千井若何。一时如此。四时若何。于是同地之井。盐分黑白。于是同井之泉。时异清红。曰锅●盐坚白。曰水花盐软清。清味咸。泉喜旺。红味淡。泉恶衰。衰者一锅盐。合煮数井泉不足。旺者一井泉。分煮数锅盐有余。于是锅多于井。井称上。锅亦上。知泉旺。井多于锅。锅称下。井亦下。知泉衰。衰旺因地因时。且因人。征输由例。又由吏。更由官。于是蜀境分野。若州若县若厅若所若屯若藏若土司长官司。计一百三十有九。产盐者三之一。不产者三之二。于是有坐商有行商。有陆引有水引。猓蛮并赖。黔楚两需。普其利。无不利。专其利。有不利。大造如私。生何济。酌盈虚。均出入。憾平人已。权望商人。且盐时湿时干。能坚能腐。予味夺味。化痰生痰。卤缩肠。炒易性。熊食盐身死。鼠食盐身轻。鸽食盐卵充。蛊食盐腹胀。松潘食青盐。颜包结。薄味味加长。厚食食得癖。物性测者难。用者当惕惕。

四川盐课疏康熙十一年

张德地

为恭报盐课盐税银两等事。奉部行查议。川省大引一。随即备移盐法道查议去后。今据夔州府回称。查万云宁大有井四县。俱属新经开淘。所产之盐无几。即今日所出盐斤。尚不足本地易食之用。以四邑些须之盐。何堪举行大引。即有引亦无多盐可填。更无处可卖。及查各县旧制。原无大引行盐之规。似难轻议举行。又据潼川州回称。查得盐引之设。必地方全盛。行盐既多。盐课繁溢。恐有私贩纵横。国课短少。故非盐引不足以督考成。别殿最。今蜀省户口寥寥。非期之百余年之后。断无生聚骤蕃之理。况盐井尽为贼填。开淘原复不

易。祇此小票。听民自领自卖。颇为简便。若额定每州每县行盐若干。派引几许。反致行盐无民。岁课有亏。其大引自应俟地方蕃庶之日。再为领颁。又据犍为县回称。节年俱小贩行盐。或借本。或合本。不过数百斤而已。俱讨小票。负运驼载。取其就便。本少利捷。以省雇船雇夫之费。是民之朝夕养命者。恃有小票。且小票招商。节年奉行之数。尚已难销。兹欲行大引。恐大引未行。而小票亦停。所误盐税民生不少。又据阆中县回称。查得盐政关乎 国课。务在通商便民。因时制宜。然后行之经久。可以无滞。查行大引之例。前因时势难行。遂议通便之法。大商每票五十包。小贩填盐四包。每包额定税银六分八厘一毫。不拘大商小贩。通行无滞。裕 国通商。法尽善也。蜀省川北。人民稀少。食盐无多。且产盐之井。又仅存昔之什一。若复部颁大引。必至商民交困。殊非长久之计也。合无仍照见行引票。俟人民繁衍之日。再请部引。庶上不亏课。下不病商。通行经久。而可以无滞矣。又据彭水县回称。郁山镇所产之盐。原听思南婺川黔江西阳各土司商贩。零星易卖。或一二十斤。或三五十斤。多则不过一百斤。况系南北东西之人。焉得久住井场。以待合引贸易。前奉颁盐票河引一张。载盐五十包。旱引一张。载盐四包。商贩始得称便。通行无滞。若举行部颁大引。则郁山零星小贩。坐守经月。难合一引。必至病商损税。恐非良策。又据忠州申称。有盐必有引。载在鹺政。天下遵行。罔敢违越。但查得各省盐引州县。俱载额数。课则办之商。引则缴之官。按其完欠。以为考成。此卑职两任县令时所深知者。至于忠州虽有盐井二处。水既不佳。产亦无几。户各照人丁岁纳课银。自汉唐宋以迄元明。从无纳课之外。又行大引之法。井竖碑志。凿凿可凭者。若谓稽核考成。则岁课完欠。即有司之殿最矣。盐商不至。引万难行。川省近以小票行盐。原因各处人民稀少。商贩零星。实属便民至计。但部行以考成无稽。遂有颁行大引之议。 国家创制。损益因时。似原不必拘泥成规也等情到道。除龙遵马三府。泸眉雅四州。原不产盐外。臣看得大引之设。原蒙内部为普天率土。裕 国通商。剔弊而专考成之善策也。但省分有凋残繁庶之不同。故大引有可行不可行之异。今揆情度理。大引有万难行者二。有不必修者一。历年商贩。本少力微。所贩盐斤。多则不过数百斤。少仅数十斤耳。今欲举行大引。查旧例每张必盈二万三千斤之数。非穷年经月。何能得多商凑集。合一大引之数。此必不能行者一也。又川省产盐地方。辽阔零星。俱系深山峻岭。即滨江通水道者。不过五六处。其它尽陆行背负。若必欲举行大引。则二万三千斤之盐。非二三百人不能运动。此必不能行者二也。再查川省之井。尽为寇逆填塞。开凿万难。此日之蠢民。不过单夫只妇。即尽力经营。不但煎烧有限。且以所出者半供衣食。半供纳课。较之他省晒海煎池。不及百万中之毫末。若举行大引。又安能骤得二万三千斤盈足之

户以给之乎。此不必行者一也。历年小票行盐。久经额有税课。一旦变为大引。商畏难不前。是本欲增税。而不免反至于亏税也。盐政为国课重务。引票为盐法纪纲。但地方有荒熟。故立法有经权。目前川中。既无昔时蕃盛。户亦无凑集烟民。是以因时通变。填给水陆小票。以便通其商。今若骤改大引。不惟零星小贩。既无一引之资。即寥寥户。又无一引之货。势必商俱困。而课税交亏。至于稽核考成。则递年开淘井眼。与行票收税。按年俱有册报。而拨充兵饷。亦年终皆有奏销。是稽核考成。又不在大引之设与不设也。伏乞 皇上睿鉴。敕部议覆施行。

论川盐三省边防备览

严如煜

四川之货殖。最巨者为盐。川北之南部西充射洪乐至蓬溪。川南之犍为富顺荣县资州井研。川东之定州云阳开县大宁彭水。川西之简州。上川南之盐源。州县著名产盐者。二十余处。而地出咸水。可以熬盐。闾阎私井不外卖者。不在此数。大盐厂如犍富等县。户佣作商贩各项。每厂之人。以数十万计。即沿边之大宁开县等厂。众亦以万计。户煮盐。煤户柴行供井用。商行引张。小行贩肩挑贸易。或出费本取利。或自食其力。各营生计。无所谓事端也。自商贩相争。商占行消口岸。贩趋透漏径路。利之所在。走险如鹜。此拦彼拒。边徼多一防维矣。

大宁盐运至谭家墩。巫山盐运至巴雾河。奉节盐运至茨竹沟发卖。鹤长乐盐。则运至各该地发卖。白龙泉之水。较温汤云安清而更咸。无挽曳之劳。泉水四季皆旺。无泄渗之苦。逼近老林。薪柴甚便。近年来谭家墩口。出有煤洞。煤载小舟。顺流而下。更为便当。天不爱宝。养活无数生命。故大宁商人不须大有工本。亦能开设也。惟巫山奉节。例消云安之盐。则云安之相近者。民食尚多。而鹤长乐商人营销。运本颇艰。只就本处营销。未免有滞积之虞。陝西平利安康盐课归地丁。房竹兴归山内。重冈迭巘。官盐运行不至。山民之肩挑背负。赴厂买盐者。冬春之间。日常数千人。厂中旧例。每盐一背。给商引钱六十文。引课不亏。而无拦截拒捕之事。则法之变而得宜者也。

川中产盐最盛之区。额设井固多。私井亦数倍于官。各井之盐。旧有本地商引配销。盐贩一项。贫民自食其力。赴井挑负。于就近州县地方。零星发卖。从前商人。各照定地营销。即有盐贩卖私。与商引无损。不致争竞。自增引改配之后。始有打盐店合伙拒捕等案。而川东尤甚。嘉庆十九年夏间。广元宁羌几酿事端。改配之议。因川北井枯课亏。改配代销。名曰通融调剂。嗣即援以为例。各州县旧额。本地之商。殷实者少。大半皆西商租引代销。认给引课。然后察地方之光景。改配引张之多寡。本商贪得引利。西商之增引。于彼无涉。

所配盐觔。不特浮于定额。且有重照两三次之弊。大概增引之地。皆属水次。以便船载。如重庆以下。水次之江北长寿涪州酆都石碛忠州。皆增有引张。就数厅州县本地而论。未必能销加增之引。不过藉在水次引盐。船载而下。可由川江达荆宜。或由石碛至施南永顺。各路售销耳。至私贩所卖之盐。距各厂近者。固买自户。其途路或相隔数百里。决不能从各挑负而来。不过就近州县盐店。贩买转易。是盐贩所卖。仍系商人私盐。论其事。系此邑买引之商。与彼邑买商盐之贩争利。乃商人改配之利既多。各欲自顾口岸。即以别县贩子挑至者为私盐。设立巡丁。遇零星盐贩。捕拏到官。辄以私贩充斥。阻滞官引为词。地方官课税为重。不得不为禁止。盐贩怀怨于商。遂有打盐店之事。又虑巡丁捕拏。因之结伙成而行。是贩子日聚日多。肆无忌惮。实商人激之使然也。商人如果照原引定地配盐。则禁私尚为有词。今商人未免挟私。而专欲禁贩。是以燕伐燕矣。所患者盐贩为商人逼迫。既已结伙而行。时存格之心。若再加之严法。结怨愈深。势必拒捕酿成事端。各州县皆有贩子。其中无赖恶少不少。或竟激而蜂起。必先扰害地方。商人弃资本有限。而百姓之受害其大。其关于边防者非浅鲜也。

大利所在。害常伏焉。陝西南山。利在木铁各厂。患在停工歇业。十八年岐郿之厢匪。其显征也。然木铁厂之众。通计不过数万而已。非如川中盐厂。匠作转运各色之人。至不可纪计也。海滨煎盐。取薪草荡。蜀井开近山林。有煤有火出自井。其煎熬视海盐为易。潞盐风过而扫。蒙盐水中自捞。其成盐亦易。而西北陆运以肩挑。以骡驼。行数百里千余里。而费不贲。川盐则处处运以舟。淮盐亦以舟运。而泝流而上。不如川运顺流而下之便当。工本运脚。既较省于海盐。故其价常贱。而消售其易。消售既易。业盐之人愈繁。川中沃饶。为各省流徙之所聚。其它陆路来者无论已。即大江拉把手。每岁逗川中者。不下十余万人。岁增一岁。人众不可纪计。岂山中垦荒。平畴佣工。所能存活。幸井亦岁盛一岁。所用匠作转运人夫。实繁有徒。转徙逗之众。得食其力。不至流而为匪。故川中近年边腹地之安靖。得力于盐井之盛为多也。但私贩既干例禁。赚销尤功令所严。将来消盐之地隘。盐积于无用。则井渐次歇业。而此藉盐营生。不可纪计之人。将何所安措。井盛则私贩之患生。井[] (宠) 衰而歇业之患大。是他省之为引课计者。专在盐利。川省之为商贩虑者。尤在边防。通筹合计。俾利存而害不生。殊非易易矣。

粤东盐政议

彭鈞

语曰法立弊生。无不弊者法也。患乎承法者矜革弊之名。而无益于法。尤患于救法者貽法外之弊。而徒有其名。盐弊之甚也。莫粤若。请先言其弊。次言革

弊。而后析言久而无弊之议可乎。顷者场埠诸利。皆强有力者擅而专之。近虽檄召里排承贩。嗟乎。安得有真里排承之哉。即更改埠商。亦不过为鹺盐开利孔耳。重费营埠。昂直求偿。私贩安得不多。盐饷安得不缺。所谓矜革弊之名而无益于法者此也。粤盐岁饷二十六万有奇。今缺且半。则病在饷。往时盐直。曾不及今之十一。今法日苛。直日昂。则病在民。折海之后。地少则盐田日少。田少则丁又少。而食盐者不加少也。强有力者持之。而皆借粤贾为名。则病在水客。粤引盐行于府若州者。三十有三。潮贾由三河。东抵闽汀。广商自南雄。北连赣吉。一自梧桂西泊衡永。而转运于北。一自乐昌北至宜郴。一自连州白牛桥北。径临武而迤延于西。今行引盐贾。率皆营棍奸人。则病在商。所谓贻法外之弊而徒有其名者此也。大弊一至于此。而欲使饷不必歉而顿增。直不必昂而顿减。水客商人不必困而顿舒。则惟是督抚大吏。严着为令。不复瞻徇。凡盐商盐贾。敢有杂营弁子弟亲戚。诈称同伙以滋盐者。死无赦。度几牢弊永革。鹺政肃清。裕国便民。莫大于此。至于久而无弊。则盐埠之疆界宜弛也。盐商之名目宜去也。每岁埠有定数。每埠饷有定额。故商人得以操独市之利。任意低昂。而民间因以食重价之盐。莫从告诉。徒苦于民。无益于国。若使各县埠饷。计日起科。在每丁不过岁输豪米。而商自不困。饷自不亏。价自不腾。盐自不滞。县令考成。盐饷与秋粮。一视同重。行之于粤。固可永永无弊者也。至于出岭之盐。则仍照常告引。盐有定额。商无定名。视今日之输于公帑者一。而中饱于吏之手者百。则大相径庭矣。抑更有不可不讲者。隆万以来。西省专衡永之利。而禁韶盐不输平石。连盐不输白牛。东人饷亏。楚人艰食。此万万宜通者也。潮盐入汀。地邻赣吉。于是潮人覬江右之利。而与雄商争衡于岭北。夫汀盐行则南盐阻。南盐阻则税盐亏。此万万宜塞者也。是或一得之见也。

陈粤省盐法疏雍正元年

广东总督杨琳

奉 上谕盐务归地方官办理。不用商人销运。可行与否。着该督抚商酌具奏。钦此。臣等公同细加商议。查广东盐法。除琼州一府。遍地产盐。向系就丁征课。不设引目外。其余各府产盐地方。所产之盐。则系于广东广西二省。江西之南赣二府。福建之汀州一府。湖南之嘉桂八州县。共计一百六十余处营销。每年课饷。共征银五十万两零。向来设商行盐。有场商埠商之分。场商养收盐。卖于埠商。埠商纳课买盐。营销各地。前因场商无力养。不能收盐。埠商无盐可运。不能完饷。以致积欠九十一万余两。自五十六年。御史常保题请发帑收盐。臣杨琳议请捆征旧欠。近年课饷未缺。旧欠亦渐次带完矣。再查福建新定盐法。将盐院衙门各官。及商人。尽行裁革。盐课均摊各场。交与州县官

照数收纳。平买平卖。殊觉简捷。但广东与福建相较。地方远近。课饷多寡。大相悬殊。福建除台湾一府外。其行盐止七府一州。地方原属无几。且于盐场相隔不远。课饷仅止九万余两。就场摊征。委员平卖。尚属可行。若广东行盐一百六十余州县。场盐必由海船运至内河。再从水陆分运。其间州县离场地远者。二三百里不等。盘费脚价。多于正课。若着各地方官。赴场纳课运盐。州县官不谙盐务者。必委之家人衙役。将盐运至地头。非一任家人衙役。设铺分卖。中饱花费。即分发里地。按户勒派。且州县官纳课运盐。不能自备资本。势必挪动地丁钱粮。盐觔之销售难定。州县官之事故交代不一。恐盐课未必能完。而地丁之亏空日多。似未便交与地方官行运。如听一应贸易人等。赴场上纳课饷。任其择地运销。则易销之地。人争趋之。难销之地。粒盐不至。民食大缺。课饷无出。而私贩任意透越。竟难稽查。似又未便听一应贸易人等自营销卖。再两广额定引目。六十万余道。内查广东有二十余州县。断难完销。福建汀州八县。止长汀一县。可以兼销。其余七县。或销至六七分四五分而止。约计每年必有十余万道引目。不能销完。即空悬课饷四五万两。除旧欠九十一万余两。已归捆征。引未营销。送部截毁外。尚有商人历年〔己〕〔己〕经完饷。而盐未运销者。共引目八十余万道。计垫完课银六十余万两。其商人顾其埶业。年压一年。尚图运销归本。垫完课饷。若地方官去不定。贸易人行止自由。势难作通融久长之计。查课饷每年五十余万。所关匪细。商人近年课饷全完。旧欠赔足。尚属急公。今于旧欠将完之际。尽行裁革。似觉可悯。臣等细加商酌。广东盐务。课饷不缺。全在收盐充足。若听场商收盐。资本不继。必难多收。应将场商停设。仍发帑委官监收。埠商仍听其完课运盐。内有课饷难完。无人充商之地。则着落地方官。领盐运销。解价完课。更有引多壅积。地方有可以代销者。听其呈明代销。则国课不缺。商民咸获便利矣。

滇南盐政

张泓

滇处天末。幅辽阔。而民户日增。食盐岁需三千六百余万。滇产盐者九井。岁止三千五百余万。尚不敷九十余万觔。沿边诸处。每有淡食之苦。自制军庆公福。抚军张公允随。奏请运买川盐一百万。以济昭通东川两府。又请运买粤盐二百万。以济广西广南两府。于是盐颇充溢。而各州县均有隳销之患焉。各户煎盐。从前柴木甚近。迩来日伐日远。柴价昂而盐本因之亦贵。户煎办拮据。难以养生。屡有拖欠逃逸之弊。余任黑井提举司时。制军硕公色。檄议通省盐觔章程。余因力陈户艰苦。必得加添薪本。脚户加价。以杜盗卖而裕公务。并陈明采买余盐之弊。九井中。惟黑井产盐最丰。白井次之。白井不患无卤。而柴难。黑井不患无柴。而卤少。

缘从前较煎之官。过为苛细。涓滴不余步。至加煎额盐一千零九十万。广往额一倍。然盐增而用薪亦增。薪益艰。户亏惫。不能自办。仰给薪本于上。价又仍旧额。是驱户以逋逃也。查历年卷案。可为各稍苏其力者。惟免采买余盐一策。前提举孙必荣。以户薪本不足。乃假采买余盐。以暗益薪本。其盐出沙露井。历未报明入额。井在河中。夏秋水涨卤解。必冬涸井露。方汲煎。各领卤及薪本。每盐百觔。银二两。较成本多银一两一钱。各欣然。既有卤可补额盐。复获银可助薪本。煎至次年三月井没始停。岁可获盐四十余万。名曰余盐。究非余也。余查实议详。与其明卖余盐。暗加薪本。不若免买余盐。明加薪本。年年报解。毋庸假借。以蹈欺隐。上官许之。惟每年所加之薪项无出。余复历陈各州县营销盐觔。每百觔可获羨余若干。若少分润。以苏力。似亦急公惠下之义。各宪嘉许。即飭余定之。余何敢避嫌怨。乃于州县羨余中。通计可获银五六万余两。拟扣存四万两。一增户之薪本。一加脚户之运价。其余存剩银两。仍为各州县运销店费。庶户脚夫获实用。而各州县亦未至拮据也。入于章程中。恭蒙奏 允。而黑井之煎办。至今有余力焉。

滇民食盐。各有界限。黑井供云南楚雄曲靖三府。安丰井琅井阿陋井安宁州安井。供澄江临安开化三府。按板井抱母井供元江普洱镇沅三府。白井供大理永昌鹤庆蒙化四府。云龙州井供顺宁府兼供永昌。丽江井五井弥沙井。供丽江府剑川州二处。维西中甸食口外沙盐。景东府食本地沙井盐。东川昭通二府食川盐。广西广南二府食粤盐。俱不敢紊。越界者以私论。然人畜食盐。其性各与水土相习。如浪穹素食云龙井盐。后改白井。则民食之胀。牛羊食之辄病死。民屡诉未许复。咸私买云龙井盐。官知之亦不禁也。余定章程。曾请改浪穹仍食云龙以便民。鹺使以白井盐多。少一县食盐。则盐无销处。未允行。

盐法隅说

孙玉庭

盐者天财地宝。资民食而裕国课。利至溥也。是以场则设官。运则招商。总会计于运司。而以巡盐监之。此国家理财之大政也。顾财以理而后国与民两利。否则民有食私茹淡之虞。商有堕运误销之弊。终于国课有亏。乃或者借帑以济商。而商犹不振。商不振。则运仍堕而民食私。民食私。则私愈多而引愈壅。于是严缉私之法。以疏官引。而私贩终不为止者。抑又何哉。盖场产盐。得利而售者情也。官买例有定价。售私则价重于官。场必卖私盐者此其一。官商之盐有课。私贩之盐无课。无课则价轻。小民愿食私盐者此其二。场必卖。小民愿食。私贩从中射利。而欲以法令禁之。此必不能。所由梟徒盛而拒捕多也。夫拒捕杀人。罪在必诛。因而亡命。何事不为。陆路之巨匪。海洋之盗。此类实多。是盐法不得其理。私梟为害之外。又有强盗之患。岂但民食之不充。国

课之不裕已哉。玉庭承乏岭西。兼司鹺务。考之盐法旧志。参以现行事例。均有未安于心者。管见所及。聊述其略。夫粤东各场。盐分煎晒。产盐而售。此其利也。场有课。如田赋然。为数无几。至于运商所输。则有价有饷有杂项之别。价者场盐运省。每包成本若干。饷则每引国课若干。杂项则朱引奏销。以及盐羨之类。为数实多。往者粤中产盐。官发帑金。买运省河。贮之盐仓。然后配商领运。课必年清。价则后完。嗣后不惟欠价。并致欠课。因而亏帑。揆厥由来。固缘商人办理不善。亦因官司调济失宜。于是亟图补救。而改帑为纲之法行焉。其法先劝富民若干家。各出贖若干两。共汇成若干万两。先归还无着帑欠若干万两。余者以为纲本。买场之盐。运归省河。核定每包成本若干。饷杂若干。余息若干。令运商照依完交。然后配与盐包。此为先饷价而后行盐。又设纲总十人以理之。而官稽其出纳。用是运商不欠饷价。纲商可得余利。诚能久远行之。亦良法也。无如运商贖本微薄。营运难周。而正饷则令先完。积引不能尽配。因之贖本愈薄。堕误愈甚。而私盐充斥。遂不可制。且纲商特富民耳。初不尽解盐务。其司事纲总。利则归己。他人肥瘠。视同秦越。兼以海运被。纲费日烦终亦无利亏本。不可支持。此理势之必然。不待智者而决也。早思变计。莫如课归场。

查盐法志。粤东某场池糶若干。某场若干。岁产盐若干。各有定额。盐额定。而每年运销之课额亦定。其额外所产。名为余盐。亦皆具报场官。尽归官买。售配畅销之商。收羨而不收课。此向例也。今拟课归场。其法应于晒各户具报产盐时。令场官查明确数。登记簿籍。至出售时。按照包数斤重计算。正盐每包应课若干。余盐每包应羨若干。抽收后。即放令出场。其售之于商也。则令晒各户。合计成本饷项共需若干。增价以卖。俾归本之外。尚有余息。不必问售之何商。任其自为交易。其商人转运。则凡粤盐应行口岸。皆听所之。但不侵淮浙等处引地。则无所碍。如此变通改定。在晒之户。出课虽增。而得利亦赢。必所深愿。运商无须官设。则有贖本者。无论多寡。皆可货盐获利。孰不乐为。且无官商之名。则小民随处皆可买食。盐值必减。商民两便。无过于是。而征收国课。亦得简易之法。此即李雯天下无非私盐。则天下无非官盐之说也。顾或者谓粤中各场。远近不一。价饷轻重亦异。或场地近而价饷轻。或场地远而价饷重。如听商贩自买。势必舍远趋近。避重就轻。远场或致积盐。国课恐因缺额。奈何。不知前人分场定配。原已斟酌适均。断无偏畸而能经久之理。其价饷重者。如粤西埠地较远。则行配高廉西场之盐。并无再近之场。且销值亦多。价饷轻者。如粤东近海各属。及闽汀一带。毗连潮州。则销值必少。贵东江右。以及郴桂各处。可以类推。且场产有额。近场之盐为数几何。安能供五省多商之买运。而过虑远场之积盐。国课之缺额。亦无谓矣。又或者谓

不设官商。则通都大邑。商所争趋。僻壤穷乡。民将茹淡。此则不然。利之所在。不胥而走。尝见村落间。有肩担卖烟者。烟非人人皆嗜。尚有小贩往来。盐则日用必需。岂转虑无贸易。况僻小村庄。尚可赴市镇购之。独不见河东盐课。近归地丁。民间反得食贱之益。并无乏盐之患乎。又或者谓即如是。课归地丁可矣。而必归于场。其无乃故为纷更。窒碍而不可行。此又不然。粤盐情形与河东异。河东行盐之区。地丁多而盐课少。在百姓不觉加赋之累。而有食贱之益。若粤省则盐课多于河东。而行盐口岸旁跨五省。且所出地丁无河东之多。倘亦仿照行之。必滋扰累。况使力田之民出课。而逐末者坐享其利。尤属偏枯。故不可也。又或者谓课归场。固有说矣。但晒之户皆贫民也。能保课之必易完乎。曰粤场产盐。旧有定额。兹则课入盐出。无从拖欠。至于余盐。向每少报。以为售私之地。今既听其自为交易。则无私非官。有余皆羨。纳课后各听所之。必共翕然称便。是课归场之法行。不惟额盐有课。余盐亦复多羨。所谓民可使由。国课且将日增者也。又况课既有归。则盐禁弛。向之由私贩而成梟徒。以致为陆路巨匪。海洋盗者。皆知谋生有藉。可返故乡。将以所有之资。货盐小贩。而为良民。又何为犯必诛之法。蹈不测之渊哉。裕国便民而外。兼可弭盗。此事理之显然。非迂阔而无当也。至于场盐旺产之年。商运已赢。晒露积而恐消耗。则仿刘晏常平盐法。以济商之不及。并备产盐之偶歉。则随时酌剂。存乎其人而已。潮桥盐务。向未归纳。视此一例。更弗赘言。所有课归场章程。开列于后。

一课归场。宜合计每年引课共若干两。分别各场大小匀派征收也。查现在粤盐额行引目。共八十一万四千五百余道。其奏销课银六十余万两。又粤西所行引盐。除完引课外。另纳商税银四万七千五百余两。此引课岁额之总数也。今议课归场。应请将课税两项。分别各场大小均匀摊征。

一课归场。宜查核各场产盐数目。按包分摊也。查课从盐出。盐以包计。合算营销额引之盐。每包一百五十斤。共需盐一百二十八万九千余包。粤东各场大小不一。产盐多寡亦异。其产生盐之场。多者岁额收盐十四万余包。少者亦在二万四千余包以上。每年共额收盐一百二十五万三千六百余包。其产熟盐之场。多者岁额收盐三万八千余包。少者不过二千数百包。每年共额收盐十四万五千余包。此盐法志所载。收盐总数也。虽各场衰旺。今昔不同。熟场改生。情形亦异。然通盘合算。增亏相补。总属有余。至各场额外仍有所产。名为余盐。以供配销各项杂盐之用。有价无课。所获羨银。亦俱系报部拨饷。及充东西两省公用。今议课归场。应请即照各场额收包数。分别多寡。均匀摊算。每包应摊课税银若干。于各场出盐时。按包征收。课既有归。则向来请引营销之例。应请删除。其余盐获羨。应行酌办之处。另于后条开注。以清眉目。

一东莞县熟引四千余道。课银二千四百余两。久已归入民粮。由县征解。即在引课总数之中。应于前开六十余万两之内开除。无庸再于盐包抽课。以免重复。

一雷州府海康徐闻遂溪三县。引饷银共四百三十八两零。其三县各有盐场。岁产之盐无多。止供本处销售。向未计包收买。其引饷系各该县办解。今议课归场。应令各该县照依新定章程办理。查该三县引饷银两。即在前开额课六十余万之内。其所产之盐。则在前开各场额收包数之外。所有引课银四百三十八两零。应在该三县盐场内计数征收。无庸于前条额收包数内摊征。以免重复而归平允。

一琼州府所属各州县。四面环海。遍地产盐。向未设引营销。其盐课银两。历系并归场完纳。由府州县征解。应仍照旧办理。查此项课银是否即在前开奏销六十余万总数之内盐志未详运司衙门自有案据如在其内亦无庸于前开额收盐包内摊征以免重复

一各场例纳丁课。及糶盐田之课。应仍照旧征收也。查粤东各场丁池糶等课。归场官征收者十居八九。归府县征收者甚少。每年通共征银一万四千八百八十一两有奇。为数无多。且与引课无涉。应照旧办理。无庸更张。

一盐课正之外。尚有杂项羨银。应分别办理也。查向来场盐运省。每包加有卤耗盐斤。除去沿途折耗外。余者名曰子盐。配商销卖收价。岁获羨银二万三四千两。又节省包价工伙等项。岁约获羨银五千余两。又每饷银一百两。征收部饭银一两五钱。平头银三两三钱。二共征收银二万九千八百余两。另征纸朱引费奏销银共九千四百余两。又潮属秤头盐羨。及公费场脚等项。共银二万一千余两。又西省每年另销秤头盐斤。获羨银二万七千一百余两。销受土司盐包羨银三千三四百两。又滇省采买粤盐场羨银九百余两。大埔县征收鱼卤税银五百七十余两。以上各项。共计获羨银十二万余两。再查从前商人所纳盐价银两。除给场及海运船脚外。每年约余银二三万两不等。名曰场羨。连前项各羨共银一十四五万两。俱系报部拨饷。及充东西两省公用之项。自应仿照正课之例。于各场所产余盐内。按包匀摊征收。以归画一。惟查滇省采买粤盐一。系铜盐互易。所出之羨。其盐仍须运滇。未便亦于场产盐包内。再行摊派。致有重复。此项盐斤。应请照场盐实价采买运滇。所获羨银。另行办理。又大埔县所征鱼卤税银一。系腌鱼沥出卤汁。并非盐斤。因民间爱食此物。是以定有税额。且系由县征解之项。于盐包无涉。应仍照旧办理。又土司盐羨一。系南宁太平镇安思恩庆远等府所属土民。归土司管辖。例禁商人前往贸易。所有各该处土民食盐。仅止四千三百九十余包。向系各该知府领运。转发土司销售。解缴饷银归项。所获羨银。由府解西盐道造册奏销。此项羨银。亦不能归于场盐包内

摊征。应照旧归各该府办理。其岁需盐包。亦仿照滇盐之法。由东省实价采买。运贮省河盐仓。配给各该府营销。以上滇盐羨土司盐羨及卤税三项。共银四千八百余两。应于前开杂项羨银共十四五万内开除。以昭核实而免重复。

一盐规养廉一项。宜仍照旧办理也。查粤西旧例。盐归官卖。凡府州县官办盐务者。均沾余润。以资公用。逮后改归商办。地方官即无此项余润。是以埠商致送盐规。帮补办公。日久成为陋例。而粤西地方清苦。养廉不敷公用。势不能裁此陋规。经前任总督李侍尧等奏明。奉部覆准。即以此项盐规银两。为各官添补养廉之用。每年由西盐道征收。造报奏销。与正项无异。今课税议于盐包内抽收。此项盐规养廉共银一万三千余两。摊入盐包之内。为数无多。应请统归于杂项羨银内。合计总数。每包应摊若干。一并征收。由东省解归西盐道支放奏销。

一场产余盐。向系官商收买。以供配销各项杂盐之用。其旺产之场。于配足杂盐之外。仍有余盐。向每匿报。以为售私之地。今应酌量办理。以晒贫丁也。查晒之户。专以煎晒为业。其辛苦甚于农民。岁产盐斤。归官商收买。例价除工本外。赢余甚少。不能养赡。而售私则价重于官。是以匿报余盐。售私图利。今议课归场。杂项羨银。亦均于余盐内按包征收。项已属有着。则此外所产之余盐。似应听其自营销卖。无庸再收羨银。以贫丁。但余盐本无一定。旺产则多。歉产则无。若不分别办理。则旺产之年。余盐较多。未免过优。应请于旺产较多年分。照杂项羨银。每包应摊若干之处。酌减一半征收。其歉产之年。即行停免。庶几斟酌适均。于羨银有增无减。于贫丁大可有益。似属两得。

一各场盐价。应听晒各户。自行酌定销卖也。查粤中各场盐包。例有定价者。因官运配销。课饷出自商人故也。今课羨各。既归场。于正余盐包内征收。则盐价应听晒各户合计饷项。摺入成本。酌量增添。售给买运之人。无庸官为定价。以免烦扰。如谓听其自卖。或致高价值。则有断不能者。产盐场地甚多。人情有利则售。此场不卖。另有彼场。焉能居为奇货。此亦如大行大市。自有公平时价。人不能争。场之户。皆系贫民。尤属不能持久。固无虑也。至于商贩运往他处销卖。事同一理。既无贩私之嫌。即无垄断之虑。小民买食。价必平减。无庸更议。

一按包抽税。宜分别正余。以次征收也。查各场产盐。多寡不同。应查照向来场分产盐包数。核定若干包为正盐。若干包为余盐。正盐课多。尽先征收。余盐羨少。其次征收。至此外旺产之余盐。本无定数。故前条议照杂羨之数。减半征收。以贫丁。应请尽收尽报。如遇歉产年分。并无多余盐斤。即行停止。无庸计数定额。以免窒碍。

一征收课项。宜于场出售盐斤时。照数核收也。查场各户。向于收盐汛期。具

报场官。查明存记。至起运省河时。场官仍监同配发。以防夹私之弊。此向例也。今议课归场。应请于场具报产盐时。令场官亲往查验。注于印簿。俟商贩到场出售盐斤时。仍令晒之户。具报场官。亲往查验。即照所售包数。抽收课项。放令出场。晒贫民于售盐时出课。自属便而易行。亦仍与商人纳课无异。而断不致拖欠追呼。则较胜焉。至场中别项稽查督促事务。仍应照旧。无庸更张。

一盐场大使所收课项。宜责成各府稽核综理也。查盐场坐落广肇惠潮高廉等府属。距省较远。而距各该府城为近。应请令各府知府。就近稽查场官所收课项。按旬按月报明本府。积有成数。即令批解府库。仍仿照州县征解钱粮之例。通报各上司存案。各府库积有成数。即解交司库兑收。俟历足一年。项全完。照例分别正杂。造册奏销。

一广西盐道。兼辖盐务。所管西税银两。宜酌改章程办理也。查向来运商办埠之时。西税归盐道征收。自归纳以来。所有税项及秤头盐羨盐规养廉等项。系纲商解交道库。由道详请奏销。报部拨饷。及充东西两省公用。今课归场。纲商裁撤。所有正杂项。均于盐包内征收解司。应请由东省每年按移解西盐道库收贮。分别造报。其土司盐羨一项。则仍由太平等五府解道。详请奏销。

一粤中各盐场。滨临海洋。间遇风潮涌溢。损坏基围池堰必须修复。因晒之户。均系贫民。无力抢修。有碍产盐。向系运司查明。酌借工本。饬场官督令修理。俟收盐时。于盐价内扣还。又各场有存贮仓谷。向于青黄不接时。借与晒各户。俟秋成缴价还官。采买归仓。所以丁。即所以裕课也。应请就近由府查明。具报院司。照旧借给。统俟场出盐时。于盐包内一并收还。以示体。

一应裁冗员养廉。以贍场官也。盐课既议归于场。无须配商行运。则运司运同以及盐库大使经历知事批验所等官。均属冗员。应行裁汰。场官养廉无几。责任既重。事务亦繁于前。应请将所裁各官养廉。酌量各场繁简。分添各大使。以资办公之用。庶不致另生弊端。较为两得。

一课归场。凡粤盐应行口岸。各听商贩所之。仍应于毗连之别省引地。严密堵截也。查江西湖南皆营销淮盐。惟广信营销浙盐。其赣州彬州等处。则营销粤盐。闽之上杭黔之古州亦然。如毗连之处。商贩越境往卖。即属行私。应请于接界郡邑。由江西湖南福建贵州各省。饬行地方文武官员。严密稽查。有犯即拏。治以越境卖私之罪。则他省不致受侵。粤盐亦有限制矣。

卷五十一户政二十六榷酤

省官役以清关弊疏康熙九年

御史徐旭龄

今日民穷极矣。所恃通财货之血脉者。惟有商贾。乃今商贾以关钞为第一大害

。臣推原其故。总由于官多。役多。事多。有此三患。故商贾望见关津。如赴汤蹈火之苦也。往者以地方官不能料理榷务。改为满汉兼差。所以杜绝奸。澄清科派也。近见告讦关弊者。如淮安关则有郭宗仪告曹有大等。扬州关则有傅洪勋告丁世芳等。或婪赃巨万。或人命干连。见在告部行查。是满汉兼差。本以恤商。而反致病商。本以裕国。而反致国。夫去弊者必清其弊之源。止贪者必绝其贪之路。今督理榷关。不过照额征收。本无难事。或满或汉。止差一官足矣。若必满汉并差。多官则多费。多费则多加派。其势然也。尝见关差命下。未出都门。亲友称贺。或馈酒食。或送马匹。多募随丁。盛治行装。其费已不貲矣。及其在任。过往知交。迎送馈遗。至于差回。弥缝要路。酬答亲友。凡此费用。无不取给于一差。故与其多差一官而禁其贪。不若少差一官而省其费也。伏乞 敕下该部酌议。以后关差。不论满汉。但择廉干官员。止差一人。永着为例。则省一官。即省千万商贾之膏血矣。至旧役盘踞。屡经严禁而如故者。各关既就近召募。则此辈衙门情熟。易于上下相朦。如扬关旧役吴之等。已经科臣柯耸题参。而淮扬关各役。则仍然表里作奸。如曹我植即曹元吉之子。贺森即贺尔植之子。张公玉即张一跃之子。夏永公即夏有奇之弟。陈尔联即陈在位之子。有子供役而父在外收银。弟供役而兄在外需索。不惟旧役不能禁。一役反化为二役矣。总由各关就近召募之弊也。近见工部题参杭关史缙。于经制之外。私自召募典吏。现在议处。伏乞 敕下吏部。将各关经制书吏。从部召募。确查果系殷实良民。取具印结。考取分拨。不许各关私自召募。则旧役可清。而熟于作奸之根株绝矣。又如漕臣帅颜保题请淮关归并。而户部复奉有各省相近之关。令一处兼管之 旨。然臣以为关固当并。而各关纳税之名色尤当并也。即如淮仓有正税一税由闸由梁手本等项名色。工部有抽单丈量加科等项名色。板闸有正钞加钞石头等项名色。合计三关名色。不下二十余项。推之各关。俱有因循积弊名色。无不皆然。抑知名色多则商贾易惑。头绪繁则需索易增。伏乞 敕下督抚严查。将各关各项名色。尽行禁革。通计税额若干。总归一项。刊石通衢。务使商人易见易知。更刻大字于上。照数纳税。加增分毫。即系私派。立行重处。则正项既明。而额外之索诈杜矣。如此则省官以清私派之根本。省役以除作弊之爪牙。省事以绝需索之径路。革积弊而苏商贾。计无切于此也。

请禁征收私税疏康熙十一年

李赞元

窃惟 国家取民。原有定制。故田赋而外。设有关税。固所以取商贾以资正供。亦所以抑逐末而稽奸宄。断未有市民交易。原非兴贩。而亦税及毫者也。我皇上夙夜靡遑。日以加惠元元为念。蠲租有 诏。私征有禁。近且以垦

荒定以十年起租。是于正供之中。亦时寓一存恤至意。乃有不奉经制。借名科敛。积棍滋其扰害。役恣其朘削。事若相习。害乃为大。敢为我 皇上切陈之。臣查榷关之设也。税课税务诸司。皆征其本地出产。与夫兴贩杂货。或船装车载。或列肆造作。原系商贾。自当遵例输助 国用。至若日中为市。各相交易。所卖者不过布帛。菽粟是其口食。鸡豚牛驴是其畜养。即布帛花绵。以及蔬果等项。无非肩挑背负。图升合以餬口。初非营营逐末兴贩者可比。乃有奸民恶棍。患通衙。借杂税名色。在于该地方官。贿营行帖执照。有所为斗子秤子牙行经纪集头保长等项。名虽不一。大率以朱票印信为护身符券。凡民间斗米耕牛只鸡尺布。无不撮取用钱。以故落地有税。空舟有税。甚至于搜囊发篋。且遍及于穷乡下邑。菜佣固所不免。屠户亦在必征。究竟杂税报上。宁有几何。而穷民之膏髓。锱铢不遗。稍有不遂。即指为漏税。谁复敢起而与之辩论者。近日山东巡抚张凤仪疏参鱼台知县谈绍泰贪婪三。而沿途盘索客货。科敛税银。已居其二。则其未见之奏章者。又不知其凡几矣。昔王安石以吕嘉问为市易使。行坊郭钱白地钱等法。郑侠谓其察及鸡豚。负水给薪。担粥提茶。皆遭荼毒。垂之史册。亦足为戒。况乎不奉 朝廷明例。敢于借名行私。官役通同。棍交横。故其弊牢固而莫可解。彼此盘结而不得上达。间有上官出示严禁。亦不过以照额征收为词。而亦未得悉知其扰害至此也。昔曹参入代萧何。属其舍人曰。勿扰吾狱市。事虽行于一方。未始不可行之于天下。言虽出于一时。未始不可行之于后世。方今刑狱禁令。荷蒙我 皇上再三慎重。狱无滥。而市廛井里之大害。尤当严为厘剔者也。查故明洪武谕户部。言奸臣税天下货物。及于末。朕甚耻焉。自今凡军民嫁娶丧祭伏腊迎送仪物。及自织造染练布帛。与买已税之物。细民担挑蔬菜鱼肉果食。非兴贩者。毋得税。此在已征者尚思禁革。况我 国家原未定税及此。安可听其公行而罔忌耶。迩来裁并关差。省革羨余。无非为商民受累。而直省各官役。人人可以抽税。处处可以为关。不几大负我 皇上爱民恤商之盛心乎。伏乞 敕部严行。在内在外。痛禁前弊。凡服食器用等项。非系兴贩者。不得借名苛索。除乡村应役地方外。再有私给行帖执照。扰害百姓者。发觉之日。官作何处分。役作何究治。严定条例。务使市肆不扰。细民安业。无吁叹愁嗟之声。有优游作息之乐。皇恩普被。又不独在民间贸易已也。

请除烦苛之榷税疏乾隆三年

甘汝来

窃查商贾通有无以便民。司市贡货贿以足赋。故关津有过路之税。镇集有落地之税。酌其所获利息之多寡。不过十取其一。以充赋课。下不病商。上可益国。由来久矣。自有司奉行不善。往往浮收过取。而赢余之数以出。近日则视

赢余多寡为议。是以监督有司。悉力苛索。多方取盈。甚则不问则例有无定额。总借口于赢余无出。而诛求不已。毛发无遗。嗟兹商旅。何堪剥削。况其病不独在商也。商增一分之税。即物长一分之价。而民受一分之害。是所谓赢余者。非富商之资本。实穷民之脂膏也。我皇上爱惜黎元。德洋恩溥。于田房契纸一项。已荷革除。深为民便。臣窃以为商税一项。亦可准此意而略为厘定。谨将臣耳目所及。不便于商民者敬陈之。一榷税不宜重复也。查一省之内。每有设关数处者。原因各有出入要口。不得不层层稽查。非为已税者越数百里而复征也。乃浙江两广等处。节节皆关。一关甫榷。一关又征。此甚非立关之本意。实奉行之不善也。请嗣后凡货物经过。如初关已税。即给票为信。他关祇票放行。毋得重征苛勒。一米谷之税应豁免也。查食为民天。非他货可比。各省原无米谷税例。惟广西各关独征之。故广东独受米谷昂贵之害。其余夔关淮关等处。虽不征米谷之税。但俱照船只尺寸则例。抽报料税。亦仍是米谷征税也。夫米为穷民所必需之物。土窄人稠之地。或偶有水旱之乡。皆仰资于邻省。苟增一关之税银。即长一层之米价。曷若蠲此毫末之税项。而令小民受饱饫之惠乎。请嗣后凡米谷船到关。止稽查有无夹带私盐违禁等物。概停其征收税银船料。则小民沾无穷之实惠矣。一沿海捕鱼船只不应输饷也。查边海之地。遍处汪洋。居民惟有采捕鱼。藉以活命。其船则用单桅。不能出洋贸易。向例祇于本县给照。稽甚出入。并不输税。近闻各海关监督。虽单桅船只。亦令请领关牌。同双桅出海贸易之船。一体输钞。此无论输钞之多寡。即请领关牌一次。已需规例四五六两。嗟此穷渔。奚能堪此。请 敕令海疆督抚。查明单桅鱼船。概免领牌输饷。庶海滨贫民。得有生计。不至困迫为盗。则官与商民。又胥享安静之福矣。一鱼鸭埠之税宜尽蠲也。凡近海贫民。资生无业。有用竹取鱼者。有于埠头养鸭者。闽广之间。悉按按埠征税。而穷民之生计益蹙矣。此项税银无多。原无裨于 国计。而极有害于贫民。应请尽蠲除以苏民累。一各关之饭钱宜革也。商旅到关。未问正税。先索饭钱。尝见货物无多之客商。其所费饭钱。竟有数倍于正税者。请 敕令各省督抚及各关监督。务严饬胥役。凡商旅到关。止按则例征收正税。概不许需索饭钱。如再有不法之徒。剥削商民。督抚监督。置若罔闻者。许科道不时纠参。严加议处。以上数条。皆臣见闻所及。灼知其甚有病商民。故敢不避烦琐。冒昧渎陈。是否可采。伏乞 睿鉴施行。

清厘关务积弊疏乾隆四年

晏斯盛

窃本年二月督臣那苏图以龙江西新各关税务。一时乏人。委臣暂行代管。臣查关税事务。至琐至细。而大贾经营。小贩度活。土产人工。洪之物。并属生计

。其间有积弊相沿。事出理外。悖 皇上之恩意。失榷税之本源。伤理财之大体。当请一一厘正者。敬陈如左。

一则例内开江关西关税钞。照现行则例征收。耗羨在内。新关除五城地租。其余税钞均耗羨在内等语。查雍正六年。监督关务随赫德。修定则例。将火耗并入正项。奏准遵行。但所定则例内各税。比之顺治十四年。 钦定则例。每正银一两。屡次增加。至轻者二钱。至重者二两有零。如工税桶篓内姜茶磁器木杓鱼桶等项。旧则二分。初次加耗二厘。二次又加耗六分一厘。如青柳木税。旧则每根银二钱五分。初次加一耗。二分五厘。二次加二耗。五分五厘。三次加平每两五分。如杉木税。旧则每根七厘。初次加一耗。七毫。二次加二耗。一厘五毫四丝。三次加平每两五分。如户税白丝。旧则每百斤四钱五厘。后增加七耗二钱八分三厘五毫。耗羨屡增。凿凿如此。此河臣高斌前任督关时刊发则例。所以于各税项下俱载明耗羨在内。而新关税钞。又声明除五城地租也。嗣是乾隆元年。奉文各关除正额盈余加一火耗之外。其余巧立名色。一革除。不得多取等因。是龙江西新各税。并入正项征收之耗羨。既经奉文。自应如川省榆关之裁去加四。只取加一。方与奉 旨之案不悖。而江宁各税。于则内原增耗羨之外。又增加一饭食。查饭食即照单钱之别名。非单钱之外。商贾又肯另加饭食也。乃前督臣织造臣原奏内。指称此项为商贩给付之耗羨饭食。不知耗羨系随正在官之项。而非给付吏书之项。是耗羨饭食。两者必不可并为一项。其时部臣洞悉其非。行文驳查。迨回奏内。将耗羨指为地租之三百余两。而饭食系各商贾给付议。则明与则例所载除五城地租外。各税钞均耗羨在内之语。显然相悖。而又于正项盈余火耗之外。另立加一饭食名色。毋怪乎舆论相传。以各关俱蒙 皇恩减免。而龙江西新三关。独被加增也。再查近年该关盈余。较之雍正元二等等年。增之五倍。此皆商民脂膏。抑亦司榷者有意为之。以多余为称职。此未知 皇上之心。而不觉其自入于朘削也。伏恳 皇上申谕各关。正额不至亏欠。盈余不为侵隐。据实报销。不必以日增为能。则拔本塞源。而关务虽极琐细。亦光明正大。轻而易举矣。

一则例内开江关西关税银。照现行则例市平征收。新关除五城地租外。其余均照市平征收等语。查顺治十四年则例内税。与现行则例。轻重悬殊之处。皆包有平砵在内。如工税桶篓姜茶磁器木杓鱼桶等项正耗。皆三八下平。青柳杉木税。每两包部砵五分。惟五城地租一项。与地丁钱粮相同。另收部砵。此现行则例。所以各税项下皆载明市平征收。而新关税钞。又声明除五城地租也。查江宁市平。较部颁司砵每百两轻二两。而部颁关砵。又较部颁司砵。每百两轻三钱。是市平较关砵。每百两应轻一两七钱。每一两应轻一分七厘。民间蝇头。分厘必较。则例内已包有平砵。则一切征收。自应竟用市平。而市平或轻重

不齐。即以一分一钱至十百两遵照部砵。分出小砵。另减分厘钱两。以合市平。俾零星小贩。得沾分厘之惠。而大商大贾。亦服平砵之公矣。

一则例内丈量籓筏。深长短。层次底面。算法甚为精密。俱系实在。并无虚数。查龙江关丈量。有连天连水连人之口号。此皆虚浮榷算。商贾不甘之语。访之连天之说。在籓之面。因水之深。见尺加寸。见丈加尺。高量虚数。故称连天。其连水则因爬口所到无水之处。虚深二尺八寸。是以水为木。故称连水。其连人则因籓边无水之虚。飞宽三尺。以虚为实。故称连人。以无形之深高虚。均为实在科征。虽税可有盈余。而商贾难言输服。国家理财。久有常经。溢额尚行裁减。岂肯于青天白日之中。无木生木。而科敛于虚无之地。夫商家之置货。如粮户得田。完税之则例。无异田地之科则。而量木之爬竿。又同丈亩之弓口。名别义同。均属不可浮溢。况税有正额。有盈余。并有耗羨。又何堪算入虚无也。是以实算实一定之理。而或者谓籓如船底。旁浅中深。故以爬口作算。然爬口甚长。已及中深之处。则旁之浅者。愈增深数。而中深之二尺八寸。更多溢数矣。又谓籓多下阔上窄。使果有之。则何不以窄阔相乘。见其实数。而独以阔为准。且何以知其阔必三尺也。况前为籓如船底。则下窄上阔。又与此所谓下阔上窄者。两相反也。至于平面高出。见尺加寸。见丈加尺。则竟无可解说。此丈量之所以当据实在也。再木籓之中。川楚所贩。有青柳木一项。其税三十倍于杉木。虽税纳之数。并无判数之例。今丈量之法。计木若干。以十分科算。凡川楚之籓。虽无青柳在内。例得于杉木杂中。判开青柳若干。或三分。或四分。或五分。随意多寡。可以高下其手。大滋弊窦。此又当定以画一之数。不得随意判断者也。再则例内。有招木木零木名色。皆可数明根数。照则实科。乃算法亦用虚派。每籓三项各二十五根。照籓深数递加。并不问其多寡有无。亦属无名。再则内有竿木一项。附籓而行。以防黏搁。大者每根五分五厘四毫四丝。次者每根四分一厘五毫八丝。原应点明实数。分别上次科纳。乃丈量不点数。不分别。之五分五厘上税。或一百根加至五六百根。递增八九百。至千余根不等。即无竿木者。亦必加出四五百根。尤属虚幻。此均当改正核实者也。

一出城进城之人。不尽富商大贾。其或物件最少。单人独货。如布一疋。鞋靴一二件。帽数顶。扇数把。鸡鸭数只。及鸡鸭蛋数十枚等类。手目睹。并无藏掩。且多穷民谋生之计。与商人之负贩贾利者。大相悬殊。应请竟免征收税银。则小民尤沾实惠也。

一现行则例。应加厘正也。查各货物例内。俱以银数多寡分类。客商难于寻考。应将服食器用。分析门类。以类相从。而载其银数于下。庶几意揣可知。一寻即得。至如稻箩粪箕撮簸。皆农家之用。鸡鸭狗杂毛短发。皆粪田之需。又

秧鞋蒲鞋草鞞凉鞋布条带扫帚蒿苗帚竹篾竹簾扇料旧篋子碎布头半截驴皮菜种茨菇荸荠樱桃葡萄甘蔗萝卜冬瓜青白梨鸡鸭蚕。皆穷人度活之物。又失风破船板。尤属患难之余资。此均当不入税者也。又出城货物。有入城曾经税过者。货卖未完。出城又照入城例投税。此则重复收征。亦当删除者也。又如下关零油例载四为一篓。今皆不用磁。改用小篓。所盛之油。约与磁相等。当以四小篓为一石。今以两小篓为一石。此与则例不符。而未经开明者也。又如牛马尾与冰片麝香同税。牛羊角与犀角同税。又同一燕窝海参等货。而聚宝朝阳两司。与龙江一司不同税。此又参差不伦。所当正定者也。

一五城地租。当归上元江宁两县输纳也。查关税止征货物。而地丁则属有司。章程一定。催科有方。偶遇灾歉。减赋蠲租。皆得均沾 恩泽。或其地之荒熟不一。垦废不常。可以随时详请。分别轻重多寡。时日缓急。以定催征。自此项并入关税。则岁有定额。额有定限。限有不足则差役滋扰。甚者地已别售。而租仍本户。无可稽考。且或岁遇大歉。 皇仁大泽。一切地丁。皆得邀免。而五城地租。无可宽贷。即如上年以及本年。上下两江。两沐 恩免。而该地不在其内。虽荒月可以酌量缓征。而应蠲之数。不得与地丁一例。今计此项地租。仅一千七百一十四两三钱八分五厘七丝。在关在县。均属钱粮。而与佃民实有未便。应请该关划交上江两县。照民赋催征。归入地丁。一例奏报。并查明上年及本年应免之数。同民赋一例蠲免。则 皇恩无处不到。而穷佃亦永远沾被矣。

前明范文夹编龙江西新则例序。曰夹编至此。未尝不叹民生之无遗利也。凡日用零杂之物。无不籍而榷之。其病在细。夫三十税一。制甚善也。即折钞法行。贯以毫计。始止二算。未为过征。迨六毫议定。已三倍税矣。继以新饷倍加。又六倍税矣。其病在重。贤者虽不能免于例内。亦不宜增于例外。有慨乎其言之。今查顺治十四年之例。折中酌定。足为法守。至雍正十三年定例。取屡增之耗。尽并例内征收。则已属无可复加之数。是例外之加一。诚可以已。而例内有所减无多足便穷民者。应并请 皇上仁恩。敕行酌减。则闾阎出入。被泽靡涯矣。

商茶违限赎醵宜免状

曾王孙

查茶法有官商之分。曩者官三商七。今则官商各半。商力为已竭矣。小引商人。力微而苦较剧。则凡可以抚恤之者。不可不急为之所也。查近例小引商人。于汉中盘时。按其月日。如违限期。拟笞。折赎。至司交茶亦如之。此官茶拟罪之大概也。商茶盘违限。亦如官茶拟赎。运至该州县发卖亦如之。此商茶拟罪之大概也。今小引商人马腾雷等。合词吁请。除免商茶二罪。蒙批查议。此

诚洞烛商困。而急为抚恤之至意。请为宪台议之。官茶者公事也。商茶者。私事也。大义先公而后私。故不急公者有罚。凡官茶未盘。不得先盘商茶。盘既后于官茶。则至州县发卖必迟。诚有势难依限者。恒情之所以自为者无所不至。故商茶之至于违限者势也。非得[已](己)也。官茶违限者罪之。所以儆凡为商之不急公者。天下之大法也。商茶违限者免之。所以悯凡为商之不得已而不自为者。天下之大体也。嗣后小引商人。商茶违限。其盘验并发卖州县。应概免拟罪。至于官茶违限。仍照前例。

五代盐曲之禁

赵翼

五代横征无艺。洪容斋随笔。记朱温以夷门一镇。力征而得天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末帝与唐庄宗对垒于河上。民虽困于辇运。亦未至流亡。由赋敛轻而田园可恋故也。及唐庄宗任吏人孔谦为三司使。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于是赋敛日重。而历代因之。今即据盐曲二事。可见其大概也。凡盐铛户应纳盐利每斗折纳白米一斗五升。晋初始令折钱收纳。户所纳如此。盐价之贵可知也。海盐界分。每年收钱一千七万贯。以区区数十州之地。而收价如此。其价更可知也。每城坊。官自卖盐。乡村则按户配食。依田税输钱。其私贩之禁。十斤以上即处死。刮盐煎盐者。不论斤两皆死。凡告者十斤以上。赏钱二十千。五十斤以上。三十千。百斤以上五十千。其法令之严可知也。晋高祖知盐贵之病民。乃诏计户征税。每户自一千至二百文。分五等。听商人贩盐。民自买食。一时颇以为便。出帝时。又令诸州郡税盐。过税斤七钱。住税斤十钱。已按户征盐钱。不便改法。乃又加征商税。使利归于官也。汉干佑中。青盐一石。抽税一千文。盐一斗。是又加重于出帝时矣。周广顺中。始诏青盐一石。抽八百文。盐一斗。白盐一石。抽五百文。盐五升。然盐价既因抽税增贵。而按户所征之盐税又不放免。是一盐而二税。民益苦之。此盐法之大概也。其酒曲之禁。孔循曾以曲法杀一家于洛阳。私曲五斤以上皆死明宗乃诏乡村人户。于秋田苗上。每亩纳钱五文。听民自造曲酿酒。其城坊亦听自造而榷其税。长兴中又减五文为三文。寻仍诏官自造曲。减旧价之半卖民酿酒。汉干佑中私曲之禁。不论斤两皆死。周广顺中仍改为五斤以上。然五斤私曲。即处极刑。亦可见法令之酷矣。此曲法之大概也。以上俱见薛史及五代会要即此二事。峻法专利。民已不堪命。况赋役繁重。横征百出。加以藩镇之私敛。如赵在礼之拔钉钱。每户一千。刘铎之加派秋苗。每亩率钱三千。夏苗亩二千。民之生于是时者。可胜慨哉。

请罢湖口关复九江关疏湖广通志

王泽宏

窃惟 国家之本计。惟财与赋。财赋之充足。在盐与关。我 皇上频颁蠲租之 诏。屡减额外之征。数十年来农工商贾。无不仰戴 皇恩。固已沦肌浃髓。乃有不费内府之金钱。不损 朝廷之额课。 纶音一下。各省欢呼。则莫如湖口之仍归九江关之为善也。夫昔日之设关九江者。因上有龙开河官牌夹。下有老鹳塘白水港。俱可停泊多船。冬夏不涸。无波涛汹涌之危。输将甚便。此诚利 国利民。经久不易之善地也。后以江西东下。亦应纳税。暂移湖口。此一时权宜之计耳。初未计及湖口一县。地产下流。乃江湖两水交会之冲。又有上下钟山巉岩峭壁。插入江中。既已设关。遂成商船纳税必泊之地。止有虹桥一港。水涨之时。大船仅容数号。小船仅容数十只。倘水涸船多。不得已尽泊江外。大风暴起。巨浪滔天。欲求入口而不得。欲求渡关而不能。故其患不可胜言。此湖口断断不宜设关之明效也。或谓自江西出湖以下江南。自江南入湖以上江西。恐有漏税之弊。不知九江一关。征船而不征货。丈尺已定。税无可匿。臣查大姑塘去九江四十里。在湖口之内。旧系泊船之地。应听部司委员。在彼收税。汇缴关库。以给票为凭。至各省出湖船只。大姑塘收税者。九江验票放行。各省进湖船只。在九江纳税者。在大姑塘验票放行。则两处自无漏税之虑矣。年来风涛时起。沉溺迭见。商情以积久而不得伸。差员以时暂而不敢请。此臣所以不得不代为请命也。倘荷 允行。则往来舟楫。无倾覆之虞。东西商贾。无漂没之苦。既于额设 国课。一无所亏。又于贸易民生。皆得其便。乃经久无弊之长图也。臣本楚人。九江湖口。皆臣久居。故于情形甚悉。伏乞 部详加酌覆。务审税课之盈虚。查风涛之险易。考人心之向背。一经改正。庶船多税足。商悦民安。无不仰颂。覆载之恩。同于天地矣。

酒禁

顾炎武

先王之于酒也。礼以先之。刑以后之。周书酒诰。厥或告曰。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此刑乱国用重典也。周官萍氏凡酒谨酒。而司醜禁以属游饮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则搏而戮之。此刑平国用中典也。一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则未及乎刑。而坊之以礼矣。故成康以下。天子无甘酒之失。卿士无酣歌之愆。至于幽王。而天不湏尔之诗始作。其教严矣。汉兴。萧何造律。三人以上。无故饮酒。罚金四两。曹参代之。自谓遵其约束。乃园中闻吏醉歌呼。而亦取酒张饮。与相应和。自并其画一之法而亡之也。坊民以礼。鄆侯既阙之于前。纠民以刑。平阳复失之于后。宏羊踵此。从而榷酤。夫亦开之有其渐乎。武帝天汉三年初榷酒酤。

昭帝始元六年。用贤良文学之议罢之。而犹令民得以律占租卖酒。升四钱。遂以为利国之一孔。而酒禁之弛。实滥觞于此。困学纪闻谓榷酤之害甚于鲁之初

税亩然史之所载。自孝宣以后。有时而禁。有时而开。至唐代宗广德二年十二月。诏天下州县。各量定酤酒户。随月纳税。除此之外。不问官私。一切禁断。自此名禁而实许之。酤意在榷钱而不在酒矣。宋仁宗干兴初。言者以天下酒课。月比岁增。无有艺极。非古禁饮节用之意。孝宗熙中。李焘奏谓设法劝饮。以敛民财。周辉杂志。以为惟恐其饮不多。而课不羨。此榷酤之弊也。至今代则既不榷缙。而亦无禁令。民间遂以酒为日用之需。比于饗之不可阙。若水之流。滔滔皆是。而厚生正德之论。莫有起而持之者矣。故知邴原之游学未尝饮酒。大禹之疏仪狄也。诸葛亮之治蜀。路无醉人。武王之化妹邦也。

旧唐书杨惠元传。充神策京西兵马使。镇奉天。诏移京西戍兵万二千人。以备关东。帝御望春楼赐宴。诸将列座。酒至神策将士。皆不饮。帝使问之。惠元时为都将。对曰。臣初发奉天。本军帅张巨济与臣等约曰。斯役也。将策大勋。建大名。凯旋之日。当共为欢。苟未戎捷。无以饮酒。故臣等不敢违约而饮。既发。有司供饩于道路。唯惠元一军。餼罍不发。上称叹久之。降玺书慰劳。及田悦叛。诏惠元领禁兵三千。与诸将讨伐。御河夺三桥。皆惠元之功也。能以众整如此。即治国何难哉。沈括笔谈言太守朝禁卒买鱼肉及酒入营门者有罪

水为地险。酒为人险。故易爻之言。酒者无非坎卦。而萍氏掌国之水。禁水与酒同官。黄鲁直作黄彝字说云酒善溺人故六彝皆以舟为足徐尚书石麟有云。传曰。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酒之祸烈于火。而其亲人甚于水。有以夫。世尽殁于酒而不觉也。读是言者。可以知保生之道。萤雪丛说。言顷年陈公大卿生平好饮。一日席上与同僚谈。举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问之。其人曰。酒亦岩墙也。陈因是有闻。遂终身不饮。顷者米醪不足。而酒兴焉。则真变而为火矣。

与徐司空蝶园书

方苞

河北诸路旱荒。圣主减膳撤县。诏廷臣言事。而公未闻进嘉谏。以佐百姓之急者。夫备灾宜豫。非仓卒所能举。今野荒民散。而新谷不生。所可为者。惟无使旧谷妄耗耳。古之治天下。至至悉也。故蓄积足恃。周官凡酒皆公造。民得饮酒。独党正族师岁时蜡酺耳。汉制。三人无故共饮。罚金一锺。三国时。家有酒具。行罪不宥。诚知耗嘉谷于无形。而众忽不察者。惟酒为甚也。今天下自通都大邑。以及穷乡小聚。皆有酤者。沃饶人聚之区。饮酒者常十人而五。与瘠土贫民相较。约六人而饮者居其一。中人之饮。必耗二日所食之谷。若能坚明酒禁。是三年所积。可通给天下一年之食也。其藏富于民。与古者耕九余三之数等。孟子曰。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岂寃言以欺世哉。凡

民间用酒。莫宜于祭祀婚姻。然周公制法。不耕者无盛。不绩者不衰。祭无盛犹可。况以岁凶而去酒乎。至公家之事。不过岁祭孔子庙。及宾兴乡饮。有司自可及时以酿。周官所谓事酒是也。今功令。通禁烧秫为酒。而他酒及酒肆无禁。故众视为具文。而官吏反得因缘以为奸利。宜着令凡酒。皆禁绝。令到之日。有司巡视乡城。已成之酒。皆输公所。俾其人自卖而官监之。尽而止。过此以往。有犯禁者。其店房什器官没之。若私酿于家。则绅衿褫服。白衣决杖。罚用汉法。凡境内有酒肆。而有司不能禁察者。夺其官。首举者赏五十千。夫周公当重熙累洽年谷顺成之日。而使天下有祭无盛。丧无衰者。非故欲拂人之情也。不如此。不足以齐众阜财。而使长得其乐利也。俟数年之后。谷粟陈陈相因。然后用汉法变而通之。间岁官赐民酒户三斗。俾储以共祭祀婚姻。养老疾。有非常之泽。然后赐酺。如此则政有常经。且可以正民之礼俗矣。世人乐因循偷。苟有述古事陈古义者。辄目为迂阔。然自公卿大夫吏士。务适时宜。而羞为迂阔者。盖数十年于兹矣。则其效可睹矣。太夫人春秋高。不敢告公以难行事。如此类言之者无过。而实良图。望宿留瞽言。

禁止躔曲疏

尹会一

臣查烧酒所需。高粱为多。而中州所植。高粱为盛。盖因地土平衍。蓄泄无备。雨水稍多。即虞淹没。惟高粱质粗而秆长。较他谷为耐水。故种植者广。其秆名曰秫。民间编篱葺屋。织席炊薪。莫不取给于此。而黄河两岸。堤长工险。岁抢二修。必需秫垫镶。所用更不可胜计。独是高粱之为物。易朽而难于久贮。因用以造酒。资其利以济日用之需。相沿既久。习以为常。而大开烧锅。兴贩射利者甚少。民间取用。惟明流居多。其色类于烧酒。其味稍淡。亦用高粱作成。大饮烧酒者十之二三。饮明流者十之八九。此酒。家常率能自造。随处俱可零沽。几于比户皆然。使禁烧酒而不禁明流。则造酒仍众。若禁烧酒而并禁明流。则犯禁者愈多。此臣仰体天心。再四筹划。顺民之情。因民之利。而不敢遽请严禁者也。惟是造酒必需曲。躔曲必用二麦。豫省产粮。惟二麦为最广。而耗费麦粮者。莫如躔曲为最甚。凡直隶山陝等省。需用酒曲。类皆取资于豫。故每年二麦登场后。富商巨贾。在于水陆马头。有名镇集。广收麦石。开坊躔曲。耗麦奚啻数千万石。夫麦乃五谷之精良。非若高粱之质粗而易朽。豫省之民尤每食必需。耗一分之麦粮。则损一分之民食。若省一分之躔曲。即裕一分之积贮。是禁曲既以节二麦之费。更以清造酒之源。臣请嗣后。除民间零星制曲自用者。免其逐户查禁外。其有开张作坊。广收多躔。囤积贩卖者。严行定例治罪。并将失察纵容之地方官。定以处分。凡关津隘口。严加稽察。如有车载船装。牲畜驮运。盈千累百。贩往各省者。即行查拏究治。庶

几麦粮岁有余积。储蓄日饶。而跣曲不行。则烧锅亦可渐减矣。他如查禁之难。滋扰之弊。以及枣柿等类之均可烧酒。诸臣业经陈奏。不敢赘渎。

上鄂相国论酒禁书

陈兆仑

昨奉 旨发议。尚书孙公请酒禁一疏。蒙虚衷下询。向闻尊诲云。弊中有利。利中有弊。为地方大吏者。毋轻言兴利除弊。老谋至计。尝流连于心不能忘。孙公所奏开烧锅一事。其言实有类于是。愿先生察之也。孙公以高粱祇堪供造酒之用。推论禁止之弊。谓于生计有损。此说诚矫枉过当。夫使果重其罚。而立致其效。则家有藏。巷无饮。岂非为治者之至愿。而无毫之弊哉。若愚见所虑者。在万万不能禁止耳。何也。天下承平日久。狃于休养之乐。彼安知耗谷之患。而但以为大欲所在。日用之常。故聚赌私铸之奸。未必人人能之。时时为之。造酒则事习而工省。毋论资本多寡。皆可随分收息。尝往来经济鲁燕赵间。五里十里之垓。三家四家之村。旷荡萧条。一无所有。惟烧酒鸡卵。则家蓄而户累焉。其寒冬置子于怀。两人合衣。而下无襦者。股战而颜酡。非一人也。至于缚草为亭。呼客驻马。招之立应。欢然探囊。何者。酒不费钱。而温如挟纩故也。其它赤老媪。裸体童男。扶路叫号。一钱莫与。所逊于亭中人者。不过数升资本。而即已狼狈若此。夫此村垓之民。岂皆有力能为烧锅者哉。而既禁烧锅。则未有安置此辈之所。而此辈固满于齐鲁燕赵间矣。若其有力之家。业于是者。宽游其生于平日。骤峻其法于一时。其势不出于抵死触禁不止。而此抵死触禁之人。又满于河北五省中矣。夫弊有积重而不可返。利有至美而难以兴者。尚书虑之于禁止之后。以利为害。愚则虑之于申禁之时。未有利而先见害。似宜一思而再思也。方今 君相一德。动发帑金。数逾巨万。一切赈济蠲免。不烦再计。尤加意近畿各道。屡讯疾苦。此时民气和乐。自不待言。似不宜求治过急。而稍损其乐生之心。或更需之数年之后。使雕敝日起。则民气固。而令无不行也。以上所列。聊备舆诵。伏惟钧裁。而赐以训示焉。

请开酒禁疏

孙嘉淦

伏读 上谕。河北五省。烧酒盛行。特以饮少辄醉。其价易售。人皆乐其便易。故造之者多。则是造酒之由。 皇上既知之矣。又读 上谕烧锅之禁。有司阳奉阴违。黠悍富民。用其资财。串通胥役。敢于触禁肆行。则是禁酒之弊。 皇上亦既知之矣。知其造之多而禁之难。而犹断然必禁者。以造酒之家。类皆富民。而非贫民之生业。禁酒而存米谷。则富民不过暂缓于一旦。而贫民将享乐利于无穷。此所以断然禁之而不疑也。臣之愚昧。则以为烧酒之

禁。无论禁之而滋扰。扰之而终不能禁。借令禁之不扰而能永禁。其贫民之生计。米谷之藏。不惟无益。而且有所损。臣请详言之。望 皇上鉴宥而采择焉。夫所谓作酒醪以糜谷者。为黄酒言之也。黄酒之。必用小麦。其米则需糯粳秫黍。此皆五谷之中。最精且良。糜之诚为可惜。若白酒则用高粱。而佐以豆皮黍壳谷糠之类。其曲则用大麦。大麦与高粱。非朝夕所常食。而糠壳等项。本属弃物。杂而成酒。可以得重价。其糟可以喂六畜。此乃化无用为有用。非作无益而害有益也。他若枣柿葡萄等类。皆可烧酒。乃天地自然之利。不需米谷而成。今欲禁烧酒而并禁黄酒。则无以为祭祀宾客养老之用。诚有所不可。若不禁黄酒而止禁烧酒。则是使天下巨万亿兆饮烧酒之人。皆转而饮黄酒。饮烧酒四两而醉者。饮黄酒二三斤而不足。则黄酒之沽。必什倍于前。而小麦糯黍之费。不可以数计矣。省大麦高粱之麤且贱者。而倍费小麦糯黍之精且贵者。此臣所谓无益于盖藏者也。至小民之生计。则岂特口食已哉。必将以釜甑爨而以铁耕。百工之所为。皆需以粟易之。而又有税粮之征。衣服盐蔬之用。婚姻疾病丧葬之费。非粟五谷无由得也。

故粟太贵则病末。太贱则伤农。得其中而后农末俱利。故农有歉荒。亦有熟荒。计十年之内。歉岁三而丰岁七。则粟宜有所泄。非但积之不用而已。今北五省之地。不种高粱。则无以为薪席屋墙之用。种之而用其秆。则其颗粒宜有所售卖。烧锅既禁。则富民不买高粱。而贫民之高梁。虽贱而不售。高粱不售。而又必需酒。则必卖米谷以买黄酒。向者一岁之内。八口之家。卖高粱之价。可得七八两。今止二三两矣。买白酒之费。不过二三两。今买黄酒则费七八两矣。既已所入少而所出多。又加以糠穗谷之类。堆积而不能易钱。园林果木之实。腐朽而归于无用。牛羊等畜。艰食而不能肥脂。自然之利皆失。则日用所需。惟粟米麦。粟之而售。则家无藏。粟之而不售。则完纳税粮。以及衣服婚丧之用皆绌。此臣所谓有损于生计者也。且夫小民之趋利。如水就下。此非政刑所能防也。利所不在。虽赏之而不为。利之所在。则禁之而愈甚。烧锅禁则白酒少。酒少则价必贵。价贵则私烧之利什倍。入倍之利之所在。则民以性命争焉。私铸铜钱。私造赌具。罪至斩绞军流。而民犹或犯。无他争利故也。今私烧白酒。则将定以何罪乎。我 皇上大圣至仁。断不忍以饮食细故。而置民于大辟。则其罪必不比于私铸造赌。罪轻于彼。而利有甚焉。欲民之不犯难矣。不得已也。而重官吏之处分。官畏处分则查拏。中商小贾。类皆失业。而豪富之家。高墙深院。查拏之所不至。敢于触禁。则富民益获渔利之益。贫民不胜其欲而思效之。将改造其器。而变易其法。于是乎酿醋之盆。皆可以酿。蒸饭之甑。皆可以蒸酒。有司奉令不谨。则贿纵而分其贳财。奉令过谨。则横拏而倾其身家。不宁惟是而已。夫醋盆饭甑。则何家不有哉。一家之盆甑。偶

尔犯法。则万家之盆甑。尽属可疑。将炊爨之民。比户可以查拏。日用之物。随手可以讹诈。公庭无非评酒之讼。而囹圄亦不能容犯酒之人矣。孟子曰。君子不以所养人者害人。本为小民之生计。而滋扰如此。则立法不可不慎也。臣之愚昧。以为烧锅之禁。或宜于歉岁。而不宜于丰年。歉岁粒米维艰。则大麦高粱之类。亦可以疗饥。禁之诚为有益。但止可禁于成灾之地。而各处不必通行。亦但可善为劝导。暂为封贮。而不必坏其器具而加以刑罚。至丰年米谷足食。则大麦高粱之类。原非朝夕常食之物。自宜开通酒禁。使官吏无由需索。而民间亦得出其不急需之颗粒。无所用之糠。转移售卖。以佐不时之费。则上下不扰。而百姓自享盈宁之庆矣。望 皇上为斯民熟计之也。

请开禁疏乾隆三年

孙嘉淦

乾隆三年六月初八日。办理军机大臣。面奉 上谕。据江苏巡抚杨永斌奏称。严禁一事。朕思从前民间。制造器具。皆费工本。今既禁止。理应将器具听民变价。或改造别用。庶几称便。若概行封贮。则前此制造之费。尽归无用。殊非体恤商民之意。办理未为妥协。至称未奉禁之前。有造成之陈。朕不知伊所谓奉禁者。指何时而言。朕禁之旨。久已颁行。而尚有如许未售之。则可见地方大吏有司。接到前旨。不过视为具文。并未实力遵奉矣。至今岁二麦如果丰收。则除民家食用外。或应劝民间积贮。或应发官价采买。必实有一番布置。乃于地方有益。岂可禁止贩卖。遂可了事耶。大凡大臣经理国家之事。如有不便于民者。即当据实陈奏。朕不难收回成命。其实有裨益于民者。便当实心遵奉。见之施行。虽经数年。或数十年。常如一日。乃以朕斟酌降旨之事。而该督抚等始初略为料理。未久即有懈心。再久渐至弃置。岂必待朕每事每年。再三提命。而后知警省耶。在朝廷固无此政体。而在封疆大臣。亦不当如此存心。今因杨永斌之奏。并谕各省督抚知之。钦此。仰见我 皇上圣明远烛。勤恤民隐之至意。臣愚昧之衷。苟有所见。不敢不据实敷陈。伏查禁之令。因禁酒而起。以为者酒之原也。严禁。则可不耗麦而裕藏。且既不贩。则可少造酒。以省五谷。此议禁之本意也。乃自立禁以来。奉行不力者。既视为具文。而陈之贮。所在多有。力于奉行者。则又毁器具。拆坊肆。封块。查贩囤。官旁午于道路。役索诈于乡村。如江苏巡抚杨永斌之所为。在在皆是也。 皇上亦既知其扰累。而惻然有所不忍矣。夫使扰累于一时。而可有益于异日。则不必为目前之姑息。而隳长久之至计。乃臣再四思之。而知其无益于民也。今夫五谷之产。燥湿异宜。惟麦为南北所通种。普天率土。种麦之田。十居七八。每遇丰年。所收最广。而性不可以久贮。今夏之麦。至明夏而遂变。近湿则虫蛀。近风则蛾飞。再过一夏则成霉。再过一夏则成灰。虽谨藏之不能救也。

收广而难贮。于是乎口食之余。亟思糶卖。以佐日用之需。顾家家糶之。则买之者寡矣。于是乎丰年之麦。价贱而不售。富商大贾。乘民之急而贱收之。收之既多而无处转贩。于是乎为其质轻而可以行远也。此虽商贾渔民以逐利。然而农民实利其麦之得有所售而可以济急。故彼此相安。振古至今而未有改也。今取商民之故业。一旦而禁之。不惟毁器封。商贾之资本尽亏。且民间有余之麦。将如何售卖乎。二麦丰收。比户足食。本地之民。既不购买。已禁。商贾不来。农夫力穡。无暇远贩。于是乎衣服婚丧日用之需皆绌。加以税银之征。麦熟为期。麦不可售。则粮无由完。既有损于民生。兼有亏于国计。积之岁月而暑蒸霉变。化为乌有。并无益于藏。此虽 皇上鸿仁远沛。发官价以采买。而库帑有数。岂能尽糶民间之滞积。且贮之仓而必不能久。则是民急暂纾而官累无穷。亦非无弊之道也。再查坊肆。惟河南江苏为多。各省皆取资焉。夫使禁二省之。而果能减各省之造酒。亦何妨苦一方以利天下。而有所必不能者。则以之为物。家家必用之。亦家家能之。向特二省之价贱耳。贱者既不可得。则自之而自用之。所必然也。禁虽严。不能禁人之自。则是向也总于两省。今也分于四方。向也于麦贱之乡。今也于麦贵之地。所耗之麦犹是此数。而使麦贵之处。因而愈贵。麦贱之处。因不而愈贱。商贾既已失业。而于民人毫无所裨。则是徒为此纷纭也。至于禁贩运查囤积。则尤有所不可。夫糶粟麦以完税粮。此有司所敲扑而督也。裕藏以备荒歉。此功令所淳复而导也。顾贩运之与糶卖。事异而形同。囤积之与藏。名殊而实似。禁贩运必并阻其糶卖。查囤积将并稽其藏。则官吏之侵渔何极。而百姓安所逃此法网乎。天下农民。幸逢 皇上至诚昭格。迄用康年。广貽来牟。以乐我黎庶。乃口食之余。不能售卖以济用。商贾收之。则以为而严拏之。富户收之。则指为囤积而讹诈之。民自糶之。又指为贩运而需索之。力绝其流通之路。使内困于日用。外迫于追呼。束手而待其麦之霉变。妇子愁叹。不觉丰年之乐。而反以为苦。此则仁人君子所当急为转移者也。夫为政自有大体。富民自有常经。轻徭薄赋以其财。缓刑息役以纾其力。约法省令以杜其扰。安静而养之。岁月以俟之。将自跻于家给人足之盛。断未有峻其禁令。易其本业。多其侵渔。而可以富民者也。臣愿 皇上广运如天之明。勿摇于二三之说。深知宽大简易之可久。洞悉科条法禁之无益。凡所谓禁酒之令。禁之令。禁贩运窝囤之令。一切洗涤。尽与蠲除。使小民得以懋迁有无。商贾得以阜通财货。百姓各享自然之利。官吏永无查拏之扰。天休浚至。民气和乐。此则荡平正直之王道。久安长治之要术也。

禁酒情形疏

孙嘉淦

查禁酒一事。前因步军统领衙门。拏获烧锅数起。皆系山西之人。仰承 谕

旨询问。臣谨将现在禁止烧锅贩运之处。缮折陈明。近阅邸抄。见侍郎方苞又申前议。益加扩充。欲将南北各省俱行永禁。又谓直隶严禁烧锅。已经半载。山东至今。未尝弛禁。两省之民。未闻以此为病。又欲并禁种。其苗而扑责其人等语。经大学士等议覆。谓臣现将烧锅器具。悉行封禁。而山东禁酒禁。已有成效。应令各省一体通行严禁。即至丰收之年。亦不得复议弛禁。俱令效山东之法行之。即宣化府之苦高粱。及山陝枣柿葡萄等物。亦不许复用酿酒。自乾隆四年为始。凡种之地。悉令改种蔬谷。其种之人。照私开烧锅例治罪等语。臣再四思维。中心骇惧。夫臣所以封禁烧锅器具者。以皇上轸念畿辅歉收。爰颁 谕旨。申严酒禁。臣任伊始。未经奏明。焉敢擅开。又烧锅之禁。宜于歉岁。而不宜于丰年。亦属臣之本意。故试为之。以观其事之可行与否也。今遵于功令。而禁酒一月有余矣。无日不报拏酒之文。无刻不批审酒之案。查前督臣李卫任内。一年之间。拏获烧锅酒共三百六十四起。人犯共一千四百四十八名。臣抵任以来。拏获烧锅运贩七十八起。人犯共三百五十五名。通计酒四十余万斤。三十余万块。车辆骡马器具难以悉数。凡此特报总督衙门者尔。其各府州县自结之案。尚不知其凡几。此特拏获在官者尔。其吏役兵丁已拏而贿纵者。尚不知其凡几。得其规礼而不拏者。又不知其凡几。此特酒犯之正身尔。其本地之乡保邻甲。沿途之脚夫店家。牵连而受累者。又不知其凡几。一省如是。别省可知。酒禁如是。禁可知。设酒之禁果行。通计四海之内。一年之间。其犯法之人。破产之家。或亦不可数计矣。我 皇上如天好生。恤刑慎罚。即命盗案内。自罹重辟者。尚再三酌议。求一线可原之路。今乃以饮食日用之故。举千万无罪之人。驱而纳之桁杨桎楚之下。果欲建万世之长策。致吾 君于尧舜。似不应为此言也。现今直隶地方。大小衙门。皆有封贮之酒。与变价之银。其未变之酒。弃之则可惜。贮之则无用。卖之则非体。已变之银。或欲以赏兵役。或欲以修衙署。或欲以充公费。官吏兵役。虎视眈眈。以拏酒为利藪。百姓嗷嗷。弱者失业。强者犯令。十百成。肩挑肩负。驾山越岭。盐梟未靖。酒梟复起。臣是以日夜隐忧。多方劝谕。令其暂行封禁。许以明年复开。民情有望于后日。是以暂缓于目前。山东之事。臣不详知。直隶情形。则所目。若谓酒可以永禁。而百姓因此感悦。臣实不敢为此饰说也。天下事必为之而后知。亦履之而后难。从前禁酒禁之议。不惟大学士九卿等。俱属纸上之空谈。即臣言宜于歉岁。而不宜于丰年。犹是书生之谬论。身亲办理。逐案发落。乃知夺民之货财而狼藉之。毁民之肌肤而敲朴之。取民之生计而禁锢之。饥馑之余无固志。失业既众。何事不为。则歉岁之难禁。似更甚于丰年。是以周礼荒政。舍禁去讥。有由然也。书曰。无稽之言勿听。谓立言而必有事以证之也。今大学士及方苞等所议。皆系空言。不适于事。臣不敢复以空

言指驳。谨将直隶烧锅酒一切案件。撮其条目。另缮二折。进呈 御览。此则信而有征之事。非臣所能臆造也。此事言之甚易。行之实难。普天率土。大半皆受其扰。实不可以轻举。伏望 皇上慎重而详思之。则天下幸甚。

卷五十二户政二十七钱币上

金日知录

顾炎武

宋太宗问学士杜镐曰。两汉赐予多用黄金。而后代遂为难得之货何也。对曰。当时佛事未兴。故金价甚贱。今以目所睹记。及会典所载国初金价推之。亦大略可考。会典钞法卷内云。洪武八年。造大明宝钞。每钞一贯。折银一两。每钞四贯。易赤金一两。当银四两。征收卷内云。洪武十八年。令凡折收税粮。金每两准米十石。银每两准米二石。是金一两。当银五两也。三十年。上曰。折收逋赋。欲以苏民困也。金如此其重。将愈困民。更令金每两准米二十石。银每两准米四石。然亦是金一两当银五两也。永乐十一年。令金每两准米三十石。则当银七两五钱矣。又令交址召商中盐金。一两给盐三十引。则当银十两矣。岂非承平以后。日事侈靡。上自宫掖。下逮勋贵。用过乎物之故与。辽张孝杰为北府宰相贪货无厌尝曰无百万两黄金不足为宰相家幼时见万历中。赤金止七八换。崇祯中十换。天启中权奄用事百官献媚者皆进金金价转贵江左至十三换矣。投珠抵璧之风。将何时而见与。

古来用金之费。如吴志刘繇传。笮融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何姬传注引江表传。孙皓使尚方以金作华燧步摇假髻以千数。令宫人着以相扑。朝成夕败。辄出更作。魏书释老志。兴光元年。敕有司于五殿大寺内。为大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万五千斤。天安中天官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齐书东昏侯本纪。后宫服御。极选珍奇。府库旧物。不复周用。贵市民间金银宝物。价皆数倍。京邑酒租。皆折使输金。以为金涂。犹不能足。唐书敬宗纪。诏度支进铜三千斤。金薄即箔字十万翻。修清思院新殿。及升阳殿图障。五代史闽世家。王昶起三清台三层。以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宋真宗作玉清昭应宫。薨拱栌楹。全以金饰。所费巨亿万。虽用金之数。亦不能全计。金史海陵本纪。宫殿之饰。傅黄金。而后间以五采。金屑飞空如落雪。元史世祖本纪。建大圣寿万安寺。佛像及窗壁皆金饰之。凡费金五百四十两有奇。水银二百四十斤。又言缮写金字藏经。凡糜金二千二百四十四两。吴澄传言粉黄金为泥写浮屠藏经泰定帝纪泰定二年以国用不足罢书金字藏经时于云南立造卖金箔规措所此皆耗金之繇也。杜镐之言颇为不妄。草木子云金

一为箔。无复再還元矣。故南齐书武帝纪禁不得以金银为箔。宋史真宗纪大中祥符元年申明不许以金银为箔之制仁宗纪康定元年禁以金箔饰佛像哲宗纪元佑二年禁私造金箔刘庠传仁宗外家李珣犯销金法庠奏言法行当自贵近始从之金史世宗纪大定七年禁服用金丝其织卖者皆抵罪元史仁宗纪至大四年禁民间制金箔销金织金而太祖实录言。上出黄金一錠。示近臣曰。此表笈袱盘龙金也。令宫人洗涤销镕得之。呜呼。俭德之风远矣。

银日知录

顾炎武

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货。一皆以钱而已。未尝用银。汉书食货志。言秦并天下。币为二等。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孝武始造白金三品。寻废不行。谢肇淛曰汉银八两直钱一千当时银贱而钱贵今银一两即直千钱矣旧唐书宪宗元和三年诏曰。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其天下自五岭以北。见采银坑。宜禁断。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奏云去二月中奉宣令进盂子计用银九千四百余两其时贮备都无二三百两然考之通典。谓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则全以金银为货。而唐韩愈奏状。亦言五岭买卖。一以银。元稹奏状。言自岭已南。以金银为货币。自巴已外。以盐帛为交易。黔巫溪峡。用水银朱砂绘彩巾帽以相市。杜氏通典载唐度支岁计之数。粟则二千五百余万石。布绢绵则二千七百余万端屯疋钱则二百余万贯未尝有银其土贡则贵州贡银百两鄂新党三州各贡银五十两贺州贡银三十两邵端昭潘辨高龚浔严封春罗牢窰横象泷藤平琴廉义柳勤康恩崖万安二十七州各贡银二十两是唐人以银为贡而不以为赋也宋史仁宗纪。景佑二年。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易银。江东以帛。于是有以银当缗钱者矣。金史食货志。旧例银每錠五十两。其直百贯。旧唐书哀帝纪内库出方圆银二千一百七十二两充见任文武常参官救接是知前代银皆是铸成者也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又云更造兴定宝泉。每贯当通宝五十。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同银钞及余钞行之。行之未久。银价日贵。宝泉日贱。民但以银论价。至元光二年。宝泉几于不用。哀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银之始。今民间输官之物皆用银。而犹谓之钱粮。承宋代之名。当时上下皆用钱也。然明初所收天下田赋。未尝用银。惟坑冶之课有银。实录于每年之终。记所入之数。而洪武二十四年。但有银二万四千七百四十两。至宣德五年。则三十二万二百九十七两。岁办视此为率。按宋苏辙元佑会计录岁入银止五万七千两元史成宗纪右丞相完泽言岁入银止六万两而宣德五年奏温处二府平阳丽水等五县银额至八万七千八百两所开坑冶渐多当日国家固不恃银以

为用也。至正统三年。以采办扰民。始罢银课。封闭坑穴。而岁入之数。不过五千有余。九年复开福建浙江银场。是年采纳已六万七千一百八十两乃仓粮折输变卖。无不以银。后遂以为常货。市舶之来多矣。

太祖实录洪武八年。禁民间不得以金银为货交易。违者治其罪。有告发者。就以其物给之。其立法若是之严也。九年许民以银钞钱绢。代输今年租税。十九年诏岁解税课钱钞。有道里险远难致者。许易金银以进。五月诏户部以今年秋粮。及在仓所储。通会其数。除存外。悉折收金银布绢纱。定输京师。自是交易之禁少弛。正统元年命江南租税折收金帛。先是副都御史周铨。奏行在各卫官员。俸粮在南京者。差官支給。本为便利。但差来者将各官俸米。贸易物货。贵买贱酬。十不及一。朝廷虚费廩禄。各官不得实惠。请令该部会议岁禄之数。于浙江江西湖广南直隶。不通舟楫之处。各随土产折收布绢白金。赴京充俸。巡抚江西侍郎赵新亦言江西属县。有僻居深山。不通舟楫者。岁费金帛于通津之处易米。上纳南京。设遇米贵。其费不贲。今行在官员俸禄。于南京支給。往返劳费。不得实用。请令江西属县。量收布绢。或白金类销成锭。运赴京师。以准官员俸禄。户部尚书黄福。亦有是请。至是行在户部。复申前议。上曰祖宗尝行之否。尚书胡等对曰。太祖皇帝。尝行于陕西。每钞。二贯五百文。折米一石。黄金一两。折二十石。白金一两。折四石。绢一匹。折一石二斗。布一匹折一石。各随所产。民以为便。后又行于浙江。民亦便之。上遂从所请。每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远近称便。然自是仓廩之积少矣。二年命两广福建。当输南京税粮。悉纳白金。有愿纳布绢者听。于是巡抚南直隶行在工部侍郎周忱。奏官仓储积有余。遣行在通政司右通政李畛。往苏松常三府。将存留仓粮七十二万九千三百石有奇。卖银准折官军俸粮。三年命巢广西云南四川浙江陈积仓粮。遂令军民无挽运之劳。而困庾免陈红之患。皆一时之便计耳。自折银之后。不二三年。频有水旱之灾。而设法劝借。至千石以上。以赈凶荒者。谓之义民。诏复其家。至景泰间纳粟之例。纷纷四出。相传至今。而国家所收之银。不复知其为米矣。唐书言天宝中海内丰炽。州县粟帛举巨万。杨国忠判度支。因言古者二十七年耕。余九年食。今天下太平。请在所出滞积变轻贲。内富京师。又悉天下义仓及丁租地课。易布帛以充天下禁藏。当日诸臣之议。有类于此。踵事而行。不免太过。相沿日久。内实外虚。至崇祯十三年。郡国大祲。仓无见粟。民思从乱。遂以亡国。岂非百世之鉴欤。正统十一年巡抚直隶工部左侍郎周忱言各处被灾。恐预备仓储。赈济不敷。请以折银粮税。悉征本色。于各仓收贮。俟青黄不接之际。出巢于民。以所得银上纳京库。则官既不捐。民亦得济。从之。此文襄权宜变通之法。所以为一代能臣也。

铜日知录

顾炎武

乏铜之患。前代已言之。江淹谓古剑多用铜。如昆吾欧冶之类皆铜也。楚子赐郑伯金。盟曰。无以铸兵。故以铸三钟。杜氏注古者以铜为兵汉书食货志贾谊言收铜勿令市以作兵器韩延寿传为东郡太守取官铜物候月蚀铸作刀剑钩鐔放效尚方事古金三品。黑金是铁。赤金是铜。黄金是金。夏后之时九牧贡金。乃铸鼎于荆山之下。董安于之治晋阳。公宫令舍之堂。皆以炼铜为柱质。荆轲之系秦王中铜柱。而始皇收天下之兵。铸金人十二。即铜人也。三辅旧事曰聚天下兵器铸铜人十二各重二十四万斤汉世在长乐宫门魏志云董卓坏以铸小钱吴门阖闾冢。铜椁三重。秦始皇冢。亦以铜为椁。战国至秦。攻争纷乱。铜不充用。故以铁足之。铸铜既难。求铁甚易。是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年甚一年。岁甚一岁。渐染流迁。遂成风俗。所以铁工比肩。而铜工销绝。二汉之世。愈见甚微。建安二十四年。魏太子铸三宝刀。二匕首。天下百炼之精利。而悉是铸铁。不能复铸铜矣。考之于史。自汉以后。铜器绝少。惟魏明帝铸铜人二。号曰翁仲。又铸黄龙凤凰各一。而武后铸铜为九州岛鼎。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斤。唐韩滉为镇海军节度以佛寺铜钟铸弩牙兵器自此之外。寂尔无闻。止有铜马铜驼铜甗之属。昭烈入蜀。仅铸铁钱。而见存于今者。如真定之佛。蒲州之牛。沧州之狮。无非黑金者矣。

唐开元中。刘秩上议曰。夫铸钱用不贍者。在乎铜贵。铜贵则采用者众。夫铜以为兵则不如铁。以为器则不如漆。禁之无害。陛下何不禁于人。禁于人则铜无所用。铜益贱。则钱之用给矣。旧唐书食货志文宗御紫宸殿。谓宰臣曰。物轻钱重如何。杨嗣复对以当禁铜器。文宗纪考禁铜之令。古人有行之者。宋孝武帝孝建三年。禁人车及酒肆器用铜。南史唐元宗开元十七年。禁私卖铜铅锡。及以铜为器。代宗大历七年。禁铸铜器。德宗贞元九年。禁卖剑铜器。天下有铜山。任人采取。其铜官买。除铸镜外。不得造铸。宪宗元和元年。禁用铜器。各本纪晋高祖天福三年。禁民作铜器。通鉴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命取公私铜器。悉付铸钱司。民间不输者罪之。宋史本纪然今日行之。不免更为罔民之事。惟有销钱铸钱。上下相蒙。而此日之钱。固无长存之术矣。

南齐书刘俊传。永明八年。俊启世祖曰。南广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顷地。有烧炉四所。从蒙城渡水南百许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铜。有古掘铜坑。并居宅处犹存。邓通南安人。汉文帝赐通严道县铜山铸钱。今蒙山在青衣水南。故秦之严地道。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此必是通所铸。甚可经略。并献蒙山铜一片。又铜石一片。平州铸铁刀一口。上从之。遣使入蜀铸钱。魏书食货志。熙平二年。尚书崔亮奏恒农郡铜青谷有铜。计一斗得铜五两四铢。苇池谷。计一斗得铜五两。鸾帐山。计一斗得铜四两。河南郡王屋山。计一斗得铜八

两。南青州苑烛山。齐州商山。是往者铜官旧。既有冶利。所宜开铸。从之。旧唐书韩洄传。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上言商州有红崖冶出铜。又有洛源监久废不理。请凿山取铜。置十炉铸钱。而罢江淮七监。从之。册府元龟。元和初。盐铁使李巽。上言郴州平阳高亭两县界。有平阳冶及马迹曲木等古铜坑。约二百八十余井。请于郴川旧桂阳监置炉两所。采铜铸钱。宋史食货志。旧饶州永平监。岁铸钱六万贯。平江南增为七万贯。而铜铅锡常不给。转运使张齐贤。访求得南唐承旨丁钊能。知饶信等州。山谷产铜铅锡。乃便宜调民采取。且询旧铸法。惟永平用唐开元钱料最善。即诣阙面陈。诏增市铅锡炭价。于是得铜八十一万斤。铅二十六万斤。锡十六万斤。岁铸钱三十万贯。此皆前代开采之也。

论钱币

陆世仪

古有三币。今亦有三币。古之三币。珠玉黄金刀布。今之三币。白金钱钞。古之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无。皆粟与械器耳。粟与械器。持移量算。有所不便。则于是乎代之以金。金者所以通粟与械器之穷也。所谓大不如小也。物有至微。厘毫市易。则金又有所不便。于是乎又代之以钱。钱者所以通金之穷也。所谓顿不如零也。千里赍持。盗贼险阻。则金与钱。又俱有所不便。于是乎又代之以楮。楮者。如唐之飞钱。今之会票。又所以通金与钱之穷也。所谓重不如轻也。识三币之情。则知所以用三币之法矣。

钱之重轻。自当以一钱为率。钱之价值。断当以每一文准银一厘为率。若钱太轻。则铜不敌银。铜不敌银则多费。钱太重则银不敌铜。银不敌铜则难用。今之薄小低钱。固非法矣。至京师黄钱每六文准银一分。亦未为得也。

今 朝廷用钱。每便于发。不便于收。每便于下。不便于上。此由纯用小钱。无子母相权之法故也。天启时。尝铸当十钱。每大钱一。当小钱十。其重以一两为率。愚谓今后凡遇官民交易。势当用钱者。小钱难于个数。竟用当十大钱。出入了然。无耗损兑折之币。亦一法也。

自古三币皆用金若铜。未有用楮者。唐宪宗时。令商贾至京师。委钱诸路进奏院。及诸军储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曰飞钱。此楮法所由起也。然此特以楮券钱。而非即以楮为钱。宋张咏镇蜀。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谓之曰交子。高宗时。又有会子。始以楮为钱。然犹用官钱为本。至金元之钞。则直取料于民。不复用官钱为本。所费之值。不过三五钱。而欲售人千钱之物。民虽愚。岂为所欺哉。且钞易昏烂。不久仍废。则楮币之无用可知矣。必欲行楮币之法。须如唐飞钱之制然后可。今人家多有移重货至京师者。以道路不便。委钱于京师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师取值。谓之会票。

此即飞钱之遗意。宜于各处布政司。或大府去处。设立银券司。朝廷发官本造号券。令客商往来者纳银取券。合券取银。出入之间。量取路费微息。则客商无道路之虞。朝廷有岁收之息。似亦甚便。

六经不及货泉论

顾栋高

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钱圜函方。轻重以铢。而泉布之法。遂以行天下。迄今二千年不废。而六经语孟。无及货泉者。考国语周景王二十一年铸大钱。时当昭公之十八年。孔子年二十九矣。而孔子生平。与之釜。与之庾。与之粟九百。未尝以泉为货也。孟子之世。第言农有余粟。女有余布。且曰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可见当时第以粟布为交易。而未尝用钱。小雅握粟出卜。顾氏炎武曰。古时用钱未广。问卜者亦用粟。汉世犹然。未尝不叹当时风俗之。人心之厚。非后世之所能及也。后之儒者。因财用匱竭。议欲返古。如陆贽白居易之徒。谓粟可耕而得。帛可织而成。至钱非官铸不行。是责民之所无。不如用粟帛为便。然考魏文帝黄初二年。罢五铢钱。使民以粟帛为市。至明帝世。凡四十年。宜可以家给人足。而但见其害。不见其利。行用既久。巧伪渐生。民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重刑罚以惩之。不能禁也。是以司马芝等议用钱。非徒丰国。亦以省刑。乃更立五铢钱。至安帝元兴中。桓元辅政。又欲废钱用谷帛。孔琳之议曰。钱之为用。既无毁败之费。又省运致之苦。至谷帛本以为衣食。用以为货。则致损其多。劳毁于商贩之手。耗弃于割截之用。是唯兵乱积久。所以暂废。汉末是也。魏明帝时。钱废用谷。四十年矣。以不便于人。复行五铢。是效之已试者乃止。前凉张轨参军索辅言于轨曰。晋泰始中。河西荒乱。遂不用钱。裂匹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今中州虽乱。此方全安。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从之。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由是观之。可见白居易所谓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铅山者。第执一偏之说。而未睹废钱之害。独怪夫自太公制九府。以迄孔孟之世。七百余年。钱尚未通行于天下。岂湿谷薄绢之奸伪。当时未之有耶。割截运致之耗废。以为无足患耶。再四寻求其故。古者惟商贾通行四方。废置鬻财。其时所谓财者。皆黄金龟贝之属。故史云家累千金。孟子亦有馈百镒七十镒五十镒者。其余交易。皆不出乡民各以其土之所入通工易事。计莫便于粟与布。故诗曰。抱布贸丝。又曰握粟出卜。虽至微小。无用钱者。又古者分土而治。太公为周制圜法。意惟王畿及本国行之。不必通行各国。故终周之世。六经语孟。无货泉之文。若今日而欲返古。窃恐湿谷薄绢。其巧伪更甚。刑狱日繁。怨谤交起。余未见其可也。

按白居易之策止欲复唐初租庸之制以谷帛供赋税主于便农而未尝以是厉商也故

其诗亦云胡为春夏税岁岁输铜钱又云庸必算丁口租必计桑田正与古者农用粟帛商用货财之制相符震沧此辩未中白氏之失然其考古便民之实则无以易之矣

古者货贝论

阙名

三代之世。家给人足。而今世辄不免于财匱。议者以为户口之日多。而不尽然也。自古迄今。泉货交易。因时递变。而日趋于难。至今日之用银而极矣。是非其耗之者多。而出之者先隘。今日之所为货者。非古之所为货故也。古者货贝而宝龟。贝有五。汉书食货志。以大贝壮贝么贝小贝不成贝为五贝。贝者海中介虫也。说文云。其甲人之所宝。即今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费人工。不烦罗致。故自古曰财曰货曰宝。文皆从贝。禹贡厥篚织贝。盘庚具乃贝玉。顾命陈列大贝。中庸论水之不测。曰货财殖焉。是海为天府。可以贍天下之民生日用。使家给人足。户有藏者也。自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钱圜函方。轻重以铢。而交易之法于是乎始变。然钱特以通贝之穷。而仍不废贝。故小雅曰。锡我百朋。此外惟黄金与粟布。孟子之世。王馈兼金百镒。又曰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周之泉货如是。秦并天下。黄金为上币。铜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龟贝第为器饰。不为币。而民始重困。汉兴。为秦钱重难用。更铸四铢钱。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武帝征伐四夷。国用空竭。乃以白鹿皮方尺为皮币。直四十万。又造银锡白金。杂铸银锡为白金凡三品。民弗宝用。岁余卒废不行。元帝时。贡禹奏言铸钱采钱。使民弃本逐末。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官。毋复以为币。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议者以为交易待钱。布帛不可尺寸分裂。议遂寢。自魏孝文创为均田。而周齐隋唐因之。其赋于民也。有租庸调。自杨炎变为两税。一概税钱。陆贄论之曰。米可以耕而得。布帛可以织而成。至钱非官铸不行。是弃民之所有。而责之以所无也。由是言之。钱特以佐粟帛之穷。听民自交易则民利。其利害不较然哉。考唐之世。凡租赋廩赐军粮。赂遗赃罚。皆以缿帛。无用银者。白居易诗云。进入大盈库。岁久化为尘。李光颜为节度使。大盈库发缿破裂。军士负而焚之。光颜至欲自刎。长孙顺德受人缿事觉。太宗更赐缿以愧其心。段秀实以司农征过岐。朱泚自致大绫三百匹。皇甫湜为裴度作碑。字索三缿。惟岭南数州。以银为交易。故张籍诗云。海国战骑象。蛮州市用银。而今通天下行之。岂不异哉。北宋盛时。元佑会计。岁入银止五万七千两。其时西蜀有交子务。交子若今会票后更名会子止因钱重难致。以便商贾。官为置务以理之。其后遂为钞。绍兴初于边郡用之以便军兴然李道传于理宗朝上言楮币之换官民如仇钞法之行商贾疑怨则宋时己有此患金元之世。皆用钞为交易。然质轻而欲重用之。钞益贱而物日益贵。不便于俗。难以通行。明洪永两朝。设为严法以流通之。而率莫能强。至宣德三年遂

停止。自是而自上及下。皆以银为宝货。至于今不改。夫银取之沙泥之中。镕之炉冶之内。况其矿在遥远之地。非如贝取之水族。物既多而工亦不费也。富人肩鏹之可以累世。居奇射利。非如粟久则腐。帛久则朽。民不烦戒飭。自能流通而不滞也。今自秦之废贝。至今二千余年。银之通行纔四百载。而民生乏匮。银煎难得。上当宁之忧。夫法久则弊。弊则更。余故远追三代以上。以迄今世。窃以为宜复货贝。与钱并行。凡租税禄赐皆用之。而粟帛听民以本色交易。庶乎财货流衍。国用充足。为亿万年无穷之计。谨书之以备采择焉。

铜政议上

王太岳

窃见滇南地处荒裔。言政者必以铜政为先。然自官置厂以来。未六十年。而官民交病。进退两穷。或比之揀荒无奇策。何也。今日铜政之难。其在采办者四。而在输运者一。一曰官给之价。难再议加也。乾隆十九年。前巡抚爱必达。以汤丹铜价实少八钱有奇。奏蒙 恩许半给。则加四钱二分三厘六毫。越二年。前巡抚郭一裕请以东川铸息充补铜本。则又加四钱二分三厘六毫。越六年。前总督吴达善通筹各局加铸。再请增给铜价。则又奉 特旨加银四钱。又越六年。前巡抚鄂宁遵 旨陈请。则又暂加六钱。越三年。始停暂加之价。于是汤丹大水碌碌茂麓等厂。遂以六两四钱为定价。而青龙山等二十余小厂。旧时定价三两八九钱四两一二钱者。亦于乾隆二十四年。前巡抚刘藻奏奉 谕旨。既照汤丹旧例。每铜百斤。定以五两一钱五分有奇收买。即金钗最劣之铜。亦以四两之旧价。加银六钱。 朝廷之德意。至为厚矣。然行之数年。辄以困敝告。岂尽人情之无厌哉。限于旧定之价过少。虽累加而莫能偿也。夫粤蜀与滇比邻。而四川之铜。以九两十两买百觔。广西以十三两买百觔。何以云南独有节缩乎。江阴杨文定公名时抚滇。奏陈铜厂利弊疏云。各厂工本多寡不一。牵配合计。每百觔价银九两二钱。其后凡有计息议赔。莫不以此为常。率至买铜。则定以四两以至六两。然且课铜出其中。养廉公费出其中。转运耗损出其中。捐输金江修费出其中。即其所谓六两者。实得五两一钱有奇。非惟较蜀粤之价几减其半。即按之云南本价。亦特十六七耳。皆由旧定之价过少也。然在当时。莫有异辞。而今乃病其少者何也。旧时滇铜听人取。自康熙四十四年。始请官为经理。岁有常课。既而官给工本。逋欠稍多。则又收铜归本官自售。至雍正之初。始议开鼓铸。运京局以疏销积铜。其实岁收之铜。不过八九十万。又后数年。亦不过二三百两。比于今日。十纔二三。是名为归官。而厂民之私以为利者。犹且八九。官价之多寡。固不较也。自后讲求益详。综核益密。向之隐盗者。至是而厘剔毕尽。于是厂民无复纤毫之赢溢。而官价之不足。始无所以取偿。是其所以病也。兹铜路已深。近山林木[已](己)尽。夫工炭

价。一皆数倍于前。而又益以课长之掎克。地保之科派。官役之往来供亿。于是向之所谓本息课运。役食杂用。以及厂次路耗。计其中。而后又有九两二钱之实值者。今则专计工本。而已几于此。厂民实受价六两四钱之外。尚须贴费一两八九钱而后足。问所从出。不过移后补前。支左而右绌。他日之累。有不可胜言者矣。

夫铜价之不足。厂民之困惫。至于如此。然而未有以加价请者何也。诚知度支之籍制有经。非可以发棠之请。数相尝试也。且虽加以四钱六钱之价。而积困犹未遽苏也。故曰官给之价难议加也。采办之难此其一也。一曰取用之数。不能议减也。滇铜之供运京外者。亦尝一二议减矣。乾隆三十二年。云南巡抚鄂宁以各厂采铜。纔得五百余万。不能复供诸路之买。咨请自为区画。准户部议是年加运之京铜及明年头纲铜。以及诸路买铸。于是云南减运二百六十余万觔。后三年云贵总督明德又以去年获铜。虽几千万。然自运供京局。及滇鼓铸外。仅余铜一百三十万觔。以偿连年积逋九百二十余万。犹且不足。难复遍应八路之求。因请概停各路采买。准户部议奏。许缓补解京铜。酌停江南江西两道采买。于是云南减买五十余万觔。后半年。前巡抚明德。又以各路委官。在滇候领铜四百一十余万。以去年滇铜所余一百余万计之。四年乃可足给。此四年之中。非特截及缺交京铜不能补运。而各省岁买滇铜二百余万。积之数载。将有八九百万。愈难为计。因请裁减云南铸钱。及各路买铜之数。准户部议奏。许停云南之临安大理顺宁广西府。并东川新设各局铸钱。又暂减陝西广西贵州湖北买铜六十三万觔。于是云南得减办二百余万觔。通计前后缓减五百余万。厂民之气力乃稍舒矣。夫滇铜之始归官买也。岁供本路铸钱九万余千。及运湖广江西钱四万串。计纔需用一百一万觔耳。至雍正五年。滇厂获铜三百数十万觔。始议发运镇江汉口各一百余万。听江南湖南湖北受买。至雍正十年。发运广西钱六万二千余串。亦仅需铜四十余万。其明年钦奉 世宗宪皇帝谕旨。议于广西府设局开铸。岁运京钱三十四万四千六十二串。计亦止需铜一百六十六万三千余觔。乾隆二年。总督尹文端公继善。又以浙江承买洋铜。逋欠滋积。京局岁需洋铜滇铜率四百万觔。请 敕江浙赴滇买铜二百万觔。云南依准部文。解运京钱之外。仍解京钱三十余万。以足二百万之数。而直隶总督李卫。又以他处远买滇铜转解。孰与云南径运京局。由是各省供京之正铜。及加耗。悉归云南办解。然尚止于四百四十万也。未几而议以停运京钱之正耗铜。改为加运京铜一百八十九万余觔矣。又未几而福建采买二十余万觔矣。湖北采买五十余万觔矣。浙江采买二十余万觔矣。贵州采买四十八万余觔矣。既而广西以盐易铜十六万余觔矣。既而陝西罢买川铜改买滇铜三十五万。寻又增为四十万觔矣。于是云南岁需备铜九百余万。而后足供京外之取。而滇局鼓铸。尚

不与焉。夫天地之产。常须有余以待滋息。独滇铜率以一年之入。给一年之用。比于竭流而渔。鲜能继矣。又况一年之用。几溢于一年之入。凶年取盈之术也。皆由取给之数过多也。尝稽滇铜之产。其初之一二百万觔者不论矣。自乾隆四五年以来。大抵岁产六七百万耳。多者八九百万耳。其最多者千有余万。至于一千二三百万止矣。

今乾隆三十八年。三十九年。皆以一千二百数十万告。此滇铜极盛之时。未尝减于他日耳。然而不能给者。惟取之者多也。向时江安闽浙买滇铜以代洋铜。议者以滇铜衰盛靡常。当多为之备。仍责江浙官收商买洋铜。以冀充裕。及请滇铜径运京师。以其余溢湖广开铸。而商办洋铜。则听江浙收买铸钱。议者又以滇铜虽有余。尚须筹备以供京局。若遽楚供铸。设令将来京铜有缺。所关不细。又议浙江收买洋铜。亦须存贮。滇铜或缺。仍可运京接济。即近岁截京铜。部议亦以滇铜实有缺乏情形。当即通筹酌剂。是皆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为天下计。非独为滇计也。至于今日而京师之运额。既无可缺。而自江南江西以外。尚有浙闽黔粤秦楚诸路开铸。纷纭举。一则曰此民之用也。鑲钱也。不可少也。再则曰炉且停矣。待铸极矣。不可迟也。而滇之铜政骚然矣。夫以云南之产。不能供云南之用。而裁铸钱以畀诸路。诸路之用铜者。均被其利。而产铜之云南。独受其害。其产愈多。则求之益众。而责之益急。然则云南之铜。何时足乎。故曰取用之数不能议减也。供办之难此其二也。一曰大厂之逋累。积重莫苏也。谨按杨文定公奏陈铜政利弊疏云。运户多出夷獠。或山行野宿。中道被窃。或马牛病毙。弃铜而走。或奸民盗买。无可追偿。又硎民皆五方无业之人。领本到手。往往私费。无力开采。亦有开硎无成。虚费工本。更或采铜既有。而偷卖私销。贫乏逃亡。悬项累累。名曰厂欠。由此观之。自有官厂。即有厂欠。非一日矣。然其时凡有无追之厂欠。得乞 恩贷免。故岁岁采铜。数倍于前。而厂民之逋欠。亦复数倍。司厂之员。惧遭苛谴。少其数以报上官。而每至数年。辄有巨万之积欠。则有不可以豁除请者矣。上官以其实欠而莫能豁也。于是委曲迁就。以姑补其阙。乾隆二十三年。奏请预备汤丹等厂工本银十二万五千两。所以偿厂欠也。三十三年。逮治综理铜政。及司厂之员。着赔银七万五千余两。所以厘厂欠也。三十七年。除豁免之令。而于发价时。每以百两收银一两。大约岁发七十万两。可收七千余两。藉而贮之。以备逃亡。亦所以减厂欠也。至于开采之远。工费之多。官本之不足。则莫有为之计者。故不数年。而厂欠又复如旧。三十七年冬。钩考厂库。以稽厂欠。前后厂官。赔补码万觔外。仍有民欠十三万余两。重蒙 皇恩。特下指挥。俾筹利便。然后厂铜得以十一通商。而以铸息代之偿欠。今之东川局加铸是也。然加铸之息。悉以偿厂欠。通商之铜。又以输局供铸。至于未足之工本。依然无措

也。是以旧逋方去。新欠已来。两年间又不可费算矣。自顷定议。每以岁终责取无欠结状。由所隶上司加之保结。由是连岁无厂欠之名。然工本之不足。厂民不能徒手枵腹而致采也。则为之量借油米炉炭以资工作。而责其输铜于官。以此羁縻厂民。曰尔第力采。我能尔济。厂民亦以此饵其上。曰官幸活我。我且力采以赎前负。上下相蒙。不过觊幸于万有一遇之堂矿。是谁讳避厂欠。而积其欠借不归之油米炉炭。亦复不下巨万之值。要之皆出公帑也。蚩蚩之氓。何知大义。彼其所以俯首受役。敝形体而不辞者。孳孳为利耳。至于利之莫图。而官帑之逋负。且日迫其后。而厂民始无望矣。夫厂以出铜。民以厂为业。民无所望。厂何有焉。区区三五官吏之请求。其于铜政庸有济乎。故曰大厂之逋累。积重莫苏也。采办之难此其三也。

一曰小厂之收买。涣散莫纪也。云南矿厂。其旧且大者。汤丹碌碌大水茂麓为最。而宁台金钗义都次之。新厂之大者。狮子山大功为最。而发古山九度万象诸厂次之。至如青龙山日见汛。凤凰坡红日岩大风岭诸厂。处僻远。矿硐深窞。常在丛山乱箐之间。而如大屯白凹人老箭竹金沙小岩。又皆界连黔蜀。径路杂出。奸顽无藉。贪利细民。往往潜伏其间。盗采盗铸。选踞高冈深林。预为走路。一遇地方兵役。纵迹勾捕。则纷然骇散。莫可寻追。其在厂地采矿。又皆游惰穷民。苟图谋食。既无费力。深开远入。仅就山肤寻苗。而取矿经采之处。比之鸡窝。采获之矿。谓之草皮菜●。是虽名为采铜。实皆侥幸尝试。一引既断。又觅他引。一处不获。又易他处。往来纷藉。莫知定方。是故一厂之所。而采者动有数十。区地之相去。近者数里。远者一二十里。或数十里。虽官吏之善察者。固有不能周尽矣。加以此曹不领官本。无所统一。其自为计也。本出无聊。既非恒业。何所顾惜。有则取之。无则去之。便于就则取之。不便于就则去之。如是而绳以官法。课以常科。则有散而走耳。何能縻乎。官厂者见其然也。故常莫可谁何。而惟一二客长锡头是倚。厂民得矿。皆由客长平其多寡而输之。锡头炉房。因其矿质。几锻几揭而成铜焉。每以一炉之铜。纳官二三十觔。酬客长锡头几觔。余则听其怀携。远贾他方。核其实数。曾不及汤丹厂之百一。夫以滇南矿厂之多。诸路取求之广。而惟二三大厂是资。其余小厂。环布森列。以几十数。而合计几十厂之铜。比之二三大厂。不能半焉。则大厂安得不困。故曰小厂之收买涣散莫纪也。采办之难此其四也。

若夫转运之难。又可略言矣。夫滇僻壤也。着籍之户。纔四十万。其畜马牛者十一二耳。此四十万户。分隶八十七郡邑。其在通途。而为转运所必由者十二三耳。由此言之。滇之马牛。不过六七万。而运铜之马牛。不过二万。其大较矣。滇既有岁运京铜六百三十万。又益诸路之采买。与滇之鼓铸。岁运铜千二百万。计马牛之所任。牛可载八十觔。马力倍之。一千余万之铜。非十万匹

头不办矣。然民间马牛。止供田作。不能多畜。以待应官岁。一受雇可运铜三四百万。其余八九百万觔者。尚须马牛七八万。而滇固已穷矣。乾隆三年 廷议广西府局。发运京钱。陆用牛一万四千头。马九千匹。水用船三千只。念其雇集不易。恐更扰民。辄许停铸。是年云南奏言滇铜运京。事在经始。江安闽浙之二百万。未能一时发运。准户部议。运京许宽至明年。而江浙诸路之铜。且需后命。凡以规时审势。不欲强以所必不能也。又前件议云。户部有现铜三百万。工部稍不足。可且借拨。又乾隆三十五年议云。户工两局库。有现铜四百五十万。云南尚有两年运铜。计可衔接抵局者。仍八百余万。自后滇之发运。源源无绝。以供京局铸钱。有盈无绌。其截发挂欠铜三百五十余万。均可着缓补解。此其为滇之官民计者。持论何恕。而其为国用计者。论事又何详也。今则不然。户局有铜二百五十万。合工部之铜三四百万。滇铜之发运在道。岁内均可继至者。千有余万。其视往时略无所减。而议者且切切焉。有不继之忧。于是云南岁又加运旧欠铜八十万觔。通前为七百一十余万。而滇益困矣。且夫转运之法。着令固已甚详矣。初时京铜改由滇运。起运之日。必咨经过地方。令防卫催稽。守风守水守冻。又令所在官司。核实转报咨部。其后以运官或有买货重载。淹迟运。兼责沿途官弁。驱促遄行。徇隐有罚。其后又以纳铜不如本数。议请申用雍正二年。采办洋铜之例。运不依限者。褫职戴罪管运。委解之上官。夺其官。领职如故。其有盗卖诸弊。本官按治如律。责上官分赔。又改定运限。自永宁至通州。限以九月。其在汉口仪征换篓换船。限以六十日。自守冻外守风阻水之限。不复计除。运铜入境。由所在官弁。依期申报奏闻。而滇蜀亦复会商以永宁泸州搬铜打包。限五十五日。其由永宁抵合江。由重庆府抵江津。听所在镇道稽查。委官催督。或有无故逗遛。地方官弁。匿不实报者。予纠劾。其后以铜船停泊。阻塞挽漕。又议缘江道路。委游击都司押运。自仪征以下。听巡漕御史催赶。运官虽欲饰诈迁延。固不得矣。又积疲之后。户部方日月考课。于是巡抚与布政使。躬历诸厂。以求采运之宜。而责巡道周环按视。以课转运之勤恳。而察其停寄盗匿。其自守丞以下。州县之长。与簿尉巡检之官。往来相属。符檄交驰。弁役四出。所在官吏。日惴惴焉捄过之不暇。而传骚然矣。尝考乾隆二年。滇有余铜三百七十四万。故能筹洋铜之停买。十七年有积铜一千八九百余万。故能给诸路之取求。二十四年以后。有大兴大铜二厂。骤增铜四百余万。故能贴运京钱。岁无缺滞。此如水利。其积不厚。而日疏决之。则涸可立待。势固然也。今司运之官。惧罹罪责。既皆增价雇募。然犹不免以人易畜。官司责之吏役。吏役责之乡保里民。每籩数日之粮。以应一日之役。中间科索抑派。重为民扰。喜事之吏。驱率老幼。横施鞭打。瘁民生而亏政体。非小故也。故曰转运之难此其五也。

铜政议下

王太岳

具此五难。是以滇之铜政。有救荒无奇策之喻。虽然。荒固不可不救。而铜固不可不办。不可不运也。窃尝求前人之论议。厝注得失之所由。其有己效于昔。而可试行于今日者。曰多筹息钱以益铜价也。通计有无以限买铜也。稍宽考成以舒厂困也。实给工本以广开采也。预借雇值以集牛马也。云南之铜。供户工二部。供浙闽诸路。供本路州郡饷。其为用也大矣。故铜政之要。必宽给价。给价足而后厂众集。厂众集而后开采广。广采则铜多。铜多则用裕。前巡抚爰必达疏云。汤丹大小等厂。开采之初。办铜无多。迨后岁办铜六七百万。及八九百万。今几三十年。课耗余息。不下数百万金。近年矿砂渐薄。窝路日远。近厂柴薪伐尽。炭价倍增。聚集人多。油米益贵。每年京外鼓铸。需铜一千万余觔。炉民工本不敷。岁出之铜。势必日减。洋铜既难采办。滇铜倘复缺少。京外鼓铸。何所取资。前巡抚刘藻以汤丹大碌不敷工本。两经奏

允加价。厂民感奋。大铜厂本年办铜六十万。大兴厂夏秋雨集停工。尚有铜三百七八十万。各厂总计共铜一千二百余万。历岁办铜之多。无逾于此。实蒙特允。初未见有不许也。今之去昔。近者十年。远者二十余年。所云硎日远。改采日难者。又益甚矣。而顾云发棠之请。不可数尝者何也。有铜本斯有铜息。有铸钱斯有铸息。故曰有益下而不损上者。不可不讲也。按乾隆十八年。东川增设新局五十座。加铸钱二十二万余千。备给银船工本之外。岁赢息银四万三千余两。九年之间。遂有积息四十余万。自是以后。云南始有公贮之钱。而铜本不足。亦稍稍知有取给矣。二十二年。东川加半卯之铸。岁收息银三万七千余两。以补汤丹大水四厂工本之不足。二十五年。以东川铸息不敷加价。又请于会城临安两局。各加铸半卯。二十八年。再请加给铜价。则又于东川新旧局。冬季三月旬加半卯。三十年又以铜厂采获加多。东川铸息尚少。则又请每月每旬。各加铸半卯。以加汤丹诸厂之铜价。而大理亦开钱局。岁获息八千余两。以资大兴大铜义都三厂之辟水采铜。先后十二年间。加铸增局。至五六而未已。滇之钱法与铜政相为表裏。已久矣。以厂民之铜铸钱。即以铸钱之息与厂。费不他筹。泽不泛及。而此数十厂百千万众。皆有以苏困穷而谋饱暖。积其欢呼翔踊之气。铜即不增。亦断无减。于以维持铜政。绵衍泉流。所谓多铸息钱以益铜本者此也。取给之数。诚不可议减矣。诸路之所自有。与其缓急之实。不可不察也。往者江南江西浙江福建陝西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九路之铜。皆买诸滇。沓至迭来。滇是以日不暇给。夫 圣朝天下一家。其在诸路者。与在滇之备贮。固无异也。窃见去年陝西奏开宁羌矿硎。越两月余。已获现铜二千四百觔。仍有生砂。又可炼铜五六千觔。由此追凿深入。真脉显露。久大

可期。又湖北奏开咸丰宣恩两县矿厂。先后炼铜已得一万五千余觔。将来获利必倍。见之邮报者如此。今秦楚开采皆年余矣。其获铜也。少亦当有数万。而采买之滇铜如故。必核其自有之数。则此二邦者固可减买也。贵州本设二十炉。继而减铸二十三卯。采买滇铜亦减十万。顷岁又减五炉。议以铜四十四万七千觔。岁为常率。而滇铜仍实买三十九万六千六百六十觔。至于黔铜。则减七万。将以易且安者自予。而劳且费者予滇。非平情之论也。是故黔之采买亦可减也。又今年陕西奏言局铜。现有二十五万一千四百余觔。加以商运洋铜五万。当有三十余万矣。委官领买之滇铜六十二万六千二百觔。且当继至。以此计之。是陕西已有铜九十余万。而又有新开之矿厂。产铜方未可量。此一路之采买。非惟可减。抑亦可停矣。

又闽浙湖北。及江南江西旧买洋铜。每百觔价皆十七两五钱。而滇铜价止十一两。较少六两五钱。其改买宜矣。然此诸路者。其运费杂支。每铜百觔。例销之银亦且五六两。合之买价常有十六七两。其视洋铜之价。未见大有多寡。加以各路运官贴费。自一二千至五六千。则已与洋铜等价矣。以此相权。滇铜实不如洋铜之便。则此数路者。可停买也。诚使核其实用。则岁可减拨百数十万。而滇铜必日裕矣。所谓通计有无以限买铜者此也。厂欠之实。见杨文定公始筹厂务之年。后乃日加无已。逮其积欠已多。始以例请放免。其放免者。又特逃亡物故之民。而身有厂欠。受现价采现铜。而纳不及数者不与焉。是故放免常少。而逋欠常多。乾隆十六年。议以官发铜本。依经征盐课例。以完欠分数考课。厂官堕征之罚。止于夺俸。厂官尚得藉其实欠之数。以要一岁之收。于采固无害也。其后以厂欠积至十三万。而督理之官。自监司以下。并皆逮治追偿。寻以铜少不能给诸路之采买。遂以借拨运京之额铜。二百六十几万者。计其虚值。而议以实罚。于诸厂之官。罚金至十有四万。寻以需铜日急。严责厂官限数办铜。其限多而获少者。既予削夺。或乃惧罹纠劾。多报铜觔。则又以虚出通关。按治如律罪至于死。斯诚铜厂之厄会矣。夫大小诸厂。炉户砂丁之属。众至千万。所恃以调其甘苦。时其缓急者。惟厂官耳。顾且使之进退狼狈。莫所适从。至于如此。铜政尚可望乎。由今计之。将欲慎核名实。规图久远。薪以兴铜政。裨 国计。则非宽厂官之考成不可。何也。近岁之法。既以岁终取其所欠结状。而所辖之上司。又复月计而季汇之。厂官不敢复多发价。必按其纳铜之多寡。一如预给之数。而后给价继采。是诚可以杜厂欠矣。然而采铜之费。每百觔实少一两八九钱者。顾安出乎。给之不足。则民力不支。将散而罢采。欲足给之。而欠仍无已。必不见许于上官。是又一厄也。然则今之岁有铜千百万者何恃乎。预借之底本。与所谓接济之油米。固所赖以贍厂民之匮乏。而通厂政之穷者也。谨按乾隆二十三年。预借汤丹厂工本银五万两。以五

年限完。又借大水碌碌厂工本银七万五千两。以十年限完。皆于季发铜本之外。特又加借。使厂民气力宽舒。从容攻采。故能多得铜以偿夙逋也。三十六年。又请借发。特奉 谕旨。以从前借多扣少。厂民宽裕。今借数既少。扣数转多。且分限三年。较前加迫。恐承领之户。畏难观望。日后借口迁延。更所不免。仰见 圣明如神。坐照万里。而当时又以日久逋逃。新旧更易为虑。不敢宽期多发。仅借两月底本。银七万数千两。而以四年限完。厂民本价之外。得此补助。虽其宽裕之气。不及前借。而犹倚以支延且三四载。此预借底本之效也。又自三十四年。三十七年。先后陈请借贮油米炭薪以资厂民。厂民乃能尽以月受铜价。雇募砂丁。而以官贷之油米。资其日用。故无惰采。斯又所谓接济者之效也。今月扣之借本。消除且尽。独油米之货。当以铜价计偿。而迟久未能者。犹且仍岁加积。继此不已。万一上官不谅。而责以逋慢。坐以亏挪。则厂官何所逃罪。是又他日无穷之祸。而为今日之隐忧者也。前岁云南新开七厂。条具四事。户部议曰。炉户砂丁。类皆贫民。不能自措工本。赖有预领官银。资其攻采。硃赢绌不齐。不能绝无逃欠。若令经放之员。依数完偿。恐预余地。惮于给发。转妨铜政。信哉斯言。可谓通达大计者矣。今诚宽厂官之考成。俾得以时贷借油米。而无他日亏缺之诛。又仿二十三年预借之法。多其数而宽以岁时。则厂官无迫挟畏阻之心。而厂民有日月舒长之适。上下相乐。以毕力于矿厂。而铜政不振起。采办不加多者。未之有也。所谓宽考成以舒厂困者此也。

小厂之开。涣散莫纪矣。求所以统一之整齐之者。不可不亟也。窃见乾隆二十五年。前巡抚刘藻奏言中外鼓铸。取给汤丹大碌者十八九。至余诸小厂。奇零凑集。不过十之一二。然土中求矿。衰盛靡常。自须开采新。预为之计。庶几此缩彼盈。源源不匮。今各小厂旁近之地。非无引苗。惟以开挖大矿。类须经年累月。厂民十百为群。通力合作。借垫之费。极为繁巨。幸而获矿炼铜输官。乃给价其微。不惟无利可图。且不免于耗本。断难竭蹶从事。又奏云。青龙等厂。乾隆二十四年。连闰十有三月。共获铜四十八万。自二十五年二月。奉 旨加价。至二十六年三月初旬。亦闰十有三月。共获铜一百余万。所获余息。加给铜价之外。实存银二万九千数百两。较二十四年。多息银一万有奇。而各厂民亦多得价银一万二千余两。感戴 圣恩。洵为惠而不费。又三十三年。前巡抚明德奏明。言云南山高脉厚。到处出产矿砂。但能经理得宜。非惟裨益铜务。而数千万谋食穷民。亦得藉以资生。由此观之。小厂非无利也。诚使加以人力。穿峡成堂。则初辟之矿。入不必深。而工不必费。又其地僻人少。林木蔚萃。采伐既便。炭亦易得。较大厂攻采之费。当有事半功倍者。尤不可不亟图也。今厂民既皆徒手掠取。而一出于侥幸尝试之为。而为厂官者。

徒于坐守抽分之课。外此已无多求。是故诸小厂非无矿也。货弃于地。莫为惜也。又况盗卖盗铸。其为漏。又不知几何哉。小厂之铜。岁不及汤丹大水诸大厂之十一者。实由于此。诚于厂之近邑招徕土著之民。联以什伍之籍。又择其愿朴持重者为之长。于是假之以底本。益之以油米薪炭。则涣散之众。皆有所系属。久且倚为恒业。虽驱之犹不去也。然后示以约束。董以课程。作其方振之气。厚其已集之力。使皆穿石破峡。以求进山之矿。而无半途之废。虽有不成者寡矣。若更开曲靖广西之铸局。而以息钱加铜价。则宣威沾益诸山之铜。不复走黔。路南建水蒙自诸山之铜。无复走粤。安见小厂不可转为大也。所谓实给工本以广开采者此也。

滇之牛马诚少矣。滇之所储备又虚矣。而部局犹以待铸为言。移牒趣运。急于星火。殆未权于缓急之实者也。铜运之在滇境者。后先踵接。依次抵泸。既以乙岁之铜。补甲岁之运。又将以乙岁之运。待丙岁之铜。而泸州之旋收旋兑者。亦略不停息。则又终无储备之日矣。夫惟宽以半岁之期会。然后泸州有三四百万之储。储之既多。则兑者方去。而运者既来。是常有余贮也。如是而凡运官之至者。皆可以时兑发。次第启行。在泸既无坐守之劳。在途亦有催督之令。运何为而迟哉。若夫筹运之法。固非可以滇少马牛自谢也。则尝窃取往籍而考之。始云雨之铸钱运京也。由广西府陆运。以达广南之板蜂。舟行以达粤西之百色。而后迤邐入汉。而广西广南之间。经由十九厅州县。各以地之远近大小。雇牛递运。少者数十头。多者三五百。至一千二百。以先期给价雇募。每年夏秋触冒瘴雾。人牛皆病。故常畏阻不前。既又官买马牛制车设传。以马五百八十八匹。分设七驿。又以牛三百七十八头。车三百七十八辆。分设九驿。递供转运。会部议改运滇铜。乃停广西之铜。而以江安浙闽及湖北湖南广东之额铜。停买归滇运京。于是滇之征耗四百四十余万。悉由东川径运永宁。其后以寻甸威宁。亦可达永宁也。乃分二百二十万。由寻甸转运。而东川之由昭通镇雄以达永宁者。尚二百二十万。其后又以广西停铸之钱。合其正耗余铜。通计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四百四十觔。令依数解京。是为加运之铜。亦由东川寻甸分运。至乾隆七年而昭通之盐井渡始通。则东川之运铜。半由水运。以抵泸州。半由陆运。以抵永宁。十年。威宁之罗里渡又通。则寻甸陆运之铜。既过威宁。又可舟行以抵泸州矣。十四年。金沙江以迄工告。而永善黄草坪以下之水。亦堪通运。于是东川达于昭通之铜。皆分出于盐井黄草坪之二水。与寻甸之运铜。得径抵泸州矣。然东川昭通之马牛。亦非尽出所治。黔蜀之马。与旁近郡县之牛。常居其大半。雇募之法。先由官验马牛。烙以火印。借以买价。每以马一匹。借银七两。牛四头。车一辆。借以六两。比其载运。则半给官价。而扣存其半。以销前借。扣销既尽。则又借之。往来周旋。如环无端。故其受

雇皆有熟户。领运皆有恒期。互保皆有常侣。经纪皆有定规。日月既久。官民相习。虽有空乏而无逋逃。亦雇运之一策也。今宣威既踵此而试行之矣。使寻甸及在威宁之司运者。皆行此法。以岁领之运价。申明上官。预借运户。多买马牛。常使供运。滇产虽乏。庶有济乎。然犹有难焉者。诸路之采买。雇运常迟也。顷岁定议滇铜。每以冬夏之秒。计数分拨。大小之厂。各以地之远近。铜之多寡。而拨之。采买委官远至。东驰西逐。废旷时月。是以今年始议。得胜日见白羊诸远厂之铜。皆自本厂运至下关。由大理府转发。黔粤之买铜者。鲜远涉矣。而义都青龙诸近厂。与云南府以下之厂。犹须诸路委官就往买铜。自雇自运。咸会百色。然后登舟。主客之势。呼应既难。又以农事。牛马无暇。夏秋瘴盛。更多间阻。是故部牒数下。而云南之报出境者。常虑迟也。往时临安路南之铜。皆运弥勒县之竹园村。以待诸路委官之买运。其后以委官之守候历时。爰有赴厂领运之议。然其时实以云南缺铜。不能以时给买。非运贮竹园村之失也。诚使减诸路之采买。而尽运迤西诸厂之铜。贮之云南府。以知府综其发运。又运临安路南之铜。运贮之竹园村。以收发责之巡检。如是则诸路委官。至辄买运去耳。岂复有奔走旷废之时哉。若更依仿运钱之制。以诸路陆运之价。分发缘路郡县。各募运户。借以官本。多买马牛。按站接运。比于置邮。夏秋尽撤马牛。归农停运。则人马无瘴疠之忧。委官有安闲之乐。于其暇时。又分寻甸运铜之半。由广西广南。达于百色。如运钱之旧。即运京之铜亦且加速。一举而三善备焉矣。惟择其可采而纳焉。

厂记

檀萃

募隆之出。由吴尚贤家贫走厂。抵徼外之葫芦国。其酋长大山王蜂筑信任之。与开茂隆厂。大赢银出不费。过于内地之乐马厂。二厂东西竞爽。故滇富盛。民乐而官康。尚贤志渐张。思假贡象得袭守。大吏谩之。随贡行。贡既进。不能如所望。怏怏回。恐其回厂生变。拘而饿死之。厂遂散。蛮方之所惮者。募隆吴尚贤。桂家宫里燕。后又诱杀宫里燕。滇人所谓自去防边两虎。而边衅生矣。论者以银币之济中国者。首则滇之各厂。次则粤海花银。滇昔盛时。外有募隆。内有乐马。岁出银不费。自尚贤死。募隆遂为夷人所据。而乐马亦渐衰。于是银贵钱贱。官民坐受其累。况启衅召兵。如往者征緬之役。骚动几遍天下。数十年来元气尚未充。由官之措置乖方。甚哉守边者宜用有学问。通达治体之重臣也。故着明银厂之开。可以实内地。厂民之保厂。足以防边。始尝为论以告于上官。因未见省者。乃书于此。以为后之守边者取法焉。募厂孟连土司之东。土司刁氏。世擅其地。雍正八年。刁派夷献此厂。愿岁输厂课银六百两。总督鄂尔泰以闻。上嘉之。为减其半。宁台诸厂。介黑惠澜沧之间者

出铜。自涌金山。而至于悉宜募隆募在诸土司地滚弄江内者皆出银。古者重铜以充鼓铸为钱币。而银币不行。数百年来钱银并行。而银币尤盛。凡额征输纳饷运俸廉。岁百千万皆以银。故银出之丰啬。尤为民生之利病。说者必欲锢银厂。使厂民专趋于采铜。铜亦勉强支撑。而银日见其缺。以不度于时势。而各欲济其私也。自古以来。未有不重厂务也。其山有厂者。必谨封而祭之。申其厉禁。感召山灵。而宝藏兴。黄帝于山之见荣者有然。距封十里而为一坛。乘者下。行者起。犯令者死不赦。修教十年。葛庐雍狐之山。皆发而出水。金从之。受而制之。其严如此。今任厂民之自为。官不为修其祀。宜乎山之见水不能常也。夏水商旱。禹发历山之金。汤发庄山之金。作币以济民。文武之王天下。取牛氏边山之玉。汝汉右洿之金。赤野末光之珠。皆距周七八千里。深远而至难。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刀布即今钱也。而已居金之下矣。银白金也。白金之币行之久。执锢银开铜之偏论。原非所通。主者亦皆附和。心不能白。能不动山灵之诃乎。昔贡禹奏言古者不以金钱为币。专意于农。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饥者。今汉家铸钱及诸铁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铜铁。一岁攻十万人已上。中农食七人。是七十万人常受其饥也。凿地数百丈。销阴气之精。地藏空虚。不能含气出云。斩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铢钱起已来。七十余年。民坐盗铸钱被刑者众。富人积钱满室。犹亡厌足。民心摇动。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农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草杷土。手足胼胝。已奉谷租。又出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穷则起为盗贼。何者末利深而惑于钱也。是以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于钱也。疾其末者绝其本。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亡复以为币。市井勿得贩卖。除其租铢之律。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壹归于农。复古道便。窃案贡公之奏。谓攻采消阴气之精。不能含云出雨。是时铜铁之官。于各郡国。今远在滇黔。未能以一方云雨及天下。其为害犹属渺茫。至谓一岁受饥。且七十万夫。此根本切实之论。今合顺宁诸厂。其人之多不可算数。况总全滇诸厂而计之。则其数岂止七十万哉。而以食七人为算。则受饥且七百万人矣。且钱以准货。不过此数。以流转无甚大耗。今滇南供京局及各省局以斤计。铜岁千二百万。钱出之多。宜公私山积。而今富家未闻有积钱满室者。钱质虽大。积数年自碎。故无积之者。又不可销。销即不可为器物。故无销之者。积与销俱无。而钱不见盈。则归于何处耶。尝以此义语于通人。俱不能解也。

复当事论厂务书

倪蜕

凡采取五金之处。古俱曰冶场。今音讹曰厂。按周礼司徒职。矿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巡其禁令。此古冶场之所自始。而今矿厂之所由名。然今天下之厂。于云南为最多。五金而外。尚有白铜朱砂水银乌铅底母硝磺等厂。大小不止百余处也。今请言银厂。历考载籍。云南之厂。肇自明时。管理者为镇守太监。其贴差小阉。皆分行知厂。今迤西南北衙厂。尚其遗也。初亦不立课额。以渐增至三万有余。逮嗣老山空。矿脉全断。凶阉以此课款。迫令摊于民田。厂俱封闭。以后或开或闭。听民为之。至康熙二十一年。滇省荡平。厂遂旺盛。嗜利之徒。游手之辈。具呈地方官。查明无碍。即准开采。由布政司给与印牌。谓之厂官。繁纓垫坐。先马执殳。居然官矣。于是择日出示。开炉试煎。每用矿砂。不计多寡。煎罩之际。厂官课长硃领。各私投块银于内。以取厚汁之名。因即宰牛祀山。申文报旺。此名一传。挟资与分者。远近纷来。是为米分厂客。或独自一人。或合数人。认定峒口。日需峒丁若干进采。每日应用油米盐菜若干。按数供支。得获银两。除上课外。分作十分。镶头峒领。共得一分。峒丁无定数。共得三分。厂客则得六分。若遇大矿。则厂客之获利甚丰。然亦有矿薄而仅足抵油米者。亦有全无矿砂。竟至家破人亡者。此关乎时命。亦不可必得之数也。至上课之法。则品定矿觔。入炉煎罩成汁。较定三拍。以铁为之。如戡盘而有柄。上拍可两许。此为解上官课。中拍可五钱。是厂官养廉。下拍可二钱。系课长及诸役分支。商民所开之厂。大概如此。至于踴获大厂。非常人之所能开者。则院司道提镇衙门差委亲信人拥资前去。招集峒丁。屏辞米分。独建其功。并不贷。虽获万两。亦与商民无与。然有本有利。诸无怨辞。当其时厂未升课。又极兴隆。是丝丝入扣。官民皆优裕有余资矣。及康熙四十七八年。贝制军始报课二万七八千两。至今二十余年。陆续增至七万两。先以年多缺额之故。裁去厂官。分属府厅州县管理。以便参处。嗣有存库公银一项。年年拨出补额。已数载于兹。云南银厂始末。颇尽于此。然云南之厂。云南之害也。厂分既多。不耕而食者。约有十万余人。日糜谷二千余石。年销八十余万石。又系舟车不通之地。小薄其收。每忧饥殍。金生粟死。可胜浩叹。故唐宪宗诏曰。铜可资于鼓铸。银无益于民生。天下见采银坑。并宜禁断。亦见及乎此已。且近厂之地。食物必贵。盗贼必多。鸡犬不宁。壅盐告匮。此则民之害也。煎炼之炉。萎黄菽豆。洗矿之溪水。削损田苗。此又民之害也。有矿之山。概无草木。开厂之处。例伐山。此又民之害也。藏亡纳叛。不问来踪。大愿巨凶。因之匿。此又民之害也。舍其本业。走厂为非。翦络赌钱。诈骗无忌。此又民之害也。流亡日集。奸匪日滋。杀勾连。附彝索保。此又民之害也。至若邮递厂文。供亿厂役。种种难罄。亦无一而非为民害者。是资于课者无多。而害于民者实甚。而

谓百姓乐于地方有厂者。岂其然乎。今承下问。谨将悉知之利害具陈。惟鉴照而加之意焉。

与云南李参政论铜务书

李绂

盐政已详前幅。更有渎者。滇中之弊。莫甚于盐。而滇中之利。莫大于铜。当日滇中铜觔。与钱法实分为二。目今特奉 新纶。命滇鼓铸。则滇中之铜觔。产于滇者十之五六。产他省者十之三四。当未开洋时。天下铜觔。大半仰给于滇。而铜觔足用。宝泉宝源。未闻缺额。目今开洋采买。而铜觔反致缺额者。以滇铜不出故也。铜乌乎不出。自滇省设立官铜店。而滇铜遂不出矣。矿民入山采铜。官必每百觔。预发价银四两五钱。至铜砂煎出时。抽去 国课二十觔。秤头加长三十觔。共交一百五十觔。此无本之矿。民所由困也。其有不愿官价。自备工本。入山开采者。至铜砂煎出时。令矿民自备脚力。驼至省店领银。每百五十觔。给银五两。又旷日持久。不能支领。于是有本之矿民亦困。其有私相买卖者。谓之私铜。将铜入官。复坐以罚。夫矿民开采铜觔。其费甚大。有油米之费。有锤凿之费。有炉火之费。其运至省店也。有价之费。所费甚大。而官价不足以偿之。所以矿民每有硃老山空之请。托之以逃耳。硃实未尝老。而山未尝空也。夫山海之利。公之于人则普而多。私之于官则专而少。公之于人则可以富国而裕民。私之于官则至于害民而病国。至民逃铜乏。而官课亦亏。专利之弊。反至于无利。往往然也。今滇省开局鼓铸。需铜之时。势不能不设官店。但官店可设。而官价必不可发。若能出示晓谕。除无干田园庐墓外。招民肆行开采。照市价发给矿民。则利之所在。人争趋之。铜觔所出。自必数倍于寻常矣。上可以佐 朝廷鼓铸之用。既有利于钱法。而铜觔既多。抽收必广。又有益于课银。下可使穷苦之民。入山采铜。得铜获银。食天地自然大利。既有益于民。而铜觔多出。办铜官员。不受缺额之。又有利于官。铜觔既多。则买铜之银。归之滇省。有益于游食刁悍之徒。聚之矿地。使得衣食。渐知自爱。盗贼鲜少。讼狱衰息。风俗政治。咸受其益。公利之利无往不利。此亦必然之势。当事者所宜急加之意也。夫铜觔者钱法之源。钱法者铜觔之流。其源既开。其流易杂。滇省鼓铸。其弊有三。私铸行则病公而害民。官钱轻则私铸之官役。可以盗铜而肥己。换铅多则暗中省铜而钱易于坏。诚能并杜此三弊。则源广而流亦清矣。故曰铜觔与钱法。实合而为一者也。

重铜运以杜弊累疏

严烺

臣伏查滇省。岁运京铜六百余万斤。向由滇省委员解运户工二局。嗣经云南巡抚奏请分省递运。准行在案。本年二月。复奉 上谕三省递运一事。势属难

行。照部议。仍循旧定章程。滇省委员。径送进京。以归简易。钦此。臣窃以为滇省运员之累有二。其一在滇。其一在京。在滇者往往运铜。多委亏空之员。希图当下扣其运费。以补亏。夫州县有亏。原宜因时题参。而运费之应领于滇者。不下六七千。一经扣抵。难以敷用。此泸州领铜时。即有卖铜之弊。又不敷用。复有沿途盗卖之弊也。其不肖州县。或缺分本无亏空。一闻委运之信。即将官项入。装点亏空。明求藩司扣其运费。而一路卖铜为费者。亦时有之。种种积弊。皆宜急除。应请旨敕下云南巡抚。于每岁派员解运时。查其本任亏欠。在一千两以内者。立即追完。方准发给运费。飭催起行。数至一千两以外者。即行指名题参。另换他员解运。至于滇省应领运费。毋得丝毫扣抵。庶运员长途有资。各顾考成。不至盗卖官铜。自取罪戾矣。至于在京之累。则户工两局胥吏需索是也。前年童焕曾破案之后。奸胥稍知敛迹。然法以防小人。则防维不厌其密。闻铜运抵大通桥时。运员即与户工两局书吏。往来关说。使费议定。交贿后始能进局。否则百般刁难。必致兑收无日。臣查江南道御史。有稽查户局之责。陕西道御史。有稽查工局之责。每月到局。监放饷钱。应请嗣后于铜运抵大通桥时。令大通桥监督。报明两道御史。酌限十日。或十五日。即令起运进局。仍户工两局。知照两道御史。统于十日内传该运员眼同兑收。以杜胥吏任意需索。累月搁压之弊。至交收明白。仍将有无亏短挂欠。曾否依限兑收。知照两道御史查核。且恐兑收时。胥吏等上下其手。运员无可如何。除户工两部管理钱法堂侍郎。不时到局查验外。应请照御史监放饷钱之例。飭令满汉科道。每月轮流一人监兑。庶胥吏等有所警畏。运员不受需索抑勒。如运员有亏短铜斤过多者。即将其亏短实数先行奏闻。再听户部照例核参。如此办理。不惟胥吏无所售其奸。即运员亦不敢盗卖短少。似属两有裨益。庶以仰副我皇上慎重铜运。体恤运员之心于万一矣。

滇系序

洪亮吉

滇铜滇盐。实为一方利害所在。然盐之害。今已奏定归民。可以不烦改制。惟铜之害。其在官者。州县必实缺。方运京铜。往返率五六年。掇缺者少亦四五辈。夔门则有守候之虞。江行则有沉溺之责。津门则有剥运之苦。交户工二部。则胥吏勒索百端。不至罄其家不止。甚至有戕其身者。已屡见奏牍。害之在民者。厂民皆游手。厂本出库。已十去二三。余复供结纳之资。酬饮博之费。迨至流亡死故。责虽归官。而累仍在民。欲除官之弊。莫如接省递运。则费省而责分。欲除民之弊。莫如听人开采。而官仅设店。按价购买。则游民不至擅费帑项。胥吏不至任意侵渔。庶一方有限之资。不至渐久渐归无。如是而官民之元气始复。边境之蓄积始储。即有水旱甲兵。而可以无意外之变。要亦经理

此方者。所当豫为之计也。敢因君言而推广及之。他日倘稽六诏之图。撰一方之志。有非此书不可者。则君与此书。又当并垂不朽矣。

请收矿税煎盐疏雍正二年

贵州巡抚何世

窃臣履任时。黔西商民。纷纷具呈。请开矿厂。臣初虑有利不能无害。不敢轻率准行。既而思之。黔省土瘠民贫。不习织之业。复不擅商贾之资。止藉耕获营生。而山高岭峻。转运维艰。惟矿厂一项。乃天地自然之利。但能经画有方。防范得法。上可益课。下可便民。商之督臣鄂尔泰。亦以为可。遂行查羊角柞子白蜡三厂。已有成效。其余所报之处。现在飭司清查。一有实效。议定作何抽收之法。再会同督臣。确议具题。至民间食用。盐觔最为急需。而黔省向资川盐。山岭崎岖。驮载不易。小民往往食淡。臣思盐乃天地所产养人之物。川滇皆有。何独黔省无之。故到任后。遍加访察。乃知黔省非不产盐。止缘煎试无法。故致湮没。因原任安顺府知府管承宠。先因厂课被参。今已赔补完足。在黔日久。熟悉地方情形。颇知煎盐之法。故会同督臣鄂尔泰。咨部暂煎试。今据禀称有数处。其中地名白果树小河二处者。原系当年旧开之井。但灰石填塞年久。今雇觅井匠探验。大有卤气。确系盐井。业经置备器具。雇夫开挖。已深五六丈。只待盐卤一出。即可煎盐呈验等因前来。伏思凡事难于图始。而易于乐成。但得一二处有效。其余即可渐次而求。幸赖 皇上如天之福。倘得每岁出有盐觔。足以接济食用。则民力更舒。而课饷亦不无裨益矣。谨奏。

请开矿采铸疏雍正十二年

广东总督鄂弥达

窃粤东界连数省。一帆可通。若得就近开铸。王但本地钱文流通。兼可资两江三楚浙闽等省之用。伏思粤东开采之议。屡奉 谕旨严禁。矿口悉封。臣职任海疆。自应杜渐防微。况利弊相因。岂容轻举妄动。但臣粤数载。遍察情形。熟思审计。有可保其有益而无害者。粤东山多田少。生齿日庶。生计倍艰。查惠潮肇诏等府。矿产甚多。原系天生之宝。以资小民之生。固宜应时变通。以疏众货之源。若谓人众堪虞。易聚难散。恐滋生事端。查粤省铁炉不下五六十座。煤山木山。开窑亦多。佣工者不下数万人。俱各相安无事。粤东向称多盗。迩来仰赖 天威。前此窠巢。已成乐土。民情渐知畏法。苟得开矿营生。方见踊跃思赴。各立家室。实无他虑。查滇南开采多年。并无他患。湖南郴桂等处。从前历年开采。粤西亦现在开采。并无异说。且铜铅金锡。皆地气凝成。此衰彼旺。彼衰此旺。更递开之。实可不匮不竭。若以人多则谷价易昂。试思以本地之利养本地之民。即以本地之人食本地之谷。未开采之先。人不少

而谷不加多。即开采之后。人不多而谷岂见少。见在连年丰收。谷价平减。惟不令外省游手。冒入充工。固万无人满之患。况本地居民。各爱其生。岂肯利归他境。更可不禁而自杜。臣请酌量仿照各省开厂事宜。就本省地方。招殷实商民。取具该地方官家道殷实印结。令其自备资本开采。专委廉正之员。董理巡查。其召募人夫。各州县官查朴实穷民。取具户邻保结。编立保甲。填明户口住址。连名互结。并可察匪弥奸。实有利而无弊。如蒙 俯准就近开铸。则上裕国课。下养穷黎。流布钱文。通济邻省。莫有便于此者矣。

请开矿铸钱疏雍正六年

广东布政使王士俊

窃广东各属山场。所在皆产铜铁。铁炉现在开煽输税。未奉停止。惟铜矿久经封禁。但粤省田少人稠。民无常业。自铜矿奉禁以来。附近居民。仍复群聚偷挖。在地方文武各官。视铜矿为小民衣食之地。明知偷挖。不行拦阻。督抚提镇。知有矿徒聚集。虽檄飭官弁驱逐。无如伊等声息甚通。官弁未到之先。则已另往他处。官弁既去之后。旋回垄口挖砂。其实矿徒。究未尝一日逃散也。臣查肇高雷等府。民间贸易行使。悉系唐宋旧钱。广韶等府。俱用低薄砂钱。相隔一二百里之间。钱有行使不行之别。故钱法之坏。莫甚于粤东。倘蒙

敕令督抚。勘明各属山场。照云南湖广之例。一体开矿采铜。并历年收买之铜器。设局鼓铸。所有唐宋旧钱。及低薄砂钱。令各州县于收买铜器处所。发价收买。新铸制钱。分运各府。换银行使。支放兵饷。搭定银七钱三。将见旧钱砂钱。自然无适于用。而现在偷挖之矿徒。转为开采鼓铸之夫役。国宝流通于薄海。群黎食力于铜砂。是诚一举而两得也。或以开采铜矿。疑夫役易聚难散。但铜矿与铁厂无异。今铁厂所需夫役颇多。取结互保。并无难散之虑。铜矿夫役。照铁厂一例编查。止用附近居民。不许外人濶入。聚固甚易。散亦不难。又何有意外之虑耶。臣从钱法起见。因敢敬陈刍蕘之言。伏乞 皇上睿鉴。

陈粤西矿厂疏雍正五年

广西提督田峻

窃臣查南丹土州地方。旧有锡矿。间出银砂。自明时开采。以至于今。系湖广江西及本地人偷挖。近又于附近各山。开有新山水龙北乡等厂。经前督抚提臣。令广西近厂地方官。严禁油米铁器。不许入厂。意在绝其日用。自必散去。立法可谓严谨。无如此厂。与黔省独山州黄坭哨狗塘寨土司连界。油米等物。俱在独山州搬运。由黄坭哨蛮尾塘入厂。日用终未缺乏。矿徒仍未驱尽。臣细访矿厂情形。富者出资本以图利。贫者赖佣工以度日。惟利是图。不敢扰民滋事。是以旋驱旋聚。无所底止。臣愚以为不如明令开采。设立廉干文员

。驻扎厂地。定议作何抽收。并设弁兵弹压。如矿砂未绝。则照例抽收。至矿尽山空。则利徒不驱自散矣。

停止开矿事宜疏雍正十三年

两广总督鄂弥达

窃查粤东惠潮韶肇等府。矿产甚多。原系天生自然之利。与其封禁。使无知贫民偷挖而罹于法。毋宁竟行开采。明予以资生之路。且工商俱用本地。可无易聚难散之虞。食口并不加增。又无人满粮贵之患。实于地方有利无害。臣等是以奏请开采。自蒙 圣恩俞允。臣等即遴委能员。会同各该地方官。将属内有矿山场。确勘煎试。示召本省殷商。取具地方官印给。令其自备费本。前往开采。其需用人夫工丁。飭令各州县查出朴实穷民。取具甲邻户首保结。开明住址。备造清册。移送管理之员。如有面生可疑之人。潜匿在山者。即行拏究。并于附近厂地之村庄。飭令各保甲严行稽察。如有外来之人歇宿。务须根究。毋得容匪人。潜行窥探。地方文武。以及委理之员。稍有疏忽。即行参处。如此立法严密。将来矿旺人多。固不虞其滋事。即矿竭之时。此项人夫。原有姓名住址可稽。仍可令地方官。按册着令原保之甲邻户首领回。照旧安插。臣等于未经陈奏之先。先已再三筹划。实无难散之虞。兹据条陈内。称康熙三十七八年间。督抚奏请开采。而各处道路村庄。因受劫掠之害。至康熙五十一年。余孽仍复猖獗。掠英德翁源曲江等处。名为山贼。实系矿徒等语。臣等检查原卷。康熙五十一年。行英德县民鍾上位等家。系铁炉停煽工丁关凤生等。伙同行。并非矿徒余孽。至所称翁源曲江二县。五十一年。无盗案可稽。且查康熙三十七八年间。开矿至五十一年。已十有余载。封矿既久。如何尚有矿徒聚集。据云矿徒亦不过数十人。粤东文武官弁。兵丁数万。所司何事。竟任其猖獗。至十有余年不息。又条陈内称入山佣工者。即系无赖之穷民。今矿山一开。则无赖奸徒。号召云集。诚恐将来滋事等语。臣等查盗贼多属游手好闲。焉肯佣工开矿。至于矿徒。虽不能保其全系良民。但其中佣工受值者多。游手好闲者少。且穷民入山佣工。既得生计。尚恐甚为无赖而滋事。如并不与以资生之路。岂反能保其不滋事乎。又条陈内称粤东一年所收之谷。不足供本省半年之食。第查粤省虽属山多田少。若无旱涝。所产米粮。亦可敷一年之食。再藉西谷。即能充裕。是以臣等奏请建仓贮谷。无非为充裕民食。预备荒歉之计。今乃云不足半年民食。未免言之太过。又条陈内称鼓铸之事小。臣等请开矿鼓铸。原非专为 国家经费起见。祇因天地所产金银有数。民计艰难。今将铜铅鼓铸。使官铸流通于各省。而山场所出。皆成有用之金银。粤东百姓。增出金银无数。自然家给人足。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似非细事。但查矿山既开。将来各场。需用人夫工丁。以及买卖食物人等。口角争之事。固所不免。倘

或传闻附会。借此以实其言。臣等将何辞以自解。况即不开采。通省盗案。亦不能保其必无。设将来一有盗案事发。尽归罪于开采。臣等身家性命。固不足惜。究无补于地方穷民。且深负我 皇上矜全之隆恩。臣等再三筹议。停止开采。实属安静。且恭绎 圣谕。数年以来。粤东年谷顺成。米价平允。盗贼渐少。地方宁谧。为大吏者当以静镇处之。不当引之于动。大哉 皇言。诚帝王治世安邦之至理。千载不易之良谟。臣等不胜感激之至。查粤东开采之事。奉行未久。惟惠州府属。已开三四处。在厂人夫。不过一二千人。办理少有头绪。其余各府现在查办。尚未开采。停止甚易。似应仰恳 圣恩。将开采之事。 敕部暂行停止。理合遵 旨。据实陈明。

苗疆铜矿毋庸开采疏乾隆十二年

杨锡绂

八月十八日。奉 上谕据署广西巡抚鄂昌奏称桂林府属。义宁县龙胜以内之独车地方。与湖南绥宁县连界。该处有耙冲岭坐落楚地。铜矿甚旺。应行开采等语。朕思开采一事。虽有益于鼓铸。每易于滋事。而界接苗疆。办理尤宜慎重。今所奏绥宁一带。既系苗瑶地方。必须悉心详查。彻始彻终。细加筹酌。将来开采之后。万无一失。方可举行。若于苗疆稍有未便。断不可因目前之微利。启将来之患端。不如慎之于始。照常封禁。以杜聚集奸匪之渐。可将此折。抄寄湖南巡抚杨锡绂。令其加意查察。据实奏闻。钦此。臣密札布按二司。委员前赴。确加勘验查察。今于十一月十五日。据委员辰州府同知朱燕。署绥宁县知县明英。禀称卑职等。同至耙冲地方。四面俱系苗寨。于广西义宁怀远两县。苗寨连界。其出矿之处。周围丈量。共止九十五丈。因从前开挖。下截已塌为平坡。上段亦已破裂。中有仙旺等五洞。系乾隆四年招商开采。后因众苗纷争。焚卡抢物。审详咨部封禁有案。乾隆八年。两广庆督院咨商开采。经前任知县董炎查明议详。仍请封禁。乾隆九年。前任鄂督院饬委湖北安陆府同知岳都查勘刨试。于旧矿左右。复开六洞。深至二三丈。因出砂有限。又行封禁在案。今卑职等于旧开最旺之新兴洞旁。挖深二丈有余。并无矿砂。又于洞左再挖一洞。获有黑色矿砂。用水淘洗。两次煎炼。费过五十一工。实得净铜八觔九两。询之炉户砂夫。俱称从前初开。原有绿色好砂。自乾隆四年以后刨挖。便只有黑砂。实铜砂之最下者。又勘得山下。即系苗田。询据苗头等。全供从前开采。压坏苗田。现有痕迹可验。此地粮田数千亩。全仗溪水灌荫。若开采必在溪内淘洗矿砂。有碍灌田。再每逢天雨。水从厂上流下。俱有铜锈气汁。禾苗被伤。更兼聚集外来多人。柴米俱贵。实多不愿等语。查耙冲矿山既不宽广。砂又不旺。深在楚粤苗寨之中。聚众开采。淘砂之水。既碍苗田。柴米价昂。又碍民食。虽有文武官弹压。难保不生衅端。似应仍前封禁等情。臣

查开采铜矿。虽以资鼓铸。然地在苗疆。即使铜砂果旺。亦应筹划万全。今绥宁县之耙冲地方。经臣委员确勘。出矿之山。既不宽广。刨挖铜砂。又属低下。是目前本无利益。且深处苗穴。于田亩民食。俱有所碍。乾隆四年开采。已有苗民焚抢之案。则其地之易于滋事。已可见。诚如 圣谕。断不可因目前之微利。启将来之患端也。所有耙冲矿厂。臣悉心详查。应请仍旧封禁为便。

奉 旨议禁铜器疏雍正五年户部

为钦奉 上谕事。我 皇上因各省设立收买铜器公所。恐各州县与所设公所窵远之处。民间交纳未便。令民间交纳铜器。准其抵作正赋钱粮。奉 上谕。应如何举行。可行于何等省分。并作何交纳扣抵。与生铜熟铜定价之处。详议具奏。钦此。臣部议各省有未完旧欠钱粮。行令督抚酌量。于各省民欠内。以二十万两为准。准令欠户交纳铜器。扣抵应完旧欠之数。倘银数抵扣完日。尚有交纳铜器者。督抚再行具题请 旨。此所交铜器。熟铜照颁定价值。每斤以一钱一分九厘九毫三丝计算。生铜价值比熟铜减二。每斤以九分五厘九毫四丝四忽计算。各州县官于绅民交纳时。按其生熟成色斤两。以所定价值算抵。如有奸民销毁制钱。充作废铜片块。打成器皿物件者。发觉之日。照律治罪。其收铜之州县官。不得丝毫扣减价值。亦不得以重秤收兑。令其亏折。每季将所收铜器斤两数目。报明督抚。解交公所。督抚于年底奏报。其无民欠之省分。及无民欠之州县。与无旧欠之粮户。有以铜器交官者。俱按生熟铜成色。给与价值。将所收铜器。存贮公所。于年底奏报。如各省地方官有现将已资。收买黄铜器皿者。着解交公所掌管官。即按生熟铜斤。给与价值。倘地方官有不遵 谕旨。借捐买名色。以贱价收买民间铜器者。督抚即指名题参。交部严加议处可也。

请严铜禁札子

李绂

奏为请清销毁制钱之源。以重 国宝以平钱价事。本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钦奉 上谕严禁奸徒销毁制钱。以康熙钱文稀少。为销毁之证。此诚我 皇上至圣至明。灼见弊源。确然而无可疑者也。但严禁销毁之令屡下。而奸徒之销毁如故者。固由有司奉行不力。亦由销毁之弊。难于查捕。非若私铸者之广聚徒众。有炉有器。一捕而即得也。钱文入铜铺之炉。即化为铜未化之前。原系制钱。不可得而捕也。既化之后。已成废铜。又不可得而捕也。惟禁断打造铜器之铺。则销毁亦无所用。而销毁之弊不禁而自除矣。虽今现在功令。亦既严禁打造黄铜器皿。而销毁公行。钱价不平者。止禁黄铜。未禁白铜与红铜也。议者以白铜非制钱所用。不知今之所谓白铜。皆黄铜也。议者以红铜非制钱所化。不知今之所谓红铜。皆黄铜也。铜为錠镮。煮以药水。可为假银。岂不能

为白铜。嘉兴烘炉。以药水染之。作古铜色。岂不可充红铜。故臣谓今所行白铜红铜。皆黄铜也。或谓现今禁用黄铜器皿。则用铜之处甚少。不知即袋一物。即以耗制钱而有余。臣访闻外间用制钱十数文。打造袋一枝。即可卖制钱六七十文。在小民嗜利。毫末必争。顷刻取数倍之利。有不冒险为之者乎。今天下不用袋之人。百不得一。犹有一人用数枝者。人之数千万而无算。则袋之数亦千万而无算。鼓铸所出。岂足当销毁之数哉。或谓器用亦有需铜者。恐难全禁。不知富贵之家。金银可用。士大夫以下。锡铁瓷漆。无不可者。必欲饜纷华之好。则广东上锡。云南精铁。备极华美。何必分用铸钱之铜。致滋奸弊。臣请自铸镜及乐器而外。一切打造黄铜红铜白铜之铺。尽行禁绝。犯者发充边远。使天下之铜。尽归鼓铸。 国宝流通。永无销毁。而钱不可胜用矣。

请弛铜禁疏乾隆元年

户部尚书海望

窃念钱文为民间日用所需。宜加经理。近年以来。鼓铸无缺。价值昂贵。建议者莫不多求禁铜之法。而臣独以弛禁为请者。诚以钱贵之害小。累民之害大。仅禁黄铜。已为深扰。而弊窦多端。禁黄白器皿。滋扰尤深。而于钱法亦终无裨益也。夫铜器散布民间。相习甚久。一旦禁使勿用。则其情有所不便。而易生藏匿之心。往往迁延而不交。交纳而不尽。缓之则互相观望。急之则百弊丛生。是以展限之奏请屡闻。收买之告竣无日。胥吏借此需索。刁民借此讹诈。得贿则卖官法。不得贿则入人罪。搜括难尽。用法不均。其弊一也。民隐既难上达。有司未必皆贤。民间交纳铜器。或有侵蚀扣克。仅得半价者。或有除去使费。空手而归者。名为收铜。实为勒取。其弊二也。此等铜质。本极羸杂。加之锈烂。一经钱局镕化。折耗甚多。工价不减收买之时原费帑金。即所得不偿所失。鼓铸毫无所益。其弊三也。又况黄铜。乃系红铜白铅配搭而成。是以百万斤之黄铜器皿。其中即有红铜五六十万斤。今禁用黄铜。而不禁红铜。是较之未禁之先。铜又多费。而适以昂其价值。速其私毁。是故未禁黄铜之先。白铜甚少。既禁黄铜之后。白铜甚多。岂白铜之所产果多。皆奸匠销毁制钱。搀药煮白。以成器皿博厚利耳。其弊四也。凡此四弊。若不究其根源。以酌变通之计。徒将一切铜器。行禁止。臣窃以为不可。何则。铜器之禁。若止行京师。则他处仍得贩卖。于事无益。若通行直省。则普天之下。业此者不下数万户。藉此以衣食者。不下数十万人。今既禁使勿造。是伊等平日所造器皿。务必令其交官。以备鼓铸矣。夫民间铜本。原溢于官价。加以工本。为数更多。必若合算工本。全数散给。则小民虽不至于亏本。已有失业之苦。而于 国帑亦大有折损。若祇照官价收买。则铜本既属不敷。而工价又无所出。小民借贷经营。生计甚薄。一旦失其所依。欲改业则无门。欲坐食则无本。其何以堪。

夫鼓铸钱文。原为便民利民。今因鼓铸需用。而顿使民间失业。是欲便民而适以累民。我 皇上轸恤商民。无微不至。即一夫不获。尚 宸衷。岂忍使数十万人之流离失所乎。臣又考之史策。而知禁铜乃前代权宜之计。非可常行者也。铜器为民间必需之物。故前代亦有因铜禁既严。采买于官。而鬻之于民者。既而官烦民病。仍听民间造器。而官为立价。辗转弥缝。迄无善法。其事已大可见矣。我 国家钱货流通。 圣祖仁皇帝六十余年。未尝下一禁铜之令。而铜未尝不足于用。故曰禁铜足以扰民。而于钱法究无裨益也。又闻古语云。铜贵钱重。则有私行销毁之弊。铜贱钱轻。则滋私铸射利之端。是以钱文轻重必须随铜价之低昂而增减。庶可杜私毁私铸之弊。上年 世帝宪皇帝。 特饬九卿议令酌减分数。其钱一文重一钱二分。每年合省铜斤四五十万觔。缘事在初行。自未能立竿见影。然所以调剂夫铜贵钱重者。成效自有可观。固已不必屑屑于禁铜之末务矣。臣愚请照康熙年间旧例。将收禁铜之令。悉行停止。民间买卖。悉从其便。祇于云南苏州办铜之处。立官分职。统计部用铜斤若干数目。尽行采取。如有余铜。任民贩卖。则鼓铸自得充裕。而小民亦不致失业矣。

卷五十三户政二十八钱币下

汴宋历朝钱文轻重记

顾栋高

乾隆四年。余就九江榷使幕。设馆大孤山塘西。去府治德化县四十里。又东十里为青山。俱滨鄱阳湖。为设税口岸。十月水涸。有客舟青山下。移舟举碇。重踰常。悉力举之。则累然有物。发视之。皆古钱也。居民闻之。竞来取。日集三四十小舟。凡得钱数十百万。往日运钱。曾覆舟于此。积水中六百余年矣。钱皆宋时物。杂出唐开通钱一二文。兼用八分篆隶。余取其轻重一一较之。唐开通元宝重一钱。开通系武德四年铸每十钱重一两历代遵为定式世目为开元通宝者读误也余较其轻重果信又有唐国通宝。重一钱一分。南唐李氏所铸。宋太宗时始用纪元铸钱。曰太平通宝。其轻重一准唐开通。重一钱。或钱二分不等。真宗朝。天禧重一钱二分。咸平重一钱。祥符重一钱一分。或九分半不等。景德重一钱三分。或一钱。仁宗朝嘉佑及至和俱重一钱一分。景佑一钱二分。天圣一钱五分。庆历一钱八分。又有皇宋通宝。及圣宋通宝。俱重一钱一分。文献通考云国朝钱文皆用通宝而冠以年号及改号宝元文当曰宝元元宝诏学士议因请改曰丰济元宝仁宗时命以皇宋通宝为文庆历以后乃复冠以年号神宗朝。熙宁重二钱四分。或一钱不等。元丰二钱或一钱八分。哲宗朝。元佑一钱一分。绍圣二钱一分。或九分不等。徽宗朝。元符二钱二分。或一钱一分。大观三

钱。崇宁三钱二分。余所见钱文之重。无逾于此。且铜质润泽坚厚。轮郭端好。钱文堆起。如金剜成。宣和二钱。政和二钱七分。自是汴宋亡矣。自熙宁而后。钱重者。文俱云重宝。高宗朝。建炎一钱七分。绍兴一钱六分。南宋钱。止此两年号。余之所见止此。余维自古铸钱通物。以前民用。钱之关于民也大。而轻重之际。治乱因之。周景王铸大钱。单穆公争之。汉桓帝时有议改铸大钱者。刘陶言其不便。乃止。以货重则物壅。令数易则豪强易以为奸故也。自古称得轻重大小之中者。汉五铢而后。莫如唐开通。故宋初因之。今观前所列者。凡系太平有道之世。钱俱不甚相远。至浊乱奸佞之朝。则重逾常格。此非其明效大欤。庆历之钱特重者。以是时方有事元昊。而乏军需。用张奎范雍言。铸大钱与小钱兼行。寻至盗铸数起。为公私患。自是仁宗之弊政。其余熙宁之钱重。由于安石。绍圣之钱重。由于惇卞。崇宁大观政和之钱重。由于蔡京。元佑司马一出当国。而钱复其旧。统前后观之。其故了然矣。余读文献通考至钱币。名臣论列凿凿。而莫有详其轻重铢两者。今于六百年后。而得悉有宋一代钱文之轻重。与马氏之说相表里。而治乱得失。于此可想见。不可谓非读史之一助。爰泚笔而记之。

又曰。大观钱文书法端好。系徽宗亲书。蔡京当国时也。蔡绦国史补曰。国朝铸钱。沿袭五代及南唐故事。岁铸之额日增。庆历元丰间为最盛。铜铁岁无虑三百余万贯。及元佑绍圣而废弛。崇宁初。已不及祖宗之数多矣。鲁公秉政。政和二年徙封关中思复旧额。以铜少终不能得。乃考古人子母相权之说。因作大钱。以一当十。至大观。上又为亲书钱文焉。昔者鼓冶。凡物料火工之费。率铸十钱。得息者一二。而贍官吏运铜铁。悉在外也。苟稍加工。则费一钱之用。始能成一钱。而当十钱者。其重三钱。加以铸三钱之费。则制作极精妙。已得大钱一。是十得息四矣。始得通流。又以其精致。人爱重之。然利之所在。故多有盗铸。如东南盗铸。其私钱既镵薄。且制作麤恶。遂以猥多成弊。大观三年。鲁公罢攻。朝议改为当三。当三则折阅倍焉。虽县官亦不能铸矣。而大钱遂废。案绦此条。于当十钱源委利害。了如指掌。亲见其父建置。惟思图利殃民。而不顾国家之祸。使人主屈万乘之尊。为钱文书字。其钱流布四出。卒成播迁。为殒落五国城之讖。此真罪不容诛。然其言可备故实。聊附识于此。

宋史蔡京传。京自崇宁大观宣和政和。凡四居相位。四变封国。自崇宁二年。即创为当十大钱以图利。至宣和六年复相。目昏眊不能事事。悉决于季子绦。绦恣为奸利。长子以绦钟爱于京。数白徽宗。请杀之。则当十钱之说。即出绦之规画可知矣。观其所书。利害明析。真所谓如贾三倍。君子是识者。而其言正可借鉴。利之所在。虽刑戮不能禁。有国家者慎无与小民争利哉。

滇系论钱法

师范

钱前也。所以前民用也。又全也。非是则缺而不全也。然置金于两戈之旁。其势亦险矣。太昊氏高阳氏谓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谓之货。陶唐氏谓之泉。商人齐人谓之布。齐人莒人谓之刀。金之品有三。而其用也。或以钱。或以布。或以刀。或以龟贝。太公立九府圜法。轻重以铢。黄金方寸重一斤。布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疋。故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周理财之官甚多。唯外府掌赍赐之出入。泉府主买卖之出入。于钱币之职为最专。景王铸十二铢钱而国用匱。楚庄改轻币而民人怨。大小失宜。自周已不免。秦铸半两。汉病其重而改为榆荚。然高后二年所行之八铢。即半两之遗制。既改八铢而废榆荚。然六年所行之五分。即榆荚之旧钱。钱制未定。迁移有不能自主也。文帝铸四铢文重半两。至武帝建元元年。改为三铢。五年。复罢三铢而行半两。半两者即前四铢也。与秦制不同。有司以盗磨钱质而取镕。钱益轻薄。乃消半两。更铸三铢。三铢轻而奸伪易作。于是更请郡国铸五铢。周郭其质。令不得消镕。而钱制遂定。然犹以郡国不无奸铸。故令京师铸官赤仄。一当五赋。行之二年。稍贱。而民以巧法用之。故卒不便而废。天子乃悉禁郡国铸钱。而专其事于三官。自三官之钱既行。天下非此莫用。向之郡国所铸。皆消为铜。以输入于官。而民间盗铸私积之患渐息。先是朝廷乏用。造鹿币与白金。重其直以舒急。及官铸赤仄。白金不贵。民弗之宝。唯元狩所铸五铢。其为用甚广。其历时最久。迄孝平时。已成二百八十亿万焉。自是以后。五铢之行。益利于民。有变其制而大之者。王莽之十二铢。陈宣帝之六铢。东魏梁末之四柱两柱。孙权之一当千。一当五百。后周之五行大布。永通万国。唐肃宗之开元重宝。重轮开元。李后主之永通泉货是也。有变其制而小之者。汉董卓晋沈充宋孝武之孝建二铢。前废帝之重铸二铢。与夫来子苻叶鹅眼緋环是也。有变其制而能得轻重大小之中者。唐高祖武德时之开通元宝。千重六斤四两者是也。若夫不变五铢之制而遵用于移者。则唯东汉之世祖。西晋之诸帝。北魏之孝文。隋代之文帝。前凉之张轨而已。然王莽之作大钱契刀错刀。必与五铢并行。谓之四品。蜀先主造直百钱。亦勒为五铢。后周宣帝铸永通万国钱。必合五行大布及五铢并用。谓之三品。是变易五铢之制者。亦未尝尽废五铢而不使之兼用也。

汉桓帝欲改大钱。以刘陶之言而止。灵帝更铸四出文钱。而卒兆后日之乱。故行之及身而废。魏文改用绢帛。至明帝又立五铢。北齐高帝。因孔觐请铸五铢。乃使诸州市铜。惜身歿而志不遂。陈宣帝改用六铢。身后而复为五。由是观之。所谓不朽之良规者。即五铢也。夫事有异而同。有同而异。宋元嘉铸四铢钱形铸与古五铢一价。百姓不资盗铸。无五铢之名而有五铢之实。魏孝庄时所

用五铢。薄于榆莢。迄北齐神武霸政之初。犹沿永安之旧。自是钱日细薄。有五铢之名。而无五铢之实。然则名孚于实。重如其文者。其文宣之常平五铢乎。而梁武帝所铸内好周郭。则又名实俱混。均此五铢之文也。而或重四铢。或重三铢。或重五铢。或重八铢。或重三铢半。或名曰女钱。或名曰男钱。或名曰稚钱。或名曰对文钱。凡钱之用。有通塞。有升降。各随其时以权之。故自唐显庆之以一善钱售五恶钱也。而恶钱之禁以弛。自干封之改铸泉宝而不能久也。而开通元宝以之再行。自宋璟之请禁恶钱而不果也。而二铢四参以之终废。夫行废者。岂钱之所自为耶。亦其时为之。是故肃宗之开元重宝。一当十者也。至代宗而以一当二。重轮开元。一当五十者也。至上元而减为三十。至代宗而一以当三。且三日而后大小诸钱。皆一以当一。其始也。人铸铜为钱以取赢。改钱为钱以获利。其卒也。人销钱为铜以增直。化钱为器以使用。贞元元年。申消钱之禁。至后唐天成而其弊难除。十四年弛见钱出界之禁。至天成而乃限五百以上。宋时则出界皆置重罪。故虽王安石之悞。亦只除于一时而不能止。其禁于后者。以与契丹邻境。恐钱出之资敌也。晋天福二年。铸二铢四参之钱。文以国号。与唐之开通无别。唐穆宗禁销钱造物。而周世宗则毁佛像以铸钱。事有不同。利民之心则一也。唐宪宗以钱币不充。运用不便。于是始制为飞券钞引。以通商贾之厚贖贸易者。其法盖执券取钱。非以券为钱也。自宋庆历后局中始有交子。建炎以来。东南始有会子。交会既行。天下直以楮为钱矣。大抵宋初诸钱。或为元宝。或为通宝。人间有铁镞者。悉以送官。莫不以铜为适用。其后国帑渐匱。杂用大小铁钱。铸钱之官愈多。而用愈不足。加以交会之法。既有行在会子。又有川引淮交湖会各自印造。而卒至收换不行。称提无策。元时天下皆通用银。唯武宗尝一铸钱。其外皆银与钞。明初禁银钱而专用钞。然而钞卒不克行。迄化治以后。糜烂殆尽。而钱法之坏极矣。铁钱初起于公孙述。至光武而罢。继起于梁普通中。至陈而罢。迄南唐时韩熙载铸之。李氏行之。诸国相承用之。始犹以铜铁相权而行。干德以后。只持铁钱而已可贸易矣。宋祥符后铜坑多不发。天禧以降。以铸铁为急务。张咏黄观。实董其役。相与度其大小。量其轻重。而每岁所铸。盖二十万余贯焉。夹锡钱。崇宁二年所作。因二虏以中国铁钱为兵器。惟杂以锡铅。则柔不可用。而敌资于是乎寡。锡钱起唐河东。自元和四年。河东节度王锬。置炉距马河水铸钱。以刺史李昕为使。于是月铸钱三十万。而河东之锡钱皆废。后太和八年。锡钱复起。以蔚州所铸之钱。岁不满十万缗也。嗟乎。钱之变至为锡铁。九府之制大坏。世变亦因以随之。而后周时河西诸郡。又有用西域之钱者。其钱乃以银为之。与今粤地之洋钱同制。然所行不广。自货币之兴。惟钱之行可久。钱之用最利。而贡禹桓元。乃以为不便于民而欲废之。五铢之行。马援孔觐任城王澄

。皆善其通易无滞。而陈高谏之。乃以为不利于国。而欲以三铢易之。岂人之意见。有不可强同者耶。

夫钱之置监。着于隋。盛于唐。最众者莫如宋。总计诸路所置。共二十六监。而铜居十七。铁居其九。夹锡之钱。则附于铁监焉。宋铸钱之剂。八十两可得一千。三分其剂。六为铜而三为铅锡。皆有奇赢。凡钱输官之数。其号为百者。或八十。或八十五。而天下私用。则有以七十为百。以四十八为百。且有以三十五为百者。钱愈杂而数愈淆。是故论钱之重。以千钱计之。则齐十一斤以上。隋文帝之四斤二两。唐六斤四两。宋五斤。齐与隋乃同以五铢。而分量不一。夫太公立钱法以利后世。由周以至两汉。由六朝以至唐宋。沿革之制。变通之用。马端临考之甚详。而谓晋用魏五铢钱。不闻有所更创。则其叙晋事也稍失之。按前凉太府参军索辅言于张轨曰。晋泰始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匹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弊之甚也。今中州虽乱。此方安全。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由此言推之。则晋泰始时。中州皆用帛而不用钱。马氏于魏文之改用绢帛。则特为书之。而此不详。何也。我国家承明之后。设局户工二部。而滇为产铜之区。云南临安大理沾益。四处皆有铸局。其后罢举不一。近惟云南东川二府。委官监铸。省局统于藩臬两司。东川统于知府。每千钱铜六铅四。约重七斤半。立法之善。实迈往古。乾隆五十五六年间。私铸充斥。每银一两。易钱至十千文。纯庙命福公康安。来滇经理。立将匪徒搜擒正法。并设局收买小钱。积弊始清。大抵私铸之弊必先清局。私铜之弊必先清厂。尤在奉行有皦然之操。确然之志。庶于钱法可无更变焉。

文帝除盗铸令论汉史亿

孙廷铨

文帝五年。除盗铸钱令。贾谊贾山皆上书谏。而帝不从。其后吴王铸钱。所在而有。遂成七国之乱。夫天地自然之利。天子与民共之者也。而圣王必为之限制。使其权一出于己。非渔夺自私。所以均生民之利。而止法外之奸也。夫民之不能不有智愚强弱者势也。则利之不能不有淆杂伪巧者情也。王者为之法禁以堤防之。使豪民大有所限止。不得过自封殖。而为奸人之所煽动。则愚贱益安矣。若坏决堤防。令得自为便。则利必有所偏重。害必有所洧至。贾生所云。事有招祸而法有起奸。推情察隐。而观其弊之所究也。夫使民得顾租铸钱。此文帝之大惠也。而其害有然。故圣人之制法。利不自予。而柄不众操也。

兴安郡志食货论

岳震川

古者以黄金为上币。钱为下币。银为器饰。非币也。后世黄金日益少。莫能知其由。虽富商大贾。鲜以此交易。惟通行银钱二币而已。自秦汉至今。千钱为

一贯。曰缙曰襴。其实一也。兴安一郡。以八百为挂。相沿已久。莫知其初。小异而不失大同。我 圣清五朝之钱。顺治康熙多青铜。雍正青铜赤铜各半。乾隆六十年之钱。暨 今上嘉庆钱。赤铜为多。有此小异。其为钱法则一也。古人贵赤铜。丹阳之铜称赤金。汉武帝时公卿请京师铸官赤仄。如曰。以赤铜为其郭也。班氏食货志。称每壹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彼其法令纷更。贵贱淆乱。是以民怨而刑烦。若我 朝之九府圜法。轻重得宜。轮郭分明。不待填以黄金。文字刻画显爽。真所谓利如刀。流如泉。分布如布。民何由破业。刑辟何自而生乎。惟乾隆五十年后承平日久。奸宄潜滋。山南二郡。小钱之多。如水涌而山出。西同干凤诸郡。无此患。兴汉二郡。其患独深。则以南连蜀山。东接楚泽。奸民之渊藪。盗铸之巢穴也。贩小钱者。或马骡重载。或舟舫潜贮。百方掩匿。期于不败。此盗铸之骨肉也。城门关隘津渡。吏胥虽察其奸。得赂即纵。此盗铸之羽翼也。亦有迹同黠鼠。昼伏夜行。吏胥无从诘验。此盗铸骨肉之尤健者也。此其所载最多。获利最厚。富商大贾。间有为之囊橐者。不过十之一二。至于小小商贩。见利忘害。此则盗铸之奴仆耳。州县亲民之官。必扫其巢穴。诛其骨肉。铄其羽翼。而后盗铸可绝。若止诘问其奴仆。庸有济乎。西安官吏奉宪檄来查小钱。商贾闾阎。均被其害。商贾之害官吏馆餐马资。大抵出于市区。闾阎之害。冠婚丧祭。十千可办之物。二十千弗可得。及官兵征白莲教匪。往来川陝如织。而小钱之害息矣。盗铸之奸民。明目张胆。往而从贼。贩小钱之奸民。或为乡勇。或为贼尾。攻剽富室。乃知太史公以铸币与掘冢同科。良有以也。方教匪正炽。大臣有援汉文帝故事请宽私铸之禁。以容奇。以息兵革。 主上刚断弗许。此万世帝王不易之常经。非止一代之纶綍也。吾读张介侯续黔书。有假银一篇。言其弊甚悉。云贵产银。故假银因之而生。山南二郡。一患假银。惟患小钱。偶有过客持假银交易。市人必讼于官。官必惩之以刑。其势不能姑息。故其祸不至蔓延。小钱之入于市廛也。以渐而多。先为霜霰。久乃坚冰。长民者昭虽似郑。忍或效鲁。至于通省官吏。皆知山南小钱之患。而商贾闾阎皆病。如前所云矣。今小钱息灭。踰十年矣。浮食者尚多。游匪未尽改行。若不思患预防。数年之中。小钱之患。又将生矣。

禁私销议

乔光烈

窃惟钱文为民生利用之资。我 国家轸恤民隐。自京师以及外省。各设炉座。广为鼓铸。宜钱文日裕。民用益饶。乃近年以来。钱未见足。价值不平。奸黠之徒。罔利私销。致妨民用。亟宜生法严诘。以杜其弊。然禁私销之法更难于私铸。私铸者虽藏匿僻地。必须设以炉座。加以匠工。为时既久。尚易败露。

惟私销者。可以镕化无。随时随地。最易藏奸。是以法禁虽严。终于百无一获也。夫欲绝其弊必先清其源。防其弊于已然。不如杜其弊于未然。小民趋利若鹜。大抵钱质重则盗销者多。钱质轻则盗销者寡。此自然之理也。考古太府圜法。以铜为钱。或为半两。或为榆荚。或为八铢四铢。或为赤仄。或为緡环。或为荇叶。惟汉之五铢为得其中。五铢以后。唯唐之开通元宝。纲目载称每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钱重一两。积一千重六斤四两。较之五铢。轻重大小。最为折衷。有明邱文庄公曰。钱质如开元。至今存焉。其说有本也。我朝定制。每钱一文。重一钱四分一钱二分五厘不等。唯康熙二十三年。管理钱法侍郎佛伦等。奏将钱一文。改铸一钱。至康熙四十一年。复改铸每钱一文。重一钱四分。今现行钱文。如顺治康熙青钱。质重一钱四分者。每百中仅见一二文。康熙钱重一钱者。每百中常居十之三四。历考成书。征诸时事。唯钱质止重一钱者。可以行之久远而无弊耳。今应请仿照康熙二十三年之例。将现在鼓铸钱文。每钱一文。题请改铸一钱。每钱千文。共重六斤四两。较现行制钱。每千重七斤八两。计减用铜铅一斤四两。选匠精造。务使轮郭周正。字迹显朗。既于国体毫无关碍。而盗销者照现行制钱价。每银一两二钱五分。易钱一千文。止得黄铜六斤四两。即改造器皿。所得价值。不过在一两以内。奸徒无利可图。销毁之弊。似可不禁而自除矣。又定例。鼓铸钱文。铜铅各半。每铜铅百斤。如入点铜三斤。其质柔。不能打造响铜器皿。立法已属周详。但不能为打铜。尚可为铸铜。如铜镜乐器。以及箱柜事件等碎小器皿。均可私销改造。而碎小器皿。加以手工。往往不计分两取值。每易子倍于母。是以铜少之区。虽钱质甚轻。而仍不免有私销之弊。夫铜镜等物。为民间日用所必需。若因私销而复严禁锢之例。又属繁重难行。唯一州一县之中。铜匠不过数户。尚易稽考。应饬地方官。稽考铜匠。共有炉座若干。每月收买铜斤。系何来历。务须确有根据。并令邻甲人等。具结保任。仍不许纵役需索。如此立禁严密。民知畏惧。似亦杜绝私销之一法也。

鼓铸议

夏驷

国家正赋之外。充军国之用。惟盐政关税与钱法而已。然钱法者所以济银之穷者也。银不便厘用而铢使。故用钱。钱不便负重而致远。故多则壅。壅则贱。今国用告匮。生财之道。无不具举。势必重议鼓铸。议鼓铸势必熟求所以贵钱而贱铜之术。然愚以为国家但有行钱之法。无贵钱之法。钱诚行则钱自贵。但有采铜之法。无贱铜之法。钱诚贵。则铜即不贱。而利自多。今为贵钱之术者。吾不能曲为之阿也。凡物少则贵。多则贱。精则贵。滥则贱。流则贵。不流则贱。可久则贵。不可久则贱。其理甚明也。今各省钱局并停止。宝泉宝源二

局鼓铸。而钱尚患其贱。设使各省诸局仍复鼓铸。一岁骤增钱八九倍。两岁则增十数倍。以一倍之钱尚患其贱。而出以八九倍十数倍之钱求其贵。必不能也。历来铸钱。大率每千重八斤有余。尚不无夹杂废小之弊。今议每千七斤。除去镕化铲磨耗折。是比往铸加重十之二。势必和夹他物。否则轻薄不堪。以比年精好重大之钱。尚患其贱。而欲以轻薄滥伪之钱求其贵。又必不能也。民之用钱。不独以其彼此可以交易。亦以其上下可以通行。今银七钱三之例。视为具文。即有司奉行。以此出则每千当银一两。以此入则仍照民间八九钱之值。即有司以千钱作一两入。而递解不肯作千钱一两之数。今议用钱之路。则曰俸食河驿也。则曰买草豆也。于纳钱之路。茫然未有以处也。夫以一倍之钱。出而不入。而钱不得不贱。以六七倍十数倍之钱。出而不入。而欲求其贵。又必不能也。银钱同为民用。然银之所以贵者。以其久暂如一。无或废也。今同为本朝铸钱。乃于顺治年间所铸者。目之为废钱。统计十六七年之内。散布民间者。不啻亿亿万数。一旦竟废而不用。百姓遂以为钱之不足重如此也。安得不贱。揣废钱之意。不过以为旧钱不止。则新钱不行。不知此掩耳盗铃之术耳。从来铸钱其中陀僧倭砂土。大抵十居二三。一经镕铸。尽化烟渣。是收旧钱一千。重铸不过得七八百文。徒病于民。而无益于国。且既使天下知钱之不足久行。而复欲求其贵。又必不能也。故曰今 国家必无贵钱之法也。夫铜即未铸之钱。钱即已铸之铜。贵则俱贵。贱则俱贱。必无有此贵而彼贱者。即议鼓铸。势必采铜。既议采铜。铜必踊贵。于是有为开矿之说者。而不知今日之矿。必不可开也。盗贼滋多。民生日敝。一为此举。扰攘必甚。利归于吏胥。害中于国家。不独得不偿失也。于是有为禁铜之说者。而不知民间之铜。必不可禁也。人家器皿。藏贮内室。禁之不从。搜之不可。势必开首告之令。吾恐挟仇利赏。讦讼纷纷。有司不胜其烦。而百姓卧不安枕矣。于是有为纳铜之说者。额外税课。许民半以铜纳。捐纳事例罪赎赃变。皆二分收铜。一分收银。而不知此名为收铜。而适为铜增价也。通计各直省。有额关税。不过八十六万两。则额外之税。为数几何。使在外十三局并兴。岁需铜一千零九十余万斤。此项且不能抵百之一也。况人家铜器。多者数十斤数百斤极矣。捐纳赎变。为银动以千百两计。必不能取之室中。势必遍买投纳。夫一铜耳。昔仅官买铸钱而患其贵。今既可以完赋。又可以赎罪。更可以得官。将来铜价势必腾长。铜既腾长。而官限定六分之例。必不可增。民又安肯贵买而贱输哉。钱局缺铜。必责之有司。有司虑受参罚。重比监勒。无所不至。吏胥因之恣为奸利。大称以取羨也。铜好而嫌恶也。数足不收。以措费用也。从此小民。且不堪命矣。故曰今天下必无贱铜之法也。铜既不能使贱。钱又不能使贵。然则鼓铸之议。不既穷哉。无已则有一焉。各省局不必并兴。量度用兵附近之省。开置数局。铸

发各州县。听民以铜换钱。每铜十三斤换钱十斤。称无重轻。以此入即以此出。吏既无所容其奸。价无低昂。钱贵则铜亦贵。钱贱则铜亦贱。官与民又两无所受其病。行之一年。则钱日益多。而官无买铜之困。民无纳铜之苦。铸局所赢。随时定值。悉充军饷。则亦庶乎其可也。自非然者。民不贱铜而官贱之。恐将来无可铸之钱。民不贵钱而官贵之。恐将来百物亦必暴长以持其平。且钱固不可使太贵也。钱太贵则盗铸者必多。利之所在。至死不顾。奸民煽聚。其忧又不止在钱法矣。

钱法议

葛祖亮

钱法在今。亟宜议矣。十数年来。国家欲为钱法去弊兴利。内外诸臣。多方筹划。求一当者。几不遗余议矣。而犹有所未尽何也。愚以为去弊者。必深悉夫弊之何以不去。何以弊一去而即无不尽去。兴利者必深悉夫利之何以不兴。何以利一兴而即无不尽兴。且将日出不穷。而永无患于弊之复作也。源源本本。是必有其所以然。讲之者亦惟清其源。握其本而已矣。从来钱法有二患。曰盗铸。曰私销。盗铸之在今日。民无力以办。可不必言。所重患惟私销耳。我

国家自定鼎以来。凡历四朝。使无私销之人。则四朝之钱。可以充满于宇宙之间。而宝源宝泉二局。几可虚设不用。今试问顺治康熙之钱。其存于民间者有几也。不但顺治康熙之钱仅有。即雍正之钱。其存于民间者有几也。则私销之为弊也彰彰矣。论者亦无不识其为私销也。是以往者曾有禁铜之令。继以为钱值仍昂。而铜禁之不便也。复弛其令。而岂知钱值之不昂。断在铜禁之必严乎。何者。往者禁铜之令是矣。而徒禁于其大。不禁于其小。以为销毁者在大。而不在小也。不知大物之销毁有限。而小物之销毁无穷。大贾所鬻之器。非富贵之家不能有。小物则无人不可用。无地不可行。视之不啻分厘。而合计则至于百千万亿而不可穷。且大物之销毁。为钱必多。其销之也有器。而人之伺之也亦易。业此者其本或万或千。少亦不下数百金。苟非贪惑之极。亦不肯舍己所有。而以身试法。惟小物之需钱无多。可以随用随销。销之器不必钳炉。且一镕即化。无可执。虽有明知之者。而无可如何。始起于一二奸民。今乃蔓延至于无可纪极。议者往往以其本小物微。而不深察其弊之流害无穷。但以为此经纪之把持也。铺户之拥钱不售也。出京师者之车载马驮而虚其贮也。乡土之豪。防盗贼之攫银易。攫钱难。因之多畜以自封也。夫此数者。固钱法之弊之所有也。今亦既知之而严禁之矣。而钱之昂也仍然。则可知其弊之深患不在此也。

近又销钱。不以铸器。而以卖铜。计一千之钱。易若干之银。今卖铜浮于易钱之银。遂销钱卖铜以为市。此奸民之尤黠者。且他省交易多以银。而北人习于

钝拙。交易以钱。南人虽数分犹用银。北人虽五十百金犹用钱。近省亦多效尤。尝过福建等省。偶市器物。竟通市无称等按翦之用。夫自制币以来。金银以济谷帛之不及。而钱则因日用零杂。不可以银行者。乃以钱使其流通。而岂多者之犹需钱为直乎。顷者 皇上深烛其情。令多者之直以银。而勿复以钱。诚为至当不易之理。而进言者犹有他议。非也。但此亦其弊之一端。而销毁不绝。则铸者日多。而销者日甚。欲钱值之勿昂。不可得也。夫天下之利权。人主之所操也。今人主不能操。奸民得以挟持之。而至于无可如何。非令也。设官局以平之。似与民争市。非与民平直之体也。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则亦当使泉货如水火。夫将何道而臻此。曰其道有二。一在去其弊之源而浚之使清。一在兴其利之本而守之使固。何为去其弊之源而浚之使清。经纪之把持也。铺户之拥钱不售也。出京者之多载而虚其贮也。乡土之豪。多积钱以自封也。

交易之大且多者。令以银而勿复以钱也。此皆洞悉其弊而不可以易者。今俱宜勿之弛也。铜店之移于内城。而察之綦严者。今亦知其无销毁之弊。而听之自便。夫岂谓竟无销毁者乎。则小物销毁。与销钱卖铜之深弊。隐人于不觉。而有害最巨者。其奸断不可容。今欲治之无他法。惟有禁铜而已矣。禁铜不惟严于大。而更严于其小。民间已有之铜器。不必令其交官以滋扰。惟市肆之间。大小铜器。俱使不得鬻。毋为姑息之令。而限以岁年。令出三月之后。俱不许有铜器在市。或有恶铜货之弃于家。而愿交官者听。量其值厚偿之。勿使亏折。严官吏抑勒之令。将市无铜器可鬻。民虽欲销毁无所用之。而销钱卖铜之弊。不禁而自除。此仿禁赌之法。专禁赌具而赌自息。所谓去弊之源而浚之使清者也。而愚尤有请者。宜仿 国初各省铸钱之法。江宁则曰宁。浙江则曰浙。山东则曰东。河南则曰河。福建则曰福。云南则曰云。山陝川广诸省。莫不皆然。而一省只供一省之用。勿许出境。将不数年而各省之钱皆满。宝源宝泉。但铸京钱。供畿辅之用。虽载出他省。但可传观。为京师之国宝。不必需之以流通。如当年顺治康熙之时。各省用各省之钱。京师则用京钱。其制小于各省。而各省未尝待用京师之钱。即今京师之民。犹呼大钱五十为一百。一百则曰二百。其遗意犹然可想。且此法行而经纪铺户。一切诸弊皆绝。并各省盗铸之患。亦永永无有矣。且 国初盗铸之民。所在甚多。其时铜禁未严。销毁既多。而盗铸亦滋。故其时钱。日益多。而铜日益少。为累于办铜之官者。至久未息。若今之法行。数年之间。各省之钱皆满。可俱罢铸。京师之钱。不取用于四方。宝源宝泉。亦可虚设。 国家经费。节省无穷。钱铸不销。而钱且日贱。铜器不鬻。而铜可不问。人主之利权不分。国家之体制俱严。历年办铜之官。皆得息肩而无累。民用不挠。民心自定。凡多方筹划者。俱可无庸矣。所谓

兴其利之本。而守之使固者也。此当今钱法之亟务也。

通行钱法疏康熙十八年

给事中徐旭龄

今各省炉铸已通行矣。臣窃有请者。定例钱一千。算银一两。民间则算银七八钱。一也。宝泉局钱。论官价则增息。较民价则亏本。二也。民价贱。贱则不行。三也。远近异价。异价则不通行。四也。不铸省则难稽。铸省则不流通。五也。披甲领钱。用不敷银。六也。外营领钱。价无出。七也。营兵领钱。与民贸易。出入互异。辄见纷争。八也。州县领钱。转派百姓。骚扰更甚。九也。放依官价。收则取盈。利归有司。困重在民。十也。停炉铜觔。至今不清。十一也。凡物少则贵。多则贱。向因贱停铸。今未贵开炉。十二也。凡物精则贵。麤则贱。今民价反贱。官弊可知。十三也。势必至虚开炉。只市贱钱。以冒工料。十四也。价既参差。钱又不精。私铸易行。官钱易滞。十五也。敢请敕部。逐款确议。必使利归于上。富藏于下。害绝于民。弊革于官。庶价一钱贵。可永远而不敝矣。不然何以立法哉。

开铜源节铜流疏乾隆九年

晏斯盛

臣惟钱币。国家大政也。民生日用急需也。常苦于钱之少。而钱亦日铸而不敷。价遂日昂。臣尝计划此事。未有成局。不敢上闻。而我皇上念切钱艰。不便兵民。楚北尤甚。臣愚以为先当广铜之源。尤当节铜之流。钱斯日盈而不竭也。禹贡荆州之地。厥贡惟金三品。则铜固其所自有。第恐其地。有妨于庐墓。有荒于田。或舍本趋末。招流集匪。易聚难散。是以守土者虽有其地。不敢轻言是矣。然而深山大陵。无关庐墓之气脉。无致田亩之荒废。而就其本地之民。百十里之内有户。可稽其丁壮之夫。耕作而外。许其赴厂。足沾余利。所得之铜。亦足供本地鼓铸。而止不许售卖别用。则聚人不至过多。倘矿竭而散。亦不过百十里内户中相识之人。仍有家可归。有业可作。无虑其哗聚而滋事也。查范毓所办洋铜。足供六年之用。而其间或有缓急之需。则本地所产。实为近便。上年十一月内。郟阳府民人陈尔言等。呈称竹山县枫树垭地方。铜线甚旺可采。又房县郟西县地方。亦产铜矿。均可开试。经臣准行郟阳府。令该县雇倩匠工。确行采试。并行安襄郟道督试在案。如果矿旺可采。即议立章程。规其久远。似可举行。以裕铜源。虽然。以采铜为源。或有旺不旺之分。而使已去之钱皆返而为铜。则节铜之流。而源可自裕而不匮。尤要务也。今宝泉宝源之钱行久矣。然自京师及畿辅近省而外。至于湖广南北稍远之省。制钱之重一钱二分者。既不多见。惟康熙年间。重八九分一钱之小钱。通照大制钱行使。中间杂以翦边锤扁沙板。及铅锡各种在内。而钱之滥极矣。夫制钱行

将十年。而千百中仅见一二。雍正钱距今二十余年。康熙大制钱。距今百年。而千百中存者。亦仅一二。其见且存者。又多翦去其边。锤扁其质。则人情惟铜之为利。而销毁之形。亦大可见矣。是何不禁之早哉。或曰。民间目前。惟有此钱。禁之将尽困。而钱恐更致大贵。殊为未便。非也。因循久之。日铸日销。何所底止。且禁之有渐。何至重困哉。请先行出示。限三月内将沙板翦边锤扁铅钱古钱一切缴地方官归局。仍给与铜价。其康熙年间小制钱。不关销毁。亦平减其价。不得与现行大制钱等。如此则钱之流稍清。而不至以官钱为弊藪也。虽然。此犹急则治标之一端也。考太公始立九府圜法。函方轻重以铢。即周礼地官泉府之制所由行也。夫圜者。均而通之之谓。轻重以铢。即均之之用也。又周景王欲铸十二铢钱。单穆公以为废轻作重。民失其资。且曰。民患轻则为作重弊以行。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有子权母而行。大小利之。是固权时轻重。而均之之遗意。自秦以下。如半两五铢四铢三铢八铢五分赤仄两柱榆莢苻叶鹅眼縲环。皆旋行旋改。大约本重则销毁多而患钱少。本轻则私铸多而患钱滥。其势然也。我朝顺治元年。钱重一钱。二年改铸一钱二分。十四年加至一钱四分。康熙二十三年。以销毁弊多。乃改铸一钱。嗣又虑滋私铸。四十一年仍复一钱四分。雍正元年以后。钱文精致。工本愈重。行之稍久。虑滋销毁。改照顺治二年。每文重一钱二分。然钱质仍重。销毁犹然有利也。是以康熙年间小制钱尚存。而年年鼓铸之大制钱。远省遂不多见。莫若将制钱再轻二分。改照顺治元年。每文以一钱为准。而与康熙年间小制钱行。则销毁无利。钱可广而不匮也。或曰。今钱加用点锡。不能销毁。毋庸改作。是矣。然臣闻铜匠有分金炉一项。能使五金判质。是钱之加点锡黑白铅者。仍可销为净铜也。是钱莫若再轻之。使销之无利而自止也。康熙年间小制钱。至今尚存。前效可睹矣。

广铸钱

郭起元

圣人创制天下。后世无以易焉者。禹贡惟金三品是也。珠玉非常用之物。布帛菽粟。质重而艰于致远。故惟三金为常币。而黄金少出直高。白银与铸钱相需而行。此物理之自然也。自太公圜府以来。单穆公曰。民患轻。作重以行之。谓之母权子。民患重。作轻以行之。谓之子权母。母子相权。以衡万物之平。后人以私意胜。因时逐利。重之则如吴之当千。蜀之直百。晋之比轮。梁之两柱。轻之则如汉之榆莢。魏之鹅眼。宋之縲环。隋之皮纸。究且物价昂贵。而民生日敝。历稽往制。惟汉五铢钱。唐开元钱。轻重适均。宋钱失之仄薄。元人黠货。囊括天下之财。使民间用钞。明沿元习。设宝钞库。禁用银钱布粟。继而知其不便。令钱与钞兼行。民胥重钱轻钞。虽多方行之。而钞法终以壅格

中止。嘉靖铸金背钱。每文重一钱三分。万历铸火漆钱。重一钱二分。旋边钱亦重一钱三分。与金背通行。终明之世。当十当五。及铅锡等。未有能久行者。总之行质轻直重之钱。是以威力持。固无可久之理。而靳工费。贪赢羨。则钱羸恶而私铸起。此钱弊之大较也。本朝立法。大公至正。宝源宝泉二局。不惜工本。铜质精良。方员肉好。康熙雍正乾隆钱胥重一钱四分。可谓损上益下之至矣。每钱八十准银一钱。法令画一。无往代纷更之弊。宜乎民间乐生安业。欣欣然于泉布流通之日。而蚩蚩者氓。常咨嗟叹息于制钱之少。奸人黠匠。私铸铅锡钱。贩与市侩。杂用罔利。制钱七八。杂以私铸二三。向时犹检择相争。今则竟自持去。可见官钱日少。民共谅其不可多得也。为今计者。亦曰广铸而已矣。原铸之所以不广。由于买铜而非采铜也。国家鉴前代开冶之害。一切银铜坑。俱封不开。而民间括铜。往往胥吏侵渔。入官者少。故购铜于海洋。道远费重。至不以时。窃以铜与银异。银坑利重启争宜闭。铜坑利轻用广宜开。凡云南江西湖广等处。产铜坑场。胥宜以时开凿。设官募工采炼。以资冶铸。其民间旧铜。令捐例赎缓之人。以是充办。则铜至者多。而出钱必广矣。然更有说焉。臣于康熙中年见用钱者。顺治康熙钱相半。斤两尚轻。每钱一百。准银一钱。物不昂贵。银本亦省。今以银一两。易钱八百。或七百余。而物价不减。本银多耗。窃疑制钱太重。是以私铸易行。今诚于制钱之外。另铸轻文重一钱。与制钱相辅而行。制钱六七轻钱三四。物价可平。银本不耗。而私铸无所容其奸。有合于以子权母。亦因时制宜之义也。

申铜禁酌鼓铸疏乾隆十年

陝西巡抚陈宏谋

窃惟钱以铜为质。苟非销毁。自可久而不敝。亦当积而日多。我朝鼓铸。已百有余年。而钱文不见其多。日见其少。其为奸徒销毁。情事已着。皇上念民用昂缺。各省渐增鼓铸。屡颁上谕。查禁销毁。内外臣工。条议防闲。至详且尽。而销毁之弊。终不能除。查不产铜之省分甚多。厂铜洋铜。官收已居大半。流通于民间者。为数无多。而统计各省。每年打造铜器。需铜无算。若非销钱。从何而得。访闻各省。大概先销康熙雍正之净铜旧制钱。获利甚厚。是以市上康熙雍正旧钱渐少。所行使者。多系新铸之点铜制钱。但点铜钱镕入净铜。亦可造器。仍然有利。恐将来亦不免于销毁。即如陝西钱价。向来每银一两。易钱八百以上。近则止易钱七百二三四十文。其昂贵为历来所未有。欲筹开铸。则洋铜未到。即使铜到开铸。而销毁不绝。杯水车薪。何能有济。夫生齿日繁。民用日广。专恃点铜新钱。已难流通足用。倘并新钱而亦销毁。虽各省再增炉局。费尽工力。终不抵奸徒俄顷之销毁。国计民生。均有未便。不图善后。何所底止。臣于此事。时在胸臆。不揣冒昧。谬抒二策。一

则绝销毁之根原。一则使销毁者。无利而自止。是否有可采择。应为我 皇上陈之。一黄铜仍宜禁止也。钱出于铜。为钱计必先为铜计。考之历代调剂钱法。皆有禁铜之令。我 朝康熙十二年十八年。皆曾禁止铸造黄铜器具。雍正四年。又经禁止。计自禁铜以后。中间各省。并未增添铸局。而每银一两。已易钱九百文以上。不至如此时之昂贵。未始非禁铜之效。祇因彼时民间所用黄铜器皿。俱令交官给价。官役奉行。实多纷扰。 皇上御极之初。允廷臣之奏。仍弛铜禁。原为铜觔足供鼓铸。而开禁可杜纷扰。非为民间所用器皿必须黄铜也。今销毁日甚。钱法难调。因时救弊。似宜变通。臣请仍仿照康熙年间禁铜之法。不禁现存之铜器。止禁以后之打造。通行之后。即取各铜铺邻右甘结。有再打造黄铜器皿者。各治以法。凡民间向日所用铜器。无论新旧。概不缴官。铜铺已造未卖之铜器。定限三月。听其售卖。过期不卖。交官给价。三月以后。尚有售卖黄铜器皿者。查拏治罪。铜铺内如有未曾成器之黄铜。即令交官给价。各处铜铺开张列市历历可数。地方官止须就现在铜铺晓谕取结改业。于民间一无纷扰。于铺户亦无亏损。向后倘有打造。即使潜匿迹。而声闻远近人共见闻。无难捕获也。其红铜白铜响铜器具。仍许打造。此外如佛像袋事件纽扣之类。皆可用别项铜锡为之。一概不许用黄铜。自不用销毁制钱。此杜绝销毁根源之一策也。销毁既绝。则新旧制钱。积而日多。铜觔尽供铸局。又可源源多铸。省费利用。莫善于此。铺户止于不打造黄铜。民间止于不用黄铜器皿。而率土兵民。便益已多矣。一铸钱宜改铤两也。历代钱文。轻重本无一定。而过重则防销毁。过轻则防私铸。因时救弊。历代不同。查 大清会典。顺治元年开铸。每文重一钱。作银一厘。背铸一厘二字。后因旧钱壅滞。因而改重。由一钱二分。以至二钱一分五厘。旋因过重。又改铸一钱四分。康熙年间。改铸每文足重一钱。旋因制钱易于搀和。改铸一钱四分。新钱一串。作银一两。旧钱一串。作银七钱。雍正年间。改铸一钱二分。此 本朝钱文改铸轻重之原委。惟在防销毁兼防私铸也。

今销毁之弊甚于私铸。其官法难查亦甚于私铸。惟有将钱文铤两。斟酌变通。使销毁者无利而自止。唐代之开通元宝。历来号为轻重适中。每钱十文重一两。明洪武中。铸大中钱。每文亦重一钱。我 朝顺治康熙年间。皆曾铸一钱重之钱文。是重一钱者历为适中铤两。现在一钱二分。一钱四分之钱。既不免于销毁。臣请改照顺治元年康熙年间。每文铸重一钱。并照顺治初年之例。以一文当银一厘。每千作银一两。如此则钱轻铜少。销毁无利。所省之铜。正可多资鼓铸。而民间出入。均得一文当一厘之用。至为便益。至于现在通行之康熙制钱。每文重一钱四分。雍正制钱。每文重一钱二分。若与新铸小钱同价。则奸民势必尽销大钱。考之宋嘉佑时。曾行折二之令。明洪武则有当十当五当三

当二当一。凡五等。我朝顺治年间。有制钱七文。准银一分之例。莫如就现在新旧制钱。分别酌定。一钱四分之康熙通宝。以若干文当十文。与新铸一钱重之钱文。相权而行。则销毁者既无所利。民间零用。比前无亏。凡有大钱者。争先而出。与新钱并行。钱文亦可充裕。此销毁无利而自止之一策。上年台臣欧堪善曾奏请铸一文止重一钱。部议以现在钦遵 谕旨。用银为本。用钱为末。将来钱价可期平减。毋庸改铸。议覆在案。各省未尝不通饬遵行。无如小民用钱。便于用银。相习已久。官法难强。至今钱价日昂。臣是以复有此议。以上二条。禁铜则销毁之源可杜。改铸则销毁者可无利而自止。钱法关系重大。臣知识浅短。未知当否。用敢具折密陈。

杜制钱销毁之弊疏

陈廷敬

窃惟铜铅之微物。制为钱货之重宝。愚民牟利。法久弊滋。所贵因时制宜。务在便民裕国。自古铸钱。时轻时重。治平之世。未有数十年而不改易者。前请核减耗铜。节省工料等项。业经奉 旨会议允行。臣更有请者。今日民间所不便者。莫过于钱价甚贵。定制每钱一千。直银一两。今则每银一两。仅得钱八九百文。其故由于制钱之少。夫国家岁岁制钱。宜乎钱日多而贱。今乃日少而贵者。盖因奸宄不法。毁钱作铜。以牟厚利之所致耳。夫销毁制钱。着之律令。其罪至重。然而不能禁止者。厚利之所在故也。今铜价每斤。直银一钱四五分。计银一两。仅买铜七斤有余。而毁钱一千。得铜八斤十二两。即以今日极贵之钱。用银一两。换钱八九百文。毁之为铜。可得七斤七八两。尚浮于买铜之所得。何况钱价贱时。用银一两。所换之钱。可毁铜至十余斤者乎。铜价既贵。奸人争毁制钱。以为射利之快捷方式。鼓铸之数有限。销毁之途无穷。钱安得不日少而日贵乎。苟不因时变通。其弊将无所底止矣。若欲除毁钱之弊。求制钱之多。莫若鼓铸稍轻之钱。察康熙十九年。钱价甚贵。以致民间苦累。

皇上特谕令一文重一钱。九卿议以为顺治钱重一钱。因顺治十年旧钱壅滞。改铸新钱。重一钱二分五厘。十七年因钱价贱。又改铸新钱。重一钱四分。前有废轻而改为重者。未有舍重而从轻者。如钱轻少则有私铸。以此未经施行。臣窃思国家之法。本以便民。苟有利于民。即于国无利犹当行之。况行之利于国而亦利于民乎。夫向之改轻为重。为便民也。今民既不便矣。自应改重为轻。今若改铸重一钱之钱。毁钱为铜。既无厚利。则毁钱之弊将不禁而自绝矣。钱不毁而日多。则钱价平而有利于民矣。总计宝泉宝源二局。每年各关动支税银二十五万三千两。办解铜三百八十九万二千三百零七斤十一两。内除耗铜三十五万三百零七斤十一两。净铜三百五十四万二千斤。现行例鼓铸钱四十万零四千八百串。直银四十万零四千八百两。今若改重一钱。仍每串作银一两

计。每年多鼓铸钱十六万一千九百二十串。直银一十六万一千九百二十两。臣所谓利于民而亦利于国者也。再察前经户部等衙门议覆钱法侍郎田六善条奏。令天下产铜铅地方。听民开采。行令直省督抚于产铜铅处。令道官总理。府佐官分管。州县官专责。税其二分。分别纪录加级。至今开采寥寥。皆因地方官征收其税。滋为弊端。以至徒为收税之名。而无开采之实。此后应一切停税。听民自行开采。则铜日多。而钱价亦因可以得平也。

粤东鼓铸议

夏驷

汉唐宋以来。司农度支出纳。皆以缙钱为算。银钱并用。始于近代。国家操利柄以制天下。必权其盈虚而为之所。然后上下两利而无病。今京师宝泉宝源二局。岁铸钱巨万。各差岁办铜以百万计。钱日多则渐贱。铜日采则渐贵。以日贵之铜。行日贱之钱。其为利何如也。独广东一省。用银而不用钱。雷州一带。虽用钱皆用宋元明前代古钱。而无制钱。夫铸钱之难在采铜。而广滨海。番舶岁至。是铸钱莫便于广也。行钱之难在钱积。而广十郡一州。从不用钱。是行钱莫便于广也。愚以为东粤当特开一局。以赣韶二关岁办铜斤。并入广关。充岁铸。以给官吏俸薪军饷。三关既免七八千里舟车解铜之费。而广省亦岁省数万国课。民间日用。又复甚便。上下两利而无病。莫善于此者也。

制钱议

任源祥

钱法有二。曰铸。曰行。铸钱之法。不惜铜。不爱工。古人言之。今人固无以易之。行钱之法。则惟曰钱粮纳钱。此古人所不待言而不言。今人屡言之而未能行之者也。古者赋出于田。曰粮。其折征而纳以铜钱。故谓之钱粮。钱粮纳钱。其来已久。有不必见之于议论者。自明季以来。钱粮课程。尽数纳银不纳钱。钱于是铸而不行。故顺治中有钱粮纳钱之议。有银七钱三之令。如是则钱可以行矣。而钱卒不行何也。钱三准存。不准起运。则钱粮终不纳钱也。银七钱三。非不载在编册。以示必行。然皆纸上空文。未见有实在纳钱者。从好不从令也。是故钱之行必自钱粮始。钱粮纳钱必自起运始。窃谓起运钱粮。除金花外。可尽数纳钱。即不然。而或银三钱七。或中半银钱。皆以起运为率。起运纳钱则有司不得不纳钱。有司纳钱则民自乐输钱。小民输钱则民间钱价自平。而流泉之势。有不可御者矣。夫起运纳钱。自有多废价之病。而至于流泉莫御。其为利不更多乎。天下之本货二。曰布帛。曰菽粟。民实生之。天下之权货一。曰钱。君实制之。布帛菽粟。不便于往来贸易。故制钱如流泉。通济天下。钱之为物。寒不可衣。饥不可食。但制之上。阳以大一统之名号。阴以操天下之重轻。故曰权也。至于珠玉金银。或以为玩好之藏。或以为服器之饰。

而非必不可少之物也。今不以钱为通宝。而以银为通宝。岂以其更便于持赍而行远耶。不知银之为物。民不能生之。君不能制之。徒使豪猾得以擅其奸。贪墨得以营其私。利权倒持。非国之福也。

明钱法论

顾炎武

莫善于明代之钱法。莫不善于明代之行钱。考之史。景王铸大钱。周钱一变。汉承秦半两。已为筴钱。为四铢。为三铢。为五铢。为赤仄。为三官。逮于灵献为四出。为小钱。汉钱凡九变。唐铸开通。已更铸大钱。则有干封干元重棱。唐钱凡四变。宋仿开通旧式。西事起。铸大钱。崇宁铸当十。嘉定铸当五。又杂用铁钱交子会子。而法弥弊。宋钱亦三四变。每钱之变。货物腾跃。轻重无常。而民苦之。明代洪武至正德十帝。而仅四铸。以后帝一铸。至万历而制益精。钱式每百重十有三两。轮郭周正。字文明洁。仿古不爱铜惜工之意。而又三百年来无改变之令。市价有恒。钱不乱。民称便焉。此钱法之善也。然至于后。物日重。钱日轻。盗铸云起。而上所操以衡万物之权。至于不得用。何哉。古之行钱者。不独布之于下。而亦收之于上。汉律。人出算百二十钱。是口赋之入以钱。管子盐筴。万军之国为钱三千万。是盐铁之入以钱。商贾缙钱。四千而一算。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商贾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是关市之入以钱。令民占卖酒租升四钱。是榷酷之入以钱。隆虑公主。以钱千万。为子赎死。是罚醵之入以钱。晋氏南渡。凡田宅奴婢马牛之券。每直一万税四百。是契税之入以钱。张方平言屋庐正税茶盐酒醋之课。率钱募役。青苗入息之法。以敛天下之钱。而上之赀予禄给。虑无不用钱。自上下自下上。流而不穷者。钱之为道也。明之钱则下而不上。伪钱之所以日售。而制钱日壅。未必不由此也。何如仿前代之制。凡州县之存支放。一切以钱代之。使天下非制钱不敢入于官而钱重。钱重而上之权重。贾山有言。钱者无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也。故计本程息之利小。权归于上之利大。明则市肆之钱恶。而制钱亦与俱恶。市肆之钱贱。而制钱亦与俱贱。是上无权。以下为权也。上亦何利之有。此无他。上不收钱。钱不重也。愚故曰。莫不善于明之行钱。是贾生所谓退七福而行博祸者也。

以钱为赋日知录

顾炎武

周官太宰。以九赋敛财贿。注财泉古钱字谷也。又曰。赋口率出泉也。方回古今考不然此说荀子言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而汉律有口算。孝惠纪注汉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钱此则以钱为赋自古有之。而不出于田亩也。唐初。租出谷。庸

出绢。调出缿布。未尝用钱。自两税法行。遂以钱为惟正之供矣。孟子有言。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繇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使余粮栖亩。斗米三钱。而输将不办。妇子不宁。民财终不可得而阜。民德终不可得而正。何者。国家之赋不用粟而用银。舍所有而责所无故也。夫田野之氓。不为商贾。不为官。不为贼盗。银奚自而来哉。此唐宋诸臣。每致叹于钱荒之害。而今又甚焉。非任土以成赋。重穡以帅民。而欲望教化之行。风俗之美。无是理矣。

宋时岁赋。亦止是谷帛。其入有常物。而一时所需。则变而取之。使其直轻重相当。谓之折变。景佑初诏户在第九等免折变熙宁中。张方平上疏。言比年公私上下。苦乏钱。又缘青苗助役之法。农民皆变转谷帛。输纳见钱。钱既难得。谷帛益贱。人情窘迫。谓之钱荒。司马光亦言江淮之南民间乏钱谓之钱荒苏子瞻亦言免役之害聚敛民财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绍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赋出于民之所有。不强其所无。今之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难得。谷愈不可售。使民贱粟而贵折。则大熟之岁。反为民害。愿诏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于罚。民有粟不售者。令常平就余。异时岁歉。平价以糴。庶于民无伤。于国有补。从之。而真宗时知袁州何蒙。请以金折本州岛二税。上曰。若是将尽废耕农矣。不许。是宋时之弊。亦与唐同。而折银之见于史者。自南渡后始也。解缙太平十策。言及今丰岁。宜于天下要害之处。每岁积粮若干。民乐近输。而国受长久之利。计之善者也。愚以为天下税粮。当一切尽征本色。除漕运京仓之外。其余则储之于通都大邑。而使司计之臣。略仿刘晏之遗意。量其岁之丰凶。稽其价之高下。糴银解京。以资国用。一年计之不足。十年计之有余。小民免称贷之苦。官府省敲扑之烦。郡国有凶荒之备。一举而三善随之矣。

白氏长庆集策曰。夫赋敛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计夫家以出庸。租庸者谷帛而已。今则谷帛之外。又责之以钱。钱者桑地不生铜。私家不敢铸。业于农者。何从得之。至乃吏胥追征。官限迫蹙。则易其所有。以赴公程。当丰岁则贱糴半价。不足以充缿钱。遇凶年则息利倍称。不足以偿逋债。丰凶既若此。为农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贾大族。乘时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垄罢人。望岁勤力者。日以贫困。劳逸既悬。利病相诱。则农夫之心。尽思释耒而倚市。织妇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污莱。室如悬磬。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郁。天时虚运。而岁功不成。实繇谷帛轻而钱刀重也。夫余甚贵。钱甚轻。则伤人。余甚贱。钱甚重。则伤农。农伤则生业不专。人伤则财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贵贱。调节其重轻。使百货通流。四人交利。然后上无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之钱。日以减耗。或积于国府。或滞于私家。若复日月征取。岁时输纳

。臣恐谷帛之价转贱。农桑之业转伤。十年以后。其弊必更甚于今日矣。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计谷帛为租庸。以石斗登降为差。以匹夫多少为等。但书估价。并免税钱。则任土之利载兴。易货之弊自革。弊革则务本者致力。利兴则趋末者回心。游手于道涂市肆者。可易业于西成。托于军籍释流者。可返躬于东作。所谓下令如流水之源。系人于苞桑之本者矣。

赠友诗曰。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春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以殫。贱糶粟与麦。贱贸丝与。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吾闻国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算丁口。租必计桑田。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量入以为出。上足下亦安。兵兴一变法。兵息遂不还。使我农桑人。畎亩间。谁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权。复彼租庸法。令如贞观年。

李翱集有疏改税法一篇。言钱者。官司所铸。粟帛者。农之所出。今乃使农人贱卖粟帛。易钱入官。是岂非颠倒而取其无者耶。繇是豪家大商。皆多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请一切不督见钱。皆纳布帛。

广铜斤通钱法疏

鞠珣

臣窃考之史籍。三代以前。民间交易。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不过菽粟布帛而已。迨汉以来。方始盛用钱。夫钱本不可充饥蔽体。然权天下之物价。借以流通。此王者前民利用之大法也。近代以来。始闻用银。为其轻便而易行也。究之零星分厘。称使琐屑。是用银终不若用钱之便也。而且银色高低。动多奸伪。是得银尤不若得钱之实也。况天下银少而铜多。用银则苦于易竭。而铸钱不难日增。所谓化无用成有用。天下岂不日富。乃今议鼓铸者。以其可以得息。则曰宜开。以铜斤之难得。则曰宜停。所以旋举旋停。莫能经久者。臣以为铸钱之方。未为详尽。行钱之法。未能疏通故也。年来直省多告凶荒。钱粮多苦逋欠。朝廷日赈日蠲。而民间愈穷愈困。所以然者。民间之所有不过菽粟布帛。而公家所征者则惟银。夫银之在世。止有此数。民间日觅银以输国帑。或解司农。或输协饷。远而闽广云贵。岁动数十百万。出而不复入。积而不复散。而民间乃日搜月括。以办每岁之额赋。如此则银愈少。愈少则愈贵。银愈贵则民间之菽粟布帛反愈贱。而民将弃田亩而不事。而民生遂愈困。人心不古。奸伪丛生。所由来矣。若不急讲鼓铸通行之法。将何以储不匮之源。臣反复思维。敢抒管见于我皇上之前。夫铸钱原非仅为生息计也。即以生息论之。每钱一千。约费铜七斤。加以炉座工炭等费。不下三钱。每钱一千。作银一两。约略相当。无甚息也。特为世上通盘打算。每铸钱一千。其买铜给铸之本银一两仍在民间。又为世上增钱一千。是用一而得二。只此便是加倍之息。今定铜价。每斤六分三厘。以致各关赔买不前。在外则炉座多停。在内则铜斤多

欠。直省既不得通行鼓铸。而公家反以现在关税之金。拖欠于承买铜斤胥役之手。铸法如此。有损无益。而尚言钱息哉。臣愚以为各关收银买铜。何如兼收铜作税之为简且便。计一关额税若干。应买铜斤若干。各照分数征收。如有十分。则征银七分。征铜三分。余皆称是。大抵收银。则吏胥得以高下其手。及至买铜。又故昂其价值。且以难辨为辞。官与商并受其累矣。若竟收铜斤。价值仅相当。而民间零星无用之物皆可当银以作税。铜斤多而取利溥。莫有善于此者矣。再为之严定销毁制钱之罪。钱为 国宝。岂可轻为销毁。近见民间。有以钱铸为器皿者。有化钱转卖各关。以充铜斤者。以故钱日铸而日少。民间不惟无银。亦且无钱。所当严定禁令者也。至于钱每千定价一两。民间贸易。仅值银七八钱。其不肯通行者。止有官发于民之日。并无民纳于官之时。所以民视钱日轻而钱日贱。得钱不若得银之为便。虽银七钱三。久有定例。然往往阳奉阴违。有一文不征者。有将存俸食等项。些微征钱者。究与不征同。臣以为各省协饷暨解京师者。转输维艰。仍照旧征银外。余俱半银半钱。征收支放。不容毫厘参差。违者治之以法。大抵专征银则银贵。专征钱则钱贵。如此均平。则上下流通。彼此俱无亏折之虞。用银用钱。无往不宜。海内可坐致丰亨之象。 国家可永无匱乏之忧。诚裕国足民之至计也。

疏钱法以济民用疏

浙江总督赵廷臣

从来泉货之利。自古及今。行之最久。闻患其少而不足。未闻患其滞而不行也。若钱法不行。止用白镪。勿怪乎白镪日贵。幸而米盐丝布。价值不昂。倘遇岁时荒歉。闾阎穷黎。将以何物易米而饱。何物易衣而暖乎。臣以为可佐白镪之不足。莫如鼓铸犹可行也。虽 国家理财大事。开之有源。节之有委。原不在区区鼓铸之末。若以其所有。易其所无。通缓急而便日用。舍鼓铸又不能济民之急。年来开铸停铸。议论不一。钱率不行矣。钱患其铸不如式则不行。故今日之钱。体质未尝不坚好。轮郭未尝不周固也。钱又患私铸日多则不行。故今日之钱。非有风飘眼之可溷。公私不辨之可欺也。夫钱既无轻重。而又无盗铸。然犹壅滞而不通者。其故安在。臣以为行于近而未行于远。责下效而未责上行也。今若使外省收铜开铸。端官督理。一准宝泉宝源铸造之法。稍不如式。或失之轻。或失之重。或失之厚。或失之薄。或形色参错。或体势渗漏。或孔方不方。或轮圆不圆。有一于此。即治鼓铸官之罪。然后立法通行。可行于京师者。必可行于外省。可行于江淮者。必可行于浙闽。去其各省分铸之名。省名去而以天下之钱。供天下之用。何有江淮自江淮浙自浙闽自闽之异乎。由此推之。钱既一律流通。天下穷民百姓。在城可易市井之杂货。在乡可易村镇之谷帛。通邑大郡。山乡水曲。富贫贵贱。莫不知钱为通宝。则钱法行矣。若

通于此而不通于彼。通于本省而不通于别省。何以谓之通宝耶。臣所谓从前钱法不行。诚行于近。未行于远也。立法又贵久而无弊。官有出而必有收。民可领而必可纳。由此推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如征收钱粮。除协饷部饷起解正款。稽算明白。照数纳银外。其余若存。若杂税。以银七钱三而收。若兵饷。若俸工。亦以银七钱三而放。收纳之际。银过七钱不及三者。仍令民补交不足之钱。收回多纳之银。支放之时。钱过三银不及七者。仍于官库找给不足之银。收回多搭之钱。不然散给兵役。则以钱充饷。征收税粮则不以钱。钱法尚能行乎。惟出入均平。收放画一。民皆知钱为有用矣。钱有用则钱不贱矣。钱不贱而银尚独贵乎。臣所谓从前钱法不行。诚上不行而下不效也。苟行之得法。又何患钱不流通哉。职身任外吏。目击市廛之萧条。井庐之荒凉。千室之村。无百金之家。则赤白金之流贯闾阎者。亦既鲜矣。今若以有余之铜补不足之银。钱可济银。银亦可易钱。有银之家则用银。无银之家即用钱。银即是钱。钱亦是银。故岁增万金之钱。所铸愈多。则增银愈多。此藏富之道。补国用而济民穷。未必非生财之一端也。

疏通钱法状广西通志

元展成

窃以制钱为 国家之宝。利于流通。查粤西僻在边隅。夷多汉少。所用之钱。种种各异。除制钱外。并用旧铸京墩。及青铜桂字。黄铜古字。红铜广字。黑铜杂字。诸废钱。积习相沿。屡禁莫改。近奉督宪。拨运云南省所铸制钱。搭放粤西通省兵饷。无非欲制钱流行遍布。法至善也。惟是每制钱一千。定价银一两。及发给兵丁。转易与商民。则非一千一二百文。不能易银一两。所以然者。杂钱行使既久。市井愚氓。山村猺獠。止知杂钱之便。争相兑换。其价日增。而制钱尚未流通。其价日减。现在滇省制钱。源源转输。粤西藩库。陈陈堆积。兵丁不免亏折之苦。搭放亦有扞格之忧。苟不即为变通。恐非所以筹国计而利民生也。为此合行详请。于本年征收耗羨。或银或钱。听民输纳。后此征收地丁钱粮。多有仍纳银两。若由几分以至二钱以内者。准其持制钱交纳。其火耗以按银数加收。至于征收之制钱。或全解藩库。或留于该府州县。就近搭放兵饷。又在因地制宜。难于执一。如此则凡有钱者。皆以纳制钱为便。莫不重视制钱。而杂钱渐为无用之物。即市井奸商。平日贩卖杂钱以射利者。民间既不兑换。亦将废然自阻。不用别行严禁。而杂钱必日散月消。且以贮库之制钱。放之于兵。兵得以交易而布之于民。民得完赋。而仍输之于官。上下流通。循环不滞。兵民共赖。交易无穷。不独可以疏通于一时。似亦可以推行于永久矣。

敬陈泉布源流得失疏

储趾

窃惟王者理天下之财。所以足国用而便民生者。莫急于平钱价。而在上之流布未广。在下之蓄积不通。则钱价终无由平。查定例。每钱文一千。价值白金一两。低昂有限。此令甲也。轻则亏官。重则病民。今皇上弛黄铜之禁。听其采洋。开滇省之圜。运至京师。所以筹其源流者至矣。而钱价之浮重如故。揆厥由然。一在新铸之钱。流布未广。一在外省富户。藏钱者众也。往者宝泉局圜百座。宝源局圜五十座。以天下之广。仰给于百五十圜之钱。宜其不足。而远资滇省之鼓铸矣。然而万里远输。当舟车交换之时。往往发至岸上。逐匣开。毕。仍复装载。以至耽延时日。多费价。而部发之与民兑。钱价不能差减者。或由于此。且滇钱总运至京。俟开兑通行。流布各省。近者年余。远者二三年。山陬海徼。始得广行。新钱恐属迟滞。今或于湖广江西江南等省。预设留钱开兑之局。兼为搭放兵饷。代米赈荒之用。较之自京再行各省。稍为迅速。如此则流布应广。钱价应平。若陝省宁夏等处。钱价较京师差贱。由前此数年。兵饷充斥所致。自可无烦筹划。至于民间富户藏钱之弊。更甚于销钱。缘富户入多出少。易致赢余。又因钱文镇重难移。可备盗窃。以为太平之时。藏金珠不如藏银。藏银又不如藏钱。是以岁计所入租课。易而为钱。月计所入典当利息。易而为钱。所出者不过什之二三。多至五六而已。且钱价愈贵。则富户愈藏。富户愈藏。则钱价愈贵。夫钱者泉也。流通则多。藏匿则少。势所必至。唐元和十二年。凡官民私贮现钱。不得过五千贯。犯者论刑。可见历代原有此弊。请嗣后务令蓄积多者。或以钱纳粮。或多开钱铺。倘执迷不悟。则酌量议罪。庶富民畏法之心。甚于保富之心。而钱可流通不滞矣。

黔省钱法疏雍正六年

贵州提督杨天纵

窃惟制钱系国家通宝。各省皆用。惟贵州一隅。未能通行。臣细察其情。并非民之不用。实由于地方官之不乐行也。每年应收正杂钱粮。每两明则加火耗二钱。其实竟有加至四五钱不等。且布政司衙门。每兑收银一百两。加轻平银五两。若收钱则无羨余。是以不行收纳。从前滇省曾发制钱试用。在民间随手交易。较之用银。毫厘不折。孰不称便。只因粮赋一项。官不收钱。民间因置而不用。臣思欲使制钱流通。必先筹行使制钱之法。臣查黔省地丁等银。以及税课。每年通共约计。不过十数万两。俱在本省支销。非他省钱粮重多者比。臣仰恳圣裁。令督抚两臣。飭行贵州各府州县。凡百姓应纳钱粮。一两以下者俱收制钱。一两以上者或银钱并收。听民自便。再各税口亦许银钱并纳。毋得措勒刁难。其地方官所收银钱。除银仍起解布政司弹收贮库。至征收之钱无庸解交。以省价。即如臣标下兵饷。每季需银万两。可以钱二千串搭放。而

各镇标协营兵饷亦照此支給。至一应驿费各项俸工。俱将钱文支发。如此则黔省钱文流通。而黔省鼓铸自然不至壅滞矣。

钱法之变日知录

顾炎武

洪武实录。岁辛丑二月。置宝源局于应天府。铸大中通宝钱。与历代之钱相兼行使。至嘉靖所铸之钱。最为精工。隆庆万历。加重半铢。而前代之钱。通行不废。予幼时见市钱。多南宋年号。后至北方。见多汴宋年号。真行草字体皆备。间有一二唐钱。自天启崇祯广置钱局。括古钱以充废铜。于是市人皆摈古钱弗用。崇祯初上御平台给事黄承昊疏中有销古钱不用语阁臣刘鸿训奏今河南山东山西陝西皆用古钱若骤废之于民不便此乃书生之见上曰卿言是而新铸之钱。弥多弥恶。旋铸旋销。宝源宝泉二局。祇为奸之窟。故尝论古来之钱。凡两大变。隋时尽销古钱。一大变。天启以来。一大变也。昔时钱法之弊至于鹅眼縲环之类。无代不有。然历代之钱尚存。旬日之间便可澄汰。今则旧钱已尽。即使良工更铸。而海内之广。一时难。欲一市价而裕民财。其必用开皇之法乎。

自汉五铢以来。为历代通行之货。金志谓之自古流行之宝未有废古而专用今者。唯王莽一行之耳。考之于史。魏熙平初。尚书令任城王澄上言。请下诸州方镇。其太和及新铸五铢。并古钱内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听行之。梁敬帝太平元年。诏杂用古今钱。宋史言自五代以来。相承用唐旧钱。至如宋明帝泰始二年。则断新钱。专用古钱矣。金世宗大定十九年。则以宋大观钱一当五用矣。昔之贵古钱如此。近年听炉头之说。官吏工徒。无一不衣食其中。而古钱销尽。新钱愈杂。地既爱宝。火常克金。遂有乏铜之患。自非如隋文别铸五铢。尽变天下之钱。古制不可得而复矣。钱者历代通行之货。虽易姓改命而不得变古。后之人主。不知此义。而以年号铸之钱文。于是易代之君。遂以为胜国之物而销毁之。自钱文之有年号始也。尝考之于史。年号之兴。皆自季世。宋孝武帝孝建初铸四铢。文曰孝建。一边为四铢。其后销去四铢。专为孝建。废帝景和二年铸二铢钱。文曰景和。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更铸钱文曰。太和五铢。孝庄帝永安二年。更铸永安五铢。此非永世流通之术。而高道穆乃以为论今据古。宜载年号。何其愚也。近日河南陝西。各自行钱。不相流通。既非与民同利之术。而市肆之猾。乘此以欺愚人。窘行旅。盐铁论言币数变而民滋伪。亮哉斯言矣。

用古钱议

徐干学

康熙廿五年。福建督抚。题请饬行钱政。以所辖州县。多用古钱。应否禁遏。

或听从民便。户部议一概古钱。悉行销毁。违者以悖旨论。上疑之。以问内阁诸臣。臣干学以为自古皆古今钱相兼行使。以从民便。若设厉禁。恐滋烦扰。因略考前代已行之事。进呈御览。惟皇上裁择。臣案梁书敬帝太平元年。诏杂用古今钱。宋书明帝泰始二年。断新钱专用古钱。魏书孝明帝熙平初。任城王澄上言。窃寻太和之钱。孝文心创制。后与五铢并行。此乃不刊之式。君子行礼。不求变俗。因其所宜。顺而致用。太和五铢。虽利于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扬之市。土货既殊。贸鬻亦异。便于荆郢之邦者。则碍于兖豫之域。致使贫民有重困之切。王道貽隔化之讼。臣谓今之太和。与新铸五铢。及诸古钱。方俗所使用者。虽有大小之异。并得通行。贵贱之差。自依乡价。庶货环海内。公私无壅。金史世宗大定十九年。以宋大观钱。一当五用之。明太祖实录。辛丑。置宝源局于应天府。铸大中通宝钱。与历代之钱相兼行使。成化元年。诏通钱法。商税课程。钱钞中半兼收。每钞一贯。折钱四文。无拘新旧。年代远近。悉验收以便民用。世宗实录。嘉靖十五年。巡视五城御史阎邻等。言国朝所用钱币有二。曰制钱。祖宗列圣及皇上所铸。如洪武永乐嘉靖等通宝是也。曰旧钱。历代所铸。如开元太平化祥符等钱是也。百六十年来。二钱并用。民咸利之。崇祯元年。上御平台。召对给事中黄承昊。疏内有销古钱不用语。阁臣刘鸿训奏今河南山东山西陝西皆用古钱。若骤废。于民不便。此乃书生之见。上曰。卿言是也。以臣所闻历历如是。大略钱者历代通行之货。金志谓之自古流行之宝。自汉五铢以来。未有废古而专用今者。惟王莽一行之。而随时尽销古钱。亦一大变也。明天启以来。广铸钱局。官吏工徒。无一不衣食其中。尽括古钱以充废铜。古钱销尽。新钱愈杂。又一大变也。昔时钱法之弊。至于鹅眼緋环之类。无代不有。然历代之钱尚存。旬日之间。便可澄汰。今则旧钱已尽。即使良工更铸。而海内之广。一时难。欲一市价而裕民财。为稍难矣。故自古自秦隋而外。虽易姓革命。而古钱仍旧流通。钱亦不壅。况于闽处岭外。负山邻海。非同内地。听从民便。兼用古钱。似属至便。臣昧死谨议。

铜钞议

邱嘉穗

钱法之所以壅滞而不行者。非患其太简而失之重。即患其过繁而失之轻也。要在权为母子之制。而简以统繁。繁以分简。俾其轻重之兼行。以相为流通而已矣。善乎单穆公之言曰。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此制钱之本意。而行钱之善经也。今天下之钱。大率准于汉之五铢。唐之开元。而无前代甚轻甚重之患矣。然犹虑其势日趋于轻。而不足以为重者。以其一文仅当一厘之

用。繁而不简。分而无统。而子母之制不立故也。窃见自汉武令诸侯王制白鹿皮为币。而后人因易以楮。至宋元明三朝。始有所谓交子会子宝钞之法。皆自一贯至百千贯。以代现钱之用。究其为制。不过取方尺之纸。印文其上。而即可以易数十百钱之物。其费省于钱十倍。而利用无疆。又不啻过之。顾楮之为币也。用劳而易毁。纸之为物也。质薄而难全。而其上刊有定式。专视区区之印文。以为照验。即使制造者极其工致。而传染未几。已归于断烂。而不可以复辨。上之人始不得已。屡取而更造之。而新旧出入之间。动多诈伪抑勒。不可禁止。如前明行宝钞法。每一贯准钱一千银一两。曾未及中叶。而已渐轻渐减。其最后一贯之钞。不足以抵一二文一二厘之用。竟以字迹漫灭。滥恶不堪而罢。以累期数百年之永利。而终莫能守者。蔑不由此之故。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窃谓钞法之废也久矣。苟欲其神明变通。而为可久之计。固不必袭楮币之名。亦不当用虚薄易烂之纸。莫若取白铜之精好者。销铸为钞。如今之钱式而稍加重大。镂以文字。面曰康熙宝钞。背曰准五准十之类。以至准百而止。而其中孔。则别之以圆。取其内外圆通流行钱法之义。要使内局自铸。定为一式轻重。纤毫不容增减。以杜伪造之弊。用是杂行于散钱之中。有钞为母以统钱之繁。有钱为子以分钞之简。使其虚实相生。奇偶相制。而轻重错综。可分可合。而卒不可乱。既不至若前明宝钞易烂之制。而又可收宋元交子会子之用。其亦庶几古人作轻作重之意。而足以救钱法之靡也欤。或疑三国时。孙权铸当千钱。徒有空名。吴人以为患。是不然。夫钱而当千。则价值太贵而易多。其不行也固宜。今立钞法。但自当五当十以至当百而止。而与散钱不甚悬绝。夫何难行之有。昔周景王铸大钱。以劝农。贍不足。百姓蒙利。至刘备定蜀。铸直百钱。犹能以此济一时之急。而湖南马殷行之有术。虽境内铁钱亦可使也。要在得其人以为之耳。而于法何与焉。抑尝考钞法之起。原以为钱计也。自唐宪宗时。令商贾至京师。委钱给券。以轻装趋四方。合券而取之。号曰飞钱。宋太祖置便钱务。亦许商人投牒输钱左藏库。以诸州钱给之。已皆有此意。至张咏镇蜀。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乃设质剂之法。一交一。以三年为界。而一换焉。后遂置益州交子务。又改为钱引务。而有关会诸名。其始也执券以取钱。其终也即以券而为钱。而沈该又有称提之说。遇交子减价时。官中自出百万买之。以重其权。此皆前人之而已效者。假令钞法既立。兼以次而追复旧制。其于钱法之行也何有。

论铜钞序

李呈祥

山泽之。老于藜藿。终身一空囊耳。求一钱不可得。而暇及于钞乎。铜可为钱。亦可为钞。钱既泉流。钞亦行地。而难之者曰。铜钞创也。彼以庄山之金铸

币者。非创乎。以楮为钱。用工墨十五文。而公私便之者。非创乎。米绢为之二实。银钱谓之二虚。实可创虚。虚不可创实乎。即曰。铜钞创矣。银七钱三。现行事例。亦可谓创乎。今使在行间者。元老壮猷。合计兵食之大数。暂请饷银为炉座工本。钱既渐充。则银可渐减。招归附之众。开闲旷之田。用物土之宜。生自然之利。粟既不匮。则钱愈不竭。而络绎于道途之协饷。不可尽停乎。州邑之长。循良子惠。驻防兵饷。各项存。俱以银七钱三。照数收支。其有奉行不力。稽察不严者。一以火耗私派之例按之。银价不昂。则钱值不诎。费无弗节。则用无弗备。丰不苦于谷贱。而歉亦何患于余贵。诚如是。不亦无更制之名。有利济之实乎。使天下之人视银如钱。视钱如菽粟。视菽粟如水火。而盈宁之俗不已成。仁让之教不已兴乎。淄川唐济武先生。学道林下。迨三十年。其学无所不窥。甚为诗古文无所不精诣。而尤于铜钞之议三致意焉。予之鄙陋。不足以发明其说。而窃推引之如此。若其诗古文诸体。为识者所竞赏。又何于愚言乎。囊底索钱。瓶中见粟。固将与山泽之共之。非敢以闻于当世之君子也。

行钱议

高珩

问曰。兵饷不足奈何。曰舍银行钱则足矣。曰银以易粟。何故舍之。曰今 国家无银。天下亦无银。而今年每粟六斗。不能易银一钱。比较敲扑而死者无算。终不能有银。地亩止出粟。原不能生银也。曰今钱法方苦壅滞。何以行之。曰铸当十当百之钱。则可以轻资而行远。与银同矣。曰军民不肯流通奈何。曰封粮盐课关税必要钱。民间交易田宅。价值十两以下必要钱。则断无不行矣。人主之权。变化万物者也。可以顷刻变化人之贵贱。独不可以顷刻变化物之贵贱乎。但当之以勇。守之以信耳。曰钱即铸矣。百姓能有银以易之乎。曰军前之粟贵极。而民间之粟贱极。即以钱收江北之粟。而各地铸之。饷军有余矣。即令贵余民粟。民可以完粮而无敲扑之忧。此安民福民之急策也。况征之于古。刘备得西川。府库为军士掠尽。刘巴建议铸大钱。尽收所掠。而成都遂富。又宋朝严禁用银。此皆载在文献通考明甚也。即铜不足。以铁代之。不胜于纸钞乎。今言废银。人必大笑为狂。试问唐虞纳总纳程。三代布缕粟米。唐之租庸调。曾有用银者否。自宋而降。妖孽乘权。酷吏贪官。埋藏馈送。莫此为便。故不可挽耳。苟能流金放银。杀珠殒玉。不患太平不立见矣。但家藏巨万之人。痛恶而百计挠之耳。查山左。明末每钱一百。买银一钱。康熙二年。至三百文。今遂六百有余。尚苦无银可买。是 国家未曾加赋。而百姓一年。若纳四五年之粮矣。今各县有储粟几百石。弃之携家而逃者。比比见告矣。来岁恐将益甚。逃愈多。地愈荒。而赋愈逋矣。何可不早为之救乎。救之之道奈何

。曰。本省存可封制钱。本省兵饷可用本色。不独可令 国赋立办。而且民省火耗之费。兵省克减之费。况兵未尝即衣食银钱也。仍将卖买用之。则省其卖买之费。是于国于民于兵皆为甚便。独官吏之取火耗。纳贿赂。入囊。输苞苴者。不以为便。遂云不可行耳。或曰。钞法亦可救急。若大粮商税。非钞不收。则钞法立行矣。或误以为此止利民而不利国。非也。夫赋税之入。皆为兵饷官俸用耳。苟上操利权。出不尽而用不竭。又安用朱提为乎。禹贡纳秸纳程。唐法为调为租。元明开国之初。皆以宝钞济用。不专重金银也。至兵饷当以屯田为上策。而现今陝西靖边诸处。兵皆半支谷麦。变通尽利。是在持筹者矣。

请停鼓铸事宜疏康熙九年

给事中姚文然

臣惟鼓铸之设。原以流通 国宝。不计乎多铸与少铸也。若多铸则期于生息矣。凡物先计其本。后计其息。铜者本也。其铸出新钱。所值之银者息也。既云生息。则必核铜之实价。以定铸本。而部颁一定之铜价。不可据矣。又必核钱之实值。以定铸息。而部算一定之值。不可执矣。臣查近日钱之所以有息者。以所收之铜。定为每斤六分五厘之价。而所放之钱。定为每千文作银一两之值。故算之有息耳。今各省开铸太多。则与昔大不同矣。何也。开铸之初。废钱壅积。尽化而为铜。又铸局少则用铜少。铜不踊贵。故部颁一定之价。每斤六分五厘而足也。今各省开铸。则各省采铜。铜之价每斤乃有贵至一钱。至一钱三四分者矣。各关采铜解部者。皆以铜少而贵。踰期久不到矣。倘此后铜价日贵。而部中仍以一定之价销算之。如广东省铸出新钱。七十二万一千文。值银七百二十一两。遵照部例销算。止应开销铸本银五百九十三两。尚获息银一百二十八两。若照地方时值工本计算。实用过铸本银一千四十三两。除照部例销算外。局官实包赔铸本银四百五十两。此等暂时犹属官吏包赔。久之不强派于商。必强派于民矣。是核其实乃加派也。而名之曰生息岂可乎。钱之时值。如米盐之时值。因地之宜。从民之便。不可以法令强定也。今京城钱值。约略每千文。不过值银八钱。若各省开局。铸钱愈多。则钱值愈贱。乃给旗下之穷丁。边腹之戍卒。驿递之马料役食。仍以一两之定价放之。而加以远道般运之脚费。见在如兴延各营。已有具呈泣控。情愿减饷。不愿领钱者矣。是核其实乃裁减也。而名之曰生息岂可乎。故论其名则铜虽日贵。钱虽日贱。而部中销算。铜有一定之价。钱有一定之值。则每年有一定之息。各省鼓铸。应停者不必急议停也。若核其实。则铸局日增。铜以日少而日贵。钱以日多而日贱。不急酌议停止。非惟无息。并耗铸本矣。各督抚疏请停铸。其不利于兵民之处。俱已详陈。无俟臣赘。而臣核实细算。更忧其于 国计有不便者此也。臣年来见部中疏通钱法。将存钱粮。一收钱放钱。用心甚周。立法甚善。宜乎钱法大行

。然而各省督抚。或以铜贵为艰。或云新旧铸钱。已足支放。疏请停铸。臣初甚疑之。后细思其故。乃知钱之为物。少则流通。多则壅滞。何也。曰贮之者少也。官库富室。朝收夕放。银藏累代。钱散目前。此其一也。曰运之者少也。质重值微。运艰费。银行万里。钱行百里。又其一也。曰用之者少也。置产经商。多处不用。斤盐斗米。用处不多。又其一也。有此三少之故。则其物不可以过多。多则必滞。乃自然之势。天也。非人之所能强。非法之所能通也。臣因此又考明时鼓铸之事。洪武嘉靖万历。皆屡令各省开铸。旋因钱法壅滞。开铸所得。不偿所费。屡次停止。其始皆以为便国便民之良图。终以不便而停。岂非往事之已验哉。臣又查鼓铸一事。亦各省情形不同。如浙江省特请开铸。密蓊等镇。开铸称便。见经抚臣金世德题报在案。其余未报到地方。自可陆续酌议。至于请停铸。各省该抚。有屡疏迭陈者。有经年待命者。穷边兵饷。急如星火。或去铸局窵远。或山路崎岖。领钱搬运。尤为苦累。早定议一日。早省一日之劳费。即早沾一日之皇恩。伏乞 特沛纶音。 部速议。应停者停。应减者减。其余愿开铸地方。仍行开铸。各从民便。庶 国计兵民。俱有利益矣。

收小钱以供鼓铸疏乾隆三十四年

两江总督高晋

为筹办铜务事。查宝苏局鼓铸钱文。向以洋滇二铜。对搭配铸。而所办滇铜。必须往返三年。方能办到。现在局存滇铜。计至本年第十七卯。业已配用无存。其三十一一年。赴滇采办铜六十万觔。接准云南抚臣咨会。业已办得金钗厂铜。三十万觔。于上年十一月内起程在途。经布政使与臣相商。循照三年一次委员之例。详请动项赴滇采买。而臣未将滇省所产铜觔。现在未能宽裕。不敷接济之处。预为筹及。即行冒昧具奏。诚有未协。今臣遵将苏铸一事。检查历年卷案。并与藩臬两司。悉心筹酌。查江浙二省。办铜商船。乾隆二十九年以前。本有一十五只。嗣于乾隆二十九三十一等年。因官商范清济。有应交官项。先后裁减商船四只。添拨范清济名下办运。该额商等。尚有船八只。每只配铜十万觔。共有铜八十万觔。以六分交官。四分听其自卖。内苏浙二局。应各收买二十万觔。江西应抽买八万觔。嗣据额商李豫来等。以倭铜矿深厂乏。年年微。倭人于定额十万觔内。每船减发铜一万二千觔。该商等以船大载轻。渡海堪虞。自行减去两只。每年仅有铜六十万觔。若照六分交官。四分民卖之例。苏浙两局。应各减买商铜五万觔。其不敷之数。请于范清济添拨船内。一体四六抽买。经前抚臣咨部未准。现在商船虽止六只。而应交苏浙及江西三省额铜。仍照八船额数办交。历年尚无拖欠。此江省现在办铜之情形也。臣隋与藩臬两司。先就江苏一省。从长计算。本年六月。钦奉 谕旨。折中定价。收

买小钱。初办之时。不知将来收数多寡。是以将收买小钱。改铸制钱。即抵作收买价值。截数至九月初十日止。收有八十余万觔。又因支发收买钱价。一时鼓铸不及。经臣具折奏明。请即以应发洋商铜本银两发给各属。令其自行易钱。以为收买钱本。臣复通饬各属。实力奉行。并与司道。心稽查。随时督催。节据各属报到日收觔数。有增无减。计自九月至本月初。又收有一百六十万觔。连前共有二百四十余万觔。内除先经改铸过小钱二十余万觔。业已支发买钱价值外。现在未经改铸小钱废铜尚有二百余万觔。查宝苏局每年额用铜铅点锡。共需九十二万一千六百觔。今既有废钱二百余万觔。虽系前经奏明。抵作收买价值。而现在滇铜。不能宽裕。似应即以抵补额用铜铅之数。以资接济。惟是废钱铜质低薄。若以配铸。是否不致折耗过多。其配铸成本。与专办洋铜。及兼办滇铜价费。是否相符。有无节省。随饬藩臬两司。亲赴苏局。监同试铸。兹据覆称。苏局鼓铸。本年第十六卯以前。系兼用洋滇二铜配铸。计铜铅锡一百觔。该成本十两四钱二分。若此后专用洋铜鼓铸。计铜铅锡一百觔。该成本十两九钱七分。未免过费。今小钱每一百觔。买价九千五百文。以现在钱文市价核计。该成本银九两七钱九分零。惟小钱质羸性脆。若专用鼓铸。多有毛边缺口脆裂黑黯。今以正卯铜铅点锡。均匀搭配。再每百觔。加配黑铅二觔八两试铸。即与铸出卯钱。一律光润。又铜铅锡。入炉镕化。每百觔例准折耗九觔。废钱质薄渣多。较之正卯铜铅。约须加耗觔余。计每百觔。应少铸钱一百四五十文。但有加配黑铅二觔八两。除去火工铅价。仍有余钱一百五十余文。足敷抵补。统计每用废钱一百万觔。较之专用洋铜鼓铸。可以节省盈余钱一万一千余串。实于鼓铸经费大有裨益等情。

臣查以小钱试铸。既据该司等细心核计。较之专用洋铜。及兼办滇铜。俱有节省。则现在不敷配铸铜觔。自可暂缓另办。祇以小钱究非长有之物。日后需用铜觔。仍应预为筹计。随又将苏局需用。及额办铜觔。通盘核计。查苏局每年应铸二十八卯。额需铜四十六万八百觔。额商李豫来等。每年应交苏局二十万觔。官商范清济应交苏局五万五千九百六觔。计不敷铜二十万四千八百余觔。今有废钱二百二十余万觔。内铜铅各半。可抵铜一百一十万觔。又有三十一年委员采买。已经起运在途滇铜三十万觔。计共有铜一百四十万觔。以之抵补不敷。每年酌用二十余万觔之数。亦已足供七年之用。现在民间未尽小钱。仍在源源收买。臣又准其展限三月。而上江一省。所收废钱。事竣后。亦应解交苏局。将来废钱收数。自必更有加增。臣就江苏一省现在情形而论。非特滇铜可以停办。即加办洋铜。亦可缓俟数年之后再行筹议。惟是江苏洋铜。可以暂缓加办。而浙江江西如有应行加办洋铜。则非苏商无处购买。臣已一面转饬藩臬两司。督同府县。传集各洋商。咨询明确。将能否加办洋铜若干。切实议定。

一俟详到。臣再确核咨商各抚臣。妥协定议。另行据实具奏。一面将江苏省现以收买小钱废铜。配铸接济之处。札会浙江江西各抚臣。应否仿照办理。听各抚臣自行酌办。再查收买小钱。既以抵作正卯铜铅充用。其收买小钱价值。臣现饬在于司库应发铜铅价本正项银内动用。并将节省经费。于逐年鼓铸案内据实报销。

平钱价疏乾隆二年

给事中田懋

臣窃见京城钱价腾贵。上天怀。臣日夜思维。计惟有将户工二部。所余之钱文。发出变卖。则钱之来路既广。其价必平。然思之再四。而不敢遽陈者。诚以有一利。即有一弊。不能得卖钱之良法也。今见户部会同提督衙门。奏称工部现有余钱八万串。请于京师内外。开设官钱局十处。令各部派员管理。再于京城内外当铺。赎当钱文。令各官局。将兑收银两。酌量各当铺存贮钱文之多寡。照依市价。公平易出。以为官局输转之资。将来交春之际。各当铺须钱。仍许向各官局兑换。以作资本等因。独是臣见其所议。甚为未协。是以不得不急为奏闻也。夫既立官局。则必定以官价。而官价必较贱于市价。官价既贱。而不平其市价。则趋之者必众。趋之者众。则其中奸商借此囤积。或于官局贱买。私局贵卖。一举步之劳。而数倍其利。是小民之受福有限。而奸商之价勒索。且日甚一日。臣恐八万串之官钱。不十日将净尽也。虽其中定之以例。使换钱者银不得过几两。脱一日之内。而一人数至焉。则又当何以处此哉。且卖钱非必若卖米之易也。堂堂京官。坐于茅檐之下。与小民较银色之高低。戡头之轻重。于国体亦为玩。至所称官局。与当铺交易。尤为未妥。彼诚以当铺为奸商囤积耶。则当查其囤积。绳之以法。若以为非奸商囤积。则既能酌量当铺存钱之多寡。令官局以银公平易出。何难量其存钱之多寡。而使之公平自售也。且照市价向当铺买出。而于官局贱卖之。是糜费者国帑。而获利者当商也。夫费帑而有益于民。虽百万之多。皇上亦所不惜。若此则非徒无益。而云试行数月。无效停止。不几以政事为儿戏耶。以臣愚见。以为不必设立官局。竟将工部余钱若干。俱发与顺天府五城衙门。议定官价每银一两。钱若干文。仍令经纪铺户领买。按京城钱铺之多寡。每日约许每铺买钱若干串。因照官价。竟平其市价。为之酌余利。则商民两便。钱自流通矣。夫市价不可平也。何以言平。不知钱乃国宝。每月鼓铸。皆有定额。非若布帛之有多寡。米粟之有丰歉也。而经纪铺户之卖钱文。又非有服牛乘马。耕织力作之苦也。以国家有定之钱文。立京城一定之价值。且又为经纪铺户以余利。何为不可平。将见价值一定。则奸商迟卖早卖。取利皆一。而囤积之弊自除。如此而严禁各门。不许钱往他贩。不亦可乎。臣愚陋冒昧之见。未敢即以为是。而不

敢不陈者也。

陈明钱贵之由疏

陶正靖

窃惟钱币之制。流通则见有余。壅滞则见不足。有余必贱。不足必贵。此自然之理。古人喻之泉源。两局以之命名。良有以也。自去年以来。京师直省。钱价俱贵。诸臣纷然献议。部覆或行或否。乃近日钱价转昂。白金一两。易钱七百五六十文。民既甚以为苦。臣数月中。心谘访。乃知钱法之莫如所为经纪。人献议者欲救弊。而往往适以佐之。臣请备陈其故。经纪之设。原以便民。凡诸货物之无定价。与不能即售者。乃须经纪。至钱系官物。本有定价。铺家领买。本无赊欠。而经纪横其中。各钱铺之持银向官局者。经纪曰必与。斯与之矣。经纪曰未可与。斯勿与矣。各铺家于官价外。原欲稍求赢余。而又隐然多一番耗费。其愚拙者至伺候累日。无获而归。此官钱所以不易流通。致贵之弊。一也。其余各色买卖铺家。未尝无钱。民间持银向易。亦须经纪发票。苟无发票。即指为囤户。勾同兵役。搜查扰害。是以各铺家非不欲易银生息。而宁甘藏弃以避祸患。此私家之钱。所以不获流通。致贵之弊。二也。至车载稍多。不许出城。船只回空。亦有禁令。两局之钱。并不得流通于天下。而直省胥受其弊。是议者之谬。适佐经纪之奸谋。无益而滋累者也。臣查京城经纪。或坑陷远客。累百盛千。或欺骗乡愚。淹时逾月。往时充经纪者共百许人。今革去已十之八九。然其所以革者。由同类之攻讦。欲独专其利。而非为公家之谋。故既革之后。钱价尝少平。用坚当事者之意。不移时而复故。且又甚焉。是已革者信有罪矣。而未革者与新充者。乃市侩垄断之尤。不惟钱价贵而物价亦不得其平。悉由于此。请一切革罢。此辈奸谋百出。必有巧词。谓不容尽革者。乞 特颁谕旨。凡银钱交易。无论在官在私。概于许经纪干预。其各色铺家。贸易钱文。不许借囤户名色。搜查诈害。各当铺质钱多寡。听便舟车载运。毋庸拦阻。繁琐无益之令一除。则列肆贩鬻之徒。孰不愿流通生息者。断无壅积之理。钱价自可就平。为目前计。无急于此。至推求钱贵之始。则盗销在所不免。而铜禁亦未宜遽弛。自铜归官办。而余铜之售诸民者益少。民无所得铜。而销钱以牟厚利。亦势所必至。夫铜禁之议弛也。以收铜之滋扰。且禁之而钱价仍不能平耳。不知收铜诚不免扰累。而禁铜之令。则所司原未尝实[力](方)奉行。黄铜虽禁。而青白等色。不在禁例。奸民将黄铜器物。涂饰诸色。公然列贩。从未闻捕治一人。是禁犹勿禁。而何以绝销之源哉。臣请自今以后。不必收铜以滋烦扰。第严制器以绝盗销。除太常乐器。及宫中需用铜器。及民间所需青铜镜。端委工部开官局铸造。此外不论颜色。乃至市店招牌铜箔便面。凡可以耗铜者。一切禁断。违者准律治罪。铜器既禁。则铁器锡器。需用

必多。业铜之民。即可改谋生计。无虑其失所。议者或以民情不便为疑。夫子产惠人也。衣冠田畴。先以召谤。群饮细过也。周制勿佚。汉法罚金。使其牵于流俗之论。岂复能兴谁嗣之歌。正沈湎之俗哉。铜禁诚严。则两局所铸。日积而多。臣计数年之外。钱价必更平减。可复如康熙年间。则民亦大称便矣。

短陌日知录

顾炎武

隋书食货志。曰梁大同后。自破岭以东。钱以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中大同元年。乃诏通用足陌。梁书武帝纪中大同元年诏曰朝四暮三众狙皆喜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顷闻外间多用九陌钱陌减则物贵陌足则物贱至于远方且更滋甚岂直国有异政乃至家有殊俗徒乱王制无益民财自今可通用足陌钱令书行后百日为期若犹有犯男子谪运女子质作三年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百。唐宪宗元和中。京师用钱。每贯头除二十文。穆宗长庆元年。以所在用钱。垫陌不一。内外公私给用钱。宜每贯一例。除垫八十以九百二十文成贯。至昭宗末。京师以八百五十为贯。每陌纔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为陌。旧唐书哀帝纪天佑二年河南府自今市肆交易以八十五文为陌不得更有改移汉隐帝时。王章为三司使。聚敛刻急。旧制钱出入。皆以八十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谓之省陌。宋史言宋初。凡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为百。诸州私用。则各随其俗。至有以四十八为百者。太平兴国中。诏所在以七十七为百。金史言大定中。民间以八十为陌。谓之短钱。官用足陌。谓之长钱。大名男子干鲁补者上言。谓官司所用钱。皆当以八十为陌。遂为定制。衰季之朝。与乱同事。大抵如此。而抱朴子云。取人长钱。还人短陌。则是晋时已有之。不始于梁也。今京师钱以三十为陌。亦宜禁止。

奢吝说

魏世效

奢者之靡其财也害在身。吝者之积其财也害在财。害在身者无损于天下之财。害在财则财尽而民穷矣。今夫奢者割文绣以衣壁柱。琢珠玉而饰其用器。倡优饮酒。日费百万。然必有得之者。其财未始不流于民间也。而暴殄天物。僭礼踰法。害身而丧家。或则其子孙受之饥寒。流离以至于死。故曰害在身。今夫吝者。菲衣恶食。吊庆之节。不修于亲戚。杯酌干糒之欢。不接于邻里。惟以积财为务。有入而无出。甚则坎土穴墙以藏埋之。是故一人小积则受其贫者百家。一人大积则受其贫者万家。昔者汤武之世。家给人足。未闻煮海铸山。凿金银之矿而冶之也。何以桀纣之世。四海困穷。则世家大族。积财之明效也。夫天下之财。不之此即之彼。周而复者势使然也。然亦有往而不返者。如五代

宋室输金币于北国。或以金银市易番夷珠玉珍异者是也。有消而不存者。屑金以为漆。或以镀诸器用服饰者是也。他虽水火之焚溺。其质苟存。固未有不出于人间者。虽然。吝者之积财。以为久聚而不散矣。祸灾之来。兵寇之攻。取百年之积。一日而尽之。安见其果不出也。是故天下之穷易于富。民之凋敝易于养。上之人苟有道以经之。故未有十年而不复者。夫天下无无财之时故也。

卷五十四礼政一礼论

复礼上篇

凌廷堪

夫人之所受于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复其善者。学也。所以贯其学者。礼也。是故圣人之道。一礼而已矣。孟子曰。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皆吾性之所固有者也。圣人知其然也。因父子之道。而制为士冠之礼。因君臣之道。而制为聘觐之礼。因夫妇之道。而制为士昏之礼。因长幼之道。而制为乡饮酒之礼。因朋友之道。而制为士相见之礼。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少而习焉长而安焉。礼之外。别无所谓学也。夫性具于生初。而情则缘性而有者也。性本至中。而情则不能无过不及之偏。非礼以节之。则何以复其性焉。父子当亲也。君臣当义也。夫妇当别也。长幼当序也。朋友当信也。五者。根于性者也。所谓人伦也。而所以亲之义之别之序之信之。则必由情以达焉者也。非礼以节之。则过者或溢于情。而不及者则漠焉遇之。故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其中节也。非自能中节也。必有礼以节之。故曰非礼何以复其性焉。是故知父子之当亲也。则为醴醮祝字之文以达焉。其礼非士冠可赅也。而于士冠焉始之。知君臣之当义也。则为堂廉拜稽之文以达焉。其礼非聘觐可赅也。而于聘觐焉始之。知夫妇之当别也。则为笄次帨鞶之文以达焉。其礼非士昏可赅也。而于士昏焉始之。知长幼之当序也。则为盥洗酬酢之文以达焉。其礼非乡饮酒可赅也。而于乡饮酒焉始之。知朋友之当信也。则为雉牖奠授之文以达焉。其礼非士相见可赅也。而于士相见焉始之。记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其事盖不仅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也。即其大者而推之。而百行举不外乎是矣。其篇亦不仅士冠聘觐士昏乡饮酒士相见也。即其存者而推之。而五礼举不外乎是矣。良金之在矿也。非筑氏之镕铸不能为削焉。非氏之模范不能为量焉。良材之在山也。非轮人之规矩不能为毂焉。非辘人绳墨不能为辕焉。礼之于性也。亦犹是而已矣。如曰舍礼而可以复性也。是金之为削为量。不必待镕铸模范也。材之为毂为辕。不必待规矩绳墨也。如曰舍礼而可以复性也。必如释氏之幽深微眇而后可。若犹是圣人之道也。则舍礼奚由哉。性至隐也。

而礼则见焉者也。性至微也。而礼则显焉者也。故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三代盛王之时。上以礼为教也。下以礼为学也。君子学士冠之礼。自三加以至于受醴。而父子之亲油然矣。学聘觐之礼。自受玉以至于亲劳。而君臣之义秩然矣。学士昏之礼。自亲迎以至于彻饌成礼。而夫妇之别判然矣。学乡饮酒之礼。自始献以至于无算爵。而长幼之序井然矣。学士相见之礼。自初见执贄。以至于既见还贄。而朋友之信昭然矣。盖至天下无一人不囿于礼。无一事不依于礼。循循焉日以复其性于礼而不自知也。刘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故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夫其所谓教者。礼也。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故曰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

横渠张子之学。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为先。此二篇可谓见其大意者。

复礼中篇

凌廷堪

记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此仁与义不易之解也。又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此道与德不易之解也。夫人之所以为人者。仁已矣。凡天属之亲则亲之。从其本也。故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亦有非天属之亲。而其人为贤者则尊之。从其宜也。故曰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以丧服之制论之。昆弟亲也。从父昆弟则次之。从祖昆弟又次之。故昆弟之服。则疏衰裳齐期。从父昆弟之服则大功布衰裳九月。从祖昆弟之服。则小功布衰裳五月。所谓亲亲之杀也。以乡饮酒之制论之。其宾贤也。其介则次之。其众宾又次之。故献宾则分阶。其用肩。献介则共阶。其用肫脰。献众宾则其长升受。有荐而无俎。所谓尊贤之等也。皆圣人所制之礼也。故曰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亲亲之杀。仁中之义也。尊贤之等。义中之义也。是故义因仁而后生。礼因义而后生。故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礼运曰。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郊特牲曰。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董子曰。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节民以礼。然则礼也者。所以制仁义之中也。故至亲可以揜义。而大义亦可以灭亲。后儒不知。往往于仁外求义。复于义外求礼。是不识仁。且不识义矣。乌先生制礼之大原哉。是故以昆弟之服服从父昆弟。从祖昆弟。以献宾之礼献介。献众宾。则谓之过。以从祖昆弟从父昆弟之服服昆弟以献介献众宾之礼献宾。则谓之不及。圣人制之而执其中。君子行之而协于中。庶几无过不及之差焉。夫圣人之制礼也。本于君臣父子夫妇昆弟

朋友。五者皆为斯人所共由。故曰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天下之达道是也。若舍礼而别求所谓道者。则杳渺而不可凭矣。而君子之行礼也。本之知仁勇三者。皆为斯人所同得。故曰德者得也。天下之达德是也。若舍礼而别求所谓德者。则虚悬而无所薄矣。道无迹也。必缘礼而着见。而制礼者以之。德无象也。必藉礼为依归。而行礼者以之。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故礼也者。不独大经大法。悉本夫天命民彝而出之。即一器数之微。一仪节之细。莫不各有精义弥纶于其间。所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是也。格物格此也。礼器一篇。皆格物之学也。若泛指天下之物。有终身不能尽识者矣。必先习其器数仪节。然后知礼之原于性。所谓致知也。知其原于性。然后行之出于诚。所谓诚意也。若舍礼而言诚意。则正心不当在诚意之后矣。记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又曰。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又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即就仁义而申言之曰礼所生也。是道实礼也。然则修身为本者。礼而已矣。盖修身为平天下之本。而礼又为修身之本也。后儒置子思之言不问。乃别求所谓仁义道德者。于礼则视为末务。而临时以一理衡量之。则所言所行。不失其中者鲜矣。曲礼曰。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此之谓也。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原治

张惠言

古之治天下者。上不急于其下。而下无所拂乎其上。政不令而成。狱不省而措。其逸也如此。其政之施于民者。不过岁时读法而已。是亦今有司之所奉行者也。其刑罚之条。止于三千五百。而以待狱讼常有余。岂今之有司常愚。而古之有司常智欤。其民与下相接者。饮酒习射吹笙击鼓以为乐。而知仁圣义中和之德。孝友睦任之行。礼乐射御书数之事。皆后之学士大夫所习焉而难成。成焉而可贵者。乡党州闾之子弟。常出于其间。其化之而俗之懋也又如此。先王之制礼也。原情而为之节。因事而为之防。民之生。固有喜怒哀乐之情。即有饮食男女声色安逸之欲。而亦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故为之婚姻冠笄丧服祭祀宾乡相见之礼。因以制上下之礼。分亲疏之等。贵贱长幼之序。进退揖让升降之数。使之情有以自达。欲有以自遂。而仁义礼智之心。油然而生。而邪气不得接焉。民自日用饮食。知能所及。思虑所造。皆有以范之。而不知其所以然。故其入之也深。而服之也易。夫蛮粤之人。生而侏离。闻中国之音。则骇而视。被发文身之俗。资章甫而无所售。彼其习于鄙陋者犹如此。而况习于礼教者。其有奇袤放恣之民生其闲。有不怪且骇。屏之而无所容者乎。故先王所以能一道德。同风俗。至于数十百年而不迁者。非其民独厚。其理自然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也甚繁。而其行之也甚易。其操之也甚简。而施之也甚博。政

也者。正此者也。刑也者。型此者也。乐也者。乐此者也。是故君者。制礼以为天下法。因身率而先之者也。百官有司者。奉礼以章其教。而布之民者也。度礼之所宜而申之。民所常习。故政不烦也。权礼之所禁而轻重之。以绳不合者。故刑不扰也。民习于礼。故知有是非。有是非。然后有羞恶。是故赏罚可得而用也。民习于礼。故知有父子君臣长幼上下。知父子君臣长幼上下。然后有孝弟忠信。是故军旅田役之事。可得而使也。民习于礼。故有孝友睦任。有孝友睦任。然后有知仁圣义中和。是故其人材成者。可得而用也。故曰礼止乱之所由生。犹防止水之所自来也。坏国破家亡人。必先去其礼。礼不去。而风俗隳国家败者。未之有也。后之君子则不然。不治其情而罪其欲也。不制其心而恶其事也。令之以政而不知其所由然也。施之以禁而不知其所以失也。行而无所循习。动而无所法守。不胜其欲而各以知求之。知上之有以禁我也。则各以诈相遁。有司见其然。于是多为刑辟以束缚之。条律之烦。至不可胜数。以治其不幸而不能逃者。其幸而能逃不抵于法则又莫之问也。虽其不能逃而抵于法吏。当之死而不敢怨。而其所以然者。岂非其人之大不幸欤。此三代以下所以小治不数见。而大乱不止者也。

行俭论

陈斌

欲天下足食则勤耕。欲天下足用则行俭。劝耕之要。余有量行沟洫之说矣。若用绌而国不俭。则劳费日烦。未作日众。人民之归农者日少。将用不足而食益不足也。饥盗乘之。遂不可支。然则天下长久之脉。在行俭而已矣。行俭之实在止欲。在去饰。在禁糜。而不在于吝出内裁正费也。出内吝。则无以使人。正费裁。则无以供事。此敛怨之由。而非谨身节用之实政也。今观乡鄙细人之欲。饱暖而已。麤衣粝食。一金之资。可以给一人。若进而求美好。则用倍之。进而求丰余。则又倍之。又进而求鲜异。则更倍之矣。而所见巨商豪吏。一宴而必数缗。裘衣而必百贯。一衣食之费。平人且终岁而耗千金。而又欲美其宫室。饰其器用。侈其一切。养生送死之具。而又有声色之娱。狗马畋游戏玩之好。数倍于常用。吾以知人之欲至无穷。而其害亦至无穷也。而况于卿士大夫之有家。而况于后王君公之有国与天下者。其导欲非一人。其从欲非一事。起于至微至近之间。而渐至于屈四海之力而擱然不觉。岂不可为寒心者耶。若一日止而绝之。以宽于民。以补于财用。则朝廷上下即传为盛德。不数年而天下成为风俗。广为教化。则公卿守法。士大夫上廉。农民安处而尽其力。吾知任事之臣。不必为铢两出入之计。而天下之用渐足矣。天下习俗之陋。莫甚于去实务尚虚美。施施然惟粉饰之事。自知其力之既屈而犹侈其外观。则立敝之道也。故吾谓欲行俭者又在去饰。夫饰非一端也。有罄其力而饰者。有力不足

而愈饰者。罄其力而饰者。其室空。力不足而愈饰者。其业败。奚以明其然也。今有一日用之器。亦取用而足矣。而或饰以刻镂。刻镂不足。又饰以丹采矣。丹采不足。又饰以金玉矣。而凡服御饰于身。陈设饰于家。妾婢饰于内。仆从饰于门。鞍马辎舟饰于路。非礼体所系。而必为是者。以为外观之不可已耳。此犹罄其力而饰者。然出广而入有数。富室必落。中产必贫。若其已贫。而勉循富者之为。无所入。而不塞出者之窞。牵庸人之议。以示观美于俗目。而不顾其后。则日虚月耗。而不可救矣。圣人有言曰。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安。贫不可讳。俭则可安。后世患贫而又不能俭者。粉饰之言误之也。况胥天下而尚粉饰。则人无诚朴之意。事无经久之计。其害至大。又不特俭之不能行也。至一切无名费用。即豪家大族。其房户庖厨苑之间。与夫节赏年例寺观香火之类。靡所不有。而况于有国家乎。故古今丰大之朝。事多用广。费有所因。遂历久不革。则且视为常款。沿为定额。曾不知其岁岁而虚糜也。滥觞之始放为长流。大壑之泽竭于漏。故禁糜者又行俭之一事也。或曰。人主患不广大。度支出入岁巨万。而惟俭之行。是示人以不广大也。奈何。曰。人主谨身节用。以一人之俭。养给天下之众。则正广大之至也。唐尧土簋而称圣帝。夏禹恶衣而冠三王。孝文以弋绋为汉太宗。宪宗以一肉兴唐中叶。而于丰亨裕大之时。进惟王不会之说者。未有不误人家国者也。故一人行俭。即为教化。天下行俭。即为风俗。俭则食用不侈而物价平。技巧不作而农力尽。由撙节之后可以蕃生殖。由生殖之后可以备积储。有积储而可以馈兵。可以御荒。而天下之用恒足矣。夫岂纤悉之务哉。曰国俭而不能举礼。又奈何。曰三代而上。布衣而朝。陶匏而祭。再进以俭。故不能举礼。今之俭犹古之奢。窃谓必行俭而后可以求礼意也。汉明帝曰。吾子岂得与先帝子比。此为知国计者。若唐之嫁公主。宋之郊。明季之封藩。则自罢其国耳。何礼之举。而又何俭之能行哉。

叔孙通论

赵进美

人主之治天下。举一世而整齐约束之。而人不敢贰。无异术也。礼与兵二者而已。二者其功相辅。不可偏废。然人主之用。必有所独重。而世亦因之以为治乱。不可不慎也。故礼不足则任法。法不足则恃兵。兵者。礼之穷而法之变也。兵可止乱。亦可生乱。以生乱者止乱。是取黄良鸟喙之效。愈而不已。其病将大于未愈也。己强而欲人之弱。己暴而欲人之仁。己猜而欲人之愚。是皆恃兵之弊。而秦之所以亡也。孔子曰。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古之治居其功。而乱不居其弊者。其惟礼乎。礼之说微矣。其最着而易见者。别亲疏。分贵贱。严进退。谨取与。忠孝所由出。而廉耻所由生。人道之所赖以立也。三代之时。上下前后。截然而不相踰。衣服起居。秩然而不相乱。其人主垂裳正绅。不深

求天下。而世已循循称治焉。秦之无礼也。自商鞅始矣。至李斯之徒。又从而甚之。奸而获利。猾而避法。薄亲让而仇名义。相为贤智。世溺而不返。赵高所云。时不师文而决以武力。贫者富之。贱者贵之。远者近之。是固商鞅李斯之遗意。而高袭取之耳。夫礼犹饮食菽粟也。今使人日绝其饮食。而又加之黄良乌喙之药。未有不殆者矣。秦之亡也。岂徒赵高之罪哉。秦亡。汉帝以布衣取天下。时未能偃兵。而幸有叔孙通者起而救之以礼。至为绵蕞野外习之。其心岌岌矣。汉不危于鸿门荥阳。而危于拔剑击柱之时。通之功岂可与绛灌并论哉。若鲁二生者。必俟百年积德而后起。是不知礼之为饮食菽粟。而宜乎求即效者之以黄良乌喙杂然而并进也。

礼论绿野斋文集

刘鸿翱

自三代后唐虞夏商周之典章文物。徒为学者考古之资。而帝王之治天下。不获其用。其弊一在于趋时者之灭古。一在于矫时者之泥古。灭古者习为刑名法律之术。以轻简便易率天下。谓先王之委曲繁重。乃厌苦斯人之具。一切扫除而更张之。秦之所以为二帝三王之罪人也。而拘牵之士。曲曲拾灰烬之余。必尺寸争古人。不辨真伪传闻之迹。其有扞格难通。则强为之解。此执一说。彼又执一说。致世主有聚讼之叹。呜呼。古道之不可复。岂尽在趋时者之灭古与。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圣人之所以谓因。乃君臣父子年妇昆弟朋友之伦。亲义序别信之道。天之经。地之义。人之纪。虽更衰乱。犹相与维持而不敢尽泯者。至于郊庙朝廷享祭燕会之度。宫室车旗服物采章之制。升降拜跪周旋裼裘之文。虽夏之礼不尽可用于殷。殷之礼不尽可用于周。故必损之益之。而后一代之制定焉。今儒者生秦汉以后。必尽执夏殷周之仪文。谓毫厘不可复议。亦已惑矣。且夫周官之为害于天下也。论者谓新室之所增益也。若仪礼。乃周公之遗。孔子所叹为郁郁者。在圣人当时。未尝不起以义。而在后世。未必尽顺乎情。善哉郝敬之言曰。仪礼有不宜于今日者。如士冠礼。不论有爵无爵。辄用命服。今可乎。士婚礼。女子既许嫁。笄矣。出教于宗室三月。今可乎。士相见。宾五请。始得主人一出。又不升堂。止于大门外一拜。今可乎。臣侍食于君。不待君命。先饭。尝饮食。今可乎。古人无纸笔。故书必刀。文必篆。册必竹简木板。古人无棹椅。席地而坐。故食必用豆用鼎。祭祀之孙为祖尸。父拜其子也。丧纪之父在母丧与妻同服也。庶子后父为其母缌也。此皆礼之难用者也。夫尧舜禹汤文武之盛。固非后世所及。然即圣人复生。古礼之宜于今者。圣人复之。其为众之所不安者。圣人亦必不尽复也。今礼之为有道君子所病者。圣人去之。其乖于人情而或大害于义者。圣人去之。其适于人情而无大害于

义者。圣人亦必不去也。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四者。岂足备为邦之制哉。四者之外。圣人之创造岂少哉。然则如之何。曰圣人一以酌古。一以准今。

请修礼书疏康熙二十六年

御史陈紫芝

伏闻经世安民。莫大乎礼。历代人君。每当功成治定之后。必命儒臣详定典礼。专辑成书。以纲纪四方。而昭垂万世。如周有周礼仪礼。至今奉之为经。是后两汉叔孙通曹褒之礼。不传于世。他如唐之最备者开元礼。宋之最备者政和五礼。明之最备者集礼。其书皆流传至今。条目卷帙。凿凿可据者也。我朝今日海宇荡平。车书万里。正当治定制礼。功成作乐之盛世。而恭值 皇上千古制作之圣君。伏读数番 上谕。祀事必极诚敬。朝仪必期整肃。民用必归节俭。天下万世。咸仰我 皇上之神明斋戒。恭己正人。事事以典礼为念矣。至所行 郊 庙 宫 朝之仪制。八旗满汉人等服用之式。与婚丧之礼。固本 祖宗家法。节经酌定。见入会典。而特未有专辑之礼书。且我朝开局纂修。无书不备。独此典礼大节。尚少一书。传之万世。似为阙事。虽会典总括六部。为 本朝法度之书。而未可为礼书。如明时亦有会典。唐宋有六典会要。而礼书皆在其外。再即今日吏部有品级考。户部有赋役全书。兵部有中枢政考。刑部有大清律。皆在会典之外。合而观之。有会典又不可无礼书也明矣。查康熙二十三年间。部覆原任刑部尚书魏象枢疏。俟会典成后。择礼制之关官民者。另编简明一书。颁刻民间在案。此只就晓谕民间而言也。若为万世垂示。终须汇集通辑。方号全书。况就会典所载。止见行礼制。大纲固已毕举。细目未必悉张。非专辑而详定之。何能一一无遗耶。如前五月二十日。 皇上躬亲求雨。万姓欢呼。固系常祀而外。为民祈 天之旷典。诸臣未深明雩礼。以致清道陪祀。举措多愆。则他礼之或阙。可类而推矣。查唐宋明礼书。大同小异。皆分吉凶宾军嘉五礼名色。而益以冠服仪仗卤簿乐歌等项。合无请于今八月间。会典告成。进呈 鉴定后。特选老成宿学熟于典故者。专修 皇清典礼。仍仿历朝体式。分项成编。以会典已定者为主。有未定者增之。其已定而尚未详明者。稍加修饰之。至民间则仿明书参用文公家礼之意。撮其大纲。略为厘定。务使贵贱咸守。小大皆由。既以制礼作乐。示一代之典章。亦以止僭防侈正四方之风化。将 本朝制度。上与周礼仪礼垂。非汉唐宋明可同日语矣。

请厘定制度疏康熙 年

胡煦

伏见我 皇上自御极以来。凡一切利民之事。罔不兴举。一切病民之事。罔

不剔除。业已周详尽善。毫无渗漏。臣蓬藪庸才。学识短浅。乌能仰佐高深。第念古之帝王。称盛治致隆理者。莫不奉道以为枢衡。故其创制立法。亦皆有深意存乎其中。今观三重之道。以考礼制度为先。而万国遵行。惟一道同风为盛。故成周初政。遂有谨权量审法度之文。而月令所颁。亦明着角斗甬正斛之事。法度不一。则商贾或迷于所往。而奸人罔法。皆得显然各遂其私。恐非使之必尊必信必从之深意也。臣谨按各省之斗斛。有以十二筭为一斗者。有以十三四筭。十七八筭。及三十六筭。而始为一斗者。是多寡之在各省。原不一其量也。又按各省之戥秤。有苏法广法之不同。其秤亦有十四两。十六两。十八两。二十四两之不同。是轻重之在各省。原不一其衡也。又按各省之尺度。有以两手为一尺者。有以三手为一尺者。又有以一度为一尺者。又有直立于此。伸手挈布疋而上之。俟其下垂至地。始为一尺者。是长短之在各省。原不一其制也。且非特省殊制异也。即在一省。已先不能齐而一之。臣思法制不彰。恐非所以立无外之模。示建中之极。将愚贱之信从。亦无自而定矣。请下该部。酌量多寡轻重长短大小之宜。定为一成不易之制。颁发直省。务使家守其程。户遵其度。薄海内外。罔不倾心慑志于国家之盛制。于以鼓守典奉法之心。启一道同风之盛。将遵王之道。顺帝之则。未必不由制器尚象中。振兴而激劝之也。

定制崇俭疏

陈廷敬

窃惟国家久安长治之计。关于风俗。风俗盛衰之故。系乎人心。正人心厚风俗之机。存乎教化。故品节度数。必有定制。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使天下移风易俗。回心向道。尤教化之急务也。洪惟皇上尧仁舜哲。禹俭汤勤。总揽天下之大权。先教化而后刑罚。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而宏奖官方。廉为尤重。臣愚谓贪廉者。治理之大关。奢俭者。贪廉之根柢。欲教以廉。当先使俭。然而不能遽致者。则积习使之然也。臣伏见我皇上盛德渊纯。躬先节俭。御服无奇丽之观。尚膳鲜兼珍之味。早朝晏罢。谨小慎微。与中外臣民。共登古之风。一时公卿大夫。是则是效。宜蒸蒸有丕变之机矣。臣谓风俗未能尽俭者。盖古者衣冠舆马服饰器用之具。婚丧之礼。贱不得踰贵。小不得加大。今或等威未别。因而奢僭之习未尽化也。百金中人之产。一裘之费。奚啻百金。绮纨之服。机丝所织。花草虫鱼。时新日异。旧者犹新。新者已旧。贫者循旧而见嗤。富者即新而无厌。转相慕效。积以成风。外官之任者。或拥廉从数十百人。衣轻策肥。车马阗咽。震惊道路。泥沙之用不惜。贪饕之行易成。由是则富者黻货无已。贫者耻其不如。冒利触禁。妄冀苟免。幸不罹于法。则以高货夸耀闾里。愚民无知。见其如此游末趋利。多离南亩。弃其本业。贾谊所

谓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无饥。不可得也。百人织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无寒。不可得也。其始由于不俭。其继至于不廉。其卒至于天下饥寒。饥寒切于其身。奸宄因之而起。此所以刑罚未能衰止也。然则风俗何以厚之。亦曰正人心而已。夫好尚嗜欲之中于人心。犹水之失堤防也。是教化之所宜先务矣。伏祈 敕下廷臣。博考旧章。详议定制。御赐之衣物。许其服用。及近御之人。照常不议外。官员士庶。冠服衣裘饰用之制。婚丧之礼。有宜更定者。斟酌损益。务合于中。其浅近易行。如貂猓獬豸。昔有官品之分。今则庶人服之矣。如缎绸。昔有官民之别。今则杂然无辨矣。并宜厘正。使永远遵行。至若外任官舆马仆从。不得过侈。制度既定。罔敢陵越。则节俭之风可以渐致。工者不必矜能于无用。商者不必通货于难得。奇技淫巧弃本趋末之民。将转而缘南亩。田畴辟则民无饥寒。民无饥寒然后可以兴于礼义廉耻。而国之四维以张。太平无疆之盛治端在于此。又岂惟劝廉吏而已。

请禁宴会疏顺治四年

给事中杨时化

臣闻乱亡之祸。多滥觞于荒淫。创垂之猷。必作法于劝俭。未有革命维新之世。犹仍敝朝侈靡之旧。而加甚焉如今日者也。即如宴会一节。自恒情视之。不过往来之常。纵极暴殄。有何关系。不知废职诲贪。养交乱政。此为厉阶。岂徒糜费货财。败伤朴已耶。请为我 皇上备陈之。明季万历天启之际。海内富庶。盛极而衰。浸淫奢靡。固其宜也。尔时虽朝夕过从。觞筹交错。一席之费。未满一金。而有识者。已预忧夫官邪赂彰。民穷财尽。既而果然。今海内幸蒙 圣武底定。然疮痍未起。闾里萧条。此正君臣吁咈相戒。殷鉴不远之时。而诸臣年来日从事于宴会。筮醢之费。三倍于昔。加以优伶戏剧。五倍于昔。俸入几何。堪此淫纵。臣不知于何得此财。而于何偿此费也。欲其饬簠簋而禁苞苴。不可得也。且臣子朝干夕惕。犹虑旷官。今纔出公署。即赴宾筵。甚有一日几家征召者。人止有此精神。精神既疲于宴会矣。欲其勤于政事。无尸厥官亦不可得也。孟子所谓流连荒亡。乃见于 圣作物睹之际。岂翼为明听之英。所宜有耶。 圣天子在上。三尺森严。万万不敢淫朋比德。第当丝竹迭奏。优伶献笑之时。欲其言必及义。思切赞襄。商政事之得失。问民生之利病。有此迂腐不近情之事乎。臣故曰。废职诲贪。养交乱政。此为厉阶也。覆辙在前。势所必至。非敢过为不必然之虑。妄渎 圣聪也。伏望我 皇上鉴前警后。崇俭退奢。塞贪墨之原。革偷惰之习。下礼部严为申饬。制之度数。庶人知廉勤。风还朴矣。

请酌定家礼颁行疏

甘汝来

窃惟礼者。天下之大本。而王道之大原也。易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书曰天秩有礼。礼经曰修六礼以节民性。考自上古以迄成周。其制大备。仪礼一书。备载士大夫所行之礼。俾习其升降揖让之文。各安其服饰车輿之度。此民志之所以定。而民性之所以和也。汉唐以后。代有典章。大约详于朝庙。而略于闾里。宋儒司马光朱熹。明儒邱浚等。所撰家礼一书。简易可法。然仅私家用之。即其乡人。有不能尽化者。此由于教条不出于上。而无讲明切究。以为董率者之故也。我 国家纂修 大清会典一书。法周礼之六官。而仪文更备。综百王之制度。而节目倍详。中外臣民。孰不争相濯磨。以奋兴于明备之世。顾窃有虑者。五方风气异宜。其朴率者固多。而侈靡者正复不少。本年五月内。伏读 上谕。厚生之道。在于务本而节用。节用之道。在于崇实而去华。朕闻晋豫民俗。多从俭朴。而户有藏。惟江苏两浙之地。俗尚侈靡。往往家无斗储。而被服必极华鲜。饮食靡甘淡泊。兼之井里之间。茶坊酒肆。星列碁置。少年无知。游荡失业。彼处地狭民稠。方以衣食难充为虑。何堪习俗如此。生民安得不愈艰难。朕軫念黎元。期其富庶。已将历年各项积欠。尽数蠲除。小民乘此手足宽然之时。正当各勤职业。尚朴去奢。以防匱乏。岂可习于侈靡。转相仿效。日甚一日。积为风俗之忧。地方大吏。及守令有临民之责者。皆当力行化导。宣朕德音。缙绅之家。宜躬行节俭。以率先之。布帛可安。不必文绮也。麤粝可食。不必珍羞也。物力可惜。毋滋浪费。终身宜计。毋快目前。以俭素相先。以撙节相尚。必能渐还朴。改去积习。庶几唐魏之风焉。钦此。仰见我 皇上诱掖斯民。移易风俗之至意。臣愚以为欲祛其积习。惟在齐之以礼。若明示之以日用易行之书。复令司教者讲明而约束之。则其教易行而其事为可久。查前代虽有仪礼家礼等书。然仪节繁委。字句琐。且时代异制。服用不尽相符。至 本朝会典。及政治全书。虽开载详明。无关士庶之礼。且卷帙繁多。民间难以购藏。合无仰请 圣裁。抡选廷臣。检集前代礼书。并 本朝会典政治全书内。摘取汇集。编定一书。凡冠婚丧祭一切仪制。斟酌损益。务期明白简易。士民易于遵守。书成之日。进呈 御鉴。仰请 钦定佳名。颁发直省府州县学各一部。颁发到日。该府州县转行刊刻。布散绅衿士庶人等。务令家喻户晓。虽穷乡僻壤。无不周知。俾得是训是行。一遵矩矱。夫条教出于上。则风俗成于下。而僭越侈靡之习。不禁而自消。故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此之谓也。嗣后倘有越礼犯分。豪侈无节者。即以违制律。分别治罪。地方有司及教官等。不能倡导化诲。该上司查参。交部议处。其部颁各学之成书。造入交盘册内。毋致遗失。以期永远。如此则化导有方。率循尤易。五方习俗。自蒸然丕变。奢者知俭。俭者知礼。駸駸乎普天率土。一道同风。比唐虞而超三代矣。

定经制以节民用疏乾隆十六年

御史孙宗溥

伏惟我皇上宵旰图维。民依念切。本年巡幸江浙。因地方习尚纷华。藏未裕。迭蒙谕旨。饬励臣民。凡欲使易俗移风。共臻仁寿之治。此教养斯民之至意也。窃思风俗之奢靡。其致之也。必以其渐。则更化之道。固非刑驱势迫之所可强制。亦非家喻户晓之所能遽晓。即在守土之臣。如郡县吏与民最亲。有化导之责。然使任以经画民间日用之事。而漫无绳尺可守。非因循而任其自然。则苛细而近于纷扰。究无济于转移风俗之实。是必酌定章程。为之限制。使有司得所依据。士民知所适从。然后返朴还。可以归之画一。夫食时礼。圣人治世之大经也。记曰。国奢则示之以俭。国俭则示之以礼。由俭而流于奢。民所自为也。由奢而返于俭。则民不能自主。在立度数以节之。臣尝熟察今日之民情。不患其好侈而不节。正患其欲俭而不能。何者。渐染已深。势难骤改。即如江浙人稠居密。生齿无穷。物产有限。衣食之计。亦甚艰矣。其中殷实之家。豪华自喜。藉以夸耀乡邻者。固不乏人。至于勉强徇俗。剜肉成疮。而黯然不乐者甚多。其心实不愿奢。亦且其力万不能奢。而随俗波靡。不得独俭。如婚礼不奢。人以为薄于戚。丧事不奢。人以为薄于父母。宴会不奢。人以为薄于宾客。一家为之。则邻里窃议矣。一人为之。则入室交诟矣。然则俗何由变。用何由节。而财更何以丰乎。是非奉朝廷之法制以均节之。则其拘挛困苦于徇俗之情。终不得解。康熙年间。抚臣朱轼任浙时。凡民间婚丧二礼。及祭享宴会。皆为略定规模。其一切无益之费。概行禁止。士民翕然从之。颇为称便。此其明也。臣请下各该督抚。转饬州县官。各条举其土俗糜费之甚。灼然在所宜禁防者某事。汇之督抚。督抚为之裁议妥协。均立规条。恭呈睿鉴。而后下之有司。首禁其非礼之费。如聚众迎神。科钱演戏之类。次禁其托于礼而实为无益之费。如婚丧竞侈。贵贱无等之类。于教化之中。立制防之限。所谓因其势而利导之也。又凡所立限制。只须治去太甚疏节阔目。使之截然可行。原无事委琐细碎。烦苛滋扰。如此则人情胥协。教令易从。富者有节。贫者无愧。风俗可以渐。藏可以日裕。似于教养斯民之道。不无稍有裨益尔。

杜奢疏

高珩

伏念民生之日困也。以其财少。财用之不充也。以其费多。费于所当费为礼。礼者。用之经也。可已而不已为奢。奢者。家之蠹也。相煽不止。遂为风俗其害。有不止蠹于家者。常人之情。稍见饶余。辄思华美。日复一日。妄费愈增。人复一人。摹仿务过。见人朴俭。则笑以为不才。视家清素。则歉以为深耻

。其于古先典训。食时用礼。与奢宁俭之经。亦已拂矣。且也一夫终岁勤动。收获之值。不过数金。一官终岁俸薪。诏禄有经。何堪百孔浪费。侈靡日盛。不可复裁。一身冠服。动辄百金。鞍马饮食。众皆称是。不继妄取。必多攫金。名义尽丧。廉耻不闻。贪冒之行。日滋无已。然此犹一人一家之事也。至于侈靡既久。僭越亦忘。上下无章。贵贱莫辨。贾谊之所蒿目。习俗以为平常。越分恣睢。有伤至治。昔汉之文帝。宋之仁宗。皆四海九州岛守文圣主也。而一惜露台百金之费。一斥妃嫔珠玑之饰。夫以万乘之君。犹节约若此。凡所以重天物而念民艰。崇俭德以砥靡俗也。而况区区士民。乃纵欲荡检。无所不至乎。自古一代之圣王。必悬一代之典章。以垂治安之谋。以寡臣民之过。虽其损益不同。要使子孙共守。如会典所载。贵贱了然。居食有章。被服有制。班班可考可遵也。而典章虽备。实未饬行。僭越之徒。无所忌惮。夫京师者四海所取。则八旗者尤都人所步趋者也。伏乞 皇上下礼臣。衷古今之式。定贵贱之经。 颁示内外。务期遵守。违者题参。定行惩治。旗下则责诸统驭。阙文严行申饬。俾令率先遵行。为四方倡。庶制度有定式。而奢靡可立革矣。

力行节俭疏康熙十六年

给事中徐旭龄

近以亢旱修省。仰见我 皇上敬天勤民至矣。日者雨泽虽降。而旱魃既久。难免灾荒。臣思古之圣君贤相。一食而思天下之饥。一衣而思天下之寒。故能上下一德。而天休协应。今 皇上轸念民艰。躬崇简朴。而大小臣工。未能仰体。尚竞为奢华。横取罔用。全不思西北亢旱。东南水灾。天下百姓。方有饥寒穷苦之患。臣愚以今日戒饬诸臣。共图安治者。无如节俭。夫八旗者 国家之根本也。披甲穷丁。衣食不给。而大家巨族。婚娶则多用锦绣金珠。死丧则烧毁珍宝车马。嫁一女而可破中人数十家之产。送一死而可罄生人数十年之用。暴殄天物。莫可计算。至若汉官谒选。则揭债京师。莅任又馈遗督抚。鲜衣怒马。华侈相高。舞女歌儿。奢淫相尚。未到地方。先筹利藪。以充官用。固成必贪之势。试观今日之池馆园亭歌舞宴会。视顺治初年不止十倍。此等财力。从何得来。非舞弄 国法。而多纳赃私。即酷虐小民。而巧通贿赂。一家之锦衣玉食。一路之卖男鬻女也。虽惩贪罪在不赦。而彼迫于费用。走死地如鹜矣。近者会议官员服饰。奉有禁止太过之 旨。在 皇上宽于用法。无非使人易遵之意。实则奢靡已沦于骨髓。僭越反视为故常。若非严立法程。谁肯改易弦辙。伏祈 下诸王大臣。再加酌议。凡官员有房舍踰制者。严以没入之条。服饰僭拟者。处以降革之例。一切婚葬。皆严限等级。不许过度。如此。则官省一分之费用。民即省一分之诛求。 朝廷即存一分之法度矣。如各处镇守王公将军。 朝廷之心膂也。建牙树纛。岁费饷银。不下千有余万。往者

酌行节省。或议兵屯。或议裁汰。究竟兵难多裁。屯难骤举。协饷稍迟。即忧兵匮。惟有各藩镇力行俭约。俾营伍充实。兵力有余。始克建威销萌。乃王公将军势处崇高。靡费难省。而子弟亲属。竞尚豪华。或广集优伶。或多置台榭。用尤不费。论催饷则似甚穷。而视靡费又似甚富。臣思各藩镇额设俸禄有限。近又不许与民争利。禁止贸易。财用益无所出。若再多侈费。则将军之甲第珍奇。皆士卒之刍粮膏血也。藩镇为勋旧老成。当以封疆为休戚。与其以财而徒纵子弟之淫乐。何如以财而厚资士马之饱腾。伏祈 敕下各省王公将军。凡车服宅舍。各遵规制。一切优妓亭台。采买各省。置造别地者。严行查禁。不惟克己厚军。可与士卒同甘苦。抑且养廉率属。可为 国家杜浮冒矣。今天下大患。实由于文臣剥民以奉己。武臣克兵以肥家。故莫如严立制防。尽归朴俭。图治之源。无切于此。抑臣又有请焉。古之圣王。卑官室。恶衣服。所以身示撙节。感动臣民也。况今水旱洊臻。臣愿 皇上益修恭俭。为天下先。减畋猎之费。酌土木之工。江浙三织造量行归并。期于省事省官。内库各项本色。量行改折。归于缓征缓解。一切度支。力追 祖宗朴之风。俾天下晓然知 皇上节用爱人至意。大小臣工。痛加改悔。以奢侈为耻。不烦刑制法禁。而回心向道。将见治唐虞。 而嘉祥可立致也。

请颁礼制书疏

魏象枢

臣惟教化为 朝廷之先务。礼制为教化之大端。必 昭代之礼制。汇有成书。斯 朝廷之教化。行于天下。我 皇上稽古右文。制礼作乐。纪纲法度。次第修明。独有礼制之书。尚未颁布。未免为 国家三十年来之缺事。夫礼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卿士大夫颇重名义。军民人等惟守科条。如房屋舆马衣服器具婚娶死丧祭葬宴饮之类。各有礼制。各有禁约。凡部臣之题请。与言官之条陈。或经议覆。或经会议。事事奉 旨。何尝不曰遵行在案。通行晓谕乎。然而该部除在内行入旗五城外。在外不过行之督抚。督抚行之布政。布政行之道府州县。止有告示一张。挂于署门。遵依一纸。报于上司。州县奉行之事毕矣。原非家喻而户晓也。未几而告示损坏。案卷残缺。官员迁谪。父老凋谢。三十年中之禁约。后生子弟。谁能记忆为何事。有厌常喜新而干禁者。亦有愚昧无知而犯法者。贵贱尊卑之等差。动辄紊乱。淫巧诈伪之行径。日见萌生。即直省官员之衙署执事。犹有僭越。而况绅士军民。房屋车马衣服器具之过分。婚娶死丧祭葬宴饮之妄费。尚能家娴礼制。人遵禁约乎。此 朝廷之教化虽行于天下。而未尝实行于天下也。何也。有文告而无成书故也。臣请

敕下礼部。详查汉唐宋元所颁礼书。及朱子家礼。并故明初年礼仪定式。稽古定制。礼制集要。教民榜文等书。何书简要。略仿体裁。为崇俭去奢移风易

俗之准。品官与士庶。务辨等威。吉礼与凶礼。各分门类。将屡年题定奉旨一切礼制禁约。集成一书缕板颁行。并许坊间重刻广布。俾通都大邑。无不见闻。穷乡下里。尽知遵守。凡有故违者治以法。数年之间。道德一而风俗同。文告之繁。条议之多。俱可省矣。按周礼。大司徒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孔子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此之谓也。方今纂修会典。屡奉 严纶。则煌煌礼制。不先着之为集。何以会之为典乎。礼臣典礼而外。教化为重。我 皇上宵旰图治之至意。亟当仰体之矣。

仪礼郑注句读序

张尔岐

在昔周公制礼。用致太平。据当时施于朝廷乡国者。勒为典籍。与天下共守之。其大体为周官。其细节备文则为仪礼。周德既衰。列国异政。典籍散亡。独鲁号秉礼。遗文尚在。孔子以大圣生乎其地。得其书而学焉。与门弟子修其仪。定其文。无所失墜。子思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亦自谓曰。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并谓此也。秦氏任刑废礼。此书遂熄。汉初高堂生传仪礼十七篇。武帝时有李氏得周官五篇。河间献王以考工补冬官。共成六篇奏之。后复得古经五十六篇。于鲁淹中。其中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同。余三十九篇。无师说。后遂逸。汉志所载传礼者十三家。其所发明。皆周官及此十七篇之旨也。十三家独小戴大显。近代列于经以取士。而二礼反日微。盖先儒于周官。疑信及半。而仪礼则苦其难读故也。夫疑周官者。尚以新莽荆国为口实。仪礼则周公之所定。孔子之所述。当时圣君贤相。士君子之所遵行。可断然不疑者。而以难读废。可乎。愚三十许时。以其周孔手泽。慕而欲读之。读莫能通。旁无师友可以质问。偶于众中言及。或阻且笑之。闻有朱子经传通解。无从得其传本。坊刻考批注诂之类。皆无所是正。且多谬误。所守者唯郑注贾疏而已。注文古质。而疏说又漫衍。皆不易了。读不数翻。辄罢去。至庚戌岁。愚年五十九矣。勉读六阅月。乃克卒業焉。于是取经与注章分之。定其句读。疏则节录其要。取足明注而止。或偶有一得。亦附于末。以便省览。且欲公之同志。俾世之读是书者。或少省心目之力。不至如愚之屡读屡止。久而始通也。因自叹曰。方愚之初读之也。遥望光气。以为非周孔莫为为己耳。莫测其所言者何等也。及其矻矻乎读之。读已又默存而心历之。而后其俯仰揖逊之容如可睹也。忠厚藹恻之情如将遇也。周文郁郁。其斯为郁郁矣。君子彬彬。其斯为彬彬矣。虽不可施之行事。时一神往焉。彷彿戴弁垂绅。从事乎其间。忘其身之乔野鄙僿。无所肖似也。使当时遇难而止。止而竟止。不几于望辟雝之威仪。而却步不前者乎。噫。愚则幸矣。愿世之读是书者。勿徒惮其难也。

仪礼郑注句读序

顾炎武

记曰。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者。本于人心之节文以为自治治人之具。是以孔子之圣。犹问礼于老聃。而其与弟子答问之言。虽节目之微。无不备悉。语其子伯鱼曰。不学礼。无以立。乡党一篇。皆动容周旋中礼之效。然则周公之所以为治。孔子之所以为教。舍礼其何以焉。刘康公有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仪威仪之则。以定命也。三代之礼。其存于后世而无疵者。独有仪礼一经。汉郑康成为之注。魏晋已下。至唐宋通经之士。无不讲求于此。自熙宁中。王安石变乱旧制。始罢仪礼。不立学官。而此经遂废。此新法之为经害者一也。南渡已后。二陆起于金溪。其说以德性为宗。学者便其简易。然趋之。而于制度文为一切鄙为末事。赖有朱子正言力辩。欲修三礼之书而卒不能胜。夫空虚妙悟之学。此新说之为经害者二也。沿至于今。有坐皋比称讲师。门徒数百。自拟濂洛。而终身未读此经一者。若天下之书。皆出于国子监所颁。以为定本。而此经误文最多。至脱一简一句。非唐石经之尚存于关中。则后儒无繇以得之矣。济阳张处士稷若。笃志好学。不应科名。录仪礼郑氏注。而采贾氏吴氏之说。略以己意断之。名曰仪礼郑注句读。又参定监本脱误凡二百余字。并考石经脱误凡五十余字。作正误二篇。附于其后。藏诸家塾。时方多故。无能板行之者。后之君子。因句读以辨其文。因文以识其义。因其义以通制作之原。则夫子所谓以承天之道而治人之情者。可以追三代之英。而礼亡之叹不发于伊川矣。如稷若者。其将为后世太平之先倡乎。若乃据石经。刊监本。复立之学官以习士子。而姑劝之以禄利。使毋失其传。此又有天下者之责也。

乡饮礼仪序贵州通志

卫既齐

余以辛未十一月。至黔视事。阅一月而改岁。则周礼乡大夫受法司徒饮酒尚德时也。黔中脱兵燹未久。此典阙而有待。乃集僚属。按国家律令。稽诸仪礼礼记。酌为仪节。令师儒讲习于阳明书院。至再至三。始多格格。既而娴熟有仪。遂俾新贵令行之。宾僮介众宾各执事。择人维谨。及是日严严翼翼。黔人士以为创观。夫古今异宜。言礼家又人人殊。然而言淆乱折诸圣。凡孔子之所明言者。则皆万世所宜行者也。其节目之大者有五。一曰祭。祭脯醢也。祭肺也。祭酒也。所谓报本返始以致敬也。一曰。宾僮之肩也。主人之臂也。介之胙也。所谓贵骨贱骨以致辨也。一曰拜。拜至也。拜洗也。拜送也。拜受也。拜既也。礼毕而拜送也。所谓自卑以相尊让也。一曰于席末啜肺也。啐酒也。告旨也。皆不当席。所谓为行礼不专为饮食也。一曰献酬。主人献宾也。宾酢

主人也。主人又自饮而酬宾也。主人酬介。介酬众宾。众宾又自相酬。以及于沃洗者也。所谓逮贱也。以仪礼之节。证诸记所载。孔子观于乡之言。呜呼。至矣哉。不可易矣。行礼之始。例应读律。礼毕。例应谢恩。余酌于读律时兼读孔子之言。欲尊王章。明圣道。俾斯民知尊让洁敬。先礼后刑以向化成俗而已矣。其间升降兴坐。简于仪礼者十之二三。僭窃之罪。知无所辞。庶几人之易从。而毋以繁苦视也。昔者季氏逮闇而祭。日不足继之以烛。有司之强力者。亦跛倚而倦。及子路与。质明而始行事。晏朝而罢。而孔子以为知礼。谁谓礼必委曲繁重。不近人情者哉。既行于省。将颁其仪节于各郡县也。爰论其梗而为之序。

礼记手钞序

黎士宏

黎士宏曰。夫国家治乱兴亡之故。岂不在礼乐哉。原其所以久安而长治者。则莫不迂阔而多事。其所以速亡而易乱者。则莫不直致而径情。昔者三代之治。惟周情文备至。情文者。礼乐事也。故自唐虞以至三代。惟周之得年最长。秦之兴也。以法吏为师。薄儒者。焚书记。可谓简易无事矣。历数汉魏以来。以兵力取天下而不能守者。亦惟秦之得祸最烈。是非周民之而秦民之弊也。譬之若饮食焉。将专与人以梁肉。而食者未必欢。加之为燔炙。为酒醴。而食者恒意满。夫燔炙酒醴。非必异梁肉也。其喜怒不同者。耳目隘则计较生。曲折多则意致尽也。周则不惟食之以燔炙酒醴。而益之以豆。秦则不惟不与梁肉。而又剪其嘉种焉。周安得而不治。秦安得而不亡哉。或者曰。汉何以不亡也。当高帝起自田间。不十年而定天下。自谓得之马上。安事诗书为。至其后稍厌烦苦。而叔孙制礼。遂为一代典章。文景以来。相沿不废。则是汉方兴而能变。秦至乱而不知也。夫有礼则安。无礼则危。如得食则生。不得则死。今必曰礼乐待百年而后兴。是犹谓饥渴者曰。俟禾熟食尔。俟雨降饮尔。吾恐禾不时熟。雨不时降。饥渴者且枕藉于前。而不可支矣。礼书者。固已饥之糗粮。而止渴之浆露也。始于郊庙。达于妻子。及于童仆。被于蛰虫先王。曰天下有履蛰虫而不忍伤。待童仆而不敢无礼。吾又何忧君父哉。昔唐开元之间。通事舍人王岩上疏。欲删去礼记旧文。而宋儒又谓其多出汉人附会。附会与不附会不可知。但使迂阔足以救亡。直情足以速乱。则君子何为惜一迂阔之名。以苟延百姓之命。而必欲径情而直致。徒苦天下父老。使兵革相循。纷纷不已。蹈亡秦之故辙而后已也。

三礼议

韩菼

礼之亡。亡于周衰。诸侯踰法度。恶害己。皆灭去其籍。至秦益大坏。汉兴。

六经之文皆未出。最先议礼。则叔孙通取合当世。参酌秦法。沿袭施行。遂为故事。终西京之世。贾谊董仲舒王吉刘向之徒。所以发愤太息而不能已也。章和时曹褒被诏。条正礼仪。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始终制度。百五十篇。仍杂以五经纡记之文。寻寝不行。唐初魏征等为贞观礼。李义府许敬宗增之为显庆礼。萧嵩等复折衷之为开元礼。宋初开宝通礼。亦本开元礼增损之。信斋杨氏所谓士大夫好古者。止知有开元以后之礼者也。夫自叔孙通坏弃古礼。而高堂生十七篇者虽寻出。第列于学官。而不足以宏助国家之制作。欧阳文忠云。三代以后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岂惟治出于二哉。礼与礼亦为二。而朝廷所施。博士所藏。讫不能相明也。惟有周礼一书。刘歆发明之。王莽行之。而遂以大乱。重以王安石之纷更制度。托于周官。而世儒遂疑此非周公之书。出歆莽之伪为。抑又过也。夫古礼十七篇。高堂生所传。与淹中所出不殊。其为古书无疑。朱子谓仪礼是经。礼记是解。如仪礼有冠礼。礼记便有冠义。仪礼有昏礼。礼记便有昏义。燕射礼皆然。其说为至明确。朱子晚年所以亟欲论定。而又以属黄干终之也。周礼虽苦繁碎。而广大精密。非周公不能作。独戴记之传。试去大学中庸二书。则其粹然者无几。而今列于学官者顾独小戴所删。学者以非功令所习。周礼仪礼。浸度高阁。是古礼之仅存者。幸经宋诸大儒之发明。而又将复久蚀于后。诚可痛也。往者有请以仪礼周礼列学官试弟子员者。议格不行。愚窃谓诚能如朱子之意。令习礼家一以仪礼为宗。而辅以周礼礼记。使学者勿忽于其所难读。而深求古礼之意。以佐国家制作度越前代之盛。而自叔孙以来议礼因循苟简之失。庶乎可以渐革矣。

答顾复初司业论五礼通考书

秦蕙田

承谕。拙著五礼通考。系绝大著作。不宜速成。务宜折衷至当。为千古定论。足征诲我之深。唯是尚有所疑。不得不胪列就正。来札有云。前书欲使经文之疑处都破。百家之障碍扫除。而又欲编辑汉以后之史册。及稗官小说。罔有缺漏。但恐疑处障碍。即在此二项中。正宜斩断。不使漫为牵引。致砢砢与美玉杂揉。汉以后之君相。俱系无识人。岂可与先圣制作列一处。反致眼目不清。所宜破除者即此云云。窃谓礼为经世巨典。非可托之空言。正欲见之行事。传曰。礼以义起。又曰。三王不相袭礼。程子谓圣人复出。必用今之衣冠器用而为之节文。其所谓贵本而亲用者。亦在时王斟酌之耳。行礼不可全泥古。须当视时之风气。朱子曰。圣人有作。古礼未必尽用。须且是理会本原。二先生之言。深合礼以义起之义。非可谓古则是而后则非也。且古礼之存者寡矣。即仅有存者。残编断简。乃千百之什一。其不可行也久矣。众说纷纭。触手障碍。正须钩摘而扫除之。则云雾拨而青天出。若一切斩断。概置不录。则疑处何由

而破。障碍何由而扫。先圣制作何由而明也。且汉唐以来之礼。即孔子所谓百世可知之礼。皆有天下者议礼制度考文之实。而为当代礼典所由出。特其沿革损益不能尽合。古人者有之。而其不合之处。正宜搜罗详述。考订折衷。以定其是非。此而不录。则世儒议礼所为损益可知者。从何处下手。虽欲为叔孙通之绵蕞而不可得矣。况尊谕又云。即如周公制礼。后世不必沿袭者尽多。禘礼及大飨明堂。乃周公特创。从前部议俱已停止。何况汉以后之制作耶。如原庙及汾阴泰畤河东后土。宜另立一项。别为非礼之礼。又有三代正礼而近世难行者。如九庙昭穆。明见于经文。自汉明帝遗诏藏主光武室中。后世遂为同堂异室。明世宗欲立九庙。礼官以为基地窄狭难容。勉强立之。及祭日。止诣太祖及兴献二庙。不能遍行礼。踰年遂毁于火。此等处宜详列原委。另着议论。夫禘礼明堂大飨。及九庙之不可行良是。但禘礼明堂大飨九庙皆先圣制作也。同堂异室。及停止禘祭大飨。后世之礼也。今既欲专载先圣制作。而谓汉以后之君相。不可列一处。乃又谓详列原委。另着议论。细绎来书。不几前后矛盾而大相刺谬乎。不识使之何所适从也。尊谕又谓此书切忌援引多而断制少。典故多而发明少。如礼书总帐簿。读者漫无别择。甚无谓也。东海通考。最无遗议。然尚嫌其太多。贪多务得。细大不捐。作文且不可。况礼书大制作耶。窃谓著述详约。各有体裁。约者宜精。不精则不成其为约矣。详者宜不漏。漏则不成其为详矣。著书大忌。不详不约。犹之作文者。不古不今。最为害事。如尊见削去百家之言。及后代事。止载经文。是经解之五礼汇纂。如现成之仪礼经传通解是也。此书原属未成。而朱子之本意。正不止是。宋史礼志。载朱子尝欲取仪礼周官二戴记为本。复编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礼。尽取汉晋而下及唐诸儒之说。考订辨正。以为当代之典志。所言不为无据。蕙何人斯。敢儼此例。惟是杜氏马氏曾为之矣。窃仿其意。名曰通考。

通考者。考三代以上之经文以立其本原。考三代以后之事迹而正其得失。本原者。得失之度量权衡也。得失者。本原之滥觞流极也。本原之不立。坏于注疏百家之穿凿附会。故积疑生障。必穷搜之。明辨之。得失之不正。紊于后代之私心杜撰。便利自私。至障锢成疑。必备载之。极论之。是故援引者。断制之所从出。断制者。援引之归宿也。苟不援引。何从断制。善援引者。正即援引而成断制。非两事也。孔子曰。礼失而求诸野。稗官小说。亦取其言之是而助吾之断制者耳。即不然。亦显著其谬。明斥其非。不使如隐慝之潜滋。阴流其毒以惑后世。而潜害吾之断制者耳。如此则援引愈多。典故愈多。而发明断制亦因以详备。然后疑处可破。障碍可除。先圣之制作乃独伸其是。而尊于百世之上。岂漫无别择而牵引之哉。夫议礼之宗。每代难得一二人。而朝廷掌故。每代难得一二书。竭力搜罗。尚恐阙漏。矧可削之耶。若使希图省事。但摘一

二大端以为口实。其余并皆斩断。则源流本末。罔然不知。即有所谓断制者。亦必凭私忖度。罅隙百出。动辄罣碍而不足信。孔子曰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中庸曰无征不信。征者。援引也。典故也。先生何反言之耶。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贪多务得。细大不捐。不可以行文。而可以征礼。或有然矣。古云。议礼如聚讼。如欲听讼。由堂上而观堂下。必使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而后正于五罚。若不听其辞。穷其变态。得其真情。而遽以己意断之。吾未见其明允也。此书头绪既多。必须通贯全书。心细如发。方可着眼。否则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今所托校讎者。惟淮阴吴山夫一人。幸麤俱已就理。而抄胥仅有三人。不能多写。乘此暇隙。依序详校。讨论删润。尽心而已。敢云著作哉。但恨卷帙大。道途远。无由质证耳。

家礼纂要序

叶燮

惟先王之制礼。合家与国。其礼有五。紫阳以世俗通行。始于有家。尤为严切。于五礼之中。采吉凶二礼而为家礼。后人祖述而行之久矣。兹者程梓园侍御删烦就简。又就家而言。谓吉礼固当严矣。而生人大事。莫大于送死。于是独酌凶礼而着之。以致其兢兢。凶礼之目。曰丧。曰葬。曰祭。昔先王顺乎人之情以制礼。而本乎性以坊之。故于丧则致其哀。于葬则极其慎。于祭则尽其诚。本乎内者有其质。而后通乎外者有其度数。精麤巨细烦简先后。一一揆其所宜。以为如是则生人之心安。惟其能体乎死者之心安。而后生人之心乃得其安也。使不知死者之心之安与否。又遑问己心之为诚与妄乎。其失也有二。一曰舛陋。一曰夸大。舛陋之失。原于鄙吝。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彼陋者无所不用其俭。丧则含殓服制。不备不诚。苟焉从事。葬则久淹亲柩。非曰力不能。则曰无吉壤。祭则不时不物。数疏。如是夷其亲于路人矣。夸大之失。大约是僭。庶人之丧。往往用卿大夫之礼。葬则僭土石之制。祭则侈列方丈。什之百之。无不援下以陵上。徒令观者侈其盛而叹其美。是陷其亲于非礼矣。由是言之。俗礼之失也。百无一得也。原制礼之初心。于一事一物一时一会。孰先孰后。拳曲跪拜。升降度数。莫不以至情而行其至性。为事理之所不能踰。以为非如是则死者之心不安。而吾心庸讎得安乎。侍御于此。不胜世道人心之忧。故于习俗之所溺者。务拯而出之。习俗之所忘者。务提而明之。不过求尽乎此心之安。返之心而无不安。措诸世而益无不安矣。于以发明三代礼意之原。岂特为紫阳之一大功臣已哉。

家礼非朱子书考

王懋竑

家礼非朱子书也。家礼载于行状。其序载于文集。其成书之岁月。载于年谱。

其书亡而复得之由。载于家礼附录。自宋以来。遵而用之。其为朱子之书。几无可疑者。乃今反复考之。而知决非朱子之书也。李公晦叙年谱。家礼成于庚寅。居祝孺人丧时。文集序。不纪年月。而序中绝不及居丧事。与年谱所述。略不相应。其疑一也。家礼附录。陈安卿述朱敬之语。以为此往年僧寺所亡本。有士人录得。会先生葬日携来因得之。其录得携来。不言何人。亦不言得之何所也。黄勉斋作行状。但云所辑家礼。世所遵用。其后多有损益。未及更定。既不言成于居母丧时。亦不言其亡而复得。其书家礼后亦然。敬之。朱子季子。而公晦勉斋安卿。皆朱子高弟。乃其言参错。不可考据如此。其疑二也。朱子文集答汪尚书书。与张敬夫书。与吕伯恭书。其论祭仪祭说甚详。汪吕书在壬辰癸巳。张书不详其年。计亦略相前后。壬辰癸巳距庚寅仅二三年。家礼既有成书。何为绝不之及。而仅以祭仪祭说为言耶。陈安卿录云。向作祭仪祭说。甚简而易晓。今已亡之矣。则是所亡者。乃祭仪祭说。而非家礼也明矣。其疑三也。文集语录。自家礼序外。无一语及家礼者。惟与蔡季通书。有已取家礼四卷。已附疏者一卷纳一哥之语。此仪礼经传通解中家礼六卷之四。而非今所传之家礼也。甲寅八月跋三家礼范后云。尝欲因司马氏之书。参考诸家。裁订增损。举纲张目以附其后。顾以衰病不能及已。后之君子。必有以成吾志也。甲寅距庚寅二十年。庚寅已有成书。朱子虽耄老。岂尽忘之。何至是而乃为是语耶。窃尝推求其故。此必有因三家礼范跋语。而依仿以成之者。自附于后之君子。而传者遂以托之朱子所自作。其序文亦依仿礼范跋语。而于家礼反有不合。家礼重宗法。此程张司马氏所未及。而序中绝不言之。以跋语所未有也。其疑四也。年谱所云。居母丧时作。乃或者以意附益之。敬之但据所传。不加深考。此如司马季思刻温公书之比。公晦从游在戊申后。其于早年固所不详。只序所闻以为谱。而勉斋行状之作。在朱子没后二十余年。其时家礼已盛行。又为敬之所传录。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词略而不尽。其书家礼后。谓经传通解未成。为百世之遗恨。则其微意可见矣。后之人以朱子家季子所传。又见行状年谱所载。廖子晦陈安卿皆为刊刻。三山杨氏。上饶周氏。复为之考订。尊而用之。不敢少致其疑。然虽云尊用其书。实未有能行者。故于其中谬误。亦不及察。徒口相传以熟曰。文公家礼云尔。惟元应氏作家礼辨。其文亦不传。仅见于明邱仲深浚所刻家礼中。其辨专据三家礼范跋。语多疏略。未有以解世人之惑。仲深亦不然之。故予今考年谱行状。及朱子语录文集所载。俱附于后。而应氏邱氏语亦并附焉。其它所摘谬误。亦数十条。庶来者有以知家礼决非朱子之书。而予亦得免于凿空妄言之罪也夫。

祠堂考误四则

王懋竑

家礼。为四龕以奉先世神主。注云。非嫡长子则不敢祭其父。若与嫡长同居。则死而后其子孙为立祠堂于私室。且随所继世数为龕。俟其出而异居。乃备其制。按此据支子不祭之文。然谓死而后其子孙为立祠堂于私室。则有不可行者。假令支子有四五人而同居。则将立四五祠堂乎。不知何地可以容之。是亦各祭于寝。俟其出而异居。始备祠堂之制可矣。又云生而异居。则预于其地立斋以居。如祠堂之制。死则以为祠堂。此非人情。乃生而自为祠堂也。若其子为父立之。则尤不可。凡此。于古无所据。而以今推之。又有不可通者。若朱子所著之书。恐不必尔也。

家礼。置祭田。注云。初立祠堂。则计见田。每龕取其二十之一以为祭田。亲尽则以为墓田。后凡正位祔位皆仿此。宗子主之。以给祭用。上世初未置田。则合墓下子孙之田。计数而割之。皆立约闻官。不得典卖。按此有三可疑。初立祠堂。置祭田。自为义举以合族可矣。乃计见田。每龕割其二十之一。宗子主之。以为祭用。是宗子得分割族人之田。以为己用。可乎不可乎。且每龕之子孙。多寡不一。贫富不齐。何以总计而分割之乎。又谓亲尽则以为墓田。是每龕各有一定之数。不知又如何区之也。其可疑一也。又曰上世初未置墓田。则合墓下子孙之田。计数而割之。今世士大夫家。远墓有七八世者。有十余世者。墓下子孙。有不相往来者矣。孰得而割其田。又孰有听其割者。又谓立约闻官。不得典卖。是徒启无穷之争。而卒亦不可行也。其可疑二也。且祭田必继高祖之宗主之矣。自高祖以下。有继曾祖之宗若而人。有继祖之宗若而人。有继祢之宗若而人。各有祠堂。则各有祭。其置祭田乎。抑不置而使继高祖之宗分给之乎。不知何说以处此也。其可疑三也。其或初立祠堂之人。自计其田。而割若干以为祭用。命其后子孙世世仿此。则尚有可行者。若立祠堂而割族人之田。是万万不可行之事。曾谓朱子所著之书。而妄为此虚谈也。

家礼。旁亲之无后者。以其班祔。注云。主榑如正位。又引程子无服之殇不祭。下殇中殇长殇。及成人无后者。皆祭而各有所终之说。按大传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绝。故族人以支子为之后。其非大宗则未有立后者。又庶子不祭殇。是以殇与无后者。从祖祔食。若后世则鲜有不立后者。又殇多自祭。或不祭。故书仪无祔食之礼。今家礼据古礼增入旁亲之无后者。以其班祔是矣。但礼言殇与无后者。从祖祔食。此乃但言旁亲无后。不言殇。而注附程子说。则又有殇祭也。皇氏谓殇与无后。只祔与除服二祭。庾氏谓亦有四时之祭。孔疏如庾氏说。则其祭自何时止。今注载程子说。则殇与无后之祭。有时止也。但谓主皆如正位。略无减杀。得无太过。又不分别言之。则三殇亦皆有主也。凡此三端。皆所谓疏略抵牾者。亦不胜其辨矣。

家礼云。主人晨谒于大门之内。出入必告。正至朔望则参。注云。正至朔望。

每龕设茶果。出诸考诸妣神主。次出祔主亦如之。又有事之告亦然。按书仪家各有影堂。皆及曾祖。故谒告参见。于影堂行之。今家礼以宗法为主。则家不得皆有高祖之祠堂矣。注主人谓主此堂者。亦统以各祠堂言之。而不专主于继高祖之宗也。但谒告则于各祠堂亦可矣。若正至朔望。参祔而不及祖。参祖而不及曾祖。参曾祖而不及高祖。则皆有所不可者。此其疏略之一失也。又张子言祔位当有减杀。此于义宜然。今正至朔望祔位。亦出主设茶果。何以别于正位。又有事之告。祔位亦出主设茶果。则愈过矣。此亦其疏略之一失也。

冠礼考误五则

王懋竑

家礼云。前期三日。主人告于祠堂。注云。主人谓冠者之祖父。自为继高祖之宗子者。若非宗子。则必继先祖之宗子主之。有故。则命其次宗子。若其父自主之。若族人以宗子之命自冠其子。其祝版亦以宗子为主。曰。使介子某。又主人以下序立。注云。若非宗子之子。则其父立于主人之右。尊则少进。卑则少退。按此数条多不合礼。请皆辨之。士冠礼郑注云。庙为祔庙。主人将冠者之父兄。冠于祔庙。故以亲父兄主之。贾疏云。家事统于尊。祖在则祖为冠主。以父言。则祖为祔庙。以祖言。则曾祖为祔庙矣。又经云。若孤子则父兄戒宿。郑注。父兄谓诸父诸兄。贾疏。非己之亲父兄也。此孤子无亲父兄。故诸父诸兄为之戒宿。亦不为主人。冠者自为也。据上二说。是冠必于祔庙。而将冠者之亲父兄为主人。若祖父在。则祖父为主人。注疏之说。最分明易了矣。书仪。主人将冠者之祖父若父及诸父诸兄。凡男子之为家长者皆可。虽不分别言之。而自不失礼意。其冠不于庙而于外厅。孤子不自为主。而以诸父诸兄为主人。则酌以时势。而别言其故。亦无碍于理也。今家礼改以继高祖之宗子为主。其非宗子之子。则冠不于祔之祠堂。而于高祖之祠堂。而主人亦非将冠者之亲父兄矣。又祖在则祖父为冠主。此贾疏郑注之意。虽经文所未言。而实大义所系。故书仪首言将冠者之祖父。今家礼止有冠者之祖父一语。其后皆以父言之。而不及祖。若祖在遂不与于冠事乎。此两节其为背谬显然。不特舛误而已也。曾谓朱子所著之书而若是乎。此当辨者一也。又家礼云。宗子有故。则命其次宗子若其父主之。其次宗子则继曾祖之宗也。如将冠者为继曾祖之宗则可矣。若继祖之宗。继祔之宗。亦不必舍己所宗。而宗继曾祖之宗也。何不竟命其父主之。而为此纷纷也。此当辨者二也。又家礼云。族人以宗子之命自冠其子。其祝版亦以宗子为主。曰使介子某。按礼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故祝辞曰。孝子某。使介子某。荐其常事。皆为祭祔而言。若家礼以继高祖之宗为主人。则当称孝元孙。而将冠者之父行辈不同。焉得以使介子某为例也。此当辨者三也。又家礼云。若非宗子之子。则其父立于宗子之右。尊则少进

。卑则少退。夫继高祖之宗。嫡长相承至于四世。则年高而分益卑矣。将冠者之父。为其叔伯祖行者有之。即为兄弟。亦必长于宗子者也。乃令其仆仆焉随宗子之后。而竟不得以父之尊命其子乎。又有所不得通矣。此当辨者四也。

家礼云。冠礼必父母无期以上丧。始可行之。大功未葬。亦不可行。案此语本之书仪。而书仪取之杂记。杂记言父不言母。而书仪并及之。但二书皆谓父主冠礼。故云然耳。今家礼既改用继高祖之宗子。以例言之。必宗子无期以上丧而后可行。乃仍袭书仪必父母无期以上丧之语。是所谓抵牾不合矣。

家礼云。主人以冠者见于祠堂。注云。若冠者私室。有曾祖祖以下祠堂。则各因其宗子而见。自为继曾祖以下之宗。则自见。又云。冠者见于尊长。注云。非宗子之子。则先见宗子及诸尊于父者于堂。乃就私室。见于父母及余亲。案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冠于庙而不可见于庙也。曾子问云。父歿而冠。已冠。扫地而祭于祢。此为孤子言之。故书仪亦无见影堂之文。但附孤子冠明日见于影堂。则非孤子者不皆见也。今家礼改作主人以冠者见于祠堂。此一条是其与古异者也。又云。若冠者私室有曾祖祖以下祠堂云云。颇为周悉。但不知前者主人告于祠堂。止告于高祖之祠堂乎。抑告乎。此一条则其说之不可通者也。又按仪礼宾醮冠者。冠者即自西阶适东壁。北面见于母。而后宾字冠者。宾出就次。冠者见于兄弟。入见姑姊。其序如此。疏云。不言见父与宾者。冠毕则已见可知也。书仪同之。但增诸父诸兄为少异。今家礼去先见于母一节。见于祠堂。后乃见父母。若非宗子之子。则先见宗子及诸尊于父者于堂。而后就私室见于父母。夫先祠堂而后父母。犹之可也。若先宗子及诸尊于父者。而后父母。不亦颠倒之甚乎。此一条则又于情理未合者也。

家礼云。厥明夙兴陈冠服。注云。长子则布席于阼阶上之东。少北西向。众子则少西南向。又乃醮下注云。长子则侯者改席于堂中间。少西南向。众子则仍故席。按此二条皆较书仪为疏略也。士冠礼。庶子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注云。在尊东。不于阼阶着代也。书仪。众子则布席于房户之西南向。阼阶在房户之东。切近东序。相去差远。家礼但云少西。而不云房户之西。则似亦在阼阶。但比嫡子少西耳。是前一条之疏略矣。又士冠礼。庶子冠于房外南面遂醮之外无他文。而书仪则众子立于席西东向云云。其位甚详。所谓礼以义起也。家礼皆略之。惟醮仍书仪云。长子则改席于堂中间。少西南向。众子如故席。以此推之。则众子冠席在堂中间少东。既不在阼阶。亦不在客位。家礼少西二字。殊欠分别。是后一条之疏略矣。

仪礼将冠者即筵坐。宾坐正纒。又立祝坐加冠。书仪。将冠者即席西向坐。与仪礼同。惟其后宾跪为之加巾。又宾揖之即席跪。二跪字误。当作坐。观下三加。仍云即席坐可见矣。古者即地而坐。坐与跪一。但少异耳。书仪一依古礼

。而家礼皆改坐为跪。非也。又书仪一加服四●衫。家礼一加释四●衫。此或其时之服制不同。不可考。

昏礼考误五则

王懋竑

家礼。于昏礼。亦以宗子为主。然多舛误不可通者。案书仪。于冠礼云。必父母无期以上丧。于昏礼云。身及主昏者无期以上丧。主昏者父母也。冠不言身。昏不言父母。此互文也。家礼一本书仪。而于昏礼注云。主昏如冠礼主人之法。则是以继高祖之宗子为主昏。必宗子无期以上丧。而父母有所不与矣。且与冠礼必父母句。亦自相抵牾而不可通也。此其舛误者一也。士昏礼。记云。宗子无父。母命之。亲皆歿。己躬命之。注命之。命使者。记又云。支子则称其宗。弟则称其兄。注支子。庶昆弟也。弟宗子母弟。疏称其宗者。谓命使者。当称宗子以命之也。小宗亦然。支子谓庶昆弟。故知此弟。宗子同母弟也。按昏礼。专以亲父兄为主昏者。记之言最为明白。其支子弟若无兄。则亦自命之而已。记虽不言。可以互见也。书仪若无祖父母。则以即日男家长为之。如家长为其嫡长兄。则于礼合矣。若诸父诸兄。则于礼亦少有不协者。然父歿而使家长代之。犹自不失礼意也。今家礼一以继高祖之宗子为主。则父在而不得自主其子之昏矣。此其舛误者二也。至父醮子亦自知其不可。为改此例。然必云宗子告于祠堂。不知醮固未尝告也。此其舛误者三也。书仪。父醮子而命之迎。注。若祖父在。则祖父命之。此本土冠礼贾疏之言。疏于昏礼不言者。已见于士冠礼也。母醮女。书仪亦注云。若祖父母在。则祖母命之。仿此意。今家礼于主人告于祠堂后。继以遂醮其子而命之迎。注云。再拜进诣父母前东向跪。父命之。既以主人为宗子。而又云父命之。是二句抵牾不合。且删去若祖父在一语。不知有祖父在。将在他所而不与乎。抑亲见其子妇之命之也。此其舛误者四也。又家礼云。宗子自昏。则族人之长为主。其后告于祠堂。却云宗子自昏则自告。是惟遣使具书。族人之长主之也。与宗子为主例不合。此宗子。指继高祖之宗子。若继曾祖之宗以下。皆以此宗子为主矣。不别白言之。安知其为继高祖之宗子乎。此其舛误者五也。承我宗事。注。宗事。宗庙之事也。支子不祭。而未尝不与于祭。则亦有宗庙之事焉。支子之子。又别为继祧之宗。于宗事非无所与者矣。今认为宗子之宗。而改曰家事。此其舛误者六也。昏礼。主人不降送。注。礼不参。疏。礼宾主宜各一人。今妇既送。故主人不参也。今家礼。若族人之女。则其父从主人出迎。立于其右。是有两主人矣。殊乖礼不参之义。是皆不考于礼。而漫以意言之也。此其舛误者七也。

昏礼。妇见舅姑。其礼綦重。而家礼之失有四。家礼云。非宗子之子。而与宗子同居。则既受礼。诣其堂上拜之。如舅姑礼。按宗子行辈不同。有为伯叔祖

父行者。有为伯叔父行者。有为兄弟行者。有为从子行者。何以概云如舅姑礼也。即为尊行拜之。与舅姑亦有降杀。不得云如舅姑礼矣。杂记。妇见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见己。见诸父各就其寝。注曰。妇来为供养也。其见主于尊者。兄弟以下在位。是为己见。不得特见。疏曰。诸父谓夫之伯叔也。既其旁尊。则妇于明日。乃各往其寝而见之。不与舅姑同日也。夫叔嫂不通问。兄公与弟妇。亦无相见之礼。故止于其前一过。不更特见。至见诸父。亦不与舅姑同日。其辨别如此。书仪。妇拜长属。其幼属相拜。有尊属。即日往拜于其室。已少异于古礼。然亦云拜长属尊属如舅姑礼也。家礼。同居有尊于舅姑者。则舅姑以妇见于其室。如见舅姑之礼。还拜尊长于两序。小郎小姑皆相拜。舅姑以妇见于其室。如见舅姑礼。以此事祖父母宜也。今云同居有尊于舅姑者。则是伯叔祖伯叔父。虽曰尊属。亦恶得如舅姑礼以见之乎。至于见宗子如舅姑礼。尤为舛误之极。此其失之者一也。礼。妇见舅姑。费用枣栗毳脯修。书仪同。家礼改用贄币。礼。庶妇则使人醮之。妇不馈。注曰。庶妇庶子之妇。使人醮之不飧也。嫡妇酌之以醴。尊之。庶妇醮之以酒。卑之。其仪则同。不馈者。供养统于嫡也。疏曰。庶妇但不馈耳。亦以枣栗毳脯修见舅姑也。书仪云。馈主供养。虽庶妇不可缺也。故亦有馈有飧。但于庶妇舅姑不降。妇降自西阶。今家礼从仪礼。然当云嫡妇。不当依书仪仍云冢妇也。此其失之者二也。仪礼。若舅姑既歿。则妇入三月乃奠菜。疏曰。此谓舅姑俱歿者。若舅歿姑存。则当时见姑。三月亦庙见舅。若舅存姑歿。妇人无庙可见。或更有继姑。自然如常礼也。曾子问。疏曰。若舅姑偏有歿者。庾公云。昏夕厥明。盥馈于其存者。至三月。不须庙见亡者。崔氏云。厥明。盥馈于其存者。三月又庙见于其亡者。未知孰是。按两疏不同。古人言礼之详如此。书仪无庙见。亦云若舅姑止一人。则舅坐于东序。姑坐于西序。席。妇于姑坐之北。亦及此。今家礼俱削去。凡有舅姑偏歿者。何所据以行礼乎。朱子仪礼经传通解。详载两疏语。而于家礼乃尽削之。此其失之者三也。妇盥馈主于供养。故先食而后酒。昏礼。妇赞成祭。卒食一醮。无从醮。以酒洁口也。书仪。荐饌在前。斟酒在食毕后。与仪礼同。家礼乃改斟酒在前。荐饌在后。此其失之者四也。即此四失观之。虽有未能详其义者。要皆与仪礼书仪相抵牾也。固知家礼非朱子之书也。

昏礼。有纳采问名纳吉请期纳征亲迎六礼。书仪一用古礼。但改纳征为纳币。避仁宗嫌名也。家礼去问名纳吉。止用纳采纳币。以从简便。而忘请期一节。杨氏附注。谓请期有不可得而略者。当补入。而周氏又谓杨氏于家礼。往往多所不满。欲从仪礼书仪之详。非文公略浮文。务本实。以自附于孔子从先进之意。愚按周说固属附会。而杨氏亦殊不悟家礼非朱子之书也。仪礼。媵御沃盥

交注。媵。送也。谓女从者也。御。迎也。谓从者也。贾疏云。女从者。侄娣也。从者。以其妇人为盥。非男子之事。谓夫家之贱者也。书仪。从者。各以其家之女仆为之。本贾疏之意。今家礼删此语。则似男从者。乃男仆矣。大全小注。乃附载书仪语。是也。

昏礼。六礼皆于庙。而无告庙之文。书仪。纳采告于影堂。纳吉纳币请期。皆如其礼。则皆告庙也。惟亲迎。妇入见于影堂。家礼。纳采告于祠堂。而纳币不告。未详其义。至亲迎则先告于祠堂。而妇入则不见祠堂。与书仪不同。此则疑家礼为得之。按昏礼记。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诸祢庙。女家于庙。经有明文。至家经所不言。注疏谓使者行事于庙中。则亦在祢庙也。亲迎在寝。经明云寝门。犹父醮子而命之迎。此当在庙。而疏言在寝。此恐疏误。母醮女在庙。则父醮子亦当在庙。疏分别言。似非是。书仪皆于外厅。不于影堂。纳采阖影堂门。乃命使者。可见家礼亦不别自言之也。

卷五十五礼政二大典上

天地合祭辨

秦蕙田

天地合祭。始于王莽。后遂因而行之。由汉历唐千余年。分祀者。唯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开皇。唐元宗之开元。宋神宗之元丰。元文宗之至顺。明世宗之嘉靖。余皆主合祭。儒者多非之。其纷争聚讼者。莫如宋元丰一议。元佑再议。绍圣三议。元丰主合者。王存曾肇也。元佑主合者。顾临八人。而苏轼六议为最辨。今考轼所议。衷而论之。其失有十焉。轼之议曰。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则天地百神。莫不从祀。皇地祇亦宜从上帝而合祭于南郊。古者祭天地特牲。未尝有百神从祀也。百神从祀。乃后世渎乱之举。轼乃以书舜受禅告神为证。不知此正专祭上帝之明验也。如果百神从祀。则类上帝之下。不应又禋六宗。望山川神矣。其失一也。轼又曰。古者秋分夕月于西郊。亦可谓阴时阴位矣。至于从祀上帝。则冬至而礼月于南郊。议者不以为疑。以破阳时阳位不可求阴之说。夫既不以配月从祀之故。而废秋分之夕月。何得以地祇从祀之故。而废夏至之方泽耶。其失二也。轼又引诗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为合祭之明文。谓诗终篇言天而不及地。颂以告神明。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于北郊。独歌天而不歌地。岂有此理哉。是不知圜丘方泽。正须两用。故言天地若合为一祭。则但云郊祀足矣。不必标举天地也。孔疏云。经不言地。序知其因此二祭而作。故具言之。其意甚明。若谓歌天而不歌地。考诗词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意。谓我周受命而为天子。当主天地之祭。此犹言其命维新。天作高山云尔。非专指天之功德而歌颂之也。且天亦何

可以功德颂美也哉。是终篇虽未尝歌地。并亦未尝歌天。苏氏乃指一天字。遽谓之歌天不歌地过矣。夫此诗唯不称所祭之功德。而成王不敢康以下。但言主祭之基命缉熙。严恭寅畏。则用之祀天可。用之祭地亦可。当时刘安世已折之曰。序乃后儒之词。亦谓成周之世。各歌此诗。以为乐章耳。不可据以为合祭之证。其失三也。轼又曰。议者谓合祭天地。始于王莽。以为不足法。礼当论其是非。不当以人废。光武亲诛莽者也。尝采用元始合祭故事。呜呼。谄事元后。同席共牢。渎乱大典。而以为礼之是。则天下事何者为非耶。且沛公亲灭秦。而所用者皆秦法。非秦法果足尚也。武王末受命。未遑制作。必待于周公。今以光武袭元始故事。遂谓莽本足法。其失四也。轼又以汉魏及唐皆合祭为证。夫汉魏及唐。谁则能复古礼者。不以三代圣人为法。而以近世一切苟且之治为法。其失五也。轼又谓周礼一岁祀天享帝。四时迎气祭地享宗庙。凡十五祭。皆天子亲祭。而又有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小祀。宋室之礼。先享宗庙。乃祀天地。三岁一郊。又谓今所行皆非周礼。独于祭地祇欲从周礼为非义。不辨周礼之是。与今礼之非。而但言国朝之礼。非子孙所可改易。是孔子应以鲁季氏之礼为礼。而饩羊决不可复存。其失六也。轼又谓古天子王畿不过千里。唯以齐祭礼乐为政事。故岁岁行之。率以为常。后世海内为一。四方万里。机务之烦。亿万倍于古。则周礼不可行。然古之帝王。或盘于游畋。或不遑暇食。或总揽大纲而有余。或亲决庶务而不足。俱由人主之自为。而礼之可行不可行。曾不在是。轼之所言。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其失七也。轼又谓天子仪物。日以滋多。有加无损。以致于今。非复如古之简易。不知此后世之繁文也。守繁文而弃古礼。其失八也。轼又曰。盛夏出郊。日中而舍。百官卫兵。暴露于道。铠甲具装。人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是盛夏之月。君若臣但当栖迟偃仰。而谓敬不足行。谓祭无益也。其失九也。轼又谓郊有赏给。三岁一郊。倾竭帑藏。犹恐不足。郊赉之外。岂有复加。若一年再赏。国力将何以给。分而与之。人情岂不失望。轼之意。难于失人情。而不难于改古礼。其失十也。

至于六年一祭之议。十月祭地之议。禁中望祀之议。说本悠谬。夫轼之主合祭也坚。然其辨如彼。其谬如此。刘安世曰。臣等所守。乃先王之正礼。轼之议。皆后世之便宜。可谓深得其情者。明夏言疏。谓元丰元佑绍圣三议。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郊赉之费。每倾府藏。故从省约。安简便耳。亦未尝以分祭为非礼也。则天地合祭。虽主是说者。亦不能自以为是矣。说者又以召诰用牲于郊。牛二。为合祭天地之证。是又不然。钦定书传曰。用牲于郊。牛二。注疏谓以后稷配。故牛二。蔡传则云祭天地也。蔡但言祭天地。不言合者。天地各攻其位。位成而祭之也。疑此时南北郊之名已立。言郊者。统天地

言之欤。祭虽有冬夏至之分。而此于位之初成。非常祀之时可比。故同日而举也。此亦足破传注之惑。而夺议者之所据矣。绍圣三议。黄复言南郊合祭。自古无有。止因王莽谄事元后。遂跻地位。合席共牢。逮乎先帝。始厘正之。陛下初郊。大臣以宣仁同政。复用王莽私意。合而配之。渎乱典礼。此言深悉合祭之病根。明嘉靖议分合祭之礼。议者多据周礼。以分祭为是。惟霍韬言周礼莽贼伪书。不足引据。夏言疏驳之曰。合祭以后配地。实自莽始。莽既伪为是书。何不削去圜丘方泽之制。天地神祇之祭。而自为一说耶。此言足明分祭之可据。两议可为万世定论矣。夫合祭分祭。理有攸归。及今已无异论。然当前代盈廷屡议时。主合祭者。往往不能夺分祭者之理。可见人心不可泯。而主分祭者。往往不能屈合祭者之势。可见人欲之不易克。观明世宗南北郊之制甫定。神宗万历三年。阁臣张居正进郊礼图册。仍以孟春合祭为说。其言曰。冬至极寒。而裸献于星露之下。夏至盛暑。而骏奔于炎歊之中。时义为戾。夫身为大臣。不以敬天劝民相儆勸。而以便安逸豫为逢迎。隐微深痼。前后一辙。可也夫。我朝定南北郊之祭。天子岁必亲行。破累代之陋规。遵古经之正礼。可为万世法矣。

郊祀分合议

顾栋高

天地合祭。始于汉元始中。其后东汉建武。唐天宝。宋建隆。迄于熙宁。及明嘉靖初年。皆因之。而宋元丰之始议分祭也。置局议定而后行。然冬至亲祀。夏至但遣官行礼。则地祇反不与亲祀之典。故元佑七年。复议于南郊设皇地祇位。至八年。苏轼引昊天有成命为合祭明文。发六议以难臣。于是主分祭者四十人。主合祭者仅八人。绍圣三年。遂罢合祭。诏以夏至亲祀北郊。而卒未行也。明洪武故用合祭。嘉靖中以给事夏言言。分建南北坛。然一祀之后。并南郊亦未尝亲祭矣。此自古郊祀分合之大凡也。夫昊天有成命。据国语为祀成王之诗。小序之荒谬。朱子多驳之。固不足以为信矣。而倡为合祀之说者王莽也。彼徒附会王者父天母地之文。而遂以天地之大。等之夫妇同牢之礼。其为渎侮不已甚乎。故合祭之非。不待辨而自明也。不合祀则宜用分祀矣。然主合祀者固失。而主分祀者亦未为得。则以其说之不尽合于经。而无以服异议者之心也。郑氏祭法注。禘谓祭昊天上帝于圜丘。郊谓夏正建寅之月。祭感生帝于南郊。此圜丘方丘与南北郊之分地而祭者。其说本于大司乐。不知大司乐所谓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则天神皆降。夏日至。于地上之方丘奏之。则地祇皆出者。言乐作而天神地祇人鬼。皆感而至。犹书所谓虞宾在位。凤凰来仪。百兽率舞耳。于祭何与。而妄增两丘于南北郊之外。此其不合于经者一也。然晋泰始间。尝并圜丘方丘于南北二郊矣。后一袭用于唐。而今竟罢之。固知其

说之无足据矣。若夫郊之有南北。则古今以为得分祀之正。而未有明其非者也。匡衡曰。祭天于南郊。就阳之位也。瘞地于北郊。即阴之象也。愚考春秋书郊者以十数。曰郊曰卜郊曰用牲于郊。未有兼地言者。亦未有以南郊称者。王者虽父事天。母事地。而礼数则不同。礼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而得祭母。母卑于父也。天子祭天。诸侯不得祭天。而可以祭地。地卑于天也。故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古者无祭地之礼。有祭社之礼。寓地之祭于社。而社之祭与稷并举。不与天对称者。尊阳抑阴之道也。社有二。王为姓立社曰大社。自为立社曰王社。大司徒设其社稷之壝。又曰血祭祭社稷。则大社也。封人掌设王之社壝。军旅宜于社。则王社也。王社设于宗庙之右。而大社立于国中。既曰祭帝于郊。又曰祀社于国。一郊而一国。则知大社之建。不于北郊。明矣。郊特牲疏。社祭一岁有三。月令仲春命民社。诗甫田曰。以社以方。谓秋祭。月令孟冬大割祠于公社。三时举祭不以夏。则知无以夏日至祭地于北郊者矣。此其不合于经者又一也。案南北郊之说。考之于经既无其事。祭社之说。证之先儒五峰胡氏等言则历历不爽。今若欲如古礼。必废北郊而复立大社于国中。以春秋冬一岁三祀之。而不敢与郊并。然后可以尽合乎先王之制。而大服乎好异者之心。然而古今异尚。礼贵变通。王者期于敬天奉地之无失则已矣。必欲取历代之成法尽变之。纷纷更作。此势之所不能也。若世儒之论。以两郊分祀为先王之制。则不然也。是不可以不办。

祭地祭社不同论

秦蕙田

祭地不同于祭社。经有明文。曲礼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疏天地有覆载大功。天子主有四海。故得祭天地。方性夫曰。祭天地则天子之事。刘执中曰。惟为天子。得以主天地之祀。地之为社一也。其济生于物。随人大小。天子父天母地。夏至之日祭于泽中之方丘。则曰皇地祇。主之者独天子焉。是祭地之与祭社天子诸侯。尊卑殊而广狭异。今详考其礼之不同者十有三。周礼大司乐。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又凡以神仕者。以夏日至致地祇。此祭非诸侯所得与。其不同一也。诗周颂载芟序。春藉田而祈社稷。良耜序。秋报社稷。丰年序。秋冬报。月令孟冬之月。大割祠于公社。或以春。或以秋冬。从未有以夏至者。是祭之时不同。二也。月令仲春之月。择元日。命民社。郊特牲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夏日至阴生。日之甲阳始。是祭之日不同。三也。方丘在泽中。社稷在库门内。是祭之地不同。四也。仪礼祭地瘞。周礼以血祭祭社稷。是祭之名不同。五也。礼器瘞埋于太折。用骍犊。郊特牲社稷太牢。是牲不同。六也。郊特牲器用陶匏。牺尊疏布鼐。周礼鬯人。社壝用大罍。是器不同。七也。祭地用袞衣。祭社稷则希冕。是服不同。八也。祭地七献。祭社三献。

是献不同。九也。祭地以后稷配。祭社以句龙配。是配不同。十也。地为大祀。社为次祀。是等不同。十一也。陈氏礼书。周礼或言大示。或言地示。或言土示。大示则地之大者也。地示。则凡地之示与焉。土示。则五土之示而已。是祭称示不同。十二也。周礼大司乐。五变而致土示。八变而致地祇。是乐之致示不同。十三也。经传所载祭地祭社之不同如此。乃胡五峰谓古者祭地于社。犹祀天于郊。故泰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于新邑。亦先用二牛于郊。后用太牢于社。记曰。天子将出。类乎上帝。宜乎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礼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别无祭地示之位。两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示。而别无祭社之说。则以社对郊可知矣。后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杨信斋辨之曰。礼经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莫重于天地。而社稷其次也。胡氏乃合祭地祭社而一之何也。曰社者五土之神。是亦祭地也。而有广狭之不同。曰里社。则所祭者一里之地而已。曰州社。则所祭者一州之地而已。诸侯有一国。其社曰侯社。则所祭者一国之地。一国之外不及也。天子有天下。其社曰王社。则所祭者。天下之地。极其地之所至。无界限也。故以祭社为祭地。唯天子可以言之。凡胡氏所引皆天子社也。且云后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此则未然。有正祭。有告祭。夏至祭地于方泽。顺阴时。因阴位。以类求类。所谓正祭也。左祖右社。社与祖对。尊而亲之。若因事而祭地。则祭社可知。天子将出。类乎上帝。宜乎社。此所谓告祭也。又曰。祭地惟有夏至北郊方泽之礼。此外则有社祭。愚按天子一岁祭天有四。而地则唯夏至一祭者。诗载芟良耜丰年月令割祠公社。凡军旅会同田猎灾眚。皆有事焉。祭社稷皆所以祭地示。故曰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而地之正祭。不嫌于疏也。正祭不嫌于疏。而社又无乎不祭。此社之祭所由与郊并称。书之郊社不修。中庸郊社之礼。礼记郊社之义。皆连类以及。而地之正祭。反有时不举。宜胡氏祭地即祭社之误。所自来也。明乎天子所祭者地。惟方泽一祭。则社之祭土。不得混于祭地矣。山堂考索谓地者后土之总称。社若地示之属。而非即地。犹五帝为天之神。而非即天。盖古之圣王。尊天亲地。郊天大雩祈谷明堂五帝。皆天也。而莫尊于郊。方泽泰社皆地也。而所亲在社。故书多以郊社并称者。于天举所尊。于地举所亲。皆言理而非言其制也。吴幼清曰。祭地之礼。北郊方泽为至重。唯天子得行之。其次则祭地于社。天子而下。皆得行之。经传中有天与地并称者。此南北郊之礼也。其礼地与天敌。有郊与社并称者。此郊社之礼也。其礼社不与郊敌。黄泽曰。殷革夏。周革殷。皆屋其社。是辱之也。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是责之也。王者父天母地。岂有可辱可责之理。则社非祭地明矣。诸儒之辨。痛快明确如此。及近世朱鹤龄齐召南顾栋高蔡德晋诸人。尚沿其误。而弗深考。何耶。

郊祀

阎若璩

尝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援古者。必有合于今。要未有不达于天人今古之际。而可以成一代之巨典。正千载之纷更。如郊祀之礼者也。郊社之礼。果安所折衷哉。主合祭者。本于周颂。主分祭者。本于周礼。其一分一合。皆出于周家一代之遗文。而莫有定论。又何怪后世之既分而复合。与既合而复分。与或分或合。而莫知适从者欤。要其制则可得而详考也。汉成采匡衡之议。始定为南北郊。后又用王莽之议。改合祀于南郊。光武因之。而东京二百年不易焉。唐合而行者三百年。其间之特祭地祇者。睿宗一人焉而已。虽宋之制尝主于分。然自元嘉政和建炎而外。其一祖六宗。又未尝不以合祀天地为兢兢。则分之时少。而合之时多。亦可概见矣。明太祖分而行者九年。合而行之者二十二年。而其后子孙莫不合也。世宗合而行者九年。分而行之者三十六年。而其后子孙亦莫不分也。当时不以世宗为加于太祖。则分之不如合也。故愚尝统而论之。开创之君。多主合。而继体之君或主分。喜更张者多主分。而乐循礼者多主合。夫开创之君。孰有过于我世祖。而郊祀之礼。亦孰有善于我

世祖之定合祀者乎。自合举以来。神受其职。民乐其业。二十年间。莫复有嗟风雨之不节。而寒暑之不时者。则天心之克享。抑可见矣。论者必以为物巨费繁。人主之出宜简。故合之为便。此出于弱宋之见。而非所论于本朝。又以为天与地并祭。犹父与母同牢而食。此近于人道之为。而非所论于上帝。曷不观诸冥漠之际乎。天之气一动。而地即承之以流行。故地之滋育万物。莫非天之功也。天不能离地而独生。地亦不能离天而独成。天下阳外无阴。而阴外无阳。而谓宰此阴阳之气者有二帝也。吾不信也。无二帝而犹谓不可合祭者。吾又不知其何说也。当百物告成之时。修报本反始之典。日月星辰之属。效一职于天之中者。莫不然秩而祀之。以致其报。而未尝疑于与天并抗。而独疑夫地焉。亦不经之甚矣。要天与地并列。而天未尝不独尊。地与天并例。而地实有以相配。是始古圣人与天地合其德。即与天地合其报。实有见于天人感格之至理。古今制作之源流。而非一切议礼之臣之所能窥测者也。后世之圣子神孙。守兹不变。虽与天无极可也。又何必以圜丘方泽之异其地。黄琮苍璧之异其文。而遽从周家一代未成之书也哉。

北郊配位议

徐干学

康熙二十四年某月。太常卿徐元珙条奏北郊之礼。皇地祇位北向。祖宗配位。当以西为左。东为右。请察政和礼改正。奉皇上面谕。令学士臣干学臣莪。考论古时所行典礼。撰议以进者。臣等窃思凡祀典有正位。方有配位。

配位之左右不同。正位向南。则东则左而西为右。正位向北。则西为左而东为右。臣谨案北郊配位。自汉光武中元二年始。地祇南向。薄太后配位东设西向。唐开元二十一年祭地方丘。地祇南向。高祖配位东设西向。此地祇南向。配位居左之证也。至宋政和四年。用北墉答阴之义。改地坛向北。配位从正位而改。故宋太祖位。西设东向。地祇既北向。则配位以西为上。西方即左也。此地祇北向。配位居左之证也。明嘉靖九年。建方泽坛于安定门外。用宋旧制。地祇北向。则当以西为左矣。而其配位犹设于东。与古礼不合。本朝因之。未曾改正。但明制配位。止一太祖。我朝三圣并配。所设祖宗位次。尤宜详为考定。今廷臣惮于改作。不考政和之礼。托言地道尚右。谓不必更张。似非笃论。其曰地道尚右者。乃周礼注疏。解左宗庙右社稷之义。郊坛配位。从未尝以此为断。臣谨案嘉靖祀典考云。礼臣进呈陈设图式。方丘坛皇祇北向。配位居左。是嘉靖时尚左而不尚右明矣。顺治十四年。礼部题请奉安神主配向方泽礼。恭奉太祖配位于左。太宗配位于右。是本朝之制。亦尚左而非尚右明矣。嘉靖议礼诸臣。原知以左为尊。而礼官误执以东为左。当是有司之过。有待于本朝厘正者也。至有以社稷坛尚右为言者。臣谨按社东稷西。异坛同壝。主皆北向。各自成尊。其来已久。然魏晋社坛。间或南向。惟萧齐武帝时。何佟之建议。社坛北向。稷坛东向。是稷为配社之坛。岂非配当在左乎。唐开元礼。太社太稷北向。设后土于太社之左。设后稷于太稷之左。俱东向。夫曰左。则非尚右矣。曰东向。则在西方矣。岂非以西为左而配必在左乎。宋政和五礼。及孝宗时社稷配位。皆西设东向。以居于左。明世宗实录。嘉靖九年正月。亦有勾龙后稷西北东向一条。惟会典所载。东西方向稍异耳。足知社稷北向则配位当在西方。虽与地坛之制不同。其配位居左。于理则一。此正可以参稽而得者也。若夫唐宋明郊祀。亦有三祖二祖并侑之礼。皆以序设位一方。不分左右。莫若降集议。采用旧典。无使三后在天之灵。稍有未安。臣等浅学识。仰承明问。不敢不以所闻具对。谨议。

地坛配位

徐干学

或问予之论地坛配位。谓配必在左。左右无定。而东西一定。有说乎。曰有。尝历考前代地坛之制。自汉而唐而宋而金。率皆南向。既已南向。则祖宗配位。必东设西向。以居于左。不待言矣。若北向则自宋政和四年始。其时以太祖配地。用太常礼院言。西设而东向行凡十二年。夫正位南向。则配位以东为左。正位北向。则配位以西为左。此义之最易明者。此宋政和之制。允合典礼。确不可移者也。迨明嘉靖间。分建南北。为坛北郊。我朝因之而不变。皇祇之正位由是而定矣。而祖宗之配位乃有可议者。则自有明之贻误也。彼

时夏桂洲诸臣纷纷建议。止论南北之宜分不宜合。配享之宜一不宜二。未有援宋政和之制。以明北坛配位之宜西不宜东者。遂至以太祖东设西向与天坛无异。而不知地坛左右相易。与天坛大不侔矣。我朝因其制。亦奉太祖居右。而三圣并侑。遂致有昭穆越次之嫌。此所宜急为更定也。曰地道尚右。何必左耶。曰非也。明之以太祖居右。及我朝之奉太祖居右。皆非谓地坛之内。遂宜以右为尊也。亦皆知左之为尊。而谓配位必宜居右也。何以言之。嘉靖祀典。礼臣题请圜丘上帝南向。配位居左。方丘地祇北向。配位居左。则曩日朝议以左为尊也明甚。我朝顺治十四年。上谕奉太祖太宗配享方泽。礼部题请奉安太祖配位于左。太宗配位于右。奉旨是。遵行在案。则当时圣裁以左为尊也又明甚。夫既以左为尊。而明会典所载。及今现行坛制乃皆居右者。此直有司奉行之误。执东为左。一时未及详审耳。夫岂有尚右之说。以右为尊。而谓地坛配位宜居于右也哉。是则今日之更定。非更定前明之制也。亦非更定我朝世祖之制也。不过更定有司之误。正以合乎前明居左之说之欲行而未行者也。正以遵我朝世祖时居左之说之欲行而未行者也。要之今日配位谓不宜更定者。必谓天坛南向。以东为左。地坛北向。亦以东为左。然后可。知其不然。则固明知地坛之内以东为右也。夫既知地坛之以东为右也。而乃以尚右文其说何耶。此其所以急宜更定也。曰明制社稷坛之配。后土西向。后稷东向。是东西无一定乎。曰此明祖一时之见。非有所据也。开元礼载祭太社太稷仪。设太社太稷于坛上北向。设后土于太社之左。设后稷于太稷之左。俱东向。又诸州祭社稷仪。社坛稷坛皆北向。设后土于社神之左。设后稷于稷神之左。俱东向。政和五礼新仪。载社坛北向。以后土配东向。稷坛北向。以后稷配亦东向。是康宋后土后稷配位。皆西设东向。以居于左。并无尚右之说也。宋孝宗熙宁四年。设社稷于坛之南方北向。设后土勾芒氏后稷氏位于其西。东向。按孝宗时。似合太社太稷在一坛者。其社与稷孰在左。虽无可考。然其配位。则又皆并列于西而在左矣。并无尚右之说也。曰宋政和之礼。徽宗蔡京何足称乎。曰政和时虽非贤君相。其议礼未尝非也。礼记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阴气也。君南向于北墉下。答阴之义也。故陈祥道礼书定为北郊。皇地祇之位。当主北向。但自古惟宋政和四年。始行此礼。地祇既北向。则配位当在西方东向。明嘉靖九年。既用政和之礼。地祇北向。而配位独东方西向。是自违戾矣。抑其所以更定则有说焉。自昔郊坛之制。以二祖三祖配者。唐宋明皆有之。要皆以次并列。从未有以昭穆对序者。莫若易昭穆之对序。而奉祖宗以次并列乎左。则既无越次之嫌。而一时纷纷之说。亦可以略而不论矣。

方泽坛左右辨

陈廷敬

王者南面以听天下。宫室庙庭。罔弗南向。故古北郊位皆南向。无北向。配位皆西向。宋政和间。用北墉答阴之义。始改地坛位北向。而太祖配位东向。坛位既北向。则西为位左方。配位居西东向。是左昭之义也。南渡后坛复南向。明嘉靖九年建方泽坛。用宋政和制。地祇北向。祀典考曰。配位居左。既曰左。则宜东向明矣。王圻续文献通考。嘉靖初年。祀方泽仪注云。配位西向。当是时。犹未用政和之礼也。其西向也固宜。今坛制沿明旧。而用仪注西向之文。不察配位居左之义。夫今之方泽。非嘉靖初年之方泽。是用政和礼改建之方泽也。坛位既北向矣。而仍以东为左。以西为右。则是尊昭也。而顾使居于穆。次穆也而顾使居于昭。以昭居穆。以穆居昭者。是有司失考。昧左右之义矣。东与西为定位。左与右为虚名。配位之或东或西。从坛位之南向北向也。北向之东。乃南向之左。非北向之左也。北向之西。乃北向之左也。故方泽北向。宜取左而居西向东。不宜仍从南向取东而居右也。今位西向。是居南向之左。非居北向之左矣。按礼。昭穆。昭南面。穆北面。昔之所谓南北。今之所谓东西也。今之所谓左右。昔之所谓昭穆也。是左为昭。右为穆也。若宜东向而西向。是宜居左而居右矣。是以右为昭而左为穆矣。由是位不得不东向。则宜穆而乃昭矣。当时礼官忽左右之位。执东西之名。以有定之东西。言无定之左右。其于昭穆之义。果能合欤否欤。于愚心窃有未安也。当俟诸议礼之君子焉。

北郊配位尊西向议

毛奇龄

古但着郊礼。而不着二郊分合之礼。故议者多据宋人说。谓天子祭天不祭地。社即地也。又无南郊北郊之名。至汉成帝朝。匡衡张谭辈始有分立二郊之议。而至于南郊南向。北郊北向。则自古迄今。并无考据。惟宋政和礼。始分两向。而明嘉靖间因之。且从来祭社。未闻有配。则是郊之祭地。与祭地之有北郊。以至北郊北向。兼有配位。即此四事。尚无成说。而欲于配位东西。执两端以定一是。此一哄之市也。特某谓天子必祭地者。周礼大宗伯掌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地示礼。即祭地礼也。故曲礼云。天子祭天地岁。而周颂昊天有成命篇曰。祭天地也。虽天地合祭与分祭。说尚未决。然其有地祭明矣。是以礼器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孝经曰。王者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皆言天地两祀之义。而祭法直云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则有其地。宗伯之职。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则有其物。尔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则有其名。周礼凡以神祀者。冬日至。致天神人鬼。夏日至。致地示物●。则有其时。大戴礼祭天之词曰。敬拜皇天之祐。祭地

之词曰。敬拜下地之灵。则有其祝辞。是王者祭地。在诸经历历有之。若云社即是地。则王制不当云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矣。是以尚书云。告于皇天后土。左传君戴皇天而履后土。此后土地也。周礼王大封则先告后土。左传共工氏有子为后土。此后土土神。即社神也。盖社即地示之一。然而大示与土示端有别矣。若夫南北二郊。则家语所云。兆帝于郊。周礼所云兆帝于四郊。月令所云孟夏之月。迎夏南郊。孟冬之月。迎冬北郊。无非郊名。是以孝经说云。祭天于南郊。就阳位也。而注者谓必有祭地北郊。与之对文。至周礼二郊之名。南曰圜丘。北曰方泽。而礼器云。为高必因邱陵。谓必因已高之邱。而营坛于南。名为因天事天。为下必因川泽。谓必因已下之泽。而加墀于北。名为因地事地。则已展转有经据矣。虽北郊北向。经无见文。然地示与土示通。社之向。即地之向也。周制祭社。必社坛向北。君立北墙答祭之。以为社祭土而主阴气。是以郊特牲云。君南乡于北墉下。答阴之义也。且凡社亦然。故又云薄社北牖。使阴明也。而陈氏礼书。直曰其位则神南面而王北面。示北面而王南面。神者天神。示者地示。此固推之坛位而皦然者。若谓南郊有配。北郊无配。比之于社。则祭地大祭也。并不当与社祭等。盖地示称大示。天官大宰祀大示。大宗伯祀大示。其号称大号。祝称大祝。诏赞者皆称诏。大礼赞大祀。而社示土示及邱陵川泽之示。不过从地示类通之。以渐降杀。故圜丘方丘。皆无神主。而社示社主。坛并列焉。天神地示。皆无人帝人示。而社则后土为土人示。后稷为稷人示。分坛而共墀焉。此则非可以社例比见者也。故地之有配。在经传已明言之。考公羊传与纬书命决。俱云郊所以必有配者。以自内出者。无匹不行。自外至者。无主不止。谓郊祀外神。不是室神。不可无主以安之。今曰地神不配。将毋地示是室神乎。是以孝经说云。后稷为天地之主。故南郊北郊必以稷配。谓之为主。文王为五帝之宗。故明堂五室。祠五方五帝。必以文王配。谓之为宗。是天子必祭地。其祭地必在北郊。北郊必北向。且北郊亦必有配。诸说虽繁。然亦大概可睹矣。独是两郊配位。其在南郊者。既首东设而尚西向。而在北郊者。亦首东设而尚西向。则一偏之仪。在诸礼既无见文。而前代相因。又不能详所自始。因而改制之请。见诸奉常。而不知配位东西。全本曲礼。西汉儒臣误承其意。而后王刊正。遂因之一反。而世不察也。曲礼云。席南向北向。以西方为上。东向西向。以南方为上。夫南北亦殊向矣。乃殊向而不殊上何故。曰席有首尾焉。所谓端也。侍坐于君子。其敷席之法。必认席之端。而定其所上。故席南向者。人向阳。而席居阴。以席为主。则坐在阴位。席向北者。人向阴。而席居阳。以席为主。则坐在阳位。是以阴尚右。而南向之右则西也。阳尚左。而北向之左则亦西也。故曰席端之所上。皆西方也。此以常坐言之也。东向西向之所上皆南方。亦犹是也。若礼坐之席。

则以向为主。南向者阳位。阳尚左。而尊东方。北向者阴位。阴尚右。而亦尊东方。故燕礼云。司宫筵宾于户西东上。户西者。西牖之前南向也。东上者。尚东方也。射礼云。宾席南面而东上。众宾之席继而西。南面在牖前也。继西者。尊东方而杀西方也。北向亦然。社主东上。而稷主继西。太社太稷皆东上。而后土与后稷之人示。又继而西。东上为尊。而继西为杀。然且位既上东。则席端亦东。燕礼。司宫卷重席设于宾坐东上。则席端亦在东也。乡饮酒礼云。宾升席自西方。降席自东方。则以升席必取下而在席末。故自西。降席必取上而在席端。故亦自东也。然则礼坐必上东。有固然矣。礼坐有宾主。宾主必相向。相向者。以向为主。与常坐不同。乃西汉郊坛。本是礼席。亦复取曲礼为据。如元始仪。载祭天以南。以先祖配。祀地于北。以先妣配。而前志于孟春合祀之位。直以天地皆南向。而天位在西。地位在东。尚西方也。一如曲礼所云席南向北向。以西方为上也。配位皆西向。而高帝在南。吕后在北。尚南方也。一如曲礼所云东向西向。以南方为上也。此在刘歆左咸之徒。直据曲礼说而定之为仪。而不知其不可者。以彼所尚者是常席。而非礼席也。且女主无配理矣。虽孝经说云。祭天圜丘象北极。祭地方泽象后妃。然以之为比。而不以为配。揣其用意。不过以新莽行诈。将借之以元后。原不可训。况侍坐无虚席。谓傍坐东设。则其坐尽北而虚其南。所以亲正位也。今正位南向。而高后在北。高帝在南。则后亲天地。而帝席反疏。是以后汉配地仪。初改薄后。继改光武。且又改南上而作北上。似乎早鉴其误。而魏配伊后。晋配张后。梁配德后。陈配昭后。相延不改。至唐世以还。始有二祖三祖之配。郟去女主。然而配位南北。一皆尚东。适反乎汉代误遵曲礼一皆尚西之谬。此虽史文阙略。并不知何时刊正。而宋代沿之。有明之嘉靖成之。其所革者在曲礼。而其所沿者在燕射诸礼。一革一沿。未有非也。若夫偏歧一致。似乎碍观。而礼仪所在。有至奇而实至平者。此则非寻常耳目所可拘矣。或曰汉元始仪。但合祀天地。并非两郊分祀之礼。且庙位设主。考西妣东。则尚西有据。而不知合祀所尚。与分祀同。未有合祀遵曲礼。而分祀反有异者。至考西妣东。此是恒坐。即祭时无主席配位。而郊则俨有主配。两当照顾。岂可不主向而主坐如故。若谓唐开元礼。地坛南向。而配位东设。宋政和礼。地坛北向。而配位西设。皆无所误。惟明嘉靖间。有司误据尚右之义。而以右为东。则嘉靖所因。与有司之误据。皆不可知。而上东则不误也。上东不误。则他制非所据矣。窃闻同馆诸官。各有所议。其议改设者。未归画一。而议仍旧者。又争之不尽当。一经同异。则断断两端。必致水火。因敢申末议。而录为一通。以俟裁择。

顾栋高曰。北郊配位之议。学士徐干学韩莢皆主改正。以西为左。议上。久不决。时翰林中多有持两端者。特觐 上无改意。而仍旧制。则又无说以为

解。检讨毛奇龄。受学士龚鼎孳指而为此议。龚乃昌言曰。仍旧贯。何必改作。遂罢议。

请立雩坛疏乾隆七年

御史徐以升

窃惟尧水汤旱。圣世不免灾异之乘。祷雨祈晴。古来原有特举之礼。我皇上旰食宵衣。勤求民瘼。今岁春夏以来。畿辅地方。偶尔雨泽愆期。原非遽称灾异。而深宫斋祷。默致精禋。恩旨频颁。大沛解泽。并命礼臣设坛。虔诚祷祈。仰见圣主如伤念。为民请命之盛心。臣窃以为祀典所在。有亟宜修举者。按春秋传曰。龙见而雩。古者有雩祭之典。所以为百谷祈膏雨也。礼记祭法曰。雩祭祭水旱也。月令仲春之月。命有司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乐。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是为常雩。乃若偶逢亢旱。则又有雩。周礼稻人。旱暵共其雩斂。春秋书雩二十有一。故有一日而再雩者。旱甚也。是又因旱而雩。义虽不同。要之雩祭之典。自古有之。考字义。雩者吁嗟求雨之意。其制则为坛于南郊之旁。故鲁南门为雩门。是雩坛实有其地矣。自西汉之世。雩礼始废。则祷祀天地宗庙。晋永和时。议制雩坛于国南郊。梁武始移雩坛于东郊。又改燔燎而从坎瘞。唐太宗又雩祀于南郊。宋制。孟夏雩祀昊天上帝。前明雩坛在泰元门外。是历代皆有雩也。我朝礼制具备。会典亦载有躬祷之仪。独于雩祭。尚未设有坛壝。似属阙典。虽郊祀之礼。亦有云雨风雷之神。与岳镇海渚之位。而礼必有所专设。乃于祈祷之典。似觉更为诚敬周详。伏乞我皇上下在廷礼臣。博求典故。详考制度。于京城之内。择地建立雩坛。仿古龙见而雩之礼。每年届期。择日致祭一次。偶遇亢旱愆阳。雨泽稀少。即于望告岳镇海渚。及诸山川能出云雨者。以祈求雨泽。无庸于各宫观处祈祷。再查祈雨祈晴。事同一体。倘有雨水过多。祈求开霁之处。请照祭法雩祭祭水旱之例。亦于雨坛致祷。庶诚敬克申。于典礼似为允协。至僧道讽经。考周礼巫师神巫而舞雩。故古有岁旱暴巫之说。然县子之对鲁穆公曰。天则不雨。而望之愚妇人。于以求之。不已疏乎。今僧道讽经求雨。是亦巫师之意也。其或各寺观有愿祈求者。亦听其自致虔心。不必从事坛壝。至禁止屠宰一事。查唐开元间有禁止屠之例。然稽之雩礼。亦用牲牢。故云汉之诗曰。靡神不举。靡爱斯牲。惟祀神之外则当禁止。至于不理刑名。则各衙门事件繁多。反致稽迟淹滞。如笞杖等罪。不过愆徼刁顽。原非大伤民命。未必遂至干和。若概从宽释。愚顽之徒。反为得计。亦开姑息养奸之渐。臣愚以为刑名案件。似应照常办理。臣又考之书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自古雨暘寒燠。休咎攸关。不独人君当诚心修省。即大小臣工皆宜有省躬省职之思。至于直省府州县。亦应并设雩坛。俾展祈求之典。臣请嗣后京

师地方。或遇雨暘偶尔愆期。应致祈祷者。皇上于大内虔诚致祷。又特遣大臣官员。诣坛致祭。其王公以下。至各部院官员。如何分班诣坛。虔诚致祷。及直省官员。遇本地方水旱。诣坛祈祷之处。伏乞下礼臣。一并详议。酌定仪注。遵照通行。庶大典举而诚敬昭。以对越上帝。以消弭灾眚。而古礼咸备矣。

请举秋报大典疏乾隆十八年

光禄寺少卿龚学海

窃惟王者父天母地。事天一如事亲。宗庙之礼。禘祫而外。四时备享。其祀天也。冬圜丘。春祈谷。夏大雩。至享帝。则秋祭也。唐虞三代以来。典制虽异。而祀义则同。简册俱存。班班可考。我皇上乘干御宇。敬天勤民。祈谷冬祀诸大礼。每岁躬亲。复特举常雩。示为民祈祷至意。古制备。祀事明。所谓千载一时也。然有未举行者。季秋享帝大祀耳。臣闻雩祈也。祈百谷之雨也。享报也。报百谷之成也。有祈必有报祭之礼也。且夫祭天所以法天。四德备而为干。四时具而成岁。秋享之祭。协春祈以伸崇报。岁祀全而天人合。

圣天子隆举斯礼。端在今日。臣谨按季秋享帝之文。载在月令。而秋祀昊天上帝。开元礼亦复可稽。程子云。古者一年之间。祭天甚多。春则因民播种而祈谷。夏则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则明堂。冬则圜丘。皆人君为民之心也。钦惟我皇上爱养黎元。有加无已。当夫万宝告成。普天丰乐。皆上天锡佑之恩。仰祈举行季秋享帝大祀。以答天庥。以合于四时备祭之义。洽四海之欢心。益展圣主敬天勤民至意。至其规制仪文之详。仰祈下礼臣。敬谨集议。要于酌古宜今。斯所为式来兹而光前牒者也。微臣学识谫陋。典礼未谙。但幸礼乐明备之时。承乏执事奔走之末。敬献刍蕘。用抒忱悃。无任悚惕屏营之至。

北岳辨

顾炎武

古之帝王。其立五岳之祭。不必皆于山之巔。其祭四渎。不必皆于其水之源也。东岳泰山于博。中岳泰室于嵩高。南岳灂山于灂。西岳华山于华阴。北岳恒山于上曲阳。皆于其山下之邑。然四岳不疑。而北岳疑之者。恒山之几三百里。而曲阳之邑于平地。其去山趾又一百四十里。此马文升所以有改祀之请也。河之入中国也自积石。而祠之临晋。江出于岷山。而祠之江都。济出于王屋。而祠之临邑。先王制礼。因地之宜而弗变也。考之虞书。十月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周礼并州。其山镇曰恒。尔雅恒山为北岳。注并指为上曲阳。三代以上。虽无其。而史记云。常山王有罪迁。天子封其弟于真定。以续先王祀。而以常山为郡。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邦。汉书云。常山之祠于上曲阳。应劭风俗

通云。庙在中山上曲阳县。后汉书。章帝元和三年春二月戊辰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岳于上曲阳。郡国志。中山国上曲阳。故属常山。恒山在西北。则其来旧矣。水经注。乃谓此为恒山下庙。汉末丧乱。山道不通。而祭之于此。则不知班氏已先言之。乃孝宣之诏太常。非汉末也。魏书。明元帝泰常四年秋八月辛未东巡。遣使祭恒岳。太武帝太延元年冬十一月丙子幸邺。十二月癸卯。遣使者以太牢祀北岳。太平真君四年春正月庚午。至中山。二月丙子。车驾至于恒山之阳。诏有司刊石勒铭。十一年冬一十一月。南征。径恒山。祀以太牢。文成帝和平元年春正月。幸中山。过恒岳。礼其神而反。明年南巡。过石门。遣使者用玉璧牲牢礼恒岳。夫魏都平城。在恒山之北。而必南祭于曲阳。遵古先之命祀而不变更者。犹之周都丰镐。汉都长安。而东祭于华山。仍谓之西岳也。故吴宽以为帝王之都邑无常。而五岳有定。历代之制。改都而不改岳。太史公所谓秦称帝。都咸阳。而五岳四渎。皆并在东方者也。隋书。大业四年秋八月辛酉。帝亲祠恒岳。唐书。定州曲阳县。元和十五年更恒岳曰镇岳。有岳祠。又有张嘉贞为定州刺史。于恒岳庙中立颂。予尝亲至其庙。则嘉贞碑故在。又有唐郑子春韦虚心李荃刘端碑文凡四。范希朝李克用题名各一。而碑阴及两。刻大历贞元元和长庆宝历太和开成会昌大中天佑年号。某月某日祭。初献亚献终献。某官姓名。凡百数十行。宋初。庙为契丹所焚。化二年重建。而唐之碑刻未尝毁。至宋之醮文。碑记尤多。不胜录也。自唐以上。征于史者如彼。自唐以下。得于碑者如此。于是知北岳之祭于上曲阳也自古然矣。古之帝王望于山川。不登其巅也。望而祭之。故五岳之祠皆在山下。而肆觐诸侯。考正风俗。是亦必于大山之阳。平易广衍之地。而不在险远旷绝之区也明甚。且一岁之中。巡狩四岳。南至湘中。北至代北。其势有所不能。故尔雅诸书并以霍山为南岳。而汉人亦祭于灋。禹会诸侯于涂山。涂山近灋之地也。水经注曰。上曲阳故城。本岳牧朝宿之邑也。古者天子巡狩常山。岁十一月。至于北岳。侯伯皆有汤沐邑。以自斋洁。周衰。巡狩礼废。邑郭仍存。秦以立县。县在山西之阳。是曰曲阳。有下故此为上矣。而文升乃谓宋失云中。始祭恒山于此。岂不谬哉。五镇惟医无闾最远。自唐于柳城郡东。置祠遥礼。而宋则附祭于北岳之祠。然则宋人之遥祭者。北镇也。非北岳也。世之儒者。唐宋之事且不能知也。而况与言三代之初乎。先是倪岳为礼部尚书。已不从文升议。而万历中沈鲤驳大同抚臣胡来贡之请。已申言之。皆据经史之文。而未至其地。予故先至曲阳。后登浑源。而书所见以告后之人。无惑乎俗书之所传焉。

论北岳中岳

阎若璩

或问北岳祀典。毕竟该在山西浑源州。抑仍曲阳耶。余曰。曲阳是也。万历十

六年。大同巡抚胡来贡疏请改北岳。沈文端鲤为宗伯。覆疏详驳。此驳出。足以塞异议者之口矣。第惜其引史仅及汉宣帝。未上及武帝元鼎三年。常山王徙。然后北岳在天子郡内。天汉三年。泰山修封。还过祠常山。瘞玄玉二事。引经亦仅及周官禹贡。余为详补曰。舜典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传曰。北岳恒山。禹贡。太行恒山。在上曲阳西北。尔雅兼殷制。释山曰河北恒。周礼职方氏。正北曰并州。山镇曰恒。注曰。恒山在上曲阳。是虞夏殷周。异代同揆。则舜当日蚤覲北诸侯于今曲阳大茂山之下。非山经所称今浑源之北岳。水经所称之元岳。历历可知。岂容议。议之者。以定鼎于燕。曲阳在南。浑源少北。改而祀之。于方位宜。余谓则有孔达毛诗崧高之疏在。曰若必据己所都。以定方位。则五岳之名。无代不改。何则。轩居上谷。处恒山之西。舜居蒲。在华阴之北。岂当据己所在改岳祀乎。余尝爱王导云。古之帝王不必以丰俭移都。此名相之言也。孔达云。天子不据己所都以定方岳。此名儒之言也。金世宗大定间。或言今既都燕。当别议五岳名。不得仍前代。太常卿范拱辄援崧高疏数语以对。后不复改。明以来之人。独未读金史乎。因思崧高维岳。非当时以太室山为岳。乃诗人借岳来赞美之曰。有崧然而高者。维是四岳之山。其山高大。上至于天。维是至天之大岳。降其神灵和气。以生甫国之侯。及申国之伯。尔雅撰于三百篇后。缘此遂实指崧高为中岳。太史公又出于尔雅后。并补注尧典曰。中岳嵩高也。是殆忘却禹贡之太岳矣。将尧有二中岳耶。汉武登礼太室。易曰高。中岳名益显。皆为尔雅所误者。或曰。然则周竟无中岳乎。余曰。周仍以唐虞时霍山为中岳矣。观职方河内曰冀州。山镇曰霍山可知。自有宇宙。便有此山。黄帝正名百物。蚤已定五岳之称。禹主名山川。又从而奠之。下迄周秦。悉不敢移。岂有如武帝以衡山远移南岳之祀于灊霍山者乎。或曰。如子言。周不曾以岍为西岳。岍何得有岳名。余曰。职方河西曰雍州。山镇曰岳山。蚤已得岳之名。岂待周移岳于此。而后云尔乎。汉既移南岳。唐肃宗在凤翔。亦曾改汧阳吴山为西岳。以祈灵助。要皆后王事。余最爱康成注大司乐。四镇五岳。取诸职方九州岛之山而足。少嫌其以岳为西岳。不以霍山为中。又嫌其宗伯注。仍袭尔雅。杂以嵩高。自忘却大司乐注。殆由未善于读崧高之诗也哉。

北海祀典或问

徐干学

康熙二十六年某月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徐元珙言。今制祭北海。沿宋明之旧。将事于怀庆府济渎庙。臣愚以方位当以建都为准。往南而祭北海。非是。请改祭于北镇医巫闾山便。旨下廷臣等集议以闻。议未定。诸臣属某考核前代故实。以备廷议。某职掌攸存。不敢饰让。谨采前闻。设为问答。具列

如左。或问海之祭。古有之乎。曰古有之矣。学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孔疏曰。祭百川之时。皆先祭河而后祭海也。周颂般之序曰。般巡狩而祀四岳河海也。或曰。祭则于国中乎。抑至其地乎。曰舜典望于山川。于神。此祭于国中者也。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南西北如之。周礼校人之职。凡将事于四海山川。则饰黄驹。郑注王巡守。过大山川。则有杀驹以祈沈。若般之诗之云。此皆至其地而祭之者也。曰至其地而祭之。有司之常典乎。曰非也。王者巡狩则祭之。不巡则不祭也。虞周以前。诗书之文足征矣。史记。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穀以东。名山五。大川二。华以西。名山七。名川四。而不及海。又云至如他名山大川。上过则祀。去则已。夫常祀不及海。则过而祀者。海亦名川之一也。郑樵通志。汉武帝因巡狩。礼其名山大川。是秦汉亦因巡狩而祭也。杜佑通典。其有水旱灾厉。牧守各随界内而祈谒。王畿内水旱则祷之。亦非常典也。其着为常典。则隋唐之事也。或曰。古文多言名山大川。无祭海之明文。虽郑康成亦疑之。何以知古之祭海乎。曰卜商之序。孔达之疏。则言祭海矣。礼记月令。仲冬之月。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汉宣帝神爵元年。诏太常以四时祠江海雒水。皆明征也。后汉书。建武三十三年。别祀地祇。地理神从食。皆在坛下。海在东。通志。梁天监六年。议者言北郊有岳镇海渚之座。据二史之文。以知汉以前言川者必兼海也。曰四方有司之祀何昉乎。曰昉于梁。祠建于隋。礼备于唐。通典。梁令郡国有五岳。置宰祀三人。及有四渚若海应祠者。皆孟春仲冬祀之。隋书。开皇十四年闰六月。诏祭东海于会稽县界。南海于南海镇南。并近海立祠。是仅祀东海南海。而西北海辽远不祭也。通志。唐武德贞观之制。五岳四镇四海四渚。年别一祭。此其所始矣。或曰。四海之祭。有定所乎。曰历代以来。沿革不同。请悉数之。唐书。四海之祭。东海莱州。南海广州。西海同州。北海河南。马端临文献通考云。唐祭北海于洛州。宋史及政和五礼新仪。祭西海于河中府。就河渚庙望祭。祭北海于孟州。就济渚庙望祭。余皆与唐同。或曰唐既祭河南。又称洛州。宋称孟州。是果异地与。曰非也。唐书礼乐志曰河南。通典通考通志皆曰洛州。洛州即河南也。宋史曰孟州。地虽河北。而辖于河南也。以今考之。皆怀庆府济源之地。考地志。济源县初属怀州。高宗显庆二年。改属洛州。武宗会昌三年。又属孟州。是有唐中叶。济源多隶洛州。至末季及宋。方属孟耳。贞元十二年。知县张洗碑文可据也。是称名虽异。其地则一也。或曰宋以后如何。曰金史大定四年。岳镇海渚。诏依典礼。就本庙致祭。其地与宋同。惟南海则于莱州。因广州非金界。故就莱望祭。元史至元三年。定制与金同。惟北海遥祭于登州界。明会典。东海南海同元。西海则蒲州。北海则怀庆。蒲州即河中。怀庆则济源所隶之府。其实仍在济源也

。本朝因之。以疆索而论。东海南海为近。近则可就而祭。西海北海遥矣。遥则望而祭之。就祭者有定。望祭者无定。故东海于莱。南海于广。有定者也。西海或同州。或河中。北海或河南。或登州。无定者也。曰古何以祭北海于河南也。曰地志云。说者谓济渎泉脉通北海。故因北渎以祭北海也。曰又何以祭于登州也。曰登州负海而处。海在其北也。

然则河南登州二地。孰为有据乎。曰皆未当也。禹贡导沅水。东流为济。孔安国云。泉源为沅。流去为济。水经。济水出河东垣曲县东王屋山为沅水。又东温县西北为济水。考之传记。无泉脉通北海之文。未可以为信。登州虽负海。自土中视之。实在正东。非北也。故二说者皆未当也。曰然则北海所祭之地可改乎。曰何不可也。唐祭于河南。元祭于登州。古之人有行之者矣。何不可也。或曰。揭傒斯尝祭济渎矣。其记云。二月十日己亥。以羊一豕一祭于济渎。仍以是日望秩北海于庙之北。如济礼。疑元既改登州。亦可废济庙北海之祭。然考傒斯本传。当日但遣祭北岳济渎南镇。未尝奉命祭北海也。是北海之祭。傒斯仍前代之旧。因便祀之。非国典也。且北岳之祭于曲阳。旧制也。本朝改之浑源州矣。岳祭可改。何独于海而疑之。曰改之当于何所。曰永平孤竹旧封也。孟子称伯夷居北海之滨。齐桓公伐山戎。荆令支。悬车束马。所谓北荒也。以四方正之。永平濒海。东临碣石。海至此为北海之极也。于此祭之。未为不可矣。曰国都之四方不可据。明臣倪岳尝言之。曰岳之说是矣。独北海与北岳。又有不同。马文升请改北岳之祭于浑源。岳驳之曰。北岳祀于恒山上曲阳。历虞周至今二千余年。不可辄改也。朝廷从之。今浑源既改。本朝已废岳之说矣。何必引以例北海乎。若以为历世既久。不可辄改。亦非通论也。且方面必据国都。见之周礼矣。小宗伯掌建国之神位。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类亦如之。郑司农解四望云。日月星海也。则祭北海。必不于国之南可推矣。或曰。汉以青州为北海郡。则青州亦可祭乎。曰东海既祭于莱。北海复祭于青。二地相近。且犹在南。与登州河南无以异也。况唐都长安。视济源为东北。宋都开封。视济源为西北。祭于济源。未为尽非。今之京师。济源实在其南。往南而祭北海。名实乖矣。金元暨明。因陋就简。沿其失误。厘而正之。宜有待于今也。或曰。子之说亦有据乎。曰有。明臣邱浚之言曰。中国之地。在三代不出九州岛之外。惟扬青徐冀四州滨海而已。南海西海。则越在荒服之外。自汉以后。南越始入中国。而有南海。然西海竟不知所在。故今祀东海于登州。祀南海于广州。二祀皆临海而祭。西海则望祀于蒲州。北海则望祀于怀庆。夫宋都汴梁。而怀庆在其北。是时失幽燕。而以白沟河为界。无缘至辽蓟之域。出国门而北。望以祭之可也。明初都金陵。因之以祭。亦不为过。若夫今日建都于燕。望南而祭北海。岂天子宅中以临四海之义哉。且古谓青州为北海郡。

青去登不远。犹以是名。京师东北。乃古碣石沧海之处。于此立祠。就海而祭。于势为顺。于理为宜。况今北镇医巫闾山在于辽海。山既可以为北镇。川独不可以为北海乎。浚名儒博学。是说之可据者也。或曰。是则然矣。祭海于渚。以类从也。因镇而祭。无乃非类乎。曰通典言北镇医巫闾山在东海中。遥祀之。北镇北海。皆为遥祀。正以类从也。曰宪臣依邱氏说。谓当祭于医巫闾。今谓当祭于永平。亦有说乎。曰医巫闾在辽之广宁。去海尚远。若永平则南临大海。邱氏所谓碣石沧海之处也。其东北乌龙鸭绿松花诸大川。咸与之通。于此祀之。正与广州之祀南海。莱州之祀东海。无以异。奈何舍此而祭乎。曰永平之说诚善矣。势当别立一庙。不劳民费财乎。曰唐宋以来。祭北海。皆于济源水滨。立坛祭之。其礼甚简。未尝有庙也。唐张洗济渚北海祭品碑云。天子封济渚为清源公。建祠于泉之源。其北海封为广泽王。立坛附于水滨。是渚有庙而海无庙也。明李濂游济渚记。言济渚祠后有北海神殿。当是有司以北海神位无所安置。故权置于此。非特为海神立庙也。海尊于渚。而礼杀于渚。孰若别祀之为愈与。曰韩退之有南海神庙碑。是唐固为海神立庙矣。北海安得无之。曰南海东海之庙。隋之旧也。隋无西北二海之祭。故无庙也。唐仍隋制而已。夫立庙正也。未立庙而为坛祀之。权也。且天地亦坛矣。坛似未为褻也。

皇上圣神在御。制礼作乐。千载一时。宪臣所奏。应否允从。尚乞诸公博加讨论。某与参末议。不揣固陋。敬述故闻。以待采择。不胜惶恐。

原社

全祖望

今世重社祀。一府一州一县皆有之。而又有城隍之神。又有所谓府主之神。何其多欤。全子曰。是未考古之社礼而失之者也。古者大社之外。有国社。有乡社。有里社。今天下府州县之社。皆足以比古之国社。其乡社里社无闻焉。社神者。府州县之土神也。古人之祭也必有配。故社之配也以句龙。降而国社乡社里社。则以其有功于国是乡是里者配之。今世之社无配。而别出为城隍。又歧为府主。是皆古国社之配也。又降之而一都一鄙皆有境神。是即古乡社里社之配也。古人合之而今人分之。且失其正而存其配焉耳。夫古之得配食于社者。必官于其土。而遗泽足以及民。礼所谓勤事而得享者也。或以乡老。韩子所谓没而可祭于社者也。此即今之所谓名宦。所谓乡贤。而附祀于学宫者也。古皆附之于社。今人一变而为特祠。再变则尽入之于学宫。而又于其外别标所谓城隍所谓府主而与社并列。则分之中又分焉。是皆礼之迭失而不复能正者也。尤可怪者。世之城隍府主境神。必求其人以实之。又不就昔之贤守令。及乡之贤士大夫。而反妄指漫无干涉之古人。且撰为降神之踪迹以欺人。乃不经之甚者也。大抵今世不奉天神。而信人鬼。故诸祠之香火。其视坛壝。奚翅什伯

相过。无他。天神冥漠。苟非诚敬之至。无从昭假。而人鬼则有衣冠像设。足以为愚夫愚妇之所趋。故今世而欲正祀典。惟正祀社而已。其果足配食乎社者则存之。否则汰之。世有深于古礼之士。其必以予言为然也夫。

水旱变置社稷论

全祖望

北梦琐言。载楚王马希声嗣位。连年亢旱。祈祷不应。乃封闭南岳司天王庙。及境内神祠。竟亦不雨。其兄希振入谏之。饮酒至中夜而退。闻堂前喧噪。复入。见希声倒立阶下。衣裳不披。其首已碎。令亲信舆上。以帛蒙首。翼日发丧。先是大将周达。自南岳回。见江上云雾中。有拥执希声而去者。秘不敢言。是夕有物如黑突入室中。实时而卒。子全子曰。吾于是而知旱干水溢。变置社稷之说。虽其制为最古。然非圣贤不能行。国家之于岁事。原恃乎我之所以格天者。而未尝以人听于神。阴阳不和。五行失序。于是有恒雨恒暘之咎。原不应于社稷之神是求也。且亦焉知社稷之神。不将有所大惩于国君而震动之。使有以知命之不常。天之难谏。而吾乃茫然于其深意之所在。反以其跋扈之气。责报于天。而文过于己。是固事之所必无者。乃若圣贤则有之。圣贤之于鬼神。其力足以相参。其德足以相感。而要其自反者。原已极至而无余。故汤之改社易稷。其在我者无憾也。夫天人一气之属也。在我既非尸位。则在神不免失职。虽黜陟之不为过矣。李阳冰为晋云令。以不雨。告于城隍之神曰。五日不雨。将焚其庙。及期而合境告足。此必阳冰晋云之政。有不媿于神明者也。非果神之可胁也。后之人未能有见于此。于是有疑于变置之已甚。而遂以为取坛壝而更张之。夫威灵之澌灭。不闻易其地而能为良也。且古人亦安得有此故事也哉。至若汉人以禹配社。宋人以契配稷。此则不过一代之兴。稍更旧制。而非水旱变置之说也。先王设为配食之礼。原非仅主报本之意。正以天神地示。飞扬飘荡。昭格为难。故必藉与吾同类之人鬼。素有功于此事者。通其志气。是故大之则为五方之有五帝。而其下莫不皆然。是社稷不能为国君护其民人。原有可以废置之道。然在人少有不尽。而欲为此。是犹鲁公之欲焚巫也。奉牲以告。奉酒醴以告。奉粢盛以告。非有明德之馨。主乎其先。亦岂敢曰神必福乎哉。彼后世祸福之说。儒者所不道。但慢神而蔑礼。则天之夺其魄也亦宜。因为论以补孟氏之所未尽焉。

李阳冰既得雨。与耆老吏人。自西谷迁城隍之庙于山巅。以答神庥。是更坛壝而新之。乃以答其水旱之效灵也。果尔。则水旱不效。亦何更新之有。而陈后山谓实有迁社稷而止盗者。恐出附会。

城隍考

秦蕙田

祈报之祭。达于王公士庶京国郡邑而无乎不者。在古唯社稷。而后世则有城隍。且其义其秩。颇与社稷类。而威灵赫濯。奔走巫祝。为民物之保障。官吏之所倚庇者。则更甚于社稷。在易泰之上六曰。城复于隍。礼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水庸居七。水隍也。庸城也。诗大雅曰崇墉言言。墉与庸同。说者谓即古祭城隍之始。夫圣王之制祀也。功施于民则祀之。能御灾捍患则祀之。况有一物则有一物之神。近而居室饮食。如门井户中溜。尚皆有祀。矧夫高城深沟。为一方之屏翰者哉。孟子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是天时不如地利。又曰筑斯城也。凿斯池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是城隍直与地方民物。相依为命。诚不殊于社稷矣。民为贵。社稷次之。其祀顾不重与。但社稷所以养人。而城隍所以卫人。且浚隍为城。亦土之功用。则社宜足以该之。然而古人必别有水庸之祭。而后世且盛于社稷者。窃意三代时封建法行。分茅胙土。首重社稷。即降而卿大夫。莫不有采地。下而农夫。亦有井田。衣租食力。专以土谷为重。故自天子诸侯而外。大夫以下。咸置社。祈焉报焉。如是而已。虽城与隍。不过秩诸百神之列而索飨之。亦其宜也。后世易封建为郡县。而兵戈盗贼战攻防守之事起。遂专以城池为固。守土之臣。斋肃战栗而严事之。平时则水旱疾疫。于以祈禳。有事则卫民卫敌。于焉请祷。亦理势之不得不然者。故自两汉以后。庙祀见于乘志者。则有吴赤乌之年号。而北齐书慕容俨传。载俨守郢城。祷城隍神护佑事。唐诸州长史刺史。如张说张九龄杜牧辈。皆有祭文传于世。逮后唐清泰中。遂封以王爵。宋建隆后。其祀天下。明初。京都郡县。并为坛以祭。加封爵。府曰公。州曰侯。县曰伯。洪武三年去封号。二十年改建庙宇。俱如公廡。设座判事。如长史状。迄于今。牧守县令。朔望展谒文庙外。则唯城隍。偶有水旱。鞠踣拜叩。呼号祈请。实唯城隍。迎神赛会。百姓施舍恐后。亦唯城隍。衔冤牒诉。辨讼曲直。疫病死亡。幽冥谴谪。丽法输罪。亦莫不奔走归命于城隍。至庙貌之巍峨。章服之鲜华。血食品饌之丰繁。岁时伏腊。阴晴朝暮。史巫纷若。殆无虚日。较之社稷之春祈秋报。割祠系丝。用牲伐鼓。什百矣。夫明有礼乐。幽有鬼神。苟可以庇民利国者。揆之圣人神道设教之意。列之祀典。固所不废。虽古今事殊。其一谊也。

论祭天思辨录

陆世仪

祭天品物。古今以来。惟重一太牢。故帝牛必在涤三月。取其色。取其角。又加卜焉。敬之至矣。然愚以为此亦无可致敬。姑以生人所享之极品为祭。所谓祭用生者之禄也。若以天视一牛。不啻人身一虬虱。虽极其精洁。可谓天之所享在是乎。尝窃论之。天地以生物为心。而人主则代天以子民者也。人臣又皆

寅亮天工者也。人主以天地之心为心。岂可终岁不一告之上帝乎。故愚以为人主祭天。必当斋戒竭诚。以终岁用人行政之大略为疏告天。其余诸臣。吏部则具进退人才之数。户部则具钱粮出入之数。礼兵刑工。及有职事之人皆然。疏尾。人君则书奉天子民。无敢荒怠之意。人臣则书一心为国为民。无敢欺蔽之意。其诚者。天降之福。其不诚者。天降之殃。如此则不惟得敬天之礼。亦可警戒为君为臣。使无逸豫。庶几不为无助焉。至于祭天品物。当以五穀及九州岛之贡物为主。天地以生物为心。而五谷则又天之所生。以生养万物者也。若九州岛贡物。则王者威德所及。以之祭天。明能抚有九州岛之意。若一州不服而无所贡。则不敢以之祭天。示不敢欺也。不然。夸多靡。于事天之礼何益乎。

禘祭议

张玉书

臣等综考礼制。言禘者不一。有谓虞夏禘黄帝。殷周禘帝喾。皆配祭昊天于圜丘者。有谓祖之所自出。为感生帝而祭之于南郊者。有谓圜丘方泽宗庙为三禘者。先儒皆辨其非。而言宗庙之禘。又不一说。有谓禘祭止及毁庙。不及亲庙者。有谓长发之诗。为殷之禘。雍诗为周之禘。而亲庙毁庙兼祭者。惟唐赵匡陆皆以为禘异于祫。不兼庙。王者既立始祖之庙。直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故名为禘。至于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经无明文。其说始于汉儒。而后之议礼者咸宗之。汉唐宋所行禘礼。并莫考始祖之所自出。止于五岁之中。合庙之祖。行一祫一禘两大祭于其宗庙而已。大抵夏商以前。有禘之祭。而其制未详。汉唐以后。有禘之名。而与祫无别。惟周以后稷为始祖。以帝喾为所自出之帝。而太庙之中。原无帝喾之位。故祫祭不及帝喾。至禘祭时。乃特设帝喾之位。以稷配焉。行于后代。不能尽合。故宋神宗面谕廷臣。议罢禘礼。明洪武初。御史答禄与权请举禘祭。众议亦以为不必行。诏从其议。至嘉靖中。乃立虚位。祀皇初祖帝。而以太祖配享。事属不经。礼亦旋罢。洪惟我国家受天显命。世德相承。自肇祖原皇帝以前。列祖徽猷。炳载国史。非汉唐宋明所可比拟。方定鼎之初。追上四祖尊称。以肇祖原皇帝始基王。故立庙崇祀。自肇祖始。夫太庙之中。以受命之君为太祖。允宜特尊者也。我太祖高皇帝。功德隆盛。与天无极。自当为太庙万世之祖。上而推所自出。则缔造之业。肇祖为最着。今太庙祭礼。四孟分祭于前殿后殿。以各伸其尊。岁暮祫享于前殿。以同将其敬。一岁之中。自肇祖以下。屡申裸献。仁孝诚敬。已无不极。五年一禘之祭。不必举行。祀典关系重大。李时谦请行禘祭。又谓设虚位以祀。不晰古制。不谙国史。所请应无庸议。

升祔大礼议

汪由敦

臣谨按礼。虞而作主。有几筵。虞者。既葬而返。以安神之祭也。礼记。殷练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卒哭之礼。士踰月而葬。三月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卒哭。诸侯五月而葬。七月卒哭。由是而推。天子七月而葬。当以九月卒哭。卒哭则以吉祭易丧祭。练服在大祥后。无复朝夕祭寝之哭。孔子善之。以为合宜。当作主之时。告祔于庙。仍奉主还祭于寝之几筵。至大祥乃入庙。若夫在而妻先祔庙。则祔于祖姑。礼之见于经者大概如此。历代原庙。不足为据。唐时皇后祔庙。礼志亦无明文。惟昭宗时。殷盈孙议云。昭成肃明之崩也。睿宗在位。元献之崩也。元宗在位。昭德之崩也。肃宗在位。四后于太庙。未有本室。故创别庙。当为太庙合食之主。故禘祫乃奉以入飨。又其神主。但题云某谥皇后。明其后太庙有本室。即当迁祔。帝方在位。故暂立别庙耳。又宋史礼志。太宗孝明孝惠两皇后。干德二年葬安陵。皆祔别庙。真宗章穆皇后葬永熙陵。奉神主谒太庙。祔享于昭宪皇后。享毕祔别庙。据此。则唐宋帝在位而后先崩。皆祔别庙。但别庙之制。史无可考。若几筵殿。则惟虞后练前有之。至大祥后祔庙。则撤几筵矣。明会典。孝慈马皇后。洪武十五年八月崩。九月葬孝陵。卒哭。行祔庙礼。大祥。奉安神主于奉先殿。惟世宗孝洁皇后。则先入太庙。然隆庆元年。世宗肃皇帝升祔太庙。即以孝洁肃皇后祔享。孝洁神主。由奉先殿出午门。候世宗神主。由几筵殿出。同至太庙。祭毕。世宗神主还几筵。孝洁神主奉安于庙寝。则所谓先入太庙者。亦仍还奉先殿安奉。其世宗神主之还几筵。则升祔亦当在大祥后矣。 国朝 圣祖仁皇帝实录。 仁孝皇后 孝昭皇后。 孝懿皇后。皆于成主时。祔 奉先殿。又恭查康熙十三年礼部原议。 大行皇后升祔 奉先殿神主。应交与工部。照 奉先殿皇后神主例。于洁净之处虔造。其点主吉日。应交与钦天监。在百日后选择日期。于沙河恭设 梓宫。前殿点主讫。奉安舆内。 皇后仪仗全设。捧回。暂行恭设一殿。名为几筵。其一应祭祀。悉照 奉先殿。由内务府礼部致祭。俟大祥后升祔 奉先殿。其神主文。听内阁撰写。其暂安殿。内务府请 旨等因。臣等伏思议礼贵衷诸古制。行礼必由于旧章。损益在乎因时。轻重要于至当。谨按唐宋旧制。皇后先崩。祔于别庙。 国朝奉安 奉先殿。考之于礼。虞而立主祭于几筵。练而迁祔主即入庙。故有祔于祖姑之文。唐宋之立别庙。于古礼亦未有所据。明代先祔奉先殿。 国朝循用其制。臣等伏思 太庙尊严。以致崇敬。 奉先殿亲切。以展孝思。地虽分而礼则一。祔庙大典。当祔 太庙。以合古制。但告祔后。仍奉安于 几筵殿。至二十五月。始奉安于

太庙。臣等谨议。孝贤皇后。安奉地宫之日。恭迎神牌。至太庙。升祔。礼毕。迎还。即以观德殿。为几筵殿。岁时一应典礼。俱照奉先殿礼举行。俟大祥二十五月后。恭奉神牌。升祔太庙。孝诚仁皇后。孝昭仁皇后。孝懿仁皇后。孝恭仁皇后。东次。仍照例敬谨制造神牌一分。奉安奉先殿。一切仪注。交礼部敬谨祥悉定义请旨。典礼重大。臣等愚昧之见。深恐考核未周。置议未当。恭候圣裁指示。谨议。

唐宋毁庙论

汪师韩

唐高祖追谥四亲。曰宣简公。曰懿王。曰太祖景皇帝。曰世祖元皇帝。太宗时。增宏农府君及高祖为六室。高祖祧宏农。中宗祧宣简。而元宗复之。并谥曰献祖。又谥懿王曰懿祖。立为九庙。代宗祧献祖懿祖。德宗祧元皇帝。且迁献懿二祖于德明兴圣庙。而正景皇帝之位。此唐之尊太祖而迁其上世二世于别庙者也。宋艺祖追王僖顺翼宣四祖。及后仁宗祔庙。存僖祖以备七室。神宗治平四年。祧僖祖。熙宁六年。又复僖祖为始祖。而祧顺祖。哲宗祧翼祖。徽宗祧宣祖。至崇宁三年。立九庙。又复翼宣二祖。高宗祧翼祖。宁宗并祧僖宣二祖。别建四祖殿。而正太祖之位。此宋之尊太祖而迁其上世四祖于别殿者也。当唐贞元间。韩文公禘祫议。欲以献祖居第一室。而懿祖迁于夹室。此二句本朱子韩文考异曰景皇帝虽太祖也。其于献懿则子孙也。当禘祫之时。献祖宜居东向之位。景皇帝宜从昭穆之列。朱子叹其礼乐精深。诸儒所不及。可为万世之通法。宋熙宁间。王安石议奉僖祖尊为始祖。程子闻之。谓安石所见。高于世俗之儒。后孝宗将升祔。赵汝愚议祧僖宣二祖。朱子在讲筵。独入议状。条其不可。韩朱之议。当时皆不行。后人因恶安石。并毁程朱。以及韩子。夫韩程朱三子。岂不知唐献宋僖。不足以拟契稷哉。夫亦以献僖为始祖。则夹室乃献僖之夹室也。若无始祖。则夹室乃太祖之夹室。今以其尊于太祖者。下就太祖之室。固非理也。以其尊于太祖。因别立庙。而废其合食。亦非情也。唐宋既无可比契稷之祖。则即以所追王之最尊者为世祖。假使周无后稷。要不得以太王王季下就文武之祧。亦必不别庙以奉太王王季。使不得在祫享之列也。后儒但见开创之君。当为太祖。而不念别祀之非礼。则是开创之君。其身后正位为太祖。即不得与父祖会食。此其居心。亦不仁甚矣。或曰唐许敬宗宋韩维。皆谓今庙与古异。同堂异室。西方为上。迁主于西夹之中。仍处尊位。然此独太祖始正位之世则然耳。其后子孙递迁于此。则子孙又居太祖之上矣。其可乎。至韩子议尊献祖。而不及宏农者。自高宗已祧宏农。宏农原不在武德追王之列。是以元宗九庙。亦始献祖。而况已毁于乱哉。马贵与谓朱子胶柱鼓瑟。窃以

为过矣。近日作五礼通考者。谓夏祖禹。殷祖契。周祖稷。皆是始封于夏于商于邰之君。以有国为有功。不专以德而已。此欲以证唐献宋僖之不足为始祖也。夫唐之为唐。乃因景帝在后周时追封唐国公。由是元帝及高祖。皆袭唐公。唐景帝之庙号太祖。岂不正与古合乎。或曰。马氏曰。注疏谓异姓始封为诸侯者。及非别子而始爵为大夫者。本身即得立五庙三庙。不知此五庙三庙之主。迁于何所。余妄拟始封爵者。庙虽立。而虚其太祖之位。若礼纬所谓夏四庙。至子孙五。殷五庙。至子孙六。周六庙。至子孙七者。或又如后世之别立祧庙。以藏先代之主。至太祖以后。乃藏夹室。时享尊太祖。袷祭尊先祖。然亦必早立庙于始祧之时。不当俟之数传之后。所谓丧事即远。有毁无立也。惜乎经阙其文。即马氏亦但能疑而莫能断也。

考祀典正礼俗疏

陶正靖

窃臣于上年七月。奉 旨兼礼书馆行走。臣分修祭礼。已次第具交送部臣。俟审定外。伏惟 国家制作大备。 皇上加意修明。凡旧典异同。必须详订。习俗之弊。尤宜大为之防。查会典载北岳恒山。顺治初于直隶曲阳悬祭。十七年移祭浑源州。谨按周礼郑康成注。恒山在上曲阳。汉书郊祀志地理志并同。酈道元水经注。上曲阳本岳牧朝宿之邑也。在山曲之阳。是曰曲阳。有下。故此为上矣。隋改曲阳为恒阳。故地理志曰。恒阳县有恒山。唐元和郡县志。有恒岳观。在恒阳县南百余步。又有恒岳下庙。在县西四十步。唐书地理志。元和十五年。复更恒阳县曰曲阳。又更恒岳。曰镇岳。有岳祠。沈括笔谈云。北岳一名大茂山。岳祠旧在山下。祠中多唐人故碑。胡渭禹贡锥指曰。大茂山在今阜平县东北七十里。接曲阳界。为北岳之绝顶。旧祠在其下。故昔人举此以表恒山也。汉唐宋以来。诸书所载。大略如此。今定州曲阳县西。有旧北岳庙。累朝碑碣具存。自明统志以水经注有崞旧县南面元岳之语。遂谓恒山在山西浑源州南二十里。又有北岳庙在州南五里。云即舜巡狩处。皆流俗傅会。其实自明以前。初无此说也。明尚书马文升。巡抚胡来贡。先后请移祀于浑源。历经礼部侍郎倪岳尚书沈鲤驳寢。至本朝顺治十七年。因臣下之请。未经博考。遂改祀于浑源州。禹贡锥指谓州距大茂约三百余里。虽或峰峦相接。未可强合为一。指移祀之失也。夫废数千年相沿之典。而从流俗傅会之说。诚所未安。所宜详订者一也。历代帝王。自唐始立庙于京城。惟祀三皇五帝。其余则建庙于所都之地。各以其臣配享。明洪武初祀三皇五帝三王。并汉以后创业之君。以历代名臣从祀。本朝顺治二年。增祀辽金元明五帝。从祀名臣三十九人。康熙六十一年。增祀历代诸帝一百四十有三。名臣四十。加隆先代。甚盛典也。惟是当日礼臣。未能详绎 圣祖仁皇帝谕旨。故所增祀者。尚有未当。

亦多缺略。若夏王孔甲商王祖甲。史记讥其淫乱。周悼王见害于子朝。西汉之业。衰于元成。东汉之祚。倾于桓灵。以至唐宋之季。太阿旁落。无复纲纪。及明之武宗。荒淫失德。所当以明之神宗泰昌天启三君为比。圣祖所谓不应入祠者也。唐之宪宗。虽不克正终。然有中兴之功。当以明愍帝为比。

圣祖谓不可与亡国例论者也。又如魏之孝文。周之世宗。卓然为一代令主。国家每遇大典。专官祭告。而庙祀缺焉。无乃自相谬戾乎。至从祀诸臣。遗漏犹多。商之贤臣。若伊尹臣扈巫咸巫贤甘盘。皆见于书。周公所称道。周初贤臣。若闾夭散宜生太颠南宫适。皆在十乱之数。乃不得与方召诸臣。并馨俎豆。又考自汉以来。奉公尽节。如东汉第五伦。纯德不渝。如后魏高允。尽忠匡谏。如唐魏征。翊赞太平。如宋王旦。才称王佐。如元耶律楚材。刚正清严。如明王恕。定策安国。如杨廷和。皆古今来最显名之贤辅。而今皆略焉。何以厌尚论之公心哉。夫宗庙尚有祧毁。先代帝王之祀。以其功德及人耳。苟无功德可称。于法即不当祀。臣又查历代帝王陵寝祭告之处。会典开载。凡守成令主略备。谓宜据此为定。或量加增益。用称圣祖仁皇帝德意。至配享诸臣。所谓社稷之臣。功在祖宗者。不必拘配食其君之例。此又宜详订者一也。以上二条。似应部集议。稽诸经史。核诸祭法。详加参定。庶几永垂法守。无俾后来拟议。至礼书例内正俗一条。整齐教化。于是乎在。最关紧要。窃见臣庶之家。往往简于祭祀。而侈于婚丧。简则力犹可为而不为。侈则力不足而强为之。至称贷破产而不顾。虽有知礼之人。迫于众咻。不能自异。如婚礼之用刻丝轿围。费至二三十金。假借一时。炫视道路。此京师江浙所同也。浙江经前抚朱轼禁止。民以为便。迄今未知尚遵行与否。又如山西俗最检朴。而丧礼雕刻纸旛。中人之家。费以百计。豪家费以千计。此臣所闻之原任御史陈豫朋者。诸如此类。并应严禁。但直省习俗攸殊。若行文查询。动经岁月。京师万方辐辏。请该部通行各衙门。传知属员。并候选进士举贡。凡本处习俗悖理伤财之事。许据实开送到馆。部臣纂修官会同商酌。若所费无多。于理未悖者。姑从猎较之义。无容置议。其有悖理伤化。费财无益之事。汇集具奏。先行请旨禁。仍载入礼书。犯者以违制论。如此。庶足仰副我皇上正德厚生之至意。

请酌定先师祀典疏

国子监祭酒王士禛

窃惟圣莫盛于仲尼。礼莫大于祀典。故凡受命之君。莫不奉以为师。崇其秩祀。我皇上亲政以来。丕崇文教。临雍释奠。诚以道隆则从而隆之。不拘乎其它也。臣考之前代。自汉高帝始以太牢祀孔子。至唐宋元而隆以王号。明成化宏治间。尊以八佾十二筩豆。虽历代因革损益不同。要以至圣之道。历

久而弥尊。故崇祀之典。有隆而无替。其改大祀而为中祀。则嘉靖九年张孚敬之议也。伏思孔子德侔天地。道冠古今。尧舜禹汤文武。得孔子而道统不绝于见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得孔子而伦彝不泯于宇宙。自生民以来。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孚敬之意。不过以孔子生未得位。不当舞八佾。不知以位言之。则孔子非但不得舞八佾。并不得舞六佾。乃历代之君。相与尊崇之。有加无已者。以道德不以位也。且礼祭从主者。以天子而祀其师。自当用天子礼乐。我皇上文德武功。超迈隆古。褒崇正学。诛斥异端。作君作师。直接尧舜以来之道统。则议礼制度考文。以上轶百王。下垂亿。此其时矣。伏祈 下礼臣。乃廷臣集议。 先师祀典。筮豆乐舞。酌采成化宏治年间仪制。俾一日五十余年阙略之礼。煌然复昭于 圣世。尊师重道之盛典。将垂范于无穷矣。

陪拜文庙议

张永铨

春秋丁祭。原属大典。 朝廷诏有司主其祀。所以明崇德报功之意。诚慎且重也。吾辈幼读圣贤之书。得以稍知义理。皆圣人之功德有以及之。则凡身托名教。而备衣冠之列者。遇丁祭。皆当随官师之后。跽拜于阶下。而行之者竟寥寥焉。永铨不知其何说也。今之人于岁时伏腊。必肃衣冠。持瓣香。罗拜于释氏之佛祖。老氏之诸天。以及山川城社之神。而独于自少至老所诵法之圣人。未尝一伸拜跽之礼。甚至穷年累月未尝一至 文庙。何孔氏之徒无人焉一至此欤。呜呼。弗思而已矣。苟一思焉。其不惭且惧焉者。吾不信也。或谓二丁致祭。载在令甲者。惟言文武官而不及缙绅。故缙绅不与焉。永铨曰。不然。令甲之载文武官言致祭者也。未尝谓缙绅不当陪祀也。当日之躬行初献亚献终献礼。先致献于启圣祠。后分献于两庑者。则有县大夫与司教司训以及县佐贰尹各官。为缙绅者原未尝越俎代之也。但宜于阶下陪拜。其序立班次。各照品级为上下。即贡监文武诸生。皆宜陪拜于后。而况缙绅乎。且礼不从天降也。不从地出也。行乎心之所安。揆乎理之至当。安在其弗可为也。或谓为圣人之徒者。当行圣人之道。区区拜跽。似不足以为报本。永铨曰。不然。上论首言学。下论首礼乐。然则道莫大于礼乐。而学圣人之道者。亦莫重乎礼乐。故夫子言克己复礼之目。在非礼弗视听言动。答问为邦。而言四代之礼乐。人未有置其身于庙中。讲习夫趋跽拜跽之节。固其肌肤。束其筋骸。而不收其放心者。亦未有置其身于庙中。讲习夫声容度数之节。清浊高下之音。而不能变化其气质。陶镕其德性者。安在行圣人之道者。不必身在庙中乎。且报本之义未伸。则体道之功安在。何所见之舛也。或谓祀典之行已久。何待子之喋喋为。永铨曰。不然。身为士大夫。不一至庙中。则祭器之完也缺也。不一知也。乐器之悬也废也。不一知也。与夫牲醴脯醢黍稷羹饌之洁也否也。亦不一知也。为先

师者何乐有是弟子乎。今日吾邑 文庙之祭器。大半遗亡。乐器则无一存者。礼坏乐崩。圣人在天之灵。亦必不享。宜亟请于当事。补其阙失。仿郡学之制而复之。延乐师以训乐舞生。将见礼明乐备。于 圣天子右文之治。不无少裨。其何能默默已也。抑有说焉。 文庙之有乡贤祠。丁祭之日。有司行致奠礼。缙绅之有祖宗在祠者。是日方邀 朝廷之大典以享有司之祭。而为子孙者宴然于家。不一陪拜。竟委其责于或有或无。或到或不到之奉祠生。尤非礼之宜者也。今之明礼者。不以永铨之言为迂为戆。请于丁祭之辰。除在京在任。或守制。或远游。或疾病不能出外。凡列科目登仕籍者。不论在城在乡。须预为斋戒。屈期夜半毕集。风雨无阻。佐官师以共伸如在之诚。风俗人心。胥有赖焉。是为议。

与佟太守书

朱彝尊

伏闻执事下车。首崇学校。将有事于释奠。先期演习乐舞生。教以执钥秉翟。及上丁。躬率校官弟子。黜宫行礼。有秩其序。有肃其容。乡之父老。谓五十年来所未。仆偶滞吴下。未克预观其盛。致于鸠工修治。自当为邦人倡。虽窳且贫。不敢辞也。窃念学有乡贤祠。本乎乡先生没而祭社之典。兹倾圯已久。及今不葺。将化污莱。祠中主渐剥蚀。理宜更作。仆考之载记。有谓惟天子诸侯有主。卿大夫无主。则许叔重郑康成也。有谓礼理重则立主。士大夫有重亦宜立主。经传未见大夫士无主之义。则徐邈及清河王恽也。主之制。虽不载于经。然卫次仲言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广厚三寸。何休言主状正方。穿中央。达四方。天子长尺有二寸。诸侯长一尺。汉旧仪言帝主长九寸。后主长七寸。杜佑通典。述晋太康故事。帝主尺二寸。后主一尺。蔡谟言今代祠版。及礼之庙主。安昌公荀勖祠制。神版皆正长尺二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分。虽诸家之说。长短不齐。要之帝后之尊。莫有过于尺二寸者。涑水司马氏伊川程氏定为主式。作主以栗。跌四寸以象四时。高尺二寸以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今之法式。大率准此。乃迩者入祠。多系封君赠公。其子孙富贵利达。不循旧章。取材舍栗。以乔木为之。高或三五尺余。涂以金泥。巍然坐先正之上。非礼已甚。度新鬼有所不安。神其妥于是乎。伏惟执事既事修葺。宜集其子姓。谕以尺度之不可违。今彼更造。与先民一式。斯礼行于乡。不僭不滥。祭社之典。可永无憾矣。希执事垂听焉。

祀契议

蓝千秋

乾隆元年月日。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谨奏。御史蒋炳奏请升契神主于启圣祠中间。与五王并祀等语。查契为明伦敷教之始。向来祀典未备。今蒋炳请补入祀典

。自属应行。但请升神主于启圣祠中。则契为商之始祖。于孔氏有君臣之分。祖孙之派。恐有未安。其应如何崇祀。以隆典礼之处。请 敕交该部详酌妥议具奏。奉 旨该部议奏。钦此。臣等谨按祭法。当祀者有五。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古帝王名臣。列在祀典者。十有四人。而契居其一。故曰契为司徒而民成。所谓法施于民则祀之者也。是契之当祀。自古记之矣。前世典礼未备。无祭先代帝王名臣之文。至隋祀先代帝王于陵寝。尧庙在临汾。以稷契配。此前古祀契之可征者。至明太祖洪武六年。始建帝王庙于京师。二十一年。定历代名臣三十七人。从祀两庑。唐虞之臣。则祀陶伯益夔龙伯夷。独稷契不与。我 朝因之。推原其故。教稼明伦。二圣之功为大。而独不与者。非遗之也。殷人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尝而郊稷。列汤武于上。而以昔日配天之祖。祀之两庑之间。非礼也。此稷契所以不与崇祀之故也。第后稷汉祀于灵星。历代配享。夫稷虽不与功臣之列。而祭享犹存。独契以敷教明伦。功施万世。而不得膺于庙祀。岂非阙典。今御史蒋炳奏请入祀。洵属可行。至谓升主于启圣祠中。与五王并列等语。则或有疑之者。以为五王为先圣之高曾。而契乃殷之始祖。于世则远矣。礼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孔子虽为鲁司寇。亦卿大夫也。而祖契。于分则僭矣。然臣等稽之往牒。考之当今。量度时宜。细加裁酌。又有当别论者。昔汉元帝时。求殷之后。故宋子孙。分散无统。匡衡议以为王者求二王后。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统也。揆以春秋之义。宋不能世守。则当更立殷后。至成帝时。梅福复言宜封孔子后。以奉汤祀。绥和六年。遂下诏封孔吉为殷绍嘉侯。进爵为公。有地百里。以奉殷祀。由是言之。孔氏已承殷后。于周有君臣之分。于商实祖孙之派。世虽远而非远也。又唐开元二十七年。追谥孔子为文宣王。自是历代咸以王爵加封。至我 朝尊崇之礼。度越往代。 国初。文庙谥号尚称文宣。 圣祖仁皇帝备极推崇。 御书万世师表。悬之文庙。我 世宗宪皇帝。仰体 列祖崇儒重道之心。雍正元年。特降 谕旨。孔子以上五代。并追封为王爵。夫生民未有之圣。固不可以爵位拘。而王号之崇。且隆于五世。以此上接殷宗。复何嫌于僭越。况辟雍为风化之首。庠序乃义法之宗。语圣道则先师集其成。论明伦则契实开其始。祀契于学。亦祭川先河之义。当然又非直追溯世系已也。今祀于崇圣。则教泽之渊源。圣裔之统绪。两得之矣。应如御史蒋炳所请。升神主于圣祠中。至云与五王并列。于礼尚有未安。宜别设一龛。位在五王之北。其称号当据商颂。仍称殷元王契。至于俎豆裸献之仪。俟 下别议。颁直省郡县学校。一体遵行。庶于祀典妥协。臣等知识愚陋。未敢擅专。可否定义。伏乞 皇上睿裁。谨奏。

三老五更议

张廷玉

臣伏思三老五更之名。始见于礼经。古养老尊贤之礼也。考养老之礼。如王制内则所云。则虞夏殷周皆然。又云五帝宪。三王有乞言。则伏羲神农皇帝以来已然。是其典为最古。至所云食三老五更于太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醕。冕而总干。是其礼为最隆。我皇上至道在躬。式稽前典。以三老五更之礼下询。甚盛心也。顾礼待人行。事因时起。臣妄参臆议。以为未可举行者。约有数端。皇上至德渊怀。圣不自圣。何难屈礼臣下。但天子有所施。必令臣下有可受。如所云袒而割牲者。其始亲袒衣割牲以为俎食也。执酱而馈者。其继执酱以馈熟也。执爵而醕冕而总干者。既食毕。又亲执酒以醕口。且又端冕舞位。而以乐舞侑食也。礼如是不已重乎。古有斯礼。而今未行。似非皇上殷殷复古之意。如特行此礼。度臣下谁敢受者。此其事之难行一也。汉宋均曰。三老。乃老人知天地人之事。五更。乃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各以一人为之。所谓知天地人之事者。上通天文。下彻地理。中察人伦。三者明一。亦已难矣。况兼之乎。所谓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如伏羲以木德王。故风姓。代之者火也。炎帝以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纪官。代之者土也。黄帝以土德王。故曰黄帝之类。此非洞达天人之际。孰能知其所以然者。惟其有如是之德。是以天子隆以宾师之礼。三公九卿。皆在执事之列。今此礼果行。必求其人以当之。窃思致事诸臣。及现在居职者。谁克任之。恐皇上即下明诏。而其人必悚惕惭惶而不敢应。此其人之难得二也。考汉以李躬为三老。桓荣为五更。魏以王祥为三老。郑小同为五更。周武帝以于谨为三老。其时五更无人。第未审诸公。如前所述之三老五更。果克副其名而无愧乎。圜桥观听。汉明帝时极盛。然先儒胡寅。讥桓荣仅能授经章句。不知仲尼修身治天下之微旨。故所以辅翼其君者。德业不过如是。观先儒之论。是桓荣犹不免讥评。下此者何足以当巨典。此其典之难副三也。三老五更之名。虽见于乐记祭义文王世子诸篇。不言何代。如以为虞夏殷周皆然。则二帝三王大经大法。载于尚书。二典三谟。不见有老更之名。如以为惟周有之。则保息养老。见于司徒。献鸠以养国老。见于罗氏。以财养死政之老。见于司门。三百六十。如是之详且悉。何亦不载有老更之名。臣愚以为养老之礼。古时典制可稽。至所谓三老五更者。疑属汉儒附会。此其事未可尽信四也。是以唐宋至今已千余载。此礼未曾举行。即本朝世祖圣祖世宗皇帝。重道尊师。明经造士。事事度越前古。而于老更之礼。亦未之及。以典至古。而礼尤隆。名实难副。倘有几微未称。不惬观听。则必滋论议之端。岂不褻至尊而羞大典乎。此事似应停止举行。不必下廷议。臣谨陈管见。伏惟圣鉴。

圣庙五王昭穆位次议

金门诏

伏读部文。奉 上谕将肇圣王裕圣王诒圣王昌圣王启圣王。加封王爵。改造圣祠。诚千古未有之盛典。万世不朽之鸿猷也。但昭穆位次。部文未经开明。或有议正位南向。余依世次东西分列者。或有议五代并皆南向。止照左右次叙分别者。未有定论。时门诏馆于鄂西林方伯署中。蒙命考据经典。酌古准今。务期详核。议上督院。大吏允行。下之有司。两江学宫。画一遵行。议曰。谨按典礼。各该学所称肇圣以下昭穆位次。所谓正位南向。余依世代东西分列者。非也。所谓并皆南向。照左右次叙分别昭穆者。亦非也。尝考诸经义。周礼春官。小宗伯辨庙祧之昭穆。而昭穆之名。始见于此。礼记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而昭穆之位次。未有闻焉。祭统曰。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此虽主生者之昭穆而言。而亦可知昭穆之义。大抵取于有别有序而无乱者也。至于昭穆位次。于经义皆无所据。后世儒者议论纷纭。鲜所适从。古今礼制既殊。其庙貌规模广狭丰俭之度。亦难以古制相绳。惟博采先儒之论。明乎礼意之所在。以为之折衷可耳。朱子尝引孙毓以为外为都宫。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考诸孙毓之说。宗庙之制。外为都宫。内各有寝庙。别有门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差次而南。由此观之。则庙中之主。昭穆各不相望。而义取于有别。今所谓并皆南向。左右次序分别昭穆者。是无别之甚者也。故谓其说非也。朱子之言曰。太祖之庙。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庙。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庙。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庙。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庙。五世之君居之。庙皆南向。各有门堂寢室。而墙宇四周焉。凡庙主。在本堂之室中。皆东向。及其祫于太祖之室中。则唯太祖东向自如。而为最尊之位。昭之入乎此者。皆列于北牖下而南向。穆之入乎此者。皆列于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谓之昭。北向者。取其深远。故谓之穆。庙之列。则左为昭而右为穆。祫祭之位。则北为昭而南为穆。五庙同为都宫。则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为一庙。则昭不见穆。穆不见昭。而内有以各全其尊。由此观之。古者庙皆南向。庙主皆东向。庙之制。虽左昭右穆。皆以各全其尊。惟祫祭始屈于太祖之尊。而就南向北向之列。则各全其尊者常也。屈于所尊者暂也。今所谓正位南向。余依世代东西分列者。是使居正位者止一肇圣。自此而下。虽启圣亦不得以自全其尊。而常就列。故其说亦非也。朱子之言又曰。后世公私之庙。皆为同堂异室。而以西为上者何也。曰由汉明帝始也。降及近世。诸侯无国。大夫无邑。则虽同堂异室之制。犹不能备。南渡之后。无复旧章。虽朝廷之上。礼官博士。老师宿儒。莫有知其原者

。是古制之不可复见。朱子已言之矣。然则如之何而可。为之准古酌今。依经傅义。则莫若庙固南向。主亦南向。不可谓古是而今非也。况弟子之于先师。后人之于先圣。主既南向。则主祭者以下。皆得北面。是南向之礼。固一定而不可易者也。而欲各立一庙以成尊。势有不能。同居一室而无别。礼又不可。今惟就庙之中。随其地之广狭。分为五室。所谓五室者。非能准诸古制。不过如今之所谓龕是也。以肇圣仿始祖之礼。居于正北。裕圣居左。诒圣居右。策次而南。更约前尺许。而肇圣之室。视裕圣诒圣约深尺许。裕圣诒圣视昌圣启圣复约深尺许。从外观之。则五室并齐。从内观之。则位之浅深各殊。系之尊卑自别。则五圣之灵其亦可安矣乎。要而言之。则同在一庙。即外为都宫之礼也。肇圣居北即太祖居北之礼也。四圣以次而南。即二昭二穆以次而南之礼也。左昭右穆。即不失其序之礼也。各为一室。即各成其尊之礼也。子游不云乎。其庶几亡于礼者之礼也。其动也中。予不敢自谓其说之果中。亦庶几亡于礼者之礼也。变而不失其为常。权而不害其为经。于礼也其庶几乎。

议都察院请增孔林祀典状

陈兆仑

议得史记家语。并载孔子世系。而史记则缺圣父原娶施氏。其记圣母颜氏。并无晚乃求婚之文。至合葬于防。终不及施氏一语。二书详略互异。原无从确指其是非。而后世崇祀启圣。乃从史记之略。不从家语之详者。非笃信史记而排家语也。徒以汉初距孔子之世。纔二百余年。其近代孙安国。与司马迁同时事武帝。而家语晚出东汉。故特从其近者耳。据史迁自称登其庙堂。观其车服礼器。则近而可征。宜莫若史。史所不载。则有无诚难臆断。且愚以为所贵乎礼者。贵其意也。国家所以崇祀启圣。追封五代。如此其隆者。乃曲体至圣追远之孝。特就二书并载。尤可征信之颜氏。祀为启圣。而于曲体圣孝之义已尽。义之既尽。则礼有所止。故祀缺施氏。从史缺也。非礼缺也。兼崇施氏必右其位。一跻一降。稍有所疑。于心奚安。祀典至重。文庙至严。不可不慎。与其轻议而涉疑。诚不若阙疑而致慎也。又疏请圣兄孟皮。应一并附享。考之于礼。从无以弟之功德而庙祀其兄之典。使孟皮自有子孙。则阙里不乏世祀。如无子孙。则从祖祔食之礼不过四世而止。今阅二千余年。义无可推。又疏称文庙应仍复十二筩豆八佾之制。按十二筩豆。祀天享地之礼。而八佾者。古之重祭也。孔子虽至圣。犹人臣也。师事孔子。至于临雍释奠。门外降輿而不为过。若曰是吾师也云尔。谓之师。而孔子人臣之分自在也。若必以十二筩豆八佾为敬。则孔子在天之灵。岂遂以天自处。而八佾舞庭。所以口诛季氏者。直躬自蹈之矣。唐开元中。祭孔子用八佾。明夏寅曰十二筩豆。惟太学可行。若各省郡县行之则僭矣。开元之礼。固不足奉为典要。而夏寅依违两端。皆非也。

我朝祀文庙。用文舞六佾。于尊师之道。体圣之心。备极允协。毋庸更为纷更。谨议。

驳请祀启圣王元配施氏议

齐召南

臣等议得升任副都御史陈●华奏称。家语载有启圣王元配施氏。生九女而无子。实为 先师之嫡母。应请崇祀加封。臣谨按施氏生九女而无男。经传并无明文。仅见家语。而史记孔子世家。则阙施氏。其记圣母颜氏。并无晚乃求婚之文。至合葬于防。终不及施氏一语。后世崇祀启圣。必从史记。而不从家语。正以汉初距孔子之世未远。司马迁亲与其十一世孙安国。同事武帝。从问尚书古文。迁又自称登庙堂观车服礼器。则近而可征。宜莫若史。史所不载。有无诚难臆断。至家语一书。前汉艺文志。载有二十七卷。师古注曰。非今所有家语。则知唐所行王肃批注者。原非安国所撰。刘向所校之旧。明矣。司马贞较后师古。其着索隐。所据家语。果前汉本乎。抑王肃本乎。且即王肃本。而隋志云二十一卷。唐志云十卷。篇目又自不同。即今世所行肃古本。亦无施氏之文。则司马贞所据何本。实无从臆定也。是以明李东阳修阙里志。于世系。于本姓。于祀典。俱凿然以史记为断。所引家语。亦并无施氏之文。而于尼山毓圣一条。间采他书以备传疑。慎之至也。我朝 列祖。尊 师重道。典礼盛隆。 世宗宪皇帝特立崇圣之祠。追封五代王爵。明征谱牒。崇德报功。于曲体 圣孝之义。至矣尽矣。今查圣裔家庙。施氏并未设主。实以事在传疑。文无确据。自不便轻更旧典。诬渎宗祫。所以历代知礼之儒。考订最为详悉。未有从而议之者。今乃欲从数千载下。令其以有无影响之说。一旦骤加之圣母之右。于心奚忍。于义奚安。与其轻议而涉疑。曷若阙疑而志慎。应将升任副都御史陈●华所请加封施氏之处。毋庸议。

前汉经师从祀议

全祖望

开元二十二贤从祀之举。昔人议之者多矣。是后更进迭出。愚皆不尽以为当也。夫谓当秦人绝学之后。不可无以报诸儒修经之功。虽其人生平或无可考。而要当引而进之。此其说良是也。然此为草昧初开言之。在高惠之闲。皆以故博士授弟子者。当斯之时。遗经之不绝如。椎轮以为大辂之始。其从祀宜也。自是而降。经师稍稍接踵以出。如宗法所云别子。夫有为之前者。讵可无为之后者。特当于其名家之中。择其言行之不诡于道者。而从祀焉。此为授受渊源言之。文景武之间者是也。以后则经术大昌。诚不但以师传门户。为足有功于圣门。必有躬行经术以承学统。而后许之。宣元以后是也。吾于三辈人物之中合而计之。得十有余人焉。易则田何。书则伏胜。诗则浮邱伯毛亨。春秋左氏则

张苍。礼则高堂生。此六人者为一辈。其时书则古文未出。诗则齐韩未名家。春秋则公谷未名家。礼则周礼礼记未出也。田何之大宗为丁宽。其别出为费直。书则孔安国出而补伏胜之阙。浮邱伯之大宗为申培。毛亨之大宗为毛萇。而辕固以齐。韩婴以韩。张苍之大宗为贾谊。而胡母子都董仲舒以公羊。江公以谷梁。高堂生之大宗为后苍。而河闲献王以周礼。经于是乎备矣。丁宽以儒生而有将才。诚非墨守章句者。贾生明礼乐。言王道。当文帝时。以一儒独起。尤为有功。申辕正论不挠。毛萇深得圣贤之意。河闲献王言必合道。大雅不。胡母子都。则董子所尊。韩婴虽董子不能难。孔安国则克传其家学。惟费直江公后苍。无言行可纪耳。此十三人者为一辈。汉二百年。经学所以盛者。诸公之力也。若集诸经之大成。而其人精忠有大节。为一代儒林之玉振者。则惟刘向。斯皆其必当从祀者。开元礼臣。不知精审。而妄以戴圣何休夺席。不亦谬乎。愚尝谓西汉儒林盛于东汉。即其人亦多卓犖可传。东京自贾逵郑康成卢植而外无足取者。夫前茅之功。过于后劲。而况后之本不如前也。世有君子。倘以予言为不谬矣。

禁原蚕说

全祖望

周礼夏官马质禁原蚕。郑康成谓天驷主蚕。蚕与马同气。物莫能两大。禁原蚕者。惧其伤马。临川李詹事尝语予曰。此最汉儒不经之谈。吾尝试之矣。一院之中。饲蚕于东。秣马于西。曾不见其伤也。予曰。是固然。天下之以两大而伤者。必其力足以相抗。原蚕虽多。不过女红之余分闰位耳。而谓其足以为马政之累乎。然所以必禁之者。则专为蚕事计也。今天下蚕利。莫盛于浙东西。吾故熟知其不可也。凡桑柘之生。三月而茂。既翦之以供蚕食。则其木之津液。为之流者数日。历兼旬而渐有生意。以复其初。原蚕多。则必复取新生之叶。斩艾无遗。而桑柘之气大剥。况其成丝于夏者。为质亦薄。不足当春时之十五。是欲博其利。而卒并蚕之气而耗之。行之数年。蚕且渐减。桑亦尽枯。非赞化育之道也。四时之序成功者退。是以桑柘用之于春而休之于夏。不竭蚕之力。非于马政有所预也。若夫天南极壤。固有收八蚕之茧者。斯则物产之奇。不可以为常。故圣人于中国必禁之。或曰掌之于马质何也。曰周礼蚕无专官。而天驷实以马祖兼蚕神。则禁原蚕者。马质掌之。夫岂以两大之故哉。

卷五十六礼政三大典下

停止封禅等议

张玉书

该臣等议得词臣曹禾疏称祀典国之大事。三五以来。无不以成功告于上帝。封

禅及班固诸儒言。泰山五岳之长。神灵所聚。因高崇天谓之封。就广增地谓之禅。刻石纪号。甚盛典也。逮秦汉唐宋。有事岱宗者。劳民费财。失对越之意。后世遂不敢申明其礼。不知因名山升中。与天相见。其为典礼。至尊至重。又黄帝上元甲子贞元运会。由是封峦勒成。汉武帝不得其时。则以十一月甲子朔至应之。而数千年之景运。适协于今日功成治定之后。皇上以精一执中为奉若。上帝之命。不可不报。山川百神之助。不可不答。运世之本。开基之功德。不可不纪。宜勿惮登陟。亟议告成。考汉唐仪注。行之简易等语。伏考封禅之说。不着于经。司马迁封禅书。乃引管仲古封禅七十二家之说。梁著作佐郎许懋。极言其妄。纲目是之。至于甲子纪岁。始于黄帝。其为上元甲子。则史无明文。即管仲言黄帝封禅。亦未指其年为甲子之年也。又按书传舜至岱宗。燔柴祀天。原非封禅。唐虞三代以前。实无登封故事可考。其史鉴所纪。则有秦始皇汉武帝光武唐高宗武后明皇宋真宗行封禅礼。所纪礼仪。则有筑坛设壝。及玉策玉牒玉简金匱金绳金泥之制。需费甚烦。且礼不合于经。虽从简易。亦于义无当。仰惟皇上圣德布昭。神谋默运。内除苞孽。外靖鲸鲵。文教覃敷。武功赫濯。巍巍荡荡。直与尧舜比隆。而皇上敬天凝命。至诚感神。无一事不与天意相流通。无一时不与天心相陟降。则所以仰答神明。茂膺休祉者。固无所不极其盛矣。比者三逆荡平。已遣官告祭郊庙社稷岳渎海镇诸神。台湾归顺。又专告郊庙社稷。一应典礼。俱经举行。封禅告成之礼。无庸议。又科臣王承祖疏请仿虞帝之制。巡幸东方。察闾阎之利病。问风俗之厚薄。设祭方岳。以祈年丰祷雨泽。又东岳密迩孔里。御辇所届。观其车服礼器。亦千古盛事等语。伏考一岁之内。巡四岳。此三代以前。巡省诸侯之礼。自设郡县以后。未有行者。舜之燔柴。原因巡守行告至礼。其望秩山川。是因祭天而望祭东方之山川。非专祭泰山之神也。我皇上銮輿巡历。凡所至之地。辄询考吏治。延访輿情。或训饬官方。或特加蠲赈。无非省方问俗。勤民重农至意。其祭岱祈年。并祷雨泽之事。非礼典所载。应无庸议。至历代帝王诣孔里。始于汉高帝。后则汉明帝章帝安帝。北魏孝文帝。唐高宗明皇。后周太祖。宋真宗。皆以经过鲁地展祀。未有专诣阙里故事。我皇上博综经学。宏阐心传。重道崇文。千古莫并。其东巡特祀阙里。应候睿裁。疏内又言封禅之事。秦皇汉武。不过耀德张功。后世鄙焉。臣等已于曹禾疏内议覆。无庸另议。

昭代乐章恭纪

张玉书

顺治元年八月。世祖章皇帝至燕京。九月朔即皇帝位。将以十月告祭天地宗庙社稷。时乐章未定。大学士臣涂臣承畴臣升上言。郊庙社稷

乐章。前代皆各取佳名。以昭一代之制。汉魏曲名各别。不可枚举。梁用雅。北齐及隋用夏。唐用和。宋用安。金用宁。元郊社用成。宗庙用宁。明用和。今我朝削平寇乱。以有天下。有与万邦黎献。共享太平之义。乐名宜更用平。其节则郊社九奏。社稷七奏。宗庙六奏。制可。爰命翰林诸臣。分撰乐章。撰定。太常寺颁示乐舞诸生。以时肄习焉。今考各坛庙乐章。其辞明肃简穆。取乎达将享之忱。洽幽明之德。而非灵芝宛马白麟赤蛟诸歌。夸奇瑞于天神人鬼之前者可比。此所谓古乐之遗音。宫悬之雅奏也。而臣愚窃惟庙乐始于三颂。诗序所谓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商颂自有娥及契。以迄成汤武丁。周颂自后稷太王。以及文武成康。皆发扬其文德武功之盛。以达于诗歌。藏于太府。汉郊庙诗乐。不及祖宗之事。则班固讥焉。晋泰始中傅元制登歌七章。分祀七庙。自是历代相沿。皆各有庙堂之浆。礼不忘其本乐。乐其所自生。古之义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肇造丕基。臣服之国。三十有二。太宗文皇帝。益纘而光大之。迄世祖章皇帝。底定方夏。混一寰区。文德武功。皆前代所未及。谓宜各制庙乐。发皇盛治。庶几祖宗艰难创垂之烈。得以昭示来兹。而徒取笾豆裸享之辞彻诸神听。得毋于形容盛美之谊。犹有缺焉者与。谨按典制。元会乐作于殿上。名曰莽式。所陈皆昭代故事。率以满洲旧臣充其选。有旌旄弓矢跃马阵之容。有屈伸进反俯仰疾徐之节。特以歌辞无汉音。未遑颁之太常。俾乐工肄习。臣谓应命儒臣。援据其事。撰译歌诗。为高庙乐。文庙乐。更益以入中原靖寇诸舞。为世庙乐。声容悉造。事实而律谐。则太和洋溢之气。塞于宇宙。而国运之寢昌寢炽。可以预卜矣。

请编次乐律算数疏

张玉书

康熙三十一年正月初四日。仰蒙圣恩。以岁首机务余暇。欲以理数乐律之学。牖海诸臣。特召臣等至干清门。环侍御座之前。皇上检阅性理。披图指示。因而究论算数。综考律吕。辨径一围三之非。穷隔八相生之实。俾臣等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退而相顾惊喜。深媿从前学识浅陋。锢守陈言。而不自知其迷惑也。夫径一围三之说。前人以麤疏约略。未经密算之法。笔之于书。后人习而不察。遂胶固其说。墨守而不知辨。皇上取方圆诸图。参互试之。乃知每径一尺。围当三尺一寸四分一厘有奇。若此于围三。则奇零不尽之数。无所归着。每径一尺。即差一寸四分有奇。寻丈以上。其差弥甚。圣谕谓径一围三。止可算六角。而不可算围圆。诚不易之至理也。事最明显。具在目前。而律吕新书诸说。未究及此。所以徒为空言。而不求验诸实用。固无往而不见其讹舛耳。至于十二律隔八相生。宋儒载其图。具其说。而其自然

之理。与所以然之故。未有能实指之者。皇上命乐工以箏和瑟。审其声音。七音高下。次第相生。至第八声。复还其始。所谓隔八相生之法。其本原实在乎是。从来论乐者。皆未之及。千古未发之秘。自我皇上今日发之。非圣心神悟。本于天授。何由得此。皇上又谕从来尺制不同。十二律之长短。以尺定管。不足为据。当以天地度数为主。大哉圣言。中和位育之理。悉具于中矣。夫万物之用。皆起于数。律度量衡。悉从此出。而数不离于理。不能穷不易之理。必不能究不易之数。惟我皇上以天纵之资。极格物之学。凡立一法。定一制。务期试诸实用。见之明效。然后断然无疑。以此法而测晷景。辨分秒。注岁差。验交食。量度高深。审定音律。随所施用。无不合。至理得而至数毕符。所谓近之不遗于日用。而推之直可通于造化者也。顾乐律算数之学。失传已久。承袭舛。莫摘其非。奥义微机。莫探其蕴。在臣等躬聆训诲。犹且一时省悟。而覆算迷蒙。中外臣民。何由共喻。臣仰祈皇上特赐裁定。编次成书。颁示四方。共相传习。正历来积算之差讹。垂万世和声之善法。学术政事。均有裨益。臣民幸甚。后世幸甚。

律吕正义四库全书提要

纪昀

御定律吕正义五卷。康熙五十二年。圣祖仁皇帝御定律历渊源之第三部也。凡分三篇。上编二卷。曰正律审音。以发明黄钟起数。及纵长体积面幂周径律吕损益之理。管弦律度旋宫之法。下编二卷。曰和声定乐。以明八音制器之要。各有图说。而于各篇之中。详考古今之同异。续编一卷。曰协均度曲。则取波尔都哈儿国人徐日升。及壹大里呀国人德里格。所讲声律节奏。证以经史所载律吕宫调诸法。分配阴阳二均字谱。亦有图有说。案造律之法。必先累黍。汉魏以后。迄无定论。尺既不定。则黄钟真度。亦无由得。恭惟

圣祖仁皇帝天纵神圣。以纵横二黍相较。横黍百粒。适当纵黍八寸一分之限。用四率比例。推得古黄钟九寸。为今尺之七寸二分九厘。其体积面幂周径。皆用密率乘除。至为精密。此千古难明之绝学。待圣人而明者也。又言乐者率宗司马迁淮南子之说。以三分损益之术。误为管音五声二变之次。复执管子弦音五声度分。牵合于十二律吕之中。故管律弦度。俱不可得而明。而阳律阴吕。又错互用之。益滋谬。不知律吕分用。显有周官六律合阳声。六吕合阴声。及国语六闲之文可据。而弦管之生声取分。各有不同。弦度全半相应。管音半律。较全律则下一音。吕览以三寸九分之管。为声中黄钟之宫。即半太簇合黄钟之义。若不问管弦全半之分。而概以三分损益所得之黄林太南姑应蕤为七音。又以半黄钟为清宫。失之远矣。至旋宫之法。宫自为宫。调自为调。管子羽征之数大于中。国语宫逐羽音。是其遗法。故以宫主宫。羽主调。则

当二变者不起调。而与调首不合之征音。亦不起调。一均凡羽宫商角四调。七均凡二十八调。至弦度自首音至第八音。得六全分。与管律之得全分者不同。若以律吕之分。索之弦音。则阴阳相杂。声随度移。即隋志所云七声之内。三声乖应者是也。故但以弦音奏之。而不和以管音。亦止有宫商征羽之四调而已。凡此皆自来论乐家所昧昧者。非 圣人心通制作之原。乌能律均出度。妙合造化。有如是之精微广大耶。若夫播之声气。则和声定乐论。竹音以律吕相和而设孔。琴以倍征为第一弦。协均度曲论。弦音清浊二均递转合声之法。皆出昔人论议之外。而一一莫不与经史所载相发明。斯诚 明聪天亶。度越千古者矣。

论钟律疏乾隆六年

张照

奉 旨查考编钟倍半之制。及有设而不作之故。除倍律钟在黄钟前。从低至高。不便携易之故。已于初五日合词具奏。不另开陈外。查得编钟一架。上八下八。上为阳律。下为阴吕。向来考击之节。 南郊 庙祀及 临朝大典。皆用黄钟为宫。 北郊 月坛。则用大吕为宫。用黄钟为宫。则击上钟。不击下钟。若用大吕为宫。则止击下钟。不击上钟。临期以下钟易置上位而击之。非下八钟不击也。掌仪司向无应击下钟之典。是以不知下钟亦有时而击。若太常寺乐工。则知之矣。然而其所以然之故。则各不能知也。若上八钟内。又有三钟不击者。则以八钟原止七音。姑洗为宫。黄钟起调为工字调。倍夷则无射为变征。太簇为变宫。三钟不入调。是以不击。工字调而外。则惟二钟不击。如以太簇为宫。倍无射起调为尺字调。则倍夷则无射太簇。三钟皆击。而黄钟为变宫。夷则为变征。二钟又当不击矣。是上三钟亦有不击者。因历来俱以黄钟调为黄钟宫。故为考击之所不及。而非设而不作也。儒生不知音律。谓黄钟为声气之元。万物之母。郊庙朝廷。必须用黄钟为宫。否则有碍。不知黄钟为宫。其第一声便是下羽。除变宫变征不入调外。商角征羽。必须迭用。若声声皆是黄钟。则晏子所谓琴瑟专一。谁能听之。况大武之乐。即是无射为宫。载在国语。无射乃阳律之穷。而武王用之。则十二月各以其律为宫所不可亦明矣。况明代及我 圣祖仁皇帝。未经考定黄钟以前。并称以黄钟为宫。及考定之后始知一向误以太簇为宫。而明代盛衰不一。我 朝隆盛如斯。则迂儒之论不足信又甚明。但自黄钟以上。音必渐高。自黄钟以下。音必渐低。其八音谐和与否。非历试不能明晓。容臣等详悉查考办理。再行请 旨。

论乐律及权量疏乾隆六年

张照

臣伏蒙 天语垂问古乐今乐雅乐俗乐之变。律度量衡之曷由同。乐音乐字之本末同异。编钟倍律。及有设而不作之故。臣章句皦生。不学操缦。其于律吕。目剽耳食。非有真得。承 问茫昧。震惧失图。窃惟古乐。自周衰而废。仲尼以前。鲁犹守之。季札观乐。载在左氏。迨师挚适齐。在鲁者亦遂沦坠。论语所记。记乐亡也。魏文侯与子夏问答。语在乐记。时去师挚适齐未远。列国犹有吉光片羽。至于七国入秦。而渐灭尽矣。虽然。观子夏言乐与音相近而不同。则知乐之与音。犹识之与性。性不离识。不涉识。识不同性。不异性。乐不离音。不涉音。音不同乐。不异乐。识在则性固无所亏。音在则乐亦无所阙。性虽无亏。而必俟空有双融始能见。乐虽无阙。而必俟欲净理纯始可作。纵使搏拊考击之法。笙镛钟鼓之制。于今泯焉。而宫商角征羽。出于天然。非人力之所得与。则岂世代今古之所可殊。古乐安得而亡。况黄钟之管。曾经

圣祖仁皇帝考定。而乐器制度。散见于经史者。犹可沿流以溯源哉。惟在人存政举而已。乐经曰。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祇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髻大夏大濩大武。乐德则以理义养其心。乐语则以声音养其耳。乐舞则以舞蹈养其血脉。古人所谓以乐教者如此。所以声音之道与政通也。后世不知乐为教之事。故其职领于有司而已。学士大夫。鲜有知者。其精微之旨不传。而徒索之铿锵节奏。已不足以和神人。况太常工人记其髣。用之郊庙者。存什一于千百耳。其施之民间日用。莫非子夏所谓及优侏儒。猱杂子女。则其所化之民。所成之俗。当何如耶。溯自列国时。古乐既废。俗乐繁兴。桑间濮上之音。流入宫掖。左氏所称撞钟舞女。吴越春秋所载越夫人教舞。史记所载优旃优施之属。自朝廷以至闾巷。以娱心志。以悦耳目。莫不用是。惟郊庙所用。则略存古乐之铿锵。百姓不得而知。则谓之曰古乐亡也亦宜。非乐亡也。乐教亡也。使铿锵之节同于古而即可谓之古乐。则孔子亦不当云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矣。使器必箠桴土鼓。歌必鹿鸣四牡。而后可谓之古乐。则孟子又不当曰今之乐犹古之乐矣。孔孟之言必同而无异。则古乐在今匪存而匪亡断可识已。迨汉高祖入秦。有制氏者。世隶太常。记其度数。叔孙通因之制为汉乐。高祖好楚声。唐山夫人为安世乐。实楚声。用之房中。安世乐秦名寿人。或曰即关雎之度数。至文帝时。以奉高祖祠庙。而楚声又混入古乐矣。汉武帝以讴者李延年为协律都尉。造新声。制乐章。述己功德。陈之宗庙。为太一天马等歌。汲黯谏。丞相公孙宏斥黯诽谤。先儒以古乐之亡。断自汉武焉。嗣后俗乐音节。尽入古乐。如油入面。越世愈久。愈不可考。历代虽欲修明。无征不信。人自为说。莫能断其是非。史氏但以用之宗庙朝廷者曰古乐雅乐。其虽在朝廷。而本出于里巷者。谓之今乐俗乐。依古有雅乐部。俗乐部。前明以来。亦有太常部。教坊部。其源流沿革。文虽烦赘。

而亦具有条贯。另单开呈。濂溪周子有言。乐声淡而不伤。和而不淫。入于耳。感于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此数语者。状古乐之音。最为明尽。夫目之司视也。口之司味也。凡悦目悦口之物。未有不败道而伤生者。何独于耳而有殊。故凡乐声激烈慷慨。流荡靡曼。则耳必悦之。若淡且和。何悦之有。古之作乐于以养德。后之作乐于以悦耳。所以三代而下。朝廷之上。奋然欲正乐复古者屡矣。而卒不能者。以反乎周子之言。而未尝于此加之意与。

至于度也。量也。权衡也。皆本于律。尚矣。黄钟为声气之元。象数之本。度量权衡。皆于是受法。度量权衡正而人生日用万事筦焉。皇上深维事本。而期四海之同。诚立政要之也。按汉书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本起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各自其十以升于引。而五度审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本起黄钟之龠。用度数审其容。以子谷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平其概。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各自其十以升于斛。而五量嘉矣。权衡者。权重也。衡平也。铢两斤钧石也。本起黄钟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历代诸儒。考古制者。胥以此为鼻祖焉。夫黄钟元声。自在天壤。而造律之尺。难得其真。蔡元定律吕新书所载。有周尺。汉刘歆铜斛尺。蔡邕铜龠尺。建武铜尺。魏杜夔尺。晋田父玉尺。始平古铜尺。汲玉律尺。刘曜土圭尺。刘宋钱乐之浑仪尺。后魏元延明尺。后周玉尺。梁景表尺。隋开皇木尺。五代玉朴律准尺。宋和峴尺。李照尺。胡瑗阮逸尺。邓保信尺。大晟乐尺。共二十种。其同异则宋史详之。至于量。周制则见考工记氏为量章。汉志则见汉书律志。至梁陈则以古升五升为一斗。后周获晋古玉升。仿其制。颁天下。径七尺八分。深二寸八分。重七斤八两。以彼时官斗较之。多三合四勺。隋开皇以古三升为一升。大业后。复古升。嗣后史无其文。至于权衡。汉志虽详。而不知其器之何似。石勒十八年。造建德殿。得圆石。有铭曰律权石。重四钧。同律度量衡云。又后魏景明中。并州人王显达献古铜权一枚。具有铭。铭七十九字。识者云。皆王莽所造也。梁陈以前。犹依汉古秤。齐以晋宋时一斤八两为一斤。开皇时以三斤为一斤。大业中复古秤。贞观时铸铜斛与古玉尺玉斗同符。古玉尺玉斗。藏于大学署。武后时亡之。宋化间。诏以秬黍依古法。较定权衡。史称其制为精备。颁之天下。奸弊无所措。元明两朝无闻焉。我圣祖仁皇帝。心通天矩。学贯神枢。既以斗尺秤法马式。颁之天下。又凡省府州县。皆有铁斛。收粮放餉。一准诸平。违则有刑。又恐法久易湮。且古法累黍定度。度立而量与权衡准焉。度既不齐。黍数即不符合。躬亲累黍布算。而得今尺八寸一分。恰合千二百黍之分。合乎天数之九九。于以定黄钟之律。尺既定矣。又恐不寓诸

器。则法不可明。乃于御制数理精蕴书内载其法。以金银制为寸方。着其轻重。而度与权衡之准。了如指掌。雍正九年。列之为表。载入大清会典颁行天下。诚百世之俟圣人而不惑也。臣以为在今日非法度之不立。在奉行之未能。请命有司按表成造尺秤法马斗斛。颁行天下。再为申明违式之禁。务使画一。并令直省将会典内权量表刊刻颁布。使人人共晓。或亦同之之一法也。五方风气不齐。民俗所便各异。然在官者有一定之程。则能以我之至齐齐彼之不齐。而不齐者亦齐。其所不齐亦无害。臣昔闻于圣祖仁皇帝者如此。今蒙圣谕。虞舜巡狩同律度量衡。惟其时亦有不同者。是以同之。若其皆同。何同之有。然而在我者安可不同。至哉圣言。信乎先圣后圣。其揆一也。臣又谓立法固当深讲。而用法自在得人。度量权衡虽同。而官司用之。入则重。出则轻。而以为家肥。其鄙陋更甚者。转以此为国利。譬如平粟。以谷贵故平其价也。往者有司转就民间贵价之数。略减五分。以卖官米。则加以银色法马使费之数。必转贵于现在之贵价矣。于是米价以平粟而愈贵。鄙陋之见曰。此乃国之利也。否则曰。如此乃可告无罪也。岂不与平粟之意。适相反耶。行之在上如此。百姓至愚。必以为度量权衡。国家本无定准。浸假而民间各自为制。浸假而官司转从民制以为便。此历代度量权衡所以不同之本也。夫期民间之恪守。先从官司之恪守始。臣愚见如此。伏候圣训。至乐音与工尺。乐字之根本同异。及编钟倍半之制。现在与庄亲王校定声律。容另折合词具奏。

论乐

陆世仪

乐之难谐。大约学士大夫泥乐理而不知乐音。工师伶人识乐音而不达乐理。其实乐者音与理而已。其声翕纯噉绎则音正焉。广大和平则理存焉。故君子但当审音察理。若夫器数之事。如铜剂之厚薄。律尺之长短。则工师之事。听之工师而已。不能审音察理。而反纷纷于铜剂律尺。究竟不能通晓。反为工师所笑。如宋景佑之乐。李照主之。然太常歌工。病钟声浊。私赂铸工。使减铜剂。声清歌协。而照不知。元丰之乐。杨杰主之。欲废旧钟。乐工不平。一夕易之。而杰不知。崇宁之乐。魏汉津主之。请帝中指寸为律。径围为容盛。其后止用指寸。不用径围。且制器亦不能成剂量。工人但随律调之。大率非汉津之本说。而汉津亦不知。则知论乐不务审声。而纷纷器数者。大抵皆说梦也。蔡元定律吕新书。尚不可用。况其它乎。乐不过声词二者。声要渺而难寻。词平实而易辨。三代而下。求词之合于雅颂者寡矣。声云乎哉。

洪武癸丑。以祭祀还宫。宜用乐舞生前导。遂命翰林儒臣撰乐章。谕之曰。古人诗歌乐曲。皆寓讽谏之意。后世乐章。惟闻颂美。无复古意矣。尝闻讽谏。

则使人惕然有警。若颂美之辞。使人闻之。意怠而自恃。自恃者日骄。自警者日强。朕意如此。卿等其撰述。无有所避。于是儒臣乃上所撰神降祥祝酣酒色荒禽荒诸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銮乐歌。其辞皆存规谏。命礼部付歌工肄习之。按此真得古人诗乐本旨。祭祀还宫之日。正去敬就弛之日也。于此而敬。则无不敬矣。回銮歌。用意深哉。

满汉字音论

鲁之裕

国朝之制。以进士与词林选者。年四十五岁以前。必使习国书。而四十五岁以后者免焉。良以其舌本因年而。不能强之圆捷也。予虽不与其习。而尝耳目乎其间。徐乃悟夫中外文字声音之不同无他。左与右之别也。偏与正之分也。音与字之异也。而且有横与直之判也。口与耳之殊也。声与音之歧也。何也。满书之文左旋。而其行则条而向右。汉书之文右旋。而其行则条而向左。汉之书正而错之以成形者也。满之书偏而缠之以为体者也。汉以一字主一音。满以一字贯数音。汉书自上而下。相联以属辞。而满之外。若喇嘛。若回●。若西番等国。则左旋横绕。以层盘迭缀。而为始终焉。其相为授受也满以耳。汉以目。耳贵聪。非聪无续也。目贵明。非明易讹也。故汉书以详胜。详乃该之而靡遗。满书以简胜。如谱曲者然。虽有书特以标其略焉耳。故汉书之读别在声。就声而借之。有转注假借之术。以通其所穷。满书之读别在音。即音而传之。愈屈曲愈圆转。而愈不可以穷。声有尽而音无方。故无字之音恒多也。然汉学者之辨于字。必晰其点画。至于音则彼此互异弗较也。满学者之辨于音。务研其清浊。至于字则体势小差弗计也。故汉有不可胜记之字。满有不可胜诵之音。汉字以变化神其奇。满音以圆捷灵其妙。是以切韵之学。汉之不识其起例者甚多。而满则自然而合之。无他。源流近而舌音习焉耳。

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四库全书提要

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四十六卷。乾隆四十六年奉 敕撰。考译语对音。自古已然。公羊传所称地物从中国邑。人名从主人是也。译语兼释其名义。亦自古已然。左传所称楚人谓乳谷。谓虎于菟。谷梁传所称吴谓善伊。谓稻缓。号从中国名从主人是也。闲有音同字异者。如天竺之为捐笃身毒印度。乌桓之为乌丸。正如中国文字。偶然假借。如欧阳汉碑作欧羊。包胥战国策作勃苏耳。初非以字之美恶。分别爱憎也。自魏书改柔然为蠕蠕。比诸蠕动。已属不经。唐书谓回纥改称回鹘。取轻健如鹘之意。更为附会。至宋以后不通译语。竟以中国之言。求外邦之义。如赵元昊自称兀卒。转为吾祖。遂谓吾祖为我翁。萧鹧巴本属蕃名。乃以与曾甫作对。以鹧巴鹑脯为恶谗。积习相沿。不一而足。元托克托等。修宋辽金三史。多袭旧文。不加刊正。考其编辑成书。已当元末

。是时如台哈布哈号为文士。今所传纳新案纳新原本误作乃贤今改正金台集。首有所题篆字。亦自署曰泰不华。居然异。盖羌俗已漓。并色目诸人。亦不甚通其国语。宜诸史之谬百出矣。迨及明初。宋濂等纂修元史。以八月告成。事挂漏。尚难殫数。前代译语。更非所谙。三史所附国语解。颠舛支离。固其宜也。我 皇上圣明天纵。迈古涵今。洞悉诸国之文。灼见旧编之误。 特命馆臣。详加厘定。并一一 亲加指示。务得其真。以索伦语正辽史凡十卷。首君名。附以后妃皇子公主。次宫卫。附以军名。次部族。附以属国。次地理。次职官。次人名。次名物。共七门。以满洲语正金史。凡十二卷。首君名。附以后妃皇子。次部族。次地理。次职官。附以军名。次姓氏。次人名。附以名物。共六门。以蒙古语正元史。凡二十四卷。首帝名。附以后妃皇子公主。次宫卫。附以军名。次部族。附以国名。次地理。次职官。次人名。次名物。共七门。各一一着其名义。详其字音。为汉文所无者。则两合三合以取之。分析微茫。穷极要旨。即不谙翻译之人。绎训释之明。悟语声之转。亦觉厘然有当于心。而恍然于旧史之误也。盖自 钦定三合切音清文鉴出而 国语之精奥明。至此书出而前史之异同得失亦明。不但宋明二史。可据此以刊其。即四库之书。凡人名地名官名物名。涉于三朝者。均得援以改正。使音训皆得其真。 圣朝考文之典。洵超轶乎万矣。

拟上今方言表

龚自珍

臣某言。昔臣在京师。造今方言书。徂江之南。逾岁而成。首满洲。尊王也。牖十八行省。大一统也。终琉球高丽蒙古喀尔喀。示王者无外也。民之所异于禽兽也。则声而已矣。人性智愚出于天。声清浊侈弇鸿罔出于地。每省各述总论。述山川气也。气之转无际。际虚气者有际。寸合而尺徙。尺合而咫徙。故府州县以渐而变不敢紊也。董之以事。部之以物。俾可易考也。天道十年而小变。百年而大变。人亦小天。古今朝市城邑礼俗之变。以有形变者也。声之变。以无形变者也。撷择传记。博及小说。凡古言之存者疏于下。方知今之不自今始也。及今成书。以今为臬也。音有自南北而东西者。有自北而南而东西者。孙曾播迁。混混以成。苟有端绪。可以寻究。虽谢神瞽不敢不聪也。采字母翻切之旨。欲撮举一言。可以一行省音贯十八省音。可以纳十八省音于一省也。臣又言曰。三皇之世。未有文字。但有人声。五帝三王之世。以人声为文字。故传曰。声之精者为言。言之精者为文。声与言文字之祖也。文字有形有义。声为其魂。形与义为体魄。魂魄具而文字始具矣。夫乃外史达之。太史登之。学僮讽之。皆后兴者也。是故造作礼乐。经略宇宙。天地以是灵。日月以是明。江河以是清。百王以是兴。百圣以是有名。审声音之教也。

蒙古声类表序

龚自珍

自 国语以至额讷特珂克。上伯特以至天山。北路准部。南路回部。皆有方语。则皆有字头呼韵之学。而五十一旗部属。及喀尔喀四大部。反无之。今蒙古语言文字具在。沿流以溯原。因子而识母。因其自然而不惟师心之尚。能之乎。曰不能。则无为贵聪矣。但其义例。触手钩棘。道出于天。籟无不同。法成乎人。例实不一。自 国书十二篇外。经典白译祖东游震旦笔受一经之文。先后数译。尚尔乖迕。若夫神珙所制。司马光所图。与德翰必特雅星哈所受。通密伞布喇所传。乾隆初。仰承 睿指。或烦定正。而后胪列整齐。源流明备。各还其一家之言。重以准部有托忒体。回部有弹舌声。下士謏愚。冥搜博采。求其贯通。不亦劳矣。今先举诸家各不同处。然后准的可得而审。义例可得而择也。诸家不同约有七事。按僧伽婆罗译师利问经。举五十字。不空译文殊问经。举五十字。竺昙摩罗察译光赞般若经。举四十一字。无罗叉译放光般若经。举四十二字。鸠摩罗什译摩诃般若经。举四十二字。元奘译大般若经四十三字。佛驮跋陀罗译华严四十二字。实叉难陀译华严四十二字。地婆诃罗译华严四十二字。三藏般若译华严四十二字。不空译华严四十二字。金刚顶经五十字。昙无讖译大般盘经。如来性品。六十二唱。实举五十字六十二字约以十四音有重见之字故止五十也有初短久短次长三种别佛言皆以舌齿喉而有差别此经尚未经同文韵统采摭故特详之凡十三种。皆一母一声。 钦定天竺五十母。西番三十母。回部二十九母。皆同。惟 圣朝国书之母。则以阿额衣鄂乌谔六字为第一类。余至十二字不等。如八拨逼以下乃十二字准部十五母。则亦以阿至互七字为第一类。余亦七字成类。而非以额依等字为所生之声。此例之异者一也。天竺母所生。可举者一千二百一十二字。西番旧六字。纱鞞婀妻鸦合齐鸦合赓鸦合凡六所生纔二十四字。合新旧三十字所生。可举者共四百三十四字。回部所生字。单字一百七十四字。连字则以一字领二十八字。轮流统领。又兼本字自领本字。如阿阿衣衣乌乌之属。计八百四十一字。共计一千零十五字。 国语则除第一乌珠为十一部之纲。其第二部起。自阿衣额衣阿拉额拉以下。共生一千二百四十余字。而准部十五母。尚无推衍成图之作者。准部若以国书比较只抵有 国书之第一图耳中华见溪疑卅六字。旧法有演出十二摄各四声者。又藏经十三种。惟华严实叉难陀本。每卷毕唱演三节。每节十字起。至十四五字不等。而仍收声于第一字。是亦谱生声之例。而彼十二家无闻。此例之异者二也。同为母生子。而所以能生。又分两种。 国书仿照天竺之例。定有主辅二类。其字之收声于阿者。定纳阿至●阿二十四字。为辅字也。阿至鄂六字。主字也。第一部之纳奴窝起皆收声于阿皆辅阿而行天竺自阿至阿斯十六

字。主字也。自嘎至嘎刹三十四字。辅字也。盘凡六十二唱。而佛言十四音。亦具主辅之理。余如西番之三十母。即不能分主辅矣。而余十二经。准之托忒。皆不能分矣。且西番旧六字。无所配合而生声。实又难陀本无所配合而生声。即回部加记号之百七十四单字。不能不以为子。而以为二十九头之辅也。盖单字从字母生。连字又从单字生。比各家又中隔一重。如算法家之有祖孙位。是其特异。然亦无所配合而生声。司马氏以十二撮演神珙近之矣。但上为双声。下为迭韵。一言了然。不必谓之配合而生声。此例之异者三也。

南北等韵各家。或用喉舌唇齿分配阴阳。而难有定论。惟元周氏作中原音韵。不用分配。而阴阳乃确乎不易。人之喉舌唇齿皆各兼阴阳岂必分配乎周但以字区之南北人皆同之。此例之异者四也。恭禀 睿指。 国书以阿字为元声。实抉古来圣神未发之秘。胎八极于一喉。自然之符也。大藏十二种皆同。天竺同。准部同。而间有小异者。西番之不予发声也。回部之不予字头。而于化单字也。盘之不予第一。而于第四五六七也。又复见第二十三字推本以谭。西番自阿努之子。通密伞布喇至天竺。取三十四字归。删其十一。加旧传纱等六字。又加两国同旧有之阿字。为卅字。见彻辰萨囊书。则原非以为殿后字。而章佳国师次之小倒也。回部之单字。一转移而即成。爱里普固即阿也。盘之首三悉。以义从。非别以声从也。皆不出 圣人指授范围矣。虽小异不阂大同。惟大同可庐小异。此例之异者五也。中国等韵诸家。旧法无文。空圈记声。其二合之字。独见佛经瑜珈师地论中●字是也。实又难陀于所生字每用圈。于母字则始用二合。室左是也。三合者仅一见。曷多是也。梁时僧佑作梵汉译经同异记。辨之博而见之早矣。今准部亦只二合。无三合。 钦定天竺西番皆三合。谓所生字字母则以二合而止无四合。 国书回部书。乃有四合。回部竟至五合。舌愈捷而法愈邃矣。此例之异者六也。天竺西番有纱补住吉同征卜纳啰双纳啰哈兰答鸦答克巴鲁达札麻噜乌巴达麻诸记号。回部则有则尔则白尔帕尺都则尔都则白尔都帕尺诸记号。因思大海乌巴什等之因蒙古书加圈点。为 国书。亦即此例。以形命声。而不必本有其声。并不必别其形。至敏捷也。余家无之。此例之异者七也。今欲推见蒙古字母。则诸家之法具在。其若之何而用所当用。弃所当弃。立于不可易之地哉。曰其都数则定以十部。每部之数。则以三为例。凡三十声为第一总图。兼用百五音。隶十五类之例。天山北路。与喀尔喀接壤。同祖故也。不以第一头为九头之纲。不必于巴博卜下收声于阿。不必配有主辅而生声。此则不泥于例也。三十字中有两字书成一。作一声读者。凡五。其二十五皆单声也。所生之图。首分阴阳两大支为两图。何为阳。以中国有平声。无上声之字为阳。何谓阴。以中国四声具足之字为阴。此元人周德清例也。阳凡十七母。阴凡十三母也。阴阳各举字七倍于母。余可以推也。

又使卅头以一领二十九。互相领而迭书之。上书大。下书小。成一图得九百声。回部连字例也。又于三十头之下。各加一瓊都记号。各成一声。又于三十头之下。各加一天竺雅答克记号。改成一声。又于三十头之下。各加一吉固记号。改成一声。其又得九十声。回部单字例也。第五第六第七图。犹 国书总图外之十一图也。其书连字样则亦 国语及天竺例也。有二合三合四合无五合。参用 国语天竺西番例。而不用回部例也。每头之下。必注明今蒙古语之某句某字。以见徒为蒙古作也。为图凡七为声。凡一千四百有十。第一母阿字。阿实达之阿第二和字。和拉哈喇之和第三伊字伊苏之伊为一类。第四母巴字。巴拜岱之巴第五母博字。卓齐博哈之博第六卜字实喇卜之卜为一类。第七母图字。约苏图之图第八腾字。腾吉思之腾第九坦字哈坦之坦为一类。第十哲字。哲卜尊之哲第十一札字札木楚之札第十二春字库春之春为一类。第十三苏字。舒苏之苏第十四苏图。第十五索图和即阿之转索图即苏图之转如笛家之有隔指声为一类。第十六喇字。喇呼济之喇第十七拉厄字。即喇转第十八朗字达朗达賚之朗为一类。第十九穆字。图萨特穆之穆第二十曼字。曼济鼐之曼第二十一穆尔字穆之为穆尔犹苏索之加图此如琴家之有泛声为一类。第二十二母诺尔字。诺穆亲之诺第二十三囊字。他布囊之囊第二十四鼐字鼐曼之鼐为一类。第二十五丹字。罗丹之丹第二十六等字。鄂等答之等第二十七特字。土默特之特为一类。第二十八棍字。棍楚克之棍第二十九肯字色彻肯之肯第三十克字克呼之克为一类。

自记曰治六书小学与四裔之学两不相涉也因小学中有声一门声之中有古韵今韵等韵三门等韵中有西番一门暇日聊以意推之如此而凡史籍中声音转变之地人名官名未易以今读读者亦既挈其枢纽矣

蒙古字类表序

龚自珍

蒙古文字为 国书之祖。大海乌巴什。未奉 诏时。 国初所用。所谓无圈点挡按者也。又为准部托忒之祖。托忒十五头。皆略仿蒙古。无圈点而末笔直下波磔方阔者也。 国书有联字一体。佛典谓之满字。蒙古无之。乃皆单行。佛家谓之半字。准部亦无之也。然则蒙古之字。曷可不勒成一书。以备外史。今以波磔多寡为次序。不以天地人物为类。 钦定三合音清文鉴之载蒙古字。以明声也。西域同文志之附载蒙古书。撮举天地人物相比。乃借蒙古字形。以明西字形也。是表之作。乃专以明形也。若夫蒙古喇嘛所讽唐古忒诸经。有见于今中国大藏本者。如大盘之△字。又●字。隋章安项师强音之以伊又华严经实●难陀。本有四画相如髻形杵形华形等。又各经皆有●字卍字等。居然符合。今故标撮一二。聊资考证。此方僧言。声在空中。是无常法。未久则变形

。在实处其变尚迟。又言有有声而无形者。此土空圈记是也。有有形而无声者。室利靺瑁相之属是也。洵智者之论矣。

蒙古册降表序

龚自珍

康熙二年。始诏礼官。查 国朝公主之下嫁外藩者。给予谥号。于是追谥

太宗文皇帝朝。噶马思所尚主曰端献长公主。追谥 世祖章皇帝朝。噶尔玛索诺所尚主曰端顺长公主。礼臣定例阅十二年。凡外藩王妃郡主未册封者。理藩院会礼部具题。遣使册封。皆以三四五品满员往。夷考前史汉唐有国之年。降主远嫁。谓之和昏。其外藩遣子入侍。则曰盛事。此皆孱弱。不洽于远。我 圣朝以中外为一家。四十九旗中。匪但开国佐命之勋。于内臣。亦且世世有甥舅之戚。宿内庭。宴赉如诸王。其额駙专爵。班次在民公下。侯伯上。而京师府第。城中相望。或别赐海淀宅。内务府掌汤沐。礼官考仪品。工部司制造。出则奉暖轿朱轮车。皆金黄云绮之。红云绮之帟。垂金黄云绮之檐。引之以绛绣曲柄之盖。宝相华之伞。黑云绮角之纛。孔雀之扇。行朱髦七尺香草之仗。缀珠龙首之立瓜。易称帝妹。诗美王姬。綦威严矣。今以 国朝公主之适外藩者。谨依玉牒。诠次其谥号。而以外藩福晋郡主之荷册封者。貂冠毳之伦。缀于后为一表。曰哈屯者。视福晋。曰格格者。视郡主也。

皇朝通典四库全书提要

钦定皇朝通典一百卷。乾隆三十二年奉 敕撰。以八门隶事。一如杜佑之旧。其中条例。则或革或因。如钱币附于食货。马政附于军礼。兵制附于刑法。于理相近。于义有取者。今亦无所更易。至于古今异制。不可强同。如食货典之榷酤算缗。礼典之封禅。前朝弊法。久已为 圣代所除。即一例从删。不复更存虚目。又地理典以统包历代。分并靡常。疆界参差。名称舛互。故推原本始。以九洲提其大纲。今既专述 本朝。自宜敬遵 今制。况乎 威弧震迭。式廓昉章。东届出日之邦。西括无雷之国。山河两戒。隶职方。近复戡定冉駹。开屯列戍。 皇輿广阔。更非九州岛旧界所能包。故均以 大清一统志为断。不更以禹贡州域。紊 昭代之黄图。至杜氏述唐朝掌故。与历代共为一书。故皆分缀篇终。其文简略。亦体裁所限。不得不然。今则专勒一编。式昭 国典。国法制修明之世。 鸿猷善政。史不胜书。故卷目加繁。溢于旧笈。且杜氏所采者。惟开元礼为详。今则 谟烈昭垂。各成完轶。礼有 大清通礼。 皇朝礼器图式。乐有 圣祖御制律吕正义。 皇上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刑有 大清律例。兵有中枢政考。地理有 皇輿表。 大清一统志。 钦定日下旧闻考。 盛京通志。热河志。满州源流考。 皇輿西域图志。又有 大清会典及则例。总其纲领。八旗及六部则例。具

其条目。故缕分条系。端委详明。用以昭示万年。诚足美乎官礼。又岂杜氏之掇拾残文。裒合成帙。所可同日语哉。

皇朝文献通考四库全书提要

钦定皇朝文献通考二百六十六卷。乾隆十二年奉 敕撰。初与五朝续文献通考共为一编。乾隆二十六年。以前朝旧事。例用平书。而述 昭代之典章。录 列朝之 诏谕。 尊称 鸿号。于礼当出格跳行。礼例迥殊。难于画一。遂 命自 开国以后。别自为书。后续通典续通志。皆古今分帙。即用此书之例也。其二十四门。初亦仍马氏之目。嗣以 宗庙考中。用马氏旧例。附录庙。因而载入 敕建诸祠。仰蒙 睿鉴周详。纶音训示。申明礼制。厘定典章。载笔诸臣。始共知尊卑有分。名实难淆。恍然于踵谬沿之失。乃恪遵 圣谕。别立庙一门。增原目为二十五。其中子目。田赋增八旗田制。钱币增银色直及回部普儿。户口增八旗壮丁。土贡增外藩。学校增八旗官学。 宗庙增崇奉 圣容之礼。封建增蒙古王公。皆以今制所有而加。市采删均输和买和采。选举删童子科。兵考删车战。皆以今制所无而省。至象纬增推步。物异删洪范五行。国用分为九目。尊号册封之典。自帝系移入王礼。则斟酌而小变其例者也。考马氏所宋事。虽以世家遗荫。多识旧闻。然计其编摩。实在入元以后。故典章放失。疏略不详。理宗以下三朝。以国史北移。更阙无一字。案理宗以后国史元兵载以北归事见宋季三朝政要序今则 圣 圣相承。功成文焕。 实录 记注。具录于史官。公牒奏章。全掌于籍氏。每事皆寻源竟委。赅括无遗。故卷帙繁富。与马氏原本相埒。夫尚书兼陈四代。而周书为多。礼记亦兼述三王。而周礼尤备。监殷监夏。百度修明。文献足征。搜罗自广。有不必求博而自博者矣。

内府藏书记

徐秉义

书者载道之器。治法之所从出也。古者书聚于上。必设官以掌之。周礼。外史掌四方之志。及三皇五帝之书。达书名于四方。史官主书。老聃为周柱下藏室史。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是也。要未有藏于内府者。汉兴。承秦禁学之后。书缺简脱。武帝始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孝成又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山岩屋壁之藏。莫不毕出。汉之典文。于斯为盛。则有延室广内麒麟天禄之藏。命刘向扬雄雠校之。皆在禁中。谓之 中书。藏于内府自兹始。后汉之东观。亦禁中也。至桓帝始置秘书监。掌禁中图书秘记。谓之 秘书。即东观也。而兰台亦藏书。故薛夏云兰台为外台。秘书为内台。然则秘阁之书。藏之于内明矣。晋宋以还。皆有秘阁之号。及唐开元中。缮写四部书。以充内库。其后中原多故。经籍荡然。而此制遂废。宋兴。

购求渐广。复有崇文院太清楼及诸馆阁之藏。下逮元明。以为故事。内府藏书。其来尚矣。虽然。藏书固盛典也。而一患其杂。杂则为小道异端。而无裨于内圣外王之学。一患其伪。伪则为剽窃摹拟。而不协于仁义中正之归。二者不可以不辨也。汉术数方技之类。多为妄人所依托。假圣贤之名。以惑当世。梁华林园总集释典。不可胜计。隋炀帝聚书。蒲博鹰狗之说。无所不备。唐元载当国。请括图书以千钱易一卷。人皆嗜利。伪作争献。若此者非杂则伪。虽多亦奚足贵耶。我 皇上缙承丕基。重熙累洽。典谟风雅之篇。故老名儒之说。循环乙夜。而熟讲于经筵。念终始典于学。以观人文之化成。于是运独见之明。下求书之诏。网罗遗逸。甚盛意也。而犹意言淆乱。或诡于圣人之道。乃命有司。凡天下之书。非有裨于学问政治者。毋得收。向之所谓杂且伪者。今何患焉。董仲舒对策曰。旨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教者。勿使并进。此道所以日尊。而治所以日隆也。我 朝内府之典籍。不惟其多而惟其精。上可以翼圣真。扶绝学。其次亦可以博闻洽见。益人之神智。 皇上所以诒谋燕翼。而开亿万有年有道之长者。皆于是乎在。岂徒玉轴牙签。侈焜耀于册府也哉。

议谥明季殉难诸臣疏乾隆四十一年

大学士舒赫德

奉 谕旨飭查明季殉节诸臣。予以谥号。仰见我 皇上圣仁公溥。覃被无私。表微阐幽。至为该备。伏考戴记谥以尊名。节以壹惠。郑氏注言谥者行之述。谓使声誉可得而尊信。即以其行一大善为谥也。惟是历代易名。祇为饰终常制。而胜国遗忠。并膺茂典者。实旷古所未有。谨按顺治九年。 世祖章皇帝。轸念明末甲申殉节之臣。自范景文以下二十人。及刘文炳巩永固卫时春张庆臻锡谥有差。乾隆四年。 皇上允廷臣所请。于明臣赵譔。复予旌谥。大义嘉名。后先昭揭。兹奉 恩纶。详议追奖。不惟闾献蔓延。时穷节见。俾从甄录。即我 朝。天戈迅扫。其时抗颜拒命者。亦令一例褒扬。而明初靖难之变。苾臣烈士。甘就诛夷。虽阅年逾远。并不使终于湮晦。此诚 圣主大公至正之盛心也。臣等伏读 钦定明史诸卷。或专传特书。或因文附见。义法精严。显微共贯。 皇上申命儒臣。增修辑览。于福唐桂三王事迹。诠次厘订。褒诛笔削。仰承 睿裁。自神宗后。诸臣效节始末。具载二书者。臣等祇遵 训示。分晰考稽。而以 大清一统志。与直省通志互校。亦可参异同而核详略。至建文诸臣。遗闻轶事。附会不经。若表忠致身等录。皆无足征据。而一以正史为断。其中区别流品。斟酌典章。谨拟数条。胪列如左。一明代殉国诸臣。所处时地不同。其素行亦各不一。按大戴礼白虎通论谥。大名小名。并着其文。应请仿其意而变通之。定为专谥通谥之法。其有生平大节。卓然可称。而又艰贞自靖。百折不回者。自宜特予褒崇。按名定谥。若平时

无甚表见。而慷慨致命。志节皎然。则汇入通谥之列。其较著者为忠烈忠节。次则为烈愍节愍。期于考行称名。各有攸当。

一明季应谥诸臣。其在天启崇祯间。已经议者。均无庸再给。至福王时。虽间有赠谥。而荒残扰攘之际。偏私挂漏。指不胜屈。其出于唐桂二王者。则臧否益淆。规制弥漏。应请自福王以后。得谥者并按其应谥之实。综核更正。俾共知 盛世两字公评。实为千载定论。

一明代诸臣。既邀 赐谥。宜有附祠以彰华袞之褒。第已事远年湮。即欲表墓旌闾。亦难查考。而异代之臣。更不便照现行事例。因谥立碑。查直省府州县。各有忠义祠。应于诸臣原籍。令有司设牌入祀。其里居失传者。则于授命之所。附祠。并请 下翰林院臣。撰拟专谥及通谥文各一篇。交礼部刊发直省。令所在按式成造木榜。填书某官姓名谥字。附载事实于后。悬诸祠内。以昭令典。其有后裔尚存。愿于祠墓自行镌碑石者听。至史册所称合门遇难者。不一而足。似应入祀节孝祠。以示表扬。其有姓氏可稽者。详书于牌。否则止书某某妻妾女媳同时殉难若干口。用昭核实。

一诸生韦布。未通仕籍。甚且姓名无考。如山樵市隐之遂志成仁。所在多有。议谥自难概及。应请于谥之所不及者。均令其入祀忠义祠。则草野幽贞。亦不至沦于泯没。其有妻女等从殉者。并如前例。

一明臣如杨所修王大年李应荐张捷杨维垣辈。虽临危不屈。而名丽阉党。其素行已属有亏。自不便令其滥邀谥典。其因马士英而骤迁如杨文聪者。抗节亦有可矜。进身究为可议。若方岳贡邱瑜之殉难。见于一统志。以正史律之。则殊有遗憾。而一时勋戚之臣。明史谓大半以兵死者。原不在尽节之数。又如张鹤鸣之信王化贞。排熊廷弼。与苏观生之拥立朱聿。构难桂王。皆僨事可诛。陨身莫赎。而马吉祥蒲纓则表里为奸。其入缅偕亡。益无足道。且有于甲申谒贼苟免。其后乃坚拒我大兵。如傅鼎铨张家玉卫允文吴尔坝者。均屏而不录。至若楼璉草诏而后自经。梅殷入朝而复被害。亦不得比于完节。以见 圣朝权衡予夺。褒钺昭然。

一明史久经 钦定颁行。所有新议谥法。难于各传添载。臣等酌议请照明史格式。另编一册。冠以原奉 谕旨。次载诸臣议疏。次及所拟专谥通谥清单。一体成书。与明史相附而行。俾读史者有可稽核。以昭传信。

国朝谥法考自序

王士禛

本朝有天下逾五十年。 祖德宗功。尊名当实。所谓南郊称天以谥之。藏在金匱。显融无极。自业以来。诸王公将相攀鳞附翼而起。家有行状。国有惇史。而 朝廷饰终之典。莫重于谥。顾五十年来。未有成书。以备掌故。馆阁

之秘。世又无从而窥焉。士祜昔备员史局。以为 国之大典。不可以无述。私用掌记。勒为一书。书成。序之曰。谥始于周。周礼春官太史。小丧赐谥。小史。卿大夫之丧赐谥。读誦。汉唐而下。皆循其制。而间有损益。汉制杂见于白虎通独断诸书。唐宋则太常博士议之。考功覆定而后上之。明制大臣之丧。礼部以谥请。既报可。则内阁以三谥列上。而人自择之。 本朝率沿明之旧。此其大略也。然而古今有不能尽同者。士冠礼曰。生无爵。死无谥。唐则养德邱园。声实名著者得谥先生。宋林逋徐积蔡沈。元韩性杜英许谦胡炳文诸人。皆以隐逸特谥。前明官必三品。例始得谥。自余翰林有讲幄旧劳者。死建言。死封疆。死王事者。亦得予谥。而其它不与焉。至邱园之得谥者鲜矣。此其不同一也。古者谥具美恶。所以寓褒贬。示劝戒。而其后则有美而无恶。此其不同二也。古谥有六家。苏洵芟其重复。凡所取者一百六十八谥。郑樵又增损之。为上谥百三十一。中谥十四。下谥六十五。迄于明代所存者。仅六十八谥。今则又减于前。此其不同三也。明制翰林官始得谥文。然有不翰林而谥文者。刘文成王文成是也。翰林而不谥文者。刘忠愍球是也。一代之制。异同如此。

本朝则阁臣虽不由翰林。皆得谥文。此其不同四也。妇人古有谥。自戚里外如虞潭母孙之谥定。李思齐妾郑之谥贞烈。皆有瑰玮之行。而其后乃仅以为阿保恩泽之私。此其不同五也。又有疑者。郊特牲曰。死而谥之。而春秋侯赐北宫喜谥曰贞子。析朱成曰成子。生而谥之。又何说也。大戴礼曰。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春秋之世。乃有以作乱被诛而得上谥。如崔武子。栾怀子。又何说也。宋欧阳修卒。议欲谥文以配韩愈。常秩有私憾于修。增一字为文忠。议者谓必此以待安石。已而果然。太常初拟朱熹谥文正。考功刘弥正谓熹当继唐韩愈。宜特谥文。诏从之。厥后周程张吕诸儒。谥皆一字。此以一字为贵也。京镗谥文穆。其子请避家讳。改谥文忠。言者谓杨亿巨儒。既谥文。议者欲加忠。竟不与。加一字尚不可。况二字极美乎。此以二字为贵也。明制。谥亲王一字。郡王二字。此又以少为贵也。世宗惑道教。邵陶二真人。滥及四字。此又以多为贵也。又何说也。此予所积疑于中。而不得其说者。并附着之。至

本朝赐谥。尤在奖忠义以风有位。 世祖定鼎之初。即下有司。定胜国甲申诸臣之谥。康熙中。监司殉难。若叶映榴之谥忠节。陈启泰陈丹赤之谥忠毅。皆非常典。所以教忠者至矣。百世而下。犹必有观感而兴起者也。

论谥讳

阎若璩

尝思齐孝公名昭。而其后有昭公。宋平公名成。而其先有成公。为二国之臣子者。称昭公成公之谥。则触孝公平公之名。讳孝公平公之名。则废昭公成公之谥。此将若之何。曰郑康成之论讳礼。曰于下则讳上。不闻于上则讳下也。犹

之于后则讳前。不闻于前则讳后也。此自谥昭公与名平公者之失考耳。于二公何与哉。然则礼既失于前矣。而为二国之臣子者。终将若之何。曰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违之故谥之。谥者所以易名之典也。乌得而废诸。但为齐之臣子。于昭公则称昭。而余则否。为宋之臣子。于成公则称成。而余则否。此固讳之变礼也。吾于是而知名子者。不以国。不以日月。不以隐疾。不以山川。为其易及而难避也。今独不可增一例。曰名子者不以谥乎。以谥则将废此谥矣。明臣如陈文王文皆例应谥文。以名文遂不得谥文。此亦可见矣。

卤簿名物记

陆耀

始余入朝。见卤簿心焉识之。不得其名。问之同僚。亦莫能数而对也。及观礼器图。乃叹从来制作之明备。殆无以复加于兹矣。昔司马迁适鲁。观孔子车服礼器。至低徊不能去。矧亲炙圣人之治化。获当时之礼乐者哉。按卤簿之别。有曰大驾者。郊祀用之。曰法驾者。朝会用之。曰鸾驾者。岁时出入用之。曰骑驾者行幸所至用之。大驾最为备物。尊天祖也。法驾稍损其数。文物声明取足昭德而止。鸾与骑又加损焉。事非特典不敢同于所尊贵也。凡为者五十有四。九龙而曲柄者四。色俱黄。翠华紫芝两承之。九龙而直柄者二十。色亦黄。皆以次序立。花卉而分五色者十。九龙而分五色者亦十。色各二。其立不以次。而以相间。纯紫与赤而方八。为扇者七十二。寿字者八。黄而双龙者十六。赤而双龙者八。黄与赤单龙者各八。孔雀雉尾及鸾凤文而赤且方者又各八。幢之属十有六。长寿也紫也霓也羽葆也各四。旛之属十有六。信旛也绛引也豹尾也龙首竿也。亦各四。曰教孝表节。曰明刑弼教。曰行庆施惠。曰褒功怀远。曰振武。曰敷文。曰纳言。曰进善。八者各为一隅。凡旌之属亦十有六。于是有四金节。四仪鞞。四黄麾。而继之以八旗大纛二十四。羽林大纛。前锋大纛。共十六。五色销金龙纛共四十。凡为纛者八十。旗取诸祥禽者。仪凤翔鸾仙鹤孔雀黄鹄白雉赤乌华虫振鹭鸣鸢。取诸灵兽者。游彩狮白泽角端赤熊黄罍辟邪犀牛天马天鹿。取诸四神者四。取诸四渎五岳者九。取诸五星二十八宿者。二十三。取诸甘雨者亦四。取诸八风者八。取诸五雷五云者十。取诸日月者各一。其外有门旗八。金鼓旗二。翠华旗二。五色销金小旗各四。出警入蹕旗各一。旗之数共百有二十。为金钺为星为卧瓜为立瓜为吾仗为御仗各十有六。又六人持仗而前导曰引仗。自至引仗。其名一十有七。红镫六。二镫之下。鼓二十四。金二。仗鼓四。板四。横笛十二。又二镫之下。鼓二十四。画角二十四。又二镫之下。钲四。大小铜角各十六。自红镫至铜角。其名十。午门之内。有金辇玉辇焉。午门之外。有五辂五宝象焉。天安门之外。则又有四朝象焉。朝象虽非朝期。率每晨而一至。引仗以上。在太和门之内。铜角以上。在端

门之内。其最近御座者。有拂尘。有金炉。有香盒。数各二。沐盆唾盂大小金饼金椅金机数各一。执大刀者。执弓矢者。执豹尾枪者。每事各三十人。其立亦不以次。而以相间荷殳戟者各四人。侍殿前。执曲柄黄者一人。殿下花之间。执静鞭者四人。自黄龙以下。诸之间。仗马十。掌骑者十人。殿之下。陛之上。执戏音麾竹者二人。计卤簿所需几八百人。昔者子入太庙。每事问。余虽卑贱。犹得以时从公卿大夫后。拜舞于庭。问焉而莫对。于心诚不能无憾。今得其名与物。而疏记之。其亦于孔氏之教。庶几其不悖耳矣。

商周铜器说研经室文集

阮元

形上谓道。形下谓器。商周二代之道。存于今者有九经焉。若器则罕有存者。所存者铜器钟鼎之属耳。古铜器有铭。铭之文为古人篆迹。非经文隶楷缣楮传写之比。且其词为古王侯大夫贤者所为。其重与九经同之。北宋后古铜器始多传录。钟鼎尊彝敦盘戈剑之属。古词古文不可胜识。其见称于经传者。若汤之盘。正考父孔悝之鼎。其器皆不传于今。然则今之所传者。使古圣贤见之。安知不载入经传也。器者所以藏礼。故孔子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先王之制器也。齐其度量。同其文字。别其尊卑。用之于朝覲燕飧。则见天子之尊。锡命之宠。虽有强国。不敢问鼎之轻重焉。用之于祭祀饮射。则见德功之美。勋赏之名。孝子孝孙。永享其祖考而宝用之焉。且天子诸侯卿大夫。非有德位保其富贵。则不能制其器。非有问学通其文词。则不能铭其器。然则器者。先王所以驯天下尊王敬祖之心。教天下习礼博文之学。商祚六百。周祚八百。道与器皆不坠也。且世禄之家。其富贵精力必有所用。用之于奢僭奇者。家国之患也。先王使用其才与力与礼与文于器之中。礼明而文达。位定而王尊。愚慢狂暴好作乱者鲜矣。故穷而在下。则颜子箪瓢不为俭贵而在上。而晋绛钟罍不为奢。此古圣王之大道。亦古圣王之精意也。自井田封建废而梓人皐氏亦失传矣。故吾谓欲观三代以上之道与器。九经之外。舍钟鼎之属。曷由观之。

商周兵器权量说研经室文集

阮元

三代以上。称人之战者曰卒伍军旅。不曰兵。曰兵者。戈戟弓矢之属之专名也。古兵矛三寻为最长。经传中罕见用之。所用者戈为多。戈之存于今者甚多。以今尺横度之。不过数寸。其秘长古尺六尺六寸。仅与中人之身等耳。郑注考工记。古矢鏃长二寸。近人得古长平铜箭鏃与之合。似周尺计之。亦仅当今尺一寸二分强耳。古剑今存者。运肘度之。首与肘齐。末与指齐。亦甚短矣。先王之制兵。非不能长且大也。限之以制度。行之以礼。本之以仁。故甚短小也。后世务以物力相胜。浸为长鎗大矣。浸为火矣。亦不得不然之势。犹车战之

变为马骑也。古度量衡。短小且轻。今度量衡。长大且重。又何也。自古利权皆自上操之。官吏之征银帛粟米也。未有不求赢者。数千年递赢之至于如此。此亦不得不然之势也。

卷五十七礼政四学校

取士篇明夷待访录

黄宗羲

古之取士也宽。其用士也严。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古者乡举里选。士之有贤能者。不患于不知。降而唐宋。其科目不一。士不得与于此。尚可转而从事于彼。是其取之之宽也。王制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升之学曰俊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马曰进士。司马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唐之士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吏部又复试之。宋虽登第入仕。然亦止簿尉。令录榜首。纔得丞判。是其用之之严也。宽于取则无遗才。严于用则无幸进。今也不然。其取士止有科举一涂。虽使豪杰之士。若屈原董仲舒司马相如扬雄之徒。舍是亦无繇而进。取之不谓严乎哉。一日苟得。上之列于侍从。下亦置之郡县。即其黜落而为乡贡者。终身不复取解。授之以官。用之又何其宽也。严其取。则豪杰之老死邱壑者多矣。宽于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流俗之人。徒见二百年以来之功名气节。一二出于其中。遂以为科法已善。不必他求。不知科第之内。既聚此十百万人。不应功名气节之士。独不得入。则是功名气节之士之得科第。非科第之能得功名气节之士也。假使探筹较其长短而取之。行之数百年。则功名气节之士亦自有出于探筹之中者。宁可谓探筹为取士之善法邪。究竟功名气节人物。不及汉唐远甚。徒使庸妄之辈。充塞天下。岂天之不生才哉。则取之之法非也。我故宽取士之涂。有科举有荐举有太学有任子有郡县佐其法以诸生掌六曹有辟召有绝学有上书。而用之之严附见焉。明初荐辟之法既废。而科举之中尤重进士。神宗以来。遂有定例。州县印官以上。中为进士缺。中下为举人缺。最下为贡生缺。举贡历官虽至方面。非广西云贵不以处之。以此为铨曹一定之格。间有一二举贡受知于上。拔为乡贰大僚。则必尽力攻之。使至于得罪谴逐。且杀之而后已。于是不繇进士出身之人。遂不得不投门户以自庇。资格与朋党。二者牢不可破。而国事大坏矣。至于翰林之官。又以清华自处。而鄙夷外曹。崇祯中。天子忽用推知考授编检。而众口交哗。有适从何来。遽集于此之谓。唐武儒衡语呜呼。科第不与资格期。而资格之局成。资格不与朋党期。而朋党之形立。防微虑始。有国者其为变通之计乎。

古学校考

程晋芳

礼经言学校建置名目各殊。后之解者。因以纠纷。余辨之曰。天子立四代之学。谓周家存虞夏商学。及本朝之诗书礼乐。而非建学于四所。亦非一学之中。以东西南北识虞夏商周之别也。刘原父之言。有可信矣。唐虞官百。自天子之元子。及公乡大夫之子。不过二三百人。一学之中。已足容之。后世官多。学者众。或别为庐舍。以广其教。要必以大学统之。不必定有四处。如大戴礼学礼曰。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信。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亲。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此皆汉儒增无为有。好为澜翻绚烂之词。又如易传太初篇。太子旦入东学。昼入南学。暮入西学。五礼通考谓此下当有夜入北学一句夫一日之中。转移于四学之内。日日如是。业何由精。心何由定耶。学贵乎专。地专则志专。故余于建学之说。独遵孟子。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言乡学也。学则三代共之。言国学也。可谓简明该括。证以汉书儒林传。无可易也。或曰。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王制内则皆同。岂不可信欤。曰孟子所说者。学之大略也。名目稍异。则时代久远。间有更易。详玩王制内则之文。似庶老为乡老。则下庠西序。左学虞庠。宜为国门外乡遂之学。经曰在国之西郊。断可识矣。曰。由子之言。国仅一学乎。答曰小学在公宫之左。大学在西。此其说可据。门闾之学。即小学也。大抵胄子初由小学。十五而入大学。其学有序。则其地攸殊。虞殷之太学在西。夏周之太学在东北。此又所置不同也。若夫成均之名。古名。董江都之言足据。学至于乐。斯为大成。均者韵也。李穆堂先生辨之最详。后世不知。乃谓天子之学有五。辟雝为太学。其南为成均。亦曰南学。郑氏锷谓辟雝即成均。不知辟雝乃成均中之泽。所谓习射于泽者也。恶得与成均并。王氏详说。以成均为上庠可从也。五礼通考。引诗灵台疏。谓灵台在国之东二十五里。韩诗说辟雝在南方七里之内。立明堂于中。五经之文所藏处。以茅草。取其洁清也。左氏说。天子灵台。在太庙之中。壅之灵沼。谓之辟雝。诸侯有观台。亦在庙中。夫学之建置。古人论说。已自纷拏。又复错明堂太庙灵台灵沼于其中。不更紊乎。大抵凡南向第一堂。皆可谓之明堂。太庙有明堂。听政之所曰明堂。太学向南之前廊。或亦可曰明堂。儒家欲浑明堂太学而一之。而不知教肄之所。非承祀班朝之所也。且灵台以观天文。而兼为游观之所。沼以灵名。因台而设。诗人记一时营造。并及辟雝。而太学之鼓钟。于斯可记。辟雝断非灵沼。亦必不与灵台在一处。袁准正论云。明堂宗庙太学。礼之大物也。事义不同。各有所为。而世之论者合以为一体。取诗书放逸之文。经典相似之语而致之。不复考之人情。之道理。失之远矣。准

之言可为确论。且小学在公宫之南。宜有然也。太学在郊。则必无是理。郊有乡学。太学必在国门内。五经之文。不藏于国中。而使胄子日趋郊研读乎。皆由执明堂建于郊外之说。并以太学为在郊。又混明堂太学为一。说礼而礼愈淆。不可叹耶。或曰。教之之官可得闻乎。曰。观舜命夔典乐。则后世之大司乐。为太学之长官矣。礼记所谓大司成者是也。郑注谓大司成是司徒之属师氏溷矣。或曰周官之师氏保氏。转在大司成之下乎。曰。周官后儒所撰。以太子有师保而着是名也。大乐正之官。非仅如蒙瞍之通音晓律已也。所谓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有专职焉。近儒陆桴亭欲以大司成当宰辅之任。言虽近迂。要之克任斯职者。必非常之选矣。论说在东序。序。墙也。在太学之东。堂上之墙为序。非庠序之序也。观侍坐于大司成。远近间三席。可以问。终则负墙。列事未尽。不问。则大司成之尊可知矣。或曰。教之之时可得闻乎。曰。人之资性有敏钝。因材以掖之。不可以时限也。总其成者大司成。自大司成以下。诗书礼乐各有分官。一艺成又教以一艺。就礼家所载。王制云。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文王世子则云。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钥。又曰。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秋学礼。执礼者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其为时已各不同。而陈晋之犹分别四时以教。不亦执乎。

教胄子论

吕星垣

昔者舜咨禹宅百揆。命弃播谷。契敷教。皋陶明刑。垂共工。益作虞。伯典三礼。其于治天下之具毕举矣。终之命夔教胄子。舜治一世之天下以此终。治万世之天下。以此始也。胄。长也。自天子至乡大夫之适子也。皆将有天下国家之责者。故不可不素教而预养之也。故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天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乡大夫元士之适子皆造焉。由此道也。故上无纵欲败度。颠覆典刑。堕丧神器之主。下无荡检踰闲。残民殄物。毁家病国之臣。延祚一家。保艾天下。孟子曰。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此之谓也。秦汉三国以后。司马氏混一区宇。父子兄弟。互相残夷。伦理既亏。祸变斯亟。一时公卿世族。崇习虚元。风流相尚。浮薄败坏。迄乎过江。罔有底止。沿及南北割据。戎马仓皇。间或粉饰图书。卒未严立保傅。父兄艰难缔造。子弟玩愒消亡。揆厥病根。均失预教。由逐鹿之初。武臣勦力。遂以勋裔联戚怙宠。朝秉符节。暮毒方州。呜呼。殷鉴不远。何其弗思甚也。此在开创甫定。即当建学明伦。长虑却顾。况乎其继世有天下者哉。夫齿胄体干。贵乎金声玉契。而与国休戚。亦贵乔木世臣。三代世祿之典。虽不行于后世。要其所与戡定削平顾命定策数人。其子孙苟无大过。世主亦不忍废弃。顾使其仅足于逢长窥伺。则不才者适以亡国败家。仅足于小信小忠。则

才者亦止于出纳奔走。而下此益不足信矣。唐宋后家法相传。典崇教胄。唐太宗撰帝范十二篇以授太子。宋真宗亦撰元良箴以授太子。其有鉴欤。卒未闻广教胄之典。于卿大夫之适子也。五季纷争。又弃厥典。上如置。下如沸釜。礼乐不兴。民无所措手足。其谓是欤。故治有基于典学一事。而仁及于天下万世之国祚民命者。必自教胄子始。

书院议

袁枚

民之秀者已升之学矣。民之尤秀者。又升之书院。升之学者岁有饩。升之书院者月有饩。此育才者甚盛意也。然士贫者多。富者少。于是求名除而谋食殷。上之人探其然也。则又挟区区之禀假以震动黜陟之。而自谓能教士。嘻。过矣。夫儒者首先义利之辨。今疚之以至微之利。而惕之以至苛之法。其谋入焉者。半苟贱不廉者也。苟贱不廉之人。养之教之。何所用之。夫养士与养兵不同。兵非民之秀者也。然则书院宜如何。曰。民之秀者已升之学矣。民之尤秀者升之书院。民之尤秀者。一郡中不数人。吾宁浮取之以备教。则亦不过郡二三十人而已。以饩数百人之费。饩二三十人。既可赡其家。绝其旁鹜。而此二三十人者师师友友。弦歌先王之道以自乐。则又安得有有害之马。俯张佻险于其间耶。为之师者无多。弟子博习相亲。以故愤易启。悻易发。经义易传。治事易治。国家他日用人。舍书院其焉取之。中庸曰。忠信重禄。所以劝士。孟子曰。尧舜之仁。而不爱。急亲贤也。即此意也。汉州郡贡士。户二十万以上。才举一孝廉。以京师之大。而太常弟子。不过五十人。以吴公之贤。洛阳之盛。而所举秀才。仅贾谊一人。其慎重何如。然则彼之旧隶书院。而藉以养者。将汰之欤。曰。养士与养孤寡不同。彼哀其终而收之。此谨其始而择之也。而云何不汰也。然则何以知其尤秀者而择之。曰。取人以身。择士者秀。则所择者亦秀。所谓规有摹而水有波也。嗟乎。今之宽于养士者。既视之如无告之穷民。而严焉者又视之出兵以下。且不知己。先求知人。此予之所以叹也。不然。书院在在有也。而不闻受其益者何也。

重学校

侯方域

今与古之相反。名与实之不相副。未有如学校之甚者也。古之学校。所以育才。而今以收不才。名徇其旧似甚贵。而实失其据则甚辱。久之秽滥而无可别。并其名亦不足贵。则何以兴天下之学。而成天下之材也。天下之学不兴。天下之材不成。虽圣人无以致治。欲反其道。必自重学校始。夫设学校于此。必其才者入。不才者不得入。是以才者有以自见。而不才者无所容。倘其杂然并进。是才与不才混也。才与不才混。而天下之才者少。不才者多。是才无以胜不

才也。才无以胜不才。其势必尽化为不才而后止。呜呼。举天下之学校。尽化为不才。 朝廷犹曰吾养士于此。而他日将有大用之也。岂不误哉。然则重学校者。必清其非学校者而后可也。清其非学校者。必严其督学校者而后可也。往者士之游于校者。十年五年之积累视其学。而其一日之短长视其文。进之者慎。而退之者严。有公卿之子弟。望泮宫而不得入。既入而不免于黜革者矣。今之游于校。亦视其积累与其短长。然而昔之所积者才。而今之所积者财也。昔之短长。才有一定之优劣。而今之短长。财有适然之厚薄也。才茂于人。谓之茂才。才秀于人。谓之秀才。古之制也。今则谓之请托熟于人。贿赂先于人而已。自明之中叶。而督学者患在请托。明之末季。患在贿赂。苟有其为之之具。则以卿大夫之奴。郡县之隶。为之而无以禁。且既为之。而犹不除役也。牙狙市狨之徒。戎卒之伍。为之而无以禁。且既为之而犹不徙业也。然以其非此数者。而指而摈之。而彼有所不服何也。以为我之所不能者。尔亦不能。而尔之所为有其具者。我亦得而有之也。呜呼。学校之积轻。至不可以尽言。而犹欲以姑息为有恩。宽假为有礼。则是天下之秽者。终无时而清。天下之滥者。终无时而裁也。故慎之而又慎。所以明异也。严之而又严。所以示尊也。尽去天下之不才而后真才见。虽得一真才。而不以为不足也。虽去数百千之不才。而不以为过也。今者大县之弟子。殆不下二千人。中小县亦各千余人。此可为者也。且也有进而无退。其进也。无论试士与不试士。寸檄尺符。随手而下。其退也无几。又不终朝。提掇而复之。攀附夤缘。浹岁不绝。彼督学者。非不知也。因循之见狃于前。而贪利之心横于后。前人之教后人。若贻以规矩。后人之守前人。若奉为律令。吁。其所由来者渐矣。然则必何如而后可也。曰。举明臣张居正之旧令而力行之。其进也有制。大县必四十人。中县必二十五人。小县必十五人。其退也有制。百人不称。则退百人。千人不称。则退千人。无容伪。容伪者褫不旋踵。无姑徇。姑徇者罚不移刻。以作养之意。而寓澄汰之权。以文章之事。而行军旅之法。庶乎其可也。而其要则尤在勿以文艺为浮华。而以德行为借口。盖其所可饰者行也。而其所不可饰者文也。今使恃其才力以乱其名实。而使人保而举之曰。此德行者也。则督学者。必俟论定于岁月。而无由一旦以知其然否。设使人保而举之曰。此文章者也。取而试之。阅其数语。不终卷而了然矣。夫然后察之曰。之子也。得无佻达者乎。而士行亦可以饬矣。故舍文而论其行者。奔竞之端也。既论文而后察其行者。齐一之术也。天下固有文学而无德行者。未闻不文不学而有德行者。道德发闻之谓德。百行卓越之谓行。是文学之所不及也。非谓其遗文学也。且有人于此。策之以经而不对。考之以文而不能。问之以字而不识。无论其实不长者。即果然矣。亦不过市井之愿。耨锄之老耳。朔望读法。举而旌之。里正之事。邑宰之职也

。而奈何冒之以学校之名也。或曰。学校所以养士也。居正刻核之法。非先王宽大之泽。夫士苟才而贤。即居之以夏屋。而享之以大烹。古之人不以为泰。不然育才之地而今沿以为惠济之局。岂不亦羞 朝廷而轻当世之士也哉。

制科策上

魏禧

古者取士之途广。迨后则专出于制科。而其法尤未善。八股之法。一在于摹圣人之言。不敢称引三代以下事。不敢出本题以下之文。一在于排比有定式。夫题之义理。有博衍数十端。然后足以尽者。有举其一端。扼要而无遗者。今必勒为排比。则是多端者不可尽。而得其一说而毕者。必将强为一说以对之。其对之。又必摹其出比之语。斤斤然带句比字而不敢或乱。六朝之文。俳俚为工。虽杂施于游笺记。而后人尚讥其陋。今以长对俳俚而译经传。其陋抑可知矣。圣贤之理适用为本。故言理不征事则迂。疏古人之言不征后世之得失。则言之富且精者不得见。今必以为不可毫发有所损益。则是古人所一言者。吾从而再言。所短言者。吾从而长言。言之毫发逮圣人无益。况必不逮耶。明世黜杂学。尊孔子。勒四书五经为题目。法视前代为独正。贩夫竖子。莫不知仁义道德之名。然才略迂疏。不逮汉唐远甚。及其后。则遂欲求为东晋南宋而有不可得者。天下奇才异能。非八股不得进。自童年至老死。惟此之务。于是有身登甲第年期耄。不识古今传国之世次。不知当世州郡之名。兵马财赋之数者。而其才俊者。则于入官之始而后学。故居今以救制科之败。愚则以为莫若废八股。而勒之以论策。故曰。八股之为经济者。施于论则腐矣。论施于策则迂。策施于奏议则疏。何者。言礼者易伪。而核事者难欺。是故法未有久而不敝。然其立法之始。则不可不尽善。论策之制。其敝也必有剿袭靡衍。夸而不适用。而天下之人。则势不得不取古今治乱之书而读之。而讲求天下兵马财赋关阨险阻时务利害之事。今夫采鱼者必张网于大泽。猎兽者必设置于深山。夫固有不得鱼兽者。顾涉泽以求兽。而越山以问鱼。是所谓索燧人以三凌之冰。繫骐驎之足而责千里者也。或曰。圣人之学。不明于天下。而较事功。则刑名功利之说起。求其治必乱。答曰。吾之说非舍四书五经而别求之也。四书五经命题以正其本。变八股。制论策。使人得尽其才。适于实用以救其败。请言其法。凡童子试小学论一道。科经书白文三。四书一易书诗礼所占经一春秋传一令自某处起默书至某处止兼唐人考字宋人帖括之意弟子员试四书一道。所占经一道。策一道。乡试策一道。春秋一道。判一道。四书一道。所占经一道。会试策二道。判六道。皆一试。凡小学四书经为论。无定体。无长短格。及称引秦汉以下得失。当代时务诸禁。凡命题毋割裂章句以巧文。如虚缩巧搭枯难题之类毋而不经。如钻穴踰墙杀鸡攘羊之类凡判必依律去对偶。如讞狱之语。或设事造

题。使议其罪。假立一事令议甲乙所犯据律例应得何罪凡试策。试州县者策以其州县之利害。或问地方现在何事作何区处或泛问利弊乡试策以其乡。会试策以天下之利害。会试之策。概论国势治道。或古人当国事业者一。分吏户礼兵刑工六职命题者一。自为弟子员。各使占其所能。如习吏则书一吏字于卷面同占经例专才者对一科。通才者对数问。中进士廷试。则使杂陈其所见。而考难之。以定其官。人有平日识出有司命题之外者故令杂陈所见而相考难或天子自试或公卿杂试之参用虞廷敷奏周官论辨之意于是以通才者署郡县选。专某职者。就某部观政。授某部官。既受官。以奏疏。疏之体必简而直。简无繁文。直无隐事。天子一日万几。文繁则目眩惊虚而失要。事隐则不足知事之利害。与人之贤否。奏某事。曰某臣奏为某事。若何则利。否则害。言者能行。则曰臣所见如此。臣实堪 朝廷试而用之。否则曰。臣能言。臣不能行。以臣所察。某臣能堪臣言。 朝廷试而用之。又否则曰。臣所言。臣与僚友不能堪。 朝廷悬其言于朝。以待能者。

或谓所言事廷臣举无能者言之何益不知吾所知之人虽皆不能天下或有能人而吾不知如一时无其人必有不可不存此论者如汉武帝下诏募使绝域虽非当务其法可仿也愚谓 国家有大难事竟当另设一科悬格以募异人储材以备急用事毕即罢其科不为定制可耳乙酉自记

制科策下

魏禧

童子何以试小学。天下之乱由风俗坏。风俗坏由小学废。是故使之孝亲敬长。奉法守礼。童而习之。外柔其筋骨。而内植其心。故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今之人幼习章句。稍长治文艺。童子能时文。则泰然以为成人。于是有身登甲第。年强壮。不能随行后长之礼者。何以不兼试四书。四书之旨。深而博。兼则麤。专则精。兼则四书重。小学必废。何以离春秋于四经。董子曰。不学春秋。处经事不知宜。处变事不知权也。是故人君不能辞首恶之名。而人臣不能免乱贼之诛。故不人习户晓。则匹夫不能治一家。何以乡会试首策也。中式者必得官。故以练事为先也。乡试之策。何以不分六职。守一职者。必兼知六职之故。故官欲其专。学欲其通也。会试则今日中式。而明日授官尔。何以乡会一试。能者一而足。不能者十试之以百篇无益。专才者何以授部官。将使之死于其职已矣。官禄以能迁而职不变。终身习其事不去。则势便而智力出。唐虞三代。未之能易也。朝刑暮礼。则起皋契而生之必不能。通才之能大。郡县之选卑。曰吾将以是为宰相。古者宰相必历试州郡。使知民情。书曰。其在高宗。旧劳于外。爰暨小人。夫天子不可坐而理。而宰相专用翰林。盖后世所以无相业者以此。然则治小学。何以不治孝经。曰此非圣人之言。肤已

甚。于小学孝经之美存焉而去其肤。汉儒伪作无疑也。春秋合题可乎。曰。或事反而理同。或理同义相表里于四书于他经。则可拟而行也。合传则不可。春秋之文简。又去其弑逆崩卒为不释。故不得不取传割裂而牵附之以多其目。若射覆然。劳心殫智而无用。且夫武王卜洛曰。有德易兴。无德易亡。弑逆崩卒。闻之者足以戒焉。安在其为不祥也。虽然于礼于诗于小学则又有说。礼出小戴。其书多龙杂而叛道。不可不厘正也。否则不得尊于经。郑卫之诗。紫阳以为淫风者十七八。然则圣人何以不删。曰示戒也。示戒则宜存。新台鹑奔。男女赠答稊之词何以录。考乎古传得之矣。小学精可为圣人。麤之不失常人。然而有古礼不适时者。有阙略当补次者。有义精深不可喻童子者。则必考定焉。勒为不刊之书。

吾变法三策惟制科法虽扰攘之时中才之主无不可行然其法与学校官制相为表里革奄宦则君必圣贤而后能盖非减宫嫔之数定时见臣之制寡欲勤政未易言也限田则与保甲相表里及篇中先事数款故曰法必相辅而后行古人制度有此事为尽善而此一事所以尽善处实不专在此一事也三策作于乙酉五月其后稍损益之云癸卯自记

制科策

黄中坚

自汉以来。皆以言取士。而议者独咎明制。至谓八股一日不废。则人材一日不出。呜呼。亦甚矣。愚以为八股之不可不变者其势也。因八股而议明制之失则非也。原夫有明立法之初。实取历代之法而折衷之。其为具至备也。是故其用八股也。则经术之遗。而帖括之式也。其用判语也。则因于唐。其用策论也。则因于汉宋。其用诏表也。则因于诗赋之骈丽。夫先之以经义。以观其理学。继之以论。以观其器识。继之以判。以观其断讞。继之以表。以观其才华。而终之以策。以观其通达乎时务。以是求士。岂不足以尽士之才。士果有能与其选者。岂不足以当公卿之任。而佐理国家之治。故曰折衷至善。而为具之至备者。无如明制也。世之论者。徒见其末流之弊。而遂以有明之制。为败坏人才之具。此岂通论哉。虽然。凡人之才。莫不各有所能所不能。司马论辨官材。论定然后官之。明乎全才之难得。而当详为之辨也。今必兼此数者而求之。则是必得天下之全才而后可也。天下之全才不常有。而吾顾惟其全之求。则彼有勉强涂饰。以侥幸于一得己耳。且吾所以试之者。既多其端。势不得不分先后。一分先后。则吾无所轻重于其间。而轻重已自此而判矣。于是士皆尽力于八股。而其它但取办于临时。以应故事。校士者既已取其所长。即未有不曲护其所短。宜乎应举者之日沦于空疏。而不复以通今博古为事也。然则明制之所以为得者。在乎其具之备。而其所以为失者。亦正以其求备也欤。且夫天下固无

久而不弊之法也。八股之制。行之已三百余年。士子之心思才力。毕竭于其中。不可复有所加矣。今将从乎其同。则陈陈相因。几于无可措手。将从乎其异。则又将蹶弛泛驾。而不可为训。故八股之在今日。其亦穷而必变之势也。然于变八股而易之以策论。或易之以诗赋。则亦仅一偏之见。而未为得其中。尝观唐宋之世。其取士初不限以一科。是以有科目之称。今特设一科以待士。则士有科而无目也。愚谓宜仿其意而行之。略取今之试士者。稍变其法而分为数科。其一曰精通经术科。法在取十三经之义疏。比附其异同。而质以所疑。如古条议之例。其二曰博综典故科。法在取史书所载。或专举一事。或兼举数事。使之论列其得失。是即古者史学之科也。其三曰洞达时务科。此即今对策之法。但必使之昌言无讳。直陈所见。庶有所见其抱负。其四曰富有才华科。试以诗赋。而兼之以表可也。其五曰明习法律科。法在取古人已事。与部案之疑难者。设为甲乙之语。而使之剖决。毋拘声律对偶。若是者各条为五事。而试以一场。务精其选。而不必广其额。其所取之士。量才授职。而勿使遽列于清要。若 国家必欲求特达之彦。则宜间设拔萃一科。随时定制。使凡中已上诸条。无间于已仕未仕者。皆得就试焉。取之以至严。而待之以不次。则尤足以鼓舞真才矣。至于童子之试。则不妨仍以八股从事。初学之士惟以明理为急也。夫诚如是。则下得以专精于实学。而无迂疏寡当之讥。上得以兼收其所长。而无用违其才之虑。一革夫既往之弊。而仍不失乎由旧之思。计无有便于此者矣。

科场日知录

顾炎武

明初三场之制。虽有先后。而无重轻。乃士子之精力。多专于一经。略于考古。主司阅卷。复护初场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场。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今则务于捷得。不过于四书一经之中。拟题一二百道。窃取他人之文记之。入场之日。抄誊一过。便可侥幸中式。而本经之全文。有不读者矣。率天下而为欲速成之童子。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宋嘉佑中。知谏院欧阳修上言。今之举人以二千人为率。请宽其日限。而先试以策而考之。择其文辞鄙恶者。文意颠倒重杂者。不识题者。不知故实。略而不对所问者。误引事迹者。虽能成文。而理识乖诞者。杂犯旧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计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试以论。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试诗赋者。不过千人矣。于千人而选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劳昏。考而精当则尽善矣。纵使考之不精。亦当不至大滥。其节抄剽盗之人。皆以先策论去之矣。比及诗赋。皆是已经策论麤有学问理识不至乖诞之人。纵使诗赋不工。亦可以中选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学。全

不晓事之人。无由而进。今之有天下者。不能复两汉举士之法。不得已而以言取人。则文忠之论亦似可取。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节抄剽盗之人。而七等在所先去。则闇劣之徒无所侥幸。而至者渐少。科场亦自此而清也。

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且以经文言之。初场试所习本经义四道。而本经之中。场屋可出之题。不过数十。富家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计篇酬价。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记诵熟习。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以所记之文抄誊上卷。较之风檐结构。难易殊。四书亦然。发榜之后。此曹便为贵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馆选。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予闻昔年五经之中。惟春秋止记题目。然亦须兼读四传。又闻嘉靖以前学臣命礼记题。有出丧服以试士子之能记否者。百年以来。丧服等篇皆删去不读。今则并檀弓不读矣。书则删去五子之歌。汤誓盘庚西伯戡黎微子金縢顾命康王之诰文侯之命等篇不读。诗则删去淫风变雅不读。易则删去讼否剥遯明夷睽蹇困旅等卦不读。止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读论惟取一篇。披庄不过盈尺。隋书崔颢传因陋就寡。赴速邀时。旧唐书薛谦光传昔人所须十年而成者。以一年毕之。昔人所待一年而习者。以一月毕之。成于剿袭。得于假倩。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故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请更其法。凡四书五经之文。皆问疑义。使之以一经而通之于五经。又一经之中。亦各有疑义。如易之郑王。诗之毛郑。春秋之三传。以及唐宋诸儒不同之说。四书五经。皆依此发问。汉人所谓发策决科者正是如此其对者必如朱子所云通贯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宋史刘恕传举进士诏能讲经义者别奏名应召者才数十人恕以春秋礼记对先列注疏方引先儒异说末乃断以己意凡二十问所对皆然其所出之题。不限盛衰治乱宋文鉴载张庭坚自靖人自献于先王经义一篇使人不得意拟。而其文必出于场中之所作。则士之通经与否。可得而知。其能文与否。亦可得而验矣。又不然则姑用唐宋赋韵之法。犹可以杜节抄剽盗之弊。题可拟而韵不可。必文之工拙犹其所自作。必不至以他人之文抄誊一过而中式者矣。其表题专出唐宋。策题兼问古今。如王梅溪集中所载人自不得不读通鉴矣。夫举业之文。昔人所鄙斥而以为无益于经学者也。今犹不出于本人之手焉。何其愈下也哉。

读书不通五经者。必不能通一经。不当分经试士。且如唐宋之世。尚有以老庄诸书命题。如言日出赋。至相率扣殿槛乞示者。今不过五经。益以三礼三传。亦不过九经而已。此而不习。何名为士。石林燕语。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读五经。余见前辈。虽无科名人。亦多能杂举五经。自幼学时习之。故终老不忘。自改经术。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经授之。他经纵读。亦不

能精。其教之者。亦未必皆通五经。故虽经书正文。亦多遗误。若今人问答之间。称其所习为贵经。自称为敝经。尤可笑也。

科场之法。欲其难不欲其易。使更其法而予之以难。则覬幸之人少。少一覬幸之人。则少一营求患得之人。而士类可渐以清。抑士子之知其难也。而攻苦之日多。多一攻苦之人。则少一居终日言不及义之人。而士习可渐以正矣。墨子言今若有一诸侯于此。为政其国家也。曰凡我国能射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将罪贱之。问于若国之士。孰喜孰惧。我以为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惧。曰。凡我国之忠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忠信之士。我将罪贱之。问于若国之士。孰喜孰惧。我以为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信之士惧。今若责士子以兼通九经。记通鉴历代之史。而曰若此者中。不若此者黜。我以为必好学能文之士喜。而不学无文之士惧也。然则为不可之说以挠吾法者。皆不学无文之人也。人主可以无听也。然今日欲革科举之弊。必先示以读书学问之法。暂停考试数年而后行之。然后可以得人。晋元帝从元坦之议。听孝廉申至七年。乃试。胡三省注缓为之期曰申古之人有行之者矣。

科举

黄宗羲

科举之弊。未有甚于今日矣。余见高曾以来为其学者。五经通鉴。左传国语战国策庄子八大家。此数书者。未有不读。以资举业之用者也。自后则束之高阁。而钻研于蒙存浅达之讲章。又其后则以为汎滥而说约出焉。又以说约为冗。而圭撮于低头四书之上。童而习之。至于解褐出仕。未尝更见他书也。此外但取科举中选之文。讽诵摹仿。移前掇后。雷同下笔已耳。昔有举子以尧舜问主司者。欧阳公答之云。如此疑难故事。不用也罢。今之举子。大约此类也。此等人才。岂能效 国家一障一亭之用。徒使天之生民。受其笞撻。可哀也夫。顾有心世道者。亦明知此辈之无用。皆因循而莫之救何也。如以朱子学校贡举私议行之。未始不可。然极重难返之势。不无惶骇。莫若就今见行事例稍为变通。未尝不可以得真才也。今第一场经义。第二场论表判。第三场策五道。经义当依朱子之法。通贯经文。条陈众说。而断以己意。不必如今日分段破题。对偶敷衍之体。论以观其识见。表之观其绮靡。判当设为甲乙。以观其剖决。策观其通今致用。所陈利害。其要如何。无取谰言僻语。剿袭套话。嗟乎。举子苟能通此。是亦足矣。无奈主文者相习成风。去取只在经义。经义又以首篇为主。二场三场。未尝过目。逮夫经义已取。始吊后场。以充故事。虽累经申敕。如充耳。亦以时日迫速。不得不然也。余尝与万季野私议。即浙江而论。举子万人。分房十余人。每人所阅。不及千卷。日阅二百卷。五日可毕。第一场取一千卷揭榜。其不在千卷内者。不得进第二场。第二场千卷。每人阅一百

卷。一日可毕。当取五百卷揭榜。其不在五百卷内者。不得进第三场。第三场方依定额揭榜。始谓之中式。如此则主文者不得专以经义为主。而二场三场为有用。举子亦不敢以空疏应世。会试亦然。此亦急救之术。行之数科。而后取朱子之议行之。又何患人才之不出乎。

经学家法论

陈廷敬

朱子论贡举治经。谓宜讨论诸经之说。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为主。易则兼取胡瑗石介欧阳修王安石邵雍程颐张载吕大临杨时。书则兼取刘敞王安石苏轼程颐杨时晁说之叶梦得吴棫薛季宣吕祖谦。诗则兼取欧阳修苏轼程颐张载王安石吕大临杨时吕祖谦。周礼则刘敞王安石杨时。仪礼则刘敞二戴。礼记则刘敞程颐张载吕大临。春秋则啖助赵匡陆孙明复刘敞程颐胡安国。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则集解等书。而苏轼王雱吴棫胡寅等说亦可采。令应举人各占两家以上。于家状内。及经义卷子第一行内。一般声说。将来答义。则以本说为主。而旁通他说。以辨其是非。则治经者不敢妄牵己意。而必有据依矣。愚按朱子此议。欲治经者以注疏为主。而兼取诸家之说以求其至是。亦未欲其专取一家之言也。而曰以注疏为主。是更不欲摈注疏而不用明矣。今之学者不然。易则专取本义。诗则集传。书则蔡沈。春秋则胡安国。礼记则陈澧。周礼仪礼废已久。不惟诸家之说。概不列于学官。而举朱子所云。专以为主之注疏。学者有终其身不知为何物者矣。即如所谓大全者。又非甚别于专家之说。而有独见之论也。其与朱子所云。以所治之说。旁及他说。而后以己意辨析。以求其至是者。亦大异矣。且大全之书。明永乐朝急就之书也。七年开馆于秘阁。十三年帝问纂修如何。馆中人闻之惧。仓卒录旧书。略加删饰以进。四书则倪氏辑释。易则董楷辑疏。书则董鼎辑录。诗则刘瑾通释。春秋则汪克宽纂疏。礼记则陈澧集说。故大全者大不全之书也。然学者犹惮其烦苦而不之读。所服习者。本义集传蔡沈胡安国陈澧之所谓五经而已。易诗书礼经。学文者犹加诵习焉。春秋则概删圣人之经不读。读胡氏传。传亦不尽读。择其可为题目者。以其意铺叙为文。不敢稍踰分寸。以求合于有司。又最甚者。择取传中字句文义。以意牵合。妄托圣经。移彼就此。名为合题。岂惟不合经意。揆之传者之意。亦初不自知其何以位置安排颠错之如此也。慢弃圣言。割裂传注。又如朱子所谓名为治经。而实为经学之贼。号为作文。而实为文字之妖者也。经学之弊。原于时文。昔者经义之兴。本以论断为体。不执一说。引据经传。非如后之描画声口。簧鼓吻唇。乳儿小生。侮圣言而代为之词。势不得不单守一家之诂训。以便行文。而其腐朽恶烂。不逾时历岁。改头换面。以趋新巧。使学者穷年积月。从事于无用之空言。考其实枵然无所得也。又何有于经学哉。然则何以正之。曰必

如朱子之言而后可。朱子论经义。欲令明着问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约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说。而论其意。又次旁列他说。而以己意反复辨晰。以求至当之归。但令直论圣贤本意。与其施用之实。不必如今日分段破题。对偶敷衍之体。每道限五六百字以上。则虽多增所治之经。而答义不至枉费词说。日力亦有余矣。今之时义。又与南宋之时异。朱子所谓不问题之大小长短。而必欲分为两段。仍作两句。对偶破题。又须借用他语。以暗贴题中之字。必极于工巧而后已。其后多者二三千言。别无他意。不过止是反复敷衍破题两句之说而已。今之八比。虽与此异。而其为弊则一也。故欲正经学之失。须革时文之体。时文之体革。然后学者可以旁通诸家之说。以求得乎圣人精意所存。而士不苦于无用之空言。国家收实学之效也

经书取士议

朱彝尊

五经垂世。昔贤方之于海。比之日月。久而长新。挹而不竭。合羲农轩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数圣人而成。非一人一家之言也。朱子注论语。从礼记中摘出中庸大学为之章句。配以孟子。题曰四书。谆谆诲人以读书之法。先从四子始。由是熙而后。诸家解释四书。渐多于说经者矣。元皇庆二年。定为考试程序。凡汉人南人。第一场试经疑二问。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句。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若蒙古色目人。第一场试经问五条。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亦用朱氏章句。则舍五经而专治四书矣。明代因之。学使者校士。以及府州县试。专以四书发题。惟乡会试有经义四道。然亦先四书而后经。沿习既久。士子于经义。仅涉略而已。至于习礼者。恒删去经文之大半。习春秋者。置左氏传不观。问以事之本末。茫然不知。经学于是乎日微。此学者之所深惧也。梃昧之见。斟今酌古。谓试士之法。宜仿洪武四年会试之例。发题先五经而后四书。学使府州县卫。宜经书并试。亦先经后书。书所同而经所独专。精其所独而同焉者不肯后于人。则经义书义庶几并治矣。若夫元人之试经义。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注疏。迨明洪武中损益之。春秋得兼用张洽集注。礼记则用陈澧集说。要仍不废古注疏。而永乐诸臣纂修大全。类攘窃一家之书以为书。废注疏不采。先与取士程序不协。何得谓之大全乎。所当核诸书所本。各还著书之人。别事纂修可也。

三礼试士论

郭起元

诸经皆汇于一。而礼则分为三者。周礼为体。仪礼为履。礼记为经。曲台礼为传。昔人既详言之矣。周礼坏于刘歆之窜入。新莽假之以篡汉。王安石用之以

病宋。后世学者。几于惩噎而废食焉。仪礼燬于秦火之余。汉兴叔孙通求之。仅有绵蕞。逮高堂生以十七篇上。不甚施用。后得郑玄马融王肃等之注释。始传于世。曲台记始于后苍。刘向校定二百五十篇。戴德删为八十五篇。戴圣又删为四十六篇。马融益以明堂会月令乐记三篇。共四十九篇。独列于学官。以之取士。夫周礼精深详密。垂百代之经制。非周公不能作。其中有说之不经。义之不协者。不妨斟酌损益而行之也。仪礼勉斋黄氏集录外。元吴澄辑逸经十八篇。可核而参之也。戴记中。学庸升为四子书。经文不尽如二书之精粹。月令采之吕不韦。而不用夏小正。其去取为疏。学者不能无憾焉。今之论者。欲三礼并列学官。俾博士弟子习读就试。其意善矣。而立制必本于人情。人情所不乐从。虽勉强而难久。彼习易书诗春秋者。业在一经。其功专而易达。习礼者业在三经。其事兼而难通。成人小子。将视礼为繁重。苦难之。势必改而之他。则习者愈少。而礼终湮矣。然则三礼兼行之说。将徒托之空言。而终不可施用耶。予谓道在先之以劝导。凡科场取士。兼立三礼。俾举子自注习某礼。统于礼记项下。减他经之解额。以益礼经。又于岁科考经解外。更设问周礼仪礼疏解。有能通释者。擢高等奖励之。则士子之讲习勤矣。夫坐言起行无二道。博士所业。即为 朝廷所施。史汉有礼志。章和时诏曹褒条正礼仪。得一百五十篇。唐初为贞观礼。中叶为开元礼。宋初为开宝通礼。明代有大明会典。制度详明。皆本朝所当法者也。诵说讲求。而实意行乎其间。养心淑身。修己治人。格上下而感鬼神。一以贯之矣。是在乎有志复古者。

正学论四

程晋芳

古之君子。置身于仁义道德之途。其强固清明。固足以为人上矣。而出其余艺如射御之类。又足以备国家之用而捍患御侮焉。此所谓有用之学也。天之生人。同以五行之秀畀之。而气质之偏。多愚少智。愚者好争乐。弱肉而强食。智者与物无竞。日处于逊让弗遑。及一旦有事。而智者之才力又足以胜好争乐者之凶顽。则蚩蚩之氓安得不拱手服也。古者出必以车。战亦以车。兵之及远者。无过于射。故六艺射御居其二。自乡党学校以达庙庭。兴贤校士饮燕朝聘祭祀之事。无不用射。岂惟不贯革是尚。与应节之美哉。将以致之于实用也。春秋之时。士大夫承先王文教之余。其服诗书者是人。其习武勇者亦是人。故列国纷争。犹足以保其疆土。迨汉以降。文武之事渐分。至宋而学人益趋于弱。然校射之事。或间代举行。朱子犹私习射于射圃。明初试文士。尚考之以射。四百年来。文人褻衣矩步。悍强武力。悉付之武科与召募之徒。于是诗书之业。第为歌太平之具。承洙泗之流者。有游夏之雍容。而无冉有季路之操执戈矛者矣。夫古之兵事。射御为先。其后无车而上骑。又有锐诸战法。使真儒出而

筹之。则当如古法所以教射御者教之。必不使其束手旁观。自谢不敏也。且铙击刺之事。或有未遑。而弓马之事。岂士大夫所宜倭谢乎。我国家承平百四十年。所以教习八旗者。文武并用。古法也。北方之学者。以及边省文儒。犹或有兼习弓马者。东南文士则专以词章吟为事。一遇盗贼卒起。则色变手颤口噤不能动。而犹俯视一切。诩诩自得。以为吾学先儒之道者也。噫。先儒之道。固若是其蕙乎。或曰。张子房貌若妇人。佐汉灭楚。孔明纶巾羽扇。坐车中指挥。亦扶蜀数十年。士何必以技勇称。曰。子房孔明。将将之才也。苟无其才。则游之于艺。近卫一身。远备国家之用。不亦可乎。然则骑射之事。亦笃古学道之徒。所必不可废者也。

送张少渊赴省试序

张海珊

盖今天下学术盛衰之故。可见矣。自明太祖定制。以四书五经义取士。士皆规焉诵习其中。至白首而不能已。以故成宏正嘉之间。士习醇谨端。其高者能自通于性命之故。即其材质庸下者。亦无不依仿圣贤成格。以不失为寡过。然其于列代典章制度。或不暇以详考。而经籍异同得失之故。与夫汉唐经师之遗言坠绪。亦因之而沦失者多矣。故国初诸儒往往以为病。而思有以捄正其失。则当如程子之读史不遗一字。朱子之博综籍。抑或如永嘉之经制龙门之事功。亦无不有益于经训而可施于世。顾乃抹杀一切理学绪言。专求前人散佚之编。支离驳杂之说。用相夸尚。凡古先王之所以明术崇教修己治人之道。皆以为空疏苟且而置之略不复言。然而国家取士之成式。则固无改乎其旧。于是四书六籍。乃始第为梯荣媒利之资。而非大雅君子之所事。而举业之途。不可问矣。故尝私论之。取士之式。损益百王之制。至今日尽矣。无以加矣。顾其事益卑。而其途益若浅狭固陋者何哉。则人以苟且之心与之故也。其卑者固第以为梯荣媒利之资。即一二俊杰自命之士。亦以为吾自有诗古文传世。而不复措意其间。然则国家所以取士之故。固安在也。迩年以来。一二大省学政使。未尝不深惩其故。而为之戒厉申饬。然其所以为说。则不过体格之间。而凡文章之原。与夫国家所以取士之故。则俱暧昧而莫明其说。此所以愈变而愈不能复也。吾友张子少渊。客授余里。好学能思。甚不欲为举业之学。然其于举业之文。则实能清真拔俗。而不敢苟且以为之者。其庶乎知文章之原。与国家所以取士之故者欤。秋八月。将赴省试。于是本百余年学术所以盛衰之故。以释君不欲为举业之意。而亦用以自厉焉。

制科取士之法考湖广通志

刘子壮

古之有天下者。必求圣贤以共之。以为非此不能安亿万之众也。且以为非此不

能居亿兆之上。而使之相安。故有以天子而下访匹夫之事。其后道微。上以功名为悬。而下有富贵之志。上下交相疑。而以术为御。于是法日密。而治亦日不古矣。尧之举舜也。内有四凶。外有洪水。而其所详者。乃在家人父子之间。又将以是试之。谓夫其道不出乎此也。伊尹乐尧舜之道。而汤与之伐夏。武王以吕尚为军师。而所陈者敬义。当其时。或币聘之。车载之。学焉而以为师。数千岁后。惟昭烈于武侯有之。此时未有制科。而其所取之士如此。其士固异。其取之也亦不同。其所以相与有成也。亦自非后之所能及。至士出于取。取立以法。则宾师之位虚。而道德之意微矣。周最近古。有三年宾兴之典。此后世制科之原也。然考其制。由乡学者。乡大夫掌之。而用之大司徒。由国学者。大乐正掌之。而用之大司马。然皆书其德行道艺。而无所谓文字之观。礼曰。以宾礼礼之。犹有尊贤敬士之意。而无一切束缚猜禁。与夫徒隶役使之事。及周之衰。诸侯不贡士。士不养于学。乃各以其所学。显于列国。进而为游谈。退而为着术。而上以文取士。士以文自见之原。自此始矣。至汉文帝访贾谊。武帝策董仲舒。遂为天子临轩策士之始。其所言者皆天下大务。一代治乱之故。惜其君徒能知其言之善。而不能登之师傅。以竟其学。使二君者。能如汤武之于伊吕。其所表见必有进于古。岂特如是而已哉。隋唐沿之。武后有洛阳殿之亲问。而其后直言如刘蕡者。乃不得第。其时士人不知有三代之学。而人君又多不自亲问。其言既不得通于上。而上亦无为天下得人之意。故其文不显。而士亦无所见。宋明以来。视为故事。规规乎声偶之文。字画之整。固宜其无明道知治之士也。此制科之在天子者也。汉用仲舒言。令列侯郡守。择吏民贤者。岁贡各二人。而茂才孝廉于是始。其后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教射策。又为限年之法。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魏立九品中正之法。择本州岛人为中正。吏部凭之授官。斯二者。犹兼经术德行。未专以文取士也。至晋举秀异。宋用策试。隋置进士。始专以文取士。而士皆投牒自进矣。唐制有三。自天子有制第。而其在学馆曰生徒。在州县曰乡贡。皆升有司而进退之。其科有十二。而行之久者。进士明经二者而已。然其法以声韵帖诵为工。当时所尚者诗赋。而后世论善诗者。反不在其中。宋承明经进士之旧。而进士为盛。又分经义诗赋为二焉。论者曰。能择师儒如胡瑗。以教国学。慎司如欧阳修。以主文柄。则士得其养。而文可以正。此皆争之于其末也。有明专用经义而兼取论策。其意兼以明道求治。而士皆习录纂组。中无实得。苟取科第。其它又往往由于诡道。则士愈贱。而法亦欲变而无所之矣。此制科之在主司者也。合而考之。师焉。宾焉。臣焉。此三代以上之法也。经术焉。诗赋焉。文义焉。此汉唐以下之法也。亲策而不能用其人。不亲策而不能知其人。或得其人而知之不能深。用之不能尽焉。此天子制科之异也。不待上之举之。而以名字自进

。不必其人之可取。而以文辞为断。又不必其文词。而以诡道得使人谓制科可废焉。此主司制科之异也。夫古之时得一士而可以治天下。今之时取数百士而天子尚不知其人。何则。古之人以为吾之治天下惟审乎此。而今之人以为吾之有天下不恃乎此也。故略之。古之时必先知而后官之。今之时皆先官其人而后察之。是以上无真确之见。亦无破格之举。而下亦循资守分。无敢自言其有志于天下之大。吾尝见国家乏人。至治不着。而蓄道怀志之士。需时待命。而无以显于当世也。不揆疏昧。辄条其考如右。伏惟裁之。

唐摭言后序

程晋芳

余承乏为四库全书纂修。校唐摭言十五卷既毕。序以系之曰。曩余读柳子厚送崔子符罢举序。谓进士科必不可废。尚之以孝弟。孝弟犹是人也。尚之以经术。经术犹是人也。喟然叹曰。子厚不学至是乎。千古以降。墨守成规。俾人才不古若。皆子厚之说误之也。及读摭言。而益信余言之不谬。有唐三百年中。风气浇漓。不逮汉晋远甚。其未得科第。则干渎而不耻。既得之。则矜诩而不休。至于谤詈主司。讥斥同辈。相习为故然。幸而制科频举。不专用此途。故能尽人之才。不然。唐之为唐。未可知也。夫有国家者不恃吾制度之精详。而恃吾所以设制度之意。如使进之以孝弟。而吾实有上孝兴弟之心。进之以经术。而吾实有笃古穷经之志。士何由而不应。而患其作伪以相欺耶。且同是人也。以诗赋名之。而为进士。以德行名之。而亦为进士。吾宁取德行名焉。乡举里选之法行。而犹有上书干进。投文邀誉者乎。由宋及明。考核之法益密。而制科益希。又莫唐若矣。正人心。求治法。司马温公二程子紫阳朱子之说具在。酌其中而行之。使与科第相济相维。而不求速效。将士风丕变。浮靡之习益蠲。

议时文取士疏乾隆三年礼部议覆

查兵部侍郎舒赫德奏称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古人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当为之职事也。今之时文。徒空言而不适于用。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一。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肤词诡说。蔓衍支离。以为苟可以取科第而止。其不足以得人者二。士子各占一经。每经拟题。多者百余。少者不过数十。古人毕生治之而不足。今则数月为之而有余。其不足以得人者三。表判可以预拟而得。答策随题敷衍。无所发明。其不足以得人者四。且人才之盛衰。由于心术之邪正。今之侥幸求售者。弊端百出。探本清源。应将考试条款。改移而更张之。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等语。谨按取进之法。三代以上出于学。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后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科举之法。每代不同。而自明至今。则皆出于时艺

。三代尚矣。汉法近古。而终不能复古。至汉以后。累代变法不一而足。其既也莫不有弊。九品中正之弊。毁誉出于一人之口。至于贤愚不辨。阀阅相高。刘毅所云。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者是也。科举之弊。诗赋则祇尚浮华。而全无实用。明经则徒事记诵。而文义不通。唐赵匡所谓习非所用。用非所习。当官少称职吏者是也。时艺之弊。则今该侍郎所陈奏是也。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乎因时而补救之。苏轼有言。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道在于责实。能责实。则虽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奋兴。若惟务徇名。则虽高言复古。法立弊生。于造士终无所益。今谓时文经义。以及表判策论。皆为空言剿袭而无用者。此正不责实之过耳。夫凡宣之于口。笔之于书。皆空言也。何独今之时艺为然。且夫时艺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变者。非不欲变。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且就此而责其实。则亦未尝不实于用。而未可概訾毁也。何也。时艺所论。皆孔孟之绪余。精微之奥旨。未有不深明书理。而得称为佳文者。今徒见世之腐烂抄袭。以为无用。不知明之大家。如王鏊唐顺之瞿景薛应旗等。以及一国初诸名人。皆寢食梦寐于经书之中。冥搜幽讨。殫智毕精。始于圣贤之义理。心领神会。融液贯通。参之经史子集。以发其光华。范之规矩准绳。以密其法律。而后可称为文。虽曰小技。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乎其中。至于奸邪之人。迂懦之士。本于性成。虽不工文。亦不能免。未可以为时艺咎。若今之抄腐袭烂。乃是积久生弊。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转咎作法之凉。不已过乎。即经义表判策论等。苟求其实。亦岂易副。经文虽与四书并重。而积习相沿。慢忽既久。士子不肯专心学习。诚有如该侍郎所云。数月为之而有余者。今若着为令甲。非工不录。则服习讲求。为益匪浅。表判策论。皆加覆核。则必淹洽乎词章。而后可以为表。通晓乎律令。而后可以为判。必有论古之识。断制之才。而后可以为论。必通达古今。明习时务。而后可以为策。凡此诸科。内可以见其本源之学。外可以验其经济之才。何一不切于士人之实用。何一不可见之于施为乎。必变今之法。行古之制。则将治宫室。养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讼狱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将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终身不齿。其毋乃徒为纷扰而不可行。又况人心不古。上以实求。下以名应。兴孝则必有割股庐墓以邀名者矣。兴廉则必有恶衣菲食敝车羸马以饰节者矣。相率为伪。其弊滋繁。甚至借此虚名以干进取。及乎官之后。尽反所为。至庸人之不若。此尤近日所举孝廉方正中所可指数。又何益乎。若乃无大更改。而仍不过求之语言文字之间。则论策今所见行。表者赋颂之流。是诗赋亦未尝尽废。至于口问经义。背诵疏文。如古所谓帖括者。则又仅可以资诵习。而于文义多致面墙。其余若三传科史科名法书学算学崇文宏文生等。或驳杂纷歧。或偏长曲技。尤不足以崇圣学

而励真才矣。则莫若惩循名之失。求责实之效。由今之道。振作补救之为得也。我 圣主洞见取士源流。所降 谕旨。纤悉坐照。司文衡职课士者。果能实心仰体。力除积习。杜绝侥幸。将见数年之后。士皆束身诗礼之中。潜心体用之学。文风日盛。真才日出矣。然此亦特就文学而已。至于人之贤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决定者。故立法取士。不过如是。而治乱兴衰。初不由此。无事更张定制为也。所奏应毋庸议。

请分试以广真才疏康熙十七年

给事中姚祖瑛

臣备员省垣。出入 掖廷。仰见我 皇上励精图治。宵旰靡遑。复于 万几之暇。留心经史。笃志勤学。真足度越百王。垂法万世矣。乃尤 圣不自圣。下诏求贤。令内外诸臣。各举品行端方。文词卓越者。以备 顾问著作之选。甚盛典也。诸臣仰体 皇上崇文德意。各举所知。共一百八十六员名。凡草野潜修之士。以服官通籍之彦。辐辏 辇下。踊跃欢忻。莫不愿献刍蕘。期以摛藻陈词。鼓吹太平。诚臣子不世之遭逢也。惟是考课之法。 圣意渊深。非凡愚所能测。但臣之愚忠。鳃鳃过计者。以天生人才。原供一代之用。而人之负才不一。有所长即不能无所短。优于此又或者绌于彼。故汉诏有贤良方正。孝弟力田等科。又诏举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域者。如公孙宏为相。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一曰致贤馆。其有德任昆赞佐理阴阳者居之。次曰翹材馆。其有才堪九列将军中二千石者居之。又次曰接士馆。其有一行之士一艺之长者居之。俱未尝拘一格以绳天下士也。今我 皇上所重者。学问渊通。必晓畅治乱天人之理。以有适于用者为上。其词藻瑰丽。声韵铿锵。一切风云月露之章。乃其绪余。轻重不愈晓然耶。即如孔孟诸贤。亦分四类。信兼才之难矣。伏乞 皇上睿裁。并 阁部大臣。酌定考课之条。其有淹贯经史。羽翼传注。优于理学者为一选。其有留心时务。考究政治。长于经济者为一选。其有才华典瞻。文词高古。工于诗赋者为一选。临期命题。出自 上裁。各抒所长。不必求全。勿以幽僻典故为博。勿以雕虫末技为能。总期遴选实学。以副求贤至意。非仅空言浮词。侈为文人墨士之点经已也。抑臣更有进者。历代荐辟。原无定额。少者或数十人。如宋熙宁三年。诸路荐送者。二十二人。至则试舍人院。赐官有差。多者至数百人。如明初洪武十三年。诏赴京者八百六十余人。各授以官。今一百八十六人之中。到京者一百四十有余。未到者亦甚少矣。其中或有真病实情。安于隐逸者。尧舜之世。自有巢许。亦可听其肥遯。不必过为强之也。其已到者。内有葛衣凉冠。不耐严寒。若必俟齐集。既无定限。徒烦咨催。经年累月。恐终难齐。而且虚糜饷廩。甚无谓也。合无立沛 恩纶。定期考校。不越理学经济文章。以覘其夙抱。则得人之

盛。传之史册。流馨百代矣。

请博举孝弟疏

胡煦

伏见我 皇上洪启文运。广宣教化。其于各府州县教士养士之法。业已屡申明谕。又于首善之地。躬诣太学。亲御讲筵。宣明经旨。且颁诸诏诰。令天下抚臣。公举孝廉方正。给以六品服色。以示奖励。其余劝学兴贤之道。亦已极尽而无加矣。今观抚臣所举。各省之中。三五人不等。要皆读书知礼义之士。亦足以风示流品。振其愚顽。第念一省之中。地千里不止。尝有此邑之士。已蒙荐擢。而彼邑之士。犹瞢然无闻者矣。文墨之士。已叨宠锡。而愚贱之民。犹惘然莫觉者矣。何也。以非其势之必将遍及。非其分之徐可缓收者也。今一邑之地。少者七八千户。多者则万户不止矣。学校教养之士。不及百分之二三。此外如农圃工商。樵渔负贩之俦。目未文字之书。耳不闻圣贤之训。虽至愚极贱之士。岂遂无天性诚者乎。夫圣王之教化。原不择人而授。而颛蒙之至性。亦不因地而拘。况爱亲敬长。谁则无情。而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彼生贡举监之外。有能竭力奉养。菽水承欢。无忤于二亲者乎。称为孝子。宜也。有能公于财。和于室。兄弟有序。三五代不析居者乎。称为悌弟。宜也。臣请每一州县。于每岁中各举孝子一人。悌弟一人。令合乡具词公举。由县申府。由府申司院。俟其通省汇题。悉达 圣聪。然后下督抚。各给匾额。并免本身一家之徭役。以荣其人。使得见官长。悉如生员之体貌。此固不待建坊之。而其人光宠实甚。臣知此例一倡。必有心知其荣。守礼奉法。观感而继起者矣。夫愚贱有何知识。不信耳而信目。不唯其传言之可听。而惟其前事之可师。当亦情势之必然者也。昔舜举皋陶。汤举伊尹。而不仁者远。为圣人造就曲成之心。亲切着明。实足以见谅于愚贱已耳。此外如畸行之义士。或笃尚友谊。或敦崇慈惠。或特着廉行。又或仆婢之贱。行义可称。皆系创见之事。亦令州县随时申请。不必在岁举之例。如是久久。臣知化行风美。人人皆知自爱。必能仰副我 皇上广教化厚风俗之盛心矣。

请定教职调补之法雍正六年

山西学政励宗万

臣督学山右。于陛辞之日。恭领 皇上谆谆训诫。剴切丁宁。以士习民风为首务。伏思学校为教化之本原。而士习为民风之表率。欲端士习。非徒课其文艺。必须严别优劣。以示劝惩。但学臣一年之中。历通省各郡生员之贤否。势不能一时备悉。而教官则一学两员。访察甚易。故教官职分虽卑。关系实重。臣细查通省。教官册籍。壮年固不乏人。但皆年届六旬以外者居多。此辈非素餐旷职。即但知需索束修。争取贽礼。安望其访察优劣。有裨士风乎。查州县

官员。有调繁调简之例。今各学教缺。虽非地方繁简可比。然学分有大小之不同。风俗有厚薄之各异。其年壮才长者。任居小学。及士风厚之处。而年衰才拙者。反任大学。及士习浇薄之处。人地似不相宜。臣愚请将晋省全属教职。陆续调取省城。会同抚臣。公同看。详细分别。至教官原有令学臣考试之例。验看之后。复行考其文艺。除文理荒疏。年衰力。不堪供职者。会同抚臣详议题请休致外。其年壮才优。学问淹通者。调以大学要缺。其年力尚壮。文理平通者。调以中缺。其年虽已迈。尚能办事。文亦平通者。调以小学之缺。如此虽不能人尽贤良。官无旷职。而量才授职。稍收入地相宜之实效矣。抑或皇上特颁谕旨。令该部将教职调补之法详议。着为定例。调补要缺之后。其果能实心办事。有裨士风者。酌定年分。予以优。其有调任之后。不思报称。有亏职守者。令学臣列疏题参。照 特用人员之例。加倍治罪。

新疆设学疏乾隆三十四年

伊犁将军温福

窃照乌鲁木齐一带地方。仰赖 圣主德威远播。西域荡平。自乾隆二十三年。驻兵屯田。二十六年。招来内地户民。前来屯垦。二十九年。迁移安西眷兵永远驻防。迄今已有种地民人四千二百余户。携眷兵丁三千六百余户。生齿日渐繁盛。而兵丁子弟内。资性聪慧。堪以造就者甚多。臣等于乾隆三十二年。奏请在乌鲁木齐特纳格尔昌吉等三城。各设义学一所。选择师长教读。兼令学习骑射技艺在案。自设义学以来。兵民俱各踊跃。令子弟入学读书。而延选教读之人。亦各尽心训迪。近日颇有成效。现在读书文童。能文者固多。而兼习骑射之武童。人材弓马可观者。亦复不乏。查从前安西裁改厅卫。设立官学案内。经军机大臣。议准敦煌等三县。各设训导一员。各建文庙一所。每县岁科两试。准其进取文生四名。岁试各进取武生四名在案。今查乌鲁木齐即迪化城。设有同知一员。所属之特纳格尔即阜康城。设有县丞一员。昌吉即宁边城。设有通判一员。所属之呼图壁。即景化城。设有巡检一员。亦隶安西道所辖。从前议设同知通判之初。其设学取进文武诸生。并应建文庙等事。原应与安西府敦煌等县。一律办理。因其时未安民户。而眷兵亦未迁徙来屯。是以未经议及。现今兵民增至七八千户。当此人文渐盛之际。似应照安西敦煌等县。画一办理。请于迪化宁边二厅。每厅照敦煌等县之例。岁科两试。各取进文生四名。岁试取进武生四名。暂令两厅管束。俟取进诸生。每厅约有百名之后。另行请 旨设立训导。至于廩增各额。敦煌等学。系由卫学改设。是以各设二缺。以次帮补。今两厅系初设之学。应俟生员考满二十名。然后照西安之例。帮补出贡。再查敦煌等县相距肃州甚近。是以各童赴肃州考棚。听候学臣考试。今乌鲁木齐。距肃州往返六千余里。途路窳远。请童赴试。资斧维艰。应请将

迪化宁边二厅诸童。酌仿台湾之例。由厅道录送臣等衙门考试。秉公取进。将取进童生名次。及前列生员试卷。咨送陕甘学臣。汇入岁科册卷达部。设遇不能足额。即遵照定例。宁缺毋滥。如蒙 圣恩俞允。每厅各建文庙一所。于本年秋成后。乘兵丁闲暇之时。臣等选择地基。酌派兵丁。照依修建先农坛之例。量给口粮。兴工修建。每岁祭祀银两。亦照敦煌等县之例。一体开销。在于本处备用银内动支。如此则新疆兵民子弟。皆知上进有阶。攻读者益加奋志。骑射者更求娴熟。于地方似不无裨益也。

读墨小序

任源祥

少时操觚为制举艺。读书官寺。未及与天下士相见。而窃闻家君之言曰。文莫先于程墨。昔在盛时。坊刻少。房且不多见。何况社。社盛行。自崇祯初年始。房盛行。自万历末年始。昔人非无房社。而不行者。非文不善。为程墨所掩也。天下之精华在科目。科目之精华在程墨。进士第一人。必确然天下之一人也。故一人出而天下师之。进士无幸而得。无不幸而失者。故进士出而天下亦师之。当是时。天下之风气一而不杂。一者何。程墨而已。迨乎其变。第一人未足以服天下。而房盛矣。进士未足尽服天下。而社盛矣。至举天下。惟社之是读。而当时之持文衡者可知矣。识者曰。坊刻非古也。汉室之衰。上失其政。故清议激而在下。非国之福也。子不云乎。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夫程者。成也。墨者。法也。成法不立。主司过。成法立而学者莫从。学者亦过也。卯辰程墨。余小子汇而读之。立耶否耶。盛世之文一而不杂。衰世之文杂而不一。此余所以于一时文之或重在上。或重在下。而不胜慨然世道升降之感也。

湖南试卷序

钱泮

使者按试数郡。例检试文佳者数首刻之。不灭作者之善也。于是应试生童。亦争先以为快。将以觇使者之所好。而为揣摩之术也。使者闻而耻之曰。此即义利之关。不可不亟辨者矣。 朝廷之取人才也由此。人才之所由进于 朝廷者亦由此。学圣贤之道。而代圣贤之言。不求其何以有当于圣贤。而仅仅欲徇使者之好。充此念后。将何所不至哉。夫圣贤之道远矣。今谓为文者所言。即皆圣贤之言。不特闻者不信。即言者亦不敢自信。然而人之不能及圣贤者。其自尽之功也。圣贤之不能大远于人者。此同受之理也。圣贤道足于身而为言。学者即因圣贤之言以见道。见既真则其为言亦不远矣。天下同此人。同此道也。猝然而遇诸涂焉。若为燕。若为越。邈不相侔矣。然此之言是。彼也色然喜。彼之言非。此也艴然怒。文之为物犹是也。或曰。若是则天下宜无不遇之文人矣。庄生曰。大声不入里耳。闻折扬黄荅则嗑然而笑。恶可强而同哉。曰受于

天者理无不同也。尽于人者功则不可强也。作之者有差等。知之者亦有差等。然既已入于圣贤之道。而不求乎上者。取法之徒贬损以希目前之一遇。闻好高髻则且一尺。闻好广眉则方半额。其不取憎于人也。又有几耶。

北卷日知录

顾炎武

今制科场分南卷北卷中卷。实录洪熙元年行在礼部奏定科举取士之额南士取十之六北士取十之四后又令南北各退五卷为中卷景泰二年会试礼部奏准取士不分南北户科给事中李侃等谓北人拙于文辞向日定为南北之分不可改此调停之术。而非造就之方。夫北人自宋时即云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举人。拙于文辞声律。王氏挥麈录曰国初每岁发榜取士极少安德裕作魁日九人而已天下未混一也至太宗朝浸多所得率江南之秀其后又别立分数考较五路举人以北人拙于辞令故优取况又更金元之乱。文学一事。不及南人久矣。今南人教小学。先令属对。犹是唐宋以来。相传旧法。北人全不为此。故求其习比偶。调平仄者。千室之邑。几无一二人。而八股之外。一无所通者。比比也。愚幼时四书本经。俱读全注。后见庸师胤生。欲速其成。多为删抹。而北方则有全不读者。王槐野与郑少潭提学书言关中士不读朱注不看大全性理通鉴诸书当嘉靖之时已如此欲令如前代之人。参伍诸家之注疏。而通其得失。固数百年不得一人。且不知十三经注疏为何物也。间有一二五经刻本。亦多脱文误字。而人亦不能辨。此古书善本。绝不至于北方。而蔡虚斋林次崖诸经学训诂之儒。皆出于南方也。故今日北方有二患。一曰地荒。二曰人荒。非大有为之君作而新之。不免于无田甫田。维莠骄骄之叹也。

书张佩璫事

张士元

余所居西南数里。明末有张佩璫先生。名嘉玲。师桐乡张杨园先生之学。居家造次不违礼。一日赴乡试。见士入闱者。必先露索。二人夹持之。惊曰。国家取士。上为公辅。下为百司。不加征聘而自往就试。已卑矣。乃防其怀挟书策。如防盗贼耶。吾不能受此辱。遂去。终身不应试。夫三代选士造士之法。沿及汉时。犹有乡里推举者。已乃加之考试。亦至公之道。不可易之制也。从而搜索之。则为法始密。其令自唐已行之。时礼部侍郎李揆以主司索书。堤防太峻。因谓艺不至者。虽居文史之圃。亦不能工为辞。乃于试日陈五经诸史于。听贡士寻检。此矫枉过正者也。然搜索虽密。而怀挟之弊。仍不能绝。则惟有教之以自重而已。观佩璫之事。有可风者。故书之。

考试点名除弊法

徐文弼

昔岁予在陈复斋湖南学使幕中。因考试图名。虞多拥挤。如衡州府属之衡阳。未分两县时。应考童生。多至四千余。临期齐集听点。势难依次而入。诸童唯恐失于应点。越次争先。反致阻塞。尝于四鼓开点。已刻方毕。虽多方谆谕。究难转移。再四筹划。惟有廩保领进之一法。以历之试数棚行之甚便。陈公因命拟奏稿。将于科试事竣。奏请通行。旋以丁忧未果。其法以童生县试之日。例由廩生画结保送。一生所保数名。及数十名不等。今即令于县试事毕。案送府试之时。不必依取录名次造册。但将廩保逐名开列。每名后。载所保童生名姓。府考毕。取录案名册送院试之时如前。院试时即按册上廩保名次。先期牌示第一名廩保某。逐名挨列。俾各廩生知孰先孰后。临时先点进第一名廩保。则所保童生随之。鱼贯而入。点毕。即令退出。随点进次名廩保。其所保童生。仍前随入。或有越次拥挤者。责及廩生。如此则诸童依廩保为后先。廩保视名次为迟速。诸童无虞失点。自不越次求先。且于未入应点之时。廩保之所在而诸童随之。既可加之约束。亦复便于稽查。廩保之设。原以杜顶冒鎗手之弊。向来所保各童。照试案名次。编牌听点。一廩生所保。前后散列。于点名之时。廩生齐进。侍立两。自开点以至点毕。必逐牌记忆所保之名。应接不暇。势难细辨。故间有顶替鎗手。乘机混入。及至发觉。归责廩生。每以不及细认为辞。此法行则此辈无乘间混入之虞。而廩保杜藉端委卸之弊。诸童免奔趋追逐之苦。而老生省立守候之劳。诚一举而四便也。谨识。

征滇士入书院敕云南通志

鄂尔泰

国家最重者惟人才。人臣最急者亦惟人才。使者奉 命总制三省。凡三省文武吏贤者能者。必以闻于 朝。进其秩。厚其糈。寄以指臂。托以心膂。人才綦重矣。举子上公交车者。使者必助其资斧。饬其有司。以速其驾。士子入棘闱者。使者必省其号舍。给其卷资。丰其供具。优其礼貌。以鼓其气。而一时登贤书者。皆知名士。赴礼部者。中式十人。选大令。就博士者。又数十人。皆前此滇省所未有。而使者不惜费。不惮劳。孳孳矻矻不已者。凡以为人才计也。书院者。储才之区也。使者初来滇。滇旧有书院。使者分为三舍。课其优绌。以高下其廩饩。然使者窃忧之。虑其应上者之鲜实心。而操之无具。故奇才异能之士。未尝数数也。或有为之解者曰。滇僻处遐方。周秦汉魏六朝唐宋之书多未见。十三经。廿一史。有至老不识其名目者。于此而欲求奇才异能之士。是犹语言盲者以日月。而询聋者以鼓钟也。势必不能。使者闻而叹曰。是谁之过。使者之过也。学者力不能致经史。及前古历代之书。而为之上者。又不思代为致之。是更历数千百年后。欲求一奇才异能之士。而终不可得也。使者先已置廿一史诸书于院中。学者尚未及读。至是复取架上十三经。及周秦以来

之书若干部。各用图书印记。注之简册。贮之书院。掌之学官。传之永久。又将招致四方之善读书而能好古者。以充学舍。厚其廩饩。而以时亲课读之。安知不有奇才异能者之出其中也。夫滇之山川秀丽。如太华昆池碧鸡点苍之属甲天下。比年以来。卿云见于天。醴泉出于地。神龙天马行于海上。嘉禾异卉遍于南中。而老挝来朝。莽緬慕化。车里江外。符倒归汉之谣。八仙海边。应乌蒙必了之讖。凡诸嘉祥。无遐迩灵蠢。莫不效异争奇。若欲表见于 圣世。而不甘后时。况秀而灵者惟人。人之秀而灵者惟士。而独可使滇让美于天下哉。因取全闱落卷遍观之。适羽书旁午。刻无宁晷。暂以中辍。及三边胥靖。每乘夜分余闲。挑灯批览。辄漏下四五。共得五十二卷。如玉之在石。未名一器。而砉以错之。小大皆可。各得其用。既定。乃拆号书名。下郡县。各送至省。集于书院。使者之心。其视滇子弟犹吾子弟也。有能读吾书者。吾即以贤子弟待之。衣食必周。寒暑必恤。家室之薪水。书斋之膏火必继。倘汝曹果以贤子弟自为。方且望其专心致志。穷经究史。使得为奇才异能之士。为 圣天子储才得人计。而肯听其纷驰外务。以汨没其心思乎。古之学舍。往往数千人。至不能容。今就风檐试艺。残笥剩箧中。得五十二人。岂遂足空其。使者已面语学使者吴公。既有孙阳之能。自能得骏。以会于金马碧鸡之地。其郡县及广文。知有学问优通者。或天资高妙。能记诵颖悟过人者。即会同保送。如吝惜赏费者。使者自能偿之。不得谓此地无人。以沈沦佳士也。士患不读书耳。倘肯潜心院中。如董子下帷。目不窥园。日取十三经。廿一史。次第读之。自可开拓心。推倒豪杰。毋自画也。读书之法。经为主。史副之。四书本经孝经。此童而习之者。外此则先之以五经。其次如左传之淹博。公谷之精微。仪礼之谨严。周礼之广大。尔雅之辨晰毫芒。大至无外。而细入无闲。此十三经者。阙其一即如手足之不备。而不可以成人者也。

至于史。则先史记。次前汉书。次后汉书。此三史者。亦阙一不可。读本纪。可以知一代兴亡盛衰之由。读年表世家。可以知大臣创业立功之所自。读列传。可以知人臣邪正公私。即以关系国家得失利害之分。读忠孝节义。隐逸儒林。文学方伎等传。可以知各成其德。各精其业。以各造其极。而得其或显当时。或传后世之故。读匈奴大宛南夷西域诸传。可以知安内攘外。柔远绥边。恩威各得之用。读天官历律五行诸书志。可以观天。而可以知天人相感之原。读河渠地理沟洫郡国诸书志。可以察地。而并可以知险要之机。读礼乐郊祀仪卫舆服等书志。可以知典礼掌故之因革。而有所参订。读艺文经籍等志。可以知七略九种四部六库著作之源流。而有所考稽。读平准食货诸书志。可以知出入取予。制节谨度之大要。而有所规鉴。读刑法兵营等志。可以知赏罚征伐。惩恶劝善。讨罪立功之大法。而有所折衷。此读史之大要也。且善读史者。不仅

以史视史。凡诏诰奏疏檄谕论策之属。文之祖也。乐章歌词之属。乐府诗歌之祖也。屈原贾谊司马相如扬雄等传所载骚赋之属。词赋之祖也。故熟于三史。则文人诗人骚人一齐俯首矣。况不止三史乎。必待读经既毕而后读史。则史学太迟。惟读左传而以史记副之。读公羊谷梁仪礼周官尔雅。而以前后两汉书副之。十三经与三史既读。此外如家语国语国策离骚文选老庄荀列管韩。以及汉唐宋元人之文集。与三国志晋书以下诸史。参读参看。择其尤精粹者读之。其余则分日记览。天资绝人。过目成诵者。览即是读。其不及者。原不能尽读。博览强记。有十三经三史为之根本。余皆一以贯之。读固为要。看亦有功。必欲汝曹全读。非人情。不可强也。经庄重。史闲雅。庄重者难读。闲雅者易读。读经以淑性。读史以陶情。朝经暮史。参错互读。则有体有用。内外兼该。相济而不相妨。相资而不相紊。然后反求其本。而约之于至一之地。则本之身。措之世。无所往而不当。出之言为经术之言。行之事为经济之事。发之功业。为经天纬地之功业。夫而后乃可藉手以报曰。臣为 国家得人矣。此使者之所厚望于天下。而不能无望于二三子者也。使者奉 天子命。准入都 陛见。事竣。将复来。其毋以使者之去为疑。今来署篆者。为前任高部院。与使者有同心。抚军张都院。又能成使者志。使者已定其规模。属之两公。仰该府文到即送至省。纵使者已行。两院知使者意。其于诸生必有加礼。慎无却顾不前。负使者负两院。适以自负也。至如借书院为纳交声气之地。觞酒酬酢。庆贺往还。游荡门外。招摇市中。是尤不肖之甚。貽羞书院。耻笑士林。此使者之所深恶。毋过吾门也。使者之所望于二三子者。非独为书院计。为滇计也。为 国家得人才计也。得人才于天下不难。而得之滇。且得奇才异能者于滇。滇之荣。 国之光也。使者独有厚望焉。二三子其何以副使者之望。

再请改建南闱疏

李发甲

臣查得恳建南闱一案。前据湖南士子。屡陈洞庭危险。吁请分闱。臣因关系科场大典。未敢造次疏题。恭折请 旨。蒙 皇上御批。即当具题。臣随钦遵缮疏具题。今奉到礼部等衙门。以科场定例年久。不便纷更议覆。奉 旨依议。臣何敢冒昧再请。以滋罪戾。惟是恭逢我 皇上振兴文教。培养人才。事事超越千古。如乡试屡经广额。会试分省取中。 万寿遇旬加科。苗獠一体科贡。弁兵许应武试。以及文入武闱。武入文闱。凡兹旷典。古所无。何尝拘于定例。况湖南士子。因洞庭危险。覆溺甚多。吁请分闱。愿共捐三年廩膳等银。兴建贡院。不费 国帑。此种迫切情状。实出于万不得已。更有不忍以定例拘之者。曩年 圣驾巡视河工。悯念洪泽湖风涛危险。设立救生椿。全活无数生灵。遐迩感戴。今洞庭之险。十倍洪泽。万难立椿。惟有分闱一策。

可以保全士子之性命。是即洪泽湖之救生椿矣。圣恩浩荡。莫大于此。乃前抚臣赵申乔具题于先。既格于部议。抚臣潘宗洛继题于后。复格于部议。兹臣先奉 俞旨。然后具题。仍复格于部议。若非洞庭十分危险。士子迫切呼号。何至前后三抚臣。迭奏不已。伏思 尧舜之主在上。臣身任地方。凡有益于士民。有益于 国家者。例得备悉入告。今分闈一事。上以广 圣主好生之德。下以救士子覆溺之危。且于科场大典。倍见昌明。若因部议而不再沥下情。仰达 天听。则臣负 主恩。厥罪滋大。除缮疏会题外。臣谨具折专差。恭捧奏。伏乞 睿鉴。特赐 恩允施行。

卷五十八礼政五宗法上

聚民论

张海珊

三代之时其民聚。三代以后其民散。其民聚则不待上之人之卫民也。而民常有以自卫。及其散也。民且亟亟焉求卫于上。民求卫于上。而上更何所藉以自卫乎。夫三代之民。所以能聚者何也。乡遂之制定。而人皆土著。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而车徒马牛甲兵之属。又皆民之所自出。而无所假于上之人。郊内自比闾以至州乡。野自邻里以至县遂。大小相维。远近相统。如身臂手指。联络呼应。无事之日。而隐隐然有金汤之固。是故上未尝有以卫民也。即民之自卫以为之卫。而国家亦由以自卫。则其势之聚者然也。然而乡遂之制。则固不能行于今者何也。古者封建行于上。井田行于下。田有授受。地有肥硇。生齿有登耗。俱就理于一人之手。君之于民。常如一家之人。深知熟悉。而无有乎隐匿阂隔之虞。夫是故民数明而生产可得而均也。生产均而乡遂可得而制也。今则不然。自两税久行。而力役之征。亦更为地丁归亩之法。于是户口之迁徙。丁中之多寡。俱非有国者所急。有司十年编审之法。亦不过视为具文。委之吏胥之无能者行之而已。于是游民纷于镇集。技业散于江湖。交驰横鹜。而上之人不得问焉。呜呼。民之散也久矣。夫民者至愚至贱。而初无计长久之念于其心者也。古者乡遂之行。民乌知其所以自卫哉。亦不过阴驱显率于先王之政。而卒以大获其福。若夫生于今之时。果其能鉴于前者。天下之崩裂与夫流寇之祸。固将思所以自卫之计。然而民不能知也。奈何为之上者。亦安坐听之。迫而不得已。始仓皇为一切苟且之政。而无计长久之念于其心乎。今者井田之制既不可复。则比闾乡遂之说。固不敢以进于今矣。而一二深识之士。辄议寻古之所谓保甲者行之朝廷。亦尝下之督抚趣行于郡国。且勘其奉行之真实以为政殿最。则庙堂之上诚亦大鉴其弊。而思有所变更之道。然在当时卒亦未尝行。或行之不踰年而亦废。一时之良法美意

。止以烦胥吏糜文书已耳。诘其法诚有未便欤。尝思之。民者可静而不可动者也。能简而不能繁者也。先王之世。法诚至繁至赜。然而动民而民若不之觉。烦民而民乐为所用者。则上之德有以喻乎民也。上与下之相近。而无所隔于其间也。且亦三代相承。而增损积渐之使然也。今之势既不能不异乎是。民既有所疑乎上。而上亦不能取必乎民。然则为之上者。毋亦唯安坐听之。而无容转计矣乎。夫天下固有自然之势。而斯民亦有自然之情性。可以使之相维相系。而不必以上之法与乎其间者。则在重宗族而已矣。

古者先王之为民也。上使之统于君。下使之统于宗。故公刘之立国也。君之宗之。而太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春秋晋执蛮子以畀楚。楚司马致邑立宗焉。以诱其遗民。则当时民之依于宗者。固可想见。六国之亡。豪族处处而有。高祖代秦。徙诸大姓齐田楚景之辈实关中。以为强干弱枝之本。自魏晋以来。最重谱系。朝廷立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然祇以绳天下之人才。以为中正选士之法。而九两系民之遗意。卒无讲者。今者强宗大姓。所在多有。山东西江左右以及闽广之间。其俗尤重聚居。多或万余家。少亦数百家。其耳目好尚衣冠奢俭。恒足以树齐民之望而转移其风俗。今诚能严土断之禁。重谱牒之学。立大宗之法。以管摄天下之人心。凡族必有长。而又择其齿德之优者。以为之副。凡劝道风化。以及户婚田土争竞之事。其长与副先听之。而事之大者方许之官。国家赋税力役之征。亦先下之族长。族必有田以赡孤寡。有塾以训子弟。有器械以巡徼盗贼。惟族长之以意经营。而官止为之申饬其间。凡同氏谱之未通者。则官为通之。单丁只户不成族者。则以附于大族。游寓之家。其本族不能相通者。则亦各附于所寓之地。凡某乡几族。某族几家。某氏附某族。某族长某人。岁置簿以上于官。夫使民返其所自生则忠爱出。因乎其同类则维系固。以族长率同族则民不惊。以单户附大族则民各有所恃。诘非其自然之势至简之术乎。夫以乡遂聚民者聚于人也。以宗族聚民者聚于天也。聚于人者容或有散之日。聚于天者固无得而散之矣。语曰。百足之虫。至死而不僵。斯固民所以自卫之方。而即所以卫上之道也。

宗法论一

纪大奎

或问宗之为义。一而已矣。宗子之外。又有四宗可乎。曰宗者所以重其祭祀也。始祖一而已矣。故宗止于一。高祖以下之亲四。故宗必有四。班固曰。宗其为高祖后者。为高祖宗。宗其为曾祖后者。为曾祖宗。宗其为祖后者为祖宗。宗其为父后者为父宗。此四宗之说也。无可疑者也。曰前辈之辨小宗也。谓大宗以始祖为宗。小宗以高祖为宗。族人虽各有曾祖祖祢之亲。然视之高祖。彼皆支子也。不为宗得为宗者。高祖所传之适而已。礼经所称继祢继高祖者。据

其初言则为继祧。自其终言则为继高。由是言之。宗不得有四也。曰是说也。吾尝求之矣。其法必俟高祖既祧。然后高祖诸子。又各为高祖。而其宗始分。然高祖未祧以前。支子之为曾祖祖祧。与凡适子庶子之为祖若祧者。既皆不得食。而高祖当祧之时。或支子之元孙已歿。元孙之子必以祧主之孙为高祖。则此祖之祧未有主而已。当祧遂终不得食。而继祧之义于是乎穷矣。古者必有宗而后有祭。无宗是无其祭也。故曰四宗之说无可疑者也。曰礼何以不言四宗也。曰言之矣。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始祖享百世之祭者也。故不迁。始祖以下。凡非殇与无后者。皆得以各享其四世之祭。故历五世而后迁。五世以前子孙。未有不得祭其祖考者也。是故有四世之适。有三世之适。有再世之适。有一世之适。一言而四宗备焉矣。若必俟高祖之祧。而后高祖之支子。始得以仅享其元孙一代之祭。则凡族之适子适孙适曾孙。终身不得以祭其曾祖祖祧。而无所为三世再世一世之适。其于五世则迁之义。不亦悖乎。且仪礼亦言之矣。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传曰降其小宗也。女子子适人者。为昆弟之为父后者。传曰小宗故服期也。夫父宗之得为小宗。则不得祖之祧而后宗之可知也。祖祧而后宗之。子不得为父宗矣。期服传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与尊者一体也。又曰。有东宫。有西宫。有北宫。有南宫。异居而同财。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此所谓宗即世父也。丧服之有世父母叔父母。统凡为世父叔父者言之。不谓之专言始祖高祖之宗也。故凡昆弟有一体之义。莫不各以其适为宗。而昆弟之子。尊之曰世父。以其父宗之故曰世父也。则不待曾祖高祖之祧而后宗之又可知也。曾祖高祖祧而后宗之。弟不得宗其昆矣。昆弟之子。不得宗其世父矣。故四宗之说。天理人情之至也。无可疑者也。

宗法论二

纪大奎

然则四宗之义重矣。先儒谓大宗无子立后。小宗无子则绝者。何也。曰非经意也。仪礼丧服为人后者。传曰。何如而可为之后。同宗则可为之后。何如而可以为人后。支子可也。同宗。言同以为宗也。百世之宗。则百世之族属同宗之。四世三世再世之宗。则四世三世再世之亲属同宗之故。曰同宗则可为之后也。如何而有当绝之义也。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传曰。何以期也。不贰斩也。持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也。为人后者孰后。后大宗也。曷为后大宗。大宗者尊之统也。然则此传之言非与。曰此该再世以上之宗言之也。始祖之宗大于高祖。高祖曾祖之宗大于祖。祖之宗大于祧。降其小宗者。明父宗之独为小宗也。为人后者。或宗其祖。或宗其曾祖。或宗其高祖。或宗其始祖。皆得以统其父之宗。统也者。统于其重也。以其为所统也故小之。以其所统也。故大之大之者。大其重也。故曰大宗者。尊之统也。此该再世以上之宗言之也。传

又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统上。卑者尊统下。大宗者尊之统也。然则百世之尊统上者也。四世三世再世之尊以递而卑。统下者也。故皆曰尊之统也。故尊祢则有祢之宗矣。尊祖则有祖之宗矣。宗之则统不可绝。绝之是绝其祖祢也。绝其祖祢。是传所谓禽兽也。野人也。故曰后大宗者。该再世以上之宗言之也。传又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绝。故族人以支子后大宗也。适子不得后大宗。古者高祖以下谓之族。四世三世再世之适。皆有收族之道。故曰异居而同财。有余归之。不足资之故无子。则族人咸宗其昆弟之子以为之后。如何而有当绝之义也。宗而可绝则适子何以不得后大宗也。适子不得后大宗。则适子他日之不可以无后又可知也。曰先儒则以为殇与无后者。从祖祢食。故适子固可以无后。小宗固可以绝也。曰。此言庶子之无后者非言适子。适子可以无后。则父之兄不得有世父之名。世父也者。重其为祖以上之继也。名之曰世父矣。然则世父无子而侪之殇与无后之列可乎。故曰。大宗者该再世以上言之也。

宗法论三

纪大奎

或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继祢者继别子之支子也。继别子者然后为大宗。是大宗不得有二也。与仪礼之言大宗者异矣。曰无以异也。礼之所谓宗者。以适为宗而已矣。继别者曰宗。继高曾祖者亦曰宗。宗不必言大也。惟支庶之适则谓之小宗。小宗者支庶宗之而已。凡继祢者皆然。然而必始于别子之支子。故于别子之支子发其义也。小宗之适则不复谓之小宗。故继之。曰有五世而迁之宗有之云者。异乎其为小宗之辞也。再世之适。则一世之适宗之。三世四世之适。则再世一世之适宗之。凡适之所宗皆曰宗。继祢者一世之适而已矣。必祢适而后谓之宗。是故祢适则谓之继祖。祖适则谓之继曾祖。曾祖适则为之继高祖。此所谓五世而迁之宗也。是故高祖之宗统其继曾祖之宗。曾祖之宗统其继祖之宗。祖之宗统其继祢之宗。祢之宗则尚未有所统也。未有所统则谓之小宗。有所统则其所统者必大之矣。大之则不可绝。绝之是绝其所统也。故曰大宗者。尊之统也。无子则为之立后。凡为之后者皆大宗也。或继其祖。或继其曾祖。或继其高祖。皆继宗也。皆继宗则皆受重者也。是以古无继祢之后。祢非宗也。宗之则可为之后。非宗则不为之后矣。是故为人后者继其祖。则必昆弟之子。昆弟之子宗之也。继其曾祖。则必先昆弟之子。无昆弟之子。则从父昆弟之子。昆弟之子与从父昆弟之子宗之也。继其高祖。则必先昆弟之子。无昆弟之子。则从父昆弟之子。无从父昆弟之子。则从祖昆弟之子。昆弟之子以至从祖昆弟之子宗之也。然而犹必先昆弟之子。昆弟之子近也。

故丧服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不言为其祖。其祖同也。为其昆弟。不言为其世父叔父。后其世父也。后其世父。则叔父同也。为其姊妹适人者。不言为其姑。其姑同也。凡受重则必自其近者受之。受之愈亲则歆之愈切。此所以为受重之正也。受之而不得不远者权也。五世之宗。亦犹是也。百世之宗。亦犹是也。故仪礼之言大宗。与礼记之言五世之宗。百世之宗。无以异也。仪礼之言小宗。与礼记之言继祢者为小宗。无以异也。若后其高祖而其父或再世之适。后其始祖而其父或三世之适。亦以小宗例之者。从其所为后者小之。而其所与大之者固在也。非是无有以继祖以上为小宗者。自汉儒始。以百世之宗为大宗。五世之宗为小宗。后世言礼者因之。于是礼经为人后之义。有出于天理人情之外者矣。

宗法论四

纪大奎

或问别子为祖。继别为宗。先儒以为诸侯之公子。若始来此国者。若庶姓之起为大夫者。然则庶民不得有宗信乎。曰非是之谓也。周官太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此见民之有族者。皆得有宗也。若古者宗法大行之法。民之聚族而居者。不得有宗法。则族离矣。何以得民。若以宗为卿大夫之宗。则得民者亦卿大夫自得其族之人而已。何以与于邦国之民。邦国之民则尽乎民之辞也。故曰。民之有族者皆得有宗也。礼经之言别子为祖。继别为宗者。异别子之宗也。凡起为大夫。而得命氏赐族者。则得以别为一宗。而享其不祧之祭。故谓之别子。其为大夫而未赐之族。则不得为别子。不得为别子。则但以始祖之适。世世为宗。而不得别为一宗。故始祖之宗。宗之大同者也。别子之宗。宗之别于大同者也。然则士庶非无宗也。士庶之宗。宗之大同者也。先儒谓后世无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复立。非也。无世卿则无别子之宗。而始祖之宗自在也。始祖者始迁之祖而已。非先儒所谓厥初生民之祖也。故得以其适世世为宗。其不同于世卿者。庙寝祭荐饮食制度之等杀异焉耳。故曰。民之有族者。皆得有宗也。然则礼不言庶人之宗。何也。曰。奚不言也。大传曰。同姓从宗合族属。又曰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其庶姓别于上。而戚单于下。昏姻可以通乎。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虽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故四世以内。则曰亲属。五世以外。亲属竭则谓之同姓。先王以为竭则易离。而不可无以合之。故曰。同姓从宗合族属。从宗者。从始祖之宗也。高祖以下谓之族。五世以外。族与族相属。故谓之族属。犹兄弟谓之亲。四世以内。亲与亲相属。则谓之亲属也。此宗法之通乎士庶。不得谓之专言别子之宗也。故曰其庶姓别于上。别于上者。谓始有别子之初也。别子得命氏以为族。故其于同姓也。则谓之庶姓。礼经以为

同姓则已杀矣。亲属则既竭矣。矧又别其氏族。而以同姓为庶姓。恐疑于昏姻之可以通矣。然而别子者。别其氏而已。姓不可别也。姓不可别。则同姓之宗。不可离也。故曰。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此见别子虽别为一宗。而始祖之宗自在也。故曰始祖之宗。宗之大同者也。是故大传有同姓之宗。有别子之宗。有公子之宗。三者之文彰彰。礼经不可诬也。有君之合族。有同姓从宗之合族。亦彰彰。礼经不可混也。先儒误于别子之义。至以始祖之祭近于僭。而欲废之。过矣。

宗法论五

纪大奎

然则别子者。非诸侯之公子。若始来此国者之谓与。曰。此注疏之误也。凡始迁他国。即当为他日之始。彼已去其邦族。无复有宗之义。恶得更言别子也。若公子则自有宗道。不必假别子以为名。且公子别于君。不敢谓之别子。卿大夫之别于庶姓者。乃谓之别子。别之也者。异之也。异之也者。贵之也。公子不贵于君。则不得言别子也。是以大传既特言别子之宗。而即继之以公子之宗。曰有小宗而无大宗者。有大宗而无小宗者。有无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适者。公子之宗道也。然则公子之非别子亦明矣。凡为人后之义有三。传曰。何如而可为之后。同宗则可为之后。又曰。何如而可以为人后。支子可也。适子不得后大宗。又曰。为人后者孰后。后大宗也。公子则不然。公子之适子。皆小宗继祧者也。大夫不得祖诸侯。是以无大宗。公子无子。以昆弟之子为之后。其为之后者。皆小宗也。而为人后者。后大宗之义不得而拘。故曰。有小宗而无大宗者。此其异于凡为人后者一也。公子之适孙。为大宗继祖者也。公子之适子无子。以昆弟之适子为之后。而以其支子自为后。凡支子之后大宗者。虽降其小宗。而终不能没其适子小宗之名。则犹得随小宗以祭其父母。适子后大宗。则不得复为支子之小宗以祭其父母。而适子不得后大宗之义又不得而拘。故曰。有大宗而无小宗者。此其异于凡为人后者二也。然是二者。犹皆以昆弟之子为子也。若小宗无昆弟之子。大宗无从昆弟之子。则莫之宗。而为人后之义穷矣。而公子不然。罗君位斋曰。无宗者无小宗大宗也。无小宗者。无子之公子也。公子无子。又无昆弟之子。则无宗亦莫之宗者矣。而可以他公子之孙为之后。是莫之宗而从父昆弟之子相为后也。无大宗者。无孙之公子也。公子无孙。又无昆弟之孙。则亦无宗亦莫之宗者矣。而可以他公子之曾孙为之后。是莫之宗而从祖昆弟之子相为后也。而同宗可为之后非宗不为后之义又不得而拘。故曰。有无宗亦莫之宗者。莫之宗而有宗。所以重公子之宗也。是则凡五服以内者皆得以为之后。此其异于凡为人后者三也。且公子之宗。不独国君世子之母弟为重

也。即公子之庶者。亦无不重。故曰公子之公。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适者。士大夫之庶者。庶公子之或为大夫。或未为大夫者是也。适者即庶者之适子。庶者与其适子。或为大夫。或为士。皆得命于公子之公。以其适世为宗。别子世为大夫而后有宗。公子不必为大夫而自有宗。故曰公子有宗道。此公子之宗。所以异于别子之宗也。凡礼既详言同姓之宗。又特言别子之宗。与公子之宗。别子公子。皆命氏赐族者也。一姓之中。而命氏者不一人。则一姓而有数宗。一氏之裔而命氏者不一人。则一氏而又有数宗。是故姓有姓之族。氏有氏之族。知姓氏之分。则宗法可得而明矣。若夫宗法既废。礼以义起。无贵贱适庶远近之嫌。而皆可以相为后。此又古今异宜。而人情之永无憾者也。

农宗

龚自珍

龚子渊渊夜思。思所以撝简经术。通古近。定民生。而未达其目也。曰。古者未有后王君公。始有之而人不骇者何。古者未有礼乐刑法。与礼乐刑法之差。始有之而人不疑惧者何。古者君若父若兄同亲者何。君若父若兄同尊者何。尊亲能长久者何。古之为有家。与其为天下。一以贯之者何。古之为天下。恒视为有家者何。生民之故。上哉远矣。天谷没。地谷茁。始贵智贵力。有能以尺土出谷者。以为尺土主。有能以倍尺若什尺伯尺出谷者。以为倍尺什尺伯尺主。号次主曰伯。帝若皇。其初尽农也。则周之主伯。与古之辅相大臣尽农也。则周之庸次比耦之亚旅。与土广而谷众。足以芘其子。力能有文质祭享报本之事。力能致其下之称名。名之曰礼曰乐曰刑法。儒者失其情不究其本。乃曰。天下之大分自上而下。吾则曰。先有下而渐有上。下上以推之。而卒神其说于天。是故本其所自推也。夫何骇。本其所自名也。夫何疑何惧。儒者曰。天子有宗。卿大夫公侯有宗。惟庶人不足与有宗。吾则曰。礼莫初于宗。惟农为初有宗。上古不讳私。百亩之主。必子其子。其没也。百亩之亚旅。必臣其子。余子必尊其兄。兄必养其余子。父不私子则不慈。子不业父则不孝。余子不尊长子则不弟。长子不赡余子则不义。长子与余子不别则百亩分。数分则不长久。不能以百亩长久则不智。农之始。仁孝弟义之极。礼之备。智之所自出。宗之为也。百亩之农。有男子二。甲为大宗。乙为小宗。小宗者帝皇之上藩。实农之余夫也。有小宗之余夫。有宗之余夫。小宗有男子二。甲为小宗。乙为宗。宗者帝王之藩也。余夫之长子为余夫大宗。有子三四人。若五人。丙丁为宗。戊闲民。小宗余夫有子三人。丙闲民。宗余夫有子二人。乙闲民。闲民使为佃。闲民之为佃。帝王宗室臣也。古者无文。用撝稽而可知也。请定后王法。百亩之田。不能以独治。役佃五。余夫二十五亩。亦不能以独治。役佃一。大

凡大宗一。小宗若宗四。为田二百亩。则养天下无田者九人。然而天子有田十万亩。则天下无田亦不饥为盗者。四千有五百人。大县田四十万。则农为天子养民万八千人。什一之赋尚不与。非以德君也。以德而族。非以德族也。以食有力者。佃非仰食吾宗也。以为天下出谷。然而有天下之主受是宗之福矣。百亩之宗。以什一为宅。以什一出租税奉上。宅不什一。则不足以容鱼菽之祭。不足以容春揄。税不什一。则不足以为天子养官属。及选举之士。以什一食族之佃。佃不食什一。则无以戚期功。以什一奉上。谊亦薄矣。以什一戚期功。恩亦罔矣。圣者立法以中下齐民。不以上齐民。

大宗有十口。实食三十亩。桑苧木棉竹漆果蓏十亩。棗三十亩。以三十亩之棗治家具。家具始于缚帚。缚箨以为帚。冶泥以为釜。厥价陶三之。机杼四之。镗五之。祭豆七之。米斗直葛布匹。绢三之。木棉之布视绢。皆不得以澹泉货。百家之城。有货百两。十家之市。有泉十绳。裁取流通而已。则衣食之权重。则泉货之权不重。则天下之本不浊。本清而法峻。诛种艺食妖●地膏者。宗为余夫诸田。则关大吏。佃同姓不足。取诸异姓。为变法关吏。丰凶肥磽寡庶易不易。法不尽同关吏。国有大事以宗徙。徙政关大吏。余夫家五口。宅五亩。实食十亩。以二亩半税。以二亩半食佃。以二亩半治蔬苧。以二亩半棗。自实食之外。宅税圃棗佃五者毋或一废。凡农之仕为品官大夫者。则有禄田。大官之家。父有少疾癯寒暑湿干。不以使其子。山川鬼神则使之。子有少疾癯寒暑湿干。不以愬其父。崇有家也。田一品者四世。二三品三世。四品二世。五品一世皆勿税。勿予俸。六品以下予之俸。婢妾之养不备则不世。祠祭弗如式不世。不辨菽粟亦不世。食妖服妖不世。同姓讼亦不世。督有家也。家受田归田于天子。皆关大吏。稽其世数。关吏。本百亩者进而仕。谓之贵政之农。本仕者退而守百亩。谓之释政之农。本不百亩者进而仕。谓之亢宗之农。本仕者退而不百亩。谓之复宗之农。仕世绝。本大宗者复为宗。本小宗者复为小宗。本宗者复为宗。本闲民复为闲民。贵不夺宗祭。不以朝政乱田政。自大宗以至于闲民四等也。四等之农。与其进扞而国也。姑将退保于宗。与其进保而宗也。姑将退修于宅。是故筹一农身。身不七尺。人伦五品本末原流具矣。筹一农家。家不十步。古今帝王为天下大纲总目备矣。木无二本。川无二原。贵贱无二人。人无二治。治无二法。请使农之有一田一宅。如天子之有万国天下。姑试之一州。州蓬跣之子。言必称祖宗。学必世谱牒。宗能收族。族能敬宗。农宗与是州长久泰厉空虚野无夭札鬼知恋公上亦百福之主也。

自记曰商之衰农不知宗故公刘立之周之衰农不知宗故管夷吾立之周之盛也周公康叔以宗封其衰也周平王以宗徙翼顷父嘉父戎蛮子皆以宗降汉之实陵邑以六国巨宗徙国以农徙也农之主伯徙则亚旅尽徙若无宗法上安能族徙而族封有司之

令梗塞国安恃此散无友纪之百姓哉神尧亦弗能平章已

又曰礼运曰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不曰有天下国家周礼九两系邦国之民一曰宗以族得民民之宗如何左传师服曰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其注也近世回部蒙古有旗分有族分或以族降或以族徙或以族开垦其叛者亦以族世酋无析产之俗故世世富足令支仰赖以活而苗裔能言其先派有至数十世之多者此文之旁证也又柳子封建论亦先有下而渐有上之义亦此文旁证

莱州任氏族谱序

顾炎武

予读唐书韦云起之疏曰。山东人自作门户。更相谈荐。附下罔上。袁术之答张沛曰。山东人但求禄利。见危授命。则旷代无人。窃怪其当日之风。即已异于汉时。而历数近世人材。如琅邪北海东莱。皆汉以来大儒所生之地。今且千有余年。而无一学者见称于时。何古今之殊绝也。至其官于此者。则无不变色咋舌。称以为难治之国。谓其齐民之俗有三。一曰逋税。二曰杀。三曰讦奏。而余往来山东者十余年。则见夫臣室之日以微。而世族之日以散。货贿之日以乏。科名之日以衰。而人心之日以浇且伪。盗诬其主人。而奴讦其长。日趋于祸败。而莫知其所终。乃余顷至东莱。主赵氏任氏。入其门而堂轩几榻。无改于其旧。与之言。而出于经术节义者。无变其初心。问其恒产。而亦皆支撑以不至于颓落。余于是欣然有见故人之乐。而叹夫士之能自树立者。固不为习俗之所移。任君唐臣。因出其家谱一编。属余为之序。其文自尊祖睦族。以至于急赋税。均力役。谆谆言之。岂不超出于山东之敝俗者乎。子不云乎。得见有恒者斯可矣。恒者久也。天下之久而不变者。莫若君臣父子。故为之赋税以输之。力役以奉之。此田宅之所以可久也。非其有不取。非其力不食。此货财之所以可久也。为下不乱。在丑不争。不叛亲。不侮贤。此邻里宗族之所以可久也。夫然故名节以之而立。学问以之而成。忠义之人。经术之士。出乎其中矣。不明乎此。于是乎饮食之事也而至于讼。讼不已而至于师。小而舞文。大而弄兵。岂非今日山东之大戒。而若任君者为之深忧过计。而欲倡其教于一族之人。即亦不敢讳其从前之失。而为之丁宁以着于谱。昔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任君其师此意矣。余行天下。见好逋者必贫。好讼者必负。少陵长。小加大。则不旋踵而祸随之。故推任君之意。以告山东之人。使有警焉。或可以止横流而息燎原也。

华阴王氏宗祠记

顾炎武

昔者孔子既没。弟子录其遗言以为论语。而独取有子曾子之言。次于卷首何哉。夫子所以教人者。无非以立天下之人伦。而孝弟人伦之本也。慎终追远。孝

弟之实也。甚哉有子曾子之言似夫子也。是故有人伦。然后有风俗。有风俗。然后有政事。有政事。然后有国家。先王之于民。其生也为之九族之纪。大宗小宗之属以联之。其死也为之疏衰之服。哭泣殡葬虞附之节以送之。其远也为之庙室之制。禘尝之礼。鼎俎笾豆之物以荐之。其施之朝廷。用之乡党。讲之庠序。无非此之为务也。故民德厚而礼俗成。上下安而暴戾不作。自三代以下。人主之于民。赋敛之而已尔。役使之而已尔。凡所以为厚生正德之事。一切置之不理。而听民之所自为。于是乎教化之权常不在上而在下。两汉以来。儒者之效。亦可得而考矣。自二戴之传。二郑之注。专门之学。以礼为宗。历三国两晋南北五季。干戈分裂之际。而未尝绝也。至宋程朱诸子。卓然有见于遗经。而金元之代。有志者多求其说于南方。以授学者。及乎有明之初。风俗厚。而爱亲敬长之道。达诸天下。其能以宗法训其家人。而立庙以祀。或累世同居。称之为义门者。亦往往而有。十室之忠信。比肩而接踵。夫其处乎杂乱偏方闰位之日。而守之不变。孰劝帅之而然哉。国乱于上而教明于下。易曰改邑不改井。言经常之道赖君子而存也。呜呼。至于今日。而先王之所以为教。贤者之所以为俗。殆澌灭而无余矣。列在搢绅。而家无主祀。非寒食野祭。则不复荐其先人。期功之惨。遂不制服。而父母之丧。多任而不去。同姓通宗。而限于奴仆。女嫁死而无出。则责偿其所遣之财。昏媾异类。而持其乡里。利之所在。则不爱其亲而爱他人。于是机诈之变日深。而廉耻道尽。其不至于率兽食人。而人相食者几希矣。昔春秋之时。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而秉礼之邦。守道之士。不绝于书。未若今之滔滔皆是也。此五帝三王之大去其天下。而乾坤或几乎息也。又何言政事哉。吾友华阴王君宏撰。邻华先生之季子。而为征华先生后者也。游婺州二年而归。乃作祠堂以奉其始祖。聚其子姓而告之以尊祖敬宗之道。其乡之老者喟然言曰。不见此礼久矣。为之兆也。其足以行乎。孟子有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夫躬行孝弟之道。以感发天下之人心。使之惕然有省。而观今世之事。若无以自容。然后积污之俗可得而新。先王之教可得而兴也。王君勉之矣。

汪氏族谱序

汪琬

宗法之亡久矣。别子为祖。继别为宗。何谓祖。别子始为大夫者是也。何谓宗。别子之适。世世继起为大夫者是也。故曰。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迁者也。此先王尊祖敬宗收族之意也。自世爵世禄之制废。而宗法始坏矣。后之儒者。亦欲讲求而推行之。而迄于不可得。非宗法之难复也。制度之变。风俗之浇为之也。古者大夫三庙。又有采以处其子孙。今之大宗。降为编氓者多矣。无庙也。无田也。其能率其族之贵且显者。以岁时旅荐于寝乎。此不可行

者一也。古者族人异宫而同财。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子弟有归器。则必献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今之父子兄弟。往往争铢金尺帛。而至于怨愤诟相戕杀者。殆不知其几也。顾欲萃宗子与族人之衣服什器。及其车马贿财。悉委诸公而无所私乎。此不可行者二也。古者绝族无施服。然而所以重大宗者有加焉。宗子死。则族人为之服齐衰三月。其母妻死亦然。虽大夫不降。今令甲无是也。宗妇死。则夫虽母在为之禫。宗子之长子死。为之斩衰三年。今令甲又无是也。此不可行者三也。故吾之谱吾族也。不言宗。非诘吾宗也。悼宗法之不复。而有不得已者于此也。此制度之变。风俗之浇也。抑孔子尝有言曰。厚于仁者薄于义。亲而不尊。厚于义者薄于仁。尊而不亲。是故义非仁不立也。仁非义不行也。凡为吾父兄子弟者。苟能知仁义尊亲之说。而使内外有别。长幼亲疏有序。有无相调。吉凶患难相助。伏腊腰蜡祭飧饮食相周旋。如此。则虽不言宗。而宗法寓其中矣。

补定大宗议

许三礼

封建废。则宗法格而不行。邓潜谷先生论之详矣。虽然。至今服制丁艰。主承重孙。不犹行古宗法之一事耶。宗法不定。则立祠堂。修宗职。一切事无所统属。惟罗念庵先生变通三说。可谓极善。今议不若以贵贵为定。俾代任宗职。不得委卸。张湛虚先生曰。起于是邦而始爵者。皆自为祖。其嫡继之。亦即为大宗。此大宗之百世不迁者也。观孝经。卿大夫之孝曰。然后能守其宗庙。士之孝曰。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益见宗庙祭祀关乎禄位。则宗法断当以贵贵为定明矣。祖宗积德百余年。始发于一二子孙。其一二子孙。即是祖宗呵护之为大宗。自宜身领宗职。上祀祖先。下芘后昆。而非失之僭。至因禄位而方得祭飧历代先人。更以明国恩而重作忠之感。岂但收合族人厚风俗已哉。若并贵仍论宗派。或尊尊。或长长。如无贵者。照罗说。或尊尊。或长长。或贤贤。随所遇职领荐事焉可也。孟子曰。惟士无田。则亦不祭。三月无君。则皇皇如。此之谓也。

原姓

顾炎武

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氏一再传而可变。姓千万年而不变。最贵者国君。国君无氏。不称氏称国。践土之盟。其载书曰。晋重鲁申卫武蔡甲午郑捷齐潘宋王臣莒期。荀偃之称齐环。卫太子之称郑胜晋午是也。次则公子。公子无氏。不称氏称公子。公子彊公子益师是也。最下者庶人。庶人无氏。不称氏称名。然则氏之所由兴。其在于卿大夫乎。故曰。诸侯之子为公子。公子之子为公孙。公孙之子。以王父字若谥若邑若官为氏。氏焉者。类族也。贵贵也。考之于传

二百五十五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女子则称姓。古者男女异长。在室也称姓。冠之以序。叔隗季隗之类是也。已嫁也。于国君则称姓。冠之以国。江芋息妫之类是也。于大夫则称姓。冠以大夫之氏。赵姬卢蒲姜之类是也。在彼国之人称之。或冠以所自出之国若氏。骊姬梁嬴之于晋。颜懿姬鬻声姬于齐是也。既卒也称姓。冠之以谥。成风敬嬴之类是也。亦有无谥而仍其在室之称。仲子少姜之类是也。范氏之先。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士会之孥处秦者为刘氏。夫王奔楚为堂溪氏。伍员属其子于齐为王孙氏。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故曰。氏可变也。孟孙氏小宗之别。为子服氏。为南宫氏。叔孙氏小宗之别。为叔仲氏。季孙氏之支子曰季公乌。季公亥。季寤。称季不称孙。故曰。贵贵也。鲁昭公娶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崔武子欲娶棠姜。东郭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夫崔之与东郭氏异。昭公之与夷昧代远。然同姓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也。故曰姓不变也。是故氏焉者。所以为男别也。姓焉者。所以为女坊也。自秦以后之人。以氏为姓。以姓称男。而周制亡。而族类乱。作原姓。

通谱日知录

顾炎武

同姓通族。见于史者。自晋以前未有。晋书石苞传。曾孙朴没于寇。石勒以与朴同姓。俱出河北。引朴为宗室。特如优宠。位至司徒。南史侯瑱传。侯景以瑱与己同姓。托为宗族。待之甚厚。以此殊族而附中国也。晋书孙旗传。旗子弼。及弟子髦辅炎。四人有吏材。称于当世。遂与孙秀合族。南史周宏正传。谄附王伟。与周石珍建康之厮隶也为梁制局监降侯景合族。旧唐书。李义府传。义府既贵之后。自言本出赵郡。始与诸李叙昭穆。而无赖之徒苟合。藉其权势。拜伏为兄叔者甚众。李辅国传。宰相李揆。山东甲族。见辅国执子弟之礼。谓之五父。此以名门而附小人也凡此史皆书之以志其非。今人好与同姓通谱。不知于史传居何等也。考之于史。则惟北人重同姓。多通谱系。南人则比邻而各自为族者甚多。近日南北皆尚通谱。最为滥杂。其实皆植党营私。为蠹国害民之事。宜严为之禁。欲合宗者。必上之于官。使谙悉古今者为之考定。岁终以达礼部。而类奏行之。其不请而私通者。屏之四裔。然后可革其弊。古之姓氏有专官。掌之国语。曰使名姓之后。能知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者为之宗。又曰司商协名姓。春官宗伯。其属有都宗人。家宗人。而女官亦有内宗外宗。今日姓氏昏姻二事。似宜专设一官。方得教民之本。

驳曾子固公族议

徐干学

曾巩作公族议。谓服尽而戚单者。所以节人之常情。而为大宗小宗之数。不可

以论帝者之功德。而为广亲亲之法。其言非不考据经传也。然而泥于古矣。古之封建井田。相为表里。制禄以养君子。分田以养小人。则天下之大。天下之人之众。皆有天下者为之谋其衣食。使获其所。非直同姓之亲也。封建井田俱废。而天下之人皆自谋其衣食矣。顾使同姓无服之亲坐而衣租食税。可以谓之至公乎。故祖宗亲尽则祧。子孙服尽戚单。祖迁于上。宗变于下。袒免而外。亲属竭矣。其入官之涂谋生之事同于庶姓。或劳心。或劳力。亦情理之常。不为少恩也。以天下之地。养天下之人。而加恩于同姓。不可谓之私。以天下之人。终岁勤动。输其租税。奉一天子。而加恩于同姓。至于袒免以外。而不为之节限。百世之久。天潢玉牒之繁。使皆仰给县官。论财则不可为继。而劳费亿兆之人以奉其私亲。论理则不得其平。非圣人无所利于天下之心也。且古圣人之于民也。既有以养之。必有以教之。其材既成。而后官之。然犹必先任之以事。而后命之以爵也。记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无生而贵者。自周亲以至袒免之亲。无问贤不肖。予官有差。已非古矣。况袒免以外之亲乎。夫子孙之计。人所同也。诸为王公者。人怀子孙仰给县官之意。则骄奢淫佚。无复以余财贻其子孙。人可不由学问而得官。则膏粱之性。能自刻厉者亦鲜矣。如巩之言。则是以姑息之爱爱之。而非为之计长久安全之道也。载考马端临之言曰。宋制。皇子之为王者。封爵仅止其身。子孙无问适庶。不过承荫入仕为环卫官。廉车节钺。以序而迁。如庶姓贵官荫子入仕之例。必须历任年深。德齿稍尊。方特封以王爵。而其祖父所授则不袭也。又曰。案蔡元道祖宗官制旧典。称皇子生。周晬命名。初除美军节度使。两遇大祀移镇。再遇封国公。出阁拜使相。封郡王。纳夫人。建外第。方除两镇封王。然则皇子虽所必王。然其迁转亦有次第。不遽封也。陈止齐之言曰。干德二年。以皇子德昭为贵州防御使。贵州属广西下州。防御使从五品耳。皇子始命以此。礼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无生而贵者也。储君副主犹云士。明人有贤行着德。乃得贵也。先王于家人。不憚自贬损如此。教道行矣。出阁封王。后世之夸心。艺祖起百世之后。独追古意。自王礼杀而为防御使。非圣人能之乎。由二子之所述观之。宋祖制之善如此。不特熙宁之诏为然。而曾巩之见。为不若马氏陈氏矣。

陆氏义庄记

钱大昕

古者卿大夫立宗。宗子必世其禄。故有收族之谊。冠昏丧祭必请于宗子而行之。大功以上无异财。亦无贫富之殊。即其稍疏者。宗子之力足以贍之。周官所谓宗以族得民者。其法如此。若夫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赙。则皆庶人之无宗者。故不能不藉乎闾井之任。而世家大族固未闻有此也。自宗法不行。士大夫无以收其族。昭穆既远。视为路人。

角弓之反频闻。葛藟之芘安望。即有敦本好礼。能施惠于三族者。一时虽赖以济。而不能经画可久之计。论者不无遣憾焉。三吴自泰伯季札以礼让开其始。洎宋范文正公守乡郡。立义田。以贍宗族。迄今七百余年。范氏之苗裔。犹食其德。高义之名。彰于宸翰。其规条具在。可谓善之善者矣。我国家列圣重熙。风俗茂美。好义君子。希风先哲者。接踵而兴。长洲陆君豫斋。唐贤甫里先生之裔。自明赠尚书守礼公以来。枝条繁衍。豫斋之尊人公。至性备。行善于乡。闻高平之遗风。心向往之。豫斋起而承厥志。割遗产五百亩。为贍族之资。设义庄于陆巷。每岁收支出纳。集族众其中。相与劝于修礼勤力。而勿蹈于匪彝。殆有得乎古人收族之意者乎。夫宗法虽善。然必藉乎贵而后行之。其究也。或以启挟贵之渐。义庄则唯族之贤者能行之。其敦睦出于性之自然。故持之久远而无弊。此范氏之意。可以为后世法。又近岁立义庄若吴县陶氏。昆山顾氏。皆经大府题奏。得邀优叙。而豫斋之为此举。唯告诸有司。出给公据。未尝辄求上闻。其务实而不竞名。尤有加人一等者矣。岂不深可叹尚也哉。

庐江章氏义庄记

魏源

有田若干亩。庐二区。司以族之贤能。正副二。岁时公家赋常先。廩其谷若干。以周族之贫者老废疾者幼不能生者寡不嫁者。巢其余谷。为钱若干缗。以佐族之女长不能嫁者鰥不能娶妻者学无养者丧不能葬者。而又凶饟褻札于斯。延师养弟子于斯。旌节劝孝宾兴于斯。察奸罚不肖寓焉。合食亲亲厚族寓焉。于古有诸。曰古奚有是为也。去生民未远之世。上与下犹醪然。勺而斟之。无不意满。若太宰以九两系邦国。宗以族得民。友以任得民。大司徒令比相保。闾相受。族相葬。党相救。州相调。大功异居同财。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上之纪其民。一族也。民之视其族。一家也。其诗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饴。言万物无不得其平也。平故靡有余。靡不足。无洽比。无吹嘘。庄周曰。名生于不足。不足有余之相形。义之所由名乎。井田废而后有公恒产者曰义田。宗法废而后有世同居者曰义门。任调救废而后同心备急者曰义仓。闾左余子之塾废。而后有教无类者有义学。墓图族葬之法废。而后揜骼者有义冢。兵农之法废。而后自团练自守御者有义勇。而上亦兢兢昭显章示之。以补王政所穷。以联情所不属。岂非渊渊然有意于天地生人之本。始而思复其朔者哉。国家累洽重濡。醴醲孳生。献版岁倍。人浮于地。贫万于富。天子怵然尧舜其病之虞。内筹八旗生计。岁徙数百户屯田实边。而直省民有能均财若土自相养。分县官忧者。吏得上闻请奖。着为令。以风示天下。于是安徽巡抚以庐江章氏捐田三千亩贍族。其规画。并义门义仓义学兼之。由县府道司

转详入奏。 敕部察例予旌。旌如例。魏子曰。天下直省郡国。各得是数百族。落落参错县邑间。 朝廷复以大宗法联之。俾自教养守卫。则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水旱凶荒有恃。谣俗有所稽察。余小姓附之。人心维系盘固而不动。盗贼之患不作矣。不有是也。三代事不几全无效于后世哉。嘉其志。爰为之言。

论宗祭

陆世仪

周礼有云。宗以族得民。宗者所以统一族众。无宗则一族之人涣散无纪。故古人最重宗子。然宗子欲统一族人。无如祭法。文公家礼所载祭礼。虽详整有法。顾惟宗子而有官爵及富厚者方得行之。不能通诸贫士。又一岁四合族众。繁重难举。无差等隆杀之别。愚意欲仿古族食世降一等之意。定为宗祭法。岁始则祭始祖。凡五服之外。皆与大宗主之。仲春则祭四代。以高祖为主。曾祖考则分昭穆居左右。合同高祖之众。继高之宗主之。仲夏则祭三代。以曾祖为主。祖考则分昭穆居左右。合同曾祖之众。继曾之宗主之。仲秋则祭二代。以祖为主。考妣居傍昭位。合同祖之众。继祖之宗主之。仲冬则祭一代。以考为主。合同父昆弟。继祢之宗主之。皆宗子主祭。而余子则献物以助祭。如此。不惟爱敬各尽。而祖考高曾隆杀有等。一从再从。远近有别。事虽创辟。似与古礼初无所背也。

选举族正族约檄

陈宏谋

江省地方。聚族而居。族各有祠。合爰同敬。尊祖睦族。诚为美举。而日久弊生。户多人杂。或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或自相戕贼。同室操戈。凡不公不法之事。往往有之。本都院曾经刊刻告示。淳切谕诫。并令将境内祠堂。及族长姓名。造册具报。已据各属报齐。通省大半。皆有祠堂之户。每祠亦皆有族长房长。专司一族之事。复经谕令各属。莫若官给牌照。假以事权。专司化导约束之事。将应管之事。一一列入。如族众某房有不孝不弟习匪打降等事。房长当即化导。化导不遵。告知族长。于祠中当众劝戒。如有逞强不率。许其报官惩处。至于口角争。买卖田坟。族长房长秉公处断。即为劝释。如与外姓争者。两造族长房长。秉公会议。应劝释者劝释。如经官司。两造族长房长。当堂公言。偏袒者分别罚戒。族内有孝弟节义之善事。亦许报官请奖。族长房长事故。公举报官承替。如薄恶子弟。因公言而欺凌族长房长。寻衅报复者。报官加倍治罪。至于地方承缉逃盗。拘拏案犯。承应官府。原系乡地保甲之事。概不责之族长。以族房之长。奉有官法。以纠察族内之子弟。名分既有一定。休戚原自相关。比之异姓之乡约保甲。自然便于觉察。易于约束。今据各属陆续

报覆前来。合行发折会议。仰司官吏。即便会同在省司道。将各属折详内。逐一参考。或于族长房长之外。另选族正。或选族约。如何责成。如何选举。如何赏罚。或给牌照。务使事权不必过重。约束可无阻难。悉心妥议。酌定条规。并将应管事宜。胪列条规。拟定牌式。会详核夺。以便批飭通行遵照。再宗祠更可另贮社仓也。江西之民。聚族而居。立有公祠。一族之内。自不乏有余乐善之家。自必有捐贖贍族之举。但竟捐给。则有借无还。难于为继。又恐争多较少。触望偏枯。何不捐为社本。贮于祠内。另为本族之社仓。报官存案。另选社长。听族内之人。年年借还。不在异姓社谷之内。地方官给匾悬挂祠堂。则以本族之谷借给本族之人。将来生息日多。则可以免息。可以贍族。有义仓之实惠。无义仓之流弊。睦族亲亲之道。俱在于此矣。若夫以祠中公租。作通族之讼费。逞忿肆横。垂涎染指。既多耗费。又酿祸端。何不以此作为社本。为通族缓急资生之计耶。

请禁祠宇流弊疏乾隆二十九年

江西巡抚辅德

窃照江西民情健讼。有司勤惰不齐。州县自理词讼。及上司批查案件。多不遵照例限审结。且有判断失平。不能折服其心。未免益长刁风而滋拖累。臣到任以来。逐一清查。分飭司道府州。勒限出结。秉公核正。尘积案件。大半清厘。其疲缓鬪茸之员。臣即分别纪过参革。俾众知儆。惟查各属讼案繁多之故。缘江西民人。有合族建祠之习。本籍城乡。暨其郡郭省会地方。但系同府同省之同姓。即纠敛金钱。修建祠堂。率皆栋宇辉煌。规模宏敞。其用余银两。置产收租。因而不肖之徒。从中觊觎。每以风影之事。妄启讼端。藉称合族公事。开销祠费。县讼不胜。即赴府翻。府审批结。又赴省控。何处控诉。即住何处祠堂。即用何处祠费。用竣。复按户派出私财。任意侵用。是祠堂有费。实为健讼之资。同姓立祠。竟为聚讼之地。欲弥讼端。不得不清其源而塞其流也。臣查民间祠堂。如系建于本乡。时祭飨而联络族谊。设公费以教养子弟。乃系敦尚古道。实为美俗可封。若远于府省地方。祭飨无闻。族谊不浹。其屋宇则傍宿健讼之徒。其公财则积为逞讼之费。风败习莫此为甚。况查所建府省祠堂。大率皆推原远年君王将相一人。共为始祖。如周姓则祖后稷。吴姓则祖泰伯。姜姓则祖太公望。袁姓则祖袁绍。有祠必有谱。其纂辑宗谱。荒唐悖谬。亦复如之。凡属同府同姓者。皆得出费与祠。送其支祖牌位于总龕之内。列名于宗谱之册。每祠牌位。动以千百计。源流支派无所择。出钱者联秦越为一家。不出钱者置亲支于局外。原其创建之初。不过一二好事之徒。藉端建议。希图经手侵渔。访其同府同省同姓。或联络于生童应考之时。或奔走于农民收割之后。百计劝捐。多方耸动。愚民溺于习俗。乐于输助。故其费日集而多。其

风日踵而盛。初成广厦。置之空间。歇讼聚赌。窝匪藏奸。不可究诘。近于省会祠中。复经拏获私铸案犯。臣查礼称大夫不得祖诸侯。岂有民人而可妄祖前代之君相。据礼已宜查禁。况滥觞至为聚讼之藪。甚而窝赌窝匪。无所不有。尤难听其流弊。无所底止。至现今通飭各属。查明果系该县土著。实有近祖可考。岁行祭祀者。仍准其存外。其余荒远不经之始祖。既系附会。神亦不歆非类。应将牌位查毁。谱削正。其外府州县奉附之支祖。舍其本籍裡祀。寄主府省。竟作馁而之鬼。为其子孙者。当亦难安。应将牌位撤回。至其废祠房间。若不随时削迹。日久保无复立。应令改作平房铺面。不准本姓棍徒阻挠。或实有愿为该姓应试生童公寓。尚属可行。倘准之后。仍有讼棍盘踞。及窝赌窝匪情事。除严拏本犯治罪外。即将其屋宇入官。或作堆铺。或给未建衙署之员弁居住。此外尚有一种本省外省各姓公宇。虽未供设牌位。名似稍异。而实则相同。应亦照此一律办理。嗣后永远不许添建府省祠堂公宇。其有实系敦本支而睦宗族者。祇许于本乡本村以时飨祀。庶几礼教可明。讼源可涤。而民生日厚矣。

寄杨朴园景素书

陈宏谋

慎选房长族正。分别劝惩。敬宗即所以睦族。立教不外乎明伦。临以祖宗。教其子孙。其势甚近。其情较切。以视法堂之威刑。官衙之劝戒。更有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之实效。直省惟闽中江西湖南皆聚族而居。族皆有祠。此古风也。即礼教也。昔于江西酌定祠规。列示祠中。选立祠正。予以化导约束之责。族中有口角争讼之事。传集祠正。秉公分割。先以家法劝戒。当时已觉悚动。若久久行之。自能去其积习。以收远效。近因祠族有不法之事。遂为折毁祠宇。追取谱牒之举。凡城乡祠堂。必有一番滋扰。祠正无人承充。即有其人。亦不可问矣。因偶然之流弊而废长久之良法。大率如此也。

石井刘氏族谱序

陶必铨

正家于不言之化。协于不谋之合。定于不争之分。爱于其所亲。敬于其所尊。颂而容之于德之成风。而声之于德之致。休之以其所已能。董之以其所未及。不求所不得。不阙所不疑。不属所不联。不取所不与。善乎刘氏之为谱也。正家于不言之化也。图之总也。协于不谋之合也。派之衍也。定于不争之分也。考居址也。爱于其所亲也。谨祠墓也。敬于其所尊也。颂而容之于德之成者。阐幽也。风而声之于德之致者。征实修于名言也。休之以其所已能者。着功叙也。董之以其所未及者。训后来俾勿坏也。不求所不得。不阙所不疑。不属所不联。不取所不与者。不欺其先。不惑其孙子也。善乎刘氏之为谱也。刘氏先

世谱屡矣。惟某某创始于前。惟某某商续于后。惟某某暨予门人某。复用省郡志例增为十卷。而告成于今。其用力勤矣。其树义精而垂范远矣。予辱与诸君交。目其事。乌容以默默然已者。凡衣裳之生也。为形暖身也。然而染五采饰文章者。非以为益肌肤血气之情也。所以贵贵尊尊而明夫上下之伦。使教亟行。使化易成也。昔者董子之论云然矣。是谱也不亦有得于斯意矣夫。请以是而弁其端。

姓氏溯源序

彭维新

姓氏族望。自魏晋迄唐。上下矜尚。谱记益繁。而源流益混。宋罗长源国名纪。郑渔仲氏族。非不极意搜讨。而闲涉疑似。犹未能犁然尽当人心也。夫姓分而为氏。氏分而为族。族犹次也。氏之别而聚焉者也。姓以统祖宗所自出。历世不移。氏以别子孙所自分。随时而易。故姓可以称氏。氏不可以称姓。氏同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流虽合而源实分也。姓同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流虽岐而源则一也。三代以上。男子称其氏。妇人称其姓。如荣叔毛伯叔孙季孙之类皆氏也子氏姜氏敬嬴皆姓也三代而下。姓氏混为一。至秦灭六国。子孙为萌隶。故以国以姓以字以名为氏。姓氏之淆始此。自时厥后乱之者匪一。有赐国姓者。项伯娄敬徐世绩李继迁之类有改本姓者。梁为运期东为疏奚为嵇敬为文之类有加恶姓者齐萧子响为蛸梁萧综为孛隋炀改杨元感为泉氏武曌改王后为蟒氏之类有冒贵姓者。刘渊冒汉姓姚弋仲冒舜裔之类又如士会之帑。处秦者为刘。伍子胥之子。在齐者为王孙。凡若此类。数传而后。必至昧其本原。至伏虞同音而分而为二。共叔段一人。而氏析为三。是则以同为异也。马服之马。淆于司马。雁门之郭。袭于汾阳。以至王也刘也孔也文也。字音无殊。受氏非一。是则以异为同也。阅世滋远。纷纭参错。已至莫可究诘。而或援春秋称姜氏子氏。姜子皆姓而谓之氏。则姓亦可称为氏。大传云。庶姓别于上。则氏亦可称为姓。羽仲为无骇请族。隐公命以展为氏。则族亦可称为氏。商氏条氏之属谓之六族。陶氏施氏之属。谓之七族。则氏亦可称为族。姓氏族说或互通。斯义无一致。婚姻人道之大。往往有乱宗而陷于不知。远嫌而误于弗考者。以此故也。吾友陈一泓太史闵之。辑姓氏溯源八卷。追得姓之始。而条其支流。俾一览即灼然于姓氏原委。征引详博。而裁断简严。觉郑氏氏族略。较此为繁。罗氏国名纪。较此为略。将使婚姻之道。不渎不疑。其裨补世教。诂小故哉。昔晋摯虞宋何承天梁王僧孺唐姚士廉林宝所撰谱志记纂等书。今不尽传。得太史是编。诸书固可听其存亡也。夫姓氏族之混淆于世也久矣。涉汉涉沔。而茫然莫辨也。溯诸蟠冢焉可尔。涉潜涉沱。而茫然莫辨也。溯诸岷山焉可尔。

景城纪氏家谱序例

纪昀

有世系支派。而后诸谱之分合。如网在纲。故弁于谱之前。谱首者诸谱之首也。别子为祖。继别为宗。八世以下其歧矣。有此谱而后撮于一也。有源有流。派别乃明。故次之以支谱。七称子云家牒。载以甘露二年生。文选王俭集序注引周氏谱载翼以六十四卒。刘孝标世说注引则谱详生卒。古法也。详其生而后长幼辨。详其卒而后忌日之礼可举也。故次以生卒谱。谱具矣。益以族居记。惧涣也。益以莹墓图。惧湮也。益以联名纪世图。惧紊也。十七篇者丝牵绳贯。繁非繁。复非复也。斯谱也。视旧有损益。而意未始不相师也。右序分篇之例

谱题景城。示别也。有同县而非族者也。崔庄着矣。曰景城不忘本也。汉将军。晋司徒。族系既别。少瑜吴姓。史亦明书。见南史七十二流合源殊。邈无显证。姚安公修乙亥谱。不述姓。源慎也。系述不博。称犹前志也。四门九支。支谱详之。然其文则散见也。弁以图。提其纲也。二世至七世。讳字佚矣。数则可以墓稽也。存其数。明四门之所以分也。四门之祖。今但知非同产耳。一从再从不知也。孰兄孰弟。亦不知也。昭穆靡征。则所述宜自亲者始。故支谱首柱石公房也。次廷楷公房。次廷举公房。廷楷公于属近。廷举公于属差远也。廷弼公等宗派失传矣。故殿支谱焉。东门一支一谱。嗣续蕃也。余则数支共一谱。子姓寡也。妇谱卒而不谱生。其卒于我。其生不于我也。其卒有忌日之礼。其生非长幼所系也。记族居于莹墓前。先卜居而后营兆也。迁徙虽近必书。重之也。营之域墓之位。各以罗经分方隅。形家法也。必起度于始葬之一墓。墓位疑则取四线之交。墓域疑则取四线之末也。次联名纪世图于末。嗣续无穷之思也。右序编纂之例

谱皆书名。临文不讳也。佚名则字。佚字则次第。今曰排行佚次第则记以方空逸周书穆天子传凡阙字皆作方空辞穷也。序述之文。皆书字。佚字则名。亦辞穷也。十五世以下皆名。卑乎我也。十三世以上曰某公。尊也。十四世则惟字。齐乎我也。别支十三世者。亦惟字。尊杀也。别支之谱。妇有氏而无族。阙者众也。弗阙者亦从同。同也。嘉会两嫡并书。美之公无子立孙。中阙一世不书。礼有其变。事从其实。无所饰也。三贤公之曾孙。乃名中贤。误也。因其误而书之。礼无追改也。庶子不书所生母。统于嫡也。异母之子不分载。统于父也。歿而无嗣者书。别于存而有待者也。无子而妇守节者。虽未立嗣。亦不书。宜有嗣者也。妇改适者。旧谱皆书庶氏之母。孔门不讳。经义也。晋王氏之谱。并离婚不讳也。世说注引今不书。隐夫凯风孝子。抱无言之恫者也。子未成丁者。旧列其数而无名。今注名。取备也。其不自见于谱。则犹前志也。

右序杂书法之例

序世系源流于谱前。唐书宰相世系素。及欧阳氏苏氏谱皆然。欧阳苏氏谱各见本集古谱序法也。世说注引温氏谱序兼作图。据钱氏例也。通志艺文略钱氏有庆系谱复有庆系图又后汉书书卢植传言同宗相后披图按牒以次可知谱上溯始祖。而中间六世阙所不知。欧阳氏例也。欧阳氏谱曰自琮以下七世其谱亡详字与官爵及妇族。据世说注所引诸谱也。其无官者。魏氏谱称处士。世说注引魏氏谱曰顓字长齐会稽人祖允处士今不从恶饰也。汉代碑阴。民与处士别也。苏氏谱注不仕。今不注无庸注也。佚名书字。书次第。皆欧阳氏谱例也。魏晋诸谱。妇皆注名。今不注。据孔丛子也。孔丛子抗志第十曰卫将军文子之内子死复者曰皋媚女复子思闻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妇人于夫氏以姓氏称礼也又或注次第。世说注引羊氏谱谢氏谱王氏谱今不注。妇以夫为长幼也。惟两张夫人注。辟不成文也。佚父族者书其里。世说注引司马氏谱例也。别支里族皆不书。则苏氏谱例也。苏氏谱惟书娶某氏有子注生几子。欧阳氏谱例也。苏氏谱。世世冠子字。文弗别也。其无子者注名下。亦欧阳氏谱例也。苏氏注于次格。在末格则例穷也。欧阳氏谱。格尽。别起者重书一世。明所承也。询书第一谱之末又书第二谱之首托书第三谱之末又书第四谱之首今次谱惟注某之子。省复也。图则重书。省注也。支派失传者入谱。荀氏家传例也。世说注引荀氏家传曰巨伯汉桓帝时人也亦出颖川未详其始末后裔无考者入谱。欧阳氏谱例也。欧阳氏谱于名下注阙字苏氏谱于祖父之名加讳字。欧阳氏谱则从同谱者。一族之公非一人之私也。故不从苏氏也。序述之文。欧阳氏苏氏皆名。苏氏乃至名祖父。族谱后录称吾祖杲吾父序今不从。嫌斥也。详谱本宗。别支则略。欧阳氏苏氏例皆然。然二家之谱。一支一谱者也。今之谱。一族一谱者也。一支一谱。各详所出。即彼此可以互明。一族一谱。例无别见。义不得而偏略也。苏氏谱生卒注名下。今排比年月为生卒谱。亦统序一族之法也。古法不记迁徙。今记。从欧阳氏也。古法记女之所适。世说注引谢氏谱袁氏谱今不记。从苏氏也。谱载莹墓。据隋书经籍志。载杨氏谱也。其图则参用金石例也。潘昂霄金石例一引古金石例云墓图作方石碑先画墓图有作圆象者内画墓样各标其穴某人其石嵌之祭堂壁上无祭堂则嵌围墙上欧阳氏谱载行事。今不载。据隋书经籍志也。隋书经籍志家传入传记家谱入谱系各不相属旧唐书经籍志始合为一类然究各自为书盖谱为通名故家传亦得称谱而谱则不必定载事也入谱之岁。古无正文。庾会终于十九。阮牖卒未弱冠。二氏之谱载焉。见世说注苏东坡年已二十。老泉乃不列于谱。非所详也谱称至和二年作以东坡年谱考之时已二十前一年婚王氏矣姚安公定以十六岁从版籍也。晋法始以十六成丁见晋书范宁传今仍之

右序损益古法之例

古以纪谥系者为牒。史记三代世表司马贞注曰牒者纪谥系之书也故王氏有家谱。复有家牒。唐书艺文志又以纪世次者为图。故欧阳氏谱所列世系。全为表式。而别署曰图。然史记年表。桓谭谓旁行邪上。并效周谱。语见南史刘杳传刘知几史通亦引之则谱式本同于表。刘勰谓谱者普也。注序世统。事资周普。见文心雕龙则谱为纪世之正名。仍曰谱者。从朔也。古但曰某氏谱。世说注所引皆曰某氏谱惟王浑一条称家谱疑其羡文曰家谱。据隋经籍志。唐艺文志所载也。题里居。亦据隋志唐志也。隋志有京兆韦氏等谱唐志有东莱吕氏家谱曰某房。据韦氏李氏谱也。唐书艺文志韦氏诸房一卷李氏房从谱一卷曰某支。据杨氏谱也。通志艺文杨氏枝分谱一卷其文始见唐扶颂。汉咸阳令唐扶颂有苗胄枝分之语见隶释五其省为支。则据北齐书魏收传文也。转载收对杨愔曰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尽是以具书其支派曰某门。据韦氏家传文也。隋书经籍志韦氏五门家传一卷不曰眷。唐书宰相世系表裴氏称东眷中眷西眷僻也。曰次第。据后汉书第五伦传文也。传曰其先齐诸田诸田徙园陵者多故以次第为氏曰成丁。据北史隋本纪文也。隋本纪上曰开皇三年始令人以二十一成丁己所自出曰某公。据白氏家状文也。族之尊者亦曰公。据柳子厚叔父墓版文也。其无官者亦曰公。据吴仲山碑文也。汉故民吴仲山碑称吴公仲山洪适曰故民者物故之民也见隶释九妇曰某夫人。据欧阳氏谱也。睦夫人钦夫人等皆系夫之名夫人黄氏等则系妇之姓士庶妻亦曰夫人。据朱子语类也。语类无爵曰府君夫人汉人碑已有只是尊神之词曰元配。据晋书礼志文也。志曰前妻曰元配后妇曰继室曰继配。据王介甫葛源墓志文。志曰继配卢氏介甫又据仪礼也。仪礼丧服传曰继母之配父与因母同不曰继室。古之继室非妻也。说详左传隐公元年杜氏注及孔氏正义不曰中娶。世说注引温氏谱文不曰次配。韩愈昭武将军李公志文皆僻也。其父称讳。据曲礼文也曲礼妇讳不出门正义曰妇家之讳其佚姓者曰某氏。据晋书礼志文也。志曰吴国朱某入晋晋赐妻某氏内忌无文。以内讳例之也。世说王蓝田拜扬州主簿请讳教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内远近共知内讳不出于外余无所讳。右序称名之例准之经。易序卦书序诗序皆列后。序卦移于李鼎祚书序移于伪孔传诗序移于毛萇皆非古也今惟序卦复其旧准之史。史记自序。汉书叙传。皆列后。准之诸子百家。法言越绝书论衡潜夫论文心雕龙类不胜数。序皆列后。故序例列后也。章析之越绝书例也。有标目焉。史记正义例也。说文汗简类篇。目亦列后。然旁证少矣。故弗为其僻也。陆氏释文。录入篇数。今弗从。亦僻也。小目列上。大名列下。古经解史传类然。礼记目录曲礼上第一疏引吕靖曰既题曲礼于上故着礼记于下此古本小目列上大名列下之明证陆游作南唐书。尚由旧也。重槩移之陋也。语见钱曾读书敏求记谱古制也。法从古类也。一家之书从所好可也。右序编次标目之例

族谱解惑

朱轼

予作谱。例严以正。词简而尽。庶信今而传后焉。而有未协者。如立后之说是已。礼曰。何如而可为之后。同宗则可为之后。同宗者同大宗也。必大宗而后可为之后。明乎小宗之不可为之后已。何为不可。无人子者舍其父而父人。非得已也。小宗有四。祖迁于上。宗易于下。非若大宗之百世不迁也。父之宗子无后。即以宗子之亲弟主祖之祀。若祖曾皆宗子。则祖曾之祀皆主之。而无后之宗子。祔祭于父。再传与其弟并祭于庙。亦至五世而迁焉。若高祖之宗子无后。则曾祖之宗子主其祭。曾祖之宗亦然。是高曾祖父之宗子。可不为之后也。可不后而为之后。是亦不可以已乎。同宗则可云者。为为后者计所后之人也。其人可为之后矣。而后与计为后之人。故又曰何如而可以为人后。支子可也。何取乎支子。适子自为小宗。不得舍其宗而后大宗。故取支子。或曰宗者尊也。族人之所尊事也。以平日尊事小宗之庶子。一旦立为大宗。向之为所宗者。今皆俯而宗之。亦觉不伦。况世禄之家。统绪相承。正宗绝而旁亲入继。必取庶而舍长。势必越亲而及疏。有如甲为宗子无后。弟乙惟一子。将舍乙子而立从兄弟子。抑或从兄弟亦止一子。将立再从三从。或亲尽无服之子。以亲属所遗之爵禄。移之疏远无服之亲。此争端所由起也。况此疏远者。又非一人者乎。予曰。就后代人情言之。不无此患。然人子之心。惟知有父。苟始祖之祀不绝。则天性之至爱。有非他端之所得夺矣。先王制礼。以顺仁人孝子之情。而不强其所不能。礼制定。而不肖者亦范围于其中而不敢过。彼较量尊卑疏戚之伦。为世爵世禄计者。由礼教之不明也。礼明而此患息矣。或曰。均子也。天性之爱。适庶何以异焉。曰。子虽百而为后者一也。支子非乐违其父。然本不为父后。不得已而后大宗。犹之可耳。知此之犹可。明乎非此之必不可矣。顾犹有虑者。同宗无支子奈何曰。以长子后大宗。诸父无后。祭于宗家。后以其庶子还承其父。此通典田琮论也。汉石渠议亦云。大宗无后。族无庶子。当绝父以后大宗。窃意绝父以后人。人子之所大不忍也。古者天子诸侯之继统。宗社为重。无论长幼适庶。择其亲而贤者立之。虽绝其父后。所不恤耳。若士大夫之家。虽大宗不可无后。而所生必不可弃。礼云丧有无后。无无主。宗子无子。而同宗无支子可立。则以长子摄主丧祭。俟后有支子而立焉可也。即支子必不可得。立同宗之庶孙为宗子适孙亦可也。又何用绝人之后以为后乎。何必夺人之宗以继宗乎。

今宗法废。立后者不分宗与庶。贫无立锥则已。但有田数亩。屋数楹。则必择子而继。而旁亲之利所有者。且争为之后。甚而累讼不休。风俗之恶。无过于此。孔子等为人后者于贲军之将亡国之大夫。先儒每以为疑。尝试思之。属毛

乎。离里乎。有三年之爱乎。孰非人子独降为期。于女安乎。而有不得不尔者。后大宗子也。后大宗子者。后宗子之父之祖之继别之宗也。父厌于祖宗。故隆彼而降此。不然而后非所后。是父人而自绝其父矣。比之异端之空桑妾妇之外成何异焉。其可耻。且不止贲军亡国已也。田汝成云。昆弟异居者当立后。幽以慰死。明以养生。敦彝伦。弥祸乱也。窃谓生虽异居。死得祔祭。乌用立后。即夫亡遗妻。以从子养世叔母。无不可者。邱文庄谓有大名显宦不宜绝。此寓贤贵于亲亲之中。庶几近是。然必实有德业闻望。为国家光。若不虞之誉。非分之荣。无足算也。惟生时以序继养者。鞠育之恩。等于毛里。即为之后。而降其所生之服。犹之可耳。然有继后自生子者。为后之子。得归本生。所后父母卒。无论亲疏。服不杖期。抑或出继后。亲兄弟没。本生父反无嗣者。亦当归宗而附所后于庙。他日以众子嗣所后为适孙。又吾族有贫而鬻子于族人者。名曰乞养。乞养子者不必己无子。有子而犹乞养。欲资其力以卫家耳。亲子成立。养子当还本生。今乃一书继。不知继者绝而续之谓也。有子而书继。不祥莫大焉。先曾祖未生先祖时。养叔房朝信公为子。向亦混载曾祖下。今欲改归本生。而朝信之父不可考。不得已书抚叔房子。而族之乞养子者遂执此为例。惑矣。曩赤城公。欲以吾叔弟焜后伯君驭公。仲弟焜后伯子汇。子汇乃先叔祖缙云公养伯房子为后者也。今立谱。族人以子汇可不继。君驭不可不继。吾意亦以为然。乃请严命。则曰。若所谓非礼之礼也。长子不可绝者。以传重也。吾兄卒时。先人方壮盛。后十年始生吾。又六年先人卒。兄虽适长。未传重也。夫何后焉。况非大宗子。于礼原不得立后耶。众默然。然卒不能以是律族人也。至世族应继之论不一。有谓后伯必仲之仲子。无则叔之仲子。不得越仲而及叔。亦不得越次子而及三四子。后诸弟必伯之仲子。伯无仲。乃以次及仲叔季子。亦有谓继兄弟子必从其多者。又谓长子外惟所欲继。凡诸臆说。不载经传。而于理无大谬。惟长兄子。有时年长于继父。以之为后。似属不伦。至若一人而两继三继。一子而继彼继此。又或独子继人。无子继孙。此皆从财贿起见。灭情悖理之甚者也。今立谱。于此类再四譬晓。正其五六。而有未能遽争者。姑从之而为之解。

与族人书

朱轼

范文正公自政府出归姑苏。搜外库惟有绢千疋。录亲戚及闾里之旧。散之皆尽。曰族党见我生长。幼学壮仕。为我助喜。我何以报之哉。予尝读此。不禁流汗面赤。自予总角入塾。辄为族中长老所爱怜。明子伯尝语塾师曰。此吾家千里驹也。为我善教之。年二十泮游。举族来贺。长老咸谓所望于子不止是也。丁卯迄癸酉三次试乡闈。斗米只鸡之赠甚伙。吾家赴试者不少。而予独为族人

所亲厚。比计偕北行。长老送予门外。慰勉丁宁。依依不忍舍。迄今一记忆。不觉泪下也。越十年归里。举族为置酒食。自后归省者三。丁艰者再。族众为釀钱助喜赙丧。不一而足。而予历官三十余年。曾无尺帛之赠。此所以汗流面赤于范公数言也。或云。世有挟富贵以骄宗党。宗党欲得一见其面而不可得。如钱公辅所云者。公和平坦易。亲亲长长。如未仕时。见人急难。欷歔叹息。解衣分食以恤之。又立祭田学田。率族人以报本追远。培养后学。公何负于族党欤。予曰不然。礼曰。问疾弗能遗。不问其所欲。见人弗能馆。不问其所舍。注曰。辞口惠而实不至也。予于族之急难者。叹息欷歔。卒无济于其人之饥寒。非所谓口惠而实不至乎。又与于挟贵骄人之甚者也。先人倡捐祭田。族中踊跃佐助者甚多。学田所资纔百金。经营生息。皆诸伯叔昆季之力也。予何与焉。虽然。予闻赠人者或以财。或以言。予何以赠族人。于贫者则曰勤且俭。以自力于衣食。贫不足患也。于富者曰随分周恤。冥冥中有佑之者矣。或曰。公不能恤族而劝人周恤。徒贻口实。谁其从尔。曰予之不德。予知之矣。所以劝勉族人者。为贫者计。实为富者计也。几见有好善乐施而不长子孙者乎。况族人虽历数十世。其初则一人之身也。凡人父母祖父母没。则以不得侍养为恨。有及事其高曾者。则又相与羨之。至于五服之人。多坐视其困而莫之惜。甚而身享温饱。而亲兄弟有饥且寒者。吾以为此人即有父母祖父母高曾祖必不能养。纵令能养。而高曾祖父之子若孙饥且寒。高曾祖父食能下咽乎。由此推之。上至于百世。苟怀木本水源之思。未有不惜其族人者也。比闻吾乡连年歉收。族中枵腹待毙者。十之一二。而仓庾陈朽。闭而不发者。亦间有之。噫。何其忍也。昔人云。饥民一日得米数勺。可以不死。计一岁。每一石。可救一人不死。荒年珠粒。仅有此数。不在饥民腹中。则在富室廩庾中。今闭一石不发。必有一人死者。闭十百千石不发。必有十百千人死者矣。然则除日给外。其余廩庾中陈陈堆积者。皆堆积死人皮骨血肉脑髓也。夫省一酒食之费。可活几人。省一交际之费。可活几人。省一簪珥衣被之费。可活几人。省一布施僧道礼拜神像纸钱牲牢之费。可活几人。以种种活人之物。而糜费于无用之地。以为豪举。是合数千百死人之皮骨血肉脑髓以为豪举也。忍乎不忍乎。吾尝推其说。以为粟者天所生以活人。偶寄吾廩庾中耳。而吾乃窃据天之所以活人者。转而杀人。杀人者死。而况杀数千百无辜之饥民。罪深孽重。必有奇祸。近于其身。远于其子若孙。是廩庾中陈陈相因者。非徒堆积饥民之皮骨血肉。实堆积其身及子若孙之不测奇祸也。由此言之。则救灾恤患。施之泛泛途人。所不容已。而况吾一本耶。予尝书此以自警。并示诸子弟。以动其惻隐之心。今以劝勉族之伯叔昆季。较金帛之赠为何如也。

叙次宗谱例言

法坤宏

宗谱为始迁祖作也。为始迁祖作者。称大宗以治小宗也。书始迁。志始也。自始迁至吾。凡十有四世。而谱每分四世为一部者。服穷于四世也。始迁祖自为一剖列上方者。申东西之尊。昭穆各以班处也。特书氏。明大宗也。大宗百世不迁者也。次书子。明小宗也。小宗五世则迁者也。凡同父之昆季。嫡书子。庶不复书子者。子继别为宗者也。明宗道也。大曰支。小曰派。列书某支某派者。小宗之子。各自统其属也。明宗统也。故特书以明大宗。次书以明小宗。不书以明宗道。列书以明宗统。支派以经之。世次以纬之。凡氏与子与支派与世诸字各画方为界者。变文示例。错举见义。皆以明宗法也。其始祖以下。不称一三四五世者。自吾上杀则曰祢曰祖曰曾祖曰高祖。自始迁下杀。则曰子曰孙曰曾孙曰元孙。谱为始迁祖作。亲始迁之子孙曾元。不可以世数明也。其六世以下。遂可以世数名者。张晏曰。礼服穷于元孙。故不得不以世数名也。凡族姓。年及冠婚以上者。皆书于谱。成人也。有科名封爵者。皆书于谱。臣死君。子死父。妻死夫。皆书于谱。公交车节烈已经旌表者。皆书于谱。录贤也。修举族中公事者。皆书于谱。录功也。凡吾谱侨居他境者。必志其地。重出乡也。流寓忘归者。不登于籍。重失业也。出嗣之子。仍系本生者。重所生也。于所后则书子某者。重为人后也。死而无嗣。则深没其文以志痛。生而未续。则岁申其启以征名。凡吾谱读入者。必取本名生年月日。父讳母氏。填注如格式。以凭编次。详所自出也。干犯名义者不书。逃入二氏者不书。螟蛉抱养者不书。不详所出者不书。防乱宗也。

卷五十九礼政六宗法下

置后解

汪琬

古者大宗而无后也。则为之置后。小宗则否。夫小宗犹不得置后。况支庶乎。子夏曰。为人后者孰后。后大宗也。曷为后大宗。大宗者尊之统也。然则族人而无后也。其遂不祀矣乎。曰。不然也。孔子曰。凡殇与无后者。祭于宗子之家。当室之白尊于东房。是虽不置后可也。然则有大宗之家焉。有小宗之家焉。祭者将奚从。曰视其祖。故曰庶子不祭殇与无后者。殇与无后者。从祖祔食。此之谓也。孔子曰。宗子为殇而死。庶子弗为后也。然则大宗其遂绝乎。曰如之何而绝也。弗后殇者而后殇者之祖祢。则大宗故有后也。传曰。士之子为大夫。则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无子则为之置后。然则大夫而非大宗也。亦可以置后乎。曰非是之谓也。公子有宗道焉。大夫亦然。庶姓而起为大夫。则得别于族人之不仕者。礼别子为祖。继别为宗。大夫独非大宗与。然则

大夫与公子若是班乎。曰。然。公子不敢援诸侯。故公子为别子。大夫之族不敢援大夫。故大夫亦为别子也。如之何其可无后也。子夏曰。适子不得后大宗。然则莫尚于大宗矣。奚为不使适子后之也。曰。以其传重也。古人敬宗而尊祖祢。适子者继祖祢者也。故不可以为人后也。然则无宗支适庶而皆为之置后。今人之所行。古人之所禁也。不亦大悖于礼与。曰。此礼之变也。自宗法废而宗子不能收族矣。宗子不能收族。则无后者求祔食而无所。其毋乃驱之为厉乎。故不得已为之置后也。变也。然则今之置后者。必亲昆弟之子。次则从父昆弟之子。其于古有合与。曰不然也。礼同宗皆可为之后也。大夫有适子则后适子。有庶子而无适子。则卜所以为后者。如之石祁子是也。况无子而为之置后。其有不听于神乎。吾是以知其卜也。卜之则勿问其孰为亲孰为疏可也。是可行于古。亦可行于今者也。作置后解。

辨小宗不立后

秦蕙田

礼以义起。法缘情立。不衷诸古。则无以探礼之本。不通于时。不足以尽物之情。如宗法为人后一事。此极古今不同之殊致也。礼称大宗。一尊之统。不可以绝。故族人以支子后大宗。是维大宗当立后。而小宗则不立。支庶更无论矣。呜呼。此诚三代以上之言。不可行于后世者也。何则。古者有井田。有世禄。井田法行。则人无兼并。世禄不绝。则宗无削夺。有世禄者。皆卿大夫也。礼别子为祖。别子者本国公子。他国公子。庶人崛起。皆卿大夫也。卿大夫则有圭田以奉祭。有采地以贍族。其禄受之于君。传之于祖。故大宗百世不迁。而立后之法重焉。若后世与古相似者。惟宗室近戚勋臣袭爵者为然耳。若卿大夫则多出于选举。虽公卿之子。其入仕者。或以甲科。或以恩荫。别无世禄可藉。而士之入仕。崛起者居什九。是以一族之人。或父贵而子贱。或祖贱而孙贵。或适贱而庶贵。贵者可为别子。贱者同于庶人。皆以人之才质而定。非若古继别之大宗。一尊而不可易也。至于兼并势成。人皆自食其力。勤俭者致富。惰侈者困乏。即一家之中。有父贫而子富。兄贫而弟富。嫡贫而庶富。又以人之勤惰奢俭而分。非若古继别之大宗。有世禄之可守也。如是而责大宗以收族。其势必不能既无大宗。则人各祢其祢。各亲其亲。亦情与理之不得不然者。乃田氏罗氏等。犹执大宗立后。支庶必不可立后之说绳之。是焉知古者大宗百世不迁。今则人人可以为卿大夫。则人人可以为别子。别子未必非支庶也。而谓支庶不立后可乎。而况小宗乎。古者小宗。五世而迁。亦有收族之道。今则小宗之适。不皆可以收族。而支庶可以为富人。支庶无藉于宗子。而宗子之祭祀有阙。反不能不藉于支庶。若支子不立后。是夺支产以与适。黜贤而崇不肖。此岂近于人情。宗子且不可。而况他人乎。乃议者犹执殇与无后。从祖祔

食之说绳之。倘果有宗子可也。无宗子。则无祖庙。无祭祀。不知祔于何所。食于何人。不亦拘泥而不通于事乎。伏读 国家功令。无子者许令同宗昭穆相当之侄承继。先尽同父周亲。次及小功缌麻。如俱无。方许择立远房及同姓为嗣。其或择立贤能。及所亲爱者。若于昭穆伦序不失。不许宗族以次序告争。并官司受理。又独子不许出继。夫曰无子者。则凡无子皆是。未尝指大宗小宗。及为适为庶而言也。曰同父周亲。则兄弟皆是。未尝专指继父之适为言也。由亲及疏。由近及远。又有择贤之条。即古同宗皆可为后之义。而次序分明。则争端不起。独子不為人后。尤与适子不后大宗之义相符。此真礼以义起。法缘情立。非 圣人莫能制也。论礼者慎无泥古以违今也夫。

为人后

惠士奇

礼齐衰不杖章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报者何也。曰五服唯子不报。其余皆报。为人后者后大宗。其父族人世。不敢以大宗之子为子也。宗子有事。族人皆侍。为人后者。祭所后之庙。其父与执事焉。敬宗也。亦服宗子之服以报之。族人为宗子服齐衰。故言报也。曰春秋之义。女子子嫁者。虽为天王后。犹曰我季姜。支子为大宗后。其父母不敢曰我子也。何也。曰为人后者。与女子子嫁者。相近而不同。女子子之降服也。妇人无二斩也。为人后者之降服也。丈夫无二本也。女子子之于夫也。舅姑也。父母也。其名别。为人后者之于所后也。所生也。其名无别。圣人恶其无别也。特言其父母以别之。故曰相近而不同。且所后者大宗。至尊也。所生者小宗。私尊也。抑私尊以奉至尊。后世犹有重所生而轻所后者。曰濮议。或称亲。或称伯。孰是。曰皆非也。称亲何以别于所后也。称伯何以别于所生也。不得已而求其可安者。则高宗称孝宗之父为近之。孝宗宗人偁之子也。高宗封为秀王。称曰太子本生父。本生父者。犹曰其父云尔。或从而更之。亦不达于礼矣。曰称考可乎。曰不可。父为考。考成也。事礼成于宫。祭礼成于庙。为人后者不称其父。奚考之云。公子不得称先。而况为人后者乎。曰父之昆弟为从父。言从则非考也。父之妾为庶母。言庶则非妣也。既称父曷为不称考。曰父。母之称广矣。书曰父义和。是诸父皆称父也。传曰我母多。是诸母皆称母也。外无二考。内无二妣。为人后者为其父。与妾之子为父后者为其母同。以其父为考者。是妾亦可为之妣也。曰不为其父母稽顙欤。曰礼妇人为夫与长子稽顙。其余则否。其余否者孰谓。谓父母也。受重他族。恩杀于父母也。为人后。不为其父母稽顙明矣。曰孤子得为人后与。曰晋羊祜无子。抚孤兄子若子。及祜死。孤兄子丧之若父。武帝命袭爵。执不从。曰为人后者父命之。无父命而自为者。叛父也。子而叛父。吾不敢。终不袭爵。无父命者。虽有君命犹不从。然则孤子不為人后也。曰为天

子后者。亦为其父母报歿。曰否。天子绝。

继嗣说

蔡新

按礼经有为人后之文。则无后者当继嗣正也。子夏传曰。何如而可为之后。同宗则可为之后。又曰何如而可为人后。支子可也。呜呼。后圣有作。不易斯言矣。顾考之礼经。稽之先儒之论说。又有拘而难行。宜于古而不宜于今者。传曰。为后者孰大。后大宗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绝。何休云。小宗无后当绝。后儒因之。谓大宗有为后。而小宗无为后。据礼丧有无后。无无主。继高者绝。继曾者得主之。继曾者绝。继祖者得主之。继祖者绝。继祢者得主之。继祢者祢祖。继祖者祢曾。继曾者祢高。则皆其祖也。舍是而必为后。是专其货财宫室。而以为己私。启旁亲之覬觎乐祸者。圣人所必禁也。此念庵罗氏之说也。田汝成云。昆弟异居者。当立后。邱文庄谓有大名显宦者不宜绝。此又因古礼之不可泥。缘人情而为之斟酌者也。近世高安朱氏犹或非之。谓生虽异居。死得祢祭。乌用立后。且所谓大名显宦。必实有德业闻望而后可。恐非近情之论。愚窃以为宗不论大小。子不分支庶。凡无后者皆可立也。礼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彼支庶独非人子乎。利其货财居室而争继启讼者。诚为薄恶。若以私其所有为嫌。而听其无后。则其货财居室又将焉置之。其归之亲兄弟耶。是皆兆乱启争之道也。惟立后则各得其所宗。以承祀不替。人心安而覬觎绝。幽以慰死。明以养生。亦仁人孝子之用心。未可厚非也。必泥支子当绝之文。其亦惑矣。或曰支庶皆可立后。是固然矣。宗子无后。必执以长继长则何如。曰以长继长之说。经无明文。惟通典载田琼论以长子继大宗。诸父无后。祭于宗家。后以其庶子还承其父。然此为同宗无支子者言之也。非谓有支子可继者。亦必以长子后大宗也。汉石渠议云。大宗无后。族无庶子。当绝父以后大宗。亦为族无庶子言之也。非谓有庶可继者。亦必以长子后大宗也。夫宗法之废久矣。古之所谓大宗者。世卿之家。命于朝廷。若鲁三桓郑七穆。宗社人民之所倚赖。土田里居族姓之所系维。皆于是乎在。今则不然。大夫多起于单寒。不分支庶。所谓继别之宗。已迄无定论。其所谓宗子者。大抵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祖迁于上。宗易于下。五世之后。莫之宗矣。又何必夺人之宗以为宗乎。况族人以支子后大宗。适子不得后大宗。子夏之言也。又何惑乎。问同宗则可为之后。疏谓同承别子之后。一宗之内。若别宗同姓亦不可。是始祖以下。皆可立以为后歿。曰然。然必自近者始。如宗子无后。先求诸同父诸弟之子。无可继。则及其同祖昆弟之子。又不得则求诸同曾同高昆弟之子。此其正也。或父母在时。择同宗之贤者教育之。不在此例。若舍同宗之可继。而养他姓为子者。告明族长。共斥革之。继而昭穆不顺者更之。继而其子忤逆

有实迹者。告于所宗之庙而返之。许再继。其应继不继。及争继及继而擅反。或阻挠应继之人。族长共斥责之。不可。则闻官治之。继而其后有子者。亦酌其资财房产而分给之。继而其后有子。而所生之后无子者。愿归则告于所宗之庙而返之。继而其后无子。而所生之后亦无子者。则俟既娶生子。以一子还本生父母。亦礼之权也。此皆宜于今而不悖于古者。则以是为吾族继嗣之例也可。或曰吾族固有多子。而不肯继人。亦有有子而欲再继者。又将何如。曰。是皆亲爱之心不笃。而自私之念胜也。夫兄弟之子犹子也。已则多子。而忍听其兄弟之不祀。于心安乎。至所谓继者。绝而续之之谓也。有子而再继。于义何居。是世俗所谓养子。非继也。义当归本生父母。虽然。当丁祔之式微。惧一之易斩。父母之心。人皆有之。此则未能遽正之。姑听之而为之辨。

为殇立后议

杭世骏

或有问于余曰。三殇之服之从期而降也。为其未跻于成人也。未冠未字未昏。死而为之立后可乎。曰可。记云。臣不殇君。子不殇父。何谓臣不殇君。鲁闵公八岁而被弑。于时即位二年。俨然朝臣。百姓矣。左氏讥跻僖公为逆祀。是则终僖公之世。闵公之主祔庙也久矣。何谓子不殇父。经无明文。事无显据。南北诸儒。无异同之论。余以意度之。是必取昆弟之子以后三殇。所以济礼之穷而重绝人世也。吾友赵稷有二嗣子。曰光曾。曰炳。其兄肩吾死无后。以炳为兄嗣。斩焉衰经告于庙。赴于族。其已事也。乾隆岁在己卯。光曾十五而殇。将取炳以归。则负亡兄之约。而伤寡嫂之心。如不以炳为嗣。则稷之后反绝。余执子不殇父之说以进。曰炳长矣。需之五六年。或需之七八年。冠而昏。昏而生子。若男也。即以后光曾。是肩吾无子而有子。稷无孙而有孙。于情顺。于礼合。于嗣续之计得。善之善者也。或曰。礼殇不立主。祔于王父。呼其名而祭之。今既以炳之子后。以稷主祭。呼其名可也。以炳之子之为后者主祭。呼其名则不可。曰杂记曰。附于殇。称阳童某甫。不名神也。郑氏曰。某甫且字也。尊神不名。为之造字。夫使光曾不殇。则必待冠而字。今既殇矣。礼有造字之例。余为之制字曰承祖。以待夫炳之子。他日之祭而不跲于词也。礼也。或曰如子言。光曾虽死。犹勿殇也。然则稷当何服。曰上殇九月。中殇七月。国制也。礼闻子不殇父。未闻父不殇子。光曾十五而殇。稷为之服七月之服。不得以私情干也。亦礼也。吾问光曾有至性。寒不敢先衣。饥不敢先食。事父惟谨。读书攻苦。将自振以大其家声。而天不永其年。则稷之不幸也。虽然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殇不殇有定数焉。余为创立后之议。以止稷祝予之痛。世有君子。其不以余为无稽也夫。

论钝翁立后书

阎若璩

承面问钝翁。以长子筠卒。以幼子谷诒为之后。名之曰权。是说也。于礼安乎否乎。弟以钝翁长于礼学。而又身为大夫。不应当哀悼荒惑之余。任情黷礼。若世俗人所为者。其亦必有所恃乎。曷恃尔。殆恃宋文鉴刘原父为兄后一议乎。及归取其读之。果有与从弟论立后书。载刘原父之议。曰。春秋之义。有常有变。取后者不得取兄弟。常也。既已取兄弟矣。则正其礼使从子例。变也。僖公以兄继弟。春秋谓之子。婴齐以弟继兄。春秋亦谓之子。所谓常用于常。变用于变也。春秋唯公羊家多异说。姑勿论。即以其僖公元年传。此非子也。其称子何。臣子一例也。盖僖公于闵虽庶兄。实北面为臣。礼诸侯臣诸父兄弟。以臣之继君。犹子之继父。其服必斩。故传称臣子一例。今钝翁非诸侯也。然犹可诿者。曰。有婴齐大夫之例在。然今之大夫。非古之大夫也。古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丧服传。君至尊也。为之斩。故大夫尊。得以降其亲。兄弟之服止大功。后世此礼不行。而刘炫馱牛宏降服之议。曰。古之仕者。唯宗子一人。由是先王重适。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适庶。与古既异。何降之有。由此推言之。纵钝翁无子。犹不得以弟为之后。而况钝翁之子筠。不过一士庶人耳。而敢援古大夫之例乎。或又为之解曰。钝翁固云权尔权尔。窃以天下何事不可权。而唯伦关父子。事涉宗祧。天经地义之所在。有必不可以权为辞者。且公羊不尝以权许祭仲之废君乎。君子深非之。汉隼不疑亦尝以卫辄拒父春秋是之。断卫太子之狱。虽一时君臣。相顾嘉叹。以为经术之效。而后世则罪其说之非。善乎钝翁尝引苏氏之言曰。执圣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说而不可。然则斯议也。其亦圣人之一端也已矣。

潜邱记引罗虞臣长子亦可为人后议曰孙远死而无嗣其弟重以长子彬后之或曰重之命非也长子不得为后曰斯重宗之义也吾将以重为知礼矣昔子思兄死而使其子白续伯父以主祖及曾祖之祭远嫌也以兄代兄是谓夺宗以子继伯父则有父命焉其孔氏之家之变礼乎重之命恶得为非

异姓为后

方苞

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以其气之不相属也。故古无以异姓为后者。春秋书莒人灭郟。而传者谓立异姓以祀。于经则疏。然足征自周以前。未尝有是也。汉魏以降。其流益漫。自王公及士庶。蹈此者迹相迭。俗之衰。人多不明于天性。而骨肉之恩薄。谓后其有父母者。将各亲其父母。无父母而自知其所出。犹有外心焉。故常舍其兄弟之子。与其族子。而求不知谁何之人。取之襁褓之中。以自欺而欺人。呜呼。是谓不有其祖也。其为之后者。苟自知其系姓。则俟养己者歿。求其族以后之。反其田宅。而脱身以复其宗。礼也。不自知其系

姓。而养己者之族。亦无可承。则庙祭其先。而祭养己者于其墓。祭者称名。所祭举姓字。奕世不废焉。古之有天下国家者。祀九皇六十四氏以及因国之无主后者。有道有德者祭于瞽宗。皆以义属耳。而况取诸襁褓。或收育于孤稚流离之日乎。然以恩与义属。而世祀焉。则诚也。以气属而命之曰为后。则伪也。礼不可以为伪。故曰名之必可言也。系姓之不知。则其祭也。如之何。曰。是特与生而丧其父母。生而不及其大父母者同实耳。致爱而导之以哀。致而加之以痛。胡为其不可以承祀也。姓无所受。则逮子若孙。而氏以己之字可也。其于养己者之祭。则不可以及其祖宗。是何也。义止于其身。而及其祖宗。是以气属而为伪也。此谓诬于祭。若舍是而求顺比俗之情。则非吾之所敢知也。

请定继嗣条规疏乾隆三十八年

江西按察使胡季堂

窃惟立继承祧。原为慎重嗣续。非为亲族分财产计也。江西讼词繁多。控争继嗣者。尤为不少。臣每于案牘中。心披阅。无论大家世族。田野细民。凡无子之人。薄有贖产。族党即举起纷争。不夺不餍。或称应继。或称爱继。或称继者本非无子之人所喜悦。执定应继次序。必欲勒令承继。或应继者。本无不得于所后之亲。而别房以爱继之说。钻谋怱怱。必欲另为择继。或子属夭亡。并未成婚。亦为议继。或子已成立身故。不为其子立继。反为其父立继。又或既为其子立继。又为其父立继。或大宗无子。并无家产。小宗止有一子。即称独子不出继。忍绝大宗。或有家产。即非大宗。又称现在虽止一子。将来尚能生子。不妨先行出继。并有大宗无子之人。偏爱远房之侄。不立周亲。致其祖父本有亲子亲孙。转令远支承其禋祀。诟告纠纷。殊为人心风俗之害。伏查例载无子者。许令同宗昭穆相当之侄承继。先准同父周亲。次及大功小功缌麻。如无。方许择立远房及同姓为嗣。又云继子不得于所后之亲。听其告官别立。其或择立贤能。及所亲爱者。于昭穆伦序不失。不许宗族指以次序告理。并官司受理各等语。是可知应继之人。果为所后之亲喜悦。自无另立爱继。如不得于所后之亲。例得告官别立。则应继者。即当归宗。若尚未定嗣。无子者素与应继之人。不相和睦。或曾评讼有案。是既非喜悦。即难以强其立继。在继后不得于亲。尚得告官别立。今未继时。已非情愿。若复拘定应继之说。议令承继。则继后尚能保其相安无事耶。至例称无子者。系指已经成立。娶有妻室者而言。若夭亡。或未婚。则是尚未成人。自应为其父议继。若有子成立。已死。或子死而其妇孀守。自应为无子之人立继。不必再为其父立继。再一子不许出继。前乾隆四年奉部议覆。如止有一子。虽系期功近亲。分应得子之人。亦不得以独子过房为嗣。申飭在案。又辑注云。应继之房。止有一子。当出继不当

出继。须依大宗小宗法议之。小宗可绝。大宗不可绝等语。是大宗无子。小宗虽止一子。自应将小宗之子。承继大宗。其小宗另行议继。若非大宗。则凡止有一子者。难期功近亲。分应得子之人。一不许出继。例意昭然。自可察观户见。无如地方有司。因见例内有应继爱继两条。调停中立。每断应继与爱继存。并有为未经成立之人议继者。有不为无子之人立继。而为其父立继者。有既为其子立断。又为其父立继者。有误会一子不许出继。致绝大宗者。有大宗无子。尚有小宗可以立继。而别立远房承嗣者。以致讼师蠹吏。播弄把持。迨至上控督抚司道。酌核定断。而其人所有资财。早已消归乌有。为无子而继子。而兴讼。卒至鰥夫嫠妇。产尽家倾。虽继子而仍同无子。情实可悯。臣请嗣后凡无子者。慎立后嗣一人。照依同宗昭穆次序承继。继后不得于所后之亲。听其告官别立。前继之子。即令归宗。若同父周亲之侄。或素有嫌隙。或讦讼有案。应不准其立继。即在大功服属内承继。大功小功。加有讼嫌。亦即递降议立。其夭亡未婚者。或已娶而故。其妇未能孀守者。均毋庸立继。仍为其父议继。若有子已婚而子亡。其妇人能孀守者。应为其子立继。不得再为其父立继。至大宗无子。自应在同父周亲小宗内立继。即小宗止有一子。仍继大宗。其小宗另行立继。如非大宗。凡系独子。虽期功近亲。一不许出继。如此明立科条分别定断。庶绝覬觎之端。永免纷更之扰。讼端息而风俗较厚矣。

与严姓亲族书

张海珊

迩者外氏多故。阅墙起衅。辄以异姓不得乱宗。前喁后于。如出一口。以某謏学陋闻。亦尝综之礼文。参以今律。鄙疑缕缕。用敢以书告之执事。夫父母之于子。生与养其恩相半。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诗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复我。凡此所叹。皆养功也。昔魏时或为四孤之论。大理王朗曰。收捐拾弃。不避寒暑。救垂绝之气。而肉必死之骨。可谓仁过父母。恩踰天地者也。生以为父。而使死不得以为父。于人心安乎。抑闻异姓之子还服所生。同于女子适人。皆降一等。则服所养父母必当三年。其不得为子乎。夫情之所极。即礼之所通。昔者汉秦嘉早亡。妻徐淑乞子养之。淑亡。子还所生。朝廷通儒。遣其乡里录淑所养子。还主秦氏之祀。孙吴周逸本左氏子。为周所养。周氏又自有子。人咸讥逸。逸敷陈古今。故卒不复本姓。由是以思。古今人情谅不大远。今某自堕地即为贵氏子。父谓之子。兄谓之弟。即凡宗族尊长。亦无不谓之从子若孙。乃一旦所养甫故。而遽绝之乎。夫彼既已昧其所生矣。而又绝之。将安归乎。虽绝之。于情安乎。如以礼必据经。言必衷圣。闰朝轶事。不得用证佐相驳难。则又有说。董江都一代醇儒。朝有疑义。则使者以片言而折衷焉。时有疑狱。曰甲无子。

拾道旁弃儿为己子。乙长杀人。甲匿乙。甲当何论。董曰。甲无子振养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不当坐。又一事。曰甲有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谓乙曰。汝吾所生。乙怒杖甲。甲告官。董曰。甲生乙不能育。义已绝矣。虽杖甲。不应坐。夫藏匿逋逃。断以父子之律加杖所生。附于不坐之条。其为予夺不既明乎。婴孩之质。受成长于人。不识所生。唯识所养。鄙谚有之曰。黄鸡生卵。乌鸡伏之。但知是乌鸡之子。不知为黄鸡之儿。故人情之至极。虽圣人莫以过。准之古事。酌之人情。某为故舅之子。即宜列贵氏之宗。夫固明论。抑岂曲说。然则故舅固有子矣。而乃援今律之深文。立应爱之两继。于义何居。夫与为人后。孔子斥之。有子矣而为之继。非礼之所谓与乎为之继矣。而复别之孰为应孰为爱。非尤礼之所谓与乎。且爱孰爱于所抚之子。弃生前养育之子。而假死后立后之名。未见其当也。而或以律文。异姓不得为后。夫异姓为后。则有若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或直继异姓者之云云耳。且为子之实与为后之名义不并称。名不相假。今某直为之子矣。非所谓为后也。故有异姓之子。而无异姓之后。今如必以律文。则律固有之矣。律曰。遗弃小儿听相收养。即从其姓。亲生父母。不准告认。又曰。旗人义子。自襁褓抚养成丁。以继其后。即准另记档案。夫考之古义如彼。参之今律又如此。左右之论。毋乃有所未察乎。某忝戚属之末。如遂观望成败。坐嬉蛮触。生死两负。益所难安。倘得徼福于贵氏之先灵。彼既尽犹子之心。而某亦得致友恭之义。履霜之逐子既归。翳桑之饿夫得免。幸甚。

示邑民争继祀谏语

张甄陶

审得刘绍蕃与刘绍昂争继一案。缘刘绍蕃之胞兄绍璧。早丧无子。遗妻杨氏孀守。彼时因祖遗田产无多。族众互相推诿。不肯承继。经杨氏觅有远房无服之刘成三为继。业经将近族不为承继之处。呈请批准在案。计刘成三自四岁入继。已经二十余年。娶有妻室。而杨氏亦勤俭积趋。续置田亩。居然中人之产。于是刘成三拥有余资。从事赌荡。而刘绍璧近房之兄刘绍昂。遂乘间唆诱杨氏。将成三呈官斥逐。另以绍昂之子亚康为继。彼时刘绍蕃之母钱氏。已经不允。将绍昂唆诱之处呈明。而刘绍蕃则坐视不言。其意以己只一子。不能分继。听绍昂所为。可以从中分肥得利。迨至十四年十月。杨氏病故。彼时刘绍昂之子久经定继。不复奉承刘绍蕃。而刘绍蕃之妾。亦经有孕数月。贪心顿起。唆母钱氏。将刘绍昂之子亚康措阻。不许主丧。今己子观融。挽入执杖披。互相扭殴。纷纷呈告。而该族房人等。亦各惟利是从。左袒迭出。视此杨氏遗资。如逐兔分羹。各希染指。兹经逐一集讯。实无一应继杨氏之人也。何则。刘成

三四岁入继。抚养长成完娶。应继矣。乃初以远宗入嗣。亲疏之分不明。后则呈控经官。母子之恩已断。此不应继也。刘亚康经杨氏托于择立亲爱之条。已经官给继书。首尾三载。应继矣。乃本刘绍昂钻营产业。挑激风波。谓他人母。已属可耻。况丧祭须从先祖。伦常统于一尊。刘绍璧之母。既不以亚康为孙。刘绍璧之妻。又安得以亚康为子。此不应继也。至刘绍蕃之子。披麻则称母命。争继又引律文。非不确然有据。不思若以长子出继。则一子无两嗣之条。若以次子为继。则生子在杨氏已死之后。进退两无所据。况杨氏乃绍蕃胞嫂。又即时令子主丧。则凡送死之资。便应独行承任。乃据族老共供。一切棺殡之费。俱系杨氏二女借债措办。是此辈惟继产而不继宗。分则至亲。情同陌路。实又不应该继也。但刘绍璧夫妇已亡。不可无后。又此案互争已久。应予解纷。姑将杨氏所遗产业。分为四分。先尽清杨氏死时借揭丧费。次刘成三刘亚康刘观融与杨氏亲生二女。各按股均分。其刘绍璧夫妇木主。着刘成三刘亚康刘观融三人各行奉祀。俱着为杨氏之继。各从所愿。聊以息争。不必又援礼引律。致堕此辈度内。反成难结之案。但此不过就事论事。至现在争继之案尚有。而粤俗嗜利。争继最力。各执一说。非云先尽同父周亲。则云听告官别立所亲爱。非云大宗不可无后。则云失继之主无依。其言蔼如。其心难问。若不寻究根由。逐一剖示。则现争者既不愧不畏。特略考古今立继之本意以示邑民。盖古礼支子不祭。祭必于宗子之家。故宗子无后。则择支子以继之。所以重大宗而尊先祖。子夏传曰。为人孰后。后大宗也。何休公羊注。小宗无子则绝。大宗无子则不绝重本也。然所谓大宗者。亦非仅以伦序嫡长。盖古者大人世及以为礼。有爵则世官。无爵则世禄。是皆不可令小宗旁支。杂出干预。必就其昭穆相近之人。令其承继。奉先则主鬯承祧。合食以敬宗收族。今律所载立嫡子遗法。与文武袭荫各条。俱其遗意。然古亦有非大宗而立后者。礼曾子问有曰。士之子为大夫。无子则为之置后。此以贵而为之立后。又礼既曰殇与无后者。祭于宗子之家。而左传则有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之文。是贤亦为置后。至若非大宗非贵非贤。则礼明明有无后从祖祔食之文。又有无宗亦莫之宗之语。然古今人情不甚相远。当时亦必有觊觎财产。强附人后者。故檀弓志孔子射于矍相之圃。门人扬觶。摽覆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与为人后者而出之。此则指不应置后。而强为之后之人也。至于三代以后。今古异宜。封建废则世爵禄废。世爵禄废则宗法亦废。嫡长降为陪隶。即堕其家声。旁庶而克树立。即扬其宗祖。而所奉之祖。亦非古厥初生民之太祖。因生赐姓之别宗。其功德必世世不祧者比。是宗法废则为人后之说亦宜废。

然犹有不可废者。一则如凡公侯伯以下。以至世职流官之分应承袭者。则按照为定例。使利无可争。一则如屯兵卫军则有勾丁。盐丁工匠则有世业。前朝犹

千里勾符。荷戈应役。必按例承替。使害无可避。至若蚩蚩编氓。既无袭荫可争。又不以世业貽累。则所有田产。自有律内无男归女无女入官充公之条。所有承继。殊不足论。然圣君贤相。体恤人情。以生者必有所养。死者必有所归。不可不为之所。故于律内首载先尽同父周亲。以次旁及。务于昭穆伦序不失之语。使暮年失子之人。有所倚依以慰。又别列嗣子不得于所后之亲。听告官别立之条。使为人后者。不敢以非天属忤于所后之亲。互相牵制。意义至深远也。然而法立弊生。人心百变。其贫无立锥之地。即有昭穆伦序不失。谁与为亲。其稍有家业者。则无赖奉承。惟所欲择。而恐不得当。又有妇女偏见。憎爱无常。而从中构挑之人。饰邪说。文奸言。资其附和。则亦各引律礼。而其意全不在此。儒以诗礼发冢。而盗跖以饴粘牡。就其见与之剖。是益滋之惑也。故论承继于编户之氓。既非有大宗小宗为贵为贤之别。又无承袭之乐更替之苦之殊。则惟取其义可以相安。而各从其愿。盖有三不争之说于此。一曰继死者不必争。何则。生民有欲。是以有爱憎厚薄之殊。而伦常之说。不足以尽之。若已死。则其人亡其欲亡矣。所余者气无不之。而穷则反其本。故鬼神不享非类。则气不相通。气不相通。则祭无由而格。若就其气以求之。则必就伦序为当矣。此不必争也。一曰继生者不必争。何则。鬼犹求食。须求所归。岂民之生。反令颠拂。今若入继之男。不得于父母。或应继子之父母。不友于弟昆。是其日寻谗诤。不可一朝而居。岂可继以虚名。迫使终身之累。自应听其择于亲爱。以安齿没。此不必争也。一曰继妇人者不必争。何则。妇人无子。是有二义。其青年丧夫。矢志守节。是其无子可旌。自应为择亢宗之子。其有自不生育。而又忌凶悍。令夫无子者。其人已犯七出之条。又欲拥家费徇爱憎以混昭穆。则族人可秉礼以正之。其主使者可按法以惩之。女人从夫不从身。立继继宗非继己。自应就其夫之伦序。酌其继之人才。何用纷纭辩论。此不必争也。弃亲而取疏是谓悖德。见利而忘义是谓无耻。不揆以理而惟一偏之词是听。是谓之不知类。此三者吾无取焉。若夫仁人孝子友兄悌弟之不忍死其亲者。则自行其心之所安。而礼可以义起。不可执是说以绳之也。爰因刘氏争继之事。发其义以晓吾民焉。

二子析产序

魏礼

以为置产必丰而后可者。非通论也。以为薄产不足以遗子孙者。非通论也。以为兄弟无争。不必为定分焉者。非通论也。以为古人重生分。而准古以绳今者。亦非通论也。疏广曰。贤而多财。则损其智。愚而多财。则益其过。是产不必丰也。鲁敬姜曰。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佚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是薄产不足周给。而毋废劳思焉可也。语曰。百人逐鹿。一人得之。贪者

悉止。分定故也。是素定者慢也。易曰。君子以同而异。又曰。近而不相得则伤。是生分者得其宜。不为悖道也。嗟乎。处晚近之世。慎毋浮慕累世同产之名。而实受其害。吾见之也数矣。夫立法而贤人能守者。非善法也。庸众人能守者。法之善也。愚不肖者能守。斯善之善者也。汝兄弟三人。侃出抚为吾叔兄后。其遗产岁得田谷百十六石。而缩收与播精实为石六七十有奇。效俨请曰。弟虽后仲父。产薄。恐不给食。愿割己分以益弟。于是以收百石谷之田以畀侃。而效俨乃各得百八十有六石之田。噫。吾产不既甚薄已乎。然吾深喜汝兄弟之让而无竞。其或有致丰之道也。然则处丰者如之何。曰善散而已矣。义所当为。勿私也。富视其所与。非妄施也。守薄产者如之何。曰循吾分毋惰而已矣。楚子萑路蓝缕。以启山林。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以兴卫。在于人之为之也。为定分者如之何。曰各守其素而已矣。生分者如之何。曰无勤父母经营以养己。而已代养焉。事分而情益合。古人之道。多端也。其本如之何。曰端以立身。通变以致用。求师友之益以读书。审往哲之宜以自淑。是则处分合产之薄与丰者。无适而弗可也。若夫居家之常经。则吾先征君之训吾兄弟者备矣。恪守而已。庸何说哉。

别籍异财议

李绂

吾江西风俗厚。聚族而居。族必有祠。宗必有谱。尊祖敬宗收族之谊。海内未能或先。至于一家之中。累世同爨。所在多有。若江州陈氏。青田陆氏。并以十世同居。载在史册。今此风亦稍替矣。观朱子晓谕兄弟争财产事。援据礼律以敦教化。凡祖父母父母在堂。子孙别籍异财者。并将关约呈首。抹毁不遵者。依法断罪。信乎儒者之政。异乎俗吏之为之也。然细思之。尚有未尽善者。禁其争财可也。禁其分居恐未可也。孟子论王政止称八口之家。朱子释之以弟为余夫。壮而有室。即别授百亩。是古者未尝禁人之分居也。惟是乡田同井。相友相助相扶持。则分而不分耳。迨世既衰。渐失友助扶持之意。于是笃行之士。矫为累世同居之事。姑以劝亲睦而激薄俗耳。非比户所能行也。凡累世同居者。必立之家法。长幼有礼。职事有司。筭库句稽。善败惩劝。各有定制。又必代有贤者。主持倡率。而后可行。否则财相竞。事相诿。俭者不复俭。而勤者不复勤。势不能以终日。反不如分居者各惜其财。各勤其事。犹可以相持而不败也。至于祖父母父母在堂。亦微有辩。如年踰七十。宜传家政。或年虽未衰。别有疾病。而不任综理。则子孙析居。亦无不可。且其家既分析。必其家法未立。又无可兼综之人。今必责已分者使之复合。是强人以所不能。势不行矣。惟既分之后。骨肉争财。致兴讼狱。则不逊不亲。岂惟偷薄。彝伦已斲。地方官长。深惩而严治之。庶还厚。故曰禁其争财可也。若止于分居。则不

能禁。亦不必禁。惟教之以亲睦之道。俾分犹不分焉。亦未害于三代之治也。

分居日知录

顾炎武

宋孝建中。中军府录事参军周殷启曰。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异居。计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产。八家而五。其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忌疾谗害。其间不可称数。宜明其禁以易其风。当日江左之风。便已如此。魏书裴植传云。植虽自州送禄奉母。及瞻诸弟。而各别资财。同居异爨。一门数。亦染江南之俗也。隋卢思道聘陈。嘲南人诗曰。共甑分炊饭。同铛各煮鱼。而地理志言蜀人敏慧轻急。尤足意钱之。小人薄于情礼。父子率多异居。册府元龟。唐肃宗干元元年。诏百姓中有事亲不孝。别籍异财。玷污风俗。亏败名教。先决六十。配隶碛西。有官品者禁身闻奏。宋史太祖开宝元年。诏荆蜀民。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孙不得别财异居。二年。诏川岐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别籍异财者。论死。太宗化元年。禁川峡民父母在出为赘。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诏诱人子弟析家产者。令所在擒捕流配。其于教民厚俗之意。可谓深且笃矣。辽史圣宗统和元年诏民有父母在别籍异居者坐罪若刘安世劾章惇父在别籍异财。绝灭义礼。则史传书之。以为正论。马亮为御史中丞。上言父祖未葬。不得别财异居。李元纲厚德录乃今之江南。犹多此俗。人家儿子娶妇。辄求分异。而老成之士。有谓二女同居。易生嫌竞。式好之道。莫如分爨者。岂君子之言与。史记言商君治秦。今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又言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以为国俗之敝。而陆贾家于好畤。有五男。出所使越得橐中装卖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其生产。陆生常安车驷马。从歌舞琴瑟。侍者十人。宝剑直百金。谓其子曰。与汝约。过汝。汝给吾人马酒食。极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宝剑车骑侍从者。后人或谓之为达。至唐姚崇遗令以达官身后子孙失荫。多至贫寒。斗尺之间。参商是竞。欲仿陆生之意。预为分定。将以绝其后争。呜呼。此衰世之意也。

汉桓帝之世。更相滥举。时人为之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见抱朴子当世之俗。犹以分居为耻。若吴之陈表。世为将督。兄修亡后。表母不肯事修母。表谓其母曰。兄不幸早世。表统家事。当奉嫡母。母若能为表屈情。

承顺嫡母者。是至愿也。母若不能。直当出别居耳。由是二母感寤雍穆。可以目东汉之流风矣。陈氏礼书。言周之盛时。宗族之法行。故得以此系民而民不散。及秦用商君之法。富民有子则分居。贫民有子则出赘。由是其流及上。虽王公大人。亦莫知有敬宗之道。寢淫后世。习以为俗。而时君所以统驭之者。特服纪之律而已。间有纠合宗族。一再传而不散者。则人异之。以为义门。殆

所谓名生于不足欤。应劭风俗通曰。凡兄弟同居。上也通有无。次也让其下耳。岂非中庸之行。而今人以为难能者哉。

五杂俎言张公艺九世同居。高宗问之。书忍字百余以进。其意美矣。而未尽善也。居家御众。当令纪纲法度截然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妇勃溪。奴仆放纵。而为家长者。仅含默隐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况九世乎。善乎浦江郑氏对太祖之言。曰臣同居无他。惟不听妇人言耳。此格论也。虽百世可也。唐元完天宝二年敕。如闻百姓有户高丁多。苟为规避。父母见在。乃别籍异居。宜令州县勘会其一家之中。有十丁已上者。放两丁。征行赋役。五丁已上。放一丁。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风教。其赋丁孝假。与免差科。谓应赋之丁遇父母亡则免差科谓之孝假按此后周太祖所制若罹凶礼则不征其赋者也可谓得化民之术者矣。

睦宗族

张履祥

人有此生。当思不虚此生之意。在门内。勉任门内之事。在宗族。勉任宗族之事。不可辄起较量推卸之私心。充较量一念。势必一钱尺帛。兄弟叔侄不相通。充推卸一念。必至父母养生送死有不顾。门内如此。况宗族乎。又况其余。安有一步推得去。人家譬如屋室也。有栋梁。然后有椽檐榱桷。然后有墙壁门户。大小长短。各效其能以为用。便可成室。若各各自私。毋论不足成室。究竟一无所用而已。抑思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而仁为己任者。独非人乎。乃不求为柱石栋梁。甘自弃为沟中之断。哀已。凡读史传。至世德之门。孝义之里。或乡闾所称。或朝廷所表。未尝不甚慕之。谓子孙何幸得生其家。乃终不知反求诸身。岂非惑乎。夫彼非有异道也。父子笃。兄弟和。尊卑得其序。内外大小得其常而已。吾犹是父子。犹是兄弟。犹是尊卑大小内外。不能如彼。何也。得非身之不修。彼怀仁义而爱敬敦让以化之。我则怀利而傲慢贪戾以败之。与美恶之习始于一人二人。其流必及数世。诚之所感不言而喻。故意向不可不端。立身不可不正。源远流长。根深者实遂。前人植基。职惟修德。后人踵武。庶其式谷哉。

寇永修山居日记云古人睦族非止同宗以族服考之父族母族妻族皆是昔晏平仲敝车羸马桓子以为隐君之赐晏子曰自臣之贵父族无不乘车者母族无不足于衣食者妻族无冻馁者齐国之士待臣举火者三百余人

六朝论

杨绳武

六朝风气。论者以为浮薄。败名检。伤风化。固亦有之。然予核其实。有后世

不可及者数事。曰尊严家讳。矜尚门地。慎重婚姻。区别流品。主持清议。后人但其失。而不知其可尚。毋乃疏欤。请历举之。桓元泊船荻渚。王大往看之。桓为设酒。王频语左右。令温酒来。桓因流涕呜咽。曰。犯我家讳。谢超宗父名凤。齐武帝目之为凤毛。右将将刘道隆不知。就超宗索观。曰。闻君有凤毛。超宗流涕入内不复出。此尊严祖讳之说也。王大将军与丞相书。称述杨朗。曰世彦国器。且是杨侯准之子。位望殊为陵迟。宋武帝目谢景仁曰。此名公孙也。王僧达得罪太后兄孙路琼之。太后泣诉于帝。帝曰。僧达贵子。岂可以此加罪。梁武帝以张率为秘书丞。曰。宰相不从天降。不从地出。卿名家奇才。若复以礼律为意。便是其人。陈宣帝欲用义兴主钱肃为黄门侍郎。问济阳蔡凝。凝正色曰。黄散之职。固须人门双美。此矜尚门地之说也。王文度为桓温参军。桓为儿求婚王女。王许咨父蓝田。蓝田怒曰。汝畏桓温面邪。兵那可嫁女与之。卒不许。东海王源以女嫁富阳满氏。沈约为弹文奏源曰。源虽人品庸陋。胄实参军。满璋族姓。士庶莫辨。潘阳之睦。有异于此。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侯景初入朝。请婚于王谢。梁武帝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求之。此慎重婚姻之说也。宋元嘉中。中书侍郎宏兴祖。为文帝所爱遇。常乞作士人。帝曰。须得就王球坐。乃当判耳。宏称旨诣球。球举扇曰。若不得尔。宏还依事启闻。帝曰。我便无如此何。纪僧真得幸于齐世祖。曰。臣无他愿。惟求陛下乞作士大夫。曰此由江谢淪。我不得措意。僧真承旨诣。顾左右移吾远客。僧真丧气而还。世祖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而先是中书舍人狄当周赳诣同省张敷。亦不得坐。后羊侃为尚书令。梁宦人张僧允常往候侃。侃曰。吾非奄人坐。竟不前之。此裁别流品之说也。陈寿居父丧有疾。使婢丸药。客往见之。乡党以为贬议。坐是沈滞者累年。温峤为刘司空使劝进。母固之。峤绝裾而去。迄于崇贵。乡品犹不过也。谢惠连先爱会稽郡吏杜德灵。及居父忧。赠以五言诗十首。传布于世。坐废不预荣伍。刘整遣婢采音骂其嫂范。又杖兄子逵。任昉见之。弹奏请免整官。付廷尉验治。昉子西华东里。流落南海。昉故人到溉等不能收。刘孝标着广绝交论以刺之。此主持清议之说也。当是时士大夫虽祖尚元虚。师心放达。而以名节相高。风义自矢者。咸得径行其志。至于冗末之品。凡琐之材。虽有陶猗之贵。不敢妄参乎时彦。虽有董邓之宠。不敢肆志于清流。而朝议之所不及。乡评巷议。犹足倚以为轻重。故虽居偏安之区。当陆沈之后。而人心国势犹有与立。未必非此数者补救之功维持之效也。自此意寢失。而纲目愈密。名义之防愈疏。礼法日峻。廉耻之途日绌。祖讳不复严。而后生轻薄。蔑视前人。于是鬻贩宗曾。冒乱族姓。对子骂父。无元方之责言。数典忘祖。多籍谈之流失。为可叹也。门地不复尚。而名德后人。降为阜隶。菜佣市侩之子。一朝得志。可以凌铄士流。而清门旧族

。式微不振。至不获庇及嗣息。良可痛也。婚姻不复慎。而伉俪失伦。泾渭莫辨。较量货财之重轻。则谭邢之族。或不如抱布贸丝之氓。趋附一时之炎热。则子南之左右超乘。必不如子皙之出入布币。尤可耻也。流品不复辨。而士气不伸。直节多迁。遂有寡廉鲜耻之辈。望尘下拜于阉竖之门。屈节奔走于权幸之室。干儿义孙。腩颜不顾。气节之丧。自此始矣。清议不复重。而小人无所忌惮。君子无所执持。乡里之所不齿。而忝司民社。名教之所不容。而出入化权。背父母桑梓之义。而以为砥节奉公。甘嘻笑怒骂之来。而惟知固宠干进。心术之坏。于斯极矣。使六朝诸贤。遗风未泯。犹足以振末流之委靡。回狂澜于既倒。亦人心风俗之一救也。后世有化民成俗之责移风易俗之志者。其亦稍意于此夫。

备孝

唐甄

父母一也。父之父母。母之父母。亦一也。男女一也。男之子。女之子。亦一也。人之为道也。本乎祖而非本乎外。本之重如天焉。若以言乎其所生。母不异于父。母所从出可知矣。是故重于祖。而亦不得轻于外也。礼外论情。服外论义。若之何其可轻也。吾向也知其义而未言。以无文可征也。及读春秋。书杞伯姬来朝其子。其斯义也夫。妇人归宁。细事也。孺子无知。手挈之而来。尤细事也。于来可勿书。况其子乎。惟诸侯来曰朝。朝大礼也。以加诸孺子。重其义也。仲尼欲教天下之人爱其母之所从出如祖父母。爱其女之所出如其孙。故特起朝子之文以见义也。人之于父母一也。女子在室于父母。出嫁于父母。岂有异乎。重服于舅姑夫。轻服于父母。非厚其所薄。而薄其所厚也。昔为人子。今为人母。于是乃有父子焉。乃有君臣焉。固不得以其身为父母之身也。亦犹为人后之义也。以言乎所生。男女一也。恩不以服薄。服不以恩薄也。此义吾未言之。以无文可征也。及读春秋书纪季姜归于京师。其斯义也夫。夫诸侯且不称字矣。王后之尊。同于天子。乃称字乎。称。所以申父母之尊也。父母之尊。不降于天子。岂降于舅姑。仲尼恐为人妇者。习焉而忘其情。尊舅姑降父母。近舅姑远父母。亲舅姑父母。故特起王后称字之文以见义也。

明悌

唐甄

人之大伦有五。今存四焉。其一亡矣。昔者孔子之语其徒也。孝悌惟亟。而言忠或寡焉。江汉源而海委。孝悌源而忠委。有先委而后源者耶。有源盛而委竭者耶。异哉人之好名甚也。忠之为名大而显。史记之。国褒之。昔者明之初亡也。人皆自以为伯夷。乡学之士。负薪之贱。夫何与于禄食之贵厚。有杀身以徇国者。当是之时。天下之言忠者十人而九。孝之名不若忠之显大也。故当世

之言孝者千百人而一二。若夫悌。人莫为之亦莫言之。悌道之绝也已久于斯焉矣。吾观贤士大夫。亦有忠似比干者也。养似曾参者也。交似叔牙者也。其处昆弟则何如。予之尺穀则有矜色。乞其斗粟则有泚颜。善己则友资之。恶己则雠视之。侵己则盗御之。姊妹既嫁。蔑焉忘之。若不知为谁室之妾者然也。内不自知。责亦弗及。彼自矜为完行。吾见其不远于禽兽也。今有居父母之丧坐作不忘。既免丧而哀不已也。斯不亦孝矣乎。其于兄弟亦且有然。昔者子路有姊之丧。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子曰。奚为弗除也曰。吾鲜兄弟而弗忍除也。夫子亦尝有姊之丧矣。与弟子立而拱尚右也。弟子不知其故。子曰。我尚右者。以我有姊之丧也。由斯观之。可知悌矣。杀之而不怨。事君之道也。杀之而不怨。事父之道也。其于兄弟亦且有然。昔者象欲杀舜。舜则富贵之。富贵奚足云乎。象忧舜亦忧。象喜舜亦喜。是道也。舜事瞽瞍之道也。人所难能也。舜则施之于弟。且施之杀己之弟。孟子称舜之孝曰。美色富贵。不足解忧。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我且以此称舜之悌矣。曰。美色富贵不足解忧。惟顺于兄弟可以解忧。由斯观之。可知悌矣。人之爱莫私于其妻。诗曰。手如柔夷。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则爱其色。居同室。寝同栖。则爱其昵。执蚕绩。功针缕。治酒醴。调燔炙。则爱其助。及其老也。长子孙。训妇女。则爱其成。此性情之常。圣贤之所同也。然爱之之道则甚下于其兄弟。若子路有妻之丧。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曰。吾思吾妻而弗忍除也。若尧之二女。日以杀舜为事。舜幸免于死。及立为天子。尊之为妃。宠之为夫人。妻忧我亦忧也。妻喜我亦喜也。则是子路者溺情好内。君子之所薄也。则是舜者。狂疾人也。且不及桀纣之嬖妹喜妲己也。昔者高子常问于我矣。曰。君父之重人。皆知矣。若兄弟若妻若子。平居奉之。及难免之。其后先轻重若何也。曰昔也吾尝慎思之矣。差之为五等。一曰君父母。次二曰兄弟。次三曰妻。次四曰子兄弟之子。次五曰朋友。子其权之焉。

同母兄弟日知录

顾炎武

齐侯使其弟年来聘。公羊传其称弟何。母弟称弟。母兄称兄。左氏宣公十七年传亦曰凡称弟者皆母弟也何休以为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质家亲亲。明当亲厚异于公子也。夫一父之子而以同母不同母为亲疏。此时人至陋之见。春秋以下骨肉衰薄。祸乱萌生。鲜不由此。诗人美鸣鸠均爱七子。岂有于父母则望之以均平。于兄弟则教之以疏外。以此为质。是所谓直情而径行。戎狄之道也。郭氏曰。若如公羊之说。则异母兄弟。不谓之兄弟乎。程子曰。礼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说。其曰同母弟。谓嫡耳。非以同母弟为加亲也。若以同母弟为加亲。则知有母。不知有父。是禽兽也。

内伦

唐甄

诗曰。鸳鸯在梁。戢其左翼。郑氏曰。鸟之雌雄不可别者。以翼知之。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阴阳相下之义也。夫妇亦相下以成家也。孔氏曰。易之咸。为夫妇之道。其彖曰。止而说。男下女。以证夫妇相下之道恒道也。泰之天下于地。其义亦然。夫天高地下。夫尊妻卑。若反高下。易尊卑。岂非大乱之道。而诗之为义。易之为象。何以云然乎。地之下于天。妻之下于夫者。位也。天之下于地。夫之下于妻者。德也。古者君拜臣。臣拜君答拜。师保之前。自称小子。德位之不相掩也。天子之尊。冕而亲迎。敬之也。亦德位之不相掩也。若天不下于地。是谓天亢。天亢则风雨不时。五谷不熟。君不下于臣。是谓君亢。君亢则臣不竭忠。民不爱上。夫不下于妻。是谓夫亢。夫亢则门内不和。家道不成。施于国则国必亡。施于家则家必丧。可不慎与。今人多暴其妻。屈于外而威于内。忍于仆而逞于内。以妻为迁怒之地。不祥如是。何以为家。强则易犯。渎则易衅。弱则易暴。孤则易施。遂至大不祥焉。今学之不讲。人伦不明。人伦不明。莫甚于夫妻矣。人若无妻。子孙何以出。家何以成。帑则孰寄。居则孰辅。出则孰守。不必贤智之妻。平庸之妻亦有之。是则如天之有地。如君之有臣。以言乎位则不可褻。以言乎德则顾可上而暴之乎。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高山出云。雨天下。天赖以成其施。是以仰止焉。言不可以不敬也。四牡既良。致远不劳。如琴瑟之调焉。言不可以不和也。敬且和夫妇之伦。乃尽请诵是诗。以为为夫者教焉。诗云。有洸有溃。既诒我肄。德不能服人。威不能加人。入室而逞于妻。洸乎怒之充也。溃乎忿之不可收也。此何为者也。人之无良。至此其极。始为夫妇。终为仇。一伦灭矣。请诵是诗以为为夫者戒焉。

与弟论家人离必起于妇人书

刘绍攸

周子谓家人离必起于妇人。吾弟因称古人有曰。不听妇人言。用以矫世俗溺情第之私则可。以为齐家之要道则不可。夫睽以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故曰家人离必起于妇人。诚以夫妇人伦之首。风化之原。必正心修身。如舜之厘降。文王之刑于。然后化起闺门。自兄弟以至一家。此周子立言之旨也。若第曰不听妇言。家亦无有不离者。女子之生。唯夫是依。方其待嫁。未尝不厚自期许曰。异日者佐吾夫。齐吾家。及其既归。又未尝不深自黽勉曰。今日者幸得佐吾夫。庶几齐吾家。而夫乃曰是离吾家者。言不可听。则其情必睽。夫夫之于妇。其情最笃。笃者睽之。奚论不笃者。吾不知夫之父母兄弟姊妹妯娌之属。又当何如疑虑。何如防闲。为之妇者。行且自计。谓我以夫为家。夫顾外我。

家之人从而摈我。然则家非我有。我何幸其齐。又何忧其不齐。适足以毁其家耳。故余谓齐家之道二。曰理。曰情。而理不外情。诗称宜家。理也。易戒反目。情也。而兄弟之翕。必先妻子之合。理不外情也。今之能正心修身以尽理者或鲜。则必讲于情乎。妇之始归。望夫终身。未有不志在齐家。夫即曰是能齐吾家。父母兄弟姑姊妯娌之属。亦无不曰是能齐吾家。绝猜嫌。捐疑贰。欢然有礼以相接。而妇复为非礼之言。怱以离其家者。未之有也。安得谓不听妇言。遂有当于濂溪之旨哉。若夫溺情第。既不能笃于理。复不善用其情。如泰誓所讥。唯妇言是用者。则当以弟言为针砭矣。

妇学三则

章学诚

夫教坊曲里。非先王法制。乃前代相沿。往往士大夫闲情有寄。着于简编。禁网所弛。不以为罪。我朝礼教精严。嫌疑慎别。三代以还。未有如是之肃者也。自宫禁革除女乐。官司不设教坊。则天下男女之际。无有可以假藉者矣。其有流娼顿妓。渔色焦奸。并干三尺。严条决杖。不能援赎。虽吞舟有漏。未必尽罟爰书。而君子怀刑。岂可自拘司败。每见名流板镌诗。未窥全集。先阅标题。或纪红粉丽情。或着青楼唱和。自命风流倜傥。以谓古人同然。不知生今之世。为今之人。苟于禁令未娴。更何论乎文墨。周公制礼。同姓不婚。假令生周之后。以谓上古男女无别。而渎乱人伦。行同禽兽。以谓古人有然。可乎。夫才须学也。学贵识也。才而不学。是为小慧。小慧无识。是为不才。不才小慧之人。无所不至。以纤佻轻薄为风雅。以造饰标榜为声名。炫耀后生。猖披士女。人心风俗。流弊不可胜言矣。夫佻达出于子衿。古人所有。矜榜流于巾幗。前代所无。实不足而争骛于名。己非夫而藉人为重。男子有志。皆耻为之。乃至谊绝丝萝。礼殊授受。辄以缘情绮靡之作。托于斯文气类之通。因而听甲乙于牖传。求品题于月旦。此则钗楼勾曲。前代往往有之。静女闺姝。自有天地以来。未闻有是礼也。

古之妇学。如女史女祝女巫。各以职业为学。略如男子之专艺而守官矣。至于通方之学。要于德言容功。德隐难名。功麤易举。至其学之近于文者。言容二事为最重也。自家庭内则。以至天子诸侯卿士大夫。莫不习于礼容。至于朝聘丧祭。后妃夫人内子命妇。皆有职事。平日讲求不预。临事何以成文。汉之经师。多以章句言礼。尚赖徐生善为容者。以威仪进止。非徒诵说所能尽也。是妇容之必习于礼。后世大儒。且有不得闻也。至于妇言主于辞命。古者内言不出于阃。所谓辞命。亦必礼文之所须也。孔子云。不学诗。无以言。善辞命者未有不深于诗。乃知古之妇学。必由礼而通诗。六艺或其兼擅者耳。后世妇学失传。其秀颖而知文者。方自谓女兼士业。德色见于面矣。不知妇人本自有学

。学必以礼为本。舍其本业。而妄托于诗。而诗又非古人之所谓习辞命而善妇言也。是则即以学言。亦如农夫之舍其田。而士失出强之贄矣。何足征妇学乎。嗟乎。古之妇学必由礼以通诗。今之妇学转因诗而败礼。礼防决而人心风俗不可复言矣。夫固有无行之文人。倡邪说以陷之。彼真知妇学者。其视无行文文人若粪土然。何至为所惑哉。

饰时髦之中驷。为闺合之绝尘。彼假藉以品题。不过怜其色也。无行文人其心不可问也。呜呼。己方以为才而眩之人。且以为色而怜之。不知其故而趋之。愚矣。微知其故而亦且趋之。愚之愚矣。女之佳谓。谓之静女。静则近于学矣。今之号才女者何其动耶。何扰扰之甚耶。噫。

聪训斋语

张英

人生适意之事有三。曰富曰贵曰多子孙。然是三者善处之则为福。不善处之则足为累。至为累而求所谓福者不可见矣。何则。高位者。责备之地。忌嫉之门。怨尤之府。利害之关。忧患之窟。劳苦之藪。古之智人。往往望而却步。况有荣则必有辱。有得则必有失。有进则必有退。有亲则必有。若但计邱山之得。而不容铢两之失。天下安有此理。但己身无大谴过。而外来者平淡视之。此处贵之道也。夫人厚积则必经营布置。生息防守。其劳不可胜言。则必有亲戚之请求。贫穷之怨望。僮仆之奸骗。大而盗贼之取。小而穿窬之鼠窃。经商之亏折。行路之失脱。田禾之灾伤。攘夺之争讼。子弟之浪费。种种之苦。贫者不知。惟富厚者兼而有之。人能知富之为累。则取之当廉。而不必厚积以招怨。视之当淡。而不必探枝以累心。思我既有此财货。彼贫穷者不取我而取谁。不怨我而怨谁。平心息忿。不为外物所累。俭于居身而裕于待物。薄于取利而谨于藏。此处富之道也。至子孙之累尤多矣。然思子息蕃衍。焉能保其无疾病痛楚之事。贤愚不齐。升沉各异。聚散无恒。忧乐自别。但当教之孝友。教之谦让。教之立品。教之读书。教之择友。教之养身。教之俭用。教之作家。其成败利钝。父母不必过为萦心。聚散苦乐。父母不必忧念成疾。但己无甚刻薄。后人当无悖出之患。己无大偏私。后人自无攘夺之患。己无甚贪婪。后人自当无荡尽之患。至于天行之数。禀赋之愚。有才而不遇。无因而致疾。延良医慎调治。延良师谨教训。父母之责尽矣。父母之心尽矣。此处多子孙之道也。不足则断不可借债。有余则断不可放债。权子母起家。惟至寒之士稍可。若富贵人家为之。敛怨养奸。得罪招尤。莫此为甚。乡里间荷担负贩。及佣工小人。切不可取其便宜。此种人所争不过数文。我辈视之甚轻。而彼之含怨甚重。愚人省得一文。以为得计。而不知所损实大也。待下我一等之人。言语辞气。最为要紧。此事甚不费钱。然彼人受之。同于实惠。只在精神不惮烦。易所谓

劳谦是也。予深知此理。然苦于性情懒。惮于趋承。故惟思退处山泽。不见要人。庶少斯过。终日懔懔耳。读书固所以取功名。继家声。然亦使人敬重。今见贫贱之士。果胸中淹博。笔下氤氲。则自然进退安雅。言谈有味。即使迂腐不通方。亦可以教学授徒。为人师表。每见仕官显赫之家。或退或故。而其家索然者。其后无读书之人也。其家郁然者。其后有读书之人也。山有猛兽。则藜藿为之不采。家有子弟。则强暴为之改容。岂止掇青紫荣宗祫已哉。予尝有言曰。读书者不贱。不专为场屋进退而言也。吾贻子孙。不过瘠田数处耳。且甚荒芜不治。水旱多虞。岁入之数。仅足以免饥寒畜妻子而已。一件儿戏事做不得。一件高兴事做不得。生平最喜陆梭山过日治家之法。以为先得我心。诚仿而行之。庶几无鬻产荡家之患。予有言曰。守田者不饥。此二语足以长世。不在多言也。而其关键切要。则又在于择友。人生二十内外。渐远师保之严。未跻成人之列。此时智识大开。性情未定。父师之训不能入。即妻子之言亦不听。惟朋友之言。甘如醴而芳若兰。脱有一淫朋匪友。阑入其侧。朝夕浸灌。鲜有不为其所移者。从前四事。遂荡然而莫可收拾矣。今亲戚中倘有此等之人。则迹常令远。不必亲密。若朋友。则直以不识其颜面。不知其姓名为善。比之毒草哑泉。更当远避耳。择友何以知其贤否。亦即前四事能行者为良友。不能行者为非良友。予三十余年。涉历仕途。多逢险阻。人情物理。知之颇熟。言之较亲切。后人勿以予言为迂而远于事情也。

古称仕官之家。如再实之木。其根必伤。旨哉斯言。可为深鉴。世家子弟。其修行立名之难。较寒士百倍。何以故。人之当面待之者。万不能如寒士之古道。小有失检。谁肯面斥其非。微有骄盈。谁肯深规其过。幼而骄惯。为亲戚之所优容。长而习成。为朋友之所谅解。至于利交而谄。相诱以为非。势交而谀。相倚而作愿者。又无论矣。人之背后称之者。万不能如寒士之直道。或偶誉其才品。而虑人笑其逢迎。或心赏其文章。而疑人鄙其势利。甚且吹毛索瘢。指摘其过失。而以为名高。批枝伤根。讪笑其前人。而以为痛快。至于求利不得。而嫌隙易生于有无。依势不能。而怨毒相形于荣悴者。又无论已。故富贵子弟。人之当面待之也恒恕。而背后责之也恒深。如此则何由知其过失。而显其名誉乎。故世家子弟。其谨饬如寒士。其俭素如寒士。其谦冲小心如寒士。其读书勤若如寒士。其乐闻规劝如寒士。如此则自视亦已足矣。而不知人之称之者尚不能如寒士。必也谨饬倍于寒士。俭素倍于寒士。谦冲小心倍于寒士。读书勤苦倍于寒士。乐闻规劝倍于寒士。然后人之视之也仅得与寒士等。今人稍稍能谨饬俭素谦下勤苦。人不见称。则曰世道不古。世家子弟难做。此未深明于人情物理之故者也。我愿汝曹常以席丰履盛为可危可虑难处难全之地。勿以为可喜可幸易安易逸之地。人有非之责之者。遇之不以礼者。则平心和气。

思所处之时势。彼之施于我者。自应如此。原非过当。即我所行十分全是。无一毫非理。彼尚在可恕。况我岂能全是乎。古人有言。终身让路。不失尺寸。老氏以让为宝。左氏曰让。德之本也。处里闲之间。信世俗之言。不过曰渐不可长。不过曰后将更甚。是大不然。人孰无天理良心。是非公道。揆之天道。有满损虚益之义。揆之鬼神。有亏盈福谦之理。自古只闻忍与让足以消无穷之灾悔。未闻忍与让反以酿后来之祸患也。欲行忍让之道。先须从小事做起。余曾署刑部事五十日。见天下大讼大狱。多从极小事起。君子敬小慎微。凡事只从小处了。余行年五十余。生平未尝多受小人之侮。只有一善策。能退步早耳。每思天下事。受得小气。则不至于受大气。受得小亏。则不至于受大亏。此生平得力之处。凡事最不可想占便宜。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便宜者天下人之所共争也。我一人据之则怨萃于我矣。我失便宜则众怨消矣。故终身失便宜。乃终身得便宜也。汝曹席前人之资。不受饥寒。居有室庐。使有臧获。养有田畴。读书有精舍。良不易得。其有游荡非僻。结交淫朋匪友。以致倾家败业。路人指为笑谈。亲戚为之浩叹者。汝曹见之闻之。不待余言也。其有立身醇谨。老成俭朴。择人而友。闭户读书。名日美而业日成。乡里指为令器。父兄期其远大者。汝曹见之闻之。不待余言也。二者何去何从。何得何失。何芳如芝兰。何臭如腐草。何祥如麟凤。何妖如鸩鹤。又岂俟予言哉。

戒子孙

李光地

昔吾祖念次府君起家艰难。十三岁能脱父冤狱。遂辍学业。营生以养亲。溪谷林麓之中。颠沛万状。至于壮岁渐羸。然自五十以前。率百里徒步。不肩舆。曰非力不能乘。念亲苦也。伤以贫失业。课子孙为学淳甚。期望之殷每形忧叹。尊师笃旧。乐善分灾。此吾祖所以崛起中微。翼我后裔者也。前乙未丙申间。家遭大难。陷贼者十余口。渔仲府君。因心则友。义不反兵。毁室复完。遂歼巨憝。鼎革之余。继以寇乱。祖里榛荒。坟庙毁翳。惟念府君承先志而修之。辍其饗。宗族是事。焕新旧址。披识荒邱。虽袒免以降。不使有髡焉忽诸之恨。形神。涣属复收。西冈府君。继惟念府君之后。整肃宗规。修明世牒。春秋朔望。疾病必亲。甲寅乙卯之年。闽乱大作。余既迹孤危。亦系家门祸福。耳属于垣。莫可计议。白轩叔父。避世佯狂。阴相谋画。蜡丸赣岭。拜表西江。诚既达。臣节无隳。天吏南征。余孽尚炽。执锐披坚。掖余以济。家世旧事。此其大略也。夫世无百年全盛之家。人无数十年平夷之运。兴衰激极存乎其人。昔者家道单微而祖振之。中更大难。而伯父平之。宗法陵替。而父与季父修之。天狼妖星。薄蚀太阳。而六叔父与余艰贞以幸度之。此皆兴衰存亡之机。间不容发。原其所以克济。岂曰有他谬巧。亦云孝友未漓。本实存故枝叶未

有艾也。三十年来。颇安且宁。食禄通籍。遂称宦家。尔等生晚。皆在此三十年后耳。身不预忧艰之事。耳目不接官吏诃诟之声。贵强桀大倨侮侵陵之状。渐习骄惰。其势则然。夫先世既以孝友勤劳而兴。则将来亦必以乖睽放纵而败。吾生七十年间。所阅乡邦旧家朝着显籍多矣。荣华枯陨曾不须臾。天幸其可傲乎。祖泽其可恃乎。譬之花木。不冲寒犯之。则根可护。譬之炉炎。不当风扬之。则火可宿。收敛约素。和顺谦卑。所以护其根而宿其焰也。且况维桑与梓。古人必恭。巷路卿邻。孰非亲串。侮老犯上谓之鸱鸢。贪利夺食谓之虎狼。吾等老成尚在。必不尔容。即祖宗神灵在家。亦必不尔佑。况于不类子弟。又每藉吾影似。以犯理法尔。不为吾惜名节。吾岂得为尔爱身命。国宪有严。亦必不为尔宽也。

甲辰示道希兄弟

方苞

吴郡范氏义田。计口授粮。俾愚者怠于作业。非义也。五材百物。民皆用之。必各有职业。交能易作。然后其享之也安。无故而坐收其利者。天所祸也。且势不能周。吾家祭田。营宅兆。供岁祀。有余量给不能丧葬者。有余以赈鳏寡孤独废疾不能自存者。有余以助贫不能受学者。有余春粢而秋粢之累。其贳以广祭田。其怠于作业而贫窶者。不得告贷。己亥四月。谕以高庄为祭田。因司谕公久葬故乡。虽以阴流入墓起攒。仍当卜兆于桐耳。今奉柩至金陵。则高曾祖考无一葬故乡者矣。高二百亩。乃我二十年佣笔墨。执友张彝劝为购置者。惟用为祭田。于义为安。一水可通。子孙岁收获。可近就繁昌展副使公墓。将为记勒石台拱冈。兼注县册。俾世守之。不得私擅弃。

妇人之性。鲜知大义。兄弟同财则怠于家事。委积藏。坐视耗蠹。甚者争为侈靡。吾子孙之以大功同财者。苟不能同爨。则均其岁入。而各私为奉养。丰年存十之二。俭岁十一。公贮之以备丧葬婚嫁。犹愈于离居析产。不肖者甘荡弃。而兄弟不得问也。吁。薄矣。清白氏。四世同爨。妇人服用有经。虽母家送嫁服物。亦贮公所。繁昌徐季子。同产五人。兄弟有子二十余。季子年二十二。丧妻及子。遂鳏居治家事。兄弟之子耕者贾者授徒客游者。丝粟不入私室。男女少长近百人。无违言。余秒秋遇其兄之子于鲁港。具言如此。然则子弟有不可教者。父兄其省诸。妇人有不可化者。男子其省诸。

家训

王命岳

吾家自朴庵公种德四世。至可兰公以二子贵始封。吾高祖次山公。为可兰公四子。二兄成进士。雅以寒素自持。言行端方。二兄惮焉。学问渊邃。苏紫溪张净陈紫俱出其门。曾祖望山公。文章如其父。行则温温乎浑金璞玉也。吾祖宏

所公。性端行直。而能周急。公正不阿。有王彦方之风。晚益贫。吾父澹觉公。故善病。仰食于祖。而孝友因心。忠恕存念。有独知之德。常为人揶揄。然衣食恒不给。忆隆冬葛未易也。吾母事父病。三年不贴席。父病已而风痰间作。作辄捶母。几死者数。然闻吾祖行声。虽痰气大作。亦复屏息。母得不死。日刺女红。佐祖治家计。迨余年二十。担家务。祖年七十矣。余拮据得米。其蔬菜柴火。皆母十指中出。每夜操作至鸡鸣。约一日得钱十余文。可三分。十余岁以为常。家约十人。晨午用米二升五合。晚用一升五合。大困时略减。日用六升或五升。然每餐溲米下锅。必手撮一把他藏之。适大匱。供吾祖一二餐。以故家虽奇贫。而祖未尝废箸。然母瘁甚矣。吾十九岁入泮。二十岁有友以午饭邀余伴读。晨昏则自家吃饭。又无束修。其明年。此友再邀余教子。初约云。每月米三斗。蔬菜银三钱。无束修。子弟则自教。只藉看文章。不敢禁先生出入。馆虽凉薄。余私自计算。我应二社。一月可六日在外。至过从知友。或东家客相陪。月亦可数次。计一月之内。止二十日自爨耳。每日用米七合五勺。二十日可用米一斗五升。余一斗五升。可供吾家二日半之粮。其三钱之金。可得钱一百二十文。吾每日买柴一文。三日共菜脯一文。计二十日可用二十七文而足。存九十三文。可买米一斗五升。足家中二日半之粮。计算已定。欣然就馆。而友人忽变前说。欲饭余。余固请。辄欲弃予。悒悒就之。教读之余。并日夜佣书。日可得七八分。余米供亲。而社中友亦有哀王孙而进食者。偶闻是餐匱。东家进饭。余以他事遣去苍头。急将饭与肉裹巾中。少选。携至家奉亲。如东家陪饭不能携。则余故推病。竟自不食。不忍独馁吾父母也。余廿三岁丧父。父服阕而廿七岁廩于庠。廿八岁丧母。又丧祖。二服阕而三十一岁举于乡。呜呼痛哉。吾家积德数世。至吾而发。又使吾祖吾父吾母。独当奇穷。至吾而当其亨。每膺享受。悼念先事。血泪如雨。是以食不粱肉。充饥而止。衣不文彩。蔽体而止。一则恐享受过丰。忘亲为不孝。一则念小小功名。乃经数世淡泊酝酿得来。福泽之难得如此。若过分享受。则凋零必速。然余方居官。如朝见应接之衣。宴会往来之食。亦不能尽简。子若孙未居官。必不可以我为法。更当简淡也。汝曹但能如我心常念宏所公之老年食贫。澹觉公之清淡穷困。吾母之勤苦艰难。皆以是终其身。为世间罕有。时时警省。时时恻怛。自然不忍享受。撙节爱养也。天之与人福泽。有如锺者。有如者。但知爱惜。则一之福用之而不尽。若恣意狼藉。则盈锺之福一覆立竭。故节慎之人多寿。暴殄之人多夭。理固然也。况乎君子造命。自求多福。一念戒慎。天继以禄。一念放侈。神夺其福。此中尤有转移乎。吾母尝教我曰。当于有时思无时。莫待无时思有时。三复慈训。实惟世宝。往往人至穷迫。始自悔曰。使我当日稍知节省。何至如此。然而无及矣。吾世世子孙。当朝夕详玩吾言。保百世守家

勿替也。

训子王略

田兰芳

当汝侯六丈之尚未来迎也。瓶中止有脱粟数升。及梁秫斗余。计我一家六口。不过六日食。因为薄粥粝饼。日两餐。取半饱而已。每粥饼至。我一咽辄一呕。至三五下。则不能进矣。尔时顾汝与汝母。咽而呕且不能多进也亦如之。未几。粥之薄者饼之粝者行尽矣。中夜以思。转无计策。知汝侯六丈来迎。或未有期。然汝侯六丈。待我素厚。生平第一相敬相。可以恃为缓急者。虽其转西江以活涸鲋。或属无补。然殊不得而咎之。欲鬻田数亩。且办一饱。我口分与自置之田。本自无多。念尽鬻之亦不足为终岁计。不止非所以为汝谋长久。即来岁再乏。又将何取。欲假货友朋以苟目前。我生平深耻求之一字。每见古人辞衣卸食。辄两翼生风。不忍公违本愿。以污行自玷。因念闭门待尽。得正而毙。犹不失以干净还天地。廉白见祖宗。遂百营俱息。坚志以俟而已。适汝王丈过看我。叩我所蓄。我以实对。曰。可相通也。虽然。吾犹难之。一日之间。再三审处。计兀坐守死。既为无名。鬻田则来岁益以无望。朋友通财。于义固亦无害。且秋成即偿未晚也。于是定计往借。汝侯六丈之迎者亦踵至。故得无饿殍之患。然回思借粮时。犹淫淫汗下。愧不能自行其志也。方我在困之时。出入死生者五六日。然此五六日间。一意安命。念天地生我。本无缺欠。我乃自削我德。自抑我才。致有今日之厄。过岂在天。我生平交游虽众。皆未尝毫发得我气力。纵其间有足以津润我者。然男子七尺。岂有专欲仰食于人之理。且彼亦有人事差徭。庸讵知其不丰于外而枯于中乎。彼非承藉祖父之遗。则节缩口体以致之。何得浪以供人无艺之求。此亦可以情恕者。于是方寸之中愈觉宽然。虽于圣人所云贫而乐者。直不相及。其怨恨无聊。亦庶乎其无之矣。此我数十年尊师取友。读书学道之效。亦缘汝母无交谪之言。汝无啼号之苦。汝祖母以贍田之余。时资饘粥以饱我。汝仲季两父。念手足之谊。时出好语以慰我。我乃得以如是也。今汝已及入大学之年。艰难困苦。身亲尝者如是。亦宜知行世非易。当勉力诗书。淬砺志气。即命值其穷。亦当辨是非。守义理。必不可重性命。丧操履。苟可以得生者无所不为。以貽羞妻妾。玷辱祖宗。求其如我。今日之人而犹不可得也。至于故旧。通有无。在予者固视为当然。而感德施。在我亦无容昧昧。此又汝所当知也。然此特一节耳。触类而长之。能不失我今日之意。于汝小子有厚望焉。

与弟文韶书

卢文弨

愚碌碌在外。不能事二人。以与吾弟相聚。前以弟年尚幼。故未尝有书与吾弟

。今弟已十有五年矣。离幼志而即成人。在此时也。吾弟兄只二人。比闻吾弟年来多病。殊为忧念。今年已长。当能自为调摄。念吾房恒不利于长子。其成立者每在于次。今吾年三十三。尚无子嗣。虽窃禄于朝。曾不能备吾父母一日之膳。深疚隐痛。难以言喻。又近时颇觉志气颓靡。不能自振。须发早已有数茎白者。承先启后之事。茫无端绪。且且惧。吾少时性情直戆。不耐委曲。又读书不多。益友亦少。至今不能研求义理之精微。补我之阙。绳我之非。诚不能无望于吾弟。吾意中所欲言者。亦不可不为吾弟尽也。我高曾以上。世有隐德。年代久远。虽无从详悉其行事。然观其所以命字者。不取美称。而顾以庸以呆自号。则其行可想而知矣。昔者吾高祖行之第六房无子。其妾惧或利其赀财而求为嗣也。乃诈取他人之子子之。后吾宗人知之。相率为文以告于祖。明其为异姓也。不许与吾宗齿。惧渎姓也。然听其妾子之。而不更为立后。示皆不利其所有也。处置如此。可不谓仁至而义尽乎。吾祖少即丧吾曾祖。家徒壁立。不忍见寡母之劳瘁。独自走四方。辛勤节啬。尽赎归祖遗之产。无所师授。而能自力于学。精于歌诗。所交皆当世知名之士。书得锺王楷法。囊家中尚藏有习字纸一大簏。朱墨重迭。大小交互。其勤学如此。吾少时无知识。以为废纸无用而焚之。使吾弟不及见。大恨事也。吾祖尝从人借银若干。其人之出也微。执礼于吾祖甚恭。后复折券弃负。吾祖既贫不能偿。感其意署券尾以示子孙。今其人之子。亦登甲科而为县令矣。吾虽不与其人深交。然未尝于人前言其所出也。栾郟胥原。降在阜隶。白屋之子。多出公卿。天下事宁有常哉。况有德于吾祖者哉。吾乡一轻薄子。在京曾以此事见质。吾谢不知。此语若出自吾家。无论非忠厚之道。亦甚违吾祖之意也。父亲绩学工文。屡困场屋。然世闲得一仕人易。得一通人难。彼徒富贵者其奚足羨也。吾生时正值家中匮乏之际。四五岁时。祖父母亲抚养之。稍长。于猥贱之事。无所不为。尝余得官米。吾晚从学堂归。恒自舂也。薪有数等。惟庄柴易斯。若松柴刀柴难斯。吾为之故知也。晨起。温宿粥一瓯。食之进学堂。归家午饭。或值未炊。即为佐炊。夏间则日昃又归家饭。乞糕铺汤一盂。取余饭和之以食。物有定价者。常至市买之。此皆吾所甘为。独意有所甚苦者二。缓债与取租而已。吾素不工于语言。故惟此二事为难能也。

父亲处馆于外。不能自教子。吾时读书。不知门径所从入。好抄书。亦非世间希见之本。徒费日力于此。而不知务乎其所当务也。吾将来虽得富贵。亦必念夙昔艰难。不敢稍自佚乐。况不能养吾父母。而吾顾忍持梁而刺肥乎。曳丝而履縞乎。辛酉来京师。行装萧然。短褐不完。书籍亦不能携。初时借金氏书以读。此时金氏兄弟外任者。分携书卷以出。遂无处可借。又无钱以买书。及今熟读强记。亦恐不能坚牢。况并此无之耶。吾弟当知得书之难。则家中所有零

篇断简。皆当宝之。此皆吾祖手所置者。好学人不必整齐书。方始可看可读也。吾旧时妄自期许。若得志必先矜恤宗党之穷者。今即二亲尚不能尽菽水之养。又何能及他人。又何能办他事。谚云。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吾之在此。岂遂为北平始迁之祖乎。要必归于杭州矣。吾弟不日即有家室之事。住屋本少。又弃其半。何以相容。弃之甚易。得之甚难。今日欲如吾祖之赎归祖产。岂易言也。诗云。诒厥孙谋。以燕翼子。又曰。我躬不阅。遑恤吾后。此二言者。吾弟奚志哉。吾宗衰微已甚。并黄口儿计之。亦不过三十余人。其中年而无子嗣。及贫不能娶者。又往往而是。吾力虽不足以振之。而爱护之惟恐其有伤。固情之不能自己焉也。人安得尽大圣大贤。孟子谓不中不才。亦宜养之而不宜弃之也。人至清则无徒。假如吾家有庆吊大事。宗族亲党。咸怀嫌怨。至者殊寥寥。其何以备礼而达情乎。自天子以下。皆当合欢心以视其先。宁云愚不肖者。其欢心可不必得也。则敬宗收族之义。乃吾所重望于吾弟者也。人不可不自立。祖父之贤。不可恃也。所谓甘棠犹爱之。况其子者。固由德之入人者深。亦当由子弟之不肖未甚。或其时世风犹厚。故不忍于遽背也。吾家宇安。族之正人。予旧亦受其饮食教诲之德。族子弟有干犯者。非不能告官惩治也而不为。但摈斥之而已。卒亦未尝不复之也。今宇安死未几。而其子不肖。人亦何暇念其父哉。天下好者难见。丑者易见。亦其势然也。可无惧乎。苏恂作族谱引。言其族之俗昔美而今不美也。然未尝斥言其人。则言者无伤于忠厚。而见者足以为鉴戒。至于死者之失。既不可以追改。而吾明言其人。直书其事。独不虑伤孝子慈孙之意耶。吾弟异日。戒之慎之。如近日互争坟地一事。可以见今昔之异矣。睿符公能以其地让人。然不与欲得其地者。而独与宇安。则非为势屈可知也。今一则不能保其父之所有而转售。一则必欲夺其父之所予以自利。其将谓宋之祸。宣公成之乎。可慨也已。吾与弟相隔三千里。会面不知何时。中所欲言。犹恨其不能尽也。意绪虽多。总之积德培福为本。德者何。忠厚是也。前人之可法者多矣。吾所言十之一二而已。然可类推也。吾事多。不能常寄信。吾与他人。固不若是之烦言也。弟其思吾意。

书尹氏三戒

任启运

匹夫为善于家。其说皆足以信今而传后。非特其诚意之所结。亦其理有不可易者焉。余闻尹君玉庭三戒之说。未尝不为之叹息也。尹君之母夫人年五十。里人将称觞。母辞曰。余犹抱子。何言寿。六十其可。越明年卒。君哀焉。父年五十有九。戒期称庆。不及期没。君尤哀焉。于是有生日不受庆之戒。父寝疾时。常苦箠。往苏郡买棕榻归。则已没矣。于是有卧不棕榻之戒。母寝疾时。里人争祷于非鬼。君之父以义断之。不许。未几母卒。而祷者稍闲。君又哀焉

。然祷者亦寻死。于是有疾不祷祈之戒。君于父母疾。两刲股。既歿。作如在亭以事之。朝夕谒如生。今年几六十。须鬓皤然。然言及此数事。犹潸潸泪下。呜呼。若君者可谓能孝矣。余稽古无遇十祝寿之礼。其在书曰。厥父母庆。洗腆致用酒。诗曰。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又曰。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此古称寿之文也。古人之于君亲也。忠爱之至。忠爱之至。则凡身所得致者。莫不致焉。惟寿非身能自致。故于饮食必祝。以将其忠爱无已之诚。若必十年而一祝焉。其为祝也亦已疏矣。古人疾亟。子弟乃行祷于五祀。若其身则不祷。祷者臣子迫切之至情。非君子所自为也。今世不知此义。不能谨之平日。以获罪于天。至于疾而后乞哀悔罪。又不用之五祀。而于一切淫昏之鬼。不亦太妄也哉。故夫不祷之说。在君则出于孝思。而实义之所必不可为也。余书其事以告其子弟。且使传诸久远。闻尹君之戒。而共知戒焉。

崇明老人记

陆陇其

吾家某于九月二十六日。在洙泾周我园家。与云间佳士王庆孙同席。庆孙述曾至崇明县中。见有吴姓老人者。年已九十九岁。其妇亦九十七岁矣。老人生四子。壮年家贫。鬻子以自给。四子尽为富家奴。及四子长。咸能自立。各自赎身娶妇。遂同居而共养父母焉。卜居于县治之西。列肆共五间。伯开花米店。仲开布庄。叔开腌腊。开南北杂货。四铺并列其中。一间为出入之所。四子奉养父母。曲尽孝道。始拟膳。每月轮一家。周而复始。其媳曰。翁姑老矣。若一月一轮。则历三月后。方得侍奉颜色。太。复拟每日一家。周而复始。媳又曰。翁姑老矣。若一日一轮。则历三日后方得侍奉颜色。亦。乃以一餐为率。如蚤餐伯。则午餐仲。晚餐叔。则明日早餐季。周而复始。若逢五及十。则四子共设于中堂。父母南向坐。东则四子及诸孙辈。西则四媳及诸孙媳辈。分昭穆坐定。以次称觴献寿。率以为常。老人饮食之所。后置一橱。橱中每家各置钱一串。每串五十文。老人每食毕。反手于橱中。随意取钱一串。即往市中嬉。买果饼啖之。橱中钱缺。则其子潜补之。不令老人知也。老人闲往知交游。或博奕。或樗蒲。四子知其所往。随遣人密持钱二三百文。安置所游家。并嘱其家佯输钱于老人。老人胜。辄踊跃持钱归。老人亦不知也。亦率以为常。盖数十年无异云。老人夫妇。至今犹无恙。其长子年七十七岁。余子皆班白。孙与曾孙。约共二十余人。崇明总兵刘兆以联表其门曰。百龄夫妇齐眉。五世儿孙遶膝。洵不诬也。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十六日。某为予备述庆孙之言。矍然不胜景仰赞叹。因援笔而记之。以告世之为人子者。

按崇明老人壮而鬻子自给老犹博奕樗蒲虽克享大年不过碌碌庸人耳所可敬者其子四人厮养卒也不谓诗书不知理义乃父母鬻其身而不怨及拮据成家惟知孝养

其亲不特能养口体且能养亲之志焉亦难矣呜呼世之有亲不能养养而不能曲尽其道者此能无愧乎自记

书张孺人孝行三则

储大文

张孺人阳曲文学君执公长女。母寇孺人勤诲之。省问洒扫诸役。俾臧获无得代。年十六。归同邑振公张先生。善事先生祖茂才公。父虞庠公。而尤曲姑王孺人意。王孺人获痿疾。日侍汤药唯谨。踰年疾日剧。至不能自运水火。始差可负登厕。后亦辍栉沐。展转胥俟人。饮饲尤艰。唯孺人能任之。虽先生亦不克代也。时二姑幼。先生祖父胥羸耗。力又无以畜臧获。胥孺人竭蹶营之。而事罔缺废。凡日昧爽起。栉沐讫。即趋王孺人寝。问夜安否。敬洒扫室内。已。即为王孺人盥洗。栉沐讫。复为二姑栉沐。间治他务。无少爽。凡昧爽起。调药饵。率先意察饮食所嗜。治必洁。进必时。以匕饲之。后匕多所齟齬。则代以匙。如是者日且十。无少爽。王孺人夜寐。孺人侍榻侧按摩。或衾席埃垢。惧帚多拂盪。恒用手微熨之其附体也。俾无少埃垢乃止。闲谈旧事。暨家务。率在丙夜。王孺人欲寝。命退乃退。或语次。王孺人不应。就视业熟寝矣乃敢退。后王孺人病弥剧。肢体措注。少不愜。辄沉痛。孺人以意制方圆大小枕十枚。有奇从肩臂膂脰所宜高下者而支砥之。间日辄偕衾褥澣濯。易以洁者。间日复澣濯易之。复以意创衣衽制。仅具领袖。或前襟而后缺。诸戚党来视疾。雅不知王孺人病极剧。虽王孺人亦殆忘沉之附体也。时先生产寝落。孺人日质簪珥。簪珥暨衣罄。饮以针缕。克济。而孺人或沍寒衣纒。或踰午未克朝饗。澹如也。自王孺人始疾。遂不克归宁。间思寇孺人甚。第传语幸托侯疾闲来就视。寇孺人恒叹曰。此予曩不听臧获代役之力也。王孺人中表嫂。钱节妇也。戚党胥以严见惮。一日礼会。佻固请孺人不至。节妇问客戚党谁最有福。众对讫。节妇曰。此胥不足为福。有福者惟张氏三姑耳。三姑谓王孺人也。众问三姑贫且病剧。尚奚福。节妇曰。他人痿病不一二年辄没。踰三年者。今三姑幸获孝妇。匪直忘贫。且克忘病者累年矣。其为福孰大于是。众胥肃然。节妇后见孺人。必执手泣叹。太原诗礼族胥传诵之。自王孺人始疾暨剧。凡十有一年乃卒。孺人毁甚。洎今寢四十年。遇王孺人所嗜。必肃而荐之。闻吏有案。医有案。今张孺人孝行。此亦妇事姑之案。当偕唐华原柳氏述崔山南祖母唐夫人事。胥编小学者也。凡侍疾者宜准此王孺人卒。长姑前获疾。孺人事之如王孺人。寻卒。次姑右臂复以痲癢。医暨戚党胥言不克济。孺人日为栉沐洗视。勤易善药者复六年。竟瘳。为备奩具礼嫁之。嫁后踰年痲复发。姑之衣履诸务。胥代缝濯之。终其身。此所以慊王孺人志也故入孝行虞庠公晚而性差烦。食辄数炊。孺人雅察所嗜。进食讫。辄屏立侧听。复畜他食以俟更进。有所欲言。

闻即办。虞庠公夜翻书。漏率下二十刻有奇。后夜进食如昼者复三四。虞庠公雅安之。此妇事舅之礼右张孺人孝行三则。敬书以备三晋孝行录本。

刲股对

魏源

安化陶氏女年十二。母黄病且殆。再刲肱肉和药进。遂瘳。乡人咸嘉之。为请诸朝旌如典。客谘予曰。古无刲股。刲股道乎。予曰。道哉。民生而轻重之分定于天。以身视外物身重。以肩背视一指肩背重。以亲视身亲重。天性之爱根于心。不可解矣。一旦危不容发。人无功。神无功。举天下物无足易此者。于此而有可易之奚。啻鸿毛易泰山。然而古圣无为之者。古医经。不以人治人。以人肉治羸疾。自开元陈藏器本草始也。故刲股事肇唐。其疑刲股者亦肇唐。呜呼。彼计穷出此者。匪贫则幼也。神巫不下于天。神药不茁于地。营焦气脉不辨于心。一身以外。举无足恃。诚至智开。志壹动气。畴礼则稽。畴名则覬。故夫自然之爱根于心不可解矣。未尝辱亲奚其毁。未尝无益奚其伤。古圣请以身代兄死。矧以亲自有之身代亲。奚其伤。以身之毫末代亲身。奚其伤。悲夫。去一指而全肩背则为之。以一肉易亲身。则有名可避礼可绳也。呜呼。陶氏女其不忍于斯矣。其舅王君索书其事。为对鄂人之对。审事亲。审择术。审厚性。

书陈静恪先生传后

蔡世远

人生百行。莫过孝友。就其造极而言之。则孝为难。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自非立身行道。养志尊亲。行造其极。未足以语于大孝也。孔子称大孝者。舍舜之外无他焉。就世俗而言之。则友为难。爱父母者子也。爱子者亦父母也。人子能如父母之所以爱子者以爱父母。则孝矣。不然。安常处顺。奉养服劳。虽未为孝。亦未尝以不孝闻。至于兄弟。其始也分形联气。传衣共食。至戚也。迨其后也。妻子间之。财产间之。奴婢间之。始则财不相通。继则气不相下。私意一起。浸以薄。自非友悌深至。外尽其和。内尽其诚。鲜能免此。书曰。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解之者曰。进进于善。不至于奸也。余闻之师曰。非也。言其和孝恳至。自能进进于善。不格其奸也。格如格君心之格。君臣以义合。故积诚以格之。陈善闭邪。格其非心。父子兄弟以天合。烝者诗所谓烝之浮浮也。若以格君心者格之。则有所不合矣。记曰。人子之事父母也。起敬起孝。悦则复谏。余亦曰。仁人之于兄弟也。起和起诚。务修其极。苟以其难处也而置之。是愬也。以其必不可已也而骤之。是激也。不激不愬。起和起诚。弟之至也。常则既翕而和乐。变则同忧而共患。诚与和之所积也。余读陈静恪先生传有感。壬辰海氛之乱。先生仲季同围城中。仲兄以拷饷就系。先生

自诣军门请代。帅怜而义之。饷得少减。事平。家既落。以眼疾废。仲氏家尚饶。或劝分其余财。不答。此二事者。余甚伟之。常人争锱铢于平日者有矣。况已拙而兄饶乎。惛惛于毫发小事者有矣。况遭难而肯代者乎。先生之子名元麟。字石民。与余交最笃。石民之事亲也至孝。与先生晨夕相随。蒔花茹茗。考古谈经。父子之间。优游怡愉。乐之至也。故先生两目复明。石民登乡荐。先生犹及见之。先生行事。李约墅先辈既为之传。林君佶人又书而跋之。石民属余书于后。余嘉二事之可风也。故详论之。且以见能孝者必能弟。能弟者必能孝。能为悌弟者。必生孝子。凡百君子。敬而听之。

萧小翻五十序

魏禧

泰和萧氏。以仕宦文物为邑望。予往交孟昉。多快概。交游满天下。丙辰秋。孟昉诸子从泓执贄见予画秋阁上。因交泓尊人小翻。孟昉母弟也。性俭朴。足不出户庭。恂恂然言不出诸口。与之齿。则予同年生。泓因请闲曰。泓父五十初度三年矣。诸君子多赠言。愿先生益之。余曰。吾固有闻也。伯氏相为寿。其文吾则又见之。孔子曰。人不闲于其父母昆弟之言。君盛德长者。无怨恶于家邦。皆世家巨室所难能。予以为尤难者。在兄弟之间。伯氏之言曰。吾兄弟和好。数十年未析产。小翻年半百岁。家事无大小。未尝主断。虽千里必请命。视色听声。不忤予于神明。予有过。婉容几谏。虽孝子之事严父不过此。又尝报泓书曰。吾在潇江见汝书。道吾弟须白齿衰善病。吾心钦钦然。不知涕泪之沾衣也。嗟乎。萧氏之兄弟如此。予尝以为后世人伦之薄。莫甚于兄弟。五伦惟忠孝为难尽。然父母生我。恩最大。君可以富贵我。生杀我。非大故不敢叛。而私昵之情。夫妇为笃。朋友之投合。有意气相结。约命生死者。故四者或庶几于世。至于兄弟。则以为吾适然而与同生。若路人之共居于蘧庐之内。恩不若君父。情不若妻子。投吾之意气不若朋友。而又有父母爱憎之相激。田庐财货之争。贵贱贫富劳逸。地逼而相形。妇人之谗说。浸润而易入。是以兄弟之故。十人而九。虽号为贤者。未免有几微之情。不动于声色。而累于其心。然则笃兄弟为世所难能。有甚于忠孝者。然而人特未之思尔。今夫歧路相遭。及其解携也有徘徊之情。共处逆旅。奄久旬时。则分张有黯然之色。兄弟同母而共腹。异母而共气。是以一物析而为二为三为四也。夫是谓之同体。而年相若。寿相似。其共处于天地间。自幼壮至老耄。视父母妻子为特久。今小翻兄弟二人。孟昉交游满天下。纵天下为圣贤为豪杰者。且千百辈。而欲于其中择一人焉。增之为三。使小翻以所以事孟昉者严事之为兄。孟昉以爱小翻者抚之为弟。则万万不可得。予兄弟三人。年并五十外内。颇称无间。然予所以事吾伯兄者。往往不及兄之爱我。予见小翻。其反面而拭汗以退者。不知其几矣

。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子曰。天之所助者。顺也。昔者杨延寿兄弟友恭。司马伯康年八十。温公时其寒暖饥饱之节。若护婴儿。二家兄弟。并老寿蕃祉。吾于是叹萧氏世泽之长。而小翻之顺德。其年为不可计数也。

僮仆日知录

顾炎武

颜氏家训云。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见七十余人。门不停宾。古所贵也。失教之家。阍寺无礼。或以主君寝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为耻。黄门侍郎裴之礼号善待士。有如此辈。对宾杖之。其门生僮仆。接于他人。折旋俯仰。辞色应对。莫不肃敬。与主无别也。史记。郑当时诫门下客至。无贵贱。无门者。后汉书。皇甫嵩折节下士。门无客。而大戴礼武王之门铭曰。敬遇宾客。贵贱无二。则古已言之矣。观夫后汉赵壹之于皇甫规。高彪之于马融。一谒不面。终身不见。为士大夫者可不戒哉。

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子木问范武子之德于赵孟。对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晋国。无隐情。其祝史陈信于鬼神。无媿辞。子木归以语王。王曰。宜其光辅五君。以为盟主也。夫以一人家事之理而致晋国之霸。士大夫之居家岂细行乎。史记之载宣曲任氏曰。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汉书载张安世曰。安世尊为公侯。食邑万户。然身衣弋绋。夫人自纺绩。家童皆有手技作事。内治产业。累积纤微。是以能殖其货。今之士大夫知此者鲜。故富贵不一再传而衰替也。两家奴争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大夫门。此霍氏之所以亡也。奴从宾客。浆酒藿肉。此董贤之所以败也。然则今日之官评其先考之僮约乎。

严分宜之仆永年。号曰鹤坡。张江陵之仆游守礼。号曰楚滨。古诗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而晋灼引汉语以为冯毁。则子都亦字也。不但招权纳贿。而朝中多赠之诗文。俨然与搢绅为宾主。名号之轻。文章之辱。至斯而极矣。后汉书梁冀传。冀寿共乘辇车。游观第内。鸣钟吹管。或连继日夜。客到门不得通。皆请谢门者。门者累千金。今日所谓门包。殆昉于此。

臧获议

邱嘉穗

天地之性人为贵。而人之生于天地间者。虽有智愚强弱。尊卑疏戚之等。其与我同类。而皆有欲立欲达之心。则一也。奚必智者强者尊且戚者。乃得为人。而愚者弱者卑者疏者之无足比数乎。先王之时。大夫以上。既有庶人在官者为之役。士庶人亦各隶其子弟而止。而其时之小民。又皆授田于上。而无一不得其所。则奴婢固可以不用。而亦谁与为奴婢者。此盛世所以无怨旷之人也。后世

之人。穷贱无所归者既众。自中人十金之产。皆得收良人男女而属役之。斯已大异于先王之世矣。而况刻薄者流。又从而禁锢焉。摧残焉。俾不得终有其夫妻母之乐。岂不轻蔑天民。而伤两间之和气哉。夫天下之穷而无告者。莫如鰥寡孤独。然此四民者。即不幸犹不必其相兼。而其无妻无夫无子者。亦皆至于垂老而后废。非穷于人。穷于天也。如以奴若婢而制之终身。使不得配。则是始而孤。继而鰥且寡。而终于为独。以一人之身。备历其穷。而又非天之所为使也。悲夫悲夫。生人之穷薄至于如此其极耶。且人亦何为而不推其心也。己之男若女。幼则携持保抱。稍长入小学。不率教。严师傅予之杖。意犹以为恶。或不幸遭祸患身死。卖为人奴。蓬头跣足。甚者至流落娼籍。以辱门户。不知为父母者。将复何以为情。噫。奴婢之走使于我前者。独非人子乎哉。彼其始亦与己之男若女无以异。一旦不得已而归于我。典耕典爨。奔走者几何事。事大事小。承顺者几何人。食粝食。衣敝衣。祁寒暑雨。戴星霜而出入者几何年。其情已大可悯。而我复利其服役。至以幽囚终其世。而不得少尝人道之万一。纵彼不自明。我独无动于心乎。纵或垂首丧气。服勤至死。其能不饮恨于九原乎。窃谓今日居民上者。宜设为厉禁。令奴婢年二十以上皆为之配。然后得役。不则奴听其自去。毋得责以赎身。婢听其适人。薄给本主以财礼。如是而不之听。许奴婢自陈于官。而约长为之举首。则有常刑。其有隐蔽者。亦各坐之以法。然后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咸得以自遂其生于天地之间。而为本主者。亦不至肆为刻薄。贼人之子。以残害天地所生之人己。虽然。世有复先王之仁政者乎。即奴婢之名。亦可以不设。而尚安以禁为。

甲辰示道希兄弟

方苞

古无奴婢。事父兄者子弟也。事舅姑者子妇也。事长官者属吏也。惟盗贼之子女。乃为罪隶而役于官。九职臣妾聚敛疏财。质人掌民人之质剂。士大夫之家始有之。如后世官赐奴婢。亦以罪役耳。战国秦汉以后。平民始得相买为奴。然寒素儒生。必父母笃老。子妇多事。然后佣仆赁姬。以助奉养。金陵之俗。中家以上。妇不主中馈。事舅姑。而饮食必啻。燕游惟便。缝纆补缀。皆取办于工。乃坐役仆妇。及婢女数人。少者亦一二人。妇安焉。子顺焉。以母之道奉其妻而有过矣。余每见农家妇。耕耘樵苏。佐男子力作。时雨降。脱履就功。形骸若鸟兽。然遭乱离焚剽。则常泰然无虞。其色不足贪也。家无积货可羨也。虽盗贼奸凶。不能不农夫野妇。耕织以供战士。而辱系虏斩刈无遗者。则皆通都大邑。搢绅家室之子女也。人事之感召。天道之乘除。有确然而不可易者矣。吾家寒素。敝衣羸食。颇能内外共之。而妇人必求婢女。犹染金陵积习。吾甚惧焉。道希兄弟。其与二三妇共勉之。恐余不幸而言之中也。

论仆役

张履祥

先王分土授田。一夫无失其所。凡有劳事。只使子弟为之。未尝有仆役也。观论语有事弟子服其劳。及子适卫。冉有仆可见。王政不行。人民离散。贫无依者。势不得不服役于人以生。是以家力有余。子弟不给使令者。养人以资其力。久矣为天下之通义也。但当善待之。不可横加陵虐。陶公曰。彼亦人子也。先须开以为善之路。示以资生之方。必其不堪扶植。与屡不用命者。然后去之。苟无大恶。亦宜宽宥。不可求之太过。责之太深。使人无所容足也。彼辈无知者固多。然其必不可化导。要亦无多。至其子孙。实为不幸。非由自己作之。放遣可也。天子臣妾万方。犹欲视民如子。士庶之家。牛羊犬马待人。不思获罪于天乎。

男仆二十余。即当为之娶妻。女婢近二十。即当使有配偶。或别嫁之。非独免其怨旷。亦所以已乱也。近世仆人。忠谨固少。主人待之。非理亦甚。盍思上下报施。既有恒分。循环往复。又道之常。能无惕惕于心。可云惟我所制乎。

俭论

郑梁

孟子曰。俭者不夺人。非谓俭而后可以不夺人。亦非谓不夺人故不得不俭也。先儒以礼下为贤君之恭。以取于民有制。为贤君之俭。则直是不夺人名俭而已矣。今天下皆知言俭。然其为说曰。吾甘清苦。省交际。然后可以无求于人。否则谓当今民穷财匮。求人实难。非节啬慳鄙。则恐无以为生。若此者人莫不从而许之曰俭。由吾思之。此其意直欲夺人。其不夺也。直无待于夺而后不夺。或夺之终不能夺。而后不夺耳。夫古之人必以其廉于取者言俭。而今之人第以其吝于与者言俭。则是便人好利之念。而开天下以刻薄寡恩之渐者。莫俭若也。呜呼。岂孟子之所谓俭者。固若是乎。古之公卿大夫之家。其俭自与士庶不同。公仪子之拔葵。孟献子之不察鸡豚。不畜牛羊。此正所谓俭也。今自勋戚世胄。以及卿相大臣。特美衣丰食耳。其权子母固竞锥刀也。其待宗族亲戚友朋。固较量锱铢也。可谓不与士庶同乎。世徒以其美衣丰食。似乎不俭。而辄复以草野小民之鄙啬绳之。人情固有自私自利之心。听其言也。顺而易入。于是一丝一粟。不肯轻出。而财日上积而不下流。至使天下之农工商贾。不得挟所业以仰食于富人。是古之贷钱出息。食客数千者。犹以其奢也。而夺人者。亦时而与人。今之粟红贯朽。登垄罔利者。直以其俭也。而夺人者不惟不复古人。且将以其夺之人者转辄而为夺人之具不已。天下财源之日竭。民生之日困。毋乃皆此俭之一言误之乎。三代而后。称恭俭之主。莫如文景。然吾犹以为文帝之俭。其大者在除租复赋。而身衣弋绋。帷帐无锦绣。特其末节。至听

错之言。而入粟拜爵。犹未免于声音笑貌。又况后之人主。旦旦以苛征横敛。殿最有司。而徒以慎赐赦赈恤之令。罢养廉育才之典为俭者乎。夫以慎赐赦赈恤之令。罢养廉育才之典为俭。则古之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诸侯币帛饗百官有司。皆为奢矣。以古之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诸侯币帛饗百官有司为奢。而以后之慎赐赦赈恤之令。罢养廉育才之典为俭。则虽孔圣之言。吾犹将反其意而为之说。曰。与其俭也宁奢矣。予才不善夺人。而势不能无待于夺。其于今世之所谓俭者甚宜。然窃慨夫世之敝衣垢履徒步者。往往以士大夫而不耻为委巷牙郎妇之行。貌虽俭而其意未尝不在夺人。甚欲以孟子之所谓俭者。与之共勉也。作俭论。

窖金论

李继圣

夫仲秋有窳窖之政。所以敛备杂物也。汉任氏遂因而窖粟。粟宜仓困。其窖之者必戎寇横行时。不可携而他适也。后世又因而窖金。夫殫毕生经营之力。心枯筋痿。幸而致富。仍褴褛如贫状。乃聚所积埋之。是长与此物辞矣。再见无期。其视夫穷人之不能有此者。又何以别乎。不幸而盗贼入室。缚烙捭刺。逼而罄取之。抑或至于九死。而终不令发其藏。呜呼。彼万苦千辛以死守之者。岂不以其能长子孙哉。不肖者踵其后。泥沙用之。花消于无何有之乡。死而有知。九泉一恸。悔之已晚。其贤者即能恢宏先业。膏沃连畴。鏤涂润屋。死而无知。不见不闻。又况为后人者坐享成福。耻谈祖父之劳俭。而不屑追溯其渊源。是亦泛泛然绝不相属之古今人而已矣。岂鬼神阳奉阴恶。故使之有同于无。实归于虚。诱其衷以为此计欤。夫宝气结为精灵。被抑沉光。安忍郁郁此土。一旦默徙潜移。求之不得其处。又或无端而落诸他人之手。呜呼。宜华歆拾之。而管宁挥之也。

卷六十一礼政八昏礼

女教经传通纂序

任启运

余辑女教经传通纂一书。凡十有三章。既毕而序其端。曰。女教。正家之始。王化之端也。昔汉刘向氏言古凡生子。择于诸母与可者。必求其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为子师。其次为慈母。其次为保母。夫阿保于女职最下。必自其臣之妾以降。始得为之。而宽裕慈惠温良恭敬。则世所推仁人有道之容。求诸学士文人。未易多覩。而古阿保之贤。乃至于此。岂古女子生而即贤欤。或其所以致此。固有道欤。吾闻书称厘降。以是为登庸之大端。而传言夏之兴也以涂山。殷之兴也以有莘。其在成周。有太姜太任开其始。太姒邑姜嗣其

徽。母德之隆。既足以仪天下。法后世。而元公定周礼。有内宰以阴礼教六宫。以阴礼教九嫔。以妇职教九御。当其时。上自王后及公侯之夫人。莫不受学。其诗曰。言告师氏。言告言归。宋伯姬之言曰。保傅不具。礼不下堂。即下至委巷之女。亦莫不有师。故传曰。贤而四十无子。则为人间女师。教之之备如此。而其所教则惟以内外之严嫡庶之辨。父子之亲。君臣之敬。宾客之交。丧祭之礼。故其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言是数者具而有之也。谁其尸之。有齐季女。言幼而习之如性成也。举凡骄奢靡侈之习。曾不得一交于耳目。悛心佚志之术。曾不得一接于燕闲。故在家则为贤女。既嫁则为贤妻。嫁而生子则为贤母。当其妊子。则坐不边。寝不侧。有胎教焉。子既生则钦有帅。记有成。有童教焉。为女则以教为贤。为母又以贤而教。其于礼法不啻首之适冠。足之适屨。不待问而后知。此成周当日。所以大化翔洽。贤笃生。虽兔置贱士。亦足备公侯干城腹心之选。而阿保之微。其得于耳濡目染。亦具宽裕慈惠温良恭敬之德。至于如此也。秦汉之世。后夫人不以德升。既不足以听天下之内治。而闾里之遗风余训。亦寢消寢灭。以至于亡。刘向氏作列女传八卷。思有以障祸水之狂澜。而在当时亦无能为力。自是而后。妻败其夫。母败其子。载胥及溺。可不痛哉。三代以降。惟赵宋最名有家法。以故当时大家名族。亦颇修于内政。敦孝让。重廉耻。熏陶涵育之久。而大儒迭出。遂有以接孔孟之传。虽其希圣固贤哉。要其所自来者。不可没也。其余或间气所偶鍾。或闻风而兴起。列女所载诸传。虽不乏人。然去二南之化远矣。我 皇上作人寿考。过于周文。于变之风。行与勋华比迹。运不自量。以生于 圣世。窃取朱子小学之意。作为此篇。譬诸勺水益海。掏尘增山。虽无补于大化之高深。或亦泰山所不让。河海所不择也。若夫敬身以敬家。敬家以敬国。则所以为正家之本。更自有在。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己不自治而仅求之妇人女子间乎哉。

读士昏礼

岳震川

士之昏礼。始纳采。次问名。次纳吉。次纳征。次请期。次亲迎。六礼皆行于庙。三元二纁。象阴阳之备。其不苟也如此。三鼎以升。豚鱼腊鱼。以十五为正。减为十四。欲其敌偶也。同牢之鼎馈。亦取配合如此。之亲迎也。爵弁纁裳緇袍乘墨车。从车二乘。执烛前马。其衣冠车御之盛如此。之御妇车也。姆虽辞不受绥。而终御轮三周。其亲而下之也如此。若夫舅姑尊矣。其飨妇也。舅洗爵而献。始荐脯醢。其降尊而礼之也如此。然则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此非圣贤之苛责于人也。所以报舅姑夫君之礼者。当如其厚而不忍变也。

答昏礼问

刘榛

客问娶妻不娶同姓。何谓也。曰。先儒云为其近于禽兽也。禽兽不知嫌微之别。人乌可无别也。客曰。异姓其皆无嫌乎。曰。外姻为婚。有以奸论者矣。客曰。虽然。中表之行。近世士大夫皆用之。或犹可许也。曰。在律。婚姑舅两姨姊妹者杖八十。离异。安在其可哉。先王制礼。远嫌而养耻。又立之科条。以防不然。所扶进斯民于人道者。至严而不可犯矣。夫所谓同姓者。犹无亲之称耳。若吾父姊妹之子。不犹夫兄弟之子乎。吾母兄弟姊妹之子。不犹之吾父兄弟姊妹之子乎。人知同姓兄弟之子不可昏。而不知异姓兄弟姊妹之子不可昏。何耶。客曰。彼世昏者皆非欤。曰。疏而无服者可也。姑舅两姨兄弟姊妹相为服缌麻。乃乱之以昏姻。而期且斩焉。如礼何。客曰。吾党有女。养于他人。谓可解中表之迹而昏之。然欤。曰。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不知者犹卜。知而假人以免。夫谁欺。客曰。举世行之。未闻有用离异之律者。或居今而亦可从俗也。曰。俗之可从。事之无害于义尔。敦伦败礼。相率而畔于人。可乎。盗徼幸而未发。曰。未见有律盗者。盗顾可为乎哉。

客曰。盟昏于襁褓可乎。曰无悔焉可也。曰何悔。曰山川之或阻也。官骸之或伤也。或家落而见羞。或行非而相浼也。皆悔也。古人六礼之行。率无远期。故诗曰。雝雝鸣雁。旭日始旦。士如归妻。迨冰未泮。冰未泮而纳采。桃始华而御轮。故不至有他端之变。貽悔恨而生衅端也。客曰。有故则二十三岁而嫁。礼也。今有因丧而归者何欤。曰。此禽兽之行。伤教乱化之甚者。百杖不足以蔽其罪矣。客曰。昏者身已从吉。而主昏者或可少假乎。曰。在律。居父母舅姑及夫丧。而与应嫁娶人主昏者杖八十。薄于自昏无几也。客曰。男女及期。而家幸无故。顾又不辄得吉卜而行也。将奈何。曰阴阳禁忌之说。鄙倍而不足信也。古之昏者皆仲春。万物于此而生。故人伦于此而始。古之人法天。未闻有不祥。今之人信术。未见果无凶咎也。智者可以知所从事矣。曰。古六礼不病于繁乎。曰。礼所以敬夫妇之始而勿容苟也。故召南之女。虽致于狄。而谓室家之礼不备。终不之从焉。然朱子家礼。已去问名纳吉请期以从俗矣。夫古人问名而卜。卜吉则纳吉。否则他采他问焉。今一言之定。便不可易。故此二礼为可省。请期一节。好礼者犹有行之。减六而四而三。不得更从简陋也。曰贫者苦于不能具。奈何。曰。丰俭从有无之便。诚贫也。一禽一果何讥焉。今俗有空函往复。并纳采而亦废者。斯亦不敬其始也哉。客曰。古者冕而亲迎。今或不往。何也。曰。二气感应以相与。以艮之少男。下于兑之少女。得感应之正。故取女吉。不然则奔而已矣。物不可以苟合。妻妾之别以此也。客曰。古六礼皆用鴈。今则独于亲迎焉。未为阙欤。曰。先王之制。皆有精义。而后世则苟简焉。苟不尽没其礼意亦可矣。尺寸争之难胜也。客曰。奠鴈拜。主

人不答拜。朱子云。彼为奠鴈而拜。自不应答拜。何解也。曰。非拜主人也。肃礼也。纳采使者至。主人迎于门外再拜。宾不答拜。曰。不敢当盛礼也。盛礼已不答。况非拜主人者乎。客曰。妇至宜何礼。曰。交拜而合盥。外此皆陋俗也。客曰。妇甫来。而即诣妇家以拜。毋乃亟乎。曰。少陵新婚别云。此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妇不及见舅姑之期。尚未可以拜舅姑。夫未得于妇。而何有于妇之父母乎。不率新妇见父母。而汲汲于妇家。则是遗亲而已矣。

答蒋信夫论丧娶书

袁枚

接来札。为持所生服。有达权之请。仆以为婚与丧。人生有数事也。一有缺失。则终身玷焉。所以持之者无他上稽诸经。中质诸史。下考之本朝律文而已矣。庶子持生母服。经稍轻。史或轻或重。明律改为斩衰遂大重。而本朝因之。其既重之后勿论也。其最轻时亦未有以婚闻者。礼庶子服生母。父在。练冠麻衣。既葬而除。此指诸侯之庶子也。此即孟子所谓虽加一日愈于己者是也。诸侯爵尊。故有降杀之礼。若大夫士则递加而重。然尔时父子异宫。诸侯虽尊。犹使庶子居其室而遂焉。君与正嫡。不得以尊压也。彼侧室贰宗者。端可知矣。周天子丧穆后宴乐。叔向讥之曰。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夫妻丧非三年也。然礼必三年后娶。所以达子之志也。父尚不娶。而于其子乎。然此犹云妻耳。非妾也。齐侯使晏子请继室于晋。叔向辞之曰。寡君在衰经之中。是以未敢请。时晋侯丧少姜。姜固妾也。叔向贤者。岂不知士妾有子。方为之缙。诸侯已绝缙矣。乃藉以辞昏。其妾所生之子乎。然此犹考诸古制。未质诸后世之史也。晋文学王藉有叔母服。未一月纳吉娶妻。为刘隗所弹。唐建中元年。县主将嫁。供奩备矣。而襄王之幼女卒。上从妹也。上命改期曰。人惜其费。我爱其礼。古期功之丧。帝王之家。其不苟如此。苏子瞻宋之放于礼者也。然其争许氏丧娶表曰。臣不愿使后世史书男子居父母丧得娶妻。自元佑始。明湏王侁焯。惑于阴阳之说。大祥乞为弟妹嫁娶。嘉靖竟命执问如律。历览古昔丧娶之禁。班班可考。然经史之宜遵。犹不若律令之可畏也。唐律丧娶者徒。金章宗加以听离。本朝依明律。定主婚者杖。人情爱其子女。必为之计久远。郎君读书登科。他日将立朝廷。议大典礼。而先使之蔑情干义。抱终身之忧。殊非所以为爱也。说者岂不曰苏州丧娶。民间有之。为人之所为者。人皆无訾焉。然每见坊饼肆之氓。发且秃矣。偶道其少时丧娶。必赧颜而禁声。何也。天良之夭阏。虽无法律经书。而此中怛怛终不安也。说者又岂不曰以两公之贤。必无人敢持短长者。不知礼义由贤者出。惟我两人贤也。四方将于我乎观礼。倘观礼而礼有违。则人人乖其所望。而诋诽者将更甚于邱里之庸庸者矣。然则处礼之变。为万不得已计。奈何。曰曾子问亲迎女在途。而之父母死。如

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縗总以趋丧。徐氏注云。女改服者。以亲迎之故。虽未成婚。而妇之分已定故也。不言此后所处意者。女在家若今童妇。除丧而后成婚。此礼开元因之着为令典。今已来亲迎矣。小女已在途矣。或仿而行之。亦亡于礼者之礼乎。吴下多儒者。精通五礼。足下何不将仆手书付之核议。见覆。幸甚。

贞女辨

焦循

或谓古无贞女之名。非也。后汉书百官志。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皆扁志其门。以兴善行。然则今之旌表贞女。自汉已然。或曰古之贞女。非今之贞女也。魏书列女传。贞女兕先氏。许嫁彭老生。未及成礼。老生逼之。不肯从。被杀。诏曰。虽处草莱。行合古迹。宜赐美名。号曰贞女。则贞女者。非未昏夫死守贞不嫁之谓也。呜呼。引是说者。读书不广矣。刘向列女传卷四贞顺传。首列召南申女。称其许嫁于酆。夫家礼不备。而欲迎之。不肯往。遂致之狱。作诗曰。虽速我狱。室家不足。兕先之事。黯与此合。故其时谓之合古。以贞女号之也。列女传又云。卫寡夫人者。齐侯之女也。嫁于卫。至城门而卫君死。入持三年之丧毕。弟立请曰。卫小国也。不容二庖。请愿同庖。终不听。作诗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诗人美其贞一。故举而列之于诗。此即未昏夫死不嫁者也。兕先合于申女之事。得以贞女名。世之未昏夫死不嫁者。乃不容附诸卫寡夫人之列。说者罪矣。刘向为鲁诗学。经之所传。汉儒之所重可知也。或曰。古之贞女少。今之贞女多。何也。古男女议昏晚聘。与取一时事。故如卫寡夫人者偶也。今人韶龢议昏。或迟五年。或迟十年。甚二三十年。聘与取悬隔甚远。其中死亡疾病。自不能免。且古之昏礼。以亲迎为定。故曾子问未亲迎以前。或遭父母之丧。可以再取再嫁。亲迎在路。闻之父母死。则改服而趋丧。又亲迎之日已定。而女死。则服齐衰。死。则女服斩衰。是古之夫妇。以亲迎为定也。今则不然。国律许嫁女。已报昏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笞五十。虽无书昏。但曾受聘财者亦然。是一报昏书受聘财。而上以之听民讼。下以之定姻好。不必亲迎。而夫妇之分定矣。古定以亲迎。则未亲迎而夫死。嫁之可也。今定以纳采。则一纳采而夫死。有可不嫁者矣。礼曰。生乎今之世。复古之道。吾为议贞女者告之。

陈贞女林氏子合葬议

陈祖范

长洲陈氏女。许嫁于林。林氏子歿。女闻自经。救而苏。谨防护。踰三年。闻有求婚者。卒缢死。林氏将迎柩合窆。或据礼为疑。余因而论焉。男女居室。人之大欲。而天理精微之极也。易上篇首乾坤。下篇首咸恒。咸。感也。少女

少男。未成夫妇。志相感也。恒。久也。长男长女。夫唱妇随。道可久也。感者人欲。久者天理。始乎感。成乎久。夫妇之义也。将由夫淫僻之民与。始也感乎其所不当感。后也不恒乎其所当恒。此夫妇之道。所以苦也。将由夫贞淑之民与。其感也不妄。感于其所恒也。其恒也无贰。恒于其所感也。故有未成婚而女死其者。死于义。非死于情。此夫妇之道之变而正也。彼据礼为疑者。曾子问篇。取女有吉日。或女或死。皆齐衰而吊。既葬而除。更取更嫁。不言可知。又已嫁而未庙见死。则归葬于女氏之党。若未嫁而死。同穴乎男者。周官媒氏谓之嫁殇。归熙甫着论。以为女子许嫁。父为主。而已不与知。若为夫死。是自以身许人。有廉耻之防焉。说固善矣。虽然。礼许嫁笄而纓。明有系也。纳采而被采。择问名而知名字。申之以卜筮。固之以皮币。丁宁郑重若此。犹得云已勿与知乎。且夫善感者少男少女之性也。以善感之性。而感于其所当恒。则一感而此念无从转移矣。何生死足以贰其心哉。执嫁未嫁论之者。特相索于形骸之外。非至论也。诗云。谷则异室。死则同穴。男女私相悦而不得遂之辞。所谓免而无耻者也。媒氏所禁。殆是此类。若夫以正感。以义终。固当哀其志而遂之。异室同穴。何不可之有。

四贞女传后论

罗有高

彭季子作四贞女传。颇闻着于时。谈礼之士。或推难之。以为季子亲为名儒孙子。讨论三代礼文经传离合之指至熟。又尝出入宋明诸老师贤人所讲说。源流深远矣。四贞女者。其行事既卓绝。斐然成文章。季子传之固当。然季子不折衷于中庸。裁之以礼。将使学者乐畸行。慕高远。放性情之和。蒙窃惑焉。罗有高曰。夫礼称情立文。缘人性而起者也。若中庸则又难言之。是四贞女者。固以其行为中庸已矣。是故蹈之而不疑。夫民性有恒。上同本乎元宰。能者率而行之。而道生焉。稽诸独。独之所可而可。独之所不可而不可。期于皦。然于独无恶。盟之鬼神。绵之岁月。历阻折百出。卓定不迁。其达也若泉。其直遂而不回若矢。视捐项绝脰。弃其血肉之躯。若燎毛发。若遗土。其安难危苦。人世不堪之遭若命。爵禄名誉。不足干其中庸。诗书经传所陈。淡若琴瑟笙磬之和。音适与心谐。而益不愿假它辞说以自解。如四女子者。行不同。至其自期于独。不忍冒经以欺其志。则无不同也。当吾世而不遇大圣。四女子者。是足以激清风。挽漓俗而之醇矣。或者其以循故侪俗。浮沉不自宰之愚妇人为中庸乎。是比干不足同仁于微箕。伯夷叔齐未贤也。柏舟何以首壖风哉。或曰。然则四女子者。能中庸矣乎。曰。毋易言能不能。非圣人夫谁定之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百姓日用饮食。若水族游于江湖。未尝离水。而未尝知水也。知尽之知化之圣也。知至之贤也。或务知之。或不务知之。接境以动。

依乎天良。鬻沸而滂达。不阙于欲。圣人才之。故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中庸之传邈矣。三代之季。泯泯昏昏。乡愿乘时窃发。屈曲媵阿被服貌尧禹。苟同流俗为俛仰。割六蓊。文奸言。窜涂经训。居之而不疑。唐宋元明大儒。畏其卒。推本穷原。精择详语之。而学者蔽于所趣。急切不能返。假借近似之言自藩饰。得不阙于时。可以藏身免显过。噤然以谓中庸之行若是而已。至于君父之际。彝伦之大常。其恻怛诚挚专壹。若不可已。必义之是出。如四女子者。非数数也。将谓能中庸者天下。不能中庸唯四女子也。独其然乎。或曰。是则然。然曾子问孔子之言也。取女有吉日。女死齐衰而吊。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何谓也。曰。君子议道自己。而置法以民。自己起义者礼之经。廉耻伦纪之大坊。自民起义者礼之通。曲成万物之仁也。且死女吊。服斩衰。离绝不属耶。何以为之服尊也。葬除丧。脱许嫁时纓。定系厚别之分。虽中人必且怒然而动。蹢躅而慕舟之义矣。情以民自居。则圣人顺而民之尔。若曰。非其诚勿强也。且未成妇也。荀卿子曰。唯圣尽伦。唯王尽制。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师圣师王。师其经也。礼之通。中人以下藪匿焉。君子哀矜之也。或曰。女未庙见而死。归葬于女氏之党。何谓也。曰武进庄学士存与之铭石门蔡贞女也至矣。庄君曰。执一之儒。不深考义例。以有未庙见而死葬于女氏之党之文。遂曰死不可以即墓。生不可以居室。所谓不知其理。而妄推其类者邪。仪礼丧服章传曰。夫至尊也。妻至亲也。至尊无所不伸。至亲则有时而屈。故三年之视期轻重绝伦矣。以夫之死同诸女之死。于义钧乎。夫者至尊之谊。命则成之妇者。至亲之属。必成于尊。庙见者成于尊也。未成之辞闻系之妇矣。不闻其系之夫也。其言曲而中矣。余独悲贤女守志之义。久不白于世。妄以凡民之。揣量豪杰。横加訾警。不成人之美。里巷翁媪。鲜能以德爱子。以遂其情性之正。至天札其天。因就或者之难。条次之。以谗季子。诗云。忧心悄悄。愠于小。若王贞女。愠有终穷乎。

礼经问答二条

钱大昕

问妇人之义。从一而终。而礼有七出之文。毋乃启人以失节乎。曰。此先王所以扶阳抑阴。而家道所以不至于穷而乖也。夫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妇以人合者也。以天合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而以人合者。可制以去就之义。尧舜之道。不外乎孝弟。而孝弟之衰。自各私其妻始。妻之于夫。其初固路人也。以室家之恩联之。其情易亲。至于夫之父母。夫之兄弟姊妹。夫之兄弟之妻。皆路人也。非有一日之恩。第推夫之亲以亲之。其情固已不相属矣。矧妇人之性贪而吝。柔而狠。而妯娌姑姊之伦亦妇人也。同居而志不相得。往往有之。其真能安于义命者。十不得一也。先王设为可去之义。义合则。不合则去。

俾能执妇道者可守从一之贞。否则宁割伉俪之爱。勿伤骨肉之恩。故嫁曰归。出亦曰归。以此坊民。恐其孝衰于妻子也。然则圣人于女子。抑之不已甚乎。曰去妇之义。非徒以全丈夫。亦所以保匹妇。后世闾里之妇。失爱于舅姑。谗间以叔妹。抑郁而死者有之。或其夫淫酗凶悍。宠溺嬖媵。凌迫而死者有之。准之古礼。固有可去之义。亦何必束缚之。禁锢之。置之必死之地以为快乎。全一女子之名其事小。得罪于父母兄弟其事大。故父母兄弟不可乖。而妻则可去。去而更嫁不谓之失节。使其过在妇欤。不合而嫁。嫁而仍穷。自作之孽。不可追也。使其过不在妇欤。出而嫁于乡里。犹不失为善妇。不必强而之。使夫妇之道苦也。自七出之法不行。而牝鸡之司晨日炽。夫之制于妇者。隐忍而不能去。甚至于破家绝嗣。而有司之断斯狱者。犹欲合之。知女之不可事二夫。而不知失妇道者。虽事一夫。未可以言烈也。知臣之不可事二君。而不知失臣节者。虽事一君。未可以言忠也。此未谕先王制礼之意也。

问礼谨男女之别。而媒氏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然则溱洧秉相谑。诗人何以刺之。曰。此会字读如惟王不会之会。谓会计其数。非令其合会也。凡男女自成名以上。媒氏既书其名矣。娶判妻入子则又书之。是匹夫匹妇。其嫁娶皆书于媒氏。仲春会男女。谓会计其未嫁娶者。令其及时嫁娶也。古者女子有罪。为人妾。而内则云奔。则为妾以其六礼不备卑之也。仲春奔者不禁。谓不禁其为人妾耳。圣人岂道民以淫奔哉。

嫁娶

丁杰

古者嫁娶之期。言人人殊。一为年之少长。一为时之早晚。今合经传考之。男自二十至三十。女自十五至二十。时自季秋至仲春。自仲春至仲夏。皆为得理之正。大戴礼本命篇。男八岁而龀。十六情通。然后其施行。女七岁而龀。十四然后其化成。此举其端言之也。仪礼丧服传。年十九至十六为长殇。礼子不殇父明男二十为初娶之端墨子曰。昔圣王为法。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王肃述毛曰。前贤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有其家。此举其中言之也。周礼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大戴礼本命篇。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礼记曲礼。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内则二十而冠。三十而有室。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尚书大传。孔子对子张曰。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谷梁文十二年。男子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许嫁。二十而嫁。此举其终言之也。荀子大略篇。及韩诗传。古者霜降迎女。冰泮杀止。家语本命解。孔子对哀公曰。霜降而妇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农桑起。婚礼杀于此。礼运孔子语言偃曰。冬合男女。春颁爵位。此家语之礼运诗卫风将子无怒。秋以为期。邶风士

如归妻。迨冰未泮。此言仲春以前也。夏小正。二月。绥多士女。周礼媒氏。仲春之月。令会男女。奔者不禁。礼记月令。元鸟至。以太牢祠于高禘。诗商颂。天命元鸟。降而生商。召南言采其蕨。亦既覯止。厌浥行露。谓行多露。有女怀春。吉士诱之。豳风春日迟迟。殆及公子同归。仓庚于飞。之子于归。郑风零露漙漙。与子偕臧。白虎通曰。嫁娶以春。此言仲春之时也。诗召南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此言仲春之后也。摽有梅诗序。以为男女及时者。主乎年之少长。唐风绸缪。与摽有梅相类。序以为不得其时者。主乎时之早晚。陈风东门之杨。序以为失时者。意重男女多违。不止论年之少长。时之早晚也。大戴礼本命篇。又云。太古男五十而室。女三十而嫁。不能行于后世。大戴逸篇。文王世子篇。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左氏襄公九年传。晋侯曰。国君十五而生子。所以广继嗣。大夫以下。不得同之。内则曰。女子有故。二十三年而嫁。非嫁娶之常例。周礼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十曰多昏。则年之少长。或取其相当。而时之早晚。亦所不计。今由孔子对哀公之言思之。男三十而有室。女二十而有夫。礼言其极。不是过也。则无在二十三之后者矣。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亦无出于十五二十之前者矣。生闭藏乎阴。而为化育之始。故圣人因时以合偶男子。穷天数也。则无在霜降之前者矣。冰泮而农桑起。婚礼杀于此。亦容有出于冰泮之后者矣。知此则诗之言嫁娶者多端。可一以贯之矣。

昏礼有故说

陈祖范

曾子问篇云。婚礼既纳币。有吉日。婿之父母死。则停婚。既葬致命女氏曰。有丧不得嗣为兄弟。女氏许诺。而勿敢嫁也。既免丧。女之父母。使人请之。而后嫁之。若女之父母死。亦然。内则云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有故谓有父母之丧也。有丧缓嫁止得三年。则专据本人自有父母丧而言也。参考杂记云。父大功之末。始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始可以娶妇。是男女之不得嫁娶。又碍于其父之有丧服。且大功小功。皆从禁止。不特父母之丧矣。夫子答曾子问。所以既葬致命者。不可旷年废人婚礼也。若杂记之说。则妨废实多。既不论期功。假使两家迭罹父母及祖父母之丧。便可有二十四年不得婚嫁者。岂止于内则之有故。仅缓三年乎。礼文乖异不可枚举。此尤其当致详者矣。

三月庙见解

吴定

戴记孔子曰。三月而庙见。称来妇也。庙见之礼。舅姑存则见者。由祖庙而上

之也。舅姑没则见者。由祔庙而上之也。经据舅姑没者为辞。故又曰择日而祭于祔。成妇之义也。祭祔即士昏礼妇入三月乃奠菜是也。或谓庙见。专举见祔。天下有入见舅姑。而不见舅之父若祖者乎。又曰非祔庙则主舅姑在者言之。抑又违此经之旨矣。且孔子固明言择日祭祔矣。何也。祔尤亲也。孔疏乃谓庙见祭祔为一事。不亦诬乎。夫舅姑在则献笄者。明妇职自此修。故曰成妇之礼也。舅姑没则奠菜者。明妇职不以舅姑既逝而亡。故曰成妇之义也。圣人谓子之嗣亲不系其成妻。而系其成妇。妇必如是而后妇职章。不如是。虽衾裯已交。而犹未得济之于子妇焉。以教孝也。故曰女未庙见而死。不迁于祖。不祔于皇姑。归葬于女氏之党。示未成妇也。夫不迁不祔者。未见祖庙也。归葬女氏者。则以未见祔庙也。设也舅姑逮存妇。已执笄见焉。则虽未见祖。未见皇姑。先王必许其葬于夫之党。而特不迁不祔也。由此观之。益知庙见得及祔庙以上。而其尤郑重而亲切者则祔耳。庙见必以三月何也。白虎通谓三月一时。则善恶得知。设三月而妇介乎善恶之间焉。其将庙见乎。抑出之而不庙见乎。记妇人三月。然后祭行。郑君以助祭释之。谓四时之祭也。古严宗庙之礼。妇人非祭不入庙。祭之日。然后来妇得入庙而见矣。或以祭为庙见之祭。孔子何以但言择日祭祔。而不及祖哉。夫妇之来。亦有未历三月即值时祭者。曰三月庙见者。从其至迟者以为断也。程子改之三日庙见。家礼从之。近日士大夫立庙之家。其庙主之藏。有积十世二十世以上而不祧者。其为主也多。其子孙之聚也疏而众。故祭之日妇人忌入焉。然则三日庙见不亦可乎。必谓三日妇道之修否不可知。是舅姑在者。亦不必质明即纚笄宵衣以见之也。吾知其惑也。

昏礼主人说

毛奇龄

传是斋日记曰。昏丧祭皆有主人。礼所极重。古无无主而可以行礼者。第丧有两主。一是死者之父。一是死者之子也。昏祭只一主。祭以子为主。谓之主祭。昏以父为主。谓之主婚。仪礼无主昏何也。公羊传。昏礼不称主人。远廉耻也。注云。有廉耻。不当自言娶妇为主人。故必父主之。无父。母主之。又无。诸父兄师友主之。礼天子诸侯无父母或躬自命娶然与主昏不同曾子问昏礼有吉日。如之父母死。则于葬父母后。必以之伯父致命于女氏。以天子诸侯可自命。否则必摄主命也。何则。重主人也。春秋桓王娶王后于纪。以鲁桓为主人。礼。天子娶后。必以同姓诸侯为之主昏。故祭公逆后。必从鲁往。娶后还京。必从鲁归。主婚故也。是天子无父且然。况大夫士庶。父母见在。而妇至然。绝无主人。一男一女。任其弥合。可谓礼乎。张南士曰。妇至时。父母出迎。以宾礼见。不以妇礼见。故此日称见妇。次日称妇见。然凡迎妇入门。揖妇入庙。导妇入寝。皆主人事。一如亲迎时妇父之为主人者。夫娶妇。家事也。

妇家有祖。有父母。而家反无之。着代之谓何。先仲氏曰。公羊传。昏礼不称主人。谓天子诸侯娶妻定无父者。无父则不得称主人。以昏无自主之礼也。今士有父为主矣。而士礼所称为主人何也。故士礼妇至。主人揖妇以入。此主人父也。非也。迎妇家妇父。几筵于庙。而拜迎于门外。揖让升堂。再拜奠雁。今妇至亦然。父拜迎于门外。姑迎于阶。升堂再拜。行承筐礼。而则相之。此时舅姑在堂。彼此答拜。虽曰拜舅姑。然宾主礼也。惟宾主礼故次日复妇见及荐舍朝庙。则奠币而宗祝相之礼告必用币反而入庙命祝史告至于前此时与妇并拜以告。至朝庙妇所共也。然此犹拜尊礼。非交拜礼也。交拜在合卺时于是主人导之至寝门。而揖以入。向使妇至时。即为主人。则导妇行。与妇同升。焉能复分阶东西作主客礼误矣。昏义。妇至揖妇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醑。孔疏此妇至至寝门也同牢同牲也共一特豚而分食之也合卺以一瓠分为两瓢各执一片以为醑也昏礼括义。同牢饌用特豚鱼腊。而殽必全。以摄盛也。妇席在东。席在西。尊右也。对筵而坐。取齐一也。三饭三醑。终醑用卺。亲有渐也。醑拜而妇答。醑妇拜而答。交拜之礼也。脱服于房。而媵受之。妇脱服于室。而御受之。男女交受之节也。妇至日即成昏。或三日成昏。或三月成昏。自唐虞至战国。皆无明据。惟士礼合卺后。御妇席在西。媵良席良夫也在东。皆有枕北止。趾向北也则当夕成婚。他书未见也。若三月成昏。则贾服礼注云。礼。妇至不成昏。无问舅姑在否。必俟三月祭祖庙后始配之。故春秋讥先配后祖为非礼。是也。又春秋季文子如宋致女。服虔注云。礼三月成昏。故二月伯姬归宋。而四月致女。致成昏也。凡春秋致女必三月以此又礼正义引熊氏。与郑异义者。曰三月始成昏。故三月未祖。祭祖未庙见。祭舅姑皆不成妇。死必归女氏之党。此皆谓三月始成昏者。若三日成昏。则魏晋以来。有拜时之妇。谓子妇也。有三日之妇。谓夫妇也。张华曰。拜时之妇。尽孝于舅姑。三日之妇。成吉于夫妻。江应元曰。礼三月庙见。然后成妇。未庙见之妇。死则反葬。以此推之。贵其成妇。不贵其成妻。此则谓三日成昏者。然则当夕荐寝。急急匹配。不见舅姑。并不告祖庙。此皆南宋儒人误遵士礼所至。而且成昏之后。又误以盥馈之见。称为庙见。吉凶溷举。昏丧无别。嗟乎何以有此。

昏礼庙见说

毛奇龄

礼无不谒庙者。娶则告迎。入则谒至。曲礼曰。齐戒以告鬼神。此告迎也。左传曰。夫人姜氏入。此谒至也。是故楚公子围娶于郑。有曰。围布几筵。告于庄共之庙而来。辞以告迎。而郑公子忽娶于陈。归不谒至。则陈针子讥之曰。先配而后祖。是不为夫妇。诬其祖矣。何以能育。则是妇至之夕。必入而告谒。谓之谒庙。亦谓之朝庙。苟不告迎。是为蒙先君。蒙者欺也。不谒至。是谓

诬祖。诬者诈而不实也。欺与诈。即已为夫妇。而同于不为。故曰是不为夫妇。则是不谒祖者不成妇。而反曰不成妇则不谒祖。是明与其书而倒读之也。且妇非荐寝而后成也。女之称妇。在纳采时已定之。而纳征则竟成其名。故纳采辞曰。吾子有惠贖室某。室者妇人之称。而纳征则曰。征者成也。至是而夫妇可以成也。是以公羊传曰。女在家称女。在涂称妇。则在家时虽成妇。然名而不称。及出门而即称之。故往娶称逆妇。既至称妇入。春秋书法。明明可稽。未闻曰。娶后三日。而后妇身以成也。且夫庙见者非谒见之见。成妇者非夫妇之妇也。礼以为妇至于夕。舅姑在堂。则舅姑为主人。迎而拜之。谓之拜舅姑。而然后帅以谒庙。则此时之拜。宾主之拜也。犹之之拜亲迎。虽舅交拜。而仍不谓之见。是以次日质明。则上堂而行妇见之礼。谓之成妇。昏礼所云。成妇礼者是也。脱或舅姑已亡。则迎妇谒庙。以长者为主。而上堂之见。质明无有。必待祭而后行之。而祭必以时。一时三月。则感物凄怆。于是入庙而修妇见之礼。谓之庙见。曾子问所云三月而庙见。成妇之义者。诚以入庙见妇不幸之事。故同一成妇。而妇见称礼。庙见称义。以为妇见则枣栗啜修。成子妇之仪。庙见则仅扱地奠菜。而特豚盥馈。不能再举。但以意行之。而仪节未备。亦曰义在所杀耳。然且夫妇之称成于纳征。而子妇之称必俟庙见始成之。重子妇而轻夫妇。假未庙见而妇死。则虽为夫妇三月。而不移于祖。不祔于皇姑。归葬于女氏之党。曰未成妇也。则是久荐枕席。仍未成妇。而必成之于扱地一奠之后。晋江应元所云。贵其成妇。不贵其成妻者。妇妻之辨。其为重妇而轻妻。成在妇而不在妻。断断如此。自世不读书。不识三礼。不深辨夫子春秋。伊川程氏有三日庙见之语。而朱子家礼即承其误。而着为礼文。曰三日庙见。主人以妇见于祠堂。且曰入门而不见舅姑。三日而始庙见者。以未成妇也。以三月为三日。以庙见为见庙。以子妇而为夫妇。以死舅姑为生舅姑。以不庙见不成妇。为不成妇不庙见。以致举人伦大事。百年嘉会。而草草野合。至请召宾客。往来简帖。不曰三日庙见。则曰儿媳某日行庙见礼。以凶丧不吉之辞。公然行之。其误甚矣。

读昏礼述

陈祖范

古礼废久矣。惟昏礼十仍八九。按仪礼纳采问名。一使而兼行二事。采谓采择也。既行纳采之礼。即进而问名曰。某既受命。将加诸卜。敢请女为谁氏。谦不敢必其是主人亲女也。卜于庙得吉兆。乃纳吉。继而纳征。征者成也。元纁束帛俚皮为礼。至是昏礼始成。女子许嫁。笄而称字矣。卜得昏期。使使请曰。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请吉日。不虞谓恐猝有死丧齐衰期服。踰年废礼。欲及今之吉也。至期。初昏。父醮子命迎。往妇家。再拜奠雁。妇从之出。主

人拜迎而不送。御妇车。姆辞之。自乘其车。归俟于门外。妇至。揖入寝门及室。即席。东面。妇西面。共牢而食。合盃而醑。礼毕。彻室中之馔。设于房中。媵御餽之。妇从者为媵。从者为御。脱服媵受。妇脱服御受。媵布席。御布妇席。媵餽之余。御餽妇之余。事事交错。以致相亲之意。入亲脱妇纓。烛出。媵待于户外。厥明。赞见于舅姑。见舅用枣栗。取其早自敬谨。见姑用股脩。取其断断自修。舅姑醴妇以脯醢。舅姑入室。妇盥馈。餽姑之余。不餽舅之余。同日舅姑共飨妇以一献之礼。舅姑降自西阶。妇降自阼阶。授之室也。归妇于妇氏人飨送者。酬以束锦。妇入三月。始助祭于庙。若舅姑既没。三月乃庙见。奠菜拜扱地。家老醴妇。飨妇之送者。如舅姑礼。若不亲迎。则亦三月往见妇之父母。而奠贄焉。醴以一献。犹舅姑之于妇也。此其大略也。纳采问名纳吉请期。皆用鴈。惟纳征不用者。有币帛可执也。鴈取顺阴阳往来之义。谓取从一不再更者。俗说也。女家受礼及醴女授女皆于庙。以先祖遗体与人。故重之。父命迎反无告庙之文。白虎通曰。示不必安也。豫虑其不必安。而姑勿为一成而不可变之局。与所谓币必诚辞无不腆者。何其旨之相歧欤。左传楚子围迎妇。告于庄共之庙而来。郑忽先配而后祖。针子讥为诬其祖。可见此制不于人心。古亦未尝遵用矣。又未庙见而没者。归葬于女氏之党。示未成妇也。见止覲止。已三月矣。尚未成妇。必庙见始成妇。而往迎时不先告庙。以为万一不克成妇之地。待其配不太薄乎。适于人者不亦难乎。宜此礼之不行于后也。男女有别。在平时悉严明。独初昏男御女媵。交错供事。不以远嫌为礼。所谓礼时为大。惟其宜称而已。士乘墨车以迎。郑注以为摄乘。俗下假用先世仪章。以为观美。滥觞于此。吴俗家贫省费。往妇家。成昏即归。谓之卷帐。转有似于亲迎之意。居近者三日即往妇家。不待二月。其三月前后夫妇偕往。俗谓之展母。疑是左传反马之讹。宣五年经高固及子叔姬来。公羊以为双双而至。讥乘行匹至也。左氏无讥焉。质明赞见。三月庙见。礼止言妇而不与。今则夫妇必偕。今似合宜矣。余大抵从同。抑予读昏礼。而益明易卦之渐也。渐之彖曰。女归吉。自纳采至亲迎。不着中间相去时日。要之极其从容而不迫。若归妹以兑少女从震长男悦而动进不以渐。为六礼未备。奔则为妾之象。渐六爻皆取象于鸿。昏礼用鴈。安知不取义于斯乎。请为解经者备一说焉。

昏说

夏之蓉

婚礼者。人伦之始。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者也。故古之人六礼必备。而日月以告君。斋戒以告鬼神。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以礼重。非以贿重也。自晋宋以来。不求淑德。专尚门第。至唐而尤甚。太宗诏行厘革。卒未遵行。其后高门贵姓。嫁女娶妇。资财非百万。义在不行。至有终身废嫁娶礼者。呜呼

。何其愚也。司马温公有言。凡议昏。当先察与妇之性行。及家法若何。勿苟慕富贵。范文正公为子娶妇。或传妇以罗为帏幔。公不悦曰。吾家素清俭。罗绮岂帏幔之物耶。持至当火于庭。此皆先之嘉言淑行。可为鉴戒者也。今之尚贿者则异是。将择妇。必问资装之厚薄。苟厚矣。妇虽不德亦安以就之。将嫁女。必问聘财之丰啬。苟丰矣。虽不肖亦利其所有。而不恤其它。此所谓市井狙僧之不若者。岂可施之士大夫之婚姻哉。夫人当嫁娶之年。正血气未定之日。此如素丝然。随所染焉者也。今乃示之以侈。导之以淫。长之以傲。纵之以骄。而欲上承宗庙。下启后世。可乎。不可乎。欲不节则夭折萌。中不固则德器坏。古之人固不如是也。纳采以雁。问名以定所生。纳吉以卜。纳征以币。请期以信时日。合卺以匏以崇质。其于妇也。赞见以成礼。馈特豚以明顺。飨以一献以着代。奠菜以习妇事。示之俭。导之正。厉之勤。抑之以谦卑孙顺。是故家室和平。夭折不作。而后嗣长也。以古若彼。以今若此。有识者宜何从与。抑又闻之。昏礼不用乐。幽阴之义也。昏礼不贺。人之序也。今则置酒高会。而浇弛无行之徒。沉湎喧呶。甚且以媒女卖之词。相轧以为笑乐。此又俗尚之偷。有力者宜亟挽之也。

卷六十二礼政九丧礼上

古人丧服之学日知录

顾炎武

读檀弓二篇及曾子问。乃知古人于礼服讲之悉而辨之明如此。汉书言夏侯胜善说礼服。萧望之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唐开元四部书目。丧服传义疏有二十三部。昔之大儒。有专以丧服名家者。其去邹鲁之风未远也。故萧望之为太傅。以论语礼服授皇太子。宋元嘉末。征隐士雷次宗诣京邑。筑室于钟山西岩下。为皇太子诸王讲丧服经。齐初何佟之为国子助教。为诸王讲丧服。陈后主在东宫。引王元规为学士。亲授礼记左传丧服等义。魏孝文帝亲为臣讲丧服于清徽堂。而梁书言始兴王憺薨。昭明太子命诸臣共议。从明山宾朱异之言。以慕悼之辞。宜终服月。梁陈北齐各有皇帝皇后太子王侯以下丧礼之书谓之凶仪夫以至尊在御。不废讲求丧礼。异于李义府之言不豫凶事而去国恤一篇者矣。

与陆翼王书

阎若璩

钝翁近与仆辩丧礼不胜。因愤而言曰。阎某闻有亲在堂。柰何用丧礼与仆相往复。纵言之是。已非。因及檀弓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左氏豫凶事非礼也。以佐成其说。嘻异哉。其亦可谓妄之至者矣。檀弓所云乃指明器。左氏所云乃指生而来賻者。皆非亲在而言丧礼之谓也。古大功废业。于居父母丧。宜一切废。然独许之未葬读丧礼。既葬读祭礼者。以二礼繁重。苟非平日从

师讲肄。且复习于临时。必不能按其节而合乎度。若从不寓目。而取办仓卒。人纵圣人。其能一一中礼乎。吾恐文王周公之制也。隳且久矣。孔子命伯鱼学礼。凶礼次居第二。未闻举其二而辍不学也。子张没于夫子后。而檀弓载子张死。曾子有母之丧。齐衰而往哭之。是曾子问一篇。皆亲在时以丧礼质于夫子者也。唐显庆间。许敬宗李义府用事。谓凶事非臣子所宜言。遂焚国一篇。凶礼由是阙。今钝翁得毋类是。噫。士大夫议论若此。弟深为世道惧焉。

考艺文类聚孝类引尸子曰曾子每读丧礼泣下沾襟尝以一夕五起视衣之厚薄枕之高卑此尤亲在读丧礼之切证可补阎氏所未备

后笃终论上

张尔岐

晋皇甫谧悼厚葬之害。着论为葬送之制。名曰笃终。其言曰。司马石椁。不如速朽。季孙璠珣。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为华元不臣。王孙亲土。汉书以为贤于秦始。如令魂必有知。则生死异制。如其无知。则空夺生用。捐之无益。是招露形之祸。增亡者之毒也。其言可谓至痛切矣。然当时所谓厚葬。谓珠玉之饰。含赇之物。器用宝货之藏也。今人皆无是矣。衾绞韬冒之属。尚不必备。又况所谓金缕玉匣。金蚕玉犬者乎。乃往往有苦于乏财。数十年不克葬者则何也。缙黄之忤度。不敢以废也。侍从之偶俑。不敢以缺也。夹道之旛幔。饶吹。不敢以不盛也。宾客之酒食衣物。不敢以不丰也。其甚者。征歌选舞。杂以百戏。非是则以为朴。结缙缚帛。以象楼观。非是则以为陋。于是嘲轰哑之声。艳丽诡异之饰。杂沓衢路。充斥原野。妇孺拥观。欢骇踊拄。而后快于心焉。而后为能葬其亲焉。富者破产而逐新。贫者举息而蹶赴。一日之费。十年节约而不能偿也。一家之丧。百家奔走而交相病也。高位纵任而不知禁。旁观恬习而忘其非。人之欲葬其亲者。耻其不备。忍于累年暴露而不恤焉。亦甚可伤也已。何不即今之所谓厚葬者而深思之。是何者有益于亲之身乎。无益于亲而为之。徒欲悦观者之目而已。古之厚葬。诚昧于理。其心犹欲为亲也。今乃于终天永诀之会。盛陈娱乐诡丽之具。以为观美。徒博妇孺一时之哈笑。不近于侮其亲矣乎。且其所拟象而涂饰者。未必其亲之生平所宜有也。不又陷其亲于僭矣乎。本欲自致于亲。而适成其侮且僭。何如反而约诸礼之为得乎。夫子尝言丧具矣。曰称家有无。有勿过礼。苟无矣。县棺而封。又曰。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为孝。敛手足形。还葬而无椁。称其财。斯之谓礼。斯言也。诚千古葬者之大经矣。间考夫子所谓勿过礼者。大端有二焉。一者藏体魄之礼。含袭敛襚棺椁宅兆之属是也。一者事精神之礼。朝夕之奠。重主之设。虞祔祥禫之祭是也。是皆切于亲之身者也。有礼以为之制。则限于分者不敢踰。困于财者圣人亦不强焉。况于忤度之说。古所无也。即不能无疑于心。何不援先儒

之论以自定也。刍灵以象生平也。凡分所不得有者。何不可已也。功布以前车。铭旌以识别。本以适用也。溢而为幢纛之僭何为也。易服而吊。礼自宾出。何烦主人之裂帛。食于丧侧。或非不得已。何至置酒而高会。绋讴生于斥苦。方相以驱罔两。殆丧家歌舞之所由始也。无所苦而歌。无所驱而舞。违春相巷歌之戒矣。家有苦块之次。墓有主宾之位。此庐幄之所以设也。庐而致饰。幄而过华。与苴麻菅疏之仪不侔矣。溯本而求。或造端于古人。沿今所尚。遂大远于礼意。何如安其分之所适宜。量其力之所可至。庶天下无不葬之亲。人子无不致之情乎。曰子之所言。殆桐棺土鬻。窆人子之所为耳。不足以言富贵之家。备物极荣者之事也。曰白双旗。门生挽送。非建武之佐命乎。布车载柩。饰无文采。非贞观之元臣乎。无损于尊荣。而更为美谈。盖奢而示之以俭。俭而示之以礼。移风易俗。诚贵者贤者之责也。

后笃终论下

张尔岐

葬之习于侈也。于是有久而不克葬者。是徒知备物丰仪之为厚其亲。而不知久而不葬之大悖于礼也。先王之制丧礼。始死而袭。袭而敛。三日而殡。殡而治葬具。其葬也。贵贱有时。天子七月。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庶踰月。先时而葬者。谓之渴葬。后时而葬者。谓之怠丧。其自袭而敛。自敛而殡。自殡而葬。中间皆不治他事。各视其力。旦夕拮据。至葬而已。以为所以计安亲体者。必至乎葬而始毕也。袭也敛也殡也。皆以期成乎葬者也。殡则不可不葬。犹之袭则不可不敛。敛则不可不殡。相待而为始终者也。故不可以他事间也。今有人亲死踰日而不袭。踰月而不敛。踰时而不殡。则人必訾之矣。其人非狂且痴。必有痛乎其心者矣。至于累年而不葬。则相与安之何也。殡者必于宾位。所以宾之也。父母而宾之。人子之所不忍也。而为之者。以将葬故宾之也。所以渐即乎远也。殡而不葬。是使其亲退不得反于寝。进不得即于墓。不犹之客而不得归。归而未能至者欤。此非人事之至难安。而人子之大不忍者欤。丧服小记曰。久而不葬者。唯主丧者不除。疏曰。久而不葬。谓有事碍不得依月葬者。则三年冠服。身皆不得祥除也。陈氏曰。主丧者不除。谓子于父。妻于夫。孤孙于祖父母。臣于君。未葬不得除衰经也。乃知古之人有不幸有故不得葬其亲者。虽踰三年不除服。其心所痛在于未葬。以为与未及三月者同实也。与未及三月者同实。斯不得计时而即吉矣。何也。丧之即吉。始于虞而成于禫。虞之为礼。起于既葬。送形而往。迎精而返。故为虞以安之。未葬则无所为而虞。不虞。则卒哭与祔。皆无所为而举。卒哭与祔不得举。又何为而可以练。何为而可以祥且禫。日月迈于上。殡宫淹于下。故虽踰三年。与未及三月者同实也。未及三月而欲举祥禫之礼。行道之人弗忍矣。斯其所以可以除而弗除欤

。斯其所以宁敛形还葬县棺而封。而必不敢为溢望奢求。以至于久而不葬也欤。不然。古之人岂不欲厚其亲者哉。尽人皆子也。生事显荣。死葬华盛。尽人之子皆有是心也。尊卑制乎分。盈绌限乎力。斯诚不可如何者耳。孟子不云乎。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奈何以欲厚其亲之心。反使其亲久客而不得即于安。岂非所谓去其小不备。而就大不备者乎。盍亦思所以变计乎。

按晋书慕容载记常炜言魏晋之制祖父未敛葬者不听服官又按唐书颜鲁公传有郑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殡僧舍垣地真卿时为监察御史奏之兄弟三十年不齿天下耸动停丧之为世厉禁也久矣附记

表微

方苞

顾侍御用方。穷时丧耦。十有一年弗娶。既得仕。纳征于季氏。会有先帝之丧。踰岁勿亲迎。或诿焉。其官适罢。曰吾贫未能也。既而起家为户部郎中。擢御史。掌长芦盐政。岁赐数千金。诿者滋多。曰吾迫公事未暇也。其娶以雍正三年冬十有一月望后一日。推其心。盖谓三年中不宜有空月也。问焉而不自曝。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又其厚也。先帝始崩。守官者各次其守。余次于佛舍。将归。语二三君子曰。在礼。公等居倚庐。宜再期。今旬未三终。归至家。止于外。不入室焉其可也。闻者皆变色易容。盖俗之偷。以礼为徒观众人之耳目也久矣。古之人事君犹事父也。谓制以义而不敢违。是薄于德于礼虚者也。若用方者其明于礼意乎。传其事与言。俾事君者有省焉。

释言

蓝千秋

余编修以乾隆元年夏。丁母忧归。三年春。未祥。而复有父之丧。是年冬。皇太子薨。编修之在职也。侍讲读于东宫。至是闻变。以四年春正月抵京师。哭皇太子于园寝。上有旨侍皇子。既而以其父未葬。仍命回籍终丧。将行。编修谗余曰。栋之来。有议其不当来者。今求归得请。又有议其固执以要名者。先生其谓我何。秋应之日。礼以义起。顺于人情。有权有节。变而通之与时宜之之谓礼。夫礼岂一端而已。或主于恩。或主于义。贵贵尊尊。义之大者也。昔曾子问于夫子曰。三年之丧吊乎。子曰。三年之丧。练不立。不旅行。礼以饰情。三年之丧而吊哭。不亦虚乎。及子张死。曾子有母之丧。齐衰而往哭之。或曰齐衰不以吊。曾子曰。我吊也与哉。夫子张友也。曾子以其服哭之。而况于皇太子乎。曾子而非礼也。则吾弗知。曾子而无非礼也。则以其服哭皇太子。子游所谓亡于礼者之礼也。又何议焉。因书之以释编修之惑。

丁忧交代日知录

顾炎武

昔时见有司丁父母忧。闻讣奔丧。不出半月。近议必令交代。方许离任。至有欠库未补。服阕犹不得归者。是则钱粮为重。伦纪为轻。既乖宰物之方。复失使臣之礼。其弊之由。始于刻削太过。盖昔者钱粮掌于县丞。案牍掌于主簿。税课掌于大使。余家有嘉靖年买地文契皆用税课司印万历后用县印为令者。稽其要而无所与焉。又皆俸足以赡其用。而不取之库藏。故闻讣遄行。无所滞。而亦不见有那移侵欠之事。今则州县之中。锥刀之末。上尽取之。而大吏之诛求。尤苦不给。库藏罄乏。报以虚文。至于近年。天下无完库矣。即责令交代。亦不过应之以虚文。徒滋不孝之官。而无益于国计盈虚之数也。呜呼。君人者亦知养廉为致孝之源乎。

史言梁高祖丁文皇帝高祖父丹阳尹顺之忧。时为齐随王镇西咨议参军。在荆镇。髣奉问。便投剑星驰。不复寝食。倍道前行。愤风惊浪。不暂停止。及居帝位。立七庙。月中再过。每至展拜。常涕泗滂沱。哀动左右。然则明王孝治天下。而不遗小国之臣。必有使之各尽其情者矣。

洪武八年。诏百官闻父母丧者。不待报。许即去官。时北平按察司佥事吕本。言近制士大夫出仕在外。闻父母之丧。必待移文原籍审核。俟其还报。然后奔丧。臣窃以为中外官吏。去乡一二千里。或且万里。及其文移往复。近者弥月。远者半年。使为人子者。衔哀待报。比还家。则殡葬已毕。岂惟莫父母形体。虽棺柩亦有不及见者。揆之子情。深可怜悯。臣请自今官吏。若遇亲丧。许令其家属陈于官。移文任所。令其奔讣。然后核实。庶人子得尽送终之礼。而朝廷孝理之道彰矣。上然之。故有是命。

期功丧去官日知录

顾炎武

古人于期功之丧。皆弃官持服。通典。安帝初。长吏多避事弃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职。考之于书。如韦义以兄顺丧去官。杨仁以兄丧去官。譙元以弟服去官。戴封以伯父丧去官。马融遭兄子丧。自劾归。陈寔以期丧去官。贾逵以祖父丧去官。又风俗通云。范滂父字叔姬。博士征。以兄忧不行。刘衡碑云。为勃海王郎中令。以兄琅邪相忧。即日轻举。圉令赵君碑云。司徒杨公辟。以兄忧不至。则兄丧亦谓之忧也。曹全碑云。迁右扶风槐里令。遭同产弟忧弃官。则弟丧亦谓之忧也。度尚碑云。除上虞长。以从父忧去官。杨着碑云。迁高阳令。遭从兄沛相忧。笃义忘宠。然轻举。则从父从兄丧亦谓之忧也。陈重传云。举尤异。当迁为会稽太守。遭姊忧去官。则姊丧亦谓之忧也。古人凡丧皆谓之忧其父母丧则谓之丁大忧见北史李彪传王纯碑云。拜郎。失妹宁归。遂释印绶。晋陶渊明作归去来兮辞。自序曰。寻程氏妹丧于武林。情在骏奔。

自免去职。则已嫁之妹。犹去官以奔其丧也。晋嵇绍传。拜徐州刺史。以长子丧去职。则子之丧亦可以去官也。后汉末。时人多不行妻服。荀爽引据大义。正之经典。虽不悉变。亦颇有改者。晋泰始中。杨旌有伯母服未除。而应孝廉举博士。韩光议以宜贬。又言天水太守王孔硕。举杨少仲为孝廉。有期之丧而行。甚致清议。而潘岳悼亡诗曰。亶亶期月周。戚戚弥相愍。又曰。投心遵朝命。挥涕强就车。是则期丧既周。然后就官之征。今代之人。躁于得官。轻于持服。令晋人见之。犹当耻与为伍。况三代圣贤之列乎。

晋书傅咸传。惠帝时。司隶荀恺。从兄丧。自表赴哀。诏听之而未下。恺乃造太傅杨骏。咸奏曰。死丧之戚。兄弟孔怀。同堂亡陨。方在信宿。圣恩矜悯。听使临丧。诏旨未下。辄行造谒。急谄媚之敬。无友于之情。宜加显贬。以隆风教。张辅传。梁州刺史杨欣。有姊丧。未经旬。车骑长史韩预强聘其女为妻。辅为中正。贬预以清风俗。刘隗传。世子文学王籍之。居叔母丧而婚。东阁祭酒颜含。在叔父丧嫁女。隗并奏之。庐江太守梁龔。明日当除妇服。今日请客奏伎。丞相长史周顛等。三十余人同会。隗奏曰。夫嫡妻长子。皆杖居庐。故周景王有三年之丧。既除而宴春秋犹讥。况龔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肃丧纪之礼。请免龔官。削侯爵。顛等知龔有丧。吉会非礼。宜各夺俸一月。从之。谢安传。期丧不废乐。王坦之以书喻之。不从。衣冠效之。遂以成俗。世颇以此讥焉。当日期功之丧。朝廷犹以为重。是以上挂弹文。下干乡议。史记魏其武安传丞相语权夫曰吾欲与仲孺过魏其侯会仲孺有服索隐曰服谓期功之服是则汉时有服不预宴会之证旧唐书王方庆传。奏言令杖期大功丧。未葬不预朝贺。未终丧不预宴会。比来朝官。不遵礼法。身有哀容。陪预朝会。手舞足蹈。公违宪章。名教既亏。实玷皇化。伏望申明令式禁断。唐时格令。未坠前经。今则有脱齐衰而入士大夫之门。停殡宫而召亲朋之会者。至乃鬻踊方闻。衿鞶已饰。败礼伤教。日异岁深。宜乎板荡之哀。甚于永嘉之世。呜呼。有人心者。则宜于此焉变矣。

裴庭裕东观奏记。大中朝。有前乡贡进士杨仁贍女弟。出嫁前进士于。纳函之日。有期丧。仁贍不易其日。宪司纠论。贬康州参军。驰驿发遣。册府元龟。后唐明宗天成二年。敕原州司马聂屿。擢从班列。委佐亲贤。不守条章。强买店宅。细询行止。颇骇听闻。丧妻未及于半年。别成姻媾。弃母动逾于千里。不奉晨昏。令本处赐死。唐季五代之时。其法犹重。册府元龟。唐薛膺为左补阙。弟齐临阵。为飞矢所中卒。膺闻难。不及请告。驰马以赴。与弟褒庠处丧如礼。膺去左补阙。庠去河南县尉直宏文馆。与褒皆屏居外野。布巾终丧。蹈名教者推之。宋史。王岩叟为泾州推官。闻弟丧。弃官归养。吕祖俭监明州仓。将上。会兄祖谦卒。部法半年不上者。为违年。祖俭必欲终期丧。朝廷从之。

。诏违年者。以一年为限。自祖俭始。然史之所书亦寥寥矣。

汉人有以师丧去官者。如延笃孔昱后汉书刘焉。蜀志并见于史。而荀淑之卒。李膺时为尚书。自表师丧。则朝廷固已许之矣。其亦子贡筑室于场。二三子居则经之遗意也与。

宋天禧三年。诸路贡举人郭稹等四千三百人。见于崇政殿。时稹冒缙丧赴举。为同辈所讼。上命典谒诘之。引服。付御史台劾问。殿三举。同保人并赎金。殿一举。今制非三年之丧。皆得赴举。故士弥躁进。而风俗之厚。不如昔人远矣。

武官丁忧附论居丧宴饮日知录

顾炎武

晋书言姚兴下书将帅。遭大丧。非在疆场险要之所。皆听奔赴。及期乃从王役。宋岳飞乞终母丧。以张宪摄军事。步归庐山。元史言成宗诏军官除边远出征。其余遇祖父母父母丧。依民官例。立限奔赴。然则今制武官不丁忧。非一道同伦之义也。明史言洪武二十八年。兰州卫指挥俭事徐遵等。以父及祖母病卒。奏乞扶柩归葬乡里。廷议勿许。上特可之。岂非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者耶。唐宪宗元和九年。京兆府奏故法曹陆贽男慎余。与兄博文。居丧衣华服。过坊市饮酒食肉。诏各决四十。慎余流循州。博文递归本贯。册府元龟十二年。驸马都尉于季友。坐居嫡母丧。与进士刘师服宴饮。季友削官爵。笞四十。忠州安置。师服笞四十。配流连州。于以不能训子削阶。旧唐书本纪以礼坊民而法行于贵戚。此唐室之所以复振也。

姚兴时。有给事黄门侍郎古城洗。每以天下是非为己任。京兆韦高慕阮籍之为人。居母丧。弹琴饮酒。洗闻而泣曰。吾当私刃斩之。以崇风教。遂持剑求高。高惧而逃匿。终身不敢见。僭乱之国。犹有此人。贤哉。

丧棚迂解

高珩

从先野人问于予曰。闻贵邑之治葬事也。率用布棚十许座。其高大也以几丈计。其用布也以几百疋计。或至用杂彩丹青。其侈费也。几十金以至几百金计。信有之乎。曰然。曰。此王者之制与。圣人之教与。抑有益于亡者与。曰皆非也。论其事。则富贵之家刼焉。遂相效而务过之。以为美观。不然。世俗将以为讥。论其心。则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然后尽于人心之义也。曰以是而师孟子。是王莽安石之周礼。其为病今人而累古人也多矣。夫古人之立说也。标其大端。而未及示其微义。学者附古人之义也。虚者未可语于实。小者未可语于大。其相去远矣。孝子之于亲。岂沾沾端以财事哉。夫固有其大者焉。事亲以道。而偕为圣贤。上也。策名王朝。免于邪慝。而荣以纶綍。次也。其次乃酒

炙之养矣。其次乃附身附棺之具矣。其次乃堂斧之制矣。夫酒炙之养。未敢侈以为孝也。然而吾亲实享之。胜于祭而太牢之丰矣。衣衾棺槨之制。亦未敢侈以为孝也。然而于吾亲之身犹切焉。胜于葬而容卫之隆矣。今之人子置其大者若罔闻焉。于其切者或致怠焉。反沾沾倾家以营葬者何也。且其劳多而费重。一一自为之与。曰否。亲知之襄事然也。曰是皆乐为之与。曰未可知也。然或有为施焉者。或有为报焉者。其为报者。则我之施固在前矣。其为施者。则我之报将在后矣。似未尝厉人也。曰是不然。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则事之不齐。亦事之势也。亲知相爱。诚有愿为之者。则亦有不愿为之者矣。夫不愿而使之。则致厌之道也。不能与不愿而强之。则致怨之道也。虽其人理当报我者。而彼力实不能。强之报犹怨矣。况强之施焉者乎。夫本以为荣也。而后乃至于辱。本以为孝也。而后至令人怨。且诅其父母。不亦非计之得者乎。曰家富而自为之者何如。曰免于人怨矣。然惜其染于流俗。拙于用财。而未知能用财者之足进于孝也。夫致饰以为观美也者。不过欲令小民俗士。叹羨啧啧。以为此家诚富贵。有子孙。能华美耳。以致戚之时。而企乎观者之誉。人子岂宜有是心。况未邀流俗之所羨。而为士君子之所笑乎。且以数日兼旬之劳。百金千金之费。俄顷便为乌有。不亦暴殄天物乎。且欲孝而无财则已耳。财既足而欲孝。不有营高敞。广松楸。立享堂。建祠寺。以隆世守者乎。进而上之。不又有推述祖父之遗意而贍三族。以及乡党建义仓赈凶荒而养残废孤病者乎。于以广先德而滋后福为尤厚。记曰。父母虽没。将为善思。贻父母令名。必果夫为善。孰有大于济众者乎。此谓能用财而能孝者矣。释此不为。虽轻费万金。譬掷财于旷野。置有用于无用耳。已可谓拙于计矣。况敛怨诅于亲知。损先人之令德哉。亡者而无知也。将焉用之。是自为侈大。而非为父母也。亡者而有知也。其贤者。必不乐其子孙之厉人而敛怨。厉己而耗业矣。为子孙者。何忍臆其先人之非贤哲。而必以世俗之夸诩为荣也耶。如上所陈。孝固有大而切者。欲为孝子。必审择于此矣。曰人已为我尽力矣。可但已耶。曰此为丧主言之。不为襄事者言也。既以大事烦人。自当循例报之。其人即力辞焉。赠贖定须相偿。曰宾客可露处乎。曰。布幕代之。既不费财。亦不露处。与奢宁俭。圣人之明训也。

答尹亨中书

鍾暉

得告。知己归尽窀穸大事。居丧克尽其诚。而动中礼节。并世中如吾子者。不数见。子思曰。先王之制礼也。过之者俯而就之。仆前札所为引礼经以节抑之也。来教疑于戴记丧敬为上哀为次之语。谓记礼者失实。仆窃谓敬者未有不哀。而哀者或未能敬。此丧以敬为上也。亲始死。主人啼。又如中路婴儿失其母

。哭无常声。此时创巨痛深。似不暇计及能敬与否。然三日不食。而邻里为糜粥以饮食之。惧毁而灭性也。哭泣必擗踊。三日杖而后能起。踊也杖也。本于中心自然之哀。而圣人制为礼。设中情不应。必有不自得而此心惺惺常存者矣。朝夕奠而不祭。葬日虞。以吉祭易丧祭。始立尸而有几筵。以鬼事之。不忍遽死其亲也。虞杖不入于室。祔杖不升于堂。杖之长短。视哀之隆杀以为度。不敢作伪于其亲也。期而练。再期而缟冠素紕。初丧。朝一溢米。暮一溢米。既葬。疏食水饮。期而食菜果。祥而食肉。禫而从御。吉祭而复寝。类此者。望溪先生所谓哀心以久而平。常道以渐而复。皆本天理而即乎人心之安。不使人陷溺其心。亦不致人毁伤厥体。其文委曲繁重。其意旁皇周浹。非主一无适。或一时之懈。或一念之肆。鲜不愆于礼而哀情不能以自遂矣。他如不立。不旅行。不吊哭。言而不语。对而不问。人请见之则见。不请见人。父丧居坐室。非时见乎母也。不入门。诸礼节皆易于忽不及持者。非敬何以中克有主哉。若徒以哀也。则鸟兽失其。亦知号咷焉。踟躅焉。然彼朝死而夕忘之矣。故惟敬也。斯哀可至于三年之久。推而至于忌日为终身之丧。霜露降。雨露濡。而凄怆怵惕。何莫非一敬之所贯注。而百年之哀有如一日乎。记又引夫子之言。丧与其哀不足而敬有余。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以礼易敬。则敬者即礼之文。非此记所谓根心之敬也。周末文胜。夫子言此。即丧与其易也宁戚之意。夫言固各有当也。至谓祔祭既服衰。则时祭入庙。亦不必易服。又窃恐未安。夫祔祭。祔祔于庙也。吾高曾祖。固亡者之祖若父也。见孙子之入庙。其心戚矣。故不变服可也。若时祭。则精意以享也。累然缟素而馈献焉。先灵有知。其厌饫之乎。记曰。祭天地社稷。越绋而行事。以尊者临之。卑者可暂屈也。丧三年不祭。礼之正也。后世他事皆不废。而独废祭。悖矣。此先儒所为通变古礼。而朱子折衷焉。卒哭以前。准礼且废。卒哭以后。以常服祀于几筵。以墨衰祀于家庙。其说为不可易也。仆衰损日甚。既学殖荒落。又中心烦然瞽乱。率复吾子。是否望有以开我。不宣。

丧礼经传约

吴卓信

恩礼节权。丧之四制也。饭腥苴熟。天望地藏。虽天子不能异。而圣人为之区其隆杀者。缘生以事死。称情而立文也。未死废。求生气也。属纆于面。候绝气也。死于寝。当其病时已在寝也。迁于南牖。正尸也。幠用敛衾。去死衣也。主人鸡斯。礼记作笄纆笄骨笄纆韬发之繒主人去冠惟笄纆易衣。檀弓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亲始死鸡斯徒跣扱上衽二手承衾而哭问丧文也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檀弓文也郑氏以鸡斯即笄纆而陈祥道以为无据且援檀弓文为始死有易冠无去冠至小敛乃投冠而括发人子于始丧其幸生之心未已故未忍去饰及小敛则已矣

然后括发而袒徒跣。二手承衾而哭。初去冠。未括发也。妇人去笄而纚。未髻也。髻音查去纚露髻曰髻哭而复。复者。郑云天子夏采小仆之属诸侯用小臣士则以史为之朝服升自东荣中屋。履危北面。三号。而招以衣。望反诸幽也。楔齿。楔音屑拄齿用角柶为将含。恐急闭也。缀足。拘足用燕几为将履。恐辟戾也。余阁之奠。疏云阁架之属人老及病饮食不离侧死而以其余奠之口泽存也。始设帷堂。鬼尚幽也。由是命赴告哀。序哭位。男东妇西。或坐或立。殊尊卑也。大夫以上分别坐立士则皆坐受吊受襚。有君命。则主人迎拜送。非是不送迎也。卿大夫以下为铭各以其物。王用太常大夫士用杂帛未命用缙长短殊。其辞一。男书名女书姓为死者之不可别识也。置之竹杠。未为重也。重以木刊凿之长三尺为重訖则以铭移置于重卒涂置于殓临葬置于茵因以入圻掘坎于阶间少西。将弃湔濯也。湔音缘沐浴余水为垆音役块于西墙东乡。将潘水也。淅米水煮之用以浴陈袭事于房中。各有称。单复具谓之称天子十二公九侯七大夫五士三将以袭尸也。既而御者入浴。小臣抗衾。或稷或粱。皆和郁酒。所谓衅尸以鬯也。沐浴蚤揃。蚤读爪揃同翦象生时也。既浴饭珠。实米惟盈。含玉与贝。不忍虚其口也。凿巾以饭。大夫以上则然也。大夫以上使宾含恐宾憎秽其尸故设巾掩尸而当口凿穿之令含得入士则亲为之

迁尸而袭。迁于掩瑱塞耳设幙。掩目履綦结跣。结履于足搯绅而用率带。率音律不加絨功之带异于生也。公袭朝服士袭祭服设幄元纁设决。韦为之连其手也。束发用组。死不冠也。设冒韬尸。君锦冒大夫元冒士缙冒冒上仍幙敛衾犹未敛也。造冰寒尸。士则瓦盎用水。士卑也。袭亦有奠。仍余阁之奠也。戴德丧服变除云斩衰三年之丧尸既袭服主人白布深衣十五升素章甫冠白麻履无拘妇白布深衣素总白布履愚按此条本经及本经记俱无明文曲台记丧服等篇亦不载况未去笄纚而冠则与无服何异恐不足据勉斋辑士丧礼采之故存之注中于是作重以依神焉。县铭而置之中庭。终夜设燎。皆始死之日也。○厥明。陈衣于房。先陈绞所以束衣衾。夷衾祭服次。爵弁服皮弁服散衣次。袍茧之属皆十有九称。象天地之终数也。庶襚陈而不尽用。毕用已服。而后用襚也。君无襚亲戚之襚不以陈。所陈者止君大夫襚衣不务多也。祭服不倒。重祭服也。敛者六人。人别而数不别也。君大胥敛大夫众胥敛士朋友敛皆六人主人冯尸哭踊无算。志慙气盛。踊以泄之也。去笄纚而着素冠。视敛之变服也。敛訖投冠。主人袒括发。散带垂。妇人髻。绞带。去饰之甚也。众主人免而以布。杀于适也。括发者去鸡斯而紒即丧服小记云斩衰括发以麻也髻亦去鸡斯而紒详见后又杂记小敛环经大夫士一也疏云环经一股而缠也亲始死孝子去冠至小敛不可无饰故着素冠而又嫌与平日同故去鸡斯再考丧服小记括发疏云将小敛去笄纚着素冠视敛訖投冠而去按此数条则戴氏所云既袭而冠必不然矣陈祥道曰妇人之髻犹男子之括发与免

也故括发以麻则髻以麻括发以布则髻以布髻以麻则斩衰髻以布则齐衰又曰未成服之髻无笄既成服之髻有笄然则启殡之髻虽在成服之后亦无笄以对男子之袒而免也于是彻帷。尸已饰也。奉尸俛同移于堂。敛在户内也。户在室西嚩用夷衾。衣多不可冒也。敛衾于是不用降而拜宾。踊而袭经。即位之变服也。拜宾者宾入致褻主人拜稽顙是也丧大记袭带经踊疏云拜宾时袒拜讫袭衣加腰带首经复位乃踊也母丧则免。详见后杀于父也。按疏为母小敛后括发与父同至尸出堂子拜宾之时犹不异惟为父则括发以至大敛若母丧则袭经带时已着布免奠于东方。特用牲体。按朝夕奠无牲小敛大敛朔望荐新祖奠遣奠皆设牲体谓之殷奠天子用牢士特豚殷奠之始也。余阁之奠于是彻

拾踊代哭。拾更也代递也节哀也。吊者袭裘而至。或绝踊而拜。方踊即止或成踊而拜。缘吊者之爵也。于时而褻。则大敛之褻也。中庭有燎。犹初日也。

○厥明。第三日陈衣。大敛之衣君百称。大夫五十称。士三十称。衣备也。布衾单被二衾。贵贱一也。君褻不倒。犹祭服也。大夫以下六玉敛尸。于其贵者加之也。迁尸哭踊。卒敛彻帷。犹小敛也。弁经即位。将大敛之变服也。丧大记云君将大敛子弁经即位疏曰此弁经是未成服若成服则着丧冠矣大夫士皆然袒括散带。为父或免以布。为母妇人髻。自小敛以来。未之或改也。上士举尸。君敛也。君至视敛。大夫独也。士赐大殓。特恩也。大敛于阼。别户内也。小敛在户内奠而设席。弥神之也。大敛以前之奠无席遂掘埽。音异埋棺之坎棺入不哭。陈殡具也。天子棺四重。水牛兕牛革二物为一重柅二重属三重大棺四重尚深邃也。上公三重。去牛革侯伯子男再重。去兕革大夫一重。去柅士不重。去属昭其等也。皆用里棺。贴以繒也。繒色君朱绿大夫元绿士元棺必有束。缩二横三。直束二行横束二行皆用皮古者棺不用钉也。束皆三而用漆者。君之棺也。疏云小要也谓燕尾合棺缝处其形两头广中尖小先凿棺旁作坎形而以小要连之令固棺漆即漆其合缝处束皆二。而用漆不用漆者。大夫士之别也。从阼阶奉尸于棺。棺在埽中也。北面视埽。哭踊无算。名敛亦名殡也。三日而殡。此据大夫士而言也。曲礼生与来日死与往日注云与犹数也生数来日谓成服杖之三日以死之明日数也死数往日谓殡之三日以死之日数也此士礼贬于大夫者若大夫以上皆以来日数愚按此大夫与士又微有别大夫实须第四日而殡也至成服杖则第五日矣考士丧礼曰死日而袭厥明小敛又厥明大敛而殡则死三日而又云三日成服杖者是既殡之明日正所谓生数来日者也又按丧大记云士二日而殡注云此二日与死日亦得三日又三日之朝主人杖注云此既殡之明日全三日也合此数条其义乃显天子七日。诸侯五日。以两而加也。殡以輶车。画辕为龙。丛木象椁。覆以刺绣。天子之礼也。輶不画龙。设幬设拔。可拨引輶车即紼也诸侯之礼也。大夫以幬。士殡见。疏云攒中狭小裁取容棺掘埽而见其小要于上涂之而已幕人供帘

。音亦士必特赐。以承尘也。殡于客位。即远也。移铭于殓。表柩也。即殡说髻。说同脱儿时翦发为髻至是说之按疏云凡说髻尊卑皆三日丧大记云小敛讫主人说髻士之殡君之小敛皆三日也生事之道终也。宾出拜送殡。奠毕也。既殡。君往必具殷奠。荣君至也。见马首不哭。敬君也。拜送不拜迎。避君答己也。○明日拜谢。棺中之赐不拜也。赙以币则拜谢三日。此殡之明日实四日也此生数来日故曰三日受杖。问丧曰为父苴杖竹也为母削杖桐也又曰父在不敢杖冠六升。斩或七升。齐衰三升斩齐同履外纳带散垂。始成服也。疏云未成服以前男子免为父则括发妇人髻既成服以后男子冠妇人笄又按黄勉齐丧服图式男子斩冠用六升布齐冠七升其制与今之丧冠同斩齐衰布皆三升前有衰后有负版左右有辟领斩裳不缉齐裳缉妇人总斩用布六升齐七升束其本末出紒后所垂者长六寸斩以箭笄筱竹为之齐以恶笄榛为之○妇人于男子括发时已用麻髻矣今既成服男子着冠妇人只是露紒之髻而着布总箭笄至启殡则复用麻髻若宾客吊男子着免时则加有髻苴杖削杖。担主也。尊其为主非主众子而杖。扶病也。于是始粥。君命也。斩衰倚庐。齐衰堊室。皆中门外。殡在寝也。寝苦枕块。在室庐也。哭昼夜无时。庐中思慕也。未殡以前无时之哭一既殡以后无时之哭二朝夕哭。不帷。孝子欲见殡殓也。出则施●。音合仍帷也。彻奠而踊。彻大敛之奠将为朝夕之奠也。朝奠日出。夕奠逮日。皆于奥始。不于尸所也。奠以衣服。大敛之余也。月朔有奠。月半有奠。荐新有奠。燕养馈羞汤沐之饌如他日。事死如事生也。家人营兆。主人免如字经而往。于兆南。卒筮而后经。为求吉不纯凶。筮宅之变服也。越旬井椁。井构之殡门外备葬具也。松柏杂木。椁材也。反位而哭。哭椁也。献材。明器之材献素。形法定为素献成。治毕为成献明也。略而不尽。貌而不工。輿藏而马反。告不用也。主人视。如哭椁也。既止也朝哭。置楚椁。卜葬日也。既夕哭。请启期。启殡之期先葬之二日也。注云此下士礼上士则先三日夙兴。先葬之一日也。设盥陈鼎。陈朝祖之奠也。朝祖者象生时将出必告祖也设夷于两阶。祖庙之阶将迁柩于此也。设烛。为未旦也。男子免。妇人髻。散带垂。为启殡而变服也。自此至卒哭。其服同也。疏云注引丧服小记云男子免妇人髻而不言男子括发者欲见启殡之后虽斩亦免而无括发又云启后主人仍服免后至卒哭其服同以反哭时无变服之文也

商祝执功布。拂柩也。声三。存神也。启三。告神也。命哭前不哭也。由是商祝降。夏祝升。取铭置诸重。不复置殓也。哭踊无算。殡乃启也。幠用夷衾。即前陈之二衾也。遂朝于祖由寝而适庙也。重先奠从烛从柩从烛从。行序也。乘人引柩。专道而行。上下一也。二綈缚也无碑。以木凿空引绳下棺士杀也。正柩于两楹间。用夷。朝祖之正义也。奠设必巾之。御风尘也。质明灭烛。即夙兴之质明也。蜃车路。荐柩车也。祥车旷左。荐魂车也。道车载襚。车载筮

。备雨具皆遣车也。天子遣车九士三总谓之魂车廡音钦陈也马夹牵。以驾车也。既奠乃廡。恐污庙也。请祖期曰日侧。若将迟之。孝子之心也。束棺于车。所谓载也。既载饰棺。使人勿恶也。柳翣加衣。饰所聚也。帷荒者何。即柳衣也。边帐曰帷。君独画龙也。上曰荒。亦曰鳖甲。大夫以上加文章。士则布而素也。火三列。黻二列。画火黻之形于荒也。齐五采。谓鳖甲上当中央。圆形如。君以五采繒饰之。而着以絮也。五贝。锦也连贝为五行。交错齐上也。素锦楮。又于鳖甲下用帛为屋。以象宫室也。荒于帷相离。纽而连之者纁纽也。织竹为笼。衣以青衣。挂于柳上荒边。如承溜者。池也。画雉于繒。悬于池下如幡者。振容也。池在上。振容在下。悬于上下之间。跃而拂池者。铜鱼也。在路障车。入圻障柩。画以黼黻云气。而形似扇者。翣也。以木为之天子八诸侯六大夫四士二翣之两角皆有玉者。戴圭也。明堂位谓之璧翣其不戴圭而带绥者。大夫士也。绥戴者何。穿纁帛于纽。以系柳骨也。纁披者何。贯结于戴。披于帷外。人旁牵之。以备倾亏也。在棺曰绋。见绳体也。在道曰引。见用力也。天弓六绋。下此杀也。执绋千人。半之者诸侯也。执绋三百人。大夫之异于士也。送葬必执绋。所以助也。乃陈明器。在重北也。如而缩三横五。将以加之圻上者。折也。陈之折北。将以御土掩圻。而横三缩三者。抗木也。加于抗木。用以御尘者。抗席也。加于抗席。用以藉棺而御湿者。茵也。用以裹奠而盛黍稷者。苞与笥也。用以实醯醢而盛醴酒者。瓮与甒也。用器祭器士无祭器乐器役器燕器无不陈者。兼用夏殷之礼也。既朝庙又祖奠。将御柩而行也。于是读谏。累其行而读之。将作谥也。赠以车马。赠以玩好。赙以货财。知死知生也。赙则宾坐委之。明主人志不在物也。若无器则梧受之。谓对面相逢而受也。书赠于方。书遣于策。俟将行而读之也。○厥明。谓葬日此时犹在庙中遣奠。用马牲。殊常奠也。狸同埋祭器于庙阶。无尸之奠终于此也。分其牲体以祭五祀。告往不复反也。既遣而包其余。犹大飨之归宾俎也。读赠。告死者也。以下行柩之事遂师以幄帘先。先张神座于窆间也。祝执功布郤行柩前。诏执披者知所低昂也。导以方相。拂凶邪也。夹以御仆。使持翣也。从以虎贲。卫魂车也。歌虞殡以行。挽歌之始也。至于邦门。公赠。止于●。道也余则否也。以下葬之事

至于圻。戈击圻之四隅。毆方良也。方良即罔两脱载除饰。将入圻也。闾塞圻以蜃互。蚌蛤之属御圻湿也。圻中施椁。井而构也。輶车国车。輶君葬车国大夫士葬车明器之属。由羨道入。上有负土为隧上无负土为羨圻口狭也。茵先入加于輶轴。即国车用藉棺也。用綍去碑。负引而下。君大夫之窆也。士无碑毋晔而以鼓封。负引者应鼓声徐徐而下止不哭也。执斧以。助窆也。恐有用斧处藏器于旁。覆以帷荒。谓之加见者。见帷荒不见柩也。藏苞笥于旁。又在帷荒

外也。由是加折加席加抗木焉。窆事毕也。宾出拜送。会丧者也。实土三。助葬者也。若堂若坊若斧若覆夏屋。封之制也。冢人为尸。墓新成。祭后土也。正墓位。邱封前后踣墓域止行人守墓禁。皆窆后之事也。反哭皆冠。及郊而后免。远葬者之变服也。杂记云非从柩与反哭无免于●按此则葬及反哭皆着免又丧服小记云远葬者比反哭皆冠及郊而后免疏云既葬在远郊野之外不可无饰故至葬讫临欲反时乃皆着冠至郊而后去冠着免按此则近葬者皆免而不冠矣卒窆而归不驱。所谓反如疑也。反哭拾踊阖门而就次。仍居庐或垩室也。无柩者不帷。鬼神已在室也。朝夕哭不奠。是日以虞易奠也。虞三日。此据士而言也。诸侯七。大夫五。则天子当九虞也。虞用柔日。即葬日也。于是设尸。前无尸也。尸别男女。非丧不别也。特豕馈食。始变吉也。素几苇席。虞乃几也。若君则始死即具几席虞而沐浴。始饰也。主人何服。如葬服也。疏云葬服者丈夫鬋散带垂也始虞与葬同三虞皆同至卒哭后即服其故服故服成服之服也按此则自启殡服免之后至此并无变服而檀弓及丧服图益难为据矣倚杖乃入。虞杖不入室也。迎尸献尸。圭洁也而为哀荐之事也。虞亦谓之祫事称曰哀子哀孙北面醑主醑尸酢。尸酢主从吉礼也。献祝献佐食。时已升堂仍复杖也。三献之后。祝告利成。尸乃谩起也也。改设饌于西北隅。是阳厌也。虞而埋重。始立主也。号主曰帝。措之庙立之主曰帝同天神也。虞主用桑。练乃埋也。虞主本经无文今据公羊传又卫次仲云凡主皆用又崔灵恩云大夫士无主以币帛衬此与时俗以白绫书姓氏者相似恐非三代之制○愚按本经止于士虞礼虞以下无文今取散见于传记者哀集成文以补之

于是卒哭卒无时之哭也。未殡前既殡后未卒哭前无时之哭三至是始卒然犹朝夕各一哭荐用少牢。谓之成事。与虞同日而异祭也。上大夫之虞以少牢卒哭以太牢下大夫之虞以牲特卒哭以少牢杂记云士三月而葬是日也卒哭按先儒俱以三虞卒哭同为一事但考疏云卒哭者虞毕后之祭名况其牢又别明与虞不同卒哭而讳。生事毕而死事始也。古者生不讳卒哭以前犹生事之至是乃讳于是受葛说同脱经带于庙门。疏云殡宫亦谓之庙始去麻也。要经易葛绞带易布为受服之始妇不说带。惟变首经。男重首。女重带也。受以疏屨。不外纳也。沐浴栉搔。弥自饰也。柱楣柱施梁翦屏。除户旁草居庐之节也。疏食水饮寝有席。寝食之节也。朝一哭夕一哭。哭泣之节也。○明日祔庙。各以其班。祭毕即还主于殡宫也。此祔庙是奉主至庙祭告于祖父祭讫仍奉还寝与后世升祔之祔不同大夫祔于上士。不祔于大夫。择王父行之为王父则配。女子祔于王母则不配。不敢援尊也。祔杖不升堂。哀益衰。敬弥多也。虞祔而后退。朋友之谊也。十三月而小祥。乃练也。练祭不旅酬。丧事从略也。练而服縗冠。易功衰。再受服也。练衣。黄里縗缘。正服仍不变也。乃再作主。用主。埋桑

主也。主经有文坏庙易檐改涂。将迁主于庙也。迁而复反于寝。必三年丧毕而后迁也。虞之明日祔注云祔已主复于寝练而迁庙又谷梁传作主坏庙疏云作主在十三月坏庙在三年丧终而传连言之者此主终入庙入庙则易檐以事相继故连言之非谓作主坏庙同时也二说殊不同今按张子云祔与迁自是两事祔者奉新死者之主而告以将迁于庙也既告则复新死者之主于寝而祖亦未迁比至于练乃迁其祖入他庙或夹室而迁新主于庙此与郑注合又按程子云君薨三年丧毕吉禘然后祔因其袷祧主藏于夹室新主遂自殡宫入于庙国语言日祭月享礼中岂有日祭之礼正谓三年中不彻几筵故有日祭至于祔庙须是三年终乃可祔也程子所谓祔乃后世升祔之祔非虞祔之祔也此与谷梁疏合其义尤长今未见其的然故两存之

二十五月而大祥。再乃除服也。男子除乎首。女子除乎带。除服必先重也。受服先其轻者除服先其重者朝服缟冠。祥之祭服也。素缟麻衣。祥之正服也。素屨散屨。易疏屨也。既祥复寝。复于殡宫不再寝于中门外也。断杖弃之于隐。无使褻也。大祥之祭无算爵。犹不备礼也。中间也月禫。二十七月也。徙月乐。二十八月也。祥禫之月先儒不同王肃以二十五月为大祥其月即为禫二十六月而乐作康成则以二十五月为大祥二十七月为禫二十八月为乐作又王难郑云若以二十七月为禫则岁暮遭丧出入四年矣今按丧制皆以月计未闻以年数差别如王说则丧不得踰年制服乎所谓期丧十五月而禫者又何解也循孝子之心自当从郑禫而不在殡宫也。禫而无所不佩也。祥而外无哭者。禫而内无哭者。乐作故也。元衣黄裳。禫之祭服也。朝服缟冠禫之正服也。由是吉祭。四时常祭则元端朝服也。既吉祭。然后元端而居也。同月吉祭。禫后同月内正当吉祭时即复寝内寝而从御也。顾炎武曰禫而从御吉祭而复寝互言之也郑注已明而孔氏乃以吉祭为四时之祭谓禫后须时祭讫乃复寝非也禫即吉服也岂有未复寝而先御妇人者乎今按王肃本三年问二十五月而毕及檀弓祥而缟是月禫徙月乐两段康成本服间中月而禫而兼用檀弓徙月乐之说康成是也孔疏亦据檀弓徙月意初非臆说故本文俱从郑孔而附载顾氏之说如此禫不当祭。不值吉祭踰月祭。乃复平常也。春秋谓之吉禘。为其为三年之祭也。亦名袷祭。为其袷而祧主也。于是迁主入庙。始定昭穆之班也。

○括发司马氏书仪曰先用麻绳撮髻又以布为头之节凡三。小敛也。奉尸俛堂也。大敛也。为母则免此外有括发者。则奔丧也。闻丧而不得奔也。除丧而归之墓哭也。皆为父三日为母一日其余免以终事免。蓝田吕氏曰以布为卷帻以约四垂短发而露其髻冠礼谓之缺顶冠者必先用此缺顶而后加冠古者有罪免冠而缺顶独存因谓之免以其与免音相乱故改音问之节凡六。众子为父小敛也。嫡子为母大敛也。启殡枢行。虞与卒哭也。外此有免者。则诸侯吊在葬后也。虽葬主人仍服免奔丧为母入门后也。童子当室也。五世正服也。朋友在他邦也。鬣制同

免但男女异名之节凡三。小敛也。启殡也。奔丧也。无席之奠三。余阁也。袭也。小敛也。尸前之奠四。连上三者而益以大敛也。无尸之奠六。连上四者而益以祖奠遣奠也。朝夕朔望荐新。亦无尸也。墓新成而有奠。冢人为尸。则立尸之始也。丧祭之尸别男女。吉祭则不别也。自虞而后。不名奠而名祭。渐即吉也。○为君服斩衰。义也。父歿而后伸母之丧。家无二尊也。父卒而为祖服斩衰。适也。父卒祖卒而后为祖母三年。犹父歿而伸母丧也。为长子斩衰。正体传重也。体而不正。庶子为后正而不体。适孙为后。传重非正体。庶孙有后正体非传重。适子有废疾不立皆不服斩也。庶子不为长子三年。不继祖也。于本宗降一等服者。为人后也。十五月而禫。期丧也。天子诸侯绝旁期。伯叔之类正期则不绝。大夫降旁期。尊同则不降也。兄弟之子服期。引而近也。嫂叔之无服。推而远也。姑姊妹之薄也。彼有厚之者也。小功可以冠子取妇。不废人道也。小功不税。同脱追服也曾子讥之。则小功以上皆税也。丧无七月之服。唯中殤然也。长殤九月殤服无受。未成人也。三月之服无受。葬即除也。庶子为母为妻。皆葬而除者。厌于尊也。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袒免。杀同姓也。朋友服麻。哭寝门外。为同道也。在他邦则袒免。为之主也。久不葬而主丧者不除。异常也。报急也葬者报虞。必三月而卒。哭与常葬者同也。轻者包。重者特。斩衰之丧。既卒哭而遭齐衰之丧也。男子轻要得着齐衰之带而兼包斩衰之带妇人轻首得着齐衰首经而兼包斩衰之经故云轻者包男子重首特斩衰首经妇人重要特斩衰要经故云重者特麻葛重。重麻重葛既练而遭大功之丧也。臣有大丧。不呼其门。经也。金革之事无辟。权也。秃不髻。伛不袒。跛不踊。老病不止酒肉。不刻生以附死。人情之实。天下之通义也。

丧服

陆耀

吾友徐逊堂之丧。其弟恕堂将为诸孤制服。而疑于所从。客曰。京师士大夫皆白衣冠从事。而未尝着麻。古之衰服。非时王之制。邵康节曰。我为今人。止服今人之服。似乎其可。而或者据仪礼丧服。及书仪家礼诸书。起而争之。谓我朝定鼎。改衣冠制度。惟僧道妇人丧服。三者未改。既无明文禁止。曷为废古衣冠而从时制乎。余谓客固失矣。或亦未为得也。京师白衣冠者。北方无麻也。有麻则必麻衣麻冠矣。衰之为制。前有衰。后有负版。上有辟领。要有带。下旁有。而下必有裳。一物不备。不成为衰。又古之丧冠。即吉时缁布冠之式。言冠即梁与武在其中。犹言衰即负版辟领等在其中也。以纚韬发而挽之如梁曰梁。有丧者去纚而为紒。则梁不耸而冠亦贴首。如厌伏然。故又曰厌冠也。冠之材。以六升布覆顶。幅广二尺二寸。故为三辟积。向右摄之。使与首称。又以一条布博二寸者。约其前后。如今之帽檐曰武。武者趾也。谓为冠之

下趾。故又曰冠卷也。今之为衰者不殊裳。是以妇人之服服男子也。为冠者以纸糊为梁。复以稍细布为三●。蒙其上。而广止三寸。不足覆顶。是政和之诡制。而非三代之丧冠也。名为从古而实则非古。何如依客所云。而以麻代之。其式并如平居之服。有以即乎人心而合乎礼俗。或问朱子吉服既用今制。而独丧服用古制。恐徒骇俗。曰骇俗犹小事。恐考之未必是尔。今乡俗制服。自以为出于仪礼诸书者。正恐其考之未必是也。故识于此。以俟言礼者择焉。

上冯师问丧仪书

陆耀

不孝惨遭大故。昏迷不知所措。恃老夫子之提诲。如夜行而得烛。诚不孝万千之幸。两次辱临。饫闻至训。不孝谨凛奉行。深惧弗逮。惟外间或以复古为疑。不孝循省内讼。自以为皆遵今制。并非古礼。如冠服及百日剃头。皆京师职官士庶上下现行之例。又案大清律。凡有丧之家。必须依礼安葬。注云定限三月而葬。官员庶人同。又云若惑于风水。及托故停柩在家。经年暴露不葬者杖八十。今不孝拟五月安葬。已逾三月之限。过此以往。近于托故暴露。义所不敢出也。又名律居父母丧作乐。列在十恶之条。例内亦称民间丧祭之事。凡有丝竹管弦演唱佛戏之处。照违制律治罪。不孝拟不用音乐。亦今之制也。律又云。居丧之家。修斋设醮。若男女混杂。饮酒食肉者。家长杖八十。不孝拟止用素馔。又今之制也。末俗创见以为古礼。不知区区一念。惟以恪遵王制为务。不敢自托古人。以惊世而骇俗也。今音乐一事。查会典内所载品官丧仪。有陈设执事。并鞍马五匹之文。其执事名数。康熙七年题准。不过数件。并无音乐。若权照藩臬衙门早晚鼓吹之例。设立鼓棚。亦只可县而不作。免致喧杂。至待客酒肉。则以不孝芦墟旧俗。悉用素馔。乡间朴之风。不可自我坏之。若郡人食肉。乡人食素。又启非议之端。故前有一概食素之意。蒙谕以为不便。自宜改之。设有故乡亲友。心于风俗之奢俭。归咎不孝者。其过至小。可以情谅也。以上诸条。皆就师训所及。而申请教益者。此外尚有点主一事。不能自决。敢并以请示于左右。古者始死立重。虞而后立主用桑。练而后用栗主。然则初丧之主。尚不以祔庙永祀。谨书生卒年月日于陷中。某官某封于主外。以此谓之题主可矣。何为独虚王字之一点。延请有爵位者。先朱后墨。而以为光宠乎。刘山蔚曰。服官者。簿书教令皆用朱。以下行上焉者不敢也。人子于父母。而使人肆然下临之。是岂所以尊之乎。不孝前遭先君之丧。固未尝请人。今兹欲循旧例。亲泣血而书之。并不虚王字之一点。以待贵官长者之辱题。不审于理是否。苦余生。五中无主。礼经迂远。固不可施于今日。即书仪家礼。亦繁重难胜。不孝仅采用十分之一二而已。不免或疑其复古。是可惧也。然人情固有始而骇。中而服。久而且化之者。流寓之人。未谙土俗。所仗

夫子为之护持。使得伸其人子自致之情。庶几不悖礼律。而亦不至大为指摘之丛。则其感激至诚。犹生死而肉骨矣。

丧礼二条日知录

顾炎武

济阳张尔岐言。今人受吊之位。主人伏哭于枢东。宾入门。北面而吊。拜毕。主人下堂。北面拜宾。相习以为定位。鲜有知其非者。不知方伏哭枢东时。妇女当在何所乎。女宾至。主人避之否乎。主人避而宾又至。又将何所伏而待乎。既失男女内外之位。又妨主宾拜谢之节。考之士丧礼。主人入坐于东。众主人在其后西面。妇人挟东面。此未敛以前。主人室中之哭位也。其拜宾。则升降自西阶。即位于西阶。东南面拜之。固已不待宾于堂上矣。及其既敛而殓也。居门外倚庐。唯朝夕哭乃入门而奠。其入门也。主人堂下直东序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宾继之北上。门东北面西上。门西北面东上。西方东面北上。主人固不复在堂上矣。所以然者。其时即位于堂南上者唯妇人。故主人不得升堂也。今主人枢东拜伏之位。正古人主妇之位也。若依周公孔子之故。未敛以前。则以枢东为位。既敛而殓。则堂下直东序西面。是其位也。主人正位于此。则内外之辨。宾主之仪。无适而不当矣。

礼父母之丧不吊人。情有所专而不及乎他也。孔子曰。三年之丧。练不立。不旅行。君子礼以饰情。三年之丧而吊哭。不亦虚乎。谷梁子曰。周人有丧。鲁人有丧。周人吊。鲁人不吊。天子之丧犹可以不吊。而况朋友故人之丧乎。孔氏曰若有服者则往哭或疑末世政重事繁。有丧之人。不能不出。独废此礼。有所难者。是亦必待既葬卒哭之后。或庶乎其可耳。

己亥示道希兄弟

方苞

古之祭者。前期必斋。丧必异居。食祭不斋无以交于神明。丧不异居食。则衰麻哭泣皆作伪于其亲。先王制丧食于老者疾者。既葬而后。犹有宽假焉。而复寝之期。则断不可易。人之情食粱肉而凄然念所亲者有之矣。御内而不亡哀未之有也。在礼。期终丧不御于内者。祖父母之外惟妻。而余皆止于三月。非厚于妻而薄伯叔兄弟也。先王立中制节。故法必计其所穷。妻一而已。假而本支繁衍。死丧相继。皆终期不御于内。则人道为之旷绝矣。故稍宽之。使中人可守。非谓寡兄弟者。必不可节欲以伸其恩也。记曰。齐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于内。用此推之。则正服大功。以浹月为期。小功緦麻。终月可也。其始婚。则小功以卒哭之后为期。礼文具矣。余过时不娶。妻之父母趣之。时弟椒涂卒始七阅月。余入室而异寝者旬余。族姻大骇。物议纷然。遂废礼而成婚。至今恨之。兹为家则。食饮衰服。或因事而权其宜。惟御内之期。

自缙麻以上。必以所推为断。夫舅与甥。恩之最轻者也。然女兄弟方痛不欲生。苟有人心者。能即安于燕寝乎。大功以上。则视骨肉之众寡而加隆焉。记曰。小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与兄弟居加一等。此先王称物之情。而使之自厚于人道者也。斋期已前具。民无恒产。财匮而事剧。不能一禀古制也。

跋方望溪先生教忠祠禁

汪师韩

望溪先生年七十有五。告归金陵。建宗祠曰教忠。以其五世祖四川都司断事讳法者。死节于明建文朝。故云忠也。既参酌古礼以定祠规。又援周官以乡三物教万民。以乡八刑纠之。闾胥掌觥挞罚之事。立为祠禁。所禁修例至约。独于丧礼不御内加详。其言古者三年之丧。非殓奠葬祭。夫妇不相见。语家事必于中门之外。必以昼。不得入房室。犯者挞四十。婚嫁丧疾费不给。期三月。大功浹月。犯者挞三十。丧疾费不给。父母忌辰。前五日率子孙与奠者。斋宿外寝。祖父母伯叔兄弟三日。高曾二日。荐新俗节亦如之。挞罚与期大功犯礼者同。且也。三年之丧。期不饮酒食肉。期浹月。大功终月。违者挞三十。罚不行。惟小功缙麻。挞罚不及。条约成书。见者怪之。身后其子孙亦不能行。然其词岂不至今阅之凛凛哉。先生为少宗伯时。值国丧。所教习庶吉士。二十七日之内。斋宿馆舍无敢饮酒食肉者。他部院未尝有也。先生好说礼服。先是友人有在京闻讣者。先生往唁。谆谆以不内宿相勉。师韩习闻焉。而今复见遗书于身后也。呜呼。礼教衰。人之良心日以渐灭。而一二巨公达人。务为通悦。取悦于俗。寒门末学之士。藉为口实。倘皆得若先生。执礼砮砮。安见无闻风惕厉者。即不肖如师韩。奉先生教。往丁内外艰。幸不陷于非礼。顾频年为客。期功之服。忌日之奠。愧不能尽行如先生说。夫世岂无读先生书而笑其迂者。而亦必有读之而其心愧耻若挞于市。则其干城名教者大矣。

斋期

全祖望

问亭林先生。谓七七之奠。本于易七日来复。是以丧期五五。斋期七七。皆易数也。其说近于附会。然否。答曰。亭林儒者。非先王之法言不言。至此条则失之。然此乃其未定之说。在初刻日知录八卷。及晚年复位。则芟之矣。自知其失也。七七之说见于北史。再见于北齐书孙灵晖传。万季野曰。究不知始于何王之世。三见于李文父所作杨垂去佛斋记。及皇甫持正所作韩公神道碑铭。则儒者斥之之言也。亭林何所见。援皋复之礼以为缘起。夫皋复之礼。始死升屋而号。岂有行之四十九日之久者乎。鹤浦郑氏。居丧无七七之斋。然其每浹旬一奠。亦非也。考之礼。大夫则朔望二奠。若非大夫。则但行朔奠一次。谓之殷奠。然则五品以下者。奠三次。五品以上者。朔望日各一次。凡十次。是

礼也。

厚终论

陈祖范

古之葬其天亲也。擗踊哭泣。尽礼尽哀。附身附棺。必诚必信。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为之宗庙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时思之。人子之所得致于亲者。如是而止。倘进乎是而更有可以用吾力者。圣人必且为之。然而无有也。释道两家。乃有所谓荐亡超度之法。举世皆以为不可已。原其本。似亦近乎仁人孝子不忍死其亲之极思。而不知其非也。夫死之异名见乎儒书者。曰终曰卒曰化曰亡曰丧。皆形体渐坏。精气离散之义。老庄家乃以生为梦为寄为来。以死为觉为归为去。生既是来。则必有从来之处。死果是去。则必有如往之方。有所从来。夫岂无好丑。有所如往。夫岂无苦乐。于是轮回因果天堂地狱之说。昭彰燁赫。总归于不可致诘。皆由此而起。夫人之丧其骨肉也。天望而地藏。心求而目想。焄蒿凄怆。欲从末由计无复之。忽有告者曰。尔亲无乃不得所乎。无乃有所须乎。有术焉。可以资助之且拯拔之。则其子孙宜不计其果然与否。而姑竭力为之矣。吾故谓斋醮之举。亦缘于仁人孝子不忍死其亲之极思以故。虽有贤智。鲜敢排斥而不用也。虽然以古圣人之智。而智有所不烛。以古圣人之仁。而仁有所不周。君子有终身之丧亡。则弗之忘矣。忠爱其亲如此其至也。然所以为亲计于地下者。竟穷而无能为力。反不及浮屠氏。黄冠师。使天下后世孝子慈孙。必资于彼而后得以无憾。则亦何足以为圣人。吾将极论之。而羸引其端云尔。

吊说

陈祖范

曲礼云。知生者吊。知死者伤。郑注。吊伤皆谓致命辞也。孔疏。谓吊辞乃使口致命。若伤辞。当书之于板。使者读之。而奠致殡前。此后世祭文之滥觞也。杂记云。相趋也出宫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问也既封而退。相见也反哭而退。朋友也虞祔而退。视恩之厚薄。为去之迟速。有此五等。至于朋友。已属四累之上。相趋谓本不相识。但闻姓名而来会趋丧者。相揖谓曾会他处而相揖者。二者最为疏外。亦在来吊会葬之中。则人数自当众多矣。两汉亲丧致客。亦务夸多。项梁主办吴中丧事。至与大徭役同。则吴中丧事之靡文。由来久矣。今之人素无交与。而妄吊其丧者。岂亦犹行古者相趋相揖之礼欤。

论吊丧

毛奇龄

周礼以丧礼哀死亡。即今吊丧之礼是也。以吊礼哀祸。则谓遭水火。如宋大水。鲁庄公使人吊。焚。孔子拜乡人为火来者是也。救灾恤患。吊礼行焉。不仅

施之于死亡也。此礼今虽不废。顾其仪甚略。故无可载。又有所谓赠谥送旌者。夫易名乃贵者之典。宜出自朝廷。彼青衿之子。或一命之微。及其亡也。假乡曲私情谥而谥之者。非法也。又谥及人之母妻。尤非妇从夫谥之义。若明旌固所以录死者。但殡时柩已设旌。今重出迭见。殊觉无谓。且丧主酬情。遂成酒食之会。准之于礼。果何安乎。凡若此者。不敢拘礼不变俗之嫌。妄作违心之附会也。窃又谓生相亲者死相恤。凡吊者赙者。亦必实尽其情。而不徒饰往来之虚文。遂饮食之末节。始于哀死亡之礼。庶几不失。善乎先儒吕和叔之说吊也。曰。诗曰。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不谓死者可救而复生。谓生者或不救而死也。夫孝子之丧亲。不能食者三日。其哭不绝声。既病矣。杖而后起。问而后言。其恻怛之心。痛疾之意。如不欲生。则思虑所及。虽其大事有不能周知者。而况于他哉。故亲戚僚友乡党闻之。而往者不徒吊哭而已。莫不为之致力焉。始则致含襚以周其急。三日则具糜粥以扶其羸。每奠则执其礼。将葬则助其事。其从柩也。少者执紼。长者专进止。其掩圻也。壮者待盈坎。老者从反哭。袒而赙焉。不足则赠焉。不足则赙焉。凡有事则相焉。斯可谓能救之矣。故适有丧者之辞。不曰愿见而曰比。虽国君之临。亦曰寡君承事。他国之使。曰寡君使某。毋敢视宾客。主人见宾不以尊卑。贵贱莫不拜之。明所以谢之。且自别于常主也。宾见主人无有答其拜者。明所以助之。且自别于常宾也。自先王之礼坏。后世虽传其名数。而行之者多失其义。丧主之待宾也。如常主。丧宾之见主人也。如常宾。如常宾。故止于吊哭。而莫敢与其事。如常主。故舍其哀。而为衣服饮食以奉之。其甚者。至于损奉终之礼。以谢宾之勤。废吊哀之仪。以宽主之费。由是则先王之礼意。其可以废而已乎。今欲行之者。虽未能尽得如礼。至于始丧则哭之。有事则奠之。又能以力之能及。为营丧葬之未具者以应其求。辍子弟仆隶之能干者以助其役。易纸币壶酒之奠以为襚。除供帐馈食之祭以为赙与赙。凡丧家之待己者。悉以他辞无受焉。庶几其可也。

谢孝说

徐干学

后世有谢孝之礼。多谓挽近之陋习。不知古礼拜君命及众宾。已先有之。然注谓尊者加惠。必往拜谢。则是所谢者。专指曾来赙赙之人。非尽吊客而谢之也。又古之仕者。不出本国。则其所诣。近在一城之中。岂若后世之过都历邑。越在数百里之远。而亦往叩其门哉。况古之所重者君赐。有君赐。不可以不拜谢。故因拜君而即拜众宾。后世大臣之没。及大臣之父母没。例得蒙君之惠。初未尝有凶服往拜之礼。独奈何于远客之吊。而仆仆拜谢之哉。守礼之孝子。方当处苦之中。以奉朝夕之馈奠。乃远离丧次。而恶车直经。奔走于道路。此

何礼也。欲徇流俗。而大违古人之意。谅亦秉礼者之所不为。况吾诚能守礼。吾即不往谢。人亦安得而责之。慎毋错会经旨。而借口古人。庶不貽知礼者之消乎。

孙氏家乘谢吊不远出今时有踵门谢吊之举初丧远出有至四五百里者大失朝夕倚庐之意家礼云案曲礼凡非吊丧非见国君无不答拜者则吊丧不答拜明矣而家礼本书仪乃从世俗有宾主答拜之文以义起也是吊之答拜犹为义起况吊毕稽顙谢宾已尽谢孝之礼何必他日又踵门乎今或时俗如此不能尽违则有折衷之道如远来亲友即至舟中或寓所叩谢不必他日更往也家礼注世俗既葬之后凡有亲戚僚友来吊祭賻者其哀子必具衰经躬造其门拜之谓之谢孝有不行者怪责丛焉谓为不知礼遂使居丧者舍几筵朝夕之奉縲然衰经奔走道涂信宿旅次甚至浹旬累月不归者有之行之已久习以为常考之古礼无有也知礼君子既当以礼自处又当以礼处人痛革世俗非礼之礼可也

丧刺答问

何发

里有居丧者问曰。近世三年之丧。丧刺称稽顙不称拜。于义何居。应之曰。周礼九拜。其一曰稽顙。稽顙所以拜也。礼记则曰。拜而后稽顙。顙乎其顺也。稽顙而后拜。顺乎其至也。释者谓。稽顙自尽其哀也。拜致敬于人也。先礼宾而继自尽。故曰顺。先致哀而后尽礼。故曰至。又曰。三年之丧。从其至者。后世稽顙拜之称。或自孔子之言昉欤。若晋重耳对秦使。则稽顙而不拜。穆公曰。未为后也。故不成拜。身丧父死。不得与哭泣之哀。未敢以继体之君自居。故不备礼。在亡人则然。今士大夫非有家国之系。及处危难之间。何故而成拜乎。向见鄂西林家。止称稽顙。西林避先世讳。尊名之义。适与稽顙而不拜之文值。非以凶丧不当致敬于人也。观其平日往来投刺。重书顿首顿首。不书拜。其故可知也。然则何以不重书稽顙也。则牵误于檀弓之文也。夫君子行礼。不求变俗。出所见之是。刊俗之谬。虽家国非之可也。不察事之所以然。而漫以为大人先生创行之。可矜式焉。是孔子拱而尚右。门人亦皆尚右也。承谬袭讹甚矣。幸更质之知礼者。

丧父有继母讣不称哀议

柴绍炳

近世孝子讣状。丧父称孤子。丧母称哀子。父母并丧。则称孤哀子。其说本于宋司马光。载诸儒家礼。朱熹亦是之。比有丧父而继母在者。其讣状疑所署。或欲并称孤哀。或欲去哀称孤。客未能决。质于予。予应之曰。有继母在。宜避不称哀。否则无以处其后母。将继亲也。而父妾与哉。礼取别嫌明微者此也。或曰。案礼居丧。祭祀曰孝子某。讣告曰哀子某。哀哀父母。孝子之情也。

第称哀何嫌。予谓礼时为大。宜次之。因时制宜。不得泥古。如孤哀子称。昉于宋儒。循行已久。何容独异。犹之稽顙顿首。例分吉凶。君子未尝或矫焉。故称孤则人知丧父。称哀则人知丧母。父歿而有继母者。并书哀。则嫌于无继母。义不敢出也。若谓从礼书哀。不必循俗。已类生今反古之道。又连文书孤。更属骈枝矣。或又曰。丧母称哀。于俗为尤。今已母实亡。而去哀存孤。不几于忘母乎。予谓丧母哀讣。其事在前。今居父丧。而压于继母而不敢书哀。直避其名尔。丧其母而书哀者实也。压于继母而不敢书哀者名也。礼之节文是也。古有母死而请数月之丧者。亦有压而然。岂忍忍耶。考律之制服。凡丧继母舅。如其舅服功。继母死则已之。服舅之有无。尚以继母存亡为别。则继母在而避不称哀。礼由义起。讵为得已哉。如近今登科序齿录。父没而有继母在堂。必书曰慈侍下。而不曰永感。何则。书永感。则嫌于无继母。书慈侍。不嫌于忘已母也。比是以观。亦可晓然已。且执或之说。如丧父有二子。一子前母出。一子后母出。前子以已母先亡而欲书孤哀。后子以已母尚在而欲但书孤。则二子者将同讣异状耶。君子行礼。每称情立文。而未始壹于直遂。彼书后母之如母。有父制命焉。恶敢以父没而遽遗之。故丧吾母也哀。丧后母也亦哀。惟其丧也亦当哀。则其存也必不敢预哀。尚以哀属吾母。不为后母计。有如执言以问。嫌隙所开。其罪等于不孝也。持论者善处人骨肉之间。宜何从焉。或又曰。今俗有停柩在家。经年始殡者。假令母殡未举。而父已续娶。于发引之时。孝子通状。亦缘继母去哀否乎。予谓丧母书哀。自属定礼。继亲后来。恶得避之。且前此讣告。以父为政。率男称哀。专为母。则无可引嫌者也。夫礼者称情文立。恒缘义起。丧父有继母而并书哀。失之戇。丧其母因后母来而遂削哀。失之蕙。戇非礼。蕙亦非礼也。抑语有之。议礼如聚讼。吾安得通人而与之折衷也哉。

论庶子后生服制书

沈大成

得书辱问以适母卒后数月。而妾子生。其服制若仿闻讣守制例。则当以子生日始否。案曾子问曰。君薨而世子生。又曰已葬而世子生。经唯曰奉子以衰。又子踊袭衰杖。皆丧之仪节也。其服斩之期若何。经未尝言之也。今足下所询先卒者适母。后生者妾子。窃以为父与母一也。庶子与冢子执亲之丧一也。准此而推。则今生之庶子其服当服斩。其衰则被之于怀抱。其殷事祥练之祭。则保母奉以行礼。此尽人而知之也。寻尊谕其服制当仿闻讣守制之例。以子生之日为始。案开元礼。兄弟各处异方。而父母丧。各依闻哀日月而除之。朱子语录。亲丧兄弟。先满者先除服。后满者后除。以闻丧有先后也。此向来闻讣守制之明证。则后生妾子服嫡母之丧。以生之日为始。何不可乎。纵适母已生有子

服斩在先。虽相去数月。而各自变除。又何妨乎。夫复生有节。丧不相待。礼之大闲也。幸与知礼服之君子再详之。并以见教。

丧服三条

许三礼

丧服。查古礼与今制不同者有数件。父为嫡长子斩衰三年。母服齐衰三年。报服也。孝慈录减期。又子为母齐衰三年。父在服期。庶子为所生母齐衰三年。为父后降。嫡孙父卒。为祖母若高曾祖母承重者。齐衰三年。祖在服期。加杖。仪礼也。孝慈录俱改斩衰三年。且不注父在祖在嫡母在降。又大夫以上。为庶母无服。士嫡子众子为庶母缌麻。孝慈录改齐衰杖期。三殇服以次降一等。孝慈录省妇为舅姑期。唐始定齐斩从夫。曾祖父母三月。唐增五月。叔嫂无服。唐始定五月。会典俱因之。嗟哉。详察先王制礼。家无二尊。又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此中精义。最有关重。又王侯与士大夫别。观历代增定。若似从厚。国朝律已着为典。煌煌令甲。是则为一代之宪章。谁敢干之。乃乡曲儒生。犹执家礼旧本。互阅传讹。既未见会典。又焉知更制。即琼山仪节潜谷补注升庵手订诸书内。今制二字。亦不如何谓。身在士林。值生母死。援嫡母在。全不终丧三年。所在有之。岂知服官者解任。自宋元明迄今率遵耶。再查古礼。庶子君在为母练冠。既葬除。君卒为母大功。至大夫在为母大功。卒为母三年。无余尊所压故也。士虽在。庶子为母皆如众人。士卑无压故也。是则古与今士大夫之庶子为生母。俱得终制。唯君之庶子被压不得伸。犹不夺其母子之恩。故五服外权为制饰虽抑犹容有三年之哀。以上载在仪礼会典。所当精究。故曰当以国制为遵。并不必拘夫旧图。此类是也。

礼曰。君子行礼。不求变俗。然俗有断不可从者。他且勿论。如父母死。卒哭以前称哀子哀孙。卒哭以后称孝子孝孙。此等分别。就既虞渐吉。各有义存。乃父丧称孤子。母丧称哀子。果何说也。仪节注。俗久难变。姑从亦可。实大有未安者。言不顺。由于名不正。如前母之子值继母在堂。或前母无子。系继母有儿。遭父丧。称孤不称哀。疑无前母。称孤兼称哀。无别于继母在。又若庶子父没。嫡母在堂。而丧生母。称孤称哀。疑无嫡母。称孤不称哀。不显其生母亡。种种未安。甚至滋变纷纷者。如是分别。何如不别为愈耶。尝思父与嫡母并生母。会典既皆斩衰三年。今代因之无分别。此后不拘父母或前或后丧。嫡子众子俱写斩衰子。庶子为所生母死写斩衰子。嫡子众子为庶母死写杖期子。既合国制。又无嫌疑。仿期服生功服生等例。不亦理顺心安耶。此古经未载。以大义裁之。而不徇流俗之一。

礼有一节一事。而关民生日用之常。且寓有精义。不可缺失者。当补议之。以待修明之君子。道理从源看彻。方知天统乎地。地包在天。故坤卦曰。妻道也

。地道也。臣道也。妻视夫。无异为子视乎为父。则母不得与父同。明甚矣。先生制礼。父斩母齐。又别父在为母期。所以表父为至尊者。义何精也。大明会典。齐一斩衰。且不分父在与否。大失天尊地卑之义。今欲少变通之。如均是斩衰三年丧也。父在母死。或生母死。当称齐衰子。有别于父不在。果父先歿矣。得伸其尊。仍称斩衰子。又祖在父死。而值祖母丧。当称承重齐衰孙。有别于祖不在。果祖先歿矣。得伸其所尊。仍称承重斩衰孙。其心丧服制俱准此。乃见家无二尊。有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之义。则人道得矣。于理更顺。于心更安。精心于道自见也。又叔嫂无服。经着远别之义。唐始定小功。宜遵古削之。又贵臣贵妾缌。礼有正文。晦庵家礼附在小注。而诸本忽略之。此亦为缺失。何也。既注庶子为所生母斩衰三年。嫡子众子为庶母齐衰杖期。则公士大夫为贵妾缌。士妾有子而为之缌。此两条断不可少。义有渊源。礼不云乎君所为服。子不敢不服。君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此又由本及支之道。岂可礼经载之。而诸本反遗之耶。是二议又可补家礼会典之所未详。尚望修明君子条议行之。

答丧礼问

刘榛

问既迁尸而号于庙。何礼也。曰此祷复而失其礼意者也。礼既祷于五祀。士则于门于行耳。复者。升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复三。求之天地四方也。魂气无不之也。而于庙焉惑矣。始死。奠脯醢于尸东。阳位也。未忍死之也。倾浆于庙门。不但死其亲矣。主人未成服。吊者入门。子弟出见之。曰。以未成服不敢出见。使某拜。礼也。而被发跣足行于涂。何欤。曰。阴阳家言有所谓殃者信乎。曰。亲而忍加以殃名。不孝之罪通于天矣。夫殃何物也。由俗所云。犹之乎其魂也。魂与气非二也。气散而魂独。魂去而殃犹在乎。殃之为义。祸也罚也。死者又何恶于其家。而降之祸罚耶。果其亲之灵至此而始去。则求其一见乎其位。闻乎其容声而不可得。乃避而远之。何心哉。凡此至陋而害理。而世卒无有非而黜之者。不可解矣。曰父母两不存。称孤哀子。若为继母之子。其无嫌欤。曰嫡重矣。嫌继母。则何以处嫡母哉。且仪礼于筮宅卜日之类。皆称曰哀子某。哀固不专于母也。况可嫌于继母之故而不哀乎。曰继母之子于嫡称前母。礼欤。曰非礼也。继母无前母之名。继以言乎继嫡也。不以为嫡何继焉。前与继。亦犹然乎其嫡也。

俞文豹吹剑录避煞之说不知起于何时案唐太常博士李才百已历载丧煞损害法如巳日死者雄煞四十七日回煞三十四岁女雌煞出南方第三家杀白色男子或姓郑潘孙陈至二十日及二十九日两次回丧家故俗世相戒至忌期必避之然旅邸死者即日出殡煞回何处京城乃倾家出避东山曰安有执亲之丧欲全身远害而扁灵柩于

空屋之下又岂有为人父而害其子者乃独卧苦块中煞夕帖然无事而俗师又以人死日推筭如子日死则损子午卯酉生人犯之者入敛时虽孝子亦避甚至妇女皆不敢向前一切付之老姬家仆非但枕藉擗扱不仔细而金银珠宝之类皆为所窃记曰凡附于身者必诚必信勿之有悔焉尔矣亡人所随身者惟柩中物耳可不身临之此惟老成经历平时以此戒其子弟庶几临时不为俗师所惑

问主之制。曰伊川先生言之悉矣。高下厚薄。皆有取象。不可意为也。曰世用有爵者点朱。而覆以墨。礼欤。曰非礼也。亲故之能书者题之足矣。必乞于有爵。亦所以崇其事也。而朱焉则无谓矣。且服官者簿书教令。皆用朱以下行上焉者弗敢也。人子于父母。而使人肆然下临之。又岂所以尊之乎。曰父在。母之主宜何书。曰从夫而称。子不得以妣名之也。曰子之主。则从父而称乎。曰然。曰有孙者书考不可乎。曰嫌于无祖也。曰无孙之子。有泛称公者非欤。曰谁公之。是于其家了无系属也。曰立主以祀之。似不宜施于卑。曰非然也。本尊则尊奉之。本卑则卑畜之。魂之所依。犹之其人在耳。家必有主。而统属于尊也。曰礼无明文。于何而征之。曰或问乎朱子云。夫在。妻之主宜书何人奉祀。朱子云。奉祀施于所尊。以下则不必书也。由此观之。则夫在称亡室。父在称亡男。古之人无不然者。而在或人之所疑。以旁书其子之名奉祀。或亦无害。不知尊者在。卑者不得干也。礼为人子者。居不主奥。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门。皆所以避尊者也。而于主。乃敢自名而无所避哉。曰父没。然后涤而改书欤。曰然。

问先生作丧服说。言置余日而不用。而缙功亦然。于何知之。曰考礼文而知之。夫礼以倍而加隆。期则天地四时已变易。服亦可从而变易矣。其恩厚者弗忍。已而倍之。则再期。故再期之丧。而谓之三年也。曰再期何以名二十五月也。曰三见其死之日。则不可数于二十四月也。曰胡不实以三年也。曰加隆之义止矣。夫一年。天时之大变也。倍之则斩衰。一月。天时之小变也。倍之则缙麻。斩衰再期而称三年。可知缙麻再月而为一时之丧也。小功再月之倍者也。故五月焉。二时之丧而五月。则缙麻之为再月。义愈明也。大功九月。犹之谓缙麻三月云尔。由小功四月之又一日而倍之。则八月之又一日为三时之丧。义愈明也。倍于中殇。七月则期。期再见其死之日。故曰期之丧二年也。此所谓人道之至文。引伸而会之。历历可见。非臆度也。又曰古中月而禫。今二月矣。义何居。曰所谓中月者。除前祥之日为二十五月之数。除后免服之日为二十七月之数。中间则名二十六月。实二十五月之余日耳。今必满三月。而又一日始即吉。则二十八月矣。非古也。虽然不汲汲饮酒食肉。而复寝亦厚矣哉。

问王制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左氏曰。大夫三月。士踰月。宜何从。曰檀弓引子思之言。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诚必信。勿之有悔焉尔矣。不言大夫也

。三月亦通礼矣。曰今之人以速葬为愆于亲何也。曰非也。丧服小记曰。报葬者报虞。报。急疾也。不待三月而葬。先王且许之。又何愆之与有。曰贫者不备物奈何。曰子游问丧具。子曰。称家之有亡。曰有亡恶乎齐。曰有毋过礼。苟亡矣。敛手足形。还葬县棺而封。人岂有非之者哉。丰啬有分。固无咎于不备也。成公三年二月乙亥葬宋文公。胡氏曰。国家宜靖。外无危难。曷有越礼踰时。逮乎七月而后克襄葬事哉。左氏曰。文公卒。始厚葬。益车马。重器备。君子谓华元乐举于是乎不臣。夫苟过乎时。厚葬其君父。只重其罪而已矣。尔雅曰。鬼之为言归也。不归于土犹之旅人不归于家。其不予亲以安可知也。是故在律惑于风水。及托故停柩在家。经年暴露不葬者。杖八十。出礼入律。人子可不惕然惧乎。曰礼无二斩。既毕服而又服其服以葬。得无嫌于二斩欤。曰。丧服小记曰。久而不葬者。主丧者不除服。故晏子有云。生者不得安。命之曰蓄忧。死者不得安。命之曰蓄哀。蓄哀云者。有故而不得葬。其情常如居丧时也。今则泰然从吉。旷岁年而若无事焉。是则弃亲而已矣。故释名曰。葬不如礼曰埋。不得埋曰弃。

禫说

柴绍炳

礼有祥禫之分。自汉以来。学者解说不同。郑元以禫在二十七月。王肃以禫在二十五月。为郑学者。援仪礼云。中月而禫。中月者。闲一月也。故二十五月大祥。闲一月则二十七月矣。为王学者曰。中月者。禫在月中。引礼云。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又檀弓云。祥而缟。是月禫。徙月乐。是也。唐杜佑折中两家之义。以为君子教孝。礼宁从厚。以禫服二十七月终而吉徙月乐。于义为得矣。然其说犹未悉也。夫大祥之为再期。时则二十五月。畴人所知。若禫则有服与祭之别焉。禫服者。于大祥除丧之后。犹有余哀。故服介凶吉之间。檀弓所谓祥而缟。是月禫。间传所谓又期而大祥。素缟麻衣。是也。是月禫者。谓大祥之后。则服禫服。禫服者。素缟麻衣是也。禫祭者服终而释吉。卜日以祭。案唐韵释曰。禫者除服祭也。郑元曰。禫者澹澹然平安之意。此指禫祭。非言服也。即仪礼所谓中月而禫。间传所云。禫而无所不佩。是也。既祭而释吉。故禫服曰。是月禫。祭曰中月。由此言之。再期而大祥。复间一月而禫。要以二十七月为断矣。案会典载品官丧礼。本性理家礼之说曰。期而小祥。设次陈练服。再期而大祥。设次陈禫服。大祥后中月而禫。卜日祭而释吉焉。石梁王氏曰。二十七月禫祭。徙月则乐矣。徙月者。二十八月。其禫祭不言设次陈服者。小祥则易练服。大祥即易禫服。禫祭即易吉服。此正合于禫而无不佩之义。然禫祭在二十七月。卜吉则行。不限于何旬也。卜日而祭。祭则释吉矣。所以知禫而释吉不踰二十七月者。古者不独三年之丧有禫。为母妻服期者

亦有之。故杂记曰。十一月而练。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家礼亦云伯叔无禫。十三月而除。母妻有禫。十五月而毕。夫十三月而除者。期丧也。故当不踰是月。知期之不踰十三月。则禫之不踰十五月也审矣。知期之禫不踰十五月。则大丧之禫不踰二十七月也又审矣。或曰礼禫除。断以二十七月。乃今律制。官吏服阙。必满二十七月。计日而除。何与。律礼相为表里。然法主画一。故仕进者宁使日月匝而后阙。以杜浮竞尔。若以礼禫除。固已许之矣。何则。品官丧礼。载于会典。与律例并行。皆令甲之书也。谁谓非至邪。昔子路笑朝祥而暮歌者。夫子曰。尔责于人终无已夫。朱元晦亦曰。禫说当从王肃。于礼为合。夫圣贤岂居于薄哉。礼贵得中。不必过求。今欲执法家之议。而于郑氏间月之禫。复有余訾。恐未为平论也已。

禫月考

邱维屏

按丧服小记曰。再期之丧三年也。期之丧二年。丧服四制曰。三年而祥。然则再期大祥。是为三年已。故又曰。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丧不过三年。凡三年二十五月之后之禫。皆丧之既除。孝子之心。当澹澹然而平安焉。故因以名其祭。禫不在丧之数也。自祥以往。其祭有三。曰祥祭。曰禫祭。曰吉祭。而其服有六。疏曰。祥祭朝服缟冠。一也。祥讫素缟麻衣。二也。禫祭元冠黄裳。三也。禫讫朝服纁冠。四也。踰月吉祭元冠朝服。五也。既祭元端而居。六也。元端而居。反之于吉矣。而祥讫之素缟麻衣。则哀之余也。禫讫之朝服纁冠。哀之平也。其丧除而平而吉之渐次。固有若是也。然他服无禫。而禫必齐斩之丧。且齐固不尽禫也。丧服小记曰。宗子母在为妻禫。为慈母后者。为庶母可也。为祖庶母可也。为父母妻长子禫。庶子在父之室。则为其母不禫。然则丧重禫亦重也。然则其为禫之月不同。杂记曰。期之丧。十一月而练。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为期则礼然也。三年之丧。说亦不同何也。檀弓曰。祥而缟。是月禫。徙月乐。则是二十五月而祥。不改月而禫。徙而及于二十六月。遂及于乐。王氏朱子语类从是说也。闲传曰。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注曰。中月闲一月也。则是二十五月而祥。二十七月而禫也。郑氏司马温公朱子家礼。从是说也。马氏曰。祥禫之制。施于三年之丧。则为二十五月而禫。若期之丧也。父在为母有所屈。三年以为极。而至于二十五月者。其礼不可过。以三年之丧而断于期者。其情犹可伸。陈氏曰。三年之丧则久矣。故祥月而禫者。以义断恩也。期之丧则近矣。故闲月而禫者。以恩伸义也。明会典载。父母服皆斩衰三年。无父在而为母降期者。故马氏陈氏之说无缘而用。而日月以二十七月为断。于檀弓王氏朱子语类。皆其不从者也。其服则温公家礼。皆于祥易禫服。头黻衫。布裹角带。固非朝服纁冠之制。其祭则家礼及

会典。皆于禫祭除服。别无吉祭也。其禫祭俱云二十七。而家礼在祥后二月。会典在祥后三月。即疏所谓踰月而吉祭也。杂记曰。三年之丧。祥而从政。今品官生徒。必禫而后起服赴事。则亦在三月之后也。然则宜何从。从乎会典。然则何为善。善乎檀弓之说也。何善乎檀弓之说。鲁人朝祥而暮歌。孔子曰。踰月其善矣。则徙月而乐之说也。苟祥而服禫之服。闲一月而祭禫之祭。则孔子之所谓踰月之歌。乃服禫而未祭之中一月也。遽可以歌乎。是不必徙月而乐也。孔子既祥。五日弹琴而不成声。十日而成笙歌。固有在未禫之月。则未徙月也。记曰。祥之日鼓素琴。踰月而歌。歌人声也。愈于琴之假物以为声者。琴可鼓于未禫。歌必于禫之踰月也。

闰月

汪琬

春秋哀五年闰月。葬齐景公。公羊曰。闰不书。此何以书。丧以闰数。丧曷为以闰数。丧数略也。谷梁曰。不正其闰也。范宁谓闰月附月之余日。丧事不数。公谷二义不同。白虎通。三年之丧。再期二十五月也。礼有取于三。故谓之三年。缘其渐三年之气也。三年之丧。不以闰月数。何以其言期也。期者复其时也。大功以下月数。故以闰月除。晋宋之间。丧遇闰月。诸儒纷纷聚讼。隋开皇初。太常卿牛宏奏三年及期丧不数闰。大功以下数之。以闰亡者。祥及忌。皆以闰所附之月为正。由是历代以来。遂为定制。又按春秋襄二十八年。胡氏传。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日。闰月之验也。然不以闰书。丧服不数闰也。又苏氏集解。葬景公。丧不数闰。讥齐以闰月葬也。皆从谷梁说。公羊云云非是

居丧释服解义

汪中

居丧释服之礼。王制。祭天地社稷。越绋而行事。一也。曾子问。天子崩未殓。五祀之祭不行。既殓而祭。自启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二也。晋语。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内史兴。赐晋文公命。命于武宫设桑主。布几筵。太宰之。晋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内史赞之。三命而后即冕服。时去献公之卒。已十有六年。文公不欲继于惠怀。故假居丧即位之礼行之。其天子锡命。诸侯之正礼。固如此也。三也。曲礼。既葬见天子曰类见。四也。又言谥曰类。注使大夫行象聘问之礼。大夫为君三年。见于天子则元冕。五也。左氏春秋。文公元年传。凡君即位。卿出并聘。六也。聘礼。遭丧将命于大夫。主人长衣练冠以受。注不以纯凶接纯吉。七也。又聘君若薨于后。赴者未至则哭于巷。衰于馆。注衰于馆。未可以凶服出见人。其聘享之事自若吉也。贾公彦云。其行正聘享。则着吉服。杂记云。执玉不麻是也。八也。聘礼又云。

归使众介先衰而从之。注君纳之。乃朝服反命。出公门释服。九也。檀弓。士惟公门说齐衰。曲礼。苞屦扱厌冠不入公门。服问惟公门有税齐。曲礼正义。引熊安生云。父之丧惟扱上不入公门。杖齐衰则屦不得入。十也。郊特牲。郊祭之日。丧者不敢凶服。十一也。丧服小记。养有疾者不丧服。十二也。曾子问。君薨。世子生。告于君。大祝大宗大宰皆裨冕。十三也。士丧礼。筮宅既朝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经。十四也。檀弓。弁葛经而葬。与神交之道也。十五也。丧服小记杂记。祥祭朝服。既祭乃服素缟麻衣。十六也。其非三年之丧释服者。杂记。大夫卜宅与葬日。有司麻衣布带。因丧屦。缁布冠不蕤。占者皮弁。一也。又如筮。则史练冠长衣以筮。占者朝服。二也。士丧礼。将葬卜日。族长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门西东面南上。三也。杂记。含者委璧于殡东南。宰夫朝服。即丧屦。升自西阶。西面坐取璧。正义。以国执玉而来。执玉不麻。故着朝服。四也。又宰举璧与圭。则上介赍。执圭将命。宰亦朝服也。五也。其率是礼而行之者。汉书历律志。引伊训大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尹尹祀于先王。诞资有牧方明。言虽有成汤大甲外丙之丧。以冬至越绋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一也。周书顾命。成王崩。康王麻冕黼裳即位。卿士邦君麻冕蚁裳。大保大史大宗麻冕彤裳。二也。至春秋诸公之元年二年。会盟朝聘者。凡七十余事。是皆居丧释服。而金革之事不与焉。左氏春秋僖公三十二年十二月晋文公卒三十三年四月未葬襄公御秦师墨衰经丧大记既卒哭弁经带金革之事无辟也军礼变服有此二条若禡及祷则亦吉服

于是中为之解其义曰。衰麻哭泣。丧之文也。不饮酒不食肉不御内。丧之实也。然郊之日。丧者不敢哭。寡妇不夜哭。奔丧哭辟市朝。君使人吊。主人迎宾不哭。君视敛。主人见马首不哭。彻大敛奠。设朝奠。妇人拊心不哭。公史读遣。主人主妇皆不哭。妇人下堂不哭。男子出寝门外见人不哭。凡封大夫命母哭。士哭者相止也。大荒哭不日。有疾饮酒食肉。七十者饮酒食肉。既葬。君食之则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则食之矣。不辟梁肉。君命遗之酒肉。则不敢辞。古之居丧者。惟御内为不可假。故孟献子比御而不入。孔子以为加人一等。至于哭泣饮食。皆可通也。则夫衰麻之有时而可释焉宜矣。吊于人。是日不乐。不饮酒食肉。一日之丧也。故虽天子诸侯。有吊服释服。斯须之敬也。故既事而复故。君有臣民之恩。疾则问之。丧则临之。遇柩于路。则使人吊之。故冠经衰屦。皆入公门。当事而君至。主人不变。圭璧以礼神合瑞。故虽含必即吉。祖考与死者为一体。故天子崩。诸侯薨。祝取庙之主。藏之祖庙。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庙。丧不祭。神人异道。故外事则吉服。因丧以接神则变。丧莫哀于始死。故后之丧。虽尝禘郊社之祭。簠簋既陈。天子废其礼。神不可以乏祀。故五祀之祭。既殡而行。有国者。不以人之死为讳。故朝聘而终。以

尸将事。宾礼不可以衰麻行之。故聘而君薨于国。其聘享自若吉也。此所谓人道之至文者也。虽然。君子不夺人之丧。亦不可夺丧也。苟有可以不释者。则不释之矣。季武子寝疾。螭固不说齐衰而入见。曰斯礼也将亡矣。士惟公门说齐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晋平公卒。既葬。诸侯之大夫送葬者。欲因见新君。叔孙昭子曰。非礼也。弗听。叔向辞之曰。大夫之事毕矣。而又命孤。孤斩焉在衰经之中。其以嘉服见。则丧礼未毕。其以丧服见。是重受吊也。大夫将若之何。皆无辞以见。是其事也。明乎此。然后可以解墨子久丧。不能从事听治之惑。可以破杜预段天子诸侯卒哭除丧。谅阴终三年之谬。可以释苏轼康王吉服即位之疑。

卷六十三礼政十丧礼下

亲丧不葬

徐干学

亲死不丧。此人子莫大之罪。况律有明禁。而世人往往犯之。何哉。以为无其财耶。则敛手足形。还葬无。固圣人之所许也。以为无其地耶。则暴棺于中野。而风水是求。又君子之所不为也。且为士大夫者。于一身之居处服食。无不穷其财力以为之。独父母之遗骸。反不获一抔之土而掩蔽焉。即旁观者尚且为之唏嘘太息。而彼乃安焉不顾。何人心之澌灭一至于斯也。然则欲振救此弊者。将何术而可。曰有 国典在。一举律文以治之。彼人之不畏礼义者。独不畏刑罚乎。其或仕宦之家。有司不敢行法。则必依周广顺之诏书。亲丧未葬。已仕者不许荣进。未仕者不许应举。且必于保状内明书依礼葬毕。方许服官赴试。而所司失于觉察者并罪。则凡欲求利达者。无不图速葬其亲。而停柩不葬之风。庶几可以少挽。即先儒邱文庄之议亦然。 昭代之章程。前王之法制。昭昭具在。何不可举而行之哉。案今福建举人贡生等服满。县报府。府报布政司。布政司申呈礼部。并据本生邻里结状。称二十七月服内已经安葬。并取得地师坟丁土工结状。一并申报。如无结状。不准赴试。余在礼部见之。叹其风俗近古。是考亭教思未坠。然是笃终之礼。岂可独使闽士无憾。宜推行于诸布政使司。一体饬遵者也。

停丧不葬

朱轼

停丧不葬。人子莫大之罪也。近世士大夫。有累世不葬者。有累数柩不举者。诘其所以。则有三焉。一曰家贫不能葬。孔子不云乎。苟无矣。敛手足形。县棺而封。人岂有非之者哉。葬之需。俭于殓殡。未闻有家贫而委其亲不殓不殓者。亦既殓而殓矣。何有于葬。一曰不得葬地。古者按图族葬。未没而葬地已定。夫何择焉。孝经言卜地。卜也。非相也。风水之不足信。昔人言之详矣。

一曰时日不利。三月而葬。礼也。老聃党巷之葬。日食而返。郑葬简公。毁当路之室则朝而窆。不毁则日中而窆。是不择日择时之明证也。窃意不葬之患有四。古者涂殡。以防火也。今中堂三月。尚须防慎。况可久淹乎。若厝之荒野无人之处。保无意外之虞乎。此其不可者一也。木性受风则裂。胶漆干久而脱。甚至蛀啮腐朽。至于检骨易棺。子心其何以安。此不可者二也。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见也。今人有金银宝贵之物。囊之篋之。又从而緘滕肩鏊之。未已也。必藏之密室。或深埋土中。而后乃无患。殡而不葬。是犹藏宝物而置之道路也。人子之爱亲。曾不如物乎。始死而袭而殓而棺而。凡为葬计也。衣衾覆尸。棺覆衣衾。覆棺。统而覆之于土。而后其藏也密而固。今棺而不葬。何异不棺不殓乎。与其不葬也。毋宁葬而裸。此其不可者三也。礼既葬而虞。谓送形而往。迎精而返。虞以安之也。不葬矣。又何虞焉。不虞。则卒哭祔俱无所用之。不知停柩不葬者。将不虞乎。不卒哭乎。祔乎不祔乎。祥而禫乎否乎。服不除。不祭。礼也。将蒸尝之祀可终废乎。葬而后有虞主。祥而后有练主。主祔庙则迁其当祧之祖。而改承祀之名。既不葬矣。将终不迁乎。此其不可者四也。张文嘉齐家宝要云。今国律虽有停柩之禁。卒无举行者。若礼官援礼棺未葬不除服之文。而申暴露之罚。特请于朝。着为令甲。凡服除未葬者。仕宦不准补官。生儒不许应试。其补官呈词。必须明开某年月日成服。某年月日安葬于某处。某年月日除服。仍取宗族邻佑及墓地人等结状。方准补官。其或未葬而诡言葬者。如有首发。俱以匿丧论罪。连坐结状之人。若夫庶人服满不葬者。许宗族邻里。首其暴棺之罪。庶乎人人知警。无有不葬其亲者矣。旨哉斯言。有心世道者。其毋忽诸。

招魂葬服说

许三礼

经事知宜。变事知权。遭人伦之变。而礼以义起。固孝子仁人不得已苦情哉。家礼止载奔丧改葬仪。孙共城先生家礼。酌增招魂葬祭之礼。俱人情之至。天理之宜。但于此有别焉。按汉李固为梁冀所害。其子燮追行丧葬等事。即卜吉制棺。用缎绢作明衣。领下定白绦条写如神主式。祔号姓名生时年月。招厥魂而殓葬之。宜也。其孝子即披发跣足。寝苫枕木。照斩衰服制行。可也。若魏李祖敏为河内守。公孙度欲用之。遂去。不知所终。诸类此等。更有难为情者。人子固不忍遽有死其亲之心。将疑谓尚生之耶。万一已歿。则凡子饮酒食肉居内衣彩之日。俱子弥天大罪之日矣。倘疑已死。又恐尚生。将何以为情哉。总之。不得安其亲之日。皆子难安枕之日。礼宜追求躬访。持斋服澹。不赴宴。不听乐。毕竟积年不得。岁过耄老。然后设木主。具衣冠。招魂葬。追服制为是。何也。天下无无父之子。父不得葬。子何以安。今每有子官任所。父歿

家乡。投至。得闻丧日期。业已过三月五月。计父母已魂升魄降。而子尚歌儿舞女。事固不同。情亦相类。痛遗终天。罪难悉数。念及此。不动终养之念者。非也。不得已而逢此变者。礼宜于三年服丧外。每年斋忌日。补斋至闻丧日。终身行之。庶几补过。善哉家礼酌曰。凡遇此等变者。终身崇雅素。守澹穆。可谓孝。所谓古人有终身之丧是矣。

停丧日知录

顾炎武

停丧之事。自古所无。自建安离析。永嘉播窜。于是有不得已而停者。常炜言魏晋之制。祖父未葬者。不听服官。晋书慕容载之而御史中丞刘隗奏诸军败。亡失父母。未知吉凶者。不得仕进宴乐。皆使心丧。有犯。君子废。小人戮。通典生者犹然。况于既歿。是以兖州刺史滕恬。为丁零翟所杀。尸丧不反。恬子羨仕宦不废。论者嫌之。南史郑鲜之传齐高帝时。乌程令顾昌元。坐父法秀宋泰始中北征。尸骸不反。而昌元宴乐嬉游。与常人无异。有司请加以清议。南齐书本纪振武将军邱冠先为休茂所杀。丧尸绝域。不可复寻。世祖特其子雄。方敢入仕。河南氏羌传当江左偏安之日。而犹申此禁。岂有死非战场。棺非异域。而停久不葬。自同平人。如今人之所为者哉。晋书贺循传。为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回避岁月停丧不葬者。循皆禁焉。旧唐书颜真卿传。时有郑延祚者。新书朔方令母卒二十九年。殡僧舍垣地。真卿劾奏之。兄弟终身不齿。天下耸动。册府元龟。后周太祖广顺二年。曰。古者立封树之制。定丧葬之期。着在经典。是为名教。洎乎世俗衰薄。风化陵迟。亲歿而多阙送终。身后而便为无主。或束于仕宦。或拘忌于阴阳。旅榭不归。遗骸何托。但以先王垂训。孝子因心。非以厚葬为贤。只以称家为礼。扫地而祭。尚可以告虔。负土成坟。所贵乎尽力。宜颁条令。用警因循。庶使九原绝抱恨之魂。千古无不归之骨。搢绅人士。当体兹怀。应内外文武臣僚幕职州县官选人等。今后有父母祖父母亡歿。未经迁葬者。其主家之长。不得辄求仕进。所由司亦不得申举解送。而宋史王子韶以不葬父母贬官。刘昺兄弟以不葬父母夺职。并本传后之王者。以礼治人。则周祖之诏。鲁公之劾。不可不着之甲令。但使未葬其亲之子若孙。搢绅不许入官。士人不许赴举。则天下无不葬之丧矣。

魏刘仲武娶母邱氏。生子正舒正则。及母邱俭败。仲武出其妻。司马师夷俭三族故仲武出妻更妻王氏。生陶。仲武为母邱氏立别舍而不告绝。及母邱氏卒。正舒求祔葬。陶不许。正舒不释服。讼于上下。泣血露骨。衰裳缀路。数十年弗得。以致死亡。宋海虞令何子平母丧去官。哀毁逾礼。属大明末。东土饥荒。继以师旅。八年不得营葬。昼夜号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凉。一日以米数合为粥。不进盐菜。所居屋败。不蔽风日。见子伯兴。欲为葺

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也。屋何宜覆。蔡兴宗为会稽太守。甚加矜重。为营冢圻。朱子采入小学善行篇梁殷不佞为武康令。会江陵陷而母卒。道路隔绝。不得奔赴。四载之中。昼夜号泣。及陈高祖受禅。起为戎昭将军。除娄令。至是四兄不齐始迎丧柩归葬。不佞居处礼节。如始闻丧。若此者又三年。唐欧阳通为中书舍人。丁母忧。以岁凶未葬。四年居庐。不释服。冬月。家人密以毡絮置所眠席下。通觉大怒。遽令撤之。元孙瑾父丧停柩四载。衣不解带。此数事可为不得已而停丧者之法。

近年有一二知礼之士。未克葬而不变服者。而或且讥之曰。夫饮酒食肉处内。与夫人间之交际往来。一一如平人。而独不变衣冠。则文存而实亡也。文存而实亡。近于为名。然则必并其文而去之。而后为不近名耶。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呜呼。夫习之难移久矣。自非大贤。中人之情。鲜不动于外者。圣人为之弁冕衣裳。佩玉以教恭。衰麻以教孝。介冑以教武。故君子耻服其服而无其容。使其未葬而不释衰麻。则其悲哀之心。痛疾之意。必有触于目而常存者。此子游所谓以故兴物。而为孝子仁人之一助也。奚为其必去之也。今吴人丧除服则取冠衰履杖焚之服终而未葬则藏之柩旁待葬而服既葬服以谢吊客而后除且焚此亦饩羊之犹存者矣诗曰。庶见素兮。我心蕴结兮。聊与子如一兮。哀公问曰。绅委章甫。有益于仁乎。孔子作色而对曰。君胡然焉。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乐。非耳弗闻。服使然也。家语后之议礼者。必有能择于斯者矣。又考实录。永乐七年。仁孝皇后丧。再期。皇太子以母丧未葬。禫后。仍素服视事。至几筵。仍衰服。八年。仁孝皇后忌日。以未葬礼同大祥。十一年二月葬长陵夫天子之子。尚且行之。而谓不可通于士庶人乎。

侈于殡埋之饰。而民遂至于不葬其亲。丰于资送之仪。而民遂至于不举其女。于是有反本尚质之思。而老氏之书。谓礼为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则亦过矣。岂知召南之女。迨其谓之。周礼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币纯帛无过五两而夫子之告子路曰。敛手足形。还葬而无槨。称其财。斯之谓礼。何至如盐铁论之云送死殫家。遣女满车。齐武帝诏书之云班白不婚。露棺累叶者乎。马融有言。嫁娶之礼俭。则婚者以时矣。丧祭之礼约。则终者掩藏矣。林放问礼之本。孔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其正俗之先务乎。宋史孙觉传知福州闽俗厚于昏丧其费无艺觉裁为中法使资装无得过百千令下嫁娶以百数葬埋之费亦率减什五元史千文传为婺源知州婺源之俗男女婚聘后富则渝其约有育其女至老死不嫁者亲丧贫则不举有停柩累数世不葬者文传下车即传其耆老使以礼训告之阅三月而婚丧皆毕

火葬日知录

顾炎武

火葬之俗。盛行于江南。自宋时已有之。宋史绍兴二十七年。监登闻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谓火化者。生则奉养之具。惟恐不至。死则燔爇而捐弃之。国朝着令。贫无葬地者。许以官地安葬。河东地狭人众。虽至亲之丧。悉皆焚弃。韩琦镇并州。以官钱市田数顷。给民安葬。至今为美谈。然则承流宣化。使民不畔于礼法。正守臣之责也。事关风化。理宜禁止。仍飭守臣措署荒闲之地。使贫民得以收葬。从之。景定二年。黄震为吴县尉。乞免再起化人亭状曰。照对本司久例。有行香寺曰通济。在城外西南一里。本寺久为焚人空亭。约十间以罔利。合郡愚民。悉为所诱。亲死则举而赴之烈焰。余骸不化。则又举而投之深渊。哀哉。斯人何辜。而遭此身后之大戮邪。震久切痛心。以人微位下。欲言未发。乃五月六日夜。风雷骤至。独尽撤其所谓焚人之亭而去之。意者秽气彰闻。冤魂共诉。皇天震怒。必绝此根。越明日据寺僧发觉陈状。为之备申使府。亦幸此亭之坏耳。案吏何人。敢受寺僧之嘱。行下本司。勒令监造。震窃谓此亭。为焚人之亲设也。人之焚其亲。不孝之大者也。此亭其可再也哉。谨按古者小敛大敛。以至殡葬。皆擗踊。为迁其亲之尸而动之也。况可得而火之邪。举其尸而畀之火。惨虐之极。无复人道。虽蚩尤作五虐之法。商纣为炮烙之刑。皆施之于生前。未至戮之于死后也。展禽谓夏父弗忌必有殃。既葬焚烟彻于土。或者天实灾之。夫谓之殃。则凶可知也。楚子期欲焚麋之师。子西戒不可。虽敌人之尸。犹有所不忍也。卫侯掘褚师定子之墓。焚之于平庄之上。殆自古以来所无之事。田单守即墨之孤邑。积五年。思出万死一生之计。以激其民。故袭用其毒。误燕人掘齐墓烧死人。齐人望之涕泣。怒十倍而齐破燕矣。然则焚其先人之尸。为子孙者所痛愤而不自爱其身。故田单思之五年。而出此诡计以误敌也。尉佗在粤。闻汉掘烧其先人冢。陆贾明其不然。与之要约。亦曰反则掘烧王先人冢耳。举至不可闻之事以相恐。非忍为之也。尹齐为淮阳都尉。所诛甚多。及死。仇家欲烧其尸。尸亡去归葬。说者谓其尸飞去。夫欲烧其尸。仇之深也。欲烧之而尸亡。是死而有灵。犹知烧之可畏也。汉广川王去。浮虐无道。其姬昭信。共杀幸姬王昭平王地余及从婢三人。后昭信病。梦昭平等。乃掘其尸。皆烧为灰。去与昭信。旋亦诛死。王莽作焚如之刑。烧陈良等。亦遂诛灭。东海王越乱。晋石勒剖其棺。焚其尸。曰。乱天下者此人也。吾为天下报之。夫越之恶固宜如此。亦石勒之酷而忍为此也。王敦叛逆。有司出其尸于瘞。焚其衣冠斩之。所焚犹衣冠耳。惟苏峻以反诛。焚其骨。杨元感反。隋亦掘其父素冢。焚其骸骨。惨虐之门既开。因以施之极恶之人。周礼秋官掌戮凡杀其亲者焚之然非治世法也。隋为仁寿宫。役夫死道上。杨素焚之。上闻之不悦。夫淫刑如隋文。且不忍焚人。则痛莫甚于焚人者矣。蒋元晖渎乱宫闱。朱全忠杀而焚之。一死不足以尽其罪也。然杀之者当刑。焚之者

非法。非法之虐。且不可施之诛死之罪人。况可施之父母骨肉乎。世之施此于父母骨肉者。又往往拾其遗烬而弃之水。则宋诛太子邵逆党王鸚鵡严道育。既焚而扬灰于河之故智也。惨益甚矣。而或者乃以焚人为佛家之法。然闻佛之说。戒火自焚也。今之焚者。戒火邪。人火邪。自焚邪。其子孙邪。佛者外国之法。今吾所处。中国邪。外国邪。有识者为之痛惋久矣。今通济寺僧。焚人之亲以罔利。伤风败俗。莫此为甚。天幸废之。何可兴之。欲望台慈矜生民之无知。念死者之何罪。备榜通济寺。风雷已坏之焚人亭。不许再行起置。其于哀死慎终。实非小补。然自宋以来。此风日盛。国家虽有漏泽园之设。而地窄人多。不能葬。相率焚烧。名曰火葬。习以成俗。谓宜每里给空地若干为义冢。以待贫民之葬。除其租税。而更为之严禁。焚其亲者以不孝罪之。庶乎礼教可兴。民俗可厚也。呜呼。古人于服器之微。犹不敢投之以火。故于车也埋之。于杖也断而弃之。况敢焚及于尸柩乎。

秦始皇厚葬论

姜宸英

人之所由存者神明也。其亡者神明去也。斯则形骸之不能为人存亡也审矣。彼秦始皇之求神于海上。以为仙人不死之药可立就。而安期羡门之属可招手致也。吾怪其求之如此其至。然竟陨沙邱。是世无神仙不死者。夫其治徒骊山。上具天文。下锢三泉。罄百万家养生送死之具。以照狐兔于泉下。则可谓至愚者矣。夫吾骨已朽矣。而此累累者独何为哉。彼方以块然能饮食之躯。为可以致长生后天地者。故深居宫中。极土木之丽。美人钟鼓之奉。如雉之护尾。雀之守翠。不知其有水不濡而火不热者在也。斯卢生徐市之徒。得因而市其利。赵高胡亥之谋。已成于外。蝼蚁已思穴其脏腹肾胃。而犹以形骸为性命之所寓也。因循不悟以至于死。然犹且恋之。徒满藏而瘞焉。不谓之大惑与。老氏曰。吾之所患。以吾有身。故君子后其身而身存。爱其所患。内其所外。指路人以为之手足。诚又惑之惑也。故神明之于形骸也。祭祀之于刍狗也。存则藉其用。去则委诸地而已。汉文帝终身节俭。遗诏薄葬。史传其嗜黄老家言。此始皇之不得为黄老与。

与崔子玉论归葬书

钱维城

足下不惮数千里之远。来省令侄于丧次。古谊敦笃。于今罕睹。令侄来。具述足下念切大宗。以令兄令嫂之柩。谓宜迁归本乡。与元配王夫人合葬。具仰高见。窃揆之于情于礼于先儒于本朝之制。似有未合者。敢一一陈之。令兄归田后。乐敝乡风土。因而卜居。易箴之时。遗命葬此。七八年矣。为之子者。乃不遵其命。竟尔起迁。车载马驮。奔驰于三四千里之道。死者安乎。生者安

乎。此情之不可也。考之于礼。古人重精爽而不重体魄。故奉祠不奉墓。延陵季子。葬子于嬴博之间。曰骨肉归于土。魂魄则无不之也。此不归葬也。然犹曰尊者于卑幼耳。太公封于营邱。比及五世。皆返葬于周。礼曰。狐死正邱首。仁也。然第以不忘本为言。则非为奉祠言矣。疏恐其义之不明。申之曰。周公封于鲁。不返葬于周者。以有次子在周。得奉宗祀故也。则与令兄之不返葬。正自合。至于合葬之礼。古人亦有不行者。不独三妃未从也。后世皆遵文公家礼。而朱子父母未曾合葬。我太宗文皇帝葬昭陵。在沈阳。文皇后葬昭西陵。在蓟州。此本朝故事。臣民俱可遵行。今合之人情。稽之典故。令兄之归葬。决不可行。而令兄之不与王夫人合葬。不为非礼。且不特此也。礼别子为祖。别子有三。谓始封之君。庶人崛起为大夫。及始迁之祖也。令兄既卜居于常。为常州崔氏迁居始祖。则其子之居常者。世世祀之。为继别之宗。此古今不易之礼。不特柩不得迁。并祀亦不得迁也。某庸陋无识。特以足下有高世之谊。而未尽事理。敢布区区。惟高明裁夺。

论礼二则

陈祖范

世俗有非礼之礼三。承重也。继嗣也。葬服也。古者人子有为父后不为父后之分。汉时诏令。尚云赐为父后者爵一级。为后者承爵禄。奉宗祀。而传之以重者也。故为后之子亡。则适孙承之。而谓之承重。今士大夫不世爵。既无重可传。而漫于丧讣立长孙承重之条。遂驾名诸父之前。礼果然乎哉。古之为人后者。后其继别之宗耳。宗不可绝。是以后之。若余人无子。不皆立后。其资财入宗子之家。以宗子祭。无后故也。自宗法废而收族之道亡。资财无所入。势必立其近属以奉祭祀。然风俗浇薄。无资财者委而去之。稍有丝粟之贻。即攘臂而争。此礼所称与为人后者。与贲军之将。亡国之大夫。同其可耻者也。古之葬有常期。过期而不能葬。则主丧者不除。唯改葬则总者不可以无服。送至亲也。今葬无常期。远者至一二十年。为子者不能守未葬不除之礼。即吉已久。忽焉返其初丧之服而葬。是以伪事其亲也。丧事有进无退。而如此。不亦舛乎。必不得已。假用改葬之总。事毕而除之。或亦亡于礼者之礼也。或问祖父母之丧。父为长子。既服之矣。未及葬而父死。及其葬也。嫡孙承重可乎。先生曰。古无除丧而后葬者。故有改葬之服而无葬服。无葬服。又安得有为葬而承重之服。且承重云者。承先祖之重。而为之重服也。假使前已承重于居丧之时。今沿承重之名以葬可也。若未承重于居丧之日。忽承重于除丧后之葬。于实既不符。且没其父之曾居父母丧也。尤不可也。

与友人论葬服书

汪琬

蒙足下见示。淳淳以古无葬服为疑。仆请得申其说。而足下试详择焉。古人之居丧也。葬不踰时。故先王不制此服。至孔子世。其遵三月五月之制而行之者。固已少矣。殆非独近世然也。考诸春秋列国之葬其君。往往缓不及礼。故公羊氏讥之。谓之不能葬。然犹在未终丧以前。当无有不衰经者也。近世士大夫溺于阴阳家之说。其营葬也尤缓。有及数年者矣。有及十年二十年者矣。如此而不为之制衰经不可也。葬。凶事也。启殡而祖。属引而行。即圻而窆。当此之时。主人或踊或哭。其不得以吉服将事审矣。礼有之曰。久而不葬。惟主丧者不除。久而不葬。主丧者之过也。又曰。为兄弟反服其服。然则主人主妇而外。亦无有纯乎衰吉者也。近世士大夫。自终丧之后。或从事四方。或服官政于朝。既不能不除其服。而临葬又不为之服。是忍于死其亲也而可乎。昔者。司徒文子问于子思曰。丧服既除。然后葬。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丧。未葬服不变。除何有焉。由是言之。葬其有无服者与。为人子者。夫亦返诸心而已。假令祖也行也窆也。或可以不踊不哭。是虽用吉服将事。其亦何嫌之有。如其有所不能。而顾倭之曰。古无葬服。然则当用何服以葬与。仆故谓今之葬服。犹不失礼之遗意者。殆以是也。足下盍审思之。

改葬服议

韩梦周

丧服记曰。改葬总。郑康成注云。三月而除之。子思曰。丧服总。既葬而除之。后之议者。王肃本之子思。韩昌黎遵用郑注。后人多以郑韩为非。以三月而除。礼经无明文。注者或失其意。子思之言。可据信也。窃尝以经之前后体例求之。其言公子为母妻之服。则曰既葬除之。此不言除。见既葬犹不可除也。其言宗子孤为殇。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亲则月算如邦人。此不言月数。总麻三月。不待言也。又云童子惟当室总。此篇所载总制。惟改葬及童子当室而已。比而属之。着其同也。童子当室之总。无未至三月可除之理。则改葬之总。亦必以三月明矣。后世所传记礼之书。仪礼最为近古。其它说或不免传闻之误也。夫人子于亲之改葬。能遽忘其哀也哉。称情而立文。亦犹三年之中制也。弗使无穷而已矣。善夫韩子推言之也。曰。自启至于既葬而三月。则除之。未至三月。则服以终三月可也。

迁葬论

杨晖吉

凡举一事为人者善。为己者不善。克己复礼。仲尼所以训仁也。矧人之于亲乎。近世泥阴阳之术。恣富贵之求。而不计先灵之妥与否者。莫如迁葬为最。夫人不忍其亲体之未安也。于是乎慎择地。避隰从原。就燥防湿。又恐朝市变迁。泉石交侵。不可前知。古人卜葬。所以谋之龟筮也。固宜矣。其后独信堪輿

之说。以占吉凶。求事应。以滋贪天之心。故乃寻龙指穴。择日讫辰。其事遂繁。见有不顾停阁岁年。而惟虑身之不富贵。后之不昌炽者。其心之为己而不为亲之所为也。虽然。堪輿之术。固不足病。即使有是理。亦必用之者。以为亲为心。则用也何伤。愚独怪夫既葬之后。或少不适意。而辄咎天地之使然。营营聘师求地。一迁不已。以至再三。夫亲体之未安。而子心独安乎。天下之大忍孰加此。呜呼。圣贤之教。惟冀人之修德也。我德不积。虽吉地亦凶。我德既积。岂地所能制。语云。吉地为神之所司。乌望其轻掷于不德之家哉。立心制行。不遵圣贤。而且妄肆营迁。以泥不可知之说。取先人之骸骨而屡移之。欲以取一己之富贵。与子孙之绵昌。是犹求饱者而先舍其田也。是亦不思之甚矣。每见斯举。多由士夫之家倡之。愚未见富益富而贵益贵。翻见其辄蹶而辄败者数数矣。此非其人之用心所致欤。又使贫贱之家。效而尤之。其为敝风俗。坏人心。益非浅鲜矣。曰。然则葬皆不可迁欤。曰。不然。寄客归里则宜迁。防备崩溃则宜迁。水侵虫巢则宜迁。是皆所谓为亲而不为己者也。大率以慎终为要耳。自非然者。愚未许其人之仁孝为何如也。孟子曰。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愚于此亦云。

柩不入门辨观妙斋文稿

张生洲

事有义托于古。而实大背乎古。揆诸礼而不可合。反之情而不可安者。如俗有违其乡死者。柩归不入门。因殡于外是也。夫丧事有进无退。示民即远。今俗之所行。其亦即远之义邪。则蒙以为不然。杂记诸侯行而死于道。丧车至于庙门。不毁墙。入适所殡。大夫士死于道。载以輶车。入自门。举自阼阶。升适所殡。此礼经之明文也。左文十五年。齐人归公孙敖之丧。惠叔毁以为请。立于朝以待命。许之。取而殡之。注殡于孟氏之寝。哀二十六年。宋景公游于空泽。卒于连中。大尹奉丧殡于大宫。公羊定元年。公之丧至自干侯。正棺于两楹之间。然后即位。此二传之明文也。且又不止此。左襄二十八年。齐庆氏亡。齐人迁庄公殡于大寝。是又改葬而反殡者也。丧服记改葬总注。其奠如大敛。从庙之墓。从墓之墓。礼宜同。则改葬亦从墓之墓耳。而庄公以弑报葬。特为反殡以尽其礼。此亦情之所至。而礼可义起者与。夫改葬且可反殡。而今俗乃如此。亦可见礼之不讲已久。而人之拘于避忌。大惑不解。虽有孝子慈孙。亦多囿于俗。而不得自致者。为可哀矣。或曰。然则曾子问谓柩不可反。何也。曰。此有进无退也。谓出不可反。非归不可入也。然则又谓入自阙。何也。曰。阙者。两观也。而郑氏则以为毁宗而入。异于生。洵如其说。则尸未大敛。载尸入门。如下所云者。何独不异于生邪。且即异于生。固入于家矣。曷尝有避凶之说邪。今人不避载尸入门。而独忌于柩。抑何愚邪。古者大夫出聘而

死。既敛于柩。造于朝。介将命。夫柩可入邻国之朝。而不可入己之寝。抑何谬之甚邪。至于禁止入城之令。则虽欲归殡于家而不得。其伤孝子之心。抑又甚矣。禁令限之。既无如之何。其无所限者。顾又自从而禁之。以为避凶。则古人所无。以为即远。则非此之谓。蒙故曰事有义托于古。而实大背乎古也。虽然。古人死而殡于庙于寝。今则尸骨未寒。即置之荒烟蔓草间者多矣。又何怪乎柩归不入门哉。

改丧总论

法坤宏

营陵阎子。幼而孤。丧葬之礼阙如。今岁拟改葬二亲。而难于其服。胶西法子论之曰。礼莫严于丧服。服制之等。称情立文。各有深意。而不可苟同。即以衰论。曰斩曰齐曰三年曰曰三月曰大功衰曰小功衰。礼经具有明文。如父丧曰斩衰三年母丧曰齐衰三年若言衰不言三年。则不必三年衰可知如檀弓兄则死而子皋为之衰则是期衰也惟总亦然。曰总麻三月。曰改葬总。童子当室总。则言总不言三月。亦不必三月总可知矣。总者。服之穷也。改葬而举总。比于穷焉。谷梁子曰。改葬之总。举下缅甸远也。丧事即远。有进而无退。故举丧服之最轻为之。夫亦穷于服者之为服也。然则总穷于改葬。既葬而服除。亦其所耳。虽然。经何以不言除也。曰。正服有变除之节。三年之丧。由麻而练。饰缘为祥服。为禫服。年计月数以节。变则言除。又有欲终不可得者。公子为母妻之丧。厌于君父。而不敢遂其私。则亦言除。至改葬之总。本非正服。迟速衰序。听改葬者之自为之。故不言月。不言除。乃昌黎之议曰。自启至于既葬而三月。则除之。未至三月。则服以终三月。今之服斩而不克葬者有矣。服阙而举事。斩以葬。然且既葬而除之。改葬卒事而终三月。何重于除总。而轻于除斩也。昌黎之议。本于郑氏注义。郑举三月以言总。未尝言改葬之总之必终三月也。然则改葬必卜启。预启易服。既葬而除之。虽终三月可也。其或卜启用近日。卒事而除。不待三月。或及启而有他故不克葬。改卜乃克葬。除踰三月。亦无不可也。若乃少贱幼孤。丧葬不知礼。葬改而服除。有非仁孝所能堪者。然情不可强而抑制。不敢不勉而遵。君子有终身之忧。致其哀诚。私居纯素。以申心丧。又奚事拘拘于三月之文哉。

书昌黎改葬论后

徐干学

韩退之论改葬服。所据经传。无可议者。若所引檀弓弁经葛而葬。交于神明之道。既知为天子诸侯之礼。非可以论通丧也。三年之丧。未葬不除服。自古一定之礼。凡服之变除。由重而轻。葬而后虞以安神。卒哭祔庙。卒哭有受服同齐衰矣。期而练为功衰。再期而祥缟为总麻。哀以渐而减。服亦以渐而除。三

年以内。实备五服之制。故曰。人道之纲领。群伦所托始也。亲柩既在殡宫。即不能行虞祔练祥之礼。而斩然衰经。其可以骤释去乎。古之人如翟方进诸人外。未有不三年之丧者。亦未有过时而不葬者。即或有故。一年不能葬。即一年不变服。子思之答司徒文子。何其严也。退之特婉其词。言未葬不除服。虽有其文。未有着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此言过时不葬者。古来至少耶。抑或谓既远可以除矣。而不除者少耶。读者移焉。如以为过时不葬。而守礼不除服者。其人为可著称。则更非礼意矣。葬缓者谓之不能葬。不除服。不足以宽缓葬之辜也。何著称之有。若迁徙他邦。不能归而浅葬于其土者。掘地但没其衽而已。犹谓之殡。其意以为不成葬也。孔子殡于五父之衢。名虽为殡。而其实无异于葬。其必迎精而反。立主安神。与尸柩在寝时异矣。既立主安神。以次行练祥之祭可也。晋济阴郗诜寄止卫国文学讲堂十余年。母亡不致丧归。便于堂北壁外下棺。谓之假丧。三年即吉。奉诏用为征东参军。或以为城市之内。屋壁之间。无葬处。不成葬。则不应除服。诜自表祖坟在缙氏。数有水规悉迁改。常多疾病。遂便此。此方下湿。惟城中高。遂葬所居之宅。当时山涛魏舒并为申理。乃知古时不强人以难行。凡埋棺及衽殡于中野者。虽曰假葬。犹许其除服即吉也。宋史隆佑皇太后崩。诏权攒于会稽县之上皇。天子皇后曰攒宫。攒者。亦不成葬之谓。当时攒后。即行虞祭祔庙也。至于改葬总不必终三月。子思对文子曰。既葬而除之。亦无用词费也。

与怀庭论改葬

韩梦周

先生不以周为愚陋。屡以迁葬大事相咨访。当时虽略陈鄙意。然先生犹若有疑畏者。惧以不白重挠大计。敢条所见以质左右。先生云欲询诸当时经理丧务之人。圻中筑底若坚。犹不可迁。圻底坚否。固属可忧。愚谓更可忧者墓田耳。地势卑下。为西南高埠之水所汇聚。七八月间。率成流潦。若风雨调和。犹无大害。然天道不测。倘一经淫滂。若雍正八年之水。将何以沮其势乎。古人立墓。必思为万年之计。有先生在。必能尽心设策。决不令水得啮先人墓。若世序变易。知时势更当如何。能卒保无虞乎。水之所经。日就洼下。倘地深泉生。遽成沟渠。以相去数寻之地。日与水所浸剥。虽圻中坚如铁石。亦复何恃。决当迁葬。无可疑者。无暂保目前也。先生又云墓地不善若天作孽。迁葬若自作孽者。以此为自怨自艾之意则可。若遂以决大事行止尤非也。考之经籍。文王之葬王季。以水啮其墓。鲁隐公之葬惠公。以礼不备。近世行事可法者。莫如宋儒。周子以水啮先墓改葬。朱子亦以水患改葬。昔者防墓崩。夫子流涕曰。古者不修墓。防墓虽有雨灾。而地势可久。故止不修。不然。夫子亦必改葬。以此论之。此事非自我创行悖情逆道也明矣。且事即非古人所已经。苟于理

而可。虽中人犹勉为之。况于先生。不意之变。惟尽道处之。过慎而蒞。亦非计也。度之于势。揆之于理。今日之事。均宜决计。区区愚见。伏望裁决焉。

族葬考

徐干学

古者葬不择地。周礼墓大夫职曰。凡邦墓之地域为之图。令国民族葬而掌其禁令。万民墓地同处。墓大夫为分其域。亦如家人以昭穆定位次而预为之图。新死者则授之兆。是故自天子以下七月五月三月踰月之期无或愆者。惟宅兆已定。而无所容其择也。独孝经有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夫卜则有吉凶。有弃取。是亦择矣。疑与周礼之言不合。不知世数无穷而地域有限。子姓蕃衍安能尽容。其势必至于改卜。又从他国迁来者。见为别子。始造莹。亦须卜。成子高谓庆遗曰。我死则择不食之地而葬我焉。正此类也。岂后人卜一邱之谓哉。自秦罢封建而宗法不行。族葬之礼遂废。去圣久远。邪说如猬毛而起。淫巫瞽史。得簧鼓于其间。汉武帝时聚会占验。即有所谓堪舆家。班固艺文志。五行家有堪舆金匱十四卷。又形法家有宫宅地形二十卷。葬书萌芽于此。而张平子冢赋。述上下冈之状。略如今葬书寻龙捉脉之为者。至东晋而郭璞专攻其术。世遂依托为青囊之书。转相荧惑。其毒遂横流于天下。唐太宗命吕才着论以深辟之。竟不能止。为人子若孙者怵于祸福之说。延葬师求吉壤。剖判地脉。斟酌向背。谏选年月日时。贫者不能择地。富者择之太详。于是祖父之体魄。暴露中野。有终身不葬。累世不葬者。夫畏祸逖。是为不知命。而或以其亲邀福。迟之又久。自陷于大不孝之罪。可不谓至愚乎。昔司马文正为谏官。奏乞禁天下葬书。而张无垢律葬巫以左道乱政。假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之辟。盖痛心疾首于世俗之所为。冀迷者之一悟也。然自孝经有卜宅安厝之文。虽程朱大儒。亦以为地有不可不择。程子以土色光润。草木茂盛。为吉地之验。而又言五患当避。朱子云。须形势拱揖环抱无空阙处乃可用。此亦仁人孝子用心之极致。但一邑之中。一乡之地。求形势拱揖环抱。而五患永绝者。不可多得。昔晋有九原。汉有北邙。凡国之家墓皆萃焉。今则人卜一邱。葬师之法。虽高陵平原。地盈数顷。而所乘止一线之气。所容仅两魄之棺。余皆为彼法所弃而不可用。如此则旧冢未没。新冢日多。安所得千百亿之美地而给之。虽有知礼者告之曰。先王之制葬期。远不过七月。近代着令。以三月。今律惑于风水。及托故停柩在家经年不葬者。罪当杖。礼与律不可犯也。其如美地之难得何。吾故以为周官之法即不可复。而宋赵季明族葬之图不可以不讲也。自族葬废而人卜一邱。美地难得。且多阴阳禁忌。迁延岁月。恬不知怪。诚使季明之说行。则兆域素定。葬可如期。唯数世之后。地不能容。乃始改卜。为子若孙者。祸福之念无所动于中。则葬师不得操其柄。此拔本塞源之论。可以矫敝俗而归诸厚

。司邦教者所当意也。

读葬书问对

黄宗羲

或问赵东山葬书问对。所谓形气者。对曰。形者。山阜之象。形于金木水火土也。气者。山川之脉理。或聚或散。聚者其生气也。又问所谓方位者。对曰。以八卦辨龙之贵贱。及二十四山之衰旺生克是也。问者曰。东山信形气而斥方位是乎。对曰。是也。然东山不能自持其说耳。夫山川之起止合散。观其大略。亦不难辨。固人人可以显而得之。东山精微其说。以为吉土之遇。由于天界。葬师言天命可改。东山言人事难致。其害理同也。然则其故何也。曰鬼荫之说惑之也。问者曰。鬼荫之说非乎。程子言父祖子孙同气。彼安则此安。彼危则此危。亦其理也。对曰唯唯否否。夫子孙者。父祖之分身也。吴纲之貌。四百年尚类长沙。萧颖士之状。七世犹似鄱阳。故啮指心痛。呼吸相通。夫人皆然。后世至性汨没。堕地以来。日远日疏。货财婚宦。经营异意。名为父祖。实则路人。勉强仁义。便是阶庭玉树。彼生前之气已不相同。而能同之于死后乎。子孙犹属二身。人之爪发。托处一身。随气生长。翦爪断发。痛痒不及。则是气离血肉不能周流。至于手足指鼻。血肉所成。而折臂刖足蒿指劓鼻。一谢当身即同木石。枯骸活骨。不相干涉。死者之形骸。即是折臂刖足蒿指劓鼻也。在生前其气不能通一身。在死后其气能通子孙之各身乎。昔范缜作神灭论。谓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即神存。形谢则神灭。难之者。谓神与形殊。生则合为一体。死则离为二物。二说虽异。然要不敢以死者之骨骼为有灵也。后来儒者言断无以既尽之气。为将来之气者。即神灭之说也。释氏所言人死为鬼。鬼复为人者。即神不灭之论也。古今圣贤之论鬼神生死。千言万语。总不出此二家。而鬼荫之说。是于二家之外凿空言死者之骨骼。能为祸福穷通。乃是形不灭也。其可通乎。是以古之先王。悬棺之后。迎主于庙。聚其魂魄。以墓中枯骸无所凭依也。其祭祀也。三日斋。七日戒。求诸阳。求诸阴。彷徨凄怆。犹不能必祖考精神之聚否。今富贵利达之私。充满方寸。叩无知之骸骨。欲其流通润泽。是神不如形。孝子不如俗子也。问者曰。若是而葬。又何必论形气乎。曰不然。布席画阶。亦有方位。筮宾求日。岂因利益。况乎永托亲骸而使五患相侵。坐不正席。于心安乎。程子所谓彼安则此安。彼危则此危者。据子孙之心而为言也。岂在祸福乎。问者曰。今世视此。若祸福交手而付。宁皆狂惑乎。曰不观宋景濂之志传守刚乎。焚尸沉骨之俗成。纓弁之家。亦靡然从之。不然则以为辱亲也。彼之恶择地。犹此之恶焚尸也。习俗亦何常之有。问者曰。地苟不吉。迁之可乎。曰不可。焚尸之惨。夫人知之。入土之尸。棺朽骨散。拾而置之小椁。其惨不异于焚如也。何如安于故土。免戮尸之虐乎。

即不吉。亦不可迁也。问者曰。形气既吉。则鬼荫在其中。又何必外之也。对曰。鬼荫之说不破。则算计卜度之心起。受荫之迟速。房分之偏枯。富贵贫贱各有附会。形气之下。势不得不杂以五行衰旺生克。心愈贪而愈昏。说愈多而愈乱。于是可葬之地少矣。诚知鬼荫之谬。则大山长谷。回溪伏岭之中。其高平深厚之地。何在无之。精微之论。不能出此。虽有曾杨廖赖亦无所用。无俟乎深求远索。无可奈何而归之天命也。问者曰。古人凡事筮日。东山斥方位而并斥时日。何也。对曰。古之筮日。非生克冲合之谓也。时则皆以质明。唯昏礼用夜。有定期也。曾子问见星而行者。唯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葬以日中可知。不然谓之店患。下圻而以宵中。今日择时之害也。风和日出。便于将事。谓之吉日。风雨即是凶日。筮者筮此也。今之葬者。不以雨止。择日之害也。故东山之见卓矣。

丧葬解惑

蔡世远

葬必择地。自古有之。固程子有草木茂盛土色光润之说。闽地多山水。不比北方一望平原。故为风水之说者。审择夫气之所流贯。势之所凝聚。山则拱卫而不背。水则环抱而不泻。无风隙水蚁之患。此亦何尝不是。祖宗安则子孙亦与俱安。理固然也。乃有感于其说。不修人事。专恃吉地。以为获福之资。遂有迟至三年而不葬者。夫停柩。不孝也。世有不孝之人。而能获福者乎。其至愚者则阴谋横据。相争相夺。以为福在是矣。不知其为祸基也大矣。又有乡俗寡识。惑于房分之见者。夫风水之说。不可苟略。而房分之说。理所必无。有何所见而谓左为长房。中为二房。右为三房。不及生三子者。何以称焉。生子至十以上者。何所位置之。按之八卦方位。谓震为东方。震乃长子。则所葬之地。未必尽南向也。度之五行。揆之五方。细求其说。卒无有合。即考之郭璞葬经。及素书疑龙经撼龙经诸书。亦无所谓房分者。此乃后来术家。欲藉此使凡为子孙者。不敢不尊信而延请之。阴以诱其厚利。阳以得其奉迎。不知其遗害之深。至使死者不得归土。而生者不得相和。皆此说误之也。此亦如时日之说。古所不废。吉日良辰。经有明文。乃过为拘忌。如袭敛入棺之时。有造为的呼重丧等名目。谓至亲不避。必有大凶。俗竟有不察而信之者。抑情坏性。莫斯为甚。他省鲜有此说。即吾闽如诏安等县。但棺物具备。即入棺。无另寻日时之事。最为合礼。此亦术家藉以为获利之资。与风水房分之说。所当亟斥者也。读书识理之士。固无此患。其有中心实不信。而不能自拔于流俗者。曰宁可信其有。夫信无稽之说。至于启疑论而不葬。徇拘忌之失。至于将入棺而不临。斯何事也而可信乎。惑之至矣。

赠吴君佩之序

陆耀

葬者事亲之终。事亲丧不葬。是为废礼不终。今之惑于风水而不克葬其亲者。抑何多乎。昔宋吕文成公尝言王政既息。举立封竊窆之柄。委之巫史。妖诞相承。诱怵并作。民始忍以啜粥饮水之时。起射名干利之望。甚者兄弟忿鬪。谓是山于伯独吉。是水于季独凶。狐疑相伏。暴其亲之遗体。而不可掩。学士大夫。尚论先王之制。则世共嗥为远于人情。呜呼。公斯言可力破青乌铁帚之说。而深入仁人孝子之心矣。顾风俗相沿。民听滋惑。单寒之家。困于力之无如何。固有不暇择而葬者。若其糜耗物力。迁延岁时。死者未葬。生者复死。卒使其亲永弃浅土。而不获四尺之封。一坏之固。往往出于高门世族之家。此尤可憾也。予为是于 国朝名臣张清恪朱文端蔡文勤徐健庵。以及儒者张稷若张考夫卢子弓之论。备录文钞。冀有以挽回颓俗。使天下为人亲者。免为子孙射名干利之故。而不获皆正首邱。即嗥为远于人情。义所不辞。吴君佩之。予之姻也。居方伯公之丧。方营宅兆。而尚难其地。予惟古之葬期。自天子至于庶人。皆以月数。今纵不能尽遵。可不及此斩服三年之内。而谋其终事乎。且人子自孩笑至成人。何一不累其亲。乃至乘化委蜕。而犹不令有一日之安。休咎荣辱。皆责之不可知之体魄。亦何忍而出此哉。吴君守礼之士。又有高世拔俗之识。今且汲汲乎卜所以葬其亲者。而尚恐其问诸风水也。予是以言之。

示道希兄弟

方苞

先兄之命曰。弟林。既冠未娶而夭。吾与汝生常违离。异日三人必共一邱。康熙辛巳葬兄于泉井。以弟从。自余遭祸北徙。道希危疾。连年累岁。术者曰。此阴流入墓之效也。余始不信。忽梦兄临大渊。跃入自沈。通书南中。命道希启墓。凿土三尺。见水。乃起枢权厝。以待卜兆。古者邦墓有定所。民以族葬有定位。自形家之说兴。而其术颇有奇中者何也。管子地员篇。凡泉之浅深可按。视所见之土以测之。岂中原土厚水深。司空之法未亡。相民宅者皆能脉土以定兆域。而未可以例山泽沮洳之地与。吾友李君岱云黄君退谷刘君梧冈儒者也。而笃信形家之术。谓穴有晕。下三棺则晕破而水入。余迫于公程。行有日矣。道希兄弟若怨前事而畏形家言。则兄与弟共冢。而余他日别葬于义亦可。但毋与妇人合。以堕先兄之命。

宅经葬经先后论

全祖望

汉魏以来。有宅经。有葬经。皆出于堪輿形法家之言。元儒义乌朱氏谓宅经古之所有。葬经古之所无。长山胡氏最善其说。而闻者莫不骇之。予告之曰是也。宅经之用。大之为都邑城郭。小之为宫室。历见于经传。所谓立室以宫矩。

立宫以城矩。土圭以求地中。土宜以相民宅。是故相其流泉。观其夕阳。公刘之卜都也。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卫文之卜宫也。南望斗北戴枢。晏子之论卜都也。益屋于东则凶。家语之论卜室也。而所谓葬经之说无有焉。周礼墓大夫之职。冢人之职。班班具在。昭穆葬而已。族葬而已。不闻其以形法言也。葬师之徒。求其说之见于古者而不得。于是指流泉夕阳揆日测景之说以为据。不知是宅经之祖。非葬经之祖也。闻者曰。君子不言祸福。倘其非耶。曷不并宅经之说而废之。其是耶。则葬经亦曷可非耶。予告之曰。是必明乎死生之说。而后可以定其是否也。夫都邑者。一国之极也。必其风雨和会。而阴阳顺豫。然后一国之民命无失所焉。是以邾子之迁绎。虽不利于己而不恤。宫室者。一家之聚也。亦必其五行顺序。而后天厉不作。皆生气之所乘。是以地理得应之以为功。是在中和位育之功。亦其一节。特汉魏以后之宅师。或支离其术而不尽合古耳。若墟墓则不然。人之死也。魂升天。魄降地。其所遗者枯骨耳。谓孝子之于枯骨不忍弃而捐之五患之区。而必求高敞融和之壤以安之。则可谓有吉地焉。足以追魂摄魄。使之为利于子孙则惑矣。彼葬师谓亦有生气之可乘。真无稽也。然而葬经之说。谓富贵贫贱继绝。俱操之地。其说较宅经为更侈。夫古者井田之制行。民无甚贫。亦无甚富。而商贾则在所贱。宗法立则宗子继。支子否。四民之子。各袭其业。即有轶之才。亦偶然耳。圣王之所以定民志者秩然。后世富贵贫贱继绝之说。俱无所用。则夫其说之不见于古。固其宜也。假使鬼果能荫。圣王之制礼。其所以慎终追远者。无所不至。何独忍于负其父母护庇之灵。而不为之求吉地以聚之乎。然而为重为主为庙为寝。以栖其神。其祭也。于阴于阳以求之。而绝不问之于墓。则亦疏矣。而汉魏以来之葬师。其能事乃突过于古先圣王。则亦怪矣。辟鬼荫者。莫若涑水横浦东山洲四家。至其不可与宅经同年而语也。则四家所未及云。

毛稼轩地理书序

钱大昕

葬书昉于郭景纯。汉魏以前。未之闻也。然景纯书亦平易而无奇。自杨曾廖赖之书出。其言汪洋汗漫。诡异难解。习其术者。各尊所闻。互相排击。一地而彼曰大吉。此曰大凶。一穴而甲云宜北乡。乙云宜南乡。加以神煞禁忌。日增月益。或格于方位。或妨于生命。阅数岁而无可葬之年。尽一年而无宜葬之日。由是有力者。觊非分之福。以枯腊为梯媒。无力者。怵或然之祸。任朽木之暴露。葬书行而世之不葬其亲者多矣。夫鬼之为言归也。骨肉归复于土。如人之归室。故礼经谓之宅兆。今乃有数十年传数代而不克葬者。纵使迟之又久。果得吉壤。而先人之体魄不安甚矣。死者而有知也。方且降谴于子孙。尚能予之福佑乎。娄东毛稼轩。出自宗伯文简公之裔。以儒家子而精于堪舆之术。著

书八卷。为类一十有八。于龙穴沙水向背衰旺之理。既已疏通而证明之。而其大指主乎欲人速葬。术也。而进于道矣。易传曰。俯以察于地理。礼记曰。毋绝地之理。地理不可知。而人理终古不能易。然则顺理而行。理得而地亦得矣。久而不葬。此理之大不然者。而可借口于择地之难得乎。古人云。暴得富贵不祥。地虽吉。亦必人之吉者能有之。无德而妄希非理之富贵。天之所不佑也。若夫阴阳休咎之。自非圣贤。岂能卓然不惑。读稼轩之书。又知趋吉避凶之例。人所易晓。则亦可以不为术士所怵矣。予先大父行年九十。作文劝人速葬。甚为乡里传诵。今读稼轩是编。喜其实获我心。援笔而序之。

地理考原跋

程晋芳

江西熊君心泰。着地理考原一卷。首言杨廖二公九星阴阳及九星九变。次破形家之误。次言水归东海。次言乾坤退居。次言三合五行。次言金生水。次言六土。次言二土长生。次言土旺。次言五运六气。次言支陇浅深。次言文曲破军。凡十三则。古者族葬多在西北。北方高燥。土厚水深。不烦远择也。堪舆之说。以东南地下多水。而风临之。蝼蚁生焉。为人子者。必欲以亲体而求富贵。罪之大者矣。而详视水蚁以安其亲。则固不可已也。故论风水。当以朱子为断。而葬法则郭景纯之葬经。如经书之有学庸。是一切书之祖。观熊君所言。不倍于景纯。而又有以发明之。可谓正则矣。近有伪流创三元之说。谓葬不可久。视三元而递迁可也。呜呼。亲肤既掩。非蚁非水。而以祸福之故轻为改易。有不遭阴谴者乎。创为此说者。其人既不良死。而举世犹奉其言如圭璧焉。富贵重而仁孝轻。可慨也夫。

虎口余生录书后

梅文鼎

边大受。崇祯末。令米脂。募人发李自成父墓。自成陷畿辅。执大受于家。将用为牺以祭奠。会自成败获免。仕 国朝为某官。世所传虎口余生录者。其所自述也。自成以一狡贼猖。覆明二百余年宗社。所过诛夷屠灭。发人邱。祸延枯骨。而莫可谁何。大受乃于其威势方张之日。与之为难。独行其志。泄天下忠臣义士之愤。且当是时。丧乱之余。趋避者百方未能苟免。而大受万死一生。终然无恙。读是录者。知有命之在天。即自信可以不惑。说者遂以自成之败为大受功。此大不然。夫风水之惑人深矣。孝子之卜宅兆也。必诚必信。勿之有悔。黠者乘之。遂操祸福以中人。谓人生之一切感召吉凶。悉由于葬亲之故。而其害至不可胜道。以自成之凶虐狂悖。虽不掘其父墓。亦终不免于败。不然。张献忠等之先墓。又谁知之而谁掘之。杨琏真珈利宋陵宝玉而发掘。莫之禁者。或亦以此绝赵氏复兴之望也。起犂谷不起陵。虽子孙莫识其处。藏之可

谓固矣。然亦不复兴。或以帝王关天运。异常人。彼鱼朝恩遣盗发汾阳父墓。而于汾阳之享受毫无益损。抑又何耶。吾惧其说之不可以训而启人不仁。貽死者无穷之患。故具论之。

原孝上

钱大昕

古之孝者。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扬名者。扬己之名也。父母之乐。莫乐乎有令子。而人子之善。莫善于为圣贤。身为圣贤。而父母即为圣贤之父母。古称大圣惟周公孔子。周公之父圣也。孔子之父未必圣也。而其为圣人之父。则叔梁与文王称无愧焉。何显如之。后之君子。不务立己之身。而务饰亲之美。予见近人家传行述。日繁一日。学必程朱。文必韩柳。诗必李杜。书必锺王。究之皆妄说也。夫过情之声闻。君子耻之。子孙而以无实之名加诸先人。是耻其亲也。欺人而人不信。欺亲而亲不安。以是为孝。何孝之有。论语廿篇。尝言鄴人之子。而不言鄴人行事。孟母之贤。见于它书。而七篇略不及焉。岂孔孟之欲显其亲不如后之君子哉。显亲之道在乎立身。亲果有善。何待子孙言之。子孙言之。徒使后人疑之。恶在其能显亲也。亲之名听诸公论。而已之名可以自勉。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其斯以为孝乎。

答孔正叔论志文

魏禧

碣文附上。窃思君子为文章。务使显可示于天下后世。幽可质于鬼神。故善善虽长。不敢为不试之誉。此岂独于子弟交游。在所必慎。即尊亲如祖父。亦不可奉以虚美。使吾亲为声闻过情之人。且人之善否。宗族乡党。未有不知吾九实一虚。则人将执虚例实。既因一事以没其九。而人情不服。必加谤訾。是求荣而反辱也。故曰虚誉其亲与自谤其亲等。吾辈立言。自有本末。即此便是立身大节。不可以为迂且小而忽之也。大约世俗好谀。人已同声。以至生死谬误。忠佞倒置。家有谀文。国有秽史。袭伪乱真。取罪千古。皆自一念之不诚始。弟愿先生取大集。细细讨求。凡所称誉。务使名称其实。不为世俗之情所惑。区区之忠。欲相期为传人传文。不独在一事一篇也。

与顾肇声论墓铭诸例书

沈彤

古人之铭。庙与墓兼用之。而志则专用之于幽室。南丰所寄欧阳舍人书。乃谢其撰先大夫墓碑铭而作。碑铭非幽室所用。故其书虽尝因铭及志。而所云或纳于庙。或存于墓者。固不论志而但论铭也。卫孔之悝鼎铭。晋魏颢之景钟铭。铭之于彝器。韩文公之乌氏庙碑铭。袁氏先庙碑。颜鲁公之家庙碑。铭之于碑石。是皆所以纳于庙者也。于墓志无与。其存于墓者。埋诸圻中。则有若葬铭

碑文墓志铭墓文坟记圻记之属。立诸神道。则有若墓表碑文墓碣铭神道碑阡表之属。其名两不相假。未有墓志而立石圻外者。惟南史裴子野传载一事。此当时藩王破常例重迭为之耳。传云子野之葬湘东王为墓志铭陈于藏内邵陵王又立墓志埋于羨道非其正也。故碑碣与表。葬后可刊。而志铭必先期而作。其有葬期迫而不及攻石者。则书石以志。既葬刊文。即不复追纳之于圻。若昌黎志李元宾墓之类是也。其立石在祠堂若丙舍。亦有之。今奉委所作墓铭。距葬时实远。幽室不得用。其文但宜施于表碣。显刻墓前。不当名之为志。刊藏丙舍。唐之葬令。凡五品以上为碑。龟趺螭首。降五品为碣。方趺圆首。是碑与碣异制也。明制。三品以上神道碑。四品以下墓表。黄黎洲谓自有墓表。更无墓碣。知墓表亦方趺而圆首。是碣与表同制也。隋唐人之命碑碣表。多称其实。后世或有碑其碣而碣其表者。然考本朝律。处士不禁其用表。碑与碣。惟品官得立。与唐令不殊。则刊石固有定制。而名号亦不得僭乱。今之所刊。但用碣制。而定名墓表焉其可也。至碣身高广之度。古碣高四尺。会典所载圆首碑。七品以下用者。高五尺五寸。阔二尺二寸。今石表或于二者之间。增损定之。若所示样本。虑太卑狭不称。言直无文。幸鉴其意。有未当者。惟不惮往复是望。彤再拜。

与钱巽斋论行述书

陆耀

伏读所著令先妣刘宜人行述。其体例称谓。一遵果堂沈先生之绪论。甚善。然窃谓行状之体。如上太常议谥。史馆作传者。宜用公状之式。不复参以作者之意。如子孙自述其先世德善。以求志铭者。乃本哀痛之余情。发祈请之至愿。必宜从乎作者之自言。而称其祖父之祖父。悉以作者为主。父之父为祖。祖之父为曾祖。今果堂乃据穆员外白乐天为证。不从状者之所自称。而从所状之人之所称。何异祖父生时。对父而呼其祖为父。对祖而复呼其曾祖为父乎。唐之大家为昌黎。宋之大家为庐陵。昌黎韩滂墓志曰。吾与妻哭之心伤。吾者。昌黎自吾也。女孥圻铭曰。始命子弟与其姆易棺衾。命者。昌黎命之也。此下治子孙之文之例也。庐陵泂冈阡表。为皇考崇公而作。然于祖则称皇祖府君。于曾祖则称皇曾祖府君。皆庐陵之自称。而不从崇公之所称。此上治祖祢之文之例也。至为宗族友朋之碑志。或发乎吾心之悲悼。或缘其子姓之征求。虽从所状之人之所称。而必兼己意。以明不能以不文辞之故。曰君讳某。作文者君之也。曰系以铭。作文者系之也。唐宋名家。无不如此。非始于明之中叶。此即旁治昆弟之文之例也。其于母氏。如归熙甫先妣事状。则称外曾祖外祖。邢子愿万太君行状。则称外王父母。又自欧阳公之例而推之。未可以为非也。且果堂之论。既从所状之人之称。而以其祖为父。曾祖为祖矣。而其自述真崖府君

吴孺人之题。则仍曰先考真崖府君述。先妣吴孺人述。于题则考其考。妣其妣。于文则考其考之考。妣其妣之妣。既考其父。又考其祖。于义已乖。既妣其母。又妣其外祖母。于义乃大不可。此独不为用意惟慎。为言不顺乎。凡为文字。惟求其是。仆不敢谓穆白二公为非。而固必以韩欧诸公为是。惟纯孝之君子择焉。

与人论墓志铭篆书

汪琬

志铭草就附上。有一言奉告者。倘即刻石。则篆及志文首行。宜但云某衔某府君云云。幸勿加暨元配某孺人六字。此近世无识者所为。凡唐宋元诸大家文悉无之。明成宏以上亦然。即近代名流文亦然也。有碑刻文集可考。古人非略之也。于此固有深义。女子从夫。故祭曰祔食。葬曰祔葬。凡祔食者惟立男尸。而无女尸。故曰同几则一尸。亦此义也。愚尝论之。古人之有行状。非特备志铭之采择而已。将上诸太史与太常者也。上诸史官。所以请立传也。上诸太常。所以请立谥也。今虽不复行。犹当存古人遗意。彼女子无传无谥。亦奚用行状为哉。其有不同穴者。与节烈卓卓可称者。与先葬而夫犹存者。或夫歿且葬已久。其事行不及附见于夫志者。别为之志铭可也。志铭之不及。虽表之可也。顾欲益之以行状。至于事行始末。已附于夫之碑志中矣。一览便可得也。而篆篆额。又欲益之以暨元配云云。必使与男子无别。此皆赘也。故愚于女子行状。悉拒不作。而于额。又欲稍存古法。殆可为识者道尔。知足下心文学。敢详言以告。未审足下能见信否。琬拜白。

诸联明斋小识曰里有葬妻者作墓志客以问余余按春秋隐公二年十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谷梁传夫人隐公妻也卒而不书葬夫人之义从君者也日知录曰春秋之例葬君则书葬君母则书葬妻则不书所以别礼之轻重也隐见存而夫人薨故葬不书依此则葬妻而为志若表者皆非古人作墓志有合葬而不书于碑额以夫统妻本乎此也然则以子葬母宁不可为之乎曰以子葬母则必父卒而后子可居葬母之名否则犹之葬妻耳

书历城周君私谥益都李叔子议后

罗有高

益都李叔子文渊。字静叔。生九月。言其方言。无不能言者。六岁而孤。童时颇强气好争。母恶之。惩母之笞。严自警。拈为谨顺。勇于师古。师其道。治其辞。勤勤不舍。日究上下数千年儒术治具文章升降正变原派。日详以辨。固之不苟发。需其盛而沛之。欲以正本剷伪。易积醴以醇。以是服道日安。躬履于事亲从兄日察。已而病。病且久不愈。母忧之。已而母病。叔子强病守视母。凡八日。母卒。不食日余。拜宾客。六日。病大作。自以必死。则自为文铭

墓。越月。则又自条其所欲论著之言。目之得二十八事。合一篇。系铭之后。越月死。已饭而苏。越两月。向愈矣。自谓不死矣。谓铭墓书可焚矣。越两月复病。越月母葬有期。度羸惫不得送葬。自伤。日夜哭。呕血。遂不复饮食。不复语。竟死。其兄畹言。叔子居丧。坚不肯肉食。执义不夺。毁瘠至于形。虞毕。亟视之。不可为矣。叔子之友历城周君永年。私制谥曰孝悼。述议以章之。予闻周君治古。礼文精洽。其制谥焉。其必有处焉。其非徇末造之俗。苟以美名振叔子以为文。而施叔子以其所不安。而予深考其义类。以比切叔子平生师古之心。则予窃恐未必其概于叔子之心。而益以伤叔子之心。是不可以无论者也。夫叔子之师于古。廉其志念。深姚矣。广博而笃矣。夫不唯其名之慕者。夫诚乐其实。役思单精。壹力求以终之。以为吾将毕吾志焉。以成吾身。以庶几乎古人所谓不匮者。庶几乎其可以事吾亲也。不幸中道病。劳母之虑。吾知叔子所以忧其病。幸旦夕瘳。宽母怀。无不尽方决也。不幸母前死。力丧病日深以死。不意更生。犹望万一延生。以毕其志。以成亲。以为吾道如是。吾亲之所以虑我者如是也。而竟死。命也。悲夫。憾矣。何名之安。夫周君据谥法之云。夫固叔子生平事母之行以名之。而宁谓叔子殉母以死邪。记曰。先王谥以尊名。节以壹惠。耻名之浮于行也。又曰。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处情。周君知叔子。哀其早死。表其大者以冠谥。岂不曰是情也。名行相应也。不浮也。唯然。而叔子痛无穷期矣。痛其求处此名之情而未之厌也。痛其未厌而长被此名也。叔子望三古而奋。为之友者。备以三古之道求叔子。壹其名曰悼。叔子或者少安乎。虽然私命谥古。与前闻之礼与无处焉。是则何以处叔子也。

卷六十四礼政十一服制上

古今五服考异序

汪琬

昔鲁哀公使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两汉犹有专名礼服之学者。至于马融郑元王肃譙周之属。皆号通儒。莫不条析异同。反复拳拳于此。勉斋黄先生。亦尝欲撰次丧服图式。而附古今沿革于其后。惜乎未及成书而遽歿也。自晚近以来。讳为凶事。往往弃而不讲。于是士大夫持服之时。率皆私行其臆。而王者制礼之意微矣。予窃慨焉。故作此考。以仪礼为案。而以今之律文断之。中闲发明辨正。杂采诸家之书。而稍述鄙见于其末。孔子曰某。小人也。何足以知礼。孔子且云尔。而况陋劣如琬者乎。然用以羽翼律文。殆不无小补云。有问予者曰。礼与律文不同。今吾子之为此考也。率皆取裁于律。是毋乃徇今而不古之好与。予告之曰。非也。尝三复丧服传。而不能以无疑。夫高祖在九属之内

。大夫得立高祖庙。士亦得祀高祖。而顾不为之服。可疑一也。曾祖距祖一世。顾为祖齐衰期。而为曾祖三月。其降杀不太甚乎。可疑二也。丈夫三十而娶。而为之妻者。乃有夫之姊之长殇之服。可疑三也。支子不祭。则不得立庙。尚何有于孤幼。而继父乃得为前妻之子筑宫庙。可疑四也。舅与从母。皆母之党也。顾为从母小功。而为舅止于缌。抑何轻舅而重从母也。可疑五也。大夫绝缌。于其旁亲皆然。而独服贵臣贵妾。可疑六也。汉魏诸儒。守其师说。牢固而不之变。中间虽有舛。往往从而曲为之解。自唐以来。贤君察相。知制服之当随时损益也。于是鸠集众议。而称制以决之。县诸令甲。以齐一之。至于今日。其文益详且密。吾闻之也。礼有与民变革者矣。其不可变革者。则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也。夫贤君察相。因乎其不可变革者。而损益其可变革者。不亦善乎。而又何周制之兢兢焉。彼徇今而不通乎古。与好古而不协乎今。是谓之俗儒。君子弗与也。客既退。遂录之以为序。

礼部颁丧服之制大清会典

凡服有五。一曰斩衰。斩衰三年。子为父母。子之妻同。子为继母。慈母。养母。子之妻同。庶子为嫡母。为所生母。庶子之妻同。为人后者。为所后父母。为人后者之妻同。女在室为父母。已嫁被出而反在室者同。嫡孙承重为祖父母。祖父俱亡。为高曾祖父母。嫡孙之妻同。为人后者承重同。妻为夫。妾为家长。

二曰齐衰。有齐衰杖期。嫡子众子为庶母。嫡子众子之妻同。子为嫁母。子为出母。夫为妻。父母在不杖。有齐衰不杖期。祖为嫡孙。父母为嫡长子。及众子。父母为嫡长子之妻。父母为女在室者。父母为子为人后者。继母为长子众子。子为从居改嫁继母。从子为伯叔父母及姑在室者。为亲兄弟及姊妹在室者。为亲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孙为祖父母。孙女为祖父母。虽适人不降。庶孙为生祖母。慈母养母孙同。女出嫁。为父母。为人后者为其本生父母。仕者解任。士子辍考丁忧一年。一子承祀两祧。为其本生父母同。女在室及虽适人而无夫与子者。为其兄弟姊妹。及兄弟之子兄弟之女在室者。女适人。为兄弟之为父后者。妇为夫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妾为家长之父母。及家长之妻妾。为家长之长子众子。与其所生子。为同居继父两有大功以上亲者。有齐衰五月。为曾祖父母。女孙虽适人不降。有齐衰三月为高祖父母。女孙虽适人不降。为继父先同居今不同居者。为同居继父两有大功以上亲者。

三曰大功。大功九月。祖为众孙及孙女在室者。祖母为嫡孙众孙及孙女在室者。生祖母为庶孙。慈养祖母同。父母为众子妇。为女之已嫁者。慈母养母为其子妇同。伯叔父母为从子妇。及兄弟之女已嫁者。为人后者为其兄弟。及姑姊妹在室者。夫为人后。其妇为夫本生父母。为己之同堂兄弟。及同堂姊妹在室

者。为姑及姊妹之已嫁者。为兄弟之子为人后者。女出嫁为本宗伯叔父母。及兄弟与兄弟之子。及姑姊妹。及兄弟之女在室者。妇为夫之祖父母。为夫之伯叔父母。

四曰小功。小功五月。为伯叔祖父母。嫡孙众孙为庶祖母。为同堂伯叔父母。为同堂姊妹之出嫁者。为再从兄弟及再从姊妹在室者。为同堂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为祖姑在室者。为堂姑之在室者。为兄弟之妻。祖为嫡孙之妇。为兄弟之孙。及兄弟之孙女在室者。为外祖父母。为母之兄弟姊妹。为姊妹之子及女之在室者。为人后者。为其本生母之父母。为其姑及姊妹之已嫁者。妇为夫兄弟之孙及孙女在室者。妇为夫之姑及夫之姊妹。在室出嫁同。妇为夫之兄弟。及夫兄弟之妻。妇为夫堂兄弟之子及女之在室者。女出嫁。为本宗姊妹之出嫁者。为本宗堂兄弟及堂姊妹之在室者。有子之妾。为家长之祖父母。

五曰緦麻。緦麻三月。祖为众孙妇。曾祖父母为曾孙曾孙女。高祖父母为元孙元孙女。祖母为嫡孙众孙妇。为乳母。为曾伯叔祖父母。为族伯叔祖父母。为族伯叔父母。为族兄弟及族姊妹在室者。为曾祖姑在室者。为族祖姑及族姑在室者。为兄弟之曾孙及曾孙女在室者。为兄弟之孙女出嫁者。为同堂兄弟之孙及孙女在室者。为再从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为祖姑及堂姑及己之再从姊妹出嫁者。为同堂兄弟之女出嫁者。为父姊妹之子。为母兄弟之子。为母姊妹之子。为妻之父母。为。为外孙及外孙女。为兄弟孙之妻。为同堂兄弟之妻。为同堂兄弟子之妻。妇为夫高曾祖父母。为夫之伯叔祖父母及夫之祖姑在室者。为夫之堂伯叔父母及夫之堂姑在室者。为夫之同堂兄弟及同堂兄弟之妻。为夫之同堂姊妹。在室出嫁同。为夫之再从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为夫同堂兄弟之女出嫁者。为夫同堂兄弟子之妻。为夫同堂兄弟之孙及孙女在室者。为夫兄弟孙之妻。为夫兄弟之孙女出嫁者。为夫兄弟之曾孙及曾孙女之在室者。女出嫁。为本宗伯叔祖父母及祖姑在室者。为本宗同堂伯叔父母及堂姑在室者。为本宗堂姊妹之出嫁者。为本宗堂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

各辨其等以定制。斩衰。以至麤麻布为之。旁及下际不缉。麻冠经菅履竹杖。妇人麻屨不杖。齐衰。以稍麤麻布为之。旁及下际皆缉。麻冠经草屨桐杖。妇人麻屨。大功。以麤布为之。冠经如其服。茧布缘屨。小功。以稍麤熟布为之。冠经如其服。屨与大功同。緦麻。以稍细熟布为之。经带如其服。素屨无饰。凡丧三年者。百日薙发。在丧不饮酒。不食肉。不处内。不入宫门。不与吉事。期之丧。二月薙发。在丧不婚嫁。九月五月者。踰月薙发。三月者。踰旬薙发。在丧均不与燕乐。

荅孟远问丧服书

冯景

景顿首复书伯通足下。辱问丧礼五服三杀之说。景既梲昧。羸读丧记。未经讲求。然亦尝闻之于先正矣。礼小记曰。亲亲者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杀而亲毕矣。夫人生则有父。壮则有子。父子与己。此小宗伯三族之别也。父者子之祖。上推以及己之祖。子者父之孙。下推以及己之孙。是为以三为五。而又上推以及己之高曾。下推以及己之曾元。是谓以五为九。五衰之等。唯父与长子三年。族莫重也。以三为五。则祖与适孙期矣。以五为九。则高曾与曾元三月矣。昆弟期而从父之昆九月。从祖之昆五月。族昆三月。所为杀也。其不曰五为七者。服数尽于五也。虽然。高三月。则曾宜小功。祖服期。则曾宜大功。乃为齐三月矣。不敢以旁服加乎尊也。重其衰麻尊尊也。减其时日恩杀也。此之为上杀。高曾曾元。同为三月。所以报也。然高曾服同衰。而曾元总卑也。此之谓下杀。尧峰汪苕文氏。乃疑曾祖距祖一世。顾为祖齐衰期。而为曾祖三月。其降杀不太甚乎。夫亦未明旁服之不敢以加于尊也与。足下又疑父在为母期。而妻服亦期。圣人制礼。何无隆杀也。是有说。段成式酉阳杂俎曰。今之士大夫丧妻。往往杖者。据礼彼以父服我。我以母服报之。杖同削杖也。阎征君叹其解致精。且不独削杖一也。拜用稽顙二也。十一月而练。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三也。为母虽除。犹申心丧三年。为妻禫已过。夫必三年然后娶。以达子之志。若是者何也。妻者齐也。共承宗嗣之重。故非他旁亲之期所敢。苕文又疑高祖在九属之内。大夫得立高祖庙。士亦得祀高祖。而顾不为之服。此苕文不读康成注而误说也。丧服齐衰三月传云。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注云。曾祖高祖。皆有小功之差。则曾孙元孙为之服同也。又下总麻章注云。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孙则高祖有服明矣。贾公彦为之疏。亦云高祖元孙皆有服。而苕文顾尚以经文不备为疑乎。遂议丧服传舛。而并诋汉魏诸儒。守师说而不变。何其弗思甚也。今人于丧礼罕所审问。诚有张口坐云雾之谓。足下独肯尽心。可谓加于人一等矣。有疑再析。不胜起予。

丧服或问潜邱札记

阎若璩

或问律文夫凡承重。妻从夫服。但尔时姑尚存。自应服其舅。则姑斩而妇从之。是一时有贰斩矣。抑不从耶。余曰礼有之。有适子者无适孙。则有适子妇者无适孙。妇可知也。仍服大功。或曰妇人既嫁从夫。夫天也。妻其敢贰于天乎。余曰夫服祖父母期。妻则大功。夫服本生父母期。妻亦大功。不从夫而服者多矣。奚有于是。

或问祖卒。孙既承重讫矣。久之祖母卒。孙又应承重。但祖母其所生者也。承则无重之可言。不承则已名为适孙。将若何。余曰。丧服小记。祖父卒。而后

为祖母后者三年。疏曰此一经论适孙也。律文适孙祖在为祖母承重。止齐衰杖期。亦指适孙非庶孙也。窃以庶孙可立而为适孙。妾必不可以升为妻仍服期。汪氏琬有妾宜无服一篇。或难。妾之子而既贵矣。天子且许之赐封。而家长独不可援古而服緦乎。琬曰。天子自贵其卿大夫之母。家长自贱其妾。律文之与也。是皆出于天子。行不悖者也。或又难。律文得毋有阙与。曰国家辨妻妾之分。严适庶之闲。其防微杜渐也。可谓深切着明矣。而又何阙文之有。或问古者父妾不论有子无子。皆得谓之母。唐开元礼则云。庶母。父妾之有子者。始为之緦。此子字。男耶女耶。余曰。开元礼不可知。若今律文与此同者。则指男而非女矣。何以验之。子即齐衰杖期条之嫡子众子。斩衰三年条之所生子之子也。或曰安知其非女。女无杖。此有杖。故知指男子也。然则宜何称。律文父妾无子。则不得以母称。今既已有女为吾之姊若妹也者。吾亦从而母之。奚不可。但不敢加服焉。是于明太祖隆妾之后。而少寓杀抑之微意。似为先王之所许者。

又问里中刘氏之丧。兄既不拜弟。有以嫂可拜其叔为疑者。余曰。郑康成有言。正言嫂叔。尊嫂也。若兄公于弟之妻则不能也。兄公今之大伯之称。大伯之尊于弟之妻。犹嫂之尊于夫之弟。虽在流俗。大伯犹于弟妻弗拜。则嫂不宜拜夫之弟何疑。故曰夫妻胖合也。又曰夫尊于朝。妻贵于室矣。

又问或有庶母卒者。其子既从律服齐衰杖期矣。其孙宜何服。余曰无服。律所不载也。或因问父既如是其重服。子独不可准之而少降乎。余曰。此则以意自为服也。不可之甚者也。此服载明洪正七年孝慈录。原明太祖溺情于孙贵之薨。变礼于诸子非其所生者一时制耳。岂真谓有王者起。视如金条玉律。莫可拟议也哉。

又问自唐武后上元初。表请升母服与父同。然仍齐衰三年耳。非至如明孝慈录之一无差等。母同父斩。率情变礼之甚者也。遵行且三百年。未见有人焉。议请刊正者。岂非一慑于明太祖之严威。再便于己情之得伸。而无所复屈也哉。然周公以来制服。有齐衰杖期。齐衰不杖期。齐衰三月。与齐衰三年。列为四齐。自是没不复见矣。余尝反复思维。欲上古制而下适乎时宜。不得已如作春秋调人也者。为之议曰。父在母没。请为母服齐衰三年。父没然后服斩衰。则厌降之义既行。免怀之恩亦报。而人道不至流于野人者。此为庶几耳。

又问胡致堂真西山以汉文短丧诏。其大指为吏民。初未及于嗣君。曰非也。汉文明诏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三日者。吏民之服也。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音礼毕罢。以下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七日释服。三十六日者。殿中当临者之服也。殿中当临。非太子与百官而谁哉。然文帝之意。则诏天下以为己而服。非诏天下以尽为其亲而服。是文帝固未尝教天下薄

其亲也。然此诏以后。天下不复有丧三年者矣。呜呼。岂非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与。又岂非下之人祇从其意而不从其令与。终西汉世。服父丧三年惟原涉。母丧三年。惟薛修河间惠王良。后母丧三年。惟公孙宏。师丧三年侯芭。外此则杳无闻。诗曰。庶见素衣兮。我心伤悲兮。聊与子同归兮。其殆五子之谓焉。

降服辨

王锡阐

降服古欤。礼曰。姑姊妹之薄也。有受吾而厚之者也。此降服之始也。为人后者。降其私亲古欤。自周以来。莫之易也。其降杀之差。可得详与。男为人后。女适人者。为其私亲皆降一等。古制可考也。至于有明勿易也。父母之期也何居。三年之丧。不可以二也。不杖。不为主也。兄弟之大功其降以一等。何也。不可以曾祖父母之服服兄弟。故为之服从父兄弟之服也。夫为人后。其妇为本生舅姑大功。何也。义服也。义不得兼重。而又不可以旁亲之服服所尊。故为之服王舅王姑之服也。自期以上。其降不一等。何也。服之重者。非所尊则亲之者也。当酌乎恩而裁乎义。故不得以例降也。然则降以一等者曷谓。谓功总也。服之细也以例降可也。孙为人后。为其本生祖父母何服。女适人者。为祖父母不降。为人后者亦不降也。何以不降。穷乎无可降也。何穷乎无可降也。祖降功。曾祖总。高祖免。不可乎。齐衰服之重也。总免服之轻也。故斩丧之降极于大功。大功而下以次递降。不闻齐衰之重有降一等而遽为总免之轻者也。为人后者为其本宗降父母之服。而不没父母之名。则高曾之名故自若也。总。疏属之服也。袒免。微有亲者之服。以疏属及微有亲者之服。服其曾高未可以为安也。子为父。孙为祖。制服皆以期。不嫌于无别乎。女为王舅王姑之服轻。故得由其祖之重。为人后者既为所后者之父母服期。而又为其祖父母服期。不嫌于二本乎。父祖之服宜有差。而男为人后。女适人者无差。非无差也。祖服止于期。父服以期继。而心丧三年。其轻重固自别也。三年之丧至矣。故不可以二。若期则为伯叔父母服之。为兄弟服之。为姑姊妹服之。为妻子及兄弟之子咸服之。故礼言不二斩。不言不二期。以祖父母之服服所后者之父母。而以伯叔父母之服服其祖。无嫌二本也。礼无不二期。旁亲之期何以降。恩杀也。子为人后。父得为之服期。孙为人后。得为其祖服期。父子祖孙之恩不可杀也。旁亲之期。降以三等。父为子孙为祖不降。或以义断。或以恩胜也。父为女非父子乎。何以降。有受我而厚之者也。故既嫁而无夫与子。亦不降也。礼。天子诸侯绝期。然则天子诸侯。有祖父母之丧。遂无服乎。古者天子为王后遂服。后且遂服。何疑于祖。故知祖父母之期不可绝也。亦不可降也。庶子之母亦母也。子为父后何以无服。为父后者与祖为体。祖尊矣。妾贱矣。

与尊者为体。而复伸贱者之恩。是卑其祖也。古者君以支庶继统。亦为人后也。得为其祖期乎。继统之生。与先君为体。父祖于先君。臣也。虽不敢以先君之臣臣其亲。而亦不敢降先君之尊以尊其私。于父母且不得遂服。何况于祖。

父在不降母服说

毛奇龄

父在有不必降母服者三。母丧。期以前。父与子服也。至期后。而父服始阕。然已一十五月矣。假云惧嫌畏耶。则内则有命士以上。父子异宫之文。即不命之士。或当同宫。而士礼又自谓西方之宫可以隔别。不必嫌畏也。况一十五月。则重服已除也。不必一也。假谓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耶。则期功以下。父所不服。而子当服者众矣。几有父服亦服父降亦降者。是父子同服。不必设五等服也。不必二也。假谓三年之丧惟父有之。其名不可二耶。则左传周太子寿卒与穆后崩。晋叔向谓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谓太子一三年。丧服传父母为长子三年穆后二三年也。夫妻子无三年之理。虽其所称三年者。以天子绝期。只有三年。而后太子独不绝。则即以三年名之。然已名为三年矣。是父之服母原名三年。子又安得避三年之名。其不必三也。有不可降期者三。据云士之妾子。父在为母期。母可同庶母乎。一也。据云慈母如母。父在则期。母不可同慈母。二也据云父在为妻期。母与妻同。乱矣。此大不可者三也。有必不降者二。礼记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孔子闻之曰。谁与哭者。夫伯鱼之母。出母也。期而犹哭者。已服期阕而犹哭也。孔子闻之者。是时孔子尚在也。向使礼记而不足凭。则已。礼记而足凭。则出母之服。父在犹期矣。若丧服云父为长子斩三年。母为长子齐三年。夫长子三年。虽见之春秋传文。而实非三年。乃作士礼者。不分父在与不在。而母之服子必以三年。今子反降期。是子之三年。一定不易。而母之三年。则尚在升降未定之间。是三年之丧父与子之丧。非父母之丧也。此说之万万不行者也。故曰有必不降者一也。又一也。若夫礼有难通。吾必质之以夫子之言。以春秋去古未远。而夫子圣人。可以说礼也。乃夫子告宰予曰。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此为母言之也。其兼称父者。由母而及之父也。故荀子云。父能生之。不能养之。母能养之。不能教训之。是三年在怀。夫子专指母而言。不然。君子抱孙不抱子。岂有三年免父怀者。而谓母可期。则宰予之言得矣。若云禽兽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为母三年。则类禽兽。夫禽兽知饮。人未尝绝饮。禽兽知食。人未尝绝食也。吾谓禽兽尚知有母。而人反不知。将禽兽之不若矣。何三年期之有。西河集脱去一段另考补录

与友人论父在为母齐衰期书

顾炎武

承教以处今之时。但当著书。不必讲学。此去名务实之论。良获我心。惟所辨

父在为母服一事。则终不敢舍二礼之明文。而从后王之臆制。徇野人之恩。而忘严父之义也。夫为父斩衰三年。为母斩衰三年。此从子制之也。父在为母齐衰期。此从夫制之也。仪礼丧服传曰。何以期也。屈也。在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问丧篇曰。父在不敢杖。尊者在故也。丧服四制曰。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为母齐衰期者。见无二尊也。所谓三纲者。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夫为妻之服除。则子为母之服亦除。此严父而不敢自专之对也。奈何忘其父为一家制礼之主。而论异同较厚薄于其子哉。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鱼闻之遂除之。伯鱼之母。孔子之妻也。孔子为妻之服既除。则伯鱼不敢为其母之私恩。而服过期之服。所谓先王制礼。不敢过也。丧服子夏传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丧服小记曰。祖父卒。而后为祖母后者三年。是则父在。而不得伸其三年者。厌于父也。祖父在。而不得伸其三年者。厌于祖父也。服之者仁也。不得伸者义也。品节斯斯之谓礼。虽然。传曰父必三年然后娶。达子之志也。然则十五月而禫之外。为之子者。岂忍遂食稻衣锦而居于内乎。志之为言即心丧之谓。以父之尊厌之。而又以父之三年不娶者达之。圣人所以处人父子之间者。仁之至义之尽矣。自礼教不明。丧纪废坏。而徒以衰麻之服为丧。宜执事之疑而不敢安也。经传言三年之丧。不谓之三年之服也。夫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忧者。此三年之丧也。既练而慨然。祥而廓然者。此三年之丧也。泣血三年。未尝见齿者。此三年之丧也。丧云丧云。衰麻云乎哉。且执事谓今之父在为母者。果能服三年之服乎。卒哭之后。固有屈于父而易为缟白浅淡之衣者矣。是则并其衰麻之服。亦有所不尽行。然而二十七月之内。不听乐。不昏嫁。不赴举。不服官。则自周公以来固已如此矣。且夫礼有母为长子三年之文。先儒以为不得以父在屈至期。何也。从乎父也。父除则虽子之为母而不敢不除。父未除则虽母之为子而不敢除。故子有为母期者。母有为长子三年者。孟子曰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若但曰父母之亲同。其爱同。其服同。则孩提之童无不知之者矣。何待圣人为之制哉。曾子问曰。有丧如之何。何先何后。孔子曰。葬。先轻而后重。其奠也。先重而后轻。以父为重。以母为轻。苟非斯言之出于圣人。则亦将俗儒之所议矣。若夫上元洪武改革之繇。卢履冰元行冲褚无量驳正之说。当亦执事旧闻。不烦更述惟祈详察。

与友人论服制书

顾炎武

增三年之丧为三十六月。起于唐宏文馆直学士王元感。已为张柬之所驳。而今

关中士大夫皆行之。丧服小记曰。再期之丧。三年也。三年问曰至亲以期断。然则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尔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古人以再期为三年。而于其中又有练祥之节。杀哀之序。变服之渐。以其更历三岁。而谓之三年。非先有三年之名。而后为之制服也。今于礼之所繇生者。既已昧之。抑吾闻之。君子之所贵乎丧者。以其内心者也。居处不安。然后为之居倚庐以致其慕。食旨不甘。然后为之疏食水饮以致其菲。去饰之甚。然后为之袒括衰麻练葛之制以致其无文。今关中之士大夫。其服官赴举。犹夫人也。而独以冠布之加数月者为孝。吾不知其为情乎。为文乎。先王之礼不可加也。从而加之。必其内心之不至也。其甚者。除服之日而有贺。夫人情之所贺者。其不必然者也。得子也。拜官也。登科也。成室也。不必然而然。斯可贺也。故曰婚礼不贺。人之序也。以其为人事之所必然。故不贺也。丧之有终。人事之必然者也。何贺之有。抑吾不知其贺者。将于除服之日乎。君子有终身之丧。忌日之谓也。是日也。以丧礼处之。而不可以除。将以其明日乎。则又朝祥暮歌之类也。贺之为言。稍知书者已所不道。而王元感之论。则尚遵而行之。使有一人焉。如颜丁子羔之行。其于送死之事。无不尽也。而独去其服于中月而禫之日。其得谓之不孝哉。虽然。吾见今之人。略不以丧亲为意。而此邦犹以相沿之旧。不敢遽变。是风俗之厚也。若乃致其情而去其文。则君子为教于乡者之事也。

心丧释

杭世骏

或有问于余曰。子适继。于其所生之父若母死。世俗恒称心丧。亦称心制。考檀弓事师心丧。郭有道碑。朋友服心丧期年者二十四人。施于所生。何居乎。未闻于礼经也。余应之曰。诚有之。有之何昉。自晋之议礼者始矣。泰始二年。诏以周岁诣陵。宜加衰经。太宰安平王孚。尚书令裴秀。尚书仆射武陔等奏曰。既除衰麻。而行心丧之礼。今复制服。义无所依。自汉文短丧。天子既葬释服。外此皆称心丧也。十年。武元杨皇后崩。既葬。尚书祠部奏从博士张靖议。皇太子亦从制释服。尚书杜预以为古者天子诸侯三年之丧。始同齐斩。既葬除丧服。谅闇以居。心丧终制。高宗服丧三年。而云谅闇三年。此释服心丧之文也。贺循丧服要记。凡降服既降。心丧如常月。宋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皇太子心丧三年。十九年。武康公主出适。二十五月心制终。从礼即吉。孝建二年二月。其月末诸公主心制终。则应从吉。于时犹心禫素衣二十七月乃除。三年。义阳王师王偃丧逝。皇后依朝制服心丧。行丧三十日公除。大明二年。有司奏右光禄大夫王偃丧。依格皇后服期。心丧三年。应再周来二月晦即吉。此则皇后太子以及公主。固终丧而犹以心丧称矣。其称心丧何。厌于至尊不得衰经也。元嘉二十三年。海盐公主所生母蒋美人丧。太学博士顾雅人言。

今既咸用士礼。便宜同齐衰削杖布带疏履期礼。毕心丧三年。旋有异议。台奏免所居官。嗣后齐衰之礼。以余尊废矣。陈天嘉元年。沈洙议。引宋元嘉大明齐建元之礼。以再周二十五月为断。凡宋齐陈三代之议。皆谓厌于尊。而不得申三年之丧。则定为心制。心制者何。美名也。古帝王之行三年之丧者。有三。曰晋武帝。魏孝文帝。周武帝。孝文太和十六年诏太乐曰。心丧在躬。未忍闻此。既公除又称心制。既终二殷方始刘智释议云。心丧者。中心丧也。夫惟孝文。则固可与于中心丧者矣。张太素志天象曰。帝哭三日不绝声。勺饮不入口者七日。纳菅履。徒行至陵。哀毁骨立。愚以为心丧之制之善。则未或有过之者也。宋建隆二年。皇太后杜氏崩。景德元年。皇太后李氏崩。太常礼院准故事。皆言皇后诸王。合随皇帝以日易月之制。二十五日释服。二十七日禫除毕。服心丧终制。此则心丧之制。较之宋齐陈而又不逮。然王室之礼。诚不得与士庶同。陈沈洙议云。父在为母出适后之子。则屈降之以期。而除服。无复衰麻。缘(绿)情有本同之义。许以心制。隋开皇礼云。齐衰心丧以上。虽有夺情。终丧。不吊不贺不预宴。唐开元礼云。义服为继父不同居者。其父卒。母嫁。出妻之子为母及为祖后。祖在为祖母。虽周除。仍心丧三年。心丧之施于士庶者。自此三言始。夫心丧者。中心丧也。今举世皆称心丧。循其名以责其实。斯亦敦本厚俗之要道也欤。然则心制者。可称心禫乎。曰不可。梁何佟之议宋律疏。皆用二十五月。齐王俭撰丧服古今集记。独以二十七月为终。王遂之难之。梁书王遂之传难王俭丧服十一条议虽不可得见。然迄后竟无异议者。传曰。丧礼有禫以祥。变有渐。不宜便除即吉。故其间服以縗縗也。又曰禫者。淡也。既是心忧。则无所更淡其心也。然则心制者。可入仕乎。曰不可。开宝正礼。及天圣六年敕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若庶子为后为其母。亦解官申心丧。唐八坐议吉凶加减礼云。凡父卒亲母嫁。齐衰杖期。为父后者亦不服。不以私亲废祭祀。惟素服居垩室。心丧三年。免役解官。宋格令居心丧者。释服从吉。及忘哀作乐。冒哀求仕者。并同父母正服。世之称心制者。吾惑焉。宗法之不立。亦既久矣。方父母之生存。非必有告庙受阼之典。及其既寝疾。则托之于出继。以为一己之冒哀求仕者计。人之称斯丧也。其谓之何。谓之曰心丧也者。乃其心无丧也。心丧之亡。自士大夫始也。吾重悲之。

丧所生母杂议

沈彤

庶出之子谓其母曰所生母继妻所生子谓其母曰生母见会典验封司封赠篇

注

震泽县某乙之所生母某氏卒。属其所亲来问魂帛铭旌。及适孙列状刺之称。余曰。在魂帛宜称先母。书名。而系以家长。舍侧室无他称。适孙无服。不宜列

状刺。曰。乙之父某公。尝拟称某氏为继室。今以侧室称。则父欲伸之。而子故屈之矣。安乎。曰礼在。何伸与屈之有。必探父志而遂之。是陷父于不义也。若以称侧室为未安。曷不观明吴孝廉侧室贞节坊之所题乎。曰。四川道监察御史吴焕之母太孺人范氏。系子于母。乃窃取春秋书。惠公仲子。僖公成风之法。准此为称。则于义不拂。于情亦不伤矣。曰是诚善。顾今之贵者。在乙之弟丙。可以系其母乎。曰可。主丧则以长。系铭则以贵。铭。名也。宜系其著者也。曰。系以子而不系以家长。其权乎。曰礼也。非权也。传曰。妾不得体君若家长存而主妾之丧。系以家长其可。杂记曰主妾之丧则自祔陆佃曰然则妾之丧其主有不主者矣贵妾主之贱妾则不主也家长没而系之。时俗则然。故不必然也。曰。魂帛之以母称也。殆不得称妣乎。曰然。妣者。也。适母于父。所生母但当称母。朱子先言之矣。见语类祭礼卷曰。母之上曷不加所生以殊之。曰。子不宜殊其母也。孽而妣其母。谓之无妣。子而殊其母。谓之无母。无母之罪与无妣等。曰。适孙无服。诚不宜列状刺矣。顾亦可通其变乎。曰不可。古之列于状刺者。惟丧主。今众子诸孙之并列。既从俗矣。而又将及无服之孙。是变之变也。知礼者其许之哉。

丧服继母如母解

汪琬

丧服传。继母如母章。继母何以如母。继母之配父与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汪子曰。继母亦母也。谓之如母。本非骨肉。与因母有辨故也。先儒云。继母何以如母。明其不同也。是同之中有殊者存焉。或问父在则皆服齐衰。父歿则皆齐衰三年矣。于礼亦有不同者与。曰有之。母出则为继母之党服。母死则为其母之党服。为其母之党服。则不为继母之党服。此不同者也。母出。则为母服期。继母出。则不服。父歿母嫁。亦服期。继母嫁不从。则不服。此又不同者也。丧礼如母者二。继母慈母是也。是则继母与慈母无等差也。三年之丧。于礼为加服。非正服也。今律文凡适继慈养母杀子孙者。加祖父母父母一等。注云视亲母有间故也。大哉圣人之律。不亦与礼服相发明与。然则史糜有言。继母与己无名。徒以亲抚养己故亦丧之如母。信如是也。设有前妻之子不为继母所抚。甚则如孝己伯奇之属。将遂不知服乎。曰何为其然也。非出也。非嫁也。孝子缘父之心。不敢不三年也。先儒谓子当以父服为正。父若服以为妻。则子亦应服之。故曰与因母同也。由是言之。不敢殊者。孝子之文也。其不能不殊者。孝子之情也。礼称情立文。是岂足以孝子与。

驳张仲嘉次子主丧议

万斯大

武林张仲嘉着齐家宝要。有云。父母之丧。长子为主。无则次子或长孙主之。

予谓当改云。无长子则长孙主之。此古人重适之意。因引公仪仲子舍孙立子。孔子曰立孙。为据。友人吴秉孝谓予曰。有次子而以孙主丧。恐世俗难行。且子所引。乃卿大夫之礼。士庶之家不必然。予曰。某所言者。古今之通义也。君之所虑者。末俗之私见也。子亦知适孙为主。即承重之谓乎。曰。虽承重。犹当次子主之。予曰。若是。犹未明乎承重之谓矣。古人于子。无问众寡。为父后者。止适长一人。是谓适子。父老则传重。父没为丧主。适子死则父报之。故丧服父为长子斩。传曰。正体于上。又乃将所传重也。注云。重其当先祖之正体。又以其将代己为宗庙主也。此重之义也。适子死。则适孙为后。丧服传曰。有适子者无适孙。注云。适子在。则皆为庶孙。必适子死。乃立适孙。适孙为祖后也。为祖后则凡适子之事。皆适孙承之。故祖父卒服斩。与子为父同。此承重之义也。夫祖非无庶子。而必以适孙为后。则知所谓正体之重。庶子不得传之矣。庶子不得传重。则为丧主者。非适孙而谁。庶子何以不得传重也。小记曰。庶子不为长子斩。不继祖与祢故也。注云。尊先祖之正体。不二其统也。大传曰。庶子不祭。明其宗也。观此。则庶子不得传重可知矣。不得传重。而得为丧主乎。使庶子而可为丧主。则适孙可无承重矣。使适孙而不为丧主。则所谓承重者为何矣。今天下丧礼废坏。独适孙承重。律令着之。通俗行之。稍见古人为后之义。于此而更忽之。则古意亡矣。曰适孙为主。庶子反无所事乎。曰非也。丧主者。丧礼所谓主人也。庶子者。丧礼所谓众主人也。古礼。唯擗踊哭泣。丧服苴经。众主人所同。而拜宾送宾。及祝辞之称。与凡成礼于丧中者。主人所独。今世居丧仪节。大异古初。子孙不分适庶。施而无别。孰谓其无所事也。曰。然则庶子于父丧。亦各有所重。适孙何以得专主邪。曰。庶子之均其仪节。亦庶子之不欲自异于适尔。谓各有所重。何以庶子先父而死者。其子不为祖承重乎。观此。则庶子无所重。而重在适孙也。庶子虽叔父之尊。不得以其为兄小而厌之矣。曰。庶子虽不厌。然居丧仪节。适庶既均。适孙之为主者。于何见之。曰。势重者难返。欲一旦复古礼于今日。有所不能。就今言今。唯祝辞及名刺之通于外者。先适孙而后庶子。存古意什一于千百而已矣。曰。如适孙复死。则如之何。曰。今制不有曾元承重者乎。谓之承重。则毋问曾元服斩与孙承重同。服同则其为丧主亦无不同。次子亦不得而专之也。故次子为丧主者。必长子无子。或适孙曾无子。不得已而后为之。乃可尔。古人无子孙者。兄弟主之。无兄弟者。族人主之。无族人则前后家东西家或里尹主之。盖丧有无后。无无主。圣人尽礼之变而为之制。若言其常礼。则适子适孙适曾孙适元孙之为丧主。其可得而移易也哉。

父未殡而祖亡承重议

沈彤

震泽县西濠沈维壙。父亡未殡而祖亡。或谓维壙今以适子为适孙。一身兼主二丧。宜即正承重之名位以事其事。维壙疑之。乃属其族父来问。余曰。维壙既兼主祖丧。固应事承重之事矣。若欲即并其名位而正之。奚其可。所谓承重者。承祖丧先祀于其父若祖之谓也。先祀之重在祖。则承之于祖。祖丧之重在父。则承之于父。承之祖者。祖葬而后承。承之父者。父殡而后承。故父而未殡。宜摄重而不宜承重。曰。主祖丧而事承重之事。则承重矣。何谓摄重。曰。父未殡而主祖丧。谓之摄主。宋庾蔚之所谓父为传重正主。已摄行事是也。主摄则重亦摄也。曰。父未殡而主祖丧。何以必摄也。曰。不忍死其父也。岂惟不死之而已。礼云。三日而后敛。以俟其生。故自君及士。凡死于道者。未在棺。则入自门。升自阼阶。见曾子问皆奉之以生之礼。未殡而不摄。非之死而致死之之尤者哉。曰。然则维壙之不宜正承重之名位于父之未殡也决矣。至其殡父而具状与刺也宜何称。曰。未承重犹孤子也。曰。子谓承先祀之重。而必于祖之既葬也何居。曰。古者丧三年不祭。恐致哀于新。而不诚于故耳。今之丧虽不如古。然未卒哭而祭。苟致其诚则哀之杀为已疾。故必于祖之既葬也。此朱子之所讲也。见答范伯崇书曰。重之名。始见丧服传。郑氏以宗庙注之。则所承宜专在先祀。今之兼丧何本也。曰。论语谓所重民食丧祭。丧固与祭并重。且启殡而朝。卒哭而祔。练而祭。丧礼有行于庙者。则郑之言宗庙亦兼丧矣。

康成虽专以重为宗庙然言庙则自包寝故承重之礼庶人与士大夫同魏书礼志孙景邕等三议皆当可从也

若有祖亡未殡而父亡者于父未殡之前亦摄父事虽祖殡未得为承重正主必父殡而后得承祖丧之重也其殡祖时状刺则称孤孙常祀宜在父葬之后并记于此

父卒未殡适孙为祖服辨

汪琬

礼。父在为祖期。父卒为祖后者服斩。此丧服传之明文也。后儒若贺循徐广之徒。乃言父亡未殡而祖亡。适孙不敢服祖重。谓父尸尚在。不忍变于父在也。愚窃以为不然。礼。殡而后成服。父既前卒。则先成父服。而后成祖服。当其成祖服之时。父尸已殡矣。夫何不敢服重之有。祖无适子而猥云不忍。不忍于父而忍于其祖。则父之心能安耶。为长子传曰。正体于上。又乃将所传重也。是父生存。已许其子传祖父之重矣。及其歿也。适孙顾不敢申祖服。然则主祖之丧者。当谁属乎。将遂无主乎。抑别立支子而为之主也。其于传重之义。失之远矣。小记。父母之丧。偕先葬者不虞待后事。杂记。有父之丧。如未没丧而母死。其除父之丧也。服其除服。卒事反丧服如三年之丧。则既顛其练祥皆行。由是言之。父卒尚不得以余尊厌母。安有适孙为祖而不敢服重者哉。然后知贺徐皆妄说也。庾蔚之言贺循所记谓大夫士。又非也。为祖后者。自天子达

士庶皆同。则尊服不得有异。

承重孙说

王应奎

或问承重孙之说何昉乎。曰。上有传。斯下有承。承重之说。盖昉于传重也。古人于子。无问众寡。为父后者止适长一人。是谓适子。父老则传重。父没为丧主。适子死。则父报之。故丧服父为长子斩。传曰。正体于上。又乃将所传重也。注云。重其当先祖之正体。又以其将代己为宗庙主也。此重之义也。适子死。则适孙为后。丧服传曰。有适子者无适孙。注云。适子在。则皆为庶孙。必适子死。乃立适孙。适孙为祖后也。为祖后。则凡适子之事。皆适孙承之。故祖父卒。服斩。与子为父同。此承重之义也。或曰。是则然矣。然则为祖母承重。古亦有之乎。余曰。以古礼言之。所为重者。乃先祖祭祀之重也。非止代其父为丧主也。后世既以承重之说。施之于孙主祖丧。宁独外于祖母。况律于斩衰三年一条。已有适孙父卒为祖母承重之文乎。或曰。设孙于父卒之后。为父之生母何服。余曰。父之生母。即己之庶祖母也。礼。大夫以上。为庶母无服。何庶祖母服之有。即律文服庶母期矣。而亦无庶祖母服。或曰。礼与律。有继母服。而无继祖母服。先儒以为言祖母。则继祖母统于中矣。何独于庶祖母不然。余曰。继祖母于庶祖母有辨。继祖母之没也祔于庙。而庶祖母不祔。夫不祔于庙。则其无服可知。或曰。母以子贵。春秋之例也。故诸侯嫡侄媵之子得立。则国人从而尊其生母。存则书夫人。歿则书薨书葬书小君。皆得视其适。今世妾之子既贵。天子即许之貶封。亦犹行春秋之例也。而为之孙者。独可不为之制服乎。余曰。论国恩则封无贵贱。论家法则分有妻妾。故律文不为制服。所以严嫡庶之防者至矣。夫律文之于也。诰也。是皆出于天子。固行而不悖者也。又何疑焉。或曰。庶祖母无服。于适子之子则宜矣。若所生子既歿。而为之孙者。又愬然如是。得无非人情乎。先王缘人情而制礼。当不禁人之变通于其间矣。余曰。庶祖母无服者。古今之通义也。其所出之孙。不忍庶祖母无服。而必为之变通者。一时之私情也。无已。则如家礼所载之制服期服可乎。或曰。然则今世士大夫家。有庶祖母死。其孙不惟服斩衰。而且称承重。于礼亦有说与。余曰。适孙承重。庶孙长者亦不承。朱子尝言之矣。所谓嫡孙者。其父居嫡长。而身亦如之者也。然则无论庶祖母。即祖母死。亦无庶出次房之孙。以年长而为之承重者矣。又丧服小记云。妾母不世祭。注谓于子祭。于孙否。则是祭且不逮于孙。而况为之承重乎。夫孝莫大于严父。故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主。以一治之也。在圣人制礼。岂不知生我之恩至厚。而忍独薄于妾母欤。亦为夫厌屈私情。正所以上严祖考。原其正名定分。杜渐防微。意固有独深者。此哀帝欲为皇太妃服三年。而仆射姜黻援

此义以力争也。自此义不明。而厌降改为三年矣。齐衰改为斩衰矣。生母同于嫡母矣。武后固不足责。而孝慈录出自明祖。亦不免以私心用事。今也并为庶祖母承重。是直子夏所谓知母而不知父者也。其亦何说之有。

承重说

万斯大

或问祖亡于父后。而曾祖尚存。孙承重乎。且否乎。曰。以古礼言之。重为先祖祭祀之重。曾祖而在。重犹在曾祖之身。然业有曾孙。而为曾祖则既老且衰。重遂有已传未传之别。何则。古人七十曰老而传。八十齐丧之事弗及。故丧服父为长子斩。传曰。正体于上。又乃将所传重也。老而传重。则重在祖身。祖因得立其长子以为适子。长子而没。即立长孙以为适孙。如是而祖亡。则祖身之重。孙即承之矣。其或曾祖未传重。则祖在日。犹为曾之适子。而已未立为适曾孙。逮祖亡而后立。祖无重可传。孙亦无重可承也。曰。然则重有已传未传之别。孙即有承重不承重之殊乎。曰。据礼经。唯言传重。无言承重者。故仪礼于孙主祖丧。止曰父卒然后为祖后者服斩。杂记载丧祭祝辞。止曰哀孙。皆不言承重。故丧服于为人后者曰受重。后人制礼。定为承重之孙。以上有传则下有承。以别于为人后者之受重。义非不当。第专施之于孙主祖丧则意实未该。何则。重为先祖祭祀之重。父死子继。岂独非承。彼为人后而曰受重。亦父死子继也。承重与受重。果有殊乎。今以子死孙承。谓主祖丧为承重。是重之义。专指祖丧矣。岂知孙为祖后而服斩。乃代其父为丧主。非关承重乎。曰。五服莫重于斩。唯子为父服之。孙为祖本齐。今因父亡而服斩。以为丧主。不谓之承重可乎。曰吾不谓祖丧服斩之非重。第言礼必本于经。承重之称。生于传重。传重之义。由于主祭。即安得专指孙主祖丧而言承重也。曰。先祀之重。虽在曾祖。就曾孙言。祖父之祭亦重也。得不谓之承重乎。曰。曾祖尚存。则祖祔无庙。止得祔食于曾之祖祔。祔食则无尸。其祭仅同于厌而未全乎重。安得遽称承重也。曰。然则孙主祖丧宜何称。曰。称之为适孙可也。古人有适子者无适孙。称之为适孙。即知适子之既亡。而孙代为丧主矣。且称之为适孙。即知先祀之重在其身。不必更言承重矣。故苟拘于承重之称。则曾祖尚存者。有传重未传重之别。而孙居祖丧者。因有承重不承重之疑。唯以适孙为称。无论曾祖亡而当服斩。即曾祖存而亦当服斩。服斩者孙代父主丧而致其诚。而重之在曾祖者。仍无嫌于身之未承也。不既两全而无失乎。曰。记谓父不主庶子之丧。祖而曾之适子也。则曾祖主其丧矣。曾孙虽服斩。岂得主之乎。曰。丧礼繁委。非老者能胜。故记云。老者不以筋力为礼。又云。七十唯衰麻在身。饮酒食肉处于内。丧亲且然。况子丧乎。故必孙为主无疑也。孙既为主。可以齐衰将事乎。故必服斩无疑也。或唯唯而退。

为父生母不承重辨

张笃庆

礼有不敢或过者。昔人非略之也。仁人孝子之意无穷。而分则有定。故律者。所以节其情之过。而一准于礼者也。按律及礼经。并古今言礼家。皆无为父生母承重之说。有之自果庵刘君始。刘君。固世家秉礼君子也。所著有为父生母承重辩。为安汝源名湛者发也。斯诚近本归厚意哉。虽然。余窃以为过矣。夫所谓重者非仅轻重之谓也。所以重大宗也。故惟世嫡长孙父卒。乃为其祖父母承重。所谓与祖为体者也。故曰重也。下此则支子之长子皆不得承其祖父母之重。凡以重大宗也。知大宗之乃得承重。则庶子之子不得为其所生祖母承重也明甚。使一家之中。庶出者各得一人焉。而皆得各承其生祖母之重。则是继世之各承其重。且纷纷然其不可纪也。有是礼乎。今刘君之说曰。律有凡嫡孙父卒。为祖父母承重之文。夫曰凡嫡孙。是祖父母视嫡子之嫡子为嫡孙。而庶祖母亦可视所生子之长子为嫡孙矣。此其说谬也。愚以为凡之为言。起例之词也。所以统士大夫庶人之嫡孙也。非乎庶长孙而亦谓之嫡孙也。既不得谓嫡孙。则祖父母之重已不敢承矣。而生祖母承重之说又安所据耶。其说又曰。所生子为其生母斩衰三年。与父及嫡母同重。则孙之承重亦应从同。此其说亦误也。愚以为生母之服三年者。所谓虽加一日愈于己者也。故虽压于嫡母。亦不忍杀焉。若生祖母之服则不敢谓之重。而又乌乎承哉。其说又曰。汝源于祖父母固为庶孙。于其生祖母则为嫡嗣。若不应承重。则律必曰。孙为生祖母不承重。如祖在为祖母止服杖期之例焉则可耳。此其说尤误也。愚以为第观于祖在为祖母降服之条。是祖母犹压于祖也。则庶之必压于嫡。而不得有承重之嫡嗣焉。断断如矣。其说又曰。律固无为生祖母承重之文。亦无为继祖母承重之文。而继祖母之承重自若也。以此之。则生祖母之承重。可以例推矣。此其说尤误也。愚以为古人之深。没其文于律。如此类者。皆在乎后人之酌情准礼而增损之。故继祖母之不可不承者。大法之可推也。生祖母之不敢承者。私意之难伸也。而安在其同乎。其说又曰。按八母图。嫡母继母生母皆斩衰三年。其服同。则其尊同。子不得意为轩轻。孙又安得意为重轻。故父之所重。子即承之。此其说似也。而未当也。愚以为父之所重。子即承之。亦第可以大宗论耳。若不问其大宗小宗。则天下安有不重其祖父之子孙乎哉。而何以处夫众子之子之不杖期者也。故嫡母继母生母之服虽同。而其重不同。是则嫡庶之辨也。其说又曰。所生子之长子。父在为生祖母服不杖期。使父卒仍与众孙同服。则反轻于伯叔父母之杖期矣。此其说亦似也。而未当也。愚以为伯叔父母之杖期者。为其近于父也。生祖母之不得承重者。为其屈于嫡也。若庶孙可承其生祖母。则众子之子。咸愿得而承其祖父母矣。此则乱宗而越礼之道也。夫古人之子嫡

庶也谨而严。即嫡母之次子概同于庶孽。而况于庶母之所从出者乎。重乎不重乎。抑又有辩焉。使嫡母无出。则嫡长孙固承其祖父母之重矣。于其生祖母固若是愒乎。曰否。此即为人后者不得顾私亲之例也。虽然。庶子之子不得承重。其志可哀矣。余之论。得勿伤于刻乎。曰。非刻也。昔之人固已略之矣。是其不宜承也。非不欲承也。非敢视以为不重也。以为更有重于此焉者也。然则此说卒不可行乎。曰。有行之者。此帝王之礼。非士庶之所可行也。宋代。人主之生母。屈于嫡母。但尊为太。至明代始有两宫并尊之说。若宪庙之于钱周两太后是也。夫两宫既已并尊。则异日孝宗之于周太后。世宗之于邵太后。率天下以为之丧。即谓之承其重焉可也。是生祖母承重之说也。是帝王之酌礼以权。而非士庶人之所可行也。士庶人行之。谓之匹嫡。左氏严之矣。

庶孙不为生祖母承重说

柴绍炳

有庶孙既孤。而其生祖母没。或欲令持重。仁和吴志伊氏断其非礼。客未达。余为之说曰。承重者。非谓父有三年之丧。未及持而死。则必令其子代终也。案律凡适孙父卒。为祖父母承重。服斩衰三年。若为曾高祖父母承重。服亦同。祖在为祖母止服杖期。夫称适孙则不及众。虽适次犹无重可承。况庶乎。其云为祖母者。正室。非指妾也。原承重之义。统于所尊。则祖在而祖母且不服斩矣。况敢以侧室并适哉。然则有重可承。虽远不废。如曾高之服斩是也。无重可承。虽近不举。如适次孙之不为祖母持重是也。且古礼庶子为后。不得服其母。今律于所生许终三年丧。始于孝慈录。而其后因之。岂可缘是而并责其孙以代子持重耶。或曰。无适则庶长承宗。其所生祖母奈何。余谓庶长承宗。犹之适孙。所重原属祖。正宗不得假于私亲也。故鲁僖公崇祀妾母。春秋书之曰。禘于太庙。用致夫人。子崇妾母为非礼。孙又何重可承哉。或又曰。母以子贵。家以庶长承重。夫安得外其母。昔汉薄太后于景帝二年崩。帝率臣为持重。晋安帝之丧皇太后李亦然。是皆生祖母。然在当时实过情之礼。如殷茂庾蔚之辈。不能无骇议矣若士大夫家。自当以时制为准。或有庶长为后。又已贵而封其本生。且正适先丧。差免逼嫌。欲援母以子贵之例。傥可礼由义起乎。然非律意也。犹俟后之君子定议焉。或又曰。子断以律谓庶孙不当承生祖母重。固已。然引律则生祖母并不载宜何服。将已之乎。余谓既称生祖母。则当以祖母之服服之。律既许其子以终三年丧。未有不许其孙以服期者。但条例于子也详。于孙也略。故斩衰三年。既言子为父母。又言庶子为所生母。齐衰不杖期。但言孙为祖母。不复更言生祖母。可以之耳。天下岂有庶母死。适子尚为杖期。其亲孙乃孑然无服。而仅以袒免从事欤。凡读律者要知比类。如庶母之下。但言所生子服斩。而不及妇。妇从夫者也。子从父者也。妇以夫推。孙以

子推。倘父以为母。而子不以为祖母可乎。然则庶孙无重可承。而为之服期无疑焉。或问曾孙为曾祖后。曾孙之母犹存。则承重者在孙妇。抑在曾孙妇乎。曰礼为宗子母服。则不服宗子妇。从所尊也。由是推之。则曾孙为后者。其母尚存。曾孙妇自不得传重。而传重之服理当在姑矣。晋虞喜尝论元孙之妇服。今特推广其说。

庶孙父卒不为所生祖母服三年论

冯浩

适孙父卒。为祖父母承重。服斩衰三年。若为曾高父母亦然。重之云者。非谓父卒代持重服也。谓承累世祀之重。宗法祭法之所系也。礼莫重于祭。父有适子。世世相传。序之大顺也。不幸子先父卒。祖乃传重于孙。孙承重于祖。以其重也。必加尊服而礼特着焉。此宗法也。以主丧祭。即祭法也。故惟适孙承重。庶孙虽长亦不承也。无适长及次适。无适乃及庶。庶即承重亦不为所生祖母加服。断无有适长在而庶孙又私有所承者。夫宗支适庶之辨。礼所甚严。记之大传曰。尊祖故敬宗。庶子不祭。明其宗也。以宗为祖之正体。则下正犹为庶也。其记丧服曰。妾母不世祭。以其非正。于子祭。于孙止也。记又曰。主妾之丧。殡祭不于正室。谓摄女君者。犹下正适。不得在正室也。故次孙不承者。宗支之序定也。庶孙不为所生祖母三年者。适庶之分严也。无二宗无二重也。庶不承重。传自古昔。恒言习晓。乃有责庶孙以当承重。且出成案以争之者。吁。其不达于礼也已。夫祖既传重于适长也。则其曰生祖母者。何可第曰吾父之母。而若忘其为吾祖之妾也。以行之于适者而行之于庶。是匹适也。以适长所专承者而旁施于自出之庶。是夺宗也。岂非害于礼之大者哉。彼所据成案。其一康熙五十一年。南陵人吴卓。部覆抚咨。以有适出伯父及伯父之子在。卓为庶孙。无承重之例。此得礼律之正者也。其一乾隆三年。闻喜人杨治。部以无伯父及伯父之子。准其承重。此以既无适长。何妨缘情加厚。乃礼制之所无。而近人通权之议。实则庶所生母谓之私亲。故生不得与于祭。没不得称妣。何由而可云重。可云承哉。又乾隆元年。河南李本固。其适伯父崇存。本固生祖母苦节六十余年。抚育孤子。孤孙准服三年。夫礼曰慈母如母。本固不得降援其制。而用意良同。尤别有说。二者皆不可据依也。必待咨部而始冀或准。诚以定例之所不可也。况咨覆之案。未尝奏请于朝。不经廷议。不奉

宸断。不因端而着为令。其未能详慎画一。足辅翼乎礼教也审矣。奚惑焉。或曰。身膺 诰封者。义当为之加重。此非也。礼以正名分。明是非。不以贵而隆。不以贱而杀。乌得以世俗卑陋之见参之。且其存也。可以贵而敌体于家长女君否也。或曰。然则无三年之服。于心安乎。此又非也。子于父在为母服三年。始唐高宗武后时。前此父在为母齐衰期不得三年也。庶子于所生母。

虽适母在。许终丧三年。始明洪武时。宋元以前。适在服期。则庶子于所生母有不得三年也。记于适孙承重之服。曰祖父卒而后为祖母后者三年。盖祖在则宗祭之重。祖实主之。故服祖母如常制。今礼实然。俗或祖在即为祖母三年。是祖未传重。而孙已忍夺其重。君子斥其悖礼。则适祖母尚有不得三年也。更何疑庶孙于所生祖母。而惧从其薄也欤。或又曰。记不云乎。为慈母后者。为庶母可也。为祖庶母可也。宁不可以比例乎。此又非也。夫此专为慈母触类言之也。谓父妾之有子。而今无者。亦可命已妾之子后之。特以闵其无子也。所不嫌于踰世者。谓此三母皆妾。皆可以妾子为后。与凡妾之有子若孙。而自有应得之礼者。必不可同。妄为牵引。是欲崇之而弥轻之。且不几蹈无父之罪欤。夫是故庶孙于父所生母正服不杖期。此外无一议也。夫礼不敢不及也。不敢过也。先王先圣之制。皆有精微者存。自非 朝廷议礼。损益折中。颁示遵守。孰敢逞私意轻重其间者。若夫丧制有定。而孝思无穷。孝子三年丧毕。哀慕终身。孙于祖服之余。岂宜遽忘哀戚。若庶孙痛父之亡而笃念所生。内心衔三年之恤。人必悦其孝。必无议其过而欲裁抑之者。呜呼。此岂易责之今之人也耶。

答庶孙为所生祖母服

陈祖范

或问曰。甲为庶出。身贵封其母。母后甲而亡。甲之子议所服。或曰。宜如父在为祖父母期。或曰。宜如父没。适长孙为祖父母服重。二者安从。答曰。是不可以一说拘也。夫礼。时为大。称次之。宜次之。古严厌降之义。生母服最轻礼失。而母以子贵。遂僭而并嫡。后来因僭成礼。至明祖之制极矣。 国朝未加更定。此时也。今子之问。问礼之大常乎。抑问有丧者之所以自处乎。问礼之大常。虽服期。已失厌降之义。又安可以更重。若问有丧者之自处。则有因时为宣称者矣。何则。己之父在家则为支子。在生母视之。固其嫡长子也。父而存。为其母斩衰三年。明以来时制也。父没而用适长孙为祖父母服重之制。 国家虽无明文。亦无明禁。既无明禁。则为人后者。体死父之隐。而为之服重。于心亦所甚安。观过知仁。君子常怜而与之。若必格以适庶之分。斥为不韪。不知身为庶子。不可以庶卑其母。身为庶子之子。不可以庶卑其父之母。王制尚且通融。生膺锡典。后人反援古道。死吝重服。岂非不称。且不宜乎。古人弟妹兄丧解职。为师与举主持服。过厚之行。见书史策。子路以寡兄弟而弗忍除姊之丧。闻夫子之言而后除。今世无夫子。谁能夺人弗忍之心者哉。

书适孙葬祖父母承重辩后

顾栋高

陈子亦韩。着适孙葬祖父论。任子韪之。然余思之。尚有未尽者。乃复更为之

说。陈子之言曰。或问甲之长子乙。乙之长子丙。甲夫妇前死。乙既丧之矣。未葬也而乙歿。则其长孙丙为承重否乎。答曰。古无除丧而后葬者。是以有改葬服而无葬服。无葬服。又安得有为葬而承重之服。后世既除丧而后葬者。十居八九。既不可以无服送至亲。如其即吉已久。斩焉衰经。亦非丧事即远。与称以立文之道。进退俱不可。其咎总失之乎慢葬而已。且所谓承重云者。承先祖之重。而为之重服也。假使前已承重。而居祖父母之丧。今也沿承重之名以葬无疑。若并未承重于居丧之日。忽承重于居丧后之葬。于实既不符。且与夫祖父母不得没于子之手。而已以适孙承统系者同称。是直没其父之曾居父母丧也。尤不可也。余谓陈子之说。至矣精矣。然谓父曾居丧。已不得仍服重服。固也。然过时而不葬。是乙之罪。而非丙之罪也。没父居丧之实。而仍为之承重。独不可偿父慢葬其亲之过。而摄父之服。以卒父未竟之志乎哉。父之不得以重服葬其亲也。是于父之身犹有阙焉。而未始不可以人子补之也。且丙之葬其祖也。必且兼葬其父。未有父先祖而葬者。使祖父两丧在堂。亲朋杂然受吊。为人子者。将居父之丧次乎。抑居祖之丧次乎。使父有兄弟。或叔父季父主祖之丧。而已更无兄弟为父主丧。犹之可也。万一父为单丁。是直使祖父无主也。已既居祖之丧次矣。将齐衰而受吊乎。是使祖父有孙而无子。又没其有子之实也。夫使祖父有孙而无子。而父不得服重服以葬。父之心有不安焉。父之心不安。即子之心有不安者矣。陈子又谓后世有有其名而无其实。如所谓承重云者。必先立宗法。使族不涣。而后天下众着于重之实。愚又以为非也。古者宗法必原于封建。封建不行。则大宗之法。亦断断不可行。何也。古者诸侯受国于天子。世守其地。其适子嗣封。众子别受采地为卿。谓之别子。继别子者。谓之宗子。百世不迁。如鲁之三桓。郑之七穆。皆是也。然公羊且曰。春秋讥世卿。孟子亦曰。士无世官。则春秋之世。已有疑其不可行者矣。夫既以世卿世官为不可。必且褫其爵与禄。夫使宗子无禄。何以收族人。不得爵于朝。何以为族人主。后世宗法久废。往往有起家为公卿。赫然闻望者。多出于支庶。而其大宗有行止无赖。降为阜隶者矣。夫以行止无赖之人。而强畀之爵与禄。是使朝廷私爵禄也。既夷于阜隶。而使公卿有闻望者。百世奉以为宗。主祭必告。冠娶妻必告。死而为之服。是得为情理之正乎哉。柳子之论封建之法。继世而理。上未必果贤。下未必果不肖。是非圣人之意也。势也。愚谓宗法亦然。夫以周公大圣之后。亦不能世世皆贤。故世卿之法行。则虽孔子之圣。犹绌于季孙。吾知周公而在。必不以为然也。后世惟贤是择。公卿之后。可黜为氓庶。白屋之子。可入佐廊庙。则是后世之法公。而三代之法私也。虽圣人复起。必不能易此以治天下。是知宗法亦出于当日之势。而非必永为后世法。今日之不得不变者。亦势也。然则宗法废。后世将遂无收族者乎。曰子孙之贤而

贵者。受祖宗之泽。当推类以恤族人。而凡族人亦因而宗之。则敝邑先正有言之者矣。如范文正公为义田以贍族。不必其先世世为大宗也。故知宗法朝廷不可预立。在士大夫之贤者自为之。此亦所谓礼因世而变也。且古之小宗。非特不承重而已。其在仪礼。小宗无后。当绝死。则赀财归于大宗。祭于宗子之家。此又不可行也。宋世如韩魏公。勋业与天地相终始。而于其父国华实庶子也。假令魏公而无子。将以庶子而不立后乎。朝廷之恩荫。后世之享祀。将尽入于宗子之家乎。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故今日之承重者。无论大宗小宗行之。特沿古者重嫡长之遗意。而其实不过代父之事。以终父之志云尔。必欲合于古者上治下治旁治之法。固知其有所不能也。

请考正承重服制议

全祖望

丧服小记。祖父卒。而后为祖母后者三年。郑康成曰。祖父在。则其服如父在为母也。古人于父母之服。概称三年之丧。而父在祇为母杖期。非敢独薄于母。以吾父之所以丧吾母者。不过于期。使子之服不除。恐伤厥考之心。故服从父而心丧仍以三年。惟父亦达子之志。必三年而后娶。然则子之不敢申其丧者。即父之不忍遂其娶。周公礼意之精。垂之百世而不惑者也。历朝改制以来。礼从其厚。已成不易之条。而适孙承重。犹然丧服。小记所云。其于画一之旨未合。说者以为孝慈录之作。原别有为。非真有见于礼之当然。故当时议礼诸臣。亦不复推广而讲明之。其信然欤。则是后人之所当厘定也。至若康熙二十七年。吏部议得陕西蓝田县知县邓士英祖母马氏病故。以其祖父在。不许丁艰。则窃更有疑者。夫居三年之丧之与去官是两事也。既为父之嫡。则即令厌于祖在。不为三年之丧。而不可以不去官。彼思为后者。祖父在而为祖母。其与父在而为母同也。古人父在为母亦期年。其亦可以不去官乎。彼汉晋人于旁亲期功之赴。犹然骏奔。甚至友生且行其礼。而本朝亦许臣下于本生父母继母随嫁母。俱得给假治丧。奈何以所后之祖母。而反不然哉。然愚尝考朱子有曰。祖在父亡。祖母死。亦承重。详玩朱子之言。则似亦因当日之不承重。而特举而言之也。然则因不为三年之丧。而遂误认以为不承重。而废去官之礼者。其失自宋已然。不始于近世也。杨次公志评事刘晖墓。称其丧祖母时虽有诸叔。援古谊以适孙解官承重。以为笃厚。而李敬子以祖母之丧。援刘晖事为请。许之。范蜀公以为贤。然当时反有咎之者。以为祇当从众。则朱子之前。虽祖父亡。而为祖母持服者。亦寡矣。臣子夺情不得持服。是必有不得已之故。今假口于祖在不为三年之丧。而竟晏然居官。是自夺其情也。夫以古人着礼之意而言。不惟其文惟其实。即令为三年之丧。而实不至。亦何当于礼。然以国家一定之制而言。则似不容有参错者。愚故以为直当改定旧礼。不问祖父在否。

皆行三年之丧。是在前儒俞汝言已尝论之。非愚一人之私言也。

适孙有诸叔而承重始服考

陈祖范

宋杨杰志刘之道晖墓云。祖夫人卒。之道以适孙乞解官。承重服。府尹王贄之曰。按着令。凡适孙为祖父母承重者。其适子无同母弟以承其重者也。今子先君有同母二弟。已自服重丧。何遽哀号杖而后起乎。之道曰。晖闻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重正适而尊祖考也。国朝封爵令文。皆子孙承适者传袭。岂有处贵者之后则封爵先于适孙。在凶丧之际则重服止诸叔父耶。下礼官议。以晖为然。适孙有诸叔而承重。自晖始。晖即刘畿。为太学体之文。见黜于欧阳公。而改名得第者也。

论曾孙不当称功服书

万斯大

昨见令郎名刺有功服字。不审此何人之服也。若仍是令祖母之服。则令郎为曾祖母。当齐衰五月。不当功服。考仪礼。曾孙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注云。高祖同。今制。曾孙为曾祖。则齐衰五月。元孙为高祖。齐衰三月。丧服。斩衰之下。即是齐衰。其服最重。盖曾元孙之于曾高祖。乃一本之亲。故服齐衰重服。但以其世已远。恩已杀。故降于期。而五月三月。在古则仪礼可案。在今则家礼会典可证。昭昭然不可易也。今杭俗曾孙皆称功服。夫功服有大小。皆旁支及外亲之服。本支子孙无服此者。唯高祖为元孙。曾祖为曾孙。祖为诸孙。乃尊服卑。上服下。故报以总功。今之曾孙称功服者。不审大功乎。小功乎。令祖母之丧。在去年八月。至十二月。则齐衰五月之期已满。令郎之服可除。而今正月尚称功服。必谓是大功矣。夫大功九月。较齐衰五月。月数虽多。而服反杀。徒知九月之重于五月。而不知大功之轻于齐衰。是欲厚其曾祖而反薄之。欲亲其曾祖而反疏之。如之何其可也。古人服制有轻重。衰布因有精麤。故齐衰四升五升六升。布犹未成。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则已成布。故齐衰重于大功。不唯五月。即为高祖之三月。亦非大功所得同也。岂以月数拘哉。今丧礼几亡。五服之衰。轻重一施。无精麤之别。第惟先生制礼。其所以崇一本之亲。而为之称情以立文者。其名不可或紊也。故特言之。

本生父母降服说

田兰芳

司士贲告于子游曰。请袭于。子游曰。诺。县子闻之曰。汰哉叔氏专以礼许人。甚矣夫礼之不可无据而言也。故虽习礼之家。必有所据。援引折衷。示不敢专。矧在寡昧。顾可以意为进退乎。世衰道微。礼坏乐崩。学士大夫罔以屑意。纵有通材。无从究考。又孰能尽其文。精其义。质诸古今而无失。求之情文

而咸得哉。夫为人后者为其父母制服。重事也。间考书载记。散见无明文。仪礼丧服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传曰。何以期也。不贰斩也。何以不贰斩也。持重于大宗。故降于小宗也。朱子家礼曰。凡为人后者。为其父母降服。降服者期也。明会典云。子为人后。为其本生父母齐衰不杖期。以至 皇清律令。莫不皆然。则是为人后者。降服其亲。粲然明白。尊祖敬宗。以义制恩。而不以私废公也。然传记所载。往往有丁艰本生之文。明神熹时巨公。多许以本生之丧而注籍。以礼之所不得为者。而心有所不忍。不得已而出于此。欲以异夫凡为伯叔父母也。于是恍然悟曰。为人后而降其所生之服者。礼也。所以明有尊也。虽有仁人。无得而踰也。所谓贤者俯而就也。其不能以服之期。而限其罔极之怀者。天性也。自不能已也。即或庸愚。莫之或愬也。所谓三年之爱。不以其服而夺也。夫三年之丧有尽。终身之慕无穷。礼固当遵。恩亦难杀。惟知礼者有以权衡之耳。或曰。服必三年而后为孝乎。曰。如礼何。先王制礼。不敢过也。然则期之外。可以遂如常人乎。曰。服可降而名不可降也。名不可降。而恩顾可薄乎。要之期以外。易凶而即吉。亦可无恶于有司。三年之中。食稻而衣锦。或至见薄于君子。夫有司所守者法。而君子所诛者心。能无戾有司之所守。而卒不至见薄于君子者。斯为情文无憾。而公私咸尽也夫。噫。

为人后者为其曾祖父母祖父母服考

汪中

为人后者。为其本宗之服。经惟载父母昆弟。昆弟从父。昆弟之长殇。姊妹之适人者。而曾祖父母祖父母。无文以记。于兄弟降一等推之。而知其不可行也。此曾祖父母祖父母。虽不为之后。犹是正尊。小功兄弟之服。不可以服其祖。齐衰三月。降则无服。准之经意。其服本服无疑也。持重于大宗。服不二斩。故降其父母。期亲无数并服何嫌曾祖上杀益无嫌矣。女子子适人者。为其父母期。为曾祖父母祖父母不降。传曰。不敢降其祖也。斯其例与。

卷六十五礼政十二服制下

答友人问二适相为服书

冯景

足下适也。足下两弟。其母亦非庶也。礼不二适。所以重正。未有匿不言适在。而复异地别娶如适者。归又不能仿黄昌之告新妻。使避正室。则是足下先人之失也。礼曰。一与之齐。终身不改。顾使二适专堂。两妇执祭物。莫能两大。而内宠竟后也。有是礼乎。昔舜不告而娶。昏礼阙。故尧典以厘降二女为文。不殊适媵。传记以妃夫人称之。明不立正后也。今乃士庶之家。而有二适。

当时宗长不能纠其缪。执友不闻绳其愆。今父已没矣。过已遂矣。两弟又为足下母服三年矣。弟母没。足下欲不为之报。此其所以结怨而速讼也。夫赵姬虽贵。必推叔隗。原同虽宠。必嫡宣孟。向使尊公制先后之义。异母崇卑让之道。两弟达长少之序。足下行变礼之中。则何为而有此讼乎。张华曾造甲乙之问。曰甲娶乙。后又娶丙。居家如二适。其子宜何服。太传郑议曰。甲失礼于家。二适在。诚非人子所得正。则乙丙之子。当三年。礼疑从重。此一说也。然而足下肯从之乎。太尉荀顗议曰。春秋讥后匹适。今不可以犯礼而遂其失也。先至为适。后至为庶。丙子宜以适母服乙。乙子宜以庶母事丙。昔屈建去芟。古人以为违礼而得礼。丙子非为抑其亲。斯自奉礼先后贵贱顺之义也。此又一说也。然而足下两弟肯从之乎。今官断令足下如服慈母者。此即晋时秦秀议也。东平王昌父毖取二适室。昌疑所服。秦秀议曰。二妾之子。父命令相慈养。而便有三年之恩。便同所生。昌父何义。不命二适依此礼乎。不得已姑依官断。足下之情亦平。而两弟之讼可息矣。如欲终讼。则非仆之所知也。

三父八母服制存疑说

刘彬

三父。非父也。而名曰父者何。律恐人以亲母故。且有受继父抚养之恩。遂认继父为父。并忘己之有亲父也。故列以为图。名曰继父。而同居不同居有别焉。若从继母嫁者。并继父之名亦无。而同居不同居。亦置不论。皆以使人知其非父也。故又因其同居不同居。为之别其轻重焉。然律于同居继父之服。以两无大功亲者期年。两有大功亲者齐衰三月。窃有所疑也。父歿母嫁。随母而去。依于继父。即同居者亦有各别。初来。年幼不能自活。赖继父抚养成人。是同居而又有抚养之恩。为之服期年可也。若己年已长。能自食其力。且有继父反资其力者。此虽同居。而何恩之有。三月已多矣。况期年乎。夫大功亲之有无。于两姓何所关系。乃两有则服轻。两无则服重。若并不论有无抚养之恩者。设一有一无。将折中而为大功乎。设两有。则当从轻服三月。而实有抚养之恩。仍三月乎。设两无。则当从重服期年。而并无抚养之恩。仍期年乎。窃意服之轻重。但论继父有无抚养之恩。不论大功亲之有无。则情也而准于义矣。又查不同居图内。有先曾同居今不同居齐衰三月之文。是以先曾同居。必曾有抚养之恩而服三月。非仅以同居之故而服三月也。又有自来不曾随母与继父同居无服之文。是不同居而无抚养之恩。则路人耳。何服之有。然则此之所重。本在抚养。非以大功亲之有无为轻重。显然可见矣。至若从继母嫁而不言父。明其尤疏也。乃图内注以齐衰杖期。窃又疑之。亲母之嫁父。犹有期年三月之别。何以于从继母嫁者。直曰齐衰杖期。而并不论其同居不同居。亦无所用其分别等杀之文焉者。是继母重于亲母。从继母嫁者。更重于同居继父矣。或曰

。必曾受其抚养。故较重于两无大功亲之继父耳。若然。则继父之期年。断乎在抚养之恩。不在两无大功亲也。何以从继母嫁者而更加以齐衰也。然服制齐衰杖期。例内无此条。仅图内有之。岂衍文乎。至于八母。皆母也。恩义有轻重。故服制随之。嫡母继母。其父敌体。义。重于恩。三年者。同于父也。嫁母出母。恩重于义。降三年而杖期者。绝于父也。慈母养母纯于恩。三年。同于母也。庶母纯于义。故期年。而所生者三年。恩之重也。生母养母说见前篇乳母则恩义俱轻。故三月而止也。是皆推于恩义之间。而无容或紊者也。丧服之制。先王礼教所存。不此之讲而谁之讲。聊存此疑议。以俟高明。必有以教之者。

慈母服议

吴任臣

梁天监时定制。适妻之子。母没为父妾所养。服之五月。今律。慈母斩衰三年。乃或人致疑于古者。谓丧服齐衰章云。慈母如母。小功章云。君子子为庶母慈己者。又曾子问篇。子游曰。丧慈母。礼与。孔子曰。非礼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内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由是言人人殊。未能画一。梁武帝断以慈母三等。似矣。余更得即传义而推之焉。慈母如母。传曰。妾之无子者。妾子之无母者。父命妾曰女以为子。命子曰女以为母。若是。生养之终其身。慈母死。则丧之三年如母。贵父之命也。案此以妾母而抚妾子。恩如己出。故父没后。得申三年之服。丧服小记曰。慈母与妾母不世祭也。又曰。为慈母之父母无服。皆此慈母也。又礼曰。为慈母后者。为庶母可也。为庶祖母可也。若然。则父之命妾。兼有庶母庶祖母之文。其不命为母子者。亦不得服以三年明矣。至于小功章。君子子为庶母慈己者。传云。君子子者。贵人子也。为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据经传之义。君子子者。大夫及公之适妻子也。适妻子使妾养之。妾无为母之道。且碍于适也。故服以小功。与父命之慈母有降等焉。若子游所问。自是师保之慈母。如内则三母中其次为慈母是也。要与昆弟之母自别。故古礼不为之制服。仪礼郑注贾疏。颇为混解。即梁书通典。亦有未尽之说。今为循文测义申言之如此。

妾母祔祭议

朱轼

河间某生者。妾出子也。父亡。适兄旋歿。某发愤读书为诸生。乃立祠堂以祀其父及适母。将以生母祔。而族人不可。告学师及有司。亦不可。告观察。又不可。某号痛愤恨而缢。时人谓此生孝而不知礼。吾意生固未必知礼。谓生不知礼者。实不知礼之甚者也。丧服小记曰。妾祔于妾祖姑。亡则中一以上。祔者。卒哭后祔祭于庙也。如谓妾母不当祀。乌得祔于庙乎。又安得有妾祖姑及

中一以上之祖姑可祔乎。或曰。中一以上为高祖。是妾母之祭。至元孙而不废也。而小记又有慈母与妾母不世祭之文。其故何欤。曰。小记妾母不世祭之义。先儒之论不一。以意释之。慈母。谓父命为母子者也。妾母。或未有父命。而身受慈恩。与慈母同。歿后为坛以祭。及身而止决非所生之母也。曰。然则妾母世祭者。其惟为后之庶子乎。曰。庶母之祭。附于嫡母。主之者宗子也。何论所生之为后为不为后乎。又王制。士一庙。庶人祭于寝。某之父。庶人也。其兄亦庶人也。其得为父立庙。以某为士也。宋史礼志。庙为众子立。宗子主之。宗子没。其子不得而主。得立庙者主之。今某兄卒。则某得主祭矣。而黜其所主之母。可乎。近世士大夫有以庶为嫡者。皆惑于庶母不祭之说也。使知妾母世祭之礼。又何用僭嫡欤。

继母改嫁无服说

邵长蘅

仪礼。父卒。继母嫁。从。为之服报。传曰。何以期也。贵终也。郑元注。常为母子。贵终其恩也。王肃曰。从乎。继而寄育则为服。不从则不服也。崔凯曰。服之者庶子耳。为父后者不服。此因郑说而推之也。庾蔚之曰。王顺经文。郑附传说。王即情易安。于传亦无碍。此两是之者也。或问二说当奚从。答曰。王说是也。不嫁则母子。嫁则途人矣。奚其服。知经为从嫁之子言也。故郝敬曰。此条当以继母嫁为句。从为句。谓父死子幼。继母嫁。是始终相依也。母丧。则子为期。子丧。则母亦期以报之。母之义虽绝于父。而其恩犹在于子。故为之服也。或曰。礼称继母如母。则无论从与否。皆应为之服矣。答曰。是又不然。皇密云。继母如母者。谓配父之义。恩与母同。故孝子之心不敢殊也。传曰。继母何以如母。明其不同也。是以出母服周。而继母出则无服。此不同之验也。又房景先五经疑问曰。继母配父。本非天属。与尊合礼。名义以兴。兼鞠育有加。礼服是重。既体违义尽。弃节毁慈。作嫔异门。为鬼他族。母道不全。何终恩之有。又按今制。前夫之子从继母改嫁于人。为改嫁继母不杖期。故不从则不服。考之于古。按之于今。确然无疑也。或曰。是则然已。今有某甲死。其妻携子改嫁于乙。乙为其子授室与产。乙死。挈子返于甲之室。死则与甲同穴。如此者。乙之前子应为服不。曰嘻。甚矣。乌乎服。或曰。若是与改嫁同乎。曰殆又甚焉。丧服继父同居。传曰。夫死。妇子幼。子无大功之亲。与之适人。马融曰。无大功之亲以收养之。故母与之俱行适人。明改嫁非得已也。今乙死而忽然去之。若未尝胖合者然。是谓得已而不已。于义则已绝。于情则已漓。在甲之家。则嫁而复还也。在乙视之。则甚于嫁也。而前子顾为之服乎。或曰。然则处此奈何。曰。变服而哭于其室。既葬而除之。它非所知也。既已答或问。因笔之以质之知礼者。

再醮不得为继妻议

曹续祖

人道礼为大。礼之用。莫要于正五伦。而五伦之所由正也自夫妇始。孔子序卦传曰。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夫妇之伦繁重矣哉。妇也者。女子既嫁之通称也。而偶乎其夫而嫡之则曰妻。妻者齐也。从一而终。死生与夫偕者也。故臣之良也无二君。夫之义也无二妻。而妇之贞也无二夫矣。胡氏春秋传曰。古者诸侯不再娶。于礼无二嫡。惠公元妃卒。继室以声子。又娶仲子。传曰继室。经曰仲子。俱不称夫人。春秋之不夫人声子仲子。乃夫子正名定分。立万世之大坊。后人独不讲继室之道。则何也。继室之婚以女也。犹不可为妻。而纳再醮三四醮之孀妇而妻之。而使其子母之。抑又何也。不贞。不可继人妻以为之妻。庸可继人母而为嫡子之母乎。若之何援家礼继母之死之服。不辨其为何继母也而概强之使服也乎。朝廷封典之典。不及品官再醮之妇。所以抑改节而励贞烈也。士大夫于改节无子者为继娶。而使子概为服。如其子以品官而例应封其母。亦将冒及此母乎。夫之封。不得及再醮之妇。则子之封。必不得及再醮之母也亦明。家礼定制为继母义服三年。原为其父娶女妻而继为人母者也。且不曰正服。而曰义服焉。则嫡继之义自在矣。若奉再醮之妇为继妻。而使子称曰继母。甚或并无所出。而概令嫡长之子居官者丁忧而成服焉。继母之服之义。顾如是乎。于乎。礼教不兴。江河日下。父子夫妇之伦。亡也久矣。予窃议曰。凡娶再醮之妇。而又无子者。止当以妾论。不得使其子丧之曰继母。据封典不及再醮妇之例而知。丧服之与封典不应两歧也。谨书此。以俟议礼者采焉。

祖父母在妻丧用杖议

徐干学

陈都谏子敬。父文和公。世为冢嫡。子敬有妻丧。其父母已没。独继祖母在。或问丧服用杖乎。余曰然。或曰。家礼及明律。皆言父母在不杖。本朝律文亦然。今继祖母在。都谏当承重。与父母在同。安得用杖。曰。古人重妻服。既为之杖。又为之练禫。同于父在为母。所以报其三年之斩。异于他服之齐衰期年者也。仪礼注。适子父在则为妻不杖。以父为之主也。庶子虽父在。亦以杖即位。故丧服小记曰。父在庶子为妻以杖即位可也。适子父没。即为妻制杖。其母之存亡不论也。惟杂记云。父母在。不杖不稽顙。而贾公彦分别言之。谓父为适妇主丧。故父在不敢为妻杖。若父没母在。不为适妇之主。为妻虽得杖。而不得稽顙也。盖杖与不杖。显有差等。当杖而不杖。是无故贬降其匹耦。古人不为。故惟适子父在不为妻杖。其它无不杖者矣。自唐增母服为齐衰三年。宋代因之。明又加为斩衰。由是母服与父服并重。母在为妻亦不杖。家礼

及律文咸由斯义也。今继祖母在。孙应承重者。服虽与父母同。然礼律但言父母在不杖。不言祖父母在不杖。则为妻制杖。夫复何疑。曰。孙为祖母承重。既与父母不殊。杖安得有异。曰。子为父母三年。正服也。孙为祖父母承重亦三年。加服也。加服与正服自有差别。夫安得尽同。且仪礼戴记家礼与明律。犹为先代之书。若大清律。则本朝制书。凡为人臣者所共守也。敢于律文所不载者。妄增之乎。案段成式酉阳杂俎云。父在适子妻丧不杖。众子则杖。彼以父服服我。我以母服报之。足知唐以前。母在并不辍杖。则祖父母益可知也。曾子问。女未庙见而死。不杖。今都谏德配及事文和公。伉俪相庄十年。宁忍同于未庙见之妇。曰。儒者解礼。与刑官引律。多推模拟附。适孙承重之服。既同于父母。则礼律虽无明文。可以义断。若服同而为妻制杖有异。毋乃薄于祖母乎。曰。为人子孙者。情虽无穷。制则有定。家礼明律既如彼。本朝律文又如此。则遵礼律而行。自无可议。今一旦去杖。是明明贬降妇服一等。祖母之心。亦岂肯一刻安。而反谓薄于祖母哉。或唯唯而退。遂书以贻子敬。

论母在为妻杖否书

卢文弨

承询母在为妻制服。俗间有杖者。有不杖者。并有因生母在不制杖者。其是非安在。文弨案古今礼文。夫为妻未有不杖者也。父在不杖者唯嫡长子而已。仪礼丧服疏。衰裳齐牡麻经冠布纓削杖布带疏屨期者条下。其一曰妻。传曰。为妻何以期也。妻至亲也。又不杖麻屨者条下。曰。大夫之适子为妻。传云。父在则为妻不杖。疏云。父为适子之妇。为丧主。故适子不敢伸而杖也。礼记丧服小记曰。父在庶子为妻以杖即位可也。正义云。舅不主庶妇。所以庶子得杖。以此观之。古礼众子为妻。虽父在亦杖矣。乃礼记杂记曰。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正义云。此谓适子为妻也。父没母在。为妻虽得杖而不得稽顙。范宣子云。在有二义。一是生时。二是在侧。谓在母之侧。为妻不杖。此说虽亦有疑之者。然窃以父在庶子为妻杖之文推之。岂有父没母在。而为嫡子者。已无避丧主之嫌。为众子者。又本皆有得杖之理。乃于此反然去杖者乎。又考之通典。其载古今丧服之制。为妻一条。在齐缋杖周下。而不杖周则无文。其开元礼亦同。又考之司马温公书仪。以至明史礼志。亦无不尽同。不着父母在否之异。则自当以仪礼所言为断。然如古者七十则老而传。传者。传重也。则于父母之丧。尚或不尽如礼。唯衰麻在身而已。而谓其尚主适子之妇之丧乎。窃意此时。父虽在。不为丧主。适子亦自可以杖即位。此则古人所未言及。窃以意度之。而谓其必如此也。妇人天夫。故移父之斩于其夫。夫之于妻。义亦不可薄。上以承宗庙。下以嗣续。故以为母之服服之。不为过厚。岂与夫旁期者可相为比例哉。虽然上所陈者正礼也。而事或不可通于今。如世俗父丧称孤子。

母丧称哀子。继母在则不敢遽称哀子以讬告于人。而必标明其上云。奉继母命称哀。否则继母之党必有起而成衅者。此亦岂古来如此分别乎。然而不可违也。今父没母在。或生母在。如妻死讬于人。而书杖期夫。吾知必有挟其短长。而责其忘母为不孝者。则莫若遵乎杖之实。将至母侧则去之。而讬词则不书杖字。此既不背古。又不违今。则庶乎两得之道也。礼应杖者亦有去杖之时。如父之丧以杖即位者。适子为后者也。庶子则不以杖即位。则与丧妻而至母侧去杖事正相同。况有范氏之说可据乎。

妇为舅姑服说

华学泉

或问仪礼妇为舅姑齐衰期。何也。曰。先王之制礼。称情而立文。弗敢过也。弗敢不及也。至亲以期断。天地则已易矣。四时则已变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期而除。礼之中。情之节也。孙为其祖父母期。至尊也。妇之于舅姑。其尊如孙之于祖斯已矣。子为母齐衰。母至亲也。妇之于舅姑。其亲如子之于母斯已矣。夫丧服非以为名也。必称其实焉。斩者。斩也。三年之丧如斩。所以为至痛极也。斩衰貌若苴。色容称其情也。恻怛之心。痛疾之意。伤肾干肝焦肺身病体羸。其哭也往而不返。其思慕而不得见也。若将从之。此人情之至极也。先王以为惟妻之于其夫。孝子之于其亲。其情尔矣。非可以责妇之于舅姑也。先王约人情之中而为之节。使之不敢过不敢不及。是故以期为断也。或曰。女子在室。为父母三年。出则降而期。以事父母者事舅姑。故降父母之服以服舅姑。使知舅姑之尊。所以专其情而不敢二也。曰。此后王改礼之意则然矣。先王之制礼不如是也。礼。女子适人而降其父期。传曰。不二斩也。不二斩者。不二天也。夫人之于其夫也。臣之于其君也。子之于其父也。三纲也。臣以君为天。子以父为天。夫人以夫为天。一也。臣为君服斩而为君之父母期。子为父服斩而为父之父母期。妻为夫服斩而为夫之父母期。称情而为之。弗可易也。且古之视斩也重。今之视斩也轻。古不二斩。虽以母之尊。不敢上同于天。而女子一适人则为之降其父以尊其夫。尊其夫。乌有不尊其夫之父母者。虽仅为之服齐衰期。而其情有隆焉者矣。后世易舅姑之齐衰而加之以斩。则于先王制服之意。所谓称情而为之文。有不可问者矣。

与友人论无服之殇书

卢文弨

承示所论无服之殇三条。其一条云。无服之殇。经不言其丧之节。传谓以日易月。乃以哭之日。易所应服之月。如期亲之殇。十三日卒哭。不识此十三日中。衣服冠纓何若。用凶则违礼。从吉则非情。文弨案吉凶相变。此十三日中。必非吉服可知。羔裘元冠。夫子不以吊。吊且必为之变。况此所殇者。固当为

之服期者乎。经虽无文。或当如深衣练冠之制可也。文昭又以是推之。假如父若夫有丧未除。其为之子若妻者。既终丧。遂偃然纯采可乎。然则无服者。固不谓其皆可以吉服也。抑古之人施之有其等。其必由厚且重者。等而下之。以至于轻且薄者。亦不患其忽然不足以相及。否则于此何有焉。又一条云。古者士逾月而葬。其在期殤。十三日卒哭。必不葬以逾月。而不言其期。何也。文昭案葬可以月计。而不可以日计。日计则已蹙。谓夫天时人事之或有不齐者。不可以壹切也。然无服之殤。瓦棺而葬于园。事约而易举。必不葬以逾月。旬之内外可也。又一条云。延陵季子之子。死于齐。葬于嬴博之闲。韩文公葬女商南。既而归葬河阳之墓。夫二子皆习于礼者。今将奚从。文昭案季子殆有为之也。以君命使。而以子之丧入。可乎哉。观其左袒。则用吉礼也。且既言骨肉复归于土命也。而又重淳然申之曰。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既不得以其丧归。故但冀魂气之得以随己而偕反。其惨痛之情。千载如见。今使无季子之事。而茕茕弱。死不得归骨于父母之邱陇。以生怨死。情何可安。然则当以文公为常法可也。瞽论如此。尚冀足下有以教之。幸甚。

答金理函论殤服书

吴定

曩学使选拔多士。仆以下殤子新死。未与试。议者喧然。辱足下赐书垂问。度仆必有说。意气肫诚。读之感泣。顾敢不吐其愚于知己之侧乎。昔先王体人哀戚之情而制丧礼。知人之痛。未有过于父子也。故成人之服。首列父母。殤服首举子女子子大功焉。诸侯无殤服。而独不降适子之殤。先王之意可知也。顾殤服皆详下殤子。独不着中殤者何也。先王以子有贤不肖。下殤去中殤一间。不忍以下殤子之服。尽杀中殤也。虚其文以听为父母者之自审而已。且夫礼者。贵师其意而通之者也。考齐衰大功之丧。三月不从政。不从政。则在古不应选举在今不赴有司之试昭昭矣。昔嵇绍拜徐州刺史。以长子丧去职。是古人丧子不从政之验也。马融遭兄子丧。自劾归里。是兄子丧且不宜从政之验也。宋制。总丧不得赴举。郭稹冒总丧。为同辈所讼。遂殿三举。其制视古礼尤过之。由此观之。仆亦非无据矣。或谓国家之律。不制殤服。何得援往说以证乎。仆以为不然。国家虽未着殤服之文。固未有禁殤服之令也。自古师不制服。然汉李膺师事荀淑。淑卒。膺为尚书。自表师丧。明洪武既除期年奔丧之制。其后御史陈德文乞奔嫁母丧。许之。丧礼虽经屡变。而王者终不忍夺匹夫匹妇之情。所以教天下之慈孝于无已也。仆山中一儒生耳。因丧子偶不与有司之试。岂遽戾于大典哉。仆向无昆弟。先君子弃仆时。仆长子就傅他乡。茕茕苦块中。风雨冰雪之晨。疾痛之夕。惟此子与仆不相离也。且人之痛其子。惟贤明孝谨之子尤甚耳。仆之子虽不肖。然尝辱乡曲神童之誉。而事仆又左右无违。是

以为父母者。但觉其贤。不知其不肖也。足下谓仆之痛何如哉。今者渴葬之士未干。言笑之声容未远。而顾汲汲与今进取之士竞得失。以求一己之荣。仆心何忍哉。昔者子夏哭子丧明。曾子责之。以其过也。若仆当学使试士之时。子之丧未踰月也。以三月不从政之文考之。仆之是非。一言以判矣。吁。吾闻天下有生相爱而死相遗者矣。未闻有厚其死而反薄其生者也。仆庸陋何足道。足下志士也。他日列百官。抚士庶。欲求礼教风行。彝伦雍睦。其必自丧礼始欤。

嫂叔无服说

万斯同

嫂叔无服之说。屡见于经。似无可疑矣。乃仪礼丧服记。又有夫之所为昆弟服妻降一等之语。则何也。郑氏于此条无注。贾氏亦不得其解。谓夫之诸祖父母见于缙麻章。夫之世叔父母见于大功章。夫之昆弟之子不降。嫂叔又无服。今言从夫降一等。记其不见者。当是夫之从母之类。噫。从母之类。而可称之为兄弟乎。既言兄弟。而可索之于兄弟之外乎。郑氏之不解。不能解也。贾氏以从母当之。不得已而强为之解也。然则何以解之。曰。此正嫂叔有服之明证也。丧服经。虽不言嫂叔之有服。亦未尝言嫂叔之无服。惟子夏作传。见经但言夫之祖父母世叔父母。而独不言昆弟。故问曰。夫之昆弟何以无服也。又自以母道妇道解之。记礼者。于经之所未及。往往见之于记。今记文具在。人无不以记之所言。与经之所言并信。何独此条之记不可信以为嫂叔之服乎。从上世以来。嫂叔原未尝有服制。至作仪礼之人。见其不可无服也。故不直笔之于经。而但附着之于记。以见后人之所补。而非先王之所制也。至大传所言名治之说。即引子夏之传。且细观其文。止言名之宜慎。而未尝言服之宜无。则亦不足以为无服之据。檀弓言子思之哭嫂为位。不言有服无服。然既已为位。安知其不有服也。惟奔丧篇。言无服而为位者惟嫂叔。此传闻异辞。但据丧服之经。而不据丧服之记耳。然虽言无服。而未始不言加麻。则亦深知无服之不可。而加麻以表其哀戚之情也。宁谓遂可以不服乎哉。或者曰。如子言则是服夫之兄弟大功矣。后世制为小功。议礼者犹以为非。而可以服大功乎。曰此所谓服。从服也。非正服也。凡从服者多于己无亲。如夫之君。夫之旧国君。族之宗子。彼于我何亲。而皆服之齐衰也。无亲于我者而可以服齐衰。与我同室者。独不可以服大功乎。然则何以必大功。曰凡从服例降一等。夫于姑姊妹大功。则妻为之小功。夫于兄弟期。则妻为之大功。此一定之礼也。且不观娣姒之服小功乎。夫于兄弟之妻大功。故妻降一等而小功。吾于服夫之姑姊妹娣姒小功。而知大功之服为一定而不可易也。独怪蒋济诸公。不能援此言以明嫂叔之有服。而但以娣姒妇为证。致人之有异论。使其执此以立说。则一言可以折诸人

之角。又何待更端而决哉。唯成粲援此为证。可谓得其要领。而惜其语焉不详。而亦无以关诸儒之口也。然则推而远之之说可废乎。曰。此世儒附会之说也。先王之制礼。宁专为不肖者设哉。世之乱常渎伦之事。自非大不肖者必不至此也。欲为不肖者立防。而反废亲亲之纪。先王之所不为也。且彼之所为远嫌者。将由夫淫邪之人与虽无服制。岂能禁之。将由夫修饰之君子与虽有服制岂能乱焉。况所为远别者。亦当远之于生前。而不必远之于身后。当夫身没之后举家缟素。而吾独吉服于其间。曰。将以远嫌也。天下岂有此不情之人哉。此非吾之言。仪礼之言也。吾之言不可信。仪礼之言亦不可信乎。且此条而不作此解。将何以解之。纵有善辨者。恐不能别为之说矣。

叔嫂当服大功说

邵长蘅

檀弓曰。叔嫂之无服也。推而远之也。奔丧篇曰。无服而为位者惟叔嫂。后世议礼之家。遂为叔嫂无服。至贞观始制小功。至今因之。愚以为叔嫂无服之文。非古也。殆秦燔书籍。经有舛讹。而解经者之蔽也。先王制服也。父族九世三从。凡四十有八。母族凡四。妻族凡二。至于舅之妻。从母之夫。同爨皆为之缌。而嫂叔在一门之内。有相奉养之义。而无服纪之制。揆之礼经。不当如是之疏。凡人有嫂之丧。其父母为之服大功矣。其子为服齐衰期矣。其妻为服小功矣。单子一身。立于父母妻子之闲。环顾衰麻。而已从吉服。饮酒食肉。晏然同于无丧之人。准之人情。不当如是之诡。抑又有不可解者。夫所谓推而远之者。非谓别嫌防微。为淫邪之人禁未然乎。呜呼。春秋之世。烝母夺妇。兄妹宣淫。凡后世所为内乱禽兽行之事。已无所不有。世变之极。岂由服制。若谓无服可以防淫。则五服俱应割绝。嫂叔何嫌。而断断然独为之防。何迂愚之甚也。且夫服之轻重。形之生杀分焉。故传曰。罪多而形五。丧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按律文亲族相奸。大功以上论死。而无服者。罪止于杖。若将以防嫌邪。则当引而重之。不当推而远之。引而重之。则亲亲也。推而远之。则途人也。欲为之防而反溃其防。有是理乎。故曰。嫂叔无服之文。非古也。经有舛讹。而解经者之蔽也。然则叔嫂当何服。曰。当服大功。按仪礼丧服记曰。夫之所为兄弟服。妻降一等。此嫂叔有服之明证也。然则何以知其大功。曰此从服也。凡从服例降一等。夫于姑姊妹大功。则妻为之小功。夫于兄弟期。则妻固应为之大功矣。且不观娣姒之服小功乎。夫于兄弟妻大功。故妻降一等而小功。此尤确然无疑者也。然则先儒何以不主其说。曰。郑氏贾氏。皆泥于檀弓奔丧之文者也。故郑氏于丧服记一条不敢解也。贾氏支离而为之解也。后儒又泥于郑贾而不敢异同其解也。戴记多汉儒语。而仪礼自是周代之书。与其信戴记。无宁信仪礼也。然则今制何以不大功而小功。曰当时贞观诸臣。但

引同纓緦。而不知引丧服记之文。此不详考之过也。虽然。非余之臆说也。蒋济成粲袁准魏征颜师古诸人。皆已言之。程朱二子亦曰。后圣有作。须为制服。余尝诵说之云尔。嗟乎。古今异礼。制不相沿。故礼有变古而得中者。叔嫂之无服而有服也。母之易期而三年也。易齐而斩也。殡而不涂也。重易而帛也。庶人之祭三代也。虽百世遵之可也。周公复生。讵能轻议哉。

嫂叔无服议

毛岳生

昔先王制服。三年之丧。由人心之不忍而节焉。其它尊卑隆杀。则皆缘义而推。由名而加者也。义无可推。名无从加。则无服矣。礼大传曰。同姓从宗。异姓主名又曰。名著而男女有别。是故嫂叔之无服也。为慎于名也。无母妇之名。而为母妇之服。是甚悖于义而紊其序焉。此先王主名而别男女之道也。而后人必论为有服者。彼既不察名之二义。又以传言无服。而丧服记则曰夫之所为兄弟服妻降一等。文与传乖异。而记恒记经不备。是知古非无服。谓宜服大功。后唐定服小功不废。殊不知记云夫之所为兄弟服。犹曰夫之所为小功服。举兄弟以着其目而明其降。不专以属兄弟。然记不曰小功何也。大功小功。有成人未成人之异。而服因有受与无受。曰小功。惧其无差别。故不曰小功。而曰兄弟服。非以云嫂叔服也。然何以知非昆弟而决为小功。昆弟之服。已具于经。而夫之昆弟无服。传固言矣。记之传曰。何如则可谓之兄弟。传曰。小功以下为兄弟。言远兄弟自小功始也。曾祖父母正服小功。而经列齐衰三月。传曰。何以齐衰三月也。小功。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则此兄弟小功必矣。康成曰。兄弟犹言族亲也。所以谓之族亲者。记云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与兄弟居加一等。大功以上。则义固亲。服已重不可加。故传解曰。小功下。而记他云兄弟皆小功。族亲所容者广。因举以释其疑而通其义。不然。记云兄弟服亦纓类。则降又何等。而妇人又礼不袒焉。是故他经言兄弟。固不举属小功。然传各有义。此谓小功决也。由是言之。期亲昆弟妻无服。至于小功。而从为之纓。先王制服。必不若是无等矣。又丧服自君父外。不曰某为某。则曰为某。繁列名称。以次其类。嫂叔果有服矣。此当云夫之为兄弟服。不当云所为也。所为云者。所为如是之服也。且记前云。君之所为兄弟服。室老降一等。公士大夫。降其旁亲。自期以下。不独昆弟。大功章云。大夫。大夫公之昆弟为从父昆弟庶孙姑姊妹女子子适士者是也。此独云兄弟何邪。若然。凡记云所为兄弟服。举兄弟以着其目而明其降。不专以属兄弟。又其易明者也。夫记不与传殊。而必欲执记以违传。用苟背于经。是岂为知礼哉。然魏蒋济论嫂叔之服。误据娣姒妇文。时固辨其非而正其失。至晋成粲援记为典。粲固不考记义。苟说又辄放逸。不曰夫之所为兄弟服。而曰夫为兄弟服

。妻降一等。自晋及今。鲜有言者。则以不维记云所为之义。又不察兄弟谓小功。其所称遗异。无词辟之故焉。然则嫂叔无服信矣。而人果幼失父母。生长于嫂。嫂之鞠养。情若所生。如魏征云者。亦忍而无服乎。又退之服期非乎。夫先王制礼。不逆人情。独嫂之尊而无者。以为使叔期。则疑于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大功小功。则疑于父母为子长妇庶妇之丧。举室于名。而不顺乎情。至若无母之实。有母之名。礼犹服乳母缙。岂有恩实同母而服至缺于三月。然而不言者。以非恒见。又后可缘义起也。是故为嫂服。必如退之嫂者乃可。不若是。则惟无服以昭其别。且魏征所议小功。欲尊其嫂而报之德。而使嫂反屈于已服之之名。又使凡为叔者。皆袭以行。以是为畔于礼而不可耳。虽然君子临丧则哀。而礼又有同爨之缙。吊伤之节。至嫂之丧正降报服室从而变。而独无易于故。固情不安而义弗忍焉。檀弓曰。子思之哭嫂也。为位。奔丧篇曰。无服而为位者。惟嫂叔及妇人降而无服者麻。康成解谓吊服加麻袒免为位哭也。又谓兄公于弟之妻。则不能也。而吴射慈断加麻日数。以为大殓及殡而除。是凡嫂叔之丧。相为吊服加麻。逮殡而除。戚与敬见。而又无嫌于名。君子其或有取焉者矣。或曰。曾子曰。小功而不为位也者。是委巷之礼也。疑为位皆有服。且记云云。康成不言。而贾公彦又释为从母类。果若所云。则近世经师之说。为胜于古也。夫丧有主人之位。有宾位。宾不闻有丧无服为位。固记之文也。康成不言。以其义明。又兄弟谓小功也。若贾氏则不得其解而曲为说。然固知其为小功类矣。后人解经。或过前人。服问之外兄弟。郑氏举小功服之外。祖父母与从母。则阎君若璩不为无说焉。惟戴君震谓昆弟兄弟异义。古人昆弟不言兄弟。兄弟则举其远者。此固执于传而不可通耳。夫服纪重轻。非圣人不能断。而君子议礼。不由先王之制。而考传记文义之着。徒为烦说以淆于理。则吾见其昧于礼而无适从焉。故择论说作此议云。

父妾无子服制义

刘榛

予甥侯方至。丧其父无子之妾徐氏者。问礼于徐子迩黄恭士宋子介山及予。迩黄据吕司寇四礼疑曰。母之名。生于父。不生于子。有子与否。皆庶母也。当服期。方至难之。迩黄坚其议。予既寡闻见。不足以言礼。而迩黄又长者。不敢与面争。因退而议曰。母之名生于父。不生于子。似也。然考之仪礼。缙麻三月曰士为庶母。注曰。士为有子者服缙。无子则已。朱子家礼祖之曰。士为庶母缙麻。谓父妾之有子者也。明制改服期。会典八母图曰。父有子妾。本朝律曰。父妾无子。不得以母称。盖谓有子始得正乎母之名。为其子之母者。斯嫡子众子因而庶母焉耳。是母之名虽生于父。而所以得母之名。则实由乎其子也。无子。则何母之有。丧服小记曰。士妾有子者而为之缙。无子则已。夫

妾必有子者服緦。则父妾必有子者服期。义愈明也。无子者不足以当君之緦。则无子者必不足以当嫡子众子之期。义愈明也。或曰。妾为君斩衰。为君之父母期矣。为女君与嫡子众子皆期矣。未尝别有子无子也。而报之者则否。于人情安乎。予曰。大夫于贵妾。不问子之有无皆服緦。可知此乃圣人所以抑其贱。而尤防夫宠溺者之得以行其私也。是故以有子为断礼。固非施报之常情所能齐矣。或曰。徐氏有子而殇。非已正乎母之名者欤。予曰。子未下殇而歿。安在其为有子也。譬如王公贵人。既削其籍矣。仍得以王公之礼葬之乎。或曰。君子过于厚。即不可期降焉者。不可以义起欤。予曰。先王制礼。正名而定分。必使过者俯而就。不至者跂而及。盖曰不容有自行其意者。人各自行其意。乱孰甚焉。或曰。吕司寇之疑也非乎。予曰。谓之疑。阙焉可尔。夫必有子而后为服者。本于经。着于律。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以一人之疑而遽废焉。敢乎哉。或曰。徐氏之节可敬也。卒无容以少厚乎。予曰。厚其敛葬可也。礼为出母嫁母齐衰杖期。而为父后者无服。心丧而已。夫心丧云者。本无服而不忍已于心。不忍已于心。而终不容为之服。故孔子之丧颜渊子路也。若丧子而无服。孔子没。诸弟子亦若丧父而无服。以此例之。若丧庶母而无服。而心丧以终其月焉。亦足以报徐氏矣。顾可轻为服乎哉。

妾服议

陈祖范

古今服制不同。大都后加隆于前。如父在为母期。礼也。唐父在亦三年。明又升为斩衰。嫂叔无服。礼也。唐加小功。从母小功而舅緦麻。唐改舅为小功。庶子为父后者。为其母緦。明制则斩衰三年。士为庶母緦。明制则杖期。其古礼有服而后直去之者。仪礼云。贵妾緦。丧服小记云。士妾有子而为之緦。无子则已。后代不问有子无子皆无服。窃以理与势权之有难安者四焉。明以来妾母之服。一如正适。子于其母。既全不厌降。而抗卑于尊。夫于子之母。又自尊而厌卑已甚。彼此何不相顾也。此一不安也。正妻若无子。妾有子。方藉妾子以承宗祀。而愬然于其母之丧。二不安也。或女君亡而妾摄职。生用其劳。歿曾不得比于同爨之緦。三不安也。服有报。妾为君斩衰三年。君为妾乃吝三月之报。四不安也。岂以人情多溺于私爱。以妾为妻。故矫枉不嫌于过正与。要不若古礼之为当矣。

答王山史书

顾炎武

仲复之言。自是寻常之见。虽然何辱之有。小星江汜。圣人列之召南。而纪叔姬笔于春秋矣。或谓古人媵者皆侄娣。与今人不同。诚然。然记曰。父母有婢子。甚爱之。虽父母没。没身敬之不衰。夫爱且然。而况五十余年之节行乎。

使乡党之人。谓诸母之为尊公媵者。其位也。其取重于后人。而为之受吊者。其德也。易曰。利幽人之贞。未变常也。诸母当之矣。君子以广大之心。而裁物制事。当不尽以仲复之言为然。将葬。当以一牲。告于尊公先生。而请启土。及墓。自西上。不敢当中道。既窆。再告而后反。其反也。虞于别室。设座。不立主。期而焚之。先祖有二妾。炎武所逮事。其亡也葬之域外。此固江南士大夫家之成例。而亦周官冢人或前或后之遗法也。今诸母之丧。为位受吊。加于常仪。以报其五十余年之苦节。足矣。若遂欲祔之同穴。进列于左右之次。窃以为非。宜追惟生时实命不同莫敢当夕之情。与夫今日葬之以礼。没身敬之。不衰不义。固不待宋仲几鲁宗人衅夏之对也。谨复。

师服议

万斯同

檀弓曰。孔子之丧。门人疑所服。子贡曰。夫子之丧颜回。若丧子而无服。请丧夫子。若丧父而无服。吾读礼至此。窃叹记礼者之失言也。夫父之服子以期。为宗子为长子三年。其余则长子与众子均齐衰期年。子之服父以斩。若是乎父之为子。与子之为父。其礼原有不同也。夫子之于门人。可以无服。而门人之于夫子。亦可以无服乎。倘谓师不服弟。而弟亦可不服师。则父服子以期者。子亦将服之以期乎。愚谓情若父子。可也。因师无服而弟亦无服。则不可也。礼又言孔子之丧。二三子皆经而出。夫丧莫重夫首经。既加经。则必用素弁矣。既素弁。则必用疑衰矣。凡此非丧服而何。而何以云无服也。孟子亦言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相向而哭。彼三年之中。既聚于庐内。岂以吉服相对乎。知其必有服无疑也。而子贡乃更筑室。独居三年始返。彼隆于师谊如此。岂肯创为无服之说。以薄待其师邪。愚谓丧父无服之言。必记礼者失其真。而非子贡实有是言也。乃自檀弓载此说。后之论师服者。率以此为据。纷纷之论。皆谓师不当制服。则皆此说有以启之也。夫朋友麻之文。载在仪礼。圣门弟子。岂有不知之者。而谓其待夫子反不若朋友哉。吾固以为非子贡言之也。

顾大韶放言七十子之事孔子也若事父其丧孔子也若丧父而无服矣然而终不能为服者何也惧启后世之争也使丧服有师弟之条则世所谓句读之师百工技艺之师以市井为心交易为道者将安所置之邪故圣人浑之而教之心丧焉夫曰心丧则其事之如父也与视之如市人也乌乎知之亦惟其心焉知之而已夫朋友亦犹是也

师制服议

杭世骏

自檀弓心丧之制定。于是门人之于夫子。若丧父而无服。然犹居则经。汉夏侯胜死。窦太后为制服以答师傅之恩。而东汉风俗。遂为制杖。同之于父。甚且有表师丧而去官。延笃孔昱李膺见范史宣度见风俗通刘焉王朗见三国志其较著

者也。而应劭尝讥之。至晋定新礼。从摯虞之议。谓浅教之师。哲学之徒。不可皆为之服。或有废兴。悔吝生焉。于是无服之制。相沿至今。未之有易。杭子曰。甚乎虞之教人以薄也。师者。匠成我以进德修业者也。于其死而等诸涂之人。在人情为寡恩。在礼制为阙典。浅教之师。哲学之徒。以之几圣学。较儒术。固不可同日语。然向者既有北面之义。民生于三而事如一。教不同而伦则同。为制服。以厚俗也。若谓其浅教哲学。而豫申废兴悔吝之说。浇季末俗。将遂有逆师畔教。借口实于摯虞之议。而传道受业解惑之儒。竟至甘受菲薄。而莫能以师道自立者。故吾之议。谓师死不可以不制服。其制奈何。吊服加麻。三月除之。此魏王肃郑称之礼也。吊服加麻。既葬除之。此宋庾蔚之之礼也。礼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而葬。春秋疏云。踰月亦三月也。此五服之总也。其服奈何。朱子之丧门人。用总麻深衣而布缘。何北山之丧。王鲁斋定议元冠端武加帛。深衣布带加葛经履。金仁山易之为元冠加帛经带方履。今可仿其意而变通之。元冠经带可也。三月不宴。不听乐。三年心丧。

卷六十六礼政十三祭礼上

论神

钱维城

神者天之鬼也。鬼者人之神也。故神在天人之间。天不死何以云鬼。天之运于阳者。日月星辰风雨露雷皆天也。天之运于阴者。日月星辰之所以行。风雨露雷之所以燁忽而濡润者。皆神也。神依天而行。古圣王为之坛墪以安之。祭之从于郊。朝日于卯。夕月于酉。从天之道也。神依人而立。于是有句芒祝融后土蓐收元冥。以配五方五帝之祀。又有先嗇先蚕实沈台骀社稷百神。及能为民御灾捍患者。皆祀之。其牲体而不割。熟而不荐。天人之间也。故神得其职。则寒暑以时。旱潦有节。草木鬯茂。疫厉疾虐不作。民无天札。神与人近。则有非所见而见。非所闻而闻。非所言而言。民乃妖祸。神与人远。则祭祀不享。祷福不应。蓍龟不告。民无所控。书曰。人神以和。和者非远非近。各得其所而相为功也。后世之事神。皆以鬼道事之者也。为之宫室以奉之。衣冠以饰之。歌舞啼笑送迎以乐之。人与神褻。神乃不格。而鬼物凭凌乎其间。于是或降于人。或附于物。颠倒兴灭。民以惶惕。今夫气不能有正而无邪。故有正神。亦有邪神。譬之于人。聪明正直而壹者。君子也。非然者。小人也。以邪佞谄媚之道事君子。君子必怒而去之。而小人至矣。故曰。上古天与人近。后世天与人远。非天之有远近也。上古崇神。后世崇鬼。而神之职有得失故也。故知神之说者可以事天。可以治人。

论鬼

钱维城

祖宗非死也。子孙而死之。则死矣。人固未有死其祖父者。亦未有生其祖宗者。生而生之。死而死之。非孝也。礼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此如焉者。非至死亡而知之。其事生事存。必有大异乎人之事者矣。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人之与鬼神。生之与死。若寒暑昼夜之不同。而夫子云尔者。何哉。鬼神者。不远于人。而常以人为体。故有在天之鬼神。亦有人心之鬼神。死者反其所以生。故有死而死。有生而死。亦有死而生。祖宗者。吾形气之所自来也。人生以气不以形。死者死其形耳。其气为精爽。发扬于上。为昭明焄蒿凄怆。固未尝亡也。古者孝子之事祖宗也。不忍其形之亡。而徒以气求之也。于是乎为尸以像之。从其本而不遗其末。而后世之为祭祀者。不必其气之相属也。则其本已消亡矣。分祖父之形气以有吾。又分祖父之形气以有伯叔兄弟。伯叔兄弟者吾祖父之形气也。家庭诟谇。手足忿争。人情之所时有。然而不敢逞者。惧吾祖父之或闻而加责焉。及其死也。刀锥之末或操戈矛。谓其祖父之不得闻而禁之也。是其忍情蓄怒而为之者。方其生而死之矣。齐桓公歿。五公子争立。七日不斂。虫出乎户外。周天元淫于殡。扞其杖痕曰。此老死晚矣。是皆方其生而死之也。人虽甚不仁。设语之曰。尔弑祖父。则必惶然惊。勃然怒。诚畏乎其名也。则奈何及其死而死之。方其生而死之也。祖父之生为人。人以形治。形有所隔。隐微有所不知。其死也为鬼。鬼以气治。气无不通。一念之动无不知之。故畏祖宗尤严于畏祖父。诗曰。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吾之论鬼。所以责人也。

五祀礼略

李光地

古者惟大夫祭五祀。然则五祀之祭。士庶盖不得而兼之也。然今虽编氓之家。醮祭天地。祷祀河岳尊神。僭妄无所不至。而反于五祀之祭。简嫚嫫褻。付之妇人奴婢而已。是古者必大夫而后得行之祀典。今则士庶人之所不屑。必拟夫古天子诸侯之祭。然后用之。俗之悖谬越礼。莫此为甚。故有家者。于祭五祀。不可不讲也。上古穴居野处。凿其最中之处以通明。而雨亦溜焉。故曰中溜。以其最中。是以为一家之主。后代易以宫室。而仍袭中溜之号。不忘古也。其在于今。则当之者。梁脊是已。居一家之中。为一家之主。其神属土。古者士大夫之家。门皆南向。户皆东向。东西阳也。南北阴也。堂之门自外而入。偶而属阴。室之户自内而出。奇而属阳也。惟天子之室。左右有房。则左右中闲。皆宜有户。故在诗曰。筑室百堵。西南其户。言西南者。着天子所独也。其东户。则大夫以下所同。不必言也。大夫士之制。西室东房。房向北。主妇

所居。即所谓北堂。诗曰。焉得草。言树之背。是也。室户向东。主席在西牖下。是也。盖古者门户祭。户阳门阴。今作室者。率以门为美观。至于东西两傍出入之处。亦不设户。阴盛阳衰。岂其所宜。考以五行之内。各宜祭井。然月令其祀行而不及井者。盖古者数家同井。不能家有之。故易以行。或以行为门外馘祭之处。恐非也。冬乃收藏之时。岂宜为出行之祭。盖两阶之下。屏之中间。有行焉。雨集则水所注。今俗呼天井是已。故以代井祭也。如家有井者。则必祭井无疑。五祀之祭。今世简略已极。考之古义。则必躬必亲。不可委之妇人婢仆。乃合礼意。惟神之祭。妇人可摄行之。而使厨者执事。门户井神之祭。子弟可摄行之。而使司门者汲水者执事。中溜最尊。主人在家则必身亲。而使子弟执事可也。祭五祀之时。月令有明文矣。今俗祭土神用二月。政木克土伤之时。祀神以八月。又金盛火衰之候。皆失其理也。今定依古礼二月祭户。五月祭。六月祭土神。八月祭门。十一月祭井。其礼用牲鱼五奠献。如家祭之礼。

唐宋卿大夫庙制考

汪师韩

卿大夫庙制。礼经所载。先儒聚讼纷纭。然古制不可考。而唐宋之制有可稽。窃观周制曰宗庙。唐宋曰先庙。宋儒所定者曰祠堂。宗庙者重宗也。等而下之之义也。先庙者崇先也。推而上之之义也。祠堂则古制。庶人祭于寝。唐宋品官不得立庙者。祭于寝之义也。后人将循唐宋一二品立庙之制。而又欲行三代之礼。此所由齟齬不合而情理多未安欤。夫天子之三公视公侯。天子之卿视伯。大夫视子男。元士视附庸。汉后无建国之侯。则皆天子之公卿大夫士也。古自附庸即得立五庙。五庙者。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太祖者。别子为祖。故百世不迁。继别则已迁矣。唐宋之庙不然也。宋儒礼书。皆以仪礼为本。朱子有鉴于大观改制之非。因会通司马张程吕氏之书。作为家礼。嗣是儒者置唐宋之制于不论。遂使礼经以后。家礼以前。中间千四百年。无复有知旧制者。夫礼因时变。苟有可征。不可略也。庙制废于秦汉。至隋书补辑五代史志。始纪北齐建国。自王及五等开国执事官散官至从二品以上。皆祀五世。五等散品正三品以下。从五品以上。祭三世。正六品以下。从七品以上。祭二世。正八品以下。达于庶人。祭于寝。北齐享国日浅。仅存其说。未必有行之者。旧唐书职官志。祠部职云。凡官爵二品已上。祠四庙。五品已上。祠三庙。六品以下。达于庶人。祭祖祢。与新书互异。新书礼志云。一品二品四庙。三品三庙。此下当有四品五品二庙句史失之三品以上。不须爵者。亦四庙。四庙有始封。为五庙。四品五品有兼爵。亦三庙。六品以下。至庶人。祭于寝。此开元十二年礼也。又云。始庙则署主而祔。后丧阙乃祔。此天宝十载礼也。但云有

祔。不云有迁。言迁祔者。宋史最详。宋制。平章事以上。立四庙。东宫少保以上。立三庙。余官祭于寝。凡得立庙者。许嫡子袭爵以主祭。其袭爵世降一等。死即不得作主祔庙。别祭于寝。自当立庙者。即祔其主。其子孙承代。不计庙祭寝祭。并以世数数迁祧。始得立庙者不祧。以比始封。有不祧者。通祭四庙五庙云。所谓袭爵世降一等者。王燕翼谄议录云。自国公至封男。凡五世。封爵卑者。仅一二世。此议乃仁宗至和二年王尧臣等所定见文献通考先是。皇佑中宋庠见退朝录及后至和中苏颂。见颂本传先后有袭爵之请。而事终不行。然观袭爵之子不得祔。则庙中之主亦无迁矣。

若其言子孙承代。不计庙祭寝祭云者。子既别祭于寝。何又有庙祭者。盖谓如子孙中。复有尊官。亦当自立庙矣。然已有始封在前。不得更自立庙。但许祔其主于先庙。而亲尽则祧。此所以同为子孙。而有庙祭寝祭之异。其言后祔者当祧。则先立者之不祧可见。若使先立者亦以次迁祧。而下又无祔。四世之后。庙仅一主。何以谓之四庙五庙哉。其又言始得立庙者不祧。何也。盖始得立庙者。其主亦是后祔。疑若可祧。而以此比始封。故不祧。古之始封。自上以达下。此之比者。因下以达上。乃明所以得通四为五。通三为四者。以有不祧者故也。惟其制与古异。故建庙必俟疏请。明非子孙所得进退也。唐制虽云四庙外有始封通祠五庙。而终唐之世。不闻有始即立五庙者。权德舆作于先庙碑。又云。国朝之制。凡二品以上祠四庙。三公品第一。虽有始封。亦不敢逾焉。若是则品第一者之四庙。有始封不敢逾。岂反不如品非第一者。得以上及始封。多祀一代乎。盖此所指始封不逾者。亦若宋所谓立庙之子孙。复有自当立庙者。宋以有始封。仅许祔庙。而唐则以品第一。得又自立庙。此为不同耳。德舆又作韦先庙碑。自之高祖机为第一室。递至曾祖祖考凡四室。此碑作于庙成八年谥忠武之后。当祔庙。而机之在第一室者如故。不言将祧也。又考旧唐书德宗本纪。马燧以贞元十一年薨。十三年祔庙。命所司供少牢给卤簿。此乃立庙者丧阙祔庙之证。其它各先庙碑所载。李绅之高祖敬元。在则天朝为中书令。封赵国公。必已有庙矣。而绅为检校户部尚书。请立三庙。三庙不及高祖。绅之曾祖祖考原皆无庙也。此乃子孙不祔庙。又始封非前祖之证。再如王涯始镇剑南。请建三庙。后拜司空。增立四庙。是虽因进职而增。而广三为四。庙可增加。即通四为五。制当无异。唐之通祠五庙。亦必以立庙者当始封也。或云。开元礼。三品以下祫享仪注云。若始封仍在曾祖以下。则虚东向之位。又有出毁庙主。出未毁庙主之文。苟无迁祧。何以云毁云仍在乎。窃思祫享者。合食也。祫自当兼已未毁之庙言之。然若曾祖以下递迁。迁即庙毁。而始封正位东向。其曾祖祖考毁庙之主。祫享时。出乎不出乎。出则分尊。位置何所。不出。则是尊孙而废祖。是乃代宗德宗时。迁祧献懿之所为。元宗方创九

庙之制。追尊献二祖。并已迁之主。复还入庙。岂其于臣下预立此制乎。故必以实事可征者为据也。间尝推求其故。古之诸侯。不敢祖天子。而子孙皆为诸侯。无贵可言。故惟太祖不迁。余皆五世则迁。而独重宗子。此亲亲也。等而下之之义也。唐宋非尊官不立庙。庙特以表有功德者之显扬其亲。故惟立庙者。乃得祔庙。此贵贵也。推而上之之义也。大唐宋庙制皆如后世之专祠。特因其人以及其祖考。为与专祠异也。顾先儒若司马温公程子朱子俱未论及此。当时国制有定。非可私议。又当时着令力所不及者。仍听寝祭。则其当有庙而无庙者多矣。抑袭爵虽不行。而立庙者之子。固不许祔庙。则是迁祧独当为祭寝者。酌之以维宗法。而岂得以例特立之庙哉。至宋徽宗大观四年。议礼局以执政以上祭四庙。余通祭三庙。不合礼意。请更定五世三世二世之制。所云通祭三世者。至和后不知何时变礼。志阙其文。而所议高祖上一祖称五世祖。则较古之诸侯而更过之。失礼甚矣。乃明嘉靖中。夏言犹祖其说。何欤。

按唐志所云三品以上不须爵者其义难明盖唐重职事官不重爵与勋官故祠四庙者皆以其官不以其勋爵如令狐楚乃银青光禄大夫从三检校礼部尚书正三上柱国正二开国伯正四田宏正乃银青光禄大夫从三检校工部尚书正三兼御史大夫从三沂国公从一乌重允乃银青光禄大夫从三御史大夫从三开国郡公正二若论柱国之勋国公郡公之爵皆不止三品而其官皆检校尚书御史大夫出为节度使考上州刺史职亦三品故庙数皆止于三不以勋爵尊也其四庙者韦为太尉中书令封南康郡王于守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燕国公王涯以尚书右仆射加司空封代国公其四庙乃以太尉司空之故不因王公也唐朝会郡王任三品以下职事者居官阶品之上国公无职事者居三品之下郡公居从三品之下县公居四品之下若其为侍中中书令尚书御史大夫等官而职加保傅仆射者如郑余庆以太子少保从二判太常寺卿正三得立四庙此乃三品之不须爵者盖其不须爵乃因兼三品以上之职非谓三品之无爵者反胜有爵也大三品祇论官故兼爵虽尊不得立四庙四品五品始论爵故既有兼爵可立三庙耳若李绅以检校户部尚书汴州刺史宣武节度使于文宗开成间请立三庙其官三品故也而白香山为作先庙碑乃书检校尚书右仆射上柱国此是开成四年武宗即位绅改镇淮南加职至于二品绅于此时未尝疏请增庙而但乞为其始得立庙之碑香山亦未详明其制真以此为请庙时之官阶诚为于文律韩柳必不然矣至天宝十载着令京官正员四品清望官及四品五品清官皆听立庙勿限兼爵清望官惟四品有之清官自四品至八品皆有之是并四品五品亦不须爵而可立三庙矣至若崔圆为淮南节度观察使尚书左仆射赠太子太师当立四庙乃圆生前未曾疏请身后其子仅以圆及祖祢为三庙苏云卿作庙碑但云不立五庙而立三庙不言何故按圆于天宝末为剑南节度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肃宗还京拜中书令封赵国公明年削除阶封后乃复起其不遵开元定制而祇立三庙者应是四庙非朝命不得立而不论加职与赠官则

为节度者其子孙自得立三庙也此于史皆无明文不有诸庙碑何由得稽遗制于什一哉

品官家祭之礼会典

品官家祭之礼。于居室之东立家庙。一品至三品。庙五间。中三间为堂。左右各一间。隔一墙。北为夹室。南为房。堂南檐三门。房南檐各一门。阶五级。庭东西庑各三间。东藏遗衣物。西藏祭器。庭缭以垣。南为中门。又南为外门。左右各设侧门。四品至七品。庙三间。中为堂。左右为夹室。为房。阶三级。东西庑各一间。余如三品以上。八九品。庙三间。中广。左右狭。阶一级。堂及垣皆一门。庭无庑。以篋分藏遗物祭器。陈于东西房。余如七品以上。皆设四室。奉高曾祖祢四世。昭左穆右。妣以适配。南向。高祖以上。亲尽则祧。藏主于夹室。东序西序为祔位。伯叔祖父兄弟子姓之成人无后者。乃伯叔父之长殇。兄弟之长殇中殇。子姓之长殇中殇下殇。及妻先歿者。皆以版。按辈行墨书。男东女西。东西向。岁以四时仲月。择吉致祭。各室设案各一。祔位。东西案各一。堂南设香案一。炉檠具。祝案。设香案西。尊爵案。设东序。盥盘。设东阶上。视割牲。一品至三品。羊一豕一。四品至七品。特豕。八品以下。豚肩不特杀。视涤祭器。三品以上。每案。二。俎二。敦二。笾六。豆六。七品以上。笾四。豆四。八品以下。笾二。豆二。皆一。俎敦数同。行三献礼。行礼。皆一跪三叩。日中乃馔。三品以上。时祭举。七品以上。春秋二举。八品以下。春一举。世爵。父侯伯子视一品。男以下按品为差等。在籍进士举人视七品。恩拔岁副贡生视九品。凡品官先人。恭遇恩赠。制书至。行焚黄告祭礼。牲馔视所赠之爵。馔案视追赠世数。主人以下。跪听宣

制毕。奉主行三跪九叩礼。改题神主。讫。读祝。献酒。如时祭仪。贡监生员有顶戴者。其家祭于寝堂北为龕以版别四室。奉高曾祖祢。皆以妣配。服亲男女成人无后者。按辈行书纸位配食。已事焚之。岁以四时节日。出主而荐粢盛。二盘。肉食果蔬之属。四器。羹二。饭二。荐毕。馔如八品礼。朔望。上香献茶行礼。因事致告。如朔望仪。庶民以正寝北。为龕奉高曾祖祢。岁时荐果蔬新物。每案不过四器。羹饭。其朔望及告事。如贡监生员仪。

家庙祭享礼略

李光地

古礼之坏久矣。其渐有因。其本有根。虽有贤人君子。讨论而服行之。然所谓不尊不信。则久而莫之从也固宜。况乎复古之难。而变今之不易。则凡所讨论而仅存者。亦多贤人君子区区饩羊之意。自其身不能尽行。而望人之从而行之。尤不可得也。礼莫重于祭。而大宗小宗之法。不讲者且数千年。夫无大宗小宗之法。则源远未离。无所统摄。分不定而情不属。虽有仪节之详。将安用之

。是以乡异俗。家异法。有身列荐绅士类。而迷妄苟简。至于犯分悖本而不自知。呜呼。其随俗而安之乎。抑区区讲论。行其宜于今者。而不甚远于圣人之意。庶几存古道之什一于千百也。岁乙巳。家庙始成。先君子将率族人修岁事焉。于是讲其礼曰。此古所谓大宗者也。当有明时。族中先辈长老。亦仿古而立宗子矣。然而有数难者。古者无禄则不祭。故庶人荐而已。所谓礼不下庶人是也。其时卿大夫家。非世官。则世禄。皆朝廷赐也。而宗子主之。故得以其禄祭。今皆无之。则宗子无禄也。奈何犹备大夫士之礼以祭。父为大夫子为士。其祭犹不敢以大夫。况庶人乎。难者一也。古者宗子为朝廷所立。故其人为一家之宗。而必娴于礼法。今则有樵采负贩。使之拜俯兴伏。茫然不省知者矣。而奈何备盛礼以将之。难者二也。凡为宗子者。以其为族人之所尊重。冠昏丧祭必主焉。故祖宗之神。于焉凭依。今则轻而贱之者已素。一旦被衣冠。对越祖宗。人情不属。而鬼神不附。难者三也。是故世变风移。礼以义起。今人家子孙贵者。不定其为宗支也。则不得拘支子不祭之文。而惟断以无禄不祭之法。且近世褒赠祖先。固不择宗支授之。褒赠之所加。则祭祀之所及。揆以王法人情。无可疑者。虽然。古之遗不可弃也。盖缙布冠之废久矣。而冠礼初加用之。中溜之号远矣。而五祀之名沿之。说者曰。不忘古也。宗子之法。先王所以尊祖敬宗。联属天下之深意。今虽废。诘知来者之不复兴乎。是故使禄于朝者。执爵奠献。而设宗子之位参焉。其祝告曰。主祭孙某。宗孙某。盖权以古今之宜。势不得不出于此也。寒家族人极众。既有始祖之庙。则又将使合族均劳而伸其敬。于是又有直祭孙者。其位亦参于主祭孙宗孙之末。而祝版并及之。此余家庙见行之礼然也。难者曰。宗孙亦贵。而爵位下于支子。则奈何。曰。稍相亚者则先宗子。远相悬者则先支子也。其家而适无贵者。则奈何。曰。无贵者则无禄矣。不可备祭礼也。虽有祭田。而非世禄。必也杀其牲豆。略有仪节。彷彿乎古之士礼。稍优于庶人而已。或者尚可免于僭妄之咎乎。其主祭则以何人。曰。使有衣衿而行辈长者为之。或并无。则以宗子也。凡前所讲者。皆为大宗也。若小宗之礼。则在今日尤有至难者。盖既祀其四亲。则必以高祖之嫡长为小宗。而其弊无异于前大宗之所云矣。然始祖不祧。而四亲迭祧。其事体不同一也。今士大夫家始祖多有庙。而四亲无庙。各祭于其家而已。其事体不同二也。故人家之祭四亲。莫不高曾祖同而父异。或高曾同而祖父异。高同而曾祖父异。泯泯棼棼。已非复古者小宗之旧矣。此则余家未能正之。姑且徇俗。无可奈何。然犹高之忌日。则就高之宗子而拜焉。曾之忌日。则就曾之宗子而拜焉。要之大宗不立。则小宗益无所附丽而据依。虽有宋大儒程周张朱诸贤。固未尝极论于此。故曰至难也。

然则为今日之礼者何如。曰。古礼不可复。则存其意焉而已。始祖四亲。于古

固不得人人而祭。自伊川程子之说曰。人本乎祖。始祖皆可祭也。服制及于高曾。则祭享亦如之。四亲皆可祭也。此固所以因世变。顺人情。而为后世折衷。然以程朱所行考之。朱子则不敢祭其始祖。曰疑于僭。伊川遗命。乃有夺宗之言。谓己之官法得立庙也。然则大宗小宗之祭。自二贤行之。而后学益疑于所从。夫大贤言行。将为万世法。岂其有偏见私意哉。以愚度之。朱子避乱而侨居于闽。其族人远在婺源。故朱子不敢独祭其始祖。以安于礼。藉使当日聚族而居。而其族人已设有祖庙。如今人之为者。朱子岂得废之而不祭哉。吾知其必从伊川之说无疑矣。伊川之夺宗。学者尤惑焉。曰侯师圣之言。而非伊川之意。然自唐以来。官尊者。法乃立庙。立庙自伊川。则必以伊川主祭。故曰夺宗也。但不知所谓庙者。大宗乎。小宗乎。如大宗也。则惟伊川生存。乃得主祭。若其子孙为无禄人。则亦不得世其祭矣。以理揆之。必也其小宗也。盖四亲之庙。自己立之。则子孙尤可以世其祭。以终于己。此亦所谓古未之有。而可以义起者也。故于今而斟酌二贤之意。则始祖之庙。如愚前所云者。盖庶几焉。何则。谓之始祖。则其子孙众多。必有法应立庙。而可以主祭者矣。且既踞不祧之位。则其庙固始祖有也。有之则不可废。故其子孙得更迭以其禄祭。无所嫌也。若四亲则亲尽迭祧。而庙非一人之庙。高祖之祭。及其元孙以下则废之矣。故祭不常则庙亦不常。必使法应立庙者立焉。而使其子孙。犹得以主其祭。迄于己之祧而止。如伊川之说。固亦变中之正也。犹以为疑。则亦参以愚大宗之说。立庙者主祭。而仍设小宗宗子之位。奠献祝告同之。其亦可矣。若乃五世之中。无应立庙之人。而其势不可聚。则各备士庶之礼以奉其四亲。而亦当于高曾祖之忌日。各就其宗子之家。而先展拜焉。庶几古人之意未尽湮没。而可以待夫后世之作者。

小宗家祭礼略

李光地

古者宗法之行。宗子祭其亲庙。自天子而下。降杀以两。盖大夫仅及于曾。适士仅及于祖而已。伊川程氏祭礼。始令上下通得祭其高曾祖祢为四亲庙。以谓祭法由服制而起。今丧服及于高祖。则祭亦宜及之。实得人情之安。王岩叟称其有制礼作乐之具。非虚语也。然祭四亲者。亦止于宗子而已。五服以内之支庶。则固有事于。

宗子之家。非家立庙而人为祭也。然古者无田则不祭。祭用生者之禄。是祭祀必大夫士而后具明矣。古所谓宗子者。皆世官世禄者也。今贵达者。未必宗子。而宗子或夷于氓隶。宗子之分与禄。既不足以祀其四亲。而支子有爵俸者。反绌于不祭之文。而不得伸其造远之爱。如此则程朱之礼又穷。故曰。三王殊世。不相袭礼。今之礼。僭乱极矣。后圣有作。虽复缘时损益可也。非天子。

不议礼。吾人身为大夫士。行之于家。去其僭妄紊乱。甚害理者而已。吾家大宗之礼。又当别论。以四亲言之。我于先人为宗子。而祖以上则非。揆之于法。得奉祔祀而已。然小宗之法。今世亦不行。吾家旧所通行。又皆不论宗支。轮年直祀。吾分既足于袷上及高曾。又恐将来服官。不能常预直祀者之祭。食君之禄。以丰于昵。恐非先人之志。故今所奉祀。立四亲。幸今聚族祖里。伯叔每岁直祀高曾祖者。吾咸与焉。然退而修四时之事。亦必设高曾祖考之位而申祝献焉。非僭且渎。实则准以情分而有所不容已也。吾家大宗时祭。旧止春秋。其奉祀祖考者则否。止于清明七月等俗祭而已。吾思古人合诸天道。春禘秋尝。乐以迎来。哀以送往。盖春秋之义大矣。怵惕惻怛之心。自近者始。不当于远祖独行之也。若欲以清明七月俗节当之。则清明为春暮。七月为秋始。迎来太迟。送往太骤。亦失礼经之意。今欲定于二分之月。别卜日为春秋祭。而清明七月则循俗煎饌焚楮。如家礼俗节之祭而已。况家礼尚有四时之祭。皆用仲月。今春秋而外。有冬节荐鲜。可当冬夏二祭。其礼稍杀于春秋可也。又记曰。君子有终身之丧。忌日之谓也。故祭为吉礼。而忌则丧之余也。今俗废春秋吉祭。而反于忌日饮酒食肉。谓之受胙。吉凶溷杂。非人情。殆不可用。今逢忌日。亦当稽朱子家礼及语类所载。变冠服。不饮酒食肉。终日不宴亲宾。志有所至。乃近于正。生忌则不然。礼稍杀而情稍舒可也。墓祭原起于奠后土神。为祖考托体于此。岁祭焉。所以报也。今祭墓者。丰于所亲。于土神辄如食其臧获而已。简嫚之极。必干神怒。故今定墓祭牲饌祖考与土神同。奠献则依家礼。先祖考而后土神。自内而外。非尊卑之等也。此数者。皆大节目。苟失礼意。不可不正。其余如元旦五月节中秋重阳节。此等皆可不拘丰俭。循俗行之。所谓事死如事生。节序变迁。皆寓不忍忘亲之意。

时祭。春秋用羊豕。冬夏或一羊一豕。祔忌日及生忌日俱用羊豕。高曾祖忌日用牲饌。生忌日用牲果。元旦清明七月除夕用牲饌。端午中秋用酒。或一饌。俱角黍月饼之类。墓祭祖考土神。俱用特羊或特豕。

宗子主祭议

李绂

白虎通云。宗者何。宗有尊也。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盖诸侯世国。大夫世家。然后别立宗子。以统其族人。封建废。世禄不行。惟天子得立宗人府。其在臣下。惟衍圣公近之。若公卿以下。皆不能立宗子。其说详见于罗文恭公宗论。而后世乃欲自始祖而下。并以长子之子孙为宗子。毋乃误甚。长子之子孙。其世世之长子。不惟不能皆贵。亦不能皆贤。于是有降在隶庶者。甚或辱身贱行。寒饿不能自存者。安得奉为宗子以主祭而统族人。宜高安相国讥为渎祖而不可用也。况主祭者祭之主。即礼文所谓主人也。主人行礼。必视其爵

。士祭以三鼎。大夫祭以五鼎。庶人无田不祭。故朱子释中庸。谓祭用生者之禄。宗子而庶人则荐而不得祭矣。何主祭之有。幸而支子之子孙。有大夫焉。则可祭以五鼎。不然而仅有士。亦可祭以三鼎。因其名分以行祭献。则礼法俱合。足为宗祀之光。而贵贵尊贤。亦足以鼓舞其族人。乃欲以私立之宗子。易朝廷之爵命。田夫野服。僭行灌献。不亦踰礼而悖法乎。或谓朝廷之上。序贵序贤。乡党则尚齿。宗庙则序昭穆。今若舍宗子而论爵。毋乃偏于尚贵尚贤。而非乡党宗族之所宜乎。不知此皆未达于礼。而不知古今之通义者也。丧服自期以下。诸侯绝。大夫降。故戴记谓一命齿于乡。再命齿于族。三命不齿。今外官督抚。则古之方伯连帅。道府。则古侯伯之邦。州县。亦古子男之邦也。自期服以下皆当绝。京朝官九卿视督抚。五品以上视道府。盖其阶大夫。卿大夫受地视侯伯也。七品以上视州县。盖其阶儒林文林等郎。即古之元士。元士受地视子男也。古九命。今九品。一命。即今之第九品。再命。即今之第八品。齿于族可也。七品。即古之三命。而列于子男者矣。期服且绝。彼族人无服而愚贱者。安得越而上之。以主家祠之祭哉。程子谓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必须明谱系。收宗族。立宗子法。窃意后世士大夫尊祖敬宗收族之法。惟立宗祠明谱系二者可行。若立宗子。则不知如何而立。能保其宗子之必贤必贵否。如不贤不贵。吾未见隶庶之愚贱。可以主先祀而统族属也。

答沈毓鳧论家祠书

杨椿

承以家祠下询。因及支子不祭之义。仆非知礼者。然学之有年矣。敢不悉所闻以对。今家祠与古宗庙不同。宗庙以敬宗也。亦所以贵贵。故世数有多寡。必立于宗子之家。家祠则祭于寝之意非庙也。凡为子孙者。皆得立之。不必定长嫡也。请为足下陈之。古诸侯不敢祖天子。以天子次嫡为宗。若诸姬之于鲁是也。大夫不敢祖诸侯。以诸侯次嫡为宗。若鲁孟孙叔孙之于季孙是也。大夫世爵。仕者世禄。各宗其长嫡。若鲁公父氏之于季孙。叔仲氏之于叔孙。子服氏之于孟孙。宗其嫡之世为大夫者也。公父氏之庶。宗公父氏。叔仲氏之庶。宗叔仲氏。子服氏之庶。宗子服氏。宗其嫡之世为士者也。故大宗一。小宗四。皆谓之宗子。庙有七有五有三有二有一。皆谓之宗庙。今士大夫家。嫡不必贵。庶不必贱。贵亦不必世贵。贱亦不必世贱。则所宗者安在乎。而何支子不祭乎。且古之庙。一世之主耳。门堂房室阶陈廂塾户牖之制甚备。今家祠以一室而列数世之主。数世者长房父祖曾高也。长房分多卑幼。所祭与各房共者。或一世。或二世。或三世。其余则各房之从父从兄或从弟从子从孙从曾孙也。以从弟从子从孙从曾孙俨然而临其上。从兄从父从祖从曾祖鞠躬而拜乎下。则不

特生者不顺。死者亦不安矣。且各房以支子不祭。不敢立祠于家。长房又有世数之限。将各房之曾元在。而高曾已祧。并有子若孙在。而父祖亦祧。如此可谓之礼乎。曾子问曰。宗子去在他国。庶子无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望墓而为坛。以时祭。若宗子死。告于墓而后祭于家。孔疏。祭于家者。祭于庶子家也。古宗子所不祭。无爵之庶子。尚得祭之于家。况长房所祧。支庶尚为父祖曾高者乎。而汉唐诸儒罕言之。朱子云。祭自高祖以下。亲尽则请出。高祖就伯叔位服未尽者祭之。可补古礼所未及。惟是宗子未祧。则已以支子不祭。祧则请其主祭之。一人之身。乍不祭乍祭。已为非礼。且一高祖也。元孙必非一人。元孙年有长幼。歿亦有后先。以一高祖之主。东西。祭之者忽甲忽乙。似亦未为至当。不如诸子孙皆立一祠于家。各祭其所当祭。各祧其所当祧。庶于情理两协。西河毛氏云。诗书每祭。止称曾孙。明初用行唐知县胡秉中议。许庶人祭三代。今士庶家之祭四代。非也。仆窃为不然。祭法。大夫三庙二坛。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享尝乃止。孔疏。父祖曾也。显考祖考无庙。有祷焉。为坛祭之。孔疏。高祖太祖也。适士二庙一坛。曰考庙。曰王考庙。享尝乃止。显考无庙。有祷焉。为坛祭之。大传。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郑注干犹空也。空祫谓无庙。祫祭之于坛墀。仆谓干求也。求祫其高祖于庙也。若祫于坛墀。则公祖曾有庙。反野祭之。无是理也。至高祖之可以祫。可以祷。大夫士无不同之。士之异于大夫也。士无太祖之祭。祷时高曾同坛耳。祭法不言士之曾祖。脱简。非不祭也。康成以显考为皇考之误。与其注大传者异矣。伊川程子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朱子谓祖宗泽有浅深。则庙制有隆杀。其分异也。七庙五庙。祭止于高祖。三庙二庙一庙以至祭寝。亦必及于高祖。其理同也。旨哉言乎。后之立家祠者。可以为法矣。

辨定祭礼通俗谱四库全书提要

辨定祭礼通俗谱五卷。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编一名二重礼谱。欲成丧祭二礼。嗣以丧礼别有吾说编。因惟存祭礼。其说取古礼而酌以今制。故以通俗为名。凡分七门。一曰祭所。二曰所祭者。三曰主祭之人。四曰祭之时。五曰祭仪。六曰祭器。七曰祭物。末附外神。其中各条。虽闲与朱子家礼为难。不出奇龄平日器争之习。然考朱子年谱。家礼成于干道六年庚寅。朱子时四十一岁。其旋为人窃去。越三十年。朱子没后。始复有传本行世。儒者或以为疑。黄干为朱子弟子之冠。亦云为未暇更定之本。则家礼之出自朱子手定与否。尚无显证。即真获朱子已失之。而草创初成。亦恐尚非定本。以王懋竑之笃信朱子。而所作白田杂着。乃反复辨是书之依托。其言具有根据。则奇龄之辨。又不能尽以好胜目之矣。其闲如谓汉唐以来。人臣无建庙之文。

南渡绍兴嘉泰诸年。为秦桧韩侂胄立庙。而制终未定。考宋龚鼎臣东原录。称文彦博家庙不作七闲。乃用唐杜岐公家旧式。则安得谓汉以后人臣无建庙之文。其论后世不世爵世官。今之宗子。非古宗子。引阡陌不同于井田。郡县不同于封建为证。其说是也。然井田废而正供之义不废。封建废而臂相指维之义不废。世官废而宗子支子之义不废。汉书载当时诏令。每称赐天下为父后者。其时已不世官。而云为父后。则有不为父后者可知。今制父母在而子先卒者。其长孙于祖父母之丧。服斩衰三年。即宗子为后之义灼然可推。安能一举而废之。使主祭之时。但以行辈年齿为序乎。至于祭必以子一条。谓祠堂合祭先代。使宗子主四亲之祭。致凡为人子者。不得祭父。则所祭四亲。系他人之亲。非己亲。所祭之父。系他人之父。非己父。措语尤乖。皆不免于瑕颣。其大意。务通人情。故不免有违古义。然大致斟酌变通于古礼之必不可行。及俗礼之误托于古者。剖析考证。亦往往厘然有当。固不妨存备一家之说也。

家庙记

杨名时

谨按礼记大传。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百世不迁。继祫者为小宗。五世则迁。别子谓或出奔他国。别于本国者。或其身始为大夫者。其子孙世世以之为始祖。而宗其继之者也。故礼记王制言。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是祀及始祖之明证也。宋司马温公家礼。祭及曾祖。程子谓服及高祖。则祭亦必及高祖。即士庶不容有异。朱子从之。后之讲礼者。远取别子为祖之礼。近依程朱祭及高祖之义。以为宜推先世始迁。或初受封爵者为始祖。世祀之。祀始祖则族有所统而不涣足与谱系相维而统祀高曾祖祫。为一堂五龕之制。庶几援据古今。备追远之道。为士大夫家可酌而行者。盖合数世为一庙奉之。比于古人三庙二庙之规模。既为简略。则虽祀及远祖。固不嫌于越分矣。又况今之所谓祭者。岂能如古礼所云索牛而祭。鼎俎豆边之盛乎。则亦荐焉而已。田禄无常。丰约从宜。固其所也。朱子言神依于人。宜就宅中立庙。今廓基于宅之东南。幸依于宅。因势营构。堂宇东向。未至远违古意。庙中列主。唐宋皆以西为上。温公谓神道尚右。而朱子以为亦非古礼。明制。许庶人祭三代。以曾祖居中。左祖右祫。品官家庙得祀四世。左右并列。而同一向。今制五龕。谨奉始迁先祖居成公居中。奉高祖北津公居中左。奉曾祖振南公居中右。奉祖考春晖公居次左。奉先考坦予公居次右。并依堂正向。东西各为一龕相隔。无父子祖孙并位之嫌。祭以仲月。奉神位出龕就享。春夏秋之祭。则各正向。始迁祖居中。高祖居中左。而少亚于始迁祖。曾祖居中右。而少亚于高祖。祖居次左。少亚于曾祖。考居次右。少亚于祖。以伸高曾祖祫正位受享之尊。冬至则始迁祖居中。正东向。高祖居左昭位而南向。曾祖居右穆位而北向。祖居次昭

位而南向。考居次穆位而北向。除夕亦同。以敦合食之谊。古者外臣入朝。四时之祭缺一。否则礼宜备举。第今以墓祭非一所。则仲春庙祭。或行或缺。似亦偶可从宜。然当以举行为正。端午正在仲月。夏祭即以是日。或夏至。或择日。皆可。秋成尝新。则以仲秋。冬祭亦可用冬至前一日。除夕可当立春一祭。祖祢忌辰。请出神位于左庑南向祀之。忌日之祭起于哀。品物礼文。视正祭为杀。所谓有终身之丧是也。俗有先人诞日之祭。亦人子思亲不能自己之情。与忌日同礼可矣。幼及事我祖。诞日之祭亦仍之。古人时祭外。更有冬至祀始祖。立春祀先祖。季秋祀祢三祭。今冬至已祀始祖及四亲。而居成公为高祖北津公父。正当先祖之位。奉为常祀。立春无容特祭。唯应于季秋择日享祢。奉神位于左庑南向专祀。礼同正祭。以致追慕罔极之忱。凡正祭不可于忌日。以吉凶不同日也。祭必先期斋戒。祭时序立献诸礼。及正至朔望出入参谒之仪。并仿邱琼山先生所辑注文公家礼酌行之。及后。高祖亲尽为先祖。应奉神位藏于右之西向室。除夕奉位出至祠堂。列昭穆合食。数传后。始受封爵之祖亲尽。应奉神位居堂之左或右间。春夏秋就神位前设祭。冬至除夕。序昭穆合食。壬辰九月。家庙落成。适当慈忧服阙之后月。以二十八日戊申味爽。奉神主入祠妥侑。草定其梗如此。虽于礼未能允协。然不敢以行之有失。遂废不行。益重罪戾。读琼山先生文公家礼序。谓儒者失其礼柄。反为异教乘间窃弄。怵然顾畏。思少存重祭报本之义。以仰遵 圣朝孝治之德意于万一云。

先祠记

张永铨

祠堂者敬宗者也。义田者收族者也。祖宗之神依于主。主则依于祠堂。无祠堂则无以妥亡者。子姓之生依于食。食则给于田。无义田则无以保生者。故祠堂与义田原重而不可偏废者也。先王之为庙制也。天子七。诸侯五。大夫三。士二。官司一。庶人祭于寝。使人皆得缘分以自尽。后世恐流于僭。改庙为祠堂。则士庶人皆得祠。古先王导民以孝之意。其重以周者。莫如宗法矣。富者以其所入输于大宗。贫者以其所需待给于大宗。故族无甚贫甚富之人。后世宗法不行。为义田以济之。读钱公辅作范文正公义田记。益叹文正公之勤于收族如此。沿至今日。吾吴缙绅之家。有居则华堂邃室。游则曲沼层台。仆隶被纨绮。婢媵饰珠玉。而未尝有寸椽以妥先灵。斗粟尺布以给族人者。永铨心窃伤之。欲劝之以崇古道。挽时趋。则怪者半。嗤者半。甲申冬。勉力赎书室。改为先祠。以修祀事。窃谓五十年来。欲立先祠之志。庶几稍慰。今日者。率高祖之子孙。以祀吾高。则高祖不啻在焉。率曾祖之子孙。以祀吾曾。则曾祖不啻在焉。率吾祖吾父之子孙。以祀祖父。则祖与考不啻在焉。然吾高祖既如在。而凡为高祖之子孙岂无有半菽不饱者。长不能婚。死不能葬者。吾曾祖既如在

。而凡曾祖之子孙。岂无有半菽不饱者。长不能婚。死不能葬者。推而至于始祖之子孙。无不皆然。吾祀高祖。而不能高祖之子孙。吾祀曾祖。而不能曾祖之子孙。吾祀始祖。而不能始祖以来之子孙。则祖宗在天之灵。能无怨恫乎。此则祠堂既成。不能为义田以贍族。永铨之所以终身抱憾。而不能释然于中者也。独是吾宗自始祖来。子孙之居于青溪者。大半皆绝。所存者惟松江一支。与海上一支耳。两支之子孙。丁不满四十。而其中之半菽不饱。长不能婚。死不能葬者。亦自无几。计得田百亩或五十亩。亦可稍济族人之困。而永铨以穷儒。砚田餬口。徒抱此心。其何能济。于送主入祠之日。题其东斋曰五思。盖取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虑思其所爱思其所嗜之义。而复为联于座右曰。敬宗来此地。收族待其人。其人其人。有耶否耶。永铨之待其人。诚耶妄耶。他日其人之于永铨。果能继耶述耶。抑亦视为迂耶诞耶。皆未可知也。因为记以俟之。

家堂

张履祥

古者庶人祭于寝。不立庙。自官师适士以上。无不庙者。家礼祠堂之制。则贵贱通得用之。乃吾乡则千百家而无一也。若以为无财。则栋宇之隆。第宅之盛。又未尝不庶人而拟公卿也。惟家设一厨曰家堂。或于正寝之旁室置之。或悬之中堂而已。然多奉神佛如释老之宫。其稍知礼者。则立一主。曰家堂香火之神。或曰天地君亲师。而以神主置其两旁。亦无昭穆祧祔之别。其岁时祭祀。率凭僧人节关。称为三代宗亲。而亦无宗支远近之数。此其也。推其故。由于百余里内。贤达不生。士安流俗。乃习非而罔觉也。南渡以来。辅庆源黄勉斋两先生。虽寓官于此。更元之乱。遗风泯如。明初程巽隐先生。宦学远方。而又殉靖难之节。人罕传述。而临川李公。亦当世庙之日。学者方以通经守礼为讳。未有先倡而讲明之者。其余大率温饱之外无余志矣。其贫贱之士。则又阻于力之弗能。因而胥溺及此也。闽南陈布衣与其乡人讲明文公家礼。而风俗以革。夫风俗之薄。莫甚于不尊祖。不敬宗。而一本之谊漠如也。今欲萃人心。莫大于敦本收族。欲敦本收族。莫急于建祠堂。其規制大小。称财称礼。无不可为。愿与同志共勉之也。今按家堂香火之神。名义安仿。至于天地君亲师五者。以为民生所重则有之矣。而立一主以祀之。则无义矣。以天地为上帝后土。则郊坛之祭。天子而下。莫敢举也。若非上帝后土。则岂别有一天地为民间通得祀之者。至于君。谓先君乎。则九庙奉之矣。以为非先君乎。则皇帝方临御。安得而神之也。亲则祠堂既立四世主矣。又总名曰亲。果何亲也。先圣先师。则自国学以至各府州县之学。以及书院。莫不崇祀。不应家以渎之。若所受业师。则固有子孙以时享。况乎薄俗人心。今日师弟。明日路人。当其生前

。久矣不复臆。而谓身歿之后。犹置念思。有之乎。故谓此主之立。直是无义。人未之思耳。

古者大夫得祭五祀故吾乡钱氏不设天地君亲师位改为家堂五祀之神然家堂二家尚不典拟改本宅五祀之神较安

教忠祠规序

方苞

宗法祭礼之废久矣。唐宋诸贤所讨论。当其身不能尽行。而欲世为天下法。得乎。礼虽先王未尝有。可以义起者。以协诸人心。而众以为安也。古者建国。始得立五庙。北宋以前。犹有四庙三庙二庙之制。自程子谓人本乎祖。服制以高曾相属。则时祀宜及高曾。冬至宜祀始祖远祖。自是以后。学士大夫及庶民皆遵用。而功令亦不复为之程。以人情所安。不可强抑耳。而朱子于始祖远祖则不敢祭。非独疑于僭也。盖内反于身。觉哀敬思慕之诚达于高曾。已觉分之难满。又进而推之远祖始祖。恐薄于德而于礼为虚。孔子曰。诵诗三百。不足以一献。一献之礼。不足以大飨。大飨之礼。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飨帝。毋轻议礼。比物此志也。盖程子以己之心量人。觉高曾始祖之祭阙一而情不能安。朱子则以礼之实自绳。觉始祖远祖之祭备举而诚不能贯。义各有当。并行而不相悖也。苞性顽薄。少壮远游。祭多不与。难后涉公事。朝夕促促。有祭而无斋。抚躬自思。惟父母兄弟忌日。必为怆然耳。春秋秩祀。布几筵。奉荐而进。虽吾父吾母。亦未尝如见乎位。如闻乎容声。况王父母以上未逮事者乎。用此将祭之先。既祭之后。以临尸不怍及爱其所亲之义内讼。乃知无怍于祖无怍于高曾之难。为之怵然。而因此见朱子之心焉。又思若竟废高曾之祭。则愧怍亦无由而生。是又程子使中人以上。各致其情自勉于礼之意也。兹酌定祭礼。兼立祠规。皆以愚心所安。依古礼经而准以众人所能行。吾子孙能恪守之。则于古者立宗收族之义。犹有什一之存焉。其或愈于荡然不为之制也与。

始祖先祖之祭

秦蕙田

程子有始祖先祖之祭。朱子以其似僭而废之。是也。窃尝思古今异宜。其礼当以义起。程子所云。厥初生民之祖者。理属渺茫。于经无据。若今人家之始祖。其义于宗法之别子同者。固当祭也。何则。古之所谓始祖者。在诸侯则始封者也。在大夫士则别子也。别子有三。后世封建不行。则为有国之始祖者寡矣。然有大功勋。爵至王公者。虽无土地。宜与古诸侯等。则其子孙宜奉为始祖而祭之矣。又后世天下一家。仕宦迁徙。其有子孙繁衍而成族者。则始至之人。宜为始迁之祖。与古别子之公子。自他国而来者无异。是亦宜奉为祖而祭之。

矣。若崛起而为公卿者。虽不可同于诸侯。亦宜与古之九命八命七命等。其子孙奉为始祖。亦与古人别子之义相合。朱子所云。王朝之大夫。自上世至后世。皆不变其初来姓号者。非即此类乎。故或建为宗祠。或合为家庙。凡属子姓。聚萃处其中。有宗法者。大宗奉之。因为百世不迁之祖。倘宗法未立。或大宗无后。则诸小宗择其长且贵与贤者。祭则主其献奠。原与祭别子之义相符。不可以士大夫不得祭始祖而谓之为僭也。惟程子谓立春祭初祖以下之祖。则不可行耳。邱氏以累世同爨者通之。则庶几乎。

家祭

陆耀

庙制复。宗法行。而后可举始祖之祭。虽祭始祖。士庶人必无祧主合食之礼。惟使人得各祭其高曾祖考。乃为便于民。而宜于俗。是何也。始祖者。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庙制既失。宗法不行。族众离析。谱牒散亡。不如何人当为大宗。因而妄尸宗子之任。人自为礼。家自为尊。必至于人人尽祭其始祖。近者江右。此风最甚。戴姓之人。至奉戴妣为其始祖。以此传笑四方。藉为口实。本以复古。而适以乱俗。朱子所以谓不尽当祭。而家礼一书。特去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意深远矣。我故曰。庙制复。宗法行。而后可举始祖之祭。然始祖虽不尽当祭。而固有祭其始迁之祖与始为大夫者。报本追远。诚亦不禁其主。宜百世不改。自此以下。则皆在迁毁之列。古者始死立重。三虞卒哭。彻重埋之。重亦主也。埋瘞之制。自昔然矣。不得归咎魏晋也。琼山邱氏谓始祖亲尽。藏其主于墓所。大宗岁率宗人一祭之。此则藏主于墓。而不在祠堂。又曰。其第一世以下祖亲尽。及小宗之家高祖亲尽。则迁其主而埋之。岁率子孙一祭之。此则埋主而不藏祧室。况乎禘祭。礼之至大者。天子牲禘禘禘尝禘烝。诸侯牲牲禘一牲一禘尝禘烝禘。而又牲则不禘。禘则不尝。尝则不烝。烝则不牲。凡四时之禘。止飨庙之主于太庙。而不及祧。惟大禘乃合庙毁庙而并祭于太庙。然其制则或以三年。或以五年。公羊谓之大事。礼器谓之大飨王事。其礼之重如此。今士庶人乃欲每年一禘。而冬至祭之。不已汰乎。中庸上祀之礼。朱子谓推太王王季之意以及于无穷。而于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句。不言亦推士庶人祖考之意以及无穷。在朱子盖几斟酌而出之。而不图今日之又有别解也。我故曰虽祭始祖。士庶人必无祧主合食之礼。若族兄弟同堂共居。止设高祖一主。而嫡长子孙尸其祭祀。亦犹有宗法之意。使其分异之后。为支子者。越在百里数十里之外。甚而播迁转徙。远至隔府隔省。其始止奉祧主以行。其既将终不祭其高曾祖乎。若设虚位以祭。而不为立主。则人之得为四亲主者少矣。又何有于高曾以上所祧之主。其得奉始祖祧祖及四亲之主者。必大宗之子孙可也。支子奉祧以行。尚不得为高曾祖立主。宗子既奉四亲。又得

上与始祖祧奉祀。然而所谓宗子者。不知其果为大宗与否。阅一再传。又迷其统。如是则又必人以伊川自任。曰。不得当吾世而以非大宗为倭。仁孝之念。人人有之。仍归于家有始祖之祀。而不尽当祭之说不行。夫不问宗之大小而皆祭始祖。何如不问宗之大小而皆祭四亲。使人得各尽其诚于有服之尊。而不至于越礼犯分乎。我故又推家礼之所未详而曰。人各祭其高曾祖考。为便于民而宜于俗也。

祠堂示长子

陆耀

昨沈甥思序述女方来叔之言。谓及今宜建祠堂。问其费。曰数百金。此徒见世俗于通衢隙地。建立祠庙。衒耀乡邻。以示贵异。不知其悖礼违制。不足学也。古者庙寝相连。神人互依。必在中门之外。正寝之东。一世自为一庙。各有门有堂有寝。后始变为同堂异室之制。而其世数。必视官爵之高卑为准。仕宦之家。虽贵至宰相。于古仅为大夫。得立三庙而已。缘其制度繁重。难以遵行。经程朱大儒。准情酌理。创为祠堂。得祀高曾祖考四代。而其地必仍在正寝之东。正寝者。今之厅堂也。或一间或三间。中为四龕。龕中置楮。楮中藏主。龕外垂帘。以一长桌盛之。其位以西为上。如是而已。此吾先世所未尝行。亦不能行。因思嘉兴住宅。适于厅堂之东。复有正屋。今宜于第三层向南屋内立为祠堂。一如家礼之制。自吾高祖以至吾父。共为四代。古人或以始封之君为始祖。或以始迁之祖为始祖。论始封则吾祖实受大夫之命。子孙可世祀不废。但既遵家礼。则可不奉始祖之祀。此俟后世酌行。不必预定。至于以西为上。说者谓鬼神尚右也。但今俗生人以东为上。死则又以西为上。于人情有所未安。明初用行唐令胡秉中言。许庶人祭三代。以曾祖居中而祖左祢右。邱琼山谓士大夫家祭四代者。亦当如之。徐健庵读礼通考。载此图式。中之左为高祖考妣。中之右为曾祖考妣。高之左为祖考妣。曾之右为考妣。四龕相隔。俱系南向。此于时制既协。人情亦安。若今世俗之祠堂。既不与寝相连。神不依人。而又祀至数十世之远。其旁亲不问愚智。一皆奉主入祠。其子孙不分贵贱。居然执鬯主祭。徒广其宫室。不以僭逾为耻。此何足仿效乎。女于接收房屋之后。当以此为首务。记曰。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家礼亦云。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他如栗主制度。祭器品式。献享仪节。按家礼所载。斟酌损益行之。疑而不决。邮问详定可也。

祠堂再示长子

陆耀

古者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宴器。况今不必如古者簠簋笾豆之属。止用今器以从简便。所需瓷物数种而已。邵康节曰。吾高曾今时人。以簠簋笾豆

荐牲不可也。此说最通。宜可遵用。朱子家礼。有椅桌席香炉香盒香匙烛檠茅沙盘祝版杯琬酒注酒盏茶瓶茶盏楪匙箸盥盘帨巾等物。椅桌状席。皆设于正寝。盖祭祀时启楛请主。奠于正寝。故预设诸物。今如就祠堂致祭。只于每龕各设祭桌一张。又于稍南中设香案一张。上陈香炉香盒香匙烛檠祝版杯琬。祝版以书祭文。娶妇嫁女大祭用之。常祭可省。杯琬以卜祭日。今用四仲宜祭日。惟婚嫁疾病则卜。此二物不必常设。茅沙盘在香案之下。以缩酒降神。今或为奠池亦可。其余各物。随便置办。将祭。设果楪于每龕桌子南端。家礼六品。酌用四品。蔬菜脯今干肉醢肉酱相间次之。皆用盘家礼各三品。酌用二品。设盞盘醋楪匙箸于桌子北端。每位各一盞。西楪东匙箸居中。庶羞每龕酌用四。鸡鱼羊豕。羊豕在西。鸡鱼在东。面食米食每龕各一盘。面又在羊豕之西。米又在鸡鱼之东。羹饭每位各一。羹在楪东。饭在盞西。以上每龕合用四六盘四楪。又盞楪匙箸各二。比家礼甚为减省。非惜费也。礼之委曲繁重者。贫不能举。必至废弃。吾家自祖宗以来。时祭四代。止用一桌。常切不安。又恐分为四桌。后来不能相继。因循至今。乃始损之又损。定为此制。非欲通行于他姓也。家礼置祭田具祭器下注云。计见田每龕取其二十之一以为祭田。今吾无一亩之产。其能久行此礼乎。是不能无望于世世子孙云。

答王惺斋论家祭书

陆耀

示以讲求家祭之义。所以披豁蒙塞者甚多。惟是愚陋所及。亦有献疑于左右者。惟先生幸教之。古者大夫适土。始得立庙。今无世禄世官。父为大夫。子为庶人者多矣。非旋建而旋毁之不可。子为庶人。孙又为大夫。则旋毁而又当旋建。是故其制难行。而名亦不可冒居。何者。汉唐以来。非有功烈于朝。奉诏特祀。不得立庙也。先儒酌为同堂异室之制。而号为祠堂。以宜民而善俗。诚不易之常经也。来教犹仍祧庙高祖庙曾祖庙祖庙考庙之名。毋乃犹有未安乎。墓藏魄。庙藏主。理诚不二。然王者远庙为祧。去祧为坛。去坛为墀。去墀为鬼。咸酌亲而隆杀其礼。今以士庶之家。而追祀之典。至于无穷。或者有所未宜。昔程朱大儒。讲于此也熟矣。万不得已而援丧服之制以为准。谓丧服至高祖而止。则祀典亦至高祖而非越也。过此以往。非僭即侈。其为不可明矣。魏晋毁瘞之议。不着礼经。然非有大事而不省于君。迁主数十。干祫及其始祖。亦岂有左证乎。曲礼。席南向北向。以西方为上。东向西向。以南方为上。朱子云。东向南向之席皆尚右。西向北向之席皆尚左。缘古者以室西南隅为尊。故南向北向皆以西为上。庙制。事死如生。不得不尔。若谓鬼道尚右。则南向之昭固尚右。而北向之穆不尚左乎。今之室制。以中为尊。则太祖正南向之位。而高曾祖考分列东西。犹之古制。太祖东向而昭在北穆在南也。古之庙制。

各有门有堂有寝。其迭毁迭迁。虽曰昭常在昭。穆常在穆。然皆自南庙而迁于北庙。且禘祭于太庙之时。必合庙之主于太庙而共祀。其毕也又还其主于庙。此其为数徙也大矣。今在同堂异室之中。阅数十年而一迁其位。虽有忽左忽右之嫌。而无乖神道清静之义。似既不分昭穆。则其小者固可略矣。而至无后之主。唯以可祔高祖以下者附祀可也。往者祇谒孔陵。见于丛冢之外。别为坛以祀无后之鬼。虽以义起。亦公侯之家可行此耳。

再答王惺斋论家祭书

陆耀

接来教。仁义之人。其言蔼如。洵足以广孝而教厚矣。第人各抱其无穷之愿。与必欲自达之诚。而苟无礼以范之。则贵贵之义无分。而亲亲之道反晦。故虽格令之所不及。而必参之经训。证之先儒。以求万一之合。耀浅学之人。岂知礼义。然亦欲跂大贤之门墙。而效法其所为。则苟有毫之未释。宁可不自暴于君子之前乎。古者宗子之法。大宗之子一。小宗之子四。惟继高祖之小宗。得祭高祖。余止祭其曾祖祢。今宗法废而不问所宗之大小。一皆得祭其四亲。则其道已稍广矣。苟古礼而至今存也。伊川之议。且在裁损之列。然则祭四亲而卒去始祖。此朱子辨义至精。勇于改过。而非有迷眩也。其答潘立之。有曰。古人虽有始祖。亦止是祭于大宗之家。若小宗则祭止高祖而下。又有三庙二庙一庙祭寝之差。其尊卑之杀。极为详悉。非谓家家可祭始祖也。此则明言始祖之不尽当祭。而祭寝之法不着世数。亦不言可上及无穷。今一室四龕之制。以为犹之庙耶。则程朱之说宜若可从。犹之寝而不拘世数耶。又何必别其为祧。而闭之最西之一龕。此耀所不释者一也。古惟一世自为一庙。故四时之祭。各举于所当祭之庙。而所谓祧主者。自在太庙之夹室。至冬至而始合食。在此不觉为数。在彼不见为疏。故可并行而无碍也。今同在一室之中。四时之祭。陈于四龕。既无以示别于冬至之合食。而祧主之灵。乃旁视其子孙之顾享而不得与。至禘祭而后启榑出主。一展其仪。以为聊备岁祀而已。又其龕为地无多。积久不足相容。不知位置何所。此耀所不释者二也。以西为上。古固行之。第左宗庙而右社稷。则王者之制本尚左。为祠堂必于正寝之东。则儒生之议亦尚左。今生人行礼。又无不以中为尊。生者以中为尊。死者以西为上。拘于阴阳方位之说。而不考古今宫室之殊。得谓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乎。金氏贲亨曰。宗子宗妇。祭则中立。而高曾祖考妣。僻在一隅。非对越之义。况今者国家祀典。皆以南向之中为尊。而私祀之礼。必曰以西为上。考之古而不必尽协。求之今而又若显违。此耀所不释者三也。夫见人欲致其仁孝诚敬于祖。而顾以为非是。甘蹈不韪之名。而自入非人之路。虽愚何至出此。然来教亦云。心虽无穷。分则有限。分非徒格令之所及。与夫庙数品物之间已也。即礼也。苟其于

礼无伤。方且辟户而祭。为乡邻亲戚之慕效。如徒谓我有无穷之愿。与必欲自达之诚。苟得为而遂为之。而不必经训儒先之皆合也。将神之陟降尔室。必于人所不见乎。耀非知礼者。惠教乃述范恕斋不虞之誉。既愧益感。故妄欲自抒其谬而不敢隐。唯谅其浅鄙而一笑置之。耀再拜。

书陆朗夫先生祠堂论后

王元启

仆于辛巳夏迁居郡城。于中门外正寝之东。设立五龛。最西曰祧室。次东曰高祖室。又东曰曾祖室。又东曰祖室。极东曰考室。自高祖以下。四时常祭。祧主则惟岁终始祭及之。其旁亲无后之主。则令以孙祔食于祖。至高祖既祧而止。祧室之制。鄙人所特创。盖古有始祖之庙。凡已祧之主。得各按其昭穆以次祔于左右之夹室。今无始祖庙。则五世以前之主。位置无所。与高祖以下四亲同列。则无亲疏之杀。若从魏晋已降毁瘞之议。不特非礼经所有。为人孙子之心。尤有惻然大不安者。庙与墓一也。墓藏魄。庙藏主。主依神。神与魄岂有异哉。今使有人焉。于五世以前之祖墓。戕其松柏。平其邱垄。甚者火其遗骸。使先人体魄。不获久宁其所。世且以此为有人心乎哉。故祧室之设。所为礼缘人情可以义起者也。其以西为上则又何也。人道尚左。鬼道尚右。非泥古训。阴阳之义。自然之理也。且古庙分昭穆。虽迭毁迭迁。始终不离故所。今以中左为高。中右为曾。高左为祖。曾右为考。庙有定而高曾祖考无定。则迁毁之际。右者忽左。左者忽右。数徙无常。恐非神道尚清静之意。今但自左而右。取古人渐而即远之义。庶几人鬼皆得其安。虽仍宋儒之议。其所以断然不从今俗。则亦鄙人之以义起者也。凡先世功德虽微。其为吾高祖之所自出者。吾子孙皆其遗。岂忍摈之使不得与血食。惟旧主久毁。虽有名行可考。仅可书之谱牒。记所谓有其废之。莫敢举也。至于旁亲无后之主。吾子孙本非其。特以亲属未尽。故今祔食焉。亲尽则义不相关。即为非所当祭之鬼。虚存其主。又恐祧室不足以容之。两皆不可。则从魏晋毁瘞之议。或亦义之所可安也。以上悉出鄙人私见。因未亲有道。无所是正。今读朗夫先生祠堂论。斥世俗背礼违制之非。特本朱子家礼。稍为损益。以示其后昆。知先生深于礼者。敢并以私意请质焉。

与陆朗夫论祭祀书

王元启

士庶得祭始祖先祖。所以不疑于僭者。特设位而无专祠耳。古云官师一庙。岂谓官师不祭其祖乎。祖以上有祭寝之法在焉。至于立庙以祭。其礼独隆。则惟考为然耳。后人不知心与分之辨。与其不可僭者乃在乎庙。辄谓官师以下止祭其考。程子六礼大略。特援丧服齐衰为例。谓士庶人皆得上祭高曾。此论出而

千古祭法乃定。周公制礼。所云通于上下者。得此而其义愈明也。然吾谓祭与养同义。不当援丧服为例。何则。大夫不得庙祭高曾。而得庙祭其始为大夫者。始为大夫。与主祭之孙。岂必皆在五服之内。盖既为吾祖。生不得不致其养。没不得不致其祭。惟是功德有浅深。则隆杀殊等。世室之与夹室是也。世代有远近。则疏数异举。时祭之与禘祭是也。此则所谓礼由义起者也。况程子之法。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祭始祖。或疑其世太远。先祖非得姓受氏之祖。不过五世以前已祧之祖。今但于已祧之祖之遗主不忍毁弃。使得一与岁终之祭。于国家格令。非有明禁也。至于祧主毁瘞之议。实出魏晋已降。晋永和中虞喜引魏时论者如此昌黎韩子博极书。特以事非经据斥之。论者乃引既虞埋重之文。谓埋主自古而然。是不知有主与重之分。而竟执重以为主也。古者既葬而后作主。始死设重以依神。置诸三分庭一之南。当西阶宾宫之左。将葬。重先柩从。示神与魄之不相离也。既葬。则当奉主以祭。若又迎重而返。则吾未知位置何所。仍置中庭。则于义无取。列诸几筵。则似两主并立。神将莫适为依。故埋诸土中。使神得专依于主。是亦墓藏庙祭之义。于人子之心无不安者。故曰重主道也。重有主道。不得即以重为主也。又曰周主重彻焉。谓既已作主。则重可彻也。今于历世崇奉之主。既祧之后。又不设他物依神。辄敢毁而弃之乎。地气自东而西。故以东北为阳方。西南为阴方。人有疾。卧必东首。受生气也。迁主自东而西。盖取渐而即远之义。于礼无可疑者。必欲酌亲疏而为之隆杀。则祧主但与岁终一祭。固未尝与高祖以下并举四时之祭也。窃谓考礼者。须先明乎心与分之别。分不可干。心不可遏。如此乃为两得其道。元启有故人子。笃学好古。后读儒先书。遂讲道学。见今本家礼。后人所增祧主毁瘞之议。辄举五世以前旧主。尽为斩伐焚毁。俄以壮年得奇疾而死。人谓其祖先谴责所致。怪神之事。虽为儒者所不道。然而礼必有所自始。报本追远。礼所自始也。今至忍于戕毁其先世之主。削礼之大本已失。其所奉为礼者。特简策之文而已矣。岂非所谓非礼之礼乎。至朱子答潘立之书。谓古人虽有始祖。止祭于大宗之家。故论者谓始祖之祭。必宗法既立。而后可行。仆之所以斤斤于祭法者。则正欲借远祖之祭寓宗法耳。盖祭法立。宗法即可及身而定。我之嫡长子。即继祧之小宗也。继祧者之嫡长元孙。即为继别之大宗矣。是故家家祭始祖固不可。无一家祭始祖尤不可。祭法既立。宗法既行。不必家家设始祖之祭。而自不患其或馁。且绎朱子之意。第谓始祖不尽当祭。则必于举世同姓中。别立一当祭之人然后可。而举世同姓中。我知谁为嫡长大宗。知其为嫡长大宗。我能强同姓诸孙使宗之。而特为始祖立祭乎。又阁下谓不问所宗大小。皆得祭其四亲。亦恐察之有未详也。今世大宗之废已久。而小宗之法。亦未尝废。今世族兄弟而同爨者希矣。其同守先人之故庐者。累累有焉。同爨则间

及从祖舅弟。至于从父舅弟。则十九皆同爨也。故从父舅弟。世称同堂兄弟。同堂兄弟。虽少亦须三四人。当其祖死而诸父皆在。不闻诸父各设一主。别具几筵以祀也。其或嫡子先亡。则惟继祖者得承其重。不闻同堂兄弟。纷然各设一主。至三四之多也。至支庶分异时。但有奉其祢主以去。未有并夺其祖以上之主以去者。则凡祖以上之主。惟继祖继曾继高者奉之。支庶分异者。或设虚位以祭则有之矣。必欲祭于其主之前。岂有不告其宗子者乎。是则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此礼盖至今世犹存也。岂得谓不问宗之大小。得祭其四亲乎。

此论与朗夫陆氏各执一说或者王氏先有旧设远祖之主不忍毁埋而权为祧室岁祫之制则可耳若因创寝东之家祠而立远祖之新主于士庶支庶之礼皆无所当盖后世有通姓之宗祠是即古大宗之遗意也有寝东之家祠即小宗之遗意也五世以上远祖之主既设于宗祠而同族岁时公祭之矣而寝东之家祠又复设之势必家各众主人人自为大宗岂合族正名之道乎即王氏论四亲之祭亦谓惟嫡长宗子得奉高曾祖之主未有支庶分居而纷纷然各立四亲主以去者岂远祖之主反得纷纷然家各立乎何小宗不可无宗子而大宗则人人得为宗子乎王氏又谓祭法立则宗法可自我而定此亦止得定及身以后之小宗而不得夺己身以前之大宗也如宁人顾氏欲借远祖之祭以寓宗法此即宗祠族祭之意分立大小宗祠而各率子姓以祭之非如家各一祠祠各众主是乱宗法而非寓宗法也伊川之夺宗乃援古者大夫立庙之礼而王氏又欲僭之于士庶宜朗夫陆氏之不从也因其考订埋主埋重之分及小宗四亲与官师一庙之制有可备参考者故删录而存之

卷六十七礼政十四祭礼下

祔庙说

邵长蘅

士虞礼记曰。明日以其班祔。礼记曰。卒哭明日祔于祖父。又曰。殷练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祔之文见于经者如此。自郑氏有祔已复于寝练而后迁庙之注。而诸儒之说。始纷纷矣。程子曰。丧须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则三年都无事。礼卒哭犹存朝夕哭。无主在寝。哭于何处。张子曰。古者君薨。三年丧毕。吉禘然后祔。因其祫祧主藏于夹室。新主遂自殡宫入于庙。盖三年之中。不撤几筵。须三年丧终乃可祔。二子之说。皆不从周祔者也。吕与叔曰。祔祭名。以昭穆之班。祔于祖庙。有祭即而祭之。既除丧。而后迁于新庙。此则从周祔而不主郑氏祔已复寝之说也。唐开元宋政和二礼。皆禘后始祔庙。宋儒高闾以为卒哭而祔则已遽。禘祭而祔则太缓。当以大祥之明日祔。三者皆不主郑说也。司马温公书仪。卒哭明日而祔。祭毕。先奉曾祖考妣祠版。置故处。次奉亡者祠版。还灵座。则主郑氏祔已复于寝之说。朱子家礼因之。而陆子

力辨其非。以为既祔之后。不当复反于寝。按礼坊记曰。丧礼每加以远。子游亦曰。丧事有进而无退。又按士虞礼曰。献毕未彻乃饯。郑氏注曰。卒哭之祭。既三献也。饯。送行者之酒。尸且将始祔于皇祖。是以饯送之。夫人子之于其亲。既饯之。旋反之。于事生则谩。于事死则褻。揆之礼意。窃所未安。故陆子之辨是也。然则当何从。曰诸儒据礼皆是也。其弊在古今异宜。而议礼者泥之太过也。每代各为一庙。每迁主必坏庙。谷梁传曰。易檐改涂。礼志曰。更衅其庙。意必先迁高祖之主于夹室。然后可以改衅高庙。又俟迁曾祖祔于新庙。然后可以改衅祔庙。而纳新祔之主。其事綦重。故告之不可不蚤。朱子所谓告其祖当迁太庙。而告新死者当入此庙之渐也。今父子祖孙同处一室。改题神主。以及每龕递迁。食顷可以毕事。夫迁主在两年后。而告祔在卒哭之时。不已骤乎。且迁主之日。告乎不乎。不告则已略。再告不虞渎乎。告而不入。则告非具文乎。抑又有不可解者。古礼。昭常从昭。穆常从穆。故独告于祖。其文曰。适尔皇祖某父。以膺祔尔孙某甫。今既无昭穆之次。新主入庙。主皆迁。不与宗室而入祔之故室。而祔仍告于祖。礼则似已。于义何居。愚以为卒哭而祔之祭。古礼必不可无。而今礼可不必有。省此一祭。则几筵如故。复寝之当与否。可不必辨。而诸说亦无烦纷纷矣。然后一遵朱子家礼。大祥前一日告迁。改题神主。祥祭毕。奉新主入于庙。而以祥之明日。奉祧主瘞于墓。而祔之事毕矣。故曰古今异宜。而议礼者泥之太过也。

论祔祭

孔继汾

按礼卒哭明日以其班祔。郑康成云。凡祔已复于寝。如既祔。主反其庙。练而后迁庙。檀弓殷练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唐开元礼则禫后乃祔。程子亦云。丧须三年而祔。礼卒哭犹存朝夕哭。若无主在寝。哭于何处。书仪家礼。既祔返主。俱从郑说。而朱子又曰。吉凶之礼。其变有渐。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礼。既卒哭祔庙。然后神之。然犹未忍尽变。故主复于寝。而以事生之礼事之。至三年而迁于庙。然后全以神事之也。综斯而论。可见卒哭可行祔祭。断无祔毕即彻几筵之理矣。吾家祔祭。旧依开元礼。行于禫后。祭毕。即纳主于庙。由凶变吉之渐。虽略于古初。其依依哀慕。不忍遽以死道待亲之意。犹未失也。苟无失礼。不须变俗。故兹于卒哭下。不用礼经明日以其班祔之文。惟三年外葬者。始卒哭而祔耳。又古者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故卒哭未有不在练之内者。即或久而不葬。则主丧者服亦不除。故记有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之文。以衰麻在身。未忍即释。必补练祥禫之祭。而后可渐变除也。今世有缓葬之事。而制无不除之服。则葬后之补练补祥。将谁欺乎。又如古者既祥。中月而禫。禫而服

纻。祭为禫设也。今祥后三月。通为禫服。三月复吉而不服纻。此三月之内。别无变除之节也。而犹有拘执郑氏中月为间一月之文。谓禫祭当以祥之次月者。是祭不关释服。释服时不复有祭。则又何以称焉。夫古之与今。代移事异。凡今之可通于古者。自当以古正之。古之必不可通于今者。正未可以古泥之。此等是也。故吾反复礼经。参酌今制。知练祥之祭不妨即用忌辰。而禫祭则必应在祥后三月除服之日。至卒哭之祭。如葬在三年以内。则主未应祔。当于虞后举之。如葬在三年以外。则主即应祔。乃于祔前举之。如此则循名核实。行礼者不徒为具文矣。或曰。葬乃除服。此礼虽不行于今日。若补祭一事。遵而不变。未必非饩羊之意也。吾窃谓不然。凡礼文湮没者。始赖二三学士大夫力守之。万不能则微存其意。以为返古之地。若久而不葬。主丧者不除服。则载在礼经。较然明着。非礼文湮没者比。今制既如此。凡守制者。三年之外。无论不可以杖经居庐。宁可以墨衰从政乎。苟礼官酌考古经旧文。使人子得伸其志。葬毕。乃令服官。固有典有据。初无难者。正不系于饩羊之存与否也。若有故葬缓者。无官可守。无人我迫。务敦古礼。服以终丧。补祭而释。此又仁人孝子所能自致。不待饩羊之启发者矣。

传经堂祀说示可

单作哲

传经堂者。为祀教授府君而作也。吾室自大父以前。旧居在东门内。其地久属他人矣。大父以后。转徙无常居。余幸成进士。仕县令。新卜居于斯宅。礼。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子孙有宁宇。而不立祠以妥先灵。安乎哉。吾族诗书之泽。始于教授府君。府君之后。仅四五人。惟余稍能成立。且庶姓皆得祀其四亲。府君。高祖之父也。世数非遥。而祀事缺然。安乎哉。故斯堂之作。以教授府君为主祀。而高曾祖父。皆从祀焉。高祖父兄弟二人。高叔祖无后。礼。孙宜祔于祖。今祀不及高祖之祖。则子从父食可也。宜祔教授府君室之左。曾祖父兄弟三人。曾叔祖有后。曾伯祖传子及孙。今已故绝。宜祔教授府君室之右。祖父兄弟三人。两伯祖皆无后。再从伯叔祖无后者又三人。宜分祔高祖室之左右。吾父兄弟二人。叔父无后。宜祔曾祖室之左。高叔祖曾伯祖再从伯叔祖不设主。何也。堂之制与庙异。一堂之上。区为八室。无余地以别藏祔主。父子祖孙。而共居一室。则黷矣。标纸以祭。终事焚之可也。两伯祖叔父宜祔食。而特居一室。何也。亲近不忍遽绝之。诸子长成后。当各命一人以专祀事。三从叔父之无后者。不及于祀。何也。无所祔也。礼以义起。于正祀之日。设羹饭于门内之左。而兼及殇焉。其可也。无后者之祔食。何也。譬之一家。岁时宴衍。子姓咸在。而一二孤独者。独不与会食之例。祖若父必有隐恫于心者。祖父之所恫。即为子孙者之所不安也。呜呼。计教授府君之后。今见

存者五人耳。与余为族兄弟。及汝身则皆袒免之亲矣。一父之子。仅四五传而服已穷。属已绝。故斯堂之作。以教授府君为主祀。俾世世子孙。凡为府君之后者。共襄祀事。吉相庆。凶相恤。欢然若同室。无或如秦越人之相视则几矣。

论昭穆

孔继汾

凡昭主穆主。初祔皆纳右室。易世乃迭迁而左。此孔氏家庙之旧式也。盖古者诸侯五庙。大大三庙。皆同宫异庙。故昭常为昭。穆常为穆。自后世变为同堂。此礼之不行也久矣。乾隆十年夏六月。今宗子将祔考于庙。客有为常昭常穆之说者。时宗子幼。侄广柞。其季父也。相礼。因质于余。余曰。今古异宜。当一如旧式。迁汝曾祖及父之主于左。迁汝祖之主于右。而祔汝兄之主于最西之一室。言未既。客诘余曰。古者昭常为昭。穆常为穆。虽百世不可改也。如子之说。其如昭穆之序何。余曰。此古者同宫异庙之礼。非后世同堂异室之礼也。考古庙制。外为都宫。太祖居中。昭穆以次分列左右。庙皆南向。主则东向。及其祫祭于太祖之庙。则惟太祖作东向。昭之主。皆列于北牖下。南向。穆之主。皆列于南牖下。北向。三代之制固如是。盖惟主各异庙。昭不见穆。穆不见昭。然后祔必以班。昭常为昭。穆常为穆。内既有以各全其尊。外始可以不失其序。自汉明帝变乱古礼。创为同堂异室之制。魏晋因之。遂不能革。近世诸侯无国。大夫无邑。并异室之制。亦有不能备者。此昭穆之所由紊也。若欲强复古典。势必以子跻父之嫌。常昭常穆可也。以子跻父则不可也。况昭之为言昭也。穆之为言深远也。此以祫祭时南向北向之位而言之也。今太祖既不循东向之位。是所谓昭穆者。已乖南北之义矣。徒执古礼之虚名。而乱位次之定序。恐言礼者所不敢出也。客曰。子不闻朱子议祫祭之说乎。朱子曰。设高祖有时而在穆。则高之上无昭。而特设位于祖之西。祔之下无穆。而特设位于曾之东。则无僭越之嫌。而不失昭穆之序。毋乃不谬于礼与。余曰。势不能也。祫祭者。一时之事。主可暂移。位或可以特设。若宗庙。所以妥神灵也。屋楹既不可以妄增。位更于何地特设。且客既知有特设位之礼。是已明同堂之不可以子跻父。今同者之言益非无据矣。客曰。然则异室不犹夫异庙乎。余曰。异室不同。祔实同堂也。夫主之有祔也。犹人之有席也。今有子席于上。父席于下者。而曰我与父异席。勿僭父也。可乎。孝子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生者存者。不敢僭父之席。死者亡者。宁敢僭父之祔乎。今之非礼不在昭穆而在同堂。盖同堂则必不可以序昭穆。序昭穆则必不可以同堂。而今日之事欲不同堂又不能也。然则常昭常穆者。礼之经。而昭穆互迁者。乃事之权也。经之不可执而特出于权。是则余之苦心也夫。客乃无以应。而庙序互迁如故。

兹因序次祔礼。谨书之于篇。以质天下之言礼者。

兄弟异昭穆论观妙斋文

张

天下有大伦五。君臣父子居其二。有父子然后有君臣。父子之名。虽天子不得而夺之。所以明亲也。天子诸侯。臣诸父昆弟兄弟。不得以戚属通。所以明尊也。春秋书仲婴齐卒。公羊氏曰。为兄后也。何氏曰。弟无后兄之义。为乱昭穆之序。失父子之亲。故不言仲孙。明不与子为父孙也。此父子之义也。大事于大庙。跻僖公。左氏则曰子虽齐圣。不先父食。公羊则曰先祢后祖。是故以父子定之。大夫士不得后以弟也。后天子诸侯则有矣。然亦不当以父子称也。以君臣定之则。凡以弟后兄。以兄后弟。其义犹父子也。犹父子则异昭穆所以明统也。鲁语将跻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弗忌曰。明者为昭。其次为穆。何常之有。邢氏引之曰。位次之逆。如昭穆之乱。假昭穆以言之。非谓异昭穆也。此曲解也。春秋书桓僖灾。是隐桓闵僖皆异庙。异庙则异昭穆。然则宗有司云非昭穆。何也。曰。闵僖宜昭穆也。僖昭而闵穆。则非昭穆也。犹谷梁氏云。逆祀则是无昭穆也。曰。邢氏谓兄弟异昭穆。设兄弟四人为君。则祖父之庙。即已从毁。知其理必不然。又春秋传陈无宇献莱宫宗器于襄宫。当齐灵公世。襄至灵九君矣。其间兄弟相代者。襄桓也。孝昭懿惠也。若皆异昭穆。则襄宫之毁久矣。其存焉何也。祭法。官师一庙。王考无庙而祭之。家语。士一庙。王考无庙。合而享。尝乃止。夫祖父可共庙祭。一庙者尚祭及祖。而谓兄弟异昭穆。遂上祧未当祧之祖。是为天子诸侯之祖。乃或不幸而不得下及于士也。岂情也邪。曰此无虑也。子孙昭穆增于下。而祖考之亲。未尽于上。则自待亲尽而毁。春秋庙制之失。当毁而不毁者有矣。若齐之襄宫。则固亲未尽也。然则七庙五庙之制可踰邪。曰。是亦安得拘也。周于七庙之外庙姜嫄。鲁于五庙之外庙文王。周之平宫。以东迁祖不毁。晋之武宫。以夺宗不毁。文宫。以霸不毁。况兄弟相代。亦事之变者。而不得以庙数拘之。是故兄弟之相代也异昭穆。祖庙之毁也待亲尽。此虽经无明文。可以义断者也。然则兄弟固必不可同昭穆邪。曰。是有所不通也。后天子诸侯者。非特兄若弟也。有诸父者矣。诸父亦臣也。使以诸父入继。而亦兄弟同昭穆。则是跻所继者而先之。亦逆祀也已。欲无逆祀。非以相继之序为昭穆无由也。夫诸父必为昭穆。而后继统之序顺。而兄弟顾不当异昭穆乎哉。

庙主考

吴定

自天子达士有庙皆有主也。无主则神无所栖。不栖神则庙不必立。许慎谓惟天子诸侯有主。卿大夫不得禘祫则无主。而引少牢馈食有尸无主之文为之证。康

成从而和之。以注祭法。皆过也。徐邈据大夫去国载柩。闻君之丧摄主而往。以辟大夫无主之谬。核矣。孔子曰。祭祀之有尸也。宗庙之有主也。檀弓重主道也。其辞又皆通大夫士言之。少牢特牲之祭。称尸不称主者。文未之及耳。大戴记。诸侯迁庙。书奉衣服。不书奉主。将谓诸侯亦无主哉。且主亦非专为禘祫设也。不得禘祫。独不得烝尝乎。自晋以后。惑于许郑之说。士大夫皆不立主。或为祠版。或为神帛。曰。吾不敢僭上也。宋程子始创为主式。立法精矣。然其制亦断自大夫。而于士庶则为之牌以代。朱子家礼因之。此固先贤之慎。然质之古圣王许士立庙之意岂果如是邪。若夫主之所以题其上者。宜名乎。宜字乎。予友程先生瑶田曰。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请谥于君。以易其名。士无谥而有字。故士虞礼于祔之祝辞曰。适尔皇祖某甫。以跻祔尔孙某甫。由是言之。大夫之称于庙也以谥。士则称字矣。称字非惟士为然也。杂记曰。祔兄弟之殇称殇童某甫。不名神也。童子无字。尊神不名。为之造字。矧子孙而顾可名其祖考哉。有谥则主书谥。无则书字。庶于易名之礼有合。予尝韪其论。以为可法。今请仿程子之主式。而略变通之。陷中以书爵姓名行。谓爵某讳某字某行某之类也。粉涂其前。以书属称。谓故某官某士以逮世系谥字之类也。主成。择子孙或友之工书者书之。近世乃欲乞有爵者之一书。以光耀其亲。岂我亲之神之依于主也。必藉贵之气而后神哉。呜呼。其亦蔑视吾亲之甚也矣。

论祧室龕制书

王元启

祧室以藏祧主者。盖所谓礼以义起者也。古有时祫大祫之文。祫及高祖。时祫也。兼及祧主。大祫也。义各有当。似不得因四时有祫。遂废大祫之礼也。阁下又疑设立五龕。则当时飨时。令祧室之灵。旁视其子孙之顾飨而不得与。似又未达古人制龕之意。古祭必奉主于正寝。固去祧主甚远。今即从俗。设祭龕前。亦不得谓其无别。何者。古者父子异宫而处。庙制亦然。后世庙虽同堂。然必又别为异室。亦取古人异宫之意。要使祖先各自为尊。不相降压。此朱子所谓昭不见穆。穆不见昭。各全其尊是也。今制。主外有楹。楹外有龕。龕外有帘。所以示别于他室者至矣。祭虽揭帘启楹。诸室隔不相通。昭穆仍不相见也。况于祧室。即帘亦未之或揭。闭诸最西一龕。与古藏诸夹室何异。夹室亦在太庙之傍。四时之祫。何尝以傍视子孙顾飨为嫌乎。又云龕之为地无多。祧室之龕。积久不足以容。此则鄙人始虑亦及之。然世无盈而不虚。息而不消之理。凶荒兵革。转徙流离。先代之主。岂能一一备存无失。仁人孝子。第就见存之主祭之。不能及于所不知也。又古者坏庙之道。虽非尽撤而悉去之。然而易檐改涂。亦必微示毁之之意。故寒家已祧之主。必去其楹。盖亦预为后日渐

多之地。且主之尺度甚卑。不及龕制之高四之一。祧主渐多。则累为之架。新祧之主。不足以容。则旧祧之主。迁之上架。于同焉祧毁之中。别寓迁祧之法。变而通之。靡所不可。要不得虑后日之难容。辄先自毁其见存之主也。虽然从俗设祭龕前。礼无大悖。顾必奉主正寝以祭。何也。祭时主人献罍。必令主妇点茶。又凡庶妇庶子及未妇之子女。咸备其别。寝东地窄。周旋进反。肩背相摩。于礼不肃。又必陈设食案者四。香案者一。须正寝乃可行事。果欲竭诚备礼。以格我先灵。固不得苟且而徇俗也。庙中陈主。从古以西为上。其改为同堂异室之制。以西为上。则朱子谓自汉明帝始。然至南宋时历千数百年无改。元儒亦不闻更有异论。至明代中叶以后。始有中左中右之议。明初无有也。明会典所载祠堂制度。高祖居西。曾祖次之。祖次之。考次之。时祭仪节。前一日设高祖考妣位于堂西北壁下。南向。考西妣东。曾祖考妣祖考妣考妣以次而东。别设傍亲无后。及卑幼先亡者。祔食位于东西壁下。皆右男子。左妇女。可知中左中右。及左男右妇之次。不始明之叔世。盖因当时达官贵人。不安于庶人祭寝之法。妄欲僭拟王朝庙飨之仪。窃生异议。不知王朝庙制。太祖居中。余分左右为昭穆。今昭穆之次久废。自卿大夫以下。例得庙祀其先者。亦不闻有太庙之设。徒以左右为分。于义已属无因。至于庶人无庙。祭寝之法。祇应从历代右祖左孙之次。尤不宜妄生僭拟。又况右主左主长短之度。见于谷梁传疏。知神道尚右。实自周代已然。何得谓古无此说。考之明史。成化中祭酒周洪谟实创此议。今阁下特举本朝大裕之仪见示。是亦未免为洪谟之论所惑。至今儒金贲亨之论。谓宗子宗妇中立。而高祖考妣僻在一隅。非对越之义。此尤不达于礼也。宗子宗妇。当进罍馈食时。何尝不入室行事。各跪献于其主之前。至于前此降神参神。及后此送神。宗子宗妇。与庶子庶妇。咸列在庭。乃古拜下之礼。期以自竭其诚敬而已。即今滇黔之地。僻在西南。阙廷自在东北。然当正旦朝贺时。彼土臣僚但有北向行礼而已。滇黔直北当川陕二省之地。非顺天府地。谓彼土臣僚。不知有对越之义可乎。又况古时庙制。太祖东向。昭主南向。穆主北向。诸子姓在庭行礼。揆之对越之义。于昭主则得矣。于太祖穆主。奚当焉。韩子云。人见近事习。耳目所熟。稍殊异即怪之。其即近世言礼之士之谓也欤。

妇人无主答问

汪中

问曰。凡祭妇人无主。于礼有征乎。答曰。谨按春秋公羊文公二年传。虞主用桑。檀弓虞而立尸。士虞礼记男男尸。女女尸。虞卒哭祔练祥禫。皆男女别尸。别尸则别主。虞卒哭祔。妇人既有主矣。公羊传练主用栗注。期年练祭。埋虞主于两阶之间。易用栗。祥禫之祭。妇人犹有尸。而于练不为作主。斯不然

也。埋其虞主而不作练主。斯又不然也。自练至毁庙惟一主。然则妇人有主明矣。祔礼之见于杂记丧服小记者。妇祔于祖姑。妾祔于妾祖姑。公子公孙之为士大夫者。其妻祔于诸祖姑。亡则皆中一以上而祔。妾无妾祖姑者。易牲而祔于女君。祖姑有三人则祔于亲者。始来仕无庙者。夫卒而祔于其妻。其妻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为大夫而祔于其妻。则不易牲。妻卒而后夫为大夫。而祔于其妻。则以大夫牲。苟所祔者无主于庙。则后之虞主。于何而祔。妇虽与夫同庙。亦有分祭之礼。故杂记男子祔于王父则配。女子祔于王母则不配。若妇人无主。王母何以得专其祭。谷梁传文公二年正义。麋信引卫次仲云。宗庙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广厚三寸。祭讫。纳于西壁垆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谓父。左主谓母。是可据也。问曰。吉祭。妇人何以无尸也。答曰。谨按少牢馈食礼。筮尸之命曰。孝孙某。来日丁亥。用荐岁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以某之某为尸。尚飨。是妇人与夫共筮一尸。非无尸也。吉祭唯止男尸。尸既孙行。其体于祖父母则一。斯不必更象以孙妇矣。郑注司几筮云。虽合葬及同时在殡皆异几。体实不同。祭于庙中同几。精气合。是其义也。中又论之。妇人之尸。必使异姓。不使贱者。若并筮二尸。其为夫妇。不可必知。交错室中。于是为褻。在于禘祫。尤不可行。故援爵谥从夫之义。不立女尸。至于主则无嫌也。其有异宫。若周祭姜嫄。鲁祭仲子。亦必有尸矣。近世方苞侍郎家庙。不为妇人作主。以为礼也。中谨据礼正之如此。

答袁简斋书

卢文弨

承问宋人集中。有妇人无主议。此不知何人所作。考之于礼。妇人之有主明甚。丧服小记云。士大夫不得祔于诸侯。祔于诸祖父之为士大夫者。其妻祔于诸祖姑。妾祔于妾祖姑。亡则中一以上而祔。又云妾无妾祖姑者。易牲而祔于女君可也。又云妇祔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则祔于亲者。其妻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为大夫。而祔于其妻。则不易牲。妻卒而后夫为大夫。而祔于其妻则以大夫牲。据记所言微独嫡妻有主。继妻亦有主。妾之有子者亦皆有主。有主而后可以祔庙。安得谓妇人无主也。又案谷梁文二年作僖公主疏云。麋信引卫次仲云。宗庙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广厚三寸。若祭讫。则内于西壁垆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谓父也。左主谓母也。是以汉世帝后皆有主。非创也。汉旧仪云。皇后主长七尺。围九寸。在皇帝主右旁。盖本周制而为之可知矣。然则妇人无主之说。空撰无实。不足信也。

妾母不世祭说

邵长蘅

丧服小记曰。慈母与庶母不世祭。郑氏注曰。以其非正。又引春秋传于子祭于

孙止。愚谓郑说非也。按小记本文曰。妾祔于妾祖姑。亡则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注曰。妾祔于妾祖姑者。言妾死。亦祔于夫祖之妾也。祖亡妾。则又闲曾祖而祔高祖之妾。凡祔必使昭穆同。曾祖非夫同列也。夫曰祔于妾祖姑。则祖妾犹得祔食可知。曰中一以上而祔。则高曾之妾。亦得祔食可知。果如郑说于子祭于孙止。安所得祖妾而祔之。且推及于高祖之妾耶。郑氏亦知其说之窒碍。乃曰妾无庙。今云祔及高祖者。当为坛祔之耳。按礼。天子立七庙。一坛一墀。去庙为坛。去坛为墀。去墀为鬼。渐而之远。其祭益稀。则坛何常不祭耶。故愚以为郑说非也。然则记言不世祭。何居。曰。所谓不世祭者。为祀妾之礼杀于女君。不得谓之祭也。礼有牲曰祭。无牲曰荐。按小记。易牲而祔于女君。注曰。易牲而祔。则凡妾下女君一等。疏曰。女君特牲。妾则特豚。盖妾祭不用牲。可谓荐。不可谓祭。由斯以言。岂惟孙不得祭。即子亦不得祭。故曰不世祭也。若谓祭止于子。遂绝之而不祀。则郑说非也。

与张仲嘉论画像书

万斯大

古礼有画像之事。而后世亦有之。温公以其非古。故于书仪止载魂帛依神。而朱子不改。某则谓绘画之事。自古而有。书言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左传言远方图物。知虞夏时有绘物者矣。书言乃审厥象。以形求说。知商时有绘人者矣。特当时无有子孙绘其祖父者。故圣人不着于经。后世图功臣。图贤哲。往往见于纪载。而谓子孙犹不可绘其祖父。此不近人情之论也。且古礼不有尸乎。以孙像祖。事死如生。古人自有深心。然行之今日。未有不视同儿戏者。曷若传神楮墨。子孙岁时瞻拜。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所乐。思其所嗜。实有洋洋如在者乎。故尸必不可有于今日。像不妨有于今日。如谓神像之名非古。则古人于尸。业称之为神像矣。如谓肖形为不经。则传已称惟肖。而魂帛之肖形为已褻矣。今天下士大夫与之谈礼。必曰像不可增。一至其亲不忍言之际。断断乎无或有一人焉。能违俗而不绘者。是避其名而为其实也。噫。亦思像果何害于礼。而必欲避其名乎。尝读潜溪九贤图赞。周程张朱及尧夫君实伯恭敬夫皆在焉。其须眉面目。各各生气如见。此非得之其家传。又何从而肖之耶。然则温公朱子之书。子孙已不能悉遵之矣。某于此敢为一言曰。人情之所不能免者。

圣人不禁。其在斯乎。今之人有能确守礼文。亲死而不绘者。纵不敢议其为非。吾终欲去魂帛之号而复为重。改结帛而从束帛。苟其不能。直当废魂帛而不置。盖始死有柩有像。即古人立重之意。更有魂帛。则为三矣。神无专依。益非礼意。狂瞽之论。不敢自隐。敬以质之先生。

徐健庵曰神像之设或以为可或以为不可然则宜何从愚以为当揆之于人情而已

度今之世无有不用像者众皆用之而吾独矫情焉于我心独慊乎否也况图形之说其来旧矣文翁之讲堂为土偶以像圣贤人不以为非也土偶犹可而绘画独不可乎先圣贤犹可而吾先人独不可乎人子当亲没之后亡矣丧矣不可得复见已矣岁时享祀一展视而仪容如在若亲其笑语焉若聆其歔唾焉凄怅悲怀之意益于是而深虽岁月已久而吾亲固悠然在目也是亦见似目瞿之义也谓非人子之至情哉奈何其欲去之也愚故曰当揆之于人情而已。

墓祭

徐干学

礼经无祭奠之文。故先儒云。古不墓祭。墓祭自东汉明帝始。然经虽无明文。而传记闲有其事。如武王将东观兵。上祭于毕。则周初有行之者矣。曾子曰。椎牛而祭奠。不如鸡豚逮亲存也。则春秋未有行之者矣。孟子云。东郭墠问之祭。则战国时有行之者矣。张良子孙上先冢。并祠黄石。则西汉初有行之者矣。夫岂始于明帝哉。特天子率百官上陵。以每岁正月行之。垂为永制。则自明帝始耳。原夫古之所以不墓祭者。人之死也。骨肉归于土。而魂气无不之。魂依于主。魄藏于圻。魂有灵而魄无知。故圣人祭魂于庙。不祭魄于墓。非察于幽明死生。与鬼神之情状者。其孰能与于此。然而展墓之礼。经固有明文。子路赠颜渊曰。去国则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国不哭。展墓而入。展墓者。即后世之所谓拜扫也。桑梓之值。栢棗之泽。人子犹不敢忘。况亲之体魄所藏。岂有终岁不省。而能恣然者。故拜埽不可阙。拜埽既不可阙。则荐以时物。将其悃诚。亦礼之缘情而生。由义以起者。故蔡邕谓上陵之礼。虽烦而不可省。而朱子家礼。亦载寒食墓祭之仪。记曰。有其举之。莫敢废也。今必欲废千余年通行之事。以求合于古经。岂仁人孝子不忍死其亲之心哉。所可怪者。末俗相沿。流失日甚。或假上墓之便。召客宴会。酣歌醉舞。与踏青籍草之游。同其欢畅。夫过墟墓而生哀。人之情也。陶渊明与人饮周家墓柏下。乃西晋放诞之余习。礼法之士犹不为。矧一本之亲。而乐其所哀也哉。君子以为有人心者。宜于此变焉矣。李济翁资暇录。言当时寒食拜埽。多白衫麻鞋。朱子称湖南风俗。犹有古意。人家上冢。往往哭尽哀。今纵不必尔。亦当致其怵惕凄怆之意。行坟莹。省封树。翦荆棘。培土壤。事毕。近者旋反。远则托旁舍一饭而去。不用饮福。是为礼之变而不失其正者。至若近世士大夫。荣贵还家。必上墓焚黄。盛宴亲旧。鼓乐喧阗。夸耀乡闾。恐亦非礼。此当以告庙为正。如必欲从俗。则去乐罢宴。惟以公服行事可也。

与卢某书

顾炎武

闾门外义学一所。中奉先师孔子。旁以寒宗始祖黄门公配食。黄门吴人。而此

地为其读书处。是以历代相承。未之有改。尝为利济寺僧所夺。寒宗子姓。讼而复之。史郡伯祁抚台记文。昭然可据。非若乡贤祠之列置前献。可以递增也。近日瞻拜间。忽添一卢尚书牌位。不胜疑讶。问之典守。则云有令侄欲为奉祀生员。而借托于此者。夫尚书为君家始祖。名德着闻。与我祖黄门。岂有优劣。然考尚书当日。固尝从祀学宫。而嘉靖九年。奉旨移祀其乡矣。尚书之乡。为涿郡涿县。则今之涿州也。尚书之官。为九江庐江二郡太守。则今之庐州寿州也。汉史本传。尚书当日。足迹从未至吴。既非吴人。又非吴官。为子孙者欲立家祠。自当别一室。特奉一主。而偏处异姓之卑宫。援附无名之血食。于义何居。夫吴中顾陆。河北崔卢。是名门。各从本望。天下之忠臣贤士多矣。国家之制。止于名宦乡贤。是以苏州府志。载本郡氏族一卷。有顾无卢。载本郡祠庙一卷。有顾野王而无卢某。府志出自君家教谕所修。乃犹不敢私为出入。岂非前哲之公心。史家之成法。固章章若此乎。夫国乘不书。碑文不纪。县册不载。邦人不知。既非所以章先德而崇大典。又况几筵不设。炉供不具。而以尺许之木主。侧置先师之坐隅。于情为不安。于理为不顺。寒宗子姓。嘖有繁言。不佞谓范阳大族。岂无知礼达孝之士。用敢直陈于左右。伏祈主持改正。使两先贤各致其尊崇。而后裔得免于争讼。所全实多矣。

卷六十八礼政十五正俗上

风俗策

陆陇其

世运之盛衰。风俗实为之。而所以维持乎风俗。使之而不浇。朴而不侈者。则惟视乎上之政教何如耳。三代之时。非无浇漓侈奢之民也。然而道德一而风俗同者。其政教得也。汉唐宋之时。非尽浇漓侈奢之民也。然而世风渐靡。不能返于隆古者。其政教非也。三代之时。经制定于上。其车服有等。其宫室有度。其饮食器用有制。虽一寸之微。一丝之辨。必为之厘定而颁布之。而又为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日夜以孝弟忠信。摩厉其民人。其有奇邪荡佚之民。则乡大夫州长闾胥之徒。以时纠而去之。故民之生也。所见皆仁俭之风。所闻皆仁俭之训。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一有不如是者。则乡里相与怪之。栗焉而不宁。浇漓侈奢。何自而生乎。若夫汉唐宋之时。其所重者在簿书期会。所急者在钱谷兵师。而凡先王所以导民之具。则以为迂阔而不暇为。间有贤君发愤而行之。亦不能如三代之详密。则其俗之不古若也。岂不宜乎。由斯以观。则政教者。风俗之本原也。不深加意于政教。而徒咎风俗之不古。曰吾民不如三代之。不如三代之朴。噫。是果民之不如三代耶。抑所以导民者。其本原犹未得耶。 国家承明季之衰。其浇侈之习。已非一日。宜执事慨然思欲

为之所。愚以为欲反今日之俗而登之隆古。无他。亦惟以三代所以导民者导之而已。愚非敢谓三代之法。可一一施之今也。然其大体。固有不可得而易者。其一则经制宜定也。民之所以不敢厌纵其耳目者。有上之法制为之防耳。苟法制所不及。则何惮而不为。今民间冠婚丧祭之礼。宫室衣服饮食之节。初未尝有定制也。惟其力之能为。则无所不可。富者炫耀。贫者效尤。物力既绌。则继之以贪诈。故靡丽日益。廉耻日消。诚宜画为定制。使尊卑上下。各有差等。不得踰越。庶几俭朴可兴。贪诈可弭。其一则学校宜广也。民之所以不入于淫荡。安其朴素者。以其知礼义之可重耳。苟礼义不足动其心。则朴素必不如奢靡之可乐。忠厚必不如淫荡之可慕。学校者。所以教民礼义也。今惟州县有学。又止及于生徒。而董其任者。亦止掌其册籍。核其进退。未尝有所谓礼义之教。人不知以行谊自重。则惟以服美为荣。何怪风俗之日浇日侈乎。宜选方正有道之士。为州县之师长。重其禄秩。而又仿古里塾党庠之制。以农隙教导其民。使知礼义之可重。而无慕乎浇侈。其一则赏罚宜审也。民之所以从上之令者。以其赏罚行焉耳。赏罚不行。而欲其从令。不可得也。今 朝廷之赏罚。亦綦严矣。而独于奢俭浇之际。未见有赏罚行焉。胥吏被文绣。富贾为雕墙。而有司不问。子弟凌父兄。悍仆侵家长。而有司不问。而其忠厚朴素。不随时好者。则徒为笑于乡里。不闻有所奖励。如此。安望其不为浇侈乎。宜敕有司以时访于境内。举其尤者赏罚之。而即以风俗之疵为考成之殿最。庶有司不敢忽。良民知所劝。而莠民知所惩。凡此者。皆所以导民之具。而风俗之本原也。诚一一举而行之。而 皇上以恭俭之德。端化原于上。公卿大臣。树惇守素。奉宣德意于下。寰海内外。有不返朴还。去奢从俭。共登三代之盛者。未之前闻。倘曰簿书期会。钱谷兵师。今日之急务。何暇为此迂阔。愚恐风俗之日浇日侈。所谓今日之急务者。亦将理之不胜理也。

风俗条约

陈宏谋

江苏繁盛。甲于东南。人文之风雅。物产之精良。海内艳称。惟是相尚纷华。徒事巧饰。止顾目前。罔思日后。凡婚丧逾制。男女无别。僧道惑人。地棍滋事。不但耗费财物。易致贫乏。抑且干犯礼法。有玷家风。历任院司。屡经禁处。积习已深。执迷不悟。本部院再兹邦。惩恶安良。法在必行。训俗维风。责难他诿。就其甚者。胪列告戒于后。一嫁娶惟应及时。奢侈徒耗物力。自行聘以及奩赠。彩帛金珠。两家罗列。内外器物。既期贵重。又求精工。迎娶之彩亭灯轿。会亲之酒筵赏犒。富贵争胜。贫民效尤。揭债变产。止图一时美观。不顾八口家计。有女家多索。男家延捱。不但子女怨旷。更至酿成强抢争娶之事。至戚反成仇讎。过门立见贫窘。嗣后富者聘币不得过八端。奩箱不得过

六只。有余之家。欲厚赠女。奩田妆资。更有实济。一切摆设繁文。从节省。贫家聘奩。各随其力。所重婚娶成礼。何在炫耀美观。富者为子女惜福。贫家亦免债负。祇闻因嫁娶多费。而家道消乏者。鲜见因嫁娶美观。而从此发达者。何其愚也。

一丧葬大事。重在附身附棺。尤在致哀尽礼。新丧经忏。绵延数旬。佛戏歌弹。故违禁令。举殡之时。设宴演剧。全无哀礼。人兽纸器。拥塞道路。夸耀愚夫。适为有识者窃笑。至于亲死棺殓。入土为安。乃温饱者惑于风水。久厝不葬。反以速葬为耻。甚至数年几代。均不肯葬。满屋停棺。到处浮厝。或惨付火焚。忘亲灭礼。莫此为甚。久奉 上谕申饬严禁。嗣后丧葬不许有佛。出殡不许多用纸器。厝棺不许过三年。有子孙之亲棺。毋许火化。地方官一闻佛戏。将乐器取追入官。僧道责处。出殡演剧。立即拏究。省无益之费。为殓葬之用。安葬如期。承祭以礼。宁戚毋易。宁俭无奢。孝子顺孙。岂在繁文之美观哉。

一宴会所以合欢。饮食止期适口。何乃争夸贵重。尚希奇。山珍海错之中。又讲配合烹调之法。排设多品。一席费至数金。小小宴集。即耗中人终岁之资。逞欲片时。果腹有限。徒博豪侈之名。重造暴殄之孽。前抚军徐公。曾与同官绅士。有五簋之约。为民倡率。本部院秉臬时。曾与其会。一时渐有遵从。近复夸多如故。嗣后正事张筵。不得过八菜。费不得过一金。亲朋小集。仍以五簋为度。约丰俭之宜。不尽之福。物薄而情自厚。费省而礼可勤。亦何苦而不为也。

一妇女礼处深闺。坐则垂帘。出必拥面。所以别嫌疑。杜窥伺也。何乃习于游荡。少妇艳妆。出头露面。绝无顾忌。或兜轿游山。或灯夕走月。甚至寺庙游观。烧香做会。跪听讲经。僧房道院。谈笑自如。又其甚者。三月下旬。以宿神庙为结缘。六月六日。以翻经十次可转男身。七月晦日。以点肉灯为求福。或宿山庙。还愿求子。或舍身于后殿寝宫。朔望供役。僧道款待。恶少围绕。本夫亲属。恬不为怪。深为风俗之玷。现在出示庵观。有听从少年妇女入寺庙者。地方官即将僧道枷示庙前。仍拘夫男惩处。

一春祈秋报。例所不禁。聚众赛会。酬神结会。误农耗财。久奉 上谕广行劝戒。江南媚神信鬼。锢蔽甚深。每称神诞。灯彩演剧。陈设古玩希有之物。列桌十数张。技巧百。清歌十番。轮流迭进。更有投身神庙。名为执役。首戴枷锁。名为赦罪。神游市。炉亭旗伞。备极鲜妍。阁杂剧。极力装扮。今日某神出游。明日某庙胜会。男女奔赴。数十百里之内。人人若狂。一会之费。动以千计。一年之中。常至数会。地棍藉此饱囊。平民因此揭债。他如拥挤践踏。争路打降。翦辮抢窃。结仇构怨。命盗之案。每酿于此。不止耗钱财于无益

之地已也。至于乡民信鬼。疾病不求医药。专事巫祝。竟日彻夜。大排牲醴。舞蹈歌唱。以为禳解。巫师神婆。听其剖判。今日请一神。明日送一鬼。幸而病愈。又须破产酬谢。即或不愈。止云前求未善。不悔前非。身死之后。反致衣棺无出。不能安葬。愚妄至此。殊可哀也。

以上各条。现在一面牒列告戒。一面严飭地方官随处稽查。如再胡行。难瞞耳目。违条犯法。动关身命。惟愿我士庶军民人等。父兄戒其子弟。夫男戒其妇女。老成者戒其后生。贤智者戒其愚鲁。而绅士明理之家。更宜身先作则。严切防闲。式化乡里。以敦礼教。以阜财物。以保身家。以全颜面。法令张而奸宄戢。教化明而风俗厚。本部院实有厚望焉。

乡贤祠议

李良年

乡贤。今非古矣。是封君赠君祠。非乡贤祠矣。贤之为名也。亚于圣。圣之为名也。在上则天子之统称。在下则孔子而后无人焉。夫惟圣者无人。则贤之名至矣。乡贤虽非天下万世之贤。其亦必一乡之善士乃足以当之。若曰其子贵。其父即乡贤也。其身贵其子又贵。是尤宜乡贤也。则是乡贵祠。非乡贤祠也。且夫朝廷之待下也。有私有公。凡其人而贵也。以其爵封赠其父母。若曰彼有子。吾将用之以治天下。若有父母。吾不推其子之爵以报。可乎。是朝廷以孝治天下之心也。则朝廷之于贵也。亦既私之使荣于家矣。乡贤者。则朝廷之公也。其人而贤。韦布可也。其人而未必贤也。贵虽宰辅何益有风示鼓励之义焉。今贵者既被朝廷之私矣。又攘其公者而冒且混焉。殆不可矣。圣人。百世之师也。学宫。至严之地也。历代诸儒。卓卓可传。而或屈于时议。不列于配享者尚多。若启圣祠之四配。止颜路曾伯鱼孟孙氏四贤。而十哲之父即不与。今之博一第居一官者何人。而辄以私情假公地之豆报其亲乎。名之曰幽厉。孝子慈孙不能改。人君且然。于一乡之贵。即可列其父以贤。则是屠沽市贩。皆可与焉。亦足怪矣。今之贤者。其子孙而又皆贤也。其心未始不欲进其祖父于祠也。乃从而瞻视焉。曰是某公。是某公。我祖父之贤。而与之并列乎。必废然以返矣。嗟乎。以至美之名。至荣之典。至隆之地。令识者有轻之之心。不几上负 朝廷设祠之意乎。

与邵子昆学使论乡贤名宦从祀书

宋萃

兹有一事。实关 国家大典。而学政所当问者。敢以商之左右。记曰。乡先生没则祭于社。乡先生。盖即士大夫之贤而归老而教于其乡者。尚书大传曰。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耒耜已藏。祈乐已入。岁事已毕。余子皆入学是也。既歿而不忘其德。乃相与尸祝之于社。后世乡贤有祀昉诸此。传曰。有功德于民

则祀之。汉元始间。诏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信臣应诏。又朱邑祀桐乡。王涣祀安阳亭。则民自立祠。后世名宦有祀昉诸此。前明之制。凡郡邑乡贤名宦。各附祀于学宫。守令岁以春秋二仲。率官属行礼。典綦重矣。不意沿至末流。冒滥日滋。其弊天下皆然。而江南尤甚。江南之乡贤祠则较名宦尤甚。盖名宦非稍稍遗爱在人。士民莫肯阿好。虽其子孙欲得之于祖父。无可如何。乡贤则皆其子孙之陈乞。与津要之请托。始而荐绅之谨愿者得祀矣。继而荐绅之有遗行者亦或祀矣。始而科甲之勋封得祀矣。既而入赘得官者之勋封亦祀矣。甚至市籍估人。其子列仕宦。别亦巍然祀矣。求之立德立功立言。一无托足。考之乡评公评史评。略无据依。豆之席。罗立骈填。真伪混淆。是非失实。至使正人君子临歿以此举诫其后人。因而孝子慈孙不忍以虚名奉其祖父。嘻。可也矣。士君子有风教之任者。始未尝不力持。久之而情面所在。稍示圆融。藩篱一破。来者接踵。譬之江河日东。滔滔汨汨。莫知所底。夫以 国家风厉之大典。而凌夷至是。不有大贤。孰持其后哉。执事固萃所素信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庐陵有言。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屈之守。具辨是非之识。毅然决择。而力砥其颓波。非执事任而谁任耶。按乡贤名宦。向有咨部之例。各省今皆行之。故冒滥颇少。近准部咨。江浙两省节孝。照直隶例。学院会同巡抚具题。夫节孝属执事为政。矧兹事体较重。岂可不属执事为政耶。此有通儒亮节。果应祀典其人。伏侯执事核实。会咨内部。然后入祠。虽未澄其源。姑窒其流。冒滥请乞。日渐衰止。其于风教裨补非小。伏读大疏。有不徇情面语。即此亦不徇之一端也。或者轩车所至。慨然澄清。并举从前之真伪杂沓者。确核而厘正之。是又萃所欣然拭目者矣。

乡贤议

王训

祀乡先生。所以上遵王制。旁协輿情。彰往劝来。甚盛典也。古道浸衰。祖父准其子孙之力为贤愚焉。至有德不踰中人。名不发里闾。而烝尝乎胶序之间。夫萧与兰共畹无改其臭。与玉并椽倍损其光。使没而有知。必且望圣人之门而足趋。闻长者之风而心忸怩矣。是宠之适以抑之。俎豆之适以桎梏之也。孝子用心。当如是乎。易称有子考无咎。书曰。尔尚前人之愆。谓显扬本于立身也。彼张汤杜周犹以子孙济美不终埒于酷吏。况越此哉。不征诸人而征诸鬼。不忧子孙不肖而忧祖父不贤。未矣。

通谱说

王懋竑

甲午岁。余在舍弟懿诵青县署中。获晤诸城献可兄。献可时以仙居令行取未上。寓于青。朝夕往来。因昆弟之好。相与无间也。戊戌余中礼部试。出诸城李

父之门。往谒李师。而职方公在焉。职方公。李师之内弟也。而于献可为从叔父。语次及之。职方公亦曾过青县署。与舍弟叔侄。闻之欣然。遂自上座。不复讲宾主之礼。而名刺往还。一以叔侄之称。自是数数相见于李师家。余为举欧阳公遗事。而未尝不叹前人之德也。其冬。余以假归。南北绝远。遂不复相闻。般翁老父台。以甲寅来宰吾邑。为职方公之令嗣。余老病家居。不获谒见。而儿子箴传。乙卯与荐书。托公下士之列。余心知宗谊。而未尝敢言。今年八月。舍弟懿诵始见公。乃复及于此。余惟古人有避嫌之义。而君子严未然之防。公方临莅吾邑。以赏善罚恶为职。厘剔奸弊。一新庶政。而余宗族颇众。且邑中王氏。亦不一姓。恐有所依托假借以挠公之治。且近来风俗浇薄。必有小子纤人指是以为言者。目前之事可鉴矣。故愿仍从张水部胡振武州民百姓之例。张水部赠白苏州诗云登第早年同座主题诗今日是州民胡振武建节过家谒河中帅持刺自称百姓一以治下为称。俟公荣迁升任以后。方敢再宗谊。朽耄聩瞶。不能面陈其说。故书此以请正。惟垂鉴焉。至于两世交好之谊。非寻常通谱之比。亦欲附载之。以示两家子弟。永永传之无穷也。

正友

王友亮

居则兄弟。出则朋友。人之大伦也。人有孤生而无兄弟者矣。未有特立而无朋友者。故师之外。益德辅仁。莫重于朋友。友也者。降于师而近于兄弟。然与兄弟究有辨。孔子言达道。曰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又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一以天合。一以人合。亲疏厚薄。势难强而同也。古人敦雁行。曰友于兄弟。笃嚶鸣。曰情如兄弟。此比况之言。子夏谓司马牛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亦权辞以解忧。非谓朋友即兄弟也。今人论交。必以结拜为亲厚。吾不知其何谓也。谓重兄弟乎。则视朋友者轻。谓重朋友乎。则视朋友者重而兄弟又轻。揆之于义。均无所处也。且世有疾同气如寇仇。爱他人如骨肉者。夫既视为寇仇矣。又取所疾之名加之于所爱。不更惑欤。吾知哲士端人。必笑而弗受。其受焉者。则便辟柔佞之徒也。便辟柔佞之徒。乌可与言交际哉。诗云。每有良朋。况也永叹。传云。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夫朋曰良。友曰密。推之至矣。未尝易以别称也。若今所为。则兄弟之谊淆。而朋友之道废。刑例。异姓结盟兄弟者。罪照谋叛未行律。余以人数多寡为差。为世井小民而设。士大夫公然效之。何哉。本之经考之传参之律。知五伦不可阙一也。作正友。

孙虹桥六十生辰诗序

王昶

生辰为寿。自古无之。古之所谓颂祷者。乃出于平日之词。故天保报鹿鸣之燕

也。而曰如南山之寿。行苇养老乞言也。而曰以祈黄耆寿考维祺。楚茨信南山力田以奉宗庙也。而曰报以介福万寿攸酢。又曰曾孙寿考。受天之祜。至于生辰为寿。则古帝王且未之闻。而况士庶人欤。非以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之日更为宴乐。孝子仁人实有所不忍欤。故唐文皇垂泣以对臣。而 国初孙退谷张篔山诸公。遂欲废此礼。非笃论欤。孙子虹桥。以乾隆辛丑某月日为六十生朝。作诗见志。眷父母。感妻子。绎其词。如清商之奏。如哀弦之引。凄然泯然。使人不可卒读。而卒以消宿疾而邀天佑。自慰自解。洵乎安贫乐道。与仁人孝子之思有合也。由是志推之。虽丝竹嗔咽。宾朋杂沓。以称百年之觞。岂孙子所欲也哉。孙子诗既出。和者凡数十家。余之序之窃欲与孙子废。非礼之礼。以复于古云。

名称

唐甄

名者。序长幼。辨贵贱。别嫌疑。礼之大者也。今也士而不仕或未仕。于贵者自称曰晚。非礼也。晚之者。齿长于我也。非以爵也。通谒于贵者。名之上不敢有所称。曰某而已。口称亦曰某。若均举均仕。于先举先贵者。则称曰晚。今也有等于我而长于我者。则不称晚。非礼也。齿之尊。犹爵之尊也。通谒于长者。或二十年以长。或三十年以长。虽非贵。则于名之上称曰晚。口称亦曰晚。今之称贵者于先生之上虽少。必加以老焉。非礼也。于师曰先生。于贤曰先生。于高年曰先生。可谓尊矣。奚假于老。古人于少之时。曰富于春秋。谓之为老。将短于春秋矣。不祥莫大焉。是故于贵者但称先生。明谓奄人为内臣。非礼也。在列谓之臣。有职谓之臣。奄人备洒扫。非臣也。奴也。奴也而臣之。是抗奴于公卿。辱公卿矣。天子无外。奴也而内之。则股肱腹心之臣皆外乎。庶士庶民皆外乎。是屏手足赤子于四裔。无臣无民矣。是故为奏为文。勿曰内臣。但曰奄人。今之名地者不以时而以古。非礼也。以古名地。若为异代之土地。非今日之土地矣。悖莫大焉。是故出言为文。于苏州则曰苏州。勿曰姑苏。于吴江则曰吴江。勿曰松陵。今之名官者不以时而以古。非礼也。以古名官。若为异代之朝廷。非今日之朝廷矣。悖莫大焉。是故出言为文。于某部尚书侍郎。则曰某部尚书侍郎。勿曰太宰少宰大宗伯少宗伯。

字说

周篆

自古有道之士。率皆无名。如世所传披裘公灌阴丈人之类是已。其达而在上。功德及人。人欲从而称之。则往往即其所有事以名之。如尧时之殳斨熊罴是已。名虽传于后世。要非其名也。而况于字乎。迨德下衰。人不能无名。然而未有字也。试问西周以前。为圣为贤。为卿为相。其字云何。未有不茫然者。予

故尝为之说曰。人之称字也。其始于东周后乎。好名之心胜。故名之不足。而继之以字。然而无名者。往往传其事。有字者。或不着其名。岂非所以闻当时而垂后世者。顾其行事何如。而不在字之有无也。况字不足而复加之以号。如晚近之世乎。是故取号与字较而字贵。取字与名较而名贵。取有名与无名较而无名尤贵。呜呼。无名尚矣。意者其无字乎。无字尚矣。意者其无号乎。居今之世不容无字。犹唐虞以降之不能无名也。去号而称字。其犹行古之道欤。作字说。

冠礼三加而字之敬其名也周道尚文有字实始于西周故圣门朋友皆以相字为尊未有以号称者号始于唐而盛于宋然必皆晚年德盛望尊人并其字不敢称而始以所居之地称之如史传中往往云学者称为某某先生之类是也其偶有自号者如香山居士醉翁东坡居士伊川老人之类亦皆晚年偶取所居之地以自寓未若明以来之无贵贱老幼无不有号者是以斋亭呼及童稚坡谷滥于舆台而等威齿德之辨混然矣

以姓取名

顾炎武

古人取名。连姓为义者绝少。近代人命名。如陈王道张四维吕调阳马负图之类。榜目一出。则此等姓名。几居其半。不知始自何年。尝读通鉴至五代。后汉有虢州伶人靖边庭。胡身之注曰。靖姓也。优伶之名与姓通取一义。所以为谑也。靖边庭亦见宋史田钦祚传考之自唐以来。如黄幡绰云朝霞唐书魏传镜新磨五代史伶官传罗衣轻辽史伶官传之辈。皆载之史书。益信其言之有据也。嗟乎。以士大夫而效伶人之命名。则自嘉靖以来然矣。

志状之滥日知录

顾炎武

志状。在文章家为史之流。上之史官。传之后人。为史之本。史以记事。亦以载言。故不读其人一生所著之文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公卿大臣之位者。不悉一朝之大事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曹署之位者。不悉一朝之掌故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监司守令之位者。不悉一方之地形土俗因革利病不可以作。今之人未通此乎。而妄为人作志。史家又不考而承用之。是以抵牾不合。子曰。有不知而作之者。其谓是与。

名臣硕德之子孙。不必皆读父书。读父书者亦不必能通有司掌故。若夫为人作志者。必一时文苑名士。乃不能详究。而曰子孙之状云尔。吾则因之。夫大臣家可有不识字之子孙。而文章家不可有不通今之宗匠。乃欲使籍谈伯鲁之流。为文人任其过。嗟乎。若是则尽天下而文人矣。

蔡伯喈集中。为时贵碑诔之作甚多。如胡广陈实各三碑。桥玄杨赐胡硕各二碑。至于袁满来年十五。胡根年七岁。皆为之作碑。自非利其润笔。不至为此。

史传以其名重。隐而不言耳。文人受赇。岂独韩退之谏墓金哉。昔扬子云犹不肯受贾人之钱载之法言。而杜甫哀李邕诗乃谓之义取。则又不若唐寅之直以为利也。戒庵漫笔。言唐子畏有一巨册。自录所作文。簿面题曰利市。

新唐书韦贯之传。言裴均子持万缣请撰先铭。答曰。吾宁饿死。岂能为是。今之卖文为活者。不可媿乎。若司空图传。言隐居中条山。王重荣父子雅重之。数馈遗。弗受。尝为作碑。赠绢数千。图置虞乡市。人得取之。一日尽。既不有其赠而受之。何居。不得已也。是又其次也。

论铭志体例得失详见丧礼下

与刘按察使论速葬之法书

林枝春

养生丧死。王道所先。仁人孝子。不忍暴露其亲。使骨肉复归于土。所以死者获体魄之安。生者尽送终之礼。其在闾阎。除凶秽之气。以召祥和。顺闭藏之理。以畅生机。此阴阳常理。为政者转移风俗之大端也。窃见执事禁邪神严赛禳。师巫畸人。不得逞其故智。今岁民气和乐。竟无天昏札瘥。可谓立事有制。张弛之明效也。今更有欲上陈者。南方之俗。鄙野朴陋。亲死不葬。停柩于家。揆其本心。非必尽贪吉壤。特以棺衾苟完。吾责已塞。棺柩一物耳。置之舍中。何与人事。且生与周旋。一旦出之郊垧。非心所乐。岁月因循。竟有逾数十年父子祖孙累然并列一堂者。苟非居停易主。从不能以廓清。其或因事他徙。弃置山坳田陇间。蔽以箬篷稻秆。雨淋日炙。白骨髑然。村竖无良。因而倾倒之。取其支骸余板。以铺填路坎。屯栅鸡豚。而是物已泯然无矣。其在闾阡中者。卒遇回禄。拥挤屯塞。实时与之俱烬。村墟春夏之交。溪流暴涨。浮沈江海而没者。又不可胜数也。向使开三尺土。覆一笊而纳其中。何至伤心惨目若斯之甚哉。近岁人情日薄。相视成俗。不复置怀。四乡虽设义冢。下户羞厠其间。公牒查催。则乡保敛钱。投一甘结足矣。闻二十余年前。当事曾为发价。然漫无经理。祇令出城。无良之徒。因以为利。举而置诸邱隅。遂已坐收烧埋之值。今堆栈倾朽者皆是也。自去岁疾疫。城坊以内。又增十分之二。率皆联合细材。不甚牢固。傅以油灰。勿迸并裂而已。又屋宇浅隘。不为殡坎。不能具帷帘。架阁有若案。生者饮食寝处于傍。或反置器物其上。如此。有异于溪峒蛮夷之所为耶。为今之计。莫若以渐使有归。欲以渐使有归。莫若分其地。择其人。别其等次。定其期会。而官给其资。苟其如是。一二年间。可使数千朽骨。尽归黄壤。

何谓以渐使有归。发令之初。先遣官吏循行里铺。亲加劝谕。约计总数若干。分作数起。但使每起足数。不必更问谁家。至日就渐稀。则勒之为限。以次而密。立法骤则物力人工。一时腾踊。而从事愈难。缓则渐不致诘。而其后仍为

具文。此不可不因时弛张也。何谓分其地。四郊官地。如东南之豹头山。吉祥山。西北之社稷坛。厉坛。前后左右。处处宽敞。今即以其地属之四门。城中分而为四。关厢附之。郭外村镇市集。各归其界。散则易清。近则便事。愚见其价廉而工省也。何谓择其人。周礼春官设墓大夫之职。掌其政令。听其狱讼。所以重教化也。省中丞倅。岂无事务稍简。足资差遣。但此非如监督工程。可资余润。以求进。才智者或不乐为。要择其勤力而有仁心者。任之而已。有居中以总其事。更令分委佐杂。各任一方。俾各分晰界限。登诸册籍。以杜推诿。则虚实昭然。功效不掩矣。何谓别其等。本官各于所辖之地。亲同保甲察。先其年深无主者。次其子孙寒微不能自举者。皆官为出资。其次家虽贫困。尚有亲邻协助者。量与补助。其间或有依违。务为开诚劝谕。使知称家有无死欲速朽之义。彼见一时并举者。皆不过云尔。则亦将俯首帖服。勉于自为。况有经管以督其后乎。何谓定其期会。凡葬必卜日辰合利。闽俗亦然。但闽人独以清明及大寒日。名为公众日子。不拘何向。皆可启土掩埋。今拟自季秋初迄于来岁季春。则此二节皆在其内。省费必多。冬末春初。冻馁者藉此以食其力。于游惰更有所补。此外苟值风日清美。即为月吉良辰。要毋令星卜之家。得以居奇而已。至于官给其资。窃亦尝筹其法。每口工费。约需四百余文。次等贫户需补助者半之。业经抛弃在山者又半之。以多乘少。约百金可埋二百余口。商之大府。或有无碍公项。可以酌摊。累百而上。接续措备。不必期整付。则亦易为力。但虑奸猾虚糜。是又在任事者以实心行实政耳。所埋名口。既有册籍可稽。又于其处立标。书乡里年月。足为所亲认识。则后来他归及别籍寄寓者。或迁或否。亦可听诸其人。异乎投诸水火。一往无归者矣。四郊权厝倾圯者。寺庙寄顿者。即于其左右埋之。官为之籍。永杜讼端。无累地邻。亦何乐而不以请也。凡若此者。规模既定。次第施行。及夫条教远颁。则省檄外郡如省。郡檄外邑如郡。僻乡远聚。驿巡簿尉。皆可分掌。其有兵役玩违。移牒本官。申其戒令。当无弗率者。夫南北异宜。古今异俗。闽中停柩。北方所无。至于诵经作乐。僧道倡优之属。类皆不用。犹有古人哀戚遗意。惟是上下游各处。不无渐染时趋。踵事增华。费广则力单。力单则时逾。拔本塞源。惟在守土之吏。通其蔽而挽其流而已。抑又有说焉。绅衿者齐民之表。富户者乡里之望。向来会试赴选。捐职候补。状结。必称并无停丧过犯。日久渐成虚文。近世士大夫有实未尝葬。而以迁葬为辞者矣。有历任远宦。终身不得送葬者矣。彼此恬不为怪。此又在出结时询查其实。勿徇情面也。且夫富豪之家。豢养堪舆。难酬奢愿。每每迟之又久。迨时事已非。又屈于力之无可如何。比比而然。又何论于齐民乎。此又闽俗之所由敝。合十郡而如出一辙者也。使采微言。推广仁术。使岭海陋风。濯磨礼教。以感发其天良。德莫厚焉。功莫隆焉。

停丧之弊详见丧礼下此立法以革愚民习俗者故入之正俗

祷祠

陆耀

天施地生。高厚无极。人生其间。莫知所报。惟有精意以享。庶几神灵之降鉴。然王者所以尊天而重祭。其微意可知。尊则贱者不敢干。重则贫者不能举。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乃以绝地天之通。而异民神之业也。昔者少昊之衰。九黎乱德。家为巫史。贤鬼废人。颛顼于是乎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北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不相侵黷。迨至有殷。易忠以质。敬而亡等。失仍尚鬼。周人继之。乃辨上下。定民志。惟天子得祭天下名山大川。怀柔百神。咸秩无文。而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大夫祭门户井中溜五祀。士庶人祖考而已。大宗伯之职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燎祀司中司命。飏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以狸沈祭山林川泽。以辜祭四方百物。当此之时。民之受田力作者。供其牛牲茅菹粟米刍膏。以待天子之对越。王朝之礼不下庶人。故孔子曰。郁郁乎文哉。言其各有条理也。王者父天母地。父母之于子。至亲爱也。故常随王者所居而飨之。乃小宗伯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而燔柴必于泰坛。瘞埋必于泰折。圜丘方泽。皆在国之郊。而不于所居之宫。明天神至贵。不可以人所狎居之地而渎享之也。今或士大夫岁时祭祀。于祖宗五祀之外。妄及天神。闾阎仿效。习为故常。甚至庖湍籓溷之旁。污秽熏蒸。亦布席而祷祠焉。非敬鬼神而远之之道也。又丛祠妖庙。所在多有。赛会迎神。繁费无度。巫覡卜祝之流。妄称神鬼。遇有疾病。祷祠相沓。其妇女或远至邻郡。修斋拜佛。祈求福佑。昔颛顼之教。男女不相避于路者。则拂之四达之衢。今公然出入庙宇。无所禁忌。此复成何风俗哉。应劭言会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巫祝赋敛受谢。民畏其口。惧被祟。不敢拒逆。是以财尽于鬼神。产匮于祭祀。或贫家不能以时祀。至竟言不敢食牛。害或发病且死。先为牛鸣。其畏惧如此。太守司空第五伦到官。先禁绝之。掾史皆谏。伦曰。夫建功立事在敢断。为政当信经义。言淫祀无福。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律不得屠杀少齿。令鬼神有知。不妄饮食民间。使其无知。何能祸人。遂移书属县。晓谕百姓。民不得有出门之祀。督课部吏。张设罪罚犯。尉以下坐祝依托鬼神。恐怖愚民。皆按论之。有屠生辄行罚。民初恐怖。颇摇动不安。或援祝妄言。伦之愈急。后遂断。无复有祸福矣。愚谓方今有司。宜如伦禁民出门之祀。而后谕以神示尊贵。虽天子不敢祭于宫中。则财业之耗于淫祀者少矣。古者巫医卜祝。皆设之官。故有卜师掌开龟之四兆。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民之精爽不贰齐肃聪明者。使制神之处位。为之牲器。使先圣之后。能知山川敬于礼仪神明之事者以为祝。能知四时牺牲坛场上下氏姓所出者使为宗。今或

衣食无赖之徒。相与比周。营利于井邑之中。为人布卦祷祈。假撰神名。多至百数。病家封羊击豕而从之事。则若辈割肉归遗。举家醉饱矣。此实民间大蠹。谓宜一切禁绝。犯者决罚无赦。然而有司之法令行于百姓。而不行于士大夫。故佐天子之有司。使百姓回心而向道者。则乡大夫乡先生之责也。呜呼。可不慎哉。

渎祀日知录

顾炎武

甚矣人之好言色也。太白星也而有妻。甘氏星经曰。太白上公妻曰女媧。女媧居南斗。食厉。天下祭之曰明星。河伯水神也而有妻。龙鱼河图曰。河伯姓吕名公子。夫人姓冯名夷。常仪。古占月之官也。而淮南子以为羿妻窃药而奔月。名曰嫦娥。霜露之所为。雪水之所凝也。而淮南子云。青女乃出。以降霜雪。巫山神女。宋玉之寓言也。而水经注以为天帝之季女。名曰瑶姬。雒水宓妃。陈思王之寄兴也。而如以为伏羲氏之女。螽山启母。天问之杂说也。后人附以少姨。以为启母之妹。今少室山有阿姨神而武后至封之为玉京太后金阙夫人。青溪小姑。为蒋子文之第三妹。则见于杨炯之碑。并州女。为介子推之妹。则见于李颀之诗。小孤山之讹为小姑也。杜拾遗之讹为十姨也。是皆湘君夫人之类。而九歌之篇。远游之赋。且为后世迷惑男女。渎乱神人之祖也。或曰易以坤为妇道。而汉书有媪神之文。于是山川之主。必为妇人以象之。非所以隆国典而昭民敬也已。

楚辞。湘君。湘夫人。亦谓湘水之神。有后有夫人也。初不言舜之二妃。记曰。舜葬于苍梧之野。二妃未之从也。山海经。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注曰。天帝之二女。而处江为神。即列仙传江妃二女也。九歌所谓湘夫人称帝子者是也。而河图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尧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风。而问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闻之尧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传曰。二女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郑司农亦以舜妃为湘君。说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从之。俱溺死于湘江。遂号为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犹河雒之有宓妃也。此之为灵与天地并。安得谓之尧女。且既谓之尧女。安得复总云湘君哉。何以考之。礼记云。舜葬苍梧。二妃不从。明二妃生不从征。死不从葬。且传曰。生为上公。死为贵神。礼。五岳比三公。四渎比诸侯。今湘川不及四渎。无秩于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后。配灵神祇。无缘复下降小水而为夫人也。原其致谬之繇。繇乎俱以帝女为名。名实相乱。莫矫其失。习非胜是。终古不悟。可悲矣。此辨甚正。又按远游之文。上曰二女御。九招歌。下曰湘灵鼓瑟。是则二女与湘灵。固判然为二。即屈子之作。可证其非舜妃矣。后之文人。附会其说。以资谐讽。其滥神而慢圣也。不亦甚乎

。禹崩会稽。故山有禹庙。而水经注。言庙有圣姑。礼乐纬云。禹治水毕。天赐神女圣姑。夫舜之湘妃犹禹之圣姑也。杜氏通典。汾阴后土祠。为妇人像。武太后移河西梁山神像。就祠中配焉。开元十一年。有司迁梁山神像于祠外之别室。夫以山川之神而人为之配合。其渎乱不经尤甚矣。张南轩集言舜庙中有武后像即日投之江中泰山顶。碧霞元君。宋真宗所封。世人多以为泰山之女。后之文人。知其说之不经。而撰为黄帝遣玉女之事以附会之。不知当日所以褒封。固真以为泰山之女也。今考封号。虽自宋时。而泰山女之说。则晋时已有之。张华博物志。文王以太公为灌坛令。期年风不鸣条。文王梦见有一妇人当道而哭。问其故。曰我东海泰山神女。嫁为西海妇。欲东归。灌坛令当吾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风疾雨过也。文王梦觉。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夕。果有疾风骤雨。自西来也。文王乃拜太公为大司马。此一事也。干宝搜神记。后汉胡母班。尝至泰山侧。为泰山府君所召。令致书于女河伯。云至河中流。扣舟呼青衣。当自有取书者。果得达。复为河伯致书府君。此二事也。列异传。记蔡支事。又以天帝为泰山神之外孙。自汉以来。不明乎天神地祇人鬼之别。一以人道事之。于是封岳神为王。则立寝殿为王夫人。有夫人则有女。而女有。又有外孙矣。唐宋之时。但言灵应。即加封号。不如今之君子。必求其人以实之也。

又考泰山不惟有女。亦又有儿。魏书段承根传。父暉师事欧阳汤。有一童子与暉同志。后二年辞归。从暉请马。暉戏作木马与之。童子甚悦。谢暉曰。吾泰山府君子。奉敕游学。今将归。损子厚赠。无以报德。子后至常伯封侯。言讫。乘马腾空而去。集异记。言贞元初。李纳病笃。遣押衙王佑祷岱岳。遥见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路人止佑下车。言此三郎子七郎子也。文献通考。后唐长兴三年。诏以泰山三郎为威雄将军。宋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封禅毕。亲幸加封炳灵公。夫封其子为将军为公。则封其女为君。正一时之事尔。又考管子对桓公曰。东海之子类于龟。不知何语。而房玄龄注。则以为海神之子。又元刘遵鲁海岛记曰。庙中神妃。相传为东海广德王第七女。夫海有女。则山亦有女。曷足怪乎。

巫咸河伯日知录

顾炎武

古之圣人。或上而为君。或下而为相。其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固非后人之后所能测也。而传者猥以一节概之。黄帝古圣人也。而后人以为医师。伯益古贤臣也。而世有百虫将军之号。以彼事迹章章在经籍者。且犹如此。若乃尧之臣名羿。而有穷之君亦名羿。尧之典乐名夔。而木石之怪亦为夔。汤居亳。而亳戎之国亦名汤。夫苟以其名而疑之。则道德之用微而谬悠之说作。若巫咸者可

异焉。书君奭篇。在大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咸。孔安国传贤咸子巫氏史记殷本纪帝祖乙立殷复兴巫咸任职咸当为贤字之误书序。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谷共生于朝。伊陟赞于巫咸。作咸又四篇。孔安国传曰。巫咸。臣名。马融曰。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孔颖达正义曰。君奭传曰。巫氏也。当以巫为氏。名咸。郑玄云。巫咸谓之巫官。按君奭咸子巫贤。父子并为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则巫咸之为商贤相明矣。史记正义。谓巫咸及子贤冢。皆在苏州常熟县西海隅山上。二子本吴人云。越绝书云。虞山者。巫咸所出也。是未可知。而后之言天官者宗焉。言卜筮者宗焉。言巫鬼者宗焉。言天官。则史记天官书所云。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者也。言卜筮。则吕氏春秋所谓巫彭作医。巫咸作筮者也。言巫鬼。则庄子所云巫咸招曰来。楚辞离骚所云。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史记封禅书所云。巫咸之兴自此始。许氏说文所云。巫咸初作巫。又其死而为神。则秦诅楚文所云。不显大神巫咸者也。而又或以巫咸为黄帝时人。归藏言黄神将战。筮于巫咸是也。以为帝尧时人。郭璞巫咸山赋序。言巫咸以鸿术为帝尧医是也。以为春秋时人。庄子言郑有神巫曰季咸。列子言神巫季咸。自齐来处于郑是也。至山海经海外西经。言巫咸国在女丑北。左手操青蛇。右手操赤蛇。在登葆山。巫所从上下也。大荒西经。言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丰沮玉门。日月所入。有灵山巫咸巫即巫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淮南子地形训。言轩辕邱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方。则益荒诞不可稽。而知古贤之既为后人所假托者多矣。

竹书帝芬十六年。雒伯用与河伯冯夷。帝泄十六年。殷侯微上甲微也以河伯之师伐有易。杀其君绵臣。是河伯者。国居河上。而命之为伯。如文王之西伯。而冯夷者其名尔。楚辞九歌。以河伯次东君之后。则以河伯为神。天问。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嫫。王逸章句。以射为实。以妻为梦。其解远游。令海若舞冯夷。则曰冯夷水仙人也。是河伯冯夷。皆水神也。穆天子传。至于阳纁之山。河伯无夷之所都居。注无夷冯夷也山海经云冰夷山海经中一作从极之渊深三百仞。惟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乘两龙。郭璞注。冰夷。冯夷也。即河伯也。郭璞江赋冰夷倚浪以傲睨庄子曰。冯夷得之以游大川。司马喜注。引清冷传曰。冯夷。华阴潼乡堤首里人也。服八石。得道为水仙。是为河伯。是以死而为神。其说怪矣。龙鱼河图曰。河伯姓吕。名公子。夫人姓冯名夷。以冯夷为河伯之妻。更怪。楚辞九歌有河伯。而冯夷属海若之下。亦若以为两人。大抵所传各异。而谓河神有夫人者。亦秦人以君主妻河邳巫为河伯娶妇之类耳。淮南子冯夷大丙之御注二人古之得道能御阴阳者魏书。高句丽先祖朱蒙。朱蒙

母河伯女。为夫余王妻。朱蒙自称为河伯外孙。则河伯又有女有外孙矣。

毁五岳寝庙议

武亿

庙有寝。古也。然由所施于人鬼宜也。周官隶仆掌五寝。注云。五寝。五庙之寝。诗所谓寝庙绎绎。其制以前曰庙。后曰寝。故月令孔氏疏。庙是接神之处。其处尊。故在前。寝衣冠所藏之处。对庙为卑。故在后。是自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礼于其先。所以妥神佑福。则庙必有寝。虽至庶人之贱。格于位。不复得为庙。亦将推情以祀诸寝。其或生沛大泽于世。而歿宜血食其报。如古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属。为后人所专祀。则庙又必有寝。何也。皆以人之道通之也。今五岳之祭。列于地祇。大宗伯实掌之。故云社稷五祀。五岳山林川泽四方百物诸祭是也。古者山川所主。其位坛而不屋。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类亦如之。注云。兆为坛之营域。贾氏疏。案封人云。社稷之壇。谓壇土为之。即此坛之营域一也。不言坛者。举外营域。有坛可知。于是推之。五岳之位。其为望祭。与夫王时巡省所礼。同一筑土告虔。无别制为庙寝者。庙寝之有制非古也。后之渎礼者为之也。寝者。庙寝之所自起。纪载既多不录。惟汉西岳华山庙碑云。孝武皇帝修封禅之礼。思登假之道。巡省五岳。禋祀丰备。故立宫其下。宫曰集灵宫。殿曰存僊殿。门曰望僊门。其下铭辞又云。在汉中叶。建设宇堂。山岳之守。是秩是望。自是世代遵修。悉沿而不废。乃益相与浸淫波靡。至于山林川泽四方百物诸祭。罔不从俗因陋。莫能改易。然其中尤为媿慢不经者。庙之有寝。寝之藏衣冠。其于地祇非宜也。犹可权设之也。若至近日。以愚所睹西岳南岳及中岳之祀。庙寝杂陈。环列女侍。簟枕衾旒架盥盘浴。皆人世所需。至为凡猥贱褻之器。具列于室。旁为岳神卧像。俨然尸居寝榻中。设妇人像。与岳神并坐。号曰岳帝之配。奔走村姬。横躯膜拜。如是岁凡数有。为道流之奸贪无赖者。踵相诬惑。愚瞽指为利藪。案之宋史礼志。开宝六年。遣使奉衣冠剑履。送西镇吴岳庙。又其后陈氏以泰山立庙。俨然人形貌。垂旒端冕衣裳而坐。又立后殿于其后。不知又是何山可以当其配。而为夫妇。此在前人固已疑其诞。而因循莫之举正。及明御史陈祚。奏南岳衡山神庙。岁久坏。塑像剥落。请重修立。依祭祀山川制度。内筑坛壝。外立厨库。缭以周垣。附以斋室。而去其庙宇塑像。则礼制合经。神祇不渎。故愚窃谓弊当去其太甚。今庙虽猝不可废。宜先毁其寝。而诸所谓像设溷渎之具。一切废罢。庶于近古之制。以示观听。不误不惑。长为法守。谨议。

像设日知录

顾炎武

古之于丧也有重。于祔也有主以依神。于祭也有尸以象神。而无所谓像也。左

传言尝于太公之庙。麻婴为尸。孟子亦曰。弟为尸。而春秋以后。不闻有尸之事。宋玉招魂。始有像设君室之文。尸礼废而像事兴。在战国之时矣。汉文翁成都石室设孔子坐像其坐敛跖向后屈膝当前七十二弟子侍于两旁

朱子白鹿洞书院。只作礼殿。依开元礼。临祭设席。不立像。正统三年。巡按湖广监察御史陈祚。奏南岳衡山神庙。岁久坏。塑像剥落。请重修立。依祭祀山川制度。内筑坛壝。外立厨库。缭以周垣。附以斋室。而去其庙宇塑像。则礼制合经。神祇不渎。事下礼部。尚书胡。以为国初更定神号。不除像设。必有明见。难以准行。今按凤阳县志。言洪武三年。诏天下城隍止立神主。称某府某州某县城隍之神。前时爵号。一皆革去。未几。又令城隍神有泥塑像在正中者。以水浸之。泥在正中壁上。却画云山。图像在两廊者。泥在两廊壁上。千载之陋习。为之一变。后人多未之知。嘉靖九年。诏革先师孔子封爵塑像。有司依违。多于殿内添砌一墙。置像于中。以塞明诏。甚矣愚俗之难晓也。宋文恪讷国子监碑。言夫子而下。像不土绘。祀以神主。数百年陋习乃革。是则太祖已先定此制。独未通行天下尔。

毁淫祠疏

汤斌

窃以吴中之俗。尚气节而重文章。闾閻诗书。以著述相高。固天下所未有也。但其风俗淫靡。黠者藉以为利。而愚者堕其术中。争相仿效。无所底止。如妇女好为冶游之习。靓艳服。连袂僧院。或聚寺观。裸身然臂。亏体诲淫。至于敛钱聚会。迎神赛社。一旛之直。可数百金。刻造赌具。编作淫词。流传天下。坏人心术。婚丧不遵家礼。戏乐参灵。彩服送丧。仁孝之意衰。任之风微矣。而无赖少年。教习拳勇。身刺文绣。轻生好。名为打降。如此之类。不可枚举。臣皆严加禁饬。委曲告诫。今寺院无妇女之迹。河下无管弦之声。迎神罢会。艳曲绝编。打降之辈。亦稍稍敛。若地方有司。守臣之法。三年之后。可以返朴还。且浮费简则赋敛足。礼乐明则争讼息。固吴中之急务也。然此皆地方官力所能行。不敢上烦 谕旨。惟有淫祠一事。挟祸福之说。年代久远。入人膏肓。非奉 天语申饬。不能永绝根株。苏松淫祠。有五通五显五方贤圣诸名号。皆荒诞不经。而民间家祀户祝。饮食必祭。妖巫邪覿。创为怪诞之说。愚夫愚妇。为其所惑。牢不可破。苏州府城西十里。有楞伽山。俗名上方山。为五通所踞。几数百年。远近之人。奔走如鹜。牲牢酒醴之飧。歌舞笙簧之声。昼夜喧闐。男女杂沓。经年无时间歇。岁费金钱。何止数十百万。商贾市肆之人。谓称货于神。可以致富。借直还债。祈报必丰。里谚谓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耗民财荡民志。此为最甚。更可恨者。凡少年妇女。有殊色者。偶有寒热之症。必曰五通将娶为妇。而其妇女亦恍惚梦与神遇。往往羸

瘵而死。家人不以为哀。反艳称之。每岁常至数十家。视河伯娶妇之说更甚矣。夫荡民志耗民财又败坏风俗如此。皇上治教。如日中天。岂容此淫昏之鬼。肆行于光天化日之下。臣多方禁之。因臣以勘灾至淮。益肆猖獗。臣遂收取妖像。木偶者付之烈焰。土偶者投之深渊。檄行有司。凡如此类。尽数查毁。撤其材木。备修学宫葺城垣之用。民始而骇。继而疑。以为从前曾有官长厌其妖妄。锐意除之。神即降之祸殃。皆为臣危之。数月之后。见无他异。始大悟往日之非。然吴中师巫。最黠而悍。诚恐臣去之后。又造怪诞之说。箕敛民财。更议兴复。必复举国若狂。不可禁遏。请 赐特旨严禁。勒石山颠。令地方官加意巡察。有敢兴复淫祠者。作何治罪。其巫覡人等。尽行责令改业。勿使邪说诳惑民听。 天威所震。重味当醒。人心既正。风俗可。更通行直省。凡有类此者。皆行禁革。有裨世道。岂渺小哉。

与熊中丞论志书

钱维城

启者。学政按试各郡。例送府县志书。得暇翻阅。虽不能。而其大端约略都尽。窃见其中是非。有与正史及先贤文集所传。大相背谬。殊骇听闻者。某去任。不及更正。执事操得为之权。有彰瘡之责。敢一一陈之。如遂安毛一鹭。本四明之党。天启间以附珰抚应天。与太监李实。同致周忠介于死。激成民变。戮及无辜。遂擢兵部侍郎。后罹逆案。而邑志有传。侈陈其政绩。又如嘉兴虞廷升。与魏忠节同乡同年同官。忠节受祸。颇为悯惜。似有可取。然排击正人。荐引邪党。卒罹逆案。而郡志有传。不书其附党。反称其忤珰。公然颠倒。又萧山志杂记一条。言嘉靖间学使者陈大绶。贪酷无两。又不喜青衿。凡士与民讼。无不责辱士而右民者。一月之内。不黜数名秀才。则食不下咽。是年太史言天狗食文昌。人多殃。故浙场大水。而士受学使之辱。来继韶传。称大绶浮梁人。按赤石先生。为万历乙未进士。丁未由部曹出督浙江学政。难进易退。中年赋归养亲。屏居深山十余年。屡登启事。乃起尚宝卿历太仆少卿。在万历中末年。而志称嘉靖间已谬。先生东林儒者。清节最着。起家循吏。慈惠亦最着。为督学。当时推为第一。无锡高忠宪公。谓安得两畿十三省。皆得赤石其人。而又久于其事。士其有兴乎。世其有瘳乎。合是而言治平。其道无由。会稽倪文正公。崇祯初。上疏表彰贤哲。以先生列诸邹忠介王庄毅顾端文冯恭定杨忠烈周忠介魏忠节周忠毅诸公之间。称为真理学。真气节。真清操。其人品之见推于天下可知。而越人推奖尤至。乃指为贪酷无两。且谓天变因之。谬极。此必萧山人如来继韶等。与先生有隙。故造诬丑诋。而修志者。学识疏陋。不能驳正故也。以上三条。望即檄飭削去。仍明立文案。俾后来修志。不许因仍谬误。且使已经流布者。咸知其妄。庶清议常存。贤否不至倒置。其为世

道人心。有益非浅。惟执事裁之。

与邵二云论史事书

法式善

比在馆中。勘校诸功臣传。并付到诸册籍。其中舛讹遗阙。尚复不少。良田外省之咨报非一时。中秘之前后纂修非一手。加以岁月之久。疑误相仍。莫能指正。伏惟阁下以网罗一代之才。识卓而文茂。职掌所存。自宜及时厘定。以为惇史。谨就管窥所及。条列其事。愿先生亮察而审正之。传中有从逆之臣。误行载入者。如贵州巡抚曹申吉。叛降吴三桂。详见 实录。及平定三藩方略。今功臣传有曹申吉传。言其殉难。而甘文焜传。仍言申吉从逆。则两传自相抵牾矣。有殉难大员。未经载入者。如辰常道刘升祚。辰州知府王任杞。左江道周永绪。平乐知府尹明廷。殉难年月。及 赠官祭葬。俱详载 实录红本。及一统志。而传则未载。其余殉难之文武员弁。见 实录红本。而不立传者甚多。有殉节于前明。而误入 国朝忠臣者。如云南殉难之杨宪张景仲等。俱死于土司沙定洲之难。其时明唐王桂王相继称号。云南未入版图。杨宪等为明殉节。而传中误以为顺治二年三年事。应一体归入胜朝殉节诸臣录。有年月舛误者。如广西巡按御史王荃可。殉节在顺治九年。详载 实录及一统志。而传中误作康熙年间殉难。有姓名舛误者。如江南抚标游击成国槌。详见 实录红本。而传中误作廷槌。其余官爵赠荫。舛误遗漏者不可胜指。若此者。或删或增或改正。俱宜归于画一。兹第就所已考得者言之。俟更有所得。即录呈采择。余不宣。

上明鉴纲目馆总裁书

杨椿

椿蒙 恩召。复备员史馆。自惟年齿日增。学植荒落。大惧不胜分纂之任。阁下乃以协修见委。辞之不克。悚怵愈深。窃有所怀。不敢不为阁下告者。阁下云明史已成。是非已定。馆中虽有实录。及名人撰述。无庸再为考核。但当据本纪为纲。志传为目。掇拾成之足矣。椿且惊且疑。康熙十八年监修明史昆山徐公。总裁明史昆山叶公丹徒张公。以纂修官朱君竹垞等议。用司马温公修资治通鉴法。就馆中书。先立草卷。于时潘君稼堂。承修食货。自洪武朝至万历朝。共抄六十余本。密行细字。每本多则四十余纸。少则二十余纸。同事诸君。大率类此。先人在馆十有余年。椿获见分宜江陵宜兴事。各五百余页。魏忠贤事。千有余页。每一志传成。总裁必命注某事出某朝实录第几年。某事见某人传记第几卷。虽繁不以为嫌。尚书华亭王公因之。明史遂成。第所择尚或未精。毁誉尚或未当。雍正元年秋。 特命重修。旧时草卷不可复得。馆中所有。惟累朝实录。及名人传记。而传记亦十不存一二。名为重修。阁下所委

者。仅于纪传后綴以赞辞。及以意更其目次。或点窜字句。未能将现存之书。与王公史。细加讨论。且或改王者有之。今奉 旨修明鉴纲目。鉴之体与史不类。纵不能如往时重立草卷。亦宜将现存之书。参订明史。何事为真。何事为伪。阙者补之。者正之。若竟如阁下所云。是一删节补綴之明史。何以为鉴。何以为纲目乎。椿窃料阁下意。得毋虑补阙正之后。鉴与史或将有异同乎。宋嘉佑五年。唐书成于欧阳宋二公。后七年治平四年。司马公修资治通鉴。欧阳公尚在也。今试取二书观之。有迥异者。有大同小异者。亦有大异小同者。未闻二公以此相嫌。亦未闻后人以此优劣二公也。且阁下虑鉴之不合于史。而亦知史之自相异同者乎。请略举一二言之。明太祖实录。御史中丞涂节吉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谋反。帝赐惟庸宁自尽。而不直书谋反。亦不书伏诛。以惟庸宁谋反未真也。明史本纪。则云左丞相胡惟庸谋反。及其党御史大夫陈宁伏诛。及为惟庸宁传。仅列之于奸臣。夫奸臣与叛逆不同。传之所书如此。本记所书又如彼。则书惟庸宁事者。从纪乎。从传乎。景帝实录。景泰四年六月。泰宁等三卫乞居大宁废城。不许。令去塞二百里外牧放。明史地理志因之。成祖本纪。则云永乐元年三月。以大宁地畀兀良哈三卫。传成祖既定天下。徙宁王南昌。北平行都司于保定。尽割大宁地畀三卫。则书大宁事者。从志乎。从纪传乎。宣宗实录。宣德二年十月。交址黎利伪为陈暠表请对。十一月遣侍郎李琦抚谕交址。命头目耆老。具陈氏见有子孙之实以闻。然后遣使册封。三年琦还。利奏暠已病卒。帝复敕利访陈氏子孙。利复三遣使。坚言陈氏子孙已绝。六年六月。始命利权署安南国事。并未立陈暠为安南国王也。明史安南传因之。宣宗本纪。则云宣德二年十一月。遣李琦立陈暠为安南国王。则书安南事者。从纪乎。从传乎。其它纪表志传。互相矛盾。事之舛。字之差脱。不可枚举。承阁下命。将何折中为可。伏惟明示。

再上明鉴纲目馆总裁书

杨椿

昨者上书记室。未蒙钧示。[阁](合)下语人云。明史数修。既详且慎。今为明鉴。何得尚有纷更。闻之曷胜悚惧。敢以明史异同之故。陈之左右可乎。明史之初修也。在顺治二年。时大学士冯铨为总裁。仿通鉴体。仅成数帙。而天启四年实录。遂谓窃去。后下 诏求之。终不可得。康熙四年。史馆复开。以 国书译明实录。未数十卷。会修 世祖章皇帝实录。遂罢。十八年从给事中张鹏请。 命内阁学士昆山徐公为监修。翰林院掌院学士昆山叶文敏公右庶子丹徒张文贞公为总裁。广征博学鸿儒。睢州汤文正公等五十人入翰林。与右庶子庐君琦等十六人为纂修。于是汤文正公为太宗本纪。徐公嘉炎为惠帝本纪。朱君彝尊为成祖本纪。徐公干学为地理志。潘君耒为食货志。尤君侗为

艺文志。汪君琬为后妃诸王开国功臣传。毛君奇龄为流贼土司外国传。其余各有所分。监修徐公发凡起例。历十二年而史稿麤就。凡四百一十六卷。先是以明实录疏漏脱略。不得已采之稗史。而稗史惟王元美史料为胜。然时止于正嘉。事未尽稽乎实录。而郑室甫吾学编。舛已不可尽信。其它杂纪小说郡书家状。谬尤多。万历后。典章制度。衰辑无闻。朝堂水火。疆场兵戎。识之者又人各为记。以故其书缺而不全。涣而不一。稿虽就而未敢以进也。二十九年夏。监修徐公归。以旧大学士仍领史局。未几薨。三十三年。召左都御史华亭王公于家。与尚书泽州陈文贞公为总裁。而张文贞公与原任大学士孝感文端公为监修。张公以尝为总裁任修志书。陈公任修本纪。王公任修列传。王公延鄞县万君斯同吾邑钱君名世于家。以史事委之。万君熟明朝典故。其家有余姚黄忠端公时略。忠端之子梨洲续时略。时略者。嘉隆时事。及诸臣奏疏。续时略者。万泰天崇时事奏疏也。万君以二书为主。先修嘉靖后传。而正之以实录。参之以传记。椿时年二十余。尝屡至其馆中。见万君作一传。集书盈尺者四五或八九不止。与钱君商榷。孰为是。孰为非。孰宜从。孰不宜从。孰可取一二。孰不足取。商既定。钱君以文笔出之。故其辞达。其事明。有远出唐宋二史上者。而熊廷弼袁崇焕李自成张献忠诸传尤善。宏正前徐稿。考校既疏。乖错尤甚。万君无书足信。惟凭实录及稗史之可从者。辨其人之忠佞。定其时之后先。未及毕。而钱君入直南书房。万君卒。王公以户部尚书解任归矣。四十一年冬。熊公来商于诸公。犹以徐稿进呈。上览之不悦。命交内阁细看。始万君在时。于徐公传稿。合者分之。分者合之。无者增之。有者去之。钱君俱详注其故于目下。王公归。重加编次。其分合有无。视万钱稿颇异。五十三年春进呈。五十四年春复召。时两文贞已去世。纪志表俱未有。王公乃取徐公旧志河渠食货艺文地理删改之。其它俱仍其旧。表则去功臣戚臣宦幸。而改大臣上为宰辅大臣。中下为七卿。惟诸王表与之同。六十一年冬。王公闲居在京。删改徐公本纪。不浹旬而十六朝本纪悉具。雍正元年六月进呈。共三百零十卷。即此史馆所贮。王公奉 敕编撰本是也。其书纪表不如志。志不如传。宏正前之传不如嘉靖以后。此其大较也。最可议者。王公重编时。馆客某刻薄无知。于有明党案。及公卿被劾者。不考其人之始终。不问其事之真伪。深文巧诋。罗织为工。而名臣事迹。则妄加删抹。往往有并其姓名不著者。是非毁誉。尚不足凭。不特纪志表传自为异同已也。雍正元年秋。奉 旨重修。未遑是正。椿前书已言之矣。今欲为明鉴。宜先论明史之是非。校明史之同异。然后可取材于明史。若云明史已成。何得尚有纷更。则以传。事之有无真伪。何由而明。人之忠佞贤愚。何由而定。岂不重有愧哉。椿学识舛陋。于史事何能为役。固知毁瓦画墁。第不稍涉笔。奈素餐何。故再请之阁下。阁下以为然。椿

奉 召而来。敢不竭椿之才。少报 国恩于万一。即不以为然。椿亦当自奋。尽其职所当为。与力所能为。不敢冒居馆下。窃修史之名。食奉养。利纸笔。为私书。如昔贤所讥也。

书宋名臣言行录

魏源

乾隆中修四库书。纪文达公以侍读学士总纂。文达故不喜宋儒。其总目多所发挥。然未有如宋名臣言行录之甚者也。曰兹录于安石惠卿皆节取。而刘安世气节凛然。徒以尝劾程子。遂不登一字。以私灭公。是用深懣。是说也。于兹录发之。于元城语录发之。于尽言集发之。又于宋如珪名臣琬炎录发之。于清江三孔集发之。于唐仲友经世图谱发之。昌言排辟。汔再汔四。昭昭国门可悬。南山不易矣。虽然。吾未知文达所见何本也。兹录前集起宋初。后集起元佑。而刘公二十余事在焉。羔羊之节。曾史之行。明夷之贞。凛然起懦夫。炳万。故南宋黄震日钞。品鹭兹录诸人。亦厕刘公于王岩叟范祖禹间。次第符。是宋本今本五百年未之有改也。吾未知文达所见何本也。且朱子于刘公也。推其刚。则视陈忠肃为得中。劾伊川非私心。述折柳必非妄语。养气刚大。歿致风雷。皜然秋霜烈日相高焉。而谓其百计抑之。终不能磨灭。然耶然耶。寻其由来。文达殆徒睹董复亨繁露园集之瞽说。适愜其隐衷。而不暇检原书。遂居为奇货。夫董氏不学固无论。即其以苏党及禅学二事。为刘公所以不登之由。别录中取二苏言行。不下二十余事。而所牖宋初诸公杂禅学者。又十而七。何耶。矧是书成时。朱子悔黄鲁直之孝友笃行而遗之。则即四科不列曾氏。尚未足为记者阙失。矧未见言色而言乎。夫忠定与文公。皆百世师。原非后人所一畚增岳。一蠹损渤。而文达方以记丑言辩尸重名。余恐耳食者流。或眩其信仰前哲之心而靡从之。则是益重文达过也。至文达谓南宋亡于诸儒。不得委之侂冑。东林起于杨时。遂至再屋明社。则固无讥焉。固无讥焉。末二条见四库书目庆元党禁杨龟山集下

再书宋名臣言行录

魏源

太原阎百诗曰。近日文人议论之愎之辟。未有甚杨用修氏者也。用修最不喜朱子。以不喜朱故。遂并濂洛关涑诸儒摈勿道。以不喜朱故。遂并宋一代文章事业议论摈勿道。以不喜朱故。遂并夷宋于晋。谓国运不得肩汉唐。鬯哉。阎氏之论乎。虽然。尚未得所由然也。用修谭诗专诋杜。谭史专诋朱子。其诋杜也。欲右李白也。诋朱也。以议二苏也。其尊苏李也。则以蜀人也。用修曰。古今才咸患不足。稍稍有余者。惟太白子瞻二人。用修殆欲离立而三乎。然谓杜恒推李。李恒藐杜。既不君子古人。又以杜诗见重宋代。并谓宋人杜撰诗史。

坏风雅体。可谓勇自用矣。至谓朱子列安石名臣言行录。缙素易位。则尤不可无辩。朱子跋两陈谏议。洒洒三四千言。不啻九鼎铸魑魅。而兹录安石十余事。则皆心若公孙宏。学若商君。愎若阳处父。不臣若王处仲。怙子若石季龙。皆取元佑诸君子攻安石语。正犹纂楚词。附扬雄反骚。以借着洪氏苏氏贬词。明大谊也。即较范氏列女不遗文姬。汝愚奏议兼收惇蔡。尚区以别。故临川李穆堂侍郎深憾录中安石言行之为诬。夫同一言行录也。临川人则曰诬谤安石。蜀人则又曰左袒安石。果仁者见仁。知者见知耶。矧朱子答吕东莱。谓兹录随手缀。不成文字。而用修谓其自拟春秋。又何耶。靖康初。杨时即劾罢安石配享。毁五经新义板。孝宗干道五年。魏掞并劾去其从祀。用修乃谓其父子配享。终宋世无一人公言其非。又何耶。用修诋唐诗人二十有二。南宋相业五。皆蜀士。且谓新法之行。始终争之惟二苏。谓绍熙剑州黄裳封事。远过司马温公。而他非蜀产者。虽韩魏公欧阳文忠公德业。皆据小说言。议其疏防危身。为莫大罪。议其昵妓挟私。诬钱氏等秽史。呜呼。桑梓之重如山。畛域之坚如城。而顾谓他人畛域未化耶。又甚也。则谓朱文公著书谭道。品古今。罔不违公是。远人情。称秦桧。诋岳飞。盗诸葛。匡衡陶渊明韩退之。皆力诋不使为完人。呜呼。天下后世。尚有读书人也。文公父韦斋公。忤秦桧以去国。文公谓天地正气。忽发于施全。又欲请武穆典。曾去国未果。其手帖存岳氏。故珂跋反复感激数千言见宝真斋法书赞而谓党奸谀。抑忠荃。恐起岳桧二人质之。亦未必受此等谀谤也。至通鉴沿旧史书诸葛入寇。纲目正之。有目共窥。有耳共熟。今谓盗之。果孰睹孰传耶。文公予蜀汉君臣正统。书渊明有晋士。特着韩文考异。以昭道绪。而孔明昌黎。宋后始祀阙里。其以表章力乎。诋斥力乎。至匡衡说经醴粹。而相汉以奸贪败。故文公疑其剿说。而升庵不平之。然则匡衡醇儒也。文公箴门人议霍光马援者。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取人善为己师。胡如此议论也。用修犹谓其无过中求有过。独不思苏子瞻圣荀彧。不圣武王。至以汤武为篡弑。以乱天下公义自孟子始。以昭烈孔明入蜀。与曹操无异。此有过中求无过耶。无过中求有过耶。胡不置一解也。文公于名臣言行。庐苏公忠说大节甚具。而用修谓专诋其未形之恶。然则用修以庄子诗礼盗冢。验于宋儒谭性理者。是果预诋未形之斑否耶。用修曰。自周孔来。无一人能逃文公议者。予则曰。有宋一代自蜀人外。无一人能逃用修议者。然且欺后世无复读书人。动辄某书。臆某事。鼓噪后生。而诳误之。至伪称朱子语录别本。言大颠书乃昌黎死案。呜呼。陈氏正杨书。其亦不得已耶。

与袁子才先辈论小仓山房文集书

彭绍升

往承下顾。隅侍仓猝。未罄所怀。大集叙事文。腹笥既富。摹绘极工。顾其间

传闻互异。多有淆讹。敢据所知。略陈一二。惟垂听而察焉。案八旗通志。姚启圣传。载姚康熙二年中汉军榜第一。授香山知县。八年。坐事革职。十三年。耿精忠反。始募乡兵赴康亲王军。今集中谓姚到官日。释诸前官之被系者。令吴兴祚说康亲王。檄召赴军。以十年闲事。并为一时。误也。又志载施琅以顺治初归旗。康熙二年。累官至水师提督。并非姚所奏署。后朝议息兵召还。亦并无疑琅之心。至澎湖之战。制三军之命者。惟琅。姚但驻守厦门。调遣资粮而已。今云施漂泊海上。姚率大军救之。恐非事实。以旗志及榕文集台湾纪略参之。得失可见。未稔集中所据者何书也。至吴三桂以康熙十二年反。明年。耿精忠反。十五年。尚之信反。集中屡书三藩反。并为十三年事。又误也。张楷传。载张在安徽。以议宽积欠获咎。案朱批谕旨。及督抚年表。张在雍正中。无巡抚安徽事。又言调抚江西。以亏仓谷解任听勘。亦误。此是裴度事。张尝为江西布政矣。亦未尝为巡抚也。陈恪勤传。载陈下江宁狱时。赵恭毅巡抚浙江。过江宁。传谕旨。亦误。赵以康熙四十一年。授浙江巡抚。其冬调偏沅。陈坐法在四十四年。其后再罢职。又在四十九年。赵尚未去偏沅也。沈光禄状。东巡事在乾隆八年。是巡盛京。非山东。胡恪靖祭告南镇。非南岳。南镇者。会稽也。此上所陈。皆显然可见者。其它琐悉。或未易枚举。惟望悉心考核。随手更定。俾豪发无憾。而后即安。庶可为传世行远之计。不然与为失实毋宁阙疑。此则私心所深祷者也。抑凡古人碑志之作。未有不俟其子孙之陈乞而漫然为之者。漫然而为之。则吾言既置之于无所用。又无子孙为之征。则其人之本末不具。而徒采道路之传闻。剽搢绅之余论。或援甲以当乙。或取李而代桃。传之异日。真伪杂揉。是非瞽乱。不如举而删之为得计也。愚意大集诸碑志。非有子孙陈乞者削之。其事词可征。本末具者。或为传。或为状。可也。不具者。或别为书事。亦可也。诚如此。在作者既不至失言。而诸公平日行事。亦得藉以取信于后世。其与夫漫然为之者大不侔矣。执事以为然否。幸进而教之。

西安府儒学碑目序

顾炎武

西安府儒学。先师庙之后。为亭者五。环之以廊。而列古今碑版于中。俗谓之碑洞。自嘉靖末地震。而记志有名之碑。多毁裂不存。其见在者。犹足以甲天下。余游览之下。因得考而序之。昔之观文字。模金石者。必其好古而博物者也。今之君子。有世代之不知。六书之不辨。而旁搜古人之迹。迭而束之。以饲蠹鼠者。使郡邑有司。烦于应命。而工墨之费。计无所出。不得不取诸民。其为害已不细矣。或碑在国门之外。去邑数十武。而隶卒一出。村之蔬米。舍之鸡豚。不足以供其饱。而父孝子弟。相率蹙额。以有碑为苦。又或在深山穷

谷。而政令之无时。暑雨寒冰。奔驰僵仆。则工人隶卒。亦无不以有碑为苦者。而民又不待言。于是乘时之隙。掊而毁之。以除其祸。余行天下。所闻所见如此者多矣。无若醴泉之最著者。县凡再徙。而唐之昭陵。去今五十里。当时陪葬诸王公主功臣之盛。墓碑之多。见于崇祯十一年之志。其存者。犹二十余通。而余亲至其所。止见卫景武公一碑。已其姓名。土人云。他碑皆不存。存者皆磨去其字矣。夫石何与于民。而民亦何讎于石。所以然者。岂非今之浮慕古文之君子阶之祸哉。若夫碑洞之立。凡远郊之石。舁而致之其中。既便于观者之连。而工人集其下。日得数十钱以给衣食。是则害不胜利。今日之事苟害不胜利。即君子有取焉。予故详列之。以告真能好古者。若郊外及下邑之碑。予既不能寻。而恐录之以貽害。故弗具。且告后之有司。欲全境内之碑者。莫若徙诸邑中。而有识之君子。慎无以好古之虚名。至于病民而残石也。

方音日知录

顾炎武

五方之语。虽各不同。然使友天下之士而操一乡之音。亦君子之所不取也。故仲由之喭。夫子病之。馞舌之人。孟子所斥。而宋书谓高祖虽累叶江南。楚言未变。雅道风流。无闻焉尔。又谓长沙王道怜素无才能。言音甚楚。举止施为。多诸鄙拙。世说。言刘真长见王丞相。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答曰。未见他异。惟闻作吴语耳。又言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又言支道林入东。见王子猷兄弟还。人问见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白项鸟。但闻唤哑哑声。北史。谓丹杨王刘昶。呵骂僮仆。音杂夷夏。虽在公坐。诸王每侮弄之。夫以创业之君。中兴之相。不免时人之议。而况于士大夫乎。北齐杨愔称裴谡之曰。河东士族。京官不少。惟此家兄弟。全无乡音。其所贱可知矣。至于著书作文尤忌俚俗。公羊多齐言。淮南多楚语。若易传论语。何尝有一字哉。若乃讲经授学弥重文言。是以孙详蒋显。会习周官。而音乖楚夏。则学徒不至。梁书儒林传陆倕云李业兴学问深博。而旧音不改。则为梁人所笑。北史本傅邺下人士。音辞鄙陋。风操蚩拙。则颜之推不愿以为儿师。家训是则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必自其发言始也。

书乡饮酒礼

朱轼

世之惑人者多矣。而酒为甚。古人祭祀燕宾养老外。无饮酒者。论语记孔子惟酒无量。即乡饮酒礼所谓无算爵也。饮无算爵而不及乱。惟圣人为然。然孔子尝曰不为酒困。何有于我。是圣人且不敢自必其然也。夫以圣人所不敢自必者。而欲以责之常人难矣。故欲无乱。不如不饮。而或且曰酒。忘忧也。嗜酒者。有托而逃也。抑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独此心耳。心难觉而易昧。悚惕之。

震动之。犹惧其未也。无端而昏之以酒。不大惑与。孟子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忘忧是忘生矣。小宛之次章曰。彼昏不知。壹醉日富。此遭乱相戒免祸之诗也。未闻终日酩酊。而能脱然于乱世者矣。吾尝谓阴司果有地狱。其必何晏王弼辈居之。自旷达之说起。一时轻薄之徒。争相趋效。而学士大夫。又美之以文章风雅之目。而淑慎尔仪之君子。反诋为鄙吝。至是而酒之中于人心风俗甚矣。狱讼繁兴。犹其后焉者与。先王知斯人饮食之欲。不可以尽蠲。而思所以遏其流。于是制为饮酒之礼。一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不乱则无恶于酒已。此乡饮酒之礼。不可不亟讲与。

履说

周拱辰

客有自邗沟来者娓娓侈乌衣子诸舄制不休因问予古舄状予不耐舌贡聊为着履说答之且以志感

冠履者。君子之舆也。冠以象天。履以象地。天地所以养人者也。准之先王之法服。而弗敢以所淫褻者加诸首。所以敬天也。准诸先王之法服。而弗敢以所淫褻者加诸足。所以敬地也。周礼屨人者。其法制也。其曰王及后之服屨也。赤舄黑舄。素屨葛屨。辨命夫命妇之命屨功屨散屨。舄有黄纁赤纁青纁焉。纁也者。以为缘也。句也者。絢也。以为鼻也。素屨去饰。散屨去句。所以着闵也。此皆周制也。而不止此也。有焉。有屨焉。有屨焉。有鞞焉。舄也者。复也。也者。解也。屨也者。麻也。屨也者。草屨之谓也。屨也者。履中荐也。儿屨曰鞞。有齿曰●。皆其类也。或曰中有木者谓之复。舄卑者谓之●。不禅谓之鞞。丝作者谓之履。麻作谓之不借。或谓之●。或谓之●。类之中有别焉。抑类之类也。则称名当乎。曰未也。朝服焉则履。祭服则舄。燕服焉则屨。凡其类焉者。各有取乎尔。必也正名。凜凜乎辨物者也。有色焉。赤者黑者白者黄者元者纁者青者白者。示备也。有时焉。皮以冬。葛以夏。丝以四时。宜之之谓也。有仪焉。君子三爵而退。跪而取履也。僻隐而后履。坐左纳右。坐右纳左。其恭也。有等焉。天子赤黑白佐之。后元赤青佐之。诸侯大夫士百工。而绿之。而青之。而白之。奴婢纯青。舞人借色焉。不蹶跟。不敢侵也。说在乎羲文之画履也。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又曰履者礼也。礼居鬼而从地。敬土之谓也。不敢以所淫褻加诸足者加诸土也。夫剑之在左。青龙象也。刀之在右。白虎象也。钩之在前。赤乌象也。冠之在首。元武象也。四兽饬而威仪肃矣。夫足也者。四兽之护也。犹之髯无所当于龙。而龙弗得则弗神。尾无所当于虎。而虎弗得则弗威。足容维重。君子慎诸。虽然。始乎慎。尝卒乎乱。亦弗审而已矣。语曰纠纠葛屨。曰弋绋华舄。野而古者也。曰赤芾金舄。曰翠被豹舄。华而古者也。珠缀焉则侈。玉约焉则蛊。金簿焉则放。龙虎组焉则

淫。吴民之草靡而金摘也。何居。我未见缁袍之结琦璜而袂褰纂组也。昔者秦之兴也。改车骑。易服色。坑儒烧书。举晚周战国靡者悉汰之。而独于履不能革。岂惟不革。抑又甚焉。有虎头者。所以飞而择肉六王也。有绣鸳鸯者。所以狎燕赵齐楚宫人也。有望仙者。所以望三神山。且以安期羡门茅盈辈也。未几镐池君死矣。鹿失矣。则履为之崇也。晋之有凤头聚云五朵也。一秦也。宋之有重台笏头分梢元凤五色云霞也。一秦也。未几狸衔履而晋乱。束纤趾而宋促。亦履为之崇也。夫履崇而土崩。弗敬土而已矣。则唐宣宗之追尼山制也者。殆是欤。曰今也纯。吾从众。圣人之言也。必孔制也者。斩蛇之剑。西王之桃核。不俱烬乎哉。今履而妖矣。妖生怪。怪生孽。孽生灾。语曰。服之不衷。身之灾也。应是而有灾。则宜于此焉变矣。昔妹喜男冠。何晏女服。抑蹶何履也。今且有为杯者。以足荐口。不倒置乎哉。抑又何所终也。夫寒暑移易者谓之败岁。头足移易者谓之败人。败人弗系人数而已。是故知天者以夏养春。知道者以礼养乐。知法服者以礼养冠。

正俗

钱大昕

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释道犹劝人以善。小说专导人以恶。奸邪淫盗之事。儒释道书所不忍斥言者。彼必尽相穷形。津津乐道。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丧心病狂。无所忌惮。子弟之逸居无教者多矣。又有此等书以诱之。曷怪其近于禽兽乎。世人习而不察。辄怪刑狱之日繁。盗贼之日炽。岂知小说之中于人心风俗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有觉世牖民之责者。亟宜焚而弃之。勿使流播。内自京邑。外达直省。严察坊市。有刷印鬻售者。科以违制之罪。行之数十年。必有弭盗省刑之效。或訾吾言为迂远阔事情。是目睫之见也。

订音律

邱嘉穗

今之演剧即古乐之遗也。今之词曲即古诗之遗也。然古之诗乐。粹然一出于正。而今之剧场词曲。皆流于淫僻而不可训。不独中声之亡。以至于此。抑亦剧场词曲中所谱之事。悉属增悲长欲之具。而人无所视以为法戒故也。自汉以来。儒者类欲复古诗乐。而徒较其音节于钟律字句之末。至使议论纷纷。而未有以决。而古器古声。卒不可复。即幸而复之。而不以其事见之舞蹈。则亦使人无所观感兴起。如爰居之听钟鼓而却走耳。窃谓居今之世。而欲追求古乐之声。以复于先王之旧。势必不能。何如仿古乐诗遗意。召集名儒。取今之所谓剧

场词曲者。一一较而订之。其淫艳而伤风教。与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从禁绝。而其所编撰成曲。颁行天下者。必皆古今忠孝节义。可歌可泣可法可传之事。至其器与声。亦不妨从今之优伶。稍取其明白正大。抑扬有节者可也。安在今之乐不犹古之乐也。如曰演剧不足以当古乐。词曲不足以当古诗。而欲离而二之。以听其自止自行于天下。则古之诗乐既不可以卒复。而剧场词曲之流行于今者。将日入于郑卫之淫靡。而未知其所止。雅与俗两失之矣。草莽私忧。愿与司风教者商之。

陶石梁曰今之院本即古之乐章也每演戏时见有孝子悌弟忠臣义士激烈悲苦流离忠难虽妇人牧往往涕泗横流不能自己旁视左右莫不皆然此其动人最悬切最神速较之老生拥皋比讲经义老衲登上座说法功效百倍至于渡蚁还带等剧更能使人知因果报应秋毫不爽杀盗淫妄不觉自化而好善乐生之念油然而生矣此则虽戏而有益者也近时所撰院本多是男女私媾之事深可痛恨而世人喜为搬演聚父子兄弟并帙其妇人而观之见其淫谑褻秽备极丑态恬不知愧曾不思男女之欲如水浸灌即日事防闲犹恐有渎伦犯义之事而况乎宣淫以道之试思此时观者其心皆作何状不独少年不检之人情意飞荡即生平礼义自持者到此亦不觉津津有动稍不自制便入禽兽之门可不深戒哉

禁邪说示

汤斌

为政莫先于正人心。正人心莫先于正学术。 朝廷崇儒重道。文治修明。表章经术。罢黜邪说。斯道如日中天。独江苏坊贾。惟知射利。专结一种无品无学。希图苟得之徒。编纂小说传奇。宣淫诲诈。备极秽褻。污人耳目。绣像镂板。极巧穷工。游佚无行。与少年志趣未定之人。血气摇荡。淫邪之念日生。奸伪之习滋甚。风俗凌替。莫能救正。深可痛恨。合行严禁。仰书坊人等知悉。除十三经二十一史。及性理通鉴纲目等书外。如宋元明以来。大儒注解经学之书。及理学经济文集语录。未经刊板。或板籍毁失者。照依原式。另行翻刻。不得听信狂妄后生。轻易增删。致失古人著述意旨。今当修明正学之时。此等书出。远近购之者众。其行广而且久。尔等计利亦当出此。若曰古书深奥难以通俗。或请老成醇谨之士。选取古今忠孝廉节敦仁尚让实事。善恶感应凛凛可畏者。编为醒世训俗之书。既可化导愚蒙。亦足检点身心。在所不禁。若仍前编刻淫词小说戏曲。坏乱人心。伤败风俗者。许人据实出首。将书板立行焚毁。其编次者。刊刻者。发卖者。一并重责。枷号通衢。仍追原工价勒限。另刻古书。一部完日发落。

禁刊邪书疏康熙二十六年

给事中刘楷

窃思学术人心。教育之首务也。我 皇上天纵生知。躬亲讨论。重经史以劝士。颁十六谕以劝民。海内蒸蒸然。莫不观感而兴起矣。昔孟轲云。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自 皇上严诛邪教。异端屏息。但淫词小说。犹流布坊间。有从前曾禁而公然复行者。有刻于禁后。而诞妄殊甚者。臣见一二书肆。刊单出赁小说。上列一百五十余种。多不经之语。诲淫之书。贩卖于一二小店如此。其余尚不知几何。此书转相传染。士子务华者。明知必无其事。佥谓语尚风流。愚夫鲜识者。妄拟实有其徒。未免情流荡佚。其小者。甘效倾险之辈。其甚者。渐肆狂悖之词。真学术人心之大蠹也。又有一种无知匪类。假僧道为名。谈佛谈仙。敢作欺世惑民之语。或刻语录方书。以秘诀密作津梁。或称祖师降乩。以虚词言人祸福。人见之诧其神奇。争相附和。投认师徒。纷纷传诵。不知实一胆大愚诈者所为。罔识法度。及其败露。干连无辜。虽欲宥之。亦难宽假。非独无知小人为然。又或有身托儒林。心趋诡僻者。不体圣贤正学。专思假借立名。藉标榜之虚声。希功名之快捷方式。诸如此类。岂容杂见于光天化日之下哉。臣请 部通行五城直省。责令学臣并地方官。一切淫词小说。及妄谈语录等类。立毁旧板。永绝根株。即儒门著作。嗣后惟仰宗圣学。实能阐发圣贤儒先之正理者。方许刊刻。毋许私立名目。各逞己说。疑误后人。违者并作何严禁。庶学术端。人心正。移风易俗。亘古为昭矣。

卷六十九礼政十六正俗下

二氏论

蒋士铨

井田不能胜其养而惰游者众。学校不能胜其教而邪僻者生。于是二氏兴焉。二氏者。所以出全力为天下国家分其教养于万一者也。有饿夫于此。向市人乞百钱。无有应者。乃归于二氏。持募疏而请曰。寺观庄严。善缘资福。而檀施填委焉。叩以二氏之旨。不知也。曰吾免饿而已。有顽夫于此。临以官司。加以刑戮。罔惧也。或语以地狱天堂苦乐之事。则顶礼持诵。愿从忏悔。叩以二氏之旨。不知也。曰吾苟免地狱而已。向使无二氏以收此什伯庸众。将迫于饥寒。共为盗贼。而凶逆奸宄之徒遍山泽。掌狱讼者踬蹶不能理。此二氏有消纳惰游邪僻之功。且其说以劝善为宗。无犯上作乱褻渎鬼怪之事。故历世而不能灭。士之诡者。取孔孟之旨。学为经偈。使圣人平正显明之理。隐于繁复譎奥之词。而变其面目。遂令庸耳俗目。惊疑敬畏。若二氏之学。出于孔孟之上。何其愚也。佛之说曰空曰悟。即吾儒克复之旨也。但遏欲存理。其功切实。循序渐进。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佛变其说曰空。语较直截。而蹈虚躐等者便焉。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佛变其说曰悟。悟者虽愚必明也。空者虽柔

必强也。岂真能别有宗门耶。然则无佛乎。曰有之。是西夷之存理遏欲人也。其教人曰空。空则无可欲也。曰悟。悟则使其迷溺于私欲者返而入于理境也。西方之人。未读孔孟之书。迷昧者多。无学问启其聪明。故使趺坐冥心。静极生慧。即困而知之者。故曰法器。犹吾儒鲁钝者。一旦贯通。即是读书种子耳。今中国披缁者大多匹夫市子。懵然罔有知觉。既入空门。于寂中渐觉心地明朗。即所云虽愚必明也。何足为异。而诧为神奇乎。至其它恐吓挟制附会猥诞诸说。皆其不肖门徒。借夸诈以诱人货财者也。佛固不知也。或曰佛死而知后世。生而记前身。岂庸人耶。曰此即吾所云存理遏欲人也。天理浑然。虚灵不昧。或能如是。史册载古今知前身后世者亦多。岂皆佛耶。仙则何如。曰此不待辟也。老庄之旨亦止以达观离俗。不牵世网为宗。其养生吐纳之教。亦止求鄙病葆生耳。并无飞升天上步虚海外之说。或藉御风访道为寓言。秦皇汉武遂耽迷溺。愚哉。佛曰示寂。仙曰尸解。其死一也。死而有灵。亦不过一聪明正直之神耳。吾儒死而为神者。不可胜数。何必二氏。曰然则圣帝明王。何以不灭其教。曰其说以劝善为旨。其力可以少佐国家教养之遗。故与之安焉。

跋藏经石甫文钞

姚莹

尧舜以前。至三皇之世。则又有包羲女娲神农以至黄帝颛顼高辛诸圣人矣。三皇以上。至天地开辟。吾不知其几千万年也。然最初有盘古氏之名矣。若无怀葛天诸君。未尝不尚存于传记也。彼毘婆尸以前。岂独无天地世数乎。则何必无华光以下之九百九十八人哉。儒者不谈荒远。故孔子删书自尧舜始。非谓尧舜以前无圣人也。若庖牺神农黄帝。则见于系辞矣。释氏既不厌为荒渺之谈。其有传记与否。吾不得而知。固不可以吾儒之不传。谓彼不当传也。儒者推世运之数。如春秋元命苞言。天地开辟至鲁哀公获麟之岁。凡三百二十六万七千年。命历云二百六十七万六千年。分为十纪。易干凿度云。十纪合二百七十六万年。每纪二十七万六千年。列子杨朱云。伏羲至今三十余万岁。帝王世纪云。自天地开辟人皇以来。迄魏咸熙二年。凡二百七十二代。积二百七十六万七百四十五年。所说不同。大约不甚相远也。世儒以其纬书私记而不信。若汉律历志云。上元至伐桀之岁。十四万一千四百八十年。则见于正史矣。而邵子皇极经世。断以天地之始终。止十二万八千年。则出于大儒矣。夫吾儒之云世者。即彼教之所云耳。彼所云成住坏空辘轳增减者。亦何必不犹吾儒之元会运世章部纪元者乎。其人依然有死有生有少有老。过去者犹吾之谓既往耳。现在者犹吾之谓今日耳。未来者犹吾之谓后世耳。中国有孔子。著书讲学。服其教者。不知几千万亿也。彼国有释迦。说法劝世。服其教者。又何必不几千万亿乎。世以为怪而妄之者。是不辩其理之是非。惟其事之有无也。如实有其事。则

将从之乎。吾以为怪而妄之。不若不怪而听之也。惟吾不以为怪。则虽有其事。莫之惑矣。虽然有说焉。夫乱臣贼子。奸凶淫恶。暴虐贪残者。此儒者之所恶也。圣人立法。思以化之而已。释氏者。亦将以化夫此辈者也。彼西方者。无礼乐诗书之教。道德仁义之意。惟以杀夺为事。强凌弱。众暴寡。凶淫残忍。不可胜言矣。自释氏之徒出。以其地狱因果三生之说教之。劝化痴愚。摧灭魔怪。于是西方之人有所悔惧。此其为功于彼甚大。与孔子之救中国一也。中国自三代而下。先圣之道。或存或亡。其大经大法所以维系乎纲常名教者。徒以使人知善善恶恶。有所劝戒而已。若仁义道德之微。身心性命之奥。非聪明睿知不足以知之。不能责诸愚夫妇也。去古逾远。风俗人心日坏。傲狠顽淫争夺杀。中国之去蛮夷几何矣。又济之以巧诈深文博学强辩。三纲五常之说皆习闻而厌听之。于此有人焉。独以其地狱因果之说进言之。凿凿怵目洞心。使凶淫残狠之人皆回心而听命。当斯时也。为吾儒者方深忧之不暇。乃必以其人非儒。力破其说而争驱逐之乎。世有好医者。黄帝岐伯之书。神农本草之经。少而研习。究古方不遗余力。已而室中人病。投以剂不效。有粥奇方者过。室人就试之。一服而愈。人皆往庆之。此医独大怒。以为非古方。不自己出也。亦可谓迂矣。世之攻二氏者。何以异此。然则二氏不可攻乎。曰曷为其不可攻也。彼黄冠弱衣。烧炼铅汞。以求飞升。金阙琼楼。妄撰奇异。以眩耳目。禹步水。造作符篆。以为妖邪者。老氏之罪人也。造塔建寺。刺臂写经。靡费金帛。妄希福利。口语机锋。高座说法。诳惑士女。阴为奸利。遗弃骨肉。蔑绝天伦。一切言空。不行实事。若此者。亦释氏之罪人也。

游濂乡记

朱书

古苦县濂乡。即今河南归德府鹿邑县境。太清故宫在焉。祠老子也。老子实生于此云。予读史见唐元宗宋真宗时。祀老子极侈。祥云甘露。降太清宫者。时见书。甚且得天书。颁示中外。恢奇怪迂。不可究诘。恨未能一至濂乡。览其宫阙庙祀之胜。乙亥八月初吉。之关中。道误出亳州。西四十里有村。村东南穹碑高十许尺。亟下马。观其额曰。大宋重修太清宫之碑。文磨灭不可识。问村人。即苦县濂乡也。碑北二百余步。有老子庙甚卑隘。庙前碑碣四五。金明昌间。亳州州正胡筠记。犹完好。谓老子生殷武丁二年。后与秦献公论周秦分合曰太史儋。儋即老子也。子孙数世官于朝。余碑刻唐追尊帝号制诏。历代御制老子赞。又刻道德经于石。予观望久之。度旧制宏巨。占地数百亩。为前后两宫。今皆禾黍矣。尝考太清宫之祀。始盛于唐。再盛于宋。金元仍之。代有增饰。千年矣。小明王韩林儿撤毁荒废。迄今不复。夫谱学莫盛于唐。而国姓无定论。玄宗祖老子。能免遥遥华胄之讥邪。赵氏兴睢汜间。去老子居其近。

其崇祀固宜。然真宗所为。则已诬矣。二君者。好恢奇怪迂。故其类应焉。岂老子真见灵异哉。何昔甚显赫而久寂然于今也。传曰。妖由人兴。傅土刻木肖人形。跪拜日祷之。久则能祸福其民。以自飨其祭。有卓然不惑者。毁去之蔑如也。如此者众矣。山东济南府西南七十余里。有山曰五峰。岩幽木森。乡人奔走相望。曰老子生处也。彼非老子生处。而祀之勤。此老子生处。而一败不复振。其兴其废。殆有时与。抑凡事固乐其假。不必问其真。老子之灵。亦姑移于彼与。明太祖严厉威刑以惩不恪。及读道德经。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愴然而止。尽除五刑以外法。呜呼。仁者赠人以言。虽人与骨俱朽。而天下尚受其赐。宜其庙祀之崇也。予无意中。得至濼乡。甚喜。又感太清宫荒废。益信渎祀无益。故记之以告世之人。祀而无祈可也。

广戒杀牛文

张尔岐

自习俗恬杀。仁人君子。未尝不以杀为首戒。而近岁以来。独重杀牛。上自朝廷缙绅学士。下至闾巷细民。无不知杀牛之为大戾者。或着为文章。编为颂偈。或刻册流布。或单纸粘壁。不下十余种。予每遇而读之。未尝不叹其惻隐之至切。而又未尝不惜其用心之狭。与立言之不备也。昔齐王不忍一牛。孟子以为是心足王。予以为当今之世。而人人推其戒杀牛之心。君可以为尧舜。臣可以为皋夔稷契。布衣韦带。亦可以为颜曾思孟而不难也。戒杀牛之心何心也。不忍之心也。不忍于牛而忍于人者。世必无此心。世必无此人。乃不忍于牛。则真不杀牛。真相戒以不杀牛。不忍于人。则未必真不杀人。未必相戒以真不杀人者何也。杀牛之惨人见之。人能言之。杀人之惨人未必见之。人又未必敢言之也。杀牛之惨。战惧迫蹙。血肉淋漓而已。杀人之惨。则有战惧而不暇。迫蹙而无地。血肉淋漓。充满世间而莫测其际者。何也。杀牛者刀砧而已。杀人者不止一刀砧也。邵子曰杀人之多不必以刃。谓天下之人无生路可移也。又况以刃多杀天下之人乎。使天下之人。无生路可移。相率委沟壑而死。即为杀人矣。所谓生路者。衣食也。安乐也。义理也。催科急而衣食之路绝矣。刑禁苛而乐生之心亡矣。盗赋炽而使人不敢诘盗。风俗偷而日迫人于偷。义理之路绝矣。三者之路绝。死于饥寒者有之。死于桎梏冤滥者有之。死于掠困辱无聊者又有之。其幸而存者。相率而蹈于苟且之途。为禽兽之归者又有之。沴气所结。浇风所煽。丧乱凶灾。相寻狎至。而人之能生者有几乎。夫人之与人。肢体色貌同也。血气心知同也。好恶聪明。又无不同也。相生相养则为伦常。相滋相嬗则为世宙。其所翊戴则为君父之尊。公卿之贵。其所供给则为玉食之奉。禄予之需。其视牛之垦地服箱。为功于人又甚相倍也。呜呼。人与牛有间矣。牛之见杀。则人怜之。人之见杀。而人不怜。何也。尝推其故矣。人之杀牛

。利牛之有而不其死也。人之杀人。得非亦利其有而不暇其死乎。人杀牛而人戒之。有二氏因果报应之说以惕之也。人杀人而不知戒。得无因果报应之说不为杀人设乎。抑杀人不以刃者之罪异于以刃乎。人曰杀牛。则鬼神察之。人曰杀人。上天独不鉴之乎。吾愿今之人推不忍于牛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推相戒勿杀牛之心。而畏威避祸之心亦不可胜用也。

食羸说

汪琬

滋阳署中。尝一日食而美。语予曰。此滋阳人所不知食者。吾得之甚贱。予闻之。辄为愀然。自是不忍复下箸。又一日设有田羸。语予以前。予闻之。愈用愀然。因语之曰。羊豕之畜。赖人之养而后生者也。故人得之以为养。彼无憾也。然且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其所以处之者如此。彼与羸。不待人以为养。而我自为取之以为养。彼不害人而人害之。人实不仁。物何有焉。且夫彼生南方。我不取而食之。人皆得取而食之。则彼固自分为刀俎中物。而已久矣夫其无生之心也。今则不然。我不取而食之。则人虽欲取而食之。亦不知所以食之。自我取而食之。于是人人皆知所以食之。而杀之端开自我矣。夫人之官于斯。暂也。而其食羸于斯。亦暂也。而我奈何以暂时之口腹。至开无穷之杀机。由是而二物无得免者矣。悲哉。何与羸之不幸也。昔程明道先生为上元主簿。初至。见民有持竿黏飞鸟。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为。自是邑之人。无有敢畜禽鸟者。古人仁及物类如此。夫不仁之事民或为之。尚当教之使勿为。况民所不为而我导之使为。其又何以禁焉。

放生说

余懋

放生。浮屠法也。其说较博施济众为尤难。儒者所弗道。或曰。天生万物以资人用。放而不杀。非生物意。或曰。放生者少。杀生者多。一人生之。而百人杀之。放何益乎。或曰。放生不如戒杀。家居奉亲祭祀宾客皆不免于杀。焉知所放之物。不再登于庖。故放不如戒。嗟乎。执是数说。而放生之念始永息矣。近世所用浮屠法。十室而九。士大夫未尝讳言。独至放生而斥之。且所难乎博施济众者。力不及耳。非义不可也。施济即不能博众。宁不愈于一无所施。一无所济者乎。天生之物。诚以资用。然不闻夫天道好生与人情未必事事皆出天意。独杀生必欲奉天。与放少而杀多。非放生者之咎也。若相效而起。焉知不化放多而杀少。与万不获已而出于杀。自祭祀宾客奉亲数者之外。皆可以放生。皆可以不杀生。人人皆可不杀生而放生。则是戒者止免一己之杀。而放者且免他人之杀。所得孰多与。吾谓人人有放生之心。有放生之力。而拘泥于前数说。则放生之心变而为杀生之心。放生之力变而为杀生之力。所争毫厘。而

相去已千里。夫物之贪生而畏死。犹夫人也。刀砧在前。汤镬在后。呼号乞命而莫之顾。血肉痛楚而莫之怜。设有人焉惻然心动。从而放之。何异囹圄之中。忽闻大赦。垂死之症。忽遇良医。其踊跃狂喜。不啻超凡而入圣。即朋友眷属。亦无不为之额手称快。相贺更生也。夫大罪而奉赦。死疾而复起。非能保其永不死也。特以万无生理之时。而忽然可以免死。其得生之乐。自有异乎寻常者。人能常体此意以放生。则放生之心。勃然起矣。近世言放生者。率盛称果报。觉世之意良深。而有不信果报者。予惟即以人情破其习见。动其恻隐之良心。人即不至于犯法而疾痛罕能自保也。吾爱吾生。即以爱物之生。恕也。即仁也。出而治民。为廉静慈惠之吏。退而家居。为恭俭忠厚之士。不于此乎征之哉。

文昌祠说

陆耀

文昌之祀。儒者不取。而为之说者。其别有二。一谓文昌。天神也。天官书。斗魁戴匡六星。一上将。二次将。三贵相。四司命。五司中。六司禄。大宗伯以●燎祀司中司命。祭法。王为姓立七祀。诸侯五祀。其一曰司命。屈原九歌。又有少司命大司命者是也。一谓文昌。人鬼也。在周为张仲。在汉为张良。在晋为王吕光。五代为蜀主孟昶。姚秦之世。又为越隩人张恶子。立庙梓潼岭。唐明皇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顺济王。宋咸平改封英显者是也。二说皆出于道士家。元世袁清容楠。始载于符台集。文昌之祠。遂天下。尊之曰帝君。甚而阑入学宫焉。士稍读书明理。皆灼然知其非礼。往往因为碑记之文。而昌言排之。至朱检讨竹垞。且为谐辞以寓讥。窃谓古之祀文昌者。司中司命。而今之号为帝君者。司禄也。世之享厚禄者。不皆善文之人。则司禄亦无事于文。才者不必禄。禄者不必其才。帝君进退之权。不已重乎。近人又因文昌之社。而有惜字之会。推其所以惜字之故。仍不出媚神以求富贵。则其所宜深惜。又有在字外者。毘陵相国刘文定公言掉弄楮墨。诈欺官师。纂辑淫词。狎侮经传。是败坏文字之大原。虽绋袭藏。其戾滋甚。故吾谓祀文昌。不若惜字纸。惜字纸。不若慎笔墨。使文昌为天神耶。大夫以下。不敢妄干。为人鬼耶。非其子孙。理不歆享。其祀之而不效也固宜。抑求名干进之徒。毋乃实有所阙。不能自慎于文字之间。而非鬼神之不灵与。余足迹所至。往往有以文昌惜字之说。属为序记者。既已谢弗应。而复着此文。以为将来塞请之地。明理君子。其必有以鉴之。

饶阳县新建文昌阁记

钱大昕

饶阳县知县王君仪廷始事之岁。即以兴育人材为务。召诸生之肄于学者。课其

文蓺而礼之。或言文庙之左。故有文昌祠。曩时尝加修葺。邑中士大夫多有登科第者。顷岁祠已倾圯。科第亦不振。访之形家。金云当建于巽隅。王君于是捐俸钱为之倡。诸绅士欣然继之。卜地立新阁。金木搏埴之工。子来趋事。月而告成。遣一介走京师。请予文纪其岁月。谨按天官书。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说者以为天之六府也。梓潼之神显于晋。盛于唐宋。道家谓上帝命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间禄籍。元延佑初加封辅元开化文昌司神帝君。名其祠曰右文成化。而其时始设科目取士。士大夫因谓科目之柄。实文昌司之。而天下学校。多立文昌祠矣。夫科目之设。聚数千万人之精神。而决中否于一二人之心目。虽长于鉴别。岂能无毫发之爽。谓必有神焉以司之。似矣。虽然。韩子有言。其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士诚读孔孟之书。修程朱之行。而学韩欧之文。能自树立不因循。神未有不福之者。若夫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徒以揣摩剿袭为功。而侥幸以祈神之我佑。则非予之所知也。今之仕者簿书趋走。汲汲若不遑终日。至有关于文风士气者。则以为迂阔而莫为。王君独能知所本务。而邑之人士。咸能鼓舞自励。庶几知实学之宜敦。而不囿于流俗。异日英才辈出。必有如刘献之之通经。李明远父子之文学者。岂仅区区科第之荣于一时已哉。王君名凤文。山东诸城县人。乾隆己卯举人。记之者嘉定钱大昕也。

书真西山文集后

张海珊

西山先生。在朱子后。于诸儒称最纯。乃其所为祈禳追荐十王普度之辞。时或杂于异端鄙俚之谈。抑又何也。自三代以来。人心不正。而后鬼神之说舛。而后释老之教兴。遂使国家之政刑。不足为劝惩。相率而听命于巫祝之途。奔走崇礼。如恐不及。朝廷复为之设官糜禄。亦若资其辅运翊教之为者。幽明莫别。民神杂糅。至于莫可究诘。呜呼。王者所以辨民惑而一民志者。其必首于此矣。尝考明史洪武三年。定诸神封爵。历代忠臣烈士。悉依初封。革去后世溢美之称。宏治初。亦曾以礼臣周洪谟言。存东岳真武城隍诸祀。余如释迦三清梓潼等。及一切人鬼之僭称诸帝诸天者。与夫灵官祖师真人之属。悉行罢去。而正一真人。封袭。迄明之世。终未曾革。今吴俗最称信巫尚鬼。士大夫家。奉斗扶乩。持经礼忏。晓夜啖诵。恬不知怪。正学之所以不明。世教之所以日趋于敝也。非此故欤。先生集中又有书慈湖行述一篇。其述慈湖语曰。希元有志于学。顾未能忘富贵利达。何也。某恍然不知所谓。曰。子尝以命讯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后可以语道。今观所载青词。亦多为民请命之语。然若生辰建醮祈嗣诸篇。大抵可已而不已者。得非慈湖先生之所谓当去者欤。愚谓刊先生集。宜去此数卷。庶不貽后学之疑误云。

天主教

赵翼

意大利亚国。在大西洋中。万历中。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大洲五。第一曰亚细亚洲。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第二曰欧罗巴洲。凡七十余国。而意大利亚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亚洲。亦百余国。第四曰亚墨利加洲。第五曰墨瓦蜡泥洲。而域中大地尽矣。大抵欧罗巴诸国。悉奉天主教。天主耶稣。生于女德亚。即古大秦国也。其国在亚细亚洲之中。西行教于欧罗巴。其始生在汉哀帝元寿二年庚申。阅一千五百八十一年。至万历九年。利玛窦始泛海九万里。抵广州之香山澳。其教渐行。二十九年入京师。以方物献。并贡天主及天主母图。礼部以会典不载大西洋名目驳之。帝嘉其远来。假馆授餐。公卿以下重其人。咸与交接。利玛窦安之。遂居不去。三十八年卒。其年以历官推算日食多谬。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人。庞迪我熊三拔等。深明历法。其书有中国所不及者。当令采择。遂令迪我等同测。自利玛窦来后。其从来者益众。有王丰肃阳玛诸等居南京。以其教倡行。官民多从之。礼部郎中徐如珂恶之。奏请逐回。四十六年。迪我等奏。臣与利玛窦等泛海九万里。观光上国。臣等焚修行道。尊奉天主。岂有邪谋。敢堕恶业。乞赐宽假。帝亦不报。而其居中国如故。崇祯时历法益舛。礼部尚书徐光启请令其徒罗雅名汤若望等。以其国新法相比较。书成。即以崇祯元年戊辰历为历元。其法视大统历为密焉。其人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禄利。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其徒又有龙华民毕方济艾如略邓玉函诸人。皆欧罗巴国之人也。统而论之。天下大教四。孔教。佛教。回回教。天主教也。皆生于亚细亚洲。而佛教最广。亚细亚洲内。如前后藏准噶尔喀尔喀蒙古等部。悉奉佛教。中国亦佛教盛行。亚细亚洲外。如西洋之古里国锡兰国榜葛刺国沼纳朴儿国。南洋之白葛达国占城国宾童龙国暹罗国真腊国。东洋之日本国琉球国。皆奉佛教。俱见明史外国传又增迦刺国马八儿国。俱有佛舍利。见元史亦黑迷失传其余海外诸番。则皆奉天主教矣。回回教。亚细亚洲内。惟乌什叶尔羌喀什噶尔和阗郭酞巴达克山控噶尔克食米尔退木尔沙等国奉之。见椿园氏异域琐谈外洋则祖法儿国阿丹国忽鲁谟斯诸国奉之。亦见明史外国传孔教。仅中国之地。南至交趾。东至琉球日本朝鲜而已。是佛教所及最广。天主教次之。孔教回回教又次之。孔子集大成。立人极。凡三纲五常之道无不该备。乃其教反不如佛教天主教所及之广。精者惟中州清淑之区始能行习。麤者则殊俗异性皆得而范围之。故教之所被尤远也。试观古帝王所制礼乐刑政。亦只就伦常大端。导之禁之。至于儒者所言。身心性命之学。原不以概责之庸众。然则天道之包举无遗。固在人人共见之麤。而不必深求也哉。

改天主堂为天后宫碑记

李卫

自明季万历间。大西洋利玛窦入中国。造为天主之名。而其教遂蔓延于愚夫愚妇之口。其徒之入中国者。遂大兴土木。营建居室。于通都大邑之中。我朝定鼎以来。圣祖仁皇帝念其人生长海外。远来就化。虽为说不经。然皆具心思知识。未必不可教导。居之京师。使沐浴圣朝德化之盛。久而幡然改悟。归以教其国中之人。咸知天经地义之正。此覆载深仁。不遗一物之义也。岂知荒诞狂悖之见。固结而不可解。我皇上御极之初。洞烛其奸。黜其人皆归南澳。不得盘踞内地。而直省之所为天主堂者。以次而改。顾其制皆崇隆巍焕。非编户之所可居。空之又日就倾圮。去荒诞狂悖之教。而移以奉有功德于苍生之明神。不劳力而功成。不烦费而事集。此余今日改武林天主堂。为天后宫之举也。虽然。自利玛窦之入中国。迄今几二百年。浸淫沉溺。惑其教者。未必一旦豁然有悟。即悟矣。或以为不妨存而不论。以见天地之大。无所不有。是其得罪于天而有害于人心风俗者。卒未大白于天下也。夫不申其罪。无以服附和之心。不诛其心。无以破奸诡之胆。夫教称天主。是风云雷雨阴阳寒暑。彼皆得而主持之也。不知未有天主之前。将竟无有阴阳寒暑风云雷雨乎。抑别有主持之者。俟天主出而授之柄乎。此其谬一也。入其教者。必先将本人祖宗父母神牌。送与毁弃。以示归教之诚。不知天主。生于空桑乎。抑亦由祖宗父母而生也。彼纵生于空桑。亦不得率天下之人而尽弃其水源木本之谊。况人之所以敬天奉天者。以天实能生人生物耳。今以生我之父母祖宗而弃绝之。尚何取于生人生物之天而敬之奉之。此其谬二也。弃绝父母祖宗者。欲专其敬于天主也。然闻西洋之俗。亦有君臣。有兄弟朋友。且生生而不绝。则何不尽举而废之。而所以事天主者尤专且笃。而独父母祖宗。弃若敝屣。此其谬三也。西洋之教。一技一能。务穷思力索。精其艺而后止。设所得止及于半而死。则举而授之其子。脱其子犹有未就。则复举而授之其孙。或一传。或三四传。其艺始精。则然推而奉之。以为此可以行教之人矣。今之入中国者。悉此类也。夫一技一能。原无当于生人日用之重。至于奇技淫巧。尤为王法所不容。今既不知有祖宗父母。则为其祖宗父母者。当亦不复以子孙视之。独至奇技淫巧之事。父忽念其为子。而不啻箕裘之授。子忽念其为父。而不啻堂构之承。此其谬四也。艺既精矣。遂可出而设教行道矣。夫既祖宗父母之尽弃。其它漠不相识之人。复何关欣戚。而必穷数世之精力。以利他人之用。此其谬五也。然此虽足为人心风俗之害。而弊止及于惑其教之人。其罪犹小。若其居心之险。则尤有大不可问者。西洋去中国数千万里而遥。非经岁不得达。又有大海风涛之险。去故乡。离妻子。跋涉而来。以人情论。必有所利而为之。故带土物。造作器用。其诳中国之金钱。诚不可数计。乃闻入其教者。必有所资给。人

有定数。岁有定额。劳心焦思。取中国之财。而仍给之中国之人。图利者恐不若是之拙也。或云每年红毛船到。必广载其国中之金钱。以济其在中国行教之人。或又云。彼来中国者。皆善黄白之术。以彼国之金钱。而用之中国。夫以此数人之行教。而国中居守之人。肯倾资以佐其用。则其所图者非利也。彼既以天主之教感人。而复借黄白之术。以要结人心。是其设心。殆有在矣。或又为之说曰。彼其志欲行教耳。好名之人。能让千乘之国。何难去故乡。离妻子。蹈不测之大海。以博后世之名。夫好名之人。或有舍其身以徇人者。然一人好名。何为尽一国之人。亦皆好名。而倾资以佐之也。且络绎而来。其居天主堂者。所在而有。抑何好名者之多也。此非无所为而为之者。一见其技于噶尔巴矣。再见其技于吕宋矣。又几肆其技于日本矣。为行教计耶。抑不为行教计耶。且愚夫愚妇。未有不以祸福动其心者。今日本于海口收港登陆之处。铸铜为天主跪像。抵其国者。不蹈天主像。则罪至不赦。夫既为天之主。而受海外一国如此蹂践毁蔑。卒亦无如之何。其不能祸福人明矣。所精者仪器。而璇玑玉衡见之唐虞矣。所重者日表。而指南车周公曾为之矣。所奇者自鸣钟铜壶滴漏。而汉时蚤有之矣。所骇人者机巧。而木牛流马。诸葛武侯已行之。鬼工之奇。五代时亦有之。至今尚有流传之者。是其说不经。其所制造。亦中国之所素有。其为术又不能祸福人。吾不知何为而人之惑之也。西洋人之居武林者。

圣祖仁皇帝曾有白金二百两之赐。此不过念其远来而抚之。彼遂建堂于此。而颜其额曰建。夫曰建。必奉 特旨建造。今以曾受金。遂冒窃建之名。内外臣工。受白金之赐者多矣。以之筑室。遂可称赐第乎。干国宪而冒王章。莫此为甚。他复何可胜道耶。荒诞狂悖者宜去。则有功德于民者宜祠也。冒窃建之名者宜毁。则列在祀典者宜增也。天后之神。姓氏颠末。见于记载者。虽亦未可尽信。然我 朝以来。海外诸国。献琛受朔者。重译而至。鱼盐商贾。出入于惊涛骇浪之中。计日而至。刻期而还。如行江河港汊间。而天后之神。实司其职。神之灵应。呼吸可通。德功之及民。何其盛哉。诞罔不经者去。而崇德报功之典兴。毁其居室之违制者。改为祠宇。撤其像塑之诡秘者。设以庄严。夫而后武林之人。目不见天主之居。耳不闻天主之名。异端邪说。久且渐熄。其有关于风化。岂浅鲜哉。

上慧方伯书

乔光烈

回民本西域种族。杂入中国。散居秦地。虽沐 王化。特性与人殊。其饮食衣冠婚姻时节。若所奉神祇。一守其故俗。尤善奸利。敢于为恶。纵官府得治之。然急则易诤。而少弛又易恣。其在渭南者。具有田庐。或托业廛市。其与土著之民。情睽视异。两不相下。欲遣去之。势所不能。任而处之。又切隐患

。往者待之等于縻。未尝思所以变而化之之术。尝观古人守交州日南。皆蛮夷地。为设学兴教以柔驯之。犷野夙成者。咸知向学。久皆顺义。夫回民虽鬻黠。亦犹人耳。今年七月。请于大中丞。为回民设学馆七处。招其子弟。捐给膏火。欲使闻圣人之教。知诗书之旨。悟本俗之非。慕华风之美。窃谓列县回民多有。以此推行之。启其颡蒙。诱其知觉。奇邪鸷戾。一旦更易。皆吾良民。然此不可骤期。必需以岁月。渐臻成事。所谓有徐以变化之人者此也。

天主教论

邱嘉穗

三代而上。异端皆出于真。三代而下。异端皆出于伪。出于真者。每执其实见之差而误人。出于伪者。又反阴窃前人之绪余而阳排之。以欺罔天下。虽其为教。亦各以意见相抗。而究其蔽陷离穷之心。以定其罪之差等。则真异端之称霸于前。犹溺于气质之偏。而不自知。而伪异端之篡统于后。乃不胜其矫诬之私。而所谓小人无忌惮之尤者也。尝观衰周以来。自杨朱墨翟为孟子所距外。复有老聃庄周列御寇之徒。纷纷以其说争鸣于世。皆所谓执其实见之差而误人。非其本心之不然。而谬为大言以欺世而盗名者。独释氏之书。东汉时始入中国。其说日新月异。延蔓以至于今而不绝。自是以来。道家者流。尤而效之。一切炼养服食经忏符箓之说。皆假而托之。老子虽鄙俚●浅。不逮释氏远甚。而其乱人国家者。犹有如张角孙恩柳泌赵归真林灵素之徒出焉。况近日泰西天主教。又踵释道之故智。撰造其书。诬罔中国。而忍不一言以杜之乎。今亦无论其它。而姑与其一二立教之大旨。皆窃于释氏老庄者而言之。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释氏偈曰。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其所恃为修净土以超三界者。实本诸此。而天主教亦且阴祖其言而为之说曰。天主者生天生地生神生人生万物。一大灵明之主也。但天主之所重者人而已。故为之生天以覆之。生地以载之。生神以护之。生万物以养之。因诡托天主。以汉哀帝元寿二年庚申。降生其国。虽分门别户。而大意互相仿效已如此。老子曰。谷神不死。庄子曰。不亡者存。释氏因从而为之说曰。人死而精灵不可灭。上界为天堂。以处善神。下界为地狱。以处恶鬼。中界人物。皆以其因果缘业。而轮升降之。惟修佛法而得其真者。则可免于轮之苦。而超三界得净土焉。而天主教则谓物死而精灵已灭。本无轮。人死而精灵不灭。乃有轮。天主常视其生前善恶。而赏之以天堂。罚之以地狱。以其私意小智。稍删释氏之半。而乃袭其因果缘业。天堂地狱之说。以号召天下者又如此。而彼方且居之不疑。反哓哓焉力辟释氏诸诞妄。若将以是而自附于吾儒之所谓太极上帝鬼神云者。而究其受误之由。类皆知有气之灵幻。而不知

有理之虚实。知理之无为而不畏。而不知气之有觉者。终无久聚而不复散之理。既不可与儒者同年而语矣。及考其归。乃又与释氏无以异。亦但以识神不灭。生死事大。听命于土木偶人。使人逐逐于大斋小斋。日事祷祠。以求身后之福利。而漠然不复知有民义之可务。虽阳排释氏。而其篡窃之迹。反有欲而弥彰者。是不但同浴而讥裸裎。而又有盗憎主人之情状也。宋人有伪作子书以自售其私说者。而近世媒利之夫。假为古器古字以眩俗者尤众。皆三代而下异端之心迹也。而其矫诬殆有甚焉。然则杨墨老聃庄列者。孔孟之罪人。而其情犹有可矜者也。道家天主教者。又老聃庄列之罪人。而其篡窃之心。固王法之所必诛。而不以赦者也。抑又有大可虑者。今闻京师中。既许立天主堂。而直省郡邑。亦皆所在创造。闻其国主于登州海上。岁赉金银以百万数。津遣其徒。散布州府。号为神父。三岁一交代。每以数金煽诱人士为弟子。登名于册。四季命题劝课。而一衣一食。皆自给办。不以累人。窃恐数十年后。党与日众。乘隙而动。其患将有不可测者。明季徐如珂为南祠曹郎。时有泰西王丰肃者倡其教于金陵。如珂曰。此汉之米贼。唐之末尼也。宜亟屏之。丰肃又自夸其风土物力。远出中华上。如珂即以纸笔畀其徒。两人隔别杂书。竟舛误不相符。一时士大夫从其教者。皆口噤无以应。而放黜之议始定。此其识虑之深远。实与晋之江统郭钦齐驱。亦今日心世道者。所宜鉴观而取法云。

西学四库全书提要

西学凡一卷。附录唐大秦寺碑一篇。两江总督采进本明西洋人艾儒略撰。儒略有职方外纪已著录。是书成于天启癸亥。天学初函之第一种也。所述皆其国建学育才之法。凡分六科。所谓勒铎理加者文科也。斐录所费亚者理科也。默第济纳者医科也。勒义斯者法科也。加诺搦斯者教科也。陡禄日亚者道科也。其教授各有次第。大抵从文入理。而理为之纲。文科如中国之小学。理科则如中国之大学。医科法科教科者皆其事业。道科则在彼法中。所谓尽性致命之极也。其致力亦以格物穷理为本。以明体达用为功。与儒学次序略似。特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又支离神怪而不可诘。是所以为异学耳。末附唐碑一篇。明其教之久入中国。碑称贞观十二年。大秦国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即于义宁坊敕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云云。考西溪丛语。载唐贞观五年。有传法穆护何禄将袄教诣阙闻奏。敕令长安崇化坊立袄寺。号大秦寺。又名波斯寺。至天宝四年七月。敕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以示人。必循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并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州郡有者准此。册府元龟。载开元七年。吐火罗国王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阁。智慧幽深。问无不知。伏乞天恩唤取问诸教法。知其人如此之艺能。请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养。段成式酉阳杂俎。载孝亿国界三千余里。举

俗事袄。不识佛法。有袄祠三千余所。又载德建国乌浒河中有火袄祠。相传其神本自波斯国乘神通来。因立袄祠。祠内无像。于大屋下置小庐舍向西。人向东礼神。有一铜马。国人言自天而下。据此数说。则西洋人即所谓波斯。天主即所谓袄神。中国具有记载。不但有此碑可证。又杜预注左传次睢之社曰。睢受汴东经陈梁谯彭城入泗。此水次有袄神。皆社祠之。顾野王玉篇。亦有袄字。音呵怜切。注为袄神。徐铉据以增入说文。宋敏求东京记。载宁远坊有袄神庙。注曰。四夷朝贡图云。康国有神名袄。毕国有火袄祠。或曰石勒时立此。是袄教其来已久。亦不始于唐。岳珂程史。记番禺海獠。其最豪者蒲姓。号白番人。本占城之贵人。中国以通往来之货。屋室侈靡踰制。性尚鬼而好洁。平居终日。相与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如中国之佛。而实无像设。称谓警牙。亦莫能晓。竟不知为何神。有碑高袤数丈。上皆刻异书如篆。是为像主。拜者皆向之。是袄教至宋之末年尚由贾舶达广州。而利玛窦之初来。乃诧为亘古未睹。艾儒略作此书。既援唐碑以自证。则其为袄教。更无疑义。乃无一人援古事以抉其源流。遂使蔓延于海内。盖万历以来。士大夫大抵讲心学。刻语录。即尽一生之能事。故不能征实考古。以遏邪说之流行也。

又辨学遗牍一卷。二十五言一卷。天主实义一卷。畸人十篇一卷。交友论一卷。皆明西洋人利玛窦撰。七克一卷。明西洋人庞迪我撰。按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有深意。其书本不足登册府之编。然如寰有诠之类。明史艺文志中已列其名。削而不论。转虑惑诬。故着于录而辟斥之。又明史载其书于道家。今考所言兼剽三教之理。而又举三教全排之。变幻支离。莫可究诘。真杂学也。存其目于杂家焉。

读通典职官

沈大成

余读杜氏通典职官。而晓然于西教之诞妄矣。其入中国也。唐高祖时已然。不自明之末造也。而徐光启之徒。未尝读书。以为创见寡闻。从而尊奉之。甚矣其惑也。今考职官之视流内。视正五品萨宝。视从七品萨宝府袄正。杜氏之注曰袄。呼烟反。袄者。西域国天神。佛经所谓摩酰首罗也。武德四年。署袄祠及官。常有番人奉事。取火诅。贞观二年。署波斯寺。至天宝四年七月。敕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循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州郡有者。亦宜准此。开元二十年七月。敕末摩尼法。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诬惑黎元。宜严加禁断。其西胡等。既是乡法。当身自行。不须科罪者。沈大成曰。佛经摩酰首罗天。华言大自在。三目八臂。骑白牛。执白拂。有大威力。能知大千世界雨滴之数。

即彼教所谓天主也。袄祠者。说文。关中人呼天为袄。今之天主堂也。末摩尼法者。天主教也。萨宝。教头也。袄正。守堂者也。西番者。西洋人也。其初本托浮屠。以入中国。故其所居曰波斯寺。大秦寺也。其曰取火诅。其职在巫史卜祝之间。故虽视流内而卑猥杂。陪臣之贱者也。其在唐时已有诱人入教之事。故严加禁断。第许彼国之归化者自习之。本朝之柔远人。其令甲亦犹是也。今其说曰。耶苏刑死而为天之主。则又利玛窦私立名字。以为神奇。不知适诬其先耳。而徐光启等。从而尊奉之。其惑甚矣。夫天帝之号。见于礼经。周礼大宗伯职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郑康成谓冬至祭天于圜丘。所以祀天皇大帝。今会典所载圜丘坛。所祭皇天上帝是也。帝无形与气。特有号耳。佛氏之说。荒唐妄诞。而利玛窦等。又伪造耶苏其人以实之。其叛经蔑古。慢神诬天。罪可胜诛哉。故因读通典。而特疏其始末。既以祛天下后世之惑。且笑徐光启等之愚陋。遂成其恶。抑亦士大夫之耻也。

论回民启

陆耀

遵查回民多寡。向无案卷可稽。近年编查保甲。亦未将回民分别造报。就本司衙门。现充书役人等。逐加询问。亦不能明白登答。大抵此种回民。随处多有。在东省则济南省会之地。及临清东昌济宁等水陆马头。人烟凑密之处。聚集尤众。青州武定曹州兖州沂州泰安等府次之。登莱二府又次之。其作奸犯科。殴行窃。犯案累累者。不尽在通都大邑。聚集人众之所。即稍僻州县。如定陶商河等处。间有百家数十家。聚居一处。即易生事。急则讪。弛则恣者。其习然也。虽聚众三人以上。无不从复位拟。法令已极森严。而究无以革其桀骜之性。化为善良之俗。本司窃谓此非可旦夕期也。今奉饬查。本司尚未知宪意所在。但姑就愚陋之见策之。则其法约有三端。一则保甲宜另为一册也。前此奉旨清查保甲之时。并未分别是回是民。则此内恐有脱漏未查之烟户村庄。遂自以为身在编查之外。犯案到官。亦无兼坐保长甲长之罪。因而益肆为匪者有之。然当无事之时。清查之吏突至。亦虑致生惊扰。愚见即于回民中。籍其武学武生。及各衙门现充书役之人。委以保长甲长之任。令其自行编查。出具保任结状。如有前项不法情事。除本犯照例定拟外。保长甲长一并连坐。如此则冒犯触禁者宜少矣。一则聚处至数十家。宜设义学以资化导也。昔湖南巡抚乔公光烈任秦州时。为回民立义学七处。招其子弟。捐给膏火。使读圣贤之书。讲中国之教。制府下其法于全陕。变而为善者甚多。秦民至今颂之。今宜仿行其法。使所在州县。访寻笃实而有学行之生贡。使为之师。教以圣谕十六条。并小学孝经。务使成诵在口。讲说无差。则礼义已油然自生。而后潜夺彼教中。所传天方之书。惑人之术。使其自相贱弃。不肯奉行。然后明下一令

。勒将所藏之书。献出销毁。则其教宜熄矣。一则回民婚配宜与百姓一体相通也。查回民之入中国。千余年矣。而男女婚姻。未尝与中国相通。缘中国之人。鄙夷之不屑为伍。回民亦遂有自外之心。而转若傲睨我中国。而不欲为婚者。其实必非其本心也。今回民宫室衣服器用财贿。以及科名仕宦。一切欣慕乎我人。取资乎百姓。而惟嫁娶一节。不能相通。特拘于其教而已。今如明下一令曰。有以女适民间者。给之花红。娶民间之女为媳者。给之羊酒。一甲之内。有通婚姻至五家者。州县给甲长匾额。一保之内。有通婚姻至三十家者。知府给保长匾额。有之则加奖赏。无之不许抑勒。如是而姻亚之间。先通和气。所生子女。皆染华风。三十年后。可尽革回民之俗。无向者急则诘。弛则恣之患矣。今因飭查此事。而不得其由。敬抒谬论。以备采择。

传闻少实

纪昀

海中三岛十洲。昆仑五城十二楼。词赋家沿用久矣。朝鲜琉球日本诸国。皆能读华书。日本余见其五京地志。及山川全图。疆界袤延数千里。无所谓仙山灵境也。朝鲜琉球之贡使。则余尝数数与谈。以是询之。皆曰东洋自日本以外。大小国土凡数十。大小岛屿不知几千百。中朝人所必不能至者。每帆樯万里。商舶往来。均不闻有是说。惟琉球之落漈。似乎三千弱水。然落漈之舟。偶值潮平之岁。时或得还。亦不闻有白银宫阙。可望而不可即也。然则三岛十洲。岂非纯构虚词乎。尔雅史记。皆称河出昆仑。考河源有二。一出和阗。一出葱岭。或曰葱岭其正源。和阗之水入之。或曰和阗其正源。葱岭之水入之。双流既合。亦莫辨谁主谁宾。然葱岭和阗。则皆在今版图内。开屯列戍。四十余年。即深岩穷谷。亦通耕牧。不论两山之水。孰为正源。两山之中。必有一昆仑。确矣。而所谓瑶池悬圃。珠树芝田。概乎未见。亦概乎未闻。然则五城十二楼。不又荒唐矣乎。不但此也。灵鹫山在今拔达克善。诸佛菩萨骨塔具存。题记梵书。一一与经典相合。尚有石室六百余间。即所谓大雷音寺。回部游牧者居之。我兵追剿波罗泥都霍集占。曾至其地。所见不过如斯。种种庄严。似亦藻绘之词矣。相传回部祖国。以铜为城。近西之回部云。铜城在其东万里。近东之回部云。铜城在其西万里。彼此遥拜。迄无人曾到其地。因是以推。恐南怀仁坤舆图说。所记五大人洲。珍奇灵怪。均此类焉耳。周编修书昌则曰。有佛缘者然后能见佛界。有仙骨者然后能见仙境。未可以寻常耳目断其有无。曾见一道士游昆仑归。所言与旧记不殊也。是则余不知之矣。

左氏春秋释疑

汪中

左氏春秋。典策之遗。本乎周公。笔削之意。依乎孔子。圣人之道。莫备于周

公孔子。明周公孔子之道。莫若左氏春秋。学者其何疑焉。然古者左史记事。动则书之。是为春秋。而左氏所书不专人事。其别有五。曰天道。曰鬼神。曰灾祥。曰卜筮。曰梦。其失也巫。斯之谓与。吾就其书求之。楚子庚侵郑。董叔言天道多在西北。南师不时必无功。叔向以为在其君之德。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裨曰。宋卫陈郑将同日火。若我用瓊罍玉瓚。郑必不火。子产不与。明年郑火。裨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子产以为天道远。人道迩。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遂不与。亦不复火。由是言之。左氏之言天道未尝废人事也。随侯以牲牲肥腩。粢盛丰备。谓可信于神。季良以为民。神之主也。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民和而神降之福。齐侯疾。梁邱据请诛于祝固史闾。晏子以为祝不胜诅。由是言之。左氏之言鬼神未尝废人事也。郑内蛇与外蛇。内蛇死。申繻以为妖由人兴。人无衅焉。妖不自作。陨石于宋五。六鷁退飞过宋都。内史叔兴以为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吉凶由人。由是言之。左氏之言灾祥未尝废人事也。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史苏占之。不吉。及惠公为秦所执。曰。先君若从史苏之言。吾不及此。韩简以为先君多败德。史苏是占。勿从何益。南蒯将叛。筮之得坤之比。子服惠伯以为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易不可以占险。由是言之。左氏之言卜筮未尝废人事也。卫成公迁于帝邱。梦康叔曰。相夺予享。公命祝相。宁武子以为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卫之。不可以间成王周公之命祀。晋赵婴通于庄姬。婴梦天使谓己。祭余。余福女。士贞伯以为神。福仁而祸淫。淫而无罚。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放于齐。由是言之。左氏之言梦未尝废人事也。此十者。后世儒者之所执以疑左氏春秋者也。而当时深识远见之君子。类能为之矢德音。蔽疑。而左氏则已广记而备言之。后人其何疑焉。若夫琼弁玉纓。子玉弗致。庶乎知道。而卒之兵败身死。臧会为僭。倭句告吉。而终后臧氏。天网恢恢。吉凶之应。有时而爽。策书旧文。谨而志之。所以明教也。问者曰。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之备书于策者何也。曰。此史之职也。其在周官。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皆属春官。若冯相氏保章氏。司天者也。太祝器祝甸祝司巫宗人。司鬼神者也。太卜卜师龟人菑氏筮人。司卜筮者也。占梦。司梦者也。与五史皆同官。周之东迁。官失其守。而列国又不备官。则史皆得而治之。其见于典籍者曰瞽史曰祝史曰巫史曰宗祝巫史曰祝宗卜史。明乎其为联事也。楚公子弃疾灭陈。史赵以为岁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吴始用师于越。史墨以为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然则史固司天矣。有神降于莘。惠王问诸内史过。过请以其物享焉。狄人囚史华龙滑与礼孔。二人曰我太史也。实掌其祭。然则史固司鬼神矣。陨石于宋五。六鷁退飞过宋都。襄公问吉凶于周内史叔兴。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三日。楚子使问诸周太史。然则史固司灾祥矣。陈敬仲之生。周太史有以周易

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韩起观书于太史。见易象。孔成子筮立君以示史朝。然则史固司卜筮矣。昭公将适楚。梦襄公祖。梓慎以为不果行。赵简子梦童子羸而转以歌。占诸史墨。然则史固司梦矣。司其事而不书。则为失官。故曰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之备书于策者。史之职也。古者诗书礼乐大司乐掌之。易象春秋太史掌之。而儒则有道者有德者。使教国之子弟。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者也。后世二官俱亡。而六艺之学于儒者。于是即儒之所业以疑太史。此偏知之所得。未足语于大道也。

曰。是皆然矣。抑犹有可疑者。左氏之纪人事。所以耸善抑恶以诏后世也。而有不信者焉。有不平者焉。其类有百。请约言之。郑息有违言。息伐郑而败。左氏以其犯五不韪而伐人。知其将亡。郑请成于陈。陈桓公不许。左氏谓其长恶不悛。按郑庄公之在位。四构怨。无岁无兵。取周禾麦。射王中肩。寘母城。誓不复见。人道尽矣。而为周孟侯。以没元身。陈息一眚。而亟称其恶。其可疑者一也。楚武王将斋而心荡。邓曼知其禄尽。莫敖举趾高。伯比知其必败。按商臣弑父与君。享国十二年。灭江及六蓼。服陈郑宋。身获考终。子有令德。潘崇教人之子使为大逆。奄有太子之室为太师。掌环列之尹。伐麋袭舒。屡主兵事。有及党。为国世臣。比于武王莫敖。其咎孰多。其征安在。其可疑二也。有神降于莘。虢公享神。神赐之土田。内史过史嚚知其将亡。虢公败戎于渭南桑田。舟之侨卜偃知其将亡。按虢为卿士。于周为睦。子颓之乱。勋在王室。不幸晋方荐食。不祀忽诸。而四子备举其亡征。且周之东迁。拜戎不暇。渭南桑田之役。岩不亦敌王所忤。以张中国之威。而以为召殃斯过矣。晋献上烝诸母。尽灭桓庄之族。以妾为妻。逐公子。而杀其世子。虢多凉德。岂其若是。而日辟百里。晋是以大。其可疑三也。公孙归父言鲁乐。晏桓子知其将亡。按归父欲去三桓以张公室。与公谋而聘于晋。欲以晋人去之。其忠盛矣。不幸宣公即世。其事不成。行父假于公义。以敌私怨。遂逐子家。由是公室四分。昭哀失国。斯可谓国之不幸。而远之怀鲁蔽其。且意如内攘国政。外结齐晋之臣。同恶相济。贼杀不辜。有君不事。使之野死。又废其子。其为谋人不已多乎。而及身无咎。后嗣蒙业。其可疑四也。凡若此者是有故焉。天道福善而祸淫。祸福之至。必有其几。君子见微知着。明征其辞。其后或远或近。其应也如响。作史者比事而书之策。侍于其君则诵之。有问焉则以告之。其善而适福足以劝焉。淫而适祸足以戒焉。此史之职也。故国语史献书。又临事有瞽史之道。又楚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君。使无忘先王之业。礼运王前巫而后史。保傅传。瞽史诵诗。又博闻强记接给而善对者谓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遗忘者。常立于后。是史佚也。其见于左氏春秋者曰。君举必书。曰史为书。曰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及夫国中失之事咸

问之史。是其事也。意主于戒劝。不专于记述。其所载之事。时有异闻。意有所偏重。所谓言岂一端。各有所当者此也。其有善而无福。淫而无祸。虽有先事之言。不足以戒劝。则遂削而不书。其事不可没则载之。其故不可知则不复为之辞。故史之于祸福。举其已验者也。其在上知。不闻亦式。不谏亦入。其于戒劝无所用之。则祸福虽无验焉可也。其在下愚。不可教诲。不知话言。其于戒劝亦无所用之。则祸福虽无验焉可也。天下之上知下愚少而中人多。故先王设之史。使鉴于前世之善淫祸福。以知戒劝者为中人也。苟为中。则举其已验者可也。此史之职也。虽然。史之戒劝。犹有二焉。蔡侯般弑其君。岁在豕韦。苾宏知其弗过此。于是楚灵王诱之于申。伏甲而杀之。此明着其祸以为戒者也。商臣以宫甲围成王。王缙。此直书其事以为戒者也。祸之有无。史之所不得为者也。书法无隐。史之所得为者也。君子亦为其所得为者而已矣。此史之职也。百世之上时异事殊。故曰古之人与其不可传者死矣。所贵乎心知其意也。明乎此。则左氏春秋之疑于是乎释。

原纬

全祖望

偶读竹垞说纬嫌于其颠末尚未尽因更为考索以疏证之其见于竹垞所述者不复具焉

纬书之说。吾党所羞称。然除灾祥怪诞之外。不无可采。如律历之积分。典礼之遗文。旁罗博综。其言有物。但使择焉而精。未尝不有资经术也。按隋书经籍志。汉世纬书大行。言五经者皆为其学。惟孔安国毛公王璜贾逵之徒独非之。相承以为妖妄。故因鲁恭王河闲献王所得古文。参而考之。以成其义。然则讖候流传。直出诸经师笈故之前。后世以为始于东京者。尚考之不详也。铜符金匱。萌于周秦之世。王泽既衰。伪言日起。但百家杂流。不过自名为子。而纬则窃附于经。是以儒者不免为所惑。以圣人春秋之笔削。重以子夏之谨守也。而再传之公羊。遂有善讖之名。然则其渊源不亦远乎哉。是故。秦有公孙枝之册。而兆西戎之霸。赵有董安于之册。而兆孟姚之亡。陈宝之祀野鸡。苾宏之射狸首。或识三户之复楚。或征二世之亡秦。夫孰非图策之微言也。且夫天垂象。见吉凶。是不易之理也。五行之运。如环无端。是自然之运也。为纬者未尝不窃是意以炫饰其间。岂知其惑世而诬民。一至此哉。吾观西汉大儒。虽以董仲舒刘向。尚不免于灾祥之说。则隋志所云。果为不诬。又未尝不叹儒者之不善读纬。而反以其所学陷溺其中也。若郑康成于纬。或称为传。或称为说。正义以为汉时禁纬。故特讳之。则未必然。隋志。汉时诏东平王苍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讖。安在其禁之也。观康成答张逸曰。当为注时。在文网中。嫌引秘书。故隐其名。然则康成因已党锢之故。有所忌而不言耳。非汉世禁纬之明

文也。独隋炀帝焚纬书。而唐初诸公。如孔颖达李善辈。皆淹通贯穿。则其在民间者。亦未能尽毁也。经学既昌。彼妄诞者将何所用之哉。

伎术

陆耀

九流百家。悖道者多。合理者少。至于阴阳伎术。尤尽出于私意。而非天理之本然。故其失可以立破。而非难见也。京房之易传。以五星配六十四卦。凡十三周而余一星。从镇星起至岁星止。而首尾之交。竟删去荧惑一星。郭璞之葬经。以二十八宿配六十甲子。凡两周之后。复出角亢氐房四星。历十五周四百二十日七甲子。而后复始。不知星度各有多少。东井三十三度三十分。觜觿仅止五分。今以东井占一日。觜觿亦占一日。其可乎。占卜家以勾陈腾蛇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配六爻。而谓虫三百六十。腾蛇为长。星象三百六十。勾陈为长。不知大戴记称毛虫之精曰麟。羽虫之精曰凰。介虫之精曰龟。鳞虫之精曰龙。虫之精曰圣人。家语亦谓虫三百六十。人为之长。今以腾蛇当之。可乎。夫龟蛇皆北方之兽也。嫌其不与三方相同。而移之中央。然则元冥之神。曰修曰熙。将亦裁减其一。而移之中央耶。选择家谓正五九月。不宜上官移徙。此本佛书。言帝释以正五九月。察南瞻部洲。唐人奉佛。因不行刑。谓之断屠月。此何损于上官移徙耶。且佛氏之说。亦何可信。彼谓大地有四大部洲。故阅四月而巡察一周。南瞻部洲则常在正五九月也。然遇有闰之年。不知此闰月中。帝释当在何处乎。甲家谓九宫贵神司水旱。即今所传三白图法也。因而又有月忌之日。以一二三四五数之。五值中宫。诸事皆忌。数至十四二十三皆值中宫。故每月有三忌日。再数至二十七日。三周已尽。尚余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不知此三日中。贵神又在何处乎。演禽家以七政配二十八禽。不知寅虎卯兔之类。皆属强名。即如寅宫自尾十度起。至斗十度止。尾宿本十九度。今自十度起。凡属尾宿止十度。中间历箕宿十度。又历斗宿十度。而后满于一宫。箕为豹。斗为獬。则不得专以寅宫为虎矣。又东方七宿皆属木。南方七宿皆属火。西方七宿皆属金。北方七宿皆属水。今则角为木。亢为金。氐为土。房为日。心为月。尾为火。箕为水。然则东方不得为木耶。又蛟龙本是一类。何以蛟为木。而龙则金。虎豹亦为一类。何以虎为火。而豹则水。还而叩之。亦自谓本属强名也。既是强名。则角之一宿。非木非蛟。亢之一宿。非金非龙。安得谓庚金之命。逢亢必逢角。亢之辰。舟行不吉乎。如此之类。更仆难终。原其所以为此纷纷。总由缓于自修而急于天幸。不教人以躬行实践自求多福。而惟诱之以造化阴阳鬼神星象年月甲子之属。其实皆如系风捕影。无一可据。而圣贤相传。知天事天天寿不贰修身以俟之学不讲。呜呼。此岂非士大夫之过与。

驳阴阳家言

冯景

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君子惟尽人之道。而天不能违。故精数不若明理。尝观汉艺文志。阴阳家者流。出羲和之官。钦若昊天。敬授人时。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及其流失。自建武以后。图讖之说兴。而占验风角之术。往往襍祥巧中。于是益惑于人心而不可移。然吾博观往。亦略备矣。知其书可焚。而其术可废也。今世尤惑者卜葬一事。若以穷达寿夭。皆此所致。遂有久淹亲柩不葬者。有既葬失利而改卜者。有谋人宅兆。而迁就马鬣者。呜呼。藉骨之朽以荫家之肥。可为不仁不知矣。其亦考诸礼乎。古者天子诸侯大夫士葬。皆有月数。是古人不择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鲁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择日也。郑葬简公。司墓之室当路。毁之则朝而窆。不毁则日中而窆。子产不毁。是不择时也。古之葬者。皆于国都之北。兆域有常处。是不择地也。吕才之。诚为笃论。世有明理君子。其孰能违之。元陵之葬。德宗见辘轳车不当驰道。问其故。对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冲。上哭曰。安有枉灵驾而谋身利乎。命改轘直午而行。其后宣政殿廊坏。将作。奏十月魁冈未可修。上曰。但不妨公害人。则吉矣。安问时日。即命修之。夫德宗情多猜忌。而所见之达如是。亦不闻其违阴阳以致咎也。且汉明帝以反支日受章奏。而天下称其贤。宋武帝以四废日拜领南蛮校尉。而天下称其达。唐太宗以辰日哭张公谨。而天下称其仁。李愬以往亡日攻吴房。而后世称其智。此无他。惟理之从而不拘于数。能尽人道而已矣。故曰。君子道其常。

选择正宗序

姚鼐

天下术家之言。必首以太岁为重。余术。皆由太岁而生者也。有问于余者曰。古太岁之法。因于岁星。岁星居所次辰。则太岁居辰之所。合星与太岁顺逆行异。而合辰无贷。岁星岁一辰而微速。久则过辰。故有龙度天门之法。则太岁应之。百四十四年而超辰焉。自汉后太岁失超辰法。是岁星太岁所居。辰不与合也。而术者以推吉凶。犹能验乎。余曰。验也。夫吉凶生乎气。气生乎神。神生乎人心。夫太岁。非有形也。为天之君神。夫人心所向者则君也。今天下九州岛人人心中所执为太岁在是辰者。则太岁在是辰矣。人心之所不超。则亦神之所不超。故以验吉凶可也。虽然。又有道焉。天之道。神而不可尽测。其气时而至。时而不至。今夫盛暑南向。宜受气热矣。而累日北风淅淅而凉者有之。隆冬北向。宜受气寒矣。而累日南风煦煦以温者有之。故天气时而不至。虽以古测太岁之术甚密。而吉凶不必验也。其气时而至。虽以今测太岁术甚疏。而吉凶未尝不验也。君子知其不可拘。干禄不回。不失吾理。而于术家之言。

亦不必故违其大忌而已。吾乡章淮树观察。多术艺。兼通形家日者之言。究心为一书。曰选择正宗。以视余。俾为之序。余不能尽通其说。而推淮树著书之心。欲以为人利而祛其害。其志甚美。乃以余夙所持论。书以为之序云。

送董君序

姜宸英

京师者。士大夫之所集。而名利之场。四方宦游者。挟卷册。操技艺。皆聚而角材于其中。得则声价骤起。不得则匍匐归耳。董君者以星学自西浙来游诸搢绅间。言某某当贵贱。某当迁。迁某官。以某月某日。某当罢。或受谴责。率刻期取验。其近者以旦夕。远者或数年。保抱婴孩。或不啻数十年后。则执其近者。以取验于其远者。亦若责左券可待。故诸贵人争传客之。不数月。挈千金归。其术业精。取偿博。享之无愧也。人曰董君佳士。宁屑屑为此。无亦借是以翫弄公卿。嘲笑豪杰。如东方生者耶。然以君之道观之。则京师士大夫之风尚可知矣。

原命

全祖望

古人之谈命者多矣。王鲁斋言以日计时。得命一十有二。次其六十之十二。得命七百二十。计之以月。又六十。其七百二十。得命四万三千二百。又计以岁。六十其月。则得命二百五十九万二千。宋景濂谓一日之内。同时生者不少。而显晦吉凶寿夭或悬绝。故赵普与军校。蔡京与粉儿。高叔嗣与陈友谅。皆同命。童轩亦言高谷与李昂。单昂与王稽。皆同甲子。而绝不相似。余中之衍皇极经世之说。推其渊源于王天悦。谓某甲之年月。必得某甲之日时。而后富寿。苟得某甲之日时。而遂贫贱。水陆舟车之所产。东西南北之所居。莫不有合。此其所以有同物而不同运者。庄定山曰。如此。则福善祸淫之语。不足信也。黄黎洲调停之曰。支干之不足言命。审矣。顾大贤如横渠西山。亦喜谈星历之学。以推验事变。岂其见不及此。善言天者。征之人事。善言人者。验之天命。夫善与人同即为合德。知过再犯即为转趾。闻善不信即为孤神。财不俭用即为耗宿。此以人合天者也。日月之交食。星辰之凌犯。阳九百六之厄。君子以恐惧修省。此以天合人者也。天不能以一定之数制人事之万变。星翁欲扫除其万变者。而拘挛于堕地之俄顷。固不足信。然并俄顷而去之。则天岂以空券枉矢。如周赧曹髦之在上乎。两者皆失。故必合天人而言之。则即俄顷。亦天之八柄也。黎洲之言。欲通两家之邮。而未免依违为调人之见。其于天人之际未尽焉。夫天自有八柄以驭人。而不在于支干甲子之间。天之所以赋人者。理也。顾理不能不乘气以行。气凝而成质。而后为人。理纯而气驳。气犹虚而质则实。天亦不能求其齐矣。原天之心。上之岂不欲人之皆圣贤而无不肖乎。而

不能也。次之岂不欲圣贤常居后王君公之位。以临治一切黎庶之不肖。使天下常治常安乎。而不能也。又次之岂不欲人之皆康强而无短折。皆温饱而无饥寒乎。而不能也。夫天亦岂有所厚而圣贤之。而后王君公之。而康强之。而温饱之。亦岂有所薄而不肖之。黎庶之。短折之。饥寒之。不特此也。方且若有老耄昏聩之颠倒。而圣贤而黎庶之。短折之。饥寒之。不肖而后王君公之。康强之。温饱之。则皆命也。天之所无可如何也。夫以天之所无可如何者。而以是为其八柄。不亦误乎。曰然则八柄安在。曰天亦但能操其常。而不能操其变。故天亦有时而穷。然而其变也。究亦未尝不合乎常。彼儒者福善祸淫之说。时亦有不验者矣。而不知无不验也。回而夭。跖而寿。回若劣于跖矣。夷齐而饿。景公而有千驷。夷齐若屈于景公矣。文谢而死。王而显。文谢若拙于王矣。此一时之祸福也。千百世之是非昭然。华袞斧钺。施于棺以后。此一定之祸福也。彼据目前易过之迹如朝露如冰山者。而以是为天之八柄。浅之乎言天矣。夫富贵贫贱寿夭之变。天有时穷于无可如何。则区区支干甲子。岂反有常数之足凭。若求其足凭。则惟尽其在我。而他无预焉。故孔子于伯牛之死也。始言命。于公伯寮之愬也。始言命。圣人之言命也。必其穷于无可如何。而后以命听之。非如言星历者有覬乎将来之休咎也。是即孟子所云不谓命者也。故黎洲之言天也固。其谈命也支。

六壬大全四库全书提要

六壬大全十二卷。不着撰人名氏。卷首题怀庆府推官郭载騄校。明代所刊也。六壬与遁甲太乙。世谓之三式。而六壬其传尤古。或谓出于黄帝元女。固属无稽。要其为术。固非后世方技家所能造。大抵数根于五行。而五行始于水。举阴以起阳。故称壬焉。举成以该生。故用六焉。其有天地盘与神将加临。虽渐近奇遁九宫之式。而由干支而有四课。则亦两仪四象也。由发用而有三传。则亦一生三三生万物也。以至六十四课。莫不原本羲爻。亦易象之支流推而衍之者矣。考国语伶州鸠对七律。以所称夷。则上宫大吕。上宫推之。皆有合于六壬之之义。然特以五音十二律定数。未可即指为六壬之源。吴越春秋。载伍员及范蠡鸡鸣日出日昃禺中四课。则时将加乘与龙蛇刑德之用。一如今世所传。而越绝书载公孙圣。亦有今日壬午时加南方之语。其事虽不见经传。似出依托。然赵煜袁康皆后汉人。知其法着于汉代也。其书之见于史者。隋志二家。唐志六家。宋志三十家。而焦竑经籍志所列。多至八十三家。然多散佚不传。其存者如徐道符心镜。蒋日新开云观月歌。凌福之毕法赋。及五变中黄经。术家奉为蓍蔡。而流传既久。其说多岐。或专论课体而失之拘。或专主类神而失之麤。或杂取神煞。而失之支。又皆不可以为法。是书总集诸家遗文。首载入手法总铃。及贵神月将德煞加临喜忌。旁采唐宋以来诸论。若括囊云霄赋课经之

类。而纬以心境观月诸篇。采撮颇为详备。案明史艺文志。有袁祥六壬大全三十三卷。名目相同。而卷帙不符。未必即祥所辑。要其博综简括。固六壬家之总汇也。惟是六壬所重。莫过于天乙贵神阴阳顺逆。为吉凶所自出。如匠者之准绳。而先天之德起于子。后天之德起于未。以五千德合神取贵。承学之士。多未究其源。我 圣祖仁皇帝御定皇历考原一书。贯串玆衡。权舆圭臬。以订曹震圭昼丑夜未之。实足立千古之标准。我 皇上御纂协纪辨方书。复申畅斯旨。谨案吴越春秋。所载子胥之占。三月甲戌时加鸣而以为青龙在酉。是甲日丑为阴贵也。范蠡石室之占。十二月戊寅时。加日出而亦以为青龙临酉。功曹为螣蛇。是戊日丑为阳贵也。沿溯古义。皆与 圣谟垂示。先后同符。是书所取天乙。尚沿俗例。卷中仅载先天贵人一图而不用。未免失之舛错。又所载十二宫分野。亦多拘牵旧说。未能订正。今以原本所有。姑仍其旧录之。而附订其失如右。

遁甲演义四库全书提要

遁甲演义二卷。明程道生撰。道生字可生。海宁人。言遁甲者皆祖洛书。然河图以图名。当有奇偶之象。洛书以书名。当有文字之形。故班固以为六十五字。见汉书五行志刘向以为三十八字。刘歆以为二十字。并见尚书正义洪范篇是皆先汉以来。洛书无图之明证。若如宋以后所传四十五点之状。与河图不殊。则当名洛图。不名洛书矣。考大戴礼载明堂古制。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文。此九宫之法所自昉。而易纬干凿度载太乙行九宫尤详。遁甲之法实从此起。方技家不知求其源。故妄说也。其法以九宫为本。纬以三奇六仪八门九星。视其加临之吉凶。以为趋避。以日生于乙。月明于丙。丁为南极为星精。故乙丙丁皆谓之奇。而甲本诸阳首。戊己下六仪分丽焉。以配九宫而起符使。故号遁甲。其离坎分宫。正授超神。闰奇接气。与历律通。开休生之取北方三向。与太乙通。龙虎蛇雀刑囚旺墓之义。不外于乘承生克。与六壬星命通。至风云纬候。无不赅备。故神其说者。以为出自黄帝风后。及九天元女。皆依托固不待辨。而要于方技之中最有理致。考汉志所列。惟风后六甲。风后孤虚而已。于奇遁尚无明文。至梁简文帝乐府。始有三门应遁甲语。陈书武帝纪。遁甲之名。遂见于史。则其学殆盛于南北朝。隋志载有伍子胥遁甲文。信都芳遁甲经。葛秘三元遁甲图等十三家。其遗文世不概见。唐李靖有遁甲万一诀。胡干有遁甲经。俱见于史志。至宋而传其说者愈多。仁宗时尝命修景佑乐髓新经。述七宗二变。合古今之乐。参以六壬遁甲。又令司天正杨维德撰遁甲玉函符应经。亲为制序。故当时壬遁之学最盛。谈数者至今多援引之。自好奇者援以谈兵。遂有靖康时郭京之辈。以妖妄误国。后人又搀杂以道家符策之法。益怪诞不可究诘。于是六壬盛行。而遁甲之学几废。究之遁通于壬。壬于人事为切。遁于

天文为优。实亦未有以轩轻也。世所传五总龟。烟波钓叟诀。稍存梗概。而是编旨约词该。于用奇置闰之要。颇为详具。至论本命行年。谓欲乘本局中吉星生旺。其说亦他书所未及。存之以备三式之一。殆亦五行家所不废欤。

太乙金镜四库全书提要

太乙金镜式经大卷。唐王希明撰。希明不详其里贯。开元时以方技为内供奉。待诏翰林。是书乃其奉敕所编。见于新唐书艺文志。故书中多自称臣。而其闲推太乙积年。有至宋景佑元年者。则后人已有所增入。非尽希明之旧也。史记日者传。术数七家。太乙家居其一。史记天官书。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为太乙常居。而封禅书亳人谬忌奏祠太乙方名天神贵者。太一。郑康成以为北辰神名。又或以为木神。而屈原九歌。亦称东皇太乙。则自战国有此名。汉志五行家。有泰壹阴阳二十三卷。当即太乙家之书。然已佚不传。惟周易干凿度。有太乙行九宫法。而今所传次序。乃特右旋。以干巽为一九。希明谓太乙知未来。故圣人为之蹉一位以示先知之义。郭璞则谓地缺东南。故蹉九以填之。乐产又谓太乙之理。后王得之以统天下。故蹉一以就干。其说颇参差。而皆近于附会。故黄宗羲至诋为经纬混淆。行度无稽。术家又有所汨乱矣。核其大旨。乃仿易历而作。其以一为太极。因之生二目。二目生四辅。犹易之两仪四象也。又有计神与太乙合之为八将。犹易之八卦也。其以岁月日时为纲。而以八将为纬。三基五福十精之类为经。亦犹夫历也。其法以八将推其掩迫囚击关格之类。占内外灾福。又推四神所临分野。占水旱兵丧饥馑疾疫。又推三基五福大小游二限易卦大运。占古今治乱。术士传习。其来甚久。故汉书已载有阳九百六之语。南齐书。高帝纪赞。所引太乙九宫占。自汉高祖五年。推至宋祯明元年。几数百年。而其术遂大显于世。至希明承诏纂次。参校众法。益为详备。观李焘续通鉴长编。称夏主元昊通蕃汉文字。尝推太乙金鉴。则其书且行于四裔矣。然其所论征应。实多错谬。如东周逢阳九。而不及于夏癸商辛。少昊帝舜。皆以灵神首出。周之成宣。唐之太宗。其时亦故称治安。乃谓与秦始皇同逢百六。其说殊不可通。其凶神吉星所会。皆以分野为凭。而割裂牵配。尤为渺茫无据。故宋时刘黻亦尝议其非。宋史刘黻传黻疏言佞者谓太一所临分野则有福近岁自吴移蜀信如其说坤维按堵可也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数福何在耶术数之学如星平壬遁之类所推。止及于一身一时。匹夫之精神志气不能与造化相通故。韩苏箕斗蠡种龙蛇。亦闲为数所操而不能遁。然已为圣人所罕言。至历代之治忽兴亡。则所为克享天心者。实在主德以为凝承之本。故圣王御世。而八荒宾服。九谷顺成。时有和甘。物无疵疠。其太和洋溢。自有敛畴锡福之所以然。夫岂演纪寻元之可得而推测。是书所列。乃秦汉闲纬书之遗。襍祥小数之曲说。不衷于正。宜为圣人所必斥。特以其术为三式之一。所传尚古。其书

亦出自唐人。故附着于录。而详加辨正。以祛千古之惑焉。

星历考原四库全书提要

御定星历考原六卷。康熙五十二年 圣祖仁皇帝御定。初。康熙二十二年命廷臣会议。编辑选择通书。与万年书一体颁行。而二书未能画一。余相沿旧说。亦多未能改正。是年因 简命诸臣明于数学音学者。在 内廷蒙养斋纂辑算法乐律诸书。乃并取曹振圭历事明原。 诏大学士李光地等重为考定。以成是编。凡分六目。一曰象数考原。二曰年神方位。三曰月事吉神。四曰月事凶神。五曰日时总类。六曰用事宜忌。每一目为一卷。考古者外事用刚日。内事用柔日。其日以卜不以择。赵岐孟子注。谓天时为孤虚王相。则战国时已渐讲之。然神煞之说。则莫知所起。易纬干凿度。有太乙行九宫法。太乙。天之贵神也。汉志。兵家阴阳类。亦称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有助。又阴阳家类。称出于羲和之官。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拘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则神煞之说自汉代已盛行矣。夫鬼神本乎二气。二气化为五行。以相生相克为用。得其相生之气。则其神吉。得其相克之气。则其神凶。此亦自然之理。至其神各命以名。虽似乎无稽。然物本无名。凡名皆人之所加。如周天列宿。各有其名。亦人所加。非所本有。则所谓某神某神。不过假以记其名位。别其性情而已。不必以词害意也。历代方技之家。所传不一。辗转附益。其说愈繁。要以不悖于阴阳五行之理者近是。是书简汰诸家。删其纲要。于顺天之道。宜民之用。 大圣人之于百姓。事事欲其趋利而远害。无微之不至矣。

协纪辨方书四库全书提要

钦定协纪辨方书三十六卷。乾隆四年奉 敕撰。越三年告成。进呈 钦定。凡本原二卷。义例六卷。立成宜忌用事各一卷。公规二卷。年表六卷。月表十二卷。日表一卷。利用二卷。附录辨各一卷。举术家附会不经繁碎多碍之说。一订以四时五行生衰旺之理。钦天监旧有撰择通书。体例猥杂。动多矛盾。我 圣祖仁皇帝。尝纂星历考原一书。以纠其失。而于通书旧本。尚未改定。是书乃一一驳正。以祛疑。如通书所载子月己月天德之误。五月十二月月恩之误。甲日丑时为喜神之误。正月庚日。七月甲日为复日之误。九空大败等日之误。并条分缕析。指陈其谬。甚至荒诞无稽。如男女合婚。嫁娶大小利月。及诸妄托许真君玉匣记者。则从删削。于趋吉避凶之中。存崇正辟邪之义。于以破除拘忌。允足以利用。前民至于 御制序文。特标敬天之纪敬地之方二义。而以人之祸福决于敬不敬之闲。因习俗而启导之。尤仰见 圣人牖民觉世。开示以修吉悖凶之理者至深切矣。

书汉志

纪大奎

汉志三统闰法。阴阳灾岁之说。初入元百六阳九。次三百七十四阴九。次四百八十阳九。次七百二十阴七。次七百二十阳七。次六百阴五。次六百阳五。次四百八十阴三。次四百八十阳三。凡四千六百一十七岁。与一元终。经岁四千五百六十。灾岁五十七。是以九七五三为灾岁相连之数。既于闰法相矛盾。而其经岁之赢缩。亦绝无可征之理。今姑以汉历法按之。十七岁七闰为一章。章八十一为一统。三统为一元。得四千六百一十七岁。又三章五十七岁为一周至。谓冬至岁周也。八十一周至为一元。得数皆同。经岁四千五百六十者。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为法。凡八十岁而冬至甲子周。得四百八十七甲子。为一经岁一元。得五十七经岁。而余奇零五十七为灾岁。于周至九九八十一中。而分布其厄数之一。此灾岁之总数也。然一岁三百六十五日之余。实不足四分日之一。凡八十岁冬至甲子周法。以实周计之。不足一千四百四十分日之九百。必取足于八十一岁冬至后之九日分而甲子周足。以其经数之不足而为灾。故历八十经岁而输一奇零之灾岁。于岁法为八十一。适合九九之数。故谓之阳九。其曰百六者。疑为阴阳水旱相间之数。凡二经岁。一百六十年。而灾岁二。循环相间。皆以是数会之。故曰阳九之。百六之会。圣王所以兢兢焉。考历正闰。审其阴阳之会。恐惧修省。以弭灾变。此治人事天之道也。一元之岁。八十一者五十七。故灾数五十七。以其合阳数三五七九各二。而又赢三三之九。是为数奇。又为归奇。闰岁之所值。亦为数奇。三统闰法。一千五百三十九岁。置闰五百六十七。合八十一者凡七。得闰一十九。于统法八十一章之数。而符其一。无往而非于九九之数。故阳九者。阳穷于九。非阳九之外。又有七五三之也。以六十为六者。句法省文。犹参同契之二百六。汉志必以百六为一百零六年。于是有三百七十四四百八十七百二十等之说。因阳九而误及于八七六。又误及于七五三以其相乘相连者为盈缩。宜其不足据也。或曰。九七五三一者。阴阳所值。经岁相间之数也。阳九之。初入元一百六十。阳一阴一。次七百二十阳九。次七百二十阴九。次七百二十阳九。次五百六十阴七。次五百六十阳七。次四百阴五。次四百阳五。次二百四十阴三。终八十阳一。终一而始一。故或以为百六者。前元之余气也。

分野考

张瓚昭

古者建国于天地神祇之祀。各有所主。地主山川。天主星辰。星辰与山川并祀所从来矣。五帝以来。以某人居某国则祀某星。自夏商以后。或即以其人配食而谓之某星之神。国虽易姓。祀不易星。往往相系属。数千年未改。涂山万国莫不皆然。则不独十二国有星也。不独二十八宿可分也。自重黎绝地天之通。

而天人相远。自周衰礼废。诸侯并吞。国仅数十之存。而分星所属之义。遂不可见。考春秋分星可名者。自晋宋外。余不过就日与岁星所在之次为言。论者遂疑皆为二十八宿正星。自马班以星宿分属州郡。不言其所以然。晋志衍之。创为某星入某郡。几度之说。于是读者。或以方位不合为疑。以广狭不均为疑。以天有岁差。而分野即当移易为疑。纷纷聚讼。莫衷一是。则未溯诸左传矣。襄公九年春。宋灾。士弱对晋侯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昧。以出内火。是故昧为鹑火。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阍伯居商邱。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士因之。故商主大火。昭公元年。晋侯有疾。卜实沈台骀为祟。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阍伯。季曰实沈。不相能。后帝不臧。迁阍伯于商邱。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武王邑姜方震太叔。梦帝谓己。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武王灭唐。而封太叔。故参为晋星。由是观之。则实沈参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元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洙。障大泽。以处太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今晋主汾而灭之矣。由是观之。则台骀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若君身则亦出入饮食哀乐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为焉。此星辰与山川并祀之确证。观火正之食心食昧。知祀星有配享。观实沈为参神。知配享即始主是星之人。观商邱主辰。大夏主参。知一国各主一星。至于言古于陶唐以前。言因于夏殷以后。知祀不与姓俱更也。然台骀之祀虽废。乃晋承参祀。而莫知参神之为实沈。殆如后世奉祀梓潼神。而不察其为星耶。至诸国分星。亦多可考。襄二十八年。裨曰。岁弃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鸟帑。周楚恶之。是谓东周及楚之分。同属鸟帑。帑尾也。鸟帑即鹑尾。于星为翼轸。则楚属轸。东周当属翼。乃言分野者。以翼轸概属之楚。而以东周属之鹑火。不思鹑火之次。曰柳曰张。张属西周。国语伶州鸠述伐殷。岁在鹑火。为有周之分野。所谓自鹑及驷七列者是。而柳则谓之昧。食心为阍伯。食昧当为祝融。祝融封桧而郑并之。故梓慎谓郑祝融之虚。皆火房也。而言分野者。乃以郑属之寿星。岂以梓慎言龙宋郑之星。谓为龙见毕务之龙。故属之寿星乎。然梓慎之言曰。岁在星纪。而淫于元枵。以有时菑。阴不堪阳。蛇乘龙云云。夫寿星与元枵无相乘理。曷从杜氏谓龙为岁星木也。于传文较合乎。至若陈卫之星。则昭公十七年。梓慎曰。宋大辰之虚也。陈太皞之虚也。郑祝融之虚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汉。汉水祥也。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邱。其星大水云云。考颛顼以水德王。其星为水。则太以木德王。其星为木可知。国语云。本见而草本节解。说者谓本即氏星。惟木有本。氏以本名。是即木星。陈太之虚。其星当为氏矣。庄二十九年传注。水为营室。似营室为卫星。然昭七年日有食之。士文伯曰。鲁卫恶之。去卫

地如鲁地也。是明明辟为卫星。奎为鲁星。是月日在降娄。其食在朔。则方至降娄之初。降娄之初属奎。是奎为鲁星明矣。与奎相连者辟。故知辟为卫星也。

若夫由室达奎。中隔一辟。何以去卫如鲁。直达无闲。且日食为时无几。尚不及四分度之一。岂有由室达奎。延缘十余度之理乎。且考周分鸟帑。楚则同之。齐分元枵。薛则同之。而卫分訾娥。不见同者。或即邶墉之类。既并其地。遂并得其星耶。况卫始都河北殷墟。其颛顼之虚。乃成公所徙。未徙以前岂必无星。则姑主辟而兼室。统属訾娥。一次可也。至与齐统属元枵。一次则不可。昭十年春。有星出于婺女。郑裨曰。今兹岁在颛顼之虚。姜氏任氏。实守其地。居其维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是虚为齐星。则危为薛星。又明甚。齐薛分星同次。而言分野。竟无及任氏者。可为论定哉。任氏久式微。而分星犹可纪。愈见先王一国各主一星。何独至于吴而无之。而强同于越乎。昭三十二年。史墨曰。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若其同星。则吉凶共之矣。何以越得岁而吴受凶也。且旧说谓是年岁在星纪亦。昭公八年。史赵曰。陈颛顼之族也。岁在鹑火。是以卒灭。陈将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是岁星所在。明明可考。八年至三十二年。岁星恰得再周。又灭陈在冬。伐越在夏。冬夏相隔。须四五月。准以一日十二分度之一。所未及者。实有十余度焉。即有岁差。此足当之。若云弃次而旅。在襄公二十八年偶有之。乃非常之变。传无明文。不可借口。然则越分在析木。固确有明征者也。惟吴无明征。考昭公三十一年。史墨曰。吴入郢。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谪。火胜金。故弗克。厥后举之战。以庚午。入郢。以庚辰。彼所谓火。既属楚。所谓金。得非吴乎。楚以祝融南方国属鹑尾。其为火明甚。而吴则无与于金。设非分星在西。何以有金之目。且其以日推物。总在庚辛二者。正与北魏崔浩本内史过以物享神之说。就日属庚辛。断荧惑入秦相类。是明明以西宫属吴矣。以实沈属晋降娄属鲁之例推之。吴分野当属大梁也。大梁之次。蔡亦与焉。昭公十一年。莒宏曰。岁在大梁。蔡复楚凶。天之道也。夫陈为颛顼之族。为水属。岁在大梁。助金生水。故得复封。若蔡为文王之昭。无所为水属。使非分野在大梁。何以岁在大梁而复哉。由此言之。蔡与吴同分大梁。昭昭然也。大梁为昴毕。而论星象国势。则当蔡昴而吴毕矣。此皆左传明文可推论者也。此外惟史记天官书有之。曰。秦之强也。侯在太白。占于狼弧。吴楚之强。侯在荧惑。占于鸟衡。燕齐之强。侯在辰星。占于虚危。宋郑之强。侯在岁星。占于房心。据秦占狼弧一语。则言分星不皆在二十八宿内。而离骚云举长矢兮射天狼说者。谓狼指秦。言是狼为秦星甚确。第又云。操余弧兮反沦降。不以弧属诸秦。宋文宪世家序。及郑夹漈氏族谱。则谓张氏出自轩辕子青阳氏第五

子挥。造弓矢有功。赐姓命氏。主祀弧星。然则张仲或与仲山甫同有爵土。以甸服为王卿士。必曾为秦之与国。而秦灭之。然则秦之得封。尚未兼祀狼弧。何能兼分井鬼。彼后人以天狼为井宿所属之星。遂并以井宿属之。不知诸国分星未必皆其宿之正星。而凡宿之正星亦未必皆贵。不过因七政所经称述较着耳。此外十二次之无所属者惟一次。而诸大国之无所主者惟一燕。旧以星纪属越。而无所属者惟析木。因以析木属燕。今既本左传以析木属越。则燕果如天官书与齐同占虚危乎。又不然也。考星之以方名见经传者。南箕北斗。东井西辟。皆分野也。惟井属东无考。若辟以北宿属东。则卫星也。箕以东宿属南。则越星也。诗大东所赋。本指列国之分星。特隐其词。怨而不怒。维南有箕。固越属析木之确证。而维北有斗。则又斗为燕星之明文。维即居其维首之维。而言维北即国语之言北维也。旧注强以箕见南方。斗在箕北为解。岂知箕在斗西。斗在箕东。无与南北乎。

竹书纪年注曰。尧母庆都。生于斗维之野。今其地属保定。县名望都。即其由也。其西有山曰尧母门。去伊耆山不远。相传以为尧母生此。此古之冀州。周之燕地。而以斗维之野为称。非又斗为燕星之征乎。若然。则是成周之时。越实主箕。燕实主斗。唯南北异壤。而星纪联辉。后世不识。谬以一次为分野。则斗之入析木者。已十一度矣。此其界限不清。正恐泥星纪为越分者。混及箕内之祥。指析木为燕分者。混及斗间之气。如晋太和庚午秋八月。秦克壶关。申允以为福德在燕。指岁在析木至太元壬午冬十月。仅十二年耳。而秦议南伐。石越又以为福德在吴。谓岁在星纪同为难据矣。南北朝荧惑入南斗。梁高祖跣足下殿以应之。诚谓斗属吴越。宜应在南。卒之出走者在魏而不在梁。维北有斗。斗为燕星故也。斗为燕星之论定。而箕为越星不待言矣。乃史家附会。以为吴未灭时。斗牛间常有紫气。吴灭。气愈明。及雷焕掘狱得。不复见。是谓斗牛二星夜夜挂丰城上一步不移矣。分野之星。与地相系属。果如此乎。祀星不明。异议蜂起。占之事。半属荒唐。或术士以他术得占而托于天文。抑或凭空而托言之。若叔兴对宋襄石陨鹞飞之问。而言齐乱鲁丧。庄生欲脱朱公中男之囚。则言某星害楚。尤其显然者也。李风最号专家。而其修晋志。谬以卫属并州。魏属益州。且引春秋元命苞某星散为某州。某星流为某州之说为解。于分野之义全未有知。而生平占验。无不响应。非有他术安能若此。此读书稽古。不欲为古人所愚。在深思而知其意也。自秦兴郡县。既不裂土而封。遂不分星而祀。是与主辰主参之制不同。而官其地者率三岁一更。又与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之说异。人事既与天事邈不相属。而谓天犹能降鉴于其人。注意于其地。而必示之妖祥乎。纵天心仁爱。仍旧示以妖祥。而占验之方失其旧。如国灭而星不传。或国传而星不着。或失考错。其尚足凭耶。后世惟王者举行祀星

之礼。故其象往往为王者之应。而不必与刺史守令相涉。亦不得以分野相拘。故夫国为强大所并。或仅存而臣附于大国者。即宜以大国之星为占矣。观战国翦灭殆尽。虽止用十二次占验。而已可尽该。是后郡县开而封建益寡。虽勋戚之封。割据之雄。大者跨州。小者连郡。史乘所传。多不过十余国。皆可该以十二次。而其为占。往往有验。或亦此也。抑又考古所传。地以星名者。如唐虞有三危。商有微箕氏羌鬼方鬼侯。周则国有翼轸房毕邾娄。邑有斗城鬼阎柳棼。及秦有长沙郡之类。安知其不以星名也。后人言出没不相见之星。不曰参辰。而曰参商。则又乌知星不以地名也。又洪荒之世。地与星俱无名。其得名。乌知孰先后。若三家分晋。不知有天者也。岂知有分星。三家之有分星。史家之诬也。弗论。

* 旧传分野图及考实分野图图表数据，缺

占验日知录

顾炎武

天文五行之学。愈疏则多中。愈密则愈多不中。春秋时言天者不过本之分星。合之五行。验之日食星孛之类而已。五纬之中。但言岁星。而余四星。占不之及。何其简也。邵子曰五星之说自甘公石公始而其所详者往往在于君卿大夫言语动作威仪之间。及人事之治乱敬怠。故其说也易知。而其验也不爽。杨子法言曰。史以天占人。圣人以人占天。

易传言先天后天。考之史书所载。人事动于下而天象变于上。有验于顷刻之间而不容迟者。宋武帝欲受晋禅。乃集朝臣宴饮。日晚坐散。中书令傅亮叩扉入见。请还都。谋禅代之事。及出。已夜。见长星竟天。拊髀叹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验矣。隋文帝立晋王广为皇太子。其夜烈风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坏。压死者百余口。唐元宗为临淄王。将诛韦氏。与刘幽求等微服入苑中。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道如此。时不可失。文宗以右军中尉王守澄之言。召郑注对于浴堂门。是夜慧出东方。长三尺。然则荆轲为燕太子丹谋刺秦王。而白虹贯日。卫先生为秦昭王画长平之事。而太白食昴。固理之所有。孟子言气壹则动志。其此之谓与。

刘向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今连三年比食。自建始以来。二十年间而八食。率二岁六月而一发。古今罕有。异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缓急。余所见崇祯之世。十七年而八食。与汉成略同。而稠急过之矣。然则谓日食为一定之数。无关于人事者。岂非溺于畴人之术。而不觉其自蹈于邪臣之说乎。春秋昭公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问于梓慎曰。是何物也。祸福何为。对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为灾。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过也。其它月则为灾。非也。夫日月之在于天。莫非一定之数。然天象见于上。

而人事应于下矣。

为此言者。殆于后世以天变不足畏之说。进其君者也。汉书五行志。亦知其说之非。而依违其间。以为食轻不为大灾。水旱而已。然则食重也如之何。是故日食之咎。无论分至。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晨。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樊深河间府志曰。愚初读律书。见私习天文者有禁。后读制书。见仁庙语杨士奇等曰。此律自为民间设耳。卿等安得有禁。遂以天元玉历祥异赋赐臣。由律书之言观之。乃知圣人所忧者深。由制书之言观之。乃知圣人之所以见者大。

论占天思辨录

陆世仪

西学绝不言占验。其说以为日月之食。五纬之行。皆有常道常度。岂可据以为吉凶。此殊近理。但七政之行。虽有常道常度。然当其时而交食凌犯。亦属气运。国家与百姓皆在气运中。固不能无关涉也。此如星命之家。谈五星之恩仇。五星之行。与人无与。然值之者亦不无小有征验。况国命之大乎。或以为西学有所慎而不言。则得之矣。

占天之书。国家例有明禁。其所以禁之者。正以术数之家。多冒昧妄言。易于惑人作乱也。若夫天道之运行。日月五星之晦蚀。盈缩星野氛祲之变见。则性理纲目载之。二十一史全着之矣。国家亦何尝禁。而博学之士。固可以束书而不读哉。

历数难而易占验易而难。历数所争。常在分秒之微。非理明心细者。不能窥其门户。然有成法。可按而知。占验则占书具在。然以二十一史观之。或同一灾变。而事应各异。或灾变甚大。而绝无事应。非心通造化。未足以语此矣。

占法之多日知录

顾炎武

以日占事者。史记天官书。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戊巳中州河济。庚辛华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是也。以时占事者。越绝书。公孙圣今日壬午时加南方。史记贾谊传。庚子日斜服集予舍是也。又有以月行所在为占。史记龟策传。今昔壬子。宿在牵牛。汉书翼奉言。白鹤馆以月宿亢灾。后汉书苏竟言。白虹见时月入于毕是也。周礼占梦。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则古人之法可知矣。汉以下则其说愈多。其占愈凿。加以日时风角云气迟疾变动不一其物。故有一事而合于此者。或迁于彼。岂非所谓大道以多歧亡羊者邪。故士文伯对晋侯以六物不同。民心不壹

。而太史公亦谓皋唐甘石书传。凌杂米盐。在人自得之于象占之外耳。干宝解易。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曰一卦六爻。则皆杂有八卦之气。若初九为震爻。九二为坎爻也。或若见辰戌言艮。己亥言兑也。或以甲壬名干。乙癸名坤也。或若以午位名离。以子位名坎。或若得来为恶物。王相为兴休。废为衰解。爻有等故曰物。曰爻中之义。物交集。五星四气。六亲九族。福德刑杀。众形万类。皆来发于爻。故总谓之物也。说易如此。小数详而大道隐矣。以此卜筮。亦必不验。天文亦然。

褚先生补史记日者列传。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从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辩论不决。以状闻。制曰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

天文图讖日知录

顾炎武

淮南王安以客言慧星长竟天。天下兵当大起。谋为畔逆。而自刳国除。眭孟言。大石自立。僵柳复起。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而以妖言诛。赵广汉问太史知星气者。言今年当有戮死大臣。即上书言丞相罪。而身坐要斩。甘忠可推汉有再受命之运。而以罔上惑众。下狱病死。弟子夏贺良等。用其说以诛。齐康侯知东郡有兵。私语门人。为王莽所杀。卜者王况以刘氏复兴。李氏为辅。为李焉作讖书十余万言。莽皆杀之。国师公刘秀女愔言。宫中当有白衣会。乃以自杀。西门君惠语王涉以国师公姓名当为天子。遂谋以所部兵莽。事发被诛。王郎明星历。尝以河北有天子气。而以僭位诛死。襄楷言。天文不利黄门常侍当族灭。而卒陷王芬自杀。刘焉闻董扶言。益州有天子气。求为益州牧。而以天火烧城。忧惧病卒。子璋降于昭烈。孔熙先推宋文帝。必以非道晏驾。祸由骨肉。江州当出天子。而卒与范晔等谋反弃市。并害彭城王。郭言代吕者王。又言凉州分野有大兵。故举事先推王详。后推王乞基。而卒之代吕隆者王尚。又言灭秦者晋。遂南奔。秦人追而杀之。刘灵助占尔朱当灭。又言。三月末我必入定州。遂 举兵。以三月被擒。斩于定州。苗昌裔言。太祖后当再有天下。赵子崧习闻其说。靖康末起兵。檄文颇涉不逊。卒以贬死。成祖永乐末。钦天监官王射成。言天象将有易主之变。孟贤等信之。谋立赵王高燧。并以伏诛。是数子者之占。不可谓不验。而适以自祸其身。是故占事知来之术。惟正人可以学。

汉书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而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戮。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赞又曰。星事凶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艺文志蜀汉杜琼。精于术学。初不视天文。无所论说。譙周常问其意。琼曰。欲明此术甚难。须当身视识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剧。然后知之

。复忧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复视也。后魏高允。精于天文。游雅数以灾异问允。允曰。阴阳灾异。知之甚难。既已知之。复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问此。雅乃止。北齐权会。明风角玄象。学徒有请问者。终无所说。每云。此学可知不可言。诸君并贵游子弟。不由此进。何烦问也。惟有一子。亦不授此术。

史记赵世家。扁鹊言穆公寤而述上帝之言。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讖于是出矣。秦本纪。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然则讖记之兴。实始于秦人。而盛于西京之末也。然始皇备匈奴。而亡秦者少子胡亥。汉武杀中都官诏狱系者。而即帝位者皇曾孙病已。苻生杀鱼遵。而代生者。东海王坚。宋废帝欲南巡湘中。而代子业者湘东王彧。齐神武恶见沙门。而亡高者宇文。周武杀纥豆陵。而篡周者杨坚。见隋书王劼传隋炀族李浑。而禅隋者李渊。唐太宗诛李君羨。而革唐者武后。周世宗代张永德。而继周者艺祖。

卷七十兵政一兵制上

议兵

姚鼐

兵民分。虽有圣人不能使之复合者。势也。今有人焉。命其子弟。入则挟策操管而学书。出则量庾籩。权轻重。度长短。持算而营什一之利。其子弟必无一能矣。今君国子民者。俛而使耕稼之农。听号令。习击刺。舍田里安居。而履锋镝。而轻死亡之难。其病于众庶而伤于国也亦明矣。目不两视。耳不两听。手左右画则乖。足跂立则先疲。兵农两为。战则速败。而田野为芜莱。国何赖此哉。然古王者兵。未始不出于农。何也。古之时。征伐之事固少。一旦战而用其众也。至于万人则为多矣。日行三十里而舍。战陈必以礼节焉。择素教之人。而使进退止伐于疆场之交。不啻为揖让俯仰于庭户之内也。夫何为不可。后世不然。动以百万之师。决胜于呼吸之顷。屠灭之惨。川谷流膏血。军旅数动。则士长齿槁馘于营幕之中。当此之时。士卒知战而已。居则暴弃。而与人若不同类。固不可使伏居井里。而民苟非习于兵者。亦不可使之复为兵矣。昔者汤之伐桀也。民则曰舍我穡事。汤至仁也。以民为兵。不免于怨。若后世之兵。善抚循之。或踊跃以从戎事。岂将能贤于汤武哉。兵与民分之故也。昔者管仲用齐。欲以兵服诸侯。管仲知先王兵民为一之制。不可以决战。故参其国。伍其鄙。国中士之乡十五。五乡为一军。参其国。故三军以方行天下。伍其鄙。故野有五属。五属皆农夫而已。国则为军。鄙则为农。虽不尽若唐宋以后之制。而兵民之分自是始。故齐之伯天下者。兵习战而农不劳。是故管子天下才也。谓兵不可扰农。亦不可尽一国而为兵。定以三万人。教以军令。使之足

用。是故兵必习战农必习耕。兵不习战农不习耕。虽多不如其寡已。呜呼。后之为兵者。何异于管子也。兵额多而不尽可战。又不欲养兵而逸之。使之不习战而习于百役。自明以来。运粮之丁。其始兵也。而卒不能持一梃。以与怯夫为。然以代民转输之苦。尚有说也。今之营伍。有战兵。有守兵。不习知战守之事。顾使之杂为捕伺盗贼。诘私贩娼妓赌博之任无不与。是直有司事耳。使兵足任之。而有司不能。何以为有司。况兵藉是名而恐喝取财。扰地方为害者有之矣。夫兵农惟不欲兼也。故使之专于为兵。今之纷纷而呼于市。而谁何于道路者。夫岂非兼任也。则又不若使为农之为愈也。

府兵论

吕星垣

祖宗之制。一变不可复。兵农之势。一分不可合。莫如唐府兵。始罢府兵者。张说也。继之用边材者。李林甫也。府兵散乃用边材。而唐天下一乱于边帅。终失于藩镇。故曰亡唐者。张说也。三代下合古寓兵于农之道。惟府兵。其制创于太宗贞观十一年。太宗更事多。虑患远。躬擐甲。百战以定太平。乃稽古帝王之规。立子孙长久之计。制府兵。所以收天下之权于一人。散天下之谋于十道者。有乘机制其长策之势。天下甫定。百姓虽欲休息。尚习于战之利。其视征戍役作。胜于归农。车辚驷铁之风。勃乎可用。果乘机立制。百姓当率于祖父。而不怨于子孙。此惟开国之君制之也。故唐初立十二军。天下平。罢之。贞观元年。分天下为十道。即谋十道之守御。十一年。更命统军别将。为折冲果毅都尉。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关内二百六十一。皆隶诸卫及东宫六率。凡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每人兵甲粮装各有数。输库。给其征行。二十为兵。六十免。能骑射为越骑。余为步兵。每季冬。折冲都尉帅以教战。当给马者。官与直。当宿卫者。番上。兵部以远近给番。远近疏数。皆一月而更。太宗之制此者。籍藏卫府。伍散田亩。梟雄不能盗弄之。又使百姓进有爵赏斧钺之恩威。退有父母妻子田闾之系恋。可与动。可与静。故乘机立制。传之子孙。今夫罢府兵者张说。所以罢之者。实唐之子孙自坏其立法之意。说不能陈府兵之所以敝。而竟罢之耳。唐自显德五年后。度海远戍远征者。官不纪录。其没于王事者不省。不复如太宗时吊祭追赠回授子弟。又州县官发兵。壮富者赋免。弱贫者胁行。既行而其家充色如故。故始发即逃。不则自残。其到所。幸有勋级。又苦攘夺。此府兵所以敝也。至元宗开元十年。按缘边兵籍。有六十余万。果尽反其敝政。可得胜兵六十余万。乃元完遣张说巡边。说奏罢二十万人。说又以诸府卫兵不免色役。多半贫弱逃亡。奏请募宿卫兵十三万。于是兵农之势分。祖宗之制变。府兵遂亡。说其承元宗旨欤。抑自出其

议也。迄安史之乱。临用兵。乃召募之。而一聚不得散。重外外叛。重内内篡。方镇连纵横之势。宦官决废立之策。而唐遂以亡。昔德宗贞元二年。亦尝与李泌议复府兵矣。泌言始立府兵。更代不爽。后因高宗使刘仁轨镇洮河以图吐蕃。始久戍不代。及边将慕牛僊客以积财得宰相。遂令戍卒等。以所赍绘帛寄库。利其死而没入之。于是生往生返者少矣。然卒少叛者。故当复也。德宗深然之。遂置十六卫上将军。曰左右卫。曰骁卫。曰武卫。曰威卫。曰领军。曰金吾。曰监门。曰千牛。每各置左右。故十六卫。每卫有上将军大将军将军。自左右卫至领军。掌宫禁宿卫。金吾掌宫中京城巡警。监门掌诸门禁卫。千牛掌侍卫。立帅布令。非不整齐。而府兵卒不得复。去太宗开国之初久矣。又前承朱泚李怀光之乱。民皆厌兵。又显德诸弊政。不得荡洗。民不慕兵。民既不慕。且复厌之。而苟猝然发之。将有陈胜吴广事。故机一失而制不得立。子孙既不率其祖宗。祖宗有治法无治人。即亦不能庇其子孙。后世见唐季衰敝。共晓然于罢府兵致之。府兵既罢不可复。不得已出于召募。遂谓召募胜府兵者非也。韩昌黎策淮西事状曰。征兵满万。不如召募数千。后人因以召募为胜策。不知昌黎所谓召募者。正得府兵之意耳。吴少诚因蔡地。用蔡人。听其便宜自战。人尽其才。有其利。故举三州之众。抗天下之兵四年。其民知少诚。不知朝廷。正为战守其乡里。是少诚本窃府兵之意用之。昌黎即夺其长。制其短耳。非曰战以召募。戍亦以召募也。昔田承嗣镇魏博。选募六州骁勇五千为牙军。牙军骄横。辄自立帅。史宪诚以下。皆制命其手。迨罗绍威不能制。乃结朱全忠族之。而天雄牙将史仁遇遂起倡乱。是又召募不如府兵之明验。果召募。必用府兵立法之意。有断然无疑者。唐府兵既废。虽德宗李泌不能复之。晚而得杜牧为罪言。为原十六卫。谓贞观至开元百三十年。被太宗之泽。忽从愚儒。败天下之大计。杜牧其晓然于唐所以亡者乎。惜于乘机收权。一罢不可复之理势未及也。故论之。

唐府兵论

秦蕙田

三代以下之兵制。未有如府兵之善者也。以二府统十二军。以十二军统天下之十道六百三十四府。中外相制。上下相维。势如臂指。其利一。士无失业。可以省养兵之费。其利二。兵有定籍。可以省召募之烦。其利三。无事则散耕。有事则听调。三代寓兵于农。而府兵则寓农于兵。夫寓农于兵。是兵农虽分犹不分也。其利四。调发之时。更代番休。使天下无长征久戍之兵。而民力不困。其利五。兵兴则命将。兵罢则将归。使将帅不得有其兵。其利六。兵不精者罪其折冲。甚则罪其刺史。责成既专。则士皆素练。其利七。兵皆土著。安居田亩。顾恋宗族。人自战。家自守。无逃亡转徙之患。其利八。府兵之中。有

番上宿卫者。则天下之兵。皆天子之兵也。故天子无需乎禁兵。而长上者不过百骑。其利九。防边屯戍。不过以备府兵之不及而已。故亦不专恃边兵。而屯戍不过军镇守捉。安得有尾大不掉之患。其利十。自府兵坏而方镇盛。元宗之西幸。德代之播迁。所藉以兴复者。皆方镇力也。能禁方镇之不强盛而逆命乎。方镇既盛。而天子之所恃以自卫者。已无兵矣。能不增置禁军。而建立羽林龙武神策神武之纷纷乎。是府兵既废之后。方镇禁军。二者皆有不得不盛之势。而其为害也亦最大。方镇之盛也。甲兵险要。财赋人民。皆捐以委之。而悍帅得挟兵权以天子。禁军之盛也。藏奸民。蓄逋逃。无胜兵而存空籍。又诸军皆以宦官主之。而中人得挟兵权以制天子。僖宗以后。方镇与宦官。相为仇。天子袒中人则召外衅。袒藩镇则启内衅。于是祸乱之起。皆天子当之。推其原。则皆废府兵之故也。说者谓一坏于张说之立骑。再坏于鱼朝恩之专神策。此非探本之论也。府兵之法。则诚善矣。而法必须人以守之。训练无法。简阅不精。则府兵弊。弊故不得不改。盖府兵耕战之兵也。骑召募之兵也。耕战之兵废。则召募之兵起。府兵之坏。盖坏于天宝之怠荒。非骑之过也。

宋军制论

秦蕙田

宋军制能革唐方镇之弊。而不能复唐府卫之制。禁军厢军乡兵蕃兵。一皆出于召募。其立法之谬。盖沿唐人中叶之秕政。而又有甚焉者也。何则。唐内有禁军。外委方镇。当其势足以相制。则犹可并收其利。至宋乃尽收四方劲兵。列营京畿。又立为更戍。分遣禁旅。戍守边城。往来交错。旁午道路。于是无事而坐糜廩食。有事而莫与分忧。天下之大。皆天子自为战守也。但有唐之弊而并无唐之利矣。约而论之。亦有三变。其始当太祖太宗之世。法制尚明。威令犹肃。亦足为治。久之弊生。兵皆不可用。一变而为韩魏公之刺义勇。再变而为王介甫之保甲。二变而为童贯之增额矣。递变而递衰。皆因立法原未尽善。故自汉以来。战功之无足称。国势之弱。未有如宋者。范氏欧阳氏司马氏。及马贵与所论。召募之害。与廩给之患。可谓深切着明矣。后人可不鉴哉。

唐宋兵制得失论

王昶

从来治国者。莫急于治兵。君任良将。将驭精兵。有可强不可弱之气。然后国家久安长治。不当袭寓兵于农之迂谈以误国也。唐宋之主。皆百战而得天下。唐强失其所以为强。则僭乱而蹶。宋弱不振乎其所以弱。则疲茶以亡。说者谓唐之制。以府兵为最。将军统诸府。府有郎将。坊主圆主相统治。此制驭之善。宿卫者视地远近。为五番七番八番十番十二番之法。此戍役之善。二十而兵。六十而免。此休息之善。全府发则折冲以下皆行。不尽或果毅行。或别将行

。此调发之善。军有坊置主一人以课农桑。此劝课之善。夫亦取其与周礼略有似焉。而不知唐兵之强不在此。愚常考太宗之置禁军也。择善射百人为二番。又选材力骁壮者置飞骑。试而取之也甚精。其十二道都尉。率五校兵马而训练之。步伐击刺。秩然有条。故横行天下而莫当也。开元初年废府兵。置骑各卫军。悉果敢而勇于战。所以高获车鼻。裴行俭斩泥孰匐。王孝杰破泥孰俟斤。此时兵号最强。李林甫停上下鱼书。童奴侍官习为翘木扛铁。禁军弛而各卫军皆坏。轧荦山得以拥二十万之众。一发莫支。后虽扑灭。而老兵悍卒。秉节钺以镇要地。聚财贿以养死士。黑云。落鴈。银枪。效节。感私恩而致其命。始也各卫弱而不足制藩镇。纆干冻雀。国遂以亡。故曰失其所以为强则蹶也。若宋之兵不然。开国之初。曹彬潘美。皆大将才。而未足以当一耶律休哥。宝元时韩琦庞籍皆名臣。而不能平西夏。兵本弱也。庆历初。禁军入籍者八十余万。王曙王继英尝言骄惰悍慢。率不可用。迨道君将童贯。而阙额至二十四万。金人直入。其谁能支之。南渡后兵半入于盗。半死于战。张之巡社。王庶之义士。一经见敌。靡有孑遗。自枢密院颁教阅之法而宿卫稍强。自左右翼亲自教战而外军亦少震。故大敌巨盗内外交讧。吴韩刘岳诸人犹能屹然壮东南半壁者此也。咸间招平民为兵。取充数以觊赏格。兵制极坏。惟江淮水军。布置渐密。其余无足取者。夫辽人二帐十二宫一府五京。有兵一百六十万。善战能寒。金人兄弟子姓皆良将。部落保伍皆锐兵。元则外有秃鲁华诸军。内有四怯薛诸军。战胜攻取。电激风发。即西夏僻处银绥。而十二监军六班十部之设。其雄才亦有过人者。而宋以疲茶之兵当之。宜其始而纳币。继而拜表称臣。终至崖山之痛也。夫设兵之善莫如唐。三百余年四夷无敢弯弓南下者。驭将之善莫如宋。三百余年叛臣无敢称兵犯阙者。然开元以前。总管节度威震边关。诏书甫下。解职趋朝。不闻跋扈以抗王命。知唐末之乱非立法不善。而任人之不善也。论兵者舍宋取唐。知人以任将。任将以练兵。庶中外宴然。而国家有可强不可弱之势矣。

兵论上

顾栋高

欧阳公志尹师鲁。谓师鲁喜论兵。为燕息戍二篇。行于世。今观其息戍所论。乃欲藉丁民为兵。代戍卒以减边费耳。又为石曼卿作墓表。谓西方用兵。天子思曼卿。稍用其说。籍河北河东陕西之民。得乡兵数十万。曼卿奉使。籍兵河东还。称旨。呜呼。二人者。欧公皆深喜之。而曼卿籍兵。其事在康定元年。大抵汴宋士大夫多好为此论。皆虚慕唐世府兵与古者兵农合一之制。而不究其利害之实。厥后二十五年。为英宗治平元年。而韩魏公刺义勇。又七年。为神宗熙宁三年。而王安石以保甲。皆祖其遗意。欲合兵民为一。以省养兵之费。

行之愈力。而其害愈甚。即欧公当日。亦第喜其议论之新奇。而不知其毒之中民匪细也。夫兵不用则冗而不练。为国者不严加搜阅。汰其老弱。简其精锐。徒欲藉乡里白丁以张虚数。此司马公所谓于民有世世之害。于国无分毫之利。欲求御敌而见敌辄走。欲资御盗而更为寇盗害。未有甚于斯者也。其与韩公论刺义勇。则曰。民一刺手背。则终身拘缀。或欲远出采贱贩贵。经营生理。皆虑官中非时点集。不敢东西。又当差点之际。胥吏宁无乞觅。教阅之时。教头宁无敛掠。常时色役之外。更添一种科徭。且既籍之后。皆有常数。逃亡病死。须补缺额。是使陕西之民。世世子孙。常有三分之一为兵也。所谓于民有世世之害也。唐世府兵。皆有将军郎将折冲果毅以相统摄。军行进止。惟令是听。今乡兵所置军员节级。皆其乡党姻族。平日相与拊肩执袂饮博殴之人。平居聚集教阅。则亦有行陈旗鼓。关弓弩。坐作噪。一闻敌寇大入。莫不风声鹤唳。奔波迸散。其军员节级。将逃窜自救之不暇。岂有一人能为国家率士卒以待寇乎。此所谓于国无分毫之利者也。又曰。臣于康定庆历间。丁忧在陕。备见当日籍乡弓手事。自陕以西。号哭之声。弥天亘野。尽室逃避。官中繫其父母妻子。急加追捕。鬻卖田园以充购赏。既而刺面之后。人员教头。利其家富。百端诛剥。衣粮不足以自贍。须至取于私家。或至长戍在边。则更须千里供送。祖父财产。日销月铄。以至于尽。又平日所习惟农事。甲冑弩槊。虽日加教阅。不免生疏。性复蠢愚。加之懦怯。临敌之际。得便即走。不惟自丧其身。兼更拽动大阵。官中知其无益。遂大加沙汰。放令归农。而惰游已久。不复肯劳稼穡。兼田产已空。更无归处。皆流落冻馁。不知所在。长老至今言之。犹长叹出涕。呜呼。此曼卿当日建议籍民得乡兵数十万者也。使欧公知其如此。岂有复为文章以表于后世乎。世之文士。悦纸上空言。抵掌论兵。幸不当事任则已。一当事任。则好行己见。糜烂其民。而耳食者流。犹指为庙算。如欧公犹且不免。况其下者乎。温公为仆射。乞罢保甲。则曰。乡村无赖子弟。乍涉城市。闻见纷华。自恃身为保丁。坐索本家供给。饮博游荡。习以成性。既家藏利兵。又身挟武艺。由是邀结党友。行攻。州县不能制。父兄不能禁。所以数年来年不甚饥。而盗贼纵横。入县镇。杀官吏。呜呼。乡兵欲以御盗。而且身为寇盗。又安所用之。如曼卿师鲁之徒皆自诩方剂。欲起汴宋痿弱之症。而司马公则亲见庸医之杀人。而揭其被害之象以告人者也。予故备着其语。附于欧阳表志之后。使后之读书者。毋为异论所惑焉。

兵论下

顾栋高

难者曰。若是。则古所谓团结乡兵以御寇者。不可用与。曰。此当因势而利导也。大乱之时。土寇窃发。民不得已。共相团聚。以保护乡里。而豪杰之士。

因而用之。如元季浙东章溢胡深之徒。皆能以乡兵杀贼。然欲用以长征远御。则不能矣。故当日上功幕府辄不受。又如唐淮西用兵。昌黎云。征兵满万。不如召募数千。亦因当时与贼界连接处。民皆愿备衣粮自防。朝廷复假之威令。自能奋勇成军。贼平之后。仍使归农。未闻其拘执终身以为兵也。如虎矚人室。而其人设陷阱以待之。力不能杀虎。遂欲拘杀虎之人。编入之以为猎户。人情必不愿矣。且所谓召募者尤与籍民为兵不同。召募乃设重赏以购之。如虞诩设三科。募壮士必其人勇悍无赖。愿入伍者听。而其人不愿者不强也。若不论勇怯贫富。概抽三丁之一以为兵。则民之惊惶逃匿必矣。王者贵顺人情而用之。如唐淮西之用土人。汉朝歌之募壮士。皆其人踊跃趋赴。然后可共成功。岂烦拘苦囚禁。更刺其手背以防逃窜哉。曰。然则古者兵民合一非欤。曰。古者调发至少。一家从军。八家供之。大司马递征之法。王畿之内。凡七十征而役一周焉。春秋列国兵争。亦近在百里数百里之地。又师不逾时。至秦商鞅辟地日广。又往往倾国远出。势不得复力于农。其诱三晋之民耕于内。而使秦民战于外者。亦处兵民不得不分之势也。又况今日哉。世之谋国者。因时以制宜。复随地而立制。无执古以准今。无以一方偶效之法而施之天下。无以暂时可行之事而立为定制。则庶几其可矣。

养兵论

陈黄中

今日治军之法。在汰之使少。治之极严。厚其粮饷。重其赏罚。则养一兵得收一兵之用。否则养兵愈多。士苦常饥。度支不继。上下交困。虽有百万之师。无所用也。绿旗之兵。自沿边诸镇外。大约马一步九。其守步月饷。计月仅得银九钱有奇。一卒之家。约以三口计。是一口每日仅得银一分余耳。夫重赏始得勇夫。而薄饷必无强卒。故今之名隶伍符者。皆市井游惰。不克自存。计无复之。苟延岁月。始肯入伍。犹且逃亡告退者甚多。若其人稍有谋生之策。必不肯为。其中更有挂名册籍。规避差徭。别营他业以自给。而其技艺之不堪。又不待言矣。夫兵民既分以后。军伍之政不修。举农夫力耕之税。以供罢懦坐食之兵。糜费日滋。捍御无效。是兵适为耗国病民之一。不可不求所以善治之法也。夫召募之兵。自二十以上。至于衰老。不过四十余年。其足以披坚甲冒白刃者。不过二十年耳。而应募以后。即皆廩之终身。是一卒凡二十年无用。而俱仰食于官。以此推之。养兵百万。则是五十万可去。屯兵十年。则是五年为无益也。府兵之制。猝不可复矣。则养兵之法。亦当为之斟酌其善者而行之。如定募兵之制。二十以上则收。年过四十五。即复为民而除其籍。使其入伍之日。先知除籍之限。则除之无有怨心。且其精力。尚可别为谋生之计。此法行。而行伍无老弱之兵。军中收简练之实。然法不宜骤变。其现在营制。姑仍

旧规。第使营中现兵。凡有事故。无另为募补。行之十年。而疲弱者可汰之使尽。因即以汰兵之费。倍加贍兵之需。则兵可日精矣。然庸人习于故常。必以为纷更军制。且坐少数十万之兵。必有行伍缺乏。此必不然。夫边方内地。凡堡寨村落。既有团练之士卒。各自成军。则守卫自不忧单弱。且所汰者。皆老弱无用之疲兵。存之适足糜财。汰之无关轻重。治军之要。必自此始。况以汰卒之粮。加精卒之饷。示 国家无铄黍利于其间。尤足为有勇知方之劝。至月饷既加。而搜简之法始可整肃。今外省督抚提镇之阅兵。务为姑息。都试之日。赏轻罚少。积习既久。当不足劝。罚不足惩。将懦卒骄。缓急难恃。阅兵之法。当列为差等。凡一队之中。勇怯能否。必有区别。故选锋为治兵要务。全才难得。贵舍短取长。斯人各自效。当令督抚提镇通饬偏裨。于本队中。人为试验。选其弓马出类。膂力兼人。有胆气。有智略。四事皆备。或三事兼擅者。定为第一等。四者之中。二事可取者。为第二等。一事可取。或一事麤可观者。为第三等。四事俱不足取。而年方强壮。勤于练习者。为第四等。其演习器械。苟有专长胜人。皆可备二等三等之选。并令开报。仍亲加阅视。律以教习条约。其赏一人重而必信。其罚一人严而必果。使裨士卒。凛凛焉惧吾不测之恩威。然后三军之士。赴汤蹈火。惟上所命。斯乃为节制之兵。而可收貔虎之用也夫。

阶级

储大文

宋司马温公尝札论阶级。曰。臣闻治军无礼。则威严不行。礼者。上下之分是也。唐自肃代以降。务行姑息之政。是以藩镇跋扈。威侮朝廷。士卒骄横。侵逼主帅。上凌下替。无复纲纪。以至五代。天下大乱。运祚迫蹙。生民涂炭。祖宗受天景命。圣德聪明。知天下之乱。生于无礼也。乃立军前之制曰。一阶一级。全归伏事之仪。敢有违犯。至于死。于是上至都指挥使。下至押官长行。等差相承。粲然有。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敢不从。故能东征西伐。削平海内。为子孙建久大之业。至今百有余年。天下太平者。皆繇此道也。近岁以来。中外主兵臣僚。往往不识大体。好施小惠以盗虚名。军中有犯阶级者。务行宽贷。是致军校大率。不敢钤束长行。甘言悦色。曲加煦妪。以至懦怯兵官。亦为此态。遂使行伍之间。骄恣悖慢。寢不可制。上畏其下。尊制于卑。所谓上陵下替者。无过于此。臣闻圣王刑期于无刑。今宽贷犯阶级之人。虽活一人之命。殊不知军法不立。渐成陵替之风。则所系乃亿万人之命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诏旨。申明阶级之法。戒中外主兵臣僚。令一遵祖宗之制。如敢有辄行宽贷。曲收众心者。严加罪罚。以儆其余。庶几纲纪复振。基绪永安。此在温公诸奏札中尤为深切。而韩魏公以虎长行武贐告谕本指挥关元。亦尝乞严

军律。曰国家屯置师旅。众踰百万。一营只委将校数员。若钤制稍严。便即拊拾小过。于引见之际。唐突论诉。朝廷不以大体断之。两皆获罪。必恐此后兵率将校。渐废阶级之制。但务姑息以求无过。若一旦边境有急。使其亡躯命而赴汤火。必不能为陛下用也。此可与温公札互相发明。叶水心尝极论艺祖阶级之制。而以王安石欲废之为亡远识。且曰安石固不知。而不为安石者。又岂能知之哉。盖其感慨深矣。陈同甫乐府曰。感君元不识阶级。此第为士大夫雍容樽俎。忘贵贱之分者寓言之。而非所以施于军旅之间也。

阶级二

储大文

予既书韩魏公司马温公论阶级札。而复核范文正公执攻。尝以御史梁坚弹奏知庆州滕宗谅用官钱十六万数万贯不明。又有上言知渭州张亢骄僭。力乞根勘辨明。且曰如有乖越。臣甘同受贬黜。洎燕度勘讫。又上辨札曰。边上臣僚。见此深文。谓朝廷待将帅少恩。于支过公用钱内。搜求罪戾。欲陷边臣。且塞下州郡。风沙至恶。触目愁人。非公用丰浓。何以度日。岂同他处臣僚。优游安稳。坐享荣禄。陛下深居九重。当须察此物情。知其艰苦。岂可使狱吏为功。而劳臣抱怨。其副枢密也。尝以陕西路罢同解干耀等九州岛军公使钱一千八百贯文札请令依旧。曰今赡民兵一名。岁不下百贯。今减省得公用钱一千八百贯。只养得兵士一十八人。以一十八人之资。废十余郡之礼。是朝廷未思之甚也。况今来逐州使命之外。各有军营。每年春后。边兵歇泊。动经半年。军中人员。并无宴犒之具。虽条贯有旬设之名。逐州每月一次举行。军员各给钱一百文。已来官务薄酒二升。既无公用。更不赴筵。亦不张乐。岂朝廷宴享将校之意。州郡削弱。道路咨嗟。当全盛之时。岂宜如此。朝廷用武之际。于此一事。尤宜照管。上与魏公温公札并行不悖。盖必有文正公宽闳之识。而后可施魏公温公整齐之法也。

明季利弊论

魏裔介

治天下之道。固亦多端。大要在于定经制。正人心。厚风俗而已。然经制之要。莫先于取民有制。取民之制。在审天下各郡县地土之厚薄。而定其高下收获之多寡。而权其重轻丈尺之大小。而审其规则。如南方多种稻。而稻地有厚薄之不同。北方多种麦谷。而麦谷地亦有厚薄之不同。收获多寡。有大相悬绝者。尺丈大小。亦有迥然不同者。倘不详加察核而定之。生民之苦。何由苏乎。户分九则。明之制也。自明之末季。而已不可行矣。又况于今日乎。种马之弊。起于永乐之时。散马种于民间。而岁收其驹。名曰俵马。大为河北山东诸省之害。民之倾家产。鬻妻子者。不可胜计。至我大清而革俵马。如解百姓之

倒悬。然马既去矣。每县折银。至二千余两。此古所未有也。明季驿递之马。令民间喂养。又每驿设驴。其喂养马驴者。谓之马头驴头。而以驿丞司之。雇觅人夫。则有递运所司之。凡冲途州县。则令偏僻州县帮贴。然民间赔累至极。至我大清而令官养官应。其收买草豆。不无派之民间。短予价值之弊。然百姓甘心而无怨。盖利其大矣。而小小有弊。不足计也。又如天下卫所。乃明朝蓄兵养马。武备军政也。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其卫所官长。皆以指挥使千百户为之。而统于京师之五军都督府。五军都督府同知僉事。皆以公侯伯为之。如有征讨。则设挂印总兵。用文臣参赞。调取各卫兵马。事平各归本卫所。法至善也。迨其后天下多事。乃以卫所之军为不足用。而召募民间之骁悍者以为兵。此辈多四方无籍之徒。主将得人。养之厚而驭之严。亦能有功。否则鼓噪逃窜。去而为盗。明之流贼。虽起于饥民。实由此辈募入其中。为之雄长。往往有弓马技艺。精熟过人者。李自成。张献忠。皆逃兵中渠魁。故官兵遇之而溃。如饥民乌合。虽百万亦不能战也。葛荣之寇。败于滏口。窦建德之众。败于虎牢。皆乌合也。安史之不易平者。正以其徒皆边陲劲旅耳。此数端者。或用旧法而弊。或变旧法而败。是以为天下者。在乎斟酌时事。变而通之以尽利。勿拘拘于胶柱鼓瑟之见。斯可以矫偏救弊。而不至于国事民生之大坏也。可不审哉。可不慎哉。

宋太祖欲令武臣读书论

魏世俨

夫为文臣者。广读书史。通古今治乱之道。佐天子以守卫社稷者也。为武臣者。犯霜露。蹈白刃。出万死于一生。奉君命以扞牧圉者也。是文武者各有所司。然守其一而不通其二。则不能无弊。文臣而不知武。则失于懦弱。武臣不知读书。则鄙野犯上。而不知礼法。而武臣之弊为尤甚。昔宋太祖欲令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其意可谓深远矣。今夫书者。载古先圣王之道。君臣之义。治天下之本。而上下等威。法律制度之所自出也。昏者读之。则可化以为明。鄙野者读之。则可化为有礼。夫明而后能通治道。有礼而后能久居其位。武臣性多犷悍。不识礼法。越制度。唐尉迟敬德。矜功争坐。至殴皇叔道宗于朝。太宗曲意赦之。此虽保全功臣之道。而未免失国法。周亚夫顾尚方取箸。景帝以其鞅鞅非少主臣。终以此杀之。此于法似正。而残害功臣之名不可居。然则国法与功臣。一举而两全者。莫过于武臣之读书也。此宋太祖之意至为深远也。吕蒙为将。孙权劝之学。曰。吾在军中。未尝一日废书。其亦此意也夫。

兵部职掌疏顺治十三年

兵部员外郎叶舟

臣伏读 上谕。令在京七品以上文武满汉官员。凡职掌之内。详切敷陈。以

资采用。务要各抒所见。毋得泛浮空言。雷同塞责。臣敢不就职掌所关。敬抒管见。为我 皇上陈之。

一曰清冒占之兵。冗兵不裁则糜饷。冒占不去则耗兵。今镇将以下各营之兵。多者千余。少者亦不下数百。岂人人尽皆劲卒。足供腾骧之用乎。臣查十年六月内。前任尚书王永吉。奏为兵制当核。请 飭各督抚。将境内官兵。通盘打算。某镇冲险。防兵当厚。某营平缓。戍卒宜裁。各督抚亦渐次举行。增减得宜。独是逃亡缺额。老弱冒占之兵。毕竟积弊相仍。开报无几。即岁有季报。不过虚应故事。未常实力奉行。是止核其额外可省之兵。而未核其额内不实之兵。兵益少而力益单。不几以裁兵而反受兵少之害乎。臣以为宜严 飭各督抚。实心查核。近者亲自校阅。远者转檄才能兵巡道查阅。务期营无弱兵。兵无虚饷。有不实者。该督抚飞章参处。庶稽查严而冒滥杜。永收骁勇之用矣。

一曰公举劾之典。赏善罚恶。二者不可偏废。若赏重罚轻。武夫悍卒。益骄横而不可制。臣近见军政一典。 本朝十年以来。方始举行。及查督抚开报各册。八法处分大小武职。凡三百四十余员。内止总兵二员。副将二员。参将游击。亦不过三十员。其它皆都守千总而已。即此三十余员镇将。又大半系解任裁缺。缘事升任之人。其现任谪处者。寥寥数员。点缀了事。不尽皆大贪大恶也。岂其余镇将参游等官。类皆兢兢守法。贤良素著者乎。此无他。见任则弥缝之术工。官大则应援之途广也。臣以为宜通 各督抚。以后每岁严加甄别。举则宁刻毋滥。劾则宁严毋宽。其有恶迹显著者。不时据实纠参。更当法行自贵。无仅以官卑职小塞责。倘或容情徇庇。养虎贻害。听科道官查访纠举。该督抚即以溺职论。庶举劾严。而武臣知所畏惮矣。

一曰防骄横之渐。武职之与文职。事有相关。名位实不相辖。故凡镇将 书。必云一应钱粮词讼。有司职掌。毋得干预。臣阅邸报。见督臣金砺。参固原总兵李茂一疏。内称每年派各斗行半价余豆。私派堡寨。交纳马草。又见科臣张文光。参寿春营参将徐长春一疏。内称侵占民房。强霸行市。吊打生员王巩运。甚以秽物填入其口。夫固原总兵驻扎之地。有道府县官。寿春营驻扎之地。有寿州州官。生员百姓。与镇将何与。而听其凌辱。肆其科派。道府州县。不敢过而一问。其强横尚可言哉。臣以为宜严飭镇将等官。不许欺弱士民。凌制有司。并申明文武不相统辖之义。有肆害科派者。有司申报督抚。题参重治。庶体统明则不受制。骄横之气可渐消矣。

一曰塞规避之路。文职京官告病。查验明白。准其回籍。病痊起用。外官则径准休致。无病痊起用之例。所以杜规避也。今武职忽而称病。督抚代题解任。忽而病痊。督抚又具疏请补。移咨求用矣。岂非值多事之事。则托病以谢责。

遇事平之后。复侥幸以图荣乎。又督抚提镇。一遇升转。多题请营将带赴新任。不曰效用需人。则曰臂指得力。设使新任果属岩疆。犹不妨借才以供驱使。倘或趋逸避劳。去苦就甘。不适以滋幸窳乎。受爵公朝。拜恩私室。至非公也。二者皆规避之路。不可以不塞。

一曰严效用之选。臣衙门旧有奉旨设上本办事堂候听差等官。上本办事人等为数无几。或由科目。或系效劳。俱在衙门供事。惟差官一途。额粮百名。以供奉差押解投文护送之用。旧日多有无赖积棍。冒充其中。一经奉差。如虎如狼。多骑越站。骚扰驿递。无所不至。前此坏事被革。或饱扬而去者。往往有之。案查十一年三月。奉旨斟酌考用。授以守备职衔。臣思武进士方选守备。武举止选千总。外委各官。冲锋破敌。非有纪录。不准题补。今以白丁效用数年。而即得四品职官。终觉未当。且此辈奔走之日多。习学弓马韬之日少。一旦授以汛防要地。人缺未必相宜。臣以为遇有差官缺出。宜选用一科二科武举。彼出身科目。必知自爱身名。以之奉差。自能守法。再定以效劳年限。满日分别等第。考补各项守备。其以前效用差官。或念其奔走日久。不便遽为裁革。必严加查核。果素无过犯。又复谙练弓马韬略者。方准照例考用。庶官与人相称。而效用一途。不致滋匪人之弊矣。至于各督抚题补之例。亦所以鼓励武臣一端。又不可不察焉。岩疆督抚。所恃以鼓舞麾下。奋勇成功者。以有爵赏动之也。臣查十年内经略辅臣。奉有吏兵二部不得掣肘之旨。请自今用兵地方督抚。遇有题补。查果人地相当。有功可录。不妨酌量准从。其它平定之处。不以为例。庶几军心踊跃。可以收得人之效矣。以上各款。皆臣职掌所关。故敢详切敷陈。惟皇上采择焉。

虚名冒饷疏康熙五十一年

左都御史赵申乔

国家命将设兵。星罗棋布。每年养兵之饷。不啻千万计。所以树威销萌。安民保泰。虑至深而意甚远也。夫设一兵必得一兵之用。而后兵不虚设。费一饷必得一饷之实。而后饷不为徒费。如其不然。则是册上有兵。而伍内无兵。此兵将安往乎。纸上有饷。而军中无饷。此饷将安归乎。其咎固在于侵饷之官。而其弊总起于顶名之兵。兵之招募者。即为新收。而兵之事故者。即为开除。此一定之理。亦一定之法。自食粮之兵。皆顶名而非真名。虽有召募。而悉系旧名。则无从辨其为新收。即有事故。而仍存旧名。则无从察其为开除。应除而不除。则未除以后之饷。俱饱侵饷之腹。应收而不收。则未收以前之饷。尽入侵饷之囊。或经查点而涂人皆兵。不妨张冠李戴。孰能识其是非。或遭摘发而相沿已久。不难指东话西。孰能骤为改易。朝廷捐饷以养兵。营伍无兵而糜饷。岂不大可惜哉。不惟是也。兵丁有犯命盗本案之事。而粮册无名。便可脱

然事外。则顶名之兵即为藏奸之地矣。不惟是也。兵丁有准入场考试之例。而私行替换。便可幸弋功名。则顶名之兵又为舞文之魁矣。种种弊端。总由顶名食粮。而其流遂至于不可究诘。臣请下直省将军督抚提镇。严查各营兵丁。从前有顶名食粮者。速行据实报明改正。嗣后食粮兵丁。遇有事故。即与申报开除。一有召募。亦即按名注收。并将兵丁改正姓名。及真正年貌籍贯。造册报部。倘有不遵。即以虚冒兵粮论。如此则兵皆真名。自无虚兵。饷皆实饷。自无冒饷。行间多荷戈之士。地方藉防守之益。而国家庶享盘石之安矣。

整饬营务疏雍正十一年

广西巡抚金

窃惟我皇上睿虑周详。恩施优渥。欲武臣等养贍有资。以励操守。自提镇以下。酌定马步名粮。较前颇为丰裕。此外不许一名虚冒。定例綦严。凡属提镇等果皆恪遵定额。弊绝风清。自然威行令肃。将弁奉法。操练精勤。无不整饬之营伍矣。但臣心体访。仍不无有相沿积弊。将弁以扣缴为名。每多巧取。提镇之操持不慎。易堕局中。于定额名粮之外。或仍有坐粮数十分至一二百分不等。因而将备递有私。抑且开除兵马。及顶补各日期。造报多不以实。支销公费名粮。亦有浮捏分肥。即总督稽查严明。稍兢凜于一时。难免沿袭如故。或遇新旧交代。暂为募补。以示无私。并有焚毁底册以泯其者。至于同城文员监放粮饷。临时亦只得遵例出结。究无从察其虚实。此营伍之弊。实难彻底清查者也。如提镇之操持。不能自励。则有欲不刚。恐失众心。因博宽厚之名。姑容轻纵。以邀誉于弁兵。即操练整顿。亦属具文。总由源本不清。互相掩饰。此又大概营伍之通弊也。

臣仰体圣明整饬至意。伏思各标俱有中军。凡兵马钱粮出入数目。中军无不悉知。中军刚正。则上下皆有顾忌。中军庸劣。则惟事迎合取容。是中军一官实关紧要。以臣愚见。请令督臣。将统辖省分抚标提标镇标之中军等官。许不时拣择调换稽查。如有虚冒等弊。令其密禀督臣。若所调之中军。有不能觉察。或涉蒙蔽之嫌。督臣即调回改委。如查访确实。一并参究。如此则中军皆畏法纪。将弁无不凜遵。凡营中之陋弊。督臣无不周知。而各标之良法。彼此互相则效。督臣寄耳目于各标之中军。中军尽心力于所管之营伍。稽查既易。虚冒自清。虚冒既清。训练必力矣。

筹昌化营汛兵制议

陶元

顷者宪驾初临。即以御暴为急。通飭州县。盖以琼郡内黎外海。为逋逃之藪。故不得不为未雨之计也。国家待兵甚宽。饷兵甚厚。而兵且益穷。弱者债折军器。强者至于为暴。此必有受其责者矣。今帅府不究其致穷之故。而徒禁商

人之收当。不返诸己而责之人。不探其本而求之末。抑亦过矣。今职敬陈三弊。一曰抽汛。夫兵各有营。营各有汛。汛各有地。不得擅离。今防昌营兵。自奉裁之后。仅存九十一名。除墩台塘汛外。现在番上者。止三十三名。而又抽去六名。给役帅府。又闻各营汛之兵。皆有抽役。窃思琼郡文武将吏。建牙相望。已得居重之势矣。水陆三营。海南一卫。兵力厚集。已无寡弱之虞矣。昌化边长地旷。营兵止有此数。而又抽去六名。使现伍者代之当差。然则兵力安得不困。地方安得无虞。即使侥幸无事。而乱经制之宜。缺行伍之用。上有私役官军之咎。下有擅离汛地之殃。谁为之统率者。而顾令若是。诚宜移咨帅府。亟令发还。庶多一人即收一人之用。多一伍可宽众伍之力。上成帅府之美。而下收兵士之心。莫要于此矣。一曰杂派。国家兵饷百万。既已解营。而又令州县监放者。恐其扣克也。恐其虚冒也。今防冒兵六名。在府支饷者。封疆大臣。谅无虚冒之事。此外八十余名。在县支饷者。公同验放。亦无扣克之情。然闻军中交际不费。用度奢侈。上自帅府执事。下至汛目管队。凡有公私杂费。无不派之于兵。区区月给之饷。所余几何。幸赖海南兵皆土著。皆有父母妻子之恋。吞声忍气。不敢稍有异心。若如白沙之兵。无籍相聚。则近日之变生矣。夫 国家之制。文武不相统摄。虽令州县监放。而州县不能禁其交际。不能禁其奢侈。则又安能禁其杂派。至于兵日以穷。而债折军器。又日益穷而至于为暴。然且责以监放。勒其印结。州县之结出。将领以为固然而不见德。州县之结不出。将领且嫉视州县而不相辑睦矣。且非独将领然也。士卒畏将领之威。而不敢诉之州县。将领畏士卒之有后言。而纵之生事地方。及至州县约束。将领又从而庇之。于是士卒乐其宽纵。转忘将领之朘削。而深仇有司之绳押矣。是士卒亦不见德也。窃谓兵饷已经解营。当如前岁提督之疏。竟令营将放支。勿复关白州县。若仍责州县监放。因循故套。下不见德于士卒。上不见德于将领。州县方救过不暇。而欲与不相统摄离心离德之将士共商御暴之宜。此必有所不能。诚宜授州县以察核之权。使放粮之后。士卒出具并无杂派结状。投递存案。有即许诣州县告理。勿具结状。若不行告理而具状者。州县乞勿从坐。先收士卒之心。以为州县之卫。又莫要于此矣。一曰补伍。职闻明将戚继光之言。天下官莫如守令。兵莫如父子兄弟。父子兄弟之兵。非守令不能调集。故其备倭浙东也。官已至参将。特荐知县赵大河为监军。使大河签报。而已选而用之。夫继光方奉朝命。团练土著。岂不能自行召募。诚以土著之兵。必系里甲。非亲民之官。不能知其丁粮之多寡。故不敢以兵备而妨国课也。今海南兵皆里甲。而营将竟行召募。不令州县与闻。奸兵逋赋役者。朝入行伍。夕即瞪目以视州县。以为无如我何矣。夫继光之练土兵也。用子弟以卫父兄。使知亲上死长之义。海南之用土兵也。率子弟以叛父兄。先假之以犯上凌长之威

。彼既无义。又安能勇。此非所以齐士心也。窃谓自今以后。行伍有缺。诚宜属州县签报。而营将选而用之。一如继光之法。庶兵民不相为厉。文武不相掣肘。而御暴之计。又莫要于此矣。凡此三事。所以恤民。即所以御暴。在职官守所关。不得不言。仰祈体恤兵民。移咨帅府。通怀商榷。酌议允行。舍此而求之于末。终无所济。

请展裁兵期限疏

姚文然

臣日来风闻有裁兵之议。窃思内地冗兵。有糜粮饷。兵日增则饷日绌。裁兵以裕饷。 庙谟实为深远。区画自然周备。但臣愚见过虑。以为裁兵宜以渐也。兵有新增之兵。有经制久设之兵。议裁新增之兵。尚可于经制缺额中补伍。若将新旧之兵。一时议裁。则旧兵有失粮之怨。新兵无补伍之望。将众多无赖无归之人。聚之于一地。迫之以一时分散。恐众聚则势成。人急则变生。虽有贤督抚提镇加意安插。非易事也。方今无事之地。惟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江南等处。兵戢民安。财赋足额。实为天下根本。至此等处地方。虽称腹里。亦多有深山险阻之处。万一有铤而走险者。虽无足虑。然亦不可不深虑也。臣请部酌议。即于见在议裁之兵。将新增者分其缓急。次第裁。其经制旧兵。暂且照旧存。俟新兵裁汰。事毕之后。再为酌议。行令该管理军务各官。将老弱者陆续裁汰。事故者勿补。以渐销去。及至所裁之定额而止。不必新旧各项兵丁。一时同裁。庶裁兵有渐。而饷亦渐裕矣。臣书生迂愚。过虑之见。既晓夜萦回于胸中。不敢不据所见冒陈。可否采择。仰候※※睿鉴施行。

广南藩兵议

潘耒

康熙十九年八月十日。命廷臣集议尚之信事。臣咸以之信恶逆罪大。请置极典。 皇上念其先人之劳。特赐之信自尽。臣以叛党不可宽。执奏再四。仅戮其同谋弟四人。余亦无所问。 皇上如天之度。于是卓绝千古矣。平南藩下。旧有卒万人。既诛之信。其军未有所属。措置之道。言人人殊。参而伍之。似乎分隶八旗之说为最长。虽然。未易言也。为是有四善。亦有三难。请言其概。藩下之人。习于骄横。兵兴以来。尝有咆哮恣睢之心。类非他将所能约束也。缓之则骄不可用。急之则铤而走险。岭南之地。依山阻海。一有风尘之警。易为煽动。莫若离其巢穴。徙致京师。临以九重之尊。震以六师之威。伍斂部束。扼其机牙。其善一也。岭南之地。凋敝久矣。所以然者。藩下之众。与民错居。横刀过市。跃马出郊。狼戾万状。莫敢谁何。牟利子母。单词陷人。田庐之夺。子女之掠卖。不知其几矣。今一旦尽徙若辈。俾此一方市肆安堵。耕农乐业。平居有安恬之乐。警急无意外之虞。其善二也。禁军虽盛。调发连

年。不无损耗。甲士在外。十人而七。彼一军者。坐镇一方。士马饱腾。器甲完缮。诚选其骁果。训练而整齐之。可得精兵数千。足补禁军之缺。翦羽翼以厚根本。其善三也。党乱之众。实繁有徒。阴伺吾处置之得失以为向背。声息相近。犹有钩通结引之思。若远隔万里。势孤望绝。必无他图。又见我皇上推心置腹。兼容并包。引藩卒为亲军。置降人于环卫。其度如天。无疑无贰。谁不输心解体。归诚恐后。其善四也。顾有未然之虑。不可不图者。彼一军之居岭南。四十年于兹。买田宅。结婚姻。长子孙。与土著无异。一旦驱之去安乐之土。就转徙之地。保无有愁苦怨咨。圜视而偶语者乎。其难一也。兵兴以来。物力殫屈。江右新脱汤火。中州畿辅。所在灾荒。就令彼众帖伏。束装就道。而一军万人。通计家口不下数万。自广至京。不下七八千里。水搬陆运。舟车之力。为费不貲。时绌举赢。能令措办无扰于民乎。其难二也。近畿之地。悉为庄屯。圈田占房。为民大病。就令行赈居送。安然至京。数万之众。何处以之。将令其僦屋以居。垦荒以食乎。抑仍夺民庐以居之。剥民田以食之乎。其难三也。有一难于此。虽众善未可骤行。况种种隔碍。能不为之长虑而却顾乎。昔窦建德既平。召其故将范愿等入关。众心惊疑。而刘黑闥复扰河北。刘孜既纳地。其下朱克融等久京师。贫乏不自存。复踞卢龙以叛。蚁穴之漏。实溃金堤。星星之火。或可燎原。事尝生于所忽。变尝伏于麤安。不可不熟虑也。然则处之之道当如何。闻之故王所与起兵者。十不存一二。其余率多南方召募之人。大抵皆市井游惰。窜居其中。亦有温饱之家。夙苦藩下侵剥。愿入厚赀。藉占名籍。倚以自庇。此辈固南人。不乐北来。又恶藩下之名。以得湔洗为快。莫如下诏。令藩下之人愿自脱为民者。许投牒幕府。缴纳军资。给以文书。听其自便。必争起而应之。十可去六七。此汰而去之之策也。其道利用速。至于老营旧部。边关河朔之人。服食嗜好。与满人汉军不殊。代马北风之思。必愿北还。须得雄伟豁达有威望之将领。部署约束。厚加抚存。晓以八旗之便。有官者仍与之官。有粮者仍给之粮。裕其衣食之原。开以功名之路。仍宽为之期。令得斥卖田宅收办资装。欢然乐迁。不拂其性。俟年岁稍登。民力麤足。然后率之北来。人数既少。事亦易办。此抚而纳之之策也。其道利用缓。夫除疾者必去其根。定乱者必翦其孽。语云。兵难遥度。事贵沉几。除乱固难。善后尤不易。谋国务在万全。惟博谋而明断之可也。谨议。

卷七十一兵政二兵制下

营制小

顾栋高

兵以卫民。营以驻兵。淮安自唐宋以迄于元。兵制见于前史尚矣。明初。改元

淮安路总管府为卫指挥使司。俾世其官。而又设有屯田。因粮于屯。取兵于丁。当是时。淮安大河二卫军官屯丁万余员名。应守城操练者。二千余名。从无召募兵丁营伍名色。行之既久。渐至废坏。伍存空籍。田尽污莱。此外所恃。止山阳民兵五百八十五名。然皆不经训练。遇敌辄败。倭患之兴。淮郡殆岌岌矣。是时以漕兼抚。隆庆年间。漕抚都御史方廉。调扬州营官兵三百一员名。辕门防护。设名色千总一员为统领。是为漕营所自始。嗣是以后。益调兵赴淮安。随卫立营。营与卫始兼设。而都司实兼管淮营。淮营者。两卫屯卒也。关白之乱。淮海戒严。益挑选淮营精壮。并调集各州县及东阳义乌浙兵。分为七营。是时倭患孔棘。而淮安运道所关。得保无恙者。实赖先声有以夺之也。最后李三才沙汰简练。节次裁并。为五营。本朝定制。以卫卒专司挽运。而营兵专主护漕。别设城守营。守护城池。分漕院与巡抚为二。总督漕运麾下统辖七营。惟左右中及城守四营。驻山阳境。余各择要地分置。此漕营之始末也。淮郡为黄淮二河贯注。历代皆用民夫塞决。征调动至数十万。本朝设河兵及堡夫。淮安建两大阍。而河营遂与漕营并重。各有副参游守。而河营之升迁。一与军功等。其人率皆驻宿河干。熟谙水性。平日不责以骑射之能。而专司填筑之事。每遇河上紧急。匪但不役民夫。并不调营兵。合龙下埽。不爽分寸。云梯礮筑。悬绝千仞。当河涛决怒时。持土石与水争胜。性命悬于顷刻。惟责成专而谙练熟。故能奏功而无患害。匪其人鲜不败事。此尤本朝兵制之超出前代万万者也。谨就淮安所驻漕河两营之官弁马匹船只。及防守汛地。修防口岸。详载于策。以资日后之考究。志营制。

选兵论

鲁之裕

余尝从事于四方。而见今督抚提镇之选补兵目者。辄窃长太息曰。此承平忘战之所为也乎。夫兵也者。储以备攻守战阵之用者也。非徒以壮督抚提镇之观而已也。乃兹唯躯干魁梧面宇明皙手足轻扬者是择。其有进而衡其力之弱与强。按其艺之优与劣者。即曰精选矣。彼乌知夫魁梧者之不便于疾趋。明皙是之多出于骄滑。轻扬者之工巧于规避乎。即力强而艺优者。仓皇之顷。往往以惊惧而莫知其所措。盖余之阅于是也久矣。然则选之将如何。曰兵贵胆。不贵其皮肉也。兵贵朴。不贵其伶俐也。兵贵福。不贵其黠暴也。兵贵能劳能苦。不贵其言语委婉步趋周折也。何也。胆壮则无畏。无畏乃可以临敌。性朴则守法。守法乃可以训戢。相有福则其精神常足。可以久用不衰。虽有时不幸而置之死地。而能转败以为功。兵能劳则奉命。能苦则无怨言。奉命无怨而后可以收臂指之效。虽然。是犹选以人者也。不足以尽选兵之道。盖选兵莫善于选器。必明于选器而选兵之道乃尽焉。人之生也。自二十以至四十者为壮。过此则血气

不能不衰矣。就此壮者而论之。其中长短大小弱强之不同。势不能齐而一之也。故其用器也。各有所宜焉。得其宜而后用之无不利。大约目睛灼而猿臂鹄立者宜弓箭。身材短小精悍者宜藤牌滚刀。其杀气蕴结于中而有时勃发于面者宜腰刀手鎗。至于排鎗大刀挡木挠钩之用。则必老成有力者任之。苟少年健儿筋力未定而使习其艺。则未几而乏矣溃矣。长大丰伟者而使习圆径二尺之牌。握短刀跪伏委曲伸缩进退于以出没于锋镝之间。其将能耶。是故选兵要矣。授之器而时以习之。尤不可不精而辨之也。知必于此乎精以辨之者。而后可与语练兵之道。

论兵制

陆世仪

人习战法令森严之时。宜于兵民合。太平日久人不知兵之时。宜于兵民分。及观鹤林玉露载韩魏公一段。亦言承平时寓兵于民之害。则予之所论。似不为妄矣。

京营莫善于分。莫不善于合。昔汉高祖与韩信论将兵。信曰。臣多多益善。则知多多益善。非韩信之才不能。今京营之弊多。只是无善将兵者统之耳。然假如十万人为一营。则必须才堪十王者将之。使十万人分为十营。则才堪万人者。皆可以为将矣。更勿拘以文法。使得各自为训练。而以一文臣知兵者统之。以时巡阅各营。令严兵精者奖擢。将骄卒惰者诛之。赏罚既公。士气自肃。京营积弊自去矣。

京营既分。当使之分屯城外。不可使之聚屯城内。须量地势。每门一军。军三营。为小堡。授以闲田。使自屯种。父母妻子。咸往居焉。死徙无出其乡。则庶几心志一而战守日固矣。

昔人遇端午节。作龙舟竞渡。又令武士射柳为乐。此即默寓教练水陆营兵之意。今人不喻此意。射柳之戏已亡。惟龙舟尚存。仅以为游观之资耳。今宜复此法。于端阳日令水营兵。大治龙舟。陆营兵大条器械。所在官司。率通邑缙绅士民。倾城观览。水兵尽出没波涛之巧。陆兵尽驰射击刺之术。择其能者。大加掌赉。令通邑之众。咸出缠头。则兵有所利。皆思劝进于技矣。推此以往。因势利导之术。岂独一竞渡哉。

兵家所言。出奇制胜者多矣。言旗鼓步伐者少。出奇制胜之法。虚旗鼓步戈之法。实虚处聪明者可自会。实处非学不可。犹之名物度数。即圣人亦不能生知也。通鉴所载战攻处。孰非出奇制胜之法。惟旗鼓步伐。所传甚少。唐有李靖兵法。然不得见全书。今仅存杜氏通典所载。戚南塘纪效新书。是从此书会通而出。故于旗鼓步伐之法独详。读者不知。以为戚公必有异人传授。可笑也。

向阅武备志。阵法无虑百数。不能得其要领。心颇轻之。及阅戚少保鸳鸯阵。始知阵法之妙。即吾儒之礼乐。不可须臾离者也。语曰节制之师。又曰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夫欲称节制。与堂堂正正。非精于阵法。未足语此也。戚少保纪效新书所载。皆节制之法。其将领不必选绝力绝技之士。凡中材皆可能。所谓勇者不得独进。而怯者不得独退也。然绝力绝技之士。军中正不可少。赵奢曰。道远险。譬犹两鼠于穴中。将勇者胜。倘遇此地势夺隘争险。非堂堂正正之阵所能克也。必于军中另选突敢死之将聚为一卒。以应卒然之用。

马军使马力。犹舟师使船力。俱难整齐约束。昔人以连环结马队。亦以连环结舟队。意思大概同。然连环马。畏镰麻扎刀。连环舟。畏火攻。所忌亦大略相近。在智者善用之耳。

教阵先教队。教队先教艺。艺虽一技之微。必学而后知其用。知其用而后可以教士。可以制队。即如鸳鸯阵。至今称绝。然其妙处全在队法。队法妙处又全在制器得当。设使犹是鸳鸯队。而以他器易其原器。则队坏。即仍其原器。而或颠倒其次序。则队亦坏。原器不易。次序不失。而不知艺法。教习不精则队虽不坏而无用。故队者一阵之所由始。艺者一队之所由始。今人欲存心兵学。慎勿以艺技为可忽也。

昔唐荆川于谯楼。自持枪教俞大猷。一时以为韵事。然其言谓一圈枪之功。至于十年。则亦艺师之言。非大将之言也。盖艺师之艺虽工。不过一人敌耳。若大将则须通知各艺之情而善用之。盖艺一也。在一人。则有一人独用之法。在一队。则有一队合用之法。在一阵。则有一阵合用之法。若不能通知。而徒敝精神于一技。则亦艺师而已矣。

火器之害烈矣。历代之。不过发以机石。然至元人之襄阳。则已前无坚城。若夫近代之火器。则始于交趾。而弥甚于西洋。西洋之器。其大者能推数仞之城。能击数十里之远。当之者无不糜烂。自有此器。而守者不可为守。战者不可为战矣。自兹以往。器之多将弥甚。火之毒将弥烈。生灵几何。堪此涂炭。尝欲思一断绝之法而不得。因念国家既有此器。将凭以为长城。欲尽去之。不可得矣。宜制为厉禁。凡火器药物之官。皆如天文官世袭。此外不许私习。设火器营于京师。京师而外。不得用火器。诸边镇当用者。皆自京师给遣。或四方有寇盗者亦然。事平仍归京师。庶四方不习其法。不至流毒而已。

古者兵刑皆出于学校。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此刑出于学校也。在泮献馘。在泮献囚。此兵出学校也。惟知学然后可以刑人。惟知学然后可以杀人。此皆王道一贯之事。自后世分兵刑于学校。而兵阵遂属之于悍将武夫。法律遂属之于法家酷吏。可慨也。

家兵日知录

顾炎武

古之为将者必有素豫之卒。春秋传。冉求以武城人三百。为己徒卒。后汉书朱传。交趾贼反。拜隼刺史。令过本郡简募家兵。张燕寇河内。逼近京师。出为河内太守。将家兵击郟之。三国志吕虔传。领泰山太守。将家兵到郡。郭祖公孙犊等皆降。晋书王浑传。为司徒。楚王玮将害汝南王亮。浑辞疾归第。以家兵千余人闭门距玮。玮不敢逼。

元史顺帝纪。至正十三年。立南阳邓州等处毛葫芦义兵万户府。募土人为军。免其差役。令防城自效。因其乡人自相团结。号毛葫芦军。故以名之。柔尔直班传。金商义兵。以兽皮为矢房如瓠。号毛葫芦军。甚精锐。大学衍义补。今唐邓山居者。以毒药渍矢以射兽。应弦而倒。谓之毛葫芦。成化三年。国子监学录黄明义言宋时多刚县夷为寇。用白芥子兵破之。白芥子者。即今之民壮也。

少林寺中。有唐太宗为秦王时赐寺僧教。其辞曰。王世充叨窃非据。敢违天常。法师等能深悟几变。早识妙因。擒彼凶孽。廓兹淨土。是时立功十有三人。惟昙宗拜大将军。余不受官。赐地四十顷。此少林僧兵所起。宋史。范致虚以僧赵宗印充宣抚参议官。兼节制军马。宗印以僧为一军。号尊胜队。童子行为一军。号淨胜队。然则嵩雒之间。固世有异僧矣。嘉靖中。少林僧月空。受都督万表檄。御倭于松江。其徒三十余人。自为部伍。持铁棒。击杀倭甚众。皆战死。嗟乎。能执干戈以扞疆场。则不得以其徒而外之矣。宋靖康时。有五台僧真宝。与其徒习武事于山中。钦宗召对便殿。命之还山。聚兵拒金。昼夜苦战。寺舍尽焚。为金所得。诱劝百方。终不顾。曰。吾法中有口回之罪。吾既许宋皇帝以死。岂当妄言也。怡然受戮。而德佑之末。常州万安僧起义者。作诗曰。时危聊作将。事定复为僧。其亦有屠羊说之遗意者哉。

将帅家丁

赵翼

两军相接。全恃将勇。将勇则兵亦作气随之。然将亦非恃一人之勇也。必有左右心膂之骁悍者协心并力。始气壮而敢进。将既进则兵亦鼓勇争先。此将帅所贵有家丁亲兵也。前代如韩岳之背嵬军之类。固有明效。即明史所载。如景泰中。杨洪家苍头得官者十六人。成化中。王越多荡跳士为腹心。与寇搏战。数有功。嘉靖中。倭寇海上。诏故将何卿沈希仪。率家众赴苏松军。卿传马永为将。蓄家丁百余。皆西北健儿。骁勇敢战。帝问将于李时。时以永对。且曰其家众可用也。永传马芳蓄健儿。尝令三十人。出塞四五里。多所斩获。芳传梁震蓄健儿五百人。镇大同。大同卒骄。连杀巡抚总兵。及震至。惮其家众。皆帖然不敢动。震歿后。健儿无所归。诏编之军伍。后将犹得其力。震传万历中

。李成梁帅辽东。收四方健儿。给以厚饩。用为军锋。所至有功。健儿中。如李平胡李宁等。后皆至将帅。成梁传辽事急。诏废将蓄家丁者赴军前立功。赵率教传宁远军变。围袁崇焕署。时满桂亦在城中。诸叛卒惮桂家卒勇猛。不敢肆。结队而去。桂传天启末。宁远告警。诏废将侯世禄率家丁赴关听调。世禄传都司张神武用袁应泰荐。率亲丁二百四十余人驰至广宁。神武传副总兵祁秉忠亦以应泰荐。率私丁守蒲河。秉忠传赵率教收复前屯。亦率家丁三十八人以往。率教传宁远之战。总兵金国凤愤将士恇怯。率亲丁数十。出据北山力战。国凤传崇祯中。总兵侯良柱战死。其子天锡。疏请率父旧人。自当一队。诏赴杨嗣昌军立功。嗣昌奏。天锡所将丁二百六十人。皆敢战。良桂传此将帅亲丁之成效也。承平之世。将领皆雍容裘带。岂复招练壮勇。以为家丁。即其所选用亲兵。亦多取韶美便捷者。以给使令。一旦临戎。将无左右可倚之士。既缩胸而不敢前。兵无统率向前之将。自畏怯而不敢进。毋怪乎不能立功也。然蓄养壮丁岂易有此费力。惟有选拔兵丁。练以技勇。结以恩信。庶缓急尚有可恃。古名将如韩岳等。既有背搜军。吴璘亦以迭阵法教士伍。戚继光谓兵不练必不可用。故所至以练兵为急。初官浙江参将。见卫所军不习战。乃请募金华义乌人三千。教以击刺。短长互用。由是军独精。又因地形制阵法。一切战船火器器械。精求而更置之。平倭后。移镇蓟门。又征浙兵三千。来训蓟兵。初至。阵于城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动。边军大骇。自是始知军令。继光传谭纶在浙。亦重练兵。立束伍法。裨将以下。节节相制。分数既明。进止齐一。未久。皆成精锐。纶传南京初设振武营。兵部尚书张鳌请以刘显为指挥僉事。专训练。显传显亦为当时名将。所至有功。故知训练有素。则一兵得一兵之用。即不能蓄家丁。尚可藉此为爪牙也。

车战

储大文

威武毅俞武襄皆善车战。穆宗时。武毅总理蓟昌保定练兵。尝疏曰。蓟镇之地有三。平易交冲。腹内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险半易。近边内地之形也。山谷狭隘。林莽蓊翳。边外迤北之形也。战于平原。莫过车。战于近边。莫过骑。战于边外。莫过步。三者俱备。乃可选相为用。又三者虽各自为用。然亦必相须为用。故御冲以车。卫车以步。车以步卒为用。步卒以车而强。骑为奇兵。随时指麾。其势盖兼资也。车之上为女墙。以捍矢石。下有活裙。以出战卒。如虏以数十骑挑战。则不应。或虏大势至五十步。则火器齐发。近车丈余。步卒于车下出战。其远者不离车五步。倦则少休车内。仍以火器施之。更番迭出。如环无端。虏之弓矢马力。弗能当也。而论变用车六败之法。尤可谓动而不括。其说曰。临阵心乱。火药自焚。一败也。今置火药于别车。约以严刑。此一

变也。往者用车为守。车钉于土。人避于中。虏得聚攻蹈犯。集薪燃燎。二败也。今用车以战。行而不止。步卒恃车。出没其下。此二变也。往者车制不如法。守则不能蔽伍。战则不能飞冲。三败也。今之制式。外捍冲突。内卫战士。战则与士卒并进。退则卫士卒之后。虏聚攻则不及焚。蹈犯则不能近。此三变也。夫车如王道。大用之则王。小用之则亡。往者兵不踰万。车不过二百辆。虏数万骑。四面环攻。小敌之坚。适大敌之擒。四败也。今用车必十万或五万。各开驰道。星碁错峙。高下原隰。占地十余里。虏四面环攻。势分而弱。我面面足以制之。血脉贯通。臂指相应。一营势危。诸营协救。此四变也。车战宜平原。而蓟多山险。或不能用。五败也。夫以地就车。地不可移。以车就地。随地得便。以车塞险。遇险尤利。有如地容数车。则数车为一营。地容百千车。则百千车为一营。随地为势。分而不可断。聚而不可乱。何尝难于险仄而遂为拘方之器。此五变也。往时无制之兵。人各一心。号令不习。畏敌而不畏将。使之用车。即专恃车以为命。六败也。今且万人一心。上下同欲。畏将而不畏敌。有必死之志。不专恃车而藉以为导。此六变也。夫兵法。全国为上。守险。正全国之道也。车营。正守险之用也。三者合练。虏不能冲突。此节制之师也。诏下督蓟辽谭襄敏议。襄敏议如武毅指。于是命习车战。与南兵敌台之议。互为表里。而练兵功卒成。蓟镇不举烽燧者。且四十年。武襄谪大同立功。创独轮车。用人推挽。翼以步骑。上下山。拒马便利。神宗初。大同巡抚李文进上其制于朝。遂置兵车营。命武襄佾书后府。领车营训练。京营有兵车。自此始。然则武襄之学于赵本学者。固不止得水战之秘。而武毅制鸳鸯阵。队长执牌居前。军士十人分翼于后。五兵长短相杂。攻守互施。变化若神。殆隐括车战步战骑战之法。而用之有偏全。阵之有次第。所谓以奇为正。以众乘寡。以实击虚。南北水陆一机也。汉卫青武刚车。晋马隆偏箱车。唐马燧车制。古今论兵多祖之。宋李纲欲御金人铁骑札子论之尤详。其要语曰。古人名车曰革车。盖冒之以皮。防敌火攻耳。此又与武毅置火药别车之说互为表里。惜房管刘秩辈雅不讲其法。而世又以管秩而并訾之。

禁兵器日知录

顾炎武

王莽始建国二年。禁民不得挟弩铠徒西海。隋炀帝大业五年制民间铁叉搭刃之类。皆禁绝之。寻而海内兵兴。陨身失国。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中外凡汉民持铁尺手挝及杖之有刃者。悉输于官。六月。括诸路马。凡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汉民悉入官。二十六年。括天下马。一品二品官。许乘五匹。三品三匹。四品五品。二匹。六品以下。皆一匹。陈天祥传兴国军以籍兵器致乱行省命天祥权知本军事天祥命以十家为甲十甲为长弛兵器以从民便境内遂平其后代

者务更旧政治隐匿兵者甚急天祥去未久而兴国复变邻郡及大江南北诸城邑多乘势杀其守将以应之

顺帝至元三年。禁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持军器。凡有马者拘入官。已而盗充斥。攻陷城邑。至正十七年。命山东分省团结义兵。每州添设判官一员。每县添设主簿一员。专率义兵。以事守御。故刘文成有诗曰。他时重禁藏矛戟。今日呼令习鞞。呜呼。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古之圣王则既已言之矣。

汉武帝时。公孙宏奏言禁民毋得挟弓弩。吾邱寿王难之。以为圣王务教化而省禁防。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宇内日化。方外乡风。然而盗贼犹有者。郡国二千石之罪。非挟弓弩之过也。诚能明教化之原。而帅之以为善保家之道。则家有鹤膝。户有犀渠。适足以夸国俗之强。旧唐书郑惟忠传引吴都赋而不至导民以不祥之器矣。

古来用兵兵多者败

赵翼

古来用兵。往往兵多者败。兵过多则号令不齐。气势不贯。必不能有臂指相使之用。且为将者有恃众之意而谋多疏。为兵者亦有恃众之心而战不力。自三代以后。能以多取胜者。惟王翦灭楚以六十万人。韩信破赵以二十万人。垓下之战。汉兵六十万人。裴行俭破突厥擒阿史那奉职以三十万骑。郭子仪收复西京以三十万众。明太祖取中原以二十万众。征云南亦以二十万众耳。其它如冒顿以四十万骑围汉高于平城。突厥始毕可汗以数十万骑围隋炀于雁门。契丹以三十万骑败周德威于新州。蒙古阔端以五十万众破曹友闻于大安军。此又当别论。北俗号令简而心志一。故能以多取胜。中土所不及也。至如明太祖破陈友谅。亦以二十万众。然友谅是时且六十万。则不可谓明兵之多也。其以多致败者。长平之战。赵括兵四十万。为秦所坑。章邯攻赵。项羽破之。被坑者且二十万。其多可知也。汉高以五诸侯兵五十六万人伐楚。入彭城。为项羽三万人所破。溺死者二十余万。龙且以二十万救齐。韩信击斩之。吴王濞兵二十余万。周亚夫击走之。新莽时。王寻王邑以四十二万兵围昆阳。为光武所破。铜马诸贼合数百万。亦为光武所破。官渡之战。袁绍兵十余万。曹操兵仅十分之一。击破之。赤壁之战。曹操治水军八十万。周瑜以三万人破之。刘聪以十余万陈于洛西。石勒以四万人破之。淝水之战。苻坚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其先至者已三十万。乃为谢元等八万人所败。吕光攻龟兹。龟兹王帛纯。引獫狁诸国兵七十余万。为光所败。葛荣向京师。众号百万。尔朱荣兵七千。众寡不敌。葛荣闻之大喜。令其众办长绳。以为至便缚取。尔朱荣乃为奇兵大破之。及尔朱兆以二十万收邺。高欢马不满三千。步兵不满三万。大战破之。渭曲之战。高欢将二十万众。宇文泰不满万人。破之。沙苑之捷。宇文泰又以七千兵

破欢十余万。乃如战所。准当时兵数。人种柳一株以旌功。凡七千株。后宇文泰又与欢战。虽斩高敖曹。然是日置阵既大。首尾悬远。彼此不能相知。遂大败。烧营而遁。则亦以兵太众也。

隋文帝灭陈。合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晋王节度。然贺若弼韩擒虎先入建康。擒后主。兵纔八千耳。其时陈将鲁广达等。阵于白土冈。亘二十里。乃为贺若弼等所破。炀帝征高丽。凡一百十三万人。馈运者倍之。竟溃于萨水。宇文述等九军共三十万。先度辽。其脱归者仅二千七百人。窦建德之救王世充也。置陈虎牢下。长二十余里。为秦王所擒。突厥犯塞。黑齿常之以二百骑破其三千骑。安禄山之反。潼关之战。哥舒翰以二十万众为崔干佑所败。尹子奇兵十三万。张巡许远以六千八百人败之。九节度之师溃于相州。步骑兵六十万。黄巢入潼关。兵六十余万。呼声震河华。及据长安。李克用以四万人破走之。契丹将阿古只以骑兵五百。败老相军三万。石晋杜重威以三十万众击辽。辽将高谟翰以三百骑杀其先锋。余兵皆走。辽天祚使萧里步骑十万讨女真。阿骨打兵三千七百。至者仅二之一。力战破之。辽又使邪律讹里等骑二十万步卒七万来伐。阿骨打又败之于阿娄冈。辽又使萧特末将骑兵五万步卒四十万。讨女真。并辽主自将。亦俱为阿骨打败于护步答冈。张浚富平之败。兵四十万人。马七万匹。宋将黄迪等。以兵三十万栅于文水县。金突合速以兵九千败之。杀八万余人。时康民率兵十七万。扞不野败之。又以骑三千。败淮南兵十万余人。及和尚原之战。兀朮以十万众为吴玠所败。仙人关之战。撒离喝亦以十万众为吴玠所败。刘麟刘猊三十万众。杨沂中等破之于藕塘。夏人二十万骑。李显忠以所部八百人破之。顺昌之战。兀朮韩常兵十余万。为刘锜所破。金主亮南侵。兵六十余万。虞允文败之。完颜九斤胡沙虎以四十万众伐蒙古。败于会河堡。银青众二十万。亦为蒙古木华黎所败。已而蒙哥以五十万众。败于宋合州城下。遂死。又察罕兵八十万围庐州。为宋杜杲败去。贾似道之溃于江上也。兵十三万。凡此皆以多致败。历历可考者也。

其以少击众战功最著者。如合肥之战。张辽李典以步卒八百破孙权兵十万。后秦姚萇以千余兵破雷恶地三万余众。乃命军士各植一木于棚孔以旌功。或疑营地太小。萇曰。吾自结发以来。未尝如此以少胜多者。正以少为奇耳。高昂以十余骑破尔朱羽生兵五千。宇文忻以五百骑破尉迟迥精甲三千。薛万彻以百骑击败窦建德兵十万。薛仁贵以卒二千攻扶余。杀万余人。马麟从李光弼攻史朝义于北邙。以兵五百。出入三反。败其众十万。光弼曰。吾未见以少胜多如马将军者。李嗣源救幽州。契丹万骑遮山口。嗣源以百骑冲破之。杨业以数百骑出雁门。破契丹兵十万。杀其将驸马萧咄李。刘沟堡之捷。刘昌祚以二千骑败夏人万骑。李师中上其功。谓西事以来。以少抗众。未有如此者。燕达以五百

人抗夏人三万骑。九战皆捷。岳忠武以八百人破盗王善等五十万众于南熏门。以八千人破曹成十万众于桂岭。以嵬背八百破兀朮于顺昌。又以五百。破之于朱仙镇。皆败其众十余万。金完颜陈和尚以四百骑。败蒙古兵八千于大昌原。而尤最奇者。宋武帝微时。以数十人觐孙恩。遇贼众数千。便与战。所将人俱死。帝独奋长刀。所杀伤甚众。南齐周盘龙子奉叔。单马率二百余人陷阵。虜万骑围之。一骑走还报奉叔已歿。盘龙驰马奔入。时奉叔已大破虜。得出在外。不见其父。复跃马入。父子两骑。萦绕于数万人中。虜遂大败。陈侯安都以十二骑破齐阵。禽其仪同乞伏无芳。又刺东方老坠马。萧摩诃与北齐战于吕梁。以七骑破齐军。夺其大旗。及周灭齐。遣将争吕梁。有精骑数千。摩诃领十二骑入周军。斩杀甚众。隋张须陁以五骑觐贼。遇贼裴长才等二万奄至。围之数重。力战而出。唐王君廓以十三人。破郭士卫等兵一万。宋之悌应募击驩州蛮。与壮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贼。曰獠动即死。贼七百人。皆不敢动。遂平之。金阿骨打以十人击走辽兵于混同江。刘整在宋时。以十二人入金信阳军。擒其守。时以为唐李存孝以十八骑拔洛。今整更少。乃书其号曰赛存孝。元浑察征乞失哈里。敌兵二千。浑察以勇士五十人。破之。扬子桥之战。张宏范以十二骑渡水败姜才军。明初洛水北之战。常遇春以单骑入元军。敌二十余人刺之。遇春殪其前锋一人。大呼驰入。壮士从之。敌遂大溃。傅友德攻山西。扩廓万骑突至。友德以五十骑冲却之。丁德兴从攻洪山寨。以百骑破贼数千。成祖靖难兵起。款台以十二骑破南兵三千人。东昌之战。薛禄以五十骑败南兵数百。又皆古今所罕觐者也。按癸辛杂识。贾似道命廖莹中刊奇奇集。萃古人用兵以寡胜众如赤壁淝水之类。成一书。自诧其援鄂之功也。其书今不传。今姑撮诸史所载于此。

尔朱荣既破擒葛荣。其众皆降。尔朱令各从所乐。亲属相随。任其居止。于是数十万众。一朝散尽。待出百里外。乃始分道押领。随便安置。人服其处分机速。唐书秦王世民破擒窦建德。俘获五万人。即日散遣。使还乡里。乘其溃散之势。遣之使还。莫不偃帖而去。众既无主。自不能复啸聚为乱。而我亦免安插供馈之烦也。

明边省攻剿兵数最多

赵翼

明边省凡有攻剿兵数最多。盖皆就近调用民兵土兵。故饷省而兵易集。非悉用官兵也。考永乐中征安南。用兵八十万。张辅传正统中征麓川。用兵十五万。王骥传景泰中讨都匀苗也富架。用兵八万。顾溥传成化中韩雍讨大藤峡。先以兵十六万破修仁荔浦贼巢。韩雍传王越奏起兵搜套。须兵十五万。王越传宏治中闵珪讨永安猺。用兵六万。闵珪传正德中思恩府岑浚与田州岑猛相杀。总督

潘蕃讨之。用兵十万。潘蕃传嘉靖中。岑猛谋乱。总督姚镛讨之。用兵八万。姚镛传是时欲征安南。议用兵十三万二千余人。毛伯温传元江上舍那鉴乱。巡抚鲍象贤讨之。用兵七万。鲍象贤传吴桂芳令俞大猷讨翁源贼李亚元。用兵十万。殷正茂令大猷讨韦银豹。用兵十四万。俞大猷传曾省吾令刘显讨都掌蛮。用兵十四万刘显传李锡讨府江猺。用兵六万。讨古田猺。用兵十万。李锡传殷正茂讨蓝一清。用兵四万。张元勋传张岭讨新宁恩平贼。以三万人破贼巢二百余。斩一万四千余。史称岭南用兵。从未有以少胜多如此者张岭传可见边地用兵动以十数万计。若必一一皆官兵。安得如许兵数。且费亦不訾。则调用民兵土兵之法不可废也。元末已调苗帅杨完者入内地剿寇。明洪钟之剿川贼。调永顺土兵。陈金之剿江西贼。调田州土兵。王守仁之剿大藤峡。张经之御倭。殷正茂之征古田猺。李化龙之平播州。朱燮元之平奢氏安氏。无一不兼用土兵。甚至石柱等土兵。且调往朝鲜辽东。万里攻战。当时征调既惯。土兵皆习见以为当然。无敢有后期者。而守仁之剿浣头桶冈。及擒宸濠。则并不用土兵。而专用民兵。承平日久。无复有征调民兵土兵之事。一旦欲用之。且将骇怪而莫肯应命。是又当于无事时加惠土司。使之勤操练以备调遣。而前明民壮之例。金其丁者免其粮。见兵志按季肄习以防不虞。其法亦当讲求于平素也。

用兵有御史核奏

赵翼

明内地用兵。多有巡按御史。及监军纪功御史等官。从旁核奏。此亦防欺蔽之一法也。如赵辅从韩雍讨大藤峡贼。封武靖伯。镇广西。已而蛮又入浔州。巡按端宏。劾其妄言贼尽。不罪辅无以示戒。辅传左都督刘聚镇陕西。孛罗满都鲁札加思兰等入寇。杀掠数千里。聚与王越反以捷闻。纪功员外郎张谨劾之。谓其报首功百五十级。实止十九级。聚传许宁镇大同。小王子入寇。宁等战败。反以捷闻。巡按程寿震发之。宁传广宁失事。巡抚陈瑶反以捷闻。巡按耿明等劾其欺罔。明传洪钟讨川东贼。不能击。馘良民为功。巡按王纶纪功御史汪景芳共劾之。纶又奏钟乐饮纵游。致贼自合州渡江陷州县。钟传陈金讨王浩八。听其伪降得逸去。纪功给事中黎奭劾之。金传亦不刺等入寇甘肃。掠陷堡砦五十三处。巡抚张翼。镇守太监朱彬。反冒奏首功。巡按成文发其奸。文传此皆见于各列传者。用兵固当责成领兵官。勿使人从旁掣其手足。然徒听领兵者奏报。其谁肯自言畏。自言败。势必粉饰迁就。以掩罪冒功。有巡按等官从旁奏报。则诸将稍知儆畏。不敢避贼玩寇。此不特防欺蔽。亦隐寓伺察催督之法也。

戊戌武会试策问

李绂

问武科之设。自唐迄今。代有损益。其法可约略举欤。唐设武举科。得郭子仪。宋详定武举法。得狄青。人材未尝不出于此。而苏氏洵讥武举法疏。谓以弓马得者。不过羸材。而以策中者。亦皆章句无用。其信然欤。我 国家文武并重。皇上宵旰求贤。每武科 殿试。阅试再三。然后定其甲第。近复因台臣所请。设立好字号。分别取中。奉行者诚能矢公矢慎。弓马技勇。宜无遗材矣。顾外场所试。仅战将之长。若大将之略。则有不止此者。故复有论策之试。将以规士子谋谟智略。不可以浮辞塞也。用兵之略。固非一端。而营与阵尤为先务。营者止之阵。而阵者行之营。试就二者言之。其止而安营也。中军何以镇摄。四外何以巡徼。无事何以不懈。寇至何以不惊。车箱鹿角何以联。樵苏井泉何以供给。能一一指而言之乎。其战而布阵也。居中何以指麾。左右何以策应。前何以迎。后何以拒。进止何以克齐。更番何以不乱。耳目何以一。心力何以同。皆具有成法可言者耶。若夫天有阴晴寒暑之异。何以应乎天。地有山川险易之殊。何以因乎地。众有分合。事有迟速。劳逸异其势。主客异其情。欲随机而应之。其道安在。多士尚明敷陈。毋蹈昔人所讥。以增制科之重。所厚望焉。

练兵阵法疏道光元年

直隶提督杨芳

钦奉 圣训。教练兵丁。欲期一日有一日之功。一兵有一兵之用。钦此。窃惟人之气力。日用则强。日惰则脆。按日除常操之外。其提镇将备千把外委各衙门。即责成各本官。其堆卡拨汛各处所。即责成各队目。随时随处。频频训练。旦暮为之。凡练射。其力在拳。归正于腕。运用在推。责其正身齐足。左手平推百次。右手如之。两手合推百次。以三百次为度。回手掌心对面。出手截掌对靶。务要膀平指。取通身之力。练归左右。截掌自然。拳定腕正。弓力自增。射的有准。凡练鎗。其力在肘。归稳于腰。运用在托。责其踏步播腰。左手执砖一块。如举鎗式。数二十字之久。能以肘定腰稳。可期鎗出无虚。凡练骑。其力在腿。归重于足。运用在躡。随处设立马鞍木架。较常马高五寸。牢扎鞍蹬。责其以足登蹬。不许攀援。左右上下。又以手据鞍。不许登蹬。左右超距。各二三十次。能得腿足力强。自然身轻●稳。分抹秋。骑射自如。至于长矛。乃弓箭兵丁兼习之艺。临敌众矛齐刺。只要封闭得力。不须跳舞花势。其藤牌现操阵式。极其活便。毋庸另立练法。以上各项技艺。固不必使其劳顿太过。亦切勿任其安闲自疲。行之日久。工夫无间断。自能一日有一之功效也。夫胆有大小。气有勇怯。均难凭识。似应于精壮之中。再酌以众擎易举之法。臣思胆气生于武艺。而武艺非阵法归宿。譬如虎离山谷。犹畏犬欺。束之以阵。庶几出而有节。入而有制。勇者不得独冲。而蹶怯者不得畏葸而北。我

国家常操大阵。进步连环鎗。最为行军利用。超越千古。臣愚昧之见。于常操之外。另加以车骑。合步兵连环鎗。三者互相融结。参会大阵。翼前顾后。折冲御侮。最为得力。窃拟每敞车一辆。倒缚大二枚。口向后。用兵倒推而出。平举车辕。即为架。别用拒马椿。以藤牌刀矛鎗箭护之。夹峙车左右。敌至二百步内外。大击之。百步内外。鸟鎗并击之。五七十步。弓箭合击之。骑兵五名在后。以备左右冲突。合之押运军帐火器箭枝。共兵六十四名为一队。闲时责成各千把。于本管哨内如数挑定。轮流日操一队。更番演习。计五队。共兵三百二十名。归将备一员督练。至六日。合操一次为一阵。临敌仿积卒星体。五队站成梅花式。用前三队击贼。得犄角之式。为正兵。后二队接应。为奇兵。递而增之。五阵为旅。镇将统之。五旅为军。大将统之。一兵有失。责在千把。一队有失。责在将备。一阵有失。责在镇将。如遇更代。击鼓为节。以后左队抢出中队之前。成锐进之势。再以后右队抢出前右队之前。成斜飞之势。再以中队抢出左前队之前。复成犄角之势。层层正奇变幻。左右前后顾持。俾整暇有序。若限于地势。去车用。两兵抬打一。容队则队。容阵则阵。疏密有法。南北均能适用。设遇密箐山谷。如鼠穴中。队队间隔。分段直入。层层接应。亦最相宜。此练兵克敌。均能一兵有一兵之实用也。

直隶额兵。三万八千三百二十五名。按四成挑派。可得兵一万五千三百三十名。能成二百四十队。臣到任后。曾与督臣往返札商。先按二成挑备整顿车刀矛战弓马鞍雨具。意见相同。接准覆信。督标已挑备一千二百五十名。现在操演。臣提标中左右前城守五营。曾经挑备一千名。已经演有成式。此次巡阅山永三屯两协。天津镇所属各营。逐处讲究。已经挑备一千六百名。再拟饬知河屯协八沟昌平两营。挑备六百名。并知会宣化镇挑备一千二百五十名。正定镇挑备七百名。大名镇挑备八百名。共兵七千二百名。以六千四百名成一百队。以八百名作为冲锋策应。取限来春将器械一切一律整顿齐全。以备不时之需。随后再赶办二成器械。再臣谨按宋吴璘郟家弯之战。用迭阵法。败敌数十万之众。其法以拒马为限。用长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约贼相搏百步内。则神臂先发。七十步弓弩并发。次阵如之。俟其疲。则更代之。遇更代。则以鼓为节。骑两翼以蔽于前。阵成而骑退。谓之迭阵。战士心定庶能持满。敌虽锐不能当也。我 圣祖仁皇帝亲督大军。平噶尔丹于昭莫多。大将军费扬古。及将军统领博济孙思克硕岱等。秉承 方略。分兵三队。设拒马椿。步列以待。诱贼万众来犯。我兵鸟鎗弓矢齐发。藤牌兵继之。自未至酉。战数十合。贼势披靡。兵皆上马冲击。乘夜追杀三十余里。斩擒殆尽。噶尔丹自变量骑远窜。亦即此法至于大。更为行军利器。用以夹峙藤牌拒马。于古法较为得力。惟大过重。须用四轮托车。艰于载运。臣思

古有车战之法。霆击风驰。何往弗胜。山水形势。今古如一。古以箭弩卫车。今益以鎗火器。其功更十倍于古。凡市上农间大小轻重车辆。均能随时随处购之。今之城守库贮。皆有五十觔以上百觔以内威远劈山子母等。缚置车辕。极其便利。兵多则操三百二十人之阵。兵少则操六十四人之队。间时操演精熟。使官兵咸知运用。以备战阵。较之古法。尤为精密也。除常操额存军器外。谨列阵法车械图式于左。

收辑技勇疏乾隆十九年

福建布政司德舒

窃惟闽省。昔号南蛮。前明沦为盗藪。我朝定鼎以来。渐仁摩义。缙绅效力宣猷。士民读书守法。固已駸駸风俗移易。而结习相沿。时有奸宄。旧染未能尽除。地方尚称难治。臣在闽数年。详细采访。熟求其故。只因闽地僻处海滨。又多深山邃谷。习尚强悍。以好勇狠为能。毋论秀顽。好学拳棒。往往创立会名。联合声势。原其初意。不过图御外侮。迨聚集日久。结交既广。或恃勇技过人。或逞机谋聚众。肆然无忌。遂刊伪印。散伪。妄悖猖狂。蛊惑人心。蹈叛逆之罪而弗悟。究之其间好事生衅者。不过数人。而事不豫防。势遂渐炽。愚民堕入牢笼。误罹法网。牵连株累。情亦堪悯。夫人情稍有技能。必不甘于沦没。果其膂力技艺可观。心思材智出众。顾令幼而壮。壮而老。老而郁郁闲居。精神意气。一无所事。势必纷纭不靖。宋臣富弼。曾言。凶险之徒。读书应举。仕进无路。心常怏怏。以至讨寻兵书。习学武艺。因此张大胸胆。遂生权谋。往往晦名诡姓。潜迹遁行。密相结煽。此辈散在民间。纵无成谋。实能始祸。要在得人而縻之。苏轼亦云。穷其党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党不可胜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明臣邱浚尝言。纷纷扰扰之徒。为人所劫制者。心无定志。为利而动。既可以诱胁而来。亦可以哄吓而去。无足虑者。所虑者。羸知文义。识古今者尔。其言足以动众。其智足以设谋。其纵横诡秘机略变幻。尤易惑世欺人。平时宜有以收拾之等语。方今天下一家。圣主德威。无远弗届。惟是安不妄危。是以厘奸惩暴。常切宸虑。臣窃思一乡一邑。其有善习拳棒。胁力过人。更或羸识机谋者。州县为亲民之官。管辖不过百里。果能心访查。何难周知。惟是形迹未着。无瑕可指。既难即置之于法。且例载游手好闲。不务本业。或演弄拳棒教人。及投师学习。罪止枷责。是依例决罪。仅能惩戒于一时。终难革心于日后。且其赋性凶顽。散在民间。良民受其戕贼。实为地方隐累。臣愚昧之见。与其重惩于事后。不若严饬于未然。应请嗣后查有肆虐闾里。鼓动愚顽。恶迹昭著者。州县究询明确。将为首之犯。解省定案。除照依所犯本法惩究外。发解直隶河南等处安插。去其首恶。则伙党自解。其有膂力超越。技艺纯熟。心思材智。实有机谋者。虽现在尚

无过犯。亦不得不收束其身心。臣伏查雍正九年。钦奉 世宗宪皇帝谕旨。各省中膂力出。艺勇出众之辈若听。其弃置无用之地。深为可惜。令各督抚等召募拣选。咨送兵部。拣派官员。训练教习。以备军旅之用。 钦遵在案。恭绎 谕旨。 圣意渊深。似应密令州县细加采访。开明姓名住址。先行密禀督抚。再加详查明确。拣选举报。咨送兵部。请 旨发交巡捕三营。及直隶等省。并沿途各标。给食名粮。效力试用。着有劳绩。量加赏拔。如技勇尚在次等。而举动不驯者。酌量本省督抚提镇各标。给粮铃束。既因其材而用之。实束其材而驭之。使身隶羈縻。心无他向。再查滨临江海。崇山迭嶂之区。足以藏奸者。恐不止闽地一省为然。可否 皇上密飭各省督抚严谕州县。一体察访查办。如此。庶已犯者有所惩创。而未形者潜可转移。操纵在官。动有稽察。且迁徙异处。人地生疏。难以施其伎俩。更使该处士民。晓然有犯即治。以端趋向。知所儆惕。则稂莠既除。嘉禾自植。地方咸登宁谧矣。

军器归营制造疏顺治十三年

南赣巡抚佟国器

窃惟用兵之要。最重军器。兵不坚利。与徒手同。诸凡弓矢盔甲火药铅弹之类。此三军性命所系。亦 国家地方安危所关也。设有一件不精锐。临阵一人失利。则大众披靡。重大之务。孰过于此。我 朝经制。计兵计饷之时。有额定军器银两。归藩司与都司设局制造。所用工料。则有部价值。凡各营缺用。则具文申请。悉由督抚批给。以杜冒滥侵克之弊。综核洵不爽矣。然臣抑有虑焉。各省物料。其价值之不齐。不啻霄壤。且造一器。或适于用。或底于精。用力悬殊。明臣戚继光有云。航海者渔人而造舟者梓人。彼何与于利害而劳苦以经营之。加倍以赔补之。不过苟且塞责而止。此制军器炼火药。当任武臣。不当任文臣之明鉴也。况司出纳者。其于价值。惟知屡估屡减。以为省一金。则为公帑一金之用。且为工役杜侵渔之端。不知为工役者。如果怀不肖之心。则虽愈估愈减。止于器具剥削而私侵之数原不减也。若其工料本贵给价不敷。则虽造成器具。总属无用之物。所谓惜小误大。其害可胜言哉。据臣之见。莫若以军器一项。归营制造之为便。虽有见在军器。而每年修造。原不可少。况建威销萌。火药关系尤重。似应每营额给军器火药银若干。以为修补练习之费。悉听营官监督制造。分给各兵。每季一送道官稽核。督抚按臣。不时点。务期件件完备。件件精利。用过钱粮。即令每年造册报销。如或远出征讨。或贼来守御。则弓矢火药等项。动费不貲。许另议补给。将领自造自用。于己之性命得失相关。其为冲锋克敌之计者。无所不用其周密。必不苟且简略。徒取完数而已也。伏祈 敕谕通行查议。原有额设军器银两。相应均派各营。照依兵数。每年支领若干。倘或不足。则搜查何项银两改给。与兵饷一同支领。以后

盔甲剑戟不坚利。弓矢火药不齐备者。则其将之才能方略可知。应听各道官据实揭报督抚按具疏纠参。如不揭报不纠参者。治以徇庇之罪。则武备壮而军容盛矣。

筹干粮练兵丁备军装疏乾隆五十年

陕甘总督福康安

钦奉 上谕。据俞金鳌奏称。闻得从前陕甘兵丁。平日皆预备干粮。一遇征调。即可克期起身。自平定准噶尔回部之后。遂因循不复储备等语。兵丁干粮。自应平时筹办。以备缓急之需。如恐有霉朽。原不妨出陈易新。

抵放兵饷。着传谕福康安即心妥办。以复从前旧制。将此遇便传谕知之。钦此。仰见我 皇上睿虑周详。念边陲之至意。臣检查乾隆初年。署宁远大将军查郎阿条议。陕甘各营。原有储备征兵裹带口粮之制。嗣因平定准噶尔回部以后。日久因循。遂停预备。今荷 圣明指示。自应妥为筹办。以复旧规。惟是旧议每兵一名。预备粟米一京斗。白炒各十二斤八两。以为三十日口粮。臣窃以裹带粟米。如无薪水之处不能为炊。不如炒一项即可拌食无须炊爨。且设有军需之事。早则数日。迟或半月。自当安设粮台。若每兵裹带一月口粮。计一人携带三十斤。以千人合计。即有三万斤。势必于军装驮载之外。复添辎重。殊形累坠。不便遄行。兹酌拟每兵备贮炒十五斤。足供半月之粮。令各附近州县。于仓贮麦石内支給。营员磨炒成熟。并制袋标记姓名。收贮军库。仍按季更换。给散各兵。即以抵应得月粮。如有收藏不谨。以致霉变不堪食用者。即着落经管营员赔补。毋许抑派兵丁承领。仍即陆续办制。出陈易新。源源积贮。设遇调遣。立时带起程。即仓猝未设粮台。而征兵亦不虞枵腹矣。但既筹出征裹带之粮。尤须先有训练备战之兵。

臣查陕甘边地岩疆。原属重兵所聚。嗣因节次裁移。兼派屯防口外。以致实兵较少。先于乾隆四十六年。遵 旨议派兵一万六千七百余名。近复蒙添兵三千名。现在添营设汛。布星罗。伏念 国家豢养士卒。无论马步。均属可战之兵。惟是兵多贵精。正当于养兵不用之时。挑选训习。一有调发。即可带领遄征。尤为预备不虞之计。即以兰州省城而论。臣标五营额兵三千名。除额外外委及各营字识。均在额兵数内。又有派往口外屯防。其实在差操兵。共二千七百四十九名。加以城守营现兵五百三名。此内城守营兵。分派墩汛。及每日押解遣犯护送粮饷等差。计不敷用。尚须由臣标五营兵内拨协。又自臣衙门暨各将弁署内。均有该班兵丁。统计拨协应差者。共需七百数十名。计此外别无差使可以常行训练者。已挑出二千余名。勤加操演。即该班之兵。每日在署。仍可亲试技艺。随时训练。其堆拨看兵。亦系轮班。下班之兵。每于下班之日。不废操演。其应差兵丁差竣。仍令归伍演习。则此数百名。亦属可以备战之兵

。至于操演之法。臣查向来绿营阵势。止系两仪四象方圆各式。此皆传自前朝。相沿旧样。平时较阅。虽属可观。临敌打仗。竟无实用。在各营演试之时。明知所习非所用。不免视同具文。饰观塞责。自不若京营阵式讲肄精详。即如九进十连环等势。果能演习娴熟施之行阵。实堪克敌奏功。臣去年抵省后。即仿照京城健锐火器等营阵式。摹送提臣。转发各镇。如式演习。改去故套。以收实用。再如演习连环。原为临阵击贼之用。乃绿营兵丁。平日演放。带药不过数出。药尽而止。设遇临敌之时。敌未退而药已尽。何能制胜。臣操演省标各营。鸟鎗连环。不许拘定出数。惟令多带火药演放。其应否停止。悉听临时号令。庶平常操演。亦如战阵之时。积久纯熟。可免临时生。又绿营施放鸟鎗。均由臂肘。不能擒定鎗靶。有似开弓之势。过于高仰。以致不能得准。且临阵之时。未见贼而鎗已乱放。及贼至而药已将尽。臣严饬各营。如法教演。期于鎗不虚发。庶娴习于平时。不仓皇于临事。其各兵内习弓箭者。习鸟鎗者。习马上鎗箭者。令其每日各照所习之技。在本营分操。逢五之期。各营令在一处比试。为小合操。逢十之期。为大合操。除肄试各项外。即操演九进十连环之阵。臣亲往较阅。即以兵丁之优劣。验将弁之勤惰。分别惩奖。虽值寒冬。不令停止。并酌量各提镇标之大小。令其挑出备战之兵。自二三千名。以至一千二百名不等。西安将军标抚标。亦酌定兵数。均照臣标。认真操演。常无间断。务俾技艺尽熟精娴。计将军督抚提镇各标。共可得二万余。其各协营路额兵。多寡不等。今定以兵数在三百名以上者。即挑出一半勤加操演。计又可得万余。合之两省。足有三万余。训练精娴。一呼即集之兵。注定册籍。由各营送臣查验。如有兵丁事故。及技艺生疏者。即行裁汰。另挑补额。仍将各营将弁预为派定。不派别差专意训练。练兵之员即领兵之员。使将与兵素相娴习。不致临时兵不顾将。将不顾兵。并令各营员弁。将部颁行军纪律教条。时时告诫提撕。俾知临阵退缩者。欲惜命而不免刑诛。奋勇争先者。虽捐躯而终膺赏。庶几军律严明。人怀果锐。一变绿营怯懦之习。俾三万人咸成劲旅。至军兴之际。备带军械火药账房马匹。均关紧要。在冲锋陷阵之兵。势难兼顾。必须另兵经营。俾免分心。亦应早为派定若干。另造一册。将所管军械铅药。及看守账房牵喂马匹各差使。于每兵名下注明。送臣查核。设有缓急。均可按籍而稽。朝调夕发。不虞迟滞矣。

至挑兵入伍之始。尤为吃紧。查绿营积弊。每有年衰技劣。而辄事姑容。亦有出缺挑补幼丁滥数。臣抵省以来。亲自验补。并移行各提镇。严加裁汰。募年力精强之人。毋许徇情滥补。所养马匹。必须饲喂饱腾。牧放得地。毋许减料缺额。臣不时委员查验。如有情弊。即行据实严参。再查行军之法。既有劲兵又资利器。乃绿营一切军械。均非利用。虽年年查验无亏。仍不免有名无实。

即如鎗靶。多系松木制成。外用朱油。徒事饰观。而木质松。不能坚久。臣前在军营。所见鎗靶。一经磕击。即有损坏。当临阵之时。损坏一杆。即少一鎗之用。且鎗靶火机。制造均不合式。以致兵丁施放。不能合手。臣已另给式样。妥为制造。并改为榆木不施油漆。期于朴素坚致。施放便利。又如位。演放不勤。即易锈蚀。且手生。一时不能得准。至弓久张而不弛。岂能及远。又如刀矛。铸造不精。锋铓挫钝。何能歼敌。鸟鎗日久不洗。必致火门滞。岂能擎放迅捷。似此武备废弛。虽有器械。犹之徒手也。惟有随时查验。勤加讲习。力为整顿。总期兵精器利。人器相习。庶几有一兵收一兵之用。至军行遇雨。事属寻常。全在雨具制备便于带。若当乘机进剿之时。或因烘焙湿装。以致迟。坐失机宜。去年刚塔在马家堡之事可为明鉴。臣已饬各营。务将各项妥为备办。庶免临时周章。又臣前在川镇时。各处均有备贮火药。三年五年不等。出陈易新。自抵陕甘。通查各营。其足备三年之处甚少。加以去年剿贼。复有带缺拨缺。现在移行各提镇。查明实贮之数。具覆到日。再行通盘筹酌。另议具奏。谨将臣遵 旨储办征兵。裹带干粮。并即挑演备战兵丁。及整理军装器械各事宜。恭折奏覆。伏祈 皇上睿鉴。

请罢玉田驻防兵丁疏湖广通志

吴正治

我 皇上念京畿重地。鼠盗窃发。民生未安。 特谕枢臣确议。作何分派防守。随经诸王大臣会议。请 命枢臣会同该抚详酌议覆。据称每旗分住二城。则兵有迁移之苦。创造房屋。则钱粮糜费。所有添设各项。均应停止。独以昌平等八城而外。若玉田滦州霸州雄县为冲要形势之地。应添设章京兵丁及房等项。奉旨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议具奏。诸臣持论不一。主前议者云应添设。主后议者云应停止。今闻奉有依前议之 旨。此固 皇上睿虑周详。未雨绸缪之至计也。而臣窃有请者。臣惟致治之要。必在安民。安民之道。止期休息。恭绎 上谕。原从民生起见。则玉田等四城添设章京兵丁之议。其不必者有三。其不便者亦有三。何以言之。迩来畿辅之区。虽常有窃发。不过鼠贼耳。地方有司。苟能心捕治。自可辑宁。固无烦设兵以擒贼。或以成大盗。一时难以解散。则必调重兵。发禁旅。始可扑灭。又非藉数十兵可恃以无恐也。不必者一。昌平等八城参领兵丁。既已星罗布。而丰润开平乐亭。又议增设马兵。犄角相援。臂指相应。倘冲要形势之地。遇有寇警。何难协力穷追。灭此朝食。不必者二。况远近民人。不知为偶尔窃发之鼠盗。不知添设兵丁之多寡。但闻鞞毂之下。无端增设四城满洲兵丁。举动非细。近畿本自无事。何故骇人听闻。不必者三。而其所不便于民者。则以新设之兵。兵民未习。遽难浹洽。民以疑而生畏。兵因动而生骄。其势然也。今玉田等四城百姓。闻

添设师旅。将必有纷纷疑虑者矣。国家承平数十年。一旦使四城老幼。无以自安。一不便也。每城所设防守尉等官。原以督率旗兵。缉拏盗贼。万一耳目未周。约束不严。有如部覆所云。驻防甲兵。与家仆为盗者。虽将该管章京。及该主严行处分。而小民已受荼毒矣。二不便也。部覆霸州雄县滦州城内。原有空地。可营房。其宝坻玉田城内。无有空地。应于城外筑墙立栅。房居住。虽不占取民房。未免劳民动众。且也。地方官吏。保无有借端科诈者乎。安得事事而察之也。三不便也。由斯以观。玉田滦州霸州雄县添设章京兵丁之议。本以为民也。而或致扰民矣。揆诸 皇上爱民如子之心。夫岂相合哉。臣从诸王大臣后。与闻未议。确见此事无益于地方。而将来必有害于民生。是以鳃鳃过计。请将玉田等城议添之兵。亟为停止。以安四城亿兆之人心。以培神京根本之重地。庶近畿黎庶。各得其所。民气完固。而盗贼自消矣。

河南采办硝磺述豫乘识小录

朱云锦

硝磺二种。为军火要需。亦匠艺之所必用。各直省有二物并产者。亦有硝磺俱待购于邻省者。立禁綦严。而夹带透漏之弊。仍所不免。乾隆八年。奉 上谕硝磺为边关严禁之物。久有定例。闻各省沿边口隘。奸民嗜利。往往勾通守口兵役。夹带出口。以图重利。又闻准噶尔境内不产硝磺。每令内地往来之番夷喇嘛。私偷夹带。重价购买。各督抚提镇。当时刻留心。严饬文武员弁。一体实力搜查。以防偷漏。再遣委员于口隘之外。细行访查。如有出产硝磺之处。作何设法防范。毋得稍有忽。该部即行文各省督抚提镇等知之。钦此。经本省巡抚硕公议称召募殷实之人。愿开官硝店者。悉如官盐店之式。准其报官开设。零卖硝觔。听其照时价收买。官为设循环印簿。稽查出入。贫民既可随时售卖。官硝又可期办交。经部议允准立店。遇有采办官硝。及本地匠铺零用。务须明印票。始行发买。现今来豫办硝者。止江西浙江两省。每年委员批填明数目。赴省购办一次。本省产硝之区。需用时自行采办外。其不产硝之区。倾销银两。及花铺所需。本管州县查明匠铺共有几家。每年需用硝觔若干。造册详报。布政司发给印票。购竣之日。即将印票呈缴本处。送司查销。至本省产磺处所。惟河内县李封等村。有废六座。出产铜核。于乾隆三十一年。经议将废。编设天时地利人和六字号。先行开采。天时二。安炉四十座。每年采炼一万五六千觔。每觔价银四分。以备本省及山东各标营配制火药。并民间花等用。五十四年。因天时二产核已竭。请递开地字采炼。嗣于嘉庆元年。湖北逆匪滋扰。各省官兵会剿筹备军火。急需磺六万觔。地字挖采多年。产核已经微细。又需用多而且急。因详部并开利字以资接济。现尚地利二。并开原详章。程只准豫东二省各营匠铺买。用本省抚标满营南北镇买磺。及山东各营并匠铺来

豫买磺之案。均系由抚院行藩司转饬地方官照批卖给。其本省匠铺买磺与买硝同。按字书谓硫磺系阳气入地。遇阴凝结而成者。故其性惨烈。各山温泉多有硫磺气者。传其下即磺矿云。河内在太行之阳。其阴即山西之阳城。两地俱产磺。阳城产地。系县东之东冶山。今泽州府同知驻车拦镇专司其事然阳城每岁可烧炼十一万余觔。而河内仅得万五六千觔。其旺弱相悬若此。且查晋省明中丞疏。称用矿烧磺为时不须半夜。得矿易而煎炼不难。故其价每觔三分。豫省设炉四十座。以终岁计之。每炉止得四百觔耳。得无以地处四达之区。又无专辖之员经理。故不如晋省之办理完密欤。至李封等村六之外。犹有备采之处否。或废闭久。仍能产毓铜核。守土者皆当留心云。其硝磺俱有者。则直隶山西湖南湖北广东甘肃四川云南贵州凡十一省。有硝无磺者。福建广西山东陕西江苏安徽凡六省。有磺无硝者。浙江江西凡二省。附志篇末。用备参稽。

笔记

纪昀

宋代有神臂弓。实巨弩也。立于地而踏其机。可三百步外贯铁甲。亦曰克敌弓。洪容斋词科。有克敌弓铭是也。宋军拒金。多倚此为利器。军法。不得遗失一具。或败不得携。则宁碎之。恐敌得其机轮仿制也。元世祖灭宋得其式。曾用以制胜。至明乃失传。惟永乐大典。尚全载其图说。然其机轮。一事一图。但有长短宽窄之度。与其牝牡凸凹之形。无一总图。余与邹念乔侍郎穷日之力。审谛逗合。讫无端绪。余欲钩摹其式。使西洋人作之。刘文正曰。西洋人用意至深。如算术借根法。本中法流入西域。故洋人谓之东来法。今从学算。反秘密不肯尽言。此弩既相传利器。安知不阴谋以去。而以不解谢我乎。永乐大典。贮在翰苑。未必后来无解者。何必求之异国。余与侍郎乃止。维此老成瞻言百里信乎所见者大也。

卷七十二兵政三屯饷

储饷议

卢紘

今夫师动而饷随焉。未有师行于前。而饷不继于后。能必战胜而攻取者也。闻之战其野。即食其野之粟。因粮于敌。我无转运之劳。而敌假赍粮之便。如楚失敖仓之守。而汉乘之。隋失洛口之守。而唐藉之。此天之所假。故令敌人自蹈其瑕。而我阴收其利。实不可恃以为常。万一楚不失敖仓之守。隋不失洛口之守。汉亦何所乘。而唐亦何所藉。此裕饷之计宁取必其在我者。而无妄意其在人者。萧何挽关中之粟。以助沛公百战之功。所谓根本之图也。然而道里险远。日月旷迟。夫役疲顿。一锺之粟所费十锺。甚矣挽输之为害。亦未可更仆

数。万一敌出奇兵。塞吾饷道。则三军之士嗷嗷而待者。何以为济乎。此古人用兵又谓远之不可恃。而不如近之为可图。屯田之议所由起也。西羌之不服。塞下虚耳。于是赵充国上金城屯田之略。祈山之无功。蜀运艰耳。于是孔明定渭南屯田之计。效必见于持久。而议易夺于阻挠。以宣帝之英明。充国之议十余上而后定。其功亦幸成于垂老之年。若孔明者。议虽同而功不能竟。此屯田之可恃而不可恃。又若有天意存乎其间也。然则屯田之议。则疑于迂且迟矣。转输之议。又疑于远且阻矣。至于因粮于敌。乃若贫国恐其人逃而土荒。富国又虑其坚壁而清野。等之乎不可为恃。欲用兵而饷莫之给。将若之何。则莫如议积储于将用兵之地。一二年之前。或百里二三百里内。审择便利险要。可以陆通挽而水通舟者。置仓于其地。责附近郡邑陆续运积其中。计可以支数年之用。可以饷百万之兵。然后师动于前。而次第挽随其后。随地支給。庶不忧其匮缺。而又不虑其烦远。诚可恃为战胜攻取之要策也。此有事用兵。惟以预计积储为先。若无事而谋经久。则屯田之议。为终不可易矣。

兵饷策

储方庆

今天下之兵饷。犹不至于重困。而天下皇皇然。莫不以为困者。则以司农之供亿烦也。则以小民之催科亟也。夫司农之供亿诚烦矣。而未至殫府库之藏。小民之催科诚亟矣。而未尝有额外之征。催科之与供亿。均不足以贻上下之忧。而上之皇皇于调遣者。既有不可终日之势。下之皇皇于输纳者。亦有不能旦夕之虞。若是乎兵之为害者大。而饷之害害者深也。而去兵省饷之说起矣。汰兵清饷之说亦起矣。且以兵足饷之说亦起矣。夫去兵省饷之说。似与古人偃武修文之议。相为表里。然方今天下之势。虽车书一统。而山海之遗孽。未必不藉师武臣力也。且天下虽安。不攻忘战。昔人已言之矣。而谓兵可尽去。饷可遽缺乎。此去兵省饷之说。所以不可行也。至于汰兵清饷之说。似可见诸施行矣。然而今日兵之最多者。莫如江海。而江海之兵可汰乎。今日兵之最聚者。莫如滇黔。而滇黔之兵可汰乎。兵未可汰。而饷可遽清乎。即云增饷不如核饷。多兵不如练兵。而孙子中驷之法。未尝不以老弱为误敌之术也。而谓兵可言汰。饷可言清乎。此汰兵清饷之说。所以不可行也。若夫以兵足饷之说。则莫切于兴屯。而屯政可轻议乎。古者戍其地。即食其地之粟。用其人即兼其人之食。故天下无养兵之患。而不苦于饷之不给。今东南屯重兵。而东南无可垦之土。西北有间田。而西北无久驻之兵。古今之势殊。而南北之形易。而谓屯政之可行乎。此以兵足饷之说。所以又不可行也。然则如之何而可。曰。卫民者兵之职也。养兵者民之事也。守国者兵之功也。足兵者国之威也。国不可一日无兵。而兵安得轻言汰。兵不可一日无饷。而饷安得轻言减。如曰国不堪供亿也

。则节浮费裁冗食一策也。更不然而省番休定久戍亦一策也。宁变通于兵之法。勿裁减夫兵之额。而兵有不可胜用之兵矣。如曰。民不堪催科也。则禁加派严耗赠一策也。更不然而重本色轻折色亦一策也。宁权衡于饷之外。勿吝嗇于饷之中。而饷有不可胜用之饷矣。苟以兵多之故。而节其饷。且以饷重之故。而减其兵。是一时省养兵之费。而使万世乏强兵之用也。非愚之所敢出也。

屯田说

雷鉉

今日言拨兵屯田。此书生纸上之谈也。然则赵充国诸葛公非与。曰汉时近古。文帝开孝弟力田之科。率农以礼义。无事则驱之为农。有事则调之为兵。唐府兵之法犹然。自府兵之法坏。兵农分为二。至宋而骄养益甚。宋太宗端拱中。以陈恕为河北东路营田使。恕密奏戍卒皆惰游。仰食县官。一旦使冬被甲兵。复春执耒耜。恐变生不测。儒生议者往往援汉唐故事以责恕。呜呼。是何其不识时务也。自宋元而明以迄今。兵农之分益久。各习其力而不相通。纵无恕之虑。胼胝不力。田卒污莱。功亦难成。然则田终不可屯矣乎。曰。自古屯法或用兵。或用民。今惟募民力胜耕者屯之。给以牛种农器庐舍。而宽其租税。成田十年。乃定赋。农隙时。教之鸟鎗弓箭之法。练为步兵。能兵者即以其田为粮饷。俾足贍数口之家。年五十及有废疾不胜任。准其丁壮力耕者继之。其余丁有能者。另拨地给之。老而无子者。另召募。鰥寡孤独有养。编以队伍。联以保甲。平时籍隶地方文官。农隙操练。则会同武弁董其事。古之屯田兵兼农。今之屯田农兼兵。至于边塞之地。仍用兵不兼农者。守御防卫之久。则人人能耕。亦人人能兵矣。

请兴屯政疏

孙廷铨

窃观古帝王混一区夏之后。无岁不蠲租薄赋。与民休息。故其时百姓和乐。国运灵长。良以其湛恩濺泽入人者深也。今 皇上威加四海。尺土一民。悉遵王路。正当轻徭薄赋。爱养休息之时也。而按时审势。似有所深愿而未遑者。别以兵食至重。府无余藏。不能不需之于民耳。然以目前计之。一岁之赋。曾不敷一岁之饷。况后此者。民力日疲而有限。兵食日增而未穷。更何以给之。以 皇上神略开天。佐命之臣。老成尚在。不于此时计其通久。尚何待耶。考明初有军屯之制。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钱。及其有事调发。方措给行粮。兵休事已。旋即停给。岁费不过数百万。自此而外。则皆天府之藏也。安得不左藏充溢。红朽相因。坐享殷富之利耶。 皇上亲政以来。廷议亦及兵屯矣。及经部覆。事下督抚往往以外议摇阻。辄罢不行。不过以兵力无多。调征分防之外。固无闲力可耕耳。今四方大定。征调用稀。至于分防之说。尤非将

略所宜。盖古人有言。山有猛虎。藜藿不采。言其威神在已。无远弗震也。若必画地分土。尺寸而守之。将狎而无威。兵分而愈弱。人将易之。何变之足防也。臣谓宜下各督抚镇道。凡有零兵散布。皆宜收还本营。以时训练。汛地有事。则星驰电发。卷甲而趋之。虽远必赴。即有小丑妄肆。当必有震于先声。而不敢动者。兵力不分。然后徐令讲求屯政。于其屯营近处。或有荒田可垦。或因明季旧屯。作何方略。可以有成。悉心实力确议具题。该部即措给牛种。俾其刻日兴事。俟二三年后。籽粒收熟。军食可赖。则此一镇钱粮。即可永停不拨。然后再将其已试之效。发诸处。照例举行。而其首事着绩之官。亦应破格优。夫古人一言悟主。尚可爵拜通侯。似此兵食大计。若果有人能为国家兴万年之利。着先事之勤。此其为效。当不在攻城略地开疆展土之下。即酬以封侯世赏。谁曰不宜。而其以次修举者。亦优世荫之。如此则前事可师。施行有渐。即不能一时尽收其利。但使一二先有成劳。即岁减司农数十万之金钱。国计可以日盈。民力亦可渐息。此圣子神孙万世之计也。

军屯疏顺治十四年

左都御史魏裔介

今天下治平之效未奏。山陬海隅。警报屡闻。幸天意降康。大有频书。故兵食之计。稍得贍给。设使有方一二千里饥馑之忧。不知司国计者。何以待之。夫搜括裁省之计。可暂而不可久也。俸禄裁而室人交谪。则官困。优免裁而廩给缺。则士困。船只封而价莫偿。则商困。敲扑急而疮肉俱尽。则民困。征戍频兴。马匹衣甲之需日烦。霜露寒暑之忧不免。则兵亦困。是今天下之大患也。然官士商民皆困于兵。而兵亦未尝不困。则其隐忧将在于国。尚可不知所变计乎。如欲变计。莫如取古人良法而施之。三代兵农合一。其后兵民分。而兵出死力以卫民。民出供给以养兵。然民力往往重困。是以宇文周行府兵之法。而唐与明皆法之以立制。当明之初。养兵百万。不费一钱。则卫所之屯政修也。今旧卫所既废坏。难以复用。而天下兵饷费至一千余万。若不议屯田之法。数年之后。必不可支。往岁亦曾议屯政矣。而所招者民。既谓之民。各有籍贯。各有有司管辖。何事于屯。是以贖讥画饼。而且大为民害。今所议者军屯。每兵一千。择堪战者教习训练外。其老弱者。每于内拣四五百名。以为耕种之兵。凡系屯兵。府镇及扼要关塞地方。不拘民卫。查有荒芜田地。不论有主无主。及各王府未变价旧地。闲废官田。俱拨与守兵耕种。况山东河南川陕湖广等处。地旷人稀。可耕之田尤多。每兵拨一区。大约不过二三十亩。其牛具种粒。官为给与。免其粮税。使自食其谷。比照各地方民粮银数。算作兵饷。仍令该管将领官尽力督催。该镇道总提辖之。岁课籽粒。以为殿最。如此则一岁之中。各直省屯兵之所。可添粮数百万石。可省饷银数百万两。然自明季

以来。兵骄将惰。以耕耨为耻。坐食耗粮。其弊久矣。昔郭子仪功在唐室。封王汾阳。自耕百亩以励军士。诸葛屯于渭滨。羊祜屯于襄阳。古之经济名臣。未有不心于此者。是在督抚提镇以身倡率。斯法制可行耳。然屯政所费贻本。必先得数十万金。议者或难设处。臣以为屯政当今天下第一大务。此政不行。财用终无足法。或将盐课拨给。或将正项借用。赎醵赎谷操省等项。俱可措支。至于所在富民。愿纳监者。惮于道路跋涉。未能至京。今听其于各布政司。及各督抚道府处。上纳银谷转交京师。即准入监。则援纳者必多。而可藉以集事。总之 朝廷先费数十万金钱。亦当捐帑为之。况所费贻本。可作正饷抵算。而获利无穷。实为兵食久远之计。未有可行于古。而不可行于今者。伏祈 皇上考之旧典。询之众论。 下该部速行打算。详议妥确。务及明春肇举其事。天下且拭目以观善政。兵之困苏。则官民士商积困俱苏。一代久安长治之业。必权舆于是矣。

军屯省饷疏康熙十一年

左都御史艾元征

臣窃惟各地方之财。原无不足供各地方之用。所恃者 庙堂之经理。有以使之各给。固无所用其哀多益寡。权宜那借之计。矧我 国家方当全盛之时。尺土莫非王土。一民莫非王民。则即以天下之地。生天下之财。以天下之财。充天下之用。何患不给。顾不免坐耗于协拨。云南则需协银岁常一百七十余万。贵州则需协银岁常五十余万。四川则需协银岁常八十余万。福建则需协银岁常一百六十余万。广东则需协银岁常一百二十余万。广西则需协银岁常十七八万。以致内地近边各省。则有兼协两省。甚至三四省者。内地近京各省。则又有远协至数千里外者。甚至万余里外者。凡此协拨银两。一皆克期完解。时刻不容宽假。臣诚不知云贵闽广四川等省。三十年来如何全无经理。既时时以饷银不足。耗 公家无数之金钱。又时时以协解不前。罄民间有限之膏脂。此实民穷财尽之所以日甚一日。而莫知所底也。臣得以一语断之曰。总由于屯政。实未尝举行。而荒田犹多未垦故也。夫有可耕之田而不使之耕。则与无田同。有可屯之人而不使之屯。则与无人同。天下之地。何一处不应使为 朝廷生财之地。天下之人。何一人不应使为 朝廷生财之人。乃需协各省。则实有其地而若无地。实有其人而若无人。此正如惰农治家。不亲耒耜。终年温饱。惟倚邻里而活。不止邻里效之。势必并困。即邻里壶餐。岁岁可继。亦岂长策。臣实为此反侧靡宁。细稽前代盈亏强弱之由。备察近今多寡难易之势。断然以屯田为古人屡行屡效之良法。确可为功于今日。请历为述其事。在汉则有赵充国。以兴屯可以息徭役。罢骑兵。广积蓄。省大费。因疏陈便宜十二事。诏许之。遂敝先零。魏则有枣祇及韩浩。请建置屯田。操从之。屯许下。得谷百万斛

。因之州郡皆置田官。所在积谷。遂并中夏。后汉诸葛亮出斜谷伐魏。以前者数出皆以运粮不继。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为久驻之计。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军食因以不匮。晋羊祜镇荆襄。始至时军曾无百日之粮。祜因减戍逻以垦田。至季年遂有十年之积。后魏文帝时。值岁凶。以李彪请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为屯田。又以赃赎杂物。市牛科给。令其肆力。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甄其正科并征。此后即公私丰赡。虽水旱不为害。唐宪宗时振武军饥。以李绛请。命韩重华起代北垦田三百顷。出赃罪吏九百余人。给以耒耜耕牛。假粮种。使偿所负粟。一岁大熟。因募民为十五屯。垦田三千八百余里。岁因省度支钱二千余万缗。太和末。值党项大扰。河西节度使毕诚。亦募士开营田。岁因省度支钱数百万缗。又元初当征讨时。每遇坚城大敌。则屯田以守之。后各卫行省又皆立屯。或因古人之旧。如甘肃瓜沙等处。其地利亦不减于旧。或相地势之宜。如陕西四川等处皆其所肇为。亦未尝遗其利。明初则命诸卫分屯于龙江等处。及边境荒田。拨军屯粮为官军俸粮。其法则每军种田五十一亩为一分。大率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即洪武所谓养军百万。不费民间一文者也。

又宋辽金如欧阳修范仲淹吴充耶律昭田琢亦各建此议。前后皆互相发明。至明邱浚之大学衍义补。言此事又独详。盖未有不以此为扈边实塞足国裕民要务者。兵法有云。取敌一钟。可当吾二十钟。屯田一石。可当转输二十石。诚有味乎其言之也。然臣尤以为天下有必不可不屯之地。则边地之荒弃者是也。有必不可不屯之人。则士卒之游惰者是也。载观汉唐之兴屯于边地者。行之莫不有功。而宋之兴屯于腹里者。行之莫不有弊。又魏晋至宋之凡以民屯者。则时闻其扰民。而汉之兵屯者。则未闻其苦民。固昭然可知也。然犹虑各边士马置星罗。既难议减。恐兴屯已为不易。去协饷终亦大难。况国计之盈亏。与戍卒之多寡。皆关生计。何可不并为熟筹。殊未思今日之兵。固并不多于古。无论周初之封建。多至千八百国。凡幅百里者。皆可有调发之兵七千五百。守土者尚未可以数计。即五霸兼并之余。其大国亦不过止得如今日一省。而兵车一出。动以数万计。且有称带甲百万者。再如汉季当三分未定时。袁术袁绍马腾张鲁辈兵常至十余万二三十万不等。晋末东迁以后。刘渊石勒李寿等兵亦各数十万不等。延及梁陈。盖二百八十余年。无一日非割据世界。若兵饷一有匮乏。计必无取资于敌国之理。故地方之需协与不需协。诚不在守兵之多与不多也。臣则谓今日之可以耗 国家之物力者。经理之。即无一不可益 国家之豫大。如四川一省。通计需饷。岁不过百万而止。其地则素所称沃野千里。民殷国富。一大都会。今犹然荆榛蔽野。若使之开垦。岂难复成膏腴。粤西需饷。又不过止得蜀省之半。其荒芜非尽石田。若使之开垦。当亦可资饱腾。是四川广西之

协银。可尽省也。若广东福建则需饷较多而闲田较少。然沿海固皆可屯。况屯政一举行。且见边要所在。无地非屯。无地非兵。则海禁可开。食用益饶。再减额兵。即广东福建之协银。亦可尽省也。惟滇黔以平定独后。戍兵视前代不啻加倍。虽尚有故明沐英世守田产。诚不足供今日多兵之贍养。又伪永历以养兵最多。致民重困。其陋例亦无足法。但我兵则固不更多于伪永历时。且藩下丁壮。已照八旗圈给田土。其食用自应即于田土中取足。今止是备查边荒分兵垦种。务期足用。当亦无难。其各营汛绿旗官兵。亦各查其附近荒田。谕令垦种。则不但可使地无遗利。固亦古人善守门户者守藩篱之意。然要在藩镇大小。手足齐而心力一。庶滇黔西省之协银。亦可尽省也。从来所最难得者。承平无事之时。臣实以时不可失。备陈管见。惟冀 皇上垂察。特 该部确酌详议。勿以为目前可支。而畏言远算。勿以为成效难期。而祇事因循。即从此亿万斯年。 国与民皆实享其利矣。

请停查屯田疏乾隆十一年

御史赵青藜

查屯田一项。沿自前明以至于今。其各卫所多有。以年代久远。册籍散失。无从稽查者。亦有册籍仅存。而陵谷变易。坐落界址无可证实者。有军逃地荒。系民自开垦者。亦有运丁贫乏。将田典佃于民。而展转相售。屡易其主者。更有典佃之久。民从而建造庐舍。营治坟墓者。是以顺治十三年。漕臣即请清田归运。而究未办结。非奉行之不力。势不能也。今部臣议令清田归运。意不过丁以济漕耳。臣窃以为现行津贴之例。民出费以贍丁。丁得项以承运。其于漕。非不济也。法无容更议者。就使清田归运。果有益于丁。犹得病其累民。谓朝廷赤子。不应歧视。况丁虽得田。不能自耕。南北挽运。旷日持久。势必召佃布种。收其租息。与未赎之津贴。同一得项承运。不见其益也。且该丁等素封有几。赎田之费。势必贷之富人。朝得田而暮转售。转年以后。又循故辙。徒令丁之狡黠者。藉以行其挟制诈骗。而民失其业。含冤赴诉讼庭。将无虚日。诚不如现在津贴之无碍于漕。而军民得以相安也。乃部议之尤难行者。谓船已减运。不当仍给屯田。是必取减运之田。以予现运之丁。而不知此日之减丁。即当年之现运。目下之现运。又即他年之减丁。效力于前。备签于后。各有减歇。各有现运。轮流既周。无不均平者。安用官之劳劳于忽取忽与为也。取与之间。册必更造。案愈烦而绪愈难理。恐军与民亦不得相安也。近蒙特恩截漕。觉此项减运。不在轮流之内。未免稍优。然以 国家深恩。人被其泽。而运军适逢其会。稍沾优渥。似不为过。且每年减运。丁数不少。夺其屯。将必致流离失所。殊非矜之道。仰荷 皇上如天之仁。各丁经费。俱属有余。现在条例已为周详。但 飭各督抚谕令县卫等官。清津贴之册。严典卖

之禁。而军民固已相安。漕运可永无误矣。利不十不变法。故臣愚以为不若照旧办理为便。

停止加饷疏康熙元年

给事中李鹏鸣

近因军需不敷。暂加练饷。户部初议。每地一亩。加银一分。其法大为不均。夫地土有肥瘠。钱粮因之为多寡。如各直省田地有分上中下三等者。有分金银铜铁锡五等者。有以一等分为三则。三等共分为九则者。其起科之数。或每亩征银一钱。或不止一钱。或递减至一分。而且有不及一分者。则壤成赋。次第较然。载在全书。班班可考。若概以一分加之则止。照原额有加十之一二者。有加十之六七。而更有不止过倍者。上之为法。轩轻异等。下之为力。难易殊势。易者诚乐输矣。难者何以勉图。此中艰苦。不待各直省抚臣之绘图入告。始知其难行也。及其入告。而部覆谓其借口控吁。请 敕务照原定一分之数。酌量完解。如复凤抚林起龙遵征练饷一疏是也。又谓酌量通融。与原派一分之银数。俱不亏少。请 敕确议完解。如复浙抚朱昌祚各省镇兵饷找拨届期等事一疏是也。又云各直省乃有称未便照一分之例派征。若照银数派征。仍遵前 旨。照一分之例。原定限期。作速征解。皆奉有依议行之 旨矣。军饷至急。功令至严。各该抚臣谁复敢辞难取戾。而不极力催科乎。臣谓 朝廷立法。期于中正。百姓急公。要在能行。若强之以不便之法。即能行之于暂时。必不能行之于将来。敢为 皇上悉陈其故。据浙抚疏称。则壤异等。山荡殊科。应照岁征额银算派。可无轻重悬殊之叹。倘计臣以照亩加饷之议。必不可更。合无令各印官酌量通融。总期无亏照亩加分之数。可见照粮算派。本是不易之良法。各省通融。乃为不得已之变计。夫照亩加饷之议。安见其必不可更。而又委曲以就功乎。且通融岂为长策。今天下额编赋税。较若列眉。而奸胥吏。尚有飞洒裁派舞文挠法之弊。矧明明示以无定之法。自州县及于府司吏胥。层层作奸。增减在手。欺罔任意。该管各官岂尽精明廉干。无为鼠者。而部议谓如有混派多征等弊。该督抚题参重处。臣恐上下积。通同作祟。诡秘之状。非督抚耳目所能及。究竟卖富挤贫。开无穷诈骗之门。而民间之物力。先为此辈耗其大半。兵饷又何赖焉。此通融二字之为厉阶。断乎不可为训者也。至凤抚疏称江北田地。当江南十分之六。其额编赋税。止及江南十分之三。今江南以三百三十六万七千之原额。新增不过四十余万。而江北以一百一十六万七千之原额。骤加至五十七万八千。较之上下两江。不啻过倍。乃部议亦云酌量民便征收。夫此五十七万八千之数。总不出一百一十六万原额之中。任其酌量。无处求宽。何以便民。至于部臣所谓各直省仍有称未便照一分之例派征者。臣虽未详其说。大抵不外凤浙抚臣二疏之意。如是。则每亩一分之例。到处

难行。而原定一分之数。究竟不移。其新增无多者。仿浙省通融之规。则蚕丛滋弊。万万不得均平。其新增特重者。仿江北征收之例。则土瘠民贫。亦万万不能支持。势必民逃地荒。赋逋饷缺。即将经征各官严加处分。究于军需何益。夫经国大计。自有至公至平行之无弊者。何不取而效之。乃争此必不可得之数乎。如直隶各省岁征地粮。皆有酌定额则。今将天下岁征银数。通盘打算。共有几许。以新增之五百余万。按其旧额之数。从公均派。每银一两。应加若干。照例通行。普天一体。不论地数而论赋额。自无畸轻畸重之纷纷。又岂尚有称艰告苦而不早图完纳者乎。此于事理最安。于民情极便。吏不得为奸。官无所棘手。其于饷额。毫无亏短。又完之甚易。亦何惮而不为此简易直捷之举乎。况正赋皆有差等。而新加独欲混同。一事两例。何以服人。如谓照银加派。不便于地粮之原多者。此又一偏之见也。夫原粮多者。其地力本厚。原粮少者。其地力本薄。今反为力厚者图宽便。而使地方薄者受重累。据理而谈为不公。审势而图为不顺。果系明季旧例。败国敝政。正宜急为主张。奈何因之以自误。否则民生既困。国计亦拙。异时方图改弦。亦已晚矣。

论营兵屯田不便疏康熙七年四川提督

查前任四川总督臣苗澄。奏请于各镇抽兵七千名开垦。岁得屯米四万二千石。即支来岁秋冬兵食。可岁省饷银五万六千两等语。窃思抽兵屯田。利赖军国。谬叨蜀帅。敢不殚心。及奉部文今岁播种踰期。并兵丁实未开垦。不给钱粮。何所依赖。以免生事。宜咨行各镇营确查去后。兹据各回称前督苗部院。于康熙七年二月内准到部文。通行各镇营承领牛种农器。因四川地方辽阔。奉行在三月。及差人赴重庆承领。回日往返耽延。又在五六月不等。不但时已踰春。而且夏季将尽。康熙七年分。是以实未开垦也。至于兵丁既未开垦。钱粮仍旧支給。诚有如 皇上体恤之至意。乃各镇营严责将领。督率屯兵。芟草开荒。预为康熙八年分兴屯之计。不料各兵身亲南亩。以荷戈之夫荷锄。非其所长。欲耕不能。即强耕无益。势必兵农两误。纷纷泣诉。处处皆然。且谓全川四面环夷。其中百里无。弹压防御差使护饷。民铺未设。安塘递送。尽系兵丁。兵农势难兼顾。恐致贻误地方。各镇营身任封疆。目击各兵不能开屯之状。不得不据实陈请。代为控吁者也。臣再四思维。前督臣苗澄。抽兵七千名开屯。原取其销兵省饷。今以素不耕获之人而欲求以耕获之利。恐兵徒销而饷不可省。何如就事变通。从长酌议之为得也。以臣管见计之。与其抽兵七千人日后兵农两误。不若于防御稍缓之地。量为裁汰。其可裁汰者。共计缺额并实在官兵一千七百余员名。马八百八十余匹。俸饷干米操赏等项。每岁共减出银五万六千三百有奇。是上可有裨于 国计。下亦无误于地方。似于销兵省饷之 庙谟。庶可少佐其万一云尔。倘荷 俞允。仍行各镇营将原领牛种农具。如数

变价还官。似为两便。臣久在边疆。熟习军情。既目见此重大之事。窒碍难行。未便缄默。用敢冒昧直陈。伏祈 睿鉴。

汛兵授田疏

孙嘉淦

窃惟天下大势。在兵与农。三代以上。兵民合一。故无养兵之费。而收富强之实。三代而下。赋民养兵。而以兵卫民。兵少则不足卫。兵多则民不胜其养。其始每苦于相妨。而其终乃至于交困。史册具在。可考而知也。唐之府兵。颇为近古。但抚绥无法。而战守不分。罢战从农。则耕耘未习。释耒荷戈。则技艺未娴。兼顾而两有所不能精。所以难于久行也。我朝兵制。较古精详。八旗禁旅。各省驻防绿旗之营。星罗云布。兵威有加于前。而赋额无增于旧。故正供所入。大半用以养兵。欲减赋以裕民。而兵额难裁。欲增饷以裕兵。而民力重困。兵民尚有相妨之势。不可不思所以变通之也。伏查各省兵制。督抚提镇之标兵。备援剿而不防汛。其副参游守之营兵。则在营者少而在路者多。通计天下守路防汛之兵。不下二十余万。身离本营。自不能以时操演。往返轮流。又不能专工守望。且小营之内。马兵无多。不出则有误巡查。尽出则有误骑射。此操演之所以多旷。而道路之所以有防也。夫善为政者。贵因其势而利导之。若欲责标兵之在城者使离营而种田。其势诚有所不可。至守汛之兵。则固日在田间也。所居即场圃之地。所行即陇亩之中。现今墩台之下。汛兵多为圃而种菜。若授田而使之耕。亦其心之所乐从也。臣尝行历各省。见北直山东河南陕西等处。道路甚为宽阔。两旁余田。清理区画。皆堪种艺。据臣愚见。守汛之兵。似皆可以授田。计每兵饷银若干。每亩租银若干。使租银所得。符其饷银而止。则每兵所需。不过一二百亩也。每一墩台例有五兵。两墩相去约有五里。道旁余田。分给五家。不足。则买民田以补之。计其田价所需。不过二三年之饷银也。地制已定。给与一年之饷。使其制田器。买籽粒。或雇人承种。或子弟代耕。夫使人耕种而已率之。则不误骑射缉之务也。而且谋生之计。日在道旁。督人种田。即是守路。防人窃禾。即是查匪。其于守望。不令而自严矣。种田有粟。兼能有草。收获之后。再给一年之饷。使买马而自养之。人皆有马。声援自壮。朝夕刍牧。络绎往来。其于巡缉。不督而自勤矣。汛兵既有常业。不需营中抽换。则在营之兵。自可勤习骑射。专工操演。将技艺精熟。而营伍亦皆振饬矣。夫在城者习战。在野者习耕。其势甚便。非难行之事也。习耕者居守。习战者出征。各专其业。无旷误之虞也。买田买马之需。皆支岁给之饷。非分外之费也。各省督抚。果能明于大计。而善为经营。勿张大以惊众。勿欲速以滋扰。择人任事。因地制宜。非难成之功也。以三年之饷买田。一年树艺。一年买马。五年之后。各省守汛之兵。皆可自食其力。而停给饷

银。则是并未裁减兵额。而岁省库帑数百万两。无庸折给草干。而骤增营马数十万匹。而且道路之巡防日密。营伍之操演日勤。无屯田之名。而有屯田之实。收府兵之利。而不滋府兵之弊。一举而数善备焉者。此之谓也。

请实边屯疏乾隆三十七年

陕甘总督文绶

窃见乌鲁木齐。内倚天山。外抚远人。延袤广阔。营制星罗。洵诸路之中权。实重门之保障。其所属吉木萨特纳格尔昌吉玛那斯等处屯田甚多。商民辏集。又迤东之巴里坤。南踞崇山峻岭。东峙德胜雄关。地势峥嵘。屹然重镇。其所属奇台木垒等处水土肥美。营屯相望。又东南为哈密。泉甘水肥。宜于稼穡。年来田园广辟。商民日以众多。且地处冲途为诸路之要津。新疆之锁钥。臣查以上各处。俱经设有重兵。而幅辽阔。正应添营增垒。以壮声威。近蒙我皇上睿虑周详。于乌鲁木齐巴里坤二处。分驻满兵五千名。从此西接伊。外控遐方。南俯回部。东拱甘凉。声势联络。军威远震。洵万年久远之鸿规也。伏查重兵久驻之区。自宜多设天庾。以广储蓄。乃皆未立常平。似应急为筹备。又安西府肃州二属。毗连哈密。田多渠广。向藉山雪消融引灌。连年屡获丰收。该属地势平衍。为四通八达之区。转输甚易。亦宜积贮充盈。以便随时拨运。则东可供内地之缺乏。西可备边屯之接济。于民食兵糈。均为有益。臣查新疆各处。仰蒙圣泽涵濡。天和地润。物产丰美。已成乐土。惟每当丰收之岁。未免有穀贱伤农之虑。今各该处商贾云集。轮蹄络绎。若准令各省商贾士民报捐监粮。洵足以实边屯而足兵食。裕商贾而济农民。合无仰恳

皇上天恩。俯准于乌鲁木齐巴里坤哈密三处。各额收监粮十万石。吉木萨奇台木垒昌吉等处。各额收监粮五万石。安西肃州二府州及所属各县。各额收监粮二十万石以上。安西肃州二处。每生俊输纳粮数色样。悉照乾隆二十二年七月前督臣吴达善奏定安西肃州粮数色样报捐。其哈密及迤西各处。悉照安西之例报捐。至粮色。悉随本地所产交纳。如此。则自肃州以至昌吉。沿边万有余里。重兵驻扎之区。食储处处充盈。远近皆为有备。不特支食有资。兼得转输便易。且商贾人等。争相购余。农民咸知粟贵。益皆尽力耕耘。诚如上谕新疆屯政日丰。既可以实边储。而贫民亦得生养繁息。圣主筹虑边屯民食。实为一举两得。将见阡陌广开。地无遗利。产粟日多。边储愈足。兵民商贾。共沐皇仁于亿万斯年矣。

饷兵兼用麦米说

王心敬

兵粮八麦二米。此汉代饷军法也。此法不独利兵。并于国于民无一不利也。兵以气壮而胜。气以充饱而壮。麦米皆养人之物。而北人食麦。视米味为美。其

性则视米性为足增气而健力。故北方人无一日不食饼。即陕省坐镇之兵。每领来官米。亦往往棗钱市饼而食也。故曰于兵甚利。国之用兵为御寇尔。兵气而壮。是乃制胜之具。况西北多夏旱。故麦率十年七八成。而谷则生长成就于三夏。十年中往往四五薄歉。饷兵八麦二米。既属兵情所宜。且于国家备预兵饷之途为尤便。兼麦轻于米。运送亦省脚力。故曰于国亦利。国家之廩糈。皆民力所输。而兵用为多。至于今日。则西边用兵。其供用为尤多。若通用麦米。则小民可就夏秋之获。均输而易办。况北方诸省。种麦三倍于种谷。故谚有三秋不敌一夏之语。兼秋谷多薄。时为民病。故兵粮不但宜麦米兼饷。抑且断宜麦八米二。为不可易之经常。盖一通变而利兵兼足利国。而且以利民。法莫良于此也。如以性易变为疑。则如何易以麦。一如汉代之制。又倘以磨具为难。则独不思边上驻兵之镇。每城不下千家数千家。何家不有磨具。一磨一畜。一日可得五六十斤。即可养五六十人。况如但有微利。即磨主闲丁。无不可代办。正不需于兵之自备乎。倘又谓大营乏磨。独不思巴里坤久住之兵。一队各制一磨。只一二匠数日之工力乎。且即使不设磨具。口外气候凉冷。但令边庭所运之麦。不必入水淘洗。即可久贮数月。且即全解净麦。兵丁或炒而食。或炒熟捣末。作饼而食。或即食炒。总之尽胜陈仓粟米之味之性。而通行不难。盖即腹里地方。磨具在前。亦正有或炒而食。或炒熟捣为炒而食者。种种皆是。想汉代兵饷八麦二米。亦不离此法。断不至生吞浑咽。又何疑于今也。是在任饷兵之责者。调剂得宜。以助成奏凯之全功。且永为饷兵立此良法。垂裕百世尔。

右说兵粮悉取近地既不至公私过于劳费且饷兵兼麦并可壮兵气而生兵力庶几筹粮一事稍合事宜然如大兵久已出屯口外不但深入进剿之粮糈宜谋万全即使坐守大营而万一更逢狡寇盗掠之衅将轻兵逐利所不能免而粮运缓急难随即胜负之机直与敌共是亦宜虑也则如古方牛脯炒一方与纪效新书中油一方可以约赍随身缓急恃赖是宜按方多制速制逐兵给二三斤无以惮劳惮费而止是为宜耳其牛脯炒方凡兵皆知无俟开载谨录纪效新书油一方以备查制

每兵一名各将米二升炒黄包裹一升研为细末一升另包麦二升炒熟一升用熟香油作媒一升取六合用好烧酒浸晒干再浸以不入为度研为另包六合用盐醋晒浸亦以不入为度晒研为末另包上书本军姓名行军之际非被贼围困至紧与自己追贼大粮急未能到兵情饥疫不许妄用敢有一兵不如法制与出兵随行忘带者与失军器同罪而如预先制造则责在本营将领亲检点查下令之后偶到一营差人监提有一不具不实本营将领队长即与同罚

论马政

王心敬

马。兵国之必需。矧今西番启衅。将来此一路之马。至者少而用者多。使非及时畜聚。临用缺乏。欲望兵强而威振。得乎。然如唐人监牧之制。可行而难得其人。如宋保马之法。则累民而无益于事。为今之计。弛一切马禁。飭令兵官旗员。与大小有司合商贩马于边以自为利。除先拣足限定合养数目。牡六牝四自畜外。余者不拘牝牡。发市变卖。民间私贩。亦复不禁。亦并不取其税。庶几养者多。马且盛。贩者多。马价贱。将三五年间。官皆有马。不惟可为捐纳纪录之用。亦且可取以为利。补用之不足。民皆养马。不惟可供骑耕之用。亦且可得滋生骡马之资。可畜牡以备国家之购耳。比来陕西于侧妄狡寇跳梁之始。其初四五年间。驮载之骡。尽出本省。陕中官员捐助之马。半出民间。而无有不足者。盖由二十年来。陕西畜马之多也。今则公私之骡马荡然矣。边兵未已。西路阻隔。可无急图欤。然已寄马于官民。若更能筹划一监牧之良法。马得自养于公。则取用愈便。资用不穷。如唐人监牧之法。亦正今日所宜搜讲而实行之也。

马政日知录

顾炎武

析因夷隩。先王之所以处人民也。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左氏庄二十九年传先王之所以处马也。

汉错言。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师古曰当为卒者免其三人不为卒者复其钱本传文帝从之。故文景之富。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乘犝牝者摈而不得会聚。汉书食货志若乃塞之斥也。桥桃致马千匹。货殖传班壹避地于楼烦。致马牛羊数。传则民间之马。其盛可知。武帝轮台之悔。乃修马复令。西域传唐元宗开元九年。诏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定户复缘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故骑射之士减曩时。自今诸州民。勿限有无荫能家畜十马以下。免帖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贖。唐书兵制古之人君其欲民之有马如此。惟魏世宗正始四年。禁河南畜牝马。魏书本纪 廷昌元年通河南牝马之禁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括诸路马。凡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汉民悉入官。敢匿与互市者罪之。元史本纪实录言永乐元年。上谕兵部臣曰。比闻民间马价腾贵。禁民不得私畜故也。汉文景时。闾里有马成。民有即国家之有。有榜谕天下。听军民畜马勿禁。庶几三五年后。马渐蕃息。此承元人禁马之后。故有此谕。而洪熙元年。上申谕兵部。令民间畜官马者。二岁纳驹一匹。俾得以余力养私马。至宣德六年。有陕西安定卫土民王从义。畜马蕃息。数以来献。此则小为之而小效者也。然未及修汉唐复马之令也。

请设马厂疏雍正十二年

署陕西总督刘于义

伏以 国家马政。为武备之要。连岁西路军需。调解马匹。陕甘两省。购觅甚难。俱从北路归化城等处解送。不惟糜费钱粮。且长途远涉。难免疲乏瘦损之弊。况语云地用莫如马。即将来大兵凯旋。边防要区。原宜多为畜养。以备应用。考汉时广置苑。设立牧师苑监。分别河西六郡。北魏时以河西为牧地。滋息马二百余万匹。唐时置八坊为四十八监。自贞观至麟德年间。畜马七十余万匹。是河西诸郡水草丰善。原系前代畜产马匹之所。臣心体访。闻西宁摆羊戎地方。可设牧厂。随委原任西宁府知府黄澍前赴查勘。黄澍称摆羊戎周围约二旦四十五里。其间荒地甚多。且饶水草。可牧马六七千匹。又肃州嘉峪关外之花海子湃带湖一带。周围约二百余里。水草富余。至甘州之大草滩。凉州之黄羊川。水草尤属丰裕。皆可设厂牧牧。臣请于摆羊戎花海子大草滩黄羊川地方。各设马厂一处。每厂且先采买骡马一千匹。儿马二百匹。查儿骡马西宁口外及陕甘内地尚易购觅。骡马每匹约需银八两。儿马每匹约需银十二两。即可采买。以为牧放孳生之用。其摆羊戎马厂。即交西宁镇经理。大草滩马厂。即交甘提标经理。黄羊川马厂。即交凉州镇经理。花海子湃带湖马厂。虽系安西镇所属地方。但去安西甚远。离嘉峪关止二百里。应就近交肃州镇经理。令安西镇防护。每厂各派游击一员总理其事。其牧长牧副。即用本营千把。牧丁。即派本营兵丁。亦毋庸额外多费钱粮。每年以孳生马匹之多寡。即定各提镇之殿最。如此经理数年。马匹蕃息。于边疆防守永远有益矣。

陈买马利弊疏雍正十一年

江南提督南天祥

一江省买马之宜画一。以杜偏累也。伏查江省非产马之地。向例照原定每匹十四两与十三两八钱之价。支领司扣朋银。每年一次。核定数目。请部给单。委员赴口买补。计每匹价费与定额不相上下。法甚善也。但惟将军督抚等标。及臣标沿海各营为善。外苏狼两镇标。尚或另请购买。其余各协营。无赴口买马之例。亦不附各标营带买。或就当地购觅。或从行贩转买。以致每匹价值多至二十一二两与二十三四两不等。所领司库朋银不敷所用。不得不各兵自行捐补。是同一江省买马。事不画一。遂有偏累之处。而不肖营员。且有通同行贩。于中取利者矣。臣察知此弊。除令附近臣标营分应补马匹。俱附臣标。照数带回。其余上下江各协营。向不赴口买马者。仰请 下将军督抚镇臣等。无论亲辖外辖。俱准附带朋银赴口买马。回日按数分给补额。庶兵丁得免捐赔之累。而将弁亦无滋弊之端。于营伍实有裨益者也。一买补营马之宜调剂。以免私朋也。窃照各省营马。每年照额报倒。俱因地制宜。定有成数。或遇倒毙过多

之年。额领朋银不敷买补。兵丁互相私朋。此虽出自各兵情愿。非抑勒。然仰体 皇上惠恤戎行之至意。所当亟为调剂者也。臣思武职养廉。蒙 圣恩照品级之大小。赏给随粮。使得马步兼支。各敷其数。且自备例马。亦得照支草干银两。则凡随丁马匹。亦有倒毙。自应捐资买补。而以额领司库朋银。充营伍买马不敷之用。方为洁己爱兵之道。虽向来操守廉洁之员。未必领之入己。然不着为令。其间容有借口营私者矣。臣查江南地土潮湿。倒马尤多。兵丁私朋。向所不免。为之悉心调剂。惟有将随粮倒马。额领朋银。通融办理。前据臣标中军参将。循例将臣任后应报随粮倒马补额朋银呈缴。臣以率属必须正己。当即明白晓谕。饬发存贮充公。但未经请 旨。不敢擅便檄行。仰恳 圣明恩准。嗣后无论大小武职。随粮倒马。俱令自行捐资买补。仍将每年额领司库朋银。照数扣存各该中军衙门。以补营伍买马不敷之用。庶官弁无或利己。官兵得免私朋。并祈 部通行直隶各省营分一体遵行。则 皇仁公普而军政画一矣。

滇马

师范

南中民俗。以牧畜为富。故马独多。春夏则牧之于悬崖绝谷。秋冬则放之于水田有草处。故水田多废不耕。为秋冬养牲畜之地。重牧而不重耕。以牧之利息大也。马牛羊不计其数。以为名。或百为。或数百及千为。论所有。辄曰某有马几何。牛与羊几何。其巨室几于以谷量马牛。凡夷俗无处不然。马产几遍滇。而志载某郡与某某郡出马。何其褊也。夷多牲畜。而用之亦甚费。疾病不用医药。辄祷神。椎牛屠羊。辄十百计。巨室丧事来吊。但驱牛羊成。设帐幙于各山。牵牛诣灵位三匝而割之以成礼。仍归所割于各寨。计费牛羊。亦不可胜计。故禄劝县虽僻处。而鼠街所出之皮革几半滇。由用之多也。范志蛮马出西南诸蕃。多自毗那自等国来。自取马于大理。古南诏也。地连西戎。马生尤蕃。大理马为西南蕃之最。彼时所谓大理国者。盖统全滇而言之。非大理一郡也。桂林故静江也。宋时于静江府设马政。以茶易西蕃之马。故范志自谓余治马政。今滇马虽多。未有鞭缰。估客驱而成。贩以出境者。但供人驮运驿号收买而已。至缅甸军兴。反驱天下之马牛以入滇。死者不可胜计。道路臭秽。几不可行。无济于军兴。徒为靡费。岂非不考之故哉。传云古者大事必乘其产。安其水土。而知其人心随所向无不如志。夫以郑驷尚败晋戎。况驱天下之马万里入滇。道死已过其半。迨抵军前。马已尽矣。不得已潜买滇马以充之。滇马值遂高。夫内地之马撒蹄而驰于平原广地便。滇马敛蹄于历险登危便。古称越燄之西多莎草。产善马。世谓越燄骏始生若羔。岁中纽莎縻之。饮以米泔。七年可御。日驰数百里。又夷人攻驹。縻驹崖下。置母岩颠。久之驹恋其母。纵驹

冲崖。奔上就母。其教之下崖亦然。胆力既坚。则涉峻奔泉。如履平地。此滇马之可用于滇。而入内地技亦穷矣。南渡偏安。于静江易马。终不闻赖西蕃之马以济军政。想亦徒为烦费矣。

厘革驿害疏

直隶巡抚王登联

畿辅之驿。冲烦实甚。各州县称疲告匱者。申文日至。然其中应付艰难之事。势所必有。而丛弊为害者。亦复不小。臣身在地方。闻见既真。谨将驿站之害晰陈之。一曰越站之害。凡紧急军务。飞报捷音。若逢疲玩驿递。马匹羸瘦。势不能不越站者有之矣。如平常差使。按程接替。乃积年驿卒。躲避支吾。不行应付。令其越站。至已越矣。或有倒毙马匹。不肯偿还者。认赔工料。复行措赖者。直省交界之处。每每争讼。除支应稽迟。强骑过站者。臣访实重治外。察火牌刊字。原有不许越站之语。但习惯忽略。慢不经心。请 敕兵部将火牌稍宽其纸。另刊一奉 旨不许越站。违者参处之木记。印于火牌之首。该州县驿递照牌应付。越站者。申报督抚题参。如州县驿递。误于应付者。察明参处。斯亦除越站之一术也。一曰枉道之害。凡奉 差复 命。赴任进京。自宜取水陆一定之程。乃或访亲友。或图近便。辄尔枉道。在州县不该应付而应付。分外骚扰。有驿而滋驿之累者。绕道是也。未设夫马而用夫马。摊派雇觅。无驿而有驿之苦者。便道是也。臣虽出示严禁。仍请 敕该部。察照水陆一定经由路程。刊为一书。分发中外。俾晓然通知。自京出者。或由某处至某省。自外入者。或由某处至京。必趋正路。如枉道者。察明参奏。若飞报军情。不在此例。斯亦禁止枉道之一术也。一曰。滥费之害。驿马自草豆而外。工食自驿卒看司而外。有鞍辔医药柴薪镫烛等项。该州县驿递照牌应付。越站者。申报督抚题参。如该州县驿误于应付者。察明参处。斯亦除滥费之一术也。一曰朦混之害。驿递差有繁简。故钱粮额有多寡。其冲要之地。间有一差用马数十匹者。一日数差俱到者。应付自是艰难。然未必日日如是。差差如是也。以少拟多。通融接济。亦可截长补短。乃驿猾奸书。朋比侵渔。一年正额之外。多开长垫银两。竟有将应解项款。擅请抵者。夫额设之银本多。何为复有长垫。恐奏销时。不准其冒破。必致驳减追扣。故先倡长垫之说。纵不允拨给。而彼之开销。亦冀或免驳追耳。如此狡计。臣已烛其隐。其长垫之请。概不准行。伏望 敕部臣严为饬禁。斯亦治除朦混之一术也。一曰假公之害。明季养马当差。责之民间。立有糟头。充斯役者。倾家荡产。 本朝洞鉴其弊。改为官喂。始觉苏息。然工料间有未足。倒毙必令买补。少有设处。保无积年驿棍兵房拨置印官。暗行洒派草豆于里下者乎。保无托言疲苦。纠集绅衿。共议公费乐输名色者乎。臣恐州县蹈此等弊端。已严行禁示。仍请 敕部

通饬。犯者立加重处。斯亦屏除派费之一术也。

驿传日知录

顾炎武

后唐舆服志曰。驿马三十里一置。史记田横乘传诣雒阳。未至三十里。至尸乡置是也。唐制亦然。唐书百官志凡三十里有驿自居易诗。从陕至东京。今陕州至河南府山低路渐平。风光四百里。在今代为三百里车马十三程是也。桑维翰对晋高祖言大梁距魏不过十驿其行或一日而驰十驿。岑参诗。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韩愈诗。衔命山东抚乱师。日驰三百自嫌迟是也。天宝六载敕自今在降官日驰十驿以上又如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丙寅。安禄山反于范阳。壬申。闻于行在所。时上行华清宫。在今临潼县六日而达。至德二载。广平王收西京。捷书至行在时。上在凤翔府。一日而达。而唐制敕书。日行五百里。则又不止于十驿也。古人以置驿之多。故行速而马不敝。后人以节费之说历次裁并。至有七八十里而一驿者。马倒官逃。职此之故。盖一考之前史乎。且如通州潞河驿四十里至夏店驿五十里至蓟州渔阳驿今以夏店公乐二驿并于三河则一驿七十里矣岂不劳乎又如定州永定驿五十里至西乐驿四十五里至伏城驿四十里至真定府恒山驿犹仍旧贯使并为三驿亦必不堪其敝矣古人以三十里为一舍。左传。楚子八郑。退三十里。而许之平注以为退一舍。而诗言我服既成。于三十里。周礼遗人。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然其汉人之驿马。三十里一置。有自来矣。史记晋世家注引贾逵曰司马法从遯不过三舍三舍九十里也

国初凡驿皆有仓。洪熙元年。河南新安知县陶镛奏县在山谷。土瘠民贫。遇岁不登。公私无措。惟南关驿有储粮。臣不及待报。借给贫民一千七百二十八石。上嘉其称职。即此一事。而当时储蓄之裕。法令之宽。贤尹益下之权。明主居高之所。皆非后世之所能及矣。然则驿之有仓石。不但以供宾客使臣。而亦所以待凶荒阨。实周礼遗人之掌也。帖括后生。何足以知先王之政矣。

今时十里一铺。俗作铺设卒以遽公文。金史泰和六年初置急遽铺腰铨传递日行三百里○大名府志唐有银牌宋熙宁有金字牌急递岳飞奉谄班师一日中十二金字牌是也孟子所云。置邮而传命。盖古已有之。史记白起既行。出咸阳西门十里。至杜邮。汉书黄霸传注。师古曰。邮亭书舍。谓传送文书所止处。

山堂考索载唐漕制。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泝河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则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转运征敛送纳。皆准程节其迟速。其三峡砥柱之类。不拘此限。此法可以不尽人马之力。而亦无逗之患。今之过淮过洪及回空之限犹有此意。而其用车驴则必穷日之力而后止。以至于人畜两弊。岂非后

人之急迫日甚于前人也与。然其效可睹矣。

驿递议

汪价

古之驿设遽也。所以通往来。劳行役。而将王命也。故国与官民。交受其和。今则不然。大军之更调日烦。差员之驰驱如织。京官之致餐授馆者。络绎而不绝。额银不给。势必请增于大部。岁耗金钱无算。则病在国。大帅贵僚。悍差健卒。逞威横索。有司虽竭力以奉之。而怒诃笞辱。靡所不加。则病在官。驿中浮费。日甚一日。正供不足。不得不出于借支。借支不足。不得不出于金派。船之官雇者而民雇矣。车马之官办者而民办矣。骚扰搜括。膏血为枯。则病在民。夫病国而国为之虚。病官而官为之惫。至于病民而其害可胜道哉。愚尝筹之。冲地之与僻地不同也。僻地远介山荒。终岁不见蹄迹。而冲地之差遣。四户捆至。南北其轅。朝为之舂。而夕为之舍者。无宁晷也。虽甚烦难。而不能弛其担于邻封。南驿之用夫船。与北驿均苦也。始而雇夫。继而派之里夫。又继而派之排门之夫。始而雇船。继而派之船户之船。又继而派之里保以觅船。一差至而夫为之逃。船为之匿。向所以困南驿者。今且合南省之民而并困之矣。北驿之用车马。与南驿均苦也。始而官备公交车。继而差及车户之车。又继而差及里下之车。始而马养之丞。继而马养之令。继而马养之地方里甲。一差至而车为之尽。马为之空。向所以困北驿者。今且合北省之民而并困之矣。至于干折之弊。非摊派平民。亦必无自而起。何则。过往之差。其所望于有司者。大兵不过犒劳之资。刍秣之费。过客不过会燕之需。赆馈之礼。至于夫船车马。不过照数给之而已。虽甚不法差员。无可言折。虽甚不肖有司。无所用折。惟摊派之平民。别恣意苛索。百计刁难。恶差得肆其诛求。而小民不胜其迫蹙。于是起折干之例。而后差饱其欲。而民缓其死。然此风一开。民力愈不能支。差心益难以餍。此国计所以日。而民生所以日瘵也。为今之计。莫若设为内外稽核之法。内而兵部颁发号册。给与各省驿传道。驿传道分给各属驿吏。凡有过往差使应用夫马名数。悉照勘合火牌应付。不得浮溢。外而州县设立号册。详载官买马若干匹。造车若干辆。置船若干只。募夫若干名。呈部印发。凡遇仕官兵丁来往。悉照官设额数给与。缺则借取邻封应用。不得求之额外。不得问之民间。以上二项。俱令本差自填号册。年终缴部稽查。如有越数诛求者。据实题参。请以大法治之。庶人人知警。不敢苛索。而驿吏与地方守令。皆不至疲于奔命矣。至若折干之说。起于横索。闾阎不能如数。故为此无可奈何之计。今既立有定额。官办官付。此风不戢而自息矣。

禁重以恤驿马议

张汧

一禁携带重物。畿南孔道。皇华绎络。马瘠夫困。剜肉难瘳。钱粮领发。上下交侵。疲敝倒置。隐忍莫告。是驿站之坏。未有甚于今日者。禁多索。严骚扰。天语宪令。不啻再三。奉差官役。近亦知所畏惮矣。而多骑驿马之弊。尚有不能尽革者。不在火牌勘合之明索。而在背包驼搭之暗加。如赍本驰奏。止用夹板一付。或背包一座。已足盛贮奏章。打迭行李。至各衙门奉差员役。所携不过公文数角。衣被一囊而已。何至往来携带。任彼增添。以致所乘马疋。不求多而自多。驿官马夫。见其囊重包多。乘载不起。只得另拨副马分驼。此为不多索之多索。不骚扰之骚扰。是天语所未及而宪令所未申者也。有驼包不止一二件。甚至南北货物。装载盈箱。任其携带射利者。以致棱棱马脊。拥迭如山。竭不前。加之鞭蹬。此倒毙缺乏之由来也。虽或购买增添。终归于尽。望有起色。宁可得乎。职愚以为此种积弊。非止宪禁宜颁。尚应具疏请旨。凡赍本员役。止用夹板装盛。其一切无名之马。与无马之驼包。为禁绝。赍奏且然。况其它乎。则多索骚扰之弊。不求绝而自绝矣。

论驿政

黄六鸿

夫驿传之设。有冲有僻。冲则谓之驿站。所以供皇华之使臣。朝贡之方国。与赍奏之员役也。僻则谓之里甲马。仅以供本州岛邑之驰递。故又谓之递马。递马之设。不过数匹。驿站每州邑或再设。甚冲或三设。每站额马六七十不等。其粮工料。存项下支销。而岁终随地丁奏报焉。驿传所经。各有分省。南北所指。各有分途。违者有罚。驿有州县兼理。或设丞专司。差使失误。马匹羸缺。有纠。其为差也。有钦命公干之大臣。有朝贡之藩使。有入覲任之督抚提镇。及巡鹺监税之部院台卿。是谓大差。有奉命星驰。急檄飞递。限以赴者。是谓紧差。有承赍奏本章。佐僚代捧庆贺大计表册。是谓小差。悯劳恤死。许给邮骑。是谓散差。官则给以勘合。役则给以火牌。勘合之廩给按员。火牌之口粮按分。而水驿之船只。陆驿之夫马。则遵照部填。其为驿役也。有官坐有紧差小差散差包马之不一。其为驿役也。有总理有兵房有马牌牧马夫背包送差打探医兽之各执事。至于额外之差。有上司之纸牌。有邻封之协济。额外之累。有过差之越站。额外之苦。有马匹之多索。各项之苛求。辱官殴吏。锁捩马夫之肆横。在昔三藩未撤。海疆多事。差使繁多。往来络绎。员役狼如狼虎。拷诈惨同盗贼。鸿伏查山东东路驿站。复设自顺治戊戌之间。旧额止有夫马工料。并无买马粮金。鸿因具疲驿昔僻今冲等事一详。通申各宪。蒙抚军张公咨请大部。始照西中诸路。自齐河禹城而南。凡十三站。每站拨银七百余两。以为买马粮金。自是东路之驿累稍纾。甲寅滇黔变后。军书旁午。奉有多索驿马一匹者。许驿官径申大部。即将该差员革职之旨。于是纸牌亦遂永绝

。从前之需索扰害。一旦尽除。近日督抚提镇。所令火牌。仰体 圣主轸恤 邮传至意。多缴而不用。即奉差诸重臣。每自备马匹。而沿途驿站。杳若无闻。以今视昔。曾何异于出汤火而登诸衽席之安哉。故天下诸驿差使稀少。夫马获以休息。使司驿务者。诚能管理之得人。喂养之有法。购补之无缺。而又亲勤查阅。使无怠忽侵蚀之弊。则虽极处冲繁。亦可等于里甲之优游矣。驿务之兴废系乎总理之人。总理得其人则驿务兴。不得其人则驿务废。噫。夫此一人也。则斤斤乎其难哉。其为人也。于本官休戚相关。诸事不欺。一则钱粮出纳。工料用费。无丝毫染指扣。一则兵书马牌等。不与通同作弊。及受贿徇私。一则草料喂养。勤行察勘。一则支销用度。账目分明。一则应差马匹。酌量分拨得宜。而劳逸适均。一则看待驿中马夫等。宽严并用。情法兼施。使其相悦服。一则行止老成。专意办公。而不交接浮浇。赌娼酗酒。数者具备而后可与言总理也。噫。此一人也。斤斤乎其难哉。虽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匹夫之贱。亦有密友。岂百里之宰。而遂无其人乎。或亲族子弟。同乡至戚。与生平好友。虽在任去官。而情谊不即相离者。若审度其人。确乎可任。则宜推心置腹。而厚其廩俸。俾无内顾。足以养廉。则稍有良心者。又何忍负此重托。而不竭尽其忠哉。或曰。如前所云云。恐戚友亦难其选也。奈何。余曰。料理无术。毋宁贪。通同作弊。毋宁自欺。贪不过私吾财。料理无术。则诸务不振。所损实多。自欺不过朦蔽本官。通同作弊。则各役无忌。立致疲残。而驿非其驿矣。

设腰站议

黄六鸿

夫于无事之时。而设为有事之虑。智者之所不废也。今于无事时之驿站。而姑为有事时之筹策。将如之何。为驿递计者。凡遇军书旁午。差使繁多。则马力易劳。再兼安塘侦报。昼夜计行五百里。每州县驿站。多者百余里。少亦七八十里。不过时移即至。纵所设马多。更番不息。安有不疲残倒毙者乎。即云购补惟勤。支销有限。在处需马。价值自昂。有司方卒瘁在告。又安有多金以资赔累乎。计惟有另设腰站以节省马力之一法。腰站设。马至半途即换。力可不疲。则马力节。而马之倒毙稍少。赔累可苏矣。法宜于本站适中之地。或赁民房店宇。有隙地。可以牧晾马匹之处。设为腰站。安置槽枥锅口草料晾椿等项。将本驿原派之马。均匀分拨。所拨者。亦止紧差之马而已。其它寻常赉奏差使。及散差马。俱照常本驿应付。至彼驿交卸。惟紧差在腰站换马。其送差夫役及饭食草料银。俱系本驿马夫支领。送至彼驿。腰站。不换送差之夫。亦不更领工料。但换马即行。不致耽延片晷耳。其腰站亦须另择总理之人监视喂养休息。并支领工料。其紧差既卸。马系跑急。汗流气喘。冬则搭屐。夏则抚抹

。令马夫徐步牵行。俟喘稍定。晾绳歇息。俟其汗干涎尽。疲解神爽。见草欲食。然后先以空草喂之。俟饮水后。方加料饱喂。则病不生。此设腰站以节马力之大也。至于腰站喂马夫。若另行雇募。工食不资。且以他人之马。暂为代养。休戚无关。况又寄之生手耶。夫腰站之马。既在本驿各夫名下。均匀抽调。则马夫亦在各槽均匀派拨。彼此互相照管。两处犹如一处。自无不关心。况又有总理为之监核。自不致有喂养休息减失宜之忧矣。若今时值承平。应付稀少。则天下方享太平之福。驿传咸嬉宴逸之安。所谓腰站者。虽置之千万年而不可用也。

请酌复站夫疏乾隆 年

杨锡绂

窃照粤西桂林一府。地当楚粤冲途。差使络绎。旧额临桂灵川兴安全州四属。各设站夫九十名。永福县额设站夫三十名。共三百九十名。俱长养在站。以供差役。嗣于敬陈管见等事案内。经前任抚臣金题明。临桂全州各裁去六十名。长养三十名。灵川兴安各裁去七十名。长养二十名。永福县裁去十二名。长养十八名。遇有大差经临。不敷应用。将裁减银两。临时雇觅。于雍正十年。部议覆准。遵行在案。乾隆四年。升任抚臣杨超曾。以自裁减站夫以来。数州县官民交累。奏请临桂全州各酌复三十名。灵川兴安各酌复二十名。永福西林柳州差使稍简。毋庸酌复。经部臣议驳在案。臣查部议慎重经费。指驳甚为明晰。然臣在粤六年。站夫之减。实见官之累民之不便。有不敢因部驳不准。而不得不再请酌复者。查驿站之例。有马有夫。临桂等四州县。并无马匹。止有站夫。以三夫准一马计之。夫九十名。止马三十匹耳。冲要之地。额设本不为多。今每州县减夫六十名。犹之减马二十匹。止存十匹也。此在偏僻之区。犹难应付。况冲要乎。虽大差经临。原许雇夫应付。且酌加二分三分。似乎充裕。其实。州县遇大差使。临时雇募。或值农忙。有每夫一名。费价二钱三钱者。大差需夫甚多。农忙无人应雇。而差使紧急。刻不可缓。不得不如其数而予之。及至报销。则六分七分之外。不敢多报分厘。此臣所谓在官之累也。然累在官。究亦不便于民。雇募民夫。近者五里十里。远者数十里。必先一日唤令在站。以防贻误。或经临者前站偶阻。又需等待一日。百姓虽得二钱三钱之价。而其实三日始应一日之夫。偶值农忙。谁不思及时耕作。虽重价亦多不愿。此臣所谓民之不便也。若谓自裁减以来。应付并无贻误。夫州县身任地方。差使经临。即使再减站夫。亦不敢误。但赔垫难耳。若谓自雍正十一年至乾隆二年。奏报雇募夫价。多不过七八百两。少止二三百两。毋论二三百两之外。州县多所赔垫。即七八百两。州县之赔垫如故也。此事前任抚臣金。一时意在节省钱粮。不觉矫枉过正。请裁太多。既请裁。则必曰应差日少。闲居日多。其实

非真情也。闻裁减之后。前抚臣金。见州县难于办理。亦未尝不悔。但不肯裁之自己。又复之自己耳。前抚臣杨超曾。在任三年。目站夫太少。官民交累情形。是以奏请临桂全州酌复三十名。兴安灵川酌复二十名。亦万不得已之筹酌。非不知慎重经费。而开州县以冒侵之渐也。臣署理兹土。方思厘剔弊端。以图报称。何敢以国家之钱粮。为徇情邀誉之举。然事有难行。亦不便始终因循。是以不揣冒昧。据实陈奏。请仍将临桂全州站夫各酌复三十名。灵川兴安站夫各酌复二十名。长养在站。以供应付。或遇大差。雇募既少。为力亦易。斯四州县之官民。均沐 天恩浩荡矣。

卷七十四兵政五保甲上

保甲说

李光型

记曰。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苟一乡之事不治。何论一县。保甲者。分之极其细而不紊。合之尽其大而不遗。故必知地方之险易。村居之疏密。而后联比分甲。可行出入守望之政。知台驿递之远近。桥梁舟楫之所属。而后期会修建。可行奉公利济之政。知水土刚柔之性。山泽原隰之宜。而后区种别财。可行因地制宜之政。知人民生聚之多寡。地利物产之盈绌。而后劳民劝相。可行农末相资之政。知闾里疆域之息耗。居民世业之贫富。而后诱劝畜积。可行敛散调之政。为姻娅族姓之相联。比闾同里之相属。而后读法讲谕。可行孝友睦之政。知田园家室之有赖。四民艺术之有托。而后分别勤惰。可行课督鼓舞之政。知刚柔知愚之异质。奢俭贞淫之殊习。而后旌淑别慝。可行劝赏刑威之政。是故一行保甲而政具举矣。人徒见吏胥约保之奔驰。门牌册籍之更迭。出役应差之劳。什伍连坐之患。而曾不闻卫养教利之政。以此民志不安。交相逃避。吏胥约保。缘以为奸。宜共指为扰民耳。要在为州县者。周览封域。明辨水土。询问风俗。体察人情。简节而疏目。得其大意之所在。以次渐兴。而绝无强民之。斯可以行之久而相安也。

里甲论

刘淇

县何以里。里何以长也。所以统一诸村。听命于知县。而佐助其化理者也。每县若干里。每里若干甲。每甲若干村。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节节而制之。故易治也。周礼五家为比。比有长。五比为闾。闾有胥。四闾为族。族有师。五族为党。党有正。五党为州。州有长。五州为乡。乡有大夫。自上治下。率不过五人。汉制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嗇夫。有游徼。

三老掌教化。嗇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循禁盗贼。东汉志云。乡置有秩三老。掌一乡人。其乡小者。县置嗇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又乡有乡佐。主民收赋税。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高帝纪。二年二月。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繇戍。北魏太和中。给事中李冲上言。宜准古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党长三。所复复征戍余若民。三载无愆。则陟用。陟之一等。孝文从之。后周苏绰作六条诏书曰。非直州郡之官。皆须善人。爰至党族闾里正长之职。皆当审择。各得一乡之选。以相监统。隋文帝开皇十五年。始罢州郡乡官。明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命有司择民间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乡之词讼。若户婚田宅殴者。则会里胥决之。事涉重者。始白于官。若不由里老处分。而径诉州县者。即谓之越诉。非如今不先闻州县。而遽诣府司者。然后谓之越诉也。里老岁时谒县庭。知县必接之以礼貌。不遽贱辱而笞骂之也。其人既尝已为公家所优藉。必自爱而重犯法。乡人见知县之日少。见里老之日多。里老得其人。则乡人亦莫不自爱而重犯法。此教化之本也。其后遇里老如徒隶伍伯。少谨厚者。即不肯承。且诸事一无所关。唯用之攒督租课。所以影射侵渔者万方。既遇之以徒隶伍伯。则彼亦徒隶伍伯而已矣。乌有愧耻萌其念虑哉。然则非里老之过也。所以用里老者之过也。近时患其如此。改为滚单及自封投柜之法而里老遂废。呜呼。此饥羊也而亦亡哉。又按明初以大户为粮长。掌其乡之赋税。多或至十余万石。运粮至京师。得朝见天子。洪武中或以人材授官。原其初制。欲俾草野之情。不壅于上耳。然其人往往依倚作奸。挟持官府。侵牟粮户。无所不至。宣德五年南京监察御史李安。六年监察御史张政。并言粮长之害。自是严加禁饬。又不得朝见。冀幸意外。故其人日以轻。而赔累之患起。亦自然之势也。万历三十六年。知县王应干申请除之。改为官解之法。一时安赖。比于更生。其因革乘时。本无定辙。然而矫枉救弊。意已无余矣。其祖宗立法深意。遂已没灭而不可复知。又足惜也。

保甲论

沈彤

保甲之设。所以使天下之州县。复分其治也。州县之地广。广则吏之耳目有不及。其民众。众则行之善恶有未详。保长甲长之所统。地近而人寡。其耳目无不照。善恶无所匿。从而闻于州县。平其是非。则里党得其治。而州县亦无不得其治。今之州县官。奉大吏之令。举行保甲。而卒无其效。非保甲之法之不善。为保长甲长之人之未善也。夫今之保甲。即周官之乡之州党族闾比。遂之

县鄙鄣里邻也。保长甲长。即乡大夫之州长党正族师闾胥比长。遂大夫之县正鄙师鄣长里宰邻长之属也。周之时自邻长而外。皆为士大夫。士大夫皆有德行道艺之贤者能者也。故分民而使之治。而遂各道之以亲亲长长慈幼之恩。劝之以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调之谊。教之以祭祀丧纪昏冠饮酒之礼。耕耨也则趣之。行役也则作之。财赋也则敛之。读法也则从而劝戒之。媿者赏恶者诛。而无或不共其职。故成康之世。天下无有一家一人之不治焉。今之长保甲者。虽不使之治其里党。与周之里宰党正不同。而里党之不法者。罹患者。皆得以达之州县。是亦周时分里党之治之一端也。为之者。其人大率庶民之顾利无耻不自好者。弊且百出。安有其效。故举行保甲而先择其长保甲之人而后可。保长长十甲。甲长长百户。分百户而十人长之。谓之牌头。牌头则庶民之朴直者为之。保长甲长。则必择士之贤者能者而为之。贤者能者。其陈说事之始终。必有序而不殽。论列情之曲直。必以实而无伪。抑其平日必有以表率之。教导之。使其心不终汨于邪僻。又必有以区画之。安处之。使其食与衣。不必由于凶恶。历久渐驯。而里党之风。自归于正。使虑士之贤者能者为今之保长甲长而有所不屑。则惟为州县者重其事慎其人。求之以诚。聘之以礼币。告之以欲分治之故。与任分治之议。而使之整其所属。纠其邪僻凶恶。达之州县亦得展其心思才力。自无不屑之患。统乎保者为乡。乡则就搢绅聘焉。其遇之隆。任之专。较之保长甲长而更倍焉可也。及功过已着。则权其大小轻重。而赏罚进退以为劝惩。必且感德畏威。而职无不尽也已。虽然。欲如是。非州县之所得擅为也。责在大吏。而大吏亦不得而自专。必也奏其事于 朝廷。得额定其员。次第其禄位。立考绩黜陟之法。而后可行也。夫周官乡遂之制。自两汉后魏以迄唐之盛。明之初。略仿而行之。皆得以善治而宜民。而大儒若朱子。名臣若苏绰。近世名儒若魏子才顾宁人辈。又莫不称为治教之基。则非迂远而阔于事情可知也。在更化之初。必有议其不便者。行之久而利。则相与安之。且歌诵之矣。比阅邸报。见内外大臣议保甲者多。故述为此论。请正其得失于吾所友事者焉。

保甲议

黄中坚

保甲之法。其来旧矣。自周礼有比闾族党。使之相保相受。而后管子以之治齐。商君以之治秦。皆能致富强之效。沿及汉唐。法未尽废。及宋王安石行之。乃至乱天下。于是议者以为不可行。岂法之宜于古。而不宜于今欤。抑其所以推行者。未得其道也。 国家宪章古制。令郡县举行保甲。具昭弥盗安民之美意。然往往急之则扰。缓之则怠者。何也。毋亦人情风土。各有异宜。而不可不善为之调剂欤。北方之俗强劲。民多聚族而居。

苏子瞻尝言河北之民。团结乡兵。私立约束。严于官府。以是而行保甲。岂不甚易。若南方则不然。试以苏州一郡言之。吴民气禀柔脆。温饱者少。而贫窶者多。其号为士者。大抵授徒于外。室中惟细弱两三人而已。贫民佣工负贩。早出晏归。为餬口计而不足。富民惟以谨启闭。不与户外之事。市廛之民。株守本业。其畏里中恶少年如虎。如此等人而欲其约束乡里。昼则稽查。夜则巡行。固宜其噤然不乐也。又吴中五方杂处。有强宾压主之势。其久居者。犹或可同于齐民。其岁时假寓。来倏往者。莫不指托贵势。挟其徒党。以为横于乡里。居人莫敢谁何。若夫游手好事之徒。而授之以柄。彼必与吏胥朋比。生事害民。使之率众巡察。且有反借以为奸为宄者矣。然则保甲之法。其将终不可行乎。曰凡立保甲。欲以弥盗贼也。土著之民欲为盗。必勾引外盗与同事。而外来之盗。必有土著之奸民以为之巢穴。此人情所共恶。而亦所甚易知者也。特畏之而不敢诘耳。宜令保甲之长。各具册。详书其属之所业。与其无业者。而上之有司。不以实者罪之。有死亡移徙则以告。如此则民之良顽。已约略可矣。而其间有窝顿匪类。迹诡秘者。与夫里巷小偷。罪名未著者。许密以闻。而官自令人督察之。今在城每里有地方主之。在乡每区有巡检司弓兵主之。是皆可使司其事者也。仍严为令曰管内有如此人而不以闻者。事发觉则保甲长罪与本犯同。地方弓兵亦如之。惟此令务在必行。而其它科条则一切蠲除之。如此则既不至于扰民。而亦足使盗贼鲜容身之地。其于弥盗安民未必非一助也。

凤台县志论编查

李兆洛

谨案编查户口以严保甲。为政之急务也。凤台地广人稀。其湖洼之地。往往弥望四五里无聚落。遂至藏奸藪慝。时时为扰。则保甲尤宜急讲。而行此实有数难焉。村落大者不过十余家。小者或一二户。彼此相距或四五里。奇零星散。无从合并。一家为匪。则数家从风。一村为匪。则数村染习。从恶如崩。波流之势。且为匪必结党。善良遂无以自立。即能自立。亦不敢撻其锋。此由积习渐靡。相纠相坐之法不能一朝制也。民性不恋土。无业者辄流散四出。谓之趁荒。或弥年累月不归。十室而三四。其外来者。则又随宜逐便。营土屋附田塍为居。或弥年累月不去。不忍逐又不可编。则派甲派总之术又穷。今国家休养生息。百有余年。仁溥义浹。四达交通。无远弗届。生齿百倍于昔。斯邑独雕敝不可为。而生齿不繁者。岂非流移者众耶。是以保聚教训。戒迁徙。诘奸慝。尤不敢不兢兢。窃欲并村落之最小者。使归附近之大村落。联其什伍。毋得擅徙。外来之户不得于野僻处营结草庵栖止。其僦屋久居者随时编册登明原籍。严其任保。核其良善。其顽梗者。得即诛之。使愚民无与为非。良民日益畏法。则保甲庶几可行。然非上下一心。抚循周密。则恐大为繁扰。利未见而

先受其害。呜呼。圣贤商治。必藉手于庶。夫民土著则生齿繁矣。安乐其处则民土著矣。田畴辟室屋完则安乐其处矣。勤治生则田畴辟室屋完矣。知向善则勤治生矣。明是非之路则知向善矣。除其害布其利以遂其生聚之乐。治本之道。意者无以易此欤。

条陈四政议

陶元

自古法无全利。亦无全害。上下皆以实心行之。则有利无害。皆以文法行之。则有害无利。且如保甲之法。清查户口。讥察出入。此大利也。每乡置循环簿。月朔报县。而县之官吏。即借文法以需索于乡。季终报郡。而郡之胥役。即借文法以需索于县。则一害也。弥盗之法。未发则先绝其萌芽。既发则互为救援。此大利也。发十三州县之阜壮。而供役于郡。远者千余里。近者百余里。久役则不堪。轮役则重困。则一害也。抽十三州县之工食。以召募十三名之阜壮。而共缉一县一村之盗贼。使十三人自备路粮。则工食不足以给费。使州县供其日用。则里下必受其烦扰。使事主资以饮食。是失盗之后再失盗也。此尤大害也。至于编船给牌。如保甲之例。使奸宄不得窜入。洋货有所稽考。此大利也。月朔报县。季终报郡。而上下皆借文法以需索。则一害也。土舍之设。用以督催黎粮。弹压蛮洞。此大利也。州县有司。借其力以营运香木。横征苛派。骚扰黎人。则一害也。总之四者之法皆良。而以实心行之。则为地方之利。若以文法束之。反为地方之害。择其利而去其害。斟酌尽善。此则存乎宪裁。非州县所敢专决者也。

保甲三论

黄六鸿

夫保甲之安扰视乎其法。保甲之兴废视乎其人。法之不善。有扰而无安。人之不得。名存而实亡。谓保甲之无益于民也固宜。惟夫十家之奸宄盗逃。惟甲长是稽。百家之奸宄盗逃。惟保正是问。一乡之奸宄盗逃。惟保长是综。苟非其人。则十家之众。不服其稽。百家之十甲长。不服其问。一乡之保正。不服其综。则虽奸宄盗逃。日纵横于十家百家一乡之间。宁复有所忌惮邪。故欲保甲之实行有效。非保甲长等之得其人。未见其可也。所谓保长者。邑分四乡。乡立一长。谓之保长。不曰乡而曰保者。以乡别有长。所以管摄钱谷诸事。而保长乃专司盗逃奸宄。不与乎其它者也。旧例。即以乡长而兼保事。其责任不端。而才非所用。乡长取乎年高有德。而素行服人者充之。保长取乎年力精健。才猷迈众者充之。故所用不同。而责任亦异。未可兼理也。所谓保正者。以之统率十甲长。并甲中伍壮。亦必择其才力精健。才智过人者充之。至于十家长。旧例。即以第十一家为甲长。或十家轮充。夫甲长之役。盖为稽查十家之盗

逃奸宄。非以备数而已。若端主之家。轮充之众。类多愚顽老疾。鳏寡贫窶之人。将责之抱十家之牌。朝稽而夕诘邪。故必于十一家之内。择其殷实老成。有子弟者充之。非有故不更。殷实老成。则廉隅自饬。挥指听从。有子弟则助理有人。勿致误事。而甲务可举矣。其选择之法。先择保长。而保正十家长须于编甲之后始可遴选。宜先出选举保长告示。而晓以辖统保正。稽查盗逃奸宄之专司。并待以破格优异之殊礼。各给铃记。凡有公务。许得印封申送。使人知责有所端。即可免里递奔走琐屑之烦。礼有所加。自不同约地奴隶呵辱之贱。而有品自重。有才欲试者。亦踊跃而乐于从事矣。至于编保之事。俱保长专任。而城厢约地。及镇集村长庄头。各为兼理焉。其大镇集。大村庄等长。亦必择殷实才能者为之。仍着本村镇人民公举。其礼遇较保长少杀。不行庭参。于檐前叩首。而仍给以花红优免票。鼓乐导中门出。其小庄头不及百家者。虽亦本庄公举。必俟任事有功之日。方行奖异。而先无所加礼焉。礼别以杀而愈崇。恩施以功而益劝也。保甲既编。而后择十家之长。百家之保正。其保正选择之初。着保长协同镇长庄头严加选举。年力精健。才智过人者。报县。俟亲验而用之。其见礼与花红优免鼓乐导出。与村镇长同。保正为保长分任。而镇村诸长亦与保正之责相表里。俾之协举共事。彼自不肯容匪劣而自贻误矣。村镇之有墙濠。犹州邑之有城池也。所以防盗寇而固守御。甚未可少也。然愚民狃于耽逸。惮于烦劳。往往防御不设。卒致见侮于暴客。株累于逋逃。而后悔之无及。故乡镇村庄建栅筑濠之举。不可不亟讲也。其法各乡之镇。宜设一镇长。集宜设一集长。村宜设一村长。庄宜设一庄头。必公同保举其老成服众者为之。其功罪之赏罚。无少异焉。其镇集村庄无论大小。一切建立栅门。筑浚墙濠。以及拨派瞭哨巡更等事。皆本镇集长庄头专司。而保正为之兼理。以保正主于分。号召难一。未若镇集长等统于合。呼应更灵也。其建栅之法。如北方镇集各庄大街。皆有牛车出入。南方通衢镇市。亦有舆往来。其门务须高大。其安立门楼瞭台。视村镇之方长斜窄大小。以为多寡。总要四远俱见。其门楼外周遭空道。可以通行。外设耳垣。可以护身。俱须建造坚固。其挑濠之法。先相地势。宜于高处四望本村何方地势稍高。非浮土所积者。是其龙脉。其两边稍低处。即为宅地界水。其水流聚之处。即其宅基正向。其濠宜上阔下狭。上阔使人不能踰跃。下狭使人不能藏走故也。濠中水要通流。不可薪土壅积。通流则濠身不致浸渍。壅积则日久渐高。人思掘墙取径矣。濠内所起之土便可筑墙。墙宜厚不宜薄。高须一丈。基宽五尺。由渐而缩。至顶宽三尺。建角楼瞭台之处。尤须帮筑土台。构楼其上。以便出楼守御。其设门之处亦不实道。宜造吊桥。有事则拽桥闭门。甚为严谨。夫楼栅墙濠之设。总期规画得宜。工力不惜。方可坚固长久。如晋中太原汾州等府大家巨族。崇墉峻楼。俨如

都邑。何尝迫于功令。驱之刑罚而为之哉。相率自资防御。而谋之不遗余力耳。则夫凡有室家之计者。安可不取效于太汾之民乎。

予辑保甲章程十八条。皆保甲中之所必讲者。其首要在理得其人。得其人而事无不举矣。其次在于功罪明赏罚信。罪明赏信而人无不乐用矣。戢盗逃所以安民。勤劝导所以厚俗。则奖善举恶。乌容已也。凡人之恒情。莫不勤始而倦终。严先而懈后。必自始至终。无有怠形。由先及后。不闻需扰。则庶几其能久乎。至于赌博娼妓。清界救火。若于保甲无涉。然奸可藏。而奸不能诘。界可紊。而界则累人。火不御。而火能物。何一非损吾百姓之事邪。鸿故并归于保甲。而为司牧者惓惓致意焉。然说者以北方地广人稀。东南地狭人稠。谓保甲可行于北方。而不可行于东南。夫保甲按户编甲。按村编保。初无论于地之广狭也。若谓地狭人稠。则地非窳远。愈觉近而易稽。人匪零星。益觉多而易守。又何东南之不可行乎。然鸿尝观北方州县。多无城郭。有亦间多土筑。斯岂村庄畏盗。而州邑独不畏贼邪。北方之土善。烧砖多窳裂无用。故惟筑不砌耳。东南土皆胶固。无地不。且村庄之外每多池沼。若于空隙。实以砖垣。较之北方磧濠墙。不更坚固乎。意谓东南之不可行者。其弊有二。东南赋税烦重。州县急于期会簿书。一切地方利弊。俱不暇计。以故盗逃迭罹参罚。亦付之无可如何。此因循之弊一。东南巨族大家。冠相望。州县每有兴举。凡不便于绅士者。辄倡为议论。格而不行。此畏阻之弊二。有此二弊。保甲虽善。安有施設之日。是非才长识瞻。理剧裕如。锐志力行。毅然不挠者。未可遽语于斯也。鸿更欲渔舟埠船一例编保。使居民行旅共相安于高枕而无虞。或亦心政事者之乐闻乎。

论保甲事例书

张惠言

日昨承谕。令拟定十家牌式。务令简而易行。不简不易。民莫之与。此诚立政立事之大纲也。然谓无须监督册报。但使十家保受而已。区区之心。窃有未谕。反复思之。诚见其未然。惠言闻古圣王之治天下。至纤至悉。其举一事。至周至密。故其民从之。如日用饮食之不可废。何者。受其利而远其害也。由此言之。其下之奉之也简。其在上有繁焉者矣。其事之行之也。易其发虑有难焉者矣。故君子立一事。兴一教。必有数十百年之计。贵其后世可守也。王文成十家牌法。所以不监督册报者。以其时强寇在迹。各有戒心。其势固不须上监督册报也。今以无事之时为迂远之备。愚夫见迹岂肯尽心。且今州县岁岁所行门牌户册。即是文成遗法。其牌册固以十家为联。但少挨查一牌耳。然今日之门牌。何曾有稽查之用。今增此一牌。不过以保长之责分之里。其稽查与否。不识与门牌何以异。此知其无益者一也。窝藏奸匪。里不首。律有明科。然娼

贼窝家。处处而有。里为株累者亦不少。然未尝问者。发之而不胜。则立受其祸。发之而幸胜。则徐受其害。故隐忍而不问也。今徒以一牌之文编连晓喻。欲其检察无隐。固已甚难。即使检察得实。告之官。则干涉公庭。为累不少。告之保长。则保长未必不徇庇。告之本乡绅士。则彼不任其责。谁肯力为主持。然则莫能以他日不可必之连坐。而博目前不可解之深怨也决矣。此知其无益者二也。如其乡里无事。此牌实为具文。有之可也。无之亦可也。不幸一旦有事。仓卒之间。依牌集众。十家之中肯同力乎。其视绅士。十家之一而已。无督率之素。能听其指挥号召乎。然则有此牌与无此牌。相去几何。此知其无益者三也。非特无益而已。又有不可者七。将定十家门牌。必造户清册。现在各乡保长。已议照田起派矣。至于十家门牌。又必逐月领给。上司既有来文。州县必须月报。州县既行编审。书吏必责缴牌。是月有所费。岁有所糜。无册报之实。而有册报之费。其不可一也。编审一定。牌头之名。注在县册。嗣后十家倘有官事。保长必株连牌头。贫民既苦追呼。富户且将破产。是牌头无故而为官身。谁不畏惧。避乡正甲长之累。而不顾牌头之祸。其不可二也。牌文每月缴县。无副册相钩检。脱有事故。发册检查。吏胥舞文。可以销毁抽改。其不可三也。事既造端。而经制不定。他日有喜事之官。更为条例勒压。奉行即有不便。无从公议。其不可四也。或遇贪暴之吏。因事造端。月责结册。日责循环。民间既未有章程。胥役纵横。听其需索。事无统计。谁则支之。是无监督册报之费。更甚于监督册报。其不可五也。方今官吏愤愤。惟利私是鹜。民生之计。视若越人之肥瘠。先生为乡里奋身创此良举。幸而抚军廉正。主持于上。又幸而郡县之长。皆臂指相使。搢绅之族。皆同心俯首。相与协力于下。及今之时。不图久便之计。异日者。长吏非其人。州县更相猾。当此之时。而事势奔骇。先生虽欲出死力为乡里扞卫。岂可得哉。其不可六也。故曰发之易。收之难。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先生既已发之矣。不自我定其事。他日不善事者败之。众怨之口。将以先生为实。其不可者七也。负此七不可。以行三无益。此岂先生与抚军绸缪民政之意哉。愚以为当今之务。其要有二。一在蠲本户之费。一在杜滋扰之源。苟此二者得矣。虽监督册报不为繁且难也。苟不得。虽不监督册报不可一日以行。劝课富室。使出财于公。主者掌之。领牌报册之费。则以此给。遇官事供亿之费。则以此给。有所禀报。舟车饮食之费。则以此给。在牌之家惟责其检察。无隐而不使出一钱。向之门牌钱皆可除免。其有廉得奸宄者又取于公以赏之。则民知有牌之利而忘其劳矣。甲长乡正之名。近于为官役。不若乡设一局以绅衿一人总理。士夫数人辅之。谓之董事。牌头无常。人轮日充当谓之值牌。如此则牌头之名不达于官。董事民间所自举。不为官役又皆绅士。可以接见官府。胥吏虽欲扰之不可得矣。直牌有总理董事为

之庇。可以不畏强御。知追呼所不及。可以不惧株连。则牌户安矣。直牌日日所记。上之董事。董事核对而录其副。上之总理。贮存于局。而原牌报官。十日一登。其事无几。而又有保长为之役。则董事亦可以不患劳矣。民间既有副册。总理守之以稽察一乡。有事则与公牌相检。胥吏虽欲为奸不可得矣。然此数事。不出于上官不足以率众而为久远之例。顾先生条其利害。酌其便宜。更咨抚军请札饬到县遵照奉行。则可以必行而无弊。先生之功于乡里。岂一时哉。风闻抚文到县。本不拟奉行。近因首领官有亏公帑者。请于太守乞行此牌。藉行填补。此时各乡观望。惟先生是视。牌式朝出。则婪泉暮入。顾先生力持其事。勿以为贪吏之资。百姓幸甚。拟抚军札饬事例。

一储公费 保甲之法。原为保安富户起见。一切册报往来之费。既不能取给公帑。若按户科派。即贫民不能不受其累。地方官宜劝各乡殷实富户捐贖输公。即于本乡设局存贮。公议一人司其出入会计。以备领牌报册。及修理寨栅公事车马之费。其有给赏。亦出于此。收贮开销。皆听本乡经营。地方官一切不问。

一专责成 旧例有乡正甲长牌头。次第检统。然牌头即十家之一。责以领率。势有不能。甲长案牌立人。所用既多。转或贤愚不等。今惟大乡镇立公局。局立总理一人。以本乡绅衿素为人所敬服者为之。酌其地之远近。立董事数人。以本乡有才德能办事者为之。皆听本乡公同议举。地方官不得差派。又不得以保长充当。小村坊但立董事一人。附于大乡镇公局。十家共为一牌。不论牌尾。每一家轮值稽查。五日更换。谓之值牌。每日日将入。直牌持本日县印牌文。亲赴各家稽察。有无事故。或有外出远归。或有亲戚远歇。一一填注牌中各名下。十日汇送各董事。各董事各领每月副册一本。每十日直牌送致牌文逐一察核。填注副册。每月初三日。汇齐一月正牌副册。送至公局。总理亲自检查。初五日令保长送县。正牌存案。副册钤印发贮本局。以备考对。毋许遗失。凡十家中有不孝不弟酗酒打降窝娼窝赌淫邪偷盗者。同牌之家。告知董事总理。总理董事先行劝戒。果不可化诲。即令保长报县究治。如同牌知情不举。事发之日。十家同罪。如有来历不明之人来往住宿。直牌之人必须盘诘。苟系可疑。即告知董事总理。董事详加察验。果系奸匪。告总理。令保长报县究办。如直牌漫不经心。以致容藏匪类。事发之日。与窝贼之家同罪。其有查出奸匪。呈报得实者。总理董事给赏。诬告捏报者。以其罪反坐。董事随时稽察各值牌。知其勤惰。或有怠慢不遵约束者。告之总理。许即送县究处。总理稽察各董事。务期实心办公。倘有怠玩及滋事者。即公议更换。并议罚条以示惩警。为总理者亦不得曲徇己私。各矢至公。以为乡里表率。总理不称职。许本乡赴县呈请另举。

一杜扰累 保甲之意。所以使民相保相受。乃是百姓自顾身家。自保乡里。并非官为督责。自来行之不善。官民相违。胥役滋扰。往往反以病民。今惟责成本乡绅士。遵照条法。实力举行。地方官止受绅士成报。时加劝导。不得令差役挨查。如有公事。止传总理面议。其董事直牌。受法于总理。填造户清册。编审十家门牌。即令总理交董事办造底册。保长誊写报县。不得假手吏书。其底册送县铃印发贮公局。以便核对。毋许遗失。每月需用日报牌。亦听各乡公局照式印造。送县铃印。每月保长赴县领一月牌。交与总理。分给董事。董事十日一给牌户。领牌铃印。地方官严饬胥吏。毋许稽。

一谨编审 编牌以十家为常。或多少参差。附近合编。亦不拘一。务须街巷邻近整齐。皆由董事编派。不问官民大小户。一体均编。总理董事保长。皆在其内。庙寺尼庵。亦与民家同例。轮日值牌。女户单丁。不在派例。客店来往人杂。所关尤重。除一体编牌列十家稽查其本家伙伴外。另给日报牌簿。每日填写所住何人。何业何往。务须清楚。不许蒙混。此簿亦与十家日报牌一例报局。以凭报县。副册存局。连坐例并同。乞丐无归。易藏奸匪。每乡令总理酌与公所歇宿。丐甲造册查点。日间任其行乞。夜间必归一处歇宿。如有不归歇宿。即逐出乡。不许容。丐甲不察。有事连坐。每月朔日。各董事赴各家门首检月内生死出入。即于门牌上改注。仍于副册上注明。俟岁终另造清册。另注门牌。

一谨巡更 每街每巷。或百家或二百家为率。处处设立寨栅。同栅之内。合力巡更。皆听总理董事相地分派。

保甲示

彭鹏

保甲行而弥盗贼。缉逃人。查赌博。诘奸宄。均力役。息武断。睦乡里。课耕桑。寓旌别。无一善不备焉。行之不善则民累滋甚矣。如旧例朔望乡保赴县点卯守候。一累也。刑房按月两次取结索钱。二累也。四季委员下乡查点。供应胥役。三累也。领牌给牌。纸张悉取诸民。四累也。遣役夜巡。遇梆锣不响。即以误更恐吓。馈钱乃免。五累也。

又保甲长托情更换。倏张李。六累也。甚而无名杂派。差役问诸庄长。庄长问诸甲长。甲长问诸人户。籍为收头。七累也。今与尔八路十五乡人等约。不点卯。不委员。不取结。保甲长不听情更换。凡一家牌十家牌百家总牌。自买纸印刷。付保长亲领。不费尔民一钱。巡夜非本县亲历。凡阜快人等藉称查夜。许尔庄长甲长扭禀。假冒者惩责。得赃者重处。计通邑六百庄村。每夜即亲历二三十庄。岁不过一庄六至。怠玩易生。所以每有一庄连夜连月。冒雨冒雪而数至。示尔不测。不过欲尔等加意守望。为相安无事之计。现奉上宪请 旨

均编。虽旗户旗庄。皆当懍遵。而况尔民乎。一切事宜。载明执照门牌。易知易行。有益无累也。

通飭清厘保甲檄

张伯行

保甲之设。固以稽查奸宄。实以劝勉良善。诚久安长治之道也。如一铺之中。甲有保长。一甲之中。户有甲长。休戚何等相关。稽察自难容隐。奈有司奉行不力。地方人等视为故事。以致匪类潜藏。祸患弗恤。或游手不事生业。流入贼盗。或停柩不急葬埋。毁于水火。或生女不抚养。残溺以伤生命。或使婢不遣嫁。久锢以干天和。至于富厚之家。以奢靡为豪举。贫寒之户。以觅食为活计。富者欺贫。贫者伎富。一当岁凶。祸乱遂生。思之可为寒心。且有外来之人。图为鼠窃。或潜身庙观。或窝匿山泽。恶莠恐其乱苗。不可不察也。为此牌仰该府州官吏照依事理。立即通飭各属县。于每铺之中。计户分为几甲。公举诚一人以为保长。于每甲十户之中。又公举诚一人以为甲长。每户照颁式各给牌一面。悬于门首。甲长亦照颁式给长柄牌一面。立于门首。飭令遵照牌文互相稽察。朝夕劝勉。除查获逃盗。该保甲实时拘报外。游手者教令勤事生业。停柩者催助出殡郊原。生女当存抚养。长大随分字人。使婢计年二十。毋愆期即为遣嫁。倘有不遵。该保甲邻佑随时据实举报究治。再每甲十户之中。贫富不同。或系上上上中上下之户。或系中上中中中下之户。或系下上下中下下之户。分为九则。秉公确报。于门牌户名之下。俱详明衣食丰歉之数。以凭查夺。其铺内绅衿。劝令举行社仓。以为小民表率。各铺俱有所蓄。即遇饥馑。亦可恃以无恐。且将铺内人等。或躬行孝悌。或和睦闾里。或周济孤寡。行善事几件。或武断乡曲。或包揽词讼。或酗酒赌博。行恶事几件。一一据实填注牌内。以凭劝惩。如有外出者。于牌内填明因何事故。前往某处。回日注明于某日回家。倘敢抗玩容隐。不据实填注。立将该铺保甲一体治罪。至僧寺尼庵道观。务与民户一体编入甲内。给牌开明尼僧道士若干人。此系本都院仰体皇上爱民苦心。宣布实政。为尔民造福也。毋得泛视。自贻伊戚。该府州县务要实心奉行。造册呈送。以备查考。其册籍纸张书写工费。各该县自为捐备。不得私派铺民。如有经营胥役。串通保甲。科敛铺民分厘者。或被告发。官则飞章参处。役则立毙杖下。慎之。

弥盗条约

于成龙

照得直属逃人盗贼。大为民害。无论军民绅士。或犯窝逃。或被盗。家业不保。甚至身命随之。而地人等。亦咸被其牵累。今欲为尔等谋保护安全之计。莫如力行保甲。古人守望相助。出入相扶。良法美意。可则可效。用是因时制宜

。酌定条款。编帙成书。务使家喻户晓。共相劝勉。以期宁谧。本部院抚兹土。与尔等情关休戚。故不惮谆谆告诫。总欲尔等各守身家。非好为多事也。尔等当深思而力行之。所有条款。开列于后。 一十家立为一甲。务选殷实老成。端正勤慎者。公举为甲长。报官。九家咸听约束。违者稟官重究。 一十家各开男妇姓名年貌。自祖父母及本身妻妾。至子孙妇女与同居叔侄亲戚。并婢仆等人口。作何生理。尽数开立门单。交与甲长。不许遗漏。以便认识稽查。违者重究。 一九家民人。互相保结。内开某人作何生理。平日无窝逃蓄盗。交结匪类。出入旗下。勾连生事。游手赌饮。撒泼凶恶。结党刁讼。起灭是非等项。如有此等事犯。某八家甘受连坐。所结是实。九家合具互结一张。交付甲长。以便编入甲内。如蒙混具结。地方官查出。九家各杖三十。枷号两月。敢有抗违不遵入甲者。重究。 一九家之中。平日有窝逃蓄盗。交结匪类。出入旗下。勾连生事者。八家不敢互结。许本人赴官自首。改过迁善。咸与自新。地方官另订一册。开列姓名。或他处旧案扳犯。许将本犯悔过首词入。以开生路。或怙恶不悛。地方官执法究治。如力不能制者。立刻申报。以凭核参鞫问。其余游手赌饮。撒泼凶恶。结党刁讼。起灭是非者。八家不肯互结。亦另订一册。开列姓名。不时稽查。违者重究。 一甲长订一甲簿。凡十家之内。有出外行走者。即报明甲长。今往某处公干。甲长注入簿内。回日仍报明甲长注明。以便稽查。或恃恶不报。或诡秘不报。八家查明。即报甲长注簿。次早报官鞫究。或八家通同隐讳不报。甲长查出。注簿报官。本家与来人审明口供。如来人清白。任其回去。本家仍以失报责二十板。八家各责十五板。如来人不端。即差役押解原籍。地方官查收注簿。取收管于本处。簿内批注收讫。本家责四十板。枷号三月。八家各责三十板。枷号两月。违者重究。 一十家之中。立有甲长。或不谙书写。即请右识字者登记。或甲长有事他往。即报明九家。公同注簿。将簿转付甲内人收管登记。甲长回日。仍同九家将回转情由注簿收回。如甲长家有亲客来往。亦照九家例注簿。违者重究。 一市镇居民开店接客。须订一簿。每晚客寓同行几人。务查问客众姓名。系何处人氏。来往何处。或何公干生理。有无弓箭什物。或自备骡马。或雇长。将骡马毛色认明。或孤客步履。有无行李。尽数登记簿内。次早或去或住。报送甲长查阅。如有来历慌张。语言恍惚。迹可疑。即密传甲长保长窥伺去向。夜晚小心堤防。次日勿令早行。以备不虞。如玩忽不记。他处失事。行查店家簿内未开者。从重治罪。 一十家之中。有乡绅两榜贡监生员。不便与庶民同例编查。但直属逃盗肆害。夜不安枕。白昼杀。几无虚日。绅衿咸受荼毒。历历有案。该地方官酌议。或乡绅立一册。文武两榜。各立一册。贡监生员。各立一册。将家仆尽数开列册内。迩来风俗颓靡。有以武举而窝盗者。有以武生而为盗者。种种

不法。已经事犯。似应武举贡监生员。互相保结。武举贡监。责之县官。文武生员。责之教官。如生员抗不互结者。教官移县转详。如武举贡监抗不互结者。县官申详。一并查究。或武举贡监生员。居处隔远。未悉素行。不便互保者。另列一册。如系乡店。愿编为村庄保甲者。听其自便。此分别贵贱之法。以寓弥盗安民之意。法在必行违者重究。

一乡村各有垣墙。此弥盗安民之善制也。日久剥削。多有倒坏。自今农隙。正宜同心协力。补葺坏垣。修理栅栏。各甲长公订一簿。轮流派拨。某日某人几名。看守栅栏。某人几名。值日查夜。登记簿内。或遇盗警。本村放鸣钟击锣。大家救护。如堵御不能入栅行者。巡夜同守栅栏人等。报明地方官。各赏红布五尺。如已入栅栏。力能救护。不致失事者。巡夜守栅人等报官。各赏红布一丈。如当场打死擒获盗贼者。巡夜守栅人等。各赏红布一疋。倘先事不能知觉。临时不肯救援。以致贼盗入栅。去财物。拷伤失主者。邻佑并巡夜守栅人等。一并究治。敢隐讳不报者。十家以通贼论。一村庄居民。一甲以至数十甲。若无统属。则呼应不灵。应设一保长。以统属各甲。或村庄止有一甲。将附近村庄甲长。联成一处。公举一贤能保长。料理地方。各甲长花名。交付保长。保长将各甲合总报官。以凭稽察。凡遇村有事。保长闻钟锣声。立刻传。各村一齐放。保长即率所管村庄甲长。一面分众。各据要路堵截。一面率众。直赴当场救援。或当场杀获贼徒。或要路擒拏贼徒者。每名各赏银五钱。甲长赏银一两。保长赏银二两。如保长闻村放。不传者。罪坐保长。甲长闻保长放。不传者。罪坐甲长。如甲长传。甲内人丁。不赴援者。罪坐各家。如当场退缩。观望不前。致贼逸脱者罪坐保长。如分拨堵守要路。放脱贼走者。即未受贼贿。甲长亦应治罪。法在必行。违者重究。一地方设立保甲长。协力守御。不可无器械使用。查一村之中。须置一杆。锣数面。各家成丁者。各备门棍一条。凡遇盗警。先放。以便保长会众救援。兼以钟锣齐击。则各家奋勇争先。更查甲内。或有鸟鎗弓箭腰刀铁尺长鎗铁叉之家。开明报官。量鸟鎗弓箭数件。地方官书押镌刻于上。仍给本主甲长。同本主具领存案。不许携带别处行走。如有遗失。从重治罪。其余尽收入官。照物给价。如有匿藏。甲长与八家首报。本家以通贼论。如甲长八家未经查出。被傍人首报。甲长与八家连坐。至于刀尺鎗叉。镌本家姓名。当官验明。登记簿内。以便稽察。违者重究。一地方人民。有在圈占庄内居住旗房者。查明几家。照例编入附近村民甲内。如有抗违不服者。查拘亲属。务获正身。面取亲属保结。交付甲长。注入簿内。本身仍以抗违王法。枷责不饶。一十家之内。有穷苦民人不能度日者。甲长报知地方官。另造一册。设法养济。如此等民人。既不敢出外行走。又无地土生意。甲长不报。罪坐甲长。甲长已报。地方官任其颠连沟。或典雇旗下。

苟延岁月。本院访闻。县官以不职纠参。如能设法生理养济。四季详报存案。以便纪功举荐。以上各款。务须恪遵实行。不得视为具文故事。误身家而干法纪。保甲人等。亦不得藉端滋扰。自取罪戾。后悔无及。

慎选乡约论

于成龙

朝廷设立乡约。慎选年高有德。给以冠带。待以礼貌。每乡置乡约所亭屋。朔望讲解。上谕十六条。所以劝人为善去恶也。至于查奸戢暴。出入守望。保甲之法。更多倚赖焉。无如黄属风俗浇漓。教化陵夷。凡有司勾摄人犯。差役不问原被告居址。辄至乡约之家。管待酒饭。稍不如意。诟詈立至。且于朔望点卯之日。肆行凌虐。倘人犯未获。即带乡约回话。是差役之吓诈乡约。倍甚于原被二犯。甚之词讼小事。必指乡约为佐证。投到听审。与犯人何异。且一事未结。复兴一事。终朝候讯。迁延时日。无归家之期。离县近者。犹可早来暮去。其远在百里外者。即以点卯论。两日到县。一日点卯。再两日归家。是半月内在家不过十日。加以协拏人犯。清理区保。手忙足乱。无一宁晷。甚至买典婢女。止应得乡约一年。民间那有许多婢女。以供因公赔累乎。凡为乡约者。所宜痛哭流涕也。言之可为太息。当日给冠带待礼貌之优典何在。讲解十六条查奸戢暴之良法何在。一旦责以风化。彼乡约曾未家居。何由而劝人为善去恶。何由而谕人出入守望。名实不符。上下相蒙。颓靡至此。尚可言乎。因之年高有德。鄙为奴隶。殷实富家。视为畏途。或情或贿。百计营脱。而寡廉丧耻之穷棍。兜揽充役。串通衙捕。渔肉烟民。以编甲漏造为生意。以投呈证佐为活计。惟恐地方之不生事也。居民之不兴讼也。差役之不来照顾。府官之不来呼换也。事势至此。尚可言乎。故报充乡约。巡检有常规。差役有常规。书办有常规。此等银两。非出之烟户而何。乡约之苦。至此极矣。于是有半月之乡约。一月之乡约。有朋应帮贴之乡约。真如问徒拟军。求脱离而不可得。更有良心丧尽之辈。报一名。卖一名。临时必用陪点。上下交接。又有顶首。积弊锢习。不可救药。欲端风化。靖地方。不同痴人说梦乎。兹奉宪严檄。力行保甲。本府仰体德意。痛革前弊。为此示谕地方人等知悉。自后于适中之地。立乡约所亭屋。选年高有德者。择吉迎送。给以衣顶。行二跪一揖礼。在乡约所任事。朔望谕乡民听讲十六条。此外一不许票仰协拘人犯。二不许差役到家饭食。三不许原被告指为证佐。四不许朔望点卯。五不许请立印簿。六不许差督编查烟甲。七不许买办军需。八不许人命盗案牵连姓名。九不许投递报呈。十不许绅衿把持。凡人命盗案勾摄人犯。惟保甲保长地方是问。惟尔乡约。无事则劝化愚民。有事则密禀自封。用图记牢钉。星夜飞递。一年更换。地方平靖。讼狱不兴者。年终给以称职字匾。地方多盗。讼狱繁兴者。年终书不称

职。用木刻条。钉于门首。或敛钱扰害。不公不法者。访实。实时惩革。于县前悬大木牌。书贪恶乡约姓名于下。以示劝惩。于以端风化。靖地方。庶几近之矣。凡我属邑。勉力行之。以宣扬上宪德意。未必于地方风俗。无裨益也。

申明保甲谕

于成龙

照得编查保甲。团练乡勇之法。无事则稽察盗贼。以遏乱萌。有事则相机救援。防御堵剿。不动支粮饷而兵足。不调拨官兵而贼除。兵农合为一家。战守不分两局。自古及今。消弥奸逆。安靖封疆。未有善于此者也。若不揣事势者。以修立垣堡。遂为聚众。见制造器械。辄云谋叛。不知为逆之人聚匿深山大泽。何尝有一定之垣堡。私造利戟长矛。几曾畏有司之禁约。惟善士良民。守分奉法。堡无完墙。家无寸铁。忽之间。盗贼突至。赤手空拳。东投西窜。贼能纵恣残民。民无所恃拒贼。妻子为据。牛种为掠。骨肉分离。室如悬磬。归怨于上。相率为贼。田地日荒。粮税日减。其何以培国脉。固根本邪。本府前奉督抚司道编查麻城三乡区保甲册籍。委用堡长垣主。分派户首甲。严取居互结。责以守堡禁夜。总期地方盗息民安。向化乐业。正寓兵于农。以人治人之微意也。乃好事奸宄。惧此法一行。彼无所匿。从中造捏讹言。妄称抽丁。恐吓愚昧。见保长编册。疑惑横生。或不遵稽察。或隐漏户口。殊可骇叹。当此禁旅如云。所向克捷。各省客兵。尚多闲置。何须尔等村农。荷锄充伍。即使果欲抽丁。莫非王土。莫非吾民。功令孰敢不遵。奚必先假编查。然后按册索取乎。且尔等疑保甲为抽丁。隐匿不肯入册。小而言之。漏户有抗法之罪。大而言之。观望有阖门之诛。试看东山逆地。尸横遍野。编保甲。出乡勇者。未损一人。不编保甲。妄想富贵者。死已千百。奈何劝尔为善。便自千难万难。未尝驱尔为逆。竟若神牵鬼使。何愚于为恶。而不智于为善乎。本府怜尔等痴顽。再申儆戒。宜乘此闲暇。修筑垣堡。各备器械。以资防御。尔堡长垣主户首乡保烟甲人等。宜自爱重。慎勿惊疑。果能妄念不生。非事不作。士为善士。民为良民。本府待为腹心。州县隆以优礼。横逆不至。刑罚不如。何等安逸尊荣。较妄想富贵。而家破身亡者。岂止天渊悬隔哉。本府更有劝谕。被贼煽惑入伙者。宜作速投见。改过迁善。即为良人。若潜伏草泽。为人捕得。自送性命。尔堡长垣主。当以招徕为念。切莫乘机挟财误命。从来不义富贵。都是祸根孽缘。能于此中分明。便是圣贤心地。思之慎之。

设卡房议

徐文弼

保甲之设。所以弭盗贼而除奸匪。法至善也。惟行之者不得其要。且视为具文。则烟册门牌。止循故事而已。或欲实力稽查。又纷纷扰累。究无取效之实。

夫保甲之安扰视乎法。而成法之运用视其人。今为变通保甲之法。而设立守望卡房。无保甲之名。有保甲之实。去保甲之扰。而获保甲之安。法于各乡横直五里内。联络各村。于要路总会。共建一卡房。房式详后令同卡各村。各编一户丁清册。又合各村所编。汇为一册。谓之同卡册。册式详后其各村人户。每十户为一牌。以居首者督率十家。谓之牌头。即古保甲法十家之甲长就同卡各村人户。合举二人。管理卡务。谓之卡长。即古保甲法百家之保正就通乡各卡人户。合举一人。总统各卡。谓之乡长。亦称乡约。即古保甲法百家之保长以次相统属。而行守望稽察诸政焉。村外有盗贼。则协同追捕。村内有奸匪。则互相稽查。夫盘诘不出于其家。防护不出于其村。是一家一村之民。各自为卫。亦互相卫也。其卡长乡长等。必选择而任之。选举法详后其设卡事件。不假书役。不由现充之保甲人等。专俾绅士富户经理。尽绝派累滋扰之弊。曩于甲申荒后。行于本邑境内。宵小畏网潜踪。域外匪流。闻风裹足。时值制府差某营员查拏邻封盗贼。擒获数辈。鞫问经由何地。失事何乡。盗供云。由某乡至某县。窃取某处某赃。唯永川县各处设立卡房。未敢入境。录供申报督院通行檄知在案。此设卡之成效也。且每因公驻乡。暮夜单骑游巡。各处卡房。星罗布。夜静梆声四起。村人寂然。私心颇自快慰。凡行此法第一切要。在诸事毫不由书役。如建造卡房。止须亲行指示查勘。绝不由工房。如编造户册。止须乡长卡长当堂呈送给领。至有裁酌商定。亦回面谕。绝不由户房。如点牌头充卡长。止须当堂呈报。绝不由兵房。凡诸事件。止令该房等值堂伺候。随乡听民而已。若偶一假手。则在房指称纸笔。往乡指称饭食。总不免于需索。衙门稍有需索。则乡间科派之弊丛生矣。此法所以是处可行者。以其无扰也。若官惜劳而凭借书役。是未见设卡之益。而先受设卡之害。此良法之终不可行也。惜哉。卡房之设。已行保甲之法于四乡矣。而于本城及各乡之镇场墟集。又以建造栅栏。使兼行保甲。与各乡之法无异。但四乡各卡。举有卡长为专理。各镇场墟集。则举客长为总司。而皆统于本乡之乡长。合而论之。卡栅以编造人户册为首务。以毫无纷更滋扰为至善。以慎选乡长为至要。官司无庸张皇。民间不必拟议。行所无事。法所以良也。所有规式。详列于后。

秦明力行保田疏乾隆 年

杨锡绂

窃查保甲一法。平时足以消弥盗贼奸匪稽核户口。偶遇地方荒歉。查办赈务。亦按籍可稽。不致临时周章。乃安民之良法。为政之要务。粤西僻处天末。民多獯獯。臣细心查察。保甲一法。多未奉行。即有行者。亦不过于城厢内外。聊造一册。有总户之名。而无丁口细数。与不行等。究其所以未行之由。大约以边省地方。与中土异。不必绳之过急。苗獯矜獯。多不识字。僻处深山。畏

见官长。一旦行之。恐致惊惶。纸笔牌板。不无所费。胥吏头人。难绝需索。是以因循至今。然臣窃思之。纸笔牌板。此州县官当自捐备。原不宜派之于民。吏胥头人。则全在官之约束。若昏愦州县。毋论保甲。即钱粮催征。田地踏勘。词讼勾摄。亦不能保其不科敛扰累。果精明州县。则约束有方。查察维严。自必无需索扰累之事。此明而易见者。若苗瑶土愚。虽与汉人微有不同。然其种类。多聚族而居。一村一寨。原有村老寨老头人等管束。其管束之头人等。多习见官长。略识事体。亦有识字者。如泥定十户一牌十牌一甲之法。诚不无隔碍。若因彼管束之旧例。寓我稽查之法。或先晓谕其明者。而次及其愚。或先行于其易者。而次及其难。此在地方官神而明之。谅亦不致惊惶滋扰。至边地与中土不同。盖谓文教礼义等事。渐染未深。或地方习俗相沿。积重难返。不便遽为更张。非谓保甲之法可以稽查贼盗匪类。周知户口人丁。法良意美。亦不宜行于边地也。况年来逆匪煽惑勾结。为害地方。皆因保甲不行。以致漫无稽查。即现今李梅李彩案内。尚有要犯。未经拿获。虽经悬立赏格。严飭州县。差委员弁。严行缉拿。然非保甲严明。小民知互相稽查举首。则此辈仍得藏匿。弋获正未有期。是保甲之法。断断宜行者。臣已于今年开印后。出示明白通行晓谕。并飭令州县各官。俱实力奉行。而责其成于知府。其城厢内外。及汉人村寨。则按成法编立。其土愚苗瑶犷獯地方。则令各就本地情形。变通办理。不必拘泥成法。亦不必责成旦夕。宁可一县之中有不能行之村寨。俟之徐徐劝导。而必不可仍前草率混捏虚应故事。总期于事不挠而民不扰。兹两月以来。所属州县。已有数处编排完竣。造册呈缴者。如平乐府属之平乐县。向来青黄不接之时。出借仓谷。多系练保头人。赴官领回。分给散户。

究竟练保多自冒占。其转给者又减少升合。今知县朱蔼因保甲已立。即酌定应借数目。分定乡村令百姓。各抱门牌赴领。牌到谷给清。历来练保头人冒借短减之弊。民甚称便。此即其验也。查力行保甲。乃臣职分应办之事。不应琐渎

圣聪。惟是苗瑶土愚。一日律以内地之法。似乎绳之过急。然臣再四思维。粤西此时要务。在于清奸匪。而清奸匪之法。莫要于行保甲。宽之以时日。予之以变通。谅亦不致滋生事端。且从来治民之道。利之六七害之二三犹将为之。况保甲之法自古称良者乎。是以不揣冒昧。谨将臣现在督率力行缘由。据实具奏。伏乞 皇上训示。

答章观察问保甲启

陆耀

承谕以奉 旨编查保甲。蒙抚军饬委执事查议。此事极为委曲繁重。非仓猝所能定义。但其大指。总在不扰民三字。能使州县官不差一役。百姓亦不用一人进城。则不劳而民争劝矣。真西山云。经理田野之政。自一保始。每保画一

图。凡田畴山水道路桥梁寺观之属。靡不登载。而以民居分布其间。某治某业。丁口老幼凡几。悉附见之。合诸保为一都之图。合诸都为一乡之图。又合诸乡为一县之图。可以正疆界。可以稽户口。可以起徒役。可以备奸偷。凡按征发争讼追胥之事。披图一见可决。在田野为保。在军旅为伍。韩信多多益办。用是法也。第纸上说之甚易。官中行之甚难。何者。以今无实心为民之州县也。如果州县官实心为民。只照志书及赋役全书所开道里村庄山河地界。各发告示。开具清查之法。使民间自推一人为首。管理十家。十长复推一人为首。管理十长。层层约束。达于州县。有所禀报驳查。只用片纸往来。奸胥役不得过问。则民亦何惧而不遵乎。其法莫详于黄给谏福惠全书。然条件太多。且立法伊始。即以抽丁为兵立说。则愚民必眙而不敢前矣。

至如于清端政书内所载弥盗条约。亲切近情。更与今日东省情形相类。直以照抄出示。且明是于清端试行有效之成法。百姓虽不信。官长必无不信。本朝第一清官之于公者。风行草偃。于是斯在矣。夫令一州一县之山川险易。民风土俗。如指掌纹者。有司之责也。一道之官吏贤否民情向背。如烛照数计。丝毫不得遁隐者。监司之责也。执事以首揆推荐。膺此重任。古之所谓得志泽加于民者。其在此时矣。拭目新政。以副跂慕。东省百姓。不胜幸甚。

敬陈保甲二要疏乾隆二十二年

监察御史胡泽潢

本年十月内。奉 上谕。州县编查保甲。本比闾什伍遗法。地方官果实力奉行。不时心稽察。凡民间户口生计。人类良莠。平时举可周知。游惰匪类。自无所容。外来奸宄。更无从托迹。于吏治最为切要。乃日久生玩。有司视为迂阔常谈。率以具文从事。各乡设保甲长。类以市井无赖之徒充之。平时并不实心查察。虽督抚考课。有力行保甲之条。不过故套相沿。毫无裨益。即如马朝桂案内十余犯。悬缉数年。迄无一人弋获。此保甲不实力奉行之明验也。嗣后务宜慎重遵行。不得仍前玩视。其如何设法编查。及考核责成之处。各督抚各就地方情形。详悉定义具奏。钦此。仰见我 皇上准今酌古。除莠安民之至意。臣思天下者。一州县之所积也。各州县理。而天下治矣。理户口之法。莫善于保甲。然法久必怠。怠久必弊。弊者不变。则怠者不振。使狃于成法而安之。托于空言以振之。不过督抚一牌。州县一票。而事已毕矣。甚或愚民不得要领。必至惶惑。吏胥乘其惶惑。必至需索。是行法而滋事。又不若废法之安民也。臣愚以为变其弊而振其怠。其要有二。曰分管统实户口而已。

夫今保甲之必期其行。行而必期其善。所谓管统者。非牧与令乎。然牧令之所以殿最。大吏之所以考核者。在乎刑名钱谷。而保甲不与焉。赏罚之所不及。即视为政治之所无关。名存而实亡者久矣。岂知户口为刑名所由兴。钱谷所自

出乎。臣请嗣后大臣察属贤否。宜首重保甲。则责成专矣。夫责成专之。黜陟随之。州县官亦安得而辞之。惟是州县之地。大者且数百里。小者亦不下百里。欲以一人之耳目。周及四境。户知其人。人知其数。难矣。况所委保甲长。又率市井无行之徒。疑之莫与任其事。信之或且生其奸。处难行之势。而责以必行之效。效不可得。而以瘵旷劾者。踵相接矣。臣以为宜分任佐杂。画界以隶之。选置士人。分户以属之。法在十户为甲。设甲长。十甲为比。设比长。长以未达之士。无士。以耆老为之。五比为联。设联长。长以在籍之官。无官。以未达之士为之。五联设专管官。以州县之佐杂为之。各甲有事。若杀伤盗贼类者。即日以次申报。其它事之应报者。户以本日告甲长。甲长以五日告比长。比长以十日告联长。联长月移专管官。每季申州县官。州县官以岁终汇申上司。州县官岁一巡视。核虚实。考勤惰。示劝惩。必所部。专管官以季。联长以月。比长以旬。甲长以日。各巡所部。亦如之。其有上申下行。而逾期不申不行者。分别事之轻重。期之久暂。罪之。应巡不巡者。罪亦如之。甲长比长联长。及专管官。能化导者。以三年举。能职者以五年。于是甲长升比长。比长升联长。大吏以其名上闻。无官者予官。有官者晋秩。专管官晋秩。亦如之。若溺职者夺其任。罹罪者论如法。其功与罪。甲长申比长。比长申联长。联长申专管官。论定而申之州县官。州县官核实而申之上司官。如是以为分。则事简而易理。如是以为合。则法密而不疏矣。顾或有虑者。计户设官。则佐杂之员宜增。分户设长。则代耕之禄宜给。综而计之。费且为算。议者或以此难之。臣伏思增官给禄。其费有定。息事宁人。其省无穷。且周礼一书。其设官之制。大者少而小者多。以小者亲民事。大者董其成而已。董成者得数贤大吏足矣。又安用此纷纷者为。即如各省守巡道及府佐贰。率多备员。无关轻重。苟酌其可省者而省之。而即以所省为所增。费略相当。固已转无用为有用矣。臣所谓分管统者。其要一也。今天下户口之数。由州县而上之督抚。由督抚而上之户部者。未尝无籍。然不必皆实也。往代丁口有赋。隐漏有罚。故其数实。自丁粮摊入地亩。永不加赋。故其数不实。不实则增而不增。减而不减。户非其户。丁非其丁。流亡者不知其去。逃匿者不知其来。役兴而不知当役者何人。灾至而不知当赈者何户。临事而事。事且倍之。牧不知州。令不知县。欲求称职得乎。臣请每甲以十户为率。其有畸零者。均入各甲之内。各以远近为附甲。设一册。先书各户口姓名年貌。次同居亲族姓名年貌。次妻女姓氏年岁。奴仆姓氏年貌来历。各书于册。其家之土著流寓旧居新迁。及迁自某处。其人之有无田地屋产。何所执业。并详焉。各户每日如有生死婚嫁。产业买卖。远路往返。亲友过宿。人口增减。必以告其长。长各如期递申。以达于州县官。州县官受而核之。编为一书。申之大吏。就中又取无产有产者。别为一书

。又取有业无业者。别为一书。藏之州县。此三书者。率以岁巡既之后。增删修定。无漏无误。如是则四境之遥。胥于几席。以之听讼。而讼不受欺。以之任役。而役不滥及。以之弥盗。而盗无所容。以之查赈。而赈可立办。书云。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者。庶几近之欤。臣所谓实户口者其要二也。

虽然。二要具举。法乃大备。二要举。法有必先。欲分管统。先实丁口。未实丁口。宜先详户。何也。户无数。何以设长。长无额。何以设官。顾官与长未设。则户之数。可共查核者。孰为可任。将任之原设保甲长乎。不可也。否则州县官自任之乎。不能也。则莫如为牧与令者。以礼延致各坊各乡一人之有望者。为之宣布德意。俾无瞻顾。然后从而任之。率百家任以一人。令其册具户数。亲呈州县官。及计户设甲长。计甲设比长。计比设联长。计联设专管官。行之以渐。镇之以静。吏无所藉手。民无所疑畏。而事集矣。臣所谓变久弊之法。而振久怠之习者。其大略如此。

卷七十五兵政六保甲下

治盗宜严责成疏顺治十三年

工科给事中姚延启

窃见近日各处萑苻啸聚。掠公行。郡县不敢申报。道将置若罔闻。如晋中清源蒲州等处。失事隐匿。自非抚按精明觉发。几以封疆为儿戏矣。我皇上特谕刑部申饬讳贼之令。煌煌天语。凛然斧钺。诚恐近畿或知悚惕。而逖远不能保无怠玩。今日滨江沿海之区。寇气不靖。则不轨之民。尤易乘时骚动。如江淮两浙间。绿林出没。千百为。焚掠大镇。抢掳子女。来如疾风。去如兔脱。较西北直省寇盗情形更难防御。何者。西北之寇。依山为巢。马步往来。皆有迹。至于江浙水乡。驾舟扬帆。飘忽无常。溪港错杂。奔逸难定。其不同者一也。西北之民。大村聚落。皆有城堡。保甲之法。可以团结乡长易于约束。南方阻水为居。无堡寨之守。无楼堞之望。地形涣散。众志成城。盗入其境。则自救不暇。彼此不能相顾。其不同者二也。西北地广人稀。镇店市会有常期。商贩歇宿有定所。面生之人。可以稽查。南方庐舍稠密。人辏集。贸易者趾接于途。往来者肩摩于道。纵有奸宄。不便别识。其不同者三也。故治盗之方南北各异。北方可以保甲之法专责州县以清其源。以扑灭之事专责道将。以遏其流。至南方则不然。欲清盗之源。非但保甲奉行故事所能见效。必大小文武及总捕等官。撰择明快捕役。分汛缉访。贼首何名。窝家何地。为贼通线者何人。悬赏购捕。克期必获。其或有株连良善。复治以反坐之律。如此则盗之一出一入皆可得知。而盗之源清矣。盗贼之起伏。未有不积捕大蠹相通。而道协养寇为利。不肯督责捕役。以致鹰犬不噬。则欲遏盗之流。惟有令失事地方

。即刻举报。州县申报道协。道协查核汛地。及防守兵将。勒限擒获。不得将被劫被擄之家。反行拘禁需索。又不得借口招抚。徒长纵盗之风。以卖贼为奇货。则有犯必除。无敢漏网而盗之流馘矣。臣所鳃鳃过虑者。因郑逆跳梁。江海多事。诚恐腹里有寇。目前忽为癣疥。他日必至蔓延。所关甚大。故急须扫除净尽。方可救宁无患。伏祈 敕督抚按严饬各道协等官。实心奉行。以图后效。毋得苟且塞责。涂饰空文。如有怠玩不职。及养盗为利者。立行指明参奏。倘有容徇。被人纠参。该督抚按官。一并治以欺朦之罪。则寇孽可消。而封疆永奠矣。

搜捕盗贼责成文武议

陶元

窃闻广贼如蔓草。尽复生。盖其山川绵。易于藏匿。自明世患其多盗。屡命大征。诛杀不可胜计。而盗贼终不得息。然职窃谓弭盗之责。止须两人。所谓两人者。文莫如令长。武莫如千把总。果得廉能之吏。仁勇之将。分布州县。自然令行禁止。盗息民安。若此不得其人。而令监司督捕。则广东十府州县。幅员数千里。处处窃发。安得许多监司。又况馈赆送迎之费。不用之以蓄壮士捕盗贼。而用之以供亿。贼未平而先自困矣。若夫责成保甲。此虽古人已效之良法。然古人所以效者。由于令长得人。故保甲之耳目。即令长之耳目。保甲之手足。即令长之手足。手足便利。耳目聪明。盗贼未发先知。故不至于为患。若令长非其人。虽有保甲。不过纸上空言耳。尚何盗贼之能靖哉。自昔州县失事。未尝不责成文武。但其所以责成者。尚未合宜。而其处分亦有未当。何以言之。古之时文武不分。令长即握兵权。故督捕之任。无可推诿。今文武既分。势力既不相下。权任又不相辖。陆则将领有兵。而令长无兵。水则将领有船。而令长无船。或将领贤而令长玩寇。以为防守固武臣事也。或令长贤而将领容奸。以为文吏无奈我何也。彼此相抗。亦彼此相诿。虽有严法以督其后。心力终不能齐。如此责成。岂得谓之合宜。职窃闻明将戚继光练兵之法。裨将千把总以下。监以县令。偏将参游以下。监以道臣。大将协镇以下。监以督抚。何则。诚知事权不可不一。而心力不可不齐也。故能同舟共助。破贼成功。若如今日愚悍之将。无事则侵官溺职。而有司不能治。一旦有事。则又相抗相诿。而有司不能发一策。为州县者。惟有瞠目束手而已。又安望其能济哉。故尝谓今日之势。必当如继光之议。以县令为监。县令身任地方。熟知山川险易。盗贼出没之所。令其监督筹算。心力既齐。盗贼自然解散。于是营将不受方略。以致失事者。则专罪营将。与令长无涉。若其措置乖方。致误事机者。则专罪令长。亦与营将无与。如此处分。则文武虽异。事权仍一。既无烦于道宪。而亦不资于保甲。于缉盗似为有益。职实心任事。每奉查议。辄有敷陈。虽言

之未当。犹欲少效一得。伏望垂省施行。

请定将弁协缉事宜疏乾隆二十九年

江西巡抚辅德

窃惟设兵原以卫民。安民重在靖匪。先于乾隆二十六年。江苏抚臣陈宏谋。奏请通省营员。皆令督率兵丁。协同缉捕。则境内窃匪。不获于捕役。即获于兵丁等因。经部议覆。通飭遵行。嗣于上冬。陈宏谋复经奏请营兵所获贼犯。到案狡供。许令同原获营员质审。则真贼自无所逃。如系良民被诬。并无赃证。兵丁营员。咎无可辞等因。伏查州县额设捕役。多者不过十名。少者数名。侦缉势难周到。是以责令营兵协缉。城守有驻防。大路有塘汛。耳目众多。足资巡缉。立法非不尽善。如果实力遵行。匪贼自难遁迹。惟是外省奉行。多有不力。而不力之故。由于气习未除。文武之不能一体也。盖将弁多以窃案不比强劫有防之虞。而兵丁不同捕役。又无提比之例。既为赏罚所不及。即每置身于局外。且以文员最忌营汛获贼。通报上司。即形其短。虑生嫌隙。更恐县将营拿之贼。故行讯放。以致兵丁意中熟悉之贼。与目中日见之贼。并某捕豢纵分赃。皆概括于臆。而莫敢出诸口。盖恐该营将弁闻知。不以为奋勉。转以为多事。而其本管营汛。间有不法兵丁。或阴通匪类。或得规纵放。或坐地分赃者。转不知畏处分而加稽察。即有迫于奉文饬缉者。率多拿曾经犯案之人。或将乞丐抵塞。其实缉获正贼正赃者甚少。此武员之狃于积习相沿。不能一体也。至于州县。每以兵丁获贼形己之短。遽将贼犯巧为出脱。现已定有会同原获营员质审之例。固已不敢逞其伎俩。乃又有矫枉过正。明知兵丁妄拿。乃以奉檄饬缉。曲作周旋。故地步。徒使兵丁滋扰良民。此又文员之故习多端。不能一体也。臣以为欲收缉捕之实效。必使文武一体。又必责成于督抚提镇大员。然后可宣明赏罚。破除故习。而使其全局转移。咸归于一体。臣尝细察地方文武官弁。大概不论职分之应为。惟视上司之意指。大员郑重其事。情自然振动。臣到任以来。屡经通飭。将文武积习。逐一指出。禁其心存畛域。示以所定赏罚。并移商南昌赣州两镇。除拿获山贼。随时酌量给赏外。如系多赃及抢劫重案。或能举发捕役豢纵分赃。及查获积窝者。守兵立拔马战。马战记拔外委。外委记补千总。千总以上。则另记名。以备酌保。至于巡缉弁兵。俱饬该管营员拣派。仍令不时考察。毋许藉端吓诈。挟嫌妄拿。其并不实力。久无根获者。即令营员随时惩处。略仿比缉之意。俾知赏罚皆由于此。而又皆由提镇亲定。更无展转退缩。有所希冀畏惧。不得不认真查缉。计自春间会办以来。营兵拿获贼匪。将及百案。又拿获逃军三名。俱经飭县审办。其有任兵藉捕索诈混拿私拷之把总二员。兵丁数名。亦经查出。立即斥革重处。是弁兵之功过。原可随时劝惩。岂可以一二弁兵不肖。即致因噎废食。第弁兵之勤惰。固在将备

稽查。而将备之辄习。端在督抚提镇之随时振刷。并以赏罚为鼓舞之权。则彻底贯通。一无扞格。查各省督抚每届年终。已未获盗若干。及作何惩劝之处。已经大学士臣尹继善奏经部覆通行外。合无仰恳 特颁谕旨。再令提镇一体亲加督率。不时就近查考。以课其实。并令各就本营情形。酌示赏罚。共相实力整饬。则积习更易破除。良法不同故套。不惟窃匪难以漏网。且捕役亦惧营兵攻发。不敢包庇。即历年逋缉各犯。未必不一并弋获矣。

请停分缉协缉疏河南通志

田文镜

查盗贼为害民生。失事处分綦重。臣竭力体察。时刻提防。是以文武印汛稽查缉捕之法。府佐厅员督同协缉之事。及捕役为窝作线。纵黠诬良之弊。臣颇能得其一二。不敢谓 国朝已有定例。内部已经颁行。即缄默不一言。以苟容于 圣明之世。臣请为 皇上敬陈之。臣于雍正五年。准兵部咨。为缉盗各有分司等事。内开嗣后城内失事。缉拿之事。专责之文职。同城武职。令其协助。道路墩铺失事。缉拿之事。专责之武职。该管州县文职。令其协助等语。及至限满不获。官则罚俸降级。各有轻重之不同。捕役兵丁。则有赏罚劝惩之各异。在兵部题请定例之时。亦以文武各有责成。自能严查兵役。各分界限。免于推诿。意非不善。但臣以为 朝廷之设官设兵设役。各有所司。如知州知县管理一州一县。则此一州一县之中。无论在城在乡。皆其版图赤子。一有盗劫之事。莫不当竭力缉捕。此其职分所当为。臣查定例。城市关厢失事处分。较严于道路村庄。因其地有密之不同故也。且地邻是其所治之民。捕快系其所管之役。一呼而应。责比无辞。臣请缉贼之事。城乡俱当责之有司。至于武职汛弁。分驻州县者。皆系千把微员。且有一员而兼防二三县不等者。其所管之兵。又不过马步二三十名及四五十名而已。操演是其专责。防御是其专司。有贼而穷追务获。是其专责。至于被劫之后。贼既远扬。彼无能为也。若夫兵丁。则有存城守铺差操之不同。其存城者。守城守库守狱。乃其事也。其守铺者。瞭望盘结巡防。乃其事也。其差操者。解粮解犯。递送公文。按期调操。乃其事也。旷班则当惩。离汛则有罚。又非若捕役之可以执批远缉也。况以赳赳之武夫。令其入小民乡井。搜捕盗贼。则贼未一获。而鸡犬桑麻。已为之不宁矣。独捕役一项。较他役为最黠。原系积年惯盗。改恶作良。则充为捕。地方官不得已而用之。如杀人毒药。有时而藉其救病。则医家不弃。彼其平素原与贼通。贼之窝线。彼无不知。贼之风声。彼无不晓。贼不先投拜捕役门下。而欲入其境。掏摸翦络。尚且不能。况强劫乎。且彼既为捕役。则邻邑邻郡邻省之捕役。亦无不声应气求。彼此照应。此处获一盗。而即为彼处有案之犯。彼处起一物。而即为此处待质之赃。各能暗地通知。禀官关会。即贼之去向下落

。知者必告。且彼又能改扮行装。潜查密访。此所以捕役缉贼。如探囊取物。其不获着。地方官不能勒限严比耳。苟能如臣平日所行驭捕赏罚条约。实力行之。鲜无不效。臣所行者。飭令各地方官遴选捕役之最黠而有家属者。大州县不过十余名。中小州县不过八九名。其愚而无用。老而龙钟者。悉沙汰之。厚其工食。养其家口。其家口所住之处。着令乡地邻右。具保看守。仍着落捕役。联环互保互结。防其挈眷远遁也。无事则借以巡查。使百姓安堵无恙。有事则给批访缉。使盗贼不致远扬。并悬厚赏以待之。勒严限以比之。彼前则望赏。而后则畏比。则擒盗中之最愚最羽被诱入伙者。以塞其责。黠贼首盗。则不肯献也。苟地方官必欲穷尽根株。赏比不怠。彼亦必获而出。无如各有司以为一案已获一二人。便可成招。此后即懒于严比。或接任之员而视为非己任内之事。漠不关心。无怪乎盗之不能全获也。

若闻兵部新定之例。则州县城池。不过三里五里。官兵聚居。商民辐辏之地。较之道路墩铺。自更严密。盗案窃发者少。稍加防范。则匪类绝迹矣。有司则以为城内无警。则吾职已尽。捕役则以为城内无事。则吾役已供。他无所问也。使兵丁而缉捕道路墩铺之贼。则是以驭车者而使之行舟。以为农者而使之贾贩也。既不能穷贼之窝线。探贼之风声。又不便于离汛远缉。不过束手以待参罚而已。彼捕役见有兵丁。以代其责。不但袖手旁观。以为笑乐。且纵其投拜门下之贼。肆行于道路墩铺。其贻害曷可胜言哉。再查兵部定例。止分别城内道路墩铺而已。至于州县东西南朔四乡。尽有僻处村庄。离道路甚远。从未设有墩铺者。一县之中什尝八九。此等地方失事。当责之文职乎。抑当责之武职乎。责之文职。则曰我管城内者也。责之武职。则曰我管道路墩铺者也。不几置村庄于无人管辖乎。部中未经议及。无可适从。臣以为文武俱属 朝廷臣子。凡事俱当秉公据理。臣系文臣。不敢庇护州县。而使营员武弁独干严谴。且州县而处分一轻。慢视盗案。则贻祸民生。为害地方。所关甚巨。臣又不独为武职偏枯起见也。故臣请 皇上停止兵部新定之例。仍照旧例。一体缉拿。一例处分。而限年缉盗之参罚。独当责之有司捕投。有司怠玩则督抚题参。捕役废弛则道府提比。贼自无不获矣。又臣于雍正五年。准刑部咨开九卿议覆山东兖州府洳河通判张若矩条奏一折。内开嗣后同知通判等官。有捕盗之责者。俱令添设捕役。于所辖州县分报承充。遇有盗案。该厅即查明原报充之州县。易地差遣。协同缉拿。等语。臣查外省同知通判有捕盗之责者。不过令其督捕。非若四路同知之令其跣缉勾捕也。四路同知因系畿辅重地。并设有该管兵丁番役。处分较外省督捕厅员甚严。未可同日而语。故外省同知通判衙门。从未设有捕役。责令协捕。如同知通判。果能不徇情面。按限提比。或因公下县之时。逐案就近查比。则经承捕役。俱不敢玩法作奸。受贿纵贼矣。且同知通判

。名系州县上司。实属佐贰闲曹。虽节礼捕规。久经禁革。而平日物产土宜。不能不邀惠于有司。缓急所需。不能不望济于属吏。因此而求其廉介自持。正己率属者。十不选一。尚能大破情面。毫无瞻徇乎。虽行牌提比。无非虚应故事。行提之厅差。又不过索县捕之酒饭差钱。州县则徇庇已役。代为具一帖。求请宽限。便可回销。臣不得已。近日严饬各道府提比。并臣亦自行提比矣。且官场痼癖。鲜不庇护自己衙役。视当官值役之辈。即同世仆家人。凡上司行提。即曰令我无颜。属员触犯。即曰目中无我。衙役知有本官曲护。每多足高气扬。肆行不法。臣于此又尝严行申饬。至再至三。窃恐能改者尚难其人。况以州县之捕役。而欲其缉拿厅捕贿庇之贼盗乎。此必不敢也。如原条奏内。或捉拿一二穿窬。混行搪塞等语。此诚县捕之弊。但厅捕与县捕。有何区别。县捕如此。能保厅捕之不如此乎。厅捕而贪赏。窃恐搪塞者不止穿窬。而且系良民。不几多一役即多一扰乎。且州县既为同知通判之属官。则州县之捕役。即可应同知通判之差遣。何难依限提比。今既不肯勒比州县之捕役。而又求其勒比厅捕。其可得乎。臣请 皇上停止厅捕一项。以省钱粮。以杜窝纵。并将同知通判不提比捕役。州县官不将捕役解比。作何处分。 部严行定例。未必非捕盗之一助也。

弭盗九条疏

佟国器

窃惟天下一切刑名。惟人命强盗为重。然人命有证佐可据。其事易明。有伤痕可验。其迹易见。盗贼则不然。昏夜莫知谁何。踪迹杳无定在。迨至拘摄到官。不加严刑。必不肯认。然彼自为之计。与其摧残肢体。伤折肌骨。何如苟缓一时。姑俟后日。真盗固不轻招。招者未必真盗。臣以为刑讯之法。未尽可恃也。若使弭盗有术。缉盗有方。审盗有法。则盗贼自少而地方得以宁谧矣。臣谨条议九款。为我 皇上陈之。

一察为盗之人。凡不农不商不工不佣。无恒业之人。与盗近矣。不事生计。恣意赌博。与盗更近矣。迨其为盗。形状自异。出入无时。潜去潜归。一也。往来多面生可疑之人。二也。常有赢余。费用不经。三也。此皆民间之盗。最易觉察者也。迹来为盗。多是逃兵。冒营伍之装饰。无将领之铃束。地方不敢问。捕役不能诘。惟有乡保法严。流寓必稽。则此辈无所容身矣。甚至见在食粮之兵。亦有为盗者。传闻各处禁城居民。往往被劫。非本弁故纵。岂能猖獗至此。臣以为事发之日。该营将领。应按军法处斩。

一严藏盗之地。除深山大泽。绿林啸聚外。其欲劫掠城市人家。若非往来窥探。路径习熟。岂能突然而来。是以娼家酒楼旅店开场赌博之处。皆为藏盗渊藪。庵观寺院次之。诚能信赏必罚。勒令捕人不时讥察。非但得本地之盗已也。

四方大盗。俱无所容矣。

一缉窝盗之家。世无窝主。则盗贼何处踪。盗之去来无常。而窝之居处有定。盗之踪迹犹秘。而窝之举动甚彰。凡被劫之处。其盗之窝家。近不出五里。远至十里二十里止矣。强盗行劫。势难远涉。一恐腹饥力尽。二恐天明追捕。岂有劫掠良久。分赃扰攘之后。自二十里外而来。复出二十里外而去乎。凡盗发后。密访附近地方。情形可疑之家。未有不得盗者。此就被劫处言也。又有久惯窝盗。四出行劫。仍串通本地之窝为线索者。此乡甲之法不行故也。合应着为法令。获得其实者。一窝准十盗之赏。凡本州岛县窝主。在别州县事发者。即就窝主所在。印官以昏庸参革。

一厘审盗之弊。凡获一盗。未有不令供招伙党。初获之时。神魂无主。情实易露。亦有狡黠之徒。故将睚之。诬扳数人。以脱严刑。问官不知。即有落笔附卷之害。据彼口说。信笔填写。此单一经粘卷。凡有姓名者。即为盗案中人。纵得辩清。身家已不可问矣。故为问官者。必细心辨其声口。察其情状。真伪之情。辞色自别。虚捏之语。辨问则穷。我多方以辨之。则掩护之术。不及卒备。我隔别以讯之。则无备之语。不及会同。如果情节真正无疑。此单方可附卷。若是覆荅差谬。其中必有扳。玉石不分。最为大害。故审盗有司。切不得以参差供单。草率附卷也。

一剔审赃之弊。盗以赃获主认为定案。然而执赃论盗。往往失真。臣每见一招之中。盗数多者尝二三十人。某人分某物。一一分明。种种招出。未尝不叹鞫狱之胶柱也。今有杂物数拾。以二十人分之。数日后问所分物。各自言其所分。能不爽矣。以一人而言十数人之所分。能一一不爽乎。况盗皆乌合之众。当昏夜之时。作仓皇之事。能以一人备记某人分某物乎。比皆沿习叙招格套。而不近情理者也。究所分赃。当云花费无存。夫以真赃花费。而无凭坐盗。谁不曰花费无存耶。凡盗情未确者。则当审其赃归何处。卖与何人。若夫盗情既确。则不必待赃以定狱。律称但得财者斩。谓一人得财。则同行者皆斩。故又称同行而不分赃。分赃而不同行。皆斩也。今定狱必拘于赃。则真盗以无赃得脱者多矣。

一严捕盗之法。除负固连营者。应官兵剿除外。凡往来劫掠。出没无时者。惟责成于捕役。盖盗贼原捕役之供户。捕役即盗贼之窝主也。若信赏必罚。法严令明。未有不得盗者。又盗之动静。惟同伙知之。当悬重赏云盗伙之中。有能出首渠魁及党与。引领兵役剿捕者。除免本罪外。仍论功擢用。则盗党人人自疑。而有解散之势矣。

一慎缉盗之票。凡缉拿余党。不可不填明住址年貌。若糊涂混开姓名。则处处可设牢笼。家家可施吓诈矣。凡审供余盗时。先要讯明某人年岁若干。身长身

短。有须无须。面白面黑。住于某处。一一开注票上。庶无影射吓诈之弊。臣见有事关叛逆重案。隔省关提者。并不开注籍贯年貌。止列姓名。以致逐县搜查。各里取结。天下同名同姓之人甚多。其为诈索。何可胜计。伏乞 天语申饬各直省内。凡有事属叛盗二案。关提人犯者。必须注籍贯年貌。一一明确。如无籍贯年貌。不许行提。

一申首盗之令。凡盗贼自首。原准免罪。若大功以上亲。及同居亲属。虽无服者。出首与自首同。亦准免罪。此律愚民不晓。故父兄明知子弟为盗。而溺于情爱。遂致隐瞒。凡为盗一二次者。父兄知之。一二月者。乡邻知之。乡邻首盗。其实甚难。盖官司捕获真盗。或赃有可疑。尝十数驳未已。良善之民。出身首盗。东奔西走。妨工费钱。万一审不成狱。不惟自坐虚枉。且致盗报复。身命俱丧。以难事责之小民。似非情矣。惟乡甲法行。责成甚严。则人畏法而不畏盗。盗亦法而不人矣。以后审实初盗。其父兄应连坐。审实久盗。其乡邻应重处。

一清为盗之源。劝善莫如乡约。弭盗莫如保甲。第实行则事理民安。虚行则事烦民扰。夫盗岂能不与人同里而居。朝夕相见乎。彼生理经营。里人有不知者乎。所与交游姓名面貌。里人有不识者乎。纵在孤村。岂无亲戚族党往来乎。纵属流寓。其来踪来迹。居停主人有不熟悉者乎。若以乡甲之法。实在举行。如有一人为盗。则阖约举发。如有一人非盗。而被盗诬扳。则阖约保救。惟乡甲废而盗贼敢于公行。乡甲废而盗贼始有渊藪。乡甲废而被劫无声援。乡甲废而真盗无举首。乡甲废而被盗扳诬不敢保救。此盗风所由日炽也。乡甲之法甚严。则奸宄无处容身。天下不忧不治矣。

弭盗四条

沈荃

一剔窝藏以除盗藪。盗贼行。必有众谋之所。寄顿之家。盗之去来无常。或难根究。而窝之居址有定。自易稽查。盗之行劫。每在旷野荒郊。而赃之窝藏。反在通都巨镇。今请严饬番捕约保。于各乡村保甲中。逐细查察。但有窝藏形迹。许即公同密首。有能举首得实。获出真贼真赃者。准给银五十两。如有藐法行私。隐匿不举。非系畏缩避祸。即系通同受赃。事发一体坐罪。窝首既剔。则盗党无依。诚治本穷源之法也。

一禁游猎以消异萌。近访各属地方。有种浪子游棍。不务耕作。专事盘游。或持鸟鎗而走城市。或架鹰犬以入山林。借打猎之名。为资身之策。每见出入无常。其实形闪烁。今即申饬各州邑。严谕保甲。凡乡村中有此辈。用鸟鎗架鹰犬者。尽行开报当官试验。如技艺果精。即当收入民壮之列。量给衣粮。即令巡缉道涂。擒拿贼盗。以羈其身。倘有不肯改业。仍旧胡行。该乡邻保。立行

举首。收其鎗械。严逐重惩。盖利器不可以假人。而防奸不厌其过密也。

一毁空庙以穷伏莽。中州地土荒芜。村居寥落。独古庙空祠。是处皆有。或倚山岗。或依林樾。近来屡讯盗案。凡聚谋落脚插秤分赃。多在此中潜迹。供招历历不爽。今请申飭各州县。凡郊原静僻。人迹稀疏之处。有空闲庙宇。严谕乡保。开报有司。如果系古刹名祠。暂令堵塞封闭。或拨防甲居守。使不轨之徒。无可歇足。将见原野廓清。而萑苻屏息矣。

一葺废砦以保宁居。北地居民。往往葺砦而栖。恃楼为固。瞭望周防。其法良善。自遭兵火之后。往时土砦。圯毁甚多。今地方多事。即使大镇巨乡。亦难安居高枕。况村墟寂寂。井舍寥寥。一有不虞。谁为援救。今请仍飭远近居民。修葺废砦。或十里五里之内。有三家五家之村。并入团居。互相捍卫。内围既固。外寇不侵。计无有善于此者。

代赣州弭盗议

魏礼

闻之范蠡曰。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事未至而豫防。物未须而先备。况今盗贼充斥。百姓流离。分兵屯剿。则兵劳而饷费。官府烦于调发。残民困于输将。某奉令征剿各贼。仰藉威德。所在奏捷。然贼象叵测。兵至则散。兵退复聚。势须各处分兵驻防。以有限之兵。应无穷之贼。似非长计。愚谓可久行而无弊者。莫如团练乡兵自为战守。每乡立练长正副二人。须合乡公举。有才力而为众所信服者。官与委帖。免其杂项徭役。令乡众各置火器械。定期操习。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如汉充国唐府兵之遗意。要令各乡联络。互相救助。于高敞处。各设烽墩。贼来。日则举烽。夜则放为号。约声相闻处为一联。或有两乡辽远。烽不及闻见者。量于瓿脱处。别立亭障。设人守候。仍立烽以相传通。自近郊之村为始。某村起。至某村止。首村一。二村二。递增至止处。若边上一旗二喜峰口之类。如贼到首一村。本村放一。各村次第放一。贼到二村。则本村各村俱放二。虽首村亦放二炮。至所联界内而止。若村落繁多。则以所近数村。合为一村限。其它联闻警者。虽不在赴救之例。亦须戒严。以防冲突。备剿截。奋勇有功者。官给花红奖赏。懦怯不前。及观望不救应者。各轻重治罪。有司平日。考其勤惰而赏罚之。上官复考察有司而总其成。参入黜陟之科。倘贼势浩大。乡兵不能制。方许来请官兵。盖团练乡兵。其利有八。贼多闽广人。及本地从者。其人习于险阻。走跳便易。利步不利骑。乡兵熟于路径。矫捷如贼。正足相制。一也。乡兵父母妻子。田屋器用。皆在此方。虽是为官杀贼。而自保身家之心。更不容缓。勇气自倍。二也。近乡皆其姻亲朋友。赴救必急。三也。人相熟习。奸伪易知。和气易合。所谓昼战目相视。夜战声相知。四也。年岁丰稔。谷有余积。一年不收。尚可支持

。倘兵寇不息。田必荒芜。粮食乏绝。新盗又生。若团练乡兵。可各安生业。耕获以时。保守籽粒。新旧续接。古人云。但使甑有麦饭。有敝絮。虽驱之为盗。且不肯。五也。省官兵调发之类。得以固守城圉。六也。省运输之苦。百姓暂可休息。七也。相救如率然。内外须为犄角。八也。愚以为计无便于此者矣。又有未然之防。须当及早处分。使事半而功倍。去害而就利者。某镇屯垦赣地。为日已久。部兵满万。近来屡着劳绩。盖其部人。多闽广及本地投入者。习走险隘。亦足制贼。今朝廷宠以名爵。调其进征。部众未能尽行。且闻不欲行者甚众。现在纷纷逃入山藪。倘某镇既行。所恃惟在城之兵。而其不欲去者。无所归统。势必流入诸贼。彼居赣日久。事机虚实。皆所谙知。又曾常经战陈。比于他贼。深为可虑。乞密与某镇商议。假以美辞。将其不随行。屯田兵官择其有才勇者。给与委牌。统领余众。仍暂居原地屯田。听调协征。官兵须应募者即选其人应募。须补伍者即以其人补伍。如此则不惟无增寇之害。而且有增兵之益。郊城有呼应之灵。黎民受安息之泽。此曲突徙薪。故宜豫计者也。

与蜀中当事书

陈宏谋

蜀风悍野。五方杂处。不似粤中醇朴。平时所谓嚙嚙子者。不仅惩创于已犯。必须解散于未然。平时依草附木。呼朋引类。遇事辄随声附和。故散之则见其少。聚之则见其多也。保甲之法在他省或难见效。在川省则易于见功。此辈于到川之处。有所稽查。庶不至猖獗为害矣。然盗贼皆起于贫穷。贫穷皆由于无业。自来以保甲为弭盗之计。不知防之使不敢为盗。不若养之使不必为盗也。所云查惰民。诚得此意。惟编造之法。不患其遗滥而患其纷扰。安插之法。不患其疏虞而患其失养。尚宜通盘筹及。未可舍本而徒清其末耳。

以盗止盗说

黄六鸿

予尝问于客曰。强盗之法何法乎。客曰。法当死。窃盗之法何法乎。客曰。亦当死。有分于始而无分于终也。何也。为窃始者必为盗终。与于害人之甚而死之。孰若未及于甚而死之。死盗所以安民也。死之不亦宜乎。如捕蝗者。必先于始生之螋而扑灭之。若必待其盛而后皇皇焉以为捕。其害稼亦已多矣。予曰。人之生亦甚难矣。夫何一罹非法。而辄致于死。是生之甚难。而死之甚易也。岂上天好生之心乎。客曰。然则子将何如。予曰。吾则以生之法易死之法。又即以安民者亦所以安盗。不观夫叶猴之捕黄鼠乎。猴与鼠一类也。皆害稼者也。北鄙之人。捕猴而蓄之。饲之以黍。繫之以组。于旷野幽之地。猴嗅鼠之气而踪之。见其穴则入之。良久啗之而出。不尽不止也。于是鼠畏猴而远徙。

稼不为害。主人亦以猴为有功而饲之益勤。今夫盗与盗亦一类也。皆害民者也。为民牧者能蓄盗以捕盗。亦犹畜猴以啮鼠。俾盗皆远迹而不为民害。则是盗之有罪而死。吾为易之有功而生。民以盗不害而安。盗亦以民安而见畜。即盗所以自安。又何患于盗之日甚。而必皆死之哉。鸿昔任郟。郟为盗藪。恶其害民。捕而扑杀之甚众。及其任东。东又为盗藪。鸿益患之。甫下车。遂廉得其积黠者数人。责而枷之。一日出署。见盗荷校于炎歊烈日之中。面如焦炭。气若游丝。于是惻然伤之。亟令亲属取保。皆逡巡不至。虑其弗悛。累将及己。不逾宿而俱毙矣。鸿乃深有感于以生易死之法。而宥故盗以严新盗。令近盗以遏远盗。行之半年。四境之内。夜不闭户。故鸿向所谓用盗以止盗者。亦即此之良法美意也。今谨附其法于左。

邑有四乡。每乡必有盗。盗必有年久而黠。为众盗所推尊者。以为之首。彼乡若欲行劫。其事大必首相为谋。酌其才而遣之。事小则各以类相求。其乡有所失。白之首。首为之察而归之。故所失无出乡。各有分地弗紊也。邻封有所为。或欲借才于我境。必先诣素识商之。约其人数。订其日期。而后从事。有所美好。则献之于首。否则嗾捕役因事缚而笞之。将罄诸所有。至于鼠窃狗偷。首固奴隶使之。而众盗又分隶其近与属。以为门墙桃李者也。鸿私计四乡捕。则盗恐而逃。欲得一渠魁而招致之。使就我驱策为诸盗。倡则余党可坐而至。久之廉其西乡有巨盗白五者。家累数千金。为积窝数十年。诸邑宰至。每索剧盗。及失事诸案。无敢举首之者。故得漏网以长为温饱贼。乃以计密诱之来。因谓之曰。尔所为。吾知之。不尔问也。尔第以是乡中之谁为强。谁为窃。而悉报之。吾无所加害。不过一籍其姓名。而使尔统之。亦聊以固吾圉耳。白五于是开列强窃若而人。先令白五具自认改过自新甘结。并亲族邻右甲长庄地各保结存案。即着白五拘换所开者。三日内俱集。各讯其所为。以强首者皆远年不问。令各以近日行窃之有据者陈之。遂唤失主质讯果真。皆宥勿治。惟录其所供行窃之事于卷。仍照白五取认保结状。俱编为土番。以五为西乡土番之总。又以居址相近者五人。内以才具出众者一人为伍长。当堂给番总花红衣帽。伍长花红有帽无衣。余花红无衣帽。鼓吹从西角门导出。五等始知县官果无加害意。且不费一钱。而亦欣然从事矣。乃召捕役中之老成可用者。而讯以东南北三乡之盗首。三乡盗首见官宥白五等。而又破格用之以为官役。众皆愿为清厘地方以赎死。鸿因命俱招之来。录供取结。并设总伍。给赏赐。悉如西乡例。合四乡计之。凡五十余人。而窃居其半。盖劫强多踞于旗屯。本地欲谋上盗。乃使党通之。至事毕。分赃而去。故失事每以捕获为难。鸿乃集诸土番而諭之曰。吾所以宥尔等罪者。不忍置尔等于死也。尔为总者。宜躬先奉法。以统一乡之众。以尽轨于法。稍有非为。惟尔总是问。五人中有犯。惟尔伍长是责

。若外盗来侵。或相勾他往。尔等即为拿首以昭尔功。若某乡更有失事。是尔总防范不周。此案之盗。亦惟尔总是捕。至于偷窃或闻。尔众互相觉察。嗣后地方。或有新生匪类。许即首报。审实编伍。凡一岁之内。是乡强窃无闻。总伍及众各赏赉有差。每朔望总伍率众赴县。唱点名卯。内中有患病不到。许伍长邻甲具结存案。众皆叩首曰。谨遵公命。甫月余。东西二乡土番中。以南皮沧州勾党来首讯之。乃素同伙。不知其已改正当差。而犹来勾之使为盗也。鸿隐其所供。乃仅以面生可疑之人。关本州岛县取收管回复。而私以其事告之。使知为备。其所首土番。赏给制钱二千文。小米二石。使其利所赏而踊跃擒盗。自是外盗不敢入境。而土番惧其报仇。亦不敢越境。为非实内外交制之道也。后鸿因朔望点卯。环跪盈庭。乃自虑曰。此辈岂皆格心向化者乎。亦恃吾法以禁之耳。苟点卯之后。聚而不出。设有意外。将奈何。乃四门各置一簿。命四乡土番。各从其门出入。凡出入于其姓名下注明。至晚有入无出。则于城稽查重究。然亦无有违犯者。行未期年。四方宁谧。颇觉有效。乃深悔郟城之徒毙多命。而未早计及于此也。然而刑胥捕役。以盗为奇货。以地方为产业。若盗为土番。役何生息之有。地方安静无事。役何得财之有。正恐胥役欺官。以此法适所以长盗奸而废之。则吾末如之何矣。

陇盗议

蒋熏

陇外弭盗之法。保甲汛兵二者而已。然昔有实利。而今为虚名。其名存而利失者。必先除其弊。继酌其宜。终重其赏。自无不可收之效。保甲之弊。一在失统驭。保不能驭甲。甲不能驭户。平时涣散。猝难指使。其弊离。一在苦查核。令委尉查。民苦红钱。尉率役查。民苦酒食。政以贿行。莫得休息。其弊扰。一在疏防御。聚族而居。不防要路。不御险隘。闻警喧逐。致盗兔脱。其弊乱。汛兵之弊。一在虑单弱。分守汛地。无过一二营丁。使地近村堡。犹可声援。若荒僻旷野。何以相敌。其弊孤。一在轻行粮。凡轮汛之兵。风餐露宿。不能加厚饷食。与在伍等。致汛兵以为苦差。因而骚派里甲。润索薪米。其弊贫。一在废墩台。州县怠弛。所在墩台。上无茅舍。下无墙围。何以安兵瞭贼。必至借寓民居。谁为伏路。其弊虚。以职愚见。务使巨室富家为保长。少年义勇为甲长。则势望足以服人。膂力足以克敌。而又严饬印捕各官。需索有禁。使所属要路险隘去处。建一土楼。令保甲长量人数拨班守夜。设梆锣器械以堵御。每月造守夜册。报县捕。稽勤惰。有抗不遵者。惩以法。则保甲之酌其宜也。至于营兵防汛。宜着该管将领。亲历地方。配勘村堡荒野。兵多者十人。少者三四人。相隔数十里。统以千百总一人。厚其行粮。备其弓矢火药马匹等项。责令州县修葺墩台。视兵多寡以为大小。不得寓民居。索薪米。昼夜有

备。而解饷行旅。可以无患。则防汛之酌其宜也。每岁四季。知州县无失事。或失事而盗犯全获。以至逃人逃兵。私茶私马。有能缉拏者。具文报宪。迨年终。将印捕官暨该管将领注功。若记录例。后有小过。许其退销功次。而印捕将领。自行给赏保甲长千百总防兵诸人。不妨破格鼓舞。则重赏之在力行也。

论蜀嚙嚙状

邱仰文

嚙嚙。良民之蠹贼也。婚姻之牒繁而廉耻丧。田界之讼积而任衰。此皆急宜清理者。而稂莠不除。嘉禾不生。非先治嚙嚙。则更化无由。譬疾痛螫之害。切于肌肤。不去其尤患苦。而欲元气充周。四肢休畅。虽扁鹊无能为役。查嚙嚙种类最伙。大约始乎赌博。卒乎窃劫。中间酗酒打降。勒索酒食。奸拐幼童。甚而杀人放火。或同伙自杀。皆谓红钱。自称亦曰红钱兄弟。以上各类。皆不为盗。下此掏摸掐包翦络。已刺面则红钱不入。别为黑钱。此嚙嚙情状也。而害皆起于窝。有利其润者。如嚙嚙赌博。店家抽头是也。有不得不窝者。如荒山孤店。畸零一二家。嚙嚙成。力不能拒。或场镇心力不齐。若辈结队。再多凶横盘踞。隐忍停。莫敢究诘是也。有碍情面者。如先为嚙嚙。今有货财。已不入。从前同伙经过其家。牵引聚赌。既有挟制。复关颜面。不便逐。因缘奸拐杀。皆由此起。即红钱称兄弟者是也。种类不一。均为地方害。其实里甲清严自驻足无所顾。欲清里甲。非先选保牌不可。川省五方糅杂。率多流寓。往往皆有田产者。尚移此去彼。今以朝东暮西之人。任充甲役。授以稽查之责。按册则有。查甲则无。有名无实。焉能收效。故保正牌头。必选老干有田业妻室者充之。得人任事。久住其地。各户门牌。谕令移去者缴除。新增者注册。此为第一要。其次则必严约束。约束之法值日为切。事无专责。彼此观望。有事则推诿卸罪。是在的确指名。分日稽查。以专责成。某场共几保。某保共几牌。计保牌共若干人。某日应某保牌值日。发以印簿。行以朱签。俾轮流分查。某值日则签簿俱传至某保甲家。有无窝匪。一一登注明白。立时举首。自甲而乙。周而复始。一切巡查。不累及花名。但责保牌月底一缴一换。既不繁苛。亦不扰民。场镇大者。一人值日。耳目难周。则分上中下以界之。察查如前法。如是者责任专而约束严矣。其次则必勤巡视。巡视之法躬亲为要。金差下乡。嚙嚙之外。多一差扰而已。捕官职微。弹压为难。度地相机。法难执一。其大要总在印官。身任地方。必躬必亲。择场分最大。离县最远。或他县界连嚙嚙。最易出没往来者。如定邑地接川北之烈面溪走马场新场等处是也。除因事带巡外。仍每月减装轻骑。亲临其地。呈明约束。割切而开导之。庶该地保牌。束于镇抚。弊窦潜消。始而法令严明。久而情义浹洽矣。其次则必信赏罚。空言无补。数听易玩。某场某甲有窝匪。必问及保牌。问及邻右。尽力根究

。连坐不贷。某场某甲保牌不首。别经察出。或花户举首。必立提严处更置。数月宁谧。则慰劳奖藉。极口称道。亲给花红以激励之。俾无后懈。于是红黑钱各类。及窝各情。尽得询知。除荒山孤店。并非往来大道。既无益于行旅。徒有害地方。当即毁其坊巢。宽其既往。谕另寻生业。拔尽根株外。其嚙嚙之结队横行。劲踞酒肆。迫胁良民者。则于通县场镇。挨门逐户。各为置一大棍。大书专打拒捕嚙嚙匪类字于上。立于门首。俾鸣锣为号。齐力擒解。既就拘执。不得攒殴。纵未必果闻风远遁。其停犯案。则差稀矣。至碍情而窝者。事不常有。总期萌尽绝。处置得宜。此亲询民间现理情形。或一县如此。大类是。抑更有请者。查嚙嚙来自黔粤。十无一二。率楚省流寓为多。原其在籍。皆良民也。国初蜀地。草昧人稀。移来即可占耕。俗名插业。近时承平日久。生聚教训。百余年来。居民密比。几于土满。流来如故。无业可栖。一经失所。同乡同类。相聚为匪。势所必至。愚以为来而逐去。不如禁其不来。且逐此遁彼。总在川地。不如安其地并使为良。今使为牧令者。日惕息于驱匪。其于宣布德意化民成俗之方。无乃稍疏。狱讼繁兴。职由此故。伏查乾隆六年。粤民有给照入川之例。可否比照楚民入川。并行给照。除来川有业已成土著。及有亲族依托已久。实为良民。并有货财贸易者。一不必查究外。其楚民入川。无生理。或单身。或结伴。无论投亲就业。俱呈明本地该管州县。取具族邻甘结。知照所住地方。注明人数。及投托亲族姓名居址。给照准行至川。仍于所到地方。验照相符。取具该地牌邻甘结。始准编入册。其无照入川。沿途营县。一体查察。即行递回。或到川犯事。除据情罪分别问拟。乃查明有无给照。递籍管束。而又清甲清窝。绝其喙息。庶来踪去路。两下查拏。嚙嚙之名。归于乌有。而教之廉耻。人伦可正。导之任。疆理自清。民风渐归厚矣。事关入告。下吏浅识。不审端由。徒以目击。妄陈刍蕘。不胜大愿。惟采择。

再论嚙嚙状

邱仰文

伏以嚙嚙者。匪类之总名也。保甲者。治世之纲维也。保甲立则嚙嚙清。嚙嚙清则保甲肃。地方形势。划然分明。如网在纲。如裘挈领。周礼之比閭族党。管子之参国立乡。程子治晋城之列保伍。其行有疏密。则效有浅深。亦王道无近功之一端。施之川省。尤治嚙嚙第一要着。文在定远任时。曾奉垂问。条议保甲九则。大要不外选保牌。严约束。信赏罚。勤巡视。清场镇。察胥役。俾无阴与奸匪为表里。向经悉陈在案。今檄询土著奸民。外来流棍。以庙宇客店为急急。劝惩保牌捕役为先务。可谓洞悉民弊。虑审而计周矣。顾循其流而图之。不如探其源而治之为得也。扬汤而止其沸。不如底抽薪之省力也。川省五方杂糅。外来无籍流匪。大都必有土著奸民为之窝。其土著亦即外来流寓之久

者。利其攫掠货财。合伙盘踞。出没为害。清甲无他。清窝而已。清窝之法。寄之保牌。县以赏格。隆以体貌。法诚至善。顾保牌有首者。有不首者。有利其分润者。有侧目而视。远害不与为仇者。计其急公向上之心。多不胜自保身家之为切。以官稽查。经历所至。闻风暂避。事诚有之。所过一清。则未也。是非确访严拏。净其巢穴不可。或某处报案。即于某处觉察。细侦其窝线。或随事随地。遇老成人。即向追其根柢。访察既的。一提到官。尽力根究。本籍者责包管。流寓者立递还。务尽本法而止。拏一处则清一处。拏数处则清数处。窝家畏法。嚙嚙红黑各种。自托足无所。此底抽薪之说也。更策严保牌。以励其后而分其责。似劝惩为有地矣。其访之地则首在场镇。嚙嚙聚集。常于人烟辐辏。民居比密之区。窝者亦即在此。宪檄所谓客店。是其要害。冷落庙宇。往往足迹罕到。计一县场镇几处。孰为边界。最易藏奸。孰为腹里。彼善于此。孰为大场。四冲五达。匪徒所必经。孰为小场。匿迹潜声。防察所易疏。何场客店极多。何店尚属清白。何店最无畏忌。严拏讯处。惩者一。儆者百。必然之理也。而知嚙嚙之情状。路径出入。藏匿寄顿者。惟捕役为最悉。用捕役以治之。又百无一效。何也。嚙嚙一种。半系革捕。此县犯案。投充彼县。类与各捕声息相通。因缘为奸。官赉之百。不如豢盗一人之利更多。严刑重赏。而绝少响应者。为攻其同类也。是故星散之保牌。既远而难亲。鹰眼之猾役。亦狡而善变。是必择有田业。有妻室人。明白强干老练者。选充快壮各班。以本地之居民。察本地之奸良。引之左右。究其的实。其于某场某店。某人多窝。所窝何人。或暂。或久住。类皆孰悉洞彻。即僉副捕役。俾蹶其。而出其不意。一有疏脱。惟捕役是问。此则与该地保牌相济为用。人不必多惟其实。事不必数惟其当。总之清甲为清匪之源。清窝为清甲之根。窝线既清。则保牌戒严劝惩益为有力。若夫庵观寺院。原与齐民同其编联。捕役一项。譬如乌喙治病。不至杀人斯可矣。

论息盗书粤东文海

颜鸣汉

仆官闽将十载。闽中弊端。略悉一二。诚不易易治也。今日吏治坏极。百姓困极。有司亦困极。不但八闽为然。而八闽为甚。泉州又八闽诸郡之尤甚者也。先生学术经济。裕于平时。欲振励风俗以报效。深可嘉尚。但闻近日获洋盗。不问首从。概置斩律。此虽周官用重典之意。然振刷实政。必有至道焉。愿慎之。夫大洋劫夺之徒。半属近海闲民。及行商胁从者。此辈诘生而有盗心哉。官无善政。酿成盗风。则自少而长。习见习闻。潜移心志。故至于此。仆谓治洋盗。宜先治闲民。使之各就职业。为富谷之地。业定则廉耻立。而父率其子。兄率其弟。不三四年。而皆不忍为盗矣。民不忍为盗。斯盗亦观感而化矣。

焉用杀。昔某制宪造飞舸捕盗。月擒百十斩之。至期年而盗如故。某提军设焚盗法。及三年而盗又如故。何也。徒法故也。君子谋家国事。固不能废法。然在公恕廉明。以实心行实政。方为垂久计。若武健严酷。非所尚也。先生以为何如。

讹言

惠士奇

周礼八刑。造言居一。及其衰也。讹言莫惩。降自秦汉。妖言者死。三者起于妖。成于造。传于讹也。凭诸物。假诸灵。一夫说。万夫腾。无翼而飞。无趾而行。疑鬼疑神。使民无故而相惊。纵而弗问耶。则恐因是而为乱也。从而治之。则窈冥不见踪迹。君子镇以静。绳以法。何谓镇以静。汉建始三年。京师民传言大水至。奔走相蹂躏。老弱号呼。长安大乱。成帝召公卿议。大将军王凤以为太后与上。及后宫可御船。令吏民上城以避水。臣皆从凤议。左将军王商独曰。自古无道之国。水犹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何因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讹言也。不宜令上城。重惊百姓。上乃止。有顷问之。果讹言也。唐开成初。京师妄言大兵至。讙走尘起。百官或而骑。台省吏稍稍遁去。宰相郑覃将出。同列李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须其定。宰相走。则乱矣。若变出不虞。逃将安适。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簿书。沛然如平时。京师无赖。望南关。阴持兵俟变。金吾大将军陈君赏率众立望仙门。内使趣阖门。君赏不从。良久问之。乃中人自边还。走马入金光门也。水至不避。兵至不动。此之谓镇以静。何谓绳以法。宋太宗时。益州民讹言有白头翁。午后食人儿女。一郡嚣然。至暮路无行人。知州张咏得造讹者戮之。民遂帖息。哲宗时。郾州民欲为变。揭帜城隅。民皆恐。俄而草场白昼火。盖所揭一事也。民益恐。或请大索城中。知州杜紘笑曰。妖言惑众。乘吾胶扰而发。奈何堕其术。彼无能为也。居无何。获盗。果奸民为妖。如所揣。遂按诛之。又潞州有谋乱者。为书期日揭道上。部使者闻之惧。檄索奸甚急。知州李琮置不问。以是日置酒高会。讫无他。孝宗时。温州乐清县倡言方腊变且复起。县令捕数人归于州。知州楼钥曰。罪之则无可坐。纵之则惑民。编隶其为首者。而驱其徒出境。民言乃已。或戮之。或配之。所以轻重其典。或置之。或纵之。所以抚定其民。此之谓绳以法。盖不静则昏。昏则其法紊。静则明。明则其法平。未有不镇以静。而能绳以法者。抑又闻之。妖则有形。讹则有声。妖讹相仍。奸宄其兴。郑之乱也以蛇。秦之亡也以狐鸣。谁得禁之。又谁得诛之。是以君子不恃法而修德存之。诚行之信。诚信立。妖讹息。彼造言者。何恃而为乱哉。

编查渔船保甲疏雍正六年

湖广总督迈柱

一沿江沿海小船。宜挨编字号。设连环保结也。查楚省江河渡驳江划小船。与茅蓬船只。此等船户。皆穷苦无赖之徒。或系沿江沿湖附近村庄。或系四处混聚。未知来历。亦无牙埠约束。黄昏深夜。巧以捕鱼为名。乘空即将过客行舟。逞志截劫。塘汛地方。因其捕鱼。不便拏缉。甚有窃劫乡村。盗已获而无窝家。借船以为巢穴。如臣属江夏县之八吉堡地方。素称盗藪。其故皆由附近村庄多以捕鱼为业。家设划船茅蓬。借名为匪。碍难查缉。臣因飭行将八吉堡一切小船。编联字号。两傍烙印。取五船互结。一船为匪。四船同罪。每晚点查明白。方许放行。现在行之两月。颇觉有效。臣因推广其法。请将南北两省。沿江近湖地方。一切小船。逐一清查。各归就近堤岸。彼此认保。每十船具一连环保结。挨次编号。遇晚令其务在本埠一处湾泊。其有别埠别号混入者。即行查逐。每船船户。不得过二人。取鱼器具。止许带罾网等类。其叉鱼铁钢叉打鱼之棍棒等物。概行查禁。均责令就近典史巡检塘汛兵丁。不时清查。并令每十号船内。自行首报匪类免罪。如平日已经认保。及后为匪又通同徇隐不行首出。一船犯事。十船连坐。如此。则所有小船。彼此自相察觉。似弭盗之一法也。

湖滨备御事宜

张海珊

吾里北枕太湖。南则诸漾环绕。葑茭丛杂。水道错互。素为逋逃之藪。而西北四安广德长兴诸山。绵亘数百里。每当天下多故。则饥民啸聚。尤易藏奸。如明季赤脚张三等。沿湖被害尤剧。国家承平日久。意外之事。似非所虑。然民贫赋重。十室九空。旱涝迭至。石米五两。穷山密箐。保无啸聚之事。况苏湖内虽空匮。外似饶裕。吾里又两郡分界。人烟稠集。甲于东西淞港。尤盗贼所覬覦也。豫备不虞。古之善政。有志之士。政当讲求捍御。以分郡县大夫之忧。以造乡里之福。如以为出位之思。非我敢闻。

一御盗之法。莫如保甲。近日 朝廷颁行十家牌。盖用阳明先生南赣之法。其法每家各置一牌。备写门户籍贯。及丁中多寡之数。有无居住暂宿之人。揭于各家门首。仍编十家为一牌。开列各户姓名。日轮一家。沿门按牌审察动静。但有面目生疏之人。踪迹可疑之事。即行报官究理。当时如揭阳县。于编写外兼加义勇之名。阳明虽以为生事扰众。然他日又有建楼击鼓之谕。谓各随才力为之。不在牌列之内。且云此法一行。则不待调发畜养。而家家皆兵。人人皆兵。诚有如所云寓兵法于保甲中也。无如十家牌法。虽经官司申飭。而上下仍以虚文了事。今亦不必别求捍御。即遵此法而意为变通可也。

一吾里桑麻被野。村径百岐。苟守备一严。则寇盗无所措足。法宜家各置一钲。一家闻警。十家齐起。倘有不行救应。同族族长责之。异姓牌长责之。且以

粟米布帛为罚。再于水陆塘桥去处树栅为守。日轮三人看护。每村各划地段。用更夫二名。晓夜巡视。皆于十家中轮值。用私钱雇者听。

一私习器械。律有明禁。然荆公保甲法。置弓箭。习技勇。且使番上训练。近日楚蜀教匪之乱。乡勇俱习弓刀。则有事讲武。朝廷未尝禁。即使置备良难。而锄耰棘矜。铍于钩戟。制梃以挞秦楚者有矣。况寇盗之乌合者乎。

一寇盗之来。拒之岸则难为功。拒之湖则易为力。翠微北征录所载禁涉法不一。曲铁为。曳之以索。谓之聚钩。则所触无不伤。直铁为针。透之于木。谓之涉针。则所过无不创。编竹为索。纽箴为刺。谓之水毛猬。以锥涉者之肌肤。断木为轴。钉铁为锥。谓之水蒺藜。以刺水兵之胫股。以上四法。宜于浅滩。若中湖深阔之处。则击索网以绊其棹。立刀口木曲膝锥以凿其舟。贼安能登吾岸哉。然使贼不能来。我亦不能出。非计也。宜于聚涉针所不施之处。插柳条。编渔沪。暗记其曲折往复之路。庶于出入有便。

一守御之器。莫良于火。顾鎗非民间所有。制造尤艰。茅氏止生志中。载有竹将军一器。似尤便用。用猫竹圆厚者长四尺许。将圆凿通其节。止头节作底。节后一尺四五寸。用一木柄。柄头照竹节凹凸之形。直抵竹节处。周围用四肥钉。犬牙样钉之。以苕麻作辫。或三比绳。自柄至口。紧紧缚固。傍节底光。置润黄泥二寸。以一分厚穀筒大铁钱一个盖泥上。傍钱上开一药线眼。先将双药线引入四五寸。直透上为妙。方入药一觔。看竹之大小增减。已入药。用木杆轻轻筑实。少用纸团。或干土实之。又将一分厚穀筒口大铁钱一个。钻眼如莲房式置药上。方以穀筒口大圆石弹一个置钱上。或再加碎生铁小铅子于钱上更妙。外以麤柴径寸二根长三尺许。缚加权架之。此器之妙。费廉工省。且随地刻时可造。身轻可负及远。一村中若得数百具。便不患外寇矣。又志中所载粪罐法。白云神水法。水箭法。弩箭药法。似皆省便可用。以方杂不录。

一兵法以坚忍为上。孙子曰。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太公曰。事莫大于必克。重莫大于元默。东吴朱伺善战。或问之曰。两敌共对。惟当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胜耳。朱子曰。只就腔子里呼吸间。便可以弱为强。变怯为勇。今如岁首讹言。一夫夜呼。而奔窜者数十里。则不能忍之故也。倘有寇盗。如入无人之境矣。须知室家田庐皆在于此。去此将奚之乎。我能往。寇亦能往。平时宜常以此意为乡人解说。则临时庶不至仓皇。

一一乡之中。有一等强梁不逞之徒。承平时为民蠹。有事时即为乱首。然亦未尝无用也。宜结之以恩。处之以诚。待之以大度。制之以严威。勿拘拘小节。当其得用。或反胜于善良。使贪使诈。有何不可。

一吾里室鲜盖藏。即殷户亦无数百石之蓄。户三千。计口不下万余。通计老幼。以人日八合约之。当日食米八十石。除殷户自给外。皆须于平望枫桥等处采

买。倘诸处闭籴。道路疏虞。终有流离之患。遑言保障。故积谷之策。平时不可不讲。惟此一。最为难处。绸缪未雨。所望于有力之仁人君子。

上赵观察论粤俗书

姚廷启

伏观粤东民情有异于他省者四。逐利轻生。一也。顽犷无耻。二也。健无理。三也。好贪恶廉。四也。天下之民。莫不好利矣。然畏死之情。犹愈于利。未闻以二三十金卖其首者也。而粤有之。天下之民。固难言有耻矣。然巨室士人。犹顾名义。自非大奸猾。未有通盗侔利者也。而粤有之且众。天下之民。悍于者。可以曲直解之。惟粤民专以富强相凌。不以曲直为理。天下之民。于地方官吏。莫不喜廉洁而恶贪墨。惟粤民则喜贪墨。而以廉洁为不便。此四者皆大反乎人情。而不可以常理格者也。而惠潮尤甚。间尝推原其故。则以粤地边海。民素食于洋。巨室大贾。惟视洋舶之大小。利则有百万之息。不利则人舶俱漂。此逐利轻生。风俗所由成也。其贫无赀者。既不能为此矣。又惰不事事。惟行劫以食。而官吏莫可如何。宜盗贼之纷纷也。粤民聚族而居。大或万丁。小者千户。自明以来。其祖业甚殷。常以巨万之金。无所事用。惟以供讦讼之费。聚族而居。故易以动众。兼挟重赀。故易以为奸。一事睚。即千百为。戈戟相撞。乃行赂于吏。使无究正凶。吏既业以众莫辨谁何矣。亦即赖以成讞。每曲从之。此潮郡积年之恶习也。嗟乎。其犷狠悍戾之徒。手刃杀人者不除。惟执无罪饿夫。以为杀人之贼。此与捕盗不得渠魁。而购小窃以邀功者。二弊实粤东根本之忧。仁人君子所为深叹也。夫闾里宴安。则尚镇静之化。时事冲决。则思强毅之臣。西汉时三辅多盗。黄霸虽贤而不治。广汉以刻而治之。北宋时西边多事。范忠宣帅之而望轻。文正帅之而望重。自古当繁剧之任。未有不以威断而能济事者也。粤中十余年来。民轻官吏矣。夫边鄙之地尤重国威。前者洋盗纵横。蹂躏内河。败军戕民。惨毒尤甚。已丧大将二人。仅乃就抚。贼首复得爵赏。此全粤士民所喋指而痛心者也。降人数万。一时散归田里。其狠心故智。曷尝一日忘。是以外洋暂宁。而内河土匪益众。夫土匪者非他。即前日之洋盗也。昔之患在外者。今悉近内。而巨室豪强。复为之囊橐。其人散归本族。有即挺身以为其雄。而奸民抗租。亦倚之以欺官吏。故州县催征。往往有格拒之变也。长吏拘于考成。不尽上闻。无敢轻议惩创者。夫极众力未集之时。不设策诛戢之。犹坐损威重如此。万一痼疽再溃。其祸可胜言哉。诚欲弭乱于未形。防患于先事。谋画甚巨。举动匪轻。是宜咨请大府。深计而熟商之。结之以信。震之以威。平之以情。持之以法。破庸人之见。求补剂之宜。灼见可行。即宜成断。远为百年之计。无徂旦夕之安。书云。威克厥爱。允济。又曰刑乱国。用重典。揆之于今。适有相类。昔王阳明以理学大儒。亲讨

藤峡诸贼。威振一时。民以宁谧。吾师素以实用自许。致此岂其难乎。若昌黎当日守潮。其时势民情。固与今异。殆不可同日语矣。

请惩械主持之人疏雍正六年

浙闽总督高其倬

查福建泉漳二府。大族强横。此风相延不息。皆因泉漳之地。每一大族之多事者。其中必有奸恶有力之人。暗提线索。众人听其指挥。彼乃置身事外。别寻一愚悍无赖之人。率众出。即如此案。其大族率人械者系李邦。固是一凶顽惯盗。然臣细访此族中平日为之主持暗提线索者。乃系李衷。是原任参将李若骥之兄。捐纳贡生。一切争。皆伊主持。一切讼盗。皆伊护庇。若止据外面情节。惩处李邦。不处李衷。仍不足以警戒奸顽。臣之愚见。嗣后凡泉漳生事之大族。必细访察。其如此暗提线索之人。及敢于率众打者。重则杖毙。稍轻则充发远省。使众人知警。不敢为主张倡率之人。庶其风可以渐息。而远发之人。地远势孤。亦必不能倡和为非。再泉漳二府。向因防海寇。家家有刀鎗器械自守。遂沿为积习。以为故然。今应因此格查收。但地方守令。及营汛员弁。若不善于办理。稍假手胥役目兵。不但滋扰。而所收仍不能清楚。臣先拣最紧要之处。择能办之文武各员。即行查收料理。其余以次料理。此惩戒为首之人。及查收鎗械。臣必竭力办理。期有成效。断不因循迟缓。谨一并奏闻。

卷七十六兵政七兵法上

案兵家

汪缙

兵分权谋形势阴阳伎巧四家。综其要旨有三。一曰养民气。一曰定军志。一曰审敌情。三要由二本。一曰本之刑名以立法。一曰本之阴符以圆机。所谓养民气者。民兵之实也。民气战之实也。民有六不可用。民匮不可用。民劳不可用。民怨不可用。民淫不可用。民懦不可用。民骇不可用。六不可用由二生。怨生于劳。劳生于匮。匮生于好战。骇生于懦。懦生于淫。淫生于忘战。好战伤耕。忘战失教。兵志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谓此也。于民之匮者实之。劳者节之。怨者平之。淫者堤之。懦者作之。骇者驯之。其道存乎一聚一固。聚兵于农。固兵于教。兵之聚。民气聚之也。民气之聚。粟聚之也。粟之聚。农聚之也。兵之固。民气固之也。民气之固。信固之也。信之固。教固之也。一聚一固生二战。农以粟战。教以信战。以粟战者强。以信战者霸。兵志曰。昔之图国家。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此养民气之谓也。所谓定军志者。有四表三里。金鼓以一其耳。旗帜以一其目。击刺以一其手。趋骤以一其足。是谓四表。别贤否以一其人。兼威爱以一其下。严号令以一其心。

是谓三里。表治而里乱者。必生三隙。贤否倒列。上无以统下。下无以仰上。则生不理之隙。威爱偏胜。任威者离。任爱者玩。则生不和之隙。号令时更。赏不均于厮役。罚不加于亲贵。违制幸成而赏。依指失利而罚。则生不用命之隙。军开一隙。必为敌所乘。故善用兵者。弥三隙。别贤否。如天之不可为地。地之不可为天。兼威爱。如春之不可无秋。秋之不可无春。严号令。如夜之不可欺以昼。昼之不可欺以夜。是谓大定。由是坚以必死之心。完以不挫之气。断以不疑之指。是谓独胜。兵志曰。三军之众为一死。贼莫当其前。莫随其后。而能独出独入焉。独出独入。霸王之器也。此定军志之谓也。所谓审敌情者。以强审强。以弱审弱。非审之善者也。善者不审于形强形弱。审于理强理弱。道有五卜。以君卜。以臣卜。以民卜。以政治卜。以风俗卜。其君好直而恶佞。其臣进贤而让能。其民先公而后私。其政治画一而不烦。其风俗尚义而重廉耻。虽在弱形不可攻也。不可攻者。卜之于理强也。其君苦直而甘佞。其臣嫉贤而妒能。其民背公而环私。其政治纷扰而多漏。其风俗嗜利而寡廉耻。虽在强形可攻也。可攻者。卜之于理弱也。兵志曰。胜于易胜。谓此也。兵交而欲知其将之贤愚。在乎触之而动。触之而不动。触之动。为愚将。将愚者。见利则动。轻敌则动。法当以二诱取之。见利者饵而诱之。可取也。轻敌者怯而诱之。可取也。触之不动。为贤将。将贤者。智周则不动。法周则不动。法当以二济持之。两智相交。智不胜智。济之以法。以持其疏。因智之一失也而攻之。两法相交。法不胜法。济之以智。以持其变。因法之偶疏也而攻之。兵志曰。攻谋。谓此也。兵交而欲知其军之虚实。在形人而我无形。形人之虚实。攻瑕勿攻坚。兵志曰。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是也。深之至于无形。藏奇于正。藏正于奇。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兵志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胜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环之无端。察虚实。明坚瑕。善奇正。此兵之三宝也。兵志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养民气。定军志。知己之谓也。审敌情。知彼之谓也。夫是之谓三要。三要由二本。何也。将兵之道。宽严无定。用必严为之体。故兵家与刑名家相丽也。动静无常。形必静为之君。故兵家与阴符家相资也。刑名不必兼兵。兵家未有不兼刑名者。阴符不必为兵。兵家未有不为阴符者。故曰。三要由二本。因四家之长而利导之。将略具是矣。任将之道奈何。在一事权。将曰民可用矣。则用。将曰民不可用。勿用。将曰军可动矣。则动。将曰军不可动。勿动。将曰敌可乘矣。则乘。将曰敌不可乘。勿乘。如是则法不挠。机不窒。然而能任将者。必先能择将。能择将者。必先能择相。此三能者。将将之微权。不可不察也。将将兵之略。尽此乎。虽然。于孙吴则既优入其域矣。以孟荀言之。则未也。何言之。曰本计不存焉。则孙吴者是内国之斧斤也。厉其外。其内。亡可翘足

而待。

春秋左传兵谋表序

顾栋高

史称关壮缪好左氏。讽诵略皆上口。而岳忠武尤好左氏春秋。尝曰。用兵在先定谋。栾枝曳柴以败荆。莫敖采樵以致绞。皆谋定也。二公佐汉宋中兴。而生平经略。靡不由于左传。甚哉经术之足以戡乱也。余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列国交兵。其行军用师屡矣。春秋以前。为汤武之仁义。春秋中叶。为桓文之节制。逮其季年。吴越用兵。则以蛮夷轻生狎死之习。运后世出奇无方之智。而郑宋交取师。为战国长平之坑所自始。世运迁流。岂一朝一夕之故哉。传文所载。初年仍古法用车。最后毁车崇卒。吴楚越则用舟师。其用兵之制。曰偏两。曰卒伍。曰乘广。曰游阙。其陈法。则为鹳为鹅。为鱼丽之陈。为支离之卒。其两军交锋。则曰挑战。曰致师。曰夹攻。曰横击。曰衷。曰萃。曰覆。曰要。其假物立威。曰蒙虎。曰燧象。大抵世愈降则战愈力。而谋亦益奇。综其大要为类十有二。曰息民训卒。曰知彼知己。曰设守要害。曰亟肄疲敌。曰持重不战。曰毁军设覆。曰先声夺人。曰先入致死。曰攻瑕必克。曰乱敌耳目。曰乘其不备。曰要其归路。庐而列之。俾知儒者中当具有武事。匪徒侈文雅章句之业而已。

读陈龙川酌古论

陈斌

古今变以神察。兵以机发。而皆不可以豫言。况事后邪。龙川陈氏酌古论。由千余年兵家成败之迹。而欲以一人之智尽其变。岂竟前人失之。后人得之哉。此其所筹。即十得五六。而苟无其本。则亦虽奇而不足用矣。三代以上。战守皆正兵。秦汉以后之用兵者。守以正。战以奇。备敌以正。胜敌以奇。其隳功殊烈。克除天下之大毒。而立去生人之久痛者。莫不能用奇矣。然成军十万。无数千蹈凶入陷之死士。则不可以用奇。行军千里。无数辈出鬼没神之间谍。则亦不可以用奇。吾观握奇之家。夙谋而成。临战而败者。有之。夫岂非死士不附贵将。间谍不由公赏。恩动义结。尝恐不得。而况无专阃之帅。而况无猝应之饷。投机之会。转瞬莫及。虽欲用奇。何自而用之哉。杜牧有言曰。上策莫如自治。此用奇之本。而所谓最下策者浪战也。若决胜而犹待两陈之间。非浪战乎。故之儒者必知兵。然不必言兵。范文正之备敌。王文成之胜敌。盖兵在中。虜在目中。而不可殫言也。宜龙川悔其妄作也。

五形

唐甄

鸡之斗者。两距相拒。不知其它。狗之斗者。两牙相啮。不知其它。吾笑拙兵

之智类鸡狗也。正道之上。我之所往。敌之所来。我之所争。敌之所御。不可以就功。善用兵者。不出所当出。出所不当出。无屯之谷。无候之径。无城之地。可以利趋。能趋之者胜。必攻之地常固。必攻之城常坚。必攻之时常警。不可以就功。善用兵者。不攻所当攻。攻所不当攻。欲取其东。必击其西。彼必不舍西而备东。欲取其后。必击其前。彼必不舍前而备后。此人情所不虞也。能误之者胜。万人为军。不过万人。五万人为军。不过五万人。十万人为军。不过十万人。我有此众。敌亦有此众。不可以就功。善用兵者。不专主乎一军。正兵之外有兵。无兵之处皆兵。有游兵以扰之。有缀兵以牵之。有形兵以疑其目。有声兵以疑其耳。所以挠其势也。能挠之者胜。此三奇者。必胜之兵也。少可胜众。弱可胜强。昔者唐子试于蜀。同舍生九人。有馈筩酒者。五人者据之。四人者弱。争之不得也。乃择奴之捷者。教之曰。我噪而入。彼必舍瓮御我。汝疾入取之。于是声噪而攻堂之左。彼果悉众御我于左。五人者胜。而反饮。已亡其酒矣。善用兵者。如唐子之取筩酒。可谓智矣。鼠之出也。左顾者三。右顾者再。进寸而反者三。进尺而反者再。吾笑拙兵之智类出穴之鼠也。人之情始则惊。久则定。惊者可挠。定者不可犯。善用兵者乘惊为先。敌之方惊。千里非远重关非阻。百万非众。人怀干面。马囊蒸菽。倍道而进。兼夜而趋。如飘风。如疾雷。当是之时。敌之主臣失措。人民逃散。将士无固志。乘其一而九自溃。乘其东而西自溃。乘其南而北自溃。兵刃未加。已坏裂而不可收矣。凡用兵之道。莫神于得机。离朱之未烛。孟贲之甘枕。此机之时也。伺射惊隼。伺射突兔。先后不容瞬。远近之不容分。此用机之形也。机者。一日不再。一月不再。一年不再。十年不再。百年不再。是故智者惜之。古之能者。阴谋十年。不十年也。转战千里。不千里也。时当食时。投箸而起。食毕则失。时当卧时。披衣而起。结袜则失。时当进时。弃家而进。反顾则失。不得机者。虽有智主良将。如利剑之击空。虽有累世之重。百万之众。如巨人之痿处。虽有屡战屡胜之利。如刺虎而伤其皮毛。机者。天人之会。成败之决也。唐子之少也。从舅饮酒。坐有壮士秦斯。力举千斤。战必陷阵。常独行山泽间。手格执杖者数十人。舅指一客献之曰。客虽羸也。然好拳技。尝欲胜君。君其较之。斯笑曰来。遂舍离席。方顾左右语。而未立定也。客遽前击之。触手而倒。坐客皆大笑。夫以客当斯。虽百不敌也。然能胜之者。乘其未定也。善用兵者。如客之击秦。斯可谓智矣。取鹰者。设机击鸡。鹰见鸡而不见机。以繫其爪吾笑拙兵之智类饥鹰也。谍者。军之耳也。有以谍胜。亦有以谍败。敌有愚将。可专任谍。敌有智将。不可专任谍。我有巧谍。彼乃故表其形故声其令故泄其隐以诱我。吾闻之。善用谍者。用敌人之谍。不可不察也。古之兵法。

曰置之死地而后生。彼设为死形以坚众心。非死地也。若夫粮食不继。后军无援。进不可战。退不可归。彼壮我竭。彼明我迷。此真死地也。虽太公穰苴。不能出兵之大忌也。知敌之情者。重险如门庭。不知敌之情者。目前如万里。笮渡之国。索登之山。我能取之。不困其险。不中其谲者。非有他巧。知敌之情也。昔者秦王好猎而扰民。下令猎于北郊。前日。民皆徙避之。有韩生者止之曰。王之爱子。病三日矣。王心忧之。必不出。已而果然。或问之曰。吾宿卫王宫。且不知王之爱子病也。子何以知之。韩生曰。吾闻王之爱子。好纸鸢。吾登邱而望王宫之上。三日不见纸鸢矣。是以知之。天下之物。见形可以测微。智者决之。拙者疑焉。料敌者如韩生之料秦王。可谓智矣。江上之姬。鬻绩而得钱。虚则开篋。实则谨钥。善窃者因以为候。吾笑拙兵之智类江上之姬也。

昔者唐子之大父郎中。好奇谋而善用兵。当是之时。张献忠数十万之众。三道趋成都。屠梁万。将道达而西。达之守号称万人。实不甲之卒。不满千人。其守将欲弃城而走。郎中曰。父殒将焚。城郭流血。吾不可以独免。吾请先死之。父兄子弟皆哭。有少者曰。敢问死之何道也。郎中曰。寇心争利大都。其行甚疾。奚用以小邑缓其行。是可以疑之。使之他道去也。寇去吾及暇以修备。御之易矣。乃率其私卒之敢死者数百人。踰斗蹬而上。伏于翳隘。贼之前军。笑歌徐过。大呼突击之。斩首数十。贼惊败退。生纵一人使告曰。吾之大军。尽出南门阵矣。我守隘者也。贼能战。我其退而待贼。与之决死平沙之上。于是贼果疑之。从他道去矣。郎中乃发其藏。有谷万斛。火谷五千。麦如之。桐膏千箩。蜡千斤。茧丝千两。招士修具。三旬而备。寇反。城不可附矣。其后三攻三郤之。城无堕堞焉。当是之时。非专攻之兵。道过之兵也。弱则拔之而行。强则舍之而去。是故轻敌示锐。趣进示强。犯劲敌以争小邑。而后大都之利。彼必不为。此郎中之成其算者也。山能显而不能隐。渊能隐而不能显。龙能变而不能常。虎能威而不能变。

善用兵者兼山渊龙虎之用。即显即隐。即常即变。使敌莫知所从。莫知所避。斯为神矣。贵人之处。卫生常谨。古谚云。家累千金者。坐不垂堂。恐其伤肢体也。吾笑拙将之智类贵人之处也。夫兵者。死门也。不可以生心处之。有自完之心者必亡。为退休之计者必破。欲保妻子。妻子必虏。欲全家室。家室必灭。善用兵者。有进无退。虽退所以成进。有先无后。虽后所以成先。有速无迟。虽迟所以成速。有战无守。虽守所以成战。有全无半。虽半所以成全。邳兵围三盗。立旄如林。几楛充闾。盗斩围而出。以彼千百之众。其智其力。岂不三盗若也。而不能禽者。趋生者怯。趋死者勇也。人之常情。棘迫肤则失色。砭触趾则失声。一旦临死莫逃。忿发气生。心无家室。目无锋刃。鬼神避之。

。金石开之。何战不克。何攻不敢。故夫以能死之将。驱能死之众。如椎椎剡。鲜不破矣。

魏叔子初见此文而赏之及叔子卒唐子陈五形篇于几而祭之曰从叔子所爱也。

受任

唐甄

能成大功者。必不败功。能成大名者。必不败名。且毋审其智能。毋论其权用。出身必有所主。行道必有所由。立于不败之地。行于不穷之道。乃可以恣我之为也。功名之道。无幸无不幸。智者必成。不成必非智。智者必不败。败必非智。是何也。两合则成。两违则败。见可成则就之。见不可成则避之。成败去就。谨于所择者功名之门也。巧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画也。善雕者必于楸檀。善画者必于垩素。有工于此。取彼腐材墨质。率然而运斤。率然而施采。及其无成。人皆曰。非其技之不良。所遇之非材也。智者必笑曰。是尚不能辨材别质。即其技可知矣。贫贱者。人之常处也。璞玉不出。于玉无伤。有拙工者。剖而琢之。不能名器。玉乃伤矣。苟无其遇。宁伏于户牖。食于贱业。保其妻孥。不慕荣贵。所以守璞也。万金之贾。行于道涂。必挟善射者为之卫。盗至则引弓待之。不轻发也。发必洞。必穿。必贯颅。一发不中。则刃镞已加其体矣。天下之大。非特万金之富也。万人之敌。非特一盗之智也。豪杰之身。非特一矢之用也。是何轻于委身者之不如发矢也。是故君子有不受任者五。不遇其时不受。不得其主不受。用违其才不受。任属不专不受。权臣持之嬖幸市之不受。君子非不勇于受任也。其重若此者。恐其堕功毁名。辱国残命也。士当巷居。隐见惟己。人不得致也。出而干主。任之犹轻。言之犹浅。去留亦惟己。人不得泥也。若夫入室而谋。处幄而议。食以其食。衣以其衣。属之以心腹。倾之以密机。当是之时。国安与安。国危与危。国亡与亡。义不可去矣。唐子之治长子也。有讼夺其妻者曰。糜虫许嫁我矣。夺妻者曰。糜虫昨日嫁我矣。问糜虫以谁愿也。不愿夺妻者。唐子曰。汝休矣。朝夺而夕讼焉犹可也。主义之既厚。犹女子之既宿也。道不行而欲去之。是糜虫之悔也。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能慎于初。则有终矣。君子之始得君也。观其聪明。观其用舍。观其诚伪。观其度量。观其将相之臣。观其左右之人。皆可矣。试之言论。既合矣。博之以仁义。既合矣。进之以奇谋。直之不怒也。深之不疑也。专之不参也。夫然后可以效死而不去。是以谏受言悟。才达智顺。功名可成。福禄可长也。汪子着申甫之传曰。申甫居嵩山之中。学古兵法。长于用车。愍帝使之将。既无车又无战士。驱市人以当强敌。以是败死。非其不善用兵也。唐子曰。申甫善用车。请以车喻。有车于此。圆其轴。方其毂。茅其缠牵。蹙其骖服。善御者将笑而去之。抑鞭毙牛马而强驱之乎。以此决事知申甫

之无能为也。昔者唐子问于陈盟曰。先生熟明事。敢问明之亡也。亦有人乎。曰。有孙传庭者。虽古之良将。不能过也。其在关中。休兵不动。曰卒未练。未可用也。朝使数趣之。不得已引兵而出。一战大败。贼遂入关。惜哉孙子不败。明其未亡乎。唐子曰。先生之言。失于此也。善用兵者。生卒亦胜。不善用兵。练卒亦败。善用兵者。怯者亦死。不善用兵者。勇者亦走。且孙子之所将。未必皆市人也。大敌卒至。亦可以未练谢乎。凡用兵之道。危伏于安。安伏于危。死伏于生。生伏于死。惟达变者。能见其微而用其巧。是姑勿论。论孙子之所处。若果不可出。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宁伏剑而死。必不辱身。宁伏剑而死。必不辱名。宁伏剑而死。必不辱军。宁伏剑而死。必不辱君。古之白起是也。奈何驱千万人之肉委于虎狼之口。而身受败军之辱。以此决事。知孙子之无能为矣。

利才

唐甄

功名险道也。君臣险交也。不必直谏而险。职言亦险。不必临战而险。立朝亦险。不必事暴君而险。事贤君亦险。我之所谓险者。非安其位。保其爵禄也。非不避患。不虑祸也。致我之道。以任重安邦也。夫任重者。功罪同迹。信讪相参。非必为之而辄危也。或出于万有一危则危矣。处险而安者。鄙夫也。处险而险者。君子也。死者。人之所甚重也。昔者先师饮食有方。衣服有度。着之于经。不厌其繁。所以养其体气。固其寿命。是力学修身。建业之所先也。人之常情。搯脱爪发。必相不践履之地。乃委置之。是何也。甚爱其身。且惜其身之所弃也。况豪杰之身。国家倚之。而肯冒挺刃婴木索乎。彼夫义激气愤。解带自决。暴虎冯河而不反。世皆壮之。称为烈士。是愚夫悍妇之行也。君子不为也。君子有四不死。权奸擅命。天子敛手。欲救而逆之。如冶炉燎羽耳。当是之时。君子不死也。朋党相訾。有伏戎焉。自贤而非人。自白而浊人。祸不移影。当是之时。君子不死也。兴废用舍。非所以安危者。则不争。抗言争之。或以激怒。当是之时。君子不死也。大命既倾。人不能支。君死矣。国亡矣。非其股肱之佐。守疆之重臣。而委身徇之。则过矣。当是之时。君子不死也。此四不死者。死而无益于天下。是以君子不死也。君子有三死。身死而大乱定则死之。身死而国存则死之。身死而君安则死之。自尧舜以至于今。成大功。立大名。受大封。扬名后世。泽及子孙者多矣。奚为以死期哉。不知君子之当大任。立身于必不死。设心于必死。必不死以善其用也。必死以坚其志也。天下之险。莫如蜀江。莫如沧海。然江海者。商舟由之以致富利。乌可废也。道黄陵新聂者。必熟识没石。适裸人黑齿者。必谨候风占。是舟人立身于必不死。而后人民赖有舟楫。殊方之货毕至焉。隐中之谗。同体之忌。权幸之

处。邪正之交。宫庭之异同。君嗣之便逆。敌人之疑间。若是者。皆功途之没石风占也。不能谨辟之。曲遂之。则身危功败。为天下笑矣。吾闻之。立功者才也。卒功者智也。审定者心也。达险者志也。才者剡也。志者椎也。天下重器。举之难举也。命数不常。测之难测也。江海之险。虽善操舟。或千百而一二覆焉。是以君子为学既成。得君而行。必先委死生于不计。苟以死存心。以死立志。谐妻泣之而不顾。爱女牵之而不顾。昵子随之而不顾。临事之时。处之必静。见之必明。思之必熟。行之必决。虽谋不及太公。亦可以成太公之功。虽才不及管仲。亦可以成管仲之功。今夫矢一也。以弱弓发之。或不能杀人。以强弓发之。则可以贯甲。志坚则才利。亦犹弓之发矢也。昔者蜀大乱而食人肉。冉邻起兵。冉邻者。唐子未娶之女之父也。遣二人者为谍于寇。闻有猎人者于途。一人惧而欲反。其一人曰。进死于釜。退死以法。等死耳。其行乎。第疾走。慎无怯而反顾。比肩而走。一人不反顾。一人数反顾。一反顾。逊不反顾者五步。再反顾。逊不反顾者十步。卒之追者及之。反顾者肉糜于釜。不反顾者乌逝隼集而反命。得寇之形以战胜焉。由是观之。以死心处死地者成。以生心处死地者败。成败之间。勇怯之分也。

兵法百言上

揭暄

智篇

先 兵有先天。有先机。有先手。有先声。师之所动。能使敌谋沮者先声也。居人己之所并争。而辄蚤一筹者。先手也。不倚薄击决利。而能预算必胜者。先机也。于无争止争。以不战弭战。当未然而寝消之者。先天也。先为最。先天之用尤最。能用先者。能道全经矣。

机 势之维系为机。事之转变为机。物之要害为机。时之凑合为机。有目前为机。转盼即非机者。有乘之则为机。失之即无机者。谋之宜深。藏之宜密。定于识。利于决。

势 善兵者务度势。处乎一隅。而天下摇摇。莫有定居者。制其上也。以少邀众。而坚锐沮避。莫敢与争者。扼其重也。破一营而众营皆解。克一处而诸处悉靡者。撤其恃也。阵不俟交合。马未及鞭弭。望旌旗而踉跄奔北者。摧其气也。能相地势。能立军势。善之以技。战无不利。

识 听金鼓观行列而识才。以北诱以利饵而识情。撼而惊之扰而拂之而识度。察于事也。念之所起。我悉觉之。计之所贻。我悉洞之。智而能掩。巧而能伏。我悉灼之。灼于意也。若夫意所未起。而预拟尽变。先心敌心以知敌。敌后我意而意我。则谋而必投也。观容者彰知微见察隐也。观意者视无形听无声也。观至无意并形声而俱无。以此言识岂云凡诣。

测 两将初遇。必有所试。两将相持。必有所测。测于敌者避实而击疏。测于敌之测我者。示短以致长。测蹈于虚。反为敌诡。必一测而两备之虞乎。不虞全术也。胜道也。李光弼短于野战故陈兵于野料史思明知其短而必袭因降二将测敌测我也刘裕伐蜀曰先从内水此当出外水敌料其奇必出内水今以内水为诱竟出外水一测而两备也

争 战者。争事也。兵争交。将争谋。将将争机。夫人而知之。不争力而争心。不争人而争己。夫人而知之。不争事而争道。不争功而争无功。无功之功乃为至功。不争之争乃为善争。

读 论事。古不如今。事多则法数。时移则理迁。故善读千古兵言者。不宜知拘。妄过知谬。未备识缺。幻杳索实。浮张必斥。成套务脱。忌而或行。戒而或出。审疏致密。繇偏达全。反出见奇。化执为圆。人泥法而我铸法。人法法而我着法。善兵者神明其法。霍去病不学古法张巡以己意行军岳武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此皆神明其法也赵括徒读房管车败执一穷寇勿追之说而令蔓延岂非泥法为之蠹哉

造 勘性命以通兵元。探古史以核兵迹。穷象数以彻兵征。涉时务以达兵政。考器具以策兵物。静则设无形事而作谋。出则探素所怀而经天下。

巧 事有不可以径成者必以巧。况行师乎。制敌一短。破敌百长。因我一长。救我百短。是谓因制之巧。示弱使忽。交纳使慢。习处使安。屡尝使玩。时出使耗。虚惊使防。挑骂使怒。是谓愚侮之巧。弃胜就败。弃瑕蹈坚。以钝取利。以退得前。是谓曲入之巧。强者益之张。生者寘诸亡。胜而弗有。靡而不当。是谓反出之巧。

谋 兵无谋不战。谋当底于善。事各具善机也。时各载善局也。随事因时。谋及其善而止。古画三策上为善。有用其中而善者。有出其下而善者。有两从之而善者。并有处败而得善者。智不备于一人。谋必参诸群士。善为事极。谋附于善为谋极。深事深谋。无难而易。浅事浅谋。无过而失也。薛公策黥布司马懿策公孙渊于谨策萧绎皆三策而俱出下以败不能谋也公孙五楼策慕容超李密策杨元感知上中为胜着而又出下以败能谋不能用也张瑄策拒奴庞统策入蜀从中取胜能谋而能用也韦孝宽策齐不檄上中而处下坐胜能谋而不必用也唐高取隋留诸将围河东自引兵西两谋而两用也成祖三策吴杰诱之出下文成三策宸濠迫之出下又奇谋而奇用也知此可以言谋

计 计有可制愚。不可制智。有可制智。不可制愚。一以计为计。一以不计为计也。惟计之用。智愚并制。假智者而愚。即以愚施。愚者而智。即以智投。每过乎敌所见。反乎敌所疑。则计蔑不成矣。故计必因人而设。

生 善计者因敌而生。因己而生。因古而生。因书而生。因天时地利事物而生

。对法而生。反勘而生。陡设者无也。象情者有也。皆生也。

变 事幻于不定。亦幻于有定。以常行者而变之。复以常变者而变之。变乃无穷。可行则再再即变。以其拟变而不变也。不可行则变变即再。以其识变而复变也。如万云一气。千波一浪。是此也。非此也。

累 我可以此制人。即思人可以此制我。而设一防。我可以此防人之制。人即可以此防我之制。而思一破人之防。我破彼防。彼破我防。而又设一破彼之破。彼即能破。复设一破乎。其所破之破。所跛之破既破。而又能固我所破以塞彼破。而申我破。究不为其所破。递法以生。踵事而进。深乎深乎。

转 守者一。足敌攻之十。此恒论也。能行转法则其势倍反。我以十攻一。苟能转之。则彼仍其一。而我十其十。是以百而击一。我以十攻十。苟能转之。则我仍其十。而彼缩其九。是以十而击一。我以一攻十。苟能转之。则敌止当一。而我可敌十。是以一而击一。故善用兵者。能变主客之形。移多寡之数。翻劳逸之机。迁利害之势。授顺逆之状。反骄厉之情。转乎形并转乎心。以艰者危者予人。易者善者全身。转之至者也。

活 活有数端。可以久可以暂者。活于时也。可以进可以退者。活于地也。可以往可以来则活于路。可以礲音剔碍机者可以转则活于机。兵必活而后动。计必活而后行。虽然活中务严。严处寻活。无留接是为孤军。无后着是云穷策。韩信背水阵得生者全在拔帜活着若马谡则一味置之死地如火投水安有生理噫不可谓孙子之书不误人

疑 兵诡必疑。虚疑必败。

误 克敌之要。非徒以力制。乃以术误之也。或用我误法以误之。或因其自误而误之。误其恃。误其利。误其拙。误其智。亦误其变。虚挑实取。彼悟而我使误。彼误而我能悟。故善兵者误人。不为人误。多方以误之试问其所误者何如将所误者何许事误利恃智变乃为侮巧于能 废其农桑高颀声言误陈使疲奔命巫臣教吴误楚知处缓而贼不集曹翰巧于误人留弱卒而走池州常遇春悟人误而因以破人也若夫误人利人则非善矣

拙 遇强敌而或坚壁。或退守。时宜拙也。敌有胜名。于战无损。则侮言可纳。兵加可避。计来可受。凡此皆可拙而拙也。甚至敌无奇谋。我有朴虑。敌本雌伏。我以劲待。凡此皆不必拙。而拙无失也。宁使我有虚防。无使彼得实尝。历观古昔。竟有以一拙败名将而成全功者。善用其怯也。吕后纳匈奴之悖仲达敛军依险子房劝帝就封赵与魏撤守令朝廷空取堂阳俱如此术

预 凡事以未意而及者。则心必骇。心骇则猝不能谋。败征也。则必敌袭何以应。敌冲何以拒。两截何以分。四来何以战。凡艰危险难之事。必预筹而分布之务。有一定之法。并计不定之法。而后心安气定。适值不惊。累中无危。古

人行师。经险出难。安行无虑。非必有奇异之智。预而已。

迭 大凡用计者。非一计之可孤行。必有数计以勦之也。以数计勦一计。由千百计练数计。故善用兵者行计务实施。运巧必防损。立谋虑中变。命将杜违制。此策阻而彼策生。一端致而数端起。前未行而后复具。百计迭出。算无遗策。虽智将强敌。可立制也。累字纵言之计上生计也此篇横言之计中用计也

周 摅思于不虑。作法于无防。敌大勿畏。敌小勿欺。计周靡恃为周之至。

谨 用兵者无时非危。故无时不谨。入军如有侦。出境俨临交。获取验无害。遇阻必索奸。敌来虑有谋。我出必豫计。慎以行师。至道也。前言周于事物此言谨于动静 华元登子反之床满宠入徐晃之帏汉高祖驰信耳之壁只是不谨明乎可以入者可以杀也来歙岑彭之事可不鉴哉

知 一曰通。二曰谍。三曰侦。四曰乡。通知敌之计谋。谍知敌之虚实。侦知敌之动静出没。乡知山川蓊翳。里道迂回。地势险易。知计谋则知所破。知虚实则知所击。知动静出没则知所乘。知山川道里地势则知所行。通谍恒入敌垒必数用而交发交发不交知以杜敌诡以虞反倍敌有通谍为诈事以识之或恩结而赚其情或反其计谋以观其报报而敌应旋复颠倒用之报而我不应敌必疑之此善于用知深于迷敌之知也 孝宽以金帛啖齐人遥通书疏故齐人动静朝廷皆先知卒以败齐郭逵得蛮所亲信为乡导诸隘悉平孟珙得降将刘仪通九砦虚实因败武仙李愬擒李佑使将骑兵为前导擒元济戚定远设侦法重刑厚赏遣亲兵能卒率乡导追随贼所凡贼之动静地利毕报贼一动举有报踰一时又有报其分合多寡出入向往举皆洞悉地则泥塑笔绘分别路径使众皆了然乃指授方略而进恐有偏听之弊则侦者用多恐有奸伪之变则亲者相问恐有愚昧之疏则选能者

间 间者肱敌心腹。杀敌爱将。而乱敌计谋者也。其法则有生有死。有书有文。有言有谣。用歌用赂。用物用爵。用敌用乡。用友用女。用恩用威。刘琨散晋人李靖离可汗卫瓘孤二虏纵谍往返生间也酈食其说齐唐俭入突厥刘锜使曹成墮马阳明有舍命士不俟归报死间也冯异遗李轶筒曹操与韩遂书王守仁发宸濠笈韦孝宽仿道常笔胡宗宪诈叶麻书箕鼓篇简书间也种世衡越境而祭野利兄弟焚不竟而还亲其所信侮智笔端文间也起之走颇单之肱毅言间也百升飞上不扶自植盲公老母倡为符讖谣间也四面楚声八千皆敌刘琨长啸石勒兵解歌间也贾诩结杨松胡宗宪交徐海捐金行饵赂间也进草具肱增悬图像没仁肇胡受脱脱不花之献用拒用纳物间也李光弼重待日越宠把汉那结官赐黄衣大红蟒显而荣之爵间也李宠阴厚准谍武穆冒认张斌靖难厚赉获卒使之反报敌间也蒋干之诣周瑜李达之抚境外通其里故乡间也激仪入秦良要项伯友间也进妹于懿仪结郑袖孟尝献裘秦姬酬言阉席女间也郭元振通吐蕃李愬降屠家令推诚布惠恩间也李雄鞭秦种世衡拷僧苦肉建功威间也

秘 一人之事。不泄于二人。明日所行。不泄于今日。细而推之。慎不间发。秘于事会。恐泄于语言。秘于语言。恐泄于容貌。秘于容貌。恐泄于神情。秘于神情。恐泄于梦寐。有行而隐其端。有用而绝其口。然可言者。亦不妨先露以示信。推诚有素。不秘所以为秘地也。智部而终于秘见凡谋必秘而后可成也然事事秘则计未就而人先疑反为败局兵诡道推诚又是根底

按误下尚有左字一篇原本佚去又读下有言字一篇今删

兵法百言中

揭暄

法篇

兴 凡兴师。必分大势之先后缓急以定事。酌彼己之情形利害以施法。期于守己而制人。或严外以卫内。或固本以扩基。或翦羽以孤势。或擒首以散余。或攻强以震弱。或拒或交。或剿或抚。或围或守。或远或近。或两者而兼行。或专力一法。条而审之。参而酌之。决而定之。而又能委曲推行。游移待变。则转战而前。可大胜也。

任 上御则掣。下抗则轻。故将以专制而成。分制而异。三之则委。四之五之则扰而拂。毋有监。监必相左也。毋或观。观必妄闻也。毋听谗。谗非忌即间也。故大将在外。有不俟奏请。赠赏诛讨。相机以为进止。将制其将。不以上制将。善将将者。择人专厥任而已矣。陈汤发十五国师讨郅支冯奉世发南道诸国伐莎车矫诏也李典击高藩于水营李继隆击契丹于唐河不从诏也李牧斩代将赵李光弼斩侍中崔众逆诏命也司马懿亟进上庸刘牢之拜表即行李继隆讨继迁李文忠援大同不俟进止也庄贾监而穰苴有下漏之谋鱼朝恩观而九节度有相州之败边令诚谗而高仙芝封常清有潼关之诛则任不终之利害岂待言哉

将 有儒将。有勇将。有敢将。有巧将。有艺将。儒将智。勇将战。敢将胆。巧将制。艺将能。兼无不神。备无不利。

辑 辑睦者。治安之大较。睦于国。兵鲜作。睦于境。燧无惊。不得已而治军。则尤贵睦。君臣睦而后任专。将相睦而后功就。将士睦而后功赏相推。危难相援。是辑睦者治国行军不易之善道也。鲁以弦歌之声死守一土睦于国也羊祜陆抗使命常通更相馈问睦于境也文侯之于乐羊谤书盈篋用拔中山君臣睦也蔺廉能合而郟秦平勃深结以振汉将相睦也李典释恨而与张辽拒权韦睿让功反卢作塞辑三太守自为搏战将士睦也若怀陕三镇民变吴楚争桑挑衅甘茂指息壤之盟朱仙奉金牌之撤横海致杀帅之祸欲以成功可得哉

材 王者有股肱耳目。大将有关羽翼赞勳。故师之用材。等于朝廷。有智士。若参谋。亦赞画。谋主。任帷幄而决军机。动必咨询有勇士。若骁将。亦健将。亦猛将。亦梟将。主决战而备冲突。率众当先。有亲士。若私将。若手将。若

幄将。若牙将。主左右宿卫。宣令握机。有识士。晓阵宜。知变化。望景气。测云物。验风雨。悉地域。灼敌情。知微察隐。司一军进止。有文士。穷今古。绎理原。秉仪节。哆谈求。构笈檄。露疏典。亮词章。有术士。精时日。相阴阳。探算卜。操回返。炼鸩饵。使权宜可否。利己损敌。有数士。审国运。逆利阨。射袭伏。筹饷茭。纪物用。录勋酬。籍卒伍。丈经率。能除算多寡。有技士剑客。死士。轻盗劫。袭通说。辨间谍譎。俾出入敌垒。相机投巧。有艺士。度材器。规沟壑。葺损窳。创神异。颠大小。促远近。更上下。翻重轻。仿古标新。端简饬兵物。以全攻守。外此则有别材。若戏若舞。若笑若骂。若歌若鸣。若魅若掷。若跃若飞。若图画。若烹饮。若染涂。若假物。若急足善行。总不可以悉名。然皆技能也。足给务理纷者也。必精选厚别。各善其所司。使事无不宜之人。军无不理之事。至于献谋陈策。则罔择人。偶然之见。一得之长。虽一卒徒。必亟上推。言有进而无拒。虽不善不加罚。则英雄悉致。此羽林列曜之象也。

能 天之生人。气聚中虚则智。气散四肢则朴。朴者多力。智者多弱。智勇兼者。世不可数。故能过百人长百人。能过千人长千人。越千则成军矣。能应一面之机。能当一面之锋。乃足以长军。军有时而孤。遣将必求可独任。故善用才者。偏裨皆大将也。

锋 自天地风云龙虎鸟蛇而外。更立九军。所以厚别分值为阵之锋。一曰亲军。乃里壮家丁。护卫大将者也。一曰愤军。乃复仇赎法。愿驱前列者也。一曰水军。能出没波涛。覆舟盗楫。一曰火军。能飞镖滚雷。远致敌阵。一曰弓弩军。能伏窝挽弦。万羽齐发。制敌百步之外。一曰冲军。力撼山岳。气叱旌旗。于以陷大阵。禽强寇。一曰骑军。骁剽异伦。飞驰两阵之间。追击远绝之地。一曰车军。材力敏捷。进犯矢石。退遏奔骑。使敌不得突。一曰游军。巡视机警。便宜护应。三军举动皆系之。而中有猱升狼下蛇行鼠伏缒险通邃踰城穿幕之属。九者亲游护于中军。余每分列八隅。隅则各御。合前并出。可伸可缩。使一阵之间。血脉连络。惟藉此为贯通也。

结 三军众矣。能使一于吾者。唯协其好以结之而已。智者展之。勇者任之。有欲者遂之。不屈者植之。泄其愤惋。复其仇。见疮痍如身受。行罪戮如不忍。有功者虽小必录。得力者赐予非常。所获则均。从役厚恤。抚众推诚。克敌寡杀。诚若是。岂惟三军应麾而转。天下皆望羽至矣。李孝恭纵俘行檄李晟录厠养马燧披心示廷光种世衡抵帐劳奴讹出姬赠慕恩郭逵以旧紫囊示其臻结敌也吴起吮疽孟珙均赏唐太宗掩死亡杨行密贍从军之家刘基倾库开诚自结也秦繆食马赐酒旋获晋侯中山君以一壶飧获二死士楚庄绝缨蒋雄后解其围孔融馈粟史慈出之于难结孚人心而收益者比比也

驭 兵非善事。所利之才。即所害之才。武者必杀。勇者必很。智者必诈。谋者必忍。兵不能遗武勇智谋之人。即不能遗很杀诈忍之人。故善驭者。使其能而去其凶。收其益而杜其损。则天下无非其才也。仇可招也。寇可抚也。盗贼可举。而果敢轻法。逐敌远人。皆可使也。韩信用李左车仇也韩世忠用曹成寇也虞诩三科募士盗贼轻法者也汉武用金日磾唐高祖用屈突通太宗用阿史那社尔明皇用哥舒翰宣帝用金忠烈祖用汉老逐敌远人也

练 意起而力委谢者。气衰也。力余而心畏沮者。胆丧也。气衰胆丧。智勇竭而不可用。故贵立势以练气。经胜以练胆。布心以练情。一教以练阵艺。负于高固制乎远地则气生先之以选锋发之以奇策则胆壮常其法度标其意旨重其抚循则情孚

励 励士之道。不恃乎法。名加则刚勇者奋。利诱则忍毅者奋。迫之以势。陷之以危。诡之以术。则柔弱者亦奋。将能恩威毕协。所策皆获。则三军之士。彪飞龙蹲。遇敌可克。而又立势佐威。盈节护气。虽北不损其锐。虽危不震其心。则又无人无时而不可奋也。常遇春抚王弼背而破吴李文忠言破贼则富而众击安李光弼促廷玉头而史思明败凡此皆励士法也

勒 勒马者必以羁勒。勒兵者必以法令。故胜天下者不弛法。然恩重乃可以施罚。罚行而后威济。是以善用兵者。准得失为功罪。详斗奔以恤伤。戮一人而人皆威。诛怯斩败而士益奋。止如岳。动如崩。使士不敢轻其法。故有胜无败。穰苴立表斩庄贾勒后至者祭遵格杀舍中儿勒犯法者吕蒙泣斩里卒勒取物者李光弼斩崔众以勒逗留狄青斩陈曙以勒溃师马燧得鹵旗章杀给役能以法勒敌也孔明街亭自贬是以法自勒也

恤 天之生才甚难。智谋之士。负其质而不见用。将投敌而我抗。为将者虚怀咨访。毋使不偶。此恤士之一。介胄之士。披霜宿野。饥搏风战。伤于体而不言苦。经于难而不敢告劳。故善用兵者。不使陷于敌。与擅肆戮。此恤士之二。

锐 养威贵素。观变贵谋。两军相薄。一呼而夺其气者。惟锐而已矣。众不敢发而发之者。锐也。敌众锋来。以寡赴之者。锐也。出没敌中。往来冲击者锐也。为骁为健为勇鸷猛烈者。将锐也。如风如雨如山崩岳摇者。军锐也。将突而进。军涌而冲者。军将皆锐也。徒锐者蹶。不锐者衰。智而能周。发而能收。则锐不穷。锐用锋芒非专恃强力故曰养曰谋前乎锐而筹曰周曰收后乎锐而进粮 筹粮之法。大约岁计者宜屯。月计者宜运。日计者宜流。给行千里则运流兼。转徙无常则运流兼。迫急不及铛釜则用干糒。若夫因粮于敌。与无而示有。虚而示盈。运断围久。索百物为饲者。间可救一时。非可常恃。食者民之天。兵之命。必谋之者不竭。运之者必继。护之者惟周。用之者常节。

行 行险有伏。可虑济川。惟决是忧。昼起恐其暴来。夜止虞其虚扰。易断截者贯联。难疾速者卷进。一节不防。则失在疏。先绘其地形。以观大势。复寻土著。以为前导。一藪一涧。必尽知之。而后可以行军。唐宋璟以儒者号为知兵自碣石踰四镇其间地几万里山川夷险阻障皆能言之故行师未尝败行军行地行军行智惟能行地而后可以行智也

移 军无定居。亦无定去。但相机宜。春宜草木。枯燥则移。夏宜泉泽。雨濡则移。伏于林翳。风甚则移。有便则投。可虞则移。有利则止。无获则移。敌脆则止。敌坚则移。此强彼弱则移。此缓彼急则移。此难彼易则移。

住 凡住军必后高前下。向阳背阴。养生处实。水火无虑。运接无阻。进可以战。退可以守。草泽流泉。通达樵牧。此可住之地也。然物数不全。方域各异。故暂止。惟择军宜久。拒必任地势。凡不可住者十有余障塞恐潜袭水冲恐涨决无水恐渴饮死水恐痿气水源在敌恐流毒沙堤恐水溃地淖恐倾圯漫城恐敌四来通衢恐敌夹至无出路恐难进战无退步恐难委脱无杂路恐难运接难侦察出奇孤峰绝谷恐敌困阨四耸恐敌环促重岚迭溪恐难上下往返枯木干草恐有焚毁无蔬草恐士马乏食卑湿恐生疾病四虚恐多惊扰山高势下土平不实恐有蛟龙邃而中空新旧土错急以物概恐有伏雷地军也

趋 师贵徐行。以养力也。惟乘人不备。及利于急击。当倍道以趋。昼趋则偃旗息鼓。夜趋则卷甲衔枚。趋一日者力疲。经昼夜者神惫。一日以趋。兼百数十里。昼夜以趋。兼二三百里。兼近者绝不成行。军难毕至。兼远者弃大军而进。故众师远乎其后者。人不及食。马不及息。劳而寡及。非恃战之精坚。敌之摧丧。与地形山川之洞悉。敢出于此乎。故非全利而远害。慎勿以趋为幸也。

地 凡进师克敌。必先相敌地之形势。十里有十里之形势。百里有百里之形势。千里数千里。各有形势。即数里之间。一营一阵。亦有形势。一形势。必有吭有背有左夹右夹有根基要害。而所恃者。必恃山恃水恃城恃壁恃关隘险阻。草木蓊翳。道路错杂。克敌者必审其何路可进。何处可攻。何地可战。何虚可袭。何山可伏。何径可透。何险可据。利骑利步。利短利长。利纵利横。业有成算。而后或扼吭。或抚背。或穿夹。或制根基要害。恃山则索踰山之法。恃水则索渡水之法。恃城壁关隘草木道路。则索拔城破壁越关过隘。焚木除草。稽察道路。正歧通合之法。势在外无轻入。入如鱼之游釜。难以遗脱。势在内毋徒遶。遶如虎求圈羊。不可食也。故城非伏难攻。兵非导不进。山川以人马而固。苟无人能拒。山川曷足险哉。

利 夫兵之动也。必度益国家。济苍生。重威能。苟得不偿失。即非善利。行远。保无虞乎。出险。保无害乎。疾趋。保无蹶乎。冲阵。保无陷乎。战胜。

保无损乎。退而不失地。则退也。避而有所全。则避也。北有所诱。降有所谋。委有所取。弃有所收。则北也降也委也弃也。行兵用智。必相其利。

阵 言阵者数十家。予尽扫之。而尽括之。形象人字。名曰人阵。顺之为人。逆之为人。进之为人。退之为人。聚则共一人。散则各为一人。一人为一阵。千万人生乎一阵。千万人合于一阵。千万人动乎一人。锐在前而重在后。锋为触而游为周。其中分阴阳虚实当受卸冲。为翼伏吐维动静翕张。斗不可乱。退必相依。不依则危。人不自乱。乱亦随整。人能自依。人必依人。又何可乱。高高下下随乎势。长短广狭变于形。人阵神然哉。

肃 号令一发。三军震慑。鼓进金止。炮起铃食。飒奋麾驰。雨不避舍。热不释甲。劳不弃械。见难不退。遇利不取。陷城不妄杀。有功不骄伐。趋行不闻声。冲之不动。震之不惊。掩之不奔。截之不分。是之为肃。

野 整者兵法也。碍于法则有机不投。兵法之精无如野战。或前或却。或疏或密。阵如浮云之舒卷。行如风絮之飘泊。迨其薄如汀沙磊石。高下任势。及其搏如万马骤风。尽力奔腾。敌以法度之。法之所不及备。以奇测之。奇之所不及应。以乱揆之。乱而不失。驰而非奔。旌旗纷动。而不踉跄。人自为战。师自为势。见利则乘。胜无定迹。可谓知兵之将矣。

张 耀能以震敌。恒法也。惟无有者故称。未然者故托。不足者故盈。或设伪以疑之。张我威。夺彼气。出奇以胜。是虚声而致实用也。处弱道也。

敛 卑其礼者。颓敌之高也。靡其旌者。乱敌之整也。掩其精能者。萎敌之盛锐也。惟敛可以克刚强。惟敛难以刚强克。故将击不提以养鸷。欲搏弭耳以伸威。小事隐忍以图大。我处其缩。以尽彼盈。既舒吾盈。还乘彼缩。

顺 大凡逆之愈坚者不如顺以导瑕。敌欲进。羸柔示弱以致之进。敌欲退。解散开生以纵之退。敌倚强。远锋固守以观其骄。敌仗威。虚恭图实以俟其惰。致而掩之。纵而擒之。骄而乘之。惰而收之。

发 制人于危难。扼人于深绝。诱人于伏内。张机设必度其不可脱而后发。盖早发敌逸。犹迟发失时。故善用兵者。致人于无可逸。孙子万弩夹道令见火举俱发赵葵令军中敌来五十步动者斩周魴选精锐八百令贼至三十步乃发若韩世忠金山之伏铁铉悬门之诱只是失之于早发耳

拒 战而难胜则拒。战而欲静则拒。凭城以拒。所恃者非城。坚壁以拒。所恃者非壁。据山以拒。阻水以拒。所恃者非山与水。必思夫能安能危。可暂可久。静则谋焉。动则利焉。

撼 凡军之可撼者。非伤天时。即陷地难。及疏于人谋。犯不撼戒不可撼。若故为可撼。以致人之撼之而展其撼者。则又善于撼敌者也。

战 逆战数百端。众寡分合进遇搏乘迭翼缓速大小久暂追拒缀遏谐于法。骑步

驻队营阵垒行锋随专散严制禁令教试尝比水火舟车筏桨协于正。昼夜寒暑风雨云雾晨暮星月雷电冰雪因于时。山谷川泽原狭远近险仰深林丛泥坎邃巷衢踰沙石峒砦塞宜于地。至展计则谋心扬应饵诱虚张势以袭伏挑搦抄掠关构嫁左邀截蹶踵驱卸握奇则自变避隐层装物神邪返魅混野张尘烟炬耀蔽掘堞空飞。甚则不无冲涌挤排。贯刺掩蹂。夹遶围裹。促压狠暴。连毗慑摧。恋酣并陷而施勇。再甚则饥疲疮困孤逼破降欺擒愤怒苦激强血死麀猝惊奔殿接救以经危。精器善技。展战华夷。亶为名将矣。

搏 百法皆先机。惟战则相薄。当思搏法。此临时机也。筹度俱在先后。若搏时。止争将士猛勇便捷而已。然筹度于先。复筹度于后。临阵交锋自异。请言搏法。敌强宜用抽卸。敌均宜用当抄。敌弱宜用冲蹂。蒙首介骑。步勇挨之。往返击杀。敌无完师。是为乘弱冲蹂之法。以我之强当其弱。以我之弱当其强。强者先发。左右分抄。是谓蹈瑕。争胜之法。预立奇阵。开分断截。敌突则纳。敌冲则裂。卸彼势而全我力。弩末锐尽。伏锋乃起。是谓揉强转胜之法。而且未战必备其猝来。战退必虞其掩至。北不靡旌。使敌不敢遽迫。胜必严迫。使伏不得突乘。能如是而后进可不败。退可不死。与三军周旋于风驰电薄间。无不得其胜机也。锐而瑕。静而整。慎。

分 兵重则滞而不神。兵轻则便而多利。重而能分。其利依倍。营而分之。以防袭也。阵而分之。以备冲也。行而分之。恐有断截。战而分之。恐抄击也。倚则可分以乘虚。均则可分以出奇。寡亦可分以生变。兵不重交。勇不远攫。器难隔施。合兵以壮威。分兵以制胜。提数十万之师而无壅溃者。分法得也。更 武不可黷。连师境上。屡战不息。能使师不疲者。惟有更法。我一战而人数应。误逸为劳。人数战而我数休。返劳为逸。逸则可作。劳则可败。不竭一国之力以供军。不竭一军之力以供战。败可无虞。战亦不扰。晋三分四军三部一出汉用戊己校尉轮值分守邓艾议屯淮南十二分休李光弼用精锐更番出战吴玠作三迭阵更战迭休敌不得息至戍边之半年一代乘城之轮流递派一以国力一以恤士卒

延 势有不可即战者。在能用延。敌锋甚锐。少俟其怠。敌来甚众。少俟其解。征调未至。必待其集。新附未协。必待其孚。计谋未就。必待其确。时未可战。姑勿战。盖拙者贵于守。延者势在必战而特迟之也。贪逞催激。动而不败。兵出万全。兵无尝试。哥舒翰以中使之趣痛哭出师而潼关失守古来以失延法而败者多矣

速 势已成。机已至。人已集。而又迁延迟缓者。此隳军也。士将怠。时将不利。国将困。拥兵境上而不决战者。此迷军也。有智而迟。人将先计。见而不决。人将先发。发而不敏。人将先收。难得者时。易失者机。迅而行之。速哉

。用兵能速则智不及谋勇不及断己舒而人促己裕而人窘

牵 甚矣哉。敌不能猝胜者。惟或用牵法也。牵其前则不能越。牵其后则莫敢出。敌强而孤。则牵其首尾。使之疲于奔趋。敌狃而倚。则牵其中交。使之不得相应。大而广。众而散。则时此时彼。使之合则难于聚。分则薄于守。我乃并军一向可克也。伍子胥之时出时入李郭汜之此来彼去彭越汉王之一前一后李泌以两路击四将刘毅之两头俱击皆制强法

勾 勾敌之信以为通。勾敌之勇以为应。与国勾之为声援。四裔勾之助攻击。胜天下者用天下。未闻己力之独特也。抑勾者险策必防其中变。恩足以结之。力足以制之。乃可以勾。唐太宗勾突厥肃宗勾回纥明成祖勾兀良哈王允勾吕布曹玮勾厮敦裴行俭勾伏念此勾之善者宜曰勾犬戎何进勾董卓殷浩勾雷弱儿崔胤勾朱温此勾之不善者至如石晋勾契丹攻唐宋勾女真攻辽得其利而受其害又勾之善而不善者 李愬擒丁士良即用士良擒陈光洽复用光洽降秀琳用秀琳擒李佑用李佑复为之擒元济愬乃勾人之最能者

委 委物以乱之。委人以动之。委垒塞土地以骄之。有宜用委者。多恋难成。不忍无功。委者饵兵也以輜重居前因乱而乘如操之制袁绍恣其饱掠捆载负重因而遮击如李矩之制石勒小入佯北以数千人委之如李牧守雁门用老弱为诱与使数百人陷阵如杨素尝敌使因诣阵自刎俾敌惊骇如越之破吴设寨以与贮毒毙敌如汉帅之置弃垒以与令安輜重如黄忠之谋委梁与吴以绝吴楚后如周亚夫委荆州与吴蜀以收渔人之利如曹孟德假之水道纵之西入而后塞其东归之路如崔浩者

镇 夫将。志也。三军。气也。气易动而难制。在制于将之镇。惊骇可定也。反侧可安也。百万众可郤灭也。志正而谋一。气发而勇倍。动罔不臧。亚夫坚卧不起李广解鞍纵卧王霸矢及不动吴汉用静固守张奂坐帟讲诵孙江东行酒自若张辽令不反者皆坐王僧辨据胡床不动桑维翰从容指画岳武穆静治中营李廉麾羽登城张守珪张洎置会凡此皆经险行危而以静治也

胜 凡胜者。有以勇胜。有以智胜。有以德胜。有以屡胜。有以一胜。胜勇必以智。胜智必以拙。胜德务祈修善。胜者不务数胜。而务全胜。务为保胜。若覬小利。徒挑敌之怒。坚敌之心。骄我军气而轻进。隳我军志而解纽。是为不胜。

全 天德务生。兵事务杀。体天德者。知杀以安民。非害民。兵以除残。非为残。于是计不攻自拔以全城。致妄戮之戒以全民。奋不杀之武以全军。毋邀功。毋歆利。毋逞欲。毋藉立威。城陷不惊。郊市必故。无之而非全。则无之而非生矣。

隐 大将行军。一出于慎。固已言周言谨矣。然对垒克敌。率军驭将。事多不测。系一军进止者。当表异以为士卒先。系举阵存亡者。当计安以为三军恃。

宜行不知所起。止不知所伏。影象示人而稠众莫识。入刀剑森列之中。享藏身之固者。大将之隐遁也。日不可识则为隐日法夜不可测则为隐夜法杂于军则为军隐厕于敌则为敌隐易形以隐相借物以隐形变质而隐人濠而隐此隐中异法也死隐遁隐异之异者也着以划威隐以全身各视其时势之宜耳

锐篇上尚有较一篇佚去

兵法百言下

揭暄

术篇

天 疾风飒飒。谨防风角。众星皆动。当有雨湿。云雾四合。恐有伏袭。疾风大雨。隆雷交至。急备强弩。善因者无事而不乘。善防者无变而不应。天未尝不在人。惟人能因之取胜耳。奚别求验哉。

数 用兵贵谋。曷可言数。而数亦本无。风扬雨濡。天任自然。冰坚潮停。天亦偶然。况胜而旋败。败而复胜。未图于人。而人助。未倾于敌。而敌忽误。事所未意。而机或符。皆以人造数而非人域数。数系人为。天恃何处。尽其在。阴符之具。有人数而无天数

辟 兵家不可妄有所忌。忌则有利不乘。不可妄有所凭。凭则军气不激。以人事准进退。以时务决军机。人定有不胜天。志一有不动气者哉。太公焚龟而取殷张公谨掷龟于地而诛元吉李孝恭杯酒化血称贼臣授首刘裕之麾折幡沉为破敌之兆太祖之大风晦冥成祖之疾雷瓦解皆得大胜辟之也王匡不用癸亥穷日使邓禹得以更理兵众郭京撰六甲兵六丁力士北斗神兵天阙大将以御金人而中原卒受荼毒信之也妄 圣贤以无妄而免过。兵法以能妄而有功。故善兵者诡行反施。逆发诈取。天行时干。俗禁时犯。鬼神时假。梦寐时托。奇物时致。谣讖时倡。举错时异。语音时舛。鼓军心。沮敌气。使人莫测。旋辟妄。旋用妄。盖幻妄之说正恃之不足。诡托之则有余也。元魏珪用甲子日伐中山李愬用往亡日攻吴房刘裕用往亡日破燕成祖用十恶日破吴杰田单称神师下降耿恭称汉天有神刘江仗剑为真武陶鲁抹朱为汉寿侯郭诵祈子产肋神兵晋梦楚子伏已王世充梦令讨李密狄青卜百钱太祖叩天而语及以奇貌为天兵助捷皆能用妄行智者

女 古之大将。间有藉于女柔者。文用以娱敌玩寇。武用则作战驱车。济难解危。运机应变。皆有利也。

文 武固论勇。而羽檄飞文。时有因一辞而国服军降者。士卒稍知字句。马上歌诗。行间俚语。条约禁令。暇则使之服习。或转相耳传。自闻诏解义。勇不害上。为君子师。儒者兵也。

借 艰于力则借敌之力。不能诛则借敌之刃。无财而借敌之财。无物而借敌之物。鲜军将而借敌之军将。不可智谋而借敌之智谋。吾欲为者。诱敌役则敌力

借矣。吾欲毙者。诡敌歼则敌刃借矣。抚其所有则为借敌之财。令彼自斗。则为借敌之军将。翻彼着为我着。因其计成吾计。则为借敌之智谋。不必亲行。坐有其事。已所难措。假手于人。甚且以敌借敌。借敌之借。使敌不知而终为我借。使敌既知而不得不为我借。则借法巧也。

传 军行无通法。则分者不能合。远者不能应。彼此奚相喻。败道也。然通而不密。反为敌算。故非直金旌走马令箭起火烽烟以报警急也。两军相遇。当结暗号。千里而遥。宜用素书。为不成之字。无形之文。非纸之简。传者不知。获之无迹。神乎神乎。其或隔敌绝行。远而莫及。则又相机以为之也。秦款使窃书姜维私易期会夏竦女奴阴习皆传法未善遂为人藉手行谋彼史万岁之深入敌地与傅友德之隔千里而用竹筒木牌机巧又可尚也

对 义必有两。每相对而出。有正即有奇。可取亦可舍。古今智能。人已筹略。时宜可否。战阵利害。其中机法生焉。变化神焉。有无穷之用。如一灶法前用减后遂用增一粮法有用夺即有用委此击虚后或从虚以邀此行间彼可因间以误故利己未必非人利多获未必不多损也对者针锋相触反观而求运用多方得其精矣目 敌必有所恃而动。此目也。必先观敌目所在而夺其恃。敌以谋人为目。则务祛之。以骁将为目。则务除之。以亲信为目。则能疏之。以名义为目。则能坏之。或拔其根基。或中其要害。或败其密谋。或离其恃交。或撤其凭借。或破其惯利。人有目则明。奕有眼则生。绝其生而丧其明。非制敌之要哉。皇甫文斩而高峻降冯惠亮祛而公佑擒刚浪陵死而元昊衰民兵征隋炀败南昌捣宸濠执横水攻桶岗孤伐竹木山贼走投草木杨么擒刺眼也

持 天道后起者胜。兵撻易而不撻难。威急者索也。锐犀者挫也。故敌挟众而来。势不能久。则持之。其形窘迫。急欲决战。则持之。彼战为利。我战不利。则持之。时宜守静。先动者危。则持之。二敌相搏。必有伤败。则持之。有众而猜。必至自图。则持之。敌虽智能。中有掣之者。则持之。彼险我安则持之。彼饥我饱则持之。彼劳我逸则持之。天时将伤。地难将陷。锐气将惰。则持之。持之既疲。乃起而收之。则力全而功多。可急则乘。利缓则持。延以固己。持以窘敌。以后为先。兵经之秘。

混 混于虚。则敌不知所击。混于实。则敌不知所避。混于奇正。则敌不知所变化。混于军。混于将。则敌不知所识。而且混敌之将以赚军。混敌之军以赚将。混敌之军将以赚城营。同彼旌旗。一彼衣甲。饰彼装束。饰彼相貌。乘机窜入。发于腹。攻于内。我自别。而彼不能别者。精于混也。

回 凡机用于智者一而间。用于遇者二而间。数受欺而不悟者三而间。间一而回奇莫测。间二而回人所度。间三而回颠于法。一出二。二出三。随势变迁。随形变迁。三回二。二回一。随势归复随形归复。武子卫公之论虚实奇正回而

已矣大易之理图书之数日月寒暑昼夜今古万物生消只是一回而已能悟之则先天后天无不彻矣一行一事而立一法。寓一意而立一机。非精之至也。故用智必沉其一。用法必增其一。用变必转其一。用偏必照其一。任局必出其其一。行之必留其一。画之必翻其一。盖以用为动。以一为静。以用为正。以一为奇。止于一余一不可。一不可一余。一不可一尽。二余一而三之。四余一而五之。精之至也。此着千古不可穷尽又是当下便有可以悟理可以入道法焉已哉

影 古善用兵者。意欲如此。故为不如此。以行其意欲如此。此破军擒将降城服邑之微法。今则意欲不如此。故为不如此。使彼反疑为意欲如此。以行其意欲不如此。此破军擒将降城服邑之微二法。故为者影也。故为而不意者影中现影也。两鉴相悬。元之又元。首着常行智者多解次着不常行解者翻败此翻用法也

空 敌之谋计利。而我能空之。则彼智失。虚幕空其袭。虚地空其伐。虚发空其力。虚诱空其物。或用虚以空之。或用实以空之。虚不能实。诡幻不赴功。实不能虚。就事寡奇变。运行于无有之地。转掉于不行之初。杳杳冥冥。敌本智而无所著其虑。敌未谋而无所生其心。洵空虚之变化神也。

无 大凡着于有者神不能受也。不能受则遇事不能自持。故善兵者师行如未计。阵压而不动。非强制也。略裕于学。胆经于阵。形见于端。谋图于朔。曹操之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羊叔子之轻裘缓带韦叟手执如意韩世忠与刘忠对垒奕棋张饮与苏格联骑穿敌营而出惟其胆识优也

阴 用阳而人不测其阳。则阳而阴矣。用阴而人不测其阴。则阴而阴矣。故或假阳以行阴。或运阴以济阳。总不外于出奇握机。用袭用伏而已。

闲 纷纠中赘设一步。人不解其所谓。宽缓处漫立一局。似觉属于无庸。迨后凑乎事机。实收此着之用。而知所关唯急也。是故兵有闲着。兵无闲着。

忘 忘身以报主。而不能使士心与之俱忘。非善就功之将也。然而得其心者亦自有术。与士卒同衣服。而后忘乎边塞之风霜。与士卒同饮食。而后忘乎马上之饥渴。与士卒同登履。而后忘乎关塞之险阻。与士卒同起息。而后忘乎征战之劳苦。忧士卒之忧。伤士卒之伤。而后忘乎鏃戟之瘢痍。事既习而情与周。故以战斗为安。以死伤为分。以冒刃争先为本务。而不知其蹈危也。两忘者处险如夷。茹毒如饴。宋祖念西征将士赐王全斌紫貂帽楚庄注胶于江令军士共饮下流王僧虔军营未定终不入幕吴起吮疽军士战不旋踵

威 运乎天下之所不及觉。制乎天下之所不敢动。战乎天下之所不能守。扼乎天下之所不得冲。奔乎天下之所不可支。离乎天下之所不复聚。威之所摄。未事兵革而先已惧。既事兵革而莫能敌。一时畏其人。千秋服其神。

繇 进止战守繇于我。斯有胜道。繇我则我制敌。繇敌则为敌制。制敌者非惟

我所不欲。敌不能强之使动。即敌所不欲。我能致之使不得不然也。

自性无所不含徇于一事。而出久则因任自然。故善兵者所见无非兵。所谈无非略。所治无非行间之变化。是以事变之来。不待安排计较。无非协畅于全经。天自然故运行。地自然故专凝。兵自然故无有不胜。

藏以智服天下。而天下服于智。智固不胜。以法制天下。而天下制于法。法亦非神。智法者非善之善者也。圣武持世。克无城。攻无垒。战无阵。两游于空。依稀乎酿于无争之世则已矣。渊渊涓涓铿铿铮铮。

按目篇上尚有蹇篇持篇上尚有●篇一篇上有半篇间篇上有静篇皆佚

孙子集注序

魏源

宋黄震有言。孙武子十三篇。以兵为不得已。以久战多杀非理。以赫赫之功为耻。岂徒谭兵之祖。抑庶几立言君子矣。所异于儒。惟诡道一议。言用兵变化。非奸诈之谓。且古诡即言诡。非讳其名而用其实。诸子荀杨外。诚非其匹。知言哉。黄氏之知孙武乎。然则孙武果否知道。曰。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所以动而有悔也。此易之言兵也。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此老子之言兵也。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此孙子之言道也。经之易。子之老。兵家之孙。其道冒万有。其心照宇宙。其术皆合天人。综常变。而苏洵曰按言以责行。孙武不能辞三失。久暴师而越衅乘。纵鞭墓而荆怒激。失秦交而包胥救。言兵则吴劣于孙。用兵则孙劣于吴。矧祖其余论故智者乎。不知吴泽国文身封豕之蛮耳。一朝灭郢。气溢于顶。主惊臣骄。据宫而寝。子胥之智不能争。季札之亲且贤。不能禁一羁旅臣。能已之乎。故越绝书称巫门外有吴王客孙武冢。是则客卿将兵功成不受官。以不能尽行其说故也。或又谓将才匪人力。运用存一心。括读父书。徒取秦禽。然兵列五礼。学礼宜及。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好谋而成。我战则克。学矛夫子。获甲三百。特兵危事。而括易言之。与兵书相背故也。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生于孝子。杀人以生人。匪谋曷成。谋定而后战。斯常夫可制变。上谋之天。下谋之地。中谋之人。人谋敌谋。乃通于神。非神之力也。心之变化所极也。变化者仁术也。上古圣人以其至仁之心。掬水火胜之。掬龙蛇虎豹犀象胜之。恩生于害。害生于恩。微观于五行相生相克之原。天地间无往而非兵也。无兵而非道也。无道而非情也。精之又精。习与性成。则造父御。羿弓。稷稼。宜僚丸。秋奕。越女。皆得诸心。不能宣诸口。能言其然。不能言其所以然者也。若夫由其然。以得其所以然。深乎深乎。微乎微乎。夫非知易与老之旨者孰与言乎。

卷七十七兵政八兵法下

城守篇

魏源

仁人不问伐国。书生不足谭兵。而守圉之制。兼爱者详之。专城之名。守土者居之。道非同僥忽也。事非必将帅也。用非必乱世也。以救人。以卫民。兵者不得已而用之。故言攻不如言守。作城守篇。

守备上

豫备不虞。善之大者也。不备不虞。不可以师。故董安于之治晋阳。可谓备之于平时者也。颜真卿之修平原。可谓备之于几动者矣。沈璞之缮盱眙。抱真之实泽潞。则以其冲要而备之也。宋祖袭清流关之径。金人出饶风关之背。失于间道而未备之也。勿因敌远而忽之。如弦子之玩郢。勿因地险而恃之。如姜维之轻魏。备之如何。一曰城。二曰池。三曰城之内外。

城所以卫民也。守城之法从攻城之谋而生。虞仰攻。则高垒以卫之。虞直攻。则厚筑以卫之。虞其迫于垣而隳靡也。则隍池以卫之。虞其远于隍而凭陵也。复睥睨以卫之。故欲善守。必明善攻。惟知患者能捍患。古者公输墨翟。恒相反而相师。城之善者。一曰险要。朔方受降。凉州和戎。拓地千里。不假战功。种营宽州。复完废垒。玠移合城。钓山爰徙。此之谓据险。魏胜海州。城枕孤山。庭芝守扬。敌瞰平山。皆拓重城。包之内环。或浚沟渠以限马。或潴塘泮以陷敌。或沮三海以卫郢。或种榆林以制骑。此之谓设险。一曰基固。基固必根深而土实。开土及丈。或得石。或得坚土。皆可为胜重之本。浮泥松沙。必垦令尽。试观掘井者然。一层沙。一层泥。最下必有黄土。至于基址广厚。必较其上所载者倍之。乃久而不圯。一曰坚厚。金世宗取虎牢土以筑汴城。及蒙古攻汴。受炮所击。惟凹而已。是之谓坚。朱序镇襄阳。序母韩氏谓西北角当先受敌。于其角斜筑二十余丈。贼攻西北。溃。便固守新城。是之谓厚。一曰形制。宋艺祖筑京城。取图以进。用御笔涂之。如蚓曲焉。命依式修造。及蔡京改营。扩为方城。金人来攻。植炮四隅。一炮所击。应声摧堕。然后知艺祖之远见也。唐肃宗时。武威九姓商胡反时。武威大城中有小城七。胡据其五。判官崔称以二城兵拒之。旬日而平。则又重城之利也。

濠所以卫城也。濠之得失。城之全毁系之。故筑城必凿池。池有三宜。一宜深。深不易填。约以三丈为度。如浅则令内外居民。凡筑室烧砖。听于濠取土。官府工作亦如之。民有轻罪者。罚推土数车。内培城脚而免之。谚云。池深一丈。城高十丈。池深及泉。城高触天。是临深益以助高也。二宜阔。阔不易越。约以十丈为度。底阔半之。以城上铙弹得及其外岸者为得中。太远则铙力不能及敌也。沿岸多栽盘根宿草以固之。防善崩也。三宜暗。有暗则不易偷渡。

法于池底十步凿井。深阔皆丈。及泉为度。复外引河流。内泄城潦以益之。又暗表浅处。以便遣兵渡击也。是之谓重渊。三者濠事备矣。若其山城地势不可以池。距城二丈。掘坑高卑。或错石条以拒冲梯。又或冬月囊沙列柳。汲水灌之。一夜冻厚。坚滑莫上。功约易守。此之谓重险。其有溪河遶城。可通舟楫者。则与树椿木于水上。不若伏铁杙于水际。盖利器不可以示人。故有形者贼易防。无形则贼必坠

城之外则敌台宜备。堞垣宜备。牛马墙宜备。暗门宜备。敌台者。以杀敌为义也。不能杀敌。则如勿台。台之制。贵长出不贵横阔。大石厚砌其前面。所以捍蔽也。虚其左右而空其中。以梯上下。层各窍之。以施火器。以便瞭望也。其孔内狭外阔。以便左右取准也。各台相距。不宜太近。近恐对放神器。自击其城也。更不宜太远。远则矢石无力。不能及敌也。凡敌攻城。但顾上击。不虞攻。辘轳木轱旱船之属。皆防上而不防下。守城者每无如何。则任其挖掘。若有虚台之制。左右夹击。则两台之间。虽守垣无人。贼亦不敢登矣。城堞亦名城堞。以躲身为义也。不能躲身则如勿堞。堞不宜太高。高则掷石无力。堞口不宜太狭。狭则碍于击贼。今之为堞者。高与肩齐。口仅容肘。皆不可用。如欲用之。宜于堞内各砌一基。高阔二尺。则可固堞。可击贼。可憩卒。又必各留悬孔。贼远则堞口瞭之。铙矢射之。近则悬孔视之。随机御之。我可捍贼。贼不能伤我。则御之易矣。凡悬孔之砖。先为湾胚以陶之。既成而甃用之。若夫牛马墙者则在城外与濠上。凡濠之岸。不拘宽狭。狭即丈许。宽不踰倍。其滨为墙。砖石随便。每雉一大铙眼。每过五步。则一中铙眼。距地三尺。每眼上各为直缝。三寸高二寸阔以便瞭视。再上三尺。一小铙眼。宽止一寸墙脊用尖石锐砖以制之。贼对濠。则小铙击之。贼众。则大铙击之。贼登墙。则大斧火棍一击而坠之。或一时收敛不及。或昏夜难辨。不敢开门。则避难之人。牛畜之属。皆暂于墙内以避之。城与墙为依。墙恃城为命。缓急相助。进退有卫。施之无濠之城。尤见其力。此刘琦所以胜于顺昌也。守御已坚。始可出奇用诈。以战代守。以御解围。则莫要于暗门。暗门之制。潜视出入便处。凿城为门。外存尺余。临时方穿。内施排柱铁木相撑。或贼初至。营阵未整。或暮夜乘贼不觉。或贼攻城初息。或贼围久已怠。潜出精骑。衔枚袭击。胜不远追。贼疲自逸。仍于城上多积砖石。防敌犯门。急击勿失。是为暗门。亦曰突门。藏于九地之下为暗。动于九天之上为突。暗门防奸细之逸出。突门防敌人之袭入。慎之哉。

城以内则城路宜备。内濠宜备。巷战宜备。保甲宜备。储峙宜备。凡城之内。多留磴道。半里一座。以备缓急。磴各一栅。严司启闭。一防贼登。一防怠卒。凡城之内。皆设内濠。深广制度。与外相当。外岸周遭。亦作垣墙。贼即入

城。尚有内防。互相夹击。贼必败伤。昔睢阳之围。贼于城外筑重濠木栏以守。张巡亦于内作濠以拒。此之谓也。有严城。有内濠。始可言巷战。巷战之法。许逵行之于乐陵。使民筑墙。高过屋宇。圭窠其下。一丁窠内。余皆入伍。设伏巷中。洞开城户。贼果大至。火施无所。兵加无处。旗举伏发。擒斩无数。盖拒之城外者上也。然数贼入城。而阖门鼎沸。亦不可不防也。纵不能按巷尽备。而近城要路。必不可不严戒以陷敌也。至于守土之法。可通行之平日与临时者。惟保甲与积储。保甲之制。以兵法部伍其民。凡审丁查赈诘盗。皆赖以行。而施之城守尤急。以肃号令。以均力役。以稽奸细。以慎火盗。保甲行而储积亦易矣。积粮莫便于令民自积。盖输之于仓。颗粒亦有难色。贮之于室。虽崇墉谁不乐从。但使家有盖藏。何虞有警无备。然储积非特粟也。台城之闭。公卿以食为念。男女贵贱。并出负米。而不备薪刍。及后坏尚书省以为薪。彻荐剉以饲马。又不备鱼盐。久之人多身肿气急。死者什八九。是则薪宜备。刍宜备。盐宜备。匈奴围疏勒。绝其城外之汲涧。北魏围虎牢。穿地道以泄城中之井脉。则水宜备外。此更有医匠技艺必用之人宜备。兵器火器木石灰油必用之物宜备。

守备下

兵法曰。军无粮食则亡。若乃贼无辎重。掳掠为资。彼已先犯兵家所忌。我将断其乳哺以死之乎。抑将借兵而赍粮乎。欲筹坚壁。必先清野。凡清野之法有五。一曰清五谷。秦人芟麦桓温溃。赵犍徙粮黄巢蹶。寇准瘞谷敌兵畏。惟辅焚粟金师匱。于谦空仓强寇悴。然或谕之而不信。令之而不从者。一则城中积贮无所。一则官府假借堪虞也。必给城中官地或寺观以为囤积。令自典守而自巢易之。官不过问焉。其般运不尽者。而后官余入之。粟有入城无出城。则以米易钱。乡民便。以钱易米。城民便。饱我饥敌。一举三便。如迫不及。宁从焚瘞。二曰清牧畜。凡掳掠之最便者。莫如牧畜。不烦运载。驱之而去。未交一兵。已饱敌欲。是以李牧严堠入保。而胡不窥边。陈俊轻骑收掠。而贼自散走。近城则入城聚之。远城则堡壁收之。施诸边塞。尤为要策。三曰清刍草。敌恃马以强。马恃草以食。守边将士。每秋月草枯。出塞数百里。纵火烧荒。刘仁恭以之制契丹。思摩以之待薛延陀。若夫西夏元昊之于辽。则且退师三舍。每退辄赅其地。遂以诱敌取胜矣。若夫金人据牟驼冈之刍豆而汴京围。于谦空近郊之牧厂而敌骑退。则刍茭峙积。尤易遗敌。往事可鉴矣。四曰清水泉。敌所资者。非草即水。秦人毒泾上流以馁晋。隋将药境内泉以病虜。刘锜毒颍困敌师。毒草困敌马。五曰清庐舍。清郊场。凡近城三丈内有屋者。贼或内伏以仰射。或取梁柱为云梯。或顺风延燎。或乘基起堙。此皆不守之城也。严下令撤之。急则毁之。凡濠外里许。皆宜旷野。有村落。则敌得而据之。有台塔

。则敌得而瞰之。有土阜。则借以填濠而碍炮。有丰草沟渠。则敌可隐匿。其有大树及竹木困积者。皆攻城之具也。或除或禁。或运入之。有水筏在百里外者。暂移小港而隐匿之。违者以军法治。五者行而野清矣。我能害敌。而敌无以害我。则先为不可胜矣。虽然。城之所卫者有限。而郊野村落之不可尽卫者无限。则所以犄角分错。各自为守。非堡寨莫尚焉。

守御上

守御之具既备。宜筹守御之人。大端有三。曰定号令。严禁约。广方略。号令之要。先一事权。守土官为主。居中调度。余分四面。四隅各设正副。以丞倅绅士为之。小事听其处断。如旌旗号令有不便者。必禀主守。毋得擅易。政出多门者败。法令不行者败。次安乡民。土木之变。于谦奏凡兵皆出营郭外。毋得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内。毋令失所。凡避乱入城之民。有亲者依亲。无亲者官为设处。男女毋杂。各从其伍。乡民既多。宜防奸细。防之之法。立栅壕外以诘之。分门出入以别之。亲识保领以核之。然后分汛地。聚则难周。分则易守。则段落不可不明也。孤则易折。众则难摧。则众志不可不和也。然后择贤能。有十人之能者统十人。有百人之能者统百人。有千万人之能者统千万人。是得一人。则得千百万人。失一人。则失千百万人也。柔懦者不为长。昏愚者不为长。暴横者不为长。执拗者不为长。奸私者不为长。志不奋发。力不强健者。不为长。一隅稍疏。三方失守。可勿慎也。然后编丁壮。计其贫富。以定多寡。使富民无丁而有丁。贫民无食而有食。则均而无怨也。堞三四人。少亦二人。更番宿食。各近其居。则劳而不困也。然后给守具。计城若干堞。计守具若干事。按地而给之。余置城楼。以备不时之需。有神机火器。劲弩坚盾。于阨要而备之。凡人夫各记姓名于堞。各识其处。而以时演习之。如此则号令定矣。禁约之宜申者数事。禁讹言。禁方士。恐其煽众而泄情也。禁茶坊。奸人谋议多在茶坊者虑酒后泄言耳禁寓店。禁夜行。恐其藪奸而诲盗也。禁吹响器。举表竿。恐其应贼而乱耳目也。禁妄动。禁呼噪。恐贼惊我而乘之也。禁擅离汛地。凡门栅台堞库狱中营游营奇营战营。各止其所。离一步者斩。所以壹众也。禁擅入汛地。恐贼谍托艺贩以觇探也。禁私启门窬。禁私酬贼语。禁私启贼书。有犯者斩。尤军法所必治也。守既固矣。乃可以御。御之方略曰。具犒赏以鼓士。共甘苦以固众。谨斥堠以备警。设墩台内设望楼远镜厚侦谍以审敌。选死士为亲兵以弹压。设更番之游兵以策应。屯阨要之外兵以犄角。凡贼来攻。则人各保堞。有警轮守。无警轮巡。传食而迭宿。各止其处。凡便利皆贮之。将热以浇敌也。石各以类积之。可大摧而小击也。灰之以瞽其视也。楼榭泥之以防其薰也。雉置楮墨以备缓急也。时而逻之以稽其疏佚也。诛信而赏必。所以作其气也。凡贼之攻我也。有七乘。昼夜疲劳乘我惫。旷日持

久乘我怠。风雨晦冥乘我忽。矢竭炮稀乘我乏。堞单坡平乘我隙。失火惊扰乘我急。声东击西乘我不意。此七乘者。城之存亡。不可不备也。凡守城之术。心欲一。气欲壮。力欲逸。足欲定。声欲静。如同生而共死。则其心一矣。知攻难而守易。则其气壮矣。守里不如守丈。守丈不如守尺。愈远徒劳。愈近得力。十步而外。毋虚矢石。则其力逸矣。贼攻东南。我备西北。游兵四应。守兵勿易。各死其所。毋离五尺。宁我致人。不为人致。则其足定矣。声乱斯号令不闻。声哗斯心志不肃。声扰斯贼人得计。手示日语。毋器其气。夜惟更柝。昼惟旗帜。则其声静矣。凡贼之屯城也。以逸待我劳。以饱待我饥。以坚忍挫我锐。以优游懈我备。声言解围。以安我意。声言增兵。以夺我气。乍动乍静。以疲我志。缓进散冲。以耗我力。筑垒增栅。以老我智。我惟一定示以不愠。撤围勿喜。疾攻勿惕。示怯勿进。归师勿蹶。约和毋信。诈衅毋利。忽退毋懈。久持毋戮。有待援毋出奔。奔必死。援必生。

守御下

闻之善守者如环。使敌不得其间而入焉。敌诡有万。守岂一端。其道蹟馥。不厌详参。请极情变。知者观焉。防莫重于门。槎其外。以备敌之焚也。坑其内。以陷敌之乘也。县板其上。以诱敌入而使为禽也。凡门之制。宜备火攻。故窍其扇以出铙槩。则攻者不敢前也。羊侃守台城门凿扇为孔出槩刺贼池其上以溜水。则火者无所施也。凿城上近门处为池横长与门等上阔底窄形如檐槽横开七孔临时灌满水如闸泄此灭火上策亦羊侃法若火已然。则提瓮缶而掷之。或囊糠沙而湿之。或益薪月城。为火池以隔之。皆所以备急也。毋徒石砌土填。以自塞而张敌也。防莫多于堞。防堞之法。湿毡絮而悬之。以蔽矢而制火也。但防贼钩竿或多悬刺木。或外架浮篱。防潜袭而梯登也。竹编牛皮而凿其中。出内矢而捍外射也。随攻所向而布幔张之。则矢石冲车不能坏也。若坏及堞。则木为女垣而轮推之。所以代堞也。若坏及城。则急栅而拒之。劲枪弩以守之。否则益火以绝之。急筑偃月城以翼之。内掘深濠以备之。则敌莫能害也。门堞既固。乃专防奸。凡奸之生也。有内外被围者。当先安其内而后及其外。贼至而甘心从逆。贼入而乘机劫夺者。穷民之患也。开仓而廩之。授戈而使之。则穷民效用矣。北门之管。以仕而危。维州之垒。以嫁而启。汝州之城。以版筑应募而溃。是内应之奸也。择亲信以任之。加外钥以固之。则内应塞矣。围守既久。人无固思。一夫下缒。众心危疑。或嫌衅于我。或贰敌居奇。是离畔之奸也。单激燕剽即墨怒。鄆纵反间降兵疑。则离畔止矣。严失火之令。备救火之具。防火药。防草场。所以杜变也。狱者变之藪。库者劫之招。径窳者贼之媒。所以除也。奸之外至非惟谍词也。有诡冒焉。有潜袭焉。有诈诱焉。栾乘妇车入曲沃。蛮衣败卒陷犍为。晖效蜀帜败景崇。贼称中使入幽州。是之谓诡

冒。雪入蔡州。雾破夹塞。则乘晦冥而袭之。岁首破秀容。元夕夺昆仑。则乘令节而袭之。梯倚城外华州危。十六骑入隆德破。宋王德禽姚贼事则乘不备而袭之。是之谓潜袭。佯退而实进。已去而复来。声前而掩后。求和以缓备。伪降以纳间。是之谓诈诱。令严可以杜冒。备密可以防袭。持重可以制诈。虽然。敌之外攻者。非惟阴谋也。有显术焉。显攻之术十有二。曰土山。曰磴道。曰填壕。曰云梯。曰木驴。曰地道。曰撞木。曰钩竿。曰蚁附。曰石。曰火攻。曰水攻。距之之法。曰外山既临。内山应焉。曾楼增高。明制其巅。或则地道。潜引彼土。陷不能立。阴制其下。此拒土山之法也。囊土积柴。将蹬以登。我潜投蒿。杂以松明。因风火之。彼积必倾。此制磴道之法也。填壕之攻。或草包土。掷者如雨。或推轮桥。中实薪土。且荐且覆。遂渡莫御。若是捍之。火药为主。星掷发。敌败而去。此制填壕之法也。云梯飞空。上施湿毡。多载壮士。翼以辘轳。薪土随之。填堑遂前。则如之何。曰度其可焚。火箭是宜。或则凿垣。三木并施。一钩一距。一则燎之。若皆不制。必谋地池。通隧蓄干。潜焰勿。重必偏陷。鼓急随。其焰亘天。积尸如坻。此制云梯之法也。或为撞车铁裹竿首逐便移徙伺梯撞之梯高既败。乃创木驴。蒙以生革。十卒一车。径造城闉。俯且锄。城于隍。矢石莫加。则如之何。曰。束苇实脂。岐如燕尾。缒而烧之。立烬可俟。革湿或阻。更以冶炉。铁汁筛之。若并万珠。穿厚彻坚。溃炙须臾。杂以膏油。烈必俱。则制木驴之法也。或作绞车施钩索四轮可以挽重俟攻具逼城则以长竿举钩索拽而入之上攻既穷。俯攻复败。乃谋暗道。凿土为窖。角鸣地中。墙倾垣坏。则如之何。曰。以山制山。以坑防坑。绕城多坎。伏瓮而听。其声空空。掘堑以迎。扬灰煽烟。若讎遇熏。客知有备。计辍不行。则制地道之法也。城攻既钝。将谋女垣。爰撞爰钩。蚁附伤。四者各施。主人仓皇。则如之何。曰。客若撞木来者。宜以钩竿割之。绳断木坠。计不得施。客若钩竿来者。宜以推刀制之。曲刃外向。长柄下垂。迎刃而陨。以锐为宜。若拒蚁附。其道多端。绳钩上挽。锥板下搏。转石播木。如雨循环。急则重斧。斫其近攀。远则蒺藜。刺马碍辘。若拒石。以柔制刚。张幕结网。布桔囊糠。障以牛革。补其坏墙。此拒四者之法也。敢问火攻则如之何。曰。火之来耶。或以高车。加镬于垆。炙炭沸油。积薪助嘘。得水益焰。楼燔可虞。宜下湿沙。泥浆与俱。或束松竿。权膏焚橹。利用铁钩。以断其炷。若疗已及。水灭则宜。或筒或袋。以熄为期。扑缓则殆。毋悔噬脐。此待火攻之法也。敢问水攻则如之何。曰。水之攻耶。必城庠洼。缮版室窳。勿为鱼虾。急募善楫。载楸乘划。衔枚夜出。决堰囊沙。敌垒溃乱。急击无哗。此待水攻之法也。问者曰善。

制胜上

攻者为客。守者为主。胜在守乎。攻者生地。守者死地。胜在攻乎。曰。胜无定在。制胜在人。援不可恃。守不可恒。凡破军禽敌之道。先在自治。吊死问伤。所以恤下。积薪誓死。所以厉士。鬻财犒军。所以劝勇。托神设誓。所以固众。设像朝阙。所以激忠。诛除反仄。所以伸威。声言援至。所以安困。开门出击。所以壮气。此制胜之本也。出如脱兔。动如发机。此制胜之术也。其术如之何。曰。邀其归路而截之。诱其近城而取之。佚能劳之。饱能饥之。静待动暇。

镇卒佚制。困险而制之。犄而角之。援而结之。围而解之。敌将能识之。敌矢能取之。裨扼爽于三岭也。桓蹙休于夹石也。清河之禽明彻也。京口之困兀朮也。知归路之可乘矣。诩之弱弩诱羌也。宫之伪降陷操也。雄之设伏间尚也。锜之浮桥济敌也。知诈诱之可用矣。佚而劳之。其术有二。夜鼓严队。若将出击。及旦乃寝。伺怠忽出。备夕攻昼。备昼乘夕。更冲迭突。不令休息。此之谓明扰。或募死士。效敌衣号。乘怠劫营。因风纵炮。电起奋杀。电止则寂。惊与同惊。睡与佯睡。呼散啸聚。如万如一。暮往晓返。东出西入。疑鬼疑神。无声无迹。此之谓暗扰。饱能饥之。其术有二。敌有粮艘。募凿沉之。敌恃困积。伺间侵之。輜重禽之。火药焚之。此之谓明害。毒其水泉。以渴其人。毒其草刍。以饥其乘。囊土量沙。以扬其声。以之谓阴害。虽然。不可以不静也。守陴静坐。徐城莫测。鸡犬无声。顺昌逐北。巷断夜行。刀斗寂默。哗则易惊。静无不克。虽然。不可以不暇也。临敌仓皇。躁则可乘。洒门欲扫。强敌敛形。饮博澶渊。解衣新亭。其外有余。何机不矣。虽然。不可以不佚也。毋失饮食之节。无绝人马之力。无肆寒暑之极。请言其要。番休迭息。彼竭我盈。厥势相百。虽然。不可以坐俟也。汉阻兴势爽不前。唐扼虎牢夏兵遭。玠保大散巴汉全。蜀失阴平成都覆。燕亡大岷灭广固。幽弃榆关胡马牧。不守采石侯景祝。纵敌渡河金捧腹。无悔噬脐。无忘蚁筑。舍易即难。前车屡覆。虽然。不可以株守也。善守者守郊原。不善守者守城垣。奇正相辅。如环无端。何处可偏师令牵顾。何处可游兵绝饷路。何处可伏兵摧半渡。步骑屯外。分据要害。城与相应。敌受腹背。抄粮掠樵。困久必败。布围陈宫困于邳。慕容离城卒全棘。永援彭城而不入。元景守随而分卒。虽然。不可以孤恃也。楚非包胥郢都覆。赵非信陵邯郸蹙。史慈告急于平原。崧女突围于州牧。虚声应和者不可恃。邻不知兵者不可恃。解纠者不控拳。救斗者不搏搯。批亢捣虚。格形禁势。守陴闻之。锐气百倍。表里夹攻。坐收其弊。虽然。不可以久困也。可恃者己。难恃者人。求援莫应。非奇曷生。廉范形之以缓而围解。耿恭诡之以神而围解。虞诩示之以众而围解。田单火攻以牛而围解。皇甫火攻乘风而围解。刘琨胡笳悲啸而围解。光弼地道陷营而围解。张巡诈走破敌而围解。郝昭死

守力战而围解。赵襄间其与国而围解。陈平间其后宫而围解。勾践间其谋臣而围解。华元劫其主帅而围解。曰。然则识敌将之法如之何。曰。射之以书。以观其取而告也。尝之蒿矢。以矢尽故以观其走而白也。急选善射。中之勿失。是殪一以当百也。请问矢真尽如之何。曰缚蒿为人。夜缒之城。敌争射之。其矢盈坑。或则垣内张盖往回。敌疑主将。发矢猬来。因资于敌。其巧莫阶。

制胜下

问曰。若夫荆扬之国。半皆濒水。践山为城。堑江为池。则守岸重于守城。水战急于陆战矣。敢问守之如何。曰舟师可以进。可以守。东南之师。趋三齐者自淮入泗而上。趋河北者自汴入河而上。舍舟登陆。尚得半利。趋关中者者自河入渭。径至长安。水陆并进。可以全利。此皆以舟师进者也。塞建平之口。使自三峡者不得下。据武昌之要。使自汉水者不得进。守采石之险。使自合肥者不得渡。防瓜步之津。使自盱眙者不得至。此皆以舟师守者也。扼江之城。不过十郡。十郡之要。不过七渡。其中形格势禁。扼吭枕背。谭兵揽图之士。类能道之矣。请言舟要。大胜小。坚胜脆。顺风胜逆风。顺流胜逆流。防浅。防火。防风。防凿。防铁铁杙。以闽船遇倭船。如以车碾螳者。闽船如城。倭船如舱。大海相逢。斗船力而不斗人力。此以知大之胜小矣。以粤船遇闽船。如以石破缶者。粤材皆铁力。而闽材仅松杉。风涛相冲。材枯者一撞即碎。此以知坚之胜脆矣。韩世忠以海舶败金兵虞允文以海船沉敌舟孙曹刘卢之争。刘裕卢循顺风者得天助。逆风者失事机。可以知乘风之利矣。春秋吴楚之争。从水战者楚常胜。从陆战者吴常胜。可以知上游之利矣。虽然。鄱阳之战。敌舰高大。我难仰攻。明军纵炬而烬之。此以小胜大。脆胜坚者也。吴越之战。敌得风势。传瓘引舟佯避。俟敌过而回舟扬灰以败之。此易下风为上风者也。梁陈之战。敌顺流而东。直趋建康。侯瑱徐出芜湖蹶其后。敌舟反风而自焚之。此易溯流为上流者也。若夫浅之为患。则御舟胶沙。鄱湖几危。然岳平杨么。预置草筏以塞港。迫敌走险。而遂禽之。吴攻交州。乘潮挑战以伪遁。俟敌舟潮落碍杙而后乘之。则可以浅致敌也。风之为患。世杰颶覆于门。金师涛卷于唐岛。然海舶之制。两头设柁。东风西驰。南风北驰。占验有定。无适不宜。是可以人备风也。火之为患。以孟德之强而败。世忠之智而败。徐道覆之譎而败。或乘风烈而火之。或乘无风而火之。海舰无风不能动或分步兵夹岸而火之。然山之战。海舶皆涂泥。而火箭不爇。河阳之战。铁竿拒油艇。而须臾自烬。是可以计御火也。中流失船。一壶千金。与其死战于舟上。不如阴制于舟下。与其破敌之卒。不如破敌之艘。则凿患甚焉。然或舱用夹板。或底置铁钉。或募善泅以护舟。则亦备敌之沈我也。若乃敌进欲距。敌走欲禽。或横铁。或舟轮。系树沉石。伏椎扼津。非皆断水之计欤。欲破铁暗椎者。宜作大筏乘以

先之。椎着筏去。大炬后随。长木杈油。镕铁断维。若跛竿联滕艘者。宜募壮士。披铠进攻。纆则斧之。薪油以从。舰断随流。焚溺蔽空。若破筏石碍浅者。宜令善水。潜以锐刀。笼解水涨。顺流莫胶。此又防敌之断水者也。请言舟制。曰八轮船。厚板五槽。中有八轮。其上三桅。柁楼后横。顺风使帆。逆风转轮。帆索药浸。雨火不侵。周以生革。捍矢卫兵。狼牙钉底。用防奸人。攻守皆用。风涛不惊。曰楼船。重列女墙。战士凭之。矛穴弩。炮车外施。湿毡生革。御火是宜。周环如垒。可战而驰。牙旗金鼓。大将之威。无风难使。多则非宜。此皆用以统率者也。曰火轮神舟。形如海艘。生革障矢。上下三重。轮激水。中层刀钉。机关以俟。下舱伏卒。疑神鬼。募泅善橹。破浪如驶。佯败争泅。空舟以委。践机触刃。精卒骤起。火器四发。樯队披靡。曰鹰船。两头俱锐。不辨首尾。竹板密钉。窗出矢。进退如飞。顺逆可使。多其橹桨。水战可恃。曰渔船。材简用巨。出海最谙。每载三人。一桨一帆。一以统护。任意往还。随波上下。敌莫我覩。此皆用以哨探者也。曰蒙冲。多张生革。用障矢石。篙师在内。弩枪是卫。但取神速。乘其不备。空见船行。曾惊入渭。曰无底船。士立两舷。旗帜壮观。诱敌竞入。溺死无算。又或三舫。联为一贯。中实虚。浮板易漫。夜战误敌。功倍事半。曰走舸。舷立女墙。多桨如飞。壮士径进。绝流出奇。或火或挑。急遁勿疑。此皆用以掩袭者也。曰子母舟。长余三丈。前为巨舫。广实药薪。后舱内虚。小舟藏之。使风齐驱。抵彼火发。后舟则遁。曰联环舟。舟分二截。联以环钩。外视若一。径趋敌舟。前冒铁钉。载炮实油。钉撞于敌。环解钩抽。炮火击之。后去前留。此皆用以焚敌者也。曰沙船。调餞使风。三桅五桅。一日千里。大帆长驰。增以舷栅。江海是宜。曰斗舰。形如楼船。其制稍迥。外墙内栅。伏弩重矛。上无蔽覆。死士环周。冲阵陷敌。克壮援枹。曰游艇。有舷无墙。多桨迅橹。虞侯用之。回转阵伍。计会进止。不失启处。此皆用以战敌者也。焚敌莫如火。碎敌莫如炮。炮或自震。以筏易船。水不可沉。风不能颠。坚架量高。审敌测竿。暗表识之。远近直弦。舟处筏后。布障筏前。敌莫我测。望之如垣。贼近发之。齐声震天。外摧内圉。施必万全。此用以自守者也。若乃饮马天堑。欲渡狐疑。宜用浮桥。枕席过师。大艘数十。巨竿之。试诸上游。移置敌矶。夜钓量江。谋士堪师。此用以济水者也。舟舰缮矣。必练水师。水师二要。一专号令。二重募练。号繁则淆。令纷则杂。编什五舟为一。哨官领之。两哨为一司。分总领之。三司为一部。部将领之。旗皆同色。异镶异号以别之。舟各一总管。专其责成而悉铃束之。凡舵工必择胆而练者。如临战股栗。必亟易之。此之谓号令。募练之法。因其渔丁而用之。因其老商而用之。因其盐徒而用之。因其蛋户而用之。其用也。或泅钻敌舟而溺之。或夜抽艘队而觅之。或蓄燧潜发

而燎之。或铁绠系舟而拽之。或出奇载炮而扰之。或冒险伺间而侦之。或达信围城而应之。或赍蜡请援而致之。其入水也。敌密列星椿。则遇而锯之。敌张网缀铃。则先触以竿。俟其举网而过之。其招致也。或悬重赏而购之。或投金大江而试之。此之谓募练。水师习矣。宜备水器。自守之器四。或帆。或衣。或。或骑。水军之命制于帆。帆制于火。必熬晋石蜂脂矾水以淹之。竹箬缭索。皆以此浸之。再干而后用之。则火箭火球不能燎也。人不习于水。衣不宜于水。或瓠片为甲而矾淬之。编以雁翎而浮之。则皮囊木罌不能及也。水底潜伏。闭气为难。宜屈银而三管窍之。上二塞鼻。而一口含之。使气自相呼吸。而水不能入也。肾与足心。谓涌泉穴入水如火。水族望之。厥来为祸。上漆椰瓢以护之。下裹漆绢以蔽之。则无光而可免也。藤为水马。腹大如囊。四足横出。尾俱昂。前后遮浪。中藏干粮。漆布为轡。手援以行。短橈冒铁。可战可杭。此所以备不虞也。攻敌之器六。或火。或钩。或竿。或鏢。或豆。或油。火箭力猛。过步数百。箭劲帆薄。虚射无益。宜近铁施竹叉以留之。欲辟湿。则筋缠而漆固之。是曰火箭。敌近十步。箭远非宜。焚帆焚栅。火抓是资。圆木陷刃。空中药施。火孔六七。倒锥寘之。临敌乱掷。钉入帆桅。或高或下。钉着火随。是曰火抓。桶可受斗。半实硝磺。薄沙覆之。火碗中央。温灰焙炭贮碗内平置沙面此临时方置者加盖微扁。轻掷敌舱。火激药发。迫不及防。以暇出奇。急则自伤。一掷则碗倾而火出药发敌不及返掷我舟故临用时必轻装速掷恐火动药然也是曰火桶。更有喷箭。二尺篁。缠以绳麻。柄五尺长。层药一饼。数层迭装。饼用硝磺樟脑松脂雄黄砒霜制成饼中留渠以拴药线实筑虚发。十丈莫当。远粘檣帆。烟发食皇。是曰喷筒。此皆火攻之器也。

更有火而水发之者。蜀之石油。入水不熄。造药作团。借火器力。一发四迸。篷隙舱侧。敌备不及。水沸愈炽。更有火而逆风发之者。江豚之性。逆浪逆风。煨灰炼油。硝硫助功。狼粪艾朮。并焙则同。逆风愈劲。神焰鬼工。此则火攻之奇器也。明流贼刘七等舟泊狼山苏人献计火攻藏药及火于水中发之名水老鸦其制未详火药不备。火攻不及。则如之何。曰有钩镰焉。或割其缭。或钩其舷。物微用便。利轻以弯。有撩钩焉。三锋一柄。左钩右漉。或捞首缀。或钩帆幅。梢固铁坚。万拽不曲。有潜置水中者焉。或距或钩。严禁勿泄。贼艘径撞。碎于锐铁。此钩之利也。贼刘七等泊狼山有献器如鸟喙者持入水以喙钻船机自旋转船透可沉有铁鏢焉。升桅斗而掷之。船头船尾。乘高则驶。体重利下。巨铁细尾。中舟必洞。中人必死。势难多人。技习可使。首重二斤径寸尾径二分长七尺全铁为之敌舟若近。我高彼小。钢头竹尾。得力为巧。掷之如雨。敌众云扰。首重四两尾长七尺此大小鏢之利也。拍竿之制。施于楼船。上置巨石。辘轳贯焉。层楼百尺。六竿相联。壮士数百。层环其巔。发之碎敌。恣罟

莫前。撞竿之制。施于战艇。坚木冒铁。敌舰莫近。迎之立碎。摧陷无并。此竿之利也。以人制人。用巧出奇。鸡白兼油。掷以瓦磁。风涛簸掀。足滑不持。油板易火。纵风乘之。又闻钱瓘。击吴狼山。已船筛沙。豆洒敌舷。战血所渍。僵仆相延。又闻倭寇。掠舟过吴。乡民愤迫。泥泼其轡。我蹶草履。倭颠不扶。奋前殪之。枕尸满涂。此油豆沙泥之利也。虽然有要焉。胜于敌之不及知。败于吾之不能秘。我以制敌。反为敌制。浮桥攒钩。拒非不善也。岑彭预知。纵焚桥钩而述兵败。竹笼沙石。遏非不密也。昭达预知。潜水斫笼而岭贼溃。吴人御晋之计非不力也。铁截船泄而不免大筏火炬之烧。杜御晋之谋非不智也。桔击船。彰不免长歧枨之拒。功以密成。谋以泄危。微乎。危乎。智者慎之。

书握奇经后

盛百二

握奇经云。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四为正。四为奇。余奇为握奇。此十九字。相传以为本于风后。其法为六十四阵。中十六阵。四方各八阵。四隅各四阵。居中者握奇也。四方东为龙。西为虎。南为鸟。北为蛇。即曲礼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元武也。西北为天。干也。西南为地。坤也。东南为风。巽也。东北为云。艮也。山出云也。八宫所以定位。李卫公云。天地风云。本乎旌旄。龙虎鸟蛇。本乎队伍。无他义也。四方为正。四隅为奇。或易之。盖奇无定形。无不可也。居中之兵倍四方。四方之兵倍四隅。所以居重驭轻。此八阵之体也。又法地轴十二阵居中。天衡十六阵重列居两端。天前后八阵。前四居右。后四居左。地前后十二阵。前六阵居地轴前。后六阵居地轴后。风云各四阵居四隅。天地之前为虎翼。风从虎为蛇蟠。后为飞龙。云从龙为鸟翔。地轴取其镇静。天衡取其运动。者以陷敌决胜。风从天。云从地。取其不测。蛇取其固绕。鸟取其突击。此八阵之用也。再分之。则天地风云为体。龙虎鸟蛇为用。天风虎蛇为阳阵三十二。地云龙鸟为阴阵三十二。又有游军二十四阵。如偃月形者。居于后焉。不在八阵之内。与前所称之八阵。名同而取义则别。此武侯所传。然汉常以立秋日肄孙吴六十四阵。是古有之。非武侯创为矣。至有所为变八阵。经纬八阵。又后人增衍之者也。其大要则所为致人而不致于人。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欲简不欲繁。欲易不欲难。不虚内以役外。不重本以轻末。居者常平。更番休息。四头八尾。触处为首。队间容队。阵间容阵。人间容人。而游军尤为至重。故皆矫健不羁之士所为。立非常之功。御之亦宜以非常之恩也。征之于传。邲之战。士季帅七覆于敖前。故上军不败。不虚内之意也。繻葛之战。先偏后伍。先偏衡也。后伍也。城濮之战。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鸟阵之类也。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蛇之类也。栾枝曳

柴而伪遁。原軫郟溱以公族横击之。风云之类也。要之奇正而已。奇正相生。循环无端。孙子九地篇云。善用兵者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首则尾至。击尾则首至。击中则首尾皆至。桓温观武侯夔州八阵曰。此常山蛇势也。一言而尽其妙矣。或者以常山为直阵。握奇乃方阵。讥温为妄谈。真不知而妄讥者欤。宋王德用帅真定。帝遣使问边事。对曰。常时赐诸阵图人。皆守死法。缓急不相应。以至于败。愿不以赐人。是则然矣。然此乃用图之罪。而非图之罪也。神明变化。原不滞于规矩。而由规矩以生。犹之有一定之八风。而后无定之风可得而验。周髀之言句股也。曰句三股四弦五。有人执此法。以为句必三。股必四。弦必五。施之算术。一步不能行。而因咎周髀之误。岂不冤哉。杜氏通典言兵详矣。初不及握奇。且曰。龙虎鸟蛇。徒有其说。只恐难教。然八阵之法。部分奇正而已。杜氏乃证之以实事。是善体握奇者杜氏也。其曰难教。盖为后人之变八阵及经纬八阵。支离烦碎。与简易之旨相反者言之耳。李靖之六花十二阵。杜氏详载之。非出于八阵而何。若夫八门九宫三奇此圣人所以神道设教。汉艺文志兵法四种。本有阴阳家假鬼神以为用者。然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不明握奇。人事已失矣。何暇及他。世人专以八门九星三奇言握奇。此其愈神而愈晦也夫。

桂林阵法序说

李绂

宗留守授岳忠武以阵法。忠武乃谓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盖精于变化尔。非薄阵法为不足学也。阵非徒为饰观而已。必有阵而后坐作进退之法明。必有阵而后金鼓旌旗之心习。必有阵而后行间容行。队间容队。进不患其拥挤。退不忧其蹂践。止以阵为营。行以阵为队。进以阵为攻。退以阵为守。用兵之道。无时而可离乎阵也。余来抚广西。始阅操于城之西南。止列方阵。麤习进止。伏念我国家以神武定天下。而余官以抚军为名。陛辞之日。圣谕谆谆。留心武备。因检昔年所蓄海操旧图。斟酌去取。别为阵图一册。授中军官使习之。为阵凡九。一曰二龙戏珠阵。我师众而两面围敌者用之。二曰五行六花阵。我师寡而四面受敌者用之。三曰六迭进步阵。见可而进。以逼敌者用之。四曰六迭回鎗阵。知难而退。整众殿后者用之。五曰三才阵。即常山蛇旧法。后倚山而前对敌者用之。六曰风雷卷地阵。敌既败而追奔者用之。七曰九宫八卦阵。即天星积卒黄帝握奇之法。统属大兵于平原旷野。当大敌者用之。此阵为诸阵之主。双分外八队。直引而前。即为二龙戏珠。合外八队为四。合中四队为一。即为五行六花。排鎗前进。即为进步。连环队居中。即为夹鎗。合外八队为四层。合中四队为二层。即为六迭。左四队张左翼。右四队张右翼。中四队横列于中。即为三才。以马队在前。余队齐进。即为风

雷卷地。所谓一以贯之者也。八曰天圆地方阵。亦即九宫八卦之法。以二队当一隅。方折如矩。虚四正以开门。凡安营者用之。以上诸阵。行军之法略备。又念广西多山。每剿捕猺獞土苗。必在深木密箐鸟道羊肠。古法难以概施。昉宋将吴璘迭阵遗意。创为山路连环三迭阵并授之。盖演习半岁。然后领旗之士。莫不心知其意。因具札子以操练诸法奏闻。恭请 皇上训示。伏蒙 御翰批阵图一条云。朕血来留心阵法。览所奏大概是。又蒙 御批全札子云。如此留心武备。朕实嘉之。钦奉 天语。益加鼓励。踰年而抚标将士。坐作进退。无不闲习。未几。奉总督直隶 命。将舍此以北。因为之图。又系之以说。尚冀诸将士始终勉习毋忘。以备 国家之用。且俾继此任者。倘不遗乌菟。或有采焉。

山路连环三迭阵法说

李绂

余既以海操旧图。斟酌变化。定为八图。又念广西多深山。鸟道羊肠。古法难用。因昉宋将吴璘迭阵遗意。为山路连环三迭阵。变一为三。倍三为六。贼施一鎗。我放六鎗。贼始回鎗。我已进步。似可制胜。考吴璘迭阵法。每战以长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约贼相搏至百步内。则神臂弓先发。至七十步。强弓并发。次阵如之。见阵以拒马为限。铁钩相连。俟其伤则更代之。遇更代。即以鼓为节。骑两翼以蔽于前。阵成而骑退。诸将始犹疑之。璘曰。此古束伍令也。诸君不识耳。得车战遗意。无出于此。盖战士心定。则能持满。敌虽锐。不能当也。今按山路逼仄。难施拒马。猺獞土苗。亦鲜马匹。拒马可以弗用。即长鎗亦非山路所宜。战每以五子在前。每一尊。以藤牌十名护之。如贼至一里之内。即放五子。如贼从出。近在百步之内。则藤牌手让出。山路则用山路连环鎗阵。其法以两人为一迭。肩随雁翅而进。三迭为一层。前一迭。二人伏地放鎗。第二迭。二人跪膝放。第三迭。二人立放。三迭六鎗齐放。放讫时。每迭二人。左人左旋。右人右旋。直至队末。第二层六人。进行一步。照前放鎗。放讫。退回。三层以后俱同。每队大旗一杆。健卒二人。手五人。护藤牌十人。鸟鎗每层六人。五层共三十人。每层之末。督战红旗二人。鼓手一人。大共五十人为一队。每两队为一路。更番代进。每代亦以鼓为节。凡山路多者。数路并进。大将居中一路。前用五子二尊。藤牌二十人。以攻劲贼左右。路裨将领之。前用五子一尊。藤牌十人。或三路或四五路。直抵贼巢。勒令出降。敢或抗违。毁巢洗穴。如须暂退。即将大旗手牌手撤回每队之后。以后为前。望本营缓缓而退。其鸟鎗五层。三十人随于队后。倘敌有追兵。照前按层放鎗。惟不用进步。即以渐退归。不至奔北。此法不惟广西。凡南北多山之地皆可用。而南九省尤宜。惟前一层伏地者

。必用交鎗。交鎗者。前有双岐。可支于地者也。

藤牌撒星阵法说

李绂

藤牌盖昉岳忠武麻札刀遗制而为之者也。忠武在颍昌。兀朮以劲军逼鄆城。其军重铠。贯以韦索。三人为联。号曰拐子马。官军不能当。武穆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阵。勿仰视。第斫马足。一马仆二马不能行。官军奋击。遂大败之。今藤牌入阵。亦专斫敌兵马足。顾其入敌阵。勿仰视。非有藤牌护其身。不能入也。南方多山。利用步战。又弓弩鸟鎗。宜于远。不宜于近。宜于平原。不宜于山溪。若方圆曲折。无往不宜。必用短兵。短兵之技。藤牌为善。余至广西。翻阅藤牌旧阵图。其第八图曰。聚守散杀。心甚喜之。疑即宋将张威撒星之法。比至阅操。乃甚不然。宋史威本传云。威守荆鄂。多平川广野。以为是骑兵之利。铁骑一冲。则步技穷。蜀中战法不可用。乃以意创为撒星阵。分合不常。闻鼓则聚。闻金则散。敌兵至则声金。一军分为数十簇。敌人随而分兵。则又鼓而聚之。忽之间。分合数变。敌人失措。然后纵击之。以此辄胜。少时读史至此。以为施之藤牌为宜。闽中工用藤牌。每遇闽中老将退卒。必访之。莫有知其法者。先侍郎公有僚曰洪狮山先生。尝为余谭国初事云。顺治十五年。有族兄旅寓镇江。适海寇入犯镇江。城中官军。悉出城拒贼。族兄与居民并派出登城守陴。因得纵观战事。云。官军出城。阵于江口。江中海寇巨舰抵岸。遥闻掌号声。寇蚁附而上。集于沙洲。约数千人。通为一圆阵。四面藤牌皆外向。若聚数千牌为一牌。兵隐不见。官军驰马往冲。将近百步。鞚马引弓射之。矢不能入。寇屹然不动。官军鸣金徐退。复鼓而进。乃前冲射。寇仍不动。如是者三。寇阵寂然。徐闻其阵中擂鼓甚急。约十余声。寇一齐呐喊。分为五阵。官军方愕而视之。其中阵复擂鼓。五阵齐呐喊。分为二十五阵。其中阵复擂鼓。各阵呐喊。分为无数阵。睇视之。则皆五人为伍也。散如乱星。飞奔而来。官军射之不中。遽薄我阵。径斫马足。箭无可施。马惊刀伤。望城则奔。寇随以入。城遂陷。余曰。此即张威撒星阵也。盖海上犹有传其法者。今阵图有聚守散杀之名。而其法则已谬矣。因昉其意。别为新图。授中军官俾演之。其法以六百二十五人为一营。一营分为五军。分军一百二十五人。每军又分为五队。每队二十五人。中军一队。守备一员主之。辅以千总二员。大纛二人。金鼓三人。牌手十人。挑刀十人。居中督阵。二十五人常聚不散。余四队。各用百总一员。牌手二十四人。前左右翼各一军。后左右翼各一军。每军各用牌手一百二十五人。每军亦分为五队。前后四军。各以把总一员。百总四员主之。初合阵时。中军居中。前左右翼二军环抱于前。后左右翼二军环抱于后。共为一圆阵。牌皆外向。以御鎗箭。外一层牌手伏地。二层跪。三层以内皆立。使

牌挨聚而上。众牌混成一牌。名曰浑天阵。如敌兵用骑来冲。敌不至三十步内。俱不得动。屹然静守。以挫其锐。俟敌一再冲后。中军擂鼓。一齐呐喊。变为五阵。名曰五星阵。阵定时。中军再擂鼓呐喊。每阵散为五阵。共散为二十五阵。名曰小撒星阵。阵定时。中军再擂鼓。再呐喊。每阵又各散为五阵。俱五人为伍。前左右翼五十阵。向前奔杀。中军二十五阵继之。后军五十阵又继之。如后有敌兵。则后军回兵向后。左有敌则向左。右有敌则向右。名曰大撒星阵。如敌骑骁勇。第一次径冲至三十步内者。中军即擂鼓变阵。如敌骑持重。冲至三十步外即复退回者。务必俟彼冲至三次。然后变阵。一以挫彼凶锋。一以蓄我锐气。所谓彼竭我盈也。凡敌骑兵用弓箭者。照此应之。或敌系步兵用弓箭者。亦照此应之。如敌用上火鎗火。及步下火鎗火者。敌至一里之外。即擂鼓变阵前进。盖五子。百子。可及一里。且火非牌可当。故须分队速进。地近则无所施。队散则鎗不能中也。每遇敌。先以游兵数十骑当敌。冲至敌阵前百步而旋。左右分归本阵之后。盖游骑冲至敌阵之前。敌必施放兵器。即知是用弓箭。是用鎗。如系弓箭。按阵不动。如系鎗。即擂鼓变阵。散队速进。凡散皆以鼓。凡聚皆以金。鸣金一遍。则大撒星阵聚为小撒星阵。鸣金二遍。则小撒星阵聚为五星阵。鸣金三遍。则五星阵复聚为浑天圆阵。张威旧法以金散以鼓聚者。将以疑敌也。今则悉如常法。

演阵余论

李绂

一演阵先演领旗。凡营伍定制。每队大纛一杆。领兵五十人。一纛所领。分十小旗。五人为伍。中以一人为领旗。系小旗于背。余四人。坐作进退。悉依领旗。故演阵法。先令将弁教千把。千把教领旗。每日止率领旗操演。领旗演熟。再教全队。盖人少则易于指授也。

一演阵先熟行列。务令每行相距五尺。乃为行间容行。如演鸟鎗。连环进步。已放鎗者。随身往后旋转。中间不致拥挤也。五尺不必弓量。此行领旗与彼行领旗。横手相接。中间所空。即是五尺。

一阵内鸟鎗。最为要紧。凡执鎗装药。夹绳揭盖。举鎗照把。俱要演至得心应手。甚至心手相忘。乃为熟练。稍有不熟。则临时仓猝。顾此失彼。或装药过多过少。或夹绳过短过长。或未装烘药。或未揭引盖。无论上把。即求其一响。亦不可得矣。兵丁演鎗费药。家居无事时。即将空鎗演习。务令熟练。至演阵时。放则齐放。止则齐止。如未放之时。走火先响。或既止之后。手钝后响。提出教场之傍。跪阅全操。操完释放。再犯者杖。三犯者革。

一立赏格。凡兵丁有留心阵图。明习进退变化之法。足代将弁指挥教演者。守粮升战粮。战粮升马粮。马粮升外委把总。外委把总给亲丁守粮一名。

一兵丁须习单刀。南方多山。若兵行山溪之间。深林密箐。伏莽潜发。左右逼近。弓箭不得施。鸟鎗不能放。别无短兵。唯腰刀为人人所有。故平素须教演单刀之法。同一刀也。明刀法者一可当十。不知刀法者十不当一。余在广西。始教军中学习单刀。凡余丁挑守粮。守粮挑战粮。战粮挑马粮。鸟鎗弓箭而外。必兼单刀。未习单刀者。一概不取。半年之后。抚标能单刀者千有余人。单刀不必别演阵法。即用藤牌旧阵。惟弓箭手必带插袋而舞。鸟鎗手必负鸟鎗而舞。其法俱用一手刀法。盖弓箭手须空左手护插袋。鸟鎗手须空左手护鸟鎗也。

五子说

李绂

始用以飞石。故字从石。自明徐文定公用西洋穴之法。而军威之烈。至此而极。其辟易糜灭。虽雷霆不能过也。顾其为器重而难举。其用法迟钝而不灵。往往施放未及。为敌所乘。则反为敌用。惟五子则灵速应手。迭用不穷。克敌制胜。莫之或先焉。其法用好铁百二十觔。炼至六十觔。然后造为母。再用好铁五十觔。炼至十五觔。造子五。每子重三觔。母背开一阙。以子入之。药装于子。五子互换。终日不息。捷于鬼神。旧法口之上。有实中星一。以定准头。今于腰之上。添一虚中星。由虚窥实。其直益准。然火所击者众。非止一二人而已。准头犹缓而远近为急。稍过低。则前高而所及者远。冒过敌兵。稍过高。则前低而所施者近。不及敌兵。准头虽正。究归无用。今增设梢尺一根。以铁为之。长二尺一寸。与炮架平。满尺放之。平及一里。减尺三寸。后低前高。可及一里三分。凡营造尺。五尺为一步弓。三百六十弓为一里。长一百八十丈。每里画作十分。梢尺低一寸。则及一里一分。低二寸。则及一里二分。低三寸。则及一里三分。梢低至三分而止。每用手五人。一人为头。专主扶立母。择胆气壮而目力巧者。胆气不壮则临时多仓皇失措。目力不巧则无以定准头而规远近。胆气之壮否。须其人自任。又常以捕贼事试之。目力则须生来巧捷。又令终日料估演试。就平地演之。遥指一木一石。或墙或岸。料估为若干远。再以步弓量之。是否相合。演至百估百合。而后视法乃精。既估平地。又估不平之地。或近高远低。或远高近低。高低既殊。视法即异。演习熟者。许倍食战粮。令其鼓舞。不时亲阅。以覩勤惰。余四人。止令装子火药。行则二人抬。一抗架。一负火药筐。其装药之法。亦令演习至熟。每一。用火药铅子各二两。

行围训练疏

岳锺琪

窃查川省营伍废弛。急需整顿。臣自金川回省。即奏请立法整饬。务求实效。

荷蒙 俞允。通饬遵行在案。今已二年有余。督提两标。并城守营官兵。系臣与督臣策楞亲加训练。已有起色。其镇协各营。均不时檄饬勤加操练。臣复与各该营官兵。请领季饷赴省之便。随时考验。较之从前。亦觉渐有起色。然不过技艺娴熟。步武整齐而已。而细察其行走步驱之间。率多软弱。不甚精悍。盖由兵丁平日溺于便安。不习勤劳之所致。今思所以整其颓靡。练其筋骨。使之强健。则莫若行围之一法。查向来直省督抚提镇。均有行围之例。每岁于秋冬之际。举行二三次。所以习劳苦而励士气。法至善也。臣前在四川提督任内。亦曾举行。甚为有益。迄今三十余年。不但并未举行。即以行围之法询之标员。亦茫然不识。殊非整饬戎行之道。臣受 皇上殊恩。畀以封疆重任。凡有益于武备。无不悉心筹划。务期实效。今臣拟于本年冬三月内。农功已毕之时。查照往例。于成都附郭。择不近田园。依傍山阜之地。不过一百余里。带领官兵。前往围猎。往返数日。亲加训练。教以分合进退之方。安营住宿之道。俾马兵驰骋行间。娴其骑射。步卒奔走原野。练其足力。先期申明号令。严束兵丁。不许骚扰。务使兵民相安。如此勤习。岁行三次。率以为常。则兵丁习于劳苦。自必日加精悍。马步技艺。自必日见纯熟。且使习知分合进退之方。安营住宿之道。士马强而有度。行阵暇而能整。诚于边省营伍。实有裨益。

书苏文公用间后

魏世效

苏子之三败不易矣。三军之事。不用间不能成功。用间则三败不可试。然则间终不得用乎。吾谓用之之道有三。三者何。吾习其人矣。吾知其心。又知其才之足以济。夫然后其人可用也。道一。吾有大恩于其人。人愿为吾死。吾用之。道二。吾知其人之才。吾不可以知其心。吾可以制其父母妻子之死命。是其势可用也。道三。故曰用之之道有三。非三者则不可用也。虽然。诚欲用此三者。其道一而已矣。曰试之。试之之道有二。二者何。吾知其人之才矣。吾不深知其心。吾试之。置之于色货。观其动否也。置之于刀锯。观其变否也。吾知其人之心。吾不深知其才。吾试之。乘之以不可设。以观其能应。窘之以不可措。以观其能中。故曰试之之道有二。非二者。则不可试也。虽然。其所以试之者。一而已矣。一者何。隐是也。吾隐而试之。彼其人不知吾之将欲用之也。夫然后间可得也。

行军策略

湖广提督俞益谟

一探哨。 山内平原。地势不同。战阵行兵亦异。山内险阻万状。或悬崖绝涧。一线之路。湾曲寫长。或两傍深箐。或乱石丛杂。或坍溪断桥。或茂草蓬蔽

。或深沟陷泥。无地不可伏兵。无路不可邀截。若哨探不明。误入其中。既不能用众。又不能施巧。虽云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我之将士。未必人人皆勇。难以决其必胜。万一前途稍邈。则道路窄狭。自相蹂挤。坠岩坠堑。举不可知。此孟浪无筹之失也。今有良法。我兵与贼战。不在能破贼。先在我不可败。今且以营兵一千言之。每百为一哨。拨胆捷步兵一名。配马兵一名。作十塘。令其前行。或二三里四五里。凡路傍有山。马兵不能上。则步兵执小号旗一面。上山周围探望。若无埋伏。及贼兵在前。即执旗立于山上。马兵驰回即报。一塘无惊。一哨立营。其第二哨。又向前或一二里或三五里。探望的确。来报如前。以次至八九十塘。皆如此立营。若十塘已尽。又自一塘卷起向前。若一边是山。一人可以瞭望。若两面是山。未免见一面不见一面。致有差错。亦未可定。应再拨步兵。分左右登望。左右皆无惊。不必举号旗。或一边有惊。则一边山上之人举旗。马兵驰回报知。以便应敌。如此行兵。凡贼之情形我得预知。彼虽邀截佯诱。我已先有不败势矣。倘探兵不虞。突然遇贼。马兵驰回报知。即相山形布阵。准备迎敌。其步兵一名。如走得及。火速走回。如走不及。即入深山岩石。或草木深茂之地。暂为隐避。一人之身。敌猝不暇寻觅。自可免难。如果探报得实。我兵有功。即将此探报之人。准头功赏叙。庶我兵无仓皇猝急之虞。关系重大。故赏独加于众也。

一山谷行营。山深道险。探兵恐一时搜索不到。误入伏中。或遮我前。或冲我中。或断我后。彼以有谋待我无备。山隘之隔。首尾难援。百步之险。前后莫救。若不预先申明。必致仓皇无措。凡尔将士。先将所部兵丁。预定两哨官兵。若逢要险。即令于两山扎营。若前部一遇有警。即将本哨退入两傍。立营之中。正当路口。包山连原。立营抵御。贼退则蹶其后。后营复蜂涌而出。相连立营。更番迭战。此反客为主。我逸贼劳之法也。倘贼自中间突出。我兵即两头扎住山险。踞住高阳。以待敌人。相机应变。士气百倍。彼虽有谋。难施其巧。盖我兵先立有营垒以待其来。譬之到处有家。自然军心齐一不致奔溃。彼此为援。人胆自壮矣。如贼断我后。当以退为进。将后哨作前哨。量留敌兵倒卷而回。彼自难邀。如遇山溪险隘。必先留兵据守。然后再进山谷。行营无踰此法。此卷帘阵。步步为营之势也。

一申严夜。每下营遇夜。凡有隘路可攀可越。俱要放卡。其防卡兵丁。谨藏火绳。加谨窥探。如有贼警。放铙为号。在营官兵。不许脱衣熟睡。甲包打开。兵器在傍。每账房一人。轮递支更。一有惊息。切勿声张。实时推醒同伴。披甲执械。静坐待敌。贼至近处。即放铙发矢。切不可走动。如有动者。即是贼军。即行射杀。总之遇有夜惊。若众人安然不动咳嗽无声。任他是如何强兵。只敢在远处空噪。断不敢近我营垒。又黑夜贼来营。或东或西。或南或北。

侵犯营垒。所当之营。与未当之别营。俱安静戒严。不可妄动。各守营垒。至死不移。方为万全。若东营不支。欲奔西营。不特西营不纳。反遭铳箭射死。岂不是自送生命。所以各营有事。遇黑夜惟有死守。不可妄行。若我往贼营。悄悄密密。衔枚潜行。临贼营一半里地。即便放铳。齐声大呼。不可骤进。进其营中。或乱喧扰。或乱奔走。即便乘势前击。可以全获。若彼安然不动。久无声息。此必有备。万万不可前进。即便结阵。速退不可忽也。

一立表。 每营既定。即于东西南北相地形势。各立旗表。每表安设拨夫。多则二十名。少则十数名。务要弓箭刀铳齐备。其采樵汲牧之兵丁。俱不得擅越旗拨之外。犯者贯耳示众。乃晓谕瞭哨兵丁。严加守望。如有过表之人。即行查拏。倘徇情疏纵。军法重处不贷。

一谨防。 凡大箐深沟。冬气凛冽。每有霜雪冰泞。白昼如晦。贼每乘此攻击我兵。遇有此等时候。务必严切防范。比黑夜更为紧要。其登高放拨兵丁。寸步不可擅离汛地。诚恐一时审视不详。误为所乘。切切。

一卡瞭。 一坐卡兵丁。每日清晨登瞭。必候坐夜卡兵丁至彼。方许归营。夜卡兵丁至晓。必候清晨登瞭兵丁至彼。方许归营。敢有迟违。不俟彼此兵丁交替。即离卡归营者。必将在营将弁治罪。如夜间雨雪。将弁安眠账房。竟不念坐夜卡兵之苦。及至天明。又不早遣登瞭兵丁往换。当以军法重处。若登高瞭远兵丁。望有贼来。即响铳为号。旗指某方。以便军中接应。

一申明樵牧。 每日巳时。吹海螺三声。拨领旗一名。带领五营兵丁二十五名。架梁瞭望。各营余丁雇工。齐出采樵。务足一日之用。午时再吹海螺三声。各各归营。违者查拏重究。每日牧马采樵汲水兵丁雇工人等。若听营内铳炮响。及掌号声。不论远近。即速回营。违者贯耳。

一传令整暇。 凡遇对敌之际。必先留有余地。兵有余备。方免临事仓忙。两军既举。固应大势齐上。然前面之队。务要疏均。后面留五七队整齐者以待。一则可助前队之威。一则可以更番迭战。一则我有余备。可以接应出奇矣。倘若一概向前。未免拥挤。反多碍手。且无表里相依出奇之势。此临机绝胜之秘法也。尔将士各宜切记。

一埋伏。 行兵之道。贵知地利。地利不明。万难出奇设伏。所到之处。管营务将官。先将彼处山川险易形势。绘成图本。山山水水。不可混淆。更不可巧饰点缀。以图壮观。必将我兵应由某处而进。某处可守。某处可伏。有无分途暗度之处。某处可以令师归一。某处可以决战。贼兵必由某处而来。某处可以埋伏。及有无傍径抄截我后之处。若在某处对敌。我兵宜占某处。可得地利。某处山险谷深。有无林木。其中宽狭若何。可以伏兵若干名。一一注明。献之大将。参以己见。详加斟酌。如伏处在我去路之中者。设伏以为佯走夹攻之用

。伏处在敌路之中者。设伏以为傍出邀截之用。随机应变。密书锦囊。付心腹能将。密密埋伏。多持金鼓旌旗铙炮。为乱敌心目之具。而起伏之法。亦必预为约定。只视某山上放某炮几声。昼挥旗几次。夜悬灯几盏。一时并符。方可起伏。盖恐敌兵多诈。或见地势有疑。无故放炮。或着人执旗登山瞭探。一有暗合。我兵遽起。必失事机矣。至若狡贼或聚或散。据极险之处。鼓噪放铙。诱我往攻。彼则速退。俟我方回。彼又假追。追则鼓噪张势。退则沿途暗插毒签。伏兵隘口。以待我兵入险。则为得计。如我势大攻急。彼则滚岩四遁。总之贼不可轻追。即追必须分兵三路。一路从中前追。两路于左右山上架梁而行。则贼虽狡不能为也。大凡我兵进退。非架梁不可。尔各将士遵行之。

一游兵。 大军未进。威武先张。其在游兵之法欤。必左右各立头队二队。各统以骁将。为之张两翼而前驱之。

一可哨探敌兵之至止。一可搜罗敌兵之有无埋伏。一可猝然遇敌。夹我大军而飞击也。如头队前去游巡。则二队翼我左右而行。头队至若干里立营。及至其营。二队又前去游巡。头队又可翼我左右而行。二队游至若干里立营。头队又如前法行之。往回环护。络绎不绝。则左右游兵。虽各止二队。而师行千里。皆有翼焉。且一往一游。更番迭进。尤无疲乏之虞。

一临敌布置。 临阵分敌之法有二。一为两军遇于平原之野。贼分几路而来。我兵亦分几路以应之。只须一登高阜。贼之来势。概可见矣。平地分兵。亦易为力。即或前后有贼。我兵亦可从中而分。前军敌前。后军敌后。惟指麾舒徐。不可仓忙失措。转前以敌后也。一为两军遇于山险之中。我兵一军而进。贼若按山头分队而来。我初急卒难见。及贼近方见之。一时分兵。不惟不易。抑且四围皆山。急难展布。贼已据高趋下。易至逼压。不无措手不及之虞。嗣后若会战山内。除迎敌大军。仍照大势前迎之外。若四傍有山。可以扑贼来路者。先按山分路而进。倘贼兵分队而来。自可头头相对。倘贼未分队而来。则乘其不备。四面夹击。使贼之所短。皆我之所长矣。又除分路之外。大将必登最高之山。将自卫之兵。分为几队。每队统以能将。严整森立。遥观我兵某路与贼相遇之情形。如队伍舒展。意气踊跃。则知此路必胜。或见某路步趋踉跄。行伍失列。则知此路必怯。急命帐下能将。率兵助之。或见贼之某路。倍于我兵。亦命率队兵以助之可也。然分路迎敌之时。亦有要法。如我兵方至山头。贼已至我山下。我则拒山不下。待贼上至半山。我兵即发山上木石以击之。不惟居上省力。且木石滚播。伤之者众。如贼尚在山头。我兵至贼山下。则故为怯回之状。引贼半山。我兵平铺急上以攻之。盖我怯回者。一则离其山沟。免受木石之击。一则引贼失险。且无木石可击。倘彼铙手未备草束。更不能放滴水铙也。

一余兵掳获。当两军交战之际。而我前军得胜。止许追奔逐北。随贼掩杀。其有贼弃辎重牲畜。以及仓库米料财货子女之类。一概不许瞻顾。一恐纵敌远扬。收拾散卒。仍成劲敌。一恐彼此争取。错乱队伍。贼或反戈相向。中其饵敌之计矣。各当严戒前军。一意追杀。止令余兵沿途收获。俟营立定。尽献大帅之前。分上中下等次。上者赏得胜之前军。中者赏掳获之多者。下者分赏在事之全军。或留后充赏。敢有隐匿。查出法必处死。其队目及同伍之人连坐。如有一人出首者。赏此一人。余免坐。

一安置伤兵。大凡临敌带伤者。皆系壮士奋往之人。如前队有带伤者。急令卧倒。不可乱动。待战后。扶还大营。或送舟次。拨医救治。其金枪等药。必须预备。一营之中。专委老成仁厚者一人。以司其事。立照赏格给发。以资日用。时赐恩问。免人轻忽。痊愈日重赏重用。以厉士气。倘成废疾。不能用武。永当留营食粮。以资暮年之养。以固后人用命之心。

一腾营伏路。两军相遇而阵、或我军远来初至之夜。或对敌胜负未分之夜。或我分兵别往之夜。或风雨阴晦之夜。或我军偶忧戚之夜。或军中有赛神宴乐之夜。敌人每谋乘我疲懈无备。偷营劫寨。务必触景警心。昼示极疲极得意极凄凉之状。至晚则必腾营设伏。虚立旗帜。营中灯火。明灭相间。不废更鼓以待之。四路密布銃手静听。俟敌入伏。约以三銃五銃。按数齐放。伏兵听其銃数相符。然后四围齐起。若不约定銃声响数。恐敌尚未入界。自鸣数銃以为惊。探我兵之意。我伏先起。殊无益也。伏兵既起邀击。则大营兵从后夹攻。恐黑夜莫辨彼此。则令我兵各吹一芦筒为号。庶不致误矣。惟是我兵进止。一日行程几何。贼能预计之。我兵下营之处。贼亦预知之。其下营之山险可伏处。樵汲必至处。贼皆得而料之。且我兵必须循路遶山。顺箐而行。贼则无路之山。皆可抄径越险而行。每于我营近山险之处。三三五五。昼伏夜起。放銃呐喊。诱兵出营。搜捕伏草。窃拏人畜。以为惊扰之计。使我疑畏。不能久留。我当于未曾移师之时。先询乡导。计其下营之地而后移。一至其地。相其险易樵汲之处。可设伏者。即先据地设伏。以待贼之来。则先手在我矣。其腾营伏路之法。频频而行。不可厌烦惮疲也。再我或兵力单弱。或大军不继。前军势孤。敌倚大势来压。则有众寡悬殊。退之不可。拒之难敌。亦可以用腾营伏路之法。先探听确实。计其远近。敌若日暮可至。则我谨闭寨栅。虚设旗鼓。示死守难犯之势以疑之。而密伏兵于四险。俟敌主持不定。自然安营。于将安营未定之际。我四围銃炮齐鸣以惊之。敌若错乱。则乘势起伏以击之。我逸彼劳。可收以寡破众之功。敌若败退。尤先于丛密山涧处。皆宜多张旗帜灯火。乱鸣金鼓銃炮。不惟可助我势。可乱彼心。抑且使敌不知我兵多少。不敢再来矣。若计道里。敌可辰午而至。则我连夜移营。于三二十里有险可伏之地。照前腾

营设伏之法。使敌见我空营为怯。必来追我。及至我营亦日暮矣。一如前法行之可也。盖以寡胜众。非劳之不可。非日暮不可。如遇草木丛密之处。因风纵火。更易为力。

一得胜戒严。我兵既获全胜。追敌不过余威耳。倘紧追之际。贼忽阵止不动。非有接应兵至。即系前有险阻。不能急遁故也。我兵若乘此击之。则我以疲困之兵。贼以生力之卒。我以既胜而骄之心。贼以救死泄忿之志。我再胜不过追奔逐北。若败则前功尽弃矣。岂非犯穷寇毋追。先死后生之忌乎。惟可随后尾追。令其自相践踏。收其辎重降卒。如贼止不动。我即收兵。或即下营。昼则多竖旌旗。夜则多张火鼓。洗放铙炮。号令严明。人马喧阗。金鼓应节。两傍密布伏兵。四围暗设铙手。而戒严之令。较未曾胜敌之时。尤加严紧。一则以防偷劫。一则以励骄玩也。再书招抚檄文。射入贼营。或遣能辩之士。晓以利害。示以诚信。贼以垂头丧气之余生。见此堂堂正正之威势。惊心眩目。盛衰相形。一夜思量。已无坚志。及闻招抚。不散即降。获万全而收必成之功者。此之谓也。而下营威敌之法。初立营盘。不妨数层于其中。倘贼一日不见动静。至晚抽出一层于肘腋之外。又下一营。二日不见动静。又抽一营于外。又下一营。贼必谓我兵力日添。其心愈散。其功愈速。是虚虚实实之变法也。

一受降谨备。古云受降严于受敌。盖谓受敌已严矣。而受降当更严也。受敌。彼此皆有杀心也。皆戒严也。若受降不严。彼有疑畏。而我多骄玩。设有不虞。变起仓猝。莫之能御矣。务必先察势之强弱。情之真伪。确有可信。然后准其投诚。定以限期。严整营伍。外张两大队。翼于大营左右之前以待之。更宜侍卫森立。使不能见幕后之有无。司执事者各司其职。如不见不闻者。不许交语聚观。致失位次。俟两翼处掌号发金鼓三次。升炮大坐。威仪整肃。方传号令。降兵立住。止传渠目。解去什物。先行入见。抚慰事毕。呈上所降官兵马匹器械粮草数目册籍。给一免死文牌。令渠目持去。宣谕各降兵。尽去什物。交我执事人员收管。方令率至辕门外。匍匐听抚谕。渠目或赏给衣帽。或给牌札。各降兵或量赏米肉。以示恩信。差委能员。询各降兵愿归者。另立一。听候填给文牌。交地方官遣发回籍安插。其文牌皆须预备。止填姓名籍贯。以速遣为宜。愿为兵者。另立一。分派我兵队中。听我将弁参杂管领。尤必营队相隔。不可令聚一处。密加堤防。毋令时常聚语。渠日照以给礼品级。每日随我将弁班次待茶。略无异同。或择内中有才技忠诚者一二。先用之以系众心。兵丁遇缺补伍。亦先补一二。以示必用。严谕我兵。不可欺生凌辱。不可对降兵夸诩胜败。不可妄以降卒之名呼之。恐恼羞成也。至若大敌未灭。先有来归者。非识时务之士。即有嫌疑之人。又当宽其礼数。嘉与维新。厚赏重用。不撤其兵。不废其权。以广招徕。总在经权之得宜耳。

赵充国论

陈迁鹤

吾读赵充国传而有感也。金城之功。曰充国为之。而非充国为之。曰魏相焉。亦非魏相为之。曰宣帝焉。从来有任事之人。有议事之人。任者身在局中。议者身在局外。局外之人。似不可参局中之事。顾人有恒言。旁观者明。当局者暗。国有大事。令朝臣出其意见。共为规画。亦集思广益之道也。然条悉其利害之大端。张弛听之其人则可矣。至于山川之险易。地势之广狭。会战之时日。与功成之早暮。变化生于顷刻。议者欲一一皆如其意。果能乎哉。吾未之见也。如宣帝之于赵充国。可为馭将者法矣。方其自请为将。宣帝问当用几人。充国愿至金城上方略。及至金城。按兵迟战。欲屯田待其敝。玺书催之。竟持前议。宣帝报曰。如将军计。兵何时得决。熟计复奏。赵充国上便宜十二事。宣帝复赐报曰。罢兵则寇攻扰田者。杀略人民。何以止之。熟计复奏。充国议上。魏相主之。宣帝是之。虽有异议。不为之动。卒成降羌之功。夫充国任事之臣也。使充国任之。即使充国议之。议而未合。又使充国更议之。议事之人即任事之人。则言必度其可行。而不敢为大言以欺君。任事之人即议事之人。则行必稽其所敝。自有良谟以善后。率是道也。何战不克。何贼不殄。岂但奏一时之绩已哉。后世用人者不然。议者一人。任者一人。于是议者不知任者之难。而恒高其说。任者欲奉议者之意。而不合于机。甚至任者一人。议者十数人。中间贤奸杂出。好恶各凭其心。所好之人。虽浅谋必附会以就之。所恶之人。虽嘉猷必多方以挠之。不量敌之强弱。而责以小出则小胜。大出则大胜。不问时势之难易。左次则罪以逗留。坚守则坐以怯懦。任事之人。左顾右盼。欲战欲守。或进或退。皆不能自主。至有元戎之十乘未行。而言官之白简纷上。帷幄之指挥方定。而绣衣之譙督已至。以卒予敌。以将予敌。皆议者驱之也。唐宋明之败。并有此患。而宋为甚。明更甚。论宋事者。曰议论多而成功少。论明事者。曰明之天下。不亡于盗贼。而亡于门户。不亡于封疆。而亡于台谏。其弊由于不议以任事之人。而议以不任事之人。众论纷纷。如丝之乱而不可整也。反反复古。以汉宣之馭赵充国。为得任将之法云。

武侯长于将略论

郑与侨

陈寿志三国。谓武侯将略非所长。后世诗人。遂有只合南阳作卧龙之说。余谓此非通论也。余尝过陇西。见武侯屯兵旧垒。及自蜀入祁山故道。叹长于将略者莫武侯若。按天水以南。有江自凤县两当而来。至略阳。折而入蜀。名曰嘉陵。水势奔腾。若高屋建瓴然。武侯由此江挽蜀粟以供军食。停舟略阳之口。结寨祁山。为进取之计。胜则直捣南安。东收省会。开关而临邛郡。有如探囊

取物。老瞞成擒。根本已定。东吴芥子。直须一舟之旅。顺流而下。可以了当吴依。此武侯量敌而进之。全局有如此者。设有不利。兵马登舟。提帆南下。瞬息千里。司马懿虽欲追奔逐北。万万难前。以此地原无舟楫。并非戎马之所得施其长也。此又武侯量敌而退之。全局有如此者。进退两有所据。所以师出必由祁山。盖王者之兵以正胜。诡道非所尚耳。诘意天不祚汉。典午奸猾。甘受巾幗之辱。令全蜀之众。欲进不能。不得不为左次之计。语云。天命去汉。孔明留之而不足。信然。岂战之罪哉。陈寿遽以不娴将略少之。谬也。余身经其地。详考形势。特着此说。以见成败论人。多爽其真。我故曰非通论也。

曲端论

全祖望

宋史臣之为曲端立传也。求其一二卓犖可纪之功。寂寥无有。其累累者。跋扈逃遁之状而已。而犹以张魏公之杀之为非辜。且谓南宋不振之故。自杀端始。斯诚不解其何见。吾历考南宋以来纪载。而知端之为人。亦小有知兵料敌之长。而刚愎而不仁。伎刻而自用。尤不乐同列之有功名。并不顾国事之有急难。此其所以再起再蹶。而卒之杀其躯也。方宗留守之用为经略也。其时关陇六路。虽已邻于强寇。而所在义兵野。民心尚未忘宋。端任事以来。声称蔑如。而志在并军。性复怯战。娄室自龙门渡河。曲方遁矣。郑骧死矣。王溃矣。唐重死矣。同州再破再败矣。端无一旅之赴。而误张严于凤翔。使之舆尸。罪一。擅斩刘延亮。罪二。闻凤翔长安议恢复。欲挠其功。擅斩凤翔将刘彦希。罪三。又杀长安将张宗。罪四。王庶制置六路。端不受命。八公原之战。飞书止诸帅会兵。而逍遥化。罪五。以金人过河。散渭南义兵。罪六。席贡以师会王庶。端又阻之。罪七。延安之急不救。王庶来奔。反夺其印符而谋杀之。罪八。使部将并王军。罪九。兼帅鄜州而不救。罪十。其间祇有清泥岭之一捷。而又出自吴玠之功。然则误关陇之事。至于四裂而不支者。端为祸首。而当时莫之能问也。迨魏公以中枢开府。倚其宿将。而朝中颇以前事为疑。于是以百口保之。遂有都统制之命。其所以湔洗之者至矣。然而李彦仙困陕州。则不救。吴玠战彭原。则不救。皆以幕府之檄促之。而端之迁延不至。听其或死或败者如昨也。臣节至此。可谓无复人心者。使以司马穰苴之法论之。专杀固诛。失律亦诛。慢令固诛。负恩亦诛。端之所堪平反者。果安在也。吾又闻筑坛拜端之日。魏公咨询方略。端言见兵八十万。须斩其半。方得其半之用。见周氏涉笔信斯言也。则虽杜邮之戮不足以蔽其辜也。然世之所以讼端冤者。则以富平之师。端言之而中也。斯在当时刘吴诸将。亦皆有斯谏。但魏公此役。亦别有苦心。是时行在失守。乘輿飘泊。镇江之胜。虽足使兀朮胆落。而淮上之军。留连未去。魏公惧其复有渡江之举。遂大出师。由同华鄜延以捣其虚。而兀朮果

由六合西行。以援陕西。刘子羽王彦之谏也。魏公以为东南事急。不得不出于此。斯言也。执干戈以卫社稷之心。如将见之。川陕虽挫。而东南遂高枕而无事矣。中兴圣政记。以为魏公非不知五路兵将之情未通。非不知三年养力之期未滿。而心忧属车之清尘。然则其蒿目犯手而为之者。固别自有为哉。至史家言魏公尝诈张端旗以惧敌。是尤诬妄之甚者。娄室以孤军恣行三辅。未尝一挫于端。则其旗固不足以张吾军而寒敌人之心。使果惧之富平之役。端本以转运在军。娄室不畏也。自是而后。三战于和尚原。一战于箭箐关。一战于仙人关。皆吴玠也。再战于金州。皆王彦也。一战于饶风关。则吴王之合军也。二将皆万人敌也。谁肯冒端名者哉。是特野史附会之谈。而续通鉴者无识。竟采入之。晋鄙之客。造谤信陵。固不足致诘也。且夫李光弼之朔方也。诛张用济。余玠之葭蜀也。诛王夔。古来丈人之严军律。未有不惩悍帅而可以期成事者。吾谓魏公下车即当暴端之罪。尸之三军。以示不用命之罚。顾乃计不出此。而犹欲收其桑榆之效。吾知其无能为也。及其诛也。以幕府治一部将。不能着其应有之讫。而于区区文字之间。诬其指斥。又坐以谋反之名。责以部下张中孚赵彬之叛。是则端所不受也。求其罪而不当。反令死者得以有辞。是则魏公之失也。圣政记曰。端死。颇为时所惜。然议者谓端不死。一日得志。逞其宿憾。摇足而秦蜀非朝廷之有。虽杀之可也。是有以诛端之心矣。嗟乎。魏公之精忠。足以贯日。而短于才。故累举而累蹶。其蒙谤于陕中也以曲端。其蒙谤于淮上也以刘光世。不知不杀曲端。陕中之军令不肃。不罢刘光世。淮上之军气不扬。虽有才十倍于魏公者无以成功。陕中之败以轻敌。淮上之败以失人。是才之短也。有明之人。疏于考古。袭宋史之唾余。而极诋魏公。甚至比曲端于岳飞。则真愚而妄者也。

此篇论御将之失可为渊鉴故录之

史记通鉴兵事日知录

顾炎武

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涂。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以关塞江河。为一方界限。故于项羽。则曰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曰羽乃悉引兵渡河。曰羽将诸侯兵三十余万行略地至河南。曰羽渡淮。曰羽遂引东欲渡乌江。于高帝。则曰出成皋玉门北渡河。曰引兵渡河。复取成皋。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

司马温公通鉴。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载兵法甚详。凡亡国之臣盗贼之佐。苟有一策。亦具录之。朱子纲目。大半削去。似未达温公之意矣。

书平渝事略后

黄中坚

余少与峻亭先生交。知其曾大父念阳公。当魏阉乱政日。吾郡以公忿杀缙骑。抚臣毛一鹭怒甚。疏请屠城。公为委曲周全。使合郡生灵。得免于祸。而公亦卒以正直不容于时。以是叹公之德为甚盛。而初未知公之优于将略也。甲午孟秋。其嗣孙一韩。出公所记平渝事实。属予校。而谋重梓焉。乃益叹曰。公之才真足以大有为于天下。而惜其时之不尽用也。公本儒者。军旅之事。非其所素习。乃受任于仓猝之际。而能勘定祸乱。所向有功。其忠义奋发。鞠躬尽瘁。固不待言。要非抚御合宜。有以深得将士之心。不能然也。今读公所记将士本末。盖上自同列。下及部曲。外而夷士。内而义民。苟有一日之劳。一端之善。莫不表而出之。其称物如权衡。而怜才如珠玉。噫。持此意以待士。其孰不思奋。宜乎骄者畏法。惰者效力。疑贰者输诚。而用命者益乐为之死也。然两将位均权敌。最易互生嫌隙。从来疆场之事。未有不由此败坏。故公于下东道尤推功扬善。极调剂之苦心焉。占云师克在和。传曰范宣子让。其下皆让。晋国以平。数世赖之。渝事之成功。非公之克让。实克致之哉。然观当日。事权不一。议论日纷。论功行赏之间。公盖有不能自行其志者。此书之作。所为惓惓也。呜呼。向使公秉国钧。必能赏罚信明。以鼓舞豪杰之心。天下事何不可为。又使其主一二封疆大狱。必能议功议能。为国家爱惜人才。岂忍深文周内。至自坏其长城哉。夫以公之才而不克竟其用。且使之侘傺以死。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呜呼。又岂独公之不幸也耶。

卷七十八兵政九地利上

读史方輿纪要序

顾祖禹

客谓顾子曰。子所著方輿纪要一书。集百代之成言。考诸家之绪论。舟车所经。亦必览城郭。按山川。稽里道。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从容谈论。考核异同。子于是书。可谓好之勤。思之笃矣。后有起者。考求险要。辩分攻守。远而周知天下之故。近而都邑之间。非子之书。何适从焉。余曰否否。不然。古人有言。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明于匠石之任者。或昧于雕镂之细。予也未尝泝江河。登恒岱。南穷岭海。北上燕冀。间有涉历。或拘于往返之程。或困于羁旅之次。不获放旷优游。博观广询。间尝按之图画。索之典籍。亦举一而废百耳。又或了了于中。而身至其地。反若瞶瞶焉。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者。不可胜数也。予之书其足据乎。且孙子有言。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夫论兵之妙。莫如孙子。而论地利之妙。亦莫如孙子。使信余之书而不取信于乡导。譬之掩

耳而求闻。闭目而求见。所误必多矣。且夫地利亦何常之有。函关剑阁。天下之险也。秦人用函关。郟六国而有余。迨其末也。拒群盗而不足。诸葛武侯出剑阁。震秦陇。规三辅。刘禅有剑阁而成都不能保也。故金城汤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塿之邱。泛滥之水。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是故九折之阪。羊肠之径。不在邛崃之道。太行之山。无景之溪。千寻之壑。不在岷江之峡。洞庭之津。及肩之墙。有时百仞之城。不能过也。渐车之浚。有时天堑之险。不能及也。知求地利于崇山深谷。名城大都。而不知地利即在指掌之际。乌足与言地利哉。然则变化无穷者地利也。地利之微。图不能载。论不能详。而变化于神明不测之心。所谓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者乎。故曰方圆奇偶。千秋不易也。伏羲以之画八卦。大禹以之演九畴。伍两卒旅。千秋不易也。武侯以之列八阵。李靖以之变六花。城郭山川。千秋不易也。起于西北者。可以并东南。而起于东南者。又未尝不可以并西北。故曰不变之体。而为至变之用。一定之形。而为无定之准。阴阳无常位。寒暑无常时。险易无常处。知此义者。而后可与论方輿。使铄铄而度之。寸寸而比之。所失必多矣。吾尝考蒙古之用兵。奇变恍惚。其所出之道。皆师心独往。所向无前。故其武略比往古为最高。彼岂尝求之于山海之图里道之志哉。然则求地利于吾书。无乃犹是刻舟之见乎。或曰审如子言。乡导之于地利重矣。然则子之书其可废乎。曰何可废也。孙子言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然不得吾书。亦不可以用乡导。夫南行之不可以北辕也。东泛之不可以西也。此易知也。西北多山。而未尝无沮洳之地。东南多水。而未尝无险仄之乡。此易知而不易知者也。且夫一指蔽前。则泰山不见。十步易辙。则日景不分。使其惛惛焉左陷大泽而不知。前入深谷而不悟。乃欲执途之人而求其为乡导。乡导其可恃乎哉。何也。乡导用之于临时者也。地利知之于平日者也。平日未尝于九州岛之形胜。四方之险易。一一辨其大纲。识其条贯。而欲取信于临时之乡导。安在不为敌所愚也。是故先知马陵之险。而后可以定入魏之谋。先知井陘之。而后可以决胜赵之计。不然。曹瞞之智犹惕息于阳平。武侯之明尚迟回于子午。乃谓求地利于临时。而不求地利于平日。岂通论哉。是故途有所必由。城有所必攻。此知之于平日者也。欲出此途而不径出此途者。乃善于出此途者也。欲攻此城而不即攻此城者。乃善于攻此城者也。此知之于平日。而不得不资于临时者也。攻则攻敌之所不能守。守则守敌之所不能攻。辨要害之处。审缓急之机。奇正断于中。死生变于掌上。因地利之所在而为权衡焉。此固大将之任。而非可问之于乡导者也。凡吾所以用多用少。用分用合。用实用虚之处。既已灼然知之。而后博求之于乡导。从其可信。缺其可疑。以善吾地利之用。岂徒寄耳目于仆夫云尔哉。且吾书不独行军之一端也。天子内抚万国。外莅四夷。枝干强弱

之分。边腹重轻之势。不可以不知也。宰相佐天子以经邦。凡边方利病之处。兵戎措置之宜。皆不可以不知也。百司庶府。为天子综理民物。财赋之所出。军国之所资。皆不可以不知也。监司守令。受天子民社之寄。则疆域之盘错。山泽之藪慝。与夫桑水泉之利。民情风俗之理。皆不可以不知也。四民行役往来。凡水陆之所经。险夷趋避之实。皆不可以不知也。世乱则由此而佐折冲。锄强暴。时平则以此而经邦国。理人民。皆将于吾书有取焉。然则孙子之说。固未当乎。曰非也。孙子之言。固以地利者行军之本。而乡导者。地利之助也。先知地利而后可以行军。以地利行军。而复取资于乡导。夫然后可以动无不胜。凡吾所以为此书者。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不先知之。而以惘然无所适从者。任天下之事。举宗庙社稷之重。一旦束手而畀之他人。此先君子所为愤痛呼号。扼腕以至于死也。予小子既已奉遗命。采旧闻。旁搜记载。规之正史。稍成一定之言。合为一十八部。分为百三十卷。藏之家塾。以俟来者。

设险

刘淇

周礼夏官。掌固。掌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若造都邑。则治其固与其守法。凡国都之竟。有沟树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职焉。若有山川则因之。又司险。掌九州岛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设之五沟五涂。而树之林以为阻。皆有守禁而达其道路。国有故。别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属守之。唯有节者达之。此言国有山林川泽之险。则因之以为固。无其险则沟涂足以限戎马之足。林木足以当隐葇之用。险成于人。而不徒赖其地。故坎大象云。王公设险以守其国也。井田废而沟洫川涂之制地无余。连阡平畴。荡荡极望。故在今设险为难。然渠阜林木。未尝不可因其势而默成之。是则地有古今。而因地制用者无古今也。

春秋列国疆域表序

顾栋高

昔武王大封列侯。各有分地。至春秋时。犹存百二十四国。税安礼为作春秋指掌图以明之。余谓是不可图也。若从其始封。则与春秋时之疆境不合。若从春秋当日。则二百四十年中。强兼弱削。月异而岁不同。当以何年为准而图之。即以周与晋楚论。晋之始封太原。百里之地耳。其后献公灭耿灭霍灭魏。拓地渐广。而最得便利者莫如伐虢之役。自澠池迄灵宝以东。崤函四百余里。尽虢略之地。晋之得以西向制秦。秦人抑首而不敢出者。以先得虢扼其咽喉也。至文公启南阳。奄有覃怀。后经营中原。迫逐戎狄。凡卫河以北。殷墟之境之没于狄。及邢之灭于卫。滑之灭于秦者。晋尽取之。于是东及朝歌。北尽邯郸。自河南之彰德卫辉。至直隶之大名广平顺德。悉为晋有。而谓晋犹昔日之晋乎

。楚封丹阳。盖在今归州东南七里。至文王灭邓县申息。封畛于汝。此时已涉河南南汝之境。以后蚕食诸夏。鄆及唐叶。皆南阳府地也。江黄道柏蓼胡沈。皆汝宁府地也。最后城州来居巢鍾离。则更侵入凤阳庐寿之境。而谓楚犹昔日之楚乎。至周之东都。郑氏诗谱云。封域在禹贡豫州太华外方之间。北得河阳渐冀州之南。畿内方六百里。逮后南阳入于晋。祭地入于郑。伊川入于陆浑。日朘月削。故襄王以前。犹能兴师伐郑伐翼。襄王以后。如病痿不能起。王畿已非复东迁之旧。况在小国乎。夫弱小之日就微灭。与大国之渐肆吞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故曰是不可图也。或曰周室封建。在德不在险。信乎。曰此为后王守成者言之也。武王既胜殷。有天下。大封功臣宗室。凡山川纠纷形势禁格之地。悉周懿亲及亲子弟。以镇抚不靖。翼戴王室。自三监监殷而外。封东虢于荥阳。据虎牢之险。西虢于宏农陕县。阻崤函之固。太公于齐。召公于燕。成王又封叔虞于晋。四面环峙。而王畿则东西长。南北短。短长相覆方千里。无事则都洛阳。宅土中以号令天下。有事则居关内。阻四塞以守。曷尝不据形胜。以临制天下哉。褒姒煽虐。祸由内作。播迁东周。而西虢实为东西都出入往来之地。周有西归之志。不得不问途于虢。故平之末年。即欲以虢公为卿士。迨乎惠王。郑虢卒定王室。当晋之图虢也。王曷不赫然震怒。命方伯以讨罪于晋。晋必不敢动。乃谈笑置之。虢入晋而晋日强。周日削矣。洎惠公之入。赂秦以虢略。秦若得之。则可东向以抗衡于晋。虽有文公。不能以图伯。而晋之诸臣固不与也。虽战韩见获。秦于此时。几可分晋之半。而卒征缙以辅孺子。闭关谢秦。秦知空名为质之无用。卒归惠公。吕却诸人。可为智勇绝人者矣。秦立文公以后。知文公枭雄。决不能覬觐桃林以东一步。乃偕晋师灭郟。郟近武关。穆公之意。以为不得于东。犹可经营商雒。图武关以为南出之门户。而亦终不能有。由是二百余年。秦屏伏西陲不敢出。以秦地形四塞。而函关武关之门户。俱为他人有也。至三晋瓜分秦得其地置关。函关入秦。而三晋之亡自此始矣。呜呼。晋自献公灭虢以后。固守桃林之塞。主伯天下者二百年。迨三晋之分而后失之。而周室东迁。不三世而虢已为晋有。捐国之利器以与人而不悟。岂非恃德不恃险之说。有以误之也哉。

春秋列国地形险要表序

顾栋高

险要之为天下重也。从末世起也。群雄起而后有战争。战争用而后出奇制胜。设守要害。则险要尚焉。太平之世。天下为家。未尝有也。余读左氏。知春秋险要之地。莫多于秦晋吴楚郑卫。郑卫南北所争。而吴楚秦晋。壤地相错。为日交兵之国。桃林二殽茅津之为西北险也。以秦晋七十年之战争着也。汪氏曰秦晋七十年之兵争起于殽之战终于襄十四年十三国之师函谷一入秦。而六国之

亡兆矣。锺离州来居巢之为东南险也。以吴楚七十年之战争着也。林氏曰锺离州来居巢三邑吴争七十年而后得此州来一入吴。而入郢之祸基矣。他如齐穆陵之为大岷。晋刘裕过之而喜形于色者。而地邻莒鲁。强晋东来。道所不经。故战伐罕书焉。晋南阳之即河阳。唐李光弼百战守之以固关辅者。而界连周郑。方辑和以拱卫。故兵争亦不及焉。轘辕伊阙。同一险也。伊阙以备子朝而着。而轘辕则无闻。虎牢敖仓。同一要也。虎牢以晋悼之城而着。而敖仓则无闻。至晋楚悬隔千里。所争惟在郑宋。楚戍彭城。以塞晋之通吴。晋城虎牢。以防郑之服楚。春秋尤大书特书。少习武关。为秦豫咽喉之地。秦人灭都。盖欲南出以图武关。而卒不能有。及楚图北方。将通少习。而晋人震惧。岂非襄郟商雒之间。地形扼塞。与函谷俱称绝险哉。故险要有常所。初无定形。有千年不易之险要。有一时因敌为防之险要。往往在后世为要害。在春秋为散地者。此亦古今时势不同之故也。然考春秋时列国用兵。斗争不减后世。而其时禁防阔。凡一切关隘阨塞之处。多不遣兵设守。敌国之兵。平行往来。如入空虚之境。其见于左传者。班班可考。文十三年春。晋侯使詹嘉处瑕。以守桃林之塞。注云以备秦。桃林今潼关也。昭二十六年秋。晋知罾赵鞅帅师纳王。使女宽守阙塞。注云以备子朝。阙塞今伊阙也。二者天下之险。必待纷纭有事而后遣将设守。则其平日之漫无闲御可知矣。齐庄公之伐晋也。入孟门。登太行。封少水而还。而晋仅于其还也。使赵胜率东阳之师追之而已。而晋平日之备御无有也。吴阖闾之入楚也。舍舟淮汭。自豫章与楚夹汉。道由大队直轘冥阨。而司马戍第于既阵。始议塞城口以邀其归路。而楚平日之控扼无有也。是皆一夫守险。千人莫过。使当日有一旅之师百夫之长。当关旅拒。则齐必不能轻骑而入羊肠之隘。吴必不能疾驱而至汉水之滨也。以至文五年秦人入都。道由上雒。出武关。经历晋之阴地。是时秦晋已绝好。而都在南阳之析城。深入东南五百余里。秦出兵与楚争都。而晋人不之禁也。僖三十三年。秦人袭郑道。自华阴出函谷关。经历二崤。及周之轘辕伊阙。而后至河南之偃师。行嵌岩深谷中二千余里。商人弦高遇诸途而始觉。而周人晋人不之诘也。他若晋会十三国诸侯于柤。而柤为楚地。吴伐鲁。而子析故从武城道险。是盖列国皆然。主者无设险固圉之谋。敌人无长虑却顾之志。处兵争之世。而反若大道之行。外户不闭。历敌境如行几席。如适户庭。主人能则有秦穆之丧师。主人不能则为楚昭之失国。春秋之所以日寻于多事者以此也。易有之。重门击柝。以待暴客。又曰慢藏诲盗。夫土地人民国之宝藏。敌国外患国之大盗。偃然弛备而欲狡焉。启疆者不怯其篋其藏得乎。善为国者。慎其封境。险其守集。深维大易设险之谋。重慎周书慎固之训。庶乎奸宄戢志。而强邻寝谋矣。

周疆域论

顾栋高

案东迁后。王畿疆域。尚有今河南怀庆二府之地。兼得汝州跨河南北。有虢国桃林之隘以呼吸西京。有申吕南阳之地以控扼南服。又名山大泽。不以封虎牢崤函。俱在王略。襟山带河。晋郑夹辅。光武创业之规模。不是过也。平桓庄惠。相继百年。号令不行。诸侯攘窃。王不能张皇六师。更复披析其地。以为赏功。酒泉赐虢。虎牢赐郑。至允姓之戎。入居伊川。异类逼处。莫可谁何。晋灭虢而镐京之消息中断。楚灭申而南国之窥伺方张。至温原苏忿生之田。与郑复以赐晋。则举大河以北。委而弃之。由是怀庆所属七县。原武属郑。济源修武孟县温县属晋。王所有者。河内武陟二县。及河南府之洛阳偃师巩县嵩登封新安宜阳孟津八县。汝州之伊阳鲁山。许州府之临颍县。与郑接壤而已。此东周形势削弱之本末也。

孟子游梁论

郑与侨

昔夫子作春秋。凡强臣逼主则抑之。如堕三都之类是也。罃为斯之后。而子舆氏轻于一往。得毋与麟编刺谬乎。然圣贤雅志匡时。规其重者大者。区区形迹。非所论也。尼山老布衣。擅二百四十二年之权。其一笔一削。星日为昭者。无他。在摈秦与楚而已。故桓文之绩。津津道之。一匡九合。深与管仲之仁。宁仅侈齐晋之霸功哉。齐晋所摈者。秦与楚。尼父所深契者。正在其摈秦与楚也。此犹其笔削之迹也。至于尼溪之封。不闻力郟。临河而返。若有遗憾焉。以当日之能制秦楚者。惟东海一旅。与邯郸诸甲耳。夫子遨游二主间。非为齐赵谋也。欲借齐赵之强。以西封函谷。南怵方城。以图其重且大者。非苟焉而已也。时至战国。与春秋又少异。魏居两河之间。范雎所谓天下之枢也。斯时汉阳之众。虑秦人蹶其后。伏翼而不敢动。其駸駸有蚕食中国之志者。独此伯翳之裔。然秦欲得志于天下。势必先取两河。两河取。齐赵燕韩自保不暇。暇西指而为秦难哉。张仪者。秦之所依以连天下之衡者也。用秦之后。不出而相他国。独两出而相魏。其意何居。盖欲解纵而孤魏也。自应侯远交近攻之说行。魏遂折而入于秦。政之二十二年。首先灭之。自是二十四年灭楚。二十五年灭燕。二十六年灭齐。六王毕。四海一。雎之谋如烛照而数计。然后知子舆氏之适梁。盖欲存梁以制秦楚。制秦楚以安中国。是以他日又有可使制挺挾秦楚。坚甲利兵之言。安内攘外之心事。明明暴露于此。宁直为卑礼厚币。驱大梁之车哉。殆与尼父适齐适赵异而心同。故曰。先圣后圣其揆一也。一者何也。亦曰正朔相承之地。不使汧渭牧。洧食上国。规其重且大者。以绥我士女云尔。使梁之君奉国以从仁义之效着于两河。秦必不能东踰函谷以兼并赵齐。遂翦灭我诸姬。筑城填海。焚书坑儒。诸酷虐又安得慢焉肆志。以至于不可制。孔

子之麟书炳炳。孟子自称仲尼之徒。所谓时异而心同也。尚论者毋轻訾吾泰山岩岩之子與氏可也。

原势

储大文

盗贼之祸始于秦。至汉而甚。至晋北魏而又甚。至隋而甚烈。唐至黄巢而又烈。至元明而祸甚烈。张角足以乱汉。王弥杜曾足以乱晋。葛荣邢杲足以乱魏。黄巢足以乱唐。杨安李全足以乱金。皆不能亡之。而秦隋元明。国遂破灭者何也。秦轻改周辙。隋不悟北魏之覆辙。而明又蹈元之辙也。上古之世。分而为九州岛。又分而为十二州。又合而为九州岛。中以封建万国。而方伯连帅统率之。后稍兼并。然大率因其定势。故强国得以立。至秦分为三十六郡。又益为四十郡。地裂兵削。陈胜吴广起。守尉监亡以御。虽关中兵四出。而不能救。汉分为十三刺史。东汉因之。虽罢郡国都试。而刺史权日崇。至晋亦裁益为十九刺史。九州岛之迹少复。地有常界。兵有常将。其习之也久。其附之也深。故张角虽起而不能亡东汉。王弥王如杜曾虽起而不能尽亡西晋。孙恩卢循虽起而不能亡东晋也。宋齐梁陈。州益分。地益小。兵益弱。元魏亦多析州郡。虽设行台。曾无补于势。故葛荣邢杲起。而国几亡。隋承齐周之后。幸列鹰扬府卫兵充伍。而州郡遂夷为一。又惩尉迟迥王谦之难。忘葛荣邢杲之祸。将举天下尽运之朝廷。罢魏周总管府。国势涣而镇将亡以摄。此张金称翟让朱粲辅公祐之所繇横行而无惮也。唐分十道。以河江淮关岭为界。探访使统之。折冲果毅兵虽寢废。而节度府兵日盛。自尹子奇田承嗣不能犯江淮。刘展袁晁裘甫庞勋兵越界辄。虽以黄巢之桀骜。秦宗权之凶残。流毒几天下。而卒为诸镇所覆。则地之不可无常界。而兵之不可无常将也。盖已了然矣。宋仿唐制。分诸路。金因之。故宋虽废藩镇。金封十一公。势亦已晚。而盗贼起而祸不甚烈。元有天下。恃攻取之易。不思中原定势。置行省江淞陕西。岭北别失八里。地既太远。其它亦旁通广辟。务为夸侈。举三代九州岛之迹。唐宋分道分路之制。而尽荡覆之。繇是山河失险。盗贼横决。以迄于明季。寢四百年而卒莫有知其本者。此贾谊李纲之识所以旷百世而眇遇也。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传曰。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明置布政司都司总兵巡按。又置巡抚抚治。又益以总督督师。虽官名殊元。而行省行台。阔略之势。终不能变。或视元较甚焉。合河南河北为一而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江之险失。合淞东淞西为一而淞江之险失。淮东淮西汉南汉北。州县错隶。而淮汉之险失。洞庭中渚湖广。鄱阳中渚江西。滇洱中渚云南。巢马洪泽天湖安山昭阳骆马射阳甓社丹阳石臼洮涸淀山泖临平夏盖鉴壶山黄蓬异龙湖茱泽云梦泽百花洲高梁山泊豆子恶溪珠池。中渚诸隶省。震湖相湖分隶两省。无以厘画之而险胥失。旅顺镇江

隶山东。闲山陈钱官井。长年多迷所在。钦州舟走交趾东都。又失四峒。缅甸南直走大古刺。而海之险失。莽刺捏工川。昔号黄河九曲。今号小套。丰胜诸滩。殆类平地。又经天桥峡壶口山白司马阪。江经夔州上中下三马渡。汉经均州庙滩光化羊皮滩。淮经光蔡诸滩赵家步。无以扼之。而江河淮汉可永恃之险并失。汉中隶秦。归州隶楚。又合内江外江为一。而蜀之险失。郴隶湖南。赣隶江西。又合左江右江为一。而粤之险失。沅州偏桥分隶两省。郟阳南合隶四省。湖北隶蜀。川北隶黔。建昌毕节隶滇。陈曹沂胶隶淮扬。遵义迄隶四川。江浦六合讷隶应天。经略或至七镇总督总理。或至八省七省五省。又或总督以下并听节制。而金元行省之制又失。

潼武固杉捍玉垒米仓朱阳轳轳延水蒲津龙泉黄泽虹梯玉峡天井当子口九里木兰穆陵独松太平桥石门辰龙铁索桥关朝天黄沙轩辕千秋乌龙仙霞分水大庾五岭香炉关索岭分隶两省。齐北走沧景。鲁南走邳濠。曾无藩篱之限。潞涿津门河西务保魏浚滑介休安邑晋蒲宁夏同州多巴邳洛朱仙镇许南阳临清济宁夏镇曹县清江浦池河正阳桥扬真京口漕岸南壕南翔芜湖关湾子乌镇平望塘栖招宝清湖吴城景德镇樟树镇樊城沙市汉口湘潭锦市夏都夔关浦城南台厦门金门壕镜香山香市四会苍梧镇南关龙里大方织金金马龙尾关永昌宝井。曾无坚垒。讨来弱大通湟浩亶渭泾固洛汾绛洞涡滹沱清浊漳桑干易滦潞卫三岔维胶济汶泗沁洛伊汝汭睢沔淝枞阳石梁吴淞娄荆苕霅新安富阳曹娥大浹江心寺章贡峡江滢涇清江沅西湘潇郴剑涯漓融白水涪渝金沙大度沫泸乌江索桥江中江潞江金沙江漾濞诸名渊。祁连贺兰陇坡华秦岭褒斜而芦芽五台太行大茂红缙白云岱副岳沂林虑王屋熊耳桐柏岷峨瓦屋剑阁海龙囤参衡九嶷幕阜嵯岬庐灞黟天目天台霍童九连岈岭罗浮句漏格孤鲁魁高贡诸名险。前后左右。水险与陆地同。山险与平原同。而直省之险胥失。以暨山溪阨塞。形格势禁。且胥视为腹里。弃为瓯脱。而天险并失。其余道府州县卫。割隶谬妄。轻重失次者。难以疏举。而改元总管府为府。隶县多寡。尤属偏畸。故流贼之起也。来无所堵。去无所侦。破一县则它县震。破一府则它府震。破一省则直省胥震。以迄于土崩鱼烂而不可救止。虽人谋不臧。抑繇地势互错。险与贼共之。有以启戎心而辟寇径也。昔晋令齐东其亩。而国佐曰。吾子戎车是利。南齐欲合两豫州。王俭谓方镇常居。军府素正。则寿阳虽声不先闻。不能断路。而先机有备。何承矩置塘深。深不可航。浅不可骑。一衣带水。遂限戎马。古之人不敢弃其险。虽无险而殫计。以设之也如此。明人不知大势。自亡其险。及事势坏裂。乃始调土兵边兵狼兵苗兵。设经略督理。抚治人地。兵将不相附习。或欲分为四正六隅十道。又欲收势短节险之效以遏贼。保定凤泗九江设总督。天津登莱汉中设巡抚。卒不能繇其本而救之。故贼不强于张角黄巢。而国遂为秦隋元之续。悲夫悲夫。使河南北分为

二道。而经画垣曲南卢氏北以扼之。则澠池不得渡汉中。兴安隶四川而守潭毒仙人关兴势饶风岭青泥岭以蹙之。则车箱峡不得出。英霍光蔡合为一道。而严兵驻白苟堆马头山板石阪三江口恨这关以环伺之。则贼不得避暑袁山。秋肆。重兵镇襄樊。而房金附汉中为一道。达开忠万越大昌大宁三十六隘。合归兴巫为一道。画江附大府以联络之。则襄阳不得夜袭。开县不得大奔。明之亡久矣。而其所以亡者。尚不了然于天下。吾未知贾谊李纲处此果何如也。

巴陵志兵防论

阙名

自古谈兵有战器。有战地。有战人。然器不得地。虽有器不能战也。地不得人。虽有地不能守也。洞庭屡为贼藪。兵防甚备。其器之载于古存于今者。介之属若干。刃之属若干。火之属若干。然杨太以轮舟覆。吴逆以多炮亡。纪战绩者。器不与焉。是不徒恃有器也。岳之地三面阻水。一面当山。陆战则双路七里花板云溪凤皇金鹗新塘冷水相犄角。水战则熊湘鹿角城陵舵杆青草白塔鼓楼铜盘为羽翼。召募以为向导。汛塘以通机警。可战可固可伏可谍可蹶。知兵者所必踞也。昔子敬长图于邸阁。刘毅列阵于峥嵘。河东入援于青草。僧佑潜军于赤沙。德勋制胜于角子。忠武收功于君山。因便乘利。左萦而右拂之。是以骚除易易也。虽然。洞庭之险。古无兴国。昔刘仁瞻取岳州。起居郎高远曰。我乘楚乱。取之甚易。观诸将之才。但恐守之甚难耳。是故战器不如战地。战地不如战人。得其人。则一边尽治。可以无枹鼓之警。不得其人。或以侵渔贾怨。或以苛刻积怒。或以优柔养乱。或以疏虞失机。其为弊可胜道哉。然则有器而不得其地。虽有器无益也。有地而不得其人。虽有地无益也。故得人为上。地次之。器次之。三者俱备。是为全胜。

慎防守

郭起元

防守之法。在因时制宜。而不考于昔。无以知今也。前明因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故明世边防最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始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是为九边。洪武初。自永平蓟州密云迤西二千余里。设戍守百二十九所。紫荆关芦花岭设千户所。鴈门关太和岭武朔诸山。设戍所七十有三。参用南北军。守古北口居庸关喜峰口松亭关。烽堠一百九十六处。每岁秋。诏诸王将校。勒兵巡边。置北平行都司于大宁。设营州五屯卫。及取元上都。设开平卫。兴和等千户所。筑东胜城于河州。设十六卫。自辽以西数千里。声势联络。永乐南下。以大宁地界兀良哈。又以东胜孤远。迁卫而墟其地。自是辽东与宣大。声援阻绝。正统间。也先入塞。英宗遂有土木之陷。先是东胜守在河外。后因内迁失险。宏治间

。火筛入居河套。数犯山陕。遂于平凉府开成县。置固原州。设制府。以总陕西三边军务。正德间。总制御史杨一清。请复守东胜。因河为固。东接大同。西属宁夏。使河套千里。沃壤归耕牧。陕右可以息肩。惜为刘瑾阻止。自后俺答诸部。出入内外。伤残百万。万历间。总督侍郎曾铣。力谋复套。条上方略。阁臣夏言主之。严嵩窥上意惮兵。且仇夏言。劾铣并言诛死。终明之世。北边不靖者。失策于河套之弃也。我 国家德威遐鬯。漠北尘清。昔时所谓极冲次冲者。今辽东建盛京。九边各置郡县。甘肃自为一省。无有边鄙之殊矣。而河套者。内外之重地。哈密者。尤河套之襟喉。所当加意抚绥者也。明代尤重江海。海道自广东乐会。接安南界五千里。抵闽二千里。抵浙又二千里。抵南直千八百里。抵山东千二百里。踰宝坻抵卢龙。迄辽东千三百余里。袤延一万三千三百余里。岛夷倭寇。出没其中。明初方国珍张士诚余众。多窜海岛。勾倭为患。因筑山东江南北浙东西沿海诸城列戍置卫。及指挥司千户所。洪武建文时。倭不能为患。患起嘉靖中。江浙寢剧。于是南直隶置吴淞刘河福山镇江圜山五总寨。浙江则置宁绍温台等千户所。而普陀大衢陈钱。山浙直分路之地。狼福两山。海洋交接之所。俱驻舟师防汛。福建亦置烽火门小埕澳南曰山浯屿铜山澳五总寨。广东则分东中西三路防御。山东则登青莱三府。蓟辽则大沽海口。山海关外。则广宁前中等所。各设水汛。以三四五月为大汛。九十月为小汛。分地巡徼。应期会哨。江防则上自九江广济黄梅。中包安徽池和太平。下及苏松通泰。凡盗贼贩私。悉严巡捕。盖明世遭倭甚毒。故制防最密。我朝中外乂安。海邦皆世其子孙。享王贡贄。商贾舟航。万里通行。如在户闥。且水师整饬。楼櫓相望。可为有备无患矣。而论海中之形势。则在台湾也。台地孤悬海中。土宜五谷。北可至辽东。南则抵漳泉。全台三千余里。入版图者几二千里。其余尚系生番杂居。情态叵测。扼鯤身鹿耳之险。控澎湖三十六屿之蔽。中国得之则为屏翰之卫。失之则为丛奸之藪。而有伏莽窃发之虞。是一府四县之城不可不筑。台中兵卒宜屯田以足食。渐次开荒辟土。以夷后患者也。至湖川黔滇。接近苗猺獞之界。与归化苗人所在。以及闽中之山棚。琼岛之黎。皆宜扼要控险。防之不可不严也。愚谓天下有事。重在战阵。天下无事。重在禁防。今为将者。日事操演弓矢火。而轻于墩汛。使老弱步卒守之。有风雨瞭望。沿途送檄之苦。而粮饷不及骑卒三之一。戍卒有家口者。无以谋生。每三五人守戍。必缺其一二。将弁知其归。而亦无能禁斥也。是在骑兵战兵分番轮戍不使独累步卒。庶几巡警周密。声势呼应。上下如同臂指。斯为巩固金瓯之道也夫。

皇輿图说会典

国家德威畅泝。文轨大同。幅员之盛。亘古未有。京师居天下之中。其南曰直

隶。是为畿辅。其东曰盛京。盛京之北曰吉林。又北曰黑龙江。是为东三省。畿辅之南其省三。曰山东。曰山西。曰河南。山东省之南为两江。其省三。曰江南之江苏。曰江南之安徽。曰江西。两江之东南曰闽浙。其省二。曰福建。曰浙江。河南省之西南为湖广。其省二。曰湖北。曰湖南。山西省之西为陕甘。其省二。曰陕西。曰甘肃。陕西之南其省一。曰四川。江西与湖南省之南为两广。其省二。曰广东。曰广西。四川省之南为云贵。其省二。曰云南。曰贵州。甘肃省之西为青海。四川省之西为西藏。长城之外。盛京与直隶山西陕西省之北。为内蒙古。六盟四十九旗。及察哈尔八旗游牧。踰瀚海而北。为外蒙古。喀尔喀四部八十六旗游牧。其西为科布多。其北为唐努乌梁海。甘肃省之北。为阿拉善额济纳二旗游牧。踰瀚海而西。为伊。大海。自鸭绿江口。西襟盛京南。京师直隶东南。又南襟山东之北而东。又南襟江南浙江之东。又南襟福建。东折而西襟其南。又西襟广东之南。接越南国境。大江。出四川之岷山。东行经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入于海。其西源曰金沙江。出青海。东南行。经云南。折北至四川。会于江。汉水。出陕西之蟠冢山。东南行。至湖北。会于江。黄河。出青海之噶达素齐老山。东北行。经甘肃出长城。折东而南。环内蒙古鄂尔多斯旗。是为河套。入长城。经陕西东。山西西。复折而东。经河南。东出江苏。入于海。淮。出河南之桐山。东行经安徽江苏。会于河。济。出河南之王屋山。南行亦会于河。鸭绿江。出吉林。西南行。经盛京。入于海。西辽河。出直隶边外。东行。经吉林。会东辽河。折西南入边。经盛京。入于海。滦河。出直隶边外。南行入长城。入于海。混同江二源。曰松花江。曰嫩江。松花江。出吉林。北行出边。折东北。经伯都讷。会嫩江。又经拉林阿勒楚喀呼兰三姓。入于海。嫩江。出黑龙江所属墨尔根。南行。经布特哈齐齐哈尔。会于松花江。黑龙江。出喀尔喀车臣汗部。东行经尼布楚呼伦贝尔雅克萨。折东南。经乌鲁苏木丹黑龙江爱琿三姓。会于混同江。运河。在浙江江苏。引太湖踰江。引洪泽湖踰黄河。经山东直隶。引沂河汶河卫河漳河。会于淀。桑干河。出山西。东行。经直隶。折东南。经京师西。为永定河。亦会于淀。浙江。出安徽。东行经浙江。入于海。闽江。出福建。东行入于海。江三源。四江出云南。东行。经贵州广西广东。会北江东江入于海。色楞格河。扎布噶河。在喀尔喀游牧。大克穆河。在唐努乌梁海。额尔齐斯河。在科布多。伊犁河。里木河。在伊犁。金沙江之西。曰澜沧江。曰喀喇乌苏河。曰雅鲁藏布河。俱在西藏。极东。三姓所属。海中大洲。偏东三十一度二十分。极西。喀什噶尔葱岭之西。偏西四十七度。极北。唐努乌梁海托罗斯岭。北极高五十六度四十分。极南。广东琼州府之崖州。北极高十八度十三分。凡东西相距七十八度有奇。南北相距三十八度有奇。

长安地气

赵翼

地气之盛衰。久则必变。唐开元天宝间。地气自西北转东北之大变局也。秦中自古为帝王州。周秦西汉递都之。苻秦姚秦。西魏后周。相间割据。隋文帝迁都于龙首山下。距故城仅二十余里。仍秦地也。自是混一天下。成大一统。唐因之。至开元天宝。而长安之盛极矣。盛极必衰。理固然也。是时地气将自西趋东北。故突生安史以兆其端。自后河朔三镇。名虽属唐。仅同化外縻。不复能臂指相使。盖东北之气将兴。西方之气已不能包举而收摄之也。东北之气。始兴而未盛。故虽不为西所制。尚不能制西。西之气渐衰而未竭。故虽不能制东北。尚不为东北所制。而无如气已日薄一日。帝居遂不能安。于是元宗避禄山。有成都之行。代宗避吐蕃。有陕州之行。德宗避泾师。有奉天梁洋之行。地之艱不安。知气之消耗渐散。迨僖宗走成都。走兴元。走凤翔。昭宗走莎城。走华州。又被于凤翔。被迁于洛。而长安自此夷为郡县矣。当长安夷为郡县之时。契丹安巴坚已起于辽。

此正地气自西趋东北之消息。特以气虽东北趋。而尚未尽结。故仅有幽蓟而不能统一中原。而气之东北趋者。则有洛阳汴梁为之迤邐潜引。如堪舆家所谓过峡者。至一二百年。而东北之气积而益固。于是金源遂有天下之半。元明遂有天下之全。至我朝不惟有天下之全。且又扩西北塞外数万里。皆控制于东北。此王气全结于东北之明证也。而抑知转移关键乃在开元天宝时哉。今就唐书所载。开宝以后。长安景象。日渐衰耗之处。撮而之。可以验地气之变也。

唐人诗。所长安都会之繁盛。宫阙之壮丽。以及韦曲莺花曲江亭馆广运潭之奇宝异锦华清宫之香车宝马。至天宝而极矣。安禄山兵陷长安。宫殿未损。收京时。战于香积寺。贼将张通儒守长安。闻败即遁。未暇焚剽。惟太庙为贼所焚。故肃宗入京作九庙神主告享于长乐殿都会之雄丽如故也。代宗时。吐蕃所燔。惟衢街庐舍。而宫殿仍旧。朱泚之乱。李晟收京时。诸将请先拔外城。然后北清宫阙。晟曰。若收坊市。地隘人嚣。非计也。贼兵皆在苑中。自苑击之。贼走不暇。则宫阙保安。乃自光泰门入。泚果遁去。远方居人。至有越宿始知者。则并坊市亦无恙矣。故晟表有云。钟不惊。庙貌如故。地运尚有百余年。故不至一旦尽扫也。黄巢之乱。九衢三内。宫室尚宛然。自诸道勤王兵破贼后。入城争货相攻。纵火焚掠。市肆十去六七。大内惟含元殿独存。此外惟西内南内及光启宫而已。僖宗在蜀。诏京兆尹王徽修复。徽稍稍完聚。及奉表请帝还。其表有云。初议修崇。未全壮丽。则非复旧时景象可知也。及昭宗时。因王重荣李克用沙苑之战。田令孜帝出奔。焚坊市。并火宫城。仅存昭阳蓬莱二宫。还京后。坐席未暖。又因李茂贞之逼。奔华州。岐军入京。宫室麁闾。鞠为

灰烬。自中和以来。王徽葺构之功。至是又扫地而尽。于是长安王气衰歇无余矣。见李晟王徽田令孜及黄巢等传

秦蜀荆楚形势议

蒋伊

蜀江东下。黄河南注。天下大势。分为南北。而挈南北之轻重者。在川陕而已。陕西南通楚蜀。东连豫晋。其所以为形势之首者。以其足夺黄河之险也。四川北走秦凤。东下荆襄。其所以为阨塞之区者。以其足夺长江之险也。自古以来。守在秦者。战必在蜀。得蜀则南可下。守在蜀者。战必在秦。不得秦。则北不可定。然皆利于速战而不能持久。则岂非以馈运之故哉。全陕之势。咸阳三辅。而屏蔽实在陇右。今河陇未靖。长安未易守也。况汉中当蜀口。寇若一枝出秦陇。窥长安。而悉其锐以趋汉江。合西山之寇。以攻郢襄。此亦天下之深忧也。荆楚之势。一曰彝陵。王浚治楼船。下益州。破荆门彝道。是彝陵者。荆州之门户也。一曰襄阳。梁武起兵于此。以平石头。元兵下宋。先取襄樊。是襄邓者。全楚之首也。知有彝陵荆州。而不知为襄阳之备。非真知势者也。寇若以疑兵出岳州。而从汉江窥襄阳。则可以扼我之首。而北之门户塞矣。将荆州亦不能以自固。知敌之所攻。则知我之所守。明于守之要害。则可以知战之利钝。方其始也。汉中平阳之间利用守。长沙澧岳之间利用战。何则。蜀之馈饷难继。而长沙财赋甲天下。不虑转输也。主兵者反是。能无败乎。今则荆楚之势。进不得战。而秦蜀之势。且退不能守矣。此可为长叹息者也。在陕之所恃者。沿边之劲旅耳。而馈饷之途。无由自致。夫以数万之众。而欲责其枵腹荷戈。是不战而先自败也。至荆岳之间。则以不生不息之财。养不耕不战之兵。使寇得安意肆志。而养其全力。以出于秦。天下之势。方如敝庐。补其奥。又虑其隅。整其桷。又虞其栋。揜持之道。是所望于策矣。

陕甘资政录诸山总序

戴祖启

陕西甘肃之山。远自岭于阆而东分为两支。其北支自肃州昆仑山。东踰嘉峪关。径肃州甘州。南为祁连山。东径永昌。南为雪山。又东径凉州。南为姑臧。南山亘数郡。延袤千余里。皆一山也。山脉起伏。东抵中卫之沙山。又东结为黑山。而迄于黄河。其脉未尽。复东出而为南北二支。其一支东北出为贺兰山。遥掖黄河北行。径灵州宁朔宁夏之西北抵平罗北三百里为黑山。陕甘之境尽矣。又北出径古定襄。迤东抵高阙。又东而为阴山。阴山以东。绵亘万里。极于辽海。天所以限中外也。其一支东南出为桥山。径庆阳之东。鄜州延安之西。南尽三水之分水岭。北尽葭州艾高坪。绵亘八九百里。东北抵河。陕甘之境尽矣。祁连从关外。自西而东。自古界划羌胡。甘凉河湟之阨塞也。贺兰自南

而北。循河西出塞垣。其山后则诸夷出没之藪也。桥山自西南抵东北。起于西河之东。而竟于东河之西。此三山者。不见于禹贡。惟合为祁连北出之支山。而弱水出于穷石。穷石亦祁连之麓也。此陕甘北支诸山之大概也。其南支。自大积石而东至西倾。又东北至于鸟鼠。又东南至于朱圉。又东而为陇为汧为吴岳。汧陇。据秦宁凤汉之会。当陕甘两省之交。实南支之统会也。自是而东。亦分南北二支。其一支东北出踰凤翔。而为岐山。又东北为干州之梁山。又东至醴泉为九八。又东北至化为甘泉。又东北为嵯。又东为富平之荆山。其尾为朝。迄于河。此秦晋之要塞也。陕甘之境尽矣。溯河北上。又起而为韩城之梁山。为龙门与河东壶口雷首诸山。脉络通。形势相倚。此禹贡所谓导汧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又所谓既载壶口。治梁及岐者也。凡此诸山。皆在渭北。并渭东行。关中人统谓之北山。其一支东南出踰宝鸡。而为太白山。又东为终南秦岭。又东为骊山。其阳为蓝田山。又东为少华。又东为太华。其阳为雒南之熊耳。熊耳南出为商山。商山东为武关。太华之东为潼关。皆阨塞也。又东迄于河。陕甘之境尽矣。凡此诸山。皆在渭南。亦并渭东行。关中人统谓之南山。自西倾至太华。二千余里。东西相望。南北地道相准。禹贡所谓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者也。荆山之脉。逾河而为雷首。华山之脉。亦逾河而为雷首。雷首者。又此南北两支之再会。其下则禹贡所谓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古谓之天下之脊也。汧陇之支。又南出而为宁羌之蟠冢。循汉而东。为大巴山。此南支之别出者也。巴山之南。接四川之小巴山。陕甘之境尽矣。此陕甘南支诸山之大概也。由此观之。甘凉之山以百数。祁连为之宗。灵朔近塞之山以百数。贺兰为之宗。鄜延庆之间山以百数。桥山为之宗。岷洮之山以百数。西倾为之宗。秦凤之间山以百数。汧陇吴岳为之宗。凤邠之山以百数。岐梁为之宗。渭阳之山以百数。九八嶓为之宗。同华之山以百数。荆梁为之宗。关中之南其山以百数。太白终南为之宗。商洛之山以百数。太少二华为之宗。褒河之山以百数。蟠冢为之宗。汉滨之山以百数。大巴山为之宗。夫散而难稽者形也。远而可会者脉也。伏而不可见者山之脉也。显而可循者水之流也。今但主黄河渭汉三大川。自西河以西标祁连。贺兰以东标桥山。河之上流标西倾。其下流标荆梁龙门。渭之源漂鸟鼠。渭之上流标汧陇吴岳。渭之北标九八甘泉嵯哦。渭之南标太白终南少华太华。汉之源标蟠冢。汉之上流标大巴山。自余重峰迭岭。名不可纪。数不能终者。非此诸山之龙。即诸山之麓。否则其别支也。其脉虽不可尽考。各从其相近之郡县。而附录焉。观吾书者。纵横数千里之间。山河阨塞。碁布星置。亦可以了然如指诸掌矣。

论江南

顾祖禹

采石之与京口。股肱建业。实有据险临前之势。而非止于靳靳自守者。说者曰。京口凭江为险。然而陵谷之变。今昔不同。曹丕见江流汹涌。以为天限南北。陈孔范亦曰长江天堑。寇岂能飞渡。盖以江流为可恃也。然考晋建兴末。祖逖自京口渡江。中流击楫矣。义熙六年。刘裕灭南燕。会卢循袭建康。裕卷甲南还。自广陵济江出京口。梁承圣二年。陈霸先自丹徒济江。围齐广陵。隋开皇九年。贺若弼自广陵济江。拔京口。唐武德三年。李子通亦自广陵济江。取京口。以蹙沈法兴。自是以后。南北渡者。皆以京口为通津。昔人谓采石渡江。江面比瓜洲为狭。故繇采石济者。常居十之七。夫自唐以来沙洲日积。江面南北相距仅七八里。唐初江面阔四十里其后沙壅为瓜洲开元中江面阔二十五里宋时洲渚益广绍兴中江面犹阔十八里明嘉靖以来江面仅阔七八里又有谈家洲横列其中南北渡口晴明时一苇可杭也故昔日之采石比京口为重。而今日之京口比采石为切。消息之理也。江防考。京口西接石头。东至大海。北距广陵。而金焦障其中流。实天设之险。繇京口抵石头。凡二百里。高冈逼岸。宛如长城。未易登犯。繇京口而东。至孟渚七十余里。或高峰横亘。或江泥沙淖。或洲渚错列。所谓二十八港者。皆浅短狭。难以通行。故江岸之防。惟在京口。而江中置防。则圖山为最要云。安庆府。淮服之屏蔽。江介之要冲。汉建安十九年。曹操遣朱光为庐江太守。屯皖。大开稻田。吕蒙曰。皖地肥美。若一收熟。彼众必增。于是攻皖破之。遂为重镇。曹叡太和二年。遣曹休侵吴向皖。满宠上言。休所从道。背江傍湖。易进难退。此兵之絀地。若入无疆口。音无限隔也一云无疆口在桐城县夹石东南宜深为之备。晋咸宁四年。吴人大佃皖城。王浑遣应绰击破之。其地上控淮淝。山深水衍。战守之资也。徐氏锷曰。皖之为地。中国得之。可以制江表。江表得之。亦以患中国。吴孙权克皖。而曹操不宁。周世宗平淮南。而李氏穷蹙。形险说。大江合九江鄱阳之水。东北经流府城东西南三面。而小孤山旧为大江控扼处。屹峙江北岸。孤峰峭拔。与南岸山对峙如门。大江之水。至此扼束而出其下。深险可畏。元人立铁柱于此。曰海门第一关。余阙守安庆。倚小孤为扞蔽。遣将率水军戍此。陈友谅自上流引军直捣山下。戍军败走。安庆旋陷。明时宸濠之变。赖安庆守臣。能挫其锋。是以南畿无患。小孤者。安庆之门户。而安庆者。金陵之门户也。

读史方輿纪要诸序。议论闳辟。凌轹古今。然多言取而罕言守。言攻而不言防。乃抢攘策士之谭。非承平经国之计也。且多明季情形。与今日不切。故止录其山西河南山东湖广江苏五条。稍及防守者。而亦各汰冗词。存其梗概云。

论山东

顾祖禹

天下大势。莫强于秦。莫雄于楚。古今不易也。然而运会所驱。时势亦异。若

言今日咽喉。则断以三齐为首。何则。地则南北要害也。而积贮天下之大命也。漕渠中贯于山东。江淮四百万粟。皆取道焉。繇徐沛北境。以接于沧景之南。几八百里。而南旺分南北之流。高下悬绝。于是相地置闸。随时启闭。以为挽输之助。脱有不逞之徒。乘间窃发。八百里中。丸泥可以塞也。蚁孔可为灾也。吾虞南北咽喉。忽焉而中断耳。或者曰漕舟必出于山东。故山东能为京师患。若修元人海运之制。风帆顷刻。竟抵京师。则山东必无能为害矣。曰。山东不滨海为国乎。自滨州沾利之间。取途渤海。竟指天津。不过五百余里。繇登莱而指旅顺口。亦不过五百里。天津。河漕海运之道所辏集也。登莱旅顺口。又海运之途所必经也。脱有狡狴之徒。凭依岛屿。辽碣以南。沧瀛以东。所在起。海运其能以无阻乎。然则将奈何。曰。山东者。馭之得其道。则吾唇齿之助也。失其理。则肘腋之患也。吾尝俯仰古今而知。能为幽燕利害者。必于山东。

论山西

顾祖禹

按山西居京师上游。表里山河。称为完固。且北收代马之用。南资盐池之利。因势乘便。可以拊天下之背而搯其吭也。说者曰。大同于京师。尤为建瓴之势。朝发白登。暮叩紫荆。则国门以外。皆战场也。往者土木之变。敌虽深入郊圻。赖大同犄其后。故不能以得志。嗣是关门告警。未尝不以大同为锁钥之寄。且夫天下之形胜。莫若陕西。赵主父攘地至云中九原。遂欲直南袭秦咸阳。秦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既又使蒙恬除直道。自九原抵云阳。张仪之以秦胁燕也。曰秦下甲云中九原。驱赵而攻燕。唐范阳之乱。李泌议遣安西西域之众。并塞东北。自妫檀南。取范阳。然则左顾范阳。右顾咸阳。燕秦快捷方式。皆道出大同也。近时为门户计者。切切于议屯议戍议转输。而边事日棘。嘉靖中。督臣翁万达上边议。谓山西太原大同。皆与京师相表里。防维最重。山西镇边。起保德州黄河岸。迤邐而东。历偏关。抵老营堡。实二百五十四里。大同镇边。起鸦角山。在老营堡东北界迤邐而北。东历中北二路。抵东路之镇口台。在天成卫东北界实六百四十七里。而宣府镇边。起西路之西阳河。在万全右卫西南界迤邐而东北。历中北二路抵东路之永宁四海冶。见直隶延庆州实千二十三里。共一千九百余里。皆逼近寇境。险在外者也。所谓极边也。山西镇。自老营堡转南而东。历宁武鴈门北娄至平刑关。约八百里。又转南而东。为保定之境。历龙泉倒马紫荆之黄土口在倒马关西北插箭岭浮图峪俱见广昌县至沿河口。在直隶漆水县东北又东北即房山县境之高崖口约千七百余里。又东北为顺天境。历高崖白羊至居庸关。约百八十余里。共千五十余里。皆峻山层冈。险在内者也。所为次边也。外边之地。有险夷迂直。总而较之。则大同最称

难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偏老。分而言之。则大同之最难守者北路。而宣府之最难守者亦北路也。山西偏头关以西。百五十里。恃河为险。偏头关之东。百有四里。则与大同之西路略等。内边可通大举。惟紫荆宁武鴈门倒马龙泉平刑诸门隘。然寇山西多从大同入。犯紫荆必从宣府入。外边内边。唇齿之势也。

论河南

顾祖禹

河南古所称四战之地也。然古之取天下者河南在所必争。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豈有不能终日之势。故守关中守河北乃所以守河南也。古未有不可守之地而可以言战者。李光弼所以宁去洛阳而守河阳也。以大梁而战于城下。犹有自全之策乎。故今日之以河北三郡而附于河南也。此固国家犬牙相制之意。出于山川条列之外者也。夫河北之足以制河南也。自昔为然矣。客曰。子不闻南阳可以建都乎。曰。以河南之全势较之。则宛不如洛。洛不如邺也明矣。客曰。拓跋氏以邺非长久之地。尝去邺而迁洛矣。若夫南阳者。朱朴以为建都极选。李纲亦谓光武所兴。乃谓宛不如洛何欤。曰。朱氏以唐覆败之时。而献迁都之议。李公于宋奔亡之日。而为驻蹕之谋。皆因时补救。出于不得已之计。而非所语于形势之常也。夫邺倚太行。阻漳滏。夏商时固有都其地者。战国之世。赵用此以拒秦。秦亦由此以并赵。三国五季时。曹操石勒慕容高欢。相继倚为窟穴。迨其后尉迟迥据之以问罪杨坚。则远近震动。渔阳残孽。窃命于此。以九节度之师。而不能免于溃败也。魏博以相州为捍蔽。终唐之世。常雄于河朔。河东得之。遂为灭梁之本。而谓邺非形势所在乎。且夫自古用兵以邺而制洛也常易。以洛而制邺也常难。此亦形格势禁之理矣。彼宛者。延岑朱粲所以覆亡。而蒙古袭入唐邓。所以径捣汴梁者也。乃谓其山川险固。甚于洛阳。是溺前人之说。而不究其本也。曰。然则建都不贵于险固乎。曰。所谓险固者。非山川纠结城邑深阻之谓也。使弃关河之都会。辽而求之奥窔之乡。是犹未见虎之入市。而先自窜于槛。知水之可以溺人。而坐槁于岩岬也。岂所语于形势之常也哉。

河南关塞形胜说豫乘识小录

朱云锦

自古言地理之学者。通典数言尽之。曰。辨区域。征因革。知要害。察风土。所谓知要害者。在关塞形胜而已。周礼夏官之职。有司险焉。掌九州岛之图。以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道路。山林之阻则开凿之。川泽之阻则桥梁之。而其阨塞之宜阻者。率无得通。谓之司险。管子。凡兵主必先审知地图侵轶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邱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城困殖之地。地形出入相错之所。然后举错不失。又月

令孟冬之月。命百官固封疆。备边境。完要塞。谨关梁。塞蹊径。邱浚谓专为边境言。夫边境之备。于要塞则完之以扼其要冲。于关梁则谨之以限其出入。于凡鸟兽往来之径。樵采攀跻之区。亦无敢不致其谨。此胥固圉之要画也。豫州地处土中。际邳隆之代。险塞宜无庸考。然 国家设汛置防。弹压宇宙。似亦不可不加讲求焉。按豫南与楚邻。则光固襄邓诸山。当其南鄙。西连陕洛。嵩岳潼陕为障。西北则太行蜿蜒绵亘。直接神京。北以漳为阻。东则淮颍交汇沮洳之乡。亦山河四塞之地也。西南一带山险。通楚通陕通晋。关隘林立。腹心则虎牢在汜水河阳在孟县轘辕。在登封遗基可寻。志乘之书宜详考往古世代分合攻取利钝而列于篇。又宜将边境隘塞。孰为通行。孰为间道。孰有屯堠。孰宜修塞。为图说。俾守土者平时得以讲求。一遇侦缉扬逃之犯。亦可指示发。或有窃发宵小。实时四面张罗。使弄兵潢池者。如巢幕之燕。如釜底之鱼。而稽古读史之士。亦可藉以明沿革。而知通塞。虽属纸上之谈。一如亲履其地。斯为不妄灾楮墨耳。乃览豫志之谈形胜者。一则曰大河蜿蜒。嵩高耸峙。再则曰水陆都会。天下咽喉。其志关塞也。则曰某关在某县。某方若干里而已。当事者。何以运处置之机宜。考古者。何以镜往古之战守。愚既憾行笥无书。见闻浅。未能悉其微细。姑就豫志而列书其名。以俟居稽之再为详核云。

汴洛二都说豫乘识小录

朱云锦

豫州之故都。曰洛曰汴。汴则四面平衍。籍兵为卫。昔宋艺祖欲迁都于洛。太宗以劳民力谏。太祖曰。非惟都洛。终当向长安耳。终以众谏而止。叹曰。百年之后。民力尽矣。迄宋之代。环畿屯卫之军。凡四十万人。靖康之祸。金人长驱直入。此无险可守之也。洛则东成。南伊阙。西函谷。北孟津。四塞险固。居中制外。周公营洛。固取天下道里适中。亦以形胜莫尚也。然从来论者。谓洛阳四面受敌。为天下所必争。兵法所称衢地者是也。不可居。夫天下有事。所以必争洛阳者。正以洛阳形胜。争洛阳。即以争天下耳。周公之东征也。先居东都。宣王之中兴也。讲武东都。秦以函谷澠池之险。既得宜阳。韩又献成巩。而遂以蚕食诸侯。汉高之制楚也。以据成巩洛之险。五代唐宋以来。莫不争险夺隘于洛阳扼要之地。以取天下。是岂不可据而有。而姑以争之耶。特无可以制天下之命者。而欲区区据洛阳形胜以号召天下则不可。所谓制天下之命者有二。一曰德。一曰势。德有盛衰。周公营洛而治。平王迁都而弱者。是已。势有强弱。秦以据险而兴。韩以据险而亡者。是已。夫德盛者险不足言。其据险以争。而其得失胜败关于势者。又不能一言而尽。方輿纪要本朝顾祖禹着云。守关中守河北。乃所以守洛阳也。自古及今。洛阳之患由于关中者什之七。由于河北者什之九。秦以关中并韩魏。汉以关中定三河。苻秦以关中亡慕

容燕。宇文周以关中亡高齐。谓关中不足以制洛阳之命乎。元魏之祸。尔朱荣自河北来。尔朱兆自河北来。高欢自河北来。安史以河北倡乱。而洛阳两见破陷。存勳发愤太原。而朱梁卒为夷灭。谓河北不能制洛阳之命乎。此言洛阳不可孤立。必先得关中。或河北。洛阳乃可据而有。故汉高先定关中。乃保成。光武先定河北。乃事洛阳。欲守洛阳者。未有无关中河北之固。而可以独存。此其大势也。其或以洛阳定关中。则必与关中争崤函之险。春秋晋败秦师于崤。崤属晋也。汉赤眉自三辅引而东。冯异大破赤眉于崤底。崤属汉也。洛阳西有崤险。再西而守函谷之险。则关中失其险矣。唐李光弼不守洛阳而守河阳。河阳洛阳北关也。守河阳以制河北。而河北失其险矣。善守险者。制人而不制于人。是又方輿纪要所未及者也。大约洛阳之险。可用以进取。而不可守以待敝。可以制一面之骚动。而不可以支四方之攻围。或守之而不足以当天下之争。而争之即以制天下之命。毋谓四面受敌。遂与四面平衍者并称。而置洛阳险要于不讲也。

汴城建置说豫乘识小录

朱云锦

汴城。唐以前无考。可考者。唐德宗二年。节度使李勉创建。无里数。周世宗显德三年。增筑东京开封府外城。周四十八里二百步零。宋太祖建隆三年。广皇城东北隅。真宗仁宗重修。神宗更增修外城。徽宗政和六年。改修京畿外城。周回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明洪武元年。重筑河南省开封府城。周围二十里。一百九十步。入 国朝。屡修无增广。外城久废。宋说部有谓周世宗修城。令艺祖走马。尽力所至而筑焉。今按周世宗所筑外城。周四十余里。非马力所能及。度是内城也。周外城韩通王朴所经度。艺祖初大其城址。曲而宛。如蚓曲焉。耆老相传赵中令鸠工奏图。初取方直。四面皆有门。坊市经纬其间。井井绳列。艺祖览而怒。自以笔涂之。命以幅纸作大圈。纾拙纵斜。旁注曰。依此修筑。故城即当时遗迹。时人罔测。多病其不美于观。至神宗熙宁时。屡欲改作。卒不敢更。惟增障而已。及政和间。蔡京擅国。亟奏广其规。以供宫室苑囿之奉。命宫侍董其役。凡周旋数十里。一撤而方之如矩。墉堞楼櫓。虽甚藻饰。而荡然无曩时之坚朴矣。靖康之变。敌人下令。植四隅。随方而击之。城既引直。一所望。一壁皆不可立。竟以此失守。艺祖沈几远睹。至是始。又按东京梦华录云。东都外城方四十余里。城壕曰护龙河。十余丈。壕之内皆植杨柳。粉墙朱户。禁人往来。又新城每百步。设马面战棚。密置女墙。旦暮修整。望之耸然。城里牙道。各植榆柳成阴。每二百步。置一防库。贮守御之器。有广固兵士二十指挥。每日修造泥饰。专有京城所提总其事。噫。以守险之具。而为观美之资。其受侮强敌也宜哉。宋时以四水入城。各设上下水门。

门制跨河以铁裹窗。遇夜如闸垂下水面。两岸各有门通人行。如今瓜州水门然自金迄元。外城毁。内城存。明洪武所修为宋内城旧址。明季屡经河患。淤沙泥甚深。居民有掘土丈余。露屋脊者。陵谷变迁。向入城四水。今惟贾鲁河分汴之一派。遶省南趋。而城内无一之流矣。

洛阳险要说豫乘识小录

朱云锦

考古称崤函之险。按酈道元水经注。曰。崤有盘崤。石崤。千崤之名。故曰三崤。元和郡县志曰。自东崤至西崤三十五里。东崤长数里。峻阜绝。车不得方轨。西崤纯是石十二里。险不异东崤。此二崤皆在秦关之东。汉关之西。輿地纪要曰。二崤山连入硤石界。自古险要之志。杨升庵地名考曰。俗名石崤土崤。其后转为石壕土壕。杜子美有石壕吏诗。今澠池犹有土壕镇。又有崤底关。在永宁县西北。即崤谷之底也。一曰崤。函谷关有秦汉之别。秦关在今灵宝县。汉武帝元鼎三年。作函谷关于新安在新安县城北二里临水时楼船将军杨仆。数有大功。为关外民。上书乞徙东关。以家财给其用度。帝意亦好广。于是徙关于新安。去宏农今灵宝三百里。按关名谓置关谷口。故曰函谷。故关恰据谷首。谷仅通车径。透施数十里。故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若汉所移建之处。虽亦踞冈阜。而傍无障塞。不惟六国无所用其仰攻。即田文潜度。奚待鸡鸣之客哉。又有古轘辕关。长十二。曲道将去复还。故曰轘辕。在偃师县西南三十里。左少室。右太室。自古为控守地。河阳在孟津有三城。一在河北岸。一在河南岸。一在中潭中潭者如今河中洪之涨滩中潭随水长落而不没故可城今亦陷于水云三城互援。如指臂然。唐史思明陷汴郑。将进逼洛。李光弼退守河阳。贼虽据洛。而惮光弼袭击。南不出百里。西不越畿内。陕州得修戎备。关中藉以无虞。光弼守河阳之力也。今城虽湮。而北孟县。南孟津。均称控制要地。又汉灵帝时置八关都尉。皆环洛阳近畿。函谷在新安广成在新城伊阙在洛阳南大谷今洛阳水泉口轘辕今岭口旋门在成西南十余里与巩接界小平津旧属孟津今入巩孟津。详志其地。以备读史者之参稽焉。

论湖广

顾祖禹

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客曰。予闻之。武昌水要也。荆州路要也。襄阳险要也。三郡之于楚。如鼎足然。殆未容以优劣视欤。余曰不然。襄阳则非武昌荆州比也。吴人之夏口。不能敌晋之襄阳。齐人之郢州。不能敌萧衍之襄阳。宋人之鄂州。不能敌蒙古之襄阳矣。昔人亦言荆州不足以制襄阳。而襄阳不难于并江陵也。三国争荆州。吴人不能得襄阳。引

江之兵以攻魏。破于襄阳之下。梁元帝都江陵而仇襄阳。襄阳挟魏兵以来。而江陵之亡忽焉。魏人与萧以江陵。而易其襄阳。亦谓得襄阳。而江陵之存亡。我制之也。五代时。高氏保江陵。赖中原多故。称臣诸国。以延岁月。宋师一逾襄阳。而国不可立矣。蒙古既陷襄阳。不攻江陵而攻两郢也。亦以江陵不足为我难也。噫。孙氏有夏口。有江陵。而独不得襄阳。故不能越汉江尺寸地。晋人有襄阳矣。乃谓汉水之险。不及大江。甚且轻戍江北。重戍江南。何其无志于中原也。幸而是时北人无能利用襄阳者耳。彼襄阳者。进之可以图西北。退之犹足以固东南者也。有襄阳而不守。敌人踰险而南。汉江上下。罅隙至多。出没纵横。无后顾之患矣。观宋之末造。孟珙复襄阳于破亡之余。犹足以抗衡强敌。及其一失。而宋祚随之。即谓东南以襄阳存。以襄阳亡。亦无不可也。客曰。然则国家省会之设。何以不于襄阳而于武昌。余曰。此亦因已然之迹。未究其末耳。汉都长安。而荆州首列南郡。晋都洛阳。荆州先治襄阳。平吴之后。改治江陵。唐都长安。而十道之设。山南道则治荆州。开元改置。则山南东道治襄阳。宋都汴梁。分湖南北为两路。治江陵长沙。后复增置京西南路。治襄阳。天下之形势。视建都者为推移。藩屏之疏密。视建都之向背何如耳。六朝南宋。以中原既失。僻在东南。武昌不得不为重地。元起于北方。去东南最远。当伯颜之破襄郢而东也。宋人举国以争鄂州矣。伯颜于是多方以图之。既得鄂州。周览山川。以为江南要地。亟请城之。为规取江南基本。其后因之而行省建矣。伪汉逋逃。据为窟穴。太祖克之。仍为司治。既已定鼎金陵。当混一之时。而未忘东南之虑。从金陵而论武昌。王述所云。一有缓急。骏奔不难者也。燕都卜宅以后。亦惟成宪是遵。又何改焉。所谓因已然之。而未究其本者此也。客曰。然则襄阳可以为省会乎。曰奚为不可。自昔言祖中之地。为天下膏腴。诚引潢涌之流。通阳口之道。屯田积粟。鞠旅陈师。天下有变。随而应之。所谓上可以通关陕。中可以向许洛。下可以通山东者。无如襄阳。由武昌而北。非不足以叩三关。动申蔡。然而取道纡。不如襄阳之径且易也。客又曰。建国于东南。襄阳亦可以为省会乎。曰东晋时已侨置雍州于此矣。昔人谓东南可以问中原者。莫如襄阳。晋之桓温。宋之随王诞。齐之曹虎陈显达。远之战于河洛之间。近之争于穰邓之际。惟其有襄阳也。西魏因萧以取襄阳。而东南之势。遂折而入于北。襄阳在东南。不后于武昌也。然酌其中当设省会于武昌。而建帅府于襄阳。以全楚之资力供襄阳之指挥。荆州引黔粤之储。西陵通巴渝之蓄。而武昌集吴会之漕。以持襄陵之后。数千里间。呼吸可通。见敌之隙。必速乘之。吾知天下之势。且在东南矣。彼武昌者。自守或有余。攻取或不足。且夫阳逻既下。而道出武昌之东门。嘉鱼可来。而敌在武昌之南渚。汉口之重兵。吾虞其未可专恃矣。至于夷陵险要。自古所推。而施州山川环

结。土田蕃衍。隋唐以来。皆为郡县。今等之于要荒矣。窃谓夷陵建郡而以施州属之。增置属邑南北相丽。既以通楚蜀之援。亦以厚巴夔之势。或亦经国者所当计及欤。

按湖广居八省中。最为阨衍。山川险固。自古称雄武焉。中原有事。必争之地也。是故襄阳其头颅也。黄蘄其肘腋也。江陵其腰腹也。保商陕者。在乎郟阳。跨两粤者。在乎郴永。捍云贵者。重在长沅。大江制东西之命。五溪为指臂之使。此全楚之大略矣。然争形要者必在荆湖以北。吴甘宁言于孙权曰。南荆之地。山川形便。诚国之西势也。今先取夏口。鼓行而西。据楚关。即扞关见长阳县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矣。梁沈约曰。荆州居上流之重。土地广远。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宋高祖遗诏。尝令诸子居之。盖以荆州为江左之头目也。宋李纲言。荆湖国之上流。其地数千里。诸葛武侯谓之用武之国。今朝廷保有东南。制驭西北。当于鼎澧岳鄂一带。皆屯宿重兵。使与四川襄汉相接。乃有恢复中原之渐。赵鼎曰。荆襄左顾川陕。右控湖湘。而不瞰京洛。三国所必争。宜以公安为行阙。而屯重兵于襄阳。运江浙之粟。以资川陕之兵。经营大业。计无出此。陈亮言荆襄东通吴会。西通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为进取之机。而吕氏祉则曰。昔楚之兴。国于鄢郢。而守黔中巫郡。兼江汉之险而有之。故以区区之国。而尝与齐晋争衡。三国而后。海内之地。分为南北。都秣陵者。必备淮甸。以犄角北寇。然国之安危。系于上流而已。转输之利。固系于上流。屏翰之势。又系于上流。南朝六姓。其强弱之势。与兴亡之由。顾上流设施何如耳。吴纪陟之聘魏也。魏文问吴戍备几何。曰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问道里甚远。难为固守。对曰。疆界虽远。而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四。犹人有六尺之躯。其护风寒。亦数处耳。今所谓险要必争之地者。不过江陵武昌襄阳九江。九江在江西而与武昌共系上流之险故因其旧文并录之江水源于岷山。下夔峡而抵荆楚。则江陵为之都会。岷冢导漾。东流为汉。汉沔之上。则襄阳为之都会。沅湘众水。合洞庭之波。而输之于江。则武昌为之都会。豫章西江。与鄱阳之浸。浩瀚吞纳。而汇于盆口。则九江为之都会。守江陵可以开蜀道。守襄阳可以援川陕。守武昌九江可以蔽全吴蜀汉。吴楚并而为一。则东南之守亦固矣。至于备御之事。先收襄汉。则兴元之阻。譬之近藩。戍荆南。则巴蜀之富。还为外府。又屯武昌。而湖之南北可以安堵。屯寻阳。而江之东西可以襟带。上游之势成。而后根本建康。左右淮浙。取资于蜀。调兵于陕。以天下之半。而与敌争。庶乎可以得志矣。噫。此就吕氏时言之也。今者荆土日辟。沃野弥望。再熟之稻。方舟而下。吴会之间。引领待食。虽江自夷陵以下。时有横溢之虞。汉自襄阳以南。亦多溃决之患。然而富强之。居然未改矣。

荆州论

储大文

荆州北距襄阳。东距汉。西距夷陵。南距江十里。地平衍沮洳。无峻岭岩关。以为阻隘。古称用武之地曰荆襄。襄固则荆固。若无襄是无荆也。昔者元破襄阳。降吕文焕。则朱孙制置江陵而不能守。苻坚破襄阳。获朱序。则桓冲退治上明。上明在松滋县冲老将。识屈信进退之势也。曹操置郡襄阳。又宿重兵。则吴南郡治南平。又戍公安。地皆在江以南故能有余力。时入沔汉粗中。而卒殄西陵之难。何则。形屈而势信也。苟不能屈而蕲信。是适贻敌之擒而已矣。呜呼。以梁元帝新复之势。定都江陵。又北与襄阳为难。而周师忽至。则其举国为俘焉宜也。庾信赋曰。履阳城而避险。卧砥柱而求安。夫荆州者。地势视江北滨江诸郡。大类扬。于楚则类黄。昔人守广陵。能固者。毛宝合豫州兵力戍邾城。而卒蹙于江。金再破黄。而宋远不相闻。夫荆州者。北兵若至。是绝地也。其不蹙于江不止也。南兵若至。是又不存之地也。昔者灌婴自江击江陵。而共敖灭。陆逊白衣摇橹。而糜芳不知。刘毅刘道规自马头袭江陵。而桓谦不知。王镇恶声言刘藩上。而毅又不知。萧诘都江陵。而李靖以水涨。自清江至。则百粤江西兵。胥不及援。非智不足也。日日而备之。夫力不暇给也。就令力能给。而南与北交备。夫亦卒莫之暇。以至顿而必屈焉已矣。是以孟宗政三海。迄不能阻阿里海牙之师。高季兴国势独弱。四面称臣。唐建南都。命吕諲以旧相镇抚。而后卒为下府。晋宋齐梁。自王廙王悦督府。常治江陵。而必复立雍州于襄阳。其兵锋常为所督八州之冠。此隋之所以宁授后梁以江陵。必迫夺其襄州。岳飞置宣抚。所以自鄂。而必主襄阳。而李纲之所以首议巡幸也。或曰。桓温都督府。亦治江陵。治江陵则能扼蜀。曰温时适图蜀也。若扼蜀。江陵又不如夷陵。陆抗曰。西陵国之西门。是殆与鄂钧重也。然则督府宜何置。曰。昔李纲议行都。曰襄阳。后又曰长沙。不言江陵。长沙有重湖之险。纲之识殆能以屈为信。类吴君臣而度越王廙吕諲万万也。若夫督府宜置者。则吾必曰襄阳。次曰巴陵。

襄阳论

储大文

宋建炎初。李忠定议巡幸曰。四方多故。宜讲巡幸之礼以镇之。除四京外以长安为西都。襄阳为南都。建康为东都。各命守臣营葺城池宫室官府。使之具储峙糗粮积金帛。以备巡幸。至于费用。则长安当委之四川。襄阳当委之荆湖。建康当委之江淮闽浙。三都成。而天下之势安矣。又曰。天下形势。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又次之。今舍上中而取其下。非得计也。据要会之地。以驻六师。既有以系中原之心。又有以纾一时之急。策无出于此者。而其议巡幸第

一札子曰。为今之计。纵未能行上策以趋关中。莫若取其次策以适襄邓。襄阳近为李孝忠所据。虽已溃散。恐或残毁。惟邓为可以备车驾之时巡。夫邓者。古之南阳。光武之所兴也。西邻关陕。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取货财。东达江淮。可运谷粟。有高山峻岭。可以控扼。有广土宽城。可以屯重兵。民风号为古。盗贼未尝侵犯。此诚天设以待陛下之临幸。事之机会不可失也。愿召守臣。增修城池。漕臣储峙粮草。朝廷给降钱帛。广行应副。专遣使者以督其事。将来秋高。六飞启行。由陈蔡唐以趋南阳。不过半月可达。天下之士。知陛下之不忍弃中原也。河东之民。知陛下之不远徙也。天下郡县。知陛下之处中以临四方也。皆当心服而无解体之患。是一幸南阳。则三者皆得。一幸建康。则三者皆失。利害安危之几。在此一举。陛下何惮而不行也。夫幸南阳犹之幸襄阳也。是故建炎论事。则曰邓古之南阳。天设以待幸。而绍兴论事旋曰襄邓。天设以待巡幸也。及繇宣抚荆湖广南请提举嵩山崇福宫也。复奉诏条具边防利害曰。至于守备之宜。则当料理淮南荆襄。以为藩篱。夫淮南荆襄者。东南之屏蔽也。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强兵巨镇。尽在淮南荆襄间。故以魏武之雄。苻坚石勒之众。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窥江表。后唐李氏。有淮南则可以都金陵。其后淮南为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今朝廷欲为守备。则当于淮南东西及荆襄。置三大帅。可重兵以临之。东路以扬州。西路以庐州。荆襄以襄阳为帅府。分遣偏师。进守支郡。小筑城垒。如开新边。其初朝廷应副钱粮。谓如淮东则以江东路财用给之。淮西则以江西路财用给之。荆襄则以荆湖南北路财用给之。徐议营田。使自贍养。遇有贼马。则大帅遣兵应援。稍能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归业。渐次葺理。假以岁月。则藩篱成矣。前有藩篱之固。后有长江之险。加以战舰水军。使江一带帅府郡县。上连下接。自为防守。则贼马虽多。岂敢轻犯。近年以来。大将握重兵于江南。官吏守空城于江北。虽有天险。初无战舰水军之制。故敌人得以侵扰窥伺。欲为守备。无他。反此而已。或谓三大帅率重兵以屯江北。则供亿之费不貲。臣应之曰。使三大帅屯兵于江南。亦仰给于朝廷。其费等耳。曷若使之渡江。葺理淮南。以为家计。则朝廷异时可省经费。而藩篱之势成。为无穷之利。守备之宜。莫大于是。有守备矣。然后可以议攻战之利。亦当分责于诸路大帅。谓如淮东之帅。则当责以收复京东路。淮西之帅。则当责以收复京东西路。荆襄之帅。则当责以收复京西南北路。川陕之帅。则当责以收复陕西五路。诸路捷。因利乘便。收京畿。复故都。以戡大憝。此虽落落难合。然在陛下志先定于中。而断以至诚必为之意。盖无不可成之理。及其后为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又尝专论襄阳形胜曰。臣窃以当今天下形胜在襄阳。何以言之。四方地势。正犹局。今车驾驻蹕于吴越。是置子于东南隅也。宣抚制置司。聚兵于

川陕。是置子于西北隅也。湖湘屯重兵以控制。是置子于南隅也。

吴越由湖湘以趋川陕。如行曲尺之上。相去万有余里。号令未易达。首尾不相应。一有缓急。何以为援。惟襄阳地接中原。西通川陕。东引吴越。如行于弓弦之上。地里省半。而又前临京畿。密迩故都。后负归峡。蔽障上流。遣大帅率师以镇之。如置子于局心。真所谓欲近四旁。莫如中央者也。既逼僭伪巢穴。贼有忌惮。必不敢窥伺东南。将来王师大举。收京东西及陕西五路。又不敢出兵应援。则是以一路之兵禁其四出。因利乘便。进取京师。乃扼其喉。拊其背。制其死命之策也。朝廷近拜岳飞为荆襄招讨使。其计得矣。然驻军岳鄂。未闻前进。岂不以自兵火以来。襄阳焚毁尤甚。野无耕农。市无贩商。城郭隳废。邑屋荡尽。而粮饷难于运漕故耶。臣观自古有意于为国家立功名之人。如刘琨祖逖之徒。未尝不据形胜。广招纳。披荆榛。立官府。履艰险。攻苦淡。积日累月。葺理家计。然后能成功者。若欲坐待其自成。必无此理。愿诏岳飞。先遣将佐军马及幕府官。径趋襄阳。随宜料理。修城壁。建邑屋。招纳西北之民。措置营田。劝诱商贾之伍。懋通货贿。稍稍就绪。然后徙大兵以居之。旁近诸郡。如金房随郢。见属我者。可以抚绥。如陈蔡许颍。见从贼者。可以攻取。不过年岁间。必有显效。如谓屯兵聚粮。运漕为难。则汉江出襄阳城下。通于沔鄂。漕运之利。未有如此之便者。当以兵护粮船。使贼不得抄掠。则吾事济矣。盖忠定之拳拳襄阳者若此。而其后于三都之外。复曰长沙。再越大江。三面重湖。可以建都。夫都长沙犹之都襄阳之渐也。若曰长沙视建康为上流。又为重险。而视临安并无海道不测之虞。繇建康临安紆道。经长沙以趋川陕。则如行曲尺之上。而繇长沙以趋襄阳。则犹行弓弦之上也。夫亦庶乎其可都也。

陆世仪思辨录曰。读禹贡一书知建都之要。全在漕运便利。然都洛阳亦忌河患。即于荆襄之间亦得。其王畿之制。必南际江。北抵河。西控潼关夔峡。东连吴会。然后称其形势。若仅如今省制。则地势太狭也。都襄阳有七便。上控秦蜀。俯临江淮。前凭河洛。扼天下之吭。而制其命。一也。所防止东北一面。为力易办。二也。襄邓之间多闲田。区处耕垦。可以处四方辐辏之众。三也。江汉朝宗。岁省挽运之费数十万。可以佐大农金钱。四也。从来盗贼之乱。多起于徐泗。多藏于郟襄。今使之属在畿辅。则贼不至易炽。五也。湖广地饶。一岁再获。京师可常足。六也。民俗剽悍善。可养为兵。七也。

南岳市记游

储大文

秋八月五日。舟发衡阳。七日抵岳市。岳市者。南岳庙市也。四山环合。西少夷。而东南特敞朗。可容十万人。平冈可驰。可涉。高山可控扼。而间道可出

奇设伏。此古战场。而吾郡宋兵部侍郎湖南制置副使知潭州向公士璧。尝遣将扼之。以败兀良哈者也。昔者韩信木罌渡河而魏亡。邓艾縋阴平而蜀亡。元太祖之将终也。告其臣以金人百战。异时若假道于宋。出武休。越汉江。乃可攻金之背。而金卒用是以败于三。而汴蔡讫亡。此兵法所谓出其不意。攻其所不守。而乘骇乱而击之。其胜亡疑也。兀良哈以百战宿将。下大理。入交趾。然后蹂躪邕桂。而顺湘流以趋潭。其势如风雨之骤至。此武休之故智也。鄂黄宿重兵与北师血战者数十年。而潭素不设备。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则袁吉饶池。且继临江而下。饶池下。其去苏松余杭无几耳。然则熊湘之祸。岂俟德佑二年正月朔。而宋之亡。岂在景定咸后哉。公既解潭之围。功名显著。而权奸似道深忌之。卒以守城时所用金谷。傅致公死。繇是激刘整之叛。以讫于吕文焕程鹏飞陈奕诸将。相继降元。而宋亡矣。然则宋之所以延十八年之祚。及公以功死。而宋事讫不可为者。皆在岳市一战。而衡志不详。岳志不及。予独行黄庭集贤之间。感咽者久之。当公遣战时。将为王辅佑。监军为易正大。尝率五百人以往。会兵者为刘雄飞。而附似道陷公死者。幕属方元善也。

论岳阳利害书

万正色

窃按吴逆精锐。咸萃于岳阳。岳阳一破。则湖南诸郡。可以不费余力。岳阳形势。莫要于芦席口。据扼芦席口。则岳阳粮糈可以立绝。盖芦席口上达武昌。西通长沙常德诸郡。我军馈运由兹以达。吴逆粮糈亦由斯以济。兵法云。地有所必争。此之谓也。职所遣谍报。吴渠现在商遣重兵。拟扼斯地。我若不迅遣选锋。据守其险。令彼先处战地。以待吾至。毋论悉力攻取。多费支吾。且使彼饷得通。我运难达。利害所关。瞭若观火。然不速出兵。则贼据吾险。少出兵。则虽先据其险。而有单薄之虞。昔王剪伐楚。须兵六十万。斯用众之极矣。然必卒如其数者。盖地生度。度生量。诚量度于彼己之间。而知非此不可也。斧斤之利用也。铍其刃。尤必厚其背。而后势有所资。今芦席口地当两利。势有必争。贼之虎视。已非一日。贼之来此。必非一旅。然所未及迅据斯要者。乃天褫其魄。而与吾以利也。职窃谓剪之伐楚。非六十万不可。吾之据芦席口亦非六千人不可也。伏乞速调精兵。如数以行。卷甲疾驱。先行据守。则要地既得。兵力又厚。逆饷不通。岳阳可以坐困矣。又闻之。敌贵夺其所爱。而地贵攻其所瑕。逆贼馈运。俱取资于澧州常德。而精锐尽在岳阳。其常澧皆系羸贼。若以现在水师坚扼芦席口。而分遣精兵数千。出其不意。袭取诸郡。吾既攻其所瑕而夺其所爱。人心瓦解。不亡何待。望与亲王大将军商议。委仆前驱。仆虽谫劣。断必有以报命。以纾大将军忧也。

论魏延出子午谷书念勤文稿

侯敦复

近接手书。承指示说项王文之隙。甚善。至论魏延一节。仆窃不谓然。是时关中之将。乃夏侯楙。非司马懿也。率众与武侯相拒者。曹真耳。其非知兵之敌明甚。若谓延为终反之人不可恃。然延既为武侯用。侯之世。延必不敢反。即反而武侯亦足以制之。不用其谋。不可谓非谨慎之过。邓艾之来由阴平。今之文县。其地有摩天岭。即裹毡之处。过此而险者。惟江油。马邈实守之。后则诸葛瞻亦军于绵竹。而卒不支也。兵已入险。则士有必死之心矣。魏武曰。虏遏吾归师。而与吾死地战。吾是以知胜。此其明验也。拒敌之策。守险为上。姜维撤平乐诸围。乃失蜀之本。慕容超不拒大岷。为亡国之由。纵敌入险。而曰有以制之。难哉。故善用兵者。必先入险。善入险者。必由奇道。断无堂堂正正。而易于成功者。割据者多地小力薄。斯可偏师而定。光武之于建武。曹操之于雄。太宗之于隋末。是也。若夫两敌相当。如太华并峙。地大力众。国富兵强。而欲以正道得功。无取奇计。未之闻焉。汉取楚。晋取蜀吴。刘裕取关中。皆分道进伐。易如摧枯。至武侯不用魏延。而长安终阻。文皇不用道宗。而高丽不服。魏武并军于赤壁而败。先主聚众于猇亭而亡。军志曰。多方以误之。彼所备者多。则力分而后图。此不易之道矣。

贵州輿图说贵州通志

贵州虽列职方。其先固西南荒徼也。庄蹻之略地。有同假道。唐蒙之持节。大类凿空。即其后或兼隶。或分隶。享王日至。名位渐加。要亦縻勿绝而已。至于明而符竹始分。迨我朝而規制乃备。自贵阳而上。若安顺。若威宁。为府者三。自贵阳而下。若平越。若都匀。若镇远。若思南。若石阡。若思州。若铜仁。若黎平。为府者八。所辖州属十有二。县二十有六。褻然与十五国同封而并治。遂为西南一都会焉。于稽其地。铜岩溪阻其东。赤虺蟒山控其西。盘江关岭扼其南。西望乌江限其北。悬车束马。碎踝穿蹄。一以为太行。一以为孟门。行路之难称天险矣。然险可用不可恃。可用者一夫守之。千人自废也。不可恃者。廩无隔岁之储。帑无宿贮之金也。幅非不寥廓。要皆割截补凑而后成。崇冈沓嶂。蟠互而争雄。卉服椎髻。偪处而肆暴。非无水也。舟楫鱼盐之利不闻。非无土也。金锡丝枲之饶不与。田多石而草易宅。民屡屠而户久凋。城郭虽在。百堵犹未尽兴。学校虽修。弦诵犹未尽溥。备多则兵防难撤。道衢则驿递难弛。喜则人而怒则兽。官司之法。有时不得行。春苦旱而秋苦霖。补助之术。有所不及济。是以延袤虽千有余里。实不及中州一大县。锱铢丝粟。曾无裨于上供。岁糜金钱数十万。亦何赖有此黔哉。然而地有所必争。昔人欲弃之而不可。则以其肘腋咽喉乎四省也。议者欲东割沅靖。西割思田。北割遵义以益之。究亦同于画饼。比者裁卫并府。又取偏镇二卫归于黔。事权一而统

制专。披图启策。渐有可观矣。大抵筹黔者。富养之事难于武备。列其疆域。综其形势。备筹边守土君子讲求焉。

潜邱札记

阎若璩

元人进金史表曰。劲卒捣居庸关。北拊其背。大军出紫荆口。南搯其吭。此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验也。西北之山。东起医无闾。西接太行。其为要害之关。曰紫荆居庸倒马。居庸岩险易守。倒马去燕稍远。紫荆则夷于居庸。而近于倒马。金人知守居庸。不知扼紫荆。非失计耶。杨守谦每阅紫荆舆图。见所谓五虎岭者。为元人败金兵之处。则汗流浹背。神不怡者累日。呜呼。劳臣志士之心事。至今尤可以叹息也。

卷七十九兵政十地利下

读管子乘马篇

顾栋高

余读管子。至凡立国都。必于大山之下。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无近水而沟防省。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喟然叹曰。此世之变。周官之法度尽矣。然而后世之帝王莫能易也。三代以德王。故周礼辨方正位。体国经野。九涂九轨。六乡六遂。方广正直。诗曰。君子所履。小人所视。时至管子。其由德而力之世乎。思深哉。有味乎其言之也。世传宋艺祖之筑京城也。赵韩王为图以进。上怒。掷诸地。徐取纸。用御笔涂之。如蚓曲焉。命内侍曰。依此式修造。及成。城郭巷道。皆迂曲环转。车马不得骋。神宗屡欲更之。以祖宗制度不敢易。蔡京秉政。导徽宗为游观。遂恢拓其制。加壮丽矣。后金人来攻。命植于四隅。一所击。应声摧堕。然后知艺祖之远见。管子之言信矣。

书何承矩传后

储大文

李忠定备边御敌札子曰。一河北塘泺。东距海。西抵广信安肃。深不可涉。浅不可以行舟。所以限隔胡骑。为险固之地。而比年以来。淤凝浅涸。不复开浚。官司利于稻田。往往泄去积水。堤防弛坏。又自安肃广信以抵西山。地形低下处。可益增广。其高仰处。即开干壕。及陷马坑之类。宜专遣使以督治之。又乞修塘泺札子曰。契勘安肃广信平凉等军。东有塘泺。西抵太行。中间坦涂。不过三百余里。塘泺既可增广。其它地势虽颇高仰。亦可因高就下。限以长堤。潴蓄水柜。以为阻固。如水柜不及之处。自宜修筑城堡。屯兵控扼。或设堦。以虞奔冲。兹事体大。非藉能臣。未易办集。窃见枢密副都承旨李邈。累

任河北边郡。风绩素着。深究边防利害。欲乞特建一司。以邈充使。专切措置塘泺城堡水柜等。仍乞朝廷多方应副。庶几克成大功。以为永远之利。而乞修边备札。亦曰。八曰增城壁。九曰增塘泺。十曰置堡塞。至靖康传信录。则曰虽委边增修塘泺城池。而辅郡畿邑。已降指挥。旋即罢止。八事中。尝请四辅郡。诸畿邑。皆筑城创置楼橹也。近京筑城置楼橹。且罢止。而边塘泺指挥。其高阁置之也可知矣。及其宣抚河北河东也。又乞修复塘泺旧制曰。臣契勘塘泺。深不可舟。浅不可涉。限隔戎马。实为国家永远之利。缘塘泺有蒲鱼稻田。自来系屯田司拘管。以修治堤防为名。其实以充私用。往往放泄塘水。营利自丰。渐令塘泺湮废。不足限隔。深失祖宗之意。今来新开塘泺。皆系民田。伏望圣慈。特降睿旨。下河北路转运司相度会计一岁所修堤防之费。量自转运司及朝廷应副。不许种植稻田。其蒲鱼之利。许小民采取。庶几塘泺渐复旧制。而边贫民。蒙陛下德泽。实为大惠。御批虽依奏。而塘泺之所以限戎马者。钦宗实未之克稔也。

长城

顾炎武

春秋之世。田有封洫。故随地可以设关。而阡陌之间。一纵一横。亦非戎车之利也。观国佐之对晋人。则可知矣。至于战国井田始废。而车变为骑。于是寇钞易而防守难。不得已而有长城之筑。史记苏代传。燕王曰。齐有长城巨防。足以为塞。竹书纪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齐闵王筑防以为长城。后汉志济北国。卢今长清县有长城。至东海。泰山记。泰山西有长城。缘河。经泰山一千余里。至琅邪台入海。此齐之长城也。史记秦本纪。魏筑长城。自郑今华州滨洛以北有上郡。苏秦传。说魏襄王曰。西有长城之界。竹书纪年。惠成王十二年。龙贾帅师筑长城于西边。此魏之长城也。后汉志河南郡。卷故卷城在郑州原武县西北释例地名云卷县所理垣雍城也有长城。经阳武到密。此韩之长城也。水经注盛宏之云。叶东界有故城。始犍县。东至瀨水。达泚阳。南北数百里。号为方城。一谓之长城。郡国志曰。叶县有长城。曰方城又越世家正义引括地志云故长城在邓州内乡县东七十五里南入穰县北连翼望山无土之处累石为固楚襄王作霸南土争强中国多筑列城于北方以通华夏号为方城此楚之长城也。若赵世家成侯六年。中山筑长城。又言肃侯十七年筑长城刘伯庄云从云中以北至代非也武灵王时始有云中正义曰此长城疑在漳水之北赵南界此赵与中山之长城也。以此言之。中国多有长城。不但北边也。其在北边者。史记匈奴传。秦宣太后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此秦之长城也。魏世家惠王十九年筑长城。塞固阳。正义曰桐阳县在银州银城县界有连山东至黄河西南至夏会等州此魏之长城也。匈奴传。又言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筑长

城。正义曰武灵王长城在朔州善阳县北自代阴山正义曰阴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下至高阙为塞。正义曰朔方临戎县北有连山险于长城其山断两俱峻俗名为高阙也而置云中雁门代郡。此赵之长城也。燕将秦开袭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韦昭曰在上谷至襄平。索隐曰今辽东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此燕之长城也。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索隐曰固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索隐曰临洮陇西县又度河据陶山。北假中索隐曰北假在北地阳山北正义曰北假在河北今属胜州银城县此秦并天下之后所筑之长城也。自此以后。则汉武帝元朔二年。遣将军卫青等击匈奴。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魏明元帝泰常七年。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城北史作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河。广袤皆千里。北齐文宣帝天保三年。起长城。自黄栌岭北至社千戍。四百余里。立三十六戍。通鉴注此长城起于唐石州北抵武州之境六年。发民一百八十万。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余里。通鉴注幽州夏口即居庸下口也先是。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于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八年。于长城内筑重城。自库洛拔而东。至于坞纥戍。凡四百余里。而斛律羨传云。羨以北鹵屡犯边。须备不虞。自库堆戍。东距于海。随山屈曲二千余里。其间二百里中。凡有险要。或堑山筑城。或谷断起障。并置立戍逻五十余所。周宣帝大象元年。发山东诸州民。修长城。立亭障。西自雁门。东至碣石。隋文帝开皇元年。发稽胡修筑长城。五年。使司农少卿崔仲方。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距黄河。西至绥州。南至勃出岭。绵历七百里。六年。复令崔仲方发丁十五万。于朔方以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七年。发丁男十万余人。修长城。大业三年。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踰榆林。东至紫河。四年。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林谷而东。此又后史所载继筑长城之事也。

晋乘搜略曰嘉靖中总督翟鹏凿长堑于近垣从胡松议也堑窖多凿于近垣以阻侵轶凿地横垣曰堑闲凿闲否形如品字曰堡恃以御患至是以参政胡松议自镇边堡而东至阳和后口镇河堡而西至老营堡凿为长堑初诸堡及烟墩亦各挑空沟壑以遇敌寇或穴地为品窖然议者谓中国设险有三垣堑窖垣最可恃窖次之堑又次之垣者因高远眺敌无所逃乘险下拒已易为力堑则沿守者无所依蔽眺望者不获远施尝计一敌挟一束刍则万敌顷刻之际可平数丈也若窖有隆伏平之反难夫自迩年多事敌骑驰突中国困于格疲于奔命于是守境之议与设险之法密矣堑窖之设固秦人堑山堙谷之意惟先练其士卒固其藩篱则堑窖亦守国之所不可废者矣

台寨条议

徐旭旦

台之设所以传烽火。非所以备战也。以传烽火则太密。十里一台足矣。不必五里一台也。以备战则太疏。一台五人。不足以敌贼众数十人矣。为今之计。宜墩台之数。而讲明传烽火之法。昼夜火。顷刻百里。百里之地。始立一寨。遇有风警。发兵剿捕。庶几疏密得宜矣。寨之设。所以居汛兵。非以宿重兵也。今日之寨。有新筑造者。有依旧垒者。规模狭小。容兵百人足矣。用守备千总一员领之足矣。偶有贼警。亦属么么。初无大贼船也。寨中之兵。足以制其命而有余矣。提镇各标。皆当归本营。宿重地。遇有大警。塘报到日。量贼多寡。发兵剿捕。此为举重驭轻之道。不必将提镇各营。列寨而居也。提镇者兵之总司也。沿海各府。各有边界。则应各设一镇。以一镇论之。则应驻府城。不应偏居州县。提督居适中之地。以节制诸镇。各镇居一府之中。以经理各县之边界。此为臂指相使之道。如温镇之在平阳。台镇之在宁海。此安插之失宜也。台寨之设。所以备瞭望。非以立界限也。沿海之民。以海为命者也。今迁遣无业。饥寒迫身。虽目前复业。有可耕之地。而无耕种之力。有可以偷生者。无不为之。虽功令煌煌。三令五申。而走死如鹜。不可得止。今奉 旨撤界。百姓稍有生机者。可以沿涂采捕。而汛防之官。恐其不便稽查。创出墩台为界之说。以致百姓不得沿涂采捕。不知 朝廷之所以撤界者。一宽一严。片板不许下海者。严之也。沿涂许其采捕。官兵不许勒索者。宽之也。宽政行而后严政可行。今创为墩台为界之说。是又立一界也。又立一界。是民终不得与涂相近。而又何从而采捕之乎。若细绎部文。宽其采捕。而止严其出海。则百姓有可以养生者。又何苦蹈不测之祸乎。此当亟为讲求者也。且民船可禁。兵船不可禁。何则。沿海之兵。星罗碁布。而偷越之奸民。终不可得而绝者。以兵船亦禁下海。则所防者不过界内咫尺之地。过此以往。即肆然无复有议其后者也。五里一台。台止五人。日可瞭而夜不可瞭。晦风雨冥。忽兔脱。防范之勤。终不敌窥伺之巧。海疆袤延数千余里。一口出一人。百口出百人矣。一口出一船。百口出百船矣。是欲禁民船。则兵船尤不宜禁也。并禁兵船者。功令之过严也。 朝廷动用数十万金钱。修造大小战船者。所以临敌制胜耳。若海内有奸宄之民。蠢动之贼。惟瞪目视之。而不敢一艇相向。而听其飘忽。任其挪揄。无此法纪。宜宽兵船之禁。使大帅遣调。不时出哨。遇有奸宄草窃。尽力歼之。则内外皆有顾忌。海禁自然肃清矣。

陈直隶事宜疏雍正二年

直隶巡抚利瓦伊钧

窃臣猥以庸愚。仰蒙 皇上洪恩逾格。夙夜兢惕。誓图报效。所有微臣行过

事宜。如亏空地丁银四十二万余两。以补十分之四摊免丁银合计二百万户。尽沐皇恩。道府厅州县。贤者荐用。不肖者参革。贪残之习渐除。征收火耗。直隶素轻于他省。北五府纳粮一两。止有耗银七八分。至一钱不等。今令州县照常征收。南四府纳粮一两。耗银一钱。至一钱四五分不等。今已量减二三分。部拨兵饷。州县起批解府。由知府验封。索规礼银每两加二分。其兵饷。仍令州县自解司道衙门。岁为州县之累。今令州县解贮府库。由府汇解各道。州县得免费用需索。他若派修衙署。新官到任铺垫物件。及里下分买驿递豆草。派民守城。捕役坐坊。红寄庄。黑寄庄。种种为害地方。俱经严行禁革。各属地亩。有水冲沙压者。确查请豁。开垦隐漏者。通查首报。弥盗除窝。则饬兵役里甲。同心稽查。协力擒拏。听断词讼。则饬行速结。不许挨限沉搁。一有延累。轻则记过。重以参处。是皆臣志在必行。不敢始勤而终怠也。至于武备。尤加意察访。营弊之大者。莫如生兵虚兵。马步募补未久。借端革退。复募新兵。必有贿嘱。方收入伍。是谓生兵。革退之兵。不即开除。旷时召募。迟日册报。侵蚀旷粮。谓之虚兵。臣深知此二弊。严饬将弁。力除痛洗。称职者荐。溺职者参。近亦各知儆改。臣拟于暇时。随带数人。亲至各营考验查究。至保定府城内三营。盔甲旗帜。已麤购备。饬令营将勤加操演。臣每月分作三日。亲阅弓马鎗箭。示以赏罚。共相鼓励各处墩台。亦现在修整。且墩台相望。近或二三里。远亦不过五里。不似晋省远隔十里。似无庸添置。况铺司转递文书。每月止给工食银五钱。以养家口。若令学习武艺。恐亦终属虚名。臣照晋省添设汛房。每一汛派马兵二名。步兵三名。令屋十间。令汛兵挈眷同居。不许轮流更替。则兵与民情意浹洽。彼此照顾。惟顺河永宣墩台汛守。皆属镇臣管辖。臣虽一面移会转饬遵照。或恐阳奉阴违。仰祈皇上圣鉴。行到臣。臣祇奉移知。则防守自必一体加谨矣。再村庄失事。甚属可虞。查村庄四围皆无关闭。所有盗窃。任意出入。今拟于大村庄外围之以土墙。坚筑高厚。起土之处。即为深壕。村内开一总门。守门屋一间轮流看守。遇警起拥守门口。庶盗贼技无所施。渐次消弥。其筑墙之法。按户出工。贫乏者。令富户每日给粮一升。亦易为力。后须俟八九月后。农隙时。酌可为而为之。目下之计先仿团练之法。于大村庄内。挑选壮丁二三十名。学习棍棒。立一头目。董率其事。地方官按名造册。免其差徭。仍取连环保结。如能驱盗擒盗。分别优赏。如有失事。各加杖责。或亦息盗之小法也。保定省会。其城垣楼堞。臣一一修治。各已改观。再直隶为通衢总会之处。今于大路两傍。自良乡起。南至河内界。东至山东界。劝民插柳株。不费资本。共得百余万株。十年之后。条干长成。皆可伐取。以充公用。并行路之人可免酷热。其利无穷。凡此皆臣分内应行之事。何敢缕陈以渎圣听。但臣愚拙。立志甚笃。恐行之未当。缮折奏

闻。伏祈睿鉴。

请建壕塹防御疏雍正九年

两江总督高其倬

恭读 上谕二道。仰见我 皇上睿照如神。无远不烛。盖准噶尔逆贼。不过恃其地稍远。我师进剿。难以久住。及恃其偷窃马驼之伎俩。此次冒死来犯。亦以为窃去马驼。我师不能深入。此正畏我师之深入进剿。一则其力不能排兵对垒。再则我师压境。其下威胁之众。必有离瓦解之势。是以为此冒死先发之计。此种情形。俱已悉在我 皇上照临之中。筑城以扼其吭。渐进以蹙其势。出游兵以取其人畜。广屯田以裕我军粮。使贼势日促。贼众日离。然后捣其巢穴。殄此游魂。此诚万全之道。必胜之方。臣不胜钦仰欣慰。在臣犬马愚昧之衷。因 皇上筑城之 圣谕。思及立壕一节。两面陡峭。人马难越。亦可以制贼人之偷窃。我大兵驻扎。及紧要之处。既已筑城。其闲或有应分布驻兵牧马之处。若筑城不能遍及。可否挖立壕塹。如有事之时。黑夜之际。将马驼牛羊赶入壕内。平地置放。我兵易于防范。贼人难以偷窃。其事速于筑城。或筑城之前。先立壕以制敌众。然后从容筑城。似亦可行。总之臣知识庸短。所见无当。但臣既有愚忱。不敢不以具奏。

论潼关潼关县志

昔人谓丸泥东封函谷关。今日之潼关。锁钥西秦。谓即古之函谷者非耶。然入关有三道。潼。入关之正道也。商之武关。入关之孔道也。朝邑古临晋地。自夏阳至关。平旷百里。大河易渡。汉祖往来关中。尝由临晋。而七国谋反。亦欲兵由此入。是又入关之隙道也。一方不戒。三险俱失。诚哉是言。然武关万山险阻。一将偏师。可以无虞朝邑虽曰平旷百里。命将建营于中路。设巨数十。南北守。则大河即天塹也。至潼关之守则禁沟最为要地。昔黄巢从禁坑破关。明逆闯李自成亦由禁坑陷关。岂非一方不戒。而失三险之明验乎。疏忽地理之要。而十二连城之废也。古设十二连城于禁沟之西。由南郊以抵山麓。计三十里。而十二城。是三里一城也。每城设兵百人。而于中城益其兵。多设火器矢弩。连络呼应。疾若风雨。即有百万之众。岂能超越而飞渡耶。故守关而不守禁沟者。守犹弗守也。守禁沟而不建十二连城者。守犹未善也。是犹一室之内。杜门塞窦。以防鸟雀之入。而忘闭其牖也。是以关予敌也。非所以固吾圉也。后世之守关者。察地利之形势。谋封疆之万全。周历山川。旷览古今。鉴观成败。其于建连城以控禁沟。控禁沟以固关。亦吁谋而重虑之乎。故妄以管窥之见。附兵略之后。

议昌化县徙居所城状

陶元

昌化外滨大海。内偪黎峒。为逋逃渊藪。防守之计。虽藉兵威。尤须民力。自国初以来。军民散居村野。城市为墟。鸡犬无迹。前令璩之灿通详两院。徙令入城。至今无有应者。设有缓急。一旦将何所恃。职到任之初。目击心忧。未遑经理。今幸征收已竣。岁功已毕。即遵前案。徙家入堡。随据本县六图士民。合词来言。昌化自隋建县。历唐宋元明。再徙县治。皆未得宜。至明成化中黎水冲激城市。田园沦没殆尽。自此不复设县。寄居千户所城。土地沙磧。水泉咸卤。又僻在海堧。四方商旅。无有至者。迨今百有余年。一遇符南蛇。再遭陈武。军民万姓。杀戮无遗。其初户口不下一万。其后仅得千户。寡孤独。无不着籍。议者皆言所城形势不利。是以前任虽有徙居之令。而军民畏惮。终莫敢入。今通县士民。遵奉严谕。再三审度。惟小豸岭近在所城之东。峰峦环遶。土宇平旷。水泉甘洁。又当昌化渡口。舟车之所辐辏。若通详上宪。许民建堡其中。仿宋时新兴县竹城之制。因山临壑。尽种竹。可以不烦官帑。而城堡立就。堡就之后。民愿聚族而居。与所城互相唇齿。互相联络。气势自然增壮。伏望垂情详请。职骤听其言。在所城则百无一利。在豸岭则百无不利。既又徐察其情。居豸岭则欣然乐从。居所城则裹足惮入。惩符南蛇陈武之祸。意图趋避。故兢兢若此。比职亲至豸岭。相其形势。果胜所城万倍。览其规画。果不费官家一钱。此其为虑虽愚。而其为谋甚当。今所城之内。百度废弛。公私靡宇。无不倾坏。前训导陈威。旅寓关壮缪祠。今教谕马骏。寄居义学。堂堂朝士。漂泊野外。几同庙祝。其于国家之体。不无贬损。若听民建堡。因设义学于堡中。使之号召生徒。倡率子弟。当必翕然响应。然后增设排栅。广种竹。半里之间便可联络。所治合为一城。百姓聚居堡中。不异聚居城内。其于防守之计良为便益。若不允所请。士民既惮入城。又无定居。势必仍散村野。职虽奉命临民。而不得一民之用。徒拥空城于山海之间。兵单势寡。逋逃益众。实可寒心。伏望宪慈。俯顺民意。因地以居民。因民以设守。利于民而不病于民。利于官而不费于官。虽出野人之谋。实为久远之计。仰冀采择施行。

论守城

陆世仪

凡守令欲守城。不可不知城操之法。人知战阵中号令。不可不于平日练习。不知城守号令。尤不可不于平日练习。无论其它。只饮食寢息。若无号令。便自纷然。何以御敌。战阵属兵。守城属百姓。百姓平日全不知号令。岂可不豫习。一旦有事。驱之临埤。孔子所谓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也。

崇禎庚辰间。以天下多寇盗。县官不知城守。乃部颁修练储备书。令县官皆习城守。州守希声钱公。以问张临川受先。受先以问予。予曰。是不难。太仓一

邑。地不下百里。田不下百万。但使亩出米三合。银三厘。则修练储备之法。可以毕举矣。受先请筹之。予曰。兵志。守城之法。一步一甲士。十步加五人。积贮大县五千。小县二三千。今太仓一邑。城不下千。则千夫不可少矣。城中不下数万家。则五千石不可少矣。今使亩出米三合银三厘。则一岁当得米三千石。银三千两。以米千石为岁给千兵之用。其三千石以备储蓄。积之三年。得六千石。可以为常平。贱敛贵粜。其息可以给军食。不必复议敛矣。其银三千两。则以为修凿城隍。置买马匹。造作弓矢衣甲火器。及不时赏赉之用。积之三年。可九千两。百物充足。不必复议置矣。受先曰。食廩之费。莫甚于兵。今营兵日饷三分。且犹不足。即使每人日给米二升。亦岁需米七千二百。何云千石也。予曰。不然。守城之兵。与出战之兵不同。养无事时之守兵。与有事时之守兵。又不同。是有权焉。受先问云。何时方议官糴。予曰。即此可以寄军令矣。江南之人。未知寇盗。不愿为守。独每岁五六月米价腾涌。负贩之家。常苦乏食。往往望官糴减一二钱为幸。今试令坊郭之长。集里巷贫民。欲得米而愿充守兵者。约千人。稍为什伍。谕以每岁五六七月。缺米价贵。准人给米日一升。三月人共九斗。余月不给。其守兵虽有籍。仍不入营伍。惟于暇日。守令率之城操。习守御法。岁四五次不拘。操之日。仍人给米二升。以为他日守城之准。百姓知其无所苦而有所利。必不惮于应命。是以百人之食养千人。千石之米恰可当一岁之用。此其便有三焉。凡兵非养之为难。既养而欲去之为难。今惟城操日给米。余日不给。则操纵在我。用之不缺。其饷不用即停。一便也。每岁官糴费而无益。今所费无几。一举两得。吏胥不能干没。奸民不得妄食。而常平有本。又不必岁敛于民。二便也。岁时城操。百姓聚观。一人学守。教成百人。百人学守。教成千人。使民皆习于金鼓旌旗之令。分合进退之法。三便也。受先深以为然。告之钱公。钱公悦。拟于明年举行。值辛巳岁大祲。遂不果。

有人自兵间来。述流寇攻城之法。多用大銃。攒聚一处。击去城。一碎。复击一。渐渐两边分开。至击去十余。则城上人不能存立矣。然后两边仍用銃猛击。中间却只放空銃。令甲士从空銃下。匍匐至城足。锹镢斜穿磴道登城。城上无人。莫能下御。此因城足无牛马墙故也。若有牛马墙。则虽碎。亦不能至城足也。又火銃利仰攻。不利下击。故攻城之贼。闻銃声则急蒲伏。过则起而疾趋。愈近则銃愈不足恃矣。善守者必于城足设牛马墙。于墙中用銃。则贼不能逼。

凡都城中必当用重城。重城以多为贵。城大则难守。一处窃发。满城扰乱。画地而守。此八阵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之法也。予于甲申臆议中。曾有画都城为九区之说。闻者笑之。此不读书耳。唐肃宗时。武威九姓商胡反时。武威大

城中。有小城七。胡据其五。二城坚守不下。度支判官崔称以二城兵拒之。旬有七日而平。非重城之益乎。

请朔平城等处设疏雍正十年

宣化总兵李如柏

查大学士鄂尔泰等。议覆直隶古北口提臣路振扬等奏陈查边事宜。准于杀虎口添子母十二位。制造送往等因。奉 旨依议。钦遵在案。臣查杀虎一协。诚为要口。议准添。洵为慎重边疆之至意。但查附近杀虎协之朔平城。相距咫尺。势为犄角。旧有旗兵驻防。近蒙 皇恩。加添兵马。设立参将。其地尤为冲要。而子母乃防守利器。必须亦设十位。以资应援。臣标新设之前营。原因地方紧要。故为加添官兵。查标下中左右三营。各有旧设子母十位。而前营事同一例。亦应设十位。以济防御。惟是杀虎朔平前营应设之。共计三十二位。除杀虎口旧有子母五位。尚应造二十七位。若俱请于造处制造。不惟工料以及解送。需费浩繁。而制造必需时日。臣查阳和城。旧有贮库报部不堪用之九龙銃着。其名虽殊。其实则子母也。其身柄膛口。一加修理。即属坚固可用。所少者。不过子耳。与其听其日久锈坏。何如加添子。以为防御利器。再各营路经臣查出。不堪用之废坏鎗刀等项累累。以之制造子。既无庸买铁。而所费工资无几。成功亦易。既可节省正项钱粮。又可免其解送。更可俾各营早得位。早为演习。其为裨益实多。臣随与抚臣商议。飭令臣标署中军游击睢世俊监管。每母一位。照例造子五位。务必精工合式。其所费工资食用架等项。俱动余租易价等银制造。所有子母二十七位。已如数造成。臣逐位试看。打放最远。颇称便捷。随将位发给各营。报部请将前制造之子母。停其送往。再查既有位。必须子。方为全备。臣查各营路。有地非冲要。而旧贮子甚多者。有地处冲要。而子无几者。亦有竟无子者。殊非因地制宜之道。仰祈 皇恩。准臣与抚臣石麟商酌。察其沿边营路。最冲与次冲者。将旧贮子。量为拨给。务期多寡允当。防范有资。俟拨定再为报部。缘系添造位。酌拨子。以益营伍。以济实用。理合一并奏明。

请总督移驻兖州疏河南通志

王士俊

查直省设立督抚大臣。并膺封疆邦域之重寄。巡抚专司一省公务。自应驻扎本省。惟总督既节制两省。驻扎地方。必宜酌量扼要。方资控驭。臣查河南一省疆域。西接潼关。东联兖济。北控广大。南蔽襄黄。开封实系堂奥。督抚并建。固资弹压。但既兼辖山东。登莱青三府。又属海疆。而济南之德州。兖州之济宁。尤为南北总汇冲繁之地。山海交错。较之河南阃阨天中。四方辐辏者。更为紧切。督臣坐镇开封。于山东沿海诸郡。相隔或二三百里不等。见闻恐有

疏漏。呼吸未得灵通。自应择一居中扼要之郡。西控豫州。东摄齐鲁。方为永远妥协。臣因巡历山左。综核两省枢要。细加筹度。就臣愚见。以为督臣驻扎之地。莫过于山东之兖州。其便有六。兖居河东两省之中。西至陕洛。东至登莱。远近维均。调遣殊易。此道里之便一也。兖之北境。紧贴省城。拱护神京。兖之西境。紧贴东昌。密迩畿辅。东则四百余里。至江南赣榆。南则一百九十里。至江南沛县。直隶引其首。江南承其后。四通八达之邦。枢机锁钥之壤。此形势之便二也。运河横贯于中。漕粮万艘。衔尾而进。舍此莫由。济宁一州。尤系津要。舟车络绎。商旅云屯。最易藏奸匿匪。此稽察之便三也。督臣有兼理河道之责。黄河由豫省考城入兖州府属曹县境。踰单县鱼台。折入江南徐州。每虞泛滥。而昭阳南旺安山诸湖。夏秋大雨。水势陡涨。卫河巨流。自西冲突而来。扰其北境。民苦水潦。督臣与河臣相近。更得悉心筹划。此疏导之便四也。至于沿海之郡。皆耳目所易及。督察海口商渔。严禁私盐矿犯。此巡查之便五也。况移驻兖州府城。离豫不远。由曹县而西。至河南考城县。仅三十里。由曹县而东。至河南归德府。仅六十里。由单县而南。至河南虞城县。仅六十里。其距开封府仅三四日。一转移间。两得其宜。此贯通之便六也。仰恳 皇上俞允。将督臣衙门驻扎兖州。则所办两省吏治民生。河防海道。一切事宜。均有裨益。而山海数千里幅。实收控制防维之效矣。查兖州现设总兵官一员。若移督臣移驻于此。则总兵可裁。即以镇标兵丁改为督标。镇标之中军游击。改为督标之中军副将。再设城守副将一员。以资调遣。一切考拔汛防。即以各副将为统辖。至城守应设弁兵数目。另行酌议召募。又查总督驻扎之处。应有文职大员。以备任使。所有抚参督审案件。若由两省臬司转解。不特案犯往返拖累。且遇有驳审。不能就近招转。必致逾限稽迟。似应请专设河东按察司一员。即随督臣同驻兖州。除命盗各案。仍听各府州审解两省省城按察司。招转抚臣衙门审题外。如有抚参督审事件。即令径解河东按察司审转。不必再由本省臬司招解。庶事件不致稽迟。案犯免于拖累矣。查山东现有兖莒沂道一员。经臣于沂州改设知府一案内。请将兖莒沂道改为兖沂道。移驻兖郡。另疏具题。应请将该道改设河东按察司。仍带分巡兖沂二府事。体制更为周密。再查兖镇总兵驻扎衙门。規制稍隘。兖州府署规模宏厂。应将府署改为督署。镇署改为府署。应有酌量增添房屋修造之处。飭司查估兴工。至兖沂道城守副将。或兖城现有旧署。或应另建。亦俟飭确查定义。另行报部。至兖镇所辖之临清沂州德州泰安曹州寿张高唐东昌梁山范县沙沟台庄等营。应统归督标管辖。其有应再酌量添设城守副参大员。分协驻防。统率各汛之处。亦俟另行查议具题。

相形势以正经界疏

直隶总督李卫

查直属正定一府。原辖三十二州县。幅广阔。事务殷繁。前任督臣利瓦伊钧。因见山西分属仿效。以盘查仓库路远难周。请改五州分治。不为未见。而其中有矫枉过正者。泥于府属之有五州。必分而为五。殊不知形势之偏全。控制之远近。又不可一而论也。伏查 国家定鼎京师。北控幽燕。南屏保定。以河间扼东路。以正定总西路。抚有万方。宰制动。天下都会。朝贡奔走者。不出河间。则出正定。西南九省之冲。正定实为咽喉要镇。从前三十二城。大小维持。臂指承使。雄关环峙。城郭恢闳。股肱上郡。气象不同。今自分隶以后。北止四十里。南仅六十里。即为府属统辖所不及。且郡城东门十八里外。即系晋州所属地界。肘腋之间。号令不行。合之四隅。缺其东面。于形势为未全。于经界为不正。况所存止正定一县附郭。其余皆西北沿山简僻之区。地势既狭。赋额复少。似于表里河山。保障畿南之义。犹未相宜。虽不必尽为更张。而补偏救弊之道。诚不可以不为筹及者也。臣从前屡次出差。经过其地。今复按图稽考。细询輿情。在阜平县去府二百五十里者。犹仍旧辖。若晋州及府属之无极城二县。定州属之新乐县。俱去府治或五六十。或八九十。皆在百里之间。呼吸既通。盘查极便。且均系正定东北二面地方。似应将此四州县。仍归府属。就近管辖。则四隅之形势既全。道里之远近适中。三辅要地。防维更得巩固。至定州为古中山地。西拥太行。东环瀛海。夙称制胜之区。洵宜仍分直隶州治。但所辖之新乐县。既归府属。则该州止有曲阳一邑。体制不称。查保定府属之深泽县。与定州东南接壤。相去仅九十余里。改属定州。亦为近便。保定府原辖二十州县。前虽会请以涑水县改隶易州。今即再去深泽。在保属尚有十七州县。已不为少。而定州则西有曲阳。东有深泽。控制其中。形势规模。亦足相称。似此一转移间。诚如古人所云地因其宜。天运其施。而王政惟时。悉合荡平正直之轨度矣。再查正定府属之平山县。虽系山僻之邑。与晋省连界。西北至五台县一百八十里。西至孟县一百五十里。皆系迭嶂层峰。险峻深远。匪类易于隐藏。且平邑营治稻田三万余亩。多系晋人垦种。往来杂。与昔不同。稽察尤当严密。而县治偏在东南。往返动须数日。实有地方空阔。鞭长莫及之势。从前平邑下口村。原设巡检一员。后经裁去。今查离城六十里之洪子店。系五台孟县分道而来之总汇。居居稠密。立有市集。应请复设巡检一员。移驻此地。凡西北两路交界处所。责令稽查巡缉。于地方更为严密矣。

复建盱眙城议

郭起元

儒者每云地利不如人和。众志成城。峻垣重门。可以不设。然当其无事。无以肃禁防而弭戎心。及一旦有事。则扼腕太息于无所凭借者。此在内地且不可。

矧其为岩疆要冲哉。盱邑在三代属徐。战国徐为吴灭。越又灭吴。后复并于楚。秦有天下。设郡县。始有盱眙之名。刘项时。为楚怀王都。西汉属临淮郡。东汉属下邳国。晋时或临淮。或淮陵。东晋为盱眙郡。南齐置北兖州。元魏仍为郡。陈置北谯州。隋仍为县。唐置西楚州。宋为县。属泗州。南渡后。再没于金。再复之。置盱眙军。仍废改置招信军。元升军为路。置总管府。后改为临濠府。复降为县。明属凤阳府。本朝升泗为直隶州。县属之。其地阻山带淮。东连沧海。南抵长江。洛汭绕其北。汝颍会其西。锁钥濠寿。屏蔽淮扬。险要与泗同。而盱因山建治。俯视水陆为尤胜。自古未有不得盱眙。而能东下江左。西上中原者。旧有城。前志不云建自何代。考之史。刘宋元嘉二十八年。魏太武南侵。率三十万人攻盱眙。太守沈璞。与徐兖二州刺史臧质拒却之。露版以闻。夫以一城能拒却三十万之众者。其城谅非小矣。南宋绍兴六年。枢密使张俊屯盱眙。经略淮西。宋嘉定十一年。修盱眙军城。明建文四年。燕师南下。克盱眙。前志云。城自永乐间废。或云靖难时。燕人恐王师据城击其后。乘胜堕城。或云。燕王登位。听堪舆家言。城与祖陵反背。故废之。史无明文。世远不可得而知也。余吏兹土。巡行山。见遗砖断石。零落于荒榛野蔓间。询之父老。言城址袤延上下。旧有六门。今存其一。所谓淮汭门也。窃念官民廛宇库狱。生聚所在。乃常如传舍僦居。而邑治四郊。南则山原旷莽。其北波涛汹涌。村庄稀少。镇集寥阔。日夕则柝铃传呼。篝灯宿火。恒有戒心。未可以为安也。更有进者。国家景运方隆。兆卜亿年有道矣。然而安不忘危。未雨绸缪。深计者恒思王公设险之道。万一中原小警。一旅浮淮而下。傍崖登岸。盱无城守控制。即可透漏淮扬。沿江空列堡戍屯兵。而别径可通。不踰时而达瓜步。则江防亦为无用矣。诚以盱山作城。淮水为池。屹然金汤在望。形格势禁。则一城之建。岂不贤于十万师哉。废城規制小少井。苟断其樵汲则危矣。又四山在外。若凭高以火攻城。内无以拒也。而滨淮无障舟师亦易踰崖。今宜于上龟山观星台天台山戚家山象山。山顶筑垣塞。其缺处为门。包连山下市廛。于水滨垒石置堞。随势高下。其长不及十里。则险阨尽守。安危俱有所恃。比年河淮泛溢。山境又值旱蝗。近稍得岁。闾阎甫就休息。予乃深虑日后之事。闻者将疑为迂阔。不知见以为迂阔者。有时而不迂阔也。若夫察民情。辨土宜。振纲纪。辑宁而和会之。以尽其保障之责。予日夜有志焉。而愧其未逮也。

陈洞庭湖情形疏雍正二年

湖南巡抚魏廷珍

臣查湖南地方。最险要者。惟洞庭湖。自到任以后。即差人里外探视。一年之间。已三次出入。备悉情形。极为安静。臣谨为 皇上陈之。查洞庭湖为楚

南诸水所汇。成为大湖。其中惟湘沅澧三江之水最大。其湘江自南来入洞庭之南口。有长沙协副将兵在上流防之。其沅江自西来入洞庭之西口。有常德提督标兵在上流防之。其澧江自西北来入洞庭之西北口。有澧州参将兵在上流防之。其洞庭湖水之出口。在东北岳州下流直达武昌。有岳州参将兵在湖口防之。又有洞庭水师副将兵。一在常德。一在岳州巡防。此洞庭湖之周围设兵安塘。俱有规模也。至洞庭湖之中。虽有数山。皆是孤立。无曲港泊舟之处。其中所用米粮。多仰赖于四岸州县。况既无泊舟之处。而匪人亦不能作巢穴。所以至今安静。臣常差人过湖往探。其水自春至秋。正泛涨之时。一片汪洋无际。及至冬间。众水归壑。各处洲渚毕露。水涸沙长。其深者不可测。其浅者仅深尺余。舟到其中。往往阻浅。不能通行。所以湖之里外。帖然无事。此洞庭湖目前情形也。理合具折奏 闻。

游北固山记

周镐

游焦山后二日。康先生相邀游北固山。旧侣咸集。继至者则观察使奉天董公。江宁守营山宋公。六合令濮州葛公。宝晋院长晋阳卫公也。山如龙珠。半吐江口。南拄铁瓮城。危径如线。设席山巅之石帆。轩窗洞开。左金右焦。侍立献奇。大江东走。长风驱之。入帆腹。辄欲飞去。因各拊掌浮白。夫北固山于历代干戈之际。江南第一扼塞险要处也。昔三国时。孙刘对垒。宿重兵于此山。相传有藏兵坞。走马。其后谢安蔡谟。皆于山上作库储军资。梁天监中西丰侯正德守朱方。武帝巡幸。始辟山路。唐李德裕观察浙西。益扩基宇。资屯守焉。山之系重江南如此。自宋米苏诸公。相率为觞地。明太祖复召见耆儒丁熙拱等于山下。而文明之气日开。然东逼海门。北对瓜步。一有警发。兹山实当其冲。故守斯土者。必极一时之选。始克胜任。国家承平百数十年。凿齿雕题之境。纤尘不扰。兹山包裹内地。为都人士赋诗饮酒之场。而又得慈惠之师如诸君子者。相与抚循生息。镐以江左下士。亦得歌舞衍乐。从几杖以游。未尝不叹国家休养之深。而诸君子之遗惠于江南者。将与山并寿也。夫古之善游者目无虚视。耳无虚听。足无虚步。往往因山川之险易。度守御之形胜。宴安而豫图之。而又恐民之不可以无事动。且日久而防其废弛也。爰假观游之说。创为僧寮道院。俾愚民乐于趋奉。增新补旧。而不至于坏。守土者又复岁时登览。节劳佚而察灾祥。此伏至险于大顺之中。而国家所以长治久安者也。然则游亦乌可少哉。临风酌古。亦并以达诸君子之意而书之。

论舆地之学十七史商榷

王鸣盛

杜佑通典州郡门序。白云凡言地理者多矣。在辩区域。征因革。知要害。察风

土。纤介毕书。树石无漏。动盈百轴。岂所谓撮机要者乎。如诞而不经。偏记杂说。何暇举。或览之者不责其略焉。自注云。谓辛氏三秦记。常璩华阳国志。罗含湘中记。盛宏之荆州记之类。皆述乡国灵怪。人贤物盛。参以实证。则多纰谬。既非通论。不暇取之矣。吉甫进书表。亦云古今言地理者。凡数十家。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人物。因邱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至于邱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书。将何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此微臣之所以精研。圣后之所宜周览也。此二公议论。实获我心。二公皆唐中叶良臣。学行名位并高。固宜辞尚体要。若合符节。抑岂独谈地理者当如是哉。凡天下一切学问。皆必其根据切实。详简合宜。内关伦纪。外系治乱。方足裨今而传后。掇拾委琐。腾架空虚。欲以哗世取名。有识者厌薄之尔。

豫乘识小录序

朱云锦

鄙性好游。五岳观其四。四浏览其全。足迹几半天下。弱冠省覲于豫章。自天津登舟。卫河南上。抵临清。见漳卫滔滔自西来。恨不得溯其源也。既入。接次起闭。水俛首受制。谓河伯何无灵哉。及见汶水东来。分流南北注。益奇之。及读宋尚书祠碑。知用白老人计。在戴村用玲珑石坝障其北流。而此处又适当地脊故耳。迄今以韦布配食公相。不其伟与。由济宁至台庄。又见所谓水柜者而尤奇。其引东岸之水。潴西岸之湖。以济下游。斯为人巧之极。渡黄见清黄交汇处。水自洪泽湖出。一用汶上分水之法。南势卑。故以闸坝层递束锁。逼使分注于黄。无异载水行高地。故堤防尤重。由是过淮安扬州入江。乘风过金陵采石。抵芜湖安庆。自湖口入鄱阳。历古来战争防守地。依稀记史传所载。或疑或信。又取道常玉山岭。泛桐庐之棹。自钱唐姑苏抵淮。舍舟而陆。遵大山之麓归里。继又游秦游晋游历下游豫。有一至者。有再至三四至者。每游履所经。思考其山川源委扼塞。苦无书。又性懒。归辄忘之。然于其大形势。颇自谓了了。每怪近时谈地理者。株守故纸。谓禹贡以山川纪疆域。疆域有变。而山川无改。山即无改。川虽经流。乌能无改。黄河五大徙。变乎不变。江在唐时直至扬子桥。今桥距江廿余里。又瓜洲向在水中。今南濒江。马驮沙亦洲。明已创建靖江县。改乎不改。即以山言之。风陵一夕涌出。在永济五台周将军名遇吉墓后。小山崛起如列屏。金鸡岭载平陆县志。近因地震。陷成平地。得谓之无变改乎。且谈形胜者。据古人经行防守之地。谓某宜设屯田。某宜列堠戍。则尤为印板兵法。无异赵括之读父书。夫奕者之观谱。融其意以待无穷之变者。上也。执其说谓可取万全之胜者。愚也。如知虎牢可守。而不知守

孟津。则敌人拊我之背。知潼关可守。而不知守蒲津。则敌人捣我之虚。古人不能事事告人。即详告之。亦时时有变。行军有遥受节制者多败绩以此故。川流有昔盛而今微。昔通而今湮者。山寨有昔险而今平。昔冲而今僻者。晋省交城有葫芦峪。赵吉士著书。称其地险扼。几若蚕丛之难辟。土寇盘踞。百计平之。其功甚伟。近年搜逆之令下。有据以入告者。檄查则童山孤立。有葫芦川为之灌溉。平田沃野。居民栉比。传以为笑柄。又有以微山湖在山东峰县境水绌。议欲引沁入湖济运。不惟沁流不能越曹郛之高亢而入湖。即入湖。沁水盛发。湖藪尔地能容蓄乎。溢而南出。洳河以南。并其傍近地。不将为巨浸乎。唐贾耽云地理之学百闻不如一见。信乎其为通儒之言也。今年来游汴中。长夏酷暑。日翻豫中志乘。以为消遣。其述沿革。多本诸一统志皇舆表。颇信而有征。因节录备遗忘。又记诸名胜以待游览。其旧经过者。如遇故人。又时时见故案牍。则又刺录其田赋户口之数。久遂成帙。因思所至之处。倘皆获贤主人。假我闲轩。贲我纸墨。就所见闻。各成一帙。亦于从政好古者。不无小裨。缘得诸简牍者。半得诸亲历者。亦半似较诸闭户谈天下事者。终有闲裒而存之。颜曰豫乘识小录。或曰。一编之中。山川扼塞田赋兵制咸备。奚小之云。余曰。传不云乎。不贤者识其小者。区区。不贤者也。不贤者之所识。则小之云尔。客輶然而退。

地图说豫乘识小录

朱云锦

昔晋司空裴秀。尝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其序曰。制国之体有六。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平险之异也。六者作图之法备矣。惜其书不传。后唐贾耽作华夷图。亦称于世。尝谓地理之学百闻不如一见。又云十说不如一图。古人之图史并重者以此。愚意有方面之任者。可飭沿边及腹地有山险州县。各勘明本境某山周回约几里。高约若干丈。与傍近山或联或断。距州县治若干。某水出某山。流接某县。山内通行之路。凡自某县某堡入境。至某县某地出境。有无兵营分防官司。又有樵路若干条。可为至某处快捷方式。或古设有某关。今有无基地。再注明四至八到。并为说。挨县呈送。再绘为总图。统为之说。则一省之形势了然矣。汉入关中。萧相国先入丞相府收图书。然后知天下扼塞户口。唐时每州亦造送图经。皆此。若得数同志者。即所之地。各成一图。汇齐可成大观。与古之裴贾。方轨并驾。而守土稽古者。皆得有所考镜矣。尝阅各志。见张应科林县险要图说。甚简核可法。附录之。以待有心者之则效云。

张应科林县险要图说此林县西山之险要也险隘处所均属太行之支节其北繇百

余里而入有马塔口洪梯口迤南则为蚁尖寨寨之南为鲁班壑又南则有断金桥风门口东峻崔八口关墙岭距邑七十余里而上总之南北相连人迹可及其险而当守者首蚁尖寨次断金桥其余则崎岖樵径车不得方轨马不得成行上下为难无容虑矣何者蚁尖寨西北距县四十里繇姚村迤西五六里为东寨门口上黄苍岩等泉十处中有古营房教场其南繇小蚁尖寨大蚁尖寨古岩口东头泉小明清水泉至西头泉距营房约二十五里余独有岩东西头泉各有樵径可攀援而上宜削之以绝蹊径又自教场北繇朱路岩之断头崖距营房约十余里而朱路岩亦有樵径宜削其北柳树水泉百户水泉碓臼焦水泉俱营房正西山西漆树沟水泉南柳树水泉莲花水泉俱大蚁尖山后西面凡水泉皆可资军用断头岩至西盖头泉南北三十五里东寨门至寨西后沟东西十五里总周八十里而多后沟有通山西蹊径已经堵截往来而法久令废几成大路乃令削只留一面上下便于防守足矣其断金桥去县西南五十里繇桃源店西上有水泉一道与山西平顺县交界险峻一桥可度二人倘一夫当关真万人之莫敌东西咽喉行者络绎至蚁尖寨下险上平水泉数十可屯万军曹魏高齐仓屯瓦砾犹有可辨自古防之矣

题王氏写本地图后

陆耀

郑渔仲尝言。古之学者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亦易为功。后之学者离图即书。尚词务说。故人亦难为学。亦难为功。旨哉斯言。非图固不足以为学也。然所图一事。而彼此有异同之说。古今有因革之殊。板刻流传。漫无区别。研究不审。遗误滋多。古之为图谱之学者。常用数色以识别之。如星官书。巫氏以黄纪。甘氏以黑记。石氏以朱记。虽不尽遵用。而于三垣外宿北极北斗星之大纲及明大者。并用朱记。黑次之。黄又次之。是犹有古法也。他如本草纲目。亦有朱字黑字之别。其朱字者。乃汉张仲景魏华佗所传旧本。谓之神农本经。其墨字者。乃梁陶隐居之所续增。谓之名医别品。今坊刻李时珍本草。概用黑字。则非其旧矣。至于九州岛輿地之图。或用黄色以为河。青色以为江。朱色以为新附之书籍。此可以资知今之学。而尚不足于考古。古者幅广狭。随时不同。据今疆域。遥溯古初。则有东西异位。南北乖方者。淮南秦恭王氏。着有阅史书约。各按诸史。前后分为十六图。先据方今郡县朱笔绘写。而后以黑笔就加古輿地于上。使人开卷了然。知今之某地在某代为某地。或合或分。或废或置。皆可以参考而得。使其付之坊人。又将并为一色。不复可辨矣。此书为孝廉施醴泉家所藏。特书其后而还之。

皇輿图赋序

全祖望

成周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岛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邱陵坟衍原隰之名物。土会土宜之法。而大司寇之属。职方掌天下之图。辨四夷八蛮之

人。九州岛之国。使同其贯。大宗伯之属。保章以星土辨九州岛之地。所封之域。大司马之属。司险掌建九州岛之图。周知山林川泽之阻。达其道路。大宰之属。司书又以地图得知山川之数。经野之学见于官礼者如此其多。然犹未溯其原也。在昔风后受图。方州始定。世远莫得而传。至若圣人作易。仰以观天。因吉凶而得象。俯以察地。即图书而作则。所谓图者。山川险易星土分合之图是也。所谓书者。贡赋多寡九等之书是也。图之系以河。书之系以洛。则以天地之中。实在河洛之间。其中南北高深之故。圣人所则。犹之吉凶之象。圣人所法。不离乎周官之所载。惟其为典籍之最重。故顾命与大训。陈东序。嗣后穆王大朝黄山。披图视典。而萧何得秦图书。以具知天下之要。孔安国为博士。具见图书。以注遗经。即武皇亦据图书以知河源。班固亦本图书以成地志。皆三代之旧本也。典午以降。周秦秘书既绝。司空裴秀。按汉人括地诸杂图。麤具形似。不为精审。于是作禹贡地域图一十六篇。其体有六。一曰分率。二曰准望。三曰道里。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图学之大。略具于此。而以二寸为千里。唐贾耽作海内华裔图。从三丈三尺。广三丈。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宋之祥符。李宗谔亦尝作图。其后税安礼亦作地域指掌图。元则临川道士朱思本作舆图。参之梵人帝师之秘图。与宋旧图。互译而成。盖用功十年。而自谓无憾。今世之所存者。仅有此本。而亦多为明人转相增窜。名以己图。独计程画方之法。犹遵其旧耳。明嘉靖中。山阴周继志地图。极为世所称。纵八尺。横二丈。每方百里。今已鲜足本。三古图书之精意。谁克绍之。且夫图学固难。而其中以星分合方域为尤难。自古学失传。康成谓堪舆所载。皆非周礼之法。而自汉志而后。有以十二分野配十二国者。有以二十八宿配诸国者。有以二十八宿配十二州者。有以北斗七星配七国者。有以二十八宿配禹贡二十八山者。有自邶墉诸国而下皆配之者。其说之支离诞妄。莫可究诘。明初亦有清类天文分野之书。不过以旧说附会而已。惟 圣祖皇帝。陋术数之妄传。成函夏之通谱。上参夫万五千里之升沈。下综夫千八百国之广袤。先圣先王河洛之传。由此代兴。以臣所见。赋此图者。大都侈张版章之四辟。而至于著作之精。则莫有能为之发扬者。乃拜手稽首而为之辞。

与百制府论孙文定南游记书印心屋集

陶澍

承示孙文定公南游记一篇。首尾一气。如黄河落天。直走东海。其间又复千里大曲。百里小曲。洋洋乎。渊渊乎。近古奇作也。惟中间亦小有未检处。如曼倩公明古平原人。在今之武定。而误以海州之平原当之。岷山为南干之祖。禹贡明言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而误以为中干。且末后总束一段。言天下大势。水归二漕。山分三干是已。而又言大河以北。水皆南流。大江以北。水皆北注

。此则以指喻海。尚非天下之全也。地以山为脊。而水从两边界之。南干纵行。以五岭为脊。岭以北江广之水。固皆北流。若粤闽在岭脊之南。仍系东南流。非北注也。北干横行。以太行为脊。太行之右为汾涑。皆西南流。太行之左。为漳衡滹沱巨马易白诸水。皆东北流。无南流者。惟沁在太行南麓。故顺流而下。又邳宿南流则疏凿而成。非其本来也。至若三干之说。昉于僧一行。千余年来。莫之或易。然某窃以为仍止两干。岷山之脉。蔓衍东南。此南干也。其中干北干本系一脉。从陇西来为蟠冢。经太白至终南。始分支。一出华潼。渡砥柱。起太行。为北干。直走医巫闾入海。至高丽南转。浮登莱而结聚于泰山。一由终南。趋商雒。为中干。经南汝光陈。至徐州渡河。经吕梁下邳邹峰。而亦聚于泰山。故终南为中干北干分龙之所。而泰山为中干北干合龙之所。实首尾一龙耳。其间元气包裹。条理精密。此中原人物所以极盛。而孔孟生于气聚之处。遂以砥柱万世也。某尝出使西川。途中细观山势。见太行之脉。从寿阳之黄土岭出。脉仅如一线。终南之脉。从宝鸡之煎茶坪出。脉亦仅如一。计此两大山。行经数千里。每过一峡。必出一脉。似此者数矣。蜿蜒磅礴。其大如彼。而其细又如此。造化之妙。非身历其境者不知。仅从纸上谈兵。终隔一尘。然非胸有全局。亦熟视之无也。文定此文。独有千古。高处在识在力。小未检点。亦无损豪末。大抵其生平刚毅之气。练达之识。皆于此可想见一斑。合三习一弊疏观之。真我朝第一流人物也。谨质蠡测之私。伏乞治事之暇。加以海正。

冈底斯山考四川通志

冈底斯山。在阿里之达克喇城东北三百十里。直陕西西宁府西南五千五百九十余里。其山高五百五十余丈。周一百四十余里。四面峰峦陡绝。高出乎众山者百余丈。积雪如悬崖。皓然洁白。顶上百泉流注。至山麓。即伏流地下。前后环绕诸山。皆巉岩峭峻。奇峰拱列。按其地势出西南徼外。以渐而高。至此而极。山脉蜿蜒。分干向西北者。为僧格喀巴布冈里木孙诸山。绕阿里而北。二千五百余里。入西域之和阗南山。及葱岭诸山。向东北者。为扎布列斜而克角乌尔克年唐拉木萨坦冈匝诺莫浑乌巴什巴颜哈喇。诸山环卫。地竟青海。连延而下。六千余里。至陕西西宁等处边界。向西南者。为闷郡克尼儿萨木泰冈诸山。亘阿里之南二千余里。入厄讷特克国。向东南者。为达木楚克喀巴布冈噶尔沙弥弩金刚花诸山。历藏卫达喀木七千余里。至云南四川之境。国朝康熙五十六年。遣喇嘛楚儿泌藏布兰木占巴理藩院主事胜住等。绘画西海西藏舆图。测量地形。以此处为天下之脊。众山之脉皆由此起云。按水经注。阿耨达山西南。有水名遥奴。山西南小东有水名萨罕。小东有水名恒伽。此三水同出一山。俱入恒水。康泰扶南传曰。恒水之源。乃极西北出昆仑山中。有五大源。

枝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东南注大海。枝扈黎即恒水也。今阿里为藏中极西南地。近古天竺境北。山西出狼楚拉楚麻楚三大水。皆西流转东而南。合为冈噶江入南海。疑此即阿耨达山也。自佛书言阿耨达山。而释氏西域记。酈道元水经注。萧德言括地志。咸谓阿耨达即昆仑。然以地远莫考。转相附会。荒怪不经。我 圣祖威德广被。薄海内外。罔不臣服。西南徼外穷荒不毛之土。尽隶版图。使臣测量地形。踰河源。涉万里如履阶闕。一山一水。悉入图志。四十九年。 谕大学士九卿等曰。梵书言四大水出于阿耨达山。下有阿耨达池。以今考之。意即冈底斯是。唐古特言冈底斯者。犹言众山水之根。与释典之言相合。 圣言煌煌。始知宇内众山水皆导源于冈底斯山。自是而载籍所传。或有或无。皆可按图以辨。猗欤盛已。

卷八十兵政十一塞防上

荅人问西北边域书

魏源

承询本 朝西北边域之略。 国家威棱震迭。际天稽颡。括地成图。东尽东海。南尽南海。西不尽西海。北不尽北海。而欲征图朔貊。轮弱水。厥制严武。至雄以博。窃钩档册之遗闻。谏都护之属吏。除盛京吉林黑龙江。号东三省。为满洲根本重地。不属边防外。其西北藩服。疆以戎索。纲纪条列。可得而云。一曰正北内蒙古。亦有偏东者凡出口之路五。曰独石口。张家口。古北口。喜峰口。杀虎口。口外四十九旗。皆曰内藩蒙古。合归化城土默特二旗计之。合五十一旗。分东西六盟。其东四盟。当东三省及直隶边外。西二盟。当山西陕西甘肃边外。皆在漠南。皆听 天朝设札萨克。札萨克每旗一人或世爵或简放总理旗务其部凡二十四。并归化城。则二十五。一曰正北外蒙古。亦有偏西者分西路北路中路东路四部。凡四汗。其汗以下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与内蒙古同共八十一旗。自设札萨克。俱在漠北。此漠北四部落。总称喀尔喀。由正北迤西曰准部。即天山北路。喀尔喀之西。与科布多接壤。科布多横于准部喀尔喀之间。过此则伊犁东路界。准部本有四卫拉特。用兵后。以其地为大聚落。曰伊犁东路。曰伊犁西路。曰库尔喀喇乌苏。曰塔尔巴哈台。皆准之旧地也。今皆有重兵。稍东南近腹地。为镇西府迪化州。亦准旧地。而称安西北路。非天山路矣。由西北迤西南。即天山南路。皆回子境。准部及蒙古。皆古称行国。回则汉书三十六城郭之裔。以哈密为北止境。以辟展为南首境。再东南。则为安西南路。非天山路矣。由西南更西南。曰卫。曰藏。曰阿里。曰喀木。 天朝设驻藏大臣司其事。而达赖喇嘛副之。藏王则虚存贝子爵而已。非有土之君也。卫藏曰前藏。阿里喀木曰后藏。正西曰青海。与藏与准皆接壤

。界甘肃四川边境。凡五部。有喀尔喀。有辉特。有土尔扈特。有和硕特。有绰罗斯。设青海办事大臣一。凡卫拉特之人。亦可称蒙古。犹喀尔喀之得称蒙古也。其版图不隶 中朝者。又有西属国。西属国亦分三路。北路为哈萨克。近准部故。南路为布路特。为安集延。为温都斯坦。为爱乌罕。为那木干。近回部故。温都斯坦古中印度地西南路。为巴勒布。为作木郎。为落敏阳。为布鲁克巴。近西藏故。又有北属国亦分三。曰乌梁海。此亦一名而三处在极北而稍东曰巴眼虎。曰科布多。在北而稍西科布多虽一国。而隶之者七种。彷彿西之有青海焉。大抵 大清国之北境。东起鸭绿江黑龙江。逾两蒙古。西迄准部。袤二万余里。皆接俄罗斯界。故俄罗斯为北徼极大之邦。从古不隶中国。其水皆流入北海矣。视北斗则在南矣。以上束之八大类。惟蒙古最亲附。其五十一旗内蒙古直古雍冀幽并营五州北境。所谓漠南也。其新藩蒙古喀尔喀。则古漠北地也。秦汉时匈奴所居。冒顿强。始并漠南。武帝时遁归漠北。后汉为北匈奴地。历代皆与漠南诸部为盛衰。至元太祖建都于此。曰和林。其后尽有漠南诸部。遂帝中国。顺治末年仍归漠北。后始号喀尔喀。共七部。有三汗。雍正中。以额駙策凌奋击噶尔丹功。封为四汗。我 朝龙兴之初。内蒙古归附最先。每大征伐。帅师以从。而喀尔喀外蒙古。则康熙中为准噶尔破逐。款塞内附。 圣祖亲巡塞外受其朝。复 亲征噶尔丹。扫平漠北。而返之于故地。设定边左副将军一。参赞大臣一。以镇抚之。

凡两蒙古之君长。皆隶理藩院。世其爵禄。通其婚。时其朝贡。制其等威。定其牧地。均其互市。内宿卫 禁廷。外捍御要荒。纵横万余里。臣妾百余旗。旷古所未有。至准回二部。则皆古西域地也。皆出嘉峪关外。 国家平准噶尔之地。易其名曰伊犁。城三曰乌鲁木齐。城三曰巴里坤。曰哈密。城二及平西域诸回部。若辟展。若新疆。若哈拉色拉。若库车。若沙雅尔。若赛里木。若拜城。以上各城二若阿克苏。城四若乌什。城一若喀什噶尔。城一若叶尔羌。城一此回部旧都若和阗。城六咸入版图。设将军参赞都统提镇。及办事领队诸大臣。及侍卫司官有差。其回部司事各官。则曰伯克。或谓地广而无用。官糈兵饷。岁解赔数十万。耗中事边。有损无益。曾亦思西兵未罢时。勤 三朝西顾之忧。且沿克鲁伦河长驱南牧。蹂躏至大同归化城。甘陕大兵不解甲。费岂但倍蓰哉。且夫一消一息者天之道。衰多益寡者政之经。 国家醴醴孳生。中国土满人满。独新疆人寥地旷。牛羊麦面蔬蓆之贱。播植浇灌。毡裘贸易之利。金矿之旺。徭役赋税之轻且糲。又皆什倍内地。穷民服贾牵牛出关。至辄长子孙。百无一反。是天未辟之鸿荒。以为 盛世消息尾闾者也。是 圣人损益经纶之义所必因焉乘焉者也。柰何狃近安。忘昔祸。惜涓埃之费。昧溟渤之利。以甘里閤鄙儒眉睫之见。迺者逆回蠢动。思踞故都。喀什喀尔叶尔羌乌

什三城。信息中断。而阿克苏扼其中道。则北五回城必安帖无事。乾隆初。犁叶尔羌巢穴时。大军会阿克苏两路进攻。其前事矣。至西宁西藏二处。先朝尚未大烦兵力。止各设总理事务大臣一人驻治。非蒙古准回诸部。为国家边宇至大至要者比。某足迹所至。北仅古北口而止。西仅秦蜀近界而止。未尝历九关。使绝域。只据图籍传闻。彙括梗略。以塞明问。其详则有待焉。尚博访之躬虎节老边塞之人。讲求方略。苟有未闻。悉以见教。幸甚。

又承询部落地名与史参差何由得其要领蒙谓边外本罕文字牵以口音沿变如土默特即土门土蛮也默特即冒顿也苏厄特即算端也奈曼即乃满也察哈尔即插汉也干竺即大竺又即身毒也唐兀即党项也乌梁海即兀良哈也举此可以隅反若夫蒙古游牧所至异名实有穷于稽诘先识大纲而地经之人纬之庶犹十得七八并闻

边防议

陈黄中

论今日边防之策。宜于远乎近乎。其在藩篱之远者。人皆知之。而在门庭之近者。反皆狎而玩之。何者。今之准噶尔策凌部落。隔绝西塞。前者屡肆跳梁。自迩年款关效顺以后。大兵虽撤。而庙堂之上。守边之臣。严烽燧而慎封守者。不遗余策。则藩篱之远。固有备矣。惟京北西塞外蒙古诸部。绵几及万里。自本朝开国之初。即稽顙输诚。迄今百有余年。惴惴焉。岁效贡职。莫敢或怠。自开辟以来。中外一家。未有过今日之盛者。然旃裘诸部。逼处肘腋。百年无事。习为固然。间尝按其山川。度其形势。窃以曲突徙薪之计。谋国者正不可不早为意也。夫自古国家。建立京邑。必严内外之防。广藩卫之固。故汉都关中。则置朔方之郡。列障戍于河南。又开河西五郡。以绝羌与匈奴之路。唐之盛时。守在河北。筑三受降城。置安西北庭都护。臣属西域。故长安得以无患。及至德后。河陇没于吐蕃。而渭北泾阳。虜骑充斥。此皆已事之明验者。国家定都。仍明之旧。辽左为王业肇基。复建陪京。以为右辅。京北诸关隘。并各分置重兵。其制不为不备。而各口外去京三四百里。即皆外藩部落。虽各震慑国威。狡焉启心。万万无有。然西极宁夏。东抵辽京。归化城处其中央。实据山西之要。去杀虎口仅二百余里。俯瞰神京。有扼吭抚背之势。处百年无事之后。边备久弛。墙堡废。苟有意外之变。其何以御之。今塞外大宁开平兴和东胜旧地。皆吾牧厂之区。与诸部多犬牙相错。热河八沟营郑家庄。虽分列副都统总管驻防。而由河屯营以西。开平旧卫。其街陌遗迹尚存。兴和现有屯田客户。独石口外。则有红城归化城。为东胜旧地。彼处并土泉深厚。水草丰美。宜于屯牧。使于开平故地。设屯牧使一人。总领其事。复分设口外四路满汉同知隶之。画疆分驻。联为应援。现今内务府上三旗。及会稽司诸衙门闲散之丁。约数万有余。汉军披甲外。闲散者亦有二万余人。此等与其使聚

食京师贫窘无聊。不若徙之塞下使各分其力。每岁拨发三万人。复募边民愿往者。各给以种粮牲畜。令其分地屯牧。择其中之骁捷者。教练为兵。耕牧之余。复习骑射击刺之法。名为屯军。使世守其业。五年以后。始酌收耕牧之税。即以供给屯军飧劳之需。复以其余力。缮完墙堡。修整戎器。第使人自为守。经费所出。取之屯牧。已自有余。且外藩之性。贵货易土。逐水草而居。少所系恋。苟以粮畜资之。遣之渐北。因势利导。自所乐从。是外收屯牧之功。阴寓徙戎之计。行之以渐。抚之以恩。迟以十年。旃裘诸部。尽移漠北。而大宁开平东胜诸地。屹然并为重镇。南拱神京。东护辽左。西援山右。且举京师数十万之游惰。悉纳之尺籍伍符。使各遂其俯仰之资。国家获收镇戍之用。于以销未然之患。而奠盘石之安矣。

八旗屯牧是也阴徙蒙古使北则非 本朝情形所宜也徙戎数语失之

根本形势疏顺治十八年

奉天府尹张尚贤

窃惟天下大势。京都者。犹人之腹心。盛京者。犹木之根本也。今腹心久已壮实。根本尚然空虚。臣绘图进呈。为国家久远之计。若及时料理。民虽稀少。尚可招聚。地虽荒敝。尚可垦辟。各处城池虽已倾毁。尚可经营。如迁延岁月。民不抚绥则愈少。地不料理则愈荒。城池不照管则愈毁。非所以壮根本而图长久也。臣叨任奉天。在辽言辽。请备陈盛京之形势。自兴京至于山海关。东西千余里。开原至金州。南北亦千余里。又有河东河西之分。以外而言。河东北起开原。由西南至黄泥洼牛庄。乃明季昔日边防。自牛庄由三岔河南。至州复州金州旅顺。转而东。至红嘴归复黄骨岛凤凰城镇江鸭绿江口。皆明季昔日海防。此河海边海之大略也。河西自山海关以东。至中前所前卫后所沙河宁远连山塔山杏山松山锦州大凌河。北面皆边。南面皆海。所为一条边耳。独广宁一城。南至闾阳驿拾山站右屯卫海口。相去百余里。北至我朝新插之边。相去数十里。东至盘山驿高平沙岭。以至三岔河之马圈。此河西边海之大略也。合河东河西之边海以观之。黄沙满目。一望荒凉。倘有奸贼暴发。海寇突至。猝难捍御。此外患之可虑者也。以内而言。河东城堡虽多。皆成荒土。独奉天辽阳海城三处。稍成府县之规。而辽海两县。仍无城池。如盖州凤凰城金州。不过数百人。铁岭抚顺。唯有流徙诸人。不能耕种。又无生聚。只身者逃去大半。略有家口者。仅老死此地。实无益于地方。此河东腹里之大略也。河西城堡更多。人民稀少。独宁远锦州广宁。人民辏集。仅有佐领一员。不知料理地方何如。此河西腹里之大略也。合河东河西之腹里以观之。荒域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全无可恃。此内忧之甚者也。臣朝夕思忖。欲弭外患。必当筹划堤防。欲消内忧。必当充实根本。万年长策。不可不早为之图。

是以敬陈愚虑。伏祈 睿鉴。

大同边备疏顺治十年

给事中陈协

我 国家定鼎方新。中外一家。遐荒殊域。靡不臣服。在德不在险。此其时矣。然臣按古者筑高阙。置云中。城朔方。皆于兵力强盛之时。不闻废险也。迺者固圉之道。视为缓图。如东北山永一带。左翼神京。实为要地。虽官吏少裁。关隘如旧。至若大同宣府。控扼西北。乃神京右臂。最为吃紧。而今皆寥落矣。大同昔因姜贼之乱。辄废其城。移其官吏。而使为空虚之地。在当时亦属过计。窃恐边民无知。窥其空虚。反易生跳梁之心。倘恃有宣府巡抚。与阳和军门。互相犄角。自抚臣既裁。宣府又成空虚。虽有阳和一城。仅仅斗大。以势度之。虞其孤也。近见口北巡道又裁。此道一裁。并赤城亦成空虚。凡此皆吃紧之地。幸而处于无事之日也。万一有警。夫宁堪此。前宣大按臣薛陈伟。曾详具修复大同一疏。实从封疆起见。部覆止议令大同知县一官。照旧制移驻郡城。余皆有待。夫天下事防于已然。不如防于未然。则虽有修葺迁运之劳。形势屹然。边民知警。若待已然。则烦费又当何如。臣愚以为沿边设险。莫如大同。大同原设之官。断断不宜他驻。以轻重之势异也。宣抚既裁。宣镇作何弹压。以边务重大。不宜轻忽故也。其它属在宣云。如口北等处。皆当严加修备。以待不虞。有备无患。古人所重。昔西汉时有上书保塞。请罢边备。郎中侯应以为不可。诚习边事也。乃十年之内。无故而自虚其城。又无故而自裁其官。或非虑及无形。防于未然之道耶。臣不避忌讳。冒矢愚忠。仰乞 皇上睿裁。少为意。以现在之城勿惮振举。现在之官勿惮挪移。不劳烦费。而边地晏如。神京永藉拱卫矣。

边防三事疏雍正五年

湖北布政使黄焜

一阿尔泰台站。宜安兵也。查张家口西北至阿尔泰。皆系四十八家。及喀尔喀夷人住牧。南则河套。北皆外夷。东抵奉天。西达巴尔坤。一路数千里。并无山川险阻。今插汉叟儿查克拜达里两处。虽有大兵居住。然指日凯旋。终属塞外。不可无备。今张家口外。自四台至三十台。俱系喀尔沁蒙古。分发各台住牧已久。服习风土。安居乐业。再伊等久隶版图。并无王子管辖。而关东地方。又俱有亲属。更可互相牵制。将来生齿益繁。实与甘凉肃等处无异。臣愚以为自头台至三台。附近内地。可以不必纷更。其查克拜达里。现有发遣种地人犯。已可作一大镇。而孤立少援。敬请自三十一台至三十五台。俱一例更换喀尔沁住牧。再于四台至三十五台。每台六十户内。挑选兵丁。量给月饷。虽不能声援接应。以为犄角之势。然数千里。皆有恃以为固矣。

一宁夏至榆林。可通舟楫运粮也。夫榆林安边定边。连接花马池。筑墙设险。皆为冲要。但四望黄沙。粮道险远。自古议榆林者。俱以刍粮为急。查宁夏实产米之区。谷多价贱。每有熟荒之虑。臣前任洮岷道时。办差宁夏。见商民自中卫乘舟。由黄河以至宁夏。顺流而下。水势平坦。以此推之。则宁夏顺流。绕河套以至榆林近境。谅必可通。臣愚以为宁夏地方。应设立官船百只。将每年赢余之米。陆续运至榆林附近地方。积贮备用。似与军糈不无裨益。但此处河道。臣并未经历恐闻见不周。伏祈 下边臣查议。

一土司宜立法防范也。夫今之土司。无异古之封建。但古制公侯不过百里。今土司之大者。延袤数百里。部落数万。抢劫村寨。欺压平民。地方官莫之敢指。如遇投诚归化之生番。辄议令其管辖。一则曰以土治土。再则曰素所畏服。不知日积月累。渐成尾大不掉之势。今请自后土司有犯。俱改土归流。凡有投诚归化之生番。或归流官。或另设头目管辖。则土司之势。不至日炽。易于铃束矣。更有边地之民。在土司名下中马。或在土司地内耕种者。又各处土司。皆因归化日久。地方官俱漫无觉察。听其往来自便。甚有在城市之内。置买房屋。及经营生理者。亦有延请内地幕宾。代笔知文者。如不行查禁。恐不法之徒。妄生事端。亦未可定。臣请自后边地之民。有在土司名下中马种地者。俱令地方官三年一次稽查。造册存案。无致民番混淆。凡各处土司。不得置买内地产业。及延请内地之人。如此。则土司无内外钩串之人。必守法安分。于边疆大有裨益矣。

外藩蒙古五十一旗序

齐召南

五十一旗地。东接盛京黑龙江。西邻厄鲁特。南并盛京直隶山西陕西边城。北踰大漠。与喀尔喀接境。袤延万余里。周时獫狁山戎居之。秦汉北边外。匈奴尽有其地。汉末乌桓鲜卑。杂处其间。元魏时。蠕蠕及库莫奚为大。隋唐地属突厥。后入于回纥延陀。辽金以来。建置城邑同内地。元之先曰蒙古。居西北极边。奄有天下。遂成一统。明初爰犹识理达腊遁归朔漠。遗种繁衍。诸部时拥众犯边。迄明世北陲不靖。本朝龙兴。蒙古科尔沁部率先归附。及灭察哈尔。诸部相继并降。于是正其疆界。悉遵约束。从征伐。世祖定鼎。锡爵得世及。如古封建。每岁朝贡以时。其部落二十有五。为旗五十有一。设官制度。并同内八旗。置理藩院以统之。贡道分为五路。由山海关者。科尔沁郭尔罗斯杜尔伯特札赖特四部。为旗十。由喜口者。阿禄科尔沁札鲁特土默特喀喇沁喀尔喀左翼奈曼敖汉翁牛特八部。为旗十三。由独石口者。阿霸垓及阿霸哈纳尔左翼蒿齐忒乌朱穆秦巴林克西克腾六部。为旗九。由张家口者。阿霸垓及阿霸哈纳尔右翼苏尼特四子部落喀尔喀右翼毛明安六部。为旗七。由杀虎口

者。归化城土默特吴喇忒鄂尔多斯三部。为旗十二。其驿路惟山海关外各旗。并黑龙江大路。不置驿站。自喜峰口东北。至札赖特千六百里。置驿十六。自古北口北至乌朱穆秦九百余里。置驿九。自独石口北至蒿齐忒九百里。置驿九。自张家口西至归化城六百里。置驿六。自杀虎口西北至吴喇忒九百余里。置驿九。自归化城西至鄂尔多斯八百余里。置驿八。鄂尔多斯六旗。住牧河套。即秦汉河南朔方地。宋时为夏人所据者也。五十一旗疆界山川。具列如左。

蒙古源流四库全书提要

钦定蒙古源流八卷。乾隆四十二年。奉 敕译进。其书本蒙古人所撰。末有自序。称库图克彻辰鸿台吉之裔。小彻辰萨囊台吉。原知一切。因取各汗等源流。约略叙述。并以讲解精妙意旨红册沙尔巴胡土克图编纂之蓬花汉史。杂噶拉斡尔第汗所编之经卷源委。古昔蒙古汗源流。大黄册等七史合订。自乙丑九宫值年八宫。翼火蛇当值之二月十九日。角木蛟鬼金羊当值之辰起。至六月初一日角木蛟鬼金羊当值之辰告成。书中所纪。乃额纳特珂克土伯特蒙古汗传世次序。及供养诸大喇嘛。阐扬佛教之事。而其国中兴衰治乱之迹。亦多案年牒载。首尾赅备。颇与永乐大典所载元朝秘史体例相近。前者我 皇上几余览古。以元代奇渥温得姓所自。必史乘传。询之定边左副将军喀尔喀亲王成衮札布。因以此书进 御。考证本末。始知奇渥温为却特之误。数百年之承袭谬。得藉以厘订阐明。既已揭其旨于 御批通鉴辑览。复以是编 宣付馆臣。译以汉文。润色排比。纂成八卷。其第一卷内。言风坛水坛土坛初定。各种生灵降世因由。及六噶拉卜乘除算量运数。而归于释迦牟尼佛教之所自兴。是为全书缘起。次纪额纳特珂克国汗世系。首载星哈哈努汗之曾孙萨尔斡阿尔塔。实迪汗之子。丹巴多克噶尔成佛事。而自乌迪雅纳汗以下。崇信佛教诸大汗。及七赞达七巴拉四锡纳等汗。则俱详着其名号。与藏经内之释迦谱约略相仿。次纪土伯特汗世系。始于尼雅特赞博汗。在善布山为众所立。终于札实德汗。大致亦颇与西番嘉喇卜经合。其中载持勒德苏隆赞。娶唐太宗女文成公主。持勒丹租克丹汗。娶唐中宗弟景德王女金城公主。核之唐书。太宗贞观十五年。以宗女文成公主妻吐蕃赞普叶宗弄赞。中宗景龙初。以雍王守礼女为金城公主。妻吐蕃赞普叶隶踪赞。其事迹多属相符。是土伯特即吐蕃国号。而唐书所称叶宗弄赞。乃持勒德苏隆赞之。其汗世以赞博为名。与唐书所称赞普。亦音相近也。其第三卷以后。则皆纪蒙古世系。谓土伯特色尔持赞博汗之季子。布尔特齐诺。避难至必塔地方。其众尊为君长。数传至勃端察尔。母曰阿隆郭斡哈屯。感异梦而生。又九传至元太祖。与元本纪多相合。而闲有异同。其称元太祖为索多博克达青吉斯汗。元世祖为呼必赉彻辰汗。元顺帝北奔后。世传汗号。至林丹库克图汗。而为我 朝所克。中闲传世次序名号生卒年岁。厘然具

载。论极为详悉。明代帝系。亦附着其略。其最踏驳者。如以库色勒汗为元明宗弟。在位二十日。史无其事。又以明太祖为朱葛。仕元至左省长官。谗杀托克托噶太师。遂举兵迫逐顺帝。亦为凿空失实。其它纪年前后。亦往往与史乖迕。内地之事。作书者仅据传闻录之。故不能尽归确核。至于塞外立国传授源流。以逮人地诸名语言音韵。皆其所亲知灼见。自不同历代史官摭拾影响附会之词妄加纂载。以致鲁鱼谬戾不可复凭。得此以定正舛。实为有裨史学。仰惟我国家万方同轨。中外向风。蒙古诸部。久为臣仆。乃得以其流传秘册。充外史之储藏。用以参考旧文。尽却耳食沿之陋。一统同文之盛治。洵古为独隆矣。

喀尔喀北路图说会典

喀尔喀土谢图汗部。在京师北。喀尔喀四部落为外蒙古。土谢图汗部称北路。凡二十旗。东起左翼中旗。当阿尔泰军台之所经。北与车臣汗部中末旗右翼中旗接。其东南圈出一小游牧。为中次旗。其北为左翼末旗左翼中左旗。左翼末旗。当阿尔泰军台之东。东北与车臣汗部右翼中旗接。左翼中左旗。当阿尔泰军台之西。左翼末旗之北。为左翼右末旗。当阿尔泰军台之东。达库伦之驿。于是分道。其北为中旗。在肯特山之西南。汗山峙其境。南与车臣汗部右翼中旗接。汗山之北。为库伦。土拉河之东。喀鲁伦河之西。为东库伦。其西为中右末旗。跨土拉河。其西为中右旗。当土拉河曲处。其西南为左翼左中末旗。当喀鲁哈河源。中右旗之西。为中左旗。左翼左中末旗之西。为土谢图汗旗。在杭爱山之东。跨鄂尔坤喀鲁哈二河。为西库伦。西与三音诺颜部额鲁特旗接。中旗之北。为右翼左末旗。当土拉河源。右通克拉河伊逊河哈拉河。东与车臣汗部中右后旗接。其西为右翼右末旗。跨哈拉河。其北为中左翼末旗。当鄂尔坤河色楞格河合流处。北至卡伦。与俄罗斯为界。自库伦有驿。经右翼右末旗右翼左末旗。至是达于恰克图。为通俄罗斯互市之道。其西为右翼右末次旗。跨色楞格河。西与三音诺颜部中末旗接。西北与唐努乌梁海接。其南为右翼左旗。土拉河。于是合于鄂尔坤河。皆北至卡伦。与俄罗斯为界。右翼左旗之南。为右翼左后旗。当土拉河喀鲁哈河合流处。其西为左翼前旗。跨喀鲁哈河。南与中左旗土谢图汗旗接。西与三音诺颜部额鲁特前旗接。土谢图汗旗之南。为右翼右旗。西与三音诺颜部中前旗接。其东为左翼后旗。有瑚尔哈鄂伦泊。西与三音诺颜部右翼中左旗接。鄂尔坤河。自三音诺颜部北流入界。经土谢图汗旗。济尔玛台河。塔米尔河。俱自三音诺颜部东流入界来会。又合数小水。折东流。经左翼前旗。右翼左后旗。与土拉河会。又东北经右翼左旗。北合二水。南与哈拉河会。又北东纳伊逊河。齐雅图河。与色楞格河会合北流。经恰克图西。合一水。出卡伦。歧为二支。俱为泽德河。一西北流。一东北流。

南纳哈拉呼集河。泽勒图勒河。俱入俄罗斯界。色楞格河。自三音诺颜部东流入界。额赫河。自唐努乌梁海东南流入界。北纳努拉河布科倭河来会。又东南纳喀拉瑚集尔河。布喀河。北纳鄂博尔克伦河。经右翼左旗。右翼右末次旗。北纳特尔格河。又经中左翼末旗。会鄂尔坤河土拉河。出右翼左末旗南流。西纳哈拉图鲁河。红郭尔河。经中旗。折西流。经库伦。又经中右末旗中右旗。喀噜哈河。出左翼中左末旗。北流经左中旗。又北流经右翼左旗注鄂尔坤河。哈拉河上源曰通克拉河。亦出右翼左末旗。南流经库伦。南纳魁河。折西流。经右翼右末旗。北纳哈达玛尔山水。南纳多拉锡山水。博罗河。折北流。注鄂尔坤河。翁金河。亦自三音诺颜部东流入界。经右翼右旗左翼左中末旗。至左翼后旗。潴为瑚尔哈鄂伦泊。楚库河。自俄罗斯西流经卡伦外。右翼左末旗。东北山诸水。皆北流出卡伦注焉。折北流。入俄罗斯界。杭爱山在土谢图汗旗之西。肯特山在右翼左末旗之东北。汗山在库伦之南。东至车臣汗部。东南踰瀚海。接内札萨克之苏尼特右翼旗。四子部落旗。喀尔喀右翼旗。西北至乌里雅苏台所属唐努乌梁海。西与西南至三音诺颜部。北至俄罗斯。

喀尔喀西路图说会典

喀尔喀札萨克图汗部在京师北。称西路。凡十八旗。附以辉特部一旗。东起中左翼末旗。当德勒格尔河东岸。南与三音诺颜部右翼后旗接。其西为右翼右末旗。当德勒格尔河西岸。其西为中左翼右旗。在桑锦达赖泊之南。南与三音诺颜部中左旗接。其北为中左翼左旗。当特斯河源北与唐努乌梁海接。其西南为左翼前旗。左翼后末旗同游牧。当空归河源。其西为左翼左旗。跨空归河西北。与科布多所属杜尔伯特左翼三旗接。其南为中右翼末次旗。有委袞池特们池。东南与乌里雅苏台城接。左翼左旗之西。为左翼右旗。在都尔根泊之南。其西南为中右翼左旗。西与科布多所属札哈沁旗接。其东南为左翼中旗。右翼后旗同游牧。当札布噶河西岸。其南为中右翼末旗。其东南为辉特旗。当济尔哈河东岸。其西南为札萨克图汗。兼右翼左旗。有博格尔泊。其西为右翼前旗。札萨克图汗旗之东南。为右翼右旗。东与三音诺颜部右翼右后旗接。右翼前旗之南。为左翼后旗。中右翼末旗之西。为右翼后末旗。北与科布多所属札哈沁旗接。札布噶河。自三音诺颜部合乌里雅苏台河西北流入界。经中右翼末次旗。左翼左旗。东纳空归河。入科布多界。德勒格尔河。自唐努乌梁海合伊克和罗河东南流入界。经右翼右末旗。托尔和里克河。亦自唐努乌梁海南流来会。又经中左翼末旗。西纳布克绥河。入三音诺颜部界。注齐老图河。特斯河。出中左翼左旗。西北流入唐努乌梁海界。桑锦达赖泊。在中左翼右旗中左翼左旗之间。噶顺泊。在左翼后末旗。其南为漠和尔空归河。西流潴于沙。其东为图都哈拉泊。又东为达兰图鲁泊。其北为特尔格里河。二水合南流入于沙。又北

为都鲁泊。博格泊。在札萨克图汗兼右翼左旗及右翼前旗之间。阿拉克泊。在右翼后末旗。珠奇尔泊。在左翼右旗。察汉泊有二。一在辉特旗之北。济尔哈河。出辉特旗东。北流渚焉。一在左翼右旗之西。其南为齐齐哈尔泊。接科布多界。北至唐努乌梁海。东至三音诺颜部。西至科布多。南踰瀚海。接额济纳旗。及甘肃镇西府。

喀尔喀中路图说会典

喀尔喀三音诺颜部。在京师北。称中路。凡二十二旗。附以额鲁特二旗。东起额鲁特旗。跨鄂尔坤河。东与土谢图汗旗接。其北为额鲁特前旗。当塔米尔河北岸。东与土谢图汗部左翼前旗接。其北为左翼左末旗。跨湖努伊河。其西为右翼前旗。瑚努伊河。于是合于哈绥河。其北为左翼中旗。跨哈绥河。其北为中末旗。哈绥河。于是合于色楞格河。东与土谢图汗部右翼右末次旗接。北与唐努乌梁海接。额鲁特旗之南为中前旗。跨鄂尔坤河翁金河。东与土谢图汗部右翼右旗接。其西为右翼左末旗。右翼中左旗。皆跨翁金河。右翼中左旗。东与土谢图汗部左翼后旗接。其南为左翼右旗。右翼左末旗之西。为三音诺颜旗。当鄂尔坤河源。其西为中右旗。跨推河。其西南为右翼中末旗。有察汉泊。其北为右翼末旗。墨特河。于是合于拜塔里克河。其西北为右翼右后旗。当拜塔里克河源。西与札萨克图汗部右翼右旗接。其西北为左翼左旗。当札布噶河源。其西为中后旗。当乌里雅苏台河。源自中前旗迤而西北。至是皆阿尔泰军台之所经。三音诺颜旗之东北。为右翼中右旗。当济尔玛台河源。三音诺颜旗之西北。为中右翼末旗。当塔米尔河南岸。左翼左旗之东北。为中左末旗。当塔米尔哈绥齐老图三河源。左翼中旗之西。为右翼后旗。当哈绥河北岸。色楞格河南岸。北与札萨克图汗部中左翼末旗接。其西南为中后末旗。跨齐老图河。其西北为中左旗。北与札萨克图汗部中左翼右旗接。其南为右末后旗。之西为乌里雅苏台城定边左副将军治。三音诺颜旗之南。为额尔德尼班第达喇嘛游牧。右翼前旗之西南。为札牙班第达喇嘛游牧。中右翼末旗之西。为青苏珠克图喇嘛游牧。中后旗之南。为泥鲁班禅喇嘛游牧。色楞格河上源曰齐老图河。出中左末旗。为鄂尔哲依图泊。东北流。经中左旗右翼后旗。南纳特尔克河。阿集拉克河。西纳伊第尔河。德勒格尔河。自札萨克图汗部。东南流来会。折东流。南纳额德尔河阿察河。北纳北特里河哈拉鄂伦河特里河。经左翼中旗中末旗。哈绥河。出中左末旗东山东北境。经右翼前旗。西纳珠萨兰河。南纳瑚努伊河来会。曰色楞格河。又东南纳塔特河欧尔河札达河巴尔土河。入土谢图汗部界。鄂尔坤河。出三音诺颜旗。二水合东流。北合一水。经右翼中右旗。右翼左末旗。中前旗。额鲁特旗。折北流。亦入土谢图汗部界。塔米尔河。出中左末旗东南山。东流。南北合数水。经右翼中右旗。察罕鄂伦河出其西山东

北流来会。又东经额鲁特前旗。入土谢图汗部界。济尔玛台河。出右翼中右旗。东流经额鲁特旗。亦入土谢图汗部界。翁金河。出右翼左末旗。二水合东流。经右翼中左旗中前旗。北合二水。亦入土谢图汗部界。札布噶河。上源曰锡拉河。出左翼左旗。西南流。北纳哈拉河布尔噶苏台河。折西北流特里乌苏河。自札萨克图汗部北流入界来会。又西北会乌里雅苏台河。入札萨克图汗部界。乌里雅苏台河。出中后旗。西流东合一水。经乌里雅苏台城南。南纳舒鲁克河。北纳苏布拉河。注札布噶河。塔楚河。出三音诺颜旗。数水合南流。潴为锡拉布里都泊。推河。亦出三音诺颜旗。西南流。东纳伊玛图河。额尔德穆图河。经中右旗。北纳哈拉瑚吉尔河。潴为鄂罗克泊。拜塔里克河。出右翼右后旗。数水合南流。东纳察汉齐齐尔里克河。墨特河。经右翼末旗。歧为二支。一南流。经右翼中末旗。潴为察汉泊。一西南流。潴为察汉泊。东至土谢图汗部。南踰瀚海。接乌喇特三旗。阿拉善旗。额济纳旗。西与北至札萨克图汗部。东北至唐努乌梁海。

喀尔喀东路图说会典

喀尔喀车臣汗部。在京师北。称东路。凡二十三旗。东起左翼前旗。当索岳尔济山北。北临喀尔喀河。东与黑龙江呼伦贝尔城接。南与内札萨克乌珠穆沁左翼旗接。其西北为中右旗。其西为左翼后末旗。左翼后末旗之南。为右翼后旗。左翼后末旗之北。为中前旗。跨喀鲁伦河。其西为中左前旗。其西为左翼左旗。皆跨喀鲁伦河。北至卡伦。与俄罗斯为界。左翼后末旗之西。为左翼后旗。其西为中左旗。南与土谢图汗部左翼中旗接。其北为左翼中旗。跨喀鲁伦河。其西北为中末次旗。其西南为左翼右旗。其西为右翼左旗。其西为车臣汗旗。车臣汗旗之北。为右翼前旗。其西南为右翼中左旗。右翼前旗之北。为中后旗。跨敖嫩河。右翼中左旗之西。为右翼中前旗。当喀鲁伦河曲处。其北为中右后旗。在肯特山之东。当喀鲁伦敖嫩二河源。西与土谢图汗部右翼左末旗接。中左旗之西。为中末右旗。其西为中末旗。南与土谢图汗部左翼中旗接。其西为右翼中右旗。其西为右翼中旗。北与土谢图汗部中旗接。南与土谢图汗部左翼中旗接。左翼后旗之南。为达里冈爱牧场。喀鲁伦河。出车臣汗部中右后旗。西南流。北纳集隆河。特勒尔集河。又南西纳巴彦集鲁克山水博尔肯河。折东流。经右翼中前旗。北纳僧库尔河。又经右翼中左旗。车臣汗旗。北纳塔穆河。又东北经右翼左旗。左翼右旗。左翼中旗。中左旗。左翼左旗。中左前旗。中前旗。入黑龙江呼伦贝尔城界。敖嫩河。亦出车臣汗部中右后旗。东北流。北纳肯特山二水。南纳齐札娄河。巴尔喀河。齐母尔喀河。经中末次旗。西纳库野河。公古尔特河。北纳阿兴阿河。南纳科勒苏河。又东北纳集尔浑河。布裕克图河。又东北出卡伦。北纳克鲁河。特伦河。塔尔巴尔集河。图鲁河

。塔尔河。额克尔河。鄂伦河。阿古河。南纳博尔集河。图尔格河。温都河。西纳思基德河。又东入黑龙江呼伦贝尔城界。贝尔池。上源曰喀尔喀河。自黑龙江呼伦贝尔城西北流入界潴焉。北出为鄂尔顺河。复入呼伦贝尔城界。塔里池。上源曰乌尔匝河。出左翼左旗。东北流。经中左前旗中前旗。北纳数水。出卡伦。潴为塔里池。东至黑龙江呼伦贝尔城。东南至内札萨克乌珠穆沁左翼旗右翼旗。南踰瀚海。接浩齐特左翼旗右翼旗。阿巴哈纳尔阿巴噶两左翼。阿巴噶右翼旗。苏尼特左翼旗。右翼旗。西与西南至土谢图汗部。北至俄罗斯。

阿拉善额济纳二旗图说会典

阿拉善额济纳二旗。在京师西。甘肃边外。阿拉善额鲁特旗。在贺兰山之西。其游牧当甘肃宁夏府州府甘州府边外。其西为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在居延海。其游牧当甘肃肃州边外。两岐无巨川。惟坤都伦河。自甘肃肃州北流经额济纳旗。分二道。汇为泽。俱曰居延海。其东曰大苦水骗马湖沙枣湖丰盈大泉。俱潴于沙。又东为昌宁湖。鱼海白海。其上源俱在甘肃甘州府州府界。东至甘肃宁夏府。南至甘肃州府甘州府肃州西踰大戈壁至哈密。北踰大戈壁至喀尔喀三音诺颜部札萨克图汗部。

蒙古氏族表及在京氏族表总序

龚自珍

浩繁矣钦吉思汗之子孙。恭读 高宗皇帝上谕有之曰。三代而降。惟元系至今未绝。御制文辨史家称奇渥温氏误也。验以蒙古语。定帝姓为博尔吉吉特氏。元史各姓氏皆验以今蒙古语。定为瓜尔佳赫舍哩鄂通等如干氏。古今声转。实则一也。其未见元史者。在蒙古最显著。则有喀喇沁土默特之为乌梁海氏。在厄鲁特最显著。则有杜尔伯特准噶尔之为绰罗斯氏。余如部氏。其四卫拉特三有氏。惟土尔扈特无有。三姓之先。皆以地为氏。今钩索书。定为恭博必塔氏。外至额济内河土尔扈特亦同氏。洪惟 太祖 太宗统有诸部。大小君长。先后络附。天聪九年。始议定设蒙古固山额真八员。如满州都统。蒙古梅勒章京八员。如满洲副都统。顺治元年诸部扈 驾入关。百七十年来。按旗界处。郁为功宗。其官至一品爵至民公者。登进士科者。列于表。而以某氏原出某部分疏其下。八旗各一表。

蒙古水地志序

龚自珍

河西来。受者三部。曰乌喇忒。曰鄂尔多斯。曰归化城土默特。水南来。受者七部。曰喀喇沁。曰土默特。曰敖汉。曰奈曼。曰翁牛特。曰巴林。曰喀尔喀左翼。水东行入黑龙江未至。句经大川四。曰潢河。曰大辽河。曰诺尼江。曰混同江。水北行。入色楞格河未至。句经大川三。曰爱毕哈河。曰土喇河。曰

鄂尔浑河。黑龙江入东海。色楞格河径俄罗斯入北海。东以黑龙江为主。其目四。又其目曰。受某部某某水。北以色楞格河为主。其目三。又其目曰受某部某某水。具如志。以西塞小水。附黄河流入中国者。别为卷。

蒙古台卡志序

龚自珍

惟皇地祇。为主山川。不能自辨自位。是故古昔书有八索。以政其人民。周之诸侯。史氏率不能读。其名存者。有戎索。有周索。以侯以公。以郡县。以城郭。以行国。皆将于是乎东。于是乎西。于是乎南。于是乎北。我国家君蒙古五十一旗。喀尔喀四部地。且二百年。一吏不妄行。一马不妄刍。一兔一鹿不妄趋走。是亦有政。撰台卡志。志邮。志新邮。志喀尔喀自备邮。志鄂博。志察哈尔牧厂鄂博。志卡伦。志围场卡伦志。柳于边邮。句康熙三十一年议。自古北口至于乌朱穆秦。置台九。又自独石口至于蒿齐忒。置台六。又自张家口至于四子部落。置台五。又自张家口至于归化城。置台六。又自杀虎口至于吴喇忒。置台九。又自归化城至于鄂尔多斯。置台八。又自喜口至于札赖特。置台十有六。新邮。句乾隆三十四年议。喜口路札赖特尽处起。置邮十有四。古北口路乌朱穆秦尽处起。置台六。杀虎口路乌喇忒大路外。置台七。张家口路自四子部落尽处起。置台十有六。穆哈哩喀逊为起处。哈拉尼郭为住处。喀尔喀自备邮。句东路首跼曰尼尔得尼拖罗海。曰他尔袞柴木达。后路首跼曰肯特山。西路首跼曰哈拉尼敦。三音诺颜首跼曰博罗布尔哈苏。凡册汗册王册妃册格格。赐赉赐祭。天使至。皆设之。汗至贝勒公等。自备夫马。警晨夜。伺畜牧。过则彻焉。鄂博。句以山为鄂博。以河为鄂博。以垒为鄂博。二十五部落如其境。察哈尔牧厂鄂博。句以山为鄂博。以河为鄂博。以垒为鄂博。八旗如其境。卡伦。句以山为卡伦。以河为卡伦。以楼望为卡伦。二十五部四喀尔喀如其境。围场卡伦。句规高以为之卡伦。句于陔于阪于螽于。山之。川之东。句柳于口。句西。句柳于济尔哈朗图。句北。句柳于塞堪达巴汉色钦。又柳于阿鲁色呼。又柳于阿鲁呼鲁。又柳于英格。又柳于拜牲图。乃西柳于库尔陀罗海。又柳于纳喇苏图和硕。又柳于沙勒当。又柳于锡喇札巴色钦。绝南。句柳于木垒喀喇沁。又柳于古都古尔。又柳于察罕札巴。又柳于汗特穆尔。又柳于纳喇苏图。乃西柳于噶海图。又柳于卓索。又柳于什巴尔台。又柳于麻巴图。又柳于博德克。遂西柳于珠尔噶岱。又柳于苏克苏尔台。又柳于卜克。又柳于燕子窝。又柳于卓索沟。绝西。句柳于察罕布尔台。又柳于阿尔散朗。又柳于麻尼图。又柳于齐呼拉台。又柳于布哈浑●。又南柳于海拉苏台。又柳于姜家营。又柳于西燕子窝。又柳于郭拜。又柳于和罗博尔奇。东柳于巴伦克得伊。又柳于乌喇台。又柳于锡喇诺海。又柳于纳林。又柳于格尔齐老。柳在外。

卡伦在里。故地。句周陆之中。若为翁牛特故地。若为喀喇沁故地。敖汉故地。奈曼故地。土默特故地。巴林故地。喀尔喀左翼故地。兹事严武。既丽既博。号令散见。未有总述。于古之世帝朔未或讫也。王教未或经也。由今之年文符武节所以旌也。舜迹禹踵所以步也。按籍受成里史之书与。

蒙古像教志序

龚自珍

夫染衣出家。沙弥之律也。肉食不净。大慧之闻也。诸肉勿食。泥洹之训也。赞叹毁戒。波旬之徒也。然其生于边地。不生地谷。以畜牧为耕作。以血肉为饗。宗教既黄。相沿已久。有乖坏色之训。联别白衣之俦。戒或遮之。教必谅之。蒙古五十一旗。及喀尔喀四部。皆宗黄教。黄教之祖。曰宗喀巴。若具云者。租乌翰卡巴洛阿阿鄂补匝阿昂查阿克巴阿也。自称文殊师利之瑚必勒罕。生于额纳特珂克地。而唐古特。库车淖尔。四卫拉特之地。遍相宗祖。其法嗣之派繁衍难备述。述两大支。曰在藏坐者。曰到蒙古住持者。在藏坐者又分两支。宗喀巴第一弟子。曰根敦珠巴。实第五十四辈之达赖喇嘛。是为舍位出家之第一辈。递传至七辈噶尔藏加莫磋。当准噶尔扰藏时。圣祖救其乱。噶尔藏加莫磋避至青海坐。圣祖送之。俾归于藏。至今传付不绝。皆以其呼必勒罕为之。此一支也。第二弟子。号为班禅额尔德尼。名曰刻珠尼曲结。若具云者。刻珠尼马曲结嘉勒布格尔也。至第四辈。名罗卜藏曲结嘉勒灿者。始与蒙古通。自蒙古至盛京。受我太宗皇帝册封归。死后。其瑚必勒罕遂有喀木之地。又九传矣。此一支也。两支外又有两小支。一曰红帽噶玛巴。一曰黑帽沙玛纳。皆称呼图克图。避达赖班禅位号。沙玛纳呼图克图之后。日就衰灭。噶玛巴之后。近世有林沁班珠尔者。称沙布陇于库车淖尔。为库车淖尔察罕诺门之属僧。则并不敢号呼图克图矣。其来蒙古住持者又分三支。最先者曰帕克巴巴喇密特。是其道北行之始。凡六传。至元顺帝时。阿难达玛第喇嘛。与帝争政事。怒而归于唐古忒。中绝凡八九十年。而索诺木札木苏重至。又十余传。至迈达哩止。为一支。宗喀巴有第三传嫡嗣。曰苏尔第其瑚毕勒罕。托生喀尔喀地方。称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又两传。进丹舒克于世祖朝。至今凡十六次瑚必勒罕。号位亚于西藏之达赖。而几与班禅埒。又一支也。康熙间。有喇嘛章佳胡图克图。自藏来朝。其人乃是第六辈达赖罗卜藏札木苏之支嗣。圣祖优礼之。命其住持于多伦诺尔之汇宗寺。其第二次瑚必勒罕。世宗优礼之。命其住持多伦诺尔之善因寺。其第三次瑚必勒罕。赐对高宗朝。大加奖异。命其来京更定大藏经。应真名号。乃取自后汉至唐。各译主所译。悉以今藏语更校成。又以其图首楞严已亡。借此土本四译而归。又佐庄亲王办理同文韵统。于四十一年跌逝京师。今又再瑚必勒罕

矣。是最盛而最后出。又一支也。五支之徒。其论轮回因果报应。与古德神不灭论合。其论初形状。天地众生日月。种种成立。种种出生次序。与楼炭经合。其书与符印明合。其念与声明合。自汉以来。译经之例。例不翻。疏抄之例。亦不妄释。是密语。咒是秘印。佛无秘密义。有秘密语。既不译不疏。徒恃音准。音若不准。妙陀罗尼。虽诚求之。亦恐迂寫矣。今按自修多罗至优波提舍。各有神咒。小者取用禁制神鬼。作诸幻术。大乘之。三世诸佛。由此出兴。不可思议。具如首楞严说。且凡外道六师。亦能幻出宫殿天龙女乐大火大水。乃至幻一日演成极长。幻长日促成刹那境界。种种灵怪。声灵故。符佛口故。又凡人世所求年命五欲。诵皆得。声灵故。符佛口故。以上之事。天竺神僧。生于拉撒。视为固然。即蒙古道高喇嘛。尚能近似。而此震旦。耳根非劣。耳识非殊。虽有高僧。不臻神悟。故撰象教志。专以推尊因明门中声明一门。而非赞叹夫食肉衣黄堕邪师见也。

圣人神道设教。因地制宜。此亦 国家控驭抚绥之一大端也。故录之。

河套志序

储大文

质夫陈君尝分巡宁夏。宁夏东四十里。横城东。即河套境。洎寓秦。纂河套志一卷。此君克勤其官之符也。予爰序之曰。要哉言乎。虽夏州暨六州图经。不是过矣。夫明人议河套疏。无虑百十家。然而河套讫弃。既弃而讫不克复者。繇图志胥佚。无所考核故也。今君是志。自周朔方南仲建城。秦蒙恬收河南地。以阴山为塞。置新秦中四十四县。徙临河适戍以充实之。王恢曰。垒石为城。树榆为塞。匈奴不敢饮马于河。汉卫青收河南地。置朔方郡。隶三封修都朔方临河呼酋窳浑渠搜沃野广牧临戎十县。募民徙者十万口。复置南部都尉治。徙山东贫民于关西北地朔方新秦中七十余万口。主父偃曰。河南地肥饶。北阻河。请城之。省转戍。广中国。攘外之本也。经画河套之首议也。后汉朔方郡。隶临戎三封朔方沃野广牧大城六城。而度辽将军跨河为营。以控制河东。西晋朔方郡废。赫连夏建统万都城。北魏置夏州。度河北列六镇。北齐置朔州。隋置胜州榆林郡。而丰胜夏三州间。画河为固。以居启民。唐朔方军经军。辖六胡州。而度河北列三城。设纥那牛心山诸戍。千八百余所。后置夏绥银节度使。拓跋思恭遂世有银夏绥宥静五州地。通典曰。太宗纳温彦博议。置突厥余种于河南朔方之地。元和志曰。高宗调露元年。以降突厥置鲁州丽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以唐人为刺史。谓之六胡州。武后长安元年。升为匡长二州。中宗神龙二年。置兰池州都督府。分六州为县。元宗开元十年。复置鲁州丽州塞州。迁北人于河南。及江淮间。二十六年。还所迁北户。置宥州。宥州本汉三封县地。天宝中改宁朔郡。后寄理于经略军。宪宗元和十五年。复置宥州于长泽

县。宋雍熙中废夏州。后熟番来义二族居之。并于夏。而唐龙镇讫靖康时。为市易地。元丰志曰。唐龙镇地势险峻。东至黄河二十里。河东曰东缠。河西曰西缠。骑兵所不能越。金取宋六馆旧地。元废宥州。至元八年。立平夏中兴行省以隶之。明弃东胜而守绥德。后又舍绥德而守榆林。弃河套于外。宁夏反在其北。孝宗十四年。北部遂驻牧不复去。班绝域矣。此河套置废之本末也。繇朔方郡度河。东经五原云中境。又东南经云中栎陵县南沙南县北。又东屈西南过沙陵县西。又南过赤城东。又南过定襄西过桐县。河流二县之间。以达西河。繇贺兰山尾度河。径接阴山之高阙阳山马阴山陶山钟山。凡昔号阴山。今号大青山者。且不翅千里有奇。又屈南经赤石山麓。而入偏头之连山削壁。保德之天桥峡。石州之孟门山。以达龙门而浮转运。载笔写契之材木。暨丰州新秦中粟米者。此又河套三面形势。而临河指画以藏是志者也。夫明人弃东胜又弃河套。筑大边城。王琼又弃徐廷璋黄河石嘴之墙。蹙地二百里。秦紘徐斌水青沙峴之墙。号为二边者。又复久以湮没。不少存形。惟恃杨一清西距河东接大边之横城。墙裁四十余里。王琼之西距干干沟。北过定边。又西过花马池。又西过兴武营。北接新边墙二百三十余里。唐龙之改筑定边花马池墙四十余里。刘天和之北起干沟。西过干。接二边筑城六十余里。凡三百里。暨余子俊榆林镇中路东路之旧边墙。而阴霾浮壅。大率如定边营南北二沙。比以此明边患弥深。而河套图志之宜考核尤亟也。

今君是志。其编录河套者。曰。河套。东西袤二千里。南北广八九百里。首尾或五六百里。或三四百里。河水三面弯环。差类河州莽刺捏工二川小套。而雄阔且倍徙之。山有犁元麦海子牛心骆驼瓮石崖沙岭。川有红盐池长盐池旧花马池月儿海北海子川海子葫芦海鸳鸯湖哑把湖叉罕脑儿可可脑儿圉水紫河鲋鲍河石崖河佛堂沟野马湾那诺井。故城少存形者。有唐龙镇麟州故城。连谷城银州故城。金肃城连城武花城克运城林州城红子城黄羊城古城子白城子交城子忻都城石川城叉罕脑儿城峰城儿省崑城。又有耿波党把汉波党佛堂寺狄青牢石碑楼。此业已举其大凡矣。乃若东繇紫塞城经黄甫川。渡太子滩。娘娘滩。以达偏头之唐家会。渡岢岚之楼子营。西入红山堡马鞍山。以达横城堡镇远关。而并循河西岸。以达贺兰山后。南繇那诺井。可可脑儿。南入花马池盐场堡定边营。以达干干沟。而环庆平固。罔不可达。又东繇忻都城。南入宋栲栳城兀刺城保安军。以达芦关。又东繇白城儿。南入红山市左右而西。越无定河。以达鱼河。归德大川之冲。东达榆林镇之城东驼山沙峰城下海潮寺。又东繇邵家梁瓮山。迤东南间道。繇飞鸦川。取万户路。以北达宋麟州。今神木县永兴堡地。而清水横城。分道南入。又经沙井驿临河堡岳家楼。突至汉伯堡。以达灵州之大沙井。北繇君子济盛乐渡。以达大小红山口蚰蜒径蜈蚣坝笔写契袄儿都司。

此又河套四至八达之枢要。而熟绎君志可以旁推交通者也。又若繇黄河石嘴西岸。经石台坏洞黄羌头湾双河堡沙枣树白塔。而达船站。又繇船站经欧德。而达达希图垓。又繇达希图垓。经布克特之东。而达鄂尔博尔阿博。又东繇鄂尔博尔阿博。经达拉布隆布古图萨察莫都回蚬哈拉吴素都勒。而达乌兰托落海。又东繇乌兰托落海。经特木尔吴尔虎乌兰诺尔纪特库。而达哈刺乌苏。又繇哈喇乌苏。经鼐珠尔。而达喀喇苏巴克。以北达喀喇苏巴。南达偏头。以西达葭州。东达老营堡丫角山右卫。而北繇白道黑河。以达大青山者。此又以黄河故道计水程。而隔河套境即可步量也。夫君子济盛乐渡。燕魏所交争也。河清军金肃军。辽夏所交争也。夏州城。则齐神武自北水攻之迹。红盐池。则王威宁自南夜袭之勋也。旧花马池旧边大塞。则又本筑于余青神。而弃于王晋溪者也。乃若志析支城渠搜城。则可参禹贡之注。志沙南。则可正怀仁志之。虞青白红白之易濶。则志红盐池长盐池。虞套马弩下之说。则志紫河马。虞前强后弱之说。则志套马惯射兔。地暖宜畜驼。而麦山铁以为兵。河柳以为笥。虞易取难守之说。则志赫连夏蒸土筑城。暨秦汉诸故城。以破土浅沙深之疑。又志红柳林园。沃野秸。而并志黄羊青羊鱼诸物产。虞赵元昊芟草之策。唐襄文火攻之辩。则志野●●草酥油草白茨什把。以裁其利否。虞唐于将作议造战舰。教水师。明巡抚张文魁战舰之难成。则志北魏旌旗楼橹。暨洛京材木之尽出阴山者。而尤叹宁夏水工之果为天下长技也。然则叶文庄之议河套无庸复。余青神之报榆林工。翁襄毅之驳复套议。得此而其说尽破。宜偕汉主父偃之议。北魏元晖业之经画六镇。曾襄愍之复套十二策。王襄毅之议套中款市。胥传夏州暨六州掌故也。故曰陈君是志。综秦边纪而举其要者也。

论青海事宜书

龚自珍

委检各件敬检上。青海本番地也。番子是吐谷浑之裔。唐以前实强。后少弱。亦不失为大国。一见逐于正德间之蒙古阿尔秃斯。再见逐于 国初卫拉特固实汗。三见逐于三传之罗卜藏丹津。罗卜藏丹津者。叛 世宗朝。以覆固实祀。故今之青海和硕特。则并非固实嫡种矣。今和硕特二十有一旗。是不从罗卜藏丹津叛者。其余喀尔喀一旗。辉特三旗。土尔扈特四旗。皆以雍正末乾隆初陆续徙往。以地未实故。与和硕特分居番子故地。天道好还。强弱迭代。今番子之事。必声言报先世之仇。名近正。力近强。必非各旗所能御。湟中诸旗距番远。尚可自活。河北之帐必危。自然之势也。圣者贵因天运之自然。矧番子未尝获罪 天朝。古未有外夷自相争掠。而中朝代为之用兵者。且蒙古亦何可令之强。强即弗恭顺。传曰。糠及米。罗卜藏丹津之前事。可为之续邪。番人蒙古皆信佛。大喇嘛察罕诺门汗一旗最富盛。贫番子往往赖其牛羊以活。喇

嘛位号。在西藏达赖之下。并在漠北哲卜尊丹巴之下。仅与后藏班禅比。若朝廷许进其位号。许造庙宇。必肯出力。以佛法两劝而两罢之。不调一兵。不费一粟。以外夷和外夷。智之魁也。今兵力物力。皆非开边衅之会。克则杀机动。不克则何以收事之局。于事前思之。惟大喇嘛虽富而弗传子。虽有功而无后患。无事则无患。有事则可用。此 列圣尊崇黄教微指也。走虽明习。何敢妄论边事。承咨采再四。故条出大。以附直而勿有之义。其地形道里各件。程府丞昔岁开斜方而得之者。想明核。走处仅一分。览毕当见还也。

论会典地图里差书

程同文

所要里差各处经纬度。今日始得暇。检寻注出。东三省吉林之北。有城曰乌喇打牲。黑龙江之北。复有打牲处。此皆打牲人所居。亦为添出。又青海蒙古及前后藏。俱隶典属。而里差不及之。亦为缺典。兹补青海黄河源。以存青海蒙古之概。补布达拉札什伦布。以备前后藏。布达拉者。前藏也。札什伦布者。后藏也。由青海入藏。以木鲁乌苏为界。由四川入藏。以察木多为界。而阿里在后藏之西。为藏之西境。故亦及之。承垂询雅萨克一条。足征细心。旧会典所载经度五十一有奇。偏西度十七分者。乃尼布楚城也。其曰偏十七度者。度为分字之。尼布楚自康熙二十八年。与俄罗斯定界后。此城已入俄罗斯境内。自不应列入。雅萨克城。为中国土壤。居黑龙江全境之北。详其里差。未为不可。但此城远在尼布楚之东。经纬度皆不同。捉瓜替李。殊愤愤矣。又所示经纬度皆同诸处。惟布鲁特安集延系两部落。万无同理。今更正。若阿巴噶阿巴哈纳尔。虽亦两部落。但系同祖。即今两部落之左翼两旗同境游牧。其里差同者。当指两左翼旗。若阿巴噶右翼。阿巴哈纳尔右翼。乃各为游牧。在两左翼之西。旧会典遗之者。与科尔沁六旗。只载一旗。鄂尔多斯七旗。只载一旗者同例。谬难尽纠。惟有仍之而已。若布陇堪布尔噶苏台。若萨克萨克图古里克者。各合八字为一地。名布陇堪。亦有节去下五字者。萨克萨克图古里克则不能节也。崆格札布堪。乃两河名。若指两河合处。则经纬度不符。若按旧经纬度处。札布堪河实经之。崆格河不相涉也。或改为札布堪河阿尔洪。则经纬度恰合。札布堪河甚长。里差当指其一处。札布堪河阿尔洪者。言札布堪河之侧。有阿尔洪山处也。以他处例之。如曰克噜伦河巴尔城者。言克噜伦河之侧。有巴尔城处也。曰喀尔喀河克勒和硕者。言喀尔喀河之侧。有克勒和硕山处也。曰图拉河汗山者。言图拉河之侧。有汗山处也。曰鄂尔坤额尔德尼昭者。言鄂尔坤河之侧。有额尔德尼昭处也。唐古特语。谓庙曰昭。额尔德尼昭者。喇嘛庙也。曰额尔齐斯河斋桑诺尔者。言额尔齐斯河。汇为斋桑诺尔处也。以上各经纬度相同者。皆当合共读。故于添出之木鲁乌苏。亦作木鲁乌苏库克赛尔

多浑。言木鲁乌苏河当库克赛尔多浑渡处也。请大雅是正之。以为然否。其土默特喀尔喀左翼呼兰城三处。检核未竟。客至而辍。明日再送览。附承动静不宣。

卷八十一兵政十二塞防下

平定准噶尔附论

赵翼

臣既摘平朔漠方略。然自策妄阿拉布坦渐强。继以噶尔丹策零。世济其恶。我西北两路。又常驻重兵。备堵剿。迨额尔德尼招之捷。敌始乞和。我皇上御极。与之定边界。并许其通市易。寝兵不用。然聘使往来。犹用钧礼。未得臣服之也。乾隆二十年以后。用兵戡定。乃尽扫除之。由今日事后观之。固共晓然于天意。而当用兵之始。固莫测果何如也。惟皇上见事机可乘。遂举全力以应之。事机可乘即天也。可乘而即乘之。即所谓后天而奉天时。是以成功若此之易也。然是时。我皇上敬事慎谋。正未尝稍有易视之意。每军报至。应机指示。必揭要领。或数百言数千言。军机大臣承旨。出授司员属草。率至腕脱。或军报到以夜分。则预饬内监。虽寝必奏。迨军机大臣得信。入直庐。皇上已披衣览毕。召聆旨矣。撰拟缮写。动至一二十刻。皇上犹炳烛待阅。不稍假寐。或一二日无军报。则延望不释。盖五年中如一日也。军邮万余里。文报往返动需月余。故凡数月后应办之事。皆预筹及之。闻阿逆有异志。即驰谕军营。遮获其妻子。使不得遁。迨阿逆遣人至。已迟半日矣。兆惠之赴回部也。赖皇上预调兵在途。故黑水营之围得及时赴援。不然则事未可知也。此特举一二端。其它可类推矣。领兵者奏事。大率藏短露长。

上即其所奏。勇怯勤惰。分别功过。信赏必罚。有罪则亲贵如色布腾巴尔珠尔黜革不少贷。有功则疏贱如高天喜。由守备不半载擢至总兵。是以人人效命。有进无退。成此大功。尝观士庶之家。其主者庀家事早作夜思。不自暇逸。未有不大大其门户。寢昌以炽。况圣天子以聪明天亶之资。顺天心。仗国力。本健行无息之精神。运旁烛无遗之筹略。事半功倍。固早在烛照数计中。而非恃天幸以集事也。然则功不虚立。事不幸成。有如是之神圣。乃有如是之功勋。历观史册。汉唐以来。何代可以比隆也哉。臣昔直军机处。正当平定准夷回部之时。睹记最为亲切。兹撮叙方略。益得印证。故所记较详贍。庶不徒铺述麤近云。

与鄂张两相国论西兵书

方苞

苞闻出位之谋。先圣所戒。然古者国有大事。谋及庶人。周官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王与三公六卿以进而问焉。以食土之毛。皆有忠君爱国之心。

而询于刍蕘。所以尽天下之耳目思虑。以广忠益也。而士之义。又与庶人异。学先圣之道。仁义根于心。视民之病。如吾兄弟之有颠连焉。视国之疵。犹吾父母之有疾痛焉。故先王之制。使士传民语。则己所欲言。得自达于君。或因公卿大夫以达。可知矣。苟卿论将以为事莫大于无悔。至无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往岁西师坐失机宜。而可悔者多矣。主将之不能料敌合变。偏裨之中。亦无卓犖而能应猝者。具见矣。苟非吾君吾相。先定其规模。以固根本。而徐俟孽贼之瑕衅。则异日之悔。且有不止于是者。苞苴两朝。圣主如天之恩。辱两相国知爱。不以众人相视。且有故旧之情。过越寻常之义。苟知而不言。是伤仁而愆义。故敢冒陈其大体。惟详择焉。一古者守在边塞。而本朝之守在四十八家。故谓策旺小丑。无事诛锄。皆愚儒也。悬军深入。士马力竭。彼更迁徙鸟举。则我师不战而自屈。且山谷阻深。径路盘互。设以偏师截我辎重。其害将不止于无功。此有心者所同知。有口者所共言。无俟苞之渎告也。苞所虑者。守非其法。与无守等。且将为国宿忧。而别生瑕衅耳。古之制馭戎狄者。必设间示弱。诱使深入。而后能一举而踏之。姑勿远引。

圣祖仁皇帝亲征噶尔丹。惟诱至昭木多。故西师得而要击之也。往年之事。苟主将好谋。偏裨材武。用昔人易将减之法。设伏警备。而大创之。则其气夺。其谋沮矣。即来寇者他部。使孽贼闻之。亦足以折其奸心。明者不悼往事。苟能惩此而定兵谋。易前辙。未必非我国之福也。军志曰。攻不足者守有余。今若易攻而为守。则用其兵之十三。用其财之十五。而泰然矣。十取其三。则兵精。以财之五养兵之三。则士宿饱而能力战。贼不至。则以休吾力。而尽之于沟树垒屯。贼至。则以逸待劳。以锐击罢。既得人和。又乘地利。可使匹马只轮不返。是谓庙谟精神可以折冲者也。一自孽贼跳梁。先帝命设守于阿尔太。以护西北旧属诸部。设守于巴里坤。以镇青海新附诸部。近闻大军所驻。过此各千余里。按以兵法。急宜撤还故地。盖以言进剿。则去贼界尚远。而马力既竭之后。挽输倍难。所谓行百里者半于九十也。迩来变计。粮至察汉浚儿交替。更易车马转运到军。其地之人。甚以为苦。恐亦未可长久。以言设守。则我军撤回千余里。贼若来寇。亦更远千余里。其力愈疲。其心愈孤。而我师得还久驻之地。众心安定。气势自倍。去大军百里。各设左右翼。驻以偏师。为角犄之势。并筑城堡。城堡之外为濠垒再重。可树则树之。近泉则沟之。濠外错设梅花坑。及品字坑。贼至则所寇之地固守。而两军各出勇士。每夜更番篝火。以炮击其营。使贼惊起。则速归本军。夜再三至。贼昼夜不得休息。兼旬之内。未有不遁者矣。待其将遁。而或截其归途。或冲其肘腋。内外夹攻。不尽歼。必大创矣。此所谓帝王之兵。以全取胜者也。一兵不在多而在精。况远戍荒徼。势不能多。但使将得其人。士皆壮猛。衣粮倍加。乐

佚轻战。则一可当十。假而饥寒羸怯。虽多无益。且虑心怨气馁。临敌恐骇。一队奔溃。合军摇心。非徒无益。而又害之。阿尔太之地。山盘纡。径路回互。我军设守。则形势可据。贼欲来寇。则顾盼恫疑。又喀尔喀诸部。与彼世仇。而托我宇下。便于征调。大军五千人。左右翼各二千人足矣。巴里坤地势平旷。饷道少近。大军可万人。左右翼四五千足矣。以情势揆之。大军所驻。贼必不敢再窥。主阃外者不徒尚健勇。必得有文武材略识大体者。驻阿尔太。则于西北旧属诸部千里之内。其酋长之智愚。卒伍之勇怯。必周知之。尝试剂度而勤抚驭。俾缓急能为我用。驻巴里坤。则于青海诸部及近边杂番。必开以威信。使知作慝则势必翦除。顺服则永得安集。而又严关塞互市之禁。使其贵贱男女日用必需之物。非诚附于我。将不可得。则孽贼之党日披。而我军之势愈壮矣。

一塞外凡有山之地。其旁即可耕种。又民物所聚。则天地之气应之而燠。热河风气早寒。及圣祖皇帝每岁驻蹕。农商辐辏。遂与内地无异。山腰侧。皆宜四种百蔬。其明效也。阿尔太山谷回互。最宜屯田。巴里坤虽无高山大陵。尚有平冈小阜。傍近土鲁番之地。水泉皆热。颇宜稻。况无山之地。但能筑短垣。高至寻丈。蔽遮西北疾风。以护新生弱植之苗。即可有获。但人情习于偷惰。而官吏视为具文。故未得其效。凡利之所在。人皆贲育。宜着功令。应募之兵。除例给衣粮外。但能力耕有获。岁终加赏。以多寡为差。所收高粱菽麦。可充军食者。官出倍价以采之。其余蔬谷。听其以土性所宜。自畜犬豕鸡鹜。官吏将校有敢侵矣强丐者。豪发以上。必加重典。如此。则贫者襁负而至。并力争时。而土利可博矣。数年之后。屯积既饶。馈饷可减。又关中沃野千里。古称上腴。加以河流可资灌溉。故其土人称水田百亩。可当旱田五百亩。值岁旱荒。且胜一二千亩。闻郑白二渠。及宁灵凉肃旧兴水田外。如终南沿山州县。与凤翔之岐山宝鸡。甘州之秦凉洮岷。山泉川浸。可引灌溉甚众。但创始疏凿。非民力所能任。若设专司。择能吏。依山濒河。所在相度。发国帑。就农隙。为民通渠引泉。则水利可倍。关中粟多。然后增价招商。而渐致之塞上。塞上粟多。则转运军前。较之挽输于他省。劳费减半。此似费而实省。暂劳而久逸之术也。一自古制驭羌戎。惟恃茶丝布泉铜铁诸物。闻西北诸部。惟策旺绝远。不仰给于中国。其余蒙古杂番。非此无以为养生送死之具。年羹尧领川陕。所以能使战士尽力。而民不困于供亿者。徒以私人贩茶布于诸番。所获不訾耳。古者欲责边将成功。必使大饶于财。盖不饶于财。无以养奇策之士。则不足于谋。无以恤战士。则难作其气。不能厚待雄毅过人之士。则不能责其临敌奋死以为倡。纵间谍钩敌情。非有重赏深恩。能使出入死地而不贰乎。今出奇计。宜禁一切出口之货。而立四市。西北诸部。则立市于阿尔太

。青海诸部及杂番。则立市于巴里坤。纵商贾转货而官司之。非归附 本朝者。不许互市。则近我诸小部。不招而自来。不约而自固矣。其东北旧属诸部。则立市于东边。西南徼外诸部。则立市于四川云南边界。皆计来市诸部人口众寡而量出之。毋使多取而转贩。阿尔太巴里坤所立军市。即以其税赐主将偏裨。使缮戎器。厚养战士。所谓事一而两得者也。所虑道理踔远。途多侵盗。商旅不前。则仍于山陕沿边。酌立二市。而岁拨三边市税以赐两军。各数十万金。然后诸用不匮。但设立税格。宁轻毋重。严饬司市。宁宽毋刻。但使商贾争趋。番戎总至。所获自赢。从来司关严刻则商旅裹足。正税难充。宽恕则远近争凑。转得奇羨。此恒物之大情。不可不察也。

一管子曰。堂上远于百里。堂下远于千里。门庭远于万里。此言壅蔽之伤国也。凡事皆然。况行师万里之外。使士出入死地。而军情不得上达。可乎。李牧守赵边。市租皆输幕府。日击数牛以飧战士。所以守不可摇。而战则大克也。往年进剿。士众日不再食。饥羸疾困。凡解衣粮军器火药归自军前者。言人人同。而主将不以上闻。其后我 皇上明目达聪。量增口粮。而犹未能尽饱也。春夏之交。阿尔太军前马惊逸。卒伍饥死以千数。皆云五六千言人人同。而未闻主将之入告也。西北诸部。惟丹津王效忠 本朝。而诸部转深嫉之。喀尔喀彻臣汗部曲六百余骑。自军前背主溃回丹津王部落。残杀妇孺。掠牛马。不能尽驱者犹刺伤之。诸部坐视不救。听其从容载妻子件物远扬。则众情居可知矣。而自军前来者。私语亲故。皆忧形于色。及至公所。则言四十八家乐从征调。人情如此。凡事可以类推。陕西承办军需。十七年矣。往年造车买骡。民间所费。逾官价六七倍不等。我 皇上得尽闻乎。犹赖 圣明。屡蠲田租。故民力虽竭。而心犹能谅。苟旷日持久。劳费不息。或遇水旱。实可寒心。盖壅蔽者凡事之大患。而军情尤甚。此弊不除。虽有深谋至计。无所用之。二公必切言于 上。凡先事蒙蔽而事后败露。或访闻得实者。必置一二人于重典。且遣文臣有器识者为参军。得遇要事陈奏与主将副将参相制。然后情实得闻。而措注可无误也。昔唐太宗元世祖皆百战而得天下。智如神。将良士武。师行有律。异代莫及焉。太宗之征高丽。世祖之征日本。或土壤相接。或舟楫可通。然且殫力竭财。挠顿无功。以成大悔。徒以攻守之势殊。客主劳逸之情异耳。苞于西域山川形势。及军中情事。未得备闻。第就所传一二。以意揣度。自多未中。然循数推理。断可信者。则攻守之本计也。苟欲刻期进剿。穷其巢穴。则形势甚难。恐未能必达。昔年额伦特之事。可为明鉴。若未能必达。而更悬军深入。运饷倍艰。经年累岁。无伤于贼之毫末。而我已重困。万一四十八家心离于征调。秦民力竭于征输。诸番窥伺。别生事端。何以善后。即今众口嗷嗷。皆深望二公之能转移。而或无由自达。或可以达而不肯言。苞卧

病两月。气息厌厌。自念生世几何。而惰默自便。则愧负此心。故于伏枕呻吟之隙。日记数语。涉猎而后其粗具。欲藉手于二公。以报 两朝 圣主如天之德。而亦以答二公夙昔知爱之深。惟鉴其诚恕其愚直而审听之。

陈沙州夷务疏雍正四年

陕西西安总兵潘之善

查阅川陕总督臣岳锺琪条奏安西事宜内。如移筑城池。安设官兵。以及屯田安户等件。无非慎重边防。规模宏远。至详且备。只为地方起见。不暇计及费用钱粮之多寡也。臣到任伊始。凡臣标各营。及所属地方事宜。虽未能周知。而略观其大概。有应费钱粮者。有应减省钱粮者。有费钱粮甚多。而于地方恐无裨益者。有费钱粮无几。而实于地方大有功效者。臣今逐一酌量。其于地方事宜有可以设法措置者。臣当以钱粮为重。而断不肯耗费于无用之地。若地方及营伍事宜。有必用钱粮始得宁谧者。臣又以地方为重。而断不敢博节省之名。臣陆续相机斟酌。俟有确见。容臣咨商督提二臣。会疏请 旨。以便遵行。至口外地方辽阔。隘口最多。若不预设卡路。保无贼夷乘虚窥伺。少有疏虞。关系非轻。臣查本年七月初六日。靖逆将军富宁安。因大兵撤回。飭行驻防哈密副将等。已设新旧卡路。大小共八处。罔不星罗棋布。哨探紧严矣。惟是沙州之西南。伊孙插汉赤落兔并插汉乌素脑儿。去西宁拨住索诺木达什所住之柴达木。约有千里。其间并无夷人住牧。游巡卡路。臣思此二处。最为险要。若不防范。新设之地。俱无接应矣。再查沙州去伊孙插汉赤落兔口。并麻鞋戈壁口。八百余里。实系策妄贼人偷来要路。况今又值隆冬。戈壁正是落雪之时。诚恐夷人乘隙前来。有失堵御。因先飭令沙州驻防游击。派兵六十名。前往哨探踪迹。沿途暂目兵。安设台站。以备传递紧急之信。又查沙州东南四百余里。地名插汉乌素脑儿。哨探阿罗衣且并麻鞋盐池戈壁二口。接连柴达木来路。又东行三百余里。系乌喇打班空阔地方。亦是柴达木来路。恐有贼夷潜藏。臣亦派本标官兵五十名。前去哨探。臣愚又以阿鲁巴鲁固。及色尔腾二处。应安住牧熟夷三百家。西哨伊孙插汉赤落兔。南哨麻鞋戈壁口。自此至彼。相去不过四百里。易于更番巡探。又插汉乌素脑儿并乌喇打班二处。应安住牧熟夷三百家。西南哨阿罗衣且。麻鞋戈壁口。南哨盐池戈壁口。接连柴达木地方路口。东哨乌喇打班口外。如此则熟夷哨探于外。官兵接应于内。少有声色。递相传报。首尾接应。一举可擒。此无事则以夷防夷。而有事则以夷攻夷之道也。

议防逃人妄传疏雍正四年

浙闽总督高其倬

窃臣仰荷 圣恩。令将议政所奏之事。钞发示臣。臣奉到部文数件之内。见有吴量海降人和罗尔迈等逃去一事。稍有关系。谨就臣庸下之见。仰陈 圣

听。臣以为来降之吴量海人等。该管之人。理宜小心详密照管。何可令其逃去。但令业已逃去。就事论事。正可因此愈使知 圣度之广大。 圣恩之高厚。和罗尔迈等。若在外邦。愈增其思恋仰慕之怀。若其回来。愈增其坚定归依之志。且使内外部落闻之。无不倾心向化。臣愚昧之见以为。示以有之不为多。无之不为少。既去则置之。能来仍养之。厚抚其不逃者。感愧其逃者。谅他国断不能如我 皇上天地父母之养人。略迟其时日。伊等必大悔大想。又愧又慕。是因此一逃。更显我 皇上至仁至诚。愈有以系属远人之心。无思不服矣。又臣前运米。曾经推河内外之地。彼时我大兵袭击深入。喀尔喀札萨克等。各令所属之人。移近居住。暗云袭击之师失利。密探细究。其语从安住推河一带之厄鲁特部人遥传而来。又和托海吴量海之马。厄鲁特部人多有之。以与之往来贸易故也。此种人。既好谣传。又相往来。似宜密防其妄传。但此处关系甚重。恐致厄鲁特不安。臣系揣拟之见。不敢以为的确。不敢以为可行。因系所见。谨缮折密奏。伏乞 睿鉴。

陈嘉峪关外情形疏乾隆三十七年

陕甘总督文绶

臣钦奉 上谕。前赴斋尔等处地方。赏赉投诚之土尔扈特人等。于八月十五日出嘉峪关。由安西至哈密。九月二十六日过南山口。由东达巴松树塘奎苏石人子而抵巴里坤。时当秋成之后。城州禾稼盈畴。天时地利人和大有等渠。屯田甚广。颇为丰美。城关内外。户铺面。比栉而居。商贾毕集。晋民尤多。臣心谘访。其商贾中之有资本者。已多认地开垦。其艺业佣工穷民。因乏生理资本。未经呈垦。而该处地广粮贱。谋生甚易。故各处民人。相率而来。日益臻集。又西行。自苏吉助巴尔乌图水噶顺沟大石头而抵三泉子。计程约六百里。地多戈壁。可垦之地甚少。因系往西大路。经前督臣明山奏明。派兵酌建店房。以便商贾往来栖宿。现在办理。行旅称便。又西行。即木垒河东西吉尔玛泰奇台东西格根吉布库更格尔等处。南面一带。山如屏障。自春入夏。积雪消融。近山各处。渠水充足。向设八屯。自乾隆三十一年以来。招民垦出良田三万四千余亩。又木垒一带。英格布喇及东中西泉等处。商民种地数千余亩。又奇台东格根吉布库官兵屯田万有余亩。内地商贾艺业民人。俱前往趁食。聚集不少。而该地屯田民人。生齿繁衍。扶老携幼。景象括熙。此巴里坤所属地方。户民蕃庶情形也。又西行。即吉木萨地方。隶于乌鲁木齐所属三台紫泥泉子特纳格尔。而抵乌鲁木齐。天气和暖。地土肥美。营屯地亩。日以开辟。兵民众多。商贾辐辏。比之巴里坤城内。更为殷繁。又西行。即昌吉瑚图壁玛那斯等处。其地肥水饶。商贾众多。计与乌鲁木齐相似。约计乌鲁木齐所属。连年在外招募户民。及内地送往户民。共垦有营屯田地三十余万亩。颇为殷足。年来

往彼贸易之民。日益众多。是以乌鲁木齐特纳格尔等处商民。请移眷来屯。业经乌鲁木齐大臣巴彦弼等奏明。于上冬搬移在案。臣查其所搬父兄子弟。计共八百余口。此外在彼乐业垦田。及佣工艺业之人。连年生聚。日益众多。即在彼为民遣犯。亦无不各安耕凿。积蓄成家。此乌鲁木齐所属地方饶裕情形也。臣往来新疆。时遇负担之民。出外趁工佣食。询之。据称新疆地广粮贱。佣工一月。可得银一二两。积蓄稍多。自请移家。诚如 圣谕。关外屯政日丰。所在皆成乐土。小民知利之所在。无不争先往赴。久而相安成习。邀朋携侣。熙攘往来。各自适其谋生之乐。 圣主筹虑边氓生计。烛照无遗。洵有如臣途次往来所见者。臣于彼时体察地利。咨询民情。知该处水饶地肥。洵属无穷乐利。惟是屯田虽已广辟。而余地犹未尽垦。泉源虽已疏浚。而沟洫犹未尽开。欲期地无弃攘。民无遗利。必须于内外各处并行招募。除内地贫民。照前劝谕。令其自行前往。其在外之民。目击屯田丰美。或因资本不敷。或因人地生疏。未免迁延观望。令若不拘人数多寡。一经具呈。即便随时指地给垦。借给牛具籽种。俾无守候之劳。自更乐于从事。将见生聚益繁。而地利大兴。营屯增广。而兵威愈壮。自可酌添郡县。以广久远之规。臣以身履其地。目击情形。谨谬抒管见。敬为我 皇上陈之。

一新疆各屯。商贾佣工艺业民人甚多。应请就近招徕垦种也。查巴里坤木垒奇台吉木萨特纳格尔乌鲁木齐昌吉图玛那斯一带。年来商贾贸易佣工艺业民人日多一日。富者出资雇工。尽力承垦。即为己业。贫者照例每户给地三十亩。接济口粮。并给农具籽种。酌借马房银两。俾得安心力田。则目前既可资以糊口。而将来并得藉以成家。诚如 圣谕。彼亦何惮而不为。应请飭令各该道厅。将在外商贾富户。及无业贫民。并户民子弟之成立者。随时劝导。因地招徕。则就近招民。既免远道解送之劳。并节虚糜 国帑。而在外流寓贸迁之人。亦得安居乐业。悉成土著。其呈垦地亩。照新疆户民成例。六年升科。每亩纳细粮八升。其借给口粮马房价银。亦照例俟生计就绪后。分年完项。则民力既纾。地利益广矣。

一新疆可耕地亩。应指明地名。广为晓示。以便农民往垦也。查新疆二万余里。地方辽阔。何处有可垦之地。必须指明地名。开载道里。以便前往。臣前于上年署理督篆任内。咨查新疆。嗣准乌鲁木齐大臣巴彦弼明山等咨覆。玛那斯城南一带。地肥水足。有地二万余亩。瑚图壁城西北二十余里。约计有可垦地六千余亩。可敷六百户耕种。又据巴里坤总兵存太。安西道钱鋈。详称巴里坤城外。及西大大泉。并东西石人子沙山子奎苏。共有可垦地五千九百余亩。可安民一百余户等语。应请飭令内外各地方官。广行晓谕。令无业之民。自行前往呈垦。照例借给屋价牛具籽种。以广地利。此外续有查出水泉地亩。再令照

前移明。内外晓示。如此。则民知趋向。呈垦亦为便易矣。

一嘉峪关本属内地。应请每日晨开酉闭。以便农民商贾。前往关外广辟田畴也。查嘉峪关旧例。每日将关门常闭。惟是有人出关。验照方得放行。今仰赖

圣威覃被。嘉峪关外。拓地二万余里。安西以外。设官安营。星罗碁布。无异内地矣。乃关吏循照旧例。仍行常闭。凡有经过者。俱查验年貌。询明姓名。注册。方得开关放行。不免守候稽延之累。在关外立业垦田者。既愿招致亲朋。内地无田可种者。亦颇相携出门。乃皆阻于一关。未免起不前。应请飭令该地方文武各官。嗣后将嘉峪关每日晨开酉闭。进关者仍行盘诘。出关者听其前往。不得阻遏农民。将见携朋呼侣。自相招引。民户日增矣。

一乌鲁木齐大路数处。应请修治宽阔也。查乌鲁木齐城南二百里。地名七达巴。有山梁七八处。石壁夹峙甚狭。行车颇艰。然每处应凿石嘴不过一二丈。统计七八处。应修工程。不过十数丈。若令石匠烧凿石嘴。所费无多。而往来农民。及一切差使。均为有益。应请飭令该地方文武官员。派拨兵役。带同石匠。关给口粮。酌加修治。则大路既得一律宽阔。而于行旅亦为有益矣。

一安西旷地。现在就近招垦。以广地利也。查安西府属之玉门渊泉敦煌三县。虽土性松。而可垦之地尚多。向藉渠水灌溉。前因渠水多寡不定。民间将昔年试垦之田。渐次抛荒。臣于上年钦奉 上谕。以安西一带。有向经开垦之田。年来复有听其旷废等因。臣当即谆切飭查。并令广为招垦。近据安西府知府巴彦岱。详称今将民间沟渠疏浚流通。现在渠水畅流。除已浇种地亩外。尚有余水。所有从前试种未成。及附近可垦之田。约计所余之水。渊泉玉门敦煌三县。共可添垦田五千余亩。现在督率各属。就近招徕无业穷民。乘时开垦试种等情。臣已飭令上紧招垦。以广地利。如此则旷土次第开垦。民食渐加充裕矣。

西域置行省议

龚自珍

天下有大物浑员曰海。四边见之曰四海。四海之国无算数。莫大于我 大清。

大清国。尧以来所谓中国也。其实居地之东。东南临海。西北不临海。书契所能言。无有言西北海状者。今西极徼至爱乌罕而止。北极徼至乌梁海总管治而止。若干路。若水路。若大山小山。大川小川。若平地。皆非盛京山东福广版图。尽处即是海北。西域者。释典以为地中央。而古近谓之为西域矣。我大清 肇祖以来。宅长白之山。天以东海界 大清最先。 世祖入关

。尽有唐尧以来南海。东西南北设行省者十有八。方计二万里。积二百万里。古之有天下者。号称有天下。尚不能以有一海。博闻之士。言廓恢者摈弗信。于北则小隰。望见之。于西北正西则大隰。望而不见。今 圣朝既全有东南二

海。又控制蒙古喀尔喀部落。于北不可谓隩。高宗皇帝又应天运而生。应天运而用武。则遂能以承祖宗之兵力。兼用东南北之众。开拓西边。远者距京师一万七千里。西藩属国尚不预。则是天遂将通西海乎。未可测矣。然而用帑数千万。不可谓费。然而积两朝西顾之焦劳。军书百尺。不可谓劳。八旗子弟。绿旗疏贱。感遇而捐躯。不可谓折。然而微夫天章圣训之示不得已。浅见愚儒。下里鄙生。几几以耗中事边。疑上之智。翦人之国。灭人之嗣。赤地千里。疑上之仁。否否有天下之道。则贵乎因之而已矣。假如鄙儒言。劳者不可复息。费者不可复收。灭者不可复续。绝者不可复苏。则亦莫如遂因之以为功。况乎断非如鄙儒言。因功而加续之。所凭者益厚。所藉者益大。所加者益密。则岂非天之志。与高宗之志。所必欲遂者哉。欲因功而续加之。则莫如酌损益之道。何谓损益之道。曰。人则损中益西。财则损西益中。两言而已矣。今中国生齿日益繁。气象日益隘。黄河日益为患。大官非不忧。朝廷非不谏。而不外乎开捐例。加赋加盐价之议。譬如割臀以肥脑。自啖自肉。无受代者。自乾隆年末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又或烟草。习邪教。取诛戮。或冻馁以死。终不肯治一寸之丝。一粒之饭以益人。承乾隆六十载太平之盛。人心惯于泰侈。风俗习于游荡。京师其尤甚者。自京师始。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嘉峪关以外。镇将如此其相望也。戍卒如此其伙也。燧堡如此其密也。地纵数千里。部落数十支。除沙碛外。屯田总计北纔二十三万八千六百三十二亩。南纔四万九千四百七十六亩。合计纔二十八万八千一百零八亩。田丁南北合计纔十万三千九百零五名。加遣犯有名无实者二百零四名。若云以西域治西域。则言之胡易易。今内地贵州一省。每岁广东四川皆饷解以给。贵州无重兵。官糈兵粮。入不偿出。每岁国家赔出五六万两。至八九万不等。未尝食贵州之利。内地如此。新疆尚何论邪。应请大募京师游食非土著之民。及直隶山东河南之民。陕西甘肃之民。令西徙。除大江而南。筋力柔弱。道路险远。易以生怨。无庸议。云南贵州两湖两广。相距亦远。四川地广人稀。不宜再徙。山西号称海内最富。土著者不愿徙。毋庸议。虽毋庸议。而愿往者皆往。其余若江南省凤颖淮徐之民。及山西大同朔平之民。亦皆性情强武。敢于行路。未骄惯于食稻衣蚕。地尚不绝远。募之往。必愿往。其它省种烟草之奸民最多。大为害中国。宜尽行之无遗类。与其为内地无产之民。孰若为西边有产之民。以耕以牧。得长其子孙哉。当行者。官给每户盘费若干。每丁盘费若干。又各省驻防旗人。生齿日繁。南漕不给。大率买米而食。买缎而衣。若遣令回旗。京师内城不能容。若再生育数年。本省费又无所底。驻防者所以卫天朝

也。八旗子弟受 恩久。忠义其所性成。苟有利于 天朝者。必无异心无异议也。各将军议酌。每大省行若干丁。中下省行若干丁。盘费宜视民人加重。以示优厚。其迁政。暂设大臣料理之。七年停止。先期斩危崖。划仄岭。引淙泉。泻漫壑。到西。分插南北两路后。官给蒙古账房一间。牛犁具。籽种备。先给大户若干丈。中户若干丈。下户若干丈。不得自占。旗民同例。除沙碛不报垦外。每年一奏开垦之数。十年再奏总数。二十年汇查大数。每年粟稞蔬皆入其十分之一。贮于本地仓。以给粮俸。其地丁钱赋。应暂行免纳。俟二十年后。再如内地交谷外。另有丁赋例。有丁赋后。再定解部额。现在交粟。暂勿折收银钱。亦俟二十年后。再如内地折银钱例。设兵部尚书。右部御史。准回等处地方总督一员。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准回等处地方巡抚一员。或如直隶四川例以督兼抚不立抚似亦可布政使一员。按察使一员。巡道三员。提督一员。总兵官三员。知府十一员。知直隶州三员。知州二员。知县四十员。府州之目十有四。曰伊犁东路也。犁伊东西路也。库尔喀喇乌苏也。乌鲁木齐也。原设迪化府巴尔库勒也。原设镇西府哈密也。塔尔巴哈台也。以上北路。辟展也。哈拉色拉及库车沙雅尔也。阿克苏及赛喇木也。叶尔羌也。和阗也。乌什也。喀什噶尔也。以上南路。伊东设县四。一府城附郭。一乌哈尔里克。一博罗塔拉。一干珠罕。四至核议。伊西设县四。一府城附郭。一库尔图。一古尔班萨里。一烘郭尔鄂笼。四至核议。库尔喀喇乌苏设县三。一府城附郭。一乌里雅苏图。一晶河。四至核议。哈密设县四。一府城附郭。一苏木哈喇垓。一赛巴什达里雅。一塔勒纳沁。四至核议。塔尔巴哈台设县二。一州城。一雅尔。四至核议。其镇西迪化两府。现在章程已善。毋庸改议。南路辟展设县六。一府城附郭。一纳呼。一洪城。一鲁克察克。一哈喇和卓。一吐尔番。四至核议。哈拉色拉。及库车尔雅。设州一。县四。一府城附郭。一库车。一硕尔楚克。一托和鼐。一沙雅尔。四至核议。阿克苏及赛喇木。设州一。县五。一府城附郭。一赛喇木。一帕尔满。一托克三。一拜城。一库什塔木。四至核议。叶尔羌设县五。一府城附郭。一巴尔楚克。一呼拉玛。一哈喇古哲什。一裕勒里雅克。四至核议。和阗设县四。一府城附郭。一皮什雅。一玉陇喀什。一博罗齐。四至核议。乌什设县二。一州城。一森尼木。喀什噶尔设县三。一州城。一塞尔门。一英噶萨尔。四至核议。其府州县名。应奏请 钦颁。武官副将以下。文官同知以下。应如干员。另议。总督驻扎伊东府。巡抚驻扎迪化府。提督驻扎迪化府。分巡安西北兵备道一员。分镇安西北镇总兵官一员。同驻扎镇西府。分巡天山北兵备道一员。驻扎伊东府。分镇天山北镇总兵官一员。驻扎尔巴哈台。分巡天山南兵备道一员。驻叶尔羌。分镇天山南镇总兵官一员。驻乌什。督抚必皆驻北路者。北可制南。南不可制北。昔者回部未隶 天朝。无不

甘心为准夷役者。亦国势然也。设采办红铜事务监督一员。用内务府人员。三年更调。驻扎乌什。其甘肃省嘉峪关。设监督一员。专司内地往准回贩易之税。除稻米盐茶大黄布绸外。一切中国奇淫之物。不许出关。以厚其俗。除皮货西瓜外。不许入关。以丰其聚。铜务关务。皆所以剂官俸给兵糈也。其哈密辟展两郡王。皆赏给协办府事官名号。朔望祭祀及大礼。排班在道府之下。同知之上。各回城伯克中皆遴选一员。赏给协办县事名号。朔望祭祀及大礼。排班在县之下。县丞之上。

甘肃省以安西南路为尽境。准回省以安西北路为首境。立界石。新选人等。及旗人回人等。未能知书。应请于三十年后。立学官。设生员。举乡试。现在毋庸议。其镇西迪化现已设立。姑仍旧。交巡抚考试。戈壁无水草处。地方官踏看。有可簸采金属之地。酌立规条奏闻。官缺在北路者。及临戈壁者。设风沙边缺。如内地烟瘴边缺之例。速其升调。凡近磧之郊。处处设立风神祠。泉神祠。岁时致祭。仰祝上帝。地出其泉。风息于天。以宜蔬宜稞。颁祝文焉。大郭勒之在祀典者。应几处。核议。大达巴之在祀典者。应几处。核议。文移官事往来经戈壁。皆带泉水。应颁制西洋奇器。物小受多。利行者。又宜颁设高广护风之具。田中可用者。详萧山民人王锡议令仿造。夫然而屯田可尽撤矣。屯田者。有屯之名。不尽田之力。三代既远。欲兵与农之合。欲以私力治公田。其难也。应将见在屯田二十八万亩零。即给与见在之屯丁十万余人。作为世业。公田变为私田。客丁变为编户。戍边变为土著。其遣犯毋庸释回。亦量予瘠地。一体耕种交纳。既撤绿旗之屯。当撤八旗之戍。中国驻防旗人往者。别立册籍。以别于民户回户。即有旗户民目。与回民有田籍者同。故撤之而不患无所归也。应请将将军副都统办事大臣领队大臣印房章京等。一概裁撤。其驻防之满洲索伦锡伯蒙古弁丁等戍安西北路者。作为安西北路旗户。在天山北路者。作为天山北路旗户。南路者。作为南路旗户。伊犁将军所领兵最多。伊东伊西地亦最大。出之行陈。散之原野。势便令顺。无不给之患。应与自内地驻防旗人新移到者。一体归地方官管辖。但有事。不得受知县以下杖责。交纳时。应比民户回户酌减十分之二。以偿世仆之劳。如是则又虑其单也。应请设立办事大臣一员。驻南路极边叶尔羌和阗二州之地。统领满洲兵九百名。蒙古索伦兵七百名。锡伯兵四十名。绿旗兵六百名。共计二千二百四十名。以控藩部之布鲁特哈萨克那木干爱乌罕各国。掌各国之朝贡之务。铸总通西边办事大臣印一。敕文一。秩正二品。受准回总督节制。与提督巡抚互相节制。布政使以下具申文。总兵官以下带刀见。以昭威重。其防兵丁于现在议裁撤者遴留。留锐者。其军装器械月饷。应照内地江宁荆州例。岁一阅。三岁总督一阅。十岁请旨派威重大臣来西一大阅。布鲁特哈萨特之人咸侍。是为天朝中外大

疆界处。以上各议。现在所费极厚。所建极繁。所更张极大。所收之效。在二十年以后。利且万倍。夫二十年。非 朝廷必不肯待之事。又非四海臣民望治者不及待之事。然则一损一益之道。一出一入之政。国运盛益盛。国基固益固。民生风俗厚益厚。官事办益办。必由是也。无其次也。其非顺 天心。究 祖烈。剂大造之力。以统利夫东西南北四海之民。不在此议。谨议。

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

龚自珍

吾师禁近大官。出万里之磧。统甲一旅。同朝者惜公。门下士争慰公。某谓内廷少吾师一人。 天子未阙于侍从。且翰林多不更于政。部阁又不足以老公之才。吾师感激报效。正在今日。故附区区所欲言者。以讯于队下之吏。吐鲁番故无领队将也。自辟展移驻后。遂与四大城踟尾而五。自素賚璠袭爵后。南路无事。遂五十年矣。南路之民与准部异。性情懦直一异。面貌平正似内地两异。其文字声音易通晓三异。故天心之待之亦大与准夷异。我 高宗皇帝。岂乐于穷武以炫史乘哉。我 国家坐食数千城。何贪于准夷哉。实以准夷迫逐回人北徙而南。天愍回人之无辜。故开 高宗皇帝起之鄙邑。隶之天廷。出之幽谷。暴之白日。准夷又积狡为叛。其性恶自祖先而然。气感于天。而怒触于 帝。 高宗一天也。是故准噶尔故壤。若库尔喀喇乌苏。若尔巴哈台。若巴尔库勒。若乌鲁木齐。若伊犁。东路西路。无一庐一帐是阿鲁台故种者。观天之不慈不佑于准部。即知其不绝佑于回部。巨物不两立。亦不两仆。回部多古民。丛丛虱虱。汉世三十六城之孽裔。尚有存者。天存之。

高宗存之也。 高宗一天也。自波罗泥都霍集占助逆背德。 高宗始用兵于回。乌什之叛。乃再用兵于回。然而两和卓木之罪。视准夷之达瓦齐阿睦尔萨纳为罔。乌什之酋长罪。视两和卓木为又罔。微大和卓木之杀阿敏道一事。地虽大。 高宗不欲取。民虽富。 高宗不欲臣。泊乎臣之取之。回国亡而种姓不亡。或一姓亡而姓不亡。阿浑伯克得翎顶以从满州世臣之后。甚至如乌什之灭。 圣天子且未尝如搜捕准夷例。故曰 高宗一天也。今之守回城者何如。曰。天天而已矣。天。 高宗而已矣。邻国者。国之鉴也。吾师亦知乌什往事乎。素诚者。旗下役也。叨窃重寄。为领队大臣。占回之妇女无算。笞杀其男亦无算。夺男女之金银衣服亦无算。乌什杀素诚以叛。乌什之叛。 高宗且挾伐。且怜哀。 圣谕以用素诚自引咎。 御制诗时以激变为言。谓素诚死有余罪。纳世通卜塔海之诛也。非以失机也。以平日扰回也。明将军阿将军之出也。非为素城报仇也。以警回也。至圣至明。未尝稍有偏护及好杀之意。嗣后各城相顾。自疑自怖。数十年来。上赖 朝廷德厚。下赖贤将军贤大臣等明示胸肝。告以 天朝虽疆回地。断

无喜杀回人意。大臣皆奉公法。屯说户演。赖以无事。今之守回城者何如。曰。令回人安益安信益信而已矣。信生信。不信生不信。不以驼羊视回男。不以禽雀待回女。回人皆内地人也。皆世仆也。回人老于祸福最老久。祭天而祈。拜佛而誓。写而记之。刻刀而铭之。以乌什为恐。吐鲁番为南路建首地。一王岿然。有仆三千户。皆以吐鲁番为望。恐之言曰。莫更为乌什矣。望之言曰。安得如吐鲁番矣。故吐鲁番安而四大城皆安。四大城安而天山南路举安。天山南路安而非回之天山北路安。天山北路安而安西南路北路举安。伊犁将军无内顾之忧。兰州总督无外顾之忧。如此则回部之红铜常贡于法局。回部之大头羊常充于天厨。吾师乃不媿为高宗皇帝之臣仆。夫高宗皇帝之臣仆。回长之所敬也。回民之所爱也。郭勒之神。达巴之灵。亦必福吾师矣。且吾师亦知准噶尔部之所由屠灭无遗种乎。

某又有说。始噶尔丹入居喀尔喀赛因诺颜部。超勇亲王未称赛因诺颜汗时不过北陲一嗜肉之兽。不但东南不近札萨克。东不近牧厂。而且以西论。并不有后来准部全地。亡何渐念贪。渐念忿。入寇赤臣土谢两汗。两汗亦有边竟细夫。不胜而入控圣祖。我圣祖乃奋天威。三起而三逐之。每一次之入。必深于前次。圣祖之创惩之。亦严于前次。卒至噶尔丹弃地西走而死。谓可以集矣。不幸而其兄子能收旧人。又不幸而其族收其西竟地。又不幸而辗转强大。不北噬而西嚙也。逐回部。扰青海。直西藏。邻俄罗斯。我朝一祖二宗。三世西顾。龙颜焦劳。幸而其国篡弑相继。幸而三策凌来归。幸而阿睦尔萨纳来归。谓可以集矣。诘知幸者皆不幸之伏。不幸者又幸之伏。幸不幸凡几相迸激。而遂致我高宗皇帝之大怒。帝怒于上。将帅怒于下。自天而下。自地而上。大蹂大搏。千里一赤。睚眦之鬼。浴血之魂。万亿成。泰岱不策。天帝不直。何为而至是哉。彼回部者亦有经卷。亦谈因果。试召阿浑而问之。因何其细。果何其大。抑造因之时能豫知果之至如是哉。是故今日守回之大臣。惟当敬谨率属。以导回王。回民刻刻念念知忠知孝。爱惜翎顶。爱惜衣食。啐诵经典。耕者毋出屯以垦。牧者毋越圈而刈。上毋虐下。下毋藐上。防乱于极微。积福于无形。则可谓仰体上天好生之德。乃亦毋负高宗用兵之意者哉。若夫议迁议设。撤屯编户。尽地力以剂中国之民。则另有西域置行省议一卷。用厚白纸写上尘览。

科布多城图说会典

科布多城。在京师西北。乌里雅苏台城之西。参赞大臣治新土尔扈特二旗。在城西南。南临乌陇古河。西与伊犁北路土尔扈特旗接。其西北为新和硕特旗。西临青吉斯河。其东为札哈沁旗。西临布尔干河。明阿特旗在城北。南临阿拉克泊。其东为杜尔伯特左翼三旗。辉特下后旗。俱在乌布萨泊南。杜尔伯特左

翼三旗。东南与札萨克图汗部左翼左旗接。其北为阿尔泰诺尔乌梁海二旗。当阿尔泰泊南。东与乌里雅苏台所属唐努乌梁海接。其西南为杜尔伯特右翼十一旗。辉特下前旗。其南为额鲁特旗。其西为阿尔泰乌梁海七旗。南皆依阿尔泰山。北与俄罗斯为界。哈屯河二源。东曰喀喇河。西曰噶老图河。出阿尔泰乌梁海旗。北流合焉。为纳尔噶河。东北流。西纳鄂依满河。哈集尔库扞河。札尔满河。达尔钦图河。出其东南山。东纳博罗布尔噶苏河。博和锡克河。东北流亦来会。为哈屯河。经阿尔泰诺尔乌梁海旗。西纳乌赖河。僧玛尔达河。东纳喀达林河。亨吉河。出其西。亨吉泊。南纳喀拉瑚吉尔河。西流亦来会。又北入唐努乌梁海界。乌布萨泊。在杜尔伯特左翼旗北。西与北接唐努乌梁海界。喀喇奇拉河。克萨尔泊水。俱出杜尔伯特左翼旗。北流萨克里哈拉河。亦出杜尔伯特左翼旗。东流。俱潴于乌布萨泊。阿尔泰泊。在阿尔泰诺尔乌梁海旗东北。绰尔齐河。沙克尔河。巴什库斯河。阿斯巴图河。俱出阿尔泰诺尔乌梁海旗。合北流潴焉。东纳格吉河。西纳巴哈齐里河。伊克齐里河。郭尔达尔河北流为阿尔泰泊。又西北入唐努乌梁海界。乌陇古河二源。东曰布尔干河。西曰青吉斯河。布尔干河。出新和硕特旗。北合喀喇图泊水。南流。经札哈沁旗。东南流。青吉斯河。出新土尔扈特旗。北合哈拉泊水。西南流。合哈弼察克河。又东南。与布尔干河合。为乌陇古河。折西流。经阿尔泰乌梁海旗。潴为赫萨尔巴什泊。札布噶河。自札萨克图汗部西北流。东纳空归河。又西北会奇勒稽思泊。爱拉克泊水。西流。南合都尔根泊。喀喇泊水。经明阿特旗。汇于阿拉克泊。科布多河。出阿尔泰乌梁海旗。为索果克河。东流南合瑚尔噶泊。辉汉泊。和通泊水。东北流。西合噶斯河。折而东。南流。经辉特下前旗。杜尔伯特右翼旗。南合塔尔巴泊。托尔博泊水。北合乌里雅苏图河。根德克图泊。戴舒尔泊水。遂名科布多河。东南流。经科布多城西。布彦图河。出阿尔泰乌梁海旗。经额鲁特旗。西北流来会。又东流。入阿拉克泊。额尔齐斯河。出新土尔扈特旗。数水合西流。北纳苏布图河。齐兰河。库鲁图河。博尔集河。哈巴河。阿尔噶巴克河。纳齐库河。塔尔巴哈尔河。哈雅尔巴斯河。阿哈尔巴什河。哈柳图河潴为斋桑泊。接伊犁界。复自泊北流。仍名额尔齐斯河。西为布坤河。讷林河口。东纳辉齐尔河。纳林河。博罗尔河。布鲁尔河。又北。入哈萨克界。阿尔泰山即金山。在科布多城之西。东至札萨克图汗部。东北至乌里雅苏台所属唐努乌梁海。南至甘肃迪化州。及伊犁所属北路土尔扈特游牧。西南至伊犁塔尔巴哈台城。西北至哈萨克。北至俄罗斯。

唐努乌梁海图说会典

乌里雅苏台所属唐努乌梁海。在京师西北。乌里雅苏台城之北。定边左副将军所属乌梁海二十五佐领。其二佐领。在德勒格尔河东岸。南与三音诺颜部中末

旗接。东与土谢图汗部右翼右末次旗接。其二佐领。在库苏古尔泊东北。其四佐领。当贝克穆河折西流处。其三佐领。当谟和尔阿拉河源。其四佐领。当噶哈尔河源。俱北与俄罗斯为界。其十佐领。在西北。跨阿尔泰河。阿穆哈河。亦与俄罗斯为界。札萨克图汗部所属乌梁海五佐领。其一佐领。在库苏古尔泊北。其一佐领。在德勒格尔河西岸。南与札萨克图汗部中左翼左旗接。其一佐领。北临贝克穆河。西与南俱临华克穆河。其一佐领。在谟什克河西。其一佐领。当札库尔河源。三音诺颜部所属乌梁海十三佐领。俱南依鄂尔噶汗山。西与科布多所属阿尔泰诺尔乌梁海二旗接。北与俄罗斯为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门徒所属乌梁海三佐领。在陶托泊北。西临华克穆河。北与俄罗斯为界。特斯河。自札萨克图汗部西流入界。北纳额尔逊河。搭尔拉克钦河。萨木噶勒戴河。乌里雅苏图河。固尔班锡博里克河。潴为泊。哈拉泊。在唐努山西南。南流为和赖河。折西流北纳额尔河。德布色尔河。亦潴于泊。特里河。伊尔河。博尔河。札尔河。齐塔济河。皆出其北山中。南流亦汇焉。为乌布萨泊。南与西接科布多界。大克穆河二源曰华克穆河。贝克穆河。华克穆河。出托罗斯岭。南流。东纳陶托泊水。折西流。南纳布斯河。特里泊水。哈尔吉河。哈拉穆楞河。北纳多集玛河。复折北流。与贝克穆河会。贝克穆河。出华克穆河源之西。亦南流。为伯鲁克泊。折西流。南纳博尔鲁克河。库克穆河。北纳阿萨斯河。哈彦萨拉克穆河。鄂克穆河。伊博克河。与华克穆河会。曰大克穆河。又西流。南纳谟什克河。巴拉克河。谟和尔阿拉河。察汉阿拉尔河。札库尔河。北纳鄂克河。乌兰乌苏河。额锡穆河。特穆尔乌苏河。克穆齐克河。出其西山。南纳巴尔鲁克河。集尔噶瑚河。札达克河。北纳阿克河。东流。亦来会。复折北流入俄罗斯界。德勒格尔河。出唐努山东南。东流踰卡伦。又东南流。西纳伊克河。罗河。入喀尔喀札萨克图汗部界。托尔和里克河。出德勒格尔河源之东。亦东南流。入札萨克图汗部界。额赫河上源为库苏克尔泊。伊克杭哈河。纳林杭哈河。哈拉锡尔河。纳林和罗河。俱出穆逊山南麓。南流潴焉。复自泊东南流。南北合数水。库克陀罗河。达尔沁图河。鄂依拉噶河。阿拉浑博勒尔河。俱出卡伦外。南流。折东南。亦来会。又东南入喀尔喀土谢图汗部界。哈屯河。自科布多北流入界。阿尔泰河。亦自科布多西北流来会。又西北。入俄罗斯界。阿努河。出鄂尔噶汗山。北流。东纳察罕米哈河。西纳阿穆哈河。又北入俄罗斯界。苏特泊。在鄂尔噶汗山南。唐努山。在唐努乌梁海南。托罗斯岭。在东北。其南为穆逊山。鄂尔噶汗山。在西北。东南至土谢图汗部。南至三音诺颜部。及札萨克图汗部。西南至科布多。北至俄罗斯。

记新疆边防二则

纪昀

伊犁城中无井。皆出汲于河。一佐领曰。戈壁皆积沙无水。故草木不生。今城中多老树。苟其下无水。树安得活。及拔木就根下凿井。果皆得泉。特汲须修纆耳。如古称雍州土厚水深。灼然不谬。后乌鲁木齐筑城时。鉴伊犁之无水。乃卜地通津以就流水。然或雪消水涨。则南门为之不开。又北山支麓。逼近谯楼。登冈顶关帝祠戏楼。则城中微皆见。巴公彦弼镇守时。参将海起云。请于山麓坚筑小堡。为犄角之势。巴公曰。汝但能野战。殊不知兵。北山虽俯瞰城中。然敌或结栅。可筑台仰击。火性炎上。势便而利。地势逼近。取准亦不难。彼决不能屯聚也。如筑小堡于上。兵多则地狭不能容。兵少则力弱不能守。为敌所据。反资以保障矣。诸将莫不叹服。因记伊犁凿井事。并附录之。

戊子昌吉之乱。先未有萌也。屯官以八月十五夜犒诸流人。置酒山坡。男女杂坐。屯官醉后。逼诸流妇使唱歌。遂顷刻激变。戕杀屯官。劫军装库。据其城。十六日晓。报至乌鲁木齐。大学士温公促聚兵。时班兵散在诸屯。城中仅一百四十七人。然皆百战劲卒。视贼蔑如也。温公率之即行。至洪山口。守备刘德叩马曰。此去昌吉九十里。我驰一日至城下。是彼逸而我劳。彼坐守而我仰攻。非百余人所能办也。且此去昌吉皆平原。玛纳斯河虽稍阔。然处处策马可渡。无险可扼。所可扼者。此山口一线路耳。贼得城必不株守。其势当即来。公莫如驻兵于此。借陡崖遮蔽。贼不知多寡。俟其至而扼险下击。是反攻为守。反劳为逸。贼可破也。温公从之。及贼既至。德左执红旗。右执利刃。令于众曰。望其尘气。虽不过千人。然皆亡命之徒。必以死。亦不易当。幸所乘皆屯马。未经战阵。受创必反走。尔等各擎鎗屈一膝跪。但伏而击马。马逸则人乱矣。又令曰。望影鸣鎗。则鎗不及贼。火药先尽。贼至反无可利用。尔等视我旗动。乃许鸣鎗。敢先鸣者手刃之。俄而贼众鎗争发。砰訇动地。德曰。此皆虚发。无能为也。迨铅丸击前队一人伤。德曰。彼鎗及我。我鎗必及彼矣。举旗一挥。众鎗齐发。贼马果皆横逸。自相冲击。我兵噪而乘之。贼遂歼焉。温公叹曰。刘德状貌如村翁。而临阵镇定乃尔。参将都司。徒善应对趋跽耳。故是役以德为首功。然捷报不能缕述曲折。今详着之。庶不湮没焉。

异域录四库全书提要

异域录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国朝图理琛撰。图理琛姓阿颜觉罗氏。先世叶赫人。由考取内阁中书。官至兵部职方司郎中。是编乃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图理琛以原任内阁侍读。奉 命出使土尔扈特。由喀尔喀越俄罗斯国至其地。五十四年三月。回京师复 命。因述其道里山川民风物产。以及应对礼仪。恭呈 御览。冠以舆图。次以日纪载见闻。其体例略如宋人行记。但宋人行记。以日月为纲。而地理附见。此则以地理为纲。而日月附见。所历俄罗斯境。曰楚库柏兴。曰乌的柏兴。曰柏海尔湖。曰尼尔库城。曰昂噶拉

河。曰伊聂谢柏兴。曰麻科斯科。曰揭的河。曰那里本柏兴。曰苏尔呼忒柏兴。曰萨玛尔斯科。曰狄木演斯科。曰托波尔。曰鸦班沁。曰费耶尔和土尔斯科城。曰费耶尔和土尔斯科佛洛克岭。曰索里喀穆斯科。曰改果罗多。曰黑林诺付。曰喀山。曰西穆必尔斯科。曰萨拉托付。曰塔喇斯科。曰托穆斯科。曰伊里木城。皆其大聚落也。其地为自古舆记所不载。亦自古使节所未经。如史记述匈奴北海。颇作疑词。故儒者类言无北海。今据图理琛所记。知伊聂谢柏兴距北海大洋一月程。又唐书称薛延陀。夜不甚暗。犹可博奕。仅得之于传闻。图理琛以五月至其地。知夏至前后确有是事。皆我 圣祖仁皇帝德化覃敷。威棱震迭。故辎车所至。莫不具驿传。供刍糒。涉越三四万里。如行闺闼。故得以从容游览。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纂述成编。以补亘古黄图所未悉。今备录其文。使天下万世。知 圣化弥纶。迥出于章亥所步之外。且所记俄罗斯土尔扈特畏怀恭顺之忱。尤足见 尧天丕冒。砥属无垠。凡在方趾圆颅。无不鳞集仰流。效诚恐后。为三五以来所未有。今土尔扈特已全部内附。而所记俄罗斯南路十四国。乾隆乙亥以后。又已尽入版图。并以见 武烈 文谟。显承启佑。所由拓亿之丕基者。非偶然也。

与鄂罗斯国议定疆界之碑

徐元文

皇帝抚有天下。殊方重译。罔不宾服。师武既扬。文教亦讫。荡荡巍巍。以成大一统之治。惟鄂罗斯国在黑龙江西北陲。夙尝通使效贡。后其边人弗戢。潜入雅克萨筑城以处。扰我属部猎户。使我猎户。弗宁厥居。于是 庙谟柔远。先之以文告。既不共命。则移偏师攻其城。克之。惟 皇帝德并天覆。神武不杀。所获之俘。悉纵悉遣。且资之舟车糒粮。俾返其所。王旅既旋。抄略未已。用兴师复围其城。彼乃遣使讲好。请定疆域。康熙二十有八年夏。 皇帝遣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等。至于尼布楚之地。宣布德意。鄂罗斯国使者。费岳多罗额里克谢等。皆悦服。相与画疆定界。使我边人。与其国人。分境捕猎。期永永辑睦。无相侵轶。约既定。勒之贞石。以昭大信。垂诸久远。专条列如左。

一将由北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即乌伦穆河相近格尔必齐河为界。循此河上流。有石大兴安岭。以至于海凡岭南一带。流入黑龙江之溪河。尽属我界。其以岭北一带之溪河。尽属鄂罗斯国界。

一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为我属。河之北岸令为鄂罗斯属。其南岸之眉勒尔客河口。所有俄罗斯房舍。迁移北岸。

一雅克萨之地。俄罗斯所治之城。尽行除毁。所居鄂罗斯人民。及诸物用。听撤往察汗汗之地。

一两国猎户人等。毋许越界。如有一二小人。擅自越界。捕猎偷盗者。即行擒拏。送所在官司。准所犯轻重惩处。若十数相聚。持械捕猎。杀人抢掠者。必奏闻即行正法。虽有一二人犯禁。彼此仍相和好。毋起衅端。

一从前我大清国所有鄂罗斯之人。及鄂罗斯国所有我大清国之人。仍如旧。不必遣回。嗣后有逃亡者。不许收。即行送还。

一和好既定。以后一切行旅。有准令往来文票者。许其贸易不禁。

前后藏考

姚鼐

前藏后藏。中国至西藏。有南北二道。北道自甘肃西宁出口。西南行。由青海至前藏。四千一百余里。南道自成都西九百二十里至打箭炉出口。西六百八十里至里塘。西五百余里至巴塘。西千四百里至察木多。四千五百里至拉里。西千里至札什城。札什城者。前藏也。南道别一途。自打箭炉稍北行。由草地至察木多。由察木多复稍北。又由草地亦至札什城。其地近于里塘拉里之路。然与北道皆寒苦尤甚。故行者由南道里塘者为多。昔汉欲求大夏。四道并出。其北方闭氐笮。南方闭崑昆明。计今通藏之南道。汉氐笮所闭道也。自札什城南行九百里。至札什伦布。所谓后藏也。自札什伦布又南行。则至怒江。接云南域外西夷之境。自前后藏东至里塘。司其地者。皆以僧与民长杂治之。而僧尤重。在前藏者。曰达赖喇嘛。在后藏者。曰班禅喇嘛。此其尤尊者。呼曰胡土克图。胡土克图者。师也。其弟子曰班弟。班弟所任职。曰仓储巴者。主其财。任其烦事。其分居他部为喇嘛之长曰堪布。而民长曰碟巴。又有堪布兼碟巴者。西夷所敬惟僧也。喇嘛者。皆于佛法修夙命通。死而知所往生之所。然亦间有死而失其通者。其班第辄讳之。迎民间子。择其慧者一人。以谓即其先师。曰先师受生数十世矣。而犹一人也。其寺宇极华盛。然禁妇女入甚严。胡土克图出。则班弟驱少妇不使见。恐其心乱而失道。乾隆四十五年。高宗寿八十。班禅自后藏来觐为祝。上礼敬之甚隆。而西山一僧。直至其前。斥责甚厉。以谓入中国见繁丽盛美。非其宜也。班禅闻而伏首。媿服之甚。未几果死于京师。不能言所往生。其后后藏犹立所谓班禅者。而实迎异人子当之而已。

藏炉总记四川通志

王我师

按西藏天文星之次井鬼之分野。古号乌斯藏。唐之土番地。其纵横连属者。南界云南怒江。北界西宁河源。西极后藏业尔钦之沙漠。东直达于打箭炉。以近界而论。东止于宁静山界碑朗着特收其租赋。各有喇嘛专管。实断自洛隆宗为分限也。观夫边域之风土。天气凝寒。地气瘠薄。千山雪压。六月霜飞。石多

田少。五谷难成。闲有粟黍豆菽之产者。仅藏地巴塘弹丸区耳。至如数万里之部落。与刍牧毳幕各种类。惟藉青稞一物。面名糌粑。并羊牛酥酪。以供朝夕。第糌粑性热。酥酪滑腻。苟非苦茗名芽。几无以生躯命。惟茶商聚于西炉。番众往来交易。以是成为通衢也。自康熙五十八年。安设塘站。以炉为始。总计里塘巴塘乍丫昌都洛隆宗说板多拉里。前抵西藏。此官兵仓储地。共计八十七站。若炉右出自霍耳之甘孜边尔格。至纳夺。抵昌都。尽属草地。再由恩达。至类五齐。亦大道也。过江达桥。由铜顶。至墨竹工卡。合路进藏。至如西宁进藏之路。由青海自里麻。白燕哈利。左折入郎嗟玉树。过河。由毕利当阿。以至宁塘南成。可至察木多。若由白燕哈利。过拉布其图河。木鲁乌苏河。尽属黑账房草地。至党木热贡八个塔羊八景抵藏。再考松潘。自黄胜关出口。由郭罗克阿树杂竹卡。至竹浪过河。亦会锁里麻与西宁路同云南进藏者。由塔城关过溜通江。由大小雪山直至察木多。至于后藏之辽阔。由札什隆布通阿里白布布鲁克巴。即与生番喇丹接准噶界。再过初布寺刚吉拉。愈荒渺矣。汇考山经。不能琐计。细别河流。亦难穷源。惟取其要隘之区桥梁之险者。以定其控扼之防也。惟彼昌都。原称前藏。两河环烧。双桥高架。实为西藏之门户。嘉玉一桥最为紧要。若拉里玉树。系其咽喉。工布长江。堪为保障。再则类五齐适姜党之桥。与唐家姑苏之铁索桥。皆须设防者。又如哈拉乌苏。界比西宁。皮船为渡。与彭多宗铁索桥。非拒守不可者。再观正北之要隘。皆通准噶之要路。所喜冬则积雪难行。夏则水草维艰。复多瘴疠。岂非天设之险乎。惟滕格脑儿。兵可肆应。他如通后藏之声息。克里野噶藏胡又松根阿脚等处。独羊八景口子新桥之守。可称握要。更兼普罗鼐重镇阿里。复有朱儿吗彻登镇守西南。接连诸番以控西北。再于甲尔撤铁索桥而固守之。所谓得地利以顺天时。集人和以宁边塞。虽风气不齐。土物多异。而政教频加。潜移默化。将万亿斯年无兵革之虞矣。蠡窥浅见。少备边方之参考云。

西藏巡边记四川通志

松筠

乾隆六十年乙卯夏四月巡边。自前藏经曲水。过巴则江孜。共十日。行抵后藏。由札什伦布。走冈坚守彭错岭拉孜罗罗协噶尔。过定日通拉大山。共计十一日。至聂拉木。又由达尔结岭。西转。经过伯孜草地巩塘拉大山琼噶尔寺。南转出宗喀。共行六日。至济咙。仍旋宗喀。东北行十日。还至拉孜。入东山一日。至萨迦沟庙。自庙北行二日。出山。仍走冈坚。还至札什伦布。往复略地。随在绘图。知其焉。缘札什伦布西南。左有萨迦沟内之曲多江巩。右有彭错岭。峭壁连冈。是为后藏咽喉。实天然要隘也。乃辛亥年。廓尔喀以步卒数千。入自聂拉木。走萨迦沟。直抵札什伦布。彼时果有现在之汉番官兵。划分两

路。一赴曲多江巩以扼其前。一赴彭错岭侦探以截其后。则廓尔喀深入无援。可以不战自溃。至协噶尔定日左首之绒辖喀达定结。西路之宗喀琼噶尔巩塘拉大山。皆为天然门户。曲水巴则江孜。又为前藏之要隘。而江孜迤南之帕克里甘霸等处。界连藏曲大河。尤为前后藏第一险要。所有汉番官兵及布等。均宜熟悉。因于前后藏江孜教场泐石。咸使对图讲求。人各胸中有主。方于汛防有益。然安边之策莫若自治。非独济咙聂拉木番民。应派廉洁营官管理。所有前后藏属各营官第巴。皆能教以廉洁自持。善抚百姓。又何他患耶。是为记。

藏内善后事宜疏四川通志

福康安

一藏内诸事应统归驻藏大臣管理也。向来驻藏大臣。惟资坐镇。不复预闻。以致藏务日就废弛。嗣后驻藏大臣。除上山瞻礼外。其督办藏内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自噶布以下番目。及管事喇嘛。分系属员。事无大小。均应禀命办理。至札什伦布一切公事。亦令戴琿堪布一体禀知驻藏大臣办理。庶卫藏事权归一。积弊可以永除。又藏内大小番目缺出应定立等级。统归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秉公拣放也。查噶布伦办理一切事务。戴琿管领番兵。商上仔琿商卓特巴。系总司出纳。以上各缺。尤关紧要。不可越次升补。即大缺边缺营官管理民事。亦须秉公拔补。以次升转。庶大小番目。皆能得人。营求贿嘱之弊。均可不杜自绝。又达赖喇嘛班禅族属一概不准管事。以杜弊端也。从前达赖喇嘛之叔阿古拉。班禅之父巴勒丹敦珠布。私行定义说和。而达赖喇嘛兄弟根敦札克巴等。倚藉声势。妄为滋事。嗣后大小番目。及管事喇嘛。均不得以达赖喇嘛班禅族属挑补。应俟达赖喇嘛班禅转世后。准将前辈亲族量才录用。以昭公允。又驻藏大臣每年应亲身巡查边界以重地方也。查后藏江孜定日。新设番兵。济咙聂拉木等处。现已立定界址。请于春秋两季。驻藏大臣奏明。轮流往后藏操演番兵。巡视边界。至驻防官员。苦累兵番。准具呈控。随地查办。驻藏大臣所用乌拉。俱今自行给价。以示体恤。又驻藏文员应请添设也。查后藏并无文员。今改定一切章程。需员稽查。添设番兵。亦有支放口粮等事。而前藏鼓铸银钱。尤关紧要。应请于同知知州知县内。添派监造银钱。后藏亦添设县丞等官一员。支放番兵口粮。所有后藏管粮佐贰。应得分例。及更换年限。并边俸报满保题之处。俱照向例办理。惟前藏添设粮员。以到藏日起。一年一换。以便按年稽查银钱成色。如果勤慎出力。由驻藏大臣保奏。倘敢徇私舞弊。即行参劾办理。又驻藏大臣衙门及文武各员。酌定听差兵数。以实操防也。应请嗣后驻藏大臣衙门。应差兵丁。每人三十名。游击一员。兵八名。都司兵六名。守备兵四名。驻藏司员。兵四名。笔帖式。兵二名。千把总每员兵一名。前藏粮员看库兵丁八名。其新设之前后藏文员。毋庸给与兵丁。

统计不过百余名。每遇操演日期。仍着一体操演。毋许借口应差。致有旷废。又达赖喇嘛班禅与外番通信。应告知驻藏大臣也。嗣后各外番部落差人来藏者。均应由边界营官查明人数。禀明驻藏大臣。验放进口。令江孜定日驻扎备弁。实力稽查。具呈达赖喇嘛等禀帖。应呈送驻藏大臣译阅。酌定谕帖发给。查点人数。再行遣回。其噶布伦等。不准私相往来。暗通信息。违者参革。以示惩戒。又各处边境均应设立鄂博。以清疆界也。查西藏边界。各处向无界址。今于济咙外之热索桥聂拉木外札木地方之铁索桥统辖等处。均已设立鄂博。嗣后仍令驻藏大臣于巡视之便。认真查察。不得日久懈弛。又边界营官应拣选妥干之人补放。并应照内地边俸之例。酌定年限升擢也。

边界地方。向来稍能办事营官。因该处气候恶劣。冰雪较早。皆愿在前藏当差。将闾冗无能者派往。以致滋弊。嗣后补放边缺营官。于小缺营官。及营兵之甲琿番目内。择其干练者调补。如果到任三年。办事妥善。驾驭得宜。即行调回记名。以戴琿等缺升用。如有办理不善之处。立即革退。如此秉公甄拔。庶几有所劝惩。又严禁袭充番目。以励人材也。查东科尔子弟。不下数千人。势难更张旧制。前已酌定章程。如充当番兵。果能奋勇出力。即非东科尔。亦准其荐升戴琿。其余办事之番目。于东科尔内择其端详历练之人。按等补用。但不准袭充伊祖父职分。以致冒滥。亦必须年至十八岁以上。方准当差。不得以幼小之人充数。应令驻藏大臣随时查察。不得任听以门第相当。彼此援引。躐等超越。又各寺坐堪布。应令达赖喇嘛会同驻藏大臣秉公补放也。嗣后凡有各大寺坐堪布缺出。达赖喇嘛应知会驻藏大臣。济咙呼图克图。公同拣放。给与会印执照。派往住持。以昭慎重。又商上银钱出入应照新定数目。画一支放也。商上铸造纯净十足银钱。原不许丝毫掺杂。用汉字唐古忒字。于正面背分铸乾隆宝藏字样。每纹银一两。换新铸银钱六圆。换商上旧银钱及巴勒布钱八圆。惟查番寨租赋。有以银钱折交物件者。若商上收纳不公。势必苦累番民。嗣后商上收纳银钱。及采买各物。俱照所定兑换之数。按新旧分别折收。仍令驻藏大臣随时稽察。倘查有出轻入重等弊。即行奏明查办。又私给免差照票宜严禁。以均徭役也。向来达赖班禅用事亲族。并大呼图克图等。往往听富户大族嘱托。即给与免票。苦乐不均。实未公允。嗣后请将免票概行缴销。不得专派穷番。如实有劳绩者。达赖喇嘛告知驻藏大臣。然后准免门户差使。如有事故革退。仍将原领免票缴销。以杜规避。又卫藏僧俗户口应行造册稽查也。藏内人众往来。踪迹靡常。曾奉有 谕旨。令驻藏大臣给与路票。应令达赖喇嘛。将大小庙内喇嘛名数。开造清册。并将所管地方。及各呼图克图所管寨落人户。一体造具花名清册。于驻藏大臣衙门。及达赖喇嘛处。各存一分。以备稽查。设有未请路票。私行往来者。查出。将该管番目等。从严究治。又蒙古王

公等差人赴藏延请喇嘛诵经。应由驻藏大臣给照前往。以资查考也。请嗣后凡遇蒙古王公等延请喇嘛者。应令西宁办事大臣行文赴藏。由驻藏大臣给与执照。并咨明西宁。方许前往。又严禁私用乌拉以恤番民也。嗣后喇嘛番目人等。私事往来。概不得擅用乌拉。亦不得私发信票。遇有公事差遣须用乌拉之处。必须禀明驻藏大臣。及达赖喇嘛。发给印票。沿途始准应付。又罚赎不公及私行抄没家产之弊应行严革也。近年以来。该管之噶布伦郎仔辖等。遇有家道殷实之人议罚。例外加增数倍。又或怀挟私嫌。将偶犯小过之人。辄行抄没家产。请将该处旧例。严定章程。其婪索赃数过多者。从重议罚。其私行抄查家产之处。永远革除。庶挟嫌逞私之弊。可以不禁自息。又西藏官兵所需火乐应就地酌造以节糜费也。查驻藏官兵。每年操演。共需火药二千余觔。今查明工布制造火乐。较之内地价值较昂。然以运脚比较。则节省十余倍之多。现在军需案内。余存火乐。分驻前后藏高燥地方。足供数年操演之用。俟将次用竣。只敷两年备用之时。再行在藏配造。至藏地产铅甚少。自应俟军营存剩铅丸。将次用完。与火绳一体由内地运解。又达赖喇嘛赏给噶布伦载琫等房屋庄田不得私行占据也。

今与济咙呼图克图确切查明。凡噶布伦戴琫等。应得官房田地。随任交代接替。毋许私占。又商上喇嘛透支钱粮之弊应行禁绝也。向年商上支放钱粮。每多先期透领。嗣后应令按期支食。不许丝毫预领。应交济咙呼图克图。随时查核。若因严禁预支。或致短少克扣。即将支放之人。查明究治。又各寨租赋应按年征收清交商上。并查明逃亡绝户。随时豁免。以恤番民也。藏地各寨应交租赋物件。近地系派济仲第巴往征。远处由各该营官征收。送交商上。而不肖之济仲营官等。将收来租赋。拖延不交。甚或将本年租赋收清后。明年租赋。逃亡人户亦不豁免。番民颇形苦累。嗣后应令商卓特巴。立限严催征收之济仲营官等。年清年款。不得违限。亦不得预征。其逃亡绝户。即将租赋豁免。俟有佃种之人。再行照例升科。又驻藏大臣衙门应设译写廓尔喀番字通事人役也。查驻藏大臣衙门。向设译字通事一名。译写唐古忒字。从不通晓廓尔喀字迹言语。应请添设认廓尔喀字人役一名。通廓尔喀言语通事一名。并派唐古忒人三四名。令其学习廓番字语。以备充补。应需用口粮。照例支給。以资食用。又廓尔喀贡使五年一次进京瞻觐。应逐段护送也。凡贡使届期。宜令该酋长。将贡使跟役人数。由何路进口之处。预行禀报驻藏大臣。即委粮务一员。会同定日守备。亲赴边界。点明人数。预备乌拉送至前藏。驻藏大臣酌加赏犒。一面奏明。一面飞咨四川总督。差派文武在打箭炉等候。前藏于游击粮务内差委一员。护送至察木多。再令察木多游击。及该处粮务轮派一员。接护前进。行至打箭炉。再交川省选派文武送京。其贡使回国。亦照此逐段护送。以仰副

圣天子绥怀远人之至意。以上各条。臣谨悉心会议具奏。伏乞 皇上睿鉴。

卷八十二兵政十三山防

三省山内边防论一三省边防备览

严如煜

安置南山之大计。莫如适中之处设重臣以一事权。辽阔之处分州县以专其治理。绥靖之大规不外此矣。考明时原杰于郟阳设巡抚。将山内州县辽阔者。分设县治。洵乎安边大猷。惜其所筹办者。只为秦豫楚三省交连之处。未谋及秦蜀上游也。山之在楚豫者。虽亦高大。而不如秦蜀之峻峨。且老林深箐。多在秦蜀接壤。川东北郡邑之边秦者。距成都往往千数百里。视郟阳之距武昌。更迢遥矣。县治过大。难以兼顾。如太平之城口。洋县之华阳。安康之砖坪。平利之镇坪者。此类尚多。当时未议及。岂今昔情形不同。固有待于后人乎。至于建置之方。则添营不如分县。营资弹压而已。未能责以抚绥导教也。盖设立营汛。虽增添额兵。其民不能管也。县则讼狱者往焉。输纳者集焉。考试之生童聚焉。久之客商移集。得贤司牧勤于治理。勤农兴学。则民风可以丕变。至于审事完课考试。均皆便民。又不待言矣。如以边地瘠薄。县官穷苦。则新设之地。酌以边俸。论升加之鼓励。当自有奋于功名者矣。此久安长治之要也。顾安边之猷。兵食重。团练之法。只可行于有事之时。若云加增兵额。则山内地方。如此广莫。诿数营数汛。所能控制者。而其议饷议粮。经费已不贲矣。惟屯政。最安边良法。但有实心任事之人。不避劳险。安在不可举行。即如新疆苗疆各屯。着有成效。山内之田。难以升科。而棚民既有水田。便成土著。亦思为子孙之计。亦畏有贼匪之害。核其田为屯田。编其人为屯丁。即以现有之田定为口分世业。设屯弁以管束之。作屯堡以团聚之。寸土颗粒。官无利焉。再为清出叛产绝业。收其租课。以供屯务之杂用。分派素得民心之司牧。剗切开导。使山民晓然。知此事之为已如此。则屯政可行。而山内稍平衍之处。皆可屯堡。则气完势重。稽防先自便易。其各老林。悉听棚民开垦。虽有匪徒潜窜。而我整彼散。我主彼客。不得逞其奸矣。此兵寓于民。洵万世之至计也。此议只可行于勘定之初既定之后业各有主不可行矣

三省山内边防论二形势

严如煜

陕西之汉中兴安商州。四川之保宁绥定夔州。湖北之郟阳宜昌。地均犬牙交错。其长林深谷。往往跨越两三省。难以界画。故一隅有事。边徼悉警。守土之吏。疆域攸分。即能固圉保民。诿能越境而谋。故讲久安之策。必合三省而通筹之也。南山在陕西西安府之南。山高而长。西为太白山。北为华岳山。由秦

陇而来。踰北栈。经五郎孝义。东出商洛。融结河南诸山。镇安洵阳汉阴石泉洋县各山。皆其分支别派。穹岩邃谷。老林深箐。多人迹所不至。时虞伏莽。故往史所称。动曰南山盗贼。南山专属陕西。在渭河之东南。汉江之北。其由汉江南渡。径至岷江北岸。陕则兴安平利白河定远西乡宁羌。川则保宁绥定太平夔州。湖北则郧阳之房县竹山竹溪。宜昌之归州兴山。均在江汉之间。其山之最巨有名者。曰大巴山。大约自秦阶折而东。为略阳之仇池。经宁羌南郑城固。至定远巴州。凡川东北与陕兴安湖郧阳宜昌。汉江以南各山。皆其分支别派。而下结为均州之武当。巴山老林。跨川陕两省。周行千数百里。在蜀曰三巴。老树阴森。为太古时物。春夏常有积雪。山幽谷暗。入其中者。蒙蔽不见天日。稽防难周。宜其为逋逃藪也。

兴安汉中。与长安相通。山路一由安康琉璃沟。经洵阳北境镇安县孝义厅。而至大峪口。兴安达西安之路也。一由石泉之迎风坝。西乡之子午镇。即午谷经宁陕厅东江口营夹岭汛。而至子午峪。即子峪石泉西乡达西安之路也。一由洋县之铁冶河。即水经华阳厚畛子。而至盩厔之西骆峪。洋县达西安之路也。一由城固小河口。经坝之西江口。凤县之进口关。而至郿县之斜峪关。城固达凤翔。转至西安之路也。一由城连云栈。经坝凤县。古池河黄牛堡。而至宝鸡。古陈仓汉中达凤翔。转至西安之路也。一由略阳。古兴州经甘肃徽县两当县。出凤县而至宝鸡。利州兴州。达凤翔之路也。兴安之路。汉唐后无更改者。子午路。即魏延请以五千人。缘南山而东者。唐时嘉州荔枝。由此而进。改为驿路。宋元明路渐荒芜。至 国朝设宁陕厅。而山路仍通。铁冶河一路。旧称北骆南。唐德宗幸兴元由之。在唐时当有驿路。宋元以来荒芜。今虽有人行走。沿途无城垣市镇也。小河口一路。史称武侯于汉中筑汉乐二城。乐城今城固。当亦师行之道。北为斜谷。但在南者为湑水河口。非谷也。褒城一路。山径直抵宝鸡。南为谷。北古陈仓。非斜谷也。唐宋以来。凤岭紫青桥各险。山石塞断。长安赴蜀者。由凤翔趋两当徽成。明皇幸蜀。但记池荷之奉迎。吴武安兄弟拒金。亦在略阳仙人关一路。至我 朝。紫关岭武关路乃大辟耳。汉高以来。南郑由故道。经坝。至城。其出定三秦。栈道已焚。由略阳徽凤至宝鸡。以谷进。以略阳出也。武侯出营五丈原。其路总曰斜者。则在栈道既修之时。栈道修立。必沿河沟。始无过高过峻之虞。由谷。沿让水。今黑龙江至武关转北。进南河。又东至紫金河脑。则进口关矣。关不甚高。过关又沿沟修栈道。直至斜谷口栈道。由南河口分路而进。故综其首尾曰斜。若山路则出柴岭凤岭至陈仓。与郿县斜谷峪。东西相距一百数十里也。

明末办贼诸人误于抚者。一在陈奇瑜左右受贿。致车箱峡落槛之虎。得以从容逸去。而闯贼不可复制。一在熊文灿。疏房谷之防维。致十三营待哺之婴儿。

得以操纵自如。而西贼遂至猖獗。失策不待言矣。用剿之失。则莫甚于杨嗣昌之纵贼入川。贼之窜伏长林深谷。搜捕固需时日。然贼在长林深谷。则我可扼险以守之。出奇以攻之。且山内之民。耐劳习险。其结寨并村。能以自守。而把卡堵隘。亦足以助官军之声势。若贼至平原。则不见兵革之村庄。闻风胆碎。奔窜不暇。讵能自固。而平原千里。贼之往来忽者。四处可以扰乱。官军虽健。从何处堵截。自来贼之扰平原。较起山内者戡定为更难。以张贼百战之雄。而纵之窜蜀。直狼入羊矣。既入蜀。则好乱之众。附从必多。藉其资以回归三楚。孤军尚能支哉。故自西贼入蜀下楚。闯贼扰豫破秦。土崩之势已成。决不能以复振。是剿贼诸人之失。又在不能蹙贼入山也。嘉庆年间。平定三省。乱民齐王氏突出峪口。经略额侯有整屋之捷。而贼不敢窥三辅。白号张子聪雷世旺等。已渡潼河。参赞德侯。有大和寨之力战。而川西十六邑。得以晏然无惊。两将军可云得胜算者。宜两川山南之民。户祝而巷祀之也。终南太白。绵亘千里。以界秦川汉川。其中子午骆斜。冈陵之陡峻。谷之幽深。洵天下奥区。自黄巾扰乱。山内废而不种。丛干幽篁。斜结蟠郁。益足以助山险。昔武侯于山内要隘布置诸围。荷戈以守隘。必一夫当关之地。而旌旗张挂长林。可作疑兵。助声势。各围兵虽不多。敌常畏惧不敢深入。敌入则沿途堵截。掠其辎车。饥疲委顿。决不能全军而还。故忠武屯兵城固。曹真五路之师。不战自退。王平扼兴势之冲。曹爽数十万困于中途。围之为利彰明着矣。姜伯约乃倡散不知聚之说。撤各围兵。聚之汉乐各城。俾锺会西来之师。长驱深入数百里中。无一人抗阻。不知敌既度险。则锐气弥盛。客军远。人怀必死之心。未有不摧残者。陈余不听李左车扼井陘。淮水成擒。刘裕既度大岷。广固不守。自撤藩篱。千古一律。不第阴平无备。为疏于防维矣。至于守秦中者。则由华州经蓝田。至宝鸡。共七十二峪口。山贼窥伺内地。必由峪口而出。故当办理贼之时。防其窜突于各峪口。设卡扼。以重省城门户。洵要策也。

蜀中三关之险。在汉中者一。曰阳平关。在保宁者二。曰葭萌。剑关。而金牛五丁不与焉。金牛五丁。本为天险。而在武都中路。其西南东南。均有闲道。可绕阳平。今沔县。当蜀口。武侯以全力乘之。进可以战。退可以守也。阳平为敌有。则葭萌之险。与敌共之。至葭萌再失。则蜀中震惊。故虽姜伯约之善战。不能御锺会也。历观往史。未有守剑关而能完蜀者。虽乘时在德。固为不易之经。而以形势言。御贼总当在门庭之外也。

三省山内边防论三安流民

严如煜

川陕边徼。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居其五。广东安徽江西各省。居其三四。五方杂处。无族姓之联缀。无礼教之防维。呼朋招类。动称盟兄。姻娅

之外。别有干亲。往来住宿。内外无分。奸拐之事。无日不有。人理既灭。事变频仍。故山内防维之策。总以安辑流民为第一要务。流民开山作厂。既各安其业。奸徒亦不能以煽惑。即偶有蠢动。而各保身家。长饘白粳。尽成劲旅。好乱之奸民。终不敌良民之多也。山内差役。多客民充当。无风生浪。遇棚民有事。敲骨吸髓。弁兵附和为奸。如今日檄令查某寨。明日差令禁某事。地方窅远。山民受其凌虐。无可告诉。无为申理。噤然无复有生之乐。一二奸徒倡率。争相附从。则祸变成矣。贤明监司太守十数人。落落分布各边境。轸恤民隐。勤于稽察。俾在官人役。不能逞其奸蠹伎俩。则土流安业。自不至轻有生心矣。

保甲本弥盗良法。而山内州县则只可行之城市。不能行于村落。棚民本无定居。今年在此。明岁在彼。甚至一岁之中。迁徙数处。即其已造房屋者。亦零星散处。非望衡瞻宇。比邻而居也。保正甲长。相距恒数里数十里。讵能朝夕稽查。而造民牌。取户结。敛钱作费。徒滋胥吏之鱼肉。值上宪或委官稽查。长正领所管牌头。于场集守候。动至旬日。废时失业。多费口粮。实为有损无益。至客店之循环簿。亦只可用之城市。外省流民入山。多寄宿林岩。匪徒则山径取捷。均不在客店安歇。所谓客店。不过贸易之小贩而已。各县边境。距治恒数百里。如客店必照例造报。月一陈核。其仆仆道途。不胜其苦矣。

山内痞徒。闲游城市者。统谓之闲打浪。此辈值有军兴。则充乡勇营夫。所得银钱。随手花消。遇嘏匪。则相从劫掠。值兵役。亦相帮搜捕。不事生业。总非善良。闲打浪既久。便成嘏匪。嘏匪之众。即为教匪流贼。能令地无游民。则盗贼自弥矣。而匪徒之聚。大抵皆由赌博。山内地虽荒凉。而赌局绝大。往往数百两千两。为输赢之注。无钱以偿。流而为盗。严明守令能禁赌博。即为清盗之源。又匪中有领账房之名。用青布数十疋。缝大账房一二具。凳棹皆备。遇民间婚丧之事。则往张帐于其家。号曰客。戚友吊贺。坐其帐中。即入赌局。但一言入场。即为代赌。所输之数。勒主人作保。强抢牛马。逼卖田产。无所不至。此类领账房者。皆匪中豪长。与胥役兵丁。多相勾结。甚至衙门家丁。受其岁遗陋规。官府设法擒拏。非声东击西。鲜不脱逃。匪徒有红钱客黑钱客之分。黑钱者为鬼为蜮。换包设骗。行诡秘。多以术愚人。红钱则作会结党。持刀执枪。白日布麈。地方绅耆保正。无敢过问。兵役获其伙犯。中途拦截。名曰打。边徼地方官固宜洁清自好。尤须兼通方略。如过于拘谨。不能除害。则良民不能安靖也。

山内木笋纸耳香蕈铁沙金各厂。皆流寓客民所藉资生者。而木厂为大。木厂分圆木枋板猴柴器具各项。而圆木为大。圆木枋板猴柴。必近水次为便。器具则虽不近水次。美材所产。工匠可就造贩卖。圆木枋板猴柴三项相连。相其材质

。长三五丈者。作圆木。长一丈内外者。锯作枋板。痲肿不中绳尺者。劈作猴柴。一圆木大厂。三项俱备。间有开厂只作枋板猴柴者。则客商贖本未裕也。整屋之黄柏园佛爷坪太白河等处大木厂。所伐老林。已深入二百余里。必先作溜子。凸处砌石板。凹处下木椿。上承枕木。以平为度。沟长数十里。均作溜子。直至水次。作法同栈阁。望之如桥梁。此木厂费工之最巨者。伐木作料之处。多在山沟。度山越岭。人力难施。必用天车。挖山梁。竖木椿。中横安八角轮。绳周轮上。轮随绳转。就山之高低。安车三四层。名曰天车。将绳扣住木上所钉铁圈。用牛二头。或骡马四五头。倘无牛骡。用健夫二三十名。如推磨式。将转车推挽。绳绕轮角柱上。则木随绳上转。此木厂用人夫之最多者。溜子外高中洼。九十月后。浇以冷水。结成滑冰。则巨木千斤。可以一夫挽行。木至水次。不能即行。积待涨发。又有水运包头领夫承运。人携长木竹杆为挠钩。顺流放下。非水大不能行。水过大则又防漂失。大约十停木料。漂失二三。得七八停到市集。即获利不贖。开厂出贖本商人。住西安整屋汉中城。其总理总管之人曰掌柜。经管包揽承赁字据曰书办。水次揽运头人曰领岸。水陆领夫之人曰包头。计大圆木厂匠作水陆挽运之人。不下三五千。其开伐以渐而进。平时进止。皆有号令。号曰某营。与行军同。商人操奇赢厚贖。必山内丰登。苞谷值贱。则厂开愈大。人聚益众。如值苞谷清风。价值大贵。则歇厂停工。而既聚之众不能复散。纷纷多事。此防范之最难者。此外更有铁厂木厂纸厂耳厂各项。一厂多者恒数百人。少者亦数十人。贼匪滋事之始。有议以各厂人多。恐被贼裹诱。当严行驱散者。是大不然。凡开厂之商。必有贖本足以养活厂内之人。必有力量足以驱使厂内之人工作。利其贖值。帖然为用。各商护其贖本。侦探贼往往较官府为真。于开厂之地。必择险峻可守之处。结寨屯。积粮食。遇变移守其中。贼不能裹也。若不准开厂。则工作之人无资以生。增数十万无业流民。难保其不附从为乱。故只当听其经营。不可扰也。至于联络各厂。各设卡伦。无事安心工作。有警协力防堵。则耐劳习险之人。更有得其实力者。是在良师牧之善驾驭矣。

阳城之言抚字心劳。催科政拙。仁吏之用心也。山内征收。悉从轻科。而民间尚有受累者。则害不在官而在差役地棍。山民应完钱粮。多是几分几厘。而距州县往往数百里。至县城又不能即上库给照。往返动至兼旬。则此几分几厘者。非一二金不楚。山民不能自完。则差役地棍于开征之时。将山内花户代为完纳。名曰截粮。官利征收之早毕。不复稽查。照票一入伊辈之手。故为挨延。俟至次年开征。向花户催索陈欠。花户不知已完。惧以陈欠到官。必受责比。任其鱼肉。于是算本利。索路费用费。一照非数金不得。当询山中绅耆。均称一邑钱粮。不踰千两。而民间有数万之累。非虚言也。良司牧随到随收。又或

分期下乡。听其就近完纳。征银不满一钱者。准以铜钱完纳。此即催科中之抚字也。

囫匪易遏绝。教匪难清浄。囫嚅皆无赖恶少。不能谋衣食。窃攫人财货。以为生活。百姓莫不恼之恨之。思欲擒之杀之。故囫匪滋事。但须一纸檄下。格者登时打死无论。则乡约客头一呼而丁壮踊从。不难全伙捆获。教匪则不然。所煽惑者。多系有田产之人。假托于持斋念。戒贪戒淫。可以成佛成仙。所取供给之米。为数无多。而习教之人。入彼党伙。不携赀粮。衣食相通。不分尔我。地方有传教之人。久之引诱渐广。村落中则乡约客头吃教。城镇中则差役书办吃教。所用稽查之人。即为教中之人。教首窜伏大村庄。互相蔽护。难于拘捕也。欲正教之兴。则必使城镇村落之间多读书务正之人。查习教徒众。西北为盛。南方州县应试童生。常二三千人。西北则著名州县应试童生。或止数十名百名。则读书之人寥寥可知。读书明理之人少。无怪邪教之得以蛊惑愚民也。山内州县。崇重师儒。广设义馆。以拘捕之费。为修脯之资。而各上宪即以童子应试之多寡。定长吏贤否。则山内读书人多。村落中有一二明理之童生。即可少数十户吃教之愚民。此拔祸本塞乱源之至计也。

三省山内边防论四堡寨

严如煜

卢忠烈公之备兵大名也。念贼在山西。氛甚恶。密迩畿辅。躬巡属境。命山居百姓。依险立寨。藏赀粮器械。又石播木。诸御贼之具毕备。而耕牧其中。平原无险。则用并村法。令小附大。凿沟筑土垣。余一如山寨。令既布。公自为相度。而时往来申警之。六年。贼躡入西山。畿辅百姓。人自为守。贼攻多死伤。退无所得食。大困。并力掠临洛关。公帅师御之。贼逃。追逐六十里。斩获无算。贼至广平。闻公至。即遁去。当是时。贼遇公必败。所至清野。饥疲不支。因相戒勿犯卢公境。七年。擢公抚治郟阳。公之抚郟也。闻命疾至。郟自蹂躏后。人民稀少。公招募稍集。念房竹诸山绵亘。有险可凭。用守畿南法守之。立寨并村。郟民惩前毖后。踊跃奉行。人有固志。数战皆捷。贼一空。郟屹然复成巨镇。抚楚。献忠望见卢家旗帜。即走遁。卢公名将。功烈赫赫。而在畿辅郟阳。得力在结寨并村。使我有有所凭。贼无可掠。信乎坚壁清野。为戡定第一要。而疑其聚歼者之不啻梦呓也。今山中棚民。开荒种土。良民尽多。其间与匪徒相比者。亦自有故。山内村落绝少。不过就所种之地。架棚筑屋。零星散处。所称地。往往岭谷隔绝。即两山相望。而一上一下。动辄数里。匪徒窃。难资守望之力。孤掌难鸣。不敢与匪徒为难也。惟行聚堡之法。则众志成城。有恃不恐。自无此弊矣。

五年以前。贼势之炽者。以其到处裹人从。日抢掠民食。因粮于我也。自寨堡

之议行。民尽倚险结寨。平原之中。亦挖濠作堡。牲畜粮米。尽皆收藏其中。探有贼信。民归寨堡凭险拒守。贼至。无人可裹。无粮可掠。贼势自衰矣。况寨堡之设。固足保民。而于剿贼机宜。亦大有裨益。贼匪奔窜山谷。不由路径。若寨堡既成。加以团练。贼至。据险以拒。大兵追击得及。鲜不获大胜者。参赞德侯追樊人杰徐添德两贼首。贼匪跣浅渡汉。因前途有马鞍寨之险。少为逗遛。而德侯亲督健旅追及之张家坪。斩俘数千。樊徐二贼势遂穷蹙。不旬日均皆歼灭。又老贼张添伦等。合七股大贼万余人。攻打大平寨神仙洞二处者两日。杨提军领兵至神河口。闻之。连夜前进。天甫明而至贼营。寨民扼之于后。官兵剿之于前。七股贼匪。一战荡平。此尤彰彰在人耳目者也。

南山当军兴时。修建各城堡以资捍卫。不数年间。旋修旋圯。大约城堡之难完固。其限于地势。十居六七。而修造之未能如法。则亦十有三四。当戡定贼匪之际。大军依山临水。结为营垒。而建城者。曰。此形胜地也。可倚为治所。不知营之可屯数万人者。至建城而衙署兵房之外。不足以奠民居矣。又山内土性不坚。南城洋西各邑。号称平衍。其土力亦不敌山外西凤各郡也。所筑堡城。即加工夯筑。一经霖雨。便至坍塌。惟处处有石。寻得脉络。用铁槓签入。击以巨锤。用力推挤。即翻腾而下。取石甚便。作堡者。用土不如用石。工省而坚。但其石性本酥。巨石砌根基。五尺以上。只可石片加高。决不可用巨石。恐其质重压碎也。至于倚险结寨。初时一望悬崖。本自石骨峥嵘。而久雨之后。亦自时时坍坠。故寨堡之倚岩而结者。往往用木椿于石穴之间。方得坚固。况平地筑堡者。可草略施功哉。

清野之策可行之山外。而不能行于山内。溪河两岸。早麦三月已有熟者。低山之麦。以五月熟。高山之麦。六七月始熟。苞谷种平原山沟者。六月底可摘食。低山熟以八九月。高山之熟则在十月。苞谷既熟。其穗倒垂。经历霜雪。粒更坚实。山民无仓收贮。往往旋摘旋食。岁潦则望高山之收。岁旱则资低山之熟。不能禁民间无高低早晚之分。持清野之说。日下符檄。督贵州县。徒滋兵役扰累。于事无济也。

三省山内边防论五团练

严如煜

山民质朴劲勇。耐劳习险。非平原百姓气浮而脆者可比。果其团练得宜。贼匪畏之。相遇辄曰土豹子可恨。贼匪之用以劳我师者。我兵必分道架梁。而贼匪翻山踰岭。其来如虎。其去如鼠。追之无迹也。山民则不然。贼匪之能皆山民所自具。而贼匪之路径。又不逮山民生长其地为更熟也。但训练之时。有宜与首人讲论者。百姓非兵勇。难以法治。可胜不可败。如伤数人。则余皆鸟兽散。锐气挫矣。贼来勿迎头攻击。只沿途分伏壮健于山湾曲。俟贼匪大队过去。

必有落后数十人。委顿道途者。突出截击。可以尽擒。前寨既用此计。后寨亦依计行之。则贼所过寨堡必有损折。又贼于夜间。有住扎地方。附近寨堡。拣壮健于夜静更深时。用大过山鸟遥击之。纵不能多杀贼。而彻夜不得休息。必惊惶拔走。明日至他处。又复如此。则贼益疲罢。我不劳而彼已不支。乡兵困贼之至计也。

团练之法。各寨设寨长寨副。大旗小旗。以次分管。寨长必须寨民公保承充。十数寨。则相其人之多寡。为设寨总。选绅士之有才干。为众所服者充之。近边要隘。则各寨轮拨数人设卡防守。当耕作之时。百姓分布耕种。防匪之突至。各卡于高山眺望。侦有贼。放一。则耕作之人。尽皆收检农具。侦贼向此路。则放二。人畜皆归寨堡。贼近。则放三。寨总纠会各寨。尽整器械。集壮丁堵御。前卡信既放。后卡闻声接放。顷刻之时。数百里间咸知警备。贼至不放。与非贼至放者。寨总查出。均即禀官严惩。

西安各峪口。贼初频频窥伺。后素观察团练民勇。设卡伦。分布防堵。时属绅士。震金鼓。扬旌旗。分队巡逻。声势甚壮。贼不敢犯。平原所保全胜者甚大。亦可知团练之成效矣。

团练乡民。不过令其保聚。无遭蹂躏。非欲以此邀战功也。故教习之时。止令其演火铳。击石子。能于百步外中靶为上。不必令习刀矛。刀矛决生死于五步之内。百姓各有身家。不当使致命于必死之贼。火铳则击之百步之外。度不能胜。尚可爬山而逸。至于善击石子。则猝遇贼匪。手无器械。地下石块。即可抵御。所谓没羽箭也。以守寨堡尤宜。较之火铳费省而力相当。

可以团练之人有二。一曰山中打生猎户。平时专驱除虎狼之为民害。其火铳百不失一。五溪蛮无以踰之。又各厂中。防嚙匪掠。有标客技击。一可当十。往时有捐重赏。募数百人护辎重者。独无失亡。或大军有急。挥此辈援之。往往转败为胜。古名将破贼。必蓄选锋。此足备军锋之用。不事外求者也。其一曰州县民壮。例本与兵一体操演。以卫库狱者。近则只以唤词讼。提人证。绝不操演。此各省通弊。而山内则有不得不讲者。地方辽阔。城守之千把汛兵数十名。解犯送差而外。存城几人。偶有盗贼。文武措手无策。亦决不敢向前搜捕。以致浸酿事端。窃以山内民壮。当相县之大小。大县设一百名。中小亦必八十名。责成县官。勤加操练。每名岁支口粮一十二两。此项经费。即查明从前叛产绝业。将佃租动拨。自可敷用。

团练之法。有疑其劳民者。是大不然。当贼匪猖起之时。山内州县。岂能处处用兵防守。团练之众。虽不足以当大贼。而声势既张。则小贼亦不敢轻有窥伺。贼匪将至。必先有探侦。无备乘虚而入。团练既成。每月操练两次。不过费两日之功。余二十八日。尽可力作。若不团练。则贼匪日相滋扰。奸民加以恐

吓。百姓日藏山洞。不敢耕种。其废时荒业为何如。古人称平贼方略。征调不如招募。招募不如团练。然总须相兼而行。则战守有资矣。团练虽民间自捍桑梓。要须官府激励。少为赏助。故于有事之区。上官当量为调剂。俾得展布。始可责以固境保民也。

山内戡定之功固由将弁。而实赖地方之司牧。贼匪败后。其从者多乘间自投。地方官不能安辑。任兵役嗾诈。则无路自新。又或苦于苛政。甘心作贼。则所杀之贼不逮所增之数矣。即搜捕之时。领兵官所带数十人外。不能别有统辖。地方官果得民心。则所辖数万数十万百姓。皆为父子之兵。寨民于官兵经过。多疑惧不敢到营。即侦知贼在前途。不能相告。若地方官。则贼所至之地。保正寨长均须立报。得以预备。此皆制胜之要。弥盗之本也。

三省山内边防论六法

严如煜

山内练兵以质朴不浮滑耐劳习险为上。教匪之役。前后八九年。兵调十数省。其中劲旅勇鸷敢战者。固自不少。而躡捷坚实可恃。必以黔兵为第一。满汉领兵将官。皆谓得黔兵一千。可抵他营二三千。各省提镇大营之兵。所驻通都大邑。地方平衍。风俗华靡。平时未尝远出城郭。一旦负枪荷戈。走山路数十里。汗淫淫下。喘息不宁。又且饮醇啖肥。习以为常。山内包米杂粮。食不下咽。先自饥疲。与猾贼追逐百数十里。鲜不病乏者。贵州地无三里平壤。各城皆陡险蟠折。即不出城门。亦日走险路十里十数里。则脚力练定。且风土瘠凉特甚。市集无千金之货。宾朋鲜兼味之筵。茹苦食穷。安之有素。耳目之官别无引诱。既食口粮。即服营规。心目中只有本管之将官为尊。惟命是听。极朴。极耐劳习险。此其兵为可用也。戚南塘募兵选择之法。最为详备。而大旨亦不外此。今边境镇将之营。星罗碁布。而镇城中左前后各营。往往占镇兵之半。似不如分标营于外县。移兵额于路营。既增要隘之防维。而朴鲁诚实之人。豢之营伍。偶有征调。得力之兵自多矣。

平原之中。弓箭疏通及远。火铳亦可得力。故贼匪不轻离老林。整屋之役。齐王氏率贼匪数万人。出山攻扑王提军营。血战竟日。子药皆尽。贼用马队直冲而前。有山西千总崔雯者。奋勇领虎头藤牌军二百。踊跃出迎。贼马惊窜。自相践踏。大兵鼓噪继之。贼匪败退。次日额侯索伦马队至。尽锐冲杀。边兵猛勇善射。一皆当百。贼死伤大半。逃遁入山。自是不敢轻窥平原。故剿贼之师。弓矢铳矛藤牌。均宜分队练习。不可偏废也。

贼匪之疲罢我师者。贼无辎重。急则翻山而逸。我军有铎锅账房。必绕山沟而行。翻山不过数十里。而绕山取道则二三百里。军至而贼已远扬。此所以难于翦除也。经参赞杨提军赛将军诸公。于追贼紧急时。辄亦屏去铎锅账房蹶追捕

。于崎岖之处。徒步身先士卒。故所向克捷。

追敌之难。固限于地险。亦多由军粮之不能接济。贼匪随随食。不须持粮。官军不能也。贼军日走百数十里。官军亦日追百数十里。而负粮夫马。日只能行数十里。往往兵行一日。粮逾二三日始达。干粮难以多携。不能不停候也。供运之方。当于要路各寨预为储备。当官兵临境之际。必贼匪滋扰之时。设法供运。亦防贼匪截夺。至于供运之人。则用家丁不如用差役。用差役不如用绅士。家丁入山。行李先自累坠。路径不熟。闻贼胆怯。往往运粮不到。浮开运脚使费。差役则路径熟悉。兼恐误差责惩。而人夫不受约束。是以亦难得力。绅士则居住寨堡之中。其心急欲官兵杀贼。地方宁静。事关切己。办理较实心也。地方官于寄粮寨堡。择绅士耆民谨厚可倚者。先给运营银两。属其官兵一至。便行转运。其子弟亲贯。共顾颜面。相助运送。决不敢误。此在地方司牧平日官民一气。有以作其趋事赴公之谊耳。

侦探不明。便至误事。而探卒最难得其人。往往于中途逗数日。回则糊涂报。若团练既行。于各邑沿边寨总。各给木戳。凡探在本境者。其探票内必要取寨总戳记。如至邻省邻邑者。飭令于所到营县。禀请于票内加印。宁可优给口粮。而其票无戳印者。必加重惩。庶可杜道听涂说之弊矣。

三省山内边防论七兵制

严如煜

因山成寨。并村为堡。固保聚百姓。不至蹂躏之要策。而山内营汛。亦有宜筹捍卫者。凡设营汛之地。必地当要隘。为我之所必守。贼之所必经。但营汛既立。即当卫此营汛。崇山峻岭之中。安一外委把总。官兵数十名。而平时寄住集场。无驻憩之房舍。有事分伏径路。无把扼之壁垒。置之散地。一夫夜呼。惶惶四窜。则安用设此弁兵为。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自必有可当之关。而后可用此当关之一夫。如有险不守。则与无险同。惟是山内必守必争之地多。营汛到处安设。经费有常。讵能俱安城堡。即建城堡。亦恐兵少不能守御。惟仿苗疆建碉卡扼要之法而行之。实可以逸待劳。以少御多。凡往来要路。有地势偏仄嵌崎。不能方轨并骑者。则扼设二三碉楼。作品字形。或连珠形。子药米薪。皆贮碉中。贼自不敢径越。其汛地稍平。或山中小场集。则用碉堡法以安居兵民。其碉与守卡四面封砌者不同。就堡墙中作碉。碉向外。三面凸出。在内一面空之。碉高三层。上覆以瓦。上中两层作楼。层砌銃眼眼。均内狭外宽。下层以护堡根。中上二层迎敌。每碉相隔五六十丈。令左碉与右碉銃接连得及。堡筑土基厚四五尺。高一丈七八尺。不须排女墙。门即设二碉间。计二百一二十丈之墙。共作四碉。每碉用十人守之。寝食其中。是二百余丈之堡。只须守以四十人。而百姓即可安居。堡内其地势宽者。添作五六碉。地势窄者

。少作一碉。相地势以建设。大小匾长。均无不宜。单碉。石砌更善。堡碉。可用砖。砖每块长一尺。宽五寸。厚二寸。砌四进。连灰计厚二尺有余。高一百层。连灰计二丈有余。三面各宽一丈二尺。用砖一万三千块。灰之斤数与砖埒。山内薪柴近便。计一碉工价百数十金。要卡用单碉。要汛用碉堡。民间之作寨堡者亦令仿之。处处铜城铁壁矣。

边地兵饷。有宜变通者。往时山内人少。粮食绝贱。米每石不过价银一两。苞谷杂粮。每石只四五百钱。是以粮饷尽给银两。不给本色。原为便兵。数十年来。山内流徙人多。户口殷繁。加之军兴以后。连岁荒旱。苞谷每石至七八两。即收成之岁。米每石亦需二三两以外。苞谷亦需二两上下。其旧兵在营日久者。薄有田产。或兼营生理。尚可勉强支持。新兵于饷银外。别无津垫。生计更难。为各营筹者。每人按月发给本色兵米三斗。余银仍为盐菜。不至余贵受累。自当渐次安靖。

武侯经略中原。屡从陇道出师。特以自陇出秦。路稍平夷。可用车运。然陇西之粮。不能专供军食。从汉川至陇迂回数百里。非可车运。宜其以粮运不济。使己志不伸为恨也。其后由褒谷出斜谷。用节制之师。兵差少。路稍近矣。然出临大敌。兵虽少。必以十万。厮役亦二三万。计日食米一千二百石。自褒至斜六百里。分作六日程。人夫挑负。固为无济。即健骡驮载。无雨雪阻。往返需十二日。骡负米一石。自食料三斗。千骡供一日之食。一万二千骡。日运无休歇。军粮始能接济。以万余骡加夫役弁兵数千人。日往来崎岖山路。其劳费可胜言哉。即渭南原上。民兵杂耕之事。亦有难者。原宽广不踰百里。种麦几何。既济民食。岂能多赢余以供军粮。则亦不能大有裨益。因思武侯运粮。有木牛流马之制。中栈道栈阁。用赵云王平辈忠谨慎密良将专司之。其意固有在也。近日木商所作溜子。长者二百余里。有栈道遗意。溜子成而巨木大檝千舫者一人挽之而走。栈道成一夫即可挽米四五石。栈阁为辟风雨憩息之所。牛马则载粮糗之器。上脊穹以覆。中腹空洞以载。下安小四轮作脚。以防倚侧。溜子遇地势低斜。放木。人骑木而下。快于走马。其亦流马之意欤。溜子乘山沟作之。栈道亦必缘溪河以进。常至城鸡头关下石门之旁。见西岸石壁。凿有方孔。隔丈许。即凿一石孔。必当日作栈安枕木之窟。栈道用顺木。与溜子同。不能中洼。两旁作低栏槛。制牛马旁逸。遇小山搬运过之。进沟仍作栈。自褒至斜。可作栈者五百数十里。关中自三国董卓李之乱。山内荒芜三四十年。溪河两岸。树木蒙密。取木作栈。无大劳费。武侯筹计。便运者在栈道。木牛流马不过以炫敌人耳目。精意灵机。通乎鬼神。东坡曰。神兵非学到。自古不诀。至人本妙悟。后世徒妄说。不第八阵图也。

规画南巴棚民论道光元年

陕安兵备道严如煜

陕西由略阳凤县迤迤而东。经宝鸡郿县盩厔洋县宁陕孝义镇安山阳洵阳。至湖北郟西上津。中间高陵深谷。千支万派。统谓之南山老林。由宁羌城迤迤而东。经南江通江巴州太平大宁开县奉节巫山定远紫阳安康平利。至湖北之二竹房县兴山保康。中间高陵深谷。千支万派。统谓之巴山老林。多良材。产铁矿。竹可纸木生耳蕈。食宜苞谷荞豆燕麦。不当徭纳粮。但给地主数贯。即可赁种数沟数岭。故川楚粤黔安徽无业之民。侨寓其中。以数百万计。依亲傍友。垦荒种地。架数椽栖身。地薄不收则徙去。统谓之棚民。种地之外。多资木廨盐井铁厂纸煤各厂佣工为生。国家承平日久。生齿繁盛。留此奥区。助 圣仁养活无数生灵者也。人聚既多。则良莠莫辨。不安本分者。时有攘窃之行。而各厂必年谷丰登。粮价平贱。则匠作得以多雇。一遇旱涝。粮食昂贵。厂商停工。则佣作无资以生。一二奸民倡之。以吃大户为名。而景附者多矣。山内州县。地瘠赋轻。大者周围一二千里。小亦常五六百里。地方辽阔。令尉固耳目难周。营汛亦晨星落落。遇地方失事。数日开报。数日至失事处所。常远扬不可追捕。故居恒互相隐讳。浸淫酿成大案。迨以疏防参劾。事已无济。且省各有界。犬牙相错。不能越境而谋。勤能之吏。亦只自固其圉。各边徼距会城。远者二三千。近者千数百里。不请命则专。请命则缓不及待。况事连两省。大府咨商往返。动需数月。故为南巴山内区画远猷。不在添兵将以防制之。而在设文员以义安之。不在即一隅而专谋之。必当合三省而共谋之。兵于稽捕外。他无所事。且只能捕已为盗之民。以申其惩创。不能化未为盗之民。使安于耕凿。惟地方官就现垦之户。编以里甲。教之保聚。锄其强梗。训其俊秀。得人则盗可为民。其中有一邑可分作两三邑者。有数邑畸零之地。可共成一邑者。相度地势。总以稽查能周。风教能及为主。多设抚民同知通判。倍置民壮。与兵丁一体训练。品秩差尊。事权亦重。遇小事件。竟可领民壮追补。同城武官。一都司守备足矣。山中民不知诗书。而人性皆善。教匪得以吃斋念经眩之。每设一厅县即无考试事。必须复设学官。宣讲 圣谕。兼司义馆训课之事。择南巴适中之地。仿明原杰故事。暂设宪臣总理。秦分汉中兴安商州之半。蜀分夔州大江以东绥定之北。川北之巴太南通。楚分郟阳一切老林地。责以经理。驻节当在兴安。兴安距夔州千余里。距巴太六七百里。距郟阳七百里。附近镇道。听其节制。酌移各镇可裁营。改作标兵。兵无须添。至所设城垣砖土工费。山中阴雨。多易倾圮。宜垒石作墙。或专砌砖作碉。城虽薄而必坚。至近老林之地。环巨木作木城。亦可数十年。通计分厅县十数处。节省一切经费。作十分算。合秦蜀楚通筹之。区画尚易。不须上糜 国帑。山内添厅县以分治。则幽滞宜达。设宪官以总理。则血脉流畅。易流徙为土著。化邪嚙为良

民。假之事权。宽以岁月。永庆谧安矣。夫边徼地非肥沃。然居天下之腹心。出南山则为三辅豫西。出巴山则至荆襄豫南川西。国家无四夷外国之虞。而思患预防。无急要于此者。

川陕楚老林情形疏道光元年

给事中卓秉恬

窃惟普天同化。虽犬牙相错之地。原无畛域之分。而无业贫民。当乌合成之时。每多啸聚之患。此川陕楚之老林。不可不早为区画。而棚民不可不妥为抚绥者也。由陕西之略阳凤县迤邐而东。经宝鸡郿县盩厔洋县宁陕孝义镇安山阳洵阳。至湖北之郧西。中间高山深谷。千支万派。统谓之南山老林。由陕西之宁羌城迤邐而东。经四川之南江通江巴州太平大宁开县奉节巫山。陕西之紫阳安康平利。至湖北之竹山竹溪房县兴山保康。中间高山深谷。千峦万壑。统谓之巴山老林。老林之中。其地辽阔。其所产铁矿。竹箭木耳石菌。其所宜苞谷荞豆燕麦。而山川险阻。地土硗瘠。故徭粮极微。客民给地主钱数千。即可租种数沟数岭。江广黔楚川陕之无业者。侨寓其中。以数百万计。依亲傍友。垦荒种地。架数椽栖身。岁薄不收则徙去。斯谓之棚民。其种地之外。多资木廨。盐井铁厂纸厂煤厂佣工为生。此皆仰赖 圣天子育养黎庶。而地不爱宝者也。顾人聚既多。则良莠莫辨。不安本分者。时有攘窃之行。必年谷丰登。粮价平钱。各处佣工。庶几尚有生计。倘遇旱涝之时。粮价昂贵。则佣作无资。一二奸民倡之。以吃大户为名。而蚁附蜂起。无所畏忌。山内州县。大者周围一二千里。小亦常五六百里。地方辽阔。耳目难周。遇有事。必数日闻报。数日始至其处。非纠结为匪。难以轻动。即剽窃远扬。莫可追捕。故居恒互相隐讳。浸假而成大案。迨以疏防参劾。事已无济。且省各有界。贼或踰境而免。官难越境而谋。各处距会城。远者二三百里。近者千数百里。不请命则专。请命则缓不及事。况事连三省。大吏咨商往返。州县奉饬。恒在数月后。臣愚谓老林区画之策。不能即一隅而专谋之。必当合三省而共议之。似须于扼要之地。专设大员控制。如现在福建之台湾。广东之雷琼。皆专设守道。又如湖南之凤凰永绥等厅。则以辰沅永靖道驻扎其地。专理苗疆。虽棚民之性情。与苗疆不同。而老林之险隘。实要害所在。查现在有苗地方。既以土司土目。抚绥于下。又以府厅州县统治于上。而又设道员大吏镇压之。至棚民于各县山险之地。或聚或散。或徙或居。若鸟兽之无羁缚者。虽陕西之陕安道。四川之川东道。湖北之安襄郟荆道。未尝不分辖其地。而任分则事难专一。界分则官得推诿。查郟阳地方。明季曾设抚治大员。嗣经裁撤。想彼时人烟稀少。因时制宜而然。今我 国家休养生息。垂二百年。生齿日以繁。荒芜日以辟。故凡有山厂可以营生之处。势难禁其聚集。若不妥为措置。必致日久生事。此既非绥靖地方

之策。亦非字养生民之道。况即郟阳一府而论。幅之广。几与安徽一省埒。今仅设六县以治之。惟恐有鞭长莫及之虑。郟阳如此。而川陕有老林内之州县。亦可概见。伏祈 敕下三省督抚。确勘情形。详核时势。应如何变通之处。会同区画妥善办理。庶老林皆乐土。而棚民悉安业矣。

此疏即据规画南巴棚民论而入告者。后半大同小异。语亦条畅。因并存之。

老林说三省边防备览

严如煜

林无所谓老也。古木幽篁。丛生悬崖峭壁。林旁地气高寒。苦莽洋芋。亦不生长。穷民用力开伐。不能得种植之利。则木得以地之无用。长其天年。柴厂木厂。开设万山之中。飞车填堑。工本不贲。然必谷尚有出路。乘山水大发。给可运放。如迭嶂重冈。四面无可通之路。则虽有美材。亦听其老于空谷而已。滇黔两粤陇蜀之边。何处无老林。而楚之郟竹。蜀之江北。秦之西凤汉兴。特为著名者。则以地近中原。有此郁郁苍苍。蒙密幽邃。足以藏垢纳污。伏莽之奸。依为巢窟。追捕为艰。故老林在内地。而竟似边荒也。三省老林。就其最深广者而言。楚则二竹兴房巴归环绕数百里也。蜀则太平东乡开县大宁环绕数百里也。秦则宝郿盩厔宁陕孝义洋县环绕数百里。蜀秦连界。则巴山界岭绵长数百里也。林之患。初无轻重。而人心有缓急者。则因地之远近而分。秦省出会城五十里。入子午峪。林近者在一二百里之中。西安凤翔汉中兴安州县。环列南山左右者。二三十处。官民心目中。皆有老林。故防范最切。蜀之通南。距会城七八百里。太平大宁。则在千数百里外。然通南密迩栈道。云幢往来。谈及老林。尚怵然于心。至房竹之在楚。距会城二千里。地势偏在一隅。非独官鲜亲。即谈之者亦少矣。然往时所载荆襄流民。其为楚北患者。往往以兴房二竹为负嵎之区。即教匪扰乱。亦以襄邓平原。不能藏匿。而窜伏于房竹。招其党与。养成气势。因以蔓延于夔巴。毒流于南山。至数年而不解。则楚之老林。其患固不后于秦蜀也。虑遗于在远。而患生于所忽。老林之在三省。其明征矣。鉴前毖后。通三省而筹之。为曲突徙薪之计。建久安长治之谋。则谓为三省共图其安也可。谓为本境各安其圉也可。

守险分治永靖交山议山西通志

赵吉士

闻治民犹治田也。治田者。不去其蝥贼。则虽终岁勤劬。而其田必荒。去盗犹去痼也。去痼者。不消之未形。则虽或万金良药。而其痼必溃。晋省全疆。环亘恒霍太行之麓。地少山多。而交城静乐一带。丛邃谷。尤盗贼啸聚之藪。自古至今。久居横行。而未能绝其根株者。盖有故矣。卑职令交四载。招抚者二。踏荒者一。曾深入穷山数百里。相其险阻。察其情形。又时召民之老于山中

者。细心访问。绘成图势。后屡据各处计缉擒捕。究问其出入。乃知此山实天生贼窟。此山之安与乱。非特一郡一邑之利与害也。夫神京以晋省为右臂。晋省以太原为腹心。而交静诸山。逼处太原右腋。南起交城文水汾阳。西极黄河。北踰偏老宁朔。盘亘千余里。其中若神师羊肠孝文吕梁刘王管涔芦芽离石石峡鹿径两岭周洪诸山。皆前古所称名区天险。是赵武灵王辟之以为强刘渊都之以定霸者也。历考前代交境西北。常列为雄镇。宿以重兵。唐于岢岚置岢岚军。于芦峪口立卢川县。宋于静乐置静乐军。于楼烦镇立金县。于岚县立节度使。金亦于岚县立节度使。元于静乐置河北都元帅府。又于交城西冶村。置大通铁冶监。设都提举司铁冶所巡检。明初静乐两岭关。婆娑岭隘。皆以太原左卫兵分屯守险。崇祯三年。特建营房于静安堡。设一守备。屯兵五百。以镇西北两山。夫自唐至明。往往加意于此数百里之内者。岂非以偏头鴈门之险。尚在门庭。而此地之险近在堂户耶。今环境既无有往者建军置帅立县设险之道。内之静安堡。又无重兵弹压其间。仅一把总防兵百数。复退而驻于隔县之文水开栅。除分戍摆站传报外。实在官兵与弁相依为命者。二十余人而已。夫险固之地。虽数十里犹足容贼。列嶂连云。莫知纪极。而以五里孤城。僻处东南一隅。遥制此数百里天险不毛之地。窃恐龚遂有所难言抚。而虞诩有所难言剿者也。盖交山之盗。与他境异。他境之盗。非起于荒乱。必迫于罪死。非发于土著。必聚于流移。独交山之盗。无所不有。时而放羊牧马。民也。时而揭竿制梃。盗也。时而散处峒。民也。时而千百成。又盗也。言抚则阳顺而阴逆。言剿则此散而彼聚。且村民土戍。非其亲戚。即其交知。官府动静。朝发夕闻。兵少则不敢深入。兵多则不能久驻。其逆也无。其合也不测。旋灭旋兴。旋衰旋盛。是岂生而好乱。人尽贼哉。地势使然也。且非独此也。小寇不萌。大寇不兴。交静诸山。既雄峻四越。其民又生长崖谷。勇捷轻生。自米家沟惠家庄锤家沟上下横岭数处。习鸟鎗打鸟兽为生活者。约二千七百有奇。推之全境可知。又静乐石峡南北。多产良马。即左传所载晋屈地也。脱或有变。精兵突骑。不待外求。国家一统海内。垂三十载。复屡值年丰。而负嵎伏莽。终未革面。设遇一旦饥荒。或四方小警。窃恐山响应。出山阳。则蹂躪及于平汾。越两岭。则太原震惊。而西北之道不通。据管涔鹿径。则宣大河保隔而为二。而偏头宁武。直拊其背而扼其吭。即如往者大同姜逆之变。相去尚八百余里。而山盗万余。首破交城。招引伪刘都督等。遂统领步骑。踰山南下。越忻州。经静乐。连破汾州文水清源徐沟太谷数城。后蒙亲王督大兵至晋祠。贼始散。归匿故巢。然则贼氛之不靖。实因于交静诸山之险。而诸山之险。顾不为朝廷有。而为盗贼有者。实因于兵备之太少。而立治之太偏也。卑职深求其故。为策有二。一曰盗扼险而我备之疏。交东南境近。县治与平原接。无足忧。其西北与临

岚永宁界。其山若孝文吕梁刘王皆绝险。凡临岚永宁等盗。皆由此出没。而东西两葫芦承其冲。右西峪左浑峪二水夹之。此守险者必据之地也。东北与静乐阳曲界。其山若神师羊肠交山皆绝险。凡忻州静乐阳曲盗。皆由此出入。而河北古交村当其奥。左汾右孔二河夹之。此亦守险者必据之地也。

至于外接县治。内接两葫芦。则静安堡实居中遥应之地。其先废弃。卑职具文详请捐资修筑。今纵未能如明时屯兵五百。终当益兵二百。合见屯开栅百名。共成三百。进驻静安堡。而分兵巡守于河北古交惠家庄锤家沟横岭遼家岭等处。于以镇土著而静流移。可无意外之虞矣。然而兵数换则劳。且与地利不相谐。久驻则兵与民狎。兵之黠者。既不难养盗以殃民。而民之黠者。又且将勾兵而为盗。卑职移汛换兵一详。业荷宪允咨部。一年一换。诚未雨绸缪至计也。一曰地辽阔而官难为治。随开皇中。始建县治于汾孔二河之交。因名交城。即今古交村也。去今治直北百里。较之四履。颇为得中。自唐时移治于山南郟波驿。去旧治太远。复于古交之卢峪口。分立卢川县。旋立复废。今统计本县四境之所及。自县城而南。不过十里。东不过二十里。而东北则二百里。西北则二百二十里。且绵延连接。极河踰塞。而不知所尽。无论鞭长不及。盗贼易生。即使太平无事。纳粮听理。民亦苦之。窃计交邑。地虽岩险。然民寡赋薄。一令一尉。亦足以就理。况古交旧治。实形胜不可弃。莫若分移县丞立署于古交废址。凡山中词讼税粮。使皆得就近听断征比。山民既无踰越之苦。而县令亦无耳目难周之患。汛兵往来其地。亦不敢恣肆以虐民。而民亦且积渐驯扰。因消其桀骜喜乱之心。境内之盗不生。他境之盗亦无由而入。所谓不用剿不用抚。实则兼剿与抚而持之于无穷。计无善于此者矣。然犹有虑者。兵以卫民。而山中之民实不利于有兵。兵以除盗。而民在山中实无恶于有盗。民既不恶盗。而又无利于有兵。少有齟齬。激而生乱。是所忧又不在贼。而反在兵也。把总职微权小。既不能节制官兵。又何以制服山贼。非复设守备一员不足以资弹压。诚如所请。良民无骚扰之忧。奸宄无铤走之虑。戍兵调换之日。正山寒木落遁迹无所之候。乘机掩缉。凡屡叛屡服有名贼首。不过二十人。何难束缚请梟。悬首两山。使历年负固山顽。皆知 朝廷之法制。从此根株永绝矣。此长治久安之计也。

卷八十三兵政十四海防上

防海

李光坡

言险者莫如水。海尤水之不测者也。盖巨浸稽天。既不可以里道计。而奸宄驾舟重洋。渺如浮沤之着水。又不可以追程及。所以古来环海攻守。其法甚备。只可以纪一时之宜。终难据为长策。窃尝考筹海之篇。有慎设其守焉。有探止

泊而遏之焉。有度要需而绝之焉。三者行则小丑不难靖也。夫奸船虽往来海中。然非处处皆可登岸。必有泊舟下碇之所。然后奸船可止。奸民可出。宜严檄沿海帅将。追寻前朝汤和所筑自登莱至浙五十九城。周德兴所筑福建海上十六城故址。择其要害。量置兵守。诘其出入。捕其奸细。使之孤危无党。所谓慎设其守者此也。俞大猷曰。沿海安岙。可避四面飓风者。二十三处。可避两面飓风者。一十八处。然则奸船虽愍不畏死。而疾风怒涛。亦必择善地而停泊焉。岂能扬帆鼓柁。常出洋外。宜飭边海巡徼舟将。不必以擒贼为功。惟密侦其巢穴。即以大师捣之。自然可绝。此探止泊而遏之之谓也。奸船必资料粮。伺掠米商。能得几何。所恃渔舟阴载内米。与之交通。且日需淡水。必须登陆汲取。按程计处。皆有常所。当责成督抚严檄滨海州县。凡采捕渔舟。只许单桅平底。朝出暮归。不许造双桅尖底。经月不返。凡海船取水井泉之处。可湮者则湮之。不可湮者令土著之民。十家轮守。设兵专汛。严立条格。犯者抵死。此前朝名将俞大猷邓锺所反复丁宁以为此二事实心行之。可以千古永绝海患。然则度要需而绝之。又是三事之最要也。

天下沿海形势录

陈伦炯

天下沿海形势。从京师天津东向辽海铁山黄城皮岛外对朝鲜。左延东北山海关宁远盖平复州金州旅顺口鸭绿江而抵高丽。右袤东南山东之利津清河蒲台寿光海仓口登州而至庙岛成山卫。登州与旅顺口南北隔海对峙。东悬皮岛。西匝两京登莱。是为辽海。登州一郡。陡出东海。尽于成山卫。海舶往盛京天津者。以成山为标准也。成山卫转西南则靖海大嵩莱阳鳌山灵山而至江南海州。此皆登州西南之海也。海州而下。庙湾而上。则黄河出海之口。河浊海清。沙泥入海则沉实。支条缕结。东向纤长。潮满则没。潮汐或浅或沉。名曰五条沙。中间深处呼曰沙行。江南之沙船往山东者。恃沙行以寄泊。船因底平。少搁无碍。闽船则底圆。加以龙骨三段。架接高昂。搁沙播浪。立见碎折。更兼江浙海潮。外无藩扞屏山以缓水势。东向澎湃。故潮汐之流。比他省为最急。若乏西风开避。则舟随溜搁。靡不为坏。是以海舶往山东两京。必从尽山对东。开一日夜避过其沙。方敢北向。是以登莱淮海稍宽海防者。职由五条沙为之保障也。庙湾南自如皋通州而至洋子江口。内狼山外崇明。锁钥长江。沙坡急潮。其相似。而崇明上锁长江。下扼吴淞。东有洋山马迹花脑陈钱诸山。接连浙之宁波定海外岛。而嘉兴之乍浦。钱塘之子。余姚之后海。宁波之镇海。虽沿海相联要疆。但外有定海为之扞卫。实内海之堂奥也。惟乍浦一处。滨于大海。东达渔山。北达江南之洋山。定海之衢山剑山。外则汪洋。言海防者当意焉。江浙外海以马迹山为界。山北属江。山南属浙。而陈钱外在东北。俗呼尽山。山

大澳广。可泊舟百余艘。山产水仙。海产淡菜海盐。贼舟每多寄泊。江浙水师。更当加意于此。南之海岛。由衢山岱山而至定海。东南由剑山长涂而至普陀。普陀直东之外。出洛迦门有东霍山。夏月贼舟亦可寄泊。伺劫洋舶回棹。且与尽山南北为犄角。山脚水深。非加长椗缆。不足以寄。普陀之南。自崎头至昌国卫。接联内地。外有韭山吊邦。亦贼舟寄泊之所。此皆宁波郡属。自宁波台州黄岩沿海而下。内有佛头桃渚崧门楚门。外有茶盘牛头积谷蚶●石塘枝山大鹿小鹿。在在皆贼艘出没经由之区。南接乐清温州瑞安金乡蒲门。此温属之内海。乐清东峙玉环。外有三盘凤凰北岬南岬而至北关。以及闽海接界之南关。实温台内外海径寄泊樵汲之区。不可忽也。闽之海内自沙埕南镇烽火三沙斗米北茭定海五虎而至闽安。外自南关大嵒小嵒閩山芙蓉北竿塘南竿塘东永而至白犬。为福宁福州外护左翼之藩篱。南自长乐之梅花镇。东万安为右臂。外自磁澳而至草屿。中隔石牌洋。外环海坛大岛。闽安虽为闽省水口咽喉。海坛实为闽省右翼之扼要也。由福清之万安。南视平海。内虚海套。是为兴化。外有南日湄洲。再外乌坵海坛。所当意者。东北有东永。东南有乌坵。犹浙之南岬北岬积谷吊邦韭山东霍衢山。江之马迹尽山是也。泉州北则崇武獭窟。南则祥芝永宁。左右拱抱。内藏郡治。下接金厦二岛。以达漳州。金为泉郡之下臂。厦为漳郡之咽喉。漳自太武而南镇海六鳌古雷铜山悬钟。在在可以寄泊。而至南澳以分闽粤。泉漳之东外有澎湖。岛三十有六。而要在妈宫西屿头北洪八罩四澳。北风可以泊舟。若南风。不但有山有屿可以寄泊。而平风静浪。黑沟白洋。皆可暂寄。以俟潮流。洋大而山低。水急而流回。北之吉贝。沉礁一线。直生东北。一目未了。内皆暗礁布满。仅存一港蜿蜒。非熟习深谙者不敢棹至。南有大屿花屿猫屿。北风不可寄泊。南风时宜巡缉。澎湖之东则为台湾。北自鸡笼山对峙福州之白犬洋。南自沙马崎对峙漳之铜山。延绵二千八百里。西面一片沃野。自海至山。浅阔相均。约百里。西东穿山至海。约四五百里。崇山迭箐。野番类聚。建一郡。分四县。山川形势。生熟番性。蜂窠蚁穴。志考备载。郡治南抱七昆身。而至安平镇大港。隔港沙洲直北至鹿耳门。鹿耳门隔港之大线头沙洲而至隙仔海翁隙。皆西护府治。而港之可以出入巨艘。惟鹿耳门与鸡笼淡水港。其余港汊虽多。大船不能出入。仅平底之舢舨。四五百石之三板头船。堪以出进。此亦海外形势。以扞内地沿海要疆。南澳东悬海岛。扞卫漳之诏安。潮之黄冈澄海。乃闽粤海洋适中之要隘。外有小岛三。为北澎中澎南澎。俗呼为三澎。南风贼艘经由暂寄之所。内自黄冈大澳。而至澄海放鸡广澳钱澳靖海赤澳。此虽潮郡支山入海。实为潮郡贼艘出没之区。晨远扬于外洋以伺掠。夜西向于岛澳以偷泊。而海贼之尤甚者。多潮产也。赤澳一洋自甲子门南至浅澳田尾遮浪汕尾●门港大星平海。虽属惠州。而山川人性。

与潮无异。故于居中碣石立大镇。下至大鹏佛堂门将军澳红香炉急水门。由虎门而入粤省。外自小星笔管沱泞福建头大嵒山小嵒山伶仃山旗纛屿九州岛洋而至老万。岛屿不可胜数。处处可以樵汲。在在可以湾泊。粤之贼艘。不但舢舨。此处可以伺劫。而内河桨船橹船渔舟。皆可出海。聚剽掠。粤海之藏垢纳污者。莫此为甚。广省左扞虎门。右扼香山。而香山虽外护顺德新会。实为省会之要地。不但外海捕盗。内河缉贼。港汊四通。奸匪殊甚。且共域澳门。外防番舶。与虎门为犄角。有心者岂可泛视哉。外出十字门而至鲁万。此洋艘番舶来往经由之标准。下接岸门三大金小金乌猪上川下川戩船澳马鞍山。此肇属广海阳江双鱼之外护也。高郡之电白。外有大小放。吴川。外有礮州。下邻雷州白翎锦囊。南至海安。自放而南。至于海安。中悬礮州。暗礁暗沙。难以悉载。非深谙者莫敢内行。而高郡地方。实藉沙礁之庇也。雷州一郡。自遂溪海康徐闻向南干出四百余里而至海安。三面滨海。幅阔百里。对峙琼州。渡海百二十里。自海安绕西北至合浦钦州防城而及交趾之江平万宁州。延长一千七百里。故海安下廉州船宜南风。上宜北海。自廉之冠头岭而东。白龙调埠州江永安山口乌兔。处处沉沙。难以名载。自冠头岭而西。至于防城。有龙门七十二径。径径相通。径者岛门也。通者水道也。以其岛屿悬杂而水道皆通。廉多沙。钦多岛。地以华夷为限。而又产明珠。不入于交址。是以亭建海角于廉。天涯于钦。琼州屹立海中。地从海安渡脉。南崖州东万州西儋州北琼州。与海安对峙。琼山文昌乐会陵水感恩临高定安澄迈沿海诸州县。环烧熟黎。而熟黎环绕生黎。而生黎环绕五指岭。七指山。五指西向。七指南向。周围陆路一千五百三十里。府城中路。直穿黎心。至崖州五百五十五里。万州东路。直穿黎心。至儋州五百九十里。自海口港之东路沿海。惟文昌之潭门港。乐会之新潭那乐港。万州之东澳。陵水之黎庵港。崖州之大蛋港。西路沿海。惟澄迈之马袅港。儋州之新英港。昌化之新潮港。感恩之北黎港。可以湾泊船只。其余港汊虽多。不能寄泊。而沿海沉沙。行舟实为艰险。内山生黎。岚瘴殊甚。吾人可住熟黎。而不可住生黎。生黎可住熟黎。而不可到吾地。熟黎夹介其间。以水土习宜故也。此亦海外稍次之台湾。惜乎田畴不广。岁仰需于高雷。虽产楠沉诸香。等于广南。甲于诸番。究非台湾沃野千里所可比拟也。

吴中江海形势说

郭起元

闽浙滨海多山。有险可扼。易防也。江南地多平衍。海艘阑入。到处可逞其侵轶。自古孙恩卢循之难。豕蛇奔突。皆由于侦探疏略。海有警而江随之动摇也。防汛之法。在先知由海入江之门户。廖角营前。两沙相对。海阔一百五十里为第一重。狼福两山相对。海阔一百二十里为第二重。江靖两邑相对。江阔四

十里为第三重。圖山永生洲相对。江阔十余里为第四重。至京口瓜步。则在阊阖以内矣。海艘浮空击汰而来。风涛无际。望见陈钱山则喜。陈钱者。海中之标也。航海者。东南望陈钱。东北望成山。至陈钱。则可进泊洋山矣。洋山者。形如箕。周围百里。有屿十八。可藏艘数百。海水卤不可饮。惟山巅一泉清甘。寇艘必泊此汲水覘风。风从东北起。则由下八马迹犯浙。流入苏松。从正东起。则由茶山犯淮扬。流入常镇。而发碇必于洋山。是山固江海之阊限也。然则防之之道。奈何平时侦探必至洋山。上下联络一气。呼应有警。则先据此山以待之。廖角营四处。重重关锁。虽洪波巨浸中。而有金汤盘石之固。无他。其势得也。方今澄波万里。海外莫不享王。然未雨绸缪。有备无患。非守土者所当知哉。

海师日知录

顾炎武

海道用师。古人屡行之矣。吴徐承率舟师自海入齐。此苏州下海至山东之路。越王句践命范蠡古庸率师沿海泝淮以绝吴路。此浙东下海至淮上之路。唐太宗遣强伟于剑南伐木造舟舰。自巫峡抵江扬趋莱州。此广陵下海至山东之路。汉武帝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击朝鲜。魏明帝遣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诸军。自海道讨公孙渊。秦苻坚遣石越率骑一万。自东莱出右径袭和龙。唐太宗伐高丽命张亮率舟师自东莱渡海趋平壤。薛万彻率甲士三万。自东莱渡海入鸭绿水。此山东下海至辽东之路。汉武帝遣中大夫严助发会稽兵浮海救东瓯。横海将军韩说。自句章浮海击东越。此浙江下海至福建之路。刘裕遣孙处沈田子自海道袭番禺。此京口下海至广东之路。隋伐陈吴州刺史萧瓛遣燕荣以舟师自东海至吴。此又淮水下海而至苏州也。公孙度越海攻东莱诸县。侯希逸自平卢浮海据青州。此又辽东下海而至山东也。宋李宝自江阴率舟师。败金兵于胶西之石白岛。此又江南下海而至山东也。此皆古人海道用师之效。

潮州海防图说

蓝鼎元

潮郡东南皆海也。左控闽漳。右临惠广。春夏之交。南风盛发。扬帆北上。经闽省。出烽火流江。翱翔乎宁波上海。然后穷尽山花岛过黑水大洋游奕登莱关东天津间。不过旬有五日耳。秋冬以后。北风劲烈。顺流南下碣石大鹏香山山高雷琼崖。三日可历遍也。外则占城暹罗。一苇可杭。噶罗吧吕宋琉球。如在几席。东洋日本。不难扼其吭而捣其穴也。茫茫大海。无樊篱之限。守之有道。则万里之金汤。防之偶疏。亦众敌之门户。洵洋洋乎雄藩也哉。全潮海疆。不过五百里。上自南澳。下迄甲子门。中间岛屿澳港。历历可数。拓林大城所。居南澳上游。有鸡母澳后澳虎屿狮屿红螺鸡冠西澳诸山。及横山青山盐漏上

里诸炮台。而闽之铜山悬钟接界。明人防海。知设水寨于柘林。而不知南澳之不可弃。迁其民而墟其地。遂使倭奴红彝。盘踞猖獗。吴平林凤林道干许朝光曾一本先后盗兵。边氓涂炭。万历年间始设副总兵守之。国家镇以元戎。游魂永靖。南澳为闽广上下要冲。阨塞险阻。外洋番舶必经之途。内洋盗贼必争之地。去明效固彰彰若此也。南澳四面大洋。周回三百里。分隆深云青四澳。云青属闽。诏安治之。隆深属粤。饶平治之。左右两营。分守各疆。亦以福广名。青澳在东。涛流险恶。无泊舟善地。云澳在南。近岸皆沙。水浅风飞。巨舰亦难停顿。是以左营舟师。必分深澳驻泊。以深澳镇城所在。元戎旌节之区也。深澳面北。半倚山阿。外险内宽。千舟可聚。若北风狂发。则不如隆澳之安。隆澳在西南。南飙骤起。则又宜于深澳。深澳之口。为青屿。为蜡屿。青屿石峰奇砥。有海阔天空四字古迹。蜡屿炮台有兵防守。与长山尾汛皆捍门要地也。黄冈之南。为大澳为狮头为鸿门为信洲为柏洲为井洲。南澳西北四十里为海山。海山双峙汪洋中。与南澳黄冈相犄角。溪南防汛为东石。溪北防汛为浮●。各港洋面锁钥固焉。下此为侍郎屿为三屿为五屿。水际卷石。嘒然小星。贼艘偶冲。亦有不攻自破之妙。澄海洋中为大莱芜小莱芜为放鸡山。放鸡属潮阳境。澄海协弁兵守之。过此为达蒙。亦在海中。潮阳东方之保障也。自明以来。屡为寇垒。

康熙二十年设副将两营屯札。今改专汛守备。城池战舰。屹然称雄藩。内则磊口河渡分南北两门。外则放鸡莲澳广澳炮台罗列。其谁敢撻之。下此为东屿为西屿。西过龙潭鼻为钱澳炮台。则海门营出口之要害也。海门城据山临海。有水师参将驻扎猷湾河背。两岸炮台。皆在城下。为潮阳东南保障。出口迤西为靖海所。靖海有城有炮台。属惠来境。海门守备分守之。靖海而南。以石碑澳为要害。贼舟屡泊。登岸剽掠。赤山锅锡石井诸澳皆苦海氛。而神泉为尤甚。神泉登岸十五里。则为惠来县南门。上下舟航。皆入此港。为惠邑第一要害。筑城港口。驻扎防兵。左右炮台。威武震迭。华清甲子。作我屏翰。而海滨有长城之势矣。甲子为惠潮枢轴。有碣石水师专守。不容越俎代谋。潮属海面。如此而已。港澳虽多。沙礁暗阻。风涛不测。舸舰辄碎。非熟谙港道者弗敢轻入。商艘往来。不过旗岭汕头神泉甲子。他皆非所恋也。奸宄潜浮。虽不择地。亦在附近岛屿。可以泊舟之所。不能日夜飘外洋。且其意在船。远出安用。必有岛澳可以栖身。乃能窥伺商艘之去来。必待风和浪静。乃敢驾驶出洋以行。好生恶死。盗贼所同。岂曰不如官兵之甚乎。官兵哨巡。但出稍远。略观港口岛澳。虽有贼船何处停泊。岂果必发矢开鎗而有拒敌之患乎。大帅小弁。分哨会哨。非不耀武扬威。昂然身登战舰。张大其事。名曰出师。乃南澳出师。不过长山尾。澄海出师。不过沙汕头。达濠出师。不过河渡。海门出师。不过

猷湾。碣镇出师。不过甲子天妃庙。坐守数月。及瓜而还。罕有离岸十余里。试出海面优游者。商船被。虽城下亦倭之外洋。虽营边亦移之境。彼此互推。经年不倦。若其海菜鱼虾。微利所在。战胜攻取。如临大敌。太平无事。习与性成。亦不足为怪也。 圣主德威。无远弗届。海波不扬。陬澨肃清。居今日而谈防海。等之一幅西湖图耳。然闲暇绸缪。圣人以为知道。文武寅僚。同舟共济。善相劝。过相规。协恭和衷之谊也。百尔君子。共勉旃哉。

外番借地互市

赵翼

海外诸番。与中国市易。必欲得一屯驻之所。以便收泊。明初暹罗占城瓜哇琉球浔泥诸国。皆在广州互市。正德中移于高州电白县。嘉靖中始移香山之壕镜。岁输课二万金。即今澳门也。佛郎机人。因得混入其中。后佛郎机并吕宋满刺加二国。势力独强。诸国人之在壕镜者皆畏之。遂为其所专据。筑城建寺焉。大西洋人来。亦乐居此。故市易益广。今番人皆立家室。长子孙。不下数千家。从无不轨之谋。盖其志在市易取利。无别意也。然海外诸番不一。壕镜所居。大约只数国之人。而他国不与焉。故往往各欲乞地以为永业。如嘉靖中林道干遁于台湾。后去而荷兰人即据之。万历中。荷兰人又贿税使高寀求筑城于澎湖。都司沈有容往谕之。始去。其在台湾者。亦为郑芝龙所逐。芝龙降后。荷兰又据之。郑成功又夺其地。 本朝取台湾后。始不复为外番所占。可见诸番互市。必欲得一屯泊之所也。近日英吉利国。遣使入贡。乞于宁波之珠山及天津等处。僦地筑室。永为互市之地。 皇上以广东既有澳门。听诸番屯泊。不得更设市于他处。所以防微销萌者。至深远矣。

海防总论拟

姜宸英

国家混一区宇。声教覃被。汔于无垠。唯是东南缩波而州者千余里。一二狂孽。弄兵岛屿。烽烟时接。吴越间至不得安枕而寝。 皇帝御宇之十八载。神谋潜运。削平反侧。从疆吏请。以次用兵于台湾。楼船直指。系组待命。厥角稽首恐后。遂略定其地。 天子乃按舆图。置一府三县。设之官府绥戢之。易鳞介为衣裳。于是依岛之国。为我边界。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皇哉振古无前之伟烈。虽诗书所载。何以加兹。先是海寇郑成功盘踞金门厦门间。寻夺台湾居之。游入犯。忽南北。军吏苦于奔命。康熙初。廷议以为徙民内地。寇无所掠食。势将自困。遂悉徙粤闽江浙山东镇戍之在界外者。贼计果绌。降者接踵。二年立定界桩。连岁遣官巡阅边海诸郡县。八年有 诏稍展界纵民。得采捕近海。十三年成功子经乘闽叛。洊居漳泉。 王师收闽。寇遁。疆臣再修边备。而海坛金厦复置戍兵矣。十九年六月福建督抚臣议处投诚之众。奏请给

还民界外田地。以无主者俾之耕种。且曰。方今海外要地。已设提督总兵大臣镇守。是官兵在外。而投诚在内。计可万全无虑。 诏许之。闽界始稍稍开复。二十三年五月克台湾。十月兵部议请各省开界。得 旨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沿海田地。可给民耕种。诸要地防守事宜。其择大臣往视焉。乃以工部侍郎金世鉴。都御史呀思哈往江南浙江。吏部侍郎杜臻。内阁学士石柱往福建广东。 上面谕遣之。许以便宜设防守。事竣奏闻。世鉴等往会督抚巡视。遂尽复所弃地与民。各就地险易。拨置戍兵。疏上报可。自是沿海内徙卫所巡司墩台烽堠寨堡关隘。皆改设于外。略如明初之制。民内有耕桑之乐。外有鱼盐之资。商舶交于四省。遍于占城暹罗真腊满刺加浣泥荷兰吕宋日本苏禄琉球诸国。乃设榷关四于广东澳门。福建漳州府。浙江宁波府。江南云台山。置吏以莅之。使泉货流通。则奸萌自息。此上策也。而诸番缓耳雕脚之伦。贯领横之众。莫不累译款贡。叩关蒲伏。请命下吏。凡藏山隐谷方物宝可效之珍。毕至阙下。积于内府。于是 恩贷之诏日下。德泽汪濊。耄倪欢悦。喜见太平。可谓极一时之盛。然而帆樯接于内地。则盗贼生心。互市通于外国。则狡焉思逞。此前代已事。始未尝不警诫。而后稍弛防。患辄中之。宜 皇上之惓惓南顾虑此至重也。始明太祖吴元年用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言。调兵戍海盐海宁各州县。洪武二年命参政朱亮祖副平章廖永忠取广东。遂命亮祖镇守。建置卫所。七年诏以靖海侯吴祜为总兵。都督佥事于显副之。领江阴广洋横海水军四卫舟师。出海巡哨。所统京卫及太仓杭州温台明福建漳泉广东潮州诸卫官军。悉听节制。事权专而责亦綦重矣。十七年起信国公汤和于家。使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和至浙。则建议北起乍浦。南迄浦门。萦回二千里。设九卫筑五十九城及诸所巡司。民丁四调一为戍兵。是年江夏侯周德兴亦筑福建海上十六城。置巡司四十有五。按籍练民兵十余万戍并海。二十七年敕都督佥事商黼巡视两浙城隍。简阅军士。又命魏国公徐辉祖安陆侯吴杰练兵海上。时广东都指挥同知花茂上言。请徙广属逋逃蜑户为兵。增设依山碣石等二十四卫所城池。于要害山口海汊立堡拨军戍守。诏从之。而命杰董其役。故闽广江浙。一切海上

● 阨城堡。杰德兴和所建设为多。是时中国数被倭。二年寇山东并海郡县。又寇淮安。三年寇山东。遂转掠浙闽。自后南北并受其患。太祖深忧之。先后设卫所屯军所辖于卫。卫辖于都司。而总属之五府。其卒伍之设。每百户所旗军一百一十有二。千户所一千一百二十。卫列五所。及卫镇抚军。凡五千五百有奇。各卫屯田军率十分其七守城。三屯种。屯军一人。赋田二十亩。而官征其什之一。军屯错列。分堠而守。自粤抵辽。延袤八千五百余里。烽火相望。而并海以南。迫近倭。故其战守备尤密云。广东濒海之府八。其六府分为三路。东路惠潮。接壤闽疆。商舶通番所必经也。左挈惠潮。右连高雷廉。而为中路

者广州。倭寇冲突。莫甚于东路。而中路次之。西路高雷廉又次之。高雷廉。西洋贡道之所从入也。守广者以三路为扼要。

福建水寨五。在漳州曰铜山。泉州曰浯屿。兴化曰南日山。福州曰小埕。福宁州曰烽火门。皆控制于海中。浙江立沈家门水寨。两浙卫所。战舰协哨。南哨至玉环乌沙。北哨至马迹洋山。而归重于舟山定海。江南之边海在苏松。松有海塘。而无海口。其要在金山卫为之冲。苏州之沿海多港口者。各设水兵堵御。而崇明为贼所必经地。故两处皆设重兵镇之。至狼福山与圉山三江相呼应。又为南北海防第一门户。

江北之战。水陆兼用。登莱三营连络。曰登州。曰文登。曰即墨。其外岛屿环抱。迤邐以及辽阳。而金复海旅顺各卫。星罗碁布。足严守望。此其大凡也。自成宏后迄嘉靖初。倭警寢息者五十余年。边备废弛。卫所屯田。并兼豪右。军户亡耗。不复勾补。水寨移于海港。堡弃为荆榛。哨船毁坏不修。而奸民逸囚渔人蜃户。咸伺隙思衅。勾引山城失职之贡使。啸聚称王。骚然蠢动。一旦锋突四起。武夫丧气。抱首鼠窜。贼无亡矢折刃之。蹂躪于江南。城野萧条。白骨填路矣。然后谋臣猛将。分道出镇。增兵设屯。人人扼腕而谈战守。起壬子至癸亥。首尾十余年。中国始得安息。此寢失祖制之故也。善乎总制胡宗宪之言曰。夫谓之海防者。则必宜防之于海。犹江防者必防之于江。国初每卫各造大青及风尖八桨等船百余只。更番出洋哨守。海外诸岛。皆有烽可泊。后弛其令。列船港次。浙东于定海。浙西于乍浦。苏州于吴淞江及刘家河。夫乍浦滩涂浅阁。无所避风。吴淞江口及刘家河。出海纡回。又非防海要地。故议欲分番乍浦之船以守海上洋山。苏松之船以守马迹。定海之船以守大衢。则三山鼎峙。哨守相联。可扼来寇。而又其地陈钱诸岛。久为贼冲。三路之要。宜以总兵屯泊其地。每于风汛时。协军巡哨。使不得越岛深入。则内地可以安堵。总兵俞大猷亦曰。倭自彼岛入寇。遇正东风。经茶山入江。以犯直隶。则江内正兵之船。可以御之。遇东北风。必由下八山陈钱清水马迹蒲丁兴长途衢山杨山普陀马墓等经过。然后北犯金陵。西南犯浙江。请于浙江共设楼船苍船数百只。分伏诸岛。往来巡探攻捕。名之曰游兵。而远遏之于大洋之外。议者多是之。或谓海栖经月。必有飓风。巉崖复礁。廉厉侔剑戟。不可下碇。癸丑。俞大猷围王直于马迹。蛟龙惊炮起。几致覆没。师旋贼逸。乙卯秋。浙直会兵大衢殿前。邀贼归路。暴风雨大作。飘舟以万计。是邀击海上之难也。倭从南来。昼行夜止。依山栖宿。始至必泊陈钱。次马迹。次大衢。次殿前洋山。若驿传然。可逆数知也。然海波无际。贼觇知诸山有备。东西南北。何所不适。尝闻海中长年云。避飓风者。舍山泊。泛大洋。多得全。逆知死地不避。寇知岂出其下哉。故必依此四山严会哨应援之。令潜师伺敌。发无不中。此与设官屯

驻显示之标者。利害相去悬甚。右通政唐顺之疏曰。臣窃观崇明诸沙。舟山诸山。各相连络。是造物者特设此险。以迂贼入寇之路。蔽吴淞江定海港口。国家设县置卫者以此。而沈家门分哨之制。至今可考。今宜于春汛时。用兵备数员。戛驻崇明舟山。而总兵以下。分海面南北会哨。昼夜扬帆。环转不绝。其远哨必至马迹而止。副使谭纶甚善甚说。而谓陈钱马迹诸山在内海之外。止可出哨。不能设守。海战之弊有四。万里风涛。不可端倪。白日阴霾。咫尺难辨。一也。官有常汛。使贼预知趋避。二也。孤悬岛中。难于声援。三也。将士利于无人。掩功讳败。四也。昔江夏侯五水寨旧址。设在大洋。后人以应援不便。移其三于海岸。致寇以门庭之限。议者谓宜复如旧制。或谓复之不便。而信国经营浙海。弃下八山不守。谨置汛于沈家门。人卒便之。非江夏之先见。不逮信国。浙闽之势异故也。然贼自五岛开洋诸山。旷远萧条无居人。得采捕小民向道以来。近岸常无觉者。自嘉靖乙卯后御洋之法立。哨探严紧。官得预备。则藩篱之守其法终不可废。故必哨贼于远洋而不常厥居。击贼于内洋而不使近岸。斯策之最善者。初日本之犯中国。山东宁海成山诸卫。数被其毒。及嘉靖之乱。首犯福建。以及浙直。而延蔓于淮扬。独山东竟未尝被兵。何也。明起南方。大兵所聚。北地置戍犹少。故寇时躡入。然东南犹不免焉。迨防守既密。南北少事。承平日久。士卒生长南方。风土脆弱。兼之卫所军部众不多。兵力散涣。而瀛渤之间。风气强悍如故。寇来获少。所死亡多。所以日夕垂涎江南北。或比壤一日而破数县。或千里同时而残诸郡。其时召客兵。募土著。征调烦苦。民力大竭。必待督抚重臣。前后弹压而后定。本朝创业。撤都指莲千百户之兵。而概统于将军提督总镇。分领于城守协镇以下。大者宿兵累万。次亦数千。各城保守要害。清野以困跳踉之贼。如是者三十余年。而卒制其命。贼不能以流劫郡县。生民不至大困者。则兵力出于一故也。时势不同。代各异制。考之于古。三代以前尚矣。秦命南海尉任嚣筑泮口。汉阳嘉中亦诏缘海益屯兵备盗贼。至晋咸和间。赵将刘征帅众数千。浮海抄东南诸县。杀南沙都尉许儒。南沙今常熟县地。寻寇娄县武进。郗击郟之。此自北而南。寇道之始通。而海上自此渐以多故。及晋末运。恩循道覆。相继倡乱。始入会稽上虞。终于广州始兴。又寇道自浙入广之始也。时谢琰以会稽守督五郡军事。率徐州文武戍海浦。今自龛山而东。至阑风石堰鸣鹤松浦蟹浦定海皆其地。刘裕戍句章。吴国内史袁崧筑沪渎垒。后裕与卢循相持浚阳。潜遣水军。从海道袭其番禺。则其战守皆在吴越之间。史记恩曾一走郁洲。今临朐县东北有郁洲山。而未尝逸出为民害。然则防海之亟于江南旧矣。顾其制不概见。考宋时尝于明州招宝山抵陈钱壁下。置十二水铺。以瞭望声急。然宋终始未尝罹倭患也。至有明之世。建置详矣。谨次明自洪武以来。所设官立军。以防海外海港海岸

事宜。各省哨海界。及日本朝贡入寇互市始末。然后备列 今制。别为篇如左。呜呼。强弱因乎时也。盛衰本乎治也。明太祖不勤远略。来则抚之。贰则绝之。选将练兵。修备日如寇至。故不庭之国。再世来王。后人反是。卒以招乱。今 皇上端拱穆清之上。闇昧幽阻。罔弗耀以光明。以故 天威所震。陆誓水栗。犹数谕边吏。慎固封守。毋敢邀功生事。疆场之臣。亦朝夕讨训。以称 上德意。今坐享太平。视所经略若纤悉过计。一旦有事。举而措之。成法具在。始知创制者之用意深远不可测量。而以遗万世子孙之久安长治者。岂其微哉。臣所撰次。依海道所经。自广东西路始。福建浙江江南登莱天津卫辽阳以次及之。又括海南北所经各省郡县自为一卷。其沿海山沙。寇入犯分合。日本地輿皆有图。

日本贡市入寇始末拟稿

姜宸英

自汉武帝灭朝鲜。倭驿使始通者三十许国。至建武二年。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倭韩皆近带方种类百余极南方与今建都相近安帝永初元年。复入贡。魏时朝献者一。入贡者二。至晋前后贡使以六。至隋开皇三年。遣使诣阙。大业时亦一至。唐兴。贡献益数。天宝十二年。以新罗道梗。始改贡道由明州。其后使者仍由新罗。考宋端拱元年。倭僧大周然遣弟子表谢。有曰望落日而西行。十万里之波涛难尽。倭开洋至宁波纔五日耳。不得云十万里。此由新罗之征也。至干道九年。始附明州纲首以方物贡。及元至元八年。则复随高丽使入贡。自此元数招谕之。不报。遂至两用兵其地。一航不返。而贡使亦绝矣。自汉魏至元二千余年间。倭未尝一窥中国。至元末方张窃据旁海郡县。败后。豪杰多逸出航海。明洪武初元。稍稍因缘寇窃。议者谓使是时中国潜为边备。而听其自去来于海上不问。一如宋元以前时。亦不至为大患。乃二年。遣同知赵秩赐玺书。盛夸以天子威德。且责其自擅不臣。其王初欲杀秩。继而复礼秩。遣僧随之入贡。然使未至。而寇掠温州矣。是年有诏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秋遣行人杨载赍书往。五年遣僧祖阐往。倭亦屡贡寇不常。其贡也或无表文。诏旨诘责其使。至付三边安插。亦随谢随寇。十三年。始诏绝日本之贡。以僧如瑶来献巨烛。中藏火药。且与故丞相故惟庸有谋故。因发如瑶云南守御。而着为祖训。绝其往来。以其僻在一隅。不足以兴兵致讨云。于是起信国于凤阳。出江夏于闽峤。设城建堡。寇交于海上。终太祖世。不复言贡事矣。永乐二年。命太监郑和从兵下西洋。日本先纳款。献犯边倭二十余人。即命治以其国之法。缚置甑中蒸死。帝嘉其诚。遣通政使赵居任厚赐之。又给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贡。每贡毋过二百人。船毋过二只。限其贡物。若人船逾数。夹带刀鎗。并以寇论。寻命都御史俞士吉。锡王印绶。敕封为日本王。诏

名其国之镇山曰寿安镇国山。上亲制文勒石赐之。然倭入寇益不悛。九年寇盘石。十年寇松门金乡平阳。十七年寇王家山岛。都督刘江破之于望海埭。自是不敢窥辽东。而侵掠浙江益甚。西洋之役虽号为伸威海外。而华人炫于外国珍宝瑰丽。倭使来中国。奸阑出入。主客相纠。以故寇盗滋起。而倭贡道自此一由宁波。久之益习。知其岛屿曲折。则吴越之间蠢然骚动。固其宜也。倭之得以为患我中国。一由于明高帝之遣使。再成于成祖之许贡。而成祖以好大喜功之心。置高皇之约束于不用。其祸延及于数传之后。荼毒生灵。几半天下。亦云惨矣。当洪武时。以贡舶之来众。设三市舶司于福建广东浙江。听与民间交易。而官收其利。广以西洋。福以琉球。浙以日本。然独日本之使。号为难御。其来也往往包藏祸心。变起不测。成化初。忽至宁波。守臣以闻。鄞人尚书杨守陈。贻书主客。力言不可。至嘉靖二年。而有宗设之事。故事番贡至。阅货宴席。并以至时先后为序。时倭主源义植失权。诸道争贡大内。艺兴遣宗设。细川高遣僧瑞佐及宋素卿。先后至宁波。素卿潜馈市舶太监宝贿以万计。因令先阅瑞佐货。宴又令坐宗设上。宗设怒。于坐间起与瑞佐相忿杀。太监以素卿故助瑞佐兵。杀都挥刘锦。大掠海乡镇。素卿下狱论死。宗设瑞佐皆释还。给事中夏言奏祸起于市舶。礼部遂请罢市舶司。市舶既废。番舶无所容。乃之南澳互市。期四月终至。去以五月。不论货之尽与不尽也。于是凶党构煽。私市益盛不可止。会有佛郎机船载货泊浯屿。漳泉人争往贸易。总督都御史朱纨获通贩者九十余人。悉斩之。一切货贿。不得潜为出入。内地商贩。因负货不偿。积逋至千万金。豪家贵官为之拥护。利倭亟返。辄以危言撼官府。令出兵驱之去。而蜚语中纨使得罪死。倭商大恨。不肯归。徜徉海上。

未几而变作矣。时主事唐枢建议。以为宜复互市。曰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通政唐顺之曰。舶之为利也譬如矿。封闭矿洞。驱逐矿徒。是为上策。度不能闭。则国收其利权。而操之自上。是为中策。不闭不收。利孔泄漏。以资奸萌啸聚其间。斯无策矣。今海贼据浯屿南屿诸岛。公然番舶之利。而中土百姓。交通接济。杀之而不能止。即利权之在也。宜备考国朝设立市舶之意。毋泄利孔。使奸人得乘其便。又疏请许贡。以为朝廷能止其入贡之路。不能止其入寇之路。尚书郑晓论之曰。洪武初设市舶司于太仓。名黄渡市舶司。寻以近京师。改设于福建浙江广东。七年又罢复设。所以通华裔之情。迁有无之货。收征税之利。减戍守之费。又以禁海贾而抑奸商也。当倭乱之时。因夏言疏罢市舶。而不知所当罢者市舶内臣。非市舶也。若必欲绳以旧制十年一贡之期而后许之。彼国服饰器用。多资于中国。有不容一日缺者。安能坐待十年一贡之期。而限以三船所载之数哉。宣德后复改限三船彼既不容不资于我。而利重之处。人自趋之。以禁民之交通。难矣。此皆言市舶之必不可罢也。

然犹未揆其本末而论之。夫浙江省舶。专为日本而设。其来时许带方物。官设牙侏。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明矣。贡即不许十年。则必十年一至而后可谓之贡。今止言市舶当开。不论其是期非期。是贡非贡。是厘贡与互市为二也。将不必俟贡而常可以互市矣。此政前日之所以招乱者也。可乎哉。且贡舶者。王法之所许。市舶之所司也。海商者。王法之所不许。非市舶之所得司者也。日本原无商舶。所谓商舶。乃西洋贡使。载货至广东之私。官税而市之民。既而欲避抽税。省陆运。闽人导之。改泊海仓月港。浙人又导之改泊双屿。每岁以六月来。望冬而去。嘉靖三年岁凶。双屿货壅。而日本贡使适至。海商遂贩货于倭。倩其兵以自防。官司禁之弗得。西洋船仍回私屿。东洋船布海岸。而向之商舶。悉变而为寇舶矣。

然倭人有贫有富。富者与福人潜通。改聚南澳。乱后尚然。虽驱之寇不欲也。此无待于市舶之开。而其互市未尝不通者也。贫者飘掠为生。每岁入犯。虽令其互市。彼固无资也。亦不欲也。故不知者谓倭患之起由市舶之罢。而其实不然。夫贡者。其国主之所遣。有定期。有金叶。勘合表文为验。使其来也以时。其验也无伪。中国未尝不许也。贡未尝不许。市舶未尝不通。何开之有。使其来无定时。验无左证。乃假贡之名为入寇之计。虽欲许得乎。贡不可许。市舶独可得而开哉。自嘉靖末年。海患既平。贡使亦绝。以至于今。不闻其国之服食器用有缺。而必取资于中国也。亦不闻倭之日为患于中国如前也。三者之言。犹未尽矣。虽然。有贡则商舶宜禁。贡绝则商舶者适所以为中国利也。未见其害也。初自宋素卿劫乱之后。十八年。金子老李光头始作难。勾西番。掠浙闽。至二十二年。许栋住●●之双屿港。为朱纨所逐。其下王直改住烈港。并杀同贼陈思盼柴德美等。遂致富强。以所部船多。乃令毛海峰徐惟学徐元亮分领之。因而从附日众。倭舶遍海为患。兴贩之徒。纷错于苏杭内地。潜居其国中者。亦不下数千家。为之谋主。挟以入寇。自此致乱。而通番之禁愈严。然近海之民。以海为命。故海不收者谓之海荒。自禁之行也。西至暹罗占城。东至琉球苏禄。皆不得以驾帆通贾。而边海之民日困。以故私贩日益多。而国计亦愈绌。至万历二年。浙江巡抚庞尚鹏。奏请开海禁。谓私贩日本一节。百法难防。不如因其势而利导之。弛其禁而重其税。又严其勾引之罪。讥其违禁之物。如人口军器硫磺焰硝之类如此。则赋归于国。奸弊不生然日本欲求贡市。断不可许。过洋自我而往。贡市自彼而来。自彼而来则必有不测之变。自我而往则操纵在我。而彼亦得资中国以自给之利。二者利害大不同也。先是隆庆初年。福建巡抚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万历初巡抚刘尧诲请舶税充饷。岁以六千两为额。

于时凡贩东西洋鸡笼淡水诸番。及广东高雷州香港诸处。商渔船给引名曰引税

。自四年溢额至一万两。其后骤增至二万九千余两。然则海民趋利之情。与商舶通塞之利病可睹矣。顾尚严于日本之禁。其刊行海税禁约一十七事。一禁压冬。以为过洋之船。以东北风去。西南风回。虽缓亦不过夏。虽自倭还者。必候九十月间风汛。又日本无货。止赢金银。凡船至九十月回无货。必从日本来。纵有给引。仍坐之。又以吕宋地所出少。所用止金银。商舶多空回。故税贩吕宋者。每船别追银百五十两。谓之加增。商人多折阅破产。及犯压冬禁。不得归。流寓长子孙者以数万计。同安奸人张嶷者。谬奏海中有机易山。地产金。可得成金无算。诏遣内臣勘视。吕宋闻之大恐。以中国将略取其地。流人为内应。于是尽坑杀漳泉之在国者二万人。事闻。张嶷以欺罔首祸。寘极刑。巡抚因招谕私通及压冬者。罪悉宥免。而私贩日本之禁稍疏矣。万历末以东事告急。启祯之际。刘香老李魁奇郑芝龙等为盗外洋。重申海禁。然芝龙兄弟既抚后。通洋致富。赂遗权贵。海上建阉者。卒用此谋利。由此私贩虽日多。而国家竟不得其利云。大抵私贩有二。有中国之私贩。有日本之私贩。中国之私贩。赍货至彼。勾引倭徒。缘贡为名。而乘吾之不备。卤掠人民。互分其利。许二王直叶宗满之辈是已。日本酋长为众所尊者曰天文。彼中故事。每遇闰年。则诸岛富家。各输费于天文。请得勘合入贡。中国颁赐勘合贮肥后州亦有贮山阳道周防州者所谓天文者是也入寇者即九州岛岛夷也实则贸迁有无。以牟厚利。利势在上。天文所欲者。后因奸民通贩。加之假称名号者。窃录勘合。私通酋长。遂至往来无稽。而天文之利权下移矣。故私贩者中国之所恶。而亦日本之所不乐者也。然以中国之奸民。与日本互为纠结。其遗患于中国也滋甚。而皆起于进贡之途不绝。贡端绝则日本之贩舶不至。日本之贩舶不至。则我内地勾引接济之奸。不能挟倭以为重。如此虽有高檣大桅。聚而辈往者。不过将其丝素书画什物之类。以往返渔利而已。于我固无损也。设之市评。以收取其税。如万历之于东西洋者。其有裨于国用。又有甚利者哉。臣愚故以明之贻患不在于贩私之有无。而在于通贡之一失。明太祖既误之于前。而成祖复甚之于后。然贡既已绝。而犹欲禁商。使不得行。是何异惩羹而吹虺。有见其患而无见其利也。 国家初患海未平。撤界而守。禁及采捕。康熙二十三年。克台湾。各省督抚臣先后上言。宜弛航海之禁。以纾民力。于是 诏许出洋。官收其税。民情踊跃争奋。自近洋诸岛国。以及日本诸道。无所不至。四榷关之设。异于市舶之设。上操其利权。讥其货物。而下不得以为纤芥之害。中国主其出入。而岛人潜处。帖伏而不敢动。比年以来。报课日足。比之唐宋则利倍之。比之于明则绝其隐患。此所为不宝远物而远人格者。与夫疲敝百姓。以逞志于荒服之外者异矣。或者设为万一之虑。得无有私挟彼人。窥伺中国。假称朝贡。希为互市者乎。此端一开。召衅不难矣。诚 严诏守土之臣。时禁阑出之

条。绝句引之萌。杜生事之渐。重禁溢额。以劝来者。 皇上又垂教万世。无得受其贡献。如今日使倭之片帆不复西指视中国如天上焉。而吾民日取其有而转输之。于以仰佐县官之急充戍守之用。而私以自宽其民力于耕商之所不及。是则上饶而下给之道。奠安万世之良策矣。臣故备述原委。附于海防之后。亦以明设险者之在此不在彼也。

洋防辑要序

严如煜

自昔谈海防以御外洋堵海口为要策。我 国家于崇明舟山玉环海坛金门澎湖南澳●洲岛屿深阻之处。皆特设镇将。而台湾在澎湖外。距海岸水程千里。鸡笼凤山。隶我版图。设官莅长。人物繁昌。屹然为海外巨镇。声威雄壮。杜岛夷之窥伺矣。口岸则直隶之天津。山东之登莱。江南之狼山。浙江之黄岩温州。福建之福宁厦门漳州。广东之潮州碣石虎门高廉琼州。各设专阃。分布重兵。而天津以畿辅要地。旧制已设陆营。近又增以水师。松江当刘河吴淞川沙要口。宁波当杭绍定海象山要口。泉州当金门厦门要口。惠州密迩碣石虎门。特驻军门。就近统领防御。营城汛堡台烟墩。星罗碁布。口岸之绸缪密矣。至于择将弁。练兵卒。整备船只器械。断接济。严透漏。禁奸徒出入。哨巡岸稽。着为令甲。罔不严密整齐。沿海人民。农桑弦诵。二百年来。晏然无匕鬯警。夫不知前代之失。无由知 国家之所以为得也。明自嘉靖以降。陵夷不可言矣。当信国公沿海设立卫所之初。弃昌国浯屿澎湖南澳各要不守。论者已有撤我藩篱。貽寇巢窟之憾。迨后纪纲日弛。卫所虚存。内地奸民。勾结倭夷。乘间发难。东南滨海数千里。生灵涂炭。一时名臣宿将。策力。经营十数年。会倭饱思归。直海受饵。吴越烽烟漏熄。而闽广洋患。旋扑旋生。蔓延而不已。失要则乱。诘不信与嘉靖用兵时。唐顺之茅坤谭纳胡世宁诸名人。身在行间。目击失事之端委。屡条防堵之机宜。其它吴越先哲。就所见闻。存之记载。皆得失之林也。顾宁人景范两先生。当胜国末造。视洋患为切肤灾。蒿目时艰。忧深虑远。而生长吴越文献之邦。野史家集。郡邑志乘。足以供其采择考订。景范之学。长于舆地。宁人之识。兼通方。其恻叹而发之议论。往往一篇中三致意焉。较之诸家。尤精而切。予往佐那制军筹办广东洋匪。于海防形势。悉一二。守郡无事。乃取缘海山川险要。辑直隶山东浙江福建广东海疆舆地。并次其兵防军政兵事。他如水战之临机决胜。出洋之风信潮候船筏帆橹。临敌之火器弓弩。皆洋防之要。以次辑焉。元明之卫所运道盐政外夷市贡。虽得失参半。亦莫非当年要务。辑之以备参稽。成书二十四卷。名曰洋防辑要。览此者知胜国于防制。因以启衅召侮。诸君所太息为未能举行者。至 圣朝而措置罔遗也。书曰。鉴于成宪。其罔有愆。有封疆之责者。尚留意哉。

沿海团练说

严如煜

沿海数千里均有港汊。地广防多。分汛兵则不足。调本省营戍守。则路或数百里。劳同远征。而定例本省不领口粮盐菜。则势难枵腹从事。而洋贼犯边。往往乘风顺利。我迎头以堵。则为逆风。若乘后追击。则俟我兵集。贼帆已远出洋数十里。不过掩饰观听。此堵御之茫无胜算也。窃尝思以兵卫民。不若以民自卫。沿海各村。无赖之徒。受贼豢为耳目者。固不乏人。而良民有室家。自营生计。不肯为贼用者。势必百倍无赖。近闻奸民勾结洋贼。猝至庄村。将良家人口掳去。索重贖以赎。不遂意则备极酷虐。故沿边居民。莫不恨贼。而村民非奉官令。难以团练。既畏奸民报复。又恐蠹役诬以仇杀。则受累更大。故虽怀杀贼之心。莫敢先发。夫自古所藉以集事者民心耳。乘民心愤怒。行团练之法。于沿海各庄村编户口。十家设一旗头。二三村设一团长。十数村设一正副团总。遴老成绅耆充之。官给军火。以时操练。令其各卫地方。防守口岸。有能杀贼立功者。立加奖赏。有奇之民。迹可疑者。缚送到官。派员专司其事。以时鼓励。显以作其御侮之气。即阴以折其作奸之萌。团练既成。寓兵于民。贼势大则官兵应援。小则乡勇捕斩。此御贼卫民之上术也。

凡筹海防者。莫不曰洋面而分布难周。海波险而巨舰易坏。汛地虚而奸宄易乘。私济通而盗源难塞。此数难者惟团练则足以易之。唐顺之有言。洋禁之严。有宜查其外出者。有宜查其内伏者。而外出总由内伏。内伏不除。则根株未清。查贼人在海边掠。不过布帛米蔬。掳人勒赎而已。至于船上器具。桅舵硝磺之类。皆所藉以行其劫。乌得而有之。夫海上无两载不修之船。亦无一年不坏之杠料。桅舵折则船为虚器。风篷烂则寸步难行。船既渐弃。贼亦渐散。则杠料之接济。固宜与米谷并严也。奸民杂之商贩渔户。出没无时。贼与小旗为号。瞭见即为接应。其导贼此处登岸。而别至一村劫掠。迹诡秘。所以得行其奸。然以奸民之害良通贼。乡族岂无知觉。特以害未切己。与之为难。恐其伙贼报仇。若分委试用知县。稽查海口。行团练之法。酌定章程。有实力奉行。拏获奸细者。立予优。或尽先补用。绅士有功。亦据实上闻。知县自顾功名。绅士自保身家。必不肯贪图小利。买放纵奸。至堵贼之方。以固海岸御港口为上。贼至内地。虽能擒斩。伤损已多。今既委员团练。即当不独坐地方官失事之罪。而并坐贼所从入。查明失事之处。果曾与贼堵截。力有不支。量为处分。其沿海文武官吏。有能抵遏贼锋。阻贼不得上岸口者。虽无首级。以奇功论。如此则巡堵严密米粮杠料之类。既无所济于奸民。而掳掠又不能有所得。绝屿孤岛。势成坐困矣。

且利于水者不利于陆。鲤鲙之属。出水便死。尝见受抚洋匪。行走蹒跚。日不

过二三十里。良以在船住居。波涛掀簸。两脚必作撑立方稳。久之脚踝筋力皆强。直能立不能行。然贼虽不利于陆。而陆地奸民之从贼者未尝于陆不利。故明之倭祸。陆地横而官兵败绩者此也。夫沿海居民。习于风波。如崇明上海太仓之沙民。宝山南汇象山鄞县之亭民渔户。淮海各场之私贩。广东东莞等处之各鸟槽船子弟兵。潮州之乡夫。其气劲悍。与温处延邵之矿徒。义乌之民兵。戚俞诸名将用之往往取胜。倘值有事之时。讲团练之方。收海滨壮健。无为贼诱迫。行招募之计。练温处义勇。使为我爪牙。何须远调客兵。糜饷劳众也哉。

沿海碉堡说

严如煜

明嘉靖间。闽之漳泉。浙之温处。傍海依山者。多以筑寨堡得完。尝取而论之。海贼所恃锐。能至百十步外。而不能击洞重垣。筑堡之法。外用毛石砌成。其中筑土四五尺。可遮蔽锐。一利也。贼匪乘夜纵火。就僻村棚寮。潜从一炬。居民纷纷警窜。既房屋皆在堡内。火无所施。二利也。乡居四散。形势单弱。难以守望相助。有堡以聚之。则多者数百户。少亦数十家。比庐聚族。声势雄壮。保甲团练之法。均可就堡施行。三利也。散地难守御。有堡可凭。则闻警荷戈登陴。数十百人。分布敷足。四利也。民间粮食牲畜。俱纳于内。堡长堡副。以时稽察。买卖交易。耳目众多。不能潜行接济之奸。五利也。乡间村落。相度地势。相为犄角。一堡有警。各堡互应。或用邀截。或行夹攻。六利也。取土之处。挖成深濠。则堡成而濠具。濠旁密栽棘刺丛竹之类。一二年后。棘刺丛生。是生成鹿角蒺藜。七利也。惟愚民可乐成。难虑始。乡人吝工费。无远虑。若明示利害。俾令晓然于心。地方官劝谕奖励。富者出资。贫者出力。则一二年间。环海一带。星罗布。声势联络。足资捍卫矣。

沿海数千里。虽汉港纷歧。而洋岸多坦沙碛坎。故盗船出入有一定海口。康熙间。飭内洋沿海相度地势。修建台。诚扼要制胜之方。惟无数港汉。台工费繁多。难以处处修砌。必得功多费省。始可多备无虞。查碉楼一法。高三四丈。每面宽一丈许。洞门一层。銃眼三层。碉身所用。或石或砖。制小而固。难以攻破。港口陡岸曲湾。均可作碉。贼船近口。我兵于碉眼看准。远者放。近用过山鸟击之。而身藏碉中。不为贼伤。一利也。碉楼高可眺远。望见贼船。施放号。各碉次第相应。顷刻间百里内外村庄。得以戒备。二利也。每碉碉长一名。碉卒十名。要紧海口。回环照应。止须数座。用兵不过数十名。兵少则费省。三利也。碉制三层。守兵銃器械。薪水粮食。先为预备。有警闭门以守。不须临时般运。四利也。碉兵责成碉长约束。食宿均在其中。离碉者罪。非如散地可以自便。人少而气自完。贼轻不敢近碉。势重亦不能踰之内犯。五利也。

。奸民接济透漏处所。多作数碉。碉卒常川侦视。非如巡逻兵丁。风雨得以阻隔。稽防尤为严密。六利也。有台之处不须建碉。碉以弥缝台之空虚。其松江以北。沿海沙多土少。难筑屯堡。惟建碉一法。可以堵截。并挖濠栽棘。可以防护。论边防者以保聚为上。沿海官设碉楼。民修村堡。团练壮勇。均固本自强之计。次第施行。其利可数十年。非如一时战伐之功。兵撤而事变旋生也。堵剿机宜。第一要在侦探不误。惟探卒之用。因地而异。山谷之间。伶俐兵卒。竟可假贼状混入巢穴伪乞丐。候诸道路。平原旷野。则分塘探马。亦可递侦贼垒。至海洋。难言矣。不能用马而用船。船行巨海中。小则为波压沉。大则用橹用帆。必须多人。而烟波浩茫。岛屿遮蔽。贼船湾泊行驾。无从往探。偶然相值。贼顺风而来。船大帆阔。行使如飞。探舟帆力不足。反至落后。海岸失事。往往因此。碉楼之设。高至三四丈。再择地势高敞处。及近洋岛屿。各作数座。以当瞭望之墩台。侦有贼船。传为号。以之济探船之穷。更为得力。

论南洋事宜书

蓝鼎元

南洋诸番。不能为害。宜大开禁网。听民贸易。以海外之有余。补内地之不足。此岂容缓须臾哉。昔闽抚密陈。疑洋商卖船与番。或载米接济异域。恐将来为中国患。又虑洋船盗劫。请禁艘舶出洋。以省盗案。以坐井观天之见。自谓经国远猷。居然入告。乃当时九卿议者。既未身历海疆。无能熟悉情形。土人下士。知情者。又不能自达朝宁。故此事始终莫言。而南洋之禁起焉。非

圣主意也。夫惟知海国情形。乃可言弛张利害。海外诸番。星罗碁布。朝鲜附近神京。守礼法。东方之国。日本最为强大。其外皆尾闾。无他番。稍降则为琉球。大小岛屿。断续二千里。外皆万水朝东。亦无他国。南洋番族最多。吕宋噶罗吧为大。文莱苏禄麻大甲丁机宜哑齐柔佛马承吉里问等数十国。皆渺小不堪。罔敢稍萌异念。安南占城。势与两粤相接。此外有东埔寨六坤斜仔大泥诸国。而暹罗为西南之最。极西则红毛西洋矣。红毛乃西岛番统名。其中有英吉黎干丝蜡佛兰西荷兰大西洋小西洋诸国。皆凶悍异常。其舟坚固。不畏飓风。炮火军械。精于中土。性情阴险叵测。到处窥觊。图谋人图。统计天下海岛诸番。惟红毛西洋日本三者可虑耳。噶罗吧本巫来由地方。缘与红毛交易。遂被侵占。为红毛市舶之所。吕宋亦巫来由分族。缘习天主一教。亦被西洋占夺。为西洋市舶之所。日本明时作乱。闽广江浙。皆遭蹂躏。至今数省人民言倭寇者。尚心痛首疾。若南洋数十岛番。则自开辟以来。未尝侵扰边境。贻中国南顾之患。不过货财贸易。通济有无。今日本不禁。红毛不禁。西洋天主教布满天下。且以广东澳门为彼盘踞聚族之区。而独于柔顺寡弱有利无害之南洋。必严禁而遏绝之。是亦不可以已乎。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

生。十居五六。内地贱菲无足重轻之物。载至番境。皆同珍贝。是以沿海居民。造作小巧技艺。以及女红针黹。皆于洋船营销。岁收诸岛银钱货物百十万。入我中土。所关为不细矣。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窃劫为非之患。既禁以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居者苦艺能之罔用。行者叹致远之无方。故有以四五千金所造之洋艘。系维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驾驶则大而无当。求价则沽而莫售。拆造易小。如削栋梁以为杙。裂锦绣以为缕。于心有所不甘。又冀日丽云开。或有弛禁复通之候。一船之敝。废中人数百家之产。其惨目伤心。可胜道耶。沿海居民。萧索岑寂。穷困不聊之状。皆因洋禁。其深知水性惯熟船务之舵工水手。不能肩担背负。以博一朝之食。或走险海中。为贼驾船。图目前餬口之计。其游手无赖。更靡所之。趋台湾。或为犯乱。辛丑台寇陈福寿之流。其明效大验也。天下利国利民之事。虽小必为。妨民病国之事。虽微必去。今禁南洋有害而无利。但能使沿海居民富者贫。贫者困。驱工商为游手。驱游手为盗贼耳。闽地不生银矿。皆需番钱。日久禁密。无以为继。必将取给于楮币皮钞。以为泉府权宜之用。此其害匪甚微也。开南洋有利而无害。外通货财。内消奸宄。百万生灵仰事俯畜之有资。各处钞关。且可多征税课。以足民者裕国。其利甚为不小。若夫卖船与番。载米接济。被盗劫掠之疑。则从来无此事。何者。商家一船造起。便为致富之业。欲世世传之子孙。即他年厌倦不自出。尚岁收无穷之租赁。谁肯卖人。况番山材木。比内地更坚。商人每购而用之。如鼎嘛桅一条。在番不过一二百两。至内地则直千金。番人造船。比中国更固。中国数寸之板。彼用全木。数寸之钉。彼用尺余。即以我船赠彼。尚非所乐。况令出重价以买耶。闽广产米无多。福建不敷尤甚。每岁民食。半藉台湾。或佐之以江浙。南洋未禁之先。吕宋米时常至厦。番地出米最饶。原不待仰食中国。洋商皆有身家。谁自甘法网尝试。而洋船所载货物。一石之外。收船租银四五两。一石之米。所值几何。舍其利而犯法。虽至愚者不为也。历来洋船。从无在洋被劫。以劫船之盗。皆在海边。出没岛澳。离岸百十里。极远止二三百里。以外。则少舟行。远出无益。且苦飓风骤起。无停泊安身之处。洋船一纵。不知其几千里。船身既大。可任风波。非贼船所能偕行。若贼于海滨行劫。则上下浙广商船。已可取携不尽。何必洋船。即与洋船相遇。而贼船低小。临之直若高楼。非梯不能以上。一船之贼。多不过二三十人。洋船人数极少百余。且不俟与贼力战。但挽舵走据上风。可压贼船而溺之矣。方今 圣主当阳。九围绥静。凡有血气。咸同一家。而独于南洋弱小效顺之诸番。禁不与通来往。内外臣工。或知而不言。殊非忠君爱国。怀宁远迹。惠养黎元之道。草莽愚生。所观而窃叹也。

论开海禁疏台湾府志

施琅

臣闻虑事必计其久远。防患在图于未然。我皇上深念海宇既靖。生灵涂炭多年。故大开四省海禁。特设关差定税。听商民贸捕。生感霈泽之均沾。国家获泉流之至计。顾臣思前因海禁森严。堤防易于画一。兹海禁既展。沿海内外。贸易船只。给有关臣照票而往。采捕船只。给有道府县由单而出。丛杂无统。兼数省内地积年贫穷。游手奸宄。实繁有徒。乘此开海。公行出入。恐至海外诱结党类。蓄毒酿祸。臣以为展禁开海。固以恤民裕课。尤须审弊立规。以垂永久。如今贩洋贸易船只。无分大小。络绎而发。只数繁多。费本有限。饷税无几。且藉公行私。多载人民。深有可虑。夫以台湾难民。尚荷皇上德意。移入内地安插。今内地之人。反听其相引而之外国。殊非善固邦本之法。又观外国进贡之船。人数来往有限。岂肯遗一人在我中土。更考历代以来。备防外国。甚为严密。今虽许其贸易。亦须有制。不可过纵。以臣愚见。此飘洋贸易一项。当行之督抚提。各将通省之内。凡可兴贩外国各港门。议定洋船只数。听官民之有根脚身家不至生奸者。或一人自造一船。或数人合造一船。听四方客商货物附搭。庶人数少而费本多。饷税有征。稽查尤易。至于外国见我制度有方。行法慎密。自生畏服而遏机端。其欲赴南北各省贸易。并采捕渔船。亦行督抚提作何设法。画定互察牵制良规。以杜泛逸海外兹奸。则民可以遂其生。国可以佐其用。祸患无自而萌。疆圉永以宁谧。诚为图治长久之至计。夫安不忘危。利当思害。苟视为已安已治。无事防范。窃恐前此海疆之患复见不远。矧兼水师船只。刻限三年小修。五年大修。自征剿及渡载投诚伪官兵眷难民之后。多属朽坏搁泊。少当于用。穷弁不能拮据整葺。请修犹迟时日。而沿海新造贸捕之船。皆轻快牢固。械全备。倍于水师战舰。倘或奸徒窃发。藉其舟楫。攘其费本。恐至蔓延。盖天下东南之形势。在海而不在陆。陆地之为患也。有形易于消弭。海外之藏奸也莫测。当思杜渐。更以台湾澎湖新辟。远隔汪洋。设有藏机叵测。生心突犯。虽有镇营官兵汛守。间或阻截往来。声息难通。为患抑又不可言矣。至彼时禁止贸捕之议复行。宁惟负我皇上子养亿兆之德意。将东南环海地方。不又仰宸衷顾虑哉。

水师条议

徐旭旦

一边海之水师宜复也。水师之有船。如陆师之有马也。陆师无马。山林之贼无追奔逐北之具矣。水师无船。江海之贼无追奔逐北之具矣。今朝廷之上。将沿海战船。议议修。诚急务也。独是守船之兵。每船纔五人耳。夫水类犁等战船。有舵工。有水手。有捕盗看舵牵篷守桅槳抛锚下旋薪水炊煮。除战兵不

算外。非三十人不足用。有船而无人。与无船同也。且五人管船。不过泊于内港。不敢行使也。使遇风潮。断缆拔碇。一有漂流之警。则此五人者。已束手无措。听其所之矣。此平日之水手。有不足之患也。若一旦有警。照船配兵。出海追逐。将以运船之事。责此五人乎。五人不足也。将以责之战兵乎。战兵不能也。此临事之水兵。有不足之患也。有人而不足用。亦与无船同也。此不过言不得船之利耳。且有徒存战船之害焉。水师之用船。犹陆师之用马也。陆师之马。非终日驰骋。人马相习。则临阵方畏颠仆之不暇。乌能杀贼乎。水师之船。非终日运使。人船相习。则临阵方畏倾覆之不暇。乌能求胜乎。今战船泊于内港。终年不见运动。器不操则易腐。数年之间。便已朽烂。使朝廷无数金钱。竟成虚费。再请动支。重加修造。而置之水滨。听其腐烂如故也。此虚糜之害也。一旦有贼长驱而至。彼船如风。我船如石。随风趁潮。挟之而去。瞪目视之。无可如何。此资寇之患也。夫战船既议矣。既议修矣。而用船之人。则置而不议。如有马而无兵。断断不能杀贼者也。应请仍复水师之兵。照船配足。仍令不时运动。使船人相习。手器相操。知风水之性。历波涛之险。一旦有事。斯有备而无患矣。

鸟船志略

张泓

京口为吴楚咽喉。浙闽锁钥。险扼天堑。据山水之胜。居民茂密。百货云集。以海门鬮山为前户。藉靖江瓜步为犄角。往昔海氛未靖。倭寇出没。每东南风起。万姓咸有戒心。贼可扬帆肆劫也。迨我朝定鼎。分八旗大军三千人。驻防其地。以镇海大将军领之。设水师。造沙唬船习战以备寇。自先伯祖钦五公开府镇海时。见沙唬等船。虽能破浪。仅宜江河。难涉大洋。因条议造鸟船。进鸟船图说。奏可。而康熙癸亥。靖海将军施琅。实照造此船以平澎台。今水操皆用此舟。而制稍俭。改沙唬以资巡缉。船泊富资港。遇东南风乃开操。乘涛直至黄天荡。鎗雷鸣。旌旗蔽日。或耀威溟渤。肃清岛孽。诚洋海长城也。闲时委兵看守。固号严密。忆先大夫司行宫时。尝指点谓余曰。兵守船。不过数名。其余弁卒。星散陆居。若风宵雨夕。巡防偶懈。不无意外之虞。且既隶水师。应习水性。识风候。熟戢。练争上截下夹战冲腰因敌等攻战之法。庶饷不虚糜。而舟卒均归有用。若止选期舍陆。临风演驾。浑同戏局。一暴十寒。则水师之设。亦姑存其名耳。应移官兵长居船内。据水成阵。遇风即操。风止列营。如临大敌。经云。安不忘危。江海要区。或有所恃而永靖蛟鲸乎。余请先大夫条禀以行。而当事者惮于更易。至今仍之。

复福宁镇周总兵善长书

倪蜕

承示欲试造八轮船。于海洋用之。飞轮激水。止息以机。当迅捷过于他船否。某知识不加于人。猥承下问。窃以此船利为寇不利御寇者也。利于湖不利于海者也。何也。昔宋贼杨么盘踞巴陵。曾造轮船。恣为劫掠。舟师讨之。贼势不敌。即鼓轮飞入港汊。官兵无奈之何。师退。却又飞轮出追。以此为其胜算。岳武穆知之。潜使人于上流。以树木草根。横碍其港汊。于是飞轮阻不能行。么遂就擒。且海水咸与湖水不同。轮必多滞。又湖风柔于海风。海浪劲于湖浪。行使轮枢自有攸异。况岛屿之间板沙礁石。或致当旋碍轮。苟一轮或违。即七轮俱废。以势揆之。利为寇。不利御寇者也。以理推之。利于湖不利于海者也。伏惟器用以适宜为贵。不宜于用。造作徒劳。揣兹事理。殆难于行。执事不以某之愚拙。俨然垂询。心以为不可。不敢不告也。

筹划速修战船疏雍正九年

两江总督高其倬

窃照江南战船修造一事。臣到任检查卷案。虽木值之价。较闽省稍贵。而江省协贴银两。较闽颇多。实力办理原非极难之事。无如各员办理迟缓。疲玩成风。文员一经委办。始则设法坚辞。继则借端推卸。而上司亦此委修船。彼差他事。随委随换。屡易其人。以至仅一料估。即经年累月。造报不前。现在各船。无一不迟。而动手起工。竟无时日。及至动工。其船久停厂地。雨淋日晒。小修者竟须大修。大修者竟须拆造矣。因而修造各员。遂纷纷求增协贴。哓哓无已。领银到手。又不亲住厂地。身自办理。每多假手于人。恣其中饱。遂致物力不敷。自贻赔垫。措借不来。愈致迟久。此文员贻误之大略也。武员则往往不遵协办之例。巧于躲闪。置身事外。而其中不肖者。则千方需索。百事措难。无银到手。虽精物美材。谓单薄。有银到手。则薄板稀钉。一任装造。而千把捕舵因之竟皆勒索银钱。当船应驾厂之时。则换舵换缆。以旧易新。及至造成驾回之时。又任搁沙滩。不照管。以致船只不到年限。而损坏已甚。文员正修之外。赔累更多。此武员贻误之大略也。各习不除。船工终难妥协。臣现在彻底严查。飭行藩司。会同承修各道。将一切痼弊。细加查议。速详。应禁惩者禁惩。应调剂者调剂。并飭此后派定修船之员。必令一手修理到底。不许各员推卸。亦不许该司详换。违者查参。即使本员或有事故。一经领银。亦必责令修完。不许另替。以杜巧脱之弊。以挽推卸之风。并令一经派定一员承造承修。即行详明各上司衙门记册。不必另派差使。俾不得借口推脱。总期于料理。数月半年之内。必令战船修造副期。齐全妥协。臣心始安。所有现在江省船工情节。臣谨缮折奏闻。

操练水师疏雍正四年

浙闽总督高其倬

臣查福建水师兵丁内。颇有不谙水务之人。千把多系中等。将备亦然。浙江水师。与福建相仿。而本领更觉不及。臣细访众论。大概熟悉水师之人。内有三等。其最高者。不但本处海洋情形。无不熟知。即各处港口之宽狭。沙线之有无。何处外洋岛澳是洋盗寄泊取水之所。何等日色云气是将作台飓回澜之候。因其熟极。故能生巧。实于巡防有益。此为第一等。其次或熟知数处情形。或熟知本处情形。此第二等。又其次者。于本处情形。亦知大。在船不晕。能上下跳动。运使器械。此为第三等。其仅不甚晕吐。只坐舱内。不能上下跳动。运使器械者此种不过充备人数而已。现在闽浙水师将弁兵丁之中。如第一等者。或一营之中竟无其人。或仅有二三人。而年近老迈。筋力就衰者居半。所有之好者次好者。不过第二等第三等之人。而仅不晕吐不能上下跳动运用器械者参半。此等不知港沙之可以行走与否。不知岛澳之可以寄泊与否。行船搁浅撞礁。立有性命之虞。即内洋遇贼。尚难期其缉获。安望其巡捕外洋之盗。臣愚昧所见。惟设法勤令操练。则二等者可至一等。三等者可至二等。或亦至一等。即仅不甚晕吐者。亦可使之能上下跳动。运使器械。渐习渐精。查闽浙之例。本处巡哨之兵。只在本处洋面巡哨。即总巡分巡之员。亦只福建者巡福建。浙江者巡浙江。如此行走操练。止熟本处。不知他处。止知本省。不知外省。臣欲稍为变通。每年总巡分巡。及在本洋巡哨者。俱仍令照常巡哨外。臣每年再于此外。另派熟悉之员。带领官兵。配给船只。南风起时。令自闽省直巡到浙省尽头。北风起时。复令自浙省回棹。直巡到闽省尽头。并令俱经由外洋岛澳。令本处巡船。与之在彼合哨。不到者据实揭报题参。如此则各处哨船不能偷安。而外洋大盗亦难藏闪。且各处哨巡官兵常到外洋经历。既熟自渐无畏怯。不惮远出矣。至此巡查之员弁兵丁。臣派令极熟者五分。参以次熟者五分。令其同往。沿路所过。每到一处。即添带武官一员。兵十名。亦令同往。俾其操练。则二等三等。以及稍生之官兵。往返一番。自必俱有长进。若遇有海运米谷等项之事。或到江南山东广东等处。臣亦酌量调配官兵。令其押船行走。所走之处愈远。则所知情形愈广矣。至于闽省。现在外委兵丁之中。或尚有一等熟悉之人。未经试到者。臣亦现在心搜求。以备水师之用。

教习水师疏雍正六年

福建提督石云倬

窃查浙省陆路兵丁。既不若陕西之精锐。其水师士卒。又不如福建之纯熟。故水陆各营。未尝无兵。而不得其用。我皇上洞悉情形。曾降 谕旨。令陕西督臣岳锺琪。就陕省各标。挑选弓马娴熟之兵一百名。发至浙省。俾臣分发各营教习。自上年十月。派往各营去后。不数月间。陆路兵丁。人人学习马步骑射。渐次可观。是浙省陆路之兵。已不患无起色矣。但水师士卒。仍旧生

。为今之计。应请照上年派发西兵教习陆营之例。就闽省拣选熟悉洋面之水兵五十名。于浙江水师十二营内。每营分发三四名。其乍浦一带。现设满兵操演水战。亦可分拨数名。以资教习。凡此派发之兵。轮班教学。挨次巡游。以数人而成就一营之舟师。以数十人而善全通省之水务。将见风潮礁石。在在周知。瞭旋斗舵。人人熟谙。此亦教习之一助也。仰恳 皇上特降 明旨。行令福建督臣高其倬。水师提臣蓝廷珍。于所属各营内。精选熟谙水务之兵五十名。发往浙省。果能教习有方。捕贼有效。应请记功擢用。如此则闽人乐于教。浙兵乐于习。藉闽人之所长。补浙人之所短。数年之后。浙省水路之兵。亦不弱于闽省矣。臣一得之愚。是否可采。伏乞 干断施行。

福建水师积习疏雍正四年

福建巡抚毛文铨

窃惟福建一省。民风土俗。大率喜争。好奢靡。此千百年以来之习染。牢不可破者也。臣默自思维。奢靡之渐。固不可骤除。而争之源。实不可不亟遏。查争常始于大姓。次则游手好闲者。闽省大姓最多。类皆聚族而居。欺凌左右前后小姓。动辄鸣锣列械。协之以威。而为小姓者。受逼不堪。亦或纠约数姓。合而为一。遇其相持之际。虽文武官员。率领兵役。前往押释。亦所不能。臣现今通行各属。细查一邑之中。大姓若干。令各造册报臣。每一大姓。着本族公举品行端方。为众所敬服者各四人。命其名为乡望。免其差徭。凡伊本族。听伊约束。即与小族偶有微嫌。责令解纷。倘仍有列械相持者。着落协拘。三年之内。若无不法事由。即加优赉。如该族果能奉令。风俗稍移。即择地建立仁里二字大牌坊以昭奖励。至于游手好闲之徒。虽不比大姓。然而去之最难。臣尝推原其故。皆缘闽地。凡武臣自水陆提督以及各镇以下。多属本地之人。其内外远近之亲。自甲及乙。辗转蔓延。不可胜数。倚草附木。相固结。臣愚以闽省为反侧不常之地。防微杜渐。当在平时。臣请嗣后用武臣。除水师固不能不取熟识水性者。不妨多用数员。其余陆路。宜拣选北五省之人补用。遏争之源而绝党恶之患。皆寓于此。实不仅游手好闲者无所倚赖而已也。再如台湾一府。与内地相为表里。关系非轻。臣查台湾镇臣林亮。虽非杰出之材。亦非庸愚之辈。但其昔作台兵。今为台镇。同伍老卒。多有存者。诸凡未免姑息。是以各兵皆无严惮之心。查其人尚属可用。若将林亮调于江浙广东等处。则伊沐 皇上保全成就之恩。自当竭力报效。台湾要缺。臣有深知灼见之人二员。一为云南临元镇臣杨天纵。一为云南永顺镇臣孙宏本。此二臣者。不惟高其倬知之。即宜兆熊亦知其为人。若调一员为台镇。皆能称职。余则海坛镇臣朱文。老成持重。易镇台湾。亦属相当。可否之间。伏祈 圣裁。此事所关甚大。万望 圣恩。将臣此折中。庶不致风声泄漏。谨具折密奏以闻。

陈兵弁知有惩劝疏雍正八年

福建总督高其倬

窃查福建水师官弁兵丁。生长海滨。惯于操驾。其水务之胆勇技艺。实多可观。较之他省为优。但多泉漳之人。习气相沿。仍有未能尽改者。一则重同乡亲友之情。上下通联。彼此瞻庇。不肯公直举察。严紧管理。一则以当相夸。贪得苟取。交互营私。彼此不耻。各官弁兵丁犯此病者颇多。臣幸仰蒙 皇上至高至厚之恩。谆切 教训。因思教诲之法。须与察管行。方能启发人心。破其愚昧。臣前此教导水师官兵者。尚未深切着明。今详细敬思。推广 圣训之意。作一牌檄。欲刻作小本。俾各水师官弁兵丁详阅。使之透彻。从心内动念改起。其机既振。于有志实改者。即以激励随之。于下愚不改者。即以惩参随之。务使水师之中。大改故习。但恐臣之所言未到。不足动人。谨另折缮录。恭呈 御览。伏乞 圣恩指示。

请设浙洋玉环山官兵疏雍正四年

浙江巡抚李卫

窃臣李卫前因台州府属太平县及温州府属乐清县之间。海滨不远之处。有一玉环山。地方辽阔。海外无籍游民。多潜其中。私垦田亩。刮土煎盐。及网船渔人。搭住居。渐次混杂。久必不宁。虽经禁逐。仍恐朝驱暮回。致酿后患。即有拨兵游巡。亦恐通同容隐。曾委大员查勘。如果设兵增戍。可以防御。开垦地土。足供经费。另行奏闻。否则公商派拨兵船。常川巡查等情。先经奏明在案。兹据该员等勘覆。绘图前来。臣等细查玉环山。虽孤悬海面。然由彼而之内地。各有港口。西则由乌洋进蒲岐所。可至乐清县地方。西北则由乌洋直过黄花关。进盘石口。可至温州府郡城。惟西北则由楚门横渡。水面仅里许。即登岸踰岭。直至太平县地方。其东南有黄坎二门。出此则为外洋矣。此山周围。约计七百余里。其中有杨正姚三峡。潭渔塘洋墩等处。皆宽平如砥。约田三万余亩。乃现在成田。即可耕种者。若聚族开垦。尚可广充五六万亩。总计垦田约可得十万余亩。而土性肥饶。又各口有潮水浸灌成滩者。尚可煎盐。且此地外临大海。内近温台太平等处。实为海疆诸郡屏阵往来之要区。况有山可以瞭远。海盗不能掩其形。有口可以防查。洋匪难以潜其迹。查各处水师。闻有洋盗而不能即至救护者。多缘海潮退时。船不能出。待至潮涨。贼已远扬。总由内地口岸遥远。贼艘风帆迅速。追获维艰。职此故耳。若设兵此山。只由黄坎二门出哨追贼。则无远莫能及之虑矣。此玉环山之外内情形也。从前督抚诸臣。非不见及于此。而究未议作何保安者。一则恐外来认垦之徒。奸良莫辨。一则恐垦熟之日。私米下海。一则恐添设官员。所费不貲故也。今臣等愚见。现在浙省生齿日繁。有人多地少之势。莫若以本省近地之民。或有家室而愿往

者。或虽无家室。而有亲族确保者。皆由该地方官召募。取结给照。方准往垦。到彼仍严行保甲。连环编牌。稽查窝隐。其它闽广无藉之人。概不收录。则奸良不难分晰矣。至其所收米谷。若虑出洋私卖。亦有变通之法。赋税不征条银。止令输纳租米。所余。除为食用外。俱令由口岸汛地禀明给照。止许往温郡乐清太平地方运卖。将黄坎二门隘口。设汛严防。颗粒不许入海。则私卖之弊可除矣。至于添设文武经费之处。臣等亦为熟筹。查玉环山实海口门户。此处一设官兵。则内地亦可以资藩篱。其不甚冲要处所。原额官兵。不妨过融稍减。就近酌量抽拨。即有不足。添亦无须过多。文职须拨同知一员。管理词讼征比粮租给散兵米。省出内地米价。亦可添饷。再设巡检一员。以听巡查差遣。武职则调游击一员。守备水陆各一员。千总四员。把总八员。兵丁八百名。内将一半分防玉环山陆路隘口。其余一半分汛水师巡哨洋面。除出哨大船于温黄二镇量为移拨外。其哨船惟择灵便式样。毋徒阔大耗费。所需俸饷。无甚增设。再于山口开浚船路。便于出入。至其官署营房。查取临近深山树木。可以备用。惟工匠人夫饭食哨船等项。俟果定添设之议。确估所需若干。或于关税赢余银两内。动支应用。谅不致有糜费之处。此虽设官添兵。不过调遣料理。稍费人力。原非大为更张矣。

澳门图说

张甄陶

澳门在广州府香山县之东南。去县治陆路一百四十里。水路一百五十里。凡海中依山可避风。有淡水可汲。曰澳。又其东有大十字门。西有小十字门。海舶由以出入。因呼曰澳门。先是海舶皆直泊广州城下。至前明备倭。迁于高州府电白县。后嘉靖十四年。番船夷人言风潮湿货物。请入澳晒晾。许之。令输课二万两。澳有夷自是始。万历二十九年。西洋人利玛窦入中国。始居澳门。于后西洋人来者日益众。而诸夷稍稍去。值 国初以海氛迁界。凡沿海地。皆弃弗收税。西洋夷人。改岁课输地租五百两。西洋夷人聚居于澳自是始。今按图由香山县东百二十里。有邱然。设有官署者。为前山寨。前明副将守之。康熙七年移于邑城。以都司统兵一百驻其地。与都司官署对峙者。海防同知也。由寨而东十五里为关闸。设把总守之。为民夷出入要隘。明制每六月开关。支給夷人米石。支給讫。仍闭关。今关常开。惟不许夷人阑入。他皆不禁。出关闸五里为望夏村。设县丞分驻其地。专治民夷词讼。而统其戍于海防同知。由望夏而西三里为澳门。其地周一千三百八十余丈。因山势高下。筑屋如蜂房蚁垤者。澳夷之居也。夷有黑白二种。白曰白鬼。西洋人。其性黠而傲。黑曰黑鬼。西洋之属地满人。其性愚而贪。受役于白鬼。其夷目曰兵头。主约束夷兵。曰库官。主文移申覆。澳中为台五。为寺八。寨夷有巧思。诸台颇据形势。夷

人不祀鬼神。澳有天妃庙二。皆闽粤人所建。澳有关税一。主抽税。小税馆三。主讥察。曰南环税馆。专稽察夷民登岸。及探望番舶出入。曰娘妈角税馆。专稽察广东福建二省寄港商渔船只。防透漏。杜奸匪。夷舶入港。必由十字门折而西经南环。又折而西至娘妈角。又折而东乃入澳。由澳稍西为青州其地多树木。有台榭园囿。夷之别业也。由青州稍北为沙尾洲。又稍北为磨刀角。秋风角。可抵香城。而水稍浅。凡商民船须乘潮出入。夷舶不能进。此亦香山中外之界也。澳旧有夷城。前明总制何士晋堕之。今惟筑短垣一带为限。夷人自设夷兵一百二十名司夜禁。察漏税。又前明时督抚尝建议。请就其聚庐中贯大街。树高栅。编以各字号。分为东西。使互相维系稽察。听市舶提举司约束。后亦不行。盖粤人之以澳夷为虞久矣。凡番舶入广。望老万山为会归。西洋夷舶由老万山而西。至香山十字门入口。诸番国夷舶。由老万山以东。由东莞县虎门入口。泊于省城之黄埔。其西洋舶既入十字门者。又须由小十字门折而至南环。又折而至娘妈角。然后抵于澳。其水路至香山须易小艇。夷舶不可到。陆路惟关闸一径两限大海。无他歧也。夷畏卑湿。故好楼居。夷俗贵僧。故多建寺。其人将死。则均其资。以其半入寺。夷僧坐而享其利。其人晡卧而夜作。其食以左手。其睛蓝色。其出入必带利刃。其用以铅炼水钱。俗传非得华人之睛则不能成。故诱人入其教。将死则为之忏悔。实窃其睛以去。其货则明珠珊瑚玻璃洋布鼻。及诸珍诡之物。其人积思于伎巧。若自鸣钟千里镜风琴响乐及泰西水车水器。皆诡异不可意测。而无济于实用。天主教之说。尤鄙浅不足道。惟以利啖愚人入教。其性喜人而怒兽。外强而中干。干犯法度。则必逃匿不出。非反复譬晓。而又胁之以威。则不可得而治。其性食必以苏合油。久则肠胃腻塞。非得中土之茶。不能去其恶。昼卧而脾缓。非得中土之茯苓以扶之。则病不可起。此澳夷之大略也。今度其情形。大约昔多而今少。昔富而今贫。昔强而今怯。何则。夷国有二王。一曰善世。一曰治世。凡为僧者皆属善世。主行教。为商者皆属治世。主营利贸易。今天主教久奉禁。绌而不行。而各番生齿日繁。回易之利亦减于昔。以故来澳之夷颇少。而在澳者又多死徙而去。今在澳之夷。约六百余家。每家约三男而五女。其楼房多空旷无居人。赁华人居之。是少于昔夷。船大于中国。万斛之舟。每号可容人五六百。其货值数十万金。始经题定澳船限额二十五只。后有覆于水者。有失利不能营运者。有坏不修者。今船不过十只。其货如胡椒锡蜡槟榔之类。皆从交趾安南诸国转贩而来。无珍异瑰奇。或无资置货。惟以船赁各夷取其租。今澳夷中已有流为乞丐匪类者。行乞之夷妇尤多。是贫于昔。夷之勇力不逮于佛郎机●诸国。惟精于火器。又善以千里镜测量。发无不中。以故能雄长诸番。今澳中乃真夷绝少。有粤人与夷妻私产者。有华人贫乏无赖。衣其衣操其音而为伪者。虽桀骜忿

不顾身。实柔脆无能为役。是弱于昔。又以澳门形胜论之。远隔关闸。孤悬外海。计其地在香山。仅如黑子之着面。守老万山则凡诸番舶皆不能入内港。守十字门则西夷船不得至澳地。其由澳而内入香山。有山屿星罗碁布。非易小舟。乘潮汐。不能出入。制夷之法。但闭关闸则无所得食。断小艇则穷而无所往。禁工匠则船朽不可用。非有丛箐幽壑可狡而匿。重关设险可闭而守。洛仓郿可坚而待。其阳为桀惊不驯。乃逆知 国家怀柔。天覆必不轻加诛戮。因有恃而不恐。非真能不顾死命而敢悍然无忌也。然为澳夷者。亦有所苦焉。夷少男而多女。又多挟资远出。累岁不归。则苦于汉奸之诱拐。稍有资积。而孤居岛上。渔艇小舟。出没不可稽察。则苦于匪类之偷窃。货物入内地。而子钱拖欠。逾期无偿。或致踣躅无告。则苦于牙行之负赖。驯悍顽之类。平其气而后可以服其心。固中外之防。修乎内而自可以服乎外。而又严为之防。以折其骄悍。豫为之别。以杜其纷纭。此则夷民相安。万年无事之至计也。

论澳门形势状

张甄陶

职撰澳门图说既毕。因窃念今澳夷在粤贸迁。藉以资民。而桀悍亦足生事。图近利者。视为必不得已之局。怀远虑者。视为必不可解之忧。窃以二者皆非也。盖夷人之必当备者三。其不足备者亦三。而所以制之者亦有三。何则。凡异端左道。邪说旁门。皆以其教诈财。而夷人独以财行教。此其志不在小。故所至之国。无肯容。惟明之末造。人心喜异。利玛窦始入售其说。一时士大夫。或震其历学之精诣。或眩其艺事之经奇。其实疇人历算。古有专司。分秒差歧。亦无大害。至于鸣钟风琴。响乐水车。非夺天巧则不能成。以利民用。全无所济。徐光启殫心水器。未有施行。汤若望讲究火攻。何尝一试。惟是垄踞澳门。历局聚徒营利而已。今其立说有刊行者。皆鄙俚不足比于二氏之皮毛。惟以利啖人。从之日众。凡一贫民入教。每岁予以十余金。又读书识字之人入教。每岁数十金。又另择头人。暗相邀结。牢络分肥。为利尤厚。近年奉 旨严禁。而贪昧者仍首鼠两端。非为服教归依。只以利心难割。缘西洋治世国王之外。别有善世国王。僧身僧服。惟以行教为事。凡夷商夷僧。能诱人入教者。殿最多寡。给其饷食。以此精心煽诱。凡内地之人入教。彼国明立册籍。谬加秩号。借口中华信奉。即可震聳诸番。至其所用十字水钱。不过铅汞煎炼。若得华人目睛点入。即可成银。都无消耗。凡奉教之人。临死则夷人以布幂其面。喃喃持咒忏悔。实乘间窃其睛以去点铅之外。杂之药物。别有奇功。用之不穷。术由于此。事颇秘密。民为所愚。即如香山联界各邑人民。从前入唐人寺礼拜。改服为夷。业经封闭。今闻其弊。尚未尽绝。只向之入唐人寺者。今入三巴寺。尤无可见耳。税关司稽察。而民事不亲。同知驻前山。而鞭长莫及

。虽有县丞移驻。官卑秩小。政令难行。若稍纵容。即滋芽。可虑者一。且夷性坚忍过人。凡所规画。期于必遂。如服习此艺未精。即戒子孙世世承学。故其奇伎淫巧。若出天成。实皆积思所到。其谋入中土。积虑尤深。即如澳门本属红毛贿迁之地。至万历间。始有西洋夷人杂居之。不知何以潜夺默移。全归彼类。曲营台榭。旁及青州。高建台。隐如敌国。纳地租即取偿地租。输关税实未输关税。盖夷人所纳地租。仅五百两。即将此澳内屋地。租与在澳商民。每岁收租数倍其额。又其货舶入口。不服稽查。但量船身。即搬入澳。迨至内地。商人赴买。始行输税。是所税皆内地之泉流。非夷人之刀布也。虽天朝体统。不计锱铢。但夷性不苦其渐奸。而苦其渐近。近日宿冬夷人住省。竟不回澳。即在十三行列屋而居。危楼相望。明树番族。十字扬。一望眩目。杂居狎处。既恐事端。射利奇。又妨商业。澳门在远。犹恐他虞。渐入省城。殊难操纵。可虑者二。且入国问禁。出使从俗。况在陪藩。尤宜恭顺。而夷性狡阴。有异于此。凡触禁网。虽明知无所逃遁。必强颜抗拒。以此为能。如从前鬼兵擅拆税馆栅门。抗不就逮。停税封船。几于一月。桀惊不顾。至谕澳门居民。尽行迁出。示以闭关遏余。始忧槁饿。送出鬼兵惩责。修栅谢罪。又如封禁唐人寺一案。先亦强抗。称愿回国。后经丞令武职。各带兵役前往。谕以果愿回国。立即出具遵依。以凭题达。始知悔惧。将寺闭封。然只封其中一座。两旁今仍如故。又如前年殴毙人民。公然抗匿。前张丞百方劝谕。始一出讯。旋即领回。顺风扬帆。径归本国。后虽参处官吏。已经招之不来。又如去岁丞令通洋禁约。勒碑澳地。条内有不许引诱华人入教一。必不肯从。延抗多时。后乃以番字碑立议事亭。汉字碑立县丞公署。草草了事。难驯已甚。长此安穷。可虑者三。然而谓之不足虑者何也。盖制驭番夷在揣得其情而制其死命。则自气夺而不敢肆。所谓知彼知己。上兵伐谋者也。

今由澳门往小西洋。水程几于半载。由小西洋而归大西洋。则须过大仑山。贾舶难行。浩无畔岸。以此来中土者。多不愿回。即使此辈干纪伏诛。该国安能为之雪耻。且以澳门地形论之。由香山县南去一百二十里。前山有寨。名曰莲花。相其形势。宛然惟肖。盖前山如荷根。山路一。直出如茎。澳地如心。此外如大小十字门九洲洋鸡颈头金星山马骝洲。星罗布。宛如花之瓣。澳夷男妇共有二千余人。如螭螟蠕动于荷心莲蕊之中。非能为害于华严香海也。其地不生五谷菜蔬。一切仰于内地。关闸坚闭。立槁非难。即使泥沙浅海。可以潜行走漏。一夫岂足为患。澳夷知之甚审。不过外强中干。以求苟免。其形势一不足虑。又或谓夷舶往来。岁收其利。今倘操之已蹙。彼则相率飘然而去。不特岁额立绌。而粤民之游食者。亦无以为生。不知澳夷并非输其本国之货。而贩鬻于中土。不过以澳门为居货之地。以暹罗苏禄交趾吕宋为行货之地耳。今考

其输税。绝无大西洋土物。虽以鼻无用。今亦累岁不来。惟是锡蜡胡椒槟榔檀木之类。皆由外番各国贩运而来。又得中土之细茶茯苓湖丝糖果之物。贩往各番。抽其所得。先输本国之税。以养夷僧夷目夷兵。又施其半入寺行教。是彼方以澳为利藪。非由彼国挟镪而至于澳。从前制府题限澳船。以二十五号为额。今连年澳夷失利。有被风漂没者。有缺资不能营运者。仅余十号。是澳船额不止去其半矣。而粤中关税辄日益增。事理灼然。去何损。该夷垄断逐利。素为诸番所恶。若西夷船逐渐减少。则各番国亦必逐渐增至。且彼舍澳门则历局无灌输之路。其伎立穷。各番无回易之途。其财立匮是彼当仰命于我。我不应有虞于彼。二不足虑。又或恐其矢志难归。游魂岛外。或劫掠沿海诸寨。或引诱内地人民。不知洋夷若离澳门。如鱼失水。现在如红夷佛郎机诸国。皆彼深仇。一遇大洋相为屠剑。阑入内地。船笨难行。至于入教奸民。不过为财起意。天主教除不祀神祇祖先以外。别无他能。三不足虑。虽然。善筹国者无忘衣衾。无忽蜂蚕。无以未阴雨而弛绸缪。无以已治安而遗厝火。则不可不筹所以防微杜渐。永远久安者。其策亦有三。一曰治之以渐。二曰示之以别。三曰备之以豫。何谓渐治。语曰。猛虎在深山。百兽莫敢抗。居槛牢之中。摇尾乞怜求食。积威约之渐也。今夷人之肆久矣。欲骤而驯之。势不可得。是必渐以束之。使徐入吾繇轂而后可。从前设有海防同知。虽仪卫規制。颇属赫喧。其实驭夷肯綮。全在行商。导之立即为非。惕之亦随敛戢。今同知不司税务。则不能驾驭行商通事。高而无民。势不相属。今虽据暴令稟请。夷舶出入必经同知点验。其实从前同知何尝无点验之责。正如十羊九牧。徒见赘疣。审欲振肃纪纲。莫如核综名实。但将税关协办之骁骑校。改用同知兼理。则自然外夷内商。悉就约束。而小艇漏税。违禁出海。入寺奉教。诸弊自除。再于澳地设同知公馆一所。往来居住。弹压番夷。稽查奸宄。情既相习。爱戴自生。可使革心。何忧不率。是治之之策一。曷为示别。澳夷旧有城垣。为明总制何士晋所墮。今尚筑有短垣一带。垣以下系望夏庄。今县丞所驻。空无居人。垣以内则澳夷之居。华人杂入其中。赁屋营生。租既归夷。又日滋衅。从前有迁民出澳之语。详牒虽在。托之空言。今若暂请将关税赢余。酌借一二万金。搭造官店。赁与澳民。初年免租。以为迁徙之费。次年以后。将租抵税。十载可完。十载以后。岁收其利。审能行此。有数利焉。夷人居楼上。赁华人居下。体统倒置。迁则可免。一也。夷人最重夜禁。而华人好于夤夜往来。易于挑衅启侮。迁出则不相涉。二也。盗贼无自窜入。扰害夷人。三也。汉奸无因拐诱夷妇。四也。且百物工匠皆在澳外。夷每日仰命于我。何敢跳梁。胜于以口舌争。五也。此治之之策二。曷谓备豫。今粤人谈澳夷。辄为变色。不知如佛郎机红毛。皆非善类。而内泊黄埔。尤近肘腋。此地迫居省会。无用设官。请仿闽省海关

之例。番舶入境。起柁封銃。开船之日。给还出口。仍请 旨晓谕各国夷王。令自行晓谕。一年之后。如例遵行。则规制森严。可保永远无事。是治之之策三也。虽现今德威宣畅。中外同风。何庸长虑却顾。然欲未然而弥后患。其策实不外此。虽事关重大。非敢以即见之施行。或者千虑之愚。足资采择。

上广督论制驭澳夷状

张甄陶

一夷人寄寓澳门。已逾百载。其国富饶伎巧。雄长诸番。凡各番国若●若嚏若咭喇●晒。字偏旁从口者。皆其属国。即天方国之支流余裔也。凡各番书信。由澳夷而关通。货物以澳夷为寄顿。制驭夷人。乃制驭各番舶之纲领。必须揣得其情。而后可以制其死命。现在澳夷。奉法惟谨。别无他虑。惟是澳中民夷杂处。数盈二万。凡命盗殴之事。势所必有。民人有妨损于夷人者。地方官皆尽法处治。无少徇庇。至夷人之有害于民人者。夷目必多方抗匿。或云情甘回国。不在澳居住。或欲登台燃。以死抗拒。内地官司。亦竭力尽法。至于断其贸易。禁其米谷。将兴大兵。酿大狱。然后途穷力尽。仅乃就法。其实皆澳中夷目。妄意为之。以示自大。非该国夷王之意。并非澳内番夷之意也。查洋夷自入澳以来。衣食所资。仰给于此。又取其羨利以归奉夷王。凡西洋船入澳。税额较各番舶轻减倍蓰。该国视澳门为外府。澳夷断不敢抗颜干纪。舍澳地而去。而自取该国夷王之大戮。亦断无合澳夷人。皆愿以身为薤粉。以袒一二不法夷人之理。凡其桀骜抗拒。皆以视吾法之必行与否耳。况澳中弹丸六里。此外海天相接。离该国一载程途。何所凭依。公然抗拒。必不然矣。故制夷之法。惟在灼见其情。凡官司与通事行商。当下澳之时。以内地之无利于夷人。而夷人之仰命于内地。与夫怀柔优渥。比诸番悬倍之处。略为宣示。则彼之气索伎穷。自然帖耳受制。而又严缉内地住澳人民。勿使侵盗喧哄。小事用夷法。勿与深求。大案执国法。断无轻纵。则恩威兼尽。澳夷永永相安矣。

一澳门设有海防同知。专司弹压番夷。规制颇为郑重。其实事权不属。夷性桀骜如初。且未设此官之前。该地离香城窈远。一切小事可已。夷汉各不生心。自设此官专司澳务。其内地之法。不得行于夷。夷人之事。皆得责于我。转滋多事。又其驻扎衙门。在前山寨内。离澳地十三里。凡事不闻不见。不过委之驻澳县丞。此官几于虚设。虽有标兵一百。把总二员。稽查夷船出入。其实夷舶只由关部稽查。同知兵役。从不登船查验。不过照依关部。禀报具文而已。伏思澳夷之犯法负固。皆其夷目为之。与澳夷无与。因澳夷但知有夷目。而不知有 天朝之官。是以听夷目之驱遣。今欲束以绦铃而驯其血气。宜使合澳夷人渐知有 国法之可遵。官吏之可恃。则自渐有知识。不听夷目之驱遣。而夷目亦不得借其气势以自张。应将税关委员。改用同知料理。则一切番舶出入。

皆听同知之稽查。而一切情形。无不瞭于同知之意内。而又视其欲恶。为之调剂。则其心弥复归向。虽复夷目迫之附己。亦不肯从。夷目失众夷之助。自然不敢恣肆。十数年后。可使就绳约如内地。语云。虎噬人而媚养己者顺也。或疑夷性叵测。不宜以同知迫处。恐有意外之事。然县丞骁骑校。亦皆职官。杂居已久。何尝滋事哉。

一澳夷言语不通。必须通事传译。历来俱以在澳行商。传宣言语。该商人之鼻息。两相浹洽。言语易从。后于设立同知。定义章程之时。内有将同知标兵。拨出二名。充为通事一条。商人即欲卸责地方。而标兵充当通事。既与澳夷不相谙熟。不能得澳夷要领。且人微言轻。反以启侮。更或侵渔生事。关系非轻。仍请照前用洋商通事。乃商人视为畏途。多方推诿。此件颇为驭夷枢要。用商人则夷人曲折无不谙晓。用兵役则此辈无知。反视夷人为奇货。滋事作奸。其弊无穷。况商人之当通事。犹民人之充地保。按年轮换。不过暂时答应。非有苦累。不可听其置身事外。澳夷惟利是知。别无瞻顾。商人服饰丽都。钱财充牣。可以取重于夷人。又平日夷人孰良孰莠。孰富孰贫。无不周知。断不宜骤易生手兵役。致传译不通。事有窒碍。

一向来各番。从无带人口入内地之例。近年乃有一二番船。将妇女载入内地。经前制宪行司查议。许其寄搭澳门居住。回船仍载出口。盖恐番妇在行。民夷杂处。恐滋意外。澳门则夷人气类相通。别无嫌忌也。不知澳夷性情黠巧。与各番不同。凡澳夷与各番夷。欲其离不欲其合。何则。凡关部之例。各番船俱由东莞虎门入口。实时赴关上税。每番船一只。上税二三万金不等。惟澳夷之船。则由十字门入口。收泊澳门。并不向关上税。先将货搬入澳。自行抽收。以充番官番兵俸饷。又有羨余。则解回本国。至十三行商人赴澳承买。然后赴关上税。是所科乃商人之税。与澳夷无与。又则例甚轻。每一船不过收税三四千金不等。故澳夷得住澳之后。震夸诸国。以澳门地图为宝。近年以来。天主教不行。该国夷王不肯输财于澳。澳夷渐以困苦。所有题定洋船二十五只。多不能营运。现在惟有十余号而已。竟有将船照私赁吕宋夷船。影射入澳。均分其利者。其迹甚秘。无可寻求。犹幸各番与澳夷不睦。尚未有勾通之路。且澳夷藐视诸番。不相洽。今若听各番得以妇女入澳。则由寄顿而探视。由探视而亲熟。万一凿破混沌。将澳船名号赁与各番。则澳门添数舶于税额不增。外番漏一舶则于税有缺。海关每舶少万余金之税。则澳夷辄增数万金之利。关系非小。请于现在洋船回空之时。严谕以后不许携带妇女入口。万一仍有无知番人。将妇女入口者。即责令行家看守。以洋行住一番妇。料无大事。不可听其寄顿澳门。以为交通快捷方式。

一澳门虽为地无几。然夷人入住多年。专以行教为事。其志实不在小。盖由该

国有二王。一曰善世国王。系属僧身。一曰治世国王。系属民身。僧王气势。在民王之上。专以行教为事。如闻中土奉教者众。则源源输财而至。澳中始得饶富。又夷人所有汞银。乃银水银合药煎炼而成。若得华人目睛。则易于点化。凡入教之人将死。夷人必窃其睛以去。夷人诱人入教。非特异志。亦有所图也。澳中旧有唐人庙一所。唐人奉教者。皆入庙礼拜。凡香山顺德新会东莞南海番禺沿海嗜利之徒。多入其教。至乾隆九年。香山令张汝霖。始详请将庙封闭。大费心力。始克成事。此后各处奉教民人。始不敢至唐人庙礼拜。然闻尚有竟至三巴寺礼拜者。此为禁戢夷人之根柢。但其教不行。则气势自然衰止。仍请飭下沿海各附近澳门州县。每年将不许阴行奉教。及偷至三巴寺礼拜事由。禁谕一次。其礼拜之期。在冬至前后。仍飭澳门同知。严紧稽查。但邪教永永不行。则此等夷人久之又久。亦与内地耕凿之民。同安无事矣。

广州大虎山新建台碑铭研经室文集

阮元

广洲省城南海中。有大虎山。为内外适中扼要之地。昔人未于此建台者。以其东南弥望皆水。漫无逼束故也。余于丁丑冬。阅虎门水师。乘兵船出零丁鸡颈诸外洋。遍观内外形势。及澳门夷市而归。乃择于大虎山筑建台。或曰。山前弥望皆水。若贼船不近山。岂能招之使来受耶。余曰。水虽弥漫而沙厚积于远水之底。外潮内江急水深泓所浚涤而行者。皆近此山之根。爰乘小舟亲测之。近山者其深数十丈。若远至百丈以外。渐浅矣。二百丈。大舟不能行矣。筑台周一百二十丈。高丈八尺。女墙三十六。神庙药局兵房毕具。置大自七千斤至二千斤者三十位。发之能击三百丈之外。此无异对面有山逼而束之。使近出此山之前也。此台之外。有沙角台。为第一门户。进而横档镇远。为第二门户。此大虎。为第三门户。又于大虎之内。新建腊德大黄二台。为第四门户。方今海宇澄平。无事于此。此台之建。聊复尔耳。然安知数十年后。不有惧此台而阴弭其计者。数百年后。不有过此台而惧取其败者。又若山之内山之外或淤高而耕为田。或浚深而改其道。则亦未能预料矣。爰为铭曰。岭南薄海。虎门洞开。乘潮立壁。冯山起雷。声威所击。无坚不摧。波括风偃。巍巍乎此台。

南澳气

陈伦炯

南澳气。居南澳之东南。屿小而平。四面挂脚。皆嶙峋石。底生水草。长丈余。湾有沙洲。吸四面之流。船不可到。入溜则吸搁不能返。隔南澳水程七更。古为落漈。北浮沉皆沙垠。约长二百里。计水程三更余。尽北处。有两山。名曰东狮象。与台湾沙马崎对峙。隔海阔四更。洋名沙马崎头门。气悬海中。南续沙垠至粤海为万里长沙头。南隔断一洋。名曰长沙门。又从南首复生沙垠。

至琼海万州。曰万里长沙。沙之南又生嵒岨石。至七州洋。名曰千里石塘。长沙一门。西北与南澳。西南与平海之大星。鼎足三峙。长沙门。南北约阔五更。广之番舶洋艘。往东南洋吕宋文莱苏禄等国者。皆从长沙门而出。北风以南澳为准。南风以大星为准。惟江浙闽省往东南洋者。从台湾沙马崎头门过。而至吕宋诸国。西洋呷板。从昆仑七州洋东。万里长沙外。过沙外崎头门。而至闽浙日本。以取弓弦直洋。中国往南洋者。以万里长沙之外。渺茫无所取准。皆从沙内粤洋而至七州洋。此亦山川地脉联接之气。而于汪洋之中。以限海国也。沙有海岛。大小不同。少见人。遇舟飞宿。人捉不识惧。抆其背。吐鱼虾以为羹。余在台时。有闽船在澎湖南大屿。被风折桅沙壤。有二十人驾一三板脚舟。用被作布帆回台。饿毙五人。余询以何处击碎。彼仅以沙中为言。不识地方。又云潮水溜入。不得出。余语之曰。此万里长沙头也。尚有旧时击坏一呷板。潮虽溜入。若以南风棹长潮。再不得归矣。大洋之水为沙两隔。节次断续。南北沙头。为潮汐临头。四面合流。外长而内退。外退而内长。须沿沙节次撑上。断续沙头。夹退流。乘南风。东向尽流南退。虽欲北上求生。而南下者正所以生也。何也。南风夹退潮。方能出溜。虽溜下。然而归于大海。不入内溜。方得乘南风而归。诸人闻余言。起而呼曰。曾到此地乎。不则何为知之确且详。有如目。坏呷板尚存。为飞沙污没。我等饥抱海鸟为餐。渴饮其血。驾长潮为溜所吸。不得开者三四日。无奈祷筭棹退潮吉。乃溜入大洋。十二日而到台也。余又语之曰。呷板坏。闻之粤东七八年矣。尔之舟。风于何处。计风信而度之。谅在斯矣。至于潮水分合。退为长。长为退。夹流双开。临头汇足。易知近隔。难识远扞。自有一定之理。在悉海国形势于中。意会变通。有可到处。有不可到处。安能处处而指识。岂操舟者把死木之所为哉。则如南澳气受四面。流水吸入而不出。古为落潦。试问入而不出。归于何处。岂气下别有一海以容纳乎。四入者从上而入。必从下而出。如溪流涌急。投以苇席入。而出于他处。此理甚明也。

记任昭才研经室文集

阮元

任昭才。鄞人善泅海。余抚浙治水师时用之。昭才入海底。能数时之久。行数十里之远。言海水十余丈以上。有浪撼人。再下则水不动。湛然而明。冬日甚温。海底之沙。平净无淤。亦无他异。浙海有珊瑚。但不若南海之坚。在海底视之甚鲜。采之出水。则嫩萎无色。鱼不一类。过泅者之旁。不相骇而去。惟大鱼能吞人。当避之。大鱼之来。其呼吸动及数里之水。水动。知有大鱼来矣。宜急避之。余所获安南大铜重二千余斤。甚精壮。甚爱重之。兵船载。尝遭颶沉于温州三盘海底。深二十丈。不可起。余命昭才往图之。昭才用八船。分

为二番。一番四船空其中。一番四船满载碎石。自引八巨绳入海底。系沈船之四隅。以四绳末系四石船为一番。系既定。乃掇其石入第二番之空船。是石船变为空船。浮起者数尺矣。复以二番四绳之末。系二番之石船。系既定。复掇石。入第一番空船。是浮起者又数尺矣。如此数十番。数日之久。船与毕升于水面矣。余命昭才入水师。食兵饷。擢为武弁。以病卒于官。

卷八十四兵政十五海防中

台湾始末偶纪

鲁之裕

台湾闽海诸岛之饶也。幅南北约三千里。东西踰六百里。汉番生齿。百有余万。其产布谷金石牛马齿革羽毛竹木丝枲蔗漆药物。其番有生者熟者。其聚族而居之所曰社。合台湾之社有三百五十六焉。其社有生番。有熟番。生者何。不与汉。不达吾言语者也。熟者何。汉番杂处。亦言吾言语吾语者也。而总之射生饮血嗜杀果。挟其饶以致旁近诸岛相为犄角。明以前禁弗与通。隆万间华人刘香老林道干者贾其中。寻踞之。未几为颜思齐所夺。思齐者亦华人。习于倭而因以用之者也。思齐死。乃并入于红毛。郑芝龙之投诚也。子成功闽。思得台湾以苟存。台湾之门户曰澎湖。俗呼铁门限。以其有吸铁石焉。船至则胶。前此之所以不通也。至是洋人见王衣冠者乘巨鯤。时时往来冲突其间。踰月铁石尽。成功适载輜重至。停泊澎湖。而使何斌诱诸番应于台。红毛守者不能拒。成功遂僭王其中。至康熙二十一年成功卒。子克塽来归。朝命籍而郡县之。置府一曰台湾。县三曰台湾凤山诸罗。监司一曰厦门道。更为置南北二路营将弁。佐之以守备。分防之以千把四司。而总辖之以元戎。布星罗。制甚善也。尝综其形势而论之。闽粤江浙之贾舶出洋。皆不能越台湾而别由乎他路者。固以其三千里之区曲。而抱乎东南海隅也。而澎湖则中枕乎台之曲。以相犄角焉。形胜据而产复饶。此台之治乱之所以易也。且台之东所联属者为吕宋琉球红毛诸国。西南则交趾。又东则暹罗柔佛大年占城六昆皆近焉。直西则与马六甲咬叭哑齐英圭黎荷兰大西洋相通。北则日本朝鲜。直接乎盛京。要皆可一帆而涉。远者不踰旬日。近或旦夕间可达。台湾内滨于广东福建浙江江南山东五省。外罗以数十余国。台湾而得洁己爱人恤兵明于治要者柄之。则五省以有所卫。而无虞于外患。而澳门厦门宁波崇明四口之贸易者源源其来矣。如是而沿海之汛隘。俱可以无警。台湾之治忽。其有关于内也。岂浅鲜哉。

靖海侯施琅传

陶元藻

琅字尊侯。号琢公。晋江之海滨人。貌魁梧。方颐广额。膂力绝人。比长。随

族父武毅伯于福军中。时主兵者募壮士。有鼎重千钧。命诸壮士举。咸以不能对。惟琅从容举之。环步数巡。仍还其所。众乃异之。既而从戎讨山寇有功。授游击。时唐王聿键僭号福州。授为左冲锋。尝统偏师。迷入榛莽。有虎导之行。始与前军会。前军望见琅与虎偕。争趋救。虎逸。琅笑曰。微虎我何由至此。众大惊。唐王败。郑成功罗致之。为左先锋。相得甚。军储卒伍。及机密大事悉与谋。嗣因成功将掠粤之惠潮以佐饷。琅不可。成功勿怪。复有将弁犯法当诛。成功为之解。琅不从。由是成功疑其背己。欲杀之。琅觉。宵奔。自度土人皆成功牙爪。渡必不能脱。缘山而行。山故多洞。乃匿于洞中。俄而追者数十骑果至。火光烛天。大索岩穴。琅所匿洞。忽生棘刺。索者不可得。归报成功。成功喟然叹曰。我一患于中原矣。琅父大宣。弟显。遂被害。越数日。琅从洞中出。昼伏宵行。乃抵晋。从定远将军。解福州围。授同安副将。破洒州垒。擒其骑将。降万余人。升总兵官。旋升水师提督。成功卒。子经犹据厦岛。康熙元年。琅密陈金厦可取状。上嘉纳焉。即命便宜行事。遂率将士搏其岛。克之。降万八千人。晋秩右都督靖海将军。入为内大臣。封伯爵。而岛既破。经收残卒数千。窜台湾。伪将刘国轩以澎湖险要。据澎湖。经死。子克塽继。士卒渐众。仍抗命猖獗如初。二十年内阁学士李光地。又陈台湾可取状。并荐琅才可用。总督姚启圣亦奏琅能。仍出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驻厦门。明年六月将兴师。筹划指挥。统其权干制府。而亲率其旅。在提督军门。适候南风。或言不利于行者。琅曰。吾泊舟地离贼远。北风起。舟从风散。非二三日不能集。今夏至前后二十余日。风微浪静。夜可泊洋。聚而观衅。不过七日。举之必矣。且国轩为郑氏梟将。澎湖破。则台湾不战而自下矣。遂行。入澎故道。皆为贼据。官军不得泊。因次七罩湾。水驶石恶。忽潮涨石尽没。得平坦以渡。国轩筑短墙。置腰炮。环二十里。琅遣前锋蓝理等。夺舰直入。会南潮发为疾流所压。贼船四合。琅亲督大冲其围。总兵官吴英继之。杀贼将大小七十。贼兵二千。取虎井桶盐盘屿。遂督师分三队。东指牛龙山为奇兵。西指牛心湾为疑兵。中又分三股。攻贼坚垒。贼坚拒良久。总兵官林贤率先陷阵。大师继至。呼声振撼波涛。自辰至申。焚舟百余。杀其将三百。兵万二千有奇。凡海洋占候。云合风生。雷鸣风止。将战时黑云起。国轩方椎牛置酒相贺帐中。忽闻雷鸣。贼军皆错愕无措。遂大败。遁归台。我军乘势趋台湾。国轩就缚。克塽出降。果如出师时琅所料。盖琅家于海滨。知澳岛险易。又向依郑氏。熟悉其上下军情故也。台湾平。琅由海道报捷。七日抵京师。而启圣以飞骑由内地。后琅二日到京。仁皇帝嘉琅功。封靖海侯。世袭罔替。琅还朝。以步履难。命侍臣扶挟上殿。恩赉有差。年七十六卒于官。谥襄壮。子世纶世骠世范。范袭侯爵。骠为水师提督。以康熙六十年朱一贵叛。

征讨有功。赠太子少保。谥勇果。其克台湾。亦以六月。与琅平台之期。先后相符云。

平台纪略总论

蓝鼎元

台湾治乱之局。迥出人情意计之外。其地方数千里。其民几数百万。其守土之官。则文有道有府有县令。大小佐贰杂职若干员。武有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守备大小弁目若干员。其额兵七千有奇。粮储器甲舟车足备。又当国家全盛。金瓯靡缺。而朱一贵以喂鸭小夫。焉倡乱。不旬日间。全郡陷没。此岂智能所及料欤。太平日久。文恬武嬉。兵有名而无人。民逸居而无教。官吏孳孳以为利藪。沈湎樗蒲。连宵达曙。本实先拨。贼未至而众心已离。虽欲不败。弗可得已。然鹿耳鲲身。夙称天险。郑氏一踞其间。遂历三世。国家图之数十年。费钱粮几百千万。而后能收之。今不动声色。七日恢复。巨魁就擒。孽从授首。良由我 圣祖仁皇帝德福齐天。神威远震。 谕旨遥颁。老幼无不感激流涕。至仁厚泽。沦浹人心者深也。虽然今日之奏勋。乃他年之龟鉴。知此说者。其知未雨绸缪之道乎。台湾海外天险。较内地更不可缓。而此日之台湾。较十年二十年以前。又更不可缓。前此台湾。止府治百余里。凤山诸罗。皆毒恶瘴地。令其邑者。尚不敢至。今则南尽郎娇。北穷淡水。鸡笼以上。千五百里。人民趋若鶩矣。前此大山之麓。人莫敢近。以为野番嗜杀。今则入深山。杂耕番地。虽杀不畏。甚至傀儡内山台湾山后蛤仔难崇爻卑南觅等社。亦有汉人敢至其地。与之贸易。生聚日繁。渐廓渐远。虽厉禁不能使止也。地大民稠则绸缪不可不密。今郡治有水陆兵五千余人。足供调遣。凤山南路一营。以四五百里山海奥区。民番错杂之所。下淡水郎娇。盗贼出没之地。而委之一营八百九十名之兵。固已难矣。诸罗地方千余里。淡水营守备。僻处天末。自八里岔以下。尚八九百里。下加冬笨港斗六门半线。皆奸宄纵横之区。沿海口岸。皆当防汛戍守。近山一带。又有野番出没。以八九百里险阻丛杂之边地。而委之北路一营八百九十名之兵。聚不足以及远。散不足以树威。此杞人所终夜思而不能寐者也。台民好为盗贼。不因饥寒。方庆削平。又图复起。去岁平台。大定之后。尚有布散流言。啸聚岩谷。复谋作乱者数次。屡经扑灭。至岁余始殄。而王忠一贼。伏匿深山。至我 皇上即位。乃克就缚。可见地方广大。搜捕弗及。虽平台仅在七日。而拔尽根株。东擒西剿。亦有两载艰难。欲谋善后之策。非添兵设官经营措置不可也。以愚管见。划诸罗县地而两之。于半线以上。另设一县。管辖六百里。虽钱粮无多。而合之番饷。岁征银九千余两。草莱一辟。贡赋日增。数年间巍然大邑也。半线县治。设守备一营。兵五百。淡水八里岔设巡检一员。佐半线县令之所不及。罗汉门素为贼藪。于门内设千

总一员。兵三百。下淡水新园设守备一营。兵五百。郎娇极南僻远。为逸盗窜伏之区。亦设千总一员。兵三百。驻扎其地。使千余里幅员。声息相通。又择实心任事之员。为台民培元气。寇乱风灾大兵大疫。而后民之憔悴极矣。然土沃而出产多。但勿加之刻剥。二三年可复其故。惟化导整齐之。均赋役。平讼狱。设义学。兴教化。奖孝弟力田之彦。行保甲民兵之法。听开垦以尽地力。建城池以资守御。此亦寻常设施耳。而以实心行实政。自觉月异而岁不同。一年而民气可静。三年而疆圉可固。五年而礼让可兴。而生番化为熟番。熟番化为人民。而全台不久安长治。吾不信也。顾或谓台湾海外。不宜辟地聚民。是亦有说。但今民人已数百万。不能尽驱回籍。必当因其势而利导约束之。使归善良。则多多益善。从来疆境既开。有日辟无日蹙。气运使然。即欲委而弃之。必有从而取之。如澎湖南澳。皆为海外荒陬。明初江夏侯周德兴。皆尝迁其民而墟其地。其后皆为贼窠。闽广罢敝。乃设兵戍守。迄今皆为重镇。台湾古无人知。明中叶乃知之。而岛彝盗贼。后先窃踞。至为边患。比设郡县。遂成乐郊。由此观之。可见有地不可无人。经营疆理。则为户口贡赋之区。废置空虚。则为盗贼祸乱之所。台湾山高土肥。最利垦辟。利之所在。人所必趋。不归之民则归之番。归之贼。即使内贼不生。野番不作。又恐寇自外来。将有日本荷兰之患。不可不早为绸缪者也。闲居无事。燕雀处堂。一旦事来。噬脐何及。前辙未远。可不为寒心哉。

平定台湾述略

赵翼

台湾自古不隶中国。文献通考云。泉州之东。有岛曰澎湖。澎湖旁有毘舍耶国。即是也。明嘉靖中。海贼林道干为俞大猷所逐。遁入台湾。皆土番。道干不乐居其地。杀番取其血固舟。入占城。天启中。有奸民颜思齐。引日本倭据之。郑芝龙附焉。遂为巢穴。崇祯元年。芝龙就抚。以其地僦荷兰红毛夷。我朝顺治初大兵下闽。芝龙降。其子成功不从。据金门厦门诸岛屡为患。十六年自江南败归。十八年夏。随袭取台湾。时荷兰固守不肯下。成功告之曰。此地本先人故物。我欲得之耳。金帛悉以归汝。荷兰乃赍去。成功名台湾曰东都。设天兴万年二县。康熙元年。成功死。子锦袭。改东都为东宁。县为州。增安抚司三。南北路及澎湖各一。其地肥饶。谷岁三熟。闽粤人争趋之。日富庶。锦据以扰沿海地。无宁岁。二十年锦卒。子克塽袭。伪将刘国轩镇澎湖。二十二年我靖海将军施琅克澎湖。克塽国轩降。乃设台湾府。及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其地东倚山。西栖海。北至鸡笼城。南至下淡水。长千余里。东西阔四五十里。或十余里。山之东则层峦迭嶂。皆生番所居。打鹿为食。不隶版籍也。六十年。奸民朱一贵倡乱。总兵欧阳凯战死。府城及诸罗凤山俱失。一贵称义王

。僭号永和。闽督满保遣提督施世驃。总兵蓝廷珍。以万七千兵入平之。俘一贵。雍正元年。以诸罗北境辽阔。增设彰化县。及北淡水同知。六十余年以来。地大物穡。俗日益淫侈。奸宄因芽其间。官斯土者又日事朘削。会漳泉二府人之侨居者。各分气类。械至数万人。官吏不能弹治。水师提督海澄公黄仕简。率兵至。以虚声胁和。始解散。自是民狃于为乱。竖旗结盟。公行无忌。淡水同知潘凯者。方在署。忽报城外有无名尸。当往验。甫出城。即为人所杀。并胥役歼焉。当事者不能得主名。则诡以生番报。谓番性嗜杀。途遇而戕之也。使人以酒肉诱番出。醉而掩杀之。奏罪人已伏法。而杀人者实脱然事外。于是民益轻视官吏。而番亦衔刺骨。乾隆五十一年。彰化县有林爽文者。恃其所居大理杙。地险族繁。恣为盗贼囊橐。闽广间。故有所谓天地会者。为奸徒结党名目。爽文借以纠约不逞之徒。啸聚将起事。太守孙景●至彰化。趣县令俞峻。及副将赫生额。游击耿世文。率兵役往捕。不敢入。驻营于五里外之大墩。谕村民擒献。否则村且毁。先焚数小村恫之。被焚者实无辜也。爽文遂因民之怨。集众夜攻营。全军尽没。赫耿俞皆死焉。时十一月二十七日也。明日。贼乘势陷彰化。孙守及都司王宗武。同知长庚。前同知刘亨基。典史冯启宗。悉为所杀。十二月六日。又陷诸罗。县令董启埏死之。淡水同知程峻。亦为贼所害。凤山县有庄大田者。亦盗魁。乘乱起。十三日陷县城。县令杨大奎自刎死。惟府城有总兵柴大纪。及监司永福同知杨廷理等。率兵民固守。贼屡攻不能破。而彰化之鹿港。贼已遣伪官来监税。有泉民林湊等起义擒之。是以府城鹿港两海口俱未失。闽中闻变。黄仕简率兵由厦门渡海。入府城。陆路提督任承恩。亦率兵由蚶江渡海入鹿港。副将徐鼎士。由闽安渡海入北淡水。俱以五十二年正月初旬至。贼势稍敛。黄仕简命大纪北取诸罗。总兵郝壮猷南取凤山。大纪连战复诸罗。遂守之。壮猷南出二十里为贼所阻。任承恩之至鹿港也。距大里杙贼巢。仅四十里。亦以兵少不敢进。壮猷顿兵几五十日。以二月二十一日。始进复凤山。凤山空无人。招民复业。贼即潜入其中。与外贼相应。三月十日城复陷。游击郑嵩死焉。壮猷等遁归府城。先是二月中。上见两提督彼此观望。恐不能速殄贼也。有旨令闽督常青为将军往督师。至是适至府城。人心稍固。闽督李侍尧甫任。即预约广督孙士毅调兵四千备缓急。而凤山再陷之信至。立即趣兵往。遂以三月末悉抵台。贼方攻城急。赖以不陷。李侍尧又奏调浙兵三千。上益以驻防满兵一千。令将军恒瑞为参赞。赴府城。提督蓝元枚亦为参赞。分浙兵二千赴鹿港。有旨以失律诛郝壮猷。于是人心咸奋。出师有日矣。时贼虽猖獗。势力尚未甚大。各村民俱未为所胁也。而诸将以五月二十四日出师。虑兵少或不敌。甫交绥即退。常青又请兵一万。贼得以其暇。蚕食各村。不从者辄杀。于是遍地皆从贼。庄大田驱以扰府

城。林爽文驱以扰诸罗。势益炽。迨官兵从省调至闽。又守风过海。凡两三月。则我兵仅增万而贼已增十余万矣。诸罗为南北之中。林爽文必欲陷之。自六月中攻围。连日夕不止。大纪与兵民共守。常青先后遣总兵魏大斌参将张万魁游击田蓝玉副将蔡攀龙贵林等。三度往援。皆为贼所截。张魏田蔡仅得入城。损兵大半。贵林及游击杨起麟都司杭富等。皆被戕于贼。诸罗之围益密。入者不能再出。大纪告急之文。用小字书寸纸。募人间道夜行。始得达府。而贼禁粒米不得入城。攻益急。诸罗士民。悉力拒守。凡百余战。幸皆不大。然已饥疲不能支。常青催恒瑞自府城赴援。时蓝元枚已歿。则催总兵普吉保自鹿港赴援。各有兵五六千。俱以贼势盛不敢进。孤城将旦夕陷矣。上念诸罗被围久。特改名嘉义以旌士民。而先已预烛事几。虑诸将不足恃。六月中即调陕督福康安为将军。及内大臣海兰察来统兵。并发明诏。声言调兵十余万来灭贼。冬十月。所调蜀番及粤西兵五千先至。有旨官兵不必至府城。当即往鹿港进。会飓风不得渡。守风于崇武澳。二十八日。忽得顺风。一昼夜数百艘尽抵鹿港。海口樯竿如栉。列数里。贼闻之。不测多寡。谓真有十万兵至。始惧。十一月八日。福将军等起行。贼方列拒于仑仔顶。海兰察率巴图鲁侍卫发矢殪十余贼。贼即披靡。海兰察笑曰。此一犬耳。何畏。遂麾兵入。沿路复击杀贼之伺隙者。至牛稠山再败之。即以是日抵嘉义。城中官民出迎。饥羸无人色。见将军至。无不欷歔啜泣。喜其来而悲其晚也。有山名小半天者。四面陡绝。贼遁而聚于此。十八日。百道仰攻。又克之。贼自倡乱以来。狃于官兵之持重。不虞此次之难抗也。遂遁归大里杙。大里杙已筑土城颇坚整。二十四日。官兵至。贼犹数万出拒。退而复集者数次。既夕。我兵伏沟间。贼万炬来索战。我兵在暗中。贼不能见。而我兵视贼则历历可数。发枪箭无不中。贼自知失计。遽灭火。复击鼓来攻。我兵又从鼓声处击之。杀死无数。黎明。遂克其城。林爽文已携孥走。据守集集埔。其地前临大溪。溪之上就高岸垒石为陡墙。长数里。其所预营扼险处也。十二月五日。官兵腾而上。杀千余人。于是贼党皆溃。林爽文先匿其孥于番社。惟与死党数十人。窜穷谷丛箐中。十三日先获其孥。五十三年。正月四日。林爽文潜出觅食。遂擒之。而庄大田之在南也。虽与林爽文同逆。又各自号召。不相下。乘官兵未南下。益焚掠。聚粮为旅拒计。已又思出降。计未定而将军已于十六日至牛庄。大田仓猝出拒。败而走。官军追之。累战皆捷。极南有地名郎峒者。负山临海最辽阻。庄大田与其党潜匿焉。将军先遣水师由海道绕而截之于水。自以大兵环山围之。贼冲突不得出阵。杀者数千。溺海者数千。擒而戮者亦千余。庄大田亦就获。台湾平。

上福节相论台事书

郑光策

一宜出奇兵以覆贼巢也。贼之根本。在彰之大里杙。其可以翹此巢穴以为牵制者。则鹿仔港与淡水两处之兵。但鹿港傍海。地处其下。又隔以大肚溪之险。路径丛杂。傍山一带。贼皆据险守望。仰以攻之。其势稍难。若淡水则重关迭隘。高据崇山。望下情势了然在目。出大甲溪数里。据牛山头。即望见大里杙。且其地平坦。依海而西。则连于鹿港。依山而东。则直捣贼巢。此诚用闲出奇之势也。淡防同知徐梦麟虽文职。然曾阅其文报。才具晓畅。似可倚以办贼。彼处守为徐鼎士。亦与徐君协心。前曾屡请进兵。乘虚捣贼。但兵力尚弱。仅足以自守。鄙意鹿港淡水两处。皆为要区。若得会合两处之兵。径攻贼穴。则贼必还而自救。南路之围。不攻自解。若使贼不及防。而得破其巢。则根本既翹。势更溃散。此两处不可不速为谋画。且鹿港新失大帅。人心摇惶。而淡水又为贼之后户。恐为大兵所蹙。或谋奔突北窜。淡水地多险隘。又多富庄。后通内山。路尤深奥。若令贼首窜入。必难收拾。宜于现在兵内。再截留数千。分作两枝。一枝当命一大帅带领将弁。副以饷银粮米。直趋鹿港。会同淡水。以攻贼巢之前。其一枝亦宜精选骁勇有智谋者。助以饷银。不须粮米或由五虎门。或由蚶江配船径往淡水。以助二徐。为攻贼巢之背。内则防其窜逸。外则批穴捣虚。或令分兵以连络鹿港之声势。俟大兵云集。即期同时并举。贼之腹背受敌。势必不支。此亦一要机。不可失也。至大里杙山后生番各处。亦宜并檄徐君购通。毋令贼首窜入。

一宜招义勇以厚兵威也。官兵与义勇。互相为用。无官兵则义勇之势不壮。无义勇则官兵之用不灵。二者不可偏废。然究其得力义勇。实便于官军。官军地势不明。音语不通。登涉险阻。未必皆属历练。不便一也。官军来自长途。力已困敝。又兼以渡海风涛。水土不服。易生疾病。且人非土者。无所系累。未必皆具敢必死之心。其不便二也。官军远方赴召。又隔以海潮风汛。缓急不能应时。前之所召者。或疲病死亡。后之所赴者。又只足补缺。所召虽多。不能一时并集。且沿途劳费。不如义勇易于购募团结。其不便三也。台地山林丛杂。溪谷险隘。将来贼首势败。其党伙必逃窜深山。搜捕殊为费力。惟用土人以招土人。彼有恃则易降。用土人以购土人。其亦易得。此官军不如义勇之便四也。且贼所残破之地愈多。则流离愈众。我此时不招为义勇。其桀骜不驯者。必归于贼。是愈长贼锋。即负骑墙之见者。不见从我之为利。亦难以歆动余众。其当用义勇五也。又按全台攻守大势。南击凤山。中固府城。北攻贼爽。兼用闲道以援诸罗。又进而助鹿港。助淡水。地将千里。分战守而计。非每处用兵万人不可。且自府城至诸罗。诸罗至彰化。遥遥百数十里之地。中无数枝重兵屯驻策应。使步步为营。随进随守。随用以招抚。以自固其后。则其势必不免为贼所兜围。否则既进之后。亦必为贼所邀截。诸罗援兵。所以屡通而屡梗

者。坐此病也。现在台地兵额。除死伤病废。其尚存而可用者。度不能过三万。义民之额。又随口粮之有无以为聚散。时绌时赢。然合兵而计。其数亦不过五万。以之为守。或仅足以支。以之为战。必不敷于用。所召各省之兵。闻又不及万人。聚之则势孤。散之则力薄。此其情势。更不可不亟增义民。厚其粮饷。命各处再募数万人。或即团为土兵。以益声势。庶敷调遣。若谓义勇多系流亡。苟且粮食之人。无济于用。窃又以为不然。凡兵之勇怯。在乎将之能抚恤训练。得其欢心与否。果得其心。虽驱市人以战。可也。且贼之始事。其阴谋团结者。亦不过数百人。其余皆乌合之众。然何以喧嚣一呼。力拒官兵者。每处动以万计。盖以贼每得胜归。必立犒牛酒。死亡者尸必抢归。而我军每事限于军需则例。于义勇所给发口粮。及一切恤死赏功之令。反未能尽行。又风闻每遇争战。官军多驱义勇为前行。及归论功。义勇又常居后。既不足以得其欢心。又何以致其死力。闻台地诸义勇。惟台防同知杨廷理所募。抚最为有方。战守亦最用命。此番再募。务须慎择将领以抚驭之。而中堂亦时于赏罚之中。示以至公至仁。以振作其气。盖人无畛域。视之为义勇。则彼亦以义勇报矣。视之为官兵。则彼亦以官兵报矣。且贼之所用为贼者。祇此土著之人。我之所用为兵者。亦此土著之人。以土著破土着。尚有不足用乎。

一宜通广庄以分敌势也。用兵之道。宜明客主劳逸之势。主则常逸。客则常劳。逸则常胜。劳则常败。台地自用兵以来。我兵多主守。贼兵多主攻。攻则致人。守则致于人。攻者出其不意。可以更番而迭来。守则无所不备。常虞顾此而失彼。故贼能以少而制我之多。我则常以聚而受制于散。今欲制之。必先多树其敌。张其虚声。使贼亦有四顾受攻。奔命不遑之势。而后可以反客为主。转逸为劳。此其要道。既在多其进兵之区。更须传招广庄。以为内应。按全台大势。漳泉之民居十分之六七。广民在三四之间。以南北论。则北淡水南凤山多广民。诸彰二邑多闽户。以内外论。则近海属漳泉之土著。近山多广东之客庄。广民骁悍腾锐。器械精良。闽民亦素畏之。前漳泉械时。广庄不与。闽民亦无敢挠乱之者。此番逆首。多系漳泉。广庄初时各自团结。据庄为守。以待官军。今岁自二月以前。并未尝投合于贼。无如官军力弱。或阻于地势。不能相卫。彼虽团结拒守。然无官军以为之主。声势既不相统领。力量又不足相当。其迫近贼界者。累遭焚杀。诉援无人。不得不依违其间。以求免旦夕之屠戮。究其心最为可原。招之亦最易动。凡庄村各有头家。此人便足主持此庄之一切。诚得重购募人。先通广庄。令其阴相团结。送来投。官军一到。即为援应。如不能攻。亦不妨各反正之旗。以助声势。广庄若为我用。贼之疑备益多。多备则必劳。多疑则必叛。外劳而内叛。其为坐擒之形必矣。

一宜专逆魁以速蕝事也。现在南北所失诸地。俱未恢复。贼首有名字者。亦复

错处散布。不止一人。则用兵之所先。或北或南。不可不筹大局。伏思当前此南贼庄大田攻扰府城之时。南路自应为急。凤山初为贼得。部署未定。贼众又多在府城。宜遣一军渡海。由打狗溪入凤山。径袭其虚。大兵扼其前。奇兵议其后。似可夹攻成擒。今南贼得地既久。守备必周。袭之无益。又闻其攻扰府城。数月不能得志。近知大兵云集。亦颇有敛退自固之思。似可置为缓图。且闻凤山一带。路径险阻。若大兵先清南路。恐相持需日。使北贼得以乘闲谋我之弊。且逆魁在北而不在南。鄙意不如径攻诸罗。诸罗地势平坦。无险可守。此利于用兵者也。诸罗既通。便进攻彰化以取贼巢。南路之贼。只宜别派一军。领以大将。镇扼附近府城险要之处。以攻为名。以守为实。使贼近不敢越府城而北。以为牵制足矣。至北路既胜。则南路传檄招之。必有泉贼首而来降者。固不待痛剿而服也。

一宜多闲谍以制胜机也。此行除各逆首外。其陷贼者大局当主抚。然其用力却在于必剿。盖贼之所以鸱张无忌者。以我军之不能战也。陷贼各庄。为贼所禁格。虽欲自拔而出。其势不能。我虽空言招之。不过破散其心。于事未必有济。惟能剿进十里。则十里胁从之庄不招自服。剿进百里。则百里之内不抚自从。顾剿之之道。当贼初起时。只须堂堂之阵。自足以为声势。今贼势广袤。我军虽有敢战之兵将。然其胜负之局。与贼平分。未能操乎必胜。惟能用奇兵以振荡之。虚实相生。使其瞽乱不测。便有胜机。其要道莫先于用闲。闲得则可因势而利导之。其疑也可惊。其虚也可袭。其逸也可劳。其坚也可陷。闻前此我兵之举动。贼皆周知。而贼兵之虚实。我反不测。又如凤山陷时。闻贼有决流灌军。借甲赚城之事。及东城之战。又为坑陷以诱我师。此贼能用闲用奇。而我谍不周之失也。今宜不措重金。广募闲谍。必购知贼之腹心头目。为其谋主者几何人。为其任用者几何人。其粮草足供几时。其屯聚要害者几处。其精锐之众若干。其随声附和者又若干。其短长得失。亲睦猜嫌之情状若何。皆宜广搜博采。尽得其虚实。便可购用反闲。以迭出奇师。或声东击西。或阳退阴进。或昼静夜起。或合分。贼众虽多。心必不固。苟能数惊数误之。必可以制其死命。此在临时相机决胜。非能预言。汉赵充国但广用闲人以为耳目。复神明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之二言。固已握全算矣。

一宜明约束以收人心也。贼之初起。诸彰虽破。人心未尽从贼。贼势犹未蔓延。特贼以势胁各庄。勒出供应之具。各庄惧其残破。不得不供应之。官军因其有交通之。于贼过后。颇闻乘势焚抢。以为破贼报功。其远隔城郭。拒守以俟命者。官军又不能救。各庄既无所依。所以从贼益固。贼势益张。今于军伍所到。务宜严申约束。凡来降者。秋毫勿犯。其大庄远隔贼乡。不能挈众而来者。但使先期送。申明不敢藏匿逆魁。官军到时。皆释兵闭门。自毁其一切营栅

拒守之具。便可勿问。所全既多。亦易蒞事。昔朱一贵之乱。满制军令民于各庄门闾及出入之衣帽等。书有大清二字。便释不诛。今亦宜仿此意。示以生路。便足摇动其心。大信既昭。则人心自服。俟大势已定。斯时虽有贼魁逆首。或应缘坐家属。窜藏各庄。一经搜捕。不患不献。此特一吏卒之事耳。固不必其先汲汲也。此节虽系老生之常谈。实行军不易之要道。伏惟留意。

蛤仔难纪略

谢金銮

古之善筹边者。却敌而已。开疆辟土。利其有者。非圣王所欲为。顾是说也。在昔日不可以施于台湾。在今日复不可以施于蛤仔难。其故何也。势不同也。台湾与古之边土异。故筹台湾者不可以彼说而施于此也。夫古之所谓筹边者。其边土有部落。有君长。自为治之。其土非中国之土。其民非中国之民。远不相涉焉。偶为侵害。则慎防之而已。必欲抚而有之。有其土而吾民不能居。徒为争杀之祸。故圣王不愿为。而为之者过也。若台湾之在昔日。则自郑氏以前。红夷踞为窺伺。海寇处为巢穴。及郑氏之世。内地之人居之。田庐辟。亩浚治。树畜饶。漳泉民利其肥沃而往者日相继。其民既为我国之民。其地即为我国之地。故郑氏既平。施靖海上言以为不当弃。朝廷韪其说。遂立郡县。岂利其土哉。顺天地之自然不能违也。夫昔日之台湾。与内地远隔重洋。黑水风涛沙汕之险。非人迹所到。然犹不可弃。弃之则以为非便。乃至今日之蛤仔难则较为密迩矣。水陆毘连。非有辽杳悬绝之势。而吾民居者众已数万。垦田不可胜计。独咨嗟太息。思为盛世之民而不可得。岂情也哉。况杨太守入山。遮道攀辕。如赤子之覲父母。而民情亦大可见也。为官长者弃此数万民。使率其父兄子弟。永为逋租逃税。私贩偷渡之人而不问也。此其不可者一。弃此数百里膏腴之地。田庐畜产。以为天家租税所不及也。此其不可者二。民生有欲。不能无争。居其间者。漳泉异情。闽广异性。使其自自杀。自生自死。若不闻也。此其不可者三。且此数万人之中。一有雄黠材智桀骜不靖之人。出而驭其众。深根固蒂。而不知以为我疆我土之患也。此其不可者四。蔡蹇窺伺。朱瀆钻求。一有所合。则藉兵于寇。赍粮于盗也。此其不可者五。且其形势。南趋淡水艋舺为甚便。西渡五虎闽安为甚捷。伐木扼塞以自固则甚险。蛤仔难为贼所有。是台湾有近患。而患即及于内地。此其不可者六。今者官虽未辟。而民则已辟。水陆往来。木拔道通。而独为政令所不及。奸宄凶人。以为逋逃之藪。诛求弗至焉。此其不可者七。而或者曰。台湾虽内属。而官辖之外。皆为番土。还诸番可矣。必欲争而有之。以滋地方之事。斯为非宜。不知今之占地而耕于蛤仔难者已数万众。必当尽收之。使归于内地。禁海寇勿复往焉。而后可谓之还番。而后可谓之无事。否则官欲安于无事。而民与寇皆不能也。户

口日繁。民见膏腴之地。而不往耕。其势所不能。我有弃地。寇伺隙而取之。又何乐而弗为也。故使今之蛤仔难可弃。则昔之台湾亦为可弃。昔之所以留台湾者。固谓郡县既立。使吾民充实于其中。吾兵防捍于其外。番得所依。寇失所踞。所谓安无事者此也。今之蛤仔难亦犹是已矣。或则又曰。蛤仔难之民。久违王化。其心叵测。骤欲馭之。惧生祸端。信哉是言也。夫君子之居官。仁与智二者而已。智者之虑事。不在一日而在百年。仁者之用心。不在一己之便安。而求益于民生国计。倘敬事以爱民。蛤仔难之民。即尧舜之民。何祸端之有。杨太守之入也。欢声动地。驱为义勇。则率以从。索其凶人。则缚以献。安在其久违王化哉。一方之辟。必有能者筹度乎其间。其见诸事者。蔚为功业矣。或徒见诸言。而其时不能用。后卒不易其言焉。如善筹台事者。陈少林蓝鹿洲二公者可以法矣。当康熙时。漳化淡水。未曾设官。政令巡防。北至斗六门而止。或至半线半骂。要不越诸罗辖内二百里之地。自半线以北。至于鸡笼七八百里。悉荒弃之。亦倭于番。即台邑之罗汉门。凤山之琅峤。皆摈弗治。当事者逡巡畏缩。志存苟安。屡为画地自守之计。名曰禁民勿侵番地。实则藏奸矣。故少林作诸罗县志。慷慨着论。其言曰。天下有宏远深切之谋。流俗或以为难而不肯为。或以为迂而不必为。其始为之甚易而不为。其后乃以为必不可不为而为之。劳费已什伯千万矣。明初。漳潮间有深澳。即今南澳泉属有澎湖。尔时皆迁其民而墟之。且塞南澳之口。使舟不得入。虑岛屿险远。劳师而匮饷也。及嘉靖间。倭寇入澳。澳口复通。巨寇吴平许朝光曾一本先后据之。两省罢敝。乃设副总兵以守之。至于今岿然一巨镇矣。澎湖亦为林道干曾一本林凤之巢穴。万历二十年。倭有侵鸡笼淡水之耗。当事以澎湖密迹。不宜坐失。乃立游击以戍之。至于今又巍然一重镇也。向使设险拒守。则南澳不急闽广之师。澎湖不为蛇豕之窟。倭不得深入。寇不得窃踞。漳泉诸郡。未必罹祸之酷。如往昔所云也。今半线以至淡水。水泉沃衍。诸港四达。犹玉之在璞也。流移开垦。舟楫往来。亦既知其为玉矣。而鸡笼为金台北门之锁钥。淡水为鸡笼以南之咽喉。大甲后拢竹塹。皆有险可据。乃狃于目前之便安。不规久远之至计。为之增置县邑防戍。使山海之险。弛而无备。必将俟亡羊而始补牢乎。南澳澎湖之往事可已。按少林此论。其情形恰与今日相似。今之蛤仔难即昔之漳化淡水也。但尔时海上尚属宁静。今则海寇罗织。日睥睨于其间。其势为尤亟耳。且夫制治之方视乎民。民之所趋。不可弃也。沃足以容众。险足以藏奸。台湾之地。大概如此。有类乎蛤仔难者。尚当以渐致之。其事非止于蛤仔难也。然而自昔以来。苟安者众。艰巨之事。使后人当之。岂所以为民为国哉。

论蛤仔难形势

谢金銮

蛤仔难西负山。东面海。而山势南北对抱。故三面皆山如环而缺其一面也。中有浊水大溪。末流与浊水合。北亦有溪三。溪源皆出内山。东流注于海。诸罗志所谓三港合流者也。海口北山东尽为乌石港。南山东尽为苏澳。自乌石港至头围二围。路皆缘山西行。渐折而南。至于三围。头围居海口北倚山。其南为乌石港。西渡荒埔。过金面山之南。而至二围。二围之北。有山名曰扩扩山。西南过白石园汤园而至于三围。其北有坑曰旱坑。西南踰溪达于四围。又东南踰溪达于五围。五围去山稍远。北附溪。其东北为渡船头。自头围至五围。皆属西势。所在小围无数。皆与番社参错。东面大海中有龟山。略与三围对。龟山之内。沙汕横亘。自北而南。三港之水。皆会于沙汕之内。此西势之地形也。东势居浊水溪之南。垦田尚少。番社亦稀。而旷野荒埔。一望无际。其地大于西势。潘贤文居于罗东。在东势之西。颇近山。有阿里史社岸里社二番与之密迹。浊水溪源。斜出于东势之西。西山之内。皆生番盘踞。远望则玉山在焉。玉山当东势之背。杨太守图说曰。以方向定之。则西势宜称北势。东势宜称南势。令所云仍番人之旧称也。又曰。西势合众小围。并溪洲凡二十三庄。其田皆围民所垦。番族则自打马至摆老郁凡二十三社。又东势自歪仔歪至猴猴社凡十二社。其田皆番民所垦。东势无民垦田。

蛤仔难原始

谢金銮

蛤仔难在台湾之东北。淡水之背也。台湾绵亘千余里。背阳向阴。水皆西流。而蛤仔难则背阴向阳。水皆东流。故其地当为台湾之正面。自大鸡笼山。居台湾之极北。有双峰陡高。不可极者。为三貂山。一作山朝三貂之支。东入于海。如象之弯其鼻也。蛤仔难居三貂之南。弯环之内。迤北有港。曰蛤仔难。港南一望平旷。水丰土腴。草木鲜润。番人居者。旧有三十六社。多在海口。自台湾初开后。已与内地人通往来。番乘艚舫。凿大木为小舟出贸易。其时半线以北。尚未设官。此地属诸罗后山之北境。康熙五十六年。金筑周宣子为诸罗令。作邑志。蛤仔难之名始见于策。宣子作三貂蛤仔难图。虽甚简略。然其中之三港合流。其东之沙洲龟屿。其内山之黑沙晃。南境之直加五社。并详于志。其时 国威暨讫。诸番向化。其声息固无所不通者。惜乎其急抚之也。内地民人蕃庶。地力已尽。蛤仔难番既通贸易。漳泉广东之民。多至其地。垦田结庐。以居以食。蚕未辟。官吏不至。以为乐土。闻风者接踵以至。于是围堡御患。自北而南。为头围二围三围。又南为四围。漳人有吴沙者。遂统其事。众推为长。沙有才能。略识经纪。设立乡勇。以防生番。内地来者入饼银一二十。助乡勇费。任耕其地。陆路由三貂入。其初险径。仅容一人行。牛不得度。以后渐辟以广。然寂无人。生番伏路。行者多中伤。沙乃定为日期。率乡勇迎

外入者以益众。且通有无。嘉庆三年间。有龙溪萧竹者。颇能文章。喜吟。究于堪舆之术。自谓得异传。竹从其友游台湾。穷涉至蛤仔难。吴沙疑之。居且久。乃为标其胜处为八景。且益为十六景。今所传兰城拱翠龙潭印月曲径香泉浊水涵清之类者皆是也。竹悉为赋诗。或论述其山水络甚详。然其时未有五围六围者。要其可以建围之地。竹于图中皆递指之。当竹之时。垦耕居民。至四围而止。吴沙既富。自恨不为良民供租税。且百货不通于彼。乃阴以图求敢言于当事者。得奏报升科。愿出赋。为请设官建署。其时镇道恶周罗以化外置之不问。未几。萧竹卒。吴沙亦死。越一二年。海寇蔡蹇以贼艘进苏澳。侵蛤仔难。欲取其地。吴氏率耕民御之。蹇使告于吴氏曰。吾欲得地。为耕种计耳。此间地旷。愿得共垦。于尔无伤也。吴氏曰。吾辈为良民。若为盗。吾何敢通盗。蹇曰。吾得耕地。且不为盗。吴氏曰。地固在也。盍尽焚汝舟。吾与汝登岸。蹇不可。率众贼登陆。海口番人怖与。贼大戮番人。适其时。耕民与番社有衅。蔡蹇率众登陆。番不知其为海寇也。而以为耕民约内地众从水道来夹攻。乃大骇。多散走徙去。吴氏擒数贼献于官。蔡蹇败去。于是蛤仔难耕民日益众。嘉庆八年。蛤仔难大疫。众相率祈祷。按丁口出钱。稽簿册得男女六万。初。吴沙死。其子光裔嗣为长。无才能。不得众心。

论埔里社事石甫文集

姚莹

台湾本海外岛夷。不宾中国。自郑氏驱除狃獠。始辟入籍。时止三县。半线以北。康熙之末。犹番土也。朱逆既平。乃增彰化。设淡厅。遂极其北境。至于鸡笼。山前之地尽矣。然南北袤不过一千九十四里。嘉彰最中。腹内自山至海。乃百余里耳。入内供粟。岁不过十万。而兵饷给外者倍之。其不能利益国家明矣。嘉庆中。又开噶玛兰。遂及山后。增幅员百里。论者皆以形胜为言。夫 圣德遐被。八荒皆我外藩。鸿图式郭。远迈隆古。乃侈言沧海之一舟。大圜之一星。岂非陋耶。若夫雕题裸体之民。言语不通。蹲伏深山。垦耕自给。没世不敢出山一步。然犹慕化充屯。则是我 天朝之赤子较诸汉奸不法者奚翅十倍。此土牛立界。所以严申厉禁。诚仁之至也。有司守此边陲。不以宣播德威为务。乃任彼私人。交通豪猾。违禁开边。且肆其凶残。暴其枯骨。所当骈首境上。以昭炯戒而慰番黎。乃复隐忍逾年。越垦之诘。发自武臣。斯时犹有阿意庇奸。为依违之说者。向非邑令抗争。镇道明决。则奸人之计仍行矣。卒之投鼠忌器。曲赦有罪。使 国禁不申。番冤莫理。政刑之失。孰有甚于此者哉。火炎不烈。厉禁益虚。于是奸人故智复萌。不及数年。而水社之谷。复归汉佃。番愚不知讼诉。社众日衰。外迫凶番。内惧汉逼。不得已从奸人之谋。欲引外社熟番自卫。汉奸更从而蹑其后。养虎揖盗。其事益愚。其情益可悯

矣。邓同知身入内山。穷履生番之境。可谓壮甚。而水社之山川秀美。埔社之地土沃饶。言次犹津津称之。且以番黎拙于治田。不能深耕灌溉为惜。循吏而言如此。以余观之。喜功利者贪壤地之膏腴。惧开边者守土牛之虚禁。此皆见止一隅。未深计久安之策也。水埔二十四社。自雍正乾隆间。即称沃衍。惟时番族犹盛。足以自固。汉人不知虚实。无敢深入。且开辟未久。地利有余。今山前无隙土矣。旧族日滋。新来不已。无业可执。则有三种莠民。一舆夫千百为。动与兵。二赤棍结党立会。散处市廛。三盗贼窃劫频闻。诛之不尽。此全台之大患也。不为区处。台湾未可言安。则旷土之开。云胡得已。汉人蕃衍。丁口已二百五十余万。而生熟社番。不及二十分之一。匪惟贫削。实亦丁衰。寡弱之形。殆若有天数焉。其不能自固者。不仅水埔二社也。势既寡弱。则奸民欺凌益甚。况频年深入。虚实周知。即外社熟番。亦垂涎至矣。虽有明禁。而趋利忘生。旋驱复入。昔者杀番掘冢。其首恶既释不诛。今兹负耒而来。安能遂置重典。一再宽宥。禁碑尚可恃乎。既不能禁。不但社番被逼。有走险之虞。抑且地形险阻。设有巨奸。招聚亡命。即林爽文之大里杙也。其患可胜言哉。则安抚之道又不可不讲矣。

论台湾要害皇朝武功纪盛

赵翼

台湾之变。总督李公赴闽。道过常州。邀余偕行。佐其幕事。凡一年有余。此编即幕中所记也。事皆与方略合。故不复删改。林爽文本漳人。其将反也。当漳泉二府人械之后。恐泉人不同乱。乃邀泉人刘志贤共起事。欲使为泉人倡。刘志贤自署理番同知。至鹿港收货税。有泉民林湊等起义擒之。鹿港得无恙。是时贼方起。漳人仗贼之势。常凌泉人。及黄任两提督率兵至。贼稍敛。则泉人又仗官兵之势凌漳人。迨官兵久顿不进。贼势日炽。胁各村民从之。不从者辄焚劫。于是泉人亦皆弭首附于漳矣。惟凤山县南。有粤民数十村。结寨自守。贼终不敢犯。贼本乌合。非真有不可扑灭之势。故福将军等兵至。一鼓即败之。乃知前此诸将之过于畏慎。未免重视贼也。今台湾既平。有当酌改旧制者。彰化县城。宜移于鹿港。而以台湾道及副将驻之。康熙中。初取台地时。仅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地。凤在南。诸在北。台湾居其中。又有鹿耳门海口通舟楫。故就其地设府治。其后北境日扩。闽人争往耕。于是诸罗之北。增彰化县。彰化县北。又增北淡水同知。则府城已偏于南。且旧时如海口仅一鹿耳门。由泉州之厦门往。海道八九百里。今彰化之鹿港。既通往来。其地转居南北之中。由泉州之蚶江往。海道仅四百里。风顺半日可达。此鹿港所以为台地最要门户。较鹿耳门更缓急可恃也。幸林爽文等皆山贼。但知攻城。不知扼海口。故我师得扬帆至。然海舟大。不能附岸。须鹿港出小船二十里来渡兵。倘贼稍有

智计。先攻鹿港。鹿港无城可守。其势必拔。拔则据海口禁小船。我海舟虽至。亦不得薄而登。所恃以入台者。祇鹿耳一门耳。兵即由鹿耳入府城。又须自南而北。转多纡折。必不能如此次之路捷而功速也。彰化城距鹿港二十里。不傍山。不通水。本非设县之地。若移于鹿港。镇以文武大员。无事则指麾南北。声息皆便。有事则守海口以通内地应援。与鹿耳门互为关键。使台地常有两路可入。则永无阻遏之患。时上方有旨修筑台郡各城。余囑李公以此奏。李公以筑城事别有司之者。遂不果。然此议终不可废。后之意海疆者。或奏而行之。实千百年长计也。

台湾城工可缓议

郑光策

城工一事。遍访熟识台地之人。据云台地土脉松浮。每岁震动不常。有自数次至数十次者。溪道路。尚且崩坍迁徙。岁无定形。改建崇城。实为无益。且台地多沙少土。基址难坚。内山虽有山石。而水门浅小。殊难运出。即陡遇溪涨。亦不过数日即消。不可恃以集工。查红毛旧立赤嵌一城。系三合土所筑。以制小而矮。所以仅存。若城工大段。俱用三合土。制既袤长。一遇震动。必成断缺。断缺之后。兴工修补。以新合旧。必不胶粘。此事费恐不貲。未可轻举。且台城所以不守者。非竹城之难守。以兵力单而人心散也。若经理得宜。自有众志成城。亦不藉天设之险。鄙意宜且仍旧。或多栽刺竹。深掘濠沟。自足为守。若以奉有明旨。不可不遵。则当相其形势所便。先筑一城以为之式。试看期年之后。如不坍塌。然后遍行兴工。庶大工不至尽归于乌有也。又闻明旨。有以工代赈之说。现在官署仓库。及民间村庄屯田军卫处所。一切建置。俱有大工。似不必专藉于筑城。至于兴建工程。俱宜不惜重工。期于宏敞完固。昔诸葛忠武之治蜀也。一切道路桥梁邮馆亭障。皆为经久之计。实为后世制作之楷模。晚代创造。多取办目前。近来官工。恶薄尤甚。鄙意任事者欲其绝无染指。固有所难。惟有厚与价值。大其规模。凡事不尚华丽。以朴厚完固为期。庶几有人心者。或尚不至苟且焉。

筹划海寇疏顺治十七年

给事中王命岳

臣闻善用兵者。用我之所长。以攻彼之所短。必不用我之所短。以就彼之所长。则今日办海。在谨持浪战。详布置之方而已。往者布置失宜。兵将皆狃安城郭。高居广厦。要害无驻镇。海下无舟师。所造战船。皆在内地。一旦兴兵。四面疾呼。各港战舰。动费招携。兵马陆行。数日始达海岸。我息已露。贼备已完。我劳贼逸。我生贼熟。宜乎未奏获丑之功也。今之布置。臣请得借箸而筹之。夫自漳州之海澄县出港。以趋厦门。则必经海门山。向者贼舟泊于山外

。我舟泊于山内土名大涂尾。因岸上无兵护船。并大涂尾不便久驻。退入镇城。镇城去厦门殊远。贼始解甲高枕而卧矣。臣按海门山与厦门相望。过海门山之左。地名青浦。青浦之左。是为镇海卫。卫则有城。为逆贼上岸往来通津。此系漳州第一要紧门户。形势可据。往者弃而不守。臣诚不知其何解也。以臣愚见。宜设大将一员。领兵数千据之。而分驻一营于青浦。青浦下。则海门之外贼舟不敢泊。贼舟遁而吾舟泊之。则青浦之陆兵可以护海门之舟师。海门之舟师又可以渡镇江青浦之陆兵。是海澄一路。贼无日不防矣。自泉州之同安县地方出港以趋厦门。则嵩屿鼎尾排头高浦石浔州刘五店一带。绵亘三四十里。皆与厦门相望。不需巨艘。即扁舟可达。嵩屿者。前抚张学圣过厦门之所也。嵩屿数里至鼎尾。鼎尾有港。鼎尾数里至排头。排头十里至高浦。高浦有城。高浦十里至石浔。石浔十里至州。则贼筑城此地以牵制我师者。州十里至刘五店。之数处者。无处不可渡厦门。而高浦为适中之地。人烟辏集。又有坚城。乃弃而不镇。反使贼得逍遥于州之浒。臣又不知其何解也。以臣愚见。宜设大将一员。兵数千。镇守高浦城。则州之形危。又分一两大营于排头鼎尾等处。而泊舟师其下。则岸上之陆兵可以护岸下之舟师。岸下之舟师又可以渡岸上之陆兵。是同安一路贼无日不防矣。其分拨驻守镇海卫高浦城等处兵将者。靖南王之事也。分拨海门舟师者。海澄公之事也。分拨高浦鼎尾各处舟师者。副将施琅之事也。藩兵皆北人。臣以为不宜轻试巨浸之中。而水师用土兵。则与贼共分其长也。况黄梧于贼。势不两立。施琅于贼。讎深杀父。皆足令独当一面。协力捣巢。但恐二人兵少。宜以漳泉水师之兵将佐之。如是布置已定。我数数戒师如期。将渡者又竟不渡以疲之。如是十余次。则贼之意懈而防弛。然后度天时。齐人力。出其不意。约束并驱。一鼓而歼之。直崇朝事耳。至于居重驭轻。则有靖南王。镇守省城。居中策应。则有提督马得功。兵马久驻泉州。兵民相宜。兴化漳州各有城守。皆足自护城池。其余港口照旧分汛。则是我逸贼劳。我暇贼忙。此万全之策而王者之节制也。相机而动。系丑之颈而制其命。如掇鱼于釜而盪其脑矣。

陈台湾弃利害疏台湾府志

施琅

台湾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港口纡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隔澎湖一大洋。水道三更。明季设水师标于金门。所出汛至澎湖而止。水道亦有七更。台湾一地。原属化外。土番杂处。未入版图也。然其时中国之民潜至生聚于其间者。已不下万人。郑芝龙为海寇时。以为巢穴。及崇祯元年。郑芝龙就抚。将此地税与红毛。为互市之所。红毛遂联络土番。招纳内地人民。成一海外之国。渐作边患。至顺治十八年。为海逆郑成功所攻破。盘

踞其地。纠集亡命。挟诱土番。荼毒海疆。窥伺南北。侵犯江浙。传及其孙克塽。六十余年。无时不仰 宸衷。臣奉 旨征讨。亲历其地。备见野沃土膏。物产利溥。耕桑并耦。渔盐滋生。满山皆属茂树。遍处俱植修竹。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向之所少者布帛耳。兹则木棉盛出。经织不乏。且舟帆四达。丝缕踵至。饬禁虽严。终难杜绝。实肥饶之区。险阻之域。逆孽乃一旦纳土归命。此诚天以未辟之方舆。资东南之保障。永绝边海之祸患。岂人力所能致哉。夫地方既入版图。土番人民。均属赤子。善后之计。尤宜周详。此地若弃为荒陬。复置度外。则今台湾人居稠密。户口繁息。农工商贾。各遂其生。一行徙弃。安土重迁。失业流离。殊费经营。实非长策。况以有限之船。渡无限之民。非阅数年。难以报竣。使渡载不尽。苟且塞责。则该地之深山穷谷。窜伏潜匿者。实繁有徒。和同土番。从而啸聚。假以内地之逃军流民。急则走险。纠党为崇。造舟制器。剽掠滨海。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固昭然较著者。且此地原为红毛住处。无时不在涎贪。该夷赋性狡黠。所到之处。善为鼓惑人心。重以夹版船只。制作精坚。从来无敌于海外。未有土地可以托足。尚无伎俩。若坐弃数千里之膏腴。以资其停泊。必倡合党与。窃窥边场。逼近门庭。沿边诸省。断难晏然无虞。至时复勤师远征。两涉大洋。波涛不测。恐未易再建成效。如仅守澎湖而弃台湾。则澎湖孤悬汪洋之中。土地单薄。界于台湾。远隔金厦。岂不受制于人。是守台湾即所以固澎湖。必须联为臂指。各相犄角。声气关通。应援易及。可以宁息。况昔日伪郑所以得负抗逋诛者。以台湾为老巢。以澎湖为门户。四通八达。游移肆虐。任其所之。我之舟师。往来有阻。今地方既为我得。见在官兵。星罗布。风期顺利。片帆可至。虽有奸萌。不敢复发。部臣抚臣。未履其地。去未敢决计。臣阅历周详。不敢遽议轻弃者也。且海氛既靖。内地溢设之官兵。尽可陆续汰减。以之分防台湾澎湖两处。台湾设总兵一员。水师副将一员。陆师参将二员。兵八千名。澎湖设水师副将一员。兵二千名。通计兵一万名。足以固守。又无添兵增饷之费。其防守总兵副参游等官。定以三年。或二年。转升内地。无致久任。永为成例。在我 皇上优爵重禄。推心置腹。大小将弁。谁不勉励竭忠。然当此地方初辟。该地正赋杂饷。殊宜蠲豁。现在一万之兵食。权行全给。三年后开征。可以佐需。抑且寓兵于农。亦能济用。可以减省。无庸尽资内地之转输也。盖筹天下之形势必求万全。台湾一地虽属外岛。实关四省之要害。无谓彼中耕种犹能少资兵食。固当议。即为不毛荒壤。必藉内地挽运。亦断断乎其不可弃。当时封疆大臣。狃于目前。苟安为计。画迁五省边地。以备寇患。致贼势愈炽。而民生颠沛。往事不臧。祸延及今。致遗 朝廷宵旰之忧。臣今熟审该地形势。知而不言。至于后来。万或滋蔓难图。窃恐 皇上责臣

以緘默之罪。臣又焉所自道。故当此地方削平。定计去。莫敢担承。臣思弃之必酿成大祸。之诚永固边圉。以臣会议具疏之外。不避冒渎。以其利害自行详细披陈。伏祈 睿鉴。

论台镇不可移澎湖书代

蓝鼎元

连接宪翰。令某暂驻台湾。不可遽尔班师。但当事已议台镇移澎。更设副将。是总兵处北。殊为蛇足。裁营减兵之说。台人闻知。颇有噤噤窃笑者。若果台镇移澎。则海疆危若累卵。部臣不识海外地理情形。凭臆妄断。视澎湖太重。意以前此癸亥平台。止在澎湖战胜。便尔归降。今兹澎湖未失。故台郡七日可复。是以澎湖一区。为可控制全台。仍有此议。不知台之视澎。犹太仓外一粒耳。澎湖不过水面一撮沙堆。山不能长树木。地不能生米粟。人民不足资捍御。形胜不足为依据。一草一木皆需台厦。若一二月舟楫不通。则不待战自毙矣。台湾沃野千里。山海形势。皆非寻常。其地亚于福建一省。论理尚当增兵。易总兵而设提督五营。方足弹压。乃兵不增而反减。又欲调离其帅于二三百里之海中。而以副将处之乎。台湾总兵。果易以副将。则水陆相去咫尺。两副将岂能相下。南北二路参将。止去副将一阶。岂能俯听调遣。各人自大。不相统属。万一有事。呼应不灵。贻误封疆。谁任其咎。澎湖至台。虽仅二百余里。顺风扬帆。一日可到。若天时不清。台飓连。浹旬累月。莫能飞渡。台中百凡机宜。鞭长不及。以澎湖总兵遥控台湾。犹执牛尾一毛欲制全牛。虽有孟贲乌获之力。总无所用。何异欲弃台湾乎。台湾一去。漳泉先为糜烂。而闽浙江广四省。俱各寝食不宁。山左辽阳。皆有边患。某庸愚无识。以为此土。万万不可委去。若遵部议而行。必误封疆。某杞人妄忧。中心如焚。非特为桑梓身家之虑。惟望恕其狂瞽。且赐明示解惑焉。

覆制军台疆经理书代

蓝鼎元

接到宪檄。内开台疆经理事宜十二条。具见未雨绸缪。为台地苍生谋善后之策。职等自当遵命。次第举行。亦有胸中未能悉达。不得不质疑问难者。台湾海外天险。治乱安危。关系 国家东南甚巨。其地高山百里。平原万顷。舟楫往来。四通八达。外则日本琉球吕宋荷兰暹罗噶吧安南西洋诸番一苇可杭。内则福建广东浙江江南山东辽阳不啻比邻而处。门户相通。足为藩篱之限。非若寻常岛屿。介在可有可无间也。值兹寇乱风灾之后。民生凋瘵。大异本来富庶面目。然风俗尚多浇恶。奸宄未尽革心。网密则伤。网疏则犯。治安之政。宜严而不宜宽。将安将治之民。宜静而不宜动。伏读宪谕。凡诸逆起事之所。应将房屋尽行烧毁。人民尽行驱逐。不许往来耕种。阿猴林山径四达。大木丛茂。

宽长三四十里。抽藤锯板烧炭砍柴耕种之人甚多。亦应尽数撤回。篷厂尽行烧毁。防患拔根。至周至决。职等再四思维。一人谋逆。九族皆诛。乱贼所居之地。虽墟其里可也。惟是起贼非止数处。数处人民。不下数百家。则亦微有可虑者。人情安土重迁。既有田畴庐舍。室家妇子。环聚耕凿。一旦驱逐搬移。不能遍给以资生之藉。则无屋可住。无田可耕。失业流离。必为盗贼。一可虑也。其地既广且饶。宜田宜宅。可以容民畜众。而置之空虚。无人镇压。则是弃为贼巢。使奸宄便于出没。二可虑也。前此台地。何人非贼。国公将军而外。伪镇不止千余。今诛之不可胜诛。俱仍安居乐业。而独于附近贼里之人。田宅尽倾。驱村众而流离之。贼之罪。重于作贼。三可虑也。台寇虽起山间。在郡中居其九。若欲因贼弃地。则府治先不可言。况琅峤并未起贼。虽处极边。广饶十倍于罗汉门。现在耕凿数百人。番黎相安。已成乐土。今无故欲荡其居。尽绝人迹往来。则官兵断不肯履险涉远。而巡入百余里无人之地。脱有匪类聚众出没。更无他人可以报信。四可虑也。锯板抽藤。贫民衣食所系。兼以采取木料。修理战船。为军务所必需。而砍柴烧炭。尤人生日用所不可少。暂时清山则可。若欲永远禁绝。则流离失业之众。又将不下千百家。势必违误船工。而全台且有不可食之患。五可虑也。疆土既开。有日辟。无日蹙。台地宋元以前。并无人知。至明中叶。太监王三保舟下西洋。遭风始至此。未几而海寇林道干据之。颜思齐郑芝龙与倭据之。荷兰据之。郑成功又据之。国家初设郡县。管辖不过百余里。距今未四十年。而开垦流移之众。延袤二千余里。糖谷之利甲天下。过此再四五十年。连内山山后野番不到之境。皆将为良田美宅。万万不可遏抑。今乃欲令现成村社。废为邱墟。设为厉禁。断断不能。六可虑也。曩者诸罗令周鍾瑄有清革流民。以大甲溪为界之请。凤山令宋永清有议弃琅峤之详。今北至淡水鸡笼。南至沙马矶头。皆欣然乐郊。争趋若鹜。虽欲限之。恶得而限之。职等愚见以为。人无良匪。教化则驯。地无美恶。经理则善。莫如添兵设防。广听开垦。地利尽。人力齐。鸡鸣狗吠相闻。虽有盗贼。将无逋逃之藪。何必因噎废食。乃为全身远害哉。今窃议于罗汉内门中埔庄设汛防兵三百名。以千总一员驻扎其地。琅峤亦设千总一员。兵三百名。控扼极边一带。三六九期操演之外。准其自备牛种。就地屯田。以为余资。虽险远而弁兵便焉。槟榔林在平原旷土之中。杜君英出没庄屋久被焚毁。附近村社。人稠密。星罗棋布。离下淡水营内埔庄汛防不远。无庸更议。至各处乡民。欲入深山采取树木。或令家甲右互结。给与腰牌。毋许胥役需索牌费。一分一厘。听从其便。伏读宪檄添防之制。宜速议定。以便题覆。全台共计增兵三千六百名。必请 旨额外添设。就内地各标营。分额招募。按班来台。如往例三年一换。然后内地不至空虚。无顾子失母之病。诸罗地方辽阔。鞭长不及。应划虎

尾溪以上。另设一县。驻扎半线。管辖六七百里。鹿子港虽口岸扼要。离半线仅十五里。不用再设巡检。将巡检设在淡水八里坌。兼顾鸡笼山后。笨港设巡检一员。移典史归诸罗县治。南路凤山营县。虽僻处海边。不如下埤头孔道冲要。然控扼海口。打鼓眉螺诸港。乃匪类出没要区。当仍其旧。不可移易。添设凤山县丞一员驻扎搭楼。稽察阿猴林笃佳等处。弹压东南一带山庄。下淡水巡检一员。不许郡。仍令驻扎下淡水。稽察淡水以南各庄。及诸海口。台风诸各县。各练乡壮五百名。在外县丞巡检。各练乡壮三百名。无事则散之陇亩。有役则修我戈矛。乡自为守。人自为兵。

此万全之道也。伏读宪檄。营伍操练宜勤。虚冒旧弊宜除。塘汛分防宜变通。三者皆极切当时弊。有兵不练。与无兵同。兵不能识将意。将不能识兵情。是为乌合。器不与手相习。手不与心相应。是谓生疏。职每诫谕台属标营。定以三六九日。按期操演。三令五申。如临大敌。又为之捐造账房鎗火药。以足其用。其分防外汛之兵。大汛每驻一二百人。亦令如期操演。查足器械。塘兵专递公文。多人无益。每塘止定三名。小汛之兵。不上数十人。分作两班。赴就近大汛操演。不许懒惰。有操期不至者。大汛记名。逐月造册报查。又不许无故擅离汛防。凡有逃亡事故。立即报移内地调补。不许在台招募一人。以滋弊窦。违者参革员弁。务使地皆实兵。兵皆可用。前此虚冒名粮之弊。尽数廓清。独将弁书识一项。未能遵谕革绝。缘武人不学者多。鲜有亲操翰墨。而兵马钱粮。文移册籍。非可全凭口说。且自古军中识字。名将不废。若用其人而不给其粮。情理亦未甚协。不揣愚懵。妄为酌议。台镇中营游击。及各营守备。应各予书识八名。外营游击各六名。千把总虽系微员。亦不可全无一字。应予书识各一名。水师副将。南北二路参将。各予八名。总兵书办十六名。使麤足备具文书。不至如从前冒滥。将伙粮尽行禁革。亦可谓节啬至矣。台地少马。无以壮军容而资冲突。今拟镇标三营。城守一营。各设马兵六十名。南路北路二营。各设马兵八十名。共马四百匹。即在添设三千六百兵额之内。请 旨配拨。先自内地带马来台。以后换人不换马。或有倒毙。方就台地孳生买补。时或孳生不足。亦向内地采买以来。则无苦累民番之处。伏读宪檄。除奸务尽。附和倡乱之徒。非胁从可比。应将党恶创惩。黥其左面。同家属押逐原籍。拘管稽查。复承列单开出名数。深得火烈民畏鲜死之义。台网久漏吞舟。民不知国法为何物。安逸而思为乱阶。甫平而又图复起。续获诸贼。职等于军前权行专擅。竿首街。使莠民丧胆。其潜通奸匪。附和接济之人。照宪檄处分。押回原籍。惟是黥面虽羞。毕竟敷药即去。似不如馘耳之不可复续。较便稽查。其五月间旧贼。已散为民者。非奉宪行。及他有所犯。不问及。所以开更新之路。使安静而不自危也。伏读宪檄。要口设备。议建鹿耳门城。水陆分守。窃

谓鹿耳城。止用修筑。不必从新建造。其港暗礁浅沙。渺茫纡险。非有显然门户可以遵道而行。故须设立荡纓标记。指引迷途。毫厘偶差。立见齏粉。虽不建城。固亦未易入也。前此癸亥平台。海潮骤涨。巨舰连而入。今夏大师进剿。潮水亦高数尺。皆赖 朝廷洪福。海若效灵。游魂丧魄。夫岂城之故哉。且台贼多自内生。鲜由外至。倘贼来自外。则郡治兵将云屯未易侵扰。若贼起自内。虽隆之城至于天。非徒无益。反为漳泉内地之害。职等所见不广。以为因仍补葺。厥功已多。此刻物力困惫。俟他日另议可耳。郡治栽竹为城。价廉工省。职等谨遵宪檄。会同勘度地势。环万寿亭春牛埔。将文武衙署。兵民房屋。沿海行铺。俱包在内。种竹围一周。护以荆棘。竹外夹道宽三四丈。削刺桐插地。编为藩篱逢春发生。立见苍茂。刺桐外开凿濠堑。但台地粉沙无实。土浅则登时壅淤。深则遇雨崩陷。多费无益。止可略存其意。开濠广深六七尺。种山苏木濠内。枝坚刺密。又当一层障蔽。沿海竹桐不周之处。筑灰墙。出地五尺。高可蔽肩。为雉堞。便施鎗。开东西南北四门。建城楼四座。设桥以通来往。量筑窝铺十二。以当台。如物力不敷。城楼未建。植木栅为门两重。亦可暂蔽内外。三年之后。丛生茂密。虽未及石城坚好。然亦已牢不可破矣。郡县既有城池。兵防既已周密。哀鸿安集。匪类革心。而后可施富教。而台湾之患又不在富而在教。兴学校。重师儒。自郡邑以至乡村。多设义学。延有品行者为师。令朔望宣讲上谕十六条。多方开导。家喻户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转移士习民风。斯又今日之急务也。

台湾保甲责成乡长书代

蓝鼎元

台疆辽阔已极。台民不驯特甚。皆内地作奸犯科。逋逃萃止。豺心野性。随处鸱张。迩者北路窃劫频闻。涓涓之势。渐不可长。若防汛照管不周。真有顾此遗彼之患。兼班兵自远新来。良匪情形。路径要害。皆生疏弗能熟识。延建汀邵福兴宁兵丁。音语皆不同。不能细侦密访。如枘凿方员之不相入。即有二千协防。尚不足供措置。况又有掣回之忧。茫茫千里。星星塘汛。勿论移镇澎湖。必致覆餗。即驻台亦难高枕而卧也。所望一二贤能文职。振奋精神。以实心行保甲之实政。家家户户。自为清革。使盗贼无自而生。联络声援。守望相助。如常山之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使盗贼无托足之地。虽不设立官兵。亦何不可。但今保甲之法。久已视为具文。莫肯实心料理。而署事各官。又皆有五日京兆。推诿后人之意。真末如之何也。团练乡兵。亦是靖盗一法。而行之不易。虚应故事。则亦犹之保甲。鄙人愚见以为。作贼可以欺官。不可以欺民。能避巡兵。不能避乡里。莫若因其势而防范之。就各县各乡。僉举一干练勤谨有身家顾惜廉耻之人。使为乡长。就其所辖数乡。家喻户晓。联守望相

助之心。给之游兵。以供奔走使令之役。如有一家被盗。则前后左右。各家齐出救援。堵截各处要口。务必协力擒获。另设大乡总一二人。统辖各乡长。督率稽查。专其责成。乡长有生事扰民。纵容奸匪。缉捕不力。救护不齐等弊。大乡总稽察报查。如有失察。一体同罪。是虽无乡兵之名。而众志成城。不啻有乡兵之实。今拟台湾中路。设乡长六名。南路凤山。设乡长十二名。立大乡总二名分辖之。每乡长一名。准给养游兵四名。大乡总一名。给外委千把总衔牌。以荣其身。准养游兵十名。其游兵名粮。每月银一两。米三斗。就官庄内拨出支给。以为赡养之资。计三县游兵一百四十名。每月支银一百四十两。米四十三石二斗。三县乡长。共二十六名。大乡总四名。应给养廉多少。宪台酌量定夺。伊等工食。既皆仰给于官。则与官兵一例。文武均行约束。调遣无敢不从。凡地方有窃劫盗贼。责各乡长限期缉获。解官究处。初限不获。拘游兵比责。再限不获。乡长罚月粮工食。戴罪图功。三限不获。拘乡长正身重惩。大乡总记大过一次。凡盗贼不能缉获至三次者。乡长责革。大乡总追销外委职牌。以示惩劝。虽月粮似觉过重。但为地方之利。自不得顾惜小费。欲节省则每名月银七钱五钱亦可。米三斗不易也。无月粮则彼将生事扰民以为食。非徒无益。为害更大。且天下亦无枵腹而为人办事之理。必资其养廉。方可责以清操。大乡总能干练办公勤谨。三年无过犯。有绥靖地方实绩。量行擢用。以示鼓励。某庸陋无知。总为地方念切。用思以人治人之道。不知宪台以为何如也。

请开台湾米禁疏雍正四年

浙闽总督高其倬

窃查阅省泉漳二府。向资台米以济民食。自朱一贵变后。巡台御史恐其运出接济洋盗。又恐听民搬运。以至台湾米价腾贵。或生事端。遂禁止不许过海。泉漳之民。有米无米。在所不顾。不知台湾地广民稀。所出之米。一年丰收。足供四五年之用。民人用力耕田。固为自身食用。亦图卖米换钱。一行禁止。则囤积之米。废为无用。既不便于台湾。又不便于泉漳。究竟泉漳之民。势不得不买台湾之民。亦势不能不卖。查禁虽严。不过徒生官役索贿私放之弊。臣查开通台米其益有四。一泉漳二府之民。有所资藉。不苦乏食。二台湾之民。既不苦米积无用。又得卖售之益。则垦田愈多。三可免泉漳台湾之民因米粮出入之故。受胁勒索之累。四泉漳之民既有食米。自不搬买福州之米。福民亦稍免乏少之虞。至开通米禁有须防之处二端。亦不可不加详虑。其一恐泉漳之民。任意搬买。或致台湾米贵。查台地一年丰收。足供四五年之食。嗣后应于冬成之时。详加确查。若台湾丰熟。即开米禁。倘年成歉薄。即禁止贩卖。虽年岁稍丰。而一时偶有米贵情形。臣亦即随时查禁。必不敢疏忽滋事。其一恐买

米之船。接济洋盗。查海洋之中。劫米为盗者颇多。买米为盗者实少。闽地历来诸臣。既于此颺颺过计。臣亦不敢不于此详细周防。嗣后泉漳之民。过台买米者。俱令于本地方报明。欲往台买米若干。载往某处贩卖。取具联保。详报臣等衙门。即飞行台湾。及所卖之府县。两处稽查。如有不到。即系偷卖。必严惩联保。究出本船之人。尽法重处。如此查防。自不致接济洋盗矣。

请开台民携眷之禁疏乾隆二十五年

福建巡抚吴士功

窃惟我朝德威远敷。薄海内外。共沐恩膏。如台湾府属一厅四县。令归隶版图。将及百年。久成乐土。居其地者。俱系闽粤滨海州县之民。俱于春时往耕。西成回籍。迨后海禁渐严。一归不能复往。其主业在台湾者。既不能弃其田园。又不能搬移眷属。别娶番女。恐滋扰害。经升任广东抚臣鄂弥达具奏。凡有妻子在内地者。许呈明给照搬眷入台。编甲为良。人人有室家之系累。谋生念切。自然不暇为非。更令有司善抚教之。则知感激奋兴。安生乐业。旋经议行在案。嗣于乾隆四年。前督臣郝玉麟。以流寓民眷。均已搬取。即有事故迟延。亦属无几。请停止给照。续于乾隆九年。巡视台湾御史具奏。以内地民人。或闻台地亲年衰老。欲来侍奉。或因内地孤独无依。欲来就养。无如例有明禁。因甘蹈偷渡之愆。不肖客头奸舫。将船驶至外洋。如遇荒岛。诡称到台。促客登岸。荒岛人断绝。坐而饥毙。俄而洲上潮至。命尽归鱼腹。因碍请照之难。致有亡身之事。请仍准携眷。经部议令该督抚确查定议。俱如所奏。乃十二年。督臣喀尔吉善。复以前奏未定年限。恐滋弊混。请定限一年之后。不准给照。自此停止以来。迄今十有余年。凡有渡台民人。禁绝往来。不能搬移。现在汉民已逾数十万。其父母妻子之身居内地者。正复不少。向之子身过台者。今以垦辟田原。足供俯仰矣。向之童稚无知者。今已少壮成立。置有田产矣。若弃之而归。则失谋生之路。若置父母妻子于不顾。更非人情所安。故其思念父母。恋妻子。冀图完娶之隐衷。实有不能自己。以致迫不择音。甘受奸舫之愚弄。冒险偷渡。百弊丛生。伏查乾隆十七年。原任台湾县知县鲁鼎梅。纂修县志云。内地穷民。在台营生者数十万。其父母妻子。俯仰乏资。急欲赴台就养。格于例禁。贿船户。顶冒水手姓名。用小鱼船夜载出口。私上大船抵台。复有渔船乘夜接载。名曰灌水。经汛口觉察。奸舫照律问遣。固刑当其罪。而杖逐回籍之民。室庐抛弃。器物一空矣。更有客船患通习水积匪。用湿漏之船。收载数百人。挤入舱中。将舱封钉。不使上下。乘黑夜出洋。偶值风涛。尽入鱼腹。比到岸。恐人知觉。遇有沙汕。辄给令出船。名曰放生。沙汕断头。距岸尚远。行至深处。全身陷入泥淖中。名曰种芋。或潮流适涨。随流漂溺。名曰饵鱼。穷民迫于饥寒。罔顾行险。相率陷阱。言之痛心。臣思愚民

之被害。奸舫之肆恶。其言凿凿可据。具与乾隆九年巡台御史原奏不谋而合。该知县身台湾。见闻自确。载之邑乘。考订非虚。臣一载以来。心察访。实属确有之事。然卒未有因陷溺而告发者。缘事在汪洋巨浸。人迹罕到之地。被害者既已没于波臣。饶免者亦缘自干禁令。莫敢控诉。故偷禁虽严。而偷渡者接踵。臣与督臣俱令先后查拏。或偷渡未成而被获。或出港遇风而返回。计一载之中。共盘获偷渡民人二十五案。老幼男妇。九百九十名。内溺毙三十四人。其余均经讯明。分别递回原籍。其已经发觉者如此。其私自过台。在海洋被害者。恐不知凡几。伏念内外民人。均属 朝廷赤子。向之在台为匪者。悉出只身之无赖。若安分良民。既已报垦立业。有父母妻子之系恋。有仰事俯育之辛勤。自必顾惜身家。各思保聚。此从前督抚诸臣。所以迭有给照搬眷之请也。及奉准行。过台之后。亦未有眷口滋衅生事者。民鲜土著。则有离去之思。人有室家。各谋久安之计。乃因良民之搬眷。禁以奸民之偷渡。致令在台者困羈逆旅。常怀内顾之忧。在籍者怅望天涯。不免向隅之泣。以故内地老幼男妇。茕独无依之人。迫欲就养。竟至铤而走险。毕命波涛。非所以仰体 皇上如天之覆。一视之仁也。

条陈台湾事宜状庸正 年

台湾知府沈起元

卑府既无知识。初到台地。见闻未广。无可以仰佐高深。何敢妄置一喙。顾有不忍不言。不敢不言者。惟大人恕其狂率。而鉴其愚诚。幸甚幸甚。一偷渡之禁不可不为转计也。其间有必不可禁。必不可不禁者。而以现在之法处之。则二者皆失。其必不可禁者。则漳泉内地无藉之民。无田可耕。无工可佣。无食可觅。一到台地。上之可以致富。下之可以温饱。一切农工商贾。以及百艺之末。计工授直。比内地率皆倍蓰。而必曰尔其坚坐饿死。无往求生为也。既非为民父母之道。且或亲戚兄弟。在台成业。此既需人助理。彼可相依为活。合之则两全。离之则两伤。此必不可禁者也。其必不可不禁者。则以海外之地。作奸犯科之民。动辄渡洋。于内地为漏网。于台地为养奸。此必不可不禁者也。法当第禁奸民之偷。而不当禁良民之渡。且必许良民之渡。而后可禁奸民之偷。何也。将禁奸民。必行重法。而欲行重法。非分别奸良不可。今也不然。惟偷渡是禁。奸良共处其中。岂可概施以大法。不得已以杖责逐回之法处之。即有奸匪。台地无从分别。将亦从轻典。则在奸民岂足以示惩。夫民之渡台。如水之趋下。流奔注。而欲以轻法止之。是以只手而障崩堤。必不能矣。以轻法而止良民之渡犹且不能。而以止奸民之渡更何望焉。沿海内地。在在可以登舟。台地沙澳。处处可以登岸。汛口官役之所不能查缉。虽日日处分数官。无补于事。力不能禁。而徒使良民之偷渡者。有死亡沉溺之惨。有流离失所之痛

。既至于不忍言。不堪言。而奸民之偷渡者。仍以台地为逋逃之藪。今日逐之。而明日又来。将致盗贼充斥。奸匪横行。其患恐有不可言者。必许良民之渡。而后可禁奸民之偷。仍照前升道吴所议。有来台者。令内地州县。查明有无过犯。取族的保。给照来台入籍。毋使吏胥阻挠。此如开一正门。以待善良之步趋。其有作奸为匪。州县不准给照者。计乃独出于偷渡。而后取而惩以大法。则奸民无可混淆。而良民亦得而乐其业矣。若谓渡台者即非良民。与虽良民而台地必不容多人。以防异日之患。则大不然。夫即今台地。皆闽广流民。闻之当日。其民风气最。近稍浇漓。然终觉畏法易治。所谓奸匪恶少。亦第如斗米之杂升谷而已。一良有司厘剔之即善耳。此在内地亦然。不独台地也。且人之乐生恶死。原有同情。使其室家安堵。农贾乐业。驱之为乱。亦无从者。若以人众为可虑。则台地见在之人。亦未为少也。即内地之人。亦何必不可为虑。渡禁开而台地之人。亦未必遽多。渡禁严而来台之人。亦未尝或减。昨闻之王镇云。近日台民比前加多几倍。盖以不禁渡台。凡农工商贾。来去自如一。自禁之后。一去则不可复来。故来者不敢复去。所以禁愈严而人转多。此玉镇阅历之言。是今日之禁渡。毫无补于 国计。而徒有害于生民。断非可久之道明矣。总因前此台变。祇以居官者撤其武备。隳其纪纲。平时百计以酿乱。临变仓皇而失措。事败之后深讳其故。乃更张其辞。不罪其上而罪其下。以为此流民之所致也。台民之可畏如此也。事事为因噎废食之计。岂可胜叹哉。倘为 皇上历言其故。知当日台变之在无兵而不在有民。在无官而不在民多。今但当择其治民之吏与养民之术而已。则我 天子神圣。必能豁然于中。而不肯鳃鳃为无益之禁矣。至搬眷之说。尤在宪台洞悉之中。更无庸卑府之赘词也。一调任之新令太骤也。

台地重洋远隔。六年一宦。诚属太远。故蒙宪台有请三年更代之举。荷蒙 皇上曲体臣。无微不照。有一年更代之 旨。此诚旷世之恩也。顾卑府以为若求善治。非久任不可。三年考绩。乃千古不易之良法。况台地此时。正须经理。盖台地章程草率。不比内地。内地规模。乘历代文明之治。而台郡自 本朝开疆以前。尚属洪荒草昧。其初乘郑氏草窃之余。苟且从事。六十年以前。官斯土者。祇为贪黷纵侈之资。未有经理地方之实。是以赋役不均。疆界未正。城栅未立。番汉之处置无法。上下苟安。幸而熟番则朴不扰。生番则顽钝无知。故为易治。至于今日。土地日辟。民人日增。熟番之知识日开。生番之气息渐通。正须廉干能员。经理其地。可以化流民为土著。化熟番为汉人。化生番为熟番。均其赋役。正其疆界。治其城邑。以保障海滨一带之内地。惟此时为要。顾期其盛理。虽甚盛才。非三载不能着效。虽蒙 圣恩周详。先令其学习半载。然可学者文移案件而已。至于为政之道。存乎其人。人各有心。心

各有志。为名者有喜功求进之心。为利者有刻薄苛敛之术。即有实心为 国为民者。而意见各殊。一番更代。必有异辙。下何适从。且人安其心而后能理事。今一年之后。头绪粗得。而已跃跃有去思。居官者逆知其功之不能竟而志灰。为下者逆计其令之不足遵而情涣。未有不日益草率苟且者。此理之固有。势之必至也。此事所关地方甚大。奏明仍以三年为率。而以半载为协理学习之期。地方幸甚。一水师偏裨之不宜用闽人也。向来台地兵卒。大抵骄横懒惰成风。近日行伍数足。约束颇严。顾闻各路分防之将校。终有不能严加约束者。原其故。实缘将领即系闽人。则部下之卒。非其旧时侪伍。即其同乡戚友。在提镇大员。分尊势重。可以弹压。若夫参游以下。分既相联。情复甚接。握手相向。耦居无猜。非甚大犯。谁不姑息。狃于成习。渐不能制。夫闽海水师固非闽人不可。至于将校。似仍宜以外省人领之。即如江浙粤东之人。亦能便习水道。易地相制。则在将校可以法绳下而无所瞻。在兵伍自严奉约束而无敢怨怼。此亦转移积习之微权也。以上三条。卑府不揣愚昧。窃以为台地至要之事。故不计可否而妄陈之。惟宪台裁择焉。

治台湾私议雍正 年

台湾知府沈起元

夫台湾片土。自开辟以来。几千万年。无论不入版图。即淮南志怪。山经异。亦所未及。自明时郑贼潜于此。引致红毛。明末郑贼更踞此称乱。至我 朝剪除氛孽。而台湾始入版图。数十年以来。七百余里重洋。遂为内沼。哨帆商舶。如游内港。糖粟之富。甲于闽省。形势之壮。屹然为东南七省之藩障。自台湾入版图而后。滨海之地。烽烟永息。所系綦重。则所以经理台郡者。可不随时度势。绸缪整顿。为万年不拔之计哉。按台郡之入版图。正如洪荒初辟。章程制度。草草未立。而六十年以前。官斯土者。因循废弛。既所不免。至朱一桂变后。震动当宁。地方大臣未敢以致乱之由据实陈告。乃徒为因噎废食之计。禁官府之携家。禁民户之搬眷。禁内民之渡台。汰道标之守兵。以为是可以久安长治矣。何其远欤。起元来摄府事。凡四阅月。历览山川形势。番汉情形。叹其幅广而控制之道未备。膏壤多而经理之术未详。兵吏远。地广人稀。以致生番不时出没。奸民间且生心。深思远计。今日之经理台郡者。宜分文武之驻防。扼山海之形势。恤熟番而抚生番。招流民而尽地利。重文吏之权。定考绩之期。数年之后。方有可观者耳。

一台湾之治宜防山而不宜防海也。在昔伪郑窃踞此岛。如釜鱼楮豕。惴惴焉朝不保夕。人民未集。田土未辟。寄宿于海滨片土。唯虑我 朝大兵之入。故鳩其丑类。聚处海滨。以台湾县一席之地。为其居室。以安平镇为门户。鹿耳门为扼塞。重兵猛将。咸萃于此。于南则防打鼓山。于北则防鸡笼城。皆以备内

地之大兵也。若今日我朝之处置台地。则宜有大异者。台湾以西。虽有七百里重洋。实我朝之内沼也。海舶往来。皆我同族。固无可防。即外岛如红毛吕宋咬吧诸国皆微小。震慑天威。通商贸易。隐为属国。都无可虑。是海不必防也。所宜防者山耳。山不独生番之出没宜防也。凡台郡平埔内之山。层迭僻阻。树木丛杂。溪壑阴邃。人罕到之处。不知其几。或且通连内山。稽察稍懈。奸匪匿其中。集数十无赖。树旗歃血。即图不轨。生番之为害犹浅。而汉民之为匪叵测。如曩者朱一桂之于三角岔乌山等处。陈三奇之于阿猴林。猴完之于茭仔林。是其故事矣。故防之不可不密。乃协镇三营。屯于安平。总镇三营。屯于台湾。南路一营。屯于打鼓。惟北路一营。在诸罗山。稍为居中之地。其余重兵皆在海滨。且道府县治皆滨海涯。回顾腹地。东西则深阻重山。南北则辽阔千里。夫居中驭外之道。治天下与治一方无以异。设立县治。处置兵卫。必占形胜。今台地兵防之垒与府县之治。皆守其外而虚其中。御其前而空其后。腹心阃奥之地转。弃而不之计。一旦有意外。彼有盘踞之固。有建瓴之势。而我方自外而入。仰高而攻。不已左乎。在国家初得台湾时。亦以人民尚未集。田土尚未辟。可居可耕之地。惟台邑左右。方百里地耳。故置壁垒。设府县。皆因伪郑故址。即其营置官室。以为官府驻扎地。今圣教日广。户口日繁。田土日辟。南自郎峤。北至鸡笼。延袤一千七百余里。皆为人烟之境。地广则规模宜远。防险宜密。形禁势格之道。诚不可不讲也。愚以为诸罗居全台之中。负山带溪。形胜独得。宜迁府治及镇标三营于此以控制南北。而后中权之势始握其要。安平片石。离台邑二十里。不必专驻重兵。应本道及海防厅于台邑。收协标两营于内地。而一营于安平。则鹿耳门虽云要口。已足稽察弹压。而外御之势已备。南路则宜迁凤山县治于埤头。当居民辐辏。行旅往来之孔道。以亲民事。设下淡水同知于新围万丹之间。凡淡水以东。上至罗汉门。下至海口。凡番汉盗贼之事属焉。南路营参将所属。原有守备一员。宜更添设一员。一则自凤山以北。阿猴林观音山之外。淡水以西。沿海一带之地属焉。一则分兵五百。建营于山猪毛口。自枋寮以北。罗汉门以南。淡水以东。沿山一带之地属焉。而统辖于南路营参将。如此则重山复水之中。在在有官有兵。可杜生番之出没。消山匪之奸心。而南路可以无虞矣。镇标既居诸罗。则北路一营。可移驻于半线沙轆之间。以控制八里岔鸡笼之汛防。于耳目亦近。驾驭亦便。而北路可以高枕矣。至彰化大肚溪以北。幅员既广。地土日辟。四五年后。民居稠密。必宜更设一县者也。议者欲于蓝张兴庄鹿仔港南嵌奇武子社傍。添设巡检四员。少佐大员之所未及。其说未尝不可。微员虽多。不足恃也。

一台郡荒埔之宜垦而不宜弃也。即凤邑沿山一带。二三十里之广。百余里而遥

。与台邑罗汉门内。重山迭。泉甘土肥。其可耕而树者。可数万顷。可引而溉者。不下数十道。而北路四五百里膏腴之产。更弥漫无际。使举而教民开垦。可活数十万穷民而裕如。是天设之以济闽民之穷也。但开垦之事。县令事繁。宜端委之南北二路同知。令兼水利捕盗之衔。而使之清画地界。与经理水利。其清地界也。则当用限田之法。存恤番之意。何也。地皆番地。向者番民寡而不能耕。亦愚而不知耕。供饱之余。弃而不惜。故往往以数百甲之地。得数十金而售之。以致近日平埔社番。亦能耕作。而已无寸土可耕矣。官府若不为之地。异日番民之生路既穷。亦虑激而为患。故凡开垦荒埔。必酌番民生息之地。能耕者即划地而教之耕。不能耕者。按甲而贴其饷。此恤番之要策也。至汉民开垦。向来请垦。混以西至海东至山为界。一纸呈请。至数百甲而不为限。业户招集佃丁。又私行广垦。以致欺隐日甚。甲亩不清。且一业户而包垦既多。所招之佃。又不问其来历。耕作之时。一庄数十人。或数百人。收获之后。忽然散去。其为奸匪。业户亦不及知。家甲之难清。亦坐是焉。且所垦既多。田不耕耔。但知广种薄收。不知深耕易耨。农工之惰。亦由是焉。故将来开垦必宜用限田之法。如一人一牛付垦。十甲不容混呈广垦。庶可杜豪强之兼并。溥美利于穷黎。清疆理而绝欺隐。屏游丁而劝力作。法莫善于此矣。其理水利也。台地溪泉。大者数十。小者无算。向以溪道迂浅。故水发则有泛滥四溢。冲决田禾之患。不设堤闸。故急泻于海。则有灌溉无资之虑。是宜浚之使深。多开旁支。节其高下。以引致田间。筑堤以蓄之。开斗门以泄之。则可以资灌溉之利。可以杜冲决之患。水为利而不为害。无水旱之虞。而一登再登之谷。可以接济。漳泉两郡之民。永无艰食之患矣。

一归化生番之宜结其心也。熟番固极驯朴。惟在有司视同赤子。恩恤为主。即生番间为民害。其间犷悍者。亦第如虎狼之性与入殊。见人搏噬。要无争夺计谋。其畏汉人亦甚。兵防稍严。窜匿不暇。至于归化生番。如内悠六社。大武八社。水连沙十五社。碗垒番内之加泵社。加者野也社。其人虽悍。性本朴直。既已归化。即无二心。每次征番。一经调度。率先效力。不但不为民害。兼能助剿凶番。宜约云贵土司之例。即其土官。奏明 皇上。给以冠带俸食。使治其番众。毋为凶暴。与之约法。毋得招匿逋逃。彼益鼓舞效顺。不特可使之固结而无叛志。即有梗化者。彼更可为我之捍御。应胜于兵力数倍。俸食之需。计岁费布数百疋。盐数百石而已足。我 国家威德远布。日盛月新。将来生番且渐化为熟番。其机已动。其势亦所必至。岂得仅以毒蛇猛兽待之。遂为长策乎。

一本道之权宜专重也。台郡重洋阻隔。风汛不时。每地方有事。动须请命两司。两司请命两院。文移往返。辄须累月。一经驳议。往往经年。事之丛废。半

由于此。且台地与内地不同。唯本道熟悉情形。可以随宜裁处。两司在内。以遥度耳闻之见处之。所以彼此饬查。每无定局。至如词讼命盗等案。其审实重犯。固应解院。而原告干证应审人等。远涉重洋。水陆千有余里。其为拖累。何可胜道。至于钱粮本无解司。原系另行奏销。每年核定应协济兵饷若干。遣官支领外。其征比缓急早晚之宜。亦与内地不同。原非藩司所能稽察。愚以为刑名钱谷之事。统归本道查审详院定案。不必更经藩臬衙门。则一凡公事可以随时办理。况两御史坐镇台地。倘台道有所缺失。御史可以就近纠察。不必以专擅为嫌。至于海疆重地。文武宜带兵威。方可资其弹压。缓急可恃。故向来设立道标之制。自有深意。曩以台变之故。谓道标之无用。遂议裁汰。夫台变之际。岂独道标之无用。又岂可尽废耶。以 皇上之用人。今日之吏治。而仍用昔年之制。未尝不大有补于海疆也。

按两巡台御史自康熙年间设乾隆中裁

条陈闽省利害疏康熙十二年

总督范承谟

切惟古今之时势。有常必有变。人臣之谋国。有经必有权。兹当滇南告警。变起仓卒。一切关系疆场之事。有斟酌权宜。可济时变者。即不得概执引经之说。以疏于事先。而忽于未然也。臣且就闽省目前情形。为我 皇上陈之。闽人活计。非耕则渔。一自迁界以来。民田废弃二万余顷。亏减正供。约计有二十余万之多。以致赋税日缺。 国用不足。而沿海之庐舍畝亩。化为斥卤。老弱妇孺。展转沟壑。逃亡四方者。不计其数。所余孑遗。无业可安。无生可求。颠沛流离。至此已极。迩来人心惶惶。米价日贵。若不安插。倘饥寒迫而盗心生。有难保其常为良民者矣。我 皇上停止海界之禁。正万姓更生之会。而闽地仍以台寨为界。虽云展界垦田。其实不及十分之一。且台寨离海尚远。与其弃为盗藪。何如复为民业。如虑接济透越。而此等迁民。从前飘流忍死。尚不肯为非。今若予以恒产。断无舍活计而自取死亡之理。即钉油铁丝绸布帛。皆奸商巨贾。势豪土棍。有力者之所办。穷民亦无此资本。何由而济。如虑逼近沿海。难免寇侵掠。夫海贼可以登岸之处。不过数所。余皆海潮涌入之小港。时涌时退。不能停泊。若设防兵堵御要害。则寇亦无隙可乘。设立水师原为控扼岩疆。未有弃门户而反守堂奥之理。目今多事之时。海逆不无窥伺。伏乞 皇上允臣相度形势。应仍旧者照旧防备。应更移者奏请更移。务使将领不得偷安。则门户既固。而迁民可以开垦复业。无以粮赆寇之忧。无透越接济之虑。兵既卫民。民不失所。此捍外安内之要着也。从来富国强兵。莫有过于鱼盐之利。闽自禁海以来。利孔既塞。是以兵穷民困。目下青黄不接之际。追呼虽频。输将仍缓。兵丁乏授食之需。引领协济。各省处处添兵。在在索饷。

安能及期协济乎。今惟有请照木筏取鱼事例。容渔户沿边采捕。每十筏联为一甲。行以稽查连坐之法。遇开港之时。止许随带干粮。不许多携米谷等物。令就近将领率防兵巡哨。督押渔筏。朝往暮归。仍照编甲次序。湾泊内港聚集一处以便稽察。其采捕之鱼十取其一以充国课。此项钱粮。或接济兵饷。或借给迁民。如有赢余。或存贮备修船只。一举而数善备焉矣。事如可行。臣即相机设施。如不可行。决不致貽边疆之患。兵饷裕而国用自足。荒田垦而流离可辑。催科缓而人心共安矣。

台湾班兵议上观镇军石甫文集

姚莹

比闻大府檄下。议改台湾班兵。召募土著。愚窃为过矣。台湾自古海外荒服之地。明末郑氏窃据。为闽浙江南忧者四十年。康熙时始入版图。于今一百三十三载。设立重镇。总摄师干。俾以专杀之典。为东南沿海数十郡外藩。日本荷兰无敢窥伺者。台湾之功也。台澎一镇。水陆十三营。额兵一万四千六百五十六名。自督抚两院。水陆二提。漳州江州建宁福宁海坛金门南澳七镇。福州兴化长福延平闽安邵武六协五十八营。抽拨更戍。多者一千。或七八百。少者一百。或数十名。其到台也。又分布散处。每内一营。分台营者十数。极多不过百人而已。匪特三年之中。分起轮班。出营收营。纷纷点调之烦。配坐哨船或西船。重洋风涛。岁有漂溺之患。而且戍台之兵。既有兵糈。又有眷米。岁费十数万。天庾正供。曾不少惜。此亦何所取而必为之哉。尝推原其故。窃见前人立法定制之善。不可易也。夫兵者凶器至危。以防外侮。先虑内讧。自古边塞之兵皆由远戍不用边人。何也。欲得其死力。不可累以室家也。边塞战争之地。得失无常。居人各顾室家。心怀首鼠。苟有失守。则相率以迎。暮楚朝秦。是其常态。若用为兵。虽颇牧不能与守。故不惜远劳数千里之兵。更迭往戍。期以三年。贍其室家。使之尽力疆场。然后亡躯效命。汉唐以来。咸遵斯制。台湾海外孤悬。缓急势难策应。民情浮动。易为反侧。然自朱一贵林爽文陈周全蔡牵诸逆寇乱屡萌。卒无兵变者。其父母妻子皆在内地。惧干显戮。不敢有异心也。前人犹虑其难制。分布散处。错杂相维。用意至为深密。今若罢止班兵。改为召募。则以台人守台。是以台与台人也。设有不虞。彼先勾接。将帅无所把握。吾恐所忧甚大。不忍言矣。其不可一也。兵者貔貅之用。必使常劳。勿得宴安。自古名将。教习士卒。劳苦为要。苟平居习为安逸。何能驱策争先。故练技艺。习奔走。日行荆棘之丛。夜宿冰霜之地。寒能赤体。暑可重衣。然后其兵可用。今营制训练。各有常期。将弁操演。视同故事。惟班兵出营入营。约束烦难。且以数十处不相习之人。萃为一营。彼此生。操练势难画一。将备惧罚。即欲不勤操演。有所不能。是于更换之中即寓习劳之意。益

以贤能将帅。讲习训练。斯成劲旅。若改为召募。则日久安闲。有兵与无兵等。其不可二也。兵以勇敢为上。百战之兵。所向无前者。胆气壮故视敌轻也。古者名将教士。平时练其胆气。使习陷危机而不惧。然后大勇可成。台洋之涉。亦可谓危机矣。駮浪惊涛。茫无畔岸。巨风陡起。舵折桅欹。舟师散发而呼神。舶漂流而破碎。大鱼高于邱岳。性命轻于鸿毛。若此者班兵往来频数。习而狎之。胆气自倍。一旦冲锋。镞昌矢石。庶不致畏葸而却步。且平日海洋既熟。即遇变故亦来往易通。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后生。此之谓也。今若改为召募。免其涉险。则恇怯性成。遇难望风先走。胆气既无。鲜不溃败。爰之适足以死之。甚非 国家所以养兵之意。其不可三也。然而大府之所以议改者。亦自有说。请一一释其疑。一曰节糜费。闽省兵糈。仅能支給。自林陈蔡三逆军兴。各府县运谷赴台。积贮空其大半。频年买补。尚缺额者十数万石。而台湾每岁运谷。不能时至。各县借动仓谷。垫放兵米。旧贮未满。又有新借。各县借口。不免亏空。且台湾新设艋舺一营。兵米不敷支給。是闽省仓储。颇形支绌。若改班兵为召募。则内地眷米一项。岁可省谷数万。数年之后。不惟补足。且有赢余。并可减运。以给艋舺兵米。此节糜费之说也。殊不知内地仓储并不亏于军需。而亏于官吏。军需所缺。历年采买。不难报竣。所虑者有采买之名。而无买谷之实。及至交代。辗转流抵。虚报存仓。至于台谷。不过运期稍迟。虽有借垫。运到即还。何至亏空。若艋舺不敷兵米。则台地亦尚有别可筹。何必贪节省之虚名。而误百年之大计。二曰处游民。台地口禁虽严。而港汊纷歧。自鹿耳门鹿港八里岔三正口外。南路则打鼓港东港大港喜树仔。北路则笨港五条港大甲椿梢后陇中港大埭乌石港。其它私僻港口。不可胜纪。无业之民。偷渡觅食。日渐增多。非游聚市廛。为地棍罗汉脚。则结众成。肆为盗贼。缉捕惩治。不胜其众。若召募为兵。若辈有可资生亦所以区处之道。此处游民之说也。不知召募之额有常。而游民之来无限。不为兵者。又何以处之。且若辈惰游无根。小不遂意。及或犯法。则逃去无所顾忌。若操之稍急。又鼓噪为变。一旦奸民蠢动。此辈皆其逆党矣。况台地漳泉澳三籍。素分气类。动辄械。将弁带兵弹压。非彼之。即彼之党。不更助之乱乎。其患无穷。不待智者而决矣。三曰免烦扰。台湾班兵。三年抽换。往来络绎。则有造册移报之烦。缺额事故。则有补革案牒之烦。台防鹿港蚶江厦防四厅。配船候渡者无虚日。内五十八营。外十三营。收营出营者属于途。且班满出营之后。多不遵约束。纷纷滋事。带兵员弁。既畏如虎狼。地方厅县。更难于治问。若改为召募。则诸弊皆清。此免烦扰之说也。不知文移案牒。不过书识之劳。厅营纷纭。各有旧章可守。倘其出营滋事。一能吏足以安之。若虑烦扰。务求安便。此事简民之区所宜讲求。而非所以施于繁要。况海外重兵之地乎。然则由前三者其害甚大

。由后三者并无所利。吾不知议者何所取。而轻改旧章也。夫老将言兵。计出万全。忠臣谋国。期于久远。事必权其利害。而利之所在。弊即在焉。亦视其大小何如取。班兵之制。于今一百余年。推其弊。不过如此。其利则保障全海。而改为召募。则其害不可胜言。而并无所利。可以决所从违矣。

覆赵制军言台湾兵事书石甫文集

姚莹

奉谕以台营恶习。几有魏博牙兵之势。莹以为此不足为台地深忧。皆告者过耳。自古治兵与治民异。兵者凶器。其人大率桀鲁横暴。驭之之道。惟在简严。简者不为苛细。责大端而已。严者非厉刻酷。信赏罚而已。夫虎豹犀象。虽甚威猛。然而古有豢畜之者。驭得其道也。马牛犬羊。虽甚驯扰。仆夫童子。可操鞭捶而驱之。壮夫卤莽。或受蹄角之伤。重且死者。驭之不得其道也。市井无赖。三五殴。其势汹汹。老儒学究。向判曲直。反受诟谮。道傍之人。袖手窃议短长。纷纷未已。一武夫健者。奋怒叱之。二比哄然而散。台营情势。亦若是而已矣。今之走告于执事者。非妇人老儒。则道傍袖手者也。请质言之。台湾一镇。水陆十三营。弁兵一万四千有奇。天下重镇也。兵皆调自内地。督抚提镇协水陆各标五十三营。漳泉兵数为多。上府各营兵弱。向皆无事。兴化一营稍黠。多不法。其最难治者。漳泉之兵也。人素勇健而俗好。自为百姓已然。何况为兵。水提金门两标尤甚。昔人惧其桀骜。散处而犬牙之。立意最为深远。然如械娼赌。私载违禁货物。皆所不免。甚且不受本管员弁铃束。不听地方官申理。康熙雍正之间尤甚。乾隆嘉庆以后。屡经严治。乃稍戢。此兵刑二律。所以于台地独重也。重法如迅雷霹雳。不可常施。常施则人侧足不安。故曰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然小者可弛。而大者不可弛。小者宿娼聚赌。揽载违禁货物。欺虐平民之类是也。若械人命。不受本管官铃束。不服有司审断。则纪纲所系。必不可宥。此轻重之别也。故治兵者不可不知简严之道。不辨轻重者不可以简。不简者不可以严。不严者不可以用威。威不足则继之以恩。恩不足则守之以信。自古名将得士力者。皆由用此。今之治兵者。大抵既不知简。又不能严。有罪而不诛。则无威。将不习弁。弁不习兵。劳苦之不恤。而腴削之是求。则无恩。当罚者免。当赏者吝。则无信。此所以令之不从。禁之不止也。然则以为不足虑者有说乎。曰。兵之可虑而难治者叛变耳。自古骄兵乱卒。大抵在其本乡。形势利便。易于叛变。若客兵则有溃而无叛。其形势不便故也。魏博之牙兵。皆魏博人也。故敢屡杀逐其大将而不受代。若台兵则皆拨自内地。上游与下两不相能也。兴化与漳泉不相能也。漳与泉复不相能也。是其在营常有彼此顾忌之心。必不敢与将为难明矣。况其父母妻子。皆在内地。行者有加饷。居者有眷米。朝廷豢养之恩甚至。设有变。父母妻子先为戮矣

。岂有他哉。虽台地之民大半漳泉。而兵与民素有相仇之势。故百余年来。有叛民而无叛兵。乃治兵者每畏之而不敢治。则将之懦也。且漳泉之人其气易动而不耐久。一夫倡而千百和。初不知何故。及稍知之。非有所大不愿则已懈。更盛气势以临之。鼠伏而兔脱矣。如吹猪脬。初虽甚壮。但刺小孔。即索然。此漳泉之人之情也。漳泉之兵既治。则他可高枕而卧矣。大抵为吏而曰其民恶者。必非良吏。为将而曰其兵恶者。必非良将。今姑为救弊之法。有三事焉。一曰小事勿问。大事勿赦。二曰按期实操。每月亲考。三曰责成千把。不得频易。如此。则宽猛并而恩威不致滥施。营伍肃而惰游不得滋事。责成专而功过有所归属。三者至为浅易。而实行之甚难。惟执事之力为主持耳。

卷八十五兵政十六海防下

防海

惠士奇

防海之法。莫详于宋。有海军。有海船。有海道。其海军则镇江海水军。江阴水军。明州水军。平江许浦水军。建康靖安水军。唐湾水军。池州清溪鴈汊控海水军。其海船。则有刀鱼多桨凌波海鳅水哨马双车得胜十棹大飞旗捷防沙平底水飞马之名。其海道。则泰州石港。寿春花靛。通州料角。崇明平江南北洋。秀州金山。明州向头等镇。其大略如此。而防海之法。则又有可得而详者。大约荆湖之寇。负峒为固。江浙之盗。凭海为居。峒有溪谷之深。林箐崖壁之阻。往往仆巨布渠答以守。官军攻之。则隈而入。高则缘而登。非踰时不得达。其人习险善走。捷如猿猱。擒一窜百。非踰岁不得平。及官军退。则又出而劫略郡县。杀戮居民。故荆湖常被其患。而海有风涛之险。飓风云不测之虞。其人生长于水。而识习水性。踏浪如踏土。使船如使马。乍东乍西。时聚时散。及其钩致蕃舶。探取婆兰。则什伍为。一呼而集。其行如鬼。非可迹而捕也。然巧于水而拙于陆。一登陆。则成擒矣。故常觊觎观望。阴结土人之桀黠者。而啖以利。使之刺探虚实。或阴遣其党。役于官。贾于市。以为内应。率常数岁一发。其患虽小于峒寇。而治之为尤难。是以宋之治峒寇也以贼攻贼。而治海寇也以盗防盗。王居安知隆兴府时。盗罗世传李元励啸聚黑风峒。居安驻师庐陵。会元励俘贼以献。居安厚赏之。众皆悦。而世传疑元励贰己。遂交恶。未几。执元励求降。而世传亦死。峒寇平。此以贼攻贼之法也。沈作宾知平江府。兼制许浦水军。郡有使臣。故海盗也。作宾使招其党。既至。慰勉之。赐衣粮器甲。得强勇千人。统以将。号曰义士。复募恶少千人。号曰壮士。轻捷善倍官军。由是海道不警。此以盗防盗之法也。人情思患则不及。图利则过之。见利之在前。而不见患之在后。故有背乡里弃父母捐妻子而从之者。然均是利也。此则有利而无患。彼则利一而患十。则其去彼而就此必也。且彼能以

啖之。而我独不可以利用之乎。有司徒知贪之足以败类也。于是锄奸铲暴。操三尺以从事。而莫知暴可翼弱。奸能卫良。故盗常蔓延不绝。当略仿作宾之法。而贯其宿员。署以上官之吏。其不愿着。则籍记而纵舍焉。因类推益招其余。而择魁健者为爪牙。狙诈者为耳目。钩之以隐。则得其情。激之以赏。则得其力。开之以诚。则得其心。洗磨拭而用之。则彼且喜且惧。不敢为非。而尽得贼中之要领。如此。有不发。发则未尝不备。而又何海盗之足忧。且海盗非天降而地出也。又非若猛兽居深山。而龙蛇生大泽也。田横聚众。高帝招之而来。赤子弄兵潢池。龚遂安之而散。况海岛无田横。而潢池皆赤子。焉用淫刑以逞哉。

防海

沈德潜

论备海于今日。与昔日异。何则。昔日之奸民。其横行于海而沿及内地者。未尝撤警也。如前明嘉靖之季。海禁废弛。于是汪直徐海陈东曾一本辈。争挟倭为难。海全境。万里不宁。以故议海禁者论说纷纭。有片板不许下洋之令。今非昔时比矣。国家统一海宇。海外万国。无不称臣入贡。内地之民。每以货物互相交易。而国家亦得收赋税以充正供。是昔之为害于国者。今转为利于国也。然迩年以来。小寇亦尝窃发。往来商船。时闻劫夺。恐备患不周。或仍有汪直徐海之祸。语云。伏卵翮飞。蘖芽穿屋。事有未作。患有未形。防之所宜急讲也。尝按沿海要地。广东乐会县接安南界起。计五千里抵福建。侍郎洲起。计二千里抵浙江。长沙门起。计二千七百里抵江南。三姑山起。计一千八百里抵山东。青沉峰起。计一千二百里抵辽东。北半洋山起。计一千三百余里为鸭绿江朝鲜界。中间要害之所。如广东之柘林南澳。福建之浯屿南日山。浙江之舟山。江南之洋山狼山胸山。登莱之蓬莱田横沙门诸岛。寇处处可犯可据。则处处可击可防。所当设大镇。选贤能。以重兵镇守之。则得其要领矣。而防之之法。莫善于戚继光之会哨。今宜仿而行之。于大洋要害处。及附近紧要港澳。分哨以为防限。而于道里适均处。定为两塞。会哨之。联络呼应。戈船相望。更于每塞之中。添游翼以巡之。错综迭出。虽支洋穷澳。无不按焉。此防寇之良也。又莫如王家彦之选民兵。编乡兵。而外更联渔兵。夫渔兵。即沿海之渔户也。今试举行此法。既分哨会哨以巡察之。练民兵。编乡兵。而官军勿惊扰之。复使海之为渔者。合其势。厚其饷。侦贼所在。以为海上耳目而牵制之。此亦防寇之良法也。而又添设战船教习水战。以时简阅激赏。或遏寇于远洋。使之不能啸聚。或击寇于近洋。使之不能达岸。而且招之以散其党。抚之以诱其来。捣其巢穴。以扑灭其踪迹。则寇将无可托足。而剽窃攻夺之患。不有日衰而日熄者哉。抑更有请者。寇之所急者食。民之所贪者利。比者海中

奸人。往往伪作商贾。厚挟金钱。以入省会。而奸牙愚民之徒。谓与其平价与民。毋宁重价与寇。诚养痍之大患也。今严盘诘之。首重海关。次及海口汛防等处。于商之买米出入者。务诘其里居姓氏。必得符引相合。来历清明。方许出境。以慎重乎讥察非常之意。而官吏之勾引潜通者。其弊又丛生。是则在文武大吏公忠体国者严为之防。以清其源而已矣。

海防集览序

褚华

明季倭寇之患。垂三十年。流毒数千余里。而终得歼除净尽者。以其舍舟登陆。而陆兵可以坐致其命也。今海寇之勇。远逊于倭寇。然各省会兵剿捕。总未见焚贼一巢。擒贼一首者。何故。贼之用计愈狡。而踪迹愈幻矣。闻之曾经被劫者。贼必指索银米。而以其船为质。又择壮健者。入其巢以为役。否则戕其人。取其货。冒充商人。以售于他郡。所驾之船。固商船也。所验之票。固护照也。交易既毕。翩然获利而去。彼贼首者。晏然处海岛间。既得商舶以赍盗粮。又得商船以为胁从。而即资其船与人以消其赃物。何为登岸杀掠。自投罗网而膏斧钺哉。要之贼船未尝无停泊之处。贼党未尝无屯聚之时。苟命将出洋。势必金鼓振天。旌旗耀日。贼已如鬼如蜮。纷然四散而避之。而兵船必不能持久也。兵粮必不能重载也。一旦撤兵内地。则仍啸聚而行劫耳。故剿捕之法。祇须诈为商船以待其来。遇贼少则藏精锐于舱底。施机括于战场。诱其登而擒之。俾余贼之瞭望者不觉。遇贼多则远者御以长矛。近者沃以沸汤。致其死以敌之。俾我兵之赴援者可继。或贼所停泊屯聚多至数十艘者。宜多备小舟。藏发矿佛郎机于柴草内。自黑暗中顺风纵火而击之。小舟焚而亦发。贼船无不为粉者。特兵间之储费有限。既费而又无从开除。是以贼船之畏兵船。反不如畏岭海大船之能不惜所费。而并力杀贼也。予海上书生。何敢言办贼。数年来。惟取前人著述之切于海防者。裒为集览四卷。以备采择。而或者谓古今事势不同。彼此机宜各异。所集虽多。如不适于用何。不知用兵若治病。亦若对奕。良医之于病。不必泥方书。国手之于棋。不必拘成局。而其按脉精微。落子谨慎。终不师心蔑古。以自蹈于庸妄者。法在故也。则集览之作。亦犹方书与成局而已。为将者苟克神而明之。变而通之。其所成就。岂不足与俞大猷戚继光辈争烈哉。

海寇策福建通志

周之夔

善医者。必察其受病之源。而后病可除也。善兵者。必察其致乱之因。而后乱可靖也。自古治外盗与治内盗不同。治饥寒之盗与治桀骜之盗不同。治方张之盗与治盘结之盗又不同。外盗驱除之而已。内盗则处肘腋腹心。常有溃决重伤

之祸。饥寒之盗。抚循安集之而已。桀鹜之盗。天性喜乱。犯上恣睢。于法无赦。方张之盗。一举扑灭之而已。盘结之盗。叛服不常。党与日盛。使吾民离转徙。而彼安受其烬。终可以逞。闽今日寇患深矣。其始非有饥寒失业。迫使流亡也。生长海滨。席波涛。一二桀鹜。智力自雄。既不能耕耘作苦。羸衣恶食。长贫贱而老子孙。而洋船违禁。以暹罗占城琉璃大西洋咬吧为名。以日本为实者。丝宝盈衍而出。金钱捆载而归。艳目熏心。启戎侮盗。视洋船如原兽。分肉垂涎。即杀掠为生涯。讲求日笃。于是乎寇遂不可问矣。始而通倭者有主萃。既而掠通倭者又有主萃。则奸富遍国中也。始而掠番船以图厚实者无已时。既而掠商船掠渔船掠兵船以壮声势者亦无已时。则鲸鲵遍海上也。阑入焉。武夫力而拘诸水。贵人牒而释诸庭矣。要挟焉。衣冠未赭。更突弁以疏荣。桑椹厌。复掣旋而扬去矣。一寇未平。一寇复起。杀人之父。而使其子弗敢讎。杀人之兄。而使其弟不敢报。呜呼。是尚有法乎。无已。则明问标本之说。对症之药。其忧深。其虑远。敢以臆而畅其旨。所谓治标者有四。一曰禁接济以绝贼资。夫坚壁清野。兵家所先。贼踪迹在水。其精神未尝顷刻不在陆。而其窠穴又未尝顷刻敢离水也。彼多掠金钱。所不足者粟米耳。奸民贪数倍之利。阴售之。其一二为乞余救荒者。途经贼疆。力无捍御。适足贳盗粮耳。诚禁接济。则贼无所得食。必登陆。苟登陆。则失其所恃。失其所恃。则人能制其死命。此司马仲达之所以困公孙渊也。二曰练乡兵以卫村堡。贼既登陆掠食矣。非敢尽登也。必以其半守船。以其半登陆焉。夫海船莫能近岸抛泊。潮至以小船往来。潮退即行于泥中耳。沿岸之民。方其未登。俯而击之便。及其既登。隘而伺之便。但苦无兵器火药也。诚立殷户为雄长。授之火械。俾募豪勇。而官又为之明斥埃。伏奇兵。以相策应。一村团练。村村皆然。此李崇之所以平兗盗也。三曰谨间谍以携贼党。夫贼非异人。即吾民耳。掠商渔而乘其船。胁其人。故党日蕃焉。计一船之真盗巨盗无几。余皆被掳耳。吾无以制贼。毋论既掳者畏贼。则未掳者慕贼。诚开胁从之生路。重悬购弋之赏格。乡兵既控之于陆。水兵又要之于水。被掳者知贼之虚实。必内应而相图求脱。此高仁厚之所以破阡能也。四曰择水将以教攻战。夫水战之法。只在冲犁放火。夺上风。烧篷棚。射舵工。既破敌矣。然数者贼与我共之。恒以被掳前驱。使吾之火药器械几尽。乃出精锐。乘吾倦。吾舵工繚手畏贼。而不敢直逼贼船。债帅紈乳臭。晕呕忙乱。又何暇指挥哉。诚择将于老渔。简兵于海户。以渔船驾铙。突入贼围。募水工入水。凿沉贼艘。或诱之入港而绝其归路。或与之夜战而乖其所之。此岳武穆之所以破杨么也。接济禁则以饱待饥。乡兵练则人自为战。间谍谨则以贼攻贼。水将择则辅周国强。兼此四者。而有合于太公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执斧必伐之旨。而后贼可歼也。

所谓治本者亦有四。一曰申法令以一人心。夫人之所以饥寒困苦而不敢为非者。畏法耳。使为盗者必生。不为盗者必死。则民化为盗。使为盗者必死。不为盗者必生。则盗化为民。洋船之为日本非日本也无辨。而货物则有辨。盗贼之曾剽掠未剽掠也难迹。而奇富则易迹。严保甲焉。严津梁焉。穷贼而必窥其奥。援之渊藪。获贼而即赏以所获之赃物。投鋸不厌刻。鸣桴不惮勤。此子太叔所以戮萑苻也。二曰扼要害以壮形势。旧制。烽火寨北界浙江。南界西洋。小埕寨北界西洋。南界南茭。南日寨北界南茭。南界平海。浯屿寨北界平海。南界担屿。铜山寨北界担屿。南界柘林。五寨在海中。如处弓弦之上。每寨兵船。分二。屯札外洋。会哨交界。声势联络。互相应援。自移寨内港而形势缩。判寨为游而兵力分。寇所以侮而动也。诚复外洋之信地。考会哨之故规。不惟使内寇灰心。且使外夷破胆。此太公望之所以廓四履也。三曰汰破冒以省兵饷。夫每寨兵船四十只。约用水兵二千二百名。五寨通计用船二百只。用兵一万一千。比国初已减。无容再减矣。今船则敝漏稀少。问之。辄曰缺饷而无从改造。兵则包揽虚无。问之。辄曰缺饷而莫能勾补。以敝船载弱兵。遇贼不敌也。甚者舟在水而兵居岸。有急。反自焚其舟以先遁。夫额设兵船。原有额设之饷。隔汛小修。五汛中修。九汛大修。十汛改造。原有修造之费。今皆安在。而待别区画乎。诚核旧额而养新标。乘改造而易南鸟。新标习风涛。勇足鼓也。南鸟便追逐。制易就也。则有增兵增船之实。而省其费。此路博德所以靖东风也。四曰清海道以通商贩。全闽三面距海。山多田少。虽丰岁尚资邻粟。故漳泉贩之惠潮。兴宁贩之温台。省会贩之上四郡。上四皆不足。则又贩之江广。此定界也。海寇多。外贩塞。遂交责其仰给于人者而给人。闭之则有馀余之讥。开之则有从井之诮。彼寨游会哨。正为驱盗护商设耳。诚召商给牒。以兵卫之。贩粟故道。则兴漳泉不仰省会。而接济无从阑入。不亦彼此俱利乎。至于海坛地广可耕。内徙之后。隔为孤岛。东蕃淡水。乃夷汉出入樵汲之地。多粟少货。今红夷据之。民私互市。势不可绝。曷若大开海坛耕垦之路。明立东蕃市贩之格。收其税。资其粟。内充军实。外縻属夷。此刘晏所以通四方。羊祜所以繫邻敌也。法令明。则民与上同意。要害扼。则致人而不致于人。破冒汰。则役不再籍。粮不三载。海道清。则无远输贵买。兼此四者。而有合于尉繚农战不外索权。救守不外索助。事养不外索资之旨。而后贼可销也。

论海洋弭捕盗贼书

蓝鼎元

国家东南环海。万里汪洋。舟楫利涉。为民生之大利。其间宵匪潜伏。出没行劫。亦为方隅之隐忧。盛京一带澳岸。向来为洋盗避风之所。今旅顺口水师。足资弹压。山东洋面冷落。非贼所恋。一年之间。不过偶一二至。江浙闽广。

则自二三月至九月。皆盗艘劫掠之时。今天下太平。非有所谓巨贼。不过一二无赖。饥寒逼身。犯法潜逃。寄口腹于烟波浩荡之际。而往往不能廓清。岁岁为商民之患。则以商船不能御敌。而哨船不能遇贼之故也。原贼之起。其初甚微。止一二人密约三五人潜至港口。窥伺小艇附岸。径跃登舟。露刃人。驾出外港。遇有略大之渔船。则诈称买鱼。又跃而上。再集匪类。至十余人。便敢公然行劫。此粤东所谓踏斗者也。出遇商船。则乱流以截之。稍近则大呼落帆。商自度无火军械。不能御敌。又船身重滞。难以走脱。闻声落帆。惟恐稍缓。相顾屏息。俟贼登舟掳掠。将船放回。或并船劫驾他往。勉强暂从。久则与化。日久日多。遂分为一二船。势渐以大。此等小辈。无他伎俩。但使商船勿即惶恐下帆。又有械可以御敌。贼亦何能为乎。愚以为商船皆有身家。断不敢思为匪以自丧性命。而且一船下水。必有族邻乡保具结。地方官查验烙号。给与护船牌照。方敢出外贸易。此等有根有据之人。岂不可信。而必禁携鎗。使拱手听命于贼乎。倘得请旨勿为拘牵。弛商船军器之禁。则不出数月。洋盗尽为饥殍。未有不散伙回家者也。哨船之不能遇贼。皆谓万顷渺茫。从何捕起。风涛险恶。性命可虞。不知贼船在近不在远。沿边岛澳偏僻。可以停泊之区。试往搜捕。百不失一。彼虽名为贼。未尝不自爱其生。陡遇飓风。未尝不自忧覆溺。故必有按澳可避台飓。乃能徐俟商船之往来。必待天朗风和。乃敢驾驶出洋以行劫。其贪生惜死之心同。则哨缉之方堵截之候无不同也。向来各省巡哨。实心者少。闽海经台湾变乱。有惩羹吹之思。稍异从前积习。其它不过奉行故事而已。每欲出巡。必预张声势。扬徐行。一二月未离江干。又于舟中旦暮鼓乐。举作威。是何异呼贼船而使之避也。若使巡哨官兵密坐商船以出。勿张旗帜。勿鼓乐举作威。遇贼船向迹。可追即追。不可则佯为逊避之状。以坚其来。挽舵争据上风。上风一得。贼已在我胯下。我则横逼贼船。如鱼比目并肩不离。顺风施。百发百中。两船既合。火罐药桶一齐抛击。虽百贼亦可擒也。所有钱货尽赏士卒。勿许将弁自私自利。首功兵丁拔补把总。将弁以次升迁。无或冒抑。则将士之功名财利俱在贼船。将不遑寝食以思出哨也。抑愚闻在洋之盗。十犯九广。则弭盗之法。尤宜加意于粤东。粤俗悍鸷贪顽。不必财物丰多。但杀一人。可得银五钱。则欣然以为胜屠一豕。自潮州沿海而下。千有余里。半以攘夺为生涯。水务习熟。往来如飞。而广惠肇高深山聚处之民。往往集众操戈。载大纛以出剽掠。地方官不敢过问。或家人衙役为其所擒。黥面馘耳。亦佯为不知而姑息焉。彼此相蒙。幸免盗案参罚。将来流毒。不知其何所届。此则杞人之隐忧。诘可置为荒远而不足介意哉。海洋相通。无此疆彼界之殊。朝粤暮闽。半月之间。可以周历七省。防范驱除。万难稍缓。愚所以敢抒狂臆。愿与七省商民庆万里澄波之福也。

论镇守南澳事宜书

蓝鼎元

南澳为闽广要冲。贼艘上下所必经之地。三四月东南风盛。粤中奸民。哨聚驾驶。从南澳入闽。纵横洋面。截劫商船。由外浯屿料罗乌纱而上。出烽火流江而入于浙。八九月西北风起。则卷帆顺溜。剽掠而下。由南澳入粤。劫获金钱货物多者。各回家营运卒岁。谓之散斗。劫少无所利者。则泛舟顺流。避风于高州海南等处。来岁二三月。土婆涌起。南方不能容。则仍驾驶北上。由南澳入闽。所以南澳一镇为天南第一重地。是闽粤两省门户也。镇南之法以搜捕贼艘为先。今承平日久。将卒疲玩。大帅养尊处优。不肯轻身出海。将弁奉命巡哨。泊船近岸。沈湎樗蒲。以为娱乐。迁延期满。扬帆回汛。贼伙连劫掠。莫过而问。或上命督责。不得已稍稍出洋。则大张声势。扬徐行。又于舟中旦暮鼓乐。举作威。惟恐贼船不知远避。贼亦若相体谅。不来冲突。自于他处行劫。俄而失事之处。偶属他镇地方。则此镇自相庆贺。以为贼不敢犯吾境。是则今日沿海水师之通病也。吾兄前在温州。威望素着。搜捕贼船。如探囊取物。海岛亡命之徒。望风远遁。浙江提督吴公。总制觉罗满公。僉谓两省将才。无出兄右。皇上眷兄劳绩。一年之中。超迁大镇。又使官于家乡。昼锦殊荣。则所以上报 国恩。下酬知己。增宗族乡党之光。必有其道矣。凡人困抑下位。每不惮艰难险阻。思建功名。及功名既成。身家为重。无论追风逐涛。出入水天茫淼之中。非其所肯。即求一二心海务。督责将弁。亦难言之。富贵之气。移人最深。养尊处优。尽改前辙。固其宜也。上偷安则下怠惰。营伍废弛则士卒弱。将帅素尸则盗贼恣。自古及今。必然之理。前人有言曰。官怠于宦成。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愿兄无以开府满盈。常如新进之日。抖擞精神。勤劳哨缉。一洗向来镇弁积玩逡巡畏缩之习。夫升平小丑。有何难治。海洋虽宽。得其要如一室耳。去勾贼之人。贼势自然穷蹙。练兵丁。选死士。精器械。慎机密。搜丑类而歼之。治其标也。平日恩威并济。必有大服军士之心。虽使赴汤蹈火。亦无所避。又当知弭盗之源。在乎民风士习。课农桑。修学校。以养以教。自然不为盗贼。治其本也。敢抒管见。略陈数事。

一哨船之接济宜察也。匪类逃藏外洋。非能不食而操舟。徒手而行劫。由内地奸人接济之也。济以粮米物食。然后能久延。济以火药军器。然后敢敌杀。论者多归咎渔船。不知渔船所带粮米斗石。能济几何。火药军器犯禁之物。惟哨船可以携之。向来南澳地方。皆守港哨船接济。如东陇港南洋港樟林港澄海港沙汕头海山柘林井洲。各处哨船。无一不接济者。而东陇海山南洋三处为尤甚。每猪十只。价近百金。米十石。价五六十金。火药鸟鎗藤牌军器。价皆十倍。潮人谓坐港之利。胜于通番。此之谓也。夫民船犯禁。官兵可缉。官船作弊

。孰敢撓锋。是在镇将心稽察。无使复蹈前辙。海孽之肃清。思过半矣。

一兵丁之老弱宜换也。 国家糜费金钱。养一兵必得一兵之用。而将官荫空粮。老弱充军数。可用者几何。南澳之兵。老弱参半。膏粱子弟。厕身行伍。生事赌博。逃避差徭。此之不可不汰也。然沿袭既久。骤行裁革。未免怨声沸腾。有苛刻之议。窃意老弱之兵。及病船不能冲风破浪者。皆另造名册。准举余丁自代。并不必问其为真余丁假余丁。但人材精壮武艺高强则补之。一举不佳则再。再举不佳则三。三举而不中用。则除之。官自招募勇敢强力之人以补其缺。勿于此中取利焉。则兵皆精兵。无虚冒名粮之弊。而又于每月三六九期。勤行操演。考其技能工拙而赏罚之。使兵识将意。将识兵情。屹然为一方雄镇。知所向之无敌也。

一亲随之精锐宜选也。虽有猛虎。无爪牙不威。虽有名将。无左右不雄。况杀敌重事。可无心腹亲军。死生不离者哉。窃意镇兵既选练精壮。又于精壮中拔其武勇超。才能出众者。约三百人。为巡哨亲军。特加优恤。每出洋则与之俱。又于三百人中择其武艺尤精。敢死不二心之士。约五六十人为亲随。待以心腹。休戚相关。遇有把总缺出。量才拔补以鼓励之。擒获贼船。有金银货物。按其多寡均分之。凡随行出哨之人。共沾其惠。切不可自私自利。有临阵尽力。功在众上者。倍加优赏。遇缺先补。则敢死之军勇气无敌。一遇贼船。如鹰攫兔。功名财利悉在此中。皆将翘首跂足。惟恐镇主之不出哨也。

一哨船之军器宜审也。北人乘马。专以弓矢见长。南人乘舟。角逐于烟波浩荡之际。当其相距辽阔。则弓矢无所用之。及两船既交。一人能发几矢。一矢能伤几何。则莫若火之为功大也。窃意哨船军器。专用鸟鎗鹿銃连环子母西瓜等。喷筒火球火箭。佐以单刀藤牌长鎗大钩。而其余可一不用。约略一船中为火者十之七。为刀鎗者十之三。贼虽有艨艟巨舰。不能当官军火重迭。惟俛首就擒耳。倘欲用箭。必取诸弩。而寻常之弩又不堪用。必依诸葛武侯连环弩遗法。上有方筩。筩分十道。中藏百箭。二人挽之。触机自发。一发十矢。随发随挽。矢复自出。每船安置十弩。则瞬息间发矢千计。一饭之顷。万矢连环。虽有剧贼。无所逃避。此亦舟中之长技也。

一巡哨之踪迹宜密也。兵法有奇正。贼势有大小。出其不意。敌乃可致。往者游魂猖獗。贼首百十连。聚泊大莱芜小菜芜等处。明目张胆。受千把总馈献而不辞。哨船之出。非所畏也。今所谓贼。不过无赖之辈。饥寒偪身。三五成。踏斗而出。遇船小人弱。则夺而驾之。因其舵水粮食。湊集匪类。所夺船渐大。然后敢公然行劫。其为贼也有限。其窥伺在商船货贝财帛衣粮。又必孤行离援。乃肆其侮。非立意与官兵哨船为敌者也。见商船则趋。见哨船则避。哨船轻而浮。其行速。商船重而滞。其行迟。哨船旗帜飞扬。牌刀高挂。商船无之

。此贼所能辨也。窃谓哨船之出。当如商船之式。勿张旗帜。勿挂牌刀。多运小石压载。以疑货物。有急可当军器。行莫连。但度策应所可及。若断若续。及遇贼船对敌。然后举大为号。众哨齐集。堵截环攻。擒贼获船。百不失一。若夫妆点军容。张扬声势。是呼贼船使之避耳。非真心捉贼者也。

一驭下之恩威宜兼济也。体恤不周。则军心怨望。号令不严。则将权不振。今之为帅者。意在立威。则巍然自尊大。视士卒死生。若秦越之肥瘠。微疵细过。鞭撻无常。左右惴惴。心悸胆裂。此刻薄寡恩。众心离散。不可以见敌者也。其矫为大度包荒。则废弛营伍。兵骄而不能戢。将悍而不能制。法令不行。朝三暮四。此又当场木偶。徒有人形而无生气者也。御兵之法。莫大乎体贴人情。为之设身处地。饥寒疾苦。痛痒相关。婚姻死丧。酌量周恤。上下相亲。如手足腹心之不可离。至于法令一出。泰山不移。敢有犯者。虽亲无赦。使军士凛然知军法之不可犯。故令无不行。禁无不止。三军之士。怀德畏威。此腹心之上计也。

一岛屿之苍黎宜恤也。用兵之道。安民为先。弭盗之源。抚民为本。南澳僻处海中。居民鲜少。兼地界两省。有司政教之所不及。则镇主营弁。实民父母也。兵丁恃党骄恣。未免欺制小民。民愬镇主而不伸。则无能伸之地。撻怒积怨。为毒无已。故缉兵贵严。待民贵宽。不使强凌弱众暴寡。是则兵民一体之意也。凡举动必顺民情。不则去之。有窃盗。则为严缉重惩。有奸棍。则为革逐出境。米价腾贵。运载平糶。雨旸不节。斋戒祷祈。又以春秋巡行阡陌。课农桑。择其勤者奖励之。悦色和颜。如家人妇子之相亲切。又于每月朔望。集诸生乡耆。公所宣讲 圣谕十六条。使兵民共听。咸知为善之乐。且晓然于 圣天子轸念民生。谆谆教诲之意。而相戒相勉。不敢作奸犯科。尤经理海疆之要务。使民无盗之原也。

一澳城之学校宜兴也。虽在海外。不废诗书。虽有戈矛。必兴礼乐。孟子曰。壮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则知教化之兴。亦武备根本也。南澳海岛荒陬。无郡县官司。古未立学。前镇周公。特于澳城建义学文庙。捐衙门旧规。为春秋丁祭延师修脯之资。既已勒碑刻石。而未竟厥施。中途奄没。署镇弗绍前修。仍将祀业入己。舆论嗤之。鄙意以为义学宜兴。学舍宜扩。祭祀之费。膏火之资。宜续捐增益。春秋丁祭。宜亲临释奠。萃阖澳诸生。及兵民子弟之秀者。咸令入学。延漳潮间名士之学行兼优才品出众者一人。为师表以教育之。月课生童。第其高下。以鼓舞之。朔望行香谒 圣毕。进诸生而亲切慰劳之。开府忘其尊。庶民兴于学。甚盛事也。南澳旧有澳生二名。一闽一广。今在广者存。而在闽者废。殊非公道。捐一纸之文书。请当事以开复之。宏功盛业。千载不朽。尚于暇日加之意乎。

稽海船以清盗源疏乾隆二十五年

浙江按察使李治运

窃照浙省洋面。与江南福建连界。往来千里。朝夕可通。向惟远方贸易诸船。到口稽查。难容杂混。其余附近商民。扬帆出没。最易藏奸。小者割网偷鱼。大者劫财掠货。虽有防汛员弁巡哨。而在洋抢劫之案。窃发时闻。备查各处破案获犯。俱系沿海穷民。充当船户水手。各出微资。伙同造驾。或越山樵采。或泊海收鲜。虽踪迹靡常。然总不出三省界连各口。定例凡造船只。将船户姓名籍贯。编烙艄板。出洋复给与照票。将舵工水手人等。详注姓名年貌。凡所过岛屿。有营汛驻扎者。验明照票。方始放行。立法非不周密。然此特验其是否内民。并船内有无透漏粮食。夹带硝磺等类。祇究其所出。不究其所入。而于各船之货物资财有无来历。一切无从过问。因而采樵之徒。忽装异货。收鲜之辈。遽拥厚资。苟其所至之处。稍能核对。则伊等匪情立破。臣请嗣后除远省本有商船。仍照旧办理。无庸别查外。余凡附近出洋船只。于领照时。务将作何生业。切实填注。于到口上岸时。令稽查官弁。将其所载货物。逐一查验。凡照内所填不应有此货物者。即交官严加根究。即使来历有因。亦必详登档簿。各处倘有失事。即开失单。关传各口。其日期货物。与档簿相似者。自可立时获讯。即如收鲜一业。有张网下钓之分。钓船无网。专惯窃人之网。若于照票填明钓鱼字。则所有之网。定知窃取。他若鱼船而有细货。樵船而有鲜货。更属显而易见。近日平湖县破获浙省洋界行舟被劫一案。盗犯钱再等二十名。俱系浙江买柴之船。黄岩镇标游击黄天球破获江省洋界搁浅被抢一案。盗犯林炳等数十名。俱系闽省捕鱼之船。所得关东货物。并皆盈千累百。乏本穷徒。安得一朝有此。今若将出洋给照。填注于前。到口验货。核对于后。则海船踪迹。总在各口指数之间。于以着为定例。通饬恪遵。庶海洋劫抢之案渐可肃清矣。

上成金事论昌化海防

陶元

海上告警。属以讥察奸宄。不自揣量。辄有敷陈。想已奉达。顾昌化百事苟且。而英潮移汛。尤为失策。屡欲建议更置。而崖营命案纠缠。宽于法之凶。而严于执法之吏。坐此心冷。岂敢复议更置。今蒙大人垂情地方。故麤陈移汛之失。以备采择。昌化沿海皆礁。惟英潮一港。上至蛋场村。又上至城西之乌坭港。下至四更村。二三十里间。沙洲湾环。颇可挽泊。此要地也。向设英潮营汛百总一员。额兵二十七名。又有墩台一座。以备瞭望。此善策也。但其地空旷。无村落。水皆咸卤。故营兵以为不便。该营具详制府。以守护城池为名。移置乌坭港口。而其报部之册。仍名英潮。此从前移汛始末也。职查乌坭一港

。虽系昌江入海之口。而港口浅狭。多暗礁。贼必不敢冒险深入。即入其地。而营在乌坭之滨。山谷之内。外不足以瞭望。内不足以守御。置兵于无用之所。而于英潮要地。反弃不守。此失策也。职尝相度形势。昌城之西有小神山。岭虽不甚高。而城中毫毕见。火所及。雉堞皆碎。往年曾从此处破城。此必争之地也。小神山之麓。即乌坭大江。海舟出没港口。岭上皆见。若置一营于岭上。与昌城互为犄角。多造单桅渔舟。分泊江中。及蛋场四更等处。贼若近港。先令渔舟前行诱探。后发陆兵邀截。此一奇也。英潮一营。仍移置于旧墩。贼舟近岸。营兵坚壁自守。渔舟从蛋场四更出口。竟烧贼船。前后击之。又一奇也。总之贼在外洋。未悉我之虚实。我凭高远望。视贼所向。随地设拒。此万全之策也。职怀此日久。而两年来罪误文法。又因崖营六款之详。为武臣构陷。今日身隐焉文。安敢复触凶威。议其失策。姑述其梗概。以备大人之采择。以俟后之能者而已。

筹办洋匪疏嘉庆九年

两广总督倭什布

臣等伏查粤东十府三州。幅员辽阔。其中广惠潮肇高雷廉七府。俱系滨海之区。琼州孤悬海中。绝无依傍。海道自东至西。绵亘三千余里。东与闽省连疆。西与越南接壤。形势险要广远。甲于他省。自古迄今。无不以防海捕寇为要务。溯查乾隆五十四年以前。沿海穷渔贫蛋。什伍纠结。伺劫商盐船只。并无大伙联。敢与官兵抗拒之事。迨安南阮光平父子有国。惯以豢贼为能。招集内地亡命。给与火米粮器械船只。俾其至闽粤洋面。肆行劫掠。盗匪出有经年累月之粮。归有消赃窝顿之所。纠聚日多。声势遂甚。其自安南驾船而来也。一由白龙尾而入廉雷各洋面。缘白龙尾附近江坪。江坪其消赃之所也。一由顺化港而入琼州洋面。缘顺化港为安南富春门户。富春其国都也。此两路盗船驶入粤洋。非百号即数十号。其志总在直趋福建浙江。及其饱掠而归。仍由原船驶入江坪富春。沿途虽有剽掠。并不近岸登岸。各营水师。全用米艇配兵。东西邀击。岁有擒歼。船多则力敌。而沿海口岸村庄。亦赖以安堵。此数十年来安南豢贼。及官兵在大洋击贼之情形也。今自阮光纘失国之后。新藩阮福映晓知大义。驱逐奸匪。尚目之为旧阮。勾结窝者。已被芟夷。其余党则仍窜回内洋。复图纠结。出没为奸。该匪等远行已缺资粮。退归又无巢穴。因常在粤东洋面。游奕伺劫。而大帮水师兵船。常行在海缉捕。匪船站脚不住。又无从得食。于是分驾船只。各于所在港汉。潜驶登岸。劫掠村庄。官兵分则势单。合则顾此失彼。往往闻信追拏。匪船已扬帆而逸。此近日贼船猝聚猝散。不时登陆。官兵大艘在洋。难期得力之情形也。查筹海捕盗。原无一定之规。就目前盗情而论。以千百无藉之徒。久占沧波。米粮乏绝。又不能退入越南。除登岸劫掠

之外。别无生计。查东省自东至西。沿海台一百座。额设兵丁止三千七百四十余名。而水师出海官兵。终年有数千名在船。既不便更番替换。又不能增戍添防。所有在洋在岸。缉捕防堵事宜。必须亟行变通。妥密规画。务为彼劳而我逸。勿任彼逸而我劳。方可绥靖疆隅。翦除凶丑。兹与藩司广厚臬司邱庭署惠潮嘉道吴俊等。互相商榷。复采访舆论。参酌折衷。臚举数条。敬为我皇
上陈之。

上李提军书

周镐

阁下督师出洋。往来闽浙之间。不遑返顾。逾二年矣。镐见贼势猖獗。附之者众。曾以用间之说干阁下。阁下是其说而不果行。迨凤山之变。贼罪愈重。阁下击之于鹿耳门。贼下数艘铤险而走。其势亦少衰矣。今阁下穷贼所向。至于粤东。可谓不遗余力。顾贼畏阁下如虎。望风辄遁。未能制其死命者。尾追而未得逆击故也。夫贼以海为家。漂泊靡定。阁下统数镇之师。侦其迹而驰逐之。贼南亦南。贼北亦北。曾无一旅遮其前者。此犹去网而追巨鱼。虽劳何益。况各镇在外。内地反虚。土盗乘机而起。转瞬蔓延。亦非计之得者。似宜急与变通。窃就三省而论。广东其前门也。福建其中权也。浙江其后户也。如以浙江一省而论。温州其前门也。黄岩其中权也。定海其后户也。镐以为宜仿常山蛇势。使三镇各守其地。搜捕土盗而绝偷漏。阁下与闽粤提帅为周身血。随贼所至。常贯通于三省之间。如贼自闽至浙。阁下穷追而下。则以温镇截其前。而阁下与福宁镇蹶其后。如贼越温而下。则以黄镇截其前。而阁下与温镇蹶其后。贼又越黄而下。则以定镇截其前。而阁下与黄镇蹶其后。贼之自浙而闽。自闽而粤也。亦如之。又申明军令。如境内土盗不除。及贼已抵境。而该镇不能堵截者。罪坐该镇。如该镇堵截于前。而提帅尾追不至者。罪坐提帅。信赏必罚而力行之。不过一年。贼必毙。而土盗亦不能作矣。镐以为急宜变通者此也。或谓贼自外洋越窜。瞭之不见奈何。镐则以为外洋捐之可也。贼之所利在于渔商。而其命则托于消赃济匪。渔商非遭风变。至外洋者百无一二。而消赃济匪之徒又不能离内地。是必穷之势也。

答秦观察问防海事宜

曾镛

比岁以海盗窃发。卫所不能禽制。动烦大宪勤勤捕剿。案明自嘉靖患倭以来。始设总督巡抚兵备副使。及总兵参将游击各员。固以防海也。今海盗之患。虽不逮倭。然十百连艘。剽劫罔忌。则所藉于大宪协力会剿者。自不容不急。所当惩治卫所巡徼会哨之不力者。自不容不严。愚窃以为可以逐盗。未可以弭盗。善弭海盗者不弭之海。仍弭之岸而已矣。何也。海盗之患。与陆盗异。捕海

盗之势。视陆盗难。陆盗盘踞险阻。狼顾虎跄。其患或至攻据州郡。抗拒王师。然其形势。固自有可捣之巢穴。可截之径涂。若夫海盗。语其患。不过为害商船耳。遇商船则进。遇哨船则退。遇哨船寡则聚。遇哨船众则散。并吾力以捕之。则顺风扬帆。海阔天空。而莫可踪迹。时或两相犄角。可追而薄。而洪流汹涌。忽之间。人船异势。虽有利器如佛郎机。不得用。以陆处之水师。与水居之凶狡。生熟之技固殊也。然则捕之固非易易。其可歼者。非适泊海渚。则或因混迹商船。间被缉获。而不然者。捕之于东。出自西。逐之已耳。若欲弭之。计固无出于岸者。敢麤条之。其要有四。一杜从盗之门。二绝养盗之本。三空窝赃之藪。四去召劫之资。何谓杜从盗之门。亦严保甲而已矣。今洋面之盗。非若元之国珍。为觊觎州郡起也。又非若明之海寇。为岛夷番舶人也。无非以闽广及各海滨失业无赖之徒。或托捕鱼。或称水手。或隐为耳目。在岸侦探。地方不察。遂至成聚党。旁午各出。是目前游民。处之无道。即新盗耳。立法烦琐。恐扰良民。今诚严饬地方。凡沿海坊乡。无论土著附籍。畸零单丁。按实具书名岁职业。甲编一册。里取互保。使相觉察。有心容隐则相及。凡甲内无家属者。不准入海。其有家属在岸。而为船户网师。与一切海道贩鬻者。则使所在里甲。互相纠保。其无家属而有雇为行船水手类者。即使所雇之家。身为之保。期于甲有定人。人有实事。一丁一口。不得私自出海。不至以无赖之徒。更遗之伙。如是。则从盗之门固可得而杜也。何谓绝养盗之本。亦严漏米而已矣。今盗伙之聚。非必筑室大澳屯耕而劫也。非真可不粒食饱鲜而劫也。无非以行险网利辈。漏米落海。盗于外洋不得劫。则或于内洋处所。混杂商船。藉相接济。而不肖卫所。又往往取利米船。曲纵之漏。故漏米非必遽有勾通之弊。其实海盗得以聚食行劫者。病实坐此。闻本春温台各处。一严漏米。而盗遂不得食。舍命上。抢夺谷麦。居可知已。今诚严申海禁。无论邻近州县。非请之官。概不得从海通运。即商船哨船。亦必按程计口。受以限制。不至使陆地粮食。往之为漕。如是。则养盗之弊固可得而绝也。欲无窝赃莫若禁私市。盗所劫物。未有不就岸变易者也。货屯不出。良贾亦歇。赃积不脱。狡窃亦拙。商物盗物。固难骤别。往往有海口奸佞。心固知之。利其厚直。而盗得以旋劫旋脱。是赃藪也。明巡抚朱纨。捕得交通海盗者。常以便宜斩之。盗资以靖。其后纨以被劾夺官。海禁复弛。盗且旋炽。私市与交通。自小有间。然鼠壤不掘。窃啮不息。今诚于沿海市场。严立私市盗物之禁。凡水客货物。详设行规确议。有可为来历信据者。乃许交卸。夫盗之所劫。岂尽金钱。货不得直。劫而委之。虽盗不为也。欲无召劫。莫若节关税。国家海道之利。未便轻议捐也。禁海道。则方物之价必腾。然民用所需。除布帛菽粟外。远方珍奇。类堪从省。今以闽广海物之便。动烦海疆捕盗之需。其费或不相下。究之

海客之所以冒险。固期便利。亦直以货非航海。则长途关口。未免较烦。故有两途就贾。本息无异。宁舍此由彼者。避关榷耳。今诚于海关直重物件。议行停截。而于各省关口。视向所由海道行者。裁节其税。无滋使役浮额征求。则商贾自然不甘冒险。乐就迂途。夫税节而捕费亦省。海禁而客货亦通。而洋面往来。不过鱼鲜木炭。盗虽贪。无可欲也。保甲行而盗不得伙。漏米严而盗不得食。私市禁而赃不得脱。关税节而劫无所得。于四者之外。或兼开招纳之路。招募乡勇可以捕盗。亦可以隐寓招纳。诚能实力奉行。不出期年。盗即多。可不捕而散也。故曰善弭海盜者。仍弭之岸可也。至于地方有司。能举失业游民驱就农工。予以生计。如龚遂之所以治渤海者。卖刀剑买牛犊。是又防海之一上上策也。

答温抚军延访海事书

陈庚焕

大抵靖海之要。首在绝接济。贼船所需。水米火药与夫修船之篷索工料。必资之内地。所劫商货。亦必藉内地销售。夫人知之。米石接济之弊。近者台省建言。严旨申飭。海口稽查。必大严密矣。然接济之弊。不尽在商船之透漏。窃闻贼船所在。必诱附近村落。负米运水。倍偿其值。愚民趋之若鹜。汛地稍加禁止。贼徒辄蜂拥戕害。否即抢去汛台位。俾以失伏法。官弁噤不敢呵。亦势不能阻也。计惟有令大官兵。船修粮足。不畏风涛。不虞匮乏。侦探贼踪。尾追紧蹙。使彼不暇余汲。奸民亦不敢公然与之为市。然后责成汛地。法禁可行。庶釜底游鱼。可立而毙。至于火药透漏。须于省郡库局。设法稽查。毋令稍有阑出。庶杜漏之源。次在于杜间谍。窃以贼之间谍。四布省郡。营汛之间。势必多有耳目。闻海滨人言。每见贼船余汲纷纭。起旋扬帆。则一二日间。必有官船哨至。盖官之动息必知。得前为之备也。前学使恩公尝云。吾考棚开门。蔡牵已知题目。他可知矣。妄谓此等间谍。似可因而用之。或密察其人。阴擒讯而阴宥之。即资以诱贼。或于剿捕机密文书。实者虚之。虚者实之。声东击西。多方以疑误之。或因以设间。离其党与。机紧文字。皆须内缮。密封专差。潜递收发。皆勿令人知。吏胥左右。皆须防有漏泄之人。塘铺传递。皆须防有私拆之弊。自古皆然。盖非特今日也。次在于广延纳。海滨吏卒士民。耳目所习。于贼之所畏所忌。及其出没之踪迹。勾通之奸宄。类能言之。特以承平日久。人多畏法安分。莫敢出位而言。诚以不密害成。丛怨于寇。亦恐言有窒碍。开罪于官也。昔谭襄毅公与俞威平倭。一时明经如郭建初。诸生如陈第辈。实与有力焉。侧闻宪台询营县。俾各条陈靖海之方。义无踰此矣。更望俾各营县。于所属吏士军民。加延访。令各罄所闻。为之汇送。于其既集。择知兵习海之人。收阅采录。以备裁择。使贼无遁形。官多耳目。神而明之。自

无遗策矣。又其次在于联警备。长乐诸县。大姓父老绅士。多有自纠其族乡。毋得为盗者。似宜推之沿海村落。长官以礼劝谕。鼓舞其族绅。俾推择能者。自仿保甲乡约之意。互相觉察。互相团结。官勿扰之。平居无令容奸。有则守援相助。闻现在那制台行之粤东。官吏无所干预。士民便之。此清盗源固地方之急务也。又福建通志。载有闽海传烽歌。其法村落塘汛。各设四旗四。错综其数。凡十有六。某乡有警。则其乡声几。举几旗。邻近各如其数应之。顷刻传遍海壖。咸知贼舟所在。而官兵义勇。得以云集堵剿。似亦可酌行者。

议海口情形疏嘉庆四年

福建巡抚汪志伊

伏思治天下之道。所极意抚摩者。民也。所并力驱除者。盗也。民为国本。食为民天。夫民非生而盗者也。食不继则民流为盗。抚有方则盗化为民。以是知清盗之源尚不在禁海船也。弭盗之法亦不在添重兵也。臣谨据实在情形敬陈之。闽省负山环海。地狭人稠。延建邵汀四府。地据上游。山多田少。福兴宁泉漳五府。地当海滨。土瘠民贫。瘴泉尤甚。风俗素称犷悍。至台湾一府。虽孤悬海外。而禾稼一岁三熟。米粮充裕。除岁供内地兵粮谷六万余石。兵眷谷二万余石外。商贩源源内运。以济民食。而漳泉尤资接济。是一省之米粮。恒不敷一省之食用。溯自康熙二十三年。工部侍郎金世鉴奏准通海以后。沿海居民。富者为船主。为商人。贫者为舵工。为水手。或外省贸易。或内洋捕鱼。无不各资生计。嗣于五十六年。因有盗米出洋。偷卖船料诸弊。议准禁止。至雍正五年。复经督臣高其倬奏准开洋。殷商大贾。并往外番贸易。每船可养舵水百余人。并买载番米番货。运回出售。百余年来。商贩流通。颇资利赖。此闽省民食情形。及后先开洋之原委也。闽洋北接浙江。南连粤省。延袤二千余里。岛屿周。口岸丛错。设立水师三十一营。额设兵二万七千七百三十名。额设大小战船二百六十六只分列南北。为犄角之势。中以泉州之崇武为界。自崇武而南。派令南澳铜山金门暨提标后营各镇将巡缉。自崇武而北。派令海坛闽安烽火暨金门右营各镇将缉。往来梭织。声息相通。一遇匪船游奕。即互相知会。上下兜擒。声势颇为壮盛。嗣因船身笨重。捕盗不甚得力。经前署督臣觉罗长麟奏准。照商船式样。改造八十只。较为灵捷。又因舵工例用兵丁。常在本辖洋面巡防。未能熟悉隔辖海道沙线。经前督臣魁伦会同前抚臣费奏准。召募商船谙练舵工。驾轻就熟。奋勉追捕。计先后拏获洋盗二千五百三十三名。又拏获接水消赃并运卖火药人犯八十五名。又被拏穷蹙率伙授首者一千七百余名。此闽省水师营制及历年缉捕之情形也。至若洋匪。从前不过土盗出没。自乾隆五十八九年间。安南夷匪。敢窜入。互相勾结。土盗藉夷匪为声援。夷匪以土盗为爪牙。沿海肆劫。掳人勒赎。若非抢掠商船食米。及串通贪利之渔户

行户。运米而出。易赃而回。并接济淡水。资送火药械等项。安能久洋面为匪。臣伏念开洋以来。原以藉贸易之盈余。补耕耘之不足。商与民交相赖。一经洋盗滋扰。商累而民亦累。诚如 圣谕。必须洋面日渐肃清。而于商民仍无妨碍。方为尽善。今有议请禁货船以靖盗贼者。谓以海船载货物而出。载金钱而归。艳目熏心。启戎诲盗。甚至济米消赃。应行禁止。殊不知船户人家多。作何安置。即如闽海港澳共三百六十余处。每澳渔舡。自数十只至数百只不等。合计舵水不下数万人。其眷属丁口。又不下数十万人。沿海无地可耕。全赖捕鱼腌贩。以为仰事俯育之资。况商船更大。其舵水悉系雇用贫民。更不知其几千万亿众也。若一概令其舍舟登陆。谋生乏术。迫于饥寒。势必铤而走险。将恐海盗未靖。而陆盗转炽矣。且船只小者需费数十金至数百金。大者必需数千金。变价无人承售。拆毁更非政体。他如米豆盐茶棉花布帛暨一切对象。一省交通于数省。外番互通于内地者。何可胜数。一旦禁绝不通。所关亦非细故。正不特税课之短缺也。惟海船固不可禁。而查察不可不严。每澳设有诚实澳甲一名。每十户又设一甲长。查拿通盗及为匪之犯。知情不举者连坐。各汛口复有员弁。均于出入盘查。船户既不能夹带。行户亦无从透漏。立法已为周密。但恐日久玩生。惟有随时整顿。以绝盗资。是稽查洋弊即在于出海之船。正不必绝通海而始可言禁制也。

又有议请于海口添设重兵者。查海岸绵长。十里设汛。五瑞安塘。每汛约添兵十名。合计非万余人不可。 皇上绥靖海疆。固不惜此经费。然必事归有济。方使帑不虚糜。今沿海既不可步步为营。而每汛添兵。不过十余名而止。顾此失彼。何当实用。查盗匪或遭风落海。或被拿跳海。常有鳧水到崖。又或买米取水。行上岸者。历经各汛兵拿解严办在案。从未有盗登岸之事。沿海村庄。以海为田。人自为守。一有盗船临境。则岸民千百为。农具皆成兵器。是乡勇已倍于盗匪。亦大有助于官兵。且各汛设有防海大小炮位。以高临下。以逸待劳。一可当千军之勇。洋盗不敢近岸者以此。所有各口岸似无庸添设重兵。至水师长技。除驶船推舵转篷折戣扒桅洒水对施鎗往来攻击外。其制胜者。尤在夺上风。放火箭以烧篷。掷火弹以轰船。射舵工以穷驾驭。闽省弁兵。从前未免因生疏而怯栗。甚至晕船呕吐。数年来缉捕洋匪。拔弁于老渔。简兵于海户。配定舟师。频年在海。涉历风涛。获犯颇多。技艺日臻娴熟。是操练之效即收于缉捕之中。更不必舍缉捕而别筹操演也。臣复核盗匪情形。近数年颇有不同者。治土盗易。治夷盗难。土盗不过一二桀骜。掠商渔而乘其船。胁其人。渐成党羽。计一船之真盗无几。余皆被掳耳。被掳者未尝不恨盗。亦未尝不思归。以兵攻盗。兼可以盗攻盗。广开胁从之生路。重悬赏盗之赏格。并将捕盗所获之赃。给与擒盗来献之人。以歆动盗伙。离间盗心。使相疑忌。自是土

盗闻风。陆续投首。剿抚兼施。当无难清理。而夷盗则不然。夏初乘南风而来。秋末乘北风而返。并无投首之心。尤可恶者。船大而高。多而壮。匪特商船不敢抗衡。即官兵战船。形势限于仰攻。鎗窘于逆击。较治土盗稍觉其难。然盗之踪迹在洋。其食用未尝不需于陆。臣惟有力加整顿。严饬沿海地方官。认真绝行户之透漏。严饬各守口员弁。实力清渔船之夹带。务使盗赃无人代消。食米火药无人接济。以穷其术而困其力。仍一面选精锐之舟师。鼓勇敢之战士。相机掩击。以歼其魁而除其党。则洋面自可日渐肃清。而商民之生计。仍无妨碍矣。

上百制军筹办海匪书岭南集

程含章

窃查粤东山陬海澨。蜚豸杂处。为从古盗贼充斥之地。自我朝定鼎。痛加剿戮。山海巨盗。以次平定。百数十年来。休养生息。民物滋丰。诸番来朝。货贝云集。鱼盐蜃蛤之利。甲于天下。洵海上之乐土也。逮乾隆五十四五年后。盗贼复起。祸缘安南夷主黎氏衰微。阮光平父子篡立。兵革不息。国内空虚。招致亡命。崇其官爵。资以兵船。使其劫掠我商渔。以充兵饷。名曰采办。实为粤东海寇之始。其时太平日久。水师懈弛。各将官缉捕不力。商渔失业。从贼者多。地方官亦不能杜渐防微。而接济销赃诸弊。无地不然。洎乎光纘既亡。盗无主。争为雄长。遂蔓延而不可制。若今之乌石二总兵保东海八阿婆带诸贼。皆安南巨盗陈天保莫观辅等之头目也。嗣是以来。添造战船。命将出师。已二十年。劳费亦云久矣。而盗贼如毛。讫无成效。统计一岁之中。我之擒贼。极多不过千余名耳。而贼首沿海一招。从者如蚁。彼之船只不待打造也。皆得自商渔。彼之食货不待经营也。皆得自劫掠。海洋之路。熟若门庭。波涛之险。安如平地。我师转形怯懦矣。兵去则分据各港。无求不获。兵来则连帮抗拒。莫之敢撓。我师转形困瘁矣。又以海船全凭风力。风势不顺。虽隔数十里。犹之数千里。旬日半月。犹不能到也。是故海上之兵。无风不战。大风不战。大雨不战。逆风逆潮不战。阴云蒙雾不战。日晚夜黑不战。暴期将至。沙路不熟。贼众我寡。前无收泊之地。皆不战。及其战也。勇力无所施。全以大相轰击。船身簸荡。中者几何。幸而得胜。我顺风而逐。贼亦顺风而逃。一望平洋。非如陆地之可以伏兵获也。东西南北。惟其所之。非如江河之可以险阻扼也。必其船伤行迟。我师环而攻之。贼匪计穷。半已投海。然后获其一二船。而余船已然远矣。倘值日色西沈。贼从外洋逃遁。我师不敢冒险。势必收帆回港。故其殄灭最难。统计出师以来。各宪筹海之策。大约有三。其一曰剿。谓贼匪罪同叛逆。及今不除。后将愈炽。剿之诚是也。顾不操乎必胜之谋。与之以不败之具。官兵其肯用命乎。且何以免其借口也。其一曰抚。谓连年剿捕无

功。劳师糜饷。伊于胡底。抚之诚是也。顾不俟贼匪穷而求我。而先诱以官职。招以金钱。彼谓官司犹有能乎。且何以怵奸宄而杜邪心也。其一曰守。谓贼之服食器用。何一不资诸内地。严断接济。则不击自败。守之诚是也。顾不备讲乎守之之道。濒海四千余里。可胜守乎。择地而守之。则顾此失彼。逐段而守之。则备多力分。兵家所忌。恐非万全之计也。之三策者。皆至当不易之理。而卒未能平贼。毋亦行之未尽其道乎。方今兵力疲劳之后。强弩之末。难穿鲁缟。又前年十二月。李提军歿于蔡牵。去年五月。林总兵歿于张保。覆军杀将。兵气不扬。亦已极矣。非大加一番振作。恐贼匪未易即平。况各宪未尝身历重洋。一切情形。仅得之传闻之说。章自效力四年。三次出洋。亲冒矢石。于风涛之壮厉危险。海道之难易远近。各股贼匪之大小强弱。与夫官兵之辛苦才否。虽未能备悉渊微。亦已麤知大略。兹逢虚怀若谷。询及刍蕘。谨将见闻思虑所及。撮为筹办海匪事宜十有八条。以备采择焉。

一、战船宜派本管之武弁监修也。查前宪吉公任内。修造船只。皆用出洋弁兵监修。工程尚属实在。嗣因有不肖弁兵。意存需索。匠人与之钱。则诸事顺手。否则件件挑剔。遂罢弁兵。专用文员修造。工竣之日。禀请验看。合式即令武弁接收。费用虽稍减于前。而工料实不如旧。船工最为深微。固与不固。非一时外观可得而尽。一出大洋。巨浪掀簸。真形毕现矣。章前因带领红单船百号出海。与舟师相从两月。见各将官座船。日夜岸水数百桶。筹驱老牛羸马。豺狼于崇山峻岭之中。庸有济乎。毋怪其沿海停泊而不得力也。夫船者。官兵之城郭房室车马也。船果坚实。以战则勇。以守则固。以追则速。以冲则坚。反是则凜凜焉。忧沈溺覆亡之不暇。安望获贼。忆在洋时。见林总兵座驾海安四号。一船坚致牢实。行走快捷。贼匪望而生畏。询之为蔡廷芳所监造。可知监工得人。一船可收数船之用。不宜因一二弁不肖。遂谓人人皆然也。应请将船只次第撤回。彻底兴修。即派该管弁兵监修。彼其身命所关。自不肯听匠人偷工减料。如有需索。指名揭参。至于料价。必稍增益。应由藩库发足。毋令承修之员赔累。而后工程可得而固。此为剿贼第一要务。不可不倍加意也。

一、篷索椗舵桅木宜加料制备也。大海之中。浪之起也。船如升天。浪之落也。船如坠地。一物勿固。即有覆溺之忧。忆与舟师相从。东西洋面。凡三千余里。一遇大风。舟师即有折桅者。一船折桅。全军失色。虽贼船唾手可得。亦必舍而收港。又不可弃之以资贼也。必求木易之。三四日后。其工乃竣。而贼已从容遁矣。迨行三五日。追贼将及。桅坏复然。更行八九日。又莫不然。此所以出师两月。不获一贼也。应请于篷缆椗舵。加料修备。每船并多给篷席绳缆一副。以备不虞。灰麻钉油等物。事事宽为预备。其头大桅尤关紧要。即不能全用坚完大木。亦须帮镶结实。此皆官兵性命所系。不可以为细故而忽之也。

一战具宜逐件精良也。海洋之战。莫烈于。以大为贵。从前贼见官船。皆奔避不战。为少也。数年来。劫我台。虏我官船。及商夷船只。位已不可胜用矣。其大者至四五千觔。我师之。大者不过二三千觔。势不如贼。所幸兵丁施放。较贼精熟。惟须多备铁钉。参差束缚。大如口。令军士于近贼时。入施放。一发可伤数十人。比子为更烈。此外如藤牌鸟鎗长刀短刀竹鎗之类。均须备足。至过船拏贼。莫妙火攻。但我用火。贼船亦用火。必我之火倍烈于贼。倍速于贼。然后我先烧贼。而贼不能烧我。闻前浙江李提军火攻之法。另用小船。预贮硝磺柴草。临时发火。驶烧贼船。此古法也。惟是海上风涛迅厉。火船未必便能近贼。即近矣。贼以长竿撞拒。浪头一涌。火船贼船。各开数丈。断难得力。莫若仍照今法。用火喷筒为良。查贼船火。受药五六觔。喷筒大径四寸余。长八九尺。我师火受药不过二三觔。喷筒大不过径寸。长不过二三尺。何以胜贼。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战百胜。又云。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应请制造亦如贼式。筒之中。加辣椒川乌斑茅虫等末。毒烟所到。贼已昏倒。惟制造须密。勿使泄漏。更有火桶火斗二物。受药愈多。火焰愈烈。须令军士多为预备。于逼近贼船时。携上头桅。奋力遥掷。其抛掷火。亦须上桅。方能及远。三者之用。死生胜败决于须臾。必习练精熟。方能先发制人。但得二三件及贼。贼必纷纷投水。其船可得矣。

一口粮宜预发半年也。查向例水陆兵饷。皆预发三月。惟是海洋路远。往返动经一两月。前之领者方回。后之领者又将复去。徒滋跋涉。每于追捕吃紧之际。辄因粮饷不继。停泊以待。或因粮饷将到。远去恐其相左。观望徘徊。往往缓不济急。夫事几之会。间不容发。迟之一日。虽劳费经年。不足追其前效。嗣后应请一发半年。交该将官随时支給。俾得多备薪米。则心胆自壮。可以穷追绝远矣。

一战兵应请添配也。查向例捕盗米艇。大船配兵六十名。中船五十名。小船四十名。数原不少。惟是米艇长大。每船掌舵者须六七人。管头篷者须八九名。管大篷者须十余名。又每船位多者十七八位。少者十二三位。每位派兵三名。数恒不敷。其火喷筒藤牌鸟鎗等物。往往不能兼顾。倘遇贼匪穷而相搏。后船接应不及。兵丁慌乱。辄先跳水。从前覆辙。可为明鉴。而贼匪小船六七十人。中船八九十人。大船百二三十人。其盗首之船必百七八十人。每见我师追及盗船。见其鎗刀林立。辄逡巡而不敢过。欲过贼船。必先保护本船。过船人少。则不能杀贼。而反见杀于贼。过船人多。则本船空虚。贼匪乘虚而入。必致失事。故自用兵以来。获贼不为少矣。而著名盗首。从无一获。皆原于此。凡贼首之船。财货充积。兵丁宁不思获。无如众寡悬绝。故惮而不前也。夫擒贼必先擒王。得其王而余党可散。嗣后应请大船配兵百名。中船配兵八十五名。

小船配兵七十名。人数既多。军心自壮。而后贼首可擒。至水师不敷配拨。应即招募谙练乡勇。令弁兵随事教导。亦可得力也。

一将弁须激劝鼓励也。古者用兵。必有不次之赏。以劝众心。亦必有不测之诛。以肃众志。自盗匪滋扰以来。各将弁涉历风涛。身经百战与数十战不等。皆水师熟练之人。特以在洋日久。劳不得息。又无重赏重罚以振动之。未免日形疲钝。应请多方磨厉。以发其锋。务得其誓效死力。有进无退而后已。出洋以后。令该将官与监军委员详记功罪。某日某人打仗奋勇。某人先近贼船。某人杀贼若干。获贼若干。或火攻得法。或拦截有力。或策应便捷。一一开报。大则立予超升。小则给予功牌。奖以嘉语。遇有升迁缺出。论功不论俸。而在营者不得与之较。如有畏葸不前者。亦即揭参治罪。庶得人人感奋。踊跃争先。至于带兵大员。尤宜优以礼貌。布以腹心。假以威权。而后可责以成效也。

一兵丁须振作轸恤也。自古用兵。在精不在多。是故敢死之兵。一可当百。疲弱之兵。百不当一。彼盗匪皆亡命之徒。一遇紧急。齐心舍死格。往往反败为功。我兵各顾性命。危急之际。辄弃其将官。跳水先逃。鲜有与将同死者。章以为非威不畏。非德不怀。查定例出洋兵丁。除应得名粮给与养家外。每名日给行粮银五分。恩至渥也。无如海洋僻远。薪米昂贵。一遇歉岁。再食或不能饱。冬则衣不蔽体。形同乞丐。自用兵以来。各兵有丁年出海。皓首不归者。长与风涛为邻。更无室家之乐。加以功罪朦胧。莫由自表。杀贼者无赏。退怯者无罚。受伤无医药之资。死亡无棺衾之费。虽阵亡例有恩恤。而文报驳诘。具领何年。无怪其靡靡不振也。应请明定章程。功多者立赏以官。其次或赏银牌。或赏银两。仍记其功。以观后效。疾病者给以药资。死亡者给与葬费。受伤者由主将与监军。验明轻重。分别给赏。阵亡者例得恤银。速为给发。如有临阵退缩者。立即斩首军前。庶军皆感畏。不战而气自倍。于平贼不难矣。

一战船宜添造雇备。分路出捕也。查现在米艇共百二十号。原不为少。无如盗首乌石二乌石大匪船。不下五六十号。郑一已死。其头目张保最为猖獗。匪船不下百余号。东海八阿婆带香山二匪船。各三四十号。金姑养已死。其头目老蓝带领其众。与总兵保大腹匪船。各一二十号。共计匪船不下三百余号。其余零星小匪。尚不在此数。我师未免单弱矣。且粤洋四千余里。船少则顾此失彼。剿捕仍不得力。应请酌量添造新旧米艇。须得百八十号。再雇募红单船四十号。分为四路。广州府属洋面一路。惠潮二府属洋面一路。高廉雷琼四府属。洋面辽阔。系属贼巢。应分二路。每路米艇四十号。红单船十号。余剩二十号。预备抽换修理之用。各路之兵即驾各路之船。则海道较熟。各营之官即带各营之兵。则约束较易。四路并作。分合缉捕。不论贼逃远洋近洋。紧紧追蹶。

使其船不得燻。水不得取。薪米不得买备。而我以宿饱之师。更番迭战。不过数月。贼党必散。贼首可擒矣。

一战船须常加燻洗也。海水咸涩。船底易生蚝壳。其在民船。每月必燻洗油刷一次。贼船亦然。今师船止洗而不燻。或燻而不油。故行走每不若贼船之速。总因弁兵贫乏。无项可支。应请酌给燻费。俾得乘间燻油。其船身红黑颜色。亦须加染鲜明。旗帜亦要整肃。庶军容壮盛。而驾驶亦灵也。

一监军应请选派也。粤东舟师。向无委员。前宪王公以将官缉捕不力。言多不实。始用佐杂为委员。亦未选派贤能。官卑望轻。不过具月报代书吏而已。应请于丞倅牧令等官内。选派贤能为监军。记功录过。以凭赏罚。并令密带银两。以备缓急赏恤之用。随时报查。取具将弁印领核销。如主将不职。亦许列款禀报。似于捕务较为有益。

一海岸防守盘查各事。应请责成巡道也。接济销赃。最为诡密。非长住海岸。不能得其情伪。督抚藩臬。政务殷繁。远在省城。耳目难及。知府事务亦多。惟巡道职任监司。于分则尊。于事则简。所有防守口岸盘查接济销赃诸事。应请责其提纲。会同镇将。督率所属文武。常住海口。实力奉行。一切食用夫马。另筹公费。毋累地方官。如果用得其人。则行间谍。买耳目。募死士。于风雨晦明之夜火焚贼船。诸事皆可与将官相机而动。又州县事尤冗杂。所管洋面。少者百余里。多者数百里。一人之耳目精神。势难处处周到。应由道派委佐贰杂职。分段经管。给与月费。协同地方官弁。小心防范。凡出海船只。逐一搜查。如于自备食用之外。多带柴米木料钉灰油麻蒲席绳缆等物。及夹带硝磺火药者。即行拏究。入口时。查明有无销买贼赃。仍分别勤惰。以为黜陟。于防守斯为得力。惟是口岸之接济易查。而荒村之接济难查。日间之接济可查。而夜间之接济不可查。因地制宜。雇募船只。联绅士耆老为耳目腹心。是则在地方官之能事者。

一保甲之法。宜实力奉行也。古法之良。莫良于保甲。地方官非不遵行。但无真精神贯注其中。则悬一门牌。造一户籍。究属于事无济。彼盗匪之米粮布帛硝磺篷索麻油鎗刀等物。何一不由奸民接济。保甲果行。夫宁有此。若辈贪食盗利。条告不足禁其奸。教化不足格其心。惟威之以刑。庶几知敛。迩来法网恢恢。匪惟同保不坐。即正犯亦多幸免。缘接济销赃之人必小有资财。一经到案。囚徒隶役之辈。或者阴授以旨。往往翻供释去。此办理接济之所以难也。应请飭令地方官。实力编查。一有犯者。诛其人。没其家。发配其孥。务使惩一儆百。毋稍姑息。至于荒凉寂寞之地。尤为盗贼窝巢。地方官之法令威权穷而莫用。则保甲之法又属空谈。非大加惩创而厘剔之。恐未易转移也。

一乡勇宜团练也。水师既大举出捕。则内地转觉空虚。恐盗匪饥穷。乘间入劫

。应请于拨兵贴防之外。饬令地方官委员。督率绅士约保团练乡勇。频加点阅。器械俱要整齐。一有盗警。严密堵御。如有应设位之处。备价申请。果其堵御有方。盗匪自不能入。藩篱既固。则盘查接济销赃等事。亦易为力也。

一沿海船只宜一体编查也。接济销赃非船不行。议者谓禁止出洋。则盗风自息。其论自正。惟是粤东人多田少。半食鱼盐之利。行禁绝。则贫民无以为生。从贼益众。况其势亦有不能悉禁。要在地方官于所属商渔盐船。一体照例印烙编查。十船为甲。互相保结。给与印照。出入口岸塘汛。逐细查验。所有舢舨渔船。夜间不许宿口外。至滨海乡村。小船出入。不由塘汛者。尤为接济销赃之具。盗匪所在。趋之若鹜。应令地方官设法。择立殷实之人以为船总。责其访查。夜间总系一处。有不遵者。破没其船。通同作弊者。诛无赦。

一硝磺宜禁私卖也。接济之害。米粮之外。火药为最。闻盗匪火药。多系购买硝磺。自行制配。粤东濒海。湿热熏蒸。远年墙土。皆可煎熬成硝。而硫磺则不能处处皆产。防维较易。昔往惠潮嘉应一带。密查硝磺。曾于丰顺县雁洋径地方。会同揭阳令。及该地文武。查得磺坑一区。当经具禀。旋即封禁。又访得英德县磺厂。最为丰茂。官磺之外。多有私卖。亦即禀请移知南韶连道。严密查禁。数年来。盗匪购买颇难。诚恐日久防范稍疏。为祸不细。应请饬令地方官。加意查拏。一有私卖。立置重典。

一海上商盐船只。应请护送。禁止散行也。盗匪多劫一船。即我师多受一船之害。其财货可食数月。其船只可用数年。所不用者。大半勒取米粮布帛猪鸡硝磺等物。听人赎回。愚民罔顾法纪。潜购以往。地方官无从稽查也。现在惟红单船与盗为仇耳。其东西两路商渔盐船。闻其多向盗匪纳银打单。故得出入盗中。散行无忌。而接济销赃之弊。即寓其中。此害之大者也。应请饬令地方文武。实力查禁。毋听散行。总须汇齐数十号为一帮。就近申请师船。顺便护送。如有散行者。准沿途水陆官弁兵役。一体拏究。如此。则盗匪内无接济。外无劫掠。不击自败矣。

一沿海宜添设走役也。查浙闽海疆。盗贼到境。即报知前途。便于堵御。粤东递送公文。向由塘汛兵丁。二三百里之程。半月不到。至于盗贼去向。并无传单。不过汛兵密禀将官。外人不得而知。声息不通。水陆隔绝。何以图贼。应请饬令州县。即于沿海汛防添设走役。每处近者二名。远者三名。书手各一名。遇盗贼到境。探明船只多少。开单露布。传知前途。俾官弁兵役绅士乡民。均得预为防范。师船到处。亦即传报。并送一切公文。每日限行百里。紧事日夜限行二百里。逾限者重责。前途一体接传。不但水陆血脉贯通。盗踪了如指掌。即各帮水师亦互为声援。首尾联成一气。其工食纸笔等费。由地方官支给报销。事竣裁撤。

一贼党宜招抚也。古者治盗。剿抚兼施。前宪见水师不甚得力。盗贼不可胜诛。广开招抚之路。其事未尝不是。惟不先之以剿。而遽用抚。且以官职金钱为招。似我畏盗而非盗匪惧而求抚也。业奉 谕旨禁止。各盗匪亦既闻知矣。若辈窜身海洋。杀掠劫夺。无所不为。其罪原不胜诛。但其中甘心为盗者固多。而被掳迫胁者亦复不少。谁无父母妻子之念。止以陷身匪徒。出则人争罗致。故惮而不敢还耳。书云。歼厥渠魁。胁从罔治。从古帝王。如天好生之德。虽虎豹豺狼。未始不网开一面。且揆之今日水师情形。亦断不能尽取盗贼而歼之。应请奏恳 皇上。准于出师之日。于沿海地方。明张告示。除罪大恶极之一二贼不准投诚外。其余有不甘为盗者。急早投诚。准其免死回家。余财并准携带。有能杀贼投诚。及杀盗首投诚者。分别奖赏。倘仍执迷观望。拏获之日。骈首就戮。如此。则来归者众。贼党渐孤。盗首可击而取也。或谓恐其诈降贻祸。是则过虑。彼之船只械。既已缴收。骤欲作恶。势所不能。蛟龙失水。一夫可制。每见盗匪上岸行走。多不能速。人辄指而目之。此辈固无能为矣。况乌合之众。一散难以复聚乎。

以上各条。战守并用。剿抚兼施。而大要总在得人。一事得人则一事效。事事得人则事事效。书曰。非言之艰。行之维艰。章诚知此事之难。非一手一足之烈。顾畏其难而不为。恐异日之难。更甚于今日。至于添兵派船防守口岸。一切用度。为数甚巨。应请奏明办理。动正开销。其例无可销者。劝谕盐洋商人捐输成事。与其长费之无穷。毋宁一劳而永逸。亦顾力行何如耳。毋偏听而用舍之不公。毋怀疑而信任之不笃。行见策力。争赴功名。殄灭鲸鲵。慰安圣主。亦未尝无不可成之事也。

请建米艇状乾隆五十八年

广东布政使吴俊

顷奉总督两广部堂宪扎。东省洋面一带。盗匪出没。掠劫频闻。此固由各营将备弁兵。巡缉不力所致。但欲善事者必先利器。各营现在缉拏盗匪。每因盗艘便捷。官船笨重。追缉不甚得力。不能不雇用民船。而民船又不能一呼即至。势须移行州县。辗转需时。比至雇有船只。而盗已遁去。以至盗风日炽。捕务日弛。殊于洋海大有关系。此时若遽议改造官船。不惟营规旧制。难以轻议更张。且议奏需时。亦不能迅济目前要务。合行飭议。即便会同布政盐运司。按照东省海洋营汛。悉心酌议等因。本司道等。伏查粤东际海依山。界连交址。洋面辽阔。甲于他省。东自南澳。西至琼崖。几二千数百里。其间水师营分。不啻布星罗。设立营舰大小一百数十号。分布巡防。从前海面宁谧。原足以资利用。近年以来。萑苻乘闲窃发。出没靡常。洋面商盐船只。报劫频仍。水师战船。祇可于本营洋面照防。不便越境追捕。以致本境转虑空虚。故一闻盗警

。即需地方官雇备民船。而民船视捕盗为畏途。遂辄纷纷躲匿。是以雇觅甚艰。比至雇有船只。盗已遁去。洋海之不靖。商民之受累。均由于此。查历年捕盗。营中俱用东莞米艇。因其船身桅柁坚固灵捷。便于追驶之故。惟是近年民间打造甚少。省城河下。及东莞香山等处。不但雇觅艰难。即欲与民间平价购买。亦急切不可多得。本司道等公同筹议。此时粤东要务无过于捕盗。捕盗急需又无过于船只。与其常年雇觅。旷日糜费。苦累船户。不如一鼓作气。竟行筹款打造。则一劳可冀永逸。于捕务輿情实为两得。现在会同标下中军副将等。按照通省水师营分海道远近。拟造二千五百石大米艇四十七只。二千石中米艇二十六只。一千五百石小米艇二十只。分布于上下洋面。常年配兵巡缉。其造船经费。约需银十五万数千余两。拟由各府州属捐银五万五千两。盐运司暨盐务纲局捐银三万五千两。再于司道以下正印官养廉内酌扣银六万两。共银十五万两。足资办理。即有不敷。亦可随时筹办。但事贵期。工难停待。各处捐。一时未能缴齐。即各官养廉。亦需分年按季匀扣。应将各行垫费。先解臬司衙门。给发委员。刻日鳩工。购料设厂打造。统限兴工三月内全行报竣。此项船只。经本司道等博采輿论。访查时价。期于实工实料。平买平卖。不得锱铢抑勒。亦不得丝毫偷减。如有前项情弊。一经访查。即严揭请参。仍加倍罚出充公。以示惩儆。至造船九十余号。同时并举。所需工料既多。匠作复众。恐各行铺及工匠等。高价值。包揽居奇。俱足以阻挠公事。应请预颁宪示。剴切晓谕。俾知造船捕盗。无非捍卫商民。如果洋面安宁。通省均沾乐利。兹当巨工肇始。理宜各怀踊跃。官则平价购募。行户工匠等亦平价售买。平价售雇。方于要工有裨。如此办理。则要工既不虞贻误。而各官力量亦得展舒矣。

论明职

周镐

嘉庆三年十月。温州患海盗。各县咸集议时事。或曰盗至必上岸劫掠。宜徙滨海之民于城中。或曰盗之来也。恃奸民为之消赃接济。宜严禁渔船。毋许入海采捕。持论不一。观察王公以询镐。镐谓二说皆非也。彼滨海之民。各有田庐世业。徙将安往。且盗乘其徙而入踞之。是以地资盗。而引之近也。至于渔船。以采捕为命。若禁其入海。彼将何以资生。不出一月。非死即溃。故曰二说皆非也。以某论之。其惟明职乎。文有文职。武有武职。屏御寇盗。不使内扰百姓者。武官之职也。约束百姓。不使外通寇盗者。文官之职也。浙江沿海州郡。设立三镇水师。防备不为不密。然而海盗充斥。竟至勾结奸民。往来无忌者。文与武皆失职也。文官不以教养为心。而驱民入盗。武官不以缉捕为事。而豢盗殃民。弊非一日。方今寇已在门。若欲拔本塞源。缓不济事。莫若于内洋与外洋交界咽喉之地。择其至险至要。可以扼而守者。三镇各帅舟师据之。

声势连络。首尾策应。捐外洋以听之。不必争逐。其渔商各船。许于内洋采捕。不得擅越。严饬各口弁兵。稽察奸细。敢有内地奸民。私挟禁物出口济匪者。许武官揭报。专治文官失察之罪。如敢纵盗逸入内洋。惊扰渔商者。许文官揭报。专治武官玩寇之罪。如此。则文武之职明。而盗且不攻自去。然后于从容无事之际。武官日训练其卒。而文官日教导其民。不出三年。而盗风息矣。观察曰。子之论太高。择其浅近易行者。镐对曰。某之论。似深而实浅。似远而实近。似难而实易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莫不有职。职明而天下自治。是恒业不修。责在百姓。百姓失职。责在州县。州县失职。责在两司道府。两司道府失职。责在督抚。督抚失职。责在宰相。宰相失职。责在天子。是故天子择相。相择督抚。督抚择司道。司道择府。府择州县。州县择其民而劝惩之。俾各勉于为善而无为不善。则天下治矣。天子择相。不过数人。相择督抚。不过十数人。督抚择司道。不过数人。司道择府。府择州县。不过数人至十数人。其事简。其效速。何居乎而不可行也。或谓州县以一人治万民。其数繁矣。安得人人而理之。不知天地生人。莫不有耳目手足也。莫不有身家性命也。莫不有是非好恶也。因其耳目手足。教以勤俭。无不从也。因其身家性命。教以爱惜。无不愿也。因其是非好恶。示以善恶两途。使知为善者必赏。为恶者必罚。无不化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亦在因之而已。何忧不给哉。位有大小。而理无异同。各尽其职而已。否则文恬武嬉。粉饰耳目。一遇事变。则彼此推诿。虽以之御盗。犹且不可。何论治天下哉。

书禁海船军器疏后

陶贞一

广东提督王文雄。疏请禁海船军器。以为海船被劫。未闻与贼相拒。所带鎗。反以资贼。请一概禁止。兵部奏请行文各省督抚提镇确议。愚按此说殊谬。昔先君子宦海南。当时已有此议。先君子献议于巡抚。略云。窃恐商船之火器可禁。而贼船之火器不能禁。是以商委贼也。巡抚高公承爵以为然。先君子之议。即吾邱寿王所谓擅贼威而夺民救者。此理显然易晓。而妄庸之徒。往往以为奇策。且今惟官兵遇贼。或不能相拒耳。若商船之拒贼。不遗余力矣。大抵商船与贼船。皆恃闽人。若商船闽人多。贼所甚畏。为其习水战。器械精利也。愚随先君子海外。曾登高望商贼鏖战移时。互有胜负。转战益远。不知所之。而沿海水师亦登桅望叹。不能驾一船相助也。欲清海贼。惟在召募闽人。习战攻。明赏罚。更番出哨。毋视为具文。此其要也。且今内地米粮。得潜运出口接济海贼。何有于鎗。而必取资于商船乎。海口之稽查。上下相蒙。关部之牌票。奸良莫辨。不此之禁。而禁商船军器。何其仇商而爱贼也。商船之鎗不可资贼。商船之财货反可资贼乎。其或名为商船。而与贼阴相通者。斯又禁所不

能行也。封疆之臣。具此筹划。难乎其禁奸止暴矣。

上抚军论诬盗书

秦瀛

阁下以海盗窃发。躬亲督捕。三月以来。盗匪尚未尽戢。官吏百姓。无不痛恨。思草薶而禽猕之。虽寝处其皮。食其肉。不足以纾官吏百姓之忿。乃营员畏蒞无能。舍真盗于不捕。而妄指商船为盗。冀以塞责。则罪更浮于盗。计其情节。大概有二。一则盗匪劫掠商船。遇哨船先以商船委之。而盗船因即扬去。哨船获商船。辄以盗船报。一则哨船不敢近盗船。见商船辄横索货财。商船不与。便指商船为盗船。夫不辨为商船。而误以盗船报。不可言也。明知为商船。因需索不获而指为盗船。并借以邀功。欲置之死。尤不忍言也。即如近日定海。拏获蔡长兴等十二人。瀛反复推鞫。实民非盗。盖某等皆闽人。以贩鱼为业。其自闽出口。有船照可凭。船中米石。买自大鱼山。非抢劫。其在洋。会遇盗劫去二人。转辗引避。始到定海。徒以停泊汉港。营员讹诈不遂。便指为盗。昨某等自定海械送来鄞。运闽米船之截镇海鄞县者。无虑八九百人。佥名环吁。代为号泣请命。某等亦极口称冤。是其为难民。已断然无疑。而营员始则纵盗殃民。继且诬良为盗。实堪发指。抑瀛窃有请者。比奉阁下之命。某等十二人。尚须械系送宪。伏候亲鞫。阁下明镜高悬。真伪无难立剖。惟恐某等到台。阁下先令有司鞫问。若辈有意刑求。傅会锻炼。桁杨刀锯之下。无求不得。或竟至某等诬服。则所关于人命者甚巨。夫难民既厄于盗。并厄于营员。而又厄于有司之刑求。彼难民皆赤子也。闽之难民。亦吾赤子也。以真盗而纵之则非法。以难民而诬之使罹于法则不仁。惟阁下广大造之德。立万物之命。百姓之仰阁下。不啻天地父母。如上年陈水一狱。狱词已具。卒荷平反。瀛知此十二人者。必能邀阁下之省释。而斤斤过虑。又复晓晓于阁下之前者。惟阁下能知之能鉴之而已。

瀛舟书记序研经室文集

阮元

予于嘉庆四年冬。奉命抚浙。其时闽浙海盗。则有安南大艇帮四总兵三十余艘。凤尾水澳蔡牵三帮各六七十艘。箬横小帮浙盗二十余艘。予造巨艇大尚未成。而五年六月。神风助顺。乘风勒兵击之。安南巨盗五六千人。及土盗小船。全荡平于台州松门。四总兵溺死者三。磔死者一。奉旨以总兵敕印掷还安南王阮光纘。光纘言但令总兵巡海。不虑其入浙为盗。上表谢罪。自后安南夷寇。不复入浙。六年巨艇成。凤尾水澳箬横三帮。以次击灭。此三镇大船大之力。然蔡牵尚窜于闽浙间也。七年冬。蔡牵迭被浙兵剿逼。惟余二十四船。遁闽诈降。继而得横洋大舶。始往来于台湾。其始往台也。第为避兵船之计

。继而在台劫得船米。会合粤盗朱瀆。遂复入内海。与兵船相抗。以致温州胡总镇在闽被害。继且过台上岸攻城矣。十年夏。余以丧去官。其时蔡牵尚在闽。续出之黄葵帮。已于十年春在玉环投诚。所余者。和尚秋等三五小钓船而已。然蔡逆未能殄除。有负 国恩。且恨且忧。疚心靡已。十二年。息影于雷塘墓庐。偶检数年来办兵事之书记本。流连翻阅。其间调度兵船。奖饬镇将。制造船。筹划粮饷诸旧事。一一如在目前。且其间有可忧者。可喜者。可愤者。可哭者。有与提督仓公保李公长庚商筹者。亦一一如在目前。回忆当时。每发一函出一令。皆再三谋虑而为之。有自起草者。有幕友起草者。有幕友起草而自为改订者。笔墨之迹。如蝇如绳。以之覆瓿。殊为可惜。因破十数日工。删其繁。存其要。授写书人录为六卷。存之家塾。俾将来览者。知我苦心而已。

浙江提督总统闽浙水师追封三等壮烈伯谥忠毅李公行状

王芑孙

公讳长庚。字超人。自号西岩。福建泉州府同安县人。父希岸。台湾府彰化县学生。举五丈夫子。公于兄弟次居三。幼而见奇。故命以今名。年十七。丧母。精习骑射。慨然有志于当世。试补武生。举乾隆庚寅恩科乡试。明年成进士。授蓝翎侍卫。扈 蹕畿辅者三。高宗纯皇帝之四十一年。公年二十六。出为浙江衢州都司。居六年。迁提标左营游击。又六年。由太平参将擢乐清副将。林爽文之乱。入闽护海坛镇总兵。海坛所隶。南曰湄洲。故盗藪。公至。始哨其地而捕除之。会邻境有被劫者。误指为海坛界。落职缉。公不申辩。遽自毁家募乡勇出洋。擒大盗陈营。盗善火器。战屡却。公竿月镰。断其船縲。跳而登。火燎公须。短兵接。大获以归。顷之。福文襄郡王访水师将才。得公。一见骤加礼异。公慷慨言曰。长庚破家为 国。船既自造。军食军械无资于官。惟火药非私家物。愿有请。于是文襄下檄沿海。凡李某所在调用军火。不限多寡与之。先是。闽盗林明灼及陈礼等。阑入浙江。戕参将张殿魁。吏莫能捕。以属公。不三月获之。奏起游击。五十五年。署福建铜山参将。铜山战舰徒空名。公别用选锋。作商人装出海。不张旗帜。罔知其官军也。故贼至辄得。居铜山五年。先后三出南洋。五出北洋。公谓逐捕固武臣常职。不当报功。有所获。往往不以自闻。中间丁父忧暂归。仍还署事。补海坛右营游击。未之任。今上御极。即授公铜山参将。先是。救象屿商船之被劫者。贼来扑。我兵少。势不敌。公伏不动。待贼尽。出不意。戕过其舟。一殄之。日向暮矣。隐约又见数艇。公亟收泊。数艇者亦泊。比晓相持。公命我舟一字排列。作长蛇形。后船插前船尾。之巨缆。贼从东来。我师东第一舟应之。以迄第八。从西来。西第一舟应之。以迄第八。回环终日。贼无如之何。是役也。鎗声震数百里。海水为沸。所杀伤过当。贼有夺尸以埋者。遮而堕之海中。

上之二年。擢署澎湖副将。以保举入京。未至。授定海总兵。纯皇帝召见慰遣。以三年四月就镇。定海累更盗患。前此文武吏独事城守。公至。以水战利病。指授其士。不三月。出击盗之泊衢港者。追过山东黑水洋。生擒盗首林苏。及其众五十余人。其年八月。平普陀外洋之盗。明年。平潭头外洋之盗。已而土盗凤尾帮。诱入安南夷艇。公破之三盘。拔他将被围者出之。当是时。盗蔡牵柳阿全等诸有名目无名目大小以百数舶交海中。而当事者独急艇匪。日夜程督。公追之浙洋。追之闽洋。又追过闽粤交界之甲子洋。乃返。五年四月。击蔡牵白犬洋。获多。赐花翎。五月。夷匪大入。巡抚阮元奏以公为统帅。报可。公更定章程。条下其法。凡所俘获。悉以赏功。俾弁兵知富贵皆在盗船之内。鎗必贼近乃发。勿虚施。六月。与黄岩镇会师松门。飓风作。覆贼舟几尽。获其伪侯爵伦贵仁。俘斩数千人。我师亦颇伤亡。自是艇患纾矣。而蔡牵在闽洋横甚。公出收抚其胁从者而后击之。所击灭李出丁郭林俊新杨乌等有名贼目数十股。七年冬。擢浙江提督。明年正月朔。蔡牵进香渔山。公掩至。牵踉跄仅以身免。公蹶之猛。贼船食尽。篷索坏不得修。乃遣党诣总督乞降。总督不虞其诈也。遽檄我师入口。掎公勿往。而牵以其间。次第缮完。大购粮储扬帆去。其年闰二月。公复与黄岩镇合兵击盗尤升等。获之。九月。平石塘钓艇盗。十一月。遇蔡牵于三沙。沈其船一。十二月。追之南麂。夺其船二。沈其船一。烧其船一。斩首二级。生擒八十余人。明年三月。及之浮鹰。烧其船一。夺其船二。斩级十三。擒其男女四十余人。八月。战马迹。公率师中贯其阵。贼东西窜。公分兵授孙大刚俾西追。自率罗江泰李景曾东追。及黄拢。沈其二艘。毙其人七八十。入衢港。数俘得五十二。斩首五级。牵船重迭张牛皮渔网。弹不得入。又其船高出官军所驾米艇。仰攻非便。公建议贼船之高于兵船者。贼固劫船于商。今兵船有成式。而商船无定制。请嗣后商船有当修者。其梁头限以一丈七八尺。如此数年。贼无大船可劫。其大亦且无施。公又尝以意创火攻船。略本明人子母。联环船法。用善泅者载油薪。驶钉盗船。药发。鳧水而还。督臣以奏。皆见施行。于是土盗朱瀆。挟艇匪窥伺金厦。而蔡牵入台湾大掠。上调公为福建水师提督。公以艇患方剧。即先击艇匪。艇匪既逸。别遣将追之外洋。而身自东渡剿蔡牵。牵闻。解去。公追创之。台湾平。自上亲政以来。一意任公。又鉴公孤忠。有不获尽其用者。及是授为总统。命温州海坛二镇为左右翼。专以蔡牵事付公。各路舟师皆属焉。公感上知。益自奋。其年败蔡牵于青龙港。又覆之斗米洋。有旨调浙江。总统各路舟师如故。九月。过尽山。遭飓风。失公所爱将罗江泰刘成业。十二月。蔡牵再扰台湾。阴结岸匪万余人据州仔尾。凿大船。塞鹿耳门。我师不得进。鹿耳外巨浸稽天。其别港有曰南北汕。曰安平港。曰大港。公驻汕

外。别遣将以小澎船由大港绕安平。出不意攻之。密约台湾镇道为内应。一战烧其船二十余。夺其船九。乘胜入之。当是时。岸匪助贼。势张甚。公率所部水陆分道。连五战。如破竹。十二月朔。夜薄州仔尾。贼以小舟二三十蜂拥来拒。锋乍交。忽鹿耳门所屯大帮盗船内。辄出同安船数十。横袭我师。公以所造火攻船。绕出其大帮船后烧之。于是同安船贼还救。我师从而蹙之。大胜质明。击山匪之屯聚者。焚其寮。七八里火光烛天。贼气自此沮矣。牵既败。走北汕中其北汕旁出有道曰旧港。南汕旁出有道曰新港。公自守新港。以别将守旧港。又凿沈同安船堵其隙。牵困阱兽。昨且擒。俄暴风从东来。掀起所沈同安船。牵从掀船处漏出。事 闻。夺翎顶。四月。牵与朱潰合窜福宁外洋。公以两镇兵败之三盘。牵折而北。又败之调班洋。八月。大搏渔山。贼舟瓦石与火箭火球雨下。公纵横血战受伤。事 闻。复冠顶。九月。再败之东涌。击蔡牵从子蔡添来落海。十二年二月。扼之粤洋大星屿。断牵船大桅。毁其头篷。合围者屡。而粤援不至。亟收抵肇庆戢船澳。 上闻。切责粤帅。下部公功。四月。与粤帅会剿澳门盗。已。还视浙江军政。旋复出洋。有 旨责公速行。而公实先已就道矣。十一月。合金门福宁两镇击牵浮鹰。擒九十五人。斩级十五。十二月二十五日至粤黑水洋。追及之。蔡牵所有二舟耳。公奋欲偪登其舟。几登矣。风浪暴作。仓猝误中贼。伤咽喉额角。是日日辰加未。薨于阵。督臣疏入。 上震悼。遣抚臣迎奠。赐白金千两治丧。追封三等壮烈伯。予专祠。仍下部臣议恤。赐祭葬。予谥忠毅。倍其恤赏。又累降 旨申诫水师将帅。为公复仇。 敕督臣用所获蔡牵义子伪总兵蔡二来祭公。梟其首幕次。其它 恩数皆如故事。公生平读书之外。喜静坐。天性知兵。尤长水战。盗贼相诫。有不怕千军只怕李长庚之语。身经大小百十战。所歼擒匪啻千数。所俘获军械火匪啻万数。他人得其一皆奇功。在公为不足书。公所至。修学校。作义冢。振饥周急。诸高义事。有纪于同时学士大夫。亦姑弗着。其生也。当乾隆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日辰加午。所著有水战纪略若干卷。藏于家。配吴夫人。无子。所养异姓子一曰廷驹。乾隆乙卯科武举人。前歿。所养同姓子一曰廷钰。实承公丧。有 旨袭爵为公后。吴夫人生女二。一字叶寅。未适而殇。一适同县安徽侯补同知陈大琮。公薨。大琮自安徽奔问。不远千里。奉公所遗章疏文移。谒余为状。余未识公。公所为。其于大易之匪躬。小雅之况悴。殆兼之矣。然 上所委曲拥护保全之者。后先非一。乌虜。此古名将未之或遇者也。其始末具存中秘。异日必书于馆臣。天下后世将有为之雪涕者。无待乎余之表而暴之也。今第就章疏文移。举其劳阅之较大而尤难者。年月件系。以俟载笔者择焉。谨状。

卷八十六兵政十七蛮防上

湖南苗防录叙

魏源

魏子曰。历代以来皆蛮患。而明始有苗患也。南夷之苗。自洪水窜征后不闻。而殷周之所挾伐。荆庸勾吴之所冠带。皆蛮国。暨江以南。靡然声教。于是汉曰武陵蛮。唐曰五溪蛮。则自岳澧常德进辰沅间。益与今苗地近。然乌睹所谓苗事哉。其叛服姓氏。亦匪苗族所有。尝考蛮习俗嗜欲不甚远。惟蛮峒各一酋。懔然冠履臂指之分。苗则绝无统属。有贫富。无贵贱。有强弱。无贵贱。有众寡。无贵贱。曩蛮酋强盛之日。承平则足控制苗。为内地捍蔽。有事苗皆指麾从之蜂屯。狐啸蚁聚。筹边者惟思抚蛮以制苗。宋诸州明土司所由兴也。暨后蛮酋各安世袭。狼驯不跳梁。而鹰饱亦不搏击出力。于是蛮患销。苗患炽矣。专苗称者。惟黔五开苗。楚九溪苗。实则滇之猓之猓。蜀之焚。粤东西之獠之猺之黎。皆苗类。明滇蜀多土司寻兵。而粤黔楚则獠苗自啸聚。国朝土司悉归流。黔粤苗獠。至今帖然。即乾隆末楚苗蠢动之时。永顺镇筵干州诸土蛮。或负弩为先锋。或乡导诱禽首恶。今昔情形。顺逆燕越。呜呼。曷以致是哉。爰掇其形势沿革。抚驭得失为篇。以金鉴来世。而为之说曰。王者治四夷之法。太上变化之。其次制驭之。宋羈蛮专抚绥。则高爵厚赏不餍欲。明备苗专防范。则筑哨屯兵不遏衅。终宋世威不振。终明世苗不服。盛哉我大清威德乎。古未有也。康熙四十二年。边人之赴愬也。上震怒。免总督郭琇官。

诏曰。三苗自古逆命。今仍虔刘我边陲。攘虏我人畜。为诸奸宄通逃藪。岂可令在肘腹地恣行无忌。其发满汉兵。乘冬逼其巢。郡县之。于是礼部尚书席尔达视师。明年正月。辟凤凰厅。干州厅。而镇溪上六里苗。尚属土司。既而巡抚赵申乔。奏裁五寨长官司。于是六里苗复赴愬。明年生苗百四十寨并投诚。雍正初。朝廷经略西南夷。威震黔粤。于时湖北容美。湖南永顺保靖桑植诸宣慰使。悉为边人所愬。先后改流。于是湖广无土司。呜呼。泳厚载者不知畴覆之仁。习衽席者不知水火之艰。容美桑植。今各一县地耳。永顺一府。实兼永顺保靖二司。地瘠而贫。吏斯者每缺望。而曩四大土司富强雄累代。则其腴膏脂何如哉。汉承秦后。网漏吞舟。故诸土司遗氓。多自重畏法。岂非劫于积威。久于倒悬以然哉。呜呼。处帝力何有之世。老死不见苛政兵革。所以高坐争议复古封建也。

土官说

倪蜕

边徼多土官。子孙世守。当汉唐宋时。无分流土。而其铨叙转迁。稍稍殊焉。自元及明。分流判然矣。滇土官大小俱备。渐就裁改。所存无几。而世每谓土

官家争杀淫纵之为。悉属边蛮沴气。天固不与之以善性者。芟夷而刈杀之。宜也。虽然。世禄之家。鲜克由礼。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左传所载诸侯卿大夫家事。岂不有甚于今日土官家所为者。齐鲁郑。岂是边蛮。而其骄淫杀夺。无所不有。非太公康叔貽谋之不善。亦封建世官之流弊。必至于此极者也。故讥秦之废封建而立郡县为非计者。诚迂儒矣。然而云南内地土官。消磨亦易。暴横不法者。参劾而去之。老病死亡者。停袭而免之。苟有贤者。荐而达之。与流官一体升迁。如此二十年。而土官皆可以尽。既不利其所有而起意驱除。又不坐之无名而恣情斩杀。春秋代谢。一循天则之自然。又何有恩怨之得生于其间哉。独是相邻交緬各司。仍须羁縻系属。不宜轻有改更。亦非谓其尾大不掉而虞之也。特以地居荒远。瘴疠特甚。设流官不谙风土。立防兵难免瘴病。运粮米又恐劳民。即其渠帅而用之。此固诸葛武侯经营简易之宏模也。

永昌土司论

刘彬

天下惟滇夷最多种类。色目殆数十余。而附于永昌者居其大半。其先皆各居其地。自相君长。或有仇杀。亦以夷陵夷。未敢犯我中华。自元命刘深击八百媳妇。无功而回。外国始有轻中国之心。于是烧案牒。掠百姓。终元之世。讨緬者再。讨八百媳妇者再。仅能分设宣慰。边境羸安而已。明时桀骜尤甚。思可思任思机刁干孟罕拔岳凤莽瑞体思仁丙侧莽应鲤等。先后酿祸。扰我疆土。屠我城池。杀我将士。逞凶肆毒。了无顾忌。卒至劳师动众。财殫力痛。数征之而后定。呜呼。蛮夷之祸。自古有之。揆厥所由。非激于诛求。即逼于凌虐。或有蠢酋妄动。狡焉启疆。始则防御不慎。继而剿抚失宜。荧荧不灭。遂至燎原。此皆已然之势。论者固未可执一。而观治者尤当因时而变。何况今日彝困于脔削。日益贫穷。习于风气。日益刁诈。更非向日之彝可比。不独一永郡为然也。余以纂修永志。姑即永郡之彝论之。有内地之彝。有外地之彝。有沿边之彝。有虽在沿边。而实同于内地之彝。内地者如永平之土县丞。土驿丞。保山之潞江安抚司是也。此皆地界通衢。境连郊邑。井闾相望。阡陌相错。与汉人杂处而居者也。沿边者如镇康湾甸芒市遮放盩达猛卯千崖陇川是也。此则环永腾西南。北邻江域。奉节制供差发者也。其西北之沿边者。漕涧上江。此外即为茶山里麻古勇野人等夷。虽有节制之名。而已非我部属。俨然外地野人。则并非控制。赤发野人。又在野人之外矣。虽在沿边而实同于内地者。如腾越之南甸司。保山之十五喧二十六寨是也。其境界相连。田里相杂。犹夫永平之土县丞。土驿丞。保山之潞江安抚司也。外地者如威远孟连耿马等彝是也。此则虽在控驭直隶之内。不过供差发属羁縻而已。法令所不及也。又其外如緬甸车里八百老挝木邦孟艮猛密猛緬蛮莫盩西钮兀诸彝。其土地之广。有数千里者

。千余里者。数百里者。大小不一。强弱攸殊。各长其长。各世其世。此则地广势厚。最著名于诸夷中者也。其它杂小夷人。未易指计。若此数者之中。缅甸最强。车里八百木邦次之。老挝猛密孟艮蛮莫钮兀又次之。然吾所为致论者。不在外地之夷。而在沿边之夷与内地之夷。与虽在沿边而实同于内地之夷。何也。外地者诛求不能及。凌虐不克施。隙衅之起。既无其由。而况时当全盛。彼诸夷又岂敢有不逞之念哉。若沿边之彝。内地之彝。虽在沿边。而实同于内地之彝。则不然。其地最近。势最柔。故其为累也最苦。为祸也最易。为恶也又最深。以彼区区一土司。人之视之者特蠢兹夷人耳。狎而易之也。诛求者有矣。久而不继。凌虐者有矣。甲来而施之可也。乙来而施之亦可也。施之施之。难乎其为受者矣。故曰其为累也最苦也。至若狡悍鸷刻。又其本性。或激于一忿。或蓄于平时。变起仓皇。出于不意。呼吸之间。即受其祸。虽有智者。能预为之防乎。又或凭崎负险。劫掠中道。一落深箐。散入万山。展转道途。即覩面而不知其为盗。捕缉固不可得。行查仅属虚文。故曰其为祸最易也。而犹未睹其恶也。彼之官。世官也。彼之民。世民也。田产子女。唯其所欲。苦乐安危。惟其所主。草菅人命。若儿戏然。莫敢有咨嗟叹息于其侧者。以其世官世民。不得于父。必得于子于孙。且数倍蓰。故死则死耳。无敢与较者。嗟此夷民。何辜而罹此惨耶。

汉人苦于所司。动辄鸣于上官。此则不敢鸣。即鸣之矣。彼固有所恃而不恐。岁时馈献。不过差目具文。一有提调。则闭匿深藏。负嵎以待。其洋洋然山头望廷尉。良以平日无事。宽容太过。及其有事。虽有谴罚之名。曾无惩创之实。彼固视为故事。自谓土官世职。莫可如何。以致骄纵滋蔓。尾大不掉。所由肆屠虐而不悛。玩法纪若罔闻者。故曰其为恶最深也。

呜呼。其恶宜除也。其祸宜防也。其苦宜恤也。往者滇省常受其害。如阿资凤继祖阿克普名声吾必奎猛庭瑞莽应龙沙定州辈。一夫作难。全省震荡。前车已覆。后车不戒。岂非以其固结已久。党类实繁。猝难遽去。且地方守命。镇防将弁。莫不利其蠢懦。为鱼肉之资。谁肯轻言去之者。曩岁曾有疏请裁革。行令各省查议。乃有司镇将。或受其贿赂。或徇于私情。佥言不宜裁革而止。呜呼。果尽不宜裁革乎。盖前疏内于土夷情形。犹未透悉。故于何者宜去。何者宜。未知分晰。议者遂得以徇私混复。溺偏见而阻大计。莫甚于此。窃以为在内地之土司可裁也。虽在沿边而实同于内地之土司亦可裁也。宋祖云。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顾使侏异类。深根固蒂。分踞郡县中。岂国家久安长治之善策乎。且考此辈先人受职之始。皆非有开疆辟土不世之勋。治乱扶危非常之绩也。夫茅土分封。河山结誓。犹有不能保其终者。此辈何功何德。反得子孙世守其官。世虐其民。匪但宗藩世禄所不能及。元明迄今。已六百余年。而彼

不移。安然坐享不朽之业。揆厥由来。则去之宜也。非过也。或者谓夷人鸟语卉服。习俗攸殊。爰置土司统之。所以藉其保固藩篱之用。而奈何去之。是殆不然。夷民种类虽别。而畏威惧法之心。与舍苦就乐之情则一。苟善抚之。畴非赤子。就滇而论。从前皆夷也。而今之城郭人民。风俗衣冠。改土归流。变夷为夏者。十且八九。未闻必藉土司而后保固也。若所谓藩篱者。乃边境之外者也。岂有在内地者。而亦藉以为藩篱乎。或者又谓夷人在内地者。虽属土官管辖。土官仍属流官节制。比于子民。相安已久。何以更张为哉。此庸流浅见也。筹边之道。在乎防微。保民之方。贵于经久。若仅泥于目前。非不晏安无事。而不知其有事之机自在也。且以土人言之。同在中华之内。而风化不能及。恩泽不克沾。各有土官以隔别之。在流官曰。此土人非我百姓。漠视之耳。至于科派之重。刻虐之惨。则惟土官司之。在流官又曰。此土人非我百姓。奚预我事。又漠视之耳。若徭役差使。土官得以疲之者。流官亦得以疲之。征求需索。土官得以苛之者。流官亦得以苛之。若近值营镇之处。则又加以将弁之骚扰。其苦万状。更仆莫数。嗟乎。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乃忍令若辈人子孙奕叶。永沉沦苦海中乎。救焚拯溺。是诚不可缓者也。虽然。若一旦尽去之。势又不能必有道焉。参处降调。一依流官之例。倘罪应斥革。即以汉官代之。停其承袭。善哉令狐绀所以处宦官者曰。有罪不赦。有缺不补。则以渐而去耳。毋务为姑息养痍之计。而兼不失乎燥急。然后录其人民。籍其田地。减赋役以苏其力。给牛种以裕其源。选用循良。善加抚恤。不出百年。内地可以肃清。肘腋可以无虞。使数千万众。蚩蠢穷彝。悉得变禽兽而隶编氓。出汤火而见天日。其于固边境。安夷獫。岂曰小补之哉。若沿边之土司则宜存也。彼既不在我腹里之地。与我土地不相错杂。城郭不相逼近。无事则藉为藩篱之用。设或有事。犹可一面御之。非若内地者一有不虞。即在心腹之间也。然非徒存之已也。必有以渐变之。必有以善抚之。禁有司镇防之贪黩。绝汉奸流棍之勾唆。近豪民。毋使有侵渔凌侮。出入宾商。毋使有欺骗扰害。祸患必援。毋因其有事而弃之。荒歉必拯。毋因其被灾而绝之。于是申之以法而彼知惧。则其恶无敢肆。严之以威而彼知警。则其乱何由生。为之百姓者。既获免于荼毒。为之统驭者。又不病于掣肘。复为之潜消焉。默化焉。又养之以恩。恤之以惠。使彼得以生息焉。久之久之。鲜不为我良民矣。然后由近而推之。由渐而被之。举缅甸八百。郡县之可也。夫何虑于永哉。噫。岂独永为然哉。全滇之土司皆然也。天下之土司皆然也。

筹制滇边土民疏云南通志

蔡毓荣

滇省汉土交错。最称难治。治滇省者先治土人。土人安而滇人不足治矣。然非

姑结之以恩而能安。亦非骤加之以威之所得治也。查土人种类不一。大都喜烈。尚格。习于性成。其土目擅土自雄。争为黠悍。急之则易于走险。宽之乃适以生骄。故从来以夷治夷。不惜予之职。使各假 朝廷之名器。以慑部落而长子孙。然武不过宣抚宣慰司。文不过同知知府。悉听流官节制。无敢抗衡。故安于并生而不为大患。自吴逆构叛。悉征土兵。滥加上秩。伪总兵副将。伪参游都守。遍及诸蛮。甚或充伪将军。伪监军。狂逞无忌。迨我大兵深入。各土司先后归诚。亦既震慑于 天威。而罔有越志矣。然而骄纵既久。驯服为难。如马之既轶而复归。如鹰之久扬而初附。则所以谨其衔策。制其饥饱者。不可不亟讲也。先是大将军等鼓舞招徕。各照伪衔换给札付。特一时之权宜。今滇中一切弊政。悉与革除。若土司而加之总副等官。弊政之大者也。顾独因之可乎。夫恩不自上出则玩。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则骄。此辈狼子野心居为固有。竟欲使监司镇将。相与颉颃。而地方有司。不敢望其项背。尾大堪虞。反常甚矣。查土官应否需用武衔。业准部咨行查。仍令照旧换袭土职。然其投诚之始。以有所挟而得之者。今廓清之后。尚未拱手而还之 朝廷。非所以示德威昭臣服也。臣愚以为滇省土司。亟宜请 旨追夺武衔。权给衔札。无分文武。概行追缴。各照旧袭职衔。量加一等服色。既夺其器凌之气。复牖以章服之荣。有不畏威而怀德者乎。此制之安之之一大关键也。若夫善后事宜。有当亟请 睿裁者。臣并缕悉为 皇上陈之。往者逆贼用土兵之力。一任土人邀截道路。抢掠庄村。俱置无问。土人有犯。俱不关白流官。土官径自处决。土人知有土官而不知有 国法久矣。则请着之令曰无萌故智。勿悖 王章。其犯罪至死者。械送督抚。明正其罪。务使土人遵 朝廷。土官不得擅威福。此其一也。土官各有土地人民。而其性各不相下。往往争为雄长。互相讎杀。一不禁而吞并不已。叛乱随之。故明沙普之祸可鉴也。则请着之令曰各守常度。毋相侵犯。其有称兵构衅者。歼厥渠魁。捣其巢穴。务申锄强扶弱之义。用遏乱萌。此其一也。土司践土食毛。宜如手足之捍头目。故往者寇盗窃发。俱土著人搜捕。或一土司有犯。即令众土司环而攻之。匪直分义宜然。亦取其熟于山箐。易为力也。则请着之令曰一乃心力。备我声援。其有事则征调不赴。或观望迁延者。立逮而置之军法。一面奏 闻。如果着有成劳。仍准论功行赏。使彼乐为我用。而控纵在我矣。此其一也。土情多诈。未始不可以信孚。土性至贪。未尝不可以廉格。臣仰体 皇上怀柔至意。开诚布公。信赏必罚。革馈遗之陋习。禁采买之烦扰。亦既駸駸向化矣。彼其强凌众暴。狠操戈。岂尽天性然与。良由教化未明。徒议招讨。无益也。臣请以 钦颁六谕。发诸土司。令郡邑教官。月朔率生儒耆老。齐赴土官衙门。传集土人。讲解开导。务令豁然以悟。翻然以改。将见移风易俗。即为久安长治之机。此其一也。土官以

世系承袭。不由选举。其祖父势利相传。其子弟恣睢相尚。不知诗书礼义为何物。罔上虐下。有由然矣。我 国家八法计吏。三年考绩。土官皆不预焉。不肖者无惩。间有一二贤者。亦无以示劝。欲其奉职守法也得乎。臣请着为定例。嗣后土官应袭者。年十三岁以上。令赴儒学习礼。即由儒学起送承袭。其族属子弟。有志上进者。准就郡邑。一体应试。俾得观光上国。以鼓舞于功名之途。古帝舜敷文德以格有苗。由此志也。其土官。于岁终开列所行事实。申报督抚。察核具题。不肖者降革有差。贤者增其秩。或赐之袍服。以示优异。使知以 朝命为荣辱。自不以私心为向背。又其一也。两迤土司之中。昔为沙普并吞。继为吴逆殄灭者。变乱之后。其枝裔各回故土。土人俱恋恋以主事之。历有年矣。今使付之有司。编入里甲。则汉夷杂处。必有隐忧。若以归附邻近土司。无论必不相安。尤恐所附者益强大而难治。臣请稽其宗派。取其邻司保结。果无虚冒。准其一体报部。照袭原职。按其原管之地。责令供办粮差。斯安置得宜。葛藤自断。兴灭继绝。固旷世之 殊恩。亦众建而少其力之意也。此又其一也。总之今日之土司。非犹夫承平日久之土司。臣熟察情形。悉心筹划。所当大为防闲曲为调剂者又如此。 皇上明鉴万里。如果以臣言为不谬。伏冀按臣所请。特颁 天语饬行。斯遐荒之观听一新。而夷俗之身心交戢矣。

论边省苗蛮事宜书

蓝鼎元

楚蜀滇黔两粤之间。土民杂处。曰苗曰獠曰獯曰犵狁。皆苗蛮之种类也。其深藏山谷。不籍有司者。为生苗。附近郡邑。输纳丁粮者。为熟苗。熟苗与良民无异。但性顽嗜杀。或与汉民有睚。辄乘夜率众环其屋。焚而屠之。白昼出乡井五里。则惴惴忧其不还。是以亦畏汉民。而尤惧官长。此可以教化施恩。法令驯服者也。但土民之顽顺。惟视土司。土司多冥顽不法。坐纵其行凶杀夺。而因以为利。即使事迹败露。大吏督责。无参罚处分之加乎其身。是以无所忌惮。而敢于无所不为也。苗民受土司荼毒。更极可怜。无官民之礼。而有万世奴仆之势。子女财帛。总非本人所自有。愚闻黔省土司。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土民岁谕土徭。较汉民丁粮。加多十倍。土司一日为子娶妇。则土民三载不敢婚姻。土民一人犯罪。土司缚而杀之。其被杀者之族。尚当敛银以奉土司。六十两四十两不等。最下亦二十四两。名曰玷刀银。种种腴削。无可告诉。闻昔年有阖村离散。呈请地方大吏。改土籍归流官管辖。遂有更生之庆。曾未几时。而土司犖赂关说。又复改还。土属丁壮。举家屠戮。妻子没卖为奴。其它土部。不得不吞声饮泣。忍受摧残。然其望见天日。愿如汉民沾被 皇恩。则千万人心一心。四五省如一辙也。愚以为苗獠獯

黎。均属 朝廷赤子。当与汉民一例轸恤教化。惟在地方大小吏加意绥辑。使知孝弟礼让。奉公守法。自然不敢行凶杀夺。倘土司暴虐太甚。或其民有行凶杀夺。俱将该土司照汉官事例参罚处分。第汉官有罚俸降级革职。而土司无俸可罚。无级可降。革职则子孙承袭。仍旧为太土司。得以暴虐其民。愚以为惟有削土之一法。可令土司畏惧。请题定削土则例。照所犯重轻。削夺村落里数。以当罚俸降级。所犯重大至革职者。相其远近强弱。可以改土为流。即将土地人民归州县官管辖。勿许承袭。并土民有不甘受土司毒虐。愿呈改土籍为汉民者。亦顺民情。改归州县。其深山穷谷。流官威法所不及之处。则将所削之土。分立本人子弟为众土司。使其地小势分。事权不一。而不能为害。将来教化日深。皆可渐为汉民。至山中生苗。责成附近土司。招徕向化。一体恩抚。如此。数年之间。生苗可化为熟苗。熟苗可化为良善。不特五六省地方享宁静和平之福。而自唐虞以来。仅传七旬舞干一格者。至我 皇上而悉为衣冠礼义户口贡赋之区。此日之尧舜。贤于唐虞远矣。

改土归流疏雍正四年

鄂尔泰

为翦除夷官。清查田土。以增租赋。以靖地方事。窃以苗猺逞凶。皆由土司。土司肆虐。并无官法。恃有土官土目之名。行其相杀相之计。汉民被其摧残。夷人受其荼毒。此边疆大害。必当翦除者也。臣受 恩深重。职任封疆。日夜筹思。若不尽改土归流。将富强横暴者渐次擒拏。懦弱昏庸者渐次改置。纵使田赋兵刑尽心料理。大端终无头绪。稍有瞻顾。必不敢行。稍有懈怠。必不能行。不敢与不能之心。必致负 君父而累官民。故以臣愚昧。统计滇黔。必以此为第一要务。然改归之法。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自投献为上策。勒令投献为下策。前镇沅土府刀瀚。沾益土州安于蕃。经臣拏禁题参后。随分委干员。将各田亩户口银谷数目。逐细清查。缘土州安于蕃地土更广。私庄尤多。清册尚未造报。现据游击杨国华。威远同知刘洪度。造报镇沅土府。每岁额征米一百石。今每岁应纳米一千二百一十二石零。每岁额征银三十六两。今每岁应纳银二千三百四十八两零。是其征之私橐者。不啻百数十倍。而输之仓库者。十不及一二。百不及二三。由此类推。又何可胜计。再查附近镇沅之者乐甸地方。与元江新平景东接壤。四面皆汉土。一线紧逼哀牢。素为野贼出没门户。其江形山势。尤为险阻。且当按版各井驮盐要道。原系世袭土长官司管辖。该长官司刀联斗。昏庸乖戾。受汉奸把目主使。为害地方。民夷怨恨。若不一并改流。终难善后。臣就告发各件。即委杨国华同刘洪度。止带兵一百名。径至者乐甸质审案拟。相机行事。而刀联斗自知罪无可逃。随即出迎。投献印信号纸。但求免死。情愿归流。据此情状。犹有可原。除俟臣题参改土归

流外。仰恳 圣恩。但收其田赋。稽其户口。仍量子养贍。授以职衔。冠带终身。以示鼓励。则强不如安于蕃刀瀚。势不如刀联斗者。皆将遵法输诚。不烦威力。而边地粮饷。亦不无小补矣。至于黔省土司。与滇省异。一切凶顽。半出寨目。因地制宜。更须别有调度。臣已面与新提臣杨天纵。详细密商。并将各要件逐一开单。交付查访。以便会办。务期两省边方。永远宁谧。仰副 圣怀。而心长力短。时切惶悚。伏乞 圣主训示遵行。

云贵事宜疏雍正四年

鄂尔泰

奉 朱批以两江需人整理。云贵一切事宜。俟料理有头绪时。可举一自代之人。即往两江效力。钦此。臣伏读之下。感极愧生。念臣身荷 殊恩。至矣尽矣。心实无已。行多不逮。业业兢兢。时恐陨越。上苍照察。臣实不敢自欺。至两江重任。原非臣愚能胜。然誓欲酬 恩。难易非所计。亦何敢固辞。但云贵极边。关系紧要。一切事宜。尚未有头绪。臣即竭料理。亦必须时日。兹蒙 圣谕。不敢不尽言之。一夷情之无制也。查云南土官。多半强豪。所属苗众。悉听其指使。残暴横肆。无所不为。其土官懦弱者。凶恶把目。为害尤甚。不旦目无府州。亦并心无督抚。及至事大经官。或欲申理。夷等暗行贿赂。捏详结案。上司亦不深求。以为镇静。而刁抗不法。任拘不到者。又复无可奈可。隐忍了事。贵州土司单弱。不能管辖。故苗患更大。平日烧杀劫掳。拏白放黑。以为生计。有径至城汛。捆人子女。勒令取赎者。地方文武。亦视为故常。隐忍了事。至于或经控告。凶犯百无一获。而原告原报。并干证人等。反拖累至死。旧案俱在。臣深耻之。若不及此清理。约定规程。即使拏几土官。杀几苗首。亦不过急则治其标。本病未除。恐终难宁帖。一军伍之不振也。云南兵丁。不减内地。即贵州兵弱。亦犹胜江南。奈武员因循成习。惟事逢迎。聚省城。钻营朋比。有累升至副参。而未一到营者。营伍何赖。臣受事后。首经严示通飭。非奉文调。不许赴省。今此风已熄。而盔甲账房。锣锅斧橛等项。大半不备。即火鎗弓刀。操练必需者。亦多残缺。至于空粮伙粮。种种名色。倒马朋马。种种勒侵。相沿已久。视为常例。即有努力自爱之员。亦未免避嫌从众。虽经臣确访严飭。宽其既往。勉其将来。业据各属陆续禀报。军器俱现修整。粮马俱现顶补。然犹未敢深信。臣自滇赴黔。已经由各镇逐加整飭。仍拟明岁亲历云南各标协营。查勘军装。考验兵马。则既可以知营伍虚实。以便经营。又可以知地方形势。以资调度。庶有定见。而事免欺朦矣。一地地利之未尽也。云贵两省。虽地少山多。然水旱均平。荒年甚少。且矿厂盐井。出产颇多。何至不如江南一府。计每年协饷。共需数十万两。为百年计。窃有隐忧。臣查云南盐课。实李卫之功。虽尚有疏漏。实力有不能。银铜各厂。每

至缺额。仍须羨余抵补。臣料断不至此。贵州亦有矿厂。兼多砂船。欲私开则明有官禁。欲官开又难于私侵。因循苟且。大半中止。至于盐井。共得数处。现煎试一井。已有微效。托赖 圣仁。山效其灵。地呈其宝。或可以得济民食也。

云贵荒地甚多。议者谓宜开垦。不知利之所在。人争趋之。不禁其开垦而不来开垦者。缘荒地多近苗界。实虑苗众之抢割。若果土司遵法。夷人畏伏。将不招而来者自众。故臣必以制苗为先务。而尤以练兵治苗为急务。诸事不妨迟。但心不可懈。不可促迫为之。臣当时凜 慈训。一水陆之不讲也。云贵远居天末。必须商贾流通。庶地方渐有生色。今水路不通。陆路甚险。往来贸易者。非肩负即马载。费本既多。获息甚微。以致裹足不前。诸物艰贵。臣查湖南水路。直达贵州镇远府。由镇远而施秉。由施秉抵黄平州界。虽中有阻碍。臣今现已开通。黄平州地方。虽山高水陡。不能行舟。然不过一二站。若由重安江溯源而上。渐次开浚。亦原有河路。自贵阳而南。水路难通。然开平旱路。便可行车。犹人力所能为。况云南金沙江。原通蜀粤。东川府牛栏江。直通四川。贵州永宁州黎平府。可通川楚。疏决导引。纵一时难措。而日积月累。未始不可以小济。臣自数月来。通饬细查。麤悉大概。虽自度才力。知必不能。然必欲经始。以待将来。即迟至十年二十年。但能成事。实云贵永远之利也。以上四条。撮举大要。节目繁多。不敢琐渎。臣不自揣。思欲镂肝剖胆。略定规模。使后来胜臣者可以推广。即不及臣者亦可以依循。斯臣力既竭。臣心稍慰。仰恳 圣恩。两江另 简贤才。臣三五年。俾得详筹缓理。庶几可有头绪。可代之人。臣现无所知。亦不敢妄举。敬当心。至于杨名时。诚实端正。内外如一。抚绥之任有余。但营务军机。不能料理。且年近七旬。渐多遗忘。觉察防范处。亦微少精明。若与臣同事。可以共济。缘伊固虚心。臣能直告也。据臣愚见。内任实堪大用。外任或难总理。常德寿。存心甚好。人亦明晰。小省巡抚。可以胜任。但识见尚未通达。犹少果断。臣受 恩深重。万难报称。若稍存顾忌。即是背负。稍有徇隐。即同欺罔。谨据实直陈。

分别流土考成疏雍正四年

鄂尔泰

窃惟流土之分。原以地属边徼。入版图未久。蛮瘴雾。穷岭绝壑之区。人迹罕到。官斯地者。其于猺俗苗情。实难调习。故令土官为之铃制。以流官为之弹压。开端创始。势不得不然。今自有明以来。已数百年。中外一体。流土同官。既有职衔。宁无考察。乃仍以夷待夷。遂致以盗治盗。徒令挟土司之势。以残虐苗。随复逞苗之凶。以荼毒百姓。横征苛敛。贡之 朝廷者。百不一二。而烧杀劫掳。扰我生民者。十常八九。必须控制有方。约束有法。使其烧杀劫

擄之技。无能施为。而后军民相得以安。伏读 圣谕。以流官有设立吏目者。职分卑微。无印信可行。无书役可遣。土司意中倘有轻忽之念。则未必肯遵其约束。今可否酌土司之大小。将微员如何改设。重其职守。使流土相适。地方各安。该督抚会同密议具奏。大哉 王言。所以为边方计者。无微不烛。无远弗照矣。臣窃念流官固宜重其职守。土司尤宜严其考成。土司之考成不严。则命盗之案卷日积。大凡杀人劫财。皆系苗獠。虽一经报闻。随即缉捕。而潜匿寨中。已莫可窥探。故无论吏目等微员。任呼不应。即使府州关移。臬司牌票。亦置若罔闻。十无一解。非知情故纵。即受贿隐藏。其在流官。束手无策。大吏深难其事。不敢咨题。多从外结。其实得外结者。亦复无几。故劫杀愈多。盗贼益盛。擄人男女。掠人财物。苗人无追赃抵命之忧。土司无降级革职之罪。有利无害。何靳不为。此土司之考成。不可不严。所当与文武流官。划一定例者也。据臣愚见。事各有专责。应分为三途。盗由苗寨专责土司。盗起内地责在文员。盗自外来责在武职。责在土司者。末减流官。责在文员者。末减武职。责在武职者。亦末减文员。参罚虽俱不免。轻重各有攸分。盗由苗寨者。是平时不行铃束。而临事又不行防闲。此土司之罪也。盗起内地者。是乡保不能稽查。而捕快又不能缉获。此文员之罪也。盗自外来者。是塘汛不能盘诘。而兵丁又不能救援。此武职之罪也。以此三者。分别议罪。土司无辞。流官亦服。然所以清盗之源者。莫善于保甲之法。臣屡与督臣杨名时。抚臣何世。熟商酌议。拟立规条。行之两省。及阅邸钞。知荷蒙 圣恩。着九卿详议具奏。臣等伏候奉 旨。部行到日。当即颁行。一体遵奉。按保甲之法。旧以十户为率。云贵土苗杂处。户多畸零。保甲不行。多主此议。不知除生苗外。无论民夷。凡自三户起。皆可编为一甲。其不及三户者。令迁附近地方。毋许独住。则逐村清理。逐户稽查。责在乡保甲长。一遇有事。罚先及之。一家被盗。一村干连。乡保甲长不能觉察。左右舍不能救护。各皆酌拟。无所逃罪。此法一行。则盗贼来时。合村百姓。鸣锣响应。互相守望。互相救护。即有凶狠之盗。不可敌当。而看其来踪。尾其去路。尽力寻缉。亦无所逃。至于保甲之外。最重者莫如严责捕快与汛兵。内地之盗。捕快多有知情。外来之盗。塘兵且为通气。平时缉盗之捕快。皆宜分定乡村。某方失盗。罪在某捕快。而捕快之中。亦有奸良不一。能否不齐。又须每十人立一快头。如缉盗不获者。捕快与快头一同治罪。大抵盗情未有能欺捕快者。其塘兵之设。原以昼则盘诘。夜则巡防。伊等平日毫无所事。每昼则看牌赌钱。夜则饮酒酣睡。甚或乘空偷窃。出人不意。种种非为。又或伙众结强。唆使劫掠。阳防阴助。其恶不可胜言。必须严加号令。定为成法。使不得不心尽力。盘诘稽查。则盗贼既弭。而兵丁亦皆可用矣。

正疆界定流土疏雍正六年

鄂尔泰

臣查何世折内。一为正军田之疆界。一为定苗民之管辖。就黔而论。均属可行。但其中有当斟酌变通者。有应分别缓急者。请敬陈大略。据称田土疆界一事。臣查汉夷地方。多有互相搀杂。隔涉窈远者。论田土亦不独军田。论隔属亦不独楚省。论黔省之内。亦不独镇远施秉玉屏清溪。大抵鞭长不及。互相推诿。难于稽查者。所在皆是。臣自奉就近归并之 谕旨。已概行委员分路查勘。不论隔省隔府隔州隔县。通令查勘明确。就近改并。以归画一。庶几钱粮易于征输。奸宄无从逃匿。于地方极有裨益。应俟查明详报到日。臣再加核酌。会疏请 旨。至苗民管辖一事。臣查土司改流。原属正务。但有应改者。有不应改者。有可改可不改者。有必不可改必不可不改者。有必应改而不得不缓改者。有可不改而不得已竟改者。审时度势。顺情得理。庶先无成心。而有济公事。若不论有无过犯。一概勒令改流。无论不足以服人。兼恐即无以善后。如果相安。在土原无异于在流。如不相安。在流亦无异于在土也。何世此议。臣当谨慎酌行。自未便具题。请着为例。总之边境夷情。非失之姑息。即失之决裂。非过于畏葸。即过于张皇。论剿论抚。遂都无是处。现在如黎平都匀镇远所属八万九股等苗。臣已趁封印闲时。调署臬司张广泗来滇。将一切机宜。详细商谕。并行各该属协营将弁。同心协办。听其调度。限以八月内报竣。而施秉县属苗案犯。抚臣祖秉圭欲加惩创。动兵进剿。臣已札覆属令少缓。欲靖黎平。必以都匀为先声。欲靖镇远。必以黎平为前导。举重驭轻。则施秉不劳而自靖。今欲先其小者。恐失要领。反难就绪矣。

招抚生苗以安三省疏雍正七年

鄂尔泰

窃臣折奏前事内。荷蒙 朱批。此事目下万万不可。事情重大。若清理此事。必四省督抚得人。同心合力。预为筹划万全。一举而可就绪。今者迈柱查郎阿宪德王国栋皆非能料理此事之人。暂且缓之。再者川陕精锐。多派出口。滇黔官兵。亦当令休息。湖广民刁兵骄。而从未经事。非其时也。钦此。仰见我皇上睿谋洪远。动计万全。谨当字字凜体。不敢少萌躁妄。伏查楚属之容美。川属之酉阳。两土司实属顽劣。为边境隐忧。然论其目前。尚未竟至狂悖。用兵惩创。不但非时。亦暂可不必。在臣愚见。原欲先事预筹。逐渐化导。俾得备悉情形。熟知道路。或可以不须兵力。依次就绪。固属上策。即或仍须用威。则既有成算。然后相继而动。亦不难布置。是以仅遣数人。前往招抚。好言劝谕。以覘其动静。并非敢遽欲清理。以徒滋惶惑也。伏查楚粤川黔。苗疆各别。●蛮狃獠。苗性半同。狡悍者其常情。反复者其故智。欲令其相安感

戴。实不在法而在人。得人之难。难于任事。善后。之难。尤难于创举。是无论未抚之生苗。远隔之邻境。臣不敢谓或能料理。即丹江古州一带。已经归化之苗众。虽现在伏帖。臣亦不敢时刻放心。努力易。知机难。解事易。推诚难。拨弄煽惑。罪不止于汉奸。而调停不善。约束不严。即官弁兵役皆有以激成事端。亦并非仅苗人之罪也。夫观摩有渐。缓即是急。筹划未周。急反致缓。据臣愚见。容美酉阳二处。似并不须用兵。或先于楚省密委新授布政使杨永斌。川省密委建昌道刘应鼎。黔省密委请补新设贵东道之镇远府知府方显。令各承办各界。并会合商酌开导。不露威严。一二年内。或可就绪。倘彼时有须惩创。则岳锺琪已经凯旋。总统调度。亦可一举而定。臣受 恩深重。万难图报。事无难易。不计能不能。惟有竭力尽心。期少安衾影耳。

覆陈土司绥靖疏雍正二年

李绂

臣到任后。访闻土司暴敛。心窃恨之。然细求其端。半出于不得已。土司所亲切而敬畏者惟知府。若知府廉能。土司即不敢为暴。从前调补南太庆思四府知府。时有需索。土司因而科敛。用一派十。土民不支。因而为盗。岂可犹罪土司乎。数十年来。土司足迹不敢至府。畏拘而需索。近日惟太平知府甘汝来到任后。尽革规礼。土司至府。亲受约束。永不科敛者。十已八九。而新补庆远知府刘之瑛。臣再三劝勉。彼亦尽革规礼。土司至府。愿受约束者。十亦五六。若南宁一府。再蒙 皇上简补贤员。则旧习未能尽变者惟思恩府耳。至于冥顽不化。其中容有一二。或当如提臣所请。稍加惩创。然亦不至于改土为流之甚。此臣近日料理土司之大。约至一年后。似可令尽遵 圣朝德化。若夫獠獠所居。则在六十州县流官所辖。家蓄刀鎗。收之不胜其收。诚如 圣鉴。然其为盗。亦由贪吏所迫。不尽由于蓄鎗。但使吏皆廉吏。则盗源渐清。而收其鸟鎗之法。臣曾与副将高世定商酌。凡獠獠仇杀抢夺者。必治其罪。因而收其鸟鎗。彼亦无辞。其余置不问。又特严硫磺之禁。彼不得硫磺。即有鎗无用。庶顽俗可以渐化。而人情亦不至惊扰。又提臣请于霜降后拘捕凶犯。伏读 御批。谓国家立法。必俟有罪而后加刑。若无罪。此等事万不可轻动。此诚 皇上爱惜民命。慎重军机之至意也。但臣思提臣所谓凶犯。亦正谓有罪而负固拒捕者耳。此事臣亦曾札致提臣。近又咨商督臣。广西仇杀抢夺积案不清。拟欲择情重之案。不服拘捕。敢于放鎗恐吓兵役抗不到官者。稍拨附近营汛协拏。营汛原有捕盗之责。并非用兵之比。然亦惩一警百而已。非敢遇事辄用。此皆臣近日斟酌轻重。次第举行之事。据实奏陈。伏乞 睿鉴。

陈粤西治边疏雍正六年

广西布政使郭

窃臣自到任后。凡全省所属府厅州县佐贰等官。臣俱一一心访察。缘地方辽阔。属员因公至省。臣所经见者。仅十有余员。但据臣所访察。大约小心谨守者居多。容臣再加细访。倘有贪婪败检之员。访闻得实。即当详报抚臣题参。以彰黜陟。决不敢苟且徇。有负我皇上委任之至意。至于土苗獠獠。其性本自难驯。劫盗仇杀。固所时有。然臣查其所谓仇杀者。其先实原有冤抑事件。官府不为伸理。故遂激其凶悍之气。相沿成习。若地方官实实以抚绥为己任。平其曲直。信赏必罚。令其心帖服。则仇杀之风谅可渐息。其有梗化不改者。而后严擒尽法。以警其余。则恩威并着。而野性亦知所畏惧矣。现在据西隆州西林县详称颜光色岑颠等。掳掠村庄。聚众焚杀。经提臣咨商抚臣。已发官兵。前后堵剿。不日溪峒肃清。苗蛮咸知有国法。凡边徼之民。亦无不知尧天舜日之下。断不使凶徒得以徼幸也。再查向来土司之中。有敢于恣肆者。多由该管知府贪其土物货赂。以故土司有所挟持。益致剥取土民。肆行不法。若地方实有不爱钱之知府。洁己奉公。时时宣谕朝廷德意。则知府于土司。原如上官之于寮属。自无正己而不能率属之理。此土司旧来积习。臣所访闻如此者。目今泗城府官庄役田。及谷价等项。臣已委官前往丈量。逐一清查。再归顺土州。经督臣孔毓珣题明苗价银两一案。臣已饬委田州土司。协同思恩府知府。按亩查勘。如差委官不实心办理。及土司敢有仍前不法者。臣即详请督抚题参。断不略有徇隐。使得姑容于圣明之世也。

备述全粤情实疏康熙二十年

都御史郝浴

皇上坐照万方。虽省有远近大小。总期各就情实。以维万世之安。粤省穷荒。天下所闻。然臣非身到。未能悬知其详。今请为皇上一备陈之。湖南沃野。而入粤境皆山瘠。广东资海。而粤西尽为所隔。其周围类多凶顽土属。内无所产。外无所资。其山则纯石迭成。率与堪輿相背。毫无秀润滋养之宜。其水则斗闸逆上。仍用马援旧法。全无安澜易运之便。且接连交趾。逼近安南。苗獠獠。回旋连络。如蜂窝鼠穴。又兼一种土类。杂居民落。或獠七民三。或獠八民二。是皆前代恶窳顽悍。强立郡县。治以流官汉法。实则喜人怒兽。如唐臣韩愈所云不可以人理治之者也。至于民皆残寇。田多久荒。武皆劳苦兵间。而难于缉伍。文皆外委杂流。而难于自立。有司举事则法废而病民。守法则事废而误军。又当岁办而苦岁荒。衙役蓬跣。官吏草率。合而计之。未免生气尚待苏息。而残疆急需绥定也。臣察此情实。容次第分布条理。将我朝四十年来之章程。及皇上万里怀柔之圣心。一一昭揭。先使稍稍有一规模。而后从事。其全省兵马钱粮。或应裁省。或应分拨。俱察照此意详行。臣因是又总论滇黔广闽数十年内之情形。从前如汉策捐诸此三藩使自治。嗣后如唐

法尽擒此跋扈以还国。又单论广西用人之事。始则鞭策无籍之人。以署事而足兵。今惟慎补部选之人。以实授而安民。是真我 皇上百胜万全之庙筹。而大圣人守定太平之神机也。臣既身到目击。应备述其全局。从实报闻。伏乞 睿鉴。

敬陈调剂粤西戎务四策疏康熙二十一年

都御史郝浴

粤西自用兵以来。各路宿兵弹压。类有添设。今滇南已定。节饷裁兵。以苏息天下。自是 庙谟亟算。但粤西为广东湖南枢纽。云贵交南门户。狼狽獠蛮诸蛮。丝牵蔓引。必须一一截制。兵又不可不防。饷又不可不节。至于会计通省钱粮之数。尚不敷兵饷之数。惟清汰马政。足厘无用以资有用。酌防要害。虽似裁兵而实裕兵。臣谨调剂四策。备列情形。为我 皇上陈之。一虚糜之马宜汰也。察粤西鸟道猿蹊。马战不及步战。且瘴水雀毒。养马十毙八九。纵使毙后即补。奚堪补后又毙。保无马去粮存之弊乎。且穷兵病马。虽药料兼资。难保肠黄立倒。是有马之名。无马之实。有马之费。无马之用也。宜分别清汰。如抚标提标原设马二步八。酌裁其半。改为马一步九。臣与提臣时加省察豢养。分驻重地。以资驱遣。其各城守营。原设马一步九。马不成。亦难突阵。今裁马全改为步。其原兵仍食战粮。此外通省各官。原设有自备之马。仍从其便。只此清汰马毙。可约省岁须料草干银三万余两。亦足以济本省之兵饷所不足也。一添设之兵宜裁也。当粤西用兵之际。不得已而议添。今节饷之际。不得已而议裁。查镇营有照康熙十一年原额而今不足者不必议增。外有新设之兵宜裁者。如抚蛮灭寇将军标兵五千内。除另议挑选一千名。隶臣标统辖外。尚四千名。水师营一千名。怀集营五百名。昭平营二百九十六名。富川营二百九十六名。此皆新设议裁者也。有照康熙十一年经制之外而今添设亦议裁者。如桂林城守营。原系十一年以前设立额兵五百。而今增添七百。贺县营原额兵三百九十六名。而今增添一百零四名。此皆于经制外添设议裁者也。查富贺两县接壤。今富川营既裁。应将富县营改为富贺营。将额兵分防两县。但各兵大半他省之人。当解散之时。宜量给以两个月饷银。资其归农路费。以安其心。庶不致流落啸聚。抑或容臣与提臣。选其精锐。汰其老弱。以渐消磨。简其精练。据实造册报部。只此裁汰冗兵。可约省岁饷数万。亦足济本省兵饷之所不足也。

一要害之设防宜酌也。窃见前代韩雍王守仁等。用兵于两江藤田之间。动调土汉兵一二十万。需项无算。当时峽贼。率皆獠类。驯至巨魁。其始都缘要害无备。未遏其萌所致。今滇逆已平。冗兵应汰。第两江之间。地方辽阔。固不能在在设防。然其间有要害之处。如镇安土府。设有汉官通判知事二员。查该府

在土司中。井民风。颇异不毛。虽设有镇安营额兵二百九十名。然汛广兵单。近则沈绍基韦之煌。袭城杀官。见在用兵扑剿。应改设游击一员。领兵五百名。庶资弹压。又泗城土府。是土司中之巨擘。界连滇黔土属路下阙三十字千名。即调平乐营官兵。酌量于泗城西隆西林并归顺上下冻等州布置。亦可以为镇安之声援。又土田州。因系安笼门户。近于各处抽调官兵八百名防守。今当撤兵。仍应酌守备一员。仍须调兵防御。如是则土司尽有铃束。至于龙凭馘燾二营。系控御安南锁钥。每处仅设兵一百九十三名。殊为单弱。应酌量每处增置三百名。庶可资其捍卫。其梧州一府。居两广之中。扼三江之要。设有官兵一千名。应五百名守护策应。应调五百名直抵浔南一带。设立哨船。汛防河道。此为全省之襟喉。各府之脉络。最为吃紧。且猺獞蛋贼。往往沿河截劫。调此五百名。使河路清宁。庶几商裕课。以上应设应增。酌计官兵不过二千余名。又节于见在经制内抽调。并非额外加添。而土属永得贴服。边关总有把握。粤西全局。隐然巨镇。一抚提之精锐宜简也。昔孙延龄叛时。抚臣束手。皆因抚标兵裁。空拳御寇。查抚标之裁。当日应每省设立总督。今各省既无总督。则抚标之设。断难议减。且西粤情形。已经臣于备述情形疏内奏明。是抚标二标。同为百粤之枢机。邻省之控制。不惟居重驭轻。兼可长虑邇顾。粤西通省。除柳庆二府属有提臣。就近酌量分防外。省城根本重地。其抚标兵三千名。除周围接壤州县。四路布塘。以疏通声势外。其守待遣之兵有限。拟将援剿营应裁之内。精练骁健并器甲坚完之兵一千名。即以副将温绍贤统隶臣标。以资驱策。俟一二年允成泰山四维之势。再议抽减。以安熙恬。今既以援剿标兵一千名。调隶臣标。则于臣标量调数百名。驻防平乐。仍听臣驱策。则是提标抚标。均系下阙三十余字绸缪防护。庶几奠安。此则臣与提臣之职分也。此四策者。汰马裁兵所以节饷。设防选锐所以固圉。从此以通省地丁盐库关税钱粮。还养通省经制官兵。则缺拨无多。可少纾司农之筹划而经营预备。或偶助司马之韬铃。臣今奉命抚粤。仰赖皇上天威睿算。见诸路文武。悉报荡平。但兵形象水。一时解散。实须调剂。臣晓夜思维。顾兵顾饷。酌去酌。以休息为挾伐之本。以防御为太平之基。选吏养民。以资无穷之策应。简武搜兵。以培有用之精神。是从来君臣绸缪中外。缔造无疆之至愿也。其未尽事宜。臣陆续务酌时宜曲处。再奏。

卷八十七兵政十八蛮防下

滇中兵备要略

孙鹏

备兵以民也。而未雨绸缪。尤在山川要害之地。滇古西南夷。于唐为南诏。西

北拒吐蕃。东北际黔巫。东南达交桂。西南扼缅甸。环境之彝。十居其七。王公设险。于斯要矣。岂可一日不备哉。而备之之要。莫若先防外彝诸关口。滇有附滇而不为滇有者。西之缅甸。东之交址。俨然称国。逼处南壤。而汉夷杂处之郡州县外。尚有不为滇有而仍为滇有者。军民宣慰使司六。宣抚司四。安抚司一。长官司二十一。编置于腾永景蒙之外。至九千里之遥。顾车里老挝。其东已与临元接。稍内又有孟艮孟定二府。孟琏兀钮二长官司。皆在元江景东顺宁境内。其属顺宁者有三猛。曰猛緬曰猛撒曰猛猛。更与永昌相错。又有湾甸镇康二土州。极西则茶山里麻。大抵诸彝环绕。虽皆供赋以额。为滇藩篱。屈于威德。不敢不臣。然皆据山立寨。假箐为巢。稍有警动。即生异心。可不整肃以防乎。考诸葛武侯之南征也。大军由越嶲。李恢由平夷县。安道向益州部。隋史万岁平爨翫。帅众从越嶲进经马湖自蜻蛉川。过弄栋。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元征西南夷。乌蛮白蛮鬼蛮诸国。命太弟专征。分三道进。大将兀良合台帅西道兵由晏当路。诸王抄合也只烈帅东道兵由白蛮。太弟中道至满陀城。辎重。过大渡河。行山谷二千余里。至金沙江。晏当路从葱岭。即今丽江府。白蛮从四川。今曲靖府。中道从越嶲。今永北厅。考其处则丽江曲靖永北三口。皆昔日进兵之地。尤为紧要。防之宜密。而陈用宾以緬数入犯。筑八关于腾冲之边。每四关一守备戍之。今尚严戍否。进交址古惟广东广西二道。元明始自云南入。云南道亦有三口。

当何以戍守乎。抑更有说。中甸为丽江门户。去西藏万里。山川险阻。声息不通。四百余年无烽烟之患者。正以险阻之路。人莫能测。后因逆藩将中甸割与吐蕃。丽江遂失其门户。近小丑泽旺跳梁。奏师由巴蜀荡其前。滇师由中甸抵其后。大兵凯旋以后。中甸至西藏。鸟道羊肠。将成康庄之孔道。我可以坦往。彼可以坦来。与三口更有不同者。今中甸既筑城。城中须镇大将以制西藏也。且滇处金马碧鸡之胜。南北虽隘。东西最长。三标坐镇于内。九镇五协犄角于外。官军至五万三千五百九十名之多。有警则各土酋之兵皆可调用。然吾闻唐府兵之制。无事则执耒以耕。有事则荷戈以战。宋有厢兵。即有乡兵。厢兵者。诸郡之镇兵也。乡兵者。土民团练之兵也。如河东陕西有弓箭手。麟州有义勇之类是也。李德裕为剑南西川节度。建筹边楼。率户三百取一人。使习兵焉。缓则治农。急则荷戈。时人谓之雄边子弟。伸威南诏。滇至今有兵快之目。有民壮之名。有守城军之制。而事已废弛。请于正军之外。郡州县之内。鸠集乡闾之勇者。蠲其徭租。给以弓刀。令管辖佐贰官督帅。于农暇团练。以备有事驱用。则民间既无游闲流为盗贼之人。而国家亦得收精兵之用。则乡兵岂不与正军相表里哉。且兵之所恃在器。而器之所用贵精。晁错曰。兵不坚利。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裼同。弩不能以及远。与短兵同。又曰。器械不利

。以其卒与敌也。滇产金银铜铁铅硝黄之物。不必取给于他省。而军器卒不备。备亦不能精。其故何也。一则制具日久。岂无缺坏。未见遣官造补。一则滇匠原拙。所造不精。宜查滇省见储军器。计军分给。而藏其余者于官若干。分给则各知爱护。藏余则应用不穷。所给者或坏。则计年告换。所藏者或损。则挨年渐修。又于每岁军局所造。必拣选良工。如昔人请甲人于安定。弓人于河中。弩人于浙西之类。减其数而责其精。有不堪用。则罪其主者。如是则军器皆精而可用也。

军器既备。则战阵之法不可不熟习于平日。论兵于滇与论兵于他省不同。高山险巖。无百里之平川。即诸蛮夷之所恃者。亦以山林川泽。寄倚草伏木之威。其外来者无论也。山深道险。马不能并列。人不能连肩。恐敌人伏兵险路。或扼我前。或冲我中。或继我后。虽有哨兵探马。一时搜索不到。敌出我不意。或哨兵探马。误闯入敌人伏兵之中。为其所陷。不及报我。我冒然而进。与敌相遇。一线之路。彼以有备待我无备。当此险要之区。首尾难援。百步之间。前后莫救。岂容不先为之防。惟用连珠倒卷之法。敌来攻我中。则两山出兵夹攻之。彼攻在左之营。则右营复如喷珠而出。又连布营。更番迭战。敌劳我逸。则敌人欲来前面攻我。势不能设矣。继我后则以退而进。后哨作前哨。倒卷而回。敌亦难以邀截。倘遇大江关隘之地。我必先兵把守。切忌轻进。使无归路。考古证今。谷战行营。断无有过于此者。夫服蛮夷之心。不能以不战而服也。请即以武侯之南征为战守之师可也。

论全滇形势

刘彬

王公设险以守其国。此后世志疆域之始也。疆域之形势。虽轻重不同。必各有阨塞险要。为有国者所宜留意也。以天下论。则天下居其全。一省居其偏。以一省论。则一省居其全。一隅居其偏。必周知各省之形势。而后可以论天下之形势。必周知各隅之形势。而后可以论一省之形势。故居中驭外。乃统一之宏规。而守隘据险。实控制之要略。滇南越在边荒。其视天下。非有关中四塞之扼要也。非有蚕丛剑阁之崎岖也。非有沃野千里之富饶也。祇以山高箐密。路远林深。诸夷人所窟穴而盘踞者。或杂处于内地。或环遶于沿边。无事则辟草而耕。畴非乐土。有事则依山为势。即是鸿沟。滇中形势。较他省独异。所以论滇中疆域。亦当较他省各殊。使措置失宜。将所藉以为固者。或非其所必争。所据以为守者。或非其所当出。吾尝浪游两迤。浏览山川。有以知其疆域之夷险轻重焉。内而昆明为省会之区。巨浸则昆池浩淼。危则太华嵯。沃野平铺。山四拱。坚城深池。雄踞中央。信哉南服一大都会也。外则平彝者滇之门户。曲靖者遥应黔蜀。近控猺夷。枢纽之地也。由武定以达建昌。由沾益以至毕

节。皆通蜀之道也。东川昭通。虽已设流。然地广山深。夷种甚伙。不可不有以预防之。寻甸是其隘也。鲁魁虽已宁靖。然地甚宽。山更险。彼可以来。我不可以往。夷人剽悍。每以掠汉人为其生计。自景东以及楚雄之妥甸。与易门●新平临安元江诸处。沿边千余里。在在皆其出没之所。虽临安有镇。元江有协。新●妥甸景东皆有营。易门塔陇界牌皆有汛。然御之最难。备之宜谨。不能保其不窃发也。元江普洱。孤悬夷境。广南接壤西粤。距昆明尤远。而中道声援辽。其系于滇也。犹滇之系于中国。可以不有。而不可不有也。蒙自开化。俱系通交之道。而开化僻在东南。与元江广南。遥相联络。地接弥金日南之界。一镇以弹压之。何可少也。此迤东之大概也。迤西则苍山洱水据其上游。大理者。西连永顺。南接蒙景。北带鹤丽永北。东俯楚姚。为昆明之应。固滇西雄镇。以提标驻之。宜也。其跨于北者。则丽江达于中甸。乃乌斯藏之冲。前阻金沙。后依鹤庆。然其要在江而不在鹤也。剑川亦中甸之别径。所以为●獠之防。实以为丽江之翼也。云龙羊肠一线在万山中。左望剑川。右顾永平。不但盐井之利。亦藩篱之助也。其僻于东北者。姚安永北。连壤川南。永北则独居江外。路通建昌。逼近吐蕃。尤偏而且要也。其峙于西南者。永昌远隔兰津。峻岭崇山。独处极边之末。然地土肥饶。城池坚壮。内而屏障九郡。外而锁钥诸夷。西南重镇。无以踰此。腾越又距其西。两江内阻。八关列。近控三宣。远驾六慰。一府一州。自相连接。而缅甸车里孟连耿马之属。胥于此有维系之势。则又最远而最要之地也。滇南居天下之西南隅。自平彝至腾越。纵延二千余里。皆三面环夷。独以东面临天下。而永腾亦三面环夷。独以东面临滇。滇为中国之犄角。永腾亦滇之犄角也。至若顺宁蕞尔之区。似无烦于筹撮。然界在沿边。往者莽贼入寇。剖孕妇为卜。得女则由顺宁而入。是可鉴也。此迤西之大概也。他若楚雄乃滇西之庄逵。广西亦苴兰之羽翼。其余坦易。无系安危。滇之形势在于此。所以制滇者亦在于此。而余更有进者。从来有一定之形。无一定之制。时不同则制变。有一定之制。无一定之功。人各异则功殊。

尝考滇之先有钱能杨荣诸阉之纵肆。则流毒苍生。几开边衅。有费典赤父子。及张立道诸公之贤良。则民受其福。国赖以安。他如鲜李之丧师辱国。刘深之启祸穷兵。张继孟笑谈歼逆。坐收不战之功。刘安世黠货媚奸。遂致诸夷之叛。清介如杨竦郑纯张翕王阜梁毗之辈。何民之不克化。勇略如傅友德沐英蓝玉蒋贵方政刘铤邓子龙之流。何乱之不可戡。无韦之招徕。则南诏未必归唐。无太弟之专征。则段氏悉能平定。是皆滇中往事。彰彰可考者。至于彝人之祸。处处有之。虽系荒僻之区。而无处非受兵之所。良由近处肘腋。无事则易狎易玩。有事则最便最近。考明史土司传。诸夷叛乱。或是外来。或是内发。率皆

变起仓猝。遂致蔓延。小则一州一县。大则一郡数郡。涂炭生民。蹂躪疆宇。焚杀屠掠。靡所不至。受祸之惨。不可胜道。此岂形势所得而遏之者哉。约而言之。全滇之境。东向黔阳。西通甸缅。南达两粤交趾。北距西蜀吐蕃。山尽连延。鲜终朝之坦道。水多溪峡。无百里之方舟。历代以来。纷更相续。庄蹻开基。就苴兰而建国。蒙段窃据。凭苍洱以为都。当其荆秦未翦。原属偏荒萃路之区。及今郡县久开。渐跻文物冠裳之盛。乃有陆梁狡帅。跋扈强藩。往往恃其险远。夜郎自大。攘以丛奸。因之鼓乱。然而诸葛扬旌。雍闾授首。颖川仗钺。尔密沈渊。始肆梗顽。终归覆灭。曩者吴逆称戈。败不旋踵。此其近事。尤可鉴者。形势又安足恃哉。善治滇者。亦惟在文武守令。将弁慎择其人。当承平之日。能潜消默化于未事之先。而后形势者斯可藉以为固。故得其人。则众志成城。非其人。则天堑投鞭可渡。函谷丸泥可封。自古皆然也。天下皆然也。况于滇中哉。

滇南通考

王思训

滇南形势。左绕金沙。右界澜路。重关复岭。鸟道羊肠。而云南一府。山盘水曲。较诸郡稍平衍。实足以控驭两迤。东以曲靖为门户。西以楚雄为屏翰。澄江其南。武定障其北。大理居迤西之中。与云南相策应。至元临开化。接壤交趾。永顺外临缅甸。鹤永近连吐蕃。此数郡者。实资锁钥。而云南大理永昌。尤号沃野。此形势之大略也。昔人谓云南有三要害。东南界交趾老挝诸夷。以元临为锁钥。西南缅甸诸夷。以永顺腾越为咽喉。西北吐蕃。以丽江永宁北胜为扼塞。此三要也。门户有四。一曰古路。自邛雅建昌渡金沙。入姚安白崖。即古路也。又有东路西路间路。此四路也。西以永昌为关。以麓川为蔽。北以鹤庆为关。以丽江为蔽。南以元江为关。以车里为蔽。东以曲靖为关。以沾益为蔽。此四关之说也。观此可以知云南矣。至于地山川。尤可殫述焉。山原始于西藏枯尔坤。两江夹持。至于老君山。穹窿郁律。为通省众山之祖。又为定西岭。为碧藏山。又东北为岷●山。及至沾曲。遂由黔入粤入楚入闽以及浙江诸省。其水则以金沙江为北界。此水原出吐蕃达赖喇嘛东北牛吼山下。东南流入喀木地。经丽鹤永北武定东川入四川界。合于岷江。其入之者。则有打冲河。即诸葛所渡之泸水也。又有龙川江普渡发源于滇池。周三百余里。源广流狭。有似倒流。滇之名始此。或又谓其回环倒流。故曰滇。水之南汇者则有澜沧江。有二源。俱出吐蕃喀木地。会于又木多之南。经丽江旧兰州。过云龙。经永顺。黑惠江入焉。历镇沅普洱为九龙江。入于车里。正西之大水则有潞江。源出吐蕃哈拉脑儿。入怒夷为怒江。入云南保山大唐隘。经云龙。过永昌。入缅甸。即禹贡之黑水也。按黑水有三。而诸说纷纷。水经注谓出张掖鸡山。此

雍州之水。与梁州绝不相涉。汉书地理志。唐樊绰。皆以丽江为黑水。薛季宣又以泸水为黑水。引酈道元之说以证之。但与入于南海之说俱未合。宋程大昌以澜沧为黑水。明季李元阳因之。山海经注亦然。但皆未身经其地。不过约指其为某水某水耳。惟我 圣祖仁皇帝山川考。谕释三危之义。以潞江为黑水。而后黑水西河惟雍州。华阳黑水惟梁州。有合于禹贡焉。正东之大水惟八达河。经粤西入于右江。而礼社一江。发源赵州。至蒙化。历楚雄元江。入于交趾。斜界滇中。此东西两迤之所由名也。如大理之叶榆水。即古西洱河也。又滇之极西。有龙川江槟榔江。俱入于缅。明王骥征麓川。兵抵金沙。诸酋震恐曰。自古汉人无至此者。即此也。此地脉山川之大略也。

入滇陆程考

师范

郡国未有以旅途记者。滇在天末。东有黔中诸夷间之。北有蜀之裔土。南有粤之羈縻属县间之。道途通塞。命脉系焉。昔楚庄躋泝沅水。略地至滇池。其转战逐北。经历之地。未有纪也。秦常頰通五尺道。汉唐蒙治夜郎道。司马相如治灵关道。其所镂山刻木之地。未有纪也。刘尚之击栋蚕。孔明之击雍闓。皆渡泸水。李雄僭蜀。遣李钊攻宁州。刺史王逊进军由小会。隋史万岁之讨爨瓠。自蜻蛉川经大小勃弄。元世祖之伐大理。自忒刺分三路。或由宴当。或由白蛮。或由满陀城。而其师行所过。止宿警蹕。未有纪也。公孙述时。句町大姓保境为汉遣使自番禺江奉贡。而其间道所趋。阅历何所。未有纪也。惟唐志载贞元十年。遣祠部郎中袁滋与内给事刘贞谅使南诏。自戎州开边县。由曲州石门镇邓枕山马鞍渡蒙夔山谕官州簿州界江山荆溪谷池汤麻颊柘东城安宁井曲水石鼓佉龙至羊苴城。贞元十四年。遣内侍刘希昂使南诏。自嵩州清溪关。由大定达仕二城西南经箐口永安木瓜岭台登城苏祁县羌浪驿蓬岭会川河子镇渡泸水至姚州。又载安南经交址太平州南思恩楼县忠城多利州朱贵州浮动山天井山。山上夹道皆天井。间不容跬者三十里。又经汤泉州禄索州龙武州皆爨蛮安南境。又历傜迟顿入平城洞澡水。至曲江剑南地。然其山川之险易。物情之变幻。未有纪也。迨明初通滇为列藩。其入覲之路。置传设驿马曰东路。闲道走蜀者曰西路。其后安氏衡决。乌酋吠声。东西道断。因北走金沙大渡曰建越路。建越多夷患。复不能以时开通。又南间道。粤西自广南达南宁。其分歧而合于广南者通曰广南路。广南在滇之南。折而东北。始达南宁。其道迂。又有由东直走罗平安笼以达田州者曰罗平路。一一撮其亭徼焉。核其远近险夷。考其人情焉。东路繇黔以达于沅州。始为楚郡。故止于沅州。志普定兴隆路。并志黔。志黔亦以志滇也。黔之腹心。滇之咽喉也。志清浪晃州路。并志楚。志楚亦以志滇也。楚之边徼。滇之唇齿也。西路由黔西以达纳溪建越路。由会川以达荣

经。始为蜀邑。故止于纳溪蒙经。志乌撒建越路。并志蜀。志蜀亦以志滇也。蜀之藩篱。滇之门户也。广南罗平至于南宁。始为粤郡。故止于南宁。志归顺田州路。并志粤。志粤亦以志滇也。粤之穷荒。滇之扼塞也。诸路皆由陆。惟金沙有水道而未通。其详载之别帙。山川书其历。不书其望。艰难险阻迂怪谣俗咸书。以补他志所不及云。

论滇程方輿纪要

顾祖禹

云南与贵州四川接壤。今行旅所经。有东西两路。而皆以曲靖为孔道。从辰沅经贵州。出威清平坝普定安南。越普安州入云南界。遵平夷而达曲靖者。此东路也。从巴夔。经泸州。出永宁赤水毕节。过昭通。踰七星关。入云南界。遵沾益而达曲靖者。此西路也。志云。云南之门户有四。曰古路。曰西路。曰东路。曰间路。自邛雅建昌会川涉金沙江入姚安白者。古路也。秦常頔五尺道。至蜀诸葛武侯始大辟之。谓之西道。亦曰石门道。唐书韦皋传。石门者隋史万岁南征所开也。天宝中。鲜于仲通下兵南溪。今四川叙州府道遂闭。至是。蛮经北谷。近吐蕃。皋复治之。由黎州出邛部。置青溪关。遣幕府崔佐时从此通南诏。又蜀王建时。由此击云南。俘斩数万。自宋以后。此道又闭。元季始置邮传于此。东路则肇自庄躄。而立驿则自明初始。若由重庆綦江七驿至遵义。又六驿至贵州。所谓间道也。诸葛武侯遣李恢关索分道南征。又马忠抚定牂牁。皆由此。此四路者主黔蜀而言也。若从广南而入云南有二道。皆会于宜良。万历三十二年普洱驿丞李仲登请开广西路以便云南其略曰云南富州与广西宾州接界仅隔一日欲开水路则从宜良路南弥勒维摩至下江从舟过富州计程不过五日往时有石城驿回部驿维摩驿河母驿今皆荒废欲开陆路则从宜良师宗块卜古彰阳达计程八日至泗城州过田州约二十日中间平川坦道傍三岔江入京师不过七十四站水陆通计较近二十余站惟普甯埂马科古彰夜得板羊河泽等村设驿站四土壤饶沃道路易通后不果从安南入云南亦有二道。皆会于蒙自。永乐中平安南分军出云南蒙自是也罗氏曰蒙自县经莲花滩入交州百陇关循姚江古岸者此大道也自蒙自县河阳隘入交州循姚江左岸者皆山险崎岖此间道也其余蹊径歧途。不可更仆数矣。杨氏曰。昔诸葛武侯入南中。分军一出牂牁。今四川遵义府西南皆牂牁地一向益州。今南宁之南皆古益州郡也而躬率步骑。渡泸入越嶲。今四川建昌行都司入姚州境是也隋史万岁平南蛮自越嶲马湖青蛉弄栋而入即其道也自是有事南中者。未尝不师武侯之成法也。唐天宝九年。鲜于仲通伐南诏。统大军出南溪路。今四川州府分遣越嶲军出会同路。建昌行都司安南军出步头路。步头今临安府十三年李宓伐云南。亦分二道。宓自蜀入。宓时为剑南留后侍御史广南节度使何履光督军自海道入。又贞元五年牟寻谋归分遣信使由西川黔中安南

三路俱达于成都安南路即所谓海道也宋宝佑初。蒙古攻大理。次忒列。在吐番境内分军。一从西道入。曰晏当路在今丽江府徼外一从东道入。路由白蛮即今姚安或以谓曲靖路误也太弟将劲骑从中道入。从越嵩渡金沙江至北胜州此中道也元至顺初。遣彻里帖木儿击云南叛者。时云南诸夷秃坚等为变亦分军一自四川进。一由八番进。今贵州也又至正二十四年。明玉珍攻云南。分兵三路。一由界首入。在州府一由建昌入。一由八番入。洪武十四年。傅友德等帅师讨云南。分军出四川永宁趣乌撒。而大兵自辰沅出贵州向曲靖。本朝定云南。平吴逆。亦三道并进。此从来攻取之大势也。

缅事述略

师范

明初缅甸为八宣慰使之一。至莽瑞体吞并诸土司而始强。及万历十年刘綎邓子龙大破之。直抵阿瓦。自是贼稍敛。二十三年。巡抚陈用宾。用暹罗间缅甸。由是缅甸复衰。迨至顺治十八年。莽猛自立。戕永明王君臣。自是不通中国者六七十年。雍正七年。与整卖构兵。求进贡而不果。盖百十年来。中国几不知有缅甸矣。至乾隆十一年。而吴尚贤出。吴尚贤者。石屏州民也。家贫走厂。抵徼外之葫芦国。其酋长大山王蜂筑信任之。与开茂隆厂。厂大赢。厂例无尊卑。皆以兄弟称。一人主厂。次一人统众。次一人出兵。时尚贤为厂主。其第三人则黄耀祖也。厂既旺。聚众至数十万。一有警。则兄弟全出。尚贤身瘦小。然临阵辄先。须虽少。皆擢起。见者无不惊走。厂徒多才力。数百觔可手挽而发之。凡在夷方开厂者。互相联络。有夷众憎某厂欲攻之。而惮茂隆阻。用重币假道。尚贤阳许。而阴告某厂使备之。夷大败。回过茂隆。截之。无一脱者。所获不可胜计。众大欢饮燕。中酒。尚贤大哭不止。众惊请故。尚贤曰。吾与众兄弟忍饥寒开此厂。今一旦有此无妄财。怀父母妻子各思归。我一人能支乎。为蛮有矣。于是诸人各被酒为豪举。尽探怀中所掠者弃之渊。其操纵人皆类此。诸莽贼皆缅甸也。畏之甚。不敢侵。然尚贤为人阴贼戾深。黄耀祖心不善之。谓此非可久与处也。乃谋自脱。因请假徒往山猎。尚贤许之。乃以其徒入葫芦。猎所得禽。时以遗蜂筑。蜂筑不之虞也。一夜遂破其国而有之。尚贤屡招其归。不荅。先是尚贤之邻有某者。性忠实。曾为武弁。颇识字。会以事革不能自存。往省尚贤。尚贤虽豪。然故厂徒。不识官府事。某因以进贡说之。可邀恩得葫芦国王。尚贤正无如黄耀祖何。闻若言。即心动。某因为禀。介耿马土司罕世屏献茂隆厂抽银课。时银之出不可思议。公私大充。当是时。蛮最畏者。茂隆吴尚贤与贵家宫里雁。贵家者。故永明入缅甸所遗种也。缅甸劫永明时。诸人分散驻沙洲。蛮不之逐。谓水至尽漂矣。已而水至。洲不没。蛮共神之。百余年生聚日盛。称贵家。兵力强。蛮畏之。厂力弱不能支蛮者。丐请即往。

时亦有敏家。大抵贵家之与也。宫里雁貌伟而怪。满面皆髯。每。矢石不能及身。故为蛮所畏。时与缅甸隙。尚贤伺闲入缅。欲和之。不听。因构缅甸与贵家战。不胜。乃说其酋莽哒喇以进贡假威重。可阴为已地。缅甸乃从所言。十六年进京贡十象并诸物。究不能得葫芦札付。怏怏回。已稟辞大府西行矣。忽追回饿死之。尚贤死而厂徒散。蛮自是轻汉人矣。时莽哒喇不道。十七年敏家破阿瓦。走哒喇。入据其城。有瓮籍牙者。木梳之头人也。十八年九月。与贵家战。胜之。遂败敏家。十九年正月。哒喇为得楞子所杀。瓮籍牙败。得楞自立于木梳。寻徙阿瓦。以力胁服诸土司。且击败波龙厂。走贵家。遂篡缅甸。莽氏绝。二十五年。瓮籍牙死。其子孟络嗣。与各部构兵如故。二十七年。宫里雁为所迫。率其下谋内附。而孟连土司刁派春苛索之。宫里雁不受土司约束。会石牛厂周彦青相招。宫里雁乃置其妻曩占及男妇千余人于孟连。而自赴厂。宫里雁既去。刁派春乃分散其人于各寨。而置曩占及二女于城中。曩占知入牢笼。潜语其人。但望城中火来接应耳。已而派春索其畜产。即与之。索其次女。即与之。索其长女。即与之。乃索曩占。曩占怒。乘夜进其家。手刃三十余口。遂纵火。其徒见火光尽集。偕撒拉朵等奔孟养。遂归缅甸。而宫里雁实不知之也。永昌守杨重谷闻变。欲以宫里雁为功。乃佯好迓之。宫里雁将行。妾卜之。不吉。劝毋往。不听。因泣而从之。至永昌。至省。不敢轻动也。狱已具。杀之于瓮城。妾亦死之。而缅甸自此起矣。

滇人每言吴尚贤宫里雁若在。岂有边祸。其说虽未必尽然。然足以见边地之情形。能保厂者即防边也。宫里雁与木邦相依倚。既死。木邦遂降。缅甸扰边。明年遂犯猛笼。杀土目。三十年。时犯九龙江。出入无忌。然不过小蠢动而已。未至攻塞围城也。而大员举动张皇。辄欲自往以罹祸机。三十一年三月。总督刘藻至于自杀。迨杨应琚至。事已靖矣。而听副将赵宏榜之说。生事邀功。至于新街败。边事无宁日矣。三十二年。杨应琚逮入都。而以承恩公明瑞代。九月进兵分两路。明瑞由木邦进。额尔登额由老官屯进。明年正月。明瑞歿。以忠勇公经略。三十四年。经略至于师。缅甸人乞降。遂班师。按缅甸之先。于汉则有雍由调。于唐则有雍羌。前明则有雍罕。于今则有瓮籍牙。雍瓮同音。其屡次差投缅甸文。每称相传一千七百余年。盖自汉和帝永元九年戊戌雍由调受金印紫绶。以至于今。乾隆庚戌。凡一千六百九十三年也。自明莽瑞体开疆蚕食。凡隶我边圉。如木邦蛮暮猛拱猛养猛密景线景迈孟良及大小古喇等部落。虽叛服无常。无不慑其兵威。听其驱使。故知众建而少其力。为制边驭夷之要术也。缅甸近佛郎机。西洋货物聚于漾共。闽广皆通。火器皆西洋制法。用兵号令精严。胜则赏甚厚。赐名号为官。负则杀无赦。于军前逃回者。将其家小全行抄杀。故有逃者。其家必令之出。无敢逃者。各头目无俸。随其贸易以取利

。汉人亦不任用。其地有汉人街。则择汉人为街长。其性多疑。犬羊性也。所服一人。始终不变。总兵哈国兴自林冈寨角胜。为所畏服。故每乞和。必求见哈国兴。得鲁蕴尤与之熟。蛮性如此。论曰。予既纪缅甸。此外尚有孙文靖公士毅绥缅纪事。予曾抄存而失之。是举也。一坏于刁孟春杨重谷之贪杀。再坏于刘总制杨阁老之张皇。三坏于办理军粮者之草率。明将军徒提孤军。饷运不继。进退两难。虽额尔登额果能如期。终难径抵阿瓦。不得已遂以身殉。忠勇公以经略事。精详审慎。士饱马腾。奈暑月进兵。雨阻瘴兴。有地利而无天时焉。然受息师。边民受其赐矣。大抵缅甸于滇之西南。天则炎溽烦蒸。地则水土恶劣。粤为前门。滇乃后户。如必尽榛荆而披荆之。粤以舟师捣其巢。滇以屯练夺其隘。约十七司。各自为战斯可矣。爨龙颜碑云。缅戎寇场。是缅已见于刘宋。现今缅甸孟暹。奏改阿瓦王名号。薄缅甸居。瓮也孟也蒙也。音可相通。孟氏其亦蒙之末裔欤。按樊绰云南城镇志。如镇西越礼银生开南。接吐番界。弥臣达波斯。邻小婆罗门诸部。必四五译乃通大理。所恃望苴子。即腾越之野人。倘抚而用之。实平缅甸劲旅云。

平定缅甸述略

赵翼

缅甸古朱波地。宋宁宗时始通中国。元世祖遣兵三征之。责其贡赋而还。明初设宣慰司。嘉靖万历年间。有莽瑞体者渐强盛。传及其子莽应里。世为边患。参将邓子龙游击刘铤。各率兵五千入平之。而其雄长南徼如故。明初所设边外三宣六慰诸土司。大抵皆服属于缅矣。明末永明王窜其国。缅甸阳款而阴拘之。李定国率兵入。欲护王以出。缅甸弗与。定国肆焚劫。缅甸密遣使乞援于我朝。约大兵至。即俘永明以献。时吴三桂以亲王镇云南。偕将军爱星阿率兵万余入。缅甸送永明于军。时顺治十八年也。是时三桂未及为善后计。边外木邦猛密大山诸土司听其仍为缅属。不复能如明初之众建而分其势。由是缅甸竟国于西南。乾隆十九年。缅甸莽达喇。与得楞锡箔诸夷构兵。为所杀。缅甸无主。有缅属木疏土司瓮籍牙起兵。声言复。击败得楞诸夷。遂窃据酋位。初在其木疏筑城。继乃徙于故缅甸所居之阿瓦城。凡缅甸旧所属土司皆降服之。有不服者。辄治兵攻击无虚日。贵家者。随永明入缅之官族也。其子孙沦于缅。自相署曰贵家。据波童厂采银。向有岁币输缅。瓮籍牙僭位后。贵家不复输。瓮籍牙击溃之。贵酋宫里鴈。犹纠合余众以拒。此乾隆二十三年事也。而木邦土司罕莽底。亦不甘为瓮籍牙属。遂与宫里鴈合兵。瓮籍牙又遣其土目落觉攻破之。罕莽底遁于孟坑。二十五年。瓮籍牙死。其子莽纪觉嗣。构兵如故。二十七年。宫里鴈亦避于孟坑。而我孟连土司刁派春者。素嗜利。闻宫里鴈之窜于近边也。遣人招之。宫里鴈疑未决。而其妻囊占先率众来附。刁派春勒索其贖

财妇女殆尽。囊占怒。袭杀刁派春而去。宫里鴈不知也。而永昌守杨重谷诱致之。至则坐以扰边罪。肆诸市。于是缅甸益无所忌。浸寻而及我耿马土司矣。耿马虽我土司。而于缅亦旧有岁币。至是。莽纪觉遣其目普拉布。率兵二千来索。先阑入我孟定。执土司罕大兴。使为乡导。入耿马。土司罕国楷邀之于滚龙江。击斩普拉布。余贼遁去。二十八年冬。缅贼复至我遮放边外。扬言来索木邦官。会罕莽底病死。贼乃退。三十年。莽纪觉死。其弟懵驳嗣。即今缅甸也。三十一年。贼复索币于我孟连土司。相传孟连之先。本缅支子。有缅甸所赐象及金刀为重器。每替袭。必封上旧所赐。而更请新者。至是。刁派先嗣。缅甸遣人来索旧物。扬言有众六千。已至腊戍。又千余人各带船钉十枚。将造舟渡滚弄江。讹言流闻。边民一日数徙。此永昌边外之扰也。我诸土司之近缅者。往时皆于缅私。有年例。自木疏据位号。诸土司以其故等夷。不复与。而木疏方与贵家诸夷相攻。未暇远问。及贵家木邦为所并。乃渐及我土司。此起之由。倘督抚大吏以此情入奏。上自有裁度。其时普洱边外。虽有匪徒傲扰。而永昌边外。或不必用兵也。普洱之役。自乾隆三十年始。车里土司。忽有贼百余突入。为土目刀铎等败去。其冬又有贼数千。掠九龙江小猛仑诸处。初不知为何贼也。督臣刘藻亲往勘。亦莫得要领。传闻孟艮土司之族人召散者纠缅甸贼为助。篡据孟艮。导贼扰边。于是遣总兵刘得成参将刘明智等。分路堵截。而参将何琼诏失律败归。

三十一年春。刘藻自刎死。大学士杨应琚来滇办贼。会贼渐退。得以其间平整欠。以土目叭先捧守之。又平孟艮。以土目召冈守之。部署初定。而永昌边外适有缅甸征索孟连之事。抚臣常钧奏请普洱事毕后。当即办永昌边外贼。

上是之。于是杨应琚移驻永昌。而僚属之喜事者。辄争言缅甸可取状。杨应琚初弗听。曰吾官至一品。年逾七十。复何求。而以贪功开边衅乎。有副将赵宏榜者。少为波童厂丁。颇悉缅事。曰愿假某兵数百。可生缚缅甸于麾下矣。腾越州知州陈廷献曰。并不烦官兵。某已集土练四千以待。杨应琚遂心动。欣然许之。于是赵宏榜率兵二百袭蛮暮之新街。一鼓克之。以蛮暮土司瑞团来降。陈廷献遣人招猛密土司。不听。则诱致其所属之孟斂土目线官猛来降。而木邦故土司罕莽底之弟线瓮团。及其子线五格。犹在孟坑。缅甸宁通守富森亦招之降。降者皆曰。我地若干。人户若干。愿内附。岁输粮若干。杨应琚遽以拓地千里。人户数十万。岁输粮数万石入奏。而其地其人其粮则固尚在边外。我初未尝得而有之也。新街者。南大金江水口。缅人与中国市易处。顺流而下。六日可至阿瓦。为贼最要地。贼闻其入于我也。率数万众来争。赵宏榜出拒之。恃勇不设备。全军皆覆。于是新街失守。贼尾而入。直薄陇川之虎踞关。提督李时升檄诸将御之。战于楞木。战于领冈塞。互有胜负。辄以大捷奏。贼复分兵

绕入万仞关。掠盍达。越陇川而出。会贼遣人议和。约各退。毋相犯。诸将许诺。贼渡猛卯江去。李时升复趣诸将哈国兴等追之。被围于猛卯城。救至。围始解。先是。杨应琚见贼势大。知事未易就。乃以得不偿失。奏请弃新附诸土司地。有旨切责。至是。杨应琚以为贼已遁也。檄总兵朱仑等进据木邦。木邦空无人。野无所掠。自宛顶运粮以给。天渐暑。瘴疠方兴。人多病。将军杨宁后至。甫数日而贼大集。我师遂溃而归。木邦失守。时三十二年四月十八日也。杨应琚及李时升等皆获罪。上命明瑞以将军兼总督。给满洲兵三千。调川贵及滇兵二万余。大举剿贼。至则简军实。练士卒。议分两路进。明瑞由锡箔路。参赞大臣额尔登额。由猛密路。约相会于阿瓦。以九月二十四日出师。会大雨。三昼夜不绝。人马俱立泥潦中。糗粮尽湿。至芒市易粮以行。而负粮以牛。不能速。十一月二日始出宛顶。越八日整队入木邦。军容盛甚。参赞珠鲁纳守之。给以兵五千。俾为声援。明瑞自率万二千人。抵锡箔江。结浮桥以渡。至蒲卡。始遇贼之前哨。擒数人。询知贼聚于蛮结。遂进蛮结。贼果立十六栅以待。领队大臣观音保。麾众先据山之左臂。贼来争。不得上。翼日。两军相持未决。而顾贼栅甚坚。其法立木为栅。聚兵于其中。我枪仅及其栅。而贼从栅隙处发鸟枪。击我兵辄中。此贼之长技也。哈国兴请分三路登山俯趋而薄之。军士皆奋。时出边已逾月。未见贼至。时始与贼遇。无人不欲杀贼也。一呼而直逼其栅。有黔兵王连者先跃入。十余人继之。贼惶乱不知所为。多被杀。遂破一栅。乘势复攻得其三面。十二栅之贼乘夜尽遁。贼自新街交兵以来。从未经此大创。已首窜喙伏不敢复抗矣。会明瑞一目中伤几殒。越数日始稍愈。乃复进兵。至象孔。迷失道。而军中粮已匮。集诸将议进止。诸将莫有敢言退者。明瑞念粮既断。势不能复进。而又虑猛密路之师。或已先入。而将军转退兵。则法当死。闻猛笼有粮。且其地近猛密。冀可得猛密路声息。于是定计。就粮猛笼。贼探我兵不复向阿瓦。又我病兵有被掠者。询知军粮尽。乃纠众来追。及我于章子坝。自是无日不战。明瑞及观音保哈国兴更番殿后。至猛笼。果多粮。军士赖以济。会岁暮即其地度岁。而猛密之信杳如。三十三年春。乃取道大山土司以归。猛笼粮尚多。而牛马俱尽。无可驮运。人各携数升。余皆火之。将至大山。又有蛮化之捷。先是。贼之缀我也。每夕驻营。犹相距十余里不敢逼。至是。我兵营于蛮化山巅。而贼即营于山半。明瑞谓诸将曰。贼轻我甚矣。若不决一死战。益将肆毒于我无类也。贼久识我军号。每晨兴。我三吹波伦而起行。贼亦起而追我。明日。仍吹波伦者三。而我兵尽伏于箐以待。毋得有一人营者。令既下。翼日三波伦毕。贼果谓我兵已行也。争蚁附而上。我兵万众突出。枪声如雷。贼惶遽不及战。辄反走。趾及顶背。自相蹴踏。死者无虑二千余人。我兵乘势击杀。又一二千。坡涧皆满。自是

贼不敢近数日。每夜数十里外。轰大数声而已。而贼之先一日过者。已栅于要路。明瑞蛮化五日。以所得牛马分犒军士毕。行至其处。则已攻不能拔。有波人引以间道。始得出。过波老厂新厂贵家所采银处。民居遗址。径数里。计当日厂丁不下数万。已俱为贼冲散尽。愀然者久之。而贼复增兵追至。贼之分路袭木邦者。正月十八日。已溃我木邦之师。珠鲁纳自刭死。参军杨重英被执。于是木邦之贼亦至。额尔登额之进猛密也。道闻老官屯有贼。欲先取之。既至而攻栅不克。顿兵者数月。上以明瑞久绝军报。趣额尔登额援之。于是老官屯之师撤。而老官屯之贼亦至。明瑞行抵小猛育。贼已猬集。不下四五万人。我兵尚分七营。而环视四围皆贼也。而额尔登额之援不至。明瑞遣卒探路曰。路旁已有贼栅矣。乃令诸将达兴阿本进忠等。率军士乘夜出。而身自拒贼。相从者领队大臣观音保扎拉丰阿总兵哈国兴常青德福及巴图鲁侍卫数十人亲兵数百人。及晨。血战于万贼中。无不一当百。已而扎拉丰阿中枪死。巴图鲁侍卫皆散。观音保发数矢连殪贼。尚余一矢。欲复射忽收。而策马向草深处。以其镞刺喉死。恐矢尽无以自戕而被执也。明瑞身负数伤。亦虑落贼手。力疾行。距战处已二十里。气仅属。乃从容下马。手自割辫发。授家人使归报。而缢于树下。家人以木叶掩其尸而去。二月之十日也。计自章子坝与贼相接。贼日增。我兵日少。孤军无援。转战五六十日。未尝一败。明瑞每晨起。即躬自督战。且战且撤。及归营。率以昏时。勺水犹未入口。粮久绝。仅啖牛炙一脔。犹与亲随之战士共之。所将皆饥疲创残之余。明瑞体恤备至。有伤病者。令士练舁以行。不忍弃。故虽极困惫。无一人有怨志。其死也。非不能自拔归。阿瓦未平。惧无以返命。上亦有全师速出之旨。而路阻不得达。遥望阙庭。进退维谷。故傍徨展转。决计以身殉。而又不忍将士之相随死也。结队徐行。持重自固。使贼不能覆我。直至小猛育。拒宛顶不过二百里。度将士皆可到。然后遣之出。而自以身死战中。呜呼。此意良可悲已。方军势日蹙时。愈力。尝谓诸将曰。贼已知我力竭。然必决死战者。正欲贼知我国家威令严明。将士用命。虽穷蹙至此。无一人不尽力。则贼知所畏。而后来者易于接办。此其谋国之深。尤非徒慷慨赴死者所可同日语矣。然明瑞之死。缅人不知也。而余威犹震。四月中。缅酋遣我兵之被俘者许尔功等八人。赍贝叶书求和。副将军果毅公阿里袞奏其事。上虑贼非出于至诚。不可轻许。戒勿答。冬。阿里袞驻兵于边。上命雕剿以怵之。于是遣侍卫达里善等捣南坎。杀二百余人。海兰察等捣顿拐。亦杀二百余人。会副将军阿桂亦至营。两将军合。将八百人袭鸠。杀六七百人。

三十四年春。上命大学士公傅恒来滇经略兵事。以四月朔至永昌。越八日至腾越州。两阿将军及将军伊勒图偕至南徼。地多瘴。议宜俟霜降后出师。经

略迟之。谓若是须坐守四五月。既糜饷。且军初到。当及其锐用之。久则先懈。非计也。其进兵之路。以阿瓦城在大金江之西。若从锡箔路进。则阿瓦仍隔江外。惟腾越州西有鸠江。即大金江之上流。过江则为猛供猛养两土司。前明王骥征麓川。追思机发至此。刻石江边。所谓石烂江枯尔乃得渡者也。由猛供猛养。可捣缅甸之木疏老巢。由木疏至阿瓦。又皆陆行。步骑可直抵城下。乃定义大兵渡鸠而西。其偏师先议在普洱遥为声势。后改议从猛密夹江而下。造舟于蛮暮。以通往来。部署既定。七月二十日。经略大兵起行。阿里袞从。阿桂于蛮暮。督造战舰。经略至鸠。集舟结筏。凡十日乃毕渡。师次猛供。土官浑觉先遁。繫其小妻招之。乃来降。献驯象四。贝叶书一。夷语谓之标格丁编年纪候之书牛百头。粮数百石。至猛养。亦有牛米之献。于是所历二千余里。皆不血刃而下。惟途间忽雨忽晴。山高泥滑。一马倒。则所负粮帐尽失。军士或枵腹露宿于上淋下潦中。以是多疾病。猛供猛养虽缅甸。非缅甸地。故缅甸不遣兵来。而缅甸俗以八月前刈禾。至中秋则集兵出。九月下旬。阿桂造百船成。所调闽粤习流之士亦至。将由蛮暮江出大金江。贼已列舟扼江口。阿桂击败之。贼目宾雅得诺被创死。由是江路无阻。伊勒图往迎经略。遇于哈坎。经略以十月朔渡江回蛮暮。缅甸寻以大众水陆来犯。阿桂将步兵。哈国兴将水兵。陆路之贼先沸唇至。旌旗蔽野。势张甚。阿桂麾兵以鸟枪连环迭进。弓矢继之。骑兵又从旁蹂之。贼不支。遂大溃。我兵追杀无算。哈国兴率舟师顺流下。贼犹列舰以拒。有闽兵跃入贼船。一贼泅水遁。闽兵即入水斩之。贼骇夺气。我军讙而奋。因风水之势蹴之。贼舟自相撞击。多覆。凡杀溺死者数千。江水为之赤。江之西亦有贼结栅自固。阿里袞提兵往攻。连破二栅。余贼皆逃。是时诸路军皆大捷。会经略已病。诸将欲遂以此葺事。阿里袞曰。老官屯有贼栅。前岁额尔登额进攻处也。距此仅一舍。不往破之。何以报命。策马先行。经略以下皆随之。贼栅据大坡。周二里许。自坡迤下插于江。栅木皆径尺。埋土甚深。遇树则横贯之以为柱。栅之外掘深濠三层。濠外又横卧木之多枝者。锐其末而外向。名曰木签。守御甚备。我军阻旬余不得进。先用大击之。栅木坚不折。有折者贼辄补之。哈国兴斫箐中老藤。长数百丈者。击铁钩于端。募敢死士。夜往其栅。三千人曳藤以裂之。为贼觉。砍藤断而罢。经略又命火攻。先制挡牌御枪。一牌可护十数人。以两人舁而前。十数人各挟薪一束随之。百余牌同时并举。如墙而进。拔签越濠。至栅下。方燃火。忽西南风起。火反烧。我军随却回。最后遣兵穴地。至其栅底。实火药轰之。栅果突然起高丈余。贼惊扰。声震天。我军皆挺枪抽刀。待栅破而掩杀。无何。栅忽落而平。又起又落。如是者三。不复动。栅如故。立栅之坡斜而下。而地道乃平进。故坡土厚不能迸裂也。然贼自是惧。其栅之插入江者。开水门以通舟。运粮械不绝。

阿桂谓如是则贼终无坐困之日也。拨战棹五十。越过其栅截之。时阿里衮已病甚。犹力疾督攻栅。视枪最多处辄当之。经略虑其伤。令统舟师以息劳。战舰整列。贼粮械不得入栅。由是益惧。其酋帅曰眇旺模者。遣人来乞和。愿结栅于两军适中地。请将军等往。眇旺模亲来面受要约。经略不许。诸将以兵多染瘴。日有死亡。争劝受降撤兵。乃遣哈国兴往责眇旺模以进表纳贡返土司地诸事。议未决。眇旺模左顾而去。哈国兴单骑入其栅责之。眇旺模不敢见。别遣人出请如约。适缅甸憎驳亦遣使赍贝叶书来乞降。乃取其成而还。缅甸平。

征缅甸事附论

赵翼

余以乾隆三十三年。奉 旨赴滇。时果毅阿公为将军。命余参军事。尝从历入关诸隘口。是冬云岩阿公。以总督兼将军。二公同在一营。余兼直焉。其明年大学士忠勇公傅文忠来滇经略。余以故吏。又在幕下。故所记较亲切。其于明将军之事独详者。余至滇时。距将军之殉节仅数月。滇民及从征之军士。言及将军无不堕泪者。其得人心。虽古名将不能过也。即以战功论。准夷回部之役。正贼人败乱时。我兵所向披靡。莫敢抗。其旅拒者。仅济尔噶朗叶尔羌黑水营等十数战耳。非日有相杀之事也。惟缅贼自章子坝与我兵相接后。无日不袭我于归途。我兵之撤回。必先以一军迎战。然后以一军退。退至数里。又列以待。而使先战之军撤回。列以待者又出战。如是者更番迭代。日凡数十次。故每日仅行二三十里。自章子坝至小猛育。二千里之地。六十余日始至。贼随处可调兵。而我无后继。贼随地可取粮。而我无续运。贼以一象驮一。所至可轰击。而我军械火。具日少一日。当战苦时。枪声如数百万爆竹同时迸裂。对面不闻人语也。然六十余日中未尝一败。其间又有蛮化之大捷。贼死者三四千。历观史册。如将军之深入重地。全师而出者有几人哉。惜将军已歿。诸战功遂不及见之奏牒。天下人无由知。余问之从征者。既得其详。恐日久无复能记忆也。故不惮缕述云。

征缅纪闻自序

王昶

缅自元始着于史。自元而明。屡征之。不得志。明之不克。孟养也。非缅也。元则已抵三江城矣。至蒲甘而败。患在锐也。夫缅西南一小土司尔。今已并孟养等十数土司。计其广轮。东西几数千里。而由三江城东北至八关。中隔诸土司境。南北又三千里。越三千里。始抵其郛。且十月出关。二月瘴发当还。以五月阅数千里地。犁庭埽穴。微识者亦知其难。自明公瑞战歿。虽 命傅公经略。两阿公以将军副焉。然 上慎之。尚未决于再用兵。会傅公力请。始遣以行。公由江以西。收猛拱。抵新街。败贼于江中。及至老官屯。合兵攻砦。

懵驳惧。遂以书至。从而纳还师。如天之福。唯 上之武而仁。明而断。因以致此。此非人力也。然缅甸不可灭欤。曰赵宏榜以三千人赴新街。弗量力也。杨宁以四月出木邦。弗知时也。明公瑞由宋赛而旋。弗度地也。皆以速示锐。以锐矜勇。故弗克胜。然则厚力而时。时而得地。何缅甸之弗可灭乎。称官猛之言。言渐也。余故取其说。附着于篇。

条陈征缅事宜疏

周于礼

臣闻滇省莽匪不法。侵扰土司边界。 皇上轸念远黎。 特命大学士杨应琚。管理云贵总督。驰驿前往。接办军务。 圣谟指画。虽在万里之外。瞭如目前。蕞尔小丑。不难克期扑灭。惟是臣土著●。为元江普洱大道。于夷情地势。略有见闻。不敢不直陈于 圣主之前者。臣窃闻制夷之法。要在先散其党羽。而欲散其党羽。要在安插内地夷民。不使窜入贼伙。而后以夷制夷。则事省而易为功。臣访闻此次莽匪之起。约六千余人。其实系莽匪。约计一半。此外江西湖广及滇地流民。以开矿失业附之者。不下千余。近边●彝胁从者。亦不下千余。是贼少而民多也。臣愚以为必绝其窜入之路。而后胁附之众。可以解散。近岁滇省米价少昂。云南省城。每市石一石卖大制钱十五千文。合银十三两五钱。每仓石三石。合市石一石。以仓石折算合银四两五钱。临安澄江两府。米价少减于会城。然亦不下三两余钱。滇省边界。民少夷多。夷性轻剽易动。偶有小灾。及有军役。安插不善。或致滋生事端。当雍正九年十年间。威远地方夷人小扰。臣时年十二岁。略有知识。又熟闻乡老之言。知当日由威远同知刘洪度抚驭失宜。激成事端。其后元江新平●界内丁左鲁魁两山土酋杨昌。奉李本施文恭等。乘闲窃发。几两年始定。今莽匪之起。进兵仍由元普一路。自元江至普洱路。涉三江曰小江。曰阿墨江。曰把边江。三江瘴毒。二月中旬以至九月中旬。倍于常时。惟普洱府城无瘴。由普洱而思茅。由思茅而普藤。以至小猛羊橄榄坝九龙江。皆属瘴乡。而普藤隘口。瘴毒尤甚。是以军行处必兼调土练。以土练能悉山险耐烟瘴也。土练调自近地。实系熟夷。得其心则可为官军前导。而失之或致入贼。非抚之有道。不能使乐趋事而尽其力。臣愚请 下督抚大臣。督率有司。凡米价少昂。及军役调练之地。设法抚恤。使内地夷民。安插妥协。其奉调土练。并恤其家。使无内顾。然后可尽其力。内地既安。则江广流民。及胁附之众。望风解散。亦可随宜抚剿。如此。则莽匪穷蹙。而扑灭尤易为力矣。

条陈南征时事上经略傅公

黄桂

窃查緬为西南膏腴。僭夷所宅。人柔而多诈。富而无寿。要其地气使然。故诸

葛之南征。在乎羈縻。而不不处。迄乎明代。思氏莽氏屡为边患。或一聚数十万。或一反数十年。邓子龙攀枝花之战。以寡敌众。大破缅甸。而犹不能静。陈用宾是以有八关之筑。我朝百余载来。沧海澄清。不惊烽燧。乃有木匪不恭。负强于彼。方为众酋所畏。阿瓦之王。既先失土。木邦之主。播迁他乡。而内地诸土司。亦多晏安委靡。疏于防备。彼乃得以愈恣其横。虎视哀牢。借衅骋戈。官军御之。又鲜勇略。溃走死伤。殆不胜纪。而八关遂为豺狼道路矣。虽曰小丑。有干体统。是以天威震迭。声罪致讨。势在难已。我公仔肩万里。披图察形。经画已定。岂复儒生之迂所得而参其议论者。第以准回之强。亘古为中国患。哲后英主。莫能控制。我皇上神武所奋。一举而收服之。藐兹缅方。曾何足云。独是南北异势。执此处彼。抑又不能无枘凿焉。云南二十万之秋粮。民食无多。仓储甚少。一有荒歉。邻省之粟难来。则军粮先已可虞。是故缓攻之说。可以行于北者。未可以行于南。计南征者。利在乎速。而欲功速成者。在乎多算而已。缅可量而未易胜者也。以彼闻有征剿之声。协而谋者固众。则亦强者主之。弱者不得不附。志未必同。力未必均。虽率旅如林。皆其村寨顽民。驱冒锋镝。假作铺设。惟恃杀手千骑。劲弩毒矢。专于行劫而已。未曾抗兵对垒。猝然而来。猝然而去。故元明之世。缅甸为寇于内疆。亦未闻其能拔一城。踞一郡。此其可量者也。然而未易胜者何。瘴毒不可遽进。江险不可骤踰。野阔人繁。各种散居。南海为大门。左交趾而右西洋。云南一面。特其后户。以云南之一面攻之。明时频岁征缅。卒鲜制胜。即有制胜。不过得其遁归而止。根未绝。息而旋作。况兹木匪之强。兼并诸缅。家于木梳。而阿瓦之海澨。以为凭依。木邦之厂奸。以为羽翼。彼方挟三窟之狡。我乃张一面之网。则其利而进。不利而退。绰有余地。又安所得悉根株而拔之。拔之未克。难处也。我归则彼出。我入则彼又归。彼且疲我于道。而误之于瘴中。兵损帑耗。百姓困于久役。饥馑亦且相仍。成功未果。而滇先受其病。此一面之缓攻所以不为征缅之长策也。则何不为两道并进。以操全胜之局哉。夫缅之所依者水。征缅之势。利用水军。闽粤之踞南海。不过一月之程。可发水军一万。定以抵缅日期。俾云南先悉。斯时之缅贼。闻风而恐。度亦无两全之术矣。其肆然作逆。轻视官兵者。一意外驰。初无内顾之忧也。果闻水军将军临其前。能不急于内顾乎。急于彼则缓于此。而后云南之军易于措手。然又在乎得其要焉。地之利在新街。人之利在沙兵。新街为入缅要口。必先取而据之。严垒固屯。期于不拔。所以资我之水道。而扼彼之咽喉。不可失也。沙兵为缅贼所惮。其人劲而很。攻战无退却。惟礼者首而惠其众。则万数可得而致。多多益善。不可忽也。据定新街。则粮船无患。多聚沙兵。则先锋可恃。于是云南之军。与闽粤之军。按期相望。一由新街顺流而下。一由南海溯流而上

。料莫之敢御者。两军既会。深入木梳。沙兵之悍。水师之能。当乎前。满汉士兵之盛。交奋于后。亦未有不捣其巢而馘其酋者矣。木匪既锄。则厂奸全屈。而阿瓦自定。木邦自宁。何也。除其残而诸缅服也。此两道之所为力。而成功可速。即根株可拔也。若夫两道为大师所压。则自顾难于保全。不待深入其地。而已有哀垦恩赦。永远纳者。但使献出汉奸。即以止戈为武。此则甘雨和风。中外乐业。尤善之善者矣。区区愚衷。意如此。昔鲁女忧国。曹生谒君。事非分内。而引以为虑。如蒙不弃。施之于事。或有所补。则幸甚幸甚。

平定两金川附论

赵翼

谨按两金川地。较之准夷回部。曾不及十之一。攻五年而后得之。勋伐似未足侈述。然其地尺寸皆山。插天摩云。羊肠一线。纡折于悬崖峭壁中。虽将军大臣。亦多徒步。非如沙漠之地。可纵骑驰突也。其扼隘处。必有战碉。甃以石而穹于墙桓。间以枪石外击。旁既无路进兵。须从枪石中过。故一碉不过数十人。万夫皆阻。破之之法。必步步立栅自护。以次进逼。轰大击碉。使贼陟输不能立足。官兵即随入。毁而杀之。其有碉多径阻。必不能攻克者。则用绕道别进之法。视危岩绝巘无可措足。贼所不备处。乘昏夜扞萝攀石。手足并行。如螻循条猿。引臂以出其后夹攻之。故常分路各进。或三四百人为一队。一二百人为一队。贼伺隙于丛箐深涧。亦不过数十人。即突出来搏。计自用兵以来。我兵不下七八万人。从未有列堂堂正正之大阵。辟战场以决胜负者。皆凿凶裂罅而后突入。又其地雨雪多而晴少。贼之喇嘛。复能用札荅邪术。以致雨雪。泥深路滑。我兵力益难施。是以地不及准夷回部之大。而致力于无可致力之处。战攻之苦不啻倍蓰过之。昔哥舒翰以四万人破土蕃石堡城之险。唐史侈为奇绩。然所攻不过一城。今则如石堡城者。不下数十百处。节节出死力得之。则绩之奇更前古所未闻也。或者谓蕞尔小丑。不妨度外置之。殊不屑耗国帑兵力于此不毛地。抑知彼既隶我戎索。自难坐视其跳梁。而番夷之性。但畏威。不怀德。乾隆十四年。固尝受降肆赦。免刀镞而席之。恩至渥矣。正以未经大创。转狃为故常。不十年又生事。使非有以痛惩之。将益无所儆惧。各土司弱者被劫。强者亦效尤。边徼且无宁岁。屡扰而屡讨之。其劳费更不可数计也。我皇上决策剿灭。乘国家全盛之力。兵少增兵。饷少增饷。卒草薙禽猕。不遗孽。自此西南陲可千百年无事。此正一劳永逸之长计。而岂小见懦识所能仰窥万一哉。至于运筹握机。制胜万里。军书沓至。批荅不逾晷刻。诸将禀承。动致克捷。即有时阃外所筹。有谕旨未到。已适相合者。亦或有谕旨到。已移步换形者。而神谋睿算。络绎至军。诸将知圣心所注。宵旰靡宁。皆震动奋励。不敢稍存苟且之意。军士亦无一懈心。用是谋者殫虑

。战者毕力陷坚摧险。迄奏大勋，历观史册。千古以来。未有不事隳于因循。而起功于振作者。然则扫穴擒渠。固诸将士之力。策力以集事。则惟我※ 皇上独握成算。坚定不移。以成此骏烈也。猗欤岂不盛哉。

征安南纪略

师范

安南于唐虞为南交。于周为越裳。汉唐五季。皆属内地。至宋。遂与云南共弃之。明永乐初平安南。不久旋弃。乾隆戊申六月。其国乱。国主出亡。眷属及大臣内奔。投于粤西。粤抚孙公永清以闻。而粤督孙公士毅在潮闻讯。亦驰往南宁。上命滇与粤会讨。孙公总师。提镇以下皆受节制。而滇师为之声援。于是滇督富纲督师舍于开化。时仓猝命下。但传安南乱。究不悉其乱之所自起。适安南奔内之臣。有自粤西由开化返其国者。富公召而讯之。乃具陈致乱之原委。其言曰。安南之乱。起于辅政。旧有左右辅政。职如元帅。左辅政阮氏。右辅政郑氏。皆世官。而左辅政总理国事。权尤重于郑。世为婚姻。后阮辅政年老子幼。临终以左辅政职事托其郑阿保代理。阿保利之。不念还。其妻阮氏。乃阮辅政长女。窥其意。乃密白国主黎王。谓吾弟已长。乞以辅政还其弟。时黎王偏向阿保。闻言怒。即将辅政事尽给阿保。自是止一辅政。无左右牵制。而出阿保之妻及其弟于广南顺瓦。弟即阮辅政之子也。居顺瓦。号为广南王。自此阮郑两家世相仇。攻杀不休。然广南顺瓦虽失辅政外迁。而按年进贡。纳献黎王。二百余载矣。景兴王黎维即位。其辅政者郑栋。景兴王疲软昏庸。不理国政。兵马钱粮归郑栋。即王印亦由收管。专权甚有篡志。乾隆五十年。景兴王病。郑栋杀其世子。将立景兴王之弟翁皇司黎维谨。安南诸臣不服。郑栋内计。景兴王死。吾即代。然忌广南世仇。先灭之。可无后患。会广南王所属西山土酋阮岳阮惠兄弟桀黠甚。郑栋诱与共灭广南王。即以其地畀之。岳心衔郑栋。然乘此机得两获。阳白广南王。请领兵讨郑栋。中其所欲。即许之。广南王以兵与阮岳。即与郑栋合杀广南王。阖门皆灭。阮岳遂据广南。郑栋以其地在穷海守为难姑任之。独回黎京。时乾隆五十一年六月也。自此阮岳兄弟。资广南。招兵马。益强盛。夺据富春。自立为泰德王。郑栋在黎京闻之。亦自立为郑靖王。两并抗。景兴王无如之何也。郑栋有二子。长郑宗。次郑干。栋独爱干。欲立之。会其病。乃属辉郡公黄廷璵辅干。总理国事。号为郑都王。宗不服。纠众攻都王。都王见势败。乃以位让郑宗。号为瑞南王。宗既立。欺主弄权益甚。众官无不怨。宗知众怒。恐干或与黄廷璵乘之为变。遂杀廷璵。有贡整者。廷璵所属也。怨郑宗杀其主。誓报仇。投往广南阮岳。谋诛郑宗。阮岳兄弟因其为郑氏家人。疑不肯用。后因其出力夺占城地。乃信之。遂兴兵往黎京。攻杀郑宗。灭其家。黎王见阮氏兄弟杀郑宗。除后患。大喜。

念无酬功。阮惠住黎。以女妻之。阮岳含怒。径回广南。五十二年七月。黎王薨。嗣孙黎维祁立。号称昭通王。阮惠在黎京。盗去象马金银等物。于八月中。同妻回广南。昭通王闻之。即差贡整夺回象五十。阮惠至广南。又被阮岳夺其货物。由是兄弟不睦。阮惠别居富春垒。造城围。差其将节制阮任。领兵攻破黎京。贡整战死。昭通王奔山南。阮任遂据黎城。各镇守府州县。逃者逃。降者降。阮任遣其党。分守要口。亦有篡志。而翁皇司黎维谨。直降贼。受崇让公之封矣。五十三年。阮惠复领兵数万至黎京。佯言阮任欺主。斩之。而遣人请嗣君昭通王复位。王知其心怀叵测。不肯出。而黎京臣民亦不服。惠不敢居黎京。乃拆毁城内宫室庙宇砖石木料。搜括妇女财物。由水路回富春。三千人守黎京。安南有三十八府。五十六州。一百一十八县。降阮贼者甚多。惟有宣光兴化未降。黎王眷属自黎京失散。各往广西接壤。渡河求救于中国。其词如此。

又粤抚咨开安南国王。嗣孙眷属随从夷目花名册云。阮氏玉素。系黎维祁之母也。阮氏玉端。系黎维祁之妻也。黎维詮三岁。系黎维祁之子也。其有职男子六人。有位妇女六口。随仆童三十六名。其年十月二十七日。富公与提督乌大经。以兵八千往。初元时征安南。以万户李邦宪刘世英领军开道。自永平入安南。每三十里立一寨。六十里置一驿。每一寨一驿。屯军三百。然彼由广西起抵安南近。今云南距之远。乃设二十五台站。运粮四万石。运夫二万名。马二千匹。牛二千头。每台运夫四百名。兵丁廿名。马十匹。余夫余马。以备应接。往来设台。自马白关起。至宣光镇止。共二十台。计程一千一百里。马白属开化。为内地。乃开化司马所治。出关二十里。至达号寨。有小河一道。名咒河。即交址界矣。达号三十里。至都龙。有都龙铜厂。都龙五十里至箐口。崎岖险要。过溪四。箐口三十里至南温河。过溪三。无村落。南温河四十里至竹瓦房。过溪四。路崎岖。竹瓦房五十里至清水河。路崎岖。过溪四。土坡四。清水河六十里至安边。过溪六。不用吊桥。大坡一。安边过渡七十里。至富灵社。路险平不一。无村落。富灵社七十里。至●油。崎岖平坦不一。无村落。●油八十里至●巧。崎岖险要。过溪二十二。石坡二。土坡三。无村落。●巧八十里至平衡。崎岖平坦不一。过溪四。平衡八十里至廊岭。过溪四。无村落。廊岭八十里至大蛮州。过贺长社。贺良社六十里。至贺良下畔。贺良下畔至福安县。●律八十里。●律过大河。至雄异总上畔七十里。雄异总上畔至下畔七十里。异总下畔至宣光镇八十里。宣光镇至黎城。尚有八日程。其地平坦。过渡溜河。与红毛国交口。大河二道。故自马白关至安边二百九十里。自安边至大蛮州四百五十里。自大蛮州至宣光三百六十里。总计一千一百里。先是十月二十八日。督帅孙公。率广西提督许世亨。出镇南关。由谅山进。十一月十

三日。败贼于寿昌江。十五日。抵市球。贼阻富良江。进攻之。贼大溃。二十日。入黎京。定嗣孙维祁位。盖滇师进站时。而安南已平定矣。会有班师之令。明年正月二十一日。撤台回滇。按滇师所以直进无阻者。由黄文通为之开路也。文通为黎氏臣。忠于黎氏。阮之乱。黎国人多叛从阮。文通独为黎氏守。会大兵南征。交通因为滇师开路千余里。师行席。粤师之覆。滇师独得振旅归。非黄文通之功乎。明嘉靖时。莫登庸乱。黎武文渊为黎守。事正与黄文通类。时汪文盛抚滇。谗得之。且为请于朝。赐其父子一门冠带。文渊尽力。进地图。自为向导以进兵。请滇出师。屯莲花滩。以溃其腹心。于是登庸泥首听命。卒存黎氏。赏行于粤。谋出于滇。岂非封疆大臣。实心谋国之力乎。惜乎文通不遇汪公。不能如武文渊得以遂其存黎之志。黎亡而文通父子被诱见杀。全家尽覆。为中国宣力而莫之省忧。不亦哀乎。凡封疆有事。须稽考古来之前。与近代之成案。谋乃出于万全。制驭蛮荒乃得其胜算。莫盛而黎微。宜扶黎以分莫之势。厥后黎强而莫弱。又存莫不许其并吞。两存而俱利。即两敌而相防。蛮人之党既离。不得不各为我边守。以献媚效功。莫与黎之往事。前人既已行之。而今阮与黎。又岂异乎。故制蛮之道。使两家互牵制。不使势归于一家。此皆在成案中。未有检而察之者耳。

请靖遐荒疏乾隆十年

御史彭肇洙

奏为请崇 国体以靖遐荒事。臣本年三月二十日阅邸抄。见云南督臣张允随。奏称云南永顺东南徼外有蛮名卡瓦。其长名蚌筑。自号葫芦国王。不知其所自始。从古不通中国。久慕 天朝德化。因无方物可贡。将境内茂隆山银厂。作为贡献。及现开厂民吴尚贤等所抽课三千七百两零。同耿马宣抚司之叔罕世屏。厂民吴尚贤等。解送输诚。呈到面禀前来。且称茂隆山银厂。自前明开采至今。兴旺不一等情。臣愚以为 圣德覃敷。荒裔内附。只取归化之诚。不在贡物之有无。卡瓦之国。自古无闻。方輿不载。忽为向风慕义。塞输将。此意诚不可鄙。惟是银厂作贡。臣愚不能无疑。窃以为未便。据督臣张允随奏称其地距永昌一十八程。计程而论。去中国尚未二千里。何以不知彼国所自始。又称银厂自前明开采。兴旺不一。既云从古未通中国。前明开采之说。毕竟何据。且内地商民吴尚贤。何以得知彼国。径入开矿。卡瓦即无方物可贡。何以竟将不能随贡之银厂。越界输诚。此中恐有奸商愚算外夷。阳借纳献为名。阴欲居奇射利。所不可知。天下事。多一利。即增一害。若许其献纳银厂。照例抽税。利境一开。毋论商贾游民。奔趋若鹜。凡内地作奸犯科。扞法触网之徒。先得潜窜其中。积聚日多。争夺必起。即成将来边衅。不可不深长虑也。且计每年所抽税课。不及中土一县钱粮。厂地时旺时衰。未定年年可恃。我

皇上议赈议蠲。动以百万。本年现免天下正供。何至抽此戈戈之税于穷徼绝域中乎。臣愚以为卡瓦既愿归诚。惟有加奖赏赐。不拂其心。所献银厂。宜郤而勿受。现呈税课。亦令自为携回。明示圣朝 包荒柔远之度。不在贡献之有无。并 敕下云南督臣。急将商民吴尚贤等掣回。飭令可通卡瓦一带边方。严行禁止。不许内地民人。擅至彼国开采。违者立拿重究。如此。则处治当。 国体昭。边境安。远人服矣。

卷八十八兵政十九苗防

坊苗

魏源

抚苗如抚子。备苗如备疾。御苗堤御水。攻苗鹜攻伏。抚苗道二。文告不与。目不诗书。足不城市。奚知文。奚知告。则聚所欲欤。则去所恶欤。何谓所欲。盐布入于峒。药材出于山。何谓所恶。莠苗不于寨。奸民不入于寨。吏胥不扰于寨。备苗道三。兵哨不与。兵久则蠹。哨久则圯。我以此往。彼以此拒。毋予其距欤。毋芽其势欤。毋酿其渐欤。苗壤不硫磺。奚自而入。入予其距。苗技习鎗矛。睚而。芽其寇。苗俗神巫鬼。椎牛而祭。祭耗其费。抚之善。备之勤。变乃不成。距不夺。芽不刑。渐不惩。狼翼而飞。怒将食人。人曷御之。又曷攻之。御之百里之外。攻之于阻之内。攻之以兵。御之以民。御之之法曰。近其防闲。遥其声势。边墙以限疆界。哨台以守望。炮台以堵敌。堡以聚家室。碉卡以守以战以遏出以截归。边墙亘山涧。哨台中边墙。炮台横其冲。碉堡相其宜。凡制碉堡之法。近石以石。远石以土。外石中土。孔以枪。掘濠以防。碉容五人。堡乃众藏。有三固。矢不洞。火不焚。盗不踰。有三便。族聚故心固。扼要故数敷。犄角故势强。壁坚野清乃可以攻。攻之之法曰。征兵不如募勇。募勇不如土蛮。土蛮不如苗攻苗。习技艺。习登陟。习径路。习虚实。习劳渴。习苗情。攻之之法曰。骑不如步。矢戟不如火枪。山丛径仄。箐密涧曲。故骑射不宜。步利猱捷。枪利仰攻。攻之之法曰。合攻勿如分攻。缓攻勿如速攻。悬深巢不如屯沿边。夫鹜鸟之将击也。必盘空而出不意。其视审。其至捷。有不击。击必中。中必逝。苗窟若狡兔然。专则聚。聚则坚。缓则备。备则延。分攻故不能相顾。来去不测。故备勿及。不株及。故党与离。屯边。故进退如意。声东击西如意。水土粮饷如意。攻之之法曰。因其信鬼而威之。因其贪利而购之。因其仇猜而离之。因其乡导而用之。昔者诸葛武侯之渡泸也。遣李恢将别部而地利明。选哀牢劲卒而卒服习。若夫明殷正茂韩雍陈金蔡经之于獐獠。李化龙朱燮元之于蛮。明张岳 国朝张广泗席尔达之于苗。皆未有一道而成者也。未有不数道数哨。十数道十数哨。夹进互击者也。 大

清之兴也。平地则八旗为一。遇险则各旗为八。兵犹水也。因地而制变。然则馭苗蛮百世师者谁乎。明广西参将沈希仪。希仪之术如之何。曰。抚如子。备如疾。堤御水。鸷攻伏。

修边

傅鼐

从来御边之道。固宜遥为声势。尤宜近为防闲。湖南苗疆。自乙卯用兵以后。将提督分驻辰州花园。添设绥靖镇。保靖改为参将营。干州移驻辰州协。军制整齐。声势称雄焉。而苗路如梳。出没无常。民间风鹤时警。非于沿边民村。筹设屯堡。添建卡碉。则不时窃扰。民不能耕。耕不能获。非计之万全也。抚苗于既平之后则宜宽。防苗于既抚之后则宜密。今三厅自干州交界之木林坪起。至中营所辖之四路口止。筑围墙百数十里。其界画严矣。而又度险扼冲。筹设屯堡。联以碉卡。计凤凰厅境内。共设堡卡碉台八百八十七座。永绥厅境内。汛堡碉楼共一百三十二座。干州厅境内。汛堡卡碉共一百二十一座。古丈坪连保靖县境内。汛堡碉楼共六十九座。各处相其地形。布星罗。遇有声息。数百里柝声相应。咸知警备。其修设之地。关墙则沿山历涧建之。台则择地势冲要处立之。哨台则于关墙之间修之。卡碉屯堡。则因地制宜。其形或为品字。或为一字。或为梅花。无成格也。其修设之制。关墙则近石处用石。远石处用土。坚筑台。则四面用石。中心筑土。哨台则用石砌成。四面各鎗眼。与碉楼同。其修设之用。关墙则以严疆界。台则以为堵截攻战之所。哨台则以为巡逻瞭望之所。屯堡则以为边民聚之所。卡碉则用以守亦用以战。遏逆苗之来。截逆苗之归。均可资也。至于防守之人。则选本地之勇。屯耕本地之田。捍卫本地之民。计凤凰厅勇丁四千名。永千古保四厅县勇丁三千名。分布碉卡。有警则荷戈。无事则秉耒。不出梓里而联络密。防护周矣。然此犹防于外也。善后以来。又添设各寨苗弁。土塘苗兵。互相稽察。是以苗制苗之道也。而养之以叛田占田。则以苗制苗者又以苗养苗。防维密而办理公。彼蠢尔之众。有不安居乐业。投诚向化者哉。

练勇

傅鼐

昔唐韩愈有言。征兵盈万。不如招募三千。言乡勇宜练也。前明戚继光有言。美观则不实用。实用则不美观。言训练宜精也。其在苗疆尤有不容疏者。苗人健捷如飞。非练勇不足以制之。宋史称辰州刺史秦再雄。练土兵三千。皆能披甲渡水。历山飞堞。自是一方义安。无复边患。练勇之效彰彰矣。今三厅自乙卯用兵以来。于沿边营汛之外。屯练七千名。其练之技曰跑刀。曰绑铅瓦跳高。曰爬坡。练登蹶也。曰鸟鎗。曰炮。曰长矛。练远攻也。曰拳棍。曰藤牌。

曰双刀。曰单刀。曰短刀。曰铁尺。练近杀也。其练之丁。则有鎗手刀矛手手之分。而屯弁跟役。亦一体操演。至百总总旗与屯标各弁。于督操之余。亦令习本身技艺。有惰废者。必惩之。其练之时。练勇与屯丁则有异。练勇每年七月开操。至次年四月止。统计操练九十次。辰沅道则每季大操一次。屯丁每年十月开操。至次年正月止。统计操练三十六次。农隙仍不时演习。辰沅道则于正月内大操一次。至于寒暑泥湿。使耐劳苦。于山习步法。于水习涉法。于教场兼习阵法。此又法之不容者。抑思古者简阅。必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因令屯弁率勇丁于暇日听讲武经孝经。每月朔望。听讲 圣谕。盖又有以练其心也。前明戚继光又云。练兵之要先在练将。凡屯弁务令推恩义。一号令。约束坚明。与同甘苦。则勇丁用命。临事皆有实效。钦惟我 皇上轸念边民。 赐定训练章程。于屯弁勤能者拔补。供职者任。废弛者革退。则屯弁皆知奋勉。即勇丁皆可精悍。何患边圉之不靖。黎庶之不安哉。

治苗

傅鼐

湖南红苗。最为犷悍。自乙卯滋事。我 皇上遣师压境。恩威并用。莫不投诚恐后矣。而犬羊之性。叛服无常。当无事而谋久安。惟有以移其习俗。奠其身家。格其心思。苗乃可得而治也。苗俗男女皆蓄发。而性好。矛戟火鎗诸凶器。出入必携。仍其俗则桀悍之风益长而不可制。今则三厅中共缴刀若干。鎗若干。不许更造。而发则不论生熟苗人。皆令薙之。俗又信鬼。多淫祀。每岁各寨中。宰牛延巫。所费不貲。故用歉则性益贪。性益贪则劫夺易起。今则作鬼跳鼓藏诸习。严行禁止。计苗寨中。岁可省牛数万头。岁可省费数十万金。而每岁秋粮。又拨田为之完纳。则耕种所获。祇以自给。而耗费者少矣。至于客民盘剥。差役吓索。历来扰苗之大者。今则于苗民交界处。设集场。限期交易。官弁监之。负贩小民入苗寨者。则有刑。遇有争讼。书差俱禁入寨。令苗弁送两造入城。朝讼夕结。不使牵累。至偷盗细事。责苗弁查拏。机密要事。则令熟员访查。凡干法者置重典。夫如是则苗之身家无扰。苗之心思亦渐驯矣。然不申之以教。恐其心犹未格也。今则添修苗馆若干处。延师训讲。使知孝敬长之道。进退揖让之礼。而其中苗生尤俊秀者。取入书院肄业。使知奋勉。久之。则今日书院之苗生。即可为异日各寨之苗师。以苗训苗。教易入而感动尤神。则礼义兴而匪僻消。苗与汉人无异矣。夫苗异于民。叛服无常。由来旧矣。今一旦习俗移。身家安。心思格。始则内民外苗。贪残革而畏服神。继且即苗即民。畛域化而文教洽。更何必斤斤防范之为事哉。

筹划固至然近日则屯练祇成具文义学尤为虚设矣信乎有治人无治法也

与尹制府论绥理苗疆书

晏斯盛

滇黔苦兵久矣。其素既无以服之。其继皆有所以激之。文武员吏贪利而幸功。苟且一时。断未有能善其后者。彼地险隘而性犷悍。剿固已难。既剿而绥抚之使长治久安尤难。然治安之要。在于得人。得其人而治之安之。则亦无不可久长也。其人务以清静为体。以缜密精明宽大为用。始也制要害而周为之防。继也因习熟而利为之道。斯亦可矣。夫大化之所及。必有其渐。非可以旦夕期。而强驱之以就吾法。以异类之属。本俟气化。而欲以力制。是无异期豺虎之尽为驯虞。力大者或偶一纳诸闲而不觉。至闲之不修。而迫而狎之。必怒爪张牙。所伤实多。尝考禹贡五百里荒服。其三百里蛮。说者曰。蛮之言慢也。谓礼仪简慢。因其俗而治之也。又汉书云。班超为西域都护。甚得众心。超召还。任尚代之。尚谓超曰。君侯在外国三十余年。而小人猥承君后。宜有以教之。超曰。塞外吏士。非孝子顺孙。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观此足知荒服之。亦以知古今之无二道。形势之无两端矣。抑又观兵之为用。必熟练于平日。未可取办于临时。今日之兵。平日皆游手荡闲。骄而且懦。骤而遣之。不堪用命。且处处亏缺。一经遣调。本处辄孤弱无恃。此又未讲于武卫之制也。禹贡绥服五百里。三百里揆文教而外。其二百里奋武。武绥服且奋。况荒服乎。兵师也。师众也。众民也。今固不能如古师田之法。而轨里连乡。内政军令之寄。便宜可用。或于附近苗獠尚须防守之地。固保甲而默修其团练。裕器具。习击刺。晓进退。则有恃无恐。贼亦知所畏避。不敢以逞。久之。此胜彼衰。强弱立判。且良民者。国之本也。爱养未周。饥寒不免。或又苦于官法。惟曰怨咨。则异族之欲向化者。且视为畏途。而更化更难言矣。以黔言之。田少山多。土瘠民贫。又加以夫役之烦。征调之数。不遑耕读。日事奔驰。雇倩充应。典卖不支。清平一路。甚至以额设夫马火牌勘合。俱令土民承当。前令于土民不服者。辄置之法。殊为未便。虽然。此时此事。权宜可也。今既撤兵。暂得休息。有贤有司静而理之。慎防御而平争讼。使得力穡务本。即享无事之福。骤登太平。窃尝总其形势。贵阳安顺遵义。地坦民庶。不减内地。可以永安。大定南笼思南石阡平越。久经缉宁。地形虽险。而人民之繁庶可久。亦不减贵阳诸大郡。镇远黎平都匀思州铜仁。地逼新疆。賑恤其久困之民。驯柔其新定之苗。一意宁谧。而扼制其险要。亦未尝不可以永宁。他如贵阳之定番广顺二州。安顺之镇宁永宁普定三州县。大定之威宁平远二州。南笼之普安安南永丰三州县。民间与苗獠。各有亲串。略宜稽访。亦可以观其出入动静之机。总之地方之安否。惟在亲民之有司勿作无益以害有益。勿规小利而忘大经。勿工于悦上而绌于信民。勿执私见而昧恒理。庶几乎足副大人之训也。虽然难矣。院司道位高而势隔。人心之不同如其面。有

司孰不欲其贤。而不如所期者常八九难矣。虽然。太守者州县之表帅。而上下之枢机也。苟得其人。则州县之承风旨而凜宪法者。可朝令而夕至也。某五月初开考贵阳。六月中竣事。六月二十二至安顺。现在考试两郡生童。与考者俱倍多于前。足覩民间余力。并闻。

陈剿抚古州苗匪疏雍正八年

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

窃查古州三保。地近诸葛大营。而车寨尤逼处营侧。营基乃其旧地。今既就地建营。岂遂帖服。况抚臣张广泗。前往招抚时。原止结以恩惠。并未示以兵威。苗性犬羊。何知信义。为久长计。臣并不能安枕。去岁在黔时。曾面诫张广泗。谓必当相机剿除。以图善后。回滇又切札告之。据覆车寨恭顺。已如内地。实可放心。副将赵之英所禀亦同。臣答云。愚非好杀人者。人所共信。但恐今日不杀少。日后将杀多。反是罪过耳。如果恭顺。何须加兵。其余不恭顺者。则无可姑息。此臣从前札论之节要也。查上江之要隘在来牛。下江之咽喉在溶硐。诸葛营在中权以扼首。尾庆远荔波在两头以作关键。形势所在。应计全局。若一处或纵凶顽。将诸务皆有阻碍。利害不在目前。功过自有 圣鉴。乃诸臣始终信其恭顺。一意姑容。果致有日月等寨之变。臣立即切札抚臣。并严谕军前文武。以古州三保。既未示以军威。亦未晓以法纪。寸铁未缴。一人不杀而骤望其宁帖。无此理。无此事。此番反复固早在意料中。犹不幸中之幸事。今六寨肆恶。其中必有一寨主谋。时刻隐忧者车寨耳。今反以车寨洗白为辞。若无反念。何用洗白。既欲洗白于后。何不出首于先。万勿失此机会。更待后举。凡事务筹久远。断不忍。少有支饰。难固不辞。罪亦不避。倘目前惟图苟安。日后又将有事。即迟至十年二十年。官去身亡。犹有余愧。犹有余恨。续据张钺赵文英等报六寨剿洗后。寨胆落。其滚里一处。有龙早佳沙党祥摆里党鸠分遮胆寨。曾逞凶悍。伏草伤人。随后遵谕料理。查滚里地方。共计七寨。路径既熟。惩创已遍。倘不献凶缴器。洗之甚易。随于初九日撤兵回营。料理车寨。臣随即批飭。车寨为腹心之患。屡经密谕严剿。亦几经筹划。非了无确见者。詎料此报宁帖。彼称恭顺。直信不疑。惟恐多事。不知该文武等。何爱于车寨。始则养痍。继则讳疾。若必欲庇护而听从之者。今且潜为日月六寨之主谋。暗作龙早等寨之羽翼。此实老奸巨猾。决非蠢苗比。若复姑息养奸。终必受其大害。今亦无多言。示剿示抚。听汝等为之。王法无私。军令具在。惟功与罪。其各自取。大约凶器不尽缴。凶寨不尽除。则如何调剂。如何抚绥。恐终为不终年之计。以云善后。则万不可得之数也。随据赵文英等称。车寨苗民自招抚以来。加恩实倍他处。乃该苗外虽恭顺。中怀叵测。前剿定旦时。苗民即有悔错听车寨之语。剿除日月寨。车寨有人助鎗。昨攻中保。擒苗

头。亦供车寨句结情形。龙早寨内。又有车寨之人。今日始知批谕所云。腹心之害不除。则四肢百骸。终不平复。实为深知灼见。前此第据其外貌之恭顺。并不能察其中藏之险恶。目下一面遵谕巡察溶硐滚塘诚伪。一面亲赴上下江。会勘酌议安置。全盘收拾。可望永宁等情。臣随复批饬。以全局未定。难与图成。大害既除。尤须防后。但属军器。必尽勒缴无余。凡有凶顽。必尽严拏正法。老弱幼稚。必分别安插之方。逃散流亡。必审处招集之策。至该寨地址。或分营驻扎。或招集住居。应熟筹妥议。其溶硐虽无抗违。滚塘虽已羸靡。正当察其情形。乘此速为布置。勿以一篲之亏。致废九仞之力。则火种必然。草根致蔓。无事而有事。又将多事矣。臣看得古州等处地方。辽阔险深。界连楚粤。加以强悍富庶。器械具全。故千百年来。皆弃置化外而不能制。今虽仰赖圣主威德。指授精详。剿抚开通。已二三千。前后所收鎗械。亦二万件。然筹度情势。欲其知敬知畏不敢逞凶。纵少有蠢动。随时殄灭。似一二年内尚可以就绪。若欲其知礼让知法度。革心服化。一变驯良。此内地所犹难。即悉心调治。亦非十年不能。伏念臣身受殊知。万难报称。所可以自信者。只此一心。若或草率办理。粉饰苟安。是昧天良。是灭人理。断不敢暴弃至此。但新辟苗疆。约共十余处。计地数千余里。能整顿易。求妥当难。选才干之员犹易。得忠诚之人甚难。惟督抚大吏。或自用聪明。或专虑成败。欲见长而护短。不因事以从人。则虽有贤能。又将不能用。亦且不为所用。臣不揣愚钝。为方隅百年计。念兹全黔。念及滇粤。并念及川楚。辗转筹思。辄彻夜不能寐。私心自誓。惟有矢竭血诚。及身努力。期无负我慈父。以免为罪臣。而凡遇文武僚属。倾吐肺肝。务规以正。望为边疆保障。以备国家任使已耳。

陈綏定苗疆方略札子乾隆元年

杨名时

窃惟驭夷之道。贵在羸靡。服贰之方。务彰诚信。止戈所以为武。惟德足以感人。从未有怨毒猜嫌。而能长久宁帖者。查贵州接壤苗疆地方。生苗在南。汉人在北。而熟苗居其中间。与内地犬牙相错。为汉人佣工雇值。彼此相安。其来已久。若生苗则盘踞深山密箐之中。足迹不入内地。且有熟苗以为捍御。时以官兵威力相恐喝。故生苗亦绝不萌窥伺之想。自开拓苗疆之计行。于是生苗地界。为官兵所驻扎。渐次踞其土地。干戈日寻。而生苗始不得安其所。官兵驻扎之地。山高路阻。水泉不通。食货百无一产。军粮运至山下。官兵接运山上。尚有二三十里之远。劳苦惊惶。妻孥隔绝。而官兵亦不得安其所。百姓改折色为本色。少给脚价。责令运送军粮。费用加倍。终年不息。且每被抄劫。而百姓益不得安其所。至于熟苗之苦累。更有数倍于兵民者。无事时则供挽运

力役。用兵时则为向导前驱。军民待之如奴隶。生苗疾之若寇。官兵胜则生苗乘间抄杀以泄忿。生苗胜而官兵又混行屠戮以冒功。此熟苗之所以愈不得安其所也。窃念开拓苗疆。本欲登斯民于衽席。而竟致官兵百姓。生熟苗人。人人有赴汤蹈火之惨。有识者已决其有不靖之势矣。至速祸而激变约有两端。苗疆本未宁谧。而地方官遽言人尽抒诚。请加赏赐。生苗得赏者十之二三。而不得赏者十居七八。贪心不遂。已生叛心。加以熟苗劳重累深。全无赏赉。愈增怨忿。因而勾结生苗以作乱。至于不可禁御。又从前开疆拓地。止及古州清江等处。而台拱地方。犹在化外。自有司迎合邀功。辄云台拱苗人愿献其地以为官兵安营立汛之所。上司不察。竟议驻兵。而台拱生苗。遂将官兵围困。经两次遣兵救援。悉皆全军覆没。后至生熟苗人合并。因而侵轶内地。往时内地防驻之兵。皆以开拓苗疆之故。大半移驻苗界。而内地反致兵单汛弱。苗人如入空虚之境。兼以道路险易。为熟苗所深悉。无处不被蹂躏。间有就抚熟苗。又被武臣惨戮。甚至卖其妻女。以入私橐。其脱逃者。归告徒党。贼志益坚。人怀必死。多手刃妻女。然后抗拒官兵。以致锋不可当。败屡告。百姓流离死徙。不可胜计。此皆无罪平民。我国家百余年来。休养而生息之者也。目下黔省大臣奏报。度必以苗人殄灭几尽。难民复业过半。苗疆不日底定为辞。然以臣计之。有未可全信者。从来用兵之计。不过曰剿与抚而已。今欲剿则夷方山势陡绝。鸟道仅通一线。一夫据之。百人不敢过。即有时乘其不备。夺险而进。而苗人本无屯积。相率滚箐而走。官兵熟视其去。莫可谁何。凡飞报大捷。多属此类。此剿之所以难也。若欲抚之。则苗人积怨已深。且几番受诬。俱怀疑惧。加以有险可恃。非当万不得已之时。恐不肯轻就笼络。此抚之所以难也。为今日计。唯有下剗切之 诏。布宽大之 恩。弃苗疆而不取。将重兵驻内地。修筑城垣。于要害处所增立壁垒。屹立互峙。碁布星罗。俾民有可依。兵有可守。贼来则互相应援。协力擒捕。贼去则分兵扑灭。勿事穷追。再悬赏格。以购渠魁。而胁从罔治。有能擒缚首恶投诚。及所犯本轻。而率众归顺。或邻近苗人。奋勇杀贼。验明首功者。皆给与土官世袭。分管其地。一面加意抚绥熟苗。勿使为生苗所劫掠。为官兵所欺凌。如此调剂。生苗得所栖托。熟苗又荷生全。自当俛首帖心。抒诚向化。若因循修饰。臣恐兵端不能遽息。糜饷劳民。终非柔远宁边之善策也。

此鄂公去滇后官吏办理不善以致激变之情形也故附之文端诸疏后。以见非常之原不但创始难善后尤难然因此遂欲尽弃前功复还苗地是则因噎废食矣迄今百年来黔滇安堵人人服文端之功而后知远大之猷固事久论定也

答齐总兵书广西通志

金

接教暨文武各禀初十进攻情形。虽未剿灭贼巢。而我兵军威稍振矣。前以标弁回省。面禀邓横情形。按图筹划。为攻围二策。或可少补千虑之一。兹者邓横东西南三面俱筑围墙。此诚令其粮尽自毙之计。但闻日落紧闭营门。天明信方开。夜间任贼披猖来往。此大不可。按贼寨北面临河。贼若无粮。必于此间渡河搬运。寨中之粮未尽。寨外之粮复来。贼何由毙。虽围无益。若云唇齿相依。归罪于别村别寨之私卖。独不思重兵压临其地。尚敢无忌肆行。则别村别寨。有不畏之如虎。唯命是从者乎。此未可专咎之私卖也。据仆之愚。应于北河一带。每夜添设巡兵三百名。逐营逐夜。轮班更换。以均劳逸。该兵若干。给与号令。设遇贼人渡河搬粮者。即声号截杀。该班营将领兵。即刻策应。误者处以军法。至于三面围墙之外。亦应量地远近。计兵多寡。分段拨兵巡瞭。以防排墙搬运之事。设有纵逸。责有攸归。此困围绝粮之策也。查得贼寨形如品字。名曰三贯。外竹内塘。今复备御两月。益加完固。初十之合攻。将可谓勇。兵可谓锐。抢夺台。进逼贼寨三四次。可称竭力用命矣。奈贼徒潜藏墙内。暗放鎗标。路径窄狭。官兵不能成列而进。当先者受伤。在后者无从措手。竭合攻而不能破者。当实限于地势之不便耳。为今之计。其外层竹围须用火攻。虽系青箐。若多堆干柴。火力即大。必能焚烧。其隔墙土墙虽坚。若大逼近施放。自可洞墙彻屋。进攻之兵不必过多。多实无所用力。亦不必令合攻。合则兵力不继。今查现在官兵三千四百余名。土兵二千六百余名。以官兵三千计算。分为三班。每一日一千名为一班。内拨五百。先从四甲尽力进攻。因四甲寨旁有黄土小坡。平衍可窥寨内。若夺得此坡。鎗迭施。便于攻取。而进攻之法。应将制军所发挡牌数十面。尽行浸湿。一人扛牌。一人扶把。排列先行。刀手鎗手。错杂随牌以进。只用进步排鎗。从牌隙打出。然必见贼而后放鎗。切不可似平日演习连环。随手向空施放。使贼避我鎗。而贼鎗反出我之不意。若贼寨有紧要台。须将送到之定南专击。台之贼不得存身。则台之近者可夺。远者无用矣。再将土兵亦分三班。拨三百名。令抬大。挑干柴。多带搬墙器械。跟随在后。遇竹便烧。遇墙便拆。遇栅便斫。遇塘濠不能渡者。一面令兵或拆墙填濠。或斫竹搭桥。一面抬驾大。攻打隔塘之墙屋。凡有贼寨墙孔。可以放鎗伤我之处。官兵即将挡牌救护。使土兵得以放胆用力。总之不烧其竹。不拆其墙。不火其屋。不填其塘。贼有藏身之所。兵无立足之地。终难成功。必须逐步攻打即逐步拆毁。逐层攻打即逐层拆毁。自然渐次逼入。若能攻破门甲。官兵即便驻扎其中。势如破竹矣。此外五百名内拨一百名。带土兵一百名。向六甲。又拨一百名带土兵一百名。向九甲。遥为牵制。以夺其势。其余三百名。令果敢将帅统率。前后应援。再令能员居高瞭望。若六甲九甲。果可乘虚而入。则举动号旗。牵制之兵可进取。援应之兵亦即协攻。夫兵既分作三班。三

日轮攻一次。我兵有休养之期。贼徒无喘息之候。若贼每日如此躲藏。官兵每日如此攻击。不过旬日。破之必矣。若贼情极势穷。拌命决死。官兵更可并力杀贼。以洗前耻。此攻战寸进尺取之策也。至于言不尽意。惟赖临时调剂。布置得宜。若止骤然竭力一攻。攻不能进。进即退出。遂撑目以俟。迁延时日。师老兵疲。岂计之得哉。仆非泛论攻围之法。乃就邓横形势。再三筹划。恐舍此不能破此寨。且二策必须并用。围则截其外援。粮尽自毙。固可计日而待。攻则毁其巢穴。躲藏无窟。更可立绝其命。况官兵一日进攻。两日歇息。贼易破而兵不劳。望速用以试其可。

进剿义宁逆苗条议乾隆 年

杨锡绂

窃照义邑苗猺。悖叛不法。宪台调兵进剿。并定议分兵三路。一石村。一龙胜。一贝子堡。同时并进。使贼势分力弱。区区小丑。蚁合蜂聚。釜底游魂。行见立膏斧钺。顾克敌之谋。在图其要领。谨据一得之愚。为宪台陈之。查石村一路。为贼众聚集并力死拒之地。故我兵四千。相持一月。尚不能取胜。今奉宪台指画。令贝子龙胜两路俱进。以散其附和。孤其并力。即所以筹石村也。然兵至四千。遂终日深沟高垒而已乎。夫兵论强弱。不论众寡。在用之何如耳。以石村近日禀报情形而论。初二日之挫。则以搜箐深路。猝然遇伏。诸将不相顾援也。十五日之挫。则以进据山梁。贼众来薄。我兵人无志也。非贼之火药多于我之火药也。非贼之器械精于我之器械也。非我已安详谋定。中坚两翼。井井有条。奇正相角。再接再厉。而见其彼强我弱也。且苗猺男女服饰不异。动则妻儿子女俱随。又大兵之声势未张。即愿降村寨。亦迫于凶恶之势。而姑且附和。以徐观其胜负。则军前之所谓漫山遍野。整千成万者。安知不系老妻幼子俱在其内乎。安知不有愿降村寨。亦姑助之摇旗呼噪乎。况此等凶顽。究系汉奸煽惑。致成骑虎之势。非真有图大事谋不轨之心也。得意则附。失意则离。非真有众志成城。固结莫解之势也。我兵一战而胜。则散其十之一。再战而胜。则散十之二三。三战而胜。则散其十之四五矣。闻十八日之举。我兵小胜。即有地林等寨七头人。来营投诚。此非其明验乎。但此时官兵拘于众寡之形。人多怯志。即诸将多非久历行间之人。少成算。欲挫凶恶之威。须鼓我兵之气。欲鼓我兵之气。莫如于乡勇士兵之中。挑选敢死之士二百人为我军先锋。其挑选之法。悬以重赏。誓以必死。杀贼再与重赏拔补。不测。许以厚恤其家。其用之之法。毋论凶苗来犯。或我兵进攻头队。令官兵施放鎗炮。即令此敢死之士随之。敌少懈。或近前直犯。领兵之员。即麾敢死之士。人持顺刀或标鎗。并力前进。直刺直砍。而大兵继之。稍有退怯者。即斩以徇。夫一人拚命。百夫辟易。况数百人奋不顾身乎。如此而战。未有不胜。一胜而我兵之

气作。再胜而我数千之师皆敢死矣。贼虽数万计。一月可尽灭也。

粤省训练乡勇疏

杨锡绂

奉部议。广西猺獞杂处。山深箐密。又连接邻省诸苗。易于滋事。是以各州县旧有乡勇之处。多因逼近苗疆。其土著民人。能惯悉苗情。周知路径。是以训练乡勇。以为协助兵壮之用。今该布政使奏称通省州县乡勇。有已经训练者。亦有一名俱无者。请于通省州县。俱令训练乡勇。其硝磺饭食之需。于盐羨公项给发等语。查训练乡勇。皆系民间自行团练。地方官弁。但司督率稽查。若如所奏量给充公银两。则与向来乡勇之例。殊不画一。且训练之处。必其地邻接苗寨。方为有益。若并非苗人逼近之所。概为添设。亦属虚文。应将该布政使所奏。交与该省督抚详悉查明。不必拘定通省州县。但果系苗疆地方。实在应行添设之处。仍照向来训练乡勇之例。速奏明办理可也。乾隆八年正月二十八日。奉 旨依议钦此。臣等钦遵。飭司移行各道府州详查去后。兹据藩臬二司查明酌议前来。臣等查粤西僻处边隅。苗猺土獞。杂错而居。此辈生性蛮野。动辄仇杀相寻。是以向来地方居民。多自设乡勇。以为防卫。其中有堡卒耕兵隘丁狼兵土丁名色不等。均之皆乡勇也。凡此选当乡勇堡卒狼兵隘丁耕兵土丁之人。或有公遗田亩。充其役者即食其田。或村寨相沿。资其力者即公其养。大约无事则把守隘口。捍卫庄村。有事则差遣委用。听于州县。由来已久。亦不知起于何时。迨我 国家承平日久。重熙累洽。苗猺土獞。渐知畏法。此项乡勇人等。遂不无人数不足。及老弱应役之弊。至于州县官。或有循乎向例。每岁冬间。调集操练奖赏一次者。亦有向不操练。即因仍其旧者。此布政使唐绥祖所以有请一体团练之奏也。但所属州县。有逼近苗獞与不逼苗獞之分。而乡勇原系民间自行团练。亦可毋庸另给充公银两。以为修理器械及入城饭食之需。诚有如大学士所议者。臣等查粤西所属。如临桂灵川兴安永宁永福全州永安恭城贺县修仁岑溪桂平贵县宣化隆安横州永康雒容柳城罗城融县来宾宜山思恩东兰上林迁江西隆凌云天保归顺郁林博白北流陆川兴业等三十六州县。或乡勇。或堡卒。或耕兵。或隘丁。或狼兵。或土丁。多寡不等。原有设立。今当飭令各州县官汰其老弱。补以精壮。毋得缺额。及再以老弱冒滥。如富川苍梧怀集平南武宣上思养利左州崇善宁明马平怀远象州天河河池武缘西林等十七州县。或系逼近苗獞。或系边隘要区。向俱未设乡勇。今已飭令酌量扼要村寨。量行设立。有据报业已选充。报有名数者。有现在选充。陆续具报者。应俟设立齐足之日。造册报查。如义宁一县。虽近苗寨。但龙胜以内。已经设协安兵。又阳朔灌阳平乐荔浦昭平藤县容县永新宁宾州奉议等十一州县。皆非逼近苗獞。应遵照大学士等原议。俱毋庸设立。此项乡勇。原有额设州县。其所

食公田。及公给口粮。一仍其旧。毋事更张。其新议设立者。应令仿照邻近州县公给口粮之例。听民自行办理。至于训练之处。州县向例冬间传集操练者。应仍其旧。其有向不操练。及今次始行议设者。当令州县于冬间农隙之时。近城者传集操练一次。其远乡。或因公下乡之便。就近操练。或委捕巡官查点操练一次。亦不必会同营汛。其技艺可观者。令州县官酌量捐赏酒食花红。以示鼓励。至或地方有事。应行调遣。随同官兵协剿。则照土兵之例。给与盐菜口粮。事竣分别奖赏。又地方官训练乡勇。原系分所应为。若非亲历行间。即乡勇剿捕有功。亦可毋庸请予议。总之乡勇之设。系为居民捍卫起见。地方官止当鼓励稽查。而不必过为繁扰。则应役者不致有名无实。而乡勇与居民。均得安于耕凿之常矣。

乙丙湖贵征苗记

魏源

呜呼。以予所闻乾隆六十年红苗之役。与当时奏牍颇殊云。初苗未变也。畏隶如官。官如神。兵民利焉。百户外委利焉。司土者利焉。永绥厅勾补苗讼窃牛于官。而阖寨为病。遂激石满宜之乱。虽旋扑灭。而苗祸已胚。苗积忿永绥尤甚。始厅设苗巢。城外寸地皆苗。不数十年尽民地。兽穷则啮。于是奸苗倡逐客民。复故地。而寨争杀。百户响应矣。乙卯正月。贵州铜仁府苗石柳邓。妖煽其党。官捕之。遂叛。焚掠松桃厅正大营。湖南永绥黄瓜寨石三保应之。永绥副将伊萨纳。同知彭凤尧。以兵六百往捕。狃于勾补之役也。责苗缚献。而镇筴镇总兵明安图。亦以兵八百。携绳索以往。会营鸭西。夜苗忽数千焚鸭西汹汹。而军中止短兵。无火鎗。且镇筴苗吴半生吴陇登吴八月。及干州三岔坪苗同蠢动。火光照百十里。镇筴路绝。遂议饵苗向永绥。讲且行。而沿途益集。又从苗给。尽释兵仗。明安图等束手死焉。脱者数人。时二十三日也。遂围永绥。而干州镇筴苗亦同日各围其城。永绥城仅余兵二百。士民自婴城守。干州本土城。游击陈纶又以营兵遁。明日遂陷。同知宋如椿死之。贵州总兵珠隆阿亦被围正大营。苗疆大震。二月 诏云贵总督忠锐嘉勇公福康安。四川总督和琳。及湖广督抚合兵讨之。复命侍卫额勒登保德楞泰。往赞军务。福康安既解嗅脑松桃大营诸围。招抚各寨。三月。贵州苗略定。和琳亦定秀山县苗。以总兵袁国璜守栅门。而自会福康安于松桃。乃遣总兵花连布将精兵三千援永绥。三月十一日。连战至城外。围解。而湖南提督刘君辅亦以兵二千。自保靖与总兵张廷彦合攻永绥西北。苗据花园。断浮桥以拒。刘君辅结筏渡。破斩数百。遂复花园。守以张廷彦。而自攻隆团鸭保转入。花刘二将。苗并惮之。曰花虎黑虎。刘髯黑云。福康安大军。亦于四月十三日至永绥。进剿黄瓜寨巢穴。而苗旋阻鸭保。饷道不通。花连布乃护贵州粮以饷永绥。中途遇伏几殆。适

大军遣救至。得免。时湖广两总督。一毕沅驻辰州总军需。而统兵镇筸。是月以兵六千由泸溪以复干州。遇苗苟拜岩。急匿辎重中以遁。众土崩。苗乘势四面躡。仅身免。顾以杀贼无算闻。诏旨稍奖之。而仍责曰。胡不乘胜追北。而回守空城。盖明见万里外矣。自是无敢东路进者。而贼久踞干州。遂出泸溪巴斗山。大焚浦市。分寇泸溪麻阳东北。复逼镇筸。福宁请急调荆州满兵二千前来。而按察使阿者驻镇筸。方日以诘捕汉奸为事。兵日擒良民邀赏。而苗出入横行。顾无谁何者。五月。荆州将军观成至。始下令止之。刘君辅在永绥。则提孤军欲复通鸭保。中途冒围数重。突杀出。几不免。及隆团。始遇袁国璜张廷彦援兵。乃保隆团。而鸭保饷道复塞。永绥处生苗窠奥。北保靖。西松桃。南镇筸。东干州。而贼巢则平陇鸭。保左右营。各寨介四厅间。皆迭嶂岖险。惟镇筸一路。声势四接。由泸溪进干州仅九十里。而福康安和琳由贵州来。遽从铜仁正大营穿深巢往干州。道既险远。而刘君辅所请五路进兵策亦不用。苗遂专伺大营所向。据险死拒。而各营兵非奉令又不得自为战。故贼益张。及刘君辅隔隆团苗。遂复围永绥。昼夜急攻。两月余。副将富志那遣告急大营。连数十辈不达。最后达二卒。始遣四川提督穆克登阿往援。苗并力拒援兵。而刘君辅亦遂由隆团转战入。八月。围始复解。而竟无奏牒云。

苗叛时惟沿边土蛮不从乱。土蛮者。故土司遗民也。聚众自保。苗甚惮。有言其头目张廷仲不轨者。既而得白。遂讨贼自效。自后永顺保靖无虞。得其力。刘君辅花园之战。亦以土蛮三百陷阵。其明年竟购保靖蛮诱禽石三保云。而大军自四月克黄瓜寨。五月六月阻大乌草河不进。七月。渡大乌草河。抵古丈坪。八月。奏克乌龙岩杨柳坪。而吴八月据平陇。遂称吴王。自石氏起事。巢穴旋破。至是而吴氏复称吴三桂后。妖煽远近。平陇党转盛。石三保石柳邓皆附之。于是九月下诏暴诸苗罪状。晋封福康安贝子。和琳一等宣勇伯。以风励将士。十月。奏克毛豆塘。摩手寨。龙角碛。进牛练塘。围鸭保。距平陇贼巢七十里。时苗酋皆许官爵花翎。散苗优以金钱。吴陇登亦许禽吴八月自效。然吴八月子廷礼廷义。复与陇登仇杀。负嵎自若。十一月。奏克水营天星寨。十二月。奏克擒头坡。嘉庆元年正月。奏克连营山。二月。奏克壁多山。高吉陀。三月。奏克两叉溪。平逆坳。四月。奏克长吉山。结石冈。距平陇三十里。而诏责复干州城。遂指干州。去冬以贼并力距大军。始令镇筸总兵袁敏等由泸溪进干州。与大军犄角。兵至丑坨。以大帅欲专干州功。阻河溪不进。而刘君辅失大帅。意亦束手不得展尺寸。至是七省官兵持久一载余矣。始既奏贼么么不足数。及老师旷日。则频以大雨山水暴发为辞。而饷道崎岖。先后益兵数万。降苗受官弁百余人。月给盐粮银者数万人。旋抚旋叛。军士不习水土

。中暑毒死日众。数省转输。费巨万计。而 朝廷焦劳。日盼捷书。 敕询
络绎不绝。五月。大学士贝子福康安。卒于子岩。赠郡王衔。谥文襄。六月。
和琳复干州。使额勒登保等进攻平陇。而自与毕沅福宁及巡抚姜晟等。遂奏善
后章程六事。大都民地归民。苗地归苗。尽撤旧设营汛。分授降苗官弁羁縻之。
惟购收枪械一事颇关系而议旋寝。及嘉庆十年。兵备道傅鼐。始按寨勒缴四
万余件云。而和琳亦八月卒于军。赠一等宣勇公。额勒登保既偪平陇。贼渐蹙
。至是。嗣和琳任。又 诏将军明亮自湖北往会之。以鄂辉代刘君辅。九月
。大兵夺平陇隘口。而毕沅已力请罢兵。三省教匪方起。四川达州既未扑灭。
花连布又讨贵州铜仁。贼战死而湖北尤猖獗。毕沅无如何。则欲移苗疆诸将兵
讨之。 诏书切责不许。十二月。大军斩石柳邓父子。及吴廷义等。于是遂
封额勒登保威勇侯。明亮襄勇伯。德楞泰继勇子。余进级有差。时镇筸黑苗。
犹多未大兵。额勒登保与穆克登阿。分略余党。而教匪日炽。明年三月遂班师
。明亮赴达州。额勒登保移征湖北矣。官兵二万分防。令提督鄂辉驻辰州。及
新设绥靖镇总兵魁保。镇筸镇总兵富志那。分领之。裁土塘苗兵三万七千。月
给盐粮银如故。毕沅姜晟。一意主抚。而边无宁日。则凤凰厅同知傅鼐。募勇
修碉。悉力御之。及嘉庆四年。黑苗寇边。事闻。于是 皇上下诏曰。楚苗
已奏戡定。何匪苗吴陈受复敢纠众犯边十余次。不法已极。可见前此福康安和
琳办理。止是将就了事。其实何尝底定。自是湖贵复屡用兵。至嘉庆十年始靖
。皆傅鼐总理边务功。鼐复某总督书曰。三苗自古叛服靡常。治之惟剿抚两端
。叛则先剿后抚。威克厥爱。乃济。迺者楚苗之役。和福二公以七省官兵。拏
伐二载。而未底定何哉。论者谓始则恃搏象之力搏兔。以为功成。指顾而无暇
总全局以商定算。继则孤军深入苗巢。前坚后险。实有羝羊触藩之势。兵顿乌
草河牛练塘九龙沟者俱屡月。不得已广行招纳。归咎于民之争占滋衅。尽撤苗
巢营汛四十八处。以期释怨罢兵。不图苗人如豢贪狼。养骄子。大功未就。相
继志而歿。踵其后者。承士卒之疲劳。国帑之糜费。又值川楚事急。仓皇移师
北去。是以苗志得气盈。鸱张鱼烂。不可收拾。而大兵既罢。势难再议兴戎。
鼐思民弱则苗强。民强则苗弱。因而卫民以壮其气。练勇以摧其锋。驾驭以伸
其信。鸱剿以威其凶。碉堡既成。我壙斯固。坚壁清野。无可觊觎。而后入其
穴。扼其颐。夺其距。歼其魁。稂莠渐除。良善乃怡。此又嘉庆二载来办理情
形也。傅鼐之任凤凰厅同知也。以前禽苗酋吴半生功。别有传。

据嘉庆四年有苗疆何尝底定前此办理诸臣将就了事之 谕旨故作是篇此
旨亦在修方略之后也

湖南按察使赠巡抚傅鼐传

魏源

傅鼐字重庵。浙江山阴人。祖体仁。江西万安县知县。父兆东。四川南部县典史。始鼐以府经历仕云南也。猺夷扰边。威远厅屡戕同知。大吏以鼐往图之。乾隆五十九年。以馘猺二百余功。擢知宁洱县。明年。从云贵总督大学士嘉勇贝子福康安讨贵州湖南红苗。复以计擒酋吴半生功。赐花翎。以同知直隶州用。旋丁母忧。以金革夺情。嘉庆元年冬。授凤凰厅同知。厅治镇筸。当苗冲。户窜亡。而明年春。大兵已移征湖北教匪。月给降苗盐粮银羁縻之。而氛愈恶。借口前宜勇伯和琳苗地归苗之约。遂蔓延三厅地。司事者至倡以苗为民之议。议尽应其求。鼐知愈抚且愈骄。而兵罢难再动。且方民弱苗强也。乃日招流亡。附郭栖之。团其丁壮。而碉其要害。十余碉则堡之。年余。犄角渐密。苗妨出没。遂死力攻阻。鼐以乡勇东西援救。战且修。其修之之法。曰近其防闲。遥其声势。边墙以限疆界。哨台以守望。台以堵敌。堡以聚家室。碉卡以守以战。以遏出。以截归。边墙亘山涧。哨台中边墙。台横其冲。碉堡相其宜。凡制数者。近石以石。远石以土。外石中土。孔以枪。掘濠以防。又日申戒其民曰勉为之。是有三利。矢不入。火不焚。盗不踰。有三便。族聚故心固。扼要故数敷。犄角故势强。民竞以劝。百堵皆作。而三年苗大出。焚掠下五峒。大吏将中鼐开边衅罪。又兵备道某者。阿意吝出纳。以旁掣之。事且败。会四年镇筸黑苗吴陈受众数千犯边。于事有苗疆何尝底定之 诏。责巡抚姜晟严首贼。鼐为禽之。始奏加知府衔俸。是年碉堡成。明年边墙百余里亦竣。苗并不能乘晦雾潜出没。每哨台举铙角。则知有警。妇女牲畜立归堡。环数十里戒严。于是守固矣可以战。时镇筸左右营黑苗最患边。适谍晒金塘驍苗悉出掠泸溪。即夜三路捣焚其巢。复回要伏苟拜岩。大歼之。苗气始夺。六年而贵州变起。湖南环苗东南北三面七百余里。其西面二百余里之贵州边。尚未修备。故石峴苗复思狡逞。煽十四寨。并附近湖南苗以叛。鼐以乡勇千五百驰赴铜仁。而贵州巡抚伊桑阿至。叱其越境要功。遂以招抚戡定奏。回贵阳。时首逆枪械皆未缴。各寨方沸然。边民赴愬云贵总督琅玕。琅玕至。急檄鼐会剿。三日尽破诸寨。其破崖屯沟也。前两路贼皆垒石守。鼐使贵州兵攻其前。而自领乡勇夜探山后径。猿引上。黎明始达。天降。火寨起。贵州兵望之。亦奋呼夺隘。遂连破五巢。其破上下潮也。万山一峡。苗以死守。乃夜分贵州兵左右裹山围之。而亲督乡勇黎明攻峡。至晡。破之。追逼其寨。驍苗方迎死战。即分兵火寨。上潮溃而下潮亦望风溃。又为守隘贵州兵禽斩。前后歼苗二千余。三日。扫穴平。仿湖南法建碉堡守之。而伊桑阿冒功误边罪。为新巡抚初彭龄劾伏法。鼐遂奉 旨总理边务。始鼐议迁永绥城于花园。副将营于茶洞。而贵州亦藉永绥声援。重其移。鼐屡陈督抚益力。至是 诏琅玕查奏。鼐再赴铜仁。面陈永绥孤悬苗巢。形釜底。自元年尽撤营汛后。城以外即苗地。有三难二可

虑。并请于贵州边设螺蛳堡。移湖南守备戍之。助弹压。琅玕乃奏移驻是。七年九月遂移之。既而其城苗争占。弥月枪闻黔境。鼐以乡勇数百深入。忽远近苗大集。急上据吉多寨。苗数重环之。统相继。鼐以奇计穿围去。苗疑不敢逼。然自此遂议缴枪械以绝其牙距。其抗命者。则复有永绥生苗凤凰黑苗之剿矣。

初。永绥以厅城掣肘。从未深入其巢。果抗缴枪械。而积恶石宗四等。并阻丈田土。复纠数千苗大猖獗。而是时厅已移出。且分驻形势地。又得贵州螺蛳堡可驻兵。遂立以乡勇千余。苗兵二千。败之夯都河。使永绥镇营兵扼后路。而自分兵进攻。连烧六寨。乘胜穷追。至阳孟冈。严寒。山路凌竞。方少息。忽五鼓万苗突至。跳起挥兵御之。时火药余数十觔。而后路既绝。苗四面急攻。铙发如雷。势岌岌。会雨霰杂下。苗绳硝湿。枪冻。比晓。我兵乃刀槊并前。人自为战。鏖至山后。斩堕溺死二千余。生擒石宗四。明春正月。移兵螺蛳堡。连剿破口漏鱼补抽等寨。焚巢破卵。是役也。贼起事即戕良苗。故鼐得以驱策苗兵。深入转战月余。破寨十六。获枪刀矛三千有奇。余寨乞命降。永绥苗一举平。此后惟高都两头羊役。遂不复用兵。二寨皆凤凰深巢天险。各寨缴兵后。犹负固。至是。皆乘雨夜晦蒙袭之。悬径出奇而后破。其贵州苗未缴枪械者。亦发印谕五十道。遍檄黔寨。咸震迭无敢抗。时嘉庆十一年也。初乾隆乙卯。嘉勇贝子征苗。时川湖贵广重兵环境。有进康熙五路平苗策者不用。故苗得并力拒大军。鼐则侦谍然。声东击西然。其去忽然。苗各自守。则党日离。不测则情益绌。从来备西北边。莫善于李牧一大创之之法。御流寇莫如坚壁清野法。而惩苗则莫如沈希仪鹞剿法。鼐专用之。大小百战。歼苗万计。追出良民五千口。良苗千余口。而所用不过乡兵数千。则惟训练有过人者。大都苗疆用兵异他地。重山深壑。奥复巘峭。而苗獠腾兽。募如平地。此一长也。地不可容大众。其进无部伍行列。退则鸟兽窜。冈回箐邃。贼忽中发。内暗外明。猝不防及。此二长也。铙锐以长。随山起伏。命中莫当。惟腰绳药。无重衣装。此三长也。鼐因苗地。用苗技。先囊沙轻走以习步。仿造苗枪。立上中下三的。以习俯击仰攻。临敌则亦不方阵进。呼聚啸散。无异以苗攻苗。又苗兼挟利刀。乘我火器甫发来戕。因兼习藤牌闪跃法。狭路则短兵制之。彼横蛮则趯捷胜之。每战还。必严汰。数年始得精兵千。号飞队。优养勤练而严节制之。行山涧风雨而行列不乱。遗货载道无反顾者。共甘苦若妻子。哭阵亡若子弟。报公愤如私仇。而乡兵明地利。习苗情。又多被祸同仇之人。是以致死如一。十年剿永绥苗事闻。

诏各省督抚提镇。以公练乡勇法练官兵。宋史称辰州土官秦再雄练土兵三千。皆披甲渡水历山飞堞。遂一方无边患。故详着之。俾司苗疆者有考焉。至其屯田一事。与修边御苗错举。皆于十年歳事。其始不

无广占民田。以权利害轻重。及事定。民争复业。屡有讼言。于是议者人异词。余独载鼐上巡抚高杞书曰。防边之道。兵民相辅。兵卫民。民实屯。有村堡以资生聚。必有碉卡以固防维。迺者贵州巡抚初公。奏商均田一事。请陈利害情形而效其说。湖南苗疆。环以凤凰永绥干州古丈坪保靖五厅县。犬牙相错。其营汛相距或三四里。或五六七八里。故元年班师后。苗云扰波溃如故。维时鼐竭心筹之。无出碉堡为上。遂募丁壮子弟数千。以与匪苗从事。来痛击。去修边。前戈矛。后邪许。得险即守。寸步而前。而后苗锐挫望绝。薪烬焰熄。堤塞水止。然湖南乙卯二载用兵来。已耗帑金七百余万。国家经费有常。而顽苗叛服无定。募勇不得不散。则碉堡不得不虚。后患不得不虞。则自图不得不亟。通力合作。且耕且战。所以招亡拯患于始也。均田屯丁。自养自卫。所以一劳永逸于终也。

相其距苗远近。碉堡疏密。为田亩多少。凤凰厅碉堡八百。需丁四千轮守。并千人备战。共需田三万余亩。干州厅碉堡九十余。守丁八百。屯田三千余亩。保靖县碉堡四十余。守丁三百。屯田千五百余亩。古丈坪厅苗驯。止设碉堡十余。守丁百。屯田五百余亩。永绥厅新建碉堡百余。勇丁二千。亦屯田万余亩。而后边无余隙。各环苗以成圈围之势。峻国防省国计也。异族偏处。非碉堡无以固。碉堡非勇丁无以守。勇丁非田亩无以贍。在边民濒近锋镝。固愿割世业而保身家。即后路同资屏蔽。亦乐损有余以补不足。况所募土丁。匪其子弟。则其亲族。而距边稍远者。则仍佃本户输租。视古来屯戍。以客卒土民杂处者。势燕越矣。与一旦散数千骁健无业子弟流为盗贼为无赖。何如收驾轻就熟之用而不费大帑一钱。稽之古效则如彼。筹之今势则如此。惟执事裁之。其坚持定议者。大指如此也。积久制益密。田益辟。则又有出前议外者。于是垦沿边隙地二万亩。曰官垦田。又赎苗质民田万余亩。曰官赎田。以备补助。济折耗。以廩屯官。授屯长。以给老幼丁。赏练勇。暨岁修城堡。暨神祠学校养济院育婴堂费。百务并举。而苗占田三万五千余亩。亦以兵勒出屯。效力苗兵五千。其苗弁复自呈七千余亩为经费。以苗养苗。即以苗制苗。于五年陈屯政三十四事。十年陈经久八事。十二年复陈未尽七事。大抵其经费田。皆佃租变价者。其屯丁田。则附碉躬耕者。其训练与农隙讲武。则屯守备掌之以辖于兵备道者。使兵农为一以相卫。使民苗为二以相安。故约官与兵民曰。毋擅入苗寨。毋擅役苗夫。约苗曰。毋巫鬼椎牛饮以靡财。毋挟枪矛寻睡酿衅。则永永不穷且变。遂同学校。同考试。呜呼。其善深长思矣。雍正间。张尚书广泗。改黔粤苗归流。设九卫军屯法。以经略督抚之权行之。故帖帖无异议。鼐区区守土臣。未领县官斗粮尺兵。所事大吏。不掣其肘。即已幸。徒自奋于齟齬拮据中。独为其难。即其始欲不借屯以养丁。继不长屯以安。乌合数千众其可得乎

。后之君子设身以处之。综其始末。揆其利害。而知用心苦矣。十三年屯务竣。入覲。诏曰。国家治民以官。任官以人。辰沅永靖兵备道傅鼐。专司苗疆。十有余载。锄莠安良。除弊兴利。置碉堡千有余所。屯田十有二万余亩。收恤流民十万余户。屯兵练勇八千人。追缴苗寨兵器四万余件。复勤恳化导。设书院六。义学百。迩苗駸駸向学。吁求考试。遂已革面革心。朕久闻其任劳任怨。不顾身家。悉心筹划。臻斯完善。特因未识其人。尚未特沛恩施。今日召见。果安详谄练。明白诚实。洵杰出之才。堪为封疆保障。若天下吏咸若是。何患政治不日有起色。其即加按察使衔。用风有位。明年。授湖南按察使司按察使。以苗弁兵民吁。命每秋一赴苗疆。慰边人思。鼐之在苗疆也。日不暇给。门一木甌。诉者投满其中。夜归。倒出阅之。黎明升堂。剖决尽。兵民以事至。直至榻前。及为按察使。一如同知。时下无壅情。故事无不举。十五年。兼权湖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十六年。复入覲。天子方将擢鼐巡抚。以大福湖南民。而六月卒于官。事闻。震悼。赠巡抚。赐祭葬。敕祀名宦祠。并许苗疆专祠。呜呼。捍大灾。御大患。有功德于民者矣。鼐年五十有四。嗣子端弼幼。故未有碑状。嗣兵备道者。桐城姚兴洁礼予纂屯防志。凤凰厅志。志例当有传。乃传。论曰。方鼐之基于大吏以倚龔也。则镇筸镇总兵富志那实保全之云。又举岁给降苗十余万金以委之。故鼐得以豢苗者蹙苗。富志那从征大小金川。习知山碉设险之利。鼐实从受之。卒以成功。仁人利溥哉。二妾寡居。粥不给。而议鼐者汔今閤閤焉。吁。北山劳大夫所为太息者也。

平黎立县议粤东文海

何绛

自朝廷大吏。以至百执宰。皆有过人之量。以存其体统。其间宽狭安勉或不同。未有趋利如鹜。甚而迫之以威力。必恣其所取然后已焉。此宜匹夫匹妇之所羞。况天子以天覆地载为心。而亦屑为之乎。今琼府所领十州县。即古之珠儋耳地也。地方千余里。峙其中者。为黎母山。其山不知何许。十三州县。环山而居者也。望黎母如天际。层峰●●。林薄拳郁。长蛇巨兽。壶蜂握●毒泉怪雾瘴云。非午不散。申酉复合。黎岐杂处于内。不知始自何时。书传无所考。史书平书罢。皆指珠儋耳。即今之十三州县。非黎与岐也。料其丁壮。不满万人。又山势峻险。无平阳大泽。青纹刺面。鸟言兽貌。田里不能自给。不足则以南椰鸟兽继之。有陶。无冶。有皮。无帛与绘。有飞走之肉。无盐。有仗。无兵。惟木弓竹箭藤弦。若朝廷一旦兴问罪之师。祇以琼镇之兵。审慎徐行。缓而征之。如发蒙振落耳。不一岁而扑灭必矣。然汉之路博德杨仆。唐之李复。宋之潘美尹崇珂。元之张宏范润里吉思。明之廖永忠朱亮祖诸大臣。皆以平越有功。未闻其及于黎岐。何也。以文身馘舌之辈。落落数千人。无攻城掠邑

之志。无屠毒我生民之力。且得其地。不足益国家分毫之赋。得其人。不能当一物之用。故历代皆以禽兽畜之。大概亦可知矣。地小而气恶。取之且不可以一朝居。立城池学宫衙宇仓库俸食。徒糜朝廷无虑之金钱耳。水土腐赐。岚雾剥肤。惟黎岐生产于斯。与禽兽无异。始能长养。即便效顺。永不反复。而文武官吏。皆吾同类。岂可投之荒裔必死之地乎。况珠儋之开。自西汉元鼎六年庚午。计今辛未。一千八百六十二年矣。十三州县。如琼山文昌定安。虽云风化既开。而尚有土满之叹。若会同若乐会若万石儋等州县。则人一而土五。若州若感恩若昌化若陵水等州县。则土二十而人仅一耳。山泽之利。未尽垦也。诗书之教。未尽周也。婚姻衣帛食肉丧葬室庐。犹恍惚洪荒未远之世。以平原沃土。几历二千年王化之久。尚且如此。兹土者。不务加意安集。使民无遗土。声教流行。而广地是务。以从事于瘴疠虫蛇之乡。其为计亦拙矣。其欲平黎立县者。必以先年劫掠陵水村落几家为口实。此不过十年八年或五六年一见耳。然犹未确其为黎与岐与诸州县之人也。十三州县。有绿旗之旅。碁布里列。户口有分司郡守州牧长吏县尉保甲。约束如此之严。果无盗乎。推之广州诸郡。甚而京师鞞毂之下。盗案尚不能尽绝。而责之未被风化之人。当乎否也。闻之琼镇先年拥兵勇数千。分路征黎。一鼓而克陶雍喃唠二洞。功亦立矣。而我师我民死者二三千人。枕尸相籍。积骸成邱。问其故。皆不死于锋镝而死于岚疠之气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哭泣之声。至今未绝。瘴余之病。至今未起。暂入其地。而祸烈已如此。况驱千万无辜之工匠生灵。以入必死之乡。弃无可耕之野乎。县之可立不可立。黎之可平不可平。亦甚明矣。

请禁崖州营将肆虐状

陶元

朝廷设立文武。各有职守。非其责而越俎代庖者。谓之侵官。常其任而折鼎覆餗者。谓之溺职。况崖州地极天末。内黎外海。尤为重镇。必得廉勇之将。方资弹压之功。职自到崖州。所见职掌混杂。军兵骄纵。不得不据实直陈。谨条上事件。一营将侮文之害。崖营兵律不肃。将士骄横。侵侮职官。如陈把总。汛弁也。殴辱感恩县典史。历经宪断方得保全。杨棍子。营卒也。殴辱藤桥司巡检。虽经告州不得申理。其它头目挟制有司。把持案件。不可毛举。窃思文武各有分职。本不相关。而事事交关。事事掣肘。此侵官溺职之一。不可不亟为禁止者也。一营将征粮之害。康熙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据崖营游击具呈总镇。转府到州。称兵丁是否欠粮。在有司衙门。理应移营查讯。又称兵丁输纳不前。本职愿甘垫应。恳给禁示。不许州差借称兵丁欠粮名色。私行拘锁等情。职遵思征比钱粮。系有司职分。兵丁抗粮。有司责治。打粮户非打兵丁也。若必移营征比。不容拘追。万一骄兵悍将。把持局面。将营伍尽为逋逃之藪

。钱粮安有输完之日。且即子衿抗粮。有司尚可戒饬。学宪不得呵禁。岂兵丁反重于子衿。营将反尊于学宪乎。而游击等倡议如此。欲令州县倒授之权。以自张威势。此侵官溺职之二。不可不亟为禁止者也。一营将占丁之害。国朝营兵与卫所之制不同。卫所皆系军籍。父子相代。兄弟相及。父兄为正军。则子弟为余军。至于营兵。皆系召募。食粮为兵。革粮为民。父子不相继。兄弟不相及。父兄当兵差。子弟当民役。未尝有所谓余丁也。按律凡一户全不附籍。有赋役者。家长杖一百。无赋役者。杖八十。附籍当差。若将他人隐蔽在户不报。及相冒合户附籍。有赋役者。亦杖一百。无赋役者。亦杖八十。今琼南兵皆土著。一人入伍。则一家兄弟叔侄。无不抗役。已隐户丁之半。至崖营。则并收良民入伍。喂马剉草。谓之余丁。州城内遵道一坊。居民一百一十余户。当民役者只有两家。其余悉充余丁。通计三坊五厢一十一里。奸民逋赋逃役投充余丁。隐蔽营内者。不知凡几。朝廷户口几于尽占。而营将知而故纵。此侵官溺职之三。不可不亟为禁止者也。一营将保村之害。窃照钱粮完欠。系有司考成。与营将何与。独崖州黎村。设有粮长。或营将行赂钻谋。或州牧徇情批委。委牌卯簿。假托姓名。其实皆系营将霸占。查余游击管有否浅官坊抱内汉道浮风下抱古等村。黄守备管有谭塞德霞等村。陈把总管有抱别等村。罗百总管有下高等村。居然自谓粮长。额粮一石。私收数倍。毒加骨髓。祸及鸡豚。朝廷既设有司。而营将横行干预。此侵官溺职之四。不可不亟为禁止者也。一营将虐黎之害。州境东西二黎。凡二十村。产谷颇多。每岁余游击黄守备等。强卖盐觔。运入黎地。凡有米之家。派盐一样。征米四样。大村派至四五十样。小亦二三十样。必尽夺其米而后止。又乐平营兵。每岁称奉营票。各村责辨獭皮四五张。灰炭数石不等。其它村。或每岁洒派各村木料稻草灰炭大竹小竹等。送入营内。谓之荅应公务。黎人财产尽于诛求。筋力困于差役。而为将者视为分所当然。此侵官溺职之五。不可不亟为禁止者也。一营将役黎之害。查定例康熙四年五月。兵部题定。营兵或专管官。以本身之事差遣。或私令贸易扰害者。专汛武弁。应革职提问。今崖营兵丁。或奉本官差遣。征收黎粮。贸易货物。一入黎村。辄勒索人夫。肩輿出入。酒浆鸡黍。攘攫罄尽。每岁装运花梨。勒要牛车二三十辆。所过村落。责令黎人放牧。或遇重冈绝岭。花梨不能运出。则令黎人另采赔补。至于擅锁平民。入营拷打。畜养无赖。狗偷鼠窃。民黎畏其凶威。有司不敢致诘。而营将坐视恣睢。以为得意。此侵官溺职之六。不可不亟为禁止者也。已上六款。皆地方大害。职思崖南巨镇。而兵律无纪如此。本欲卫民。而反至于虐民。本以禁暴。而反至于为暴。有司若不陈诉。上宪何由得闻。恳乞大人申饬营将。不令干预州县。严束兵丁。不许骚扰氓黎。并查现在兵丁。有钱粮户役者。悉勒归农。而别募游民。以实行伍

。且今卫所操军。既无屯粮之累。又无城守之责。若使尽收入营。父兄为正兵。子弟为余丁。何患兵之不足。而必令粮户舍耒执戈。日与有司交关取闹哉。职暂时署理。非有久任之责。何苦多口招尤。诚以崖民此时如坐汤火。仰冀大人极力主张。方能拯救。若但腾檄戒谕。彼直视为具文。益肆其虐。崖民就死无日矣。

议设土舍之患状

陶元

窃惟土舍之设。自明世至今三百余年。其为民患者屡矣。其奉贼革者亦屡矣。然屡革屡复。不能禁绝者。以黎产甚多。下之为土舍者。将凭官府之势。以纵溪壑之欲。而上之为官府者。又将役土舍之力。以规物产之利也。上下交徇其欲。交征于利。而其所执以为辞者。不曰黎粮逋欠。无人督催。则曰黎性犷悍。无人弹压。于是乎土舍之任。屡革屡复。而终不能禁绝矣。而其为患。有四端。其未为土舍也。保举则贿卖黎头。委牌则贿卖官吏。此不费之费。将何从出也。其既为土舍也。衙门之赂遗。胥役之勒索。此无限之求。将何取偿也。官派一而私派十。官取百而私取千。而无不责之于黎。酒浆鸡黍。所至为之一空。花藤皮蜡。所见皆为己有。此其吸黎之骨髓者一也。出入乘轿。则索扛。营运材木。则索人夫。官府虽曰雇觅。而黎人苦于中饱。黎人正欲耕种。而土舍督令办工。至于时晚务闲。而黎之田亩已荒。俯仰已无所资。钱粮已无所出矣。此其竭黎之筋力者一也。然其害犹未及于民也。自黎人转徙入山。而土舍所辖之地。半为民居。民与土舍等也。非有统辖之权。君临之分也。今乃擅受民词。擅理民事。甚者擅用刑罚。擅行科敛。而其害及于民矣。然犹未及于邻邦也。自符南蛇作乱于前。符梦熊兼并于后。蚕食邻峒。惟力是视。官斯土者。苟幸相安于无事。隐忍不言。而朝廷之疆界。不可复清矣。且如昌化富全盛之际。娘旧村。皆隶版籍。德霞新寨。复入舆图。地非不广也。迨其季世。而此地尽为邻有。昌土日削。昌赋日贫。岂当时之疆界顾如此乎。然此犹明季时也。大村峒之木空鸦营。自明嘉靖中割属昌化。而其后为儋州所占。至康熙四年。大村土舍王瑞昌经告本府。批行抚黎厅审断给还。案卷具在。此近日事也。瑞昌身歿未几。其地复为七坊土舍所占。而其钱粮仍累大村。又如落洒黎峒。向属大村管辖。于康熙三十一年。为冯虚土舍蔡鼎昌所占。而其钱粮亦累大村。以昌化弹丸之地。日被蚕食。何以堪此。落洒之事。职力行清理。土舍百端构衅。幸赖前宪斥逐。而儋州李牧。克敦邻好。仍复还昌。然昌之赔累。已及三年。而木空鸦营。至今未复。此其为害于邻邦。虽有司不得而制。又何有于黎人也。是四者皆地方岷黎之害。而一设土舍必不能免。今又从而复之。虎而附之以翼。能禁其不搏噬乎。顷年器竞成风。一土舍也而数人争之。有此方

到任。而彼又钻营者。有朝获保举。而夕被告讦者。类皆有人焉睥睨其旁。以故兴造无端。如陵水县白茅峒之土舍。争已数年。职知之久矣。亦赖前宪革除。故此案之纷纭。得以暂息。而黎首第二那等。今日复有此诉。在黎人岂知为此。仍是争土舍者自为之耳。若行该县严究黎首。穷诘主使之入。则其奸立破。而其所执之词。又何足议哉。至于昌化。黎村无几。有钱粮之累。而无物产之利。土舍一役。无论设与不设。总无一人肯充。此又在所不必议者也。

论平台湾生番书

蓝鼎元

台湾海外岩疆。幅陨辽阔。高山大谷踞其中。平原广野敷其外。四面汪洋。万里金汤之固也。民番杂处。奸宄孔多。喜乱乐祸。习与性成。虽时际隆平。亦难保百年无事。今北路土番。狡焉梗法。公行拒敌。伤害官兵。当局不能扑除。反议招抚。损威示弱。殊为非计。大人躬膺 简命。总制闽疆。旌节所临。邪氛自靖。乃蒙不弃疏拙。念及废员。既倍三请之殷。欲为后车之载。姑就昔时马迹所经。揆度情势。以当刍蕘之一助。是否能合机宜。略有补益。则非所敢知也。

台湾机括全在厦门。不但咽喉控扼。且信息易通。一切呼应便捷。今宜兼程赴厦驻扎弹压。先飞差星夜至闽。知会将军抚提。并檄中军副将。赍捧印信。率领办事书役。迅到厦门伺候。一面奏闻。则可以安海外之人心。亦可使军前将弁震悚用命

土番顽蠢。虽恶有限。所虑客民附和教诱。或乘机攘夺。我师难于兼顾。便恐滋蔓。今幸民人安静。然亦不可以安静而忽之。宜大张文告。慰谕台中善良。各安生业。军士经行地方。不许妄动民间一草一木。无骚扰惊惶之患。并令有司密为防闲。稍有萌。立即除去。倘一二无知。与番同谋。往来接济。许所亲首报。免其株连。酌量酬赏。则民人不敢有邪心。番孽可剿殄也。

土番穿林飞箐。是其长技。所虑深藏内山。无踪无影。得苟延旦夕之命。兹作乱者不过二千人。查雾至彰化县仅三十里。水里牛骂沙辘四五十里。大甲西大甲东二社。止隔一溪。亦与诸社相连。皆在孔道平坦之中。惟岸里山。介在牛骂沙辘二山间。中有阿里史乌牛栏扫岸里朴仔篱五社。号为山深险峻。今官兵已到阿里史朴仔篱。而岸里扫乌牛栏三社。尚无作乱。则野心未齐。势尚涣散。可以严饬将弁。奋勇扑灭。克限一月为期。务必荡平清廓。倘日久滋蔓。将渐猖獗难制也。

山中草茂箐密。土番得以蔽体。所至焚烈。最为机宜。虽今发荣盛长。有火难用。其实夏日酷热。午后风发。可用干薪草引然。长风鼓煽。虽湿亦烧。不可忽也。林箐路杂。险阻难行。宜用近社番为前导。重悬赏格。以番攻番。查康

熙三十八年。吞霄土官作乱。北路参将常太。多致糖烟银布。以啖岸里番。使击吞霄。遂平雾。即今之岸里社番不与作乱者是也。诸番惟岸里最强。扫乌牛栏亦在其内。重赏之下。何求不获。况所需不过红绿色布糖烟食盐木屐等类。未为大费。即左右稍远之番。无不可以智计驱遣。在台帅之善驭之耳。

番箭镞如利刃。锋长五六寸。或蘸毒药。百发无虚。宜用木盾御之。盾式高与人齐。用两板凑合。如屋脊然。内结绳纽。可携可佩。中藏一柱。钉以钩连活铁。使可撑持植立。左右酌开铤眼。以便施发鎗。两盾并行。见敌则合。一人执盾。止持短刀。两手钩镰鎗随之而行。若遇番多。则诸盾皆合。如本马营垒之势。左右藤牌辅翼。鎗连环。势不可当。凡番箭皆着盾上。则彼技已穷。可一举歼灭也。

山深番野。全赖火震迭。弓矢之威。非所畏也。宜多用手。并于厦门制备火药铅弹。遣官运赴军前。多多益善。有余则存贮台库。为镇营他日之需。不可限定某时已发千觔。某时发几百觔。惜小费而误大事。在操家者且不可。况海外军机乎。时人通病。所宜切戒。

大兵剿逆。逆番不得耕种。则绝粮甚易。接济宜防。而盐铁二件。尤为山中所少。番不能淡食。又不能不用箭镞。二者急需。比粮更甚。向皆汉民及外社狡番。私藏盐铁。阴售重价。今既作乱。则此等亟宜杜绝。心访察。厉禁而痛惩之。无接济之人。则不能持久。此亦一切务也。

某官素称勇敢。临阵肯前。辛丑征台。甚为出力。今屡次损威。似见小敌则怯。殊不可解。大抵官怠于宦成。身家念重之故也。此公才技可用。止待士卒少恩。及傲上二字。是其一生病痛。人才难得。不可遽行纠参。但心驾驭之。到厦即作手札。极称其前此功能。并以见在责成。危词悚动。使之激厉奋发。有善必奖。有过必规。推诚置腹。以示栽培。俾其芒刺常若在背。而又心感宽大玉成之恩。则克日奏功不难矣。

山谷最利土兵。召募壮丁。随师杀贼。亦良策也。闻台镇募得三百人。人日给米一升。小钱二十。不数日散去大半。此必然之势。一月六百小钱。周年不过四两。未及营兵半饷。何能得人死力。且曩岁壮丁征台。台平之后。制府尽檄裁去。求一名粮不可得。断断怨恨。赖台镇沉檄不行。力为详请。众心始安。迨允给名。又分发八郡。离家或数十日。多不愿就嗣。是众心灰冷。莫肯复蹈前辙。今若欲用壮丁。宜稍加之情意。日给略为宽裕。开诚布公。如手足骨肉之亲切。事平之后。计功擢用。下者亦安顿名粮。无俾失所。使有依恋之心。则人人皆可用也。

请除苗弩毒药疏

高其倬

窃贵州调剂事宜。已就臣愚昧之见。会商具奏外。更有一事。虽属甚微。然于苗情亦有关系。查诸苗之中。种苗之弩最毒。恃此拒捕。虽皆伏于箐内。所离颇远。中人不深。无如其药极毒。纔破皮肉。即难救治。从前督抚。亦曾设法收各苗之弩。以除此害。而深山野苗之弩。究难尽收。臣近访得苗弩药有二种。一种系草药。一种蛇药。草药虽毒。熬成两三月之后。即泄气不灵。蛇药熬数年可用。然单用蛇汁。其毒止能溃烂。仍有治蛇之药可医。更有一种蛮药。其名曰撒。以此配入蛇汁敷箭。其毒遍处周流。殆不可治。闻此撒药。系毒树之汁。滴在石上。凝结而成。其色微红。产于广西泗城土府。其树颇少。得之亦难。彼处蛮人。暗地卖入。其价如金。苗人以为至宝。臣非敢欲借此卸过于邻省。但既知有此。不敢不思杜绝之计。伏乞 密谕广西诸臣查访。如果有此树。请令认明形状。尽行伐掘。再既有此药。恐亦有解治之方。亦令访求。臣现今亦在云贵两省内捐赏遍寻解毒之术。若毒弩可解。亦治各省苗蛮之一端也。

陈解弩毒药方疏

李绂

奉到 上谕一道。闻贵州诸苗之中。种苗之弩最毒。药有二种。一种草药。一种蛇药。草药虽毒。熬出两月之后。即泄气不灵。蛇药熬成。数年可用。然单用蛇汁。其毒止能溃烂。仍有治蛇之药可医。更有一种蛮药。其名曰撒。以此配入蛇汁敷箭。其毒遍处周流。殆不可治。闻此撒药。系毒树之汁。滴在石上。凝结而成。其色微红。产于广西泗城土府。其树颇少。得之亦难。彼处蛮人。暗暗卖入苗地。其价如金。苗人以为至宝。尔等可着人密行访问此树。必令认明形状。尽行砍挖。无遗迹。既有此药。亦应有解毒之方。即便写明。乘驿奏闻。钦此。臣即于本日密檄行令思恩府知府。泗城同知。及泗城土府三处。严饬即刻查明毒树。速令砍挖。仍饬速觅解毒之方。兹据泗城同知林兆惠禀称。访问种苗弩箭。用药各别。苗用药。百草尖所熬。种用药母。配入蛇汁。查药母即系毒树汁晒成。凡树之汁。土人皆名撒。撒为汁之土音。故有汁之树名撒。在种家名制弩之药曰矿。汉人名之为药母。今此药已得。其色带紫。但此药虽有泗属土人贩卖。卖入苗地。其树实出于左江地方。业经差人径往太平等处寻访。今于隆安地方。觅得其皮叶枝干矣。至解药之方。遍处细访。已得有解治之方。并敷治之法。但其药味尚未全得。且系草药。其名皆土音。其形状不能辨识。已觅能熬解药之人。往山中采取。俟药味齐备。卑职即偕之赴省。面禀一切。所有访得解救之方。先行列单呈览等语。臣伏思解毒之方虽已觅得。而药物非他处所有。亦非他处人能识。应俟该同知采齐药物。并带制药之人至省。臣再加面试。然后奏闻。但臣钦奉 上谕。令臣将解毒之方乘驿奏

闻。必有所用。今既须兼采药物。并须制药之人。为日尚久。自应先将解方奏闻。恭请 皇上指示。将人药发往何处使用。以便人药到时。遵照施行。至毒药撒树。已于左江所属南宁府隆安县桥建村。觅得三株。俱高八丈。围一丈四五尺。皆已伐倒。其余自当遍行搜砍。但左江地方千里。深山密林。多人迹不到之处。恐难尽去其种。然军中制有解药。即有毒树。亦可无所患矣。

议边疆事宜四疏雍正五年

云贵总督鄂尔泰

窃候补通判管一折。 颁发付臣查议。臣谨据愚见陈之。

一药箭宜禁一条。臣查凶苗所恃。惟有凶器。臣自亲行长寨。已将定广各寨凶器。查缴无余。仿行通省。自可渐及。但查内地熟苗收缴颇易。边地生苗查缴甚难。若尽收熟苗之器械。或转受生苗之摧残。则外侮之来。反无以抵御。又不可不慎。今拟严定规条。通行各属。一切兵器。只许收藏在家。以防盗贼。凡白昼出门者。概不许携带。其有万不得已事。必欲夜行携带兵器者。先通知乡保头人。告以欲往某处。携带何器。何时回家。乡约给以图书号票。所过共几塘汛。则给以几号票。每一塘汛。盘验放行。收票登簿。每月终。乡保至塘汛查对。凡有白昼擅带兵器。及夜行无号票带兵器者。塘汛擒获。即行禀报。以盗贼论。倘有不行禀报者。即一同治罪。如此。则兵器虽不收缴。与收缴同。但须文武各员。奉行严明。庶能有济。至于箭药。多自川粤来。现已严示。并密访饬拏。其拏白放黑之说。臣自受事后。即行严禁。犯者惩以重法。今此风虽少减。尚未能尽净。总俟凶恶土司土目。尽情惩创。一归法度后。则此患可绝。若不治其本。纵时加翦伐。恐旋除旋长。终非远计也。

一仓贮宜谷一条。臣查积贮之法。谷原胜米。然实心任事。存乎其人。不但存七粿三。可以长行。即青黄不接之时。减价多粿。俟秋成买补。既可推陈纳新。并可岁增余息。则仓廩日盈。灾荒无虑。岂不更善。然每见一经官粿。则徒饱吏胥。民不沾惠。轻斗粿出。重斗粿入。官减价而民未受减价之利。官买谷而民实受买谷之害。此弊江浙为甚。云贵亦然。臣自滇以来。凡银折印借民欠势压等弊。皆渐次禁止。其有亏短各属。尽勒限完补。踰限不完者。即指名题参。今已各知警惕。努力急公。至于米应易谷。虽经通行。现在犹未能画一。应俟各仓清楚后。少待秋成。则一转移间。粮务可以就绪矣。

一黔省鼓铸一条。臣查黔省地方。地瘠民贫。故分毫出入。必须较量。轻戡潮银。所在通行。若换制钱。必先加戡折色。甚以为苦。况凶苗杂错。见财即杀人。往来行客。尤未便带钱。故鼓铸之议不果行。至于黔省产铜。原不止威宁一府。即不须运云南铜。亦可以供铸。但开采矿厂。动聚千万人。油米等项。定须预筹。若少不接济。则商无多息。民累贵食。一旦封闭。而众无所归。则

结伙为盗。入寨为奸。诚不可不慎也。据臣愚见。必先开垦田亩。多积稻粮。则油米价贱。开采不难。而铜课既多。钱本不重。然后开局鼓铸。官私通行。则钱可当银。民自乐利。庶几可以行远。为现今计。似犹未敢轻议也。

一书办拟批宜行禁止一条。臣查书办拟批。原系循习。缘上下文移。非吏不谙。是否定例。非吏不熟。故官不亲理。固全凭乎吏。官即亲理。亦半恃乎吏。江浙固甚。黔省亦未能尽除。以该吏等办事则识见原卑。见利则眼孔甚小。蠹胥奸巧。窥官之意指。乘官之懈怠。援例揆情。言之确凿。鲜有不为所愚者。该通判不准书办拟批之请。固亦清弊之一端。但官无识力。或少精勤。则内幕代劳之说。其弊实与书办拟批等。此诚居官之大戒。尤宜痛惩者也。总之事无巨细。务宜亲看。查例查案。原应分任。或平或反。断须自主。惟据理按律。竭力尽心。俾中不执一成见。自权度不至于大差。至于才具庸惰。原不能自办。操守贪鄙。原不肯公办者。其弊又不止于衙书买缺。家人卖票矣。

此疏不专言苗防以其无专类可归而大旨为抚绥苗疆而发故从其所重属之

卷八十九兵政二十剿匪

平定教匪总论三省边防备览

严如煜

贼匪滋事之始。赤子弄兵潢池耳。得贤良司牧胆略过人者抚而辑之。若龚遂之治渤海。张纲之定广陵。虞诩之平朝歌。可无大烦师徒也。迄事变既成。党与已众。巢穴寢多。多用师固艰于转输。少用师则莫制鸱张。则乱之初生。一循吏抚之而有余。乱之既成。数名将制之而不足。距不信哉。煜闻良医之治病也。先之望闻问切。审其病源。察其病势。防其余病之传症。视洞重垣。既已锱铢不差。然后主方。或因旧法而变通之。或因己意而斟酌之。妙选良药。炮制如法。剂甫投而病势霍然矣。贤将帅之戡乱也。犹良医然。则贼匪之乱源。与现在贼势。暨事后必防之余祸。自当一一详究而审筹之。白莲教者。汉末张鲁之遗也。鲁父子居汉中。以妖术惑众。其长曰祭酒。从之者人出米五斗。时称米贼。自汉以来。历代皆有其患。近闻教中。亦有祖师名色。从教者先送供给米若干。入教之后。教中所获贖物。悉以均分。而小小邪术。足以眩人。故愚者多为所惑。然其教以奉释念经持斋戒杀为名。则所聚之徒。多脆弱不堪战。川省之囑匪。其源不同。川中膏沃。易以存活。各省无业之民。麇聚其间。好要结朋党。其头目必材技过人。众乃共推之。凡数十人结大伙。先约遇难不许散帮。遇追捕急。公议散去。始敢各自逃生。如未议而一二人先散者。众共追戮之。其党极为坚固。既结伙之后。择长林深谷。人迹不到之处。操习拳棒刀銃各艺。故其艺颇精。往时慑伏国威。不过伏匿边邑僻路。攫取过客财货。自

达州倡乱。各匪潜相附从。近闻教匪亦逸至蜀中。则匪中添生力徒卒。而总以教匪名矣。教匪愚而诈。嚙匪悍而狂。教恃涛张之小术。嚙恃劫掠之小勇。原其初意。俱不过为钱财货物起见。非若有卢循黄巢梟雄之资。覬觐非常。此致乱之源。可博采而知者也。教匪私相传授。通都大邑。恒惧发觉。间有流寓彼间之人。私学其教而归者。终无敢公然演习。惟汉郧一带。复冈迭嶂。山地尚多未垦。穷民往往流徙其间。开筭耕种。此辈轻弃其乡。本非良善。而又有奸徒潜煽而勾引之。已非一日。故信从者亦实繁有徒。窃尝综其全势论之。辟之恶兽。蜀之巴达夔巫。南阻岷江巫山之险。北凭羊圈行溪望星。接连秦之青石杨毛坝各关。悬岩峭壁。鸟道羊肠。古称蜀道难。此数郡为尤甚。贼匪夙匿其间。为精锐团聚之所。则兽之头也。楚之郧归施宜。西北界秦。东南界蜀。施南向系土官世业。雍正间始改土归流。郧阳为楚豫秦三省之枢纽。长山大谷。亘千里。明刘千斤邓胡子屡据为乱。至原杰割竹山而置竹溪。割郧阳而置郧西。析秦之商州而置商南山阳。析豫之唐县南阳汝州而置桐柏南召伊阳。地当要害。后乃专设郧抚镇压之。其施郧之间。则归州宜昌。有巴渝之余风。郧襄之中。则武当荆山。据山岳之重阻。襄阳南来。则通安陆宜昌。东过则逼荆门。地广而径多。处处可以糜烂。则兽之腹也。秦之汉中。西通略阳。北连大散。兴安一府。多为郧阳分地。中有石铍金竹化龙各山。暨坪埠峪观音沟七里关各要阨。皆怪石嵯岬。谷深山阻。号称天险。而米贼之教。实始于此。其地大小龙溪。凡张氏遗迹。土人犹艳称之。则兽之脊背也。豫之浙川。有荆子关。陵峦遥接武关。由是而南下。邓州则熊耳山旗杆岭。山势亦复巍峻。再南过唐县之铜山。至桐县信阳州。则桐山大复山穹窿山。与武胜各扼。古称义阳三关者。实雄峙其间。虽不似楚蜀各边之嶮巖。而中原之地。此带实为奥区。则兽之尾也。

通计由巴达至信阳西南襄遶东北达之东南。路近三千里。南北纵广。亦不下千余里。楚攻急则溃入秦豫。秦攻急则溃入蜀豫。蜀攻急则溃入秦楚。豫攻急则溃入楚秦。将据险守要。而地大路繁。随处可以偷越。将稽察奸细。则均系百姓。分辨甚难。徒为行旅之害。昔杨武陵计驱贼入川。委蜀为壑。四面聚而歼旃。及蜀不支。贼势盛而楚随以倾。孙雁门拒流贼于关外。贼覆全豫。豫覆而旋叩秦关。秦亦不支。皆失策也。论者谓贼匿四省边隅深山密箐之中。攻剿难进。搜捕不及。致一时难于扑灭。不知贼在深山密箐。固难于攻击。亦易于坐困。设长策以守之。用奇兵以袭之。终为置中之兔。倘纵之入平原旷野。无论有旧从教匪者为之内应。而承平日久。民不知兵。风声鹤唳。望尘惊溃。地方无赖之徒。乘机因以虏掠。其害不可胜言矣。此贼势之不可不知也。至经贼匪残破各地方。虽大兵恢复。而当时权行招纳。则中怀反侧者。当自不少。所有

流亡之众。转徙归里。零星四住。未能气完势重。沿边各邑。大者跨山连岭。幅数百里。小亦不下数十百里。州县设兵额数名数十名。形势单弱。讵能为巡。而北省召募乡勇。半为收罗地方无赖起见。尤难资其实用。则新复各州县城郭。固自依然。将何恃而不恐耶。贼匪虽无远略。亦有小小诈智。心计取道未破州县。必遭拦截。而从既残各地经由。可以遄行无阻。至既残各地。重被匪害。则附近未破之州县。必大为惊扰。探其人民逃散。村落空虚者。乘间焚劫。是贼借山谷为巢穴。被害各地为旅舍。而因以蚕食各郡邑也。窃计新复各州县。必实有以固其圉。绝贼匪重扰之迹者。而后可逼贼入巢。用鷓剿以清余孽。他如被害各村落。庐舍荡然。难民无资以生。抚绥稍不得宜。其不能自存者。或更潜相附托。亦情事所容有。此亦知医者之宜兼防余症也。燧未亲至行间。并未见滋事以来各文报。则局外议论。讵能得其要领。而鄙见所窥。有如此者。至于攻剿之方。安辑之术。或四省而求一举荡平之策。或于全楚而为保疆自固之谋。尚当力竭思虑。分路筹划。备大智迺言之察焉。

论川楚教匪事宜疏嘉庆四年

御史梁上国

臣新奉 诏书。命廷臣各抒所见。陈奏用人行政诸事宜。窃惟今日之要务。首在平贼。平贼而后。万象作新。六宇和乐。仁心仁政。可实布于天下矣。臣三四年来。每闻楚蜀寇扰。中心如焚。因研访情形。渐有刍蕘之见。虽自知愚陋。而不敢不抒陈于 圣主之前。谨条列其事如左。

一曰正罪名以申国法。查律载牧民之官。激变良民。因而失陷城池者斩。而失察邪教煽惑聚众。酿成不法者。罪止革职。故川楚贼匪。地方官皆以邪教为言。夫邪教固诚有之。然初起于湖北。蔓延于四川。而出入奔突于河南陕西之境。其中不皆邪教也。如必指为刘之协之徒党。则么么刘之协。有何计术。而能煽惑如许之多哉。可知此数省贼匪。皆地方官所激变之民人。而以邪教入奏。以避重就轻。掩其激变殃民之罪耳。臣推原事始。由乾隆六十年湖南之苗。地方官于苗民。平时不能抚绥驾驭。逼勒供应。科派夫役。种种凌虐。而内地奸民之侵夺苗地者。苗民控诉。官复不为申理。是以因而滋事。当时统师进讨者。宿兵两年。两广云贵四川等省。俱有征调。而湖北最近。差徭尤多。俱系以军兴法从事。而不肖官吏。更从而奉一派十。渔利侵肥。其时又逢严禁小钱。滇黔川楚无赖之徒。向以私铸私贩为生者。一时罢业。固已狡而思逞。又适值襄樊一带。有查拏邪教之案。有司奉行不善。挨户搜查。奸胥蠹役。乘势攫取财赂。不遂所欲。即诬以邪教治罪。于是正犯之刘之协等。转得脱逃。而乘机鼓煽。纷然并起。与官为讎。 朝廷以正当用人之际。将失事各官。暂且宽容。俟事竣查办。而各官仍安居本任。且有因收复一二城邑。擒捕一二贼犯。转

邀优赏者。贼徒有所借口。而胁从者之附贼遂愈多矣。夫医之治病也。当先究其致病之由。然后用药有准。臣愚以为湖北四川等省。其起衅酿祸之官吏。必须查出确核其罪。分别惩治之。然后明告天下以贪残之吏既已为民行法。而彼大逆不道之贼。敢于光天化日之下。焚掠城邑。毒害善良。实为覆载所不容。神人所共愤。责成将卒。克日扫除。则 国法申而人心服。士气壮而贼势孤。阱兽斧鱼。无难殄灭矣。

二曰广谋议以筹胜算。孔子之论行军。曰好谋而成。夫好谋则不徒兵力而已。查贼匪势虽猖獗。然乌合之众。狼奔豕突。非有才能智术也。观其所破城邑。专务焚烧抢掠。并不能为持久居守计可知矣。我 国家多士济济。合力策而用之。蠢兹小丑。原不难克期剿灭。然外之督抚将帅。惟以兵力单薄为辞。而于审形势察机宜出奇计设间伏之类。多置而不讲。夫必待兵力之厚。声势之大。乃足陷阵而破围。设遇贼众我寡时。即未免各怀观望。虽曰左次无咎。究已坐失机宜。故贼来而疏于防御。致其鸱张。贼去则缓于穷追。任其兔脱。月延一月。驯至于今。夫自贼匪滋事以来。调发本省及各省协剿之兵。合之雇募乡勇。计亦不下数十万人。然兵力合之则见多。分之则见少。今以地数十里之远。山林险阻。道路纷歧。在在需兵分布要隘。以守则不能为剿。以追则无以为援。若何而可。窃料贼匪之众激于忿怨官吏者十之二。困于衣食冻馁者十之三。出于掳逼驱胁者十之四。其甘心为匪者度不过十之一耳。初起之时。激忿怨者以戕杀官吏兵役。泄忿报讎为快意。困衣食者以抢掠银粮衣物。恣如所欲为得计。故其气甚锐。势若难当。今从之奔突数年。靡有宁居。忿怨之心。久而渐释。而此三年中所蹂躏地方。经其一至再至。居民已咸知警备。物产亦半就荒残。即抢掠岂能遂其大欲。而驱胁之众。久亦思归。特室家田业之已空。不得已且随之奔走。以苟延性命耳。而彼甘心为贼。号为逆首者。既抢掠之所得无多。又日须养给此随行之众。势亦必力疲而不赡。气索而不振。为今之计。机会正自可乘。夫山林深阻利用伏。人众新附利用间。或因其疲乏而遮击之。或因其怨思而解散之。或批亢捣虚而蹴之。或坚壁清野而困之。或诱其前。或牵其后。或断其中。兵法多端。随机应变。善谋者必有以握其胜算矣。臣愚以为宜 诏在廷大小臣工。将平贼方略。各抒所见。详细条列。三品以上。密封以 闻。四品以下。赴通政司投进。如果有可用。然后付统兵大帅。揣量事势施行。则智者竭谋。必有出奇制胜之良策。而各将弁禀承 庙算。亦不畏蒞以迁延矣。

三曰设统帅以一兵权。贼匪既出没川楚秦豫之境。则此四省固应分头防御。尤当合力夹攻。今 朝廷以剿贼之事。责之四省督抚及将军提督等。使各带大兵。分据要道。原令其视贼所向。来则迎击。去则尾追。无分此疆彼界也。惟是

领兵之人。既各有分地。即各顾一方。恒情所在。但求己境无虞。罔恤以邻为壑。即如四川总督勒保。与数省之督抚将帅。分属等夷。虽有总统之虚名。而其威望不足以慑之。欲其俯首指纵。呼应灵便。亦良难矣。夫贼之往来奔窜。剽忽无常。军之掩击袭追。奇正不测。事会所乘。间不容发。稍一迟回鄙顾。即误机宜。必能使号令所及。实时顺应。如臂指运掉之灵而后可。臣曾供职国史馆。恭读王公大臣诸传。仰见 国初平定诸省。并 命亲王贝勒为经略。为大将军。近年平定西域及金川。则有一等公兆惠阿桂等。威望之重。足以镇压诸将之心。故用命成功。着有明效。今贼匪蔓延。非负固一隅之比也。窃计贼之出没。利山林而不利平地。故河南之受患轻。而四川之受患最剧。蜀境东北。跬步皆山。林深箐密。鸟道四通。伏则可以负隅。出则可以剽掠。且自明季流寇屠戮以后。并无土箸之民。所有居民。皆从五方而至。垦荒侨籍。其心固易于动摇。又川省向有嘯嚙一种。十百为。以焚抢为事。其势更易于附合。故贼之大势。尽趋于蜀。而其东出则湖北之郟阳宜昌施南当其冲。北出则陕西之汉中兴安商州当其冲。臣愚以为 朝廷宜选王公大臣。素有威望。众所信者一人为统帅。驻四川之顺庆。当东北适中之地。调度控扼。一切假以便宜。然后分命诸将。各委以一路攻剿之责。如四川。则保宁为一。夔州为一。达州为一。而并于东南预防其由西阳以窜入贵州。西北预防其由龙安以窜入甘肃。湖北。则郟阳为一。宜昌为一。施南为一。陕西。则汉中为一。兴安为一。商州为一。各以该省之将军提督副都统总兵为大将。专办其所管一路之贼。而各总督仍带兵往来。以为犄角应援。诸将于贼中情形。侦探必真。使迎击尾追者。不误于所向。统帅于行间功罪。论奏必实。使捏饰委卸者。莫逃于明刑。如此。则声势联络。号令统一。必无观望牵掣之虞矣。至于巡抚。本有抚绥地方之责。应令其一意措置难民。且此数省贼扰之处。仅在边隅。而无事之区。尤当加意整理。四川旧无巡抚。亦宜一体暂添。均责以察吏安民之政。使事皆修举。不以用兵之故。稍致废弛丛脞。是尤慎固根本之道也。

四曰添士卒以壮军威。剿捕贼匪。三年而未蒇功。说者皆谓兵少之故。所以贼负固而不能攻围。贼奔窜而不能追击。则添兵诚为要务。伏思 国家设兵。各有定额。每省不过数万人。要在平时将佐。训练有方。作其气力。一其心志。使之畏 国法。甚于畏强敌。故战则无退怯。行则无淫掠。节制如山岳之重。运掉如臂指之灵。特承平日久。将卒皆习于骄惰。视操练为具文。视钱粮为固有。甚而军吏隐占。兵丁买间。均所不免。一遇有事。本省之兵。不足备本省之用。不得不调借邻疆。与雇募乡勇。夫调兵他省。无论其沿途供应。重为民累也。即此项所调之兵。远从他省。跋涉或数千里。及抵军营。已力疲而气馁

。兼以地道不熟。平险异宜。用违所长。未必尽能得力。且以远省之兵。久从征役。未有还期。疾病死亡。相视惨沮。于是思归之心胜。而敢勇之气消。又况所调之处。一而再。再而三。各省额设之兵。既经屡调。则所存以资守备者无多。虽地方幸皆宁谧。然营伍空虚。奸民之窥衅。亦可虑矣。雇募乡勇。无论其浮开名数。冒销钱粮也。即此项本属乡民。但可资其力以使之捍卫乡里。而不足驱之以从征。平日未尝训练。技艺既非素娴。纪律亦未熟讲。忽聚忽散。不可骤绳以法。而所得些少口粮。又无足以系其心。其或假公以报其私忿。或要索而诬及善良。是乡勇亦可暂时一用。不为长策矣。敬惟 圣主。意在灭贼安民。重费定所不惜。则救时之计。设兵不厌其多。应将各处所募乡勇名数。勒下统帅。分饬有司将弁。悉心考核。其情愿随征。堪以备战者。即予以名粮。配以器械。编为额兵。有功以各标营一体赏拔。其未习技艺。不谙行阵者。亦另编之为新兵。拨与各标营操练学习替换填补之用。其不愿随征战与编新兵者。则令其原籍之里甲长亲属保领。使归其乡。夫此所雇之乡勇。既已编作额兵。则所调各省之兵。可尽数撤回原营归伍。不惟可省道途征调之烦。而无事之区。亦皆表里壮实。不虞他故。且新编之兵。俱系本省之人。山川险要。皆所惯习。较之客兵必得力。至新兵之隶标营学习者。仍令各抚稽查其将弁之勤惰。而不使其虚应故事。有训练之名。而无训练之实。则新兵亦皆足备实用。而不患其不精。事平之后。统核兵数。虽比旧额所增实多。然此数省之边隅。皆地界番苗。山林深阻。多设重兵以资防守。亦不失为未雨绸缪之计。即或恐其糜费。欲为裁汰。而宽以数年。令物故老病退休者。缺而勿补。是目下虽有添兵之费。亦渐可复经制之常。非若乡勇之出于雇募者。游食已惯。一旦罢而不用。将有能聚而不能散之忧也。

五曰杜冒滥以收实用。 国家所以鼓励人材则有爵禄。可以奔走人力则有金钱。爵禄得其宜。则各奋功能而官称职。金钱用之当。则争出死力而民忘劳。伏见军兴以来。 朝廷不吝爵赏。凡军营所奏劳绩之员。立予升擢。三年中从微员而跻方面者。不可枚举。又凡所请军需动数百万。皆立发内帑。已用至八千余万之多。所以励人材而纾民力者至优极渥。而未即成功者何也。其中必有冒滥者也。近伏见邸抄。如湖北参员胡齐仑。以查拏邪教。不二年。由知府洊至安郟襄道。加按察使衔。而居心狡诈。虚捏侵欺。声名狼籍。现在败露。又见邸抄。德楞泰所带一路之兵。据奏每月需银五万余两。已与应销例案不符。而经手承办粮台之知州覃光典所禀。则称此一路每月之费。需银九万余两。以此观之。冒滥不少。夫使功而可冒。是以军营为仕宦之快捷方式也。使用而可滥。是以 国帑为司官之利藪也。臣愚以为嗣后军营出力人员。如武职身在行间。摧锋破阵。杀贼擒渠。自当循照向例。即于军营所出各缺。递行升补。其文

职如地方州县佐杂等官。于贼匪至境时。能督率民兵。退贼保境者。即优以应升之衔。赏翎顶而不必遽升实缺。此项文员。能于贼至之时。率民以捍卫。必其平日尚能固结其民之心。故不至相率奔溃。若遽升实缺。则该员即当移赴新任。而此缺骤易生手。官民不相联属。恐生意外之虞。且贼去之后。一切抚绥完缮。尤资得力之人。应俟事竣日合计功状。详加确核。送部引见。乃予升迁。庶可杜营竞幸进之门。而地方亦收得人之效矣。至若军需款项繁多。而最易浮冒者。莫过乡勇一项。今议以乡勇编作额兵。则存亡病革。各营各伍。有籍可稽。无从冒报。惟闻道路之言。统兵大将所用厨役。一名有月给工食至五十两者。粮台大吏。日相燕会。穷极珍羞。有以多金雇觅优童侑酒者。而备弁兵卒应行恤赏之项。或反靳延而至阅月踰时。又何以服其心而责其用命。宜下统帅。以时密查严办。使将有投醪之美。士怀挟纊之恩。复何患贼之不灭哉。

六曰妥招抚以净贼根。贼匪煽乱四省。沿边州县被患者。凡数十处。所有失业之民。赈济口粮。修理房屋。给借牛种。凡所以招徕抚恤之道。宜选勤慎有司。廉明道府。妥立章程。而以巡抚专董其事。窃惟招抚之要。首在清查户口。次则阅实壮丁。又次则蓄备资粮。又次则检核田土。四者皆要务也。夫清查户口。即保甲之法。但册门牌。有司皆视为故事。不肯实力奉行。适滋需索扰累之弊。查州县所辖。大者不过二三百里。小者不过百里。均宜躬行履勘。不假吏胥。如某户共有几口。所操何业。土田若干。一一登记明晰。不许稍有隐漏朦混。内有被贼驱掳。及现充乡勇者。被掳之日月。应募之地。一一填注户下。毋许隐混。其有自贼逃归。与乡勇不愿改兵者。均即按册验明。取具里甲长及亲属承领甘结。收入本户。既查明户口。随即阅实壮丁。除孤寡老弱外。将各壮丁籍记姓名。谕甲里甲长。使之各就一里一乡。自为什伍团结。无事之时。耕佣贸易。各从其便。遇有贼警。自行守卫所居之村。贼至。以举火鸣锣为号。邻村以次接应。互为声援。汛防官兵。亦即闻声驰赴救援。堵截要口。则贼匪无所施其窥伺矣。至蓄备资粮。则在阅其地势。查数省沿边地方。自前明寇乱。乡民为避贼守御计。各建堡寨。至今遗址多存。有司于亲行巡历之时。稽考志书。咨访耆老。相度形势。旧有者修之。应添者创之。所创建之费。或令民自行捐输。上户出资。下户出力。或官先借项。给民修建。分年计地征还。使乡民所有粮石积聚。藏贮其中。贼至。即相率入守。民志已固。贼势自穷。至检核田土之法。各乡除现有业户管业外。所有荒闲田地。或系户绝。或系叛产。总属官地。须履丈四至。分别等则。登记分确。不许稍有影射隐占。其自贼逃归及乡勇不愿改兵者。查明实系单丁贫民。无户可归。无业可复。即将此项官地拨与佃种。输租于官。而岁给以佣力之值。编于另户。附于就近之里

甲。责成里甲长约束稽查。此四事者不但为防贼起见。即太平无贼。用以长治久安可也。至于贼势穷蹙。定有投出求降者。察其果出真情。然后济之以抚绥之法。其头目及桀黠用事者。虽当量予宽容。必置之数千里外。使远离巢穴。不生他虑。其大伙徒党。则于官地最多之处。妥为安插。分令佃种。照屯田法办理。亦以什伍相联。编为屯户。设立千把总等官以铃束之。如此。则生聚有资。守望得助。流亡可复。反侧皆安。消奸宄于无形。固纲维而不动。一举而数善备矣。

练乡勇核军需疏嘉庆五年

御史张鹏展

窃见教匪肆扰川陕。皇上日以调兵筹饷二事。宵旰罔释。敢抒一得之愚。以备采择。一攻剿贼匪。宜简人才以练乡勇也。贼匪扰累日久。未见成功。臣于外间来人细访。皆缘带兵大员。拥兵自卫。不敢近贼。或命将弁堵剿。将弁亦不向前。惟催督乡勇。乡勇亦不踊跃。但贼乃乌合之众。人心涣散。虽各处掳掠迫胁。闻官兵所在。各争先引避。官兵知其去稍远。因尾其后。得逃难之民或被贼杀死之民以为功。而兵无纪律。到处搜攘民间。得财物馈纪功之人以邀赏。民间畏兵如畏贼。皆因大员不肯临阵。以赏罚寄之贪纵之员。而功罪不明也。大员所以不肯临阵者。因兵力少。兼之兵系远路而至。露居风处。为日已久。不无羸弱。且一兵之身。如军械器物。一一俱须自带。身重而行走不便。渡涧上山。尤难取捷。遂不得不用乡勇。而乡勇非素习之人。未敢深信。又不得不依兵自卫。至于兵之待乡勇。每以奴隶使之。常时则于营盘挖泥除草樵薪水火等事。晚宿则护于兵之外。有贼则兵在后催督之。受伤则惟乡勇。有功则归兵。此稍有膂力之乡勇。亦尽逃散。而穷饿之乡勇。始屈以就旦夕之须。至于临贼。亦归逃散。大员见乡勇与兵丁俱未可倚用。愈狐疑于心而不敢进也。臣思除贼断不可稍缓。除之稍缓。彼之裹胁愈众。贼之势众。即招之必不降。且百姓既被裹胁。身家荡尽。降亦无所栖倚。不得不从贼以谋旦夕之活。是必有以大示之威。使之丧胆。则贼势可一散俱散者也。所以示之威。必须添兵。但各省征调。风声亦觉稍动。且以远道疲乏之兵。到风土不习之地。亦难决胜。诚莫善于练乡勇。臣思乡勇之利有五。而其弊有四。乡勇于地方路径崎岖。皆所素稔。其行便捷。利一。乡勇习识贼中涣散情形。其气倍壮。利二。乡勇于百姓中召募。亲戚里。同患相恤。其赴救愈坚。利三。乡勇各有身家。其自卫急切而气愤。利四。贼所裹胁者。皆附近州县之民。各团练乡勇。则贼无可裹胁。而贼之党与日减。利五。至于其弊。则上下之情未联。地方官徒借练乡勇之名以为开销。且借以索民间帮补。毫无实际。一弊也。兵弁草芥视之。乡勇离心而逃散。二弊也。乡勇素无纪律。千百为。其中非尽善类。约束不严

。转于地方生事。三弊也。平日未得其心。倘或见其扰害地方。及临阵逃避。责之太过。激恐生变。四弊也。欲尽得其利而全无其弊。是在简人才以调习之。臣愚以为于府道中。简用朴诚而明决者数人。率同各州县亲身与百姓开导。示以各卫身家。务必同心出力。择有膂力者。公举而厚抚之。至性至情。上下相通。则民恃长官如慈父母。早足以固其心。其有不安分之乡勇。责之以法。众亦帖然悦服。则民力可用。无不以一而当十。且乡勇统以道府。不为兵所刻迫。其力更奋。实有出力者。优加爵赏。则有膂力之人。胥欲得一出身阶级。其气愈鼓。以齐心协力之乡勇。破乌合涣散之贼。所至如扫矣。夫谓乡勇未可深信。不知百姓久受厚泽深仁。断无异志。特不收用之。而为贼裹胁。善用之则顽悍革心。是必得实心实力之道府州县。以统其事而究其功。又得虚心明察之督抚。以总其成而考其最。至于官兵归经略总统往来接应击杀。则不日即可成功。近闻贼势虽众。而其所蹂躏之地。俱成荒野。粮食全无。亦甚穷蹙。须防其骋力轶出。果团练乡勇固守。贼即坐以待毙。况并力以擒之。其势固易易乎。又闻军营食用甚贵。一馒头须银二分。各兵每日给银一钱。仅得三四馒头。食不足。因搜索民间。扰累不少。益见兵贵神速。不可迟久。师老财匮。弊不可胜言也。

一严核奏销以杜浮滥也。向来各州县开销军需支费。由本州县出文列款。申军需总局。由总局咨部开销。近年弊窦。总局竟行取各州县预印空白。至省代填。浮滥侵帑。而各州县竟不知开销实数。即实经支费者。祇领得十中二三。是以仓库益亏。饷项徒资中饱。在军需局者。大员则侵盈欲壑。小员及幕友书吏人等。无不坐拥厚费。捐官受爵。皆缘行取空白所致。而总局系本省上司州县。不得不听从之也。前闻福建查办亏空。至数百万之多。虽由不肖州县侵挪。亦缘台湾军需奏销。伊辙布为藩司。行取州县空白。代填申请。总督李侍尧等分蚀。以致州县受累已深。继之以伍拉纳浦霖钱受椿之贪纵。更积重难挽。国计民生。均受其害。遂成大狱。臣去岁赴京。路经豫省。闻前任河南之布政使。皆取空白。而各州县垫办军需。转无实得。众怨沸腾。在军需局行走者。无不各挟重费。捐官不少。现在军需未竣。不可不预防流弊。伏乞 旨宣諭。明白示禁。以杜积弊。务使州县自出印文申请开销。不得听总局取用空白。且令不在军需局之大员查察出结。方用有实效。仓库不致负累。大员不能染指。亦必不肯听其浮开。而帑项不至滥糜矣。

征邪教疏嘉庆三年

洪亮吉

今者楚蜀之民。聚徒劫众。跳梁一隅。逃死晷刻。始则惑于白莲天主八卦等教。欲以祈福。继因受地方官挟制万端。又以黔省苗氛不靖。派及数省。赋外加

赋。横求无艺。忿不思患。欲借起事以避祸。邪教起事之由如此。然臣以为邪教实不足平也。何则。伊古以来。焚香聚徒。敛米入教。如汉之张鲁张角。晋之孙恩卢循。六朝及唐川蜀之米贼。宋之侂智高。明之刘六刘七赵风子徐鸿儒唐赛儿等类。皆起于中叶以后。政治略弛之时。然尚皆不旋踵即扑灭。若我朝圣圣相承。振纲饬纪。每有赈恤。皆不惜百万帑金。视民如伤。爱众若子。此不特中外知之。陷入邪教者知之。即为邪教之首者亦知之。故临阵撑拒。必言受地方官之害。以致背皇上大德。试思此等皆身罹叛逆。万死不足赎之人。而天良不昧尚如此。臣故云邪教不足平也。臣今敢有请者。以为胁从宜贷也。邪教入一村则烧一村。入一镇则烧一镇。以胁良民为贼耳。邪教既退。州县官又利其烧燬所余。屏民使不得归。于是良民始不得不从贼。邪教滋扰数省。首尾三年。烧村镇愈多。则无身家衣食之民。附丽之者愈众。邪教又不甚爱惜。每行必驱之使前。或抑之在后。以抵官兵。故诸臣所入告。云杀数千人数百人者。即此无业之流民。非真邪教也。非真贼也。且此曹每州县动辄以万计。可尽杀乎。即可尽杀。亦非皇上如天之仁所忍出此也。故臣以为胁从宜贷。一则开愚民之自新。一则离邪教之党羽。党羽一散。真贼乃出。从此官兵刀箭鎗炮之所伤。乃真邪教也。乃真贼也。一则吏治宜肃也。今日州县之恶。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上敢隳天子之法。下敢竭百姓之资。以臣所闻。湖北之宜昌。四川之达州。虽稍有邪教。然民皆保身家恋妻子。不敢犯法也。州县官既不能消弭化导于前。及事有萌孽。即借邪教之名把持之。诛求之。不逼至于为贼不止。臣请凡邪教所起之地。必究其激变与否。与起衅之由。而分别惩治之。或以为事当从缓。然此辈实不可一日姑容。明示创惩。既可舒万姓之冤。亦可塞邪民之口。今日州县。其罪有三。凡朝廷捐赈抚恤之项。中饱于有司。皆声言填补亏空。是上恩不下逮。一也。无事则蚀粮冒饷。有事则避罪就功。州县以蒙其府道。府道以蒙其督抚。甚至督抚即以蒙皇上。是使下情不上达。二也。有功则长随幕友。皆得冒之。失事则掩取迁流颠踣于道之良民以塞责。然此实不止州县。封疆之大吏。统率之将弁。皆公然行之。安怪州县之效尤乎。三也。一则责成宜专也。楚抚守楚。豫抚守豫。陕抚守陕。战虽不足。守必有余。即以陕西言之。武关潼关蒲关。东面之三门也。大震关大散关骆谷关。西面之三门也。其地皆重岩极险。使预为之备。先使百人守之。贼何以能入武关。何以能进剑阁。又何以能复入鸡头。趋褒斜。东西蹂躏数千里。如入无人之境。此非封疆大吏。不知地利。不知形势。不先事预防之失乎。夫朝廷之驭天下。不过赏罚二端。前者平金川。平缅甸。所以能即日告功者。赏罚严明。赏必待有功。罚不避勋贵故也。今行军数年。花翎之锡至千百。而贼势愈炽。蹂躏之地方愈多。则功果安在乎。将弁之弃营汛。弃镇堡

。常与贼锋相避者。大吏又务为掩饰。则咎果谁任乎。况有功而使无功者受其赏。则有功者解体。有罪而使无罪者代其罚。则有罪者益恣。故臣以为今日之事。 朝廷则赏必当。罚必行。亲民之吏则各矢天良。封疆之臣则各守地界。削上下欺蒙之弊。除彼此推诿之情。如是而邪教不平。臣不信也。臣谨疏。

拟征邪教疏

赵希璜

今夫救焚者。与其渥水以遏火之冲。无如彻屋以断火之路。治水者。与其筑堤以防水之溢。无如凿渠以分水之流。彻屋而火自止。分流而水自减也。贼至之地。类皆先时可知。莫若令司牧之官。预为晓谕乡民。凡零小村聚。其资粮妇女。并归大庄。近山者依险为寨。平原者筑墙为堡。深沟固垒。老弱居守。强壮抵御。但能联络数十里之地。一处如此。处处皆然。使教匪进无所掠。攻无所克。不过旬月。势必解散。因其懈而击之。所谓以逸待劳也。即使不击。亦不能添裹多人。其众有减无增。岂能猖獗。此即古人坚壁清野之谋也。侧闻贼匪滋扰。皆系抢夺口粮。戕戮老幼。焚烧屋庐。劫制强壮。非有攻城占据之策。但为逃避蔓延之计。而官兵所以不能制其命者。以贼人掳掠。随地皆粮。复裹多人。一遇追袭。率以所劫之人。前当锋刃。至于真贼。战败先逃。官兵探访所逃之方。须得的实。加以筹调装粮。即使卷甲疾趋。计已动涉旬日。是以邀截之兵。每尾贼后。而山中路径多岐。官兵难以备悉。更加樵采之蹊。随在皆有。贼穷辄遁。又不必遵由平民素日所行之路也。围剿之说。有似难行。况丑类非比从前。跳梁业已三载。众聚则易歼。势分则难图也。占据则可围。流徙则难追也。接战则销灭。逃避则蔓延也。夫用兵之道。宁贵拙速。不务巧迟。迁延之间。积匪成猾。事势酿于四省。波累不止一方。分阃有人。责成奚属。窃以贼人避战之情已见。分窜之势既成。使仍戢我前矛。趋其后路。是犹击蛇而蹶其尾。搏虎而逐之山。欲求有功。曷云克济。为今之计。须易良图。贼意在分。我诱令合。诱合之法以守为长。夫川陕楚豫。横亘终南。荒山本易藏奸。开垦原非土著。零星散处。防范维艰。今既贼踪潜往。虑其照旧潜来。无论所过之区。蹂躏定无遗类。即彼闻风之所。逃亡必乏居人。宜以山中散居之户。难守之区。撤其室庐。迁其积聚。况已逃亡之众。业经养有方。募其精壮。练即强兵。广求险阨之口。多筑堡障以防。陷坑拒马。列在当途。伏弩窝弓。布诸径路。空山无所侵掠。坚壁难以倅攻。彼固因粮于民。而粮不可因借肋于众。而众无以肋。到处皆然。计穷必合。又加各关要地。厚集弁兵。告急闻风。星驰策应。若果守之以法。应之有方。斯贼既分。决不能合。纵能合。亦必不能分矣。其它设施之方。抵御之术。俚指可数。请更详之。一曰官兵可合而不可分也。夫兵贵速而不贵迟。宜聚而不宜散。散则势单。聚则势众。今使

调万人之众。置之十处。所用不过千人。是已置九千人于无用之地。非但虚糜帑项。抑且坐失事机。一曰乡勇可守而不可战也。乡勇之设。本以卫一乡之民。非但此县不可调于彼县。即此乡亦不可调于彼乡。此乡之乡勇。即令此乡之强壮者为之。彼之父母妻孥在是。田庐坟墓在是。一旦贼来。相为抵敌。犹如手足之卫其头目腹心。有不勇气十倍者乎。假使招募游手。征调他处。此固不练之兵。即同乌合之众。用之不当。反足以摇动官兵。一曰神堂古庙宜预拆毁也。乡僻寺观铜铁器皿宜广为收致也。夫深林密箐。本易藏奸。此等处所。设被贼人所占。木植髑。皆为攻具。铜铁器皿。可作利兵。莫若先行拆毁。广为收致。以供堡寨之需。非但化无用为有用。且变防人者为自防。抑臣闻之。将将校难于将兵。立法尤贵于行法。昔吴宫教战。斩爱姬以伸威。齐国陈兵。戮贵臣以行令。今既有奏升之官。甄录之幕。自当有明法之士。降罚之员。赏罚者。用兵之权衡。德威者。鼓士之橐钥。古人云。赏必先远而后近。则远人服德。罚必使近而后远。则近者畏威。诚谓近习之人。希泽易而知威难。疏远之士。用力多而受德鲜。公道而行。勇气自倍耳。

筹令民筑堡御贼疏嘉庆二年

德楞泰

臣明亮臣德楞泰奏言伏查教匪自上年至今。窜及数省。虽各路剿杀。为数以千万计。而首逆尚未成擒。余党不形减少。实缘各贼始尚据险屯聚。得以合围进捣。近日则东奔西窜。无久占之地。无一定之所。以劫掠为生。行不必裹粮。住不藉棚帐。党与不待征调。蹂躏数千里。飘忽无常。臣等追贼自楚入陕。经过被扰村庄。有房屋为贼所焚毁者。有盖藏一切。为贼搜劫无遗者。有男妇人口。为贼掳胁前去者。堪悯情形。一言难尽。此时已经被扰之处。急须安顿抚恤。未经被扰之处。急须布置堵剿。使贼无从劫掠。而后可以卫民而困贼。查各州县在城之民。有城池以资保障。其村庄市镇之散处者。仅恃有一二隘口。乡勇防护。或相离较远。猝然遇警。不及应援。或山路分岐。设堵未遍。贼已阑入。年余以来。百姓往往一闻贼至。仓皇匿避。粮食衣物。即为贼有。其奔避稍后者。则既劫其物并掳其人。甚至备卫之火药器械。反以藉寇而资贼。而各贼每至一处。有房屋以栖止。有衣食以接济。有勾结逼胁之人。为之引道路而供负戴。是以两载用兵以来。各省剿杀。无虑千万。而贼党不加少。且兵力以保城为急。则村市已被焚掠。以保荆襄为急。则房竹安康已难兼顾。往往官兵探贼所向。穷日追及。而贼一见即走。旁分四窜。本欲迎头。反成击尾。皆由前无阻截。是以任其所之。为今之计。欲筹恤难民而困贼匪。莫若饬近贼州县于大市镇处所。劝民修筑土堡。环以深壕。其余散处村落。酌量户口多寡。以一堡集居民三四万为率。因地之宜。就民之便。或十余村联为一堡。或数十

村联为一堡。更有山村僻远。不能合并作堡者。即移入附近堡内。所有粮食牛豕什物。一并收入。被难民人。即于其中安置。搭盖草棚。贼近则更番守御。贼远则出入耕作。该庄丁各保身家。巡防自必奋勇。壮丁不足。更于难民中择其骁健者。充当乡勇。酌给口粮。即以代赈。每堡派文武干员二三人。绅耆数人。为之董率弹压。如此防范。未被难之户。得有捍御。已被难之民。得谋食息。且收养堡内之人。户口有稽。不特可免流离。抑且赈无冒滥。即其中有一二曾经入教。首鼠两端者。亦皆有所拘束。不致附和勾结。则贼匪所至之地。皆沟垒森严。难以冲突。各堡以逸待劳并力御剿。使贼处处受敌。而人民不为逼虏。粮食牲畜不为劫夺。火药器械不为掠取。贼必饥饿日就穷蹙。加以劲兵云集并力兜擒。而后杀一贼即少一贼。灭一股复除一股。即如近日绅士梁友谷等。筑堡团练。贼不能犯。保护乡里十余万人。实有明。是以现饬湖北之郟阳房县竹山竹溪。陕西之兴安白河洵阳平利安东石泉等处。一律相地修筑。并移咨汪新秦承恩。选派能员。及时筹办。此外或有须设防修筑之处。亦属该抚臣暨地方官。随时酌量情形。一体办理。至于川东一带。每多险峻山寨。为各贼负隅走险之所。祇须令随近居民预先移住其中。一如守堡之法。自相捍卫。其大村镇市不便移入者。则令仿照筑堡。似于御贼安民之道均有裨益。

此筹办坚壁清野之始议也此时果行当不致旷延七载也惜事旋中止至嘉庆六年始奉 旨通行耳

坚壁清野议

龚景瀚

窃惟邪匪滋事以来。蔓延四省。辗转两年。处处有贼。处处需兵。负固则经年累月不能克。奔窜则过都越郡不能御。议者惟以兵少为辞。于是调邻省。增新兵。募乡勇。俱谓以多为贵。不知其无益而反有害也。何则。 国朝经制之兵。本属有限。而腹里尤少。其重兵所在。非番回错杂之区。则形势要害之地也。一调不已而至再。再调不已而至三。备御空虚。奸民因而肆志。则无事之区。又将滋事。即如四川湖北之兵。皆以全赴苗疆。邪教遂乘机滋事。岂非明效大验乎。此调兵之害也。仓卒募兵。但能充数。非市井无赖之人。即穷苦无聊之辈。纪律不习。技艺不精。心志不齐。胆气不壮。遇贼惟有纷然鸟兽散耳。此增兵之害也。乡勇守护乡里。易得其力。若以从征。则非所愿。无室家妻子田庐坟墓之足系其心也。平居未受涓滴之恩。临难责以身命之报。于势既有所难能。而为之长者。素与平等。本无上下之分。予以虚名。强相钤制。于心又有所不服。故加恩则玩而骄。执法则忿而散。求其约束而整齐之者。难矣。其藉此为利。浮开名数。冒领钱粮者。又无论也。至于临阵。既未习乎战。疑则易惊。又各自为步趋。纷则易乱。即或诱之以重利。鼓之以大义。而有勇无刚

。能暂而不能久。哄然而进。亦哄然而退耳。此乡勇之害也。且兵勇多则粮饷广。粮饷广则转运难。国家帑藏充盈。杀贼安民。虽千万在所不计。而民间之疲于转输。困于差徭者。不知凡几矣。文报有站。粮运有台。军营之移徙。使节之往来。其夫马不能不资于民力。近地不足。调之远处州县。虽官为给价。而例案所销。岂能敷用。每县夫数百名。马数十匹。道涂之费。守候之费。津贴之费。司事者口食之费。皆派之里下。不肖生监。又从而干没其中。为日既久。民力竭矣。官吏但顾考成。一切以军兴法从事。科敛督责。民不堪命。事变滋起。或遇水旱之灾。将何以处之。况乎将领不能约束兵丁。所过甚于盗贼。乡勇从而效尤。激之生变。是所忧者。不独在邪匪也。然使有济于事。侥幸成万一之功。亦不必过为疑虑。而自去年以来。其情形大概可见矣。四省之山。层崖峭壁。立如城寨者。所在多有。其上有田有水。贼若据之。非数万之众。不能攻取。然周围百余里。或数十里。终未能环而围之也。竭力仰攻。士卒已伤损过半。幸而得之。贼已乘间率众他徙矣。虽穷日夜之力以追之。而其势常不相及。贼因粮于民。无地非民。即无地非粮。官兵之粮。必须转运。贼窜无定向。亦无定期。粮台岂能预设。夫马岂能预增。仓卒移营。粮必迟误。此一难也。贼皆轻身。登降便捷。而我兵鸟鎗弓箭火药铅弹。身所佩带。不下二三十斤。行走不易。此二难也。贼皆本地之人。惯于山行。妇人孺子。亦趑趄若飞。而我兵如陕甘等处。壮健有余。轻捷不足。登山半日。汗流气喘。未遇贼而先困矣。此三难也。贼随时随地可以休息。而我兵行必按队。止必安营。挖濠树栅。守卡站墙。日夜不得安歇。此四难也。贼常饱而我兵常饥。贼常逸而我兵常劳。胜败之势已分矣。幸而胜之。所杀者贼之后队数十百人。或其老弱疾病不能行者耳。其首逆及全伙。不可得也。贼之诡计。又分布数人于左右十余里中。四面放火。使我兵疑畏不敢遽进。及至探明。而贼已远矣。此尾追所以常不及也。于是有谓宜绕道前进。迎头截杀者。究之亦系空言。无实济也。前后夹攻。则左右分驰。东西并攻。则南北各窜。山涧重迭。道路纷歧。处处可通。头头是道。安所得十余万之兵。一一追而击之。即令兵多将广。四面兜围。而贼聚而冲。我散而守。十余万之兵。分布于周围数百里之内。其势既分。其力亦薄。贼以全力舍命冲突。未有不溃围而出者。故贼之往来。可以自如。我之进退。反不能自主。贼合而我兵不得不分。贼分而我兵遂不能复合。焚掠裹胁。贼愈杀而愈多。疾病死亡。兵日添而日少。剿则无以为守。守则无以为剿。城池已在在堪虞。将领惟斤斤自保。

今日之贼。无论非今日之兵所能剿除。即或额兵全来。新兵已练。而使之追逐千里之遥。奔驰半月之久。力疲气沮。其势又为今兵之续。贼势益张。兵气益馁。日延一日。事恐不可问矣。然则为今之计。将奈何。曰贼未至巴州。而巴

州之民先去。贼未至通江。而通江之城已空。守土之官。虽欲效死勿去。其谁与守。此无他。民心无所恃也。故必先安民然后能杀贼。民志固。则贼势衰。使之无所裹胁。多一民。即少一贼矣。民居奠。则贼食绝。使之无所虏掠。民有一日之粮。则贼少一日之食矣。为今之计。必先坚壁清野之法。责成地方官。巡行乡邑。晓谕居民。团练壮丁。建立堡寨。使百姓自相保聚。自小村入大村。移平处就险处。深沟高垒。积谷练兵。移百姓所有积聚。实于其中。贼未至。则力农贸易。各安其生。贼既至。则闭栅登陴。相与为守。民有所恃而无恐。自不致于逃亡。别选精锐之兵二三千名。以牵制贼势。不与争锋。但尾其后。贼攻则救。贼退则追。使之进不得战。退无所食。不过旬余。非溃则死耳。不战而屈人。策之上者也。其要必先选择良吏。一省之中。贤而能者。道府岂无数人。牧令岂无二十余人。其奔走趋事。明白勤干者。佐贰岂无数十人。今川省贼所往来。川东惟夔州一府。达州一州。川北惟保宁顺庆二府而已。陕西惟兴安一府。商州一州。河南惟南阳一府。湖北惟荆州宜昌施南襄阳郧阳五府而已。所属牧令。贤者之。不肖者易之。每处各派佐杂数人。分任其事。以一道府董局事。佐以正佐数员。讲明利弊。议定章程。总其大纲。其余道府。分路经理稽查。不过三月。可以毕事。其次则相度形势。天成之险。如大成寨太平寨等处者。加卑因高。使之可守。移附近居民于其中。先藏积谷。贫者官贷其资。茅屋草棚。听其自便。其故居仍勿毁。贼未至时。仍可照常安业也。其村庄市镇。人湊集。如临江市普安场等处者。随其所居。因山临水。为筑城堡。外挖深濠。务令高广。民居零星在外者。移入之。砖石木料匠役之费。皆给予官。惟丁夫取于民。有贫乏者量给口粮。以代赈恤。其次则选择头人。山上之寨。平地之堡。人户既多。一切事宜。需人经理。择其身家殷实。品行端方。明白晓事者。或绅监。或耆民。举为寨长堡长。给以顶戴。予以钤记。使总一寨一堡之事。其清查户口。董视工程。经营钱粮。稽查出入。训练丁壮。修饬守备。别择数人为之副。各就所长。分任其事。以专责成。其次则清查保甲。户口繁多。奸良莫辨。外至者。疑其为间谍也。即久居者。亦虑其有匪党也。行保甲之法。十家联保。互出甘结。始准移居。匪类送官究治。其迹可疑。尚无确据者。另附册尾。听其别居自便。毋使溷入。以滋后累。其余良民。悉使团聚。家有几。大小几口。所操何业。土田若干。详注册内。以便稽核。其次则训练壮丁。每户抽壮丁一人。或二三人。编为部伍。鸟鎗刀矛。各习一技。官为给价。制备器械。每一堡寨。择营中千把。或外委一员。兵三四名。使之教导。勤加训练。有事则登陴守御。自保乡里。毋令出征。惟本州岛县有警。或邻堡告急。许其以半球援。其次则积贮粮穀。堡寨之中。建仓数间。富家囤户。有粮难以尽移者。官给银收买入仓。无者买于邻近各乡。官兵经过

。即以此粮供支。贼至闭寨。壮丁守陴。按名给粮。毋令家食。其鳏寡孤独。贫乏残疾。及家稍充而实无粮者。准其照册分别赈借。贼平之后。即为本乡社仓。分贮当平。一遇灾歉。即可就近赈粜。其次则筹度经费。所有筑台挖濠建仓买粮。置备军械。一切守御器具。及搭棚盖屋之费。银皆官给。交堡寨长司其出入。惟仓粮之数主于官。赈借供支。官为报销。其余银均摊于堡寨。居民所有田地。分为十年。或八年。随地丁征还。如此者有十利焉。

川省无土著之民。五方杂处。其性轻于去就。故一闻警报。辄四散奔逃。民心疑惧。则千里无坚城矣。今堡寨林立。声势联络。民居既安。民志自定。父母妻子。团聚一家。无流离死亡之忧。并不虑为贼逼胁。陷于邪党。可以保全良民。潜消贼势。其利一也。粮皆藏于堡寨之内。所余村落店馆。皆空屋耳。贼即千里焚掠。无所得食。若攻围堡寨。则丁壮自护身家。其守必力。又有邻堡之救援。官兵之策应。其力必不能攻陷。狂奔十余日。非溃而四散。则辗转于沟渎之内矣。区区首恶。何难就擒。可以制奔窜之贼。其利二也。据险之贼。不能不下山掠食。今民皆团聚。粮不露处。冬夏之交。野无青草。附近已无所掠。远出则近山之堡寨皆得邀而击之。其势又不敢出。坐困月余。积粮既竭。终亦归于死亡逃散而已。可以制负固之贼。其利三也。州县之有乡村。如树之有枝叶。枝叶伤则根本无所庇。乡村皆为贼所蹂躏。其城郭之不亡者仅矣。今四面皆有堡寨。障蔽拥护。贼必不敢径犯城郭。有急则环而救之。贼将腹背受敌。官兵又乘其后乎。可以保障州县。其利四也。堡寨远者相距数十里。近者或十余里。官兵经过。就近供支。粮台可以不设。官无转运之费。民无挽输之劳。至文报往来。无须兵勇护之。即于堡寨之在大路者。安设夫马递送。可以省台站之费。其利五也。每省挑选精兵三千。贼合亦合。贼分亦分。牵制其后。使之不得攻陷城堡足矣。其余悉令归伍。所省盐粮。犹其小者也。兵少则差徭亦省。民受无穷之利。而营伍不致空虚。亦无虞更生他变。其利六也。守陴壮丁。惟贼至时数日给以口粮耳。无按月之盐粮。无安家之银两也。其费较招募乡勇。所省何啻天渊。而爱护乡里。朝夕相见。犹有古者守望相助之意。可以情法维系之。不若乡勇从征日久。习于凶暴。怯公战而喜杀掠。酿为将来无穷之隐忧。其利七也。保伍时相纠察。而堡寨之长。又从而稽查之。则奸宄无容身之地。其桀骜不驯如嚙嚙者。亦慑而不敢肆。可以渐化为良民。其利八也。邪教蔓延。为日既久。伏而未动者。正不乏人。今淑慝既分。居不相杂。冥顽者苟潜入于贼党。可以一并歼除。其愧悔者必安居乎故业。可以保全身命。绝后患之萌。开自新之路。其利九也。规模既定。守而勿失。远近一体。上下同心。如网之在纲。有条不紊。如身之使臂。无令不从。无事之时。按籍而稽。瞭如也。有事之时。画地而守。井如也。一劳永逸。数世赖之。其利十也。

然而愚者可与乐成。难于图始。因循目下。畏难苟安。此议一出。必有沮之者。一则曰骚扰反以累民也。夫择利莫若重。择害莫若轻。贼匪所过。焚烧房屋。杀戮人民。掳掠妇女。其惨极矣。民虽至愚。亦必明于利害。所全者大。即小有骚扰。犹当毅然为之。况保其身家。全其积聚。顺其情之所乐。何累之有。若云奉行不善。则官吏之过。当易其人。不当废此法。如战场失利。岂以偶无良将。而遂永不用兵乎。一则曰迂缓不切于事也。夫欲速则不达。自去岁以来。各省所行。何一不速。何一有效。事固有不急急于目前。而收功于异日者。及今为之。未为晚也。行之一县。可保一县。行之一府。可保一府。同时并举。不过三月。贼在罗网之内矣。是速莫速于此也。舍此以图。其果有旦夕奏效。操券而得之策乎。一则虑其费大也。夫成大事者不惜小费。苟能平贼。即多费亦所不惜。今州县大者不过堡寨数十处。小者十余处。一省所办者。不过三四十州县耳。哀多益寡。合计每省用银。不过一百万而已。后此即无所费。较之养兵养乡勇每月需银百万两而靡所底止者。其费何如。且惟买粮为费较巨。而粮分贮于堡寨。何异贮于州县之仓。今各州县岂能不采买乎。其余借项。分年带征归款。是不独省费。且并无所费矣。一则畏其烦难也。夫天下无难成之事。患无任事之人。今自道府下至堡寨之长。总理者有人。分任者有人。劳瘁不辞。悉具举。何虑其烦难。且通江巴州仪陇。贼所蹂躏之处。失业难民。岂能不为抚恤。清查户口。修理房屋。吊生恤死。赈乏周贫。其烦难何止十倍于此。与其补救于已然之后。何如预备于未事之先乎。是数说者。皆不足以难之。然则今日急务。莫有先于此者矣。不然。不务安民。何以御贼。民惧贼而逃。犹可言也。兵愈增则差徭愈重。师愈久则扰累愈多。数月之后。恐民见贼至。将不逃而与之合矣。今不早为。后悔无及。谨陈一得之愚以采择焉。

练兵修寨四事议四川通志

方积

一操练乡兵以备堵截也。各州县非无乡勇之患。有乡勇而无训练。实与无乡勇等。梁山县招募乡勇。共七千余名。除陆续奉调。及裁汰不计外。近存四千余名。广延精于技艺者三十余名。教以鸟鎗刀矛等技。盖操演之法。与临阵之法同。鸟鎗在前。刀矛在后。鸟鎗不精。则临阵手颤。而发必不中。一发不中。势必弃鎗而走。刀矛手亦因之而惊。故必精鸟鎗以收刀矛之用也。刀矛不精。不但刀矛手不敢近贼。鸟鎗手无可恃之人在后。其技即精。其心不定。贼徒骤进。亦必弃鎗而走。故必精刀矛以收鸟鎗之用也。见在日夕操演。十月于兹。近复制硬弓四百余张。及药弩三万余枝。以为伏路守险之用。各义首乡勇等。自顾身家。亦颇知用命。时时勉以大义。兼教以作坐进退之方。迩日察看情形。似尚可用。如果贼入窥境。定当竭力堵剿。断不致退缩迁延。 一修凿城池

以定民志也。县城为四境居民之望。城中小有惊疑。则四境亦闻风而怯。查梁山旧城。高仅盈丈。兼以无濠可恃。恐愚民无识。易起猜心。见将县之旧城。普加三尺五寸。平处俱挖长濠。傍山险处修削。益令陡峻。城工浩大。用度不貲。既未敢请领帑银。而当此军需浩大。民力困弊之时。更不敢重劳民力。除将本年廉俸。全行捐用外。复传集本城殷实绅耆约保人等。明白晓谕。旋据捐石捐木捐出米粮者。络绎而至。即令捐助多而人品正者。分董其事。所有出入一切。不用一家丁一书役经手其间。是以用费较省。而成功亦较速。虽尔日工价。合计尚欠三千余金。自当妥为办理。断不致丝毫有累公私。城内小山甚多。俱于扼要处设立台。置自铸威远六尊。以备轰击。其余存城劈山。九子连环。共四十余尊。鸟鎗约九百余杆。火药约一百余石。铅弹足用。刀矛军器。约五千余件。俱系自为制备。其外卡鸟鎗军器。尚不在此数内。一设法储粮以备缓急也。县内常社两仓。共收贮谷二万石有零。除奉文碾运军米及支发本境乡勇口粮外。见仅余谷一千二百余石。仓实为空虚。设有缓急之用。真不足恃。再四思维。无可为计。昨经普谕附近城郭居民。令将存谷余石。先事运贮城内。设使贼人犯境。即可轻身入城。小民亦知未雨绸缪。殊属踊跃。且见在官仓闲空。其谷石多而无地可以屯贮之家。兹已将官仓借给存贮。明白晓谕。以将来设有事端。即当借散口粮。事竣照市偿价。梁山虽小邑。颇多知义之民。以故鼓舞乐从。尚不致疑于官吏。一广修山寨合力守御也。查贼匪自去秋起事。迄于今日。所入之处。必先以虚声恐吓。俟居民逃窜时。彼则乘乱而入。地方官虽欲禁止逃民。而逃民终不可禁。以故民心愈恐。而贼势愈张。小民无识。贵坚其志。必置之于必不可死之地。而后有不肯轻去之心。民有不肯轻去之心。而后贼无可以拦入之势。梁山境内。周围数百余里。四面俱有古寨。已令各路约保指名出。大小不下三十余处。有周围三四十里者。有周围十余里。及七八里者各不等。大抵皆峭壁悬崖。中通一径。见已亲赴各寨。逐加阅视。普劝居民。令其各加修整。大约不过一月之内。即可一律修齐。其附近城郭之牛头金城七十层子严等寨。日内即可竣工。闻贼众行不裹粮。待掠而食。倘能绝其粮路。势不能枵腹持戈。是以傍寨居民。俱令其将存积穀石。全数先行运寨。寨上多备滚木擂石。按照寨之大小。分给过山鸟鎗等件。如果贼至。各路居民。自可就近登寨而守。或十余团守一寨。或数团守一寨。预嘱该居民等。于贼至之时。勿与接战。但坚守不动。使我四境之中。路路可通。寨寨相望。不必互相策应。而实有互相策应之势。贼仰攻不能。掠食无所。左梗古寨。步步防人。似有不待驱逐而自退之理。

抚议四川通志

龚景瀚

贼不可抚也。其势亦不受抚。所谓抚者。抚百姓之从贼者耳。百姓之从贼者有二。一则被其煽惑者。一则被其裹胁者。被其煽惑者。皆甘心从贼者也。然其中有辨。入教既久。心性俱迷。信其矫诬之词。妄作非分之想。不惧不悔。视死如归。此冥顽不灵。非可以情理化导者也。又有富者畏祸。贫者贪利。邪教以避灾得财之说。歆而中之。一时不察。翕然信从。然素无不轨之志。一朝事起。官府访查。邻里执证。既无词可辩。遂无地自容。乡勇利其田宅家产。以多杀为功。一言在教。妇孺骈诛。其存者不得不栖身贼巢。以为苟延性命之计。此愚民误入其教而不能自脱者也。被其裹胁者。皆不得已而从贼者也。然其中亦有辨。精壮之民。贼先拘系以苦之。旬日之后。强以拜师。令其入教。束缚老弱。逼其手刃。分队放火。押令随行。与官兵相遇。授以戈矛。驱迫前进。仓卒打仗。百姓既不及自明。官兵亦无从辨识。锋刃交加。既欲贪己之生。不得不致人于死。而放火杀人之罪。遂无所逃。此欲归而不敢者也。老弱之民。或令饭放马。挑什物。抢掠餬口。饥饱无常。其苦万状。日夜思归。然妻子为质。不忍遽离。家业已残。退无生计。不得不隐忍随行。以图苟活。即有子身易于逃脱。而贼之防范甚严。昼则维以大索。累累相继。如驱牛羊。夜则闭之空房。阵阵相积。如圈豚犬。此欲归而不能者也。自嘉庆元年用兵以来。吾民之死于贼者无论已。官兵迎头杀击。其冲锋冒刃者。皆吾精壮之民也。官兵从后尾追。则兜擒掩取者。皆吾老弱之民也。其死者不知凡几矣。幸而乘闲得出。守卡之勇。坐营之兵。盘而获之。以为奇货。文致其罪。冀邀厚赏。非法拷掠。多方指证。草草数言。即行正法。其死者又不知凡几矣。幸而解赴大营。委官审讯。而从贼日久。放火杀人。则罪在不赦。问官惟守此两语。以为尽职。黠者狡词变易。则死于刑。愿者据实自陈。又死于法。其幸生者。皆历几死而后得之。什百中仅一二也。夫律坐喝令。即下手亦从末减。何况被贼所逼。事不由己。而徒泥其。不原其情。风声所布。孰敢复出。使贼益得借口以钤制吾民。此从贼之心所以愈坚。而贼之所以日多也。今蒙 皇上施浩荡之恩。开三面之网。荡涤旧染。与之更新。伏读 圣谕。自古惟闻用兵于敌国。不闻用兵于吾民。自相攻击。屠戮生灵。朕日夜哀怜。几至寝食俱废。百姓困极思安。久劳思逸。谅必一见恩旨。翕然来归。钦此。捧诵回环。无不感激泣下。即此数言。已足以感天地之和。而消邪沴之气矣。贼亦人也。具有心腹肾肠。亦当感动悔过。何况被胁之良民哉。惟是愚民目不识书。誊黄遍贴。贼中防守甚严。一时未必周知。即知亦或未敢深信。谕以空言。不如示以实事之为深切着明也。伏求 谕各路领兵大臣。于大营中。预备大旗一面。上书招抚难民四大字。遇贼打仗。以兵数百人守之。另立于山之上。或营之左右。距营一半里许。其有投弃器械。来奔旗下者。悉不得杀。贼方迎敌官兵。不暇兼顾

。裹胁之民。必相率归来矣。严饬守卡员弁兵勇。自贼营逃出。或被盘获者。无论是贼是民。曾否放火杀人。均不得擅杀。送交地方官。问其姓氏里居。愿者妥为安插。归籍者酌量资送。风声传布。孰不求生。即或所放之人。未必无一二真贼。逃回贼营。然贼既生还。则百姓更无死理。在贼营之百姓。无所疑虑。益坚其向化之心。乘闲归者。纷纷恐后矣。此解散之一法也。其有心地明白。语言便捷者。予以重赏。令其招徕。招出十人者。给以十人之赏。招出百人者。给以百人之赏。能杀贼缚贼来献者。更加优赉。如系贼之小头目。更为得力。唐李愬之平淮蔡。宋岳飞之平杨么。皆重用降将。转相致。贼心既散。贼党既离。即使一人不返。不过失一真贼。于事无关轻重。若使一人成功。则保全无数生灵。于国家实有裨益。此解散之又一法也。

抑某更有请者。教匪及咽噜等。执迷不悟。非重惩之以威。不能遽怀之以德。而被胁百姓。受制于贼。亦有欲归不能之势。某三年军营。所见百姓逃回者。皆在官兵打仗之日。官兵大胜。则逃出者甚多。官兵小胜。则逃出者亦少。是剿而后可以成抚。而剿必须兵力。今兵力少惰矣。仍宜添派精兵。慎择良将。剿抚用。奇正相生。兼行坚壁清野之法。百姓自相保聚。使贼无人可裹。无粮可掠。旬日之闲。不特被裹百姓。投出相继。即真贼亦鸟兽散矣。有明郟阳之白圭项忠。先后擒斩刘千斤苗龙等数万人。而后原杰得以成抚治之功。书云。威克厥爱。允济。非忍于用威。乃所以成其爱也。至各省情形。微有不同。教匪四川为多。其裹胁川民亦众。今首逆陆续就诛。贼势渐形瓦解。一加招抚。来者必多。是四川利用抚。陕西习教者。安岭将军山诸役。歼戮殆尽。逃入川境者。不过一千余人。两年以来。川楚逆匪。往来兴汉商雒一带。沿途裹胁。皆随裹随逃。故贼中陕民颇少。无可招抚。是陕西利用剿。至湖黄受乡勇之利。亦受乡勇之害。杀戮过甚。势不相容。不特楚贼不敢回楚。即楚民亦不敢回。无所用其剿。亦未易言抚。其来归者量为迁移。方可相安无事。是又在地方大吏之随时变通矣。谨议。

团练议四川通志

方积

一每保正所管之地为一团。又合数保正或十数保正之地为一大团。每小团设立团长一二人。或三四人。无论绅士居民。务须其人心地明白。晓畅大义。向来为一方之仰望者。始准议立。不必拘定资格。亦不得徇私妄举。其大团议立团总一二人。或三四人。总理各团之事。所有大团团总。须各团公举后。访查明确。当面验试。如果可以胜任。再行给札饬办。 一团内团勇须年力精壮。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者。无论是否绅士之家。有无田产。均列名充当。其外来流棍。及团总团长素不认识者。不得准充。派定之后。团总另造一册。某团长

名下管领团勇若干。开列姓名年齿。呈送过朱。以便不时亲临查点。倘有违抗不愿入团出力者。许团总团长指名具禀治罪。一每团制造红边黄布大旗一面。上大书某团义勇。团内派一强干有胆力者。遇有事之时。执旗随团总左右。以为众人耳目。有事之时。各团勇帽系号带一根。上亦写某团义勇字样。一贼匪诡诈百出。常藉称乞丐难民。往来伺探。团内务须严加盘查。如见有面生可疑之人。立即协力拏送究治。如有别处眷搬入团内者。亦须问明来历。或有人认识。方准入团居住。一团内制造军火器械。修卡挖濠。一应费用。着团总团长协同保正。向花户劝输。但须就其力量。秉公劝捐。既不得徇私勒索。亦不许任其违抗。务使众心咸服。如团总团长保正稍有挟嫌勒派等事。一经花户告发。定即从重治罪。加倍罚追。一团内人家。凡有防夜鸟鎗。素习施放者。即多备绳药砂子。团成一队。或另制营鎗更妙。所用钢矛刀刃。头长一尺余。杆长八尺。坚梗木料。装钉结实。其余叉耙剑戟。如有素习熟惯者。各随武艺所长备用。团成一队。一团内有武艺精强之人。据实报县。派令传习教演各团团勇。公议月费。以酬其劳。一各团相距在二十里内外者。每议一定期。于附近要隘处所。齐集会哨。或施放鎗。演试武艺。既足以壮声势。可使贼匪闻风远遁。彼此认识。又得互相联络。方不失守望相助之义。一每团须设有胆力熟道路之健足探报四名。轮流走探。如贼人在一二百里之内。即须去探。以便早为预备。贼人若将临境。团总团长。一面即率团勇赴卡堵御。如有三人之家。以一人居守。二人赴卡。其有借故躲延者。即以军法从事。一面飞报别团。别团团总团长。迅即一面严守本卡。一面抽拨团勇。各随带器械口粮。前往援助。如有观望迟缓误事者。即将该团总团长。照军法从重治罪。一团内地方。须看明要隘处所。或山梁。或旧寨。择其易于守御之地。筑卡挖濠。安设鎗。如探有贼匪临境。团总团长。即带领团勇。在卡堵截。既有大卡深濠。不但人人胆壮。易于堵截。即贼匪亦不敢轻易来扑。每卡须用二三千人。卡墙须高四尺。厚二尺。濠深八尺。宽八尺。四面安吊桥。方为合式。一立团虽各处分设。而有事之时。附近几团。务须彼此救护。如别团团勇。现在与贼抵敌。其附近各团。一经闻信。即须派人带领团勇。前往帮同截堵。同心保护。前卡贼匪既不能过。后卡亦可保无虞。如有各保自误大事者。定照军法从事。一倘或有事之时。团勇日夜守卡瞭望。协力堵御。至夜间伏路更。尤为紧要。必须轮流派拨。以均劳逸。如有推诿偷安。及虚应故事。不用心出力者。团总团长。稽查究。一贼匪所到之处。先以放火与大声呼噪惊人。凡有火起。即当整顿堵御。不可惊慌退避。如闻声噪。亦不可胆怯。违者军法从事。一团总团长。奉行巡查。派拨传习教演。及一切堵御要务。敢有藉端需索。通同舞弊。扰累居民团勇者。立行拏究。追给领牌。仍倍罚不贷。一县令制

就令旗信签。每团发一式样。如有事之时。即以令旗信签。传调某团。该团总团长。即率团勇。依限飞驰。照信签指定处所齐集。听候派遣。敢有延误者。照军法从事。一各团距贼。远近不一。必须与县署声息相通。方可随事缓急。酌量办理。每大团各择一明白晓事之人。常住本城。凡有团内应行之事。随时明核夺。一团规立定之后。凡团内旧有居民。即不得任其搬徙。如有违抗搬移。以致摇惑人心者。定将家产房屋。一并入官。作为地方公用。

御贼议

檀萃

方今之患。营空仓空库空。然转其空而实之。盖有道存焉。奸匪之徒。矚此三空。恣行抢劫。所过村寨。居民奔逃。无敢堵御之者。使所过一处。即空一处。不早为之所。其空益深。事不可为。盖三空之患犹恃有民。固其民不至于奔逃。使之各自为守。在于檄行州县。申明保甲。团集乡勇。凡民之逃生于畏贼。一人逃。从而逃。弃其家室老幼蓄积。贼得据之以恣其掳掠淫杀。故贼愈张而愈多。遂至于不可制。今固结居民。民有所恃。不至于畏贼。各顾其家室老幼蓄积。齐力出而御贼。贼闻之。必不敢来攻。盖攻难于守。城堡之守。以高临下。村寨之守。以逸待劳。故守者之一。可以敌攻者之百。凡城池。以官吏领之。以士民佐之。村寨。以士民之有身家智略者领之。各率其子弟年少豪勇以佐之。贼必不敢入。故申保甲。集乡勇。得寓兵于农。守望相助之遗意。不假力于营。不待饷于仓。不仰给于库。各自为守。不仰于官。而贼不能扰。转其空而实之。此不易之道也。此事之行。或疑其惊惶百姓。夫百姓惊惶。由于无所倚恃。故闻贼即惊。贼至即逃。今使四乡之民。各恃其村堡都会。市井之民。各恃其城郭关厢。不畏贼而怒贼。且同心共愤以攻贼。正所以安集百姓。使其有定心也。固民即能任地。任地即能生财。此相因之道。民心既固。不至奔逃。耕于野为农民。聚于堡为乡勇。则民皆兵也。民不散而地不荒。耕种如故。而粮有自出。是仓不空也。丁地之银。厂盐之额。举皆如旧。是库不空也。去三害而获三利。出一纸通行文书。可以收实效矣。盖为政之道。宪府总其大。州县任其成。故地方有事。责成于州县。州县虽曰亲民。亦不能以一身独为也。必分之士民书役乡保。以共襄其成。夫获一案有赏。失一盗有罚。处分皆归于州县。故州县莫不尽力。窃强党少则曰盗。奸匪成则曰贼。然总之皆盗也。责成于州县。非难办者也。汉时渤海盗起。龚遂为守。单车到官。贼即解散。牂牁叛。杀太守。朝议弃之。杜钦说王凤遣任职太守往。于是以陈立为守。即便诛平。古来如此比者甚多。故成功多由于守令。凡夷民之变。宜选州县夙有威望为夷民所信服者镇抚之。庶几收龚遂陈立之效。亦一策也。至于守御之备细。谨陈数条于左。

一檄行州县。转行民间。申明保甲。团集乡勇。保护村寨。

一村寨随其大小。各推士民为长。各率丁壮为乡勇。一切耕作生理。仍照其常。有警则圆集守御。其守御有效。则计功奖赏。着地方官详明。或给顶带。或给匾额。以示鼓励。

一守御器具。须简便易办。半兼乎农器。耰锄棘矜。皆足以为守御之资。锹锄刀斧之类。农家所尽有者。去短柄用长柄。即可以守御。去长柄用短柄。仍为农器。日本国兵以长竹竿。着小斧头。如墙而进。锋锐莫当。鄙饶之民。械以长猫竹。削其梢入桐油锅之。比鎗刀更利。凤颖间械。用齐眉棍。先以炒石灰装入鸭蛋壳。人怀一枚。就敌先抛蛋壳。雾迷空。然后用棍进击。先据上风抛蛋。无不胜者。又用长竹竿扎深刺把于竿头。谓之狼牙筩。亦轻便可使。此皆不大费钱而易办者也。尤莫便于飞石。即童子飞堕砾之戏。手臂之劲。能打数丈高。且远至百步二百步。古老相传。杨林未裁并时。尚为县。有贼至。民皆搬避。令某止之日。避非计也。丁壮能走矣。老弱能尽携之走乎。男能走矣。妇女能尽随之走乎。银钞能带而走矣。穀米牲畜一切能尽带以走乎。与其尽遗于盗。至于出无所依。归无所宅。终不免于死。曷若同心致死以御贼。贼退而家室可完。吾当率先为汝御。乃教其民用飞石之法。每五百人为一排。飞石子击之。贼惊以为天下神石也。遂逃遁。论功。升布政使。此法尤便之。至于早晚闲空时练而习之。以当戏具。尤少年所不厌者。

一村寨各居民门口。宜筑矮墙狭巷。仅容一人进出。明正德间山东盗起。许忠节公逵为某县。用此法教其民。但以一人持短刀守之。门尽开而贼不敢入。村村皆然。贼无所利。奔他县掳掠。公以功升副使。此皆先事预防。且易为办者也。即守城之法。先于水边路口。多筑牛马墙。防其冲突。毋使近城。而城外之关厢街市可保。防守之道。远先在于四邻。近则在于四境。至于入境。已大张惶。至于薄城。丧失尤不可计矣。许公令民沿门筑墙。亦守城之法。变化用之者也。

一守御城池。其法亦如村寨。而尤易为力。大府州县。居户百万。数十万。十万。即次而中下。且数万。即小而至极。亦敌一村寨。且数百户。户出一人御贼。已为数不可纪极。为地方官者。但使其团聚。不至于离散。则保境御盗。原所不难。上年设炒厂之法甚善。官不费而大济于民艰。则知此地衿士父兄之可与有为。在上官有以奖励之者。仍照前法。以为团练守御之备。当无不乐从者矣。

一驿路冲涂。自板桥起至亦资孔止。除依城池为固者不计外。其去城池远者。亦申保甲团练之法。其中间驰道两头有关厢口。口外筑牛马墙。其两旁民居客居后户之外。各筑墙连接。包裹之以为固。其余皆如防守村寨法。

一民自为守。贫富不同。量贫富各出资力以保障乡邦。不至于失散。其为功德至大。而自己之身家。藉众力以保护。不至全为抛弃而贳盗粮。为己为人。交受其利。是在互相劝谕耳。

一此事督率在地方官。有功奏升加衔。其失陷村寨。计过照例治罪。

守御后议

檀萃

乡勇者。民兵也。异于官兵。官兵廩于官。其添设良难。民兵因于民。其团之最易。故行之于古而效。行之于今而亦效者。良以其易也。唐马燧镇太原。募役数千。教之战。数月遂成精卒。居一年。广场罗兵数万。威震北方。李抱贞镇泽潞。三丁编一。蠲其租徭。给之弓矢。三年皆为精兵二万。不廩于官库。兵雄为诸军冠。李德裕帅蜀。立雄边子弟。总十二军。威声震于西南。此皆承衰弱困敝蹂躏之后。棘手难为。而转弱为强。曾不旋踵。惟取诸其乡。以本地之民。守本地之险。故见功易易耳。然犹须募练也。其不待募练者。莫如民自相与为兵。南唐淮北与周接壤。世宗侵唐。已举江北。而小民相与聚山头。立堡壁。以农器为兵。以楮为甲。周师屡为所败。唐地多为所复。当时谓之白甲军。岂待上之募练乎。宋之河北西路被边州军。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下。户出一人。带弓而鋌。佩剑而樵。出入山隈。饮食长技。与敌国同。私立赏罚。严于官府。分番巡逻。铺屋相望。有警击鼓。立致千人。器甲鞍马。常若寇至。盖顾亲戚坟墓。人自为战。敌深畏之。况盗贼乌合乎。故罗大经论民兵之利。谓张魏公帅川陕。令挑选强壮。以知县为军正。尉为军副。不半月得兵二十万。陈福公献民兵之策。两淮已用其法。荆襄尤有成规。开禧用兵。禁旅多败。两淮山寨。万弩手率有功。丙寅。敌围安襄。分诸郡兵。与湖北义勇往救。兵溃。钞略甚于寇戎。而义勇随帅进退。不犯秋毫。盖顾其室家门户也。故民兵胜于官兵。此皆行之于古而效者也。其行之今而效者。是则湖北孝感之用乡勇乎。牛生会试归。言往来由孝感。其乡人沈君琦。上年署孝感。闻寇警。大修城。集乡勇。贼至。营于胡家寨。众二万。乡勇仅五千御贼。贼不敢出。会官兵二千至。共击之。贼尽歼。他贼闻之。尽进于西不复东。上自安陆德安。下暨黄州数郡。安堵无虞。自是汉口武昌皆效孝感。汉口有乡勇三千。武昌有乡勇五千。皆恃以无恐。襄河船帮。亦有乡勇。即以水手充之。生于腊底到沈公署。住二十日。亲见士民感戴。众志成城。屹然金汤之固。行至汉口街衢。热闹如故。武昌亦自帖然。又言扫灭胡家寨贼。无一贼得脱。仅遗妇女弱口收禁。捷闻时。官兵犹有杀伤。乡勇竟折损。乡约保正。各领所统之乡勇。所执器仗。惟刀与长镖。衣挂刺乡勇字。皆自备。不烦于官。官但鼓舞奖励之。即大收其用。故论功赐以顶带。某马牌子力战。加之六品衔。所

以人心踊跃。争为出力。今若照孝感已行之例。只在传集绅士耆老四乡之头人。面加奖谕。多出告示以鼓励之。当无不济者矣。沈公在孝感。甚得民心。事平后。新令至。民不受。以为吾公全吾城。保数万生灵。苟去吾公。吾等即为之死。究莫之敢夺。仍视事率常。又念吾公清苦。竞餽之。虽菜佣线媪亦日有投。是知州县之吏。能清廉即得民。民其为守御。上官不能以势夺。而已亦不至于独贫。此皆事之可风者。某家皖黄间。感沈公之保障一方。遏绝教匪。不致蔓延于江北淮南数千里之地。其功至大。而吾家乡之受赐尤深。故表明其事。共率此行之。使其成事易而见功速耳。为三空之患。故议团集乡勇。官不费而事易行。若出于召募。费空难以为给。必中止。然乡勇非但应急。即无事时亦须备也。再商行之以为何如。乘此民心踊跃之际而终行之。百世之利也。

应未堂安民剿匪事宜书后

周锡溥

予始与君偕令甘省。既君迁知肃州。以失察私玉案。解肃州任。从戎荆郢间。劳绩上闻。 赐翎优异。遂擢牧吾郴州。入 覲时。 天子以君在军中久。 命军机大臣。咨问剿抚教匪事宜。君条对皆称 旨。予受而读之。窃叹其言之有关于 国家本计。而非苟焉以谈兵者。教匪之乱。初若么么。而劳师者至六七年。其故何之。染日久则徒党多。教习于邪则不能以速化。其行不由驿路。而善走巴丛汉栈之险。则不便于官军之进止。其啸聚无定所。而抄掠无常处。则不能以指划而必得之。又所过之地。燔庐舍。歼老弱。而俘其丁壮。以为前行。扑之愈增。掩之愈幻。虽假息片时。实从古未有之猾贼也。伏读 谕旨有曰。自古但闻用兵于敌国。不闻用兵于吾民。自是宥从。宽首告。所生不翅数十万人。而贼不足平矣。君在军中知其如此。故先敬纪 圣训之煌煌者。而后书思以对。夫贼氛未靖。议者方欲增兵益饷。务穷根株。以释 九重宵旰之。君独谓贼不可以兵靖。而欲寓无形之兵于民间。虽若可行。而贼之稽诛。不已久乎。民之不安。不愈甚乎。窃尝伏而思之。兵可以一用者也。既为贼故。而暴师数年。则利害之故。必有所归。 国家休养生息百六十年。礼乐政教。弥际寰宇。楚蜀内地。岂有从乱如此之多者哉。由贼首驱胁而然。而贼所蹂躪各坞。亦即官军追剿截杀。震惊驿骚之处。民不知为官军而以为贼也。则弱者奔窜。强者抵距。官兵亦不知为民而以为贼也。则斩艾之以幸首功。其间道路回远。裨将四出。甚至逐贼不得。而迁戮良善。目为匪党。巢覆卵破。万口吞声。虽阃帅之节制。有不必行。而明允之士师。有不能诘也。由兵与民分。而民与贼反不分。其究也。反使贼首藉以布德于民。而招之入伍。遂以积其猖厥之势。且非独于民不利也。贼积久愈猾。而官军之由征调至者。非皆技精惯战之人。以不精之旅。当狂狡之寇。急之则彼致其死。缓之则逸而

他出。因循牵掣。浹日累舍而不得休息。而我之兵疲矣。军中载毡裹之资。虽例支国帑。而所经谷险阨。车颠马踣。风雨燥湿之不时。丁夫运送守候之无期。辗转虚耗。官不能偿。而派之于民。民又不能应。而转垫于官。而官与民俱敝矣。其于国计皆非便也。汉时龚遂治渤海。张纲治广陵。虞诩为朝歌。唐元和中。用张乔祝良为牧守。而南蛮徼外皆平。

由是言之。古者兵多用其土著之民。而将半出于循良之吏。岂谓其时无韬长材。而期门饮飞之非劲旅哉。水火皆有益于人。并处则相争。手足虽各异其用。同体则均患。故将不外选。兵不他索。所以私之于一体。而精臂指之用也。今守令虽不皆循良。而近贼之区。户版凋零。未有不思拊循者。田野荒顿。未有不思垦复者。练本营之卒以捍贼。教各乡之壮丁以益兵。彼皆有室家妻子之恋。未有不致死力者。大吏复以时稽其勤能。第其上下功赏之等。官竞于功。而兵民竞于赏。合异体之私。以成同体之公。贼何所容乎。况又得其人。其视用兵之效。岂可以道里计哉。君又言州县之备贼者。每处酌拨不过三万两。岁省巨亿。可以节大农之虚糜。粮员不设。挽输不用。发骡雇夫之事。以次停止。可以息闾阎之徭役。还将于营。实兵于边。驯乡勇于田里。规条具。皆关本计。当贼倡乱时。民习于承平宴安。猝然遇之。束手待尽。非整军奋武。诚无以御贼锋之暴。而系望救者之心。国威既宣。民力亦绌。而兵遂有偏重之渐。善体国者。知本末之不可强齐。使重常在民。轻常在兵。则民气伸而贼不足以为患。夫民。犹元气也。贼。犹疾疢也。兵者。以毒攻毒之药石也。当瞑眩之后。而思调摄之方。未有如寓兵之善者也。自去年来。川陝湖北。告捷累累。自是止征调之兵。而军中旧卒。亦间有裁撤。惟剿抚事宜。受成阃帅。策力。而各奏凯焉。此则用兵奇正变化之术。不主故常。睿虑精详。有非臣下管蠡之所能臆度者。然以聪明天亶之圣。犹博采言以及于君。虽古之悬鼗设铎。有所不逮。即安知君之所陈。不有一二言足以备夫宸衷之省览耶。予养拙山中。未知君之言有当于机宜否。特以兵民合一之理。正国家贍养之本图。因谨书其后云。

应君之议亦坚壁清野团练乡勇之意而欲尽撤官兵则书生习气主持太过故书后亦有微词而其前半言官兵驱民从贼之弊则至为痛切云

与颜侍郎论教匪书

赵希璜

李靖为布衣时。谒杨越公曰。方今多事之时。足下不宜倨见国士。越公改容谢之。足下衔天子命。远守边圉。川陝教匪。日有窥伺豫东之意。正足下延揽国士之秋。讲求武备。因材器使。兹豫将届两月。未审谋略之士为谁。技勇之夫为谁。想足下鸿才大略。布置周详。必有以上慰宸衷者。希璜待罪中

州。十有一载。目击时艰。心神惨怵。不忍不向足下详言之。一曰边防宜扼要也。豫省最要者。邓州浙川内乡卢氏四州县耳。其余次要之区。亦不过四五。合一州一县之民。足以扼其要害。即慎选一州一县之官。足以得其要领。夫守令亲民。下情易于上达。今贼曰官逼民反。民则曰兵甚于贼。官既能逼民反。是官亦能使民不反。兵既更甚于贼。是制贼无需乎兵。则不如仍寓兵于农。慎选守令。坚壁清野。各守一州一县之足以制贼也。然献坚壁清野之说者。类皆迂阔不经。无裨实用。则所谓壁者非壁。何可言坚。既无坚壁。何可清野。夫所谓壁者。即以一州一县之城池而论也。一州一县之城池。即豫东九十余州县之扼要也。一曰江防宜严密也。夫十围五攻。志载之矣。今以少制众。所恃者惟防江乡勇。类皆游手乌合之众。缓急果足恃乎。是宜仿甬道之式。令防江乡勇于无事之时。运石运土。凡可偷渡之处。多筑甬道。既足以自卫。亦足以拒贼人窥伺。所谓守者自逸。而攻者自劳也。一曰粮储宜预画也。夫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远输则百姓贫。贵卖则百姓财竭。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锺。当吾二十锺。今以万人之食。每月不过三千石。万人之饷。每月不过三万两。诚能于邓浙内卢四州县。各储粮六千石。银三万两。以备不虞。贼至则坚壁守之。俾野无可掠。贼懈则悉万人敌之。使退无可据。不出旬月。势必解散。其余次要州县。半其储蓄。以待转运。斯无远输之烦。而收贱买之效矣。若夫临机制胜。变化因心。纵反间者善用亡命。养壮士者不惜重赏。是固足下思之烂熟者也。

再论川楚兵事书

赵希璜

今之川楚乱民。固赤子弄兵于潢池中耳。欲其急平而转缓者何也。按龚遂传。载渤海左右郡岁饥。盗贼并起。二千石不能擒制。上选能治者。丞相御史举遂可用。召见曰。海濒遐远。不沾圣化。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胜之耶。将安之也。上曰。选用贤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闻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唯缓之。然后可治。臣愿丞相御史。且毋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上许焉。至渤海界。郡闻新太守至。发兵以迎。遂皆遣还。移书属县。悉罢捕逐盗贼吏。诸持鉏钩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毋得问。持兵者乃为盗贼。遂单车独行至府。郡中翕然。盗贼亦皆罢。渤海又多劫略相随。闻遂教令。实时解散。弃其兵弩而持钩鉏。盗贼于是悉平。又后汉书。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蛮夷攻象林县。交址刺史樊演发交址九真二郡兵万余人救之。兵士惮远役。遂反攻其府。会侍御史贾昌使在日南。即与州郡并力讨之。不利。遂为所攻。围岁余。而兵谷不继。帝以为忧。明年。召公乡百官。及四府掾属。问其方略。皆议遣大将。发荆扬兖豫四万

人赴之。大将军从事中郎李固进曰。若荆扬无事。发之可也。今二郡盗贼。盘结不散。武陵南郡。蛮夷未缉。长沙桂阳。数被征发。如复扰动。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兖豫之人。卒被征发。远赴万里。无有还期。诏书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远涉万里。士卒疲劳。比至岭南。不复堪。其不可四也。军行三十里为程。而去日南九千余里。三百日乃到。计人禀五升。用米六十万斛。不计将吏驴马之食。但负甲自致。费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设军到所在。死亡必众。既不足御敌。当复更发。此为刻割心腹。以补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发其吏民。犹尚不堪。何况乃苦四州之卒。以赴万里之艰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将尹就讨益州叛羌。益州谚曰。虏来尚可。尹来杀我。后就征还。以兵付刺史张乔。乔因其将吏。旬月之间。破殄寇虏。此发将无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验也。宜更选有勇略仁惠任将帅者。以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址。今日南兵单无谷。守既不足。战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址。事静之后。乃命归本。还募蛮夷。使自相攻。转输金帛。以为其资。有能反间致头首者。许以封侯列土之赏。故并州刺史长沙祝良。性多勇决。又南阳张乔前在益州。有破虏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为云中守。哀帝即拜龚舍为太山太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从固议。乔至。开示慰诱。并即降散。良到九真。单车入贼中。设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数万人。皆为良筑起府寺。由是岭外复平。又康熙十二年。范承谟疏请兴兵屯略云。臣闻古之善用兵者。皆于军兴旁午之秋。举行士卒屯粮之法。悉获成效。我朝兴屯之法。寓诸垦荒。一行于招民募垦。一行于安插投诚。独兵屯未闻肇举。因坐食骄卒。一旦率作南亩。自食其力。永无粮糗之望。所以长惮不行。查从前垦荒之民。例以六年起科。则此屯种之兵。亦宜俟六年之后。始裁其饷。仍于旱涝之年。倍加赈恤。是兵既获六年之现饷。复得田亩之收获。又不忧意外之灾荒。谁不愿兴屯乎。臣谓兴屯更有五便。兵之需饷。必取于民。司农仰屋。守牧催科。民髓日枯。财源日耗矣。而披坚执锐之卒。率皆鸷悍不驯。无恒产以系属其心。则涣而难固。无操作以劳瘁其力。则惰而图安。无生计以宽其日用。则庚癸时呼。惟是兵屯之法行。将见金钱可省。国用恒足。便一也。追呼不迫。民渐休息。便二也。防卒变为土著。坚门户。固藩篱。便三也。有事则战。无事则耕。进可攻。退可守。便四也。兵皆温饱。分为臂指。联为心膂。消戢反侧。便五也。至于地方有不尽宜于屯者。臣谓又当因时而制宜。屯可行于一处。即一处受利。屯可行于数处。即数处受利。屯得一兵。即省一兵之饷。屯得数十百千之兵。即省数十百千兵之饷。兵法云。屯田一石。可当转输二十石。非虚语也。诚能取龚遂胜之安之之说。以治川楚之乱民。取李固七不可之说。以选川楚之守

令。取范承谟五便之说。以屯川楚之逆产。庶不致贼与民习。民与兵仇。而收拯民于水火之实效乎。

拟平楚万言策康熙十一年

徐旭旦

世祖奄有九有。据一统之鸿图。我皇上从而光大。十余年来。民无风鹤之惊。野无泽鸿之叹。成康文景之盛。将复见于今日矣。不意负恩逆臣。抗命反叛。分据土地。囚困人民。虽朝廷德教暂时而阻。指日可以荡平。第未免劳我兵。惊我民。而伤我财耳。夫使诸贼萌乱之始。翕然亡命而来。当是时。城池未修。兵甲未备。将卒未训练。设也彼借我之兵楫。资我之夫马。用我之粮草。藏形隐迹。长驱深入。所到之处。不待攻击可得也。而贼知天心眷顾我清。民心爱戴我主。且禁旅精锐。足以外援而有余。内帑充盈。足以支给而未乏。彼即易于得其地。势必难于久守。不过掳掠遁去。吾可以邀击其归。贼知之而弗为也。今据险窃伪以统其众。交连诸逆以树其党。因而先击其附近一二易取者以示其威。随即固守要害。训养屯积。为自卫而后攻人之计。时而来也。或胜不前。或胜反退。乃诱我兵而劳我耳。或忽然攻此地。或忽然攻彼地。乃分我兵而劳我耳。或倚山诱敌。或傍水进攻。乃欺我兵而劳我耳。吾欲进攻。彼有险可恃。坐而待战。彼又不来。久而久之。兵渐疲矣。民渐穷矣。财渐竭矣。设有水旱之患。内乱必生。将若之何哉。幸赖祖宗之灵。天心之顺。连岁丰亨。盗贼不起。俾朝廷得以并九州岛之力。讨此叛逆也。但兵已疲。民已穷。财已竭。若于此时而不急为之计。将来之患有不可言者矣。何则。今日之弊。诸事皆有名而无实策。今日之利者。惟有因名以责实而已。我皇上遣禁旅以外援。宜乎天戈所指。无敌不摧。何故以如熊如罴之师。攻此丑。而损折甚多也。千里趋战。兵法所忌。百里馈饷。师不宿饱。寇起不测。而乞师于数千里之外。以数千里以外之师。越山渡水。披星戴月。赴此卒然不测之寇。决机正在须臾。恃敌乃在旬日之远。其势已不相及。况往来道路。火速救援。奔驰劳苦。莫此为甚。我皇上虑此奔驰劳苦之兵。不足以进取。凡遇临敌之时。休养是谕。非畏敌也。爱兵以期必胜。

圣人临事而惧之意耳。无如兵视敌为儿戏。一领钱粮。不自养。不养马。而养妇人。将朝廷饷银。使人见之。熏心炽欲。此等隐奸。甚于显盗。既下害百姓之妇女。又上耗三军之钱粮。行伍之中。有妇不扬。而奔驰劳苦者之精力。何堪此暗里消磨耶。毋怪乎兵不壮而马不腾。此一弊也。兵之所恃者器械耳。当初出兵之时。干戈非不齐整。甲冑非不鲜明。年余以来。风雨淋漓。血汗浸渍。坏者居其半。日涉月渡。人困马毙。弃者居其半。将不察所用之不堪。兵止求有器之应数。人见其披甲戴冑也。实无异赤身露顶之夫。人见其称戈比

干也。实无殊执挺持竿之众。嗟乎。以酒色虚弱之徒。骑皮骨仅存之马。而执顽钝不堪之器。欲期其百战而百胜也。不亦难乎。此一弊也。从来募一兵思得一兵之用。乃不虚此一兵之饷。今绿旗新募之士。不问老弱。不问病怯。不问短小。投者一收录。千百之中。竟无一强健之卒。夫既系老弱病怯短小无用之人。加之主将者非将兵之材。所教者非旗鼓之节。兵无勇敢之气。将无训练之方。一旦驱之冲锋破敌。惟伸颈待戮而已。不独徒害愚民。兼且挫我之国武。何为乎徒糜有用之金钱。而募此无用之兵哉。此一弊也。应募之兵。大都游手无赖之民。平日之负债无穷。新募之廩给有限。法当于招募之时。即申严禁之谕。凡应募之兵。从前逋欠私债。刻下不许强人索讨。如是则应募者必多。而天下之穷民。何莫非我之富兵乎。不然。以 朝廷之钱粮。而下代穷民完私债。欲望其器械精良。衣甲齐整。必不可得之数矣。此一弊也。江湖之上。安澜无虞者。赖我之水战备耳。我 国家自海氛扬波以来。防守之具。无不毕备。以十余年御海之舟楫。分而攻此小丑。宜乎其有济也。但去岁调发救援之沙船。雨浸日暴。板烂桅折。朽坏不堪。任事者宜早命江南地方豫造以防军用可也。江南地方。安堵如故。百姓乐业如故。商贾往来如故。且也匠出于此。木集于此。钉等件。无不充裕于此。若舍此而他求。正恐匠非其匠。木非其木。钉等件皆非豫备。必难告厥成功。此一弊也。兵以练而始熟。熟乃精。精乃勇。勇乃胜。马步皆然。水师为甚。故开篷驾舵。必须素习水性者。而水师之兵。尤必挑选劲卒。寝处舟中。先使之坐卧得宁。然后站立渐定。久则张弓试銃。施展如意。使士卒在舟。无异于在地。庶可飞帆直捣贼窠也。今之沙船。名号水师。非步卒即马兵。除江南调来者之外。总无一惯习水性者。故一遇风波荡击。手足无措矣。嗟乎。如此水营。徒费 朝廷之钱粮而糜 朝廷之工料。无济也。此一弊也。若夫用兵之道。莫大于赏罚。赏及无功。不足以劝。罚失有罪。不足以惩。兴兵至今。官之无功当罢者。仍然尚居原职。三军见其如此。谁肯用命。违误军需。弃城失机者。或暂贬而即迁。或待罪而依旧。三军见其如此。谁肯立功。此一弊也。我 皇上用将甚急。求将甚殷。然升用一将。偏裨未必服其略。士卒未必服其智。逆贼未必服其威。今天下受我 朝廷雨露之恩。已三十年。岂无勇智之士。愿效力于 皇家者哉。第豪杰之人。限以下位而不得用。智略之英。短于弓马而不节用。恬退之士。耻于援引而不显用。所以求将虽殷。而名将未应者。以 皇上求将之路太狭也。此一弊也。我 国家以战守之权。专责将士。而守令不任焉。夫守令或不敢上参帷幄之筹。而实有司守城池之责。法宜责将士战而守令守。势与民亲近。而情能使民者守令也。今为兵者一。而为民者万。奈何以战守而并责之将士乎。故守令勤则粮饷自不乏。守令果则探哨自不误。守令警则奸细自不容。守令仁则乡兵自为用

。若徒以战守之责责将士。而不以守之之责责守令。是守不固而安望其战有功乎。独骇夫今之为守令者。身任民社之寄。全无担当之能。如遇一事。守令分所能为者。必然申详上请。不曰恭候宪裁。即曰专候定夺。非两可之请。即游移之词。瞻前顾后。借端推委。嗟乎。是皆守令自爱其功名之过。抑责成守令者之过耳。此一弊也。我 皇上见满汉名分。而勤 王则一。特颁 令旨。凡一应汉兵有功。同于旗下升赏。立法固已至公矣。但临阵之时。卑者居先。而功之日。又卑者居后。宜志士之裹足不前也。倘诏爵也以功。功也不以爵。则豪杰之气平。而功名之士知奋矣。如将不择人。而以官为次第。不因功。而以官为后先。岂取胜之道乎。此一弊也。有此十弊。毋怪乎其有进兵之名。而无进兵之实矣。

我 皇上广爱民之心。而允缓征之请。体好生之德。而复理刑之职。念小民之脂膏已尽。凡一草一豆一匠一夫。总不忍下取于民间。他如差抚民之官。禁扰民之政。百姓可以叩 帝室而言情。儒生可以伏 北阙而献策。无非我 皇上欲周知民隐。曲体民情。加惠元元之 圣意也。奈奉行不谨。或剥民以自利。或借公以行私。上之所禁者加派。而近日之加派益巧。上之所禁者耗增。而近日之耗增益重。上之所禁者胥役作奸。而近日之胥役作奸益横。嗟乎。朝廷有薄赋之名。而下之所受。反得其贫。小民有竭泽之苦。而国之所得者。反无其实。此一弊也。刑者。不得已而用之。逢此奸宄易生之际。用宽固易于见惠。用猛亦不觉其太严。惟其当而已。是以扳牵宜察。含沙宜详。勿使报怨者借隙以快心。诈骗者借端以挟利。庶良善可安。而奸宄可惩耳。如钱神有灵者。即犯不赦之条。而犹得以苟免。穷民无告者。即罹无辜之冤。而莫望其代伸。甚拂我 皇上体天好生之心也。此一弊也。盗案一节。在今日尤当急讲。近时之盗。或由于有司畏功令而匿之者有之。或由于有司玩功令而忽之者有之。或由于有司惮参罚而隐盗为良者有之。或由于有司冀开复而诬良为盗者有之。问有实心代失盗之家以缉获者乎。无有也。问有不借失盗之名以扰失盗之家者乎。无有也。嗟乎。盗未缉而民先受扰。民受扰而民又将为盗。斯时何时。独不计及外寇方横。内患易生也。独不计及小盗不除。大盗易起也。防微杜渐之道。固如是乎。此一弊也。且也设兵原以御盗。今兵不能御盗。而且有时为盗。民之苦兵。甚于若盗。盗可缉。而兵之为盗不可缉也。若以为武弁纵兵为盗也。抑利其分赃而纵其为盗乎。抑惧其骄悍而纵其为盗乎。抑因当急于用兵之秋而纵其为盗乎。不然。果何为而代其隐匿耶。嗟乎。民为盗。人得而缉之。兵为盗。人不得而缉之。民为窝。人得以稽查之。兵为窝。人不得以窥测之矣。此一弊也。人家僮仆。自用价买。否则祖父遗。曾配妻室。豢养日久。主仆之分。昭然在人耳目间。近有奸猾之徒。或因主家空乏。或因主事繁难

。或受主人一时之气。或报主人平日之。盗去主物。逃入行伍。以为进身之由。于是勾引兵丁。满汉莫分。将卒莫辨。带刀乘马。耀武扬威。而至主家。索其文契。挈其妻子。劫夺其财。而凌辱其主。嗟乎。此无异乎白日行掠之盗矣。而邻里莫敢救。乡保莫敢报。文官莫敢问。武职莫敢询。叛逆如斯。其风将日长矣。此一弊也。随征官员。有如军前候补者。有如待罪立功者。然既曰随征。宜乎从将帅之左右。听其差遣。胡为乎远避千百里之外耶。且随征者。既无地方之任。又无官守之拘。既无考成之责。又无参罚之加。所以得大放荡于市井间也。甚有假称随征名色。串同土棍。生事扰民者。此一弊也。有此六弊。毋怪乎其有安民之名。而无安民之实矣。

我 国家自去春用兵以来。日费金钱不知凡几。正供不足。 朝廷已发内帑以济之。然内帑之所藏者有限。而三军之所用者无穷。岂能继此不竭哉。若于此时。而不讲生之之道。节之之方。窃虑不复能为终岁之支給矣。但议理财于今日。亦难也。以言乎开。宝钞难行也。赋役难加也。是开之无可开矣。开之无可开而欲开。则是缙钱间架之必征。而非 仁君爱民之良法。以言乎节。织造已停也。浮费已裁也。是节之无可节矣。节之无可节而欲节。则是匪颁刍米之尽去。又岂 圣主惠下之盛心。且亦无补于财之不足也。此 朝廷之上。计议再三。莫如广开功名之例。此例一广。不独可以佐正供之所不足。兼可使奇才异能之士。速于见长。法至善也。然当于省例之中。而行举例之方。于常例之内。而神破例之法。果有财足以供军需者。即本省现用几人。以为鼓舞之饵。果材足以经邦国者。即随其材而显扬之。以先俊杰之倡。如此。庶富商大贾之财。咸乐输于我 后。而一材一艺之士。皆愿效于 朝廷矣。若徒循例以为例。将何以鼓舞天下也哉。此一弊也。古之名将。两国相敌。止盘奸缉宄。不阻商货往来。以我有余。易我不足。便商便国之道也。近日贼地之货。不知若处而来。我地之货。不知若处而往。嗟乎。此皆守口之兵。假盘诘禁绝之名。济其卖放得财之术。逢商民则生情诈索。遇奸细反受贿纵容。商之货。兵通之耳。若于商货潜通之要口。设一将一官以守之。凡一应军需。毋许出境。各货任其往来。往者上税几何。来者上税几何。止令其货之往来。而不许其人之往来可也。如是而商税亦可以少助军供之万一。不然。能防于此。而不能防于彼。商之货利。徒归于兵。而贼之地利。借通于商矣。此一弊也。天下之财。取于商以资 国用者。莫如关与盐。关盐。利甲天下也。乃近日之关。商贾既少于往时。钞税自减于常例。加之随征员役。谋得一批一牌。讨关而过。不知其何官何职。不知其是满是汉。不知其已用未用。不知其公行私行。交通奸棍。包揽民船。抢载客货。不惟分毫关税不纳。如斯情弊。殊非 朝廷设关差官之体。通商裕 国之道也。此一弊也。至于盐务之弊。种类甚繁。大约收使

用。公夹带。加重砒。其大端也。然当此军需紧急之秋。我皇上准盐臣之请。行改折之法。因地销引。爱商之心至矣。乃上有改折之名。下无改折之实。收使用。公夹带。加重砒。更甚于往时。嗟乎。此等情弊。昔日朝廷之上。言臣已陈之。小商亦叩阍以告之。但未毅然革去其弊耳。倘果能清查其弊。足可以上佐国家一年之兵饷。如以为弊久难除也。朝廷未始不可以分商之利。即以楚地而论。如湖南等处。为贼割据。盐引难销。改折之允宜矣。而湖北地方。大兵云集。不知多几千万人。军前食盐。犹下仰给于商家何也。昔有饷盐之例。今何不仿而行之乎。此一弊也。赃赎者。法外之仁。抑不得已之意。而入之于官耳。乃为民上者。逢人争讼。视为奇货可居。先得长夫之例。而后因情问理。以曲为直。以是为非。援引新律。拟成罪赎。嗟乎。以国家之律令。润自己之囊。一分报部。数分入私。欺隐尚不知几许也。其余又皆纸上之虚名已矣。此一弊也。采买军需。至紧急之务也。奚为乎商贾之业。竟以采买名之。而采买为之耶。营一采买之批。而为网利之符。本省之所产。而鬻之外省者。采买者鬻之耳。民不得而鬻之也。外省之所有。而利本省之所无者。采买者利之耳。民不得而利之也。大而盐谷。小而鸡豚。何莫非为采买者之所垄断。而舟子夫行头小民。无一不受其害。嗟乎。人第知采买者之害民已耳。不知害民即以害国矣。此一弊也。他如钱法宜讲也。银七钱三之令。何以不颁之于军伍之中。屯田宜举也。足食强兵之策。何以不行之于久守之地。有此八弊。无怪乎其有理财之名。而无理财之实矣。进兵之有名无实也如此。安民之有名无实也如此。理财之有名无实也如此。如此而欲其兵之不疲。民之不穷。财之不竭也。能耶否耶。

但愿诸执事大臣。以实心而行实政。革其习久之弊。而宥其已往之愆。举其常兴之利。而勉其将来之图。庶弊去而利自生焉。行见禁军娶而兵马壮。验器械而武备修。择招募恤穷兵而军伍皆富强之卒。造沙船练战艘而水营皆精锐之师。明赏罚以示惩劝之道。广求将以招豪杰之人。以守责令。而人人可为兵。以功爵。而人人皆自奋。而国威于是乎振矣。赋役平而穷民沾恩。刑罚当而冤民戴德。毋扰失盗之家而盗可弭。毋纵为盗之兵而盗可缉。毋许假随征之名而扰民之风自消。毋许收逃逆之仆而叛主之奸自泯。而国本于是乎立矣。神明乎一定之例。而援纳少侥幸之望。画一其通商之途。而奸宄无托迹之虞。司关禁私载。而税利归于公。除积弊行饷盐。而盐利归于上。清赎罪以申律例之法。禁采买以便贸易之民。通钱法以佐军需。借屯田以为战守。而国用于是乎充矣。以之削平叛乱。恢复旧基。成康文景之盛。岂足专美于其前哉。且窃更有进焉。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君国之事全。而身亦未必不全。见利苟得。见害苟免。君国之事危。而身亦未必不危。任事者其加意乎。至于攻取之宜。

必内察 国家之势。外料敌寇之谋。神明乎迟速缓急之机。而不仅在区区以力胜者耳。且在楚当止言楚。然言楚必合言天下。天下之安危。视乎陕西之治乱。向不幸误堕术中。为奸所卖。今大半为贼割踞矣。然乘此人心未附之时。全力急击之。不可缓也。广东虽有忠 君报国之亲臣。可为中流之砥柱。但四面为贼环困。孤军自守且不暇。乌能分力攻人。加兵速助之。不可迟也。荆州虽系益州门户。宜以攻为守。而不可急于攻。岳州虽是湖南咽喉。宜以守为攻。而不可缓于守。迟速缓急之机。当如是也。福建之众。假威抗命。援引海寇以为羽翼。但地僻人微。粮饷不足。兵穷民怨。势难久撑。殄灭亦易易也。江西一带。因激溃乱。大兵扫荡。玉石莫分。火其室家。迁其辎重。掳其妻子。穷人无归。势不得不倚草附木。啸聚偷生。近闻城郭之外。地绿林。依山作窟。兵至则四散奔窜。追觅无踪。兵撤则句党复聚。公行劫掠。旋扑旋起。旋散旋聚。且恐明季流贼之患。殆基于此。且是役也。不惟结怨于江西。兼令远迩闻风。阻其向化。为今之计。速悔已往。曲誓将来。予以可信。示以无疑。内格其心。外安其身。剿抚并行。而后可以转移其万一。不然。江西虽治而必乱。福建之民。死为耿守。广西之民。死为孙守。云贵之民。死为吴守。各霸一方。我师四面夹攻。水陆并进。而渠魁恐难授首矣。若夫或因时。或因地。或宜攻。或宜守。或用伐交之策。或用反间之谋。或行诛心之计。或行解体之筹。又各有迟速缓急之不同。要在为将随机应变。而非笔墨间所能显陈者也。如果且言不谬。伏乞鉴其近于迂处。宥其过于激处。择呈当事。以备采用。

此篇乃平定叛藩事宜而附于剿匪后者以篇少不能另门且同为内地讨贼之事与边防各异也

卷九十刑政一刑论

案刑家

汪缙

尊君抑臣。综核名实。刑法家之要也。君之有尊。刑赏之所自出也。刑赏出于独。则君威振。刑赏出于共。则君威替。善用其刑赏。则刑赏出于独。不善用其刑赏。则刑赏出于共。赏罚不越二端。而微妙之节且百变。所谓微妙之节者。有无显功可赏。赏急有功。有无显过可戮。戮急有过。有格外士不得已过。非常法可待。有急于邀功。乍可喜。久成患。有巧于避。扞网脱其身。有先事赏。卒然罚。效见于后。人君不知无功赏。无过罚。不足以厚俗惩奸。不知破格恩。原不得已情。不足以服奇士。保愿民。不知邀功不可贪。巧脱不可幸。不足以静天下心。消其诈。不知先赏卒罚。不足以当机御变。此其微妙之节。非神明其际者莫能也。去其私。喜怒刑赏自公。然其用必慎微画一。微之不慎

。于轻者失刑。则重者积矣。于功小者吝赏。则大者堕矣。一之不画。不必刑。刑即有刑不刑者矣。不必赏。赏即有赏不赏者矣。如是者。刑弗惩。赏弗劝。古之明君。有不刑。刑必果。有不赏。赏必信。刑一人而天下沮。赏一人而天下劝。刑赏神而君威殫者。不牵于好恶之私也。好恶者。重人用以窥其主。重人欲潜移人主权。其术在巧取人主好恶用之。欲进所私。必巧投人主好赏之。欲退所忌。必巧中人主恶罚之。人主方谓吾好之则有赏。吾恶之则有罚。不知己为重人用其好恶。进所私。退所忌。天下之无廉耻而嗜势利者。见重人所私者进。所忌者退。谁不为其所私。去其所忌。既由重人所私而进。遂相与引所私。排所忌。由是私者日众。忌者日寡。则重人势成。人主势孤。后虽人主有不欲赏。不得不赏。不欲罚。不得不罚。人主牵于重人。至不得不赏不得不罚。重人遂可径行赏罚。不复有人主也。唯示人好恶私。故至此。且重人窥人主好恶。私以默移刑赏。其巧诈百端。或施惠百姓。德归己。怨敛于上。或私恩小让。合声誉。继是肆行惨戮。威劫众。或劝上揽威权。已得主击断。借行其私。或上贪逸乐。因以小忠小信任忧劳。至柄大权。或因上喜事功。乃以大言耸动。得居心膺。遂假其威。或把持所忌。使欲舍己不能。乃悍然专国是。韩非曰。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积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凡重人所以蒙上之术备是。此其摘发神奸巨慝无遁形。蕲御臣之戒蒙蔽者镜是焉。自君臣分定。国纪以立。且立国各有本末。本末既审。举天下臣士庶鼓而趋之。使舍是无以邀功。夫然后始有立终有成。法家取必者。富强也。其立国之政。在足兵食。欲食之足。在务农。欲兵之足。在厉士卒。欲农之务。士卒之厉。在并民力。欲民力之并。在刑赏以齐之。刑赏不齐。民力不并。民力不并。农不务。士卒不厉。农不务。士卒不厉。国不富强也。是故刑家知民力之匿。匿于刑所不及。民力之出。出于赏所必至。由是一其刑赏于耕战以并其力。并力于耕。耕必倍。并力于战。战必胜。耕倍战胜。富强必积。然而民力之易涣难凝也。刑不重。不足以禁其涣。重其刑。则民之苦刑也甚。民之苦刑也甚。惟耕无刑。则民之力耕也必。赏不信。不足以令其凝。信其赏。则民之乐赏也甚。民之乐赏也甚。惟战有赏。则民之力战也必。唯欲一民于耕战。故自耕战外。胥用塞其门焉。不市美言。言兴者力息。不慕虚名。名高者力屈。不多独行。行坚者力折。不尚私勇。勇分者力怯。不逐末利。利开者力塞。不进众艺。艺工者力拙。斯其专务本计。尚综核如是也。刑赏用。以刑名家者。商鞅所谓九刑一赏。盖以刑为本者也。刑法家之术如是。果足用乎。曰。可与守法。不可与议法。天子宰相定制于上。必得强劲果直之士执而守之。使贵者亲者近幸者。戢而无敢挠。则若刑家者殆不可少。非君术也。臣术也。非大臣宰执之术也。有司之术也。非有司之内术也。外术也。内术也者。慈惠

也。

五刑辨

黄中坚

肉刑。非圣人之制也。吕刑言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椽黥。是肉刑为三苗所作明甚。向使尧舜之时。本有此五刑。则不得言三苗作始矣。而虞书之象以典刑。五刑有服。先儒皆以墨劓刵宫大辟释之。何哉。或曰。上古之世。不废诛戮。苟以五刑为始于三苗。则岂前此无杀人之事耶。不知杀非圣人所得已。而以劓刵椽黥次杀戮为五刑。则实自三苗始。经固分别言之。未可以此而概彼也。且蔡氏之释流宥五刑曰。谓虽入于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与夫亲贤勋劳。不可加以刑者。则以此宽之。则是谓放流轻于五刑矣。然当日四凶之恶。天下莫不闻。舜之诛四凶。可谓大刑大狱。威震天下。然亦止于放流窜殛而已。岂其于庶民小罪。遽有伤肌肤断肢体之事。此又理之不可信者也。吾谓虞书之所谓典刑。皆死刑也。上古民事简。死刑之条止于五。故曰五刑。其言五服。或亦周礼搏焚辜肆之类。其言三就。或亦戮于市戮于郊戮于甸师之类。虽不必尽然。要之舜之五刑。则断非三苗之五刑可知矣。呜呼。后王德薄。世风不古。而五虐之刑。寔以滥觞。墨刑始见于伊训。延及成周。遂全用其法。传曰。三辟之兴。皆叔世也。其所由来者渐矣。而后之议者。顾以刑轻则民玩。而欲复肉刑。夫汉世盗贼之禁至严。而犯者愈众。苟不能以德礼导民。则虽日杀人以求其不犯。不可得也。而何有于肉刑。汉文帝曰。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彼议复肉刑者。其言亦痛而不德矣哉。

刑部题名记

徐干学

外自提刑按察司所定三流以上罪。内自八旗五城御史诸案牒。统归于刑部十四司。每岁报闻。而轻重之。至于新旧条规。宜归画一。非时矜恤。务广德意。天下督抚之所帅以奉行者。惟视刑部之所颁下而已。易之取象刑狱者有二。明在上威在下曰噬嗑。威在上明在下曰丰。噬嗑象曰明罚法。先儒以明罚者所以示民而使之知避。法者所以防民而使之知畏。此皆设于未用刑之前。故明在上威在下。正今刑部职也。若威在上明在下。则曰折狱致刑。特奉上之法以致之民。良有司之职而已。故刑者。人命所系。而天下人命。尤系于刑部之一官。可不慎哉。我朝忠厚立国。皇上御极。兢兢惟刑之恤。每岁论囚。多所宽赦。临决之际。涕泣减膳。犹时谕三法司以无枉滥失入。好生之德。洽于人心。宜乎致刑措不难矣。然予观自古皋陶为士。终身不迁其官。若汉之于定国陈宠何比干。皆家世治律。明习法比。故吏不得因缘为欺。今部掾吏长子孙。

其中轻重之例。惟意所拟。居官者对案茫然。但侥幸无事速去而已。予兄弟先后蒙 恩迭掌邦禁。虽稍欲有所施設。亦以迁除之急。未尽展布也。以是求刑之无冤。以仰称 圣天子清问之至意。岂不难哉。虽然。不可不尽心也。一案之误。动累多人。一例之差。贻害数世。不惟其时之久暂也。梁统以重刑一疏。而祸湛门族。路温舒求尚德缓刑。子孙显宦。殃庆之积。不待其久也。且身有去。名姓不灭。百世而下。悠悠之口。谁复相借乎。观此题者。庶亦惧而知警。

刑书纂要序

张玉书

自汉以后。刑律代更。至隋开皇中。定笞杖徒流死为五刑。而其法遂不可易。唐律篇目。一仍隋旧。惟疏义为独详。宋与明实摭而损益之。尝考唐律所载律条。与今异者八十有奇。其大同者四百一十有奇。而今之律文与唐律合者。亦什居三四。其所从来者旧矣。顾律文古质简奥。虽以猝读。而经生家又辄视为法律之书。不肯深究。迄身为刑官。乃勉强检按。取办一时。无惑乎学士大夫之能精于律者鲜也。比奉 诏旨。审定律例。忝预总修。因念律无训释。易滋法吏舞文之弊。特为章分句析。钩索其隐深之旨。而别白其辞之介于疑似者。要归于平允宽恕。以期仰副乎 庙堂如天好生之意。于时纂修诸君。皆一时人望。而临汾文青徐君为之眉目。文青自为诸生时。即嗜读律。澜翻背诵。虽专门名家不逮。既举孝廉。官中翰。所至必以律自随。及迁西曹郎。据律断事。益伸其志。其同修律例也。每树一议。设一难。或援彼以喻此。或沿流以讨源。无不疏通证明。折衷至当。余与泽州嘉禾两公。相依如左右手焉。文青修律之暇。复着纂要若干篇。出以示余。余读而喟然兴曰。记云。今之听狱者。求所以杀之。古之听狱者求所以生之。夫听狱者。求人之生。即一人之狱。以讞决其轻重者也。若疏解律义而求人之生。则如衡持平。如堤防溢。务令铢黍毫发。无畸轻畸重之失。然后刑与罪相准。使刑与罪稍有铢黍毫发之不准。则罪名不当。名不当。即不得辄以其罪坐之。而其间可矜可原可减可累减之故。更为之反复辨其情实。而可生之路出矣。审于律有可生之路。而人之得遂其生者。宁有既乎。因是而叹九章之律。成于汉初。唐律及疏义。成于贞观永徽之际。乃其后酷吏卒不绝于世。彼其人非敢荡然尽举成法而变易之也。特用意慳酷。故引律皆刻深耳。文青是编晰异阐微。俾律无遗义。所以解听狱者之惑。而激发其怵惕惻隐之心者。不啻大声呼之。是虽有刻深之吏。亦当幡然省矣。仁人之言其利溥。其斯之谓欤。

刑论

施朝干

昔者周穆王命吕侯作刑以诘四方。而历举帝舜时三后恤功。士制百姓之治。且推其典狱之效。而极之于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此其审于五刑五服五流五宅之用。必有非后世之所能测者。而先为之指其实曰。非讫于威。惟讫于富。余始读书至此。以为穆王毫荒之言之陋。不可以论有虞之盛。既而思穆王固为其时司政典狱者而言。是以征于有虞以为法。而又述苗民之夺货而绝厥世以为戒也。自商道之衰。贪墨之风。渐以流行。于是盘庚之迁。亟亟焉于具贝玉者。而惕以高后之作丕刑。复以无总于货宝。训饬邦伯师长暨百执事。逮周之衰。而政以贿成。又有甚焉。穆王之言。其亦有不得已于此也。乌虜。秦汉以下。刑狱之失。又可胜道哉。凡听讼先得情而后持法。讼之兴也。大抵愿朴者什之三。桀黠者什之七。其愿朴者。苟据理折之。则俯首引服易易尔。其桀黠者。匿情饰辞。诡譎变幻。虽大公至正以临之。平心以察之。而情犹有得有不得。曾是冒于货贿。而尚能使之无遁情邪。且立讼者于庭而讯。则以货财启衅者过半焉。彼所得货财。固不若官所受之多也。得少者长跪而伏辜。受多者南面而判牒。其不足以服罪人之心。亦已明矣。又况颠倒曲直。法而不顾也。或曰。当世之吏。有受贿而谓有阴德者。如富人当死。而求所以出之是也。乌虜。富人当死。官得其情而断以法。是死于法。非死于官也。今有富人以非礼杀臧获。而官乃受贿而出之。则死者之魂魄将讼于幽。而又何德焉。又如州县讞定重囚。及亲属诉冤。上官知狱辞之误。虑属官之得罪。纳贿赂而具狱如初者。当其巧文上奏。虽尧舜且谓法所不原。而虚实相蒙。甲乙互易。夫孰从而正之。虽然。鲁褒所论。死可使活。生可使杀。昏乱之朝。以狱为市。无足异尔。若以明罚法之盛世。而鬻狱罔忌。腥闻滋章。则是饮鸩而为甘。兵在颈而梦犹未觉也。

书唐律后

王友亮

唐虞尚德以化民。政其也。刑以辅政之穷。又居末焉。三代圣人。虽辟以止辟。而哀矜惻怛之意。恒寓乎其间。自秦以来。德不足而恃政。政不足而恃刑。网密深。上以此为整齐天下之具。而下亦得缘以为奸。于是喜怒任情。适中者寡。夫中。难言之矣。过则枉。不及则纵。纵则民玩。枉则民残。等失也。而残为甚。即以一端论之。杀人者死。奸盗小者弗与焉。古今所同也。隋变其文曰。盗一钱者弃市。石晋又变其文曰。和奸男女皆坐斩。原其意。欲以重典止奸盗。然卒不能止。且其大者何以复加。夫民知法至于死之无可加也。必将舍小而犯大。求其欲甚便。抵于法则均。奚惮而不为哉。是禁之此而驱之彼耳。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民非真不畏死也。刑得其平。杀一而惩百。畏之至也。若夫无所措手足。乃始忘其乐生之心。蹈死而不惧。如是则惧移

于上矣。上能以民之不惧为惧。而后可以惧民。惧之于已然。不若惧之于未然。故律尚焉。律非一代。说者推汉唐。汉去秦苛。唐承隋乱。皆求适中故也。今汉律久佚。惟唐律具存。计篇二十。计卷三十。国朝定律。参稽往制。损益以归于大中。煌煌乎遵行万世而无弊。所取资者。独于唐律居多。余重其为法家所从滥觞也。校而录之。并论往者之失。附书于后。

张汤杜周论

任源祥

史迁为酷吏传。具列张汤杜周。迁之时。安世未至大官。而延年未见用。及班固汉书。以安世延年之功臣也。而并恕其父汤周。跻为列传。吾以为固非也。权衡失平。取舍甚谬。非作史之义也。作史者。贵不没其实。没其实而傅会牵合。何以称信史。且所谓列传者。以其人之可传而列之也。以其人之可传而列之。其子若孙因之以见。父大父亦因之以见。今固为张汤杜周列传。以父而及其子耶。抑以子而及其父耶。如以父而及其子。意其子碌碌者也。则用良平世家。而不窟辟疆因以见之例。不然。或其子象贤者也。则亦用绛侯周勃以条侯世其家之例。如以子而及其父。则用虽郑君之贤。而因当时以见。虽于公之贤。而因定国以见。虽司马谈之贤。而因迁以见之例。若此者。皆衡物辨义。从重立说。而因此以相及也。若乃父子之间。不相蒙而相敌。则以父及子。以子及父。皆有所不受者矣。秦极富强之力。始皇极兼并之力。故秦自为本纪。始皇自为本纪。班彪班固极文章之力。班超极智勇之力。故彪固为一传。而超自为一传。此其父子不相蒙。而其力皆足以自见。故曰敌也。汉之酷吏有加于汤周者乎。功臣世禄有加于安世延年者乎。父极其酷吏之力。子极其功臣之力。贤不肖皆足以自达于千古。作史宜仍别汤周酷吏。而安世延年自为列传。则无嫌于酷吏之有后。而不疑于功臣之食报。今为汤周列传。而反无安世延年列传。是安世延年。反附汤周以见也。欲掩酷吏之名。而没功臣之实。以安世延年而从不窟辟疆之例。此固权衡失平取舍甚谬者也。或曰。子孺以父任为郎。幼公亦以三公子补军司空。此两人始仕。皆因父得职。然天下之因父得职者多矣。何安世延年之寥寥也。安世延年创业作祖。而以为汤周之子孙。则谬矣。提衡继世。爵位尊显者。安世延年之子孙也。而以为汤周之子孙。则谬矣。固欲傅会报施。而不得其说。乃曰推贤扬善。固宜有后。是欲以共和之子。改厉王以善谥。以舜禹之圣。称瞽瞍为贤父也。可乎。虽然。禹帝啻而郊鯀。在人子之用心。则无不至焉。易曰干蛊。为人子者其勉诸。

书苏文公议法后

魏世效

重赎之议。可以治富。不可以治贫。吾不能必贵人近戚之不贫。而又不能保庶

民之贫者之不入于疑罪。则是贫民终不可贷。而贵人近戚。必将殖货封利以自固。吾以为重赎减罪之法。兼而行之。庶民之富者。从贵戚重赎之议。贵戚之贫者。从庶民减罪之议。邱邦士先生曰。大抵疑有三等。疑其无罪则赦之可也。疑其重轻则从轻可也。疑其罪重矣。而律例未有明据。证佐有八九而尚欠一二。则富议赎贫议减可也。

杵米说

魏世效

魏子之米。升而童子杵。杵而升之。耗。谓童子渔也。将笞之。童子号。已怜而去之。翻会计之簿则不失。魏子恍然喜。而语其家人曰。吾罔童子矣。吾幸不卒笞。使卒笞童子。童子之股可掇乎。夫吾失笞。笞之未晚也。呼小弟曰来。吾语女。吾历年尚或罔童子。他日女稍长。无辄刑人。女记之。以吾今日为女戒。出告彭子曰。刑人之道有三。不可以怒。不可以疑。不可以遽。夫刑以怒者。气平则悔。刑以疑者。事显则悔。刑以遽者。时久则悔矣。不可不悔于此也。此而屡悔可乎哉。彭子曰。书曰罪疑惟轻。

赦罪论

汪价

尝读易大象。言刑狱者凡六。旅则慎而不。贲则明而不折。丰则致之以刑。噬嗑则之以法。其用之而不敢遽用。与不忍终用者。唯见之中孚与解。中孚辞曰。议狱缓死。解之辞曰。赦过宥罪。大约刑狱以离明为主。而震以动威。艮以止暴。兑以议之。巽以缓之。雷雨以赦宥之。此中孚与解所为作也。虽然。议而缓之。讯鞫论报。其详其慎。自不失矜之意。若夫数行赦宥。则王法中弛。而猾贼乱人。且公然扞网。以侥幸于一朝之不死。圣人用情以佐法之穷。后乃至玩法而情穷于莫可用。未始非赦诏之屡颁误之也。请得而备言之。舜典眚灾肆赦。谓过而遇灾。则赦之以示仁。而未尝稽其刑于四凶。大禹谟宥过无大。刑故无小。而防风后至之戮。有扈不道之诛。在所不宥。秋官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亦唯遗忘过误老弱蠢愚耳。非谓杀人者可赦也。礼曰。疑狱讯问。与众共之。众疑赦之。疑则有冤。故赦。而不疑者不赦。春秋庄公二十年书肆大眚。范宁以为非经国之常制。至秦并诸侯。始曰大赦天下。由汉以来。或即位建储改元立后皆有赦。遂为常制。大赦者。不论罪之大小皆赦。如汉高即位汜水之阳。西都长安。大赦天下之类是也。其或某处有灾。或车驾行幸。则曰赦某郡以下。谓之曲赦。后有递减其罪谓之德音者。比曲赦则恩及天下。比大赦则罪不尽除。故曲赦与德音可以时降。若大赦。虽旷岁一举。尽天下之囚而顿释之。其中岂无豪健如出柙之虎。蕴毒已久。一旦得出。而大肆其搏噬。至于莫可更制。则是朝廷徒邀市惠之虚名。而小民反受纵奸之实祸也。故窃以为刑罪

当省当慎而决不当赦。且夫赦者。荡涤瑕垢之称也。将欲与天下洁己布新。洒心更始。而不知其废天讨。亏国典。纵有罪。贼良民。莫此为甚。唐太宗尝谓侍臣曰。小仁者大仁之贼。故我自有天下以来。不甚放赦。吴汉疾笃。光武亲临问。所欲言。对曰。臣愚无所知。惟愿慎无赦而已。古之君臣所以相为告戒者。不出于无赦之一言。则赦之为害可知也。蜀汉孟光责费祎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衰弊穷极。必不得已权而行之。今无旦夕之危。奈何以惠长奸慝。初有言丞相亮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若刘景升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由是蜀人称亮之贤。知祎有所不及。则赦之无裨于国。又可知也。是故唐虞三代所为赦宥。特于过误之小。刑罚之疑者用之。而未尝及于大眚。即汉承兵革之后。寇贼奸宄。遽难法禁。故申之以大赦。与天下更新。亦非为承平之世。养奸活罪计也。后世习之不革。植金。设鼓吹。遂成故事。王符有言。今日贼民之甚者。莫大于数赦赎。令恶人高会而夸诩。老盗服赃而过门。孝子见而不得讨。遭盗者睹物而不可取。故予以为当省刑于未刑之先。慎刑于用刑之日。而不可赦刑于刑定之后。议者曰。上天好生。赦所以应天之心。不知天不能有雨露而无雷霆。人主不能有劝赏而无刑杀。以刑杀人。而又赦之。是使以雷击人。而又生之也。雷击人不能复生。则刑杀人必不能复赦。议者又曰。帝王以水旱故。降德音而宥过。开狴牢以放囚。所以感天心。救灾眚也。不知桑谷之异。有德则消。凤之来。非由赦召。假如二人争讼。一人有罪。一人无罪。赦则有罪者喜。而无罪者冤。夫赦而至于冤。乃所以致灾。非所以弥灾也。议者又曰。以人谋赦则私。以主行赦则公。窃尝闻之。陶朱公中子杀人。囚于楚。其长男以黄金千镒遗庄生。为秦某星犯某宿。害楚国。可除之。楚王封三钱之府将为赦。长男取金以去。庄生入见王曰。陶朱公子多赂王左右。今赦。恐失望。王遂杀之。是楚国之赦。不出之楚王。而出之庄生。庄生得金则赦。失金则杀。赦以金。杀亦以金。而犹得谓之公乎。又闻之。河内张成善说风角。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促收刑。既而逢赦获免。膺愈愤。竟案杀之。成通宦官。诬膺等交结部党。天子震怒。下郡国逮系党人。天下之大恶。不必以杀人而望赦。直可以因赦而杀人。然则赦非所以生人。而教天下以杀人之具也。且东汉之赦。赦杀人之子。而不赦无罪之党人。赦邪不赦正。而犹得谓之公乎。公而守法。则天下有不敢滥之刑。私而行赦。则天下无不可逃之罪。圣人治天下。奈何不刑天下以公。而必赦天下以私也。管子不云乎。文有三情。武无一赦。赦者。奔马之委辔也。不赦者。瘞疽之砭石也。人主不砭石天下。而必自委其辔勒。至于人死而马蹶。虽在中智以下。当知其不可也。故备着于篇。以俟世之言治者采焉。

荒政不弛刑论

顾栋高

王荆公为陈良器作神道碑云。知江州日岁饥。有盗刈禾而伤其主者。当死。公曰。古之荒政。所以恤民者至矣。然尚缓刑。况今哉。即奏贷其死。欧公志王尧臣知光州日岁饥。盗发民仓廩。吏治当死。公曰。此饥民求食尔。荒政之所恤也。请以减死论。后遂着为令。余论之曰。此正与荒政相反。盖宋世尚忠厚。士大夫多务为纵舍。以市小仁。其实纵盗殃民。渐不可长。二公乌得列其事以为谈哉。且所谓恤民者。恤民之无食者也。非恤盗也。若乘饥劫人财。致伤害人。如此而不置于罪。则犷悍不轨之民。且以饥岁为幸。可以无所顾忌。万一有数千里之蝗旱。累岁不止。则将积小盗而成大盗。夺城寺。劫掠库财。势必草薶而禽猕之。其为诛杀必更甚矣。此正子太叔之仁耳。且富人者。贫人之母也。岁大侵。则劝富民出粟佐赈。如湖泽之蓄水以待匮。今不禁民之劫夺。务先涸之。是使强梁得以恣肆。而良善无所假贷也。且盗之始起。必先在中户仅足衣食之家。若大户。则必严守卫以自备。大户横被劫掠。则必广聚徒众。执持器械。势必将用兵剿捕。非一尉史所能御矣。若中户被劫掠而无食。亦将起而从盗。盗日益众。人心惊惶。讹言四起。此时加以赈恤。盗将曰畏我耳。虽加赈恤。而劫掠仍未已也。古有因饥岁而宽其赋薄其征者矣。未闻有因荒而弛其法也。因荒而弛其法。是教民为盗也。小民趋利。如水赴壑。况有饥穷以迫之。复不为严刑以峻其防。当此而不为盗。乃士大夫之知耻者耳。非所望于饥民之无赖者也。是以为政者必用威以济恩。周礼有安富之条。而荒政十二。其一曰除盗贼。正虑凶歉之岁。饥民乘机抢掠。必设为厉禁以除之。有犯者杀无赦。使奸宄屏息。比户安枕。然后散财发粟。而大施吾仁焉。此时之富民。使之减价平糴。蠲粟赈贷。无不可者。彼将德吾之安全之。亦乐施惠以奉上之令。如此。则富民得安。贫民之良善者有所得食。民气和乐。驯至丰穰。此王者大中至正之道。孰与夫沾沾小仁。一成之法。而长奸宄之渐哉。

请免滥禁慎引律疏雍正十年

大学士张廷玉

窃惟 国家之设监狱。原以收禁重罪之人。是以各省人犯。罪重者收监。罪轻者或令人取保。或交人看守。本人亦自知所犯甚轻。无潜逃私逸之事。独有刑部衙门。遇八旗部院步军统领衙门以及五城御史等交送人犯。不论曾经奏闻与否。亦不论事情之大小。与犯罪之首从。一经锁送刑部。即收入囹圄之中。听候质审。以致狱卒之需索欺凌。吏胥之恐吓诈骗。备极困顿。百弊丛生。甚至有倾家殒毙者。及至定案时。而斩绞军流重犯。原无多人。其余不过徒杖笞责之罪。甚至有偶尔干连。审系无辜。应行释放者。如今年二月间。刑部清查案

件。省释者二百余人。即此类也。臣细求其故。国家定例。原不如是。祇因陋习相沿。彼拘送之衙门。初不计其到部之苦。而刑部官员。又以宁严毋纵。可告无过。遂至常行而不改也。似应特颁谕旨。令九卿悉心妥议。凡衙门奏闻交送刑部。及自行拏送刑部之人。何等当收禁监狱。何等当取保看守。分别定例。详慎遵行。如此。则滥禁之弊可除。而于刑名不无裨益。再者律例之文。各有本旨。而刑部引用之时。往往删去前后文词。摘中间数语。即以所断之罪承之。甚至有求其彷彿而比照定拟者。此间避重就轻。避轻就重。司员之藉以营私。吏书之高下其手。皆由此而起。臣思都察院大理寺与刑部。同为法司衙门。若刑部引例不确。应令都察院大理寺驳查改正。倘驳而不改。即令题参。如院寺扶同朦混。或草率疏忽。别经发觉。则将都察院大理寺官员。一并加以处分。如此。或亦清刑名之一助也。

周康王庙记

黄中坚

吾邑铁瓶巷之北。有周康王庙在焉。余尝疑之。康王固周之贤君。然周都丰镐。去吴地远。时巡之驾所不至。而何为庙祀于此。若谓其德泽无所不被。则文武成王皆然。又不独康王宜庙祀也。今独为康王立庙。何哉。一日。偶诣故人。因为余言。距此地数武。有市乐桥。相传为昔时刑人之所。强死既多。游魂为厉。日落则往往闻鬼哭。甚者或白昼迷人。居人患之。有僧能治鬼。以大铁瓶摄鬼于其中。緘封而悬之竿。其患乃绝。此巷之所以名也。不数年。僧既死。而瓶亦坏。鬼复出为患。里父老乃相与言曰。怨气结。故鬼不散。闻周康王时。刑措不用四十年。若立庙祀之。必能平其怨而绝其患。已而果然。故庙祀至今不替。余闻而叹曰。先王德化之及人。一何远哉。自世教衰。民不知有礼义。而饥寒牝牡之患作。及陷于法。则从而杀之。此固先王之所不忍。又况锻炼周内之下。其无罪而死者。不可胜数。悲忿痛切。无所发舒。则相聚为厉。无足怪者。而二氏者流。乃欲以符水禁制之。是重其憾也。鬼安得散。故必能使死者之憾释然无余。然后生人之患可以永绝。其非人力之所能及也明矣。王生为明王。没为明神。冥漠之中。其必有区处调理。使各得其平者。里父老之见。诚非诞漫。宜其庙立而患除。夫刑措始于成王。而终于康王。是康王之世。实未尝戮一人。里人之专祀康王。殆以是欤。然由此推之。则凡古之圣帝明王其在天之灵爽。皆足为生民庇依。夫立乎千百世之上。而千百世以下之生者死者犹得蒙其泽。则先生之宜敬礼为何。如世之人惟知崇奉二氏。而于先王顾未有及焉。如此祠之建不已鲜乎。然余过而拜谒。见其庙貌卑小。而榱桷板槛之属。不免败坏。香火亦少衰矣。不禁慨然。因记之以示后人。庶几其无忘所自。时葺而新之云。

卷九十一刑政二律例上

律意律心说

姚文然

凡讲论律令。须明律意。兼体作律者之心。律意者。其定律时斟酌其应轻应重之宜也。如称锤然。有物一斤在此。置以十五两九钱则锤昂。置之十六两一钱则锤沉。置之恰当。则不昂不沉。锤适居其中央。故曰刑罚中。中者。中也。不轻不重之谓也。此律意也。何谓律心。书曰罪疑惟轻。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曾子曰。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此律心也。譬如一称锤也。存心宽恕者。则用锤平。且宁于其出也微失之昂。于其入也宁失之沉。若心存刻核者。则其用锤也。出必欲其沉。入必欲其昂。此非锤之不平也。用锤者之心不平也。故用律者亦然。

律者。如十二律然。因加减而生者也。黄钟之管长九寸。九九八十一数也。三分宫损一生征。征数五十四。林钟长六寸。六九五十四也。三分征益一生商。商数七十二。太簇长八寸。八九七十二也。其余皆三分损益而生。故律者。律也。加减而成者也。或加一等二等三等。或减一等二等三等。明于加减之故者。可以明律。可以作律矣。律中加减之最精而尽变者。莫过于殴诬告二条。欲明加减之故者。自熟讲读此二条始。大凡律之所以通者。加之而重。减之而轻。适得其平也。例之所以间有窒者。行于一事一时则可。行于事事。行于永永。则不可行也。

立决各犯之有三法司核拟也。监候各犯之有秋审朝审也。间虽有与律不合。而实所以辅律之不逮。并守律于不变也。微乎微乎。圣乎圣乎。既按法。又原情。照律有必不可行。必不忍行者。依律则伤恩。改律则变法。故于核拟秋审朝审之时。间一酌行减等。使法常存而恩不测。君恩如雨露之自天。恩虽行而法未更。国法仍如山岳之不动。圣人之所以辅律而即以守律者。意在斯乎。至于御勾。其圣而不可知之谓神乎。君恩虽大。有必不可施恩之处。国法虽重。有必不忍行法之人。御勾酌。迹同长系。若寄存而恩不伤。恩行而例不变。神乎神乎。非至人孰能定之乎。

律有宜仍旧者。律与例并存。例行而律停可也。以例为律而改。去律不可也。如窃盗至一百二十两。旧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今改为真绞。删去杖一百流三千里。假如有两人共窃盗一主之赃一百二十两。其为首者。自依律拟绞矣。为从者应减一等。今若拟以杖一百流三千里。则窃盗律内无此一条。若拟以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是减二等也。又有宜更新者。如官衔地名。若军余舍人指挥及行都司之类。自宜详酌更正。以昭一代之典章者也。

唐律疏义四库全书提要

唐律疏义三十卷。唐太尉扬州都督赵国公长孙无忌等奉敕撰。风俗通称皋陶谟虞造律。尚书大传称夏刑三千。周刑二千五百。是为言律之始。其后魏李悝着法经六篇。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五杂法。六具法。商鞅受之以相秦。汉萧何益户兴三篇为九篇。叔孙通又益旁章十八篇。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马融郑康成皆尝为之章句。魏世删约汉律。定增十九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晋复增损为二十篇。南北朝互有更改。渐近繁密。隋文帝开皇三年。敕苏威牛宏等更制新律。除死罪以下千余条。定留五百条。凡十二卷。一名例。二禁。三职制。四户婚。五库。六擅兴。七盗贼。八讼。九诈伪。十杂律。十一捕亡。十二断狱。史称其刑纲简要。而不失。唐太宗诏房元龄等。增损隋律。降大辟为流者九十二。流为徒者七十一。而大旨多仍其旧。高宗即位。又命长孙无忌等偕律学之士。撰为义疏行之。即是书也。论者谓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故宋世多采用之。元时断狱。亦每引为据。明洪武初。命儒臣同刑官进讲唐律。后命刘惟谦等详定明律。其篇目一准于唐。至洪武二十二年。刑部请编类颁行。始分吏户礼兵刑工六律。而以名例冠于篇首。本朝折衷往制。垂宪万年。钦定大清律例。明简公平。实永为协中弼教之盛轨。臣等尝伏读而细绎之。凡唐律篇目今所沿用者。有名例职制贼盗诈伪杂犯捕亡断狱诸门。其唐律合而今分者。如户婚为户役婚姻。库为仓库牧。讼殴诉讼诸门。其名稍异而实同者。如禁为官。擅兴为军政诸门。其分析类附者。如关津留难诸条。唐律入禁。今析入关津乘舆服御物事。应奏不奏。驿使稽程。以财行求诸条。唐律俱入职制。今分析入礼律之仪制。吏律之公式。兵律之邮驿。刑律之受赃。谋杀入人命。唐律入贼盗。今析入人命。殴骂祖父母父母诸条。唐律入讼。今析为两条。分入殴骂詈。又奸罪。市司平物价。盗决堤防。毁大祀丘坛。盗食田园瓜果诸条。唐律俱入杂律。今分析入刑律之犯奸。户律之市廛田宅。工律之河防。礼律之祭祀。斟酌画一。权衡允当。迨今日而集其大成。而上稽历代之制。其节目备具。足以沿流而讨源者。要惟唐律为最善。故着之于录。以见监古立法之所自焉。其书为元泰定间江西儒学提举柳赉所校刊。每卷末。附以江西行省检校官王元亮释文及纂例。亦颇可以资参订也。

修律自愧文

徐宏先

修律难矣哉。全律不熟。难也。书不博。难也。增减不当。难也。批注不详。难也。立心不平。难也。意见不同。难也。律例不一。难也。主张不专。难也。持论过刻。难也。前后不融。难也。余小子自入律馆。追陪修律之列。夙夜

兢。夙夜惶恐。寝食于律例之中。有时而豁然。有时而茫然。有时而明者复暗。有时而暗者复明。有时而愈思愈疑。有时而愈读愈真。再进而加详焉。始晓然于古人之意旨。而犹不敢自恃也。质之同人。证之各书。庶几是矣乎。而未也。又从而辨之注之。此心终觉歉然也。嗟乎。修律之难。尤难于办事矣。何也。在署办事。活一人止活一人。枉一人止枉一人。若修律则事关千秋。日日遵行。开一条。即活千万人。刻一条。即杀千万人。修之当。其功甚大。修之不当。其罪不小。呜呼。可不惧哉。余小子思及此际。又不禁战栗流涕。惟恐一字偶差。一条偶错。负皇上好生之心。一罪也。混改前人之律。一罪也。贻害后人之命。一罪也。嗟乎。修律难矣哉。虽然至难者修律之事。而尤难者读律之人。何则。律文至细。律义至深。有一句一意者。有一句数意者。有一字一意者。有一字数意者。总是一片哀矜惻怛之心。不欲轻致民于死之意也。呜呼。古人何其详而且慎也。今人引律。动曰律文如是。苟如是。是亦当矣。而律文中小字不察也。又曰条例如是。苟如是。是亦详矣。而条例中虚字不察也。甚而引断不确者有之。援引过刻者有之。呜呼。是则非修律者之所能为力矣。予所能尽心者。止于此矣。惟望读律之君子。亦皆如修律者之尽心。则民命庶有赖乎。

读律辩讹序

赵俞

高邮王君金樵。官刑曹郎。着读律佩觿。华亭盛子鲁得。就其书作读律辩讹十则。律文简质。笺注者苦不能畅其指。觿之为物。用以解结。读律有纠结而不得通者。则用此以解释之云尔。然其意骏快。而其辞博辨。骏快则或逞一时之见。而博辨则务伸一己之说。其失也。漏其所本有。而凿其所本无者。容有之矣。解乱丝者紬绎之。其绪乃见。不然者。毋亦求通而反窒也乎。夫天有四时。人有四德。圣人以仁应春。以义应秋。故周礼以刑官为秋官。然而雷霆风雨。无非至道。庆赏刑威。无非至德。天地以生物为仁。圣人禁民为非曰义。正所以仁之也。惟天下之仁人为能用刑。惟义之尽者乃能仁之至。故夫刑也者。圣人仁天下之大法。而律也者。则义理之权衡也。彼狱之弊也。惟官惟货惟来。其审克之。而不尽此也。天下固有持廉秉公。而不得其平者矣。无他。好作聪明。而恣行臆。权衡一爽。大法倒置。每以生人之意。出为杀人之具。其初不过逞一时之见。伸一己之说。而不知其贻祸烈也。夫用刑之失。其所失犹止在一事耳。况乎讲读律令。笔之于书。传之于世。其流弊又何所底耶。辩讹之作。其王氏之诤友。而律家之功臣也欤。噫。律之为义精微。非法吏所能究切也。根极于天理民彝。称量于人情事故。非穷理无以察情伪之端。非清心无以祛意见之妄。非养德无以调血气之平。非持敬无以合中正之矩。盛子少攻经学

。沉潜玩味。老而不倦。其于读律。亦推明仁义之一端。岂好辩乎哉。 皇上好生如天。明慎折狱。方儒臣修改律令。是册将上书馆。用备参考。而余方出膺民社。日置座右。且以自省焉。

荅金震方先生问律例书

袁枚

公以先君子擅刑名之学。故将邮罚两事。采访殷殷。枚趋庭时年幼。无所存录。但略记先君之子之言曰。旧律不可改。新例不必增。旧律之已改者宜存。新例之未协者宜去。先君之意。以为律书最久。古人核之已精。我朝所定大清律。 圣君贤臣。尤加详审。今之条奏者。或见律文未备。妄思以意补之。不知古人用心。较今人尤精。其不可及者。正在疏节阔目。使人比引之余。时时得其意于言外。人之情伪万殊。而国家之科条有限。先王知其然也。为张设大法。使后世贤人君子。悉其聪明。引之而议。以为如是断狱。固已足矣。若必预设数万条成例。待数万人行事而印合之。是以死法待生人。而天下事付傀儡胥吏而有余。子产铸刑书。叔向非之曰。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武帝增三章之法。为万三千。盗贼起。大抵升平时。网举而纲疏。及其久也。文俗之吏。争能竞才。毛举纷如。反乖政体。律者万世之法也。例者一时之事也。万世之法有伦有要。无所喜怒于其间。一时之事则人君有宽严之不同。卿相有仁刻之互异。而且狃于爱憎。发于仓卒。难据为准。譬之律者衡也度也。其取而拟之。则物至而权之度之也。部居别白。若网在纲。若夫例者。引彼物以肖此物。从甲事以配乙事也。其能无牵合影射之虞乎。律虽繁。一童子可诵而习。至于例。则朝例未刊。暮例复下。千条万端。藏诸故府。聪强之官。不能省记。一旦援引。惟吏是循。或同一事也而轻重殊。或均一罪也而先后异。或转语以抑扬之。或深文以周内之。往往引律者多公。引例者多私。引律者直举其词。引例者曲为之证。公卿大夫。张目拱手。受其指挥。岂不可叹。且夫律之设。岂徒为臣民观戒哉。先王恐后世之人君任喜怒而予言莫违。故立一定之法以昭示子孙。诚能恪遵勿失。则虽不能刑期无刑。而科比得当。要无出入之误。若周穆王所谓刑罚世轻世重。杜周所谓前王所定为律。后王所定为令。均非盛世之言。不可为典要。谨以先君子所私核者数条。列状于左。伏候采择。

详定刑律疏康熙四年

安徽巡抚张朝珍

刑法者。帝王御世之大权。而生死攸关。不可不慎。故罪疑惟轻。得情勿喜。深悲其已死不能复生也。然一之以律法。务期情当乎罪。罪协于律。彼自作之孽。虽死又何怨哉。故律例一书。古人用意深长。句法字义。确乎不可动摇。倘遵守不一。则奸吏得以轻重其间。不无狱鬼夜号。怨气上升。以致天变之屡

见也。近见问刑新例。有不合于律者。大抵过苛。谨以臣知者为 皇上陈之。律称说事过钱者。减受钱人二等。罪止杖一百徒二年。新例议改与受钱人同罪。但今衙役犯赃一两以上流徙。至一百二十两拟辟。设若常人而与衙役过赃一两。便拟流徙。过赃一百二十两。即置之死地。是说事过钱之罪。反重于诈欺取财之罪矣。以惩儆衙之峻法而并及过钱之常人。致与受财人同罪。此新例有未当者也。此外或有未合于律。未当于罪者尚多。请法司。选举通晓律法之官。将历年诸臣条议新例有未当者。悉心删正。务期经久可以垂法后世者。订议妥确。刊入律内。颁布天下。使为法官者。遵守画一。毋至轻重于其间。俾天下无冤民。是亦消弭灾变之一端也。

引用律例疏康熙二十年

徐旭龄

古者乐律曰律。法律亦曰律。其义一也。律差累黍。则声音即变。故立法者取之。言一定而不可移易也。后世法网益密。律不足以尽之。间增条例。夫例者。不得已而佐律之穷者也。律有一定。依以断罪。无可异同也。例则用比。比则可重可轻。事有近似者。引而合之。酷吏贪胥。因以舞文玩法。致莫可诘矣。臣愚以为十恶犯在死条。及重罪合应戍谪者。律中无不具备。其余律所不载者。罪亦稍微焉。原立法之初意。重者设有一定之律。所以惩凶也。微者间有增定之条。所以通变也。严惩于重罪。而通变于轻条。无非爱养生民之意。即如谋反大逆。父母兄弟。尚有同居不同居之分。劫财杀人。尚有为首为从之别。而且 恩赦必及。会审矜疑。其不欲尽罹之法。用意如此其厚也。近日刑官决狱拟罪。所引律例。或未详明。情罪至重。 皇上特有天威。律例所关。分别岂无成宪。或非刑官所敢豫定。其它究拟刑狱。凡死罪充军。必依正律。杂犯徒杖而下。始许用例。必祈 皇上下用刑衙门。务加矜慎。庶胥吏不得以意为轻重而舞文索贿矣。礼有之曰。附从轻。言法无一定。而比附以成罪者。宜从轻罚也。

刑名八字义序

刑部郎中王明德

律有以准皆其各及即若八字。各为分注。冠于律首。标曰八字之义。相传谓之律母。谚曰。读书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而先辈指示读律之法。又云必于八字之义。先为会通融贯。而后可与言读法。窃不自揣。妄为悬拟。以广其义。八字者。五刑之权衡。非五刑之律也。五刑十恶。各有正目。而五刑之属。殆逾三千。中古已然。况末季乎。汉唐而下。世风日薄。人情变态。一如其面。若为上下比罪。条析分。以求无僭乱其辞。虽汗牛充栋。亦不足以概輿情之幻变。故于正律之外。复立八字。收属而连贯之。要皆于本条中。合上下以比

其罪。庶不致僭乱差忒而惑于师听矣。此先贤制律明义之大旨也。然即刑书而详别之。正律为体。八字为用。而即八字细味之。则以准皆各四字。固无事乎取用于其及即若。摘取其及即若四字时。则舍以准皆各别无所为引断以奏爰书矣。此读律者之断不容不详审也。或谓八字之用。律载甚备。无容更为溢。但比类旷观。轻重悬殊。乃并以一字为权衡。得毋非所以明等夷。示有别欤。曰好恶不嫌同词。春秋之义也。春秋者。无象之刑书也。律也者。威用之麟经也。故其命义同也。谨述 大清律原注。并故明律旧注。备载于前。谬参鄙见。各为截取律例数条。以着其义。凡各律原注所已载者。概不载述。以眩观览。一曰以。以者与真犯同。谓如监守贸易官物。无异真盗。故以枉法论。以盗论。并除名刺字。罪至斩绞并全科。讲解曰。以字有二义。其曰以盗论。以监守自盗论。以枉法论。以常人盗仓库钱论。以谋叛论者。恶其迹而深治之也。如马律曰。如马拴系不如法。因而伤人者。以过失论。殴律曰。因公务急速而驰骤伤人者。以过失论。则矜其失而轻贷之也。

谨按以者非真犯也。非真犯而情与真犯同。一如真犯之罪罪之。故曰以。乃律中命意。备极斟酌。有由重而轻。先为宽假而用以者。如谋叛条内。所附逃避山泽。不服追唤。此等之人。未叛于君。先叛于所本管之主矣。与叛何异。而律则以谋叛未行论。若拒敌官兵。实有类于反。而律则以谋叛已行论。按其迹。似用以之意极严。而详其实。则实仁爱之至也。有由轻而重。示人以不可犯而用以者。如监临主守。将官钱粮等物私自借用。或转借与人。虽有文字。并计赃以监守自盗论。夫立有文字借用及转借与人。非盗也。乃私自为之。而渐不可长矣。监守之人。易于专擅。非重其法。无以示警。故罪非其罪而以其罪罪之。若以过失杀论诸条。则又充类至义之尽。以行其权之妙也。总之。大义所解。即同真犯四字最妙。以则无所不以矣。

一曰准。准者与真犯有间。谓如准枉法准盗论。但准其罪。不在除名刺字之例。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讲解曰。准字有二义。其曰准窃盗论。准盗论。准凡盗论。此则但准其罪不在除名刺字之例也。又如人命律。过失杀伤人者。各准殴杀伤人罪。依律收赎。则但准其罪名。不加刑法。止令如数收赎而已。此又一律也。

谨按准者。用此准彼也。所犯情与事不同。而迹实相涉。作为前项所犯。惟合其罪。不概如其实。故曰准。如以米柴准算布帛。惟取价值相当。而实不可以米柴为布帛之用。其罪异于真犯。故赃虽满贯。亦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乃注中不曰减等。但曰不在除名刺字之例。何耶。官吏犯此。虽赃逾于满贯。亦止于革其职。役为民。而不追夺诰。若未至满贯。官则止于革职。不至永不用也。若 本朝定例。但遇革职。则尽为追夺。似非所以惩贪之法。似当题请改正

。是在乎主持 国是者之大君子耳。

一曰皆。皆者不分首从。一等科罪。谓如监临主守职役同情。盗所监临主守官物。并赃满数皆斩之类。讲解曰皆字有二义。其曰皆绞皆斩皆杖皆徒皆凌迟处死之类。则是不分首从也。又如犯罪自首条曰。余皆征之。增减文书条曰。若无规避错误者。皆勿论之类。是又一例也。

谨按皆者概也。齐而一之。无余情也。人同事同而情同。其罪固同。即事异人异而情同。其罪亦无不同也。故曰皆。若皆征皆勿论。则显而易见。不过特举以明皆之一例耳。

一曰各。各者彼此同科此罪。谓如诸色人匠。拨赴内府工作。若不亲自应役。雇人冒名。私自代替之人。各杖一百之类。讲解曰。各字为义不一。有以人对人为各者。如漏使印信条。当该吏对同首领并承发各杖八十。有以物对物为各者。如盗卖田宅条。盗卖过田价并花利各还官给主。有以事对事者。如牧律。放犬杀伤他人畜产者各笞四十之类。又如各杖一百。各从重论。各递减等。各加凡人罪一等。亦俱以人对人为各者也。

谨按各者各从其类。义取乎别也。万类不齐。流品各别。比类而观。实同一致。故用各字以别之。各字用义多端。有因所犯之事同。其情同。而其人有不同者。如选用军职条内。凡守御去处千户百户镇抚有阙。奏闻选用。若先委人权管。希望实授者。当该官吏各杖一百。罢职役充军。举用有过官吏条内。凡官吏曾经断罪。罢职不。诸衙门不许朦混保举。违者。举官及匿过之人各杖一百。罢职不。发冢条内。若卑幼发五服以内尊长坟墓者。同凡人论。开棺槥见尸者斩。若弃尸卖坟地者。罪亦如之。买地人牙保知情者。各杖八十。犯奸条内。和奸刁奸者。男女同罪。奸生男女。责付奸夫收养。奸妇从夫嫁卖。其夫愿者听。若嫁卖与奸夫者。奸夫本夫各杖八十之类也。有因所犯之事异。其人异而其情实同者。如无故不朝参公座条内。凡大小官员。无故在内不朝参。在外不公座。及官吏假满。无故不还职役者。一日笞一十。每三日加一等。各罪止杖八十。并附过还职。纵容妻妾犯奸条内。若用财买休卖体和娶人妻者。本夫本妇。及买休人各杖一百之类。亦有所犯情同事异。情异事同。法无分别。人非齐等。条难共贯。而义实同辜者。如亲属相奸条内。奸内外缌麻以上亲。及缌麻以上亲之妻。若妻前夫之女。同母异父姊妹者。各杖一百。徒三年。如私借官畜产条内。凡监临主守。将系官马牛驼驴私自借用。或转借与他人。及借之者。各笞五十之类。更有所犯之事与人大小攸分。科条不一。而情则无分。或法应屡加而律难该载。或罪无死律而法应齐等。又或各有科条而文难复述者。则亦以各字别之。如谋杀祖父母父母条内。其尊长谋杀卑幼已行者。各依故杀罪减二等。已伤者。减一等。已杀。依故杀法。诬告条内。凡诬告笞罪者。

加所诬罪二等。流徒杖罪。加所诬罪三等。各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略人略卖人条内。和略卖妻为婢。及卖大功以上尊卑亲为奴者。各从凡人和略法。发条内。若于他人坟墓。为熏狐狸。因而烧棺椁者。杖八十。徒二年。烧尸者。杖一百。徒三年。若缙麻以上尊长。各递加一等之类。

一曰其。其者变于先意。谓如论八议罪犯。先奏请议其犯十恶。不用此律之类。讲解曰。其字律内。有其子归宗。其养同宗之人。其遗弃小儿三岁之类是也。

谨按其者。更端之词也。然词虽更端。而事与情实不离乎本条。举凡明白显然。可为指实共见之事。承乎上文。为之更端。可竟本条所未尽。则用其字以发挥之。与后若字似同而实异。如谋叛条内。所附逃避山泽。不服拘唤。以谋叛未行论。其拒敌官兵者。以谋叛已行论。盗大祀神御物条内。凡盗大祀神祇御用飧荐饌具等物。皆斩。其未进神御。未造成。及其余官物。皆杖一百。徒三年。强盗条内。窃盗临时拒捕。及杀伤人。皆斩监候。其窃盗事主知觉。弃财逃走。事主追逐。因而拒捕者。自依罪人拒捕律科断。亲属相盗条内。其同居雇工奴婢。盗家长财物。减凡盗一等。盗贼窝主条内。其知人略卖和诱。准窃盗为从论。其不知情误买受寄。俱不坐之类。皆承上以起其下。词气虽涉于更端。而事实不离乎本文。或罪或否。则皆以其字为分别。然亦有事非本律。而欲附入于本条之下。则亦以其字附入之者。如职制律内。其见任在朝官员。面谕差遣。及改除托故不行。并杖一百。罢职不。此条与大臣专擅选官何与。而欲附入本条之下。则亦用其字以收属之。此又一义也。

一曰及。及者事情连后。谓如彼此俱罪之赃。及应禁之物则没官之类。讲解曰。及字律内。有及因人连累。及其役日满。及有过之人。及久占在家之类是也。

谨按及者。推而及之。有因亲以用及者。如谋反条内。父子兄弟子孙。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斩之类。罪由连坐。此一义也。有因物以用及者。如盗印信条内。凡盗各衙门印信。及夜巡铜牌。皆斩之类。有因情以用及者。如略买略卖条内。和同相诱。及两相愿卖良人为奴婢者。杖一百。徒三年之类。有因事以用及者。如强盗条例内。强盗杀伤人放火等项。及干系城池衙门。并积至百人以上。皆奏请梟示。白昼抢夺条内。凡白昼抢夺伤人。因失火及行船遇风着浅。乘时抢夺。及拆毁船只之类。又有因人以用及者。如抢夺条例内。凡号称喇唬。白昼在衙撒泼。口称 圣号及总甲快手应捕人等。指以巡捕勾摄。各殴打众人。抢夺财物之类。以上皆系正犯。此又一义也。大约凡系人与事各有不同。而罪无分别者。则皆以及字连属之。

一曰即。即者意尽而复明。谓如犯罪事发在逃者。众证明白。即同狱成之类。

讲解曰。即字律内。有实时救护。即放从良。即是奸党之类是也。

谨按即者。显明易见。不俟再计之意。如仪制律内。凡朝参。近侍病者。许即退班。禁止迎送条内。凡军民人等。遇见官员引导经过。实时下马躲避。此一义也。其谋为盗条内。凡共谋为盗。临时不行。而行者为窃盗。其不行者。若不分赃。但系造意。即为窃盗从。名例内。犯罪事发而在逃者。众证明白。即同狱成。不须对问。职制律内。凡诸衙门官吏及士庶人等。上言宰执大臣美政才德者。即是奸党。此一义也。若名例内。卖放充军人犯。即抵充军役。则又一义也。

一曰若。若者文虽殊而会上意。谓如犯罪未老疾。事发时老疾。依老疾论。若在徒年限内老疾者亦如之之类。讲解曰。若字律内。有若奉 旨推问。若庶民之家。若追问词讼之类是也。

谨按若者。亦更端之词。乃设为以广其意。虽意会乎上文。而事变无穷。欲更端以推广之。连类以引申之。则不得不设为以竟其意。故用若。律内惟用若字最多。有自本律而特及于轻者。如谋反条内。若女许嫁已定。归其夫。子孙过房与人。及聘妻未成者。俱不追坐。谋叛条内。凡谋叛但共谋不分首从皆斩。若谋而未行。为首者绞。为从者杖一百。流三千里。造妖书妖言条内。凡造讖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斩。若私有妖书。隐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盗大祀神御物条内。若已奉祭讫之物。及其余官物。皆杖一百。徒三年。盗贼窝主条内。凡系强盗窝主造意。身虽不行。但分赃者斩。若不行又不分赃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之类。有自本律而入重者。如谋杀条内。谋杀若因而得财者。同强盗不分首从论。皆斩。谋杀祖父母父母条内。若奴婢及雇工人。谋杀家长及家长之期亲外祖父母。若缌麻以上亲者。罪与子孙同之类。大约若与其。皆承上文以推广之词。但作者命意。多于可指证者则用其。而于设为悬拟者则用若。又于异乎上文而实不离乎上文者则用其。于意虽未本乎上文而实异乎上文者则多用若。此其所以命字之各异也。

刑名十六字义

潘杓灿

拟罪全凭律例。律乃一代之典章。例为因时之断制。故有例须照例行。无例方照律行。例律俱无。则用比照法。凡有比照。须活拟上请。不得径请断。律分八字之外。尚有十六字。亦宜详也。至于五刑之内。论死罪则有立监候真犯杂犯之不同。论笞杖流徒。则有决赎之不同。论赎缓。又有有力稍力收赎赎罪之不同。皆毫厘千里者。全要细心体认。至于则例。时有减增。必时时访查。方无违错。

其一曰加。加者数满乃坐。如窝盗赃一两。杖六十。至十两。方加至杖七十。

不及十两者不加也。又如笞满加杖。杖满加徒。徒满加流。流满加绞。本条无入死者。不得加入于死。罪止流三千里之类。

其一曰减。减者后轻之法。如皆为从者减。失觉察者减。失出入人罪者减。无禄人减。又如二死三流各同为一减之类。

其一曰计。计者对并而言。如称计赃。乃止其所得之数科罪。计雇工赁钱为赃之类。

其一曰通。通者总计而言。如通计前罪。先后并拟。贴徒贴杖通减通考之类。

其一曰坐。坐者应得之位也。如逃叛自首。减罪二等坐之。家人共犯坐家长。妇人犯罪坐夫男。以所隐之罪罪之。不坐连坐之类。

其一曰听。听者由其意之所欲。如犯流父子欲随者听。妻妾犯奸欲者听之类。

其一曰依。依者欲附诸条。如造魔魅杀人。依本杀法。依常人一体充赏。依已徒又犯徒。依杀尊长卑幼本律。依老疾幼小论之类。

其一曰从。从者偏一科断之意。如从重论。从夫嫁卖。从新拘役。从本色发落。从尊长遗言之类。

其一曰。者数事均得本罪。如临军征讨。行粮违限不完。临敌缺乏。承调不进兵策应。承差报告军期违限。因而失误军机。斩之类。

其一曰余。余者事外之意。如余罪听后发落。余皆征之。余皆勿论。余罪收赎。余为从论之类。

其一曰递。递者按次循级之谓。如官司失出入人罪。吏减犯人一等。佐贰减首领一等。正官减佐贰一等。是曰递减。如卑幼于尊长坟墓内熏狐狸烧尸者。缙麻加凡一等。小功加二等。大功加三等。期亲加四等。是曰递加之类。

其一曰重。重者诸罪之魁。如重者更论之。已发又犯。从重科断。以重论之类。

其一曰但。但者不分事之大小。物之多寡也。如盗已行。而但得财者皆斩。子孙告祖父母父母但诬者绞。男女婚姻但曾受聘者之类。

其一曰亦。亦者承接上文之意。如人在徒。年老疾病。亦如老疾论。总徒不过四年。亦各依上减罪。亦各依数决之。无赋役者亦杖八十。亦准罪人自首之类。

其一曰称。称者律所载之文也。如称子者男女同。祖者高曾同。称日以百刻。称监临主守者但有事在手。称嫡继慈母亲母之类。

其一曰同。同者一体科罪也。如同罪则同得其罪。充军迁徙皆同。死罪减一等。众证明白。即同狱成之类。

问拟余论

黄六鸿

凡拟人之罪。最贵原情。事有关于纲常名教。或强盗叛逆。为法之所不容贷者。是其犯罪本情。原与人以无可贷。而我因而入之。则彼虽遭显殛。于我可无憾也。如妇人与通奸。谋死亲夫。通奸既有罪矣。又因奸而谋死其夫。拟以极刑。非云过也。若夫因贫故。令妻与人接。以利其财。及后或生嫌。禁革往来。而妻已情荡难禁。遂萌谋杀之心。以图永好。则前此纵之者果谁为乎。谋杀之端。适所自取。若妻依本律。何以处瞞夫奸杀之妇乎。如杀人者死。固无可议矣。如孝子为亲报仇。或报之数日之间。或报之数年之后。虽久暂有间。必其事势有不可卒图者。故宁隐忍而须之。处心积虑。良亦苦矣。在孝子原无求生之心。若律以平人无擅杀之条。则伊父亦无应死之法。杀仇正所以偿之耳。而又并死其子。则是父之仇。终不必报耶。此事关纲常伦纪。而情有可原者也。又如强盗行劫。不分得财与未得财皆斩。亦律之无可议矣。然有贫民为饥寒所迫。乡愚为匪类所引。计所得之赃。不过数衣数金。而遽令骈颈就戮。不亦惨乎。又如僻远州县。偶有一二狂徒。惑诱愚民。始而诳骗钱财。继则剽劫乡村。有司捕获渠魁。余党自散。严饬地方倍加巡警。可也。若辄以反寇申报。发兵剿洗。不惟百姓受其骚扰。无辜受其株连。即此辈之同就戮者。岂真有狐鸣篝火之罪乎。此又事涉强盗叛逆而情有可原者也。诸如此类。指不胜数。书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又云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要皆从圣贤不忍人之心。每事作出人罪之想。苟有一可宽。即从此处引而生之。若谓彼自所犯。于我何与。或据狱以谳。何能求宽。是则人在焚溺。号呼望救。而我方立而视其死。谅非仁人君子所忍出也。若词奉上批。或承审 软件。但我认理既真。比拟确当。不妨具由详请。上或再驳。仍照原拟。附以禀函。备言所以宜宽之情。与仰体上台慎狱好生之意。似亦同具恻隐者所乐闻。即或不从。仍应字句包含。为将来矜疑之地。不可因而拂意。遂竟改谳。致负造浮图初念耳。

卷九十二刑政三律例下

复讎议并序

汪琬

河南巡按御史覆奏部民张潮儿手格杀其族兄生员三春。当死。 诏法司核议。而潮儿供言其母先为三春所杀。于是该司员外郎汪琬以为当下御史再审。故议之。议曰。

复讎之议。载于周官礼记春秋。见于陈子昂韩愈柳宗元王安石之文者详矣。吾不敢复剿其辞。惟以 国家之律明之。律曰。若祖父母父母被杀。而子孙擅杀行凶人者杖六十。注以为不告官者。又曰。其实时杀死者勿论。注以为少迟即以擅杀论。由此观之。凡有祖父母父母之讎。虽积至于久远而后报。皆得谓之迟。皆可援擅杀以断者也。顾独不许潮儿之复母讎。得毋太苛矣乎。一命一抵

。此刑部现行则例也。人既杀潮儿之母。而必欲潮儿母子殉两命以当之。其失律意明矣。今议者曰。潮儿未尝告官。则口供恐不可信。夫当潮儿具招之日。有司曾不之诘。及其申解之日。御史曾不之驳。彼口供之真伪。法司亦安从知之哉。且吾非欲遂释潮儿之死也。仅仅下御史再审而已。万一再审之后。而其情可原。其可雪。吾将援此擅杀之条。以求为国家活一孝子。则法司之所全不更多耶。议者曰。潮儿既欲复。何不实时杀之。此大不然。吾尝见被祸之家。稚子寡女。门户单弱者有矣。其上或压于势力。其次或格于贿财。苟有复之心。不得不乘间伺便以图之。苟无其隙。虽积蓄于久远。而推原律意。皆得宽之为迟。又何闲于数年内外哉。律曰。人本犯应死。而擅杀者杖一百。今以三春之很戾。敢于杀其族母。是亦应杀无疑矣。此时设观者若张氏之亲属。能代潮儿诛之。亦止于杖一百而已。况为潮儿者乎。使果能复其母。而又不以减死论。不可谓法之平也。议者又曰。奈经屡赦何。夫复不可以赦言也。赦者。国家所以矜全有罪。而非孝子慈孙不忍其亲者之所欲也。今必以此潮儿。不几于行凶之甚哉。故吾谓断是狱者。但当穷其口供所从来。不当问赦前与赦后也。吾又尝求赦文观之。惟误杀者赦。他若谋杀故杀皆不赦。吾不知三春所犯为合误杀律乎。抑合谋杀故杀律乎。果当赦乎。抑不当赦乎。皆非法司所得而悬断也。洵如吾说。使得下御史再审。不过烦本部之题请。与有司之追勘耳。此其事易若反掌。而所全实多。若惮题请追勘之劳。而甘自处于失入。为法吏者。夫亦勿之思矣。

理刑爰书

萧震

制法之本。所以禁奸暴。定民志也。谨按复之议。见于经传与诸子史。而律令无载之者。以相杀之路不可开故也。卜起龙毆杀李存义。据南和县审。谓其为母也。因引经传以明之。欲为起龙减等。而又绌于律令。厅审起龙应论死。虽与律合。而未尝与经背也。姑且置律而言经及子史。周官曰。凡报仇者书于士。杀之无罪。若不书于士。则有杀人不可易之罪矣。此经也。即有周之法也。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可也。诛者上杀下之谓。倘不应诛而诛之。而必复以杀其上。则大乱之道也。此传之不可行者也。左氏曰。夫人孙于齐。不称姜氏。绝不为亲。礼也。言子姜与杀鲁桓。故绝之也。此国史法也。胡氏曰。梁人有继母杀其父者。而其子杀之。孔季彦引春秋以非司寇而擅杀当之。继母弑父。则为父矣。知有父不知有继母。故不得以逆论。而又以擅杀议拟。此经与律之不相悖者也。汉张敏曰。杀人者死。三代通刑。今欲趋生。反开杀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言杀人者之不可以复减也。韩愈曰。凡有复父者。具其事奏闻。酌其宜而处之。谓有浅深之不同。罪有轻重之各别也。此经传子史之言

复者也。今再案律而言情。如李存义威逼卜起龙母王氏。投缳以死。已经依律拟仗。非有谋杀故杀殴杀。应抵命之律之情也。李存义无死法。而起龙必欲复。殴之至死。查殴杀之条。律莫重焉。蔑法而行私。情莫悖焉。若因其复两字。量从末减。则是故设罪隙。生长乱阶。非安全之理也。夫孔子垂经典。陶定律令。原其意。未始不相通也。乃俗儒多是古而非今。而法吏又执律而不通经。两失之矣。合之情法。参以经律。卜起龙拟绞无疑也。张贵仍杖。

原免出继缘坐议

姚文然

伏闻功令。凡犯罪应缘坐者。虽经出继。不准原免。所以绝欺朦之路。杜巧匿之奸也。然臣窃以为 特旨出于一时。法令垂于万世。昔唐太宗时有敕资荫者多诈序。听自首。不首者死。寻有诈荫事觉。大理寺卿戴胄奏以当流。太宗怒曰。朕敕不首者死。而断之流。是示之以不信。且胄知敕如是。故奏以当流。何也。胄曰。法如是而足。臣法官。独不敢亏法耳。且敕或一时喜怒所发。法乃明主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以一时之怒而敕杀之。既知其不可。裁之以法而流。此所谓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太宗迟回久之。卒从胄议。故法者万世之法也。缘情定罪。酌古垂后者也。谨按礼为人后者。为其所后父母服三年。为其本生父母服期年。诚以人无二本也。谨按律。犯罪之人。其子孙过房与人者。俱不追坐。诚以罪无重科也。今使为人后者。于其本生之父母兄弟。不得准律宽免。倘其所后之父母兄弟犯罪。又当依律缘坐。是一人之身而两受父母兄弟之连坐也。且若使为人后者本身犯罪。则其所后父母兄弟既当从坐。而其本生父母兄弟又复不得宽免。是以两处之父母兄弟而皆受一人之连坐也。昔魏毋邱俭之诛。女适刘氏者当从坐。司隶主簿程咸上议曰。女子出适。减父母之服。所以明外成之节也。今夫党见诛既随戮。父母有罪又追刑。是一人之身。而兼受内外之辟也。男不遇罪于他族。而女婴戮于两门。非所以均法制也。请以后在室之女。可从父母之刑。既醮之妇。止从夫家之法。诏为着令。历代遵之。夫出继之子。降其本生父母之服。正与出嫁之女同。女从夫家。男从所后。其情与法一也。今嫁女不婴戮于二门。而继子独祸延于两父。有重罹之法。无一面之网。臣思 皇上至仁至明。垂念及此。必有惻然不忍者矣。但因律有过房不坐之条。罪人或托名自匿。胥吏或缘法为奸。四海之大。难必其无。臣又思 人君犹天地也。天之仁无所不覆。地之仁无所不载。而日月之明。幽隐或有所不照。雷霆之威。奸邪或有所不击。其有所不照有所不击者。无损于日月之明。雷霆之威。而总以成天地无所不覆无所不载之仁。故古帝王立法以惩奸。而有罪者或幸逃于法外。终不因奸而变法。使无辜者反罹于法中。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此尧舜好生之德。所以为万世君极者也。臣愿

皇上以尧舜为法。宸衷独断。参酌古今。念法为万世之法。仍命法官。将过房不坐之例。一遵钦定事例。其或有托名出继情事可疑者。间以特旨行之。不必永着为令。如此。则皇上无疆之仁。不测之威。并行而不悖矣。谨议。

犯罪自首说

姚文然

律学之不可不讲也如是夫。予在署见强盗杀人放火奸淫不准自首之例既定。每思曰。假如有杀人放火奸淫盗案。其同案之盗有出首者。一概立决。似觉未安。何法略为分别。使不出首者立决。出首者监候以待秋审。方为至当之法。思之累月而不能得也。顷阅律注。喟然曰。古人先得我心矣。损伤于人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所因之罪。即强盗之罪也。盗罪仍以首免。而不免其故杀强奸放火故烧人房屋之罪。然三不免之罪。皆监候也。既可待秋审。则情重者仍决。情轻者可减等矣。微乎微乎。神乎神乎。故曰思而不学则殆。记在少司寇时。有一次投首强盗。部覆立决。奉旨改监候。此又圣人天纵。暗合于古矣。

论自首之例佐治药言

汪辉祖

全部律例精义。全在名例。求生之术。莫如犯罪自首一条。余初习法家言。邑拏获私铸。以所供逃犯起意。案已咨部完结。越二年。逃者获讯。不承为首。例提从犯质鞫。犯已远戍。诸多掣肘。适松江友人韩升庸在座。谓可依原供。而改捕获为闻拏。自首则罪仍不死。案即可完。令用其言。犯亦怡然输供。余心识之。后遇情轻法重者。辄袭其法。所全颇多。曩于佐治药言。曾记删改自首之报。辛亥寓长沙。闻绥宁盗首杨辛宗在逃。知官中比父限交。赴案投首。司谳者谓与未经破案不知姓名悔罪自首不同。不准援减。仍拟斩决。余旋即归里。未见邸钞。不知部议云何。窃思犯罪自首律云。凡犯罪未发而自首者免其罪。是指未经破案者言也。事发生逃律注云。若逃在未经到官之先者。本无加罪。仍得减本罪二等。又乾隆三十八年。刑部议覆苏臬陈奏定例。闻拏投首。除盗犯按本例分别定拟外。余犯俱于本罪上准减一等。是皆指被告被缉而言。故云闻拏也。杨辛宗事发在逃。闻限比其父。挺身投案。正苏臬所奏。虽无悔过之心。尚存畏法之念者。而多一不忍累父之心。似可矜原。按本例免死发遣。未为曲法。而曰与未经破案不知姓名悔罪自首不同。是必逃在事未到官律得免罪者。方可依闻拏自首科减。向使杨辛宗避罪远扬。不顾其父之比责。偷生迟久。被捕弋获。亦止罪于斩决。不致刑更有加。绎读谳词。殊切耿耿。近日读律之友。遇一加重成案。辄手录以供摹仿。在杨辛宗死何足惜。万一闻拏自

首之律例不可径引。则凡案类辛宗之被缉。而事非强盗者。亦将棘手狐疑。况原谏云。杨辛宗因事主家止妇女。辄向事主回。临时行强。被指名缉拏。其投首在伙犯获后。不准援减。查辛宗劫止一次。并未伤人。视凶劫伤主之盗首。尚属情事较轻。特以首在被缉之后。仍拟斩决。恐援以为准。从此盗首总无生路。且案未破而自首者。千百中未闻一二。其甘心投案。多因捕缉紧急。比及父兄子弟。动于一时天性之恩。到官伏罪。若并此一线天良而绝之。则在逃之犯更无自首。闻拏自首之例几成虚设矣。案非手办。事阅九年。疑窦在。终难自释。因论治术。商及律例。愿以正之高明。方今 圣天子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为吏者遇可出可入。介于律可轩轻之事。当与幕友虚中辩论。仰体 圣慈。力求至当。名例一门义尽仁至。大概必不得已而用法者。尤宜细细体究。而自首各则。断不可略观大意。倘有投案之犯。务在求生以全民命。欧阳崇公所谓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于我两无憾也。敢为学治者敬告。幸勿晒其老諄。鄙其说赘。重有望焉。

陈刑名例案六条疏嘉庆五年

云南巡抚初彭龄

兹因秋审届期。检查刑名例案。臣愚见有应参酌者六条。敢为我 皇上陈之。

一官员失察处分。自应查出详办。应请量予宽免也。查地方文武正杂等官。于所管书差兵丁及衙门一切养役卒。凡有索诈赃私。诬良累民等案。本管官皆有失察处分。轻则罚俸降。重则降调革职。原使各该员平日心约束。庶若辈知奉公守法。不敢肆意妄为。倘既经犯案。尤当据实详办。方足以肃法纪而惩奸邪。无如束缚过严。规避愈多。凡有此等案件。该管官畏惧处分。多方回护。或作平人。或称已斥革。甚至自行薄惩示儆。将就完结。匿不详报。即有酿毙人命。亦多安顿调停。消弭了事。以致正犯转得幸逃法网。上司耳目难周。鲜不为其朦蔽。伏思各官处分。原有自行检举之条。此等案件。向因情节较重。概照原例议处。不能以自行查出声请免议。我 皇上宥过施仁。凡遇因公罪误。并非有心故犯者。莫不仰邀 圣慈。宽其既往。予以自新。此等失察处分。稍从末减。与吏治无甚关系。而使犯法之徒。有犯必惩。不致被害之家。含冤负屈。适足以彰 国家法令严明。于世道人心。实有裨益。可否 谕吏兵二部。另行定议。嗣后遇有书役兵丁人等。犯赃酿命案件。如该管官果有授意故纵别情。仍当照例查参究治外。若仅失于觉察。能自行查出。据实详办。案犯全获者。即予免议。倘本任未经查出。经后任详办者。查明仅止失察。亦予减等议处。庶各该员自知失察处分。不至于降革。无顾虑于犯法之徒。得以随案惩治。庶若辈失恃。亦必各知敛矣。

一衙役诈赃殴打毙命。应于例内添纂也。查定例衙门役。如有吓诈致毙人命。不论赃数多寡。拟绞监候。此指差役奉票勾摄。藉端吓索。致被索之人轻生自尽者而言。又定例诬良为窃。吓诈逼认。因而致死者。绞监候。若拷打重伤致死者。照故杀例拟斩监候。此指捕役诬良为窃一项而言。若起衅并非诬良。本系奉票勾摄。索诈不遂。逞凶殴打。捆绑吊拷。因伤身死。此等案件。较之被逼自尽者。情节既重。若仍照寻常杀问拟。亦不足以示情法之平。查差役吓诈。与殴打致死者。情罪亦属相等。自当一律科断。应请于衙役诈赃致毙人命条下。添纂若系殴打因伤身死者。即照故杀律。拟斩监候。

一假差吓诈即应照差役问拟也。查例载假充衙门差役。假以差遣缉捕为由。占宿公馆。妄拏平人。及搜查各船。吓取财物。扰害军民者。实犯死罪外。徒罪以上。枷号一月。发边远充军。杖罪以下。枷号一月发落等语。例内所指实犯死罪。如有伪造印信殴打杀人等类。毋论常人差役。皆系原犯死罪。自可照律定拟。若仅止吓取财物。挟制逼迫。而被害之人。忿激自尽者。在差役罪应拟绞。若常人律无正条。向来多系比照威逼人致死例。问拟充军。亦有比照差役诈赃毙命例拟绞者。究未明立科条。不免易滋出入。且此等案犯。虽非真正差役。而其凶恶声势。实与差役无异。应请嗣后凡有假充差役。吓取财物。无论银钱多寡。曾否致毙人命。悉照差役一律问拟。其未经致毙人命分别徒罪上下原例。应请除。

一追迫跌堕致毙之案应请改定条例也。查例载凡谋杀人已行。其人知觉奔逃。或跌失。或堕水等项。虽未受伤。因谋杀奔逃。死于他所者满流。若其人迫于凶悍。当时失跌身死。拟绞监候等语。查谋杀人至于已行。其人知觉奔逃。失跌身死。无不迫于凶悍。亦无不迫在于当时。若果逃至他所。已无不可当之凶锋。尽可从容潜避。何至又复戕生。设有在外毙命。未必非别有他故。自当另拟致死根由。若以逃奔于谋杀。不应轻拟从宽。倘相隔甚远。或死已越日。又岂可仍引死于他所之条。是死于他所满流一层。实属衍文。其当时失跌身死者。虽未受谋害之伤。而其仓卒失足。究系被谋所跌。死于跌犹死于伤。似不得以尚未受伤稍为开脱。况查殴案内。凡有争情形。因逃走追逐。失跌身死。悉照杀本律拟抵。谋杀一条。未便独异。应请嗣后谋故殴等案。凡有已经逃走。因被追逐失跌。以致堕崖落身死者。各照因伤身死本律办理。若追逐之人。自行失跌身死。逃走之人。先虽有殴情状。不得以致死之罪加之。应各科本罪。一律文计赃科罪各条应请详细添注也。查律载窃盗赃一两以下杖六十。一两以上至十两杖七十。二十两杖八十。所称二十两者。必系十两以上。至二十两为止。凡十一两至十九两皆是。其不言十两以上者。缘上条已有一两以上至一十两字样。下条一气相承。可以意贯也。惟名例内有称加者数满乃坐一条。注云

。如赃加至四十两。纵至三十九两九钱九分。亦不得科四十两罪等语。因而计赃科罪之案。悉以此语为准。凡窃盗赃至十余两者。并不引二十两之条。照十两科断。致与一两以上至一十两者。同拟杖七十。赃数虽有多寡。而所拟名例。将两条合而为一。此由拘泥律文。以致相率错误也。然此犹其小者。由此而推。至一百一十两。流二千五百里。一百二十两流三千里。一百二十两以上。绞监候。夫所谓一百二十两以上者。即一百二十两零一分亦是。今凡有赃至一百一十九两九钱九分者。止照一百一十两律。拟二千五百里。若至一百二十两零一分。又拟绞监候。则是流三千里。必须恰满一百二十两之数。不多一分。不少一分。方为合。以去死一间之罪。而银数介在至微之中。似非定律本意。况此条赃数。本系十两一等。今除中间皆系十两一等外惟杖七十。系十九两九钱九分为一等。其流三千里。则系一分为一等。实觉轻重失伦。应请 下部臣。于计赃科罪各条律内逐一添注。如窃盗赃二十两杖八十条。添注十两以上至二十两字样。自二十一两至一百二十两。及此外监守常人枉法等赃。均照此逐条添注几两以上至几十两字样。庶援引不至失当。至名例小注。本发明律意。曲为引喻。应无庸更改。

一命案养人犯应请仍候秋审办理也。查养旧例。仅准将戏杀误杀之案。于本内声请。其杀之案。无论情节轻重。概俟秋审时取结报部。上年经刑部奏准。以情节本轻。应入缓可矜之案。若必俟秋审时始行核准养。在本犯身罹死罪。即监禁逾时。尚属罪所应得。而其老病之亲。桑榆暮景。举目无亲。情殊可怜。请嗣后殴情轻之案。以及擅杀罪人。并无关人命。应拟死人犯。按其情节。应入缓决可矜者。如系亲老丁单。孀妇独子。该督抚于定案时。即取具各结。随本声请。准其养。其有间在实缓之间者。本内声明。俟秋审时再行取结报部会核等因。通行在案。伏思殴案犯。情节虽有轻重之分。而死者之家。同一被杀。自其家属视之。轻重若等。如准随本声请养。计自犯事进监。至结案之日。远则一年。近则数月。遽行释放。谁无父母兄弟。忿恨难消。以里闾之近。怒目相视。不特易生报复之志。即在凶手。亦难保其不存自得之心。实非所以矜全之道。伏读乾隆三十八年。恭奉 上谕。养人犯。俟其拘系经年。驯其桀骜之气。不必于定案时将命案正犯遽行开释。仰见我 高宗纯皇帝睿虑精深。于矜恤之中。仍寓慎重之意。应否 下部臣等。另行定议。除无关人命之死罪人犯。准其随案声请外。其余有关人命杀擅杀及戏杀误杀等案。概俟秋审时再行取结办理。并请统俟秋审三次之后。方准援免。其因情实可矜悯。秋审缓结。未届三次。由部臣奏请减等后。准其养。如此。则本犯拘禁经时。渐知悔罪。而死者之家。事经数载。亦必心平气释。不致别生他衅。所全实多矣。

请免罪人及孥疏

王命岳

古者死罪之下。爰有军徒。为地不过二千里。比承明末蛊坏之余。人心不古。百弊丛生。世祖章皇帝虑非大加创惩。不足以振肃纪纲。挽回陋习。乃立为流徙之法。亦不得已之权教耳。使数年之后。风俗丕变。人心还。在章皇帝未必不弛流徙而仅用军徒。臣闻文王治岐。罪人不孥。今则并父母兄弟妻子流徙矣。其情罪重大者。连及祖孙矣。昔魏主以有罪徙边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阖门充役。光州刺史崔珽谏曰。一人有罪。延及阖门。则司马牛受桓魋之罚。柳下惠婴盗跖之诛。岂不哀哉。魏主遽从其请。今 国法方行。臣岂敢遽参末议。但就奉行近法之中。祈稍寓宽恤之意。如许嫁之女应归夫家。过继之子应归嗣父。孙不应带及孙女。子不应带及子媳。则法行而恩仍。威着而仁亦寓。于罪人不孥之意。尚有合焉矣。臣闻广东解家眷入官者。至连及表妹。用刑一过。波滥无穷。此非 朝廷之初意也。仰惟 天语申饬。以养元和。实宗社灵长无疆之休。

请免妻孥流徙疏

安徽巡抚张朝珍

律称亲属有罪。得相容隐。帝王以孝治天下。孔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故同居有服之亲。相为容隐者勿论。所以重彝伦也。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反叛重情。父为反叛。子亦有罪。子为反逆。父亦有罪。尚得容隐乎。则端重在谋反谋叛之人。观以上二字。则知谋叛以下者。合于得相容隐之条也。迩来大功以上之亲。容隐谋叛之妇女。皆拟流徙。不详察谋叛以上之义。但曰谋叛不用此律。是叛犯之家属等于谋叛之本犯。期功之至亲同为陌路之人矣。深于律义有悖者也。凡犯罪流徙之人。其妻子本属无犯。近例妻与未分家之幼子。同本犯流徙。若本犯于未解之前已死。业奉 上谕妻子俱免。是诚皇上悯念无辜。造福无量。然臣犹有请者。流徙人犯与妻子同解者。本不忍其夫妇分离之故也。但本犯孽由己作。跋涉千里。罪所应得。妻子何辜。而亦同受此苦。或本犯有父母在家。家无次丁侍养。其子以获罪而离父母。其妻因随夫而弃舅姑。垂老之亲。久之必致冻饿而死。冻饿而死者。必无衣衾棺槨。委弃沟壑。倘有此等苦情。谅 皇上闻之。必有惻然怜恤者。且既不忍其夫妇分离。原非强其必去。又何忍其抛弃公姑。而断绝孝义乎。臣愚以为流徙人犯妻子。愿愿去。听其自便。庶彰 朝廷罪人不孥之德意矣。

请宽罪臣送门疏

姚文然

朝廷之待大臣。平日则遇以恩。使竭其力。有罪则存其体。使愧其心。唐太宗

皇帝时。尝引囚至岐州刺史郑善果。唐太宗曰。善果官至五品。不为卑矣。今虽有罪。岂得与诸囚为伍。自今五品以上犯罪。听于朝堂候旨。又自成周以来。历代帝王。及会典开载。至本朝大清律。皆有八议之法。其曰议功者。言有能。或斩将夺旗。或开拓疆宇。有大勋劳者也。其曰议贵者。言爵一品。及文武职事官三品以上者也。凡此八议之人。非犯十恶大罪。其犯他罪。俱举平人不同。以见大臣虽有负朝廷之事。而朝廷终不失待大臣之礼。恩至厚也。臣闻近日兵部满汉诸大臣。皆因负罪禁发门。臣深恨其身为大臣。有负皇上宏恩。但念诸臣皆官列大僚。素叨豢养。今寒天冻夜。冷三重。寝食艰难。便利不宁。恐有衰年老惫之人。积成疾病。是不死于国法。而或死于天灾。非所以广皇仁也。且发在各门上。通衢大路。万目观瞻。功臣贵臣。免冠带。愧辱难堪。非所以存国体也。臣知我皇上至仁至慈。念及于此。必有惻然不忍者矣。臣愚谓大臣有犯。自可发于刑部。令人看守。待其审明案定。治以应得之罪。免其带发门。以明朝廷优待大臣。虽经犯罪。犹与平人少异。则国法皇恩。并行不悖。如雷霆雨露。并降自天。非臣下之所敢望也。倘皇上以臣言为愚忠可采。国体有关。仍乞着为永令。使传之天下。垂之史册。谓恩礼大臣。永除带锁发门之令。自我皇上而始。虽宋太祖传国戒碑。不足为美矣。岂不盛哉。

请宽妖言禁诬告疏

曹一士

窃闻古者太史采诗以观民风。藉以知列邦政治之得失。俗尚之美恶。即虞书在治忽以出纳五言之意。使下情之上达也。降及周季。郑之子产。尚能不禁乡校之议。惟是行伪而坚。言伪而辨。学非而博。顺非而泽者。虽属闻人。圣人有两观之诛。诚恶其惑众也。至于造作语言。显有悖逆之迹。如戴名世汪景祺等。圣祖仁皇帝暨世宗宪皇帝。因其自蹈大逆而诛之。非得已也。若夫赋诗作文。语涉疑似。如陈鹏年任苏州知府。游虎邱作诗。有密奏其大逆不道者。圣祖仁皇帝明示九卿。以为诬陷善类。如神之哲。洞察隐微可为万世法则。比年以来。闾巷细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私书。指摘字句。有司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族。破家亡命。甚可悯也。臣愚以为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古。述怀咏史不过词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遗纪年。亦或草茅一时失检。非必果怀悖逆。敢于明布篇章。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至意也。臣伏读皇上谕旨。凡奏疏制义中。从前避忌之事。一概扫除。仰见圣聪。廓然大度。即古敷奏采风之盛事。窃谓大廷

之章奏尚捐忌讳。则在野之笔扎焉用吹求。伏请 下直省大吏。查从前有无此等狱案。现在不准援赦者。条列上请。候 旨钦定。嗣后凡有举首诗文书札悖逆讥刺者。审无的确形。即以所告本人之罪。依律反坐。以为挟仇诬告者戒。庶文章之株累悉蠲。告讦之刁风可息。似于风俗人心。稍有裨益。

请复盗案半获旧例疏康熙十年

姚文然

臣思安民必先弭盗。今盗之日炽。由于官之讳盗也。官讳盗之处分。至于革职。而报盗承缉之处分。止于住俸停升。过限不获。止于降调。人情之于处分。莫不避重择轻。独至于盗案。则必不肯就其处分之轻者。而甘心犯其最重者。是岂无故哉。臣再四思之。而知其讳盗非得已也。以盗案一报。勒限全获之法。有以迫之也。何也。盗之必不能每案全获。每名全获者。事之无计可施者也。各盗本非一地之人。聚谋行劫。则临时合伙。劫罢分赃。则四路迸散。既散之后。或有真实病死者。溺死者。别处行劫而杀死者。死盗不可复生。案盗何从全获。即如知名大盗。处处挨捕之于七。究竟或逃或死。总未拏获。况其余小盗乎。故案盗欲按名全获。势必不能。而见行事例。虽十盗获九。一名不获。仍住俸停升矣。限期一满。则降级调用矣。人情谁不顾惜功名。冀望升转。不幸地方失盗。未报之先。预畏全获之难。为行险幸免之计。于是有讳盗不报者。讳强为窃者。报盗杀为奸杀讎杀者。既报之后。必结全获之局。以销住俸停升之案。于是有减报盗数目者。拷掠良民。洒醋灌鼻。香熏石压。以充盗数者。案盗未全获。谎称溺死杀死。以报全获者。此等盗案。既讳而未报。及未获而谎报。全获之后。其案内漏网诸盗。虽公行村市。捕役不敢诘。承缉官不敢拏。恐一拏获真盗。上司闻知。而从前讳盗减报等罪。与之并发。盗未正法。官先革职矣。故盗之日炽。官护之也。官非护盗。及避法而自护也。今欲拔讳盗之根。当速更勒限全获之例。臣查 大清律开载。除盗劫仓库狱囚。或杀死职官。或聚至百人以上者。勒限尽数拏获外。其各处民间被劫。印捕等官一月不获。通行住俸。候拏获一半以上。准开支等语。正虑民间被劫。易于隐讳。故定例获半以后。官不住俸停升。盗仍照案缉拏。宽于官而严于盗。其法甚善。今所宜酌复旧例者也。何也。文武承缉各官知开俸非难。望升有路。必不肯讳盗以冒革职之险。而从前讳报等弊自息矣。又一案之盗未全获者。不妨实报未获。照案缉拏。而从前减报盗数。拷良为盗。诬报全获等弊又自息矣。盗一日不获。其照案缉拏之案。一日不销。嗣后访得可以续拏。拏得可以续报。虽有未获余盗。亦人人在畏缉之中。年年皆畏缉之时。而从前承缉各官。不敢拏漏网之盗等弊又自息矣。此复一律而三善备者也。臣查康熙六年。晋抚臣杨熙曾引律具疏。奉有详议具奏之 旨。但杨熙疏中引律文此款言之不详。

而部覆此款亦与律不符。至今旧例未复。此臣所以冒昧再请者也。或曰官不停升。则官于获半之后。不加意续缉。是纵一半之盗也。此说似是而实非也。何也。律例不勒令全获。而报全获者实数也。即不能全获而报半获者亦实数也。见行事例。勒令全获而报全获者虚名也。甚至讳盗不报。举一案之盗而全纵之。不止于纵其半也。若云每案果真全获。天下当已无盗。而盗之日炽。又何故耶。总之。盗案以民间被劫者为易。原与盗劫城池仓库等项。事昭著。不能隐讳者不同。若立法太严而难行则官避法。避法则讳盗者多。盗不畏缉而愈炽。法虽宽而易遵则官守法。守法则讳盗者少。盗畏缉而渐息。倘臣言可采。乞部酌议施行。

杀贼无抵命法论

钱维城

立纲陈纪。以整齐天下。所以防乱也。乱必自盗贼始。故治之严。治之严故民皆得自救。而盗贼时时有可死之道。惮于民而不敢逞。周礼朝士职曰。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军犹军其南门之军。言攻也。攻一家一人。与攻一乡一邑同。杀之皆无罪。郑康成曰。即今律无故入人家。及上舟车牵引人欲为非者。杀之无罪。是也。唐律加夜字。分登时拘执。始失古义。而其听民杀贼则同。夫保有身家。安分乐业。此谓良民。国家所当保护者也。衣食不足。流离迁徙。此谓穷民。国家所当矜恤者也。若既不能保守身家。又不能忍受穷饿。小即鼠窃狗偷。大则明火执杖。此谓乱民。国家所当锄治者也。一乡之盗贼不治。则患将在一邑。一邑不治。将在一郡。故律文自鼠窃狗偷。明火执杖。以至叛逆。皆谓之贼盗。贼盗之不可姑息也明矣。贼盗之狱大。而治之必有等差。自杖六十以至于死。此在官之治也。若其事在仓猝。则听民自为之。虽擅杀止于徒。其义有二。其一谓良民能自杀贼。不烦官司。虽使天下无盗贼。可也。今治贼亦甚严矣。以积猾之为害也。为之钤枷。为之铁鎗。无济也。不得已而徙烟瘴。徙黑龙江。非仍窃则尽逃耳。其罪不至死。而治之之法已穷。则知听民杀贼之自有深意也。其二则良民者上所深爱。今以盗窃之故。而不得安居。富者或有余资。贫者止此升斗。财与命相连。忿激一时。邂逅致死。至杖徒而害已深。不忍迁徙良民之身家。以偿盗贼之命也。况以良民之命偿盗贼哉。捕亡律者乃官司勾摄人犯之律也。其律有曰。罪人拒捕。殴所捕人至折伤以上者绞。死者斩。又曰罪人不拒捕而杀之者绞。而窃盗律亦用之曰。窃盗弃财逃走。事主追逐。如有执持金刃。戳伤事主者。照罪人拒捕绞。窃盗临时拒捕。及杀伤人者皆斩。弃财与临时有间。故从宽至折伤以上绞。此本以原窃贼于死中求生也。而事主杀贼。遂有用罪人不拒捕擅杀论抵者。原其故。一因窃盗拒捕。既以罪人拒捕断。则事主杀贼。即以捕人杀罪人断。事若相当。故类推之

。一因夜无故入人事。条例分黑夜白日。而不言登时。疑无以处拘执而杀者。故以捕亡律补之。而其中有大不可者。考律例。绝无事主杀贼。比照罪人不拒捕之文。立法如此。治罪如彼。何以晓示愚民。且因用捕亡律。遂以原盗贼者悉移之以苛事主。于是分弃财不弃财。弃财与否。窃盗自知之耳。不能责事主以先检家财而后捕贼也。且财固有在于掌握而不能知者乎。又分拒捕不拒捕。事主杀贼。至拘执始科罪。此律文也。天下无已就拘执。而能拒捕者。则拒捕与否。事在拘执前。何得复论。又分持杖不持杖。盗贼多凶强。事主多良善。事主之他物。或不如盗贼之手足。今以手足拒殴为不拒捕。何以服事主。此类推之非也。律文夜无故入人家。本一义。例文分而为二。黑夜偷窃。是夜而不入人家者。白日入人家内。是入人家而非夜者。于律文各得其半。故不论登时与拘执。而杀皆杖徒。本非律义。然犹止于杖徒者。事主殴贼折伤以下皆勿论。故虽至死杖徒。今以登时杀者杖徒。拘执及不拒捕杀者绞。则杖徒加一等。即失递加之次。尤异者。因共殴律有余人。而殴贼亦有余人。于是殴贼一。杖良民百。轻重倒置。此补其阙者之非也。

说者特谓官司捕人。何反不如事主捕贼。不知官司捕人。责在拘缚。不拒捕。即非不服拘。故治擅殴之罪。事主搏贼。势在自救。未尝责以拘缚也。且事主得殴贼。而官役不得殴罪人。虽凶至盗贼。必验无拷打伤痕。有则先治捕人之罪。是官司原不得比事主。非轻官司而严捕役也。或者又谓人命至重。恐开擅杀之端。不知窃盗固命。良民亦命也。与其惜窃盗已死之命。何如惜良民未死之命。且恶其擅杀者。谓其不告官司耳。告诸官司。而仆仆讼庭。吏役需费。所失有过于窃者。城市且然。何论村野。即无之。而废其农时。荒其执业。民且不堪。又事起倥。计不旋踵乎。或者又谓事多在黑夜。易起诈。不知案疑则治案。不宜移律以就疑。果情涉游移。即当穷究根源。分别谋故殴。又不得仅以罪人不拒捕。颠倒了事也。或者又谓盗固无论。窃贼不至擅而轻杀之。彼特逼于贫耳。夫不能使民各安其生。不得已而为盗贼。此固在上者之责。不特窃贼可悯。盗亦可悯。而不可以此责之民。且牧民者。既已不能使民无盗贼矣。又以盗贼之故而杀民。是益之责也。夫奸所获奸杀之有勿论者矣。奸亦不至擅也。律有得捕奸之人。无不得捕贼之人。捕贼固重于捕奸矣。昔孟子论井田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古人惧事主之力或不足以治贼。而责之于邻里。若并事主而禁之。毋乃长盗贼之势而夺民救乎。考之于古。稽之当今之律。杀贼拟抵。实无其文。特以幕客无学。支离牵合。遂致数年之间。习熟间见。以为当然。一二心知其谬者。亦且强为之辞。可慨也夫。

申明事主盗贼杀伤例案疏乾隆二十六年
都御史窦光鼐

窃臣于秋谏两议时。与刑臣陆续签商。其有关罪名出入者。计十二案。而盗贼事主之案居其八。如湖广司唐成添戮死贼首张得一案。则以临时行强之贼犯。而误依窃盗未得财律拟笞。以格杀贼首之事主。而误依罪人不拒捕律拟绞。如浙江司陈永贵等殴死吴郁元一案。则以贼首纠众夺犯杀人。而误以罪人拒捕论拟。又直隶司贼犯刘老等拒捕戮死无名人一案。安徽司贼犯杨德士拒捕刃伤事主妻女一案。则皆以护赃格杀伤事主之犯。而误依罪人拒捕科罪。此皆臣据律签商。而刑臣已依签改驳者。又有山西司贼犯杜九思拒捕一案。臣以贼首杜九思与弟杜九维弃牛逃脱。事主并未追及。乃闻伙被护。复转回抢夺。立毙事主。与情急图脱者不同。签商一次。随据刑臣签复。以为弃财即属合例。臣亦即行画题矣。又有山西司事主曹守仁一案。则以贼犯张永贤黑夜行窃。而拘执殴打致死。又有福建司事主蔡朝一案。则以不知姓名窃贼。掏摸财物。获赃拒捕。而殴打致死。又江西司事主黄魁成一案。则以贼犯曾辛发窃牛拒捕。而殴打致死。皆例应杖徒之犯。而误引罪人已就拘执。及不拒捕而擅杀。以杀论律拟绞。此巨与刑臣往复签商。而未有定论者。臣谨按罪人追捕律。本为官司差人拒捕犯人而设。若窃盗临事拒捕。律有正条。惟弃财求脱之窃贼。及盗田野谷麦。准窃盗免刺者。始依罪人拒捕律科罪。皆减等论拟者也。若贼人偷窃财物。被事主殴打致死。则比照夜无故入人家。已就拘执而擅杀致死律。杖一百徒三年。惟在旷野白日。摘取苜蓿蔬果等类。始依罪人拒捕科罪。以其为物细微。不同货物。不得竟以窃盗论也。若窃盗持仗拒捕。则官差事主邻右。均得依律格杀勿论。而拒捕不持仗者。在窃盗则有边卫充军之本例。在事主则以殴打致死一语该之。以事主拘执而擅杀。罪止杖徒。则拒捕而杀。更不待言。其不更议减等者。所以防擅杀。重人命也。近来各省问刑衙门。以罪人所该者广。多援罪人拒捕罪人不拒捕。以为通用活例。又以窃盗拒捕而被杀。比罪人不拒捕而擅杀。皆以论。遂于律应斩决斩候之贼犯。致有轻纵。而例得勿论。及罪止杖徒之事主。并拟绞抵。半年之内。已有数案。臣各据本例。与刑臣签商。而唐成添等四案。其误出于偶然。是以刑臣从臣之说易。曹守仁等三案。则各省成案援引本有参差。向来多属照覆。是以刑臣从臣之说难。抑臣谨查夜无故入人家。就拘执而擅杀律。注云防奸盗之衅。故宽擅杀之罪。又云此与罪人拒捕条。已就拘执而擅杀。以杀论不同者。罪人已属在官人犯。此则虽就拘执。非在官之人。情有各别。所以罪不一律。则两律轻重悬殊。不得牵引。其说甚明。若以窃盗拒捕而擅杀。比罪人不拒捕而擅杀。求之律例。实无其文也。臣再三商求其说。不过曰人命为重耳。然人命之说。不可以例贼盗。人命律内。所谓谋杀故杀杀共殴杀。皆平人相杀也。凡斩绞之刑。欲使人勿相杀而已矣。若事主擅杀窃盗。则罪止杖徒。非云宽事主也。盗贼为害于人。生不得与平民

齿。死亦不得以平民抵。而后人有所畏而不敢为盗。此弼教之深意也。右常人。皆寄以捕盗之责。而事主尤为被害之人。虽擅杀致死。亦止满徒。而后人无所畏。而勇于捕盗。此禁暴之微权也。盗始于窃而甚于强。防窃之入于强也。故拒捕之条特列于强盗律内。重之也。若拒捕不持杖。遂谓之。则捕盗者有所畏。而盗渐无所忌矣。去岁刑部议准蒋嘉年条奏内开贼犯持杖拒捕。捕者格杀之。不问。事主右俱照律勿论外。如有携赃逃走。而右人等直前追捕。仓卒致毙。抑或贼势强横。不能力擒送官。以致殴打戕命者。照偷盗财物事主殴打致死例。杖一百徒三年等语。夫所谓强横不能力擒送官者。即拒捕不持杖者也。在邻右杀之。得照事主殴打致死之例减等杖徒。则事主殴打致死更无加罪已有明文。乃各省办理。尚援成案以杀拟绞者。往往多有。恐问刑衙门。得以高下其手。而法司转难为考稽。臣愚昧之见。仰祈 皇上特降 谕旨。通飭内外问刑衙门。凡遇盗贼事主杀伤案件。一遵 钦定本例。及议准新例。画一办理。则例案不致两岐。而盗贼愈加敛戢矣。

窃盗照律发落不尽处死说

赵俞

邑人有进言者曰。窃盗为民患。往日获之。多用连须节大板。每十板加二板。责过用牛倒曳。以毕其命。又或用铁锤挫其胫。今皆不尔。得毋宽纵乎。余曰。非敢然也。律文并赃论罪甚明。初犯刺杖。三犯拟绞。原无立杀之条。今获窃盗得实者。夹讯责刺枷号。分别发落。比照律文不为轻矣。且大盗杀人立斩。奉文处决。亦须半年。果如往例。比大盗之死。更惨而速。小盗视大盗反加等论乎。三人共盗一瓜。事发皆死。前史有之。此乃衰晚之世。今圣明好生。大盗尚有减等发黑龙江者。有司敢以非罪非法尽杀之乎。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柔失其则为弱。余以柔道治民。于盗未尝纵舍一人。严保甲。除窝囤。务绝根株。柔未失其则也。若博赫赫之名。徇俗下之请。是杀人以媚人。违道以干誉。仁人不为。余知循天理奉 国法而已。知我罪我。听之可也。

议捉奸致伤尊长勿论奏

秦蕙田

乾隆二十年。江苏抚臣庄有恭具题。蔡奕凡与嫡侄蔡通之妻卢氏通奸。被蔡通撞遇。砍伤奸夫蔡奕凡。杀死奸妇卢氏。将蔡奕凡拟绞立决。蔡通依刃伤伯叔父母律拟绞立决等因。议得断狱务期平允。援例贵有折衷。律载本夫于奸所亲获奸夫奸妇。登时杀死者勿论。此言本夫捉奸。杀死奸夫。统得勿论。即至杀死有服尊长。亦无另有治罪之条。若本夫因捉奸仅致伤尊长。则更可无论也。又杀奸例载本夫本妇有服亲属。皆许捉奸。但卑幼不得杀尊长。犯则依故杀伯叔母姑兄姊科断。此则专言应许捉奸之两家卑幼服属。不得干犯尊长。亦止言

杀而不言伤。而本夫之捉奸致伤尊长者。则尤可无论也。是以乾隆六年。臣部议覆河南按察使沈起元条奏。本夫捉奸杀死尊长。当随时酌量议拟在案。是因奸而杀尊长。尚在矜疑之律。若致伤未死。自应照律勿论。尊长内乱。律干斩绞重辟。既予本夫以捉奸之权。自难禁其必无致伤之事。详查律例。检阅条议。从无本夫获奸。致伤有服尊长。仍应科罪之文。此案蔡通因胞叔蔡奕凡与伊妻卢氏白日行奸。撞获。登时互殴致伤。并未致死。该抚遽将蔡通援照刃伤胞叔之律。拟以绞决。殊未允协。臣等详阅案情。折衷成例。蔡通既无科罪之条。自应予以勿论。应将该抚拟以绞决之处毋庸议。

请详议旌表之例疏嘉庆八年

纪昀

窃惟旌表节烈。乃维持风化之大权。必一一允惬人心。方足以示鼓励。伏查定例。凡妇女强奸不从。因而被杀者。皆准旌表。其猝遭强暴。力不能支。捆绑捺抑。竟被奸污者。虽始终不屈。仍复见戕。则例不旌表。臣愚昧之见。窃谓此等妇女舍生取义。其志本同。徒以或孱弱而遭犷悍。或孤身而遇多人。强肆奸淫。竟行污辱。此其势之不敌。非其节之不固。卒能抗节不屈。捍刃捐生。其心与抗节被杀者实无以异。譬如忠臣烈士。誓不从贼。而四体縶缚。众手把持。强使跪拜。可谓之屈膝贼庭哉。臣掌礼曹。职司旌表。每遇此等案件。不敢不照例核办。而揆情度理。于心实觉不安。质之众论。亦多云未允。合无仰恳 皇上天恩。飭交大学士九卿科道。公同详议。如悯其同一强奸见杀。而此独所遭之不幸。与未被奸污者略示区别。量予旌表。使人人知邀 圣朝奖善。略原心。于风教似有裨益。如其中果有不可旌表之精理。为庸耳俗目所不能测者。亦明白指驳。宣示中外。以祛天下后世之疑。是否有当。伏祈 训示。

按此奏经部议嗣后凡强奸遇男子二人以上力不敌而身死者虽被污仍准旌表

捕奸议

余廷灿

某女既聘某而有所私。某侦知之。伺所私者入其室。袖木椎扣门。所私者踉跄出。某迎击之。则踰墙走。同某至者数人。合殴毙之。事闻。有司以某例平人。不得捕奸。罪宜抵。相国诸城座主曰。是不然。一日在史馆。为桂林相国言之。诸翰林咸在。有进而请者曰。女未庙见而死。归葬于女氏之党。以其未成妇也。聘者乎。聘而捕奸。某乌得无罪。诸城座主曰。谓聘者亦犹平人耶。然则昏礼自纳采问名纳吉纳征。居六礼之四。皆聘礼也。何为敬慎郑重若此哉。民之争娶不决者。今法一以先聘者为断。又何重有所系也哉。今且为某计。将弃而不取耶。抑忍而不发耶。忍而不发则非人。弃而不取则未必帖然服之。二

者既皆不可。而秉礼议法者。又从而禁之曰。尔平人也。不得捕奸。岂情也哉。情也法也理也。同实而异名者也。揆之情而不安。则俱不安也。然则某无罪乎。曰。捕奸可也。其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杀律科断。言者乃翕然定。或犹不能释然于礼所云云。廷灿谨按礼文推之。亦无不合者。礼曰。取女有吉日而死。齐衰往吊。夫第有吉日。是其未成妇。更远于未庙见者也。未成妇死。可齐衰往吊矣。未成妇受污。独不可捕奸乎哉。且名则而服则齐衰。其不得以平人例又明矣。请着为令。后有断斯狱者。得以不疑焉。

陈斗杀父妾辨

钱维城

陈斗。淮安清河人。父恭。故固原州知州。母胡氏。方恭为扶风令时。鬻婢于都。得王氏。约曰。某某以贫故。鬻女于陈为婢。婚嫁惟命。毋有盗逃。王氏稍长。恭嬖之。遂弗嫁也。王氏妖而佞。以宠故。弗礼于女君。胡氏憾焉。然卒无以尚之。诟谮屡矣。而弗胜。郁郁遂成疾。斗方幼。窃不平。无如何也。恭以事罢官。归清河老。王氏益嬖。操家政。胡氏益疏。疾乃大剧。及革。恭与王氏弗之视也。握斗手泣而嘱之曰。疾由王氏。吾死。汝必报之。王氏婢耳。约在此。汝执以为信。报必告我焉。吾将助汝。语绝而死。斗收其约而闾之。迟一岁。未得间。乾隆二十六年四月。恭以他事出。家无余人。斗曰可矣。携刀伺之。则王氏方浣衣于台。初。斗之少也。有羸疾。至是方剧。惧不克制。战栗不敢前。王氏忽大呼。自投于地。斗曰。母助我矣。直前刺之。中项。王氏死。割其头。并刀与约。陈于母之柩前。哭而祭之曰。儿报王氏矣。将归狱于官。母念之。遂自归也。狱成。以故杀论斩。论者曰。斗之母死疾耳。王氏父之所安。斗焉得仇之。辩曰。疾由王氏。则王氏死之矣。父之所安。不得以己故仇之。此申生之不报姬氏也。非所论于母也。且人子死其母则已耳。不然。则岂其属纆之语而违之。论者曰。王氏之虐嫡也无质。夫恶知非胡之而自取疾乎。辩曰。此斗之所为难也。证之则父有纵妾凌嫡之罪。斗之志。恶夫实其父以自贷死也。且即胡氏。斗既不知父之纵妾矣。又恶知母之耶。知王氏之为吾母仇而已。论者曰。斗知母之为重矣。独不知父之重乎。章子之母。得罪于父。死。父埋之。父死。君命改葬而弗敢也。齐王用是以为将。斗读书岂不闻之。辩曰。此非章子之事也。若然。则章子乃大恶也。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传曰。如其道。则终身无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魏颢之父。尝命颢以妾徇矣。父亡颢乃嫁之。君子以其从治命为孝。埋妻子。乱命也。非道甚矣。父死而改葬。是愆也。况重之以君命乎。章子之说。乃战国倾危之士所为。亦吴起杀妻求将之类也。曾孟子友而如是耶。此不可以律斗明甚。论者曰。然则是狱也宜何断。曰。以杀婢断。礼曰。律为庶母期。律曰。庶母谓父妾

之有子女者。妾与婢等。王氏初以婢鬻。而无子。则诚婢耳。且妾无征而婢有征。举约胡氏。治斯狱矣。

审办独子承祧两房各娶妻议刑部说帖

阙名

交核山东省咨独子承祧。两房各为娶妻。后娶之妻有犯。作何办理。请部示覆一案。职等查律载有妻更娶妻者。杖九十。后娶之妻。离异归宗。又例载嫁娶违律。应行离异者。与其夫及夫之亲属有犯。如系先奸后娶。或私自苟合。或知情买休。虽有媒妁婚书。均依凡人科断。若止系同姓及尊卑良贱为婚。或居丧嫁娶。或有妻更娶或将妻嫁卖。娶者果不知情。实系明媒正娶者。虽律应离异。有犯仍按服制定拟。又查礼部于嘉庆十九年。据河南学政咨宝丰县附生余万全之父余笃生。承继两门。各为娶妻。长门为其初娶张氏。继娶王氏。生子万全。二门为其初娶雷氏无出。纳妾杜氏。生子万德。各承其嗣。因雷氏病故。万德以嫡母丁忧。万全应如何称名。如何服制等因。咨请部示。经礼部以余笃生在长房已娶嫡室张氏。继娶王氏。次房祇当为其纳妾。不当为其娶妻。是雷氏在生称名。已混于嫡庶之间。雷氏之死。长子何得滥斩齐之列。万德既已呈报丁忧。尚可比照慈母之例。斩衰三年。万全毋庸持服。至余笃生二妻并娶。嫡庶混淆。事属错误。业经身故。应毋庸议等因。咨覆在案。查有妻更娶。与其夫及夫之亲属有犯。仍按服制定拟之例。指系其人并未承祧而言。如两房各为娶妻。冀图生孙续嗣。是愚民罔知嫡庶之礼。与有妻更娶不同。止宜别先后而正名分。未便律以离异之条。参核礼部议覆河南省余笃生之案。则后娶之妇应为妾也明甚。既以妾论。如与夫及夫之亲属有犯。自应以妾科断。此案彭高氏为侄彭文汉聘娶郑氏。冀图生子承祧。查彭文汉先经伊父彭自立为之娶妻郑氏。迨郑氏故后。续娶王氏。是彭文汉已有嫡妻。彭高氏后娶之郑氏。虽因承祧续嗣起见。非有妻更娶可比。未便判离。而一夫祇应一妇。断无二妇并称为妻之理。自应照礼部所议。以后娶之妇作为妾论。该司泥于有妻更娶。仍按限制定拟。将彭自立照杀死子妇律科罪。似未妥协。至该司所称彭文汉嫡妻郑氏之子。与后娶之郑氏有犯。可比照八母中之慈母养母办理一节。查郑氏如得为彭文汉之妻。始可为其子也母。今郑氏既列为妾。与先娶之郑氏。即有嫡庶之分。以嫡妻之子。与父妾有犯。律有明文。岂能比照慈母养母办理。此外与家长正妻并亲属有犯。均有律例可循。办理自不致矛盾。又该司所称以女嫁人为次妻者。其主婚皆由父母。初非自愿。若一律照律离异。是因父母主婚之误。而使其女不能从一而终。情殊可悯一节。查人情莫不爱恤其女。其明知其有妻而仍许配者。事所罕有。至承祧两房之人。愚民多误以为两房所娶。皆属嫡妻。故将女许配。议礼先正名分。不便使嫡庶混淆。而王法本乎人情。原毋庸

断令离异。有犯应以妾论。情法俱得其平。所有彭自立一案。应请即照礼部议覆河南学政之案。依殴死子妾律科断。

审办雇工殴伤旧家长议刑部说帖

阙名

交核安徽司审拟车夫李二踢伤旧主齐兆熊一案。职等查例载赎身奴婢干犯家长。依雇工人科断。放出奴婢干犯家长者。仍依奴婢本律定拟。又律载奴婢殴旧家长者。以凡人论。注云此亦自转卖与人者言之。奴婢赎身不用此律。各等语。诚以奴婢之于家长。则有恩。卖则义绝。故转卖之后相殴。即以凡论。其赎身放出之奴婢。恩义犹存。故放出者以主仆论。赎身者依雇工人科断。至雇工人殴伤旧日家长。律例内并无作何治罪专条。伏思雇工与奴婢。名分虽同。而恩义有别。奴婢一经契买。则终身服役。饮食衣服。皆仰之主人。其恩重。故其名分亦重。而雇工祇为生计。受雇佣工。因其既受役使。不得不示以上下之分。若一经工满。去得以自由。之则为主仆。去之则无名分。律不言雇工殴旧家长者。以其工价既尽。即属凡人也。此案李二先经受雇与齐兆熊驾车。齐兆熊因李二怠惰。于一月工满后。即令辞出。嗣李二因向张幅索欠。与刘成吵嚷。经齐兆熊出向叱喝。李二不服。出语顶撞。齐兆熊上前。与刘成将李二按倒欲殴。李二情急。用踢伤齐兆熊左胯。李二于齐兆熊虽系旧日雇主。惟律载奴婢殴伤旧家长。亦应以凡人科断。检查十九年陕西司审拟雇工良生儿殴伤旧日雇主宗室越一案。将良儿依凡人照殴伤宗室本例定拟。今李二一犯。该司亦依凡论。因该犯于齐兆熊出向吆喝时。不思退避。辄敢顶撞。其平日藐玩可知。未便仅拟笞责。致滋轻纵。科不应重杖加枷号两月。查核情罪。尚属允当。应请照办。

请停籍没窝逃之令疏顺治十一年

兵部侍郎魏管

臣十载法官。复蒙 皇上简用今职。捕盗审逃。是其专任。到任之后。即查逃人旧例。除科臣晋淑轼督捕既设专官一疏。已经定议。不敢再陈外。窃思籍没。非良法也。尝按律例。籍没止以处叛逆。而强盗已不预焉。独逃窝一罪。例竟籍没。行之数年而未改。岂窃逃之罪。遂重于强盗乎。即窝盗之律。知情分赃者。与盗同罪而止。其不知情与知情而不分赃者。仍轻重有等。乃初犯再犯之逃人。罪鞭一百。而窝主则行籍没。何逃者反轻。而窝者反重乎。非法之平也。抑以初时见逃人之多。故设法不得不严耳。今且十一年于兹。其民之死于法。死于牵连者。几数千百家。而究治愈力。逃者愈多。此其故何也。今日之逃人。与初时异。初时人自 盛京而来。谁无父母妻子之思。而为之家者。见骨肉乍归。谁无天性难割之情。且法度未明。冒昧容隐。逃者为真逃。窝者

为真窝。即至犯法籍没。彼亦必服而无怨也。今则不然。自投充之门开。而所逃不皆东人。自放假之事行。而逃者不尽私往。甚有逃人乘机而诈害本主。通同以居奇。变态多端。难以悉数。是逃者未必皆真逃。窝者未必皆真窝也。夫亦思今日率土之民。莫非 朝廷之赤子。今日籍一家。则闾阎少一家。明日没一人。则版图少一人。又复至再至三。或一人而株连数家。因而舍贫择富。或一事而骚动通邑。致民间重足而吞声。问官蒿目而棘手。初之不利于民者。渐且不利于国。臣故谓籍没非良法也。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今欲讼狱衰息。莫如除籍没之法。欲除籍没之法。须先定逃窝之罪。前臣部覆左侍郎卫周允疏内。其第三次窝家议责四十板。罚银二十两入官。如无银。本身入官。奉有 谕旨。夫逃人则有再三。窝家何分彼此。岂 皇上不忍于第三次之窝家。独忍于初次再次者乎。则一视同仁。谅亦 圣心所軫念也。伏乞 下罢籍没之令。定逃窝之法。务期平允。刊入条例。使臣等知所遵守。后世可为法程。其关于 国本民生。匪细故矣。

请革投充疏顺治九年

刘余佑

窃思投充名色。从古所无。帝王临天下。一民莫非王臣。尺土莫非王土。安得有 不属朝廷之民。不属朝廷之地。而可罔上行私。为他人分据之物哉。此事起于墨勒根王。许各旗收投贫民。为役使之用。嗣则有身家有土地者。一概投收。遂有积奸无赖。或恐圈地而宁以地投。或本无地而暗以他人之地投。甚且带投之地有限。而恃强霸占之弊端百出矣。借旗为恶。横行害人。所投之主。原不尽知。但听投充之口。护庇容纵。以致 御状鼓状通状。纷争无已。狱讼繁兴。且投充之后。自命满洲同为一旗之人。并不敢问所行之何事。而地方有司。明知民冤。亦并不敢申 朝廷之一法。是投充旗下。即为法度不能加之人矣。 朝廷设官以治百姓。反不如旗下之私人。是投充之人。重于 朝廷之命官。 朝廷亦何利于此辈。而养奸贻祸。使一统之时。无画一之政令耶。天下总此人民。地方总此地土。去一人。则 朝廷少一徭役。带一地土。则 朝廷少一赋税。况藉势武断。民怨日丛。告词日繁。而护庇者更滋不平之恨。若通查投充之人。总发于各州县。则 朝廷之民。无已投未投之二视。即积奸亦无所恃以凌厉良民。岂不荡荡平平之象哉。至于地土。除奉 旨圈给旗下者。照一定地界。勒石为限。不许奸民妄争外。其系投充人带投地土。一概清还版籍。果系己地。仍许本身领种。倘有带占地土。许各有司查审明白。各还原主领种。纳粮当差。其所办纳之粮。即佐披甲等项岁费之用。如此则恩惠出于 朝廷。而旗下同尽遵 王之义。职守归于有司。而天下始无法外之人。讼简刑清。民安物阜。斯久安长治之术也。

私铸案犯分别定拟奏

秦蕙田

窃查设局鼓铸。所以通钱法。济民用也。而奸徒射利。私销私铸。均为钱政之害。是以定例俱拟骈首。嗣因私销之案。重于私铸。将毁化制钱。及私翦钱边者。改拟斩决。而私铸之案。仍拟斩候。列入秋审。此种案犯。有干法纪。自应拟入情实。明正典刑。以彰 国宪。臣等查阅审题各案。内有潜匿深山密箐之中。伙党鸠工。铸钱至数十千及百千不等者。亦有私自在家偷铸。旋即畏罪停工。钱数仅止数百文及数十文不等者。并有造作古样钱文。砂壳小钱。不能通行运卖。及甫经开炉。即被访获。未及造成者。向来外省督抚。或拟情实。或拟缓决。既不足以肃刑章。更有钱多而拟缓决。钱少而拟情实。尤非所以昭平允。直省秋审。大典攸关。督抚为内外刑名之关键。若办理参差。必待 廷谏之时。九卿改驳。亦非众共弃之之意也。今外省秋审将届。似应酌定章程。以期画一。伏查例载伙党鸠工私铸铅钱。至十千以上者。拟绞监候。镕化些须铅斤。铸钱不及十千者。照私铸铜钱情有可原例。请 旨发遣黑龙江。给披甲之人为奴等语。夫铜钱铅钱按律虽有斩绞之别。而钱多钱少。论情原有轻重之殊。臣等详加酌议。请嗣后外省秋审。私铸铜钱案犯。亦照私铸铅钱例。核其钱数至十千以上者。不论砂壳古钱。人数多寡。秋审时令拟入情实。请 旨勾决。其钱数虽不及十千。而私铸不止一次。后经发觉者。亦一并入于情实。至偶然偷铸。钱数不及十千。及铸造未成。旋即畏罪中止者。此等情节。督抚列入缓。似稍可原。但将伊等照常监禁。徒使安坐囹圄。转无以昭炯戒。臣等公同商议。似宜酌量变通。查本年二月内。军机大臣会同臣部。议覆御史刘宗魏条奏。强盗免死减等人犯。改发巴里坤种地等因。奏准通行在案。伏思私铸旧例。原有分别发遣之条。此等情轻缓决之犯。可否援照强盗免死减等之例。改发巴里坤等处。令其种地效力。以赎其死。庶奸徒知所儆惧。而宽典不至幸邀矣。

记右司事

王友亮

乾隆乙巳春。余官右司。有某甲者。盗伐祖父坟木二株。论如律。吏白当刺字。余曰律无是也。吏曰诚然。顷浙江司某乙事同。问官比照窃盗例。已刺之矣。满主事惑焉。余曰不然。子孙盗祖父财。祖父挞诸家。而不号诸市者。弗忍被以盗名也。盗死与盗生奚以异。且律止杖与荷校。殆谓盗祖父与盗他人有间。虽痛惩其不肖。犹冀悔于将来。今加以黥。则成其为盗矣。无乃伤已死之心。绝自新之路乎。夫法非可意为增减者也。愚民无知。苟诛隐以求深。比照不孝。戮焉惟命。又奚恤乎肌肤。满主事曰。君言大是。虽然。某甲某乙皆贫无

赖。后必复犯。复犯而稽前案。大司寇必是刺者。吾与若当被议。请分任之。逾年果如所言。吏部议各夺俸六月。而续纂刑例。遂增不得以赃少罪轻免刺之条。予在秋曹六年。同辈中议论寡合。此公岂易得哉。主事名五泰。静斋其号也。

秋审班签商二事

王友亮

安徽一案。绞犯陶王氏孀守多年。夫兄陶奉廷常向借贷。氏夫在日。典得赵姓园地。陶奉廷闻人误传赵姓赎地。又向氏当街索钱。氏答以地实未赎。陶奉廷即掌批其颊。因氏回殴。复向撞头拚命。氏被撞仰跌在地。陶奉廷用力过猛。随势仆压其身。陶奉廷痰壅气闭。立即殒命。服制攸关。陶王氏应情实。看得陶奉廷于寡居弟妇。勒索凭凌。已非一日。甚至当街批颊。毫无男女之嫌。尤非情理。观其仆压氏身。而痰壅立毙。孽由自作。并非王氏推扭使然。则是死于病。非死于殴。不当以殴杀论也。再查服制。夫兄弟均系小功。迥非期亲尊长可比。弟妹殴兄妻至死者。例以凡人论。则弟妇与夫兄。正堪比照。焉有同一小功。彼则等于凡人。此则入于情实者乎。况夫兄理曲情凶。自致于死。反使被欺孀妇。坐抵偿之重罪。冒干犯之恶名。似未足以昭平允。陶王氏应改缓决。

直隶一案。绞犯吴三红眼。旧欠周二蛋饼钱。经伊祖母认还。嗣该犯在地拾柴。遇周二蛋卖饼回归。复赎剩饼三枚。言定次日还钱。因而食毕。周二蛋复向立索。吴三红眼恳令同回给与。周二蛋不依混骂。并拾石赶殴。该犯夺石。复被揪衣挫头。情急图脱。用石殴伤其脑后殒命。负久理屈。死系幼孩。吴三红眼应情实。看得吴三红眼石由夺获。伤缘被揪。饼直无多。订还次日。周二蛋先依后悔。混骂追殴。其曲固在死者矣。再查殴死老人幼孩。均入情实。乃

皇上怀安之深念。欲使少犯老长凌幼者知惩也。若以老殴老。以幼殴幼。似不得牵引此条。今死者年十四。而凶犯仅长一岁。均系童年。何为举彼而遗此。若谓十五为成童。十四为幼孩。遽入情实。设十四者殴死十五。则将概入可矜乎。彼三四十岁而殴杀幼孩者。又将何以加之。事属寻常杀。年非长幼悬殊。吴三红眼应该缓决。

盗伐官柳误刺字述

姚文然

康熙十一年四月。有盗伐官柳一株入家。被拏到部。部断照赃一两以下杖八十。刺盗官物三字。是日署回独后。偶与陝西司正郎王明德论律。及盗园陵树木一条。其罪重至于皆杖一百。徒三年。计赃重于本罪者。各加盗罪一等。然而律不言刺字。免之也。按律盗田野谷麦菜果。及无人看守器物者。并计赃准窃

盗论。免刺。发冢条内。其盗取器物砖石者。计赃准凡盗论。免刺。大意与此同。及归查笺释。盗园林树木条例下注云。除擅入山陵间毁伐树木系官者。加计赃准窃盗论一语。遂再四遍查至户律田宅。弃毁器物稼穡等条下。凡弃毁人器物。及毁伐树木稼穡者。赃准窃盗论。免刺。官物加二等。读至此。喟然长叹。初以谓窃盗之条。不过就本律查看。误以为官树即官物耳。岂能知毁伐树木系官物。加准窃盗赃上二等。乃在户律田宅之条哉。准者不在刺字之限。而一时误刺之。三次窃盗者绞。以曾经刺字为坐。刺一字是去人性命三分之一也。可忍言哉。愚尝谓新任官初到署。半年之内。不应用意剖断一事。恐误也。而今自蹈之。罪戾可胜言哉。次日入署。再同满汉诸君子。细考详议。金以为仍照律为是。又迟至本月十三日。又遇有数人。人各盗伐柳栽一根。公议照准窃盗赃一两以下。杖六十加二等。杖八十而免刺。

除养蛊示广西通志

金

蛊毒杀人。最为隐恶。王法之所不宥。天理之所不容。向闻岭南地方。多有造畜蛊毒。谋财害命之事。本部院留心访查已久。务期净绝根株。为尔地方除去隐害。仰汉土居民及外来之人。遵照避蛊之法。解蛊之方。使蛊毒不能为害。各宜凛遵。勿负谆切劝诫之意。所有条约。开列于后。

一申明律法。大清律载。凡造畜蛊毒堪以杀人及教令者斩。造畜者财产入官。妻子及同居家口。虽不知情。并流二千里安置。若以蛊毒毒同居人。其被毒之人。父母妻妾子孙不知造蛊情者。不在流远之限。若里长知而不举者。各杖一百。不知者不坐。告获者官给赏银二十两。以上律载用蛊杀人之罪。何等森严。尔等愚民。奈何身蹈法网。特为申明。共知凛畏。

一开导愚惑。访得养蛊之家。世代密传。每有女出嫁。其母分给蛊虫。并传方法。又有本人临死。始将蛊虫交付亲爱子女。以为至宝。藏畜日久。更有滋生蛊仔。遗孽渐繁。为害日众。总之愚民无知。贪爱财物。惑于邪术。以阴谋毒害为家业。以他人性命为生涯。间有良心偶发。不肯害人。蛊虫无所依养。将养蛊之人咬蚀。以至肌肉黄瘦。面有青痕。甚至亲生儿女。亦为蛊虫所吃。忍心若此。至死不悟。殊不知人生天地间。男耕女织。辛苦力作。赚得银钱。子孙享用。何等长久。何等快活。乃丧尽天良。造此恶孽。事败则身遭国法。死后亦难见阎罗。各宜及早回头。慎勿终身迷惑。

一立限自首。养蛊之罪。律载甚严。本部院仰体皇仁。不忍不教而杀。为尔愚民开一生路。自示之后。限三月内凡有家传蛊虫。及他人分给畜养者。将所有蛊虫数目。赴地方官尽数首报。当堂验明。依法封送。永远断绝。改过自新。其从前所犯养蛊之罪。详明宽免。如系妇女养蛊。其本夫及同居亲属。能

将养蛊实情。及蛊虫数目。代为出首。亦准同自首。概予免罪。若抗违不首。及首报不尽。仍藏匿蛊虫。致被官役查出。或经旁人告首。定行照例治罪。一设法查拏。自示后。除准令自首外。该地方官一面着落练总保甲。亦限三月内。各于所管户。实力挨查。如有实系养蛊之家。向彼陈说利害。劝令自首。若查有养蛊凭据。而狡词赖。不肯首报者。立即禀明地方官。差拏究治。如练总人等。藉此挟仇诬报。陷害良民。经地方官审明。即于彼地村镇处死。以为诬陷者戒。如果无养蛊之人。亦着练总保甲出具甘结。该地方官加结申报。日后事发。该管练总保甲及养蛊之右。一并治罪。

一识认之法。访得养蛊之家。屋子桌椅。俱皆干淨。其养蛊之人。脸多黄瘦。头面有青痕。人到他家。便把手插在衣底下。或用手去摸头。所用之。俱有腥气。养蛊日久。被蛊虫蚀。所以头面黄瘦。兼有青痕。彼所养之蛊虫。常以邪术拘握在掌中。不敢轻开。又遇见佩带朱砂红豆之人。蛊虫不安。所以将手或插于衣下。或摸于头上。急将蛊虫藏避。有此数种。心稽察。

一解救之药。凡一窃蛊毒。都怕朱砂辰砂黄连红豆等物。红豆儿土名水银子嗣后有蛊之州县村庄。不拘男妇大小人等。令各带朱砂二三钱。红豆三四个。或缝在衣领内。或常带在身边。蛊虫不敢近身。养蛊之人。不能为害。如乡村贫民。不能买备朱砂者。已饬该地方官买备施舍。赴司领价。尔百姓各自禀官讨领。若前项形可疑之家。又不肯带朱砂红豆者。总甲右。即宜察访得实禀报。倘有中蛊毒者。用朱砂辰砂野芝麻老蒜头老生姜黄土六种各等分。先将一半口嚼片时。吐出。再将一半嚼碎咽下。即可不死。又据平乐县练总供称。曾误食蛊家之饭。忽患肚痛。曾经医治。先用苦练树皮枇杷树根岭上白藤三月抛根四种各等分。煎汤饮下。再用乌柏树根。上煤。煎水饮之。待一时许。吐出蛊毒。又每饭时用黄铜作箸。亦可解蛊毒。详细晓谕。各宜知悉。

一灭送之方。素惯养蛊之人。俱有解法送法。嗣后凡遇自首及查拏追出蛊虫。当堂验明。即令封固罐内。依法远送深潭。以断蛊毒之根。又访闻有养蛊日久。冤谴相缠。本人即有悔过之心。无奈蛊虫变幻攢绕。遣送不去。只得又害他人。以养蛊虫。则是养蛊之人。亦非尽有杀人之心。奈家中传有此恶物。不能断绝。又不敢声张。其情亦觉甚苦。所以本部院开以自首之门。令其得为良民。今将封蛊方法。及送蛊灭蛊法语。刊发该州县存案。倘有本人不能灭送之蛊。申报到官。自有神明之法断绝根株。为地方永远除害。

以上各条。共宜凜遵。该地方官身为民牧。岂忍使愚昧者甘蹈刑戮。无辜者暗被残害。务宜实力奉行。勿得视为迂泛。慎之勿忽。

理刑存自序

黎士宏

理刑。郡官也。无专职。故事岁一值季会城。受大吏指挥。以故十三郡之讼狱皆得问。凡民间所控而特下于理者。曰发审。郡县上之监司而转于下者。曰覆审。事重大。集郡县官而共听者。曰会审。会审。名也。操笔者实一人。监司上之两院。不协而覆下者。曰院驳。两院议定。廷请。经法司复核而行再讞者。曰部驳。驳至部。事益重大。苟失出入。罪且连问官。予理信六载。受十三郡之讞牍。大小七百五十计。环廷而听断者约数千人。其父兄子弟亲戚知交。愁苦相望。视以为死生荣辱者。殆且万家。夫以数千人近万家之所视为死生荣辱者。而待定于一人之笔与舌焉。则刑之理也。亦綦难矣。夫鬻狱者。黠也。鲜断者。闇也。非黠与闇而又有偏与执焉。此数万人之性命。亦几几其莫必哉。常听讼日中不饭。或暑雨蒸湿。墨乱蝇飞。两扇交鼓。汗流浹席。或祁寒股栗。口坼手龟。禁鼓戒严。两端争执。不无意烦气结。厌苦见颜色。必从自咎曰。此何时何事。而乃以一刻之倦勤。易若人之性命乎。仍复平心敛气。从容展卷。再听更端。必得情而后罢。六年中赖当事谅其无他。每上辄报可。岂曰能之。亦惟是不敢黠不敢闇。又不敢偏与执焉。以庶几无罪耳。岁丁未。奉裁缺。戊申。补永新。署中稍暇。乃检旧牍中。得可存者若干篇。刻而藏之于家。语曰。陷水可脱。陷文不可活。文也何至陷人乎。予子若孙有起而任是官者。其尚慎之哉。

洗冤录合刻序

萧震

昔陶为虞士师。能明五刑以弼五教。至春秋而不祀忽诸。汉于公决曹东海。治狱多阴德。尝曰。吾后世必有兴者。子定国。果拜丞相。封西平侯。至于今不绝。夫陶。大圣人也。后世无传焉。于公。狱吏也。其苗裔犹有存者。岂狱吏故明而圣人故闇哉。抑天之厚于报于公。偏嗇于遇陶哉。今国家建官。礼乐兵农。各有分司。独刑名一事。内设三法司以共理之。外设臬司。每郡设刑官以专理之。刑名之职掌。綦重且严矣。今夫狱治于州县。定于府厅。覆于司道。成于抚按。而后闻之。上。核之法司。而狱始决。凡州县狱之冤者。刑官得而厘正之。以其耳目接于下。而是非达于上。且职有专司故也。使刑官因州县之冤而亦冤焉。则后次部院司道之批驳。徒文具焉耳。何也。对成案而论人之罪。虽圣人不能辨人之枉。察五辞而平两造之听。即狱吏已得白人之冤。此于公所以能过陶也。非明闇之殊而见闻之别也。夫州县有冤。廷尉不能无冤。州县无冤。廷尉自以不冤。近者功令。州县刑名。专责刑官秉公定案。年终奏报。有舛错者。照依次数参罚。永着为例。诚。皇上洞瞩幽隐至意。固已轶

有虞而上之矣。且夫狱莫重乎强盗人命。而人命检验之说。千绪万端。最难穷诘。迩来检验之弊。由于问官不亲自体究。而佯作胥吏。因得以行其奸。狱之未成也。锻炼而周内之。及其奉严驳也。饰词以抵之。文致以实之。或且明知其冤。辄徇于旧案而不敢言者比比也。嗟乎。人之于身也。一发拔而心动。一指触而色变。其于百姓也。检验则厌恶而不亲。初招则臆断而多文。覆审则又瞻徇而不发也。抑独何哉。即一二有心者。尤苦于无其术。致死者之冤不得伸。否则生者之冤不得白。而问官之冤。亦至于冤死者生者而莫可解。予窃痛之。在部数载。每当移狱时。未尝不反复推敲。求其无可生者。而后予之以死。而于检验尤兢兢云。尝以疑难诸说。叩诸共事者。多未悉其所由。因叹检验之说之湮没于世也久矣。乃不揣固陋。取所藏洗冤平冤无冤结案式数种为之参订而汇集焉。大较以洗冤录为主。其异者则下书别录以别之。其同者不书也。并删其繁复。录其切要者。集成。颜曰洗冤录合刻。使狱之纵者。得此书而死者之冤洗矣。狱之枉者。得此书而生者之冤洗矣。枉者纵者之冤洗。而问官之冤亦无不洗矣。由是而合州县之无冤。以成廷尉之无冤。其于好生之德意。刑名之职任。庶几小补乎。若夫集中不尽之言。疑似之端。异同之辨。尤在临事者之神明其意。非可以一例论也。是为例言。

甘州治狱偶记

黎士宏

仁义礼智。人性皆全。特为嗜欲蒙蔽。日渐月深。如火在石中。不击不发。泉在山下。不凿不流。终不得谓石中无火。山下无泉也。记在甘州时。有兄弟白首构讼。心甚恶之。兄诉弟不法种种。予曰。是当立毙杖下。即命尔自行杖。庶快尔心。命隶取杖付之。其兄尽力一挥。直欲立死其弟。余意正怫然。故语之曰。须三杖了尔弟命也。其弟从阶下忽仰首望兄呼一声。其兄勃然良心触发。急舍杖趋前。抱弟而起。弟揽兄足。兄拊弟背。放声大哭。予亦为泣下。旁观吏卒。至不能仰视。当其赴诉咆哮。直有不可解之怨毒。即其举杖之时。亦未见有半点之怜惜也。问官含怒呵。亦未尝示一言之解劝也。祇其弟仰首一呼。不知其兄从前怨恨销归何处。胥徒府史。抑岂尽皆仁人孝子。为其兄弟感触。亦各含辛堕泪。斯时堂上无官司。两旁无役卒。堂下亦无罪人。祇有贤兄悌弟。蔼然仁孝之意。充满户庭。若使人人刻刻此念此心。真可刑措不用。其去三代不远矣。信乎子舆氏之言曰。如火始然。如泉始达。扩而充之。足以保四海。其奈不能扩充何哉。

请复差恤刑之官疏康熙十六年

御史陆祚蕃

刑狱者。民命所尤关。即天心所降鉴。感应之理。至明且速。诚使狱不滥而刑

不冤。远迩内外。共宥于光天化日之中。则嘉祥自至。灾沴自消。唐虞三代之隆。不难致也。迩因天气亢旱。特遣大臣将三法司已结重案。详加审理。务使情法允协。有枉必申。审理方行。甘霖立沛。精诚感格。神速如此。惟是直省之重案。较之三法司。不啻数倍之多。其犯罪情由。不过自州县而府而臬司。迭审成招。申详巡抚。遂为不易之断案。抚臣亦不过批司批府。一驳再驳。一审再审。遂为已定之爰书。其间平允固多。保无以事繁而或生疏忽。情隐而不复推求者乎。保无不肖有司。或因贿赂而出入任心。或顾情面而轻重倒置乎。虽有三法司之核拟。而招册之口供。未必皆各犯之实事。亦安得亲鞫其情词。而为之开释也。一夫覆盆。亦足上干天和。下摧民气。皆 圣主所宜惻然动念者。今 皇上奉若天道。子惠元元。既沛旷世之仁。应亟特举恤刑之遣。分行直省。尽取已结之重案。而一一详察之。不徒泥成案之口供为断据。不得顾原问官之意见为依违。亲鞫各犯。察其词貌。有无冤抑。细细推敲。果有可矜可疑。即与察明。开列事由具奏。庶天下无冤民。而 恩膏遍于宇宙矣。至于应差之员。向用刑部司官。臣请更精其选。必公廉明察。才猷素着之人。方能洞烛隐微。昭宣 圣德。抑臣更有请者。遣官察审。乃 国家暂行不数见之恩。敬狱明刑。乃法吏经常不可移之守。今各省以次底定。海内望治方殷。正宜加意辑宁。培养元气。伏乞 天语申饬中外大小臣工。凡有刑名之责者。务皆奉法秉公。仰体 皇上省刑恤民之心为心。则有枉必申。情法允协。此臣又愿于矜恤之中。存修省之意。如此。则民志和乐。天用降休。水旱无闻。盗贼不作。亿万世荷太平无疆之福矣。

慎刑七条疏顺治十年

刑部侍郎龚鼎孳

顷值 皇上省躬求言。甘霖立应。一时天心 君德感召甚微。顾事天以实不以文。修德以恒不以暂。敬就职掌切要。牖为七事。一定罪贵乎按律也。治刑者之有律。犹制乐者之有钟吕。铢黍不容或差。若舍律而弗遵。将轻重任意。人无所适从矣。汉张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请自今申饬诸司。问拟大小狱情。一依本等律文。确议上奏。不得舍弃律例。单坐罪名。至死徙大狱。动关 圣德。尤宜再三详审。使天下晓然于用法之意。庶几出入无失。观听不淆。一折狱贵乎得情也。曾子曰。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夫得情尚且哀矜。岂有疑似揣摩可为定论者乎。近如杨大用等一案。一经 睿照。咸颂好生。则知虽不承认。未可遽置重典明矣。请自今申饬。狱情虚实。诸司必再四推详。其罪果虚。则急为申雪。以烛覆盆。其罪果实。则确究根因。以垂铁案。勿持两可之说。务归五听之平。情罪既真。自无冤滥。一司审之规宜定也。十四司官。满汉并设。原期同

心商酌。共砥公平。庶狱无遁情。官无旷职。近见大小狱情。回堂时多止有清字而无汉字。在满州同堂诸臣。虚公共济。事事与臣等参详。然仓卒片言。是非立判。本未或未及深晰。底案亦无从备查。至于重大事情。又多从清字翻出汉字。当其讯鞫之顷。汉司官未必心。迨案已成。罪名已定。虽欲旁赞一语。辄苦后时。是何满司官之独劳。而汉司官之独逸也。请自今以后。一切狱讼。必先从满汉司官公同质讯。各注明切口词。呈堂覆审。发落既定。或拟罪。或释放。臣等即将审过情节。明注于口词之内。付司存案。以备日后稽查。其有事关重大。间从清字翻出者。必仍引律招。臣等复加看语。然后具题。事以斟酌而无讹。牍亦精详而可守。一决囚之制宜慎也。按会典死罪临决。须三次覆奏明白。然后加刑。又一重囚三次覆奏毕。仍请驾帖下锦衣卫。监刑官领校尉诣法司。取死囚赴市。又一赴市曹称冤者。俱令覆奏。罪虽应死。尚宛转虑其或冤。于生路尽绝之时。曲加矜拯。故周书垂服念之文。唐制着五复之命。凡以恤人命而重死刑也。请参稽典制。取决重囚。必仍从该科金发驾帖。将应决人犯名姓。逐一注明。其有情罪失当者。许科臣应时执奏。驾帖既出。照例会集御史等官。公同监决。仍酌行复奏之法。以全万一之仁。庶讞者益务详明。死者可无遗憾。至强盗土贼。赃证明确。及当时见获者。照例即决外。如赃未明。招扳续缉。涉于疑似。有不妨再审之条。稍示迟回。期无枉抑。一流徙之法宜酌也。笞杖徒流斩绞。具在律文。而流罪之中。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之分。就本犯原籍。计道里之远近。为金发之轻重也。查大清律开载。有流无徒。惟向来隐匿逃人一。有流徙边远字样。业蒙 圣慈浩荡。改从宽政。人庆更生矣。近见 特恩免死。间有流徙盛京地方者。此固 皇上法外之仁。亦罪人望外之幸。然在 圣明曲垂三宥。间一行之。以示解网之 殊恩则可。若臣等问刑衙门。持此以定人之罪案。则非律之初意也。且盛京为 圣朝发祥之地。卜年卜世。亿万载王气所首锤。一旦令罪人杂处其间。丰镐神区。有郁结未舒之情。非所以迓 天庥也。请自今以往。除 特恩免死仰听 圣裁外。其余臣民罪应下死刑一等者。仍比照律文。引律例遣戍。分别烟瘴边远附近等项。一以罪人原籍为断。勿轻拟流徙盛京。庶律与罪符。而太和长在根本矣。一词讼之案宜清也。法司衙门。为 皇上秉持天宪。京畿十四省狱情。咸取裁焉。案牍至为烦冗。非精心详酌。未易胜任也。近见畿辅一带。凡有争讼事涉满汉关连者。向刑部质成。臣谓有司不许擅责。以遵奉 明旨。而督抚者则 朝廷封疆之大吏。且皆从 龙之旧人也。岂有身当节钺之寄。法行吏民之上。而田野勃谿之细故。一切不得与闻者乎。请及今酌议。事关满汉两造者。除人命强盗等项重情照常赴部质审外。其一切争小事。该州县应与解释者。即行解释。不能解释者据实报督抚。公同申明发

落。耳目既近。何敢偏私。往返不劳。无妨耕凿。以旧人而治旧人。至公也。以大吏而代有司。至慎也。详于重大而略于细小。至平也。此实为 国家崇大体。非独为臣部省繁讼而已。一收赎之例宜行也。周官三赦。幼弱老耄之人。咸得减死。律令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杀人应死者。拟议奏 闻。取自 上裁。盗及伤人者。亦收赎。余皆勿论也。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又一凡谋反及大逆。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年十五以下。给付功臣之家为奴。义尽仁至。法若是其备也。请及今申明有罪犯重大。应坐家属者。即与分别老幼笃疾。据实上请。依律科断。于明罚飭法之内。寓下车泣罪之仁。巨奸既不漏于阔疏。 天威亦不穷于旁及。庶几民重犯法。而世臻吉康矣。

申明三法司旧例疏顺治十年

大理寺卿魏管

窃惟自古帝王。莫不以慎罚敬狱为先。稽古建官。六卿分职。各领一事。法司独设立三衙门。以民命至重。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而独断或以成偏。师听乃能曲尽。庶不致一时偶误。贻日后之悔也。尝考大理一官。与部院职掌不同。部院皆问刑衙门。大理则取其所问者而平反之也。载在会典。与大理事宜。除恤刑热审。奉有 明旨。钦遵在案。大略问刑衙门。凡系成招奏请定案者。连人并卷。送寺覆核。其情真无词罪名合律者。具奏如议施行。如有罪不合律。中间招情未明者。依律照驳。再拟再问。而月报有限。照驳翻异有贰。寺押平允。始行发落。是持天下之平者。部也。执法纠正者。院也。辨理冤枉者。大理也。故决囚必差御史。恤刑则遣寺官。此其义固彰明较著者。今大理虽备法司之末。而平反二字。向未申明。臣承乏斯任。正值 下诏清狱之时。其会审者一次。看议者不下数招矣。看议者率出看语于已成之案。会审者亦集众目于俄顷之间。书曰丕蔽要囚。服念五六日至干旬时。诚慎之也。夫以成章累牍之案。决疑信于片言。两造无稽之词。听供招于纸上。部拟诚无不明允之事。臣则未尽了然于心。此臣之所大惧也。近见部覆有三法司均列看语者。非设官立法之初意矣。兹详察典故。恭请 圣裁。凡奉 旨该部知道。自应刑部径复。如奉 旨下三法司。及至死罪者。似当举行旧典。以备一王之大法也。然臣犹有说焉。久旷之典。骤举易骇。言及番驳之例。恐涉掣肘之疑。更祈 天语申飭。各矢虚公。臣衙门不得苛举生事。部院无以异同为嫌。共体 钦恤之心。仰成刑措之盛。 国法民生。未必无小补也。

清理庶狱五条疏顺治十年

刑部侍郎卫周祚

皇上顷下求言之诏。停刑减狱。中外洽鬯。甘霖沛然。此皆 尧舜如天好生

之仁。有感必应。是宜奸慝格化。政简刑清矣。乃愚民作孽。重案跼至。圉圉未能空虚。縲继犹然载道。臣每录对。伤心惨目。况臣忝参司寇之席。敢不仰体 圣人泣罪解网之心。以佐平允之治。谨就职掌。列为五。为我 皇上陈之。一清 钦件之法。臣部京案易结。外详有积至数年者。臣阅招详。见有事未结而报监毙矣。果系重犯。死不足惜。倘属连累。冤屈难伸。此皆承问衙门玩愒岁月。缓视刑狱。以致圉扉冤滥。人命草菅。臣谓臣部宜置 钦件簿。每抚臣一扇。用臣部之印铃之。将奉过之 钦件簿十四扇。用堂印铃之。前件下。即开承问司官某日抄到。限某日审结。行外着开曾催几次。每月得以稽勤惰而别贤否。庶乎积案头绪可考矣。一矜土贼之案。臣部大案。人命强盗。俱有证佐。矜疑者少。惟土贼一案。每起至有数十人者。初解部审。或系县文。或系清字。总未成招。臣以为土贼当场拏获者。必无冤情。惟展转攀诬。或借良民以缓狱。或挟私仇以报怨。一经贼诬。虽无赃证。必无生理矣。贼情果真。虽杀百人不为多。少有冤抑。错杀一人已为误。臣谓宜行城守章京。凡解土贼。就近会同该道。略节成招。其无章京处所。该州县亦必由该道略节报部。果系无干扳诬者。即与放释。不必解部。庶真贼不漏网。而良善安枕矣。一严诬告之律。京师为四方杂处。奸棍丛多。挟制掣。视为寻常。讼狱繁兴。皆由若辈。臣常见旧案。有告 御状而又逃去者。明系情虚惧罪。即前日恶棍杨大用。徼幸 宽典。实邀非常之 恩。臣谓今后有此等奸棍。宜实行诬告加等之律。庶鞬轂之下。良民商贾。皆得安生矣。一广赎醵之制。臣查会典。杂犯死罪。与笞杖流徒。皆有收赎之例。有禄人无禄人。情可矜疑与情不可矜疑。故立赎法以原情。今赎醵之罪。行于外者多。行于内者少。是四海邀 恩者众。而鞬轂受法外之仁者鲜也。且金作赎刑。自尧舜时已然。臣谓今后臣民有流徙等罪。除大憝不贯外。果可矜疑者。即准收赎。勿径遣发。庶养亿世之忠厚。而风俗丕变矣。一援八议之条。从来论过必先原功。申法尤在顾体。况开 国承家。一时从 龙之彦。有功在社稷者。有谋赞帟幄者。概与侑辈论罪。非法之平矣。臣谓有人臣犯罪。除大恶不道外。其余得以八议原宥之条。开列上请。实所以崇国体而尊朝廷也。以上五。臣在刑言刑。总之疏滞宣幽。体宁失不经之仁。锄恶迁善。成刑期无刑之化。倘有可采。祈 敕部议覆施行。

请停部驳以省繁扰疏康熙八年

御史高尔修

臣于康熙七年正月间。捧读 上谕。部院衙门。一应事务。应完结者。不即行完结。驳查耽延。处分则例繁多。任意轻重。以致属员及笔帖式。与书吏乘机作弊。亦未可知。若有此类者。即指名参奏。治罪示惩。钦此。仰见我

皇上清理庶务之至意。臣愚以为政务之大者。无过刑名钱谷。或因款项不明。支解未晰。势不得不驳查以求清楚。至于刑名则不然。臣任刑曹。将近五载。每见督抚之惕于功令者。凡遇案大狱。靡不详慎参勘。层层批驳。亲提面质。而后成招具题。诚恐一疑窦。而虑部臣之驳查也。间有部以一二未协而驳之者。曾未见原问之轻者因部驳而加为重。原问之重者因部驳而减为轻。使一经部驳。而遂得游移于轻倏重之间。亦何赖此承问各衙之谏法为哉。是多一驳查。徒增一番部覆。徒烦一番 睿鉴。而于本犯之轻重未尝加减也。且恐奸恶之徒。自知情罪难遁。反藉驳而启冀幸之端。而吏胥为奸。明知推敲已尽。又借驳而开诈骗之路。况各省远近不等。有限四五月者。有限六七月者。案内人犯众多。往返拘提。稽迟时日。牵连拖累。无辜毙狱者有之。及至题覆到部之日。官更吏易。案牍尘积。殊非清理之道也。臣请自今以后。督抚之审谏既详。部臣止核其有无舛错。如果有故出故入。徇私作弊者。即指名参处。引拟稍有未合。具题改正。停其驳查。庶案牍为之一清。而无辜亦免拖累矣。

严批驳以清积案疏顺治十二年

给事中武攀龙

古者慎德缓刑。意惟主于明允。而重期之以刑不狱。以上多尘牍。因而下有冤民。原本不清。即役役焉徒敝精神无益也。向者大狱沈滞。臣有京详宜复一疏。业蒙 俞允。似足疏其流矣。犹恐未清其源。就中事件。尚有迟至四五年不结者。困毙株连。皆批驳不慎之所致也。从来盗贼人命重大事情。院道不得不批府厅。府厅不得不批州县者。势也。府厅三四驳而后详之司道。司道三四驳而后详之抚按者。例也。此例牢不可破。即层累而上。旷日稽时。亦非年余可了。况乎批驳为害更有不可言者。或事多犹豫。则脱卸以俟后人。情有异同。则摸棱以需定论。或暮夜之金可入。凭贿赂为展办之资。情面之缘可假。借驳审示公道之大。或意主先入之言而不顾情理之当。或欲翻穷凶之案。而不参舆论之同。甚至刻击为威。假酷吏以泄其忿。罗织为明。授意旨以济其贪。令无辜赤子。饮恨吞声。莫可控诉。如扶风县牛相坤势恶相济害人一疏。内云抚院摘驳刑厅。刑厅转批经历。抑思盗贼何事。经历何官。而顾任情颠倒。致令极冤无控。匍匐都门也。此批驳之害。可胜言哉。恳乞 皇上下抚按。将原问刑厅。确查姓名。严诘重究。以戒溺职。仍通行申饬。以后凡各省重大狱情。在外问刑衙门。初详批县亲审。次择属县之廉明者二三会审。次府厅公审。每审招词。一一通详道府司院。令其各出意见。细心查驳。毋袭仰候详行旧例。狱成。全招达部。如有瞻徇。听科道摘参。如是。即有有力之家。能得之有司。断不能尽得之司道。且府州县惟恐听断不明。关其殿最。自有其难其慎之思。而各道司原情比律。极力推敲。亦无凭臆率行之理。三招成而上之抚按。

凭以入告。直期月事耳。他如经历等官。严为禁止。无使得与刑名。恣其荼毒。则积案可少结。民命可少苏。其于苏理狱。端本清源之道。庶几得之矣。

缓征宽刑疏顺治十年

给事中赵进美

窃惟王政莫大于恤民。而百姓之待泽于上者。莫切于刑赋。近改折清狱。屡奉恩谕。海内已瞻仰 圣慈。臣更有刍蕘之识以进者。如钱粮正课。丝粒皆关有司考成。谁肯为民受过。近见江南册报奉 旨革职提问诸臣。皆以官役侵欺挪借。蠹 国累民。法所当严。但恐新选有司。不体 朝廷德意。功名念重。转相效尤。遂以催科为急。追呼敲扑。急如星火。奸役猾书。因势逞威。征求日急。杼轴日空。岂能仰达我 皇上爱民如子之心乎。臣乞 下该部。严饬有司。设法劝谕。鼓舞乐输。上完 国计。下不病民。并将革斥诸臣。侵欺挪借透支诸弊。明出晓谕。颁布各省。务使穷乡下邑。晓然知 朝廷剔弊厘奸之大法。有司不敢借口暴征。抚字之政。寓于催科。庶 皇仁下究。残黎不至重困矣。若狱讼。所以伸冤抑而平民情也。问官身在地方。两造既备。何难早行审结。以免株连幽系之苦。乃阅各省按臣申明成招逐件奏报疏内。所载罪。去其初犯之时。有经四年五年而案始定者。若山东按臣冯右京。钦奉恩诏。开释张有成一疏。中云事属风影。各命皆毙。惟余有成奄奄狱底。已毙者不能起之九原。见存者急当予以开释。遂奉有失入人罪各官着查明议处之 旨。推之他省。岂能尽无。而各省所报正犯未经谳定先服冥诛者。如刘廉玉沈一之类。又累累见告。夫正犯先毙。既使 国宪未伸。倘中有株连冤诬。更属无辜可悯。臣乞 天语申饬各处抚按。转行问刑衙门。自今岁遵 旨清理之后。凡大小刑狱。无论批发自理。必速速勘结。不得仍前淹迟。致累民命。按臣逐件成招疏内。问官呈详。必将初告批审驳审成招年月。明明开列。倘有滞太久者。外之督抚。得据以纠劾。内之部科。得据以参驳。庶诸司上凛功令。民命不至草菅。于我 皇上好生之仁。格帝之诚。非小补也。

清狱省刑疏

周清原

顷因京师春雨偶尔愆期。以致上 圣怀。屡垂咨儆。臣再四思维。惟有刑狱一事。所系甚大。虽宽恤之典。迭沛屡颁。而生命所关。不嫌慎重。以臣所见数条。或令有历久而渐弛。弊有相沿而未革者。似应于已禁已行之中。再为申明推广。谨一一陈之。一仓铺之滥禁宜永革除也。凡内外问刑衙门。设有监狱。原以羁禁重囚。其案内牵连人犯。情罪稍轻者。准取的保。不得一概滥禁。定例无复可议矣。第查各府州县。于监狱之外。更设有仓有铺有所有栅有店。各处地方名目不同。其名虽将犯人暂寄公所。实则高墙密禁。柵锁巡防。与监

狱丝毫不异。况监中重囚。经上司稽查开放。尚有定期。惟此羈禁仓铺者。操纵全在本官。索诈任于胥役。至有淹系数年死而后已者。不肖官员。凡遇殷实可啖之户。及地方宿仇。或势豪嘱托。皆一切填入。以为恐吓报复之地。倘遇廉明上司。偶尔稽察。则诡以暂寄公所为辞。违例虐民。莫此为甚。臣愚以为嗣后各府州县除监狱外。其一切私禁之处。似应飭令尽行拆毁。庶贪酷之徒。无所施其陷阱矣。一枷杖之制宜飭画一也。查例载竹板长五尺五寸。大头阔二寸。小头阔一寸五分。重不过二斤。枷重二十五斤。其杖一百者。折责至四十板而止。谓此等情罪稍轻。原非徒流斩绞之比。不过使之痛辱知警而已。乃酷员逞刑立威。枷有重至百余斤者。板有重至十余斤。大头阔四五寸。连根带须者。且有任意敲扑至五六十板者。或连日迭责。责后即枷者。或枷后迫令跪立者。或轻小事情。枷至数月。或枷犯患病。竟不开放医治。膜视致毙者。此等受刑之人。狼狈之状。无异于徒流。性命之危。更速于斩绞。而官直视为常刑。毫不介意。臣愚以为嗣后大小衙门。除例载某罪用某枷。仍照旧遵行。或免死减等诸犯。仍酌用重枷。遵照定例期限外。其平常所用枷杖。似宜飭令尽遵定制。不得逾越分毫。至于责杖之数。不得过四十。枷示之期。亦不得过一旬。责后三日内不得再责。应枷责者。俱于枷满日的。不得先责后枷。枷犯有病。即保释医治。不得膜视致毙。倘不遵式逾限者。按照事情轻重。酌予处分。庶几功令益信。而刑罚得平矣。一夹棍之滥用宜申禁令也。查定例内。惟谋反等十恶。并真犯死罪及命盗棍蠹。应用夹棍。亦止许督抚按察使及地方正印官酌用。谓小事不可滥施。闲员不得擅用也。第查前项所犯。俱系情罪重大。在下属既遇此等案件。即应通详院司矣。无如州县官相习成风。凡遇自理词状。不肯虚公推勘。辄用夹棍严讯。究以事情轻小。匿不通详。又如学盐关差。俱非问刑衙门。其衙役多系市井膏粱。不谙用刑次第。每致受刑之人。终身废疾。又有一种残酷印官。遇应夹事件。将犯人种种凌虐。或夹置阶下。另理别事。且径自退堂。终日不放者。并有明知律例。而恣行威福。或将一人连夹七八次。又夹及膝者。凡此等类。皆属非刑。臣愚以为嗣后似宜飭令地方印官。非遇通详事件。不许夹讯。其大小衙门应行夹讯之事。不许更于刑外加刑。至于学盐等官。遇有应夹事件。似宜应发问刑衙门审理。倘有违犯。定议作何处分。则残忍之员。有所顾忌。而小民不至横罹荼毒矣。一代刑之恶习宜严惩儆也。江浙财赋之区。有司专以钱粮为重。其有事催科者。往往以敲扑从事。遂有一种无赖之徒。专一受雇代责。凡遇比较日期。辄呼朋引类。或顶冒催差。或代称花户。或机乘官长昏倦。则易服重来。或暂委佐贰同征。则分头受责。在有司以严比为得计。而此辈反以多责作生涯。且民力有限。国课难宽。杖钱之费愈多。则正供之完愈少。至有奸胥玩役。恣意私收。惟恃雇人应比。廷挨幸

赦者。蠹国害民。莫此为甚。臣愚以为此等恶习。似宜严行禁止。第伊等代杖之人。若仍予扑责。非其所惧。伏请飭部定义。与出银雇倩之人。一并严行治罪。其有司不行觉察者。并酌定处分。如此。则刑法不致混施。而顽民亦知警惕矣。

问刑详慎疏康熙元年

吏科给事中朱训诰

臣惟刑名之官。专理庶狱。律条之设。准合情。原不可以意为轻重也。我朝当一代兴之始。革明季末流之弊。立法不得不严。而用法未尝不宽。乃臣见刑部诸臣。不能实体 皇上好生之心。并不能恪遵 朝廷一定之律。审事未必得情。口供复不全录。其为弊最大。比例未必当罪。看语又无确据。其居心太欺。每专用虽如彼但如此游移之词。而不实断其当否。且蹈袭前已然后当然苟简之习。而不细拟其重轻。于是欲入人罪。而不当死者竟死矣。欲出人罪。而不当生者竟生矣。国法难私。人命最重。 朝廷生杀之柄。岂可任其苟且悠忽。敢于屡用也。若诸臣误为出入。则谓之不明。若诸臣故为出入。则谓之不公。不明不公之罪。臣不能为诸臣解也。臣请严飭刑部诸臣。当奉 朝廷立法之意用法。不得仍袭苟简之习。胡涂了事。体 皇上爱人之心为心。不得专用游移之词。轻便杀人。事经两造。口供不全录者。即为作弊。律引一条。情罪不确合者。即系欺公。如有此等。严治以不职之罪。务使虚心听断。片言折生者之口。接律定罪。千秋服死者之心。刑罚之用当。则冤抑之气伸。于以回天变而几刑措不难也。

请刑狱慎初招疏

朱裴

窃惟巡方之职掌。以敕法明刑为先。而刑法之允协。以情真罪当为主。要期于无冤民。无留狱。二者尽之矣。臣入境以来。披阅罪囚案卷充栋。以民命关系最重。虽炬烬漏撤。不敢忽一字。但最可叹者。有十余年之久。而不能定一案。有一案未定。而已监毙多人者。原其淹滞之由。或因人命伤格。彼此参差。盗情口供。前后悬殊。以致屡驳屡异。茫无成议。近如刑部驳出蔺孟斗李以茂诸案。皆系元年之事。至今未结。臣已遵行将历年承问各官六十余员。请 敕部议处矣。再如刑部覆宪臣课罗科等遵 谕陈言疏内。称问刑衙门审拟一切罪犯。必须证佐分明。口供的确。按律定罪。庶免冤枉。至于年久之案。务要速结。庶狱无淹滞。相应如宪臣等所请。通行申飭在案。臣以为欲从头整顿。立法澄清。则端自初招始。请为 皇上陈之。法之最重大者。莫过两端。人命盗情是也。人命盗情之最吃紧者。亦莫过两端。作作捕役是也。请以人命言之。人命有谋杀故杀杀误杀杀过失杀之不同。而总以检为主。初招检伤格人

命。定案之胚胎也。必官之公而且明者。推鞠得情。则到底不错。不然。忤作得以高下其手。则以轻为重。以重为轻。人命鲜不失其实矣。后虽批驳愈多。口词益乱。臣以为检之最吃紧者此也。日来检之官。恶其蒸臭。多置尸于数十步之外。一任忤作喝报。且有累月不检。经年不报者。其间弊不胜穷。请敕部悬一重法。凡检官不亲验。致有报者。严加一处分之法。检验过五日。致有朽变者。严加一处分之法。再验仍用初验件作。致有扶同者。严立一处分之法。如此。则承问者知所儆戒。初招无不真确矣。再查前朝有洗冤录一书。辨别人命伤痕。细于牛毛。臣谓有大清律以敕其法。兼参洗冤录以折其疑。则人命不至草菅。而一代之祥刑定矣。请以盗情言之。盗有强盗窃盗窝盗。得财不得财。同行不同行之别。而总以缉捕为主。缉捕初获口词盗情。定案之胚胎也。必官之明而且断者。讯讞有法。则彻底不冤。不然。捕役得以炼其间。则以有为无。以无为有。而盗情鲜不失其真矣。后虽桁杨益严。供吐益妄。臣以为捕役之最吃紧者此也。日来督缉之法。官既任其参罚。尽假手于跽缉之人。非刑攻拷。或指鹿为马。波及善良。或牵引别案。以消积件。弊难尽究。请

敕部议颁木榜。凡缉拿贼盗。有不俟官审。擅用脑竹签等刑。致良民畏刑妄供者。官役加等治罪。有不俟结案定罪。捶楚毙命。一案监故多人者。官役加等治罪。初次供招已定。不许续扳两案。未经面质。不许附会。如此。则承问者知所畏惕。而讼狱无不清理矣。再查应捕害人。前按程衡曾具疏禁革。但贼盗缉捕。亦须用人。律文开载。凡犯窃盗者。留充警迹。请亦下部议。凡有窃盗案内之人。准发本处捕盗。则蹊径易知。而捕盗之飞诬绝矣。抑臣更有请者。凡一切系狱要囚。古皆有饘粥以给之。名曰囚粮。今内而刑部。尚不废此。外而州县。则绝然无之。以致狱囚不毙于显戮。而毙于幽囚者。十有八九。臣请于各州县赎醵内。秋冬积谷。一半以赈饥民。一半以养囚犯。飭司狱吏目典史等官掌其出入。按数登销。仍令正印官五日一至狱庭。亲为查验。一以禁狱卒凌虐之弊。一以消狱囚反越之萌。有偷安怠玩。视为故事者。臣访实参处。庶威不掩恩。而我皇上好生之德所滂洽者多矣。

请飭道清查讼案疏乾隆十九年

陝西巡抚陈宏谋

窃惟民间户婚田土。不得其平。咸欲赴官控告。此州县衙门日日必有之事。即地方官逐日应办之事也。无如地方各官于钦部案件。有关参处。尚知刻期速办。有迟误者。上司亦必行催。惟于民间告词。则以为自理之事。可以推延。上司无案可查。常至经年累月。延搁不结。而两造多人之守候拖累。胥吏衙役之差提需索。地方讼棍之恐吓唆骗。百弊丛生。有告案未结。而两造已至破家。其负屈不甘者。则事外寻衅。藉端报复。每每一案化成数案。小案酿成大案

。凡谋故命案。匿名揭帖。聚众械。殴差拒捕。行贿营求。一切不法之重案。由小事不结而起者居多。久经定例。州县自理词讼。限二十日完结。每于月底。将一月内事件。填注循环簿。并已未完结缘由。送该管府州查核注册。其迟延不结。朦混遗漏者。详报督抚咨参。因此等告案。情节繁冗。各省多难遵行。即有造报者。不过将已完数件。送入抵塞。仍于稽查无益也。近经台臣条奏。部议再申前例。恐亦查送不全。仍蹈故习。即以闽省而论。如 钦部事件。臣与督臣清理开单。督率两司。逐月稽查。数月之间。已经十之七八。向后不致壅滞。惟自理词讼未完者。冲繁州县不下数百件。此中胥役舞弊。小民受累不少。臣巡历所至。查知情形。正思责成清理。钦奉 恩命。驰驿赴陕。中心耿耿。臣思生齿日繁。人情巧伪。讼端日渐繁多。官司勤惰不一。各省大概相同。臣之愚见。惟有责大员就近稽察。专司督率。于事庶克有济。巡道职任监司。刑名钱谷。皆有经营。所辖州县无多。相去不远。原有分巡之例。臣请通行各省道员分。每到一县。即遵将该县讼案号簿。提到查核。除不准及已完结外。未完者逐一查核。勒限催审。有关积贼刁棍衙蠹者。亦即提到亲审。胥役弊匿者。当下提究。道查毕一县。即将某县未完几件。一面开单移司报院。一面行县定限完结。地方官结一件。即将某件已完。具报巡道。逐一注销。单内止开某事某人告某人于某日审结。不必详载审断情由。又致繁琐难行。下次分巡。亦复如此稽核。知府直隶州有未结词讼。难于掩饰。不得不及紧赶办。院司于通省某县词讼未完多寡。及各官办事勤惰。才情敏钝。均可得其实在。而道员分巡。每到一处。有此切实应办之事。为民间伸理冤累。以助两司所不及。以收政平讼理之效。分巡不为虚行。督抚即覘以道员之公私能否。是亦循名核实。察吏安民之一端也。

请禁原官会审覆审疏乾隆二十九年

御史吴绶绍

查州县一官。与民最亲。凡词讼全赖审理。然往往有听断未平。下情冤抑。因而赴诉上司者。亦有逞刁健讼。于结案后复饰词越诉者。近湖南新宁县民傅帙罢市一案。伏读 圣谕。以该署府既不亲审。又不委员。仍发交本县办理。将原告禁押。致成事端。仰见 睿照如神。无微不烛。惟外省积习。大抵皆然。臣每闻府道以上。收准呈词。多批本州岛县自行审详。即别委他员。亦令原问官会审。如本年二月间。山东高唐州民高上忠所控之知州马而良各。蒙 钦差前往审结。而据原呈所称。则一控于东昌府。仍批本州岛查报。两控于巡抚。批行司道。仍皆委员就本州岛会讯。以致有不审被告。独囚原告等词。其明证也。夫小民如果受屈。必由州县偏向徇私。执意难回。不得已而上诉。今反令覆审。则其忿怒摧折。固不待言。若既委他员。仍复会同审讯。在原问官

势必自护前非。且差役皆其牙爪。气忿刑求。小民恐无能毕其词。委员又何从证其枉。扶同瞻徇。亦遂不得不然非惟冤抑莫伸。更增一诬告之罪。及上司依详批结。而立案已不可动摇矣。更使情真罪当。而屡折于原质之庭。重科于会鞫之地。且不足以服其心。又健讼者流。借口本官不肯自翻己案。词越渎。屡讦不休。则讼端更无由平。刁风因之益炽。甚至众肆横。抗官玩法。种种事端。皆缘此起。殊非所以仰体 皇上慎重民谳。明听庶狱之至意也。伏思督抚等官。统制全省。若因所属呈愬。即据一面之词。辄行关提。犹虑于民未便。至于道则分。府则专辖。自当察其情伪。重者。亲为提审。余亦专委别员隔讯。以免冤纵。臣请 飭下直省督抚以下。凡收准民词。与本州县有干涉者。即委该管道府覆审。其道府收准民词。即行取卷案。提集人证。亲行讯究。至案内如遇有检验查勘应差委等事。令其遴选贤员。不得仍会同原官。如此。庶小民之抱屈者。易于伸雪。其饰越诉者。待上司别讯得实。加以重惩。自必俯首畏法。不敢行险侥幸。而刁风亦可少息矣。

请停初供报部共殴余人免解疏

秦蕙田

窃惟断狱务在精详。而立法期于尽善。外省人命案件。承审官于犯人初到案时。例取初供申报上司查核。以凭覆讯。倘有冤抑。经臬司督抚审出。即行改正。向无据初供先达部科之事。恐一经报部。即同狱成。不便翻招得实。例意甚深。嗣于乾隆二十二年。御史诸徐孙条奏。以州县承审官。不无更换招详。通融定案。请令州县讯取初供。该督抚即据报部科查存。亦属慎重谳狱之意。经九卿议准。又恐狱情暧昧。变幻多端。致滋拘碍。并于议内声明成招定案时。如果究得实情。与初供不相合。令将改拟缘由。据实详。各该上司不得指初供互异为词。藉端苛驳。诚恐生护之弊。以期无宽无滥也。惟是各省承审命案之州县官。以初取供词业经报部。虽续经审得犯证确情。往往因与初供不符。恐干驳诘。或有苟且弥缝。希图完案之事。经臣等详查乾隆二十二年定例。以后凡有题结命案内。覆审与初供不合者。各省皆有。其间非系上司再三驳飭。即属另委别员会审。始行改正成招。其承审之员。于覆讯时自能究出确情改正者甚少。即如福建按察使奏购买顶凶等案件。若拘泥初供。则移甲换乙。替代情弊。不能保其必无。是承审官或因回护初供。因而讳饰。多方文致。倘有出入。关系匪轻。殊非所以仰体 皇上鉴空衡平。矜慎庶狱之意。臣应请嗣后各州县于命案初到验讯时。止取具供招。申报上司。以凭覆审查核。俟得确情。审拟定案。备初供题达。毋容先期报部。以期虚公勘断。案归平允。若同谋共殴致死人命之案。向例止将正凶解审。乾隆二十六年。江西布政使汤聘奏请将余人之殴有重伤者。一并解省。经臣部议覆准行。但行之将及一年。并无以余

人改作正凶之案。而签解纷繁。颇多拖累。似应止令抚臬司。于正犯解省审讯时。如果有应行质对之处。指名提讯。其本案殴有重伤之余人。行解审之例。应请一并停止。仍照旧例办理可也。

严饬讳盗累民疏

李之芳

窃惟近来盗贼日多。皆由讳盗。讳盗日多。皆由民间不敢报盗。何者。民间报强盗。官必曰窃盗。民间报强盗杀人。官必曰杀奸杀。以强盗杀人。则官有缉贼处分。窃盗与杀奸杀。则官无缉贼处分故也。于是民报盗而官不缉盗。反行拷民。至有拶逼失主幼女。勒供其兄自杀父。如夏县署印官张岷等事者。奇冤异惨。控告无门。此其不敢报盗者一也。即地方官差捕缉贼矣。而积捕不肯迹盗贼。反以抑勒失主。先索酒食。次讲差规。不履不休。以至上下比较。往来解审。杖钱路费。一切取办于失主。小民身家。能有几何。强盗搜括于前。兵捕剥削于后。资财产业。倍加凋零。如武邑县失主李进才。被解役刘白玉等逼要盘费。情急殴毙二命。甘心抵偿。则是被盗时幸而不死。报盗后反不乐生。此其不敢报盗者二也。强盗大案。势必三推六问。失主处处随审。弃业抛家。一日盗案未结。一日不得释放。且解到之处。问官又未必即审。累月经年。奔驰守候。累死途中者有之。淹毙旅店者有之。则是强盗未正典刑。失主先登鬼箠。此其不敢报盗者三也。窃念民间被盗。已为极苦。乃地方官不能为民靖盗。反咎民以被盗累官。虽明知其苦。毫无体恤。以致各处地方失主纷纭。有一起盗案在审缉之际。即有一起失主在汤火之中。臣乞 部确议。通行直省督抚。严加禁饬。以后民间被盗。止许据报缉贼。不许事外生情。故勘失主。捕役承缉。止许访真贼。不许需索食费。扰害失主。即获盗究审。亦止须失主本地认赃。不许逐处随审。拖累无休。违者该督抚立加参处。以为庇盗殃民之戒。自此被盗之家。稍得安生。应报之盗。宁甘容忍。则讳盗者自少。而获盗者必多矣。

请严定承审命案处分疏

李光地

吏治民生之要。莫如钱粮刑名二事。倘积案不清。旷日持久。未有不为丛弊之藪者。臣前因属员钱粮亏空。其是侵是那之处。积年不行审明。曾经陈请严定承审期限之例。已奉 旨钦遵通行在案。伏查刑名中最重大者。乃命案盗案。而命案又与盗案不同。盗案内或有渠魁未获。等候提拏。或有赃证未明。须待质对。更有官役人等。挟仇攀诬。贿买销案。指良为盗等项。必须反复研审真情。原非可以速结之事。至人命一项。虽有谋故仇之分。然毙命告官之日。原被证佐。多系同邑同里之人。承问官立可勾拏质审。如真凶果有脱逃未获。

又例不扣限。非如盗案未经获贼。先行勒限缉拏者可比。所以命案从前原与盗案俱扣限一年。后因人命易结。改限半年在案。今各州县于人命事件。告官通详后。或已犯证提齐。情事真实。而乃尘积一二年。不行招解。且有贿嘱道府。托故翻驳。改招易罪等弊。以致命案久悬。每难审结。秉公察审。断无难结之理。只因地方官遇有人命之事。或为权势制压。或以利欲熏心。故为迁延迟缓。以图出入开脱之法。且又事情重大。耳目难欺。一则牵于财势。一则怯于公论。遂拖延岁月。意在监毙原告。以灭口完案者。更有听恶役借端苛索。无故牵连邻里。株逮无辜。名为研审真伪。实为借命居奇者。种种弊窦。总以命案限满。不过以迟延题参。而承审有司。罪止罚俸。未有严定上下处分。以致任意稽延。历年积岁。事久则要挟营求者愈多。狱淹则疾病死亡者益众。而且波累良民。匍匐千里。一二年。不得耕商生理者。一案之中。动以十数。诚不可不严立限期。以求速结而清弊端也。臣请将一切命案。照例勒限半年。专责道府州县速行完结。如初次违限不结。指参仍照常例议处外。自参迟延后。又有四月之限。尽可审解。如再有不结。复行揭参迟延者。必将道府州县上下承问各官。亦照臣题定承审亏空新例。以易结不结严行参处。如有听讼不平。锻炼失实等项。另行严查究劾。庶命案无久稽之虞。而刑名之弊可清。官吏之奸可破。囹圄可无幽滞。而良善得以安生矣。

请省释难民疏嘉庆四年

御史马履泰

窃照逆匪聚众不法。假息游魂。已逾三载。自迭奏凯音。扫穴蕝功。事在指顾。恭绎 圣训。尚以剿抚并用为机宜。以绥辑难民为切要。仰见 仁恩普被。中外臣民。不胜钦服之至。惟查向来办理教匪章程。凡习教传徒。从贼助逆之犯。立予骈诛。其习教而未传徒。从贼而未助逆。发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各在案。臣愚以为邪教人犯。皆能诵习经。虽未传徒。终虞煽惑。允宜远遣。以杜事端。至于教匪焚掠之处。无不驱迫平民。供其役使。间有不甘从逆。乘空逃出者。未及自首。已被官役拿获。迨经讯明。既非邪教。又非助贼抗拒官兵。亦发往黑龙江为奴。二三年来。皆如此办理。臣曾任刑部郎中。承办此案。查阅有出门探亲被掳者。有避难不及裹去者。有贸易遇贼胁从者。有妇人夫被贼戕。身因躲避得脱者。均一经盘获。发遣为奴。伏思该犯等既未习教。即是良民。家被焚荡。身遭驱掠。即是难民。幸而挺身走归。获天日。不蒙轸恤。乃与逆案缘坐。及身习邪教等犯。一概同罹重罪。核其情节。深可怜悯。可否仰恳 下该省之督抚。自后凡遇拏获逆犯。果审讯明确。并无习教助逆情事。无庸拘泥章程。一概停其发遣。妥为安插。其从前已经发遣者。并望飭令刑部详晰查明。准其释免。并请即将胁从罔治之实政。 颁发谕旨。

刊刷眷黄。在贼附近处所。广为晓示。俾知从贼人犯。业已发遣。如廖瑄甫等男妇若干名。且得蒙 恩追回释放。安居复业。尚复何畏何疑。不早投出。坐待歼戮。玉石俱焚。窃以人心莫不欲去危就安。贼党闻风。必能革面洗心。争先效顺。似亦散解羽翼之法。

与安溪李相国论亏空狱书

方苞

昨闻某官亏空一疏。远近争骇。果用其议。则旬月中故吏诛戮者数千人。械系而流者数千家。期年之内。天下郡县承追之吏夺官者十八九。凡今之吏。孰是畏名义而轻去其官者。操之太蹙。必巧法别取以求自脱。恐继自今愚民得安其生者鲜矣。闻大司寇韩城张公止其议至再三。彼于同官尚不忍其动于恶。况阁下日与 天子议政于庙堂。而可使国立谤政。民滋其毒哉。又闻在事者多云 天子不嗜杀人。将从末减放流而止耳。呜呼。刑罚之施。惟其当否耳。使所亏库金。果吏侵欺。以便其身家。虽诛戮之不为厉。而陷此者多困于公事采办。与大吏之求。其坐骄奢不节者。十无一二焉。故数十年来。执法者明知其弊。而姑宽假之。若以放流为轻罚而可亟施。则未知其去死刑一间耳。即以某身言之。 圣主赦其死罪。又免放流。而老母之北行也。家人以赴任为言。舟车之适。与无罪者等。徒以异水土。思乡井。而遭此笃疾。今不昌言某议之非。而徒恃 天子之深仁厚泽。万一果如所料。用其议而从末减。则此数千家老弱无罪而死者。不知其几矣。阁下尝语余曰。圣人之心。即吾人之心也。今使吾人杀一无罪而得为王侯。必不为也。则圣人之不以天下易此。无疑也。某尝诵之。以为知道之言。然则阁下宜用此言于今日矣。以去就争之可也。荀子曰。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体国之义。当重以为忧。非徒望阁下为盛德事。伏惟鉴察不宣。

与周侍御论禁州县私罚书

杭世骏

三月朔。伏读侍御条陈内。有禁州县私罚一事。侍御不敢议赎刑之为非。而特于州县发其端。其意主于禁州县之攘入为私也。而不知斯议果行。则淫刑鬻狱之端。将日起而不可以底矣。先王之制法也。有五刑。有五罚。而又有五过之审克。度今州县所听之讼。其丽于法者。固无待于罚矣。其必致于罚者。大概不出于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五者。鞭扑之不行。而令之罚以自赎。其人必非可以刑加者也。或胶庠之士。或有爵禄于身。所犯者过耳。必褫其章服。而予以笞垂。则疑于酷滥而不情。若以其不可笞而遽舍之。则彼将益恣肆而无所忌惮。而国家之法斲。然则罚赎者。固州县通变之一法。而亦圣主之所不禁者欤。且刑者。人之所大忌。而财者。其所甚爱者也。一人受杖于庭。一族之人揜

之而不与齿。一乡之人摈之而不与齿。父兄子弟。慄慄乎惟恐人之过而问焉者。而特夺其所甚爱而令之赎。权其所犯之轻重。而第其罚之多寡。彼亦喜得脱于笞辱。俛首输服而不敢辞。眉山苏氏所谓豫养其媿耻之心者此也。议以为添修桥道养济育婴。此非圣王之政乎。公家之费。惟日不足。借其财而贯其过。而又众着其所以致罚之由。彼亦且怵然为戒。不至于怙而不悛。而人之过之者。已晓然其故而不可掩。安得有所谓以富幸免之议。且夫庶狱至赜也。褫其章服不可。予之笞捶不可。罚之货财又不可。豪民得以有恃而无恐。而奘弱之吏。必多方以为之开释。惨核者或因以锻炼而文致之。刑罚将不得其中。而贿赂由此起。罚既不居其名。而已免于刑之及。凌弱暴寡之风。则何以禁之。侍御家居者三年矣。闾阎疾苦之事。军国先务之计。岂其概不加筹划也者。而沾沾以此言进。其果确然据以为是耶。抑姑藉是以塞责耶。赎刑之得失。前贤论备矣。侍御独苛求于州县。恨无有敷陈经义者为侍御告也。刍言可采。幸恕狂悖。

卷九十四刑政五治狱下

慎狱刍言

李渔

论人命

古法流传至今。今人已失其实而仅存其名者。莫若人命中保辜一事。辜者罪也。保辜者。令有罪之人自保其罪。以塞他日之辨端。且救此时之覆辙。一事而诸善备焉。古法莫良于此。譬如张三殴伤李四。李四病创垂危。自分必死。随令亲属鸣官求验。官府验有真伤。审得张三凶殴是实。即以李四交付张三。责令延医调治。照律限期。期满之日。或生或死。定罪发落。因被殴之人。自非慈亲孝子。鲜不利其速死。以为索诈凶人之地。故以调理之责付之凶人。凶人以一朝之忿酿成杀身之祸。未有不悔恨求生者。救人即以自救。何金钱之足惜。是以一纸保辜。活两人生命也。倘其疗治不痊。如期殒命。则于限满发落之时。便可定罪结案。不致株连一人。延缓一日。何也。以其验伤之际。先得两造口供。被殴丧命者既以亲口诉冤于生前。殴人致毙者难以活口赖伤于死后。若说不干己事。则从前之调理为何。无证亦可以成招。完尸亦可以定罪。较审人命于既死之后。展转推详而莫究其实。凭空摸索而不得其端者。其劳逸难易之相去。岂啻霄壤哉。今世仅存保辜之名。而不行其实。非不知人命为极大之案。保辜为最急之事。无奈吏牒如山。不能分别料理。每与田土婚姻诸小讼。一概准行。常有累月经年。未遑审结。以致凶犯脱逃。无人抵命者。直待审出真情。知其殴死杀伤是实。始为追论保辜。逆数期限。及究行凶之罪。势必反

复株连。欲起死者而问之。已无及矣。问所以不行保辜之故。则曰人情刁恶。非复三代遗风。十纸人命状词。究无一纸是实。若必一一验伤。人人取结。则官长无就憩之时。而讼庭少容足之地矣。曰不难。是别有止刁弭诈之法在。在未经放告之先。示以画一之规而已矣。请宰州邑者。分别状式二纸。刊板流行。一纸照寻常状格。无事更张。除人命之外。一切奸盗诈伪诸重情。以及田土婚姻诸细务。总用此格。令告者据实填进。审得其实。固为伸冤泄愤。即其词稍有不实。亦不必概坐反诬。轻则斥逐。重则杖惩。以民间刁讼之风。浸淫日久。不能遽革。且余地。以待逐渐挽回。一纸则另出新裁。单为人命而设。并柱语亦为刊定。止以被杀被殴情节。令告者自填。词后空格六行。每行分刻其上。一曰凶犯。二曰凶器。三曰伤痕。四曰处所。五曰时日。六曰干证。如用木棍殴打。则填木棍二字于凶器之下。如无凶器。系拳脚殴伤者。即填拳脚等字。顶门有伤。则填顶门二字于伤痕之下。余皆仿此。六项之中。如有一项不填。不遵此式。即系诬诬。必不准理。如时日稍远。即系旧事。亦不准理。六项之后。又刻一行云。以上如有一字虚填。自甘反坐。令告者亲填花押于下。无押者不准。如是。则小民知为特设。与依样葫芦者不同。法在必行。不待听断之后。即写状时已知之矣。当事者一见状词。实时批发。立拘两造及词内有名人等。并唤折伤科医士。当堂细验。以伤痕凶器等项。合之词内所填。观其对同与否。无论事事皆虚者惩诬必尽其法。即使五项皆同。止有一项不对。明知下笔之讹。亦必先正妄填之罪。责治告状亲属。然后审理。审得其实。即以凶器贮库。照前设保辜之法。责令凶人领回调理。候限满发落。倘被殴被杀之人。去城寫远。若令扛到官。恐被伤之处。中风致殒。即委廉明佐贰。匹马单舆。督同医士往验。具文详覆。以俟躬审。验审之际。务极精详。此时耐烦一刻。即可为他日干连人等全活数命。又免上司批驳之烦。省自己推详之苦。始劳终逸。有裨于人己不浅也。其坐诬之法。于他讼稍。而独加严于人命者。以别状告虚。情虽可恨。其所害者。不过被告一家。人命告虚。则不止害家。直且骚扰衙门。侮弄官府。令其破有用之工夫。验无伤之殴。则告者不是害人。明是害官。害人罪小。害官罪大。即毙诸杖下。彼亦何说之辞。小民之敢于诬告者。自谓我以人命告。官府原不以人命听。不过户婚田产。口角致争之罪名耳。胜则可以服人。害亦无损于己。何所惮而不为。今知利害若此。关系若此。苟非病狂丧心之人。必不敢为以身试法矣。此法一行。谓世间犹有假命害人。之事。吾不信也。此法一行。谓世间犹有诬填人命之事。吾不信也。此法一行。谓有司苦于钱谷簿书。及他种词讼则可。谓为驳审人命。难定招详。今日检尸。明日夹犯。与凶囚冤鬼为邻者。吾不信也。但须执法不挠。初终如一。方能有济。若使徇情受托。一纸不坐反诬。罪当情真。一犯容之漏网。则此法不

行矣。要知当此之时。事事劝人执法。语语诫人徇情。无论势有不能。即进言者亦难启口。居官之执掌颇多。不止词讼一事。讼词之种类更杂。岂止人命一条。此一事。以示无私。借此一条。以明有法。亦时势之可行者也。况颓俗难以骤。更顽民可以渐化。焉知一事有效。不可行之第二事。二事有效。不可行之第三事乎。由人命而盗贼。由盗贼而奸情。由奸情而婚姻田土。以及鼠牙雀角诸碎事。无一不可以此法推之。果能如是。则鸣琴卧理之风。未必不阶于此也。

人命嫌疑最多。有黑夜被杀。见证无人者。有尸无下落。求检不得者。有众口齐证一人。而此人夹死不招者。有共见打死是实。及吊尸检验。并无致命重伤者。凡遇此等。只宜案候密访。慎勿自恃摘伏之明。炼成附会之狱。书曰。罪疑惟轻。又曰宁失不经。夫以陶为士。犹慎重若此。况其它乎。今之为官者。苟能阙疑慎狱。即是窃比陶。彼锻炼成狱者。不及古人远矣。何聪明之足恃哉。

人命不同他狱。献者不厌精详。上司数批检问。正谓恐有冤抑。欲与下僚商酌。为平反计耳。要知一人之聪明有限。同官之思虑无穷。从前承问者。岂事事皆能自决。亦知重狱非一审可定。未必不余地以俟后人。即上司批讯之法。亦自不同。有词与意合者。有词在此而意在彼者。又有欲轻其罪。而姑张大其词。以示国法之重者。此虽宪体宜然。亦以试问官之决断何如耳。承委诸公。须出己见成招。慎勿雷同附和。若观望上司之批语以定从违。或摹写历来之成案以了故事。其中倘有毫发冤情。罪比初审者更重。何也。天下之事一误尚可。挽回再误则永难救正。狱情不始于我。而死刑实成于我也。

尸当速相。而不可轻检。骸可详检。而不可轻拆。拆骸蒸骨。此人命中万不得已之计。倘有一余地。尚不可行。若使人命是真。抵偿可必。则死者受此劫磨。尚能瞑目。万一抵偿不果。枉遭此难。令彼何以甘心。故轻拆不如详检。详检不如速验。速验不如细审。果能审出真情。则不但无事检拆。并相验亦可不行矣。尝思片言折狱之人。不知存活多少性命。完全多少尸骸。故人乐有贤父母也。又凡奉上司批驳。情节不明者。止审情节。尸伤欠确者。力检尸伤。慎勿一烦扰。以致生死俱累。

检尸弗嫌凶秽。定宜逼近尸所。凝目相验。稍稍移视他处。件作人等。便可行私作弊。而况故作憎嫌回避之状。以开增减出入之门乎。每见官府坐于棚厂之内。件作人等立于棚厂之外。相去不止数十步。而被犯扭跪阶。不使同看。惟凭尸亲件作喝报尸伤。或多增分寸。或乱报青红。官府执笔登记。但为此辈作誊录生耳。徒有检尸之名。绝无相验之实。以重狱为儿戏。直谓之草菅人命耳。及经上司批驳。再易检官。再更件作。或暗卖尸格。约与雷同分寸。或意欲

重轻。增减疑似伤痕。驳而又驳。检而复检。是死者既以挺刃丧命于生前。又以蒸裂尸于身后。生死大故。人命关天。求问官注目一视而不可得。其冤酷遂至此哉。检尸之弊多端。难更仆数。其显而易见者。备载洗冤等录。人所共知。另有一种奇弊。谓之买尸造伤。不惟伤假。并尸亦假。令人莫可测识。有等奸民。惯盗新墓中骸骨。以皂矾五倍苏木等物。造出浅淡青红等伤。卖与诬告人命者。贿通仵作。以此陷害家。或竟出仵作一人之手。取获重利。检官不能觉察。曾有酿成大狱者。所以检尸一事最难。不但伤之真假宜辨。并尸之真假亦不可不辨也。

检尸所以验伤。验伤者验尸主所告之伤。非验所不告之伤也。尸主告验词内。言用某器打伤某处。即于所告之处验之。观所告与所验对与不对。故曰验伤犹之百姓告荒。而官府踏勘。止勘所告之处。验其言之信否。至于不告之处。则虽有灾荒。亦过而不问。又如百姓被盗而递失单。至获盗之日。所开何物。止追何物给之。其余财帛。焉知非其固有。皆可置而不论。同一理也。检尸之官。倘不顾名思义。舍所告之处不验。而验他处。或遍验通身。则无论打伤之情。确与不确。总无不抵命之人矣。何也。人生一世自少至老。或失足致跌。或负重触坚。或游戏被击。血不流行。聚于一处。则彼处骨节之上。未有不带伤痕者。轻则日久渐消。重则终身不散。如其不信。试将病死之人。取其骸骨蒸验之。若果全身俱是白骨。绝无一点血痕。则检验之伤真足凭矣。如其不然。则此种物理。尚须讨论。常有问官不解此意。譬如尸主所告。原称当头一击致死。及向浑身检验。寻出无数伤痕。尽入招详申报。上司以伤痕不对。驳令复审。问官不肯认错。随增遍毆情节以实之。此非有意害人。止因此种物理。书籍不载。人所未闻。见有伤痕。即疑争毆所致。有所凭而定罪。不为冤杀无辜。故始终信之而不悔也。

论奸情

奸情有二。曰强曰和。其章明较着而易断者。莫若和奸。以捉奸必于奸所。奸夫淫妇。罪状昭然。不敢不以实告故也。然而和奸之律。一杖之外无加焉。为民上者。即欲维持风教。而除淫涤污之念。又穷于无所施。所恃以挽回恶俗。整顿干纲者。维强奸一律而已。又无奈强奸之真伪最难辨析。有其初原属和奸。迨事发变羞。因羞成怒。而以强奸告者。有因争宠二好。由爱生。由致争。而以强奸首者。有亲夫原属卖奸。因奸夫财尽力竭。不能饱其溪。又恋恋不舍。拒绝无由。故告强奸以图割绝者。又有报讎雪怨。而苦于理屈词穷。不能保其必胜。故用妻子为诬赖计。令彼无从置辨者。此等诈妄之情。实难枚举。即云呼救之时。声闻于外。有右之耳目可凭。捉奸之际。情迫于中。有夺获之衣帽可据。然邻右止闻声音。不能以耳代目。衣帽虽云合体。奚难以窃为攘。听

讼者于此。将以为真也。而坐奸夫以死。则公道日诎。而奸伪日滋。将以为伪也。而坐原告以诬。则善教愈阻。而淫风愈炽。每见慈祥当事。遇此等疑狱。皆以不断断之。置奸情于不问。但讯其以他事致争之由。或责被犯之招尤。或惩原告之多事。诚以强奸重狱。审实即当论死。不若援引他情。朦胧结局。所谓不痴不聋。难作家翁者是也。予独于此有深虑焉。好生固是美德。而纲常伦理。亦非细故。人之异于禽兽者。仅有此牝牡之分。嫌疑之别耳。我以一念之姑息。而比斯民于禽兽。可乎。苟审得其实。果无始和中变。借奸诬害等情。即欲出之。亦必治以九死一生之法。庶足以快贞妇之心。而雪丈夫之耻。不然。为女子者。何乐于拒奸守节。而暴露于公庭。为之夫者。亦何乐有此守贞不屈之妇。而反以诗书所尚者。为辱身玷名之具哉。强奸不分已成未成。有逼妇女自尽致死者。证据若真。断宜坐抵。万勿慈祥太过。而引他故出之。据强奸之律。已当问绞。况又因奸致死人命乎。犹之强盗杀人。以一身而负两大辟。死罪之外。既无可加。则死罪之中。亦无可减。但审强奸之情确与不确。则致死之真伪。不辩自明。苟奸情犹在疑似之间。则致死之由。尚难臆断。幸勿胶柱斯言。而以形置人于死也。

律法事事从重。独于奸情一节。窃讶其过轻。何也。淫为万恶之首。而和奸止于一杖。又必获于奸所。始以奸论。然则以下。房以外。皆他人酣睡之地乎。捉奸必以亲夫。然则翁姑伯叔兄弟子侄之遇此。皆当袖手旁观。而莫之问乎。由此论之。则亲夫远出。捉奸无人。与夫在而善为堤防。不致获于奸所者。皆得快其淫乱之心矣。要知造律虽出于萧何。而参酌必由于僚案。祇以同时同事。有盗嫂受金之辈。故以恕己者恕人。而为天下奸夫淫妇。开此方便法门。后世相因。遂为成律耳。犹幸有夜入人家登时打死勿论一语。稍寒其胆。不则王法等于弁髦。而闾閻中藹之间。无墙不生茨矣。劝司风教者。每于此等恶俗。当严禁于未发之先。痛惩于已犯之后。不得因法网不密。又从而开拓之。使桑间濮上之风。驯至于莫知所底。斯名教之幸也。但不宜事事详察。攻发民间之隐私。惟择其奸状最著者。剧创一二。游遍通城。使家喻户晓。知上人所痛恶者在此。则奸淫知戒。纲常不至扫地耳。

有诘者曰。人命重狱。汝劝当事者轻之。奸情轻狱。汝劝当事者重之。亦何悖理太甚。而重骇听闻欤。曰不然。奸情为人命所自出。重奸情者非重奸情。正所以重人命也。奸夫亲夫。势不两立。非彼杀此。即此杀彼。其未膏锋刃者。特有待耳。况两夫之间难为妇。以羞惭窘辱而自尽者。十中奚止一二哉。与其明冤于既死。何如消祸于未萌。以今日之鞭笞。代他年之杀戮。以一男一妇之鞭笞。代千人万人之杀戮。其隐然造福者。正是无量。岂止移风易俗。市劝化之虚名而已哉。

凡审奸情。最宜特重。切勿因其事涉风流。遂亦为褻嫚之词以讯之。当思平时之举动。原系观胆。而此际之威仪。尤关风教。稍涉诙谐。略假鬻笑。彼从旁睨视者。谬谓官长喜说风情。乐于放荡。无论奸者不悔其奸。且有不奸而强饰为奸。思以阿其所好者矣。至于献牍之间。更宜慎重。切勿用绮语代庄。嬉笑当骂。一涉于此。则非小民犯奸之罪状。反是官府诲淫之供招矣。总之下民犯此。由于上人失教。苟有反躬罪己之心。方且垂涕泣之不暇。奚忍谈笑而道之哉。

论一切词讼

小民之好讼。未有甚于今日者。往时犹在郡邑纷呶。受其累者不过守令诸公而已。近来健讼之民。皆以府县法轻。不足威摄同辈。必欲置之宪网。又虑我控于县。彼必控府。我控于府。彼必控道。我控于道。彼必控司控院。不若竟走极大衙门。自处于莫可谁何之地。即曰雌雄难卜。且徼幸于未审之先。作得一日上司原告。可免一日下司拘提。又先据胜场。隐然有负嵎之势。于是桀戟森严之地。变为鼠牙雀角之场矣。督抚司道诸公。欲不准理。无奈满纸冤情。令人可悲可涕。又系极大之题。非关军国钱粮。即系身家性命。安有不为所动者。及至准批下属。所告之状。与所争之事。绝不相蒙。如何审理。则为讼师者。因旧例必于原词之外。别进一纸。名曰投状。巧饰一二附会之语。依傍原词。其余尽述所争之事。献者得此。翻然大悟。始知从前尽属虚文。此际纔归正传。噫谬矣。何其厚待郡邑。而故欺之以其方。薄待上司。而必罔之以非其道哉。承问官若据原词审理。则终年不得其实。不得不开自便之门。亦即据其投状而为判断。是小民欺罔之情。反为官府藏拙之地。有是理乎。窃谓好讼之民。敢于张大其词。以耸宪听。不虑审断之无稽者。以恃有投状一着为退步耳。原词虽虚。投状近实。以词组之真情。弥天之大妄。不患问官不为我用。彼所恃以健讼者在此。我所恃以弭讼者亦即在此。请督抚严下一令。永禁投词。凡民间一切词讼。止许一告一诉。此外不得再收片纸。另增一名上司批发此状。即照此状审理。实则竟为剖断。虚则竟坐反诬。无许代为说词。强加附会。若是则止有初着。并无后着。即欲自其欺而不得矣。尚敢以身家性命为孤注。而强试于不测之渊哉。若是则所告之词。即不能字字皆真。亦必虚实相半。状词至有一半真情。则当准与不当准。判如黑白。但须执法不移。永着为令。始有成效可观。稍示游移。则挠法梗令者至矣。此法最便于廉吏。更便于良民。独不便于奸胥猾吏及承票之皂壮耳。何也。原状所告。不过寥寥数人。常例有限。所恃为蔓引株连。以饱其溪之欲者。惟投状所添之人数耳。片纸不收。只字不准。则是可饮者尽在壶中。岂复有不醉无归之乐哉。恶其害己而令此法不行于世者。必此辈也夫。必此辈也夫。

祥刑末议

李渔

论刑具

刑具代有变更。其载在律条。一成而不可易者。厥数有六。曰笞。曰杖。二者皆用荆条笞小杖大曰讯。即今之竹板有重罪不服贵以讯之曰枷。项刑用以示众曰杻。手刑俗名手州曰镣。足刑俗名镣视罪之重轻。为刑之巨细。枷轻于杻镣。讯轻于枷笞。杖又轻于讯。非极重之罪有死无赦者。不用镣杻。非罪犯众怒。法当榜示以快人心者。不用枷。下此常用之具。则讯杖笞三者而已。杖笞止于臀受。讯则臀股分受。三者皆不及股湾。恐伤其足。当事者无不知之。此老吏常谈。无庸赘述。言其未经道破者而已矣。有同一刑具。始用之而重。后用之而轻。今日用之而轻。明日用之而又重者。此其故非但官长不知。即讯之老诚隶卒。亦茫然不解。窃博谘群访而得之。不敢不为当事告。其轻重不可测识者。则以新旧燥湿之不同。而用刑之隶卒又漫不藏。听其露处故也。新设之具。其性倍坚。竹木皆产于地。未有不带湿气者。惟用久则水性渐收。锋铓亦去。且与人之皮肉相习。故受者虽云痛楚。未必尽有性命之忧。新设者于此一一相左。其毙人最易。文太青作县时。因旧枷刑敝不可用。欲置新者代之。虑其伤人。即以旧枷圈外之木。穴一新孔为容项之地。外以新木环之。其不忍人之心如此。谓此意虽善。但觉慈祥太过。反近迂阔。语云物不用新。何由得旧。惟减其数而慎用之。亦足以全好生之德。凡此皆言新旧之别。当世亦间有知之者。至于藏一节。则从来未讲。每至讼庭。见拶指竹篔即竹板及夹棍扛子之属。皆委之滴水檐下。纔值斜风细雨。便皆湿透。值倾盆之檐溜乎。官长不察。隶卒不知。照清明干燥时。一例用刑。一般下手。以为同此刑具耳。受者不死于往日。岂其独死于今朝。不知轻重殊体。一既可以当三。燥湿异性。十还可以抵百。如其不信。但取一件刑具。先于干燥时称重几觔。再于湿透时称重几觔。则受刑者之痛楚加倍不加倍。便可知已。然此犹论轻重之体。尚未阐明燥湿之性。请得而畅言之。寻常无罪之人。坐卧于卑下斥卤之地。隔以荐椅褥。尚有湿气上蒸。浸入骨髓。染成剧病而不可医者。以湿潮之具。裂开其皮。而分析其肉。深入于腠理筋骨之间。尚冀其受而不病。病而不死。有是理乎。常有杖不数巡。而毙人于庑下。棍未去胫。而毕命于阶前者。未必不由于此。伏愿当世贤明长者。各于厅事左右。另置高厂庑屋一间。磬板于地。以防梅雨之月湿气上浸。安顿一切刑具。用则取出。不用则束而藏之。此高大于门之快捷方式也。岂待平反大狱。祝网施仁。而后为阴德哉。衙门人役。有能讲此理。互相劝谕。勤谨收藏。每至用刑之际。必量其新旧燥湿。以为下手之重轻。则阴德亦自无量。不独官长蒙庥而已也。古人设枷之意。不过辱之而已。囊头以

木。榜其罪名。动本犯羞耻之心。令其悔过。亦使远近为恶者。见而知警。法止此矣。原非令之负戴而行。何必过于厚重。即使过于厚重。亦于罪人无害。徒损材料而已。何也。坐时原以他物支撑。行时亦有亲人扛助。厚重之与轻薄。初无异耳。但知此刑专为亡赖者设。略有颜面身家者。宁置他法。勿用此刑。以痛可忍。羞不可忍。血可涤。耻不可涤也。官府一念之转移。系百姓终身之荣辱。可不慎哉。

扭以牵手。镣以拘足。皆所以防闲罪人。虑其兔脱故也。苟非大辟。即当存镣去扭。以遂人情之便。何也。人身之用。足居其一。手居其九。非此则五官不能自运。既不置之死地。即当遂其生机。使活泼有用之人。而为行尸坐肉。不但非情。亦非法耳。至于妇人女子。虽犯死罪。例不加扭。为其饮食便溺。不可假手于人。重男女之别也。人谓后世之法。宽于前古。以其无刖足之刑也。余谓多用夹棍多敲杠子。便是刖足之刑。犹之杀人以槌与刃。初无分别。朝廷立法。苛与不苛。有何定额。只在用刑者之慎不慎耳。夹棍杠子。于法为极重。万不得已而用之。非常刑也。惟强盗人命。众口咸证为实。即司谳者原情度理。亦信其真。而本犯坚不承招。不得不用此法。然以是威之。非以是杀之也。可试而不可用。可一用而不可再用。夹棍之得力处。全在将收不收之时。此时所招多是真招。若待收夹加扛。此时供吐之言。十只可听其一。并此一句。亦须待放松之后再讯。以定其果否。常有一夹不招而至再夹。再夹不招而至三夹者。即使满口供承。总非确据。以其出于口者。非复由中之言。犹病极而为谗语。据此定案。非惟阴所关。倘遇慈祥之上台。解网之恤部。霁威曲讯。仍吐真情。则前案可翻。亦足以妨神明之誉耳。至非人命强盗。及谋叛重情。此等峻法严刑。即终身不用。亦未为不可。

论监狱

罪有重轻。则监有深浅。非死罪不入深监。非军徒不入浅监。此定法也。下此则钦犯访蠹。虑其疏虞。不得不附入监籍。自兹以往。则非其人矣。饬下属之清监。戒佐贰之滥禁。堤防狱卒。勿使残虐罪囚。洁净圜扉。无致酿成瘟疫。此郡邑诸公之恒事。亦守巡各宪之常规也。独提紧关二事。一为生死所系。一为名节所关。心民瘼者。请谛听之。罪人之死于牢狱。天年者少。非命者多。有狱卒诈索不遂。凌虐致死者。有家贿买狱卒。设计致死者。有伙盗通同狱卒。致死首犯以灭口者。有狱霸放债逞凶。坑贫取利。因而拷逼致死者。有无钱通贿。断其狱食。视病不报。直待垂死而递病呈。甚至死后方补病呈者。酷弊冤苦。种种不一。虽因吏卒之逞凶。实由官长之不察。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岂得以瘐毙二字。草草申详。遂毕典守监仓之重任哉。与其追究于死后。不若申饬于生前。时时稽察狱中。勿令此辈鱼肉囚犯。囚犯有疾。责令早

具病呈。一见病呈。即取囚亲告治结状。调治不痊者。取尸亲告领结状。一并粘连。以为申报上司之地。囚犯无亲属者。以里甲邻右代之。盗贼无乡贯者。以刑房书吏代之。慎密若此。非但奸弊不丛。保全生命。亦可取信上司。自立于无过之地。常有要紧囚犯。痍毙是真。上司不信。疑府州县官匿取赃私。虑其攻讦。自讨病呈以灭口者。为人即以自为。不可不慎也。

妇人非犯重辟。不得轻易收监。此情此理。夫人而知之也。然亦有知其不可而偶一为之。不能终守此戒者。以知其浅而不知其深。计其暂而不计其后也。所谓知其浅知其暂者。止以狱中人数众多。施强暴于众人属目之地。不待贞者而后拒之。旋旋释者。未必尽有失节之事也。不知妇人幽系一宵。则终身不能自白。无论乡邻咸訾。里巷交传。即至亲如父母。恩爱若良人。亦难深信其无他。常见有妇人犯罪。不死于拘挛桎梏之时。而死于羞惭悔恨之后者。职此之由。为民上者。一念稍宽。保全几许节操。一时偶刻。玷辱无限声名。妇人有必不可宽之罪。势必系之狱者。惟谋杀亲夫毆杀舅姑二项。亦必审实定案。而后纳之。此外即有重罪。非着稳婆看守。即发亲属保回。总令法度纲常。并行不悖而已矣。

省刑

唐甄

莱阳盛九苞曰。山东习用重刑。杖以巨竹连根为之。长八尺。头径六寸。厚五寸。敦然方物也。阜必长大强力者。临杖则裂犯者之。覆足以杖。一拊臀却立寻丈。扬杖后。扶地大呼跃进。身杖俱下。乃一捩之。不闻捩声。但觉地动。一阜一杖。捩二十。则易二十人。捩三十。则易三十人。恐其再捩则力减也。昔余七之叛也。事既平。系狱当死者甚众。巡抚赵祥星讯之。有一人枉者。祥星颦蹙而谓僚吏曰。是可矜。吾欲释之。诸君以为何如。僚吏皆起而揖于前曰。此至仁至明。释之幸甚。于是释之。故事免死者。必捩而后释之。捩之二十。昇出。死矣。夹棍以铁贯木。置胫其间。左右各五人。并力曳之。良久乃合其末。左右击以巨棍。至百数十。异日复夹。胫肿如股。不可入。阜举踵踏入。复夹之。杖之毒者。前一杖。却一杖。中盖一杖。杖已。皮不少损。而内肉糜烂。如腐瓜之瓢。出以刀划去糜肉。得良药。十有半活者。阜得赂。则直捩之。血立溅。乃反不死。其毒如此。山东之民。号为犷悍。皆谓非重刑不能服之。又谓大吏有体。非重刑无以示尊威。是以沿习而然。虽有慈者。不能改也。吴民号为柔弱。习用轻刑。故吴为幸。客有嘻者曰。吴刑虽轻。重者自重。不一于轻也。吾亲见巡抚杖伪为荐书者。血肉飞溅四傍。四傍方丈之间。青草皆为赭地。此亦何轻于山东。昔者唐子之治长子也。一年而罢。一年之间。治杀数人之狱者二。狱成。未尝加一杖于杀人者之身。典司谏曰。杀人。至恶也

。杀数人。大狱也。而公不加一杖。从来号为慈吏者。未有过宽若此者也。公不忍于所当忍。吾恐民风日玩。从此得罪者愈多矣。唐子曰。不然。彼杀人者。岂其始念则然哉。逞一时之忿。自陷其身于死。而不徐为之虑也。既以一死抵一死。亦足蔽其辜矣。又从而杖之。是淫刑也。吾不加一杖者。是为至平。不为过宽。夫山西之民。非弱于山东也。长子之民。又号为多奸。唐子为吏一年。夹棍非刑。废而不用。俗用之杖。虽未能遽改以从律之制。然且薄且减。亦不乖制。一年之间。令未尝不行也。政未尝不举。赋未尝不入也。豪强未尝不伏也。疑狱隐慝。未尝不得其情也。关市桥梁传乘宾旅。未尝不治也。四境之内。未不安也。巡抚达良辅尝谓唐子曰。百里之长。不患无威。奚以重刑为重。重以刑之。既伤其体。归而疗治。又费其财。仁者弗为也。苟治事而事治。惩民而民服。斯可已矣。奚以重刑为重。

论命案学治臆说

汪辉祖

一生伤勿轻委验。验伤填单。例取保辜。何等慎重。或乃委之佐杂。不知两造报伤。多先嘱托作。故作作喝报后。印官犹必亲验。以定真伪。佐杂则惟据作口报而已。何足深信。且某伤为某殴。须取本人确供。辨其形势器物。万一伤者殒命。此即拟抵之据。生前之供状未明。死后之推求徒费。犯供异。案牘纠缠。率由于此。则何如亲验之可恃也。

一命案受词即宜取供。呈报命案。非尸亲即地保。宜立刻究问由。及杀之状。受伤之处。细细诘问。察看供情虚实。自可得其要领。尸亲等甫至县城。未暇受讼师指挥。代书写词。不敢大改情节。且乡民初见官长。尚有惧心。立时细鞫。真情易露。往余在宁远。蒋良荣刘开扬自毙诬人二案。皆于初报时讯有疑窦。不致冤滥平民。故知初级即讯。是最要关键。若被告亦到。则更可对簿明确矣。

一相验宜速。一面讯并。即一面签役。无论寒暑远近。即往传验。以免犯证入城。得投讼师商榷。中途犯到。即择可栖息之处。提犯鞫问。使其猝不及备。得情自易。

一验尸宜亲相亲按。地方官肩利害。莫如验尸。尸一入棺。稍有游移供。便须开检。检验不实。即干例议。或致罪有出入。便不止于褫职。相验时。作报伤之处。须将尸身反复亲看。遇有发变。更须一一手按。以辨真伪。时当盛暑。断不宜稍避秽气。且心坚神定。秽亦不到鼻孔。余屡试之。若有鬼神呵议者。验毕。指定真伤。令凶手比对痕合。然后棺敛。自无后虑。如凶手未到。或系他物伤者。伤痕分寸。尤须量准。异日追起凶器比合。可成信讞。

一当场奉洗冤录最可折服刁徒。刁悍尸亲。或妇女泼横。竟有不可口舌争者。

执发变为伤据。指旧痕为新殴。毫厘千里。非当场诘正。事后更难折服。宜将洗冤录逐条检出。与之明白讲解。令遵录细辨。终能省悟。此亦屡试有效。切不可惮半日之烦。贻无穷之累。

一详开检宜慎。拆骨洗蒸。最为惨毒。疑似之间。出入重大。遇有尸亲控。先检原详图格。逐一精研。实有枉抑疑窦。然后详检。则问心无愧。倘系尸亲妄听误告。须细细开导。果能悔悟。自可陈请上官提审。取结免检。检而无伤。不惟死者增冤。复令生者坐罪。而曰我依律办也。是耶非耶。昔有强干太守。号称吏才。每逢发审命案。辄以详检塞责。半年之间。骨殖多提省垣。而太守以暴病死。家属化官所。遗骸难归。论者谓有鬼祸。其或然欤。

论命案学治臆说

汪辉祖

一生伤勿轻委验。验伤填单。例取保辜。何等慎重。或乃委之佐杂。不知两造报伤。多先嘱托作。故作作喝报后。印官犹必亲验。以定真伪。佐杂则惟据作作口报而已。何足深信。且某伤为某殴。须取本人确供。辨其形势器物。万一伤者殒命。此即拟抵之据。生前之供状未明。死后之推求徒费。犯供异。案牘纠缠。率由于此。则何如亲验之可恃也。

一命案受词即宜取供。呈报命案。非尸亲即地保。宜立刻究问由。及杀之状。受伤之处。细细诘问。察看供情虚实。自可得其要领。尸亲等甫至县城。未暇受讼师指挥。代书写词。不敢大改情节。且乡民初见官长。尚有惧心。立时细鞫。真情易露。往余在宁远。蒋良荣刘开扬自毙诬人二案。皆于初报时讯有疑窦。不致冤滥平民。故知初级即讯。是最要关键。若被告亦到。则更可对簿明确矣。

一相验宜速。一面讯并。即一面签役。无论寒暑远近。即往传验。以免犯证入城。得投讼师商榷。中途犯到。即择可栖息之处。提犯鞫问。使其猝不及备。得情自易。

一验尸宜亲相亲按。地方官肩利害。莫如验尸。尸一入棺。稍有游移供。便须开检。检验不实。即干例议。或致罪有出入。便不止于褫职。相验时。作作报伤之处。须将尸身反复亲看。遇有发变。更须一一手按。以辨真伪。时当盛暑。断不宜稍避秽气。且心坚神定。秽亦不到鼻孔。余屡试之。若有鬼神呵议者。验毕。指定真伤。令凶手比对痕合。然后棺敛。自无后虑。如凶手未到。或系他物伤者。伤痕分寸。尤须量准。异日追起凶器比合。可成信讞。

一当场奉洗冤录最可折服刁徒。刁悍尸亲。或妇女泼横。竟有不可口舌争者。执发变为伤据。指旧痕为新殴。毫厘千里。非当场诘正。事后更难折服。宜将洗冤录逐条检出。与之明白讲解。令遵录细辨。终能省悟。此亦屡试有效。切

不可惮半日之烦。贻无穷之累。

一详开检宜慎。拆骨洗蒸。最为惨毒。疑似之间。出入重大。遇有尸亲控。先检原详图格。逐一精研。实有枉抑疑窦。然后详检。则问心无愧。倘系尸亲妄听误告。须细细开导。果能悔悟。自可陈请上官提审。取结免检。检而无伤。不惟死者增冤。复令生者坐罪。而曰我依律办也。是耶非耶。昔有强干太守。号称吏才。每逢发审命案。辄以详检塞责。半年之间。骨殖多提省垣。而太守以暴病死。家属化官所。遗榱难归。论者谓有鬼祸。其或然欤。

讞狱

王士俊

古云杀人者死。但狱贵初成伤凭细检。不可有不尽之心。不可有不殚之力。迟则变生。速则事定。余三任州县。所定命案。不下百余。惟于当研取确情。从未在堂录囚。一遇命案。单骑前赴。兼裹数日粮。从仆二人。刑书二人。干役二人。快头一人。件作一人。皂隶四人。不令远离一步。以杜私弊。公案离检所。不过丈余。至则先问两造口词。即令件作同两造及地保公同检验。不厌其详。所报伤迹。详录草单。俟三词合同。方亲至检所。逐一加验。稍有疑惑。令件作再验。果见伤迹凶具相符。然后亲注伤痕。如犯证俱齐。即先录右口词。再录证见。再录死者之亲。众供画一。始取凶犯口词。或一人或两三人。细细研鞫。分别何人造意。何人先下手。何人伤致命。务求颠末了然。确定首从。不可模糊。所伤械物。迅即追起。不可姑缓。果无遁情。再复问各犯。翻驳尽致。果无反复。令刑书朗诵口词。与各犯仔细倾听。书押毕。即将凶犯重杖。其不行解散助殴加功者。亦加重杖。以纾生者之忿。以慰死者之心。各犯应释者释。应保者保。应羁者羁。务于当研。不得迟滞牵累。返署后。即行申报。密即串招看。复核妥协。俟宪批下日。即行点解。断不从书役之言。以不迫限为迁延之役也。夫不于堂上对簿。则主唆起灭之奸弊易绝。不待久远起解。则杀人正凶之供吐难移。此余数年亲历者也。如检验时凶犯脱逃。或所去不远。即令随从干役。刻即追捕。倘于一二日度其可获。即在彼处坐候了局。或已远扬。即悬赏缉捕。仍于当将各犯口词照前录定归署。俟获犯之日。先行密审。然后质对。立即起解。所谓迟则变生。速则事定者如此。

山东臬司条议四事

宋萃

其一诬良之害宜除也。山左盗案。较诸别省为多。司民牧者。平日既不讲求消弭之方。与夫防御之法。及至一闻剽劫。始苍皇失措。惧罹罚。罔恤民瘼。或讳强为窃。或讳劫为仇。勒改报呈。多方饰。止求瓦全于一时。不顾败露于后日。如济宁卫之徐士贞。被盗烧死二命。而勒改是仇。将无辜之杨开美等。酷

刑供认。俱陷大辟。经本司审属冤诬。现在报。如临朐县之官衙被劫。捕役张坦诬拏良民五人为盗。历经研讯。绝无赃据。亦在查取职名报。即此二案。现经按发者。已足为诬良左券矣。其有势难讳隐申报之案。已经拏获盗犯。每多迟延不解。旋即报病报毙。希冀灭口充数。倘有冤诬。无可自白。此种屈情。殊可痛心。又有案缉之盗。内有临限报获。随报病毙。尤多妄拏平人。致死销案。所当并行立法厘革。嗣后各属获盗。如在当被擒。赃械无俟起获。本犯供认足凭。一面追缉余党。即将现获之盗。于五日内解府。该府讯确。于五日内解司。本司审明。即于五日内解院。如敢违限不解。指称缉拏伙盗。任意迁延。未经本司亲审。旋报病故者。除将所获之犯不准入案外。立提经承禁卒捕役。严究诬良致死情由。遵照定例究拟。官以诬陷平民揭。庶人知警惕。大害可除。山东之民得以安生矣。

其二词讼之刁讦宜戢也。本司衙门。为庶狱受成之地。各属如有听断不公。婪赃枉法。应即报。以清吏治。小民如有豪强吞噬。贪婪暴虐。即应驱除。以祛民害。窃谓郡守为州县表率。尤宜决狱公平。执法不挠。俾各属知所效法。合无通飭各府。将自理词讼已经审结者。逐件造册。摘简明略节数语于前件之下。每季造册二本。报院报司。则于听断果否无私。可以按籍稽核。无容掩饰。如果狱公平。即可以此而定殿最。查一岁之内。除停讼之外。所理词讼。仅止八阅月耳。案件无多。每季不过造册数十页。非属繁重难事。各府亦易遵行者。至于民间词讼。如户婚田土殴细事。止赴该府州县告理。即有命盗重情。与夫豪势蠹恶。亦必先控州县。俟审结之后。果有冤抑未伸。方许赴府具控。府审犹未得伸。方赴司道控诉。再有冤抑。始赴院控。此成例也。近见健讼刁棍。或在州县有词未结。道府曾控未准。辄赴省会。远者跋涉千里。近者亦不下数百里。跪路呼冤。拦舆叫屈。呼天抢地。似有至大之怨。不白之情。而究其始末。或以病死为人命。或以忿争为杀抢。或以远年称近事。或将已结作新词。变幻涛张。莫可方物。若有各府季报之册。则其控府与否。易于稽核。作何审断。一目了然。而告词之虚实。亦从可识矣。此等奸徒。严加究处。刁讦之风。自将渐戢。亦使民无讼之一端也。

其三狱囚之积骸宜瘞也。小民无知犯法。禁囹圄。即欲改过自新。难脱文网。受此桎梏之苦。岂无悔心之萌。即使罪当情真。亦可矜悯。矧夫无辜滥系。更可哀怜。衣服不能充身。奚问饮食。妻子不得覩面。何况亲朋。更有被人株连。原非自作之孽。一入狱门。骤难昭雪。或染瘟疫而殒生。或被捶楚而毕命。拘幽莫告。野葬无期。本司前任通永道时。访知各属多有此弊。深为凄恻。亟以瘞埋上请。盖狱中之隙地几何。日后之囚骸愈积。若不尽行起出。葬诸高原。将来充牣其间。竟成野。即使生时犯法。一死已无可加。于存日被冤。三尺

在所不及。久埋之骨。难免冤气绵。新毙之囚。更有臭味侵染。疫疠时作。瘕毙愈多。民命所关。禁戢难缓。合行呈请本院。特赐通飭。凡在监尸骨。悉行迁瘞。嗣后如有病毙之犯。一经报明。即令亲属领埋。如无亲属。方遣土工出。深埋义。不得仍填狱底。亦不许抛弃道旁。如敢故违。专管狱官刑书禁卒。严提重处。印官即行揭报。此法一立。不特泽及枯骨。亦感化人心之一助也。其四解役之疏脱宜慎也。各属起解人犯。非关 钦部大件。即属命盗重囚。差遣必系正身。不许代倩雇觅。盖恐中途疏脱。签差之官。既不免于报。同解之役。亦难免于拖累。不得不慎重也。本司近见各属申解重犯。名虽一犯二解。其实仅有虚名。批上姓字虽存。途中并不管押。优游家内。行止自由。点发之际。尚随同伴唱名。投审之时。不过雇人听点。抑且所遣之人。率多民壮。在于所押之犯。无非奸徒。伏处押中。尚有山林之想。跋涉途次。宁无奔逸之思。况其党羽甚繁。随处可匿。一旦脱逃。立被罚。若不预备于几先。必致贻疾于事后。合无呈请本院通飭各属。嗣后起解人犯。务选壮健有身家之役。责令亲身解押。或有一批而解犯五六名者。其一犯名下。注明解役二名。如有疏脱。即将原管解役追究。与同解之别役绝不干连。则责成既专。自无观望偷安之事。而批注既明。可免彼此推诿之弊。然此止就本地解审人犯而言。本司窃见山左中东两路。为南北往来孔道。解部逃人重犯。络绎载途。所经州县。率多忽略。类以不堪之役管押。往往扰害民间。稽延期日。并请通飭各属。后有逃人重犯。押解到境。如南来者。即于郯城县发一小票。上注某月日时到某州县。一日务行五十里。计程定限。至德州出境。将此票申缴济南府稽查。如有违限。按名提究。或系兖州府所属州县违限。关会该府查究。如北来者。即于德州发一小票。注明定限。至郯城县出境。将此票申缴兖州府。如有违限。按名提究。或彼此互相稽察。积弊自可顿除。庶逃人重犯。既免疏虞。而大路居民。亦免骚扰之患矣。

治劫盗议

郑振图

古称乱丝必斩。乱民必诛。然不得其绪而理之。丝可得而斩。民不可得而诛也。漳泉抢劫。由来旧矣。而漳甚于泉。今知所以治漳。而泉亦无弗治。夫漳民之行劫也。始则郊垌。继而城市。兹则直入衙署矣。始劫货物。继而地丁。兹则颠越官府矣。劫徒虽众。必有为之窟穴者。为之线索者。自乌鸦全破案。而役之恶彰。自高连升破案。而兵之罪着。役勾结而奸民附之。官之左右皆盗也。弁之左右皆盗也。明火执仗而来。结队成而去。其来也。重关迭栅。如入无人之境。其去也。明目张胆。毫无失事之虞。且苞苴多寡。囊之盈虚。一一皆灼知其数。此而不治。得毋木偶人乎。生童之应试也。防护皆拨兵。何况行旅

。单丁之来往也。被擒皆勒索。何况赀囊。此而不治。尚谓有王法乎。且劫与。互为其根者也。劫不能治。何有于。今之治者。比差役而已。设防逻而已。其事与出关移。立赏格。同一具文。而非要领之所在。历考前史。如宽饶赵广汉之治京兆。发奸摘伏如神。朱博之治渤海。韩延寿之治颍川。贾诩之为贼缝衣。李崇之令村置鼓。捕盗方略。骤难仆数。未闻束手无策。坐听考成者。凡治盗必先自近。近莫近于城署矣。有镇道。有府县。有丞倅以下诸员。兵役累千数。乃入重门如帷闼。掠公私如取携。视百职庶司如儿戏。积年以来。未闻稍失利。故玩而横。横而无顾忌。此正奸徒授首之秋也。今之防盗者。欲麾之使去耳。吾意欲招之使来。将欲治之必先诱之也。择形势之地。使人携百金入室。故露囊以示之。漏夜数十刻。劫者必至。既至而室中之伏发。市中之伏又发。要隘之伏又发。其漏网者几何矣。既擒而斫其跟肘。累累然蒲伏。则一狱吏事也。所难者设伏之人皆吾心膂耳。平昔择勇敢之夫。抚之以恩信。遇之以腹心。累月经时。验其志气。不致为贼用。而为我用。则事密而力坚。伏始可用。则胜势在我。尝试一二次。虽夜关不阖。不敢闯然入也。内盗清而外盗亦渐散。于是广募间谍。杂入贼中。使其居址姓名状貌衣服。皆有暗记。其入市侦探者。逻卒捕之。避居村落者。发兵捕之。以自首散其羽党。以购线得其遁逃。近而旬月。远则经年。而城乡之盗息。盗息而亦息矣。人情恒夺于先声。而奸顽必沮于惩创。未尝治之而以为不可治。则其势愈张。一遇创深。则相嗇粟。而自为恐吓。久久兵役之党。不惟不与盗首尾。并乐为官耳目。以图见功。自古诘盗止奸。皆是术也。若求其本。则惟季孙之于莒仆。臧孙之于邾庶其。其言可思也已。

强盗破财说

姚文然

图财而舍命。为盗者之所明知而不悔也。其意若曰。不舍命。不足以图财也。故命者。盗之所轻也。虽然。舍命以图财。则财者。必强盗之所重矣。抑知有强盗图财而反破财者乎。如其知之。则凡为盗者。未有不愕然惊。爽然悟。如大梦忽觉者也。或不信之。曰世有舍命之盗。岂有破财之盗哉。请观于广德州枫塘铺郑云等五盗截劫朱君甫之事。康熙十一年二月安抚靳题 郑云者。江浦小小贩茶客也。以年荒而谋为盗。同谋者有盗五人焉。特往江宁买二刀二弓五箭。以为行盗之具。初一试之。遇朱客人于路。而截劫其行囊。灿然可悦之物。六百九十余两也。五盗四顾满志。分而携之。是盗也。可谓得时行道者矣。乃于九月初一日巳时得财。于初二日未时被获。各银俱原封不动。止用动四分五厘。买肉壹餐。救饥而已。哀哉。每盗一名。止换银九厘而已。哀哉。且所劫者。实止得朱客人银四分五厘。而买制腰刀弓箭。约费反须四五两。比而较

之。是郑云等一念之妄求。无故而破百倍之财也。舍命太轻而又破财甚大。岂不重可哀哉。侯景之反也。身首异处。景所不惜也。并其南豫州牧河南王而失之。安禄山之反也。肠流数斗。禄山所不惜也。并其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东平郡王而失之。杨元感之反也。传首磔尸。元感所不惜也。并其上柱国家累巨万金而失之。是亦不可以已乎。凡此之类。皆破财之强盗也。夫为箠食豆羹不得则死而为之者。是舍命之强盗也。不得已也。为官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者。是破财之强盗也。可以得己而不己者也。故舍命之盗可恕。而破财之盗难容。若夫充类至义之尽。凡非有而取之者。皆盗也。然而人多避盗之名。徇盗之实。必欲取之者。何故也。其意若曰。银钱到手。方为已物。哀哉。此一言误尽天下人矣。朱君甫之银。何尝不到郑云等之手。九月初一日巳时以后。初二日未时以前。郑云等亦居然视为己物也。而岂知其日影一移。物已非己物耶。哀哉。世之横取人财以为己物者。不得到手则忧。到手则喜。然而疾病缠绕。巫医不断。是巫医之物也。非己物也。水火不测是河伯祝融之物也。非己物也。于国法则有籍没之条。于词讼则有打点之费。是国帑官吏之物也。非己物也。无赖臧获。窃之而逃。不肖子孙。荡之而尽。亲友甘言借之而不还。豪强怒色取之而不谢。是无赖臧获。不肖子孙亲友豪强公共之物也。非己物也。是则到手钱财仍非己物。而必强取妄求。欲其一到手而后快。岂不可悲而可怜哉。

治狱四条

李上楨

一审贼以慎密为主。凡贼初拏获。不可在外久停滋弊。到官即择深邃之处。审问明白。所云停宿长智。洵非虚语。况从来无无窝主之贼。亦无不通衙役之贼。未审明白之时。尤不许衙役出入泄漏。使余贼知觉潜逃。然审时亦不徒恃刑法。而在隔别分讯。闲有供报同伙姓名。亦查众贼口供相同者。姓名年貌住址。一一注明。实时出票分差往拏。及到官后。仍前隔别严审而定夺之。

一强盗务须得其强状。必先问其果有明火器械。劫财杀伤等情。如窃盗抢夺。及谋为强而终为窃。谋为窃而终为强者。原情按律。各有正条情律。此外如有繁冗舛错口供。须前后删正明妥。毋令混乱。致难结也。

一原问别官。或有失出失入。改批我覆审者。如审出枉纵情由。必当援情据理。明允平反。明允者。明而后允服其心。平反者。平而后反正其案。毋得避嫌疑。看情面。仍照原问回复。以枉民命。

一承问大狱。期无枉纵。速结为当。查引新例。如无新例。即遵律条。如律条之所未合者。自有援引矜疑之情以议之。其难其慎。必简必速。毋听狡犯株连多人。耽延时日。尤不可轻出轻入。致有枉纵。不然。讼狱繁兴。而百姓之误

生计而累性命者。可胜言乎。

咨牌票存簿说

姚文然

牌票行于外。所关甚大。郡县奉内部之文。转行闾里。兢兢然震也。或讨债。或争人。有必不可行之牌票。有行提而姓名宜省者。其可斟酌处甚多。乃旧例当时写呈堂。而所行牌票。已先誊真待判。仓卒之间安能详虑哉。又咨径有先行咨而后标咨者。如康熙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各堂俱散。予与正堂艾公稍后。江西司柯君以陈仓案内三保等一咨送标。且曰初六日堂上。某公命将一千人送还督捕。恐天热有疾病者也。故本日即行。未及相闻。予思初六日早予在署。柯折两君同在。及莫黄两君启奏下。久之。又同往吏部议周邹一案。艾公是日偶恙未入署。未知回堂在何时。又未知行咨标日系司径标否耶。予此时姑标。及行簿皆标初七。容再询之同堂。察其往例。益见先立簿之不可少矣。

与秦小岷廉使书

吴騫

尝闻君子不以得位为喜。而以得行其志为乐。阁下莅浙数载。无日不切切以闾阎疾苦为己事。今兹司臬。凡冤滞狱。得荷平反昭雪。所谓生死而肉骨者。不知凡几。乃阁下述怀诗。犹以豸绣无补为自谦者。阁下之用心。何其厚也。顷偶读王猷定軫石文。见浙江按察司狱记一篇。其缕述诸惨。有非仁人君子所忍闻者。敢摭其略。以献于左右。倘亦野老负喧之意欤。记曰。浙江按察司署。故宋岳忠武王第也。狱在司左。相传万俟卨承秦桧意旨。置此以禁忠武者。丁亥余友朱子。以事系狱。久之得释。为予言天下之狱。未有惨于此者。人初入。牢头例索贿。谓之常例钱。金多者处净室。或自构精舍以居。否则置一狱。曰套监。周遭树木栅。地秽湿。覆以腐草。郁蒸之气。是生恶虫。罪人械而入。卒持其两手系栅上。使不得便。须臾虫触人气。百千集人体。自耳鼻缘入衣。凡属有窍。虫满其中。经昼夜。虽壮夫。生者十不得一二。折而下。一径黝黑。盘曲深。突有石门。犴狴守焉。门坚重。启之声如吼。阴风飒飒自内出。炎暑当之股栗。中多积尸。臭达门以外。罪人既入。狱卒闭两门。逻者仅存一窠通勺糜。白昼鬼鸟乌狰狞立人前。强有力与之角。众鬼来。人力不胜。则立毙。猷定之述如此。朱子者。名士雅。即山阴朱贞毅先生也。昔宋荔裳观察任浙臬。猷定为此记贻之。宋公之能用与否不可知。阁下文章政事。视宋公不翅过之远甚。愿更援此记。试求之于今。或更有軫石所未能及者。稍有形迹。立为除净尽。俾阴怜毒雾。悉化为和霭春风。则皋陶之祀。或有时而阙。公之德。浙人且百世颂之无斁矣。谨上不宣。

卷九十五工政一土木

因灾请缓兴作疏顺治十年

给事中周曾发

窃惟 皇上承干首出。四海为家。自应创新 宫殿。以壮 皇居。兹者肇建 干清宫。 皇上轸惜民力。特出 内帑。秋毫无妨百姓。大小臣等。谁曰不宜。今五月间。工部副理事官王秉仁有暂息土木之疏。部议正在鸠工。无庸更议。已题覆在案。臣何敢复赘。不意数月以来。灾祲迭见。前者雷毁 先农坛门。警戒甚大。近又霖雨连绵。没民田禾。坏民庐舍。露处哀号。惨伤满目。未几而压死者见告矣。又未几而齐化门城墙倾塌矣。此实数十年来未有之变。而一时全见于辇毂之下。洵可畏也。臣伏读 上谕云。朕当一意修省。祇惧 天戒。尔大小臣工。宜各尽职业。共图消弭。 皇言及此。即尧所为泮水傲予。禹所为民溺由己。不是过也。但尧禹之时。泛滥为灾。一则茅茨土阶。一则卑其宫室。今灾异若此。坛门城墙。事事烦修葺之费。畿辅重地。处处待蠲恤之恩。臣知我 皇上必以尧禹之心为心。然臣言官也。以尽言为尽职。窃考五行之数。土不能制水则水溢。水溢则土陷而木浮。 皇上方有事于土木。而 天心之示警者匪一端。臣窃谓宜暂缓者此也。况 皇上轸念民艰。所在灾荒钱粮。悉行蠲免。则入额已减。楚粤滇黔。正在用兵。则出孔更多。所恃者仅 天府之积。而乃大发帑金。臣不能不鳃鳃过计耳。伏乞 圣明俯赐暂缓。俟来岁再议兴工。一以副上天之仁爱。一以宽 朝近之物力。金钱以待封疆万一之需。真修省之实事也。无任战栗之至。

陈采木三弊疏康熙六年

给事中姚文然

臣闻 朝近安民之道。在于省事而已。若必不可省。即就此一事之中。思其借事生端苦累小民者而预禁之。则事行而民不扰。事毕而民不困。臣见近日工部题疏。照会典开载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并新增江南五省地方。查采大楠木。以备大工之用。此所谓必不可省者也。但臣向在田间。风闻各省造船采木一事。除贤有司奉行无弊。其不肖官役。有借事吓诈之弊二。有假公行私之弊一。敬因采木而详陈之。一曰民间宅内之木。不肖官役。指称封取。惟毁墙拆屋。方可搬运。势必行贿求免。所谓借事吓诈。此其一也。一曰民间坟墓之木。地理风水之说。以护坟为最重。一经斫伐。则震惊体魄。子孙不安。不肖官役。访知富民林墓。出票行查。不得钱则封记斩削。小民因祖墓所关。贿钱求免。所谓借事吓诈。又其一也。一曰不中式之木。部中采木。本有定名。圆径几尺。长约几丈。方为合式。不肖官役。将不中式之木。借名多采。唤集民夫。或自山中运至城边。或自乡村运至水次。或造器以入官。或造船以充献。所谓假公

行私。又其一也。臣阅工部疏云。需用大楠木。则不采别样木植明矣。又云该督抚查现有采就木植。或山中出产木植。则不采坟间宅内之木又明矣。又云查长径尺寸根数。需用钱粮。确估报部。则不中式之木不行采取又明矣。但部中咨文。与督抚牌票。不过行于州县而止。民间耳不得闻。目不得见以致不肖官役。及上司差官。奸商土棍。借名生事。小民苦累无穷。臣请 敕下各该督抚。于所属地方。一面严饬。一面体访。倘有因采木而生事扰民。如前所言等弊。特行题参。仍给发告示。民间宅内坟间之木不采。不系楠木。及长径不合式者不采。并严檄州县官照样刊刻。务使城市乡村。通行晓谕。不许藏匿。如此。则民间晓然知某木为应采。某木为不应采。不至受官役之欺。虽有不肖官役。欲借端吓诈。假公行私。既畏上司察询。又虑民间告发。势不可行。其弊亦自止矣。臣因事关五省民瘼。敬陈一得愚见。伏乞采择施行。

采运川木五难状康熙二十四年

分巡永宁道何源浚

窃查采木以备 钦工。最为重大之事。凡为臣子。自宜竭蹶图维。以期克济。但细绎部文。有将需用钱粮。再行严加核之语。因思用费之多寡。视乎采运之难易。若事实艰难。而求减费。恐势有未能。姑以马湖之木计之。楠木皆生于深山穷谷。大箐峻之间。因其险远。人迹罕到。所以能存至于今日。当砍伐之时。必须构厢起架。使木有所倚。且便削其枝叶。多用人夫。缆索维系。方无坠损之处。故明时必须募架匠斧手于湖广辰州。始能施工。此伐木之难也。拽运之路皆险窄。悬崖侧足。空手尚苦难行。必须垫低就高。修栈开路。上坡下。辗转数十百里。始至小溪。又苦水浅。不能浮木。遇怪石林立。必待大水泛涨。始得出江。故拽运于陆者在冬春。拽运于水者在夏秋。非可计日而至。此拽运之难也。至若所用夫役。动以数千计。蜀地民稀。即尽一郡一邑之老壮男妇。不足充木夫之用。况有耕耘之业乎。势必出于雇募。而应募者多系外省游手之人。无家属之相系。伐木拽运。役极艰辛。若非厚值相雇。曲意抚循。易至逃窜。康熙八年。前院张德地条议。于外省招募夫役五千名。以供采办。盖有见乎此。此夫役之难也。至若经费一项。康熙八年。奏请每夫日支米一升。银六分。斧手架匠日支米一升。雇工银一钱。其合计钱粮之数目。则视乎人夫匠役之多寡。与阅历时日之迟速耳。查蜀志内载万历三十五年采办木枋。通共二万四千六百一根。用银六十三万余两。彼当川省人民繁盛。夫匠易集之时。其费如此。今通省查报合式楠杉二木。共八千五百五十余根。而估计夫匠运价。止费银十三万八千三百余两。可称万分节减。蜀省官员。远宦天末。非同腹里富庶之地。尽捐俸薪之外。别无可措。即令尽捐。恐未能克办大役。此经费之难也。再查部文。有运送到京之语。但蜀中水手。止谙川江水性。至于经历

之湖广以下。均属大江。风浪易作。而山东北直之闸河。则水性又异。非各省应付递运。恐有漂失拥搁之虞。则经过地方。作何接替之法。不可不预为议定。先期行知各省。照界交代。庶临时无误。此运送到京之难也。以上数事。皆职管见。确知其然。一马湖如此。全省可知。与其拮据于事后。孰若详审于事先。太和殿乃 圣天子肇临万国之基。山川草木。罔不效灵。岂用下吏鳃鳃过计。惟念四川产木地方。俱系崇山密箐。上则难于登天。下则险于坠渊。陆则附葛攀藤。水则沿流跨石。前 钦差齐郎中。同各道单身查勘。尚需二年。始得报竣。况自斩伐以至解京。纡回百折。固非月日可计。所均当仰请题明者也。

请免采桅木状治安文献

阙名

查德化处万山之中。去漳郡五百里。层峦嶂。纡曲狭斜。跋涉艰危。挽推难达。据该县详称奉宪令采取桅木二十根。就南埕搜伐运省。架桥开路。用夫数千。每株用夫二百五十名。舁至水次。以溪涸不行而止。复蒙檄取一百八十根。运至漳州。每伐一株。先须凿山通道。壅水筑桥。用夫千数挽之。穷日之力。仅行里许。道经六县。虽竭数十万人力。经年累月。尚不能出。安可望其朝呼夕应。济大兵飞渡之用乎。职奉令督造同安马船。同安船木。皆自山县截成板料。方能陆续挽输。至桅木一项。则必选良工入山相度。自首至尾。用斧斤叩击有声。无尺弯寸朽者。方堪胜任。若概行砍伐。或斜曲孔穴。不中绳墨。或道途剥削。梢根不完。比至平地。可用者十无一二。徒劳民力而已。伏恳批免德化伐运。俾该县得端力备办同安马船。庶军务不致两延。生灵皆蒙再造矣。

条陈采运川木疏康熙二十四年

川东道王鹭

臣查四川巡抚韩世奇题报。采运楠杉数目。核报全蜀户口。及夫匠等项。请派附近省分协帮一疏。奉 旨四川人民稀少。且屡经兵火。困苦已极。采办楠杉等木。起运甚是艰难。若派别省民夫络绎解送。必致大累小民。今各省所报起解木植数目。曾否足用。查明确议具奏。见报之日。全蜀臣民。莫不感泣。咸颂我 皇上明见万里之外。幸蜀省锋镝残黎。更生有路也。后经部议。各省应解杉木足用。将四川应用杉木四千零五十五根免解。其不敷梁柱等项。仍令四川运送二千六百六十三根。奉 旨依议。是四川楠杉二木。已邀 恩免十分之七矣。建造 太和殿。近崇万国之观瞻。远造万年之基业。子来共在民心。艰苦岂应置喙。但事有勉强竭力而后可为者。有勉强竭力而终不能为者。臣在蜀五载。熟见习闻。今当代覲。谨将蜀地山川险易之势。蜀民转运危苦之情。为 圣明一一陈之。四川四面环山。巉岩亏蔽。惟成都府左右。稍称

平衍。并无大楠。臣曾出勘产木处所。如沙坪灌口贾家山何家山等处。俱属峻岭悬岩。自山抵江。或百余里。或七八十里。所经皆深幽壑。一溪纡折。必费多力而始行。一石斜横。必待涨流而后过。较他冈阜。逾千倍。此臣之所见也。至若遵义马湖等府之楠木大材。尤在高山穷谷。老箐密林之中。非独人不到。即鸟道亦稀。前抚臣杭爱登山督察。绝壁悬崖。足胝骨战。侧身亦苦难立。斫伐何以施工。巨木老林。皆因斧斤难施。人力莫动。所以在山长年。幸而得之。则下临深谷。乱石壅塞。寸曲百折。穿洞而出。山水旋长旋涸。不能济运。此臣之所闻也。即参考古法。采取必须构厢搭架。拽运必须垫低就高。木在溪。利于泛涨。木在山陆。又以泛涨为累。故陆运必于春冬。水运必于夏秋。忽水忽陆。辗转上下。非可直行。其大概然也。然使民力稍可足用。竭力亦当勉图。顾自进兵运饷以来。满目荒烟。疫病死亡。郑图难绘。臣伏读四川屡经兵火困苦已极之旨。无任感激。幸托天威荡平。数年生息。疮痍渐起。然合通省之户口计之。仍不过一万八千九十余丁。是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尚不及他省一县之众。就中抽发五千。入山采办楠木。又将千百馈送衣粮。远者千里。近者数百里。耕作必致全废。国赋谁为输将。且攀藤附葛。人效猿猱。餐露宿风。夜狼虎。而又风鹤惊心。讹传滋惧。挈家逃遁。已见于前时。若复动工。则死不择音。铤而走险。岂不堪虞。其采运之艰难。人民之稀少。民情之摇惑如此。四川楠杉。虽已解运十分之一。而所运用之大木二千二百六十三根。断不能如他省可按数刻期而至也。殿工不容少稽。川运诚恐致误。臣请敕四川抚臣亲诣山岩。察勘应运楠木。有设法竭力可以斫伐者共若干株。星速攒运。有虽设法竭力而不能斫伐者共若干株。请旨定夺。俾百姓晓然共知。惟视其力之所可为。而不强其力之所必不能为。无俾惊惶窜匿。庶子遗皆戴皇仁。而工料亦见实矣。

疏通旧路檄治安文献

广东提督卢崇峻

粤东山海未靖。征调繁兴。戎马经过。民疲奔命。本部院问民疾苦。知劳役多端。而最难支者。莫若夫船。阅控告状词。如船价一节。旧征未完。新派送至。繁重浮于正额。笞榜及穷闾。询厥所由。则云旧有陆路可通兵马往来。其盔甲器等项。骡马难驻。始用船只。近缘港汊间隔。桥梁稀少。问渡艰难。舍陆从水。传为例规。以陆路久绝行人。则周行尽为茅塞。即欲驱之从陆。其如无路可行。是以拽纤撑篙。全需人力。更有官吏借端。用五派十。营棍勾揽。肆行需索。此夫船之为民患。所由日甚一日也。夫有路不使其可行。而使闾阎困惫至此。非为民上者之过欤。是宜急筹疏通。以纾民力。查自省城东抵惠州。北至雄韶。西出肇庆。凡有旧日通行陆路。俱檄守巡各道。督率府县等官。亲

自踏勘。内有欹侧断陷者。鳩工修砌。荆棘蔓延者。尽加芟除。再有河沟水道阻隔行人者。相其险易阔狭。或架桥梁。或设摆渡船只。趁今冬晴水涸。易于兴工。倡率附近居民。共襄其事。务期修葺完固。以待兵马往来。此一劳永逸之计。决不置尔民疾苦于膜外也。

上张抚军论修栈道书

乔光烈

日者奉檄计出府金数万。修治栈道。燔山凿石。化险为平。一劳永逸。使详议行之。即会栈中州县官吏。召工匠土人。悉意访咨。商度便宜。自宁州七盘关与蜀界始。至凤翔府宝鸡县止。中唯沔县之栈多土碓。间有石坡。前已计施凿。疏剔土石。令开就平广。其宁褒城凤县宝鸡诸栈。皆在万山中。凡山坡石嘴可锤者。昔人并已开治。名曰碓路。如层峦嶂。傍有可通之径。即遶道而行。唯崇山拱峙。中夹巨津。断岸悬崖。傍无他径。则缘溪傍麓。架木为桥。名曰偏桥。凡设桥之所。其山非高数丈。即数十百丈。岩石嶙峋。如虎豹蹲踞。不可得凿。是于万难措置之中。相度形便。因地制宜。为偏桥碓路。俾往来相通。无阻绝不前之困。夫昔人于此岂不欲荡岨嶕辟峻险。出庄衢坦道于崎岖危巖之域哉。唯其形格势禁。而智有不得施。勇有不能用。不得已而后为桥与路。以济其功。此事理之晓然者也。且古者凿山通道。或土脉坚强。巨石盘固。则聚薪烈焚。乘其燥铄。沃所醞酏。激其刚矿。使土疏松石脆。斤锤易施。今其法虽具在。然开山者必须至山顶以至山。全行开辟。方能成路。若止于山凿孔。火醋沃。而火力不能上透于数丈数十百丈之高。则山崖悬覆。底势空虚。无所支持。必有崩倾压之患。事更可虞。且崩崖碎石。既不便积于道途。以阻行旅。又不便弃诸溪。以壅川流。势必移之他所。劳民费运。甚于烧山。且夫图功者虽计其成不惜其费。然而虑事者贵图其始以要其终。今欲修栈道。惟宜如前估。凡可改桥为路。及可开使宽平之处。并以火打凿。辄事施为。至万难展拓。无可为功者。唯仍用偏桥。循其旧制。其于从事为易且便。若欲全栈用火山。以出道路。难以国家之力。何事不可举。第恐山既不能尽。而役费无算。岁月迁延。茫无底止。即不敢悬拟输财多少。然终非数万金所能成就也。

京口建浮桥议

汪中

尔雅天子造舟。郭璞谓比船为桥。即今之浮桥也。川之大者。若河渭洛。皆有浮桥。其建于大江者。汉建安二十五年。夏侯尚为浮桥以攻南郡。唐干宁四年。朱友恭为浮桥于樊港以攻武昌。宋开宝二年。曹彬为浮桥于采石以攻江南。元至正九年。伯颜为浮桥石箠以伐宋。前史具载之。今京口之渡。自瓜州至金山一里三分。自金山至箠湾半之。于江津为最狭。若南北造浮桥二道。交会于

金山。行旅往来。如在枕上。此百世之利也。昔杜预请建浮桥于河阳。议者咸以为古无此事。预卒成之。至唐犹赖其利。近世李敏达公于鄞县甬江造浮桥。至今称便。有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道固然尔。

灵川县甘棠渡浮桥碑记广西通志

陈元龙

考周礼夏官所载。司险知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则桥梁之设。其来尚矣。诗又云造舟为梁。即所谓浮桥是也。国家当升平郅隆之日。制度周详。废坠具举。东西朔南。凡在地维以内者。关隘津堠。厘然毕备。行旅商贾之往来。历天下而无阻。西粤僻处岭表。万山重。溪流多深广湍激。利济维艰。桂郡灵川县有甘棠渡。为楚南往来之冲。旧有大石桥。久废。仅以小舟渡行人于急流中。延袤奔突。有覆溺之虞。或驿使旁午。趋渡争舟。彼此蹴蹋。行者病之。康熙辛卯之冬。予奉简命抚粤。入境即经此渡。次年壬辰。公事之暇。与有司议建此桥。相度经营。工费以巨万计。采石于山。经岁不能运集。而粤无良工。斲石架梁。稍不合度。遇水潦冲啮。旋且倾圯。踌躇久之。方伯黄君进而请曰。石桥横亘。成之难。保之尤难。莫若浮梁之制。事半而功倍。予憬然曰。郡城东门外之浮梁。君所建也。有成效矣。盍仿而行之。爰檄郡邑。量度鳩工。自南岸至北岸。广四十丈。造船三十只。桥广七尺五寸。二舟相连。空隙凡一十有六。以杀水势。而以厚板架其上。每二舟镇以大铁锚一。重三百余斤。维以大铁索。长十六丈。又于两岸累巨石为马头。建大铁柱四。复以大铁索长七十丈。直径南北。系于铁柱之上。使舟不得荡漾。舟之两旁。翼以扶栏。以防失足。其规制悉与郡城东门外之浮梁同。共享工料银一千九百九十四两有奇。经始于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孟冬之初。至次年癸巳正月而桥成。凡四方之出于其途者。去险就坦。易危为安。众口称便。是役也。郡佐黄君实董理之。昼夜栉沐于其地。故财用省而工竣甚速。黄君既告成事。请置酒以落成之。予曰未也。数年之后。舟得毋朽敝乎。铁索得毋断坏乎。守视者得毋怠去乎。不图善后。不可久也。守桥不可以无夫。夫不可以无食。爰议额设桥夫十五名。给口粮以专责成。又虑夫之更易无定也。即募附近居民充之。复于口粮之外。人给桥旁荒地七亩。为制耒耜。立沟塍。令之开垦。以贍其家。名曰护桥田。免其起科。禁其转售。俾永守此桥。勿致迁徙。倘遇霖潦水涨。则十五家之父兄子弟。可以协力相助。桥可无虞矣。而修桥不可以无备。议以捐助建桥之所余。令良贾权其子母。岁收其息。贮之于官。以供不时修补之需。如是行之。守而弗失。则此桥千百年长存可也。后之人踵而善守。铁索断者亟续之。舟板朽者旋易之。垂之永远。为利无穷。安在浮梁之逊于石桥也哉。是为记。

城陵矶义渡记

钱澧

事为众情所利。未有不亟兴者。亟兴之矣。必迟之又久而后成。以此见兴事之难也。洞庭天下巨浸。南汇众水。北输之江。至巴陵城下两渚。始见涯涘。南隶巴陵曰城陵矶。北隶监利曰荆河脑。招舟而济。日千余人。以非通津。故不领于官。两境民各具舟楫。行者量予之直。已而必取盈焉。官司屡禁不听。耕农贩夫。无业贫子。徒手觅食。往来甚以为苦。又未尝量力之所任。但务多载。夏秋水盛。江或反注洞庭。洪波汹涌。重舟绝流。一再簸荡。辄同沉没。即春冬涸浅。然风不时。重舟之患。亦复如之。巴陵赵氏慨然捐产。约三千余金。议置义渡。向时居利者。结党徒出死力挠其成。至讼于督抚各宪司。予膺简命来视学。非有地方之责。投牒诉者。亦不一足。此一是非。彼一是非。而居利者卒不胜。彼所图不过一身一家之私。且众怒集焉故也。今冬予按试岳州。阖属诸生以事既成。请为文刊石记之。按赵氏名登模。尝官于浙。所捐水田。原直一千八百两。每岁租入完赋外。悉以贍渡夫。又捐银四百两。制舟凡五。又捐八百两。于两岸渡埠建基置屋。又捐百两取息。以作岁修。予乐其事之成也。告之曰。赵氏此举甚义。且众情利之。然挠者曾无多人。必至今而焰始熄。彼其利在己立心专。而党徒之志壹也。义渡之设。获济者众。然所利者在人。贤者造事。终藉愚者用力。凡今以后。受直操舟者。咸能以捐产置渡者之心为心乎。庸人莫不好逸恶劳。役役然终日为人而不倦。吾未见十之一二也。且向日居利之徒。务以多载为便。必先坚致其舟。帆樯篙橹之属。亦必完好。而后求济者不致畏疑不就。今所置舟。固亦无或不良。然操之者以为非己物也。则爱惜或不至。必易致敝。敝又惮责。而不以亟告也。其为患又岂小小哉。事创于始难。从后持之尤难。以为姑尽吾之所为。余以付之来者。于君子造事之哲。或犹有所未尽也。夫利人之心诚专。又必与我为徒者亦无不壹其志。斯永永无敝之道矣。虽然。又岂可为后来者宽哉。前人美意所存。视其力所可致。即无不致其力。君子人与。

重修阜林昌文桥碑记

周拱辰

阜林昌文桥之圯。几何年矣。胡侯之筑焉而圯。蒋侯之筑焉而圯。何圯尔。见义不为圯一。道傍之筑圯二。时拙举羸圯三。十羊九牧圯四。行百里者半九十圯五。张侯。今之子产也。甫下车。革振弛。一意更始。观兹桥心痍焉。于是请之中丞。以厚集其权。而召匠估之。须金钱千五百有奇。则括诸羨余。十不得一。则括诸赎醵。十不得三。不得已而以劝百姓之好义者。阅三载乃落成。诸乡大夫与诸士氓。咸欢呼称庆。侯则持酒饮诸工人曰。尔工也。桥之成圯有说乎。曰。既闻之矣。夫非独官有圯者五也。匠石亦有之。石不中程有圯焉。

椿不应石有圯焉。灰不贯石有圯焉。腹石不准面石有圯焉。惰工贪工工有圯焉。予闻而太息者久之。昔子产称众人母。犹讥以不知为政。然予曾过溱洧。水阔土弱。不任重石。且盈涸无时。无所事桥。不然。几千百年而徒杠舆梁者。何以至今不设也。故夫子产以乘舆济人。而孟子借子产立教。以济千百世之人。救民之心一也。若乃殷乘舆济人之心。而运以王者舆梁之政。侯之德其与此桥俱不毁哉。侯讳定志。号石叟。壬戌进士。应天阳羨人。

再勘亭口桥堤启

乔光烈

河底流沙。浅深本难测识。前会勘时。曾以木椿试验。敲钉丈余。尚无底止。查现在石桥。高有三丈。倘于挖深见土之处。深至二丈。则接连旧桥之石墩。竟高至五丈矣。即自南而北。由高渐低。亦须四丈三丈不等。石墩既高。根必大。武邑采石之处。不通车辆。搬运既难。买木出自咸阳。道里更远。工费浩繁。未免数倍于原估之项。况石性见水易浮。今于黑水泾水互相攻激之所。安设石墩。巍然孤立。当山水陡发。势若建瓴。断难保其必无摇动。且流通山水之河底。本来迁徙靡常。水缓沙停。急则沙去。沙尽之后。土亦随行。即如本年渭河水发。现在种植之民地。忽有冲刷成河者。可知山水奔腾。非仅能推水面之浮沙也。建设石桥既难经久。请仍如原议。复设官渡。通衢自无阻滞。庶长于计而便于事。唯赐之裁度焉。

杭州治火议

毛奇龄

杭州多火灾。岁必数发。发必延数里。且有蹈火以死者。予僦杭之前一年。相传白盐桥至羊市。纵横十余里。其为家约六万有余。死者若干人。予虽未亲见。顾焦烂犹在目也。乃不数年。自孩儿巷至菜市东街。与前略相等。予所僦住房已亲见入烟焰中。其它则时发时熄。不可胜计。以询居人。即中年者。亦必答曰予生若干次矣。其最徼幸可喜。亦必树一指曰。已一次矣。从未有云无有者。顷者黄中堂门楼偶不戒。而五人齐死一楼。不得下。踰日而藩署东街又复延蔓里许。焚烧数百家。又踰日而太平门外忽熏焰蔽天。不知所究竟。今则褚堂上下复炎炎矣。何以致此。或曰此天象也。或曰此地理也。或曰曩时每街必有火巷间截之。今多为民间侵占。以致堙塞也。或曰六井不开。无以厌火也。数说予皆不然。夫火不自致。必有所以致之者。尝疑失火塘报。各省无有。独杭城则屡见报文。下此惟湖广汉口。偶有报延烧至数千家者。则必杭之房与汉口之屋。有异于他。而备查两地。则汉口专用竹而杭则兼用竹木。自基壁以至梁椽栋柱檁。无非木也。而且以木为墙障。以竹为瓦荐壁夹。凡户牖之间。牖用棖。而半牖承墉。又复以板与竹夹为之。间或护牖以笆。护墉以篱。层层裹

饰。非竹则木。然且卑房少而重屋多。两重架格。犹复接木楹于轩宇之上。名曰晒楼。计一室所用。其为搏埴之工者。只瓦棱数片耳。又且市廛儻闾。皆接飞檐。桥梁巷门。每通复阁。鳞排栉比。了无罅隙。夫以满城灯烛。百万家烟爨。原足比沃焦之山。象郁攸之穴。而且上下四旁。无非竹木。既已埋身在烈坑中矣。加之佞贩营业。多以炊蒸熬熏焙烧炙为生计。而贫民昼苦趁逐。往多夜作。诸凡治机丝金锡。皆通夕不寐。且风俗苟偷。大抵箕箒厝火。

竹槩点灯。暑则燃蚊烟。寒则烘草荐。无非硝炭。而又俗尚释老。合乡礼斗。联棚诵经。焚香烧独。沿宵累旦。何一非致火者。夫木者火之所由生也。震木也。非火也。而一构乎离。则以震雷生离火。而离反足以灭震。以震木本质而具雷火之性。虽生火而反为火灭。则木之必当召火祸也。是以治火之法。先计向迳。后计机灭。否则近且不能。何有于扑。盖诸火无威而木火有威。治工聚火而铸。用木骸即炭而不用木。则虽金铁销铄。而执工者得近之。何则。以无威也。祝嘏焚明币于庭。纸钱锡襴。皆可指拨。及毁灵座。杭俗以木主藏木室祀寝三年谓之灵座深合古礼反主于寝之义为木无几。然而寻丈之外。各环向而不得前。何则。以威着也。今以木火而及屋。则威着已极。近且不能。而欲施手足之烈。难矣。然且闾闾连绵。左房未烬。而右室已爨。木中之火。以外爨而炙于其里。往往火所未及。而木先出烟。以外火与内火两相也。若夫房则不然。古作室之工。多用陶埴甃以衔木。自栋梁榱桷以外。皆以瓴甌埴附之。考工记称为瓦屋。今称为房。凡宫室之墙壁屏蔽。以及庭涂堂壑无用木者。以予郡言之。凡造屋者。以复为垣。单为壁。厚为墼。薄为荐。一室之中。惟栋梁椽柱是木耳。他皆也。脱或不戒。则栋间于墙。柱间于壁。梁与椽又间于瓦荐。凡木火所向。灰瓦确。皆足以抗之。而火不成势。火不成势。则救者可近。救者可近。则此屋之火。不能爨彼屋之木。即任其自焚。亦不过数间止耳。古有云雨衣易漏。易之以瓦则不漏。今木屋易火。易之以瓦则不火。此非理之至明。而事之易晓者乎。然而习俗相沿。庸人狃于故常。而惮于更革。即一二有识者。痛思改作。稍求一劳永逸之计。而寡不敌众。一室之。不能抗万间之木。是必藉当事大力心民瘼。以一切之法严行之。其已成者勿论已。但新被灾之地则必大张示谕。并敕该图里总勒买块。且立唤绍兴工匠使另为制造。不得因仍旧习。私用竹木。违者以非法处。并拆其所造屋。则以渐移易。庶几有济。乃阻之者有二说。一曰贵而竹木贱也。夫杭屋外垣。纯用土筑。而舂基埋石。畚土盖瓦。材费不费。所绝无者独耳。然且日聚多人。一唱三叹。邪许声连连。计物值工价。每纵横寻丈。约不下十金有余。若丈墙之。则空斗复土。丈三百块。不穀一金。而且土工一工。可筑数丈墙。其工价裁数分耳。以十金之墙。而以一金零数分当之。孰贵孰贱。若夫壁则单侧。寻丈之。必不敌寻丈之板

之值。而苟舍板而用竹。则竹木土灰。四者齐用。杭州土皆贵卖。而削筑圯墁。诸工并进。恐物值工价。未必有歉于也。夫以一焚而家费千百。尽付烬炭。则虽十倍之费。犹当痛自袪濯。改柯易叶。为百年不拔之良策。而况工值计较。为墙固甚省。而为壁亦不费。即曰创始实难。采办未给。或不能顿集诸物。而商贾趋利如鹜。稍有微赢。则其物无胫而至。况垣瓦片。多出之过江之湘湖。而嘉湖二府。亦有陶。苟能用之。则纂纂四来。将见草桥螺蛳太平艮山四门外。堆如山邱。物盈则贱。岂止易办而已乎。一曰闾闾稠密。竹木占地少。而则占地多也。是又不然。土墙高大者。约址占三四尺。否亦一二尺。墙则高大者四五寸。否即三四寸也。板壁壁。各以寸为度。相去不远。竹壁则用木杙。而编竹夹以墁之。合须一寸土灰。两面合一寸。共二寸。则以寸厚之块。侧累而上。但得寸而无加矣。然则不占地亦莫若也。是以被灾之地必易房。然后积渐次第。徐图一辙。必使满城皆而后已。此固救时良策。稍有识者。必不以其言为河汉也。然而未灾之屋。亦当商所以救之之法。大抵杭人多赁屋而居。屋非已有。即屋中什器。亦所值无几。脱不幸。即窜身以去。不关痛痒。而间有住己屋者。又往往以因循忽之。故救之者。一曰徇火令。先立三十家牌。以牌中各户轮流为首。每首值十日。每日早晚。则值者至各家呼曰。请查火。俟其家查讫。然后至第二家亦如之。其法用牌一方。横列三十家。列三十日。纵横界之以作格。每查讫。则于某家格下。某日格中。覆以朱圈。以为他日火罚之案焉。又杭城多游手人。噪聚乘间。名为救火。实抢火也。今且军旅甚伙。马蹄一蹴蹋。而其地已糜烂矣。故救之者。二曰断火巷。每三十家中。合置两大木。先截其街巷之两头。而横关之。里总报附近官府。即差役树两牌于两头。第许内出。不许外入。外入者。即坐以抢火。许守关者持木棍扑击之。死伤此地者。竟置勿论。至于内出者。则各给筹一枝。验其运帑。或有亲党请入运帑者。许持筹者引之验入。若有救火辈来。则预作标识。如盐桥仙林桥各坊义民。素有册籍。许标识其坊名。书于灯而称竿以持之。并所携钩镰绳索救火械仗。次第验入。毋使溷乱。此要领也。若其救法。则春秋原有备水器蓄水潦诸事。而此地皆无用。惟有撤小屋。涂大屋六字。最为切当。大抵水火难近。扑既不能。沟浚鲜少。浇又必不得。惟撤屋为第一良法。量其火之大小。以定所撤之远近。远踰若干丈。近踰若干丈。须在官者预立程度。以一切行之。法在必撤。毋许阻挡者。阻挡者以违法论。至事毕则一里内保全之家。又量其远近而合钱多寡。以偿其所撤屋。无偏戾焉。若夫大屋。则以水泥涂之。以水衣布幔之。杭俗屋大。则墙壁高峻。可以堵御。否则亦撤之以待。更为无失。但大屋必属大家。其合钱补偿之事。可不必耳。则三曰撤火屋。而救法已无他矣。至于其四则曰严火罚。从来起火之家。名曰火头。其罚甚重。今既设徇令。则必

查其起火者为何牌何户。谁徇谁答。未徇耶。则罪在徇。既答而不戒。则罪在答。虽罪不致死。然必重创之。以惩其后来。考明季火头之罚。以银铛系颈。游于十门。然后从县解府。解道解司。至抚院止。每解而衙门。必责二十捶。以为常。诚重之也。今罚宜仍旧与否。或不必然。然而严则必然耳。

卷九十六工政二河防一

全河备考

叶方恒

从古治水称神禹。禹治水首黄河。黄河自昆仑发源。万里而来。禹导之自积石龙门。特其入中国之始。以为肇端。非如后人必追穷河源。好博而不适于用也。由积石东北而南。计三千里至龙门。为西河。龙门在冀州吕梁山。石势崇竦。其流激震。禹治其北。凿龙门分杀其势。西因其回流之性而导之。又南至华阴。在陕之华阴县。自南而东至底柱。在河南陕州之三门山。又东经孟津。河南府孟津县。过洛纳巩县。至于大邳。为大名府浚县临河之山。北过泽水。为真定冀州北枯降渠。至于大陆。属中山郡。今真定邢赵深三州之地。北分其势。播为九河。复同聚一处。而为逆河。以入于海。其故道皆在河闲沧州南皮东光庆云献县。山东平原海丰。由宁津吴桥南皮诸处。直达东海。是为禹之故道。禹之载河高地以入海。自河阴始。河阴以西之故道终古不失。以东入海之故道。后世一失。而泛滥南下四出于冀豫兖徐之区。其势不可胜穷矣。周定王五年。河徙●砾。始失故道。汉文帝时。决酸枣。东溃金堤。在河南延津滎阳诸县。至大名清丰一带。延亘千里。武帝时。溢平原。属德州。徙顿邱。今清丰县。又决濮阳瓠子口。开河界。注巨野。即大野。属济宁州。通淮泗。河始与淮通。尚未入淮也。元帝时。决馆陶。旧属大名。今属临清。汉灵鸣犊口。今高唐州。旧属清河郡。成帝时。决东郡金堤。决平原。溢渤海清河。高唐州一带。信都今冀州界。唐元宗时。决博州。今东昌。溢魏州。今大名冀州。五代时。决郓州。今郓城县。博之扬刘。今东平之东阿县扬刘镇。滑之鱼池。宋太祖时。决东平之竹村。开封之阳武。大名之灵河澶渊。太宗时。决温县滎泽顿邱。泛于澶濮曹济诸州。东南流至彭城界。即今徐州。入于淮。自此为河入淮之始。真宗时。决郓及武定州。寻溢滑澶濮曹郓诸邑州。浮于徐济而东入淮。仁宗时。决开州馆陶。神宗时。决冀州枣强大名州邑。一合南清河以入淮。一合北清河以入海。南渡后。河上流诸郡。为金所据。独受河患。其亡也。始自开封北卫州决而入涡河。南直寿亳蒙城怀远之间。元初。决卫辉之新乡。开封之阳武。杞县之蒲口。滎泽之塔海庄归德封邱诸界。其时专议疏塞而已。自至元二十六年。开会通河以通运道。而河遂与运相终始矣。盖至元以前。河自为

河。治之犹易。至元以后。河即兼运。治河必先保运。故治之较难。至正初。河决白茅金堤等处。濒河郡邑。皆罹水患。水势北侵安山。沿入会通河。延袤济南河间。将坏两漕司盐场。用都漕运使贾鲁言。挽河使东行。以复故道。五月功成。命翰林学士欧阳元制平河碑文。并作河防记。其法制工用。为世取法。明洪武元年。河决曹州双河口。二十五年。河决原武会通河淤河。自洪武中决阳武。东经开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项城。经颍上。东至寿州正阳镇。全入于淮。故道遂淤。至永乐时。岁为决徙。修筑堤防。民困国弊。至九年。决益甚。议浚黄河故道。尚书宋礼加浚会通河。用老人白英计。改从南旺。分水遏汶。北合漳卫遏泗。南入沂淮。其北道魏家湾。与土河相连。开二小河以泄之。有沟渠于卫东北岸通黄河。可直至海丰者如旧。其南道在南旺之北者。开新河。自汶上袁家口左徙三十里。至寿张之沙湾。接旧河以免陆运之艰。侍郎金纯导河支流。从汴城金龙口至塌场。仍合会通以入淮。漕事定。于是运必借黄。欲通运。不得不先治黄也。

正统十三年。河决新城。漫流山东。经曹濮。冲张秋。溃沙湾东堤。夺济汶入海路以去。诸水俱泄。坏民庐无算。景泰三年。又大决沙湾。近河地皆没。翰林侍讲徐有贞承命以都御史往治之。作制水之。疏水之渠。而河流之旁出不顺者。则堰之。水遂不东冲沙湾。更北出而济漕渠之涸。宏治三年。决阳武河。自原武中牟分流为三。其大者。切近汴堤西北隅。合沁河。泛阳武封邱祥符陈杞县兰阳仪封考城曹县宁睢归虞永夏砀萧而下徐淮。以入于海。其次者。横流封邱之于家集。决孙家口。漫长垣曹濮郟城阳谷寿张东昌。至临清。下卫河。延患于德沧青县静海天津。始入于海。又其次者。自中牟南下尉氏。虽稍成川。不通舟楫。至其故道。自汴城西南杏花营入涡河者。则淤淀矣。侍郎白昂治之。河北徙。去汴城三十里。金龙决口自淤。昂乃筑北堤以防张秋之冲激。卫诸郡之泛滥。导南河自原武中牟。下南顿。至颍州。由涂山达于凤阳故道。合淮以入海。又于东平州戴家庙及德州之南一带。多凿里河。每河口各建减水。以节运河之水。盈则泄之海。而东兖德沧之患纾。缩则蓄之河。而漕艘商舶之行利。随河修堤二千余里。随堤植柳百万余株。又浚莱芜诸泉二百八十余。以济漕河。南塞决口三十六。疏月河十余。使由河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达于海。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复自鱼台历德州吴桥。修古河堤。自东平北至兴济。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黄河以入海。宏治五年。决张秋。入漕河。与汶水合。佥都御史刘大夏治之。谓宜疏治上流黄陵冈孙家渡。工方兴。而复决张秋东堤百丈。漕舟一经决口。挽力数倍。稍失手。辄覆溺。时讹言沸腾。疑河不可治。应复元海运。大夏于西岸稍南。凿月河长三里许。引舟次第岁运不失。及冬水落。始为塞决计。乃亲行相视溃决之

源。于孙家渡口开七十余里。浚祥符四府营淤河二十余里以达淮。疏贾鲁旧河四十余里。由曹县粮道口出徐州运河。支流既分。水势渐杀。为筑两长堤。蹙水南下。由徐淮故道。自武陵属之砀沛。凡三百六十里。曰太行堤。自金龙口抵小宋渠。凡百六十里。曰新堤。又以两堤绵远。河或失守。必复至张秋为漕患。相地于旧决之南一里许。为减水坝以杀冲啮。自春徂夏。张秋之决塞。赐名安平镇。正德四年。河决曹单。八年复决黄陵冈。嘉靖六年。决曹单城武杨家口。冲鸡鸣台。阻运尤甚。下廷臣议。刑部尚书胡世宁疏言。河自经汴以来。新旧分疏六道。皆入漕河。而总南入于淮。今闻诸道皆塞。止存沛县一道。当因故道而分疏之。若运道。则宜于昭阳湖东岸独山新安社等处。择其土坚无石之处。另开新河一道。南接城。北接沙河口。二处旧河。应止百四十里。隔出昭阳湖在外。以为河流散漫之区。是则所谓不与水争地者。七年。复决徐沛。漕渠不通。诏举才干大臣治之。众推都御史盛应期。奉命单车就道。亲诣相度。乃请疏赵皮寨以杀河势。导之亳泗归宿以入淮。别开昭阳湖左新渠一百四十余里以通漕。垂成。谤兴。诏罢役。夺职。嘉靖十二年。河决亳泗归宿等处。淤济宁至徐沛数百里运道。命刘天和督浚。时议纷纭。或谓别引黄河便。或谓浚漕河便。天和躬亲相度。自赵皮寨东流故道。淤一百二十余里而至梁靖。又自梁靖岔河口东流故道。淤二百七十余里。始至谷亭。遂定计用浚河。扒浚南旺淤浅。以免盘剥。筑曹单长堤。以防冲决。植柳株以护堤岸。浚月河以备霖潦。建减水以司蓄泄。置顺水坝以束漫流。运道暂复。十九年。河决睢州野鸡冈。经涡入淮。二洪大涸。命侍郎王以旗督理。以旗特言所资河者。以济运也。河今南徙。第疏山东诸泉。入之洪沛。以南障之堤。如会通河制。运即通矣。于是开李景高支河一道。引水出徐济洪。八月而成。三十一年。决房村。三十七年。河北徙新集。淤而为陆者二百五十余里。视故道高三丈有奇。河分流弱。离为十一。河南山东徐邳皆苦之。

四十四年。河决。以南京刑部尚书朱衡僉都御史潘季驯协治之。既至。舟行树杪。力无所施。得邹县章时鸾新渠规度。遂开新渠。旧渠之东湖曰昭阳河。从西来汇之。其势遂绝渠而左。故旧渠不可复。而新渠在湖之东。河即横决。得湖而止。乃决策往庐于河畔。抚循十万众。与同甘苦。明年。新渠成。南阳至城百四十里。疏旧渠城至境山五十三里。隆庆元年。开广秦沟。以通运道。先是河决沛县。议者欲复古道。从事于新集郭贯楼诸处上源。衡言上源之议可罢。惟广开秦沟。使下流通行。修筑长堤。以防奔溃。乃凿旧渠深广之。为二十。坝十二。堤三万五千二百八十丈。石堤三十里。旱则资以济漕。潦则泄之昭阳湖。运道尽通。是名夏镇河。于是河专由秦沟入洪。夏五月。山水骤涨。冲坍薛河石坝。坏粮艘。议复哗然。给谏吴时来言。旧河不必议。惟新河所受上

源山水宜疏浚。仍诏衡区处。遂经理挑筑薛河沙河各支河堤坝。以资蓄泄。运道俱由新河矣。隆庆三年。河水溢。自清河抵淮安城西。淤者三十余里。决方信二坝出海。平地水深丈余。宝应湖堤崩坏。山东莒郯诸处水溢。从沂河直河入邳州。山东巡抚洪朝选疏言。黄河出口之处必多。然后可容其万里远来之势。请开支河。以为宣泄利导之方。四年。河决邳州。自睢宁白浪浅至宿迁小河口。淤百八十里。溺死漕卒千人。失米二十万石。总督翁大立言。迩来黄河之患。不在河南山东丰沛。而专在徐邳。故先欲开泇口河以远河势。开萧县河以杀河流。诏令大立躬自相度。条其利害以闻。复上疏言治邳河阨阻之策有三。一开泇河。一就新冲。一复古道。五年。河决双沟。南北十一口。支流既散。干流遂微。乃淤自匙头湾八十里而南。变又极矣。议者欲弃干河。而行舟于曲头集大枝间。冬初水落。则干已平沙。而枝复阻浅。遂欲弃黄河运。而纷纷及于胶河海运。乃复起潘季驯开匙头湾。塞十二口。大疏八十里。故道渐复。已而以漕舟坏。被劾去。六年。河决邳州。运道阻。朱衡于茶城南北筑两堤。以防河水之出入。北堤自磨脐沟。迄邳州之直河。南堤自离林铺。迄宿迁之小河口。各延袤三百七十里。运艘束于河流。设军民守之。河流乃安。万历元年。黄河水平。先是运道多梗。户科贾三近小试海运。至山东即墨县福岛。异常风雨。坏粮船七只。哨船三只。漂没粮米五千石。淹死运丁五名。随罢海运。重行河运。二年。黄河沙淤海口。决房村。傅希摯议开泇河。不果行。三年。河从崔镇等口北决淮。从高家堰东决徐邳以下。至淮南北。漂没千里。总漕吴桂芳上言。淮扬洪潦。万民号泣。盖由滨海汉港。岁久道堙。入海惟恃云梯一径。至海拥横流。尽成泥溢。盐安高宝。遂不可收拾矣。国家转运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设官亦主治河。而不知治海。请另设一官。专疏海道。讲求快捷方式。如草湾及老黄河。皆趋海。不必专事云梯为便。又上言今日之河。云梯关塞而不通。高家堰通而不塞。两者为病。盖高堰决则淮水东。黄水随蹶其后。清口塞。而堰内皆住址陆地。其泄不及清口之半。故泗州之水并聚矣。塞高堰。所以通清口而泄泗州之水也。又高堰塞。黄浦上淤。则黄浦之工自易。黄浦既塞。则兴宝盐城田地尽出。自兹两河横流。涓滴皆由正道。千里之内。民业可安。海口河身。日见深刷。亦可免壅溃之患矣。六年。复起潘季驯。时高堰崔镇决口。犹然未塞。运道阻梗。议者谓诸决口当勿塞。别开支河杀水。而浚海口以通之。季驯则谓海口潮汐往来。随浚随淤。惟导河以归之海。则导河即以浚海。而导河未易以人力。惟慎固堤防。使无旁决。水入地益深。则治防即以导河也。若令河决上流。固宜用疏。今下流之决。但欲其疾赴海而害祛。岂必疏哉。于是筑堤堰自徐抵淮六百余里。南北两堤。淮水毕趋清口。会大河入海。二口不浚得通。十五年。命常居敬踏勘黄河。时河漫流开封封邱县

。及东明长堤等处。礼科王士性言。宜复河故道。居敬谓故道难复。议开柴家营支河。寻诸决口皆塞。而淤者复疏。

十六年。复起潘季驯督理河道。十九年。泗大水。淮泛起高于城。溺人无算。季驯上言。人欲弃旧为新。臣谓故道必不可失。人欲支分以杀其势。臣谓浊流必不可分。霖雨水涨。久当自消。季驯三仕三已。一以求故道。筑堤束水。借水冲沙为主。是年有条议河道疏。一放水淤平内地。一接筑遥堤。一增支渠大堤。一增砌石堤。一浚河避湖。诸事并于运道民生有利。二十三年。泗水为患。总河杨一魁疏言分黄导淮。明年。开桃源黄坝新河。自黄家嘴起。至五灌口止。分泄黄水入海。以抑黄强。辟清口沙七里。建武家墩泾河。泄淮水。由永济河达泾。下射阳湖入海。又建高良减水石。子婴沟周家桥减水石。泄淮水。一由岔河下泾。一由草子湖宝应湖下子婴沟。俱通广洋湖入海。二十五年。河大决单县之黄埭口。溢于夏邑永城。经宿之符离桥。出宿迁新河口。入大河。二洪告涸。杨一魁大挑李吉口。以挽黄流。谓黄埭口深渊难塞。议浚小浮桥。筑小河口。功成东利运。寻久旱。运河。而河又决义安东坝。一魁乃议浚黄埭口及上归湾活嘴。以受黄水。救小浮桥泗上之涸。因绘河图上言。小浮桥股引之水。李吉口未断之流。已足济运。以汶泗沂兗之水。建节宣。运道自裕。何必殫力决塞以回全河而用之哉。三十年。于黄家口涨冲鱼单丰沛。三十一年。特用李化龙行淮徐凤泗间。得前所开泇河遗迹。喟然兴叹。遂专力浚成之。于是运艘通行。昔称过洪。今称过淮。为出险矣。按开泇之议。始自隆庆年闲中丞翁大立。万历三年。中丞傅希挚建议详明。未得允行。二十年。中丞舒应龙于韩家庄引湖水注之泇。始启厥绪。二十六年。中丞刘东星凿候家湾梁城。通泇口。遂可行舟。然总未能通达。至是始共赞成出奇道以避至险。迄今运道无阻。开泇之功。盖亦伟哉。然东南之漕。自清江浦出口。由清河溯桃源经宿迁。从董沟口入骆马湖而抵泇河。尚有一百八十里假道于黄河。虽河伯安澜。不受其害。不可谓非黄与运究相终始也。天启六年。总河李从心。以运舟过宿迁浅刘口磨儿庄等处。一船挽拽。夫以百计。一夫工费。动以数钱。穷旗典鬻以偿官夫。人力与水争衡。拽缆中断。前船横下。后船互相磕撞。官储民命。须臾归之逝波。风急浪高。竟日不能移一舟。前阻后压。千艘等待。乃自马颊口起。下至陈瑶沟止。另挑一河。计程六十七里。运船改从陈口诸溜远避。公私帮拽之费遂省。漂荡磕撞之虞。亦遂以杜。崇祯八年。骆马湖淤。泇河运道中阻。总河刘荣嗣。自宿迁至徐州。别凿新河。分黄水注之。通运计二百余里。费五十万。其凿处皆河故道。尺许下皆沙。挑掘成河。沙落河坎数四。引黄注之。沙随水下。为浅为。明年漕至。骆马湖之淤适平。仍专行泇何。荣嗣被逮。然骆马湖闲淤。此河亦可行舟。其功不容尽泯。

国朝顺治七年。荆隆朱源

寨口决。直趋沙湾。运堤冲溃。挟汶水由盐河东奔入海。顺治八年。总河杨方兴塞之。顺治九年。大王庙口决。沙湾复溃。冲断运道。方兴修筑堤岸。又自西岸湖边起。至八里庙河边止。开引河一道。长五百丈。至顺治十三年。工始告成。盖张秋为黄河下流。其决于明世者。正统十三年。徐有贞治之。宏治五年。刘大夏治之。皆费极浩繁。工极艰难。防御之法周矣。然至是三岁再见。不重可虑哉。总之。漕运一河。洳河以南之势。自不得不借黄以达淮。而河以内。苟一近黄。未有不受害者。故避之务远。防之务至。即使黄流水大。不得已为减水之策。亦止疏之于南。不敢逼之于北矣。

论贾让治河奏

靳辅

贾让治河三策。潘季驯尝论之矣。惜其论之未畅。且上策徙民一议。但曰民可徙。四百万之国储将安适乎。又曰。宋元以前。未行漕之时。贾让不与水争地。诚为上策。其言亦未尽也。今试即徙民言之。考西汉冀州部所统甚广。又河自龙门底柱。东北入海。若卫辉大名彰德一带。何处非当水冲者。约计其民。当不下数千万户。盖闻治河以安民。未闻徙民以避河也。即欲徙民。吾不知让将徙此数千百万之民于何地也。且河流不常。东西。南北。使河东北入冀。吾徙冀州之民以避之。俛河更东而冲兖。南而徐而豫。吾亦将尽徙兖之民徐豫之民而避之乎。使河患果必不可治。当水冲之民。孰肯知陷溺而不避。亦必将不待命而自徙。又何待让之策之也哉。故曰让之策可言而不可行者也。夫河流既不常。即今日徙民以避之。放河北流。不过数十年百年。未有不徙者。在大禹神功之所治。仅四百年。而商已五迁其国都以避河患。至周定王时。河已南徙。安得一徙冀州之民。放河入海。便千载无患。果尔。则是让之知反过于禹也耶。至于多开漕渠。便民灌溉。变瘠卤为沃壤。诚善策也。然开渠之说。止可行于运河之清水。不可行于黄河之浊流。清水弱而易引。浊流强而难御也。惟有竖筑径二三尺小石涵洞以通其流。而近则又畏河之冲。必须于数里之外为之。然河善淤。自古记之。通河引灌。虽极卑洼之地。一过而平。再过而高。不出数年。且深谷为陵。若岁岁开挑。出自国则为费不资。出自民则民力势有所不能。故即不惜帑金。多为涵洞。其利无过五六年。得仅偿费耳。安得曰兴利除害。支数百岁耶。夫河自荥泽而东。势愈大而土愈松。一遇伏秋。出漕泛滥。若无堤防束之于两崖之中。以驶其流而刷其沙。彼安肯滔滔顺轨。惟海之是趋。故自有此河。即有此堤防之制。以辅相天地之不及。何以征之。禹治冀州。首曰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次即曰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蔡氏注曰。修。因鯀之功而修之。当时鯀筑堤以障帝都。其功未成。故禹因而修之。其后功成。又纪之曰。九泽既陂。蔡氏注曰。陂。陂障。亦堤也。又今浚县尚有鯀堤。然

则堤防之作。实始于唐虞之时。而让乃以为近始战国。谓之下策。不亦诞耶。古人传世之言。有可言而亦可行者。如陆贄之奏议。元稹之均田图是也。有言之甚可听。而行之必不能者。贾让之论治河是也。夫让之三策。已垂之千七百年。无有非之者。明邱浚至称之为古今治河无出此策。今臣独创论而辟之。世必竞起而驳臣之谬。且嗤臣之妄者。第治河。大事也。深恐后世之耳食者。不察其失。而前人以误后人。后之人又复以之误后之人。故不得不悉举而指摘之。虽然。其所云疆理土田。必遗川泽之分。使秋水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数语则善矣。

论贾鲁治河

靳辅

昔贾鲁治河。用沉舟之法。人皆称之。明万历间佥事俞汝为奏议。以为塞决简便之用无如此者。臣窃尝疑之。夫河底浅深坦陷不一。惟草柳性柔。一经压挤。则周遭充满。故塞决必用埽。今以至平之舟底。而沉之深浅坦陷不一之湍流。则埽根透溜之患。必有不俟终日而见者。若沉舟之后。仍用埽工继之。则所费不资。何如专用埽之便而省。然以鲁之才。其成功如是。必非孟浪姑试之人。因于至正河防记。沉思寻绎者累日。恍然知鲁之沉舟。以代坝而逼水。非以塞决而合龙也。彼时故河。业已通流。但决河势大。水流多于故河十之八。又适当秋涨洄漩湍急。埽不能下。又其上逼水三堤。短弱而势不支。恐埽行一迟。水尽涌决。决则故河复淤。前功尽堕。因急沉舟为坝以逼之。所谓抢救也。故前则曰。鲁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后则曰。船堤之后。草埽三道并举。此并举之三道。乃加筑前短弱之三堤也。迨至船埽四堤并就。河势南流。然后塞决耳。不然。鲁于九月七日沉舟。而龙口之合。何以直至十一月十一日耶。虽然。臣以鲁于是役也。有三忌焉。鲁自受命以及回朝。仅逾半载。昏晓百刻。役夫分番。无少闲断。不恤民力一也。筑堤塞决。正值伏秋。用功于河流暴涨之候。不审天时二也。废农冒暑。聚十数万军民于一路。不念国家隐忧三也。盖鲁惟上恃其君相之信任。下恃其强敏果敢之才气。力排议。犯三忌以成功。以治河则有余。以之体国则不足。元史因石人一眼之事。竟坐以亡元之罪。则过矣。夫石人一眼之谣。是亦大泽中篝火狐鸣之类。殆韩山童李芝麻等所为耳。然则元之亡即不因鲁。毋乃火将然而投之燧耶。

贾让治河论

夏驷

贾让三策。明臣邱浚谓古今治河无出此策。而近有诋其谬者。是二者皆过也。夫论古人者必论其世。让之策专为西汉之世。黎阳东郡白马间。数受河患而言。未尝全为治河立论也。考黎阳即今浚县。东郡白马即今滑县。冀州之民当水

冲者。即浚滑二境之民。贪近河肥饶。治金堤而筑室庐者。非统言冀州全境之民也。缮完故堤。增卑培薄。为下策者。即浚滑二邑曲防遏水。使百里之间。河再西而三东之堤。非专谓堤防为下策也。夫河一折即一冲。冲即成险。彼时百里之间。而河凡五冲。其患安得不烈。故让欲徙其当冲之民。废其曲防之堤。而别为径直之石堤三百里。束河以北入海耳。夫让欲束河而仍用堤。而必以石。石而至于三百里。彼之倚堤以治河也。亦至矣。后世不考其时。不详其地。或欲遵而行之。或欲辞而辟之。不亦过乎。或曰昔潘季驯尝辨之矣。然则季驯之言非软。曰何可尽非。其上策徙冀州之民。辨之曰。民可徙。四百万之岁运将安适乎。汉不行运。而明行运未尝以之辟让也。其中策多张水门。早开东方溉冀州。涝开西方放河流。辨之曰。涝固可泄。而西方地高。水安可往。既傍西山作堤。则东卑而西亢可知。其言皆是也。至若曰河流不常。与水门每不相值。或并水门淤漫之。夫让所谓水门。即今之闸坝涵洞也。河流虽不常能淤漫。然即季驯治河。何以不废闸坝涵洞耶。又曰旱则河亦浅。无以分溉。则又不然。让所云溉。亦止言冀州石堤三百里间耳。黄河挟万里之源。合秦晋豫三州之水而至冀。安得冀州一旱而河即浅。此一时逞快之论。非通论也。又辨甘州以下。浊流不能溉田。亦不可以辟让。今平心而论之。若所云疆里土田。必宜川泽之分。使秋水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衍而不迫。诚万世之至言。无古今之分。南北之异者也。其它所言。则宜于古者未必宜于今。宜于北者未必宜于南。何也。前世土满而人稀。民易徙。后世当水冲者。往往通都大邑。其可徙乎。浚滑以上。西薄大山。地坚而多石。故能据坚地作石堤。今自开归以至海口。惟徐邳近山冈。余皆浮沙旷土。地安得坚。石安从取。虽三里亦不能。况三百里乎。且季驯尝言河南土最松。禹导河北。经河南一郡。故当时之水不甚浊。今河南开归。河全经之。又距禹三千余年。流日久。土日松。故水愈浊。由此言之。西汉去今千七百年。距禹犹未远。又河未南徙。则其水亦未必如今日之浊。或尚可引渠而溉田亦未可知。若今则但能开涵洞。引黄以淤洼。已善矣。安能通渠而引溉哉。然则为今之策。亦惟有择老土。筑坚堤。以束河使不能徙。建闸坝。置涵洞。以保堤使不内溃而已。舍此之外。别无奇谋异见矣。故曰让之三策。自为西汉黎阳东郡白马间言。未尝全为治河立论也。鉴古而不胶于古。不亦善乎。

贾让治河论二

夏驷

自禹贡而后。言治河者。始于贾让之三策。然即让之言。有不能概行于让之时者。何也。地形水势。随处不同。让所言乃据黎阳东郡百里间之情形而言。使移而行之徐兖中州之境。则已有大谬不然也。而况欲举千百年以前之论。而行

之于千百年以后之河道。则亦天下之愚人而已矣。夫治河以卫民也。徙民非细事也。在上世土满人稀。故殷避河患。至五迁其国都。而不以为难。后世人民稠庶。今自开归以至徐邳而下。皆通邑大都。万无可徙之理。汉时黄河。从黎阳东郡间北流入海。其地东薄金堤。西逼大山。惟此二邑之中。百余里间。为必经之地。而其民贪其近河沃饶。竞作室庐。居住其间。又近山多石。互为石堤。更相抵逼。束河于其中。所谓百里之内再西三东者是也。夫河自砥柱以来。其势方澎湃而思逞。而咽喉之路。顿值迫束如此。是以抑于北。则溃而南。瓠子一决而泛郡十六。注巨野。通淮泗。东郡一决而灌四郡三十二县。居地十五万顷。凡西汉二百年间。河患大抵皆在此二邑间。虽使大禹复出于此时。亦未有不徙民而放河北流者。安得不以为上策哉。况所谓当水冲者。亦不过金堤左右及环内黄堤与东郡白马故大堤之居民户。多不过以千数计耳。岂若今日一大村落镇市。动以万计乎。今不察时势。动言贾让上策在徙冀州之民。考西汉冀州。该今直隶山西二地。其民当不下数千万户。使让果欲徙其民。不知处斯民于何地。且山西处太行之右。与河全不相涉。不知让亦何事而欲尽徙之。而让乃以为上策。且千百年以来。亦遂无有非之者。何也。今人亦但顺读其书。曰其上策当徙冀州之民。而忘其下犹有当水冲者之语故也。且即计有当水冲者一言而忘。其但即浚滑二邑曲防居住之民故也。请得而断之曰。贾让徙民。在西汉之时。在黎阳东郡之地。真上策也。若时非西汉。地非黎阳东郡。岂特非上策。是为无策。至若堤防者。治河之要务。自西汉以迨元明。治河之臣。未有不用堤防而能导河使行者。近代潘季驯最称治河能臣。而其终身所守。惟是筑堤以束水。束水以刷沙二语耳。而今之空谈局外者。辄曰此贾让所谓下策也。夫使让诚以筑堤为下策。则前不当云据坚地作石堤矣。使让诚以筑堤为下策。则必用疏用浚。又不当云为渠并穿地。但为东方一堤北行三百余里入漳水矣。详让所言。则其筑堤以束水之旨。实与季驯同也。堤防之言。乃大概之言。施之得其当。则为束水以导河。施之失其当。则为壅水以遏河。齐作堤以遏河。令入海而自利。此曲防之堤也。赵魏作堤以遏河。此防患之堤也。皆非以束水导河也。今若不问堤防之是与非。而但以堤防为是。则是葵邱之载书可无成。而白圭之功果愈于禹也。若但以堤防为非。则是太原岳阳可无防。而九泽可无陂也。今黄河自荥水而东。水长高于地。开封河南。且高于内者丈余。掘地既不能。筑堤又以为下策而不事事。泛漫无束之河。何从而入海哉。西汉之世。文辞朴略。不甚分疏。使人意会。今人亦但顺读其书。曰缮完故堤。增卑培薄。劳费无已。数逢其患。此最下策。而忘其所谓故堤者。乃即百里之间再西三东浚滑二邑之民曲防遏水之堤也。亦请得而断之曰。浚滑二邑百里之间再西三东之故堤。真下策。而让所议起淇口至漳外石堤三百里故河入海之堤。真上

策也。若其中策。多开漕渠。张水门。旱开东方溉冀州。涝开西方放河流。潘季驯虽尝辨之。然距今千七百年。其地形既不知何如。其河流清浊可溉与否。即季驯所言。已自有前后不同者。不敢妄为论也。

此二篇亦见靳文襄治河书但彼尚有第三篇耳然其第三篇乃力驳贾让之谬与此二篇平心之论正相反窃疑惟第三篇出文襄之手及后见征君此文而并刻之未审其说之不尽符也故仍各还本人以存其真

禹贡锥指论河

胡渭

禹酈二渠。自黎阳宿胥口始。一北流为大河。一东流为漯川。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东行漯川。其大河故渚。则至长寿津。与漯别行。而东北入海。其经流自宿胥口徙流至成平。合漳水复归禹河旧。至章武入海。今直隶静海天津汉武帝元光三年。河决濮阳瓠子。则东南注巨野。通淮泗。而北渚之流微。漯川之水涸。及武帝塞宣防。导河北行二渠。则正流全归北渚。余波仍为漯川。此自定王五年至西汉末。河所行之地也。成帝建始四年。河平三年。两决。皆从平原至济南千乘入海。河势駸駸向东。至王莽始建国三年。河决魏郡。泛清河以东数郡。而北渚遂空。直至后汉明帝永平十二年。诏曰。自汴渠决败六十余岁。河自平帝之世。行汴渠东南入淮。亦行济渚东北入海。与后世南北清河之分派几相类。岁月逾甚。荥阳以下。正流渐微。至后汉永平。则莽时馆陶决口。亦必淤浅。故王景治河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河汴分流。遂从漯川导河至东武阳。始合王莽故道。此东汉以后。大河之所行也。武帝雄才大略。使欲尽复禹河故道。当亦无难。而难于讨论。仅执北渚为禹河。及哀平之世。人始有知禹河之所经者。贾让请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王横请徙河缘西山足。乘高地而东北入海。意皆欲复禹河故道。而国祚阽危。事不可为矣。永平上距平帝时仅六十余岁。故道岂遽湮灭。而王景治河。惟从事汴济。当时所急在运道。就其利便者为之。不暇远图耳。史称景凿山阜。截沟。防遏冲要。疏决壅滞。十里立一水门。费以百亿计。计力之充裕若是。向使讲求禹河故道而复之。则河流归北。汴济不劳而治。功施到今。五代以降。溃溢横决之祸。可以免矣。惜乎其不及此也。河虽徙自周定王时。而东光以下。至章武入海。犹是徒骇之故道。至王莽时。始改从千乘入海。而景遂因之。禹迹荡然无存。君子于此有遗憾焉。

贾让议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曰大汉方制万里。岂与水争咫尺之地。让欲复禹河故道。故曰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此功一立。千载无患。非谓任河之所向。虽横流失道。亦弃地予之也。李寻解光云。因其自决。可且勿塞。以观水势。关并云。河决曹卫之闲。南北不过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为

官亭民室。则其言稍涉孟浪矣。永平中议修汴渠。或以为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十三年诏述其言曰。左堤强则右堤伤。左右皆强则下方伤。宜任水势所之。使人随高而处。公家息壅塞之费。百姓无陷溺之患。此即李寻解光关并之说也。宋神宗之所以语宰执者。意亦如此。愚谓斯言不善。用之则为害匪细。夫故道难复。而新河所行颇得地宜。两崖完固。势不能远泛滥。如贾让所云。西薄大山。东薄金堤者。任其所之可也。若平地横流。则急宜修塞。使归故道。苟任其所之。则兖豫青徐数州之地。皆为糜烂之区矣。所争岂仅万里中之咫尺而已哉。若田蚡利鄆邑之岁收。劝武帝勿塞。谷永党于王氏。成帝时河决。言修政以应之。则灾变自除。以阴为元成冢墓之计。此盘庚所谓聒聒起信险肤。胥动以浮言者也。

自王莽始建国三年。河徙由千乘入海。后五十岁。为汉明帝永平十三年。王景治河功成。历晋唐五代。千年无恙。至宋景德而有横陇之决。庆历有商胡之决。河复北流。而汉唐之河遂癯。此又河之一大变也。考宋初河道。与唐五代略同。欧阳修所称京东故道是也。景德元年。河决澶州横陇埽。寻复修塞。景佑元年。又决横陇。遂为大河之经流。自长清而下。始与京东故道合。迨庆历八年。河又决澶州之商胡埽。而横陇断流。于是李仲昌议开六塔河。引归横陇故道。嘉佑元年。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复决。自后无复言横陇者。而京东故道遂废。于是二股河之议兴。二股者。商胡决河之别派也。决河自魏至恩冀干宁入海。二股自魏恩东至德沧入海。即唐马颊河之故道。熙宁二年。开二股河以导东流。裁及六分而北流闭。河自其南东决。泛滥五州军境。自是屡塞屡决。元丰四年。澶州小吴埽复大决。北注御河。诏东流已填淤不可复。自今更不修闭。元佑中。复议回河。久之不决。绍圣中卒行之。元符二年。河决内黄口。东流断绝。绍大河水势十分北流。其共力救护堤岸。是后不复开二股河矣。以今舆地言之。开州大名元城并属直隶大名府冠县馆陶邱县临清并属山东东昌府威县清河并属直隶广平府夏津武城并属东昌府枣强直隶真定府故城直隶河间府恩县东昌府德州济南府吴桥景州东光南皮交河沧州青县静海天津河间府诸州县界中。皆宋时黄河北流之所经也。商胡决后二十岁。为神宗熙宁二年。导东流而北流闭。又十二岁为元丰四年。河复北流。哲宗绍圣初又闭。后数岁为元符二年。东流断绝。河竟北流。自仁宗庆历八年。下逮金章宗明昌五年。凡百有四十六岁。而河始南徙。

宋河东流为二股河。北流则行永济渠清河入海。考宋时论北流之利者。如熙宁初提举河渠王亚等。谓黄御河一带。北行入独流东砦。经干宁军沧州等界入海。其近大海口。阔六七百步。深八九丈。其更西。阔三四百步。深五六丈。其势愈深。其流愈猛。天所以限契丹。议者欲再开二股。渐闭北流。此未观黄河

在界河内通流之利也。元丰四年。李立之言自决口相视河流。至干宁军。分入东西两塘。次入界河。于劈地口入海。通流无阻。宜修立东西堤。从之。元佑初。有回河东流之议。范百禄等言。昨按行黄河独流口至界河。又东至海口。熟观形势。各称界河未经黄河行流以前。阔百五十步。深一丈不等。自黄河行流以后。今阔至五百四十步。次亦二三百步。深者三丈五尺。次亦二丈。乃知水就下行。疾则刮除成空而稍深。与汉张戎之论正合。自元丰四年。河出大吴埽。一向就下。渐入界河。两岸日阔。连底成空。趋海之势甚迅。虽遇汛涨非常。而大吴以上数百里。终无决溢之患。此乃下流深快之验。窃谓本朝以来。未有大河安流合于禹迹如此之利便者也。绍圣初。复议回河。范祖禹言。今之河流方稍复大禹旧迹。入界河趋海。初无壅底。万壑所聚。其来远大。必无可塞之理。大观二年。都水使者吴玠言。自元丰闲小吴口决。北流入御河。下合西山诸水。至清州独流砦三叉口入海。虽深得保固形胜之策。而岁月浸久。侵犯塘堤。冲坏道路。啮损城砦。臣奉诏修治。御捍涨溢。然筑八尺之堤。当九河之尾。恐不能敌。乞逐旋增修。从之。此皆知北流之利者也。按今静海县。本宋清州地。县境有界河。亦曰潮河。即易滹沱巨马三水所会。合卫河入海。自塘泺既兴。文安大城之水。多入白河。其行界河者。唯漳卫耳。独流口在静海县北二十里。劈地口在县东北。又东为三叉口。即宋时北流入海之处也。其后北流兼混入漳水。亦自两行。至清池县之合口。始会流入海。故徽宗即位。张商英议引大河。自古漳河浮渚入海。欲导全河以入漳。而废永济之故道。浮渚即浮水。在今沧州东南。水经注所谓浮水故渚也。地势东高西下。北流屡决。而西导全河入漳。尤合于禹迹。但河由界河趋独流口入海。极其通利。而顾欲改从久淤之浮渚。至盐山县界入海。殊为多事。商英亦非知水者也。

禹河本随西山去。西山即黎阳西山杜佑指为太行恒山去河太远恐非贾让请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者也。时不见用。而宋之北流。实行其道。河入海之路。宜近不宜远。孙禁议决平原金堤。令入故笃马河。行五百余里入海是也。许商阻之。而宋之东流。卒由笃马河入海。即商胡决口之别派也事当于理。虽为人所格。而天必从之。故事机之善。未有善于宋之东北二流者也。清河行漳水之南。王莽故渚之北。去禹河最近。漳水故禹河欲复禹河旧迹。莫如导黄河入白沟。以人力为之其可也。而况商胡自决。北流通快。海口广深。此诚千载一遇。诚能因祸为福。转败为功。于魏恩沧冀之境。宽立堤防。约拦水势。疏其壅积。遏其冲要。则虽不及禹迹。犹可比王景所治之千年无患。而朝议纷纭。必欲回河使东。六塔既败。二股复兴。至元丰四年。河又北流。而神宗之意怠矣。哲宗即位。复议回河。大略谓河尾北向。恐入契丹之地。则其界踰河而南。彼必为桥梁。守以州郡。中国全失险阻。而苏辙驳之。以为契丹之

河。南注于海。地形北高。河无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势无徙移。范百禄亦云。界河向去深阔。加以朝夕海潮。往来渲荡。必无浅淀。河尾安得直注北界。亦足解其惑。已而绍圣诸臣。力主东流。借河事以伸其绍述之说。意不在河。更无足论。元符二年。河复决而北。地势可知。而建中靖国初。犹有献东流之议者。呜呼。宋君臣论河者犹有可取。而治河则皆坐失机会。舌敝耳聋。不见成功。卒委其地于金源氏。而河益南徙。浚滑汲胙之间。化为平陆。岂不惜哉。

何谓宋君臣之论河往往有可取也。熙宁五年。神宗语执政曰。河决不过占一河之地。或东或西。若利害无所较。听其所趋如何。元丰四年。又谓辅臣曰。水性趋下。以道治水。则无违其性可也。如能顺水所向。徙城邑以避之。复有何患。虽神禹复生。不过如此。此格言也。然施之于商胡北流。适得其宜。若地平土疏。溃溢四出。所占不止一河之地者。岂可亦随其所向迁徙避之乎。欧阳修曰。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水行渐壅。乃决上流低处。故大河已弃之道。自古难复。此格言也。然瓠子决二十余岁。而武帝塞之。河复北行二渠。河侵汴济注淮泗六十余年。而王景治之。仍由千乘入海。今横陇之徙裁二十年。安见故道必不可复。但北流实利便。不当更事横陇耳。苏辙曰。黄河之性。急则通流。缓则淤淀。既无东西皆急之势。安有两河并行之理。此格言也。然吾观古河未有不两行者。禹厮二渠为万世法。自参以上则必败。宋之二股。即唐之马颊。以此为枝渠。受河水十之一二。亦自无害。但不可令指大如股耳。张商英曰。治河当行其所无事。一用堤障。犹塞儿口止其啼。此格言也。语出贾让。然让意谓正道常流。不可效战国曲防之术耳。若冲激之处。溃溢可虞。非增卑倍薄。何以御之。任伯雨曰。昔禹之行水。不独行其所无事。亦未尝不因其变以道之。此格言也。然必如北流之合于禹迹者。不妨因其势而利导之。若注巨野通淮泗。安得不反之使北耶。此数说者。譬如奕者。必胜之着。而低手混施之。则全局皆空。古今经验之方。而庸医误之。则杀人无算。是故治河之道。或新或旧。或合或分。或通或塞。或无事。或有事。或小有事。或大有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则必有害。孟子所以恶执一也。金始克汴。两河悉畀刘豫。豫亡。河遂尽入金境。数十年间。或决或塞。迁徙无定。而汲胙之间如故。迨明昌五年八月。河决阳武故堤。灌封邱。而东都水监官见水势趋南。不预经画。各削阶罢职。河流至是又一大变矣。金吉甫云。河至绍熙甲寅。南连大野。并行泗水。以入淮。于是有南北清河之分。北清河即济水故道。南清河并泗入淮。今淮安之西二十里。对岸清河口是也。绍熙甲寅即金章宗明昌五年是时。河徙自阳武。而东至寿张。注梁山泺。分为二派。北派由北清入海。即今大清河。自东平历东阿平阴长清齐河历城济阳齐东武定

青城滨州蒲台至利津县入海者也。南派由南清河入淮。即泗水故道。今会通河自东平历汶上嘉祥济宁。合泗水至清河县入淮者也。初宋熙宁十年。河汇梁山泊。分入南北清河。寻经塞治。至是复行其道。而汲胙之流遂绝。去禹益远。朱子语录云。见刘枢家中原图。河郟自西南贯梁山泊。迤邐入淮来。神宗时河北流。故金人盛。今郟南来。故其势亦衰。谓此事也。考河自南渡以来。渐离浚滑。势益趋而南。特至明昌五年而始决裂。先是都水监丞田栝言。前代每遇古堤南决。多经南北清河分流。南清河北下有枯河数道。可容河水十之七八。北清河乃济水故道。可容十之二三而已。因欲于北岸墙村。决河入梁山泺故道。依旧作两清河分流。未及行。而八月河决。竟如其言。盖是时决势已成。栝欲因而利导之。且以宋为壑。故利河之南而不欲北。然前代河行淮济。未几即塞。曷尝以是为正道。而任其所之哉。迨金人南迁于汴。于是温撒可喜言近世河离故道。自卫东南流。由徐邳入海。以故河南地势益狭。窃见新乡县西河水。可决使东北流。其南有旧堤。水不能溢。行五十余里。与清河合。由清州柳口入海。清河即卫河清州今青县柳口即静海县北之杨柳青渡此河之旧道也。皆有旧堤。补其缺略足矣。如此。则山东大名等路。皆在河南。而河北诸郡。亦得其半。退足为御备之计。进足壮恢复之图。议者以为河流东南已久。决之恐故道不容。衍溢而出。遂寢。国势已蹙。实无暇及此。而原其始。实由宋人不尽力于北流。驯致此变。于金何责焉。

河自金明昌甲寅之徙。大半入淮。而北清河之流未绝也。逮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己丑。会通河成。于是始以一淮受全河之水。自汉元光三年。河决濮阳瓠子。东南注巨野。为河通淮泗之始。下此宋太平兴国八年咸平三年天禧三年熙宁十年。河皆屡决入淮。但未几即塞。其久而不变。历今五百余岁。河淮并为一渎。则始于明昌。成于至元也。暨元顺帝至正四年。河决白芽堤。又北决金堤。水势北侵安山。延入会通运河。朝廷患之。其后脱脱用贾鲁言。挽河东行。十一年四月鳩工。七月疏凿成。八月决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河复故道。南注于淮。贾鲁巧慧绝伦。奏功神速。前古所未有。惜为会通所窘。河必不可北。其所复者。仍是东南入淮之故道耳。使鲁生汉武之世。则导河入宿胥故渎。当无所难。不仅如史迁所谓复禹旧迹者。生明帝之世。亦必能导河入清河合漳水。至章武入海。岂徒与王景等烈。所遭不偶。功成而乱作。遂使庸人以鲁为口实。岂不悲哉。其时余阙有言。南方之地。本高于北。河之南徙难而北徙易。自宋南渡至今。殆二百年。而河旋北。议者虑河之北。则会通之漕废。当筑堤起曹南讫嘉祥。东西三百里。以障遏之。予则以为河北而会通之漕不废。何则。漕以汶而不以河也。案此言正与当时挽河之议相左。河在梁卫之郊。北流为顺。其曰南徙难而北徙易是也。谓河北而会通之漕不废。则大非明之中叶。

河屡贯会通。挟其水以入海。而运道遂淤。河之不可北也审矣。向使河北而无害于漕。则听其直冲张秋。东北入海。数百年可以无患。奚必岁岁劳费防其北决耶。

太史公天官书曰。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渤海一行。言山河两戒。以河济为北纪。江淮为南纪。由此观之。禹河从渤海入海。上应天文。下协地理。汉武帝所谓圣人作事。为万世功。通于神明。恐难改更者也。殷本纪载汤诰之言曰。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四渎之由来尚矣。尔雅江河淮济为四渎。四渎者。发源注海者也。刘熙释名曰。渎独也。各独出其所而入海者也。自王莽时河徙千乘入海。而北去碣石远矣。犹未离乎渤海也。自金明昌中再徙。而河半不入渤海矣。元至正中又徙。而河全不入渤海矣。河南之济久枯。河或行其故道。今又与淮浑涛而入海。淮不得擅渎之名。四渎亡其二矣。万一清口不利。海口愈塞。加之以淫潦。而河淮上流。一时并决。挟阜陵洪泽诸湖。冲荡高堰。人力仓卒不能支。势必决入山盐高宝诸湖。明隆庆四年万历三年是已而淮南海口。沙壅更甚于曩时。怒不得泄。则又必夺邗沟之路。直趋瓜洲。南注于江。至通州入海。四渎并为一渎。拂天地之经。奸南北之纪。可不惧欤。欲绝此患。莫如复禹旧迹。然河之南徙。日以远矣。浚滑汲胙之间无河。新乡获嘉亦无河矣。贾让李垂之策。将安所用之。或曰金温撒可喜请于新乡县西。决河水使东北。合清河至清州柳口入海。其说不可行乎。曰今新乡流绝。欲自武陟之东。浚其故道。约一百三四十里。更于新乡县西。决河使东北流。凿生地五十余里。劳费不费。民何以堪。且荥阳以下。每决必溃右堤。未有决左堤而北者。疑此地北高南下。新乡县西之故道。去清河虽近。未必能导之使北也。然则河竟将若之何。曰封邱以东。地势南高北下。河之北行。其性也。徒以有害于运。故遏之使不得北而南入于淮。南行非河之本性。东冲西决。卒无宁岁。故吾谓元明之治运。得汉之下策。而治河则无策。何也。以其随时补苴。意在运而不在河也。设会通河当时不开。则河可以北。先期戒民。凡田庐冢墓当水之冲者。悉迁于他所。官给其费。且振业之。西岸之堤。增卑倍薄。更于低处创立遥堤。使洪水至。得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诸事已毕。然后纵河所之。决金龙注张秋而东北。由大清河入于渤海。殊不烦人力也。禹河本有可复之机。一失之于元封。再失之于永平。三失之于熙宁。至明昌以后。事无可为。居今日而规复禹河。是犹坐谈龙肉。终不得饱也。河之离旧愈远。则反本愈难。但得东北流入渤海。天文地理两不相悖。而河无注江之患。斯亦足矣。求如西汉之河不可得。即如宋之北流亦不可得。而况泲水大陆之区也。呜呼。禹河其不复矣乎。元末河复北徙。自东明曹濮下及济宁而运道坏。明洪武初。命徐达自曹州东引河至鱼台入泗以通运

。永乐九年。又命宋礼自曹疏河经濮州东北入会通河。是北流犹未绝也。迨迁都之后。仰给于会通者重。始畏河之北。北即塞之。宏治中两决金龙口。直冲张秋。议者为漕计。遂筑断黄陵冈支渠。而北流于是永绝。始以清口一。受万里长河之水。阳武以下。河之所经。缮完故堤。增卑倍薄。但期不害于漕。而汉之下策。转为明之上策矣。至于黄淮既合。则唯以堰闸为务。堰者高家堰。闸者淮南诸湖闸口也。堰闸以时修固。则淮不南分。助河冲刷黄沙。使海口无壅。故潘尚书季驯之言曰。河之性宜合不宜分。宜急不宜缓。合则流急。急则荡涤而河深。分则流缓。缓则停滞而沙淤。此以堤束水。借水攻沙。为以水治水之良法也。又曰。通漕于河。则治河既以治漕。会河于淮。则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于海。则治河淮即以治海。观其所言。若无赫赫之功。然百余年来治河之善。卒未有如潘公者。会通必不可废。则河唯宜注淮以入海。且自汉以来治河者。莫不以分水为长策。唯张戎之论不然。潘公深得其意。故其治之者有二要。一在海口。一在高堰。河之出海旁口日多。则正口日塞。淮之会河支流益分。则正流益弱。皆潘公之所禁也。此则近代治河之大略也。

主河北流书生考古之恒习姑存以备源流变迁之局

请开减河入大清河疏乾隆十八年

吏部尚书孙嘉淦

目前黄河事宜。仰承 圣训。令臣等详悉筹划。和衷共议。此事所关甚大。头绪纷繁。臣拙于口说。不能达意。故详书所见以奏。窃惟欲导水者必先相山。导小水者相小山。导大水者相大山。天下之势。山分三干。水别四支。恒山九边。是为北干。衡山五岭。是为南干。华岳泰岳。是为中干。华山之阳。江为南支。华山之阴。河为北支。嵩山之南。淮水出焉。泰山之北。济水出焉。此二水者。南不入江。北不入河。自为一派。故江淮河济。名为四渎。以其独行入海也。臣所言大清河者。绕泰山之东。北起东阿而讫利津。乃济水之正道。四渎之经流。非寻常之沟壑也。依古以来。与河别流。自宋熙宁十年河决澶州。分而为二。一由南清河入淮。即今之河道也。一由北清河入海。即臣所言之大清河也。黄河始夺淮济之道矣。北宋之末。南北分流。南渡以后。河遂南徙。史不言其故。大约金人塞北流以病宋。可想而知也。元初河屡北决。辄复堵塞。大德初。决蒲口。廉访使尚文言。相度形势。南高北下。宜顺水性。导之北行。决口勿塞为便。而有司卒塞之。后蒲口复决。水全北流。竟如文言。至正初。河决金堤等处。丞相脱脱用贾鲁充河防使。大开黄河故道。水遂安流。贾鲁称善治河。乃导之北行。未尝令南徙也。明洪武时。河决阳武。东过开封。南入于淮。而河之故道遂淤。正统十三年。河决张秋河湾。东流入于海。景泰时。又决张秋。宏治时又决金龙口。漫长垣。趋张秋。冲会通河以入海。

按张秋并非河岸。而史屡言决张秋者。以黄河北决。必经张秋以溃运河。史以运道为重。故书决张秋也。张秋之东。不及百里。即东阿之山。山下即大清河。黄河决水。不能踰山东走。自必顺河北行。故凡言决张秋者。皆由大清河以入海。史有详。故有书有不书也。金龙口决后。命侍郎白昂治之。塞决口三十六处。而河乃入淮。又以河徙入淮。终非正道。乃自东平至兴济。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黄河以入海。是量开减河以入清河。古人有行之者。非臣创为此言也。自白昂治后。河复决金龙口。溃张秋堤以入海。命都御史刘大夏治之。乃浚贾鲁旧河。以杀水势。开新河七十余里。导使南行。筑大行长堤三百余里。用夫十二万有奇。铁木薪刍不可胜计。而张秋之决塞。逼河使南行。若斯之难也。河用全力以争之。必欲北入海。人用全力以堵之。必使南入淮。不能别筹运道。而亏国计。害民生。逆水性以为此。亦可为拙于谋矣。及于我朝。运道河流。皆沿旧制。顺治康熙年间。河之决塞。有案可稽。大约决北岸者十之九。决南岸者十之一。北岸决后。溃运道半。不溃者半。凡其溃运道者。则皆由大清河以入海者也。以大清河之东南。皆泰山之基脚。故其道亘古不坏。亦不迁移。从前南北分流之时。已受黄河之半。嗣后张秋溃决之日。间受黄河之全。然史但言其由此入海而已。并未闻有冲城郭淹人民之事。则此河之有利而无害。亦百试而足征矣。目今铜山决口。不能收功。上下两江二三十州县之积水。不能消涸。故臣言开减河也。上游水减。则下游水微。决口易塞。积水早消。但河流急。设开减河而夺溜以出。不可不防。故臣言减入大清河也。

大清河能受黄河之半。兼能受黄河之全。从前屡试之矣。况今三冬水涸。即使大溜全出。尚不敌秋汛之半。则大清河之必能容受。可以理揆也。但自黄河以至张秋。皆系平原旷野。恐有漫溢。然今年阳武方决。决出之水。现在张秋境内。其所经由。不过长垣东明一两县耳。未闻成灾也。今于阳武之下开减河。其道更近。则为患更小。亦可以理揆也。现今漕舟未上。张秋之运道空闲。开堤使河东流。初无碍也。至于运道。尤易为力。漕舟北上。即从张秋入河。顺河北流。五六日而可至利津。利津去天津之海道。不过四五百里。且在登莱之上。并无隘阻。臣于乾隆三年。由海道运登莱之谷三十万石于天津。刻期可至。颗粒无损。此亲办之事。非空言也。即使并此不敢。则又有策焉。大清河之经流。在山东之北。运河之南岸。现开减河数处。皆与大清河不远。又沧州以下之宣惠河。臣所疏浚。计其下游。与大清河甚近。开渠通之。以达漕舟。亦非难行之事也。计大清河所经之处。不过东阿济阳滨州利津等四五州县。即有漫溢。不过偏灾。忍四五州县之偏灾。而可减两江二三十州县之积水。并解淮阳两府之急难。此其利害之轻重。不待智者而后知也。减河开后。其至张秋。

不过经两三州县之境。计其漫溢之处。筑土埂以御之。一入大清河。则河身深广。石岸堵筑之处甚少。约计所费。至多不过一二十万。而所省下游决口之工费。赈济之钱米。至少不下一二百万。此其得失之多寡。亦不待智者而后知也。是则减河一开。所费甚少。为害甚轻。而决口可塞。积水可消。漕舟不误。其利甚大。臣熟思之。计无便于此者。故详言之。惟 皇上采择焉。

禹厮二渠考

孙星衍

二渠者何。大河与漯川也。河曷言渠。成皋今汜水大伾所在已北。禹所厮。故曰渠。漯曷言渠。江淮河为四渎。非人力。漯则禹所治。始自东武阳今朝城以达于海。即大清河自利津入海故亦曰渠。班氏地里志。独于漯称禹治是也。谓二渠为北渎及漯川者。孟康之言近古。当得其实。禹河自大名已北。东光已南。合清河即淇水今卫河东光已北。合漳水。至章武今天津入海。故班氏称为邺东故大河。周定王五年。东徙平原高唐之间。王莽时枯。故后人谓之王莽河。亦谓之大河。故渎也。郑氏注尚书。以屯氏河为河故道何。故渎复出为屯氏河。即今俗称老黄河。支流亦北合于漳。故水经注云。衡漳旧道。与屯氏相乱。自此已北。皆禹也。李吉甫以屯氏为永济渠。即今卫河矣。何以言汉武复禹旧。汉武筑金堤。塞瓠子。导河北行。漯川亦通。终汉之世。河患以少。河合淇漳以入海。即禹也。漳为禹何。漳水过际陌。有河伯娶妇之事。故知漳即河也。后人锱铢尺寸而较之。岂得谓之通知地理者欤。史迁据古文。班氏见周地图。所言不可诬也。漯首受河自朝城。后人谓漯始黎阳宿胥口。误以济渎当之也。漯何以不见于后世也。大清河则漯川。小清河则济水。济水绝于章邱之北。漯川绝于济阳以东。俗称徒骇河。即漯川也东汉北魏河渎何所行。行漯川之北。出入今马颊徒骇之间也。唐时河患亦少。以有漯川且北流也。宋时南北分流。不用导河入漳之议。而回河使东。无复禹。河患自此多矣。今河北流禹乎。会通河以西合济渎。以东合大清河。大清河自济阳以西为济渎。以东为漯川。河行二渠之一。谓之禹可也。治之奈何。马颊徒骇北达于海。西属于会通河。深浚而利导之。疏小清河通于大清河。以复济渎故道。而杀河势。滨州沧州之间。胡苏钩盘鬲津诸河。有形。次第可治。汉时议者。欲索九河故而穿之。御史韩牧以为纵不能九。为四五宜有益。今疏马颊诸河故道。奚啻四五。下尾合为逆河。会于淇漳。则二渠之故道尽复也。河不复南。运道伤乎。曰无伤也。河至临邑。谓之四渎津。酈道元言自河入济。自济入淮。自淮达江。水径周通。故有四渎之称 又言吴王掘沟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于济。是河漯沂济。自古相通。益以汶流。用之济运。不减黄淮交会之口也。余氏闕亦言河北徙而会通之。漕不废。漕以汶。不以河也。且夫浚齐桓已塞之河。复大禹二渠九

河之。神功也。河名大清。百川之所朝宗。美瑞也。东北流环拱神京。胜于屈南东注之势。地利也。省南河设官岁修亿千万之费。涸出东南亿千万顷之地。足资东方工用赈恤量移民居而有余。此数十百年安澜之庆。转祸为福之大机也。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惟 圣人洒沈澹灾。能与天地参也。

阎百诗潜邱札记曰一统志大清河在历城县北自齐河县流入又东北入济阳县界其上流即古济水也小清河在历城县北即古泲水也臣按自汉至隋唐惟有济水杜佑始有清河之名宋南渡后始有大小清河之分于钦齐乘以大清为古济水而以小清为刘豫所导后人皆沿其说其实非也以水经注元和志寰宇记诸书考之济水最南漯水在中河水最北今者小清所经自历城以东如章邱邹平长山新城高苑博兴乐安诸县皆古济水所行而大清河所经自历城以上至东阿固皆济水故道而自历城东北如济阳齐东青城诸县则皆古漯水所行蒲台以北则古河水所经盖唐宋时河行漯川其行大清兼行河漯二川其小清所行则断为济水故道也

卷九十七工政三河防二

治河论

裘曰修

天下有一定之法。可以定不定。无一定之法。不可以定有定。是故天象难定也。置闰与差而岁定。钟律难定也。有中秬黍而黄钟定。河之迁徙难定也。有大禹疏浚之法而河定。难者曰。河宜北不宜南。禹之擅功。以导之归北。非徒以疏与浚也。予曰不然。河虽浊水。性固就下也。可以北。不必于北。可以南。不必于南。奚以明其然也。自有天地。即有河。陶唐以前。盖不知其几千万年也。其北耶南耶。不可得而知也。及九载之绩弗成。禹相度治之。适经于北。遂导于北。然而禹第疏之浚之而已。既不能必后人遵其法。即不能必后之河常北也。抑闻之酈道元云。禹塞淫水于荥阳。引河通淮泗济水。分河东南流。则当时已不尽北。至商仲丁河决商邱。则分睪入淮以归海矣。河亶甲决噐。则又分潁以入淮矣。武乙浚偃师。则且分汝以入淮矣。然则自禹导河。七百余年后。河且数南。固不独周定王五年河始南徙也。议者弗深考。辄曰南归非性。不亦陋哉。曰河道既不别于南北。图说称由徐扬归海。河自顺其自然者何也。曰此以南北地势知之。非可以人力强也。且自禹迄今。河道之归海者四。北大陆。北之南渤海。东之北千乘。东之南安东。西汉及周宋以来。河患剧矣。然溢而北者。不过信都。而北决而南者。北之南馆陶。又其南顿邱。又其南濮阳。又其南定陶。每决则南徙。然则河之所欲趋者可知矣。禹之导河也。澶相以北。有西山以障之。有九河以杀之。故河安于北。九河塞而河乃南迁。今诚祖禹之法。河虽由南归海可也。违禹之法。合万余里之水。汇于一以委之河。虽由北归海。患未已也。今不求法之一定。而哓哓于南北之异道。亦见其闇于理而

昧于势矣。或曰。往年朱家海坍。淮扬被害。议者欲通河入沁。合卫归北。以图复禹故道。此诚御灾之良策也。而子以南归为可。毋乃贻讥于识者乎。予曰然。子以为河在南。淮扬被害。河在北。而恩冀德沧深瀛之间。独不被害乎。淮阳被害。则导之北。恩冀等州被害。将又导之南乎。夫冀兖土疏。河之淤垫。北易于南。河之冲决为害。北更甚于南。商周无论已。西汉而后。决溢何可胜数。其甚者。如汉元光之泛郡十六。鸿嘉之灌县邑三十一。败官亭民舍四万余所。周显德之大决杨刘。宋干德之水被七州。熙宁之灌郡县四十五。非其被害之尤惨者乎。且卫至德州东北。卑窄甚矣。自康熙四十五年。引漳入卫。漳汶合而卫不能容。议者现谓鲍家嘴诸水所会。旁邑堪虞。若复益之以河。吾见其害之什伯于汉周宋也。虽加宽深之功。无解暴决之患。非河独异于北。冀兖之土使然也。曰然则河可南。将永合淮以归海乎。曰此正宋元后河之大患也。河可南。特不可合淮耳。清口不可合。而上游分流于淮。亦不可也。何以明之。河所经必淤。河淤已难治矣。又兼治所经之淤。不重难乎。是故分于颍。则陈州项城太和阜阳颍上之民危。分于涡。则亳州蒙城怀远之民危。分于睢。则萧宿灵璧睢宁虹泗盱眙之民危。或至洪泽溢。高堰决。则江北淮南尽危。故曰虽分流于淮。犹不可也。况合淮乎。尝熟计而谛思之。安东海州沭阳之境。有南北二股河焉。即昔之石濩湖也。西距沭阳。东逼东海。约三万四千五百余顷。其黄河东归之正道乎。诚由清河北境。导河达湖。由湖东盐河左开数支河。以播于海。上溯九河八河之遗法。是所谓疏也。由是岁浚之为常。又由下游而上游。辟徐豫之河身。令二三十里至七八里不等。广其旁。使水涨有所容。深其中。使水落足以通舟。河其永有所归而无泛溢之患乎。因湖而功力省。别淮而清浊分。其详别具于策。

治河策上

裘曰修

河非可治也。亦顺其自然导之而已。今之河更无事治也。亦导之使由其应归之道而已。何者。河合淮非其所欲也。纵下流多开支河以杀其势。而不使别于淮。终为淮之害。而亦非河之利也。故今日之河。欲其不害淮而永无患。惟在顺其自然以导之。而顺其自然。惟在使之别淮。寻其应归之道以东之。其策惟何。亦曰改其流。广其身。深其臀。不与水争地而已。所谓改其流者。非别开河也。宿迁西境九龙庙东。现有小河。分黄水入中河济运。北直骆马湖支流为十字河。自九龙庙至中河之刘老。固黄河别淮由石濩湖东归之正道也。今将宿迁县治南河身。堵筑数丈。建石闸以为运河。使入九龙庙之河。以达中河。则运道之由黄河者。不多于清口。河之身。则自九龙庙至中河刘老。辟之使与大河等。以达骆马湖茆家河下流之六塘河。又将六塘河下流旧石濩湖。分为南股北

股。二河者。开挑为一。以还湖之旧。其南股河口直五丈河。北股河口近义支河与六里河。即于五丈义支六里三河间。开数支河以达于海。其最北者。经芦伊山北。由黄家嘴归海。最南者。即归头图口。改挑直下入海。毋使复入湖河。如此。则河永别于淮矣。或曰。自刘老茆家河至桃源之史家集。又经河头集。大口门。至沭阳低村。是为历年议达之港河。又由低村经唐沟马厂汤家穆家桥以达大涟河归海。计二百六十余里。不较近于石濩湖乎。然港河久堙。仅有遗迹。而唐沟以下。地形高于石濩湖。又河身不宽。辟之则两旁居民应迁者无数。路虽近而费过之。固不如石濩湖之为胜也。至所谓广其身深其臀者。则无论河流改与未改。均不容已也。广其身当视南方大江而稍差之。大江身面窄者或七八里。宽者或三四十里。今河身自清河以西。宽不及十里。窄或仅一二里。如徐州城北。且不及一里。固宜其水之泛滥不可制也。今欲辟两涯而侈之。即应始于河委之石濩湖。夫石濩湖三万四千五百余顷。固甚广也。自为南北股二河。其中因有民田。又两畔间有民舍。夫禹导河必弃地。奈何于湖底为田与舍也。今应将田仍复为湖。而西自沭阳张将军庙。东至海州北魏庄等地民舍。并北股河北之龙沟庙。俱应迁之。北股河北。北阜沟之北。随加挑浚。近北股者。输其土于北阜沟北。以为北堤。近南股者。输其土于南股河南之高家沟沈家集等处。以为南堤。如是而湖身广。即河身广矣。其下流五丈义支六里三河间。所开数支河。即禹贡之九河逆河也。合计之应共得五六十里。以达海口。庶河之委。受全河而无迫隘之患。其自石濩湖以西。由宿迁邳州铜山至河南巩县等处。凡河身窄者。皆辟之。俾如十里八九里之数。如是而河身不大远于江。三汛不至横溢。所谓广其身。凡以游之云尔。深之法本于大禹浚川之遗制。禹之法不可复知矣。今但用搜沙及土方挑土之法。而已可奏功。近日有为百龙搜沙之论者。法用龙舟百艘。各于舵后置五尺之版一。竟版以铁为逆鳞。版面四隅置环。以系铁索。舵尾二人守之。令高下提放。以搜积沙。其舟近前两旁安水轮各一。令二人以足转之。舟行不论上下帆风。推轮使逆鳞触沙。随流入海。又于海口搜之。使无阻滞。此其法甚良矣。今更因而润泽之。其法每艘用狎水兵丁八人。百艘八百人。五艘则一武弁督之。今请于春夏秋三时。督令为鴈行者十。每日行舟搜沙。于秋末三冬及春初水未发之时。即督令照土方法挑淤。又沿河每家岁派三工协挑。悉以其土加厚旧堤。如是岁行之以为常。水行地中。不复增堤。河身可无浅淤之患。此又深其臀以容之之策也。

三策相济为用。实万世无疆之休也。难者或曰。弃南北股二河之田。如亏国课何。不知以湖为田。虽无异涨。亦遭淹没。安从得国课也。且黄淮有故。则灾及千余里。议蠲议赈。不下数百万。今永除此有名无实之额。以一年赈费。给所徙之民有余。而河患既息。将千余里禾稼无伤。增谷粟数百万斛。即可省数

百万之蠲赈。是乃大益国课也。难者又曰。辟河夫役。及百龙搜沙之人与舟。费帑得毋太甚。夫每年治河夫役。其数繁矣。今但将一二年合用之役。于水涸时并力兴工。其役宜敷于用。且既辟之后。不必复辟。所谓一劳永逸者也。至搜沙兵丁工食。不宜从轻。然计每艘给银三百二十两。百艘不过三万二千。并造舟修舟及河员俸食银两。不及十万。行之既效。则每年抢修诸费可省。而沿河冗员可裁。今查江南河库。供抢修名曰部拨协济者。约银四十七万六千余两。供俸薪兵饷名曰外解河银柴价者。约银二十二万六千六百余两。二共七十万二千六百余两。皆江南每年常额。河东河库及兴举大工之费俱在外。今搜沙之费不及十万。其省帑又何如也。自海口至巩县界。河道辽远。若百舟不足。即倍其数。亦不及二十万。每年计省常额七八十万。功费之相悬如此。为国计民生虑者。其以刍蕘之言为可采乎。

治河策下

裘曰修

河由六塘河趋南北二股河以归海。信得其道矣。而六塘河受骆马湖下流。沂水发时。沭阳安东海州常被其害。今复合大河。恐为害弥甚。奈何。曰如南北二股河还石濩湖之旧。又兼辟河之身而深浚之。则虽沂沭共归大河。亦无患矣。必欲与大河别。则由茆家河经河头集北引入港河。稍迁河旁居民。加挑宽深。一劳永逸。万世之利也。曰此皆主大河由南归海而言也。必不得已而北。古河故道。必择其一。将从何道可以畅流。并无碍于运乎。曰必不得已而思北归。次策要不可引归天津。以漳卫汶三水合。不容复益以河也。由张秋而东阿禹城。以至滨州阳信蒲台利津海口。此古大清河。即汉千乘故道也。明帝永平年间。德棣之间河播为八。王景因之以成功。历汉唐至后周。八百余年无河患。今寻其故道而疏之。河流通畅。可庆安澜矣。但八河多堙。重加疏浚。厥功匪易。较之由六塘河归海。费帑为多耳。至欲无碍于运。此尤未易言。运河由南而北。河从西南过张秋而东北。张秋南北建石闸。南旺湖汶水。不能如济水之穿河而北也。然则自张秋至临清二百余里。皆当引黄水济运。每年不无疏浚浅淤之工。临清南建石闸。不可更令黄水入北。以淤北河。如此庶可无碍于运。而南旺迤南。多分汶水济运。亦可永无浅涸之虞。南旺至张秋。仅百三十余里。不必汶水之六故也。此策欲其有利无害。尤须河委多分支河。不然。张秋南北举受大河之害。运道多梗矣。故曰此次策也。曰河身辟至十里。东西千余里。费帑不貲。虽捐项恐不足以济。奈何。曰辟河身非必通身皆辟也。于南北二岸所开挑之处。各输其土于四五里外以为厚堤。即以两堤内为河身。堤内平地较现今河底为低。可以为河。则无俟皆辟。而河身已十里八九里不等矣。嗣后每于水落时。近河家赋三工。同水丁八百人。协力开挑。输其土于堤外。植官柳

杂木。数年堤高厚如山阜。草木杂根。纵横蟠结。虽有异涨。不能为患矣。夫战国时齐与赵魏作堤。皆去河二十五里。两堤内计五十里。今仅十里。何可复狭。此法无论南归北归。皆为至要。不与水争地。变巩县迤东之河为底柱迤西龙门迤北之河。策莫良于此。难者曰。两堤内河身十里。近河田园庐舍。将若之何。曰欲成大功。虽圣人不能姑息以悦人干誉也。法在处之得其宜耳。且近河必非良田。河身既广。近堤水亦不深。植芦苇。亦不至弃民利也。又富民必无近河居者。贫民所居。寻丈之地。原非已有。今其徙于堤外。不为过也。曰堤工稳固。虽不广河身。亦岂有溃决之患。曰。虽有坚厚石堤。能保河之不决。不能保河之不溢也。故徒堤不足恃也。曰。近河居民。岁赋三工开挑。得毋怨役之偏重乎。曰河涨。近河先受其害。果能永无河患。何爱三工也。至沿河沿堤有居民。亦计地以役之。其地属官。不令出租。虽役之不怨也。

治淮论

裘曰修

江北之水为患者。河为大。淮次之。故既治河。即不可不治淮。虽然。河不治。则淮无由治矣。河既治。则淮无事治矣。是故治河即宜治淮。而治淮仍不外于治河。何以言之。治淮之要。亦曰无使河合淮而已矣。河合淮。不特沿河之地被其害。即沿淮之民。亦无不被合之之害。别淮。不特沿河之地享其利。即沿淮之民亦无不享别之之利。窃尝论黄淮合清口筑大墩。其害不可胜言也。而其大者有五焉。自清口至云梯关。淮身为河踞者。十去其七。洪泽之南。筑高堰以防淮之决。其东筑大墩。直抵中流。以激淮之怒。遏河之南而使之东。夫黄淮水势无常也。三汛涨溢叵测也。设两水强。高堰不守。天长六合等县居民。将化为鱼。其害一。凤阳虽土瘠。前古未闻屡灾。自清口为黄流所阻。西起颍寿。东至泗州盱眙。田园庐舍。频遭水淹。蠲赈无虚岁。流亡转徙。不可数计。其害二。大墩之筑。藉清刷黄。河涨则疏之归海。淮涨则不肯令之竟去。故虽遇寻常之涨。沿淮禾稼。亦多损伤。其害三。阳城之颍。天息之汝。浚仪之睢。扶沟之涡。皆以淮为尾闾。淮流既壅。则众水不行。归德汝宁陈许诸郡邑。常为泽国。前年尝开挑大洪等河矣。然下无所泄。虽加浚治。末如之何。水失其常。祸及邻省。其害四。泗州东逼洪泽。每春月后。城陷水中。官署寄治盱眙。秋冬水落。州民输纳莫肯至。州守于荒城中设柜督催。且数十年。其害五。总此五害。迁延岁月。费帑病民。无有底止。得不思变计以为之所哉。且夫淮水本非有害也。而害且五。则大墩之故也。淮非有需于大也。而卒使大墩为害。则河合淮之故也。河合淮。因束淮敌河。斯大墩不得不筑。高堰不得不高。而五害遂不可去。故欲去五害。莫如使淮畅流。欲使淮畅流。莫如使河流从宿迁北而别于淮。故曰治河即宜治淮。治淮仍不外于治河也。夫治病必先

于受病之源。御寇必于所经之地。今清口河淮所经。固病源也。河淮不分。吾不知五害之何由去也。

治河淮策

鲁之裕

天下事莫难于治水。尤莫难于治今日四溃之河水。而窃以为难于得其人焉耳。得其人。则以水治水。无难也。国家资河淮以济运漕。运不可一岁不通。则河淮不可一岁不治。而治漕必先治河。治河必先治淮。即所谓以水治水之道也。夫河淮古称二渚。河水东过荥阳浪荡渠。即大禹所辟以通淮泗之络者。河至是借淮以相为梳理。河淮之合。从来旧矣。厥后引河而南。并借淮水入海之路以转漕。于是乎二渚相会于清河县东。由云梯关以入海。是云梯关者。二渚入海之故道也。前人深知夫河性以浊而缓。缓则壅。壅则溃。淮性以清而急。急则行。行则安。故筑归仁堤以捍黄水睢水。使不得南射泗州。攻高堰。又能遏睢水湖水。并入黄河。使急流而不壅。复筑高家堰周家桥翟家坝以束淮。使涓滴俱出于清口。以逼河而归海。其蓄泄也又有方焉。淮水大涨。则漫坝而南。风泗得以无水患。淮水不涨。则阻其南奔。而清口之水有全力。法至善也。自康熙元年。盱泗之民。由古沟镇南北。及谷家桥。盗决小渠者八。淮水大半分于高宝诸湖。河水亦即蹶淮而注之。河受二水而无所泄。是以大决于清水之潭。而清口之淮。无力刷河。河不能自循故道。乃由天妃闸窜入运河。运道之渠。不能容黄河之水。此安东之所以被决。运道所以被冲。淮扬所以被没。而二渚竟以安东为尾闾矣。安东新决之口。其阔深不及云梯之半。欲二渚于此安澜而归壑也得乎。且夫周桥翟坝者。盖天然之减水坝也。其土坚而身厚。又低于高堰者二尺。水大。则漫之而过。水大至二尺。乃与高堰相平。若更高于二尺。斯漫堰以行。是周桥翟坝毫无害于高堰。而有助于高堰者也。而淮北私盐。利开桥坝以通往来。挥多金。造浮言。曰归仁之堤不毁。周家桥闸不开。翟家坝口不决。则商贾之南自瓜仪。北自河南者。咸必假道清江浦。不免为各闸稽。岂若取道桥坝之直达为便。且白鹿邸家诸湖之隈。原非民田也。堤决水干。人得私种。河防胥役。又设税周桥之闸。每一私开。货船敛馈千金。渔者亦奉以数十金。奸民勾通淮关淮道。暨山阳厅役。每月为之料理。名曰月钱。饰为开桥保堰之说。夫自康熙元年以前。自明万历以后。周桥不开。高堰曾闻冲决乎。况水漫翟坝。有二十五里之宽岂区区周桥数尺之闸。一开之而遂能泄之乎。乃其借口者又曰。漕船回南。时值水涸。可由此以放行。夫漕船自古无经此之事。只缘周桥闸开。奸民利之。衙胥利之。职司于此者尤利之。故虽有三害。弗之恤也。三害者何。冲决漕堤。一害也。淹没七州县民。二害也。淮水分而清口塞。清口塞而河道淤。三害也。借口者则又从而为之辞曰。三关额税不足

。必取偿于周桥。不思周桥启而重船放。额税之所以不足也。今即于桥置私税焉。无论其蠹课渔商也。即以其入者计之。亦官三而众七焉耳。安见其能足额耶。周桥月开。翟坝日决。淮水分于诸湖。湖常盈而不涸。是故不必桃花水发。而漕堤日有溃败之虞。淮南七邑。日有釜底之忧矣。故今日而言治河治淮治漕之道。不必别有奇术也。但使清口之水仍其清。堰仍其堰。堤仍其堤。坝仍其坝而已矣。诚能于徐邳桃清沿河而下。诸堤坝无有不固。诸小口无有不塞。不特黄淮合而清口浚。清口浚而云梯通。而淮扬七邑不致以釜底受倒灌之灾。且堰内民田。堰外湖坡。无不现为可之地。上自虹泗。下及山盐兴宝。皆一变而成沃壤。是以治河淮之功。收治漕运之效。并以治漕运之效。活七邑之民。其为利于国计民生也。不亦巨哉。乃不得其人。而终年兴无益之功。既劳民矣。又伤财焉。既伤财矣。又误国焉。如是而曰河淮漕运难治也。河淮漕运果难治乎哉。

治河说

徐干学

古之言治河者众矣。河既善徙。决无常处。治之亦无常法。在因其时。相其地。审其势。以为之便宜。而非可以数见之成言。已湮之古迹。谋其实效也。古之善言河者。莫如汉之贾让。元之贾鲁。今观其前后三策。仅可施之北河。与今日东南之势大异。即明宋濂之说。浚淮导济。南北分行。亦非今日运道所宜。若徐有贞之治水闸疏水渠。其说专主乎疏。谓一淮不足以受全河也。刘大夏之堤荆隆镇安平。其功特着乎塞。谓取全河而注之一淮也。与今之所患。河不入淮。其势又不相侔矣。今朝廷之上。不惜以重费鸠工。而河臣仔肩于下。勒限受事。庶几底绩可期。然善后有策。岂无说以处此乎。请以今日之黄河论之。岁修有防矣。抢筑有备矣。遥堤缕堤。在在相望矣。乃一逢溃决。制御莫施。数年以来。屡见于宿迁桃源之境。此地去海甚近。而每多冲决。非海口之淤为之乎。自白洋以东。向之河身广为一二里者。今止以数丈计。即新开引河。力为利导。而河性不趋。则云梯关之雍塞非一日矣。论者曰。堤防既立。水必归槽。藉以冲刷海口。可不浚自开。然沙壅日久。土坚且厚。即决已塞。而欲用水攻沙。正恐下流难达。其势必将别溃。是必云梯关之工。与桃宿决口并举。而逆河入海之遗意。庶乎无失也。请以今日之淮论之。淮以上为七十二溪。是洪泽。淮以下为白马汜光诸湖。中立一堤障使东指。所恃者惟高堰耳。高堰一倾。清水潭数决。致淮扬二郡。巨浸累年。今高堰修筑已成。淮水宜静向东行。而清口之流。浅隘如故。惧淮水之复入诸河。是必大辟清口与高堰一工。彼此相济而后可以无虞也。请以今日运河论之。运河以内。有浅涸之虞。必取给于山左诸泉。而昔之水柜。如马踏高柳等湖。今成平陆。一遇旱干。必有

浅阻。是五湖旧迹。不可不讲也。运河以外。有冲击之虞。如曹单金鱼诸县。南临大河。惟赖太行古堤障之。今河势不东。虑其北走。闻曹单以西。扫湾而北。渐逼馆陶。是张秋之决。曾见于顺治间者。不可不预为之防也。请以今日黄淮之交论之。清口以南有清江浦。其北有清河县。其东有徐家沟云梯关。而黄淮交会之要地。全系于清口。今清江浦外涨沙长及数里。水力不足以刷之。是必别建一工。开引河于厚沙之中。然后东行之势可复也。请以今日黄运之交论之。运河之口。必达黄河。而黄河一涨。必入运河。浊流倒冲。不入旋淤。如直河董口骆马诸道。数迁数淤。其明验矣。今既别开阜河。安可不为之长计乎。闻昔之茶城。有镇口三闸。今之清江有道济三闸。皆防黄水之溢入耳。宜仿其遗制。立启闭法以截黄流。即于闸外数里。立每岁冬春大挑法。以为常。不然。而黄涨必淤。纷纷迁改。终无益也。故曰异代之法不可以治今日之河。此河之治。不可以为彼河之法。时为之。地为之。势为之矣。安敢以胶柱之见。筑舍之谋。取旧日之陈言。轻为借箸哉。

淮水考

郭起元

淮出胎簪山。在河南南阳府桐县西三十里。有泉三。出汇为井。井口纵横各七尺。水深五六尺。伏流二十余丈。复出绕县东行。经桐山。始成渠。月河水入焉。又东过信阳州北四十五里。游河明河洋河水入焉。过罗山县北二十里。泲河泲清河月湾河竹竿河水入焉。过息县南四里。潁河谷河泥河闾河营河清水港水入焉。过光山县北九十里。寨河水入焉。过光州北三十里。小黄河水入焉。过固始县北七十里。颍州南百二十里。河史河汝河谷河水入焉。过霍邱县北四十里。颍上县南二十五里。澧河东河清河润河颍河水入焉。过寿州西六十里。清河西淝河东淝河洛河水入焉。过怀远县东二里。洱河芟河天河涡河淝河水入焉。过凤阳县北十里。临淮县北一里。濠河月明湖水入焉。过五河县东二里。淙河浍河沱河潼河水入焉。过泗州南。盱眙县北。许家河溪水注之。又北合柳山甓山陡安仑墩塔影龟山洪泽诸湖之水。东北行。径清河县南。与泗水合于清口。又东径山阳县北。安东县南。又东北过云梯关。长一千七百余里。以入于海。其支流亦散入江。禹贡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者。泗出兖州府泗水县桃墟西北陪尾山。历曲阜滋阳济宁邹鱼台滕县。南入徐州沛县及邳州宿迁桃源。至清河县。以会淮。尼山沂水西南流滋阳县界入泗。艾山沂水在邳州西南入泗。泗入淮。蒙山沂水又东南汇淮以入海。古者淮河皆称渚。释文曰。渚者。独也。禹河夹右碣石入渤海。新莽时。河徙从千乘。元至正间。河徙东南。徐州以下夺泗。清口以下夺淮。入东海而二渚并为一渚。汉建安间。广陵太守陈登。始筑高堰以障淮流。后废。明平江伯陈瑄复之。万历年间河臣潘季驯定计。蓄

淮攻黄以清刷浊。因坚筑高堰。将大小诸处闭塞。障全淮以趋清口。淮扬免患。而泗属灾剧。郡人常三省揭争。巡按牛应元始议开金家湾芒稻河。泄下河诸湖入江。继议开周家桥。泄淮入湖。又先开武家墩以杀其势。此议开三闸所由来也。是后定计分黄。自黄家嘴而下。至渔沟浪石。由安东北俱疏为河身。归五港口独入海。不趋清口逼淮。令得纵出。督臣褚鈇定计导淮。始建武家墩闸。由永济河泾河。下射阳湖入海。建高良闸。由岔河泾河亦下射阳湖入海。建周家桥闸。由草子湖宝应湖入子婴沟。下广洋湖入海。此建三闸分黄导淮之本末也。河性变迁无常。明季多难。置而不治。本朝康熙初。淮溢武家墩高良。泛滥上下。清口湮而黄流上溃。至十六年。圣祖命总河靳辅治之。三十八年。圣驾亲临高堰阅视。指授方。三十九年。总河张鹏翮遵旨经理。黄淮底定。我皇上绍述贻谋。简选贤员。经营筑浚。又准大臣陈奏河湖蓄泄机宜。闸坝成规。节宣有制。固已周详尽善。但履其事者。必使古来之原委。洞然于中。可为当几之一助。聿稽禹贡。淮入于海。孟子言排淮泗而注之江。

禹时江淮不相通。自春秋哀公七年。吴城邗沟。始通江于淮。隋开皇间。开山阳渎。大业时凿汴河抵扬州。始达淮于江。明泗州莫之翰言盱眙县东二十里圣人山下有禹河遗迹。开此河。可分淮流十之四。沿淮上下。免于陆沉。洪泽湖水不溢。则高堰堤工不决。而淮人阎百诗又云。宋元丰间。江淮荆浙发运使蒋之奇。因淮险。岁溺公私转输。请凿龟山左肘至洪泽。为运河以避风浪。后人遂讹为禹王河。今自扬州甘泉至天长。途间果有河形旁高中洼。抵盱眙境则石山土冈拦截。山多礞石。不易开凿。人代屡更。高深易位。而田庐邱冢。错杂其间。故道亦不可问矣。若闸坝各工。修筑坚固。启闭以时。远近遵守。则滨淮州邑。行见有息肩之日。不必烦纷更以求之也。

沂水有三蒙山水皆谓之沂即禹贡之淮沂周礼之沂沭附淮以入海者也艾山下之沂先入泗而后入淮史记留侯世家良会黄石老人于圯桥阎注圯沂水也在下邳尼山下之沂水论语所谓浴乎沂者亦附泗以入淮而最先泗水发源兖州泗水县东北五十里西南行百四十里至滋阳界而尼山之沂入焉又西南行至济宁又折而东至邳州而艾山之沂水入焉又东南至清河县会淮水又东行而蒙山之沂入焉

治河策上

朱泽澧

黄河为害于淮扬两郡。数百年矣。近者六坝塞。清口开。淮入于河。渐有成效。四十四年。淮水暴涨。遂至壅决。夫淮水既不宜中泄。水盛之时。北出无由。积而为漫为决。衍溢土田。倾灌城邑。即使捐七邑之地以受淮。亦必预为措置。况弃其地。淮仍不可合黄。又必不可由高宝以入海。徒滋其害。无有已时

。岂可不筹百年不敝之计哉。河之分合。历代不一大要皆入海于东北。不入海于东南。宋神宗时。王安石入李义公之言以开直河。大决澶州曹村。分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哲宗时。虽以文彦博吕大防之贤。亦以河不东则失中国之险。此宋导河南行之失也。元末河决。贾鲁充河防使。发兵民十七万。自黄陵冈达白茅。又自黄陵西至杨青村。疏南河故道。兴工五阅月。此元末导河南行之失也。洪武二十四年。河决原武。东经开封北。又南行至项城。经颍州颍上县。东至寿州正阳镇。全入于淮。永乐九年。宋礼浚会通河。南入淮。遂定漕事。罢海运。正统十三年。河决荥阳。过开封城西。南经陈。自亳入涡口。又经蒙城。至怀远界入淮。而开封城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北。此明绝河北流之失也。隋唐以前。河与淮分。两渚各入于海。宋中叶以后。河合于淮以趋海。前代河决。坏民田园庐舍。至明则视古尤急。或决张秋而妨漕。或决曹单趋沛而妨漕。或决睢州以为祖陵忧。或河决崔镇。淮决高堰。而运道陵寝交以为患。河之患不一。于是诸臣之议河亦不一。由河阴原武孟津怀庆之间。择地形便。导河水注于卫河。漕舟由江入淮。溯流至于河阴。顺流至于卫河。沿临清沧州。至于天津者。霍韬之策。与黄管同也。北导李吉口下浊河。南存徐溪口下符离。中存盘岔河下浮桥。三河并存。南北相去五十里。任水游荡。以不治治之者。杨一魁之策。主分黄于上也。筑高堰塞崔镇以堤束水。以水攻沙。使无行。而又近为缕堤。外为遥堤。水益浅远。不至旁决者。潘季驯之策。主于淮黄合也。周家桥比去高堰五十里。其支河接草子河。若浚三十余里。一自金家河入芒稻河注之江。一自子婴沟入广洋湖注之海。则淮水可泄者。张企程之策。主于疏淮也。河故道由桃源三义镇。达叶家冲。与淮合。在清河县北。别有济运一河。在县南。河强直趋县南。而自弃北流之道。久且断。河形固在桃源至瓦子滩九十里。地下不耕。无庐墓之碍。至开河费。视诸说稍倍。而河道一复。为利无穷者。王士性之策。主分黄于下也。明人河策。不可枚举。略集数说以着其概。夫河历秦汉。禹之故道已失。历宋元又迁而南。今日之河之不能北。犹秦汉之河之不能复禹迹也。居今日之势。必使河入于卫。如霍黄之说。势必不能行。今日之卫。小于河数倍。导河入卫。卫安能受。即使暂受。浚滑大名曹开阳谷等处。必致大决。势且冲张秋沙湾。挟济汶之水以东。漕运横阻。宏治六年。其已事也。不得其意而拘其。利尚未兴。害已立见。岂通儒之论哉。若夫用杨一魁之策以疏黄。用张企程之策以疏淮。用潘季驯之策以治淮黄下流。固百余年兼而行之者。何以积久不效。黄高淮壅。一遇霪雨。处处冲决。遂至此极也。夫季驯之策。束水不得北徙。并趋入海。可以暂行。不可经久。桃清黄河。阔止二三里。二水陡发。必不能容。上决崔镇。下决安东马逻。可料而知。且黄强淮弱。周家桥不能骤泄。高堰六坝

。安能无虞。七邑生民。尽化鱼。诚有如杨一魁所云。涓滴不外泄。浊沙日淀。河身日高。遏泗汶。壅清淮者矣。独王士性之说。当日格于韦居敬而不行。至今畏为艰。大而不举。有可痛惜者。河之性善迁。又善淤。惟分其涂。一时不至尽塞。刘大夏之治河也。使不分河由中牟至颍州。由亳州入涡口。虽有胙城徐州之长堤。吾恐金龙口之决。必不能塞。黄陵冈之溃。必不能止。又使不分河由宿迁小河入淮。则济沛邳徐。必不免于冲决。河之在河南也。南高而北下。河之在淮南也。北高而南下。上流既可分而为三。下流独不可分而为二乎。上流之南高土平者可挽北之南。下流之北高土平者独不可挽南之北乎。淮之涨由于黄之不分。即使清河无有故道。必相其地势平衍者导之使北以让淮。今清河之北。明明故道可循。久而不举。诚可怪也。

愚生长东隅。足迹未及河南。宿迁清河。往来再三。见夫三义崔镇众兴渔沟。一望平衍。夏秋水盛。刘老王营大坝黄水泛滥。不由轨道。若由清河县西。浚成大河。由县北而东。直接草湾河。不过数十里。使黄分于北。则淮之清口。一往无阻。虽值伏秋。有周家桥六坝量泄于上。有全河以注于下。则淮扬七邑。可以安枕矣。夫黄至清河。其必分者势也。开封而东。或二或三。时淤时浚。分不一道。独至清河则归于一。黄至清河将入海之处也。犹九河亦将入海之处也。禹分黄而为九。今合淮黄而为一。欲黄不灌淮。淮不东溃。得乎哉。此以知王士性之见。高诸贤一等也。议者必以黄河别淮而行易至淤淀为言。不知黄河自徐州东南。皆别行也。至宿迁清河。则泗汶沂沭之水。由运河入黄。不淀于睢邳之间。而淀于清河以下。有是理乎。所难者。导河使北。殊费经营。必使河身辽远。较之今河更广且深。又坚其入口东岸之处。创为石堤。如获嘉以东之太行堤。旧老堤。仅分三之一以入淮。则漕舟出通济闸。溯淮入黄。转溯新河。曲折之间。无有险阻。又或自淮黄分流之后。因势帮筑。直建长堤。自清河县西南至东北。使黄不通淮。东过安东。方会淮入海。其淮黄相隔之堤。置石闸以通漕舟。漕舟过尽。则下板坚闭。不许民船往来。此在任工之员。斟酌时宜者也。河之南行。始于贾鲁。白昂继之。刘大夏又继之。嗣此黄凡北决。必疏河南以分其势。今欲淮不东溃。惟在分黄。贾让以徙冀州之民。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为上策。关并韩牧辈皆主之。若能弃清河北境数十里之地。多其内外之堤。任河游衍。纵有冲决。不为大害。况夫渔沟左右。实旧河所经。草湾至赤晏庙。可以分黄。则三义镇至草湾河。亦可分黄矣。安东之西。不受其害。则清河之北。亦不受害矣。如使黄不与淮分。鲜有治理。积之之久。河高堤险。天时人事。交会其穷。东南城郭人民。宛在水中。此可为痛哭流涕者也。夫事之费广而必行者。原未易易。明世宗时。盛应期议开新渠。以土皆沙。疏随淤。弗绩而罢。后三十年。终寻应期所开故道疏凿之。分黄之

役。浩大难举。不有得于今。必有得于后。撮土勺水之见。未知有当于今日否。

治河策下

朱泽澧

治河者。未言河之利。先防河之害。欧阳公云。因水所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则可无决溢。黄至清河。其下流矣。其将入海矣。王士性之说。正所谓疏而浚之者。按淮安地势有三策焉。三策不行。貽患近地。黄尚未分。而左右之民罹于湛溺。不可不预为筹划者也。一曰徙清河。安东两县。古之作堤者。去河数十里。使水有所游荡。不贪其利。两县濒大河。今复开河。导黄北流。上溢则漫清河。下决则淹安东。势所必至。况两县之宜徙。究不系乎开河与否。水涨时。两县南关。竟成水门。居民半在水中。终于漂没。不容一日安枕者。特以开河北流。尤宜亟亟。且不独徙县治于高阜已也。近河之田。十数里皆属于河。朝廷发帑金。给所徙之民。以当田舍之质。然后浚河于渔沟草湾等处。则河得其道。不为民患矣。二曰清理各套。云梯关以下。本近河在官之地。每年植柴。备河工埽用。近为土豪所占。豪私其利。官私其税。渐占渐远。有所为拦黄坝者。使河去不速。累岁淤淀。职此之由。夫近河之在民者。犹当给价使归于公。况地本在官而民占之。其较汉之白马堤大金堤。为民居数重者。相去几何。此其急宜清理者也。三曰帮筑清江浦堤。清江以东。冬春水涸。民居水上。及至夏秋。民居水下。止靠一线危堤。以为保障。虽欲分黄。不能必其不徙。必修筑坚固。不使其而南而北则善矣。夫河之所在。无数十年不变之势。一旦开河北流。遂通畅无阻。与淮隔绝。不至溃决。恐不能得。一有壅塞。冲淮而南。则浮议腾起。挠者百端。不知河之自北而南。匪朝伊夕。则河之自南而北。亦匪朝伊夕。惟相其势之所宜。弃一方之地。防将然之害而断行之。虽小有患。不为摇夺。方能成功。此在有识者审其轻重也。虽然。凡举大事。不得其人不能成也。得其人不得其时。亦不能成也。易曰巳日乃孚。革而信之。其人与其谋。皆可救一时之患。立百年之防。而不信于上。不信于下。淹滞不行。非时之不可使然乎。夫时之不可。其似有所难。为之说者曰。河北地仰。河南地俯。不俯而仰。是逆水性。即以南趋阻漕之说应之。彼将曰。浚河则亏国帑。废民田。即以漂民决堤之说应之。彼又将曰。补救者费小。骤兴者费大。即晓以纵河游荡。分黄利淮之故。彼终不信。是故革而信之为难。则知时之不可强为也。上策不可强为。且修其次者。高堰六坝。宜坚不宜高。坚则固。高则险。山盐高宝江泰兴化。卑于洪泽湖不啻寻丈。不使淮黄截然分流。非策也。必欲障全淮。会黄于清河。涓滴不使东流。亦非策也。惟以康熙三十五年四十四年之式。制闸数座。水涨至此。从闸下流入湖。由江都

茱萸湾高邮通湖闸宝应子婴沟山阳泾河闸入东乡诸湖。陆续以归于海。田园虽不尽保。城郭庶可无虞。若遏淮太甚。患且非常。桃清以下。两岸各筑遥堤。外堤决。尚有内堤可恃。通济闸当以时启闭。河虽高不得直下。山阳以南运河。每年大挑。如山东张秋临清之汶河。不使淤淀。谨修前代之法而审行之。以俟时而已。时之废兴。虽不可强为。亦因人而转。河之性不能久居其所。今合流淮安。已三百余年矣。淤益高。流益漫。酿成必迁之形。不迁而北。则迁而南。若非漕运所在。司水者视七邑犹清河安东也。不知济汶去淮数百里。前人导河越济南流。数百年与淮合。又数百年。淮不胜黄。黄再南徙。势如奔马。无可控御。挟淮合江。理所必然。置七邑为蛟宫。已非善策。乃使黄河合江。四渎混乱。天地之脉紊。神禹之功泯。明明宇宙。患岂及此。然则河之可挽而北。庶其时也。

二篇皆主改海口稍北与淮别行与裘文达说略同

筹兰阳三堡改堤开河疏乾隆四十七年

阿桂

臣伏查治河书内。原称堤工漫溢一次。则河身定有数处受病。此必然之势。豫省自乾隆四十三年以来。祥符八堡。仪封十六堡。张家油房曲家楼等处。屡次漫溢。滩面淤高。较之堤顶仅低数尺。是以于旧河身内挑挖引河。深至一丈五六尺。尚不能与河面相平。向来堵筑漫口十余丈时。未有不开放引河者。而此次口门收窄至七八丈。方能蓄水三四尺。与引河相平。可望进水。总由漫口日益刷深。而河底日渐淤高。万丈之引河。挑至一丈数尺。断不能再加挑挖。至开放时。坝工业已着重。诚如 圣谕。此次所开引河。虽大溜两经全入引河。终不能得手。而滩地既已一例淤高。实无可以别行筹度再开引河之处。且自曲家楼一带。经上年累涨之后。冲成沟槽。坑坎纵横无数。败坏决裂之状。层见迭出。是此二百余里内受病已深。即使堵筑合龙。亦不过目前急则治标之计。竭力补偏救弊。终不能保一二年无虞。今既不可就败坏之局敷衍于目前。即遇伏秋大汛。亦无善地可以改建坝工。臣等前于屡次蛰失收筑坝工之时。即曾先事预备。设法变通。遴委谙习员弁。于南北两岸往来查勘。相度善地。以为改弦更张之计。初拟就漫水所注。加筑北堤。使大河即由潘家屯。归入黄河正道。但计算堤工。共长六百余里。劳费甚大。且漫水自出大堤后。趋向东北。不能顺堤而行。且自微山湖以下。湖河一片。难以施工。惟南堤外尚有可更改迁移之形势。顺治九年。河决封邱。北岸兴工堵塞。旋筑旋溃。迄无成功。彼时河臣因于上游时和驿一带。多开引渠数道。引溜南趋。以分其势。方克葺工。目今南岸近地。既无可筹办。因于迤上堤内民田。复加履勘。再四测量地势。惟得青龙冈迤上南岸堤内。自兰阳三堡起向东地势就下。较之堤内大河水面

低至三四尺不等。若较之北河唇滩面低至一丈五六尺至二丈不等。自此至考城商邱。共一百七十余里大率相同。即间有稍高处所。亦不甚悬殊。现拟于相距南堤千丈外。连筑大堤一道。且前次南岸漫水所过。本有沿堤旧河形。再间段挑深数尺。引渠一道。实有就下之势。查此两项工程。计长一百六十余里。工大费繁。非四五月之久。不能竣事。俟渠已挑成。堤已筑数丈后。即于兰阳三堡老堤。挖宽缺口。导水由引渠下注。从商邱七堡出堤。寻入正河大溜。势必全掣东向。下归故道入海。其曲家楼漫口。自可堵闭。并将圈堤两头。接筑北堤。易于防守。亦可免防北岸无数险工。其原有旧南堤。任其冲刷。若大溜串入旧南堤畔。顺堤河合流而下。尤为宽广。而距新堤甚远。既有余地。水势荡样。游波宽缓。足资容纳。夫然后水由地中行。势必深通畅达。避去仪考一带受病地方。是此事一成。可望数年无患。较之筑坝堵塞。仅补救于一时者不同。熟商妥议。舍此别无良法。至堤内民田芦舍。原不能无碍。且考城一县。亦须迁移。臣等亦未尝不筹虑及此。查考城自四十三年以后。屡被漫水淹浸。城郭塌隳。官民俱在堤上居住。本有不得不移之势。至堤内居民。屡被灾祲。各移高阜居住。其傍堤庐舍。甚为寥寥。即有民田。亦可将旧河身滩地拨给更换。或情愿于新堤外居住者。即将其地照河滩减则。不使稍有扰累失所。并先期出示。谕以一劳永逸。以期长远安全之意。小民自必乐从。又有虑及江南河身高仰。水势不能畅注者。查自清口归海之路。自黄流漫溢。止有淮水下注。久已冲刷深通。而徐州以下。则开放潘家屯后。湖水刷河。亦可无虞阻滞。惟萧碭铜山迤西。或间有淤高处所。臣李奉翰拟即逐段察看。测量挑挖。务令一律疏浚深通。俾黄水归入故道时。顺流迅驶。以期一劳永逸。至估计土方若干。应用银数若干。及如何派员分段承办。并量地势上下之别。以酌建筑之高卑。定挑挖之深浅。臣逐细履勘。缕晰条分。续行具奏。再河臣韩鏞现奉 谕旨。令其驰回工次。现系改办之事。关系甚大。俟伊到日。再令详悉履勘。各抒所见。自行陈奏。

穷则变变则通至今四十余年所行者仍文成所改之河也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举谅哉

筹改河善后事宜疏乾隆四十八年

阿桂

伏思束水南行。莫重于坝工。此次兰阳十二堡。新做大坝。自合龙后。仍昼夜追压。高出水面二丈五尺。坝前之水。原深三丈九尺。逐渐停淤。目下仅存数尺。是金门一带。业已垫高。而大坝后。又添筑净土二坝。实无可虞。至河头河尾。为入水出水之处。最关紧要。臣等前议善后各工时。拟将十二堡滩地。新开七百余丈之河头。上唇西岸上截。下唇东岸下截。各斜挑展宽二十丈者。

原欲使黄流入旧南堤后。畅顺东注。可免冲逼新堤。其商邱七堡河尾旧堤。先已遵旨展宽至一百余丈。现亦拟再破堤一百丈。并于下唇挑川字沟二道。共宽五十丈。俾水长时启放。冲刷汇通。共有二百数十丈。尾闾流行既畅。大溜必向东北归入正河。其南漾者。不过平漫之水。亦可不致壅遏为害。至新河系从平地开挖。两岸头不高。漫涨自所难免。且引河从来取直。而黄流性必坐湾。自上月初一日放河以来。新河塌宽。已间段露有湾形。其地势少洼者。亦有漫水漾至堤相之处。臣等悉心体察。新堤内外地形。本无甚低昂。漫水虽至南堤。而新河已刷深自一丈至一丈数尺不等。此外地势更无低于河身者。是以大溜总由新河身内奔腾东注。断可不至分掣。但新建堤工。虽飭令如法夯筑。而土性一时究未能融洽。亦应加意防护。原定新堤。底宽十七丈余。顶宽七丈余。高一丈四尺。较之两岸旧堤。已加高厚。本年抚臣李世杰又于堤顶之上。加筑四尺子堰一道。臣等起程时。并商定将子堰帮筑。与堤顶一律宽厚。其土性稍松处所。亦于堤后帮护里戩。务令益归巩固。且现在河已归槽。水退沙停。再经伏汛黄水荡漾一两次。沟槽既可填平。头亦渐次淤高。则形势更可大定。臣等复因漫水之浅深。以测地形之高下。其浅者傍堤酌扎埽枕。深者镶做防风。以防大汛时风浪汕刷。伤及堤根。其河形坐湾之处。若坐近新堤。是诚如圣谕恐至顶冲受险。臣等勘估河头时。若从滩地取直挑挖。原不过三百余丈。因恐水势南趋。是以不惜工力。斜向东南开挖。长至七百余丈。但究恐黄水尚有向南之势。现复将上唇下唇。斜势开宽。亦期大汛时。河水不至向南大坐兜湾。新堤免受顶冲。此时溜势总傍旧南堤。东趋河身距新堤至近者亦有四五里。惟河湾尚未坐定。应俟大汛届临。察看形势如何。倘向南坐湾。离新堤相近。或筑坝挑溜北趋。或下埽护住。是以于金议善后折内。备料三千万斤。即系大汛防护之计。

拟改河由六塘河归海疏嘉庆十一年

戴均元

伏查六塘河云梯关归海各路。臣等节次奏明。委员分投测量。务求经久之策。现据派往测探之主事刘台斗知县曹约等。回浦禀称。自减坝口门放舟随溜而下。经张家河三汉口。入南北六塘河。水势汇为一片。大溜直冲海州之大伊山。从大伊山之东穿入场河。平漫东门六里义泽等河。合注归海。其尾闾入海之处有三。南为灌河口。中为五图河。北为龙窝荡。现亦合而为一。茫无津涯。大溜则在龙窝荡一带为多。但系平坦荡地。向无河槽。其灌河则本系海口。较为宽深。此时溜未归一。尚多散漫。按以勾股测量之法。自减坝至新海口。地势计低七丈二尺有零。复自王家营正河至云梯关外旧海口。测量地势。计低五丈八尺有零。彼此比较。新海口地势。较低于旧海口一丈四尺。实系建瓴。流行

颇畅等语。臣等公同悉心讲求。就该员等所查形势。并呈出图说。通筹全局。窃查黄河由减坝下注。掣溜已有九分。旧河日渐淤浅。且徐州上游。自伏汛至今节次长水九尺余寸。而顺黄坝不过长水一尺有余。则此路归海机势。较为顺利。此其明证。惟从减坝以下办理种种繁难。如张家河身本属窄小。两岸皆系民田胶土。此数十里内。一片汪洋。尚未知能否刷出河槽。此上段情形也。由张家河入南北六塘河。则河身宽大。其中尚有硕项湖。黄水至此。一为停注。下经东门六里义泽武障等河。共有九道。此时大溜究归何处。亦望洋莫辨。此中段情形也。从大伊山涉场河。入海之路有三。惟灌河海口最为宽深。水行较畅。现在系清公流注。因中路停沙之故。其龙窝荡五图河两处。目下虽黄流奔驶。口门较小。恐日久沙淤。殊不足恃。将来归入灌河口一路。方可经久。此下段尾闾情形也。查南北六塘河。上承东省蒙沂各山泉之水。每逢伏秋。山水骤涨。往往陡发丈余。至数丈不等。倘黄河夺其故道。淤阻为患。必致泛滥。亦须另筹归海之路。此旁支争并情形也。臣等据先后派出各员。查勘形势。大概相同。但水中测探。究未十分确切。现仍派委淮扬道鳌图。带同将弁。驾船分往迹行溜之所。随时禀报。伏思改移海口。为河道一大转机。所关匪细。从前河臣董安国。以筑拦黄坝获咎。嗣大学士公阿桂。两次议开二套。俱未成功。是以臣等有鉴于前。去年亲赴海口查勘。终不敢轻生别议。兹河道由减坝直趋。滔滔下注。诚如 圣谕 天意转旋。非人力所能勉强。自应因势利导。顺其自然。臣等再四熟筹。如秋汛后。张家河一带。刷出河身。即有支流土埂。或堵或挖。大溜能从六塘河归并灌河口。一路入海。则事机大顺。惟河宽则溜缓。溜缓则沙停。必须筑堤拦束。方不致散漫变更。查自减坝以下。盐河北堤至六塘河。南北约宽六十余里。东至灌河口。计程二百余里。添筑两岸堤工。约需帑三百余万两。拟分年递筑。非一年数月所能办理。惟有先将张家河及北六塘河旧堤基址。接筑遥堤两道。直抵海州之大伊山。约拦水势。逼令东趋。俟明岁试行一年之后。顺轨归槽。再就河流之趋向。另筑缕堤。将河身收窄。以束水刷沙。此时河流未定。未便率糜工帑。至正河虽间段淤浅。河形尚在。不可遽废。似应为后路。倘新河不能刷成。或成河后又形淤浅。则将正河大加挑挖。虽劳费不貲。尚不至两有歧误。臣等固不敢拘滞畏难。亦不敢轻率糜费。俟秋深水落。亲往细勘。通盘筹议。恭请 训示遵行。至洪泽湖之水。一出清口。即与黄水会合。系在减坝口门迤上。现在该处口门。即系清黄汇注。将来如海口改定时。应将旧河拦筑。藉准刷黄。归并入海。毋庸别为筹议。惟六塘河上游沂沭诸河之水。尚于六塘河北堤之外。另筹疏导。使归海有路。庶免争趋壅遏。以仰副 圣主平成水土至意。

此海口未归故道时情形存此以见议事之难

勘办海口淤沙情形疏嘉庆八年

吴璥

窃臣奉 上 谕旨。令将海口淤沙。及早妥筹。设法办理。不得畏难观望。臣即亲往悉心细勘。伏查黄河海口淤沙。考之载籍。前明臣潘季驯时。即有横沙停塞之议。我 朝康熙八九年。因海口积沙横亘。相传为拦门沙。河臣董安国乃创筑拦黄大坝。另于云梯关外北岸之马家港。开辟新河。而去路愈形壅遏。康熙三十八年。河臣张鹏翮复将马港口堵闭。拆去拦黄大坝。仍由故道入海。

圣祖仁皇帝赐名大通口。即今之归海尾闾。此后七八十年。横沙仍在。河患亦未能免。乾隆四十一年。河臣萨载曾奉 上 旨查勘海口。水中淤有暗滩。与两岸滩坡相连。潮退时。水深八九尺至四五尺不等。河底既有高仰。河唇又复渐远。即淤沙之明证等语。督臣高晋会同覆奏。该处潮汐往来。淤沙势所不免。历经黄流倒灌。河道停淤。由通而淤。由淤而通。或淤在上而下游浅阻。或淤在下而上游壅盛。一年之内通塞靡常。数载之中变迁莫定。不但海口茫茫万顷。无可施工。即黄河东坍西长。欲加疏治。亦无良策。惟有使清水畅出。与黄水并力刷沙。则黄水不浚自深。海口不疏自治等语。前大学士阿桂会同河臣李奉翰。曾于北岸开挖二套引河。冀其冲刷宽深。由南北潮河入海。因地高土硬。旋亦淤闭。仍由原路归海。此历来海口淤沙。屡经筹办未成之原委也。臣现在由云梯关循河逶迤而行。测量水势。自云梯关至新淤尖以上。河宽一百数十丈至二三百丈不等。深八九尺至一丈二三尺不等。至新淤尖以下。即系海口。一望汪洋。茫茫无际。臣于十三四等日。即在荒滩觅草屋栖止。候有潮上时。白气弥漫。津涯莫辨。潮退后。两岸沙滩。始能辨别。口门南首有滩。约宽四五百丈。名为南尖。口门北首有滩。约宽七八百丈。名为北尖。自南尖至北尖。两滩之间。约宽一千五六百丈。即黄水出海口门。水底有暗滩。与南北两滩相连。即所称拦门沙也。潮长时。南北尖亦漫入水中。潮退后。南北尖始露出水面。其中间千余丈之横滩。乃系河水。由此滔滔外注。水深四五六尺不等。测探横滩之外。递深入海。渐不可测。横滩之内。水势自八九尺递深至一丈三四尺。此滩形如鱼背。与石滚坝相似。以滩内一丈二三四尺之水。仅能于滩脊上过水四五六尺。计有七八九尺水为滩所拦阻。不能过去。是积沙拦门海口高仰之说。诚非虚语。但滩下之水虽拦住数尺。而滩上究有四五六尺可过。将来黄水加长。出水亦必随之加多。且宽至一千余丈。以宽抵深。过水亦不为少。此臣亲督道将等逐一察看。乘舟测量。得其备细。并细询土人渔户。所言皆同。看来口门高仰。洵属凿凿可据。而水仍浩瀚东流。亦显然可见。尚非竟至阻遏如传闻之过。此现在海口过水无阻之实在情形也。臣与文武各员。反复熟商。欲使海口深通。惟有疏挑横沙及另筹去路之两策。今细察情形。如能将横

沙挑除。自属大畅。但潮汐往来。每日两次。人夫固不能立足。船只亦不能停。若用混江龙铁篦子系于大船尾。抛入水中。潮长则涌之而上。潮落则掣之而下。险不可测。力无所施。是海口非人力所能挑浚。断然无疑。

至改道一说。北岸土性胶结。从前所挑之马港河二套。俱未有成。旧迹具在。臣复从南岸查勘。尽系平滩。亦无建瓴之势。且附近无通海港口。又属难行。因思或挑现在之口门。或筹另辟之去路。如果有良法。必可成功。即多费数百万帑金。量 圣慈亦所不惜。臣何敢畏难因循。无如细察形势。实无善策。岂容虚掷金钱。臣采访舆论。海沙固不能以人力起除。而水力如果涌急。亦未尝不可刷动。即如萨载查奏时。已称口门仅水深八九尺至四五尺。至今仍属相仿。且康熙初年。即以横沙为虑。百数十年来。通塞靡定。若竟存而不去。不知积高若干。是以前人总主束水攻沙之说。究属不易之论。今查从前旧海口。本即在云梯关下。迨后淤出一百五十余里。至王家港入海。后又接生淤滩四十余里。至新淤尖以下。始为海口。淤滩愈长。海口愈远。且河身节节湾曲。未免兜水。以致出海无力。此乃壅滞不畅之一病。而南岸之黄泥嘴为尤甚。盖黄泥嘴纡曲兜湾。形如荷包。周围长五十三里。而上下口对直滩面仅四里零。计纡缓十倍有余。溜行无力。沙即易停。是以黄泥嘴之上。水势较浅。而黄泥嘴之下。水势较深。其为此处兜溜缓滞。可以概见。臣与道将厅营等悉心筹议。应将黄泥嘴两湾相对处。挑挖引河。使之取直而行。自必湍流迅注。又吉家浦于家港倪家滩宋家尖等处。挺出滩嘴。溜行纡缓。亦应挑切顺势。庶可迅流舒展。如此因势利导。俾无兜阻。则出海奔腾。有力可期。海口渐掣渐深。虽非一劳永逸之图。似尚属补偏救弊之法。

此海口未接筑长堤时情形疏未办理尚未得要领

海口无庸改由二套疏乾隆五十二年

李世杰

窃查上年 钦差大学士公阿桂奏言。欲清上游。先疏下游。从前云梯关外。即系海口。百余年来。关外涨成沙地。海口距云梯关已有三百余里。黄水至此。再无关束。势不能如前迅速消纳。但此数百里浮沙。既不能效前人筑堤束水之法。若集夫疏浚。则潮汐往来。势难驻足。且万夫之所挖。不敌一潮之所壅。查云梯关下二套堤外地方。为北潮河归海之路。乾隆四十一年。二套堤工冲开。黄水曾由此入北潮河尾归海。与现在海口并行二年。嗣因马港堤工未筑。恐淹及安东民田。仍行堵闭。是此时疏浚下游。莫若于二套迤下开挑引河。于大汛时开放。使多一分泄之路。则上游自更畅达。若果冲刷宽深。将来黄水竟全掣由兹东注。则较现在海口。既近二百余里。且并无淤沙。改作海口。更可得久远之利等语。本年七月。复奉 上谕。洪泽湖水势。既经盛涨。自应即令

由二套引河归海。但前此所开二套引河较窄。若能挑挖深通。并照原拟堆筑子堰之处。一律展宽。俾资容纳。使河内清水顺注。由此入海。或能将二套渐加冲刷。走成熟路。将来豫省合龙。大溜仍归正河之后。清黄汇合。竟可从二套引河下注归海。更为便捷。倘溜势未能全行逼入。或再于三套旧地。酌筑拦黄坝一道。约拦水势。使大溜全趋二套引河。自更得力。钦此。查二套引河。前于伏秋大汛盛长时。普漫皆水。今虽逐渐归槽。周围尚属沙淤。臣等现在测量。系派员乘坐小船。挨次糴丈。两岸不能立足。须俟霜降水落。岸土涸干。方能确估施工。此二套引河之现在情形也。至正河内建筑拦黄坝一事。查河防志载康熙间。前河臣董安国等创筑拦黄坝。使由马港河。旋致黄水倒灌。清口淤塞。上游溃决。淮扬常受水患。劳费罔效。后于康熙二十九年。河臣张鹏翮陈奏。堵闭马港河。将拦黄坝尽行拆去。正河下游。开浚深通。刷宽百丈有余。滔滔入海。沛然莫御。荷蒙 圣祖仁皇帝赐名大通口。即今之归海尾闾。今测量该处正河。现宽二百一十二丈至三百四十五丈不等。较之康熙年间。宽至三倍。中泓水深一丈五六尺至二丈六七尺不等。盛水长时。河面直至南北两岸堤根之下。复测量南北两岸。露出滩面。计有一千余丈。合之中泓水面。共宽一千三四百丈。是正河实属宽深畅达。其为入海无阻。已无疑义。臣等伏思黄河性不两行。原宜逼归一路。特是清黄交汇以下。河道本宽。比上游黄河逼窄者不同。河窄则溜势涌激。易于掣动全河。筑做拦黄坝。亦尚不致多费。今二套在云梯关外。与海相近。正河既属宽阔。又系清黄合流之水。溜势弥漫。难期全行掣入引河。如上年山安厅属之汤家庄李家庄。同时漫口。各宽二三百丈。亦由北潮河归海掣溜。未尝不为涌激。而正河仍照常行溜。直出海口。此即正河宽深。旁注未能全掣之明。此时即将二套引河大加展宽。亦不过挑至百丈。终不抵正河中泓三分之一。难望其全由引河归海。况二套河长只有五十里。每日海潮两次上漾。难免顶阻正河。自二套起至入海处。计有二百七八十里。源远流长。即为海潮上漾。河路宽长。亦无阻碍。查上年开挑二套引河。原为五十年夏秋干旱。洪泽湖水未曾长发。清口以下河道。全系黄水。并无清水合流。以致河底垫高。易于倒漾。欲去河身之淤垫。必先掣低黄水。使清水畅出。以水攻沙。是以展挑通湖五道引河。畅泄清水。并筹及归海尾闾。疏治二套引河。使大汛时。多一分泄来路。俾上游得以畅达。下游自可淘刷渐深。两年以来。添此二套引河。不惟分泄异涨有益。正河实已掣刷宽深。现无顶阻倒灌之虑。今若正河增筑拦黄坝。必须从南北两岸堤根筑起。计长一千三四百丈。如果可以经久无弊。虽用帑较多。亦不敢稍存惜费畏难之见。第恐拦黄坝一筑。则归海之路不畅。上游必致有壅遏之虞。拦黄坝既不可筑。则二套引河。亦可毋庸再展。惟有每年霜降水落后。将引河查勘一遍。如有淤垫。随时疏治

。不使前功废弃。以备伏秋大汛。常川分泄。倘引河走成熟路。日久渐次掣动全河。由此归海。自成天然尾闾。当必畅行无碍。至现在情形。正河归海之路。已属宽深畅达。二套内外。似可无需大办。

论黄河不宜改道书颐道堂集

陈文述

某之来袁江也。五月初。其时。淮黄并涨。洪泽之水。一丈八尺有奇。为从来所希有。五坝启二。淮涨未减。而荷花荡已决口矣。执事者议开黄营减坝。以泄河涨。议未定而坝已决。河水骤掣。由海州六塘河入海。淮涨亦减。于是以为机势顺利。为改道之议。大府据以入告。圣心轸念东南之民。日与鱼龙相邻处也。因机势顺利之奏。制为黄河改道议。以颁示督河诸臣。而实则机势顺利。仅就决口形势言之。即分探水势之官弁。亦仅至响水口而止。以下三百余里。均未目击。能改与否。未有真知确见也。近以上游郭工告溃。减坝水势少缓。数月来未暇议及。然某转采舆论。有知其必不可改者。敢为阁下陈之。夫改道非易言也。数万家之田庐坟墓系之。妇子老幼转徙流离系之。途长工巨。施筑不易。帑藏所需。多则千万。少亦数百万。不知其不可而议改道。是不知也。知其不可而议改道。是不仁也。夫所谓必不可改者何也。方今河水所经。必由海州所属之硕项湖。硕项湖。非湖也。夏秋之交。山左蒙沂之水。经此入海。汇成巨浸。汪洋百余里。若湖者然。故曰湖也。冬春水涸。居民于中种麦。麦后水至。不及种秋粮。亦谓之一熟地。今议改道。则将使蒙沂之水避河流由他途入海耶。将使黄河合蒙沂以入海若淮水耶。将于此湖中百里尽筑堤岸耶。抑任其泛滥耶。蒙沂改道。固无他途可行。合以入海。则下游河身甚仄。泛滥必广。设立堤岸。既阻蒙沂入海之路。且地势低下。必高至数十丈而后可。方今汪洋巨浸。将于何施工也。凡此皆窒碍之显然者。且当日改道之议。以河流湍急。刷浅成深。冀得自然河形。今数月矣。减坝当湍激之冲。其浅如故。则土性坚实。不受冲刷。是其明证。硕项湖之不能改道。其理甚明。已不待知者而决也。特当事者苦于未知。否则以为谰语之非实。则曷不按之图书。访之老于河工者。并委大员亲履勘之。能改与否。可一言决矣。若以业奉御制改道之说。难于变议。则亦思皇上之为此记。特据大府所入告。亦据当日之情形。今事更数月。隔碍显然。则据实以陈。正人臣勿欺之义。而皇上圣度如天。爱民若子。诚知隔碍。必不以一记之故。轻议更张也。则曷不据实以陈。以俟圣天子之揆度乎。夫河上之官。利于有事。即明知其不可。而不欲显言者众矣。大府之前。非阁下莫能言。某舍阁下亦无可与言者。则说言之发。在此时矣。此非特一人之望。亦数十万妇子老幼所望也。谨白。

此驳北岸海口之不可行者

黄河南趋议上铁制军

刘台斗

今岁黄河漫溢。自陈家铺迤下。漫口数百丈。正河涸成平陆。大溜由射阳湖一带入海。将有南趋之势。地势北高南下。若顺其就下之性。则舍旧图新。似亦因势利导之机也。然窃见新河有难成者五。有不可不虑者四。夫现在之漫口。数百丈之口也。而口门以下。愈远愈阔。至四五十里六七十里不等。河面太。无以束水。水宽则流缓。流缓则沙停。此难成者一也。现在溜势奔腾四注。数十里之地。或东或西。十数日之间。忽深忽浅。河无一定之形。溜无一定之势。此难成者二也。且漫口向南。而大溜先向西南转趋东北。若因之成河。则是折一大湾。迎溜必生险工。对湾仍致淤阻。下壅上溃。未见其畅流归海。此难成者三也。且改新河。必须筑一南堤。又须于清黄交界之处。中间隔一横堤。乃数十里中。汪洋一片。人力既无可施。取土更无所出。此难成者四也。凡言湖者。皆滞水之区。非行水之道也。若射阳湖有出水之口。则滔滔下注。久当涸出。五坝之水。不当停积中泓矣。谓之为湖。其形必如盂如釜。外仰内凹。故水满则溢。水平则停。盈科而溢出海滩。非畅流而直趋海口也。现在河流南注。势似湍激者。以濒湖一带。地势较河身为低。河面较地势又低。故此时似畅。究之湖外之海滩。仍反高仰。非如海口得建瓴之势也。河将入海。必束之使高于海面。故能敌逆上之海潮。以冲突入海。若今之射阳湖口。则河流之趋湖。虽由高入低。而由湖趋海之路。反由低入高。以低就高。数年之后必淤塞。此难成者五也。更有不可不虑者。夫五坝减下之水。减入下河者也。往时五坝一开。虽无黄流之阻。尚且淹漫数县之地。停蓄数月之久。必须闭坝而后就涸。未有坝未闭而先行涸出者。若分射阳湖以为黄水之道。则清水去路。为黄水所夺。减坝之水。全积下河。不能容纳。此可虑者一也。运河闸洞之水。亦归入下河者也。一为黄流所阻。去路日高。水无所归。以内地为壑。此可虑者二也。淮南之盐场。东南财赋之藪也。沿海场垣。濒于盐阜。今若逼近黄流。淡水内侵。产盐必少。清水内壅。场垣必淹。此可虑者三也。至于黄河本有南趋之势。阜宁地势高于盐城。盐城地势高于兴化。愈南则愈低。今若导之使南。再有漫溢。则就下之势。必入兴盐。一入兴盐。则不能入海。而南入于江。是河与江合。江淮河汉。四渎合流。是古今一大变迁也。杞人之忧。又不止淮扬二郡之生灵。东南一带之财赋矣。且愚见更有请者。山盱五坝减出之水。归入下河者。以高邮各坝为口。以坝下引河为喉。以兴盐各路湖荡为腹。以串场河各闸为尾闾。以范堤外各港口为归墟。必须节节疏通。使水不中渟。层层关锁。使水不旁溢。方能引水归海。而保护田庐。数年来各邑受淹之故。以坝下引河浅窄。而两岸十余里外。即无堤形。是以减下之水。不能下注。先已旁流

。此高邮受灾之缘由也。坝水注之兴盐。渟蓄湖荡。湖荡虽能受水。而不能消水。旁无堤防。下无去路。盈科而进者。仍复泛滥四出。在湖荡之上者。误以湖荡为归墟。在湖荡之下者。止知曲防壑邻。幸游波之不及。而壅极必溃。虽少缓须臾。亦复同归于尽。此兴盐各邑被水之缘由也。场河浅。故上游之水不能骤泄。海口高。故场河之水不能骤出。加以坝面宽而闸面窄。来源多而去路少。犹以斗米注升。欲其畅流不得矣。此范堤内外被水之缘由也。诚使坝下之引河。加掘丈深。坚筑堤防。引归湖荡。则高邮之田可保矣。湖荡之旁。圈筑围圩。约拦水势。仍去路。导入场河。总使水有下注之路。而无旁溢之门。则兴盐一带之田可保矣。再于场河挑深。酌添范堤闸座。并挑通闸外港口。则范堤内外之民可无虞矣。惟是场河以外。形如釜边。场河以内。形如釜底。以釜底泄入釜边。必须高水面。方成建瓴。若以挑河之土。坚筑两岸之堤。则地势虽内低外仰。而水面仍内高外下也。如此。则有沟有防。表里相应。诚一劳永逸之计也。

此又驳南岸海口之不可行者

筹挽河归海情形疏嘉庆十二年

东河总督徐端

窃臣先往陈家浦射阳湖一带。查勘大概情形。并派干员勘查北岸佃湖迤下归海之路。前经具奏。兹臣铁保于武闾事竣。到浦会同臣戴均元臣徐端。复亲赴南岸陈家浦上下一带。逐细履勘。查陈家浦口门迤东之里洋海口。系苇荡营地。苇叶丛杂。芦根盘结。水不能行。现系一片积水。其漫下之水。向西南倒漾。纡回散漫。深不过数尺。从花园港一带。注入射阳湖。该湖为阜宁山阳盐城各邑坡塘。积水汇归入海之路。缘下河各州县沿海地势。外高内洼。是以潴而为湖。其形势本不甚宽深。而归海河形。亦多湾曲。未能甚畅。若就此导黄归海。必须另筹清水去路。使青黄分道而行。庶不致壅遏为患。臣等复查范公堤迤东。由陈冲闸至通洋港野潮洋等处。勘有河形一道。曲折窄小。必须大加展挑宽深。且自南三港以下。即无河形。拟从此开挑。计可以施工之地。约四十余丈。此下约三十余里。即系潮汐往来。懈陷不能立足。无从浚导达海。此外盐城县境之新洋港一带归海河道。只能泄盐城兴化等邑之水。不能挽阜宁之水。使之由彼归海。皆限于地势。非人力能施。此南岸射阳湖清水别无分泄去路。不能再容全黄下注之情形也。至黄河北岸。佃湖迤下稽家庄至响水口。由灌河归海一路。舆论皆以为顺利。先经委员前往勘估。较量地势高下。诚属建瓴导引。可期得力。自稽家庄至响水口。计程五十余里。应须挑挖引河。并于两岸筑堤拦束。其自响水口至北潮河。河身现宽五十六丈至百余丈不等。若导引黄水由此归海。足资容纳。惟查北潮河上承南北六塘河及武障义泽等河。每年东

省沂沭诸河。山水骤发。皆由此下注入海。若黄河改道由此归海。亦须另筹清水去路。查海州境内有五图河鹵河●河等处。虽年久淤塞。尚易疏挑导引。其施工亦较南岸为易。臣等督同该道将等悉心估计。挑河筑堤约需银三四百万两。姑无论所需钱粮浩大。而挑挖引河一万数千丈。创筑堤工五万余丈。再将五图等河疏挑宽深。计非经年累月。不能完工。未免旷日持久。况工成之后。新堤防守。所费亦复不貲。难以预定用项之多寡。此北岸一路亦未便遽议创改之情形也。南北岸既难疏导。思欲顺水之性。而不致多费钱粮。惟有堵闭陈家浦挽归正河。尚为守经之法。伏查乾隆初年。云梯关外近接海口陈家浦五套等处。大汛时偶有泛涨旁溢。一经水落。立即挂淤。是以前督臣高晋曾经奏明。俟水落补还。毋庸照口岸办理。近则今昔情形不同。海口既远。河身且高。此次陈家浦旁趋分溜。正河遂致停淤。现在委员确切勘估。计需应挑正河长一万一千九百七十五丈。至八滩以下即系深水。毋庸估挑。并在口门上下细勘形势。拟于陈家浦河面较窄之处。建筑坝基。进占堵筑。趁此冬令兴工。可期于新正攢办完竣。使黄水仍归故道。庶南岸阜宁一带。不致久淹。办理较有把握。核计所需钱粮。臣等竭力撙节筹划。总在一百二三十万两上下。较之南北两岸另筹去路。所省实多。惟是正河海口。经本年溜势旁趋之后。逐渐停淤。颇形高垫。下游又有湖水顶托。不能水内施工。恐将来挽归正河消纳。亦难期畅速。不可不再为筹计。复查得陈家浦迤下北岸地方。有名俞本套者。距海六十余里。现有窄小河形。通湖达海。河身仅宽三四丈至七八丈不等。若欲大加挑浚宽深。一时亦赶办不及。今拟先从摊面抽挑引渠。再将河面稍为展宽。不过三十余里。所费无多。亦可引黄分注。挑成后仍于河头筑坝拦堵。俟大汛盛涨时酌量开放。俾大河多一路分泄。即上淤各工少一分着重。亦所以济正河宣泄之不及。倘试行有效。冲刷宽深。势能吸溜。则黄水竟从此改道归海。再行筑堤收束。似较径捷。臣等于补偏救弊之中。又为思患预防之计。谨一并绘图贴说。恭呈 御览。

请改河避淤掣溜疏道光六年

东河总督张井

窃照江境黄河淤垫。及亟宜疏治各缘由。臣会同督臣河臣于前折详晰陈奏。惟所议各条内。除严守闸坝。接筑长堤。逢湾取直。可于汛前次第办理外。其疏浚各策。非缓俟霜后。不能办理。而御坝不开。重空军船。南北隔绝。常此盘剥。累丁病民。必应熟筹早日启放之策。以冀上慰 宸。臣于海口折回后。复由陵路逐处履勘。查下游黄河病在中满。是以海防山安一带河滩。高堤内至一丈四五六尺。而至海口之丝网等处。则皆滩面相平。地势已低。河流至此。迅疾东趋。故有堤之处。亦复高下无多。上年督臣琦善河臣严琅。本有改移海

口。冀掣底淤之议。因查勘灌河口一带。底系砂礓。且盐河两堤逼窄。不能容纳。是以续经奏请停止。臣此次履勘形势。并与在工年久各员。详细熟筹。拟照乾隆四十八年前大学士公臣阿桂改河避险之法。导使绕避高淤。势顺工省。似可办理。伏查安东县以下至现在海口。虽有二百余里。然自云梯关以下。均系从前海口。近甫淤成高滩。查勘并无聚处镇集。遥望东北。悉系平滩。虽间有居民。亦不过苇荡营刈柴民人。即用荡柴攒搭居处。此臣在丝网上下登陆时所目击者。即自安东以东至云梯关。约有百里。居民稍多。亦究不如上游州县之人烟辏密。此时淤滩梗塞。急切难疏。而海口无可改移。万难常此坐视。拟由安东县东门上下。在北面别筑新堤。即以现在北堤改作南堤。相距约八里十里。中间抽挑引河。约深一丈。即由东门工以下导河。改由北面傍旧河行。走至丝网以下。仍归现在海口。计大河水面高堤内滩面一丈五六尺。再有挑深一丈。开放之后。水势高下。几及三丈。中间又无淤滩阻隔。揆度形势。似可畅顺东趋。自东门工以上至御黄坝。不过六十里。去路既畅。土必掣深。计或可落水四五尺以外。即使底有胶淤一时。未能跌透。间用对头坝三四道。或用浚船疏导。自可刷深。现在黄水高清水五尺二寸。但得黄水落低五尺余。则立启御黄坝。展宽束清。坝并接长。坝挑逼。清水畅出。刷黄底淤。更可攻尽。以地势高下计之。黄水果能处处就下。当可落至一丈余。彼时湖水不过收至七八尺。其势已可建瓴。更无虞风浪伤及石工矣。其旧河身内。应由南堤接筑至北堤。并将改河处北堤一段起除净尽。至需用经费。臣约略估计。不过三百余万两。现在估筑高二堤。及切滩挑河。增培下游四厅两岸堤工。共需银二百数十万两。如果定义如此办理。则前项工程。皆可不必。计所增者不过数十万两。而办成之后。将来所省尚不止此。河已改行。所有东门工以下。南北两岸埽石各工。全行废守。即北岸新堤。间或新生工段。亦断不致如现在之多。至于南岸则悉系高滩。可无他虑。且以现在两岸堤顶所有柴料碎石。移贮新堤。止需运脚。亦无庸别请钱粮。即已抛之碎石。仍可刨挖装运。较之在山开采。数百里运送者。难易悬殊。惟新堤必应加倍慎重。自底坯以至堤顶。不可一处稍有草率。设遇河势塌到。立应筑坝。分别抛石厢埽。万不可以内外滩地相平。再议退守。致河势又复散漫。从前阿桂因青龙冈大工。屡堵屡决。三年不成。有谓事已难办。宜就势改令北行者。仰蒙高宗纯皇帝训示明切。责成阿桂由兰阳县五堡起。至商邱县九堡止。于南面另筑新堤二百余里。仍入原走河道。中间仪封考城两县。均沦没河身。其余集镇。更不可计。今改行新河。仍用旧海口。即师其意。而海滨荒落。较之迁徙城邑。办理自觉省易。且彼时由商邱入旧河。尚有就高之势。此时由丝网入海口。则滩面相平更为得势。如此时克期赶办。六七月间。或可开放新河。启除御坝。回空军船

。依次南旋。来春各省漕粮。照常行走。其盘坝海运等费。均可节省矣。如以汛期已届。未能猝办。不妨先行勘估。俟霜后办理。以为来岁通漕之计。良由河已垫高。骤难复故。舍此更无速效之法也。至河底掣深之后。其前折所陈防守疏导事宜。仍应照常办理。以期河无续淤。功资久远。臣回浦后。即与督臣面为商确。督臣以下游滩面。未经履勘。且虑新堤未能坚固。设改河之后。又致旁趋。则是徒增繁费。意谓不如守旧。原系老成持重之见。臣愚则以为古今治理。久则穷。穷则变。变则通。今日治河可谓穷矣。即使不以人力变之。河亦必将自变。与其自变而不知南北之所之。必致淹没田庐。被灾甚广。甚至淤湖阻运。为害无穷。而内外高下悬殊。堵合之资。需帑必巨。何如以人力变之。稍为因势利导。即可遂就下之性。即使新堤少有失事。其内外滩面相平。无难克期堵合。且滨海一带。非芦苇之区。即沮洳之地。亦无被淹城郭。伏查当年阿桂所改新堤。放河之后。并未立见刷塌。则现在拟办之堤。或亦未可过虑。惟是事关改作。必冒糜帑生事之嫌。兼臣才本庸愚。经历河工之日甚浅。于南河形势。尤未熟悉。何敢妄有敷陈。惟仰见 皇上宵旰焦劳。无时不以河漕为念。是以欲于极敝之时。勉求速效之法。虽未敢自信为必有把握。而既有一得之愚。亦不敢不上陈于 圣主之前。谨不揣冒昧。恭折具奏。并将御黄坝以下现在河势。及拟作新堤各缘由。绘图贴说。敬呈 御览。是否有当。伏乞 圣鉴训示祇遵。

此系初议其后第二疏请以李工为河头则无碎石阻碍且较安东更上三十余里掣溜尤速云

安东改河议道光六年

东河总督张井

江南黄河。自道光二三年盛涨增淤。四年。御黄坝陡遇异涨。分溜倒灌。自清口以至淮扬。淤为平陆。正河以下二百余里。流缓沙停。更见增淤。即欲如嘉庆十一年十六年之借黄济运。亦不可得。河身愈高。已成建筑之势。过束则水缓胶舟。过放则掣动河溜故也。于是御坝万不能启。奏明盘坝接运。分在北粮船。及添雇民船。往来盘剥。并雇用沙船。分办海运。费帑累民。不可胜计。某于六年二月。奉 命来江会勘河道淤垫情形。拟有五则。以冀束溜攻沙。然或制造器具。或更立章程。或挑河筑堤。或筑坝束水。要皆缓始见效。未能急收近功。惟有因地势之高下。顺水势之迅直。导河绕避高淤。以冀掣通河底。早启御坝。勘于安东东门工以下。以北堤改作南堤。另筑北堤挑河导引。仍由现行海口归海。所有拟办情形。已于单衔具奏折内详陈。毋庸赘叙。 圣明鉴许。简调来江。即飭委参将张兆通判范玉琨。会同山安海安两厅。先往复查地势高下。据复自安东至八套近河之处。即可归入正河。计长二万四千五百

余丈。以水面计之。西高于东六丈六尺九寸。以地面计之。西高于东四丈一寸。复经会同制军亲往复查。地势西高东洼。实属显然。毫无疑义。说者谓御黄坝至东门工六十余里。河道纡曲。约有百里。断不能掣消水势。不知水之抬高。由于壅遏。若下无壅遏。上必掣消。此击彼应。声息相通。乃一定之理。况较量东门工之水面。已高内滩一丈九尺五寸。再加挑深一丈。已三丈矣。以长河现在水深一丈计之。则新河之水面。已低于旧河之河底二丈矣。以下愈东愈洼。虽间有高处。须加挑数寸数尺。然每过一高埂。则愈往下趋。直至八套。共得六丈七尺高下之势。仅此六七十里纡曲之河。能不节节掣深。水势陡落乎。且此非空言无据也。查嘉庆十六年。王营减坝失事时。顺黄坝落水五尺八寸以上。相距四十里之高家湾。落水四尺九寸。相距百余里之徐升坝。落水五尺余寸。御黄坝至东门工。较之徐升坝之与顺黄坝。尚近四十余里。其余如豫省仪封漫口迤上。相距一百五十里之黑垆工。落水一丈余尺。虽云系异常盛涨。亦可见气机之顺。虽远必应。更可类推。此掣消水势之毋庸置虑也。说者谓东门工现在埽外抛有碎石。正当咽喉。恐有阻遏。不知大河流行。在乎求深而不求宽。查量有石之处。除包砌坦坡。可以启除外。其余自孙工十三埽至吴工二埽。计无石之处。长一百四十余丈。自吴工二段下长至十三埽无石之处。长一百一十余丈。该处河面。现在宽无百丈。今以跌落三丈之河身。计不过数十丈。即可容纳。而谓百余丈尚有阻遏乎。且自孙工十三埽至吴工十三埽。共长二百五十余丈。中间不过吴工二段。中长三丈六尺。共石一千一百余方。但能上下掣通。仅有此三丈余尺之碎石。亦断不致有碍全河。从前阿文成公改挑豫省新河。中间仪封考城两县。均在两堤之中。虽放河时是否适当其冲。无可稽考。而现在故址无存。河流畅顺。两城之砖石。自多于一千一百余方之碎石。以此类推。则埽前碎石毋庸置虑矣。说者谓改河处有佃湖荡。南北宽约二十里。东西长约十余里。恐难挑河筑堤。不知荡地积水。乃最洼处也。挑河则惟恐其不洼。就洼兴挑。已极得势。况现在凿挖深塘二处。深至一丈。四面壁立。层沙层淤之下。即系老淤。是非若稀淤之难于施工。积水两头可放。一无可虑也。至于筑堤原应就高。原奏虽云相距十里。系未知此处水面之宽。今以仅长十余里之处。退让向北筑堤。距南堤亦不过二十里。亦不得谓之过宽。是佃湖荡之挑河筑堤毋庸置虑矣。说者谓所挖两塘。七尺以下。即系黑淤胶泥。放河之后。恐难刷动。不知佃湖地面。已低于东门工水面三丈有余矣。再加挑深一丈。计已四丈。即使河流至此不再刷深。似亦尽可畅流。即使因冲刷不动。逐渐积淤。然必须淤至二丈。始与现在河底相平。以宽一二十里之地面。欲其淤高二丈。恐亦非二三年所能。此二三年中。或筑坝逼溜。或参用浚船。似不致再任增淤。此冲刷河底之毋庸置虑矣。

说者谓淤地筑堤。恐其蛰陷。不知筑堤蛰陷。系由新淤软滩。非谓多年老滩也。该处历马港漫口十九年。其土性已老。何能坐蛰。且荡地中间。有零星居民。墙垣尚可筑立。而谓新堤即致蛰陷乎。此蛰陷之毋庸置虑矣。说者谓两堤相距二十里。河易坐湾。又致停淤。不知河之坐湾。乃水之性也。百里大曲。大里小曲。何能不令坐湾。无论仅此十余里之中坐一大湾。较之现行大河节节坐湾者。大有径庭。且仍可于地势相高。或盛涨淤高二三尺之后。筑做挑坝。不使近堤。此在随时应变耳。且东南两河南北堤相距者。狭则二三里宽。或至五六十里。或束或放。何独于佃湖一处。即虑其过宽。此坐湾之毋庸置虑矣。说者谓马港口河身。土系飞沙。筑堤恐难坚实。不知筑堤选土。乃寻常之事。豫省河滩。沙居大半。每有增培。亦不过选淤包淤。不能因系沙土。遂废而不筑也。况仅此一二百丈。似亦增费无多。此沙土处筑堤之毋庸置虑矣。说者谓新堤处处着重。难于防守。恐多溃决。然筑时必须坚实。放后更应慎防。此不独新堤为然。南北两岸旧堤。何处不然。若以为旧堤河已走成。有工之处。皆贮料备防。非新堤可比。不知新堤亦已挑深。启放后自可循顺东趋。即或坐湾近堤。除南面北堤改作南堤。南系高滩。无虞溃决外。其北面新堤。就挑河形势。即应间段分贮料物。节节备防。长不过一百四十余里。堆料三五处。似尚不难。即未经备料之处。猝生新工。转运料。相距不过二三十里。亦不过远。即使遇有盛涨。致有溃决。内外滩面相平。堵合亦不甚难。前折即已声明。若必预知决处。早作备防。则历次漫口。何以不早为防备。致听其溃决耶。即阿文成公所筑新堤。放河之后。亦未见立时溃决。嗣四十年中。仪封睢州决口五次。未闻归咎阿公也。其余并非新堤溃决者。更不胜指屈。将尽起创议建筑之人。悉加责问乎。

此溃决之毋庸置虑矣。说者谓地势北洼。未便强令东趋。此误会之语。未经深思也。夫茆良口马港口等工。由北潮河归海。非正北也。仍东北也。地势无不西高东下。水尽东流。此其明证。如果北面洼下。则历次议改海口。由北潮河归海。屡议屡止何耶。其漫口之水。由北潮河归海。乃决口时由于盛涨。蓄贮盈满。然后溃堤旁趋。无堤以束之。无河以导之。于是其就下之性。一往无前。就其破堤所向。直注数十里。至怒性少杀。然后仍折而东趋。不独马港口等工为然也。即如嘉庆二十五年。仪封大工被灾者。杞县为重。夫正河仪封以下。即属睢州。是睢州之低于仪封可知。杞县在睢州之上。断无反低于睢州之理。乃河出口门。向西南行四十余里。始折而东趋。汇入洪湖。是岂得谓地势东高耶。且大河南溃则南注。北溃则北注。岂南北皆洼耶。无论南注北注。终归东注。此其理可以共喻。此北洼之毋庸置议矣。至此外吹疵摘瑕。皆于大局无关。更何足细论。夫水之就下。水之性也。因利乘便。顺其自然。始可图功。

即往时之办而无成者。今或有成。亦未可知。何则。大河淤垫。此五年中始垫高一丈三四尺耳。如水面现低一丈三四尺。则御坝早启。漕船盛行。湖水亦不过七八尺。尽可助刷黄流。势之未穷。何有于变。此因时因地之必须默参。所谓运用之道。存乎一心也。然以靳文襄公之才。每议河工。动生诟谤。甚至交章弹劾。褫职议罪。至再至三。然后起用。克成厥功。某何人斯。敢恃一得之见。遽谓可行。而目击艰难。思欲掣水通漕。计无出此。虽未得为万全无弊。或亦权宜补救。司河者所当尽心。姑存此议。见者或不哂其迂陋耶。

卷九十八工政四河防三

河防述言

张霁生

河性第一

靳大司马抚皖江。擢督河道。问于陈子曰。比年河决数处。浊流泛滥。故道淤为平陆。国患阻漕。民苦垫溺。治之数年罔效。岂河终不治乎。余不敏。兹奉督河之命。子盍为我筹之。陈子曰。河之形。有古今之异。河之性。无古今之殊。水无殊性。故治之无殊理。千古治水者。莫神禹者也。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言顺水之性也。又曰。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旨哉言乎。洵深得治水之至理者乎。潢尝观人事万端。或可骋机巧。事矫揉。任粉饰。犹得掩耳目于一时。袭虚名于后世。若水之性一定而不可移。而黄水之性尤奔注而不可遏。挟沙而不可停。且至与淮合流之区。绝无山陵阻峙。更散漫而不可约束。是机巧于此无所骋。矫揉于此无所事。粉饰于此无所任。惟有顺其性而利导之一法耳。大司马曰。疏濬排决。无非事也。而曰行所无事。何也。陈子曰。所谓行者。疏濬决排是也。所谓无事者。因其欲下而下之。因其欲滞而滞之。因其欲分而分之。因其欲合而合之。因其欲直注而直注之。因其欲纾洄而纾洄之。一顺水之性。而不参以人意焉。是之谓无事也。大司马曰。水今横决矣。岂可竟顺其横决之性。而遂谓之治之乎。陈子曰。不然。今河之横决。非河之本性也。犹人之拘于气禀。蔽于习俗。以至荡佚为非。而曰其性本恶也。岂其然哉。夫河之所以决者。皆由黄水暴涨。下流壅滞。不得遂就下之性。故旁流溢出。致开决口。决口既开。旁流分势。则正流愈缓。正流缓。则沙因以停。沙停淤浅。则就下之性愈不得遂。而旁决之势益横矣。若曰河性喜决。此岂知河性者哉。大司马曰。然则河之性若何。陈子曰。约而言。则曰就下。分而言。则避逆而趋顺也。避壅而趋疏也。避远而趋近也。避险阻而趋坦易也。涨则气聚。聚不能泄。则其性乃怒。分则气衰。衰不能激。则其性又沉。流迅则性能挟沙土而俱行。势集则性能坏山陵而驾上。土能

制之。即缕岸可抑其狂。风能助之。遇惊益张其势。故御之得其道。则利无穷。若御之失其道。则害莫可测。善治水者。先须曲体其性情。而或疏或澹。或束或泄。或分或合。而俱得其自然之宜。虽有所事。究归于无事也。宋神宗曰。后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碍。以道治水。无违其性可也。此与孟子之言似有合焉。至所云能顺水所向。迁徙城邑以避之。此犹未知水性。而不明顺之之道也。水之性。岂必欲向城邑耶。水之所向。辄徙而避之。匪常法也。如徐州而上。三门以下。土松地阔。则宽其途以让之。而水性以安。徐州而下。城邑逼近于河。所宜严其防范。束流刷沙以趋于海。而河之性亦以安。然则宽之束之。皆所以顺之耳。孔子系易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夫水。丽于地者也。其道之变必由于盈而流。利必归于谦也。盈也者。涨也塞也。谦也者。虚也下也。故水无不下也。孟子论水。深得孔子之易道者也。故善治水者。惟于盈而防其变。于谦而道其流。水自得其性矣。水果为厉于世者耶。陈潢字天一号省斋钱塘人

审势第二

靳大司马问于陈子曰。今欲顺水性。其要若何。陈子曰。必也其度势乎。今者诸患并作。若不先度大势之轻重缓急。而务其重着急者。犹振衣而不知所挈也。虽然。重与急之患。又非即于患处治之也。必推其所以致患之处而急图之。是非熟审焉不为功。如有患在下。而所以致患在上。则当其源而塞之。而在下之患方息。譬如足病。只知疗足。不探其足病之所由来。虽投药百剂勿效。而且增剧也。又有患在上。而所以致患者在下。则当疏其流以泄之。而在上之患自定。譬如困贼于围中。而不开一面以分其志。以缓其愤。则将激其必死。一旦溃围而出。不可收拾。故上流应泄者。先须于下流疏之。此又釜底去薪之法也。非历览而规度焉。则地势之高下。水势之来去。施工之次序。皆不可得而明也。大司马曰。两河形势。载籍可放。绘图可稽。奚事亲历为。陈子曰。今昔之患河虽同。而被患之地不同。今昔治河之理虽同。而弭患之策亦有不同。故善法古者。惟法其意而已。若欲考载籍以治之。何异按图索骥。刻舟求剑耶。禹贡首言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非审势而何。至乘四载。尤先事历览之征也。周礼考工记曰。沟必因水势。防必因地势。善沟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说者谓沟所以导水。不因水势。则其流易塞。防所以止水。不因地势。则其土易崩。故为沟者。必因水势之曲直。则其流斯无壅矣。为防者。必因地势之高下。则其土斯无崩矣。是善沟者。必漱啮之而无所壅。以因水势故也。善防者。必淫液之而无所决。以其因地势故也。势之为言亦不一。有全体之势。有一节之势。论全体之势。识贵彻始终。见贵周远近。宁损小以图大。毋拯一方而误全局。宁忍暂而谋久。毋利一时而遗虑于他年。地有高卑。有险易。土有

淤松。有燥湿。其应凿应筑。可行可止。必究其致患之故。以为探本之谋。必得易于施工之法。以成夫为下因川之计。是举全势而审度之者也。若论一节之势。如水弱必束之使其势急。如水强必泄之使其势平。水势停缓。宜引之使直。水势猛疾。必纾之使宽。水势冲射而难遏。必筑上流以逼之。使之潏洄。水势荡涤而可用。即合其流以导之。使之洗刷。此皆因势之说。又随时随地而酌之者也。苟不知势。用力多而成功少。若审势以行水。则事半而功倍。孙臆救赵。庖丁解牛。均是法也。治水者可不神明其意乎。大司马曰。善。于是治装。与陈子遍阅黄淮形势。及诸冲决要害。因条列拟筹河十疏。次第上之。

估计第三

陈子谓靳大司马曰。适千里者三月聚粮。治河之役。与治军无异。庀材鳩工。非财不办。犹用兵之要。必先料其仓库。转其刍粮也。今兴大工。倘费用不继。则虚鬻乏粒。易牙不能炊。空柯无刀。公输不能斲也。夫河之于国计民生。所系綦重。与军政等。公其急请发帑乎。大司马曰。帑固应请。但军需尚繁。民脂已竭。惟省之又省。庶称上意乎。陈子曰。不当用而用之。谓之不节。若当用而反节之。恐后之费转相倍蓰也。公不见唐刘晏之理财乎。其造运艘。置仓庾。凡诸工计。宁宽毋刻。宁增毋减。以始制不惜。物可经久。后图修整。亦易为功。是经始之多费者。正以省费也。设初估苟简。势必草率而易坏。一坏之后。不能修复。势必更张而重构。则费不更多乎。故深于为国计者。不可图一时之省用。而遗旋修旋坏之虞。不可顾目前之易完。而致垂成垂敝之咎。大凡估计宁有余。以待节减。甚勿先为苟且之计。以致因小而误大也。彼有司之浮冒估销。以图侵渔。此不肖之甚者。法固必惩。若以多估为己嫌。以撙节为迎合。虽贤者恐亦不免。大臣公忠为国。当计其大者远者。不当于当用而节之。以国家异日之患。累苍生漂溺之灾。将敝国殃民。不几乎因循苟且一念基之乎。可不慎哉。大司马曰。子言诚是也。谚云。日费斗金。不敌西风一浪。以公私有尽之金钱。而填此无穷之壑。天之生水。利人为多。不图黄水为害。至于靡已也。可不深慨也夫。陈子曰。噫。公之悲天悯人。意良善矣。然亦皆狃于成说。而未之思耳。国家终岁之出入以千万计。大半皆以养兵。今时当治平。未闻以糜饷而遂弛兵备也。至于河工岁修之额。设二十余万。不及兵饷百分之一。即另有疏筑大工。岁增亦不踰数万金。奈何独以黄河为耗财耶。况王者以天下为家。其城郭河渠。犹家室之有栋宇沟洫也。百金之家。构一室。每岁必有涂茨修葺之用。岂富有四海。而惜此整理山河之费乎。且东南漕运。必经于河。国流通。利济匪细。是又所费小而所益大也。方今圣人轸念河患。一以奠安昏垫是图。凡有请发。无不允给。仰见庙谟宏远。任事臣工。宜仰体此意。何沾沾惜费为哉。

任人第四

大司马问曰。铨曹需次者。纷纷赴工。以冀进用。可尽录之乎。陈子曰。营室需财。举事需人。彼欲用命而来。安可不录。然不可滥录也。当慎之于始而已。夫水土畚鍤。非可优游坐治也。暴露日星。栉沐风雨。躬胼胝。忍饥寒。其事固非易任矣。若膏粱纨之子。不可与共荼苦。躁进趋利之徒。不可与历艰辛。倘假请滥录。必致贻误大工。是不可无遴选之良法也。夫工之作也。必有有司董其役。而地广事繁之处。非一官可办。若支分缕晰。不能无藉效力者以佐之。宜以选录之任。责之董理之有司。必先究其素履。验其材力。审其邪正。择可录者保之。而升之于公。然后亲为验视而录之。而试之以事。试而不称即黜之。并究保者。试而称事。由细而巨。历委以试之。于是堪大任者出矣。始慎其选择。继严其考核。终信其赏罚。自可收任人之效。而何有失人之患哉。大司马曰。亲为验视。一谋面耳。安能定其贤否耶。陈子曰。孟子不云乎。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盖应对举止之间。其人之智愚敬忽。大略可见。至其福泽之厚薄。亦不可不审也。故命将者。福将为上。才将次之。勇将又次之。何则。夫福厚者。必德器厚也。其为人也。大抵皆坚凝持重。谦谨安详。奉上必诚恪也。任事必周密也。待人必宽恕也。临财必慎重也。其际危急之时。值艰险之地。乃能镇定而不惊。好谋而克济也。故曰观人者必观其心。而观心者必观其气也。大司马曰。劝惩之道。诚在于赏罚。其要若何。陈子曰。昔人云。赏如山。罚如溪。如山云者。确乎其不可拔也。昭其信也。又山重也。所以明不轻也。如溪云者。渊乎其不可测也。示可畏也。又溪深也。所以明不宽也。是故信赏必罚者。居上之枢机。作事之纲领也。虽然。犹未论其本也。从来治法。固行于治人。而治人之本。尤在于身先。故膺重任者。敬以临之。勇以任之。明以察之。勤以率之。宽以期之。信以要之。恒以守之。备此七者。又矢以实心。征以实事。将如声响应。如腕运指。庶司百执事。有不从风而偃者乎。于以捍大灾御大患也何有。潢更有请焉。潢等臆度之论。又不若经历之言之亲切而已试也。故凡田夫老役有所陈说。皆宜采听以备参详。此不任其人而任其言。亦任人之一端也。虞舜好问好察迩言。取于人以为善。其智乃大。今人命意立说。必欲出于己而后快。自私我见之未去。安可以成大事立大功哉。大司马曰。善。

源流第五

大司马问曰。同一水也。何黄流湍急。独挟沙而行。易淤易决。与他水异。果其源有殊与。陈子曰。河非有异于他水也。中国诸水。惟河源为独远。源远流则流长。流长则入河之水遂多。入河之水既多。则其势安得不汹涌而湍急。况西北土性松浮。湍急之水。即随波而行。于是河水遂黄也。秦人之歌曰。泾水一

石。其泥数斗。他如燕地卢沟之水。酷似黄河。故俗称浑河。晋之沁汾诸水亦浊。可知西北之水。不惟黄河挟沙也。再考河自西域而来。其流虽浊。不若汴梁以东之甚。昔贾让之中策。欲引河灌田。殊不知今日汴梁以东之河。若引以灌田。则禾苗必尽被沙压耳。潘印川公之治河。去今为近。其所著河防一览。多中肯綮。虽其所言险要。近多变迁。事宜亦有遗漏。然元贾鲁之后。深明河务者。潘公为最。今稽其疏有曰。黄水所经。河南之土最松。昔禹导河入海。经河南者止陝县孟津巩县三处耳。当时之水。未必如今之浊。今自河南郡之阌乡。至归德郡之虞城。凡五郡。河全经其地。故平时之水。沙居其六。一入伏秋。沙居其八。此岂无确据而言之欤。可知河之浊也。至河南而始甚也明矣。潢尝溯河之上流。惟宁夏灵武诸处。至今犹引黄流以资灌溉。宁夏有汉唐二渠。俱设以节蓄泄。水早有备。民皆赖之。然定制每岁清明起工。按座挑浚。至夏毕事。方理农工。有司董之。永以为则。由此观之。上流之水。尚不甚浊。然犹每岁必为疏浚。不然。沟渠亦淤。无所为利矣。元临川朱思本所述河源。自星宿海发源。行十数日。水犹清浅。可涉而渡。又行数日。水渐浑浊。则河源本清。与他水无异。不益可信哉。河之浊且非其本然也。而谓河性喜决也。不更诬乎。尤可嗤者。昔人筹河。有建议欲于塞外凿渠。导之北流。入于北海。勿使经中土。谓既可阻隔华夷。又使中土永无河患。论者莫不奇其策。祇惜途遥工巨难成耳。未有知其大谬者。夫河之自西域而来。若无他水入之。止此一水曲折行数千里。其势必衰。曷能为中国患。其所以为患于中国者。大半皆中国之水助之也。设导西域本来之水。行于塞北。而域内之水。自湟洮而东。若秦之泂渭泾汭诸水。晋之汾沁。梁之伊洛瀍。齐之济汝洙泗。其间山泉溪谷。千支万派之流。未易更仆数。凡此西北之水。安得不会为一大川以入于海哉。矧河防所惧者。伏秋也。伏秋之涨。尤非尽自塞外来也。类皆秦陇冀豫。深山幽谷。层冰积雪。一经暑雨。融消骤集。无不奔注于河。所以每当伏秋之候。有一日而水暴涨数丈者。一时不能泄泻。遂有溃决之事。从来致患。大都出此。虽使河源引而行之塞北。乌能永免中国山水暴涨之害哉。大司马喟然叹曰。噫。论河源流者。率多传说。子言可破一切影响之说矣。

堤防第六

大司马曰。论治河者。莫不以分杀河势为言。惟潘印川之说。先以堤防为事。何欤。陈子曰。拯河患于异涨之际。不可不杀其势。若平时虞其淤塞。而致横决之害。必不可不合其流。是合流为常策。而分势为偶事也。设专务于分。则河流必缓。缓则沙停而淤浅。愈浅愈缓。愈淤愈浅。不日而故道俱塞。河既不得遂其就下之性。势必旁冲而四溃。故潘印川曰。以人治水。不若以水治水也。盖堤成则水合。水合则流迅。流迅则势猛。势猛则新沙不停。旧沙尽刷。而

河底愈深。于是水行堤内。而得遂其就下之性。方克安流耳。且考堤之防缮。由来尚矣。禹贡曰。九泽既陂。陂者。堤防也。慎子曰。治水者茨防决塞。虽在夷翟。相似如一。学之于水。不学之于禹也。解之者曰。茨防即今黄河之埽也。岂自潘公始哉。大司马曰。余闻宋太祖有云。夏后治水。但言导河至海。随山浚川。未闻力制湍流。广营高岸。自战国专利堙塞故道。以小妨大。以私害公。九河之制遂隳。历代之患弗弭。论者悉推为知言。今之堤防。非所谓广营高岸。力制湍流者乎。子以堤防束水为顺其性。其义何居。陈子曰。顺水之性者。非纵水之性也。譬之人性本善。率之即谓之道。然必闲其邪而方其外。夫非多方防闲之谓乎。惟多方防范。而本然之性乃全。是防者正所以顺其性也。治水亦然。纵之而就下之性反失。防之而朝宗之势乃成。此潘印川以堤束水。以水刷沙之说。真乃自然之理。初非矫揉之论。故后之论河。必当奉之为金科也。况潘印川云。禹时之河。经于中州之地甚少。必不若今日之浊。故可分九河以杀其势。子以知古之流可缓。而今之流断不可以不迅。此又古今之异势。难以执一而论也。大司马曰。子论甚善。顾禹贡所谓陂者。果与堤防之制有合否耶。陈子曰。陂者也。土披下而侧也。此非陡崖之岸。乃坦坡之堤。后人以骑而可登。谓之曰走马堤。是即陂也。盖堤防之制。其基必倍广于顶。则水不能倾之。古圣人之一言。而作堤之法已备。洵言简意该也。至于近世。堤防之名不一。其去河颇远。筑之以备大涨者曰遥堤。逼河之游以束河流者曰缕堤。地当顶冲。虑缕堤有失。而复作一堤于内以防未然者曰夹堤。夹堤有不能绵亘。规而附于缕堤之内。形若月之半者曰月堤。若夹堤与缕堤相比而长。恐缕堤被冲。则流遂长驱于两堤之间而不可遏。又筑一小堤横阻于中者曰格堤。又曰横堤。堤防虽多。不出数者。其作堤之法。遥堤去河远。必相地势因高而联络之。其余随流以防范焉。取土须远堤根。筑土必旋挑旋夯。若近堤取土则基不固。土厚方夯则筑不坚也。筑成验土。旧法插筵灌水。水不即渗。便为坚结。然插验之法。务于连晴之后。其铁筵须细。直下直起方合。若辈作弊。筵麤而摇宕之。则贴筵之土先实。水亦不即渗。遂被掩饰矣。验时宜细察也。遥堤之外。离堤取土之地。即可成小河。以资运料。缕堤逼流。排桩衬埽。所不可少。若在顶冲险工。尤必用护堤埽也。堤土插柳。可备卷埽。堤根蓄草。亦足御波。随地制宜。皆不可不喻也。大司马曰。子言堤防详矣。若异涨之时。何以杀其势乎。陈子曰。遥堤去河颇宽。若异涨之时。溢至遥堤。河宽而势自杀。是虽合流而分亦寓焉矣。所患者三渎并涨耳。三渎者何。黄淮及山东漕河也。每年水涨。或黄涨而淮不涨。或淮涨而山东诸水不涨。或淮与山东水涨。而黄反不涨。抑或有涨于春者。有涨于夏秋者。三渎不并涨。犹可御也。惟是一时而三渎适皆涨焉。其势遂莫之能御。若无以预为之地。一经泛溢。其害何可

底止。则遥堤之减水坝断不可不设也。当其无事。人有议减坝为虚设者。及减水时。人又有议减坝为厉民者。此皆不知全河之事宜。而好为局外之论者也。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减坝之设。何以异是。或曰减坝泄水。大似以邻国为壑。毋怪乎谤者之谓厉民也。不知减坝之水。节制之兵也。所减有准。则不若堤溃之漂溺无算也。夫减坝有天然之制。必在异涨之时。方有减下之水。若涨稍退。减即止矣。此出于万不获已。为保固异涨之计。何得等之曲防以病邻也。且遥堤之外。近有运粮小河。减下之水。将从小河泄之。亦略存大禹疏九河之意。设有淹及民田之时。不异偶逢涝灾。民田低下者乃罹之也。然低田一经黄水所淤。水退而土即垫高。次年必获倍收。损益亦正相等耳。要之设减坝则遥堤可保无虞。保遥堤则全河可冀永定。减坝与堤防又相为维持者也。虽有暂时之害。而实收久安之利。安得谓之厉民哉。

疏浚第七

靳大司马曰。束河趋海。固以堤防为急务。岂疏浚竟可不事乎。陈子曰。疏浚乌可竟废也。夫堤防束水。固为行所无事。设处不得不疏浚者。又必有因事顺导之法。而不以人意参之。庶不悖神禹之道耳。如有溃决之患。先宜截筑决口。两旁掘沟下埽。以裹定其根。俾决口不致日扩也。若既决于旁流。则正流必缓。故道暂淤。若塞决口而不浚故道。则水将安适。水无所适。而决口之流。渐筑渐逼。愈逼而水势愈急。欲望其遽合也。不几难哉。然疏浚故道。又未易言也。故道虽淤。岂竟如平陆乎。其浮沙涂泥。滩河浅水。一望弥漫。欲事畚鍤。何所措手。少为开掘。水既随之。捞泥水中。焉能深广。甚矣。人力之疏浚未易言也。尝再四图维而知。以人治水。诚不若以水治水之为得。其道是以欲浚故道者。莫若将决口之下故淤处反筑一堰。截其微流。溯决口之上游。相度形势。别开一引河。直通故道。夫故道淤处。既截微流。则河底涸出。渐可施工。止须开浚深沟数道。余不必尽挖也。俟上之引河既成。下之深沟复掘。然后并力下埽。以塞决口。及此河流凶猛之际。遂开决口上流引河之口。黄流复际暴怒。有一道以泄之。势必直注引河。由引河而直趋故道。故道已开深沟。水有所容。必且沛然莫御。而停沙淤浅之处。便可随流而冲刷矣。河溜既归故道。而决口之事自减。因而再并力下埽。决口断无不合者也。于是知筑堤而水自可刷沙。乃以筑为疏。而疏且本于筑也。又当知导流而埽方可塞决。乃以疏为筑。而筑又原于疏也。凡此皆治其所以然之故。而不外乎以水治水而已。故导河者凿河之形。人力所成十之二。引河之势。水力所涤十之八。彼以河工全凭人力。此任人而不任理者。乃小智穿凿意见之私也。大司马曰。海口淤垫。河流不畅。潘印川谓无可施工。惟当筑堤合流。导之冲刷。则海口自深。其说是已。但近年淮黄入海之道者。较昔渐狭。岂竟可无事于开广欤。陈子曰。

海口浩渺。洪波滔天。疏浚诚未易言。然河挟沙而海潮逆上。安得不垫。傍岸洄溜。尤易停淤。故以今较黄沙洲。出海几及百里。而海口渐狭。势使然也。若终不浚。下流必壅。而欲上流不决。乌可得乎。浚之如何。法于近海两岸之内。各开一引河。挑土即培于引河之外。以作缕堤。其受河流处与入海处。且缓启其口。俟河形凿成。又必当河涨之时。方启其口。引黄分注于其中。以趋于海。初似析河而三。再将中隔之沙渚。驾犁疏之。其沙必随波渐削。久之合三而一。则海口遂开广矣。此亦非全用人力。而半藉水力以成之者也。若曰海口竟不可施工。印川之说。不无漏议焉。大司马曰。子之论。真可补潘公未尽之旨矣。至运河淤阻。非人不为功。有何画以治之。陈子曰。南北漕水。皆入于河。间有河水暴涨。反入于漕之时。谓之倒灌。一经倒灌。漕必淤浅。如黄速退而清水下注。便可刷深。亦无待开浚也。惟虑清水旁泄。力不能刷。而黄水灌久。则漕不得不浚矣。此人力之必需者也。浚之之计。量度土方。以估工费。自有常则。然计方论工。又不若聚夫而计担给值。随挑随发。尤为便捷。是在敏于任事者。因时度地。酌而行之耳。至于河身广狭深浅之宜。又必计水之大小。流之缓急。量其水方。度其消纳以定之。待舟楫通利。浅者亦可渐深。倘朝夕停淤。深者行将渐浅。水无定行。工难终已。岁修额设。良有以也。

工料第八

陈子曰。谋事者人心也。赴工者人力也。积贮者货财也。济用者物料也。夫谋虑未精。不足以成事。徒谋而人力不集。则托之空言。货财不贮。不足以图功。聚财而物料不备。则缓急亦无济矣。故欲筹河防。则工力与物料。不得不熟计之也。靳大司马曰。考古塞河之役。动发卒数十万。今则不然。近河州县。有岁修额设之夫。若别有大工兴举。又随时召募。有司董之。义民率之。功竣罢去。似较古发卒为便。今之力役。岂尚有善者乎。陈子曰。修举靡常。届期调发。恐有后时之虑。州县额夫。既有定数。何不如丁银征科。解银河库。不时雇募。以免民夫起解。及在工守候之苦。尤为公私两便也。至河流顶冲险要之处。其巡守之夫。无间昼夜。无分晴雨。皆须查视。方可不时抢救。向设有守堤夫役。虑无节制。惰弛不免也。潢思河工原比于军法。请即以军法行之。凡给食赴工之夫。尽募为支饷守汛之卒。设千把等官统之。以弁领兵。以大辖小。一如身之与臂。臂之与指。如此。则节制既有责成。而防御庶无疏虞矣。所虑者。一法立。百弊生。每见营卒多开虚粮。武弁役使无间。而练习缺然。河兵流弊一如之。若设则私役。缺则虚冒。不几名存实亡乎。所宜预立严禁。勤为查点。以杜弊端。然此所设之卒。为防守抢救之计也。若夫凿渠筑堤。起建大工。非募夫不办。其法非可计土以论也。惟定其经界。酌其高深。量其寻尺。凡或筑或凿。皆以土方科之。命监司按则估计。以定经费之若干。然后监

理有官。分修有官。画界派工领费募夫以从事焉。至于募夫。涣而无稽者也。必慎择义民以统率之。义民亦计土方取值于官。复计工散值于夫。其帑之不致于亏空。工之必期于合法。全视乎义民之得人与否。此在司事慎重择之也。胼胝畚鍤。晴霁可作。时际阴雨。则相聚而食。其晴时所余之贖。不足偿雨时坐糜之费。役夫乏食。恐致涣散。则土方之外。当量益以阴雨之食给。此又不可不预计者也。夫抢救防守。若设卒有定制。疏塞兴作。又量役以募夫。较古之拨发。诚为无扰而易集事也。惟是精于厘弊。善于奉行。则不在治法而在治人矣。大司马曰。储料济用。欲有利无弊。又当若之何。陈子曰。埽柳苇●。近河颇饶。需及时采运。贮于各险。至椿木来自江浙。磬石采于南湖诸山。灰钉铁。悉事陶冶。其间若因公扰民。克价肥私。物既不能符式。料半属于虚糜。弊固不可枚举。亦惟勤其稽核。信其惩究。则弊不至太甚耳。而要尤在预为储备。不使缓急无藉。此则肯綮之至论也。若夫石之工。以垫底深厚几层为固。下埽之法。以笠椿入土多尺为坚。石用灰。须以沙炼。若灌灰浆者。尽属粉饰。埽用柳草。贵实以土。若松浮者。尤易漂流。凡此皆赖实心用事之人。实力董理者。至濒海柴荡。随河东涨。有日广之势。其有裨于料。良非纤细。必宜设专官理之。凡造报之荡。取近河易运者。责取芦束。以作大工。其余皆宜听民领管。或归户。或起滩租。裕公之中。复须利民。勿俾豪强兼并。滋为弊藪。斯善也。至于运载物料。皆系木石柴草羸重之物。非借水力船只。何能搬运致远。向来修筑及伏秋抢救。俱封拏商旅行舟。害民自不必言。且仓卒之际。商贾闻风远避。往往有料无舟。以致徒手莫救。小灾遂成大灾矣。是宜疏请将河卒建旷银内动支。特造浚柳船只四五百号。分隶八河厅营。各拨兵目。为之催攒驾运。永着为令。则缓急运料有济。不致误险工而害民生。此更公私两利者也。

因革第九

靳大司马曰。潘公之治河。去今为近。其规画可法者固多。抑有与今异者欤。陈子曰。治河之理。千百世不易。惟是水之形势。与世推移。而险要遂异。流行亦殊。则规画因以不同耳。即如明宏治间。河决荆隆口。溃黄陵冈。山东张秋镇几没于河。乃于曹单等县。筑太行堤障之。嘉靖初年。河渐北徙。济宁鲁桥以下。河道淤填。二十六年。河复决曹县。四十四年。决沛之飞云桥。逆流东行。逾漕入昭阳湖。东平州平地水深丈余。万历十五年。又决荆隆口。长垣诸邑俱遭昏垫。是明时山东每有河患。长垣一带堤防甚要。自本朝来。徐州以上。堤固流深。绝无疏虞。虽防汛难忽。而险要已销矣。再如北运河口。明万历年间犹在徐州北岸。黄涨时。辄灌入古洪内华等。动至淤塞。禁启闭。岁加挑浚。殊费经理。今北运口渐改而东。黄水北灌之患永除。此皆今昔之各异者也。

。再者运河南口。明时例谨闭通济。粮艘过淮后。每岁六月初。即于外筑坝。以遏黄流。霜降后黄水退。回空之时方启。凡一切南北往来之船。俱于五坝盘过。潘中丞丁宁告戒。以为此例断不可易。及本朝来。五坝俱废。通济闸口。今复改制。迂回其道。以接受清淮。若高堰加修。淮水不致东泄。得以全力敌黄。则黄水自不倒灌。此不特遏黄之灞。永不必筑。即广济一。似可不用。而南北往来之舟楫。无复再事盘坝矣。此更今昔之不同也。夫高堰为全淮保障。自汉末陈登创建。至明初陈瑄大葺。潘公又加筑焉。迄今为两河关键。但堰之迤南。周桥一带。潘公不加修筑。其意虑淮水大涨时。藉以泄泻。迨我朝而流水之处。渐次刷决。以致淮水东注。遂有清水潭之大患。今若不将周桥一带。接建堰堤。则清水潭之决口。终难以塞。此明时可不全筑。而今必堤防之者也。然全筑之固所以蓄淮水而敌黄流。顾淮水异涨。而不为宣泄。则堰终难保。此减水坝之必不可不设者也。潘公越城周桥之余地。以泄淮涨。孰知流弊致清水潭之害。今接筑之。以补其缺略。仍置减灞。以神明其宣泄之意。是又今昔方略之不同而同者矣。明万历时。北运河犹出古洪口。屡塞屡改。百余年中。运口十改。迨东移至阜河口。虽吕梁洪诸险。皆已不经。然倒灌犹或不免。今康熙二十年。闭阜河口。又顺流而东十五里出张庄运口。遂免倒灌。而运艘尚经黄河二百八十余里。不无牵挽之瘁。风涛之危。今已于九里冈一带。间开运料小河。将来因之联络开浚。引汶沂之水。直近清河县上流。从仲家庄入于黄河。则北河之口愈趋而下。不特黄流倒灌之患永绝。而漕艘过淮。出南运口。不二十里即入北运口。利国储而息军力。此更古人所不及计。而今可渐为规画者也。其它如明季虑睢水直射泗州。有妨陵寝。特筑归仁遥堤以捍之。使睢水北入于河也。今睢水已尽南入于淮。正可助淮敌黄。而归仁一堤。不甚阨要矣。又嘉靖间。于黄河北岸王家营东。冲开草湾河。夺黄流十分之七。至赤晏复归大河。是时清江浦喜河北徙。恃以为安。当事者或以议塞。或议因之而浚。纷纷不一。今已全淤。浚塞均可不议矣。此皆因革之大凡也。要知水性本动。而黄为尤甚。其变更迁徙。原是无常。固难刻划古人成迹而治之。惟是可信者理。可守者法。有事则顺理以调剂之。俾弭其害。无事则守法以谨防之。俾安其常。一日如是。千百年亦如是。即河有因革。而理与法安有因革哉。

善守第十

靳大司马曰。河之为患。终古不息。岂遂无一劳永逸之策乎。陈子曰。宇宙间万事万物。皆有变更。固不独河为然也。城郭宫室。有数千百年不倾圮者耶。常人庐舍。犹须岁为葺治。若不及时绸缪。摇风雨。所不免也。凡此静业。尚不能不敝。况水属动者乎。水而依山。或不挟沙。犹不速变。若黄水自中州而东。容纳既多。流于平旷之境。而又挟沙以行。欲其不变。安可得乎。故一劳

永逸之说。治他水或可言。而独难言于治黄也。虽然。黄之不能常治。究人事之不能有恒耳。致害之端。无不兆于几微。而成于怠忽。蚁穴不塞。至于沉。其所由来者微矣。防河者。果能察几虑远。杜渐防微。一人理之。千百人一其心以行之。一时定之。千百年遵其法以守之。少有冲刷。即卷埽以护之。少有渗漏。即退筑以阻之。少有淤垫。即束波以涤之。少有泛溢。即量减以泄之。时时防闲。在在检飭。自可消大患为小患。弭小患为无患。欲期久安长治也。何有。无如人事之不能有恒。乃势使然也。或始勤终怠。或顾此失彼。或迁官罢去。或疾病死亡。自一官而论。已不能必其有恒矣。再者人怀殊心。各立异论。或勤惰不同。或公私各别。或习安而忘危。或喜新而厌旧。种种无恒。河患随作。则自众人而论。更不能必其有恒矣。人且无恒心。而欲河之恒治也。不綦难哉。惟得公忠大臣。深明河务者。信任不疑。俾久于其职。督率属员。惟怀永图。再简贤能副其官。讲习有素。即属员俱宜永任。有过则降黜。若勤劳着绩者。增其秩。毋迁其官。一如钦天监太医院之员。皆专习其事。自必谙熟其理。庶几陈毕继治而协心。萧曹相承而宁一。将奠定之功。克守一年。即可弭患于一年。克守十年百年。即可弭患于十年百年矣。独是守之之要。不特遵其成法。又必通其神明。故有不轻更张而为守者。更有随时变通而为守者。此又顾其人之何如耳。嗟嗟。天之生才不数。即生其才而或未必用。即用而或有间阻。又不获尽其才。此其间则有天焉。若曰人事既以克修。而天意尚有难必。是则流俗人之言。而非深明天人之理者也。

杂志第十一

靳公初河干。时黄水决者数处。而杨家庄之患为尤大。河流尽归决口。北流入海。正河淤浅。漕不得达。宿迁以东。北岸民田。皆成巨浸。陈子不为浅近补救之计。不即筑塞决口。先导南岸淮水从清口畅流。以涤下流入海之淤浅。使故道以疏。然后溯决口之上游。从南岸开凿引河。引流入于故道。清口既不倒灌。河水半归故道。于是决口之势稍杀。随即卷备臣埽塞决。是时一埽之大如陵阜。约值千金。数百人挽之。以填诸决。而决口之河流奔涌。尚且掣埽漂去。有作埽之良工。立埽上。随之没于河。人皆股栗。束手无策矣。陈子复酌多开引河。分水势趋于故道。斯决口之流大缓。渐可筑塞。然将及合时。一夕水涨。复报溃开。官吏役工。莫不相顾失色。以为此工必不可成也。惟陈子镇之以静。徐曰偶值水涨耳。俟水稍退。仍塞之。必可合。后竟如其言。若非陈子之明识定力。欲决之塞也难矣。

黄流之倒灌北运口。其害已非一日。明时漕艘历吕梁。抵徐州。进镇口北运。每年黄涨。即逆流进。辄致垫塞。因立法俟漕船进口。即闭禁行。至秋深水退。方为启。放回空之船。然后捞浚之。工究不能免。后渐改而东。至皂河口。

进北运河。虽脱吕梁诸险。然黄河倒灌。犹未免也。靳公甫督河。骆马湖口已经淤断。漕运无由北达。危急异常。陈子即相度水势。建议创挑阜河二十里。复挑支河三十里。由张庄运口北上。于是黄流北灌之患方息。盖以运口愈东。则地势愈下。北水从上注下。以顺入于河。而黄水不能自下而上以逆入于漕也。况至张庄运口。又北接骆马湖之水。合流入河。而力更足以敌黄。即稍为更定。除数百年倒淤之患。非深得水之情性。其孰能之。

南运河口。自明季以来。漕船俱出甘罗城口之天妃。初时口逼近黄河。河水浊流。便易倒灌。比北运口之倒灌为尤甚。淮安一带运河。遂致淤垫。每年冬季。必大兴工挑浚。方可济运。且黄水既倒灌运河。则淮水不能畅出清口。以致高堰水势日增。下河被淹。为害甚大。陈子建议改进太平坝。迁其途以避黄水内灌。设或黄强淮弱之年。间有倒灌。黄水势退。清淮畅流。旋将淤泥即为冲刷。仍不垫浅。漕运可无阻滞。一转移间。岁省民力财用无算。上济漕运。且保高堰之危。杜下河淹没之源。真在无声无形之中也。

清水潭者。在高邮之北。运道所必由者也。淮水东溃。将堤防尽决。数十里略无畔岸。湍波冲激。旋为渊深。故曰潭也。初时因漕船经此。辄被漂泊。运道中阻。势在必修。然塞之必随水而泻。屡修屡溃。茫无津涯。估工者计费百万。讫无效。陈子周视形势。遂估计其费。以为十万可塞也。监司以下。皆不敢任其事。谓前估五十余万。今估十万。费省十之八。焉能冀其有成效。于是陈子躬自治之。陈子知清水潭之致患也。由于高堰迤南潘印川越城一带未筑。以泄淮涨。及泄泻日久。成河九道。其流不可遏。由高邮湖直冲而东。遂成清水潭之患。陈子先将越城一带接高家堰而筑之。既障淮水北行。尽出清口以敌黄。而清水潭上游之势顿缓。水便减退。即易为功矣。陈子又计潭之中最深。若必欲径直筑堤。潭深未易填也。乃环潭而筑。稍迂其道。就其浅处施工。而其事又易矣。且他人视此工甚险。谓必以竹筏载石下之。或谓以舟载铁沉之。纷纷妄议。陈子以为制水者土也。止须土筑。乃就近岸浅处。渐次运土。筑两堤于水中。约筑半里许。两头坝住将水戽干。即于两堤之中挖土。接堤再筑。不特取土不远。而河且深矣。又筑半里许。其作坝戽水挖土接堤一如前法。渐筑渐挖。而清水潭数十里之间。竟成长堤二道。粮艘行乎其间。永无漂涨之患。故今谓之曰永安河。真省费而奏功易。非人意料所及。后之治水者。诚不可不奉为章程。而会其意旨也。

北运河口。改至张庄。虽免倒灌之患。然漕船自淮出清口。溯流而上。尚有一百八十里之遥。重载逆水。固属难行。而黄水之湍急。于徐州以东更甚。每船过黄。增雇短纤必二十余人。而日行尚不过二三十里。况遇暴风水涨。不无漂淌之虞。浅洲淤沙。更有起剥之累。故漕艘之过黄。多费而且怀忧。良以大阨

也。陈子因修建遥堤。乃于宿迁以下。如七里沟上渡口等处。取土筑堤。即间开运料小河。后因而规度于黄河北岸之内。另疏一渠。泻北运河之水。从拦马河至仲家庄一百八十里。就运料小河通而浚之。扩而深广之。所费颇节。而中河之运道成矣。使漕船出清口。止于黄河行二十里许。过清河县。即进仲家庄闸。悉由平流以北运。永免风波之险阻。纤挽之劳费。又可速于趲程。不误漕限。裨 国便民。匪可言殫。洵哉大司马言听计从。仰赖 圣明干断允行。方俾肤功克奏。然陈子竭智纾筹。澹灾兴利。其功有不可泯没者也。

漕船过清江浦。必由新庄出太平。而新庄之南。另疏一渠。由七里亦可出太平。每年大抵由新庄者居多。其设七里者。以备新庄之敝。或欲修造。则由七里也。其年正欲修新庄。遂由七里。适淮水暴涨。漕艘逆上七里甚艰。日止过一二船。漕院羽檄来相催促。以误河政之误漕也。奈口水势甚紧。急切不能飞渡。靳大司马有忧色。陈子曰。是不难也。当夕下片纸。谕有司于七里之上游。凿数涵洞。引水出于之下。不日涵洞成。口水顿平。日报漕船过数十号矣。埜张氏目击其事。惊叹不已。问何以上凿涵洞而水遂平也。陈子曰。上凿涵洞则水泄而势缓。下得涵洞之水则水长而势平。岂尚虑口之湍急难过哉。埜曰。噫。此真得水之性情者也。

淮郡之东。真武庙者。黄流所经之处也。一日者报河决真武庙。此乃旧决口。今复溃开。靳公不觉失色。陈子往视而归。曰可不必塞。不数日后自塞耳。人皆异其言。尚疑信参半也。无何。果报决口之水退出。其溃处已塞矣。埜张氏更为惊叹。复问其故。陈子曰。人以此为旧决口。向年难塞。宜乎共相忧虑也。但不知此乃下决口耳。水从来未有决而上流者。若欲由真武庙决而下行。地多陵。水去必不能畅其性。势必返而仍归于河。况黄水挟沙。决而不能畅流。其沙俱停垫于所决之处。行即自塞矣。无待人力也。是时淮民不知陈子不塞之故。但闻其言曰决将自塞。未几其言果验。民遂有河伯降生之谣也。以上二条。虽无关乎大工。然陈子之论。深得水之性情。可以为后世法。特附志。亦举一隅云。

辨惑第十二

埜张氏问于陈子曰。近来河防致患之由。大率以黄水倒灌入淮也。淮既不能出清口。势必东溢。尽淹高宝诸州县。黄水分泄入南运河。则出海之势自弱。于是沙停水滞。而上流傍决之患遂作矣。此患之不息。而费以不貲也。以愚计之。莫若竟塞清口。使黄流直注于海。再将淮水顺其性而南入于江。俾黄淮分流。则永无倒灌。而诸患之原可弭。至漕船北运。必由清口以出。则漕艘可造南北两班。南班之船。运至于淮。即由六坝盘交北班。北班另造小样之船。于黄河受载。运送通州。省每岁河工之费。以为增造漕船。则两班分运之需。亦不

甚远。而淮泗水患可息。民得安居。岂非澹灾之策乎。陈子曰。近代淮黄亦曾分流矣。元时运道。漕船由江入淮。由淮顺流出庙湾海口。从海道北运。是淮原未尝与黄合流入海。而元时河患仍未息也。迨明初平江伯陈瑄始增修高堰。开清口。导淮入黄。漕艘溯黄流。浮汶卫诸水而北上。是时防闲得其道。不独河无泛滥。而漕亦克济。是元分淮黄而患仍作。明合淮黄而功亦奏。由此观之。水患不息。岂仅因淮黄之相通哉。况黄水自中州而来。至彭城以下。河流愈浊。及将入于海。又日有两潮逆其流。若无清淮从而涤之。则海口尤易于淤。平江伯引淮入河。同趋于海。正欲涤海口之淤也。譬之人食稠糜。必易于哽咽。若以清茗。有不利喉而下者乎。

下河议兴。靳大司马疏请筑长堤二道。障各减坝之水。直达于海。议者噪然。以筑堤于地面。架水而行。非水由地中之意。且河形既高。则田反在其下。被淹之田。潴积之波。安能归于堤内以泻入于海耶。闻其说者。皆不能无疑于长堤之策也。埜张氏以问于陈子。陈子曰。夫下河高宝兴泰七州县之被淹也。淹于运河溢出之水也。夫溢出之水。由高堰而来。白马泛光诸湖不能容。运河不能泄。乃溢注于下河。源源不穷也。若无一渠以达之于海。则日积于七州县之区矣。此七州县之所以被淹。下河之所以议开也。若止虑雨泽淫潦而欲泄之。则原有庙湾石串场芒稻诸河具在。又安用别治一渠哉。今人不明开下河之故。而漫然为局外之论。是以有堤高于地之惑也。须知七州县之地。其形如釜。西近运河。地势固西高而东下。东近海滨。又东高而西下。此范公堤之东障海潮。为百世之利也。倘凿渠以东通于海。不特减坝之水。不能逆上而出。将海潮且溢而入矣。今再四筹划。不得不于淮郡之南。高邮之北。筑长堤以护减下之水。向东北就下。而行朦朦港以趋归于海也。果将减坝源源之水。送入于海。而田中所潴。皆属无源。不难日就涸竭也。彼谓田水反下不能入渠为疑。试问开下河为泄田中之水乎。抑为泄减坝之水乎。若为泄减坝之水而开渠也。又何疑田水之难泄耶。

陈子既定开浚中河之计。人尽知浚成之利。而仅虑创凿之难。惟竹冈周氏。以为黄流与中河相隔密迩。黄之泛滥莫测。或决入于中河。恐致合为一渠。终非可久之策。问难于陈子。陈子曰。子之虑诚远矣。然而河防之计。其可信以垂久者。惟有谨守之一法也。倘疏于防范。即相越数百千里。而患将及之。若勤于守御。虽止隔一缕之堤。而可恃以永久。如清江浦之运河。与黄止隔数武耳。而几百年来保固无虞。民居列市于堤上。前门临运河。后门逼黄水。尚处之泰然。是未可以两河相近为疑也。

初靳公抚皖时。陈子见庐凤间多荒芜旷土。因议为沟田之制。说本井田之沟洫。而规画便宜。实利民而可行也。继以靳公移节河干。其事不果。迨乎两河奠

安。向所淹溺之区。渐次涸出。陈子复理沟田之说。先于安东之野。就湖地而屯垦焉。试之而利。因筹帑金之耗于河工者无算。可即涸出之土田开屯收息。以偿库项。后日者屯租积储渐多。可以备防河之费。则国帑可节。且两河无业之民。招之播种。又使各安其生。筹划再四。遂有屯田之举焉。其要先构庐舍。定疆界。给牛种耕具。以招徕流移。归者如市。畴昔所叹为污下之泽国。行见墟烟相望。比成沃壤矣。夫水土平而农事作。裨国计而益民生。方谓太平盛业。无有过于此者也。及辟土渐广。而豪强占利。私垦亦多。司事者从而清厘之。怨谤乃起。是时忌功者流。见治河告成。苦无从媒孽短长。适因屯田之事。奸民散布流言。欲阻挠屯政以利其私。而忌者乘之。得以诬陷矣。或者深咎陈子曰。河工奏绩。既上答 国恩。下拯民患。功成名立。可以不朽矣。何为复营屯政。致起谤端。子岂独昧于此耶。陈子曰。人臣事君。稍有利于国计。有益于民生者。必当竭尽其智力。若见其为可行。而苟且缄默。以自图远嫌避谤。偷安处逸。其心事尚可问哉。今于河流淹溺之区。就其涸出者。给牛种耕具。招无业之民而屯之。何害民之有。倘得会勘。潢当敷陈于 廷。 圣天子明烛万里。必且洞鉴劳臣之微忱也。惜乎陈子抵京。积劳且愤。一病不起。而其心究不能白于天下也。悲夫。

屯政一事误用县丞于宣骆龙友颇为扰累两江总督董公讷勘实劾奏尽以屯田还民其事遂罢非常之原黎民所惧抑亦见奉行难其人

防河事宜疏

靳辅

治河之道。必当审其全局。将河道运道为一体。彻首尾而合治之。而后可无弊也。运道之阻塞。率由于河道之变迁。而河道之变迁。总由向来之议治河者。多致力于漕艘经行之地。若于其它决口。则以为无关运道而缓视之。殊不知黄河之治否。系数省之安危。即或无关运道。亦断无听其冲决而不为修治之理。矧决口既多。则水势分而河流缓。流缓则沙停。沙停则底垫。以致河道日坏。而运道因之日梗。是以原委相关之处。断不容于岐视也。今若不察全局之情形事势。而因循故事。漫为施工。则堵东必西决。堵南必北决。徒费时日。徒糜钱粮。而终归无益。岂惟无益。将河患日深。而莫可救药矣。何也。黄河之水。从来裹沙而行。水大则流急。而沙随水去。水小则流缓。而沙停水漫。沙随水去。则河身日深。而百川皆有所归。沙停水漫。则河底日高。而旁溢无所底止。故黄河之沙。全赖各处清水并力助刷。始能奔趋归海而无滞也。查今日河身之所以日浅者。皆因顺治十六年至康熙六七年间所冲之归仁堤古沟翟家坝王家营二铺邢家口等处各决口不即堵塞之所致也。归仁一堤。原以障睢水。并永堙邸家白鹿诸湖之水。不使侵淮。且令由小河口白洋何二处入河。助黄刷沙者

也。自顺治十六年。归仁堤冲决之后。睢湖诸水。悉由决口侵淮。不复入黄刷沙。以致黄水反从小河口白洋河二处逆灌。停沙积渐淤成陆地。至康熙六七年间。各处水大。黄淮并涨。而王家营邢家口二铺口等处冲溃矣。淮涨而古沟翟坝等处冲溃之后。淮河之水。由高宝诸湖直射运河。冲决清水潭。下淹高江等七州县之田者多。而赴清口会黄入海者少。河淮两水。俱从他处分泄。不复并力刷沙。以致流缓沙停。海口积垫。日渐淤高。从此由远至近。由外至内。河沙无日不停。河底无日不垫。海口淤而云梯关亦淤。云梯关淤而清江浦清口并淤矣。迨至康熙十五年间。各处又复水大。黄淮又复并涨。清口以下之河身既高。不能奔趋归海。而睢湖诸水。又合淮水并力东激。以故除古沟翟家坝等原冲九处之外。又将高良版工冲决大小二十六处。高家堰石工冲决口大小七处。诸水尽由各决口直注运河。加冲清水潭三浅等处各决口。下淹七州县之田。而涓滴不出清口。黄水又乘高四溃。冲决于家冈等处。又复灌入烂泥浅。将武家墩版工冲决五十丈。入故明所开之废河。历杨家庙。会合淮水。直奔清水潭。其武家墩上流刷成大河。宽一二百丈不等。又分一股入洪泽湖。由高家堰石工决口。会淮归并清水潭。而于各旧决口之处。则又浸淫四漫。较之以前势愈分泄。以致下流更淤。而河身之高垫。更不可言矣。查自清江浦至海口约长三百里。向日黄河水面在清江浦石工之下。今则石工与地平矣。向且河岛深二三四丈不等。今则深者不过八九尺。浅者仅有二三尺矣。黄河淤。运河亦淤。今淮安城堞卑于河底矣。运河淤。清口与烂泥浅尽淤。今洪泽湖底渐成平陆矣。尤有堪虞者。现在之河身。既已垫高。而黄流裹沙之水。自西北万里而来。昼夜不息。一至徐邳宿桃等处。即便缓弱散漫。臣目见河沙无日不加积。河身无日不加高。若此时不及早大为修治。则不特洪泽湖渐成陆地。将南而运河。东而清江浦以下。淤沙日甚。行见三面壅遏。而黄流无去路矣。夫以万里远来浩浩滔天之水。竟至无路可去。则势必冲突内溃。而河南山东二省。恐俱有沦胥沉溺之忧。彼时虽费千万金钱。亦难以克期补救。臣是以谓今日修治。刻不可缓也。但既经修治。则必使无旋修旋圯之虞。更必使有可行可久之道。始为有当。臣逐细筹酌其间。修举情形。有必当师古者。有必当酌今者。有须分别先后者。有须一时并举者。总以因势利导。随时制宜为主。臣谨备采众论。详加斟酌。将应行事宜。为我 皇上陈之。

窃见今日治河之最宜先者。无过于挑清江浦以下。历云梯关至海口一带河身之土。以筑两岸之堤也。查清江浦以下河身。原阔一二里至四五里者。今则止宽一二十丈。原深二三丈五六丈者。今则止深数尺。当日之大溜宽河。今皆淤成陆地。已经十年矣。兹欲令黄淮之水。尽从此故道入于海。必须略开去路。导之使行。盖筑堤堵绝。用水刷沙。虽为治河不易之策。然河身淤土。有新久之

不同。三年以内之新淤。外虽版土。而其中淤泥未干。冲刷最易。五年以前之久淤。其间淤泥已干。与版沙结成一块。冲刷甚难。故必须设法疏浚也。如以治新淤之法治之。恐决口尽堵。黄淮齐下之际。因河身浅窄。一时冲刷不开。又生他变。况用水刷沙。即曰不必挑浚。而束水归槽。则又必须筑堤。既筑堤矣。与其取土于他处。何如取土于河身。寓浚于筑。而为一举两得之计也。今臣拟于河身两旁近水之处。离水三丈。下锹掘土。各挑引水河一道。掘面阔八丈。底阔二丈。深一丈二尺。以待黄淮之下注。黄淮下注之日。中央既有一二丈旧河。左右又各有八丈新凿之河。其所存两旁之地。虽属坚土。而薄仅三丈。一经三面之夹攻。顺流之冲洗。不待多时。即可尽行刷去。将新旧之河。俱合为一矣。又两旁既各挑深一丈二尺。则中央河心。自可刷至二丈之外。河至深二丈。宽四十丈。便不窄浅。从此日洗日刷。日深日宽。自可免意外之变。而渐复当日之旧矣。其所浚丈尺。计每地一丈。掘土六分。即以之挑筑两岸之堤。底阔七丈。面阔三丈。高一丈二尺。每丈亦用土六十方。查白洋河至云梯关。约长三百三十里。清河县至云梯关。约长二百里。以每里一百八十丈科之。共约长九万五千四百丈。每丈用土六十方。共计用土五百七十二万四千方。其九万五千四百丈之内。有原未有堤者。有原有堤而今全无土者。有原有堤而今更缺洼须增填者。有堤根存土高一二尺至六七尺不等。宽三四尺至一丈五六尺不等者。合有无多寡计之。牵算约存旧土二方。四分通共约存旧土二十二万八千九百六十方。须实增土五百四十九万五千四十方。至于取土之处。虽以离水三丈为度。然河身有在中央者。有折流在南岸及北岸者。远近不齐。必须随地科算。总之。离堤三十丈之内不许取土。其三十丈以外取土者。每土一方。用夫四工。二百四十丈以外取土者。用夫五工。合远近而牵算之。大约每土一方。用夫四工。每工照例给银四分。又自云梯关外以至海口。尚有百里之遥。除近海二十里潮大土湿之处。无容置议外。其余八十里之河身。若不挑浚以导之。筑堤以束之。则黄淮合流。出关之际。河身既窄而浅。两旁又坚而厚。大水骤至。不能承受归槽。势必四处漫溢。虽关外之路。与运道生民无涉。然一经漫溢。则正河之流必缓。流缓则沙必停。沙停则底必垫。关外之底既垫。则关内之底必淤。不过数年。必复见今日之患矣。

臣闻治水者必先从下流治起。下流疏通则上流自不饱涨。故臣又切切以云梯关外为重。而力请一例筑堤以绝后患。惟是近海之堤。止期足以拦水。不必过于高厚。堤底止期宽五丈。面亦须宽三丈。高止须六尺。亦一体照取河心之土筑之。至于地广夫多。其间恐有偷安苟且情弊。必须用画段丈验之法以厘之。其法容臣预督各监理官。量取土之远近。按工画段。每用夫五千工为一段。编定字号。插牌标识。其中有原系平地者。有更有缺洼须填者。有存旧堤之土多寡

不等者。并堤段长短丈尺之数。逐一书明。标识于上。仍立簿一本。一体登记。交各监理官。即按各州县协募人夫多寡之数。照工拨给堤段。令其如式挑筑。臣仍亲临工所。用部臣冀如锡等条议。铁杵杵隙。盛水不漏之法。不时查验。以别其夯杵之坚否。此挑浚海口一带河身之土。以筑两岸之堤。必先治下流。以导黄淮归海之计也。然下流虽治。上面有淤垫之处。不及早疏通。则高家堰等一带决口尽堵。淮水直下之时。难免阻滞散漫之虞。查洪泽湖下流高家堰以西。至清口约长二十里。原系汪洋巨浸。为全淮会黄之所。自淮流东决。黄水逆灌之后。将这一带河身。渐淤成陆。向之汪洋巨浸者。今祇存小河一道矣。查工部尚书冀如锡等条议内开清河一带沙淤之处。速行挑浚等语。然淤沙万顷。挑浚实难。臣再四思维。惟有仿照挑浚清江浦以下河身之意。于小河两旁。离水二十丈之地。各挑引水河一道。俾其分头冲洗。庶可渐渐刷开。至于挑清江浦引水河。臣止拟离河身三丈。而此处议离河身二十丈者。清江浦以下。系十年久淤之坚土。而此乃三年以内之新淤。臣曾带领夫役。掘土试验。浮面一层。版土深有二尺。则系淤泥尺许。淤泥之下。又属版土。版土之下。又属淤泥。掘深六尺有奇。而尚不能到当日之湖底。且面层版土。虽极坚硬。而第二层版土。因在淤泥之下。反润而松。故虽离河身二十丈之远。而易于冲刷。不久便可合而为一也。惟是此处淤沙既易冲刷。而臣亦议开引水河者。臣目击面层版土之坚硬。恐一时冲刷不开。又于他处生变。是以不敢不略议导引之策。以图万全耳。其所挑引水河。应面宽六丈。底宽二丈。深五尺。每淤地一丈。掘土二十方。远倾于引水河六十丈之外。每方用夫三工。每工给银四分。此工一治。庶淮河下注之时。可以冲辟淤泥。径奔清口。会黄刷沙。而无阻滞散漫之虞矣。

治河要论

靳辅

高家堰。 洪泽湖在山阳之西。南北距大河。东俯高宝诸壑。淮水远自豫省。复挟汝颍●涡汴川之水。汇而入焉。滢洄激荡。唯下之是趋。而其地东北为下。趋而北。则出清口而达于海。趋而东。则高宝诸壑滔天。而淮扬之民其鱼矣。汉末陈登为广陵守。大兴水利。首建高堰。障其东而使之北。淮南千余里。地无沮洳。后世治水者。皆守其旧而不变。自唐以来。南北通运。至宋。黄又徙而南。湖日宽广成巨浸。而是堰之所系愈重。庆历间。一修于发运使张伦。明初。再修于平江伯陈瑄。至万历年。河臣潘季驯复大修之。且砌以石者三千余丈。愈巩固焉。顾西南一带。自周桥至翟坝三十里。空之而弗堤。曰此处地形稍亢。天然减水坝也。但当时湖底深而能纳。虽不筑堤。湖水常低于岸面。惟遇霖潦异涨。始漫溢而出。故季驯又曰。周桥漫溢之水。为时不久。诸湖尚

可容受也。迨黄流倒灌之后。湖底垫高。湖水亦因之而高。况决口九道。湍刷成河。地形愈陷。以愈高之湖。放愈陷之地。于是此三十里稍亢之区。昔所称漫溢不久者。今且终岁滔天。东注而不止。不特清口之力分。无以敌黄。而淮且反引黄水以俱东。二渎交腾。高宝诸湖。盈科而不受。此清水潭所以大决而不可塞。而下河七邑。遂同溟海也。臣奉 命大修。将诸决尽塞。自清口至周桥。九十里旧堤。悉增筑高厚。并将周桥至翟坝三十里旧无堤之处。亦创建之。盖今日之地形水势。与明万历年间大异。即使季驯而在今日。亦未有不堤者也。然仍留减水坝者六处。计二百丈。坝之而弗堤。何也。湖水之高于黄水者。常五六尺。若一任其建瓴而出。则所蓄无几。一逢亢旱。上源微细。既不足以济运。更恐黄水之乘其弱而入。故烂泥浅一带湖滩。昔人称之为门限。今不使尽辟。欲清水常留其有余。然设遇大雨连旬。洪波骤溢。清口一道之所出。不胜数百里全湖之涨。不有以减之。势必寻隙而四溃。故趋下之势必堤。以防之不虞之溢。复坝以减之。然后节宣有度。旱不至于阻运。而涝不至于伤堤也。虽然。洪泽周围三百余里。合阜陵泥墩万家诸湖而为一。又上受全淮之委。空蒙浩瀚。每西风一起。怒涛山涌。而以一线之长堤捍之。浪头之所及。土崩石卸。虽岁岁增高培薄。终不能御。窃思水。柔物也。惟激之则怒。苟顺之自平。顺之之法。莫如坦坡。乃多运土于堤外。每堤高一尺。填坦坡八尺。如堤高一丈。即填坦坡八丈。以填出水面为准。务令迤斜以渐高。俾来不拒而去不留。是年秋。黄水大涨。奇风猛浪。倍异寻常。而涌之势。一遇坦坡。而其怒自平。惟有随波上下。而无所逞其冲突。始知坦坡之力。反有倍蓰于石工者。故障淮以会黄者功在堤。而保堤以障淮者功在坦坡也。维是填积坦坡以来。垂及十载。风涛之所汕刷。平铺卸去。离堤已四五十丈矣。若用帑填积。既所费不貲。又工程难见。应每年督河兵岁夫。逐渐加工。立为定制。每岁堤工一丈。填土二分。务使所增之数。适称所耗之数。则善矣。久而久之。离堤百丈之内。必渐垫而高。因丛植柳芦茭草之属。俟其根株交结。茂盛蔓延。则虽狂风动地。雪浪排空。不能越百余丈之茂林深草而溃堤矣。

永安河。 清水潭之决。历杨茂勋罗多王光裕三河臣经营堵塞。十有余年。前后费帑金五十余万。随筑随圯。终难底绩。其故何也。盖高宝诸湖。西南受泗盱天六诸山溪之水。西北又值高堰大溃。黄淮平注。南北交汇。涌滔天。方以下河为壑。而清水潭尤属卑洼。其势莫御。一难也。屡塞屡决。其势愈盛。宽至三百余丈。深至七八丈。旋澜飞沫。如雷如电。一遇风乍起。怒涛山涌。漕艘商船至此者。皆徘徊而不敢进。虽有椿杙。人力无所施。二难也。卷扫筑堤。全藉真正老土。然后工程坚固。可以永久。而决口地方。前后左右数百里内。非一望汪洋。即芦洲沮洳之区。无从取土。三难也。康熙十五年。尚书冀如

锡等勘阅。所司估帑五十七万。而夫柳仍派之民间。犹未敢必其成功。臣受事后。周行阅视。曰是未可治也。清水潭以高宝诸湖为上源。诸湖西南所受泗盱天六之水。本等之水也。西北所受高堰东溃黄淮之水。无妄之水也。本等者不可去。但去其无妄者。而上流建瓴之水。其力必大杀。而后决可塞也。于是先堵高堰。凡三十四决口。筑堤建坝。令全淮尽出清口。然后专力以图清水潭。但决口既深阔异常。若徒下埽填土。则随下随流。以有限之金钱。委无穷之巨壑。是复蹈前人之辙也。窃思决口不患其宽也。而患其深。然决口虽深。而决之上下五六十丈之外未加深。其法当避深就浅。于决口上下退离五六十丈。为偃月形。抱决口两端而筑之。计所筑之堤。其长必数倍于决口。然较其浅深。必减七八九倍不止。况湖底平坦。则椿杙易施。湖面宽缓。则冲淌无患。因命于决口之上测之。果深不过六七尺也。然工程既大。老土难得。乃移咨漕督。令大江以南回空漕艘。随便带老土若干方。赴工交纳。选廉能官司之。计方给价。大抵梁王城之土居半。盖其土性胶而凝。绝胜他处之土。然去工所六百余里。非回空莫能运也。于是立标授工。就湖内越筑之。中下埽个。内钉排椿。外填坦坡。身宿工次。调度董率。筑成西堤一道。长九百二十一丈五尺。东堤一道。长六百零五丈。更挑绕西越河一道。长八百四十丈。凡一百八十有五口而工竣。改清水潭曰永安新河。连夫柳为费九万两有奇。省帑金四十八万余两。至今十余年。屹然巩固。运艘民船。永绝漂溺之苦焉。

南运口。大江以南。各省漕运。自瓜仪而北。凡四百五十余里。至清江浦天妃闸。以入黄河。此明臣平江伯陈瑄之所开也。万历年间。河臣潘季驯以天妃闸直接黄河。故不免内灌。因移运口于新庄闸。以纳清而避黄。后亦以天妃名之。非其故矣。然其口距黄淮交会之处。不过二百丈。黄水仍复内灌。运河垫高。年年挑浚无已。兼以两河会合。滌洄激荡。重运出口。牵挽者每艘常七八百人。或至千人。鸣金合噪。穷日之力。出口不过二三十艘。而浊流奔赴。直至高宝城下。河水俱黄。居民至澄汲而余。于是建闸置坝。申启闭之条。严旨刻石。除重运回空。及贡鲜船只放行外。即闭坝拦黄。凡官民商艇。俱令盘坝往来。夫闭坝之制。不独不便于民。且空重往来之时。仍不能必黄流之不入。乃不得已之图。非不易之策也。盖因当时太山墩一带。及七里墩外。皆淼然巨浸。舍新庄闸之外。别无彼善于此之地。地形水势。实限之以不得不然耳。自黄河倒灌以来。西北自白洋河千家冈一带。直接泗州。东北自吴城张福口一带。直至武家墩。卑洼者悉变为高厚。其清口以内。裴家场帅家庄澜泥浅周围数十里。凡垫成平陆之处。臣挑引河四道。淮水仍出清口。是则黄流之灌。在当时诚大为运河之害。而在今则颇受其利矣。何也。清口两岸垫高。天然成堤。黄淮不得交漫。一利也。太山墩上下洪涛尽涸。而运河之地形。愈加完固。制

闸建坝。可以惟我之所择。二利也。清口之内。横亘滩洲。淮盛则湖水滔滔北注。弱则湖水常有所蓄以济运。而不至于尽泄。即黄涨内乘。亦限于滩洲而不得纵。不久而淮水盛长。即便抵回。三利也。因而譬之。清口。全淮之口也。洪泽湖。其腹也。所挑裴家场帅家庄烂泥浅诸河。则其咽喉。而新庄闸河岸。则其唇吻也。夫以黄河之悍烈。而运口出于唇吻之间。宜其浅露而无庇。径直而受灌。济运之清淮。反为浊黄之所抵而不得入也。于是酌议拜疏。移运口于烂泥浅之上。自新庄闸之西南。挑河一道。至太平坝。又自文华寺永济河头起。挑河一道。引而南。经七里闸。复转而西南。亦接之太平坝。俱达烂泥浅之引河。内则两渠并行。互为月河。以舒急溜而备不虞。外则河渠离黄水交汇之处不下四五里。又有裴家场帅家庄二水。乘高迅注。以为之外捍。而烂泥浅一河分其十之二以济运。仍挟其十之八以射黄。运艘之出清口。譬若从咽喉而直吐。即伏秋暴涨。黄水不特不能内灌运河。并难抵运口。间遇东北风大作。累日不止。浊流乘之。而风回溜驶。不旬日而停沙一刷无遗矣。是以迩年以来。重运过淮。扬帆直上。如历坦途。运河永无淤垫之虞。淮民岁省挑浚之苦矣。虽然。旱涝不常。湖水设有时而浅涸。诸引河势不能畅注而俱出。则宁使裴家场之水断流。而烂泥浅一道。务须挑浚深宽以佐运。毋或缓此而顾彼。此则意外之虞。亦不得不预为之筹者也。

皂河。明万历三十一年。总河李化龙开泇河行运。自夏镇达于直河口。不由徐昌二洪。避黄河之险者三百里。漕运利之。后直河口塞。改行董口。及董口复淤。遂取道于骆马湖。由汪洋湖面西北行四十里。始得沟河。又二十余里。至湾口而接泇。第骆马湖。本洼田也。因明季黄河漫溢。停积而成湖。夏秋水发。不碍行舟。至冬春水涸。其浅处不流束楚。且水面辽阔。纤缆无所施。每重运入口。即役兵夫数万。于湖中捞浚。浮送北上。而所捞之渠。不旋踵而汨没于风浪之中。年年畚鍤。宿邑骚然苦之。况黄河复故。雨潦各有所归。湖水必致日涸。且捞浚无所施。实漕运咽喉之大虞矣。查宿邑西北四十里皂河集。其地沟渠断续。有旧淤河形一道。若挑新浚旧。因而通之。可以上接泇河之委。而下达于黄。但启土于沮洳之地。为力甚艰。又南患黄河之逼。北虞山左山之水。不有堤防。不可以行运。乃揆测规画。即取水中之土。以筑水中之堤。南起皂河口。北达温家沟。水深之处。挑水旱工共二千四百丈。两岸筑堤四千八百丈。凡邳宿两州县旧河内。一切漫流旁泄决口三十余处。尽行筑塞。又起自温沟。历湾。至邳境猫儿窝。计四十里。从无堤岸。每山泉暴涨。即一望滔天。复两岸筑堤二万七千丈。然儿窝一带。为徐兖诸水之所注。纳水太盛。则堤必伤。故建减水大坝三座以泄之。至如猫儿窝以上。地亢土坚。则空之而弗堤。又猫儿窝以西。至唐宋山三千余丈。乃霖霖暴涨之所从出入者。则堤之。

自皂河而上者。无不治矣。惟是下口直截黄河。遇伏秋暴涨。不无内灌之虞。于是复加斟酌。相得皂河迤东二十余里张家庄。其地形卑于皂河口二尺余。而黄河上下水势。大抵每里高低一寸。自皂河至张家庄二十余里。黄水更低二尺余。内外水面。高低相准。乃复挑支河一道。自皂河历龙冈岔路口。达之张家庄出口。前此皂河出口。如丁字形。黄水自西而东。皂河水自北而南。两溜相抵而不相比。且黄强清弱。故易灌。今张家庄之出口。如人字形。黄水与张家庄之水。俱自西而东。两溜相比而不相抵。况又以皂河地高之水。下注于二十余里地卑之出口。其迅流更足以抵黄也。由是上则东省河流。滔滔奔注。常束本等之水于槽中。而泄暴涨之水于坝外。则运口常通。永无淤塞之虑矣。

张庄运口为皂河之尾闾。东通骆马湖甚近。若不闭。则皂河之水与湖水。必半从此入黄。中河之水必弱矣。春初重运难行。闭之。则夏秋水发。又恐内涨伤堤。应将张庄口筑塞。于其东建分水闸二座以减之。犹恐异常霖潦。如康熙十九年三十四年之水。涌漫溢。今河臣王新命仿东省坎河口坝之制。堆积乱石为坝。诚为深虑。然尚虞宣泄不及。当再建一平水大坝。策方万全。但湖口一带。沙土松浮。须于宿迁治西马陵山址土坚处为之。更自张庄顺现行之河。开复河一道。经骆马湖。东至马陵山。接中河以行运。置现行之湖。以为月河泄水之地。则往来船只。行不经坝。可无掣肘之患。兼以远黄而备不虞。此亦善后之计。勿以为过虑而忽之也。

皂河运道。自湾至吴家沟十余里。东西堤相去二三百丈。地极卑下。水一出岸。即浩瀚滔天。每东北风起。西堤冲塌殆尽。而西堤内外。皆湖河沮洳。无从取土。修筑甚难。又河形湾曲。一里数折。纤挽者苦之。当时因大工屡兴。请帑已数百万。又正值军兴旁午。故力图节省。但循河形而挑筑。以宽束河流故也。今应于冬春之后。坝湾口以上。放水东入骆马湖。使涸出河底。凡河道湾曲处。皆挑而直之。即以所挑之土。填筑岸堤。移西堤引近东堤。俾两岸相去不过五六十丈。则河形渐束。堤工无风浪之虞。且重运飞挽亦易前矣。

中河。百川莫险于黄河。然南北通运以来。浮黄河而达者。凡五百余里。议者莫不以为治河即所以治漕。一似乎舍河别无所谓漕也。虽然。水性避高而就下。地为之。不可逆也。运道避险而就安。人为之。所虑者。为之或不当耳。有明一代。治河莫善于泇河之绩。然其议倡始于隆庆年间都御史翁大立。而傅希摯继之。再历舒应龙刘东星两河臣。屡兴屡阻。迨至万历三十一年。河臣李化龙实始通漕。卒避黄河三百里之险。至今赖之。嗣后直河口塞。董口淤。骆马湖又浅不行。臣因有开皂河之请。而泇河之尾闾复通。然自清口以达张庄运口。河道尚长二百里。重运泝黄而上。雇觅纤夫。艘不下二三十辈。蚁行蚊负。日不过数里。每艘费至四五十金。迟者或至两月有奇。方能进口。而漂失沉

溺。往往不免。风涛激驶。固非人力所能胜也。康熙二十五年题覆词臣张鸿烈圣心爱民已极案内。加筑北岸遥堤。后复加筹酌。若于遥缕二堤之内。再挑中河一道。上接张庄运口。并骆马湖之清水。下历桃清山安入平旺河以达于海。而于清口对岸清河县西仲家庄。建大石闸一座。既可以泄山左诸山之水。而运道从此通行。避黄河之险溜。行有纤之稳途。大利也。乃决计题请。奉命兴工。至二十七年正月而工竣。连年重运。一出清口。即截黄而北。由仲家闸。进中河以入皂河。风涛无阻。纤拽有路。又避黄河之险二百里。抵通之期。较历年先一月不止。回空船只。亦无守冻之虞。在国家岁免漂失漕米之患。在各运大则无沉溺之危。小则省纤夫之费。自吴开邗沟。隋开御河。历唐宋元明。漕东南以济西北者。无不仰藉黄河以为灌输。欲去其害。又欲收其利。故治河愈难。至康熙二十七年。而运道之历黄河者仅七里矣。或议于中河北岸。宿桃境内。建减水坝数座以泄涨者。臣曰不可。中河之水。但患其弱而不患其强。若北岸遥堤减坝一建。则清水弱而黄必有内灌之忧。河身立淤矣。今当大工屡兴之后。钱粮未敷。未敢轻议。若工帑稍充。再将遥堤加修高厚。更于中河之北。挑重河一道。即以挑河之土。筑成重堤。于西宁锡成两桥之间。建闸一座。既以分泄东省之异涨。又以灌溉宿桃清等七州县之田亩。即遇黄淮并涨。亦可分泄入中河。以并出平旺归海。真永赖之策。而臣初议挑河之举。原议如是。故有中河之名也。又运艘自清口入仲家庄闸。虽曰截流而北。然逆流而西者居多。若于清河治东陶家庄。再建一闸。重运则由陶庄而入。回空则由仲庄而出。则俱顺流矣。且两闸并建。用备不虞。尤为万全。统志之以俟来者。或曰潘季驯专筑堤以束水。然独宿迁北岸不筑堤。今既欲修遥堤、又筑重坝。不亦异乎。曰束水归槽。乃季驯终身治河之要旨。实亦万世不易之至言也。然其言曰。宿迁北岸。有马陵山及仓基侍邱等湖之限。此皆天然遥堤。故独空之而勿堤。若今日之地形水势。则大不然。黄河之底。与黄河之岸。较之明万历时。既高数丈。而仓基侍邱等湖。又皆淤为平陆。无尺寸潴水之地。河水一或出槽漫岸。不有堤防。必建瓴而四决。故臣独以修遥堤而筑重堤为必不可缓也。

治河余论

靳辅

黄淮全势。川之善溃莫如黄。蚁穴之漏。不终日而滔天。故防河最难。然有决而害小。有决而害大。沿河两岸数千里。无在不当防。尤必审其害之孰大孰小。而经施焉。决之害。北岸为大。何也。南亢而北下也。且开封南岸。从汴河可以达淮归徐邳而下。其地山陵。其堤归仁。其湖灵芝孟山洪泽。其去无路。久之而亦必复其故。又与运道无系也。然同一北岸。而其害又有大小之不同

。若上自阌乡下迄滎泽六百里。大山抵多而土坚。不甚溃决。不具论。至安东以下。虽北岸。然与海近。不远漫。徐邳北岸即溃决。而冈阜四合。盘纡东下。贯皂河入骆马而并归中河。曹单溃决。或由鱼台上下以入运。或汇荆山口彭家河以入运。皆无夺河之患。若宿桃清河北岸。一有溃决。则运道首阻。而自海以南。马陵迤左。周围千里。渺然巨浸矣。开封北岸。一有溃决。则延津长垣东明曹州。三直省附近各邑胥溺。近则注张秋。由盐河而入海。远则直趋东昌德州而赴溟渤。而济宁上下无运道矣。且开封之境。地皆浮沙。河流汛驶。一经溃决。如奔马掣电。瞬息数百丈。工程必大。而下埽更难。故前代河决之患。此地常十居八九。自明臣刘大夏筑太行堤。西起黑羊山。东至曹州以及丰沛。高厚坚固。北岸恃以无恐。岁久不修。风雨之零。车马之蹂躪。残缺过半。臣任事十年。属以江南大工屡兴。未遑及也。宿桃清河境内。无山冈阻滞。其河流之迅驶亦如之。故其害之大亦等。国初封邱荆隆口大王庙之决。前河臣杨方兴塞之。工六七年而始竣。费帑者八十万。近则宿迁杨家庄之塞。亦三十二万。若萧家渡一工。止旁决非顶冲。然犹费帑十万两有奇。而徐家湾因在南岸。费仅三万。徐州花山之役。则以马陵山之阻。骆马湖之汇。费万余而已。故曰决之害北岸为大。而北岸之害。莫大于开封及宿桃清一带。而曹单次之。徐邳又次之。若安东以下。非所忧也。然此则就黄言黄。未尝统两河南北之大势而言也。夫黄自滎泽以至上云梯关海口。两岸堤工三千二百里。溃决之害。人人知之。淮自桐柏而至泗盱境八百里。自清口至海二百余里。上下千一百里。所堤防者止一高堰。而堰之固不固。未有能知其利与害者。知之者曰。淮地最下。平水者。谓淮城睥睨。与湖面等。堰不固。则淮其沼。而高宝七邑其鱼也。此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也。又有知之者曰。堰不固。则淮水东注。黄且蹶淮之后。而清口必淤。黄失长淮之援。无以刷沙。而海口亦必淤也。此知其二而未知其全者也。夫河决于上者。必淤于下。而淤于下者又必决于上。此一定之理。下口俱淤。势必以渐而决于上。从此而桃宿溃。徐邳溃。单曹开封溃。奔腾四溢。东省诸山泉。亦阻塞而不得畅。泛滥之势。更挟黄水而愈涨。而运道民生。不可复问矣。故高堰一堤。全淮系之。全黄亦系之。非特淮扬二郡与运口之害已也。此两河南北之大势也。然则如之何而可。曰。北固开封之障。增卑培薄。中慎宿桃清之守。筑中河两岸。南谨高堰之守岁。填坦坡以保之。苟大者无虞。则其它堤岸但遵四防二守之制。即有溃决。亦随决随塞。可跂足而治之矣。

黄淮交济。黄淮二渎。敌也。然黄强之时多。淮强之时少。强则易溃。而河不两行。可减而不可分。弱则易夺。而自泗盱以东。淮无他河之会。惟即以黄济淮。使强者不独强。则二渎交得其平。而会同之势成。此减水各闸坝之最为

得也。黄河莫窄于徐州。其至宽者。莫能过百丈。一遇秋伏大涨。奔腾激荡。必有冲突他溃之忧。淮水北出清口。每患为黄河之所抵。淮少弱。即不免乘虚而内灌。康熙二十三年冬。皇上南巡阅工。亲临清河运口。蒙上谕。今年黄水倒灌运口。须酌一至妥之策。俾永远无虞。钦遵之下。再三规画。思善后利运之图。惟有杀黄以济淮。而杀黄济淮之策无如闸坝。善建置闸坝之地。又无如徐州。上下善。乃经营相度。于黄河南岸。砀山毛城铺。徐州王家山十八里屯。睢宁山龙虎山等处。为减水闸坝共九座。其因山根冈址。凿为天然闸者。居其七。既以杀黄。且使所过水。各随地势。由睢溪口灵芝孟山等湖以入洪泽而助淮。如遇淮涨而黄消。则淮自足以敌黄。而闸坝亦无可过之水。如遇淮消而黄涨。则九闸坝所过之水分流而并至。即借黄助淮以御黄。而淮之消者亦涨。倘更遇黄淮俱涨。则彼此之势等。有中河以泄黄。周桥六坝以泄淮。亦不至偏强为害矣。夫减水莫善于闸坝。但建于运河则易。建于黄河则难。何也。黄河两岸。俱系浮沙。其基既不固。加以水势之排荡。溜头之紧驶。率不越岁而颓圯。今因天然之冈址。凿天然之闸座。虽惊涛动地。终不能进山根而败之。真千载之利也。虽然。黄善淤。自古记之。引黄入湖。数年后。洪泽湖且淤而为平陆。奈何。曰不然。夫黄流急则挟沙而行。缓则停遏。闸坝之水。其流必缓。又越数百里。历诸湖而入。安能淤洪泽为平陆。大与宿桃清三邑南岸溃决逼近而能垫湖者不可同日语也。不惟是也。灵芝诸湖等处。地最卑洼。诚使黄水数年一过。流清而停浊。久之亦当如宿迁之侍邱仓基。安东之硕项等湖。沮洳悉变为沃壤。其利又不特杀黄助淮而已也。夫犹是黄也。闸坝未建之先。清口河流。黄常强而淮弱。自建有闸坝。即遇异涨。而上下六百里。递互灌输。回环平准。一似黄不得淮。即上无以泄其怒。而下无以作其势。淮不得黄。则孤独无援。而势不敌。二渎相须。齐驱而东骛。化仇敌而为好合。是直以黄淮为秦晋。而以各闸坝为蹇修也。

或曰各闸坝之水数十年后诚不难淤灵芝诸湖为沃壤更数十年后将复谁淤耶且诸河淤则助淮之水路绝淮又将谁助耶曰不然各闸坝虽建必异涨方过水黄虽强非异涨亦不能灌淮诚异涨耶各闸坝减水入湖黄之强即淮之强矣夫黄已复故更数十年后黄底愈深水由地中行各闸坝尚安有可减之水不惟是也黄底愈深而洪泽湖底不加深则黄与淮高卑悬绝淮虽弱而建瓴之势自足以敌黄又奚求助之有或又曰归仁一堤专以遏睢黄之水使不得入洪泽而溃高堰也今反引黄以入湖则不如弗堤曰明代以泗洲祖陵之故归仁一堤修防最要使黄消则遏睢入黄以刷沙黄涨则以防不测今黄身日高归仁堤顶卑于河岸五尺即使黄消数尺亦不能遏睢入黄设一遇黄涨则建瓴而入湖在此堤不过一门限沙耳安能御哉况近者湖为黄淤容水甚浅力不足以注清口而敌黄故即以黄敌黄是即兵家所云因粮于敌者是也然将来河流顺轨则

河底必日深不过数十年此数坝者亦终归于不用然则今日之黄淮交济者亦惟其时而已何可泥也

南岸遥堤。中州黄河。两岸筑堤。多者至四五重。江南境内宿迁以下。北岸则缕堤之内。复筑遥堤。南岸则否。以南亢北下。南有湖淮之限。不致夺河。而北易夺故耳。然自徐州南岸。历灵睢宿桃。至清口裴家场。约五百里。除诸湖淮水外。别无分流之河。睢河虽通流。窄隘不能多受。矚徐邳睢一带闸坝所减之水。率漫滩四溢。民田悉被淹没。夫前此大兴经理之日。正值河道坏极之时。惟夺河阻运是惧。故堤防北岸。不遗余力。而南岸未遑及之。今两河复故。五六年无溃决之苦。则绸缪善后。更当为大害去而大利兴之图。南岸遥堤一工。其利有四。黄患不测。作重门之障。一也。束散漫之水。汇湖入黄。沮洳涸而为沃壤。二也。引黄入淤。岁久加高。即岸成堤。不烦再筑。三也。挑土筑堤。即开成小河一道。伏秋保险。运料便易。四也。统计此堤。约长八九万丈。自房村至山。有子缕二堤。今应将子堤为缕堤。而以缕堤为遥堤。自山至宿迁便民闸。旧有遥越堤。皆须量为加修。至吴城亦有见在之堤。不烦另筑。然此堤所束者。徐州以下之水。而萧矚以上。隔于山冈。尚未有所束者也。再于毛城铺起。筑堤一道。至王家山止。以束徐州以西矚山以东并十八里屯二闸之水。使悉由盐河归睢溪口入灵芝等湖。历归仁堤以汇于洪泽湖。则自矚山以及清河县境七百里。别无淫潦之虞矣。

北岸水利。淮境黄河之北二百里。为河。即周礼职方氏所志青州其泽沂也。沂源于蒙阴。源于临朐沂山。并南流。沂经马陵山。西入运。经马陵山。东至郯城。贯山而西。世传大禹所凿。由海州涟河入海。其所经行地。较沂为长。而其流则较微焉。自入淮境。迫于山。折而左。大抵与黄河南北并驾而东以望洋者也。约计二河相夹之地。周可千里。凡宿桃清山安海赣各邑民田皆在其中。向受黄之患。一望汪洋。今黄已归故。尚苦东省诸山水。及不时霖潦无归。而其中旧有之河湖渠荡。久淤于黄。故旱则又无通川潴水之灌溉。每年正赋犹苦无出焉。臣于中河之北。已拟有重河重堤之议。若重河已成。于北堤每二十里建涵洞一座。即于洞口开通河一道。自南而北。通之于。东西三百里。计置洞十五座。开通河十五道。其河狭浅之处。再辟而浚之。俾其纵横贯注。宣泄有路。此工一成。涝则大小相承。河洞互引。民田无滄漫之忧。旱则沟洫可蓄。车戽得施。不过数年。此周围千里沮洳之地。当一变而尽为水田稻之乡。其饶且与江浙之苏松嘉湖等郡埒矣。

萧矚南河。睢灵迤西之境。土地曠衍。无通行大河。睢溪亦微。虽有灵芝孟山等泽。为众水之汇。然皆漫涣渗溃而入。故民田率成沮洳。归郡等处商贾至淮者。又苦水道之阻塞。商与民交病焉。按矚萧南境。有故决河一道。今虽淤

漫。而旧可寻。若疏其浅。浚其塞。开成大河。由碭山东南出符离桥。直达灵芝等湖。至归仁堤。酌地形高下。或南由泗境入洪泽。或北由桃境入洪泽。或历归仁堤之便民闸入遥堤内。从白洋河南出裴家场。其间有无旧堤。或加修。或创筑。即以挑河之土筑之。此河一成。则归郡一带。行潦各有所归。而民田尽出于久淤之地。其利十倍。且商旅通行。市集亦日兴。不过数年。变涂泥而为乐国。无难也。虽于河道无系。而于以通商惠民。其利顾不大哉。

邳州水患。邳州。古下邳也。地形最卑。南濒黄河。时受水患。西北金乡鱼台十数邑之水。汇入微山湖。湖不能容。则又南溢而入邳。自明迄今。称泽国者二百年矣。然地形虽卑。但使外无溢入之水。内有流通之河。则泽不能钟。而久淤之土。其桑麻稻之利。必有反胜于高乡者。今黄河北岸。自镇口闸东至于皂河口。又自北而西抵于唐宋山。皆已筑堤。然自大谷山以迨镇口各闸坝减泄之水。及微山湖溢出之流。并徐州丰沛之行潦。南北交注。水患如故。计猫儿窝迤西。彭家河至荆山口约长一百三十里。颇通舟楫。但稍浅窄。冬春常涸。又近荆山口有伏石一带。约长二三百丈。尤浅狭。今可开凿宽数丈。深四五尺。令冬春亦可通流。其外河道。一律加浚。两岸无山之处。即以所挑之土堤之。再加修儿窝以上运河西堤。高之厚之。则历年久淹之地。必尽涸之为树艺之区矣。然运河受济兖之委。西受彭河之流。而沂州郯城诸山泉。半赴骆马湖。又半散漫趋徐塘口入运。夫以一运河。而纳三面之水。伏秋异涨。势不至于普溢而溃决不止也。其徐塘口必须开河一道。以纳沂郯之余波。使循运河而东。南至骆马湖口入中河。于以保运而泄滄。其功亦不少也。

骆马湖口。自中河达皂河一带运道。除修堤建闸坝及重河重堤之外。遂无复遗虑乎。曰有。内河之水。虽高于外河。然河水之消长无常。今使清黄并涨。清自足以敌黄。设黄涨而清消。则骆马湖口。尚可为虑。何也。中皂二河。经行上下二百数十里。虽皆近黄。然犹外黄而内地。外堤虽两面皆水。然清水有直湍而无横突。独湖口则外黄而内湖。以一线之堤。而当两面横突之水。势必不支。先事而图善后之策。惟有筑逼水坝之法。计自河口而东。至宿治十余里。乃马陵山址也。凡黄河之溜大抵一折二三百丈。今于湖口之西筑一逼水坝。使回其溜而南向。南向而不得逞。必怒极而复北。则已五六百丈矣。再于湖口之东三百丈。又筑一堤。以使之再南而北。其下复如之。计河屡折之所向。且及于邑城。而马陵山址。皆冈土砂石。黄水虽悍。亦不能啮山址而崩陷之。保固湖口之法。无有善于此者也。

下河形势。淮以南。扬以北。周围千百里。泽国也。运河贯其中。东西二堤夹之。西堤以西为上河。泽之所钟。旧有泛洗白马臂社邵伯等十七湖。东堤以东为下河。泽之所钟。旧有射阳广洋喜雀渚洋淤溪等三十六湖。上河西南。接

滁泗天长诸山。危冈断陇。起伏相续。地形为高。水之所从发也。下河东北。与海为。地形为卑。水之所泄也。两河均受水患。而下河尤烈。何也。上河西南受滁泗天长诸山溪之水。东注之下河。下河受之。下河西受上河所注滔滔无穷之水。东注之海。而海不受。非不受也。海岸高而朝宗之路塞。故昔人譬之釜底也。然查下河以东。山阳则有庙湾。盐城则有天妃石●。兴化则有丁溪白驹。宝应则有朦胧喻口。其它盐场村镇。小渠不可悉记。皆所以通湖水之出海者也。沿海一带。长堤起于庙湾。蜿蜒三百余里。曰范公堤。宋臣范仲淹所筑。以障海潮之入湖者也。沿范堤之旁。南北有河一道。曰串场河。淮南诸商。借以运引盐之往来也。运河东堤中八十里曰平津。明初设立三十三浅。浅有浅夫。使之不时捞浚。运盐之堤曰东河塘。明初分为十塘。塘有塘夫。使之随时修筑。统计下河之地。不下三十万顷。为田者十之四。为湖者十之六。当时堤坚固。疏浚得宜。故水旱皆无虑也。

岁修永计。昔人四防二守之制。皆以保堤也。然使岁修无法。则塌圯相寻。与无防无守同。今营兵之设。仅足以巡查堤防。及运料下椿卷埽栽柳之用。至于岁修加筑。其势有不能者何也。汛远而堤长也。计自碭山以下。黄运两岸。及归仁高堰至海口一带。缕遥月格等堤。统共四十五万四千丈。而河兵仅七千二百名。计丈分修。每兵当岁修六十六丈有奇。堤高一丈。顶宽倍之。增卑培薄。各坚土五寸。须下土七寸。以土方计之。每丈须土二方一分。是每兵常役之外。又当岁挑筑下土一百四十五方二分也。岂能也哉。臣前以河兵不足供岁修。拟令每兵许其召募丁四名。或其子弟家属。每丁给以堤内空地。俾耕种其中以自食。而课其岁修。已经题请。未及奉行。然臣深思河道善后之图。惟有岁修以保堤。而丁一议。实与河兵之设。表里为用者也。易夫役而设营兵。无召募往来之淹滞。无逃亡之虑。无雇倩老弱之弊。若丁之设。则其利有八。堤工高厚。永无溃决。其利一。授田力役。贫民有归。其利二。堤近民居。风雨可守。其利三。聚乐业。兵无逃窜。其利四。猝有河患。不烦召募。其利五。室庐相望。寇盗无警。其利六。深耕易耨。狐兔绝。其利七。刈获所余。秸充盈。其利八也。

或难之曰。每兵一名。丁四名。骤增丁二万八千八百名。河岸安得如许闲田。若查隐估。则良民扰。若给额田。则正赋亏。何可行也。曰不然。黄河两岸。二千数百里。自十六年以前。非一望汪洋。即沮洳苇莽。此身所目者也。今两河复故。淤滩尽出。置之不问。则弃地。若听民私种。亦无益于国。将计亩起科。而滩岸之田。其粮甚微。不过数厘至二分。极矣。增丁二万八千八百名。每丁授田十五亩。应田四千三百余顷。所纳正赋从重科输。不过八九千金耳。今岁即减八九千金正赋之额田。而岁得二万八千八百名丁夫之用。以保四十

五万四千丈之堤。岁加高厚。永无意外之虞。运道常通。民无害。其为利孰多而孰少。而况赋未必亩二分。所授不必尽额田也。难之者曰。河臣怨府也。督抚为 朝廷养民。而河臣劳之。督抚为 朝廷理财。而河臣糜之。故从来河臣得谤最多。得祸最易也。今既设河兵。又设丁。分田授宇。在河岸三千数百里之境。其中隐占必多。一经画地。怨讟滋作。且兵民并居。势必生衅。将来挑土修堤。围场植柳。哄诟告从而起。在督抚必左民而右兵。嫌猜内积。挑构外作。小则河属诸员受其祸。大则彼此交参。而河员不得一日安其位。夫为河堤图万全。而先置其身于不自全之地。何如循常守故。用帑岁修之无誉而无毁耶。臣应之曰不然。河臣与督抚。皆 天子大臣也。河臣司水土以保运安民。督抚诸臣司政教以养民理财。职虽不同。同于为国也。夫今百姓之得以耕种贡赋降邱宅土者何也。皆以两河归故。堤岸坚固。而无溃决也。五代汉臣王章有言。无毛锥。则财赋安从而出。督抚即为国养民理财。自当返念民之何以得养。而财之何以得理。必不为一二奸民喋喋。而市恩邀誉。上失体国之忠。下失寅恭之义也。今使堤岸不固。溃决一生。则千里滔天。室庐为鱼鳖之居。膏腴皆荇藻之产。彼正赋之额田。且不能保而有之。尚得隐占夫非所固有也哉。且丁之法一行。亦必会同督抚。檄行地方有司。公同经理。立石分界。而后拨给。非冒昧为之也。如果有民田近堤者。亦可以空处闲田。互相换易。其家属有愿为丁者。即除其额田应纳之粮。亦无不可也。夫 朝廷设岁修之河帑。非不知循常守故为无誉无毁之良图。但汛远堤长。将来河患久弭。人情怠玩。既忘当日之艰危。司河者。或意在惜帑。狃于补苴旦夕之计。设或变生虑外。即有费数百万之金钱。竭数年之民力。尚恐不能奏功也。其如运道民生何。夫河道重任也。必图其大而毋惜其小。必计其远而毋筹其近。必忘私体国。而毋沽名市恩。以便其私图。否则碌碌者皆足以任之。夫岂 圣天子畴咨而命之旨哉。

。 闸坝涵洞。 闸之底。深于岸。其宽不过二丈四尺至三丈而止。坝之宽。为丈者可以百。而其底则与岸平。若洞之径。仅三尺而已。其减水之用。大小不同。而其为减则一也。夫束水莫如堤。然堤有常。水之消长无常也。故堤以束之。又为闸坝涵洞以减之。而后堤可保也。今使上流河身。其广数里。而下流河身。或为山冈郡邑所逼限。其广也仅得其半。更或仅得其十之一二。势必滂薄奔驶。怒极而思逞。加以伏秋暴涨。非时霪雨。其不至于败坏城郭。漂荡室庐。溺人民而滄田亩者几希矣。今于黄河两岸。及运河上下高堰一带。凡遇河道险隘。及水势激荡之处。相度地形。建置闸坝涵洞。共若干座。其详分载各考下。务令随地分泄。上既有以杀之于未溢之先。下复有以消之于将溢之际。故自建闸坝以来。各堤得以保固而无冲决也。乃不知河道者。与怀怨而寻衅者。

喷有烦言。夫闸坝高卑。各有规画。原以泄异涨。非所以泄平槽之水。且以堤御河。以闸坝保堤。诚使河不他溃。则河底日深。河底日深。则河水亦日低。行且置闸坝于不用矣。即黄河土松而水悍。不无损伤修葺之费。然较之堤工涨溃。普面漫溢。败坏城郭。漂荡室庐。溺人民而淪田亩。塞决挑淤。经年累月。为费不貲。其利害之大小何如乎。不惟是也。耕种之区。资减水而得灌溉。洼下之地。借减黄而得以淤高。久之而饶瘠沮洳。且悉变而为沃壤。一事而数利兴。故既有堤堰。必不可无闸坝涵洞也。

涵洞之用有三。一减水。二淤洼。三溉田。固矣。然神而明之。更以之挡水。以之卫闸。其用微妙。非久行河者不知也。夫闸坝所过之水。大抵伏秋异涨。澎湃之势。既足以撼闸之基。倾跌之力。又足以陷闸之底。而我以涵洞之水透入闸后。使之旋澜涌波。以护其基而承其底。则闸反若有所凭以固。而澎湃之势平。倾跌之力衰矣。其于坝也亦然。顾置洞必于堤内。地面相等。前所建涵洞。正值河身垫高之时。故所置皆高。今河底日深。前所建涵洞。非夏秋发水之时。不复过水。必须因河底之高下而高之下之。方得涵洞之用焉。

卷九十九工政五河防四

治淮黄通海口疏康熙十三年

江苏布政使慕天颜

窃惟 国家今日之重计。孰有重于黄运河工哉。民生今日之灾困。孰有困于淮扬百姓哉。乃建议治河者。人人能言之。而莫能收其全效。良由急于近功。而缓于久计。故决堤旋塞旋开。河流变迁无定。其病止在黄淮之不交。海口之难泄耳。我 国家岁挽漕粮四百万石。以淮扬运道为咽喉。淮南亿万生灵。以河漕堤堰为屏障。惟赖全淮之水。与黄河交会。刷黄沙以东归于海。则黄运两利。自无昏垫之虞。淮渎导自桐柏。千溪万壑。汇为洪泽湖。注出清口。其水会黄入海者十之八。引资漕渠者十之二。惟清口无病。则湖水直泻而北。其势全盛。足以敌黄之强。而黄沙不致倒灌运道。惟海口无病。则黄水疾趋而东。其势迅急。自无淤垫之阻。而奔流不致横溃四决。此以清刷黄。用水治水。而亦顺水之性。千古不易之法也。其间用功。昔人几费经画。自徐邳以下。既筑缕堤遥堤。束黄以障其狂。又建减水四坝。分黄以杀其怒。宿桃之间。归仁堤一工。极其坚厚。惟恐黄水之溢。稍入洪泽湖。则泛滥东流。而淮南州县民人。必受其害。臣考河防一览。故明河臣潘季驯言之凿凿也。又有高家堰捍卫洪泽。蔽于淮城之南。迄西则连高良翟家坝。中设周桥闸。其地比高堰稍亢。故坝闸亦比高堰稍低。夏秋淮水盛发。洪涛冲斥。高堰必危。高堰危而淮地陆沉矣。故不使翟坝增高。正欲从坝滚水。出泛光白马高宝诸湖。不惟凤泗之涨潦可消。抑且高堰之筑工永固。及至水平坝面。闭闸不流。高宝增堤亦无伤害也。

往昔之防河。如此周密。是以千百年水患偶逢。旋可亟图修治。今累年以来。黄运堤工。处处告决。淮扬属邑。岁岁告灾。止因康熙元年间。南河工部分司吴炜。擅开周桥。奸商利通私贩。往往盗决翟坝诸处。以致淮水湍下。昼夜不息。高宝诸湖。尽已盈满。及桃花水涨。湖不能容。浪击风摧。漕堤大坏。清水潭之决。所从来矣。湖水既东。黄蹶其后。浊流西泝。清口遂堙。清水渐微。黄力愈悍。灌入天妃闸。沙随水漫。而运道浅塞矣。黄淮相背。淤沙罔涤。云梯关入海之路。坐此浅狭。日垫日高。水行地上。势缓则沙停。沙停则河饱。下流哽咽。而上流四溃。必然之势也。于是桃源烟炖。最先决矣。安东茆良口。宿迁磨儿庄。继决矣。筑工未竣。而二铺邢家口复决矣。七里沟方合龙门。而新庄口又决矣。他如王家营罗家口等处。在在冲溢。正河自草湾以下。安东云梯关白沙一带。亘三四百里。中泓仅流一线。向之测深十余丈者。今止深数尺。开广十余里者。今不满数丈矣。向之设有五险工入套水者。今且一望沙滩。不知为河为岸矣。以数万里发源之黄河。竟无出海之河身。求其不怒决。固不可得。决而欲望筑塞之坚。恶可得哉。臣所谓受患之本源。止在黄淮之不交。海口之难泄者如此。伏思八九年来。黄溃而北。则邳宿桃清安海诸州县民胥沉溺。淮溢而东。则高宝兴盐山阳江都泰州田沉水底。幸我 皇上蠲赈屡颁。残黎苟活。然淮黄未得安澜。漕运民生。何时复旧。总河臣躬宿河干。日夕经理。风涛雨雪。倍历艰辛。而次第修筑。以几成效。惟是新工可以告成。旧堤难保无恙。臣自念奉职无状。上致天灾。祸此一方。仰 圣天子宵旰焦勤。涓埃莫报。亦尝搜讨治河故实。今臣入 覲。经过淮扬。目睹情形最真且确。合之古法。询之土人。节节访求。若同符契。臣至清水潭。见新筑西堤。弃深就浅。湾入湖心。虽围绕丈尺。较长于直工。而浅处下埽。百不失一。将来闭口。可不当其汹涌。其费反省。东堤亦可避潭。测浅施工。此计深为得宜。臣随与南河部司臣勒德礼王自修面相商确。据云西堤计日克成。再建高宝分水各闸。就斯工而论。颇称尽善。但周桥翟坝。一日未闭。则洪泽湖春涛滔天浴日而来。新工虽坚。而旧堤危岌。断断如也。则是堵清水潭。必先修周桥翟坝。欲闭周桥翟坝。必先疏清口。若清口不畅。全淮难蓄于湖。必又危高堰而扼运戕民也。

有谓泗州之民田。不利于闭周桥筑翟坝者。此奸民黠商之说也。岂知有坝闸而后清口通。清口通而后入海顺。昔之治河诸臣。辩论之详且切乎。试问康熙元年以前。闸坝未坏之时。泗民何尝被淹没之患。闸坝之利泗而不害泗也明甚。又有谓高堰重加坚厚。翟坝始可兴修。湖水北指攻沙。清口可不疏而自达。臣又亲至清口。乘小舟探测。口阔虽有数十丈。而底浅流弱。即沟深之处。亦仅丈许。目见湖面高于黄河。湖水不能射出。实因淤积板沙。拦截难通。不得不

加淘浚。且翟坝之坏。缺口甚多。水头东向。经今十年。若非清口畅泄。湖腹涨溜。工难施筑。是口一疏。又事半而功倍。然淮性素弱于黄。必使全力入河。方得涤沙归海。臣查运河建天妃闸。所以拒黄迎淮也。闸之上。原设有坝。漕艘出入则开之。运过则筑坝不启。五六月间。黄水不得阑入。关系甚重。今未闻有闭坝之时矣。议疏清口。莫若乘春运过淮之后。筑闭此坝。使全淮合并入海。又何忧水漫沙凝哉。况此坝一封。漕渠之浅处立见。更可大兴挑浚。一律深通。俟清口大畅。回空漕船临淮之日。即可启坝。嗣后每岁五六七月。照旧封闭。着为定例。运漕贡解船只。往还无碍。而伏秋可以永防。若客船当闭坝之时。提货过清江浦。亦属往例。非臣臆说。河防成书。疏议可稽。臣愚以为闭坝而疏清口。平修翟坝。实治淮之上策。治淮即以治黄。治漕兼尽其要矣。然而犹未也。黄淮既交。必使海口绝无壅滞。而后全河有利无害。今海口万顷黄沙。极目无际。涓流湾曲。遽难攻洗。且邢口二铺诸决。以及王家营罗家口泛滥之处。未议兴修。安东清河。田庐漂荡。尚无涸土。惟新庄口现在并力修筑。将次成功。但各口未塞。全河散漫。终难合一。臣又遍勘诸决。惟邢家口倒堤最长。为工艰巨。近幸于邢口之上。河沁淤沙。忽开一道。转达安东。而邢口二铺之水。淤出沙影。正可及时施工。为今之计。应从海口溯云梯关而上。逐节审视而疏治之。其沙回水迂之处。则直穿沙腹。挑阔数丈。务期深浚。俾水到径遂。速泻两边。洗刷不难宽广。其水淤沙浅之处。宜仿古法。用混江龙。铁扫帚。乘风鼓浪。搅起油沙。随流而去。亦不难深通。至于各决口。通盘估计。应时修筑。当为一劳永逸之图。斯可全功底绩。或谓海口广阔。凡二三十里。狭者亦十余里。从来无浚海之法。盖止用水攻之为愈。不知古之决与淤。不尽如今之甚。用古法而莫识变通。又胶柱刻舟矣。臣未尝不用水攻也。要亦引之使攻。其攻得力耳。决口既多。众流未合。遇纤则逆。难免冲。即七里沟已闭。旋决新庄口。其明验也。或创议河道迁徙靡常。纵其所之。别凿一道出海。殊不知新凿之人工。断不能如天造正河之宽广。今正河尚可淤。能保新凿不旋淤乎。即邢家口已决而自淤。又一明验也。或又议多辟支河。分黄下海。可免再决。更不知河患其不合也。古之所谓分黄者。设减水坝。防伏秋太漫。滚水以节之。而平坝则威减矣。原不欲使平时固有之河源强分为半也。然则疏筑二事。机有当乘。工难偏废。若先疏后筑。水散不归。若先筑后疏。水无去路。惟闭塞各口。似宜从下流缓处先合。倘上流先闭。水又盛下。而下口仍多费力。沧桑顷刻改观。尽人事以配天工。呼吸难待。伏望 皇上假河臣以便宜之权。庶收功更易。臣愚以为开海口而筑诸决同时并兴。实治河之上策。治河即以利漕利民。兼尽其要矣。臣所谓归水之故道。惟任淮黄之交会。海口之通泄者如此。

议覆缓挑引河疏雍正四年

河南副总河稽曾筠

本月臣谨具折恭进黄沁安澜图。本月臣赍折家人回。奉 旨令于所指之处。或应开挑引河一道。若别处有形势类此者。俱应相机开河。钦此。臣当即率领河员。乘船相度。伏查黄河形势。东西畅流则势顺而安恬。南北斜冲则势横而激荡。今河身上自广武山而下。引河深通。尚能束行于两岸之中。而祥符以下。河势多曲。每遇扫湾转溜。即成南北斜冲。两岸险工。均坐此病。如南岸考城之司家道口等处。北岸仪封之三家庄。其最著者也。细阅河身。自仪封北岸之赵家寨迤西。湾环起势。直走正南。至考城之缕水堤迤北。环向正东。扫逼勾家寨淘作兜湾。每至水长之时。下行不畅。则横流注。汕成支河。分道南侵。此考城司家道口一带受病之源也。又自勾家寨斜趋西北。折行东北。经豫省之三家庄。东省之芝麻庄等处。绕道而南。至王家楼迤下。方斜流东注。此北岸两省险工受病之源也。今若将南北两湾从中挑断。引水直流。则改南北之形。而成东西之势。两岸工程诚有裨益。但从来开挑引河。必须河头有吸川之形。河尾有建瓴之势。方可期其必成。至于上下接挑。尤必上段之河尾与下段之河头吐纳相应。呼吸相通。方能一气贯注。今查仪考两邑之河滩。皆系平沙漫衍。并无西高东下之势。而两层首尾亦不能直接顺通。且河头接溜之处。去北岸较远。而离南堤较近。恐北岸之险虽去。而南岸之险复增。似难必其万全。臣两年以来。因仪考堤工告险。往来救护。舟楫频经。再三相度。缘未获因势利导之机宜。未敢冒昧陈请。今惟有督率各员。加紧保守。以防明岁汛水。倘河形迁改。机遇可乘。即当随时具奏开挑。断不敢因循贻误也。至于此外工程。则有祥符县南岸之陈家寨。兰阳县南岸之四水口。险工似应疏浚。而形势亦未敢轻议。伏念我 皇上神功圣德。宵旰河防。费百万之帑金。垂两河之永利。而臣谬膺河务。所昼夜萦心者。惟期事出万全。功在必成。固不敢因工大而畏难。亦不敢因急功而轻举。是以逐细查勘。再三斟酌。兹河身甫渐刷深。若改挑引河。旧时深处变为淤浅。新挖河槽未必骤深。臣愚以为不如尽力保守两岸堤工。详看全河形势。倘有动移。即当因利乘便。估计开挑。以慰 圣怀。

请开青龙冈引河疏雍正五年

河南副总河稽曾筠

为乘机因势。开挑引河。以固大堤。窃惟黄河之水。湍悍变迁。其性多曲。每遇扫湾转溜。非斜趋而北。即直注而南。以致两岸堤工。或当大河之顶冲。或被支河之汕刷。签桩下扫。多方救护。始获保固平稳。此南北两岸。各工致险之源也。上年十月内。臣恭进黄沁安澜图。仰蒙 圣慈。就图指示。就湾处

挑直。堤工即可化险为平。 谕臣查勘具奏。臣遵即来往河滨。详细审视。因河头俱无吸川之形。河尾又无建瓴之势。是以不敢冒昧议开。倘河流稍有动移。或遇可乘之机。即当随时入告。不敢因循贻误。当经奏明在案。今查得仪封县北岸。雷家寺一工。向因大河在南岸青龙冈迤下。由西南埽湾起势。直注西北。致将雷家寺上首之滩。刷开支河一道。沿堤走溜。经宋家营徐家堂曲家楼等处。直至三家庄出口。五十余里腾波涌浪。势同奔马。每遇汛水泛涨。上下抢护。救应不遑。该厅等曾将支河堵筑土坝拦截。以保大堤。而水力甚大。殊难抵御。臣经营筹度。乘舟亲往查勘。现今青龙冈迤下。水势滢洄迂折。将上湾淘作深兜。与下湾相对。止隔四百一十丈。上水河头已有吸川之形。下水河尾亦有建瓴之势。亟宜乘机因势开挖。引河导水东行。则河身顺直水不迂回。大河之流既畅。支河之势自缓。随筑坝拦截。可以经久捍御矣。引河既成。支河坝既筑。俾黄流全归正河。自当愈刷愈深。将来河滩。渐次淤高。不特北岸雷家寺迤东五十余里之埽工。可以渐次减省。而涸出之滩地。亦得广为耕种。实于运道民生。大有裨益。谨奏。

查办豫省泉源河道疏乾隆三十年

南河总督李宏

窃臣勘核黄沁上南等厅工料。顺赴上游等处查勘。奏明在案。臣经历河南陕州。复由孟津渡河而北。至济源怀庆辉县各府州县。审察河势源流。并历年水浪大小。查得黄河发源星宿。自积石以下。至陕州之龙门砥柱。两岸崇山高岸。河不为患。砥柱以东。峭壁横河。水从石出。名曰三门。总而计之。宽不过七八十丈。关锁洪流。势甚湍急。至孟县。两岸渐无山冈。河面宽阔。约计数里。北岸之涉县。南岸之荥泽县。始有堤工防卫。北有丹沁两河。由涉县木深店汇入黄河。南有伊洛瀍四河。由巩县洛口汇入黄河。源远流长。河面亦宽。每遇雨多水发。亦俱挟沙而行。势甚浩瀚。故南河厅属之胡家屯杨柳桥等处。溜势忽来忽去。最为紧要。迤下各厅河道。顺轨东流。惟因土性虚松。逢湾扫刷。究之临河工段有限。若黄河与沁洛之水先后长发。则大河尽可容纳。易于修防。若黄河与沁洛之水同时并涨。则大河漫滩。两岸工程节节均须防护。乾隆二十六年七月。沁洛等河。长水一二丈。水头甫至宁夏。又三次报长水丈余。同时并下。势若建瓴。两岸处处受险者。职此之故。本年夏间。伊洛等水。并未长发。六月初十日。宁夏长水至五尺二寸。已在沁河水发之后。维时三门以上。陕州城外临河之万锦滩。亦长水三尺五寸。而下游各厅。仅报长水数寸。至尺余不等。道远流微。又有三门关琐。是以水势递减。工程坚固。又其明证。此豫省黄河之情形也。臣伏思黄河来源。两岸山沟汉港。汇归入黄河之处众多。俱在三门以上。若三门以下。沁洛二支。伏秋水发。实增黄河水势之二三

。是上游长落大小。实关工程平险。不可不一体留心。以资防卫。今查三门。系黄河出入之区。巩县城北洛口。为伊洛瀍入河总汇。臣已咨明抚臣。飭陕州巩县各立水志。每年桃汛日起。至霜降日止。水势长落尺寸。逐日查明登记。据实具报。其沁河水势。虽由黄沁同知查报。但水志不得其地。长落尺寸。恐难定准。并令该同知在于木梁店龙王庙前别立水志。按日查报。如伏秋汛内。各处水势。遇有陡长至二三尺以外。该厅州县。即迅速具报。并查宁夏之例。一并飞报江南总河。如此上下关会司河之员。咸知长水尺寸日期。相机修防。于工程有益。又查济渎在济源县城西北三里济渎庙后。泉出涓流不大。汇溧河之水。由孟县迤东以达黄河。岸高河低。有济无患。又大丹河发源于山西高平县。至河内县之丹谷口。筑有拦河碎石坝。遏大渠河之水。使由小丹河归卫济运。坝下设有九堰。分为十九堰。石隙泄下之水。听民灌田。名曰九道堰。乾隆二十四年。前河臣张师载。曾经奏明于碎石坝下丹河尾闾。附近沁河之处。岁筑土坝一道。拦遏水势。今臣细加察勘。碎石坝下十九河渠。错出分流甚众。并未全由大丹河归沁。下游土坝不能拦遏。徒费民力。无益于事。此后应停其修筑。每年春夏之时。惟将碎石坝培筑高厚。以防水冲坍卸。其坝底泄水较多之堰。用草土填塞严密。并将斗门以下小丹河。不时查看。遇有浅窄之处。随即疏浚深通。务与进水斗门一律。俾水畅达卫河。以收实益。又辉县之百泉。系卫河之源。苏门山下。众泉涌出。汇为巨浸。实漕运之要需。南流里许。建有斗门三座。中为官渠。专以济运。西为民渠。分灌田畴。向例重运抵临清日。封闭民渠。使泉流尽由官渠入卫。五月以后。民间插秧需水。二日济运。一日灌田。按期互相启闭。六七月间。听民自便。立法最善。官民并受其利。永当遵守章程。惟查民渠迤东石坝。稍有坍塌漏水之处。将来堵闭民渠。泉水未免泄。不能合入官渠之内。臣亦经谕令该管厅汛。即将坍石照旧修砌坚实。不使仍有漏水。所有臣查过豫省上游河道泉源。及办理情形。缮折绘图具奏。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

河淮全势疏乾隆三年

晏斯盛

窃惟恫瘝一体。怀保为心。省灾恤难。固刻不可缓。而至于气化之偏。时势之渐。有系于百万生灵之安否者。尤古人所深忧。而必谋其万全者也。今年春黄水溢碭山县之茅城铺。河南之永城。江南之宿灵虹盱泗五徐睢桃宿高宝兴盐等州县。均被水灾。荷蒙 皇仁发帑发粟。赈救灾黎。东南户口。虽遭垫溺。俱赖安全。然补救尚属一时。而至于长久之图。则非总河淮之全而治之不为功。初。 皇上闻茅城铺溢。即 谕河臣议疏下流。因议开宿州之洪沟蒋沟。及萧县之天然闸引河。使水俱会徐溪口。由灵璧之五湖。尽趋泗州而下洪泽

。又河南道御史常禄奏运河身高。淮扬危险。下部臣议。因请大浚运河。并下河臣议。因请严锁清口。二者不无裨益。语曰。急则治标。此为得之。虽然。未观其本而窥其全也。臣谨按禹贡。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扬州。是淮为东南诸水之经。至七国时。山东诸侯。于茌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通淮泗。迄汉元光三年。河决瓠子。注巨野。通淮泗。遂有淮患。山阳太守乃筑高家堰御之。然宣房之塞。已聚天下全力。虽决屯氏。泛清河。徙千乘。不甚相远。至周世宗时。浚汴通淮。宋元丰间。开龟山里河达淮。元至元间。夺涡入淮。明初。河决原武。全入于淮。其后河壅海口淮溢溃高堰。而黄灌清口。泛淮扬。淮病而黄亦病矣。时潘季驯六起治河。其筑归仁堤。修高家堰。置遥堤于徐睢邳宿桃清之两岸。功为尤着。我朝河臣靳辅。治效所施。墨守潘法。其功多在上河。而下河之治。则河臣张鹏翮遵圣祖仁皇帝方略。闭六埂。拆拦黄坝。大开海口。乃见成功。然则堤坝不修。决溢不免。上流不治。中梗可虞。下流不治。水无所归。欲睹安澜。必无幸也。查碭山之茅城铺。前此泄水无多。今年之溢。冲开口门。宽至百二十丈。大溜南奔。凤泗等属州县。处处受水。不得不开支河以泄之。然所泄之水。将安归乎。归洪泽耳。夫洪泽。非海也。又非若洞庭彭蠡之可以游荡自如也。淮河七十二溪之水。壅遏其间。岁久且淤。又举茅城铺之水而终委之。则淤且日甚。淮既上溢。不得已而一开尾闾。淮复下侵。又有甚者。河性善徙。倘桃伏大汛。急而走。茅城铺百余丈之口。夺河而南。则宿灵虹泗。必为水国。而洪泽一湖。尽属黄涛。一高堰。必不能支。高堰不支。则淮扬所属。俱不可问矣。运河身高于城。水色浑浊。则黄河之身渐淤而高。亦从可知。河身高则入海之口渐高。亦从可知矣。语曰。川壅而溃。所伤必多。苏辙有言。黄河之性。急则流通。缓则淤淀。既无东西皆急之势。安有两河并行之理。此茅城铺溢口之不防。下河海口之不疏。清黄不畅之不虑。而仅上开一二支河。下锁清口。所谓急治其标而未治其本。规其全也。且夫治标之计亦有未尽者。闻议者谓茅城铺泄下之水。俱以灵璧境内杨灵芝等湖为水柜。盈科后进。由宿迁小河下注。查此五湖年久淤垫。其最深者。仅二三尺。容水无几。若不挑浚深通。并疏下游支河。灵虹城邑。仍有可虞。此标之未治者一也。漕河自淮而南。高邮宝应江都间。沿堤所筑之滚水坝。既连二百余丈之广。泄水以东。田畴城邑相错。迤东横截而捍海者。则有范堤。然则滚坝下之水。何以行于地中。兴盐及诸湖之水。又何以达于范堤。范堤以下。从何道而出。范堤以外。经何沟而入于海。此标之当治者又一也。然而治其本则标亦易治。臣闻茅城铺旧有滚水石坝。当黄水大涨。减其浮面之一二。而不使泛流。今宿州士民。俱称有坝则受水无多。不为大害。请仍旧贯。节制黄水。再将北岸新开引河。增修堤坝。不使滥行。更足以杀黄势而防睢

宿。其下仍照河臣议。疏其支河。并五湖而并浚之。宿灵虹等州县。当有安堵。倘虑河水不能大泄。而徐州以下。恐有难支。则上流沁水。本归卫河。明天顺间。黄趋陈颖。而徐邳浅阻。乃开沁达徐。其后沁全入黄。故洪流益盛。请仍分沁入卫。而作滚坝于武陟境内以节宣之。黄势更可少减。再将徐邳等处遥缕各堤及太行堤。加修坚固。亦可无虑也。下河则请照部议。将云梯关海口。大开深浚。使黄水消落。而淮水得畅。则刷沙益利。而运河亦可以渐疏。倘谓黄流迅急。难于浚治。则请于安东之左右盐河入海之路。作坝而大浚之。河成而后使水行之。亦无不可。再于庙湾之北。作坝而深浚之。使黄水直趋而东。无所窒碍。必睹大效。倘谓浚运必须停漕。则请于高宝以下运河左。迄现河之下。开出新河。河成而后放水行之。新河水落。旧河堤成。可一举两得。再将六坝闭其半。而于高邮州北分二大支开浚。使北入运盐河。南入淶洋湖。会注于兴化下流之车路串场丁溪白涂等河入于海。则高宝兴盐等州县。亦见安堵矣。总之茅城铺滚坝修。则河不夺溜。海口开则淮水畅出。淮水畅出则盱泗凤临五河七十二溪之水赖有归宿。不致上行。淮扬高宝诸堤不致下溢。此皆本之当治者也。臣不揣冒昧。敬陈所见。如有可采。伏乞 部议覆施行。

开清口浚下河疏乾隆八年

奉恩将军宗室都隆额

一宣泄洪泽湖水口。宜加修整也。查洪泽湖与淮河之水。浩瀚亘数百里。而仅由清口流出。会黄河之水。归流入海。水势汹涌。则沙随水流。而海口得以深通。水势微弱。则黄水逆流。而运口遂至浅阻。其形势宜镇定而不宜分张。再天然坝原系防水盛涨而设。原属权变之道。不宜轻启。所以前人有言曰。水向东。海口通。水向西。天然闭。此二语。乃治淮河之要道也。若仅保护沿湖地方之工。逐年由两天然坝一启则水势分。湖水一分则清口之水势微弱。而黄水逆流矣。若不求治本塞源之道。惟将清口上下两堤保固。使清口之水。不得汹涌以御黄流。则由旁口向南宣泄愈多。而由正口向东宣泄愈少矣。清口之水本非微弱。因分其形势。故至于微弱。黄河之水本非逆流。因清口之水微弱。故至于逆流。去岁洪泽湖之水。正值盛涨之年。必须将水口修理宽阔。使淮河之水畅流。挟黄刷沙入海。始不失以水治水之道。但河臣等恐不能保守山阳安东海州等处工程。将清口东西两堤固守。此即如喉闭胀。由腰背破裂者也。是故沟之溃决。实由清口之水。不得畅流之所致。并非天然坝启与不启之故也。臣愚以为淮河之水。以清口为正。其东西两堤。乃雍正年间。前任河臣齐苏勒所建。两岸皆系柳苇扫修筑。故可损益。非砖石工程可比。淮河之关键在此。而治淮河之要道亦系乎此。臣请嗣后如遇湖水微弱之时。即为清口之西堤下扫。使蓄湖水以御黄流。如遇湖水盛涨之时。即将西堤拆毁。使之宽阔。宣泄清口

之水。以刷黄河之沙。庶得以水治水之益。而两堤无固守之虞矣。至西堤迤下有陶庄引河。断不致水势甚大。有河身不能容纳之虞。再下游之水。悉皆流入海中。而所泄之水。又复过多。亦无宣泄不及之忧。惟俟水势减平之时。仍将西堤下扫束水。则蓄泄在人。损益由己。而黄河两淮之水。永庆安澜矣。至备办修防外河之山阳安东海州一带工程料物。及先事绸缪。皆系河臣之事。无庸臣议。若将淮河之正口置之不问。惟以修理旁口为务。则甫除一弊。旋又滋一弊。恐非万全之策也。

一湖河之水入江道路。宜加挑浚也。看得高邮宝应一带运河工程。湖水在西。下游之兴化盐城如皋泰州等州县在东。地势东高西下。全赖一线之堤。以资巩固。再沿海之所有范家堤。地势更高。下游州县。形如釜底。是以五堤开启。则下游地方。岁遭水患。五堤关闭。则上游堤岸单薄。不能堵御。运河浅狭。不能宣泄。如遇湖水盛涨。则上游堤岸。仍旧倾颓漫溢。以致下游州县。被水冲淹。若治之之道。必将入江道路多为开挑。方可得随势引泄之宜。前据督臣高斌等。钦承 圣主指示谟猷。将入江道路。酌量增添之处。会同大学士陈世倌等议奏。内称邵伯迤南之金湾滚水坝下。添建滚水坝二座。自下游开挑河道。引入盐运河内。由石羊沟入江归海。将芒道沙尾加长开挑。令其畅流归江等因。又据会议奏称于高邮之三堤。并昭关之上下等处。添建石闸七座。宣泄水势。由爱陵等湖之东堤。流入海口等因。臣愚以修治高邮宝应邵伯等湖。保全下游州县。断无出乎添开入江道路之计者。 圣训周详。至当不易。虽前经 钦差大臣等。将添建之处。钦遵酌量议奏。臣以入江道路尚少滚水坝。离河甚近。犹不能减泄各湖盛涨之水。相隔高邮宝应一带。堤工甚远。每宣泄不及。则于上游地方为患。无所裨益。至添建石闸分水入海之语。不能宣泄各湖盛涨之水。又与开设滚水坝无异。虽筑引河堤收水。亦不能越范公堤畅流。倘水势浮涨。直越范公堤入海。则下游州县。尽被水患。似非万全之计。至于入江道路。臣等筹度地宜。应于邵伯之上。高邮之下。再添建滚水坝二座。坝下开挑引河。将湖水分引归入盐运河内。其盐运对岸秦唐河附近之处。加挑引河。使水归江。则高邮宝应各湖之水。可以宣泄畅流。倘遇水势盛涨之年。将洪泽湖天然坝开启。下游各湖之水。时泄时收而无虑矣。河道通畅。上下相应。高邮宝应一带堤工运道。已永久无虑。而岸内下游地方。亦可以享升平之福矣。

通筹湖河情形疏嘉庆十四年

吴璥

全河为国计民生所赖。虽值积久难治之际。自须为设法补救之图。况臣受恩至深极重。尤应尽心矢报。惟是湖河全局。利病相因。必须通盘筹划。始

能诸病全除。即如海口旁系探本之论。而大堤未坚。减涨无路。倘有寔溢。挑亦仍淤。蓄清原属扼要之策。而石堤未固。滚坝未修。蓄则必溃。是各要工。有一未备。即病不能除。且工巨事繁。钱粮倍宜节省。即使经费充余。而核之时日人工。亦断非克期所能并举。当此不可不治之时。又有断难急治之势。臣莅任以来。亲勘形势。博访舆论。深究病源。讲求治法。旬月以来。略有端绪。窃以黄水挟沙而行。溜急则沙去。溜缓则沙停。必须大溜全归正河。始能束水攻沙。向设分减各闸坝。俱用石底。过水本有限制。盛涨时始行启放。前河臣靳辅所谓分有余之水。不过减盛涨十之二三。正河仍系大溜奔腾。是以减涨而河并不淤。若漫口夺溜旁趋。则漫口以下。正河必淤。溯自丰工曹工邵工衡工漫溢频仍。漫口一次。即河淤一次。河身积受淤垫。以致海口高仰。受病已非一日。近年下游。又屡经失事。河底日益高。河底愈高。则倒灌更易。倒灌愈甚。则下游更淤。其害相因。积久倍难救治。此黄河受病之实在情形也。黄河受病既在于倒灌。一倒灌而百病皆出。则必不倒灌而百病始除。而究其所以倒灌之故。由于清水不能多蓄。海口不能通畅所致。是以考古证今。总以蓄清敌黄为第一要策。其次则减黄助清。尚属补救之一法。今闸坝无减泄之路。是黄宜减而转蓄之。五坝无节宣之方。是清宜蓄而转减之。倒灌之患。安能救治。而黄运湖河因之俱病。欲除倒灌之病。必须蓄清。欲筹蓄清之法。先在固堤。然海口不畅。河底日高。岂有将高堰石堤增培无已之理。是海口尤为釜底抽薪之策。而欲使海口深通。又必须数年无旁溢之事。河底方能渐次刷深。欲使河无旁溢。又必须大堤一律高巩。始能束水归墟。是堤埽闸坝等工。原皆为治淮治黄而设。即所以治海口。海口畅而清口自通。清口通而洪湖运河。亦皆顺轨。利运即在其内。理本一贯。效亦相因。但河势敝坏已久。现在通工皆病。若欲同时并治。不但钱粮万无如此多糜之理。即使源源应手。而工料人手。亦岂能敷用。且一交大汛。只能先将各处堤埽。尽力抢护。无暇再办他工。惟冬春两季。各工可以择要兴举。以时日计之。亦断非同时所能集事。惟有恪遵

圣训。先其所急。次第徐图。以冀于万难设法之中。为尽心补救之计。断不敢稍有隐饰。亦断不能稍事因循。

设方用药未见得手而言病则察矣

部议运河徒挑无益疏

庆桂

查两淮盐政阿克当阿所奏挑挖运河一条。内称淮扬运河。亘三百余里。近年来迭次漫口。更加浅阻。若不及早挑挖。则运河不能通畅。尤恐为时过促。草率蒔工。旋挖旋淤。终归无益。必于九月内俟各省漕船过竣。即将清江头二三坝堵闭。筑坝断流。上自清江。下至瓜洲。分段挑挖。务尽今冬明正四月之力。

催并完工。如此办理一二年。庶冀一律深通等语。臣等查近年来运河浅阻。由于迭次漫口。而漫口之故。则由于黄水倒灌。倒灌之故。则由于河底垫高。清水顶阻。不能不借黄水以济运。以致积淤溃决。百病丛生。是运河为受病之地。而实非致病之原。果使海口修复以后。河口淤垫顿除。清水得以畅出敌黄。并得分流济运。则运口以内。新淤不致停留。旧淤并可刷涤。即或道里长。水力不无渐弱。加以人力疏挑。自可事半功倍。设使河口之淤垫未及疏消。清水仍有顶阻。自应于喉吻要地。筹划机宜。为控制全局之计。若不除倒灌之根。而亟亟以挑挖运河为事。恐浊流内漾。旋挖旋淤。虽一时疏浚。深通亦殊无益。况黄水乘高而下。运河之挑挖逾深。则倒灌之势益猛。决堤吸溜。为患滋多。臣等共同商酌。以现在运河之应否大挑。当以黄水之是否倒灌为准。应请旨飭令尚书托津。顺天府尹初彭龄。会同督臣河臣。确勘情形。奏明核办。

覆奏黄河治淤情形疏嘉庆四年

吴璥

蒙将御史马履奏条奏。发臣阅看。伏念黄河浩瀚奔腾。古称难治。而要之河深则势畅。势畅则河安。此一定之理。臣周历豫东两岸。查验堤工丈尺。已较前数年加增。复测量高出水面丈尺。仍与前数年相仿。淤垫显然。计自三四尺至六七尺不等。但河泓跌深。必自下而上。及至浅滩。亦必下垫上淤。豫东如此。江境更不待言。而所有受淤之故。其病安在。黄河宜合不宜分。合则溜急而沙随水去。分则溜缓而水过沙停。自昔河患。一年有事。须数年之力治之。而去病始尽。矧丰工曹工睢工迭经漫溢。势必淤垫益甚。迨睢工合龙。抽挑引渠。岂能如旧河之宽畅。且自睢汛至丰碭一带。路远工长。所费已属不貲。断不能再挑。至徐城以下。亦难逃 圣明洞鉴。现查引河刷涤。渐已宽深。春汛水尚弱。伏秋时溜急力猛。自可大加淘刷。而遽云积年之患。一旦豁除。又臣所未敢轻议也。至于治河之策。不外疏浚堤防两事。疏浚以畅其流。堤防以束其力。二者本不可偏废。然凡遇浅阻处所。一律兴挑。不特需费浩繁。亦断无水中施工之理。且黄河斗水。沙居其六。溜一平缓。即深处亦顷刻澄淤。大溜遄行。即浅处亦立见荡涤。凡挑浚祇以引溜。其刷宽刷深。仍赖水力。而非尽人功也。是束水攻沙。诚为千古不易之论。以水攻沙。则必以堤束水。固知日渐培堤。计非尽善。而舍此更无束水之方。自豫东以迄江南。虽堤长一千数百里。亦非处处必须加培。致多耗费。惟应察其平险情形。分别缓急。节省可缓之埽坝。办理紧要之土功。不必责效于一时。自可收功于次第。帑无多糜。堤皆巩固。河槽不患其不深。去路不患其不畅。既深既畅之后。自无须再议增堤。此即所谓以水治水。未始不可以下策为上策也。抑臣更有请者。淤垫之故。固由于节次漫口。而犹不尽然也。漫口之处其害立见。故显而易知。旁泄之

途其患渐成。每伏于不觉。查豫东河宽。兼之土性沙松。向无泄水闸坝。江南河窄。至徐城而一束。势难容纳。是以建有毛城铺石坝。并天然闸。山四闸。及王营减坝等处。以备宣泄异涨之水。赖以保全者实多。但启闭之缓急。当日本定有章程。乾隆二十七年。毛城铺改于唐家湾筑坝。定以徐城水志。长至一丈一尺五寸。始准开放。四十二年。又定以唐家湾水志。长至九尺五寸。始行启坝。他如山天然等闸。俱有限制。非盛涨不开。亦非同时并启。故有减水之功。仍免停淤之虞。立法至善。防患至周。迨后偶因抢护险工。不能坚守定志。启放较早者有之。始而受淤尚少。继则渐垫渐高。近年丰碭曹单商虞一带。往往未届盛涨。水已到处盈堤。其势更不得不急于宣泄。甚且各闸坝并启。恣其分减。以免他虞。在一时济急权宜。固属出于不得已。而河身之受病日深矣。徐城河窄。已若咽喉。若宣泄过多。遂成中梗。上游奔赴之水至此一扼。求其不壅积为患也得乎。司河诸臣。非不深知。而急难救治。转至隐而不言。殊不知隐之愈久。则治之愈难。

近闻河臣康基田。培筑堤工。极为认真。谅亦思患预防。欲使抵御有资。始能力为固守。应请 敕下该河臣。设法妥筹。酌看堤埽情形。如果足以敌水。各闸坝守得一尺。即有一尺之益。渐能循照旧章。以资相机启放。庶宣泄有度。正河不复受淤。下游日见深通。建瓴东注。上游之病不治自除矣。至该御史奏称河工向有放淤之法。盛涨时。恐引渠开不如式。酿成漫溢。应俟霜降后水势平缓。相度办理等语。臣查河工放淤。系偶因大汛异涨。迎溜险工。已有必不能保之势。不得已而为之。原属一时权宜之计。如果胸有把握。月堤坚实。竟可化险为平。然究系冒险以化险。非斟酌万全之策。应如该御史所奏。如有必须放淤之处。俟霜降以后。大汛以前。相机妥为酌办。使工有后靠。人力易施。庶不冒险。又不受险。该御史又奏称险工对岸。定有滩嘴。必须于岁晚务闲之时。酌挑引渠。水长时乘机开放。则对岸险工。立时可闭。以冀逢湾取直。逐渐疏通等语。臣查险工对岸。必有淤滩挺出。如能挑成引河掣溜。去得一处滩嘴。即省却一处险工。臣已通饬各属。细勘妥筹。但滩有老嫩。老滩可以挑挖。新滩不能施工。且必须河头有吸川之形。方能建瓴畅注。若不得地势。水到即淤。徒费无益。又须察看两岸去路远近。河势趋向所在。方可兴挑。否则此处取直。彼又坐湾。甫闭一工。又生一工。则创新工不如守旧工之为得也。此非处处可办。亦非处处不可办。可办者不得惜费坐误。不可办者亦不得擅修多糜。总在随时随地。相机筹酌。此二条于补偏救弊之法。亦有可采。合并陈明。

勘海口筹全河疏嘉庆十五年

百龄

臣自清江起程。会同河臣陈凤翔。带同徐端及淮海道黎世序。并厅营各官。一路查勘。自王营减坝起。下至云梯关。计程一百九十里。所有各工。河身经减坝夺流之后。间段淤垫。其存有底水之处。深者尚有八九尺。浅处尚有二三尺。至云梯关外。上年所筑新堤。南岸自工尾至二木楼。共三十八里。北岸自马港口尾至叶家社。共八十余里。该处地势。向本南岸低于北岸。近因陈家浦漫口后。南岸河滩淤垫。是以现在地势。南岸较高。再查询南岸新堤。曾被风浪击撞。间有残缺。业经河臣饬令加帮镶护。尚属完全。其北岸自马港口至七套。计长六千八百七十九丈。亦俱堤工完整。惟自十套至倪家滩。大小缺口五处。现在漫水已涸。其余堤身。亦有残缺。并内外俱被沙淤。北堤外俱系葛地芦滩。并无民居。其正河上自俞家滩。下至八滩。计淤三千余丈。竟同平陆。又至海口南尖。看得河口尾闾。宽约三百余丈。向来黄水向海口东北冲出。近今河流转东南趋注。其大淤尖已刷去十余里。虽漫滩之水。由堤尾分流。而正溜仍走中泓。水势深有一丈有余至二丈不等。即徐端久在南河。亦从未亲至其地履勘。故向日相传海口高仰及拦门铁板沙之说。均非灼见。其御史朱澄所奏淮海道黎世序。自东洼至海口。现尚深通之语。尚属实情。当询河臣以淤塞之处既不在海口。而在倪家滩一带。当时何以不将北岸新堤早为修筑。与南岸一体防守。据称上年开放引河后。凌汛已有漫滩。及伊到任亲勘。见新堤尾水势。三股分流。南岸由二木楼堤尾流至射阳湖归海。北岸由叶家社堤尾流至俞本套归海。堤外并有倒漾之水。上年所筑南北新堤。地势高者。出水尚有数尺。地势卑者。出水无多。兼之该处土性沙松。不胜风浪冲击。若照前堆筑。恐徒费钱粮。仍难经久。是以俟秋汛后。查看情形。再行办理。并非废弃新堤等语。臣因思去岁即已大费帑金。将二木楼以上河身挑浚。自应一律深畅。乃今探量水势。下游海口之未挑者。反甚深通。即马港口以上之河身。虽经减坝夺流。亦尚存水近丈。独中段大施工作之处。转涸成平陆。此理殊不可解。因传询乡民及河兵等。僉称去岁挑河所挖之土。即在河滩堆积。并未远移堤外。今春黄水漫滩冲刷。土山坍塌。仍为河内之淤。又挑工尽处之拦潮坝一道。放水时坝根起除未净。以致阻梗水中。黄水挟泥而来。漫坝而过。其泥沙俱为坝基拦阻。所以新挑之河。停淤更甚。此正河海口上下之情形也。又从马港口行至佃湖。见湖中已半为黄淤填塞。其旧有东北下注之小黄河。亦经壅塞。由西北分流之水口。尚复绕经北潮河。出灌河海口。但积沙高下停滞。并无河槽。苇荡芦滩。纵横萦结。由下系胶泥。前黄水漫注两年之久。不能冲刷深通。此马港口至灌河一带水路之情形也。臣溯查前明臣潘季驯治河时。河决崔镇。我朝康熙初年。河决茆良口。皆由灌河入海。或一二年。或三数年。俱因不能畅达。旋即挽归旧路。迨康熙三十五年。前河臣董安国创议改道筑拦黄坝。开通马港

河。导黄由北潮河出灌河入海。而连年河决四次。以致黄水倒灌。淤塞运河。淮不北流者数载。大为下河州县之患。迨三十九年。河臣张鹏翮堵闭马港。尽拆拦黄坝。挽归故道。复将里河清水诸工。大加修浚。数年之后。河患始平。且查灌河一路。为山东蒙沂诸水下游。而海州之五图河六塘河。及沭阳赣榆安东之水。俱从彼入海。若使黄河串入其中。诸道河渠。皆为淤垫。安东迤下。水无节宣。沿河诸邑。势必汇为泽国。臣初至清江。未知梗概。闻主马港口之说者。咸称入海之路。较正河近至百有余里。因势利导。易于成功。且康熙年间。河走马港。频年漫决。今则河走马港。而两年无事。似属今昔情形不同。且吴璥督南河。亦有试行马港口一年之请。后复议修灌河。估工入奏。称该处势若建瓴。以为如此办理。未始非救弊补偏之一策。

今臣身履其地。亲见马港以下。积有淤沙。凸凹高下。与上年坝工未堵时。情形又复不同。若重议挑挖。其费更巨。且北潮河入海路穿。不及正海口之深通宽广。可以容纳洪流。是以数百年来。虽正海口通塞不常。而治河之臣必坚持弗改者。有所见也。乃上年兴工疏筑。挖河之土。辄置河旁。以致涨水冲。仍淤河内。又未将下游之拦潮坝基。起除净尽。任令水过沙停。乃由工员办理草率之过。是以改归正河之时。去路即不通畅。非正河旧路必不可行也。臣又寻绎成书规画全局。窃谓黄河之利病。亦不全系于海口。夫南河之势。海口是其尾闾。清口譬诸肠胃。必肠胃梗结全消。斯尾闾畅行无阻。查阅减坝。见新筑拦黄坝以下。老坝工以上。河身淤垫。褰裳可涉。若果由溜夺沙停。何以老坝工迤下。现在测量。犹有丈余之水。可见此处蓄淤日久。向皆习而不察。此处逼近清口。既有壅滞。黄水焉能顺轨下行。似应从此根求。始可得全河关键。臣因复由御黄坝查至运河口门。转至束清。察看五道引河。并瞭望全河形势。溯查从前治河诸臣。总以蓄清敌黄为要术。夫黄河必得清水从中刷沙。始不停淤。淮水必得畅出清口。始不虞泛溢为害。盖淮水自西向东入湖。与周桥五坝遥对。黄河在洪湖之北。淮流入黄。其势不顺。是以靳辅疏浚五道引河。长至一千五六百丈。直插湖心。欲接其势。顺向北行。使迤南之周桥五坝。高堰山盱。不致吃重。又恐湖水力不敌黄。复于运河口门之外。筑磨盘扫。分溜敌黄济运。又设立束清坝。钳逼清水。使之奋迅冲黄。以资得力。良以黄水具数千里之源。挟沙而走。其力甚劲。淮水仅百里之流。归湖之后。停蓄成渊。非有诸引河以领之。并加诸坝以激之。恐其力纾缓。不能敌黄而出也。又遇清水过大。则将束清坝口门拆宽。黄水过大。则将王营减坝。封土启除。务令黄水减而不决。清水涨而不溢。由是黄水下行。得清流为之荡涤。滔滔入海。畅流无阻。方今老坝工以上淤滩。已经出水。恐上游如此类者不少。如一段稍有梗阻。即一段之流不能通畅。现有减坝夺溜旁泄。而上游尚节节报险。窃谓全河

之势。尚须从上游讲求。现在减坝以下。附近淤沙。不趁此时设法疏挑。将来放水后更难着力。再迤下一带积淤之处。亦须分投确估。仿照靳辅川字河之法。于河身两旁。抽深沟二道。务期一律深通。不容再有弊混。至海口去路。既查无拦门沙及高仰形。又宽广可纳洪流。自应坚守正河故道。惟去年挑浚之河。内有三千余丈悉成平陆。仍须大加挑挖。至洪湖五道引河。急须挑挖深畅。导清东注。其湖口磨盘扫及运河外旧设束清坝等。亦须依次修复。以期底绩安澜。上纾 念。

疏中言黄河之利病亦不全系于海口又云全河之势尚须从上游讲求此二语皆深得要领

论河工与诸大臣书嘉庆十七年

百龄

启者。南河机宜。自靳文襄之后。继以张文端。措置之方。虽不外蓄清敌黄束水攻沙二语。而术精意美。于中秘妙。实有不可思议者。嗣起诸贤。如齐苏勒白钟山。谨守其成规。于襄勤稽文敏。善宗其遗意。故百数十年来。安澜顺轨。底绩平成。然考之成业。此数公者。虽皆一时英杰。而兢兢业业。不敢轻议更张。非其才之不能创制新奇。实以后人所虑。前人早已虑之。善作者尤贵善守也。乃后来在事诸君子。或以节省为见长。或以无事生觊觎。屡次纷更。旧规全废。况当天下承平。国家闲暇。借要工为汲引张本。藉帑项为挥霍钻营。从此河员皆纨浮华。工所真花天酒地。迨至事机败坏。犹复委曲弥缝。柄授于人。动为所制。原其决裂。患非崇朝。后有一二殷怀求治者。率又比之匪人。昧于趋向。切脉未审。医药乱投。至今日而膏肓内讧。痈疽外溃。某非三折肱。乃适逢其会矣。夫淮之与黄。其力不敌。必淮高而黄下。乃能合流而东。今则数年以来。如丰工邵工睢工郟工及王营减坝苏家山陈家浦马港口。迭次溃决。河身受病日深。愈决愈淤。测量河底。外高于内者不下二丈。集夫万亿。岂能从水底施工。其难一也。河自豫省入江南。遥堤甚近。由宽而窄。势不能容。盛涨之时。辄漫堤顶。堤薄土松。非决即溢。上下千里。奔救不遑。前人减水闸坝。至为妙策。今尽废而不能修。其难二也。培堤必须土料。以苇荡营所产海柴。足供南河之用。而二十年来百弊丛生。上下串通。牢不可破。所交之苇。不足供一厅之用。又堤傍向有官地。以供取土。今则积水汪溃。民田之外。绝无干土。培堤乏术。其难三也。河坝使河不溢。自攻其沙。一二十年间。便能深畅。然而 天庾正供。岁待支放。转搬海运。均未易行。借黄济运。如揖盗入门。势非得已。其难四也。黄流倒灌日久。泥沙淤塞。运河盛涨之时。并喷入湖口。致洪湖北高南下。形同欹器。焉能使清水北出冲黄。其难五也。堰盱石工。淮扬系命。自摸砌之说行。而堤根石缝。空罅万千。湖水冲汕。内

土泻走。西风一起。巨浪掀天。掣动石工。即如拉朽。两郡百万生灵。危如累卵。每一念及。手颤心摇。其难六也。高堰五坝之设。本以导淮。故下有坚实石基。以资拦护。减去诸水。由高宝诸湖。分入江海。其存蓄之水。仍足敌黄。今则义信二坝。石底冲塌无存。每遇湖水涨满。日夜惕惕靡宁。欲图修复。筹费维艰。其难七也。运河左右。皆系沮洳。一护堤。于巨浸。万艘转运。从此挽行。且两岸居民。多如比栉。设有疏失。民生运道。关系非轻。而自磨盘埽废坏以来。清流出湖入运。十居其八。加以黄流倒灌。运河底益淤高。水不能容。每多决溢。故数百年来。如云昙口乙字坝千根杆百子堂三辅庙王家庄荷花塘等处。决口频仍。堤身脆薄。到处睿涨。来往经行。寝馈俱废。其难八也。凡此病患。必须急于补苴。无可缓者。而议一修复。动糜百万金钱。国家经费有常。自川楚筹剿以来。南河所费。又复三四千万。司农仰屋。其难九也。河工诸员。无一可信。以欺罔为能事。以侵冒为故常。欲有所为。谁供寄使。罚之不胜其罚。易之则无可易。其难十也。自河务多事。内外讲求。而急功竞名者。咸思建白。道谋滋议。邪说纷纭。众论风生。口多金烁。设有措置。动浮言。摇惑人心。扰乱至计。其难十一也。河工之坏。前事诸人。自觉其非。犹必百计遮掩。多方文饰。其坏古法也。则曰今昔情形不同。其销冒钱粮也。则曰当时价值昂贵。树援植党。众志成城。某力任仔肩。自顾不。人言奚恤。然靳文襄曠世奇才。仁皇帝非常知遇。卒至谤书满篋。蜚语交腾。某于靳文襄无能为役。而赋性拙直取怨。平生多违众招尤。且事本未谙。言无足信。谅我者或可保其效忠之初心。黷我者不能谓为治河之能手。是排难艰于措词。而阻扰易于得闲。其难十二也。

不宁惟是。两淮盐荚。为天下财赋之供。而场所产。在淮北则滨近黄河。淮南则半居兴泰。王营减坝决而淮北罢煎。高堰五坝开而淮南减。私梟充斥。大病商民。今淮南屡次捐输。数逾千万。实皆望河工早报安澜。倘底定无期。而商疲已甚。输纳盐课。必不能供。其可虑者一也。转粟东南。舳舻千里。设有阻隔。不堪回思。而频年以倒灌济运。实属万分冒险之为。幸天假长风。北行迅速。倘非风利。必致阻淤。然黄河之底不深。则倒灌势所不免。其可虑者二也。江南州县。赋税甲于天下。拨解外省。委员相望于路。自淮工之坏。采石购料。每派地方。挽运到工。率多赔累。更受工员挑斥。百计求馈。始得交收。苦累既多。挪移势所不免。其可虑者三也。淮泗一带。水灾迭见。荡析离居。昏垫频仍。回苏何日。其可虑者四也。以四可虑。益之十二难。虽有智能。终当敛手。驽骀之辈。衰惫之躯。蒙 圣明倚畀至深。祸福早置度外。况宸衷宵旰焦劳。具有人心。能不稍作分忧之计。故拜 命之日。明知事事棘手。而不能坚辞。到工以来。风雨河壖。橈行泥淖。东至海口。西至盱眙。不

意所见更甚于所闻。愤闷之怀。乌能白己。前将海口查勘情形。据实具奏。并请 钦派重臣。来工督办。冀可共济艰难。乃荷 圣恩信使。专以责成。巨任独膺。悚惶倍切。又将办理章程敷奏。亦荷 准行。从此锐意河渠。究心水道。竭思殫虑。微有会通。觉时势虽难。而较之靳张之时。尚为稍易。因思清水冲黄。古人三分七分之机括。全在磨盘埽。自废弃之后。而河务始坏。必应力复前规。乃在事者咸以今昔异宜。大为非笑。某因至诸处。见湖水出口。全灌运河。无怪冲黄力弱。即师磨盘埽遗意。接长坝。从外帮镶。督令厅弁辨理。勒限十日完工。果见清水七分正溜入黄。回溜三分入运。乃知古人成书具在。定不我欺。从此循轨而行。或可侥幸者一也。李家楼漫口。急难堵合。其漫口迂回数百里。迨入湖则澄。沙泥以尽。悉变为清。某思趁此黄水奋溜。河已出空。因大用清口。使之北出。下游河身不能同受荡游之益。刻下迅督挑工。期于早竣。使漫口合龙。放水可以直浚正河。两月之中。积淤亦定能大减。所冀明年黄汛。不似本年之盛。则李家楼堵闭。黄水下行。不致倒灌。而淮流畅出。并夺朝宗。一二年间。束水攻沙。可期大效。或可侥幸者二也。虽然。以二侥幸。救四可虑。济十二难。揆厥成功。诚知不敌。然私心自揣。觉必有可恃者。 皇上勤政爱民。天心感格。自应百灵效顺。默佑肤功。此事虽涉希冀之心。而至理实有可凭之券也。惟某少年狂直。老益愚呆。荷 圣慈格外之姑容。弃瑕录用。勉赎尤。今已颓然惫叟。尚何争胜于人。然办理此事者。始事因循。终成决裂。某虽不敏。敢蹈前车。自问无潜移默运之方。即不免惩一儆百之举。而党同伐异。樊棘滋生。黑白未呈。是非谁判。敢布颠末。用当晤言。维鉴不一。

极陈借黄济运之弊疏嘉庆十七年

两江总督百龄

奉 上谕朕恭阅乾隆二十三年八月 谕旨。据白钟山奏中河水浅。将临黄临运二坝开放。引黄济运。恐不免利少害多。引黄入运。虽权宜之法。但黄水多挟泥沙。一入运河。易致淤垫。非甚不得已。不可轻为此迁就之计。

圣训煌煌。至明至确。实为治河紧要关键。允宜久远遵循。近年清口。因河底淤高。清水不能畅出。运河水小。漕艘经行。即取助于黄。久之不但借黄。竟系以黄济运。遂致倒灌。并运河亦淤。百弊丛生。皆由于此。本年河流顺轨。粮艘遄行。来往臣工。皆言运河内全系清水。并无黄流侵灌。为数年来罕有。实全河转关极好机会。该督等务当谨守成规。趁此青黄分注。安澜循轨之时。一应启闭防守。尽心修治。不可复循故辙。仍思借黄济运。能自今年以后。总令清水畅出运口。黄流汛赴尾闾。则河漕并治。从此可永庆平成。钦此。臣伏查黄河自宋元以来。与淮水并流归海之后。二渎来源。本不相同。

。则水势情形。即不免有此强彼弱。此绌彼赢之异。必须长使清高于黄。乃可冲敌黄流。免使挟淤内灌。此潘季驯靳辅张鹏翮等。俱极力以蓄清敌黄为要务。而后之治河者。得此则河平。失此则河坏也。近年以来。南河失于宣防。遂致河底淤高。喷塞清口。倒灌运河。每值粮艘经行。多借黄水浮送。始犹知为事非得已。继则视为分所应然。以弊承弊。迁就相循。几至以蓄清之言视为迂阔。推原其故。缘河底日高。湖底日下。蓄清原较往日为难。盱一长堤。所砌砖石各工。不能如昔坚固。而蓄水倍于昔时。一经风浪。则防守维艰。如嘉庆十三年十五年。俱以清水过大。致有冲决头坝临湖砖工。及掣开山盱义坝之患。嗣后遂以蓄清为畏途。以借黄为长策。因循苟且。文武偷安。殊不知河以倒灌而分流。以分流而日淀。迨至汛涨。经临御黄坝闭后。大溜壅遏不下。泛滥行。遂有上年倪家滩王营减坝棉拐山李家楼之漫决。灾延数省。工遍全河。上烦宵旰焦劳。下致闾阎荡析。抚心追咎。能不愤然。今幸仰仗神谟。塞平诸决。又秉承睿指。疏浚海口。接堰束水。本年闾尾深通。叨赖洪庥。澜安伏汛。现届秋汛大涨。自应竭力周防。惟河身因上年各处漫溢。受病愈深。则御黄之计既难。而蓄清之方尤为至急。是以臣前至清江。闻山盱礼坝。塌穿畅泻。即往勘验。飭令先堵智坝。并将礼坝拦护。收蓄湖水。备御黄流。而在工各员。意犹观望。借口于湖水过于蓄多。或致堤工着重。似不若借黄济运之安稳。不蓄湖水。借黄济运。既便于临运各工。免致防险。而外河得有分流。则临黄南北山海各工。亦不虞涨盛。便可稍弛守护。似此苟安便己之私心。实为败坏事机之大弊。此臣所菹结愤闷而不能自己者。查现在坝外黄水。只高清水三尺余寸。计回空漕船行抵河口之日。已在八月中旬。秋水渐落之期。且海口业已深通。自必消纳益速。此时急将礼坝堵闭。俾清水于开放御黄坝之后高出于黄。方为得要。即或不能蓄高。犹可施于夹激挑逼之功。使之顶黄外达。克收成效。臣窃以不敢必者天时。所当尽者人事。断不敢曲从臆说。坐听黄流倒灌。复循故辙。诚恐习俗移人。贤者不免。今荷圣明剴切指示。实足以振瞶发蒙。消除痼疾。臣遵即恭录纶言。遍谕在工之道将厅营等。使之触目警心。益勤修守。以冀淮黄并治。粮运遄行。仰副圣主廑注河防。提撕策勉之至意。

治黄治清四条疏

百龄

一黄河应择挑水坝以减险工也。黄河在两岸遥堤之中。其流与他水迥异。他水无论消长。其溜多从中泓而下。顺轨直行。惟黄河之溜。则在堤中曲折击撞而行。从北岸折而之南。又从南岸折而之北。河堤当折之处。无不实时迎溜生险。浩瀚纵横。堤埽值之。即形蛰塌。愈蛰愈开。刷汕内土。动辄一二百丈。下

埽抢镶。随抢随蛰。随蛰随远。以致一厅所管百里之内。险工迭见。必于有滩之处。其溜始折而奔彼岸。彼岸抢护。亦复如此。是以盛涨时全河皆险。顾此失彼。易至仓皇失事。大汛时河流出槽奔逸。毫无节制。不知扼其溜之所在而并力御之。第随其水之所淹而加护之。虽工设倍官。堤设倍。亦恐兼顾不及。考张鹏翮治河诸书。有建筑挑水坝之法。凡黄河迎溜之处。俱可建之。其功最大。即如清河境内运口。每为黄水所逼。陶庄引河。数挑不成。仰遵 仁皇帝指示。筑成御坝。清水大出。引河成功。凡遇险工。照式行之。裨益不小等语。后齐苏勒等俱各奉行。见之案牘。成效可考。嗣后请于桃汛之时。相度河溜所在。即迎溜下埽。逐层进占。将大溜挑入中泓。倘溜急逼过对岸。则对岸河员。亦复如此办理。庶两岸遥堤。俱不为溜击。盛涨所及。不过漫滩之水。可保无虞。而河溜渐挑渐直。渐直渐急。自攻其沙随溜而下。势必日刷日深。且顶溜建坝。坝与溜争。相持亦须数日。溜始逼而下注。数逼之后。一汛已过。而一厅之中。多不过一二处。河员只须专力守坝。诸工皆不致受险。诚事简而工专。臣复考此坝亦名顺水。其建坝之法。须顺溜占厢。不可逆流横筑。坝头须作圆式。不可使有方棱。顺则不致激怒。易于防守。圆则转水下行。不虞撞掣。两岸上下遥置。河流逼在中间。洵足收束水攻沙之效。询在工日久之河兵。及长年三老。皆称数十年前各厅常用此法。俗名当家坝。后来鲜有知者。故河流散漫。日渐停淤。康熙田前在徐州防汛。尝用此法。彼时一年之中。黄河刷深丈余。是曾经着有成效。今若如此举行。虽一坝用项稍多。而较之年年全工抢险。另案报销。尚为节省。行之一二年后。各处险工。必渐少也。

一黄河冬涸归槽。须切坡抽沟。以逢湾取直也。黄流本系曲折。至冬令。两旁之滩。漫水涸干。汛过无事。应各将所属干出之滩。估计丈尺。每滩抽沟一道。宽四五丈。深八九尺。所挑之土。俱运至堤外。以为帮戩。河流虽值隆冬。其深处沟槽。亦在一丈以外。若将曲处湾出之滩。取直挑深。是干滩之周围皆有深沟。滩上已成孤立。汛涨大行。其势断不能存住。直可抬之而下。又湾处所有坡嘴。亦俱于冬间切挑。臣考靳辅八疏。首陈挑浚黄河。其引河之法有三。一曰挽险以保堤也。河性猛烈。其顺流而下。则藉其猛以刷沙。其横突而冲。则挟其猛以触岸。方其左右。冲突激射之时。是宜酌左右之中。急开一渠。一面将冲突之处。迅行埽堵。一面挽所冲之溜。引入中流。稍夺其势。而后彼堤可保等语。臣请于湾处设挑水坝者。即其于冲突处迅行埽堵之法。至请于滩上抽沟切坡。亦即引河挽险之意也。若切坡抽沟之法久行。庶河流渐能取直。惟抽沟之处。不可离堤太远。亦不可太近。远则出土路长。多费工本。近则恐伤堤根。致有塌卸之患。是在河臣临时相度。此项钱粮。应于岁修之外。由河臣估计。另案报销。其工程连办三年。即暂停一年。亦无不可。挑去者多。淤

积者少。河自由渐而深也。

一湖口应接长坝。修复磨埽。以为全湖橐钥也。查湖水由五道引河。至运口之南。汇总而出。运河头坝口门。紧靠湖边。其势入运甚近。而冲黄较远。前人于湖口至运口之处。建一大墩。土人相呼为磨盘埽。又以其转逼湖水。北出冲黄。仅以回流东灌运河。故有七分敌黄。三分济运之效。因复呼为转水墩。自明臣潘季驯之后。治河能手。如靳辅张鹏翮。皆从此处着力讲求。实为淮黄运河扼要关键。后人不知其秘妙。废弃多年。故湖水出口散漫。无力冲黄。遂全势东注运河。而黄流无清水之敌。亦乘势蹶后倒灌。清口淤高。较运河口门。浅以丈计。清不能舍下而就上。黄遂灌运而并灌于湖。推原其故。由清水泛滥出湖。无大墩拦逼。则力以散漫而缓弱。不足以敌强。运河紧接湖唇。无大墩挡隔。其地逼近。又易于吸引清水。清水益退。而黄水益进。遂并将黄水收入。纵遇清强黄弱之时。其出清口者。实系漾水而非正溜。尚安有敌冲之义。臣察看多次。深得其情。故先将坝接长。以拦其东灌运河之溜。自筑成坝之后。清水实已七分冲黄。三分入运。则分水之橐钥。已可领悟。似磨盘埽必须早为修复。惟黄水倒灌日久。坝对岸。积有淤滩。不能复置过大之圆墩。致湖水出口之渠太窄。应请于坝外帮宽加坝。围圆约长四五十丈。作为半月之形。既可逼拦湖水使高。复可挑水北行。刷黄而出。俟对岸淤滩刷尽。再行渐次帮宽。每岁加镶防守。若遇运河水小。则将坝之尾。拆去数丈。使清水灌入头坝。口门水足。则仍复接长。使之北出。庶七分敌黄。三分济运之用。可永远持效也。

一束清坝。仍应移置运口之北。风神庙之南。庶节宣得宜也。查湖口既仿磨盘埽。斯水有逼蓄。运口既接长坝。斯溜鲜东趋。可冀出清冲黄之效。然五道引河引领湖水。聚汇于湖口。正可恣其畅流。乃横拦长坝以阻之。是犹扼其喉而使之气不能出也。又查湖口以至清口。绵长几及十里。中间若不为夹激。仍恐无力敌黄。查从前束清坝。本在运口之北。后因磨盘埽废弃日久。复不接长坝。使清水出湖。毫无拦夹。顺势全灌运河。以致头坝口门。跌深四五丈。前河臣徐端恐束清坝在外拦挡。更碍清水北行。是以移建于湖口。然横筑之坝。徒以挡清水之出湖。即口门以出水。亦犹贮水于盆。缺其缘边而听其流溢。复何有涌注之力。必应尽拆湖口之坝。汇聚五道引河之水。并力北趋。始为得势。查淮水本不能敌黄。流之强使之涌激。庶增其怒气。足以刷黄之健悍。若拦之于内。而散之于外。虽淮湖涨盛。仍无益于敌黄。无怪连年湖涨之时。徒为山盱五坝之病也。今既将坝接长。免其入运。自应将束清坝改移旧地。一则让湖水之向北畅行。二则为夹激之层层挑逼。设遇清水过甚。则将坝接长。拦住运河口门。再将束清坝大为拆展。水小则仍收拢。庶得操纵在心。节宣如意。伏

读 纯皇帝谕旨。清口原淮水故路。东西两坝。古人具有深意。操纵由人。不可胶柱。五坝则不得已而设此尾闾也。欲泄水势。当在清口。清口泄一分。便尾闾减一分等因。洵足为千百年之法守。移之湖口。则节宣无术。呼应不灵。清水为潴蓄之水。不引而纵之。则其流不畅。不夹而怒之。则其溜不疾。须挑逼功多。斯刷跌下行。始足收冲黄之效也。

请防要工固湖堤疏嘉庆十一年

工部侍郎莫瞻菴

臣在工部。每见发抄河臣奏稿。知河患多由于停淤。窃以际兹防汛转漕吃紧之期。又值三汛迭至。岂能于数十年之积淤。专议挑挖。遽收速效于一时。计惟有相机抢护。此固办工常例。实为济急要着。乃河臣往往不肯认真遵行。致多贻误。即如衡工决口。彼时如果防险得人。事亦不至于此。且河员积习。伏秋两汛。甫报安澜。即置工程于度外。而毛城铺衡家楼之疏防。俱在霜降以后。有监河之责。亦应凛兹前鉴矣。现当桃汛。水势盛涨。大溜多半逼近堤堰。中流深不过二丈有余。淤垫情形。已可概见。目前险工。江省在桃北桃南。东省在曹下曹上。而豫省孟门以东。工段初起之处。北岸秦家厂。其河势后为沁水所逼。前为广武山所阻。大溜陡折而北。紧冲堤脚。其南岸壅遏鸡心大滩。横拦直顶。致溜势不得复折而南。此段地属武陟。接连卫辉大名。即禹贡大伾故道。地既最要。工尤绝险。皆不可不预为防范。仰恳 下三省督抚河臣。广备料物。实贮在工。既须先事相度。补其残缺。尤须临时赶抢。防其冲溃。并严饬厅汛各员。力改积习。勿误要工。不得坐失事机。徒托言以为人力难施也。至于洪泽湖水。现在势弱。难以敌黄。不得已而借黄济运。此亦向来通融筹划之一法。但借黄必致淤垫。又最易倒灌入湖。湖河所以两不免于添淤也。现增砖石新工。以防漫溢。上年试作碎石坦坡二段。既经风涛掣激不动。是已办有成效。即应一律筹划保护全湖堤根。俾淮扬二府。得免漫漫之虞。且堤高堰厚。即可以储清抵黄。黄弱清强。既可以济运。又可以刷淤。是保障地方与利漕攻沙。三者原属一贯。惟清口堆沙太多之处。如有势难冲刷。必须人力以助水力者。则在专事诸臣。因时制宜。实力奉行。以收实效也。

议海口建长堤状

黎世序

日前查勘海口情形。自八巨港以至海口。业已逐渐刷深。惟自七巨港以至东注十余里。尚未刷通。现在督率委员实力疏浚。当即禀明。荷蒙批示。职道凛遵之下。无任敬佩。惟思治河之要。如贾让之说。既迂远难行。近世如潘印川。靳文襄。治河着有成绩。皆主束水攻沙之议。潘印川之言曰。海无可浚之理。惟当导河以归之海。则以水治水。即浚海之策也。然河又非可以人力导也。欲

顺其性。先惧其溢。惟当缮治堤防。俾无决。则水由地中。沙随水去。即导河之策也。靳文襄公开辟海口云。海口之高。皆由关外原属坪厂漫滩。以故出关之水。亦随地散涣。散涣则无力。无力则沙停耳。禹贡同为逆河入于海。夫河而以逆名。海涌而上。河流而下。两相适而后入。故逆也。今日之云梯关外。是即今日之逆河也。而不堤以求其同。不同以求其入海也得乎。爰是于云梯关外两岸筑堤。凡出关散涣之水。咸逼束于中。涓滴不得外溢。从此二渎就轨。一往急湍。则沙有力。海口之壅积。不浚而自辟矣。又第一疏云。白云梯关以至海口。尚有百里之遥。除近海二十里。潮大土湿之处。无庸置议。其余八十里。若不量加挑浚以导之。量筑堤岸以束之。大水骤至。不能承受归槽。势必四处漫溢。虽关外漫溢。与运道民生无涉。然一经漫溢。则正河之流必缓。流缓则沙必停。沙停则底必垫。关外之底既垫。则关内之底必淤。不过数年。当复见今日之患。故切切以云梯关外为重。而力请筑堤束水。用保万全。又潘靳二公。皆力排改海口之议。以为多费人力。犹不能深阔如故。且故而能淤。新亦可淤。自古迄今。垫而疏疏而垫者不知凡几。今之治者。偶见一决。凿者便欲弃故觅新。懦者辄自委之天数。议论纷起。年复一年。几何而不至夺河哉。两公之言。试有成效。似不可易。今河自马港口决后。试看数年。卒未刷成河形。乃蒙 睿断。不惜数百万帑金。挑复旧河。为保全民生漕运之计。又于两岸接筑新堤。使之束流攻沙。似与潘靳二公符合。乃靳文襄筑堤。去海止二十里。今之新堤尾。去海尚六七十里。适当东洼卑下之处而止。引河又未接挑。以致开放引河之后。河由南北堤尾分为三股。四处漫溢。正溜虽走中泓。势已微弱。近日海口虽渐觉刷深。而上游形势。不时改变。即有混江龙铁埽帚各器具及时疏浚。既苦缓不济急。且溜一分。中泓停滞。此等器具。皆无所用。现在两岸倒漾之水。逐渐上移。是四处分泄。去路尚不通畅。已可概见。将来一交大汛。泥沙愈多。海口淤垫更易。上游各工。处处险重。深为可虑。加以两岸新堤。原估已属卑矮。兼未相度形势。选择淤土。礮筑坚实。工员又复偷减。诚如宪谕。冰凌纔化。漫水即与堤平。风浪一来。堤脚半为坍去。仰蒙宪台洞烛情形。以欲防守新堤。每年非数十万金不可。是以有用金钱。置之无用之地。是以奏明。仍遵旧制。防守南岸至工尾而止。北岸至七套而止。自上年承办未当。几置数百万帑金于虚糜。海口既不能通畅。新堤又不能束流。议守则虚掷金钱。接筑则无可措手。只得任其分泄。保全上游。俟秋后察看情形。再行斟酌。辗转苦心。不得不为权宜办理。然愚昧之见。以为束水攻沙之议。终不可易。改创海口之说。终恐难成。新堤究应加长。防守终不可废。自马港口决后。虽已数年。豫江二省。尚无漫决之事。然决口冲刷三年。河形未成。反将莞渎六塘各河。一概淤闭。上游黄河。日垫日高。运口倒灌日益日

甚。以致里扬各厅。决口频仍。上年洪湖蓄水一丈七尺。尚不能畅出刷黄。旋复东溃。此三年之中不能晏安。而所费四千万帑金。即在此三年之内。此正纵其就下之性。必不可恃。非水之不可顺其性也。孟子曰。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人性虽善。而蔽于物欲。则必以礼义防之。以去其物欲而归于善。水虽就下。而壅于泥沙。则必以堤防束之。以刷其泥沙而归于下。南河自陈家浦马港口连次冲决。上溃下壅。海口已淤。加以散漫多年。上游河底亦垫。今虽河复故道。而水势分泄。到处普漫。若再不为拦水刷沙之计。任其四处散涣。恐海口并射阳湖俞本套全行淤垫矣。海口既垫。而云梯关内亦水缓沙停。每议修辟。益难措手。至毛城铺山四闸王营减坝。虽为分泄去路。止以泄盛涨之水。并不泄归槽之水。与海口分泄不同。近年诸闸启闭不时。运口连年倒灌。河身受病。未尝不由于此。未可为长远通行之法。禹贡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而今则任其散涣。不特与禹贡逆河之义不符。且与潘靳二公之论不合。难冀底定。此束水攻沙之说必不可易也。议者以为旧河口淤高。必须别凿海口。方能通畅。毋论大工甫竣。木已成舟。不便再议。且现自八巨港以至海口。业已深通。是淤垫不在海口。而在七巨港以上。若能于此处挑河筑堤。拦约漫滩之水。并力攻刷。自能通畅。若马港口俞本套二处。地势虽洼。中多芦根。任其冲刷。终难通畅。不过漫溢一二年。仍行淤闭。若多施人力。深挖引河。高筑长堤。未尝不可以成河。但事属新创。恐工费亦属不赀。反不如就旧海口已成之势。工费稍省。且旧河可淤。新河亦可淤。况马港口下夺北潮河入海。而北潮河为莞渎六塘等河宣泄骆马湖各水去路。其下游现为黄河淤塞。安东以下。积水纵横。数十里势如巨浸。若黄河常行彼处。日久滩高。必致阻遏各水去路。恐安东海州之间。化为洪湖矣。此改创海口之说终恐难成也。至南北新堤。原估已属卑矮。又不相度形势。沙土浮松。工员偷减。诚所不免。然尚属束水攻沙之意。从前业已短筑三十里。漫滩之水。漾至堤里堤外皆是。就现在而论。两道残缺新堤。诚为赘瘤。然尚望冬令水涸之后。人力可施。方议接长加高。为一劳永逸之计。如河滩涸出。易于取土。将两新堤遵照原奏。接筑三十里。至大淤尖而止。亦不过多费十余万金。即接筑十五里。至七巨港为止。已足约拦水势。不过六七万金可办。再将已筑新堤。帮宽培高。间段厢做防风。亦不过十余万金。统计多费二十余万金。使全河之水。并力攻刷。坚守一二年。河已深通。水落归槽。再行遵照旧制。下游不必厢埽。以为节省钱粮之意。未为不可。职道每思靳文襄公。急急于海口接筑新堤。系急为医病者说法。譬如不惜重费。购觅参苓。以冀病势就痊。至高中堂勒石云梯关。以下游不费料物厢埽。彼时频年晏安。河已深通。是为无病者说法。可为勤俭节省之计。此时河势之病。比文襄时更甚。乃欲惜费。任其自然。不为瘳治。尚安望其痊可乎

。职道是以前请及紧掩护新堤。守得一里。尚收一里束流之益。保得一段。将来即省一段接筑之工。此新堤必应接长。将来堤成。防守终不可废也。自古无不治之河。亦断无河不遵轨而能治之理。上年挑河筑堤。修复海口。似非立议之不善。乃承办者未照原议。创为节省之说。减少丈尺。以致功亏一篑。事败垂成。深为可惜。为今思补救之术。似舍接堤之外。更无他策。职道日前愚见。犹欲趁桃汛之后。水落滩见。即拟估接新堤。但圈水取土。事既难行。且恐春夏之交。汛水长发不时。未便即办。但今年伏秋二汛。幸保无恙。秋后接堤之举。似断不可省。若两岸新堤。全行接筑。至下游高滩为止。俾水无溢。并力冲刷。海口一带。可望深通。从此河流顺轨。永庆安澜。费既无多。而上年所办工程。尚不至全归废弃。若不遵守成训。废弃新堤。幸海口消散之路宽。冀上游防守之可恃。转瞬下游淤闭。全河次第垫高。恐不独江境不能晏安。即豫东二省。亦难保无事也。

查勘海口束刷通畅疏嘉庆十七年

百龄

窃自海口接筑长堤以后。云梯关内外河身。刷跌深通。臣屡接委员禀报。尚未敢信。兹由清江浦经外河南岸。一路履勘。至海防海阜三厅。沿堤按视工程。随登舟亲测水势。自云梯关至八滩而下。直到海口南尖。俱深二三四丈。至五丈余尺不等。次第循轨畅行。毫无停滞。瞭望海中。见黄流亘起。直出南北尖之外。冲出甚长。捕鱼船只。帆樯往来。距海口似甚辽远。与去年所见南尖之下。即有渔船泊聚。情形迥异。询据渔户等云。向年黄河入海。自出南北尖而下。不过数里。即与海水不能异色。捕鱼之船。即在海口施网。自本年黄流挽正之后。气力猛盛。冲至海中。约有四五十里之遥。始与海波合色。渔船须避过黄溜。至数十里之外。始可捕鱼。计二十年来。未见黄河如此奋迅。且其势猛急。海口两旁。积沙淤土。跌蹋深宽。南岸丝网以下。旧滩民住草房。均被冲塌。迁居远岸。其北岸之龙王庙旧基。亦塌入河中等语。似此尾闾宣通。全河东注。诚为大好气象。上年仰蒙 圣明指示修浚旧海口。 俯允于近海之南北两岸。接筑土堰二道。夹束黄水。一气入海。不使倒漾于旧堤尾之外。旁流漫泻。而各厅营员弁加埽扎枕。并力捍护。用能于伏汛大涨时。约拦水势。直走中泓。是以愈刷愈通。沛然莫御。足见前人束水攻沙之语信而有征。而历来谓云梯关外不可与河争地。弃长堤而不守者。洵为谬妄。臣随乘潮渡过北岸。即由北岸沿堤而上。一路测量。较春间探试之时。加深八九尺。至一二丈以外。其为跌通底淤。自下而上。已有明征。惟查马港口对岸旧有拦河坝一道。系从前马港决口时所筑。嗣于合龙后。只拆去一半。尚留至数百丈之长。其势挺逼河心。未免稍拦盛涨之溜势。致使上游不无涨满。相势筹度。再行拆去

前半。祇留后半。以护大堤。并将河中拆除未尽之民堰。全行起除。俾滩面展宽。庶大涨之水。足资消纳。益可无虞。

卷一百工政六河防五

筹河工全局利病疏乾隆二十一年

大学士陈世倌

皇上轸念民依。今岁再举南巡大典。访求民隐。诚两江蒸黎。出昏垫而登席之时也。臣查此二十余州县之连年被水者。由黄河南北两岸。创建减水闸坝。分泄河流。以致水缓沙停。河底日高。河身日饱。不能容纳。伏秋汛至。南岸减下。则碭山怀远宿州灵璧虹县五河睢宁等州县田亩被淹。北岸减下。则丰沛桃源宿迁清河安东阳海州田亩被淹。而均未有已也。夫河不两行。治河不易之法也。康熙十六年七月。河臣靳辅疏称。黄河南岸一决。必由邸家白鹿等湖以入洪泽湖。助其滔天之势。撼击高家堰一带堤工。各堤即坚固如铁。亦必从顶漫过。下淹高宝等七州县田亩。淮流仍旧泄。仍不能助淮刷沙。清口以下。仍必淤垫。此南岸不治。必坏运道之情形也。北岸一决。必由骆马湖之后。横冲邳宿运河。将河底湖底。积渐于高。一遇伏秋异涨。则济宁鱼台嘉祥巨野滕峰之田亩。必致淹没。运道堤亦必溃。此北岸不治。必坏运道之情形也。是黄河南北两岸之不可开放以分黄河之势者。在靳辅自言。亦已凿凿可据。无何而康熙二十一年。于黄河南岸。则开毛城铺减水坝一百二十丈。又建减水石闸一座。又于王家山建减水石闸三座。于山建减水石闸四座。北岸则于大谷山建减水石闸一座。苏家山建减水石闸一座。其意以为减下之水。由小神湖出睢溪口入洪泽湖。使沙澄湖底。其清水。仍出清口以助淮刷黄。不思黄河斗水沙七。所过之处。无不淤垫。现今小神湖侍邱湖白鹿湖。以及林子孟山等湖。早已淤平。其灌入洪泽湖者。沙澄湖内。先已淤垫湖底。湖不能容。方且奔溃四出。正靳辅所云淮流仍旧泄。不能助淮刷沙者。又何从收出清口刷黄之效乎。靳辅当日宁不计及此。特以徐家湾萧家渡之决。议以革职赔补。故于两岸分建闸坝。以分水而保堤耳。而后之司河者。以其为治河之第一人。奉为成宪而不敢违也。不已谬乎。夫自毛城铺一开。而减下之水奔注入湖。浩浩滔天。撼击高堰。势不能御。于是开唐埂六坝。贯入高宝诸湖。下淹高宝兴盐等七州县。民田尽成泽国。而湖水既分。清口刷沙无力。海口渐淤。乃效潘季驯以堤束水之法。于云梯关外。海口之内。筑堤二万三千八百丈。其意又将使水不溢。专力攻沙。以通海口。不思潘季驯以堤束水之法。止可施于内地之黄河。而不可施之于海口。黄河挟沙而来。奔腾浩瀚。一往莫御。故坚筑堤岸。使水循堤直下。则势猛而沙随水去。若海口。则每日潮汐二次。以堤束水。潮至则沙随水进。潮退

则沙堤根。日积一寸。积数十年计之。其沙日引日长。愈久愈坚。是以靳辅所言往时云梯关外即海。自宋神宗十年黄河南徙。至今凡七百年。关外洲滩。远至百二十里。此言具在可考。今自云梯关至四木堰海口。且远至二百八十余里。夫以七百余年之久。淤滩不过百二十里。靳辅至今仅七十余年。而淤滩乃至二百八十余里。且此二百八十余里之中。昔年止有六套者。今且增至十套。与南岸之十洄。上下回抱。形若交牙。兜束河流。至十曲而后出海。然其今日之海口。固不至断潢截港之为淤。而亦宁可谓之宽敞乎。此皆由靳辅。始则开南北两岸以分黄之势。后则筑海口两堤以停黄之淤。节节相因。弊所必至也。若夫李家楼七十里无堤之处。在靳辅当时原系九十里。前河臣齐苏勒加筑二十里。今存七十里。相传谓靳辅以分泄黄水。保护徐州城者。臣始亦信其说。及查康熙二十四年九月。靳辅疏称。北岸李家楼起。至大谷山止。应接筑大堤。约长一万六千丈。束黄河异涨之水。不使北侵。以救砀丰徐沛四州县田亩。共在原估筑堤三十万丈之内。因奉 圣祖仁皇帝谕旨。令再行确议。乃将最紧要之宿桃清山安五县河堤十四万五千丈。先为修举。而此九十里无堤之处。特缓而未筑耳。不然。黄河正身。宽不过一二百丈。即海口亦宽不过四五百丈。计之不及三里。何至泄水之支河。乃至一万六千丈。且既一万六千丈。岂犹应不足宣泄。又于苏家山大谷山。各建减水闸一座。此必无之事也。特时至今日。黄底淤垫日高。水不能下。即欲加培。而碍于下游之徐城。势有不可。适有此无堤之处。可以分泄水势。遂附会其说。相沿至今。习为常事耳。查乾隆六年。巡漕御史都隆额奏称。黄河自石林黄村二口北趋。冲刷深阔。竟与黄河平接。流入微山湖。微山湖西面。已经淤高。设全湖淤垫。始则为患于民田。久必有妨于漕运。今自都隆额陈奏以来。又十五六年矣。黄河之水。无岁不由此贯入微山湖。本年孙家集溃决。大溜奔腾而下。拍岸盈堤。鱼台县竟成水底。蒙 皇上特遣部臣刘统勋。会同河臣白钟山。星夜修筑。已报合龙。又现议将鱼台县另建城垣。民生固可无虞失所。但臣于乾隆八年。曾带领郎中明安图。用仪器测量徐州城外黄河。面宽一百二十五丈。今闻现在河面仅宽四十八丈。则知数年以来。河身更为淤垫。夫以数千里奔腾浩瀚之黄水。而束于四十八丈之河面。势必尽赴此无堤之处。贯注微山湖。而微山湖现在淤平。即疏浚通流。亦断不能尽复全湖之宽广。则微山湖之水已无所容。又加以黄河之水。年年减下。与运河仅隔一之堤。又势必漫入运河。而运道坏。黄河绝运而过。山东河湖之水。不能顺流而下。必致倒流。而鱼台金乡济宁曹单滕峰诸州县。民田尽被淹侵。则山东之民生。亦因此受其病。诚今日所当熟筹而急为之计者。伏查康熙二十三年。 圣祖仁皇帝巡历黄河。谕河臣靳辅云。减水各坝。泄出之水。作何善法归海。毋或淹损民田。钦此。是黄河分泄之水。允宜

设法归海。方免淹没民田之患也。臣愚以为欲救此二十余州县年年被水之灾。当先治黄河之垫淤。欲治黄河之垫淤。当先通海口之纡曲。查海口十套之中。惟二套四套六套。其长尤甚。昔年靳辅曾于云梯关外海口。挑挖引河。又于南北两岸筑堤二万余丈。皆于此处取土。则知海口未尝不可施工。况今日云梯关外至海口。皆成涨滩板土。尚非嫩沙无驻足之地可比。应请照靳辅挑挖海口引河之法。于汛水未发之前。照河身宽深丈尺各套。直开挖引河。两面各数丈。俟汛水涨发。将两面开通。使二渎直注出海。则冲刷有力。云梯关外河身不至纡曲。海口日见宽深矣。但套虽挑通。而两堤尚在。能保沙之不再停堤根乎。方今两地之内。城郭营垒。民田庐墓。壤地相接。又设有苇荡营。每年割取苇草。以资堤埽之用。未便遽议撤毁。请先晓示民间以此两堤遇有冲决不更缮治。如畏水患。各自迁徙。则不数年而两堤自溃。十套十涸。将复为海口。二渎自可畅出矣。

至清口以上。至徐州黄河数百里。河底高于内地丈许。皆成老淤。水势不能冲刷。自非大加疏浚之工不可。其疏之之法若何。伏读 圣祖仁皇帝谕旨。朕由运河一带以至徐州迤南黄河。细加看阅。见各堤岸愈高而水愈大。此非水大之故。皆由黄河淤垫甚高。以致积年漫溢。朕欲将黄河各险工顶溜湾处开直。使水直行刷沙。若黄河水刷深一尺。则各河水少一尺。深一丈。则各河水浅一丈。如此刷去。则水由地中行。各坝亦可不用矣。钦此。大哉 圣人之言。诚万世治河不易之法也。伏查乾隆二年。河臣白钟山陈请挑挖引河。免其赔补。格于 廷议。未蒙准行。然挑挖引河宽深。偶致淤垫。实非人力之罪。曾经河臣张鹏翮奏请。奉 圣祖仁皇帝允准免赔在案。况今两岸淤滩。挺出河心。上下形如交锁。若不竭力挑挖沙嘴。则大溜不能归中。河流不能迅捷。沙停河饱。为害滋深。伏请 皇上飭下河臣。将凡系河身湾曲处所。飭厅汛各员呈报。河臣验明丈尺。挑挖之后。计其工段。按季报部。汇请分别议。其怠惰者参处。如有应挑引河。一例挑浚。即或有河成而溜不掣。然河身涨滩已经挑去。河流取直。亦于黄河大有裨益。应请免其赔补。则人自踊跃趋事。而河流既辟。刷沙有力矣。其浚之之法若何。查治河之具。原有杏叶扒铁扫混江龙等器。查杏叶扒齿短而锐。挽以竹篙。轻而无用。混江龙排列铁齿。长至尺许。坠以大石。始达河底。河臣白钟山曾令厅汛各员施用。颇有明效。但部臣刘统勋等。试之以为无益。臣因采其意而损益之。请铸大铁轴一具。约长六尺。上铸铁齿。长三寸而锐其角。一周凡三齿。共列五周。两端贯以铁锁。务使直沉至底。用船一只。夫四名。首横木梁。将铁锁分系木梁之上。用夫牵挽而行。沿路滚翻。每十船为一排。每十里置船一排。先委实心办事之员。沿途备细测量。两岸钉立木桩。书明河底高低尺寸。按月核其浚深若干尺寸。以

为赏罚。如果深至一尺。给以纪录。至五尺。予以加纪。多者按此计算。怠玩者分别参处。其已浚深者。将船拨协近浅窄处所。除雨雪日期外。一排之船。每日往回三次。十日当可深一寸。积一月计之。当可深二三寸。一年计之。可深二三尺矣。先制十具。量调浚船。试演一月。如果有益。则请多备数百具。将原浚船挑选应用。分段排列河中。实力奉行一二年。倘有成效。行见河底日深。河身日辟。南北两岸。可以不分水势。则此二十余州县。渐可免被淹浸。此臣所谓疏辟海口。浚治河身。为今日捍灾之急务也。伏乞 皇上于南巡回銮。至徐家渡时。 特遣大臣会同督河诸臣。自云梯关外海口。上至徐州。东至鱼台济宁等处。沿河相度。将淮黄二渚。有无可以疏治。上下两江被水州县民田。有无可以疏涸。山东鱼台滕峰运道。有无阻碍。微山湖东面堤岸。应否帮筑高厚。悉心妥议具题。次第举行。以副 皇上南巡惠民之至意。若夫清口之内。向有烂泥浅裴家场张福口帅家庄四道引河。总汇于三汉一河之内。自东南直注出口。最为得力。 圣祖仁皇帝曾命河臣张鹏翮挑浚。以畅淮流。又于运口接堤一百数十丈。以逼三汉河之势。而于运河口门。建一大墩。使三汉河大势。直注清口。惟一线回溜。入运济漕。是以洪泽湖之水出清者刷沙有力。而运河之口。亦洄漩停蓄。不至顺流直泻。难以挽御。自移运口迤下七十余丈。以避西风汕煽黄水之患。将三汉河堵断。以作运口下岸。于是淮水散消。出口无复激射之势。运口又仰承在下。淮水进趋入运而出清口者。刷沙无力。以致黄河北岸之杨家庄。常虞浅阻。粮艘尚需起剥。其弊未必不由乎此。今蒙 圣驾亲临高堰。阅视工程。其新旧运口情形。 圣明自有洞鉴。固非臣愚所敢妄议者也。

建虎山腰减坝疏嘉庆二十年

黎世序

窃查河防旧制。闸坝与堤防并重。如当常年修守。则赖堤防束水以刷沙。如遇汛涨非常。则赖闸坝减水以保险。二者互用兼资。不可偏废。而情形有今昔之不同。尤当因地制宜。随时设法。于河防可期有济。而钱粮不致多糜。方为尽善。黄河来源浩瀚。豫省河身。皆宽二三十里。江境丰碭一带河身。亦尚宽一二十里。至徐城一带。南系城郭。北尽山冈。河身仅宽八十余丈。较上游容水不及十分之一。平日归槽之水。尚可流行。一遇淫潦不时。非常泛涨。即有壅遏高之患。徐州郡城。岌岌可危。自徐城以下至邳宿桃清山海一带河身。亦仅宽二三百丈。至五六百丈不等。加以清口中河两路来水汇归顶托。江境防守之难。实数倍于上游。考之历代河渠诸书。及前明潘季驯经两河各疏。无不以多建减水闸坝为防险保堤之计。康熙年间。前河臣靳辅。在徐城以上。建设毛城铺滚坝一座。天然闸一座。于十八里屯地方。又建设西闸。又于北岸建设大谷

山滚坝一座。苏家山闸一座。徐城以下。又建设峰山四闸。王营减坝盛涨之时。相机启放。水落即行堵闭。是于束水攻沙之中。并用防险保堤之法。权宜变通。并无偏倚。实为全河最要机宜。奈近年河道情形。日久更变。毛城铺以下之洪濰河。大谷山苏家山以下之水河。均已淤成平陆。黄河亦渐淤高。闸坝口门。有建瓴掣溜之虞。减泄之水。无循序分泄之路。十八里屯两闸。久经淤废。王营减坝。冲跌无存。仅存天然峰山两处闸座。泄水无多。以致大汛水长。壅积不消。黄河两岸。节节生险。屡屡漫堤。上游漫缺一处。则下游淤垫一处。各处堤工。岁岁加高。仍形卑矮。砖石埽坝。处处着重。未得平宁。久烦宵旰之忧勤。多耗国家之经费。其病皆出于有堤防而无减泄。不能保守异涨也。历任督河诸臣。无不以筹议修复闸坝为事。并前蒙钦差长龄戴衢亨临工查勘。因毛城铺情形难恃。经费过大。未易办理。议请修复十八里屯旧闸。并移建王营减坝。嗣缘要工迭出。筹款维艰。仅将王营减坝。择地移建。十八里屯旧闸。至今未修。臣百龄于嘉庆十六年。筹拟河防善后各条内。奏奉谕旨。该督折内。修复减水闸坝一条。黄河堤岸。建立减水坝以泄盛涨。原系前人良法。但所建闸坝。必须位置得宜。方有利而无害。河流迁徙靡常。现在距靳辅张鹏翮治河之时。又越百余年。其旧迹所在。揆之目下河形地势。是否仍能扼其冲要。宣泄得宜。尚须详悉勘明。始可定义修复。等因。钦此。仰见我皇上至圣至明。准今酌古。于讲求前人成法之中。仍示以因时制宜之要。惟连年以来。抢险频仍。经费支绌。未及兴办。臣等查黄河历年水势。因各省旱涝不时。水势大小不等。即如十七年涨水并不甚大。汛期即保安澜。迨自十八年八九月间。山陕各省。积雨弥月。黄沁各河。积报长水将至二丈。江境河水平堤。漫堤之处。不一而足。适因豫省睢工漫溢。下游堤埽。得以赶紧补还。臣等身经异涨。益思减泄之方。膺服圣谟更得讲求之法。到处勘查。悉心筹计。大抵黄河闸坝因山创建者终久可凭。平地创建者易致冲跌。必得另求山势可借。而又有现存引河可用之处。庶钱粮可归节省。而启放可以无虞。因飭通工道将厅营府县会同筹议。兹据详称黄河北岸。旧有闸坝。恐运道受淤。不敢置议。至毛城铺减坝。虽属得力。而原建之处。本无山势可凭。坝之上下。土性沙松。从前启放。屡有王平庄邵家坝唐家湾掣溜之事。近年河底更高。办理难有把握。且挑河培堰。及厢做钳口各坝。需帑百万之多。工费太巨。十八里屯东西两闸。原借山根建设。金闸仅宽三丈五尺。减水无多。不足专恃。且闸底太低。亦难再放。惟查该处西南一面。众山环绕。中有丁塘湖。湖滨有虎山腰地方。两山对峙。中间凹处宽二十余丈。山根石脚相连。可作天然滚坝。不费人工。北面临河。即系十八里屯。该处旧有山冈。淤入土中。议将该山顶铲平。改作临河滚坝。

即以虎山腰作为重门擎托。有此两处因山形势。可期稳固。因即将十八里屯山冈之上。淤土起除。查看两闸中间山冈较高之处。长有三十余丈。低于滩面三四尺。比旧闸底高一丈六七尺。比黄河盛涨水面。计低七八尺。可以就势凿平。于山冈之上。另建金刚墙两座。中口门宽三十丈。作为天然闸底滚坝。俱较比高低。适得其中。断无冲跌加深之患。其减下之水。由下塘湖出虎山腰。归天然闸。下引河。汇流宣泄。自十八里屯之虎山腰。中隔缕堤一道。缕堤之外。挑挖引渠。添筑东西束水堤工。缕堤之内。各山环接。西面王家山旧堰。应帮培高厚。俾护碎石。缕堤●开之处。砌大石裹头。用碎石铺底。以资钳束。而免刷深。至天然闸下引河。添此滚坝。减泄之水不免漫滩。该处西岸本有拦堰一道。上自天然闸。下至艾山。计长九十余里。旧堰甚形卑矮。土性沙松。且有离河较近之处。必须培筑坚厚。方资保险。应将该堰离引河远者。就旧堰帮宽加高。离引河太近者。另估退后。接筑新堰。再将天然闸河下游淤浅之处。间段疏挑。萧县城外。再筑护城堤一道。以为重障。统计各工。共需银四十余万两。较之从前估修毛城铺需银一百二十余万两。估修十八里屯需银九十余万两。所用未能及半。办成之后。不但徐城以上。得有宽大滚坝。减泄盛涨。可保无虞。即下游堤埽。亦免生险抢办。计其节省实多。当此东南两河各工多用之后。经费实不易筹。臣等受 恩深重。苟稍为可缓之工。断不敢骤议请办。惟通盘筹划。河工大要。既须堤防保护于平时。必须闸坝救急于临事。近年南河之病。实由于专事堤防而不修闸坝。现在睢工业已堵合。黄流挽归正河。本年大汛瞬临。难保必无异涨。若不预备减泄闸坝。窃恐从前之险。即在目前。与其补苴于事后而费愈多。无宁筹备于事前而工实省。既目睹扬汤止沸之难凭。自应急求釜底抽薪之善策。且办成之后。水小之年。原可以坚守不放。以收束水攻沙之益。水大之时。即启放亦期速堵。不致有溜缓沙停之虞。有坝则操纵由人。无坝则束手无策。坝成原可以数年不用。但不可一日无备。现在虽费。将来所省实多。是于前人成法之中。师其意而不泥其。就其地而略变其制。既筹有可办之法。何敢因循贻误。谨将筹办情形。绘图贴说。据实具奏。

疏云坝成原可数年不用不可一日无备然自山腰建坝之后实无一年不启放者固知就现在之河身不筹变通断无善全之策也存之以备宣泄情形

黄河北岸减坝疏嘉庆二十一年

黎世序

窃查南河河身。自徐州以下。渐形窄狭。较之豫省堤防。两岸相距。不止减少一半。每至伏秋。大汛届临。盛涨之水。奔逸出槽。自河南行过徐州。由宽入狭。实有不能容纳之势。是以康熙年间。前河臣靳辅于黄河两岸。上自丰碭。下至清江。节节建筑减水闸坝。考之成书。不下十余处。故能保守堤岸。相机

启闭。永庆安澜。嗣因北岸挑开中运河后。粮船得以对渡遄行。而黄河北岸闸坝。恐以减落黄水串入运河。遂将北岸减水之区悉行废闭。全赖南岸闸坝宣泄以为大汛分消。近数十年以来。河底日渐淤高。寻考往日闸坝基址。或以淤没已久。不可复开。或以口门过低。防其掣溜。率多不能举办。惟赖上游天然山二闸。稍分黄涨。每当汛水届临。猛盛异常。而消路少。堤单河窄。深以涌溢为虞。臣等递年相度情形。亟须多筹宣泄。以保堤岸。特于上年奏准。于徐州上游。就十八里屯旧基。添建滚坝。适值秋汛异涨。开放减水。上游厅汛。始保无虞。彼时下游淮扬一带。清淮并涨。为十余年来未有之大。直至霜降节后。犹复拍岸盈堤。非常危险。幸而风浪不起。涨水渐消。臣等惊怖之余。庆幸出于意外。推原其故。实由下游无路分减。故徐州一带虽报落水。而清江以下仍复壅积不消。且十八里屯滚坝及天然闸山闸减落之水。仍由引渠一路澄清。归入洪湖。黄涨虽得分减而少衰。湖则因增添而日盛。清江为清黄交汇之处。淮黄两路汇注。浩瀚异常。加以中河承受东省蒙沂之水。或值一时同涨。则清江一处吸引三股大川。即海口十分通畅。亦虞一时宣泄不及。数百里堤岸。处处皆形滞重。实堪惴惧。必须于下游筹划减水之区。始足以保堤工而资引注。查有外河北岸王营减坝。系前河臣靳辅建设。于减泄黄流。引疏清水。最为得力。因嘉庆十一年间冲塌坝底。经钦差前大学士戴衢亨等。临工会勘。奏请移建。并添设二坝。前河臣吴璥请银兴办完工。第坝身虽已坚固可放。而盛涨之水。由坝减入盐河。势必猛骤。其盐河两岸堤工。日久未修。皆形卑薄。必须一律加高培厚。方可拦束水势。其河势逢湾迎溜之处。亦须镶做护埽。以御溜势。其间段淤浅之所。尤应估挑宽深。并相地添筑格堤。以为拦约。至减坝外临黄堤埽。亦须预为启拆。盘做裹头。庶缓急启放之时。得资钳制。此处为下游最要关键。不敢以惜费而稍事因循。且从前改建石坝。已费银四十余万两。若久废不用。则前此帑项。竟属虚糜。即飭道将等核实查估。计各项官办工程。需银六十万余两。其盐河两岸官堤以下民堰。培筑工程。系为护卫民田。估需银八万余两。例归民修。应由藩库借款。摊征办理。仰恳 圣恩俯准。于就近藩关各库。拨给解工。趁此春融。亟为挑筑。以备伏秋盛涨减泄之用。则全河上下游。挹注机关。得以操纵由人。即遇异涨骤临。宣防亦稍有把握。至盐河亦为运盐运柴要道。或恐减黄行水之后。稍有停淤。亦无难随时挑挖。且黄河有此分泄涨水。不致倒灌运口。则清水长可畅出刷黄。亦永无溜缓停沙之弊。再徐州以下山四闸。本系因山建设。历年减黄。甚为得力。惟头闸四闸。一半因山。一半建于平地。现在河身较旧时淤高。恐启放后水势过陡。塌宽掣溜。是以历年只启二三两闸。其头闸四闸未敢轻放。以致泄水无多。查该处头二闸之间。有龙虎二山。两山中间空档。约长二十余丈。系平岗石脊。彼此

相连。较高黄河滩面三四尺。稍加铲削平正。即可作为天然滚坝。盛涨则听其漫坝而过。水落则自然断流。可抵头四两闸分泄之水。而所费仅需数千余两。已饬该管道厅妥为办理。合并陈明。

南岸上游北岸下游各恃减坝泄黄皆由河身过窄河底淤高之故耳存之以备北岸宣泄情形

议覆减坝堰工疏嘉庆十五年部议

一据奏毛城铺石坝。仍应修复一。臣等查嘉庆十三年。先经前任督臣铁保奏请修复毛城铺石滚坝。以备宣泄黄河盛涨。嗣经臣长麟戴衢亨奉 命查勘。以该坝启放日久。河水下趋着重。自乾隆四十年以后。屡次漫水吸溜。东西相距五十丈。挖验石迹。已非靳辅旧制。一经启放。黄水建瓴而下。难保无溃决之虞。访得天然闸迤东十八里屯。有靳辅所建石闸二座。每座宽三丈有余。挖深可得二丈以外。公同熟议。皆以修此二闸。足敷宣泄。较毛城铺事半功倍。请即赶紧修复等因。兹据该河督等。通筹全局。以十八里屯两闸。仅宽七丈有余。不足以资宣泄。请仍将毛城铺石坝修复。以资泄黄助清之用。臣等查近年黄淮交病。由于河身高仰。清水不能刷黄。转资黄水以济运。黄水倒灌。而河口日淤。清水涓滴不能外出。全注运河。以致清黄并涨之时。泛滥滋虞。而高堰亦愈形着重。势必须减泄清水。以救危险。减泄之后。清水益弱。黄水愈乘虚而入。停淤溃决。百病丛生。今拟减泄黄水。使之不致灌淮。即将所减之水。转输入淮。助长清水。使之出而敌黄。固系急治倒灌之计。惟查河口停淤。由来已久。前河臣靳辅经理第一疏。首言昔人以水刷沙。固属不易之策。但淤有新旧之不同。三年以内之新淤。冲刷甚易。五年以上之旧淤。冲刷甚难。必须大加疏浚。嗣将河口以下至云梯关外一带。大事疏挑。河已顺轨。然后议减水闸坝。以备节宣。其初疏剔河身。则并不恃此。历查靳辅时大挑河口。在康熙十六七年。而毛城铺等处闸坝。则于康熙三十三年始行建筑。其施工次第。先后可考。现在云梯关外。自马港口起至二水楼止。虽经兴议大挑。而河口一带。淤垫如故。现据奏洪泽湖未交大汛。已存水一丈三尺八寸。清水不为不旺。仍为黄水所阻。不能外注清口。可知河口积淤实为高梗。乃仅以减坝转输之水。刷积年淤垫之沙。设使宣泄无多。固于助淮无益。若宣泄太甚。恐黄水既有停淤之患。湖水复有过涨之虞。似亦不可不虑。且查靳辅旧制。徐城上下南北两岸。共建闸坝十有余处。而毛城铺宽止三十丈。其它天然山等闸。皆不过数丈。盖多建闸坝。而束其口门。故减泄有余。而节宣在我。今则旧时闸坝。大半就埋。而毛城铺石坝。宽至五十丈。迥非当时旧制。故一经启放。势若鲸奔。从前傅家洼丁家集张王庄王平庄邵家坝唐家湾等处。漫口吸溜。前车可鉴。前经臣长麟戴衢亨面询铁保等。僉言修复毛城铺。开放时极为担险。开放后亦

不免流弊。现在虽据该河督等。以近日涨水仅高坝底数尺。不致跌塘吸溜。并将引河堤岸。预为多方保护。但该坝口门究属宽广。势大力猛。殊恐难以控制。再以石坝以下。经砀山萧县及宿州灵璧五河等境。入灵芝孟山西山等湖。然后汇入洪泽湖。演漾数百里。前经臣长麟等查得水过之陈梁马路王家庄等处。地土浮松。恐筑堤亦难坚实。又靳辅时以灵芝孟山等湖。地本卑洼。不嫌淤积。今则启放日久。停淤自厚。恐亦非当日情形。该河督等既为此奏。是否启放之后。实能于疏刷河口。必有裨益。并如何查照旧制。酌量筹办。以防流弊之处。应仍令详议妥筹。切实奏明办理。

一据奏停办高堰碎石坦坡。改筑二堤一。臣等伏查高堰大堤。先经督臣铁保河臣戴均元等节次具奏。该堤建筑年久。根脚浮松。一经风浪。易致掣卸。请照靳辅土坦坡成法。填筑碎石偎护。该河督吴璥。前在江南总河任内。亦以高堰大堤。应筑碎石坦坡为请。并经该河督徐端等。试做坦坡五百余丈。节经风浪不动。着有成效。遂于上年冬定议建筑。奉 旨准动两淮盐觔加价银两。分年砌做等因。兹据奏此工程。需费过繁。且须八九年之久。势难久待。请将二堤加高宽。与大堤相平。再加高三尺。则大堤虽遇非常风浪。有二堤以为重障。淮扬士庶。俱可高枕无忧。即湖水盛涨。毋庸轻放五坝等语。臣等查高堰二堤。亦系靳辅旧制。缘大堤后有运料小河一道。间遇放开五坝。其倒灌之水。由此分泄。故建筑二堤。以资接护。俾不致淹及民田。形制卑狭。本不足为大堤重障。至高堰大堤。祇因临水石工。不无灰浆脱落。故议筑碎石坦坡。以资外护。其附石土工。本属坚厚。节经加高帮宽。又屡次加筑子堰。乃数十百年经营筹办之工。果将坦坡办竣。不独堤工巩固。并可节省岁修。实为一劳永逸之计。今议改修二堤。纵使筑做高宽。而新筑之土。究属松浮。断不如久经压实之堤为可靠。将来大堤石工偶遇掣卸。是否仍须修补。如仍前岁修。则年年增费。复年年担险。如弃而不修。万一大堤可虞。岂二堤所能抵御。该河督等似不应轻改已成之议。别图难必之工。且高堰大堤。关系运道民生。甚为重大。设使该处堤工。实有难以久待之势。抑或另有难办情形。应令据实覆 奏。

筹疏治河身事宜疏道光五年

东河总督张井

窃臣于上年九月间。将河底垫高。急应疏治各缘由。先后恭折陈奏。钦奉 谕旨。准令赴江会勘讲求。昨于抵清江后。勘视清口盱。复至海口。折回清江浦。当时勘查上下水势河道情形。详细熟筹。查长河水势。自徐州府以下。虽形淤垫。尚不至如下游之甚。外南外北下至山安海防。淤垫高仰。节节圈湾。河圈则流缓沙停。虽海口以上二三十里坐湾处所。水深一丈八九尺至二丈余。

似亦未得谓之十分通畅。全境上下处处受病已深。臣等亲自乘舟勘查。随时商议。欲求防守之方。实难万全无弊。而本年顺黄坝现存长水。与上年伏汛相同。一至大汛。即难保其不至失事。至洪泽湖现在水深一丈二尺八寸。较量现在黄河水面。尚高于清水五尺二寸。以致御黄坝仍难开放。通局受病。全在黄高。但得黄水落低。清水畅出。重空军船。自可畅行无阻。是此时之至急者。莫过于治黄。黄治而淮自治。漕亦无不治矣。然尤须先求黄河致病之由。使之不再增病。再求治病之方。使之渐次复旧。臣等再四会商。周谘博采。悉心讲求。并将陈论治法。酌量采取。拟有五则。一曰严守闸坝。二曰接筑海口长堤。三曰逢湾取直。切滩挑河。以上三条。所以束逼河流。以免再有淤垫。四曰修复浚船。五曰筑做平滩对坝。以上二条。所以力求攻刷。以期永远深通。除接筑长堤。逢湾取直二事。南河督臣先已具奏办理外。其余均当次第办理。夫黄河受病。原非一日。而近年为尤甚。据外北山安等汛。呈送水势报单。现在存水。较之道光元年。大至一丈三四尺。而中泓水势。大率不过七八九尺。此五年中何以淤垫如此之速。臣于上下经历之处。逐加询问。随时默志。在徐州上下者。则有天然闸。十八里屯。龙虎滚坝。泰滚坝。从前伏秋大汛。未及漫滩。业已启放。甚至距河较远。则抽沟导引。在清江浦上下者。则有祥符五瑞闸。并御黄坝之倒灌。泄水情形。亦与徐属相同。黄河挟沙而行。急则沙随水去。缓则水过沙停。上有分流。下必停缓。此一定之理。从前闸坝。之设。原以备异常盛涨。乃虑及至险而为不得已之谋。非以之治河。而谓可循行之例也。前河臣靳辅修备各闸。皆立有定制。每涨水至若干。始准关闸。嗣后虽屡次增添。而河底愈垫愈高。所添之制。已相去悬殊。即新凿徐属之虎山腰等处。亦已办理数年。不能以现在淤高之河身。循往时盛涨之定制。且高下之势较多。则掣泄必致分溜。闸坝既处处掣消。长河自年年淤垫。而道光二年河水大涨。泄水更多。是年御黄坝即致倒灌。四年。御黄坝倒灌更甚。五年。又借黄济运。历次掣黄缓流。此所以受病益甚也。前明河臣潘季驯有言。治河之道。无外束水攻沙。欲河之不再增病。惟有严守各处闸坝。宜另行酌定。非下游盛涨难容。不得借口启放。至疏导之法。历宋元明不废。至前河臣靳辅。而其制大备。惟裁撤日久。其从前如何系船。得以转动便捷。法或失传。此时无可访问。又前河臣徐端。于铁篦子混江龙之外。又造有翻泥车。稍为活便。臣等公同阅看。应即于海口以上往来试行。责成该管道员。分派委员。按段稽核勤惰。明立劝惩。总期积淤渐除。惟此法可以经久。而欲使一二年内。黄水骤落。亦所不能。再参用对头坝工。使之逼溜刷沙。淤去而河自深。然从堤头接筑。必致阻遏水势。转成大患。今拟就河宽之处。从滩上筑做对坝。止于滩面相平。斜向下流。不必接连堤根。致阻水势。由浅而深。一面用柴

。一面用土浇筑。至土不能浇。然后全行用柴进占。先于海口以上淤垫之处。察看形势。或间四五里。或间十余里。节节镶做。由下而上。鳞次栉比。总以坝头刷深至四丈为度。则底淤虽深。冀可渐次刷透。御黄坝等处。一二年内当可落低矣。至此项坝工。冬初筑成。速逼半年。至伏秋大汛时。如长水不大。并未出槽。其刷沙之力更猛。如盛涨普律漫滩。即应听其漫过。倘有刷塌段落。或竟全行冲刷。或河又改行坝后。均应免其赔。次年查看情形。或有可守旧坝。止须加高接长。或又串走新河。应须另筑。均于霜降后勘明办理。迨河底刷深。止须专用浚船。往来疏导矣。臣等又查地势西高东下。水尽东流。即此时海口以上之三百余里。虽云垫高。然仍滔滔东注。而至滨海之丝网滨一带。则地洼流疾。水深均在二丈以外。臣等询之将弁。以御黄坝以下地势。于海口相较。高低之势。已觉建瓴。就地势浚治。水行地中。则湖河均可安澜顺轨。至于异常盛涨。原为意料所不及。即如嘉庆二十四年。豫省陡涨二丈有余。处处漫过堤顶。南北两岸。漫缺至十余处。并无坝工壅遏。亦多溃漫。如下游正在疏治。上游陡遇异涨。即以创议为非。必致功败垂成。虚糜帑项。即难期河之必治。而此一二年内。尤在上游之固守堤防。万不宜少有失事。致未见功效。又复中废。惟受病过深。积淤几同高阜。臣等虽于万难筹策之中。竭尽心力。冀有万一之助。究不识夏秋水势如何。能否照议次第办理。且时已桃汛。对头坝工。必须俟霜后始能勘办疏浚。器具现虽赶造。其造船派兵等事。亦非仓卒所能核定。且需费不貲。尤应慎重撙节。未可稍事虚糜。均俟霜降后次第酌办。

豫境河道难建减水坝疏乾隆四十九年

阿桂

臣阿桂自陕赴豫。即从荥泽郑州开封一带。顺道查勘。臣萨载复自睢州漫口。循堤而上。勘至荥泽。与李奉翰兰第锡何裕城公同审度。查豫省黄河。自荥泽下至虞城。计程五百余里。堤长共九万四千三百丈。向无分泄之路。似属前人办理未周。然建坝必须胶泥。引河尤须倒勾。庶不致掣动溜势。如南河之毛城铺苏家山天然山等闸。或藉山脚基址建筑。或土性坚凝。外滩宽广。临黄有倒勾引渠。距堤甚远。可以分泄。即王营坝减。距河虽近。而内有盐河横亘其中。过坝之水。泄入盐河。以水御水。是以无掣溜之虞。今查豫省堤工。荥泽郑州境内。土性尚坚。距广武山甚近。堤头至山脚一千四百余丈。其无堤之处。遇黄河水势长至一丈以外。即由山脚漫滩。归入贾鲁河下注。是此一带本无庸再设减水石坝。其自郑州以下。中牟祥符兰阳境内。沙土夹杂。兰阳以下。仪封考城睢州宁陵商邱等处。因历次漫口。沙多土少。并有纯沙之处。大堤之上。建筑减水石坝。既恐不能坚固。测量外滩。距堤远者。不过数段。近则只数

十丈。外滩高于堤南平地七八尺至丈余不等。现今河势日渐南趋。外滩时长时塌。形势不一。开挑倒勾引河。亦无作准之处。其堤南泄水各河。除睢水河久经淤塞。惟贾鲁河一道。系泄水要路。发源于荥泽县之大周山。由郑州中牟祥符尉氏扶沟西华等州县。至周家口入沙河。自沙河经裔水。入江南太和县境。至正阳关淮河归洪泽湖。其入源济河一道。即贾鲁河之分支。历中牟祥符陈县睢州柘城鹿邑。入江南亳州境内之涡河。可达淮河。亦归洪泽湖。此二河离黄河大堤。自十三四里至四五十里不等。长数百里至千余里不等。现俱窄狭。间有淤垫。如须减黄。必应大加挑浚。两岸亦应筑堰拦御。第各河原为分泄各州县坡水。一经筑堰。则坡水无路分泄。必须于河之两酌建闸座。增挑汉港。以资启闭。而泄坡水。以上各工。虽需费浩繁。非一时所能集事。然我皇上爱民之周。即多费帑金。多需时日。只期有益。亦所不计。惟临黄堤工臣等。逐段看视土性浮松。实难建立石坝外滩。亦无可挑倒勾引河之处。若就外滩宽广堤工稍坚之处添建。既恐盛涨时引水不畅。未足以资分泄。徒然有名无实。若于大汛分泄得力之处建设。恐坝基不固。易致倾圮。诚如圣谕。是欲减水而转致掣溜。又断不可行。是豫省全河形势。于建筑减水石坝未能相宜之处。已早在圣明烛照之中。伏念豫省黄河。屡有迁变。上宵旰。今蒙指授机宜。而又限于地势。未能办理。臣等再四商筹。若仅就目前挑浚下游引河。攒堵漫口合龙。即为了事。尚不放心。况臣等往来兰仪一带。察看高家寨一工。即本年河势坐湾。由仪封旧城折转东南。冲出河道。河内庄基树根颇多。一时难以冲刷宽深。溜势至此。奔腾湍激。是以高家寨甚为险要。今睢州漫口下段应挑引河。现在遵旨加挑宽深。若再将上游仪封境内高家寨河北官亭一带正河。重加挑深。取直引溜注北。则上下河道可以畅行。新堤不致着重。但此际当大工兴举之时。势难同时并挑。且挑成后。亦须水势盛长时开放。方能夺溜北趋。臣等拟俟明春兴工挑浚。一俟汛水长发。即行启放。可望得力。

河防说

庄亭阳

徐属之灾。皆黄水为之。昔靳文襄公以为徐州黄河之北。逼近运河。黄水可南泄。不可北泛。故于河之南岸。开毛城铺一百二十丈。又开天然闸三丈六尺。以泄汛涨。保运道。全徐州。意至深。法至美也。自乾隆三年。毛城铺闭。水势无所分。去年。南岸天然闸暴逼下注。四倍往常。水势过猛。闸下引河狭小。不能容纳。两堰溃决。铜山之西乡。萧县之东北南三乡。胥受其害。此水流入睢溪口至睢宁。又因洪泽湖水满倒漾。不得宣泄。以致淹没。而北岸石林口一带。自李道华家楼起至苏家山止。计九十里。向称高阜无堤之所。四年以后

。亦变而为低洼。伏秋汛发。黄水皆从此漫溢北流入微山湖。一由韩庄闸出运河。一由荆山口出运河。河不能容。两岸常被淹没。然害犹未甚也。去岁石林口一。黄水北注。直坏沛县之缕水堤。逼微山昭阳湖之水。不得南流。横冲运道。自夏镇以下。韩庄闸以上。微山湖与运河合而为一。旁无纤道。漕艘难行。沛县全邑汪洋。城隍几于不保。铜山河北四乡。皆成巨浸。丰县境铜沛者。亦被波及。其由荆山口入运一支。则横贯骆马湖。破六唐河。汛滥四出。邳州宿迁。半受其毒。仍复北淹金鱼滕峰之乡。东浸桃安海之境。害又不独徐州一郡矣。今石林口工程虽已竣。然细察情形。亦未为坚固。何者。沙虚则易崩。料松则易蛰。椿不入地则易漂。且护戩不加。月堤未筑。冰泮之时。已为可虑。桃伏秋三汛。又有不必言者。就令可保。而石林以东八十余里无堤之处。今年汛至。恐无在而非石林口。其害仍无已时。故必急开毛城铺。而后可永除徐州之水患也。至古沟之决。传者以为河湖交涨。又云河南开通水道。直至亳州所致。不知非也。方古沟未决之先。查阅毛成铺并未尝过水。黄河虽涨。势不能及湖。而河南诸水。必会淮睢归洪泽。自古而然。无论亳州开否也。天然减水坝壅淤已三年矣。蓄极必满。满则必溃。纵使亳州不开。古沟能保其不决乎。古沟不决。凤颍泗尚复能堪乎。论者又谓闭天然减水坝。以蓄清敌黄。既大害于凤颍泗。壅之而溃。又大害于淮扬。不若塞断清口。别于天长六合闲凿山隙六百余里。导淮入江。一劳永逸。其说亦似也。但本朝治水。原合淮黄以通运道。若使淮自淮而黄自黄。则转运维艰。且开六百余里之新河。为费不貲。孰若仍靳文襄之旧。使凤颍泗淮扬徐海。俱庆安澜。不费不劳。而漕艘直达京师之为得耶。或又疑黄河之底。日淤日高。苟不塞天然减水坝以蓄清敌黄。则清口将有倒灌运河之患。不知天然减水坝。原与清口平泄。水正相当。直则所蓄清水。力本足以敌黄。但非导毛城铺黄水以助之。则黄自黄而湖自湖。两不相通。湖水有时大胜河。河水亦有时大胜湖。不能无虞倒灌。故靳文襄泄黄之有余。以济淮之不足。化无用为有用。功莫大焉。今试泄黄水十之二。使入毛城铺归湖。以出清口计。正河减二分。清口增二分。则合处差四分。试泄十之三。使由毛城铺归湖以出清口。则合处计差六分矣。黄大则清亦大。黄小则清亦小。名为以清刷黄。实则以黄刷黄。虽十万年亦无倒灌之患也。再考靳文襄旧制。于清口分运处所。原建磨盘墩一座。以御黄流。又建闸三座。视黄流之盛衰为蓄泄。务令足以相敌。自毛城铺闭后。黄水顿增。旧运口逼近黄河。恐其倒灌。乃改凿新运口。离河稍远。以为无需旧处墩闸。一切撤去。谁知伏秋汛至。全河势盛。灌入清口。无所关拦。而运河洪泽。两受其侮矣。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靳文襄收黄之利。今则却黄之利。而反招黄之害。且又受淮之虐。致使徒糜数千万之帑金。数百万之漕米。国计民生。交受其困。为

计不亦左乎。及今而犹不知改图仍旧。后将何以继之哉。

此旧说也不知减黄则黄愈淤入湖则湖亦淤至今日而病大验矣河身窄河底高不于此筹变通之术。而徒议宣泄救病适以生病耳存之以见旧说相沿之不验

论黄淮要领

张鹏翮

自昔淮行于南。黄行于北。各自达海。黄与淮会变也。宋元以后。黄淮始合。资黄济运。用淮刷黄。昔取其分。今取其合。淮不与黄会。又变也。大抵淮与黄合。其势必强。与黄离。其势必弱。数年来黄淮失轨。运口淤为平陆。臣鹏翮之膺 简命也。恭请 训旨。 上曰。黄河何以使之深。清水何以使之出。大学士金谓翮曰。宜敬绎斯语。黄不深则拦入运口。所病者在国计。清不出则漫入下河。所病者在民生。大哉 圣谟。固已抉理水之精微。握平成之全算。黄淮会萃。前定于片言中矣。既至河干。日讲求所以深黄出清者。于是言人人殊。有欲用茏爪扬泥车往来荡涤者。予曰。此黄庭坚之所传以为笑者也。前剔后淤。何损于河之尺寸乎。有欲复老黄河者。予曰。昔季驯潘公已力排之矣。有欲引睢水助清刷黄者。予曰。睢水涓流。无裨实用。且远在百数十里外。费巨难成。皆筑舍也。至出清。则全无一策。予于时不避暑雨。减驸从。拏一芥之舟。于河则自开归至云梯关以下。于淮则溯洪湖至盱泗以上。博考图经。旁諏父老。恍然曰。欲深黄。其必开海口。欲出清。其必塞六坝乎。夫海口不开。譬人之饕餮者。果于腹而尾闾不畅。未有不胀闷者也。六坝不塞。譬彼漏。随注随竭。未有停蓄而资吾之用者也。且夫深黄出清。其途似殊。其实相为用。黄不深则常虞倒灌而清不可出。是治河即所以治淮也。清不出则无由冲刷。而黄不能深。是导淮即所以导河也。于是拆拦黄坝。杜诸决口。培大河南北之堤。束水以攻沙。向之河身三四尺不等。今至四五丈而黄深矣。于是堵唐埂六坝。开张福诸引河。挽全湖之水。涓滴不使漏泄。向之清口堙为平陆者。今且浩然沛然而清出矣。清出则转弱为强。黄深则化强为弱。强弱之势既易。而后淮乃与黄会焉。康熙三十九年十一月也。夫自古之谈治河者。纷如聚讼。汉争屯氏。宋筹二股。终莫得要领。上无聪明果断之君。遂以大患大灾。任之气数。我 皇上以洒澹奇功。约之两言。千变万化。罔不在其环中。卒使淮黄顺轨。上裨 国计。下奠民生。亶聪首出。于此具见之矣。乌可以不书。

论治清口一

张鹏翮

清口者。运河入黄之口。即淮水所从出之口也。前代未有黄河。惟泗水径角城。从西北来与之会。同入于海。皆清流也。而泗更清于淮。无石水六泥之浊以

滓之。故唐宋以前。不闻清口齟齬之患。清口之患。自有黄河始也。黄河之为清口患。自淮水夺堰东注。不能敌黄始也。按史记河渠书。禹抑洪水。功施于三代。自是以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汉川云梦之际。东方则通鸿沟之间于吴。唐宋以后。都会不同。至由淮以达帝都。清口为之襟领。其势一也。宋陈敏议戍守云。长淮二千余里。河道通北方者五。清汴涡颍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惟楚州运河耳。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凿老灌河。通战舰。以入大江。南唐遂失两淮之地。将谋渡江。非得楚州运河。无缘自达。由是观之。清口一线。实关形胜。又非独国计民生而已。顾以全淮之水。会萃洪湖。环数百里。以一线之口泄之。已可寒心。加以淤垫。如塞小儿口而止其啼。欲不旁挺横溢为准扬患。得乎。恭读我皇上三十八年巡幸高家堰。阅视毕。随 谕曰。运口太直。黄水倒灌。兼之湖口淤垫。清水不能畅流。何以敌黄。宜于湖水深处。别凿一引河。以导水出清口。又曰。清口最为紧要。如不将清口挑浚。高堰堤工。并运口堤工。纵加高厚。均属无益。十二月。复 诏曰。比年淮扬所属地方。罹于水患。生业荡然。朕怀深切軫念。屡经蠲租赈业。乃黄河垫高。清口低下。淮水不能流出。百姓仍被水灾。弗获宁宇。今或坚筑高堰堤工。以束淮水。多开引河。使之冲黄。宜一一讲求。臣鹏翮之来也。 上复训之曰。河底何以使之深。清水何以使之出。鹏翮悚惕承 命。至则凡 上指所及者。不敢悠忽以少需。于是开海口。黄有所归矣。塞六坝。淮无所漏矣。开张福裴家张家庄烂泥浅三岔河。又益以天然天赐凡七引河。淮流沛然而出矣。开七引河者。导淮以刷清口也。塞六坝者。束淮使归清口也。开海门者。杀黄之势不使倒灌清口也。时水患方殷。予东至海墻。南至江表。西至开归。北至徐兖。殆无暖席。稍有寸晷之隙。必棹小舟。徘徊于惠济祠。精神无时不注于清口。而治清口又无时不注于引河。迨七引河成。于是十余年断绝之清流。一旦奋涌而出。淮高于黄者尺余。扬帆直渡。曾不移瞬。又清水初出。犹虑淮为黄弱。题建两拦坝。备节宣。及七引河滂沛。荡涤无余。运口阔至九十三丈。 皇上以宵旰忧勤。释民垫隘。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不信而有征哉。

论治清口二

张鹏翮

江淮河济。谓之四渎。渎者独也。以其不因他水。独能达海也。考禹贡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又东入于海。今自泗口以下。虽尽为黄所夺。其势固无殊也。惟是黄水荟萃众流。来自万里。力大而势强。淮源近出豫州。北御黄。南资运。力分而势弱。此清口所以常齟齬也。况顷年六坝洞开。全淮东注。清口久为平陆。上 宸衷。臣受 命请训。以道淮机要。必于清口。因思淮之

不治。全在门户。塞六坝。杜旁蹊也。辟清口。开正路也。二者难分轻重。而湖势方盛。六坝且为后图。先辟清口。庶正路开而旁蹊之势亦杀。夫淮之涓滴不至清口。久矣。非多为引河以道之。则不出。于是独棹小舟。泝三港。穿柳林。直造洪湖中流。历审形势。知淮水旧在湖西。其为六坝牵引而东者。非经渚也。按南河志。淮河旧有张福王简二河。季驯潘公虑其流分而力薄。为堤塞之。今清口淤垫。入湖几三十里。惟兹二港渟深。贾舶之沿淮者凑焉。而其首适与张福口接。于此开挑引河。淮必出。议上。天子然之。乃量工命日。亲自程督。不阅月。河成。凡一千三百三十五丈。又于河尾置挑水坝。由是清流奋迅。而淮黄始会。以张福河为首庸焉。时张福迤南裴家场。又开引河。既成。虞其分而减。力不足刷黄也。仍会张福河于裴家场。而其流益沛。张福河底坚。而裴场多沙。亦藉以冲刷也。迤南又有烂泥浅引河。屡浚未就。于是挑其淤而深之。武家墩之北。旧有三岔河。自淮流久断。惟此一仅存。然秋冬水落。仍为陆地。乃督弁兵浚通之。于是有四引河矣。前此清口既淤。土囊无口。至是惊流荡涤。至三十余丈。犹虑不足畅全淮而发其浩瀚之气也。维时唐埂六坝。既坚塞之矣。乃亟走坝上。命工度其尺寸。六坝共得二百八十丈。恍然曰。以三十余丈之口。而欲泄二百八十丈初回之水。宜其起而不尽出也。乃详度张福裴场二河之间迎湖大溜。复凿大引河一道。二十丈。深一丈。长一千六百七十丈。名曰张家庄河。而时凡为引淮之河者五。既会张福河于裴家场。又益以大引河。端资其力以刷黄。又会烂泥浅于三岔。从七里河径文华寺。专用其力以济运。又虞其势之偏注也。于清口之上筑坝台一座。逼淮水三分入运。七分敌黄。诸河头水势相连。沛然而出。会淮水壮激。酳为二河。土人神之。名曰天然河。天赐河。在张福裴场之间。于是凡有七河。控引清流。至其朋势。比至清口。混茫澎湃。而淮之门户大辟。广至百有余丈。淮至是乃与黄会。黄不敌淮。淮且高黄数尺。自惠济祠上下十余里。练影澄澜。与天一色。浊流数点。微茫煦沫。循北岸而已。皇上明德丰功。岂不远哉。

论塞六坝

张鹏翮

两河之关键在高堰。高堰坚闭。则淮流之趋清口者强。而黄自弱。黄淮顺轨。南北分流。则漕渠常利。而民生亦无垫溺之患。潘公季驯已试之效。具河防一览者可睹已。明万历二十二年。洪湖暴涨。杨公一魁。用治标之法。于周家桥建闸减水。由草子河径子婴沟。以达广陵湖。于高良建闸减水。由三汊河径涇河。以达射阳湖。于武家墩建闸减水。由通济河径河。亦入射阳湖。于是洪湖始有数窠矣。然昔之为闸者。启闭以时。尺寸有度。取减去有余之水而已。故其闸内。横以石键。不使通舟。闸下引河。翼以长堤。减去之水。亦不致漫溢

为患。其后商贩规避榷税。利出入之便。官司纵。视若通津。汕刷愈深。不可收拾。淮扬恒被其毒。寔失前人建闸遗意。矧洪湖自桃源屡溃。黄流挟沙而入。垫为平陆者三十里许。昔之淮南高而北下。今之淮西亢而东倾。又有数窦为之牵引。欲拂其就下之性。而使之还向清口。难矣。前河臣废武墩高二闸。于唐埂改设六坝。当时见湖水之有余。未逆睹清口之不足耳。年来淮日趋而东。北流断绝。昨岁淮湖交涨。洪塘尽圯。高宝兴盐诸邑。莽为巨浸。民生垫隘。运道齟齬。则漏不可不塞。诚经理两河之要筹也。先是。康熙二十六年。上谕修理下河成功。不在高邮州有所闸坝。而在堵塞高家堰之坝。仰见我皇上圣明旁瞩。欲释下河之昏垫。必自坚闭高堰始矣。洎前河臣于成龙申塞六坝之请。会以病没。未底厥绩。而其年水复大至。已堵三坝。旋委洪流。于是堵塞之成议。蓄缩莫敢肩其事。鹏翮始至。念秋汛方届。洪涛涌。畚鍤难施。急则多捐物力。当俟深冬水落。然后鳩工。况诸公方有筑高堰之役。诸坝塞则湖水必高。势将束手。非计之得也。迨九月。乃总率河员诣二坝。为文以祀淮湖之神。身参洪流。指示筹策。不踰月而塞其五。止留夏家桥一坝。以待凤泗漕船之归。未几亦塞。于是淮黄始会。而平成有象矣。则皆我皇上定计于十数年之前。而左契收之者也。乌可以无纪。

论归仁堤

张鹏翮

归仁堤在宿迁桃源之境。明万历六年。潘季驯江一麟所葺治。长七千六百八十丈。亘四十里。以障睢汴二渠。及邸家白鹿诸湖之漫溢。兼杀洪湖水势也。大约淮扬屏蔽。其关键在高堰。次即归仁堤。高堰不固。下河俱为鱼鳖。归仁不堤。睢汴邸鹿诸水。阑入洪湖。益助滔天之势。而高堰危矣。此河防之机要也。我皇上圣学渊深。于山经地志。无不该览。于河工则三举銮舆。历河干。讨求曲折。故其所指示要害。皆从古筹河者所未及。康熙三十八年。

谕曰。归仁堤人皆称系保护明季皇陵。此妄谈也。三四十里之堤。何关风水。此堤端因水涨时毛城等铺横流至归仁堤。回仍入黄河故耳。应酌量修筑。

睿鉴固超人万万矣。复谕前河臣于成龙曰。要紧应修两处。看河图内。归仁堤便民闸等口。俱已堵塞。毛城铺以下等口。俱未堵塞。既塞便民闸等口。毛城铺等口所出之水。将归何处。必定散漫。大为民害。此处关系紧要。当急筹一策。及康熙三十九年。臣鹏翮亲率河员相度。先是。于成龙拟于四堡开挖引河。由胡家沟而出黄河。鹏翮按其地势颇亢。且系沙土。难以施工。惟起涵洞口讫老堤头迤东。地势少洼。湖水高黄水七寸六分。于此开置引河便。计工长三千八百二十三丈有奇。于黄河缕堤出水处。建石闸。筑土坝。以备黄水之入。于五堡建矾心石闸。黄河异涨。则闭缕堤闸。开五堡闸。以备湖水之出

。又于引河南北岸筑约水堤。并塞决口。加甃石工。使无旁溢。引水归黄。可以冲刷河身。可以免民垫隘。可以减洪湖之浸。使高堰无虞。疏上。上嘉其合理。诏速行。于是日兴举。役不淹时。费无浮冒。工甫讫而河身果以冲刷而深。田庐果以水落而出。洪湖之巨浸果以客流不入而平。是役也。费以二十八万余。计自高堰外。惟此为大。而功实相为表里云。

筹全河治清口疏嘉庆十年

铁保

窃臣猥以庸愚。蒙 皇上天恩。畀以两江重任。又值河务紧亟之时。漕运民生攸赖。地方要务。无有大于此者。况臣有兼管河务之责。何敢不竭尽心力。以求一当。臣抵清江。已及一月有余。日夜讲求。兼考载籍。细思受病之源。以筹补救之法。伏查河防之病。论者纷如聚讼。有谓海口不利者。有谓洪湖淤垫者。有谓河身高仰者。臣未亲见之前。亦执此说。兹详细推求。海口淤高。自前明已有此议。明臣潘季驯疏称云梯关外。沙积成滩。中间行水之路。不及十分之一。然海口故道。则广自二三里以至十余里。若两河之水。全归故道。海口可仍全复等语。是海口视黄流为通塞。黄水藉清水以刷涤。自昔已然。现经河臣徐端屡次亲勘。海口宽千余丈。拦门沙之上。过水深四五六尺。实无壅遏。其形势尚较胜于潘季驯治河时。且本年黄水。六月二十以前。并未倒灌入运。全河俱东趋入海。不见停阻。设果壅遏为患。何以大河之水仍滔滔顺轨而东。此理至明。一言可决。况从古无浚海口之法。亦无别改海口之地。是此说竟可勿论矣。洪湖淤垫。前河臣靳辅疏载彼时湖中。止存小河一道。宽十余丈。深五六尺至一二丈不等。今则汪洋浩瀚。湖面宽数百里。深至二三丈不等。较靳辅时不大相同。又岂得反诿为淤浅。况清水之敌黄。所争在高下。而不在深浅。此说又可勿论矣。惟河身淤高。诚有此病。询之在工员弁兵夫及濒河土庶。僉称嘉庆七八九等年。河底淤高八九尺至一丈不等。是以清水不能外出。河口之病。实由于此。但黄河之通塞靡常。变迁无定。历考载籍。有时上滞而下通。有时上深而下浅。并有时上下皆通。而中段忽然浅涩。实黄河自然之势。即如徐州一带。素称极险之工。动辄泛涨。近年则水不出槽。河底刷深。岂尽人力所致。且大河辽远。巨浸茫茫。亦万无水底挑捞之理。是此说亦只可存而勿论矣。臣向因有此三说。以为有一于此。是以人力与天地争功。难期奏效。及参观明臣潘季驯及前河臣靳辅等奏议。其治河之法。全不治此三病。而惟专心致志于清口。诚以清口畅出。则河腹刷深。海口亦顺。而洪湖不至泛滥。一举而三善备。行之有效。历历足征。臣因再四思维。目下受病之处。与昔正同。虽在河身淤高。亦由历久之闸坝多伤。各处之支河渐塞。以致清口日淤。下游受害。治法总以复清口旧规。疏洪湖归路。为目下刻不容缓之急务。前岁

衡工合龙之后。清口大淤。自惠济祠至彭家马头。一片淤成干地。至今仍由引河行船。黄水一长。河口即浅。其病一也。惠济第三闸金门。年久损坏。难下严板。启闭不灵。其病二也。洪湖义坝掣通。坝底被冲。泄水太甚。现在赶紧购料运工。以期堵闭。其它四坝。亦须大加修理。其病三也。为今之计。惟有大修闸坝。全复旧规。去新受之病。收蓄泄之利。则借湖水刷沙。而黄河治湖水有路。入黄不虞壅涨。而湖水亦治。细按情形。舍此别无办法。至洪泽湖以数百里湖面。水深至数丈。骇浪奔腾。一遇西北风。在在危险。欲藉湖水以刷黄。则不能不多为收蓄。欲多蓄湖水。则不能不保护石堤。尤不可不急筹去路。若不设法宣泄。水长一尺。则堰低一尺。加到何处为止。臣现与河臣徐端通盘筹议。湖水固宜收蓄。异涨尤不可不防。今年湖水盛于往年。全赖义坝减泄。得保无事。是欲守护高堰。先须将山盱仁义礼智信各坝坝底修砌坚固。以备节宣。俾得操纵由人。下游不至泛涨。然后由高邮大坝疏浚支河。以通入海之路。将人字河芒稻河盐河一律挑通。以疏入江之路。均复还靳辅原开河道之旧。则高堰可保。而下游州县亦不至受淹。此又慎修五坝之节宣。以卫下河田庐之至计。而非目前苟且补苴之图也。臣伏念古法可遵而不可泥。人言可参而不可废。一己之见识难恃。乡人之闻见较真。现与在河大小臣工悉心筹议。并出示淮扬二府土著绅耆。有洞悉本地机宜者。召令来淮。虚心博采。俟折衷定义。然后派委精细妥员。先往查看。再与河臣亲身履勘。酌定办法奏明。于秋汛后同力合作。河员不足则兼派地方。经费不足则薄藉民力。务求一劳永逸之法。以利漕运而奠民居。事关重大。不敢不慎之于始。以筹全局。臣受恩深重。虽智力万不及前人。职任所系。断不敢不竭一得之愚。以报涓埃于万一。

其辩海口洪湖二段至为明切惟置河身淤高于不问而专事清口则主持太过河身不低则清口且无出路虽出亦弱尚安望刷黄攻沙之力乎且潘靳二公亦岂不治河身者清江以上之河又借何清水以刷之乎为今日计或对坝逼溜以浚深之或酌改河道以变通之自是第一首务其余则此疏大尽之论清水敌黄在高下不在浅深二语尤得要领

固高堰守五坝疏嘉庆十三年

太仆寺少卿莫瞻菴

窃惟南河应办各事宜。经铁保徐端陈奏。 敕下大学士九卿会核。并 钦派廷臣前往查勘。仰见我 皇上慎重河防。念切民生至意。臣查南河现在形势。海口固宜疏通。而清口尤当首为筹划。黄河自入江南界。并无清水合流。惟资淮水以为抵御。淮水由豫省逾颍亳之境。萃七十二河之水。汇于洪泽。以堰盱石堤五坝束之。而令其出于清口。汇黄入海。此即束水攻沙之道。今治南河之要。惟宜先治清口。而治清口之要。则在保守五坝。五坝不轻启以泄水。则

湖水可并力以刷黄。黄水不致倒灌。运河自可通。今河臣所称束水攻沙之计。欲于云梯关外。接筑长堤二百余里。惟是云梯关外。悉属芦荡沙滩。潮汐往来。难以施功。前于嘉庆五年。费吴璥议驳民人蒋淦稟词折内。敬述乾隆二十九年 上谕。云梯关一带。为黄流入海尾闾。平沙漫衍。原不应设立堤岸。与水争地。当经奏请停止筑堤在案。今若于该处增筑长堤。则于坐湾顺溜处所。必须添建埽段。以为防护。既设修防。则必添建厅营。多设官兵。是徒多糜费之烦。恐未必即获束刷之效。至所奏修复毛城铺滚坝。及挑挖洪濉二河之说。若以为减黄流异涨以保徐城则可。若专恃此助清济运则不可。查黄水由毛城铺至清口。纡回六百余里。挟沙而行。从前自魏郭工漫口以来。黄水尽入于湖。此后如周工睢工王平庄工邵工官庄坝杨庄坝唐家湾郭家房。皆系南岸漫工。加以毛城铺天然闸山四闸。节年分泄异涨。所过洪湖上游之小五湖。及湖内西北一面。俱已淤垫。今复使黄水畅灌湖中。更滋停淤。而水势奔注堰圩。将五坝更难防守。且自东南复转东北。水势湾环力减。又何能使之畅出清口。是未获助清之利。先不免停淤之虞。臣故以五坝为至急之务。当聚精会神。专力于此。上年堰圩仅加高砖工二层。尚不足以资抵御。似应添砌石工四五层。务使灰浆充足。以臻稳固。于石工后坡土工。亦加高培厚。以资捍卫。至五坝底现俱低洼。则应升高。以免泄水过盛。而由湖出清口之引河五道。亦须挑浚。一律深通。总期湖水畅出清口。悉力敌黄。黄水不能倒灌。而顺流直下。即可淘刷河身以入海。是欲通运河。保护淮扬。其关键则总在洪湖。宜节省毛城铺海口等工之费。并力而营高堰石工。慎守五坝。不轻易宣泄。实治河急切要务。

海口长堤之工现有成效其论毛城铺减黄之害及慎守五坝之要则皆得之然河身不低而专事清口亦未为治本之策也

请办高堰碎石坦坡疏嘉庆十三年

吴璥

窃照江南洪泽湖。周围四百余里。浩瀚汪洋。全赖一线长堤。为淮扬保障。每遇西风大作。浪涌如山。石工动即掣卸。不惟逐年补筑。糜费滋多。万一刷透土堤。淮扬亿万生灵。将何依赖。关系之大。无有逾于此者。岂可不亟图捍卫之计。欲图捍卫之计。惟有碎石坦坡。方能经久巩固。水性至柔。激之则刚。石堤壁立陡峻。怒涛撞击。倾圮堪虞。若遇碎石坦坡。虽巨浪掀腾。其来也不过平泼而上。其退也旋即顺势而下。其怒既平。其力自弱。坦坡不动。石堤自无掣卸之虞。臣向来留心采访。众论僉同。淮扬士民。尤无不称为最善之策。并闻近年高堰。会试筑坦坡数段。屡经风暴。总未塌动。即其明验。若通身皆有坦坡石工。何能冲塌。前河臣靳辅曾云障淮以汇黄者。功在堤。而保堤以障淮者。功在坦坡。诚至当不易之论也。或云碎石坦坡。需费更大。臣再四思维

。堰盱石堤。共长一万七千余丈。每年风暴掣塌。少则数百丈。多则一二千丈。积而计之。不出十数年。而旧工皆易新工矣。其补筑之需。以一年两年而论。不觉其多。以十年二十年而计。竟系普易石堤。较之碎石坦坡。所费更大。况新工仍不免续塌。新旧石工。相循补筑。迄无已时。浪掷金钱。其数尤不可胜计。且补筑之费。尚在其次。而塌卸之险。实属非常。同一费也。与其多费而担险。何如多费而求安。惟克期赶办。势所难行。若酌量缓急。多分年限。则钱粮既易筹划。人手亦可从容。查堰盱大堤。凡适当湖心。受风最大。冲塌最多。其余尚不至过险。应查明重之处。共长若干丈。先行兴办。每年能办若干。几年即可竣事。则至险之处保守无虞。大局已可稍定。再将次险之工。择其齧裂残损者先办。现尚完整者后办。如此分别缓急。以次举行。约计险要残坏之工。三五年内即可先竣。功已过半。此外受风较轻。而堤尚坚整者。即再迟数年办竣。亦可无碍。总计则费繁。分年则费简。似此筹措尚不甚难。虽年分既多。功效亦缓。然办一丈即有一丈之益。办一年即有一年之效。得尺得寸。日起有功。一经告成。淮扬永无大患。而高堰有恃无恐。五坝即可坚守。不特全力蓄清。可免倒灌。而高宝以下十数州县。频年被淹之区。亦得共享丰享之利。所裨益于民生漕运。实非浅鲜也。至坦坡每年修费。亦不可少。或又有以此为难者。然石坡与土坡不同。土易冲刷。而石质坚重。又系坦坡。水过无力。间或荡激坍塌。为补填。即完整如旧。所费无多。即如徐城一带。临黄碎石工程。已阅多年。不过间有移卸。无须大修。且石块即卸入水中。亦不能漂淌远去。断无虞其填占湖也。或又以石堤外有碎石堆积。倘若石堤之下。椿朽坍塌。难以拆修。此亦所当虑及者。但椿木有碎石拦御。风浪亦所不及。即使年久朽折。而外有碎石拥护。石工不能坍塌。止于坐蛰欹斜。不修亦无妨碍。酌修亦易整齐。臣通盘筹划。似属经久可行。仰恳 敕下江南督河诸臣。再为博访熟商。确切估计。究竟需费若干。分限几年。可以蒇事。以及如何筹划。如何酌办。有无窒碍难行之处。悉心妥议具奏。

此所谓补救弊之办法也

请办高堰碎石坦坡疏嘉庆十三年

御史徐寅亮

伏查江南督臣铁保等。条陈南河修防各工。钦命协办大学士长龄等。履勘筹办。现在一切工程。俱可于秋汛后节次办理矣。窃查该督等条奏应修各工筑堤修坝等事。俱关紧要。惟于原议高堰碎石坦坡一节。未曾筹及。或因去年甫经奏停。未便再议。然蓄清刷黄。专在固守高堰。高堰不固。一遇盛涨。必开五坝。不但淮扬被灾。清水出口势弱。刷黄无力。且为全河之忧。此理固人所共知也。高堰日见残损。近年来每遇西风急浪。动辄坍塌。至二三千丈不等。设

有一处击通。淮南民命。尽付波浪。运道盐课。亦有梗阻。且恐淮水南流。河蹶其有。三渎混一。为患更不胜数。此理亦人所共知也。该督等议筑高堰坦坡。实得全河关键。以柔制刚。其法最善。近日堰工屡有掣卸。其已做坦坡处所。风浪冲击。至坡则平。成效显然。众目共睹。若全河俱得坦坡外护。则重门保障。巩于金汤。五坝可以永闭不开。清水可以全力刷黄。淮扬可以长登衽席。此诚万世之永图。而目前之急务也。惟是前日商捐三百万。原为办理坦坡之用。今已挪用他工。经费别无可出。遂不得不为停止坦坡之说。或谓新工多由摸砌。易致损坏。恐坦坡外蔽。不能随时查看。不知工段即有朽坏。多得一重保护。自必较为得力。何致反为石工之害。况摸砌工程。现经该督等奏令工员赔修完竣。更不必为此过虞矣。又或谓坦坡竣工。必俟十年。缓不济急。不知目下高堰情形。毫无把握。刻刻可危。坦坡早办一日。早得一日之力。多办一处。多得一处之力。断不能以事须旷日。遂甘心束手而坐视其敝也。又闻外省议论。始云坦坡分作五六年办理。继又云必俟十年之久。可见外省于此项工程。尚未经切实估计。确有成算。展转迁延。已将三载矣。又闻云石料须在安徽溪等山采办。其实淮属清河县界内老子山所产碎石。取之无尽。运工甚近。并无须远取他省。又此项工程。即估需多费。而分年酌办。尽可陆续筹拨。不必取足一时。似不致过为吃力。且坦坡不办。必议帮宽大堤。所费亦属不赀。石工击卸。土钱全不足恃。同一费用。自不若移办坦坡。更为稳固矣。现当兴举大工。权其缓急。海口尾闾也。清口咽喉也。高堰则腹心也。要害之地。势宜首先着力。趁此定议兴修。洵可一劳永逸。仰恳 敕下长龄戴衢亨等。详勘情形。确查工段。严立年限。通筹经费。俾得要工早竣。庶淮民永登乐土。黄流长获安澜。实于 国计民生。大有裨益。

清口大挑无益疏嘉庆十四年

吴璥

伏查河口倒灌。向来通塞靡常。溯查康熙年间至乾隆五十年以前。其间由塞而通。由通而塞。已非一次。但不若近今之年年淤阻。为患较甚。自嘉庆八年以后至今。黄河河底逐渐淤垫。比从前已淤高丈余。水面亦因之而高。以致时非盛涨。黄水亦复内灌。停淤较厚。本年重运过竣时。不得不暂堵御黄坝。抽挖引渠。以通清水入黄之路。兹蒙 圣慈训示。趁回空过竣。将河口大加疏浚。诚为先事预备之计。臣等公同筹商。并询访谙练之官弁兵民。佥称河口之通塞。总视清水之强弱。河口一带。河长一千数百丈。宽至三四百丈不等。若以人力挑疏。仅能于河心抽沟。宽自十余丈至二三十丈而止。深亦不过七八尺至二丈以内。断不能将游沙全行起除。致滋糜费。况御黄坝内外淤滩。尚可煞坝戽水。如不惜钱粮。自可大加挑挖宽深。而滩外之大河河底。其势非人力所能

施。则河底仍然高仰。一经黄水内灌。其宽深处所仍即淤垫。劳费不费。悉归虚掷。是以酌抽河漕。亦可藉引清水。即大加疏浚。亦不能竟免倒灌。此系实在情形也。查本年洪泽湖水。竭力擎蓄。存水一丈五尺以外。已高于黄水一尺有余。其御黄坝内外淤滩较高。不得不择要抽挑。以资导引。现在启放御黄坝。清水已能畅注。事机尚顺。倘邀 圣主洪福。此后黄水能较往年多消三四尺。而洪湖存水。消退较迟。计至冬底春初。其力尚可敌黄。若得清水助黄刷涤半年。黄河之底。可冀渐深。则河口不待挑浚。亦可无浅阻之虑。似不必大加挑淤。所费过多也。

高堰另建五坝说颐道堂集

陈文述

国家东河南河。分设督臣。而形势亦迥不相同。以南河论。入海之道在南河。则通塞所必筹也。漕运之道在南河。则蓄泄所当计也。不知南河之枢机不在河而在淮。频年河患孔亟。治河者斤斤于疏浚海口。加筑堤防。而不先于淮治之。是犹寇在门庭。而先清郊野。疾在咽喉。而先除壅滞。壅滞虽关膈之疾。郊野亦偏近之区。而以门庭与咽喉较之。势有缓急。则治有后先矣。淮水者。亦今日之门庭咽喉也。淮水之发源地。自胎簪桐柏兼汝颍淝澗濠池诸水。遥遥千余里。建瓴东下。云梯关入海之路。本淮故道。自河南徙而二渎争雄矣。然犹行不悖也。迩年黄强淮弱。清口一隅。淮水每有不能宣泄之时。是以全淮之水。尽于洪泽一湖。高堰者。洪湖屏翰也。故治淮者必于高堰加之意。然频年工改石。子堰加高。或请加厚大堤。或主另筹二坝。或主用碎石坦坡。以护堤根。或主加修束水坝。以防横决。治淮者亦极加意于高堰矣。而淮终不治者。则以高堰之蓄泄在五坝也。高堰者。非天生有此堰也。前人即东汉陈登爱敬塘旧基而增高者也。五坝者。亦非天生有此五坝也。前人即湖水应蓄之数。筑为坝基。以相节宣者也。其初湖面之水与坝底平。长一寸则泄一寸。长一尺则泄一尺。水无盛涨之患。人无启闭之劳。是以谓之滚水坝也。自黄日强。淮日弱。以黄济清之说兴。山天然诸。屡开不已。以致湖底淤而湖水日高。湖水高而堰不能不加高。堰日高而坝犹如故也。是以坝底与堤面相去县绝也。全湖之水束以堤。而五坝为漏。则倒灌之患生。而下游之灾重。于是五坝不得不议闭。一单堤。为数百万生灵所托命。一旦淮流盛涨。挟以风势。此非人力所可施也。一有不虞。则不特增下淤之灾。且将亘南北之道。非细故也。是以一遇盛涨。五坝又不得不议开。五坝坝底皆甃以石。其亦然。一坝之宽。几及百丈。其深数仞。其封闭也。中实以薪。后戢以土。其开也。一束之薪去而无不去。故他处之决口。宽仄浅深不一。而五坝之开。无不其深数仞。其宽百丈也。且初开之时。水势如飞瀑直下。跌塘势重。坝底无不坏之理。故一开之后必须重修。

重修之费与筑新等。故开坝非善政也。夫盗决口岸。糜帑殃民。律法甚重。而五坝公然议开者。则以利害轻重相较。祸莫如轻。不得已而出此。非前人立法之未善。亦今昔形势不同也。然则必如何而后可。曰莫如加高坝底。然坝底之加高非易也。以近年形势度之。水缩之时。水面高于坝底者尚逾丈。冬令亦然。是坝底无干涸之日也。此而圈筑月坝。岸水施工。不特糜帑。且亦难于措手。是加高坝底之说势不行也。然则必如何而后可。曰。莫若另建五坝。夫五坝。非天生有此坝也。前人因形势利便而为之也。今形势之便极矣。语云弊不极不变法。今河工当极弊之日。正宜少议变法矣。另建五坝。于旧坝不必远也。附近于束水堆以内。酌湖水应蓄之数。以为坝底。如堰高二丈。湖水蓄至一丈三四尺。即可足用。则祇须于堤面去土五六尺。即为坝底。虑坝底高而堤力薄也。则先为宽计分数。远筑后戩。土用灰糯。石加铁镞。然后急于顶水之地。深埋木桩。坚砌石面。出水既高。乘冬令水落。即可施工。工竣之后。如水未及坝。待其渐长。与底相平。任其泄。则终年无盛涨之虞。亦不致有干涸之患。若须多蓄。则或用土壅。或用料塞。启闭甚便。蓄泄随时。且石面之上。多凿石孔。竖立石椿木板。接续以便往来。推此意也。坝口不必宽至百丈也。坝数亦不必限以五也。夫如是。始可以收五坝之用。而不受五坝之害。

此二十年前从事河坝所作高堰尚完整故只议于束水堆内五坝相近处为之今高堰被风水掣卸应改筑处必多似宜乘此办理巨工之际统全堤分作二十坝均匀建置泄水之地低洼者弃之勿与水争地民产则查明豁其额征之粮高阜者听之不使聚筑一处庶堤身不致吃重而下游亦不致偏受顶冲似亦数世之利不可失之机会也

河口筑堤设说颐道堂集

陈文述

五坝既另建。则蓄泄之宜。人操其枋。淮水固不致横决矣。而频年河底淤高。设淮黄涨。河口仍有倒灌之虞。是犹门庭之寇远。而郊野方兴。咽喉之疾除。而壅滞未去也。可奈何。曰此则又当于河口筹之。上年复建磨盘埽。河水业已七分敌黄。三分济运。然水势相平。始见其效。而不可以例黄水盛涨之时也。近年于盛夏闭御黄坝。所以御黄水使不阑入。计固得矣。而淮水尽注洪湖。是以十分之水入运河。运河不能容也。分注下河。下河亦不及泄也。是犹围穷寇于绝地。而不窜逸之路。则疾之势成。祛积疾于四肢。而不用化解之方。则肿溃之患大。非计之万全者也。可奈何。曰此当就筑坝之说而变通之。清黄交汇之处。本有二坝。束清坝以蓄清水。使不外泄。御黄坝以御黄水。使不得入。然此于冬令水落行之。且仍数丈口门。以利往来。粮艘盛行。则全行拆卸矣。桃伏秋三汛。固不闻堵闭也。而倒灌之患。每即在三汛骤涨之时。然则奈何。曰。莫若河口筑堤设为宜。堤筑御黄束清。有旧形也。酌其中而卜基焉。预筹

桩石。多集人夫。于粮艘回空之后。冬令水缩之时。二坝堵。涸出干地。就其形势之便。择其土之坚实者。筑宽堤一道。收分务准高堰之数。中设座者十。密桩巨石。互相钩钤。门不必宽也。期于足容粮艘往来。中凿以坎。闭以坚木。淮涨则全开可也。否则择刷黄之得势者开焉。黄涨则全闭可也。粮艘往来。则黄涨而亦开。随开随闭。不致有倒灌之虞也。而再于御黄坝外筑一挑水坝。挑河溜使过北岸。比及折回。已越过河口而东。而河口之堤乃固。夫如是。是为治淮以治河。而不空言治河。是为以人治河。而不受制于河。而后可以言治河。

宿迁骆马湖坝说

张伯行

治水之法。大者泄之。小者蓄之。黄河。水之至大者也。故祇宜泄不宜蓄。今又增以骆马湖之水。又焉得而不为害乎。故予谓竹络坝宜闭也。或曰。黄河沙重。借湖水以刷之。不然。则黄河恐淤矣。予曰。宿迁以上之黄河。果谁为刷之乎。而何以不闻其遂淤也。岂不淤宿迁以上之黄河。而独淤宿迁以下之黄河乎。其不足信也明矣。或曰。中河水小。借黄河以济运也。予曰。宿迁以上之中河。初无借于黄河之水。而何以亦足济运也。况宿迁以下之中河。又有骆马湖水以助之乎。岂宿迁以上之中河。不借黄水以济运。而宿迁以下之中河。必借黄水以济运乎。又予之所不能解也。且黄河之水。滔滔而来。势不可遏。顾可使骆马湖之水助黄为虐乎。故宜闭之。使黄河少此一水。即少此一水之害矣。或曰。黄河之沙。全借清水以刷。今使清水不入黄河。则宿迁以下二百里之黄河。不虑淤乎。予曰。借清水以刷黄河。理或有之。独是宿迁以下之黄河虑淤。而宿迁以上之黄河。独不虑淤乎。宿迁以下之黄河。借湖水以刷之而不淤。宿迁以上之黄河。果谁为刷之。而何以卒不闻其淤也。且遥遥数千里之黄河。数百年以来。何以不闻其偶然或淤也。此固不待辨而自明者也。或曰。往时湖水涸时。中河水小。仍借黄水济运。今而闭之。倘中河水小。粮船何以遄行乎。予曰。现有李经邦闸在。倘虑不足以济运。则于此闸之上下。再建一闸。使两闸之水。入中河。岂犹不足以济运乎。或曰。湖水大长时。仍有竹络坝口以泄入黄河。今为闭之。倘湖水大长。中河不虞泛滥乎。予曰。于锡成澄泓桥之上下。多开减坝。使由高山头入盐河下海。又于其下中河两岸。多开涵洞。北岸引水入预备河。南岸将土塘河挖成。引水入其中。两岸仍多穿沟渠。使中河南北。尽成水田。又于遥堤之下。多建涵洞。使预备河之水有余则从涵洞泄出遥堤之外。使入盐河下海。而中河之水。自不至泛滥矣。且将骆马湖边。多开引河。使水大之时。由西宁桥河下海。则湖水亦不至甚大矣。

卷一百一工政七河防六

治河要语

丁恺曾

堤工篇

凡土之性。高者坚。下者涣。坚者老。虽冲荡而凝以结。涣者反是。而浮沙漫散。因水而扬。故筑堤者度势急也。度势之道。探以水平。高下攸别。而标以识之。墩以封之。斯起伏审。筑堤之道有颠有基。无过瘠亦无过肿。凡水之势。浮者震荡而有力。颠过瘠则不可禁也。而肿之则土厚。风日不能入。脉内发而牵引剥也。如瘠其基。所凭既薄。迭而上之。必愈峭。必愈危。而可立见。故肿无嫌以为固。夫基无定而颠有凭。道在先定其颠。而下递增之。递增之法。以六尺为率。堤高丈者。其颠宜丈之三。以六尺加之。至基而得九。此所谓六收法也。由此以推。凡地下尺者。堤高必加尺以取平。而基必加六尺可知也。如是则相势递加。虽数十百里地势不齐。而堤之高低如一可知也。堤如一。则波涛汹涌而一束于堤。无此盈彼缩可知也。岂有旁溢哉。

凡堤之名五。有缕有遥有越有格有戩。临河曰缕。远河曰遥。薄而为重门曰越。越分内外。因时制宜也。河有变迁。于遥越中预筑以捍曰格。溜荡堤基。于后卑附。可卷埽。可防渗。总谓之戩。凡此五者。堤之异名也。缕堤之法。外垣内险。外不坦则登者艰。内不险则下埽也碍而无力。如如坡。既且平。四二收分。人许许而升。埽阁阁而落。斯缕之善也。遥堤之形。若斧若鞍。内外平收。必坚且稳。虽蹴踏不颓。

凡筑堤之事。官惮烦则役惜力。何也。役任其全。则多土而少碓。土多者碓力不胜。碓少者土气仍疏。碓不胜则上急而下散。土气疏则或蛰或冒。其究也。上土以无着而陷。故土可委于役。而碓不可委于役。此之不可不知也。

凡筑堤之事。底必薄其土。土薄遇碓。铁石斯坚。准是加工。层迭相乘。而脉发无患。此不可不知也。

凡筑堤之事。工之不能不分于夫役者。势也。夫役之各分为界者。情也。以夫役之众。有别界之心。两界之际。彼此交诤。事毕而合之。补缀有痕。虽丝发皆隙。强加碓力。又震发前筑。激湍砢冲。豁然开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地性不同。为土为沙。土者粘。沙者散。多沙之堤。风扬之。雨坍之。既剥既削。必卑必薄。虽臻人工。未为美善。故犖土无畏远。封盖无过薄。勿俭半尺。碓数四。此沙堤之固也。

凡平地数经人迹。外结皮。联以新土。若粉傅然。草之芊眠。其根如织。遽覆新壤。必抗不入。待腐而隙生焉。上下割判。此大患也。故碓旧土者。欲其齟齬成齿。与生者交也。土勿块者。恐其珑而不附也。铲草木者。防内间也。择

润土者。恐其燥而抵礮。又恐逐水成隙也。虚土寸之八。可实寸之五。礮必三加而后定。从是迭加。固如铸矣。然后播以卉种。叶丝披如蓑。根蟠结如甲。如蓑则惊风骤雨不濡也。如甲则飞沫溅瀑不穿也。

凡增高培厚。能合一乎。旧堤可附。能勿捍乎。故逸者。劳之占也。旧者。新之媒也。法当视如平地而筑之。则不远焉。行礮同也。铲草树同也。切坡成。各广尺。犬牙制伏。新旧吐吞。旧颠寸有奇。覆以新土而筑之。而高之则补接化。其不裂者以此。

堤漏篇

水潦暴涨。惊涛如捣。隙者绽。罅者漏。可臆也。水势未平。绽漏何寻。强筑强补者祸必渥。必探水情。必度地势。视堤脚之地。内低外一二尺。而堤外水没止二三尺者。水势犹小。如附以土。人少艰成。人众损堤。智者忌之。拦以月堤。闭其气也。稍接大堤。以为密也。长或二十丈。或三十丈。其基寻巔半尺。以为固也。水勿使伸脊。勿听昂首。月堤水满内外相抵则气不泄。气不泄则水平。无冲触堤土之患。然后徐自月堤两端。实土为戢。则大堤虽隙而巩。此内杜也。内较外低过寻。堤外水没过五六尺者。其力猛。其势大。毋急而邀之。毋刚而制之。飞运●草。利在柔。外择坦垸。利在远。草铺坦垸至数十丈。草土相间。齐水后已。土遇草而水。遇土而止。刚以柔济。母以子死。夫然后漏可断也。夫役往来。践草行堤。勿伤坦垸。斯浮坪可保而不虑冲荡。此外杜也。

有覆釜者。有塞絮者。皆相其萦漩。泐其大小。徐塞故絮。或覆之釜。绕土成井。出水实土。复椽杙埽由井外。必密必周。世既知之。但小渗可杜。大险难济。夫水浸堤坡。埽工下陷。明险可防。患在井穿。在獾洞。串水内汇。埽台外整。材暗撤。埽密移。冻块搯撑。●●珑。卒遇异涨。瓦计日解也。塞以絮。数塞必陷。覆以釜。数覆必坍。更众手分拏。众足蹂躪。浮坪去。涌泉出。洶涌激射。莫复救矣。譬肠胃内腐。外创暴发。不内补而外敷也。噫。

或曰内外杜良矣。堤隙勿问诸。曰彼急法耳。水势逢涌。强筑未可已。豫道但塞。宜●且轻。忌刚且重。柔毛婵引渣浊。喜附水。入沙停如弥斯缝●轻之利也。外入触隔。内漂无情。翘摏攻挤。冲以致溃。刚重之害也。善治者。目水之懈。扞堤之隙。由进水埽侧。椽杙必密。以便裹。锹其裂堤必尽。以求实。勿入以土。以免演。多实软草必顺埽。以取坚。虚埽实抱。以土周之。内三外七。登登其筑。故漏绝而激波不射。此谓患后之豫。

窃料一字列埽。而中砮击为门。则上下无附。激掀安穷。补缀不慎。疑长疑短。新埽摇摇。故埽圾圾。非道也。故补无急也。在先椽杙故埽而探其缺。暗桩搯乎块石●平夫后相两端为式。以准新埽。斜正协。长短宜。坎坎其力。殖殖

落之。如辄矣。故短者。洞也。长者。偃月也。埽者。鱼之潜也。补者恒忌之。

治河之逸在穷冬。无汎耳而冰棱生焉。既芒且角。乘风而擗。患之藏也。是谓凌汛。不为之所。则剝埽。则凿堤。瞬经伏汛。而洞串埽欹。非夙计矣。夫福有基。祸有胎。故纳之绝之莫后。则可比其木以为护也。则可掉舟以检也。则可掘之剔之以除其●也。如医毒然。必及其肉而肌可生。套之以埽。敷之以土。齐而交木骑之。又重椽杙。是理于病之伏者。亡羊补牢。岂足以知之。

河决篇

水无情而有性。其性下。故以下为道。而智者顺之。难之者曰。顺其性。则水流益下。今河水高于平地。决则四出如归。挽而上焉逆也。古去其害用顺。今享其利用逆。是大不然。何也。防之过不及而决焉。奔腾下注。非其质也。当是时。水怒激而苦浅。人版筑而苦深。人之力非水之敌也明矣。而逆杜之。水甘听乎。角不已而变生焉。旷日积月。杜愈难而河全病。害至渥也。善救者。不与水争。而与水让。会地之形。控水之驰。循次行之。而水斯不逞。盖任公子之钓。何以加兹。

有杜顶冲决口之法。顶冲者。水之故道。折如屋角。堤横筑以转水。水直下以穿堤。水劲堤开。遂成口门。飞流直入而故道淤。故道淤而口门水亦愈驶。夫水行正猛。怒宜杀也。水力正锐。首勿击也。道在用绝薪止火之法。而开掘引河以分其势。第直河大溜。必走中泓。对岸近所。开掘。而上游初转之处。不无引河河头。则仍于对岸远寻以开之。而杜合亦无过骤。先护故埽。先裹决口。俟引河将成而进埽束溜。至十之三。溜急而埽下难。方通引河以减大溜。或引河撤水半者。是口门之水仍半也。而口门之水。业不可远回以就引。则相其大势无更。即如故卷下。不然。则于引河河头下。对岸有崖可凭者。建大挑水坝。抑或崖岸无凭。则于口门之下觅开小引河。事难豫谋。临难制胜。岂直为兵顺哉。

有杜埽湾决口之法。顶冲角方。埽湾角圆。方则大溜射口门中泓。圆则大溜或在口门左右冲射。中泓者大势全入。而故道将淤。溜不定左右者。性尚游移。而故道未绝。故智者审之。凡水之游移者。虽所趋不专。然既可破埽而为门。则斜射之力亦健。斜射既久。则力亦渐专。而或成顶冲。夫水之健不可犯。而斜射之势。则可相而制之。喜治水者。知斜射之势可制也。则勿撻其中泓。而以斜治斜。以斜治斜。则水之劲者可柔。急者可缓。既柔且缓。则口门可以进埽。而立杜无难。或请其说。曰无他也。择大溜之左右。去口门数十丈或百丈。据上游而建挑水大坝而已矣。其无崖岸可就者。即接大堤建堤。用顺埽保护。挑水归槽而已矣。其变顶冲者。则于初变时。急接长堤挑坝。堤高上游埽台

而已矣。至开掘引河。治同顶冲。是又事不豫谋。轻疾变重。万不获已者。若夫井穿獾洞。或堤工日久。循视稍疏。因涨与溃。势极汹涌。犹行漫滩。此惟急下裹头。俟汛退流缓而杜之。无足难者。惟堤下旧有支河。随汛归溜。杜合斯难。则宜及汛水未落。预杜以防变。此又疏防决口之杜法也。凡此三者。操纵宜也。趋避得也。水不试强。人不逞力。以视逆而遏之者。劳耶逸耶。得耶失耶。智者辨旃。

埽以止水。台以下埽。埽台得势。则免周章。是必相决口而为之所。其水行中泓。宜左右平受。无龃齟。无高低。双岩如。埽工铺如。无偏无倚。是于顶冲宜。如溜或偏左。则左宜出埽。逼水中行。故埽台宜左近右远。远或至八九丈。俟左下二三埽。大溜稍直。则右依序进埽。大抵斜射之水。既有坝堤以挑之。则埽台亦不可无情。故宜高右三四尺。斜迎大溜以旁要之。是谓得势。而右受水既重。则于杜合八九之后。暂停左埽。使右埽独进。长短如一。受水均同。虽至合龙。而猝患可免。漏偏右者如之。是于扫湾宜。

所谓裹头者。决口开必裹以防。但决处下埽。惟暮秋水弱宜。至伏秋大汛。水势劲激。裹益紧则水益急。故缩决堤十余丈。断堤入地二尺以下埽。椽桩镶压必周。上下水各下顺埽十余丈。水虽至无反。

杜至合龙则水屯。少不周而崩且溃矣。故近口十余丈。则益检各埽之揪头滚肚暨桩橛。又于龙门十丈两坝台。积土数十方。始稍稍进埽一二。裹既固。方合以萝卜埽椽之。裹之填之。近口各埽如之。溜断而止。然后通压厚五尺。凡埽长十丈。两端裹草。而中压以土。则埽重以固。旁无揭。下无陷。

缺口既合。大溜自退。而近埽之处。必有河形。水长而分流。则漱外口沙也。埽腐遇变。患必奢。故必视裹口跌塘。其深者如外口下顺埽数十丈以为护。浅则建贴心坝为内戗。更筑里越。故功保而后患捐。

凡黄河冲决。全河必病。南北两岸。长沙冲支移溜。是必不免。三年内且有大决。是故明者慎之。详稽而筑之疏之。

塞支篇

今有明险于此。汛水暴至。惊浪掣●。决堤而奔。埽入跼跼。是则可畏乎。今有暗险于此。河水时至。旁溢支流。盘涡滩地。贴漱堤根。是则可玩乎。古人谓明者易防。暗者难御。故发之迟者祸恒巨。何以明其然也。夫明险之难。难在暴迅。然建堤坝。开引河。或捍之。或挽之。虽强敌亦必释憾。而降以相从。支河之患。当分流而已有夺河之势。迨潜●迤延。则嘘吸众川。冲堤啮岸而不可潜。凡支河之患。非一时一地。澜汗道里。浸淫日时。一汛未平。一汛倏至。河头荡以日脰。堤根涤而日孤。虽择要险。估抢防风。而长堤千里。庸埽以遍。凡支河之患。大河上流旁泄下河必致停沙。大河沙塞。支河行地。水日

高。堤日卑。一遇异涨。泛滥四出。势必然也。今欲使正河归流。法在毋使停沙。而沙不可去。则急杜支河。使合流以攻。水急沙行。河归故道。则河高地卑之患。捐如也。是以障为疏之道也。

以障为疏何也。支河自大河分流之处为河头。盘旋滩地数十百里而仍归大河者。为河尾。夫黄河滩地。临河者高。倚堤者低。由筑堤夫役任土畏远。又刮堤根以速高。而河之冲荡。复漱沙外出。以是日愈高。日愈低。一旦河头外出。则径奔堤根以就。下愚之夫。于滩地河身内。筑坝以横断之。夫既外高内低。水必飞坝而过。骇水鼓怒。更相触搏。越一坝。必冲一坝。非徒不能遏也。反激使胶戾盘转。而喷射大堤。善治水者。毋争其末流。而制其初发。毋挽其已下之水使归上游。而制其未泄之水使无下注。则去大河百丈或数十丈。择河头高阜有崖岸者。坚筑大坦土坝。外襄防风裹头。以防其出。其滩内河身。择其浅隘。相去里所。间筑束水小坝以制其驰。其坝形如石闸。留门数尺。以通其流而避其怒。然则河头分流之水。坝闭其气。坝外无本之水。数日可淤。纵使逢涌四出。越坝而过。而逐段小坝。亦具磬控纵送之力。外者可涸。内者不来。荡荡成滩。何俟历伏徂秋哉。

开引篇

黄河埽湾之对岸。必有滩焉。似匏似耳。似足之瘦其。似包圆而缩口。宛在中央。逼怒河溜。溜之负沙而出者。澎湃喷激。将冲崖触堤。其绕滩而旋。盘盘而如圆石者。怀浅脊深。又刮漱堤根。而日就险。故滩北则南堤险。滩南则北堤险。而滩又非岩岩矗起。其隐隐漫漫而上者斜以坦。自半没已伏根。治之者不争上游。而决垦相浚。强以成功。溜终抗而不归。且削迹遗根。开放之际。余沙荡漾。停必为淤。故作挑水坝者。短不能挑溜归河。长亦恐下流扼于坝。对岸阻以沙。势必萦回坝下。激为回溜。倒岸冲堤。百出其变。明者知之。既建矾嘴。下护埽。创筑里月矣。犹于开引之道兢兢慎之。凡开引之道有八。一曰河头远觅。河头者。匏之蒂。耳之根。足之。包之口也。凡河头。取其透崖下大而唇。既兜且吸。毋泄毋漱。河尾取其宽顺以椎。亦喷亦泻。有建瓴之势。谋定而后计广狭。使其张口外吞。腹大尾顺。开时束水。俾冲荡有力。缓急有情。而新河可辟。二曰经营必审。夫自头迄尾。道里不可揣也。绵邈沙滩。高低未易以臆也。毋遽定宽流。恐高者深阻而低者淤也。是以高则深且广宜。低则浅且狭宜。应掘者定封土志之。次于封土上标以竹。遥而企。如鴈行之横斜灭也。如率然之阵。荷戈森森也。或少齟齬。必移以齐。夫后量以水平。书其高低。算工方。核财赋。庶终事而素不愆。三曰分工得人。河之首尾。关系非鲜。且河性善变。消长无常。苟素不更事而躁以尝。经汛涛必倾圯内注。前工乌有矣。故必谨择练才。任以首尾。使其宽滩地。至于百丈。而多积薪材以

为备。四曰发帑有方。凡佣工之费。毋损上。毋累下。必通计掘土如干方。佣直如干数。发其十之四。而合计夫役之道里。每夫先给银二钱以为率。如一丈地。计土六十方。方直银八分。六八四两八钱。则先发一两六钱。募九夫为役。除以阴雨停工。一夫日掘土七分。九夫掘土六方。余直续发。斯夫无苦累。而帑不亏。五曰初工无躁。沙滩之阻。逼水旁击。其急开引河以分其势者。惟寐忘之。然取土不先计。则已掘者仍为河患。故夫役虽鸠。勿言开掘。责令夫头。如分土二百丈者。先使四百夫于两岸十五丈外。顺长掘沟。广四尺。深二尺。自首通尾无间。而桥以板。掘出之土。沟外远堆。必顺以长。使绳绳相续。高无减四尺。禁弃土河边。夫如是。则窃土填岸之弊已杜。纵有坍岸。土少水多。自排不使。而无患于壅。未成无忧暴涨。霖雨亦可宣泄。此防之豫也。六曰挨掘必忌。河工稽日。阴雨不免。淹没泥濘之患。总由挨掘。今除河头滩一百丈外。再于夫役所分段内一百丈。间二百丈而掘之。则水有所容。而无没淹矣。即所间之二百丈既掘。而每百丈之间。犹土五尺以为界。则虽有霖雨。无衔矣。七曰迎送有备河头必迎溜。而溜或不归河。河尾必泄水。而水或不顺下。则先于河头筑接水埽坝。河尾筑顺水埽坝。对河筑挑水埽坝。或捍之。或延之。首尾相生。呼吸相应。水虽无情。踊跃必赴。八曰开放有时。全河既掘。止首尾。下观水势。上候风色。果水势飞涨而下。飘风抵口而吸。时乎时乎。间不及谋。备夫役。整器具。牲以告神。以齐众。则先掘河尾。次掘河道。于斯之时。骇浪暴洒。惊波飞喷。激逸势以全驱。或鼓怒而作涛。浩浩荡荡。直抵大河。汎滥不止。何愁吾人哉。

埽工篇

凡先险而埽于旱者曰等。险而挑漕下者曰搂崖。堤根初下者曰肚埽。外亲水曰面埽。没而复者曰套。不满五尺者曰埽由。裹填新土。俱曰裹垫。堤根数尺外掘深漕。平其掘土以卷埽曰埽台。埽似鼠尾。似萝卜。皆以名。故迎下水者恒大。上水二三尺。面埽独当水。余埽以次藏之。如鱼鳞之比。如鸟翼之相生。则水无可乘。溜水劲激不掀。初下埽。专恃锹头滚肚以挽者。既月则腐。故长桩椽埽。毋违五尺。迎溜顶冲倍之。凡铺埽。必相地势。量宽袤。杙长绳二。以为度也。五尺一行绳。以为束也。牵约铺弦。卷缩埽心。抱花毕。始从两头铺之。量埽之大小以为厚薄。凡埽之为物。骨以柳。肉以草。柳多则重以淤也。无草则瘦疏以漱也。故先草后柳。柳少代以秫。铺既平。齐夫役。会行绳。既备而鸣金齐力。金奏夫号。两拽收其大头。然后齐号共收。则不廉挫且肥。约可缩以小绳。防绳劲结急而退缓也。钩以小柳。名曰埽挠。鼻绳头于内。防伤触而解也。以是铺埽。埽必坚。

凡埽将下。绳后揪悬勿落。如虎之眈。如檐之临而留。夫首既号。酌以下挨。

必紧且密。以杜猫洞穿水溃堤。埽沉未实。守其揪头钩棘之橛。毋过松。恐无力也。毋过急。恐揭橛也。裹勿多土。恐挤埽外出而缝也。埽附泥既遍。杙以长桩。必迎上水。向岸毋直。所以固而抱之。埽虽外欹。而触之有力也。埽将蛰。先以巨绳盘桩。层裹骑马。埽身挑水。挂角之空。多补以桩。多备裹材。防守勿懈。斯垂成不败。凡下埽。捩头兜藏不实。虚悬串水。内必汇。牵引他埽以险。则掘其裂埽。填以嫩草。急于进水所多杙大桩而裹压之。斯埽实。水出汇堤过半者。贴内戩嫩裹必速。汇崖之空。毋补以土。以土是充其外埽也。故明者忌之。凡埽初下。水宽溜缓为力易。因以急下。则折陷张裂。走漏之病起。何者。揪头滚肚不守。则无以为收放也。杙橛不稳。是可而走也。埽愈进而远。溜必急而不支也。前埽不实。无以根后埽也。故必严防诸害。俟埽谦深淖而不动。始压土加裹。杙桩下橛。检绳缆尖桩以进。故埽下而不弃。埽必附地。而溜急水深。乌乎知之。或视揪头松急矣。但地有凸凹。稍支架。则松而虚悬在也。虚悬之孔。既漩澒紫潜。再逼以埽。则激而益劲。夫埽集众材。而桩专一木。其探既深。斯其声可听。吾以耳附桩椽以试之。其颤而声大乎。是虚悬多也。其稳而水声存乎。是犹有虚悬也。则压以土。揀之度之。务止其喘。或格格作哽咽声。皆埽附地之验也。

其杜合埽工已八九。而一以水深溜急。进埽齟齬。则龙不合。夫埽病下冲。宜提而上。则下十丈。顺埽两路。于水急溜深之门。上即于顺埽上。另出埽台。对彼岸而进埽。故深溜在下。龙门对而易合。

埽工至四分以上。水势急。必视急者力之。故上水冲埽者。则埽先上水。守揪头而及下水。压土椽桩如之。回溜倒冲者反是。是攻必先强之道。先攻其强。则弱者伏。

是故一揪头。一滚肚。必有一橛。椽橛而绳之。似无虑也。然埽恃绳。绳恃橛。橛孤而折揭。驷不及矣。复以橛。则前橛绊也。

至埽下压土。谁则独否。而薨薨其度。埽眼内塞。是外挤也。明者必度其埽狭而无积者。则筭必签而绳以系之。凡埽未沉。眼未裹。而通压土者。大忌之。埽半沉而裹压。揪头滚肚不知所属。则收放不应。故标以楔。虽已裹压。属埽可指。故缓急易为力。

故埽工走漏者四。无溜而流自要者。桩罅也。溜窄不漩者。压土离裆也。漩大而违埽远者。埽未沉也。漩近溜大者。埽压深坎。水入坎而自埽尾出也。掘漏至三四尺。尖其桩而之。则要流不流。漏处加裹。守揪头而土压之。则溜息。加裹且压。远漩如失。上水下边埽至十丈二十丈。两路裹压。椽桩于漏处而折之。俾附底草。卷上埽。填其深坎。溜断而止。则漩之近者杜矣。此埽工救败之善者。

算埽之法。向用一三五七九递加。虽便未捷。不若高以高自乘。再以一八之数乘之为尤捷。但其中亦有不同。如高一尺至高五尺。并高一丈一尺至高二丈者。只用高以高自乘。以一八之数乘之便得。为高丈尺至高一丈者。其中有高一丈二丈三丈之别。须以高乘长。再以高自乘。然后以一八乘之。

坝工篇

凡水之性。直者顺。或涣而弱。故遇曲喜激。曲者劲。或郁而漩。故逢直必涨。是以黄河奔驰。千里潏沔。乍合乍散。亦呼亦吸。其性然也。明者遂于曲直之间。而以坝妙其机。凡坝之名有八。曰挑水。曰鸡嘴。曰扇面。曰鱼鳞。曰拦河。曰减水。曰滚水。曰束水。凡坝者。拦以留之。挑以顺之。要使激之。束以缓之。闭以聚之。挽以复之。分以泄之。其用不同。因时制变者善。

凡坝既立。必埽以边之。形如鴈翅。以顺上流。以护埽之顶而免水揭。凡下水鴈翅。视上水三分加之。酌斜长多寡而卷下之。坚以填之。水没埽者加套埽。或裹填之必坚。缕堤或远。须接筑格堤。虽异涨有备。挑大溜不远者。去坝数丈建重。斯水力不支而避。两坝之间。藏头搂崖。顺埽必下以周。二坝之下同之。至缓溜而止。斯回溜不生。坝至二三而水不挑者。必掘引河。凡此数者。皆筑坝之切务也。

挑水坝。宜于埽湾上游。水势初湾之所。自河岸迄大溜半以为长。其溜急水深者。自岸至溜皆埽度门埽之长。而递次加丈。至肚埽遂倍。根广门狭。则虽有激水不撼。此鸡嘴之制也。其溜缓水浅者。则埽无参差。而挑水专名。如坝长一丈门广十丈方分大溜半者近岸一埽必高一丈长二十丈依埽丈减至门适广十丈水没埽者加套埽或止裹填必坚

埽湾之先。顶冲直下。由堤岸前阻面埽。故埽湾上游滩必嫩。坝不可建。而迫就大溜之湾。又恐对岸沙嘴。逼大挑而郁溜为回。故制为扇面。长者使挑也。圆者磨去觚棱。以无激水怒也。扇面象形。即以名也。

鱼鳞坝。用于绞边拖溜直河。或搂崖顺埽。间以用之。相去十丈至二十丈。遥遥迭迭。接如鳞砌。或以御顶埽。湾则小。

名拦河者。上生沙嘴。逼溜旁趋。引河需时。而堤日即险。故拦河之道。乘正河未涸以趋时。择正溜初分以据地。乘时。则地不而牵水如归也。据地。则岐途念消而趋正专也。遂接大堤筑抵水际。形如牛马之饮河。然后筑台进埽。埽至半溜。则支河不畅。正河益深。支埽益进。一阖一辟。使水激以回如驶。谚之言曰。支正分流之间。有龙舌焉。言高地也。故治河者。或因堤违既远。而建坝支下。仍必顺循水势。开断龙舌。庶入袖之水可下也。正河深广。生险悉平。拦河坝之妙尽矣。又何有未尽之水。漱荡堤根。上游沙滩。岂不随水散哉。

凡河之变。必由积沙。沙积之由。必始水分而溜缓。故河宜合忌分。宜急忌缓。而减坝似无容言。但伏秋大汛。涨水尽蓄。则或冲击淹漫。况出槽泛散。则正泓反缓。减坝者固大堤也。去余水使专力送沙也。是未可废也。

减坝与滚坝不同。齐地者减。过水多。出地者滚。过水少。减坝止设河之南。滚坝兼设河之北。缘南岸自河南至江南。内有淮。更萧碭而东。又多湖荡。均归淮河。下抵清口。且淮弱黄强。黄涨淮不敌。则倒灌清口而运阻。今以所减上游之水。还济下流敌黄之用。是谓两利也。惟是建造不同。则病息壤而滞飞挽。故必择内有旧河。不远即有湖荡。外滩违大河毋二十里。毋高毋下。坚土平地以为基。左右毋浮百丈。内外毋俭百寻。礮以坚之。建堤头似石闸。既砌金门及迎水分水。尔乃于上口迎水平地。依度排比六七锁口桩。下口分水。亦依度排比八九桩。桩内筑三合土以为坝。冬敷土三四寸。虽凝寒不裂。三合土法以熟矿灰洁之细之和以黄土二分泡莺樟叶水熬糯作薄粥共合捣匀乘润敷手勿重试以水宿不渗者坚

训练篇

官不习夫与无夫同。夫不习器与无器同。无夫则无以收指臂之效也。无器则无以为筑脰之备也。故训练急。训者。耳提而面命也。练者。按期而考试也。月朔集夫役于公所而问之曰。埽有名件。尔知之乎。高丈长丈之埽。需材若何也。卷下之法何似也。曰不知也。为告之曰。干柳四十斤者千八百束。草七斤者千八百束。约二百套。缆二百套。头绳五千者七十。滚肚绳五十斤者六。揪头绳五十斤者四。穿心绳五十斤者一。桩十。橛二十。卷捆埽心。必圆紧以抱。毋豕腹膨●。各绳必稳。橛后必倚橛必冒。战绳以结埽心。钩绳以搂埽外。守绳务慎。松急听号。既下之后。限必裹柳三百束。草三束。桩勿罅。斯蓬架撒材之险无患也。既诺。

又问曰。工有险。必豫也。水沟井穿。何以御之。洞何以塞。渗何以补。獾宜捕。鼠宜捉。法若何也。曰不知也。则告之曰。筑堤不时。冻土珑。礮不及而翘擗。百虫●焉。还雨井穿。深或四五尺。水涨必决。宜尽去浮土。仍旁搜四五寸。至泊而止。密杵之。使声橐橐如土。杵之细。土壘之。覆及旧堤。庶雨不演。填水沟亦如之。住獾之处。熏以陈绵大椒。猎犬捕之。或网之。捉鼠则地弓铁签。无不可者。既诺。

又问曰。扫名几。坝名几。堤名几。何谓三汛。四防何说。守何有二。曰不知也。则告之曰。扫之名。等搂肚面套由。坝之名。挑水鸡嘴扇面鱼鳞拦河减水滚水束水。堤之名。缕遥格越戢。三汛者。桃伏秋也。四防者。风雨昼夜也。二守者。官民也。风防汕削。为龙尾小扫。遇风雨而系于附堤水上。卫之。雨补冲淋。则备蓑笠。夜防盗决。张灯鸣金而巡之。官者。河兵堡夫也。民者。

近堤百姓也。兵夫以防平时。百姓以备异涨也。既诺。

又问曰。黄河扫工有修防。有救险。有新生险。尔能相机行乎。曰不能。则告之曰。霜降水消。密察旧扫。倾者。陷者。卑矮者。朽者。补襄必周。椽以大桩。仍依大汛涨痕。高数尺下顺埽。薄傅土。蟄定而下丁头扫。是谓修防。将危陷而扫未去。则临河添压大扫。椽以长桩。去旧埽。浮土软填之。仍椽杙旁之稳扫。是谓救险。若抢险工程。乃顶冲扫湾。埽全去。堤不保。须相其缓急。毋轻下埽。毋误椽桩。始足济绝险。而不意新生险工。则旧埽上大溜冲至。旧堤坍卸。必下扫。至于开溜之所。大凡压土太厚。反至欹斜。黄水一入。扫中停沙故也。谚曰。下扫无法。全凭上压。乃为清水河言也。既诺。

然后按日考验。诘其应变之法。试其卷下之能。明功过。勤劳。由是士识官意。官识士心。猝遇险要。应接如环。善乎家令之言兵也。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习。三曰器用利。微乎微乎。神乎神乎。是亦治河之要道也。

治河杂论

张伯行

黄河自宿迁而下。河博而流迅。治法宜纵之。必勿堤。宿迁而上。河窄而流舒。治法宜束之。亟堤可也。又徐邳水高而岸平。泛滥之患在上。宜筑堤以制其上。河南水平而岸高。冲刷之患在下。宜卷埽以制其下。不知者。河南以堤治。是灭趾崇顶者也。徐邳以扫治。是摩顶拥踵者也。其失策均也。

河堤之法有二。有截水之堤。有缕水之堤。截水者。遏黄水之性而阻之者也。治水者忌之。缕水者。顺河之势而束之者也。治水者便之。夫水之为性也。专则急。分则缓。而河之为势也。急则通。缓则淤。若能顺其势之所趋。而堤以束之。河安得败。惟河欲南而截之使北。欲合而截之使分。以逆天地之气化。而反天地之血脉。河始多事也已。

河南属河上源。地势南高北下。南岸多强。北岸多弱。夫水趋其所下。而攻其所弱。近有倡南堤之议者。是逼河使北也。北不能胜。必攻河南之铜瓦厢。则径决张秋。攻武家坝。则径决鱼台。此覆辙也。若南攻。不过溺民田一季耳。是逼之南决之祸小。而北决之患深。

治漕有八因。因河之未泛而北运。因河之未冻而南运。因风之南北为运期。因河之顺流为运道。因河安则修堤以固本。固河危则塞决以治标。因冬春则沿堤以修。因夏秋则据堤以守。是谓八因。有三策。四月方终。舟悉入闸。夏秋之际。河复安流。上策也。运艘入闸。国计无虞。黄水啮堤。随决随补。中策也。夏秋水发。运舸度河。漕既愆期。河无全算。斯无策矣。是为三策。五行之性。金圆。木直。水曲。火锐。土方。夫水之不可使直。犹木之不可使曲也。黄河九折而入中国。每折千里。此西域之河耳。亦折之大者耳。若自三门七津

而下。由安东入海。仅仅二千里而强。不知几百折也。故能盘旋停蓄而不泄。若人之肠胃。然丹田以上多直遂。丹田以下多盘曲。然后停蓄而注于膀胱。否则径泄气射。毙也久矣。黄河之在西北。丹田而上者也。流入潼关。丹田而下者也。故入西域。折以千里计。入潼关。折以数十里计。是注膀胱之势也。每折必扫湾。在河南制之以扫。在徐邳制之以堤。吾谨备之耳。若恶其扫湾。必导之使直。是欲直肠胃。使从管达膀胱也。岂惟人力不胜之。倾岩急泻。是谓敞河。故大智能制河曲。不能制河直者。势也。

黄河险工。当以头年下扫。为次年之防。一年积料。为两年之用。则桑土早备。阴雨无虞矣。慎之哉。

黄河非持久之水也。与江水异。每年发不过五六次。每次发不过三四日。故五六月。是其一鼓作气之时也。七月则再鼓。而八月则三鼓。而竭且衰矣。故万一河势虚骄。锐不可当。我且避其锐气。固守要害。如河南之铜瓦厢。山东之武家坝。徐州之曲头集。布阵严整。三守四防以待之。而姑以不要害之地委而尝之。以分弱其势。持之稍久。水势渐落。复将所委之堤之缺而随补之。刻期高厚。勿令后水再由。如此。则河之攻我也有限。我之守河也无穷。

四防中。风防尤宜慎之。房村决。风涛鼓击不已。黄吕梁以巨舟四十。障于决口。风涛遽静。亦奇事。然河堤千里。舟不及也。古有黄河风防之法。如遇水涨。涛击下风堤岸。则亦秫秸粟。及树枝草蒿之类。束成捆把。浮下风之岸。而系以绳。随风高下巨浪。止能排击束且以柔物。坚涛遇之。足杀其势。堤且晏然。于内排击弗及。丁夫郟于堤外培工。此风防之要法也。捆仍可贮为卷扫之用。有所备而无所费也。

河决之患有二。如上有所决。下无所泄者。曰隘决。不必水抢筑。伏涨落水出。直塞之耳。若上决而下泄者。曰通决。此不可少需。抢筑可也。否则流冲势泄。恐成河身。则正河流缓而淤矣。余于房村。以抢筑法施之。正河即安。

潘公曰。多穿漕渠。以杀水势。此汉人之言。然特可言秦晋以上之河耳。若入河南。水汇土疏。大穿则全河由渠。而旧河淤。小穿则水性不趋。水过即平陆耳。夫水专则急。分则缓。河急则通。缓则淤。治正河。可使分而缓之。道之使淤哉。今治河者。第幸其合。势急如奔马。因而顺其势。堤防之。约束之。范我驰驱。以入于海。淤安可得停。淤不得停。则河深。河深则永不溢。亦不舍其下而趋其高。河乃不决。愚按多穿漕渠以杀水势。但不可施之于黄河耳。凡清水之河。皆可用之。骆马河之下为中河。则中河可以多穿漕渠也。洪泽河之下为周家桥翟家坝高良古沟高家堰武家墩。则周家桥翟家坝等处。皆可穿漕渠也。仍宜各设闸座。水小则闭闸蓄水以敌黄。水大则开闸放水以溉田。可以除水之害。可以资水之利。一举而两得也。武家墩之下为运河。亦宜多穿漕渠

。以杀水势。可以溉民田。而运河可免泛滥冲决之虞。凡可以穿漕渠之处。皆宜建闸。其下皆宜水田。仍令地方官兼管水利事。如同知通判及县丞主簿之类。皆可兼之。则民生既可以资水之利。而河道亦可免泛滥冲决之患矣。

治河工程

靳辅

自禹之后。治水之人多矣。而不详其所治之法。详所治之法者。自欧阳元至正河防记始也。夫治水非徒法也。因乎地形。察乎水势。而加之以精思神用焉。然规矩备。而蒺之明。输之巧。不更加乎。河防一览备矣。臣不才。督河十有余年。治防事宜。不能希附前人。然河流变迁。运道改易。宜于今者。或不必胶于古。故凡见之施行者。亦不敢不录而存之。以备后此刍蕘之采。其繁且大者。辞不厌详焉。

一曰大兴经理。凡大工之兴。先审其全势。全势既审。必以全力为之。未有畏其大且难。而曰吾姑以纾目前之急已也。康熙十六年以前。淮溃于东。黄决于北。运涸于中。而半壁淮南与云梯海口。且沧桑互易。此时若不将两河上下之全势。统行规画。源流并治。疏塞俱施。而但为补苴旦夕之谋。势必溃败决裂而不可收拾。臣受事之始。正值军兴午。筹饷维艰。而经理河工八疏。所计工程极大。请帑至数百万计。而廷臣不无其难其慎。而我 皇上睿谋独断。不惜大费。悉准施行。此两河之得以复故也。

二曰首严处分。天下事莫不成于明作。而败于因循。但人情当积疲之后。委靡不振。无论贤不肖。皆狃以为固然。非有以大震动之。则贤者无以劝。而不肖者无以惧。自两河失故十有余年。夙弊相沿。废弛日甚。司道委之府佐。府佐委之州县。州县委之佐杂。而府州县之正印。则袖手观。办物料则累月经年。计夫役则有名无实。核工程则苟且支吾。惩不胜惩。虽河臣亦无如之何。康熙十六年。题请嗣后凡黄运堤岸修筑。各定年限。其汛地冲决。及催夫不发。办料不前。推卸迟误。并不行转催不行确查具题之上司。增定新例。较昔弥严。其荐举大计等典。凡有河地方之道府州县。正印佐贰等官。俱将河工一并考成。从此人知儆惕。举千数百里之大工。屈指限期以告竣焉。

三曰改增官守。两河襟带数千里。全在大小有司。赞襄戮力。必使人如臂指。而后其令行。必使人无观望。而后其心一。必使人知惩劝。而后其力殫。往时河官之制。设分司四员。以部郎领其事。三年一易以为常。夫部郎之亲民也。视郡邑有间。举事率多格滞。且以年之有限也。往往履任之初。皆迂。及车轻路熟。又以瓜期去。故请撤部郎。而归之监司郡丞。盖监司郡丞之于郡邑。呼吸一气。事易集。且可遴选其谙练者以名闻。又其岁月。责其成功。是以吏习民安而政克举。然大工庞杂。又非数郡丞可理。故又分设监理分理者。画疆任

责。俾各专其事。展其长。以课其殿最。而黜陟行焉。而河工无不效力之员矣。

四曰设立河营。旧制沿河堤岸。额设河夫。以供修防之役。然有司按籍签点。必假手于吏胥。由吏胥而及之乡长里甲。大都冒张虚数。临时倩应老弱。故名存实亡。而功以堕也。今改设河兵八营。营领以守备。递为千把总。一以军政部署之。令其亡故除补有报。逐日力作有程。各画疆而守。计工而作。视其勤惰。而赏罚行焉。有事则东西并力。彼此相援。无事则索绚艺柳。巡视狐獾窟穴。较额夫旧制。有条而不紊。有实而可核矣。然守弁惟以督率兴作为务。至于钱粮出入。稽查商。非文职不可。故有一备。即有一厅员监之。然后文武相资。而事易集焉。

五曰挑浚引河。塞决之方。必先杀其势。平其怒。而后人力得施焉。则莫如引河之善也。引河之用有三。一曰分流以缓冲也。河一决。则全流尽趋决口。奔腾激荡。桩埽无所施。应于对岸上流。别开一河以引之。则决口缓矣。一曰预浚以迎溜也。河身既淤为平陆。既异日黄流归故。必涨溢而他溃。故必预开一渠以迎之。务使水至归渠。遂其湍迅之势。则刷沙有力。而后无出之虞。一曰挽险以保堤也。河性猛烈。方其顺流而下也。则藉其猛以刷沙。当其横突而至也。则挟其猛以崩岸。故当其忽激射之时。宜酌左右之中。急开一渠。以挽所冲之溜头。引入中流。以夺其势。而后危堤可保。故曰其用有三也。至于度土地高卑之数。以定挑挖之浅深。验土性淤松之殊。以酌渠路之去取。又在任事者之尽心焉。挑河之法固宜相土地之淤松以施浚然亦有本无松土不得不于淤处挑挖者后水到之时不比浮沙易刷此等水中之淤最难施力必须初开之时分外加深乃可

六曰开辟海口。云梯关者。不知名自何时。乃黄淮二渚。所由以入海者也。往时关外即海。自宋神宗十年。黄河南徙。距今仅七百年。而关外洲滩。远至一百二十里。大抵日淤一寸。海滨父老言。更历千年。便可策马而上云台山。理容有之。此皆黄河出海之余沙也。自河道内溃。会同之势弱。下流不能畅注出海。而海口之沙日淤。海口日淤。而上流愈壅。以致漫决频仍。内江而不之止。故凡议河事者。莫不力言挑浚。而不知其势有必不可者。何也。挑浚之口。最狭浅亦须宽至里。深及丈。方可通流。以土方之算。授工计万夫。三日之力。不及里之一分。且渐近海滨。人难驻足。加以滔天之潮汐。一日再至。不特随浚随淤。尤恐内水未及出。而潮水先从之而入矣。夫海口之高。皆因关外原属坪厂漫滩。以故出关之水。亦随地散涣。散涣则无力。无力则沙停耳。禹贡纪河之入海曰。同为逆河入于海。夫河也而以逆名。海涌而上。河流而下。两相敌而后入。故逆也。既播之为九。又曷为而同之。不同则力不一。力不一则

不能逆海而入也。禹贡圣人之书。其言不可易也。又考河防一览。潘季驯有言曰。海无可浚之理。惟有导河以归之海。然河非可以人力导。惟有善治堤防。俾无溢。则水由地中。沙随水去也。季驯近世之能臣。其言固不当易也。今日之云梯关外。是即今日之逆河也。而不堤以求其同。不同以求其入海也得乎。爰是自清口以下。至云梯关三百余里。挑引河以导其流。于关外两岸。筑堤一万八千余丈。凡出关散涣之水。咸逼束于中。涓滴不得外溢。从此二渎就轨。一往急湍。冲沙有力。海口之壅积。不浚而自辟矣。

七曰塞决先后。河水当泛滥奔溢之时。其决口必非一处。或大或小。或上或下。议塞者莫不先大而后小。先上而后下。而不知其理有不然者。大口难塞。非踰旬累月不能竣。迨大口工竣。而小口又复汕刷而成大。虽用裹头套护之法。第能使之不阔。不能使之不深。然亦未有中泓既深。而两端不塌陷者。则是所塞之工。处处皆大口矣。夫大口既宽阔。至于成河止矣。必不至更刷而大。急将诸小口尽行堵塞。而后以全力施之大者。至于先下而后上。从事乎其所易。其理亦然。截其尾。毋撻其锋。下口既截。而后以全力施其上。或挑引河。或筑拦水坝。或中流筑越坝。审势置宜。而大者小者。当亦无有不受治者矣。

八曰量水减泄。至柔莫如水。然苟不得其平。则虽天下之至刚者不能御。平水之法奈何。曰。量入为出而已。今使上流河身至宽至深。而下流河身不敌其半。或更减而半之。势必怀山襄陵。而溃决之患生。夫河面窄狭之处。或城镇山冈。不可开辟。我则于其上下流相度地形。多建滚水闸坝及涵洞。放入通水之沟渠。以测土方之法移而测水。务使所泄之数。适称所溢之数。则其怒平矣。至其下或复宽阔如故。又恐其力弱而流缓。流缓而沙停则仍引上流。所流所泄之水归之正河。以一其力。如是。则虽以洪河之浩瀚。而盈虚消长之权。操之自我。不难择便利而疏导之矣。

九曰防守险工。防河之要。惟有守险工而已。黄河之易决。莫如中州。其地土松而沙多。每一坍塌。辄至数百丈。然其地宽旷。不与水争地。其筑堤甚远。至近者亦三五里。此堤不守。复筑一堤以守之。河流去堤身既远。则游波宽缓。亦不能深入。势必复引而他去。而淤滩仍为平陆。故虽险而易守也。江南自徐邳而下。大抵皆城郭室庐。村镇繁庶。不得不画地戒严。亦其势然矣。守险之方有三。一曰埽。二曰逼水坝。三曰引河。三者之用。各有其宜。当风抵溜。其埽必柳七而草三。何也。柳多则重而入底。然无草则又疏而漏。故必骨以柳而肉以草也。御冰凌之埽。必丁头而无横。何也。冰坚锋利。横下埽则小擦而靡。大磕必折也。然埽湾之处。则丁头埽。又兜溜而易冲。必用顺埽。鱼鳞栉比而下之。然后可以抵溜而固堤。至十分危急。搜根刷底。上堤而下坐。埽不能御。则急于上流筑逼水坝。回其溜而注之对岸。或一二三道。若止一道。

恐河流悍烈。坝一摧而提即不可救也。若开引河。则其费甚巨。又必酌地形而为之。若正河之身迤而曲。如弓之背。引河之身径而直。如弓之弦。则河流自必舍弓背而趋弓弦。险可立平。若曲折远近。不甚相悬。河虽开无益也。诸如此者。殆如御敌然。埽之用。是固其城垣者也。坝之用。捍之于郊外者也。引河之用。援师至近。开营而延敌者也。夫吾既修其内备。而外又或捍之。或延之。敌虽强。未有不迁怒而改图者。保险之法尽矣。自徐邳以至海口千有余里。险工甚多有昔险而今平者。亦有昔平而今险者。河道变迁冲刷不常之所致也。前代河患在北。其险多在开封大名河间东兗间。今河患在南。开封所属惟滎泽北门一险。当岁加埽工以防之。东省曹县傅家集一险。向挑引河一道。尚未成。此河一成。便可变险为平。若江南则自徐邳以下。险工不可屈指。今举其最者。凡四十有六。详记之。冀后此司河事者加之意焉。

十曰坚筑河堤。防河之法。首在于堤。然堤太逼则易决。远则有容。而水不能溢。故险要之处。缕堤之外。又筑遥堤。以备异涨。堤稍瑕即溃。与无堤同。必选择淤土。每覆土一尺。即夯碾三回。筑毕。用铁锥杵孔。沃以水。水不渗漏为度。然亦有纯淤土而渗漏者。则其土必太坚。锥不易入。其捍水尤有力。且土必龟坼为验。堤之高卑。因地势而低昂之。用水平打量。毋一概以丈尺为凭。以水面为准。筑堤之法。陡则易圯。如堤根六丈。顶止二丈。俾马可上下。堤面及根。必多种茸草以之。草能柔水性。能庇雨淋。而坦坡又可杀风浪之怒也。其取土宜于十五丈之外。切忌堤挖取。以致积水成河。刷损堤根。然取土有远近难易之辨。故其工植之多寡。视其远近难易而增减之。又土方之数。有虚实上下之辨。故其功值之多寡。复视其虚实上下而差等之。堤成之后。必密栽柳苇茭草。使其茁衍丛布。根株纠结。则虽遇风大作。总不能鼓浪冲突。此护堤之最要策也。

十一曰堵口诸要。河决之始。如用埽裹头。以防汕刷。筑逼水坝。开引河。签桩必须深钉入底。以防悬空误事。河防一览所载备矣。至于沉系埽个。全在揪头绳索。其力尤重于桩。必须多而壮。埽必重而后沉。当柳七而草三。填土之后。俛埽工之外。忽起翻花大浪。急须于堤内下埽填土。昼夜压截。其翻花浪起于数十丈之内尤易。若起百丈之外则危矣。其堤工若但坍塌而平下。犹可填土加埽。若一悬空则危矣。若内外倾欹。亦不可救。此河防所不载。堵决者不可不知也。

十二曰就水筑堤。于水中筑堤。取土最远。或至数十里外。工费不费者。当用水中取土之法。其法先定堤基。随用船装远土。于水中筑成围埂。其埂出水二尺。中阔三十丈。长五十丈。围埂既成。用草纠防护。随将埂内之水车干。然后于离堤基十五丈之外起土。挑至堤基之上。密加夯碾。筑成大堤。其堤如应

顶阔一丈。底宽十丈。高一丈六尺。每堤一丈。用土九十六方。连船装筑埂之土。并岸水防埂。一切夫工器具料物。以及阴雨食米等项。每方约需银二钱六分。较之寻常就远取土之费。约省过半。

十三曰栽植柳株。凡沿河种柳。自明平江伯陈瑄始也。其根株足以护堤身。枝条足以供卷埽。清阴足以荫纤。夫柳之功大矣。然种柳不得其法。则护堤之用微。且成活者少。惟明臣刘天和六柳说。曲尽其妙。当仿其法行之。统计每年岁修需柳下不一百万束。自康熙二十年。劝令各官种柳。已得若干株。自二十六年以来。所用之柳取诸此。再行各营弁。凡春初防守稍暇之时。每丁计地。各课种柳若干。不过三年。沿河成林。一有不测。卷埽抢防。不烦砍运于他处。即以本汛之柳。供本汛之工。力省而工易集。所益非小也。

十四曰酌用芦苇。护堤塞决之用。莫善于埽。卷埽之用。惟草柳二者而已。柳遇水即生。草入水而腐为土。性既宜之。且又费甚省而易采办也。柳随地可种。草近而取之湖堂。远则取之海滨。湖堂所出之芦苇。不如海滨所出者之坚实长大。每一束。抵二三束之用。但以其地远。采办稍艰。若抵冲塞决。非此不可。酌其工程之缓急而用之可也。

十五曰运载土方。浚河筑堤之迟速。一视运土之迟速而已。初以人力有限。以驴代之。然终莫若车运之便也。夫驴之力虽胜于人。然刍秣之费。喂养之劳。倒毙之患。合而较之。殆不得当矣。车之制。常用独轮小车。挑土之处。大抵原隰高低。沟坑断续。双轮则不行。且小则往来捷而不滞也。一车所载。可得土二百斤。每日二夫。一车之所运。可抵三夫之运。较之于驴。则省刍秣喂养倒毙之累。较之于人。又无召募逃亡及阴雨坐食之害。且设遇农工兴作之时。工程方亟。而夫役不断。则车之利尤大矣。计一车之工本。不及五钱。河例。每夫工食一日四分。不过出十二天之工食。用之经年。可得三百六十夫之用矣。

十六曰采办料物。水土之工。物料最难。虽上有经画之总理。下有谙练之属员。与子来之兵役。而所需不给。以至万夫束手以待。其误事非浅鲜也。然物料非难。采办为难。往时河工旧例。一曰官办。所需之物。行文于各出产之地方有司。给价买解。一曰商办。听各商人赴工领银。送料交官。夫地方官有司。必假手于胥吏。由胥吏而及之于各行户。层层剥蚀。至料户或分文不给。及运料到工。而所专管之官。贪婪不职者。更复式外苛求。不肯即收。小民不堪其命。此官办之害也。工料之大。莫如桩木。而商人领价。大都真伪相半。其真商领银入己。分派各小行。其植必亏。伪者实无资本。夤缘冒领。花费拖欠。此商办之害也。至于大工急于星火。而文檄追比。催督不前。常至四五年。种种误工。则一也。臣莅事以来。稔悉此弊。再三斟酌。终无至当之策。若竟委

之在工各官。恐破冒多。若专委之胥役。又恐势轻而无济。惟有择员而任。以鼓励惩劝之为稍愈耳。除岁修物料不多。不必差员。其大工物料。若苇草●麻之属。当委之临近各邑佐贰。彼既与工近。习知在工所需之物。必不敢欺且淹。其桩木之属。当精选廉干之府佐贰。专行买解。所办之木。果坚大如式。价值不浮。又往来迅速。克济大工者。工竣题请优。否者请黜亦如之。庶几人知自励矣。

附六柳说

余行中州历观堤岸绝无极坚者且附堤少盘结繁密之草与南方大异为之忧虞乃审思备询而得植六柳法 一曰卧柳凡春初筑堤每月用土一层即于堤内外边箱各横铺如钱如指柳枝一层每枝距尺许毋太稀疏土内横铺二小尺余土面止二小寸毋过长自堤根直栽至顶不许间少 二曰低柳凡旧堤及新堤不系栽柳时月修筑者俱候春初用小引橛于堤内外自根至顶俱栽柳如钱如指大者纵横各距一小尺许亦入土二小尺许土面亦祇二小寸 三曰编柳凡近河数里紧要去处不分新旧堤岸俱用柳桩如鸡子大四尺长者用引橛先从堤根密栽一层六七寸一株入土三小尺土面一尺许郟将小柳卧栽一层亦内二尺外二三寸郟用柳条将柳桩编高五寸如编篱法内用土筑实平满又卧栽小柳一层又用柳条编高五寸于内用土筑实平满如此二次即与先栽一尺柳桩平矣却于上退回五寸仍用引橛密栽桩一层亦栽卧柳编柳各二次亦用土筑实平满如提高一丈则依此栽十层即平矣以上三法皆专为固护堤岸将来内则根株固结外则枝叶绸缪名为活龙埽尾虽风浪冲激可保无虞而枝梢之利亦不可胜用矣北方雨少草稀历阅旧堤有筑已数年而草犹未茂者切不可轻忽前法运河黄河通用可也 四曰深柳前三法祇可护堤以防涨溢之水如倒岸冲堤之水亦难矣凡近河及河势将冲之处堤岸虽远俱宜急栽深柳将所造长四尺长八尺长一丈二尺数等铁裹引橛自短而长以次钉穴俾深然后将劲直带梢柳枝如根梢俱大者为上否则不拘大小惟取长直但下如鸡子上尽枝梢长如式者皆可用连皮栽入即用稀泥灌满穴道毋令动摇上尽枝梢或数枝全切不可单少其出土长短不拘亦须二三尺以上每纵横五尺即栽一株仍视河势缓急多栽则十余层少则四五层数年之后下则根株固结入土愈深上则枝梢长茂将来河水冲啮亦可障御或因之外编巨柳长桩内实梢草埽土不犹愈乎临水下埽以绳系岸以桩钉土随下随冲劳费无极者乎 五曰漫柳凡坡水漫流之处难以筑堤惟沿河两岸密栽低小怪柳数十层俗名随河柳不畏淹没每遇水涨既退则泥沙委积即可高尺余或数寸许随淤随涨每年数次数年之后不假人力自成巨堤矣如沿河居民各分地界筑一二尺余缕水小堤上栽怪柳尤易淤积成高一二年间堤内即可种麦用功甚省而为效甚大黄河用之 六曰高柳照常于内堤外用高大柳桩成行栽植不可稀少黄河用之运河则于堤面栽植以便牵挽

附土方则例

土以方一丈高一尺为一方然有上方下方之别焉有专挑兼筑之分焉至挑河又有起土浅深之不同焉筑堤亦有运土主客之不同焉其土方工值更有人力强弱之不同焉以江南而论自邳州睢宁县起至砀山县止每筑土一方给银一钱四分自宿迁县起至山阳县止并扬属各州县每一方增银一分此题定之例也

主土者就近挑挖之土以所筑之堤为准者也取土之法最忌逼堤逼堤则堤址卑洼便有积水伤堤之患故必离堤十五丈之外取之取起之土挑至堤基之上用大石夯碾之或以七寸为一层夯至五寸或以一尺为一层夯至七寸然后再上一层土如前法夯之务要自底至顶层层夯碾打就则彻底坚固可免渗水之患每堤高一尺两面坦坡必须筑宽六尺如高一丈之堤应筑宽六尺之堤底再加堤身顶底各宽二丈共计顶宽二丈底宽八丈高一丈用勾股法科之每丈计筑成上方土五十方每方一钱五分应给银七两五钱也

客土者迤远挑运之土以所起之土为准者也如此处必须筑堤而沿堤俱系积水湖荡畚鍤难施势必别处取土用船装运高宝定例以五十大箩为一方每箩约重二百余斤每方约重一万斤连搬运上船工银六分运至工所又工银八分由船而运至堤上又工银五分堤基之上再加碾夫夯碾又须工银二分通计虚土一方共费银二钱一分止筑成上方坚实堤土七分也

专挑者止挑去河身之土而不系筑堤者也所挑之土必离河边四五丈地面方许卸弃若就近竟卸一经淋雨仍复淌入河内矣其挑河工价以所挑河之浅深为准凡挑三四尺深者每方给银六分五六尺深者加一分七八尺深者九尺一丈深者一丈一二尺深者一丈三四尺深者递加一分至一钱一分止六尺深以上之河无翻塘岸水之劳不过每方六七分而止其挑深七尺者未免有水一丈以外泉水愈多故给银递加若黄河之内流沙陷足施工最难必须设法挑挖大抵每方递加一分七八尺深者给银九分至一丈三四尺深者给银一钱二分然又当审工程之难易如人夫易募雨水不多地高泉涸之处尚可省一分也

兼筑者即用挑河之土以筑防河之堤也如所挑之河有必须筑堤者其所挑之土必须卸于应筑堤基之上照依前式彻底夯碾成堤如此则一举而堤河成每挑土一方照挑河工银外另加摊土夯碾银二分此挑河兼筑堤作下方工价科算以河工挑成为准者也更有虽挑河而重在筑堤者每上方土一方给银一钱六七分不等此以堤土筑成为准者也总之视工程之难易而斟酌之上方下方者以筑成堤工之实土为上方土塘所取之松土为下方也然一堤之中亦自有上方下方之别如筑堤一丈则以平地自一尺起至五尺为下方自六尺至一丈为上方如筑堤一丈二尺则以一尺至六尺为下方七尺至丈二为上方筑堤之法愈高则愈难故必先为斟酌难易而等差其工价庶铺底者不致以易工而多取值收顶者不致以难工而寡取值劳逸之势虽殊而高下之值则均也然土方工价虽题有定额亦不过举大概而言若筑堤高至一丈四五尺自不得泥

一定之例况取土更有远近之不同甚至扎籐铺路远取稀泥于污淖之中而成堤者其工价不啻加倍有至三钱余一方者更难执一而论是在司其事者相地势之高卑远近而变通之可也

卷一百二工政八河防七

论治河优劣

包世臣

近世言河者每归之天幸。天幸者。一年偶值雨雪稀少而已。人事果至。虽遇异涨而可必其无患。是故河臣以能知长河深浅宽窄者为上。能明钱粮者次之。重用武职者又次之。其侈言工程。袒护厅员者。大抵工为冒销纳贿而已。河水浊而流激。浊则善淤。激则善回。是以南岸坐湾。则北岸顶溜。中间平流。则淤浅无泓坐湾顶溜之处。非大堤所能抵御。厢做埽工。随溜斜下。溜势偶改。各湾同变。节节生工。耗费无算。是故自潘靳之后。莫能言治河者。其善者防之而已。夫水德旺于冬。归槽之后。其质已清。其流更驶。又土性温酥易刷。水势浅落易制。以坝导溜逐渐减工。工减则险减。是故能言治河者。用心力于霜后。及汛至。则恬然如无事者。心有真识。而事皆预立故也。今河员无尊卑。皆汛至而奔驰旁午。霜后则居安坐。樗蒲宴乐。至河底之深浅。堤面之高下。问之司河事者。莫能知其数。报有志桩存水之文。测量实水。则与报文悬殊。问之司河事者。莫能言其故。如彼所为。宜其归之天幸也。夫水之行也。常半于驛。上游骤涨之文已至。心计下游河身是否能容。沿途料土是否无缺。某日当水至。某日当水消。一心运筹。千里合节。此非可幸致而饰说也。其明于钱粮者。知分厘皆百姓膏血。求水势致病之源。用力少而成功多。使河底日深。不能减工。而能减险。张齐白高。皆其选也。其重任武职者。能守旧例。以文职主支收。其估计做造。则皆归于武职。故将估春工而道核之。营做埽段而厅察之。武职之小而要者。曰当家效用。料物到工。须当家效用出结。动用料物。须当家效用逐日开折通报。虽不能尽实。然较之近来由厅员事后做帐。则大不侔已。兰康在南河犹可称者此也。武职局面窄而胆小。偶有错误。立加棍责。文职局面宽而胆大。即有败露。尚可弥缝。大吏以武职率多蠢直。文职工于趋承。专任文职。其营汛止供厅员之指挥奔走。不敢与闻工帐。而河臣之奏单题估题销。部臣莫知。将三者逐细核对。是否合。一任胥吏需索销费。而通工又创为浮冒罪小节省失大之邪说。以荧惑远近。然而溯查统计。凡钱粮节省之时。河必稍安。钱粮糜费之时。河必多事。工拙之效。智愚共见。糜费之时。必各工并举而无一归实。上最苞苴。下贤筐篋。堤加而河身随之并高。工生而水势因之更险。引盗入室。隳败为期。防之不能。尚安望其治哉。

拟改水报式

某厅某汛某工第几段某日志桩存水若干丈尺寸实测水若干尺寸埽前顶溜水深若干尺寸长河中泓水深若干尺寸埽高水面若干尺寸滩高水面若干尺寸堤高滩面若干尺寸河槽水面宽若干丈尺堤内河身宽若干丈尺

比较昨日长落若干上年今日长落若干上年盛涨日长落若干

厅总报加上汛河底比中汛深浅若干中汛河底比下汛深浅若干堤面比较同论逢湾取直

张鹏翮

按物理论曰。黄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杨慎谓黄河九曲。其说出河图纬象。河导昆仑山。名地首。为权势星。一曲也。东流千里至规期山。名地契。上为距楼星。二曲也。却南千里。至积石山。名地肩。上为别符星。三曲也。却南千里。入陇首。至卷重山。名地咽。上为卷舌星。五曲也。东流贯砥柱。触阙流山。名地喉。上为枢星。以运七政。六曲也。西距卷重山。东流洛会。名地神。上为纪星。七曲也。东流至大伾山。名地肱。上为辅星。八曲也。东流过洺水。千里至大陆。名地腹。上为虚星。九曲也。惟其千里一大曲。百里一小曲。故河虽善淤。而无停滞之患。假令寸寸而为曲折。则水阻沙停。河之溃决不可胜言矣。皇上三十八年。阅视河工毕。谕大学士曰。朕欲将黄河各险工。顶溜湾处开直。使水直行刷沙。若黄河刷深一尺。则各河之水少一尺。深一丈。则各河之水浅一丈。如此刷去。则水由地中行。而各坝亦可不用。不但运河无漫溢之虞。而下河之水患。似可永除矣。四月复奉旨黄河湾曲之处。俱应挑挖引河。前河臣奏称徐州杨横庄一带。已遵旨陆续挑挖。奉旨凡有湾曲之处。俱各挑直。高邮等处运河。越堤湾曲。亦着取直。会前河臣病没。未及举行。臣鹏翮至。独棹小舟。沿沂南北河岸。审视水势。见顶冲大溜之处。对岸必有沙吻挺出。此河曲之故也。于曲处挑挖引河。以杀其势。则险工自平。因汛河官何故稽迟。皆称挑挖引河。需费多。挑后必逢大溜冲刷。乃能成河。若遇缓水。率致淤垫。例应追项。是以人心惧缩。予曰。追项之例。以警虚饰误工者耳。若实心任事。挑后偶淤。此非人力之罪。吾当仰乞圣恩。免其赔修。乃申前谕。别缓急。于徐得杨横庄。于邳得戚字堡。于桃得谈家口。于安得汪家庄。凡四处。河形屈曲之险工也。而时扬横庄为最急。庄在黄河南岸。于对岸掘去沙壩。为引河一。凡千八十丈。河首南岸置迎水坝一。迎挑水势。偪溜入河。而徐州之险可平矣。戚字堡在黄河北岸。于对岸挑引河一。如杨横庄。凡五百七十丈。导河水直流南下。而邳州之险可平矣。谈家口河势改易。大溜外行。工可缓也。故前估而今寢之。惟张家庄在黄河南岸。大溜顶冲。宜对顾家湾挑引河一。凡九百二十丈。引河口下。置

拦坝一。约水汇入引河。而桃源之险可平矣。汪家庄。在黄河北岸。以桃汛水发。沙吻刷卸。自然成河。无庸施工。疏上。上亟报可。遴员开桃。而安东黄河。其身最狭。仅六十余丈。万里水势。收束太急。自时家马头至尹家庄。河身曲甚。对岸沙洲偪溜直射韩家庄。韩庄以下。又突出沙吻偪溜。直射便益门。堤高于城。人居釜底。此韩家庄便益门。于安东黄河两岸称剧险也。乃自时家马头引河尾曲处挑直。使黄水顺流而下。至韩庄对岸新淤截河沙洲穿中引黄直下。冲刷沙吻。则尹韩二庄便益门三险可平。而安东城郭人民。可以高枕矣。北岸引河一。自时家马头东。对南岸引河尾新河头起。至便益门新河尾止。凡五百四十丈。南岸引河一。自韩家庄东。对北岸引河尾新河头止。凡五百二十丈。皆遵皇上挑曲取直之意。疏上。又报可。次第鸠工。往来程课。汛员以请豁赔修。罔不踊跃从事。六大溜平。河直如矢。依稀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之旧。归墟向若。无所齟齬。永无旁挺横溢之患。果不出睿算中矣。

对坝逼溜说

包世臣

河身深则安澜。浅则成事。下游深则安澜。浅则成事。河槽窄则流急而深。宽则溜缓而浅。此理易明也。此效易致也。故霜降水落之后。通测黄河身深二丈以上。而海口倍之。则黄治矣。通测引河深丈五尺以上。而清口倍之。则黄治矣。通测引河深丈五尺以上。而清口倍之。则淮治矣。通测运河深丈以上。而江口倍之。则运治矣。若上下皆深。中间一段独浅。此而不治。则成事在即。自海口不畅而黄淤。成事一处。则陡淤百余里。虽挑浚新河。不还旧观也。黄淤水高而清口倒灌。于是运河淤甚者。且淤入湖。然清口之淤。引河之淤。运河之淤。皆可煞坝挑浚。而黄河之淤。非人力所及。法唯相度水势。槽宽溜缓之处。镶做对头束水斜坝。以逼其溜。使冲激底淤。节节逼之。则淤随浪起而淦更重。淦重则积淤更易刷矣。潘氏之法。遥堤相去千丈。中有缕堤。相去三百丈。河槽在缕堤之中。急溜东下。日刷日深。故其初每年有大汛一二次。溢出缕堤。漫滩直逼遥堤。三四日即退。三年之后。河槽刷深。至五丈以外。不复漫过缕堤矣。此潘氏所以守遥堤十余年。未尝有分寸加高也。自缕堤多废。而河身始有坐湾。一岸坐湾。则一岸顶溜。两处皆成险工。岁费无算。宜测水线。得底溜所直之处。镶做挑水小坝。挑动溜头。使趋中泓。而于溜头下趋之对岸复行挑回。渐次挑逼。则河槽节次归泓。而两岸险工可以渐减。率此守之。虽以复潘氏缕堤之旧无难也。运河偶有浅处。用此可以立深。其效较黄河尤易。

说坝

包世臣

或曰。子言防河之不足为治信矣。请问治要。答曰。深其槽以遂河性而已。请问治方。答曰。相势设坝以作溜势而已。潘氏之前。河流歧出。沙分停而不厚。潘氏导而一之。然后河得集力以攻一道之沙。是谓以水治水。治自潘氏。至今三百年。司河者工拙悬殊。然所循者潘氏之法也。夫河之败。不败于溃决四出之日。而败于槽平无溜之时。河性激而善回。深与回常相待也。槽浅则溜不激。水无以回而为淤。浅者益浅。激者益平。河性怫矣。能毋怒乎。怒而无以待之。则必成事。成事则河底垫高。而潘氏所创之滚坝。日形卑矮。不能不封土。遇急。去土以减水。减水既多。则河仍歧出。其堵合也。常在冬令力薄之时。不能刷去前淤。淤日高。则河日仰。溜日缓。故近日虽墨守潘氏之法。仅足以言防。稍弛则防之而不能矣。故能言治者必导溜而激之。激溜在设坝。是之谓以坝治溜。以溜治槽。然坝以埽成。埽下而溜争之。则埽垫。垫定。则埽实而溜守坝。是生工矣。埽下而溜不争。则淤争之。是弃坝矣。凡平流长河。其势固以渐斜趋于工。工长者或数百丈。短亦数十丈。坝当工之上游。得力则溜势上提。尾段工闭而首段险。或更提至工上无工之所。是弃工矣。又或溜经坝头。绕坝啮滩。势成横卧。生工则未有一定之形。弃坝则已成不能之势。是召败矣。故治河必用坝。然以北人试善泅之言。庸医效华陀之方。则不如守继长增高者之尚能暂防于一切也。

挑水坝。潘氏所创。止用于塞决。盖缕堤成。固无所用坝也。近世善用坝者。推文敏公。世称白堤坝。不及百年。而故老无能指其基言其法者。嘉庆初。徐属积淤。水常平堤。康茂园为督。修坝十余道。刷去深槽。徐城始安。嗣东河决衡家楼。归咎南河之坝多阻水。舛矣。对头斜坝。则安东马文昭用之于里河。而中河运河各厅效之。凡遇水浅滞船。皆恃此以济运。十七年黎襄勤为督。始用于黄河。刷涤积淤。功效甚着。嗣以对坝逼溜见险。而碎石能止险。乃参用碎石。渐至碎石工。而对坝尽废。河亦渐淤。说者归咎于碎石。则又非也。盖碎石斜分入水。能挑溜头。故足止急湍攻埽之险。然不能急溜。故无刷淤之功。坝于水面激溜。溜被激而争坝。回旋彻底。故淤随溜起。用各不同。未可偏废。至于河身留淤。则系减泄力弱之故。非碎石之罪也。然挑坝用于工头。而对坝施于滩唇。坝入水而溜起。溜起坝垫。或随垫随厢。或听其垫走。则相机乘势。无可言谗。是亦至粗而至微。呼吸之间。胜败顿判者矣。盖非对不能逼溜。非斜不能导溜。不可太长。不可太高。务使埽眉迎湍。而头翻断。不为老滩之害。则得之矣。

急溺琐言

鲁之裕

水之治也不一。其术有疏有浚有塞。何谓疏。分其流而导之是也。何谓浚。挑其淤而深之是也。何谓塞。扼其狂而阻之。当其冲而御之是也。三者之施也。不一其用。有生地。有故道。有河身。有减水。地之生者。有直有纡。疏而不顺其势。直者湍。纡者滞矣。道之故者。有高有卑。浚而不得其平。高者壅。卑者滞矣。河身者。河渠虽通。而面底中边之广狭浅深不一律。浅狭者。流不畅也。辟之便。深广者。岸易崩也。防之便。减水者。水浩荡则旁分以泄之。水冲突则滢洄以缓之。是则疏浚之大略然也。若夫塞则有堤有埽。而堤则有戩有增有补有刺水截水挑水护岸夹堤月堤缕堤遥堤石船之分。而欲深左则堤右。欲深右则堤左。欲其中之深也。则左右之皆堤。至于埽。有岸埽水埽龙尾拦头马头之异。其为埽台也。有推卷牵制挂藕之法。有用土用石用草用木用缆用桩用铁之方。即堤埽之施于水也。有决口豁口龙口之不同。尤有开口放淤之奇智。决口者。新溃成川。其势方汹涌者也。豁口者。旧决既退。其口敞而未闭者也。龙口者。筑塞将合。而水泓激湍。必立表贯。纲联巨舰。而穴且窒之。然后实以土石。掉至龙口。去窒沉舰。压以大埽。随压随筑。历昼夜不息。而后可以合口也。放淤者。就堤之旁。先为月堤。极坚极固。视月堤本堤之上下。而开口以诱浑水之入。上口视下口倍高。俟浑水满灌于月堤之中。泥盘旋而自落。则清水泛焉。于是开下口以纵之。半日之间。月堤平而大堤厚。虽有狼窝獾洞。蚓穿潜之隙。莫不弥而实之矣。要之疏也浚也塞也。其功之难易迥殊。大率疏易于浚。浚易于塞。而疏之需于器者。畚鍤车筐之类。浚之需于器者。锹兜爬之类。塞之需于料者。草土木石麻铁之类。而草工为巨。柔能制水。水草狎而泥生。其力之重与碇等。木不能与较也。然而推转络拽资于。竖立稳植资于杙。夹辅镇重资于石。有治水之责者。尚其于是心乎。

人之言曰堤防。夫曰堤而又曰防者。堤固所以防水。而堤又需人以防之也。是故有堤而无人也。与无堤同。有人而无法也。与无人同。其法维何。一曰昼防。五六七八。此四月间。雨水多涨之候也。常以人巡堤上。搜洞。实罅孔。灌柳枝。堆土牛。而于要害之处。则尤宜积桩草麻柳稍等物以备之。一曰夜防。防于夜则灯竿不可不设也。而设灯竿则信地尤不可不定也。大约堤长一里。宜分三铺。铺各三夫。而里以数计。铺以号编。夫各分其信地。而又铺十有长。里十有官。当夫汛至而堤有欲决之势。则铺长鸣金。左右铺夫奔而至。至即运土牛。下桩埽以抢御之。倘一长之夫力不胜。则铺长迭振其金。而官督其十里之夫以齐来。料备夫齐。则将决未决之堤。未有不可保者矣。一曰雨防。防雨之法与夜等。惟是三铺之间。须更设一窝铺。使夫雨有蔽而劳亦可以暂息也。然非听其熟睡也。宜标禁于窝铺之前。违者务严惩之如军法。乃不虞于或误。一曰风防。四防之中风为剧。涛之汹涌。风致之。无风则涨易御耳。法宜于平

时预束●翘薪柳枝蒿藜等物以为把。而贮于两岸之上。及其水发风狂。则自下风之岸。将所束之把。浮系于树。以柔浪而杀其势。迨乎浪平风定。水退堤安。即仍将把束收晒而高贮之。以为卷埽之需。夫四防之候。每岁不过五六七八月。而此数月之水。其发不过数次。每次亦不过数日。然而初发之水不盛也。再次则猛矣。至于八月以后。则虽发而势亦衰。惟是极盛之时。苟防之而不能御。则须避其锐焉。其法在谨守要害。而以不要害处委之。非然。即不能固此要害也。俟其势退。而即急补其所委。盖恐其再至。则愈流而愈深。不特深而补之难为力也。决口既深。则正流必淤。正流一淤。欲从而疏之。其费多而工巨矣。兵法有云。善委敌者敌必疲。此法可以为防堤之一助。

水之束也。堤力也。然而堤之高低厚薄。有定者也。水之消长盛衰。无定者也。以有定待无定。能保其力之常固欤。是故闸坝之建。所以杀怒浪之奔冲而保堤者也。涵洞之设。又以泄积水而灌溉乎洼下之地。且能淤饶瘠而沃壤之者也。不宁惟是。积水泄则闸坝且受其卫焉。闸坝坚则大堤并蒙其奠焉。何也。闸坝所减之水非涨。而平槽之水。乃激而思逞之水也。其势既突而汹涌于闸间。则闸基且岌岌乎撼矣。而跌落之力。又将淘穴乎闸底而陷之。于斯时也。乃有涵洞之水。出而与之相濛洄旋转焉。斯闸基可免于震撼。闸底无虞于淘穴。涵洞之有助于闸坝。因有功于大堤也。其用如此。唯是建闸必先择地。非坚土不足以开基。而开基必先挖固土之塘。乃可以钉桩。桩头取平。上施龙骨木。铺板。灰麻缝。次砌底石。迎水处立石一行。拦门桩二行。跌水处亦立石二行。拦门桩八行。由是而砌金门。迭雁翅。其功不可缺。而序尤不可紊也。若夫建坝。则须择要害卑洼之处。坚其基以钉桩。其雁翅宜长宜坡。迎水之石宜短。立石拦门与闸同。凡石缝俱宜糯汁和灰以之。涵洞之择基钉桩砌石也亦然。涵洞之孔。则审水以酌之。水势盛者二其孔。不盛则可一其孔。

道国之要。节用爱人居其二。至于治水则不然。何也。欲保民者。必先有以劳乎民。善理财者。必先有以用其财。是岂民力 帑金之不哉。劳民正所以保民。而费财正所以经 国也。从来无米不可以为炊。徒手不可以善搏。夫人而知之矣。而于疏渠筑坝建闸设涵下埽签桩一切抢修预备之计。则往往以不节不爱议其后。而不知夫因天之时。相地之利。顺水之性。以保民生而奠 国计者。断断乎不能以省力而奏转危为安之效。是故派夫勒限之不容以后时。请 帑兴修之动辄以千计。势在则然。欲不出于此焉不得也。夫无所为而劳民伤财焉。则道在爱人而节用。不得已而保民经 国焉。则道又在于救灾除患矣。任河责者。将以姑息啬缩者之为尽职乎。抑以急公不苟者之为尽职乎。好议者请一为思之。

数则皆明人治河书中名言亮侪特钞录之耳药虽用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若已经

效于世间不必皆从于己出故虽不着前人姓名颇近剿说揜善而仍存之以为治水之龟鉴焉

陈碎石有益无弊疏嘉庆九年

吴璥

伏查徐州城外黄河。逼近城垣。建有大石工以为捍卫。其顶冲着重之处。仍用料镶筑埽以护石堤。而石工甚长。不能一律镶埽。致多糜费。是以将碎石抛填护根。以资巩固。臣前在河东。传闻徐州所抛碎石。冲入河心。致有梗阻之语。嘉庆五年春间。蒙 恩调任南河。其时邵坝尚未堵合。徐州城外河身淤成平陆。臣到彼细查石工根脚。抛有碎石。不过护住堤根而止。未挺入河心。恐或有随水冲激。滚至中泓填塞之处。当用二丈四五尺长之大铁签。在河心逐段锥试。俱深插入土。无石块顶住。是年冬间。邵工疏挑运河。亦未见起出石块。此在工官弁兵夫。万目所共者。臣始知人言多以意料。传闻之讹。每难凭信。迨邵坝合龙。河归故道之后。嘉庆六年臣察看徐城石工。尚有卑矮之处。而东门迤下石矶嘴一带。溜势涌注。石堤着重。同前督臣费会商具奏。将石工卑矮者加高一二三层。于溜急之处。酌做碎石挑坝六道。其坝顺势。斜长不过十余丈。宽五六丈至十余丈不等。不特石堤藉保稳固。兼可资挑溜之力。以宽数百丈之河面。仅于近崖之处。护此十余丈之石坝。本无占碍。且石质沉重。岂能随流激荡。淌至河心。现在各石坝皆完整可验。而徐城河身。仍水深一丈数尺。其无石块坍卸梗塞。确无可疑。此徐城外依填碎石。及各坝无阻碍之实在情形也。至河工抢险。事在呼吸。立时下埽抢筑。尚恐赶办不及。若待开采山石。搬运到工。即近山之处。亦难朝发夕至。是以历来抢办险工。从未有专以石块塞之事。惟本有埽工之处。若以石块包压。实能抵御大溜。屹立不动。又如溜势将欲趋注。而尚未紧逼堤根。即赶运碎石砌筑。较之埽工。更可坚固经久。上年大汛时。铜沛厅属之茅家堤。及郭汛兵七堡两处。臣督同徐州道徐端。察看形势。曾酌用碎石保护。实为得力。亦不致阻碍河流。均经附折奏蒙

圣鉴在案。然亦祇能于近山一带。平时采运。陆续办理。其坚巩固远胜埽工。且可历久不坏。不似埽工时有蛰塌朽腐。致多每年拆修之费。惟采运工价倍于埽工。以久远而计。虽所需转省。以一时而论。则所费较繁。是以未能多办。至于黄河源远流长。自河南荥泽县广武山以下。始有堤埽工程。奔腾二千余里。乃至江境海口。道里绵长。通塞势难定准。有时淤在上而下仍通畅。亦有上游通顺而下游忽形淤浅。历考书志所载情形。往往时有迁移。非可执一而论。即如嘉庆七年秋汛异涨时。徐城以上丰碭一带黄河。节节停淤。仅深四五六尺。几无河槽。而徐城以下各厅境内。水势皆深至一丈七八尺。至二三丈不等。流行甚畅。迨嘉庆八年伏汛以后。则上游丰碭等境河身。刷深至二丈以外。徐

城上下水亦旋长旋消。而下游之宿桃外山海等厅。忽形淤浅。此又臣两年来。与官弁兵民目所共者。不但石块梗阻之说杳无其事。即挖淤浅之工亦难久恃。推原其故。缘黄河挟沙而行。趋向莫测。东坍则西涨。此浅则彼深。水性使然。变迁靡定。即能将淤处挖去。不能禁其水过复淤。即能将浅处挑深。不能禁其它处又浅。是以向来谈河。聚讼纷纭。迄无一劳永逸之计。数年来参考载籍。虚心讲求。黄河宜合不宜分。以水治水。似究属至当不易之论。正河一经旁泄。势必溜缓沙停。如果固守闸坝。防护堤埝。能保数年或十数年无事。不使旁溢。则全溜总在河内。冲刷往来。即有浅处稍阻。仍有深处畅流。且浅处亦可刷透。深处更可加深。以理揆之。束水攻沙。自胜于人力远甚。而修守之功。节宣之道。要在随时设法。因地制宜。他如混江龙铁篦子等项。量为使用。或可帮助。现今制造试行。亦疏导通利之一法。

覆奏碎石坦坡情形疏道光元年

黎世序

窃臣等奉 上谕据御史马步蟾奏。称近年南河多用碎石筑御黄埝坝。以为耐久节费。胜于料。然议者谓徐州一带河狭堤高。更防壅滞。石性沉重。被溜冲掣。渐入中流深处。不能随水漂走。易致挂淤。现形阻浅等语。究竟碎石工程。有无此种流弊。或行之目前有益。日久不免貽患。着孙玉庭黎世序确勘。据实覆奏。钦此。臣等职任宣防。敢不竭尽愚忱。以期千虑之一得。伏查徐州城外黄河。逼近城垣。向于堤外建有石工。以为捍卫。迨后年深日久。石下底桩不无朽坏。黄流大溜冲刷。恐有塌卸之虞。是以自乾隆年间。即于石工之外。抛填碎石。卫护根脚。其顶冲迎溜之处。并抛砌碎石。挑坝挑溜开行石工。藉资稳固。郡城恃以无虞。是徐州城外。护堤碎石。由来已久。并不始于近年。至徐州一带近山之处。埝工外抛护碎石。实足抵御大溜。费节工坚。从前历任总河。如兰第锡康基田吴璈戴均元徐端任内。均经历次估办。题奏有案。臣黎世序于嘉庆十七年任事。遍历各工。逐细讲求。因见徐州一带。凡埝前抛有碎石之处。工程倍为巩固。碎石亦坚立完整。岁修大有节省。其无碎石之处。溜势趋刷。则厢蛰频仍。险工迭出。因思徐州近山之处。碎石既属得力。其余各厅。亦可仿照办理。且碎石产自山中。不须购买。止须人工采办。即距山稍远。亦可用船装载。当即据实奏明。按以离山道里之远近。酌定采运之方价。奉部覆准。历年遵循在案。数年以来。南河工程。藉资稳固。岁用钱粮。亦渐归节省。此南河修防。兼用碎石之原委也。伏思黄河修防。向恃埝工。其大汛水势上滩。则以堤防为保障。若水落归槽。堤工并不着重。至于河势坐湾。溜行堤根。则仗埝坝以护堤。而埝坝以柴为之。即使厢筑坚实。率至二三年。即归朽腐。是以每岁拆旧换新。劳费迄无底止。且相连数段。同系旧埝。一经大溜

冲刷。同时塌卸。名曰脱胎。堤工顿成巨险。即乘急补还原埽。而随厢随垫。费已不貲。自间段抛护碎石。上下数段。均倚以为固。且埽段陡立。易致激水之怒。是以埽前往往刷深至四五丈。并有至六七丈者。而碎石则铺有二收坦坡。水遇坦坡即不能刷。且碎石坦坡。黄水泥浆灌入。凝结坚实。愈资巩固。是以凡有抛石之埽。其本段既无垫塌之患。即上下无石之埽。或至朽腐塌卸。补厢亦易为力。断不至有脱胎抢险之虞。南河大厅。从前每岁用银至二十五六万两者。近年用银仅止十二三万两。所省已将及半。而工简务闲。人得从容措手。较之从前亦劳逸别。是欲固工节帑。为河防久安长治之策。除碎石之外。无他术也。臣等伏思洪范五行之性。惟土克水。而河流攻岸塌滩。堤工不能存立。转似水能克土。岂五行之理。或不可恃。不知水有刚柔。土亦有刚柔。寻常之水。则堤堰足以御之。至于黄水乘风鼓浪。或大溜奔腾。是水之刚必须刚土方能御之。石于五行亦土也。特土之刚者耳。以刚土御刚水。于五行之理适符。至于柴埽苇草之质。本不能克水。奈自昔相沿。取其浮松易办。

然以之塞决救急。则可以为经久之策。则万不如石。以柴质松而易朽。不如石质坚而不坏也。且不独此也。从前淮扬一带。民间炊爨。每柴一担。须钱七百余文。八口之家。釜下之需。倍难于釜上。自河工兼用碎石以后。民间柴价几减一半。于小民生计。裨益无穷。而论者或以为石性沉重。被溜冲掣。渐入中流深处。不能随水漂走。易致淤积。现形阻浅。不知河工南北两堤。相去或千余丈及数千丈不等。即至狭之处。亦不下七八百丈。河流所经。宽不过二三百丈。其余尽属淤滩。河流悍急。迁徙靡常。其攻塌南岸。则北岸生滩。溜至堤根。则对岸沙嘴必挺出数百丈。堤根之地。尺寸在所必争。是以厢护埽段。外抛碎石。合计不过十余丈。此岸坚实不能攻塌。则必攻塌彼岸之滩。夫以宽阔数百丈之河面。仅于缘崖傍岸。护此十余丈之石坝。何能壅滞河流。且长河深处。不过一二丈。独至埽前溜势激怒。始淘深至四五丈。其碎石止填护埽前深坑。以免淤垫塌卸之患。至河心之水。其深不及埽前之半。石质沉重。既填护于埽前。断不能舍此之下而就彼之高。且查嘉庆八年。莫瞻菴亦有此面奏。曾奉 上谕令吴璥覆奏。随经吴璥奏称亲用二丈四五尺长之大铁签。在河心逐段锥试。俱深插入土。并无石块触碍。是年冬疏挑引河。亦未见起出石块。此在工官弁兵夫。万目所共睹者。是南河兼用碎石。业已相沿数十年。至今并无流弊。特以河工情形。非身履河滨。阅历数年之久。不能真知灼见。而局外人以耳为目。妄肆揣度。是以自古谈河者。以讹传讹。聚讼纷纭。多致阻挠成议也。臣孙玉庭甫任两江之时。亦闻人言啧啧。以为碎石目前见效。日久必有流弊。如该御史所言者。是以于嘉庆二十四年进京时。奏明由徐州一带察看情形。是时豫省马营坝决口尚未堵合。江境河干水落。其埽外碎石。全行涸露。了

然可见。坦坡完整。竖立凝结。根脚尚有积水低于河心。且相距甚远。碎石断不能横穿大溜。仰升而至中泓。乃知人言之不可信。其所以为此论者。一由工料减少。贩户不能居奇。一由于游客幕友。见工简务闲。不能帮办谋生。故造作影响之词。远近传播。是以嘉庆八年。即有此论。今御史马步蟾似就相沿旧说。据以入告。臣孙玉庭非于河干水落之时逐一亲勘。亦不敢深信而不疑也。至上年挑疏引河各段。亦从无河心挑出石块之事。可为明证。且豫省仪封迤下。淤与堤平。而江南境内。河底深通。仅止间段挑浚。一自黄流挽复。顺轨东趋。毫无阻滞。现在埽前凡有碎石之处。水势仍深二三丈不等。较之长河。仍有加倍之深。各汛弁按旬探量具报。历历可查。该御史所云现形浅阻之语。更属无据。抑臣等更有请者。江境河工兼用碎石。连年工固澜安。已着成效。而豫东黄河。从未抛护碎石。是以从前漫决频仍。今东河臣张文浩。以及河北道严烺。开归道周以辉。皆曾任南河道员。深知碎石之益。其濒行时。臣黎世序曾与反复筹商。皆以为必须仿照江境工程。方资巩固。乃或以离山较远。采运稍难。或以大工甫竣。日不暇给。或以钱粮限于额数。不能兼及。然臣等受恩深重。东河南河。事同一体。未敢知而不言。即创始之初。多费数十万金。而日后工固澜安。不惟节费。实可利民。合无仰恳 圣恩。敕行东河河臣。体访情形。一体仿照办理。庶全河普庆安澜。以期仰赞水土平成之盛治。谨绘图贴说。恭呈 御览。

黄河两岸难修石工疏康熙四十一年

张鹏翮

窃臣奉 上谕。朕因永定河南岸。不时冲坍。特旨令将南岸修筑石堤。甚有裨益。今黄河两岸。自徐州以下至清口。通行修筑石堤。可否永远有益。若果有益。见在库帑不为缺少。朕于钱粮。一无所惜。修筑此堤。应于何处采取石料。作何转运。约几年可以告成。着张鹏翮齐集河员。详议具奏。钦此。仰见我 皇上仁德如天。欲河定民安。万世永赖之盛心也。臣以事关重大。随调集众河官详议。咸称堤岸修建石工。必得地基坚实。钉桩砌石。始有捍御之资。若黄河水性无常。迁徙靡定。沙土虚松。险工之处。水深三四丈不等。难以钉桩。若另筑越堤修砌石。而临河险工。每年岁修。仍不可废。恐致重费钱粮。若弃险工而不修。异涨之水。势若排山。又恐石工有坍卸之虞。即如高堰土性坚实。从前所修龙门大坝等石工。尚有坍卸。况黄河松虚之地乎。故黄河止有徐州之郭家嘴。清河之惠济祠。缘山根土冈。量修石工。其余两岸。并未通用。诚以土有虚实之不同也。且委员查勘黄河。自清口至徐州。南岸长六万七千七百零十丈五尺。约需银一千二百七十八万五千九百余两。北岸除山冈不修堤外。计长五万四千三百九十八丈二尺。约需银九百九十九万七百余两。工

巨费繁。旷日持久。钱粮易致耗费。告成难以豫料。臣等愚昧。未敢轻为拟议。伏惟我皇上圣明天纵。治河方略。咸荷圣谟指授。乃克底绩。臣等识见卑陋。实无补于涓滴。谨将黄河两岸。土性虚松。迁徙靡常。据实奏明。其应否修砌石工之处。伏候睿裁。谨奏。

辨爬沙船转水墩之误

包世臣

说者谓高文良公废爬沙船拆转水墩而南河坏。自河壩吏民以及朝省士大夫。皆持此说。而其实非也。靳文襄于康熙二十七年设立浚船。其时南河止十厅。故浚船分十队。而统以船务营守备一员。二十九年。于勤恪公接任。即调回浚船。改隶苇荡营参将。专运荡柴。文良以乾隆初任河督。去裁撤浚船时已五十余年矣。且江河巨舰。乘风鼓浪。一锚下即止不行。爬沙船尾系铁篦子一具。其制三角。横长五尺。斜长七尺。地一面排铁齿三四十根。长五寸。约重五六百斤。又益以混江龙一具。其制以大木。径尺四寸。长五六尺。四面安铁叶如卷发。亦重三四百斤。比之下锚。其势相倍。而谓以水手四名。驾两橹。上下梭织。以爬动河底淤沙。使不停滞。其说与儿童无异。嘉庆十年。今大学士戴公。以侍郎视河。公习闻爬沙船说。促制成试之于清口太平河。不能行。翊日又试。得行而甚缓不得力。余就询其主者。主者曰。星使必欲其行。使人翻铁篦。以齿向上。故勉能移动耳。或曰。文襄时献此策者。欲藉官船运私盐赴徐州。文襄受其给。故勤恪罢之。余每以告人。多稔其故。而当事好名高者。或犹欲举行之。舛矣。转水墩在湖口五道引河之外。运口头坝之上。从前洪泽湖口。内有引河七道。而黄河大溜。傍南岸直指运口。故筑转水墩。分湖溜之七。西北行以敌黄。其三则东南入头坝以济运。墩之形不可考。故老言其上可堆料五百。则周围以千丈计。自康熙之末。吴城砖工外御坝既成。河溜北趋湖口。积有淤滩。宽至九百余丈。名太平河。其西岸筑顺黄堤以御黄涨。而转水墩仍分湖溜七分。使向西北。则恐冲开顺黄堤。接引黄溜南行。为害运河。实有不得不拆之势。转水墩既拆。文良于头坝外加做坝。而于太平河中腰风神庙前做束清坝。蓄清水之力。使得聚势以敌黄。而回溜入头坝济运。又于束清坝之北百余丈筑御黄坝。使黄水盛涨不得倒灌。至所定冬筑夏拆章程。并皆妥善。以后拆筑不如法。嘉庆九年。始移束清坝于湖口。移御黄坝于河唇。而运道屡梗。嘉庆十六年。百文敏公初莅任。惑于浮言。亦以复转水墩入告。既而覆奏曰。接长坝。已有成效。是虽无转水墩之名而有其实。因时立制。不敢拘泥前奏。致失机宜。人亦渐知转水墩之无关枢要矣。余见文良乾隆十六年呈大工二十段图说。简要明晰。使后人守此不变。河事当不致败坏。改靳文襄天然三坝为五石坝。定启放之式。以减下河水患。又曾放石林减坝五次。皆减漫滩浑水

。坝下引河不受淤。后人每一开坝。如唐家湾王营等处。皆掣溜入袖。致成巨口。数十年来司河者。皆出文良下。而反被恶声。文良之犹子文定。奏废云梯关外修防。使河多故。江淮居民之毒高氏。或以此而追诬其先。以致来者不明于全河得失之故。雷同瞽说。故明辨其非以告天下。非为文良鸣冤已也。

吕宋疏浚海口法

谢占壬

西洋诸番。惟吕宋最近。闽粤商贾。往彼贸易。由来已久。二十年前。吕宋内河入海之鸡峙口洋面。计长三百六十里。阔二百余里。因内河流沙入海。口门淤浅。舟行阻滞。而汪洋一望。难从水底施工。会英吉利番船至彼。不能进口。吉利番人。固多巧技。精于枢纽转旋之法。遂置转盘器具。设法疏浚。纵横数百里浅沙。不半年悉皆通畅。从此大船扬帆直入。均无阻碍。其法皆借转轮之力以代人工。所用器具。以长方式船若干只。自船腰以至船头。分开两叉如凹。叉中横插车盘一。如水车式。车边离水底数寸。深浅仍可伸缩。船面横眠转轮一道。若干人踏之。使车盘转动。再用大播箕一。可装土数千觔。箕底设车轮两道。箕口镶铁。如耕田之犁。再用两铁索。长数丈。一头系于车盘。一头缚于箕口。车轮转动。则播箕拉近船边。铁犁过。则沙土卷入箕内。面上另设莺架。车起播箕。将沙倾入小船。剥往他处。其船四面抛定锚缆。不令移动。专在中洪。逐节挑深。使河溜奔激。中洪自能逐渐深阔。既省人力。又易成功。此某昔游闽中。与吕宋舵工交好。览其所记海道针谱。内附此法。惜未目一切器具为憾。近在天津。偶与海船舵工谈及。方知有镇海王思高者。昔为吕宋舵工。今因年老退归。曾亲见此项工程。言之尤为周备。某海角乡愚。内河情形。素未目验。惟闻南河旧有混江龙。铁篋箕。用以疏刷河底。近今用之不效。其故由于黄河屡次决口。分泄河流。流缓淤停。以致海口河身。一例平坦。河面尚有溜势。河底邳同平水。虽用铁篋箕挑刷。无奈随刷随停。非如昔年河身高下悬殊。溜势彻底奔腾。河底积沙。稍为挑动。即能挟溜远行。因忆昔年航海。常遇抛船锚缆。并无风浪。忽然移动。舟人亦不解其故。今始悟及海口潮溜。小潮则面溜底平。大潮则彻底奔流。要知锚齿插入沙中。则锚柄锚缆皆能布水下趋。冲开海底泥沙。无怪锚齿露出。因而移动。势使然也。窃复进而思之。方今河底溜势平缓。不能挟沙入海。可否即仿布水冲沙之意。用船千数只。舵尾皆挂一披水板。两边再加镶板。阔数尺。长数丈。以外洋硬木为之。加以石坠。使一头沈入水中。其式如削瓜之刨。其板下制车轮一道。使板离水一二尺。轮在河底转动。水从板下布出。注冲河底。再挂铁篋箕于船腰。且篋且冲。自下而上。逐节疏通。船只众多。乘风而上。顺流而下。使河底沙水。刻不停缓。冀可挟沙入海。或亦节省人工之一法欤。布水冲沙之法。如果试

有成效。可至浙江宁台两府。雇募钓船一二千只。航海入淮。其船尖头阔尾。河海并行。善于掉舵。但非顶头逆风。稍得风。便能逆流而上。乘春夏东南风最为顺利。大小统计。每船五人。足以应用。每日给与工食并船价银二两之数。所费尚属有限。事非经过。不敢自信。管窥蠡测。何敢妄言。惟值当事大人。念切河漕。不揣鄙陋。谨述所闻。参以臆见。用备刍采。

放淤事宜七则

陈宏谋

一月堤宜坚固足恃也。放淤者开堤放水。他无所恃。所恃者月堤耳。新筑月堤。宜去草根。先就平地行砢三遍。然后铺土一尺。行砢两遍。次年再于堤外加砢堤。然后可以放淤。至于旧有之月堤。务搜寻獾洞鼠穴。一一填塞。夯砢坚实。亦于堤外加砢堤。宜将旧堤创作数层。如礅●状。新旧土递相加压。夯砢坚实。胶粘一片。本年即可放淤。月堤必须预年所筑。而砢堤必于本年所。一以固其根。一以闭其气也。凡月堤内外皆属洼下。则堤内或编柳。或钉席。或挂防风埽。由堤外另加砢堤二三尺不等。总不使水浸月堤之根。恐内外渗漏。堤根受伤。以致失事。

一月势宜宽长合宜也。凡缕堤之外。地势洼下者。方可放淤。所筑月圈。须可以长而后可以宽。先就堤外地势洼下。足卫缕堤。然后定月堤之长短。再就月堤之长短。以定月洼之宽窄。如月堤长五十丈。则月洼可宽二十丈。月堤长一百丈。则月洼可宽三十丈。就此递算。总期如半月之形。不短不促。则浑水之来。方可运送。若短促而宽。竟似荷包布袋之形。则水到不能运送。止淤沟口。其余反成坑窟。永不能淤矣。然月堤不长。纵能圈作半月之形。亦觉迫促不宜。如连有两小月堤者。亦可通联作一段放淤。如月堤过长。又可隔堤作两段放淤。凡圈筑月堤。得就稍高阜处。更为相宜。如或地势全洼。不能相就。亦须于放淤之年。除应加砢堤外。另筑宽厚半砢。以防内外渗漏蛰陷。

一柳草宜预期种植也。月堤新成三面。均宜布种草子菜子。使之生发。可免雨水冲刷新土。月洼之内。沿月堤之根。每间五尺远。种卧柳一丛。旧月堤亦复如是。待其长成。竟同沿堤编篱。可以抵御风浪。凡洼内旧有柳树者。切宜存之。以御风浪。凡筑新旧月堤。均不妨于月洼内取土。既可就近。又使洼中连有土坑格堤。则水到易于挂淤。不致出险。但须离月堤二丈以外。不可有伤堤根。凡筑月堤。均不可用沙土。以防水到坍卸。

一淤沟宜如法镶砌也。下口在河之下流者宜深挖。务与月洼之底相平。引河水徐徐浸入。河水长一寸。则月洼内入水一寸。不可使河之水面。稍高于沟。更不可使沟口稍高于月洼。以成建瓴之势。其宽除用桩料包镶外。中净存四五尺不等。其镶砌用排桩捆埽由。密密布列。其沟分作两层。下一层镶成。净宽四

五尺。上一层镶成。净宽六七尺。由下而上。递相开展。上口在河之上流者不宜太深。视河水之来。如浊漳之水先来。则可深挖。使其及早受淤。如卫汶之清水先来。则不妨迟开。其宽悉照下口。再上沟下沟。清浑出入。日久易有坍塌。均宜镶护完固。万一月堤稍有损动。止须将上下沟用埽堵塞。亦不为害。一上下口宜就地取裁也。下口宜开深者。所以使河水早入洼内。澄清以待上口浑水之至。上口宜浅开者。所以使洼内澄有清水。然后浑水急溜而入。一见清水。其性便沉。其势便缓。下口宜于顺溜之处。俾河水浸淫而入。将来出清。可以随溜而出。上口宜于迎溜之处。全借浑水。畅流而入。方可运送洼内之清水。畅流而出。倘上口限于地势。不得迎溜之处。宜将沟口上唇。缩进五尺。引之使入。再将沟口下唇。接长四五尺。如吞水小坝。逼之使入。则亦可以迎溜矣。下口限于地势。不得顺溜之处。宜将沟口上唇。接长三四尺。势如挑水小坝。以避大河之逆溜壅阻。再将沟口下唇。稍缩二三尺。以引清水之远出。则亦可以顺溜矣。上口地势。更宜详勘。外则迎大河之溜。内则宜顺月堤之势。不宜直射月堤之根。上沟宜斜向而入。方可迎溜。下沟宜斜向而出。方可顺溜。二沟合看。须如八字形方好。

一上下沟宜随时增添也。初时月洼尚深。根底未固。上下止开一沟。迨上沟入水之后。月洼已经淤有根基。月堤又已见水。然后相其出入之势。再开一二口。大凡下口出水不顺。必由上口入水不畅。不能运送之故。则不妨多开上口。如上口入水已畅。而下口出水不顺。必由不能顺大河之溜。反为大河之急溜所阻。宜另择顺溜之处再开下口。总期上下口一律顺畅。入浑出清。全洼运动不滞。便可源源积淤。如月洼内上半段先已淤高。则浑水不能及下半段。无浑水之来。则亦无清水之出。下半段终不能淤矣。宜就下半段另开一口。使之常有浑流之入。然后下半段亦可受淤。至于月堤两头如牛角尖形者。浑流不到此处。积淤必不能多。俟今年将洼内积淤平满。下年竟将此处缕堤。刨平几段。使河水漫过。则可以一抹而平。凡本年积淤未平中多坑窟者。次年均宜仿此。庶可一律平满也。平满之后。除月堤原高出平地一二尺者。毋庸增筑外。如月堤止与淤积之平地相等。则宜于月堤之上。加筑子一二尺以作遥堤。向后听其年年平漫而过。即河水出槽。亦可无患。但不可复于临河筑。使水不得平漫。将来又成险工。凡沿河淤平之工。及河滩宽岸。均宜加培。离远之老堤老。不宜临河迭。使河水不得平漫。又成险工。

一夫料灯火宜预备也。放淤如御寇。如临敌。不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备之也。凡桩埽席片麻绳铁锅之类。均宜预备。以防意外之虞。窝铺兵夫。先期派定。灯烛火把。先期备齐。日则填补小沟。钉挂防风埽由。夜则轮流看守。遇风雨之夜。尤宜常川巡视。一有损动。鸣锣为号。众兵夫一齐抢护。违者重究。凡

属淤工。专员看守。以重责成。随时经理。以收实效。事竣。官兵一体优奖。以示鼓励。

治河挑浅议

徐旭旦

昔王竑出总漕运。兼理河渠。河漕原未分设也。间值河有他故。特遣大臣行视。图方略治之。事竟还朝。正德以来。犹旋设旋罢。而总河专设。则自尚书潘季驯始。黄运两河。其间有治有不治。及至本朝三十余载。河道顾日以不治。其故何也。治河犹御敌也。帝王之于敌。每治之以不治。惟河亦然。时有溃决。则堵塞之。间有壅淤。则疏浚之。如是而已。自总河既设。职有专司。居常无事。每怀尸位之。兴作无当。祇贻蛇足之讥。如前河臣。或筑高堰以障淮流。或凿归仁以分河势。蠹费冒功。言之可哂。至于今日之患。又异是矣。今日治河之病。原自有在。而黄堙之塞。正不与焉。夫黄河善淤。从来远矣。故沿河州县。俱设有浅夫。原为挑河而设。如夏镇额夫一千二百五十四名。徐州额夫三千五百一十六名。邳州额夫八百三十五名。虽他处夫数不同。总之计道里远近。以为多寡。自足供一处挑河之用。使当水落滩见之时。即率前项夫役。于滩浅所在。逐段挑深。俟伏秋水至。冲刷一空。黄虽善淤。安得数十年间。河身遂高与城齐也。惟是前此治河者。创为束水涤沙。岁增长堤若干丈。岁筑埽坝若干处。即为治河得善策矣。而不知此朝三暮四之术也。所谓束水涤沙者。果遂能涤之以归于海乎。无论漩涤于此。复停于彼。且河暴发。并前堤坝尽化而为河身矣。此与载土实河者何异。河身安得不日高也。由河官以挑浅则用力劳而无可见之绩。筑堤则取效速而无坚久之功。所以相率日习于非而不自觉耳。如总河大臣督行各管河官。除水涨冰凝之候。即率各处之浅夫。挑各处之河道。总河时加稽查。勿令虚旷。则河道不日深通。而壅徙之为患也。吾未之前闻。

河复故道须在冬令疏嘉庆十四年

吴璥

窃查海口形势。自上年至今。臣等先后履勘。并委谙练大员。逐细探察。已不下十数次。灌河海口一路。测量北潮河水深四五尺。滔滔入海。类属建瓴。所惜者。由马港口至北潮河一带。滩地多属胶淤。所以水行已逾一载。河槽未能刷深。自应仍复故道。方为正办。去冬所估引河。口宽仅十二丈至二十余丈。深仅四尺七尺至一丈六七尺。未免浅窄。必须酌加宽深。始能畅顺。连培筑马港口。张家庄两缺口。及接筑云梯关外长堤。共需银三百六七十万两。所费虽甚繁巨。而事关全河大局。如果刻不可缓。臣等亦何敢存畏难观望之见。惟溯查历来堵筑漫口。总须先挑正河。冬间合龙者。次年必顺。春间合龙者。每致

他虞。挑挖引河。势不能如旧河之宽至数百丈。深至二三丈。必须冬令堵合。则距汛期尚有数月之久。新引河得以刷涤宽深。汛水长发时始能容纳。若春间堵合。河流未畅而水已旋增。必有壅涨之患。即如嘉庆四年。豫省睢工堵闭。是秋即有邵家坝之失。前年王营减坝堵闭。是秋即有陈家浦之工。上年陈家浦甫竣。又有马港口张家庄漫溢之事。此皆春间合龙。河未畅行所致。其患历历可考。显有明效大验。今计算海口经费。尚存有两淮两浙未解商捐银三百二十五万两。今冬明春。断不能全数拨用。即使设法筹措。而银项到迟。以工程扣算时日。至速亦须桃汛前后办竣。河身未及刷涤。涨水接踵而来。万一别生事端。实不可不预为筹虑。且此时水势。如仍似九月间壅滞不消。则势处刻不可待。亦不可不沥恳 天恩。筹项赶办。今赖 圣主洪福。河水已见消退。较上年此时为小。则现在灌河去路。尚非竟至阻遏。自未便轻率举行。转滋后虑。臣等再四筹计。并与道将等虚衷讲论。莫若于明年八九月间。即拨银购料。一过霜降。赶紧兴工。克期十一月内蒇事。则经费既可措置从容。而人手时日。亦可舒展。使新挑引河。得于汛前刷涤数月。庶可迅驶归墟。以期尾闾深畅。至于大汛之平险。固在去路之通塞。而豫江两省。统计黄河南北两岸。工长数千余里。仍须处处堤埽。工程修防坚固。方保安澜。亦非仅恃海口深通。遂能一劳永逸。即以现今新旧海口而论。从前旧海口畅行时。亦未尝无漫溢之患。本年由灌河旁趋。亦可竭力保护无事。可见疏导修防二者不可偏废。臣等深知缓办旧海口。并非经久之计。惟经费既须熟筹。时日尤应细酌。且幸近来消水较速。则暂缓复故。尚不至有壅遏之虞。臣等不敢不通盘筹划。权其缓急。以归慎重。

缓堵郭工借清刷淤疏嘉庆十一年

河道总督戴均元

窃臣等确查新河中段。硕项湖一带。碍难筑堤。趁此清水畅出之时。议将旧河湾曲淤浅处所。分段挑浚。堵筑减坝。藉以冲刷。可望通顺。节次奏明在案。臣等以斯事关系重大。连日早夜会商。并传齐道府厅备各员。及熟谙河务之人。细加咨询。务求帑不虚糜。功归实济。窃称此时旧河淤垫已久。纵极力挑挖。不过于河心抽沟。不能大去淤土。若能借清水冲刷。不但河槽可冀深通。并云梯关以下。旧日淤沙。亦资刷涤。现在郭工口门未闭。全河清水下注。倘能先将减坝堵合。使清水全力刷河。既较人力所施事半功倍。明春不致倒灌。粮船亦断无阻滞之虞。且现在时交冬令。水落沙轻。湖中不致淤垫。此不可得之机会。倘此时先将郭工堵合。旧河所抽沟槽。一经黄水。即恐淤垫。既无益而有损。且下游既高。河口清水更低。必致倒灌。有碍运行。众论如一。言之凿凿。臣等再三斟酌。此时郭工口门。仅剩二十余丈。无难即日堵合。究可了一

未完之事。但机不可不审其后先。事不可不酌其轻重。通盘筹划。自应亟疏旧河去路。以先堵减坝。借清水刷河。较为合宜。计时已迫。当即专差连夜札商臣徐端。令其斟酌定议。以便具奏办理。臣等一面将旧河先筑拦坝。截断来源。洄出下游。以便分派多员。按段疏浚。如毛家嘴陆家渡等处。赶紧抽挖。切湾作直。一面严催购运正杂料物。堆贮充足。并将减坝西裹头先行盘做。候挑挖稍有头绪。即便进占。庶无歧误。

卷一百三工政九河防八

河防志

张鹏翮

一挑挖引河之法。审势贵于迎溜。而施工宜于深阔。且俟水大涨。乘机开放。则有一泻千里之势。不可太窄。窄则受水无多。遽难挽溜以入新河。不可太浅。浅则水不全趋。势缓仍垫。不可过短。短则水流不舒。为正河所抑。洄淤淤。须宽六十丈。或四十丈。须长二千丈。或千余丈。方趋溜有势而成河。不可太直。直则平缓而无波澜湍激之势。久亦渐淤也。必随黄河大势开挑。俾其河头迎溜。河尾泄水。中间湾处。急溜冲刷。渐次河岸倒卸。再于河头筑接水埽坝。河尾筑顺水埽坝。对河筑挑水埽坝。庶引河可成也。一帮筑堤工之法。凡属河道。必筑堤束水归槽。以防旁溢。无论筑加帮。总以老土为佳。但黄河两岸。率多沙土。恐难尽乱老土。须于堤完后务寻老土盖顶盖边。栽种草根。以御雨淋冲汕。一卷埽下埽之法。凡应用埽个。须卷长十丈八丈者方稳。高一丈者埽台要宽七丈。方卷得紧。如遇堤顶窄狭者。架木平堤。名曰软埽台。然后卷下。先将柳枝捆成埽心。拴束充心绳揪头绳。取芦柴之黄亮者。●打小●。总系于埽心之上。每丈下铺滚肚麻绳一条。或不必用麻者。即用芦缆。又将大芦缆二条。行绳一条。密铺于小●之上。铺草为筋。以柳为骨。如柳不足。用柴代之。均匀铺平。需夫五六十名。如长十丈者。共需夫五六百名。八丈者。四五百名。用勇健熟谙埽总二名。一执旗招呼。一鸣锣以鼓众力。牵拉捆卷。后用竿秆戗堆。埽临岸时。将小●均束于埽。埽岸上每丈钉下橛二根。将滚肚绳挽于橛之上。每揪头绳一根。亦钉橛一根。看水势之缓急。定揪头绳之多寡。渐次将埽推入水中。将橛头滚肚。用活扣结于橛之上。然后缓缓压土。俟埽将次沉下。乃下排桩。每丈用一尺八寸木一根。若水势湍激。顶冲埽湾。共合龙之埽。须用大木。不在一尺八寸之例。每丈用料物细数。照现行工部则例配用。一黄河内下埽之法。凡黄河内埽工。有修防。有救险。有抢险。有新生险。修防工程。于霜降后水势退消。验查旧埽倾欹者。蛰陷者。卑矮者。朽烂者。须将旧埽清消平妥。相机补下。层层签钉大桩。照依大汛水涨之痕

。仍高出数尺。一律下成顺埽。薄敷以土。俟其蟄定。方可下丁头埽。若埽未蟄实。即下丁头埽前顺埽一有蟄陷。将别埽俱动矣。其救险工程。将有危陷。埽尚未去。急须临河添压大埽。长桩靠堤。急清旧埽。恐为汇崖。填之以软草。将两旁安稳之埽。亦须补下大桩。并力救护。勿使走动。则工程平稳矣。其抢险乃因旧埽朽烂。或因顶冲急溜。埽下冲激空虚。旧埽全去。水汇崖岸。旧堤坍塌。岌岌堪虞。当此皇皇之际。惟有审其事之先后。埽之缓急。若误下一埽。误钉一桩。反致逆溜湍激。冲刷旧堤。欲去不能。每致愤事。须责令久惯埽手。或熟谙人员。殚心料理。责任既专。令其度量稳妥。然后急为接下埽个。昼夜抢下。庶旧堤无虞。两旁之埽平稳矣。其新生险工。每于旧险工之上下。黄河大溜。一时冲至埽傍旧堤。坦坡坍塌。急须下埽。直至开溜之处而止。大率黄河埽料以柳柴为重。次则枯草。桩必长大。绳须坚实。至于压土非比清水埽个。黄水一入埽中。即泥沙停滞。若压土太厚。反恐欹卸。俗云下埽无法。全凭土压者。乃别言清水之埽也。

一黄河塞决之法。凡黄河初决。且不必急计裹头。亦不必急计堵塞。初开之时。水势汹涌未可与争。惟看出其口急溜。若有夺河情形。须建挑水坝。以遏其势。上流挑空引河。以挽其流。速运积料物。料物既积矣。犹在得时。时可堵矣。裹头旧堤。务必多下边埽。坚固停妥。然后逐渐进埽。埽不可缓。缓恐决口渐深。又不可急。急恐下埽有失。埽必欲其大而长。长大则稳。卷埽首重于绳缆。其揪头滚心滚肚。必须长壮。务使绳胜埽。莫使埽胜绳。埽既下矣。薄用土压。埽将沉于水。方钉签桩。再加套埽。其桩亦必须长大。计埽将到底。方可再进沉水。将次合龙之际。须多备在工料物。恐防合龙后每因蟄陷复决也。宜于合龙之时。昼夜兼工堵塞。遇有毛道过水。或系桩顶不平。或系埽手作弊。故罅隙。必须急为压土。使其平实。于罅隙用稻草。或红草塞之。务使断流。若涓涓不息。渐至蟄陷。不急抢救。则溃矣。欲杜桩埽手之弊。惟有恤其勤劳。厚以赏赉。不必按日计值。惟以成工为主。则工易举而成亦速。至决口初开时。不系顶冲之处。出口势缓。去口平散。亦不必急计堵塞。久之率多挂口淤垫也。一建筑挑水坝之法。凡黄河迎溜之处。宜建筑挑水坝。又名顺水。又名矾嘴。又名马头。其功最大。如清河县境内之运口。每为黄水急溜直逼卞家汪。关拦清水。不得畅出。以致运口淤垫。陶家庄引河数挑不成。仰遵

圣谟指示。于运口迤西筑挑水坝一座。将黄水挑逼北徙。清水得以畅出陶家庄。引河得以成功。今二渎合流。河工告成者。攸赖于是。凡遇有险工之处。照式筑之。裨益非小。酌试建筑之法。坝欲其宽。不可甚长。须做雁翅边埽。以顺上流。勿使埽头逆溜。有掀揭之虞。若离缕堤远者。须接筑格堤捍御。以防异涨时黄水溢坝后冲刷之虞。

敬陈治河条例疏

张鹏翮

一堤工宜坚筑也。旧例每堤土六寸。谓之一皮。夯杵三篇。以期坚实。行礮一篇。以期平整。虚土一尺。夯礮成堤。仅有六七寸不等。层层夯礮。故坚固而经久。虽雨淋冲刷。不致有水沟浪窝汕损坍塌之虞。今见各堤。俱无夯杵。止有石礮。又自底至顶俱用虚土堆成。惟将顶皮坦。微礮一遍。以饰外观。是以堤顶一经雨淋。则水沟浪窝。在在不堪。堤底一经汕刷。则坍塌溃坏。故年来糜费钱粮。迄无成效。今后再帮之堤。俱将原堤重用礮杵。密打数遍。极其坚实。而后于上再加新土。创筑之堤。先将平地夯深数寸。而后于上加土建筑。层层如式。夯杵行礮。务期坚固。照依估定远近土方。取土加帮。不许近堤取土。

一桩工宜用整木也。运河中河。顶冲刷湾之处。水势湍激。恐其汕刷堤工。是以估用整木。签钉排桩。估用整柴。丁头镶压。以资捍御。今见两河排桩。俱系一木二截。浮签浅土。所镶柴束。俱系一柴二截。粉饰外观。及将旧堤老工窆松。一遇雨淋水涨。桩木欹斜脆折。柴草随水漂淌。嗣后排桩工程。购木到工。该道厅先赴工围验。是否与原估尺寸相符。勒令承筑人员。桩用整木签钉。入地甚深。埽用整柴镶压。极其坚固。

一龙尾埽宜停也。臣查河工。见工程坚固者。首在石工。次则密订马牙桩。足资捍御。其顶冲大溜之处。用丁头扫密钉大木排桩深埋入土。亦属有益。至于平常工程。概用龙尾坝稀钉。排桩浅埋浮土。一遇风浪。即行塌卸。徒饰外观。虚糜帑金。应行停止。

一石工修砌宜得法也。臣阅湖河修砌石工之处。鑿凿草率。参差不平。零星之。不足原估尺寸。三不能抵二之用。钉桩短小。不足以繫数层巨石。石块碎小。不足以符原估丈尺。石灰米汁短少。何以合石而联成一片。铁锭铁錡全无。何以扣石缝而使之合筭。自必旋砌旋坏。安能经久。嗣后一切石工。无论面里。丁头等石。皆照原估置办。鑿凿极其平整。石灰须重筛。筛过多用米汁调和。捣杵极其胶黏。满灌而入。使之无缝不到。又用铁锭铁錡联络上下。合为一片。

一挑河之积弊宜除也。分工人员。领帑到手。任意花销。河身挑挖。不及原估十之三四。堤用虚土堆成。并不肯如式夯礮。且将挑出之土。堆于临河堤上。使堤岸高耸。以作假河之尺寸。是以年来挑浚甚多。成河甚少。侵帑误工。莫此为甚。嗣后挑河工程。挑出之土。尽堆于原估堤上。层层夯礮成堤。使之高宽。以资捍御。不许估计散土。以滋堆高假河之弊。

一黄河淤垫之曲处宜取直也。恭奉 上谕。将黄河曲处挑挖使直。仰见我 皇上洞悉治河良法。臣查阅河工。见顶冲大溜之处。对岸必有沙嘴挺出。此河曲之故也。从此曲处挑挖引河以杀水势。则对岸险工可平。诚如 圣谕指示。极其精当。因询河官。何以不即遵行。据称挑挖引河。需费钱粮甚多。挖后引水大溜。始

能成河。若逢缓水。必至沙淤。例应追赔。是以人心惧缩。不敢挑挖。臣思河工。处应故事。挑挖不如式者。理应赔修。若实心任事。挑挖深宽。偶致淤垫者。此非人力之罪。应请免其赔修。庶几人无畏缩。我皇上挑直之上谕。可以实见之奉行。而河工有底绩之期矣。一夫役宜优恤也。挑河筑堤雇夫。动至数千。烈日风雨。手操畚鍤。夜则卷席为棚。仅以庇身。虽有雇值。止可糊口。嗣后工成之日。给与印票。该地方官查验。免其杂项差徭。以酬其劳。

合龙闭气说

曾筠

堵闭决口。至合龙时。正河未通。旁流又塞。全河水势。进退两难。此时苟措置失宜。必致寻路夺门。乘虚溃陷。尽弃前工。故堵合决口。筑至只宽十余丈之时。务将从前已下各埽。凡揪头滚肚以及桩橛等项。一一检点。更验明积料积土若干。然后每边各再进一二埽。镶垫极稳。方可卷下合龙埽个。其埽或用单用双俱可。既下埽闭合之后。一鼓作气。竭力镶填。层层加压。着地随即签桩。至埽尾溜断为率。至从前做过各埽。须自靠堤起至龙门口止。通身压土三四尺。加镶又不可一律铺填。如埽面宽十丈者。止于埽头埽尾各镶宽一二丈。其埽面中间。多用土压。埽上压土愈重。埽个愈稳。将来垫陷亦少。若夫堵合决口之后。河流亦必去埽工数十丈以外。似乎足资巩固。但近埽之处。不有河形。即系洼地。水势一长。仍必分流。不早防备。则外口嫩沙。见水便消。坝下埽工。倘或朽腐。一有更变。便无从下手。亟须于龙门外口。约略长短。再下顺埽数十丈。或二路二层或一层以护之。如龙门里口跌塘尚浅。则于里口建贴心坝以为内戗。更着紧昼夜抢筑里越大堤一道。方为万全无失。盖水有气势。势之所趋。气必随之。今里戗外护。而又圈以越堤。俾其气无所透。而其势亦随以退阻。淤沙挂滩可跂而待。司坝工者。其可不急为之善后耶。

下埽压土之说与张文端互异姑两存之

石工说

曾筠

石工之要先审水势。如黄河水性靡常。沙土虚松。除山陵冈麓土性坚凝。量为建筑石工。以资捍御。其余概难迭砌。又如清水顶冲之处建闸。若遇山水大发。全力冲动。必至溃裂难支。惟熟察夫来源之清浊。为顶冲。为拖溜。择地建造。方能坚久。是水势之贵于斟酌者一也。一在先据根基。如根基不能坚实。虽密钉长桩。层垒巨石。平垫下坐。必致塌陷。务须选择土性坚凝之处。然后施工。则久而不敝。即至历年既远。间有损伤。基址永固。易于修理。是根基之贵于坚实者一也。至于垒砌之法。首重底桩。毋论马牙梅花。务必株株实在

。方能着力。一有虚松。则力难胜重。上实下虚。通身受病。即全体俱坚。间有一二桩根。不能到底。偶遇石缝接笋之处。立致欹斜偏侧。是以按照漕规估计。有二截三截之分。而测量地势签钉。务以着实到地为要。是底桩之贵于实在者一也。一重石块。不拘丁砌顺砌。务须六面琢平。方能稳固。倘一面不平。即一处不稳。每有任听匠作草率了事。鑿凿不平。用碎石衬垫。迨至垒砌既高。其力愈重。所垫碎石难支。工完未几。旋有蛰裂。是石块之贵于平整者一也。一重对缝。石缝不密。则罅隙可虞。易于渗漏。即使灌以浓浆。而灰缝羸疏。不能镕成一片。串水之患。势不能免。凡笋接缝之处。务必琢磨细致。参差压缝。勾抿合式。方资巩固。是接缝之贵于密致者一也。一重灰汁。灰有真之辨。汁有浓薄之分。少不心察看。则动多虚假。苟至计及锱铢。希图节省。即有匠工牙佞。乘机舞弊。灰则搀和沙泥。汁则半多清水。岂易融洽胶粘。充盈饱满。徒饰外观。其弊不可胜言。是灰汁之贵乎察核者一也。一重丁石。不拘大小石工。如得层层丁砌。自当格外坚固。否则层丁层顺间砌皆能垂久。如非吃紧大工。则估计顺砌居多。每层顺砌一丈。例用丁头石三块。每块长三尺六寸。庶与衬里石。里外牵扯。方资巩固。如谓垒砌在中。无可考究。所用丁头石长不如式。则墙里二石。两不相蒙。倒卸之虞。半多由此。是丁石之贵于照估者一也。一重衬。墙石之后。接砌里石。里石之后。复衬河。盖土石性殊。难于联属。以贴土。诚有妙理。如或聪明自用。更改成规。动谓性不坚。不如省去。不知土石性难融洽。分而不属。大有疏虞。是衬之贵乎如式者一也。一重尾土。石工背后。用土填筑。土石相接。最难联属。夯杵不密。每致成患。务须砌石一层。即填土一层。用杂木夯杵。百炼千锤。方能坚凝贴合。如垒砌既高。方始填土。以及任意堆积。先后失宜。雨淋水灌。非虚松塌卸。即胀裂倾欹。均为石工大患。是尾土之贵乎坚密者一也。一重月坝。凡修砌石工。必先筑月坝拦水。法用两面排桩。衬以笆席。中填土心。挡溜闭气。不使少有渗漏。以便施工。此不易之则也。然于洪波巨浪中。一坝孤悬。势难屹立。如徒固执旧章。不知变通。万一工程将半。坝有疏虞。前功尽弃。所损实多。又在因地制宜。如水浅则用月坝。水深则留存旧工一二层以为外障。退进一二丈。空槽钉桩垒砌。是月坝之贵于相机者一也。他如清槽辟水。扣锭安碇。集料庀材。鸠工利器。事无巨细。贵周备而不遗。时有后先。毋临期而滋误。若夫金门鴈翅之须详。矾心裹头之有别。迎水跌水。在长短之合宜。减坝滚坝。实同工而异用。闸洞无分乎大小。堤堰总贵乎高坚。形制虽殊。施工则一。要须熟习于平时。方不周章于临事也。谨于高堰工成。为志大如此。

治河要语未及石工得文敏此篇其法益备

覆奏河工诸弊疏

黎世序

奉 上谕御史畚文铨奏称承办土工员弁。每乘上司查之后。夜遣兵夫搜挖堤根滩地之土。滩地挖去一寸。堤身自高一寸。名曰搜根。再以所挖之土。培所筑之堤。事半功倍。一寸已得二寸之数。一尺即冒二尺之银。侵渔实不可问。至土工坚否。全赖夯碓。新筑之土。名为坯头。夯碓工价。估在土方价内。承办员弁。冀得盈余。新筑坯头。动辄厚至三尺有半。二尺有半。夯碓焉能结实。锥试之法。止及土面工程。往往高七八尺及五六尺不等。底则任其虚松。碓亦有名无实。惟迎面之土。始加套碓。用锥之人。早为关说。下锥提锥。多有手法。执壶淋水。亦用诡计。验收上司。轿马速行。一望而过。当面被其欺朦。至估工之初。旧堤尺寸。为少报。新工报竣。旧可抵新。名为挪掩。及收工之时。执持丈杆糴绳之人。得收贿赂。树杆少斜。顶高即符额数。糴绳微松。单长不殊原估。额数偷减已多等语。黄河保障。全恃堤防之坚与不坚。视土工之实与不实。每岁择要估办。动需银数十万两。若如该御史所奏。岁修土工。浮冒朦混。弊窦丛生。工程不固。实由于此。着黎世序严焯。随时密查前项兴筑土工。是否有此等弊混。一经查出。既严参惩办。总期工归实用。帑不虚糜。方为不负委任。钦此。伏查办理土工之弊。本属甚多。御史畚文铨所奏。皆系河工每岁通行严查之事。实尚不止如该御史所云者。杜弊之法。总在确估于未办之先。严收于工完之后。大抵承办工员。不免有冀得盈余之想。而工员所用之夫役。皆系从中谋利。善于弊混之人。是以无弊不作。工员稍不精明。亦即受其欺朦。上司稍为疏懈。亦即受其欺蒙。如该御史所称搜挖堤根滩地之土。名曰偷底。除偷底之外。所筑坡身。不能饱满。带微洼。名曰螳腰。加高之工。顶宽下削。外坡丈尺虽足。而里坡有陡立之势。名曰戴帽。堤顶两边。加高丈尺。虽与原估相符。而堤心带微洼。名曰架肩。一面收高者。将施糴一面斜高。名曰耸肩。皆是偷减土方之弊。至于坯头加厚。名曰加坯。行碓不到。名曰花碓。工完之后。以长锥签试。兵夫于提拔之时。有意旋转。则灌水易保。名曰泥墙。灌水之时。故将泥浆及胶粘之水灌入。名曰作料。其余琐屑欺蔽之处。实不胜枚举。皆是偷减夫工之弊。惟在立法周详。稽查严切。诸弊自能去除。南河历年来办理土工。臣从不以厅营估册为凭。先令该管各道。逐细查估。臣再亲加勘较。旧堤长丈高宽。虽有尺寸少开。亦必于册内增出。并相度取土之远近。工程之难易。酌定方价之贵贱。则以旧抵新之弊自除。偷底之弊。堤根滩地。悉系老土。草根盘结。至收工春深之时。草色回青。一经偷挖。情形显然。难于掩饰。臣于开工之先。申明禁令。培堤取土。须离堤二十丈。滩窄者亦须十五丈。方准取土。如工完之后。堤根草坡铲动者。即严治偷底之罪。则偷底之弊自除。至于使水行碓。办时原难处处查守。臣总以锥试为法

。所筑之工。高五六尺者。一锥可以到底。高八九尺及一丈以外者。先于堤顶锥试。再于堤坡自上至下。逐段签试。灌水不保。即系水碓不足。委员押令翻筑。再行报验。所得不偿所失。是偷减碓水之弊。亦可以不禁自除。至执耨持杆人等。得贿舞弊。皆视上司之认真与否。以为进退。臣与各道。每遇查验土工。无不逐段细为较量。丈杆不许少斜。耨绳不许少松。亲自察看。细注簿册。穷日之力。仅能行查三四十里。从无轿马速行之事。现均有历年估工收工亲注簿册可据。飭行文案可凭。各工员有办理不能如式者。量其情节轻重。武弁则棍责示惩。文员则摘顶记过。责令补办如式。即如本年加培两岸土工。经臣查验。多有责令翻筑补筑之处。由道验报。臣遇便复加勘验。不容少事颛顼。此臣于历年土工。严查杜弊之实在情形也。惟有慎之又慎。严益加严。总期帑不虚糜。工归实用。以副我 皇上淳淳训戒之至意。

请工料照时价实销疏嘉庆十一年

河道总督戴均元

窃臣自抵清江浦以来。屡闻督河两臣。商议办理工程。每以物料昂贵。例价不敷。不能不通融开销。其时臣亦无从深知底里。兹臣接印后。正在催堵智礼两坝。并抢护顺黄坝埽工。需用柴料甚多。现据承办料物各员。纷纷称。给发料价每斤四厘五毫或五厘五毫不等。臣伏查部定例价。柴料每斤不过九毫。今多至数倍。从何开销。且公然详批加价。起于何时。当经面询臣徐端。据称料物年贵一年。增至数倍。众所共知。是以明白批准加价数目。俾可购办。即如夫土木石等料物。非例价所能办理。现在智礼两坝。委员所积土方。隔湖运土。每方需价一千七八百文。由坝头挑运上埽。脚费亦属不少。核照例价每方八分。几多至数十倍。至报销时。不能不将所增价值。通融开销。此皆实在情形。臣伏读 谕旨。例价实在不敷者。奏明量予恩施。仰见我 皇上慎重河防。准情酌理之至意。又向臣徐端面询。现蒙 恩施逾格。何不据实陈请。据称凡工料按例皆属不敷。焉能逐项加增。亦难请加至数倍及数十倍之多。无可如何。惟有宽估实收。通融册报。上年曾经据实陈奏等语。臣窃查部例自有一定。今百物无不增昂。自系实情。既于一切工料。明禀明批。照时价给发。有据可查。乃因不能开销。遂虚估工段。宽报丈尺。以符部价。移彼就此。已属显然。然承办厅员。即此又生弊混。势所必至。伏思臣子事 君。惟在以诚。今非增价不能办工。非虚捏不能报部。则事事蹈欺罔之咎。一经查出。不得以曾经奏明。稍为解免。臣现查应发之项。酌量支給。固不敢心存畏葸。致误要工。若因附会例价。核实难行。故循虚冒前辙。知而不言。则是甘心朦混。负罪滋重。惟有仰恳 圣恩。俯允按照时价。实用实销。则所费钱粮。乃止此数。而造报不至虚假。至各项料物随时价值。由地方官详报督抚。按月奏明

。咨行知照。庶稽核转得有凭。积弊方可厘剔。

严核河工经费疏嘉庆十五年工部

查江南河道工程。每年请拨帑金。动盈巨万。该河督臣等自当严饬所属。杜绝浮冒。以重帑项而裨要工。今臣等就近年所报工程钱粮。通盘合计。似其中尚有未尽核实之处。查河道工程。以岁修为最要。抢险之工。祇补救于临时。而岁修之工。则预防于先事。每年水落归槽之后。通查各厅境内。新旧埽工。将应行补厢加厢折厢各处。逐加估计。统于桃汛前一律修竣。如春修后。偶有蛰刷。仍即随时厢垫。果使实估实修。毫无偷减。则大汛经临。自足抵御。即或有迎溜生险。应行抢护之处。而岁修之工已固。即抢修之费无多。是以岁修册内。每段用银自数千两至一二万两不等。而抢修之工。每段旧例不得过五百两。即今加价两倍。而亦不得过一千五百两。特为划定限制。并非为一千五百两之外。听其专案开报。无论若干银两。转可不加禁制也。至所谓项目者。或系无工之处。新生埽工。或于有工之处。添接埽。或旧埽淤闭停修。突经蛰刷。凡皆岁抢之所不及。始准其于常案之外。别行开报。而节年以来。凡遇河溜坐湾之处。奏办护埽工程。业已鳞次栉比。但使于岁抢修案内。实力修防。自不致滋生他险。故奏报别案。实为不应常有之工。从前祇缘岁修抢修二项。定额不得过五十万两。厅员等以例价不敷。不得不借别案名目。虚估闭报。通融办理。迨嘉庆十一年。蒙 恩加价两倍。岁修抢修二项。每年用银至一百四十余万两之多。厅员等自不得借口不敷。仍前虚报。则项目工程。自应大减。而近来奏报专案。较从前工减之年。仍不见少。每年需银。总在二百万两上下。又自加价之后。漫工屡见。正溜既已旁趋。则项目着重。工程应少。而统计所销钱粮。仍与常年相仿。臣等就该督等所奏各案情形。详加查核。内除新生埽工。添接埽段。及淤闭停修各工之外。其以旧埽朽腐。沉陷蛰塌。别案开报者。几居四分之一。殊不思旧埽朽腐。即其岁修案内亟应修理之工。其已估岁修者。固系修筑之不坚。其未估岁修者。亦系估修之不实。若非奏定章程。仍前别案准销。则不肖厅员。于岁修案内。或祇将情形较轻之处。略事补苴。辄照额银开报。而其实系沉蛰朽腐之处。转或压搁不修。以为项目开销之地。殊与工程钱粮。大有关系。现据该河督等。将嘉庆十四年各道厅。岁修工程。共享银九十九万九千三百余两。造册题估。而是年抢修专案二项。尚未造报到部。臣等查现在册开工。尚无不符。除照例分案具题。仍令照例题销外。应请 敕下该河督等。转饬所属。将岁抢修工程。实力查办。并将每年桃伏秋三汛期。内。每汛修过工程丈尺。分次开单具奏。再行汇案题估。如有现在修防。并未报明淤闭之工。旋因旧埽空虚。沉陷蛰塌。专案奏报者。即其岁修案内。估办不实之明验。无论该年册内曾否估计兴修。统将所需专案银两。着落该管道厅

等官。分别赔缴。不准开销。并令该河督等。将各厅汛内所有新旧埽工。开具地名起止。段落丈尺。某业经淤闭。某段现在修防。造具总册。送部查核。以杜挪移掩饰情弊。其每年增入修防。及续经淤闭之处。再于各年秋汛后。专案册报。如有将现在修防之工。捏称淤闭。及无工之处。希图影射者。一经察出。即行据实参奏。严办示惩。庶岁修不敢草率。而专案可渐减矣。

派民种柳有损无益疏嘉庆六年

吴璥

伏查沿河种柳。始自明臣平江伯陈瑄。其根株足以护堤。枝条足供卷埽。晴阴足以荫夫役。柳之功用颇大。其栽种之法。莫详于明臣刘天和六柳说。向皆循守办理。臣查江南黄河大堤。自豫东交界至云梯关海口。两岸各长一千一百余里。各汛柳园地。共一千八百四十一顷九十五亩。例令河兵于冬底春初栽植。以便工用。臣到任以来。遵循旧章。檄飭栽种。于勘工之便。挨次查验。现在尚属森茂。其沙漫虫蛀凋残枯息者。俱令随时补种。不任短缺。今从九品堵恩荣所奏栽柳护堤。即剿袭六柳说中编栽低柳之一法。敷衍其词。实未深悉黄河形势。编栽细柳。止可用于近堤浅滩。遇有漫水。荡漾至此堤。不致激汕。非能捍御大溜也。恩荣言其父插柳护田。着有成效。乃系田塍沟洫之水。岂可与黄河并论。河性强悍异常。大溜所注。无坚不摧。虽石甃大堤。根脚密钉排桩。深至数丈者。溜势冲注。顷刻倾圮。岂区区茸细柳枝所能盘结巩固。况近河之堤。其土多沙。树根贯穿入土。年久根空。易生罅隙。往往水浸堤根。辄致渗漏。千金之堤溃于蚁穴。不可不慎。是以栽柳之法。俱应于沿堤五丈内外种植。不使逼近堤根。此黄河大堤非可藉柳保固之情形也。至于派民编里栽种。尤多不便。民居散处。离堤远近不一。且士农工商。各有执业。若如所奏。驱赴沿堤种柳。并编号挂牌。伺候勘验。倘有枯息。复命泼水补栽。必至民皆失业。而胥役地保。勒派卖放。又必纷纷扰累。迨至长成之后。仍许采伐。百姓奸良不一。势必强弱侵凌。争端迭出。查雍正年间。曾劝令官民栽柳。沿河文武。捐柳五千株至二万株者。分别议。殷实之民。种柳二万株者。给与顶戴。迨行之日久。新旧淆混。遂多冒滥。在报捐之人。虽稍出己贖。并不亲身料理。每托弁兵代为栽植。次年春末夏初。幸而成活。得邀议后。绝不照管。经历三汛。水漫沙积。渐次枯息。仍属有名无实。甚至奸悍之徒。藉种柳之名。砍伐官树枝条。以致成株之木。转多损伤。经前督臣尹继善等奏准停止在案。今堵恩荣未悉河势土性。但袭陈言。参以臆说。实属有损无益。仍当循照旧制。于柳园官地。及沿堤五丈以内。每年责令河兵栽植。并飭道将等实力稽查。以备镶工之要需。而收护堤之实益。

清理苇荡以济工需疏嘉庆十五年

百齡

窃照南河苇荡。左右二营。每年额采正余荡柴。二百四十五万四千余束。每束重三十觔。交船务营分运各厅。为岁修之用。历年虽照数题销。而究其实在所交之柴。半属散柴爬篓。并折断乱堆。更有蒲草夹杂。多不适于工用。厅员冀收好柴。情愿折让少收。向以四十束为一方者。减为三十束。而柴吏更轻。每束不足三十觔。遂至索算每方虽有三十束之数。而秤重仅止三百觔。其中暗亏。又不下三分之二。是以各河厅全仗购料做工。购料益多。而料价益昂。钱粮益费。各厅因购料可以开销染指。故于柴束之短少。不甚认真计较。前督河诸臣。亦深悉此弊。屡次设法清理。而办理终难得益。究其由来。因樵兵所领饷银。除例扣朋建外。每月仅一两二钱有零。每日仅得四分。不敷口食。每岁自霜降后开采。至次年清明。计一百五六十日。其中尚有风雪冰冻不能采割者。核计每兵每日须采柴六百余觔。尚须捆束肩负至沟。筏运水口。远者二三十里。近者十数里。其力实有不逮。不得不添雇民夫帮采。其雇价皆取给于柴。盗卖之弊。从此而开。营弁难以究诘。向有近滩居住之奸民。名为滩棍。因而挟制把持。侵占抢割。兵丁又不能顾问。甚至将荡柴之好者售给滩棍。仍转卖于河厅。尽以霉坏短细者充数交官。迨交船务营装运。合两船为一帮。每帮船兵四名。或五名。定限四十日往回一次。长途逆流挽运。加雇纤夫。添置篷缆器具。核其所领饷银。不及十分之二三。中途改捆盗卖。又势所必至。是以交厅柴束。既不敷觔重。又不适工用。彼此轆轳。积弊相沿。既深且固。其实各厅所购之料。大半仍系官苇。竟为滩棍之利藪。而河工转不得其益。嘉庆十二年。曾经前任河臣戴均元徐端。与前督臣铁保会商酌发刀本银两。派委候补道裘世璘。添募民夫。驻荡督采。用银六万余两。虽柴色较好。而照定额。尚不足数。十四年。又奏明。复委裘世璘。与中军副将汪德前往经理。用银九万余两。而亦仅敷额数。不能格外加增。总由海滨寥阔。荒僻异常。委员即督察认真。究不能周历其境。而狡兵刁棍。纵不敢肆意把持。亦无不交通朦混。是以不能穷其底里。臣于上年秋抵任后。目击南河用料繁多。价值昂贵。钱粮支绌。极思设法筹济。以冀稍节帑项。于查看海口时。顺道察看苇荡情形。地面广阔。一望无涯。苇茎亦极密茂。窃意能将积弊剔除。尽荡搜采。必能额外加增。因广为咨询。始知近年荡地。渐淤渐远。且有向系茸草。今变为羸苇者。上年因黄水甚大。又有甜水灌入荡内。长发密茂。较前两次查办时。情形又复不同。定可加增。而河工各员。则僉称前两次委员采办。未见有益。且海滨荒远。民俗刁悍。若办理过严。又多未便。能否加增。恐难预定。不如仍归苇荡营照常经理采割。臣午夜思维。既明知其有弊。自应极为整顿。岂可畏难因循。使成痼疾。前两次委员办理。或因产草之地。尚未成柴。而又克期催集。是以未

能周匝。诚得任劳任怨结实可倚之员。宽以时日。认真整理。或可改观。因特委江宁盐道朱尔赓额。将荡务利弊。详细告知。今其驻荡专司其事。又调曾任苇荡守备之现任泰州营游击王福。署理苇荡营参将。往来左右二营。相机调度。并遴委各员前赴左右营。分段稽查。先将荡地清查定界。再视产柴之疏密。分为上中下三则。圈围一亩。采割柴束。以上牵下。估计大数。以类其余。尽荡搜采。樵兵不敷。添募民夫。如有滩棍把持。从重严办。先据按则圈估。除正额之外。约计右营可增采一百九十余万束。左营可增采一百万三千七百余束。遂给发银两。饬令多集民夫。放宽工价。加紧采割。并捺挖沟渠。便于出筏运送。以省夫力。

自上年九月开采。至本年清明止。据报右营采得照例四成捆。长五六尺以上。堪适工用之柴。三百八十八万九千四百二十六束。左营采得照例四成捆。长四五六尺不等。堪适工用之柴。二百八十六万三千七百五十束。照原估右营又增采柴三十万四千余束。左营又增采三十二万束。共六百七十五万三千一百七十六束。除额定正余柴二百四十五万四千八百束外。实增添四百二十九万八千三百七十六束。照定额多至一倍有余查。十二年改定购料觔重价值。以三十七方半为一堆。山海等厅。每堆销银一百四十四两。外河扬河等厅。每堆销银一百六十七两二钱。中河桃南桃北堰盱等厅。每堆销银一百八十九两。荡柴皆系分拨此数厅。牵算每堆作银一百六十两。计增采柴四百二十九万八千三百七十六束。应抵购料二千八百余堆。值银四十五万余。两除发给刀本暨各员盘费薪水。并开挖门渠。津贴船兵水脚等项。约需银九万余两。与十四年用银相等外。尚应余银三十五万余两。而柴束之坚羸适用。比之从前仅得额数。尚系茸细夹带蒲草觔重不足暗亏工用者。又不啻增至倍蓰。溯查成案。前任河臣曾筠白钟山。最称办荡能手。亦不过得人除弊。并非别有奇策。臣远师其意。委员妥办。故亦能见效。而苇柴之较前滋生日广。地利可收。亦堪深信。伏查迩年以来。南河用料浩繁。价值增长。得此苇柴。分交各厅收用。多一堆之柴。即可少购一堆之料。节帑济工。莫善于此。第此次之办理。非比泛常。若必年年另派道府大员。驻荡照办。甚为费力。且恐调遣纷更。顾此失彼。自应另定章程。使后人易于循行。诸弊不禁自除。柴束总可照本年有增无减。方为永远有益。已饬令悉心妥议。再行条列具奏。恭请 训示遵行。永为法守。再查右营苇柴。系由黄河装运。现已陆续运工。其左营柴束。向由盐河装运。因上年减坝漫溢。河身间段淤垫。舟楫不通。必须重加挑浚。业已委员勘估。咨明盐臣归商捐办。仍将近荡河与盐务无涉者。归河工挑办。使盐运不致稽迟。柴束亦可赶运。以济工需。合并陈明。

此案章程后经屡定今存创始一疏以见崖略

议州县河员分办工料疏雍正二年

河南布政使田文镜

八月初五日。据抚臣石文焯河臣嵇曾筠。将河工免调州县之会稿。发与臣阅看。内称沿河十四州县。虽工甚近。往返料理。势易兼顾。况募夫办料之外。又有河汛各员。协力帮修。本地方刑名钱谷诸事。自可依限完结。不致迟误。嗣后非猝遇危险紧工。若附近印官。免其调遣。永以为例可也。但臣伏思 朝廷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河员专理河务。州县专理庶政。原毋容牵扯混杂。况特设副总河董司其事。又添设河道河员。暨武弁目兵。分修防护。而办料雇夫。又动用正项钱粮。按时给发。且今岁大工一过。嗣后不过年年岁修抢修而已。更不必再责之州县。为之经营调度也。乃不谓豫省之河工。办料雇夫。以及承修兴筑。俱属州县。而河厅河员。反不过从中文验。往来稽查。至于三年保固无虞。河员得以循例议。州县则又置之局外。倘一有失。河员固不能免过。州县一并干严处。是利则河员独享。害则州县共被。在州县亦何乐有此河员也。且臣查州县之在河工。不特河厅各员。得以借查丈堤工名色。鱼肉州县。即一切管河州同县丞等官。亦无不向州县需索。至于办置物料。运赴河工。必须讲究。然后秤收。所以年来州县。无不因河工赔累。致亏库项。今河臣曾筠会稿内。办料募夫。其意仍欲责之州县。夫州县之不能越境办募者。其势也。既不能越境办募。自不得不按照地亩门头。派之里下。一经摊派。其中便有蠹役土棍。或受贿那易。李代桃僵。或勒价包揽。以一科十。州县虽甚廉明。亦不能逐细查察。而官民已不胜其累矣。臣复再四筹划。今岁年登大有。物料易得。而农忙已过。雇夫亦易。莫如沿河十四州县。与河官分办物料。分筑工程。如遇桃伏秋汛。以及万一有事之时。仍令州县协力防护。公同抢修。而闲时州县。亦得稍有余暇。经理民事。庶河工与县务。两不贻误矣。

严厘河工积弊檄河南通志

贾汉复

中州之困于河工者。已十余年矣。荆隆之工甫竣。喘息未定。而又有清河集槐疙疸孟家埠口等处之堤工。继而办料征夫。事非得已。小民力役。分所宜然。第河工之积弊多端。而地方之受累无穷。若不严加厘剔。小民之膏血几何。可常资奸之吮吸哉。查此时堤工。不过帮筑高厚。及创建遥堤。原非决口塞流可比。况乎修筑土方有丈尺。用夫有名数。报竣有定期。管河官若能上紧督察。依限完报。则亦何弊之有。祇因故意迟延。遂尔弊端丛生。譬如原派人夫百名。而着役者止七八十不等。其余俱为督工。官役与夫头通同折肥。如一月可完之工。而延至数月。及领工食。未尝增于原估。而督工之官役夫头。仍按月索常例。包夫之奸棍。仍按月索私帮。工应筑一月。而延至三四月。民应用一钱

。而倍费四五钱。以致杂派溢于正供。在在剥肤剜肉。此其积弊一也。若夫砍梢之弊。残害尤烈。计河工之所需。自柳之外。余皆无用。今闻各夫下乡。无论坟内门前榆柳槐杨。任意砍伐。即桃杏果木。凭其摧折。毫无顾忌。既索酒食。更索银钱。民受其害。不敢申诉。此其积弊二也。官令各夫砍伐。当必有确数可稽。今则任人窃取。而官不之问也。损民间之物力。不能济紧急之工程。及派里民运送。则曰某人应运某处柳梢。运脚与夫食。每束已不下五分。及运至工所。又有委员刁蹬。折数加收。必令携贖行贿。私折干没。而后遂其溪壑。稍不如愿。措抑不收。车辆人畜。数日守候。此其积弊三也。至于派夫应役。历来自有定规。按地均摊。民虽劳而无怨。其奈势要豪强。种地数十顷。以及数百顷。抗不出夫。而州县徇情。亦不敢派。致小民有地五亩。即派夫一名。官既无良。民徒饮泣。此其积弊四也。至夫役工食。自应按月发给。犹恐食用不敷。今闻有役过数月。不发一月之银者。亦有转发州县。而毫厘通不给散者。更有工房里老。朋比作奸。领出官银。私相分肥。官有发银之虚名。而民不得受领银之实惠。此其积弊五也。种种陋习。概难缕指。弊绝风清。不无厚望于该道。为此仰管河道官吏。即将各处堤工。务要昼夜督筑。刻期报竣。毋得仍踵前弊。致累小民。至在事员役。及州县印河等官。尤当洗涤肺肠。严行觉察。敢有故违。该道即密揭本部院。以凭不时参处。法在必行。勉之慎之。

河工夫食料价议治安文献

淮河同知纪元

某谫劣庸才。谬膺河防重寄。视事以来。恪守法纪。弗敢陨越。凡本署冗员。悉行裁革。唯有夫食料价二节。所关河工甚重。不敢不竭虑殫思。以求剔弊而兴利。查夏镇一年夫食银八千四百余两。旧例州县解厅。厅转解夏镇工部。就近发主簿给散各夫以外。唯有中河夫食银八千六百余两。三险岁修料价。系本厅衙门经理。责无旁分者也。但法令废弛已久。其间百弊丛生。阅士民之公呈。访道途之舆论。诚有利于私而不利于公。便于奸棍猾吏而不便于民者。不得不早议变通。以图实济。先就料价一项言之。按往例于每岁正月内。酌发库银。每州县先给二百两。催各里办料。陆续完交。俟估计具题。用过料数若干。照定例价银。拨发各州县。转发里老。里老又分散花户。往往有不肖官吏。视为给还百姓之银。以上赐下。不敢取盈。可以任意扣减。及入里老之手。又视为百姓既捐之物。以现博賒。原置度外。可以借端开除。于是办料之花户。徒苦敲朴于前。并无实济于后。饮恨吞声。莫之敢发。既有仁慈各宪。念及于此。然事无指实。何所据而加之惩创乎。官既有染指之私。法必不行于下。于是衙役势豪。挟官肆恶。有本身原无柳料。而代包科敛者。有己身应纳料银。止

报虚文。毫厘不纳。不患河官里老不为遮弥缝者。有小民交料赴厂。而吏胥厂老。勒措不收。横索使费者。始因料价不给于民。后致柳价反累于官。上下朦胧。止图苟且塞责。如此养痍遗害。势必大患于河。河患而漕亦病矣。今与绅衿士民公议。嗣后办料。援照往例。于正月内。责令州县按里公派。使之完纳。迨伏秋以后。通计各州县实在完解柳料若干。应领价值若干。某照库平印发州县。取具印领。州县将银贮库。不必分发里老。里老不必分给花户。但照各里分完料数目扣抵。各里分末季钱粮止给库收。不见银钱之黑白。扣者无所容其扣。而侵者亦无所肆其侵。则下之纳于上者。秋毫皆入正供。上之纳于下者。锱铢悉沾实惠。而势豪恶棍见其无隙可乘。亦不复萌代包妄派之思矣。此纳料抵粮之法极便于民者也。若夫工食之积弊。尤甚于料价。按夫一名。官给工食银十两八钱。因不足用。里下议出贴费。各县照里均差。约田数十顷。派夫一名。田多者应夫。田少者贴费。此徐属历年定例也。但有田之人。非属绅衿。即各衙门吏书人役。本身不能应夫。势必雇人替代。即百姓之少有身家者亦然。是里下出夫之人。并非河上作工之人也。其间有名虽雇人代役。而实无人上工者矣。有本身原无夫役。而以一人而包充数夫者矣。州县止送花名一册。其事已完。真假替冒。何从诘辨。于是规避私逃等弊。不能免矣。是纸上之人夫半属虚名。而河干之修筑全为故事也。至于给散夫食。旧例州县解银到厅。收贮徐库。徐库不敷。又领诸淮库。先呈中河工部验封。然后按季发之河判。河判分发夫头。以及散夫。其中役克除。以及夫头冒销等弊。又倍于料价。甚至无夫之积棍。反受多金。而应役之贫民。毫无得者矣。今从长酌议。若照料价新规。令印官扣抵钱粮之数。似属妥便。但此项银两。奉有给应河夫之旨。孰敢更张。是以不便抵还里递。如仍前给放。又恐朝廷有惠。穷夫不得亲沾。再四筹划。莫若求宪台出示申飭。此后解夫之日。严责印官。不得以花名虚册塞责。必令详开应值夫役。本户何人。实系何人代役。注明各夫年貌。如有代包规避等弊。立拏本户重惩。及按季放发夫食之时。仍令印官亲同河判照原册按名给发。仍具公同放过领状。并各夫领银甘结。报上开销。倘有给放不实。与包夫规避等情。一经发觉。官即题参。役势恶。立置严法。庶人夫方得实用。而雨露不致空施矣。

复张观察论工料书

吕星垣

急工方举。势不得不用民力。既忧河北民力之竭。又不能舍而之他。承不弃菲陋。俯赐咨询。但事之便民者。多不便官。某言民之便。不便有司之为己。犹可言也。言民之便。并害阁下之办公。不可言也。乃阁下正以其久客闲观。务使准见闻。陈一得。毋已。请言便民无害阁下者。俟采焉。从古河患之兴。无

地可让。则惟疏泄防堵两策。此两者。名耗力。实耗财。夫相地势高下。疏引河短长。惟丈尺有凭。故工程有准。至编麻苇下埽。累百千万以抵金门。一遇风猛水掣。一埽走。诸埽立走。例不准报销。此其为费。岂如引河丈尺之可程计哉。此而欲动帑给发。非特道库不供。即司部库不足。夫 朝廷设河工岁修例以防未然。一旦水患。以民力卫民田。自古已然。非独今也。所可恨者。河工一逢征料。吏胥因缘作奸。民死于水。尚不如死于料之惨也。颇闻往日之弊。实起在工收料之员。其浮收者收十作一。遂以浮收者折价。以致远河州县。不得不省运脚之跋涉。求折价之便宜。而近河员弁。及狙佞商民。益乘料初出。贱价屯积。贵价居奇。致今垫水苇麻。一如纳仓粟米。而州县吏胥臧获。因其收十抵一。遂累千百倍征之。尝闻料之征也。始按亩。继兼按廛。有一廛责一金者。穷民束手无措。往往鬻儿女偿之。此等情形。阁下既洞见其六七。故与朱观察并心一力。振刷翦除。在二公既清其源矣。谓竟绝其流乎。未必也。何也。工一日不竣。料一日不能不征诸民。势有必不得已者。今夫用民力卫民田。民知之甘之。即用河北民力。卫河南民田。民亦知之甘之。民所知之不甘。而力实有所不能者。竭民力而不归于工。为可痛耳。诚欲不征诸民不得。欲预揭其应征之数以示诸民。亦不得。则盍于工兴之初。先动帑举工。迨工竣。然后总计其数。按则田以均之于征。则以工员用工帑。势不得冒销。即冒销而法有以裁之。而州县承征有定之饷银。自不比于横派无稽之料价。即或加色加耗。法亦得以绳其后。庶几工不废。帑不缺。而民力犹足供之。是亦所谓便民不误公者。傥其意。又承示数月来盗贼繁兴。夫民饥民寒。铤而走险。揆其致此。良可惻然。诚使复田庐之业。贻妇子之聚。免追呼之累。虽购之为盗贼不能。得毋有无生之苦蹙于前。无艺之征随于后。明知陷法。姑尝之以延月日之生命耶。经曰。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今沟壑四方之伤。保聚未能也。仍忧盗贼四起。此土不得云有人矣。工竣始征。即盗贼亦庶几衰止。重承垂问。敢效其愚。

河源图说一

吴省兰

案地理非图不明。大河源流。自古人迹罕至。汉书称武帝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者。已佚不可睹。其图之传于今者。笃什所述。什仅得其四五。陶宗仪之所摹。又仅得笃什之四五。近时欧罗巴人作坤舆图说。绘五大人州。而纪黄河者仅寥寥数语。岂非皆传闻未确之故欤。洪惟我 朝 圣祖仁皇帝尝肇命臣工。携挈仪器。遍历区域。测量分数。以极星出地高下。定南北相距之数。以中星偏东偏西。定东西相望之实。周天三百六十度。当大地七万二千里。其中山川脉络。形势灿陈。绘画具备。我 皇上德威远鬯。准

夷回部。相继荡平。拓地二万余里。昔所详谘博考而得者。申命有司。履循絜度。绘入舆地全图。西蒙东瀛。广轮无外。于是大河源流。一曲一直。披图指点。均可得其出某山行某地分某派合某支之实。至有古书所未陈。往图所不载。如伏流孔道阿勒坦真源者。证以钦定舆图。了如指掌。洵乎亿万之标准也。顾绘舆图者。必区分细目。而后可析其条理。亦必统括全角。而后可挈其纲维。禹贡九州岛。散诸流。而必以导山导水两章。总其次第始末。即是意也。大河源远而流长。自葱岭和阗以至于入秦陇边境。所经历数千里。其发源之山。支络连绵。自冈底斯呢玛伊斜亘葱岭。亦袤延一二千里。中间山与山钩带。水与水贯通。山与水又互相经纬。既非仅绘一隅所可明。且山有断续。水有伏见。形不属而脉相属者。尤必胪列全局。始颠末厘然。仅依钦定舆图。自回部西南方流至盐泽。由安西州入青海。抵河州。详悉绘画。上稽星度。下列土方。每方一度。相去百里。方向曲直。确切可据。岂为考订求详核哉。自康熙间戡定西藏。圣祖仁皇帝谕谓冈底斯为众山水之根。其地与回部和阗相接。则昆仑正脉。先入版图。雍正间廓清西海。河源重发之区。尽归列戍开屯之内。我皇上平定准噶尔回部。疆理西域。一视侯甸。于是由葱岭和阗。伏罗布淖尔。重发阿勒坦廓勒大荒以外。潜见不常之灵迹。一一近在户闼。披图考地而大圣人所以控西域。抚遐荒之形势。亦具于斯矣。

河源图说二

汉书及水经皆言河源一出岭。一出于阗。出岭者为正源。出于阗者为旁源。其形势然也。西域山之极偏西者。莫大于岭。山脉延亘。自僧格喀巴布山分支西骛。由齐齐哈尔克岭特拉克岭经喀什塔什岭和斯鲁克岭而北折。经吉布察克三喀克善诸山。皆得以岭名之。自此东行为天山正干。山脉所入。其诸山之水。随地而发。支散衍。总归大河。其大源有二。喀什噶尔河发源最远。叶尔羌河与和阗接。俱东行与和阗河会。源流广大。视和阗数倍过之。和阗两岸。地多沙磧。水或湮渗不流。而岭之水。源委数千里。或分或合。不渗于沙。不隔于岭。自古数河源者。必曰岭。以是故也。至岭西方所出诸水。或入于达里冈阿鄂谟。或汇于腾吉斯鄂谟。此则水经注所述入雷翥海诸水。皆以西海为归墟。而在岭之外矣。和阗共六城。其哈拉喀什王陇喀什二城水。为河水分见之源。行至厄格尔雅尔而合。东北行共千一千里。始会岭诸山西来之水。其左右如都瓦城三珠城额里齐城塔克城诸水。自流自止。不显与和阗河会。沙磧间之。实亦和阗之旁源也。兹并遵钦定舆图。绘列于右。

河源图说三

西域北山即古天山。亦称折罗漫山。东西六千里中。以此山为北障。其南境水无不入大河者。今考蒲昌海以西所受北山之水有四大源。最西为阿尔苏河。会

乌什水南流。会于葱岭和阗河交汇处。其一为库车河。四源合流。流至沙雅尔域。南入河水。其一玛巴赫色尔库尔水。自潜不流。与河水相望。隔数十里。伏流而入河水者也。其最东为海都河。挟四源出众山之口。潜为淖尔溢出南入大河。古今山西麓水。山海经称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西流注于渤海。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为河源。即指斯水。天山南麓约以四源。而海都河为最盛。故山海经亦以河源称之。所谓传闻异词。仅得其近似者也。惟我 皇朝。天山南北。尽隶职方。诸水所经。皆有城郭。自乌什阿克苏拜城赛喇木库车哈喇沙尔至吉尔森呢木诸城。耕屯井牧。不殊内地。皆藉河水为灌溉。故分合脉络。一一可稽焉。由是汇于罗布淖尔为西域河水之总汇。计自岭之东。嘉峪关之西。天山之阳。南山之阴。纵横七八千里。稽其大势。一涓一滴。咸于是汇归。即古之蒲昌海也。唐杜佑疑蒲昌海为西域。自行自止之水。不与积石河通。今考罗布淖尔。北近天山。南则束以沙碛诸。其西方为大河众源来处。东境又为伏流来赴之水。合稽西域地势。无有下于是者。故西域支流别派。亦无有不归于是者。至于涉历冬夏。不减不盈。则以其沙道潜通。有泄有受。其迹似异。而其故可以理推也。淖尔北倚天山支。南有鲁齐图达巴汉。其旁众池骈列。为圆池。为方椭圆池。为鄂尔沟海图水。巴哈噶逊水。弩齐图色钦水。错居环绕。灿然亦如星宿。论者谓其肖形成象。与鄂敦他腊诸泉。祖孙一气。信不诬也。水经注称其洄湍电转。为隐沦之脉。可以证伏流矣。若夫罗布淖尔东北路诸泉为托克三。土尔番。辟展。哈密诸地。水皆出天山南麓。或称交河。或称南湖。泉流散灞。自行自止。诸土依之。以为聚落。伊古以来。未有言其归向者。今以西域地势考之。天山正脊东出南折以属于安西。则其中也。蓄诸山势亦必西向。归于罗布淖尔特。流沙间阻千里。水泉不流行于沙面。必贯输于沙底。虽无显然奔赴之迹。要不容区而别之于大河外也。西域大势四隆中窿罗布淖尔适当其窿处。水四面环归。惟以东南方一隅为泄水之尾间。今详列而绘之。众水不同。总以出天山南麓者为断。用以补往籍之未备焉。

河源图说四

由罗布淖尔东南伏流沙碛千余里。重出为阿勒坦郭勒之源。此则渐及于近世所称之星宿海矣。自北干南干分行。连山划然中断。诸沙委积。宏流潜伏。由罗布淖尔以至阿勒坦郭勒重发之处。测其径度。约一千五百里。若以伏流随山曲折。东西激荡。当不止二千里而赢。其间诸泉仰发。不一而足。实大河伏流入阿勒坦郭勒之孔道也。尔雅载河出昆仑虚。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今考回部河水所受经流支川。无虑千数。所谓渠并者。在西域已居大半矣。从来水潜地底。侧出仰流。无不鬐然澄清。独阿勒坦郭勒噶达素齐老之水。伏流初见。辄作黄金色。因即以黄金名之。岂非大河灵渎。虽伏地千里。而仍不改

其本性者乎。唐人始有柏海星宿川之目。元人穷源至星宿海。皆未识阿勒坦真源。惟我朝疆理西极。殊域一家。命使穷源。自鄂敦他腊而西。更三百里。历古亘今所未能穷见者。于是乎大河真源。昭然如发蒙焉。若元使穷河源。至鄂敦他腊而止。不知其西有阿勒坦之黄水。已为失实。其尤舛者。以朵甘思东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译言腾乞里塔。指为昆仑。自河源至昆仑已行三十日程。河绕其三面。则是昆仑为河所经由之地。而非源矣。我皇上烛几鉴古。洞照如神。披览侍卫拉锡旧所具河源图。贵德之西有三昆都伦河入河水。谓蒙古语以横为昆都伦。河之横者为昆都伦。山之横者亦为昆都伦。彼昆都伦以横山延亘得名。说者不察。遂以三河之名。附会而误。复读御制读宋史河渠志。文正大雪山之非昆仑。而证明其为禹贡之积石山。山川道理。形势方向。昭然明晰。无可置疑。西域自汉武帝时通于中国。张骞始发其端。厥后开置四郡。设都护。轮台渠。皆置田卒。则大河所注。咸在节制之中。班史言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河水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阆。东注蒲昌海。其水停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积石山为中国河。其言信而有征。自唐以来。误指西河境山为昆仑。反诋史记汉书所称西域河道为非是。则舛谬甚矣。禹贡导河自积石。言治水施功之始。非谓河源。山海经水经注。沿河源重发于积石。则举青海境大山以包举诸地。言积石而星宿海亦在其中也。积石山。今之阿木奈玛勒占木逊阿林。山形蟠屈数百里。巍峨高耸。为通境之望。其山脉自祁连山南出迤邐而东。为托灰哈达阿林。巴哈图尔根阿林。哈尔吉布达巴汉诸山。随处异名。其实皆积石之一体也。大河自西方流绕其南。合三昆都伦河折而北。而转西绕其东北境。与库库淖尔相望。环积石三面一千三百余里。大河自此东北折。由温泉边入贵德堡。众流渐浊。复其本性。自昆仑正源。青海重源。再伏再见。至此始名黄河焉。若夫青海在大雪山之北。肃州安西州之南。旁列。中环巨浸。周围千余里。其水不与西域通。亦不流注河水。然西北一隅。正与哈拉淖尔诸水。如衣马尔山长马山诸源接。其西南一隅。阿穆呢色尔沁地。与河水东折之处。相望纔数十里。是又大河旁源潜流不泄者也。交流总汇于罗布淖尔积石重源。又旁潜于是地。既与河源接。则与西北流出之居延海休屠泽诸水。隔绝河水者。迥乎不同。故亦并图之。以明同源异见之迹云。

说河源者始于史汉至本朝而大明附录之以见灵渎出没性本不常止可因势利导未可人力矫强也

请修河渠志状

陆耀

窃某樗味寡学。暗于时务。顾自以为运道河防。国计攸资。宜尽心力。以图报

称。履任以来。一切恪宪裁。遵循罔后。兼以属官效命。策毕举。凡修浚收蓄之宜。庶几获免咎戾。惟念黄运两河。有每岁经营之迹。无百年不变之形。昔人所编河渠诸书。止就彼时事势而言。阅历年岁。遂多岐异。不及今厘为一书。则后人考镜无资。前蒙俯俞未论。特派员分修。期于阅岁竟功。昭然大备。乃自奉谕之后。踌躇弥月。莫敢先发一议。其难于措手。大略有三。一黄河迁徙。前古多在豫东直隶之境。今日要害。乃在江南淮徐之地。河东所辖开归二道。在黄河腰脊之间。止一节。则全体不完。若备首尾。必先移取南河案牒。一运河自浙江仁和起。至直隶通州止。如遵叶方恒全河备考之例。止载山东运河。则靳文襄开浚皂河中河之大功。竟不见于此书。深为缺典。若欲全载。则直隶江浙三省之案牒。又须全行移取。一止纂河东所辖河道。既不成书。如移取各处案卷齐全。则须费十数人之力。翻阅逾时。挨顺年月。先定长编。然后考订增减。删烦就约。桌饭纸张。需费不少。邻省无事于此。焉肯协助。必须河东所属内酌筹款项。一时经费。恐亦难得。有此三难。是以因循莫应。然以明公聪明卓犖之才。膺 国家舟楫股肱之任。勋名事业。岂让前贤。及今不为。实为可惜。查全河备考。成于康熙十九年。治河方略。虽刻于近时。亦系康熙二十八九年之事。行水金鉴。载至康熙六十年而止。自雍正以来。黄流之决塞。运道之变更。闸坝之废置。泉流之通塞。官师之增并。钱粮之盈绌。 两朝训谕。诸臣奏疏。无一不当及时追录者。伏望指挥幕属。集议兴举。毋俾观望退缩。坐废时日。此书若成。上可以备 国史之掌故。下可以资后人之考鉴。政事文章。一举两得。某幸得备员大贤之宇下。不胜至愿。

卷一百四工政十运河上

覆奏江南运河情形疏乾隆五十年

兰第锡

窃臣等奉 上谕据管干珍奏。查催漕船往来河干诸湖堤堰闸座。涵洞具存。或湖深而支河不通。或湖中存水不多。亦有竟至淤涸者。若不及时经理。脉络渐不疏通。恐支河不能达湖。以致不能入运。万一明年雨少。则更无济运之方。雨多则无容水之地。所患又非止漕运一事等语。所奏甚为近理。黄河以南之运河。恃洪泽湖汇淮抵黄以济运。而射阳泛光甃社邵伯诸湖之水汇之。黄河以北之运河。恃骆马湖以为潴蓄。而台庄闸内诸泉。及河成三闸上下蒙沂汶尾诸水汇之。向来俱藉以利漕济运。至于大江以南运河。则恃江潮往来吐纳。及太湖以为潴蓄。而练河东西洑洮涌诸水争流分注。汇为长渠。故南北运河数千里。漕艘商船。均资浮送。今诸湖堤堰闸座具存。而支河往往不通。湖水竟有淤涸。非仅一年雨少所致。若任其年复一年。脉络渐不疏通。是雨少之年。既不

能由支达湖以济运。而雨多之年。则又湖底淤高。支河闭塞。难免泛滥。于漕运民田大有关碍。将此传谕萨载李奉翰兰第锡明兴知之。并着将如何勘估筹办之处。据实覆奏。钦此。伏查江南运河。自山东交界之黄林庄起至苏州。计程千有余里。中隔黄河大江。上下运河。分为三道。其由支达干。由湖入河。情形不同。节宣各异。如黄河以北之邳宿运河。长三百八十余里。虽恃骆马湖为潴蓄。而该湖在宿迁之西北。承受东省蒙沂白马诸河之水。由皂河迤下之王柳二闸入运。祇能济运河之下截。其自宿迁以上。总以东省微山湖来源为正支。本年因台庄以至河成三闸一带。水小不足运行。臣等不得已将苏家山水线河开放。引黄由靳家河等处济运。实属一时权宜之计。原非河工正办。水过不免沙停。已饬道厅乘此回空漕船未至。测量淤浅。疏浚深通。并将蒙沂诸水之在骆马湖以上。由庐口坝徐塘口沙家河入运各处。即为堵闭收蓄。使来源由隅头湖而归骆马湖。并将尾闾五坝。坚闭不开。以为潴蓄济运之资。该湖尽有容水之地。支河亦属通畅。惟患来源之减小。无虞脉络之不通。此诸河以北运河之情形也。其黄河以南之淮扬运河。自运口起至瓜州。长三百四十余里。地形北高南下。专藉洪泽湖为来源。向虑水大。不患水小。如今岁洪湖未曾发水。实为多年未有之事。运河西岸之宝应汜光高邮邵伯诸湖。皆承受本地雨水。并洪泽盛涨。由山盱五坝分泄之水。汇归于湖。各湖遇水大之年。由西岸二十四港口入运。从东岸南关五里车逻昭关等坝。泄入下河湖荡归海。近年仰蒙 睿谟广运。如遇洪湖盛涨。悉由清口东注山盱五坝。节宣有制。高宝诸湖水势甚小。东岸之南关车逻等坝。坚闭不开。下河民田。永无水患。西岸通湖各港。因河高于湖。俱经堵闭。亦不使运河之水。分泄入湖。惟邵伯迤下。湖高于河。湖水由西岸以内。通湖之二河鳅鱼各港入运。分注金湾六闸等处。归江东岸。则下河一带。形如釜底。当藉运河之水。由各闸洞分泄下注。灌溉民田。所有两岸闸座涵洞。外高内洼。皆以备运河之分泄。并不藉支港而入运。总因本年雨泽稀少。处处湖河水小。多藉长河之水分润。以致运道浅滞。非湖深而支河不通。亦非湖浅而容纳无地。此淮扬一带运河。祇有分泄之路。并不藉旁湖支港济运之情形也。至于大江以南之运河。则恃江潮为吐纳。以太湖为来源。自镇江以至苏州。两岸支河汊港本多。然支港之深浅。亦与运道相平。高下不甚悬殊。本年因太湖来源不旺。江潮亦小。夏秋之间。两岸民田。车水灌溉。昼夜不停。以致运河水势日浅。而无锡阳湖交界之伍牧落社一带。地势稍高。水落更觉露浅。约长四千丈。应行挑挖。臣等与抚臣闵鹗元派员勘估。并督令该地方官期兴工。赶紧挑浚。一律深通。以便商贾往来。并空重粮船行走。此外如练湖洮洮诸水。凡有干支可通。应行疏治。可以导引入运者。俱在勘筹办理。此又大江南运河之情形也。统俟各道委员勘覆到日。臣等再与抚臣将筹办事

宜。分别奏请 训示。

练湖考

盛符升

丹阳之有练湖。去城西北百步而近。即所称月塘。亦称练塘者也。宋文帝曾幸其地。名为胜景湖。宋武帝有游曲阿后湖诗。不知当日所云惊澜旷津。与今日之沮洳灌莽。果何如也。自晋唐迄今。废兴不一。要而论之。用之之法有三。一曰灌田。一曰济运。一曰半以灌田。半以济运。如晋之陈敏遏马林溪。引长山八十四汉之水以溉云阳。周回筑塘。由张堰至龙头冈。约四十里。得田一万三千亩有奇。至唐而居民筑一横塘。截十四里分上下二湖。取下地作田。设斗门者四。永泰初。刺史韦损复修其利。广为八十里。民皆刻石颂德。而李华为之序曰。旱则放。潦则蓄。此专以灌田者也。自唐转运使刘晏以横塘壅碍。雨霖泛滥南注。金坛等县。常被淹没。有障水为湖泄水注河之议。而湖禁以兴。南唐升元初。县令吕延贞。增修斗门偃为土堰。会河道旱竭。赖以通济。远近称之。至宋而设斗门五。石趺六。函口十三。凡民间占塞。及盗决河水者。如擅杀人律。至元而设湖兵百。提领二。专司启闭。至明而建三闸。上闸之高湖心者三尺。中闸之低上闸者二尺。下闸又低二尺。设巡司专董之。因着在漕单。有岁修之令。此专以济运者也。然前代之湖禁严矣。如元臣翟思忠曰。春淫夏亢。之泄之。官漕民田。悉得灌溉。陈膺曰。大旱不减。大涝不溢。可溉而田。可运而河。未尝尽废民田也。明郭思极曰。夏秋则庠水溉田。冬春则放水济运。林思训曰。田之在上湖者。如魏家庄为公庄田。傍堤高冈。无碍水利。在下湖者。如道人墩一围。离水十丈有余。不须摊革。亦未尝尽废民田也。此灌田济运两利兼存之说也。因得取而遥计之。凡湖之水有源。而练湖无源。以长山诸汉之水。无所自出。不过天雨时行。山水奔注。来不可御。去不可也。凡湖之中可航。而练湖无航。以其形势本高浅而易竭。非若洮滹诸湖。常为水汇也。凡湖皆以天然。而练湖独成于人力。自长山以达辰溪入上湖。入下湖。无不束以堤埂。复就湖之埂。为闸为。环湖之堤。为函为洞。节以高低。时其蓄泄。非有深沟大壑。长流不匮者也。试就昔人之议济运者言之。每曰冬春。然冬春之月。河水皆枯。此湖早已浅涸。何从得其灌注耶。其言湖水一寸。河水一尺者。特于夏秋久旱。霖潦适盈之际。仅见之耳。更就昔人之议治湖者言之。每曰旱不减。潦不溢。然如庚申之秋。久雨泛涨。苏松尚未全滄。而毘陵高阜之区。先成巨壑。无不咎此湖之水。奔溢为害。则所为旱放而潦蓄者。其法又安在耶。况运道流通。全藉京江一水。浊潮日至。岁多壅积。大挑捞浅。总须力役。不闻以此湖之济。可代民劳。较之山左用诸湖为水柜者。其功非同日语也。

然则修而治之。其说安在。窃以为一则高低之地势宜因。就其高者。围之滕之。就其低者。浚之疏之。则小为沟洫。大为陂塘。何一非蓄水之地。水得所蓄。而可引之以灌田。即可泄之以济运。无二法也。二则上下之节宜宜辨。上湖为诸汉之水所由来。势如建瓴。不能蓄者。贵之使蓄。下湖为诸河之水所由去。每忧冲决。易于泄者。贵泄之有时。昔人为减水闸界上下之中。高于湖心者六尺。未满闸面而。既满闸面而去。此善法也。三则公私之责成宜分。向来闸座之设。引二湖以达外河。备运道之盈涸。函窦之设。引二湖以注田间。防民田之旱涝。今豪民有私取函洞。各擅其利者。而有司或视闸为缓图。以致大水时至。多被崩冲。一决之余。涸可立待。是当取在官在民者。各任其成毁。又当取时启时闭者。峻立其防闲。昔陈膺有云。牢捍御以防冲决。深浚导以治淀淤。多门涵以备蓄泄。坚木石以俟悠久。四者其不易之定论乎。我朝之初。湖中之佃为民田者不少。所以赋税。载在全书。迨顺治八年。按臣秦公奏申湖禁。三十年来。遂为弃地。今科臣张公鹏特以垦辟 上请。其间经画便宜。非可悬论。而推本晋唐遏溪溉田之初。原以重民间之耕作。颜延之所云衍漾绿畴。刘长卿所云春风万顷。元稹所云提翁孙。捧戴妇姑者。俨然有鸡犬桑麻之盛。其漕政之岁修。特详于宋明之世耳。特为纪古今之沿革。以俟当道之采择焉。

请修练湖闸堤启

黎世序

窃查卑属徒阳运河。上自江口。下至丹阳。亘一百四十余里。两岸冈陵相望。中流一河渠。岸高河狭。本易倾卸。加以江潮往来。潮长则水挟泥沙而进。潮落则水去沙停。故一岁之内。淤积日多。是以粮船来往。每多阻滞。从前犹三年再浚。五年三浚。自粮船冬兑冬开。遂自每岁挑挖。习以为常。然挑河之役。从前悉藉民力。嗣奉 上谕。以江浙二省之漕。不忍独累徒阳二邑之民。改为归官领帑承办。自是以来。工员渐臻赔累。视为畏途。且近年薪米昂贵。雇来夫役。日给薪米。照旧给发。是以每次小挑一段。工员须费七八千两不等。以此陈陈相因。镇郡四属。赔累日重。卑府于上年十二月履任。即值督挑运河之时。往来工次。目睹情形。亟思筹划变通。以期妥善。因即采访舆论。检查志乘所载。昔年济运。专赖闸座启闭收蓄江潮。并有丹阳练湖。蓄水济运。是湖去丹阳县西百二十步。一名练塘。又名曲阿后湖。开自晋时陈敏。其湖仰受长山骊山八十四汉之水。由西而东。汇以为湖。湖有上下两名。上湖高于下湖。下湖高于运河。前人于上湖之东建石闸四。使上湖之水以次达于下湖。又于下湖之东建石闸四以为关键。使以次达于运河。由是运河南有奔牛闸。吕城闸。北有南门闸。西门闸。使一带河流。南不直下于苏常。北不直出于大江。

凡遇秋夏水发。则闭湖闸蓄水。使无溢。冬春水涸。下闭奔牛吕城闸。使无下泻。其江口之西南二闸。潮来则启板进潮。潮落则下板蓄水。如有不足。则启湖闸。放水入河以济运。此昔年修湖筑闸蓄水之成法也。其湖之西。又有涵洞十二处。以时灌溉民田。故志载涵洞以时启闭。民田之旱涝无虞。闸座以时启闭。运河之蓄泄有备。湖记有云。湖水放一寸。运河增一尺。每年春初。水利官巡修湖堤。以防冲决。每年八月。遣员视。如有侵占垦田。及蓄水不多者。据实参呈。春冬则启闸济运。夏秋则启涵灌田。民有盗决湖堤者。罪比杀人。制度精详。极为周密。历代以来。载在郡省各志。及行水金鉴。并练湖歌一书。凡前人奏议所及。无不备载。明季湖禁渐弛。至顺治九年。经巡按秦世桢奏明开复。撰文作记。康熙十三年。前抚院马题请续修。至康熙十九年。丹徒乡宦张鹏官给事中。遂有废湖垦田之议。经前抚慕请将上练湖高阜之处。分拨一千余亩。给安插京口投诚之人垦种。余听徒阳二县之民上价开垦。自是上练湖全废。下湖亦被附近居民开垦湖田七千余亩。山水不归练湖。由马陵一带四处漫溢。粮田动受淹浸。及至多年湖水正额粮田。反失灌溉。康熙四十七年。经前抚于题请下湖仍蓄水。将报垦田亩地丁银五百五十三两。漕米二百七十九石。在于湖民田各户摊征。而滨湖之民。以灌溉有资。欣然乐从。奉旨俞允。勒石府县衙署。永久遵奉在案。此上练湖业已垦田。不能开复。下练湖仍蓄水。未经私垦之原委也。

卑府前于道经丹阳之便。躬亲查勘。即有该处涵长及居民人等迎投呈恳修复湖闸。并呈练湖歌一书。卑府当即存查阅。并带同涵长居民。周历查勘。勘得下练湖紧靠运河。湖底高于运河底一丈有余。周围三十余里。其南面湖堤约高六七尺不等。列涵洞四。埂外资湖水灌田者。四十余村。其西面湖堤。约高四五六七尺不等。列涵洞六。又有岸水缺口一二处。堤外资湖水灌田者。五十余村。其北面上湖。业为升科熟田。毋庸再勘。两湖交界之处。有埂一条。上有倒败废闸三座。乃上湖水达于下湖之故迹也。上湖既已成田。此三闸久已无用。废石亦多为居民搬取。尚有存者。其东北面并无涵洞。止有长埂一条。上列缺口四五处。埂外资湖水灌田者。惟张官渡一村。由东面南湖埂连于运河之堤。排列四闸。其第一闸久已冲废。片石无存。第二闸尚有碎石。居民利于蓄水。每年以土壅塞闸口。水大并土亦冲入运河。丹阳县一带运河之淤。大率为此。其第三闸闸墙尚整。惟底板冲坏一半。其第四闸全然完整。卑府当带该县石匠胡成芳。眼同估计。议拆上练湖三座废闸之石。运修下练湖头二三闸。足敷八分之用。仍须添补二分。并一切夫工灰料。共估须银四千三百余两。该匠情愿包做保固。并据涵长居民。佥称各村之田。皆资湖水灌溉。每岁私自按田派夫修筑。每田一亩。出夫一名。工作二日。以此计算。湖之西南二面。计田四万

余亩。派夫四万余名。可得八万工。若得官为修闸。水有所蓄。民间派夫修堤。倍加踊跃。情愿自出己力。添筑堤岸。官为立定成式。无烦更筹经费各等语。卑府又委府经历李培勋。循查水源来路。竟至长骊二山。见各处沟浍通连。尚无阻滞。卑府伏查运河旧制。前人于各处设立闸座。原系以时汲纳江潮。收蓄济运。又有练湖蓄水。势如建瓴。以时接济。故从前运河。无每岁兴挑之事。兹运河除横越二闸下板蓄水外。余皆板片无存。久失启闭。故江潮往来。任其去。是以毫无操纵。加以练湖闸座失修。水大则一泻无余。水退则全行干涸。不惟运河毫无倚赖。即湖外数万亩民田。亦失灌溉。兹该处居民。情愿自筑湖堤。所有闸座。又经勘估。止须银四千余两。此用费少而获益多。为劳暂而为利久也。本前人之成法。历代奏达文案。班班可考。检核河渠各书。及府省各志。均皆载明。断非无稽之言。惟是事关漕运。卑府原不敢轻为置议。谓修浚练湖。即毋庸挑淤运河。第丹阳形势。地土最高。山水骤发。而无所蓄藏。下游一带。动受淹浸。倘稍经干旱。湖外数万亩民田。坐成枯槁。就民田水利而论。亦为应办之事。断非糜费无益之举。若湖堤修成。而运河闸座。亦各按照程序。置板启闭。则试行一二年。似于运河未必无裨。倘已有成效。再行咨达。将运河间岁停挑一次。不独镇属四县。积困稍苏。即全省官僚。均轻赔累。至所须经费。不过四千余两。查卑府府库。现有存贮柴租银两。系从来不报部闲。惟历任各府流交有案。卑府管见。应请即于此项柴租内动用银四千两。即行动土修筑。将来于卑府及丹阳县养廉内分作四年扣还归。既不开销公项。兼能俯顺舆情。似于民生漕务。均为有益。如蒙俯允。卑府即行出示晓谕。并即委妥员经理。

练湖善后章程启

黎世序

丹阳县下练湖。仰受长山骊山八十四汉之水。旧有石闸四座。蓄水济运。又有涵洞十处。以时灌溉民田。惟缘头二三闸。年久冲废。湖水不能收蓄。于运道民田。均有妨碍。卑府于上年亲诣查勘。议请修复。嗣经督同委员。确估所需工料银两。在于府库存贮柴租银内动垫。仍由卑府及丹阳县养廉内分作四年扣还归。其湖堤埂岸。并据该处涵长居民。自行按年出夫修筑。当将办理情形。通禀在案。卑府随一面出示晓谕。一面委员会县督率。饬选石匠领办。自上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工。至今陆续动给银两。饬令购齐料物。集匠赶修。现据报。堤身闸座。俱已完工。除再亲赴勘验收工另行禀报外。伏念练湖闸座。俱经修复。既蓄泄之有资。尤善后之宜急。必须预筹定案。冀垂久远。兹卑府悉心查察。闸座既设。而绞关闸板绳索及雇募闸夫等项。在在均应设备。所有绞关绳索闸板。今估需工料银四百余两。查原估工料银四千三百六十八两零内。该

石匠撙节办理。原估银数。系河平九折给发。尽足敷用。计有节省河平银七百四十四两零。现将闸板绳索各项需用银两。即将前项扣存银内照数动给。业已购办齐全。毋庸另行筹款。以归简易。至各闸不能不拨夫防守。以时启闭而杜偷盗。而人夫栖止房屋。亦当添估。择地安设。拟于节省项下将动用剩余之项给发造。统俟事竣。造具实用细册报销。此外闸夫应支常年工食。卑府查下练湖鱼草出息。岁收银六十五两零。系抵修闸公用之。今闸座既已捐修完整。此项银两。可以就款开支。现拟四闸设夫六名。每名岁给工食银八两。共银四十八两。即在湖息项下动支。其余仍抵闸座并闸板等项岁修经费贴补之需。如有不敷。该县又有普生庄租息一。在内添补支销。似以公济公。均无窒碍。其余一切善后事宜。谨抒管见。为宪台陈之。

一练湖既修。闸座涵洞启闭之法宜委员照管以专责成也。查练湖四闸。现已告成。其关耳板片绳索桥板。业经卑府给价置备齐全。以便蓄泄湖水。救田济运。其每年春夏桃伏两汛。时雨连绵。各处山水汇注。应令专管委员。沿堤察看。如水势过盛。欲漫堤埂。即勘明启板。酌量泄水。以免漫溢之患。一交秋后农田无须放水之时。即将闸座涵洞严行封闭。以备冬春粮船来往。放水济运。如遇亢旱之年。仅存湖心底水。不能由闸放出。即从较低之头二两涵。引水由支河王公闸新河闸放出。以达运河。该二闸现经该处农民自行修整。毋庸官办。所有练湖事宜。查向系丹阳主簿经管。嗣练湖失修。该主簿移住珥陵地方。未免离湖远。查该县县丞。亦系河缺。驻扎城内。照管较易。应请将练湖四闸及一切事宜。归该县丞照管。以专责成。倘该员玩不经心。任人盗放。或启闭失宜。即将该员量予惩警。并请咨明河宪。将该员免其派调别差。倘必须差委之处。仍由府委员暂时代理。

一各闸宜设闸夫防守并给房栖址也。查四闸拟共设闸夫六名。每名每年酌给工食银八两。共银四十八两。在于练湖鱼草出息内开销。按季由县支给。仍于头闸三闸两处。各建瓦房二间。令其栖息。日夜看守。如届启闭下板之时。仍令积聚一处。通力合作。其闸夫即饬涵长公举诚实之人承充。倘该闸夫懒惰偷安。启闭不能如法。或守看疏懈。致有偷放。俱由该委员随时惩警查报。

一运河闸座亦宜一体置板以备冬令蓄水济运也。查运河旧制。自练湖而上。至江口一带。则有丹徒之西门闸南门闸。相为表里。自练湖而下。则有吕城闸奔牛闸相为表里。原以启放湖水。使其南不直泻于苏常。北不直出于大江。又恐启闭过船之时。水随船去。是以必须表里重闸。一启一闭。庶湖水不至尽泄。今湖既修成。于冬春粮船吃紧之际。自应悉照旧章办理。第丹徒之西门南门二闸。现已修整置板。应请饬令丹徒县主簿专管。所有吕城闸残缺无多。现已估修。添备闸板。惟该闸久无闸夫。应请增添闸夫四名。每名每年给银八两。共

给银三十二两。亦请在于练湖鱼草租息项下开销。如有不敷。即在普生庄租息项下添补。该闸即交吕城司巡检就近照管。惟奔牛一闸。在吕城下游十八里武进县地界。系常州府所辖。应请飭令常州府筹添设闸板。设立闸夫。筹给工食。即责令奔牛司巡检就近照管。如此。则湖河全复古制。开放湖水。似于运道有益。

一湖水应立志桩以杜偷放也。查练湖四闸。原备宣泄济运。涵洞为农民引水灌溉田禾。旧设涵长十三人。系民间自行选举。如遇农田需水之时。自应尽其启涵灌溉。惟秋成以后。即无须沾用水利。便应淤蓄充盈。以备济运。但湖中鱼草出息。向系征之鱼户。而鱼户利于水浅。以便捕捞。即不无偷放湖水之弊。卑府现于湖心亭之。竖立石柱。刊刻尺寸。以为志桩。农事毕后。管湖官量验水深尺寸申报。即取涵长渔户不敢偷放切结备案。庶湖中积水尺寸。了如指掌。兼杜偷盗湖水之弊。

一闸板绳索。宜预筹岁修经费也。查闸板常年堵截湖水。而绳索日夜暴露。风雨摧残。均易损坏。必须按年修换。所有更换木料夫工绳索。并闸夫住房日后修补。亦请于余存湖息及普生庄租息项下动用。据实造册报销。至各闸座现俱新修。取具保固。但数十年之后。亦须每岁粘补残缺。或临时委验。亦于普生庄租息内详明动用。

一上湖堤埂。宜一体加筑。并严禁盗放湖水也。查下湖周围堤岸。已由湖民照依旧制加培。其相连上湖之堤埂。凡过水处所设堵御弗慎。不加筑堤岸。恐下湖蓄水稍多。必致漫淹上湖田亩。是上湖与下湖接连处所。并沟洫经由之处。均宜一体加筑堤岸。以免湖水上漫。卑府现已出示。一体加修。现在业已逐渐加补。第恐上湖居民。懒费人工。或见下湖蓄水稍多。恐致上溢。竟有黑夜盗放者。亦不可不防其渐。应责成地保涵长闸夫人等不时巡防。方为切近。每年山水初发之后。由地保随时查报。如需加土堵御。即便督率附近湖民。各照坐落田畴。按段培土坚厚。以防漫溢。

漕船由丹徒闸出江疏道光六年

江苏巡抚陶澍

臣查徒阳运河。水无来源。岁仗挑浚以引江潮。然挑浚止能及于河底。而江水之起落无常。一遇西风。或雨水稀少。即不免陡落。或一二日落至数尺。虽挑挖深通。而亦无潮可入。是以向来漕船经过。必俟春深水发。始能畅行。本年因湖河水势难定。钦奉 谕旨。明年新漕四月内扫数抵坝。以便及早渡黄。是江浙漕船。尤须节节催早。与往年行走情形。迥不相同。现经臣严飭各工员。赶紧挑浚宽深。并将著名古浅之猪婆滩。别行筹雇夫挑深至二丈有余。淤泥软沙。为之一罄。漕船谅可无阻。惟开行须早。潮水难恃。万一浅滞。不得不

预切绸缪。查明代漕船。由武进县之孟渎河入江。逆流而上。经黄牛山圖山门过焦山以达瓜洲。嘉靖六年。始浚丹阳至京口诸处淤浅。令运船避孟渎风涛之险。事载明代会典。足征往时漕船本可由江直上。不专恃徒阳运河也。第从孟渎沿江至瓜洲。计程百里而遥。且孟渎已淤塞。刻难议复。臣往来丹徒境内。见有横闸越闸。均系由运河通江之路。民商船筏。出入甚便。其地在焦山南岸稍东数里。较孟渎达瓜洲旧路。约近十之七八。横闸视越闸尤近。若漕船从此出江。用红船引带。过焦山。抵瓜洲口。不过三十余里。半日可到。查前此嘉庆二十四年冬间。因潮小阻滞。漕艘未能归次。曾将浙江空船。不入京口。径从横闸试行。议者纷纷。以为船径焦山。旁多礁石。设有疏损。谁执其咎。遂将各船截回。其时先到之船业已过闸。驶入运河并无妨碍。可见横闸出江非不可行。实由人情之畏难而苟安也。臣思江广漕船。由长江千数百里。始抵瓜洲。所过崖矾。如焦山者甚多。是江浙漕粮。由闸出江。亦祇须设法防护。不必因地畏缩。至漕米经由江河。损坏之事。亦所时有。自应照例办理。惟事系预筹。必须奏明。庶免临时观望。所有来年漕船。仍由京口运行。原不必鳃鳃过计。倘或潮枯浅滞。臣即当亲诣江闸。相机筹办。断不敢稍涉轻疏。亦不敢坐视延误。理合附片陈明。

论丹徒新河避淤济运书道光六年

江苏巡抚陶澍

徒阳运河。连日西风。江潮不入。浅阻难行。沿河●捞。本属无益。惟有昔年漕时所制铁簸箕。日来愈用愈精。竟大得其力。其法用铁片作箕筐。使尖锐易于入土。用铁片八九条。纵横作箕底。使水去而沙留。箕尾用坚木柄。使人从船上持柄。将箕直插入水底。箕旁左右有铁耳。用长绳二条系之。数十人从岸上拽之起。每铁箕四只。竟可出土一方。较之斛水后所挑干土。更为得力。载土既多。反借水势助其滑溜。易于上岸。亦可备刮浅一法也。横闸出江。因水浅不能。而漕船之畏焦山象山亦特甚。其丁舵既与大江不习。而又不善使风。从焦山至瓜洲。尚有二十里。若乘东风而上。未抵瓜洲而风转西北。彼即不免颠触于焦象二山之间。由其技劣而胆恃也。惟有避去焦象二山。另开一河。从横闸出口。纤挽甘至露寺下。对渡瓜洲入口。则万无一失矣。顷登北固山。望视地势。见象山南接汝山之中闲有一缺口。可以开凿成河。因委员往视。据云。果有此缺。可以开河。名曰二缺口。尚有头缺口在北。紧依象山之尾。其缺似有石底。不及二缺口之易于兴工也。次日复同道府往勘。所见相同。已命糴手从象山西尾接江之处量起。经陆家圩过二缺口。东至尹家圩转湾。西南经汝山炮台下。过千颗柳孟家茶庵。出湾子桥。共计二千八百余糴。路长约可十一二里。湾子桥即丹徒横闸外之桥也。此工若成。需费二十万。地势宽平。出

土近而江水易入。可为永远之利。既可避焦象之险。上达瓜洲甚近。而船出横闸经此出江。则内河可以不挑。东南之累轻矣。惜乎费无所出。聊为阁下一存其说。以俟将来耳。

丹徒横闸改建议

陆猷

镇江府城西有大闸。城东十余里曰丹徒镇。有横闸。又十余里曰越河。有越闸。三闸引江水入丹徒河济运。横闸俗名丹徒闸。旧制金门狭而长。西向闸底高。金门狭而长者。欲其长潮力猛。而泥活不淤也。西向者。欲其长潮直冲而上。落潮从大闸口出也。闸底高者。欲其蓄水也。以故丹徒河数年一挑。糜费不重。近年以来。闸坏而修之不利。又折修之。仍不利。现在金门宽而浅。东南向闸底极低。金门宽而浅。则长潮无力而易淤。年年挑浚。所费不貲矣。东南向。则潮不上涌而下漫。横闸之潮。不能到大闸。而大闸之潮。反出横闸。长潮之势平。落潮之势更平。而淤日积。丹徒之运河积淤。而徒阳全河。且日以积淤矣。闸底低则不能蓄水。虽日下版。而有名无实。利闸官不利漕运。今冬寒水落之时。闸塘水深不见底。而运河中漕河滩一带断流。此闸底低于河底之明验矣。客泊舟于此。访诸里中之耆老。金曰宜复旧制。夫潮之长落。均以阅一时为度。今则长潮虽仍阅一时。然以移向不得力。而潮落则迟至三四时辰之久。虽欲不淤。乌得而不淤。若将横闸之金门。收小一半。添长一半。改东南向为西向。闸之左臂缩短。右臂伸长。逼潮水西注。闸底填高三尺。使蓄多而泄少。则长潮势猛。长潮势猛。则落潮从大闸口出江。而徒河不至大淤。河不大淤。则岁挑可议减矣。改闸之费无几。岁挑之费无穷。司筹者尽意焉。然查横闸之坏。非坏于官也。实坏于徽之木商也。数十年前。木筏由常州之江阴进口。后以江阴路稍远。改由镇江大闸口而入。当京口粮船正在开行时。木筏齐停镇江口。俟粮船开毕。然后入大闸。至今镇江之西门外江口。土人谓之排湾。排湾者。木排湾船之所也。不知何年擅入横闸。横闸金门狭而长。闸底又深。木排之大。不足以容焉。且口门西向。湖水西注。而木排入闸。碍于闸左臂之伸长。转折不便。故于修闸之时。施其诡计。朦溷经营。而横闸遂成变局。再坏再修。再经营而变为有闸不如无闸之局矣。今若改闸于运河。大有裨益。而于木商亦无所损。须明白谕示。所有木排仍会齐镇江之江口排湾。俟粮船开毕。准其由大闸进口。其不能守候者。听其仍由江阴进口可也。至木排进横闸。永禁不行。如此则阻挠无入。贿赂无用。而改闸不日成矣。

书总河齐公覆奏淮扬运河札子后

李绂

大臣任事。功不必独居。害不必巧避。苟有益于国与民。毅然为之而已。雍正

二年四月。绂奉巡抚广西之命。濒行。陛辞。蒙天语询及淮阳运河淤垫。水高于城。甚属危险。绂因而奏言臣昔年典试浙江。往来其地。留心相度。若于运河之西开新河一道。即将挑河之土别筑西堤。而以旧河之身作为东堤。则东面有两道堤工。又中间河身淤土坚实如山。可保永无溃决之患。挑河筑堤土方两算。事半而工倍。费亦不甚巨。当蒙温旨褒嘉。谓此策甚似有理。从无言及此者。尔此行路经淮徐。有与总河齐苏勒相近之地。务必亲与商酌。如果有益民生。朕不惜费。臣绂钦遵谕旨。以闰四月十五日。会河臣于徐州。初亦欣然以为可行。第云此时湖水正盛。未便量度。须至冬间水落。然后详审覆奏。绂既远赴粤西。音问稀。后闻事未举行。不知其覆奏云何也。十二年春。皇上刊发朱批谕旨。颁赐臣。凡督抚札子留中未发者。咸布昭中外。乃得见河臣覆奏之章。反复省观。似于情事未合。岂其虑有不周。无亦离事自全。畏心所阻。抑或人己之见未忘。以谋非己出。遂寝而不用乎。据称自淮至扬。运河绵长三百余里。上接洪泽。下通江口。由汉唐迄今。历年修防。底定已久。千百年来相仍而不易者。斯言非也。中干之山。自庐凤东行。尽于扬州。其南为江。其北为淮。扬州之南。水势南流。由三岔河至瓜洲以达于江。扬州之北。水势北流。由邵伯高邮宝应至淮安府以达于淮。扬州地势中高。汉唐止开十数里。以通南北之流而已。自邵伯以北并行湖中。未有漕渠。安得谓三百余里。皆汉唐以来千百年修防底定者哉。自明万历十七年。因湖水东溢。始砌东岸石堤。自邵伯至界首。一千二百八十五丈五尺。余皆土堤。直达于淮。而西岸仍因湖水。未尝有堤。惟宝应以北白马湖。流缓沙淤。始筑西土堤。达于湾闸。以束湖水。稍似河渠。中流空缺相通。虽分仍合。以千百年本无之西堤。有明创筑。逮今仅百六十余年耳。稍与变通。无不可者。又据云河之西岸。逼临白马宝应界首高邮邵伯等湖。上下相连。水势汪洋。一望无际。若于河西另挑新河。改筑堤于湖水之中。不但无处取土。畚鍤难施。而堤工亦无站立之基。则尤不然。惟西临湖水则可挑以为河。夏秋涨而冬春涸。天下之湖皆然。秋汛之后湖边涸出。畚鍤兴工。桃汛未至。而河已成。堤已立矣。若湖水经冬不涸。则明之西土堤何以筑哉。又谓扬州府城。正临西岸。上下百有余里。村庄稠密。市镇相望。无可躲避。此则无庸置辨者也。河西地高。河东地低。别开新河。止自邵伯之北以至淮安。若邵伯以南至于扬州。原无开新河之理。别开新河。将以保河东之低地。岂有别开新河以保河西之高地者哉。又谓运河东岸之外。高宝兴泰等十州县之民田。咸资灌溉。倘河身一改。则东岸之闸坝涵洞。必皆废弃。而沟洫干涸。大妨民业。若再另行创建。不惟糜费千百万帑金。而且大工终难告就。此亦张皇之论。未尝切实计算。高宝兴泰等州县滨海湾地。众水所归。忧潦不忧旱者也。又南有芒稻白塔二河。北有甓阳大

湖。纵横贯穿。何忧无水开河筑堤。用银不过十余万两。岂有费千百万之理哉。他年傥得身膺河责。庶几力成此举。以一雪斯言乎。

浚隋河故道通漕议

周篆

客问于予曰。子往来河上。有年矣。得所为治河之说乎。愿闻其详。曰。河之为河。岁异而日不同。非但不可以历代之治治之。即明人之策亦断乎不能复效。或者不察。执其旧迹陈言。与当前万变之河。争一旦之胜。是以岁费帑金巨万。而崩溃四出。为患日深。今山清桃宿高宝兴泰诸区。乐土化为巨浸。众水视为尾闾。室庐淹没。土庶漂流。其哀号伶俜于道路者。特死亡之余也。夫岂不欲拯其溺而登之席哉。由治之不得其道耳。今先历数其非。然后毕申其说。归仁一堤。虽元明以来。资以截汭泗诸水。由白洋入黄。以汰黄之泥沙者。然亦因其势能入黄。故一堤之力。足以为之障。若徒以其势本下注。藉此堤以蓄之。欲令上涌入黄。我知其必不为此矣。今黄高于诸水。而仍以归仁截之。归仁截之于下。黄河拒之于上。诸水日来滔滔不息。譬如承溜之缶。有不溢决而出乎。或者欲流白洋故道。使之复就刷沙之职。不知河如人焉。人有性。河亦有性。人有习。河亦有习。建瓴而东者性也。淤且决者习也。习与性成。猝难复旧。且白洋既淤于内。则黄河之沙。必附益于外。其附益之沙。非至白洋之口。突然结聚。必有迤邐而来者矣。虽曰白洋疏。附益之沙与之俱疏。其迤邐而来者。泛滥不见踪迹。而岸之宛转。陂之欹侧。地气之委蛇。俱有积渐之势。以移河之性。其能悉举而疏之否。否则不久相率而蹈其故习。淤者复淤。决者复决。筑固无益。疏亦何益哉。当明之时。黄弱而淮强。淮高而黄下。黄水污浊。流澌迅疾。则泥沙不澄。而河底不淀。所谓水刷沙者也。故修高堰翟坝。使之遏淮以助黄。黄得淮之助。汹涌而前。其势加倍。是以黄受淮之利。而淮不受黄之害。及河底渐淀。而河身渐高。河身既高。则黄面愈阔。河面既阔。则河流为缓。而河底愈淀。昔年河身。至今年而为底。今日河面。及异日而复为身。于是黄高而淮下。淮弱而黄强。清口淤浅。淮黄不会。淮虽大。亦承溜之一缶而已。夫淮方抑郁无所泄其怒。黄又凌出其上。合归仁以内之水从而助之。有不奔突而出为漕民之大患者乎。或者不察。妄以为致淮黄之交者清口也。刷清口之沙者淮也。所以障淮使之刷清口者。高堰翟坝也。归仁以内之水。汰黄于上。高翟以内之水。汰黄于下。归仁高翟相为表里。则黄自然不敢恣肆。惟务东向。而不知其它。于是修翟坝。而翟坝不为之加坚。筑高堰。而高堰不为之加厚。清口虽疏而复塞。淮黄暂合而终分。此无他。亦如向者习与性成。猝难复旧。或筑或疏。皆为无益之说也。天长六合之山溪塘。俱滞于高宝诸湖。漕河介处其中。汨滥之势。凛凛然日忧其不保。皆因高翟不溃。淮流不

溢。其南则有运盐芒稻白塔口安诸河。泄之于江。其东则有串场河受漕堤诸闸及淮扬诸邑之水。从庙湾新洋龙卅堰丁溪诸口。泄之于海。是以漕堤无恙。民亦聊生。今十淤八九。来如覆海。去如引丝。有不溃堤而病民者乎。说者恐下河涸。则漕河与之俱涸。夫漕直患不得其道耳。诚得其道。河涸何伤。任其汗漫而不为之所。已为失策。况为减水坝以益之乎。我闻水由地中行。不闻坝上减也。来者不休。减者不止。而漕堤望其安堵。百姓望其更生。无是理矣。由上河言之虽谓之减。由下河言之实谓之增。

古之治漕者。止欲治河。河治而漕治。今之治漕者。治河又转而治漕。窥其意以为兢兢焉敝精劳神。治河与漕。以求毫末之效。尚不可得。而何有于民之病不病乎。夫水犹火也。火燎于原。猝难扑灭。水漫于野。岂易疏排。沿河堤岸。虽修筑完固。尚虞其乘隙而入。以为民害。其可开门而揖盗乎。今宿清上下。凡有川泽可以蓄水者。俱通之于河。而架桥梁于其上。以为停蓄之所。彼岂不知此非至计。不过以为桃花水发。稍藉以杀其怒。而救眉睫之患云尔。无论桥梁微渺。不足当洪涛之一嚙。万一泛涨之水。排闥直入。则自古与河风马牛不相及之地。俱为巨浸矣。或曰。此居河之旁。其地颇高。非当河之冲。处河之下。为河所必争之道。未必遽至于斯。不知河亦何常之有。水所从来。即为上流。水所自往。即为下浸。当其万里浩浩。连天而至。有何怒之可杀。岂能辨其为高为下为旁为冲。分别而注之耶。且一方之川泽。即司一方之宣泄。资一方之灌溉。蒸一方之云雨。今尽举而通之于河。河水挟沙而入。澄沙而出。不过数年。将见有用之川泽。皆化为不毛之沙渚耳。至若骆马湖之下。清县之上。所开二百余里之中河。欲藉以行漕。而避黄之湍悍者。人争以为便。而不知以利掩害。愚人耳目之术。未尝统治河之始终本末而总计之也。漕艘入黄。不过偶有覆败之患。未若淮之日为民害也。今开渠避黄。以去害而就利。淮之为淮。不复顾问。又使天下之人。皆信为非人力之所及。则淮之终不治者。自此利始。且使水不泛滥。风不震荡。则漕艘行河。断乎无恙。淮独不然。无论风水之震荡与否。泛滥与否。其间万姓无日不以沈溺为患。则是黄之害艘者暂。而淮之害民者常。以彼易此。未可谓利。夫汴泗淮黄。不能复通。归仁高翟。不能复截。清口疏而必塞。下河阻亦无益于漕。减水溺人。停蓄滞害。所开中河。又属偏愈之症。然则何策以处此。曰利害常相因也。黄淮为转输之利。已累百年。自然转为今日之害。为害既久。宁独无利之可求耶。夫裘敝宜补。栋折宜更。闲尝以隋炀幸江都。龙舟所御之道。与今漕艘之所由经。较其难易安危。迂捷劳逸。未尝不叹任事者之舍易而趋难。舍安而就危。舍捷而图迂。舍逸而求劳也。夫漕艘自扬抵黄。北行三百里而近。自黄抵会通。又西行二百里而遥。宛转五六百里。入于会通。然后相率而贺无恙。其风波漂溺之患。岁

所不免。此今中河之所以凿也。然中河止避黄之病艘。而不能拯淮之胥溺。若由隋故道。则自扬而西北。历盱泗之境。出淮上游。达于汭泗。遂引其水以行漕。所开之土即筑于两岸。以为护风牵挽之堤。而于会通董口之对岸。建设一闸。使漕艘从此出黄。绝黄而渡。即入会通。计其道路。自扬抵会。亦五百余里也。漕运既通。则黄河自可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非真河于不问也。不过浅者浚之。塞者疏之。苟其决口之无害于民而可以入海者。即开之使适其性而得所归。亦何不可之有。河不为患。则沿河诸县。今之寝处堤干。仰听水声。以冀须臾无死者。皆可使登平陆矣。若下河之水。则但湮运河之口。杜黄水使不得入。增减水之坝。禁淮水使不得出。浚串场河及诸海口而出诸海。其淮水则疏运盐诸河而入诸江。孟子所谓排淮泗者也。淮一有归。余皆易与。且漕艘但当求其抵会之无恙。岂问其自新与自故哉。彼殿脚女尚能从此而行。而谓其不可行漕也。其谁信之。比今运河。未尝加远。既无黄河之险。民亦阴受其利。即使古无其事。犹当举行。况乎故道虽湮。河形尚在。加之疏浚。不及三年。必有成绩。事半而功倍。比之中河。不更较胜耶。彼先渡黄。然后避其害。此先避其害。然后渡黄。一先一后。得策正等。第彼开河北。则顾后而遗前。此浚淮南。则务一而得两。一北一南。利害悬绝。夫偏治寒热之治症也。岂若霍然尽去之为得哉。

所难者河北故道。约高数尺。建闸不得其术。惟恐水之内灌。若将所设之闸。其口背河而东向。又于其左筑一石堤。其势稍凸而内抱以护其口。则水皆乘势东下。无倒注之虞。又于闸内十里。连设五坝。使十余尺之水层累而下。则是一坝之内。二里之闲。水势高下。止二尺耳。以二里之地。泻二尺之水。漕艘往来。如履平地。应无疑者。然所纳之水未免有沙。久则又有高浅之患。俟漕船毕过。即填满近闸一坝。使不得通。至回通而再开。凡商贾往来。欲由此者。皆令其起剥更舟。是河为行漕而设。非为商贾计也。如此。则沙之积者必少。即欲挑浚。亦易为功。夫秦凿郑国渠。用注滇淤之水。溉泽卤之地。收皆亩一钟。何也。土生而力厚也。唐转江淮之粟。以给关中。而始不忧匮乏。则此地垦田之广。产粟之多。均可知矣。今沈于水底者。不知几何岁月。则生土也。水涸之后。幅员如故。以广衍产粟力厚之生土。集朝不谋夕播迁无告之民而大辟之。其安阜之乐。丰稔之利。尚可以言语尽耶。客曰。如彼则难于登天。如此则易于反掌。如彼则害同汤火。如此则利过邱山。何以前此之人。未知有行之者。曰。濠泗为有明发祥之地。而祖陵复在其闲。当时臣子既持地脉之说。又恐于此行漕。堤防万一不固。变生意外。所以极知其利而不敢言。淮黄虽迂险劳费。势有所不惜也。夫所谓地脉者。谓其气。非谓其土也。无论地气荒唐。智者不道。即有其事。而陵与故道。相去尚若干里。何宣泄之有。若举行

之际。推孝陵天寿之爱。及其祖宗。为稍迂其势以避之。或筑堤以为之护。可无忧其与邱陇同体也。刍蕘之见。略具于此。或至相视经营之际稍有不同。贵乎从事者之善处。非予之明所能尽料也。

前论治黄河下河之病与但知治漕不顾淹民之弊从未有明切若此者至其改运道不出清口由淮泗上游对渡董口仍入会通河则断不可行且于何处入黄亦未明言其地既用隋河故道则惟有由淮入汴由汴截河入沁以达卫之一法万无仍入会通河之理且南岸亦别无入河之地也其明于黄淮下游之情形而不悉上游地势者欵取其论病略其用方可矣

邳宿运河宜增二闸疏嘉庆十八年

漕运总督阮元

窃查粮船行至邳宿运河。年年剥浅。一入山东境内。如韩庄闸。虽地势更陡。而历年通行。并无阻滞。推原其故。由于东境七十余里之中递建八闸。而江境三百余里转祇六闸。闸多则塘深水省。闸少则水浅沙停。臣前过邳宿时。虚心体察。博访輿情。皆以为汇泽闸之上下。宜添建二闸。曾经附片陈奏。今已奉

敕交百龄等查办。伊等自必据实议奏。但其中情形利弊。臣既有所见闻。不敢不为我 皇上陈之。一添建二闸。可期全漕早出江境也。查船粮起剥受剥。节节费手。大约按塘一月可竣者。剥浅必月半方竣。加以在南既阻。则到北递迟。重运既难。则回空或误。近年邳宿运河。部臣督臣漕臣河臣御史章奏频仍。 皇上复随时 降旨训示。臣恭读 谕旨及诸臣奏折。积之岂止盈尺。虽 皇上万几不倦。指示周详。然似此人力可为之事。究以及早办成一劳永逸为是。今若于汇泽闸上下添筑二闸。则全漕可免剥浅之迟。早出江境一日。即早抵通坝一日。早得建闸一年。即早速全漕一年。庶不致以常年应办之事。节次上烦 圣心。若不能于来年重运前完工。恐来年仍致仰烦 圣虑也。一养丁力以保米色米数也。查重运粮船定例。惟杨村地方酌量起剥。此外皆应扬帆直达。例不容有起剥之事。连年黄河河剥浅。尚属年有年无。独邳州儿窝湾等处。竟视起剥为例内之事。近来各省运丁。签派愈难。逃避愈甚。造船运粮。人工物料。倍蓰于前。运丁所得旧例钱粮。仅敷用度十之三四。国家经费有常。安能事事加以津贴。各省州县。若再议加津。苟非加收累民。必致更亏仓库。是以全赖养丁力。俾得勉力奉公。转输无阻。上节 国帑。下纾民力。乃邳境起剥。通漕计费。每年须十万两以外。其剥船偷窃折耗卸货亏损者。又不下数十万两。且上或雨淋。下则水渗。一经霉变。累及一船。而疲乏之丁。甚或因剥费无出。私将正供偷抵。到通短米。则又使水搀和。收买回漕。种种弊端。皆由剥米过多而起。故今年米数米色。虽经臣极力办理。于未过淮之前。设法周防于诸剥浅处。犹难保其必不短坏。若来年仍复如此。则丁

力太。本原太耗。此岂但以起剥为常之地方河工所及顾也。又旗丁所带货物。原令各丁藉沾余润。以补钱粮之不足。近因邳宿水浅。一切货物。不得不多为截卖。且以货价抵给剥费。是例不应有之剥费。既益其所本无。而例所应有之货价。又耗其所本有。里亏外折。丁力安得不疲。且 京师物价昂贵。亦未必不由于此。今若添建二闸。如遇水势不足。即便蓄养深通。如遇盛涨骤来。例由月河行泄。照例铺水五尺。有何多论。两省行所无事。尽可安详。数年之后。水力丁力。能似乾隆年间宽展。米色米数。庶可保矣。

一建闸似费实省。可节河工正帑也。议建三闸。不无多费。然果核实。何致过多。山东现造三闸。不过八千余两。况此闸既成。则常年邳宿诸坝。大可节省。近年以来。因邳宿一带水浅。节节加筑草坝拦蓄。至数十处之多。拦河坝抄手坝对头坝挑河坝等。名目不一而足。临时则多购土方。事过则听其塌卸。大约挑土一段出河万石者。一堤之基即又入河数千石。是下年所挑之土。即上年所挑之土。即上年所筑之堤。挑既费帑。筑亦需工。搬运辘轳。愈形壅垫。南河道厅利筑草坝。以为年年开销地步。是以借口水浅。皆不愿有添闸之事。多方挠阻。今若合数年草堤之资为一年石闸之用。所费有定。而所省无穷。但须溯查近今五年之内。邳宿挑挖土方。筑做各坝工料。每年工部报销若干万两。五年共报销若干万两。其孰费孰省。便较然明白矣。臣所谓似费实省者此也。以上三条。臣再四思维。博加访问。千人共见。万口同声。皆以为今昔情形不同。因地制宜。利添二闸。恰符 圣意所指或二闸或四闸之数。因乾隆年间微山昭阳南阳南旺骆马诸水柜。水力雄厚。虽至邳宿末流。六闸尽资浮送。近今迭次受黄淤漫。徐北漫水。亦垫邳河。是以各闸各河。力量皆不如前。今年汇泽闸六月得雨。上下游皆深至五六七尺。惟此中间二段。水浅不足三尺。几于剥尽方行。待至粮船过浅之后。在河在漕之人。若皆以能出江境为庆幸者。此系来年湖水纵多。亦须起剥之明验。而预现于今年者也。再前二闸座。如定议添建。无难于来年重运前赶办完工。该处地面。虽系浮沙。下掘即皆坚土。若添闸束水。更收束水攻沙之益。臣职司漕运。有所见闻。今已将秋。时日迫切。不得不直陈于 圣主之前。

塞运口说

张伯行

王在晋曰。问水集谓河流之淤。难复引之以入运。国家治河。如尚书宋礼。平江伯陈瑄。惟导汶浚淤。建闸通运。不复引河。徐有贞白昂刘大夏诸公。亦不过力塞之而已。不复资以济运。盖河至则冲决。去则壅垫。修治之功。无时可已。迁徙不常。害多于利。愚按今日之黄河既不复资之以济运。惟有塞之一法。涓滴不漏。使淮黄并力以刷海口 海口既深。则上流自无壅滞之患。而溃决

之虞庶乎可免矣。陈堂疏云。天下事有利必有害。未有有其利而无其害者。择其利多害少者而为之则可矣。利在于河者多而漕者少。则从其利多者。而不以为私图。害在于淮者少而黄者多。则从其害少者。而不以为嫁祸。利一害百。毋以害掩利。害一利百。毋以利冒害。诚遣大臣奉命而往。听其便宜行事。大破故常。利必期于大兴。而不惜小费。害必期于尽去。而无惑人言。或年终勘覆功罪。或三年汇报。使人心鼓舞于奖励激励之中。力可协。而百工可成矣。语云。治河者无一劳永逸之法。祇有补偏救弊之法。则利害之多少。正不可以不讲也。

防河保运议山东通志

尚书之序贡道也。曰兖浮济漯。青浮汶。徐浮淮泗。皆达于河。则山东之国。固循河以通达者也。盖冀州之域。控河上游。逆泝而行。罔非利涉。今则大河屡徙。合于汴淮。国家设都燕京。在渤海碣石之右。运道自南而北。河流自西而东。一从一横。非同贯。论者谓漕渠水。宜分河之支流以助灌输。然而河处高原。经疏壤。性悍易决。质浊易淤。分引微涓。颇资其利。而节宣稍失。则全河奔注。运不能容。势必冲溃东堤。挟众流以趋海。即使旋加塞治。而沙停土壅。故道悉湮。是获利无几。而滋害实多也。即如卫河本屯氏故道。而泉流汇注。别为一渠。宋庆历中河决商胡。北流与御河为一。及分二股河东流。而御河淤淀。运路艰阻。程昉为河北都监。力浚治之。此河之有害于可征矣。会通河虽以汶水为源。而明永乐中。金纯分导河流。与会通河合。景泰中。徐有贞开广济渠。上泝澶渊。以接河沁之水。则犹借力于河耳。乃一决再决。贻患不休。至宏治间。刘大夏始筑黄陵冈以断其流。而张秋获宁。则河之有害于会通河可征矣。济宁以南。河泗所会。明初运道在昭阳湖以西。因地与黄逼。引流入运。所在有之。自郟城入者。由牛头河至鱼台塌场口。自曹州入者。由双河口至沛县之飞云桥。转而迁徙不常。随处淤淀。甚至鱼沛沦为泽国。无复漕渠之。朱衡之开新河。李化龙之开泇河。引避浊流。惟恐不远。则河之有害于新泇二河。亦可征矣。方今河不侵漕。往来甚易。似乎无烦顾虑。第河自武陟以下。地势倾于东北汲胙滑澶之间。皆故渎之所经。鼓浪吹涛。駉駉欲赴。所赖以障遏之者。止此一之长堤耳。蚁孔偶漏。决溢随之。左右奔趋。悉为漕梗。夫曹单二堤。犹在邦域之中也。河南之武陟滎泽原武阳武封邱祥符陈兰阳仪封。直隶之长垣东明。工多险要。地属殊疆。我之畏津。藉彼捍御。而曰恃以无恐。不亦难乎。稍有勿虞。方以我二东为壑也。雍正七年。诏设河东道总督。兼综兖豫。专事修防。经筹备至。庶庆安澜。然而未雨绸缪。不敢不凛。谨博稽往。备述如左。俾溯流者有所考镜。则亦保运之一助也。

按济水自乘氏今曹州 分而为二。其一为济渎。入巨野。濮水出酸枣县首受河

。经濮阳与济水会。入于巨野。同注大清河归海。则自曹濮以至寿张东阿。正济濮之所经。而河流之所贯也。今故渎虽湮。而支渠互见。自曹县入者。则为贾鲁河为济河为灊河瓠子河。自濮州入者。则为小流河洪河魏河。悉属黄河决口故道。况济多淤流。濮亦时有隐见。微涓隐溜皆足以牵大河之脉。而使之东注也。至于开州东北。历观莘以至聊城者。又有古漯河。唐马颊河。本与博平高唐相通。而截于运道。考其遗迹。皆有受河之上源。虽障以古堤。而类多残缺。倘决河分派。历濮范而注莘阳。势亦甚易。灌入运道。即不能无溃决东岸之虞。此亦要害所关。不可慢视者也。

水经。济水自乘氏分而为二。其一为菏水。即南济也。东过昌邑金乡东。至方与县北。湖陵县南。入于泗水。宋干德中。东疏菏水。转漕兵饷于定陶故地。置发运务。明洪武初。河决曹州双河口。流入鱼台。命大将军徐达开塌场口。引水由牛头河至塌场口。出谷亭以通漕运。永乐中。遣侍郎金纯。从汴城金龙口下达塌场口。筑堤导河。南入淮漕。以接运道。后河经屡决。迁变靡常。各志所载故道。自曹郡双河口分水东南流。由巨野嘉祥二县入济宁境者曰牛头河。由定陶城武单县入金乡境者曰涑河。曰三家湾河。会入鱼台之塌场口。入于旧运。自新河洳河次第开凿。运道左避。不假分流于黄。千里长堤。足以力制湍悍。然而原武以下。曹单以上。书决书溢者不一而足。脱塞治稍后。弥漫无涯。虽委之以昭阳湖。未必不泛堤而东也。修防孔固。永永无虞。职水之君子。念之哉。

按总河靳辅治河书云。河决之害。北岸为大。何也。南亢而北下也。且开封南岸。从汴河可以达淮。归德徐邳而下。其地山陵。其堤归仁。其湖灵芝孟山洪泽。其去无路。久之而亦必复其故。又于运道无系也。然同一北岸而其害又有不同。若上自罔乡。下迄茱泽六百里。大抵山多而土坚。不甚溃决。不具论。曹单溃决。由鱼台上下以入运。或汇金山彭家河以入运。尚不至有夺河之患。惟开封北岸。一有溃决。则延津长垣东明曹州三直省附近各邑胥溺。近则注张秋。由盐河而入海。远则直趋东昌德州。以赴溟渤。而济宁上下无运道矣。且开封之境。地皆浮沙。河流迅驶。一经溃决。如奔马掣电。瞬息数百丈。工必大而下埽更难。故前代河决之患。此地常居七八。自明刘大夏筑太行堤。起自黑羊山。东至曹州以及丰沛。高厚坚固。北岸恃以无恐。岁久不修。残缺过半。国初封邱荆隆口大王庙决。总河杨方兴塞之。工六七年而始竣。费帑者八十万。故曰北岸之害莫大于开封。附载以为后鉴。

保运说山东通志

治运有经。要在均调水势而已。绌不可。盈亦不可。而盈之害更甚于绌之害。绌则浅阻。害止此矣。至于盈则百川灌河。茫无津岸。洪波奔荡。圯闸溃堤。

不泄而归之尾闾。害可胜言哉。南旺地脊也。南则左亢。以右为减。北则右亢。以左为减。昭阳等湖之泄南运。大清等河之泄北运。前人筹之详矣。有以益为益者。有以损为益者。损之又损。持盈之道则然也。考其旧制。次第复次。事未至而为之备。虽不言功。厥功巨哉。

运河湾曲说山东通志

会通一津。全以各节蓄。而临清以北。则环曲而行。不复置。世遂有三湾抵一之说。而不知前人用曲之意。全为漳水而设。漳水之浊。虽减于黄河。而易淤亦与黄河等。然而治漳之法与治河又有不同。黄河来源甚高。建瓴而下。彻底翻掀。顺其所趋。则沙随水涨。绝无壅阻。遇曲则势逆。势逆则脉滞。水过之处。余沙易。渐渐长。路愈曲而势愈逆。脉愈滞。迫之使怒。横决随之。故以逢湾取直为上策。循其性而行所无事也。漳水浊滓稍轻。而来源平坦。无奔激振荡之力。若津道径直。缓缓而行。则水浮沙沈。随路淀积。疏之不胜疏矣。今多用湾曲。使之左撞右击。自生波澜。鼓动其水。而不使之少宁。则沙亦带之而去。无复停顿。是纾折之。正以排澹之耳。岂仅以此为节蓄之方哉。若知其防淤。而概以黄河逢湾取直之义施之。则求通反滞。大失曩贤规画之精意矣。

请浚泉渠状

陆耀

窃照兖泰二府属十七州县。其泉四百七十有八。较之前代二百二十余泉。不啻加倍。而一遇水小之年。不闻水势增多。固由泉源需雨而旺。亦恐人事有所未尽。今查各泉源有上中下三等。其下泉细流。不足深恃。姑弗置论。至于上中二泉。疏则未有不流。流则未有不效涓滴之益者。故疏导之方虽在泉源。尤在泉渠。泉渠类出于泥穴石罅之中。稍有淤阨。流即闭塞。故凡有泉之处。必须宽砌泉池。一以障在外之泥沙。一以容在内之停滞。泉渠长或数十里。阔或数尺。由支达干。汇为洪流。必须节节爬疏。在在通利。相度地势。由高趋下。然后其行无阻。其流不绝。今泉池已按年陆续修砌。且属泉穴所在。为泥沙壅遏者尚少。惟是泉渠道远流长。地势不平。往往水至半途。不能下达。上虽有泉。下则无路。州县奉檄疏通。徒以空文申覆。而管泉佐杂。职小权轻。通判于隔属州县。亦不能操其长短。遂至呼应不灵。视同隔膜。今当频年水小之时。宪心筹划焦劳。谕令酌委人员分投各州县。会同地方官实力疏浚。窃谓地方之不以泉务为事。已非一日。苟不以白简严绳其后。势必仍以空文塞责。于济运终无裨益。应请此次差员会同疏浚之后。如仍虚应故事。泉渠或有壅塞。及地势仰高。不能下达情事。或行查出。即一并严参究治。庶几于事有济。

请停设安山湖水柜疏雍正十一年

岳浚

窃东省运河水柜旧制。有东平之安山湖。周围六十五里。在运河西岸。有废闸四处。曰似蛇沟。曰十里铺。曰八里湾。曰通湖闸。南有六堤口。曰朱家口。沈家口。王家口。吴家口。赵家口。杨家口。自前明以来。旋筑旋废。久经认垦承粮。嗣于雍正三年。内阁学士何国宗。奉 旨查勘运河。议将安山河复设水柜。重筑临河并圈湖等堤。修通湖蛇沟二闸。并于八里湾十里铺两废闸之间。建一石闸。名曰安济闸。闸下各开支河一道。通入湖心。其南六堤口。亦每口建闸挑河。以纳坡水。又请开柳长河。引鱼营陂宋家洼两处积水入湖等语。经奏准动帑兴修。嗣因柳长河介于鱼营陂宋家洼之间。内隔金线岭一道。不能相通。复经前抚督臣塞楞额。请从金线岭北鱼营陂开河。下注柳长河入湖。又从金线岭南宋家洼开河东出兼济闸入运。题明改挑在案。臣查安山湖各工。除闸座支河。俱经修浚工完外。其临河圈湖等堤。甫经建筑。即被涨水冲刷残缺。现在估计补筑。据布政司呈详前来。臣访知此湖淤废已久。修筑之后。仍不能蓄水济运。因备查图志。并亲勘情形。查得安山湖于前明永乐九年设水柜。正统三年。复经修浚。是时河南之荆隆口黄陵冈。未曾全塞。本有济水分流。由巨野郟城汇入安山湖。以为来源。自弘治六年。明臣刘大夏建筑太行堤荆隆口。塞济水不复通流。此外别无泉源灌注。仅藉朱家等六口。并柳长河坡水入湖。消长无定。即有运河余溢。可由通湖闸收入。然亦所纳无几。是此河绝无来源可恃。又湖身本在安民山之前。漕河东岸即亭子泊。乃济水北入大清河之路。故流虽绝。伏犹存。土疏底漏。坡水易于消耗。且湖东三闸。通湖闸在南。系纳水入湖。安济似蛇沟二闸在北。系放水济运。今细加测量。湖地卑于河地。安济等二闸。亦止与通河闸同为宣泄之区。非甚泛滥。不能放水入运。若湖水涨发。则运河亦已弥满。无需增益。以此作柜。是以无源之水蓄之有漏之湖。而又进水易而出水难。纵周围增高堤岸。究属何益。现在湖水干涸。全湖并无寸流。传询父老。据称此湖每年伏秋之间。坡水流入。积聚湖心。交春以后。渐就退减。至二三月内。悉经干涸。即如雍正八年七月内。异常水涨。湖河相连。至次年三月。仍然彻底俱干。当河水浅之时。湖水先已耗竭。涓滴不能济运。总缘湖底沙土疏漏。非圈堤所能收蓄。询之管河各官。亦众口同词。今若发给帑银。照旧修筑。仍属于无用之地。臣查勘既确。何敢扶同附和。再议兴修。臣愚窃以此河水无来源。土疏易漏。不堪复作水柜。仅可留此一区。以为泄水之处。随时倡导。倘遇漕河骤涨。则分减入湖。以保运道。若值坡水暴发。则汇注入湖以保民田。所有通河安济似蛇沟等三闸。并临河堤岸。均宜加谨修防。此外圈湖缺堤。概停补筑。以免虚糜帑项。是否可采。请 旨遵行。

民田侵占水柜议

郑元庆

水柜之设。原以蓄泄济运。遇有淤浅。即当开浚深通。复其旧界。无如滨水之民。贪利占佃。庸吏令升科。水柜尽变民田。以致潦则水无所归。泛滥为灾。旱则水无所积。运河龟坼。大为公私之害。不独山东为然。如淮北之射阳湖。江南之开家湖。皆水柜也。今尽行升科。蓄泄无繇。官民交困。为水官者。有能知其所以然之故乎。或曰。然则升科不可行与。曰升科原为 朝廷增赋。才吏之所为也。而于济运之处独不可。明成化中。杜谦以工部侍郎行河。自通州抵淮扬。相地势。去淤塞。复水柜。导泉源。修坝。河乃复旧。此十五字。诚为治河司运者之要诀矣。匪但水柜。即黄河淤滩。亦不可升科。昔高御史明曰。河徙无常。税粮不改。平陆忽复巨浸。常税犹按旧额。民何以堪。旨哉言乎。或曰。然则将听其弃为污莱与。曰。此又不可。不若仍为官地。责令汛官。广植榆柳芦苇之类。岁收其材。以为河工之料。不亦利乎。夫升科之法。断不可行于两河之间。其为利甚小。而其为害甚大也。

论微湖蓄水过多书

黎世序

再承另示微湖蓄水。必须漕运民田。两无妨碍。因闻江南省。又有加增一尺之语。诲谕谆谆。仰见斟酌盈虚。归于至当。惟是加增蓄水一尺之议。起于东省。今不知如何倭之江南。查滨临三湖被淹之地计八州县。东省居其五。南省居其三。是南省亦有切肤之。何至膜视封。置民生于不问。而微湖之蓄泄。东省实操其权。南省实受其制也。湖口志桩。向来定制。收水一丈二尺。足敷重运之用。嘉庆二十一年。吴李二公。因湖底垫高。奏改定制收水一丈三尺以外。至多总在一丈四尺以内。南省未尝会议也。而此奏之后。泇河厅收水。即以一丈四尺为主。以后总有多无少。于照例铺水济运之时。又或少启一闸。或多下板块。名为惜水如金。实则有心操切。名为留有余以备不足。实则但顾运而不顾民。迨至湖水长至一丈七八尺。数州县田没水底。该河员故作咨嗟可悯之语。实则乃深喜之。即如上年湖水难容。广求分泄。启放江境之蔺家山坝。东河预备存水丈尺。泇河厅请于一丈四尺之外。再加五寸。继又议加一尺。知会江省。均有文可据。江省未尝创为此议也。泇河厅但求蓄水之多。而不顾地方被淹之苦。即如蔺家山坝。原议俟湖水消至一丈六尺以内。再行堵闭。而泇河厅于湖水尚存一丈六尺以外之时。即移会铜沛厅急堵蔺坝。其有意多留湖水。实有案可凭。而南河亦不敢不听其号令者。恐其水势亏短之时。有所倭咎也。兹读来谕。乃转以加增一尺之语。诬及南省。上朦清听。是又明知有害于民。而巧为避怨之计。微湖实东河管辖。南河从不与闻。亦无从照例启闭。然历据东

河咨奏之案。每年重运不过用水二尺余寸。今以收水一丈四尺。比旧制多蓄二尺。以理度之。似已足敷数年之用。而加增蓄水之。言南河不便阻议者。洸河厅专司湖水蓄泄。恐其铺水之时。藉词靳惜也。昨兖沂曹道贺公。颇欲讲求水利。谆谆见询。弟即以河厅惟求蓄水之言告之。今得鼎力主持。与东河帅确商筹办。俾漕运无误。民生有赖。幸何如之。

卷一百五工政十一运河下

漕运小

顾栋高

河南。自昔转输处也。尧舜禹都冀州。禹贡载浮于洛。达于河。其时之贡道。即运道也。殷周以来。诸侯封建。各食其土。故漕运之制未详。因禹之旧。汉兴。乃始事漕挽。历代因之。大抵因建都所在而为之经营。其利病乃可得而究云。汉都关中。引漕穿渠至河以漕。东汉晋都洛阳。修汴渠。或凿陕南山。决河东注洛以行漕。隋沿河置仓。唐亦置河口输场。分运入河洛。时则自江达淮。自淮达汴。自汴达河。而洛而渭。而专以河为急。宋都大梁。为四河以通漕。而汴河运米至七百万石。凡军器上供皆由汴。于时东南则由淮入汴。西北诸路则由洛入河达汴。而专以汴为急。元明都燕京。元行海运。而其初亦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水至中湾。在封邱县南大河北岸陆运至淇门。入御河即卫河以达京师。明永乐中。亦运至陈州。载入黄河。至新乡八柳树等处。令河南车夫运赴卫河。以河兼陆运。而其时则又以卫河为急。自元都燕而汴河几废。明世会通河成。而东南重运。悉由淮北山东至临清。合卫河以达于天津。其卫辉水次所运。特河南一省之漕而已。故论漕运于汉隋唐。河南特中顿之所也。论漕运于宋。大梁则委输之地也。论漕运于元明。卫河则纾出之道也。以河为事。则有二门底柱之险。以汴为事。则有溃溢涸塞之虞。以卫河为事。则又有泉流微弱。水不胜舟之虑。历代所由。各有利病。其势然矣。乃明季论者。以会通河偶阻。至欲全由卫河。借沁之奔流入卫。以杀黄而助运。是殊不然。沁大而卫小。沁浊而卫清。故黄足以容沁。而卫不能受沁。沁之水势足以济运。而沁之泥沙适足以病运。故病会通而欲专由卫者。是因噎而废食也。欲引沁入卫以助运者。是穿咽而溃痈也。狃目前之计。而忘远大之虑。大率如此。本朝至德感神。河流安澜。漕运便利。舳舻万艘。悉由江达京庾。而卫河之运。特南河省臣巡视。抵临清以会通仓而已。我皇上封卫河之神。钦赐匾额。复以兑粮小滩。改归卫辉水次。以省交兑跋涉之苦。又以河石浅滩。需夫挑挖。并经由浚滑内黄之县。拨入彰卫。以免隔属呼应不灵之虞。此制一定。永为百世之利矣。述漕运志。

论引沁入卫之患

陆耀

按明代诸臣。于引漳之外。复有筹及引沁入卫者。嘉靖间。左都御史胡世宁言沁水至武陟县红荆口分流一派通卫。宜遣官踏视。北达卫水。万历间。参政范守己言沁水自山西穿太行而南至武陟县东南入河。乃自木兰店东决。奔流入卫。守土诸臣。塞其决口。仍导入河。而堤外遗有河形。直抵卫浒。宜于原决筑堤处建一石。分沁一派东流入卫。为力甚易。又杨一魁张国维先后皆有此说。而潘季驯河议辨惑。则曰黄可杀也。卫不可益也。移此与彼不可也。卫漳暴涨。元魏二县田地。每被淹浸。民已不堪。况可益以沁乎。且卫水固浊。而沁水尤甚。以浊益浊。临德一带。必至堙塞。泰昌中。侍郎王佐亦言沁水之辟。新汲一带地方。邮署相连。庐舍鳞次。必辟渠以受沁。此地不为邱墟乎。迨国朝乾隆二年。安徽布政使晏斯盛。复有作滚水坝于武陟境内。分泄沁涨以杀黄河水势之请。总河白庄恪公议曰。臣等将沁卫两河。细加丈量。沁河宽一二百丈不等。卫河宽八九丈至四丈不等。卫小沁大。势难容纳。武陟境内沁河长一百九十余丈。沙底虚松。不能签桩下石。难以建坝。怀庆以下。俱有大堤障护。今建坝分沁。必挖开大堤。另开河道。但大堤一开。自撤屏障。沁水穿堤奔注。黄水随之而入。一往无阻。不惟分沁。而且引黄。其可虑者一。卫河浅隘。不能容受沁水。又必欲开辟宽深。两岸民田庐舍。不可胜计。兼有汲新浚三县城垣。迁徙为难。浚邑境内。兼有一十八里山根石底。人力难施。其可虑者二。卫沁合流。水势浩瀚。又必坚筑高宽堤岸。且新淇等县。近依太行。山水长发。全赖卫河归宿。若因束沁筑堤。则阻山水归路。横流为害。其可虑者三。沁水归黄。卫水归运。其来已久。即导沁入卫之议。元明以来。屡议屡止。亦非一次。如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卫辉路总管董文用因漕司议通沁入卫。文用言卫郡浮屠最高者。仅与沁水平。若引之使来。岂惟无卫。将无大名长芦矣。又明万历十六年。漕臣杨一彪请引沁通卫。科臣常居敬言卫辉府治。地既卑下。河复窄隘。狂流灌注。容受为难。获嘉已成巨浸。新乡亦若浮盂。府城不远。冲决可患。我朝康熙六十年。尚书张鹏翮查勘黄沁两河。奏称武陟沁河。西北高而东南洼。沁堤内平地较沁河涯低一丈。从此而东。地势愈低。且此处沙底虚松。将来建筑坝。难以坚固。若引水时从高直下。建瓴之势。牵动全沁。灌入内地。黄河随蹶其后。又引沁必由小丹河入卫。此二河河身皆极浅窄。势难容受。历观从前诸臣奏议。利害较然。如董文用言。沁水高于卫辉浮屠。则害在卫辉。且及直隶之大名长芦。如常居敬言。沁水沙多善淤。入漕淤。昔有左验。考明嘉靖三十五年。沁决入卫。至临清。逆流上拥。运河七十余里泥沙沉积。板二淤塞二千余丈。则害又在漕运。如张鹏翮言。牵动全沁。黄河蹶其后。则黄河之水。势分溜缓。下流势必淤垫。泛滥四出。其患又在黄河。而

怀卫一带。为害更不可胜言矣。夫使利多害少。或利害相半。犹当审择而慎处之。况有害于城社民生。有害于漕运。而并有害于黄河。是未可以违前人之成说。改数十年之成规。而漫为尝试也。抑臣等闻之。明河臣潘季驯有言曰。黄河防御为难。而中州为尤难。自汉以来。东冲西决。未有不始自河南。明河臣万恭亦言河南沙松土疏。大穿则全河由渠。而正河必淤。小穿则水性不趋。过则平陆。夫水专则急。分则缓。河急则通。缓则淤。由是观之。以原归黄河之沁水。改归卫河。穿渠则土疏之地。不能保无夺河之患。而顺其水性。仍归黄河。则力全流急。不无以水攻沙之功。臣等详察地势。博询耆老。历考前人论说。分沁入卫之议。有害无利。断不可行者也。以上诸贤之论。凿凿如此。然则沁水之不可引。于卫且然。张清恪公乃别有引沁入运之议。其可尝试乎哉。

运河源委

张伯行

运河之开。始于济宁州佐毕辅国。建金口坝。开金口闸。引泗河之水至济宁。又建堽城坝。开堽城闸。引汶河之水至济宁。由杨家坝至莲亭前。分流济运。然地势北高而南下。故于莲亭之东建天井闸。又于天井闸下里许建堽城闸。所以堵水使不南下也。又于济宁之北百里外建开河闸。所以放水使北行也。岂知水之往南也易。而往北仍难。此济宁州佐只知引水至济宁济运。而未尝合南北之地势而通计之也。至尚书宋礼听汶上老人白英之计。改河于南旺分流济运。白英世居南旺。亦只知引汶水于南旺。而未尝合南北总计之。未知毕辅国开河之始。仍资泗水济运也。兼以尚书宋礼于永乐九年到任。旋于是年奉命取材入蜀。是以虽改坝于戴村。而未如堽城坝堽城闸之制度尽善也。所以数百年来。虽漕运享其利。而南旺岁挑。劳民伤财。遂貽数百年无穷之害。且南旺以南鱼沛之间。因泗水全注于南。一派汪洋。甚至济宁以南。尽被淹没。而南旺以北东昌一带。仍苦水小。每有胶舟之患。后又议开金龙口。引黄河之水至张秋。接济北运。岂知黄河之水。一经涨发。其势莫御。故张秋屡被水患。而金龙口永议堵筑。金龙口既堵之后。北运仍然水小。卒亦无如之何也。且南旺运河。两岸土积如山。将来挑河恐愈艰难矣。白英只知有南旺。而引水于南旺。犹毕辅国只知有济宁。而引水于济宁者也。今合南北之大势计之。宜将汶河之分水口。改于南旺之北十里。开河之南。分流济运。而又于戴村坝改建如堽城坝堽城闸之制度。再将泗河之水。引至获麟古渡以西。使泗水由冯家滚水坝旧河出坝。西入运河。或曰。冯家滚水坝。所以泄蜀山湖之水入马场湖也。此坝一开。不虞蜀山湖之水南下乎。不知冯家滚水坝之西。挑河入运。即以挑河之土。筑蜀山湖之湖堤。则蜀山湖之水。既不至于南泄。而泗河之水。又可以济北运。且戴村坝既如堽城坝堽城闸之制度。则南旺之岁挑可省。鱼沛之间既不苦于

淹没。东昌一带又不至于胶舟。真万世之永利也。此竭四载之奔走。耗四载之心血。而仅有此一得。恐致湮没。故附录于此。以就正有道焉。

此欲改汶之分水口于南旺之北改引泗水于冯家坝西入运河者第泗水由兖州府城外西南行至鲁桥入湖其势甚顺若强之使西无论费巨役繁难谋就功而由兖州至获麟古渡二百余里旧无河形势必凿民田以当之且强泗水使西其势不顺见其害而未见其利也存之以备一说

运河总论

张伯行

运河乃宋尚书未成之工也。其创开者。则济宁州佐毕辅国。始筑金口坝以遏泗水。又开金口闸。引泗水由府河至济宁济运。又筑堽城坝以遏汶水。又开堽城闸。引汶水由洸河至济宁济运。但济宁地势。北高而南下。故水之往南也易。而往北也难。北运每虞其浅阻。永乐九年。宋尚书听老人白英之计。引汶水于南旺。分流济运。引之诚是也。但于是年到任。即奉命取材于蜀。平江伯陈瑄继成其功。于戴村仅筑土坝。其后潘季驯筑石为坝。万恭累石为滩。亦仅百丈余耳。汶河水发之时。不能畅流入海。尽入运河。堤岸难保。而民田每受其害。若戴村建闸建坝。如堽城金口之制。使可以蓄泄。而运河自不至于泛滥矣。是汶河之工尚未成也。至于泗河。未议及。虽今亦蓄之马场湖。但府河淤塞。已为平地。泗河之水。入马场湖有限。以故雨潦之年。运河水大。马场湖水亦大。天旱之年。运河水小。马场湖水亦小。而十里铺闸与安居闸又近济宁。二闸一开。湖水泄尽无余。故马场湖虽有蓄水之名。泗水并无济运之实。是泗河之工尚未成也。泗水不至马场湖。尽由鲁桥入运。而汶河口在南旺之南。故雨潦则南阳夏镇。一派汪洋。而天旱之年。阿城东昌。处处浅阻。今宜将汶河口改为南旺北十里许。将泗河口开于南旺南十余里许。再将府河挑挖深通如旧。则用泗水以济南运。用汶水以济北运。则南运无泛滥之虞。而北运亦无浅阻之患矣。再查南旺运河两岸土积如山。每逢大挑。百倍艰难。若将汶河口移于南旺北十里许。不惟两岸平坦。大挑易于为力。而数年之后。戴村闸坝修完。则将汶水引入湖中。换湖中清水入河济运。而大挑亦可免矣。汶水泗水。出济运。自无水小之患矣。若犹虑水小。则闸座不可以不严也。查荆门上下闸。阿城上下闸。所以关南旺以北之水。犹之天井在城闸。赵村石佛闸。所以关南旺以南之水也。天井在城赵村石佛。俱掌之济宁道。则荆门上下阿城上下四闸。亦宜严加钥。掌之捕河厅。如天井在城赵村石佛之例。一启一闭。则水自不至于妄泄矣。况沙河枣林河。皆系济运之河。特以数百年来。尽皆淤塞。水势不通。若大加疏浚。令其深通畅流。则水自有余。而无不足之患。或曰汶泗二水。出济运。再加以沙河枣林河之水。运河之水。不虑其太大乎。曰不然。天井

闸以上水大。则有永通闸在。宜将永通闸修补完固。一遇水大。即为开放。泄入牛头河。至江南海州下海。若荆门闸上水大。则有五空桥减水坝在。若虑坝底太高。不能泄水。则宜于大感应庙东建减水闸一座。一遇水大。即为开放。泄入盐河。由济南河雒口下海。如是则水既足以济运。又不患其大矣。此运河之大势。酌乎古人之成法。验之当今之地势。诚属万全不易之良策也。

袁口闸启闭议

张伯行

袁家口闸不放水北注。运道浅阻。势所必至。故粮船至此。必须积至三百。或二百余只。则水自充足有余。而后启板放船。若水非有余。船决不可放。必将开河闸板南旺下闸板尽启。使南旺之水。全注于此。若开河闸上有船。即将上塘之船归并此塘。以便蓄水。船不虞多。惟患水小耳。此闸板须全下。始足以蓄水。南旺下闸。开河闸不下板。始无浅阻之虞。苟此闸下板或少。则南旺下闸。开河闸上下未有不致浅阻者。且南旺上闸。不能蓄水。南运势必不足。此不可不知也。此闸船多水足。始无浅阻。若船少即放。未有不浅阻者。塘内水大。固可以水送船。塘内水小。亦可以船送船。何为以船送船。数塘合一塘是也。如此塘之船不能行走。即将上塘之船归并此塘。船多则水亦长。而船俱可下。如半盆水内浮置数瓜。则盆内之水立刻长满。是其也。此又各塘放船之法。不独袁口为然也。袁口积船既多。将启板放船。必先着人令开河下板。则水不至于大泄。俟袁口过船下板之后。开河仍旧启板矣。若开河下板。袁口之船不能放完。上下或有浅阻。即将开河亮板一二块。船自无不行矣。此法固善。但昨于闰四月初一日下板少。而上下俱经浅阻。又不可不虑。是不若开河仍旧下板。开河放两塘。袁口放一塘。靳口放一塘。自无浅阻之患。若一塘有三百船。势必不能容两塘者。亦可以一塘放一塘矣。此又在人之随时变通耳。

戴村坝议

张伯行

筑坝戴村。遏绝汶流。引水南旺。分行济运。明臣宋礼之功也。冬春大挑。岁劳民力。夏秋水长。运河漫溢。南北被淹者。不啻四五十州县。在明臣陈瑄似不能无过也。戴村坝。乃宋礼因堰城坝而制之者也。查元至正二十年。朝议以转漕弗便。乃自任城开河。分汶水西北流。至须城之安民山。今之开河闸。即当年之旧闸也。故今日之河底。较当年之闸底。高一丈有余。是其明验也。始济佐奉符毕辅国。于堰城之左作斗门一。遏汶水入洸。后都水少监马之贞。又于其东作双虹悬门闸。虹相连属。分受汶水。而于汶河筑沙坝一道。以遏汶流。其后屡筑屡倾。岁劳民力。议者乃欲改作石坝。为一劳永逸之计。而马之贞又以石坝能走水而不能走沙。沙涨淤平。与无堰同。河底填高。必溢为害。后

成化庚寅。张克谦既筑金口坝。并欲筑此坝。未几遽以言者召还。已而巡抚牟公。观其成绩。作斗门六。春月水小。则将斗门尽开。使汶水尽出堽城闸至济宁。以利漕运。若遇伏秋水涨。则闭堽城闸。将六斗门尽闭。使水与沙尽由斗门入海。故运河无泛滥之虞。而济宁塘河。亦未闻如今日南旺大挑之甚也。其制度尽善尽美。莫有加矣。溯明永乐九年。宋礼以地势南下而北高。故水之南行也易。而北行也难。因用老人白英之计。改分水口于南旺。而于戴村筑坝。以遏汶流。又自戴村开河九十里至南旺。规模方定。偶以微过蒙督责。令以儒巾治事。旋又命取材川蜀。而平江伯陈瑄。即于是年经理河漕。续成其功。而不知白英之计未尽行。宋礼之功尚未成也。若使宋礼白英始终其事。则戴村坝自应如堽城坝之制。启闭有方。蓄泄得宜。又何至冬春大挑。岁劳民力。夏秋水涨。南北运河漫溢。淹没四五十州县哉。惟陈瑄不能晓宋礼改河之意。既未竟厥功。而万恭垒石为滩。潘季驯常居敬筑石为坝。亦未晓马之贞沙淤坝平之说也。至今日而沙淤河高。底与坝平。马之贞之言已验矣。故今日之戴村坝。宜照堽城坝之制。除旧坝一百丈外。再筑一百丈。较旧坝再高二尺。中作斗门闸八座。视水之消长以为启闭。仍于戴村建闸二座。如堽城闸之制。引水由闸至南旺。以节宣运河。使不至有甚大甚小之患。如是而白英之计始全。宋礼之功始成矣。

然此特就戴村坝而言之也。若以会通河之全势论之。则更有可议者。查毕辅国始筑金口坝。引泗水由府河至济宁济运。又建堽城坝以遏汶水。开堽城坝引汶水由洸河至济宁济运。分流南北。汶泗并用也。斯时粮运。仅至安山而止。自安山至临清俱用陆运。其后寿张尹韩仲晖及太史边源相继建言。由安山开河至临清。可免陆运之劳。遂以总督漕河马之贞相厥形势。开通成河。而会通河始成。洪武二十四年。河决原武黑羊山以冲张秋。而会通河淤塞。数百里舟不得行。自济宁至临清。又用陆运。至永乐九年。命尚书宋礼复开会通河。及用老人白英之计。改筑坝于戴村。又开河九十里。引汶水至南旺。分流济运。于是汶河有专功。而泗水无全力矣。但自南旺以至台庄。有泗河沂河及彭口大泛口之河。又有马场湖独山湖南阳湖照阳湖微山湖之水。且有滕峰邹鱼之泉水。皆可以济运。而自南旺以至临清。并无涓滴之水可以济运。止有安山一湖。可以蓄水。而今又经佃种。故南运之水每有余。而北运之水恒不足。先时徐有贞因北运浅阻。乃于金龙口筑坝。引黄河之水以济北运。其后张秋屡被冲决。屡决屡塞。而卒无如北运之浅阻何也。余往来河上者三年。相厥形势。溯其源流。乃知北运之不足。皆由于泗河之水未尽其用也。再查今济宁之莲亭门首。即古之分水口也。以汶泗二水会源于济宁。即于济宁南北分流以济运。南至天井闸。仅十数丈耳。北至开河闸。则一百余里。南运不患乎无水。而北运每苦于水

少故也。后尚书宋礼改汶河于南旺分流济运。竟置泗水于不问。殊失毕辅国汶泗并用之意。成化六年。建南旺上闸曰柳林。建南旺下闸曰十里。而水之北行始难。十八年。又建安山闸。正德十二年。又建袁家口闸。嘉靖十六年。又建戴家庙闸。而水之北行者愈难。水之北行者难。是以北运水小。又兼以泗河之水俱往南行。是以南运水多。而北运之水愈觉其小也。故今宜于获麟古渡开一泗河口。又于其内开泗河一道。两岸置湖蓄水。如汶河法。则以泗河之水合诸水以济南运。而以汶河之水专济北运。则北运自无浅阻之患矣。然而南旺分水口。犹有可议也。查笄东光议筑上源闸坝以省大挑。曰。宜于每年打坝之处。设立石闸一座。随时启闭。又于闸之左右。各建减水闸一座。名曰斗门。一通马踏湖。一通蜀山湖。平时则斗门尽闭。中闸常开。放水入运。一遇洪水。则斗门尽启。中闸下板五块。沙泥尽随斗门入湖。如此。则二湖之役。不惟可为水柜。亦可为沙柜矣。纵洪水溷浊。未可尽汰。亦能去其什之七八。虽十年一挑亦可也。万一各处或有淤浅倾颓。欲行浚捞。则一札板之下。可以断流。不用桩草夫力之烦。又无旷日稽迟之苦。用力少而成功多。虽每年一挑。亦不为劳矣。必如是而后会通河庶其成矣乎。

由济宁至汶河卫河记

朱泽澐

禹贡纪济会于汶。恒卫既从。而卫辉之卫不书。济与河。上流通而下流分为二者也。济自王莽时不能被河南。汶至临清。入卫而不承济。河入海于淮。卫自为一河承汶以入海。禹之故道尽失。丁亥秋。舟次所经。相地高下。观水出入。然后知禹之治水。因地之势。以导水之归。顺水之性。不贪水之利。自张秋北荆门阿城临清地势高峻。惟沙湾卑洼。沙湾在张秋之南。西承曹开东明之水。东经博平博兴入海。则济之由此地势也。即水性也。自德州至文安。六七百里卑湿沮洳。宜为众水所归。观卫河逶迤曲折。自趋于海。则九河之在此。亦地势也。水性也。昔宋商胡决后。当国者竟言河宜东南。以固国势。元明以降。导河入淮以济漕。遂使沧瀛一带。仅存卫河。又开临清以南数百里高阜之壤。通汶入卫。是皆贪水之利矣。夫因水为利。其经营措置。未始无数百年之益。而不知其失水之性已甚。然汶之入卫。其本性入卫者七。由沙湾而东者三。犹不没大禹遗意。独不知河之南将合江而止耶。吾不得而知也。抑有时而北耶。吾不得而知也。

启闭闸座说

蔡方炳

运河之内。建闸甚多。惟分水以北。至临清三百里。地降九十尺。为闸二十有一。分水以南。至镇口三百九十里。地降一百十有六尺。为闸二十有三。南旺

分水。地形最高。所谓水脊也。决之南则南。决之北则北。惟吾所见何如耳。故粮运盛行之时。或遇水涸河浅。宜效轮番之法。如运艘浅于济宁之间。则闭南旺北闸。令水尽南流。如运艘浅于东昌之间。则闭南旺南闸。令水尽北流。南北分流则不足。南北合流则有余。虽当旱暵。自克有济。如是而后可以尽古人设闸之妙用矣。

筹复漳河故道疏乾隆三年

河道总督白钟山

漳河源出山西。其自长子县出者为浊漳。自乐平县出者为清漳。穿太行山至河南涉县之合漳村合流。与万山众壑之水。会而为一。汹涌异常。从前系由直隶入海。其引至山东馆陶县入卫河。自康熙四十五年始。其时山东济宁道张伯行。以卫河水弱。议详河抚二臣。请引漳水入卫。以济漕运。抚臣赵世显并未具题。即批飭馆陶县。并咨直隶抚臣转飭挑浚。欲分漳之有余以济卫之不足。初不意全漳之归卫也。乃自康熙四十五年以后。漳河故道。历久渐淤。漳水全归卫河。漳卫合力并驰。排山倒峡而来。一线卫河。势难容受。山东德州。适当卫河之冲。不但漕艘经临。波撼浪涌。每有冲激损坏之虞。而且水势泛涨。庐舍民田。难免淹没。德州首受其害。直隶吴桥宁津东光南皮沧州等处。亦皆波及。雍正八年十一年。其最甚者。前抚臣岳浚因奏请会同直隶督臣李卫。河臣顾琮。河东河臣朱藻。公同会勘。于德州哨马营建筑滚水坝。开挑支河。以分卫河泛涨之水。由钩盘河达老黄河入海。以保护堤岸田庐则诚善矣。又不意沙水之易淤支河也。乾隆二年。部臣赵殿最会同臣等查勘支河上下情形。每年泄水。必致淤淀。随议重加疏浚。并将支河坝以下曹村堤口开挑。中间阻碍水势之桥梁拆除。以冀水势畅达。浮沙少淤。复请照岁修之例。每年挑浚。无如漳卫二水。源出万山。挟沙带泥。本来浑浊。支河又旁设卫河东岸。无迎溜吸川之势。有流缓沙停之病。又支河入钩盘河处。形如丁字。难以直达。纵百计经营。究不能禁其淤垫。今欲别择快捷方式。使之建瓴直泻。不但上下左右。并无可以别开支河之处。即有可开之处。亦恐取径太直。建瓴下泻。有夺河阻运之患。欲将现在支河。弃而不治。则恐复淹漫田庐。不得不岁加修浚。年挑年淤。几成漏。臣等再四筹划。抽挑中泓。使河窄流急。沙随水行。并于漳水渐消力已绵弱之际。卫河无庸分泄。即于坝上加筑草土。不令过水。以免势缓沙停。虽将来淤沙。较前可以稍减。然亦止为支河补偏救敝之法。而非治漳水釜底抽薪之计。臣等细思支河原为卫河水涨而设。而卫河之所以易涨者。由于全漳归卫之故。与其每岁糜帑。以挑必淤之支河。曷若令漳水复其故道。卫河不致涨溢。为一劳永逸之计。且漳水性本湍悍。今与卫水合流于一运漕之卫河。其势断不能容。且全漳由馆陶归卫。则馆陶民生尤为可虑。又不独德州与直隶

吴桥等州县。有淹漫之忧。臣等伏查康熙四十五年。河决馆陶之西。直隶威县。有漳水支河一道。名为靖阳江。又名黄路河。由东北经直隶清河县。归天津入海。又西有正河一道。由西北经直隶宁晋县大陆泽。亦归天津入海。彼时正河势尚浩大。即不长水。亦可舟楫通行。黄路河水小之时。尚宽至二三尺五六尺不等。淤阻未久。故道或尚可复。于两处内择其易于疏浚者。请复一处。使漳水有归海之路。而于馆陶相度其地势。如可建一洞。卫河水大则听漳水入海以防其涨。卫河水小则分漳水入卫以济漕运。操纵在人。节宣有制。收漳之利而不受其害。此则一劳永逸。而目前所当急为筹议者也。

勘议漳河故道疏乾隆四年

鄂尔泰

山东迤北至直隶南运河一带。统名卫河。其初原从平地穿凿以为漕渠。势不能多有容受。前山东河道张伯行。因卫河水弱。创为引漳入卫之举。谓漳河之水。小时固足为运河之利。一经涨发。又恐为元城馆陶之害。须于重运到临清时。将漳河筑坝。引水入卫济运。至重运过完。仍将漳河坝开通。将入卫支河堵塞等语。是其分漳济运之初。即以涨发为虞。虽其筑坝开坝之议为不可行。然继此以后。并未闻有经营防范之策。以致漳水全势东趋。故道堙塞。以一运河。而受汶卫漳三水。此泛滥之患所由甚也。迨后筹及分减之法。山东于恩县四女寺建有减水。于德州哨马营建有滚水石坝。直隶于沧州建有捷地。青县建有兴济。开挑支河。使由老黄河等处东流入海。然各河每年过水之后。溜断沙停。旋即淤垫。沙泥土积至六七尺丈余不等。一次疏浚。所费皆不下万余两。兼之老黄河身及海濬。较之河高几丈。水至数十里之外即不能复下。下壅上淤。徒耗帑金。终归无益。臣前奉 命查勘河道。由南运河至哨马营坝一带。察看情形。知支河之不足以资分泄。而全漳入运之患。所当别筹长策。自此心访问。闻每年四五月间。重运北上之时。漳水常小。助卫无力。或遇涨发。则又汹涌排荡。漕艘冲击。在在堪虞。南运河堤岸。自雍正四年以来。屡经加筑。而水发之时。辄与堤平。夫水不加多。而堤岁岁增高。水又岁岁与堤平。则河底日渐淤高可知。以淤浅之河身受全漳之大涨。是以德州以下直隶临河州县之民田庐舍动辄冲决。每岁为害。此其势之相因而益病者也。今河臣白钟山等请复漳河故道。并筑洞。以资启闭。臣与河臣详勘熟筹。案阅旧图。并询问熟知漳河故道之人。讲求曲折。事属应行。按漳河故道有二。其一由直隶魏县北经山东邱县。西历王路等处。至效口村。会滏阳河入大陆泽。即宁晋泊。下会子牙河由天津归海。其一由魏县北之老沙河。俗呼为清阳江。又名黄路河。河形自潘尔庄起至漳桐村北。转经邱县城东清河县城北武城故城景州阜城各地方。过千顷注入运归海。查邱县城西故道。去卫河较远。且自魏县北至滏阳。约三

百余里。河形旧全堙。开通匪易。又滏阳滹沱两大河会流归子牙。复益以全漳。势难容纳。宁晋泊恐更易淤。此一故道。似不可复。其邱县城东老沙河。即古马颊河。河形宽阔。自二三十丈至七八十丈不等。河身内如路尔庄军营村等处。淤段不远。挑浚亦易为力。若于此处请复故道。自和尔寨村东。承现在漳河北折之势。接下开挑十余里。至漳洞村归入旧河。溜势稍顺。工费亦省。即于所挑新河头之下。东流入卫处。详加审度。建立闸。如卫水微弱。则启分漳以济运。如卫水足用。则紧闭闸。俾漳水尽归旧河。至千顷洼东北。于青县之鲍家嘴入运。由天津归海。再于青县以下。酌量水势。或仍须分泄。则另议建立堤。以保万全。如此。则自临清以北。山东直隶境内运河六百余里。可避浊水之淤垫。即青县以下运河已减六百余里夹束灌注之浊水。而沿河居民。永免田庐淹浸之患。四女寺哨马营捷地兴济四俱可不用。又节省每岁浚筑若干之工费。且凿渠引漳水灌邳。而河内富饶。史记具载。今将旧河请复。则近河田地。既可资其灌溉。为利甚溥。而豫省滨河郡县。与畿南各处商贩米粮。亦可渐次流通。以济民食。实于运道民生。均有裨益。

此与白庄恪议同

漳河无庸复故道疏乾隆四年

孙嘉淦

漳河之性。汹涌奔湍。拥挟沙泥。虽有淤田之利。实多冲决之虞。其现在所宜复者。乃漳河之支派也。臣历青县交河等处。亲行查勘。虽有河形。类多浅狭。阜城有柳株桥。跨河直渡。量其口。仅宽十一丈有奇。自此以上。河身渐堙。今欲引全漳之水。俱归于此。不能容纳。必须挑浚。所费不貲。即使不惜费而浚之。浊水善淤。将又别徙。徒费无益。听其迁徙而不为之所。沿河田庐。在在堪虞。若欲防护。势必筑堤。纡回千里。工程难计。两堤束水。必致冲决。善始图终。不可不慎。且运河终不能不需漳也。卫水力弱。不胜漕舟。漳水未入之先。山东河北。凡有泉流。靡不疏引。额设浅夫。随处挑挖。自引漳入卫。然后漕船通行。若漳复故道。则卫水不足济运。于是欲建以分之。不知浊流汹涌。不能由人操纵。借使果能操纵分流。窃恐运河水势。转致停淤。又烦挑浚。数十里之减河。犹以为费。乃转挑六百里之运道。是欲省费而费更多也。且漳水终不能不归运也。于邱县虽能分之使出。至青县不能不引之使入。漳卫同流。有四减河以泄之。若复故道。则减河无庸。集全力以突入下游。焉能保固。于是议于青县以下。酌量减。查青县下游建之处。惟有独流。今独流之。既已勘明。不可建立。全漳之水。分泄无方。静海天津之患。不仅村庄。而兼及城垣。是欲除害而害更大也。且漳河不归故道。于运河原无害也。负舟而走。水大则行速。刷沙而行。水大则不淤。自设减河以来。大堤从无漫溢。至

挑淤之费。在山东者臣不详知。若直隶之减河。并未动帑挑浅。实无费至万余两之事。且现今运河。两岸淤土。渐次将满。各处险工。皆化为平。设有漫溢。又有遥堤以障之。自可永保无虞。经营甫就。乃不观其有无成效。而弃之别图。似非行所无事之义也。今复故道之利害。尚在未定。若南运之工程。则今年已有成规。明年可观成效。非久远难待之事。姑缓一二年以徐考其实。若自明年以后。漕艘直达。河身不淤。既省挑浅之费。又无冲决之虞。则事已完善。自可无庸改作。如其尚有费帑病民之处。则是臣言不验。然后考究漳河之故道而归复之。或亦未晚。

议覆漳河泄涨疏乾隆五年

顾琮

漳水自康熙四十五年间。因卫河水弱。引漳由山东馆陶入卫以济运。后缘全漳入运。漳卫汶三水会同。浑流奔赴。势甚浩瀚。以致卫河难以容受。每有涨溢之患。此臣白钟山所议有改复漳河故道之请也。今臣等勘得漳河故道。自魏县北会滏阳县子牙河达海之正路。旧迹全堙。亦不可复。无庸置议。惟支流一道。自山东邱县之堤上村起。抵青县之鲍家嘴会归运河之处。旧迹尚存。自和尔寨村东现有河口。乃当年引漳入卫之古迹。上游虽有淤塞。尚可疏浚。若于此处开河宣泄。则山东德州以下直隶沧州等处可免冲溃。实于运河有益。惟是和尔寨东起。至青县鲍家嘴入运之处止。计程六百余里。深浅宽窄不一。而景州阜城交河各州县无数支河。积水汇归。悉由鲍家嘴而出。河身久淤。两岸居民。较前稠密。臣顾琮查勘故道。目击情形。若益以全漳之水。别无减河可以分流。势难容纳。鲍家嘴以下之青县静海天津城社堪虞。则漳水改由故道。于直隶不能无患。然不由故道。于山东亦不能无患。臣再四筹划。公同熟商。惟有分泄防御。使两省均无所害。庶为经久之图。查元城县之和尔寨村北。原有河沟一道。由袁尔寨潘尔庄等处以达堤上村。与漳河故道连。而袁尔寨等处村民。将河身筑堤横截。虽有河渠。中多阻塞。请将此河口不必堵塞以壅水势。此天然坝口。飭令地方官严禁小民不许于故道筑坝拦水。听其宣泄以分水势。又自盘河入老黄河之处起。至海丰小泊头潮河止。凡直东两省地方。俱请挑挖子河。务须一律深通。畅流无阻。以泄暴涨。但漳卫汶三水并趋。大汛之际。犹恐不足宣泄。致有涨漫之患。查临清恩县夏津武城德州一带。间有民修堤堰。尚未联络整齐。泛水出槽。难以防护。若令民力修整。而连年被水灾民。势难力役。应照东省官堤之例。请帑兴筑。河岸宽平者估筑遥堤以防暴涨。河岸狭窄者估筑月堤以备放淤。印官领帑承办。河员指示督修。工竣。仍令民修守防护。无庸别议岁修钱粮。再前应修工段。有堤在山东。而堤后居民。无论在直在东。汛涨之际。派令附近村民。协同加紧抢护。毋许彼此岐误。庶于运道民

生有济。

此又参酌白孙二议之间不复故道而筹减水者

漳卫合流说豫乘识小录

朱云锦

漳水之源有二。一出山西潞安府长子县长读如常见汉书地理志注发鸠山。曰浊漳。自林县西北入豫境。一出山西平定州乐平县少山。名清漳。自涉县入。俱东经林县之合漳村。汇流由安阳临漳经直隶之成安大名元城等县境。又东北经山东馆陶县。与卫合流。至临清闸外入运。归直沽入海。卫水出辉县苏门山百泉。百泉上有卫源庙经新乡汲县汤阴浚滑内黄等县。淇水源出林县南七十里。东北流经汤阴至淇县入焉。汤水源出汤阴县治西。旧名荡水。流经县东。过内黄入焉。洹水一名安阳河。出洹山。经林虑县。其水屡伏屡见。流经安阳内黄。与卫水合。卫挟三水。历直隶大名等县。至临清闸外。合漳水同入运河。河北之地惟二水为经流。卫南漳北。历无侵混。而卫为豫漕芦盐舟楫通行之处。所关綦重。乾隆五十九年。漳水盛涨。由临漳之三台村。挟洹入卫。六十年。经河抚臣奏明。捐款堵筑。工甫竣而涨骤发。漳复横溢南趋。自此遂于内黄县之豆公村。与卫水合流。漳性浊。水一石挟泥数斗。且长落无常。初合流时。河槽深通。水势尚觉顺利。嗣遂淤垫日甚。以致合流处水口不畅。而其地为运道咽喉。嘉庆十五年。巡抚臣奏定为春秋挑浚。经费约需银八千两。定为漕四盐六。俟挑浚二三年后。查看情形。再为核定。自十五年后。随挑随淤。殊无善策。而豆公村一带。浅阻日甚。今就北豆公村漳卫合汇处较量。至南豆公村迤南。相距二千三百余丈。而北高于南已五尺余。卫被漳逼。不能尽循故道。自东西袁村二村在南豆公村之南漫流东下。经由低洼处。或由车行轨道。经内黄县境六十余里。又经大名清丰南乐三县。约八十余里。至岔河嘴。大名界复与漳合。百四十余里间。或串流村中。或由旧渠道。或值平低处所。演漾漫散。宽至数百丈。如淀泊然。然豆公村为盐漕经由要地。近年浅涩尤甚。长芦运商。就两袁村中间筑坝。蓄水济运。卫流抵坝北折由豆公村入故道。水势不畅。上游之安阳汤阴附水村庄。多被水患。且卫水虽有拦坝。亦不能全流顺轨。复由袁村稍西之冉村溢流。稍南绕袁村至东北。归入坡河。迄今商民交病。惟查卫为漳夺。测其地势。北高南下。万不能挽归故道。至豆公村一段清浊交混。寢淤寢高。亦难导卫与漳合流。若徒恃建坝抬高水势。以敌漳之倒灌。则上游田亩浸淹。而内黄至岔河嘴一百四十余里间。民田庐舍。偶遇涨发。宛在中央。竟成泽国。近经豫直大吏悉心筹度。并遣谙晰河务之员。往返详查。知由袁村迤东卫水漫流已久。平衍处流浅而宽。其低洼处多有刷成沟槽深三四尺不等者。若于深处少加疏浚。于平衍筑堤夹束。如高宝间左湖右河砖工隔断之法

。将袁村坝拆毁。于豆公村漳水倒灌处量筑格堤。以备漳之乘涨溢溃。则卫挟淇汤二水。洄在北已合于漳由新开之路全势刷浚。日见深通。而上下游田庐皆免淹溺。运道亦无阻滞矣。特是自袁村至岔河嘴。界连两省四县。事权不一。则呼应不灵。又浚治河渠之外。漳之南岸。地势较洼之处。又须仿黄河格堤缕堤之制。横亘坚筑。以防再行侵轶。庶为万全之计。约计经费非三四十万金不能兴作。然济盐漕而卫田庐。造福实非浅。当代有大力者。秉独见而采舆论。毅然兴作。可观成。当不斥鰌生为纸上浮谈也。

天津运河疏乾隆三十三年

陈宏谋

畿辅地方南北两运河。及西南诸淀泊。千流万派之水。均于天津归海。最关运道民生。屡蒙 皇上大发帑金。筑堤浚河。多方修防。又 特遣大臣。会同督臣查勘。设法经理。年来运道通利。民获宁居。犹复 亲临河淀。巡视海口。务求善后之良图。以收经久之实效。臣昔任天津巡道。曾司河务。谨就见闻所及。述略节。是否可采。仰祈 睿鉴。

一道运一河。原就高地开挖。载水北流。以资挽运。所以河身较高。而城镇田庐皆处其下。且河流湾曲。易致顶冲。全仗两堤夹束。危险堪虞。乾隆元年。河臣顾琮条奏。筑月堤放淤。奉 旨俞允。始而人情惊骇。畏难不行。迨乾隆三年。遵议将旧有月堤加帮坚厚。试行数处。业经淤平。自此三四五年。接续放淤。成功者约三十余处。极险之工。均已淤为平地。计全河两岸之堤。可以放淤者。尚有七八十处。似宜接续办理。旧有堤者。可以加帮放淤。旧无月堤者。新筑月堤。亦可放淤。放淤一段。即可保一段之平稳。其放淤祇须将月堤加筑坚实。预备料物人夫。于河水涨满时。将其形势。入浑出清。操纵在我。并不涉险。不出旬日即可淤平。淤平之后。永无筑堤之费。抢护之劳矣。一放淤成功之后。河岸有坑缺渗漏之处。皆已填满坚实。窄堤变为宽岸。河水亦少冲射。亟须于堤之沿边离河甚远之处加筑小堤。约高宽三四尺。即作遥堤。运河水出槽。岸宽水缓。泥沉于岸。水乃归河。不至成险。此外凡河岸本属宽厚。不必放淤者。亦于堤之沿边离河甚远之处加筑小堤。与淤平之堤相接。不令稍空缺。则全河之堤岸既宽。复有亘遥堤。以为外卫。纵河水异涨出槽。水势平缓。及堤而止。亦不至于冲决矣。

一运河河身原不宽广。每遇汛涨。河水出槽。盈堤拍岸。难于防堵。雍正年间。怡贤亲王大学士朱轼。奉 旨兴修水利。于沧州之捷地汛。青县之兴济汛。挖减河二道。泄水东流。建有石闸。端为减运河之异涨。保固堤岸。自此以后。运河免于溃决。在运河已受减河之益。而两减河屡有溃决。总缘减河河岸甚窄。两堤夹束。堤系土所筑。未用夯砢。自闸至海。百有余里。其水虽云归

海。而近海之区。层层洼泊。河水至此。四散积淤。不能一直归海。该管官以为水已入海。而其实离海尚远。现有积淤形。查归海水口在于岐口。距此尚有十余里。宜将近海洼泊。逐一挑浚通联。俾减河之水直达岐口入海。庶不至于壅积。至于河身浅窄。堤岸单薄。若挑浚两河。帮筑四堤。须费至十余万金。查两减河左近。历系洼下荒咸之地。即未开减河以前。田地常在水中。今费十余万帑金。以保此不毛之地。得不偿失。 国计民生。两无裨益。惟请将捷地减河之北堤。兴济减河之南堤。择其地最洼下者。开坝筑堰。将浑水引于荒咸坑洼之地。既已分泄减河汹涌之势。又可将不毛之地受淤积肥。一俟运河水落归槽不须分减之时。即下板闭闸断流。减河之水。可以及早消落。计期不过八月中。涸出之地。正可种麦。不至如向日徒受清水之浸泡。而无益于种植。所谓弃地于水。实则藉水以肥地。现有低洼之彭淀洼等处。连年河溢受淤。已成膏腴。其明验也。难者或谓浑水虽有益于咸地。不免淹及村庄。臣昔年驻宿此地。见一带村庄。未受水淹。其村庄皆坐落于高阜之地。虽骤长盈尺之水。不至淹及居民。况今入海之尾闾。既以挑通。数日之间。清水归海。消落甚速。并无伤于屋舍也。如此。则两减河不须挑河筑堤。附近村民。既无减河之害。兼受减河之利。运河之水仍可分泄矣。

一运河之东。如吴桥东光南皮盐山沧洲等六州县之积水。西则阻于河堤。东则阻于老黄河之高岸。旧有王莽河沙河漫河。皆已淤成平地。以致此六州县水无去路。霪雨数日。即受灾伤。乾隆五年前。督臣孙嘉淦从吴桥县境内起。新开宣惠河。自西南而东北。由沧洲之石碑河以达于海。此为运河东岸地方泄水之经流。继因石碑一河。已受众水之归。惧难并纳宣惠河之水。改由盐山之燕子洼。经刘公渠。东趋于海丰县境内之老黄河归海。今闻中间有南皮境内之金沙冈土埂。地势渐高。宣惠河之水。至此不能东下。常至漫溢。地方不受宣惠河之利。翻受宣惠河之害。皆由河未通流。不能直达于海之故。为今之计。可否由石碑河直趋东北。将中间洼泊。疏浚通联。直归于岐口入海。或将金沙冈土埂。大加挑挖成河。东趋于海丰县老黄河归海。何者为宜。必须通体相度。逐段测量。择其通顺者。动帑挑浚。务成宽深之河。凡附近沟洼积水。听民开沟引入此河。则六州县数百里之积水。皆有宣泄。不致前功尽弃矣。所挑之河。务须自首至尾。渐次宽深。以成汛流东趋之势。此等平地泄水之河。只宜展宽挑深。不宜筑堤。转贻溃水之患。

一运河西岸。洼泊相联。总名曰淀池。京南十余县之水。汇集于此。加之北运河自北而来。南运河自南而至。均于天津会流入海。夏秋汛发。海口一时宣泄不及。仗有此淀。稍为停蓄。以次归海。不致为患。是为畿辅蓄水之大水柜。有关直省水利不小。只因永定子牙二河系浑水。均穿淀归海。浑水入淀即淤。

以致淀池不能如旧时之宽广。恨不能展之使宽。再不宜淤使浅窄。查子牙一河。上承滹沱滏阳二河之水。献县以上。原无堤岸可以听其游衍。自献县以下。筑堤捍卫。幸两堤离河最远。河岸宽阔。河滩受淤。水落归槽。不甚浑浊。而入淀日久。尾闾王家口。亦已受淤。向有支河三道。近已淤塞二道。仅存一道。将有尾闾阻塞之患。是以乾隆三年。由上游之杨家庄另开支河。引浑水由蔡家洼东北而行。经闾二庄水口。而入金家等洼。层层受淤。洼地获淤肥之利。清水达于老军泊。自老军泊而下。之金里河。所历洼泊。现有河形。将来递层淤积。正可次第挑河。直抵天津之板桥。同北运河以入海。老军泊以下。既成另河。老军泊上游。如交河青县等属旧河之积水。向苦无处宣泄。就势疏通。可由老军泊独流当城。北趋归海。于隔别清浑之中。兼收疏浚积水之效。其子牙正河入淀之王家口。去台头之清水河。约计十里。向为三家淀及庄头之淤嘴埂阻。今将两淤嘴挖去取直。挑河直接台头之清河。别有去路。纵有浑水漫溢。然新河清水多而浑水少。清水强而浑水弱。正可以清刷浑。不至淤及于淀。如此则子牙正河支河皆可免于淤淀矣。至于永定一河。自卢沟桥而下。中间并无洼泊停蓄。以坚厚之两堤。束浩瀚之浑流。直趋于淀。始从柳叉口入淀。而胜芳一淀。淤成平地。继由王庆沱入淀。而三角淀又已淤平。乾隆三年。因各处皆已淤高。惟沙家淀最洼。遂由郑家楼范瓮口穿堤而过。漫衍于沙家淀。仍由鱼坝口归淀。均此淀也。不淤于彼。则淤于此。多淤一尺。即少一尺容水之地。年来幸无河决之患。淀池淤塞。似非经久之计。但永定河河身绵长。气魄甚大。水更浑浊。作何分别清浑入海不致淤淀之处。臣向未经管。未曾筹及。不敢妄议。以上情形。臣当年往来亲历筹及。但距今多年。连年修治。或有今昔不同之处。恭遇 圣驾亲临河淀。千载一时。仰邀 睿裁指示。交督臣详勘兴修。河防水利。永资利赖矣。

南运河修防条议

陈宏谋

议得南运一河。自全漳济运以来。一派浑流。汹涌奔赴。直隶境内。虽免阻浅之虞。时有漫决之患。其漫决者。皆系顶冲扫湾之处。其泛滥者。皆系河滩无堤之处。是以历来凡顶冲埽湾。皆为险工。年年加高培厚。俱动正项。名曰官堤。而所加培者犹难十分坚厚。临河之旧土。日被冲刷。则新帮之土。益难抵御。因有建筑草坝。镶砌草工之事。草工最易腐朽。三年保固限满。即须加镶修拆。是以沿河草坝日多。帑费日繁。而工之险者仍险。此有堤之患也。至于河滩无堤之处。或河岸宽阔。或河湾淤嘴。既无畏于顶冲。复不常有泛滥。偶遇暴涨。小民于水到之处。筑堤挡御。名曰民。而此一网民。临时攒筑。不察形势。不加夯礅。汛后随即坍卸。在水小之年。似可不需此。若遇大水。一片

汪洋。在在危险。此又无堤之患也。自乾隆二年。河臣奏请建筑高宽月堤。放淤栽柳。经议覆准行之后。节年以来。已将旧有之月堤。加帮宽厚。放淤成工。极薄之堤。变为宽厚。化险为平。已有成效。就此类推。凡属有堤顶冲埽湾之处。旧有月堤者。均宜加帮放淤。旧无月堤者。均宜另建月堤。以备将来放淤。至于无堤之处。均宜就其高阜土脊。另建遥堤。以为外卫。大抵地势高阜者宜建遥堤。而不宜建月堤。若建月堤于高阜之地。既不能放淤。徒为积水所浸。倘缕堤有伤。水入月堤。势更湍急。断非月堤所能抵御也。地势洼下者则又宜建月堤。而不宜建遥堤。若建遥堤于洼下之地。不但水至建瓴而下。难以抵御。且使遥堤之内。缕堤之外。可耕之地。常为积水深坑。末由宣泄。无益于河。有损于民。此月堤遥堤义固各有所取。而地亦各有所宜也。自来之议月堤者。皆谓放淤涉险。宁可临汛堵御。议遥堤者。则谓筑堤于水所罕到之地。原觉过计。殊不知顶冲埽湾之处。缕堤单薄。若不放淤。日益冲刷。旧土渐坍。新[土](工)难固。为费日多一日。危险日甚一日。岂可苟延旦夕。不为远计。且放淤之法。不自今始。现在两岸淤平之月堤。不可胜数。其它凡属险工。大半筑有月堤。前人为此。无非为放淤而设。自当因其涉险益加慎重。一劳永逸。以期万全。不宜因噎废食。坐致危险也。

至河滩宽岸。水势虽云罕到。然历考近年水势渐大。乾隆二年之大水。大于常年之水。而三年之水。则又大于二年矣。上年河水业已。出槽平时所谓极平之工。河滩之岸。皆已过水。官弁士民。昼夜堵御。惶惶急遽。幸水势渐退。获保安澜。倘再长数寸之水。随处皆可泛滥。兵夫民力。岂能防御。考之河防一览所载戩水之法。凡凌汛长水一寸。秋汛长水一尺。捷地兴济两减河。自建闸以来。凌汛从未过水。今岁凌汛。两闸口过水四五寸不等。就此而论。焉知今年之水。不更大于上年。况河防重务。有关运道民生。惟宜尽未雨之绸缪。岂可徼天幸于万一。然则建月堤以放淤。似险而实平。筑遥堤以外卫。似迂而切实。诚经理运河之要务也。先经檄行各属。预将应建月堤遥堤估报。本道复往查勘。就中参酌。凡堤外地势低洼者。宜建月堤。以备放淤。堤外地势高阜者。宜建遥堤。以防暴涨。如堤外地势洼下者。既不宜建筑遥堤。而形势促迫。又不能放淤者。则惟归于岁修项下。加帮缕堤。逐年渐帮。数年之后。可以帮至数丈之宽厚。亦与放淤成功之月堤。远筑高宽之遥堤无异矣。此分别新建月堤遥堤之情形也。至河道绵长。工段甚多。需帑浩繁。难以一时并举。今应就中分别缓急。如缕堤已经单薄。旧有月堤者。今岁即行加放淤。缕堤单薄。旧无月堤者。今岁新建月堤。俟明年再行加帮。然后放淤。如缕堤尚未单薄。虽旧有月堤。亦俟明年加放淤。如无月堤。则俟明年方建月堤。至于遥堤。则以水到之浅深为迟速。如上年水已抵岸者。今岁即建遥堤。上年水尚未抵岸。或

抵岸而相离尚远者。亦俟明年方建遥堤。此估计遥月堤加帮缕堤月堤之缓急情形也。统计全河。参观形势。逐一加。渐次放淤。约三年内全河险工。皆可以放淤成工。今估缓修之遥堤。亦于三年内可以建完。再有零星段落。缺陷未能接续者。止须河兵民夫。陆续补筑。亦可全完。自此以后。全河两岸。凡顶冲埽湾之险工。则缕堤皆有数丈及十余丈之厚。俨同遥堤。河滩之平工。则有遥堤层层外卫。堤相接。即遇暴涨。听其平漫。不劳堵筑。无虞泛滥。惟有逼近城垣村镇。河岸逼窄。不能筑遥堤。不能放淤。又不能筑缕堤。然后用草土卫护。计全河不过五六处而止。此建筑遥月堤之后。不出三年可期安澜之情形也。所有估计急建之遥堤月堤及加民月堤放淤各工。通计需银四万一千一百二十四两。此乃预先奏准。非年年常有之工。应于预备项下动用。列为另案。至加放淤之旧月堤内。有官土。有民堤。官月堤动帑岁修。久有成例。民月堤若令民修。虚堆松土。难以放淤。又不便将民堤归入岁修。亦应归于另案。统于完工之后声明。同岁修案内报销。其加帮缕堤。拆修草工。加旧官月堤放淤者。需银一万四千六两。此应归于岁修项下报销。惟是工段既多。易滋弊窦。官堤民堤。易致混杂。备列数条。谨陈于后。

南运河放淤记

陈宏谋

放淤之说。古无明文。考之史书。魏史起为邺令。引漳水溉邺以富河内。秦郑国凿泾水为渠。注填阨之水。溉鹵之地。收皆亩一鍾。二者皆浊流所经。引之游荡。变斥鹵为膏腴。其放淤之遗意欤。然皆引以肥地。未闻以之筑堤也。放淤以筑堤。惟直隶南运河有之。顾未知创于何时。倡于何人。一切规制。稽之往牒。皆无可考。乾隆二年。混同顾公总督河务。备陈放淤栽柳。为经理浊河之要务。得旨允行。嗣以顾公不管河务。格于浮议。放淤设险。动色相戒。遂未举行。余于戊午春。监司兹土。兼理河防。往还巡视。凡河流顶冲扫湾之处。一缕堤。日渐汕刷。先期帮筑。则有岁修。临汛防护。则有抢修。于浩瀚中流。争此尺寸之土。而随筑随溃。河流愈曲。势更湍激。不得已乃筑草坝。草坝既筑。比土堤稍资捍御。而年年蛰陷。限满仍须拆修。近年以来。两岸草坝日增。动帑益多。危险如故。余窃忧之。又见沿河两岸。有久已积淤成堤。月形尚在。凡所谓顶冲扫湾之堤外。亦曾筑有月堤。问之。则咸曰以此为堤外捍御。然缕堤既伤。水入月注。有如引水入袖。断非月堤所能御。其为放淤计无疑。而放淤之可行益信。用是力排浮议。率属行之。其年戊午。伏秋二汛。计成工二十段。己未年。适顾公复总河务。制府合河孙公兼理河务。羽檄交驰。无非为运道民生筹久远之计。余乃条列事宜。专其责成。分其缓急。计可行者四十八段。已又告成。而规条亦遂麤定焉。其法弃缕堤而守月堤。入浑

水而出清水。汛水一至。随其消长以为深浅。浑流所过罅穴皆满。旬月之间。缕堤月堤融成一片。有如平地。自今以后。永无岁修抢修一切防险之事。草坝止用于逼近城舍之堤耳。所省帑金民力。不可胜计。余往来稽察。两历汛涨。惟见浑流奔赴。出入运送。变化因心。操纵在我。不啻蛟人为之负畚。波臣为之举锤。以成此坚厚之堤。即谓之河伯助灵。千里流膏可也。回思向之动色相戒。不肯举行者。则亦有故。不过曰岁缕堤。暂可御汛。何苦设险乃尔。不知天下事何地不有危机。筹虑果周。防护既力。险可为平。履险而慎。用险之道。不然。即岁缕堤。而防之不力。虑之不周。亦未尝不险。因噎废食。岂可为训。且史起亦尝以此论西门豹矣。曰漳水在其。西门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兴。是不仁也。夫西门豹于魏文侯时为邺令。有循声。而史起之论如此。重为不能用漳水惜也。况兹全漕运道。岁挽数百万石。天庾正供。军饷民食。时 宸衷。利害所关。又不仅一时一邑之事。司河者苟可计及久远。纵竭尽智能。重费内帑。权其轻重。亦当不惜。顾明知其为费省功巨。经久良图。而私计自便曰何苦乃尔。由史起而观。其不仁亦甚矣。余因记其事之始末而并论之。并附事宜七则。质之后之司河防者。以为何如也。

南运河西岸不宜堤说

陈宏谋

南运一河。会卫汶二河之水。益以漳河之水。同为济运。蜿蜒数千里。至天津而归海。沿河两岸。皆筑堤以束之。不啻重围外卫然者。固以防其漫决。亦以浊漳所过。若不束之使速归海。水缓沙停。立见淤浅。运漕之艰阻。往往因之。惟静海之独流镇至杨柳青四十里。东岸有堤。而西岸无堤。又自杨柳青至天津三十五里。东岸有堤。西岸止有商人捐筑小。高不过三尺。官不请修。民不加筑。由来久矣。前道张公坦熊曾有立碑道。永不许筑堤之请。余适承乏此间。遵檄确查。熟察形势。证之往事。乃知张公所议。实为远见。缘天津海河。为南北众水所归。独流杨柳青一带。东近运河。西连淀池。潮汐一日两至。夏秋汛发。南北诸水。汇归天津。四望弥漫。骤难归海。正赖此无堤之岸。运河水大。听其泄入淀池。稍为停顿。以待天津诸水畅流入海。河淀之水。仍可以次归海。每届白露以后。夹沙拥泥。迅驶而行。运河既无淤浅。村庄亦免冲决。则此七十余里无堤之西岸。即运河天然之滚水大坝也。余就此议覆。两台报可。已檄下属县遵行矣。窃尝论之。治浑河之道。有无堤之患。亦有有堤之患。淹没为灾。非堤何以障之。淤阻可虞。非堤无以束之。独流迤南是也。无堤则散缓无力。而无溃决之忧。无堤则盈科后进。而得潴蓄之利。独流迤北之西岸是也。况天津地滨大海。形同釜底。水至独流。势同建瓴。无论其非堤所能堵。即幸而能堵。而尾闾有阻。上流奔赴天津。郡地适当其冲。城郭人民。所

关甚巨。故前人独于此处不设堤防。非偶忘之。乃所以慎之也。非竟弃之。乃所以取之也。谨数语于此。以质后之司河者。

筹泄卫河涨水疏山东通志

岳浚

窃雍正十一年七月内卫河涨发。漫开德州之哨马营老虎仓第三店桑园镇等处。随严飭地方官鸠工堵筑。旋具折奏报在案。伏念卫河漫口。虽在德州境内。而自州以北。与直隶接界。一有溢水。即灌入直隶之吴桥东光南皮沧州等处。前此雍正八年。有第九屯漫开。淹及吴桥等县。今次则泛滥更甚。是漫口在于东省。而滋害及于封。臣虽竭力经营。克期堵筑。然止可为一时捍灾之计。而终非经久销患之图。因查卫河发源于河南卫辉府辉县苏门山之百门泉。南合小丹河东北流。左会淇水汤水洹水至馆陶县。入山东界。径南馆陶。有清浊二漳。全流注入东北。达于临清。历程九百四十里。沿途并无支河旁泄。至临清板闸。又与会通河之汶水合流。折而北行。计二百四十余里。至恩县之四女寺东岸。始有减水坝一座。由引河至九龙口。入老黄河归海。卫河又行二百四十余里。至直隶沧州之砖河驿。有减水坝一座。又行七十余里。至清县之兴济镇。有减水坝一座。俱由引河东流入海。有此三坝。卫河小有涨满。足以宣泄无虞。一遇河南上源积雨横溢。河水陡发丈余。千里洪涛。大溜直注。虽有四女寺之滚水坝。而建瓴之势。一时疏泄不及。在砖河兴济二坝。相隔尚远。又有滹沱河横拥下流。不能迅达。惟德州一区。距四女寺北二十五里。河流至此。奋涌欲泄。而运道纡折。正当洄溜顶冲兼之东北一带。地渐低洼。更有以引其趋下之性。于是前冲后激。直射东堤。罅漏偶开。全河侧泻。实非寻丈之土所能抵御。臣思治涨之法分泄为先。凡溢水所趋。必有自然归宿之路。因势利导。即可转害为功。查卫河东岸。自临清历夏津武城恩县。坡水会注。总以老黄河为要津。河在德州城南二十里。由西南而达于东北。经直隶之吴桥宁津南皮。东省之乐陵。直隶之盐山庆云。复由东省之海丰县大沽河入海。其河之西北岸。有陈公堤一道。横障河滨。绵亘数县。凡溢水穿过此堤。即能循路以达老黄河。若不及穿过。而顺堤北行。则转为高阜所阻。不得不灌入吴桥以北之东光等县。直至沧州入海。则兹德州之堤岸。揆之地形水势。断不能保其不冲不溢。若使因其漫决之路。开挖成渠。东与老黄河相通。俾水至有归。免致横泛。此则人力之所能为。而不可不亟加酌议也。但事关河道。又系两省接壤。可否容臣移会两省总河。并直隶督臣。公同会勘。将德州各漫口水道。逐一查验。但有可以引水过陈公堤归入老黄河之处。即应于此建坝开渠。分路宣泄。妥议上奏。请 旨遵行。但得疏导得宜。实于濒河州县有益。

卷一百六工政十二水利通论

论水利日知录

顾炎武

欧阳永叔作唐书地理志。凡一渠之开。一堰之立。无不记之其县之下。实兼河渠一志。亦可谓详而有体矣。唐时为令者。犹得以用一方之财。兴期月之役。而志之所书。大抵在天宝以前者居什之七。岂非太平之世。吏治修而民隐达。故常以百里之官。而创千年之利。至于河朔用兵之后。则以催科为急。而农功水道。有不暇讲求者欤。然自大历至咸通。犹不绝书于册。而今之为吏。则数十年无闻也已。水日干而土日积。山泽之气不通。又焉得而无水旱乎。崇祯时。有辅臣徐光启作书。特详于水利之学。而给事中魏呈润亦言传曰。雨者水气所化。水利修亦致雨之术也。夫子之称禹也。曰尽力乎沟洫。而禹自言亦曰浚畎洫距州。古圣人有天下之大事。而不遗乎其小若此。自干时着于齐人。桔济征于王莽。古之通津巨渎。今日多为细流。而中原之田。夏旱秋潦。年年告病矣。

龙门县。今之河津也。北三十里有瓜谷山堰。贞观十年筑。东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垆渠。二十三年。县令长孙恕凿。溉良田沃亩收十石。西二十一里有马鞍坞渠。亦恕所凿。有龙门仓。开元二年置。所以贮渠田之入。转般至京。以省关东之漕者也。此即汉时河东太守番系之策。史记河渠书所谓河移徙渠。不利田。不能偿种。而唐人行之。竟以获利。是以知天下无难举之功。存乎其人而已。谓后人之事。必不能过前人者。不亦诬乎。

唐姜师度为同州刺史。开元八年十月诏曰。昔史起溉漳之策。郑白凿泾之利。自兹厥后。声尘缺然。同州刺史姜师度顷职大农。首开沟洫。岁功犹昧。物议纷如。缘其忠可嘉。委任仍旧。暂停九列之重。假以六条之察。白藏过半。绩用斯多。食乃民天。农为政本。朕故兹巡省。不憚祁寒。今原田弥望。畎洫连属。繇来榛棘之所。为稻之川。仓庾有京坻之饶。关辅致亩金之润。本营此地。欲利平人。缘百姓未开。恐三农虚弃。所以官为开发。冀令递相教诱。功既成矣。思与共之。其屯田内先有百姓主籍之地。比来召人作主。亦量准顷亩割还。其官屯熟田。如同州有贫下欠地之户。自办功力能营种者。准数给付。余地且依前官取。师度以功加金紫光禄大夫。赐帛三百匹。册府元龟又本传云师度既好沟洫所在必发众穿凿虽时有不利而成功亦多读此诏书。然后知无欲速无见小利二言。为建功立事之本。

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楚庄知其可以为令尹也。淮南子魏襄王与臣饮酒。王为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史起进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西门豹不知用。是不知也。知而不兴。是不仁也。仁知豹未之尽。何足法也。于是以史起为邺令。引漳水

溉邳。以富魏之河内。史记又按后汉书安帝纪元初二年修理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以溉民田则指此为西门豹所开为人君者。有率作兴事之勤。有授方任能之。不患无叔敖史起之臣矣。

汉书召信臣为南阳太守。为民作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纷争。晋书杜预都督荆州诸军。修召信臣遗。分疆刻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此今日分水之制所自始也。

洪武末。遣国子生人才分诣天下郡县。集吏民乘农隙修治水利。二十八年。奏开天下郡县塘堰。凡四万九百八十七处。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处。此太祖勤民之效矣。

论水利禹贡锥指

胡渭

陂亦堤也。而实不同。川两筑堤。制其旁溢。陂则环泽而堤之。此其所以异也。陂必有水门。以时蓄泄。考之传记。寿春芍陂。楚相孙叔敖作。有五门。隋赵轨修之。更开三十六门。穰县钳卢陂。汉南阳太守召信臣作。有六石门。号为六门陂。山阴镜湖。会稽太守马臻作。筑塘周回三百里。疏为二门。其北堤石阨二。阴沟十九。南堤阴沟十四。皆古法也。川水暴至。则开高门受水。使水得游荡陂中以分杀其怒。川平则仍闭以蓄水。遇旱即开下门以溉田。利民之事。无大于此者。故易曰。说万物者。莫说乎泽。贾让言内黄界有泽方数十里。环之有堤。太守以赋民。民起庐舍其中。自战国开阡陌尽地方。即有废泽以为田者。其后翟方进攘汝南鸿隙陂。而郡人怨之。谢灵运求会稽回种岬崕二湖以为田。而太守不许。陂之不可废也如此。近世逐利而忘害。古时潴水之地无尺寸不耕。而昧其昔之为陂泽矣。就禹贡所载言之。荥播波为平地。非人之罪。余若大陆雷夏大野震泽菏泽皆失其旧。大抵由围田所致。而他泽从可知已。夫子之论政也。曰无见小利。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今废泽以为田。而百川决溢。人无宁居。岁数不登。皆谋国者见小利之害也。

陆文裕深河汾燕闲录曰。晋水行类闽越。而悍浊怒号特甚。虽步可越处。辄起涛头作澎湃。源至高故也。夏秋闲为害不细。以无堰竭之具耳。某行三晋诸山间。尝欲命缘水之地。聚诸乱石。仿闽越间作滩。自源而下。审地高低以为密。则晋水皆利也。有司既不暇及。而晋人简惰。亦复不知所事。闽谚云。水无一点不为利。诚然。亦由其先有豪杰之士作兴。后来因而修举。遂成永世之业。故其谓闽水之为利者。盈科后进。晋水之不为利者。建瓴而下耳。朱文肃国桢涌幢小品曰。辛丑某南归。经磁州。野皆有水沟。深不盈二三寸。阔可径尺。纵横曲折。随地各因其便。舆马可跨而过。禾黍蔚然。异之。问舆夫水何自来。遥指西山曰。此泉源也。又问泉那得平流。则前任知州刘征国从泉下筑堤

障之。高丈许。堤高。泉与俱高。因地引而下。大约高一尺可灌十里。一州遂为乐土。因悟溪谷之水。由山以注田。由田以注川。无南北高下。皆宜缓而不宜急。障其泉源。则田间无骤盈之水。深其沟洫。则川中无暴涨之流。聚石作滩。筑堤为障。亦即大禹陂泽之意。非独下流捐地。以为川水游波之所也。昔贾让欲穿漕渠于冀州地。多张水门。旱则开东方下水门溉冀州。水则开西方高门分河流。此亦用水门也。而其法则与后世减水河同。非陂障九泽之意。凿渠减水。施之于清川则可。施之于浊流则分水既多。水力缓弱。不足以冲刷泥沙。正道必至填淤而决于上游。害滋甚矣。因泽体之洿下以滞其水。启闭以时。川水暴至。得左右游波。及其退也。经流不分。永无填淤之患。此圣人之智。所以为大也。

或问汉书云。自郑渠成。溉舄鹵之地四万余顷。关中始为沃野。无凶年。然则前未有渠时。渭北之地。皆舄鹵也。雍田何以称上上乎。曰此地之为舄鹵。以沟洫废也。禹尽力乎沟洫。导溪谷之水以注之田间。蓄泄以时。旱潦有备。高原下隤。皆良田也。泾水在其旁。禹莫之用。岂其智不若后人哉。诚无藉于此也。自商鞅坏井田。开阡陌。而沟洫之制废矣。沟洫之制废。则水泉泻去。其地为咸鹵。五谷不殖。秦人患之。此郑国之策所以行也。然渠成之后。舄鹵仍不少。儿宽所谓郑国旁高印之田。严熊所谓重泉以东故恶地是也。故又有辅渠白渠龙首渠之役。及后汉都雒。诸渠渐废。杜佑云。秦汉时郑渠溉田四万顷。白渠溉四千五百余顷。唐永徽中所溉唯万许顷。洎大历初。又减至六千顷。则两渠之利。至唐而益微矣。宋人以郑渠久废。不可复兴。唯修三白渠。其所溉者。泾阳富平等六县田三千八百余顷而已。熙宁中。于仲山旁更穿丰利渠。溉田二万五千余顷。元至正初。以新渠堰坏。乃复治旧渠口。溉田四万五千余顷。其数不减于汉。然未几亦废。何也。则以泾流愈深。渠身愈高。水不能入口故也。地有高下。势有顺逆。浚畎洫之水以距川。其势顺而易。引川之水以入畎洫。其势逆而难。顺而易者。行之万世而无弊。间有小坏。修治亦易为力。逆而难者。其始虽有不訾之利。而其后将穷而无所复。岁岁作堰浚渠。得不偿劳。子因舄鹵之说。而致疑于禹贡。若雍州之田。非两渠无以成其美。不亦过乎。

论沟洫

陆世仪

遂人职曰。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注谓万夫者。方三十三里有奇。此亦大概以成法言耳。不可泥也。古人治地。必因水利。而水性趋下。河形无常。如伊洛瀍之类。皆川也。然不可以方计也。即如我吴三江既入

。震泽底定。三江皆川类也。然不可以方计也。乃若遂人之法。则可因三江以明之。三江之水。自湖达海。长亘百余里。深广亦数十丈。而江之两旁。或十里。或五里。则有纵浦。纵浦者。江之支流也。故其深广则稍减于江。纵浦之两旁。或三里。或二里。则有横塘。横塘者。又浦之支流也。故其深广又稍减于浦。至于塘之两旁。又有港汊。港汊之两旁。又有沟渠。其深广以次更减。而凡江浦泾塘之上。莫不有岸。是可以知遂人之法矣。万夫有川。三江也。川上之路则江岸也。千夫有浚。纵浦也。浚上之道则浦岸也。百夫有洫。横塘也。洫上之涂则塘岸也。十夫有沟。港汊也。沟上有畛。则港岸也。夫间有遂。沟渠也。遂上之径。则塍圩也。此即遂人之法也。不征之实境。而拘拘求纸上之图。岂不悖哉。

治地之法。与治兵不同。治兵由寡以及众。治地自大以及小。故善治兵者。必先定队伍。队伍定而后千夫百夫以至数十万之众。无不可就约束。善治地者。必先浚大川。大川浚而后纵浦横塘以至汊港沟渠之属。无不可就条理。知队伍而后可以谈八阵。知浚川而后可以论沟洫。今之谈八阵者。泥八门之说。而队伍之间。亦欲以八起数。是由众以及寡也。论沟洫者。泥遂人之制。而万夫之川。亦必以为周三十里。是自小以及大也。何怪乎议论烦多。迄无成功哉。

五省沟洫图则四说

沈梦兰

沟洫之法。先视通河以为川。次视支河小水及地形低洼便于疏浚省工力者。每距二十里为一浚。川纵则浚横。除山泽城邑及沙砾不可耕外。每沟七百二十步为一洫。方二十里则十洫而为一终之地。画为一百通。每横距八十步为一遂。据东亩言七百二十步则九遂。纵距二百四十步为一沟。七百二十步则三沟而为一通之地。皆经营标识之。合方二十里造一册。其田若干户。户若干亩。逐一注明。择其老成众素信服者董司其事。不可假手胥吏岁冬十月。农事既登。开浚洫浚。广深如法。其土即堆两岸以填涂道。人工按亩科计。田率人耕三十亩。工率日挑二百尺。人十日而洫浚毕。次开沟遂。又十日而皆毕矣。如天寒冻早沟遂至明春开亦可其田多非自种者。即着佃户开浚。照佃科工。产主量给饭资。亩率谷米一升。工毕之后。丈量地亩。亩折四步。均摊以归画一。每岁春冬。各令捞取洫浚新淤以粪田亩。亩率三四十尺。以为常例。

沟洫之设。旱涝有备。利一。淤泥肥田。硇确悉成膏腴。利二。沟涂纵横。戎马不能踰越。足资阻固。利三。商贾贸迁。舟载通行。车费省。物价可平。利四。蝗蝻间作。沟深易于捕治。不致越境。利五。东南耕田。人不过十余亩。西北人力无所施用。俗语所谓望天收。沟洫既开。漫田悉作畹田。利六。西北地广人稀。而岁入无多。家无盖藏。惟水利兴。将饶沃无异东南。利七。东南

民奢而勤。西北民俭而惰。以西北之俭。师东南之勤。民食自裕。利八。邪教之起。由多游民。百姓皆从事于陇亩。风俗自靖。利九。东南转输一石。费至数石。故昔人谓西北有一石之收。则东南省数石之赋。利十。河流涨发。时忧冲决。使五省开沟洫。计可容涨流二万余千丈。利十一。涨流既有所容。河堤抢筑。岁费渐次可裁。利十二。军政莫善于屯田。沟洫通利。荒土开垦。悉可耕种。因此召募开屯。不费饷而兵额充足。利十三。经画一定。邱段分明。民间无争占之端。里胥无分洒之弊。利十四。每地方二十里。同沟共井。相救相助。联保甲。兴社仓。诸事便易。利十五也。又似不便而实极便者三。每亩须折地四步。一不便。然无沟洫。车行皆在田间。蹂躪无算。今折地亩六十分之一。而禾稼无践踏之患。实一便也。每岁须挑淤三五十尺。二不便。然河淤足以肥田。故并河淹地。年来多得丰收。今东南种地。冬春必河泥两次。以粪田亩。以间时三五日之功。而获终岁数倍之入。实二便也。沟洫既开。道涂或至迂远。三不便。然无沟洫。积潦不能宣泄。行旅困滞。有守至十数日者。有舍车复登舟者。有翻车被压损者。今迂远不过十余里。而道路无泥泞之患。实三便也。

沟洫之制。无地不宜。而西北为尤亟。西北地势平衍而多散漫。河流劲而多浑浊。自古称黄河一石水。六斗泥。他如陕西之泾渭。山西之沁汾。直隶滹沱永定等河。皆与黄河无异。故其涨也。则浑流汹涌。而冲决为患。其退也则河泥滞淀。而淤塞为患。古人于是作为沟洫以治之。纵横相承。浅深相受。伏秋水涨。则以疏泄为灌输。河无泛流。野无燠土。此善用其决也。春冬水消。则以挑浚为粪治。土薄者可使厚。水浅者可使深。此善用其淤也。自沟洫废而决淤皆害。水土交病矣。

徐贞明有言。陕西河南。故渠废堰。在在有之。山东诸泉。引之率可成田。而畿辅诸郡。或支河所经。或泉自出。皆足以资灌溉。兰谓沟洫之制。非专为灌溉设也。周礼考工记。详言沟遂径畛之体。与夫广深寻尺之数。而不及蓄水止水荡水均水舍水写水之事。惟稻人掌稼下地。于是乎有之。稻为芒种。与泽草俱生。东南卑湿。土涂泥。舍稻之外。别无宜种。高高下下。作水田。不得不从事于灌溉。自黄梅以后。舶趠风起。雨泽稀少。炎天三伏。土热木渴。十日不得雨。桔之声。动连阡陌。昼夜不得停。此东南农民。所以倍劳。而禹贡扬州之田。厥惟下下也。职方豫兖幽并四州。或宜五种。或宜四种。或宜三种。禾黍性喜高燥。能耐旱干。雨泽过多。反被滄损。故沟洫之开。所以除水害也。西北地多平原。霖潦无所容泄。大雨时行之候。一昼夜间。平地水高数尺。而畿辅如桑干滹沱。辄挟涑易濡泡沙滋诸水。并流横溢。河间文霸一带。弥望汪洋。连年稽浸。昔人谓水聚之则害。散之则利。弃之则害。用之则利。所以

东南多水而得水利。西北少水而反被水害也。沟洫一开。则水少而受之有所容。水多而分之有所泄。雨暘因天。蓄泄随地。水害除而水利在其中矣。如为灌溉而设。则沟洫之内。必如东南稻田。常常有水然后可。而绝潢断港。既无本源。土燥水浑。尤易涸竭。孟子云。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人见其无裨灌溉。遂并沟洫废之。而水患亟矣。西北灌溉之利。见于古者。魏史起之引漳河。秦郑国之溉关中。汉白公之穿泾渠。马援之引洮水。以至宁夏灵州之汉渠唐渠。至今犹赖其利。而其地多在山陕之间者何哉。灌溉必通巨川。然后源流长远。虽逢亢旱。而无虞涸竭。西北巨川。大半汇河入海。而河自孟津以上。禹未改。土厚水深。穿渠引河。有利无害。诚使山陕一带。开支渠。既溉田亩。兼杀河势。洵数省之利也。孟津而下。河流迁徙无常。自汉唐以来。堤累累。河日高而土日捍御不暇。遑言穿引哉。河流既不敢穿引。山泉又不可得。沟洫之无裨灌溉。时势使然。而顾谓急宜开浚者。则以灌溉之资尚可缓。而蓄泄之法不可不亟讲也。抑又闻之。秦人歌曰。泾水一石。其泥六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戽水以灌之。谓之溉。捞泥以雍之。谓之粪。捞泥之与戽水。其劳相等。而粪比溉尤肥美。沟洫既开之后。河淤灌入浍浍。涝取近便。未及戽水。尽先泥。则河之高者日以深。土之薄者日以厚。如果民勤官劝。岁岁遵行。不过十年。河行地中。堤防尽撤。兖豫之间。无殊山陕矣。斯时而再谈灌溉。未晚也。

与李觉庵论圩田书

方苞

仆尝谓今居古岳牧之任者。不在饰小仁。着小义。惟当建设长利。广厉风教。为国家厚根本。仆尝自济宁赴清河。道经马兰屯。弥望不见边际。地沃衍而无居人。穷日之力。始抵逆旅。茅屋数区。舍后麦高六七尺。其茎不足以任其穉。问何以无耕者。曰每水至。高丈余。则庐舍没矣。仆生长山泽。习农事。凡下地利圩田。筑堤障水。而人耕其中。时蓄泄。岁入倍平壤。江介故有大泽。南宋时土人献策。开永丰太平诸圩。六七百年以来。宣歙诸州。皆仰食焉。永丰太平之堤。有高至三丈者。今马兰屯水深才丈余耳。苟讯之土人。校三十年内水最大时高几许。其土之粘埴而便为堤者何所。域其地之三四以为圩。岁得谷当数百万斛。而东南之漕可减半矣。仆又尝客淮扬间。见河壩弃地多肥美。问何以然。曰恐岁祲而责税急也。或既垦而原占者来争也。往者 圣上免各省岁赋。动数十百万。倘能上闻。当丰年存山东岁赋之半。俟荒祲募民兴筑。相地势所宜。为大圩数区。起其土以为堤。而环堤为大川。通沟浍相输灌以利船行。官治庐舍。给牛种。募民耕之。此上策也。其次则先使富民试之。预为奏请。坚明约束。有能开地为圩者。便与为世业。可私买卖。敢以故籍争者

重罚之。土熟二十年。而后薄征其租赋。苟一人得其利。则继者不召而麋至矣。夫长利所以不举者。以众不能见其端。而惮于作始也。使永丰太平之圩不筑。则至今为巨浸耳。闻徐豫兖冀间。弃地与马兰屯相类者甚众。使次第修举。虽东南之漕可全罢也。古之圣人。能使菽粟如水火者无他焉。务博民于生谷。而土无遗利。所谓善富天下者。取之于天地也。抑又闻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乃今守令以诸生为蝥贼。诸生视之如●。上下交相疾。而望教化之行也得乎。往者长沙陈公沧州守江宁。始至即谕诸生。有行谊修饰而进见以求益者。吾与之为宾主之礼。其毁廉隅证争讼者不禁。但檄诸县簿载其名。岁终报府。俟督学按试时上之。终公之任。诸生无证讼者。及公在理。士民号泣而从。如急父兄之难。然则谓士不可以教谕者妄也。俗之敝。民之疵。盖非一端。兹政教之尤大者。足下果能信而行之。当悉所闻继以进。

修水利筹济编

杨景仁

言水利者。自黄河江淮以及运河。莫不有顺导周防之制。工繁而费巨矣。至农田水利。所在多有。其关乎民生国计。未可以切近忽之也。地官。以潴蓄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浍写水。郑康成注云。潴。蓄流水之陂也。防。潴堤也。遂。田首受水沟也。列。田之畦埒。浍。田尾去水大沟。说者谓沟遂列皆所以用水之利。浍所以除水害。窃以为稻人掌稼下地。而讲水利特详。知治水以治田。后代陂堤之设。塘浦之浚。实昉于是。自阡陌开而沟浍废。贤能之士。各出其才智。以经画于一方。引源酏渠。时其蓄泄。导其尾闾。以防旱潦。故水利与农功相表里。齐管仲置水官。常以冬无事之时。具备水之器。当春三月。令甲士作堤大水之旁。以去水害而取水利。嗣后漳水知用。则泻卤生稻粱。双江绕城。则平畴为陆海。汉初。京师列郡。各立官以掌水事之政令。其后循吏穿渠筑陂。广溉田禾。厥积懋焉。晋唐以还。心水利。代不乏人。宋于诸路。专设官以掌水利。并飭守令以时浚导。元内立都水监。外设河渠司。明初诏各处闸坝陂池。引河水以灌田亩。务整理疏浚。又谕各因其地势以治之。毋妄兴工役以劳民。历代资水利农。尽心擘画。化瘠土为上腴者。史不绝书。国朝府修事和。首以康功田功为重。尤于水利加之意焉。夫江南以水与平地较。水得十之五六。故称泽国。环江带湖。纵为浦。横为塘。其支流所在。为港为泾为荡为滨为壤为淹为溇。随地异名。堰以潴之。坝以壅之。堤以束之。圩以卫之。闸以时而启闭之。水至有以泄横流之溃。水退有以溉高仰之田。所以雨则不溢。旱则不涸。田获有秋。而东南财赋。甲于天下。若乃西北地高水少。水利之行。难于南土。然非不可行也。近山者辟泉吐溜。滨河者穿渠引流。导之灌田。以杀水势。其淀之低洼者。堪以蓄水。稍高

者。如南方筑圩之法。皆可随时宣泄。至平衍处。劝民凿井。足资浸灌。行之未尝无成效也。大抵东南地平而土面坚实。故水之消长也徐。而致溢也缓。西北山多而土性松浮。故水之盈涸也骤。而致淤也速。水性殊而难易别。议者谓淮北之水治其决。江南之水治其淤。亦祇言其大略。其实因地制宜。或澹之使通。渟之使汇。滌之使畅。障之使回。所谓以美利利天下。而行水即以利为本。因乎地。乘乎时。仍行所无事已矣。

夫除天下之大害。兴天下之大利。无其法不能成。尤非其人莫能任也。雍正五年。 谕地方水利。关系民生。最为紧要。如江南户口繁庶。宜更加修浚。

时其蓄泄。以防旱涝。向来屡有条奏之人。但未经本省督抚奏请。朕意亦久欲兴修。以资农务。因海塘工程。正在营治。且水利事关重大。必得实心办事之人。方有裨益。即如今畿辅水利。赖有忠诚任事之怡亲王。始可兴此大工。

不然。则亦未敢轻易举行也。今巡抚陈时夏特行奏请。且称费用不过千余万两。即可成功。据陈时夏陈奏。应是地方不可迟缓之事。副都统李淑德昔任松江府同知。谙悉水利事宜。曾经条奏。颇为明晰。原任山东巡抚陈世倌。年力精壮。现在闲居。着李淑德陈世倌会同陈时夏。总河齐苏勒。总督孔毓珣。悉力踏勘。详加酌议具奏。凡建立座。疏浚河流。务期尽除淤塞。广蓄水泉。其一

应工费。俱动用库帑支給。钦此。仰见 圣明烛照无遗。兴水利而不得其人。则工非实用。帑尽虚糜。利未兴而弊滋甚耳。是以选贤择能。莫要于总理之大员。而承办各员亦必量材器使。庶几洼地无沮洳之患。石田有膏泽之沾矣。

抑思患豫防者。未雨之绸缪。无患不忘备患也。遇灾而惧者。涉川之惕厉。弭灾所由远灾也。患未来而殫先几之筹策。灾已告而又殷临事之防维。凡浦港之浚。与夫堤塌洞之修。御潦即以御旱。宜高亦复宜低。固为生灵久远计而不容缓者。惟是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不独非常之原。黎民所惧。即寻常易办之工。往往再三推诿。见小利。惜小费。以招大害者多矣。污泥积而植茭芦。虽阡水道不恤也。浮沙涨而种稻菽。虽占河身不顾也。力恶其出于身。虽挑撮土不甘也。货欲其藏于己。虽挹涓流不愿也。以愚民畏难苟安之情。而勒以不得已之役。此在当路者善为规画处置。以要其事之必成。而非可勉强迫切者矣。

雍正五年。 谕自古治水之法。惟在顺其势而利导之。但恐径直之路。湮塞年久。或民间既已起造室庐。开垦田亩。或且安葬坟墓。人情各顾其私。不知远大之计。今见欲于此开浚河道。则因循规避。百计阻挠。而司其事者。未免惑于浮议。遂致迁就迂回。别开沟洫。苟且从事。此治水之通弊也。今江南兴筑水利。若水势必由之路。有碍坟墓。即于兴修水利钱粮内。动支银两。给与本人。令其改葬。俾小民既有营葬之资。而河工亦收利导之益等因。又

谕修举水利。种植树木等事。原为利济民生。必须详谕劝导。令其歌舞从

雍正五年。 谕自古治水之法。惟在顺其势而利导之。但恐径直之路。湮塞年久。或民间既已起造室庐。开垦田亩。或且安葬坟墓。人情各顾其私。不知远大之计。今见欲于此开浚河道。则因循规避。百计阻挠。而司其事者。未免惑于浮议。遂致迁就迂回。别开沟洫。苟且从事。此治水之通弊也。今江南兴筑水利。若水势必由之路。有碍坟墓。即于兴修水利钱粮内。动支银两。给与本人。令其改葬。俾小民既有营葬之资。而河工亦收利导之益等因。又

谕修举水利。种植树木等事。原为利济民生。必须详谕劝导。令其歌舞从

谕修举水利。种植树木等事。原为利济民生。必须详谕劝导。令其歌舞从

谕修举水利。种植树木等事。原为利济民生。必须详谕劝导。令其歌舞从

事。不得绳之以法。如地方官关系考成。督课严急。该管官即据实奏闻。又奉旨据范时绎奏称。太仓州镇洋县士民。佥称境内刘河巨工。已蒙发帑开浚。七浦一河。愿依旧例。业主给食。佃农出力等语。朕思君民原属一体。民间之生计。即国计也。倘遇国用不足之时。势不得不资藉于民。今国家财用充足。朕为地方画万世之利。不惜多费帑金。着将范时绎所奏士民捐助之处停止。仍动公帑办理。并将朕旨行晓谕州县士民等。当体朕爱养元元之心。于工程告成之后。加意照看。岁岁疏浚。俾地方永受其益等因。仰见 大圣人体恤之周。而思虑之远。所谓说以使民。民忘其劳也。而工既告成。善后之图尤不可忽焉。古者设有撩浅卒。我朝议立犁船混江龙以刷积沙。皆以善其后也。诚令水道开通后。责成牧令。岁时巡省。设法筹费。劝谕居民。捞浅修。小滞必疏。则免于大窒矣。小损必补。则免于大漏矣。无废前劳而可图永利者。又在于此。载稽往牒。凡前贤水利事迹。与夫议论所及。条约所垂。并加辑录。以备采择。而见诸施行焉。

飭查江北水利檄

晏斯盛

沟洫之法。宜古宜今。惟在变通尽利。山川之形。因天因地。于以左右有民。

皇上轸念民生。不弃刍蕘。大学士等援古证今。敷陈往效。奉 旨勘。

阙廷之上。往复畴咨。 天子宵旰。临照江淮。倘丝缕未清。即何堪对越。所当竭心思。穷耳目。足履手画。筹及四境。筹及千年。方称斯役。甚未可猥自菲薄。苟且塞责也。靳文襄公沟田之法。因古沟洫之法而变通之。今又当因沟田之法而再变通之。天下承平日久。平畴广野。业户错综。庐墓间杂。其宽闲之地。能如沟田方广之制者。照行沟田。至其间有不能限以方广定数者。但当随地势之高下曲折而周通之。总以水之蓄泄为度。旱涝均必可资也。至于穷山邃谷。幽仄盘错之区。似乎沟洫之法有所难通。而不知此正天地自然之沟洫也。山谷之间。有溪有。有渠有沟。遇低平能通之处。即可节蓄而为之陂为之堰。随势而沟行之。较之平地开凿。尤为因利乘便。又或有湖有塘有潭有泉有沛有荡。遇低平能通之处。即可车汲而为之沟。为之。就近而分注之。枯土停滯。亦为以逸代劳。其斜坡侧坡。水不能到之处。山顶有泉者可层引而下。无泉者因其最高稍平。及平岗稍洼之处。多开池塘。亦可递放而行。遇旱均足资济也。勘度之要凡有数端。一州县地方。先观其山川大势。东西南北四面。来去何处。高低何向。各应蓄应泄。及其地之宜何若。一境内宽平之区。先观其可否如沟田法。行以沟田。次观其长短广狭。并有无坟墓毋强令迁改。因其形便。作何变通。不必拘十亩二十亩。横斜曲直。可成沟洫若干。一河渠港溪沟。必观其有无来源。源来何处。经何乡。计若干里归何处。可否沟行。灌溉

若干亩。应否陂堰堤闸。有无湮废应修。并此外有无增置。一湖塘泉潭沛荡。必观其有无本源。属何乡里。深广若干。四时有无盈涸。溉田可若干亩。有无湮废应浚。及有无新垦田地在内。毋拘泥旧形。强令挖填。并此外有无增置。一陂堰坝闸堤埂。必观其是否扼水之要。得蓄泄之利。有无废圯应修。并此外有无增置。一会计新旧各工。约费可若干。分别最要次要又次要三等。何缓何急。孰后孰先。仿古沟洫法。不限方圆。不拘多寡。不拘曲直横斜。随地势之高下曲折而周通之。总以水之蓄泄为度。如所勘各州县三等工程。有益田畴者。一律修治。其次又二等。工在稍缓。虽难以一时并举。然因所利而利。择可劳而劳。将册存次又二等。交各府州县。分年督率。劝令民间自行修治。计其功效之多寡。报明查核。设法旌奖。如遇各府州县内偶有偏灾。即将此等工程归入寓赈。于工条内动用赈银办理。至于最要工程。利大而费多。为民力所不能举者。均请 旨动项兴修。以惠民生。再工费浩大。急公有人。如愿出力助工者。不拘本地官民。听其助修。请照地方公事乐输。题请议之例。计其工之大小。题请议。则善与人同。成功亦易。而乐利之休。可共见于硁瘠之地矣。

复制府议农田水利书

安徽布政使晏斯盛

议得民生以农事为本。农事以水利为先。水利之修。首观川原之大势。次辨邱壑之全局。其间山泽殊区。燥湿殊性。高下殊治。不可不讲。今夫川原大势。水之大经。可以遥览而得。可以意揣而知。至于邱壑之全局。则经中有纬。纬中有经。非足迹其地。目察其情。咨询于农父。田畷不能尽其曲折。而指画其蓄泄之宜也。以上下两江大势言之。曰江淮河汉。此人所共知者。诚泽国也。而上江惟泗盱五宿灵虹六州县。当淮睢汴黄之冲。无和二州。当江之流。此外则大半山城。如安池二府虽滨大江。然所属之潜太石建青五县。则皆依山。凤庐颍三府。虽淮淝汝颍濡睢汴诸水。络绎其间。然水深土燥。而定舒巢蒙亳太六州县。又皆依山。若夫徽州一府。歙休婺祁黟绩六县。皆黄山白岳之间。万崇峻。虽有新安一江入于钱塘。武太二水入于彭蠡。然皆在三百六十滩之上。宁国一府。广德一州。引天目九华之脉。迭嶂嶙峋。虽有青弋一江达于大江。桐源一水纳于丹阳。亦俱在黄池白白之上。至于环滁皆山也。其水达于瓜步而已遥。六安英霍之间。汉之南岳在焉。其江入淮而已远。此上江山川之大势也。由此区之。则邱壑之全局见焉。其大经固在也。而纬中之经。则寻源竟委。缘冈历阜。可指而画焉。夫土之陡而斜者易荒。累累而级砌之可田也。水之流而驶者难。陂竭而节蓄之可汲也。土之衍而亢者多燥。引水溉之可肥也。水之平而漫者易淹。规土制之可渥也。故山田宜潴。水田宜圩。潴者宜深以阔。圩

者宜厚以坚深。阔则历大燠而不涸。坚厚则经久霪而不溃。约漭之法于长渠之塞者。疏之使通。相田之向背。加以堤堰门闸。因乎旱涝。以为储泄。平坡之洿者凿之为池。视田之远近。作为坎科。以备车汲。以通羨盈。由是因渠洿而为之沟。承沟而为之洫。或纵或横。以沟统洫。不拘方斜。因地势而顺行之。则水气周而土自沃。诗曰度其隰原。观其流泉。此之谓也。成圩之法。于水急之处。以石为底。埋根一二尺。和三合土作为两墙。宽五六尺。视地为高下。而中实以灰泥土石。久之即成坚城。水平之处。以石为底。埋根尺余。取净黄土。夯为环堵。下宽上窄。视田势为高下。而外涂以泥。久之亦成坚壑。是必准水之来去路而为之浚。浚行乎圩之外。圩成而内为之畎。中高四下。畎之水可泄于浚。浚之水不入于圩。微有缺裂。乘晴明而豫修之。水势稍高。集埂夫约土而先防之。书曰浚畎浚距川。此之谓也。且周礼种植之宜。扬州宜稻。而豫州宜五种。兖州则宜稻麦。是稻惟宜卑湿。而粟麦黍稷则宜高燥。随宜而尽播种之。则九州岛无不生五谷之地。而无弃地之人。查上江民知务本。无多废田。独凤庐二府常有旷土游民。习为广种薄收之说。全不易耨深耕。惟有望天收获。丰年所入。亦鲜盈余。一遇歉岁。即流离觅食。是沟洫之开。固为急务。本司久经檄行。因未覆齐。是以尚未核详。今据庐州府知府高越稟请。将所属塘堰沟渠。已开者再行挑挖。未开者酌量公举。请通行劝惩。除该属即照议举行。仍令将所属州县形势。绘图贴说核详外。至上江通省之大。形势不一。即一境之内。亦局面不同。若不查明。分别经纬高下燥湿之宜。或作无益而害有益。转为未便。请令各府州县。将境内分为四乡。查其山川分合之大势。邱壑分合之全局。访志书所载有名水利。区别冈田圩田。冈田之塘堰沟洫。或旧有而淤塞应浚。或本无而开凿可通。圩田之埂堤浚畎。何处当水之冲。何处承水之流。何处卑湿可虞。侵削可虑。作何修理。以辨其土宜。经其树蓺。绘图贴说。开具简册详核。分别缓急先后次第。劝谕行之。春省耕。秋省敛。州县一岁二周。府一岁一周。务在因势而利导。毋为矫民以自诬。行有成效者记功。漫无成效。而捏报塞责。因端滋患者记过。准功过之轻重。为荐劾之考成。将长吏之趋向专。民生之本计厚。而皇仁宪德。垂无穷矣。

请通查兴修水利状乾隆元年

陈宏谋

查得滇南四面环山。沃壤绝少。田号雷鸣。形如梯蹬。其水多由山出。势若建瓴。论其有益于民田之处。则以其水高田低。自上而下。一泉之水。可以贯注数十里之田。盘旋曲折。惟视沟通。再加木石槽。则竟可隔岭飞渡。间有田高河低者。则用车戽。涓滴泉流。皆资灌溉。而论其有碍于民田之处。则以雨水涨发。山箐之间。顷刻成河。一泻千里。以有用之水。不能稍为停滯。而沙石

并下。左近田地。反被冲压。若能就出水之处。或浚塘筑坝建坝。水发之时。层层停蓄。积满而流。两岸需水之处。均得灌溉。则平田虽少。而山田之可耕者亦多。至于低洼田地。或近海。或边河。多由下流皆系山港。一时未能畅泄。致有淹没。此则当极力疏通下流。如遇两岸皆山。不能疏浚。或多砂碛。则惟沿边筑堤。以作障蔽。俾左右田地。有水之利。无水之害。滇中水利情形。大概如此。自前鄂高两部堂檄行查修。次第兴举。又题明将官庄变价之银。留为兴修水利之用。凡关水利。俱得动项兴修。其有修而未竣。及尚须改修者。积年以来。屡奉通饬访查。本司道等督率遵奉。凡有访闻。檄札并行。通计滇中已兴之水利。或凿源泉。或浚河身。或筑坝闸。或开堰塘。或设槽。或架水车。或筑堤埂。或开河尾。或分支流。已经地方官勘议兴修。俱于民间有益。此滇省历来兴水利而防水害之情形也。今者钦奉 上谕。行兴修水利。以为民生养命之源。接奉宪行。令将从前已兴之水利。现在蓄泄有无成效。应否再加修理。并现在查出山泉龙硐。应行修举。及未经查出者。留心寻觅。分别工程大小。或劝导百姓经理。现或请动帑项兴修等因。本司道遵查。每一州县境内。周遭约数百里及千里不等。到处皆山。山多必有出泉之处。从前各属未报之水利。应行兴修者。自必不少。是前此已修之水利。固宜设法继修。而此外未修之水利。尤宜急力开修也。但工程大小不一。民力勤惰不等。在官或以公费无出。不得不听于民。在民或以众力难支。不能不望之于官。本司道通盘筹计。若概许动项。则司库无如许之项。且恐一开动项之端。士民之好事者。势必以无益为有益。反致于帑有亏。而于民无补。若概不动项。除一村一寨之田间水道。只须地方官督率田户出夫。于农隙时可以兴修者不计外。恐有工程稍大。出夫之外。另需物料器具匠人之费者。又有工程最大。关系一乡一境之水利。工料浩繁。必须动项者。若不分别量给。在官在民。均难措手。势必以自然之利。弃为无用。诚如宪檄所云。应令其留心寻觅。分别工程大小。或劝民修。或动项修。庶几有益者也。今会同酌议。如田间沟洫。及一二村寨之闸坝。与向日修筑之沟堤。遇有应修应筑之处。令地方官查勘明白。于农隙时督令头人按照田夫兴修。不须动项。如工程稍大。于出夫之外。另需物料器具匠人之费者。令地方官率同士民。公估公议。于凡有田地借资水利之各户。按田分定。造册详请借动库银。于工竣后按年缴还。倘工程最大。关系一乡一境之田地。需费既多。民力难胜。概令派还。恐滋扰累。则令勘定应修情形。画图贴说。估定确数具详。竟请动项兴修。毋庸还项。需费少者。请动闲。需费多者。请动官庄变价。工竣之日。另行委员覆勘明确。取具册结详请题销。以上水利。均令各属相度水势地势。随宜办理。凡有可以兴修之处。务使水无遗泽。地无旷土。兴修工竣。将每年如何分灌。如何岁修。可以灌溉若干田地。逐一

造册具报。向后造入地方官季报事实册内。前官修过之水利。统交后官经理。似此永定章程。通饬遵照。庶已修者不致失修。未修者可以续修矣。再查修过水利。所灌田亩。有系粮田者。亦有无粮荒弃者。今水利方兴。有粮者免赔粮之累。无粮者亦必渐次垦种。但新垦山地。收成难必丰稔。似应薄赋轻徭。以蓄垦户之力。不必按亩升科。至于近海沿河田地。出没无常。虽筑堤开港。难保永无淹没。水小之年。稍有收成。不过聊偿辛力。不为留余。必滋后累。亦应听民自行报垦。不必按亩升科。如此变通办理。小民虽愚。亦知水利一兴。有种植之利。无加粮之患。必就境内情形。自行相度。争先请修。庶山陬海澨。无不兴之水利。即无不收之地利。足以仰副恫瘝之盛心矣。

请开沟洫疏乾隆二十七年

御史汤世昌

窃照今岁近京处。雨水过多。山水长发。地土湿透。不能消涸。低田不免淹损。行路阻于泥泞。颇为农桑之病。夫江浙之田。所收多而赋财富。以水利修而农力勤也。西北则不然。并无沟洫。全仗天时。犁种以后。弥望不见一人。不惟粮数甚轻。兼且时烦赈济。然欲仿古治地势既不能。惟于大道两旁开沟深广。旱涝藉以蓄泄。商旅便于驰驱。且大道可行。亦不致故犯田间。践踏禾稼。是亦水利之一端。刻不可废者也。谨按修理堤防。本垂功令。直省开载查办。而督率无人。未免有名无实。地方官皆以案牍无暇。工费无出为辞。夫郡县佐贰。多水利列衔。又本省效用人员。可供驱策。伏祈 皇上敕谕各督抚。严饬所属。务于秋成之后。遴委勤慎佐杂。以及分发各员。督率该地农民。照河工民修之例。酌令富者计亩出夫。贫者出力糊口。于大道经行之所。阔则两旁开沟。狭则止开一道。因其地势。层层疏浚。如有桥道积洼。量加深广。以为潴水之地。即以挖起之土。培平大道坑洼。旁起坡岸。如有余力。再将境内小河溪必由之径。决淤宣泄。预备桥船。乘此农隙之时。工程数月可竣。然后饬令道府。轻骑减从。据报勘实。如所过道路。间有不修。及修不如法。即传谕地保。速集民夫。立时改筑。如一处沟渠狭阻。即责令该管近地业户。实时疏浚。而所委工员实心与否。一望可知。优则议。劣则议惩。全在大员秉公。则下僚自然踊跃。夫闾阎自为身家。即使各出财力。亦合乎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之义。行之有效。即村庄径路。亦可仿行。如果实力办理。永远增修。虽未能尽除水患。然沟中容得一分。即地上减去一分。而傍路之地阡陌绵长。水有归宿。田不忧其湮没。旅不病于徒涉。于民生不无小补也。

开豫省田沟路沟疏乾隆二十七年

胡宝琮

臣查豫省地势。在诸省中最为平衍。其恃以宣泄者。沟渠之功。实与河道相为

表里。所当随时讲求。不可暂废者也。前蒙大发帑金。修浚河道。臣于二十三年工竣之后。敬筹经久事宜。即将民田沟洫宜开。每年加挑路沟。及小港废渠宜复各缘由。胪列陈奏。是年每一州县中。计开沟自十数道至一百数十道不等。其长自里许至数十里不等。宽深自数尺至数丈不等。皆以足资蓄泄为度。其路沟。除驿路加挑外。凡商旅通行之路。亦一律开沟种树。其时皆民间业佃。各就地头施工。虽有绵亘一二十里者。而一人一户承挑无几。是以民易为力。当复将普开沟洫情形。具奏在案。自是每岁或于春融。或于农隙。通飭地方官随时勘办。令专司水利道厅等员。俱来督率。臣及两司。于巡查各属时。随处查勘。总缘民间连获有收。已享其利。每岁加修。更属力少而事便。是以逐处宽深。鲜有水患。即上年被水。皆由外河冲决。无内水弥漫之处。且节节疏通。就下甚利。是以田地皆得速涸。不误耕种。尤其明也。今年农务早毕。即于九月内。臣囑令护抚臣辅德。通行各属。照旧勘办。已据报竣者十之八九。兹蒙 谕旨训示。臣复通行飭查。令凡可以加宽加深之处。宁可有余以资蓄泄。至于劝用民力。相习已久。田沟固有业主。即路沟亦紧与民田相傍。其修浚为农田之利。愚民亦所易晓。惟因勤惰不一。众力难齐。不无扞格。今得官为督率。则通力合作。自属乐从。且各就地出夫。则贫富自均。而就役亦便。又皆令渠长地保管理。不经胥吏之手。一无扰累民情。实属相安。嗣后应请各照旧办理。其有民力难以全收之处。自应酌助口食。查工多而田亩亦多。仍属众擎易举。惟工多地少之处。则须为酌助。但岁修一事。究非特兴大工可比。向于各州县额设公费动给。已可敷用。嗣后应请仍以公费动用。臣更当亲加稽查。总期为之有实。俾小民咸蒙其利。而不至少有滋累。以冀仰副 圣主殷怀耳。

覆奏兴浚沟渠疏乾隆二十七年

方观承

为钦遵 谕旨事。查河南巡抚胡宝瑑奏办豫省沟渠一折。奉 旨。国家虽久停力役之征。而开挑沟洫。实为农田之利。通力合作。亦小民所宜自为谋也。今豫省每一州县所开沟。自十数道至一百数十道不等。田沟固有业户。路沟亦仿民田。民间业佃。就地施工。若工多地少之区。民力难以全任。则于各该州县额设公费内酌助口食。用力甚便。而其事易集。行之已有成效。直豫地属接壤。乃近年以来。偶值雨水稍多。遂至积潦弥漫。皆由各该地方官平日不能心讲求。至被水成灾。又不亟筹疏泄。殊不思沟洫深通。不特有水之年。可资倡导。即雨泽匀调之岁。更可资灌溉之益。着将此折寄方观承。令其阅看。董率所属仿而行之。实因利利民之道也。钦此。臣查直隶各府州属。地势虽有卑亢衍之不齐。而田间多设沟渠。开道沟。一律深通。支凑联络。蓄泄均宜。实

为地方要务。即如宣化府属。地多高阜。雨过不。而有洋河浑河各长渠。支分派衍。沥水并皆蓄注。足资灌溉之益。最洼如天津宝坻文安等处。一经涨泛。辄致弥漫。然当河淀安流之年。平田雨积。亦藉沟渠之倡导。至于平衍之区尤关切要。臣尝见民间阡陌纵横。皆有细路交错其中。年久践踏平槽。雨后顺其地防。即系天然之沟洫。但由此下注之水。如古河旧渠。每多淤垫。浚渠须开沟。始能引入。又或洼地仰阻邻田。非官为督办。难容越界分疏。臣于此等情形。每岁通飭地方官随宜筹度。派河员协勘。惟正定顺德广平大名赵州定州等处民力易集。出夫甚便。即工多地远。亦皆如期赴役。如遇需用物料。例动州县办公。倘难独任。则上下游皆协助。各守成规。略与豫省情形相仿。即如近年漳治故道。溢洩残渠。随时修浚。在在通疏。是以连年雨涝。惟附近河流间有漫及。未至积潦为患。田禾均属有收。是其明验也。近年河间府属。河港已多开通。沥水消退。较前为速。保定四境。开渠种树。亦已定有章程。其余各属。则民力尝不能齐。而工作亦有非民力所能全任者。向来办理。俱系核定土方。按名按日。酌借仓谷一升。准其免息还官。兹值歉收之后。仰蒙 圣恩。兴工代赈。臣遵即通行勘办。所有开沟迭道等工作。正定以南。仍循旧例。不入代赈。其余各处。俱已先后开工。比因冻后暂停。至于田间沟洫。与大道或分或合。要使水有归宿。除祇就旧迹加修者。即飭兴工赶办。其或有关上下游机宜。或此损彼益。易启争执。须权其轻重者。更有洼坎实无去路。惟分疏水势。俾其易涸。为一水一麦之地者。俱飭令各州县详细讲求。绘图贴说。臣逐加复核。复委道厅勘议。分飭办理。向后正当青黄不接之时。贫民咸资力食。经臣行令地方官为晓谕。靡不感颂 皇仁。踊跃趋事矣。至此次开浚之后。应请责成渠长圩头。按年劝用民力。随时经理。官为稽查。如或民力不给。即当酌助口食。时当春月。即以例借之谷为董率之资。乘便集事。更易为功。总期事不劳而民无扰耳。

邑中水利论华亭县志

世之言水利者。谓松江西北地低。勿使之淤。东南地高。勿使之涸。河面宜阔。河底宜深。昔贤所论。一一宜遵。殊不知今时之水利与往昔异。一县之水利与一府异。我邑之水利与他邑异。东南河港。昔与河通。赖堰以御咸潮之入。故宋邱移筑运港大堰。修复十八旧堰。其功甚伟。今海上土石二塘。屹若崇墉。可无须于堰矣。禹贡云。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宋元以来。三江失其故道。而泖淀诸湖。又为围田所壅。宣泄不畅。故其时策治水者。皆主决围开江。自明夏尚书用叶宗行言。浚范家后。上源之水出浦径捷。至今利赖。可无藉于泄矣。所谓与昔异者此也。府之统辖者广。官西北者。则使疏其来源。东南者。则使通其去委。可传檄以致工。若区区百里之地。欲疏其来源。而来源则在他

境。欲通其去委。而去委则非我疆。甚至一河而两岸各分。一港而两头异隶。此欲开而彼欲塞。殊多掣肘。未易设施。所谓与府异者此也。娄金山有蓄有泄。水旱无虞。青浦洼下。久而为沚。人必荐饥。然止水静深。不必勤加疏凿。上海南汇奉贤。浦潮去来较近。其停淤犹少。非若以我华亭为水口。直抵浙西。长落在所必由。乍长浑潮。淤淀较甚。落罢水弱。冲刷无力。故我邑诸河港湮塞尤易。所谓与他邑异者此也。且也华亭之地不忧涝而忧旱。惟志载米市塘东北为张荡。厥田最下。遇旱乃收。外此若车墩以东之莘庄。朱家行亭林以南之山洋蒋庄。一遇旱岁。田皆龟坼。故浦北之盘龙六磊。浦南之盐铁龙船。最为关系。而乃今岁不浚。明年不开。致泥沙淀积。浅若蹄涔。即或上奉宪檄。下据民词。一旦议举。而此欲自开本河。彼欲协济他港。书吏高下其手。官长调停其闲。牵制迟延。直至清明后始行开浚。畚揭未几。农事已兴。泥夫潦草以应役。董事苟且以告成。眼前暂通。未几复塞。浦潮不至。车水何来。昔为膏腴。今成大卤。九年三熟。非虚语耳。故为今日计。如欲兴一邑之水利。要以工不出区之法。俾小民各自开其灌溉之河渠。支干毕深。曲折并到。南阡北陌。水泽满盈。而又于水口之处夹岸置闸。潮来则扃之。候潮平始开。则泥沙淀于闸外而不入内河矣。潮落复扃之。候落急始开。则冲决有力。而泥沙仍随流而去矣。其法最善。否则设为铁扫帚混江龙犁船等法。时时拖去浮淤。亦可久而不壅。乃近有好事之徒。或因自己风水起见。或借地方公事敛钱。引昔人不能为闸。但能修举坝堰。其利亦溥之说。煽惑愚氓。呈请当事。以逞其私。殊不知一经坝断。有利于此。必碍于彼。且也施之急流巨浸。则冲决难成。施之小小泾。亦未便舟楫。是当禁止不行者也。

一邑之中自兴水利与全局大工不同存此以备贤牧令心民事者采择至浙江水利坝闸兼用此则情形各异在相地酌势行之

论开河

陆世仪

西北治水。其大要在黄河。导河入海。则西北之水患息矣。东南治水。其大要在震泽。导震泽入海。则东南之水患息矣。书所谓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也。凡诸水之泛溢。皆从山水来。山水之暴发。皆从霖雨来。雨下诸山。悉入太湖。仓卒不能归海。则泛溢田间而为大害。治之者。不过欲其安流入海而已。安流入海。大是难事。郑亶之说。欲合江南七郡。同心并力。开河筑圩。置坝建闸。必使江高于海。浦高于江。水由地中。节节有制。此真治水良法。暗合井田沟洫之制。娄江之塞。自己卯庚寅已然。时张仪部受先。每以为忧。旧例三江之开。必合苏松常杭嘉湖六郡。议同筑舍。予与受先商。欲于六郡会计中。每亩加升合。代太仓漕粮。而免太仓一岁之瀟。令其开河。此说行。在六郡止

毫厘之费。而仍收水利之功。在太仓虽一时之劳。而亦有免漕之乐。在朝廷则正赋不损锱铢。而已收百年之利。计无便此者。时受先以余议达州守上请。已得允。已而中止。

开河之法。莫详于耿常熟水利书。彼撮古人之成法。又酌以今人之时宜。修水利者按册而稽。举其成法。则思过半矣。然其要处。全在算土派工。算土莫善于徐元扈送上海县宰条例。派土莫善于坐圩起夫。圩长督工。田主给米。此亦耿常熟之法。而吾友陈确庵试之于蔚。顾殷重试之于朱泾者也。

算土之弊在欺隐丈尺。假如河一千丈。彼则伪云一千二百丈。将此虚河。卖与业户。名为开河而实不开。若十丈为糴。两糴一桩。处处可覆。则虚河之弊绝。派工之弊在欺隐田亩。假[如](加)某都田一万亩。只作八千亩。其二千亩得业户银钱则不注册。若竟照鱼鳞图册实在田数。而止令公正算总数。不开业户主名。则派工之弊绝。

凡开河若从平陆施工。或地方干硬处。可用牛犁起土。以筐车运土。殊省工力。昔人有于开河处得古犁头。大于寻常之犁数倍。乃知昔人用犁起土。以四五牛驾之。一往即成一小河也。思亦奇矣。

量河须用三糴。二分两旁之长。一定中心之阔。用一糴非法也。至转湾处便有零余。难以派算。

沟洫事宜示乾隆二十三年

陈宏谋

一境内有开通之干河。近河田地有水。可以直泄入河。隔远者不能俱入。必须开一小沟。以达干河。其沟或就地势洼下。或向有旧沟古河。或道路两旁小沟。均可开通。泄水入河。其沟宽自三四尺至五六尺不等。深自三四尺至五六尺不等。附近有池塘者。引其流入池塘。

一附近无开通之大河。则择其通流之处。另开大沟。宽自七八尺至一丈不等。长则以水入大河为度。大沟既开。水有去路。然后逐节开小沟。以达于大沟。小沟不拘长短。总以达于大沟而止。中间有高阜山埂不能存水者。则不必开沟也。如系湖荡不能筑圩围田者。仍留为蓄水。亦不必开沟泄水。与水争地也。凡黄河滩地。不可开沟筑圩。

一开沟之土。务散铺于两岸地内。以成平坡。不碍种植。不可堆于沟旁。又成土埂。阻水不能入沟。且恐随后卸入沟中。将沟淤塞。其附近有低洼处可以堆土。不散地内者更好。如现有麦苗之地。其土尤须酌量散铺。不可多压麦苗。一路旁开沟。即将土堆积路面。俾沟日以深。路日以高。但须垫于坑洼及低平之处。取其平坦。不可专堆高处。又成土埂。亦不可随意乱堆。坑陷难行。

一道路可以两旁开沟。两沟泄水。更为有益。如道路低洼。则即以道路作沟。

于边旁高处别开为路。如有一面原系高埂高坡。难于成沟。则止须就低洼一面开沟。或上半节于东面开沟。下半地高。不能开沟。则移于西面。但须路中驾一小平桥。俾水仍通流。无致壅积。路旁原有沟塘。则不必再开。

一开沟不拘长短纵横。总期水有去路。如中间遇有十字路。则须驾桥。桥下水仍通流。其桥或石或木。均须铺土。以便车行。虽非通衢。而为农人车载粪草赴田之处。亦须驾桥铺土。不可因开沟而阻行车也。

一地土洼下。或涸出湖荡。则开沟以泄水。即以开沟之土。筑为圩岸。以作围田。每围自五顷以至二三十顷。不可太少费繁。其圩岸三四尺不等。总期可以御水。

一凡筑圩围。均于圩根设立涵洞。旱则引水入田。潦则放水外出。其涵洞或用砖石圈砌。或用烧成瓦筒。埋于土中。扬州淮安所属。湖荡相连。多有宜于圩围之处。此外凡有低洼荡地。逐一照行。其原系平坡旱地。则止须开沟泄水。不必定筑圩围也。

一去冬今春所挑之河。其土现皆散堆河岸。俨同土牛。乘此未曾冲散。加工收拾。补缺铺平。以成子。撒仍草子。明春生草。便为圩岸。既资捍卫。又免雨水淋漓。行人践踏。仍落河中。有淤河身。如防内水涨满。则酌缺口涵洞。为泄水出外之计。

一此次各处开河。用帑至数百万。原为工大费多。民力不能兴作也。今积水皆有去路。其开沟筑圩。原以农民修治田功。俾久弃之旷土。变为常稔之美产。佃户出力。田主给以口食。定例已久。不便请动官帑。果有长大沟洫。或宽大圩围。此中贫富不一心力不齐者。准借给口食。每土一方。借银二分。通力合作。计口成功。所借之银。于田主名下。分作三年扣还。凡有借者。田主土民公议。连名赴县具领。地方官定义详明候示遵行。工本无多及众擎易举可以力作者。不准滥借。

一开通路沟。则按路旁之田出夫。其平地开沟。则按泄水之田出夫。均不得视同官工。派之通县。有捐资及捐口食以开沟筑圩者。详报分别优奖。

一开沟筑圩。须公议田主。或耆老。分段督率。不可出票差役管押。有需索饭食等费。官司不时往来查验。有地棍阻挠者。禀官究处。以上各条。无非因地制宜。随势利导。在小民原可自为计及。只恐无人指示督率。官司不暇处处晓谕。一切听民夫随意混挖。枉费工力。或相争执。事无实际。故此开列晓谕。官民土庶人等。各宜凛遵。

水利条规十则

庄有恭

一应浚工段宜先钉桩牵绳量定也。查此番开浚河道。原期河道深通。畅流无阻

。但恐偷减工程。办理草率。应令地方官将估计应开各段。务必两岸钉桩。在于老土为准。牵绳坠下。定至水面若干尺。水面至河底若干尺。应挑土若干深。登记册内。并于两岸钉立信桩。灰印标记。嗣后收工。看明原钉各桩灰印有无更动。再照前法。将绳对岸牵平。中间吊绳坠下。除去原空水面尺寸。则挑深若干。显而易见。而偷减土方之弊可杜矣。

一募夫应照业食佃力之意。酌雇应役也。某县工段若干。需夫若干。核计土方之后。即有定数。地方官必将实征堂簿吊齐内署。查明通邑田亩顷数。计亩计夫。核有定则。并谕令各业户将圩号各佃姓名。据实开呈。按其佃田之多寡。核其应役之夫数。斟酌公平。均匀雇募。定额之后。即将通邑需用人夫数目。按照都图。明白出示晓谕。庶胥役无苛索折干之弊。而业佃无偏枯派扰之累矣。所有应设夫头。即于所雇夫内二十名设一夫头。散夫责成夫头管领。夫头着落圩甲保领。如有诬银逃逸。均可着落根追。其各夫夜间歇宿之处。或庙或船或厂。均于工所附近设法安置。即于估工时先为勘定。以免临时周章。

一督工应责成委员以防偷减也。贴坡垫崖肥腮鼓腹诸弊。有一于此。不惟丈尺短少。水流不畅。而所贴所垫之土。一经雨淋。仍复坍卸河内。然此等诸弊。苟非书役圩保。欲图敛派银钱。串通夫头。主持卖工。互相包容。愚民亦断不敢为此。是惟在督工之员。清洁自好。明白劝谕。悉心查察。如有前弊。查确。知会地方官。将该犯等分别枷号工所。候通工完日。从重发落。设委员不能禁除。经上司查出。或于收工之日。丈尺未足。验有贴坡等弊。除将该委员轻则记过。重则参革外。仍拏原办人夫着办。并将原办书役等照前议枷号发落。若委员布置得宜。俾书差等不敢舞弊。照依估定丈尺如式完竣者。随时先请记功。以示鼓励。

一散给夫银应责成地方官。并须明白晓谕以免扣短也。某县工段若干。应领帑若干。行知该地方官赴司领回。即传集董事夫头。当堂亲自分发。不得假手书役。仍须将逐段估定土方。自某处起至某处止。长若干丈尺。共估土方若干。每方工银若干。共估土方银若干。车水银若干。打坝银若干。每银一两。折钱若干。明白晓谕。俾使董事人夫。共知应领之数。其董事夫头有无扣。仍不时亲问各夫。如有扣短。立即究追枷示。该董事如果实力办理。依限早竣。地方官给匾嘉奖。以励勤劳。

一河水岸干宜先开水线收束积水。以便挑竣查验也。查河底积水岸干。即于河心正中。挑水沟一道。工头直达工尾。宽三尺。深三尺。若河底再挑深一尺。即将水沟亦加挑一尺。此水沟一道。既可以验河底平与不平之绳尺。即或天雨及河内渗水。皆有归积。一处车岸。通工即干。无碍两岸挑挖。工竣之后。仍须将水沟查验。如有淤滞不流之处。即可知减挑尺寸。随令补挑。务令线道流

通。方可决坝。

一挑河人夫应按段分工。以专责成。以分勤惰也。人夫众多。勤惰掺杂。若不分定小段。难以按名考核。滥竽多而勤者亦惰矣。应于每段之内。将前议二十名设一夫头。划为一小段。用小号橛签钉段首。上写夫头某人领夫二十名。每名分土方若干。长阔深几丈几尺。限几日完工。先完者先归字样。另每夫五十名。僉一圩长。专司督领。则人有专责。勤惰易明。此段人夫。断不肯为彼段挑土。而委员查工点夫。只须于河边往来。查看夫头某人段内。现在挑土者几人。土几人。一目了然。不必停工而后点夫。即圩甲雇夫数目。按段核计。亦难偷减也。

一挑起之土应堆贮新岸十丈之外。以防淤积也。查挑夫贮土。乐近惮远。即工员亦但期副限。利于贮土近便。则往来较速。不知贮土近便。则雨水淋漓。人畜践踏。不久仍滚落河中。渐归淤积。而原挑丈尺之工半废矣。且向因田与岸平。致田主年年培筑。田边占出河面。今应除挑宽河面之外。再十丈。将挑起之土。堆贮于此十丈之外。先画双条灰线。贮土于灰线之中。务要缕齐。一带如堤。不得任听乱倾。高低凹凸。应责成工员。勤为照看指示。令其如式倾贮。如离河太近及不如式。责令该工员另办。所有堆土之堤及堤外之路。如原系侵占者勿论。有粮者查明豁除。其堤应永。不许铲除。务使堤高于田。将来脚割。只许帮堤使高。不许弃于堤外。则积土既免滚落河中。且可以杜侵占。亦可以防水患。于低田尤宜。一举而数善皆备。勿视为烦苛细故也。

一筑坝应看水势缓急。办理合法。庶坚固以保巨工也。溜水之河。坝基易走。应照埽工之法。两岸层层帮埽。以次压土。渐渐夹至河心。旋备大埽合龙。其水势平缓之河。当于拦河用桩。两行密钉。如坝脚阔一丈五尺或一丈。则顶收窄一丈或六七尺。排桩钉断河身。用大长木横拦。紧扎箴缆。再以芦席贴桩。中间筑土成坝。必期坚固。不漏水眼。则无坍卸之虞矣。

一工竣验明开坝。应先安置挑坝余地也。查分段开河。工竣之日。必需通工验明。处处合式。方准开坝放水。在水面坝上之干土。自不难挑起上岸。惟在水内之坝土。虽用力捞挖。势难尽净。应仿照前人遗法。于坝内靠脚开挖深潭。如坝土高阔一丈。须于靠坝挖深二丈。使坝内不能挑挖齐平之土。经水一冲。归入深潭。可与河底相平。不致高低有碍行舟。而水道亦得畅流无阻矣。

一估计造册。应檄委专员协同地方官核实办理也。各河港应开宽深之处。固已勘定。其宽深丈尺。亦经委员牵量册报。但土方确数。必须委员协同地方官覆勘。核实确估。且其中不无因地就势。酌量通变之处。应先委谙练佐贰四员。赴各县协同覆加勘丈。核实估计土方银两确数。连衔造册通报。庶工归实用。帑不虚糜。

筑堤事宜状

马逢皋

为筑新必须补旧。恳乞通行沿江地方。各立堤长堤甲。编造夫。以固堤防。以全民命事。切照安陆一郡。襄江水面。高于湖田。春夏水涨。堤防不固。田产庐室。竟付波涛。国计民生。两受其困。故曰此处以堤为命。防堤甚于防盗。盗之为害。不过一家二家。以至数十家而止。堤口一决。凶猛奔溢。不知几千里也。蒙各宪台轸念民生。于顺治十一年委职修筑。卑职于十三处决口。俱经历到。见其倾圯崩塌者固多。而低矮卑薄。虽云未坏。已有必坏之势者。亦正复不少。若止筑新而不补旧。此处纔完。彼处复决。徒竭官心民力。无抵于巨浪洪波。非胜算也。治堤有如治痼。左溃右溃。总是一溃。与其备药待敷。不若消弭其毒。使之不溃之为愈也。如向见某某等地方。不下数十百处。凡此皆就卑职巡历所及者而言。其余未知未见者。又不知凡几矣。除已行州县委官差役帮补修筑外。其应行事宜。请略陈大概。数年以来。州县印官。俱以筹需措饷为重。佐贰管水利官。又有催办解运等事羁身。未及分心堤务。有紧急溃决之口。即为修筑。亦不过急则治标而已。圩长一年一换。止图了事。经承承票坐差。志在索钱。竭有限之民膏。填无穷之巨壑。此修彼决。害无已时。虽云洪水为灾。亦人力不及之所致也。故此处州县等官。十分精神。当用六七分于堤工之上。有堤然后有田。有田然后有耕获。有耕获然后上完 国赋。下养民生。不然。民穷财尽。州县官即有经济。当于何处施之。或曰军需为重。固不知堤媵一节。乃军需所从出也。故卑职有筑新必须补旧之议。补旧之法云何。一曰立堤长。二曰立堤甲。三曰编定就近夫。四曰严州县印佐等官考成。夫修堤官事也。何用立堤长堤甲及夫。止因州县印官。政繁事冗。无暇巡历。佐贰管水利官。亦有解运催粮等公役。平时不暇查阅。及至堤决往视。则已晚矣。至于经承坐差。则皆以有利而为。未可以此事信任之也。必选近堤百姓田多殷实者为堤长。人情无所利益。多不乐为。必免本家一切差徭。如采买解运勾摄帮费之类是也。每一堤长。管五堤甲。堤甲选有中人之产年力精壮者充之。优免本家差徭。一堤甲。管十夫。夫亦免本家差徭。势必争充而竞进矣。每五里立一堤长。一里立一堤甲。十夫分派段汛。有事则齐集护救。无事则更番看守。不时铲伐荆棘。补倾塞颓。小工自修。大工飞报该管衙门。于夫之外。别起人夫。已报不修。官司之过。应修不报。堤长堤甲之过。长甲应修不报。卑厅及州县官径行参处。卑厅及州县官闻报不修。各上台即行纠治。倘州县官不听约束。许卑厅揭参。卑厅督催不力。听上君参处。苟称厥职。即以此定其考成。五里以至百里。百里以至千里。人人如此。处处如此。有事救护。无事加帮。服药于未病之先。消痼于不溃之日。因时补塞。逐年加治。行见高者益

高。厚者益厚。集众力为堤防合。沿江无缺漏。虽有狂润巨浸。如天堑何。即或小有倾颓。亦不过零星数处。决不似今岁之在在皆崩。口口待塞也。至于修堤之举。或应独修。或应协修。或按亩起夫。或按粮起夫。受害之处宜多派。不受害之处宜少派。道府公议。一报即定九月起工。失事之堤。甲长及该管官与该经承。各治以罪。如此则法严堤固。一劳于前。而永逸于后矣。何至如决信一闻。仓皇失措。以权授吏胥。听其舞文作弊。轻重在手。民田止造里排。官田止造总甲。总甲不列花户姓名。贫懦者数十亩不免。豪强者即千百亩亦无干。修堤一次。徒为奸蠹作生涯。折夫入己。修筑不坚。则下年又有补治。官民之灾异。反为若辈之祯祥耶。至于乡绅举贡生员及各衙门差承书吏。又不能无说焉。如选立堤长堤甲夫。吏书差承。一身难充两役。本身应免编派。绅衿举贡生员。当示优礼。各本身亦免编派。然止免本身。其族人家人及佃户。概不准免。此就选编堤长堤甲长夫而言。若夫堤溃口决。事出非常。自当别论。或应独修。或应协修者。则不论绅衿衙役。俱按田出夫。不免编派。每田五十亩。每粮一二石。出夫一名。修堤不比他事。为时止有三冬。春水一至。即有工不能施。故用功宜力。督工宜严。视三冬为一日。急急趲成。始不僨事。卑职历任十月。博稽采。以及身历亲尝。而始成此愚论。非臆说也。卑职前议。欲派沿堤殷实之家。季出工食。给堤甲长。为守堤心力之资。徐思日久弊生。后人不知立法本意。指公为私。徒滋口实。今熟思之。惟有沿堤栽杨柳及各种易植之树。俟其长大。听各堤长堤甲砍作柴薪。官不得取。民不得伐。一则俾管堤之人稍有利益。而不致徒劳。一则令树根盘结。岸土益坚。永无崩塌之患矣。卑职仰体各宪台为国为民之至意。矢此愚衷。为地方办此实事。仰祈宪鉴行府。再为酌议。择其可取者。镂板传示。以便永远遵行。则刍蕘一得之愚。

国计民生。亦不无小补也。

牛犁起土车运状乾隆四年

陈宏谋

全直疏浚积水。已蒙宪台覆奏。并分款檄行。现在陆续查造估册。先期具详。一俟春融。即可兴工。此项工程。全直州县。在在有之。加以南北等运河各堤。亦于明春兴工。工程浩大。需夫孔多。虽值农闲之时。恐亦不敷力作。雇募既属艰难。工程又难告竣。苟可稍省夫力。自当多方举行。除运河各堤工照旧募筑外。查疏消积水案内工程。挑挖河渠者十之七八。帮筑堤岸者十之二三。其挑河又多系平地取土。尝考昔人于旧河中挖出大犁头。即悟用牛犁土之法。其法先将应开之河。量明开宽丈尺。画出界限。然后用重大铁犁。驾以二三牛耕之。铧宽一尺五寸。长二尺。舌一尺二寸。壁宽一尺。高一尺二寸。牛须穿鼻。方能控驭如法。驱驰任力。每一往回。可长三十丈。宽二尺。如此五度。

得约宽一丈。约深一尺五六寸。计之。得土四十余方。比之人夫。用掀取土。其力已省。土既开。再用宽大木掀。装入大车。用牛马运送。如佃民出粪之法。运于堆积之处安放。比之用筐土运送。其力又省。凡平地开河。正可遵用此法。且运土数十丈之远。例加运价。明岁挖河。多在宽大旧河中挑挖沟渠。现奉宪台条款。将土远运于老岸。不得堆于河身。但运土太远。不给运价。夫力不胜。若给运价。为费不贲。今用车装土。用牛马拉运。尤便远运。虽近在百丈内外。不能用牛马大车。亦可用木箱小车。以手推运。亦较筐为省。现在运河筑堤。亦偶用箱车之法。而于平地挖河。远送方土。尤为相宜。开深之后。再依收分。削整齐。测以水平。务求通畅。以免梗阻之患。所有牛只车辆。四乡无处不有。俱可计日租赁。不得派累里民。且查兴工之际。多在二三四五等月。此时牛只无需耕作。即三月间有布种膏粱黍谷糜子等项之需。而驴头马匹。尽可为用。实不专藉于牛力也。惟头一项。直省地土虚松。不用深耕。现在之铁。短而且薄。不能深入起土。必须另造宽长重大者。方足资用。计赁牛只车辆造雇夫各费。较之计土论方。无所为损益。然以牛代人力。以车运代筐。一牛一车之力。可抵十人以上之工。可以稍纾夫力。又可速竣工程。似为两益。拟合详情批示。先行通饬各属。预为备办牛车辆。以待将来照此挑挖。此专为节省夫力起见。其开销仍照土计方。庶可随宜办理。事无掣肘。是否可行。合请裁夺

疏河筑堤工程记

汪志伊

今天下论筑堤疏河之弊者。莫不曰虚报丈尺。偷减工夫。而所以稽查虚报偷减之弊。往往临事茫然者。无他。不察无弊之原则失之浮。不立厘弊之法则易于混。且不亲身周历。逐段勘丈。则亦不能使承办之员无所欺饰于其间。湖北江陵等州县。河道淤塞。堤塍漫溃。连岁以来。民田被淹。仰蒙 皇上轸念民艰。俯准将淮商捐银五十万两。作为防堵疏消之用。予钦承 恩命。夙夜敬慎。亟思有以仰副 宸衷。凡于验收堤工时。必先派役执画有丈尺之二杆。立于堤基之内。外。将杆头长绳。横牵平正以量之。则堤之身高面宽基宽各若干。是否与估册相符。立时俱见。至堤身陡削。易致冲刷。必以二五收分为准。复将绳自依堤直垂以量之。则躺腰之弊亦见。又将绳自堤面横牵至两边以量之。则洼顶之弊亦见。甚至堤身之高。不及原估尺寸。转将堤旁挖深。以冒为高者。然距堤脚十数丈外。尚有未挖之处。形迹可验。一与新挖之坎较量高低。则挖深冒高之弊亦见。至筑堤向例。以土一尺为一层。必得层土夯碾。连环迭筑。始能融结坚实。而欲验其结实。则以锥试不漏为度。今用长铁锥于堤顶堤腰锥试。拔出即以壶水灌之。土松者水即不能久注。则杂用沙土及不加夯碾之

弊亦见。又如低薄旧堤。迎溜顶冲。必须加高培厚者。往往将原有旧堤。指高为矮。指宽为窄。以为加倍冒销之地。然旧堤必有草根。盘结深固。择一二处。饬役挖见草根计算。则矮窄之弊亦见。又如危险旧堤。及漫溃缺口。加筑新月堤者。其新月两头。必连旧堤。谓之搭脑。往往不按旧堤斜坡。扣除新堤搭脑土方之半。一经饬役丈量计算。则掩旧为新之弊亦见。又有报取土。在数十丈及百丈以外。每土方浮开倍夫一二三名者。随查明取土坑坎。饬役亲同丈量。虚实不能稍混。则诡称远土。浮加倍夫之弊亦见。又新筑堤塍。间有原旧土坑。新冲水潭。必须慎筑以为堤基者。往往因此虚报坑潭。希冀朦混。除堤外尚有余存故可凭。应准开报土方外。其称压在堤下不可见者。即于环观百姓内。择其土著朴实之人问明。则无为有之弊亦见。至于收验挑挖淤河之工。必查其原估面宽若干丈。底宽若干丈。以一长绳按其丈数。上系红线数条。下临于河面河底。用两役执绳于两岸分行。则面底宽窄之弊。不能混也。甚至河底河面。如式开挖。而河岸半腰。形如鼓腹。一经水刷。必卸成淤。饬役即于鼓腹处抽挖三四寸宽小沟一道。俾与上下相平。然后量计。即知其少挖若干方。则两岸鼓腹之弊。不能混也。又或于估挑淤河之初。往往将原有旧河。指广为狭。指深为浅。并将浮草刨除。以为挑挖冒销之地。然草木虽刨。而根株犹在。萌芽复生。据此驳诘。并将新挖未有萌芽之处。指出起讫。比较分明。即无可置辨。则其狭浅之弊。不能混也。又或于工头工尾。如式开挖。其中间段落。有渐高渐低。巧为偷减者。饬令先行放水铺塘。以数寸为度。不得过尺。俟水面一平。而底之高者立见。则间段偷减之弊。不能混也。又挑河淤土。往往就近抛弃滩岸之旁。必致水来冲卸复淤。此可一望而知。饬令集夫搬运河岸之上。则图省人工。就近抛土之弊。不能混也。以上皆各州县筑堤疏河之弊。予当验收时。即于承办官所呈工段清册内记明其虚报尺寸者。即扣除不准开销。其偷减夫工碾工者。则勒限严饬补足。至所筑堤工及所谓河工若干丈尺。显而易见。本难弊混。亦复饬役执步弓于舆前。按步丈量。高声数报。尚与估册相符。嗟乎。此次疏筑之工。仅工段之长。尚无弊混耳。使非奉有亲赴验收之旨。恐工段之长。亦将与高宽深而同滋弊混也。且非舞弊之原察之详。厘弊之法立之密。并于工竣时仅照向例委勘。而不亲赴验收。恐报销时亦惟有任其欺饰而无凭驳诘也。于戏。积掩至二十年之久。役夫至千百万之多。若犹费徒虚糜。工无实效。其何以挽小民沉沦之苦。而副 圣主兴利除害之心耶。故记之以告后之念切民瘼者。

查禁茭芦占塞河道示

庄有恭

大湖为东南巨浸。三江为传送尾闾。潴受不宏。则来水无归宿之地。宣泄不快

。则去水有阻阨之虞。泛滥侵淫。自古为患。此实吴中之大利大害也。上年秋雨稍多。湖水顿长。旬日之内。陡至丈余。漫溢田畴。兼旬不退。时本部院犹任浙抚。曾亲历嘉湖。周遭察勘。目击滨湖溇港。茭芦弥望。询据绅耆。咸称干暵之年。湖滩呈露。滨湖之民。即于其中围筑埂岸。种植茭芦。草生之处。即有淤泥淤积。不数年中。渐图围筑成田。因致湖面被侵。港身日窄。浙水归湖之路如此。则其自湖入运。自运达江。由江归海之处。情形自必相同。因遣浙员来赴苏松。体察下游一带形势。缘事在隔省。先议将归湖港口。大加开浚。适逢 恩命。调抚江苏。下车之日。即为博访周询。并分委人员。由干达支。寻源竟委。勘悉湖河壅阨情形。察其受病之由。皆与在浙时所见所闻无异。今浙省归湖港口。已奏明办理。所有本省归江归海应办事宜。亦经本部院奏明。奉有 俞旨。并 敕将植芦插籐有妨水道之处严行查报。不可少存姑息。兹查得吴县之鱼口大缺胥口。震泽之吴家港中港南仁湖诸处。皆为娄松二江受水之源。中间石湖澹台庞山淀山王墓九里诸湖。及白蚬三泖等处。亦皆系承受太湖来水。以为传送之区。今皆被居民围筑侵占。芦墩草渚。岁积月增。以致来水则容蓄无所。去水则阻遏不行。一逢水潦之年。便致沃野平畴。普遭淹没。以一人一家自私自便之图。而令通邑通乡。并受其害。兴言及此。殊可痛恨。除现在分委人员。前往各处查督铲除外。合先出示晓谕。为此示仰苏松太各属绅耆士庶业佃乡保人等知悉。示到各将种植茭芦。占塞湖河之处。无论大河小港。已未报升。限一月内自行尽数铲除。毋许少根。仍致蔓延。所筑围埂。并行拆毁。捞挖净尽。已升粮额。准予豁免。从前所得草利。免其追究。如敢顽抗不遵。及经委员查督。尚不实力铲毁者。立即治罪。如事干投托绅衿势要。亦即分别参革。从严办理。并查历年所得花息。尽数追征。地保经胥。有敢串同庇匿。一体治罪。本部院钦遵查办。无非为水乡泽国。永计安全。该士民等。各宜善体此意。自相劝谕。毋致本部院必以三尺从事。

卷一百七工政十三直隶水利上

畿辅八府地图记

陆陇其

康熙甲子有诏命天下考正山川之图。并陞道佥事李公。分查保定真定顺德广平大名五府之地。天津道朱公。分查顺天永平河闲三府之地。既。乃合而为图以上。陇其备员俗吏。得纵观焉。畿辅之水。惟永平之滦渝诸河自入海。其余皆归于卫白二河以入海。卫发源河南卫辉府辉县苏门山百泉。流经直隶浚县滑县内黄大名县。过大名府城。南折。东经山东馆陶县临清州为运河。至天津而入海。白河又名潞河。在密云县南十八里。自密云过怀柔顺义通州香河武清。至

天津三岔口。与河合流入海。大名之水如洹如淇。皆自入卫。顺德广平之水。如滏阳如漳。皆经大陆。会于滹沱以入卫。真定之水。如滋如派如滏。保定之水。如漆如易如徐。皆会于任邱县赵北口之四角河。又东至霸州保定县为玉带河。顺天之水。如拒马如琉璃。皆会于浑河。合玉带河而入白。滹沱河在真定府城南八里。发源山西太原府繁峙县。由鴈门流经直隶灵寿平山。遶真定府城南。历城晋州束鹿。至冀州会滏漳二河。过衡水武邑武强。至河闲府献县为二支。一东流为盐河。一南流交河县。抵青县岔河口入。漳河在成安县南五里。有清浊二水。浊漳发源山西潞安府长子县西发鸠山。清漳发源山西太原府平定州乐平县。流至河南归德府武安县交漳口。合流至磁州三台口。一支东流。入直隶广平府成安县。经肥乡抵曲周东南一里。合滏阳河。一支北流。入邯郸县。经永年至曲周。会滏阳河。历鸡泽平乡任县隆平宁晋至冀州。合滹沱河。滏阳河在广平南五里。发源河南彰德府滋州神山。流至邯郸县。会渚沁二水。由永年抵曲周。会漳河。大陆泽一名广阿泽。受水之处。在任县巨鹿隆平宁晋一带。每水发时。浩淼无际。禹贡所谓大陆既作者是也。赵北口之四角河。在任邱县西北五十七里。一接高阳河。一接长流河。一接白沟河之一支。流过赵北口。由柴火淀入玉带河。玉带河在保定府北城外。接柴火淀。东流会浑河合流。又分四支。曲折流入信安河石城淀慈老淀落坡淀黑母淀四角淀文尔淀。总汇三角淀归白河。高阳河在雄县城南二十里。上流即猪龙河。至雄县名高阳河。由莲花淀入四角河。龙河在新安县南十六里。上流即布里河。至新安名龙河。布里河在高阳县东二十里。上流即杨村河。至高阳名布里河。杨村河在蠡县南十里。上流即滋沙滏三河。自祁州三岔口合流至博野县境。名蟾河。至蠡县名杨村河。滋水在真定府城东北三十里。发源山西大同府灵邱县枚回山。流经直隶灵寿行唐真定城无极深泽。至祁州三岔口。合滏沙二水。沙水即派河。在新乐县南关外。发源山西太原府繁峙县白坡头口。流经直隶阜平曲阳行唐县新乐定洲。以至祁州三岔口。与滏滋二水合流。滏水即唐河。在唐县西南二十里。发源山西大同府灵邱县。流入倒马关。经直隶唐县西南。过完县曲阳定州。至祁州三岔口。合[滋](磁)沙二河。定州北十里有清水河。发源白龙泉。流至城北。入滏水。俗亦谓之唐河。白沟河在新城县南三十里。由定兴县南流来。在定兴河阳渡。系涑易沙三河会流处。俗名北河。经容城至雄县城南。东流矛儿湾。入玉带河。一支由容城县分流。至雄县西三里名黄湾河。又经新安流入四角河。

涑水即拒马河。在涑水县东三里。发源山西大同府广昌县。流入紫荆关。过易州西北界。至房山县境。分为二支。一东流涑州。经固安县东南入浑河。一南流涑水县。经定兴新城入白沟河。易水在易州南三十里。发源易州宽中谷。流

至定兴县北河村。合拒马河入白沟河。沙河即遒拦河。在涑水县西十五里。发源本县平乐山。流至定兴为沙河。入拒马河。长流河一名长沟河。在新安县西南五里。上流即徐水雹水。合流至新安。名长流河。徐水在安肃县南四十里。又名顺水。发源易州广昌县。经五回岭。流下为雷溪。至满城县为大册河。至安肃为徐河。过清苑折东。与漕河一亩泉方顺河合流。达安州城北为依城河。至新安。合雹水为长流河。瀑河在容城县西南十二里。即雹水。自安肃流至容城。下流安州新安入长流河。浑河即桑干河。在宣府西城南十里。发源山西朔平府朔州之旧马邑县桑干山。金龙池。接山西天镇卫。流入直隶宣府镇西城东城深井堡保安州矾山堡缙山下。名缙河。南流名合河。经沿河口。流至宛平县卢沟桥。俗曰浑河。达固安县境。南分一支入新城县。东转流入霸州。一支顺流又分岔。复合流入霸州。遼城东南。名通济河。流入玉带河。大抵千流万派。而卫白二河其纲也。入卫诸水。滹沱其纲也。入白诸水。浑河及赵北口之四角河其纲也。以禹贡之言之。在畿辅者有泽水。有大陆。有九河。有衡漳。有恒卫。大伾山在浚县东南二里。不与西北诸山相接。大陆即任县巨鹿隆平宁晋之大陆。衡漳即合滏阳滹沱之漳也。恒水在唐县西七十里。俗名横河。发源恒山。北合经县。西南流入潞水。或以为即派河者非也。卫水发源灵寿之良同村。东南流四十里。入滹沱河。非卫辉之卫。九河济水。此图不载其处。黄河故道。在开州南一百二十里。俗名响子口。由河南流来。经直隶长垣浚县滑县东明开州元城等州县。又过山东馆陶县界。入直隶清河。下达河闲归海。按汉河决酸枣。河决瓠子。自塞宣房后。河复北决馆陶。分为屯氏河。东北经魏郡清河信都渤海入海。正统闲。河决阳武。循响子口故道。东流抵濮州张秋入海。宏治二年决封邱荆隆口。漫于长垣东明。今河水南徙益远。故道淤塞。瓠子宫在滑县北十里。贾让治河策云。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入北海。遮害亭在浚县南五十里。一展卷而古今水道之源流。了然在目。诚壮观也。使庙堂之上。因是而讲求其蓄泄之法。如禹之尽力于沟洫者。以防民害而兴民利。则是图之所系岂浅鲜哉。

四角河即西淀三角河即东淀浑河即永定河其上源又曰桑干河玉带河即会同河以其自西淀出会巨马琉璃桑干白沟诸水以汇于东淀也滹沱河之下游分支曰子牙河

直隶水道图说会典

直隶省以保定为省会。在京师西南。其东北承德府。其北宣化府易州。其东永平府天津府遵化州。其南河间府深州冀州。其西正定府定州。其西南顺德府广平府大名府赵州。宣化府之北口北三厅。永平府东南为大海。在山海关之南。东接盛京界。西流经府南。为榆河阳河潮河滦河清河诸口。又经遵化州。为素

河陵河潮河诸口。又经天津府为减河口。稍南为直沽口。折东南入山东界。白河上源曰龙门水。出宣化府合独石水盘道口河。东经长城。至顺天府。合潮河七渡河沙河通惠河龙河。为北运河。一支东出为减河。入于海。正渠又合凤河而南。西与东淀会。南与南运河会。东由直沽入于海。南运河上源曰卫河。自河南东流入境。经大名府。入山东境。复自山东入境。经河间府之故城县。复入山东。仍自山东入境。经河间府天津府。合滹沱河而北。与北运河会。东由直沽入于海。东淀在顺天府界。西淀当其西。接保定府界。西淀东出之支渠。南曰会同河。北曰中亭河。俱达于东淀。永定河上源曰桑干河。自山西东流入境。经宣化府。合壶水洋河妨河折东南至顺天府。汇于东淀。滹沱河自山西东流入境。经正定府。合卫水西韩河南汇于宁晋泊。复自泊东出。经深州。至河间府。与漳河东北渠会注。南运河一支。北出为子牙河。亦汇于东淀。猪龙河上源曰[滋](磁)河沙河滹河。[滋](磁)河沙河。俱自山西东流入境。经正定府定州至保定府。滹河亦自山西南流入境会焉。东汇于西淀。祁河出保定府东流。西与滹河东出之广利渠会。又合清苑河金河徐河雹河。亦汇于西淀。白沟河上源曰拒马河。出易州边外。东经长城。折而南至顺天府。合琉璃河易水。亦汇于西淀。宁晋泊在冀州西。赵州东。大陆泽当其南。接顺德府界。一水自泽北出曰新丰河。达于泊。漳河自河南东流入境。经广平府。一支东出入山东境。正渠北流。歧为二支。一东北入山东境。复自山东入境。经河间府。与滹沱河会。一北经顺德府至冀州。汇于泊。釜阳河出广平府。东北流至顺德府。汇于泽。洺河出广平府。牛尾河沙河出顺德府。俱东汇于泽。潮河上源曰沽河。出遵化州。东经顺天府。合沟河柳沽河袖针河还乡河。南入于海。湾河上源曰商都河。出宣化府北边外之独石口厅。北流折而东。合库尔奇勒河。又东南经承德府。合兴州河尹逊河热河白河老牛河柳河豹河入边。经遵化州。合撒河恒河。经永平府。合长河青龙河。入于海。潢河上源曰锡喇木伦河。出承德府西北境克什克腾旗。合拜察河喀喇河老哈河而东。为西辽河。入盛京界。老哈河出承德府。北流合霍尔霍老河布尔罕河乌巴河坤都伦河英金河伯尔克河。注潢河。大凌河上源曰敖木伦河。出承德府。东流入盛京界。其西为小凌河。其东为养息牧河。俱南流入盛京。马颊河出大名府。北流魏河沙河赵王河白花河出大名府。东流俱入山东界。陵河素河出遵化州。清河潮河阳河榆河出永平府。俱南入于海。东至盛京界。西至山西界。北至内蒙古游牧。南至山东界。西南至河南界。东南至海。

顺天府水道图说会典

京师顺天府。东西距六百里。南北距四百八十八里。府尹治大兴宛平。统厅四。西路厅驻宛平县西。领涿州大兴宛平良乡房山四县。东路厅驻通州。领通州

蓟州三河武清宝坻宁河香河五县。南路厅驻大兴县南。领霸州保定文安大城固安永清东安六县。北路厅驻昌平州南。领昌平州顺义怀柔密云平谷四县。东淀在武清东安永清三县南境。永定河子牙河汇焉。西淀在府西南境。接保定府界。白沟河汇焉。西淀东出二支津。俱东北流。在南者。经保定县北。曰会同河。在北者。经霸州南。曰中亭河。俱达于东淀。永定河上源曰桑干河。自宣化府东南流入府界。经昌平州西南。又经宛平县西。良乡县东。折而东。经固安永清二县北。东安县南。又东注东淀。白沟河上源曰拒马河。自易州东流入府界。经涿州北。琉璃河出房山县西境。东南流经县南来会。折南流经州东。又南易水自保定府东南流入境来会。又南注西淀。子牙河自河间府东北流入府界。经大城文安二县东。又东北注东淀。白河自宣化府东南流入边。折南流。经密云县西南。潮河自承德府东南流。经古北口入边。折西南经密云县东来会。又经怀柔县东南。七渡河自其西北注之。又经顺义县东南。沙河出昌平州西北山。东南流经州南。又经京城北顺义县南来会。又南会通惠河。又经通州东而南。会龙河。是为运河。又东南经香河县南。东出一支津。曰减河。东南流入于海。正渠南流。经武清县东南。会凤河。又南。西与东淀会。南与南运河会接天津府界。通惠河上源为玉泉山水。出宛平县西。玉泉山东南流。经京城。入禁御。为金水河。又为玉河。东出为通惠河。又东经通州北。注白河。海子在京城南。龙河凤河出焉。龙河东北流。经通州南。凤河东南流。经武清县北。俱注白河。沽河自遵化州西南流入府界。经蓟州南。曰蓟运河。沟河自承德府西南流入边。经平谷县南三河县东。折东南流来会。又东南为柳沽河口。又东南袖针河出香河县北境。东南流经宝坻县南来会。其东为还乡河口。又南经宁河县东。入于海。西山在宛平县西。盘山在蓟州西。大房山在房山县西北。府。南界河间府。东南界天津府。西南界保定府。东北界承德府。西北界宣化府。西界易州。东界遵化州。

直隶河图说

蔡新

直隶大小七十余河。其在永平者。由迁安经滦州入于海。在遵蓟者。经玉田宝坻会宁河入于海。皆山海关内南流自入海者也。从遵蓟而西为顺天府。其水则有潮河白河。潮河自古北口入。白河自独石口入。会密云。由潞河至通州。合畿辅以北诸水。经北运河东南行。至天津三岔河口入于海。顺天之西北曰宣化。西南曰保定。南曰河间。其水最著者曰永定河。自朔州东行。合大同诸水入直隶界。东会宣化以上诸水。又东会延庆以上诸水。经卢沟桥。绕畿甸。注东淀。出三岔河口入于海。保定之北曰拒马河。过涿州。会易水。经白沟河东南入西淀。其南曰滹河派河。又其南曰[滋] (磁) 河。皆会于祁州东北入西淀。其

遼郡者曰徐河朝阳曲逆。合诸山泉东行入西淀。俱自西淀注东淀。出三岔河口入于海。保定之西南曰正定。又其南曰顺德。又其南曰广平。正定之水为滹沱河。由井陘经郡东南入宁晋。顺德广平诸水亦汇宁晋。俱自宁晋泊由子牙河东北注东淀。出三岔河口入于海。广平之东南曰大名。其水则漳河衢河。经河南界出山东至临清州。合南运河北行。至天津。出三岔河口入于海。总直隶诸水。其不由三岔河口入海者。永平遵薊诸山泉耳。其在顺天者。由通州北运河东南行至三岔河口。其在大名者。由临清南运河东北行至三岔河口。宣化以上之水。则合永定河东南注三角淀。正定顺德广平之水。则会宁晋由子牙河东北注三角淀。保定之水。则汇白洋淀。东行至三角淀。三角淀之水。又东行出三岔河口者也。合一省大小七十余泉。总会一处入海。宜其骤雨急涨。泛滥横溢。为民生患也。

畿南河渠通论畿辅通志

渤海在天津县东南一百二十里。东连辽海。西抵直沽。直沽即今大沽口。河流入海处也。两岸壁陡。一阙中横。土人谓之海门。潮汐所至。北抵杨村。南抵程官也。西过王庆坨。率二百余里。皆淡水也。咸潮抵海门而止。无岔入者。若天设之以限内外。斯亦奇矣。其所受者曰海河。即南北运淀河之会流也。自天津东北三岔口迄大沽口。长一百二十里。涘广岸深。奔流湍驶。潮汐迎之。则逆行而上。禹贡所谓逆河是也。每伏秋之交。二运并涨。淀水争趋。骈注于三岔一口。而强潮抵牾。洄漩不下。倒漾横流。上游堤岸田庐。皆受其浸。所谓尾闾不畅。胸腹俱病者也。故欲治直隶之水者。莫如扩达海之口。而欲扩达海之口者。莫如减入口之水。雍正三年。上命怡贤亲王兴修水利。亲授方略。于南北运各建坝开河。减水分流别途归海。岂仅为运河计哉。入口之水减。则达海之口宽。而北来之永定河。南来之子牙河。中间七十二清河。乃得绰然入三岔口而东注。昔人言禹治水先从低处下手。正此意也。

海河右受者曰河。即南运河也。亦曰永济渠。亦曰御河。源出河南卫辉府。自山东武城县流入直隶故城县界。又东径山东德州界。复入直隶。径景州东吴桥县西。又东北径交河县东南七里口。又东北径泊头镇入南皮县界。又东北径沧州城西。又东北径青县城东静海县城西天津城府北。至三岔口。与白河会入海。计长八百余里。卫河本西汉时大河所经。东汉以后。为清漳二渎所经。隋时开为永济渠。宋皇佑初。河合永济渠。仍为大河所经。南渡后。大河南徙。而卫河如故。金元以来。皆漕运所经也。有减水河二。一在沧州南十五里绝堤。一在故兴济县。以备卫河泛滥。按南运向苦浅滞。故额设浅夫。以供挑挖。两岸堤工。随时补苴而已。自漳河南徙。于馆陶入运。湍急浩瀚。每羨溢为灾。雍正四年。经怡贤亲王奏请分道端辖。增汛员。设岁修。始以堤防为务。乃堤

日增高。而水亦随长。伏秋汛涨。各州县往往于堤上加。以防漫溢。以漳水泥浊。河形曲折。垫淤于下。则泛滥于上。势固然也。计惟于德州上流与古黄河相近之处。度地建坝。广三四十丈。引而注之古黄河。不惟直隶河堤永免涨溢。即德州一带工程亦获宁谧矣。但地隶山东。在此为切己之忧者。在彼未免为秦越之视。雍正八年七月。德州第九屯堤决。直隶景州以下十余州县。禾稼尽没。水利衙门。屡行咨会。而决口迄未坚筑。其地处上游。水过正堪艺麦。而此间形如仰釜。有受无泄。纵竭力修防。堤工巩固。亦何救于田庐之堙没耶。若将临清以北河道并归直隶总河管辖。则一河首尾修浚自如。上下不致阻格矣。

海河左受者曰白河。即北运河也。亦曰潞河。源出宣化府龙门县东滴水崖。东流入密云县之石塘岭。过县西入通州界。其支流亦从石塘岭过怀柔县西。顺义县东。入通州东境合焉。东南径灤县武清县东。而入直沽。合卫河入海。又白河径灵迹山黄花镇。川河入焉。又南径牛栏山东麓。潮河流合焉。又南径顺义县东门外。白河发源塞外。自石塘岭白马关入。故曰白河。赴通州北关与温榆河合。即运粮河。性悍多沙。迁徙无常。俗称为自在河。则万历三十一年。从工部议挑通州至天津。白河深四尺五寸。所挑沙土。即筑堤两岸。着为令。燕赵之间。地方千里。其间巨细河流。悉至武清县丁字沽注于白河。故一遇雨潦。白河满溢。耍儿渡口南蔡村等处。冲决堤岸。坏民田庐。起夫塞筑。劳费万计。逮时干旱。舟行又或浅阻。以此知水势盈涸不常。不可以经久而论也。按白河会潮沽榆沙通惠诸河之水。源高势峻。有如建瓴。而西北诸山。泉流汇聚。每伏秋之际。积雨未歇。怒流已至。顷刻寻丈。非徒恃堤防所能捍御也。康熙三十八年。决武清县筐儿港。三十九年。圣祖仁皇帝亲临视阅。

命于冲决处建减水石坝二十丈。开挖引河。夹以长堤。而注之塌河淀。由贾家沽道泄入海。河杨村上下百余里。河平堤固。有御制碑文志其事。康熙五十年。以河西务工程险要。亲临指授。既命开岔引河。复以河西务城东有旧河形对新河下口。至三里屯。长四百余丈。特命开直河一道。次年工成。于是新河之溜。移流于西。而东岸大堤之汕刷以免。耍儿渡之冲险无虞矣。雍正三年大水。堤岸埽坝。多有冲溃。四年。经怡贤亲王奏请北运河一切工程。归通永道统辖。河西务设同知一员。杨村设通判一员。分界管理。增置县丞主簿等官。以端防修。五年。河水泛滥。东西岸漫决者四。六年。怡贤亲王奏拓筐儿港旧坝。阔六十丈。展岔引河。改筑长堤。七年。疏浚贾家沽道。分减既多。消泄亦畅。故坝门以下。河水安流。而河西务一带。距坝稍远。山水暴至。遂复漫决。上圣怀。发帑遴员。授之方略。于河西务上流之青龙湾。建坝四十丈。开引河而注之七里海。仍展挖宁车沽河。导七里海水

而泄之北塘口。上下分消。区画尽善。运道民生。均获宁谧。而所费帑金。已不下六十余万矣。

海河所中受者曰淀河。在天津县北五里。永定子牙清河之会流也。自河头至丁字沽。入北运河。长四十里。淀水浩淼。至此始有崖岸。故名河头。其上游曰东淀。延袤霸州文安大城武清东安静海之境。东西亘百六十余里。南北二三十里五六七十里不等。七十二清河之所汇潴也。又永定河自西北来。子牙河自西南来。咸入之。

淀河左受者曰永定河。亦名卢沟河。亦名浑河。亦名桑干河。永定之名。

圣祖仁皇帝所命也。发源太原之天池。伏流至朔州马邑雷山之阳。有金龙池者。浑泉溢出。是为桑干。东下大同古定桥。抵宣府保安州雁门云中应州诸水皆会。穿西山入宛平界。东南至看丹口分为二。其一东由通州高丽庄入白河。其一南流霸州合易水至天津丁字沽入漕河。是河过怀来束两山间不得肆。至都城西四十里石径山之东。地平土疏。冲激震荡。迁徙弗常。元史名曰小黄河。以其流浊也。金大定二十七年。宰臣以孟家山金口闸。视都城高一百四十余尺。倘遇暴涨。其害匪细。若固塞之。则所灌田俱为陆地。种植禾麦。亦非旷土。上是其言。遣使塞之。二十九年。以涉者病河流湍急。诏命造舟。既而更命建石桥。名曰广利。即今之卢沟桥也。按卢沟亦曰黑水河。水色最浊。其急如箭。东决则西淤。忽迁改。前人谓之无定河。自元历明。冲啮奔溃。屡修屡决。迄无宁岁。康熙三十七年。我圣祖仁皇帝。轸念郊圻。亲临视阅。命抚臣于成龙大筑堤堰。疏浚兼施。自宛平之卢沟桥。至永清之朱家庄。汇狼城河。注西沽以达于海。延袤二百余里。广十五丈。赐名永定河。自是湍水轨道。横流以宁。三十年来。河无迁徙。此从古所未有也。惟是下流入淀之后。水涣泥停。积渐阨淤。曾蒙圣祖谕旨屡下。毋令壅碍清流。而该管分司衙门。唯事修防。不加疏导。淤而南。信安胜涝等淀变为高原。复淤而北。策城新张诸泊垫为平陆。駸駸乎及于台头与子牙河会。壅阨清流。几无达津之路矣。雍正三年。怡贤亲王查修水利。上谕令引浑河别由一道入河。毋使令入淀。大哉王言。已揽河道全局而居其要矣。淀泊之用。有翕受之功。亦有停蓄之利。众流竞趋。汇为巨泽。容与荡漾。有以缓其奔突之势。然后安流弭节而去。则其冲易受。而其患易御。正定顺德广平之有南北二泊。顺天保定河间之有东西二淀。皆天地造设自然之妙。纳众流而节宣之。不使之一往冲突而不可御也。西淀之水。会为一河。分为三汊。而汇于东淀。南泊之水。注于北泊。北泊之水。出滏阳之道。合滹沱之流。亦由子牙一河。归于东淀。是东淀一区所以蓄直隶全局之水。游衍而节宣之。乃永定浊流阨淤梗噎于其间。则上游之泛滥者将安归乎。怡贤亲王钦遵谕旨。于郭家务改河东行。

复开下流之长茆河。引径三角淀。而注之河头。与清河会。周筑三角淀。围堤以防其北轶。又以河性善淤。奏明逐年挖浅。俾河流不致迁徙。筹划可谓尽善。而河官辄习。不利于挖浅。而利于筑堤。改河之后。堤日增高。而河亦与之俱长。长茆河淤塞绝流。三角淀所余无几。于是散漫南行。头道河二道河皆成断港。剩有杨家一河。若经汛之后。再淤而南。则清水无路归津。侧注于杨柳青一带。而浊流复从而进注之。其不至穿运而过者几希。此目前之大患。全局之深病也。为今之计。唯疏空长茆。导之东注河头。南岸接筑长堤至杨家河而止。虽不能必其不再淤。而旋淤旋空。是亦可暂为补救矣。又永定浊泥善肥苗稼。凡所淤处变瘠为沃。其收数倍。涇水之富关中。漳水之富邺下。不是过也。河所经由。两岸洼咸之地甚多。若相其高下。开浚长渠。如怀来保安石径山引灌之法。分道浇溉。则斥卤变为肥饶。而分水之道既多。则奔腾之势自减。从高而下。自近而远。一河之润可及十余州县。此亦转害为利之一奇也。唯在任事者不避劳怨。持议者不惑浮言。则郑国史起之功。安在不复见于今日乎。淀河之经流曰清河。其派有三。分自会同河之三汉口。径台山而北出纪家淀而东入胜涝河者西派也。由赵家房径托莲泊出郭家洼会胜涝河者东派也。由下马头径崔家房入张家嘴过任家庄径左家庄泊归石沟河者南派也。沿大堤而东径西马头堂头左家庄会石沟河则其支流也。胜涝石沟二河。总归台头一河。经杨粪港而出杨家河。杨家河至三汉口。计长一百四十里。自永定下流入淀。胜涝河淤而东西二派无下口。张家嘴淤而南派无正流。唯沿堤一支。宽不过二三丈。深不过五六尺。何以容西来决滹无涯之巨浸乎。雍正三年。自崔家房以东。决堤九处。各数十丈。文安城郭。宛在水中。怡贤亲王奉命查修水利。开胜涝河十七里。而东西二派下口遂通。空张家嘴河五里。而沿堤一支。分流北注。又于上流疏浚中亭河四十余里。自口头对岸之下河门。分引玉带河水。入台山河。其下流石沟台头淤浅之处。行捞空。数载以来。清流湍驶。堤防晏如。霸保文大之间。禾黍丰而稻熟。民享乐利。皆圣主勤恤之德。贤王治淀之功也。然以上诸河经由泊港。菰芦丛生。芡草密布。壅溜停汛。易致淤浅。浅阻之后。舟楫不行。复成断塞。虽分隶河道统辖。而汛员唯知保守堤工。至于淀之通塞。河之淤畅。俱在茫茫积浸中。为考成所不及。谁复过而问之。殊不知淀河一塞。分消无路。西来之水。并注堤下。一遇积雨暴涨。顷刻寻丈。人力安施。故防堤而不浚河非计也。今中亭河苦浅。赵家房河苦淤。张家嘴未达于淀泊。沿堤一河。自堂头以下至坝嘴头亦苦浅。石沟通胜涝一河苦隘。胜涝至台头一河苦浅。计其丈里。非水涸时兴大工随宜疏浚不可。

东淀池所受西淀之水有二。一为会同河。一为中亭河。本玉带河之下流也。自保定县流入州界。又东北曲折行可十里为善来营。北岸有浑河口。又东可五里

为苑家口。又东五里为苏家桥河。流至此分为三道。即所谓三汉口也。册说云。玉带河至霸州境。会浑河东下。名会同。行分二支。俱流经文安县境。散入石城等淀。本河正派。至州东无梁阁。名边家河。又分一支入永清县界。名信安河。其正流曲折而东。入文尔诸淀。又东径东安县界。为吕公河。按会同为玉带之下流。出自西淀之茅儿湾。至霸州而拒马桑干胡良霸水皆会焉。故名会同河。今诸河俱已改流。唯栲栳圈一河南北相望。即中亭河也。首尾皆淤断。而会同河身。宽不逾二十丈或十五六丈。总会顺天保定正定三府西山一带三十余河之水。势不能容。则荡击为暴。决何家道口。决鹿。决下武各庄。决保定县。几无虚岁。雍正五年。中亭河开通。分流北去。玉带之水十减二三。但河身本浅于正流。而新开之牛河。自西栲栳圈会入。挟拥泥沙。复加阨淤。则浚治之工。有不可一日缓者。其会同下流之信安河。已成陆地。即胜涝至辛张。径褚沽东沽二港。达王庆之一支。名吕公河者。亦无河形。唯余台头一派为正流。则上自石沟。下至杨家河。通塞淤畅。所关最巨。此河道全局之利害也。西淀跨雄新数邑之境。既广且深。西北诸山之水皆汇焉。北自雄县来者曰白沟河。拒马之下流也。拒马发源易州广昌之涑山。至房山铁锁崖。分为二派。一派东入涿州。过新城而南。挟河琉璃河广阳盐沟诸水。白玉塘西域寺甘池诸泉皆入之。一派南入涑水。经定兴而东。易州之濡水武水白杨虎眼梁村马跑诸泉。及迢栏河女思子庄溪诸水俱来会之。二派合流。为白沟河。入柴伙淀西。自安州来者曰依城河。曹河徐河一亩鸡距方顺龙泉诸水之所会也。徐水出五回岭。经满城。至安肃。而曹水会焉。一亩泉出满城东南。余小泉以百数。鸡距红花名最着。流经清苑城南。至粮河桥而方顺水来会之。方顺即曲逆河。祁水之下流也。五云石臼二泉。流为放水河。五郎河入焉。流径石桥村。至粮河桥。与一亩泉河会。流径新桥。而满城之龙泉河自南来入之。至善马庙。与徐河合流为依城河。入杂淀。西北自安肃来者曰雹河。源出石兽岗。灌河入之。由新安之黑龙口归杂淀。新安三面皆水。唯城北为干土。而地处容城下流。雨潦南下。则大淀一带。尽为邻壑。墟里萧条。最称贫瘠。雍正三年。怡贤亲王奏请于三台村开引雹河。径小王营尚村之北。至南河头入烧车淀。南岸筑堤建闸。以裨节宣。堤内大淀数百顷。皆引流种稻。屡获丰收。泽国已成乐土矣。南自高阳来者曰猪龙河。唐沙滋三水之所会也。唐河原名滹水。源自山西灵邱入唐县。为唐河。横水自西北来会。居民引以溉稻。直达下素。町畦相望。经曲阳之镇里高门。所溉尤多。南入定州。而白龙泉复来会之。王谦王耨等村。傍河皆圩岸也。沙河来自山西之繁峙。入曲阳界。合平阳河南流。阜平之当城臙脂二河。行唐之部河。咸会焉。其上流亦名派水。经新乐。历定州。沿流多资灌溉。滋河发源山西之枚回山。经灵寿为慈水。七祖寨岔头大明川壅流可田。入

行唐之张茂村伏焉。至无极南孟社而复出。遶县北。旋经深泽之龙泉固沃仁桥。疏流成渠。皆天然水利也。三水颇称巨流。毕会于祁州之三岔口。为猪龙河。径博野蠡县高阳而入白洋淀。猪龙河水性湍急奔腾。最难捍御。雍正三年。决柴淀口。而东溃螂口古堤。直冲郑州驿路。十里浸为巨泽。怡贤亲王亲历相度。疏通猪龙故道。决口始塞。驿路复通。然下流归淀之处。河道迂回。停沙壅溜。易致横决。复于出岸村开挖引河十里。至孟仲峰出口。东岸筑二坝以防其轶。西岸截沙嘴以顺其流。然后安流入淀。又于放水口斜筑长堤。以御倒漾。螂口残堤数十里。亦一例加修。以为重障。于是猪龙顺轨。濒河田畴。比年丰稔。但自祁州以下。岸土挟沙。最易坍。岸坍则堤无所附。宜于顶溜埽湾建筑挑水迎水等坝。护岸以固堤根。其下口归淀之处。近有淤沙涨起。抵阨河流。亦宜开挖以顺水势。至赵北口居西淀之中。旧有石桥八座。白洋诸淀之水。皆由桥下东流。实西淀之咽喉也。而石桥卑隘碍流。雍正三年。怡贤亲王奏请易之以木。升高加阔。又增建三桥。俾积淀之水。畅然东注。但白沟浊水。自北而下。出河门而横截清流。至药王行宫前。河形拗折。土人谓之脖。所谓咽喉已通。而胸膈未利也。雍正四年。委员挑挖经汛。而其淤如故。白沟涨时。近自诸山而下。推拥泥沙。所至填淤。四十里之柴伙淀。变为桑田者。什三四矣。不加浚治。则西来诸水。泛滥无归。若岁岁捞挖。是劳费无已时也。浑流入淀。其害往往而然。欲为一劳永逸之计。必不使之入淀而后可查。白沟故道行于淀外。自龙湾而东。径道务马务头洪城出张青口。河形宛然。宜疏浚深通。导白沟之流复于故道。塞其入淀之口。然后将河门浅阻脖拗折之处尽行挑挖。如此则清浊分流。淀清而河亦畅矣。

淀河右受者曰子牙河。在大城县东。亦名沿河。自河间县流入。径白洋渡四呈口。汇黑龙港河。亦名交河。从而北折。绕县东北。径子牙村。故名子牙河。亦名盐河。册说云。盐河在县南十里。自河间流入。分二支。一西北流。入文安县石城淀。一北流。又分三支。西一支入文安黑母淀。东一支入大小窝口。中一支入霸州文尔淀。汇于武清县三角淀。入白河。按子牙河总会南北二泊滹溥诸水。终以滹沱为经流。其湍悍迅激。浑浊冲垫。性与余河异。水经所云右出为淀北为滹口者是也。伏秋汛发。奔腾涌溢。河间以北。静海以南。皆被其害。康熙三十九年。圣祖仁皇帝亲阅河工。特授方略。于献县河间东西两岸高筑长堤。西接大城。东接青县静海。各二百余里。又于广福楼之焦家口开新河一道。东北至贾口入淀。特设分司一员董其事。令河间府同知分辖。增置县丞主簿等官。端汛防修。自是河大青静之民。始有宁宇矣。嗣后雍正三年。分司不得其人。河员怠于其职。堤多溃决。怡贤亲王奏准动帑修筑。又奏请撤回分司。归天津河道统辖。按子牙河至王家口入淀之处。分为二派。一

派西流。径文安土桥村。至赵家村。又分二支。西支抵文安大堤。而北至龙塘湾。北支径三滩里。至张官营。抵石沟河。往往横截清流。兼为堤防害。一派东北流。径瓦子头断堤村岳庄头头村过王家泊抵台头会清河而东。雍正三年。经怡贤亲王奏请障其西流。约束归一。四年。汛水过后。西支自淤。正流俱由瓦子头之支。而庄头村南旧有私河一道。东由陈家泊归独流大坑。急溜冲刷。遂通舟楫。此亦水自遂其东下之性。非人力所为。然顺而导之。再加疏浚。俾全河之势尽归大坑。则台头一河无复浑浊之扰。清水可以畅流矣。再子牙河新河入淀之处。东西相距二十余里。两河之堤。南连而北缺。两堤之间。村落数十里。皆肥美。但北面无堤。每遇二河涨溢。淀水倒漾。则数十村落皆在水中。而河员犹守两堤唯谨。幸获无虞。则自以为功。此如防盗者守墙垣而开后户。盗入肘腋发匮而去。垣墙守者犹巡警彻夜。此何为者也。故北面之堤断宜接筑。查王家口村南东岸有古河一道。名三家淀河。缘东堤出瓦子头桥下。迤东北。与新河合而入淀。虽已淤浅。河形宛然。若挑挖深通。亦可分正流之涨。挑河之土。即用以筑堤。补缺成围。围内之地。分别高下。疏列沟塍。于西南建闸引溉。东北泄而出之。一举而河堤两成。营田亦就矣。再查新河形势。由西南而趋东北。从高就下。直注独流大坑。甚为径捷。但河身浅狭。堤岸残缺。若深浚而坚筑之。于焦家口分流之处。建挑水坝。逼子牙之溜移入新河。刮刷愈深。则王家口以上无羨隘之虞。即台头一带亦免垫淤之患矣。

子牙河之上游一曰滹沱河。源出山西代州繁峙县太戏山。流经太原盂县北。始入直隶平山县。又东径灵寿县南。入正定县界。周礼职方氏并州川滹池。战国策赵攻中山以擅滹沱。汉书郡国志注。永平十年。作常山滹沱河蒲吾渠通漕。元史河渠志。延佑七年。正定路言正定县滹沱河北决。堤寝近城。每岁修筑。闻其源本微。与冶河不相通。后二水合。其势遂猛。唯辟冶河自作一流。滹沱水可十退三四。正定府志。明成化八年。由正定出晋州紫城口。南入宁晋泊。正德十三年。紫城口淤塞浅漫。分为二股。一股仍由宁晋泊。一股东溢。由束鹿鸦儿河入深州界。遣夫于盘集迤东修筑堤岸。障东溢之水。归宁晋故道。工甫毕而秋水涨。将南流仍并东行入束鹿界。嘉靖十一年。遣太仆卿何栋相视。回奏晋州地形。西高东下。水性就下。遂失故道。议于城张村起至晋州故坝止。厚筑长堤。障归故道。不果。其后径州南关外。本朝顺治十三年。又南徙由城南彭村。径晋州周头村北钓鱼台庞家庄胡士庄寨入束鹿百尺口桥。至冀州。归清水河并行。水急流浊。所至填淤。自入宁晋泊。滏泮水道。俱受其壅塞。雍正三年。东徙决周头村。直冲束鹿。环城而流。弥漫四野。四年。怡贤亲王奉命查勘。东邑官民。吁请障归故道。仍入宁晋泊。王以泊乃三郡河流汇归之地。有翁受节宣之功。岂可复听浊流淤塞。致众水无归。涨溢为害。乃

亲行相度。得旧河一道。由木邱南至焦罔入滏河。委员自第四沟开挖。一路疏浚深通。于周头筑坝。障其东下。而导之南流。自是束深无冲溃之虞。泊水免淤塞之患矣。按滏沱之在山西。本非巨川。至平山谷冶河而始大。冶河一名甘陶河。源自山西平定州之松岭。流至平山。初不与滏水相通。元初凿而合之。其势遂猛。延佑间引辟冶河。害已减半。后冶河下流渐塞。复入滏沱。岁有溃决之患。皇庆中。议复之而未果。怡贤亲王曾奏请塞冶河入滏之路。循其故流加以挖浚。引入洺洹。诚为一劳永逸之计。今宜讲求行之。

子牙河之上游。又一为滏阳河。亦名滏水。源出磁州神山。东北流经邯郸县东三里。会渚沁二水。元史郭守敬传。守敬面陈水利四事。其四磁州东北滏漳二水合流处。引水由滏阳邯郸洛州永年。下经鸡泽。合入泚河。可灌田三千余顷。明外史河渠志。滏阳河旧在任县新店村东北。源出磁州。经永年曲周平乡至穆家口。会百泉等河北流。明永乐间。漳河决而与合。二水每并为患。至景泰间。又合漳冲曲周诸县。沿河之地。皆筑堤备之。成化间旧河淤冲新店西南为新河。合沙洛等河入穆家口。亦筑堤备之。一统志。旧滏河在鸡泽县西。自永年通水闸北流经此。又北达平乡县。入宁晋泊。旧道纡曲不能容。常决为民患。本朝康熙七年。知县姜照。挑浚新河以导其流。自冯郑村至亭自头长二里许。六方等村。永无水害。按滏阳河旧合漳流。故多冲溢。今漳水东徙。经魏县元域。抵馆陶入。不与滏合。滏水独行。贯宁晋泊而出。至衡水县界。滏沱河出焦罔合流。径冀州武强献县河间青县大城入淀。名子牙河。其支流自完固口径杜林镇。抵青县之鲍家嘴。入南运河。近已淤浅。唯子牙一支为巨津焉。自宁晋泊以上。滏水所经州县。多引流种稻。沿河闸座甚多。而磁州之民欲专水利。以致下流稻田多废。争讼累岁不休。雍正四年。怡贤亲王奏请将磁州改归广平府。则滏阳一河全由直隶统辖。均水息争。自是而广平以下。均沾河润。各州县营田。多至二千余顷。从前斥鹵。尽为稻乡矣。按滏河堤岸。例系濒河村庄修筑。工多力寡。难免溃决。应照千里长堤之例。将该州县所有堤工丈尺查明。按通邑里甲摊派均修。永着为令。工少人多。自成巩固矣。出泊以下。水势倍增。会以滏沱湍悍之流。所有民堰。难资捍御。雍正八年。衡水堤决。溢流直犯青县。可为寒心。应将臧家桥以下。直至衡冀一带民堰。令地方官查估动帑增修。工竣。仍照千里长堤例。令民间年年修补。

京南上游汇水者为二泊。一曰宁晋泊。宁晋泊一名胡卢河。在宁晋县东南。自隆平县流入。又东北入冀州界。洺河冶河沙河洺河槐河午河李阳河七里河滏阳河咸入焉。即北泊也。自滏沱河南徙。由贾口而入。淤塞滏河故道三十余里。水无所泄。遂冲决洺口营上等村而东注。水口河身。亦多浅隘。雍正三年。滏沱东徙。不复入泊。四年。怡贤亲王奏请开穹。自黄儿营至营上村一路。展宽

浚深。泊水始得畅泄焉。大陆泊即大陆泽。一名广阿泽。在任县。土人谓之张家泊。百泉牛尾野泮沙洛刘累程二寨圣水顺水蔡马柳林等河。咸入焉。即南泊也。北有穆家口河。泄之于北泊。东有鸡爪张滋等五沟。泄之于滏河。县志。弘治时。溷水涵泽。九河举发。冲决堤防。下流隆平县淤窒壅塞者四十余里。隆平巨鹿。均被其害。而任县居多。嘉靖六年。发正定顺德二府夫役同浚之。自穆家口至羊毛圪四十里。深广各丈余。水得其性。隆巨复膏壤。而任之水患亦息。本朝顺治十八年重浚。日久堙塞。而五沟亦淤其三。只有鸡爪张滋。不绝如缕。有所受而无所泄。伏秋涨溢。为濒泽居民田庐害。

雍正四年。怡贤亲王奉命查勘。委员开穆家口河。长四十里。挑河之土。即以夹筑长堤。导泽水而注之北泊。其鸡爪等沟。亦加疏浚。于是水患既除。水利亦兴。邢家湾南边家庄北。引流种稻。营田数百顷焉。按南北二泊。正定广平顺德三府之水会也。西带重山二十余河之水。建瓴而下。每遇伏秋之际。千岩飞雨。万壑悬流。若无二泊为之翕受而节宣之。其奔冲横溢为何如哉。故南之有南北二泊。犹北之有东西两淀。皆治水者所当加之意也。漳水尝入北泊。塞河口。而环泊州县。受涨溢之害者多年。漳河合滏溷入南泊。而穆家鸡爪等河塞。遂致中满旁溢。任隆之民坐受其浸。今幸漳漳远徙。贤王施疏濬之功。州郡享平成之利。此千载一时也。然二水之故渎尚存。浊流之迁徙靡定。既可以祛而去。讵难于不引而来。且前明之世。有障漳沔而归宁晋以为故道者矣。有请浚穆家口。仍俾漳滏会流者矣。或暂免一方之害。或微规目前之利。而不知统计全局之利害。其贻患不仅在一时也。又按入泊诸水。自洺泮百泉牛尾圣水等河。恒流不竭外。其余春夏每多枯涸。然前人载之图志。设有桥座者。以为摄水归泊之道也。雨集山涨。由此派分缕析。而注之大泊之中。田间无宿潦焉。其用大矣。有司不知浚治戒视。听民占耕。一旦山水暴来。则奔腾四野。为田畴害。雍正四年。怡贤亲王奏明委员查勘。酌量疏通。五年。复檄行各地方官随宜浚治。毋得听其堙塞。而有司具文视之。不知奉行。八年秋。雨多水溢。环泊十余州县。皆罹其灾。既过之后。官民晏然。又复不以为事。昔陆陇其为灵寿令。令民挖浚卫河。其始颇有怨言。以为开无水之河。徒劳民力。陇其不顾。卒成之。已而霪雨水大至。赖此河宣泄。遂以有秋。至今民犹怀之。此贤达之远见也。

怡贤亲王挑浚四河。于通州武清地方开挖凤河。于香河宝坻地方开挖窝头鲍邱二河。于良乡涿州固安霸州地方。开挖牛河。收摄野潦。俾有所归。按凤河牛河。皆因其淤塞而挑之者也。窝头鲍邱二河。原无恒流。上受通州三河雨潦之水。泛溢而下。下流淤塞断续。无路消泄。香河首受其浸。而宝坻地形如釜。一遭淹没。经年不涸。为害尤剧。雍正四年。怡贤亲王亲历相度。奏请疏通窝

头河自百家湾起。鲍邱河自鱼桩起。分道挑挖。或循旧流。或取直径。遼县之南北。皆会于王补庄。其八门城出口。河身浅窄纡曲。乃自林亭口别开直河一道。至尹家庄宽江入蓟运河。宽深畅利。数年以来。香宝田畴。高下皆稔。无氾溢之患矣。此外古河故渎所在多有。与凤河近者。有古龙河。与南运河近者。有古漳河。阜城交河之境。有古清河。与滏河近者。有滹沱故道。深冀等州衡水等县皆有之。又武强县有龙治河。衡水县有古盐河。枣强县有黄泸河。清丰南乐等县有马颊朱龙二河。其它不及悉载。此等古河虽无来源。皆堪行水。而沿河小民贪图微利。往往占耕为业。或地处下流。曲防拦截。以致脉络不通。一旦雨水聚汇。则横溢而出。共受其浸。夫王政之大者。莫如尽力沟洫。直隶沃野千里。川流百道。而霖雨偶多。则平陆行舟。此无沟洫之故也。贤王开疏四河以着明效。因以风示有位。欲其则效奉行。凡各属所有古渎旧港。因势乘便。酌量开通。其过沟洫远矣。近泊者导之入泊。近河者导之入河。近淀者导之入淀。委曲贯通。流而不窒。则潦水各有所归。何至弥漫为害。留心民瘼者幸加之意焉。

畿东河渠通论几辅通志

京东诸水不于天津归海。故自别为一局。其经流之大者莫如滦。余若石河汤河洋河潮河清水河陡河皆独行赴海。其它枝津别派。附巨川而朝宗者。数十百道。详已见于山川矣。不复具列。取其曾经修浚。有关民生利病者。着于篇。蓟运河一名潮河。乃沙河沽河洵河淋河黄颁诸水之会流也。自三河县流入宝坻县东北三岔口。与洵河及蓟州之沽河会流。曰运粮河。一名白龙港。又东南至宝坻东九十里。名丰台河。亦名怀襄河。共南流过梁城所芦台。抵北塘口入海。又考蓟运河。源出迁安县三台营。会遵化诸山泉之水。俗名沙河。径遵化州城南。西南流至张七各庄。折向西流。径水门口。汤泉自西北来入之。又西南入蓟州东界。林河合兴龙口之水自北来会焉。又西南至南河庄。蓟州北山诸泉水来入之。径城南五里桥。迤迤西南流径上仓。折向南流至下仓。折向西流至嘴头村。洵河合周村黄颁等河自西北来会之。至白龙港入宝坻县界。淤泥河自西南来入之。折向东南流。径新安镇之小河口。小泉河合蓝泉水自北来入之。径曹家口头。折而南至于家口头。迤西南流至大沽庄。复折而东南至王家庄。又折而西径长亭店。复折而南径八门城。迤东南流至盛家庄。还乡河北支自东北来会。又东南至江潢口。还乡河南支自东北来入之。径梁城所北。分流环城。仍合于城南。又东南径芦台军粮城。会天津新河入海。统按蓟运河源高派繁。河形曲折。每汛发涨溢。溃决堤岸。淹没田庐。而宝坻地势最下。受害尤剧。雍正四年。怡贤亲王奏请筑堤。起自三河县之料马庄。迄于宝坻县之江潢口。长一百八十余里。屹然高厚。居民以为保障焉。又以堤内地洼。西北村庄雨

潦停积。每妨耕稼。于鲁沽庄建涵洞一。长亭庄建涵洞一。又于张头窝建涵洞一。潮汐通流。民间得以汲饮。兼资灌溉。雨水过多。则泄而出之。从此宝坻永离昏垫。比年丰稔。称畿东乐国矣。

还乡河即溲水。亦名环香河。源出迁安县。水势甚驶。入丰润之东北界。又西径五峰头。至韩家头。迤迳西南流至洼答村。折而南径东马庄。又折而西径丰润城北。迤迳西南流至张官屯。入玉田县之东南界。又西南至蛮子营。沙流河自北来入之。径鸦鸿桥。至运河头。复折而南。自此河身顿狭。斗折蛇行。至赵官屯。分为二股。一西南流径橡子庄牛见头。至盛家庄。入蓟运河。一南流径九丈窝丰台镇。至江潢口。入蓟运河。凡水皆自西而东。此水独西。故俗谓之还乡河。明初。用遮洋船从直沽出海。转饷蓟州。天顺二年。开直沽河。岁久复湮。嘉靖四十五年。诏浚丰润县还乡河。转运太平等寨军饷。于北齐庄张官屯鸦鸿桥。特设三闸以潴水焉。按还乡河源非甚巨。但近自北山而下。夏秋雨集。诸山水潦一时迸注。而鸦鸿桥以下河窄流纤。不能骤泄。则溢出为田畴害。东决则淹丰润。西决则淹玉田。雍正四年。怡贤亲王奏于刘钦庄王木匠庄河流甚曲之处。各开直河一道。与旧河两处分泄。沿河堤岸逐加修筑。其橡子庄牛见头一带出口河身。亦浚疏宽深。沿河沮洳之场。皆成膏壤矣。

塌河淀一名大河淀。即北运河之筐儿港。藉以蓄泄者也。旧隶武清县。今改隶天津县。在城东北四十里。淀上无来源。下通潮汐。以陈家沟贾家沽二河为出纳焉。南北广十五六里。东西长二十余里。东南有小河一道。出西堤头。径城儿上。入七里海。

七里海即北运河之青龙湾。藉以蓄泄者也。在宝坻县东南一百三十里。汪洋如海。为县巨浸。亦无源之水。地形洼下。聚潦归焉。海之西北为后海。后海之西北为鲫鱼茆。又北为香油茆。海东南为曲里海。雨多水汇。则极目无涯。旱干之年。诸茆皆涸。唯七里海尚有宁车沽一道。下通北塘。潮汐往来。水常不竭。然亦盈盈浅濑而已。沽道既狭。舟楫贩易之所不至。濒海居民。采蒿子为粮。雍正四年。怡贤亲王查历至此。惻然悯之。五年。委员开挖宁车沽河。起自淮鱼茆。达于北塘口。长四十里。拓浚深通。估帆来往。小民生计。赖以纾焉。

按荒政要览有言。古之立国者。必有山林川泽之利。川主流。泽主聚。川则从源达之。泽则从委蓄之。川流淤阻。其害易见。人皆知浚治者。万顷之湖。千亩之荡。鲜知究心。甚有豪强阻塞。规觅小利。不知泽不得川不行。川不得泽不止。二者相为体用。易卦坎为水。坎则泽之象也。为上流之壑。为下流之源。全系乎泽。泽废。是无川也。况国有大泽。滂可为容。旱可为蓄。必究晰于此。而水利之说可徐讲矣。畿辅之内。大泽有六。曰大陆泽。曰宁晋泊。曰西

淀。曰东淀。曰塌河淀。曰七里海。皆以止川流而蓄聚潦焉。二泊两淀。源深流长。其容蓄之功易见。唯塌河淀与七里海。既无大源。每多涸竭。附近居民往往占耕为业。报垦升科。而地方有司不察其为淀与海也。亦听其阻塞。或反以开荒增赋为已最。近年以来。筐儿港坝口拓宽。滚水浸多。塌河淀周围田地。率以水占除粮。计亩受价矣。然此等本皆积淀。淤涸成田。当日若不听报垦。岂不省此偿补耶。今七里海年来涸减。浦溲变为莱芜。闻亦有报粮认业者。宝坻地本卑洼。唯近城二三十里为高壤。故县以坻名。雨水过多。全恃七里海为容蓄。不致泛溢成灾。若乘其减涸。逐渐认耕。规小利而废大泽。所害多矣。况青龙湾坝河滚水。以此为壑。一遇水多之岁。田复成海。又为之除粮给价。岂不虚糜 国帑乎。留心地方者。当知泽之为利。凡淀泊涸出之地。毋得听民认垦。不可不通行而厉禁也。

卷一百八工政十四直隶水利中

书徐贞明遗事

赵一清

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详关中水利。后代不都。故诸渠废绝。不复可寻。明定鼎燕京。尤急漕务。惟资给东南之粟。讲求输运之便已尔。浚河以通漕。护漕则河伤。竭三吴之民力。上供天府之储。而财用常忧其不足。我朝世庙。悯闾阎之疾苦。思往哲之善政。特开水利营田府于近畿。诚至计也。观于贞明奏议。及其首尾兴革之由。实足以资采择云。贞明字孺东。贵溪人。隆庆五年进士。历官尚宝寺丞。建言在为工科给事中时。后竟罢归。其父九思官工部郎。治张秋河。筑减水桥于河滨。工成。永为利。赵文华出视师。九思不迎谒。坐以老致仕。亦循吏也。贞明之言曰。神京拥据上游。兵食宜取之畿甸。今皆仰给东南。岂西北古称富强地。不足以实廩而练卒乎。夫赋税所出。括民脂膏。而军船夫役之费。尝以数石抵致一石。东南之力竭矣。又河流多变。运道多梗。窃有隐忧。闻陕西河南故渠废堰。在在有之。山东诸泉。引之率可成田。而畿辅诸郡。或支河所经。或泉自出。皆足以资灌溉。北人未习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兴也。水聚之则为害。散之则为利。今顺天正定河间诸郡。桑麻之区。半为沮洳。由上流十五河之水。惟泄于儿一湾。欲其不泛滥与壅塞。势不能也。今诚于上流疏渠浚沟。引之灌田。以杀水势。下流多开支河。以泄横流。其淀之最下者。留以潴水。稍高者。皆如南人筑圩之制。则水利兴。水患亦除矣。元虞集欲于京东滨海地筑塘捍水以成稻田。招徕南人。俾之耕艺。北起辽海。南滨青徐。今宜仿集意特简宪臣。假以事权。毋阻浮议。需以岁月。不取近功。或抚穷民而给其牛种。或任富室而缓其征科。或选择健卒。分建屯营。或招徕南人。许其占籍。俟有成绩。次及河南山

东陕西。庶东南转漕可减。西北储蓄常充。国计永无绌矣。尚书郭朝宾以水田劳民。请俟异日。事遂寝。及贞明被谪。至潞河。终以前议可行。着潞水客谈。以毕其说。其略曰。西北之地。旱则赤地千里。潦则洪流万顷。惟雨暘时若。庶乐岁无饥。此可常恃哉。惟水利兴而后旱潦有备。利一。中人治生。必有常稔之田。以国家之全盛。独待哺于东南。岂计之得哉。水利兴。则余粮栖亩。皆仓庾之积。利二。东南转输。其费数倍。若西北有一石之入。则东南省数石之输。久则蠲租之诏可下。东南民力。庶几稍苏。利三。西北无沟洫。故河水横流。而民居多没。修复水利。则可分河流。杀水患。利四。西北地平旷。游骑得以长驱。若沟浍尽举。则田野皆金汤。利五。游民轻去乡土。易于为乱。水利兴。则业农者依田里。而游民有所归。利六。招南人以耕西北之田。则民均而田亦均。利七。东南多漏役之民。西北罹重徭之苦。以南赋繁而役减。北赋省而徭重也。使田垦而民聚。则赋增而北徭可减。利八。沿途诸镇有积贮。转输不烦。利九。天下浮户。依富家为佃客者何限。募之为农。而简之为兵。屯政无不举矣。利十。塞上之卒。土著者少。屯政举。则兵自足。可以省远募之费。苏班戍之劳。停掇勾之苦。利十一。宗禄浩繁。势将难继。今自中尉以下。量禄授田。使自食其土。为长子孙计。则宗禄可减。利十二。修复水利。则仿古井田。可限民名田。而自昔养民之政。渐可举行。利十三。民与地均。可仿古比闾族党之制。而教化渐兴。风俗自美。利十四也。谭纶见而美之。曰我历塞上久。知其必可行也。御史苏瓚徐待给事中王敬民俱疏荐之。乃进贞明少卿。赐之敕。令往会抚按勘议。瓚亦献议曰。治水与垦田相济。未有水不治而田可垦者。

畿辅为患之水。莫如卢沟滹沱二河。卢沟发源于桑干。滹沱发源于泰戏。源远流长。又合深易濡泡沙滋诸水。散入各淀。而泉渠溪港。悉注其中。以故高桥白洋诸淀。大者广围一二百里。小亦四五十里。每当夏秋淫潦。膏腴变为泻卤。菽麦化为萑苇。甚可惜也。今治水之策有三。浚河以决水之壅。疏渠以杀淀之势。撤曲防以均民之利。并下贞明相度。户部尚书毕锵亦力赞之。采贞明议为六事。请郡县有司。以垦田勤惰为殿最。地宜稻者。以渐劝率。宜黍宜粟者如故。不遽责其成效。召募南人。给衣食农具。俾以一教十。能垦田百亩以上者。即为世业。子弟得寄籍入学。其卓有明效者。仿古孝弟力田科。量授乡遂都鄙之长。垦荒无力者。贷以谷。秋成还官。旱潦则免。郡县民壮。役止三月。使疏河芟草。而垦田则募专工。帝悉从之。命贞明兼监察御史。领垦田使。有司挠者劾治。贞明乃先诣永平。募南人为倡。垦田至三万九千余亩。又遍历诸河。穷源竟委。将大行疏浚。而阉人勋戚之占闲田者。恐水田兴而已失其利。争为蜚语。流入禁中。御史王之栋家畿辅。遂言必不可行。且陈开滹沱河不

便者十二。帝惑之。令停役。并欲追罪建议者。用阁臣言而止。贞明识敏才练。慨然有经世志。京东水利。实百世利。事初兴而即为浮议所挠。论者惜之。初议时。吴人伍袁萃谓贞明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君所言得无太尽耶。贞明问故。袁萃曰。北人惧南漕储派于西北。烦言必起矣。贞明默然。已而竟如袁萃言。此万历三十年事。终明代良策。无有逾此者。

西北水利议

许承宣

天下无无水之地。亦无不可以溉田之水。古者众建诸侯。各食其地之所入。其时称沃饶者。率在西北。不闻其仰食东南也。鲁僖十三年。晋乞余于秦。明年秦乞余于晋。又明年晋饥。秦伯饩之粟。天行远不过千里。故告饥于邻封。即粟行五百里之意也。夫西北之所以沃饶者。以沟洫之制未坏也。水之流盛于东南。而其源皆在西北。用其流者利害常兼。用其源者有利而无害。其或有害。则不善用之之过也。古井田之制。夫间有遂。十夫有沟。百夫有洫。千夫有浚。万夫有川。川者水之汇也。万夫之所恃赖也。旱则川之水可由浚以入于洫。由洫以入于沟。由沟以入于遂。而田不病燥。溢则遂之水可达于沟。沟之水可达于浚。浚之水可达于川。而田不病湿。秦人尽坏其制。后世莫能复。间有言西北水利者。而卒不行。或行之未久辄罢。无他。狃于常行习见。而不肯轻犯难成之事也。水利不兴。则地宝不登。即有艺来牟稷黍诸旱谷。而所入不足以应长吏之追呼。于是有弃田不求直而无一入受者。而欲募民垦荒。兴水利。其谁应之哉。然则虞集所云以百夫耕者为百夫长。以千夫耕者为千夫长。以万夫耕者为万夫长。命以官。给以禄。我知其不可以劝民也。集之议不行于当日。丞相脱脱乃行之于至正间。则以工价农器牛种诸费。悉取给于官。其时钞法大行。散之于下者。复收之于上。故给钞五百万锭。内帑不亏而费用足。明以来钞有散而无收。则虽起脱脱。于今日亦不能以虚名而邀实利也。且吾欲兴水利以垦莱田。而润泉在其上。陂池在其下。民间熟田错杂其间。夏秋霖潦大作。则润泉之水。奔溃四出。其势无由达陂池以会于川而入于河。故西北不独亢暘之足忧。而亦泛溢之可虑。自非于民间熟田。相其水势所趋。令捐弃尺寸以行水。水道不可得而通也。然而或凿其右。或掘其左。或穿其腹。或断其背。坏本氓自有之疆畛。成他家公用之水利。自非厚偿其直。其谁与我。然则水利终不可兴乎。曰不然。国家广开事例。所以佐军需也。今隄濬次第底定。将停诸事例以澄序官方矣。何不即用见开之例。于西北各省。每县增设农田官。此日之品级。与他时升转。皆得比于县令。而以其应捐纳之数。募耕夫。庀钱镈。买犍储种。并偿民之弃熟田为水道者。五年复其租。以代廩禄胥役之费。又五年乃核其赋额。以为殿最。隶之于藩司。而上之于计部。额满乃得迁。不称职

者罢之。将人人自奋于功名。新田赖以垦。而熟田亦得享其利。下可因农事以进身。上可资本富以足国。行之久而西北之粟米日增。即东南之岁漕可渐减矣。国家漕运。岁费镪四百余万。仅得米四百余万石。比民间中岁之直已过之。而民之加折赠耗不与焉。况乎河漕大臣。下至闸务诸冗职经费。以及每岁治河所需桩木麻柳薪刍等费。尤不可胜计者哉。又况东南稻之田。所资以灌溉。率江湖河淮下流之水。一旦奔腾冲激。时有漂土没稼之患。未可常恃以实西北。岂若治其上流。开沟洫以行水。筑堤岸以障水。为梯田以受水。浚陂池以蓄水。桔以导其出入。坝以时其启闭。有全利而无小害也哉。是则燕豫秦晋齐鲁皆可通行。不必虞集之京东濒海也。不必脱脱之河间保定密云顺义也。将见所在皆腴壤。东南漕粟。可尽改为折色。民无兑粮之费。不蠲赋而筋力以舒。国家岁省四百余万之金。不烦输将。而天庾常满。亦何惮而久不为也。或曰汉孝武设搜粟都尉。明帝置宜禾都尉。三国时有典农中郎将。是宜以武职领之。如近日卫所屯营守备可矣。余曰不然。训农非亲民之官不可用。三代时乡大夫遂大夫皆文臣也。彼知有功得迁。必自爱而勤于其职。吾见古孝弟力田之科。且由是可复。而国家亦岂有名器滥用之失哉。

畿辅治水策

王善櫛

谷资五行以生。而水为先。故六府始水而终谷。大禹决川距海。浚畎洫距川。水害除而水利亦出。故尽力乎沟洫以备旱涝。周礼遂人治遂沟洫浚川。稻人掌防沟遂列浚。匠人为沟洫。并举川渊。水利其昉于三代乎。马氏端临。谓秦废井田。而水利之说乃兴者。误也。禹贡则壤成赋。虽总程秸粟米但赋于甸服。而贡达于河。漕运肇端焉。汉书沟洫志。则备论溉田漕粟矣。今夫西北之水。所以不同于东南者。东南地平。流浚而土面坚实。故水之盈涸也徐。而致淤也缓。西北山多。流涌而土面浮疏。故水之盈涸也骤。而致淤也速。尝观畿辅之间。冬春水涸。大泽名河。多可徒涉。一遇伏秋。山水迅发。奔腾冲突。小者巨而巨者横。暴涨则泛滥道涂。消滞则阨塞河淀。此其较难收利于东南者也。窃谓畿辅之水。源之当浚者少。流之当畅者多。怒之当杀者多。冲之当遏者少。其务蓄之而使有所容者。在清理淀泊而勿令浅隘占耕也。其豫防之而使不得逞者。在开河分水而非徒堤所能捍御也。水势以永定滹沱为大。白河苑口河次之。蓄泄以东西淀为大。塌河淀七里海次之。永定河亦曰浑河。亦曰卢沟河。亦曰黑水河。亦曰无定河。其上游曰桑干河。发源太原之天池。伏流至朔州马邑之金龙池溢出。是为桑干。东下大同。抵宣府。保安州雁门云中应州诸水。皆会穿西山。自宛平之卢沟桥。至永清之朱家庄。汇狼城河。注西沽。激荡善徙。故元史称小黄河。康熙三十七年。疏浚顺軌。 赐名永定河。滹沱河源出

山西繁峙县太戏山。流经太原。入直隶。经平山灵寿正定。至衡水县界。出焦罔溢水贯宁晋泊而来入之。经冀州武强献县河间青县。经大城县之子牙村。名子牙河。汇于武清三角淀。即水经所云。右出为淀。北为濊口者也。按周礼并州。其川溥池。唐书五行志。永开成间。溥沱河皆溢。害稼。永定溥沱二河。质浊而力最强。白河即北运河也。亦曰潞河。亦曰沽水。亦曰白遂河。源出宣化府龙门县。经密云县。赴通州北关。与温榆河合。源高势峻。至天津三岔口。与南运河会。迄大沽口入海。大沽口即大直沽也。土人谓之海门。苑口河即玉带河也。出自西淀之猫儿湾。至霸州而拒马桑干胡良霸水皆会焉。故名会同河。今诸河虽改流。而仍总会顺天保定正定三府西山一带三十余河之水。河身深宽。不逾二十丈。势不能容。则湍悍为暴。欲其恬然而会于东淀也难。白河苑口皆当重浚者也。西淀跨雄新数邑之境。拒马河发源易州广昌之涑山。挟琉璃河涑濡诸派为白沟河入之。猪龙河自高阳来会。唐沙滋三水入之。是淀也。析之则曰柴伙淀。曰烧车淀。曰杂淀。唐志所称莫州九十九淀也。西淀之水。会为一河。分为三汊。而会于东淀。东淀延袤霸州文安大城武清东安静海之境。七十二清河之所汇潞也。永定河自西北来。子牙河自西南来。咸入之三角一淀。当直隶全局之水。游衍而节宣之。自河头至丁字沽。入北运河。顾东西各淀。皆不免淤浅。就中三角淀所关尤巨。若夫天津县之塌河淀。即北运河筐儿港藉以蓄泄者。宝坻县之七里海。即北运河青龙湾藉以蓄泄者。皆无大源而易涸。此不可听民乘涸占耕者也。由斯以观。则水之源委清浊分合强弱明。而施功之先后缓急亦略可矣。朱子云。治水先从低处下手。郭子敬治卢沟河。言当开减水河。令其深广。说者谓欲治直隶之水。莫如扩达海之口。欲扩达海之口。莫如减入口之水。又谓凡各属所有古渎旧港。当因势乘便。酌量开通。近泊者导之入泊。近河者导入之河。近淀者导之入淀。然则审水性。酌地势。讯土著高年。多穿沟渠。以杀上流。加浚河淀。以泄下流。善建版闸。以收实用。或于南北运各建坝开河。分途入海。俾海水水减。其出宽然。勿使河员但保堤工。而不问淤畅。勿使小民私取微利。而或侵淀泊。庶几怒冲自消。运河无害。溉田得利。霸保文大青静之泽国。胥为乐国。亿万载其平成乎。

京东水利议

陈黄中

论治水于东南。常利多而害少。论治水于西北。则利少而害多。何者。东南之水。大为江河。小而陂泽。或以济挽输。或以资灌溉。有一水。即得一水之用。虽或有泛溢。其为害常浅。至西北之地。旱则赤野千里。潦则万顷洪流。上游诸水。迅驶而多泥。横流溃决。迁徙不常。在畿辅为尤甚。此岂水害独重于西北欤。毋亦未明其去害之要。故只见其害。而未收其利也。夫畿辅水患。无

如卢沟滹沱二河。其源远流长。发源天池。溢为桑干。顺流东下。千有余里。会大同宣府保安雁门应州云中诸水。穿山西。入卢沟桥。是为浑河。亦名卢沟河。东南至看舟口。又分为二。一由通州之高丽庄入白河。一南注霸州。合易水注直沽入海。其上流在西山之阴。水势束于山峡。故流湍而无害。其下流在西山之阳。则地平土疏。随时漫溢。康熙三十七年。以连岁之患。圣祖仁皇帝。特命大臣前往相度。自良乡至东安。开渠筑堤。束水归淀入海。赐名永定。此永定河名所自起也。自开筑以后。迄今四十余年。岁糜帑金以十万计。而夏秋之际。淫潦间作。决堤妨稼者。岁常不免。顺天真定河间。半为沮洳。横激壅淤。淀河俱被其害。近者臣工建议。以永定河下口壅淤。应改移固安城南霸州城北。以顺东趋之势。由津水洼接东淀达西沽入海。将西引河暂闭。而引河两岸。不设堤防。任水漫溢。则势散而不为害。低田可收肥淤之利。以为此实不治而治之上策。然余窃以为犹有未尽也。夫治水之利害。与垦田相为表里。自古及今。未有听水泛滥。而田不为所害者。故水之为物。非享其利。即受其害。设使水性就治。则瘠土可化为膏腴。不治则沃壤亦鞠为萑苇。利害悬绝。正未可以不治为上策也。故窃以为今日治北河之法有三。其一浚下流以决其壅。自三角淀以东。广加浚导。使沿流而下。略无阻滞。则冲决之害可息。其一则借淀以刷其流。浑河挟泥浊流。故元史有小黄河之名。如于雄新诸淀要害之处。观度形势。旁通曲引。藉清水之力。刷浊流之滞。则东趋入海。当益畅流。其一则广开支流以杀其势。水趋一壑。则河形隘而溢流。旁引支河。则水势分而力弱。使于固安新城雄霸之间。随地高下。因势利导。多开小河。使涨水之来。有所停蓄。自无决荡田庐之患。行此三者。而永定之害可除。害除则利可兴矣。夫直隶之水经流有三。北为白河。南则河。合二河入海者为淀河。淀之南则子牙。北即永定。东南则滹沱实为大泽。绵亘千余里。今则时决时淤。不甚为害。惟子牙为滹漳滏阳大陆诸水下流。水浊泥多。入淀每多壅滞。至各淀自清苑以下。文安以上。今虽建闸设坝。然钦堤渐圯。玉带诸河之水。往往侵嚙堤址。若苑家河之逼窄。莽牛河之溢漫。固安霸州诸邑并患之。雄县赵北口。实为西淀咽喉。而潞龙河柴淀口。每多溃决。为行旅之患。漕雹二河。直逼新安。虽筑护堤。其势终可虑也。今诚于筑堤设坝之外。更于上游十五河疏浚沟渠。引以灌田。以杀水势。下流复多开陂池。以着横流。淀之最下者。以潞水。稍高者。仿南人筑圩而田之。募南人给以衣食农具。使以一教十。俟垦有成绩。各给以世业二顷。准作土著。其北地之无力者。假以牛种。俟秋收后还官。旱潦则免。相度地势。择其便宜。则易水可以溉京畿。滹水可以溉真定。滹水可以溉定州。滏水可以溉德顺。漳水自邺而下。西门豹史起常用之矣。河间当下流之冲。与江南泽国无异。京东永平滦州抵沧州庆云。地皆膏

壤。元虞集京东水利之议行。则北起辽海。南滨青齐。皆良田也。其它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而有。诚使水无余利。行之十年。岁可得谷千万石。而山东山西陕西。亦皆可次第及之。使西北之水利既成。对东南之漕粟可减。且使西北仓庾丰盈。而东南七省之漕。各本省。则水旱不足为害。此万世之利也。或谓向者营田水利。未收其效。种植之产。南北异宜。此则未明治水之要者也。

夫将有所取。必先有所弃。故欲兴水利于西北。当先规度地势。弃最下之田。蠲其常税。潴为陂泽。而田间广开沟洫。使贯注陂渠。则潦有所泄。旱有所资。第使每邑蠲去若干顷。而其余所垦之地。凶岁俱可无虞。是一时所蠲之数甚少。而久远之利无涯。且畿甸水旱频。闻蠲免动以数十万计。是与其施蠲于被灾之后。岁岁无穷。曷若预免于兴利之先。公私永赖。至去水稍远之地。其土性所宜植者。自当听之于民。则地力自无不尽。是治水即以治田。除害即能兴利。正未可诿为水不必治。而听其害之无所底止也。如必洼下之地。利其肥淤。寸寸而之。水既无所归。则漫溢旁流。高原并受其害。是得肥淤之利少。而受泛滥之害多。此势之必不行者。至远水之区。亦强令种稻。此前者营田之所以无功。岂可惩羹而吹噎。因噎以废食哉。而其要尤在得人而任之耳。

论北直水利书

蓝鼎元

皇上加意苍生。念畿辅霖潦沮洳。特命亲王大臣。疏导河渠。肇兴疆畝。此诚千载一时之盛事也。愚少长海滨。躬耕作苦。勺水寸地。视若奇珍。及渡江淮。过齐鲁。抵京师。所见万顷平原。枯燥为陆。河湖淀荡。水浅沙淤。至于夏秋霖雨。则又皆成巨浸。每叹北方不习水利。惟苦水害。低徊顾惜。恨不得胼手胝足于其间。忽闻盛举。欢忻手额。试为综畿辅之大势而计之。东西二淀。跨雄霸等十余州县。子牙永定二河。以淀为壑。淀治而后河有归。故欲治直隶之水。必自二淀为始。京东之水。若白河蓟河溲河以及永平之滦河。皆经流之最大者。自卫汶合流。地势南高北下。每有涨潦决岸之忧。沧洲之砖河。青县之兴济河。皆昔人分减卫水之故道也。通州以南之水。汇于窝头夏店之箭杆河。玉田之蓝泉河。泉河。丰润之大泊王家河汉河龙王堂湾泥河。永平之龙溪沂河靳家河黄坨河稻河吴家河牛桃林涌泉三里等河。皆支流之可数者。此京东河渠形胜之大也。西南之水。卢沟发源于桑干。穿西山而出。为金口河。元郭守敬欲接故。使山后通流。以广京畿之漕者是也。拒马滹沱二河。又经流之最大者。拒马发源于涞山下为白沟河。其南为依城河。又南为三岔口。滹沱发源于泰戏。经正定束鹿。绵亘千里。合深易濡雹沙滋诸水。散入各淀。又有徐河唐河。皆源出山西。洳河出于获鹿。白马河出于任邱。百泉河野河出于邢台。洺

河出于辽州。滏阳河出于磁州。凡西南诸河。入任县泊者十。入宁晋泊者十二。土人谓任为南泊。宁晋为北泊。皆禹贡大陆泽故地。南泊宣泄之路。在鸡爪河。北泊宣泄之路。在滏阳河。此西南河渠形胜之大概也。今访求故道。疏浚深广。多开引河。以缓奔腾之势。修筑闸坝。以制蓄泄之宜。设营田专官。经营疆理。召募南方老农。课导耕种。则千里良田。嘉禾遍野。不特闾阎小民。仰事俯畜之有资。而东南转输。且可渐次减省。现在沟洫深通。田庐不忧其泛滥。河漕不患其浅阻。其为利难更仆数也。昔元虞集欲于京东滨海地。筑塘捍水。以成稻田。明邱浚深然其说。惓惓乎三致意焉。万历中。给事中徐贞明上水利议。命兼御史领垦田使。先诣永平。受事六阅月。垦成三万九千余亩。而勋戚之占田者病之。为蜚语上闻。遂以罢役。夫人情公私不一。安保其必无异议。惟在锐意举行。不为浮言摇惑而已。今所虑者。或谓南北异宜。水田必不宜于北方。此甚不然。永平蓟州玉田丰润。漠漠春畴。深耕易耨者何物乎。或谓北地无水。雨集则沟浚洪涛。雨过则万壑焦枯。虽有河而不能得河之利。此可以闸坝蓄泄。多建堤防。以蕴其势。使河中常常有水。而因时启闭。使旱潦不能为害者也。或谓北方无实土。水流沙溃。堤岸不能坚固。朝成河而暮淤陆。此则当费经营耳。然黄河两岸。一浮沙。以苇承泥。亦能捍御。诚不惜工力。疏浚加深。以治黄之法。堆砌两岸。而渠水不类黄强。则一劳永逸。未尝不可恃也。天下无不可为之事。惟心坚力勤。仰体 皇上爱民利民之至意。置身家性命于度外。精诚所感。可以动天地。役鬼神。何农田水利之不可成乎。禹之行水。八年于外。三过不入。不过忠诚焉而已。勤劳焉而已。岂如世俗陋见。别有神奇怪诞之为哉。夫东南转漕一石。至京糜十石之价不止。开河垦田。根本至计。在此日劳费虽多。他年节省漕石。获利何啻数倍。是不特北直之水利可兴。而山东河南淮徐上下数千里。亦可以次第举行。而无容再计者也。

畿辅水利疏康熙十一年

御史徐越

目今天下重计。莫过于 天庾之积储。王制云。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今纵不得有九年六年之蓄。而支粟备及三年。亦可恃无恐。乃臣考之太仓。每岁漕粮所入。仅足敷一岁所出之数。现值江浙饥凶。淮黄梗阻。已有岁运不能足额。抵通不能如期之虞。万一天灾再告。民间之输挽难前。

皇上之蠲赈莫继。今无论东南之凋瘵。无策以拯。即京师数千百万官民军旗人等。能无米而炊乎。此时而始为区画。亦已晚矣。查漕粮原为常额。每年尚可余。祇缘每年有一百六七十万漕粮之给。遂至空仓而出。但八旗丁贫而恃地以为生。地复荒矣。而漕粮不行拨给。将何赖焉。若得因地制宜。使八旗不致荒漕。则可以家给人足。而漕粮得以议省。漕粮一省。则每岁有一百六七十万

之存剩。不三年而即可有四五百万之积储。虽遇天时凶灾。河道阻塞。而 国家有备无患。非万年根本之重计乎。臣请详悉为我 皇上陈之。冀州之域。古称燕赵。从来膏沃自给。不尽仰食于东南。特以人事未尽。遂将自然之地利。废置不讲。以致水旱皆灾。岁无常获。夫畿辅八郡。西北高而东南下。其大势也。而各郡之中。各有高下平原之异。如京东迁安密云滦蓟诸邑。泉从地涌。水与田平。稍施疏决。即归亩畴。今听其漫野而去。故阴雨稍勤。土膏方能润泽。旬日不雨。禾苗遂虑焦枯。此近水而不知水利者也。若于近泉之处。为坡为塘。蓄山泉之水。以备亢暘。则冈瘠之场。灌溉有资。而山饶为沃野矣。如广平大名所属州县。为洺滏漳卫诸河经流之处。皆古受井田地也。今漫衍千里。旷然平原。曾无丈尺之渠。以潴泻其间。故雨暘依时。可幸有获。倘霪雨连绵。遂可垫没。此视水为有害而无利者也。若于诸河平广之区。为闸为堰为沟为洫。俾水遶田间。以时蓄泄。即使夏秋涨潦时至之水。亦有所游荡宽缓。而无决啗之忧矣。至河间保定所属各州县。聚滹沱漳淀泻于下流。而入海之道。仅有一渠。宣泄不及。故壅塞旁溢。平陆庐舍。尽成沮洳。此受水之害。而不能收水之利者也。若访古来旧堰废渠。尽为开导。使水去无所壅。而下湿之地。为潴水之所。使水有所鍾。其近水可以耕义者。为圩为堤。使外为洪浸。而内成阡陌。仿东南车汲之法。防泄以备旱潦。则萑苇之藪。皆南亩矣。他如各郡之中。各有高卑错杂。悉相其地势高卑。因势利导。庶几向之听丰凶于天时者。一视勤惰于人事。人事修举。而天时不害。地利咸登。非但八旗屯丁。车篝之祝既盈。仓粮之拨可以无藉也。即各府民田。不由此而尽垦乎。东南之民力。不由此而可苏乎。即近畿之盗贼。亦不由此而寢息乎。何也。沟洫圩岸。非一人一家之事也。源远流长。支分派别。百里数十里。利害共之。今不论满丁汉民。悉起而修治。既无容有势豪之霸占。又无容有惰农之埤弛。妇子胼胝。欲不朝夕于陇亩。不可得也。则三辅无不垦之田也。夫东南漕粮。民间交兑。及漕船岁修行月诸费。以至抵通盘剥。大约漕米一石到仓。合公私计之。费银四五两不等。而领出漕粮。及运军余米。在京卖价。不过八九钱耳。民力徒困。而 国计何裨。今西北水利一兴。则米谷多而贩糶广。将来可照改折解银。在于本京收买足额。 朝廷之上。岁可增改折银数百万两。而东南办漕之民力。即可望苏于频饥之余也。至于西北米多价重。物力自饶。而生理各足。况且沟渠绣错。既无旷土。春作秋收。复无游民。又谁复为饥寒所迫。御人为暴。甘罹盗贼之刑者。此又不弭盗而盗自弭者也。臣故曰。积漕利 国。富旗安民。莫有过于大兴畿辅水利者也。然必特设专官。尽力修治。毋排于异议。而严核其考成。其不奏功而积效者。未之有也。

敬陈水利救荒疏乾隆九年

柴潮生

请转救荒之常策。为经国之远图。垦乞 宸断立行事。窃照河间天津二府。自去岁亢旱。荷蒙 皇上截漕发帑。多方赈恤。俾小民不致失所。加以入春以来。 宵旰焦劳。过于桑林之祷。自然甘霖大沛。可望有秋。

然臣愚区区。以为此谓至恩矣。犹未可为本务也。夫谋国如谋家。不可以近忧既解。遂置远虑于不图。治国如治身。不可以标病既痊。遂置本根于不问。古者东南未辟。王畿侯国。皆在西北。王畿不过千里。余递减至五七十里。地可谓狭矣。一夫受田百亩。周制六尺为步。百步为亩。仅当今二十六亩有奇。田可谓少矣。而祭祀之粢盛。宾旅之既廩。君卿百官吏人之禄入。赈贷之委积。战阵之刍粮。无不取给于此。费可谓广矣。而且三年耕有一年之食。九年耕有三年之食。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何无备之甚也。则以田制既已尽废。水利亦复不修。平日则卤莽而薄收。一有急。则坐待赈恤为活计而已矣。伏读本年三月 上谕。养民之道。在使之上顺天时。下因地利。殫其经营力作。以贍其室家。非沾沾于在上之补苴救恤。遂长恃为资生之策也。为民父母。民事即家事。尽心劝课。随时区画。俾地无遗利。民无遗力。则家有藏。自可引养引恬。俯仰不匮。大哉 王言。真得足民之根本矣。

臣今不敢泛引。请即以河间天津二府之事言之。查二郡之地。经流之大河三。曰卫河。曰滹沱河。曰漳河。其余河间府分水之支河十有一。潞水之淀泊十有七。蓄水之渠三。天津府分水之支河十有三。潞水之淀泊十有四。受水之沽六。是水道之至多。莫如此二处。故河间号为瀛海。山东之水。皆于此而委输。天津名曰直沽。畿辅之流。皆于是而奔汇。向若河渠深广。蓄泄有方。即逢旱岁不能全收。而灌溉之功。亦可得半。即不然。而平日之蓄积。亦可撑持数月。以需大泽之至也。何至抛田弃宅。挈子携妻。流离道路哉。水利之废。即此可知矣。人方苦饥。而与之谈水利。是可谓之迂图。然 上方赈饥。而即藉以兴水利。不可谓非善策也。今甘霖一日不足。则赈费固不可已。臣窃以为徒费之于赈恤。不如大发帑金。遴遣大臣。将畿辅水利。尽行经理。既可接济赈民。又可潜消旱潦。且转贫乏之区为富饶。一举两得。似救时之急务。筹国之远谟。莫以易此。臣请考之于古。证之于今。为 皇上一一陈之。考直隶为禹贡冀州之域。田称中中。今土壤乃至瘠薄。东南农民。家有五十亩。十口不饥。此间虽拥数顷之地。常虞不给。虽其土燥人怠。风气异宜。亦不应悬殊至此。汉张堪为渔阳太守。于狐奴开稻田八千顷。民有麦穗之歌。狐奴今之昌平也。北齐裴延为幽州刺史。修古督亢陂。溉田百万余亩。为利十倍。督亢即今之涿州也。宋何承矩为河北制置使。于雄郑霸州兴堰六百里灌田。初年无功。次年大熟。承矩辇稻米入都。示朝臣。谤者乃息。边民之食以充。明汪应蛟为

天津巡抚。欲兴水田。将吏皆不欲。应蛟乃捐俸自开二千亩。亩收四五石。惟早稻以立槁。于是军民始信闽浙治田之法可行。今东西二淀。即承矩之溇。天津十字围。即应蛟水田之遗址。垂之竹册。非比荒唐。又查 国朝李光地为巡抚。请兴河间水田。言涿州水占之地。每亩售钱二百。尚无欲者。一开成水田亩易银十两。上年直督高斌请开永定河灌田。亦云查勘所至。众情欣悦。又臣闻石景山有庄头修姓。家道殷实。能自引浑河灌田。比常农亩收数倍。旱潦不致为灾。又闻蠡县亦有富户自行凿井灌田。每逢旱岁。其利益饶。又闻现任霸州知州朱一蜚。于二三月间。曾劝民开井二十余口。今颇赖之。证之近事。复确有据。则水利之可兴也决矣。今请 特遣大臣。赍帑金数十万两。前往河间天津二府。督同道府牧令。分委佐贰杂职。除运道所关。及滹沱正流。水性暴急。慎勿轻动。其余河渠淀泊。凡有古迹可寻者。皆重加疏浚。而又于河渠淀泊之旁。各开小河。小河之旁。各开大沟。皆务深广。度水力不及则止。节次建立水门。递相灌注。旱则引水入沟以溉田。潦则放闸归河以泄水。其离水寥远之处。每田一顷。掘井一口。十顷掘大塘一口。亦足供用。其中有侵及民田。并古陂废堰为民业已久者。皆计亩均匀拨还。如此办理。民情自无不踊跃乐从。即将现在之赈民。与外来递回之流民。停其赈给。按地分段。派令就工。逐日给与工值。酌济二三口口粮。宁厚无减。一人在役。停其赈粮二口。二人就役。停其家赈粮四口。其余口与一户皆不能执役者。仍照例给赈。其疏浚之处。有可耕种者。即借予工本。分年征还。更请另 简大臣。赍帑金分巡直隶各府。一如河间天津二府办理。虽所费繁多。而实为畿辅无穷之利。或曰北土高燥。不宜稻种也。土性沙。水入即渗也。挖掘民地。易起怨声也。且前朝徐贞明行之而立败。怡贤亲王与大学士朱轼之经理。亦垂成而坐废。可为明鉴。臣请又一一言之。九土之种异宜。未闻稻非冀州之产。现今玉田丰润。稻油油。且今第为之兴水利耳。固不必强之为水田也。或疏或浚。则用官资。可稻可禾。听从民便。此不疑者一也。土性沙。是诚有之。不过数处耳。岂地皆沙乎。且即使沙。而多一行水之道。比听其冲溢者。犹愈于已乎。不疑者二也。

若以沟渠为捐地。尤非知农事者。凡力田者务尽力而不贵多垦。语曰务广者地荒。诗曰无田甫田。惟莠骄骄。今使十亩之地。损一亩之蓄水。而九亩倍收。与十亩之田皆薄入。孰利。况损者又予拨还。不疑者三也。至于前人之屡行屡罢。此亦有由。徐贞明有干济之才。所言亦百世之利。其时御史王之栋参劾。出于奄人勋戚之意。其疏亦第言滹沱不可开耳。未尝言水田不可行也。但其募南人开垦。即以地予之。又许占籍。左光斗之屯学亦然。是夺北人之田。而又塞其功名之路。其致人言也宜矣。至营田四局。成绩具在。公论难诬。当日效

力差员。不无奉行未善。所以贤王一没。遂过而废之。非深识长算者之所出也。况非常之原。黎民所惧。所贵持久乃可有功。秦人开郑白之渠。利及百世。而当时至欲杀水工郑国。汉河东太守番系引汾水灌田。河渠数徙。田者不能偿种。至唐长孙恕复凿之。亩收十石。凡始事难。成事易。赓续以终之则是。中道而弃之则非。不疑者四也。至于水利既兴之后。或招募农师。造作水器。与夫逐年作何经理。俾永无湮塞之处。应听在事大臣。详加筹划。虽国家经费有常。然 皇上视民如子。凡有赈恤。纵千万帑金。亦无屯惜。即如现在开通京师沟道。已估费二十余万。以视兴修一省水利。轻重较然。况此举乃以阜财。非以费财。请又为 皇上一一数之。天灾国家代有。荒政未有百全。计口授粮。仅救死而扶羸。以工代赈。亦挂一而漏百。何如掷百万于水滨。而立收国富民安之效。纵有尧灾汤旱。亦可挹彼注兹。是谓无弊之赈恤。连年米价。

圣怀屡。尽停采买。岂可久行。捐监输仓。亦非上策。若小民收获素裕。自然二有资。臣访闻直隶士民。皆云有水之田。较无水之田。相去不啻再倍。是谓不竭之常平。且近畿多八旗庄地。直隶亦京兆股肱。皆宜致之富饶。始可居重驭轻。汉武帝徙豪民于关中。明成祖迁富家于帝里。固非王政。不失深谋。若水利既兴。自然军民两利。是谓无形之帑藏。且雨者水土之气所上腾而下泽也。土气太甚。则水气受制。故明臣魏呈润徐光启。皆以兴水利为致雨之术。其言固未必确。然东南半壁。未尝接踵告旱。而直隶近年以来。阴雨者屡矣。谓政事之缺失。乃 圣人罪己之怀。诿气数之适然。亦术士无稽之论。其实天人一理。理数相因。但使水土均调。自然雨暘时若。是谓有验之调燮。且水性分之则利。合之则害。用之则利。弃之则害。故周用有言。人人皆治田之人。即人人皆治水之人。先臣张伯行亦主此论。又陆陇其为灵寿令。督民浚卫河。其始颇有怨言。谓开无水之河以病民。既而水潦大至。他邑苦者。独灵寿有倡导。岁竟有秋。货殖者旱则资舟。为国者备斯无患。是为隐寓之河防。抑臣更有进于此者。今生齿日繁。民食渐绌。愚臣区区。以为尽兴西北之水田。尽辟东南之荒地。则米价自然平减。闾左立致丰盈。但事体至大。请先直隶为端。俟行之有效。另筹长策。次第举行。乐利万年之基。庶其在此。乞饬大臣详议举行。畿内幸甚。

覆黎河帅论北方水利书山右集

程含章

自到山东之后。检查旧卷。无岁不报水灾。在 国家则须议赈议蠲。帑多耗费。在百姓则耕而不获。户鲜藏。饥寒之余。流为盗贼。是正本清源之法。必先除去水灾。故多刊告示。劝民疏通河道。高筑堤防。然百姓乐于观成。难与图始。非地方官平日善政得民。窃恐观望徘徊。鲜有实效。今读来教。谆谆以水

利相劝勉。敢不拜嘉。惟北省兴修水利以资灌溉则南漕可以量减之说。私心尚有未尽然者。敬为左右陈之。天下之大利在农。古今之大害在水。能去其害而收其利。则民食足而国亦富饶。此君相所以贵裁成也。昔者禹平水土。尽力沟洫。浚畎浍距川。而天下大治。殷人不知修水利。乃至五迁以避河。周人复修禹政。十夫有沟。百夫有洫。千夫有浍。万夫有川。故能使上下公私。交受其利。可谓尽美尽善矣。然三代以前。所以不须转漕东南。中土不虞乏食者。非必尽沟洫之故。缘其时天子与诸侯。各君其国。各子其民。王朝事简。设官无多。而又寓兵于农。不须粮饷。故第收畿内之粟。已足供王国之需。今则中外一统。天下之政。取裁京师。官职之众。甲兵之多。千倍于昔。虽起禹汤文武于今。亦不能不转东南之粟。以供京师之食。道固然也。自阡陌开而沟洫之制遂坏。二千年来。不能复古。岂惟人事。亦若天时地利物性人心。皆有断断难复之势。何者。北方水利。始于虞文靖公。至明徐氏贞明。而大畅其旨。而卒不能行。然尚可诿之曰。上无圣明之君。下无贤达之臣。故至此。至我朝

世宗宪皇帝。以圣祖文武之姿。主持于上。又得怡贤亲王与高安朱文端公。赞襄于下。选用才俊为属。大兴直隶水利。分设四局。经理三年。用银至数百万两。开田七千余顷。可谓千载一时。大有成效矣。乃自怡贤亲王薨逝后。曾不数年。而荒废殆尽。其故何哉。且夫小民之趋利也。如水之就下。难以严刑峻法防之。犹不能禁也。苟水利之有便于民。何致弃成功而不悔。乃旋作旋废。毋亦天时地利土俗人情。与夫牛种器具之实有未便者乎。何则。种稻必资雨泽。东南山多。春夏积阴。故常多雨。播种栽秧。可以按节而作。西北地皆平坦。春夏少雨。栽插难以及时。苟过其时。秧节已老。不便一也。稻须常得水养。非如杂粮之止须土润。便能发生也。东南土性坚实。随处可以开塘蓄水。西北则沙土浮松。水易渗漏。即曰凿深丈余。水亦不漏。而一遇大雨。四面之沙泥随下。塘易淤浅。愚民以常须挑浚为苦。不便二也。北方之不种稻。已千数百年。其民之心腹肾肠。皆不愿食稻饭。亦不愿种稻谷。即用南人教之。而非其心之所乐。则学亦不精。其收必不稔。彼觉劳苦数倍于杂粮。而收获反不如杂粮之多。则精神易倦。不便三也。稻田之工作较多。非如杂粮之可以卤莽而耕。亦卤莽而获也。每当耕耘收获之时。家中之父子兄弟。不敷工作。必须添雇。而四顾乡。无一熟者。即用南人往助。焉能处处给足。而南人侨寄于斯。心先猜疑。其无工作时。则又无以存活。不便四也。水田必须牛耕。非如陆地之可用驴马也。北方水草不便。蓄牛较难。购买自南。价值必贵。且又不善饲养。阴阳燥湿之间。易致倒毙。一家牛毙。则人人忧虑。父子怨咨。妻孥愁叹。反怪官司之苦以所难。不便五也。水田之农具多端。与陆地异。北方木铁之类。购买较难。匠作亦不熟习。即起南匠往造。而水火料物。不能一一如

南。则迁地弗能为良。且如水车一件。乃家家必需之物。但使分寸稍差。即窒碍而不合用。频频修整。工匠难求。迟误已多。有悔心矣。不便六也。具此六不便。虽使南人数百家。往而耕之。未能事事如心。亦觉用力多而成功少。则退然返矣。然则西北本帝王沟洫之区。而古今之情形不同。水利之屡作屡废。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故居今日而欲于北方尽复沟洫。以收灌溉之利。是徒滋劳费。无益于事。且恐利未见而害已形。惟疏通川泽以除民害。则地无分南北。时无论古今。皆在所当行。亦在师古者之得其意而不必泥其迹而已矣。徐贞明所云。西北之人。方苦水害。而不知水利。水之在天壤。本以利人。非以害人也。聚之则害。散之则利。弃之则害。收之则利。此则不刊之论。水利且可缓图。而水患则不可一日不去。水患去而水利乃可徐议。但灌溉之利亦止宜于水泉之乡。恐不能如所云。西北而皆可行也。然徐公以竭忠尽知。不得一试之余。犹懃懃恳恳。不忘君国。以冀幸其言之可售而再疏以请者之或有其人也。非存禹稷已溺已饥之心。能若此乎。今直隶之水患深矣。孰是如徐公者。为 圣主一释忧劳耶。迂腐之言。是否有当。惟阁下进而教之。则幸甚。

查勘畿南水利情形疏雍正三年

朱轼

钦惟我 皇上宵旰勤劳。无刻不以民依为念。兹因直隶偶被水涝。軫穷民。

命臣等查勘情形。兴修水利。务祈一劳永逸。所以为民生计者。至矣尽矣。臣等自出京至天津。历河间保定顺天所属州县。相度高下原委。谘访地方耆老。所有各处情形大略。谨为 皇上陈之。

窃直隶之水总会于天津以达于海。其经流有三。自北来者为白河。自南来者曰卫河。而淀池之水贯乎二河之间。是为淀河。白卫为漕艘通达之要津。额设夫役钱粮。责成河官分段岁修。而统辖于河道及直隶总督。迩年白河安澜。无泛溢之患。唯饬河员加谨防护。可保无虞。卫河发源河南辉县。至山东临清州。与汶河合流东下。河身陡峻。势如建瓴。德棣沧景以下。春多浅阻。一遇伏秋暴涨。不免冲溃泛溢。查沧州之南。有砖河。青县之南有兴济河。乃昔年分减卫水之故道。今河形宛然。闸石现存。应请照旧疏通。于往时建闸之处。筑减水坝。以泄卫河之涨。又静海县之权家口。溃堤数丈。冲溜成沟。直接宽河。东趋白塘口入海。亦应就现在河形。逐段开疏。于决处筑坝减水。均于运河有益。白塘口入海之处。旧有石闸二座。砖河兴济二河之委。应开直河一道。归并白塘出口。涝则开闸放水。不惟可杀运河之涨。而河东一带。积涝亦藉消泄。且海潮自闸内逆流。遇天时亢旱。则引流灌溉。沟洫通而水利溥。沧青静海天津。数百里斥卤之地。尽为膏腴之壤矣。至沿河一带堤工。大半低荡。应饬

修筑高厚。仍令总督将玩忽河官参处。以警将来。此治卫河之大略也。至东西二淀。跨雄霸等十余州县。广袤百余里。畿内六十余河之水。会于西淀。经霸州之苑家口会同河。合子牙永定二河之水。按此系当日情形永定子牙皆不入今淀汇为东淀。水之所潴蓄也。数年以来。各淀大半淤塞。惟凭淀河数道通流。一经暴涨。不惟淀河旁溢为灾。凡上流诸水之入淀者。皆冲突奔腾。潏泆无际。总缘东淀逼窄。不能容纳之故也。故治直隶之水。必自淀始。凡古淀之尚能存水者。均应疏浚深广。并多开引河。使淀淀相通。其已淤为田畴者。四面开渠。中穿沟洫。河达于渠。渠达于河于淀。而以现在淀内之河身。疏濬通畅。为众流之纲。经纬条贯。脉络交通。泻而不竭。蓄而不盈。而后圩田种稻。旱涝有备。鱼蜃蛤萑蒲之生息日滋。小民享淀池之利。自必随时经理。不烦官吏之督责。而淀可常治矣。周淀旧有堤岸。加修高厚。无堤之处。量度修筑。其赵北苑家二口。为东西二淀咽喉。赵北口堤长七里。现在板石桥共八座。俱应升高加阔。并于易阳桥之南。添设木桥一座。堤身加高五六尺。桥空各浚深丈余。每桥之下。顺水开河。直贯柴伙淀而东。苑家口之北。新开中亭河。近复淤塞。应疏浚深广。其上流玉带河对岸为十望河旧道。应自张清口开通。由老堤头入中亭河。会苏桥三岔河。达于东淀。庶咽喉无梗。尾闾得舒。可无冲溢之患矣。子牙永定二河。以淀为壑。淀廓而后河有归。亦必河治而后淀不壅。此治二河之法所当熟计也。子牙为滹漳下流。清浊二漳。发源山西。至武安县交漳口会流。经广平正定。而滹沱滏阳大陆之水会焉。唐人言漳水独自达海。请以为渎。可知天津归海之水。以子牙为正流。其余诸水。皆附以达海。夫以奔腾注海之势。遮之以数百里纡回曲折之堤。河身淤垫。高于平地。两岸相距。不过数丈。旧时支港岔流。一概堙塞。欲其不冲不泛。安可得乎。考任邱旧志。子牙下流。有清河夹河月河。皆分子牙之流。同趋于淀。今宜寻求故道。开决分注。以缓奔放之势。永定河俗名浑河。其源本不甚大。所以迁徙无定者。缘水浊泥多。河底逐年淤高。久之洪流壅滞。必决向洼下之地。其流既改。故道遂堙。今应于每年水退之后。挖去淤泥。俾现在之河形。不致淤高。庶保将来不复迁徙。二河出口俱在东淀之西。淀之淤塞实出于此。臣等面奉 谕令引浑河别由一道。此 圣谟远照。经久无弊之至计也。今应自柳岔口引浑河稍北。遶王庆坨之东北入淀。子牙河现由王家口分为二股。今应障其西流。约束归一。两河各依南北岸分道东流。仍于淀内筑堤。使河自河而淀自淀。河身务须深浚。常使淀水高于河水。仍设浅夫随时挑浚。毋令淤塞两河。淀内之堤。至三角淀而止。三角一淀。为众淀之归宿。容蓄广而委输疾。但照旧开通。逐年捞浚。二河之浊流。自不能为患。而万派之朝宗。可得安澜矣。此廓清淀池。调剂二河之大略也。再各处堤防。冲溃甚多。应俟堤

内水泄。兴工修筑。其高阳河之柴淀口。河身南徙。旧河淤塞断流。应速挑浚。复其故道。新河之南。界连任邱。有古堤一道。亦冲溃数段。以致任邱西北村庄。尽被淹没。郑州一带通衢。宛在水中。现今任令详请开挑淀堤消泄。亦应俟水退之后。照旧修筑。并垫高行路。以便往来。又新安之雹河。自西折东。遶县治之南入淀。而徐河会入漕河。复自刘家庄泛滥而下。新安正当二河之冲。每遭漂没之患。应于三台村南开河一道。引漕河之水会入雹河。由县之正北入应家淀。南岸筑堤。以护县治。凡县属之大小淀。俱可以圩田种树。尚须逐一查勘。俟来春具奏。

畿南请设营田疏雍正三年

朱轼

窃周礼遂人所掌。畎遂沟洫浚川之制甚备。涝则导畎之水达于川。旱则引川之水注于畎。此所以岁不能灾也。今南人沟洫之制。虽不如古。然陂堰池塘。为旱潦备者。无所不至。北方本三代分田授井之区。而畿辅土壤之膏腴。甲于天下。东南滨海。西北负山。有流泉潮汐之滋润。无秦晋岩阿之阻格。豫徐黄淮之激荡。言水利于此地。所谓用力少而成功多者也。宋臣何承矩于雄郑霸州平永顺安诸军。筑堤六百里。置斗门。引淀水溉田。元臣托克托大兴水利。西自檀顺。东至迁民镇。数百里内。尽为水田。明万历年间徐贞明汪应蛟言之凿凿。试之有效。率为浮议所阻。自是无复有计议及斯者。农民终岁耕耨。丰歉听之天时。一遇雨暘之愆。遂失秋成之望。臣等窃意润物者水。其为人害者。由人不能用水也。农田之利兴。则泛滥之害去。惟是小民可与乐成。难于虑始。水耕火耨。沾体涂足之苦。非惰农所能任。而疏浚修治之工费。又穷民所不能支。以数百年未兴之利。谋之穷惰难与虑始之民。此亦事势之最难者矣。臣等请择沿河濒海。施功容易之地。若京东之滦蓟天津。京南之文霸任邱新雄等处。各设营田专官。经画疆理。召募南方老农。课导耕种。小民力不能办者。动支正项。代为经理。田熟岁纳十分之一。以补库帑。足额而止。其有力之家。率先遵奉者。圩田一顷以上。分别旌赏。违者督责不贷。有能出资代人营治者。民则优旌。官则议。仍照库帑例。岁收十分之一。归还原本。至各属官田。约数万顷。请遣官会同有司。首先举行。为农民倡率。其浚流圩岸。以及潴水节水引水岸水之法。一一仿照成规。酌量地势。次第兴修。一年成田。二年小稔。三年而粒米狼戾。小民水田收获之丰饶。自必鼓舞趋效。将可通水之处。无非多稔之乡矣。抑臣等更有请者。从来非常之利。言之而不行。行之而不究者。非局外之浮议为阻。实局中之规画未周也。臣等恭聆 训旨。凡民间之小屋。有碍水道者。加倍偿价。大哉 王言。顺人情而溥美利。无过于是。臣等伏念浚河筑圩。损数夫之产。利千耦之耕。甚而富家百顷。俱享平成。贫人

数畦。偏值挖压。若概偿官价。不惟所费不貲。亦非民情所愿。计亩均摊。通融拨抵。视本田亩数。加十之二三。其河淀洼地。已经成熟报升。必须挖掘者。将附近官地。照数拨补。如有豪强惑于风水。抗拒不遵者。严加治罪。如此则事无中挠。人皆乐从矣。至浮议之惑民。其说有二。一曰北方土性不宜稻也。凡种植之宜。因地燥湿。未闻有南北之分。即今玉田丰润满城涿州以及广平正定所属。不乏水田。何尝不岁岁成熟乎。一曰北方之水。暴涨则溢。旋退即涸。能为害不能利也。夫山谷之泉源不竭。沧海之潮汐日至。长河大泽之流。遇旱未尝尽涸也。况陂塘之储有备无患乎。此等浮议。虽愚民易为所惑。臣等宣布 皇仁。悉心开谕。无不感激欢腾。劝功趋事。其农田水利。区画条目。容臣等博采熟商具奏。

京东水利情形疏雍正四年

朱轼

窃河道有经有纬。而纬常多于经。所以资节宣。利挹注也。臣等历看京东之水。若白河若蓟若漕以及永平之滦河。皆经流之最大者。白河为漕运要津。农田之蓄泄不与焉。然河西旷野平原。数十里内。止有凤河一道。自南宛流出。涓涓一带。蜿蜒而东。至武清之垓上村断流。而河身淤为平陆。此外别无行水之沟。亦无潴水之泽。一有雨潦。不但田庐弥漫。即运河堤岸。亦宛在水中。查凉水河源。自京城西南。由南苑出宏仁桥至张家湾入运。请于高各庄开河分流。至垓上。循凤河故道疏浚。由大河头入。仍于分流之处。各建一闸。以时启闭。庶积潦归有。且可沾溉田畴。而于运道亦无碍也。运河之东则香河。其下为宝坻。沿河堤岸坍塌。屡为二邑之灾。应及时修筑高厚。并于牛牧屯以上。斜筑长堤一道。以障上流之东溢。则香河宝坻无运河之患矣。再通州烟郊以南之水。皆汇于窝头。分为二股。一股南入运河。一股东流。经香河县之吴村。汇于百家湾。入七里屯。达于宝坻。查七里屯以上。大半淤塞。地皆沙卤。难以开凿。若将南流一股。疏通深畅。则窝头经流。归于运河。分入香河之吴村者无多。稍加浚导。则亦可免冲溢矣。又夏店之箭杆河。经香河东北。入宝坻之沟头河。漫流入淀。应从沟头疏浚。导流于宝坻县南。会七里屯之水东入八门城。达于大河。庶水有攸归。不致漫溢为害。且潮水自八门逆流入河。于农田亦有利焉。宝坻之西北壤接蓟州。运河自三台营会诸山之水。东南至宝邑。会白龙港。又南经玉田丰润。合漕水达于海。河身深阔。源远流长。所谓弃之则害。用之则利者也。请先筑河堤。务须高厚。然后于下仓以南。建石桥一座。桥空下闸。壅水而升之。注于两岸。以资灌溉。多开沟浚。自近而远。纵横贯注。用之不乏矣。漕水又名还乡河。源发迁安之泉庄。喷薄涌。悬崖而下。既入平地。则委折蛇行。土人有三湾九曲之称。自康熙四十二年。决运河头。

夺流而西。至雍正元年。始塞决口。挑引旧河。然河道狭而堤堰卑。东决则淹丰润。西决则淹玉田。二邑士民。请展狭为广。改曲为直。其说近是。然以建瓴之势奔放直泻处。如刘钦庄王木匠庄。各开直河一道。其旧流亦无令壅塞。俾得两处分泻。堤堰之偏近河身者。拓而广之。更加高厚。可无冲决之患。至沿河一带。建闸开渠。数十里内。无非沃壤。土人动言湏水湍急为患。不知败稼之洪涛。即长稼之膏泽。现在远河居民引流种菜。千畦百陇。在在皆然。未见利于圃。而独不利于农者也。玉田本属稻乡。蓝泉河出蓝山西南。流入蓟运河。夹河潴水为湖。伏秋山水暴发。河与湖平。一望弥漫。应将河身疏通深广。束以堤防。西北另开小河一道。引山汗漫之水入河下流。使湖无泛滥。而河得安澜。仍于曲河头建闸开沟。引水遶东湖。而南湖内外田地。均沾灌溉。仍于湖心最下之处。圩为水柜。以济泉水之不足。其利可以万全。又泉河发源小山泉。东流会孟家泉暖泉达于蓟运河。现在引流种稻。所当搜涤泉源。多方宣播。以广水利者也。丰润负山带水。涌地成泉。疏流导河。随取而足。志乘所谓润泽丰美。邑之得名非虚。臣等历勘所至。如城东之天官寺牛鹿山铁坎。以及沿河沮洳之处。或疏泉。或引河。可种稻田数百亩。多至千余亩而止。惟县南接连大泊一带。平畴万顷。土膏滋润。内有王家河汊河龙堂湾泥河共四道。皆混混源泉。春夏不涸。王家河汊河流入大泊。龙堂湾泥河西入蓟运河。而田畴不沾勺水之利为可惜。应请涤其源。疏其流。坝以壅之。堤以蓄之。东北引陡河为大渠。横贯四河。中间多开沟洫。度陌历阡。滌洄宣布。数十里内取之。左右皆逢其源。滌则田水达于沟。沟达于渠。渠会于河。河归于大泊。大泊广八里。长方十余里。若于东南穿河。导入陡河以达于海。而泊内可耕之田多矣。陡河即馆水。源自滦州之馆山东。流遶县境而南。旁河村庄。曰上稻地。下稻地。南曰官渠。

昔年圩田种稻之处。沟塍遗址。尚有存者。宣各庄以下。至今稻田数百顷。村农以此。多至饶裕。若推而广之。沿河坚筑堤防。多设坝闸。以时蓄泄。疆理一循旧迹。不劳区画。而两岸良田。不可数计。至板桥狼窝铺等处。东连榛子镇一带流泉。大概入滦州境矣。滦州为永平属邑。永平之水。滦河为大。其源远所从来者高。汹涌滂沛。推壅砂石。既不可束以堤防。亦难以资其灌溉。然各属支流藉以汇归。少涨溢之患。而涓沥皆农田之资。如滦州近城之别故河。淤塞漫流。数十年于兹。若照旧疏通。不惟城闉不受浸啮。而西南负郭之田。皆收浸润之利。城南则有龙溪。出五子山东。大泉腾沸。流至五官营。伏入地中。至阎家庄复见。即清河之源也。按此系迁安县之清河城西有沂河。经芹菜山南流。折而东。又转而南。二河之间。地势平衍。土冈环之。东南一望无际。皆可播流而溉也。西南则游观庄之靳家黄坨河。引泉可田。南则稻河吴家龙

堂等处。引河可田。西北则自沙河驿之东。榛子镇之西。龙溪黄崖暖泉。会于牛河。按此系滦州之牛河经双桥。而围山瀑水入之。流清而驶。地平而润。沿岸一带。建坝开沟。无处非水耕火耨之地矣。滦州之北为迁安城。北徐流营涌出五泉。合流入桃林河。又三里桥涌泉流出滦河蚕姑庙。泉河与滦河相接。龙王庙之泉头。流为三里河。经十里桥而南。夹河皆可田。黄山之麓。一泓湛然。浮沫如珠。西漾入石渠。渠岸清泉喷涌。即还乡河自出也。自泉庄至新集五六里。两岸地与水平。播之可种稻田百余顷。且可分还乡河上流之势。滦河经府治之西。青龙河会焉。青龙河即卢水县。以此得名。境内冈峦起伏。地高水深。难以汲引。惟县北之燕河营。涌泉成河。及营东五泉。漫溢四出。至张家庄一带。皆可挹取。为树艺之利。他如抚宁昌黎乐亭。以及遵化三河等州县。臣等未及历。然按图考志。大抵水泽之利居多。伏念京东土壤膏腴。甲于天下。只缘积俗怠玩。苟且因循。人有遗力。地多遗利。臣等查勘所至。宣扬圣德。明白晓谕。一时民情踊跃。欢声雷动。今春融冻解。臣等分遣效力人员。逐一确估兴工。惟是工程浩大。地方辽阔。高下随宜。容有变通之处。抑或委员经理。未合机宜。圩田之多寡。奏效之迟速。统俟工完汇齐具奏。

京西水利情形疏雍正四年

朱轼

查京西一带诸山。实为太行之麓。逶迤环拱。遥神京。水势因之尽朝宗而左骛。故自西北山而下者。皆东南汇于两淀。自西南山而下者。皆东北汇于大陆。二泊两道分流。毕由东淀达直沽入海。则是今日所历诸河。即去冬查勘畿南河淀之上流也。下流治。乃可以导上流之归。亦必上流清。乃可以分下流之势。谨将勘过情形。并开挖疏引。措置水田事宜。为我皇上敬陈之。

卢沟以西诸水。拒马其巨流也。发源山西广昌之涑山。东流至房山铁锁崖。分为二派。一派东入涿州。过新城西南。一派南入涑水。经定兴。历杨村而东。二派合流。而为白沟河。他若挟河琉璃河。会于马头村为马头河。茨尾河。广阳水会于石羊村。为牛河。白玉塘西域寺甘池诸泉。会于胡良河。皆入焉。马头牛二河。雨多则溢。雨少则涸。均难资其灌溉。而牛一河。又往往东决。为固霸诸邑害。冲溜既久。宛成河槽。特以下无所归。以致泛滥田野。应加疏浚。导自高桥以下入淀。不惟固霸百里之内。涝水有所收摄。兼可减白沟之流。免雄县淹没之患。惟胡良所经。地称膏腴。沟渠圩岸。宛若江南。扩而广之。房涿之间。皆稻乡也。涑水一派。石亭赤土楼村稻最盛。而房之张坊至骆家庄。涿之高村及城之西北一路。分渠引流。具有条理。又有王家庄茂林庄毛家屯等村。沟渠现存。改为旱田者。约百余顷。询之土人。佥言水之入涑者七。入房涿者三。故不足用。及访涑。则又以水源微弱为辞。此皆小民狃于因循。不

足深信。此河下流为白沟。水势甚盛。而附流之茨尾等河。常苦涸竭。则今日之滔滔南下者。孰非拒马之余波乎。未有下流盛而上源微者。今应于房山铁锁崖分流之处。深沟侧注。以均其来。白沟之上。相地建闸。以节其去。不惟王家茂林等处之百余顷。复为水田。即河流所经之定兴新城等县。亦沾浇灌之利矣。

拒马之南为三易水。曰濡。曰武。曰雹。寰宇记所谓易水有三。其源各出者也。濡水出州北之穷独山。西折而南流。环城东注。又南入定兴。与涑水合流。源泉白杨虎眼梁村马跑诸泉。及迢栏河。皆入焉。源泉旧有石坝。乃前人壅水开渠之遗址。沿流建闸。石基尚存。故当时近水皆稻粱。遶城皆河芰。今皆荒废。所应修复以广水利者也。武水出武岭。女思子庄溪潦水入焉。流经定兴。合濡水而归河阳渡。雹水出石兽冈。灌河入焉。流经安肃。合盐台陂而入安州之依城河。三水俱挟源泉。分流疏渠。其势甚便。锤家庄唐湖川盐台陂。民皆艺稻。是在因地扩充。务使水无遗利。雹水之南曰徐水。来自五回岭。经满城至安肃。而曹水会焉。合一亩方顺龙泉诸水。汇为依城河。安州宛在水中。其势甚危。前奏引曹入雹。引雹入淀。顺而导之。正所以分而减之也。一亩泉出满城东南。涌地喷珠。澄泓盈溢。余小泉以百数。鸡距红花名最着。土人溉稻可十余顷。而水力已殫矣。流经清苑城南为清苑河。方顺水。即曲逆河。祁水之下流也。源出完县之伊祁山。五云石血二泉。流为放水河。蒲水伏流。复现为五郎河。皆会焉。流经清苑之东。为石桥河。九龙泉出庆都城东。绕城而流。东北入方顺水。源盛而水饶。而引之。不可胜用也。放水河之西。有滏水。发源山西之灵邱。由倒马关入唐县为唐河。横水自西北来会。居民引以溉稻。直达下素。町畦相望。经曲阳之镇里高门。所溉尤多。南入定州。而白龙泉复来会之。王耨张谦等村。傍河皆圩岸也。应推广以极水力。所得稻田。难以顷亩计矣。又考完县旧志。前明曾于唐之北洛。开渠引入放水河。二邑均赖其利。今河迹现存。当挖浚以复其旧。而北洛之南。原有腾桥一座。以防山水之冲。亦应访其制而多设之。

唐河之南有沙河。来自山西之繁峙。至白坡头口。入曲阳界。合平阳河南流。阜平当城胭脂二河。行唐之郃河。咸会焉。其上流亦名派水。经新乐。历定州。沿流多资灌溉。宕城鸦窝产德北川南川。皆其处也。他如阜平之崔家庄。行唐之龙冈甘泉河。新乐之何家庄浴河。俱有水田。而泉渠颇多堙废。行疏浚。所获尤多。

沙河之南有滋河。源自山西枚回山。经灵寿。为慈水。七祖寨岔头锦绣大明川。壅流皆可田。入行唐之张茂村伏焉。至无极南孟社而复出。遶县治北。旋经深泽之龙泉涸沃仁桥。疏流成渠。皆天然水利也。三水颇称巨流。毕会于祁州

之三岔口。下为潞龙河。往往泛滥为害。去岁决柴淀口。浸及任邱者。即此水也。以上诸水会于白沟者七。会于依城河者十有六。会于三岔口者十有一。而尽摄于西淀焉。

自北而南。水之载在图经者二十有一。唯滹沱最大。发源山西繁峙之泰山。由雁门入直隶之平山界。冶河绵漫嵩阳雷沟沕沕水等洞。皆入焉。冶河一名甘陶河。源自山西平定州松岭。流至平山。初不与滹水相通。自二水合流。而滹沱之势遂猛。屡奔溃为正定害。元时分辟冶河。自作一流。滹沱水退十之三四。已而冶河淤塞。复入滹河。岁有溃决之患。皇庆中。议复之而未果。又按汉书地志。冶水即太白渠也。受绵曼水东南至下曲阳。入于洨。此冶之故道。本与洨合。今应于入滹之处。塞而断之。循其故流。加以挖浚。引入洨河。则滹沱之猛可减。此前人已试之成功也。

洨河发源获鹿之莲花营泽北村二泉。其源颇有堙塞。至滦城西南。合北沙河而流始渐大。浇溉可资。但苦岸高。难以升引。应作坝以壅之。俾水与岸平。开沟二三尺。纵横俱可通流。涓滴皆为我用矣。伏秋水涨。则决坝以泄之。旱涝无虞。万全之利也。浚河下流。自宁晋入泊。旧有石闸三座。遗迹尚存。现今两岸居民。尚庠水以浇畦麦。其为水利之用。亦可想见矣。

洨河以南。水自赞皇来者。有槐水午水。自临城来者。有沛水泥河泚河沙河。自内邱来者。有李阳河七里河小马河柳河。或名在而已堙。或源存而流已徙。道途所经。一一访求。即土人亦不能言其故而指其处。然石桥宛在。断碣犹存。或此等本非恒流。前人开之。为泄涝归泊之路。今皆任民耕种。以致山水暴下。弥漫四野。贪尺寸之利。贻害无穷。今已委员查勘。酌量疏通。令漫水有归。田畴不受其害。小柳河之东为圣水井。亦名圣女河。源出任县之栾村圣女祠下。泉从地涌。引流可田。南为白马河。源出内邱之鹊山。经邢台。居民建闸溉田。壅之而不使下。下流遂湮。水涨之时。则以为壑。故北之圣女南之牛尾二河。俱被其冲突。为任邑害。今应浚白马入泊之流。严邢台闭闸之禁。害去而利乃可兴矣。牛尾河发源邢台之达活泉。水盛岸高。直达于任县泊。作闸节宣。利赖曷穷焉。又南为百泉河。源出邢台之风门山。亦名七里河。历南和之北豆村康家庄等处。有闸十三座。溉田数百顷。而任县不沾一勺之润。今应立法以均其利。自下而上。各以三日为期。则沿流一带。皆水田也。但河身尚隘。宜展而倍之。百泉之南为野河。源出邢台西山下。经野河村。入沙河。沙河源出山西辽州之潞水。流至沙河县南。分为二支。一流南和。至任县。为泮河。一流永年北。下泽。至南和。为干河。抵任县。合洺河。入任县治沙河县之普润闸。溉田四十余顷者。是其利也。洺河亦发源于辽州。历河南之武安。而入直隶永年县。过泽南和。下与沙河合。近年常苦涸竭。若引滏阳之水。假

沙沼之道。两河之间。俱可沾其浸溉。

滏阳河。诸水之巨流也。源出河南磁州之神山。至邯郸南。会渚沁二水。流永年。抵曲周。过泽平乡任县隆平。至宁晋。贯大泊而出。抵冀州。与滹沱水合。所经之处。疏渠灌稻。元臣郭守敬曾言可灌田三千顷。而明臣高汝行朱泰等。建惠民等八闸。民以殷富。近为磁州之民筑坝截流。八闸已废其六。今应均平水利。照旧修复。其措置磁州一节。容臣另折具奏。诸水入任县泊者十。入宁晋泊者十二。则此二泊过二十余河之委汇也。查任县泊。土人谓之南泊。宁晋泊。土人谓之北泊。皆禹贡大陆泽故地也。

南泊所受诸水旧注滏河。自滹漳闾淤。河高于泊。所有出水五沟。势成倒灌。难以议开。唯爪一河。不足消全泊之涨。此任民所以哓哓于穆家口之开塞也。隆平地居二泊之间。惟恐坐受其浸。故力争而阻之。及委员查勘穆家口河道。原有通流。特隘而浅耳。今应略加疏浚。为力无多。其邢家湾及王甫堤。旧桥卑坏。不无梗塞。亦应改建添设。以畅其流。而马家店以下所有之泮河古堤。略为修补。以防漫溢。任民既不苦于漂。即隆民何忧波及也。

北泊周围百里。地洼水深。亦恃滏河为宣泄之路。自滹沱南徙。由贾家口灌入。故道渐湮。遂决洨口营上等村而东注。但水口河身。亦多浅隘。今应大加展挖。务俾宽深。如此则南泊之水归穆家口。而咽喉已通。北泊之水入滏阳河。而尾闾亦快。积涝日消。旧岸渐复。四围涸出之地。尚可以数计哉。然后作小堤以绕之。多开斗门。疏渠种稻。则沮洳之场。无非乐土也。

惟滹沱一河。源远流长。独行赴海。为善决善淤。迁徙靡常。自古患之。向入宁晋泊。则泊淤而众流无所容纳。自去年北徙。决州头而东。直趋束鹿。奔轶四出。至今尚未归槽。田庐俱被冲压。束邑官民。请疏入泊之道。以纾切己之忧。然此道本非正流。闾淤已成平地。旋加挖掘。工费甚繁。且大陆古泽。众流委注之地。亦不应听淤塞也。今查有干河一道。系滹水入滏旧路。由木邱至焦罔。河槽现存。修治不难为。力自张岔开挑六七里。便可直接决河。从此改流。由焦罔而入滏水。沛然而东。宁晋泊既远淤壅之害。即束鹿深州等处。亦无冲溃之患矣。

畿南州县。地方辽阔。臣等未及历者。已遣员悉心经理。即当酌量缓急。次第兴工。以仰副我 皇上爱养民生兴修水利之至意。

请定考核以专责成疏雍正四年

朱轼

为政之经。厚生为大。爱民之道。察吏为先。臣等疏浚水泽。营治稻田。开万世永赖之美利。仰遵 圣训。随地经画。陆续兴修。所有完过工程。派委大员勘明。如式者。例应交地方官收管。本年二月内。臣等奏请各处水田沟洫。

必须每年经理。令管河各道督率所属州县。按时修浚。定为考成。奉 旨依议。今工员现在调回。工程暂交州县。但考成未有定例。即河道无凭举劾。请嗣后计典。将水利营田事实。逐一开注。由河道结送督抚。以定优劣。果能实心奉行。着有成效者。该督抚不时荐举。其或因循怠惰。致误工程。查明即行题参。至该道职司表率。责任匪轻。凡所属地方水利营田之兴废。即该道奉职之优劣。作何一并分别澄之处。恳乞 敕部议覆施行。抑臣等更有请者。直隶农民。向苦旱潦。其于种植之方。多所未遑。今旱潦无虞。则地利宜尽。除稻粱麦黍之属。随宜播种外。其有畸零闲旷之地。不能播种五谷者。俱宜种植树木。或薪或果。利用无穷。至各处河堤栽种柳树。既可保护堤根。亦可资民樵爨。尤为有益。臣等稽诸往古。凡言燕地之产者。俱云鱼盐枣栗之饶。现今行视京东永府一带。其民种植枣栗。所在成林。果实所收。贸迁远迩。夫土性不甚相殊。而树艺不能皆一。虽百姓之勤惰不齐。亦有司之劝相未力。嗣后请着为定例。训饬农民。凡一村一坊之地。务令种植若干。造册报明。本管上司。不时查视。再水泉之利既兴。凡陂塘淀泽。俱可种植菱藕。蓄养鱼鳧。其利尤溥。如此。则地无遗利。家有余财。吏治修而民生厚。畿辅之苍赤。共沐高厚之 皇仁矣。

磁州计板开闸议雍正五年

正定府知府童华

为请定计板开闸之法。以均水利事。窃查滏阳河发源磁州。从前州民欲独擅其利。既建东西两闸。复于东闸之下。建第三闸以束之。每遇三月以后。八月以前。三闸尽闭。永年曲周之民。思沾涓滴而不可得。官吏商民。屡详屡告。因属隔省。莫能控制。经怡亲王奏明。将磁州改归直隶广平府。磁人失其所恃。转而降心相从。嗣户部议准前守张廷勳条奏。定以磁州两闸。五日启放。然未定作何启放章程。若令闸板尽启。则建瓴之势。沟浍之水。一日可尽。目下既虑偏枯。将来必致争夺。职等亲临相度。详加酌议。磁州西闸。在西门外十二里。地名槐树村。闸有七洞。每洞下板八块。每块以地亩尺一尺三寸为度。积水至六板。即可分注沟渠。至八块而各田充足矣。请自二月三十日以后。将闸板全下。每月开放六次。放闸之法。水底板六块。水面去板二块。使本地之沟水常满。而下游之余波不绝。既不遏水以病邻。亦不竭上以益下。争端可永息也。东闸在城东二十里。地名琉璃镇。闸止一洞。下板十三块。每块以一尺为度。使与西闸同日启放。放闸之法。水底板九块。水面去板四块。每启闸之时。委官看视。水与板平即止。以五日一启为率。其东闸下十五里。地名阎家浅。州人建有第三闸。此处地势极低。拦河收束。水难下灌。应饬拆毁此闸。不许复健。查张廷勳条奏一案。现行各地方官会议。恐磁永官民。各执己见。未

能均平水利而服众心。职奉委南局。亲勘确访。集思广益。仿唐臣李泌明臣汤绍恩西 湖三江两闸计板放水之遗规。酌定成法。实可经久。乞饬祇遵。于水利田功。大有裨益矣。

营田四局工程序直隶通志

雍正三年秋。直隶水。既賑既貸。烝民既乂。天子乃临轩而咨。命怡贤亲王曰。昫昫畿甸。非三代井亩之区乎。平衍千里。率多污下。而无一沟一浍流行而翕注之。不达于川。乃潴在田。非地利之异于古。乃人事之未修也。夫水聚之则为害。而散之则为利。用之则为利。而弃之则为害。仿遂人之制。以兴稻人之稼。无欲速。无惜费。无阻于浮议。于是以大学士臣朱轼为辅行。历三辅。所以为疏濬排决计者甚备。经度高下。酌量蓄泄。一切引水溉田之法。课导补助旌鼓舞之方。咸条例以请 指授。乃遵而行之。四年。先之滦玉诸州邑。浚流圩岸。建闸开渠。皆官为经理。而工本之费。借帑以给。岁纳什一焉。是秋。田成岁稔。凡一百五十顷有奇。而民间之闻风兴起。自行播种者。若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新安安州任邱。共七百一十四顷有奇。皆于积潦停沕中随方插蒔。尽获收获。于是争求节水疏流。以成永利。而四局之设。自兹起矣。一曰京东局。统辖丰润玉田蓟州宝坻平谷武清滦州迁安。自白河以东凡可营田者咸隶焉。一曰京西局。统辖宛平涿州房山涞水庆都唐县安肃新安霸州任邱安州行唐新乐满城。自苑口以西凡可营田者咸隶焉。一曰京南局。统辖正定平山井陘邢台沙河南和磁州永年平乡任县。自滹沱以西。凡可营田者咸隶焉。一曰天津局。统辖天津静海沧州。暨兴国富国二场。自苑口以东凡可营田者咸隶焉。局各有长有副。有效力委员。凡相度估料开筑建造。皆委员与地方官偕。而查报地数花名。给发农本。则端责之地方官。田成工讫工程工本。胥令守土者遵前规而以时达之水利营田府。当是时。上方以和衷协助。期地方文武之吏。而 特谕贤王举劾之。故以勤于田功。立膺显擢者有矣。一时守令。皆慕而思奋。夫官之所先。民罔敢后。是故事易集而功易成。自五年分局。至于七年。营成水田六千顷有奇。于是天心助顺。岁以屡丰。总秸积于场圃。稻溢于市廛。上念北人不惯食稻。恐运糶不时售。大贾居积。则贱而伤农。于每岁秋冬。发帑收籴。民获厚利。向所称污莱沮洳之乡。率富完安乐。豳吹蜡鼓相闻。可谓极一时之盛矣。八年。贤王薨。司局者无所称禀。令不行于令牧。又各以私意为举废。九年。大学士臣朱轼河道总督臣刘于义奏请遣太仆卿臣顾琮。乘传稽核之。除距水较远。地势稍高。须车戽而升者。听民随便种植外。其余水与地平。无烦汲升之处。取地方官永远可为水田结状。着籍存户部。荒废者查参如例。议设观察使二员。兼以宪职。分辖京东西。督率州县开营可田地亩。无力者。贷以牛种之费。秋收扣还。所有旧田围渠闸洞修治俾无坏。又

设副使二员。出资经理。以为民倡。我 皇上爱养元元。与之图万世之安。则营田乐利之政。必将垂裕无疆。所谓尽沟洫之力。以佐平成之绩者。与神禹比隆。不可以不纪也。故详志之。以着实效云。

天河二府积水状乾隆四年

陈宏谋

天河二府属境内积水。应浚应筑各工。本道照督宪奏开工段。亲往覆勘明确。估计详报在案。抑本道附有请者。此番疏浚积水。原为永除直隶水患。而水性就下。欲使水有去路。必须挑挖河渠。欲使水不倒漾。仍须另筑堤闸。大抵应挑挖河渠者十之七八。应筑堤闸者十之二三。然其挑挖河渠之中。有关系数州县之利害。是为经流。经流既通。然后左近渠沟可以随地挑浚。因势利导。伏读宪台奏折。内开劝用民力者十之四。照以工代赈者十之三。照修筑河堤之例者十之三等因。本道就天河二府所属工段情形而论。凡关全邑及数州县之经流大河。及应行坚筑之堤闸。民力难胜。即以工代赈。亦难坚固深通。小民值连年灾伤之后。方需赈糶接济。岂能强其合力。成此大工。即或勉强派修。而心力不齐。上下不能一律。上游稍利。下游翻受其害。此断不能责之民力。而非动帑决难成工者也。至于止关数村之沟渠。一县之内不计其数。若不专责之民夫。是凡民间些小沟渠短港。亦须官为挑挖。既无如许帑金。亦无如此政体。均应责之民修。不必因其费少而概行动帑者也。再一切工程。均需于春融兴工。而各处既有帑修之大河大堤。又有民修之沟渠。加以运河遥堤月堤大工。同时并举。恐各处无如许力作之夫。与其先挖沟渠而水无去路。民情多所疑畏。不如先挖大河。先建堤闸。使民情有所倚赖而争先开沟也。本道愚见。凡帑修之河堤。其大纲也。民修之沟渠小。其细目也。大纲先举。细目斯张。经流既通。支派自达。其事本有次序。其工亦有缓急。除该处无帑修之工。而旧有通畅经流者。仍令民力于春融兴工。挑挖沟渠外。其余先将帑修之大河堤。先期兴修。其民间应开小渠小沟。暂缓挑挖。待帑修之大河大堤告成之后。上下通畅。各处水有所归。民间之沟渠。将不待督劝而自争先挑挖。似不宜漫无分别。动作民修节帑之虚文。徒启惊疑。徒滋物议。而终无裨于疏浚之实事也。所有天河二府。应开之大河。应筑之大堤。已经分案议详。均候宪台鉴核批定。速发帑项。以便遵行。实无庸再行勘议。反滋掣肘观望之弊。

覆奏酌办水利疏乾隆二十七年

方观承

查工部侍郎范时纪奏请饬直隶州县。于低洼之处。疏浚种稻一折。奉 旨此不过偶以近来一二年间。雨水稍多。竟似此等地亩。素成积潦之区。殊不知现在情形。乃北省所偶遇。设遇冬春之交。晴霁日久。便成陆壤。盖物土宜者。

南北燥湿。不能不从其性。即如附近昆明湖一带地方。试种稻田。水泉最便。而蓄泄旺减不时。灌溉已难遍给。倘将洼地尽令改作秧田。当雨水过多。即可藉以潴用。而雨泽一歉。又将何以救旱。从前近京议修水利营田。未尝不再三经画。始终未收实济。可见地利不能强同。但范时纪既有此奏。着寄方观承阅看。或有可以随时酌采。于目下疏消之法。裨补一二者。该督悉心筹议具奏。钦此。臣思南北地利。不能强同。非人力所可变易。细绎训谕。畿地农田情形。已荷 圣明烛照。臣查范时纪原奏。有可随宜酌采。查京南州县洼地。有应种稻。并可以寓疏消之法者。惟霸州东北煎茶铺等滨淀数村。又与文安接壤之毕家房宋家庄等十数村。下湿停潦。每于消余一二尺后。不能骤涸。而地势平衍。土性泽埴。乾隆二十四年秋涝。曾于次年试种稻秧。竟获有收。今年九月内臣查勘文霸积水。面交该州县督令村民照前经理。而贫户无力得种。因该州贮有侍郎王钧捐存营田工本银一千五百两。每年照例贷助佃民。随饬于余存项内。动银借给。该处村民领种。秋收免息还官。如来年干涸。无从得水。仍听照旧播种黍粟。以从民便。此外又有保定府属安州之垒头村新安县之马定寨一带近淀洼地。土脉亦云宜稻。已于淀水落后。将安州淀头闸。新邑端村东西二闸。开放积水。俟洼水内外相平。酌看其潴存之深浅盈绌。亦仿照霸州暂种稻田事宜办理。既资补救。并寓疏消。见可而行。不无裨益。至如固安沙地。非稻所宜。宝坻津静青沧。皆水咸土。天津蓝田久废。是其明验。且为诸河下游。河淀相连。古洼排列。既不可以筑堤湮水。亦非寻常沟濠所能宣泄。向来皆俟海河运河水退。大势乃得减掣。其中一水一麦之地居多。非蓄泄即事秋耕者可比。况侵耕占种致妨水道。近日河工正坐此患。尤未便一概而施也。至于大道开沟。及浚复田间渠路。修筑旧有堤。或劝用民力。或以工代赈。经臣分委道府查勘。通饬各属。上紧筹办。已节次据报开工。容臣另行汇奏。

邦畿水利集说总论

沈联芳

谨按直隶河道源流。惟京东诸水。别为一途。其余自覃怀以北。太行恒山以东。数千里之水。趋赴于京师之南。会于直沽。以入渤海。昔汪应蛟有言。易水可溉金台。唐水可溉中山。滏水可溉襄国。滹沱可溉恒山。漳水可溉邺下。近代以来。蓟永丰玉津霸等处。营成水田。并有成效。使尽因其利而利之。畿南不皆为沃野乎。然利之所在。即害之所伏。其在 圣祖 世宗年间。淀池深广。未垦之地甚多。故当日怡贤亲王查办。兴利之处居多。迨乾隆二十八九年。制府方恪敏时。除害与兴利参半。今则惟求除害矣。水非加多。地非加少。果能求其致病之处而力为除之。利之所兴。安见今不如古哉。顾以今

日全局大势筹之。其中极难者有四。

一永定河自建堤后。新雄固霸。永庆安恬。惟堤内流沙易积。堤亦屡经改筑。考康熙三十九年之河。在今南岸之西。西老堤之东。雍正四年之河。自五工至永清冰窖村西。转而东至王庆坨。入三角淀。今之南北坨堤是也。乾隆十五年。冰窖草坝改河。则又由南堤出口。循东老堤东入叶淀。乾隆二十年。于北岸六工二十号改下口。则又开北堤放水东行。今自顺水坝下。旧南北堤独存。而河身皆成淤地。自六工下。洼下俱变高原。旧堤遥之间。无路可为导引。为今之计。惟有仍复南行故道较为得地。盖永定河旧由看丹口径固安县。至霸州入会同河。今金门闸减水引河。即其故道。昔以无堤而受冲决之患。今若束以长堤。导之南注。藉清以刷浊水。仿江南蓄清敌黄之法。虽不能保其久而不变。然五六十年之间安澜可必矣。

一东淀汇畿南全局之水。有翁受停蓄之用。今日就淤浅。非人力所能开挖。兼之三角淀叶淀沙家淀。俱经阨积。无可分漕。惟与南北两运夺三岔。一门以入海。此近年泛涨之所由来也。陈观察谓清水无路归津。必至侧注杨柳青一带。穿运而过。纵未必尽然。而水壅必溃。津门实有堪虞。今若于静海县权家口。县北三里许添挖减河一道。俾三岔口少泄一分南运之水。即多泄一分东淀之水。况该处减河。雍正年间怡贤亲王业经奏准。因缺之路而因势利导。旋以积水而止。在昔日开之。为南运分减之法。在今日用之。即为让流东淀之计。不特于淀有益。即于运河亦属有裨。变而思通。实不得已之补救也。权家口既开。再将淀池苇草。鸠集人船。大加铲芟。使水中根叶净尽。自无挂淤之病。然后再谋用船捞泥。如陈观察所云。设船。募奴夫。可以斟酌变通行之。诚今日治淀之要着也。

一滹阳河弱不敌滹。苟非急为调剂。滹沱必将南徙。查滹沱得治水之助。势益凶悍。其先滹阳之不受倒灌者。赖有小漳河之助耳。康熙三十六年。漳水南由馆陶入卫。滹阳无助。弱不敌强。然其先北泊宽深。尚能容蓄。自乾隆五十九年以后。北泊淤平大半。滹沱频决东堤。其不至淹新冀者几希矣。今若于上游塞治河入滹之路。俾循故道。各自经流。合洩助滹以敌滹。此万全之策。惟治河故道。经由滦赵境内。堤桥座。必须另为改建。所费浩繁。此亦前人旧有之议。非敢创设也。

一文安居九河之下梢。素称水乡。历来筹议河防。如王凤灵姜扬武井济博纪汝清诸公。俱熟悉川源。兼权利害。而迄无良策以为长久之图。嘉庆六年。大水之后。长堤荡决。居民皆已任其通流。不复以筑堤为事。夫当水壅未退之时。自宜留其去路。以为宣泄。迨水已消退。自当仍旧筑堤。以防外水之入。从前筑堤时。大洼左近取土较难。逐年堤根日就高积。南水不来。自然渐露滩地。

培筑较易。何憚而不为。为今之计。治文安之水。施工不必尽在文安境内。一开通胜芳旧河。使水由东趋。再于上游开中亭河。以分其冲突之势。一修复广安横堤长城老堤。以御河间西流之水。一修筑烹耳湾横堤。以防西水。横堤坐落雄保二县南自雄境小王东庄起北顶保安县千里长堤计长三千一百九十七丈为文安西障御五官淀泛涨之水五官淀上承唐洋二河之流向有王村闸宣泄今王村闸已改筑土坝而五官淀又淤满不能容水故横堤尤易溃决横堤既修宜将王村土坝仍改建闸座庶横堤可保稳固耳如是。则西南两路无来水。而大堤之外。水分势缓。即遇涝年。纵不能保其无水。而区区本邑积涝。所淹无多。不此之务。而欲任其荡漾。冀图受淤营田。何计之左与。又考康熙三十三年。徐司马元禹摄篆文邑。有立围田。制水车。量水盈缩。导引出入议。于保定境内立闸引水以防旱。于县境龙堂湾建闸泄水以防涝。嗣以阻于保定。未果行。徐司马亦不久去。后遂无踵其议者。以今地势论之。龙堂湾为文邑至洼之处。通县之水俱可由此归淀。若仿照徐司马原议。于该处建闸二座。以时启闭。复为立围田。制水车。实力行之。何患不成乐土耶。

邦畿水利事宜

沈联芳

一青沧减河仍宜改闸也。谨按捷地兴济两减河。自怡贤亲王奏请建设五洞减水石闸各一座。至乾隆二十六年。高宗纯皇帝巡幸山东。舟经闸口。见运河水底水宽裕。恐闸墙有所壅蔽。谕令改闸为坝。并将龙骨海漫落低一尺有奇。三十余年来。畅流无阻。仰维圣虑精详。固宜永遵弗替。惟是运河河底。逐年日渐增淤。坝口渐形低矮。浑流所过。如龙骨高则泥沙澄于下。而不至旁流。其淤减河也轻。龙骨低则虽遇小汛。而泥沙悉行灌注。汛期一过。淤积至于数尺。故虽有岁修。而淤多费少。挑挖焉能尽净。此减河之所以日就浅窄也。筹议者。总缘改坝之举。出自圣裁。未敢轻议更张。但今昔情形。迥乎不同。倘蒙据实陈奏。仰邀俞允。因时制宜。俾青沧减河两坝。仍准改为闸座。遇大汛则启放泄水。水弱则闭板以济运。岁修既可节费。而减河不至淤积。实于河道生民。均有裨益。再查减河历年久远。河身淤积殆满。旧日河槽。原宽八丈。今仅存三四五丈不等。河底较之堤外。高有丈许。今欲从堤内开挖。用力难而需费大。若导从堤外行水。南行则筑南堤。北行则筑北堤。就一面现有之堤。不过筑堤一面。其需费较省于开挖旧河。河槽既深。行水倍。畅可收分泄之实济。惟以事关改作。不敢妄议。存其说以俟将来。

一浊水不宜分流也。治水之道。合则猛。分则弱。惟浊水不宜分流。而或者执禹疏九河之说以为辩论。夫九河至近海之处。正资去路之速。虽多疏之而不为病。若上游则异是。窃见漳水在广平境内。分流四出。频见迁徙。自归并馆陶

。合为一流。遂安流顺轨。滹沱有完固口铁灯竿之分支。故其流不久而旋淤。今仅存臧家桥一派。衡武河献境内。不闻淤塞。下至大城张家庄以下。分为正支二派。今正流已淤。而支流亦浅涩。岂非明验乎。虽然。分流之说。亦有不可偏废之处。如子牙新河。开自康熙四十一年。圣祖仁皇帝亲临查阅。建有减水石坝。间尝亲至其地。相度形势。坝门龙骨甚高。惟盛涨可以过水。并非分流以入新河也。又天津红桥一带。旧有子牙入运故道。西有隔淀迭道。东建木桥数座。盛涨之时。各桥均令泄水。隔淀迭道工成诸桥下均宜开通此又下游不妨分流之谓也。总之。入海之处不嫌多途。上游之流不宜分道。是在治者之相其宜而用之耳。

一河间不宜水田也。直隶水田之兴。自宋何承矩置斗门以引水灌田。其后踵而行之者。在元则有虞集托克托。在明则有徐贞明汪应蛟张国彦顾养谦左光斗诸人。我国朝怡贤亲王奏请设立营田专官。以经理其事。凡畿疆可以兴利之处。靡不浚流圩岸。遍获丰饶。独何以不及河间。在昔汪应蛟云。瀛海当众河下流。视江南泽国不异。若建闸通渠。可得水田数万顷。其说本于徐贞明。贞明亦本于元虞集。国朝李相国光地。亦曾上言河间宜兴水田。未得请而止。论者谓河间其壤坟而疏。且多沙瘠。圩田之法。未可施用。其说固当。而要其水田之可营不可营。不系乎是。夫圩田筑堤。皆烦人力。农之惰者。虽置之荆扬宜稻之乡。沟洫不能以时修浚。犹获石田。安能多稔。如果终岁勤动。鼓舞力作。何患不成沃土。所虑今昔水道不同耳。河闲旧为唐河下游。又有滹沱支流经其地。源流不绝。可以引而灌。故元明之间。主可兴水田之说。迨明季国初。唐滹之流渐弱。故虽有建议。旋即中止。今二河并皆改流。不由河间。河间既无恒流。艺稻自非所宜。即唐滹二河开挖深通。亦只为西南一带。沥水宣泄之道。春水无源。水田无籍。非特土地有异宜。实时候有异用也。

一津静运河西岸宜设堤防也。南运河两岸均有大堤。独西岸自独流镇以北。至天津郡城。向止有商人捐筑小。高不过三尺。自乾隆初年。天津张观察坦熊创不可筑堤之议。良以运河遇盛涨。正赖此无堤之岸。听其泄入淀池。免致漫溢耳。桂林陈相国宏谋为监司时。正接张观察之手。谓是为运河天然滚水大坝。因而仍之。且为之说。以宣示不可筑堤之故。前哲经画之善。识远虑周。永堪师法。独是当日之泄运入淀。其时淀池深广。是以停蓄翕受。津城既无冲突之虑。运河亦免泛滥之患。是当日固必不可有堤也。今淀池淤积殆满。西来之水。已难容纳。水涨则东漫归运。以故嘉庆六年。淀水穿运而过。静邑东堤。亦被冲刷数处。不惟不受淀池容蓄之利。反受淀池横决之害。自宜有以障之。使淀自淀而运自运。各不相入。乃可保漕艘经行之道。然亦必得添权家口减河。庶运河方免涨溢。且必得修复隔淀迭道。庶淀水不能东漫。此数处工程。缺一

不举。不能有济也。自独流镇至杨柳青四十里。自杨柳青至天津三十五里。皆当接筑大堤。此亦今昔情形不同之处也。

一疏天津七闸引河以泄海河盛涨也。海河长亘一百二十里。涘广涯深。潮汐迎之。则逆行而上。即禹贡所谓逆河也。南岸有送道。旧设七闸。视水盈虚。以时启闭。原以泄南洼之水。入海河归海。今海河河底日渐高仰。南洼地势反低。即遇海河水弱之时。洼水亦不能入河。以故天津城南。潴水恒满。水光一寺。宛在水中。查七闸之下。向俱有行水沟十余道。今并淤积。若寻其故道。均加开浚。以白塘口与咸水沽旧河为经流。导之东行。由中堂涯一带。分泄海河盛涨。是海河得此七闸。三岔口自不致十分壅滞。亦分减之法也。惟七闸既开。海河之南。必得有堤挡御。方不致于南轶。波及青静也。或以开沟之土。培成两堤。各束成河。启放之时。闸板不宜尽撤。恐沟道窄狭。不能容也。开沟垒道。即古人沟洫之制。纵横相承。浅深相受。水涨则以疏泄为灌输。水消则以挑浚为粪治。立法本善。无地不宜。然亦视其土性之宜否。前制府胡公。劝民挑挖池塘。开沟垒道。又置造水车。教民运用。而其法卒不能行者何也。畿辅土疏善崩。开挖虽成。一遇雨水。旋即塌陷。水车亦以岸高水深。艰于转运。惟开沟送道。大有益于行旅。惜行之未久。而胡公逝世。地方有司。遂无实力继行者。夫开沟送道。非只为送道计也。地之与河相近者。水之赴壑自易。其距河较远之区。向非有沟涂以传送之。其停潴之处。虽一隅亦能阻隔为患。故为送道而开沟。而所开之沟。亦必相度地势。使沟水有所宣泄。而后能收沟之益。是开沟实水利中不可少之事。今试以送道工程计之。最亟莫如安肃县南北。献县单家桥南。郑州迤北。景州城北等处。果能寻其去路。引水导流。俾脉络通行。受其益者。岂仅在商旅哉。

一淀泊淤地不宜耕种也。畿辅地方平衍。河道纵横。入海之处。惟海河一门。全赖大泽以容蓄众流。传递归海。计畿内大泽有六。曰大陆泽。曰宁晋泊。曰西淀。曰东淀。曰塌河淀。曰七里海。皆能收束众流。缓其奔突之势。实水道之关键。众流之纲领也。川无泽不止。泽无川不行。二者相为表里。讲求水利者。当以此为先务矣。迩者北泊为滹沱淤塞大半。渐成平陆。东淀受浑河子牙之淤。水广而浅。塌河淀七里海为民占种。西淀中多淤田。甚或报垦升科。地方有司。受其所惑。殊不知阻遏水道。其咎綦重。惟是积重难反。围圩耕种之地。未能悉行除去。是不可不详查。如有实在阻塞水道之处。宜急为铲挖。永行禁止。乃为有益。直隶地方广阔。河道纵横。应修之处。指不胜屈。既不可枝枝节节治之。致有上通下塞顾此失彼之病。然同时并举。工作浩繁。经理亦虑难周。自应分别缓急兴修。谨将应修各工。分别于后。○急工 廓清东淀捞淤。并芟刈苇根水草。添权家口减河。以分入海之势。修复红桥以西隔

淀迭道。 开挖子牙正支二河。并浚新河。 疏子牙河故道。并三支黑龙港。

开胜芳中亭二河。 开河间唐洋二河。 定州唐河疏归故道。 塞冶河入滹沱之路以助溢。 开清苑满城境内金线河。 疏挖赵北口迤东清河口一带河道。 修赵北口十二连桥。 并除西淀中圩田。 修千里长堤。并隔淀堤烹耳湾横堤广安横堤长城老堤贾口横堤。 筑滏阳河东堤。 文安县龙堂湾建闸。

○缓工 涿州巨马河。 良霸牛河。 雄县赵桥新立二村堤工。 曹河并达省支流。 瀑河并上游堤工。 新安大淀旁二沟工。 浚七里海塌河等淀淤积。

漕龙河间段裁湾取直。 疏通景阜一带宣泄沥水各河。 大名境内漳河。 蓟运河。 还乡河。 海河迭道并闸七座。 天津台七座。 按天津为畿南众水朝宗之所。地势既低。海潮复来荡激。故前人起建七星以镇之。内镇水者五镇火者一镇煞者一实为水口吉星。有关通省风水。非祇天津一郡。水利既兴。宜并修之。故附载于末。按所分缓急各工近日情形又复不同如浚七里海塌河淀不应入缓工此在随时斟酌矣

筹消水患疏乾隆四年

孙嘉淦

伏查直隶地方。连年积水为灾。急宜设法疏浚。臣与河臣正在酌议。仰荷圣训指示。令臣等及时经营。速为料理。臣已约河臣顾琮。亲赴保定。当面会商。谨将委员查勘已确。臣等意见相同者。臚列陈奏。窃惟田有滞滂。皆由河有壅淤。故欲疏积水。必先通其经流。直隶经流之大者。永定子牙南运北运四河。与东西两淀是也。永定子牙之故道向皆无堤。是以泥流田间。而水不淤淀。自永定筑堤束水。而胜芳三角等淀皆淤。滏与滹沱合流。是为子牙河。自子牙筑堤束水。而台头等淀亦淤。淀口既淤。河身日高。于是乎田水入河之路阻。南运有捷地兴济两减河。北运有筐儿港王家务两减河。分泄水势。运河颇受其利。但减河过水时有淤垫。而岸堤单薄逼近陡立。致有溃决。于是乎涨水漫田之患日生。此则直隶积水之大端也。永定南北两岸。现开六闸五引河。其长安闸金门闸之引河。即系永定河之故道。又今下河于凌汛改流。由郑家楼鱼坝等口入于叶淀。叶淀乃东淀之别汇。淤之不碍。臣等议于叶淀之东渐为疏引。使入西沽之北。则永定别行入海矣。子牙有新旧两道。新河已淤。臣等议闭焦家口。仍浚其河身。使上游黑龙港诸水。得以归淀。旧河由王家口入淀。亦渐淤塞。臣等议于闫二庄。开旧河之东堤。使于蒲港等洼渐引而东。过杨柳青。使入西沽之南。则子牙亦别行入海矣。两浑河各自入海。永不淤淀。则清浊有分。而水患永息矣。北运两堤多有草土。以河多湾。故多险也。查下游有湾冲。必上游有沙嘴。臣等议将沙嘴之长者挑之。稍裁湾以取直。则险工渐平。然后去其草堤。兼筑土堤。为斜坡以免冲刷。则河岸可以永固。至北运减河。原

无大害。但时有淤沙。堤多卑缺。臣等议将淤者挑之。卑者高之。缺者补之。此易为之事也。南运大岸。亦多险工。幸得放淤之法。坑塹淤满。则岸坚如铁。今淤工渐竣。险工皆平。其兴济减河。本属条达。但河身浅狭。臣等议于两岸再筑遥堤。挖河身以行正溜。使面宽底窄。则淤沙自刷。溃决可免。惟捷地减河。纡回而不能畅达。岁为民患。实不可用。查捷地上游吴桥境内有安陵镇。地势高而与老黄河近。臣等议于安陵再建一闸。浚减河三十余里。即入老黄河。可以畅达于海矣。安陵闸成。将捷地之闸闭而不用。如此则南运亦永无溃溢。而运道民生俱奠矣。此四河之大略也。至于两淀。原为受水之区。查正定广平顺德三郡之水。毕汇于南北二泊。又会滹沱河以入东淀。顺天保定河间三郡之水。毕汇于西淀。又由玉带河以入东淀。京西全局之水。皆由此以达津入海。而其传送之咽喉。宣泄之尾闾。犹有未畅。查西淀至赵北口。横筑土堤。为南北往来之路。建桥十座。以通淀水。今九桥之下。皆无河流。惟广惠一桥。可通舟楫。但水出桥东。不十余里。即与白沟河会。白沟水涨之时。往往倒灌。是以桥西之水。壅塞不流。再桥东一片汪洋。为众水所会。而止由张青一口入玉带河。泄水不多。查自雄县之龙湾。至霸州之鱼津桥。有白沟河故道。臣等议令开挑。使白沟由故道以入中亭。则倒灌淤淀之患可免。至于九桥之下。皆通水路。桥南另疏一河。使由药王行宫之南。出张青口。再将清河门疏浚。由茅儿湾开口。从十望河故道。别派分疏。则西淀下游三河畅达。消水自速。再白沟河既入中亭。恐其不能容纳。臣等议将中亭挑浚宽深。所挑之土。堆筑成堤。再将金门闸之西引河。改由东道。使不入中亭。以免壅决。至苑家口迭道。界于玉带中亭两河之间。其地为分泄暴涨要道。臣等议建木桥五座。使沥水通行无阻。如此则西淀之咽喉畅矣。至东淀之广。倍于西淀。周围约数百里。容纳全省之水。而出口之处。止有淀河一道。宣泄不及。臣等议将三汊河淤浅之处皆行挑浚宽深。再于下流杨家河卞家河洼等处多疏淀河数道。使并行而东同会于西沽。并将淀池四边多立界牌。无令百姓筑埂偷淤。则东淀之尾闾亦畅矣。此两淀大也。四河顺轨。两淀畅泄。然后各州县之积水可得而消也。查直属地方。田中积水。以及河渠堤。应行疏浚修理者。九十三州县。共计工程五百二十三处。另折恭呈 御览。约计工程之内。已经完竣者十之三。现在兴修者十之三。现在估计者十之四。其工段丈尺。陆续造具清册。咨部查核。至修理之法。劝民用力者十之四。平常工程。照以工代赈之例者十之三。紧要工程。照修筑河堤之例者十之三。除劝民用力者无庸开销钱粮外。其照代赈工程者。现于州县库项动支。统入以工代赈案内报销。其照修筑河堤之例者。俟估有确数。另请动拨。再工程烦多。经理督催。必须专员。容臣遴选有人。另行具奏。务使积水入河。河水入淀。淀水入海。以庶几决川距海浚畎浚距川

之遗意焉。然此其大也。至于田间沟洫。盈千累万。而河道交错。兼多疑难之处。众说纷歧。臣等不能亲身阅视。即委员分勘。以一人之身。查勘数十州县。势不能遍历村庄。则详细委折。仍须责之州县。但州县贤否不同。或怠于相度。无心遗漏者有之。或惮于兴作。有意隐匿者亦有之。臣前于八月间。将委员勘册。及各州县历年被水村庄。逐一声明。此水始从何来。终从何去。来处可堵则堵之。去处可疏则疏之。若果四高中低不能疏销。则当汲引泉流。令作水田以收粳稻。若不能种稻之处。则查明顷亩。豁除钱粮。使植芦苇。务期水旱兼收。不致连年灾歉。比岁赈饥。有伤政体。限各州县于八月底报府。该府亲勘。于九月底报司。俟各属报齐。臣等再加商酌。将此次所未议及者。续行陈奏。或此次已奏。而尚须斟酌者。续行声明。一面即行动工兴修。期于明年四五月间。俱各完竣。统俟伏秋两汛经过之后。验其有无成效。如尚有遗漏。及疏浚未尽合宜之处。续行相度。奏明修浚。如此节次办理。庶几水患可以永除。水利可以渐兴矣。

受病之源治病之方切中肯綮其所规画至今不能易也

大陆泽图说

王原祁

任邑之大陆泽。广袤数十里。九河之水皆汇焉。汪洋浩荡。望之居然一湖。而不知实皆两税之民田。淹久而成巨浸者也。九河为洺沙蔡马泆河达活百泉圣水滏阳。而泆河滏阳为之长。九河之外。尚有泆洺等八河。皆自任之西南西北。而归于大陆。泆独深且长。元郭守敬所以独议开泆河也。而滏阳则自穆家口统泄大陆之水。经隆平宁晋。直达天津河以入于海。自万历二十六年。漳河决曲周县郑家口。溢入滏阳。而隆平以下。地浅易淤。其人又因之以为利。占为沃土。于是滏阳又决而东徙。其故道犹存。乃所谓古滏河也。古滏塞而大陆之水。因从鸡爪小河以东泻于新之滏阳。亦其势使然也。然则昔之大陆。始从古滏而远达天津。继从鸡爪而近泻滏阳。泽中之水有所来。亦有所去。可耕可稼。财不匮而赋亦足。今古滏之故道阻塞。在隆平宁晋。难议疏通。新滏阳亦淤高丈余。鸡爪河水反内溢。故泽中之水有来无去。积而为泊。向日输租纳税之田。尽滏水底。是以赋税无出。人民离散。若不请蠲水中粮额。则束手待毙。民困无再苏之日矣。余放棹泽中。周行细访。乃知旧图多舛。因详加较正。并系之以说。禹贡之大陆既作。杜佑谓今邢赵深三州。则任本属邢。知大陆不止于任。而任实其地也。至所谓滏阳河者。发源河南磁州。与漳水不相混也。禹贡至于衡漳之漳水有二。出山西乐平少山者为清漳。出长子县发鸠山者为浊漳。至潞之涉县。浊漳合入清漳。经临漳而东北入。自万历中。漳水决曲周入滏阳。因名小漳河。及经大陆而北。塞于隆平。又名古滏河。今又以滏为负。益讹

之讹矣。至隆平宁晋。为古滏河泄水之故道。皆因逐年塞而不通。以致任独受害。故亦不可以不详也。

复唐河故道议

戈涛

按唐河源出山西灵邱县高氏山。本名滏水。自广昌东经倒马关。过完县西北。入唐县界。故谓之唐河。历望都曲阳定州。至祁州三岔口。与滋沙二水合。下经博野曰蟾河。至蠡县。为杨村河。旧由饶阳铁灯竿口。分为二支。一经肃宁入河间。循郡城南八里铺而东。并会于城北。曰半截河。抵任邱东庄桥。达五官淀。此唐河故道也。其由城南之支。旧会滹沱决口。亦谓之洋河。又肃宁有中堡玉带二河。下接任邱之镜河。皆为唐之支流。自前明天启中。由蠡县北决入高阳布里愚地诸村。故易名布里河。下入新安为猪龙河。入雄县为高阳河。由莲花淀以达赵北口之四角河。则今现行之道也。其自蠡县饶阳肃宁献县河间故道宛然可按。堤亦或断或续。未尝湮废无存。闻之故老云。唐河之未徙也。环抱郡城。舟楫往来辐辏。米粟木石煤炭之利。饶益无算。即滹沱决溢。往往循之达淀。不至漉漫弥野。是不惟收利。兼可弭害。自改出高阳布里。其下游地瘠土疏。几于岁有决漫。以为任邱西境四十八村之害。夫河水合则强。分别弱。自然之势也。为今之计。不必全复故道。但于蠡县旧入饶阳河间处。疏凿深通。建立分水坝。使之两道并流。冬春之间水泉一涸。即独流不过如带。至于夏秋暴涨。有两道以分杀其势。均可免漫溢冲决之患矣。往时数举斯议。大抵皆为任邱所沮。任邱五官淀。久成膏腴。居人私据其利。不愿河之复故。窃按五官一淀。为河间郡泄水尾闾。即无此河道。尚宜改通。以纳积潦。本年滹沱漫流。不能以时迅消。由五官淤塞之故。即其征也。况五官本属官淀。特由民人认种升科。挑复故河。原可计亩豁粮。且河道所出。压占本为不多。又淀地止于种麦。春夏无水。堤以内仍不妨麦种也。而任邱四十八村。永免昏垫之苦。是唐河分流复故。固利河间。未尝不利任邱。断而行之。是在当事。

巨鹿堤防议畿辅通志

王鼎

尝考邢襄阖属。大势坦衍。广舆所记。广阿泽独隶巨鹿。是又坦衍中之污下者也。旧起城之西南。以及于东北。斜筑长堤一道。界连任平广宗。约百有余里。未审肇于何代。明之末造。恒旸干旱。泉流多涸。沮洳扬尘。民遂视此蜿蜒虹基。阻碍车两。不啻若赘疣也。一任踉蹌蹂躪。十夷八九。至顺治十一十二两年。霪雨无休。任县之张家泊。所汇牛尾圣水蔡马百泉沼沙泮八河。自西而来。平乡之落漠。暨广宗之崇文仁义李槐板台诸社。坏堰四散之水。自南而东。漳滏骄。大陆滉漾。巨鹿之民。不尽为鱼者几希。于斯时也。无论壑邻不仁

。然四望弥漫。亦无邻之可壑。况畚鍤莫施。又孰是可理之壤。以崇我壅激者乎。得无追忆徐文长之说。谓自禹治水后。九州岛诸大水。不大泛滥决徙者。田以井故也。田井间之水。自遂而沟而洫而浍。沟深广各四尺。洫广深各倍之。取其细流以泽田。而水势之分。千条万派。如发之析而约于梳齿。无殖赋不通之患。废井田而为阡陌。则凡向所析之细流。尽并而为陆矣。犹发之旧约于梳齿者。今还束而髻之。其势并。其力自悍。又何怪乎。文长之言如此。顾疏之诚是也。而非可得于仓卒。如广宗地势稍据上游。尝秦越我巨民。而且不为之所。讼争关会。累年不息。奈之何以分漳滏。望同患于河朔之民与上党之民哉。此必不得之数也。然五行气数之灾。偶乘于莫备莫觉之际。亦未尝不纾之于数年或数十年而后再来。其狎至而频仍者绝少。但人之常情。水至即缭扰叫号。水退则偃仰玩忽。苟惩今患而复堤防。但于冬春交会。于耜举趾之前。村落之处下流者家出几筭。筭复几日。立为成约。若宅陇尤当冲要者竭作。亦听自便。日计不足。岁计有余。十年之后。当必如陵如阜矣。其下浅泊深塘既可放泄。而且饶萑蒲稻蟹菰菱鱼蛤之利。倘冯夷纵恣。携家以登。不稳于桧巢耶。即室庐不无淹损。前此亩锺圃八之蓄。亦足相偿。而鸠庇不难矣。总之疏濬之说。万全之策也。固巨而难行。豫培之说。一隅之见也。似易而渐举。虽卑卑平实之事。亦须亶亶耐久之心。又勿曰以乡民而城郭之民也。官绅所在。分义宜然。祖居难移。独不为身家乎。在有司当为民计。而在吾民尤当自为计。

疏各处古河故渎议

陈仪

直隶地方。地势平衍。虽有潴水之淀泊。并无行水之沟恤。雨水偶多。即漫流田野。淹浸禾稼。是以怡贤亲王于通州武清地方。开挖凤河。于香河宝坻地方。开挖窝头鲍邱二河。于良涿固霸等州县。开挖牛河。收摄野潦。俾有所归。故以上各州县数年以来。不受淹浸之害。自此而外。古河旧道所在多有。与凤河近者有古龙河。上源本出卢沟。久已淹塞。而下流河槽具在。惟近六道口入淀之十余里。垫淤平漫。雨多水溢。则为东安害。与南运河近者有古漳河。来自大名。历广平顺德冀州河间之境。皆有河槽。至交河县地方。又有古清河一道。自阜城来会。土人谓之清漳河。杜林镇之大渡口。前河臣王新命开横河一道。通入鲍家嘴河。收摄野水。而归于运河。但以上所经二十余州县之境。不无垫淤平漫。及民间占耕之处。雨水汇聚。往往溢出为害。与滏阳河近者则有滹沱故道。深冀等州衡水武易等县皆有之。又有武强县之龙治河。归古漳河。名岔河。衡水县之古盐河。枣强县之黄栌古河。长者百余里。余亦不下数十里。上受雨潦。下无所泄。亦溢出为害。又有马颊朱龙二河。上自河南。下归山

东。中经大名之清丰南业二县。雨多水溢。亦漫流为害。此等古河虽系无源。皆堪行水。而地方官不知经理。沿河小民但知利己。或就其平处种植为业。或地处下流。曲防拦截。故脉络不通。水至则共受其浸。甚至有源有委。载在图志之水。如柏乡之槐午等河。任县之蔡马等河。祇以泉源微细。时常干涸。而民间常于河身种麦。地方官不知查察。一有水发。则弥漫遍野。所谓贪尺寸之利而受害无穷也。陆陇其为灵寿令。浚治卫水。其始人以为开无水之河。迂而无当。河成而雨集水至。赖此河宣泄。禾稼无损。迄今民犹怀之。此贤臣之远见也。其言每以为沟洫之利。不可不亟亟讲求。今各地方所有古河。其宽深过沟洫远矣。但使流而不窒。脉络相承。近泊者导之归泊。近河者导之入河。近淀者导之入淀。淤者挖之。平者浚之。断者联之。隔者通之。劳费谅亦无多。而潦水各有攸归。无泛滥之害。有屡丰之庆。其为利亦不溥哉。应请 旨敕下直督。转饬各州县。同心殚议。实力奉行。此即古人尽力沟洫之意也。

疏消文大二邑积水议

赵一清

自宋人因古九十九淀之遗迹。引水为塘泺。即今东西淀是已。西起保定安肃。东迄泥沽海口。横亘九百里。何承矩李允则先后经营。大兴稻田。蒲苇鱼蛤。充牣其中。外限契丹戎马之足。内助边饷之不给。其时凭借清流。全无浑浊。是以有利而无害。明时浑河泛入雄霸。而淀池淤塞。于是始筑堤捍之。如刘珣吴尚义陆坤钱藻诸公。不可谓非一方保障之功也。 圣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七年。命河臣王新命筑千里长堤。合雄霸保文大静六州县之民。并力以御之。分段以守之。居民安土乐业。六十余年矣。天道一周。人情久翫。堤之高者瘠。厚者薄。完者缺。又不于其蚁溃之初。早为绸缪之计。一遇水潦。大则漫堤而过。小则穿窬而入。淀池积淤。水高于地。文大又地之最下者。水既四聚。一入而不可复出。时也亦势也。文大之水之难治也久矣。淀池既高。必泛二邑。水流就下。不可复挽。若更南洑。则子牙河界于其右。倘不急为疏浚。则冲刷 钦堤。阑入子牙。駸駸乎截南运而东。横决于清沧之境。百万漕艘。何由达津抵通。此之为患。不可胜言。及今宜力复前人分段防守之法。详见文安县治有石碑纪其事使六州县之民。协力抢修。均其劳役。勿为秦越之视。勿为壑之计。勿开盗决争讼之端。先治清河南岸大堤。务令坚固。使无涓滴之渗漏。然后清理淀池之浅且狭者。或复浅夫船之制。岁岁捞挖。总期通流无滞。则堤以外可无虞矣。而堤内之水。必相度二县之形势而熟筹之。夫二县之地。低于淀池及他邑固也。即其洿下之区。必有再洿之处。择其再洿之处而掘深之。弃地与水。使汇归焉。高地必固。小则为坑为洼。大则为淀为泊。优游停滯。毋致散漫无束。以十分计之。弃三分之地。即有七分之收。弃四分之地。即有六

分之收。此六七分者。水去而其收必倍。亦足以相偿矣。所弃之地。失业之家。官或计直以予之。量地以易之。民亦无不乐从也。志乘所载。坑洼淀泊。在在有之。岂振古如兹耶。亦出于一时积水难消而成之耳。夫九泽着于禹贡。九藪见于周官尔雅。圣人治水。未之有改也。藉令数年之间。外水不入。天道顺行。雨暘时若。无源之水。自然涸出。如此而目前之急少纾矣。不然。文大之水既不能壅其北归。清河又不可南放。子牙终何所去乎。是在因地制宜。善为区画而已。

后湖官地议

陈仪

玉田之后湖。受迤北一带山涨之水。并蓝泉螺山泉之流。下注小河口。而委输于蓟运河。即徐尚宝潞水客谈所谓后湖庄疏河可田者也。小河口岁久湮塞。水无所泄。遂为潴潦之区。萑苇葑蕀。其为不耕之壤久矣。雍正四年春。怡贤亲王巡行水利。过而瞻瞩久之。曰。此稻乡也。经画营田。宜自兹始。于是遴员发帑。而手一图授玉令吴士端曰。汝其董厥成。启而谛观之。则图上有说。指画详尽。其略曰。疏浚小河。以泻积潦。建筑围堤。以御山涨。开渠设闸。引纳蓝泉螺山泉之流。以资灌溉。而湖心凹处。萑苇之所生者。释而勿垦。为潴水之地。士端等奉以从事。工竣田成。比岁大熟。士端以功擢永平守。割玉田丰润二县隶焉。而在工各员。亦升赏有差。然则后湖一区。实营田之始基。贤王所心经而手纬。以为畿辅州邑之表式者也。而其措置之妙。尤在湖心毋垦。以为潦水归宿之所。周围筑堰。外涨固不内侵。而雨泽过多。则内水亦难外泄。湖心以受之。田功乃可万全。所谓舍尺寸之利。而远无穷之害。后之人所当遵守无失者也。五年。吴守以湖心所出苇草之利。颇为近湖豪猾占夺。乃丈而籍之。官收其值之所入。以为围堤岁修之费。而以玉田丞掌其事。俾县令稽核其工。具启其事于王。王报可。自此崇卑增薄。围不毁于水。而田以屡丰焉。八年。贤王捐馆。水利营田府罢。局既撤。而浙省游民申有山。乘间投隙。借垦荒之名。遂冒耕湖心之地。苇利既绝。而修筑之费。无所取给。围日以圯。予任后。有稻户宋绍先讼。言之不胜惋恨。乃征其案于吴守。吴时已擢任霸昌道矣。录案见复。即檄县查有山冒垦之故。杖而逐之。然苇已成田。无复萌之生矣。县令卫步青乃召民佃种。额课之外。仍输租为修围费。于是江生维翰。遂以当年升科为众人先。仍外纳围租如令。此其意徒欲得地耳。一地无两税。定制也。既科粮而又出围租。是两税矣。以之报部。必以成例见格。若止报额课。则围租不登部册。祇名私费耳。势不便与正课一例追比。或完或欠。或多或少。一任其意之所为。官民其将谁何。是修围不过虚名。而十余垦顷熟之田。已归其手矣。此其为狡狴。路人知之。卫令不之察而达于司。司如其请。取

结册而将转达于部。此严令宗嘉所以断断然有归官召佃之请也。其言以为该县县丞经管河务。围闸洞。是其专司。此地应责令该员经理。召人承种。除旧有学田钱粮外。凡属无粮之地。应令该员议立官户册报升科。仍照例输租银八十两。为修围之费。收齐汇缴县库。遇有围闸洞应需桩苇之处。会同该县勘明。动项修理。工竣报查。庶无悖从前立法之意也。是时稻户宋绍先等众争认者纷纷。予深惟贤王立法。吴守照行之意。严令所议。尚属存羊。故排众辞而批允之。诚以为后湖工程计耳。夫贤王当日。岂不知湖心之地可以为田。而故弃为萑苇之场哉。所弃者小。而所全者大也。吴守之令玉田数年矣。岂不知湖心为田可以增赋课。而祇收苇草之利哉。盖额课之升报。益国赋犹锱铢。而围租之岁修。保地功于久远也。及一变而为申有山之冒垦。已违贤王措置之苦心。再变而为江维翰之认升。又失吴守立法之美意。自兹以后。修费无出。围堤渐废。虽日督地户以事畚鍤。然而利既端于一人。劳则遗之大众。其孰肯俯首就役焉。为长久计。不若归此地于官。召种而籍其所入。额课出其中。围租亦出其中。国赋无亏。而营田永赖。则严令之说。似可俯从。不必执前案之不可移。而遗营田将来之害也。

卷一百十工政十六直隶河工

治河蠡测

陈仪

从来治河者必通计全局之利害。而后可定一河之会归。必先定下流之会归。而后议上游之开筑。此理势之当然。古今之通论也。明胡体干论江南水利。以为高山大原。众水杂流。必有低凹处为之壑。如人之有腹脏焉。彭蠡震泽是也。旁溪别渚。万派朝宗。必有一合流入海之川为之泄。如人之有肠胃焉。江淮河汉是也。南既如此。北亦宜然。以畿辅水利言之。正定广平顺德三郡之水。二十余河。毕汇于南北二泊。翕受而停蓄之。然后合为一川。出北泊径衡水之焦罔。会滹沱之流。奔注数百里。至大城之王家口入东淀。曰子牙河。则是二泊者。正顺广三郡诸河之腹脏。而子牙一河为之肠胃也。顺天保定河间三郡之水。三十余河。毕汇于西淀。翕受而停蓄之。然后合为一川。出茅儿湾径保定。曰玉带河。径霸州之苑家口。曰会同河。至文安苏桥之三汉口。入东淀。则是西淀者顺保河三郡诸河之腹脏。而会同一河为之肠胃也。至东淀一区。南纳子牙之流。而正顺广二十余河之汇为二泊者尽归之。西受会同之注。而顺保河三郡三十余河之汇为西淀者又归之。举畿辅全局之水。无一不毕潴于兹以达津而赴海。则其通塞淤畅。所关于通省河渠之利害者。岂不尤重哉。康熙三十七年以前。渺然巨浸。周二三百里。清泓澄澈中。港汊纵横。周流贯注。自抚臣于成龙奉命开筑永定河。不为全局计。而只为一河计。遂改南流之故道折

而东行。自柳岔口注之东淀。于是淀河病而全局皆病。即永定一河亦自不胜其病。淤高桥淀。而信安堂二铺遂成平陆。淤胜芳淀而辛张策城尽变桑田。向之渺然巨浸者。皆安归乎。既失地于西北。则倾注于东南。而独流一带。淀水与运河仅限一堤。至杨柳青以下则淀运相连。南堤盖岌岌矣。故曰淀病也。且淀池以翕受为功。容纳之量隘于下。则灌输之势停于上。一遇伏秋汛涨。泆漭西林。腾涌无归。则旁溢横奔。冲堤溃岸。故今岁高阳河决而东。断郑州官道。子牙河决而北。文安大城皆宛在水中。而南岸 钦堤增高二尺。水犹与之平。人第讶水之大。河不能容。而不知淀之小。水失所受。故曰全局皆病也。永定本向南流。径固霸之境。而会入玉带河。率其自然之性。河未尝淤。淀亦未尝淤也。虽东坍西涨。时有迁徙。亦不无冲啮之虞。而填淤肥美。秋禾所失。夏麦倍偿。原不足深为病。治之之法。但当顺其南下之性而利导之。多其分酺之渠以减杀之。宽筑陂陀之泊岸以缓受其怒流。分建护村之月坝以预防其冲击。如此则害可减而利亦可兴。自改河以来。河底岁垫而高。河高而增堤。堤高而河亦与之俱长。今视平地已有八九尺至一丈者。溃决则建瓴直下。为田庐害。岂足异哉。总由浊流入止水。溜散泥沉。下流自塞归壑之路。上游犹筑居水之垣。不过厚蓄其毒以待溃耳。故曰永定河亦自不胜其病也。夫利在耳目之前。而患伏数十年之后。当时固以为无足忧。而卒至一发而不可救。凡事类然。不可不深思而熟计之也。我 世宗宪皇帝。智与神谋。深悉浑河之为淀病。且深悉浑河病淀之为全局河道病。于兴修水利之始。即 特降谕旨。令引浑河。别由一道入海。毋使入淀。可谓探本穷源。一言而举其要矣。盖淀为定水。无冲刷之力。故沙入而沉。河无停流。有涤荡之功。故泥冲而散。永定南入清河。自三十七年以前。溯之前明。百有余年矣。旧所经由之处。沙痕的皪。岸分明。袁家桥以北。崖高底深。牛河借以行水者。即其故道也。河性善淤。能垫深为高。而此道废来已四十年。何以经久不湮。历历如是。下口畅则上流疾。此即利于入河之明验矣。雍正四年。虽经水利衙门。奏于郭家务以下改挖新河。而下口仍然归淀。故经王庆坨则王庆坨淤。入三角淀则三角淀淤。近且駸駸乎淤及杨家河矣。夫杨家河乃全局清水之尾闾也。此河一淤。则通省六十余河之水。无路归津。势必于杨柳青上下。穿运道而灌天津。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故筹今日之利害。则下口会归之路。可不为之熟筹而审处也哉。

愚以为会归之路。莫如顺其南下之性而入玉带河。或谓浊能淤淀。亦能淤河。玉带河一淤。则西淀之水无所归。必逆折横流。为文霸四邑害。是大不然。玉带河西受数十河之水。渠深流急。涤荡冲刷。泥澄沙散。已自失其浑浊之性矣。即如滹沱漳水。其浊流岂下于永定。而滏阳河。其宽深亦不逾玉带。滹入滏而滏未尝淤。漳入而未尝淤。则永定之入玉带何足虑乎。或谓南北长堤。文大

二邑民命之所系也。浑河横冲而入。必有溃决之忧。是又不然。大堤之决。前已屡告矣。皆清河为患。未见有浊流也。如果浊流决堤而入。则文安仰釜之地。早已填平。何以低洼如故也。况经相国鄂公奏请加筑高厚。视前数倍矣。再于堤外加以埽镶草坝数百丈。以备不虞。尚何意外之患乎。或谓河流湍悍。土性疏恶。不堤则泛滥妄行。荡庄。啮城郭。仍为固霸诸邑害。堤之则犹是筑墙而束水也。是又不然。昔浑河南行之时。河身不过十余丈。溢岸漫流。深不过一二尺。旋长旋消。为期不过二三日。本非巨津。如黄河之浩瀚而莫可控御。特以东折既违其性。入淀又窒其归。强束以长堤。适足以激其怒耳。今若顺其南下之性而利导之。曲直随势。多其分酺之渠以减杀之。高下合宜。宽筑陂陀之泊岸。缓受其怒流。宁厚勿高。分建护村之月坝。预防其冲击。宁缺勿合。如此措置。将斥卤变为膏腴。史起之功可再也。纵遇异涨之年。溢岸漫流。仍不失一水一麦之利。亦何负于民哉。天下事极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永定之为淀病。今日已极。非一日翻然改图。复其南下之故道。使病淀者去。则淀终不可得而治也。淀起于苏桥之三汉河。讫于天津之河头。一汉自古山北流径高桥淀。入信安镇为信安河。一汉自赵家房东北流。入胜芳淀为胜芳河。径新张策城至褚河港。分二支。一东流为长子河。一东北曲折可八里。为东沽河。又东十余里为王庆坨河。与长子河合。而信安河亦自西来会焉。一自汉下马头东南流径崔家房。东入张家嘴河。北流径任家庄。东流入左家庄泊。又东北径石沟。分二支。一北流与胜芳河会。一东北流至台头子牙河。自东南来会焉。合流至羊芬港。又分二支。一北流径藕柳树。与长子河合。一东北流过蒿浪泊。出杨家河。抵河头。而台山赵家房二汉。皆出三角淀而东来会焉。此三汉之大概也。其沿堤东去。径西马头堂头入左家庄泊。径傅家营。入石沟河。则盐河之故道。非三汉之正派矣。自永定入淀以来。高桥淀淤而信安河绝。台山一汉。并入胜芳。胜芳淀淤而辛张河绝。台山赵家房二汉并入台头。张家嘴河淤而下马头一汉并入沿堤小河。是淀之上口诸河。尽失故道。既苦于翕受之难。三角淀淤。而长子河绝。王庆坨淤而东沽港河绝。是淀之下口诸河。皆成断港。又病于宣泄之隘。所恃以通流者。惟台头一河耳。以全淀所受六十余河之水。纳之一之中。而子牙浊河自南来者。又从而溷之。不亦危哉。愚向有末议。设船。募奴夫。委专官。计丈里。捞泥挖浅。除葶开淤。豕宰顾公已采之入告矣。其事一行。则台头一路。上接左家庄。下达杨家河。自可逐渐宽深。不忧梗阨。而愚犹以为一河纳全淀。终非其量之所能胜。则三汉故道不可不择其要者而开挖之。以分其来而畅其去也。一张家嘴河。雍正四年。开挖未竟。水至停工。宜接开至左家庄泊。以分沿堤水势。一沿堤小河。自堂头至坝嘴头。浅阻碍流。宜挖深通。使水无停驻。以保堤工。一赵家房河。村中土桥卑隘。不通

舟楫。宜改造加高。中活板。使帆樯来往。以畅河流。以上三河。其下流俱经由淀泊之中。芡草蒋停泥壅溜。多致淤浅断绝。宜每岁捞挖以为常。此则船之所有事矣。而尤关紧要者在开挑胜芳旧河。此河上承台山赵家房二河之委。径辛张策城褚沽东沽三港。过王庆坨北。径三角淀南。至河头与杨家河会。其形势自西南而东北。最为径直。故土人谓之照直河。虽湮塞已久。遗迹犹存。若寻逐开疏。事殊始。宽不过十五丈。深不逾八九尺。而且陆地施工。易为畚鍤。凭高作岸。无事堤防。导三汊于西北分流。减台头之东南侧注。肠胃宽而尾闾畅。岂繁淀池廓清。即全局之河道堤工均有裨益矣。

直隶河道工程事宜疏乾隆三十七年

裘曰修

窃惟畿辅河道。蒙我皇上轸念民生。筹及久远。特命大学士臣高晋臣裘曰修会同督臣周元理。谘諏相度。发帑金五十万两。鸠工兴举。现已工竣。臣于运河永定两河上下左右。俱经行略。覆勘再三。此番仰荷特恩。堤一切修整。凡从前残缺坍塌之处。增高培厚。焕然一新。自可资为巩固。臣伏查永定一河。号称难治。水性浑浊。挟沙而行。与黄河相等。但黄河不烦转输。直达于海。此则入淀穿运。然后达于海河。是以较黄河尤为难治。然黄河绵长数千里。此则不出二百余里之内。人力犹有可施。顾自改易下口之后。自六工二十号以下。任其荡漾。而荡漾既久。泥沙停积。南淤则北徙。遂以北堤改作南堤。迤北又建遥堤。再淤再北则添越堤。昨岁则又穿越堤而北矣。若非此番特命经理。则东安武清县治。将为归墟之壑。是以相度便利。于新开挑河头以下。导之使东。断其北徙之路。作通河尾闾。虽限于地势。何敢遽言一劳永逸。然人事不可不尽。未可复以任其荡漾之说误之。则每岁皆当挑挖。并每汛过后皆当挑挖。必分泥沙于两旁。而中间河槽一道。断断不可阻塞者也。向来河官只讲筑堤。不言浚河。虽圣训谆谆。颁诸谕旨。深切着明。而河员习气难除。以为浚河艰于施功。又不能见效。不若筑堤之有丈尺可寻。工料可算。其最不肖者。或更藉险工为利。易于开消。兼以下口任其荡漾之后。遂更有所借口。而挑淤一事。徒存名色。不知淤日积则河日高。加堤而河身与之俱高。既不能下达。则未有不旁溢者。下淤上决。势所必至。此下口之疏浚。在今日不可不亟讲也。其上六工已无中流之形。东冲西激。在在皆成险工。连岁赵村公义村等处漫口皆在上截。水不就下。专恃堤为保障。而沙土浮松。安能抵御。此六工以上之挑浚。在今日又不可不亟讲也。臣查永定河额设挑淤银两。并无庸另议加增。只将岁修抢修之项通为一事。则办理裕如矣。何以言之。淤滩日减则水循中道。水循中道则无东冲西击之患。而险工日少。无险工则无埽工。而埽工之费移于挑淤。每岁挑淤。淤不厚。河流可以渐深。河

流既深。不专恃堤以为防御之术。所谓行其所无事也。此又不独永定河为然也。运河两岸。险工林立。而所以有险工之故。则淤滩致之。东岸有滩。则水侧注于西。西岸有滩。则水侧注于东。侧注之势。偏刷堤根。于是加埽加镶加戩。百计与之为敌。曷若于水发之前。凡有淤滩。皆以川字河之法深浚沟槽。水到引入槽中。则险工便可大减。亦请以险工之费移于挑槽。久之均化险为平矣。臣半岁以来。于工次逐加晓谕。现在督臣周元理所见相同。论议符合。因永定河最关紧要。顷合词奏请添设浚船。并与以器具。使得水中施功。以资挑浚。但必须文武大小员弁。俱协力同心。方能奏效。臣再往会同验收船只。即将永定河各汛事宜。熟商妥计。新开下口。作何移驻官弁。以专责成。其上六工作何分别平险。配与船只。于每岁伏秋汛过之后露出淤滩。记明段落。如某汛有淤滩几段。次年能挑去几段。能省埽工几段。以截淤多少为汛员殿最。显示黜陟之途。俾以河平无险为升转之阶。庶厅汛不贪岁修抢修之小利。尽知堤防之难恃。挑淤之有益。一意讲求数年之后。诸河必大有成效。总之治河不外疏筑二字。而筑不如疏。理甚明白易晓。筑而不疏。人特未心诚求之耳。

又直省之弊。近水居民与水争地。如两河之外所有淀泊。本所以潴水。乃水退一尺。则占耕一尺之地。既报升科。则呈请筑。有司见不及远。遽为详报。上司又以纳粮地。自当防护。如塌河淀七里海诸处堤。直插水中。其实原无堤之时。水过后仍然退出。而堤一立。水从缺口而入浸。灌溉既满。被淹更甚。及水退之时。不能仍从缺口而出。遂致久淹不退。而愚民无知。仍以筑堤为爱之。遂使曲防重重。甚有横截上流。俾无去路者。现在既不能一一将废堤之土。普行除尽。只得多开涵洞。以为出路。究不能如原无堤之为畅宣也。又往往倡为防御下游倒漾之说。殊不知倒漾之水。随长随落。不能经久。而不顾上游之全无出路。则诚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臣经行数次。既有所见。理合一并备陈梗。仰祈 敕下所司。于一切淀泊原系蓄水之区。嗣后不许报垦升科。其淀泊中偶值涸出。不得横加堤。则凡水皆有归宿。不致壅遏为上游之害。而河道民田。似不无小补矣。

总陈水患情形疏道光三年

工部侍郎程含章

窃臣奉 命署理工部左侍郎。办理直隶水利事务。随于交卸江西巡抚篆后。沿途采访。博稽旧案。得有端倪。此番行入直境。历过景州阜城交河献县河间任邱雄县新城涿州良乡十州县。沿途履勘河淀。访问官绅士民。又得各道府稟呈略节。通省之利弊情形。虽未周历履勘。业已得其大概。知直隶之水患已深。不可不急急图之也。查直隶枕山近海。平原千里。本禹贡冀州之域。枕山则雨水陡泻。挟沙带泥。近海则众水朝宗。地形洼下。平原广野。则河水停积。

消泄不速。故其受水患也独深。当尧舜时洪水为灾。大禹治之。亦于冀州工力为多。以 国朝之近事言之。雍正三年。频次大水。钦差怡贤亲王与大学士朱轼治之。大兴水利。用银数百万两。历五年而竣事。乾隆四年。又复大水。直隶总督孙嘉淦治之。历两年而竣事。乾隆九年。又复大水。钦差尚书刘于义会同督臣高斌治之。历四年而竣事。乾隆十六年。直隶总督方观承。大修天津尾闾一次。二十六七年。又复大水。方观承治之。历三年而竣事。以上四次。共享银数百万两。自此之后。水道通利者数十年。迨嘉庆六年大水后。大小河道。无不淤浅。其时因川陕军务未平。未暇修治。嗣后愈加淤积。以致道光二三年。大雨。被水州县。多至一百余处。小民荡析离居。哀鸿遍野。幸蒙 圣主如天之仁。每岁赈恤银米百数十万。百姓不致困毙。然以数百万嗷嗷待哺之民。咸仰给于官。岂可为常。则疏通河淀。诚目前至急至要之务。无可再缓矣。臣闻治水如治病。然治病者必先明乎病之源流。统全体而熟察之。按部位而谛审之。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以通省之大势观之。天津为众水出海之路。若海河若塌河淀若七里海若贾家沽若陈家沟若三岔河若兴济若捷地若盘若老黄河若筐儿港若王家务各减河。皆所以泄水入海。犹人之有尾闾也。东淀回环数百里。全省之水。皆停蓄于此。若杨家河若杨芬港若台头若胜芳若辛张河若三汉。皆淀中之河道。沉泓汪濊。犹人之有腹囊也。大清子牙永定南运北运五大川。乃众水之大宗。流贯淀中。犹人之有肠脏也。西淀容纳顺天保定河间三府二十余河之水。南北二泊。容纳正定顺德广平三府二十余河之水。犹人之有胃垣也。而其传送之区。若大港若马道若清河门若张青口若玉带若中亭若卢僧等河。犹人之有膈也。其上若猪龙若九龙若府河若三岔口若新河若十字河若新泮河若滏河。吐纳各支河之水。流注淀泊。犹人之有咽喉也。各属之支港沟渠。导引积水入河。犹人之有血脉也。今则消泄之尾闾。无不阻塞。停蓄之腹囊。无不浅隘。流贯之肠脏。无不壅滞。容纳之胃垣。无不平浅。传送之膈。无不淤积。吐纳之咽喉。无不填阨。流通之血脉。无不凝滞。加以各河淀之大小堤闸坝桥梁。无不残缺。每遇霖潦大至。有不泛滥淫溢者乎。此直隶水道受病之部位情形也。伏思自有直隶以来。即有此河渠淀泊。前乎此者不闻频患水灾。自康熙三十九年以后常苦水涝。则永定子牙二浊河筑堤之所致也。昔孙嘉淦有言。永定子牙。向皆无堤。泥得流行田间。而水不淤淀。自永定筑堤束水。而胜芳三角等淀皆淤。自子牙筑堤束水。而台头等淀亦淤。淀口既淤。河身日高。于是乎田水入河之路阻。陈仪亦云。永定自古无堤。虽有迁徙冲啮之虞。而填淤肥美。秋禾所失。夏麦倍偿。原不足为害。自筑堤束水东流入淀。于是淀病而全局皆病。即永定二河。亦自不胜其病。总因浊水入淀。沙散泥沉之故。此又直隶水道致病之根源也。

伏查永定河自筑堤以来。于今已百有余年。河身高出平地丈有余尺。既不能挑之使平。又不能废堤不用。虽明知病根而无法可治。亦惟见病治病。多开闸坝以分其势。高筑堤以御其冲。使不溃决为害而已。至通省大局。工段繁多。自不能同时并举。惟有用治标之法。先将河淀之尾闾咽喉。一律挑挖宽深。挑出之土。用以筑堤。使洼水得以畅流下注。然后廓清腹脏。利道肠胃。俟大端就理。然后用治本之法调理血脉。将各州县之支港沟渠。逐一疏通。俾民间灌溉有资。旱潦有备。三五年后。元气渐复。此又现在办理之先后次第也。至承办工段。领支钱粮。必须分段责成各道府。各率所属之州县佐杂并绅士农民。各治所属之水。一则责无旁贷。二则情形较熟。三则呼应较灵。四则利害切身。较之委员承办者。费省而工倍。此番工程浩大。除永定河例系官修。并大川大泊大淀大堤。及木石一切料物。非民力所能办理者。照例估计外。其余挑河筑堤。既难概照土方。致滋多费。而百姓连年灾歉。又不能枵腹从事。惟照以工代赈之例。为得事理之平。臣于途次接阅督臣蒋攸铤来咨。业经迭次具奏。皆已悉协机宜。惟须严立赏罚。明定章程。然后人心齐奋。办理妥速也。抑臣更有请者。臣闻治病者固在医方之良。尤贵药力之足。若有方无药。虽扁鹊卢医。不能徒手而奏效。经费者。治水之药物也。此番工程之大。十倍于乾隆年间。以彼时迭次大修之后。河淀之淤塞犹轻。此番当数十年未修之余。河淀之淤塞更重也。臣极知现在库贮未盈。理宜处处节省。然天下事有名为省而实费者。亦有名为费而实省者。所当合朝野上下前后而熟计之。自道光元年以来。

皇上之加恩于直隶灾民者。赈蠲缓。不下六七百万。而百余州县民间两年不收之粮食。不下七八千万。水浸之房屋。损坏之器物。又不下千余万。合公私耗损之财用计之。当不下十千余万。曩令早用二三百万以治河。则可节省六七百万之蠲赈藏之公府。并可保全十千余万之食货藏之民间。则上下公私交受其益也。倘再不速用数百万以治河。窃恐每年仍须蠲赈银米二三百万。而河道终须修治。仍须用银数百万。民间每年不收之粮食。又不下三四千万。无论公项不支。而畿辅数百万生灵将不可复问。则上下公私交受其困也。且挑河筑堤。必须一气呵成。修一段即完善一段。方为有益。若轻挑小筑。工作未完。一遇大雨时行。势必至挑者复淤。筑者复圯。为费转巨。臣愚昧之见。与其缓办而费多。不若速办而费少。与其零办而费重。不若全办而费轻。此案工费。断非一二百万所能竣事。若每岁止用银数十万。何年得了。臣查沿途地方情形。皆属安静。惟鳩形鹄面。向臣呼吁求救者不少。现在市集粮价。每一觔。制钱四十余文。小米一升。制钱五十余文。纵有仓谷平糶。于事何济。必须地中出谷。乃得粮价平减。而河水一日不治。则庄稼一日不收。庄稼一日不收。则民间一日无食。民间一日无食。则

圣心一日不安。臣反复思维。惟有仰恳

圣恩。饬部通盘筹议。宽给经费。俾不致办理掣肘。但令积水早得疏消。田地早得耕获。畿辅数百万生灵。感戴皇仁无既矣。

择要疏河以纾急患疏道光三年

工部侍郎程含章

窃惟禹贡之言治水。其大要在导之一言。孟子以疏濬决排释之。凡以顺其就下之性。而行所无事也。是以欲治上游。先治下游。必尾闾畅而后肠胃之气势乃顺。欲治旁派。先治中流。必腹利而后四肢之血脉乃通。臣等前因秋汛后。积水未消。已奏明先筑千里长堤。声明应疏各河。俟明春水落办理在案。今千里长堤。已筑成十分之七。止余水深之处。天寒冰冻。人夫难以立足。请俟明春接筑完竣。惟疏河虽在明春。必须早为估勘。派定工员。俾得预行讲求。庶明春不致办理仓猝。查天津为众水会归之处。全省之尾闾也。现止有海河一道消水入海。每至盛涨。消泄不及。辄汪洋一片。淹没数百里。为害甚巨。应请多其途以泄之。使众水分道。入海分泄之法其要有三。一为塌河淀。上承六减河之水。下达七里海。旧有罾口宁车沽二引河。今查宁车沽一河久已壅塞。该处逼近海口。浊潮易淤。挑浚无益。惟罾口河流入蓟运河。虽海口百数十里。不虑潮泥涌入。应自天津西沽之贾家口挑起。展宽足十六丈。以泄北运大清永定子牙四河之水。使入塌河淀。再挑西堤头引河。并添建草坝。以泄塌河淀之水。使入七里海。再挑邢家坨一带。展宽二十丈。以泄七里海之水。使入蓟运河。以达北塘入海。惟自罾口以下。潮汐往来。若就旧河展宽。潮水一日再至。淹深四五尺。人力难施。应于北岸陆地另开一河。宽十四丈。使与罾口河并行而下。则工费较省。共估计银十三万二千八百五十余两。一为北运河。受潮白温榆之水。来源本大。加以大清子牙永定诸河之水。其势更形浩瀚。旧有减河六道。现查王家务石坝。年久坏烂。急应拆造。共估计料银九万九千四百七十余两。其下减河。本年夏间。困限于钱粮。略加挑浚。仅至八道沽而止。不足以资宣泄。应再加挑挖。直达塌河淀。共估计银一万五千五百八十两。其下为筐儿港。口门宽六十丈。消水甚畅。为引河下游淤高。又无堤。工程浩大。碍难办理。臣等另折议奏。再下则为南仓霍家嘴辛庄及现在展宽之贾家口四河。尽足以减泄盛涨。一为南运河。上承漳卫洹汶之水。浑浊而悍。每遇大雨。动辄拍岸盈堤。旧有减河四道。在山东省为四女南哨马营二河。下游流入直隶。仍归山东之海丰县入海。臣等接准山东抚臣来咨。四女南减河业经修浚。哨马营减河亦已勘估。应将直隶下游先行挑挖等因。臣等当委熟谙工员往勘。吴桥县境之盘河。为哨马营支河。下游现已淤浅。又四女南哨马营二河。至吴桥县会流入老黄河。历宁津南皮盐山三县。与东省之乐陵县交错。河身狭窄。不足以容纳两河之水。均应挑挖。自庆云以下河道深通。毋庸估计等语。并据造送

估册前来。臣等伏查吴桥等县之盘河老黄河。与山东之德州乐陵县。上下相承。犬牙相错。必须两省同时并办。一气呵成。庶不致旋挑旋淤。现在天寒冰冻。不能办理。明春东省粮船过境。亦未便拆卸石坝。致碍纤路。臣等现拟俟兴办时。委大员前往覆估。咨会山东抚臣。于明秋同时办理。在直隶境内者为捷地兴济二减河。捷地河本年春夏间虽已估挑。因限于钱粮。丈尺不足。应再加展宽。连修石坝雁翅。共估计银三万三千三百五十四两零。再下则为兴济减河。久已淤平。北岸坝口雁翅坏烂。急应挑修。共估计银六万四千七百七十七两零。又沿河堤身。除今年择要估修外。尚有卑薄。应间段加培。现饬天津道逐一估计。另行核办。凡此皆疏濬之事。多其途以泄之。使全省之水不致毕注于天津。而尾闾始畅也。尾闾之水既畅。则腹之气乃通。至东淀西淀。全省之腹也。东淀之扼要在三河头杨家河。与南北中三股河合。

查三河头杨家河本年入秋以来。业已冲刷深通。毋须挑挖。惟三股河及苑家口一带。间段淤浅。应加挑浚。并添建草坝。共估计银一万七百两零。西淀以清河口马道河赵北口为扼要。今马道河甚为淤浅。赵北口连桥上下。被居民堆砌园土。河窄如沟。淀水为之不流。挑河截淤。共估计银一万六千三百七两零。又十二连桥。横亘淀中。乃南北往来大路。今查各桥木石。均已坍塌朽坏。道路被水冲刷。行旅艰难。亟应兴修。修桥筑道。共估计银二万二千七百七十二两。又清河口乃西淀出水门户。被白沟河横冲而出。每遇大雨。即挟沙带泥。不但独占清河口。且倒灌而西。致淀水全无去路。臣等前经查照旧案议奏请开白沟河故道。使清浑各行一路。业蒙 允准在案。今臣程含章督同永定河道张泰运清河道陶梁。覆加查勘。河水之势甚大。前议开河宽二十丈。盛涨时不足容纳。若两岸筑堤则工程浩大。后难为守。不筑堤则四散漫溢。河身必淤。不特雄县保定霸州三处地被淹。即营田五十余顷。亦被冲刷。且下游消泄不及。实多窒碍。从前乾隆年间屡奏未办。皆缘于此。惟白沟之盛涨不减。则新城雄县之民。将被其害。而清河仍无出路。应请自新城十九村修复卢僧河。以分白沟上游之势。明春赶办不及。亦应俟秋间兴工时估办。再由雄县之大湾开复河。以分白沟下游之势。估计银二万五千八百六十两。如此虽不能使清浊分流。而白沟河经此两河减泄之后。则水之至清河口者已去其半。清河之水可以相敌直出玉带河矣。再开复十望中亭河。以泄玉带河之水。直达台山。估计银五万六百六十两。凡此数端。皆决挑之事。使腹宽舒不致胀满为患也。尾闾之势既畅。腹之气渐舒。则得其就下之性。而支派旁流乃可次第导引。不致动辄为患矣。以上各工。卢僧河及盘老黄河缓至明秋办理。南运河间段培堤尚须确估外。其余总共银四十七万三千余两。再各工皆滨临河淀。举锄见水。必须水中捞土。且有运远之处。此次所估土方。应请统照通永道成规。分别办理。免致

工员借口赔累。致有草率。

永定河要工疏乾隆三年

吏部尚书顾琮

窃查治浊流之法。以不治而治为上策。如漳河滹沱等河之无堤束水是也。此外惟匀沙之法次之。如黄河之遥堤。一水一麦是也。查永定河既然有堤。难言不治而治。惟用此匀沙之法。以图徐成。前议于北岸之张客。南岸之寺台金门闸郭家务。各建滚水坝。开挑引河。以资分泄。今郭家务草坝业已完竣。金闸石坝石工已完。现筑小夯灰土。伏思原议金闸建坝。以浑河故道接牛者为引河。开宽浚深。至牛坨南。接挑黄家河。达于胜芳河。开至河头之北。与新河下游合流。其引河所挖之土。俱于两岸照泄潮式。作拉沙坝等语。现今估挑引河。即将土方堆筑拉沙坝。使之出浑入清。但恐水大之时。泛滥过多。仍不免于淤淀之患。臣再四思维。惟有引河之南岸拉沙以外远筑遥堤。顶宽二丈。底宽十四丈。高一丈五尺。使泛滥极大之水亦有捍御可保。无南注淤淀之患。又原议北岸之张客建坝一处。即以所冲水道为引河。东会于凤河。借其湔刷等语。但思建造石坝。工帑浩繁。更非旦夕可能完竣。臣愚请照郭家务改建草坝。于引河之北拉沙外。大营庞村东安之南。建筑遥堤。顶宽二丈。底宽十丈。高一丈。使保护京畿。而无北溢之虞。设遇水大。出槽散漫。拉沙外。沙沉于田。清水仍归引河。被淹之地。一水一麦。尚不为苦。其引河原系分泄涨发之水。即长易消。不致冲淹庐舍。至于引河太近之处。酌量环筑护村月堤。再固安永清二县。有关邑治仓库。亦应建设护城月堤。此即永定用匀沙之法。以图徐治之大端也。

永定河工疏乾隆六年

直隶总督高斌

窃臣于十一月自保定起程赴永定河。同方观承将所有堤埝坝座工程。及上下游各情形。通行查勘。熟筹全河机宜。惟在使尾闾通畅。下不壅则上不溢。自然安流循轨。而下口之路。必令通达大清河。顺溜急趋。始可收通畅之效。从前大清河萦回诸淀之中。永定下口。不能避淀趋河。而两堤日益增高。夹束泥沙。拥入止水。故胜芳辛张策城三角诸淀。屡改屡淤。皆成原陆。清淀浑流。交受其患。尾闾既塞。腹亦病。用是三角淀自下而上。逐渐壅高。水无去路。遂由郑家楼北折而东。此处地面宽阔。派散支分。虽皆以大清河为归宿。但历安光凤西迂南转。纡回于叶淀沙淀之中。势既不顺。而河流亦缓。仍恐将来不免淤垫之患。臣又勘有七工之南。由冰窖至洞子门一路。地势洼下。改通水道下口。亦可径达大清河。但有应迁应护庄。且隔淀坦坡。亦须倍加高厚。殊费周章。臣详加相度。似应仍以三角淀至老头河之旧路为尾闾正道。向日三角淀之

淤梗。由于止水不能转舒。今旧迹已成平陆。正可改挖成河。藉天然坚实积淤之堤岸。挽郑家楼北折之水。乘建瓴之势。直注大清河。水无缓散。沙无停滞。即涨发出槽。而正流仍行地中。庶于补偏救弊之中。有因势利导之益。且可免透淀穿运之虞。今酌议于三角淀旧淤。傍南稍浅处所。开挑引河。下接大清河之老头河。上接郑家楼水口。共长八十里。挑去积土。务令一律深通。所挑之土。即于北岸废之南。圈筑坡。以防北轶。南岸之尾。亦量为接筑土。以遏南流。所有挑河筑。并堵筑郑楼水口各工。共约估价银三万余两。其下口河唇。每年值清水盛旺之时。潮汐回流。不免浮沙停滞。应令随时疏通。不过河唇数里之内。为力甚易。下口既通。上游应筹分泄之道。使汛涨盛涨。皆有所疏消。湍激始至。其气已泄。自无余患。且使在槽之水。汛流东注。非特不忧溃漫。而下流河身。俱可日渐刷深。以成畅下之势。查南北两岸现存减水各坝。其南岸金门闸石滚坝。金门宽五十六丈。因闸身过高。数年以来。并不过水。今酌议将两头各除十六丈不动外。中抽二十丈。落下一尺五寸。常汛则从中减泄。盛涨则普面漫水。以坝重门。庶可均归实用。又南长安城曹家务北岸求贤村半截河四处。三合土滚坝。闸身俱较石坝尺寸为高。祇可备宣泄盛涨之用。常汛俱不能过水。今酌议于南岸六工之双营。北岸三工之胡林店。七工之小惠家庄三处。各添建三合土滚坝一座。闸身俱较石坝减落。尺寸稍低。金门均宽十二丈。又南岸郭家务旧有草坝。不接现成引河。亦应照新添三滚坝。一律修筑如式。金门宽十二丈。此四坝金门。共宽四十八丈。合之石坝下限二十丈。共宽六十八丈。以备滚泄出槽汛涨之水。其长安城曹家务求贤村半截河四坝。旧筑金门。各宽二十丈。共宽八十丈。合之石坝上限三十六丈。共宽一百一十六丈。以备滚泄陡发盛涨之水。若坝外原有限引河者。俱仍其旧。本无者。亦无用添置。其盛涨汛涨。分别减泄之处。俱系详审地面宽狭。酌量安设。计减落石坝。并添筑三合土滚坝。所需料物夫工。共约估银二万五千余两。合之挑河等工。通共约估银五万本千余两。如此办理。则浑流归清流而无止水之隔。虽仍循三角淀初由之路。实与前此之情形异。其各坝宣泄汛涨。一年不过数次。一次不过数时。因堤为固。及分而止。不但田庐全无患害。且于肥淤大有利益。查永定河未设堤岸之先。涨发则四溢横流。及其势定。必有河身以行正流。流终归淀。仍不免挟入泥沙。今将南北各坝滚出之水。任其漫溢田间。而节宣有制。更无悖扰。其河身注入正流。直入大清河。则又与泥沙随溜溢淀为患者有别矣。至永定下口。宜令归入大清河。前经部议。恐致淤塞泛碍。行令原任总河顾琮筹划万全。随据顾琮奏覆。必无前患。经大学士鄂尔泰等定议。具奏在案。臣今次至大清河。乘舟上下察看。兹河为东西两淀南北诸水之总汇。浩瀚迅驶。浑流一入其中。沙泥涣散。悉为冲刷排荡而去。既无留滞。亦无汛

滥。且现在水涸之际。深犹二三丈。永定河汛涨过后。其恒流不足以当大清河十分之一。此实断无他虑。可以上慰宸衷者也。

东淀之水出达天津朱文端疏中谓之淀河此所谓大清河者即淀河之别名也今永定入沙家淀在叶淀之西由叶淀以入淀河归海即此奏下口仍归大清河之情形也孙文定所谓引入西沽之北别行入海者未尝行云

治永定河说

陈宏谋

永定河发源山西。长千里。两面环山。从直隶之保安州怀来县。由水关而入。以达石景山。石景山以东。始有堤岸。其水均系浑流。拥泥挟沙。横悍异常。善决善淤。迁移莫定。从前原无堤岸。地面宽阔。卢沟桥以下。直至霸州。由会通河入淀归海。水发之年。一往湍激。散漫于数百里之远。深处不过尺许。浅止数寸。及至到淀。沙已停积。止余清流。不致淤塞淀池。而卢沟桥以下。淀池以上。一望平芜。虽不免年年过水。而水过沙。次年麦收丰稔。所谓一水一麦是也。自筑堤束水以来。河身窄狭。两岸相去。远者不过二三里。近则一里半里。至数十丈不等。以千里远来之急湍。束之于几里之河堤。不能容纳。动多漫溢。此理势之必然者也。然初筑之年。河身尚低。仍可以顺流。间有漫溢。为害未甚。迨后年复一年。河底渐次淤高。河岸随亦加筑。现在河底高于平地丈余。而堤则更高一二丈不等。俨同筑墙堵水。岂能免于溃决。且上流开口夺溜。则下流便淤。是以尾闾日塞。咽喉有阻。即再加高堤岸。而淤沙随堤而长。水势愈高。势如建瓴。冲溢溃决。随处皆是。淀池为西南各河蓄水之区。而淀池水清。若将永定河之水。束之入淀。淀必淤积。淀池多淤一尺。则直省受水之咽喉。即多一尺之阻。所以自雍正三年。淤平胜芳淀以后。各河水患。年多一年。数年之后。淀池淤满。西南诸水。无处容受。则直隶水患。更不可言。尤可恨者。永定一带。全无泥土。皆系浮沙筑堤。非夯礮可期坚固。遇风则堤随沙去。遇水则堤与沙化。是以极宽极厚之堤。水到即开。冲决仍所不免。此永定一河。断难筑堤束水成河之情形也。上年尚书顾琮奉旨察勘永定河工程。曾经会同总督李等奏请。仿照黄河遥堤之法。将房村南大营之下。张客水口之北。接筑大堤至鱼坝口底。官修民。为永定河之北岸。将金门闸之上堵筑横堤。联络东岸。以旧有两堤。并淤高之河形。俱作为南岸接连。新改河身共留宽十里。内外相度形势。将最大落圈于堤北。设法绕过。其必不能让出之村落。或垫高地基。或愿迁徙堤外。量为拨给房间拆费等因。经部议以河流迁移靡常。或南或北。坍长不定。将来渐次改溜。仍恐逼近遥堤。至堤内居民不能让出之村落坟墓田园。作何安顿。皆须筹划周详。嗣蒙皇上命大学士鄂尔泰亲往详勘。议以半截河以下。改挖新河。以顺南下水性。半截河以上

。逐段挑挖。又于两岸建滚水坝四座。开引河以泄涨水。原欲使浊流均散。杀其汹涌之势。免其溃决之虞。逐年相机办理。冀其渐次图成。究非一劳永逸之计也。谋岂敢拘执前见。必以遥堤为是。但再四思维。屡加筹划。奔放之流非窄狭之河所能纳。沙泥日积。亦非疏浚之力所能通。恐年复一年。徒糜国帑。将患日深而治益难。虑及于此。展转难安。莫若远筑遥堤一法之为得也。所有事宜。谨陈于后。

一查浑水以无堤为上。让地为次之。皆不与水争地也。永定河业已有堤。一时难言尽废。惟用贾让策。于两岸之外。远筑遥堤。相度起止。北以南苑之南庞为界。以卫京畿。南以淀河为界。以防淤淀之患。地面广阔。受水不深。散其势所以少其力也。力少则无冲决之虞。水浅则无淹没之患。而且浊流淤地。清水归淀。地淤则种麦益肥。淀清则尾闾不塞。不与水争地。而地之所获可丰。不筑堤以束水。而水之悍性可驯矣。

一原议南北岸建滚水坝四座。以泄暴涨。查南岸金门闸石坝工程。用过银十九万两。今北岸张客。若照金门闸石坝丈尺。至少亦需帑银十数万两。未易兴工。莫若于金门闸张客石草坝以下。相度地势。多建草坝。宽以六丈至十二丈为率。过水以六分至四分为度。分泄之处既多。则浑水力缓。不至四处冲刷。草坝每座。不过用银数千金。一石坝之费可分造十草坝。需帑不多。收效更易。

一两岸城郭及大庄。浑水经过之地。恐水涨之年。或有淹浸。应请各建护城护月堤。以资捍卫。其零落小。若概筑堤。不无繁多。小民或愿垫高地基居住。或愿迁附大。量给资用。计其所费。不过数年抢修之用。而小民一时迁移。将来永无冲决。至于坟墓。难以概迁。查永定河之水。长消。每一水发。不过二三日。少止一日半日。汛期被淹。过汛仍得涸出。可无损伤。现在东西二淀。乃长年积水之洼。广袤数十里。其中稍高之地。筑室而居。落相差。其坟墓未始不年年淹及。今每年止受数日之淹。而得收淤积种植之利。为害甚小。为利甚多。纵有一二愚民。止图目前。不愿迁徙。然此等有关数十州县之大利大害。不能为此十余民目前之小不便。而忘数十州县千百年之大利也。

一两遥堤之内。河流迁徙无定。或有淹旗民地亩之事。应请查明民地。豁除额粮。以免报灾失业之苦。

一查金门闸张客以上。地势较高。村落亦甚稠密。不便开坝泄水。而内中或有险要处所。应防其漫溢。应相度险工。加筑月堤。委令善于放淤之人。照南运河放淤之式。酌量开放。引进浑泥。填入月堤之内。俾成一片。庶堤岸得以巩固。

一建筑两岸遥堤。为费甚巨。议者皆以为难。查自有永定河以来。每年岁修额数二万两。抢修一时紧要所需。原无定额。自数千两至数万两不等。而年年兴修大工。帮堤建坝。皆不下数千两。即防汛堵筑决口一二处。亦不免数万两。今即以四五年大工岁抢之费加筑遥堤。计费尚觉减省。一劳永逸。而官帑民力所省已多矣。

一遥堤既筑之后。水从两岸草坝入引

河分流。水小仍归引河。水大漫流。亦不为患。数年之后。草坝朽坏。水势已平。此周围数百里之区。皆受水之地。即皆为种麦之地。不须抢修。不兴大工。可以交地方官管理。总河一缺竟可裁汰。永定河道改巡地方。兼管河务。一切河员。酌量裁。其者亦令兼管地方事务。庶上下事势联络。呼应既灵。于河防民事。可无岐视。

与当事论永定河书

陈宏谋

天下万水。皆归于海。滨海之地。首以疏泄为上。筑堤防护。乃水多河少。一时不能容纳。致有溃溢之害。大概江南山东直隶。情事相同。天津河间二郡。在在水乡。无所谓水利也。惟不受水害即为水利矣。多开河渠。遥筑堤岸。顺水之性。而不与水争地。迹似弃地。其实正所以收水利而广地利也。遥堤之制。取其东西保障。中间河身宽广。汛水涨发。四处漫衍。势缓则无冲决之患。水浅则无淹没之虞。而且淤积于地。止余清水。仍归淀中。不致淤淀。尾闾不塞。即可达海。水落之后。地愈肥饶。正可种麦。不与水争地。而地之所获倍丰。不筑堤民。而民之安堵愈固。堤外村庄。或可填高地基。或可迁移堤内。即按户赏给迁移银两。亦不过一年抢修筑堤之费。在小民虽有一时迁移之劳。而可以永获麦收之益。又可免年年冲决之患。日计似乎不足。月计即已有余。今永定河筑堤建坝。不但补偏救弊。徒糜帑金。兼恐养痍遗患。愈久愈难调治。以弃为取。以不治为治之说。人人知之而卒不言者。涉更张。重于改作耳。惟宪台宏才卓识。久有此议。彼时大部所驳。止以民间田园坟墓。难于迁徙为言。此外别无异议。即鄂相国以遥堤为万不可行。亦止云河水突然而来。截然而止。非比黄河云云。究竟突然截然。何以不便于遥堤之处。未曾明言。似非确论。正惟其突然截然之水。而限之以堤。束之以河。则随处冲激。若听其游衍于宽广之区。亦断无不平不顺之理。窃恐议论日多一日。而河患日深一日。即有再为以弃为取之议者。亦如日前之旋奏旋改。而以为事不可行。多此一层驳案矣。细询舆论。无不以淀淤为直省将来之大患。而淀之淤与不淤。则在永定河之治与不治。是永定一河。有关全直利害也。且以弃为取之说。突然及之。固难更张。今既奉有 明问。若再依旧了此公案。明年汛期。安保其水不为患。是 上再四有一劳永逸之旨。而司事者终不免作补偏救弊之图也。况事势之顺逆难易。本难一一预料。惟视其关系何如。如所关者不甚紧要。则逆而难。自不如其顺而易。如所关者大而且远。则与其顺而坐失机宜。毋宁逆而幸其有济。即不克济于今日。或者济于将来也。至于凶年兴工。穷民藉以食力。比之赈济。原觉均平无争。但必须工价稍宽。使民于口粮之外。可以养赡家口。若如直隶代赈之工。止给饭食。其价止平时十分之三。是反于凶年而派民

大差。殊非代賑之意。今岁各工。已详请概照帑修一例给价。小民踊跃。已有明效。明年亦照此办理也。天津为众水归海之区。被潦者十年而九。非水之能灾人。乃人不能余地以容水。但节节而为之。消于此者溢于彼。终不免以邻为壑。必得相其高下。审其脉络。使水有所归。乃为一劳永逸。虽为费甚巨。而以三四年蠲賑之费。为之有余。与其年年仰食于官。不若此举藏富于民也。

与顾用方论治浑河事宜

方苞

康熙三十七年。直隶巡抚于成龙以浑河冲半壁店。近其祖墓。奏改河道迤东入淀。安溪李相国继抚直隶时。仆屡为切言奏复故道。当如救焚拯溺。少辽缓之。即不可为谋。后三十年。近畿之地。无罪而死者。不可数计矣。今不幸而所言已验。昨见吾友与直督李合奏河道事宜。源流利病。凿凿有据。且欲为永久计。具见贤者忠实惻怛之心。但不识更改河身。广拓遥堤之后。浑流遂不入于淀耶。若仍入淀。则可免淀外之冲决奔腾。而终不能免淀中之淤塞。其患正方兴而未艾也。直隶之有二淀二泊。乃天心仁爱斯民。于大地凝结时。设此大壑。以受塞北畿南之众流。以免多方之昏垫。而前督臣乃以私心一举而败之。至今已成锢疾。若更不能原始要终。定其规模而底绩焉。则终溃败而不可收拾矣。窃思所奏谓故道已为旗民田庐所占。复之甚难。是也。而仆之愚心。则谓复于安溪作抚时。则有利而无害。至于今。虽不畏难不惜费以复之。止可少获数年之安。而终无救于十数年以后之大患。审形察势。决然无疑。吾友试思自改故道。未四十年。而二淀已填淤过半。而自前明以至康熙三十七年。运河之水。未尝不由淀以达运河。而绝无填淤。其故果安在哉。议者谓故道南入会同河。流清而甚驶。故无停淤。此得其一而未知其二也。河流虽驶。能荡刷泥沙使不停耳。能使泥沙别出于两淀之外哉。缘夏水未起之前。秋汛既落之后。浑河经流。本不甚大。其挟众壑之泥沙而沛然莫御者。惟伏秋之涨为然。而河行固安霸州时。其故道本无堤岸。故散漫于二邑一二百里之间。旬日水退。而土人谓之铺金地者。皆泥沙之所停也。停于二邑之平地者多。则会于清河而入淀者少。而又以数百里之深淀容之。故三百余年虽少淤淀底。而不见其形。自故道既改。则浑河之泥沙无纤微不入于淀。故三十余年而填淤过半。淀既半淤。则故道虽复。而由会同河入淀之道。及西淀之中。必所在淤塞矣。虽岁加挑浚。人力有限。十年之后。终不能免全淀之尽淤。淀既尽淤。则子牙河挟畿南诸水以入淀者。势无所容。必横穿南运河。浑河挟塞门诸水以入淀者。势无所容。必横穿北运河。更遇伏秋异涨。则近河之地。城郭人民。皆一朝而化为巨浸矣。尚忍言哉。今欲为河道民生永久之计。必别开河道。俾浊流不入淀池。直达于淀河下流之丁字沽。而东西二淀未尽填淤者。以受会同清河及子牙河伏秋之

涨。然后可得数十年之安。苟得数十年之安。而时时修筑挑浚。不失其宜。则亦可永久而无患矣。仆之愚心。欲循三角淀之外。迤邐而南。别开一河。广三十丈。深五六丈。河成。乃于春水未起。秋汛既过之后。引注浊流于其中。而闭其入淀之道。河形磬折。而斜入于丁字沽。去三岔口海河。不过十余里。但于十余里间。开拓运河西岸之堤。使河身宽阔。足以容纳众流。而增培运河东岸之堤。广厚一倍。以防其震撼。则可保无虞矣。且于新开浑河二十里之外。顺河身延筑遥堤。使伏秋汛涨。有所游荡。则不致更有冲决矣。仆未尝身经其地。惟按图籍。循数推理。而建此议。不若吾友躬临目见。昭晰无疑。望审其形势。揭其情状。以开愚蒙。如或可行。即改前议而恳陈之。古之君子。功不必自己成。谋不必自己出。惟期分国之忧。除民之患耳。况兹事体大。实亿万人生死所关。而非一世之利害哉。昔世宗皇帝。命怡亲王总理河道营田。首命别求一道。俾浑河直达海口而不入淀。圣谟洋洋。一言而尽京畿之地势。究河道之源流矣。若能奉先帝之遗意。除蒸民之剧忧。定此远谟。万世永赖。在皇上则为辅相天地之实事。在吾友则为保障亿兆之奇功。而仆四十年胸中之痞块。一旦消释。亦可以死不恨矣。若大纲既定。其余节目。当续布之。

漳河源流考

贺应旌

漳河之迹。肇于禹贡。详于水经。散见于诸子百家。其源有二。一出山西乐平县为清漳。一出山西长子县为浊漳。迤透分流。以及林虑北钦山口合为一。故由彰德之西达于磁。折于临漳。而泛滥于成安以下诸县地。前则汇渚沁汾潞之水。后则集沙滏洺沔之水。抵天津入海。其大较然矣。自临漳以上。皆山陵确也。势建瓴不可停。成安而下。地皆平坦。故纵其性之所如。而弥漫停泓。流斯放焉。其经纪于肥乡也。在禹贡有至于衡漳之说。在唐史有韦令防漳之说。在宋金元传史与学碑。有修堤受漂没之说。是肥乡之有漳水。实与运会相终始者也。其去来迁徙不常。不见经传。无从考究。自有明三百年没城者凡五。浸城者不胜书。散而波荡村落者。则岁以为常矣。其在唐宋元以前。绕临漳县东。直达魏县元城之南境。正值黄河经小滩镇一带北流。漳入则尾闾泄之。而其余支。以及成肥永曲之间。其害小。及黄河渐次东南下。吕梁之险着。徐淮之道通。沿黄河旧址。淤塞成邱。漳咽而不能泄。而祸斯烈于诸县矣。其在嘉靖戊戌。由向王口径回隆镇艾家口入于。而肥之无漳者十年。及嘉靖癸卯。河决磁州以东临漳以西四十里。磁州守秦姓者。曲周人。遂极力筑务本堤。挽河由枯桃园趋苏胡寨以还入于。而肥之无漳者十五年。及隆庆己巳。决临漳。由成安达肥乡。直绕城下。数年而复南徙。或从魏之回隆经元城以达馆陶。或从石

佛堂南决。泛滥广平西南。若柳林屯庞儿庄南温油房等村。而肥之有漳而不甚为害者。又几三十余年。突自万历戊戌。其素所经历者。几成高阜。势不能顺流南下。始不得不复入肥乡之西境焉。万历乙巳。知县曹公昕。沿城外一里许创立新堤。禹公廷搢。各加增筑。其外日积而高。其内日洼而卑。识者已有沉产蛙之虑。而署事者以膜外置之。壬戌六月。肥城遂遭沉劫之惨。不可救药。嗣是修葺十有余年。而迄今屋宇俭陋。委巷空虚。元气尚未大复也。其最甚而伤禾杀稼。荡产析庐。四望苍茫。城乡俱困者。一则天启之丙寅。一则崇顺之癸酉。一则顺治之甲午。以迄今康熙之壬寅。皆奇灾也。自万历戊戌以后。其势常在肥之西乡。自顺治壬辰以后。其势常在肥之东乡。今壬寅突决成安之野庄口。绕堤数匝。四园胥化稽天。而又有蚁穴溃于北。长流迅于西。薄肤侵。岌岌难保。书奕篇云。水以漳名者甚多。当阳有漳。灏上有漳。鄆郡有漳。亳州有漳。安州有漳。而皆不如晋赵清浊合流之漳。猛而烈。狂而肆。沮洳而善幻。肥何德于漳。而自开关以迄今兹。不舍昼夜之如斯也。善哉张雪髭之言曰。成安者。漳之门庭。曲周者。漳之邮舍。而肥乡者。则漳之腹心。又曰漳有十功。曰获稻。曰易膏沃。曰填污下。曰通舟楫。曰资莲藕。曰备旱干。曰增林木。曰省粪畜。曰聚鱼虾。曰广薪刍。又曰漳有十过。曰克城郭。曰溺性命。曰阻贸易。曰决堤防。曰没村落。曰坏封植。曰混阡陌。曰淤稼禾。曰苦栖息。曰悲迁徙。功不如过之多。功之及于民者。或以月计。或以岁计。而过之及于民者。则其量十世。其量百世也。故曰肥乡之有漳水。实与运会相终始者也。道不通乎漕运。平江之奇策谁闻。事难资于灌溉。西门之显迹不着。人居僻壤。祸惨黄河。敬述近代源流。以听当事采酌。其一切利害淤塞疏凿防浚。已见陈公盘防堤议中。不录。其自晋代以上沿革。已详邺道元水经注中。亦不录。

漳河分流疏畿辅通志

李光地

臣等钦奉 皇上面谕。漳河现在分流。须令永久分流纔好。若并而归运。则与漕道有妨。并归子牙河。则民田受害。尔等再往详看来奏。钦此。臣等遵奉 谕旨。查得现在漳河分为四支。一支自直隶大名府之魏县元城县。流至山东馆陶县地方。归卫入运。一支由直隶广平县至山东邱县地方。复分为二。其称老漳河者。自邱县东北分流。经直隶之威县南宫枣强景州武邑阜城交河等地方。至青县杜林木村与完固口之支流合。至鲍家嘴归运。又有称小漳河者。亦自邱县西北分流。经直隶之巨鹿广宗平乡。至宁晋与滏河会。又经束鹿冀州。与滹沱河会。由衡水至献县完固口。复分为两支。一支自完固口流至青县。会老漳河。至鲍家嘴归运。一支经河间大城。为子牙河。出王家口归淀。查漳河

现在末流所分四支。三支归运。一支归淀。然归运三支。水势颇弱。其归淀一支。水势独强。约其水势。三支之水。仅可以敌一支。是则此时漳水一半归运。一半归淀。运道既无难受之虞。子牙河亦得分杀之势。诚有如 圣谕所云者。臣等窃观此时水势。惟经宁晋冀州会滏河滹沱河一支。最为深通。其归馆陶及青县入运之两支。水势颇浅。或恐将来淤塞。臣等议得应令所经由各地方官。每年于水未发时。分段挑浚。臣等按季察视。务令此两支俱疏通无滞。以杀小漳河之势。如遇水大时。仍用挑水坝等法。逼水分流。庶几北不至挟滹沱以侵田。南不至合河以害运。臣愚陋之识。未必有当。伏乞 皇上训诲。

论漳河不宜筑堤书

程含章

顷接中州来信。知七月间。雨水涨发。漳洹沁。同时漫决。河北三府。被灾者十有余县。业经阁下亲往查勘。奏请抚。声明俟秋杪水涸时。请派 钦差前来。会勘商办。为一劳永逸之计。敢谬陈所见。以备采择。窃以为漳卫洹沁四水之漫决虽同。而情形各异。则施工之大小次第。亦各不同。有不容不塞。不塞则其害愈大者。沁是也。有不须大塞。而不可不加以疏浚者。卫洹是也。有不宜复塞。塞之恐为祸愈大。为费亦愈重者。漳是也。沁水频年涨决。助河为虐。今既改道不入于河。如果于运道民田。两无所妨。则因其势而利导之。以分黄河之势。岂不甚善。然而经过豫东二省。上下千数百里。既不胜筑堤防费之繁。且其性挟沙带泥。今既夺溜入卫。下达临清。从此卫受其害。不但有妨于豫省之漕盐运道。即山东之临清闸口。亦必被其壅塞。而东南六省漕艘。皆有阻滞之虞。愚所以谓其不可不塞。不塞则其害愈大者此也。卫洹二水。皆出于太行山。水源不远。鲜有沙泥。向无水患。今因山水涨发。河无所容。故致漫决。窃以为止须补苴缺陷。无事大兴工作。惟河道久不修治。河身淤浅。一遇水涨。即至漫溢。似宜加之疏浚。俾复深通。然当此纷纷工作之时。既不能概用帑金。而哀鸿嗷嗷。又不能尽资民力。似应于窦公河以下。向由长芦商人挑修者。仍责令商人速为挑修。其自窦公河以上。无关乎盐运者。分出段落。劝用民力。以工代赈。惟是赈恤之例。每大口日支银六厘。实不足以资养贍。似应于赈恤之外。酌借帑金以贍之。每日每工支饭食银六分。不给工价。事竣。按地亩摊征还。则赈务河务两事并举矣。愚所谓不须大塞。而不可不加以疏浚者此也。

若夫漳水。虽清浊二源皆起于太行山。而浊漳之沙泥特甚。溯自皇古以至于今。漳水已历数千年。从不筑堤。亦从无水患。众所共闻共见也。迩来数十年间。河身渐高。始有漫溢。然其水四散旁出。而大溜仍走中泓。无冲坑刷坎之威。无毁居抉地之怒。且其水源不远。二三日。即见消退。被淹禾苗。得受淤

泥。愈见芄茂。即间被沙压。水退之后。便可早种二麦。泥土肥美。一岁有两岁之获。故于农民无甚大苦。迨嘉庆二十二年。安阳吏民虑患不深。始议筑堤。以为可免漫溢之患。而不知束缚水性。使不得舒。从此漳河纷纷多事。无岁不报水灾。亦无岁不塞漫口。搃之无疏浚之善策。其决也。大溜不走中泓。有冲坑刷坎之威。有毁居室抉地亩之怒。而官民之受害滋深矣。是则未筑堤障以前。漳水漫而不决。为患犹小。既筑堤障以后。漳水漫而必决。为患愈大。则漳堤之不宜复筑也。岂待繁言而后明哉。去秋漳水报决。往来邺下。因得详慎访问。当将漳河不宜筑堤。筑则明岁必复溃决之故。为阁下言之。后闻亲往勘访。亦以为然。奏请毋庸筑堤。皇上圣虑。以事关两省民瘼。且漕盐运道。不可不加详慎。钦派部堂来豫省会勘。因漳水直走大名。大名之民。咸所不愿。故仍以筑复故道具奏。三月而后成功。夫以素由河南行走之漳。一旦改由直隶。直隶之民不愿。夫固其宜。筑复故道。于理为顺。闻今年漳水之决。仍走大名。筑而复之。岂容再议。且愚非不知漳堤不筑之有害也。但天下事两利相形。则取其重。两害相形。则取其轻。常取漳水之源流而谛思之。而知其不可复筑。筑之而劳费将无已时也。何则。漳水由河北历直隶以达山东。今既溃决。将止筑其决口耶。抑将未经漫决之处而并筑之耶。如止筑其决口。而置决口上下于不问。则水必决于不筑之处。是筑犹不筑也。若并其南北两岸而全筑之。则工费甚巨。非一二百万不可。且河南既筑。则直隶亦宜接筑。不筑则数年之后漳水又将决于直隶矣。直隶既筑。则山东亦必接筑。不筑则数年之后漳水又将决于山东矣。三省皆筑。非数百万金不办。既费数百万金以筑之。则必添设数厅员以守之。每岁弁兵之费。岁修之费。抢险之费。又须数十万金。从此又添一漳河工程矣。图家之经费有常。现在东南两河。及永定等工。每岁所费。业已不貲。岂可复添一河工哉。且漳河亦止太行山下众水之一耳。即如直隶内。若滹沱若子牙若白若赵若定若沙。小河不下十余道。而皆无堤。何独于漳而必堤之哉。窃谓漳河改道。但得无妨于运。似宜因其势而利导之。不当复筑。即筑恐亦不固。去年之事。是其明验。如曰不筑。则恐大名之民不愿。则又不然。漳水之由豫由直。唯其性之所便耳。在官民则有彼此之分。而在国家视之。均是王土。均是王民。但当筹计大局。安有此疆彼界之殊耶。唯阁下酌而处之。与时宜之。且为河北之民庆更生也。则幸甚。

卷一百一十一工政十七江苏水利上

江苏水道图说会典

江苏省。总督治江宁府。巡抚治苏州府。在江宁东南。江宁府之北。扬州府淮安府海州。其西北徐州府。其东北海门厅通州。苏州府之东。松江府太仓州。

其西常州府镇江府。大海当海州东。西北接山东界。东南沿为大浦口涟河口。又经淮安府东。为淮北盐河口。又南。黄河入焉。又南。为射阳湖北串场河南串场河诸口。又经扬州府东北。通州东。为淮南盐河口。又经海门厅东。大江入焉。又经太仓州。为娄江吴淞江口。折西南。经松江府东南。接浙江界。黄河自山东东流入境。经徐州府北。引二水通运河。又经淮安府西。与淮河会。曰清口。又东入于海。淮河自安徽洪泽湖东北流。接淮安府西南境。合睢河汴河大成河。与黄河会。达于海。大江自安徽东流入境。经江宁府。合秦淮河滁河。又经扬州府南。镇江府北。合仪征运河瓜洲运河。南引三水。通徒阳运河。又经常州府。合孟渚河。及淮南盐河支津。南引二水通运河。又经苏州府北。通州南。北合二水。南合福山港。又经海门厅南。太仓州北。入于海。运河自山东东南流入境。经徐州府西南。引微山湖及黄河支津。西北引东沭河西沭河骆马湖水。又经淮安府。东出二支津。为淮北盐河。又南截河泝淮而东出。复为运河。又经扬州府西。引宝应湖高邮湖邵伯湖。歧为二支。东曰瓜洲运河。西曰仪征运河。俱入于江。其自淮安府扬州府境东出支津十余。潴为马家荡九里荡大踪湖蜈蚣湖护金荡。支渠交错。皆东入于海。运河复自大江南出。经镇江府常州府。北引江水。南通长荡湖。合西蠡河。又经苏州府。合吴淞江娄江。南与浙江运河会。骆马湖上源曰沂河。自山东东南流入境。西通武河燕子河芙蓉河。北合白马河墨河汇焉。河亦自山东东南流入境。经海州。折东流。合硕项湖青伊湖水曰涟河。入于海。新盐河旧盐河民便河。俱为淮北盐河。北串场河南串场河。及扬州府东南通州西北诸盐河。俱为淮南盐河。太湖在苏州府西南。接浙江界。娄江吴淞江俱自太湖东出。支渠交错。经松江府太仓州。入于海。黄浦江为吴淞江支津。经松江府。仍入吴淞江。顺堤河。自山东东流入境。经徐州府。注微山湖。洪沟河巴沟河。俱自河南东流入境。经徐州府。注睢河。胥河自安徽东流入境。张渚河自安徽北流会焉。经镇江府常州府。潴为长荡湖。长兴运河自浙江东北流入境。经苏州府。注运河。斜塘嘉善塘平湖塘诸水。亦自浙江东北流入境。经松江府。注黄浦江。北至山东界。西至河南界。西南至安徽界。东南至浙江界。东至海。

浚渠塘以备旱潦疏康熙十九年

工科给事中许承宣

窃惟一方有一方之利。一方有一方之害。善为治者。收其利而遂绝其害。害莫甚于水旱。利莫大于陂池渠塘。今置陂池渠塘之利不讲。而欲御水旱。是犹不耕而思获。不蚕而思衣。不可得之数也。江南去年之旱。则数十年来未有之旱也。江南今年之水。亦数年来未有之水也。方其旱。则运河之水。恐不足以济漕。而涓滴不能放之使出。及其水。则滔天巨浸。溃堤四出。而汗漫不知所归

。揆其所由。河臣只以治河为急。而不及各府州县陂池渠塘之利。各府州县。亦以治水委之河臣。举其地所有陂池渠塘。废之为荒墟。而无所经画。固宜遇旱则水泉之道尽塞。遇水则疏导之力难施也。前抚臣慕天颜有敬陈足国久远一疏。其意在于大兴水利。以为刘河吴淞二江。经前抚臣马祐挑浚。其后近二江郡县。颇受其利。他若常熟之白茆港。福山港。三丈浦。江阴之黄田港申港。武进之孟渎河包港。丹徒之安港西港。至若无錫宜兴。可连太湖之河渎甚多。金坛丹阳。可接练湖之水泽不少。今诸处皆淤塞不治。若兴工开浚。建立石闸。以时启闭。旱则纳来潮以蓄去水。涝则泄内涨以遏外潮。此江以南之水利。见于抚臣之奏请者。诚不可不议举行也。至若江北之扬州。为国家漕运之大道。其所系尤重而水利之大者。莫过于五塘。五塘者何。上下雷塘小新塘句城塘陈公塘是也。尝考明永乐二年。平江伯陈瑄总漕。全资塘水。宣德八年大旱。四塘干枯。运舟阻滞。知府李贞奏专修五塘济运。成化四年。侍郎王恕奏发帑银三千。于上下雷塘句城塘陈公塘。各筑石闸水以潴水。旱则由乌塔沟放水入河。接济运舟。继此开浚五塘。灌注长河者。不可殫述。厥后湮废不治。而塘之利遂绝。然其旧址闸石桥梁。犹存一二。若能急为修复。潦则有潴蓄之地。而不至于泛堤。旱则有灌溉之资。而兼可以济运。此江以北之水利。抚臣所未及奏请者。尤不可不议举行也。虽然。苏松常镇之水易于入江。淮扬徐泗之水难于入海。使五塘之水利兴。而不为求其所归。犹非策之全也。臣闻近海三十六盐场。尚有涵洞遗迹。今可修葺。以泄水。旧制洞门自外拴。海潮至。则海水内冲。洞门自闭。海潮退。则河流直走。而洞门自开。门闭则海不得入。而无咸水以害田。门开则河无所阻。而有支港以达水。如是则水咸趋海。而永无淹没之虑矣。方今公帑不充。开浚之资。舍捐输无所出。臣闻去年河漕臣靳辅在淮賑济。令绅衿士民愿纳封诰及序班等职。与纳俊秀贡监。皆先署名造册。即借支库银。令其渐次补完。年终汇题。一时咸以为便。夫与其捐输于已饥已溺之后。孰若捐输于未饥未溺之先。与其为一时补救之事。何如立百年长久之计。则即以賑济捐输之例。为渠塘捐输之利。究之渠塘修而民无旱潦之患。是修渠塘正所以为賑也。伏乞 皇上责令各督抚转饬各府州县。及今冬涸。速行挑浚。渐次告成。漕田均收其利。旱涝不足为灾。有备无患。一劳永逸之良法。莫过于此者矣。

敷奏江南水利疏雍正五年

云贵总督鄂尔泰

为敬陈水利。以备 采择。窃江南水利一事。屡荷 圣心眷注淳息。臣前任江苏藩司。于所属水利。曾悉心谘访。知大要。原拟将此项经费。筹划预定。然后详请督抚。随其轻重缓急。次第举行。及奉 圣恩超擢来滇。事虽已

寝。心未暂忘。前阅邸钞。知蒙 圣主发帑金十万。委大臣办理。且感且奋。臣随寓书抚臣陈时夏云。疏浚河渠。 特赐帑金。以资调度。苏松常镇就近之地。料已心查勘。而江宁为省会之区。城池尤宜亟讲。郡治内外。皆有河道。秦淮之水。四至可通。独以日久淤塞。若寻源开浚。实于民有济。扬州所重。全赖五塘。久属豪强擅废诸闸。淤河作田。因占数百里之官塘。遂荒数十万之民产。至今少旱即歉。多水又淹。若将故闸仍旧修造。五塘之水一蓄。所费不过数千金。而斯民之利甚溥。但须不畏强御。方克有成。故虽有贤守令。往往中途遂阻。即势不能摇。又或造为别论。使必不可行。此不欲开河之通弊。不可不意也等语。去后。屡读 圣谕。剴切周密。又奉 旨以原任给事中许承宣条奏扬州水利一疏。着问扬州府在京官员。其覆奏亦甚详明。仰见 圣虑所周。无微不烛。谨据臣所见。冒昧陈奏。臣按刘河白茆二处。奉 旨开浚。此诚河海二区之脉络。江浙六郡之要津。查康熙九年。巡抚张佑开浚刘河。二十年。巡抚慕天颜开浚白茆等河。其时相去未远。皆有志可考。有迹可循。自能仰体 圣谕。至于江宁之秦淮。其源有二。一出句容华山。一出溧水东庐山。合流入方山埭。自通济水门入于郡城。内外交资。其利甚溥。但久不疏浚。即疏浚亦属故事。故河道虽存。仅于夏秋水大时暂通舟楫。是享其利者正复无几。若不及今大加疏浚。日就堙废。势难清理。至于扬州之五塘。虽侵占已久。而故址皆在。但能不畏势豪。修治甚易。裨益实多。由扬州之邵伯高邮宝应以直达淮安。此一带地方。稍遇水大。一望汪洋。民将不堪。若开浚五塘。亦足分其下流。但河堤绵亘三百余里。往往淮黄及湖。一时汇聚。宣泄甚难。虽设闸已多。而一旦水势骤急。辄横行泛滥。多被冲决。须沿途相度。别分支河。出水迅驶。常就安澜。如此则淮扬二郡。永远奠定。而江北之水患息矣。至于高家堰为二郡之保障。及淮北各州县。皆逼河工。自有河臣坐镇。不时督修。又非独水利所关。无俟臣渎。江南自刘河白茆之外。其为南北之要津者。莫如镇江之漕河。在丹徒界者四十五里。在丹阳界者九十里。地势如建瓴。虽有京口吕城奔牛诸闸。藉以蓄水。一至冬月。漕河水浅。挽运艰难。每年挑浚。随浚随淤。岁以为常。皆由河身浅狭。及挑浚时。又复苟且为一时之计。所挑淤泥。堆积两岸就近之处。及大雨淋漓。仍复冲卸入河。且水浅之时。漕船既不能行。横截河内。阻截民船。无由飞渡。以致起岸盘坝。行旅艰苦。公私交困。此又江南河渠大弊。亦不独水利所关也。臣查此地。实系杭嘉湖苏松常镇七府行漕之河。而向例每岁挑浚。独责之丹阳。是丹阳之民。独受其累。更有奸胥蠹役地棍等人。得以借名洒派。脚役车夫驴户等人。得以勒索高价。而两头来船。又得以卸装另载。凡此奸徒。皆因以为利。故乐其堵塞。不乐其疏通。于是勾串夫役。皆不肯实力疏浚。使就深阔。又且贿嘱漕船舵工

水手。故意排挤。不余隙。甚至多用小船。填塞河缝。以绝其往来。行人到此。忍气吞声。不得不舍舟而陆。臣深察其弊。曾经亲勘严飭。虽于雍正二年间。料估公费。公中疏浚。然犹不能如式。且附近各境。凡有可比丹阳之练湖者。皆应开通。以助运河。常使流注无穷。不须复浚。庶为一劳永逸之计。至于各郡州县之内城河并各镇市之河。每被势豪侵占。或填砌狭小。或全行堵塞。尤可痛恨。应严飭有司。尽行疏通。不得少有徇庇。如仍前因循。不即挑浚清理者。一经察出。官参吏处。势豪之家。从重治罪。其各支河港渎塘浦。名类不一。所在多有。凡可裨益地方者。应悉令查报。酌量经理。但河路甚多。若必尽待帑金。势难遍给。臣窃斟酌条例。凡挑浚官河者。一切工费取给公帑。其挑浚城河及镇市之河者。则通计河身丈尺。俾濒河两岸居民。每户照其基址。各浚其半。其在港内不临河者。量为协助。深浅宽窄。各有定程。鳏寡孤独。悉予优免。至其间隙之地。并无民居。以及未挑之前。先须筑坝戽水。及挑之日。或须拆屋砌岸者。此等工费。公同确估。劝令绅衿富户。典贾磋商。量力捐输。毋许勒派。其各支河关系民田者。高田挑浚。借水之利。低田圩岸。驱水之害。皆劝令通计合商。彼此交济。是官为经营。民受惠益。势豪奸蠹。不敢阻挠。且自费者仍以自给。凡有田之业主。种田之佃户。皆无不踊跃乐从。而为利溥矣。再城外运泥之法。务令远置低洼之所。不令高出地上。城内运泥之法。则暂令积之有障隔之空地。俟水通日。雇船运至城外。亦置于低洼之所。不令高出地上。总须倡率有方。调度有法。一切因时度势之用。惟恃乎其人。又非臣言之所能尽也。臣自任江南。私心耿耿。适蒙 圣主轸念及此。实千载一时。故不揣愚昧。越职陈奏。

开秦淮通丹阳河议

程京萼

朱子谓岷山之脉。一支南出。而东北尽于建康。其自西折而北。则起新安之黄山。而南自绩溪宁国广德建平溧阳。北至金坛。起茅山。又北径丹阳句容。至镇江西南。向金陵以起钟山长山驹骊诸山之水。皆东汇于丹阳之练湖。茅山以东之水。皆东汇于金坛之长荡湖。而自句容以西。则其水无不归于金陵。以西入大江。山脉界于南北。水源分自东西。此天地之性。自然之势也。秦淮一水。发源于句容之西。而西北流入于江。此自开辟以来。未之有改。今进言者曰。秦淮本自句邑之三台阁。而东汇于丹阳之香草河。又东北入江。以西流之水。为东逝之川。历稽载籍。未见所据。若信有之。则自茅山以至钟山。其脉必皆能飞渡。而后秦淮之洞贯穿穴。乃无所不可。有是理哉。说者谓由三台阁之东二十五里至掘河。此秦淮之旧述。又曰掘河者。秦人之掘处也。按郡志有掘河之名。不详所自。其字则不作掘而作堀。郡志又作崛。然则谓秦皇掘此以成

河者。其傅会鄙俚。不待明者而后见矣。且彼既曰秦淮之正流。而又曰始皇之所掘。自相矛盾。在己固无定见。为此说者。但欲导秦淮于句容之东。而诬以本自东流。不知水可诬而人不可欺也。建康志云。秦淮水有二源。一发句容之华山南流。一发溧水之东庐山北流。合于方山埭。西经府城中。至石头城。注大江。輿地志元和郡县志祥符图经并同。皆无东汇之说。按句容县志曰。句容大水。西归金陵。又曰本邑随龙大水内小水。俱汇于阁。右绕元武。向西归秦淮。亦无东流之说也。然则今之轻议开凿者。不独有害于金陵。亦非句邑之利也。何则。句容金陵之有河也。皆以夏秋之间。山水时至。非若淮北之运道。有昭阳骆马诸湖。与济汶七十二泉之灌输也。以地势论。则句容高于丹阳十余丈。高于金陵亦不下十丈。当春水未生。与霜降水落。金陵之地。有舟楫而无所施。况句邑乎。十丈之高。开未及半。山水暴涨。层堰累闸。犹或通舟。然不待霜降。已先秦淮而涸矣。若开至十丈。与秦淮等其深。亦届秋冬而必竭矣。是此河一岁之中。通舟楫之日少。而废舟楫之时多也。又奚赖焉。或谓河开既深。则东西皆得江潮之助。按自金陵至丹徒。内地之势。俱高于江。故镇江漕渠最易淤浅。无岁不浚。而金陵则河流视江水为消长。大都河未枯而潮已缩。故惟夏秋之际。江涨潮盈。乃能有资于河。而谓东西达江。则终岁可以通流。亦未为明于事情者也。即使深通。则水性就下。设夏秋之间。山水四发。河流弥漫。外挟江潮。直泻而下。莫可止遏。云阳毘陵以东。地势尤卑。必有陆沉之患。而金陵句曲。亦有竭泽之虞。当此之时。孰任其咎。说者曰。孙吴六朝。尝开句容中道。至云阳西域。以避京江之险。未之闻乎。是前事之师也。噫。彼建都于此。为偏安不得已之计。固有然者。方今天下一统。梯航万里。海不扬波。乃惊畏险阻于门庭户牖之前。何所见之不广也。江自岷峨而下。何在不险。能于岸之左右。悉开一河以避之乎。迩来上自金陵。下及京口。百八十里之内。洲渚丛生。港汊错列。在在可避风涛。所谓黄天荡者。半为葭苇之场。江之不险。又莫此为甚矣。且此江东则直达海门。西则控引荆楚。南岸上自慈姥浦。下至蜀港。北岸上自浮沙石。下至东沟。滨江津要以数十计。皆盗贼之所窥伺也。墩台瞭望。栉比鳞次。以卫行舟。而贾舟客舫。络绎往来。亦互相警察。今尽驱入内河。则二百里之天堑必为萑苻之藪。其险之可畏。有倍蓰于风涛者。不是之察。而犹自衿康济之略。多见其不知量也。说者曰。水之泛溢。民之昏垫。是亦有心地方者。所宜加之意也。夫句容一邑。凡涧溪之可名者。无不归于绛岩湖。以达秦淮。绛岩自孙吴下及宋明。代修堤堰置斗门蓄水。近日居民。乃悉占而为田。湖之存者无几矣。秦淮源远而受水众。今乡间诸支河。既为民田侵蚀。日以湮没。城中则正流浅狭。而支河淀淤。有夷为平陆者。水潦为害。职此之由。今不知复绛岩疏秦淮以渚以泄。而以通丹阳为得

计。犹人之病在脾胃。而欲奏功于喉舌也。岂不谬哉。自隋唐以来。千数百年。未闻持此议者。近乃有无知之商贾。郊野之细民。为是说。而好事之徒。从而和之。乃于先贤则为刺谬。于古籍则为无征。于事理则为乖舛。详究终始。无一可者。况此千数百年之中。岂无命世之君子。奋然为民兴利。考其所议。唯在于修赤山之塘。浚秦淮之支。而不闻袭破冈上容之余智者。何也。彼固知此河之开而必废。有损于财而无益于民也。书曰。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敢私议之。以待采择。

三吴水利赘言

钱泳

徐贯曰。太湖之水。上流不浚。无以开其源。下流不浚。无以导其归。洵至言也。今五堰既塞。广通又废。而吴江长桥一带。亦淤垫几成平陆。然上筑周行。以通行旅。下开堰洞。以泄湍流。似可以为万世之利矣。而不知湍流不畅。则不达于枝河。枝河之水不达于三江。三江之水不达于大海。故遇旱则赤地千里。遇水则一望汪洋。而农田为之害。农田日害而下民穷蹙。下民穷蹙而赋无所出。皆听命于天时而实非也。

或有问于余曰。太湖之水。为长桥所塞。致三吴有漂没之忧。何不去之。以复古之旧迹乎。曰不可也。从来治水治田。两者相兼。舟行陆行。不能偏废。且病积日久。难以施功。岂去一长桥。而遂能为三吴之利耶。只求斩其茭芦。浚其淤积。相其地宜。顺其水性。修其堰洞。通其湍流而已矣。

大凡治事。必需通观全局。不可执一而论。昔人有专浚吴淞。而舍刘河白茅者。亦有专治刘河。而舍吴淞白茅者。是未察三吴水势也。浙西诸州。惟三吴为卑下。数州之水。惟太湖能蓄蓄。三吴与太湖相联络。一经霖潦。有不先成巨浸乎。且太湖自西南而趋东北。故必使吴淞入海。以分东南之势。又必使刘河白茆皆入扬子江。以分东北之势。使三江可并为一。则大禹先并之矣。何曰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也。

广通坝者实与五堰相表里。所以障宣歙广德金陵诸水。使之不入太湖也。明永乐元年。成祖迁都于燕京。苏州民吴相伍以水为下流患。引宋单锷书上奏。改筑土坝。设官吏。命同溧阳溧水两县民夫四十名守坝。使宣歙诸水。不入震泽。正统二年。周文襄又为重修。增高土石。奉有钦降版榜。如有漏泄水利。淹没苏松田禾者。坝官吏皆斩。夫充军。如此其重也。今之议论三江。辄从下流开浚。而无有言及五堰广通坝者。是东坡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也。

五代钱氏。不废汉唐治水之法。自今之嘉兴松江。沿海而东。至于太仓常熟江阴武进。凡一河一浦。皆有堰闸。使蓄泄以时。旱潦无患。而田自利。其时岁丰人乐。每米一石。钱五十文。范文正守三吴。大兴水利。斗米十钱。至南宋

农政不修。水利不举。三吴之田。日渐隳坏。则石米一贯矣。以此推之。兴水利则如此。不兴水利则如彼。

农人之利于湖也。始则张捕鱼虾。决破堤岸。而取鱼虾之利。继则遍放茭芦。以引沙土。而享茭芦之利。既而沙土渐积。乃挑筑成田。而享稼穡之利。既而衣食丰足。造为房屋。而享安居之利。既而筑土为坟。植以松楸。而享风水之利。湖之淤塞。浦之不通。皆由于此。一旦治水而欲正本清源。复其故道。怨者必多。未为民便也。或曰兴举水利。正所以便民也。譬诸恶人不惩治。病者无医药。恐岁月寝久。日渐填塞。使水无所泄。旱无所溉。农民艰困。赋税无由。为三吴之大害。当何如耶。余则曰。方将兴利以惠民。何忍扰民以增害。然单锺有言。上流峻急则下水泥沙自然啮去。今能以太湖之水通泄三江之口不淤。则向之豪民占而为田为屋为坟墓者。可十坍其五六。此不待惩而自治。不待医而自药也。

范文正公曰。三吴水利。修围浚河置闸。三者缺一不可。余以为三江既浚。建闸为急。何也。水利之盈虚。全在乎节宣。今诸江入海之处。垆身既高。而又有潮汐往来。一日夜凡两至。前人谓两潮积淤。厚如一钱。则一年已厚一二尺矣。十年而一二丈矣。故沿海通潮港浦。历代设官置闸。使江无淤淀。湖无泛溢。前人咸谓便利。惟元至顺中。有废闸之议。闸者押也。视水之盈缩。所以押之。以节宣也。潮来则闭闸以澄江。潮去则开闸以泄水。其潮汐不及之水。又筑堤岸。而穿为斗门。蓄泄启闭。法亦如之。安有不便乎。

老农有云。种田先做岸。种地先做沟。高乡不稔。无沟故也。低乡不稔。无岸故也。是池塘为高乡之急务。大约有田百亩。必辟十亩之塘。以蓄水而防旱。堤岸为低乡之急务。大约有田百亩。必筑三尺之圩。以泄水而防潦。夫圩者围也。内以围田。外以围水也。

治水之法。既不可执一泥于掌故。亦不可妄意轻信人言。地有高低。流有缓急。潴有浅深。势有曲直。非相度不得其情。非咨询不穷其致。是以必得躬历山川。亲劳胼胝。昔海忠介治河。布袍缓带。冒雨冲风。往来于荒村野水之间。亲给钱粮。不扣一厘。而随官人役。亦未尝横索一钱。必如是而后事可举也。如好逸而恶劳。计利而忘义。远嫌而避怨。则事不举而水利不兴矣。

积荒田土。在在有之。江南四郡之中。惟常镇两府为尤甚。或以官逋为累。或以水道不通。或以古墓相连。或以瓦砾难种。兹欲区处农民。必其开垦而成熟之。事亦难矣。然亦有说焉。一以赋负民逃而不垦。一以粮重租多而不垦。一以其地窳远难于照应而不垦。一以小民穷困舍本逐末而不垦。是以荒瘠之地日多。而懒惰之民日积。使膏腴成弃地。粮税为积逋。所以府库日亏。而农民日困也。惟有专官而治。时时省察。就近招徕。轻其租赋。劝其开垦。勉其勤惰

。使民无弃地。家有余粮。而库无积欠矣。亦协济之一法也。

三吴圩田。亦在在皆有。农民习懒性成。惟知种苗禾种豆麦蔬菜而已。其有水者则弃之。何也。余以为水深三四尺者。种菱芡。一二尺者种芰荷。水不成尺者。则种茭白茨茹荸荠芹菜之属。又能加之以勤俭。虽陂湖亦田也。试看杭嘉湖三府。桑麻遍野。菱芡纵横。有弃地如苏松常镇四府者乎。如此。则民不偷惰而赋常足。民不告劳而食不匮也。亦协济之一法也。

多种菱荷菱芡以利民此专就陂湖潴水之区言之若江河渠港则又须禁种他物以致占塞水道也

论水势壔身

钱中谐

周大韶曰。治水之法。必先明其来历之源。然后导以归宿之路。其序不可乱行。其功不可逆施也。论者咸谓震泽之水。东北注于阳城昆尚诸湖。指福山许浦等塘为震泽之尾闾。茜泾诸浦为震泽之后门。乃谓浚三十六浦。以泄太湖之水。同归于海。此指独山门沙墩港两道而言尝考常州之水东流至无锡城则有独山门港引太湖之水流入西水关为濠汇于运河由南门北渎港东流出坊桥入长洲县之漕河迤邐至常熟境以出于海无锡以下至北望亭桥今改名丰乐桥其南为沙墩港引太湖之水由杨家桥下直冲蠡河入三叹荡会于漕河亦入常熟境以出于海此两处是太湖上流分泄之要道早年引以济运兼灌数邑之民田水年则易于宣泄使之东注今独山门港不由故道尚无大害而沙墩港之不由杨家桥而出者自乾隆四十四五年间附近居民有白姓者贪涎风水之说以为有关其墓遂勾通地保混呈水利厅饰词填塞乃导水由通湖桥而出运河今届四十余年已成陆路矣可胜浩叹此道必当开通者宋时黄震亦尝论及之曰。昔人开茜泾诸浦。亦主一时一方之利而然。今闸浦尽废。而海沙壅塞为患。又前日之所无。观此可见矣。又如沿海一带地形。颇高于内田。而湖水因之不得泄。故呼为壔身。然开三十六浦之后。沿河积水。高出丈外。而腹内之田。旱则无路引水。以为灌溉之资。潦则无门出水。以为泄放之计。故沿海旧有一带之壔身。形如仰盂。水不能泄。人皆知之。而三十六浦之沿河。随处皆成壔身。形如围墙。田地荒弃。人所不知也。宋郑亶言水利六失。首及之矣。三十六浦之中。惟白茆七浦为最。次则阳林湖川福山等浦。但宜相时开浚。不可坝截。余如茜泾东阳林双鸣鹿鸣大钱周泾许浦等河。各于开浚之后。须两头作坝。以节清水。以拒浑潮。旱则潴而蓄之。潦则决而放之。则官不劳于开浚工力之艰。民不病于田地抛弃之苦。实为两便也。观于大韶之言。水之形势。略尽矣。就其中所谓壔身者。曹允儒以为与常州地形相等。起自福山圖山。迤邐常熟太仓嘉定三州县之间。殆三百余里。允儒尝出太仓东门。诣茜泾。中间有腰茭站者。诚如白下七里八冈。昔人谓茜泾南北之地。比苏

城昆山。其高不啻丈余是也。往年开治各泾浦。不过三四尺一二尺而已。且止以其地面为丈尺。而不知以江湖之水面为丈尺。又不问高下。而均其浅深。欲水之东注。所谓却行而求及前人者也。允儒本论垆身。而因及从前开浚之误。不问高下。而均其浅深。虽夏海诸公。专志并力。亦恐其未及此也。当时民苦昏垫。费国家之储积。尽人力之疏排。劳大小诸贤之跋涉经营。水得通流奔驰。足支数十年。以为过望。纵前人计虑及此。斯时民力已竭。财用亦空。欲从而穷其形势情状。而有所不得也。后之人精求治水之法。补昔贤之不逮。则允儒之言。宜有采焉。夫许应逵亦尝治吴淞矣。初至。见水尚通流。前人之疏凿。可攘为己功也。不酌言。独任私智。惟务筑坝。曾不运土。每车岸微干。稍削茭芦。即已放水。又末段去海不远。潮势湍悍。遂以顽石压敞舟垛筑。费数千金而溃。其所沈木石。碍江心。潮沙又依附之。易为淀聚。未及两载。而海公所疏复成平陆。后之继之者。不可不慎也。

毗陵水利议

邵长蘅

谈吴中水利者。言人人殊。大较宋人亟议复五堰。复十四门。治吴江岸。明人亟议浚吴淞。浚浏河。导白茆港。类皆祖邾氏单谔诸书。然无系于毗陵利害。故弗论也。夫水利之大曰转漕。曰溉田。毗陵北枕江东。南凭太湖。有二浸之利而无其害。顾岁旱而旱。岁潦而潦。而漕渠之议浚议灌。频岁见告。得无当事者虑有未究。而经尽之未详耶。愚闲按图记。江自丹阳绕郡境一百八十余里。西北支流道江者以十数。孟渎最大。稍东则小河港。稍东则剩银港。剩银以东。烈塘最大。益东迤邐而北。澡子港最大。桃花以东。入暨阳界。则申港利港最大。此渠皆可行舟。宋元迄明。旧置闸其上。引潮通漕。有余则用溉。民往往益股引之。溉田数万计。利至渥也。自明嘉靖初。筑城御倭。而孟渎稍淤。万历以后。水政久弛。浊泥乘潮日积。而烈塘澡子诸港次第淤入。我国家惩己亥海孽之证。濒江列戍卒。起亭燧。支流通江者。稍稍槌木石塞之。自是潮绝不来矣。潮不来则转漕艰阻。小遇浅涩。辄议疏浚。人徒畚鍤之劳。水衡之金钱。费亡虑千万计。而西北诸乡。时苦旱灾。诚疏通孟渎烈塘诸港。修复旧。其利有三。父老言潮来时。试以萧苇之。苇高一寸。潮数寸。使滨江诸。潮至而启。潮平悉闭。引水注之漕渠。巨舰通流。不复虑涸。一利也。孟渎为江浙军饷快捷方式。载在漕志。秋冬军船空回。脱遇京口阻滞。径由大江抵常州。空回既速。则赴兑亦速。二利也。旁岸民田。益得支引灌溉。高碛舄鹵之乡。变为沃野。三利也。难者将曰。国家废障流。所以阻舟舰。备非常。又其上皆筑马道。功费久远。使尽复旧。马道必废。愚窃谓不然。孟渎原宿有镇兵。今距江置。设天关燕尾。令可通行巨艚。其它支河门。仅通小舟。下置栅栏

。列戍之卒。谨司其启闭。又于门上平布巨木。度可容数骑并驱。亡患二难矣。去二难。就三利。转漕溉田兼资。最上策也。次议复鬴。吕城奔牛。旧制三。宋陆游谓自创为鬴河时。兹已具矣。顾毗陵以东。又有五泻上下。考宋史河渠志。干道二年。以两浙转运司及常州守臣言。填筑五泻上下二。修里堤岸。防泄运水。令无锡知县掌钥匣。遇水深六尺方开。当日慎重如是。毗陵地势。西仰东倾。吕城奔牛。仅可蓄奔牛以西之水。济丹阳运。惟五泻乃可蓄无锡以西之水。济毗陵运。今其迹虽久废。宜于丁堰戚墅间。特置一。以时启闭。常蓄水五六尺以上。则运河免灌注挑浚之劳。此专主漕者也。次议疏百渎。按旧志。百渎在毗陵二十有六。在荆溪七十有四。所以泄西南众流。入震泽而归于海者。然稍湮塞矣。宜鸠工于食利之民。开茭芦。浚淤淀。令百渎故道。十疏其六七。涝则泄水入湖。旱则引水灌溉。而滨湖之地无凶年。单锸所云。百渎之验岁。水旱皆不可不开也。次议筑围田。次议浚沟渠。陂塘下地。惧水啗之。围田所以防也。高地利水潴之。沟渠陂塘所以蓄也。故农谚曰。种田先岸。种地先沟。高乡不登。以无沟故。低乡不登。以无岸故。邵太常唐鹤征有言。高田多为陂塘。厚储深蓄。勿使泄而溢之外。低田多为圩堰。渠穿股引无使溃而入于内陂塘阔深。圩堰坚完。高下两利。岁可常稔。三策皆专主溉者也。夫苏松地卑下。巨浸所汇。有利亦有害。故兴利难。毗陵平壤。蓄泄易施。利多而害少。故兴利易。昔西门豹治邺。漳水在旁。豹不知用。史起讥其不知。今擅必兴之利。操可济之策。据易集之形。而惩羹吹虺。因循废坠。重为史起所讥。诃不惜哉。愚更有说焉。一邑犹一身然。四乡其四肢也。邑治其腹心也。川渠流通。则其荣卫血也。吾邑前后市河惠明玉带诸河。所在填淤。舟楫梗。譬有人焉。四肢无恙。而心腹痼结。其人必病。吾久忧夫吾邑之告病也。

论五堰

钱中谐

广通镇在高县东五十里。世所谓五堰也。西有固城石臼丹阳南湖。受宣歙金陵姑孰广德及大江诸水。东连三塔荡长荡湖荆溪震泽。中有三五里颇高阜。春秋时。阖闾伐楚。用伍员计。开河以运粮。今尚名胥溪。左传楚伐吴。克鳩兹。至于衡山。哀公十五年。楚子西子期伐吴。及桐汭。繇此道。自是湖流相通。东南连两浙。西入大江。舟行无阻。唐景福二年。杨行密据宣州。孙儒围之。五月不解。密将台蒙作鲁阳五堰。拖轻舸以馈军故得不困。鲁阳者。银林分水等五堰左右是也。坝西北有吴漕水。言吴王行密所漕也。至宋时不废。故高之水易泄。民多垦湖为田者。而苏常湖三州承其下流。水患特甚。宜兴进士单锸采钱公辅议。着吴中水利书。以为筑五堰。使宣歙金陵九阳江水不入荆溪太湖。则苏常水势。十可杀其六七。元佑中。苏轼称其有水学。并其书荐于朝。时

用事者方欲兴湖田。未之行也。故承丰等圩。官司所筑。无虑数十万。而固城石臼丹阳之间。大抵多圩田矣。宣和中。待制卢襄奏罢湖田。及言开银林湖为非。时卒不行。明兴。以金陵为南京。谓苏浙粮运。自东坝入。可避江险。洪武二十五年浚。胥溪建。石闸命。曰广通镇。设巡检司。税课司。茶引所。是时河流易泄。湖中复开河一道。而尚阻臙脂冈。乃命崇山侯凿山焚石以通之。引湖水会秦淮入于江。于是东坝直达金陵。为运道云。永乐迁都。此道遂废。而苏人吴相伍以水之为苏常患也。引单镌议。奏改土坝。增设官吏。岁金溧阳溧水人夫各四十人守之。自是宣歙诸水。希入震泽。而坝尤低薄。水闲漏泄。舟行犹能越之。正统六年。江水泛滥坝大决。苏常潦甚。租税无所出。于是周文襄杨坝大集夫匠重筑之。并钦降版榜。有走泄水利。湮没苏常田禾者。坝官吏皆斩。夫匠充军。其后屡议复故道而辄阻。利塞者三郡之民。而利开者高之田也。嘉靖二十五年。倭入寇。商旅由坝行者。络绎不绝。沿坝居民。利其盘剥。复自坝东十里许。更筑一坝。两坝相隔。湖水绝不复东。而高之田渐圯。父老言。湖底与苏州谯楼顶相平。假令水涨时。坝一决。苏州便为鱼。当庚申辛酉间。大浸稽天。民纷纷欲掘坝。会下坝偶决。溧阳宜兴而下。势若怀襄。有以闻于华亭徐内阁阶者。会知县方沂入覲。召谕重禁之。韩邦宪广通坝考之言若此。按五堰去溧阳八十里。自广通坝。而东十五里曰新坝。因以广通坝凿河。故从东复筑此。亦不堰水。自此而东九里。第一曰升平堰。又南九里曰三塔湖堰。又东九里曰南度堰。又东九里曰沙涨堰。又东九里曰前麻堰。是为五堰。在广通坝下流。半受广德建平高之水。其溧水溧阳丹阳句容之水。又在五堰之北。沈曰。五堰之水相平。霖雨稍积。山源怒沸。则诸水奔驰东下。连五堰所受者。同入太湖沛如也。非五堰所能节也。详宋郑侨书。曰。宜兴而西有五堰者。所以节宣歙金陵九阳江众水。直趋芜湖。后废五堰。则水皆入于宜兴之荆溪而入震泽。东灌苏常湖三州。由是观之。则昔人所节。似连五堰之水。俱汇入于芜湖。又详宋黄震答泄水书云。古人于宜兴以西。金陵管下。设为五堰。使西南水不入荆溪。而由银林五堰入于运河。以至大江。国初南渡以来。五堰既以不便木簰往来而坏。又射林唐末商贩木簰。由宣歙以入两浙。乃病五堰艰阻。给官中废。则金陵九阳数郡之水。不西入芜湖而东入震泽。由前后之言观之。则五堰在所坝之中无疑矣。今坝设五堰之上。所拒固是宣歙诸水。拒水不入于五堰。而非筑五堰邀其水以出芜湖也。

前言皆以五堰为节水之具。则昔之所筑。疑在五堰下流。别有要害之地。而非今之所坝者也。明初。欲藉五堰节水分流以入芜湖。可见五堰者但可为湖。而不可为田也。复恐其赋税为累。启后人开堰之说。乃掣其税赋于苏州代输。期诸堰以次蓄水。而不疾趋于东吴也。闻五堰豪家。隐其水利有关三郡之情。于

嘉靖三十五年。乘县官入覲。从署事府判欺田升科。尽占为田。夹筑土埂于诸湖之中。坝东之水。不容余沥停贮。竭其流而决入于太湖。太湖岂为辞哉。不知下流二三百里之田。阴受其汨没之祸。而莫之计也。之言。与邦宪所考相异同若此。夫高之病。因广通坝截五堰之水。不得宣泄。故泛滥恣肆而莫之救。然其赋已掣入吴中矣。其患为小。吴中之病。因广通坝在五堰之上。而五堰复为豪民占佃。不得停泓。宣歙金陵诸水。乃奔溃四出而下太湖。其患为大。以高为壑固不可。以三郡为高一县之壑尤不可也。且高之与三郡。赋税人民。多寡轻重。果何如哉。夫高溧阳之间。不全藉占佃五堰者。以为赋税也。开五堰复为水而除其科。在 朝廷不过岁捐全额之二三耳。即使高因五堰之田为全额而全除之。而苏州所加之赋。固自在也。则五堰不可不开也。广通既居五堰之上。故高以上之水无所入。虽入矣。而为占佃者所阻。故三郡以上之水无所蓄。惟移坝于五堰之下。则五堰为高泄水之区。而新坝复为三郡截水之路。两者均利焉。则旧坝亦不可不移也。治水者。大抵以三江为急。以五堰为缓。愚之反复于兹者。惟恐后之治者。偶见一邑之疾苦。妄建决堰之议。以贻三郡之大害。故不禁复详言之焉。

治河附论

张伯行

沟洫之说。凡河皆可用。而独黄河不可用。何也。以其随行而随淤也。若与诸湖相近者。皆可用沟洫之法。而洪泽湖一带尤为利便。予闻往时洪泽湖。如周桥翟坝高良涧等闸。下皆有河。河之两岸。皆为肥美水田。自六坝开而美田皆汇为巨浸矣。今六坝已闭。田尽涸出。所待举行者。水利而已。与其以有用之水委之于海。何若多开河渠。广修沟洫。引水溉田。既资其利。又除其害之为两得乎。春则使之出清口。一以刷黄。一以济运。夏时水涨。则开河渠以灌溉民田。则昔之民苦水之害者。一转移间。而且以得水之利矣。但凡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若听民自为之。势必有所不能。或添水利官使专治之。或令地方官兼管之。务使先开河渠。俱令至运河之西岸。仍于运河之下开涵洞。如淮安府山阳县之伏龙洞。遇水小时则闭涵洞。止用以灌田。而不使之东注。遇洪泽湖水大。则取其足以灌田而止。余水尽令泄于运河之东。由射阳湖马家荡须沟蒙泷入海。即运河之东。至马家荡及须二沟。俱可为水田。此处尽民为之。不必官为区处也。此愚一得之见也。

请广淮北水利疏乾隆七年

漕运总督顾琮

窃惟淮北郡县。地居天下之冲。襟带黄淮。汇注湖荡。土田广衍。户口繁多。第频年水旱。饥馑荐臻。以至土地荒芜。民物凋弊。连岁迭蒙 皇恩。蠲赈

截漕。近又特遣大臣抚绥賑恤。更令加意讲求陂塘沟洫。以期收益除害。仰见圣主勤求民隐。怀保惠鲜。其所以欲措斯民于衽席者。至周至备。臣待罪总漕。淮郡适当驻扎之地。又因历任已再。其间风土民情。知之颇悉。近者督漕北上。复沿堤相视。按之地势。访之土人。而知淮北实有可兴之利。诚能因势利导。固有施功甚简。为效甚巨者。窃见淮安南北。地之高下。本相等。乃田价悬绝。至有相去仅数十里。如淮南泾河上田。每亩值银十余两。淮北大下地一顷。仅值银七八两者。考其所由。淮南河堤多建涵洞。灌注有资。故堤外之田悉成上腴。至淮北郡县。地虽滨河。而沟渠坡堰。未讲求。故地之高者。仅种二麦杂粮。从未获禾稻之利。若遇一亢旱。麦收亦阙。竟同石田。其卑下之区。则又皆沮洳萑苇。极目污莱。积雨稍多。即成巨浸。是以夏旱秋潦。年年告灾。十室九空。公私困竭。臣初亦疑引河灌溉。广设涵洞。或止宜于淮南。而淮北或有未宜。近因舣舟清江迤北。登堤履勘。见五公桥旁近。土田肥滋。宿麦成熟。秧苗长茂。询之佃农。并云此二十年前亦系荒瘠之地。后因有钱姓者。以贱价买堤外瘠田。于堤上创设涵洞。导流引灌。遂成沃土。夏麦秋禾。岁得再熟。故前此每亩三钱之价。今已价十余两。因益信蓄泄得宜。地无南北。可获其利。臣窃见自清江以上。运河两岸。虽亦间有涵洞。第向来止知束水济运。未知借水灌田。是以坐听万顷原泉。竟未收涓滴灌溉之利。遂使淮北之利与泾河田亩高下相悬。昔魏史起之言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傍。西门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兴。是不仁也。因引漳水溉邺。而河内以富。今淮北诸河形势。适相类此。应请皇上特遣大臣一员。总理相度。会同督抚河臣。详酌妥办。估计兴工。于两郡近河堤岸。或建设涵洞。或分筑坝堰。开渠溉田。至东西骆马微山渔滨徐塘诸河。支分派别。务各广引沟渠。或筑圩岸以围田。或弃湟地以潴水。要使随地制宜。克尽地力而止。其需用帑项。应就近在两淮运库动用。更令即于河员内遴委谙练河务数人。分司其任。约一二年间。水利兴而人力勤。可尽使瘠土化为沃壤。第恐议者疑其运河泄及诸河之水。或于济运有妨。不知各省粮艘。道经淮徐。每年五月上旬。即可过竣。稻田须水。正在夏秋。前此启闭以时。运过始行倡导。是只借运河闭蓄之水。用为民田灌溉之资。漕运毫无所妨。况清江左右所建涵洞。成效彰彰。推此仿行。万无疑虑。虽行事之初。经费须出自朝廷规画。然与其惮于兴作。而旱潦不除。累岁赐复蠲租。动以巨万。穷黎究难普济。国帑坐以虚糜。何如力兴此工。以因民之利。尽地之力耶。考之目前。计之异日。其利有五。淮徐灾黎。待哺嗷嗷。半菽不饱。若水利兴修。即可寓工于賑。其利一也。两郡频岁被灾。额赋既多蠲免。賑济复发帑金。当前既已周章。后此更难为继。若田功克举。普获丰收。从此正供可以无阙。库

帑可以节省。其利二也。淮徐常平匮乏。一遇凶年。米价翔涌。若沟渠既通。则二麦禾稻。岁获再收。数年之间。民免艰食。仓储有备。其利三也。两郡饶瘠。既化为膏腴。赋不加增。收有倍获。则流亡安辑。匪僻自消。其利四也。运河为湖泉贯注。亦多溜坝冲工。今相视要害。开引涵洞沟渠。则水势既分。险工自稳。行之有成。虽有此时开浚之劳。可除永久修工之费。截长补短。去险就平。其利五也。利兴害除。上可慰九重南顾之怀。下可贻淮北百世之利。一时国家之所费有限。而将来小民之获利无穷。水旱有所节宣。一劳得以永逸。收益除害。公私济。无过于此矣。

海州请筑圩岸疏乾隆十五年

御史胡蛟龄

窃江南徐州府属之邳宿诸州县。海州并所属之赣诸县。皆系河淮下流。而海州上承东省来源。下游逼海浦。每春夏之交。栽植甫毕。横流随至。渺弥一片。不见阡陌。穷民有种无收。应输正赋。不能常年请豁。岁岁停缓。终须带征。积欠在身。譬则负戴千斤。不得伸眉仰首。民困已极矣。近者屡蒙恩旨。迭次蠲除。并令督抚河臣。会同查勘。设法疏通。而水患终不能免。窃思淮徐土著之民。既不可迁徙远适。又不能与水争。田庐室宇。动遭淹没。势将何所底止。谨按明人治河之议。有云宜于滨河之处。仿江南圩田之法。多为沟洫。使足容水。臣愚以为此议或难骤行之于北。而似可通用之于南。今臣访闻徽州人民。寄居海州者。每置买田亩。周围筑堤捍水。堤内多为沟洫。堤间安设斗门。相时蓄泄。一如圩田之制。无论旱涝。岁获有收。此则成效已经显著者也。又查乾隆十一年。吏部尚书高斌。会同督臣尹继善等。议将海州一属。令地方有司。劝谕民修筑圩岸。其接海属之宿迁桃源清河安东阜宁等县。亦一例办理。以期共收实效。今数年以来。该处作何办理。其实在情形。无从委悉。伏祈下督抚诸臣。查照前议。严饬地方有司。勿以粉饰邀名。勿以畏难中止。勿以未经查核。恐干失察。通同隐匿。致隳已就之绪。仍遴委大员。带领谙练农民。亲身经理。并将作何督率推行。堪于数年内续成大功之处。确切定议。恭候明岁圣驾南巡。于相视河淮之暇。临期奏请裁决。庶淮北百万穷黎。幸获更生。而皇仁万世永赖矣。

覆奏淮海筑圩情形疏乾隆十六年

高斌

查淮徐海等属州县。地势低洼。滨临河湖。居东省之下流。为众水之归宿。今据该御史奏。宜仿江南圩田之法。多为沟洫。使足容水。闻徽州人寄居海州者。每置买田亩。周围筑堤。一如圩田之制。岁获有收。成效已着。请查照十一年八月原奏。将海州一属。并邻接之宿迁桃源清河安东阜宁等县。数年以来。

作何办理情形。 敕下督抚严饬地方有司。实力奉行。确切定义等语。伏查海州并宿迁桃源等县修筑圩岸一案。先于乾隆十一年八月。高斌会同前督臣尹继善奏准海州所属。照下河高宝等处漕地之例。修筑圩岸。令业主出资。佃户出力。于农隙时次第经理。其无力之业佃。酌借帑项。年丰还项。邻接海州之宿迁桃源清河安东阜宁等邑。亦照此办理在案。又乾隆十二年四月。前督臣尹继善奏称一切应修圩岸。令地方官详加相度。酌量缓急。分年办理。其顶底高宽之制。俱令相视地形。酌定丈尺。修治之法。务于圩外积土。挑挖成沟。仍于圩身酌留涵洞。并设立圩长。责成州县经理道府督勘等因。奏明亦在案。臣黄廷桂于乾隆十四年。将修筑圩岸时宜。酌定规条。通饬所属。实力奉行。并令各地方官。因地因时。斟酌办理。务期合乎人情。宜乎土俗。于事有济。兹查数年来办理情形。如海州东南乡之莞渚等二十四镇。阳二十字桥。至钱家集。至桑墟苗家寨等镇。安东之西联东路大飞等镇。宿迁之河北等镇。筑圩挑沟。俱经工竣。阜宁之堰头丁溪等里。赣榆之南乡等镇。亦经勘明建圩。其未修圩岸之处。或因地势稍高。沙土虚松。不通水道。或因潮水往来。本系斥卤。以及湖荡汇漕卑漕容水之地。不便概行修筑。至桃源清河二县。四乡均系旱地。并无种稻水田。其逼近河湖之处。水势汹涌。非圩岸所能抵御。兼以土性浮松。旋修旋坍。徒费无益。此海州等八州县圩岸。或宜或碍之情形也。窃思水利农田。相为表里。必须捍御有备。而后蓄泄有资。圩岸之制。诚为良法。唯是地势不同。难以一律而论。海州阳上承东省来源。骆马全湖之水。由六塘与山两河分注入海。其六塘河。自宿迁县境历桃源清河安东秫阳。以至海州。绵长数百余里。是圩岸之最大者。莫如六两河。从前原系民间自筑圩堰。迨乾隆八年至十二年。历经奏请。培筑高厚。费至数十万。查自加筑以来。唯乾隆十三年。水势本小。得以无虞。淮徐海各属均获有收。至十四十五等年。东省山水盛涨。六仍多漫溢。民田无论有无圩岸。均不免于水患。诚以来源甚多。下流甚窄。容泄不及。势必旁冲横溢。断不能强与水争也。至于圩岸之制唯田间偶遇霖潦。低漕之地。可用以防护。如江南苏松常镇等州县。农田最为得宜。其次则下河高宝兴泰山阳盐城。行之亦有成效。均以上游无异涨之水。故圩岸得以施工。至于海州等八州县。俱在黄河以北。一望平衍。土性浮沙。不宜禾稻。民间惟恃春麦丰稔。以为藏。是以历来有一麦抵三秋之语。一交夏秋。则东省上游山水泛滥。六交涨。湖荡散漫。势非圩岸所能防御。此正台臣所奏。圩田之制难骤行之于北者。臣等悉心讲求。详加酌议。水性地利之宜。势不容于穿凿。而补偏救弊之方。人事不可不尽。所有海州等八州县。除清河桃源既屡经试勘。圩岸无益。应毋庸修筑外。应令各该县于旧有河形。及支河曲港之处。于农隙时。董率农民。随时挑挖。以备霖潦。至海州阳赣榆安东阜宁宿迁

所有已成之圩岸。仍令各该县循照规条。督率民夫岁修。并多挑沟渠。以备蓄泄。其已勘未成者。则令随时次第举行。至于地势沙高。并卑溇湖荡容水之地。均不必强行修筑。阻碍水道。其六两河。已经动帑修筑之堰。虽异涨之水。不能保护。而寻常水势。藉其障御。不无裨益。亦应仍照题定之例。督率民夫。岁时修补。查盛涨之水。原非岁以为常。如此渐次经理。则淮徐海各州县。每年春麦。既可常获丰稔。且合计数年之内。亦必有一二年秋成可获。唯在因时因地。随宜办理。从容经画。以期实效。庶淮徐海沮洳之地。虽不能收全局之功。为一劳永逸之计。而随时补救。水患自可渐减。

新开海州甲子河碑

海州知州唐仲冕

中河旧引盐清流。经安托万渎。至武障顶冲。受六塘河而北汇板浦。为场河。又自板浦历卞家浦过孔望山。出海州东北为新浦。皆漕运所经。工归纲贾。自孔望山西至州城七八里。舟楫所不通也。城无市廛。米薪缺乏。州以为病。今岁有以开渠请者。余知其为利。而恐重劳吾民也。请者继至。始议董劝。海州凡四十八镇。各输财。余躬为植。而属衿耆分治方土。综其财用。稽其功绪。东自新浦口引场入水。西达城东门入于涟河。计长一千一丈六尺有奇。广六丈。深者自七八尺至丈五尺。为方三万三千五百有三。堑岩填谷辟淤掀淖之力。畚揭纒缶木薄铁石之具。与夫筭胥巡隶。饬廩犒劳。造桥辟立步。凡用钱七千七百五十一缗。五旬而成。不愆于素。是役也。适当淮河之间。酺导纷纭。场河亦大加疏浚。方虑发征罕集。葺事无期。而四郊农忙。不呼自赴。释耒挥锄。云簇星奔。不妨麦秋之时。不忧水潦之降。命之曰甲子河。且以名桥者。纪天行。重民力也。夫十干十二支相配。穷六十为一元。而始于阙逢困敦。此州十年以来。潮渐北徙。故恬风渡最险恶。已成平陆。胸山以东。郁州以西。得沙田数百顷。更涉一纪。地尽可耕。石室诸生。蒸蒸向学。耕者丰于野。学者献于廷。其必自今河成之岁始矣。虽然。涟河塞而青伊河乃东溢矣。六塘堤不修。而大伊山南北二河堤逶迤数千百丈。沟防淫。费累巨万。且盐迁清流弱。中河每借润于黄水。沙停河浅。辄泛民田。民与商争蓄泄。无岁无之。凡此皆守土者之所宜熟筹也。岂特兹河哉。是为记。

卷一百十二工政十八江苏水利中

淮扬水利考序

计东

从来河漕重臣。经理运道。自临清以南。清河以北。荒度之功。不敢不至。至淮安以南。瓜洲以北。运河三百里。则视为内地安澜。不甚加意。惟浅则挑浚

。潦则宣泄。以为故常而已。今乃有大不然者。向恃高堰翟坝周桥一带之堤障。遏淮泗使不得阑入内河。而藉全淮之水力。注清口。合黄河。刷其沙以入于海者。今且啮左堤而灌高宝诸湖。水力分而愈弱。河蹶其后。沙淤其下。运道梗而湖水溢。民与漕交病矣。向恃芒稻运盐两河。为诸水入江之口。庙湾云梯关。为淮黄入海之口。又必藉白塔河四闸。及丁溪石等闸。以广其浩瀚者。今则故道淤塞。以滔天之水势。仅求出于瓜仪两之间。则漕堤屡溃。民田与盐场尽湮。而淮扬两郡。岌岌乎有陆沈之患矣。于是有为利漕利民利商之计者。建上流中流下流之规画。曰增筑高堰。曰固塞翟坝周桥。曰复天妃下闸。此治其上流也。曰开泾河大。曰开黄浦子婴双闸。此治其中流也。曰浚芒稻河。曰浚白塔丁溪石诸闸。以畅其入海之路。此治其下流也。建白纷纷。皆了如指掌。

天子既命重臣专董其事。而史子寿平复汇诸家之论。着为淮扬水利考全书。何堤宜复。何筑宜增。何决口宜塞。何故道宜浚。何利于漕又不病于民。生长其地。故讨论精密如此。顾未知立功者。能虚心采听之否耶。

论治下河一

张鹏翮

淮南。古泽国也。禹贡曰淮海惟扬州。田下下。赋下上。以其地多沮洳。为水所宅也。然在上古。祇淮而已。至元益之以黄。泊明又益之以运。控引诸流。而淮扬之患益深矣。下河者。扬之江都兴化泰州高邮宝应淮之山阳盐城七州县。迤东际海之地也。按陈应芳敬之集云。自泰州新城河以至兴高宝盐之间。凡为湖者五十有奇。则民生之不垫隘者几矣。康熙二十八年。允淮扬士民之请。挑浚下河。大发帑金。以部臣专领其事。相继未就。三十八年正月。上阅视河工。谕前河臣曰。下河地方。田庐漂没。朕轸念民艰。屡遣大臣往治。不惜数百万金钱。务朝早绥黎庶。及历年已久。未有成功。今水势仍复横溢。浸漫城庐。沉没邱陇。以致民多失业。于是撤员寝工。且曰下河不必复浚。如将上河堵筑坚固。则下河不治而自治矣。所以然者。下河居运河之下。运河又居淮湖之下。洪泽堤岸不固。则七十二山河之水。建瓴东注而运堤坏。运堤坏。而江兴泰高宝山盐七州县滨海之民。如鱼游釜底。其势然也。洋洋圣谟。从古言河渠者所未发。然下河为泄水入海之道。道不通。则泛漫停蓄。亦足为害。此上谕所以有挑浚下河。引积水入海之旧案也。前河臣未暇兼顾。臣鹏翮奉命至。开海口。辟清口。塞六坝。一禀皇上成算。上河次第就理。负海之地。高原亦已种麦。惟积水不去。乃筹所以宣泄下河积水之法。分为三路。高邮泰州兴化其南路也。宝应其中路也。山阳盐城其北路也。余拏舟按视。博询父老。洞其曲折。于高邮则自南关大坝下。起拦马河讫朱三桥。凡三百九十一丈。又自车逻坝。起拦马河讫齐家庄。凡三百三十丈。各开置

引河。汇入运河。径一沟二沟三埭。至兴化之海沟河白驹场入于海。泰州则自淤溪至车儿埠滔子河以入于海。其旧径也。今滔子河凡三十二里。久为盐商闭塞。则引挑由苦水洋以入海。兴化地最洼。形如釜底。水患视他邑尤剧。则浚海沟河。起鲍家庄。径黄庄至白驹场。凡一万四千四百八十丈有奇。而南路之积水消矣。于山阳则开泾涧二河。二河所以泄运河溢槽之水。通舟楫之利。兼以流恶而导其滞也。自泾河兴文二闸废。堙为平陆矣。予按其。于泾河起闸下径大小张家桥黄家舍至留家庄以入射阳湖。达于海。凡七千二百五十丈。于涧河起闸下径通济桥陈家舍车家桥刘均沟。入射阳湖以达于海。凡一万四千三十丈有奇。各兴工挑浚。于山阳盐城。则虾须二沟。射阳湖之尾闾也。往自童家营溃。黄河挟沙而入。二沟之无存。予访得之。畚淤沙。篋宿泥。开通深广。如梁河之瓦子庄。西塘河之老鸪尖。东塘河之由葫芦嘴。其役维艰。二河凡一万六百七十丈。沟既通。湖不日涸。又加挑若干丈。与溜相接。入朦胧河。会为一。径庙湾以达于海。而北路之积水消矣。于宝应则导子婴沟入射阳湖。以达于海。而中路之积水俱消矣。大约下河以兴化为壑。故水多趋之。以运盐河海沟河为络。故水多径之。以射阳为归墟。故水多萃之。尾闾通而包络俱畅。今下河六七州县。尔宅尔田。各有宁宇。桑麻被野。并海皆青。孰非我皇上念深虑至。不惜金钱。疏通积水之所致哉。始余下车。即开挑人字芒稻诸河。引湖水入江。已除水患之半。至下河三路入海之道通。而沮淤俱去。泽国化为乐国矣。尚拟开挑串场河。自泰州以至盐城。径庙湾入海。凡三百里。为商民永利。而范公捍海堤岁久残缺。亦欲大修之。以水患初平。且有待云。

论治下河二

张鹏翮

淮之通江非古也。自春秋以后。吴子争雄上国。开邗沟而江淮始通。其后因之为漕。径路益辟。不可废也。或曰禹时淮不入江。未闻以淮涨为患。后淮之归墟有三路。入海者二。入江者一。而淮之为患滋甚。此何以故。由黄河之南徙始也。以一淮身而受二渎之流。则其势必涨。必多为之径以泄之。前人于邗沟通江旧渎外。另辟芒稻河。分杀淮势。保堤岸而护民生。子舆书之误记。正后世之良筹也。我皇上天纵聪明。洞精水理。于康熙三十八年之观河也。

谕曰。高邮东岸之滚水坝涵洞。俱不必留。将湖水河水俱由芒稻河引出归江。入江之河口。如有浅处。着挑深。如此条治。各河之水。既不归下河。下河不必挑修。七月初十日。谕于成龙曰。细阅河图。其中有最要二事。在南方时。曾面谕尔芒稻河着速行挑浚。至今尚未动工。若再迟误。运河东堤必不能保。不独堤岸民生关系匪轻。不可不速行挑挖宽阔五六十丈。为此复行特谕。又闻法驾之南巡也。躬御小舟。按视人字等河形势。稔知分淮入江。为

拯民昏垫之要筹矣。明年臣鹏翮总河务。 陛辞之际。又复申举前 谕。且云朕于此所见甚明。于是决排疏濬。一切奉诏书方略从事。堤六坝以塞漏。疏运口以达清流。而又大开芒稻河以注之江。于是淮黄交汇。向若归墟。涓滴不及下河。而山盐高宝兴泰江都。茫茫烟海之区。下者长禾黍。高者反虞亢暵。浮家泛宅之民。安其田里。乃知上河治。则下河自治。大哉 圣言。抉理水之要。确乎其不可易也。或者谓下河治而上河之扃钥益固。则危高堰。浸泗盱。利害相半。非多径窦以纾其怒。未为全策也。是大不然。夫今之言宣泄者。大抵援孟子排淮泗而注之江一语。谓自龟山之枯河。历天长六合以达于江。旧是隋炀帝所开。风雨之际。隐有帆樯云树之形。凿以通江。可泄淮湖之涨。与孟子语合。此妄说也。自春秋时吴开邗沟。兵交上国。淮始入江。禹时原不与江合。且准入江之路。即今运河。其不足泄淮之涨明矣。舍是而别凿一河。绵地三百余里。隔限大山。阻礪石。坏田庐。夷邱墓。高下不齐。回折异势。小凿之不足为有无。大凿之则劳费不可以巧历算也。或又曰。唐运道。即炀帝所开枯河。由江入淮。说非无据。此又全不见史书。凿空凭臆。敢为妄言以欺世者也。按唐宋贡赋。皆由邗以达淮。由淮以达汴。清口以南。与今之运道无异。昔宋天禧中。淮南连岁旱。漕运不通。谭稹为制置使。欲开一河出宣化下。发运司相度。陈亨伯遣其属子諲视之。子諲曰。运河高江淮数倍。自江至淮凡数百里。人力难浚。昔唐李吉甫废置堰。治陂塘。泄有余。防不足。漕运始通。此唐宋运道。由邗达淮之验也。而唐书食货志载裴耀卿条漕事宜。曰江南送租庸调物。以岁二月至扬州。入斗门。四月以后。始渡淮入汴。刘晏领诸道租庸使。故时转运船。由润州陆运至扬子。斗米费钱十九。晏命囊米而载以舟。减钱十五。由扬州距河阴。斗米费钱百二十。晏为歇艎支江船二十艘。每船受千斛。自扬州遣将部送至河阴。皆自邗沟达淮河。有从天长六合闲别寻支河入江之说哉。总之。海门深通则黄流自驶。清口大辟则淮涨自平。上下河两利之策无出于此。舍是而妄谈宣泄之法。儿童之见也。

扬州水利论扬州府志

高邮州境之西。南连郡中。以至滁泗天长诸山。地势为高。东北诸湖荡。与山阳宝应盐城相接。地势最下。其高者水之所出。其源有七十二涧。下者水之所归。凡七十二涧之水。皆汇于三十六湖。汪洋浩荡。方二三百里。循湖而东。有河曰运河。有堤曰平津堰。凡田地堰西者曰西上河。在堰东者曰南下河。以西高于东也。南北下河之间。又有河曰运盐河。其堤曰东河塘。凡田地塘南者曰南上河。塘北者曰北下河。以南高于北。故南不曰下河。而亦曰上河也。堰有闸数座。塘有斗门石涵洞数十处。遇水。则西河藉南河北河以为之泄。遇旱。则南河北河藉西河以为之溉。言邮之水利者。不外乎此。然邮之上流有

淮黄。恃高堰周桥翟坝为之障。下流有海。恃庙湾白驹丁溪等口为之泄。倘上下流不治。邨亦不得自主。且运河西当湖冲。东于城。今堤益高。水益上。始则田低于河。继则城处堤下。邨民休戚。系于此焉。绸缪经画。前人之章牒具在。可忽乎哉。

兴化县。环县皆水也。或为溪。或为河。或为湖荡。萦绕于数百里。而城郭居其中。洵哉泽国矣。且水之来也。西北从宝应之广洋湖。西从高邨之海陵溪。西南从邵伯之艾陵湖。南从泰州之蚌沿河。东从各盐场之梓新车路诸河。将欲东注于海。必先取道于兴。而水之去也。仅达于盐城一路。渐次而入于海。是来多而去少也。兴地势之洼下。如在釜底。西下东高。又如侧釜。是来易而去难也。议者咸以多开海口为筹兴良策。然使上流不治。淮黄之奔湍急下。纵有海口以为疏浚。而径路纡远。河道浅隘。譬以瓶罍之口。欲其骤纳百斛之水。未有不横溢于四旁者。曩时归仁堤决。兴城之不浸者三版耳。境内鱼盐之产。安能蒙业。况瘠田多困波臣。或少有收获。以暂给饔飧。几见有茨梁之庆哉。今幸上流之堤堰坚固。南北之串场河道疏通。白驹丁溪草堰诸海口。畅流无阻。庶几倾釜底而出之。可以转来水为去水。百余年水之为害于兴者。其无忧乎。从来利害不并立。水害既除。斯可徐图水利矣。

宝应县。绕城西为运河。其西南西北。皆水乡也。史称魏将军邓艾作白水塘。立屯。可溉田万二千顷。唐长庆中。犹凿大府泾以溉塘。南宋时屡议修复。不果。是塘利之不讲久矣。运河为转漕通津。河堤接泛光白马诸湖。往日上资输挽。下润田园。且茭芦鱼蟹。为利甚伙。迨淮黄不循正道。涨湖溃堤。惟宝应受害最先。议者皆以开子婴沟浚射阳湖为泄水入海之策。及子婴开矣。而水势不减。射阳浚矣。而淤浅如故。或且尤前言之不效。然西堤隔断河水。沟闸仅能泄漕河之一线。沿海各场。闸港闭塞。沟之下流。何由畅达。而射阳赴壑之要冲。未经讲求。以致水流迂缓。积沙不能渐洗。行不力。非言不效也。今此沟已建滚水大坝。更屡疏下流以及海口。况上流阳防永固。淮水安澜循规。以为善后斯可矣。至于弘济河之捞浅勿懈。通湖闸之启闭及时。安不忘危。又在经理之得其宜耳。

泰州。自郡城湾头折而东者为上河。自高邨邵伯灌注于东北下乡者为下河。其上河自斗门入州境。距州仅二十五里耳。下河水道三支。一自新城殿折而东北者。经于溪秦潼西溪以抵各盐场。一自新城殿折而直北。经鱼行以至港口镇。又至凌亭阁。与兴化分界。一自新城殿折而西北。则尽于樊汊。与江都接壤焉。上河之高田常苦旱。下河之低田常苦涝。且上下河盐艘千万。络绎于途。而不讲开浚以为潴蓄。苦于涝者辄转瞬而亦苦于旱。然则言泰州水利者。惟在挑浚及时。潴汇得所。固东西二坝。而使水有所制。疏串场河及海口诸闸。而使

水有所归。即白塔芒稻之河流。外泄之江。而运盐河浚之既深。必不至浅涸。下河兴化之堤。亦未必阻西方之水。勿复以曲防诟邻封也。

运河上下游议扬州府志

史爽

江都之河渠。有关于河防水利者。惟运河为大。北接高邮。南至大江。一漕堤。与河俱长。而最险要者。则自邵伯金家湾起。北至露筋界牌止。计堤四十余里。堤以西曰上河。自朱家湖黄子湖迤西。地势渐高。常忧旱。堤以东曰下河。自堤迤东。地势渐低。常忧涝。昔晋太傅谢安。始筑邵伯堤以界之。堤以西无旱忧。堤以东无涝忧。民皆便之。至明季。高堰失修。翟坝冲缺。水势直灌高江。此江都漕堤之所以屡决。而民胥为鱼也。然患虽中于江都。而所以受患之故。则有来源去路。不仅在江都也。须分三路之水而治之。三路者何。曰上流中流下流也。上流不治则来水无穷。虽日治中流无益也。中流不治则蓄泄无方。虽日治下流无益也。下流不治则水无去路。虽日治中流亦无益也。所谓上流者。高堰周桥翟坝是矣。高堰宜帮阔也。周桥不可开也。翟坝宜坚筑也。则淮水不致旁泄。得以全力冲出清口。上而清口不淤。下而高江不溺。再查高堰以上之归仁堤。照旧实筑。而洪泽湖来流减半。高堰翟坝俱为易守。则来源既少。而上流治矣。所谓中流者。自淮至扬运河漕堤是也。旧制十里设一小闸。旱则蓄。涝则泄。以济漕运。以卫民田也。又堤西诸河。霖雨非常。及清江浦之上通济闸水下注。与盱眙天长高良涧水陡发。运河不能容受。于是在山阳则开泾河黄浦二大闸。在宝应高邮界则开子婴沟大闸。在江都则开金湾三闸。及新河十四里芒稻河东西两闸。自邵伯至江。不过三十二里。泄水最为直捷。康熙间河院王光裕。又于两闸之西开闸三门。亦因此地泄水最易也。但金湾闸门尚窄。闸下新河孔家湾。南北淤沙浅窄。宜开通广阔。再将陆漫沟以北。开一二闸。使运河水势。南北分泄。则蓄泄有方。而中流治矣。所谓下流者。则范堤各场之海口是也。云梯关在昔止为淮水尾闾。故能容受而无淤之患。自宋神宗熙宁间。黄河南徙。黄始入淮。浊流夹沙而行。稍一旁决。则势缓沙停而河塞。愈塞愈决。愈决愈塞。且黄家嘴七里沟相继旁决。而云梯关大淤。正坐此病。是云梯关为黄淮两水之尾闾。乃第一要紧海口。不必言矣。其外若山阳之庙湾海口。盐城之石天妃庙海口。兴化之刘庄青龙桥口。白驹之龙港口。草堰之卤河口。小海之小海团口。泰州丁溪之龙开港口。河垛车儿坝之滔子坝口。凡此皆所以泄堤东七邑之水者也。年来非不开放。而究竟田庐不免淹没。人民不免漂溺。屡烦破格蠲赈者。有二说焉。一则各海口离漕堤俱三四百里而遥。迂回曲折不能直达也。一则下河七邑。四高中洼。地形如釜。沿堤减闸之水。譬之由釜边而入。范公堤各场口。地势反高。譬之由釜边而出。则釜底之田

庐。已在深渊矣。沿堤三十余减闸之水。滔滔东注。既不通江。又难达海。非民田受之而焉往也。故运河之水导之入江入海者上策也。不得已而泄之下河。则当准漕堤闸口之水。与各场海口之数相等。庶来源去路足以相当。而其中之行水河路积年淤塞。尤不可不亟为深浚者也。在泾河黄浦之下。则射阳湖一路。子婴沟之下。则盐城旧官河一路清水潭之下。则泰山庙东河一路以及兴化之海沟河白望河车路河。邵伯之下。则颜家庄杨家庄以达樊汊及泰州西溪河。并各场之串场河与范堤东达海。河路俱开通深阔。则水有去路。而下流亦治矣。

大挑运河疏扬州府志

御史徐越

淮扬一带内河。原系人力开凿。以黄河挟沙之水。既夺淮水南下之位。灌入天妃闸。而内河浅隘。水缓沙停。数十年来。运河之底。垫高益甚。而东西两岸。每年逐渐加增。堤薄土浮。何恃不溃。且也运河浅阻。淮湖相连。不能宣泄使速归江。以致沿堤地方屯蓄为灾。如欲运道永通。民无水患。必实实大加挑浚。将河泥尽移两岸堤外。惟令平厚。不许增高。其迂回三百里内。土性之刚柔沙油。地形之高下阔狭。山阳与宝应不同者。以近湖远湖也。宝应与高邮不同者。以高邮有通湖水口连设两闸。而宝应无之也。高邮与江都不同者。以江都有稻河瓜洲镇仪征县入江之口。而高邮又诸水之所鍾也。何处当束之使狭。何处当浚之使深。何处当先施畚鍤。何处当相度水平。应直挖者。当计土以分方。应水刷者。当逼岸以瀹底。访知熟谙之人。详审预定。不致措置孟浪。有始鲜终。则开销一分钱粮。即得一分实济。不必别议宣泄。而运河既已深通。入江自尔湍速。上而天庾通济。下而地方民生。皆有裨益矣。

沿海闸河议扬州府志

扬州濒河诸邑。惟江都地势稍高。宝应次之。高邮为中洼。泰州亚于高邮。至兴化直如釜底矣。其沿海各场。地势南高而北洼。故盐城又居兴化之下流。而水皆趋东北。职此由也。或谓沿海高于内地。殆不其然。大都各场与高江地势略相等。察水平可见。祇因兴泰二邑独处洼下。故聚水而不能泄。其害较他州县更深且久。各场诸闸圯废。运盐河到处淤塞。西水东注而不知所归。则弥漫民田。长为泽国矣。旧制诸闸。经画周详。各流分派井井。不独正河宽大。即支流旁泄之处。口面皆阔数丈。今已渐成平陆。水行地中之谓何。尚何水利之可言哉。他邑之水。治之四境之内。兴化之水。治之四境之外。若下流之海口。其在境内者。止白驹小海诸场东行一路。而在境外者。则射阳神台。与夫盐城之石天妃口也。沿海诸场。地势既高。水势平缓。一旦破堤决防。西北洪流。滔滔下注。必非东偏数闸所能聚泄。故议开河垛之车儿埠。固迂远无当。即议开白驹之牛湾河。亦仅能泄釜边之水。而釜底潴积之水终不克去。是以向来

言水利者。必以射阳湖为诸州县之尾闾。射阳受泾河子婴沟诸路之水。由朦胧口直达庙湾。乃入海第一门户。自明万历三年。河决黄浦。独沙垫入内地。湖始淤塞。后屡开屡淤。今几化为平陆。施工亦难矣。无已其议石天妃二口乎。石口在盐城县东。天妃口在盐城县西北。俱起兴化。由冈门十八里至盐城。其迤东则下石口。其自登瀛桥绕而西。则下天妃口。俱入新洋港归于海。旧置石闸启闭。此泄水故道也。盐人以形家言不利风水。遂潜加修筑而塞之。至本朝康熙十二年。洪水冲决。二闸溃开数丈。驶流入海。及奔湍稍平。海沙骤涨。二闸之填淤者又如故。此非二闸之不能泄水。河身未尽浚。而石闸不早建之故也。按兴化邹庄至界河。界河至冈门。其路最径而直。宜开其狭隘。浚其淤浅。俾疏通无阻。而又建置闸板。水大则启闸以导河水之出。水小则闭闸以遏海沙之入。如此。庶宣泄有路。而数州县获享水利乎。要而论之。射阳神台行水之正路也。石天妃其路稍偏。而亦快捷方式也。沿场诸口则支分派引。而非泄水之通涂也。人知高宝邵伯河堤为下河州县之门户。高堰翟坝又上河之藩篱。藩篱不固。门户因之失守。固也。殊不知射阳诸湖。喉也。高宝诸土田。腹也。海口。尾闾也。灌于喉而涨腹。所必至者。况多其入。少其出。大于口。小于尾闾。而能不涖洞滔天也乎。缘岁久湮塞。豪强盘踞其间。煽惑众听。谓开之将不利于商若。且恐生奸人窥伺。抑思为居人计。独不可就附近之地。因下而别为泽乎。至民田在范公堤内。岂海潮所能骤侵。又何有于咸水伤禾。淡水伤盐之说乎。况浚而深之。煮海者得不负戴而舟焉。利当不在民后。抑海口仅取出水。势不等于大洋。帆樯难以竞渡也。此诚万世永赖之休矣。

下河末议

徐旭旦

淮扬南襟大江。北带黄河。西仰淮流。东俯沧海。其间延数千里。诸水注汇。夙称泽国。而运河一线。自北而南。横亘其中。西则恃武墩高堰周桥翟坝为之障。北更使淮出清口。合黄入海。而淮扬得以宁居。东则恃范堤外诸海口为之泄。使高宝山盐兴江泰诸邑之水。循其地形高下以派分之。而七邑得以安堵。南则芒稻白塔两河。分西水以入江。亦可泄水之二三。此其梗概也。即下河形势而言。西南高而东北低。若庙湾海口。若天妃石。入新洋港海口。皆在东北流散。若丁溪海口。若白驹等场。会入龙港海口。亦皆在东北流散。其安丰以南诸场。虽有海口。而西北之水。并不南趋。此西北高而东北低之明验也。海口既得所归。应各寻河以导之。自庙湾而上。则有沟须沟东塘西塘射阳。以引涧河冈门。临泽广洋。以引子婴界首诸闸堤水。自白驹丁溪诸场而上。有车路白兔海沟三河。接高邮运河。以引城南一带滚堤闸水。以上支河不一。络相通。其间疏导之法。开新不如循旧。筑高不如就低。迤远不如取近。因势利导。

逐节疏通。一由庙湾逆流而下。约泄水十分之四。一由天妃石顺流而下。约泄水十分之三。其余一分。芒稻河导之入江。至海口迅流。滔滔东注。此又素所目睹。必无海面高于河面者也。若夫串场一河。绵亘范堤。既为盐艘利涉。又会引诸湖水传送各场。以此海口最为关键。而河身淤垫。亟宜开浚。海口既导。引河既疏。自上流以至下流。必首尾贯彻。停泄有方。若夫上而泾河黄浦子婴间。原有通河减水闸。下而诸水口。原有各场蓄泄诸闸。并应修建。使上下相应。随水消长。以时宣泄。则水得长流。潮无内灌。永杜淤没之患。亦无旱潦之忧。万世乐利赖此矣。

敬筹淮扬水患疏康熙六年

通政使经历王明德

当今第一急务。莫重于水。除大河以北。河淮济泗发源。臣未亲历。不敢妄陈。若淮扬为淮黄下流。漕运咽喉。臣生长其土。受害极深。见闻最确。故其受病根源。知之亦最真。敬为我 皇上详陈之。臣思天下赋税。半属东南。由江达河。止恃漕河一。察从前漕规定制。粮运行后。方准官民船只前进。时当五月。即闭天妃大闸。不容黄水溢入内河。以防流沙淤垫。其沿河额设浅夫。严勒限程。惟令浚河使深。帮堤阔厚。不许加高。致令运河受水有地。不知孰浅孰深。至故明末季。法则寝敝。不审前贤立法深意。惟以恤商为名。遂令商民船只。尽得由闸。不问寒暑。昼夜通行。以致浊水直入内河。全河尽淤。新旧相承。遂忘漕规旧制。嗣后一切管河官吏。又复止知增堤。并不浚浅。殊不知运堤日增而日高。则河身日淤而日浅。更兼上流高堰。其石堤将尽之处。向系高厚土堤。日久年深。未加修筑。遂致自周桥闸至白水塘周家坝止。二十五里之内。冲开大小各口。共计五处。有阔十余丈。深至丈余者。有阔十余丈。深八九十尺三四尺者。淮水尽从高堤上流翟家坝一带。竟入高邮宝应各湖。直射漕堤。是以内河之漕堤不能支全淮大势。既从上流劈开水道。四路奔行。则下流清口等处。淮水之力渐减。不能冲刷黄河浊水。而黄河浊水反逆流入淮。凡淮水入河之清口皮家场一带。尽系流沙淤垫。是以清口之淮水不能下。一遇水发。淮黄并涨。逐渐加堤。其高过于居民房屋。及遇飓风。势力不敌。终归溃决。庐舍田园。鸡犬老幼。随波尽逝。康熙四年七月初三日。龙凤大作。高宝之民。男妇没。不可胜计。堤岸过高。水力逾横。势所必然。固非修筑不坚之罪也。及遇亢旱。又以河身淤垫。积水无几。有司漕运为重。闭闸蓄水。涓滴不容小民为浍注灌溉之需。是以顺治九年十年。江南全省大旱。高宝兴盐各州县。堤下小民。田苗尽枯。固不必言。且有小民被渴而立毙者。此微臣伏处田间时所目睹。又非仅得于传闻也。总缘淮扬沿河州县。地处卑下。水出无源。更兼蓄泄无方。雨则一时皆集。旱则滴水不通。臣愚以为治淮规则。似应查

照南河旧志。酌议讲求。仍当浚河使深。帮堤使厚。不应止于堤上加堤。止救目前。不思久计。然不复漕运过淮完后。五月即闭天妃闸旧例。将浊流洋洋流入内地。漕河亦旋浚旋淤。河终不可得而深也。不于高邮宝应山阳江都各漕堤单弱处所。量造滚水石坝。水大则预行宣泄。水小则实筑固漕及高邮堰冲开各口。速行修筑。将来水势横溢。去水无路。漕堤亦旋修旋溃。堤终不可得而固也。但实闭天妃大闸。从前漕河重臣。亦曾议及。多以奉差官兵。及商民船只未便。未敢具疏题请。臣请比照济宁境内天井石佛等闸事例。验实部单。按时开放。似无不可。惟建造漕堤滚水石坝。实筑高堰新开冲口。未免致费国帑。雇募民夫。然所利虽在军国大计。实为下民永除疾苦。所需夫役。自应各州县协济。百姓自救身家。何辞力役。与其年年冲溃。岁岁起夫。困苦难堪。何如实力修筑。共襄大计。以图一劳永逸之举。是固淮扬士民所心悦而乐赴者也。若夫长河所经。淮源所至。以及沂济漳泾各处滨河地方。直省小民。受害当不减于淮扬。或更甚淮扬者。亦未可知。伏乞 天语部酌议。是否淮水关系最重。臣议有无可采。更饬河漕重臣。及直省督抚大臣。严饬管河官吏。悉心体访。详考河志。通权酌议。一切河道。如何而后疏防两利。如何而后蓄泄兼资。当此未雨绸缪。自应事半功倍。将水土平而后民生奠。乐利之休。不难立见于今日矣。

筹湖河来源去路疏乾隆十五年

高斌

高宝诸湖之水。归入运河。邵伯以上。向从高邮车逻南关五里各坝。分注下河入海。邵伯之下。向从金湾三闸。及凤凰壁虎桥湾头闸各路分注。由芒稻河入江。查运河入江。较入海之路甚为近捷。而运河之水高于江面。通流顺势。消退亦速。若从兴盐等县入海。路既辽远。又沿海地面。昂于内地。所有通海河港。多被沙淤。即使浚极深。亦恐潮水内灌。且兴盐一带形如釜底。运河下水稍大。必先淹过内地。然后归海。是入海不如入江之便。形势显然。康熙三十八年。恭逢 圣祖仁皇帝南巡。奉有谕旨。将湖水俱由芒稻河人字河引出归江。如有浅处。俱令挑深。仰见 圣谟广远。洞悉机宜。乾隆七年。臣面奉 皇上圣训。将邵伯以下入江之路。酌量加增。臣愚以为湖河之水。固当筹其去路。尤当溯其来源。高宝两境运河。东堤建筑闸坝共十四处。皆泄湖河溢涨之水。而其来源。则本于洪泽湖。每于伏秋湖水涨发。由运口历清江淮安。下注高宝。城郭堤工。俱当其冲。不得不多求分减之路。而下河高宝兴盐阜甘泰等七州县之田庐。多成巨浸。前河臣张鹏翮以启坝虑为害于民田。闭坝又恐伤于堤岸。遂将过水最多之五里车逻南关三减坝。改为石滚坝。非值有余。不令过泄。以冀两全之道。后又经历区画。而下河一带。仍难免于淹浸。究

之计其流而未究其源者。臣高斌仰遵 圣训。悉心筹划来源。于乾隆四年。奏请湖之天然坝。无使轻易启放。祇留三滚坝。以资减泄。又于大挑运河案内奏请于运口内建设闸坝。既以节洪湖之水。使畅出清口以御黄。又以保高宝下流无泛滥之患。查高宝一带闸坝。口门俱宽四五六尺不等。节宣有制。惟五里车逻南关等坝。俱各宽六十余丈。泄水过多。今来源既减。则此三坝毋庸轻放。其五里等坝。俱用柴草堵筑。设遇洪泽湖异涨。三滚坝泄水过多。请酌量将南关车逻二坝启放。以减水势。其五里中坝地势卑下。泄水过大。一经启放。则下河不能容受。应请常行堵闭。而下河各支河。又于水利案内蒙 皇上发帑挑浚深通。上减来源。下通去路。从前被灾各邑。得免沦胥。无不仰戴皇仁。讴歌 圣德。

筹上河归江事宜疏乾隆二十二年

嵇璜

臣遵 旨往下河。率同何焯详勘淮扬运河东堤减入下河之水。自邵伯以北者皆归海。邵伯以南者皆归江。缘邵伯迤东地高阜。天然限制。各有分途。若欲使之向若归虚。必顺其就下之性。臣查下河归海之路。从前所建各闸。丁溪小海。地势外高。不能泄水。其草堰刘庄伍佑新兴等场。皆得地势之宜。分注龙港新洋港等口归海。惟查刘庄场之围团闸。至新兴场之石闸。相距五十五里。中间并无一闸。应请于伍佑场之沿洼口蔡家港地方。添设五孔石闸二座。开挑上下支河。引归新洋港入海。又查石闸天妃越闸。两墙裹头尾俱已塌卸。应请修补坚固。又各闸下支河。年久淤浅。现在北闸底高二三尺至四五尺不等。应请估挑。又沿海港口。现俱深通。惟射阳湖湾曲太甚。泄水不畅。竟有东西仅隔里许。而南北绕一大湾至数十里者。应请挑通径捷归海。至串场河以西。河渠甚多。其导水顺而今淤塞者。如泰州之孔家涵。盐城之冈沟河皮岔河。应疏浚深通。以资利导。又高宝运河东堤。原设石闸十余座。水大则泄水归海。水小则灌溉民田。今郎儿闸子婴南闸并邵伯之三闸。年久倾圮。应请拆修。以利启闭。以上皆下河归海之路。第查下河州县。本系水乡。形如釜底。每遇淫霖。即遭滄漫。若高邮诸坝。过水太多。盈科渐进。未及至海。而下河已皆泛滥。查湖河水势。归江近而归海远。归海纡回。而归江径直。多一分入江之路。即少一分归海之水。臣查运河归江之路。芒稻闸董家沟石羊沟廖家沟四处。闸坝俱宽八十六丈。邵伯以南运河东堤。旧设有金湾六闸。金湾滚坝。东西湾坝。凤凰桥壁虎桥湾头闸等处。其宽九十余丈。上下相应。用以导水入江。今查东堤仅金湾六闸。并湾头闸过水。通计七闸口门。止宽十二丈八尺。尚不如芒稻东西二闸之宽。凤皇桥正南木桥。过水甚为微细。东西湾坝面本高。金湾滚坝。淤土久积。以致运河之水。不能及时宣泄。臣前于五月内奏明动支帑银一

千两。将金湾滚坝并凤皇壁虎二桥。抽挖沟槽。不过暂为宣泄之计。应请俟霜降后。将金湾滚坝挖低一尺。东湾坝改低二尺五寸。凤皇壁虎二木桥下淤滩。一并挖深。比运河底高七尺为准。惟西湾坝形势不顺。无庸挑挖外。应将东湾坝添宽十二丈。壁虎北木桥之上。另开河头十二丈。添建木桥。汇入壁虎桥引河内以资宣泄。又金湾闸底太高。应将北闸底改低一尺。照上年所估成数办理。东湾凤皇壁虎等桥。坝外支河。应照所改坝脊。一律挑深。又邵伯西岸诸港口。为湖水递入运河之咽喉。内有葵花港奶奶庙港陈家港红桥港。久经淤塞。臣亦于五月间奏明疏浚。已经完竣。惟查邵伯诸湖递注之引河。多有浅阻。不能畅流。每致积水停蓄。应请将黄子湖通连朱家湖之汤家引河。改向西南。疏浚宽深。再朱家湖通连董家湖之王家庄地方。开挑新引河一道。引水直注董家湖。以达孔家桥。形势湾曲。应请以东首另挑引河入尤家洼下。接挑新河一道。由芜城墩后引入越河。再将越河加挑宽深。节节引导诸湖积水。湍流入运。由凤皇壁虎二桥出廖家沟等坝归江。又查运河宝应之竹络坝外滩渐高。难资宣泄。应请于竹络坝之南。建滚水石坝一座。庶高宝水势。可以平缓。以上皆湖河归江之路。至查宣泄机宜。惟在冬春初夏。若六月以后。江面既高。潮汐又大。虽尽开闸坝而宣减无多。且山盱五坝宽三百三十丈。又益以蒋家坝十八丈。而归江闸坝止八十余丈。来水几五倍于去水。必须长年开放。寸寸泄减。俾高宝诸湖预留过水之地。斯不至壅滞为患。

但查芒稻闸河。乃两淮盐艘必由之路。若下板堵坝以济运。则河工坐误机宜。若全开闸坝以利湖河。则盐船恐致浅阻。期于两不相妨。庶可行之久远。臣悉心谘访。或称别开运盐河道。或称于人字河筑坝建闸。二说皆不可行。查湾头至丁堰之运盐河道。现在深浅不一。竟有浅至尺许者。所以芒稻闸一启板。即虞浅阻。应请将运盐河道估挑。以芒稻西闸底水深五尺为度。使运盐河内长存五尺底水。则盐船可以遄行。而沿河闸坝可以长年启板。既有利于河工。亦无碍于盐运。再查下河各州县。小港支渠。不可数计。岂能普例兴挑。查康熙年间。每岁令下河居民挑浚渠港。着有成效。应请责成地方官于农隙之时。查明田间水道。有湮塞浅隘之处。传集里民。按照地亩办理。佃户出力。业主给食。逐年开挑。挑出之土。即推成圩岸。以护田畴。是在有司善为督率。则地方日有起色。每年将所挑各河造报督抚稽考。数年以后。庶渠港通达。旱涝有备。至筹办应修各工内。归江者应请列为急工。归海者应请列为缓工。其归江工程。须在九十月间兴工。方为有益。仰恳 敕下督河抚盐诸臣。会同确议。速估具题。务于秋汛后刻期攒办。以收实效。再各工内所需银两。有隶属水利。应于江苏藩库内动支。有隶属盐务。应于两淮运库内动支。隶属河江。应于河库内动支者。统俟会议分别办理。

筹湖水归江别开盐河疏乾隆二十三年

嵇璜

查上江河南兴举水利。各河汇注下游。则高宝邵伯诸湖受水更多。诚如 圣训。亟宜广求去路。以为倡导之计。惟是湖河水势。归海远而归江近。归海迂回而归江顺便。江都所属之芒稻闸坝。实为湖河诸水归江第一尾闾。若使长年启放。俾诸湖积水畅泄归江。于冬春水落时早为腾空。以备伏秋容纳之地。则高邮南关车逻二坝。自然过水无多。而下河各州县。可免淹漫之虞。此实拯治下河之要键。无如芒稻一河乃淮南盐艘必由之路。当河工急需泄水之时。正盐艘盛行趲掣之候。若将芒稻闸板彻底启放。则溜势湍急。盐船难以挽纤。若因此全行堵闭。则湖河水无去路。必致壅积为灾。伏惟江南诸省。水患频仍。仰蒙我 皇上轸念民瘼。指示机宜。大兴水利。现在上下支干各河。均已逐一开挑。节节疏导。而芒稻河为归江吃紧尾闾。更当亟为讲求妥协。方与全局有裨。臣尹继善嵇璜会同臣高晋前往查勘。芒稻河自西北直趋东南。而湾头河则自西南至东北。横亘其间。所有运河东岸之金湾东湾凤凰壁虎湾头等闸坝减泄之水。皆直趋芒稻闸及董家沟石羊沟廖家沟各滚坝归江。盐船素由湾头河行走。必须闸门下板。方资浮送。所以芒稻闸坝。不能启放合宜。臣等再四筹划。查芒稻迤东。现有旧越河一道。应令盐船由越河直走金湾北闸。不绕芒稻闸出湾头。则泄水运盐分为两途。芒稻闸可以长年启放。董家沟石羊沟廖家沟皆可不必要封闭。庶使湖河之水。畅泄归江。实于水利有益。第查越河长六百余丈。臣等测量水势。甚觉淤浅。应再挑深五六尺。一律深通。以利盐艘遄行。又查金湾北闸。闸底尚高。改低二尺四寸。以便盐船挽运。如遇水势过小之年。再行相机办理。如此。则归江尾闾。无所壅遏。诸湖积水。得以递相灌输。不致汇积为患矣。

筹疏堵下河来源疏乾隆二十五年

白钟山

查高宝兴泰下河被水之由。议论不一。或谓归江之路。尚有淤阻。以致湖水壅滞不畅。殊不知通江各河。如东湾西湾金湾六闸凤凰桥壁虎桥湾头各河。俱经节节疏通。而芒稻一闸。又系常开不闭。廖家沟石羊沟董家沟处处通流。归江之路。不为不畅。近来并无淤阻。是下河之受灾并非因通江之无路也。议者又谓夏秋之时。海潮甚大。内外顶阻。以致下河之水。不能归海。臣等亦以为可信。及亲阅细勘高宝一带。去海数百里。当高宝受淹之时。离海口甚远。水未到海口之先。而高宝早已受淹。是谓海水顶阻以致下河受灾之说亦不确也。然则下河受灾之由。究何在乎。查洪泽一湖。汇渚全淮之水。每当盛涨。即由五滚坝减泄。尽入高宝诸湖。将欲南流归江而相去尚远。将欲东流归海而为道

甚迂。惟有下河各州县地势低洼。形如釜底。湖水由高邮各坝建瓴而下。先及高邮。次至宝应。再次至兴化泰州。以及阜宁盐城。盈科后进。节次被淹。皆由车逻南关等坝。并无限制。故湖水一长。不及归江归海。而先从各坝滚入下河。其流甚顺。其势甚便。从前高斌任总河时。曾经奏明堵闭高邮诸坝。截拦湖水而注之江。不使流入下河。下河各州县。即得连收数年。后因束水太紧。运河东堤。不能收拾完固。以致有二闸之溃。臣尹继善臣白钟山悉心讲论。高晋之误。在于不能因时变通。谓之事非全美则可。而泥于一时之成败。谓其所办全非。则不可也。窃查乾隆十八年臣尹继善会同钦差臣刘统勋等。曾经奏明将南关车逻等坝封土三尺。伏秋水涨。次第开放。后于二十二年。又经改议。坝上不必封土。任其过水。意谓以渐而去。下河可以容受。但因漫无节制。一遇水势长发。下游即易受淹。臣等从前所议原未合宜。不可不图变计。今遍访舆论。再四筹思。于前人成法之中。考其得失。权其轻重。欲使下河减灾。惟有节其来水。欲节其来水。惟有将南关车逻等坝。仍封土三尺。俟水势长至三尺之外。方许启坝。再不能容。方启五里昭关等坝。次第宣泄。如在三尺以内。严谨防守。不得擅启。俾湖河之水端注归江。历查各年过水尺寸。大率一二尺至二尺余寸者居多。过至三尺以外者。十年之内。不过三二年。如水长在三尺以内。滚坝无下注之水。则下河可获丰收。倘过水而时日稍迟。则早稻先登。已有得半之数。即使间遇异涨。启坝早。而数年一次。小民亦所甘心。是坝上封土一策。实为保全下河之良法。论者谓下河之水减少。固能受益。而上河之水壅滞。必更受淹。似非公平之道。不知下河之田数十倍于上河。多寡之间。原应通盘较量。况遵照奏定之案。于湖水盛涨时。即将惠济各闸相机下板。减河口之来源。使运河腾空。以为宣泄高宝湖水之去路。再将低洼湖田查明豁粮。以为蓄水之地。则上河亦不至于偏枯。而下河之所赖以保全者广矣。惟所虑者运河一带。全恃东堤以为保障。滚坝一经封土。则大汛水长。必至盈堤拍岸。堤工处处受险。河员防守为难。必须将东堤土石砖工通身查勘。凡有残缺卑薄之处。及时修理。并将运河身内两旁有碍淤滩酌量挑挖。使水有所容纳。其运河之西堤。先当湖水之冲。现在堤身卑薄。兼有砖石旧工塌卸损坏之处。若不修筑坚实。恐一东堤。不足以资抵御。应请将西堤一并查勘修理。以为重门保障。并将西岸各港口相度收拾。高宝湖内之引河。如有淤者酌量疏通。如此则下河之水既可减其来源。上河之水又为筹其去路。实于救弊补偏。大有裨益。臣等再三细筹。舍此别无善法。俟再亲行查勘。将应办工程确实估计。于今冬明春即行办理。

筹办下河水利疏乾隆二十六年

南河总督高晋

窃查扬州府属之高宝兴泰等下河地方。积年被淹。荷蒙 皇恩。准将高邮之南关车逻等坝封土三尺。又于金湾坝下加挑新河。分流畅泄。俾水归江。现在业已完工。另折奏 闻。自此洪河运河之水。不致漫过三坝而东注。则高宝兴泰等处。可免西来之水患矣。惟是下河各州县境内支河汊港及田间积水。向来俱汇入串场河。北流二百余里。于盐城境内之石天妃等闸。始行归海。道远行回。骤难消涸。民间虽挑沟筑圩。不足以资捍卫。历来每有西水不至。而雨水久积。亦足为患者。是下游被淹之故。固应杜其来源。而本地积涝之区。亦当筹其去路。此闸下有归海之引河。不可不加疏治也。而议者有谓海潮势大。近海挑浚。恐内水未出。外水先进者。又或谓雨多水涨。各处汇集。即分疏引河。不能泄水归海者。臣等伏查范公堤亘六百余里。串场河自南而北。向建石闸十八座。每闸均有引河。专为泄水归海之计。嗣因洪湖之水。由高邮各坝东注下河。形如釜底。水未到闸。地已被淹。是以不暇计与门下之引河。今南关等闸。既已封土。金湾又复开河。经始既有成模。则善后必规全局。查现在盐城境内石天妃闸引河深阔。由新洋港归海。泄水甚畅。又兴化境内之白驹青龙八大团等闸引河。于乾隆二十二年。奏准挑浚。由龙港归海。虽不能如石达等闸之通畅。而闸水外趋。颇资宣泄。其余迤南之丁溪小海。迤北之上冈草堰陈家冲等五闸。缘彼时尚可通流。列入缓工。未及挑浚。年来水漫沙停。有竟成平堰者。各闸亦常闭而不用。臣等先后亲往各该处上下查勘。现有王家港。水深八九尺至一丈二三尺。宽十四五丈。又有射阳湖。宽深更甚。臣等凜遵筹办下河诸务之 圣训。悉心讨论。再四讲求。若将丁溪小海二闸引河疏浚深通。顺势再开一引河。汇入王家港归海。又将上冈草堰陈家冲三闸各引河疏浚深通。顺势亦开一引河。汇入射阳湖归海。就其阻塞之途。因势利导。俾散漫之水。裁湾取直。顺轨安流。总以海为归宿。并非另疏海口。当不致有倒灌之虑。至谓引河不能泄水归海。则从前所开之白驹等闸引河。现在泄水归海。已得济川。历有明征。积水之区。若得多一尺去路。即可早消一尺积滞。并可早涸一尺田地。数州县之积水。增此五闸之引河。节节流通。源源宣泄。小民见水易消涸。自必齐心合力。各挑河沟。加筑圩围。蓄泄兼资。旱涝有备。将见沮洳渐成沃壤。仰沐 圣恩。永资乐利。臣等为下河通筹全局起见。用是合词条陈。恭请 圣训。倘蒙 俞允。容臣等于本年封土以后。夏秋之间。再看下河各州县水势情形。详筹审度。将应需银两撙节估计。另行妥议。请 旨遵行。

广湖水归江诸路疏乾隆二十七年

刘统勋

臣等仰蒙 皇上训示。前往高宝甘泉运河。相度疏泄机宜。沿途查勘。测探

运河水势。现在深通。至湖河之水以坝为来源。以江海为去路。而归江多一分之水。即下河受一分之利。臣等遵 旨查勘运河归江之路。自邵伯以下。向设有湾头闸壁虎桥凤凰桥西湾头东湾坝金湾滚坝金湾六闸共七处。俱系宣泄湖水。由盐河归寥家沟石羊沟董家沟芒稻闸等四河。分流下注。兹细加查勘。内如湾头闸泄水最畅。壁虎桥河仅长一百余丈。即与湾头闸河相连。凤凰桥河两岸陡崖。历来积土甚高。难以展宽。且该处砖木桥三道河面已宽十余丈。足敷分泄。均不必另行办理外。查金湾坝引河。系上年新挑。该处紧接六闸。地居上游。而董家沟下注。宣泄湖河。最为便捷。惟是滚坝宽五十丈。测量河身宽十五丈。河底宽八丈。尚觉未能畅达。又金湾六闸。旧有盐河。由芒稻闸归江。最为宽深。从前原系与金湾坝之水汇归入江。去路甚畅。今金湾滚坝既另挑新河。该处六闸。金门尚存其旧。仅宽十丈八尺。未免来源过窄。又东湾滚坝。先于乾隆二十三年落低三尺。西湾坝未经并落。宣泄不畅。以上三处。臣等公同商度酌议。将金湾坝新挑引河。再行量为展宽。以河底十丈为率。河身下游。地势稍仰。亦应一律再加挑浚深通。使有建瓴之势。六闸盐河。旧为归江水道。向设南中北各三闸。河头筑堤。分为三路。汇归一处。其北闸二门。为运盐要津。南中二闸。闸底较高。原系相机蓄泄。较之滚坝过水。尚觉迟滞。应将北二闸仍留以济盐运。自中闸迤南。添建石坝三十丈。并将中闸照旧存留。与北闸相隔二十四丈。闸下土堤。再行量为接筑加长。并酌挑引渠以顺水势。其下注之水既与盐运并无妨。而盛涨之时湖水得以畅达。西湾滚坝。照东湾一体落低三尺。并于西湾河头酌挑宽深。以导引水势。如此则高宝诸湖归江之路并增。宣泄之形益畅。实于下河民田庐舍大有裨益。

覆奏湖河高下情形疏乾隆四十二年

高晋

伏查淮扬运河。因从前黄水倒漾。上下河身。虽不无停淤。而水势下注。仍无阻碍。两年来清水畅出。自运口以至宝应。业经刷深。因宝应洪济旧闸。为之一束。水势未免较缓。未能畅刷。致高邮上下。间有浅处。前奉 旨履勘。是以酌将洪济闸拆除。并挑挖滩鬣。堵闭通湖港口。俾长河水势畅顺。以期迅流刷涤。渐次深通。惟于折内泄运入湖引湖入运之处。未能详悉陈明。以致上烦 睿虑。实切悚惶。兹查西岸宝应诸湖。周围三百余里。湖面宽阔。水势一律相平。而运口以至瓜洲。计高十四丈有奇。地形北高南下。势若建瓴。是以三沟闸之外。未设堤防。下游之邵伯一带。湖河相通。向来形势。即系如此。并非近年变迁所致。臣等复委淮扬道松龄参将李永吉前往运河上下。逐段测量。目下宝应运河。水深八九尺至一丈一二尺。河面较高湖面一丈二寸。汜水汛运河水深六七八尺。河面较高湖面六尺七寸。永安汛运河水深六七尺。河面

较高湖面五尺五寸。迤下六满闸至万家塘一带。河面较高湖面四尺五寸及二尺九寸一尺八寸不等。迨至高邮一带运河。水深五六七尺。河面与湖面相平。惟露筋闸迤下至三沟闸通湖港一带。则湖面高于河面。自二寸四寸一尺不等。此高邮以上河高而湖低。高邮以下湖高于运河之实在情形也。其湖水归宿之路。溯查从前水大之年。一由高邮以下西岸通湖二十四港口入运。从东岸南关五里车逻昭关等坝泄入下河归海。一由西岸三沟闸之通湖港。及邵伯鳊鱼等港入运。从金湾东西湾凤凰壁虎桥等处归江。后因归海之路纡远。下河民田易于被淹。仰蒙 指授机宜。大展清口。使洪泽湖清水会黄东注归海。山盱五滚坝一律封土。每年酌量启放。因宝应诸湖存水较小。高邮南关车逻等坝久经封闭。即西岸通湖各港亦俱堵塞。现在湖水止由三沟闸迤下之邵伯通湖各港入运。二十年来。形势颇为顺利。臣等前请将三沟闸迤下通湖港一道。筑坝堵闭。使湖水由二河行走。至邵伯西岸各港入运。仍从金湾等闸下注归江。其去路原未改易。祇令湖水从近里二河之鳊鱼各港入运。距三沟闸较远。俾三沟闸以下运河水势至此。不为湖水横冲兜阻。则运河上游之水。得以流行迅疾。于湖水归江之路。仍无阻碍。至宝应西岸修建闸座之处。臣等因淮扬运河。绵长三百四十余里。遇水势盛涨之年。一线运河。下注不能迅速。未免壅盛。不得不预筹分泄。查运河东岸闸座涵洞。水小时。应须蓄水济运。即使下河民田需水。亦只量为挹注。以资播种。若运河水大时。下河民田形如釜底。未便将河水泄入。致淹民田。是东岸闸河不过资农田灌溉。不可分泄运河盛涨。惟有西岸宝应临湖一带。河面高于湖面数尺。尽可宣泄。查从前原有竹络坝三里沟滚坝及减水闸等处。分泄运河有余之水。以减上游暴涨。近因该闸坝年久损坏。是以酌请于三里沟上下。修建石闸二座。以备减泄入湖。尽可容纳。臣等身任河防。自当悉心筹办。以期上副 天心。断不敢通融迁就。致运道河防。稍有贻误。

泄湖入江议道光三年

高邮州知州叶机

窃洪泽湖之水。泄于宝应高邮邵伯等湖。由运河各坝。淹及下河州县。高邮地势实当其冲。运河东堤五坝。而高邮居四。是以受水最先最甚。溯自黄河夺淮。淮水尽归洪泽。而黄河各闸坝盛涨减泄。又趋洪泽。淮黄同入。洪泽之患滋大。不得不开两坝三河。合淮黄而入高宝等湖。每逢坝水暴至。湖面与运河一片。漕堤民命。节节危险。是以前人筹议于高邮建设南关中新车逻等四坝。由下河各路东至范公堤之少海丁滨草等闸。归范公堤外之古河口王家港二河入海。此湖水入海之道也。甘泉县邵伯镇下于运河。建设金湾六闸。凤凰壁虎湾头等闸。使湖水东南入江。各闸下之廖家沟董家沟石羊沟芒稻白塔等河。皆入江之要道也。但自高邮至范堤各闸二百里。堤外至海。又一百七十八里及二百里

。频年坝水下注。堤内之河。间段淤阻。堤外之古河王港。亦久已淤塞。涓滴不能入海。机昔曾身历其地。访之士著。佥称近年高邮坝开。水流一月。尚不到堤下之串场河。两三日间。溜尚湍急。后则渐缓而平。以致运河一单堤。内外交病。万一堤根浸透。百里长堤。难保无事。且开坝能先期出示。民犹知避。若黑夜仓猝。一概沦溺。识者常惴惴焉。窃谓海口不通。既难挑办。其各邑田圩。则小民自出财力。筑围田作。坝水一至。极力保护。若欲毁平。势必激生事端。为今之计。不能入海。惟有导之入江。入江即入海也。考乾隆二十二年。嵇相国协办总河时。曾奏言湖河水势归江近而归海远。归海则纡回。归江则径直。多一分入江之路。则少一分入海之水。今查邵伯以南。运河归江之路。董家沟石羊沟廖家沟芒稻河金湾六闸金湾坝东西湾坝凤凰桥壁虎桥湾头闸等处。共宽不及二百丈。河道年久淤窄。洪湖二坝三河。计宽三百数十丈。加以蒋家坝十八丈。是去水仅及来水之半。无怪归江虽有其路。而连年涨易而消难也。机谓入江之利有四。稍不便可转而利者有一。高邮四坝。至海口凡四百里。分挑各河。每河须挑四百里。若入江应挑之河道。不过三十余里至四十余里。较入海之路十仅得一。钱粮省而葺工速。利一。一昼夜水行可五六十里。高邮坝开一月。水尚不到范堤。堤外至海。尚有二百里。其远可知。今入江止四十里。路近则水行疾。一日行数日之水。消减必速。利二。治水无他法。顺水之性而已。水性无不就下。地势河形。自宝应至扬州。由高而下。本年八月。高邮启南关坝。湖水志椿深一丈三尺五寸。同日。下游扬粮厅具报。水涨至一丈七尺四寸。形势高下。此其明证。至江口自必更低。导之入江。势如建瓴。利三。百姓耕田而食。所谓以民自养则有余也。国家岁入有常。岂能使灾民岁岁仰给仓廩。今灾缓递缓。费以亿计。缓数积久。仍归邀免。若计历年赈蠲之费。以挑归江之路。朝廷既纾司农之急。小民亦免垫溺之灾。利四。其稍不便者。人字河芒稻河为入江众水会归之地。亦为淮南盐艘经由之路。故闭闸堵坝。则运盐利而归江之路阨填。若开闸泄湖。则江路通而运盐之船浅阻。欲求两利。惟有照嵇相国奏议。以芒稻西闸底为度。挑深五尺。使运盐河长存五尺底水。以利运行。则各闸坝可长启放。既利河工。亦无损运盐。且通江路畅。下河州县可以永免水患。

乾隆二十三年奉 旨嗣后芒稻闸。永远不许再下闸板。业经恭刊 上谕。立碑以照遵守。夫洪湖骤涨。临时始图宣泄。故至壅滞难消。若能长年开放。俾高宝等湖底水不大。虽洪湖骤涨。亦有益无害。今能照挑深五尺之议办理。则不惟无碍盐舟。且转而两利矣。或有虑导湖入江。恐江潮顶托难消。不知江淮与河。源流各异。互有盛弱。乃理之常。万无湖河与江并涨之理。且潮由海至。海潮一月大小两次。一日长盛亦两次。大潮盛涨。不过数日。每日亦不

过三五时。其余则退潮可从江水而去。以江之大。岂有不能容二三百丈口门之水。使随退潮归海者乎。或又虑导水归江。扬城当其冲。查扬州南瓜仪两口。本湖河入江之路。只恐泄少来旺。或有溢及郡城之患。若将扬州北之各河道开通畅泻。则瓜仪两口。输泄甚速。而何患及于扬城。此皆不足虑也。惟挑办必筹经费。此役不易兴举。但历岁赈蠲豁免积欠。计其费亦足相当。且众水入江。下河永绝水患。从此正供无亏。缓蠲可免。是目前动用之银。数年后不独可以取偿。且有赢溢也。否则如历年泛滥民田。下河百姓。自筑圩岸。以为救护。本年节令较早。尚可以水小抢救。一遇节迟水大之年。虽有圩岸。堵护不及。田庐漂没。一望汪洋。士农寄民。悉捐沟壑。见者伤心。听者酸鼻。此归江之路。费虽不訾。似不容缓议者也。至挑深运盐河五尺。今虽商力告绌。亦似未易措办。但百姓行田之河。尚系业食佃力。自行挑浚。若河为运盐。商人坐视不挑。且壅遏水道。以害民田。民心实不能平。是挑盐河以佐公家。商人亦谊不容辞也。机自分疏愚。不习河务。然闻之人事尽则灾患可弭。事可设施。不敢因循苟默。谨议。

按邵伯以南之水宜归江昭关坝以上之水宜归海北文专就高邮情形而言故专主入江其论挑深盐河长启闸坝诚可为分泄盛涨之一助存以备采

重浚射阳湖议

王永吉

窃惟淮扬两府之民。岁苦水灾。而淮之盐城山阳。扬之兴化高邮宝应江都泰州为尤甚。二十年中。无岁不受水灾。而六七年来为尤甚。黄河水溢。则势重南徙。淮既避黄以直下。若淮泗水溢。则力猛东注。淮复引黄而合趋。以高宝一线漕河。容纳南北两河滔天浴日之水。而下流壅淤。无所宣泄。水聚中饱。安得不奔溃决堤。病漕而害民哉。士民苦于水患。因下流不通。辄纷纷陈控。求开海口。殊不知海口之在泰州兴化盐城界内者。如丁溪场白驹场刘庄场神台场四口现开。原无阻塞。若泰州河垛场一口。万历十三年。本州岛乡官林海楼议开。地方抗阻。盐城城东之天妃口。天启六年。兴化乡官李碧海议开。地方抗阻。凡事有碍于地方。知其不可为而强为之者。终画饼耳。至于山阳境内之庙湾海口。此口空阔。实为七州县之尾闾。更无一毫阻塞之处。夫各处海口。既无阻塞。何以水不趋下。反泛滥而横行耶。永吉蒿目心伤。考之传记。询之土人。乃知射阳一湖。全然淤垫。中间隔断。上下不通。虽有海口。水不东注。病漕害民。根原在此。为今之计。重浚射阳湖真有一日不可再缓者。查盐城县志。载射阳湖在城西一百四十里。西接宝应县界。西北接山阳县中流为界。回约三百里。南北浅狭。自故晋地方至喻口北流入海。东属盐城。西北属山阳县。故晋而上至射阳属宝应。嘉隆以来。湖乃大淤。万历七年。民李雯等建议开

浚。万历九年春。知县杨瑞云申详具题。请发帑金重浚。水繇庙湾新丰市入海。水患稍息。民赖以安。至崇祯四年。淮北苏家嘴柳铺湾新沟建义口决。筑塞久无成功。黄流灌注三年。水退沙停。支河小港。大半壅淤。而射阳湖几化为平陆矣。然湖形现在。疏凿不难。有硬沙垫高者。亦有泥水夹杂深浅不等者。里数不多。若合七州县之力。认真疏浚。成功何难。大概分为三段。其上一段自宝应盐城界上射阳镇起至安丰镇止。约长二十五里。自安丰镇至山阳县东作地方止。约长十六七里。自东作至泾口止。约长五里。以上系泥水相杂之工。自东作至山阳盐城界上清沟止。约长二十里。系泥沙旱工。此处接连湖面。查湖面旧制三十六丈阔。今止存三四丈。极阔者七八丈耳。湖面尽淤。安能受水。宜裁阔如旧。自清沟至南马骆一林坊地方。约十五六里长。此处亦甚逼窄。凿之使宽。则下流通畅。由此入山阳之轧东沟。由沟入蒙泷喻口。由喻口入庙湾。则入于海矣。中一段自盐城夺基庙起至林上止。约十二里长。自林上由旧浦河至马家荡止。约三十里长。自马家荡至陶家林止。约十里长。以上亦系泥水相杂之工。应用铁口●子捞浚。其泥用船装载。去湖稍远。庶不再淤。此处旧名沟。从此至东尤庄。约二十里长。则入须沟。而水直达于射阳湖矣。其西一段。则单在盐城县境内。旧名东塘河。西塘河。西塘河自黄土沟起。至许家湾止。约二十里长。只此淤浅。急宜挑浚。从此入于楼下庄唐桥镇。则一路阔深。直达射阳。出庙湾入海。通行无碍也。东塘河自唐子镇起。至安丰王庄。约三十里长。自王庄过界河至大港镇。约二十里长。自大港至九曲河庙止。约三十里长。从此二十里至古吉寺。又二十里至院道港。入蒙泷喻口。达射阳。入庙湾。则入于海矣。此与盐城县近河生员周国显梁卓徐行等。面相考订明白者。虽未尽确。或亦不远。大约黄自北来。淮从西下。如人身喉项。庙湾各口。如人身尾闾。而射阳湖则如人身之胸膈肠腹也。若人身日进饮食。而胸膈不得通。肠腹不得纳。纵有尾闾。无从消导。安得不郁而病。病而至死哉。全湖形势了然。疏濬决排。原无难事。而坐视沦胥。无人肯救者何也。各州县有司。画于封域。未必周知。即或知之。而彼疆此界。观望推诿。不肯担当。殊不知所淹没者。本州岛县之田禾。所漂淌者。本州岛县之庐舍。筑塞漕堤决口。所起派者。本州岛县之人夫。利害相关。剥肤切骨。孰大于此。又或精神疲于催征。工夫分于狱讼。视此畚鍤之劳。反为不急之务。殊不知湖淤河决。水满岁荒。死亡流窜。十室九空。钱粮从何出。漕米从何完。差徭从何供。赎缓从何纳。老幼男女。麤方粝食从何来。国课根本。万民性命。舍此别无活路。州县正官急务。亦孰有急于此者。奈何不深思也。至于治水衙门。不肯着力。必谓此系下河。不是上河。殊不知下河之水不通。则上河之堤必决。治湖正以治河。表里原是一事。又必谓河帑不敢轻动。日后

难于开销。殊不知所淹者下河之民田。所决者上河之漕堤。堤决年年筑塞。筑堤月月起夫。民间每岁起派人夫。或百万或数十万。固可怜。朝廷每岁销算钱粮。或数万或数千亦可惜。公私交困。何不急图一举两便之策乎。欲兴大工。事关题奏。务求详确。未敢草草敷陈。管见大约有五。一曰先估勘。揭中所开淤塞村落地名。及道里长短。原系采访。未曾亲到。必得实心任事之大员。不辞辛苦。督率山阳盐城高邮宝应兴化江都泰州诸属。各乘小舟。沿射阳湖上下各处淤浅地方。逐节逐段。再三讲求。务要直捷便近。不得迁就迂回。恐有奸民假公济私。避害趋利。希图本村本镇便宜。其应开浚处所。该挑若干里。若干深。若干阔。一一详开。如有与揭开不合者。即行改正。估勘既有清册。则工程难易。人人共知。酌远近浅深阔狭。品搭派工。庶无多寡不均之叹。一曰专责成。各州县官。分定工程。则一切人夫器用船只稽察督催等事。自应逐项料理。但职务烦剧。未能尝驻工所。除淮扬两府各有提调。及分委府佐监督外。每湖滩十里。须于两府各州县中。选委干官一员。义官数员。分头催趲。庶无照管不到之虞。一曰派人夫。湖水无阻。则漕堤坚固。运道通行。可省年年塞决帮堤之费。似当量动官银。以襄大役。然河帑空虚。难以轻议。止可酌估犒赏。或官备竹铁●子合掀等项。以省民间扰累。亦无不可。各州县欲图永利。合派民夫。如东塘河西塘河若果单泄盐城一县之水者。俟查确另议外。其余关系山盐江泰高宝兴七州县利害者。自当均匀酌派。庶无偏私不平之鸣。一曰严功罪。先年亦曾兴工开浚。上司正官。足迹未到湖边。提调诿之各州县。各州县诿之佐贰。佐贰诿之义官。义官与夫头通同折夫。无人实力。遇水泊。无载泥之船。遇淤泥。无捞浅之具。朦朧报完。徒费民财。毫无成效。似当预先题准。若有急公勤事者。纪录优升。倘或苟且塞责。迟误缺少者。摘参重处。至于包夫折夫。误事殃民。情法难恕。但有犯者。不论有职无职。立置重典。则积弊可除。不难事半功倍也。一曰定期限。霜降前后。水势泛涨。虽极淤浅。亦沉水底。难以相度。目前牌行会勘。须限十一月上旬。估完详报。以便仲冬具题。如此大工。既不多动河帑。部覆必无滞。似当一面入告。一面择日部署开工。若以九年正月为始。定限一百日报竣。断无不完之工程。不通之水利矣。此湖僻在东北一方。非若上河为南北咽喉。秋冬有回空。春夏有重运。筑坝开坝。甚费掣用。议早定。则今冬亦可举行。工难成。则来冬亦可补足。两府士民。异地同心。虽劳不怨。七省漕船。波恬浪静。飞渡无忧。国计民生。漕堤运道。永远攸赖矣。

上总漕徐公开润河书

冯景

闻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功。捍大患。兴大利。事在宜行。毅然起而图之。

独断不烦于再计。而大功必虑其万全。乃克有济。今秋淫雨弥旬。三城水溢。舟行上。蛙鸣中。淮民困于昏垫。荡析离居者殆半。究其所以。皆涧河淤塞日久。三城水无所泄故也。夫三秋多雨。亦天行之常耳。连绵才一月。而城不浸者三版。斯以危矣。今加以不可知之天灾。江星数动。而月常离毕。将民尽为鱼。欲不寒心得耶。涧河受淮安三城之水。由轧东沟七十余里至射阳湖以入于海。凡数百年于兹矣。自涧河失浚。水面高于城中者累尺。城中有水。积而不流。涓滴待其自涸。反惧外水之侵。而坚塞水窦以拒之。日复一日。习为故常。因是兴文闸虽设。而年年牢闭不敢开。夫是闸固淮之生方也。闭生方之水。毋使入内。积止水无由出。辟如人之一身。下不得解。而上不敢食。块然尸居。生意尽矣。宜淮民之穷也。犹闻长老言。畴昔涧河通时。米薪百货。辐辏东关之外。道便而民利。兴文闸不闭。故闾阎血通而生计盛。则是河之所系。概可知也。今秋久雨决堤。山盐高宝邳宿睢诸州县。田庐漂没。畜牧陆沈。老弱填沟壑。丁壮流离转徙。鱼溃鸟散。赖明公疏请蠲赈。市省粟。立平糶法。余民得以更生。然愚为淮民生齿幸者。尤在明公以开涧河为己任。蠲赈市粟。可暂而不可常。而兹河一开。后有万年。坐食仁人之德无穷矣。且此役之在今日有七便而擅四利。请为明公陈之。凡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非常之原。黎民惧焉。今者人心苦潦。欲得涧河泄之。甚于望岁。春夏水发。力无所施。霜降水涸。则不烦申令。人人乐役。其便一。且浚淤河。较之堵塞决口。加筑堤岸。事体异。堵塞则有椿柳苇●之费。加筑则有采石办灰通甃相杵之劳。今浚淤不过掘去河身壅土而已。其便二。河工役夫。远者百里。近亦数十里。今沿河庄农。皆可应募。各为近阡田园计。非同势驱刑迫者比。用力自奋。其便三。河夫工银。每日例给四分。堤岸冲决无常。多有后患。今应募之夫。事竣即罢。无追赔之累。日得四分。民喜过望。其便四。盐城漕粮。原自涧河输淮。近以河淤故。反就淮余米充数。奸佞高下其手。盐民苦之。涧河一通。舟楫可达。则民自以本色供正赋。折贾采买之弊孔尽塞。其便五。欲开涧河。应先遣廉干官踏勘。支河几条。通达某处。纵横几何。以河工挑土方之法计之。每夫一日约挑若干。共计该夫该银若干。确有成章。然后不惜命驾。复核了然。委员分管。事关考成。官吏奉公。胥徒畏法。可以计日成工。其便六。近又访于故老。得明万历二十二年开浚涧河碑记。其载涧河肇自宋人疏达三城积滂。通达各乡舟楫。厥利匪细。岁久淤塞。至万历三年。总漕王公开浚。议每年动支本府四税银两为修费。着为定规。后因河溃范家口。涧河复壅。至二十一年。总漕尚书李公三才。采乡民任勋等议。自龙王庙浚至受河寺。计长三十里。面阔四丈。底阔二丈。深七尺。仲冬毕工。明年春。复自受河寺下接车家桥。东至射阳湖。计长三十里零二十丈。开挑深阔如前式。复于城西兴文闸开一涵洞。

引漕流由城中与市河联络。入于本河。又于河淤适中处地名郭家舍建闸。以备蓄泄。仍行山阳县佐贰官一员。专管岁修。年加深浚。即岁修银两不敷。不妨请增。以求永利。既有故事可考。准而行之。其便七。有此七便。宜乎令未下而欢声载道也。尝稽昔贤多以凶年兴大役。如范文正守杭郡。值岁饥。力请发粟行赈。兼谕各寺观大修浮屠老子。工作兴。或讥不急。公曰。吾以食贫民也。苏文忠亦然。值杭大旱饥疫。浚二河。浚六井。筑西河长堤。南北径三十里。以通行者。全活万计。他如颜鲁公守抚州。治陂灌田。汪纲知兰溪。大兴水利。王安石为鄞令。筑堤浚塘。皆以岁歉举事。今浚涧河。藉活饥民。工易成而民得食。此一大利也。

水之灾甚于旱。旱无田禾。庐舍犹在。今皆漂没。不保一椽。壮者散而之四方。难复本业。今于涧河两旁。相度隙地。草创厂舍。招集流亡。有愿食其力来赴土工者。命诣所在。有司报名注册。俟开工有期。照名安插。给粟给钱。则饥民归之如流水。不致迁土而大去其乡。汉时尚有募民徙塞下以实广虚者。今去幽谷而迁乔木。不离土著。十年生聚。成邑成郡。此二大利也。语云。饥寒至身。不顾廉耻。慈母不能有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故不地着则离乡。轻家亡命。相聚而为盗。此大可虑也。今诚栖有所。资生有基。复业有望。非甚无良。岂甘自绝。从兹犬不夜惊。民皆安枕。此三大利也。涧河一水。远通高宝兴泰诸州县。土皆宜稻。兼饶鱼盐蒲苇之利。此河开。则米薪之船。往来络绎。商贾道便。百货流通。又可藉沿河居民。于堤闸处所。谨启闭。时蓄泄。可以变斥卤而为沃野。此四大利也。古人于治河救荒。皆云无奇策。今明公一举而兼二奇。得七便而开五利。百世之后。犹将载德。岂特七邑三城拜赐而已哉。

荅友人问治下河

阎若璩

曰嘲鲁儒诗云。问以经济策。茫如堕烟雾。其弟之谓乎。是以生长黄淮之滨数十年。而懵然于水道。虽然。尝闻其略矣。潘公季驯治河工成。故老传其要语曰。东去只宜开海口。西来切莫放周桥。此二语者。平平无奇。窃恐神禹复生。不能易已。前之治河者。虽勤劳十二载。专与此二语相反。不惟已不开下河。见人之开。必从而挠之。俾之去而后已。周家桥在高堰南四十余里。翟坝又在周家桥南二十余里。皆坚筑之以捍淮东侵者。淮不东则淮强。淮强则黄弱。然后由清口以达海。彼不惟周桥翟坝而已。且一带尽圯之。以听其冲溢。是以末局虽知建草坝。导淮入运河刷沙。运渐深浚。然不过暂时策耳。岂经久之道哉。今知所以失。则知所以得。惟当确遵潘公名言。广开海口。坚塞周桥。斯无事矣。或曰海不可浚。潮汐往来。人力难以施工。然旧口皆系积沙。

水力自能冲刷。故海无可浚之理。惟导河以归之海。则以水治水。导河即浚海之策也。然河非专以人力导也。欲顺其性。先惧其溢。惟缮治堤防。俾无旁决。则水由地中。沙随水去。治堤即导河之策也。或曰海高于内。水不可下。不知江南江北。弟曾历。凡濒海之地。比之腹内特高。但浚治倍深。无碍乎水之东注矣。今日阻挠下河者有三等。一盐城人惧咸水入内。变伤其田禾。一泰州车儿埠人。富商居宅。横当下河故道。一山阳人。有坟在润河边。惧伤其风水。只观二次勘河疏。皆以开广兴文闸言。兴文闸广。则润河亦必挑广而风水坏。第三次便以不必广而润河仍故可见矣。昔人谓救荒无奇策。弟亦谓治水无奇策。苟能守前人成规。勿徇近日浮议。则两河治。万世永赖矣。

答孙杞瞻开海口治下河

汤斌

淮扬水患。下民其咨。先生忠诚体国。正学宏才。为 圣主特简。拯兹昏垫。君臣一德。动与天合。自当立奏平成。万世永赖。奏别数月。未敢以片牍上达左右。以先生劳心疏濬。恕烦清听也。远接手教。仰见大君子慎始图终。大业出于小心。非时辈漫无远谋者所可同日而语。某愚昧无识。未尝久习河务。何敢妄言。然既承下问。不敢不竭鄙见。狂瞽之言。惟赐采择焉。下河之患。固在海口壅塞。然海口之塞。匪自近年。祇因上流不治。河淮失其故道。漕堤溃决。因而多开。止求泄上流之水。以安暂时之漕。不为水求归宿之处。遂以七州县城郭田庐为巨壑矣。 皇上南巡。亲见下民妇子田庐。皆处洪涛中。真若痍瘵在身。此天地覆载之心也。即尧舜之忧劳洪水。大禹之饥溺由己。何能加焉。今欲开海口以治下河。 皇上之意。固专在民生。然漕运久远之计。实不出此。天下水未有不以海为归者。黄河北岸减水坝由阳安东等处。皆入海之路。潘印川减水坝俱建于河北岸。欲其从灌口入海也。今南岸减水坝之水。将安归乎。归洪泽湖耳。淮湖之水。日增日涨。河流带沙。湖底渐高。清口太狭。则湖逼高堰。昔潘印川用高堰逼淮刷黄。宁犯大忌。浮议沸腾。而不敢轻开尺寸者。而今竟开六坝二矣。更加以三十六湖之水。尽注漕河。漕堤安得不危。故又开一百余丈之滚坝以泄之。其意以为漕堤不溃。则河臣之事毕矣。七州县之民命。可无问也。独不思下河之地有限。而上流之来水无穷。以有限之地。供无穷之源。将来水无所容。一漕堤。势必大坏。由此言之。开海口治下河。非但救七州县之民命已也。实所以为漕运久远之计也。今欲闭漕堤之。必先闭高堰之坝。高堰之不能全闭。欲闭高堰六坝之二三。必先塞黄河南岸之。黄河南岸有毛城铺。北岸有大谷山。徐城可无患矣。王家口以下一路减水坝。不可稍闭。以免洪泽湖之泛滥垫淤。且以蓄水刷沙乎。自碭山以下至清河南北。减水坝三十余座。水分则流缓。流缓则沙停。将来正河运道。不有淤塞之

虑乎。又印川之减水坝。比堤稍卑二三尺耳。今与地平矣。昔云归漕者常盈。今何能盈乎。此上河之可虑者也。河督之坚执不移者。不过以开开坝。费帑金无算。今日可塞。昔日何以误开。恐有从而议其后者耳。愚因于会议向中堂九卿言之。治水如治病。因病立方。补泄随时。难以执一。不得以后日之用补。归咎于前日之误泄。昔日开坝以保堤也。今日塞坝以刷沙也。犹先应用大黄芒硝者。用大黄芒硝。后应用参底桂附者。用参底桂附。各有其宜。归于愈病而已。此言实有至理。亦欲河督开豁疑衷。从长计议。为国计民生图永远之策。此出自诚心。而不谓河督之坚执如故也。然今日下河工程。当在范公堤外。此非坝水所能到也。但于石丁溪等口。开通一二处。其浮水可去。内地水当渐浅。河湖旧形当渐露。再寻访所谓射阳德胜平旺喜鹊诸湖旧。而以闸坝之水。开引河以归之。再由湖归河。以入新开海口。条分缕析。脉络分明。即大禹治水。亦不过如此。若曰一开口而遂使下河尽为平陆焉。万万无此理也。故目下不在减水坝之塞与不塞。而在地方官不肯尽心相助。呼应不灵。人夫物料。恐难凑手耳。若诸事凑手。即当尽心严督工程。勿惑浮议。成大功者。小小顺意不足喜。小小拂意不足惧。惟先定成局。持坚忍不拔之志。如行兵然。当有定算。偶有胜负。何足忧喜。如弈棋然。当争全局。一着二着。何足较量。下河苦水久矣。今岁之旱。乃偶然尔。若尽如今岁。则海口可以不开矣。前读大疏断无海水高于内地之事。此先生亲身阅历之言。故凿凿如此。只此一言。便是治下河定算矣。故减水坝不可塞。则海口更不可不开。下河之水愈大。则开海口之功亦愈大。惟先生断然持之耳。某以为成功可操券而待也。

翰林侍读乔君墓志

潘耒

君讳莱。字子静。号石林。宝应人。父可聘。明末掌河南道御史。君自幼英敏绝伦。癸卯举于乡。丁未成进士。除内阁中书舍人。戊午诏举博学鸿词。君被荐试列高等。授翰林编修。旋升侍讲。时海口浚河之议起。淮扬郡县。濒漕河者。旧有堤以捍水。河臣某某。设减水坝。泄水东流。灌民田庐。被其灾者七邑。台臣有请浚海口出积水者。上遣官行视。还奏当如御史言。河臣冀董其役。而上以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非河臣意。乃别创一议。为疏上之。其略曰。海口高昂。内地低于海潮五尺。疏海口则引潮内浸。更足为患。惟当筑堤束水。使高于潮。方可赴海。请悉闭诸减水闸而建二大闸于邵伯镇南高邮城南。泄洪泽湖天长盱眙之水使入堤。自车逻镇筑大横堤一道。抵高邮。自高邮城东筑大堤二道。历兴化白驹至海口。束所泄之水使入海。其堤在内地者。高一丈六尺。河宽一百五十丈。在海滩者高一丈。河宽一百八十丈。堤面阔二丈。底阔二十丈。此堤筑于积水之中。无从取土。当先定堤基。舟载远土。就

近筑围堰。堰成。车去堰内之水。取其土以筑堤。诸工共需银二百七十八万余两。三年而工可毕。请先给帑而取偿于田亩及盐运。七州县合有田十四五万顷。而额田不过十一万顷。河工毕。请丈量之。以额外田为官田。募民耕之。初年。分收子粒。三年后。纳田价于官。给为永业。计可得银二百七十万两。以一百九十七万还帑金。以七十余万益治诸堤。淮南纲盐一百三四十万引。河成。每引省搬运费一二钱。令每引岁输银九分。可得十二万金。七岁则得八十四万。官帑毕还矣。诚兴此工。当设监修官五十四员。分管官一百余员。清地课长官二十余员。皆择才能敏练者补之。优其升转。或工成即升。或帑完议叙。疏入。下九卿诸司会议。疏凡万余言。览者不能竟。君阅之大惊。言其害于司空。司空曰。事必行矣。言之何益。上以役大费多。召河臣与臬臣廷论之。臬臣痛排前议。廷臣多右河臣者。上意不决。命讯淮扬人官京师者。河臣使其客以厚利啖君。君笑不应。淮扬士大夫集君邸。君慷慨言曰。以朝廷言之。请帑至三百万。国用绌矣。题官至三百员。铨政乱矣。派夫至数十万。民力殫矣。以七州县言之。工未成。害不忍言。工既成。害又不忍言。未成之害。曰筑堤曰派夫。既成之害。曰卖田曰决河。筑堤先定基址。甲之田在南。取其贿可移而北。乙之墓在北。取其贿可移而南。在一百五十丈以内者。固付之波涛矣。在外者。亦将恐以虚声收其实赂。贪吏之诛求。猾胥之扰害。三百里中有漏网者乎。害一也。役夫一日。官给银四分。例也。而夫所得未能三之一。里甲雇夫。月费银二两许。每邑役数百人。工及数月。犹病不支。今三工并兴。每邑须派夫万余人。又久至三年。是每邑岁费银二十余万。富者贫。贫者逃。不待三年。无子遗矣。害二也。且夫役数十万之夫。糜二百七十八万之帑。弃民田庐坟墓无算。曰以救田也。然工未成。水中之田民田也。鱼可捕。菰蒲可采也。工既成。民之田河臣之田也。向之糜帑藏。弃庐墓。勤畚鍤。以成万不可成之功者。今仍没其产而绝其食。民何利焉。七州县之田。起科不等。有三四亩折一亩者。有十余亩折一亩者。以地有饶瘠也。今但据额丈量。而以其余为官田卖之。即如泰州四亩折一亩。将有田四十顷者。没入其三十顷。而以十顷之田。纳四十顷之赋。能存一人一家乎。害三也。往时漕堤虽屡决。河阔不踰十丈。今引洪泽湖万顷之水。注于一百五十丈之河中。又停蓄于一丈六尺之上。独特一线烂泥之堤以为固。何必伏秋狂风暴雨而后决哉。城郭且为蛟宫。何有落。何有庐墓。害四也。今日之事。当以死争之。功名不足顾。身家不足惜矣。诸人皆曰善。乃篝镫草议。明日。君入直起居注。是日秋决。故事赐阁臣及讲官饭。君与某学士并席坐。某学士亦言河臣议非是。既而上御南暖阁。阁臣奏事毕。上顾某学士。海口一事何如。某学士复右河臣。

上顾问君。君敷奏百余言。剴切详明。上大悦曰。此尔一人意邪。有同

者否。君对淮扬人皆与臣同。尚有公议进呈。翼日进议。河臣见之语塞。君复至会议所。具论其得失。声情激烈。闻者感动。虽力主河臣者。不能难一语。吏部尚书李公之芳揖君曰。知仁勇先生兼之矣。户部尚书梁公清标叹曰。江淮之间。可谓有人。某学士亦谢君曰。吾甚愧公。于是河臣议遂寝。

卷一百十三工政十九江苏水利下

三吴水利略

徐旭旦

议水利于东南。与西北不同。议水利于东南之三吴。与东南各省会不同。何也。西北之地。多高原旷塋。虽有浊河为之包络。而支流绝少。故资其灌溉为难。东南地形卑湿。界以河淮江汉。而兼承其委。广川支河。经纬其间。故资其灌溉为易。若夫浙西之田。低于各省。苏松之田。又低于浙西。环以太湖。绵亘数百里。纳杭湖宣歙诸州之水。散注淀山庞山阳城昆承诸湖。达于三江。以入于海。尤东南之巨浸也。故治水田者筑而为圩。捍而为围。不患水之不入。而患水之不出。不患水之不足溉田。而患水之反足以害田。古人所以于江之南北为纵浦。以通其流。又于浦之东西为横塘。以疏其势。使田不受水。则水自有所归。水有所归。则水不浸田。而田亦治。天下之田大概资水以为饶。三吴之田大半捍水以为利。其势之不同有如此矣。故愚以为兴三吴之水利者。当去三吴之水害。害去而利自兴。去三吴之水害者。当分三吴之水势。势分而害自去。何以言之。列泽中汇。潴而为湖。无以泄之。势必乘高而横溢。故其下流分注。导以入海。既有松江。而又有东北流之娄江。又有东南流之东江。今者或微塞矣。宜择其便利之处。视江之可浚者浚之。浦之可开者开之。下流既分。则上流自平矣。如是而引湖之水以达之江。引江之水以达之海。归宿有地。水自不为害。如是而蓄湖之水以溉田。泄田之水以入湖。节宣有方。则水不为害而自为利。经理之宜。无出于此。议者谓分水势自不得不资人力。资人力自不得不兴工役。工役繁则民劳。分水势自不得不治塘浦。治塘浦自不得不坏田庐。田庐伤则民扰。且分水势自不得不议开浚。议开浚自不得不需费粮。费粮费则财绌。安见去害而兴利哉。愚谓不然。所谓分水势者。不必复三江之旧。而止在疏江口之流。不必寻已废之陂塘而使之开。止在浚未塞之陂塘而勿使之淤。相其地势之宜。顺其水势所趣。而稍为之疏其滞。浚其浅。庸非利乎。故欲复古之则难。而因今之势则易也。且也。农民有不治水之人。必无不治田之人。法即寓治水于治田。而使之各治其田。即所以各治其水。民夫疏田间之沟洫。而为之纬。官夫理沟洫之会归。而为之经。而纵横曲直。有不毕达乎。故官督之治水则难。而民自治其水则易也。且也。遣使则有供亿之费。有征会之

繁。若止责成郡县。渐次修筑。塘泺之当治者几何。圩岸之当培者几何。度用夫若干。工费若干。每于农隙而鳩其工。可无供亿征会之苦。而事自集。故遣使而刻其成则难。任守令而收其效则易也。如是。则工役可省。而何民之劳。田庐不损。而何民之扰。费粮不至于重耗。而何财之绌。以之去害。而害无不去。以之兴利。而利无不兴。吾见三吴七郡之地。长享灌溉之饶。而无滄没之患矣。水者。有利亦有害。顾人之所用何如耳。能收其利。则如史起之用漳水。文翁之穿湔口。而西北之水利可兴。如王景之修芍陂。白居易之浚西湖。而东南之水利可兴。不能收其利而反承其害。则如翟方进之决陂。程昉之筑堰。欲除害而害不能除。如息夫躬之穿漕渠。侯叔献之引汴水。欲用水而水不为用。然则水之利害。岂不以人哉。

三江水利萃言自序

俞兰台

言三江者。不必求禹贡之三江。而第求太湖下流之三江。亦不必泥东江娄江之故。而第观今日太湖下流之水势。东江塞已久。娄江亦无可考。今日独有吴淞一江耳。辅吴淞者。有松江之大黄浦。嘉定之刘家港。常熟之白茆港。皆与吴淞为表里。自明永乐元年。夏原吉以吴淞江下流难开。止开南北两岸安亭等浦。入刘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江海。又开大黄浦自范家浜至南踰浦口入海。至今黄浦通利。而吴淞江东半截。其势就。然入海处界上海。依然如故。但细弱耳。此吴淞江所以不可不开也。昔范文正公守乡郡。上书宰臣。谓姑苏四郊略平。窟而为湖者十之二三。西南之泽尤大。谓之太湖。纳数郡之水。湖东一派。浚入于河。谓之淞江。积雨之时。湖溢而江壅。横没诸邑。或一岁大水。久而未耗。来年暑雨。复为沴焉。人必荐饥。可不经画。今疏导者。不惟使东南入于松江。又使西北入于扬子江。江之与海也。其利在此。其后郑亶子侨。辑亶旧说。以为今究水利。必先于江宁治九阳江与银林江等五堰体势故决于西江。润州治丹阳练湖。常州治宜兴溇湖沙子崦。及江阴港浦入海。如此。则西北之水。不入太湖为害。秀州治华亭海盐浦港。仍体究柘湖淀山湖等处。有障遏者。并与开通。达诸浦港。杭州迁长河堰。以宣歙杭睦等山源决于浙江。如此。则东南之水。不入太湖为害。仍开浚吴淞江筑两岸塘堤。设斗门水濼。使江水不能溢入南北沟浦。而径趋于海。又开昆山之茜泾浦使入海。新安浦顾浦使入吴淞江。开常熟之许浦梅里浦。决无錫之五卸堰。使入扬子江。则水患可渐息。而民田可治矣。凡此皆不专力于吴淞江。而实所以分杀太湖之水。太湖之水既有所分。而吴淞江乃能独承其下流。不至于壅噎不利。而为东南之大患。此治吴淞江之大略也。然愚在今日。则又有说焉。夫太湖由吴淞江以达于海。而吴江县治东西南北实当咽喉之地。治水而不治其咽喉。则必有腹心溃乱之虞。

譬之于人。痰涎上涌。猝然之间。气必绝矣。尚何暇论其股肱心膂哉。今县治北有夹浦。南有长桥河及三江仙槎等六桥。东有庞山等湖。西有梅里诸港。泥沙涨塞。渐成石田。室庐坟墓。稍聚其上。又太湖东南一角。悉为茭芦丛生之地。此湖水所以不能急趋于吴淞江以入大海。一遇暴涨。则横溃四出而不可禁。今欲救治。虽不能尽徙吴江一县之民。如苏文忠公所议。然迁沙村之民。疏淤导滞。使江尾与湖相接之地。不复有所壅遏于其间。如人呼吸食息于元气之中。而不至闭塞其咽喉以速之死。亦势之所必然者矣。此又今日治吴淞江之大略也。

论太湖三江五堰

钱中谐

王鏊五湖记曰。吴都之西南有巨浸焉。广三万六千顷。中有山七十二。襟带二州。在南之水皆归焉。其最大者二。一自宁国建康江宁等处入溧阳。迤邐至长塘。并镇江润州金坛武进延陵丹阳诸水。会于宜兴以入。一自宣歙天目诸山。下杭之临安余杭。湖之安吉武康长兴以入。而皆由吴江分流以出海。一名震泽。书所谓震泽底定是也。一名具区。周礼职方扬州之薮曰具区。山海经浮玉之山北望具区是也。一名笠泽。左传越伐吴。吴子御之笠泽是也。一名五湖。范蠡乘舟出五湖口。太史公登姑苏望五湖是也。五湖者。张勃吴录云。周行五百里故名。虞仲翔云。太湖东通长洲松江。南通乌程霅溪。西通宜兴荆溪。北通晋陵溇湖。东连嘉兴韭溪。水凡五道。故谓之五湖。然今湖中迹自有五湖。曰菱湖莫湖游湖贡湖胥湖。而吴人称语。则唯曰太湖云。又按王同祖三江考曰。禹贡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三江震泽。皆在今苏州境。昔大禹治水东南。见于经者。止此两言。而东南水利之源。古今治水之法。悉寓于此。三江皆西通震泽。而东流入海。禹时洪水滔天。震泽之水。泛滥怀襄。故禹之治水也。因东流之势。决排壅塞。使繇三江入海。故言底定。以明不为害也。其驳辨先儒三江异同者。反复推详。而以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之说为有据。以唐仲初吴都赋注与正义说合。而尤分明。其谓太湖。自吴江县长桥东北合庞山湖者为松江。又东南分流出白蚬江入急水港入淀山湖迤东出海者为东江。但淀湖之东已塞。不复径趋入海。而北流。乃合吴淞江。故曰东江已塞也。自庞山湖过大姚浦。东北流三折成三江。俗呼上清江。下清江。吴淞江。其实一江也。入昆山西南又分为二。一名小娘港。五里许复合为一。经昆山南。又东南过石浦。出安亭江。过嘉定县黄渡入青龙江。繇江湾青浦入海者。为娄江。其安亭江。在宋时已塞。是娄江亦已湮也。读朱长文吴郡图经。谓昆山塘自娄门郡城至昆山入海。即娄江。指今之刘家河者非。太湖之说。王鏊言之甚详。三江之道。同祖辨之甚核。而今之所急者。固不在乎区区之议说。惟在明水之来源。与其归墟。而

辨施功之次第耳。愚尝按其图。江浙七郡。惟吴卑下。水之所都。其入海之路。大者有吴淞江刘家河白茆港。又有七鸦许浦茜泾杨林。亦属吐纳之地。皆在苏州。而在松江者为黄浦。至其委。实与吴淞江合流以入海。吴江县之长桥。实为太湖出水之径。故宋单锷论长桥为三吴诸水之足。以承震泽之腹。而往来吞吐之势。率由于此。而今仅通一。是知治水者不必复泥三江之故迹。第如吴淞江刘家河白茆港三大浦者。即今日之三江也。三大浦既通而水患可纾。是即谓行禹之迹可也。故治水者宜先三江。吴江之长桥。为门七十有二。以杀水势。而今之贪利者。东西茭芦数百顷。久之渐成平壤。架屋以居。坐视吴江之民。频遭水厄。湖水一涨。灌城而入。全县之出。荡然为患。譬之扼其吭而欲气之流通。闭其水火而欲具饮食者。此必不可得之数也。且不止为全邑之害而已。全郡受之。邻郡亦受之。故治水者宜在次吴江之长桥。至于水之来源。则不外建康天目二脉。而宁国建康之水。高若建瓴。故五堰之筑。在宜兴以西属溧阳县。古人欲分杀水势。使西南诸水。不入荆溪。由分水银林诸堰入运河。以至大江。而后苏州水患十去六七。沈曰。太湖虽广而能容。而来水幅员。其授犹广。正如人家辟一亩方庭。而外周二亩屋舍。加以一尺之雨。则檐溜并倾。庭起三尺之潦无疑矣。沟非盈尺。则渗泄不速。芥舟于堂。立待可见。使檐设竹溜。引而注之他处。庭潦或可稍减一二。此上流分杀之说。岂谓无益乎。故治水者次长桥。又在五堰也。

筹浚三江水利疏顺治三年

江宁巡抚土国宝

窃惟 国家财赋。多出东南。而东南财赋。皆资水利。关系诚非细故。臣熟知三吴地形。夏潦秋霪。山水横发。田畴淹没。郡民离困。皆以下流淤塞。堤岸倾颓。疏导不得其法。掌治不得其人。以致此耳。臣按疏浚下流。浙西诸郡。苏松最下。太湖绵亘数百余里。纳诸山涧之水。散注溪流。泄之三江。由三江而入于海。若下流淤塞。诸水泛滥。淹没禾稼。为害非浅鲜也。相其利害。为之经纪。则白茆港七埔塘刘家河。为苏州东北泄水之巨川也。吴淞江大黄浦。又苏松南北交境泄水之大道也。若吴淞南北与白茆诸港浦之两傍。又各有支渠。引上流诸水归其中。而并入于海。就其中论之。苏之七埔塘刘家河。松之黄浦。并皆深阔通利。惟白茆港自宏治七年一为疏浚。吴淞江自天顺间一为疏浚。后来白茆潮沙积塞。状如邱阜。吴淞江竟如沟洫。下流既壅。上流奚归。舟楫莫行。田畴莫治。此利害之了然洞见者也。今计疏浚白茆一港。则七埔刘河通利。而苏州东北之水有所归矣。疏浚吴淞一江。则大黄浦通利。而苏松南北两界之水有所归矣。苏松之水既各有归。则引吸太湖。不至壅潦。向来淹没之土。皆出而可耕矣。又修筑堤岸。并为切要。昔人常论于朝曰。江南围田。中

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为农美利。要知围田全赖乎堤岸。堤岸全赖乎修筑。修筑永坚。则旱可车水以入。潦可岸水以出。而高低之田皆熟矣。臣虽赳桓之资。膺 皇上之重委。

敕谕谆谆。敢遵前朝旧制。一一陈奏。夫疏水筑堤。工力不无烦费。而量此之出。计彼之入。或相倍蓰。或相千万。不可不熟计而审行之。水利一行则稼穡登。稼穡登则贡赋充。而百姓将有含哺鼓腹之乐。乞 命廷臣详议定策。容臣一一逐细查明。及一切胥吏干没之弊。不得虚应故事。务期确当。然后申报请 旨。奏平成之功。垂不易之典也。

奏浚三江水利疏乾隆二十八年

江苏巡抚庄有恭

窃臣在浙抚任时。适上年秋雨稍多。风潮稍大。湖河水涨。时越二旬。退不盈尺。亲赴嘉湖一带。周遭察勘。知由水归太湖之路不畅。并疑下游归江归海之路。亦或有壅淤。曾遣浙员来江查勘。究以事在隔省。难得确切。因先将浙省通湖溇港。必如何大加开浚。不至积水难消。飭行司府筹划议详。曾经恭折奏明。适蒙 恩命。调抚江苏。经浙闽督抚臣用臣前议。请将湖州府属之七十二溇。酌用民力。以时疏浚。奏奉 允行。并于折内声明江南之宝带桥。系太湖出水之处。有无淤塞。应否疏浚。咨臣查明自行办理等因。惟是臣自上冬受事。即为博访周询。并委员遍历苏松太各属。确勘由湖归江由江归海之路。穷源竟委。循干达支。将何处壅淤。应与开宽。何处淤浅。应加深浚。并为酌估需费。兹据陆续绘图贴说前来。臣综揽全局。窃见太湖居苏常湖三郡之中。北受荆溪百渎。南受天目诸山之水。汇为巨浸。而分疏之大干。则以三江为要。三江者。吴淞江娄江东江也。东江自宋已堙。逮明永乐间开黄浦江。宽阔深通。足当三江之一。故今亦谓之东江。此三江之分流交错。经吴江震泽吴县元和昆山新阳青浦华亭上海太仓镇洋嘉定十二州县之境。其间港浦纵横。湖荡杂错。大概观之。无处不可通流。无地不可分泄。似亦可安于无事。然百节之通。不胜一节之塞。数港之泄。不及一港之用。则其势必有所阻。查太湖出水之口。不特宝带桥一处。其它如吴江之十八港十七桥。吴县之鱼口大缺口。为湖水穿运入江之要道。亦不无浅阻。又如入吴淞之庞山湖大斜港九里湖淀山湖溇浦等处。向称宽阔深通。

大资宣泄者。迩来民间贪图小利。遍植菱芦。圈筑鱼荡。亦多所侵占。臣本年正月。因查勘苏松太海塘。亲至刘河。窃见现在河形。亦大非昔比。舟楫来往。必舣舟待潮。昆山外濠。为娄江正道。浅狭特甚。苏州之娄门外河。为江源出运咽喉之地。河面仅宽三四丈不等。平时无事。虽若无甚关碍。偶遇秋霖。四水汇集。江身浅窄。先为本境之水所占。必俟境水消退。然后湖水得出。为

之传送。而上游已多所漫淹矣。东南财赋重地。水利民生大计。若及早治之。事半而功实倍。今臣筹所以治之之法。其运河以西。凡太湖出水之口。但就其有港可通有桥可泄之处。为之清厘占塞。规仿旧额。务使分流得以迅速无阻。其运河以东。三江故道。除黄浦为浙西水口。现在尚属深通。但于泖口挑除新涨芦墩三处。足资畅泄。无庸大办外。其吴淞江自庞山湖以下。娄江自娄门以下。凡有浅狭阻滞处所。相度情形。疏浚宽深。务与上源所泄之数。足相容纳。其江身中段一切植芦插籐及冒占水面之区。查明尽数铲除。嗣后仍严为之禁。则水之停蓄有处。传送以时。并即以挑河之土。俾令加培圩岸。再将现有闸座。为之经理。其有去海太近。建置非宜。难于启闭者。另为酌量改移。务令启闭得宜。足资蓄泄。庶浑潮不入。清水盛强。而海口之淤。亦将不挑而自去。凡此应办之工。臣与司道再三筹酌。业已麤具规条。第工段较长。约略估计。所需虽觉浩烦。然散在十二州县通力合作。实亦所出无多。此本为利益田畴起见。如兴举有成。无论业佃。皆得永叨利赖。民间闻有此举。皆乐于趋事。愿以民力为之。但用民之力。慎选董事。分投督修。仍需官董其成。且工费较繁。若待鸠集财力而后兴工。不无稍稽时日。合无仰恳 皇上天恩。准于公项内先行借动。酌筹办理。于苏松太三属得沾宣泄灌溉州县。分年按款。照亩计数征还。则民力既纾。大工可期速集。如蒙 恩允。即于今冬漕务事竣。以次开工。务于二三月间通工蒔事。则东南亿兆。咸感沐 皇仁于无既矣。

疏河救荒议

慕天颜

窃惟三吴治水之功。历稽往绩。惟使太湖之水导入江海。而潮汐亦可上通。以时蓄泄。则旱涝无虞。自三江堙塞。震泽泛滥。以田为壑。而苏松常湖嘉杭六郡。受患日深。上年水患。弥漫四野。数百里间。不第禾尽无收。抑且室庐漂没。流离疾苦。不忍绘图。仰荷宪台轸念民生。首饬议浚刘河。以通水利。本司遵行苏松二府。详加确勘。议估工程。又据松江府上海县详开吴淞江故道。酌请江浙六郡正帑。协济大工。各绘图形。申覆宪台在案。本司载考旧志。披阅新图。按湖水之奔趋而东也。一自淀山泖湖。从华亭之南。折而东北入海者为黄浦。一自吴江长桥。历长洲昆山青浦嘉定界。至上海合黄浦以入海者为吴淞江。一自吴县鱼口。北入运河。经郡城娄门。注流上下雒渚。抵昆山至和塘东合新洋江由太仓归刘家港入海者为娄江。即今刘河也。迨吴淞入海之处。沙壅茭丛。昔夏忠靖公引黄浦以西之水。北入刘河。是今日刘河之一。为淞娄二江之尾闾。今苏松诸郡之民命攸关者矣。浚之乌可一日缓哉。但在苏则望刘河之深广。而昆太嘉为尤切。在松则必图吴淞之成渠。而上青诸邑为尤近。两府所议。各就其切己者而言。未可为全局之通论也。本司规画再三。采访舆论。

目前救时之策。在急疏刘河。将来远大之谋。吴淞亦在所必浚。吴淞实太湖泄水之中条。其故道较刘河更阔。其地势较刘河更直。江浙六郡同其利。议协于浙。可冀旦夕成功焉。但今民穷财尽。更际凶灾。两工决难并举。刘河处其易。吴淞处其难。莫若缓吴淞而先事刘河之为便。本司细询绅民父老。刘河之功。固自不小。而吴淞亦有不得不次第并浚者。当日导淞水并入刘河者。有昆山之夏驾。嘉定之顾浦。以及盐铁新洋诸港浦。淞本与娄相通。今则诸港浦尽塞。淞自为淞。娄自为娄。则刘河虽开。止泄震泽半面之流。而汇纳于泖淀以奔涌淞江者仍未得宣通也。若再开蒲。汇新泾重浚江。顾浦费力于支河小港。何如并力于吴淞乎。况从来以工役救荒。使贫民食力以餬口。如范文正公守郡时。吴中大饥。发粟募民。诸工毕举。以是公私仰给。民不迁流。昔人于凶岁之后。无不共循此意。小民至困苦中。工力必贱。且饥寒迫身。民多思盗。河工兴而乐趋畚鍤。盗贼亦可潜消。荒政之施。莫此为大。然必须咨商浙省督抚。早为区画。将全局会疏题明。共计两河工费。先开刘河。至冬间水涸之时。旋兴吴淞大工。而今所急者钱粮耳。朝廷方在捐灾恤饷之时。又何敢辄言动帑。惟念兴水利而后有农功。有农功而后裕国计。若惜一时之费。不作久远之图。将来海口淀沙。日淤一日。必至水灾洊告。蠲赈迭施。费不更无底耶。今合两工所需。约计十四万金。较之一岁所蠲。未及其半。而田工无患。国赋常充。可垂千百年之大利。一劳永逸。功在斯时。考海忠介开吴淞之疏。漕十万石。佐以协济稻谷赃罚等。不两月而功成。今仿其遗谟。敢请宪台俯赐会题。于苏松常康熙九年折漕银内四万两。以应刘河大工。康熙十年折漕银内再五万两。浙省钱粮协济五万两。以应吴淞大工。仍比归仁堤事例。两省续开援纳捐助。请于河工告成之后。补此漕折正项钱粮。方行停止。即于是月一面择吉施工。谨先就刘河工程缕析条议。并绘三江全图呈览。吴淞工费。亦可照例核确。此皆宪台为百世民生起见。用敢敷陈。伏乞采择。

再陈吴淞江应浚条议

张宸

再陈吴淞有不得不开之势。有万万当开之利。伏乞采择施行。以垂不朽事。窃惟事非关系最大。自古圣王。必不竭民力以从事。即从事矣。亦未必着之于经。今观禹贡曰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入者。入于海也。藉使三江之内。有不入于海。则震泽之底定未可知也。使震泽之水。一江二江可泄。则禹贡亦必曰一江。二江既入。不必言三江矣。言三江者。无一江之可已也。今既塞而乍开者。仅刘河耳。刘河者。古之娄江。三江之一也。其一自吴江长桥东北合庞山湖者为松江。自大姚分支。过淀山湖。东至嘉定青浦界。合上海黄渡浦。亦名吴淞江者。为东江。即今所议开之吴淞江也。然则吴淞一江。其上流为松江。其

下流为东江。是一江通而二江俱入海矣。譬如人焉。七窍之内。一窍通而余窍塞。水火二便之内。一便通而一便不通。其能不病乎。此其不得不开者一也。自明以前。吴淞江无代不通。元世特设都水利。以专理其事。自张士诚窃踞。日寻兵革。江塞而闸座亦废。故夏忠靖公弃而不浚。时虽专浚刘河。而犹必兼浚江白茆江顾会浦采陶灌盐铁口诸处。屈其势以入刘河。其费反过于浚吴淞。至海忠介公惩其弊。专浚吴淞。利几百年。试问吴淞未塞以前。吴下之土田民物如何。吴淞既塞之后。吴下之土田民物如何。故老犹有存者。可询而知也。特忠介公建功于久废之后。未暇置闸以障潮沙。故海水得入。而渐淀渐淤耳。假使如宋元之建闸焉。其去今日当不重费畴咨也。此其不得不开者二也。去年之水灾。亦既震惊矣。田庐之漂没。男妇之死徙。不可胜数矣。各宪吁请 朝廷之蠲折。动以巨万计。此巨万者。仅救目前。不能为 国家兴无穷之利。万一天时不讵。屡岁而见其为巨万者。逝波正未可量也。原其故。不过为三江不通。泄泻不及之故。使三江通而泄泻有时。 朝廷之巨万省矣。民之田庐男妇全矣。一方不至于震惊矣。天时水旱。安可预期。尧之水动以九年。汤之旱动以七年。惟预为之备。乃可以无恐。此其不可不开者三也。至开浚吴淞江之利。前人已屡言之。而莫要于忠介公开则六府同其利。塞则六府同其害之二语。即就目前而论。海邑自二十五保至二十三保至二十七保二十九保三十保。沿江一带。田之弃而不耕者。一望黄茅白草。即可耕之地。亦俱折粮下乡。上海止十五保。而因吴淞江塞以使之抛荒者。且有五保。若开浚之后。涝有所泄。旱有所蓄。五保皆膏腴矣。今涨江之升科者。为数无几。亦皆下乡折粮也。开而后沿江百里。变荒田为熟田。变下田为上田。变折粮为上粮者。不知凡几也。其利也。岂独一乡一邑哉。

议浚吴淞江书

常州通判张世友

谨按浙西诸郡。惟苏松最居下流。以杭嘉湖宣歙诸路之水。潴为太湖。溢流灌溉于苏松常三郡各属之中。治之则其利甚大。不治则害亦如之。太湖之水。三江受之。三江之水。大海受之。其东北由刘河入海者。娄江也。东南由黄浦入海者。虽非东江故迹。亦今之东江也。吴淞一江。独当其中。经昆山嘉定青浦上海四县界入海。乃太湖之正脉。有一不通。终非善治。此今日之水利。固宜清三江之原。治三江之委。并分理三江之腹。乃为得也。自宋及元明数百年来。言水利者。治迹具详。然考明代所言。已与宋元异。而今日又与明代异。时异势殊。即数十年中情形屡易。有未可执故籍以求之者。兹勘得三江之中。又各有情形。源分派别。东江虽久堙。而其源固在。即太湖下流之牛茅墩浪打穿唐家湖等处是也。自唐家湖入运河。合浙西诸水。归白蚬江急水港入淀湖。经

三泖。横亘百余里。散流于元和青浦娄县各荡溇塘浦之中。散而无统。其中间故道。非如松娄二江。有经流之可指。然至黄浦出海之处。则归并于一途。其水势浩瀚。不但远胜娄江。亦大于松江数倍。是东江虽无专一之故道。而同流共贯之黄浦。又实为松江所藉以为泻泄之大助也。娄江自鱼口入。绕苏郡城。合胥口铜坑入运之水。经致和塘。至太仓镇洋之刘河入海。首尾身段。井然不乱。加以西北昆阳诸河青洋下界各浦之水。从旁注之。故刘河泄泻。可与黄浦同功。惟吴淞一江。受源于大小吴家南仁诸港。出运河汇入庞山湖。出大斜口。与瓜泾港东下之水会。再东与宝带桥东下之水会。经吴江元和昆山青浦嘉定等邑。至上海归于黄浦。其两岸分泄旁注之浦港湖荡。联络贯注。视娄江入海之路。迂而且远。然源远流长。能容东江之滢洄。受娄江之挹注。包容停蓄。灌溉利济。较东娄二江。实广且溥。江震沿河各港。半多淤浅。长桥石堤。洞窠多湮。庞山一湖。半成滩涨。居民种植茭草芦苇。以致河港浅隘。来细源微。又其中为青洋江下界浦等处掣其水以入刘河。其势益弱。而入海通潮之处。潮水浑浊。来则汹涌。其势莫御。去则迟缓。其泥易淀。江水既弱。不能敌其汹涌。而涤其浑浊。故江身半多浮涨。江面日渐浅狭。自顺治九年至今。吴松刘河等处。发帑开浚者。已十数次。详请修治者。不啻数十次。是我朝开浚之功。视历代倍勤。故水患较历代亦甚少。然数十年来。苏松各属。究不免有泛滥之忧者。其弊在民贪小利而昧远计。官多偏治而闇情形。东升西涨。苟利一身。补偏救敝。只利一邑。或治在尾闾而遗其腹心。或治在承接而不究源头。究未能自始至终通身勤治也。今奉檄勘查。首起震邑之一十八港。江邑之一十七桥。次及鱼胥口铜坑等口。从港达桥。从口达运。脉络分明。则三江之源头承接已清。由此而庞山薛淀三泖等湖。逐县查勘。逐段详审。直至浦海归宿之区。自原及委。逐次注明。其余干河支港。尚未及逐勘者。缘吴松一江。视娄江东江倍难。娄江虽尾段淤浅。然首尾直捷。治之事半而功倍。吴松江现多淤涨。首尾迂回。治之功倍而效賒。东江但治其源。而委固已清。吴松新疏其源。必欲兼疏其腹。今查吴松江。自青邑之泗江口起中界嘉邑。东至上邑新口止。两岸浮涨。较昔日之江面。已淤塞过半。及今不治。虽首尾皆通。必有腹心之患。故勘估之功较多。诚使开浚深阔。则江流之正脉已旺。虽有旁泄之水。而经纬各分。不致杀江流之势矣。娄江惟刘河一带。自镇邑之新造桥起至陆渡桥外止。淤浅太甚。以全角言之。则吴松江为重。以今日之情形言之。则又以刘河为急。此因时制宜之道也。至支干浦溇。并宜一体兼治。干河者即三江之四支。而支港者又三港之血脉。贯串于四支百骸之中者也。但一时并治。俱请国帑。限日既难毕工。过时又恐阻碍。

酌剂先后缓急。纲举目张之法。其道有三。一请帑以浚三江之正河。俾通身深

阔。来水足以容。去水足以泄。而不致有冲突旁溢之患。一按县计图。以浚三江两岸之干河。令各县自为查勘详请。以资四境之灌溉。一每岁轮修支港。必深必通。俾高下田畴。旱涝有潴泄之处。请帑者。令该地方官承修。而以本府州厅董责之。则呼应灵而督理专。庶大工易就。按图计亩者。令该邑绅士集议。公举领办。以地方官督治之。则人情习而公私不扰。每岁轮修者。各图业自行修浚。地方官酌定章程。以五岁为率。每岁仅浚一方。四岁而四境之支港皆通。五岁一治干河。并令各图查报江湖水口之浮涨。删除侵碍水面之茭芦。查拔拦江蔽口之鱼簖。如此不懈。则五年之后。人皆知其利而自行之。将不俟官司之督率。而水利益溥矣。抑再有请者。各属内外城市之河。多系松娄二水漾绕贯穿其中。或农佃出入。或商船往来。与干河同资利济。今外塹则驳岸崩坍。渐致侵逼城垣。内塹则居民日占。任意填塞。处处皆然。实皆有碍水利。以最有关系之所。每易为不经意之事。大率类此。至建筑坝一项。现在有有坝之处。悉皆扼要。昔人布置。已属精详。此外毋庸更置。唯上海之。历年已久。两岸因行修固。估有工料。另具清折。第使江湖原委。开浚有法。遵行勿懈。即此已成大利。而闸座犹可缓也。

论吴淞江

钱中谐

明初夏尚书之治水浙西也。用元人周文英之议。舍吴淞事刘家河。首开昆山夏驾浦。掣吴淞北达刘家河。复挑嘉定县之顾浦。引吴淞北贯吴塘。自刘家河入海。是时吴淞江尚阔一百五十丈也。夫刘河之浚。一时不为无利。自白茆渐塞。全河之水。以一刘河泄之。似未为安。至隆庆间。巡抚海公则专治吴淞。数十年间。虽有小灾。不为大害。所谓择善而行。巧于师古者。其时吴淞旧迹。自王渡起至宋家港口。长一万一千五百七十一丈。阔二十余丈。议减半开河面一十五丈。底阔七丈五六尺。计工食六万余两。夫夏公之时。吴淞阔一百五十丈。至隆庆间。而旧迹止存三十丈者。因水分道于刘家河而递减也。严衍曰。此江开于五六十年之前则难。开于今日则易。往者波涛湍悍。势如奔马。驾舟而渡者。时常覆溺。斯时欲筑坝辟水。费不下数千金。而开浚非二十余万。未易毕工也。今则汹涌俱成平地。中间仅存一。如欲开浚。则筑坝辟水之费。可省大半。较之洪流湏洞。全藉桔槔之力。非用数万人。一月之功。不能使通江之水尽去。而施畚鍤者也。倘此月之中。陡值霪潦。则旋辟旋满。又不知其费力多少。而水乃可尽。是浚凿之方未施。而民力先疲。财用先竭矣。故曰此江议开于五六十年之前则难。然在今日。江身等于平地。而欲开平地为深江。则其功力奚啻十倍于前。而云今日反易何也。尝叩诸耆老。言兹江湮塞以后。太湖之水壅绝不下。濒河诸邑。固并受害。而江边之田。亦乏灌溉。既欲开江。

则可西泻湖水。东苏民困。不必复旧时之大观。或十丈。或七八丈。苟能永久通水。自足以泄湖水而注之海。灌枯田而滋其膏矣。抑更有说。浊潮不上。清水日下。则江底日深。江岸日蚀。安知今日之所谓十丈七八丈者。不渐为异日之二十丈三十丈乎。此小借民力。全用水力。日夕而成川也。衍之言正与海忠介之取深不取阔者同一意也。又言清水不下。皆繇吴江长桥之壅阏。湖水东泄之势不迅。故海潮日上湖水不下而江塞。如欲使浊潮不上。则非江尾设不可。所谓江尾者。非江之大尾阔盈十里者。指通海之处而言耳。古者吴淞水盛。春申君从江腰开一浦。南泄其水于三泖。人遂呼之为黄浦。此浦既开。江水随从浦中南行入泖。而东路之江遂塞。其塞处名宋家渡。今当于宋家渡设一。潮退则开。以泄西来之清流。潮至则闭。以遏东来之泥浊。则此江永无淤淀之虞。况此江自宋家渡以东。势尚浩瀚。无容开也。自黄渡以西。亦不识故。不必开也。惟黄渡之西。宋渡之东。湮塞要不过三十里耳。今止开十丈之广。为费约五万金。宽之以三年。乘农隙之时。而募贫民为佣。既不筑坝。又不戽水。晴则兴工。雨则歇作。从黄渡有水处为始。不取办于一时。不苟且于目前。务浚深一丈五尺而止。之设以两重。岸即筑廨宇。设官一人。夫五十人。以司启闭。而常年小浚。则责之两岸专利之豪民。则此江日广日深。而三吴水患庶几少息。此皆衍访求故老。熟悉水利之言。凿然可行者也。而曹允儒之论黄浦。则以为淀山湖水注为赵屯大盈顾会崧子盘龙五浦。而入于淞江。三泖则注为各塘泾港数百余。而入于黄浦。自范蠡围田东江渐塞后。春申君迁就其间。始开黄浦。是浦实受太湖东南委输之水。及杭嘉湖分注之流。向也东江未塞。此等之水。自松江柘河港诸处东流入海。何其便也。东江既塞。黄浦虽浚。其水不东而北屈。与吴淞江会。吴淞通利。兹水尚为迂流。吴淞若塞。并入娄江。愈迂愈溢。害莫巨焉。昔人谓黄浦亦为乱流。良有以也。至于刘河。向为吴淞之子江。今娄江上接至和塘。塘上接鱼口。则刘河直承太湖之水。无藉吴淞。其刘家河之通利与否。与夏驾顾浦无大相关。是二者适所以为吴淞之累。建议当塞之。

今严曹二子之说。则吴淞水之开浚。不可不先也。而东之刘家河。东北之白茆港。以及七鸦许浦阳林。并诸通江海泾浦。亦宜渐次尽力。又未可专恃吴淞也。何则。夏公专治刘河。海公专治吴淞。皆救一时之急。而非百世之利也。故其功往往数十年而泯。今以吴淞为之纲。而以刘河白茆为之辅。则浙西有三大川。可无虑水之溢。以七鸦许浦阳林诸泾浦为之纬。则三大川又有分流。以广其趋下之路。亦可无虑三大川之壅。故开吴淞及宋渡者。宜行衍之法。即开刘河白茆者。亦宜仿衍之说。不必循旧时水面故。但使之深浚常通。则利在斯民矣。或者曰。夏海二公。以全力治河。当时布衣蔬食。循行度土。岂不为百世

计。而今皆湮塞如故。殆亦气运使然耳。愚以为禹之治河。千载安流。至战国而河患方始。由于秦人决水灌安邑也。今东南之水。不比黄河湍悍。迁徙不常。祸在豪民之占河为田。中流为梗。故迂回曲折而成壅塞耳。使顺其性而导之。更有常年疏浚之制。分地督理之官。安在其不通驶而归墟也。此与治河者功故相万也。

娄江水利考

沈德潜

禹贡震泽底定。由于三江既入。三江之名。班固桑钦郭璞诸人论说不一。而张守节史记正义。则曰苏州东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松江。后名吴淞江一江东南上七十里至白蚬湖。名东江。一江东北下二百余里入海。名娄江。唐仲初之说亦然。蔡氏注尚书宗之。其说是也。后白蚬湖一带。凡小漕大沥及通海诸港日就浅狭。而东江之身遂湮。惟淀湖支流。北注吴淞。从娄之刘家港入海。安亭青浦湖存一。逆趋夏驾浦。会娄之刘家港入海。此如假道出入。必以主者为归。而松江之水势。难与娄江敌也。则今之所重者在娄江矣。按娄江自苏郡城而东。过唯亭历昆山经太仓。环城南而东。渐达于海。其间最大者曰刘家港。亦名刘家河。俗云刘即娄。娄者刘也。此娄江入海口也。其它南入娄江者。为半泾为吴塘。吴塘入嘉定界。引吴淞江水入者为顾浦。南经娄江入吉泾通常熟者为横沥。西承巴城湖之水。经昆山而东入海者曰茜泾。曰七鸦浦。曰杨林。此水道纲领之可考者。余小者弗及详也。顾地濒于海。潮水往来。每挟泥沙而上。吴谚云。海水一潮。其泥一簪。日积月累。支港渐淤。水无所蓄。高仰之田。莫资灌溉。向之膏腴。尽成硗确。而一遇淫潦。泄泻无所。下洼水区。弥望渺漫。故昆山嘉定青浦华亭之间。有弃高田而不耕。与欲耕而田已入于水者。及今为水利计。宜以疏浚为亟亟矣。昔人论吴中水患之去。由开三十六浦于太仓常熟境界。浚下流以承上流。其策非不善也。然开于下流。则海潮亦互入于白茆七浦等塘。湖水之少。不敌海水之多。故仍不无壅塞之患。诚于湖口上流复多开河港以杀其怒。引河水以灌注于三十六浦之间。则湖水强而潮水弱。泥沙自不至于堆积。而又仿郑亶父子之议。如复冈门开门置闸设堰以备旱潦。润泽而变通之。未有不去害而就利者也。抑犹有说焉。东江松江。虽或仅存其名。或渐失其旧。然按图考稽。故道可得。为大吏者。条分缕析。循故道而开浚之。俾淀湖之水。从东泻而弗使北注。吴淞江之水。出安亭青浦达沪渎。而弗使逆行。则三江仍复其旧。而吴中永不受旱潦之灾矣。此千百世之利。而非可奏效于朝夕者也。

上魏中丞议浚刘河书

张作楠

查娄江为震泽迤北尾闾。横贯州境。若得疏通。不特旱潦无虞。农田利赖。即估舶往来。穷黎亦藉资生计。自淤塞以来。腴壤变为斥卤。又嘉庆二十四年。浚吴淞江而不及娄江。水益南注。北条重困。干河既塞。支港随之。现在镇属东境稻田。大半改种棉花。民力倍形拮据。是刘河之亟宜疏浚。不待再计决矣。卑职若遵饬勘估。自有上届成案可循。亦何敢重烦计议。惟是挑土计方。此就现淤之河身计也。而蓄水敌潮。俾永资畅泄。则必须计及来源。尤当计及去路。派夫分段。此就开挑之情形计也。而估计核销。俾功归实在。则必须筹及事先。尤当虑及事后。谨稽之水利诸书。证以现在形势。绘图贴说。条晰陈之。夫潮水挟沙而来。必得清水刷之。始不停积。娄江泄太湖之水。本不如黄浦吴淞之旺。其常镇一带运河。汇注苏城下者。既由常熟福山白茆各口分流入海。而娄江上口。仅资娄门外城濠一线。流入致和塘。经昆山城下东入太仓境。昆山城河狭而浅。水势一被壅遏。不能不从旁横泻。而入太仓境者。已减十之一。昆山迤东。虽合新洋江。然未开吴淞江时。尚可夺吴淞上游之水。自浚吴淞后。大溜南趋。不能复夺。则入太仓境者。又减十之二。且经州城下。又分注外濠。从朱泾东泄。所以现在杨家浜以上水面尚宽八九尺深四五尺。至范家港已仅宽六七尺深三尺。东自吴家坟港至六渡桥以下。则由浅而淤成平陆矣。今若仅照前届工段估计。恐来源力弱。不能刷沙。通者必将复塞。若兼挑娄门上口及昆山城濠。而经费有常。何敢妄议。按从前刘河故道。吴家坟至十八港仅三里许。后来改从老虎湾。历公塘袁家诸湾。濠洄缭绕。约二十余里。据绅耆称潮水冲击。故纡曲以杀其势。但水道既曲。则潮之逆流而上者。其势固缓。而清水之顺流而下者。其势亦缓。缓则沙停。停则河淤。况潮汐往来。每日不过一二时。海口又有闸座抵御。乃求一二时潮水缓来。不计及八九时清水之不能速去。咽喉一哽。上下皆病。易淤之故。实由于此。今若改归故道。不但清水建瓴而下。且仅挑三四里。较之二十余里工程经费。已先省数万。然又恐公塘湾一带民人以二十里不沾水利为言。故道内之久经占垦者。又以夺其世业而阻挠。种种齟齬。此上流情形之不得不议者也。且上有所纳。必下有所泄。方不阻梗。太仓东境海口一带。地形本高于腹内。自明季以来。口门突涨阴沙。现在舟抵崇明。不能对渡。必绕北数里。以避此沙。犹时有胶浅者。向无涨沙横亘。潮汐往来畅顺。泥沙随潮来去。势急而不停积。自有此沙。则潮来时势高性急。越沙直进口门。及其退也。势平性缓。泥沙重浊。得缓即沈。而上源清水。又不足以涤荡之。积久成淤。必然之势。吴梅祭酒欲用巨舰缆大海中。木犁铁齿。栲爬捞扫。随风潮上下。以刷此沙。顾海无可浚之理。潘季驯已凿凿言之。若阴沙上能容巨舰往来。又何须栲爬捞扫。书生之见。固难取效。第议者或以为宜于海口筑坝。拦截海潮。不使进口。不知海潮不得入。则清

水亦不得出。安常之时。农田固资灌溉。即雨水偶多。尚可从两旁横沥分泄。设遇盛涨。横沥不及泄。则长元昆新太镇嘉宝诸邑之水。汇于数丈之河。腹地不将成巨浸乎。或以为宜仿白前牧成。朱泾拓宽丈尺。下游改从迤北诸口入海。以避隐沙。尤事半功倍。不知兴修水利。原为利民。浚朱泾而废刘河。则沿刘河六十余里膏腴。皆成槁壤。其利安在。且水利既不之及。经费仍一体摊征。何以服其心乎。又或以为宜仿照吴祭酒之议。避其涨口。别凿东北一道入海。揆之形势。似为近理。然改水道。必穿城堡。犯落。置斗门。筑堤岸。祭酒已自称不敢轻议。则在当时必因窒碍难行而中止。今沿海沙滩。久经民人开垦。沟塍相错。几无隙地。骤夺其所有而改为水道。议清丈则讼牒先滋。议给价则费从何出。此下流情形之不得不议者也。

卑职又闻上届开浚刘河报销册。尚未奉准部覆。海口已经报淤。窃以疏浚河道。日久不能保其不淤。但据报册丈尺。宽十余丈。深一丈四五尺。纵海潮挟沙。何至未二三年。骤形淤塞。细访根由。则以所报丈尺。皆非实在之故。所以不能实在。则以一切开销俱取偿于经费之故。查刘河工程。向以太镇昆新嘉宝六州县通力合作。或勘估时彼此意见不同。或施工后役夫勤惰不一。或积土不遵离河四丈之率。堆置河干。一经霖雨。仍复下卸。或各段不能一律深通。一处稍高。全工受病。或因为期尚宽。意存懈怠。及期限既迫。措手不及。兼之中逢阴雨。不能施工。于是擢塘做岸。靡弊不为。督浚者恐干误工之咎。只得佯为迁就。凡此诸弊。皆能致淤。然果委任得人。不避嫌怨。尚可随时整饬。惟经费因土方而定。土方由丈尺而定。勘估之初。遵照历届原案。不能浮估。及借帑兴修。层层转发。领银则扣存司费。报销又扣存部费。实归工用。已不及十之六七。况驻工委员。公馆薪水之费。督催委员。往来夫马之费。各处书役。纸张饭食之费。皆取给于土方。是册报虽有此数。而实在不过五六成。以数丈之河吐纳潮汐。而开浚之时又减其四五。欲不即淤。势必不能然。以数万众萃于一处。必得官吏弹压。而添委一员。又少土方数十。再四筹之。竟无善术。况委员中洁己奉公者。未必优于才具。而圩地即乘间舞弊。丁胥即从中分肥。其稍有才干者。又以此为美差。往往朋比为奸。今以执事仁明。各员自必仰承德意。可无虑此。但如兴办刘河工程。卑职固不敢不正己率属。厘察弊端。然使卑职经管钱粮。即不能不扣存诸费。以应各需。是卑职先作弊也。以察弊之人。首先作弊。不能正己。安能正人。若常川诣工巡察。又恐多一次巡察。各段即多一次开销。而土方即多一次虚报。且明知工段偷减。而帑不实发。又何能责其工归实在。拟仿浚吴淞江成例。先估土方工料若干。核定需银多寡。六州县按田出银。分年收存官库。俟有成数。然后兴工。则民力似可稍纾。经费亦免扣减。然又恐未征者民力难齐。已征者州县挪用。此又筹于事先。不

得不议者也。至于善后事宜。如挑土时有离河之率。则浮土不卸入河中。启坝后有闭闸之法。则潮水不冲入闸内。鱼簖有禁。则水不兜湾。开垦有禁。则堤不下塌。而且闸夫捞夫备其人。铁帚铁篦备其法。果能实力奉行。河从何淤。第恐视为具文。即如浚吴淞江时。亦曾申明例禁。昨卑职到彼。见两岸斜坡。遍行栽种。则禁垦之例虚设矣。各湾兜沙俱未挑挖。则捞浅之例虚设矣。一事如此。诸事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应请于疏浚后明定章程。使经管员役人等有所遵循。而无可推诿。方足以专责成而收实效。至上届浚刘河后。曾经办理铁扫帚混江龙。嗣以无益。详请变价充公。并将捞夫撤退。伏念此等器具。为河工利器。岂用之云梯关外而利。用之刘河海口而独不利。实因彼时不能期办竣。及到工时。海口已不通舟。舟既不通。器无所用。又不敢骤言淤塞。故藉词详销。并非器不利也。又闻议者称海口一带。若仿徒阳运河岁挑之例。则可久不淤。卑职细度情形。海口一带。为海潮顶冲。又无闸座抵御。故最先淤。此处一梗。则上流泥沙停积。亦以次渐淤。若仿徒阳运河岁挑之法。计该处长不过六七里。每岁之淤。以每日积沙一钱许厚计之。亦不过深一二尺。分为六段。每段不过一里余。办理似易集事。然又恐经费无着。另须筹。一涉科派。厉民更甚。此又虑及事后。不得不议者也。卑职限于才识。阅历未深。不敢谬执成见。谨将现在情形。胪列如右。

开白茆议

陶贞一

伏奉 明旨。以江南财赋之区。欲大兴水利。为久远计。吾吴亿万生灵之幸。不佞虽生长兹土。实未能知其深。谨摭旧闻。参以輿人之诵。举其大要。以备采择。明万历中邑令耿侯橘谈水利最详。而首注意于白茆。其说谓东吴之水。莫大于太湖。嘉湖杭苏松常镇七府之水。咸以太湖为壑。太湖又以海为壑。而以三江为门户。书称三江既入。震泽底定是也。三江之迹既湮。耿侯直以白茆当其一。而谓太湖之定否。由白茆之通塞。固未为至论。要之东吴水区。则众水所由以入海之道。不可不讲也。统吴中言之。则如吴淞江刘河是已。若以敝邑言之。则吴淞江刘河等虽通利。犹为无补。何以言之。邑居苏常诸府下流。水自长洲无錫而下者。若蠡湖若官塘若阳城傀儡巴城等湖。皆会于本县之华荡及昆湖尚湖。而由白茆以入海。白茆塞。遇旱如涸辙。无所望救。其害犹止一隅。遇涝则东泄之路既绝。西来之水日滯。如去岁秋冬。阖邑之氓。拱手而无如何矣。则白茆所关。诚非细也。顾白茆自县东南门起至于海。长八十里而遥。原形阔狭不等。阔者至四十丈。自明以来。开浚数次。工费浩繁。或四府协开。或一府七州县协开。既开矣。远者十余年。近者三四年。渐以淤塞。然则是终归无益也。间与熟于水利者披图指画。而得其变通之术。白茆之北。有

通海之口。曰徐六泾。前此与内水不通。有田家坝以东拒潮。故其西支河。皆水深土沃。号为膏腴。康熙三十年间。田家坝决。浑潮阑入。河以是日淤。田以是日瘠。然而坝久不筑者。则以白茆既塞。东乡宣泄之路。转藉此也。而徐六泾之河日益大。今若浚白茆里河至北港口而止。导之北转。使同归于徐六泾以入海。其便利有三。白茆自北港口而下。已成石田。平地疏凿。费且数万。徐六泾现在通利。惟开北转一段。所费有限。一也。白茆纡回。浑潮停而淤。徐六泾异是。则功成而可久。二也。有如仍开白茆。须复筑坝。以蔽徐六泾之口。劳费更巨。今塞彼就此。而建巨闸以扼之。使浑潮不进。而以次疏浚内河。则复成沃产。水无旱涝之虞。三也。夫前之人所以经营白茆者。舍是水无所归也。苟得其所归。则虽大禹之。有不必循其旧者。顺水之性。因时制宜而已。此愚所谓变通之术也。至若越新县而西。则福山塘为大。南引众流。北通江海。此要津也。近亦且淤矣。其狭处曾不容舫。及其未塞也而治之。犹易为力。非旧县之急务乎。他如三丈浦奚浦等。皆民所资以灌溉者。昔耿侯以民力治之而有余。其成书具在。可仿而行之。不必以 诏书从事也。故不议。议其大且急者。

浚白茆记

蒋伊

江南之水。以海为归。我虞山旧有二十四浦。皆注江入海。以宣泄为功。若白茆塘。则江海交汇处也。自宋以前。二十四浦皆通。利害不系于一塘。故言水利家。不闻有及白茆者。迨诸浦并塞。而白茆与福山黄泗许浦称四大浦。考之前志。自宋嘉佑二年知苏州范仲淹始。熙二年转运副使姜铤再疏之。及元之季。张士诚据吴。起兵民十万。命吕珍浚治。长九十余里。广三十余丈。此白茆之一大浚也。明世役凡五举。永乐二年。则有夏尚书原吉。宏治七年。则有徐侍郎贯。嘉靖元年。则有李巡抚充嗣。隆庆三年。则有海巡抚瑞。万历六年。则有林御史应训。成绩彰彰足纪。而李充嗣以双庙至海口。势趋东北。江沙易壅。从主簿俞浪请。移就东南。凿新河三千五百余丈。入海较便。此白茆之一改浚也。然白茆之易淤。视吴淞刘河为尤甚。其故安在。或曰白茆高仰。导之使北。水反南下。宋臣郑宣之论则然。虞山以北。江多涨沙。虑潮汐泥沙之日侵于外也。或曰傍河之民。利河之淤。占为农业。故明臣汪浒尝浚之。耄倪泣卧堤上。向浒求免。仅凿三堰。去丛苇而止。虑告佃升科之日侵于内也。或曰塘口为横沙所梗。塘内为新田所碍。塘之左右。为横沥盐铁诸流所分。故明臣俞谏始议开之。终更难之。虑支河既多。水分力弱。不足以刷沙也。即建闸海壩。时其启闭。而海水嚙之。闸亦尽废。此明臣张博已事。不可不鉴也。开白茆者不甚难乎。虽然。白茆一塘。受苏常二郡之水。其自北而南也。由梁溪之

谢荡华荡。达于昆尚两湖。其自西而东也。由长洲之阳城相城。亦连于昆尚两湖。而郡城之元和塘。水皆北下。昆邑之巴城傀儡诸湖。水并东趋。非有干河为之宣泄。安有不泛滥者。凡锡虞长昆四邑交会地。如潭塘唐墅诸乡镇。水泛即滄。百里皆成巨浸。或田间积潦。经冬不枯。此白茆之不可不开。不待再计而决矣。况支塘东北。为娄虞之界。地皆高亢。白茆塞而水脉既绝。茅苇胶固。长为石田。其为患有不独在于水田者乎。康熙辛酉。巡抚慕公天颜。先于敬陈足国疏内。首论白茆之当浚。复于再陈水利疏内。将白茆孟河。详具道里。及土方工费。以请。于是 特旨褒嘉。金谋允协。而百年废坠。举于一日矣。今总其成而计之。自支塘管家泾。历闸口龙王庙。至海口大马桥。共长四十三里。得七千八百五十六丈。分为十段。常熟任其四。太仓任其二。无锡江阴长洲昆山各任其一。酌远近。分离易。而总其土方之多寡为率。此其分段之均平也。积土七万一千方。用夫九十九万四千工。又筑坝辟水二万工。支給正帑四万余两。每工四分。五日一给。而克扣侵欺之弊以清。又立听夫认方法。一夫以三十工为率。实用夫三万四千人。统摄易。稽察亦易。而拥挤旷惰之弊亦清。此其驭夫之尽善也。自二月初二日兴工。以四月二十九日竣事。其赴工者。率皆饥寒待赈之民。农事未兴。藉以餬口。东作将至。役夫并休。其寓赈于工。而工不妨农者。用意特至。此其程限之得宜也。至于勘丈画方。募工办料。量浅深。稽勤惰。察奸弊。恤役夫。自始迄终。皆粮守道刘少参鼎悉心经理。加意拊循。故赴役者踊跃恐后。此其任人之至当也。闻之吴中父老。言水利者。迄今颂夏尚书海巡抚之功不衰。然夏公之绩。特着于吴淞刘河两江。最后乃及白茆。故浚之不久即淤。海公之浚两江。其功更高于夏。独白茆一役。用法甚峻。相传赴工之人。有泣别其家人者。寻以引嫌去位。其工中辍。岂若今日之十年以内。吴淞刘河白茆孟河四大役。相继并举。而工费给自公帑。民闲不闻有庸调之烦。公帑多由措置。国家不致亏正供之额。其经画之详慎。裨益之宏多。正未可以岁月计哉。至于海口石闸。未竟厥功。浊潮渐积。捍之无具。此淀淤之端也。淘河刷沙之策。宜定于今。加修岁浚之方。有藉于后。昔有决陂塘以宣霖潦。激浊水以浸原田者。民歌之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美相成之有其人也。念宋明以来。从事白茆者。大役八举。而淤塞时闻。安可不为之早虑乎。所望于仁人君子。长计而善成之矣。

开白茆议

王应奎

辛未之夏。里人有奏记当事。请浚白茆者。泽农闻之。咸蹙额相告曰。果尔。则水患将至。吾侪其不粒矣。余讶而诘之曰。浚白茆正防水患也。奈何为是言。一叟出而告曰。君未浚白茆之害耳。浚白茆之害有三。请一一陈之。夏淫雨

。田虽下未遽没也。若浚白茆。则海潮内入。一遇淫雨。势亦汹涌。来迅去迟。停蓄内港。助雨之力。啮堤冲岸。遂成巨浸。厥害一。高乡濒海。田多斥卤。物不忌咸。故海潮灌稻。转滋生发。而低乡习于清水。稻沾咸味。苗辄损伤。白青腰。受病坐此。而浮沙渗入禾心。甚且有因而致萎者。若浚白茆。则海潮大上。直注低乡。违其土性。物心受损。如上所云。厥害二。濒海之处。介虫族生。螃蟹类蟹。两螯锐利。遇稻辄伤。若浚白茆。此物即随潮而上。延及水乡。千百为。恣其戕贼。厥害三也。余曰是则然矣。但东南之水。由白茆泄。埽于刘河吴淞。自宋以来。历经开浚。为吴中一大役。迨入本朝。大浚者三。小浚者四五。果尽有害而无利乎。曰此河于东南水利。前此未必无关也。今则浮沙日积。竟以丈计。即使开浚。依然昂于低处之田。邑志所谓内低外高。形如釜底者。洵不诬也。然则水纵泛溢。岂能泄泻。况白茆外口。不特浮沙为患也。并因近年有昭庆沙崩塌。横亘海中。高于内河数尺。口内可开。口外难浚。纵遇神禹。岂能为力。古今形势。然不同。若必胶柱鼓瑟。则不知变通之甚矣。况大浚白茆。必协同长洲元和无锡金匱江阴五县之民。如雍正五年旧制。今既外高于内。泄泻无由。即在本邑。亦且有害无利。彼五县之民。果何罪而裹粮提爨。露处宵征。赴此毫无干涉之大役哉。且夫大浚白茆。必动国帑。先是雍正五年之后。计发帑银六万一千余两。载在邑志。今则淤塞更甚。发帑亦必更多。国家府库纵及充盈。奈何委此数万金钱于无用之地哉。然则上耗国帑。下费民力。究归有害无利者。殆莫甚于此一役矣。余曰。以叟言之。则此河竟可不浚乎。曰是亦何可不浚也。若竟不浚。则转瞬遂成平陆。河旁二十里居民。舟楫无由通。田畴无由溉。是又不可无道以处之。夫白茆故道。在前明正嘉以前。阔至三十三丈。深至一丈五尺。亦以阔且深。则泄泻易也。今既不能泄泻。虽阔且深何益。莫若于白茆傍塘之田。每亩起夫。照陈确庵开江议。佃户出力。业户出工食。其阔以二丈至丈五尺而止。其深以四五尺至六七尺而止。但期可通舟楫。可资灌溉。则其工易集。而为费无多。至既浚之后。又当筑坝海口。外以捍浊潮。内以蓄清水。则三害可免。而淤泥不积。法孰有善于此者。余曰。然则入海之道。竟可废欤。曰邑中之水。在五十年前。所谓尾闾泄之者。全在白茆一河。自田家坝开后。入海之道。又有徐六泾矣。今则徐六泾日塞。潮汐几阻。而海水转入浒浦。其流渐深。按浒浦之在吾邑也。本为四大浦之一。与白茆等。今白茆既塞。即大开浒浦以当尾闾之泄。而并浚梅李以通入浦之道。是亦因时制宜之一法也。况今日之白茆。自岳庙以北。仅存小沟一。开浚殊为不易。而浦浒则海潮冲突。已有日广日深之势。其需人力也无多。至梅李一塘。自小虹桥至浒浦口。计程不及二十里。河流虽浅。开浚犹不甚难。但得分雍正五年帑银之一二。以为工费。则两河便可俱通。而邑中之水

。亦从是得厥所归矣。又何必舍易就难。而泥前此之成说哉。余又曰。假如浒浦通后。则海潮内入。与白茆正同。三害宁必有异乎。曰咸水介虫之害。诚不能免。而入而不出。反致水乡淹没之患。则可无虑也。权于两河之间。则利害固有轻重矣。余乃起而谢曰。有是哉。吾未之前闻也。请笔之于编。以备当事采择云。

书昭文东乡筑坝浚河议

陶贞一

吾邑起西际北而东。皆阻江海。南包两湖。高卑异形。旱涝分受。然而以常熟名者。资水利也。明万历中有贤令耿侯橘遍历川原。高高下下。修举无遗。厥功伟哉。今其遗书尚存。而百年来官民未尝措意。堤防日以坏。沟渠日以淤。吁几何其不为常荒也。雍正四年。割常熟之东为昭文县。吏兹邑者。慨焉求水利之说。而邑生朱斌条议以献。夫昭文水利之大。无过白茆。是上流诸水所由以入海之道也。当耿侯时仅淤浅耳。耿侯以为大戚。详着于书。今自北港口已下已成沙磧矣。由明至本朝。开浚已数次。工费甚巨。合郡县之力。费数万以治之。未久即淤且塞。此未易言也。白茆之北曰田家坝。其外为徐六泾。亦通海之口也。其内支河三四条。皆引湖流灌溉。故水深土沃。号为膏腴。康熙三十年间。田家坝决。浑潮阑入。久之徐六泾之河日益大。而支河日淤。北自周泾口径浦口梅里。而西南自潮泾口径马淩洋塘而西。又南自王禄沟以西。无不淤者。凡坏良田二三十万。是此一坝者。东乡民命之所关也。往年里民有周某者。倾资筑坝。三举而功不成。仰天愤呼。委身鲸波以殉之。匹夫之用心若此。故朱生之议。欲大举以复坝之旧。否则徙坝于其南潮泾口。为工较易。而滨海愚民。争言不便。自白茆塞。徐六泾之潮溢而南注。因藉以苟利目前。不思通白茆海口则难。而浚河身固易也。何恃于潮。昔耿侯论用潮之患曰。潮水灌田。不得已而用之。大旱。湖水竭而潮水盛。大涝。潮水低而河水高。不妨决坝以济一时。自非然者。利小而害大。何以明之。潮冲则岸易淤。厥害一。浮沙渗入禾心。禾必易枯。厥害二。湖水澄泥。农夫取拥田。田愈美。河愈深。潮沙日积而不可用。徒淤其河。厥害三。江口通流。盐船盗艘。扬帆出入。百姓日受其扰。厥害四。愚民不知筑坝浚河。取湖水无穷之利。而待命于潮。是舍利而就害也。此不易之论也。然则欲为民兴利。则必先于田功。欲治田。则必先于浚河。而欲浚河。则必先于筑坝。朱生议诚是矣。抑犹未尽者。白茆海口。以其难开易塞也。置之不议。又筑坝以断河流。上流诸水将安归。有策于此。浚白茆之半。导之北流。使同归于徐六泾。而当坝之址建设巨闸。移巡检于此。专司启闭。以拒浑潮而防海氛。次第分浚内河。大旱大涝。亦不烦决坝。则数世之利也。因势利导。于计为便。朱生试持是说以待之。冀后有耿侯

其人也。

论去白茆旧坝说

吴卓信

明万历中。邑令蓝阳耿公。辑吾邑水利全书。采古人之成法。酌当代之时宜。修水利者按册而稽。举其所行。则思过半矣。其言浚河之时。必于港口筑坝。浚毕而坝不决。则潮沙不入。按自来治河者。于海口皆主建闸。不闻筑坝。耿氏之说。殊骇庸听。不知实至论也。自宋至今。沿海之河。开浚不知凡几。未久皆为潮沙壅塞。可见置闸之无益矣。即如乾隆三十五年。白茆之役。粮道某公令拆除旧坝。不二年即淤塞。浑潮阑入支河。邑东诸乡。世受其累。人徒知往时开白茆之利。不解此举之何以为害。不知开白茆无害也。害在去其旧坝耳。此固吾邑之厄运。然不学无术。贻害地方。为民父母者。不得辞其咎也。

去刘河七浦新闸议

沈起元

刘河。娄江入海之口也。禹贡三江既入。震泽底定。震泽太湖也。湖受宣歙杭湖之水。而分泄于三江以入海。自东南分流。出白蚬入淀山。由小漕大沥而入海者。曰东江。自庞山经安亭青浦而入海者。曰吴淞江。自东北分流。从郡城而东。经昆山。抵州境。环城南而东。过嘉定入海者。曰娄江。迨后东江吴淞江湮塞不通。其水皆从刘河入海。于是三江之水。皆会于刘河。而刘河遂独为东南尾闾。通塞所关。不止在一州。而州之西南半壁。土田尤于是乎赖。河向宽二十余丈。元明海运道焉。高舸巨艘。连檣上下。今未百年。而河面之存者。仅五六丈。议者咸咎天妃宫之闸。束水势而缓潮汐。以致停淤。方恨未能去之。不意康熙五十四年。又有六渡桥之闸。而河道日以湮矣。天下建闸之处。大抵因上流高峻。水迅易竭。故建闸以时蓄泄。未有于平水而用闸者。吴地水平。故号平江路。自常而东。则又平矣。自苏而东。则又平矣。何事于闸。当事者但知闸之功妙于蓄泄。而不计平水之无所为蓄泄也。何也。地形本平。非有建瓴之势。当雨旸时若。则江水之出不忧竭。海潮之入不虑溢。若霖雨兼旬。则出者但取其迅速。水自出。无待于闸之泄。若弥月亢旱。则入者但求其滂沛。潮不至。闸亦无所蓄。求闸之用不得也。昔有平水而用闸者。则又有说。宋大夫郑亶为娄人。以精水利为名臣。其言曰。浦口大者。置闸以备蓄泄。其子乔上水利议。亦云浦口不置闸堰。赚入潮沙。遂致浦塞。范文正公有云。新导之浦。设闸以御海潮。使沙不得壅。是诸言闸堰者。皆为支河之通潮者言之。非为干河言之也。支河之潮可御。干河之潮亦可御乎。不以之御。将以之蓄。昔人方欲御潮于外。今反可蓄潮于内乎。明于闸之所用。即可知闸之所不用矣。故明州人张槩熟水利。其论闸堰也。曰吾太仓除刘河七浦海潮所不能壅遏

者。不必用闸。诚至论也。今请言新闻之害。今之海潮。既以河道隘而仅通细流。至六渡桥而去海已远。潮力已微。又束之以闸。则来者愈微。退时愈缓。水缓则沙停。沙停即淤。所以建闸之时。亦曾开浚。不数年而集舸不通。以致滨海田亩。庠救无从。膏腴之产。行化为石田槁壤。其害一也。且近岁但见旱之为患耳。万一大水为灾。河道既微。复梗其咽喉。以震泽西来东南列郡之水。将尽归刘河。而争出于丈余之水门。其势必泄泻不及。则泛滥漂没之患。吾州先受之。而一郡咸被焉。其害二也。且今尚存河道耳。闸不去则河必尽塞。计一日停沙一钱许厚。三岁则千钱之厚。可转眼而成平陆。夫娄江闭而江南水旱之患。尚何所底乎。若十年五年一浚。工费动以万计。或那国帑。或用民财。将公私交病。而旋浚旋塞。卒无成功。其害三也。自宋以来。吴中水利。首重娄江。元明向设淘河夫役。随潮之落。汰沙使出今不思淘之汰之。不思复河故形。而又束之以闸。天妃宫一闸之不己。又益之以新闸。噫。是何速求其湮耶。明张仪部采修州志。其言水利。有禁中流横截蟹簖。致泥沙淀一则。夫闸之束水而淀。不有万倍于簖者乎。闸以启闭。自建闸以来。原未尝一日启闭。亦可见断无事于启闭。而闸为虚设。以虚名而受实害。吾不知其何取也。尝闻之水滨居民。欲滩之西涨。横一木于西岸。则壁冲于东而西涨。欲东涨亦然。今闸两石堰。其为横木亦大矣。宜两岸滩涨骤为沟渠也。去之不宜急乎。其与六渡桥并建者。又有七浦之闸。七浦一名戚浦。在州东北。西承巴城湖之水。自盐铁下通杨林塘。至花浦口入海。州中北条大水。皆于是乎出。州之东北。半壁土田于是乎赖。新闻之害。与刘河正同。而七浦闸去海为近。潮大则阻于闸。而闸外之田。受其泛滥。潮小则阻于闸。而闸内之田无从庠救。自二闸建。而一州之水利将绝。士民皇皇求去者。数年于兹。而不得一大君子主持其事。今幸遇焉。所以求去之亟也。或者谓当日督抚大臣。议请行之。今何敢议去。夫事第论其利害与否耳。苟其有利。虽閻胥之故智不可弃也。苟其有害。先圣之成法。有不可行于今日者。今之去闸。于东南利害为大。于吾州为急。于国家举措。直细事耳。天下事创建难。革除犹易。夏忠靖之开吴淞。周文襄之开顾浦。功在生民。今以一入告之烦。而为地方世世之利。君子必不吝此也。或者曰。闸固宜去。如前之议建者何。夫前人之误。后人正宜救正。当议建之时。后患未形。无论督抚大臣不习水土者。不能计及。即居其土而非熟精水利者。不能预知。知之未能言。言之无征也。前人未见其害而为之。后人见其害而去之。前人固未为受过也。即受过矣。而惜一二人之受过。而不顾百姓世世之害。贤者所不忍。近之治病者。三五相结。一医误药。更一医至。宁坐视病者之死。而不肯更力易剂。曰恐形前人之短也。彼夫徇情瞻顾。视国计民生如楚越之不相关者。何以异是。苏明允曰。君子之为政。与其视百姓之

艰难。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患。古人为百姓且欲改上之令。何旧令尹之政而重改之。今幸得大贤在位。其爱民之心。本于实学。发于至诚。而又为 圣天子之所委任。不及此时而亟亟议去。更何时乎。谨议。

三江水利之通塞此为定论

浚吴淞江建闸议

张宸

吴淞江之应浚也。人人能言之。其全泄太湖之水。而首利三吴也。王文恪公海忠介公两言之。文恪公之言曰。太湖受苏浙万山之水。犹人之有腹。吴淞尽泄太湖之水。犹人之有尾闾。尾闾不通。则身腹俱受其病。忠介公之言曰。娄江东江。系是入海小道。惟吴淞江尽泄太湖诸水。通则六府同其惠。塞则六府均其害。然则吴淞江之宜通而不宜塞也。了然在目矣。惟是前代诸公。但能言其当浚。而不能求其不塞。夫浚之所以为利也。旋浚而旋塞。则利不永矣。以巨万计之工费。百余年不再举之大役。乃使旋疏旋塞。为利不永。将使后之人以疏浚为戒。而万世之禹迹湮。三吴之民命鱼矣。语曰。可大者可久。言必久而后能大。不久则不大也。其久之之道奈何。曰求其塞之之由。以使之无塞而已。查前代自禹贡以至宋初。未有言浚吴淞江者。不言浚则不塞可知也。自庆历年吴江建长桥以便挽道。初以木。继甃以石。于是上流始缓。海之浊潮得入江。而与水势争。有淤塞之患矣。闻诸故老。吴淞江未塞时。潮及于黄渡。今自黄渡以西。潮所不及之地为江如故。而自黄渡以东。潮所及处为沮淤。为平陆。无复有江形矣。此则浑潮塞江之一验也。潮之来也。浑入而清出。计一潮之淀。厚及一簪。一日两潮。厚几一钱。一岁三百六十日。厚三百六十钱。二尺余矣。以一丈五尺深之江。岁淀二尺。其能常有此江乎。此又浑潮塞江之一验也。明永乐二年。夏忠靖公相度三吴水利。谓太湖五百里。纳浙西杭嘉湖宣歙诸溪山之水。必由吴淞以出海。近因江之东口。浑潮淤塞。汇流涨满。以致淹没田禾。此又浑潮塞江之一验也。隆庆间。海忠介公抚吴。开浚吴淞。三十余年而旋塞。此又浑潮塞江之一验也。万历年间。苏松道许公开浚吴淞。不数年而即塞。议者又咎其堆土不远。致雨后泥淖入江。故不俟潮淀而递塞。然其开之也甚难。而塞之也甚易。亦可概见矣。人力尽。则数十年而塞。人力稍不尽。则数年而即塞。物力民命之谓何。而以通塞之权。听之不可测识之怒涛。此亦大有为之君子。所当盱衡而熟虑者矣。是故塞而不浚非计也。浚而复听其塞非计也。欲求不塞。而不明塞之之由。不可得也。明塞之之由。而不求不塞之方。亦不可得也。夫海潮之得以入江者。以江与浦通也。其道宜使江之水入于浦。不可使浦之水入于江。江入于浦。则江利而河水平。浦入于江。则江塞而湖水壅。此必然之势也。法在于建闸而已矣。元僧惟则松江观闸诗曰。吴淞江

水急如箭。昔有画图今见面。百川应命争见趋。东注海门如赴战。海波怒发驱潮头。战退吴淞水倒流。江潮一日两相。万古不决如仇。江水清兮潮水浊。江水不似潮水恶。恶潮推出海中洲。堆积江面如山邱。官忧水害难疏凿。横江四闸同时作。潮来下闸潮平开。闸内不通潮往来等语。于此见元之时。在长桥既建之后。江水日弱。海潮日强。有洧居之势。故置闸以遏之。终元之世。不闻疏凿之劳者。殆为此也。至明而承张士诚窃踞之后。乱日已久。江口已全塞。建闸处所。当不可问。而况闸乎。故夏忠靖公弃上海境全淤吴淞江四十余里。而浚江等处。以端入刘河。海忠介公虽专浚吴淞。因志在救时。无暇深维前制。以为永利。至于今日。复当全塞。以大君子之忧。万世之功。若有所俟而然者。不可不加之意也。似宜于江口宋家桥为始。迤西至沪渎以东置闸三座。设夫以守之。外一闸少启而多闭。内二闸以时启闭。内闸以通舟楫。故启闭不妨于频。外闸以遏潮水。非潮涸江涨。不轻启也。其必三闸者何也。江蓄数百里之力以趋海。势易冲突。恐一闸不任。故至于二。至于三。且轮番启闭。不直泻也。故古人于江滨濒海通潮处所。悉设官置闸。潮至则闭。闸外设撩浅之夫。时常爬梳积滞。置铁扫帚等船。随潮上下。以荡涤浮淤。所以常无水患也。今观震泽形势。状如仰盂。外高而内卑。但求内水之出。不求外水之入。此闸置而受浦之利。不受浦之害。虽百千年常通无塞可矣。况江势宽阔。风帆迅利。自湖入海之路。有闸以阡之。而意外之虞可免。一也。沿海盐徒。出没于浦。有闸以阡之。而私贩不便。二也。商艘停泊。无波涛震荡之患。无椎埋飘忽之虞。三也。江自江。浦自浦。使浦之势不分而浦常通。四也。西水盛。则冒闸以入于浦。西水衰。则渟蓄以潴于江。兼使泖淀诸水。日夜东行。即河之浅者可深。五也。五利既得。又当于吴淞江侧。浚芦浦一线。引江流以入上海城濠。凡濠之与浦通。如郎家桥陆家石桥薛家滨桂香桥等处皆塞之。濠受浑潮。岁浚岁淤。今已平陆。几于有城无池。海民无百年储蓄之家。城中无水泉灌濯之利。潮去潮来。形势使然。今使万山清流迤邐而来。以蓄此濠。自此有城有池。商船聚集濠下。民物阜而士风秀。金汤固而保障完。必自此始矣。六也。或曰既请正供以疏凿矣。又置闸焉。不滋费乎。曰无多也。夏忠靖公废吴淞下流。而浚江诸水以入刘河也。又兼浚上海之范家滨。常熟之白茆港。以由江入海也。费至十七余万。忠介公之专浚吴淞。费至七万六千有奇。然当是时应浚者。一万三千五百余丈。今止九千余丈。应浚原阔三十丈。当时止开十五丈。深一丈五尺。底阔七丈五尺。每江一丈。计土十七方半零。每方工银四钱三分六厘。一丈十七方半。为银七两六钱六分。今米贵物涌。价虽稍昂。然以赢补缩。比忠介公时稍益。亦不过十万金。而建闸诸费。悉在其内矣。去年一岁之荒。蠲灾至三十余万。损三分之一。而财赋重地。长无水旱之忧。谋国者当不

待再计而决也。至于堆土之远。当在临时严督委官。明立界限。离岸三十步。方可堆土。其堆也。宜广衍而为陇。不可高峻而为冈。高峻则经雨下泻。泥淖必复入江。广衍则因阜成田。版图庶无弃地。又当于离岸十步之地。因土以筑长堤。堤旁种植榆柳。初年以障浮土之下流。久后以防江水之泛溢。不惟骤塞之患除。而永利亦奏于此矣。再查地志。娄江即今之刘家河。其自长桥合庞山湖者为松江。自淀山湖经青浦嘉定东北流亦名吴淞江者。为东江。是东江者即吴淞江之委也。岂昔分而今合欤。浚吴淞则东江举矣。兼浚刘河。则三江举。而神禹之故道尽复矣。又能建闸设夫。以使之久而不塞。吾不知古之圣贤。饥溺由己。以利赖于天下后世者。其道若何。由今观之。此亦其最巨者也。惟执事择焉。幸甚。

建闸之说或以为得或以为失且海潮震动不能下板则有闸与无闸同以此说昔人多主之姑存备考

刘河建大闸记江南通志

黄与坚

太湖诸水。从苏松以入海。松之吴淞江。苏之刘家河。入海要道也。其患在潮与汐逆而上。淀积浑沙。日以淤塞。几十年间。必具浚之。而兴大工。役大众。不可以数举。于是当事者与其士大夫。思诸口受噎之处。如何而可以引清水。捍浊水。蓄泄之宜。如何而旱可以潴水。涝可以泻水。使岁岁无大恐。则惟是问。古之治水者。浚河置。尝先后行之。然有行之无甚效。因其不效而寝废者。以置乎内不置乎外也。以拒浊水之至。若置于内。而水道纡且折。其来急。其去缓。一日之间。潮将下而汐又至。是清水无出口荡涤之时。而沙土之停于内者。日有其再。此致塞之由也。宋三十六浦。至政和中。庆安福山仅存其二。范仲淹叶清臣开茜泾等浦。皆置。不久颓坏。至明时多设堰。皆属内地。为虚设。自古以来。数数然不能尽其道。卒无功以致废。康熙庚戌。大浚刘河。随度天妃宫地址。距海十一里。议建有三。虑庠薄不可久。乃一之。始辛亥六月。迄壬子三月。工以竣。于是州之父老过而叹曰。嘻。善矣哉。刘河有三大湾。曰相见。曰半径。曰公塘。水势皆洄漩纡折。濒海而遥。至天妃宫迫于海。其势弩矢直矣。于兹置也。有五利焉。潮上则闭。潮下则启。杨泾以南。得以乘水势。涤浮沙。一利也。淤泥不淀于内。使漕至盐铁。永无壅塞患。二利也。旱涝有所待。三利也。与海近。即有淤淀易淘浚。四利也。海●无民船往来。不烦启放。并筑月河于其。五利也。从此以往。严职守。时启闭。岁功以成。民获宁息。非苏同知师公佐。暨州萧公应聘。无以董若成。非布政使慕公天颜。无以兹议。贻利于数十世。非巡抚马公祐。无以咨諏入告。邀 朝廷浩荡恩。至于一之细。并加区画。后之人其尚念耒始之艰。饬而举之。共为永

利矣哉。长一十有六丈。阔五丈。水门三。中阔二丈有四尺。杀之。块阔二丈有八尺。墩杀之。四隅筑石实土以护。凡二十丈。其吴淞江大设于江口。宋家桥者。率相仿云。

今刘河亦塞矣固由司启闭者之难其人然正本清源终以沈起元平江大河不宜建闸之说为定论也但建闸宜外不宜内之说于支港有可用者故存之

开浚白茆修闸疏

江苏巡抚慕天颜

窃惟水利当图永远。岁修专重责成。江南泽国。财赋皆出于田亩。而小民耕凿所资。惟恃水利之蓄泄。往时治水名臣。如夏原吉周忱海瑞诸人。遗谟多可师法。而成至今无存者。皆由继之者不能遵循修理。堙于浮沙之渐积耳。康熙十年间。臣任江苏布政使。请将吴淞刘河开浚。经前抚臣马祐题准兴工。臣分董其役。不数月而工完。迄今十载。洋洋可观。近此两江州县旱潦无虞。即康熙十八年之大旱。十九年之大水。华娄上等县。未报灾伤。昆青等邑。灾亦甚少。康熙十九年间。臣将白茆孟渎疏请开浚。荷蒙 俞允。臣委苏松粮道副使督开白茆。苏常守道参议督开孟渎。两河之工。俱经报竣。咨部在案。康熙二十年七月至十月赤旱。滴雨不施。而河流洋溢。堪供桔槔。灌溉苏常等属十余州县。皆得秋收。而松属更不待言矣。此吴淞刘河白茆孟渎为苏松常镇之四大干河。咸荷 皇上轸念民艰。发帑疏浚。以利四郡民生之实效也。顾此河流。吞潮吐汐。全赖石闸以为消息盈虚。查吴淞所建一闸。因石底罅漏。臣于十五年间重修。今屹峙江口。可保百年。刘河所建一闸。臣亦加筑护塘。整葺闸座。现在工尚未竣。而估计已有成数。均未再费公帑也。至孟渎新建之闸。殫力经营。并孟河城关。俱行修筑坚固。总在河工闸工原估夫料数内节缩相济。亦不过浮。业经完工。成绩可恃矣。而白茆浚工既竣之后。正值农忙。旋届秋收冰冻。其闸工因旧增修。应待春和之日。仍当责令粮道一手告成。以期坚久。惟是支塘以西至新市十二里内原旧河身。比新开河稍觉狭浅。目前虽已通流。然必捞浚深广。方为永远。此酌用民力开挑。所当仍议邑稍为协济。于农隙时。亟为分段疏刷者也。江南水利。既已大兴。善后之图。不宜麻惰。其要在捞浅之勤工。修闸之时举耳。浑潮注入。必有浮沙淀积。日增一簣。岁积尺余矣。故捞浅之工宜勤也。波涛冲击。虽坚亦损。小隙易补。大漏难填矣。故修闸之举以时也。而责成之法。应专任苏松常道官。每岁秋冬之际。将此四河。躬行巡视。某段淤浅。某岸坍塌。某闸迸缝。某塘裂缺。实时估计疏筑。其应用人工。莫若多设闸夫。平日止司启闭。用工则助畚鍤。又于出口之处。预设浅船。以备捞沙之用。可以不劳民力。而闸夫工食。向议在存役食内节省充之。逐年尽裁。艰于设处。今以复给。自可酌议通融敷用。亦不烦另费公帑也。

至于修闸需用匠料。在司道府县官捐给。亦非难事。该道于岁终将所修所浚实工。造册呈明抚臣达部。若无坍淤。亦取地方官印结。以为考成。如或惰误。听抚臣以溺职纠参。则稽察严而功效不爽。并将支塘新市未竟河段。刻日补浚。务期深阔。则千百年之利益矣。

上陈中丞吴淞闸善后议

曹一士

窃惟三吴之水利。莫大于淞江。以其尽泄太湖之水。所谓塞则六府均其害。通则六府同其利者。前人言之详矣。今幸 圣明轸念东南。特发帑金。大加开浚。而贤公卿奉 命旬宣。与方面诸大寮体 国奉公。互相经理。诚千载一时也。虽然。弊有至小而害多。事有甚微而功巨者。吴淞江之有闸也。自宋始也。原建闸初意。以海潮之来。浑入而清出。计一潮之淀。厚及一簪。一日两潮。厚几一钱。一岁三百六十日。厚三百六十钱。二尺余矣。江之深止一丈五尺。岁淀二尺。其能常有此江乎。故闸之设。所以遏潮。而使沙不得以入江。法在少启而多闭。唯霖雨连绵。江水泛滥。则于潮退时暂起。以泄太湖之涨。可无淫涝之忧。其余非奉官命。不得轻启。昔范文正公守苏郡。议开吴淞江。即有沙因潮至。数年复塞。必设诸闸扃之。以御来潮之议。此立法之初意也。元僧维则松江观闸诗云。官忧水害难疏凿。横江四闸同时作。潮来下闸潮平开。闸内不通潮往来。观此可见元时置闸。不使潮通。故江患独少。迨张氏窃踞。闸坐圯坏。故夏忠靖弃而不浚。其后海忠介始浚吴淞。又未遑置闸。于是海沙得入。渐淀渐淤。假使如宋元之置闸。何至三十余年而即塞乎。 本朝康熙十一年。重加疏浚。建立闸座。迄今五十余年。视胜国时之通塞。功几倍之。然尚未全收闸座之利。则以有闸之与无闸等也。淞江之闸。与西北之闸大异。西北之闸。主蓄水以利舟楫。淞江之闸。主遏潮以拒泥沙。所用固已远矣。今自建闸以来。以遏沙之具。而为利楫之资。至使海中之潮日来。江中之沙日淤。闸之于江。曾无损益于其间者。则以有闸而不能不启。且不能不于潮至之候启之。是与建闸之初意适相反矣。虽有百闸。复何利于此江乎。然所谓不得不启之故有二焉。上海六百里内舳舻相接。俱须取道吴淞。以达江苏等处。若舍此而由浦泖。往返迂回。官民交病。是闸虽设而不得不启之势。一也。海潮退时。闸中落水迅疾。牵挽无从。必俟潮至。然后可徐徐拄篙以上。计一潮之来。大小舟以百数。皆乘潮便进闸。是闸虽设而不得不启于潮至之候者。二也。如是而沙安得不随潮以入江。江安得不积沙以日隘。虽有守闸之夫。撩浅之船。于舟过即行闭闸。亦不过沙之入者。稍薄于一簪耳。岂能使怒涛浊浪。不与吾江争此寸寸之积也哉。此其病于江者一也。且也官置夫以守闸。夫踞闸以索钱。一舟之过。少者十钱。多者数十钱。至夜尤倍之。而行旅之出入。几如过

关纳税之例矣。此其病于民者一也。然则欲常闭而不启。势既不能。欲频启而不闭。理又不可。求其江与民两利而无两病者。莫若择近江支流别为疏通。以便舟楫。而闸可以收障沙之全功。民亦得利涉自如。而无守候勒索之患。今之建闸。议移于旧闸少西金家湾地方。平地另筑。则土不松。而木石之力。固诚良策也。由金家湾而西。约一里许。江之南岸水口。旧名寺滨。由寺滨而东二里许。南达周泾。由周泾以达邑西门之城濠。约四里。其自周泾过洋泾以达邑北门之城濠。仅二里。昔邑令史公彩。于建闸后曾加浚治。可以方舟扬帆。商贾之往来。士民之出入。不由浦。不过闸。而发足城濠。昼夜无限。至便也。今岁久淤塞。而三十石之小舟。尚可因潮往返。则疏理亦易。况现奉 旨。凡属支河小港。灌溉田畴者。俱着开通。此滨即无关建闸。例亦应疏。况通县之要津。闸座之右臂。所关甚巨者乎。而所建闸座。置夫看守。惟冬夏漕艘往来。上司坐船临。特命启之。其余则否。如是而沙泥之得入于江者。亦仅矣。且此滨里数不多。工役易举。第在执事者一指挥而间闸座。奠不拔之基。邑民受无穷之惠。所谓事有甚微而功巨者。此也。周泾既开。则潮来闭闸。潮退启闸。于闸制诚善矣。独是周泾之利舟楫以达江者。以其与邑治城濠通也。今城濠之壅塞。抑且甚矣。由濠密迳黄浦。浑潮出入。且自北迄南。水口有四。曰洋泾。曰陆家石桥。曰郎家桥。曰薛家滨。浦潮至此四分。夫水性合并则迅。分流则缓。迅则刷沙。缓则停滞。必然之势也。又况两涯市屋。日侵月占。城濠之丈尺。视邑志所载。仅得其半。往年虽奉疏浚。而督工无专员。吏胥上下其手。苟且塞责。堆土近岸。曾不一二年。而濠之淤塞如故矣。今为吴淞江计。不可不建闸遏沙。欲建闸遏沙。不可不开周泾以通舟楫。欲通周泾。不可不浚城濠以达浦。而濠之深。务依旧载丈尺。悉撤侵占处所。委任干员。专责其成。毋使旋开旋壅。徒费物力。然又必合其口之分。蓄其流之散。而城内外之河道。庶可百年无淤矣。何谓合其口之分。如洋泾六家石桥郎家桥等处水口。尽行堵筑塞断。屋其上。以防偷掘。惟东南薛家滨水口。使之蜿蜒三四里以达城濠。既免直泄之患。而诸港并归一路。落水迅疾。泥沙不停塞。三而浚一。则事半而功倍。所谓合其口之分者此也。何谓蓄其流之散。查前朝盛时。向有薛家滨木闸。故址尚存。诚得依前建立。时启以通舟。时闭以蓄水。则城濠有所防潴。而不至遽涸。可以御盗。可以救灾。所谓蓄其流之散者此也。凡此非愚一人之臆见也。尝考张主事宸上慕公书。欲疏三渠以分江水之势。其一渠请由芦浦亦系吴淞南岸水口入肇嘉滨。周泾南至西门城濠即与此滨相接以达上海城濠。塞濠之通浦水口。如郎家桥陆家石桥桂香桥等处。而置闸于东南濠薛家滨以达浦。虽江口从入之处不同。然实即今所议由寺滨入周泾以达上海城濠之意也。是故浚城濠非以为江也。正深所以为江也。何则。城濠通而后周泾

可用。止薛家滨一口而后濠可常通也。伏惟贤执事高见卓识。防及未然。祈详加省览。次第施行。以为吴淞闸善后久远之计。岂独上海一邑之幸而已。或曰江防之田。不下数万顷。闭闸以遏潮。灌溉之利。得毋有时而涸乎。曰不涸也。太湖汇万山之水。滔滔东注。止藉娄淞两江以泄之。当娄淞塞时。每遇霪雨。吴中即有大水之患。所以浚江者虑其水之过多。非虑其水之或少也。倘有旱暵。必须启闸受潮。则一手足之力耳。又何灌溉之足云。或曰遏潮以拒沙。则周泾之入江者亦潮也。有潮即有沙。奚舍此而取彼。曰不然。择害莫若轻。择利莫若重。浦潮之与江接者其势直。其力强。其岸阔。浦之气概。若足以吞江而有之。而挟沙以入。故难当也。若寺滨周泾者。以浦较之。与沟浚等耳。即有微沙。所及有限。况迂回曲折六百里而后达江。其潮又已微矣。若尽塞诸口。使浦独由薛家滨入。则越十余里而始达于江。潮势益微。江水盛时。自足刷沙拒潮。而浦水且抑不得进。又何患焉。曰是固然矣。区区民力。既用之以浚江。又用之以浚支河。又用之以浚城濠。不亦惫乎。曰事有缓急。工有后先。非一概而施也。目下所急者。惟在周泾入江一道。最宜通利。且由洋泾以达城壕。不过四五里。为事易集。而大便于民。民无不额手望之。至城壕薛家滨之开浚。各口之堵筑。则姑休民力。以俟数年。惟定其规模。折奏请旨。庶后无因循废阁之患。此则当路诸君子所宜尽心者耳。曰闸座宜少启而多闭。则行旅往来。何不舍舟于闸之外。易舟于闸之内。如他省过坝之法。而奚事别浚支流为。曰是则利于江而不利于民者也。计自闸抵城。可四五里。行李之任负。风雨之泥泞。商民不胜其苦矣。展转就舟。又不胜其费矣。则曷不浚此四五里之支流。为一劳永逸之计。使江与民两利乎。惟是两涯或有围占。丈尺必宜深广。则非宪司援以成法。或至苟且卒事。今郡邑之长。皆贤且才。度必又有以此处矣。

元和水利议

沈德潜

从来言东南水利者。莫如范文正公仲淹上宰臣书。郑司农丞亶六失六得书。单进士鄂吴中水利书。其间或主得水利。或主去水害。主得水利者。即大禹沟洫之方。主去水害者。即大禹决排之法。此皆言全吴水利。而一邑之措置。不外此也。元和地势。上承具区。下注昆山太仓以入大海。浚涵停泓。盛于它邑。使蓄泄寡术。无以治水。即无以治田。兹仿古人遗意而变通之。先陈水患。次陈治法。有农田水利之责者。得以考镜焉。若太湖之原委。与三江考证之异同。应详载郡志中。无容备书也。

行水之法。上流宜疏。下流宜泄。太湖受宣歙杭湖诸山之水。而分入于三江。其出太湖各水口。顺流而东。渐次入于吴淞娄江黄浦白茆者。境中上流之水也

。其正东由吴淞入海。东北由娄江入海。东南由黄浦入海。又东北由白茆入江海交会之处者。境中下流之水也。上流宜疏。明侍郎徐贯。议开吴江县江尾茭芦之地。凿长桥水窦。导引太湖之水。散入吴淞江淀山湖二处。业已见之施行矣。下流宜泄。范文正夏忠靖周文襄诸公。或开茜泾下张七鸦盐铁等处。由刘家河直达于海。开白茆福山许浦。直达于江。历历有成效矣。而邑中水利不兴。一遇大水。巨浸稽天。有停蓄三五月而不得疏通者。及猝逢燥干。土田鞞确。无从引水灌溉。揆厥所由。一由上流下流等处。前人功绩。未能继续。疏泄既久。渐就湮淤。一由境内之水。纵横旁溢。而治水治田之法。无人焉条议而为之备。是以旱既苦旱。涝尤苦涝。而上田下田。钧蒙其害也。夫元和水势。旁通众渎。上流诸水。譬诸咽喉。下流诸水。譬诸尾闾。而境内诸水。则其腹也。咽喉不入。尾闾不泄。固足为生人之病。然使咽喉可入。尾闾可泄。而腹中饱满。不能承受以达之于下。其不同归于病者几何。则元和之水利。不可不急求矣。顾欲求其利。当先知其弊。约而言之。其弊有五。高乡之人。但期通水。而不知浚渠蓄水。所以常苦旱。低乡之人。但期泄水。而不知筑围障水。所以常苦潦。偷目前之安。忘他日之涸。一弊也。浦渎泾港。岁久不浚。旧岸之泥。霖雨荡涤。渐入于河。日积月累。河身填淤。不能容水。二弊也。河之四旁。杂植茭芦。茭芦既生。泥沙附之。可种菱芡。菱芡蔓衍。泥沙愈多。可种稻苗。有力者升科轻粮。传为世业。入之版籍。而不知河流日狭。駸成平田。淫雨暴涨。膏腴之壤。并为巨浸。以前所升之毫末。易所汨之巨万。以有力者之牟利。易万户之灾荒。三弊也。明末至今。中间常建开河之议矣。然知治水而不知治田。所以民之受益者寡。开河而不筑岸。则水终乱行。开河而不得蓄泄之宜。则水旱无备。加以吏胥侵渔。豪右梗议。金钱糜费。不旋踵而仍复壅遏。四弊也。古者治水治田。各有专司。唐宋以来。都水有监。营田有使。开江有卒。撩浅有夫。前明水利等官。巡按御史何永芳。奏请革除。自后屡兴屡废。既无专官。而为有司者。唯以簿书期会。可幸无过。鲜有以斯民疾苦之原。国家财赋之本。心经画。以故水政坏而官民俱不得其安。五弊也。积此五弊。而不为之所。尚得岁称丰稔。以供上上之赋乎哉。宋郑亶云。治田者本。决水者末。不治其本而决其末。苏州之田百。未易一二治也。条列四事。酌而行之。一曰筑圩裹田。二曰开治港浦。三曰修筑塘岸。四曰除去壅塞。古人云。圩者围也。内以围田。外以围水。低乡支河之水。容受众流。比田反高。若非设圩岸以围之。则弥望皆水。势不可田。范文正公云。低田赖圩岸。甚于都邑赖城池。乃笃论也。筑圩之法。略分三等。水中创立。无基而成者。必用木用石。方可奏功。此最难者也。平地筑基。虽无可凭借。然不费木石。积累自成。此最易者也。向有古岸。后渐倾颓者。止费修葺。不烦。此又易者也。其

间岸之高卑。更须相度地势。大抵极低之田。务筑极高之岸。其田之稍高者。岸自不妨稍卑。虽田有高卑。而岸能齐一。则无患矣。围岸之内。又须别立子岸。子岸者。围岸之辅也。其高下较围岸之半而过之。虑外围水浸易坏。故复作内围以固其堤防。两者层次束水。捍御既周。而又每处立圩长一人。越一二年。率逐圩之人修治之。将田治而水亦与之俱治。昔熙宁四年。苏州大水。独昆山陈顾陶湛晏数家之圩高大。了不为患。足有明征。此筑圩裹田。治下田之最急着也。

开河之法。循古人遗意。或五里七里而为纵浦。或七里十里而为横塘。塘浦阔者二十余丈。狭者十余丈。深者一二丈。浅者几及一丈。即开浚之土。筑为堤岸。塘浦日以阔深。堤岸日以高厚。其法先开支河。旁及支中之支。次及干河。旁及干中之支。虑奸伪售欺。则立信椿于水以试之。虑浅深不一。则行木鹅于水以齐之。如是数年。远近无不治之水。而河之势自高于江。江之势自高于海矣。他如松江近海高仰之处。凡江流潮汐可以引入者。或为纵浦。或为横塘。亦如下田之法。而深则过之。将旱可辟救。水可旁泻。此高下之所共为利赖者也。堤之当修者。如至和塘达昆山七十余里。塘之两岸。旧又有六塘四十四浦六十四泾。以接引湖泽。灭渡桥南塘。达吴江三十余里。吴江以上三十余里。元和塘达常熟几及百里。塘之两岸。旧皆多设塘浦泾港。一以承太湖之水。一以泄昆承阳城二湖之水。岁月既久。波流荡啮。日就废坏。塘浦泾港。亦多阨遏。宜筑土甃石。务完务坚。而又广为桥梁。酹其渠以出水。走其流以至江。俾向时规制。一朝顿复。利沟洫之宣泄。通行人之往来。莫便于此。至于除去壅塞。其向为河身而今为平陆者。则稽其故道量其浅深而开除之。其菱芦丛生。菱芡滋蔓。与夫横截鱼断。约束水势。致波流不行。潮沙渐积者。则严为禁止而疏涤之。不规取乎小利。不阻挠于权势。不委任于奸胥。二三年间。诸弊可除。河流自阔。河身自深也。凡境内之水。总宜加开除疏涤之功。而吴淞江一带。渔利者倍多。壅塞亦逾甚。相厥缓急。而次第施之。则无此患矣。顾天下事专任则易为力。兼及则难为功。今府州县正官职守烦重。佐贰事权又轻。宜仿宏治年间旧例。或设郎中一员。或设主事一员。专职水利。董率属官。晓谕乡民。务使濒河之田。以次修治。先治低洼。次及高区。果实心任事者。督抚勘验。上闻于朝。以凭超擢。则职守竞劝。民利不期自兴。此计之最上者也。否则乡里之大家。一方之有德望者。率先勤劳。倡导闾党。为堤防之事。行之一圩。则收一圩之利。行之数圩。则收数圩之利。闻风兴起。所在效法。不费国家金钱。而在民之浚。几同于在官之浚。此又事之经久可行者也。不然。人事不修。倏之天行。上下苟安。隕堕无已。其害可胜道哉。若夫上流之水。纵未能如单陂之议。建千桥于吴江。苏子瞻之议。尽徙吴江之民。以为他州

之利。然如长桥之七十二拱。凡填为平壤者。须急为疏通。而豪强侵占茭芦之地。宜尽加垦辟。使水行迅疾。其流及远也。下流之水。如吴淞刘家河白茆茜泾下张等处。前人所开凿者。宜循其故道。岁加浚深。而浑潮泥沙。不致倒入也。如是境内之水利修。上流下流亦受其益。上流下流之水利修。境内益蒙其利。水治而田无不治矣。至于城中水道。虽多湮塞。然桥梁石岸。古迹可稽。司民社者。按三横四直。干河支河。以通其血脉。人工较易。糜费较省。不必如治田治水。详加论列云。大河之滨岸易颓坏者不妨植茭芦以防卫之但不可概为借口此又当分别观之

常熟水利说

陶贞一

言吴中水利者。莫详于郑氏。洋洋数万言。而必以治田为本。夫为治田计。则范文正之论。谓修围浚河置闸。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斯已片言居要矣。赵霖之三说。曰开浦置闸筑圩。即范氏之论也。至耿侯水利书。详载开河法。筑岸法。建闸法。亦不出此。但其区处规画。至精至当。则以亲民之官。专治一邑之事。故能谳悉不遗如此。其后陈瑚开江议。又祖耿氏之说。成书具在。案册以求。凿凿可见施行。而非可标举一二以尽之也。今福山白茆虽濬治。而其它堤防日以坏。沟渠日以淤。不及今修治。则为患滋大。邑生朱玉铉与其弟斌。谭水利最悉。今杂采其说数条着之。

福山塘。自城至江三十里。常昭南境低乡之水。由白茆入海。取海道八十八里。不如由福山入江为近。白茆水路纡曲。海口尤甚。不如福山塘之直。况海潮味咸。禾苗所畏。江潮味差淡。诚能大开此港。导华荡昆尚两湖。及七星桥唐市戈庄华汇潭塘之水。俱由此入江。而修复范公闸。以为节宣。两邑之田。其永利乎。

耿侯著书。以水利用湖不用江为第一良法。此不易之论也。惟北境高区。不得不待济于江潮。目今浦之未塞者。若大小陈浦奚浦三丈浦。谓宜各建闸于浦口。而缩毂于港口。以为之节宣。仍徐疏其横河小港。以为上滨。则九区十一区十三区田庄鹿苑之旱可济矣。若黄泗浦新庄浦。各建闸于浦口。而缩毂于严港口。以为节宣。仍徐疏其横河小港。以为上滨。则十区八区庆安邵舍之旱可济矣。

潭塘八区。河荡丛杂。其水有自西北江阴县由尚湖来者。有自西无锡县由华荡来者。有自西南元和县由阳城湖来者。有自南昆山县由巴城湖来者。皆汇于潭塘。而以昆城湖为之腹。以二东门城濠为之咽喉。以福山港为尾闾。而以元和塘为兜肚襟带。须州塘石砌坚固。而于诸港泾门。俱设闸堰。阻住外水。则昆承湖所受。无过南面阳城施泽北出之水。又阳城湖岸皆高。北出之水有限。若

更疏治其咽喉。使皆由福山港泄之大江。特易事耳。今元和塘石岸倾圯。诸泾港堰闸不置。御水无术。如遇淫潦。横流泛滥。相与屯聚于新安黄泾之间。一城濠。反为福山塘倒灌之潮沙阻塞。其祸不止潭塘八区也。本县之水利。此为最大而易办者。

知浚河而不知建闸。是昧于蓄泄之道者也。知河道之宜闸。而不知田功。又恃坝堰塘岸为命。大抵高乡凡有枝河。虚处截为上滨。如徐塘沙堰。俱筑坝一层。官禄塘至筑坝三层。陈塘石塘杨木塘马市河等。皆两头坝断。宁甘跋水。禁不通行。彼视田禾之利溥。而通舟之利约也。此高乡之急务也。塘者。如盐铁梅李元和诸塘。为分界高低之大河。必须坚筑高阔大岸。使水不得泻并。低乡岸者。止就本处低田。高筑大围圩岸。以为之防。忆雍正四年大水。漂塘黄泾尤径诸处。俱水高于田二三尺。非不七浦贯其前。白茆浞其胁。而地处釜底。欲望越高乡而出诸海。难矣。故大则筑塘。其次筑岸。舍是无御水之术。如儒家滨香界泾。其低与诸处同。而是年独有收者。以儒家滨有谭氏圩岸。香界泾有殷氏圩岸故也。此低乡之急务也。若夫取土开筑之法。则耿侯之书。区画尽善矣。

郑氏之论。五里七里而为一纵浦。七里十里而为一横塘。因取其土以为堤岸。此即沟洫之遗法。变而通之。治田之上策也。其在吾邑低乡。千汉万港。即不须复用此法。止如耿侯之书。大筑围岸于外。而又于中开十字丁字月样弓样等河。以救腹里之旱涝足矣。

明杨循吉记云。永乐初。夏尚书治水。相度地势。于湖水交会之冲。虑水独从七浦入海。因作斜堰障之。分其流注于白茆。其后堰决。水遂改道。无流波以冲洗潮泥。而涨沙日甚。记之言如此。试思低洼之地方。苦积潦。更益之以横流。有利乎无利乎。其决而去之者。常熟所以自救也。乃反咎其改道无水刷沙乎。夫白茆之积沙。自是潮势使然。与斜堰之去何涉。则水屯注于唐墅儒家滨。去则水屯注于任阳李市。此地形之无可如何。惟有高筑围岸。多置闸口。以外拒而内泄。岁时修治。期于勿坏。如是而已。不此之务。而欲引低处之水。以刷高处之沙。而泄诸六七十里外之海口。书生不察形势之见也。

沪城水利考

褚华

志称黄浦受杭州嘉兴诸水。自秀州塘经华亭县界。又迤而东。以受南北两涯之水。迨至南广福寺。则折而北趋。以受东西两涯之水。所谓至元大德间。浦面阔尽一矢力者。今南黄浦水也。所谓建闸于。近上流势缓。沙积两湄。遂成沙涂。居民因蒔葭苇者。今傍城赴东北出口之水。古之范家滨也。自元明以前。江甚阔。故浦附江以入海。今吴淞置。而黄浦为巨浸。江且附浦以入海矣。夫

谈水利者。苏州一郡则专治江。松江一郡治浦而兼治江。若上海一邑。又必略江而专治浦。何也。观禹贡一书。九州岛之水。如黑水如河如洛如渭如济。无不言入海者。今则不然。长江之水。浩荡东之。若莫可遏。而三沙横当其冲。一击而返。更回入内地。故三吴诸港。反受潮汐之害。潮汐虽由于海。而江助之长也。海水味咸。迨日户煎熬不成。鹺利已归奉贤。斯为明验。昔之筑塘以御海者。患什之一。今之筑塘以御海者。并御三沙回入内地之水。则患什之九。在浦口入海处。既欲驱浦入海。势不能作坝以断浦。惟有于浦之两岸筑土塘以捍其奔突。疏汉港以消其涌而已。然为一邑计。宜统一邑傍浦之袤延。以筑土塘。计一邑傍浦之远近而疏汉港。而后弭患之策详。民之受惠者亦。数年来。浦东皆筑土塘。而汉港之堵塞者。十不存一二。居民贸然请之。而当事者竟瞶瞶而听之。曾不思此塘之筑。所以御水而使之不向浦东也。水能偃然复归于海乎。于是城中一遇朔望大信。西门一带。地最低洼。并有浮沈之戚。而大小南门两处。往来辐凑。亦水没至骭。而病涉于平陆。是移股肱之灾而为腹心之耗也。意惟举浦西圩岸。尽增之使高。而于通渠之水口两。亦障以土。自外至内。以渐而杀。约及二里许。则潮不为患矣。奔回磅礴之气。既遇阻隘。又行数百丈之外。其力便衰。虽张溢之时。稍有湮没。为患无几也。至若浦东堵塞之所。亦酌量开其十之四五。水口两。亦用此法。则浦水之泄泻。不专在浦西。而浦东亦不受其害。然浦滨街市。逼近浦水。筑塘颇难。法当去沿滩四五十步外。俟小信时。排以木椿。堆以新土。树以榉柳。如镇州夹洲制度。北距吴淞入浦处。南至土塘。透过数丈。水便不能迅入。继受落潮之水。水力既衰。即不泛溢。至舟船登岸。小艇可以入薛家滨。一半可以仍入套内。只须拆短木桥。通其往来。巨舶则驾木桥。坝土起剥。本无烦费。此治浦之中策也。

开肇嘉滨议

曹一士

窃惟上海去松百里。东濒黄浦。浦水贯城而西。名肇嘉滨。蜿蜒二十里。出浦汇塘。以达郡治。风雨无阻。波涛不惊。为上海第一要河。河支港甚多。灌溉田亩。公私均利。自明季涨淤。本朝虽经开浚。而奉行不力。旋开旋塞。田禾旱涝无备。邑人至郡。必由大浦。中流多覆溺之忧。暮夜有劫舟之患。兼以潮汛匪时不发。文武衙门。或有紧急公务。多取陆路。一遇霖雨。人马泥泞。进退维艰。公私交病。邑人望此河之通。不啻大旱之望云霓也。幸值制府洞照海隅。详加咨访。某掇拾刍蕘。谨条其事如左。其一曰河身方数宜明。肇滨志载长十八里。今以二十里为准。每里约该一百八十丈。共长三千六百丈。此定数也。据河面旧阔八丈。河底应阔五丈。今傍河涨滩甚多。狭处不过四五丈。水之深浅。亦各段不等。应委精细员役。同该图甲首。随地曲折丈量。自某段

至某。阔狭若干。深浅若干。逐一编号。登簿明白。然后酌定今所应开阔狭深浅之数。折算土方。土方既明。工费自有成规。不至欺罔破冒矣。其二曰河岸挑泥宜远。伏见康熙三十二年。同知李公经政详宪开浚。缘工役偷惰。置泥近岸。一经梅雨。立时冲塌。不越一载。滨即淤浅。今后宜令开河人夫。纠众凿通两岸高土。成一小路。以免自下升高之患。挑土务从此路运入老岸之内。虽有霖雨。不至冲塌。河内或有砖块瓦屑。宜饬甲首择一隙地堆贮。俟完工日。雇船载弃大浦。其三曰滨之上流宜疏。肇滨取道蒲汇塘入郡。今蒲塘虽可通舟。自新桥以南七宝以北数段。皆已淤浅。小汛候潮数日。牛挽始行。肇滨虽疏。仍难达郡。请踏视浅处。一体通浚。以清肇滨上流之壅。其四曰滨之来源宜导。肇滨自浦入口。贯城东西水关。城河乃滨之来路。先宜利导。况城内外河道。尤居民血脉所系。可资灌溉。可免火灾。所关甚巨。今城河久淤。潮水一落。涓滴无存。愚民贪于小利。筑架露台。展拓屋趾。日侵月削。水势不得不微。是肇滨虽导。而来源既阻。安能通流。惟一体浚复旧址。不惟行者获利。并使居者蒙恩。其五曰督工宜择能员。河工厘奸剔弊。皆在督工官一人之手。苟得精明廉干之员。不畏强御。不避劳勩。不徇情面。万年之利。不日可成。在明府公务鞅掌。岂能时刻躬。诚宜请于上宪。特委专员。以司董率。庶几权重法行。事专工核。并举里中绅士公平才干者数人。以佐下风。工房书役。尤宜慎选老成谨慎之员。不必拘于本房。总俟明府遴委。作奸窃食之徒。自无所施其技矣。其六曰立法宜规长久。黄浦浊沙。每日计添一簍。必得水流猛迅。泥沙不。始无淤塞。其道全在来口去口。并归一路。不使分泄。水势自然迅利。今浦日赤港。从肇嘉滨半腰相接。浊沙冲入。易致淤塞。前朝用堰坝断。为虑至周。今宜仍于旧址筑堰。以遏其冲。又大东门外内郎家桥。前邑令陈公用堰坝断。使肇滨之水。皆从小南门外薛家滨出浦。归并一路。水势迅利。城河日深。合邑漕舟。直达仓所。官民两便。后为奸民私行掘去。今仍请照旧筑堰。以蓄城濠内外水源。以上六条。皆目下开浚肇滨所宜切究者也。更有似缓实急。必当次第修举者。按前明万历年间。因肇滨蒲塘。屡浚屡淤。邑令刘公燝博采舆论。以为分流则势缓。势缓则沙积。乃于龙华地方特建一闸。司以游卒。月惟朔望两启。视时水旱蓄泄。其泗泾七宝诸水。单从蒲塘径走肇滨入浦。去来归于一路。水势极其迅疾。淤泥不积。河底日深。肇滨蒲塘两无淤塞之患。此真拔本塞源之上计也。邑太仆卿陈公所蕴碑记。载费银二千六百有奇。半出官帑。半出乐输。此闸既坏。两水交病。倘得酌量重建。则一劳永逸。为上海亿万年之乐利矣。至于详细利病。笔未能尽。俟举行之日。为明府一一陈之。谨议。

卷一百十四工政二十各省水利一

陕西水道图说会典

陕西省。以西安府为省会。西安府之南兴安府。其西南汉中府。其东南商州。其西北干州邠州凤翔府。其东北同州府。其北鄜州。同州府之北延安府。又北绥德州榆林府。黄河自鄂尔多斯左翼前旗南流入境。经榆林府。合黄甫川九股水屈野河葭芦河。又经绥德州。合无定河秀延河。又经延安府。合濯筋河丹阳水。又经同州府。合芝水金河洛河渭河。折东流入河南境。屈野河上源曰乌兰木伦河。自鄂尔多斯左翼中旗东南流。经榆林府边外。合哈楚尔河布喀河舒辉河入边。合秃尾河。入黄河。无定河上源曰额图浑河。自鄂尔多斯右翼前旗东流。经榆林府边外。合西拉乌苏河纳领河哈柳图河他克拉布河。入边合榆林河。又经绥德州。合怀宁河。入黄河。洛河出延安府。合周水河。东南流经鄜州。合华池河沮河。至同州府。合白石水幔全河。入黄河。渭河自甘肃东流入境。经凤翔府。合金陵河汧水斜水。又经干州。合雍水。又经西安府。合阳化河终南河沔水漓水径河灞水浚水化河。至同州府。入黄河。径河自甘肃南流入境。经邠州。合马连河黑水河三水河。至西安府。注渭河。马连河自甘肃南流入境。黑水河自甘肃东流入境。俱注泾河。汉水出汉中府蟠冢山。合沔水黄坝河褒水马扈河铁冶河潜水沙河子午河洋河。东流经兴安府。合渚河岚河越河黄羊河洵河吉水河。又东入湖北境。吉水河自湖北南流入境。至兴安府。注汉水。嘉陵江上源曰西汉水。自甘肃东流入境。经汉中府。合斜峪河八渡河。南流入四川境。斜峪河出汉中府。下邳水永宁河俱自甘肃东流入境会焉。合南流。注西汉水。东江出汉中府。南流入四川境。洛河出商州。东流入河南境。丹河滔河。亦出商州。丹河合河。滔河合色河。俱东流。入湖北境。东至山西河南界。西至甘肃界。南至四川界。东南至湖北界。北至鄂尔多斯左翼前旗中旗右翼前旗界。

陕甘资政录诸水总序

戴祖启

陕甘两省之水。据天下之上游。分支别派。奚啻万千。然总其大纲。惟三而已。一曰黄河。二曰东汉水。三曰西汉水。自河湟而东北。尽宁夏之北境。黄河之贯于甘肃者也。由府谷之北。南至于华阴。黄河之绕于陕西者也。自宁羌之蟠冢而东北。又东而南。穿汉兴之境。迄于湖广之郢西。此汉水之绕于陕西者也。由泰州蟠冢而西南。合白水为嘉陵江。又西南迄四川之广元。此西汉水之贯于陕甘之间者也。黄河自华阴合泾渭而东。越济而南。合淮泗而注于海。汉水由东南穿半楚。西汉水由西南穿全蜀。各注于江。又合江而同注于海。自晚周而后。江淮沟通。河济淆乱。天下之大水。莫不发源于陕甘。行千万里。跨

数省之地。及其下流。淮海之间。四渎几通为一。而天下之大利大害兴焉。此天下之大势。所谓陕甘据其上游者也。夫观水者万川宜知其同汇。异源宜总以同流。则可以约而尽矣。河兰之间。诸水皆入于漓。而漓则入于河。洮岷诸水皆入洮水。而洮水入河。西宁碾伯之水皆入湟水及造豊。而湟水浩豊皆入于河。固原中卫之水皆入高平川。榆靖怀远诸水皆入奢延水。神木诸水皆入屈野河。葭州诸水皆入秃尾河。清涧延川诸水皆入秀延河。延安数邑之水皆入濯筋河。而数水者皆入黄河。自安化而东南。径鄜延州郡之水。皆入于洛。自同耀至富平诸水皆入漆沮。自平凉以东。南合马莲河。径邠州醴泉泾阳高陵之水皆入于泾。而此三四大川者。皆入于河。自渭源县陇州以下皆入于汧。凤翔合郡之水皆入于雍。整鄂以东诸水皆入于沔于漓于滂于灞。新丰诸水皆入于潼于戏。而陇汧雍沔漓滂灞潼戏诸大川皆入于渭。而渭总入于河。华山之阳。商州雒南之水皆入于南洛。而洛水亦由豫而入于河。南山之南。经流为汉。其支流之大者。为涇水沮水褒水廉水湑水洋水木马河饶风河月河閿河洵河丹水甲水而皆入于汉。陇山之西。经流为西汉。支流之大者。为白水羌水故道水而皆入于西汉。由此言之。河也者。陕甘强半之水所归也。东西两汉者。陕甘小半之水所归也。两省之水非入于河。则入于东汉西汉。惟张掖河西流出塞。禹贡所谓弱水既西也。自余则断港绝潢。为一隅之利病。总之。以各郡县杂水利。而陕甘之水无余滴矣。观省志及府州县各志。其水皆续鳧截鹤。一川而割之数十州县。数十州县而迭见此一川。前既不见其所发。后亦不见其所归。盖其分疆绝界。势不得不然。此志乘之所以难稽也。其于山也亦然。然山之连亘数郡如祁连终南者绝少。水则略有源流。必更数县。寸寸截之。观者孰从而寻之。今则祖水经之法。综两省之水。自源彻流。各聚一篇。河则自积石以至于底柱。泾则自安化以至于高陵。渭则自渭源以至于同华。汉则自宁羌以至于郿西。嘉陵江则自秦州以至于广元。其它诸水。莫不皆然。此桑郦之遗法也。然水经及注。方说经流。忽转支派。正支未了。又入旁支。比归其源。目眩已久。今则经流先。各条贯成篇。正篇既终。然后按地势之先后。以次旁入之支。而先标之曰。入河之水若干。入渭之水若干。庶乎若网在纲。有条不紊。官于斯者。苟尽力乎沟洫。则斯书也。可以备参考焉。

泾渠志论

王太岳

谨按秦郑国汉白公宋丰利。及元之御史新渠。明之广惠。与今龙洞渠。泾阳新旧志。皆云名殊而实一。其说非也。郑渠东北行。合冶谷清谷浊谷及薄台石川诸水。径富平蒲城以达同州朝邑。史记所谓并北山东注洛。而徐广谓出冯翊怀德县者是。白渠东南行。循泾水。径高陵临潼。以注于渭。故汉书云尾入栎阳

是。此两渠所径。本不同矣。郑渠在唐时仅有故道可考。而宋代遂云不可复。今更无遗迹矣。白渠虽至今不废。然自宋熙宁大观间。凿中山。引泾水。东南与小郑渠会。下流二十余里。乃与白渠合。则是古今所通号为白渠者。乃在三限口以下。而其引水出中山口者。了非当时故迹。则白渠亦废久矣。宋渠北移白渠口上五十余步。元渠又移上丰利渠北二百余步。明渠又上御史渠北里余。皆承前代废迹而更张焉。非因之也。今之龙洞。虽仍广惠之旧。然昔本引泾入渠。今乃即山淪泉。昔以引泾为利。今更拒泾使不为害。制置既别。功用亦殊。安可混而同之。世之论者。不惟其是非利病是辨。而欲驱今就古以相傅会。太史公所谓无异以耳食者也。若夫穿渠之劳。可数而知矣。郑白之工。史不详其本末。然韩本谋罢秦。秦觉而至欲杀郑国。则是果足以罢之也。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皆言番系穿汾河渠。郑当时凿漕直渠。朔方亦作溉渠。作者各数万人。历二三期而功不就。费亦各以巨万数。白渠之工。诘下于此。宋之渠。以工大而罢者数矣。中间尝调发丁男万三千人。属孙冕督治。而不纪其成。其后丰利渠而成之。而工作已更三岁。元之御史渠。火焚水淬。凿石尺。直至金二两有半。积工十四万九千五百。然且三十余年而功未成。明之广惠渠。五县民更番供役。成之以十七年之久。而凿不甚阔。泥沙壅塞。虽成无用。是何用力多而成功少也。又况召匠贴役。系椿起堰。下至梢椿笆栈麻铁苦索。一切出之于民。民益萧然烦费矣。宋疑曰。造水堰。凡用梢椿万一千三百余。岁出于缘渠之民。夏潦堰坏。秋复率民葺之。数敛重困。无有止息。元史曰。奉元亢旱。五载失稔。人皆相食。流移疫死者十七八。今差夫又令就出用物。实不能办集。泾阳旧志曰。五县民八月治堰。九月毕工。截石伐木。掘泥挽土。入水置囤。下临不测。十月引水以达。来岁入秋始罢。已复作役。寒暑昼夜。不得少休。加以官府程督。条约禁限。琐屑尤甚。近年水脉艰涩。沾润益寡。民或上诉。愿弛其利。以免劬瘁。有司以故事恒规。不敢辄许。后志曰。自谷口入山。峭壁高岩。阴惨栗。绝少人居。宿顿无所。每夫分领一工。身入洞底。掇石爬泥。常须两三人在上。为之引縲转送。数人而食一工之食。岂能宿饱。五县相去或数十里或百余里。往返奔命。劳怨可知。嗟乎。穿渠本以利民也。而民之劳费至于如此。非以爱之。实以害之。朝廷本意亦岂如此乎。今之龙洞。则明之广惠故渠也。渠之水。则山下之散泉也。因其已成。不别事穿治矣。收其泛走。不更劳陂堰矣。于是决疏泥淤。完治堤岸。不过费县官钱数千计。而此数十泉者。固已冲灑浩衍。以毕输于渠。而流润于四县。以视昔人凿山堰水。力愈勤而谋愈拙者。岂特事半功倍而已。若乃役由私雇。而无调发期会之烦。官自购材。而无料率抑配之扰。役兴而人不知。岂非万祀之永赖者乎。然是泉也。项襄毅实尝凿而出之。而龙洞以南。众泉并列。则尤非旦夕之所可得

然而昔之人莫有为之计者何也。引泾之利熟于耳。而盘固于胸臆。虽有他便利至于倍蓰什伯。而莫与易焉。是故交臂而失之也。向使蚤知变计如今日。则将远引深闭。以拒泾而不暇。尚何穿山治堰。亟困其民而不已哉。是故古人之法。不善用之。或足以败。而善为理者。酌剂变通。虽其陈敝政。而常能因败以为功。虽然。今日之计。亦有当急者。曰谨视堤坝而已。堤之作。亦在项襄毅时。厚则七尺。崇止二尺。然更百数十年。而其功不坏。雍正时始增高二尺。亦数年无恙。乾隆二年。通判罗国楫请于台使。又增高五尺。未二年而泾水大至。堤竟毁。其后易知县唐秉刚继治之。以乾隆四年十月堤成。至八年六月又毁。是何也。堤崇二尺。至不高也。而七尺之径则已厚。其用但以障泉而不以捍泾。昔人比之布于地。水至则涌而过耳。后之增砌。至于九尺。而七尺之厚无所加。非独不加而已。层累之形。丰下而削上。比至其颠。纔有三尺。如是则形单地危。而其御大水也无力。而是水也。挟其暴盛之气。出于两崖之间。隘束急。无所发怒。适与堤遭。则嚙抉掀豷。以图一逞。不幸而授以尺寸之隙。则崩溃遂不可止。势固然也。是故治堤之法。苟欲崇之。则必厚之。不然者毋宁卑。卑而泾水入焉。虽足以淤渠。待其过而搜剔爬梳。一日夜之力耳。高而不厚。则水之涨发无常。虽更增之寻丈。犹未能使泾不入也。而崩溃之患。其费必巨。又需之岁月而后完。使百姓坐失数时之利。故曰毋宁卑也。此有司之所宜知也。诸坝之制。惟洞口为非宜。闻之故老。顺治间。金汉鼎实始为此。乾隆二年之坝。特因之耳。金之始为渠。犹觊觎引泾。既而知其不可引也。而见洞中之泉。亦足以会众泉。资灌溉。于是始虑浊泾之败泉。而置坝以拒其入。顾犹低徊顾恋。侥幸于泾之万一可引。而姑洞口之迹。以不没其旧。此惑者见也。夫洞口之凿。欲引泾也。然而常时则泾不受引。比其涨盛而浊污。乃足以败泉。然则洞口者。揖盗入室之计也。自顺治时至于今。又百余年矣。泾流去渠口又益下矣。渠泉之为利较然明矣。此其与泾诚有不两存之势。尚何洞口故迹之足哉。谓宜毁撤此坝。以巨石坚塞洞口。视其损敝而时葺之。使浊泾不得涓滴入。洞泉不得涓滴出。则坝之北尚有泉二三孔。可以益渠。以大其利。所谓拔本塞源。计无有急于此矣。若大小退水槽。两闸水磨桥。大王桥庙前沟渠右各坝。皆清浊之要限。出入之巨防。并须官自检察。不以寒暑辍按行。不以细小废赏罚。持久不懈。功利滋多。此日计不足月计有余之道也。

泾渠志后序

王太岳

沟洫废而后水利急。水利之为言。非古也。余观秦汉以来。言水利者。郑白渠最着。少时读司马迁班固所记。意甚伟之。已而见泾阳志。则二渠者坏废已久

。后有继作。劳费尤巨。至乃农民呼号陈诉。愿弃利以弛役而不得者。何也。比年吏关中。尝一再至中山下。行求郑白之故迹。而观宋元明所穿凿。则夫成毁之繇。工拙之效。诚不待考而知。县志所言。皆有验不妄。然后叹古今相传。耀于其名而不察其实。徒见其利而不知其害者。何多也。迂固所记。自郑国白公郑当时外。尚有河东守番系请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下。度可得五千顷。谷二百万石以上。天子发卒数万人作渠田。数岁河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偿种。久之河东渠田废。其后又有庄熊罴请穿洛溉重泉以东万余顷故鹵地。可令亩十石。于是为发卒万余人。穿渠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颓以绝。商颜东至山岭十余里。作之十余岁。渠颇通。犹未得其饶。由是观之。渠之难成。亦可知矣。两史具书其调发之众。兴作之久。言事者之无效。所以深致其意。以戒人之妄言兴利。何其婉而彰也。后之读史者。不能晓知古人著书之微旨。独好偏举一时之利。以相夸慕。于是郑白渠遂为喜事者之口实。而岂知天下之利。难成易毁。尚有出于史传之外者哉。曩者畿辅旱。部使者下令劝民穿井灌田。郡县官吏分出督视。往来趾错。吾乡胡氏独为大井甃者以十数。井值三万钱。既成。而灌利良沃。而他井皆穿土善崩。竟废无用。后皆督治之。而民以假贷穿井。前困久矣。及是相率乞免。乃止。夫井利人人知也。一乡之人非其知尽出胡氏下也。然而为之不成。则官事之与民事难易相百也。故为政者。举动不可不慎也。且夫利所在。虽立法禁限之。犹且不能止遏。若其熟视而莫肯趋者。苟非其土之所不宜。俗之所不习。则其力之所不胆焉耳。而上之人嗷嗷焉。朝下一令曰。力尔菑畚。莫下一令曰。勤尔蚕织。彼民者未见有丝发加益于吾事也。而徒见符檄之惊惶。招呼之促数。酒浆赠贿。日有百需。而百姓固已怨矣。若此者非徒不适于众情也。则又不度己力之所任。盖汉之时尝传循吏矣。农桑教化。其民亲之如父母。岂有他谬巧哉。恺悌出于性成。而经营之才。足以副之也。然亦幸其时去古不远。法令省约。讼狱稀少。吏得从容一意。以自亲于民。而周知其便利隐曲之事。又自丞尉以下。若曹掾书史驭吏亭长门干街卒游徼嗇夫。皆以儒生学士为之。行可以备察举。而才可以至公卿大夫。以之分务宣化。而无壅阂挠抑之患。是故上之诚意足以及民。而民之奉令。无不晓然明白。以悦从其上。夫是以教易行而事办治也。后世不然。官政纷于簿领。吏能疲于听讼。州县之吏既不能日与百姓相见。凡所举事。一以文具相承接。而所任使。乃不出乎经承隶皂与乡里保甲之长。类皆闾里小人。悍黠嗜利。顽谄无耻。日同官府点金。与其辈曹举手相庆。符纸一下。惊扰四起。如是而欲与之共民生之大计。则亦何泽之能究。何功之能集哉。是古之言清静宁一之治者曰。去其害人者而已。以为无害。斯所以利之也。又曰去其太甚。则虽祛害犹莫敢轻遽尔也。至于兴利。则曰利

不百不变法。非恶利也。诚以利在而害将随之也。抑又以为生民日用之事。而恃以官符之法。则亦鲜有不害者。故慎之也。利民之事。诚无若郑白大也。司马班氏之书。与千载之口相传者甚着也。然而故迹之日非。与继作者之劳费。世未有知之者也。崩隤接于前。而钻凿寻续于后。大役频兴而困黔首。既尽其力。又耗其财。何其忍而不德也。至于渠堰必不可固。泾水必不可引。而三原有妄男子者。方且诣阙上书。亟以凿铤儿鬻是请。向使其说果行。则亦不数年而又且议改矣。不务适水之宜。而亟移其地以事穿引。北山之石。庸可尽乎。今夫龙洞非瓠口之故区乎。其视郑国白渠为之难易。利之暂久。岂不较然易见乎。然必待之今日。而后农民得释其劳费之苦。而安于灌溉之乐。而不知昔之人。实尝亲出此泉于手足之下。而莫能专收其用。是何也。狃于秦汉引泾之旧而不思变计也。此徇名而不求实。见利而不计害者故也。嗟乎。尽心民事。而孳孳兴利去害之是急。此宜非贤豪者不能。然而不知清静无扰之理。以不审于利害之数。弊常与俗吏等。而况挟其喜功好名之心。轻以民力为尝试。矫伐一时莫就之功。而貽他日无已之累。若明之项襄毅。此其可以为戒者也。呜呼。余于泾渠利害。论之详矣。后之君子。可以考焉。

修理郑白渠石堤檄

陈宏谋

泾阳之龙洞渠。即秦时之郑渠。汉时之白渠也。当日原系将泾河浑流。引入渠内。由高而下。灌田甚多。迨后泾水激湍。河流日下。汉唐宋以及元明。遽于上流凿石引灌。明初渠口屡改。泾水不能仰注。水利渐微。成化间。始于王御史渠之上。从山根凿成一渠。深者百余尺。浅者五六十尺。历十有七年乃成。全仗沿山大小泉眼数十。从石缝喷涌而出。下注渠中。本朝于龙洞之后。筑堤截水。乃名曰龙洞渠。自此以后。不但田不能藉资泾水。并须处处防护泾水。不使入渠。方免冲塞。雍正乾隆年间。请动帑修筑石堤。挑浚渠身。无非防泾水入渠为患之计。自筑石堤以后。泾河水涨。仍有冲堤塞渠之患。危险堪虞。本部院亲临查勘。现在渠身。已非复郑白之旧。渠中一泓清水。与泾河浑流。仅隔一线。浑水一入渠中。清浊不敌。立见淤塞。为今之计。泾水不能引灌。毋庸计议。石岸之易于冲陷。首宜严防。现在石岸仅堪容足。有如筑墙堵水。高亦难免水漫。不但浑水有时内冲。渠中清水。尚且外渗入河。危险之形。宛然在目。倘此一线石堤。稍有疏失。源头阻塞。全渠即归无用。赵家桥之冲成深坑。亦将阻塞渠流。数千年之水利。相传至今。四州县之民田。久资灌溉。历年修筑。已费多金。前功尽弃。可惜可虑。查现在石岸外。尚有湾曲坦坡。又系乱石。形非陡立。势非顶冲。就势加筑。便可坚固。渠中泉眼。加以疏浚。渠身浅处。加以挑挖。则渠水尚可比前旺盛。点滴皆为民利。事关经久水利

。难任因循坐废。仰司官吏遴委熟练之员。会同西安府暨水利厅。逐节查勘。细加相度。将石岸单薄之处。加帮宽厚。卑矮之处。加高数层。渠水渗漏之处。细加堵塞。泉眼所在。加以疏通。渠身污浅之处。再加挑浚。帮筑之处。或用石条。或用碎石。或加土筑。挑浚之处。或用民力。或动岁修。赵家桥作何镶护。逐一估计。绘图贴说。确切定义通详。以凭核夺请修。此时估定请项。秋冬之间。正可兴修。庶免临汛危险。四州县民田。又得早资灌溉。均毋勿视。

汉中修渠说

严如煜

西北渠利。其为水田种稻。惟宁夏汉中。若秦之郑白渠。灌麦粟而已。今亦无存者。宁夏地极高寒。汉唐两渠所艺稻。洒种以利速成。收谷甚薄。汉中之渠。创之萧曹两相国。诸葛武侯宋吴武安王兄弟先后修治。法极精详。汉川周遭三百余里。渠田仅居其半。大渠三道。中渠十数道。小渠百余道。岁收稻常五六百万石。旱潦无所忧。古之有事中原者。常倚此为根本。屯数十万众。不事外求粮。其治渠之善。东南弗过也。尝讲求其故。一则在择水。稻田水宜清宜暖。浊不宜秋苗。冷则苗不长发而迟熟。汉中水汉江为大。然用之溉田者。则湑水水濂水乌龙江数水。皆注汉支河。汉流大而难用。支河小而易于堤防也。畿辅大河。桑干滹沱漳卫。发源山西塞外。至畿辅流已大。然各小河之委输大河者。支派繁多。凡山向阳者。水性不甚寒。泉脉从石隙出。其流必清。畿辅大山。阴面在山西塞外。本境为东南面。山皆迎日出。择其源旺脉清。得十数处。作渠数十道。可溉田数千亩顷。又沙河为沙中浸出之水。性亦不甚寒。淘出作渠。溉田甚可耐旱。汉中有南沙河响水子各渠。岁收稻不下十万石。其明验也。其一在择土。五方之土。黄壤白壤青黎黑坟赤埴。色各不同。性亦互异。种植各有所宜。种稻则宜涂泥。沿海沮洳。固多涂泥。顺津保河之间。地多泉脉。涂泥亦自不少。大约种稻之土。泥壤为上。泥多带沙者次之。泥沙相半者次之。黄壤带沙。沙细杂少泥亦可用。若纯是黄壤白壤青壤亮沙。则决不可用。宜稻之地。沃野亩六七石。次亩四五石。不宜稻之土。岁丰不过一二石。渠修而土不宜稻。徒费工本。不可不慎也。其一在修渠身。垦田之地低。作渠之地高。高则可由上灌下。渠身择土性稍坚者治之。渠身一道。盘纤常百里数十里。择引水之地。尤必求泄水之地。引水之地得而渠有头。泄水之地得而渠有尾。所引之水。或即还本河。或径归大河。在相地势。通盘预为筹定。而后兴工。如汉中湑濂各渠之水。有仍归湑濂。有径放汉江。要之所引之水。不可太迫。渠身往往行数里十数里。方始灌田。则可免灌沙冲筒之患。渠身宜广宜深。如溉田至五六万亩。则渠身须广三四丈。深一丈四五尺。进渠之水。常

有二三尺。方可敷用。渠堤即用挖出土筑之。必须坚筑。其堤当在溉田一面。分水筒口。就渠底穴堤砌之。无田一面。空之以收野潦助溉。筑时遇对面有潦沟。尤须加功。一在分筒口。渠所灌溉。有近渠身之田。有隔渠身半里数里之田。凡大渠一道。必分堰口数十道。灌田数百亩千亩数千亩不等。堰渠一道。又必分筒口十数道。灌田十数亩数十亩百亩不等。堰口宽长各有尺寸。启闭各有日期。计所进之水足灌其田。不至干涸而止。灌田足用。余水●之下游。下游又作水田。雨多之岁。亦可有收。故凡●水田。于大渠工作。不派夫费。不入常额。堰筒分水。有周官川浚沟洫遗意。但彼以沟洫之细。泄之川浚以为蓄。此则以正渠之大。泄之堰筒而蓄之田。额田有余。●之余田。而仍归之河。井然不可乱。孟子所谓经界之必先正者此也。一在修龙门。渠与溪河相接。引水进渠处为龙门。乃一渠之咽喉。不能迎水。则水不入渠。迎水而太当溜。则涨发时有决冲之患。故作龙门。必得借小阜石确硬土为要。旁吸河流。以辟正溜。门须狭于渠。譬之门为口。渠为颊。口之所入。颊大始能容之。门两●岸。用灰土坚筑。炼成一气。各包十丈为上。用砖砌四五进亦可。砌石为下。石缝过大。剥落易于浸水。如河流过大。龙门下数十丈百余丈。作减水坝。则堤身不至冲塌。龙门得法。为旱为潦。有水之利。无水之害矣。一在作拦河。龙门既用旁吸。则水非直入。必于正河截之。水方能以进渠。则拦河为要。南中拦坝。往往用石。石砌断河中流。而萧曹遗制不然。用木椿长四五丈。纵横植水中。磊以乱石。似近乎疏。不知南中土薄。挖数尺即见根。连根砌灰石可坚。西北土厚。挖至数丈不见根。砌以灰石。水遏不得过。搜根冲湍石下。则空而必倾。不如磊以乱石。截其流之大者入渠。而仍听石隙之水下流。则势不急而无搜根之患。此似疏而实密。常法之可久也。至水涸之时。需水孔亟。则用板用席。令其点水不滴可也。或作拦河之处。而有湍激之势。则必用木圈竹龙盛石。旋以巨椿。工费所不可惜者。凡此六事。皆汉中作渠溉田。行之数千年。而有利无害者。西北可以相通。仿而行之。利济无穷矣。

汉中水利说

严如煜

汉中山河大堰三道。拦乌龙江水作堰。乌龙江即让水也。头堰绕褒城城下至新集入汉。已久圯。第二堰由褒城之金华堰入南郑。经上汉卫高桥三皇川。激入汉川。环绕百余里。灌田八万余亩。第三堰在二堰下。五里至沙河下九真坝入汉。溉田二万余亩。相传为萧鄴侯曹平阳侯所创。考史汉高祖元年四月至汉中。七月即由故道出取三秦。是时曹平阳侯从征。而鄴侯于三秦既定。即以丞相镇抚关中。其在汉南。为时无几。兹往来堰上。查其堰身广六丈至三丈。深一丈七八尺。分水之堰。计数十处。大者亦广一丈有余。深至一丈。其由堰而灌

田者。每堰又各有小渠数十道。类古川浚沟洫之制。至用拦河纵横钉巨木椿。磊以乱石。不不密。拦河收水。入大渠灌田。由下而上。下坝水远。一日灌至六日。上坝水近。七日灌至十日。下坝用水。将上坝各堰口封闭。水涨之时。则由各激口泄水。蓄泄均有成法。又有纠合以司其总。堰长分管三坝。小甲各管小渠。冬春鸠工。起沙培堤。上下三坝。各分段落。一应堰工事宜。井井有条。数千年来循之则治。失之则乱。虽鄠侯元勋才大。恐亦仓卒不能定也。窃以商鞅废阡陌。汉中尚为楚地。至楚汉之际。犹有存者。酈侯因川浚沟洫之遗浚而为渠。故无事开凿之劳。而收灌溉之利。其后武侯武安。则又因酈侯之旧加以修治。汉中水利遂为东南堰渠所不能及。观此益叹先王立法之良也。

宝鸡县惠民渠记

乔光烈

功莫便于因利。事莫患于畏难。不知其利而不能。是为弃利。然知其利而不能。则畏事之难而因以堕其功。非令长所以为民计也。予初宰宝鸡。至邑之李村。见其中民田数百顷皆平壤。然傍无水泽。唯资雨于天。设岁旱干。即尽为赤土。种无获者。私计县北邻汧阳。汧水自北而南。行六十余里。东流入渭。汧性甘而肥。农人引以溉田。利尤溥。思渠引以泽李村之人。顾滨汧西岸。皆崇冈峭壁。土石杂袭。若障若扞。势不可得。予以为凿石穿土。沟而深焉。水当遂可引。因集掾吏父老计其事。咸曰是诚甚善。然明时凤翔守常议请为渠矣。终以费烦辄止。今诚欲为之。恐从事甚艰。而效且难必。予告之曰。计者事之本也。需者事之贼也。故为者常成。行者常至。且吾所以不惮勤勤而规此者。诚见役虽烦而利实多。苟必以难为畏。是议阻于明时者。功复废于今。将听此数百顷者而长为槁壤。岂予所以为民计哉。乃召工徒。期日勇穿之。日任工六十人。顾费无所出。则取俸钱给其佣值。李村人闻之。亦大喜曰。县大夫为我如是。相率供其饮食焉。始乾隆庚申仲春。讫壬戌之冬。凡三年而渠竟成。其所开石渠。高五尺广三尺。石既尽。属于土渠。计石渠为丈八百。土渠高五尺广六尺。计土渠为丈一千三百余。合凡二千一百余丈。汧水之流大入以达乎李村。所为数百顷者。既悉溉且润。其傍田虽甚旱无恐。先是。功且半。凿石将尽。有石如夏屋。高出而状圆。号龙一头。盖土俗所名。李村傍居人。谓其里风水所属。争前相挠。予不欲与强。假言龙得水则活。于汝尤益。且凿之而汧流南迅。汝得置水磨其间。因以致利。不愈善乎。其人皆喜诺曰。唯邑大夫命。乃凿其左方。中空空然。更右凿之。试灌以水。水盈而溢。如瀑布下垂。声潺潺响山谷。观者以为奇。既而功大竣。以告于府太守罗公。锡其名惠民。李村人与邑缙绅父老咸谓不可以无记。夫是渠之穿。议始前世。然以其难而卒罢。而幸成于今。予岂敢因是自以为功。顾唯决于始而勿怠于终。不以劳自

惜。而忘其艰且烦。以致民利。使岁不能灾。而耕者乐饱。则庶几予之所以为心。是役也。历时月凡三岁。任佣几数万人。而予所捐捧金。积算亦甚巨。其受事而往来董役者。益门司巡检徐廷杰。与有绩焉。因并书于石。

丹河难浚疏雍正十一年

署陕西巡抚史贻直

本年八月。准户部咨湖广督臣迈柱。奏请疏浚荆子关至龙驹寨一带河道。经廷议。交臣相度情形。乘此冬月之时。估工动帑。以垂久远之计。以纾挽运之劳。臣遵即檄委潼商道商州知州等。前往龙驹寨荆子关一带河道。相视地形。详观水势。勘丈滩口。估计工程。随据该道等绘图缮册。详覆前来。臣细加查核。只就见在河身平浅之时。量为疏浚。计用夫匠三十五万一千六百九十工。合动帑银一万八千三百九十三两。臣仰体 皇上利济民物之怀。建万世平成之绩。敢不悉心筹划。以为一劳永逸之图。但河道实有难于疏浚之处。敬为 皇上陈之。伏查秦省商州所属之龙驹寨。至河南之荆子关。中间一水。名曰丹河。西源秦岭。南汇浙川。夹乎两山之间。乘其上流之势。纡回曲折。经途有三百七十里之遥。湍激奔腾。滩流有一百八十处之险。无旁支以蓄泄。无他道以疏通。其最险者危峦陡削。巨石星罗。飞瀑狂澜。冲沙走砾。工匠无驻足之地。斧斤无铲凿之方。次险者。水溜稍平。而污沙壅塞。山根稍远。而乱石纵横。欲将淤沙挑挖。则河泓一线。无隙地可以容沙。欲将乱石搬移。则壁立两崖。无平原可以迭石。若聚沙于山脚。则怒涛一刷。沙仍壅滞于水中。若积石于河干。则高浪千层。石复漂流于滩底。况夏秋之间。豫陕两省农民。均藉丹水灌田。各处筑堰蓄流。涓滴不容渗漏。唯余中泓一线。挽运实难。至若积雨之后。山水骤发。田间各堰尽开。百谷奔流。顷刻水高丈许。此时冲断纤路。人力难施。徒步者尚裹足而不前。操舟者益望洋而惊阻。所以自古迄今。丹河之水。听其自然。设有挽运之事。惟当随时疏浚。从无永远通利之方。在督臣迈柱此奏。原为运道民生起见。意非不善。奈伊远在楚疆。未能洞悉其形势。臣身当职守。岂敢昧冒以经营。访之士人。参之舆论。皆曰天定。人力难施。臣何敢罔恤民劳。虚糜国帑。再查督臣迈柱所奏。原为挽输楚米起见。但臣前因楚米水陆挽运。均属艰难。曾经奏请停运。并请于豫省之河南府及陕州沿河各属。积穀二三十万石。以为陕省源源接济之用。业经奉 旨俞允。钦遵在案。是此后现有豫省积谷。可以就近挽输。不必再运楚省之粮。则疏浚此河。尤属可缓。伏祈 皇上俯准停止兴工。则民力不至徒劳。而国帑亦可节省矣。

汾渭通船并募水手疏陕西通志

鄂海

伏惟我 皇上轸念民依。筹划地方。至详且悉。向因山陕不通河道。间遇荒歉。挽运艰难。去岁 驾幸西安。路经晋豫。省方问俗之余。相度山川形势。以汾渭两河。直与黄河相通。而河南府居于各省之中。水路四达。截漕粮。积储备用。倘山陕需粮。即可修造船只。由黄挽运。若三门船不能上。亦可造船剥运。由汾渭以抵山陕。我 皇上圣明洞照。睿略渊深。凡有可以利民生。筹积贮。无不处置尽善。纤悉无遗。所以创万年经久之模。而不为一时权宜之计也。除遵 旨查勘三门情形。已经会疏题报外。臣考诸记载。渭河源流。绵长一千九百里。发源于临洮府渭源县之鸟鼠同穴山。不过山涧细流。直至凤翔府宝鸡县之到底地方。始成平川。自到底东流至华阴县之三河口。投入黄河。古所称秦川八百里者是也。向可通行船只。利济甚普。今皆湮废。但查咸阳以东。现在买卖煤米往来客船。而咸阳以西。船行绝少。恐有淤垫。臣仰体 皇上疏通河道。裨益商民之至意。自会勘三门回署。即前赴宝鸡。则由陆路。自宝鸡回省。则水陆间行。一路查勘。惟宝鸡之郿县一百四十余里。虽河面甚宽。水势亦不甚溜。但水落之时。重载难行。而郿县以东。河深水平。行走重船。并无阻塞。臣查渭河西至凤翔。东至潼关。由渭入黄。由黄入汾。则可抵山西之平阳。即或三门水溜。客商不敢冒险。而汾渭两河。可通船只者几二千里。然往来之行旅商贾。多舍水路而就陆路者。皆因陕西之船方头平底。无舵无篷。而水手又不善于操舟。顺流尚可日行五六十里。逆流则挽拽而上。止可日行二三十里。舟行迟滞。多费时日。不如陆路利便。所以舟行者甚少。臣思河路行走。必船只快利。水手熟练。商民便于往来。方能疏通河路。臣同督臣博济。当酌量捐资。于江南等省雇觅造船良工并熟练水手。量水性以造船。装舵置篷。使本地匠人土民学习演试。如果利便可行。令民船亦照式修造。倘陕西收歉。需用河南积储粮石之时。即可将商民船只雇觅挽运。并可不必另行造船。且汾渭之河路疏通。渐次或可通黄。俾商旅人民。均沾利泽。以仰慰 圣天子爱养元元之至意。

甘肃水道图说会典

甘肃省。以兰州府为省会。兰州府之南巩昌府。其东平凉府。其东北宁夏府。其西西宁府。其西北凉州府甘州府肃州。平凉府之东。庆阳府泾州。其西南秦州阶州。肃州之西。嘉峪关之外。安西州。其西北镇西府迪化州。黄河自青海东流入境。折东北流。经西宁府南。兰州府北。合乌兰河大夏河洮河大通河祖厉河。又经宁夏府。合清水河。又东北入鄂尔多斯右翼中旗境。洮河出巩昌府。东流合迭藏河。北流经兰州府。入于河。大通河自青海东流入境。经凉州府。又东南经西宁府。合湟河。入于河。祖厉河上源曰玉河。出巩昌府。西流经兰州府。合消河关川。入于河。渭河出兰州府。东南流经巩昌府。合漳河华川

水。又东经秦州。合苦水河籍水东亭河。又东入陕西境。泾河出平凉府。合横河。东流经泾州。合潘云涧汭水阳晋水盘口河马连河。又东入陕西境。西汉水出秦州。合长道河。东南流经巩昌府。东南及阶州。合黑峪江。又南入四川境。为嘉陵江。白水江自四川南流入境。经阶州。合白龙江清江毛沟河。又南亦入四川境。黑水河出泾州。东流入陕西境。沙河出凉州府。五水合北流。出长城。潴为鱼海。其东曰古浪河。亦北流出长城。潴为白海。其西曰水磨川。亦北流出长城。潴为昌宁湖。坤都伦河二源。东曰额济纳河。一曰山丹河。出甘州府。合黑水河。西流至肃州。合沙河。北流出长城。西源滔赖河。出肃州。西合清水江。北流出边会焉。曰坤都伦河。又北入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境。布隆吉河。一曰苏赖河。出安西州北流。其东北出一支津。潴为达巴逊泊。又北折而西。合党河。潴为哈拉泊。哈密河出镇西府之哈密厅。西南流。潴为南湖。呼图壁河。玛纳斯河。俱出迪化州。北流合而西。潴为苇湖。托克逊河出迪化州。南流入于沙。凡镇西府迪化州诸河。出天山南者俱南流。出天山北者俱北流。俱入于沙。色尔腾海。小色尔腾海。在安西州。图尔库尔泊。巴尔库尔泊罗布泊俱在镇西府东。东至陕西及四川界。东北至鄂尔多斯右翼中旗。阿拉善额济纳二旗。及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西南至青海。迤西为大戈壁。西北至科布多及伊犁。

上汪稼门方伯论渠工书

周锡溥

宁夏水利同知一缺。奉檄委锡溥兼署。并札询渠工利病各事宜。锡溥在职年久。颇能悉其本末。请得以书陈之。宁夏古朔方地。汉武逐白羊楼烦。创置此郡。开渠灌田。以至于今。所仰者河流一耳。有河然后有渠。有渠然后有田。有田然后民得以生。官吏得以治。向无河渠之利。则沙磧耳。泽耳。民逐飞走而役属贤屠耳。与郡西北之阿兰鄯。东南之鄂尔多斯。何以异哉。中外藩篱。相距无几。而此一州四县。独比于内地者。恃有此利也。郡属皆有渠。而同知所辖。惟夏朔平三邑。所以然者。灵中民自为渠。其利私。夏朔平三邑。同渠而灌。其利公。办之自民。则民私其田。办之自令。则令私其民。故巡道总理。而同知专办。其利病亦往往由此。请言其制。河水自青铜峡入宁朔县界。酺为四大渠。曰唐来。曰汉延。曰大清。曰惠农。唐渠长径三百余里。汉惠次之。清渠又次之。河水始入之地曰渠口。口随河势以为翕张。宜宽深。使迎而不啜。吞而不噎。犹食自口入。而后传于胃肾脊也。水入既畅。而设闸坝。即古所谓水门。而旁设退水闸。以杀其始入之暴。水小则闭。自是始入正闸。闸六空或二四空。水小全启。水大不全启。犹门堂设扉。而时其左右开阖也。渠口之下。正闸以上。置防以约水之入。曰迎水●。土音摆犹堤也亦曰内●。其偪近

迎水之处。而湍怒难制者。则筑垒以抗之。曰外●。左氏传云。我若受秦。秦则宾也。不受寇也。故内●之肃水若宾。而外●之扞水若寇。受与不受之异也。石工惟闸坝数处。渠口至正闸。疏浚工也。内外●。筑作工也。此近河要害之处。工大而重。正闸以下至稍渠之经流。铲淤滞。皆疏浚工。补缀堰身。皆筑作工。地势平衍。工小而轻。虽轻而多。外此支渠数百。经纬绣错。皆有旁闸。有堰。则其地受水之民自为。不在官修之数。虽然有厄于天。有厄于地。有厄于政。何谓厄于天。河流汛洑无常。有时水涸。入闸仅若绠縻。不足以资灌溉而民病。夏秋暴涨。漫口溃●。以及民田。公私劳敝。而民又病。是之谓厄于天。何谓厄于地。涇水一石。其泥数斗。以溉为粪也。郡河冲沙而行。随挑随壅。久即为患。又古有竹槌石罌木龙水匱等法。所以固堤。宁夏沙塞无土。根空不可着。其筑●也。束累万。寸寸结之。畝土其中。水浊沙浮。以浮裹浮。如然。水盛侵●如●。不固则漂去。此之谓厄于地。若夫厄于政者。又有三焉。查唐汉渠。征草皆十二万以上。惠渠八万七十余束。清渠二万五千余束。桩称是。皆计亩起科。同知十月开征后。花户赴渠运送。辘轳不绝。而监兑之书役。浮收折收。尽操其手。外此有本官供亿费。巡道同知家丁行查费。巡道渠书差查费。皆出于草束。名曰收草。实纵之卖草。明春堵筑。草方大屈。民不敢言。●之不固。抑有由矣。厄一。岁清明日修筑起至立夏日止。工一月竣。四渠几二万人。同知主修。监督官十余人。排列各渠闸前后。正闸下则分段疏浚。工重者。简习事生监督之。曰工员。轻者。以其地渠长督之。而官亦有分段者。夏朔二令。则视上官所至。供张行厨。廩其僉人。同知自食其所征。折色钱仍分赉委员。非不贍也。常例官与民均劳。单骑减从。视工段夫役多寡勤怠。以定工员渠长赏罚。而比来官之行查。喜怒皆家丁主之。牵率若傀儡。名曰查夫。实纵之卖夫。官查一度。则夫减一分。刳浮鑿浅。随力苟完。厄二。春修既毕。择日开水。于是有封水之例。大渠稍远。而支渠稍亦有绝远者。不封则为口民所遏。稍不得至。每大渠。同知差役十数人。支渠一二人。或三四人。若辈得票。视犹己物。羊狼狼饕。恣其咀吐。名曰封水。实纵之卖水。锡溥尝因稍民嗽诉。行水至丰登丰盈等堡。则应封之口。皆已大开。上潦而下渴。侦其迹。方啸聚富室。饮啖淋漓。乃縶而擄之。如此非一。然其爪距四布。究何所补。厄三。嗟乎。渠之有政。非以节宣天地之过不及哉。藉是三者不受厄于吏厮之手。草足于膾。以之筑作必固。夫足于馨。以之疏浚必深。水足于灌。以之树艺必博。厄于天厄于地者。政足以济之。厄于政者。天地无如何也。

锡溥治朔五载。窃见每年春修后。一转瞥间。渠警至。征夫调草。电掣风驰。老壮疲于邪许。刍粮尽于板干。即其幸而得水。幸而有年。完破补敝。得不偿

失。况不得水之民耶。然自渠干多故。为邑令者。果能出其身以扞百姓。犹可随宜补苴。不然。一役兴。又皆挟官为买卖具矣。故政虽有专管。非令所当谢也。宁夏农田硗瘠。春初发。皱面如霜。开渠水浇一过。名曰淌田。淌犹荡也。谓涤其咸潮也。又风沙起。则压陇成潭。岁收。气薄而沙少者。亩可一石。重沙积。苗稚而夭。豆釜不登。而额赋以亩斗二升为率。耗羨如例。银有地丁。草有额征采买。此外则皆渠赋。百亩之家。口食常乏。下户春耕。即贷粪种。腰镰甫毕。瓶无斗储。是以家有逃丁。国悬逋赋。前史言水利者。如郑白二渠芍陂鸿隙离堆六辅之利。颂美前古。然皆土膏厚。堤阙坚。难创易因。有成无毁。宁郡则穴天于荒。争地于险。澜沛于咸。撇波于磧。用力多而成功少。重以渠政不节。日朘月削。一勺之水。岁抵销金之锅。是以他郡之渠害不敌利。宁郡之渠利不敌害。然自汉以来。民生于此。官治于此。而俗又有小江南之目。谓渠非利。必且目瞋色变以为妄言。岂知空名为累。役烦赋重。有甚于瓮敝而瓦裂者哉。又乾隆四十五九等年。大修渠工。借动帑项九万余两。摊渠户还。展限至今。三停征一。查此项实修之费。不及三万。余皆前官瓜分冒销。今事在十年前。无凭爬剔。征比累民。考成累官。此尤政之大蠹。足动仁人君子惻然之感。锡溥一介末吏。材弩质下。素无所以噢咻于民。唯是数年来疏浚筑作封●事宜。既尝亲与其劳。而于家丁书役弊端。亦间有纠正。窃谓同知一官。独有水利。所隶书役之多。亦专为渠而设。如前所陈三弊之显然者。非尽不知。民怨所丛。亦非尽无发觉。但吏厮皆城舍依倚。而官或无廉明素望。足以镇压其邪心。遂至上下相蒙。以成百年不可治之痼疾。主是事者。独有自清其心耳。心清则有以格于上下之交而坚明约束。虽未即清廓一旦。其弊当为之衰止。惟进而教之。幸甚。

上巡抚言渠务状甘肃通志

王全臣

唐汉两渠。宁夏民命攸关。康熙四十八年。蒙饬水利都司王应龙。尽力春工。而令职赞理其事。幸成效。兹蒙以各渠情形及修浚利弊询。谨详陈之。宁夏古朔方也。黄河遶于东。贺兰峙于西。相距或四五十里。远者亦不过百余里。南至唐坝堡之分守岭。北至威镇堡之边墙。仅二百七十五里。延袤不甚宽广。而所属宁夏卫。并左右二卫。及平罗所共辖五十二堡。约计田地九千八百二十九顷有余。其正供除麦饌等项。纳银二千六百五十两有零外。田土之赋。计纳粮九万八千三百八十余石。纳七斤谷草。并年例秋青草。共三十八万三百余束零。纳坝草六十一万零。纳地亩银八百六十余两。其湖滩又纳潮银一千五百九十两。赋亦綦重矣。况地大半尽属沙。必得河水乃润。必得浊泥乃沃。古人于黄河西岸。浚唐汉两渠。诚万世利也。四十七年春。职任时。值春工方兴。亲诣

各渠细勘。窃查黄河自南而北。其入宁夏之处。两岸俱系石山。名曰硤口。河初向东北流入硤。不一二里出硤。硤之尽处。有观音堂石山。昔人于其麓开唐渠一道。至明代。宁夏道汪文辉于右卫之唐坝堡。距渠口二十里。建石闸一座。闸之外建石退水闸四座。正闸下入渠之水。以五寸为一分。止以十分为率。水小则闭塞退水各闸。使水入渠。水大则开退水以泄其势。其正闸系六空。西四空为唐渠。两空为贴渠。每空各宽一丈。唐渠自闸以下。分为八段。合计共长三百二十三里。其贴渠一道。宽三丈五尺。深六尺。至郭家寺地方。分为两稍。一至汉坝堡稍止。长四十里。名曰旧贴渠。一至蒋鼎稍止。长五十里。名曰新贴渠。此因唐渠正闸之东岸。地土甚高。故别此渠。虽闸分两派。而实与唐渠同口。盖唐渠之附庸也。渠两岸之堤。及堵水之坝。俱名曰●。沿●居民。挖小渠以引水入田。名曰枝渠。大者或百余里。小者或数十里。及七八里不一。各于●上建小木闸。以便蓄泄。名曰陡口。唐渠东西两岸。共陡口四百三十六道。旧例有田一分者。岁出夫一名。计力役三十日。又纳草一分。计四十八束。又纳柳桩十五根。此输将定额也。其或需用红柳白茨席箕。则于草内折收。名曰颜料。或石灰亦于草内折银烧造。其草曰坝草。以备于险要处和土筑●。及启闭各闸。堵迭渠口也。桩曰沙桩。或钉闸底。或钉●岸。使土坚固也。渠内水冲之处。必用土草筑一墩以逼水。而外用红柳白茨护之。更钉以沙桩。名曰马头。席箕则绳缆之具也。或修理闸底。亦必用红柳白茨铺垫。而以沙桩钉之。乃以石条。使无冲动之患也。每岁河冻之时。将渠口用草闭塞。名曰卷埽。至清明日。派拨夫役。赴渠挑浚。各官分段督催。以一月为期。名曰春工。至立夏日。掣去所卷之埽。放水入渠。名曰开水。开水之后。田地浇灌。其法先委官闭塞上流各陡口。以逼水至稍。其名曰封。封之际。于各陡口仍酌量水一二分。其名曰俵。迨水已至稍。乃开上流各稍口。任其浇灌。既足。又令至稍。封与俵周而复始。上流下稍。皆浇灌及时也。唐渠贴渠。原灌宁夏左右三卫及平罗所。共三十四堡。田地六千二顷有余。卫所各官。分段封俵。一岁须轮灌数次。乃获丰收。至于汉渠。在唐渠之下左卫陈俊堡四道河口地方。距唐渠口三十里。地形低洼。直迎河流。水势易入。其渠口宽三十一丈。深七尺五寸。明汪文辉于汉坝堡距渠口十二里。建石闸一座。计四空。每空宽一丈。闸外建石退水闸三座。分上中下三段。共长二百三十八里。渠之东西两岸。共陡口三百六十九道。原灌溉宁夏左右三卫所属十八堡田地共三千八百二十七顷有余。后因开导西河。水势变迁。何忠堡竟隔在河中。各自开引小渠。灌田三十余顷。今汉渠止灌溉十七堡田地共三千七百九十七顷有余。其挑挖封俵。与唐渠一例。此渠得水甚易。而又稍短田少。所以通利如故。比年以来。唯唐渠淤塞过甚。滨于废弃。居民虽纷纷借助于汉渠。不过稍分余沥。地之高者

。竟屡年荒芜。而汉渠亦因以受困。

职细按唐渠之大病有三。一苦于渠口之不能受水也。相传先年唐渠口下河中有一石子沙滩。障水之势以入渠。厥后滩渐消没。河流偏注于东。而渠口竟与河相背。其入渠者。不过旁溢之水耳。水之入渠无力。遂往往有澄淤之患。一苦于地渠之不能通水也。唐坝以下。自杜家嘴至玉泉营。尽系淤沙。每大风起。辄行堆积。唐渠经由于此。实为咽喉。向者以风沙不时。旋去旋积。遂相与名曰地渠。因两岸无●。与平地等。故名之也。此处自来不在挑浚之例。因循既久。竟致渠底与两岸田地齐平。甚有渠底高于岸地者。较唐坝闸底约高三四尺。河水泛涨时。入渠之水。非不有余。乃自入闸以来。至此阻梗。由是旁灌月牙倒沙两湖。迨两湖既满。然后溢于渠内。徐徐前行。不知费几许水力。经几许时日。乃得过玉泉桥也。况有此阻梗。水势纡回。水未前行。而挟入之浊泥。已淤积闸底数尺矣。一苦于渠身之过远也。水之入口者。原自无多。而又苦于咽喉之不利。以有限之水。流三百余里。供数百陡口之分泄。其势自难以遍给。若遇河水减落。则束手无策矣。唐渠有此三大病。而又加以年年挑浚之法。积弊多端。如渠夫渠草除绅衿优免外。豪衿地棍。及奸胥猾吏。肆意侵蚀。每将百姓应纳草束沙桩。折收银钱。代为买备输纳。名曰包纳。草则多系朽烂。桩则尽属短小。又巧立名色。隐财规避。若桥梁。若陡口。倘有损坏。俱属官修。乃藉称须人看守。每处免夫草一二分。名曰看丁。又曰坐免。甚至徒杠亦有坐免。有力尽为看丁。即曰陡口须人启闭。未闻天下桥梁。俱须人看守也。是渠夫渠草。只为奸棍之利窟。而渠工已受病实多矣。每年兴工之时。并不查明某处淤塞。某处阻梗。量度工程之轻重。酌用夫役之多寡。唐渠自口至稍。止分三工五段。汉渠自口至稍。止分两工三段。如某工旧例用夫五百名。年年拨给五百。某段旧例用夫三百名。年年拨给三百。工轻之处。夫多怠玩。工重之处。夫寔短少。且催纳颜料之役。必故为迟延。及时至工迫。各段督工者。即令挑渠之夫役采取颜料。两岸园林庄柳。任其砍[伐](代)。微论止半供渠工。半充私橐。额征颜料。尽被干没。而所拨三百五百之夫。亦止虚有其数而已。渠道湾曲之处。东岸高者西必低。西岸厚者东必薄。以高厚者力逼水势。刷洗对岸也。每年挑浚之法。如夫一百名。止有三四十名在渠内取土。余五六十名。俱排列高厚岸上。递相转运。一锹之土。经七八人之手。而对面低薄之岸。必不肯加帮尺寸。谓低薄岸底。必有刷洗深沟。恐因加帮撒土填塞。以致高厚者愈增。低薄者愈减。是以每年有冲崩之虞。或水由●底钻溃。或水由●上漫倒。皆不肯加帮低薄所致也。至渠夫。则止由卫所经承派拨。名曰安渠。赃嘱者。派之路近而工轻。贫穷者。派之路远而工重。且将一段之夫。杂派数十堡之人。听其自赴工所。管工者莫知谁何。中有逃者。报官查册拘提。往

返动至半月。而一堡之夫。又派数处。必远至百里或二百里以外。使之奔走不遑。更将拨夫单内。故意填写错乱。使之赴各段自行查问。总欲令民不得不致迟误。以便定取罚工。又各段设立委管渠长等役。俱系用贿钻营者。一到工所。每人包折夫役一二十名不等。更有豪衿地棍。指称旁枝小渠。请讨人夫数十名。官必如数拨给。实无一名赴彼所请之处。伊等竟折钱分肥。是以额夫虽一万一千有零。而在渠挑浚者仅可得半。又率以老弱充数。官司查渠。止走大路。委管渠长人等探知。即雇沿途庄农应名。点后即散。甚且预知官司到来。令人夫于渠内挖土。堆积如形。以堆土之高。诈为挑挖之深。使高低莫辨。官司去后。夫役仍将所堆之土。摊平渠内。其运上高岸者。不过数十锹。其官司必由之处。或挑挖数里。其僻远不到之处。亦夫役足迹之所不到也。

总因两渠分为八段。每段至数十里。无一定之责成。无一定之程序。而奸棍折去。夫役因循。延至一月。遂相率而散。其未经挑挖者。虽有十之六七。祇谓工多夫少。付之无可如何。渠道之淤塞。实由于此。职莅任之初。巡视渠工。见汉渠口之上。有一小渠。名曰贺兰渠。宽数尺。长十余里。乃前任宁夏道管竭忠。据居民所请开浚者。别引黄河之水。灌田数顷。职上下相度。见河水直冲渠口。而第苦于口低身小。导引不得其方。莫能远达。乃请于本道。欲借此渠形势。另开一渠。以助汉唐水力之所不逮。本道谓此渠曾据士民呈请。上宪委员勘验形势。甚有裨益。后以工程浩大。约计用夫万余。一月尚不能竣。又虑修理闸坝。需费不貲。遂尔中止。职谓用夫不得其法。虽数里亦觉艰巨。若量土以计工。量工以计夫。此数十里之渠计日可成。渠若告成。闸坝自易易也。本道乃令职与都司。役用额夫。距旧贺兰渠口之上三里许。直迎水势。另开一口。至马家庄地方。引入旧渠。而扩之使宽。行三四里。至陈俊汉坝两堡之交。即弃旧渠。而西引水由高处行。以达于唐渠。虽远至数十里。而庄园坟墓。皆绕以避之。毫无所伤。其所损田亩。尽为除厥差徭。居民莫不欢忻乐役。凡兴工仅七日而渠成。不崇朝而注田间。自来高亢之地。一旦水盈阡陌。妇女孩童。咸出聚观。惊喜之状。若有意外之获。其渠口上距唐渠口二十五里。下距汉渠口五里。乃右卫唐坝堡所属。东西共陡口一百六十七道。灌溉九堡田地。共一千二百二十三顷。至宋澄堡仍汇入唐渠。本道以此渠阅十数年道旁之筑者。今告成于七日。且相度形势。较王惠民向所勘验。引水更易。不觉喜形于色。谓移此用夫之法以修唐汉两渠不难。坐令各渠疏通也。于是于四十八年。竟以此渠闻之宪台。倡捐俸资。于陈俊堡建石闸一座。计两空。每空宽一丈。闸外建石退水闸三座。工既成。蒙命其闸曰大清闸。渠曰大清渠。其规模竟与汉唐两坝鼎峙矣。此建闸之处。乃旧贴渠经由之地。贴渠较清渠高六尺有余。竟为清渠截断。职乃造木笕置诸闸后两旁石墙之上。中更有大木架之。傍桥房

之栏。以渡贴渠之水。自西而东。笕宽四尺。长三丈。名曰过水。此不特贴渠无伤。而闸上闸下。水流交错。波声互应。风景大可观也。彼陈俊等九堡田地。乃素用唐渠之水者。清渠既成。则不须唐渠灌溉。其入唐渠之水。可使之直趋而下。而所省灌溉九堡之水。实足以补唐渠水利之不足。不患渠身之过远矣。况清渠余水汇入唐渠者。又能大助其势耶。而唐渠之病去其一。至于唐渠口。则于黄河内筑迎水●一道。用柳囤数千。内贮石子。排列两行。中间用石块柴草填塞。上复用石草加迭。过于水面。更用大石块衬其根基。其●宽一二丈。高一丈六七尺不等。自观音堂起至石灰止。共长四百五十余丈。逆流而上。直入碛内。中劈黄河五分之一。以为渠口。口宽至二十余丈。较旧渠口约高数尺。挽河流东注之势。逼令西折入渠。是迎水●之力。已能逆水使之高。束水使之急。吞噬洪流。势若建瓴。不患澄淤矣。而口又加宽。受水实多。渠内之水。赖以倍增。而唐渠之病又去其一。历年不挑之地渠则多用夫役挑浚。使之低于闸底。以通水路。两旁复立高厚●岸。使渠流至此。得以疾趋。不致绕道于湖。水行既疾。则沙随水走。莫能淤积。而唐渠之病又去其一。由是口内洋溢。咽喉无阻。向之唐渠。以有限之水。灌溉三十四堡田地。常虑不足者。今以有余之水。又省九堡之分泄。止灌溉二十五堡。自无不充裕矣。不须借助于汉渠。而汉渠亦并受其益矣。

至若奉委协助都司挑浚各渠。则革尽从前积弊。唯以新渠用夫之法为例。于清明兴工前一月。将汉唐各渠。自口至稍。逐细查丈。更用水平量其高低。如某处渠道淤塞。应挖深宽若干。某处●岸低薄。应筑高厚若干。某处工重工轻。应用夫若干。预造一工程册。于是量土派夫。每夫一口。以挖方一丈深三尺为率。夫数既定。乃自下而上。挨堡顺序。至分界处。即用彼堡之夫接工。各照界限挑挖。其夫即用本堡长督率。挑挖之土。俱令加迭低薄。●岸高厚之处。不许妄排多人。致妨正工。其枝渠之大者。往岁于各堡中混派。今则止令受水之民。自行挑挖。夫数或稍减于旧额。而用工则不啻数倍。至余里及三五里之小枝渠。即算入正渠工程之内。一并挑挖。不另拨夫役。以杜隐射包折之弊。职复每日于渠身内往返巡查。如挑挖不合法者。即责究堡长。工程无包折之弊。夫役无远涉之劳。而逐段皆有责成。皆有程序。自相率尽力。不敢怠玩。又廉察坝草六十一万。不无侵渔。特对半减免三十万有余。民间有田一分。旧例纳草四十八束者。今止纳二十四束。以是宁民踊跃趋事。争先恐后。各渠疏通无阻。●岸又极坚固。所以立夏开水之日。黄河水不加增。而每年开水月余。水不能到稍者。今不过四五日。稍末即浇灌足矣。镇城以北。往年不沾涓滴者。今且种稻稗矣。宁镇各渠之情形。及修浚之利弊如此。此皆差员王捷所目击者也。独是职革弊太尽。立法太严。委管渠长。尽遭革除。豪衿地棍。势难包

折。隐射之弊。俱为清出。枝渠之夫。不能分肥。而奸胥滑吏。岁岁恃渠工以填溪壑者。今且无所施其巧。是数万生灵。虽云受利。而积年奸宄。未免侧目矣。窃思古人之于渠务。额设有夫。力役有期。物料有备。分五工八段。使各尽其力。立法何尝不善。迄于今。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总皆趋利之辈作弊于所忽。坏法于不觉。职何人斯。安保其所立之法不即坏于旋踵耶。伏乞严饬司水利者。每年以去岁春工为例。而再为神明变通于其间。不使已效之法复致更张。已通之渠复致淤塞。则宪恩直与河流并永矣。

饬修渠道以广水利檄乾隆二十年

陈宏谋

河西之凉甘肃等处。历来夏间少雨。全仗南山积雪。入夏融化。流至山下。分渠导引。自南而北。由高而下。溉田之外。节节水磨。处处获利。凡渠水所到。树木荫翳。烟村庐列。否则一望沙碛。四无人烟。此乃天造地设。年年积雪。永供灌溉。资万民之生计。普美利于不言。较之他省。浚泉开井。有时而涸者。其利更溥。其法更便也。本部院往还经过。熟视相度。既为此地民人庆渠利之自然。而渠身未尽通顺。堤岸多所坍塌。渠水泛滥道路。不但有用难得之水。漫流可惜。而道路阻滞。亦有碍于行人。此由民情勤惰不一。心力不齐。止图目前。不为远计。官司又以向系民修。漫无督率。以致遇缺水之岁。则各争截灌。遇水旺之年。则随意挖泄。何无长计远虑如此耶。况此一带渠流。或归于镇番之柳湖林。或归于口外之毛目城。现在屯田皆望渠水灌溉。多多益善。上游引灌已足。正可灌下游。断不应听其到处冲漫。散流于荒郊断港之区者也。查甘省宁夏府渠利甚大。每年修葺。专官督率。合力公修。通郡利赖。号称殷富。河西各属有渠者。似可照行。仰即查明境内所有大小水渠。名目里数。造册通报。向后责成该州县。农隙时督率近渠得利之民。分段计里。合力公修。或筑渠堤。或浚渠身。或开支渠。或增木石木槽。或筑坝蓄泄。务使水归渠中。顺流分灌。水少之年。涓滴俱归农田。水旺之年。下游均得其利。不可再听散漫荒郊。冲陷道路。而水深之渠。则架桥以便行人。其平时如何分力合作。及至需水。如何按日分灌。或设水老渠长专司其事之处。务令公同定议。永远遵行。该府每年于雪水将化之前。亲往查勘。通报查考。即以修渠之勤惰。定州县之功过。遇有保举。将如何修渠。造入事实册内。以表实在政迹。不可视为无关紧要之末务。试思各处旧渠。创自前人将雪水引载高地。绵亘环绕。深心大力。利赖至今。今日就势修理。另开支渠。其势较顺。其力较省。况河西在在皆可垦之田。因渠水不到。废弃不耕者不少。多修尺寸之渠。多灌数亩之地。即可养活数户农民。地方官以牧民为职。此而不为经理。所司何事。毋再视为民间自修之渠。于官无涉也。河东各属有渠者。皆照此办理。

惠农渠碑记甘肃通志

工部侍郎通智

黄河发源于昆仑。历积石。经银川。由石嘴而北。绕鄂尔多斯六部落。入黄甫川。逾潼关。会泗沂。合淮归海。源远流长。而朔方一带。导引灌溉。厚享其利焉。独查汉托护地方。沃野膏壤。因汉唐二渠余波所不及。遂旷为牧野。我皇上轸念宁夏。为边陲重镇。建新城。设将军。领兵驻防。特命侍郎臣通智。会同督臣岳锺琪。详细踏勘。嗣命臣通智偕侍郎臣单畴书。专董是役。复拣选在部道府州县十五员。命赴工所。分司其事。又奏请调取守备官弁武举等十有二人。共勩厥工。乃相土宜。度形势。以陶家嘴南花家湾为进水口。近在叶升堡之东南也。黄流自青铜峡口而下。支派分流。至此而滔滔汨汨。顺流远引。足溉数万顷之田。其渠口石子层累。底岸维坚。由此而东北。遍历大滩。择地脉崇阜处。开大渠三百里。口宽十三丈。至尾收为四五丈。底深丈一二尺以至五六尺不等。高者洼之。卑者培之。引入西河尾。并归于黄。建进水正闸一。曰惠农闸。建退水闸三。曰永护。曰恒通。曰万全。节宣吐纳。进退无虞。设永泓永固暗洞二。以通上下之交流。设汇暗洞一。以接汉渠之余水。正口加帮石囤。头闸竖造石桥。则渠源不患冲决。特建尾闸以蓄泄之。外累石节以巩固之。则渠稍可以永赖。大渠口以东。俱引灌大渠水。其田势高处。剝木凿石为槽。以飞渡汉枝渠之水而东之。仍不失其已然之。西渠尾以南。直抵渠口。其西岸不能归暗洞之小退水。特獾洞。放之大渠一带出之。亦绝无涨漫之患。任春叶升二堡。为往来孔道。于正闸复造桥房。旁列数楹。可为守者居。兼为行者憩。建龙王庙。立碑亭以记工程。并壮观瞻。沿渠之桥二十有二。西河之桥十六。行旅往来。赖以普济。其枝渠四达。长七八里以至三四十里者百余道。均作陡口飞槽。而户口人民。沿渠又各制小陡口小獾洞千余道。以相引灌。自此沟塍绣错。二万余顷良田。无不沾足。于渠之东。循大河涯筑长堤三百二十余里。以障黄流泛溢。于渠之西。疏通西河旧淤三百五十余里。以泻汉唐两渠。诸河减水各闸。旁建水手房四十二所。以司启闭。遍置塘房三十七处。稽察边汛。而大渠长堤以至西河。兼恃防护。渠堤两岸。俱夹植垂杨十万余本。其盘根可以固岸。其取材亦可以供岁修。至于东北隅一带。其地尤广。其土尤沃。改六洋河为渠。一百一十余里。以佐大渠所不及。奏请建县城二。其一在田州塔南为新渠县。其一在省嵬城西为宝丰县。立县令以膺民社。设通判以司水利。建学校以育人材。置营弁以备防汛。移市口于石嘴。汉夷皆便。建城堡于山后。守御相资。兹役也。蒙皇上特颁帑银十六万两。以为工匠车船一切物料之用。纤微不累于民。肇始于丙午之孟秋。工竣于己酉之仲夏。向之旷土。今为乐郊。复蒙皇恩广被。又颁帑银十五万两。以

为招徕户口恒产耕种之资。由是亿兆欢呼。争先趋附。辟田园。葺庐舍。云遍野。麦浪盈畴。勤耕凿者歌帝力。安陇亩者颂高深。奏之九重。锡以嘉名。曰惠农渠。遐隩赤子。尽戴光天。边塞黎民。欣逢化日。诚国家万年之基。而民生世享之业也。爰立石而为之记。

茹公渠记

梁份

秦塞之远出三千里为河西。极西地环毳幕。东通仅一者。惟肃州为然。关则嘉峪。通西域贡道。顺则以宾来庭。逆则以绝交关路。用捍全秦。而释西顾之忧。亦惟肃州为然。肃之为肃。既孤悬天末。而又系中外之安危。则为之计者。必地加辟。粟加多。而民加众。甲河西五郡。使之为乐土以固苞桑而后可。余尝读禹贡至声教被流沙。西戎即。叹唐虞治化之远。乃在弱水既西。厥土黄壤。田上上之后。今流沙在哈密地。而合黎弱水在肃东境上。然则肃当唐虞之世。固已奏成平。不自汉武开五郡置酒泉始矣。国家抚驭万方。而肃则自哈喇灰之祸。虽休养生聚。于今六十年。迩来增置大镇。而民生起色。犹且远逊甘凉。兵备茹公来肃。兼理屯田水利。甫临即下教条。劝课开垦。夫肃当祁连弱水间。广二百七十里。袤不及百里。山泽居其半。地狭民希。而塞云荒草。弥望萧条者。火耕水种。擐甲荷戈。一民而百役也。岂非屯田水利之不讲。则民物不殷阜之过与。余尝问于肃州辛成用曰。今之肃何不古若。辛生曰。祁连雪溶。则讨来河水可灌。废久迹湮。今因故渠而疏凿之。自临水至双井。东西六十里。南北二十里。垦田五千亩。增国赋。利民生。辟荒芜。而田上上矣。先是吾儕六十四家。分地八区。仿八卦也。八家任一区。仿一卦为八。又八家同井也。舆论同而合力为此。此吾儕六十四家之幸。尤吾肃百年之利也。然非渠之先疏不至此。而留心民事。相原隰。授方略。非茹公其谁实为之。于是命是渠曰茹公渠。志不忘也。不宁惟是。今红水坝开东洞子渠二十里。溉田千亩计。皆公躬督率成之。以次而及。将肃无不治之水。则无不耕之地。必无不庶之民。若夫汉之屯湟中。归美赵充国。唐凉州粟麦。一缣数十斛。史称郭元振之功。以视公今日又何不古若之有。余曰。有是哉。用是策于塞上。则中外治平可立效。区区秦中。兵农兼事。务一而两得者。又何足云。用次生言以为之记。公讳仪凤。字子庭。宛平人。

卷一百十五工政二十一各省水利二

河南水道图说会典

河南省以开封府为省会。开封府之东归德府。其北怀庆府卫辉府彰德府。其南陈州府许州。又南汝宁府光州。许州之西汝州。又西河南府陕州。河南府之南

南阳府。黄河自陕西东流入境。经陕州合宏农河干头河青龙河。又经河南府北怀庆府南。北合溴河猪龙河广济河沁河。南合洛河汜水。又经卫辉府南开封府归德府北。入江苏界。济水出怀庆府。东南流分二派。东通广济河。南通溴河。俱达于黄河。沁河自山西南流入境。至怀庆府。合大丹河注黄河。丹河亦自山西南流入境。经怀庆府。分二派。南合沁河者曰大丹河。东经卫辉府者曰小丹河。又曰卫河。合百泉水淇河。又经彰德府。合汤河洹河。入直隶界。淇河自山西东流入境。至卫辉府。注卫河。清漳河自山西南流入境。浊漳河亦自山西东流入境。经彰德府。合东流入直隶界。洛河自陕西东流入境。经陕州。至河南府。合涧河瀍河伊河。注黄河。淮河出南阳府。东流经汝宁府。合明港河淝河小黄河。又经光州。合小潢河汝河曲河史河入安徽界。汝河出汝宁府。合斗河小沙河吴寨河洪河东流。至光州。注淮河。沙河上源亦曰汝河。出汝州。东流经许州。合沙河。遂名沙河。又合颍河。经陈州府。合贾鲁河。分二派。往南者曰颍河。合汾河。正渠合东蔡河西蔡河。东流入安徽界。颍河出河南府。东流至许州。合渚河。遂名渚河。注沙河。贾鲁河上源曰索河。出开封府。合京河东京河磨河栾河双泊河。南流至陈州府。注沙河。浍河二源。曰北沙河。曰南沙河。俱出归德府。合东流。入安徽界。洪沟河巴沟河。亦出归德府。东流入江苏界。涡河亦出归德府。南出一支渠曰茨河。正渠东流合惠济河。俱入安徽界。惠济河出开封府。东流至归德府。合旧黄河。注涡河。丹河自湖北东流入境。经南阳府。合浙河滔河黄水河。复入湖北界。滔河亦自湖北东流入境。至南阳府。注丹河。白河出南阳府。合鸡子河。南流分二派。东派曰溧河。通唐河。正渠合湍河刁河。南流入湖北界。唐河三源。曰赵河曰泌河曰卢家河。俱出南阳府。南流。北合溧河。亦入湖北界。南至湖北界。东南至安徽界。北至山西界。东北至直隶山东界。东至江苏界。西至陕西界。

田渠说豫乘识小录

朱云锦

农桑要诀有曰。陆田者命悬于天。人力虽修。水旱不时。则一年功废。水田制之由人。人力苟尽。则地利可兴。旨哉其言也。然江淮之间。熟于水利。官陂官塘。处处有之。民间所自为溪堰水荡。大可灌田数百顷。小可灌田数十亩。至民间买卖田地。先问塘之有无大小。且岁时修葺。固之使无漂。凿之使有归。田间似有弃地。而实地无余利矣。惟西北高亢之地。多置水利于不讲。雨潦之年。但受水害而已。其实如关西之郑国白公六辅。关外之严熊龙首诸渠。何尝不以灌溉称沃壤。况豫州河内有史起十二渠。南阳有召信臣钳卢陂。颍川有鸿隙陂。陈蔡之间。有邓艾枣祗等屯田遏颍水。所作诸陂。俱可化平畴为陆海。生稻粱于斥卤。然凡民可与乐成。难与图始。昔西门豹凿漳渠。邑民苦之。

豹曰。当令百岁后父老子孙思我耳。然又苦经画者之泥古而强为。而不知顺水之性。夫苟通其性而熟其法。则山泉可用。平地之泉亦可用。大川可用。积潦亦可用。明徐伯继西北水议云。制水之法。高则开渠。卑则筑围。急则激取。缓则疏引。此即周礼稻人蓄水止水荡水均水舍水泻水之遗意也。中州水利。如贾待诏所谓即河水穿渠灌田。以杀水势。史公西门堰漳流而富邺下。今河则重堤矗立。尚虞其冲决。漳流悍疾。且时有迁徙。此万无可议者。开封归德陈州。数为河决沙淤。故渠堙没。故但有泄水沟渠。以求水不为害而已。西南一带。山溪下注。势如建瓴。间有平衍渟蓄之处。引水灌田。为数甚寡。其以水利著者。西北则怀庆各属。东南则光固等州县。光固之间与吴楚近。其民既习于陂堰塘泊等务。而史曲诸河。交贯其中。稻之利。通省仰给。河内济源等处。则分济洹丹沁之余润。而胜国河内令袁公应泰所建之广济渠为着。渠即古枋口。晋司马孚易以石。晋之沁水。至是入豫境。古址久堙。袁公令河内。相度水势。凿石山为洞。置闸司启闭。引水出洞口东南流。历济河温武四县界。又数分支流以资傍润。其自着广济渠申详条碑记。详着其用水护堰诸法甚晰。见省志艺文类然其创始之艰。用力之勤。亦可概见。百泉之水。亦可广溉灌之利。特卫水用以济运。设立斗门石堰。定例自三月朔至五月中旬。三日济运。一日塞口灌田。其余日但资竹络坝。涓涓之流。虽无妨于农业。而亢旱之时。不无嗷嗷。此亦不能两顾之势也。当事者如慨然以斯事为己任。无难檄下郡邑。飭将境内有无川泽。及建渠引灌。系用何水。与某郡县连接。某渠灌田若干顷亩。坝长闸头若何分日用水。并治内有无古堰堪以兴复。有无源泉可以挹注。绘图详说。使观者于宜修宜创之故。了如指掌。则全局在握。遇疏浚之工。指据有方。或以争渠致讼。亦可按图立断。洵不无小补也。兹将通志所载灌田之渠。列之别方。其有古渠今湮者。亦间着之。以待留心者之咨访云。

贾鲁河说豫乘识小录

朱云锦

贾鲁河。汴河之南支也。汴本作汧。即浚仪渠。又名茭荡渠。源出荥阳大周山下。受西南诸山溪京须索郑之水。东流至中牟县北。与沙水同流。东至浚仪即祥符而分。南注一支为沙。东注一支为汴。汉平帝时。黄河南奔冲汴。明帝永平中。命王景修汴堤渠。自荥阳东分疏河汴二水。令黄河东北流入海。汴河东南流入泗。隋大业元年开通济渠。自板渚在荥泽引河。历荥泽入汴。又自大梁之东。引汴入泗达于淮。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名曰隋堤。又曰汴堤。宋定都汴梁。引汴水穿城中。有上水门下水门。岁漕江淮浙湖之粟六百万石达京师。常至决溢。设官司之。至元时至元二十七年。黄河决。始淤塞东流一支。今止存南注一支。以曾经元臣贾鲁疏浚。故又名贾鲁河。又名小黄

河。仍上受京须索郑诸水。经朱仙镇距省东南四十五里王家潭。至扶沟东北。受双泊河水。以溱洧合流得名又东南入西华境。城西北东三面。又东南经李方口西。又东南合颍汝二河入商水境。经周家口。又东受清水及柳庄河水为白马沟。其南为颍岐口。沙水东流。颍水东南流。经南顿镇。又东南经项城。北受灊水汾水。又东入沈邱境。至颍州复与沙合。沙东经槐坊店。折而东南。受枯河水。又东经纸店界首集。入江南太和县。东由颍州。北合注于淮。按隋自板渚引河入汴。河浊汴清。且汴流颇微。安能胜河之浊。如今洪湖水弱。亦有借黄济运之时。然河身因是更形高仰。是其明验。宋仍汴渠不闻引河之说。则在隋时河汴暂通必未久即行隔绝。特未审何时耳。又按宋都汴时。开四渠通漕。曰汴水。曰蔡水。即惠民河。曰五丈河。即广济河。曰金水河。汴以通江淮浙湖之运。惠民至归德鹿邑。以通东方之运。五丈金水。通曹郟诸州之运。及西北商旅。因黄流数徙决。今皆湮。惟汴河仅存东南支流。藉通江淮舟楫。然近来源弱流微。故朱仙向为商贩辐辏之区。今亦大减于昔云。

衢州知府杨公传

杨椿

公讳廷望。字兢如。初名廷●。椿祖修撰公从父弟也。年十六。补昆山县学生。以奏销事斥。遂留心经世学。尝言仕宦莫善于亲民。亲民必先于富教。丞簿以下。不敢亲也。通判以上。不得亲也。亲之者。其惟知县乎。亲民之要。必在于先富后教。康熙十三年。应四川巡抚张坤载聘。六月抵广元。大兵方围贼将王屏藩于保宁。公语坤载曰。成都为贼巢。守兵单弱。士民多不顺。诚出奇兵进剑阁直捣之。成都必破。成都破。则保宁贼不战自溃。否必为贼所困矣。坤载不从。七月贼攻广元。坤载战败。脱身逃。广元遂失。公流寓夔州兴安汉中者久之。十八年。椿世父按察公为湖广蕲黄道副使。公往依焉。按察公转饷湖南。晋贵州参政。公在幕赞画为多。二十五年。以国子监生选授河南上蔡县知县。上蔡自明季兵燹。河流羨溢。田野荒芜。民人垫隘愁苦。无所控诉。公至不三日。躬行阡陌。循视诸河及故沟之可考者。凡为河二十有三。川一。汀一。池一。洫二。陂三。湖五。沟一百有九。公相其大小缓急。以先后治之。洪河经县百余里。岸卑下。水易溢。导之自县西北始。左分为王四沟。右分为汉河。东南入于汝阳。汝河宽广而淤浅。沙河势湍急易冲决。导汝河。东过朱里。为朱里河。又东过蔡埠。为蔡埠河。又东过悬弧湾。与沙河会。又东入于汝阳。蔡河源于城西南涧泉。本细流也。经城东汇为河。夏秋溢溢特甚。黑河上浅窄而下多淤。包河势同湖泊。一县之水半汇焉。导蔡河。东分为西朱马河。又东分为东朱马河。又东分为茅河。又东经雷安里与黑河会。又南经高生里与包河会。又东入于项城界。沟河源出县之扶台镇。久为平陆。导之北入于陈

州。青龙沟衡漫几三十里。土地旷。人民希。白马沟在西华上蔡商水三县之交。水盛时。先贤漆雕墓常没焉。导青龙沟东北入商水县之龙滩河。导白马沟北入商水县之粉河。树河者。西平县汝河所分。导之入于朱里河。柳堰河者。旧入遂平县之沙河。后为遂平知县所塞。无所入。小沙河者。遂平县郎家口沙河之决流。阻于遂平之势。不得塞。导之皆入于蔡埠河。河源沟者。汝阳河马肠河之源。北马肠河其又一源也。导之皆入于汝阳。草河者。朱马河之别流。导之亦入于汝阳。杜沟有五。俱淤绝。又为蔡河所断。中间已成大道。不可复开。导其在蔡河北者。入于蔡河。导其在蔡河南者。入汝阳县马肠河。五龙河者。杜三沟左枝。导之而杜沟之水。及诸水不能南下者。皆由此入朱马河。以达于洪河。其它小河小沟川湖陂池汀洫。或导之注于大沟。或导之达于大河。或浚之以通其气。或分之以杀其力。或蓄之令有所休息游荡。入陈州商水者十之二。入项城者十之三。入汝阳者十之五。又为堤八。洪河堤王四沟堤包河堤树河堤沙河堤小沙河堤柳堰河新堤柳堰河吴家岭堤。长或百余里。或六七十里。或四五十里。三二十里。短亦十余里。或五六里。宽皆三丈余。高八尺。于是水行地中。田野辟。行旅通。方工之始兴也。县不乐公开浚。有言公平地开河者。有言公以国为壑者。会巡抚檄查水利。公详言水性就下。必上流之堤防固。始无泛滥之虞。下流之疏浚深。方免填游之患。上蔡上流则西华堰城西平遂平。下流则项城商水陈州汝阳。上流不固。溢决依然。下流不深。壅塞如故。请敕令上下邻封。一体疏筑。巡抚以为然。而公亦于茅河开有石桥者七。谤议始息。遂益专心疏浚。劝农桑勤劳相。豁民之有粮无地者五百余顷。量田方圆。编以字号。为鱼鳞册。田之主名丈尺四至。原隰阨险邱陵填衍之故毕具。县无隐粮。亦无赔课。学宫颓坏久矣。公捐俸鸠工以缮之。请颁礼乐图式于礼部。币聘教舞羽者于曲阜。请印经史及性理经济书于国子监。先师之庙。明伦之堂。名宦乡贤之祠。斋庖廨舍廩库门墙靡不新。彝簋簠豆登筮俎靡不洁。钟磬箫管笙竽琴瑟埙箎祝●鼓旌翟靡不饬。凡历四年。而学宫之事成。又建上蔡书院于城西。延名师其中。县之彦俊皆造焉。置学田以贍之。室以间计者六十有三。田以顷亩计者一十五顷七十八亩有奇。

又建至圣庙于蔡沟。漆雕开祠于华陂。蔡仲庙谢先生祠霍节愍公祠三贤祠于城之四门。皆置田以供祀事。又建伏羲庙于薯台。清祭田二千五百亩之为僧占者。凡祀典应祀而旧无文者秩之。不应祀者已之。三十一二年间。陕西大旱。民之来上蔡者以万计。饥于公乎食。寒于公乎衣。病于公乎医药。死于公乎敛葬。归于公乎资斧。公在上蔡九年。百务具修。神人和协。巡抚以公能富教其民。将特荐公于朝。而公已秩满而离任矣。三十四年。升山东登州府同知。登州濒海上。同知又清闲无事。岁奉巡抚命。往来于京师陕西济南济宁泰安武定间

而已。四十五年。升浙江衢州府知府。衢州与江南江西福建俱接壤。其俗杂。其民贫。其地山高而水驶。公思所以整理之。首建府学。规模经制如上蔡。檄五县之学皆新焉。西安县石堰。于诸堰下最大。亦最古。公檄令急修之。余见府旧志及属县志者。悉一一檄问。令其存者修。废者复。无者增。皆以上蔡治沟洫之法治之。城故有河久不浚。民或筑室于其上。公清出疏之。俗以嫁女破产。虽富族亦不举。多溺之者。公严禁不少恕。并禁市之以铜铅杂银。以水渍米者。又禁民之博奕饮好勇狠者。又禁讼师诬辞兴讼。出入官署为奸者。公每有所禁。必详为条教。至于再。至于三。尚有不用公命。公乃以法惩之。其惩也以一警百。民无不畏服恐惧改过自新者。四十八年旱。公单骑减从。亲诣四乡。谕富民开仓平糶。又劝令贷于邻里之贫者。贫者得食。而富者怨矣。其秋未获。商舟糶米者云集。米价一日三长。老幼惊惶。请公禁其出境。公从之。商人失利者皆恨。于是胥动以浮言。而公以封仓遏糶被劾矣。初公在上蔡。其民愿。公务为兴利。衢州之民庞。公兼任除奸。治稍不同。而民之感公同也。公既罢官。不能归。衢民亦不愿公之去。因留衢三载。五十年九月。卒于衢。衢士民巷哭。皆泣奠于公之柩前。上蔡民闻之。为公建祠于书院。岁时以礼祀焉。

中州水利疏乾隆八年

河南巡抚硕色

窃惟耕凿为衣食之源。水利为农田之本。河道疏通。则民生攸赖。漫溢无虞。豫省归德府属之永城鹿邑。及陈州府属之淮宁西华四县。或界联江南。居其下游。或地势低洼。素称泽国。以致频年被水。上 宸衷。今夏 特遣大臣来豫。赈恤各邑灾黎。方登席。随经 钦差查明各县沟渠淤塞。并江省横遏水道。不容下注情由。奏请查勘疏浚。经部议令会同江南督抚遴委干员。查勘开通。奉 旨依议。速行移咨。钦遵在案。臣抵豫之后。即检查案卷。遍访輿情。推求永城等处受水之由。稽考从前未能疏泄之故。总因事关江豫两省。格碍难行。今臣再四思维。酌为分别疏通之法。其错壤江省者。移咨会商。其水道之在豫省者。先为开浚。如此庶可逐渐开道。不致因噎废食。臣伏查永城一县。北与江南之砀山县毗连。东与江南之萧县宿州接壤。其县境北隅。有洪沟河一道。上接砀邑毛城铺减下黄河之水。下注宿州之睢河而归洪泽。此吐纳减黄之正流也。其上游砀萧二县境内。又有支河二道。一曰蒋沟河。一曰巴河。缘黄水盛涨。洪沟一河。不足以资宣泄。故又开此二河。以分水势。亦由萧邑地界。汇归睢河。此分泻黄水之支派也。昔年各河深通。水不为患。迨后蒋沟年久沙淤。巴河萧邑堵塞。毛城减下之水。尽归洪沟。不能容纳。以致黄水漫溢。屡被水灾。又该县城北。另有巴沟一道。绵长五百里。西接虞城夏邑之

水。东亦达于睢河。因下游江南宿州境内翟家桥地方中隔沙●。不能下泄。水滞沙停。沟身淤垫。每遇霖潦。即四散旁淹。附近民田。频年受害。去岁今春。节据永邑详请。前抚臣雅尔图移咨江省开浚。臣抵任后。即又查卷咨催。嗣准江省覆称蒋沟河已经开浚。巴河土坝现在。洪沟河尚可容受。无庸放开旁分。其翟家桥沙●。原属应行挑浚之工。但下游五湖。尚有勘议之处。应俟下游工竣。再行一体疏通等因。臣查今岁夏秋之间。仰赖 皇上洪福。水不盛涨。故黄河减下之水。洪沟尚可容纳。倘将来雨水稍多。汛水长发。巴河土坝若不开通。则黄水不能分趋。洪沟势难容受。至翟家桥之沙●。相距五湖甚远。其下游数里。即属睢河。现在深通。今若先为挑通沙●。则水归睢河。不惟无害于宿州。且沙●之上二十余里。皆系宿境所辖。田土亦免水阻之患。似可不必待五湖工竣而后施工者也。且续查蒋沟一河。又于开通之后。淤垫数里。亦应再加挑浚。除现在移商江省。速委会勘。逐一疏浚开放外。但事隔省。势多格碍。其会勘开浚。尚无定期。所有豫省本境内应浚之河渠甚多。内惟永邑巴沟河身淤垫之处。应俟下游翟家桥沙●开通。再行挑挖。其余查与江省并无关涉者。均应来岁春融。先为乘时疏浚。随经查勘估报前来。臣逐加确核。查永城县有王家古沟一道。在洪沟河之西。其水向以洪沟为归宿。嗣因黄水漫溢。将洪沟迤西旧道。淤为平陆。以致水无所归。节年民田被潦。今应仍循旧迹开通。以资疏泄。又陈州府属淮宁县境内。有濯河一道。起自该县之洪山庙下。至范家桥。入归德府属之鹿邑县境内。即为黑河。直达江南之太和县。河道甚长。诸水汇聚。两邑百数村庄之水。俱藉此二河宣泄。近年濯河淤垫不堪。黑河底浅岸低。每遇大雨时行。即致泛涨为害。又鹿邑县之清水。亦起自淮宁。下达江南亳州之淝河。现在两邑河身。均多低浅逼窄。今应将濯河挑浚宽深。俾上流通畅。其下游鹿邑县之黑河。以及清水河。地势低洼。未便概行挑挖。以致愈滋洼下。应将最低之处。各于两岸加高堤堰。束水下流。其河底稍高者。仍行挑去淤土。则各水俱可畅行。不致阻滞弥漫。其余淮宁县尚有沙河清流河柳涉河蔡河。及鹿邑之三里河八里河急三道河小明河。或堤岸单薄。水易出槽。或间有垫淤。未能畅泄。均须帮培修浚。一律坚厚深通。俾各邑之水患稍苏。似于民生有益。

巩县水利议

鲁之裕

考水道。伊于巩西南入洛。洛于巩东北入河。山海经云。洛东北注河。及查巩邑河图。止有洛河一道。自偃师交界。在巩西南三十五里石羊坡入巩。至神堤村大王庙入黄河。而伊水则在偃境。即已入洛矣。再巩东北二十里有洛口。即洛入河之处。再有黄河一斜。并无堤岸。此巩邑之河道也。巩邑山多地少。民

俱耕于岭阜之上。河边间有数亩。然而临洛者多。临河者少。东滩西涨。迁徙无常。此巩邑之地形也。洛水流于嵩邙之交。水平则两岸高峙。水涨则建瓴而行。夏雨洛溢。不能损及田禾。入秋洛平。亦难取以灌溉。此巩邑之水势也。夹水之岸低者四五尺。高者丈余。连阡累陌。禾黍油油。今欲凿而成渠。不特于势不能。亦且于民不从也。至于巩邑之堤渠津渡。如防水堤巩洛新堤神堤渠水平津五社津洛口渡黄河渡黑石渡骆浴渡马石渡。各皆坚稳无虞。不待损田凿渠。而后可以无害也。无论损田多而益民少。其成功不易。而百姓无餬口之资。国家缺维正之供。所关正自匪细。故言兴举水利于巩邑者。实画饼之谭。斯土者。慎毋徒为多事哉。

覆详巩县水利状

鲁之裕

水之为利害于民生也。非水之自能利害也。视乎治者之得失焉耳。然治水之得失。不待于既利既害而后知之也。即其议治之初。而得失固已判然矣。何也。治水之道。贵乎行所无事。不贵其能凿也。凿则民未享其利。而害早切于剥肤矣。河南于天下为适中之地。古天子居中制外之一大都会也。思患预防之计。旱涝蓄泄之方。前人熟筹而备具之矣。无待今日下士而始为此迂寡效之计也。然督宪大人。一闻成功期月。施泽百世之言。即不惮延访之勤。此固图利万方。下恤民隐之盛心。职虽蠡测井观。敢不竭所知以对。夫张生所呈者。洛偃巩宜嵩五邑之水。其它四邑。职未尝洄溯而深计之。其说当否。未敢臆度。至于嵩则民生之利害。即职之利害。职尝往来伊流。询诸父老。考诸图志。而厘然于伊水之利害矣。伊之为水。由卢氏入嵩。穿峦排嶂。傍纳山溪诸流。出崖口。越县治。折而北走。上下百余里。川原平阔。农民截流。迭石以成堰。近者七八里。远或一二十里。逼水淪渠。以灌沿河卑下之地。伊之利于嵩者然也。其为害也。则以山多而势峻。又底皆碎石。夏雨稍淋。即建瓴而下。清驶如箭。或骤涌丈余。溃岸啮堤。良田顿没。半日之间。东西道改。虽欲为浚中塞支固岸之计。未见其能永逸。是故治伊之道。惟有每岁于透折之处。淤者疏之。分者合之。使不滞于行而已矣。若夫塞支之计。亦不必其卷埽筑堤也。第以木椿截钉乎水口。而草拥砂填二三层。或四五层。以驱水而疾逝则得矣。至于固岸亦无他妙巧也。下桩编草。即以沙石填实之。俟其桩朽。再复更易。如是而已。然是三者之为力也。以夹伊有力之民。而主之以官。督之以长。乘三春之暇。为一岁之计。上无需乎国帑。下无旷于农工。水势杀而沃野自亦无虞。职所谓前人之熟筹而备具者此也。必若张生之言。分之千流万派。则嵩之为邑。环伊皆山。虽有五丁不能穴矣。至于张生损亩均粮倍价偿田之说。与夫开捐开铸召募南人之议。匪特不可行也。窃虑其不能行。何也。张生既谓分洛为千

流万派矣。是一邑之内。水七八而地二三。田庐林墓。皆有失所之嗟。则居民将徙而他之矣。谁更从而受价。谁更从而均输耶。若夫开捐开铸。以助役也。役无益于民生。而适滋夫民害。顾敢以是上请乎。召募南人。以治田也。嵩产稻而农皆善治乎水田。又奚必远召遥募之为劳劳乎。总之张生之言水利。未尝一履乎五邑之地。察其形势。特道听涂说。妄希耸听。其意必将别有所图。而姑借是为敲门之瓦耳。岂复计及乎妨民病国。而实有一得于千虑之余耶。职奉饬查议。何敢词组依违。使无稽之论。得昌言于 圣明之世。用敢先陈嵩邑治水之宜。次直指其谬妄不经之说。伏惟少垂察焉。

漳河天平闸故渠图说

赵希璜

案西门豹史起导漳水治渠。实得职方之遗。其后率循者皆食其力。后汉书安帝纪。元初二年春正月。修理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以溉民田。注史记曰。西门豹令邺。发人凿十二渠。引水灌田。所凿之渠。在今相州邺县西也。曹魏时。有天井堰。故魏都赋云。澄流十二。同源异口也。元魏时。有万金渠。东魏时。筑漳滨堰。北齐时。有河清渠。至唐至德时皆废。惟汴宋时欲复之而未果。宋史王沿传。天圣四年二月。沿言史起为邺令。凿十二渠。引漳水以溉斥卤之田。而河内饶足。唐至德后渠废。而相魏洺磁之地。滨漳水者。累遭决溢。今皆斥卤不可耕。夫漳水一石。其泥数斗。古人以为利。今人以为害。系乎用与不用者耳。请募民复十二渠。渠复则水分。水分则无奔决之患。可使数郡瘠卤之田。变为膏腴。诏河北漕司规度。而洺州倅王軫。言漳河岸高水下。未易疏导。又其流浊。不可溉田。八月。沿又奏渠田起于魏襄王时。但纪灌溉之饶。不言疏导之法。惟相州图经。载天平堰。魏武帝所作。凡二十里。分十二澄。相距二百步。互相灌注。一源分为一流。皆悬水门。所溉处名晏泽陂。然则为渠之法。必就高阜。凿岸为渠。截流为堰。然后水行数里。方至平田。若渠开二丈四尺。则作堰之功可损其半。日役万人。五十日而罢。扼中流以作堰。下流大渠。分置水门。东入于卫河。或水盛溢。则下版闭渠。以防奔注。复三百年之旧。溉数万顷之良田。虽役百万。数载而毕。未足为劳。况此五旬之力哉。奏寝不行。康熙时。彰德同知李光型天平闸说。魏邺令西门豹引漳水溉田。以富魏之河内。史载是事。为水利之权舆。然其久湮。余巡历河干。访得天平闸旧址。在西高穴村。滨河高阜闲。属今安阳县地。非临漳也。其闸石前后上下左右。至今完具。闸设两门。各阔八尺五寸。自顶至底。高一丈五尺。长四丈七尺。河发水涨。流可至闸门。退则不及。土人云。古于闸外开引渠一道。由渔洋渡口河身高处引水入闸。长二百六十丈。今以水平测量。水头高闸门底二丈。其闸门内正渠。经东百余丈转南。旧有子闸一座。基石尚存。复转东

。至东高穴村界。又有小闸一座。年久被土壅塞。盖自西高穴村至东高穴村。正渠长六百余丈。两岸高三四丈。宽二三丈至四五丈。内有支渠一道。系张胡顶泄水之处。自东高穴村至邵家屯。正渠长三百余丈。两岸高三丈余。宽二丈余。内有支渠一道。在张显屯后。自邵家屯由郭家屯小洪河村至李家屯止。正渠长一千四百余丈。两岸高二三尺至七八尺。内有支渠六七道。经张家庄刘家屯后蔡村。东自李家庄崔家庄至后静曲村。长八百余丈。此二庄有渠形。无渠道。渠道已为民所耕种。自后静曲至三十里铺止。渠长二千四百余丈。两岸高二三尺。宽七八尺至一二丈。内有支渠一道。经华村店。自三十里铺大路东。由华村街往东南。至小华村。正渠长五百余丈。两岸高二三尺至七八尺。宽七八尺至丈余。内有支渠一道。经临漳界。自小华村至郝家小庄。入大青龙渠。长三百余丈。有渠形。无渠道。渠道亦为民所耕种。自大青龙渠达青龙河。入洹河。长四十余里。现在疏通。自西高穴村至大青龙渠。入洹河。共长七十余里。汇归卫河。大抵古人设立水利。必先明其水土之性。漳河水性悍急。而自渔洋以下。滨河之土极疏。所以设有子闸。以护大闸。复设有小闸。以防冈水。其措置之周密如是。至设大闸在山冈高阜之上。因水势之高如建瓴。开凿小渠。引入山冈石骨之内。托基始固。而引渠分流。势复纾徐。此尤其用意之精微。且有合于纳水用山之说也。嘉庆五年庚申三月初三日。余至西高穴村。裴襄竟日。归作斯图。并纂说以诏来者。

淮沁水利议

张伯行

西北水利在黄河之北者。莫大于沁河。沁河发源于山西。由河南怀庆府武陟县入黄河。若于木栾店仿金口坝金口闸堰城闸之制。修成闸坝。冬春俱系清水。则闭坝开闸。引清水入内河。夏秋水发。恐有混浊。则闭闸开坝。放入黄河。总之清水则引入内河。浊水则放入黄河。必不使涓滴入内河。则由木栾店以下至陈桥。由陈桥至黄陵冈。由黄陵冈至张秋。若运河水小。则使之入运河济运。由临清至天津下海。若运河水大。则使之由五空桥穿运河入盐河。至济南府雒口下海。或由双河集引入牛头河。由济宁鱼台至微山湖。如水势仍大。则使之由荆山口彭家河猫儿窝过骆马湖入中河济运。而中河之尾。仍使之由盐河下海。如骆马湖水势仍大。则使之由西宁桥河。由宿迁桃源清河安东阳海州五港口下海。则由木栾店以至五港口。凡有可以开通河道。挑挖沟洫。灌溉民田者。皆可成水田。而河北之水利溥矣。西北之水利在黄河之南者。莫大于淮河。淮河发源于河南桐山。由开封归德亳州凤泗至天妃庙上出清口。此古之小清口也。古黄河在清河县之后。淮水出小清口。独行五六里。至大河口。黄河由清河县后。亦独行至大河口。淮合于黄。黄合于淮。是为淮黄交会处也。是小

清口至大河口。淮黄交会处。尚有五六里之遥。黄水安得逆流而上。倒灌清口乎。今则黄河已迁于清河县之前矣。黄淮交会于清河口。黄水直冲清口。故历年以来。总不免于倒灌之患。倒灌洪泽湖。则淤洪泽湖。倒灌运河口。则淤运河。黄水小灌则小害。大灌则大害。或归咎于黄之强。或归咎于淮之弱。总未有以治之。而使之不为害也。愚不自揣。欲将清河口堵闭。使淮水独入运河。由天妃庙后离河稍远之处开引河一道。穿过堤北。于堤河适中之处。使之直往东行。至鲍家营河口对过。开河口放入黄河。则黄水既无倒灌之患。而粮船由清江浦至天妃庙后。御示闸对过。再开引河一道。入新河。出口过黄河较之出旧清河口。又觉顺便矣。且黄水即有倒灌。一入引河。自往东行。而不能西行矣。若虑新河一时不能宽深。恐不足以泄淮水。则将旧清口之西。御坝之东。开引河一道。建闸一座。淮水大时。则启板放入黄河。黄水大时。则闭板以拒黄。不使倒灌洪泽湖。蓄泄有方。似属妥便。但此时淮河由开封至归德。久经淤塞。必大加开通。中间凡有可以开通河道。挑挖沟洫。灌溉民田者。皆可酌量行之。至运河口之东。有可以开河引入高家堰内灌溉民田者。则酌开河道。多挑沟洫。使高堰之内。尽成膏腴之田。再将清江浦檀渡寺东运料小河闸座修理坚固。仍将运料小河。尽行疏通。以至海口。则由此放水。可以灌二百余里之民田矣。再于淮安之西。旧柳沟河开通。引水灌田。再于淮安之南。刘均沟泾河涧河子婴沟尽行开通。放水灌田。余水下海。并将凤凰桥人字河芒稻河白塔河尽行开通。引水灌田。且于运河两岸各闸坝。俱行修理。以备蓄泄。则高宝湖水。可以放入运河。运河之水。亦可以灌田。且放之入海入江。而不至有泛滥之虞矣。观沁河淮河之可以分流灌田。则各省凡有清水之处。皆可以设法灌田。而水利益溥矣。是在后之君子。讲求而酌行之耳。

沁水浊悍冲决为患甚大引沁入运此断不可行之策存之以备一说耳

山东水道图说会典

山东省以济南府为省会。济南府之南。泰安府兖州府。其东青州府莱州府登州府。其北武定府。其西东昌府临清州。兖州府之西济宁州。又西曹州府。青州府之南沂州府。武定府之东北为大清河口。大海当其北。西接直隶界。迤而东南。经青州府北。为小清河淄河巨弥河诸口。又经莱州府北。为长泊水潍河胶莱北河掖河诸口。又经登州府北。为界河黄水河清洋河诸口。折西南。为郭家河乳山河五龙河诸口。又经莱州府南。为南大河胶莱河口。又经沂州府东南。为潮河传河口。接江苏界。黄河自河南东流入境。经曹州府南。又东入江苏界。顺堤河当其北。亦东流入江苏界。汶河出泰安府西流。合泮河小汶河。曰大汶河。经戴村坝。折西南流。经兖州府。为运河。分南北流。南流者。合府河泗河。经济宁州。及兖州府东南之邹县滕县峄县。入江苏界。北流者。经滚坝

。合赵王河支津。及沙河。又经东昌府临清州。合卫河。又经济南府西北之德州。入直隶界。赵王河自直隶东流入境。经曹州府。一支津东北流。至兖州府。注运河。正渠东南流。注牛头河。牛头河即旧运河。上源为马踏蜀山南旺诸湖水。在济宁州西。南流合赵王河北渠河蔡河万福河。注微山湖。接江苏界。微山湖之北为独山湖南阳湖昭阳湖。俱在兖州府界。沙河自直隶东流入境。经曹州府。合魏河。至兖州府。注运河。卫河自直隶东北流入境。经东昌府。合马颊河。及漳河支津。又经临清州。注运河。漳河自直隶分二支入境。俱经临清州。在南者为支津。注卫河。正渠当其北。东北流。复入直隶界。大清河自戴村坝滚坝。受运河之溢流而北。经泰安府西北之东阿平阴二县。又东北经济南府。合泺河绣江。至武定府。入于海。小清河上源曰獭河。出济南府。合孝妇河。东流经青州府。合乌淄河。入于海。沂河出沂州府。合东汶河祊河及武河支津。南流入江苏界。河亦出沂州府。南流入江苏界。沂河之东曰白马河墨河。沂河之西曰武河燕子河芙蓉河东沭河西沭河。俱出沂州府。南流入江苏界。巨弥河出青州府。合南洋河大丹河小丹河。东北流。入于海。潍河亦出青州府。合大浯河小浯河汶河。北流经莱州府。入于海。胶河出莱州府。北流潴为百脉湖。稍北。岐为二支。一东南流。曰胶莱南河。合白沙河大沽河小沽河。入于海。一西北流。曰胶莱北河。合五龙河。入于海。九里河亦曰五龙河。出登州府。合西大河县河陶章河昌水河。南流。入于海。其东曰乳山河。又东曰郭家河。西合母珠河。俱南流。入于海。清洋河出登州府。合大姑河流子河。北流。入于海。其东曰辛安河。北流。其西曰黄水河界河。西北流。俱入于海。潮河传河俱出沂州府。东南流。入于海。北至直隶界。西南至河南界。南至江苏界。东与东北俱界海。

再浚小清议山东通志

康熙二十五年山东巡抚张鹏

水性下以海为归。禹疏九河。濬济漯而注之。不闻以国为壑也。故夫旱涝雨暘因乎天。原隰高下因乎地。疏浚宣泄。俾水不致溃溢者。在乎人。不能相天之时。准地之宜。尽疏浚宣泄之人事。仍致污民之居。潴民之田。横决而不可复制。徒诿其责曰。此天也地也。非人之所能挽也。岂理也哉。按志。齐青之间。有大小清河二。大清河为济渠故道。小清河源本泺水。出历城与章邱之泺河●河合。自泺泺二水。俱归大清河。惟●河发源于长白东陵山西麓。约行五十里。至山头店而下至鲍家庄。即万家口。二十里。由大高庄碑湾柳塘口。经段家桥止。故河约二十八里。段家桥至清河口二十七里。土人名为●河。实即小清河也。相传刘豫所开行舟运粮。其水自章邱历邹平长山新城高苑博兴乐安。东北入海。蜿蜒六百余里。初本一流通也。至今日而小清河故道截为数节矣。

自万家口于顺治四年决河一道向东。折而东南。又折而东北。行十五里。至段家桥。其水平地●漫。而章邱之地遂遭水患矣。自段桥而下。新决●河之水。与泲山泲合。夫泲山泲环南山约二十余里。受众山之水。今增●河之水归之。其势不得不汹涌澎湃。横溢无涯。而邹平西北之地遂遭水患矣。泲山既横溢无涯。遂于泲之尾出环河沟。复趋小清河故道。行八里。至对门口。又东会邹平之沙河。合而为一。其势益悍不可御。竟穿小清河故道。折而之北。决河一道。亦平地弥漫。而邹平东北之地遂遭水患矣。自是●河泲山沙河行三十里。合奔白云湖。夫湖之容水有数。今诸水合而归湖。湖不能受。其横决泛滥。有更甚于泲山泲者。而长山膏腴之地尽成泽国矣。湖之下为陶塘口。诸水直注陶塘。复不由小清河故道。而尽归清沙泊。夫清沙泊者。新城蓄水之处。今诸水汇焉。至新城而别无所之。是一弹丸之新城。竟为众水之归墟矣。田舍坟庐。尽皆漂没。新民其能堪乎。夫新城在南岸。高苑在北岸。中分小清河以为界。新堤堙废。而高堤坚固。新居上游。独当水患。高凭堤以为固。率男妇万人寝食其上。以御斯人之决。弓矢刀石相向。如仇讎。如敌国。构讼格。于兹数十年矣。乙丑夏秋间。长新两邑民。数以水灾告。云小清河不治故至此。爰于康熙丙寅正月。单骑亲往。先循小清河新决之处。一一相度其形势。又溯小清河故道。一一穷究其源委。而后知小清河之不治。致诸邑受害者。非天也地也。人实为之尔。夫善治病者治本。今日新城等之受病。本症也。不为追究其受病之由。而苟且补苴。是徒治其标也。何益哉。然则新城等之受病何在。曰在上流不在下流也。在故河不在新河也。治本之之法又何在。曰在制小清河之上流。疏小清河之下流而已矣。在复小清河之故道。截小清河之新道而已矣。夫漯河至万家口东徙。遂淤故道约三十里。今当浚之仍使北行。议于万家口新决河不必堵塞。宜建石闸一。使●河之水。不入决河。即不致平地弥漫。而章邱永无水患矣。水既不入决河。自不入泲山泲。泲所受止南山之水。旱则无水。潦亦止此一泲之水。听从还河。出小清河故道。而邹平西北之地永无水患矣。八里至对门口。此地原增沙河。水为更横。议建石闸一。使水不北行。趋白云湖。而邹平东北之地永无水患矣。对门口之下。本小清河故道。约三十里许。至郭家口。今两旁高岸。坚厚如故。而河身多被豪民而为田。如开河庄王家庄阎家楼等处。间草屋数间。以理论之。逭其罪而还其地。仍浚为深阔之河。出郭家口。使与长山之旧口通。则无水至白云湖。而长山之地永无水患矣。旧口至陶塘口。约三十九里。清河不治。白云湖所受湖泊诸水。直趋陶塘口。使清河治而无水至白云湖。自无水至陶塘口。陶塘之左为小清河故道。右则新城之清沙泊。泊南北。宽止五六里。东西长止八九里。今竟汇众水以为归。排山倒海。势同稽天巨浸。况复诸水横于南。孝妇河之水又横于北。一派汪洋。历有年所

。新民能不为沟中之瘠乎。宜其挺而走险。必欲决高苑之黑水湾军张道口。以少缓须臾也。

其所以必欲决之者何。以黑水湾军张道口之下。旧有支沟。沟行十八里。有五空桥。水可由桥趋博乐入海。高人奋力争。必不使决。两监司按之得实。曲在新城。治以盗决之罪。故旋决而旋塞。而新城之水。仍弥漫如故。余亲历其地。一望惨目。反复思维。新水无所泄救。势必冲决而新城危。若骤以新城之水。泻高之决口。其下支沟水道久堙。两旁无堤岸束水。势必横溢田亩。高苑冲决而高苑危。又况博乐二邑。地势较高更注新水。果如此行。博乐恐亦未可保也。且上流不遏。下流必壅。即今新城之水。从高决口出。从前之积水方泄。在上之积水又来。是又徒有害于高苑。而究无济于新城也。今议或黑水湾或军张道口。建石闸一。其下支沟旧道。当疏浚深阔。达五空桥。再下五道口尹家泊姚家洼直身河刘注洼至大吾坡。系高博乐下流。凡浅阻之处。通加疏浚。令新城所涨之水。徐徐启闸宣泄。勿使暴怒冲激。前水入海。后水复流。逐渐放行。新城之地。不逾月而皆可涸出。既有济于新城。又无害于高苑。诚两得之策也。待至全河底绩。使●河浒山白云陶塘清沙诸水。不灌新城。是新城已无水患。而军张一闸。可以永闭。以防万一之蓄泄。高民可安枕而卧。又何必率男妇万人寝食死守。世与新民为难哉。此皆制上流之法也。其疏下流又若何。曰是不难。考小清河至岔河。与孝妇河合。至此而下。土人统名孝妇河。或统名小清河。由岔河十里至通济桥。又五里至伊家园。伊家园五里至闸上。又十五里至湾头。接入乌河。有谓此一带河身俱高。水反西向至伊家园。因云小清河水不能逆流而上。开之无益。夫使水必不可行。则从前小清河当至湾头而止。何以能由博乐入海。皆由湾头汇聚诸水。势甚湍激。故尔倒流。伊家园以下。地久淤淀。必多阻塞。遂云河身俱高。若使深通。俾湾头不致湍激。便可顺趋入海。又何有不行之患乎。此则疏下流之法也。至长山孝妇河苑阳河黄土崖等。亦岁为新城患。余又循孝妇故道。迹其源流。原合苑阳河米沟河干沟河。由刘家等庄入岔河。归小清入海。自吕家庄口决。不由旧河。反由邹平毛张等庄。经新城入麻大泊清沙泊。灌新城。下冲博兴等县。为害甚大。使自吕家庄建石闸一。使黄土崖等水。仍归岔河与小清合。而诸邑更可永庆安澜矣。总之。水合则强。分则弱。急则怒。缓则平。通则行。阻则滞。今以蜿蜒六百余里一流通之清河。竟截而为数节。又益之湖泊。以助滔天之势。其害宁有穷乎。犹人之一身然。发源之漯河。咽喉也。所经邹长新苑等处。如人之腹与肠胃。传送受载之府也。至博安入海。则尾闾也。人身一处。血脉不通。则人必病。水一处不通。则水必为灾矣。今小清故道既通。石闸复建。即使山水迅发。皆趋正道入海。万不得已而启万家口闸泄之。启对门口闸泄之。启黑水军张闸泄

之。向蹙地受水而泛之湖泊。今扩地受水而纳之故道。谓仍足为害者。吾不信也。此议一行。则蓄泄有地。启闭有时。将见七邑之中。沟壑之地。疏为桑麻。鱼鳖之民。均得安宅。旱可资其灌溉。远可通夫舟楫。不独使不为害。兼可因以为利。又何重举事而乐因循。以留此无穷之患哉。考志。明成化癸巳。都宪牟公曾浚之。自历城至乐安。水循故道。退出邹平等邑膏腴田数万顷。迄嘉靖癸巳。六十年。小清河复塞。涓沙孝妇等河溃涨。当事者复浚之。三年而毕。诸水悉平。咸注之小清河。高苑志。亦载青州推官陈君珪小清河议。按其地形。似又与今异。其言引●河可归涓河入大清甚切。余询之父老。谓必不可。齐东邑志。已备述其害。得无今昔之殊势欤。溯成化以至于今。历百几十年矣。余悯斯民之昏垫。冀一尽疏浚宣泄之人事以拯之。实余之苦心也。经营创建。明知劳民而不敢避怨。以期垂之永久。惟望后之君子。或先事而绸缪之。或乘时而补救之。使小清河得永循故道。而七邑之民。得永免水患。无因循倾圮。使诸水横决莫制。而反归其咎于天地。则幸甚矣。故不揣为之议。复为之图说。以俟后之君子省览焉。

浚胶河疏雍正三年

山东巡抚陈世管

奏为钦奉 上谕事。窃臣准部咨。据温文桂条奏疏浚平度州境内胶河缘由。奉 旨着臣查明具奏钦此。臣因东三郡河道多淤。委原任胶州知州会同该地方官。将此胶河详细确勘。今据称平度州南乡并非胶河。温文桂所奏。乃胶莱之运河也。此河自胶州海口之麻湾入口。经由平度高密昌邑三州县地方。至掖县海仓口入海。现丈得一百九十九里零。系元时运粮之河。中间有分水岭。形如龟背。水至此东西分流。不能合而为一。今就地势作两截疏浚。东半截计一十六处。西半截六十五处。河身窄浅。止须增挑宽深。惟掖县海仓口。乃全河泄水入海之处。现今流沙壅积。计长五里。以致河水散漫无归。淹及地亩。此处应加开掘。俾河水畅流入海。不致泛溢。则村庄地亩均有裨益。但须于三四月间。无大北风卷潮入口之时。施工为便。此温文桂条奏之河。应行疏浚者也。至胶河发源于胶州之铁橛山外长城岭南。经由胶州境计五十七里有奇。经高密县境计九十六里有奇。入于平度州南之胶莱运河。此河患在上流宽阔。下流窄狭。而归入胶莱运河之处。淤浅不成河者四里有奇。淤塞如平陆者一十五里有奇。水无归宿。势必散漫。兼有百脉湖五龙河张鲁河会流泛溢。各州县虽筑堤堵塞。而水之去路不通。难免溃决。今应将浅窄淤塞之处。挑挖宽深。引水归河。自无淹没之虑。此温文桂条奏之所未及。应并行疏浚者也。通计两河共估挑土一十四万九千二百七十方。臣拟于农隙举行。官备器具。用民之力。每人日给食米一升。先将两河淤塞浅窄处所。一律开通。所有胶河疏浚有益缘由

。谨具折请 旨。是否允当。伏祈 皇上批示遵行。

禹城县西乡韩家砦小简河沟记

韩铎胙

事有欲治此而不能治。及至治他事。而此事反得治者。今韩家砦河沟是也。韩家砦在禹城西乡十五里。地势卑下。霪霖易积。又邢家庄以南数十里。水咸注之。夏秋之交。云行雨施。湾环渟聚。深厉浅揭。垣倾宇颓。速涸则可麦。否则并麦而无之。举上天雨露之仁。而嫁其名为灾祲之怨。可怜伤哉。先是韩家砦民请疏沟。欲决其流入于榴浦。榴浦人起而争阻之。讼继以。事格不兴。余乾隆己巳冬。作宰禹城。民又以榴浦阻疏沟事来愬。余曰。阻之诚是也。尔欲利而彼欲害乎。会大中丞准公。仰承 谕旨。思永除三齐之水患。檄下道府。广谘博访。履陌度阡。讲求沟洫之制。余从郡守刘公亲董厥事。而禹城官道南之引河。遂获连类并及。凿壅泄滞。马驰矢迅。以归于徒骇之河。引河者。榴浦之河也。于是召榴浦人而语之曰。若尚将阻韩家砦河沟也乎。引河未通。而弗阻其沟。是召水以自殃也。自殃者不情。引河既通。而犹阻其沟。是障水以殃人也。殃人者不祥矣。余曰诺。因为之转请宪司。命韩家砦民于庚午年四月七日兴工。起韩家砦庄南。凿河沟。广丈有二尺。底广六尺。深五尺。北入引河。长共一千四百七十余丈。不旬日而竣事。禾苗充茂。农庆有年。两乡之民。向之仇若敌国者。于是乎语笑通问。各相诫。每语及前阻沟事。汗颜无已。众请定河名于石。余思利民之事。不必其多且繁也。引河长仅三十里许。韩家砦沟长仅七里许。用民力仅三四日。不亦简乎。向之请凿沟以泄水患。百计欲治之而不能者。今乃一旦举之。禹城西乡。火几万户。免水涝之侵。而享仓困之足。解狱讼之忿。而通酒醴之欢。非惟民初望不及此。即余为有司官。思欲拯民陷溺。其初望亦不及此也。则惧其壅也。浚而深之。求其广也。铲而拓之。勿积土其中。以冀往来之捷。勿艺稼其中。以私黍粒之肥。岁出七八人之力。芟刈荡涤之。为百年无碍远图。其施功尤简也。九河旧有简河。因其地与徒骇相近。名之曰小简河。而书其始末以刻之。

山西水道图说会典

山西省以太原府为省会。太原府之西汾州府。其东平定州。其南沁州。又南潞安府泽州府。其东南辽州。其西南霍州隰州。又南平阳府绛州解州蒲州府。其北忻州。又北宁武府代州保德州。又北大同府朔平府。朔平府西北归绥五厅。黄河自乌拉特旗南。鄂尔多斯左翼前旗北。南流入境。经归化城。合图尔根河乌兰木伦河入边。又经保德州。合大涧河及葫芦山水。又经太原府。合岚漪河蔚汾河。又经汾州府。合湫河三川河沙河。又经隰州。合仙芝河昕川河。又经平阳府。合清水河罗峪河。又经蒲州府。合汾河涑河。折东流。合妨纳水。又

经解州至绛州。合清水河沅河。又东入河南界。汾河出宁武府。东南流。经太原府。合碾河岚河直谷水晋渠水洞涡水沙河文峪河。又经汾州府。合义河孝河中都河。又经霍州。合新水峪河仁义河。又经平阳府。合涧河黑水河。又经绛州。合浍河。折西流至蒲州府。注黄河。桑干河出朔平府。合恢河。东流经大同府。合黄水河浑河十里河。入直隶界。滹沱河。出代州。合阳武河。西流经忻州。折东经平定州。合牧马河清水河秀水河。入直隶界。清漳河二源。俱出辽州。合清河。南流入河南界。浊漳河二源。北源出沁州。东流经潞安府。与南源会。南源出潞安府。合石子河绛河。东北流与北源会。又合榆社水。东流入河南界。东洋河南洋河壶水。俱出大同府。东流。滹河亦出大同府。南流。俱入直隶界。沙河滋河出代州。西韩河出平定州。俱东流。入直隶界。洪河出泽州府。东流。丹河亦出泽州府。南流。俱入河南界。沁河出沁州。南流。经平阳府东。潞安府西。又经泽州府。合梅河护泽河。入河南界。东至直隶界。南至河南界。西至陕西界。北至察哈尔。

蒲州府复涑姚二渠记

胡天游

蒲晋之坤河带如玦。川在州域。北汾南涑。涑自唐都督薛万彻。导水夏县至临晋西。委张泽入于河。解之平陆泉出横岭。涧合溪赴。会流以盛。隋都水姚暹渠引焉。至蒲虞乡县泽首受。亦西入于河。然暹所引本北魏永丰旧渠。而郇善长谓涑水西径郇瑕。又西南径张扬城。属于陂。则非万彻暹所始营。唯二渠源瀆山谷。悍挟泥沙。时时滞不循其理。久益为变。暹彻所以条其攸归。必使之复。去害致利。以予其民。宜着史书。称名勿绝至今。渠自两人后。开塞几变。近废不治愈甚。而张泽者。即善长书涑所属陂。今以为湖。变其名五姓湖。故瀆渠邮以输河。涸三数十载。梗前时入河道。凡二渠积阨。流当就湖者。或不能至。若夏秋会。甚风淮雨。嘘涨鼓怒。涑冲暹渠。力并壮决。败解盐池。荡庐稼。骏撼郭邑。因注湖。莫有泄容。游波蹕腾。四啮原陆。蒲解之人用为困。河东兵备道乔公。暨知蒲州府周侯。相与谋吾民。以解池系国赋巨。唯水是病。却菑底辑。使无滥沈。川渎顺性。岁种时庆。经务之要。莫急且先。乃召父老。告以渠河。兴罢孰利。咸曰。苟导复之。利世世。于是计与暹渠左右夫家。其田溉润得及者。率户役焉。其非蒲所治。而统于河东为解州。以畀其守。其在蒲县四。曰猗氏临晋虞乡永济。令分主之。以为禹治水施先下流。湖渠同时。乃畚乃鍤。乃疏乃穿。乾隆甲戌春正月。水功是兴。逮四月成。自解安邑属蒲水济三百余里。循渠树防。翼翼杰杰。式砥式遏。而邸家营者。介虞乡猗氏。势有南痹。异时涑横捣八里为巨浸。狂溜勇淘。地益底深。岸高下绝悬五六丈。崩口不可塞合。周侯谓此涑要害。如军陈攻守。必争险胜。出俸钱

买其傍田。尽土实之。夺其凶门。卒杜服上为其堤。崇筑加仞。厚固弥巩。责官吏以时卫。于是愤帖郁宣。潦缩其暴乎野者。壤出其沦于垫者。昔若食得饴。兹委壑如纺。土燥厥。复于田耕。涂欢里歌。忘其恐慙。方役之兴。公及周侯。躬巡渠所。劳其人勿怠。日夕记讫。酒肉赉赐慰遣焉。今夫去疾病而复于壮者之为复。国地失而复克取有之之谓复。城郭道路陂泽堤渠。其既废而治兴焉之谓复。修其圯。攘其患。用其利。犹起膏肓。奋武烈。均乎大庸。予诊斯谋。美河东公功。太守侯之劳烈。同德协虑。康享斯民。视暹万彻所为尤有尚。思扬其光。嘉昭无休。且告继为政者师循之。亦克保奠以终。永厥绩。毋隳。

东湖记

储方庆

士之出身加民。受朝命从官于四方者。宣力之暇。亦得因其地之山川。寓意于游观。以为后世美谈。昔贤如欧阳修苏轼。出典郡邑。皆有登临遗迹。见乎诗歌。或览其形胜。剏为亭榭。垂诸不朽。虽千百世之下。犹得想象其遗迹而思乐之。然皆顺民之利。以自托于修建。功成而后享之。然后以文章鸣其意。故其文可传。而其地可久也。异哉清源之有东湖。何其异于古所云耶。湖居邑东偏。计城市广狭。湖居三之二焉。父老为余言。县故无湖。湖所占者悉平壤。曩时白石水涨。不以时疏导。悉归城东低下处。外障于垣墙。而内益以泉水。故水日聚而成湖。此湖之汇为巨浸者。数十年于兹矣。而令长之来宰是邑者。又以西北少水泉之美。快意于斯湖。以为一隅胜也。遂从而文饰之。为游观之所。然而傍湖城垣。受水冲激。崩塌无完土。西岸水侵。民居日毁坏。每岁夏秋交。山水暴发于外。湖水泛滥于中。则市无行人。居无燥土。惴惴焉有沉溺忧。然则守斯土者。见其汪洋浩瀚之势。当戚然以忧。有食不下咽之虑。而又何暇对景怡情。作为诗篇。垂之邑乘耶。余以 今上十四年孟春。来守兹土。既受事数月。凡境内山川风土。悉身历之。而东湖尤日夕在卧塌傍。故其地形之高下。斯湖之本末。考之至晰。筹之至熟。方将运南方之桔槔。尽发湖水于城外。使内水有所去。修西面护城偃。障白石口。使外水不得入。然后缮完城郭。整理庐舍。使清邑不至湮废。而秦陇兵兴。晋阳驻牧。附近州邑之民。日夜辇运刍粟。以供师旅。犹惧不给。凡所经画。悉阻于时会。未可遽行。及平凉归命。晋地稍宁。大中丞又以吏议去官。属邑皆有震色。无暇为久远计。迁延及于戊戌春。吏事稍暇。将申本志。谋塞此湖。而朝命猝临。亟去兹土。乃使三年中日为清土计者。不得少展。遽委之而去。惜哉。然而东湖之名。业已载在邑志。作为歌。窃恐后之君子。不察斯湖之有害。且非天地生成之水。乃山水流涨所积。不可不早为放泄。以存清邑一撮土者。而事目前之观。忘守

土之计。故敢笔之于篇。以待后之君子。至于山水映带之妙。鱼鸟花月之情。昔贤述之详矣。余又何词焉。

卷一百十六工政二十二各省水利三

安徽水道图说会典

江苏省之西南。为安徽省。以安庆府为省会。安庆府之东。池州府宁国府广德州。其东南徽州府。其东北太平府和州滁州泗州。其北庐州府六安州。庐州府之北凤阳府。六安州之北颍州府。大江自江西东流入境。经安庆府庐州府和州东南。池州府太平府西北。合前长河前河漳湖石牌河张溪河云溪河枞阳河通济河罗昌河梅根港大通河荻港石碓河鲁港水阳江新河及巢湖三支渠。又东北入江苏境。巢湖在庐州府境。肥河派河界河马栅河汇焉。东出一支曰黄落河。又东歧为三支。曰牛屯河裕溪河●港。俱入于江。水阳江出宁国府。北流合青弋江至太平府。分流潴为里南湖南碭湖固城湖石臼湖丹阳湖。西入于江。绥溪出广德州。西流至太平府。注里南湖。青弋江出徽州府。北流经宁国府。注水阳江。其下流曰鲁港。西入于江。胥河自银林堰西南流入南碭湖。淮河自河南东流入境。经颍州府凤阳府泗州。合淠河颍河西肥河沿河南肥河涡河东肥河浍河沱河池河。潴为洪泽湖。接江苏境。颍河上源曰沙河。曰颍河。西肥河上源曰芟河。及涡河浍河。俱自河南东流入境。浍河合灊河。俱注淮河。汴河出凤阳府。东流入江苏境。淠河出六安州。合曼水河桃园河。北流至凤阳府。注淮河。池河出凤阳府。东流至泗州。注淮河。新安江三源。曰东界河。曰西界河。曰南港河。俱出徽州府。合南流入浙江境。婺江南河。俱出徽州府。南流入江西境。龙湖为二郎河南出之支流。出安庆府。南流入江西境。英山河出六安州。南流入湖北境。滁河出和州。东流经滁州。合花山水。入江苏境。石梁河出泗州。东流入江苏境。东南至浙江界。西南至江西界。西至湖北界。东北至江苏界。西北至河南界。

治淮上游论

吴其溶

治河必先治淮。而治淮必先治淮之上游。此其枢要。不在江南而在安徽之境。淮出胎簪。其源甚细。至固始而河南湖北交界之山水入之。始能畅注至正阳关。而汴南之水会之。至盱眙而庐凤东流之水会之。钥以洪湖而成巨浸。自固始至湖口。不过六百余里。平时河流。本不宽深。曲折尤多。而寿州之峡山上两水口。束收太紧。水泻遂缓。其洼处在在潴为巨湖。周围皆不下二百余里。皆有冈阜绕之。非甚涨溢。湖水不能出注于河。芍陂灌溉。几及千里。其入淮者十之五耳。颍水独深。襄舞诸水注之。其流尤缓。故淮水最难蓄。而二十四年

之大水。则黄河自朱仙镇灌入。今年之大水。则定远固始。各处发蛟。非常之变。非淮水之忽旺也。寿凤平衍。水渟不流。五坝齐开。日减一指。山水一到。其涨如故。是开坝仅能放洪湖之水。而不能泻上游之水明矣。洪湖日高。而上游太洼。即有水潦。湖水未长。而田地已淹。脱遇旱暵。淮流未绝。而湖水已乏。夫淮水稍乏。不能敌黄。而淮水稍大。又恐溃堤。进退失措。安有把握。余窃见定远之叶子湖瓦埠湖。皆四面有山。一入河。而霍邱寿州之湖。与河相连。中隔长堤。口门历历可数。窃意前人于此必有闸坝。以时启闭。诚能因势建坝。增堤稍高。淮水大则闭闸。不使助淮为暴。是洪湖所不能尽容者。而诸湖分容之。水小则启闸。使与淮流并注。是洪湖所不能尽蓄者。而诸湖分蓄之。其事可成。其利甚溥。纵使无益于河。而大有益于民。然从无一人议及者。则以任事者从无过洪湖西行一步耳。以数百里之上游。置之度外。良可太息。自非目足历。不以此说为迂。即以此说为易。姑存此见。以俟将来而已。

凤台县沟洫志

李兆洛

古称淮堧沮洳。地处卑下。淮挟诸山之水而至。弥漫旁溢。其势然也。县承颍口下流。淮始出平地。硖石骤束之。既出硖石。又扼黑石山。东至怀远。又扼于荆涂。骤涨不宣。为患滋甚。酏流引渠。足以杀患兴利。而参观地防。厥有异宜。疏举大端。略有三要。淮南之地多宜蓄水。原隰交错。土膏衍沃。因庠就下。股引成渠。水流淫裔。堰潴灌浸。利饶耕凿。其要一也。淮北之地多宜泻水。皋原迤邐。旁比高阜。流潦瓮溢。已成泽国。厥土离斥。不任淳畜。泉润蒸达。小暵不枯。多穿支渠。潦乃急注。其要二也。滨淮之地厥宜障水。滩湾窳污。惟虞泛溢。捍防阻堰。冈陆连属。盛涨不侵。膏壤足殖。其要三也。综是三则。厥以淮南为上。若疏导得宜。潦可分泄。旱可引灌。利孰大焉。今力穡之户。畜有塘坝者。虽遇小旱。犹庠救得获。是能用其利也。若淮北高下二区。不能引水为利。但求免水患而已。县所处淮南地窄。其得水利为上腴者几希矣。而所为求免水患者皆是也。虽硗确不齐。亦庶几图去患以为利。其具可无豫乎。县西之焦冈湖董峰湖。东北之钱家湖穆杨湖。皆周数十里。昔时淮水游波渟汇。渐淤成陆。民今垦殖其中。小涨即淹没见告矣。夫漫水可堤也。决水可防也。江南之地。卑于淮江。长江之水。盛于长淮。然筑围分圩。堵坝设。遂可以去急患。保永利。是堤防之不可不讲也。县北之薛家集清泉集诸坊。首受蒙境下流之水。稍遇霖雨。则田庐道路。皆被淹浸。灾歉屡告。不得深沟通渠。支分宣畅。其患无已。是沟渎之不可不讲也。堤防之利。曰鲁村湾大山集坝丰湖二里坝王叶家巷东西坝。沟渎之利。曰湿泥河裔沟河黑濠河界沟。若乃北山诸泉。可资灌溉者。亦详考其大小。附而着之。曰盘泉元女泉聚星泉

抱雪泉岚香泉沁月泉洗云泉浑山泉。

怀远水利志怀远县志

怀远知县李兆洛

怀远东南地势。右滨淮。左距山。中不数十里。多官塘。凤阳诸山之水。归上盘塘入境。流归下盘塘。两盘塘之间。有坝曰龙王坝。坝南有沟。设闸曰闸沟。水盛至则启闸泄水。由闸沟北行。以归濠水。水小则闭闸。使悉由龙王坝西行。以归郭陂塘焉。郭陂之南。有东萧家湖西萧家湖洪塘石塘灌浸塘。分受诸山之水以入郭陂者也。郭陂之西。有孔册湖。分泄郭陂诸塘之水归淮。其西南有白龙塘。潴山水以济郭陂者也。郭陂塘旧设斗门十二。以备蓄泄。有塘总塘长司其启闭。其后斗门渐圯。龙王坝亦毁坏。塘水横泄。明万历中两次修之。围堰水门悉坚实。水复归塘。国朝雍正十年知县李经又修之。复设塘长。然是时下盘塘已淤废。准领升科。开垦成田。其后诸官塘相继湮淤。遂为畜牧之所。而龙王坝亦倾略尽矣。濠水东南来。经涂山之阳而入淮。涂阳之水半归濠。其西北诸自入于淮。其东之水。则汇为化陂马诸湖。由席家沟以达于淮。今亦芜废过半矣。镆山之阳。其川曰洛。洛东有龙头坝。以障凤阳定远诸山水之归洛者也。洛西潴水之大者曰蔡城塘。大半入寿州。其北曰女环塘。曰高塘。水皆入洛。洛河镇者。西南一大聚落也。在樛东。虞耕山泉之北流者。皆达于淮。而倪家湖南湖方家湖其汇也。寿春塘史陂塘。其别潴也。诸水皆能溉田获长利。是故淮南之田宜稌者半。宜黍者半。今山泉之流注诸塘。可引而取者自若也。泽涸为藪。水利弛矣。然淮水盛涨。更四时不衰。弥望数十里。可挹而注。法宜治龙尾车以引淮水。然用水车必先理水道。理水道必穿民田。穿民田必计田而偿以值。取于官则不给。取于民则利未兴。或以为病已矣。淮西北诸田。皆沃壤也。然无官塘。多湖荡洲渚。杂种谷麦。霪雨则水涨而四溢。没平畴。旱暵则沟浍皆涸。无所取灌溉。肥澥清沟之间为尤甚。其弊在不浚沟洫而使之通。则潴水写水俱不得其宜。故水旱交病。淮西之水洩最在南。黑河东南会之。而汇为大泽。曰湄湖。以入淮。永平冈者。湄湖之洲渚也。诸水南归黑。北入欠。东入淮。其间则有平阿湖芦塘湖茆塘湖满金池。惟芦塘湖南合当临沟。余皆北入欠。今涸矣。欠涡之间。诸水之南归欠有沟五。其万福集。南兴集。皆怀远凤台分界之所也。其地宜秫。其民编秫席为业。涡南之聚落。何家溜为大。其民恒业编草冠。诸沟之北入涡者。何家沟以西有沟十四。有湖七。而七湖皆淤。无水可稼穡。邵家湖最下宜稻。余皆种秫黍而已。其东则有沟八。而牢家洼傅家湖马家湖。皆略可蓄水。他如成旺湖塌河支子湖洼子营皆淤无水。如钞家等湖塌河旧有坝。今久废。存其名而已。黄河屡决入淮清口。又迫于黄上流恒缓。岁岁涨甚。则逆入荆山阳之大。由欠河南循荆山之西而下。合

萧家沟而入涡。灾及数十里。故荆山西南麓有石羊坝。当大之上源。今废矣。县西北居民愿修之以障淮水良善。然猝遇大涨。灌欠河而北溢。坝亦无足恃也。

县治依荆山之左。白龟泉在东南麓下。会东南麓水入淮。其北则碧溪东流入淮。四眼井在其南。其北则濯玉。东流合碧溪入淮。其它诸泉池井。皆清冽可汲饮。助游观。其为挹注微矣。涡肥之间诸聚落。龙亢为大。其民亦多业编草冠。诸沟之南入涡者。龙亢以西。则有沟十七。而抄河者。自蒙城入境。贯黄家洼而至龙亢西北。北受叶家湖莫家湖许家湖诸水。南会汤家大沟。东过龙亢东北。南会黄家沟。又东北合何家沟入肥。其东皆故抄河道。今尽涸施耕种。惟团湖有水。东行为杨家洼。经故县村北。又东北为宫家沟以入涡。故县村居民。多业编柳肆为筐筥。其东二十里为龙窝集。又东为沙沟村。其民则皆业编竹篾为器。其北有九鲤湖。可蓄水。湖水通张家沟入涡。又东二十余里为马头集。一聚落也。又东为岫河口。涡口也。诸沟之北入肥者。则有沟八。肥流故广。多洲渚。何家沟以西曰龙王滩。又西曰乌云寺。皆大洲也。何家沟东十里曰中南海。又东曰钱家滩。龙王滩乌云寺中南海。皆产芦苇可织席。民业资焉。又东三十余里曰四方湖。周三十余里。水大至则为巨浸。又东为苏家集。亦一聚落也。道通宿州。有逆旅舍。凡贩牛马驴骡者集焉。诸沟之南入肥者。则有沟十四。自汉沟以东至石羊沟。皆北分清沟之水。南达于肥。自是而东。益与清沟近。又四十余里。而清沟入肥。其间地皆宜麻。而民多织苇席为业。环县七十余里。南距淮。北跨肥清沟。皆腴壤也。肥河入淮之所曰沫河口。今淤矣。肥源故广。下流无所归。则滃蓄而不得去。每夏秋水涨。七十余里如大泽焉。而沫河口为凤阳境。欲疏浚而未由也。而岫河口东至蚌埠里。民新筑长堤以捍淮。凡二十五里。其功甫成。冀得小安焉。肥北诸沟。清沟最大。源出宿州之龙山湖。东南流至县境之吕家湖。沟形始见。又东行至年家桥北。会十湖水。十湖今渐淤无水。其最下处可为水田。艺稻而已。清沟之南。无量沟之东。有姚家湖。南流为小沟。入无量沟。有常家湖滕家湖。北合清沟。唐沟之东有白莲湖水。合小石沟。而汉沟之西有崔成湖。大石沟之东有骆家湖。其南有苏家湖。东北有艾家湖。斜沟之东有郑家湖。沙沟之西有大庙湖。则皆耕种为平地焉。清沟东行。贯小石大石石羊沟。至石桥沟始广。旧产菰蒲芦菘菱藕甚繁。贫民依以为食。今无矣。石桥西北一里之张八营。及芦沟北之火星庙。贫民至治贯钱麻缕为业。诸沟之南入清沟者有九。其分肥水东北入清沟者一。大清沟东有杨家湖。黄木沟西有高家湖。又大沟东法钟寺南均有湖。颇平浅。虽有水亦不能蓄也。石桥以西。淤塞特甚。自万历以来。浚者四次。年久淤塞如故。芦沟灈河之间地稍高。水患亦减。诸沟之北入灈者有九。而诸湖如薛家湖

鹅塘湖梅家湖。遇雨亦差可渟蓄。而漕东之陈家集。亦一聚落也。其民业贩牲畜。亦略如苏家集焉。涡南则张家庙。肥南则尤家湖。漕南则陈家集高庄何家集民妇女事纺织。亦艺木棉。特苦少。而蚕事则惟吕家浅及双沟集有之。然北土未尝不尽宜桑柘也。明史河渠志。永乐十四年。河决开封州县十四。经怀远由涡河入淮。宏治二年。河决开封。白昂言河水南决者。自中牟杨桥至祥符界。析为二支。一经尉氏等县。合颍水下涂山入淮。一经通许等县。入涡河下荆山入淮。又一支自归德州通凤阳亳县。亦合涡河入淮。今颍涡二水入淮者。各有滩碛。水颇缓。宜疏浚以杀河势。嘉靖七年。胡世宁言河自汴以来。南分二道。一出汴城西茱泽。经中牟陈颍至寿州入淮。一出汴城东祥符。经陈亳州。至怀远入淮。今诸道皆塞。宜浚孙家渡抵寿州以杀上流。二十年。命王以旗总理河道。先一岁。黄河南徙。决野鸡冈。由涡河经亳州入淮。旧决口俱塞。凤阳沿淮州县多水患。乃议徙五河蒙城避之。万历四十四年。河决开封陶家店张家湾。由会城大堤下陈。入亳州涡河。终明之世。河之分流入涡者不绝。今虽已堵闭。亦时有决溢。而淮水以敌黄之故。蓄之高堰者日高。则淮水之出不畅。而滨淮之地常苦潦。夫讲沟洫于怀远。淮以南当兴其利。淮以北当除其害。利莫大于郭陂诸塘。今之所以废者。龙王坝之不筑也。塘下诸沟之不开也。筑之开之则利兴矣。其余傍山之处。不患无水。如盘塘女环塘之类。各循旧制而修复之。则利兴矣。又其余如马厂湖孔册湖之类。亦仿诸塘之制而为之。度其地形。堤者堤。浚者浚。则利无不兴矣。而久而莫之议者。工役畚揭之需。县官无以给之。一也。芜废日久。民或侵占。狃于目前。莫为长虑。二也。水旱频仍。不暇兼顾。三也。害莫甚于沫河口。水涨则倒灌为害。水落则停淤为害。害及田稼。且害及庐舍。始也或间岁一被其害。今则无岁不被其害。田庐如浮沔栖苴。流离昏垫。十室而九。今欲除倒灌之害宜于防。而沫河口纵横散漫。不可得而防也。即防之矣。而当盛涨之时。淮且逆涡而灌肥。仍不得而尽防也。除停淤之害宜于疏导。而疏导之法。必下流畅遂。势如建瓴。沫河下流。淮为归墟。今洪泽淤垫。淮水亦郁。当其消落之时。其卑于沫河口。仅以尺计耳。导之而不能行也。且恐其口门通畅。而倒灌之害益甚也。贡震灵璧县志曰。淮水之在灵璧南境者。西自怀远县交界之蚌埠集。东至凤阳县交界之西门渡。中间二十余里。每岁夏秋水发。滨淮之地。悉成巨浸。深且逾丈。此非沟渠所能宣泄。堤堰所能捍御也。所以然者。淮水发源桐柏。挟七十二道山溪之水。东趋入海。唐宋以前。涨溢为患。史不绝书。宋以后黄河南徙合淮。或由颍至寿春入。或由涡至怀远入。其后专夺泗。由徐邳至清河。距海三百里。淮水之尾闾。强半为河所占。淮涨。则扼于黄而不得畅流。淮消。则黄且乘其虚而倒灌。治河者。虑黄之倒灌。而又欲借淮之清。以刷黄之浊也。则束以清

口。鄣以高堰。且于徐邳黄河南岸多设闸坝。以分黄助淮。由是而洪泽满。泗州沈。临淮没。下愈壅则上愈溃。必至之势也。灵璧南乡数十里。安得不常为沼乎。又曰肥河泄宿州龙山湖及怀灵两境洼地之水。南入于淮。年久淤塞。不能畅流。以至泛滥。固已。然他处沟渠宜疏而此独否。何也。从前淮水。不似近年之大。故内水得出。今则黄水逼于清口之外。高堰鄣于洪泽之东。睢湖诸水。又改从归仁而出。淮之大十倍于前。夏秋水发。内水未来。而淮之倒灌者。已先至八集。周回数十里。水深逾丈。居民村落。无异波上浮鸥。若肥河再浚深通。则淮水倒灌更易。此不可不虑也。贡氏所言。与今日事势。若符节矣。贡氏书成于乾隆二十三年。而其言如此。况阅今又六十年耶。是以县之患水者。且不第北肥而已。凡天河洛河欠河。当淮水长时。无一不弥漫四溢也。即怀远以上之寿州凤台。凡滨淮之地。其弥漫无不相似也。民生日耗。维正莫供。蠲缓之令日下。赈货之请岁告。长吏蒿目而束手。亦何以为心哉。

复高太守询六安州水利书六安州志

杨友敬

昨承问州境水利。州高原多而下隰少。向惟忧旱不忧涝。周礼稻人掌下地之稼。以渚蓄水。以防止水。初欲使水有所归。而田畴免涝。既则资以灌溉。而禾苗不困亢暘。此殫人力以相天时。大都塘堰之制。小且浅者。务扩而浚之甚深。大而未完固者。惟增筑堤坝。导引上流。酌立涵闸。均派妥贴斯可矣。其要公塘在慎选塘头。逐时修筑。私塘在责成业户。逐岁挑浚。勿令淤浅。此其常也。至若恒雨兼旬。川流暴涨。又或蛰蛟作祟。忽怀襄。则变出意外。丁未水灾。竟成泽国。州之水分界毫猪岭。东南入江。西北归淮。今南条如旧。而西北沿河十三湾灾后。仍频年被涝。且及七家畝官田畝。昔时西去万山。草树蒙茸。虎狼窟宅。近则人辐辏。崇山悉开。熟地土松雨涤。逐渐归河。又丁未之变。山石落。淤塞河道。水多旁溢。旁溢则河行反缓。行缓则泥沙随滞。河面日浅。干河浅则支河亦淤。水行地上。能勿涝乎。今种山既无禁理。长河亦无浚法。惟冀数年之后。各山种久土结。河泥遇骤水冲洗。可幸复旧。昔管子论水曰。曲必退。满则推前。可悟河道通塞之故矣。山中蛰蛟。数年一发。不大为害。自丁未万蛟尽起。遽成昏垫。男妇漂溺无算。田庐俱成砂砾。人始畏蛟。传此为雉与蛇交。遗卵入地所成。其处常有雾。又雪后视其地。必先消。或掘物混沌如巨瓠。堪烹饪。亦可煎膏。山氓冬暇。逐熏貉。每具纔三二百钱。若号召掘蛟。依值以酬。当有应者。终难遍及。姑存此迂说可耳。尝计州之水利水患。皆与他方迥别。他处水患。或因冲决。可议堵塞。州则淤浅旁溢。难言疏导。他处水利。多藉沟渠。引致河流。州则专恃塘堰。宜勤浚筑。今州之西北。近河则独畏涝。去河远则忧旱倍于东南。然陂堰亦多。但欠人工修筑。

方今农隙。又适水涸。宜遍唤塘头。令劝使水人户。及时增修堤坝。田主称事给资。各佃分疆致力。塘陂完固。雨雪满盈。灌溉有赖。诸官塘准此。至各私塘亦严谕乡保。劝勉挑浚。值兹俭岁。穷佃就使用工。藉资餬口。及至灌田。主佃交益。纵雨泽愆期。亦不至全无倚恃。此人事所能自必者。君子亦道其常而已。昔邓艾大治诸陂于颍南北。而资食有储。杜当阳则尽坏兖豫诸陂为田。而民亦受其益。白香山浚钱唐湖。溉田千余顷。王荆公急兴水利。究迂阔少效。适以厉民。大约各因地势。相厥时宜。务取便民。期收实效。此则宜更广延英。讲求良画。未敢胶执臆见。以辱明问也。

圩田图记

韩梦周

来安东南多圩田。夹列水口沙河东西岸。沙河发源于盱眙之炉山四十里。径县东门。又三十里径水口。又三十里入乌衣河。又东汇于滁河。河水自发源行七十里。流沟注。交会于水口。于是始大。足灌溉。故圩田居焉。列西岸者。曰罗沈圩河西圩范家圩三城圩劝垦圩塘南圩固镇圩天圩凡八圩。列东岸者。曰瓜圩扁圩胡母圩黄青圩大雅圩董青圩江青圩西广大圩东广大圩北广大圩凡十圩。共十有八圩。凡圩之制。大者周四十余里。次二三十里。次十余里。四围筑堤。堤高二丈余。厚四五丈余。次高一丈余。厚三四丈余。堤外有夹河。有散水堤。内有月塘。有沟有渠。于堤半下作斗门。以石为之。小者为●。以砖为之。时其启闭。旱则引沙河之水入斗●。流入塘渠灌田。涝则决圩内之水出斗●。由夹河分入散水。达沙河。沙河不能即泄。在东岸又有汪波荡儿荡以汇之。在西岸有红草黄线沟以出之。而汪波荡为最大。荡广四十余里。东南通乌衣河。水口以北诸冈埠之水皆聚焉。于来为巨浸。故凡圩田之设。其为利害于沙河者十之七。为利害于汪波荡者十之三。此圩田规制之大略也。凡圩田宜稻。所获视他田三倍。其值亦倍于他田。故谚曰圩田收。食三秋。其地利然也。比年以来。雨暘愆伏。旱涝过甚。旱甚则无水可资。涝甚则中外皆饱。圩反为泽。于是圩之民始病。然涝之中尤有甚病者曰破堤。河溢荡涌。冲激所至。堤不能御。则溃决而入。拔树木。漂庐舍。圩之沟渠畦塍。荡涤变迁。失其故制。沙砾所淤。化为硗瘠。是以破堤之圩。三年不复。然来圩再被涝。而无破堤之患。视他邑为幸者。非其水势弱也。圩之堤高且固。足与水敌也。语曰。人力足灾为福。此其验也。故凡营圩田者。莫先于固堤。欲固堤者在齐民力。齐民力者在通作。民力既齐。厚其力食。而堤自固矣。堤固。则小旱涝足以为备。而甚亦不为大病。夫而后圩民可得小安也。余三年以来。营度于此。考地势。究利害。齐人功。凡所规建。颇有成效。因命工为图。备具经制。及所以兴作力食之条悉列焉。俾后来者有所考。毋以荒功遗害也。

开黑河议

韩梦周

来邑圩田之设。唐以前莫可考。志载始于宋代。至明而益盛。与来安接壤者。其南则滁州和州全椒。东南则江浦。东则六合。皆有圩。绎罗布五百余里。而水患由始制以来。虽有甚有不甚。至于今未息。考其所自。圩田多居河滨。河不治则水溢而败圩。其势然也。河之在和州者曰后河。发源于合肥之黄山。黄山大百余里。泉之水皆归后河。东过含山。黄莺山昭关诸水入之。又东过和州。鸡笼山如方山诸水入之。又东过全椒。武进山龙山郑山诸水入之。又东与襄水合。又东入滁河。在滁州者曰清流河。发源于州西北之清流沛。定远之大横山。来安之嘉山滁州丰山诸水入之。又东过乌衣。名乌衣河。又东入滁河。在来安则发源炉山过水口入乌衣河会滁河者是也。三河之水。总归滁河。其交会之处。名曰三汊。三汊东流二十里。至张家堡。由张家堡而老鹳嘴。由老鹳嘴而皂河。由皂河而葫芦套。经六合县城。由瓜埠口入于江。自三汊至江口。萦纡盘折三百余里。急流不可径达。而瓜埠口壅沙逼阻。两岸多苇芦。上游水大。不能即泄。隘束奋怒。旁出四溃。冲圩破堤。实由于此。于是别开河道之议兴。然卒亦无成功。先是。明嘉靖中。巡抚李公巡案曹公。以圩田被灾。因河流细塞。别寻江浦县浦口镇黑水河。今名干河沿西北至滁河。东至大江。长二十里。旧有河迹。中仅隔土冈四里。即朱家山嘴开浚通导。滁河之水。直入大江。无壅溢之患。则圩灾可弭。未果行。三十年。巡抚夏公巡按杨公。遂开黑水河。以误凿石骨而止。及隆庆二年。来安人王来建议开黑水河。忤巡按张某意。欲难来。发帑金三十两。令凿井验试。试如法。又发金二百两。令其自开。来言费不敌功。来又无权。不可任。词语激切。巡按怒。置来于狱。万历中。来复上言。事得行。寻以用非其人。冒侵帑金。惧谋。阴阻挠而罢。自是不复言开黑水河矣。我朝康熙十九年。圩大灾。复举王来议。开朱家山二里未通。

雍正十二年。大开朱家山。用银二千七百余两。旋淤塞。逮乾隆四年。滁州卫守备李之者。复建议开黑水河。计工条画。视王来尤详备矣。其略曰。开河之法。必先测量地势高下。使源委均平。始蓄泄得宜。前人昧地势。尝试以为徼幸。故无功。今测滁河河底至岸高一丈六尺。自滁河之张家堡。南至塘营石桥。长七里余。地势渐隆。高五尺二寸。有河渠。水发可通舟楫。疏浚功省。自塘营至查家坝。地势更隆起。高三尺。有河形。不能通流。自查家坝至徐家坝。地又高五尺五寸。河形泥淤。自徐家至李家坝。地又高二尺。通查家徐家李家坝。凡高一丈五寸。各宜疏深如高数。过李家坝而东。为朱家山。山脊长一里余九十丈。地势耸隆。高一丈四尺三寸。统计比滁河河底高四丈六尺。河形

中隔。故朱家山尤为黑水河塞障。踰山而东。土岸危竦。夹岸中有干河。广仅二丈。上峻下虚。易于崩裂。兼又异时挑河。负土附岸。一遇霖雨。仍委于河。水道阻塞。询之土人云。雍正十二年。开河功竣。值夏日雨多。滁河岸及塘营道上。水高五六尺。中隔朱家山。高处里余。涓滴不可通。倒流冲激。圩田皆破。以此考之。水涨高滁河岸五尺。而朱家山尚未通流。是朱家山又高于水涨之数数尺矣。与测量之数合。朱家山应凿深四丈一尺。计高于滁河河底四丈六尺之数。所不尽者五尺。以蓄水。勿使尽泄。至河岸上应开广六丈。下三丈。西岸乃高崖大路。不能展辟。惟东岸土冈。可以开广。冈外有大。运土实其中。可免附岸塌卸之患。如此则朱家山可通矣。自朱家山东至马家桥。地势渐下。低一丈四尺九寸。应止浚一丈二尺。东岸开广六丈。自马家桥至宣化桥。地势更下。低二丈八尺。泉水通流。无庸深浚。岸路加阔而已。从此江口广衍。略无阻滞。凡功费计方雇役。得银一万六丈两。诚能勿财费。择能而使之。绝诛索。禁冒侵。庶黑水河可成。圩灾可息矣。当事韪其议。然言如聚讼。无敢决行。十九年。总督鄂公容安悯圩灾。询于有司。或举李议。乃亲履勘。大兴工。发淮上之夫数千。以其习河役也。阅两月工竣。用银四千四百三十两。未久复湮塞。于是议开黑水河者。遂言沙土善崩。益畏难不敢置议矣。而论者皆咎任事不能尽如李法。费廉而工减。是以无成功。余尝以事如金陵。数过所谓朱家山者。按其形势。诚如李君所言。故采其说。俟习水利者考而行之。若乃议纷而力不继。适足为后戒者也。

余既备载开河始末。诚以此河不开。圩田之害未知所止。然二百余年中。屡举屡废。询之土民。云。此非独地利艰也。亦多阴挠阻之者。江南货物转江北者。旧由瓜埠口抵六合。故黠商豪贾聚焉。若黑水河开。则江南估舶。直达浦口。其道径便。不利六合商。六合商釀金啖官吏。造言开黑水河。凿削六合地脉。不便。又言沙土善崩。空劳无益。官吏之墨者。张其声势。与他邑争。故或议而不行。或行而故谬以败事。总督鄂公开河时。廉其情。取造言者。项械号令工所。商始狼顾窜匿。卒亦不成。殆天也。又云东去张家堡十余里。有小河。东南流四十里。可达江。其土白壤无沙。地势旷坦。易开浚。六合人刘君某诉于邑宰陈公。言百姓愿计亩出夫。可不费官一钱而事集。又诉于江宁守某公。江宁守檄县议。商人闻之大恐。百计阻遏。会刘卒。事亦寝。开河为农人之利。而商贾图便其私。农岂商敌哉。呜呼是言。然彼商者亦无天道哉。

书焦冈湖考后凤台县志

李兆洛

按萧景云焦冈湖考曰。湖西北受颍上平湖渠之水。西南受杨家脑两洼之水。浊沟催粮沟中心沟小口沟一道为经。余水数十道纬之。湖势南北冈昂。西等之。

东北最下。而中虚旷。遇西北西南雨多水盛。建瓴而下于湖。则湖成巨浸矣。颍水涨。则破杨家脑坝灌湖。淮水涨。则由沙河支流故道入唐家洼牛家沟下催粮沟灌湖。或由鲁家沟下催粮沟灌湖。由杜家洼柴家洼大口小口燕湖口灌湖。西肥涨。由董奉湖至刘家路入福天洼贺家塘灌湖。不惟湖势弥漫。冈地亦成泽藪矣。湖之利在放内水御外水。而引水难行。内水古由董焦冈南南冈迤尾北中豁里余处为燕湖。由燕湖东南行出冈外。抵湖尾而注淮。今中豁处污塞。水不出故道。而由南冈迤尾之西南里余开小口放水。湖水广而口狭。未能通利。须复开燕湖故道。筑坝修闸。开闭合法。地下易出。而以小口出水辅之。则内水无壅滞之患矣。御外水恃坝工。杨家脑坝固。则颍水不直灌。鲁家沟以下各洼各口之坝固。则淮流不倒灌。刘家路坝固。则西肥不倒灌。而燕湖刘家路两坝尤要。地势下水易灌。坝不固尤易破也。坝工固而外水之患绝矣。引水难行者。湖之南冈较昂。冈之南淮流甚低也。若开鲁家口沟引淮以入湖。沟浅则冈昂河低。力费难引。沟深则湖淮通流。湖受淮害矣。且湖地性湿。畏涨涝。利曠干。曠干之年。他地禾枯。而湖苗倍收。毋须引水以救也。涨涝其常。河不涨涝其偶。此湖之势。然而治之疏密。岂不贵审势以为之哉。以上萧说萧生此考甚详密。然其所拟议。尚有未尽然者。其云湖水广而口狭。未能通利。余尝于放水时亲按行之。以水平度淮湖高下。湖水高于闸外几三尺。而闸口出水处。悬流不过四五寸。小口沟长五里余。又接中心沟三里余。始至湖心平漫处。沟身既长。沟道又盘曲。故水流迂缓。其病在沟不能吸溜。使水势直注闸口。若能使湖水驶抵闸口。悬流三尺而下。以水法度之。湖虽广。不十日可涸。故其不通利之故。不在口狭也。又云引水难行。湖本低洼。不引水亦无不可。然大旱之年。往往有湖底龟拆。而淮水夏涨。弥漫遍滩者。若有引水处便可放。令满沟即行堵闭。使冈上之地亦可以藉资挹灌。有益无损也。又云曠干之年。他地禾枯。而湖苗倍收。毋须引水以救。此尤不然。所谓湖苗。或高粱豆菘诸旱种耳。至于稻苗。不能无水而收也。湖底种旱粮。终为非计。遇数寸骤雨。冈水下。稼悉坏矣。湖地虽下。然遇有盛潦。但外坝不破。而湖心之水。极深处不过二尺。余于浚时。屡以小舟亲探之矣。吾乡圩田。终年积水尺许。宜禾而不能麦。以地下水无可泄也。今焦冈湖之地亦利于开水田耳。秋冬泄水以种麦。刈麦后。引水灌之以种稻。为利乃大。若可放而不可引。则一涸之后。止可种旱粮。又畏骤雨成潦。殊非计也。其欲于燕湖故道筑坝修闸以辅小口。其言甚是。而燕湖口土性沙劣。工段又长。施工颇苦不易。且燕湖口以上所淤之田。皆成膏产。距湖又远。欲挑熟田为沟。其势不行。民情难与虑始。夙人尤爱逸而恶劳。苟且旦夕。莫为久计。虽小引其端。成之者或俟后人耳。

新修皇兴圩堤碑记池州府志

池州知府李本樟

天下之赋。出于东南者十之八九。其濒江一带为圩田。设堤防而立斗门。以司吐纳。往往称沃壤。然或畚筑不时。启闭无节。潮汛溃决。民且为鱼。上无以供赋税。下无以宁家室。非细故也。铜陵滨江为治。赋出于圩者十之七。厥土坟垆。厥田下下。以江潮之大小为丰歉。万历间。弋阳徐侯始筑长堤。以御江潮。而后四十八圩永享其利。其堤起于丁家洲老坝。迄于仁丰下圩。高其防而障以都埂。嗣是邑侯軫念民艰者。皆以治圩为重务。南北皆有斗门。而北临大江者吐纳尤重。数十年来。蚁穿蚓溜。渗漏如泉。予守铜陵之明年。阳侯肆虐。荡析为灾。又自皇兴圩始。其堤之冲激碎裂。抑又甚焉。呜呼。兹之弗治。铜陵其鱼矣。爰进绅耆而筹之。金以工巨力艰。束手无策。或欲请帑兴修。则工始于民而修于官。政体弗协。且成例弗能也。顾费不给则堤不完。堤不完则圩永废。国赋民生。其何以赖。予念举大事首在得人。乃访有章子廷锷者商之。出其修圩条议一篇。言皆有根柢。余知其必有成。乃韪其议而行之。其法按亩以征费。计甲以起夫。开方以算土。积步以权值。计堤之围三千三百有奇。小圩障其西。又堤一千有奇。新筑之方一万八千有奇。费不足。则任事者解囊以助之。力不能即输者。又假贷以先之。其壮者。既受夫之值。足以贍其家。而老弱者。又分班任易。足以餬其口。有业者。蒙任之休。无业者。享代赈之利。且使各圩之呈乞者。关其口而勉于言。而四十八圩之堤。俱兴起。坚固缜密。用卜永年。乃进任事者而告曰。勉之哉。一德一心。以保此不替。其岁择一长。而长咸听无违心也。其增卑培薄。一以时启闭也。其利害与共。毋筑堤坝于水渚也。其高尔埂于沟浍之上。以防水溢也。其预存余地。毋宿水以滋涨决也。其尽塞外圩之●。勿令驱水入圩而以私害公也。则铜民其世世永利矣。爰其颠末。以垂示后人。

江西水道图说会典

安徽省之西南为江西省。以南昌府为省会。南昌府之北。南康府九江府。其东饶州府广信府。其西瑞州府。其东南抚州府建昌府。其西南临江府袁州府吉安府。吉安府之南。赣州府南安府。抚州府之南。宁都州。大江自湖北东流入境。经九江府。北合湓口水鄱阳湖水。及龙湖大白湖。入安徽境。鄱阳湖一曰彭蠡湖。在南昌府东北。南康府东南。饶州府西。纳十数水。最大者赣江。北流至九江府。入于江。龙湖自安徽南流入境。经九江府。入于江。章江自湖南东流入境。经南安府。合礼信水池江。至赣州府治北。与贡江会。贡江出宁都州。西流至赣州府。合雁门水默林江宁都水潏江濊江桃江。与章江会曰赣江。北流经吉安府。合遂江牛吼江溶江恩江。又经临江府。合袁江至南昌府。曰剑江。合锦江抚河。注鄱阳湖。宁都水一曰梅江。出宁都州。合鹿江瑞林河。西流

至赣州府。注贡江。袁江出袁州府。东流至临江府。曰新喻江。注赣江。锦江出袁州府。东流经瑞州府。合藤江凤岭水龙口水曲水。至南昌府。注赣江。抚河一曰盱江。出建昌府。合赤溪陶溪。北流经抚州府。合苦竹水宜黄水临水至南昌府。合三港水。注赣江。上饶江一曰弋阳江。一曰安仁江。上源曰上干溪下干溪。自浙江西流入境。经广信府。合玉溪灵山水永丰溪双溪潦源水须溪。经饶州府。合白塔河。亦曰锦江。至南昌府。注赣江。永丰溪自福建西流入境。注上饶江。白塔河上源曰泸溪。自福建西北流入境。经建昌府。又经抚州府。合青田水。至饶州。合泊水竹屯河南河。注鄱阳湖。南河亦自安徽西南流入境。合小北港水。注乐安江。修河出南昌府。合桃树港。东流至南康府。与冯水会。冯水亦出南昌府。东流至南康府。合双溪。与修河会。俱注鄱阳湖。寻都江鹤子水会云水。俱出赣州府。南流入广东境。龙港出南昌府。北流隽河亦出南昌府西北流。俱入湖北境。萍川江出袁州府。攸水出吉安府。俱西流入湖南境。昌水出南安府。南流入广东境。东南至福建界。西南至广东界。东北至安徽浙江界。西北至湖北界。西至湖南界。

江西水道考江西通志

江西水之上源。其大者为漳水。汉志曰豫章水。山海经水经曰赣水。出南安聂都东山。东流经大庾县。合巘山和溥水云山密水丫山灵岩水大里水黄公坑山水傀儡山大明水大庾岭峽水。北流入之。广东仁化所出之平政水。合凉热水。昔名豫水东北流入之。经南康县西南为南口。合莲塘蕉溪诸水。及布尾之封侯水镬山西符水禽山禽水过山过水。东流为芙蓉江。西北崇义县。有樟山之潜水。湖南益浆之麟潭水。牛皮龙水。玉泉山之义安水。大嶂山之带围水。即横水经上犹县界。上犹江。源出湖广郴州桂阳县。流经琴江口。营前彭山水入之。过大犹嶂。合稍水出石溪料水出料树造水出老寨背水出益浆石门水出百丈洞米洲水。皆从东南流入章水。至南康沙口。又东经赣州城西。环城而北。与贡水会。贡水。汉志曰湖汉水。发源福建汀州新乐山。西流经瑞金县陈石山。绵江水流五十里入之。又合乌村智水铜山灞水罗田浮图水。流经会昌湘水上源为羊角水。北流过龙石。绵湘二水始合。为湘洪水。渊深多怪石。蛟蜃居之。盘古山墨斗湾诸水。皆会而入贡水。安远濂江水南流入之。经雩都南为雩水。合金溪水出鸭公嶂化龙水出鸭公山罗芽汊水。出慈果岭其东北石城之琴水。出鹰子冈。合灞水。宁都之梅水出梅岭。在邑北一百二十里非大庾之梅岭合白沙江出武头麓白鹿江出石城璜溪。又合东江之鳌溪小溪。西江之龙变溪桃溪出桃林山会于吴口渡。西南流入雩水。绕城而西。出雩都峡。其北兴国之湓江。源出桐林埂。及蜈蚣山。合濊水出太平乡蓝坡黄田水出清德乡龙下川出曹溪西流长信衣锦二流。西南流入雩水。其南则定南员。鱼溪出南坑坳。龙南桃水出冬桃山。

合筋竹葛溪诸山水。为三江口。经信丰为桃江。源出龙南桃岭。合黄田江出始兴大竹园保昌靠头龙南樟木坳诸处方溪水出龙洲北江水出犹山大乐口水出大庾界枫山安乐乡三江水一为新田江出安远会昌界一为周坑江出会昌游鱼山一为寺坪脑江出会昌赣县上下坪巫水出中坑洞禾溪口水出长老山绵水出绵山安息江水。出安远东坑东北流至双溪口。又北为乌漾。又北会于雩水。故雩都为众水之汇也。贡水又西经赣州城东环城。而北与章水会。二水合而为赣。此齐都官尚书刘澄之说。虽酈道元讥其以字说水。亦未远失水实。若谓县治居二水之间。因以名县。则说尤允矣。城中三池二沟之水通之。长步水出黄家山。东流入之。龙溪水出黄竹岭北流入之。梁水出龙头岭。西流入之。阜水东流出阜口入之。凡北流三百里。历十八滩。经万安。龙溪水西流入之。绵津溪水出双坑及长仙合流入之。蜜溪水出公嶂西流入之。赣江折而东流。苏溪水由九石陂入之。云岗水出朝天桥入之。韶江水合黄鹄水东流入之。武朔溪受风雨云雷四潭之水西流入之。其西龙泉遂江水。源出左右二溪。至李派渡合为一。东北流入之。经泰和。江流澄澈。故曰澄江。永新拔铁山出之。牛吼水合龙泉之射洲江。东流入之。麻斜溪水合李陂溪水。出西江口入之。赣江又北经永丰西。报恩江发源宁都西北界。古名濒水。西流合葛溪黄竹溪白水麻江龙门江诸水。流遶邑城下。流为英潭。其南沙溪萧泷。发源兴国界。西北流。合孤江储溪。出庐陵张家渡入赣江。江水又北经吉安城东。白鹭洲在焉。合习溪水出吉塘渡螺湖水出五里冈冷水坑及横石江水。在西北界吉水安福之卢水。发源卢萧山。西受永新之禾水胜业水。及溶江。在永新东界合毛停水阎水郭水出郭山上通宜春同水出游岭赤谷水出分宜界智溪出宜春桑田东麓荷溪。出鹤湖东流与王江会。源出陈会山之舟湖水。合修水于书冈下。达于王江。又东流合泰和之禾水。一名早禾江。经庐陵神冈山下。同入于赣。其自富田合明德水而入者。为庐陵之王江。庐水下流与清溪水相合者。为庐陵之庐水。赣江又北经吉水南为文江。永丰英潭之交会也。江中有青湖洲。二水绕之。状若吉字。又云两水交合如文。故名文。亦曰字水。合义昌水出文昌乡上通萧泷阳丰永丰幽溪沙口诸水入之。南溪水出中鹤乡。东流出柘口入之。经峡江东流折北。旧为玉峡镇。江水束于中而不得溢。

合亭头水出七里洞暮膳水。出石牛岭自古山漕溪逆流南入者。为仁和水。自漕溪北入者。为莲花潭水。经新淦西楣湘水。发源高岭。合秀溪水西流入之。蓝陂溪发源百丈。合金滩水东流入之。赣江又经临江郡城南。为清江水。盖袁江赣江二水会于万硕洲南。绕城而北。故名临江。明成化末。赣水暴冲蛇溪水为铜锣江。没田亩以千计。直北流三十里。与袁江会。于是临江城临袁不临赣也。袁江者。发源萍乡罗霄山下为罗霄水。东流至宜春。西为稠江。折而北为秀

江。合麟桥江其源为清沥江出老山仰山水九曲水鸾溪水。经分宜南。为清源渡。合赤江杨江野江介溪竹桥诸水。东流经新喻。南为渝州县。本以渝水名。唐后讹而为喻。西合严塘江阪。陂江画江东合距江出分宜灼江颍江发源蒙山合八十四源即太平江水长宜江出璜纒岭诸水。凡九十九湾。八十八滩。紫州东瀛洲联互以障之。下清江而合于赣。赣江又北流至清江镇。淦水发源离岭。会沉香溪水。一名合山水。出洋湖西注之。萧水亦名小阳水。出古清泉里二源。汇于香田。由萧洲桥。历萧滩镇。东注之。经丰城西为剑江。绕而北。历苦竹杨林金鸡诸洲。丰水。出杯山东北流由三溪津会罗山之富水。东流受百斤湖。广百余顷溉田五百余顷株湖长十余里溉田千余顷铜湖亘三十里赤湖广二里溉田二百余顷平港湖溉田二百余顷诸水。又会猴之槎溪水。合流出小港口。入赣江。江水北流。雩韶水出抚州横汉河。合隐溪水。西流入之。过龙雾洲。即金钟口是也。杭溪水出介山。汇为药湖。合瑞州水。东流入之。瑞州水自万载西南八迭山。有金钟湖。东流为龙江。历鱼鳞滩。合康乐水。东流经上高南为凌江。新昌之东溪来自奉新。西溪来自宁州。皆南流入之。合盐溪在新昌西门外清溪秀溪一名查溪有晋陶渊明遗迹白竹港出高岭诸水。又合滕江水。受小水出烟竹岭易乐水出干陀岭斜口水出蒙山六口水出止石洪港水。东流贯高安城南。为锦江。一名筠河。汉志曰。蜀水分一支。亘南城为市河。东会于象牙潭。受钟口出荷山龙口出蛟湖华阳出新喻小溪龙陂出米山梅口出萧坊斜溪诸水。东流抵新建。界黄源出萧下铜源出香城山芭蕉源诸水入之。北流经南昌府城西为章江。麦源水出西山。注梅岭。下为吴源水。合白石源水入之。宁州修水出黄龙山。受杏苑水出幕阜山亦连通城百菖水出大湖山武宁乡水出大洩山连湖广浏阳兴国州及新昌界乃盗贼渊藪也东津水出州南东津山洪水滩水灌毛岭山下田三十顷鹿源水腰带水。出凤皇山过州城。东受安平水。出毛竹山鹤源水。出湖广连界九宫山及泰安乡敛口梁溪诸水。东北流经武宁县南。合义溪水官塘源港。亦名腰带水出神童山鲁溪水。南受清江出银炉山长田出牛皮洞杨浦石镞俱出严阳山凤口。出三卷山北受茶培。出伊山东北受陂田出升仁乡箬溪。出丫髻山东受磧溪出双峽山诸港水。东流靖安城西。双溪水出毛竹山。与宁州界一支历南源诸郡。东北流达于追里。一支历中下燥坑。达于桐城。合流受桃源水出九洞南流石掌滩水。东南流抵奉新。与冯水合。出邑南百丈山龙溪水出药王山华林水出华林山萦纡西来入之。而皆会于修水。安义之龙江水兆州水东阳新径水合于邑东。为三合水。并皎源出宝山白武斛源二水俱出靖安界诸水。东流合于修水。又东北流经建昌县。南合檀陂水云居山之枫林西江白沙云门诸水。东流入之。又合珠溪水。达于章江。汇于彭蠡。星子六溪十八湖之水入之。德安博阳川东南流入之。又北为女儿港。德化水入之。港口曰金沙洲。明师殁陈友谅之卒于洲上

。是为西鄱阳湖。南昌城中之水。曰三湖九津。三湖者。苏圃迤北曰北湖。由广济桥至洪恩桥曰东湖。同仁坊二小桥至两学宫抵水关闸曰西湖。总名为东湖。古称十里。后仅广五里。岁额鱼课一百二十金。明万历中。郡邑捐纳。禁不复渔。九津者。义取洪范九畴。所以泄三湖水。广润门二津。惠民进贤顺化永和德胜五门。各一津。章江门二津。津各引水归濠。水关桥置内外闸。湖水盈则放水。西达章江。江湖俱溢。则闭外闸。使江水不得浸入。乃开内闸。引湖达濠。绕广润章江德胜永和四门而东注。归蚬子艾溪二湖。出牛尾闸。趋杨家滩。入于湖。盱水发源血木岭。过山。北流为巴溪。又北为小勋溪。过白水镇。经广昌县南。为平西大河。合南村石壁青铜诸港水。北流经南丰西。会沧浪水出新城界军港出军山蔓翠湖诸水北流经建昌郡城东川门。为盱江。合东江。

出覆船山

石头港水一名梅溪。出梓木山新城飞鸢水亦名悲猿港。合荀溪西入之。东北流经金溪西。合齐冈清江石门涂岭后车溪出韩婆岭东漕港诸水。经抚州东。为汝江。上流为金溪水。与苦竹赤桥二水合流。由梦港环城而北。江广流缓。渟潴如湖。名曰瑶湖。宜黄漳水。发源箬岭。北流与军宜水合。又北流与黄土岭黄水合。二水合而名县也。崇仁巴水出临川山。为临水之源。东北流至严陀大盘山。宝唐水会之。芙蓉山之书堂十洞。二水分流。会于李河埠而与之合。东流会华盖山之西宁水。曲折数百里。合青水。东流过黄洲。有长桥束之。水灌则涌激如奔马。过左港。合罗山水。东流合孤岭水。北流合大浮山水高山水石牛源水。径白鹭渡。为临川。至西津。合汝水。其北连矾水。发源长冈。出黄塘桥东流入之。诸水相合。由金玉台出乌鹊石。折而北。过虎头洲。至金鸡城东乡。三港水合金桥延桥二水西流入之。东北流。合西洛水。入武阳水进贤通济港水。出香炉山。流为九曲。至藏溪湾。合獬山之院泽水优游源。北流入洪源湖。一名日月湖。东历回龙洲连军山湖。湖延袤五十余里。北为白沙湖。与南昌大沙小沙二湖接。邑西罗溪岭水。流为清溪。合南阳水为青岚湖。与洞阳武阳合为三阳水。至南昌东北入湖。玉溪出怀玉山。西流合沙溪永平溪水。又永丰溪。源出福建建宁盘亭西流入之。过广信城南。为上饶江。西流合储溪宋溪葛溪诸水。皆出灵山为弋阳江。一名弋溪信义港自福建邵武分流入之。西流合明溪水。过桃花滩。经贵溪南芎溪水。合箬溪湖陵戴星诸溪水。过白茫洲。经安仁南为安仁江。一名锦江。白塔河合王石乌石湖河陂诸润之水与之会。蓝溪水三源合流入之。建昌之泸溪水。流百三十里亦入之。西北流。经余干桐口。滩分二派。西北流者。由布村趋龙窟河。受润陂水。三源一出李梅一出临川大梅岭一出进贤赞王岭过样林云雾洲。至瑞洪镇。入于湖。东北流者。由八字嘴由分二支。一受古埠水。二源一出贵溪鹤岭一出安仁洪大源趋冯田。过黄坊。

合沙港水。一由破穴入布河中。有越水出西津。俱会珠湖。趋饶河口。沙港西津为大河也。鄱水发源江南祁门环中。合大共山之霄溪。禾戌岭之柏溪。及榔木岭武陵岭卢溪山诸水。西流出经浮梁东之梅村。始容舟。三十五里会天宝水。十数里会横槎港水。至臧家湾。合江家山水。南合历降水鲤鱼桥水黄坛水柳家湾水。西合大演水洗马桥水画溪坞水流为昌江。过景德镇。经饶州鄱阳南为鄱江。乐平泊川。发源德兴泊山下泊滩里。西流与大溪会。溪出江南婺源。合浙江开化寅港水。至明口。与长乐水会。水出大茅山。合桐川横溪瑞港出石榴源诸水。至桐山港口。合建节水。水出弋阳雾山下。俱西流归大溪。入乐安江。江水源出徽州芙蓉岭。内河吴溪诸水皆西流入之。万年之殷河。汇竹屯河文溪南溪诸水。又书源出之九芝水。注之。而入鄱江。江受北珠南珠枫木角尾大雷白水诸湖之水。环饶州城西。折而北。至双港口。分为二。一支西经棠阴镇。出饶河口。会余干水入于湖。一支西注尧山港。由老鸪港汇为乌岭湖。出门入于湖。是为东鄱阳湖。湖阔四十里。袤三百里。南跨南昌。西接南康。东抵饶州。尽汇诸江之水。古称彭蠡。一名宫亭。一名扬澜。近都昌者为左蠡湖。近湖口者为土目湖。北为阜湖白洋湖。又北为西仓湖劳渡湖为虎塘。皆在大孤山之上下。由湖口出大江。此豫章水殊源同归之大概也。瑞昌芦泉鱼泉石房大梅溪白龙诸泉。潴为赤湖。流为灊溪。东流经九江城西。入龙开河。东通湓浦港。南通濂溪港。东流入浔阳江。湖口沙头港。发源黄土岭。接沙头河。入大江。明万历中增设湖口关税。商舟往来所泊。易以嘉名。如杨港曰武曲港。黄牛湫曰文昌湫。老鸦矾曰凰皇矾之类是也。彭泽清山大泊诸湖。灊子臙脂笱箕横山诸港。皆滨大江。此虽水之别入于江。而在汉志豫章郡境内。亦当随地以附者。其陂塘堤坝之废兴。与夫灌溉蓄泄之利。详见左方。

重修豫章沟议

张九钺

豫章水利。自唐观察使韦丹始。赣江受袁蜀二江。汹涌澎湃。至省城东南。分两支。一支排三洲。循城而下。甚急。潦水冲啮为患。城内三湖。曰南湖东湖北湖。恒泛滥坏庐舍。韦公乃外筑捍江堤。长十二里。疏为斗门。置闸以走内外水。曰十门九津。九津者。以洪范九畴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征五福名其津也。水患息。民感其德。立祠永祀。其时尚未有豫章沟名。宋时。东湖以北韦公旧迹就湮。乃开为长沟。甃以砖。自东湖东北隅首受水。引至庶征津斗门出。始名曰豫章沟。东湖闸口有亭。宋孟太守作碑。文无传。亭久圯。其旧沟图。多存世家大族中。胜国宁藩肆恣。侵占民地为苑囿。沟尽塞。此唐宋以来沟开塞之崖也。藩国既除。沟地民始居之。大府吏胥。诸营兵卒。又盘踞其上。江湖水不得内外宣泄。积霖暴涨。陷或一月或二月。人荡析离居。

患最烈乡之荐绅大夫。屡建议思浚复。豪猾游民不便己。乃倡为形家利于民不利于官之说。纷扬阻挠。守土者疑畏相参。首鼠迁延。屡议屡罢。此又不克重浚之情势也。阁下刚大正直。公忠体国。有古大臣风力。驻节后。乃为民兴利除害。如建各壩闸。清濠沟。次第举行。稔知此沟关系甚巨。虚怀询问。今新城陈绅守训。能踵父兄之志。独力仔肩。呈请疏浚。九钺适奉调来南昌。阁下昨召至政堂。手出所呈旧沟全图曰。设官所以治民。苟利于民矣。有患予自当之。惟是考原委。相形势。计利害。决成否。辟浮议。秉公无私。以成美举。此地方官之责。其悉心履勘详议以上。此千载一时。不可逢之佳会。爰偕陈绅屏骑步行。自五事津斗门起。即有沟。沟底有铁人九。犹韦公所铸镇水患者。沟尾即南湖首。湖中为跃龙桥。过桥学宫右湖尽。又为沟。穿迎恩桥。通东湖。至贡院西墙角。则旧豫章沟闸口矣。沟身及甃砖。阔丈余。贡院后沟。犹在迤北市。廛外或隐或现。微茫一。犹可辨。至应天寺左沟。在吏胥营卒园墙蔬圃中。然每有池塘。其首尾沟旧甃砖露出。举锤则沟立现。入北湖至毛家桥。沟身全出。

又曲至澹台门。出庶征津斗门沟。约计长七里。又查至城外斗门下。即李家山前港。达贤士湖。又下青山湖出闸。会赣江。悉与旧图相合。九钺窃谓开沟有十二利。潦水不得冲撼外堤。广润寺埠两门间。商廛货栈无损。利一。濠外水深。粮艘盐舟可停泊。利二。湖坝之台殿学宫贡院龙祠。无灌浸坍塌。利三。沟关阖省文脉。胜国正德以前。沟通时。鼎元宰辅最盛。占塞后遂少。今脉络疏通。譬人精神振复。文运必昌大。利四。抚学臬巡诸署积潦。不致撑舟往来。利五。滨湖民得安枕。无沉溺惨。无迁徙劳。利六。阖城人无疫疠疔痢重腿之疾。利七。流六街之恶。不须岁捐。利八。瓜果蔬菜皆赢收。利九。城外贤士湖淤浅。两岸田数万亩。得沟水洗刷。湖水流畅。不壅滞汨滥。民得获。利十。沟湖水深。旱可浇灌。利十一。诸湖繁鱼藕菱芡。利十二。其利于民不利于官之说。阁下既毅然奋明断。力辟其非矣。若谓恐外湖潦水倒灌入城。更大不然。江自螺丝港迅流过城。如箭驶。急且险。至青山闸乃平。自五事津斗门至闸。透连计高三十余丈。观城外水势。即知城内。昨查城外庶征津口北湖水。涓涓流出。询土民皆云城水甚高于湖。贤士湖又高于青山湖。青山湖未闻倒灌贤士。岂有二湖。逆涌数十丈灌城者。最不可信。又谓拆毁民居不便。查踞沟上者。不过数十家耳。给以徙费甚易。以数十家之迁移。较数万家之沈垫。孰轻孰重。又谓沟宜从 皇殿前出者。闻故老云。向曾开掘。流不行至谓不宜陈绅独任。恐费不继。宜檄下各府襄捐。此则忌人专好义名。且思厕名阑入。希分肥。不辨而知其妄也。

九钺谓陈绅专办有九便。沟工奏请始办。 皇恩必予议。绅踊跃易箴事。一

便。巨万之费。久储以待。 旨下即择日兴工。省零星劝捐。旷日持久。二便。旧沟用甃。易倾缺。今概用长厚宽石。●铁固之。三便。省城近乡石。松脆不中用。今石采自建昌山中。坚刚能御冲刷。四便。所用工作。皆其村农佃民。听驱使。无喧哗。无逃匿。五便。新城石工趑捷而勇。知土性。善刨掘。不似召募窳惰民。徒糜食。六便。绅率子弟族戚。朝夕监视。无侵蚀。七便。不用官吏胥徒役。省食用。杜侵冒。少鞭撻。工且迅。八便。应天寺地广阔。葺破僧寮栖止。出入有禁。竟工无滋事者。九便。收十二利兼九便。官不劳而事集。民不扰而工固。破庸人之论。开豪杰之门。将来遇公事。必有鼓舞兴起者。阖省幸甚。千载幸甚。至兴工时。严查土猾惊扰。防木石偷窃。巡行慰劳。工竣后。立示禁民搬新石。潦时相内外水势。勘酌闸口泄闭。又地方官所有事。谨详议于右。冀阁下采择焉。

重修李渠记

李芳春

袁之有渠。起自唐宪宗元和四年刺史李公将顺。以袁多火灾。且居民负江。汲溉维艰。乃堰南山水。凿渠通流。抵郡几十里。溉田至二万。决而入城。缭绕闾巷。深广可容小舟。迄东城隅北。折合秀江。邦人利之。名曰李渠。其始为御灾。而惠且无算。故袁民到今尸祝焉。宋至道二年。距元和百八十九载矣。渠壅尽。州频火。太守王懿大治故道而新之。灾顿息。其后天禧宣和熙中屡修浚之。至宝庆二年。太守曹叔远实来。渠历久。塞益甚。民用告病。公亟议修复。阅一月而渠成。诸灾不作。袁人称庆。刻李渠志。凡地形水势高庳广狭险易。并与江远近。迤邐曲折。纤微毕具。其治渠如某处用疏。某处用凿。某处用堵筑。某为斗若干以贮水。某为桥以便往来。某为减水沟若干处。接水沟若干处。与夫坊市地名役夫条目及铨次渠长陂户甲户等。悉有条理。自元和至宝庆四百年间。浚渠名氏仅五人。而此修复为第一。载在郡乘。班班可考也。由宋历元至明洪武初。又百十余载。太守刘公伯起浚之。宏治正德万历中。亦浚者三次。自明之季至 国朝。有待焉。上宋宝庆丁亥。曹公治渠。到今又逾四百载。而屈指修有实迹者。亦仅得五人。呜呼。何前后时与人之相侔。一至此也。余自袁来。谂父老。讨掌故。无日不有一李渠在意中。然未敢率意轻举。先复唐袁天罡所开五井。大加浚治。民不苦汲。会重修郡乘。至宋曹公修复渠志一帙。披阅久之。乃于康熙己酉仲冬。亲行按验。见其水势日趋而东。缘春夏之交。山涨暴发。堰既废坏。水随所溃而去。决民田居。散溢阡陌间。渐与江会。既横不可制。而渠源以积壅反塞。所经故道。或淤为洲。或高为阜。即其存者。茫茫平沙中。仅若一。殆不可识。其所溃之水。亦或乱流莫定。坏民田。余语诸公曰。此渠废之由也。不治其本。渠未可复。乃议大修故堰。循其

旧址。而加增廓焉。其法夹堰内外。俱植松为椿。每于其底。选松之最大者。截为枕木。伏压其旁。作椿外护。然后两面依椿迭石。覆土加沙积薪。层次修筑。务俾牢实。其东西偏各广至数寻。而高与阔故堰倍之。又于其上设牵木。随椿首笋接安放。施以维系。不使稍摇动。始自陂头至西城下计十里。按古渠力行疏凿。必复其旧。由西城渠口入城。至报恩寺东转而北。会于秀江。凡几十折。虽坊巷异名。尽改其故。犹可得之髣。今皆大加开浚。水循故道。清流汨汨。如萦如绕。郊外之原隰坵畦。郭内之井塘池圃。居民饮食涤濯。无弗取给焉。属比岁夏初雨稍愆期。赖此渠水。自我西郊。田用优渥。邦人聚观。莫不踊跃相庆。惟是岁月渐远。典制就湮。使非考验有据。规画麤定。其能长如今日乎。爰谋之绅士父老。铨次善后。每月以一耆民六堰长。专理其事。周而复始。凡以时加减堰口偶有残缺壅淤。实时修补疏濬。毋俾蔓延。大有损失。则此渠之利赖。可以传之世世不朽矣。

新城县重修蛇师陂记

孔鼎

余读大司成王公念初邑志。叹焉。曰。新城之民。农之家什九。农无田什七。耕人之田而输其谷。曰佃。受直而助其耕。曰工。独耕无直。倩人助己而还之曰伴工。三时农忙。率其妇子。毕力于耕耨。迨其获也。强半入于田主。暨偿诸所贷。甫释耜而室悬磬。又什之七矣。民既苦赁佣。稍有水旱。田不收。益困苦。故水利亟重也。余乡丛山复岭。川流湍激。雨即暴涨。有嚙射崩决之虞。涸不终日。不获其利。农田或引高泉曲注谓之圳。或堰小旁行谓之陂。或凿深池潴蓄谓之塘。咸民自为之。官不问也。闻之宏治间旱。余族祖率众筑蛇师水塘二陂。灌田数百余亩。乡民诵之。岁久陂圯。稼政不修。兵荒相继。公赋日促。富者无以供租税。贫者困于流离。而俗乃大坏。余族叔忧之。作而曰。利不迫不兴。害不迫不除。君子得志。不选事利民。而聚民之利以利己。利自己聚。非惟害民。盗贼公行。己亦甚不利焉。昔许逊出知兴元府。府有山河堰。堰水旧溉民田四万余顷。世传汉萧何所为。逊行坏堰。顾其属曰。鄴侯方佐汉取天下。乃暇为此。以溉其农。古之圣贤有以利人。无不为之也。于是大修山河堰。民赖其利。然则擅利国惠民之美。复足便其身。图修陂。岂非乡井资生之切务乎。今之首修蛇师陂也。亦先其所急。无旱潦则无逋负。衣食足而忠孝之教。油然以成。而远近水塘。闻风者俱可复起矣。

黄源陂分水碑饶州府志

高擢

程伯子在上元。朱晦翁在浙东。俱以兴修水利为务。世谈迂缓。而二子先之。非卓然不牵流俗者。不能怀永图也。胡敬斋先生有水利十二策。其目击乡邦利

病。甚为切要。惜佚矣。然七邑湖山川谷。高下异宜。滨巨汇者。泛滥既无涯涘。灌溉复资桔槔。盖两病之。其山邑僻谷。则多不苦水而苦旱。蓄之无地。溉之无具。不能无望于司牧者为今之邺令白公也。乐平邑东二十一都。去县治五十里。地名黄源。土鹵田瘠。岁值旱辄不登。居民睥睨其间。每于导水处。毕智角力。百计挖通。必得溉田乃已。及不可得。相与为私。甚者构亡命。挺矛。阴贼公于平原旷野之间。相杀或数十人。狱案满筐篋。积数十年不可结绝。旧水之讼未已。而新界之争又起。于是界首之马。杨林之程。视此黄源之坡。如悬●枝指之着体。痛连于骨髓。而怵于心。不治则日深矣。金侯喟曰。水决则害。引则利。聚斯专。疏斯平。吾为若均平之。于是导大黄源之水。以沛其流。引小黄源之水。以接其派。相高低立石●。恢于塞故水之二沟。分左右而固堤防。建一石于黄源之东。广四尺以灌程田。一石于黄源之西。广六尺以灌马田。砻石佐坚。犖坏增厚。不数日而功告成。二姓既深德矣。而恐后之人不能守候之法也。而又恐豪者恶是之病已而欲坏之也。相率请于予。而凿石以为记。

浙江水道图说会典

浙江省以杭州府为省会。杭州府之东北为嘉兴府。其西北湖州府。其东南绍兴府宁波府台州府温州府。其西南严州府金华府衢州府处州府。大海当嘉兴府东南。西北接江苏界。东南流折而西南。经杭州府东。钱塘江入焉。又东南经绍兴府北。为三江曹娥江口。又经宁波府。环北东南三面。为大浹江金溪诸口。又西南经台州府东。为石瑜溪大横溪椒江新河诸口。又经温州府东。为瓯江飞云江横阳江诸口。又西南接福建界。钱塘江南北二源。北源曰新安江。南源又有二。曰衢港。曰婺港。新安江自安徽东南流入境。经严州府。合东溪武强溪艾溪。与南源会。衢港上源曰金溪。出衢州府。合文溪柘上溪笋箐溪桃溪。东流经金华府。合派溪。与婺港会。婺港上源曰双溪。出金华府。合荆浦溪航慈溪梅溪龙溪。歧为二支。俱西流。与衢港会合。北流曰兰溪。经严州府。会新安江。又合胥口溪桐溪水。曰桐江。折东北经杭州府。曰富春江。合东溪西溪大桥浦河。曰钱塘江。合渔浦。经绍兴府。其南为西兴坝。又东入于海。浦阳江出金华府。东北经绍兴府。歧为二支。东曰下东江。合落马港双桥溪。西曰下西江。合五泄溪新港。复合而北。经临浦坝。曰渔浦。注钱塘江。钱清江上源。即临浦坝下水。出绍兴府。东流。合西兴坝下水。南通鉴湖。东通曹娥坝下水。北入于海。曰三江口。曹娥江上源曰西港。出绍兴府。北流。合长潭港新昌港曰剡溪。又合通明坝下水。经曹娥坝而北。合夏盖湖水。入于海。大浹江上源为三港。西港即通明坝下水。出绍兴府。东流经宁波府。歧为二支。曰东港。曰南港。合北渡江。入于海。北渡江出绍兴府。合东剡溪曰甬江。东流

注大浹江。入于海。苕溪出湖州府。合东溪横溪河南溪。为长兴运河。东流。又合东苕溪三支津。北出二水。注太湖。其东北流者入江苏境。东苕溪。出杭州府。分二派。东流者为下塘河。正渠北流经湖州府。合封溪阜溪。歧为三支。与苕溪会。东出二水。曰澜溪河。曰新市河。支渠交错。南通下塘河。东北通运河。下塘河东北流经嘉兴府。正渠北流即运河。东出二水。曰斜塘曰东塘。东塘又歧为二。曰嘉善塘河。曰平湖塘河。俱入江苏境。上塘河自杭州府西湖北出。折东流。又北经长安坝。为二十五里塘河。东北流经嘉兴府。支渠交错。汇为南湖。东通平湖塘。河北通运河。其长安坝下之水。亦与下塘河会。太湖在湖州府东北。其北接江苏境。椒江二源。曰永安溪。曰始丰溪。俱出台州府。合马岭溪义成溪永宁江。东流入于海。瓯江二源。曰松溪曰小梅溪。俱出处州府。合独溪灵溪后溪菱溪好溪大洋溪外卸溪。东南流。经温州府。合楠溪会昌河。入于海。金溪出宁波府河南流。石瑜溪大横溪新河。俱出台州府东流。俱入于海。飞云江上源曰百丈溪。出温州府。合莒冈溪东流。入于海。横阳江二源。曰南港曰北港。亦出温州府。东流入于海。龙溪白溪俱出温州府。合南流曰交溪。入福建境外渺溪出处州府。东南流。松溪亦出处州府。合竹溪西南流。俱入福建境。上千溪下千溪。俱出衢州府。西流入江西境。北至江苏界。南至福建界。西南至江西界。西北至安徽界。东至海。

两浙水利详考浙江通志

谨按两浙之水。浙江界其中。大海环于东南。诸水或径入海。或由江以达于海。其发源有数派。江以西为武林派。汉地理志云。武林山武林水所出。南为九溪。西为十八。潞为西湖三十里。湖水北流。合外沙河。东过永昌坝。合菜市门河。西至会安坝。合艮山门河。转德胜桥。武林门内大河。自吴山水驿过清湖。上中下三闸与之会。分为二。一为上塘河。东北径旧东仓过临平山。为临平湖。西为石鼓湖。北至长安坝。一为下塘河。过北新桥。分为二。西北流者入德清界。北流者为运河。历谢村塘栖。穿石门城。左受语儿枫树十八泾。右受柿林羔羊十三泾之水。径石门塘。东折入桐乡界。南受车口陆墅。北受车溪烂溪龙翔湾诸水。东流径阜林。入秀水境。逾白龙潭。东流潞为鸳鸯湖。一名南湖其东南为滂湖。一名马场湖长水海盐。二塘水之所汇也。长水塘自长安坝东流为二十五里塘河。过海宁县。又东流入袁花塘。妙果山之尾。合姚塘茶湖麻泾彭墩洋江塘诸水。入洛塘河。北经紫微山赞山间为峡石河。东经练浦。海盐塘。亦合海宁诸水。北经横塘。俱汇于滂湖。东流经双溪桥。又东出会龙桥。分二支。一由汉塘至平湖。一由魏塘至嘉善。其由滂湖入澄海门。由漕河入通越门者。出望吴春波二门。俱东趋会龙桥。又一支绕城北流。过西丽北丽为相家湖。又东北为麟溪。亦入嘉善境。其由汉塘东流者。合胥江陶泾诸水。汇

为当湖海盐鸕鹚上谷黄道诸湖之水。合流而北。过柳庄独山。乍浦诸塘之水入之。东北流。由三泖入黄浦。自魏塘东流者。一为华亭塘。东为张泾。汇为风泾之白牛塘。合祥符荡药荡之水。会章练塘东入泖。一为冬瓜湖塘。北流入夏墓荡。又北入汾湖。又北入淀山湖。东至黄浦入海。又有天目派。天目山上二池。左属临安为东溪。右属于潜为西溪。西溪水出尖顶。径细荆口。下流与东溪合。南径白鹤溪。合双清溪。汇为三潭。与虞溪合。经于潜城西。崖山临其侧。名为锦江。南流为浮溪。经寮车桥藻溪。合百丈岭水。横塘水竹林水入之。经地风山浪溪。与柳源水合而为交溪。经昔口。昔溪出黄岭入之。东南过烟口。苦竹水入之。又东南与昌化紫溪合。东南流。有二溜。昌化者小流。于潜者大流也。经武勇山。桑干水入之。至分水境。西南流。合印渚溪。绕天禄山下。历二十四滩。西南流。径桐庐。为桐溪。自天目而下。一支出广苕山。为苕溪。由临安东流。经余杭。合仇溪。溪二源。一出高陵山。一出独松岭。亦名双溪。合径山港。经钱塘。东北流。过安溪奉口。又经德清齐眉山下为洋溪。东流为余不溪。其上流为龟溪。水清彻亦名清溪。东北过敢山漾。又北过菱湖。又北过杨湾大溪。过阜安桥。与武康前溪合。源出铜岷山。上流为阮公溪。合北为后溪。又东为新溪。宋令蔡霖疏去砂碛。因名蔡公溪。合北流水。即余不之支分也。会于沙溪北。过岷山漾。一名碧浪湖。北入湖州安定门。其出自独松岭者。一支过邵渡为龙溪。经荻浦。与仙溪合。又合李丰浮玉山水。其在岷山者为小浮玉。此为大浮玉也。董岭水东流者。入宁国境。西流者与南岷水会于梅溪。绕安吉城东南。邸阁池北来之水。合梅溪西来之水。经长兴为荆溪。其西白岷苍云诸水。流为杨店梓方二。汇为合溪。东流为罨画溪。折而南。经吕山塘四安溪。合石广德诸水。东流入之。其南余●溪北流入之。会于霅溪。又名江子汇。北流至含山塘。入太湖。罨画之下流为箬溪。南曰上箬。北曰下箬。北连顾渚溪。经明月峡。北流为紫花涧。出水口镇。注包洋湖。过夹浦。入太湖。虞翻川渚记云。太湖东通淞江。南通霅溪。西通荆溪。北通高湖。东通韭溪。以其通五水故。亦名五湖也。江子汇之水。分一支出迎春门为运河。又东流为官塘河。经升山塘。合乌镇水。由浔溪通吴江。入新城塘。过石白漾。合穆溪水。入嘉兴之漕河。此浙西水道之源委也。

江以东有金川派。金溪二源在门化。一出马金岭。一出百济岭。经嵩阳源合而西流。绕城经钟山下。东南流。声口溪入之。龙山溪二源。十二曲流至华埠入之。始容小舟。经常山北。与私溪石碛溪合。谓之三合水。可胜三百斛舟。下流与文溪合。文溪四源。流经江山礼贤镇。汇为一。合鹿头染口二溪。经西安溪为西溪。折而北。经溪鸣山下。定阳溪出遂昌。周公源。东北流与之合。亦名东溪。东流为盈川。经龙游为澂溪。溪南岸。姑蔑故墟也。灵山港出遂昌。

合赤真水。东流入之。金村源水出寿昌。南流入之。筑溪出松阳大方山。合马报水。北流入之。过翠花岩下。为团石潭。此衢港也。抵金华有双溪派。一为东港。一为南港。东港出东阳大盆山。东北流。东白山水入之。安定溪西流入之。迤西横溪水入之。折而南。荆浦溪入之。合为东阳港。西流抵义乌。鱼水出南山。西流入之。龙门山水西流入之。华溪出云横山。吴溪出杏溪。合丹溪岷溪。流至黄蒲潭入之。五云溪合梅溪至成家渡入之。汇于画坞山下。为画溪。东阳江之别名也。经金华城南石碛岩下。潜溪出南山。三断水合梅花溪入之。赤松水出金华山。合徐公湖南流入之。与南港合。南港出缙云黄碧山。流经永康。花溪出密蒲山。东南流入之。仙溪出马岭北谷。南流合义乌苏溪水入之。北溪出石佛山。南流入之。合南溪为永唐溪。汤溪之秀芝小龙白砂诸溪水。北流入之。合大小铜川。南流经武义。入素溪。出八素山。南流入之。妃水溪北流入之。姬水溪西流入之。遂昌之熟溪。合大妃岭苦竹溪三断山白姥溪东南流入之。经金华城下。与东港合。故曰双溪。西流出五百滩。言水迅驶。挽舟四五百人。此婺港也。婺港西流。衢港东北流。汇于兰溪。兰阴山下。水纹如縠。亦曰縠水。三源水上曰鲍源。中曰盛源。下曰缪源。南流入之。骥溪出玉壶山。入石溪。出鸡窠岩。龙门水出乌蜀山。俱南流入之。社溪芝溪二水。合为甘溪。至湖步入之。洞溪出洞岩山。西流入之。下流为香溪。东北流与浦阳江合。江水出深裊山。合岩坑山水。贝山步桥水。由现浦入之。私水出天目。伏流一百六十里乃见。东流入之。经观山下。龟川水入之。蛇浦水曲流入之。桥溪出白石山。东流入之。白麟溪出金芙蓉山。西流入之。义乌酥溪出青潭山。深溪出龙祈山。合于丫口。而北流入之。与富阳江合。又有新安派。新安江源出歙县。一名青溪。经安南。云溪合梓桐水。东流入之。清平水合轩驻溪。南流入之。遂安武强溪合灵岩溪。东北流入之。寿昌过浴山。出三泉。一为周溪八艾溪。一为协儒溪。入淤竭溪。一为五里溪入湖神溪。合流至翠口。又合竹溪交溪诸水。入大同溪。东北流入之。经建德东。圣水出乌龙山巅。流为三湾九曲水。秀泉出秀山。流为西溪。过杜桥入之。马目溪合大小洋溪。又合桐溪北流入之。杜息溪。出云岫山。东流入之。为胥口江。一名建德江。此歙港也。三港之水。合流而下。为富春江。经严陵山七里濑。新城水由青山潭南流。会葛溪。三源合流。至南新镇。受分水之禾溪水。东南流。达派溪口。受湘溪水。经县南为●江。绕百丈山。东流至深浦。入于江。下流经萧山。西为浙江。一名钱塘江。江中有罗刹石。又名罗刹江。江岸有定山。海潮至山下即回。亦名定山江。又有东白派。山跨三邑。在嵯曰北白。在东阳曰西白。在浦阳曰东白。其水出山之阴。流入诸暨界。分为二。一为上东江。合孝义开化二溪。西北流。会下濑溪。为洪浦江。一为上西江。亦名丰江。东北流合黄沙溪。

至丫港口。合东江流为浣江。经诸暨南。分为下东下西二江。东江受乌石溪高公湖泌湖诸水。西江受五泄溪青山溪紫草溪诸水。合于三港口。经山阴之西江。柯水出柯山。北流入之。余支溪二源。一温一。为镜湖别派。镜湖。古南湖也。周三百五十八里。受山会三十六源之水。流为运河。与西江合。东北流出斗门。达三江闸入海。西北流经萧山西。潘水入之。西流至临浦。出西兴渡。入钱塘江。由龛赭两山出子门入于海。此浙西浙东之水合流于江以入海者也。其水出东白山之阳者。流入嵯县南。为剡溪。其汇流有三。一自青阳封山。合太白山青阳冈五龙山诸派。北流入之。一自天台石桥。出为东溪。经新昌东南。合石笥溪柘溪。下长潭。过彩烟山。上碧溪。东流入之。一自奉化四明山。有洲泉。其流九曲。

为洌源溪。至新昌为黄泽溪。绕三十六渡。北流汇于杜潭。出浦口入之。溪纡回五十余里。越嵯嵯二山峡间。东折而北。入曹娥江。亦名浦阳江。又名上虞江。又有姚江派。江源出太平山。一称蕙江。亦名舜江。西流与上虞江合。菁江合长冷河。东北流入之。五夫河受夏上妃白马诸湖之水。东流入之。夏湖在夏山下。周一百里。北枕大海。南为白马湖。周四十五里。西为上妃湖。周三十五里。纳三十六之水。为上虞巨浸。江水又经会稽东南为小舜江。亦名东小江。若邪溪经铸浦山下。北流入之。东为沈酿川。北为箬醪河。又北为丫溪。越绝书云。禹凿丫溪。人方宅土也。北流过沥海所。至三江口入海。又有甬江派。即鄞江。南接奉化江。一名北渡江。台州宁海之白渚溪。出白峤山。东北流入之。柏溪出镇亭山。南溪出鲤湖山。北溪出日岭。西绵溪出华顶山。双溪出杉木鲒碕二岭。金溪出金山。棠溪出白杜黄柑二岭。俱分流由县溪入之。西接慈溪江。江源出太平山。至丈亭渡。分为二小支。贯邑中。大支由车浦抵城北。合于鄞江。它山大雷山诸水东流入之。又东为管山江。过桃花渡。经镇海南为大夹江。支流为小夹江。受西北诸湖之水。东流为黄崎江。巾子候涛二山。对峙为屏障。北流出虎蹲蛟门。入大海。此浙东水道之源委也。至温州一府之水。不与浙江通。而自入于海。其大者有三。曰永宁江。曰安阳江。曰横阳江。永宁江在府城北门外。水源有二派。一出瑞安芳山乡为瞿溪。东北流。经岷冈山。与雄溪合。经昉。与郭溪合。汇为会昌湖。唐会昌中郡守韦庸所浚。分为南湖。西湖中有韦公堤。西过慈湖竹。一出仙居山中。为柘溪。南流合城北六乡之水。流为欃樟罗藤蓬珍小李八溪。至潮滌。合为永宁江。一名蜃江。亦名瓯江。城西蜃川七曲。合新河百里。坊河东北流入之。沿江有三洲十二浦。乐清之象浦。其一也。东接馆头江。合东溪西溪同入于海。安阳江有二派。一自福建政和县温洋南流至百丈口。泰顺之仙居溪。东流出焦湾。至洪溪。合葛溪水入之。又会罗阳大洪莒江水为大溪。一自处州青田木登岭至陀溪。合三

坑水。转至陶山南口为小溪。二溪合流。至瑞安县南为安阳江。旧名安固江。吴时名罗阳江。唐后名飞云渡。永丰湖水出安仁乡。东北流入之。东湖北湖及城内水。与城北帆游诸乡之水入之。北湖一名锦湖。又东仙岩河水入之。东流入海。横阳江在平阳县西二十五里。旧名始阳江。南则亲仁招顺金舟西乡诸水入焉。北则归仁崇政宰清风林东乡诸水入焉。梅溪出竹山。东流入之。荪湖纳乌石诸山乡之水入之。燥溪自宋兰洋分流入之。东入于海。处州十县。如遂昌松阳缙云之水。间有流入浙江者。前已详之。余水俱从温州入瓯海。其大川南自龙泉之查田。东北过县南槎阁。又东下二百里。会云和之浮云溪水。又五十里至堰头。会松遂二县水。又五十里过丽水之镜潭。至三港口。会宣平之黄村水。又三里至苏埠。会西溪水为大溪。又名洄溪。南过郡城三里。与东溪合。东溪即今好溪。其东北自缙云大盘山西南九十里。过县东。会岭水。下略九盘山。至东渡。又西五十里。经府东突星濑。过灵山。为好溪。又十里。西南流与洞溪合。东出佛头岭。过石帆山。会大水。又南八十里。会景宁之小溪水。过青田。经高江。至温州永嘉县入海。若温之泰顺。虽属山县。而白溪之水绕城南流。经镇南桥。过文笔峰下。抵福建寿宁界入海。又一支为泗溪。南流至东溪渡。合集溪水。入石龙潭。南下龙漩溪。抵福建福安界。入海。而处之庆元。地入闽界。槎溪芸洲溪棘兰溪新溪诸水俱出县北。流入于闽。与他县之水归宿差别。此温处二府水道之源委也。

夫水性润下。资灌溉。长禾稼。通楫舟。固万世之利也。时或霪霖暴涨。决田畴。漂庐舍。亦未免为民害。故善治水者。不惟享其利。兼宜防其害。贵顺其性而使之流。亦贵遏其势而使之止。要而论之。濒江海者利在堤塘陡门。濒湖者利在疏浚规渚。山溪壑之水利在堰埭陂闸。前代所已举者修复之。昔贤所未创者增益之。先时而谋。临事而慎。俾蓄泄有方。旱潦无恐。皆为民牧所当悉心殫力者也。至各府属县。虽形势不同。而旧迹俱在。详载于后。以备参考。

杭嘉湖三府水道总说浙西水利备考

浙西水道源流利病。已散见于各县图说。又汇一府之所辖而为总图。重言以申明之。则是图之作。惟揽其全势可耳。似无庸赘述。然三郡分言之。形势各有要隘。而三郡合言之。络实相贯通。如杭郡之于潜临安余杭三县。地匝万山。为水道发源之处。近以棚民租山垦种。阡陌相连。将山土刨松。一遇霪霖。沙随水落。倾注而下。溪河日淀月淤。不能容纳。辄有泛滥之虞。与湖郡之孝丰安吉武康三县。长兴县之西南境。乌程县之西境。其为害则同。惟积重难返。扫除不易。极宜设法查办。去其甚以截其流。是水利清源之一大关要也。三郡之地。以杭为最高。他如孝丰安吉武康三县。则踞湖郡之高者。海盐县则踞嘉郡之高者。长兴之西南境。乌程之西境。则又各踞本县之高者。虽其流之远近

不同。而要皆水之所自出。杭郡之水有三。一曰苕溪。一曰西溪。一曰西湖。苕溪源于天目之阳。自临安县境分为二道。入余杭县界。益以北苕水。为三道。至瓶镇。入钱塘县境。合而为一。历安溪奉口。直注德清县。名曰余不溪。自县城分流。一经由归安县境。至钱山漾。一会武康沙村水。至归安县之衡山门。大会于湖郡之碧浪湖。名曰霅溪。又分为二支。一会孝丰来水。由昆山漾大钱港归太湖。一会乌程郭西湾水。由东塘出南浔。达平望。是为苕溪之干流。又由余杭县城部伍桥。及南湖滚坝。分流为余杭塘河。出卖鱼桥。入杭州运河。是为苕溪之支流。西溪自小和诸山来源。凡七支汇注为河。出八字桥。与西湖及余杭塘河水会。出北新关。入运河。西湖自武林诸山来源凡八支。停渚为湖。由涌金水门环带沟流福沟进水。灌注城内之中小营河。及遶城之贴沙河诸闸坝。又由圣塘石函水三闸。分泻城外支河。及下塘河。出江涨桥。与西溪及余杭塘河水合流。汇注为杭州运河。越德清界。经石门桐乡秀水三县境。为嘉郡运河。出长虹桥。至王江泾。达江苏吴江之平望。又由运河分支。自武林三分众安等桥。经德清归安。出钱山漾。至乌程。分泻于大钱南浔。又西湖之水。由各闸渗漏。坝面漫涌。汇蓄为上塘河。抵海宁州境。溢入下游。即为海宁之下塘河。西达石门。入嘉郡运河。其东由袁化硖石者。一流入桐乡嘉兴二县。在嘉郡名曰长水塘。直泻魏塘。由嘉善县出泖湖。并分注秀之运河。出平望。一流入海盐县界。会本境澈浦诸山水。出坎城。至嘉兴。名为海盐塘。分由嘉善平湖归泖。此杭郡水道分贯于嘉湖二郡之情形也。在湖郡之孝丰县。又有南条水源。自于潜境内天目之阴。经安吉县。会诸溪山水。入长兴界。又合四安山水至乌程县。分由大钱小梅。及诸溇港。归太湖。武康县又有余英溪阜溪湘溪三水。会于德武桥外。经归安界。至衡山门碧浪湖。分注于南浔。出平望。及各溇港。归太湖。乌程县之西境。又有妙喜诸山来源。名曰郭西湾。水出碧浪湖。汇苕霅二溪。分归太湖。平望长兴县之西南境。又有四安合溪顾渚诸山水。径由夹浦诸溇港。归太湖。此湖郡本境之水道也。故张邦彦云。杭则上流也。嘉则杭之分流也。至于湖。则两引天目诸山之水。独汇于太湖。譬则釜底也。

今欲治其源。当于杭郡余杭县境内之南湖。浚使深通。既分杀上游暴涨之势。且可备旱岁潴蓄之资。并挑浚钱塘县境内之西湖。及达海宁之上塘河。土备塘河。西溪之沿山河道。一律通畅。铲削瓶泾山港口之涨沙。以导其流。则嘉郡之运河长水塘。湖郡之余不溪。可不治而自理。然后因端竟委。将平湖之新埭广陈新仓一带。嘉善之枫泾张泾九曲港一带。出泖处所。疏治宽深。宣其去路。则杭郡治而嘉郡即与俱治矣。湖郡之碧浪湖菜花泾昆山漾。为泻水归东要道。今被淤泥淤阻。东塘受全郡之水。出南浔。今堤岸低挫单弱。难资捍御。北

塘为溇港之源。今多壅塞淤浅。几成平陆。程邑三十九溇港。系杭湖之水由此泻入太湖。今除大钱小梅杨渚三港外。余皆侵狭淤。弗克畅流。其闸亦残损无板。不能因时启闭。亟应疏浚修筑。分别施功。因势而利导焉。则湖郡亦治矣。此外如长兴之三十四溇港。为本境宣泄攸关。壅閼宜治。海盐县之永安湖澈浦河白洋河。地高易泻。宜浚深以蓄之。乌程县之郭西湾。出水为碧浪湖。淤沙阻遏。必彼通而此乃畅。再于百名桥沿堤塘路。多开桥罅以泄之。至于圩岸低薄。田功不修。自山乡各县外。比比皆然。秀水嘉善德清乌程为尤甚。嘉兴归安次之。宜就近深浚河港。即以其土培厚加高。为一举两得之计。以上各工。果能次第兴举。设遇水旱偏灾。便可自固藩篱。有备无患。若夫尾闾之治。则惟决淤娄二江。导太湖而注诸海。是又与江省同其利害者。爰合三郡为图。复其纲领始末如此。冀观者一目了然。不自觉其辞之费也。

详陈浙江水利情形疏雍正三年

浙江巡抚黄叔琳

臣等会查杭城地当省会。附郭之县。仁和在东北。钱塘在西南。自仁和而迤东。则为海宁。三县田亩数万顷。全藉省城上下两塘河水灌溉。而两河之水源。则皆自西湖所流注者也。湖居省城之西。聚南北诸山之水。汇七十二泉之源。潴而为湖。旧志周围三十余里。水由涌金门入城。纡回环曲。而出于钱塘武林艮山诸门。其出艮山门者。入上塘河。由临平而达于海宁。出钱塘门者。由三闸而至松木场桃花港。与武林门之水共注响水闸。凡湖墅支河。与古荡西溪沿山十八里之田。皆资其利。有余之水。归入下塘河。而仁和北乡。以及钱塘之下八乡。实沾荫焉。此西湖水源出入之大概。唐臣白居易所谓每放湖水一寸。溉田十五顷。每一复时。可溉五十顷。

若蓄泄及时。则濒湖千顷。可无饥岁者。此也。然西湖之所以灌溉利溥者。由湖界直接山脚。沿湖诸山之水。畅流入湖。而无所壅遏。一由山水所来要口。俱设小闸。以阻浮沙。使之不能淤塞。一由上塘五十里外临平镇之西南。有东湖。即古临平湖。以为之停蓄。故其来也有源。其去也有归。合泓蕴涵。而无涸竭之患。无泛滥之虞。则西湖与上河东湖。其利害实相为表里者矣。自明季来。各闸废坏。而沙土多淤。继且并其淤者而听佃于民。则山与湖隔绝。而湖之源不能充裕。上河淤浅。东湖壅塞。则水无容纳。而西湖之流不能停蓄。源流既损。而湖利遂微。三县之田。旱不兼旬。即忧枯槁。由来久矣。我皇上宵旰忧勤。凡利益民生之事。无一不圣怀。况开浚水利。所关甚大。臣等奉命详慎查勘。谨按西湖旧志三十余里。有先被民人占为田荡。于康熙三年丈入鱼鳞图册者。计四百四十二亩零。每年共征粮银二十两七钱零。共征粮米一十五石五斗零。其田埂内种植桑柏树。共一万九千三百三株。并荡内栽

荷蓄鱼等项。管业之家。每年约收租息银三百四十四两零。又未经丈入鱼鳞图册者。计二百一十八亩。若较额征之数。每年亦止银十余两。米七石余斗。其田埂内种植桑柏树共八千四百二十七株。并荡内栽荷蓄鱼等项。管业之家。每年约收租息银一百二十三两零。此项田地。原属官湖。渐为民占。在瓦塞湖心者。固为妨碍水道。即去湖较远者。亦皆阻遏水源。况所纳于官者。每年仅银三十余两。米二十余石。即所利于民者。每年亦止花息银四百九十三两零。其为官民利益者甚微。而所损于三县民田者。实不止于巨万。所当仰请 皇仁。豁除粮额。照西湖旧址。尽行清出归湖。去其梗塞。开通水源。以贻万世无穷之利。其从前所种桑柏等树。或移植于附近堤岸。或移植他处以收花息。各听民便。至现存湖址二十二里四分有奇。通计里外湖面一万一千三百一十五亩零。淤浅硬沙葑滩共三千一百二十二亩。

应将浅涸者挑深。淤塞者开浚。芟除葑草。以复故址而畅湖流。其次序。则先里湖而后外湖。先硬土而后葑滩。其深浅。则或五六尺三四尺。各就湖面形势。分别挑浚。其淤泥葑草。则雇用小船搬运。帮筑于各旧堤之上。加加高。以坚堤址。其保护。则沿堤钉桩编竹。不使淤泥坍入湖中。里湖各桥。建闸启闭。不使沙土流入湖内。其委任。则令盐驿道率同府县佐贰。实心料理。其工费。则令布政司会同盐驿道。将府县原估。再加丈勘。节省确估。造册详送。抚臣核明具题。请 旨酌动海塘捐监银两。于今年秋成后兴工。抚臣就近不时查看督率。俟工成之后。即交于盐驿道。每年查看照管。俾永远不致淤塞。如此。则西湖之水无忧涸竭。而仁钱海三县民田。旱涝有备。亿万小民。受益无穷。于 国计民生。实有裨益矣。

至于杭郡城内之河。共有数道。一为中河。一为东河。一为小河。而小河又有中西北之分。前人设笕凿沟。引西河之水自涌金水门及流福沟而入城。北出武林水门。南出正阳水门。东南出候潮水门。复由正阳候潮门外合流而趋永昌坝。以供南樵之抽分。通北樵之商货。再进而入清泰水门。落水于新坝。以疏抽分之竹木。又溢于会安坝。而入艮山水门。以通东路之粮食。场之盐船。其曲折出入凡三十里。然后有桃花港响水闸。会流于上下两塘河。以灌溉田亩。是城河正所以通西湖之血脉。而利益商民者无限。城河淤塞。则湖水无由出入。两河亦隔绝不通。今当相其淤浅处。酌量开浚。附入工费项内报销。其城外上塘河一带。由省城而直达海宁。凡一百二十里。沿河民田地荡数千顷。各有闸坝。旱则闭以蓄水。涝则开以分入下塘。实为河之下流。今河身支港。亦多淤塞。则下流不畅。不能引河水而注之仁海。但地方甚为宽广。应责成沿河各县。劝谕有产沾利之家。趁冬成农隙。业主出给口粮。佃户以身作工。渐次开浚。民分其任。官董其成。但加督率。而不由闸役经手。则众擎易举。工可速成

矣。若东湖为仁和海宁二县分辖。考之水志。仁和载周围十里。海宁载东西八里南北九里有奇。旁有四闸。古为潴蓄灌田之备。又白居易石函记云。自钱塘至盐官界。应溉夹河官田。须放西湖水入河。从河入田。西湖不足。则决临平湖。添注官河。又酈道元水经注云。灵隐山下。有钱塘故县。县侧有明圣湖。又合临平湖。经槎渚而注于海。合之诸说。则东湖实西湖蓄水之地。而上塘车庠之源。利益实属相侔。但自宋代以来。从无议及开浚者。臣等会勘湖址。仅存六百余亩。虽有湖形。竟同陆地。沿河尽为鱼荡田园。清理既难。工程复大。非一时可以并举之事。应俟西湖完工日。再为确议具奏。再查浙江省城。至江南吴江县接界。一带官塘运河。臣等会同亲勘。间有浅处。而德清县辖之大麻镇起。历石门县。至桐乡县辖之王溪镇。共四十里。更为淤浅。半月不雨。舟即难行。其支港亦多壅塞。此河不特商旅往来。抑且粮艘出入。兼之田亩赖以车庠。最关紧要。急应疏浚。以通运道。再浙省各属。水乡居多。民田所赖以灌溉。国赋所赖以充裕者。全藉水道疏通。蓄泄有备。其现在一切支河港汊坝堰陡门等项。俱关水利。嗣后应着落地方官。亲身查勘。劝谕业主出费。佃户出力。每年于冬成农隙。务必疏浚深通。修整坚固。以资次年春夏灌溉。以备不时旱涝。并责成粮储道。督率各该管知府。及水利厅。不时巡视查看。将每年农隙时修筑水利。于次年正二月。逐一告竣。该道府据实通报院司。委官勘验。如有怠惰偷安。荒废水利者。即将该管各官。以玩忽民事纠参处分。庶水利渐可兴复。以祈仰副 皇上勤恤民隐之至意。

上塘河工议杭州府志

陈芳生

仁和田土。有上下塘之分。而旱潦因之异焉。下塘苦潦。患在下游之不速。欲下流之速者。当合嘉湖苏松以为功。上塘之旱。患在堤防之不修。则仁和一邑之事也。上塘之所恃以为堤防者。东新关至长安一塘。塘自半山以下石脚坚固。不患坍塌。自金家堰以上。渐见低狭。由李王塘而上。有傅家庄。有亭闸。有沈塘湾王家缺等处。纤路全无。淫潦之时。上水与下水相接。及至旱干。始见塘址而已。塘愈毁则河愈浅。河愈浅则蓄水益少。长夏之际。四五十日不雨。亦天道之常。以别地视之。似未可言旱。而上塘一车庠。河底即为龟拆。此上塘苦旱之情形。固不待乎杲旱也。故明万历时人犹有存者。常言自幼力田。三四十年来。曾未忧旱。而本朝四十年来。河底成陆者已六见。顺治甲午一见。康熙自十年至二十年间凡五见。可见塘路之坏。至今益甚。使再迟数年。不知当更何如。大约塘之所以坏者。其故有四。其一为坐里之偏累。仁和定例。每贴塘图分。派修图内塘路。其塘近山有石脚者。永无坍塌。其近夹河或近下河者。塘身单薄。无年不坏。无年不修。其值年之人。亦知为年年不得不修

之工。只求免目前。以了故事。曾无所谓经久之图。而其所费。每年已数十金或至百金矣。积年弥久。塘身弥坏。今并塘路故址沦没水中。将与河底相平。原砌石块。侵盗尽。则其为工。岂一二鄙里苟且塞责者所能从事哉。其一为乡人之浅见。元人取宋。兵自此塘而上。皇师下浙。兵亦由之。迨因塘坏。甲寅己卯间。入闽之兵。络绎于临平赤岸。而此路以有碍师行。乃得安堵。附塘居民。方以塘之尽废为幸。而敢复言修筑乎。其一为富豪之分水利。明万历年间。有富人附塘开私河数里。凿塘引水。下灌低田数十顷。初时筑塘架桥。石砌坚固。视上水之高低。为版之启闭。于彼有全利。而于塘之蓄泄无少害也。经久不修。塘遂大坏。始之为上河闭以蓄水者。今且任水从私河下泄。而无所阻遏。及上河已干。而彼之亩引如故。田之膏腴。至今无恙。河遂阴受其害而不知。其一为奸人之私决。上水骤决。则下水之鱼。必逆乘而上。春夏骤涨之时。一挖损。上水怒泻。直可引太湖大鱼而网之。小人贪昧。罔顾大利害。则亦何所不至。故皋亭决口。屡不能塞。而乡人且以为鬼怪于其间。则真大惑已。愚窃谓修塘之责。不当专之于民。而当属之于官。上塘之水。专为上塘之利。自东新关至李王塘止。清量塘段丈尺。估度工价。凡上塘每里派办塘工银几两。分三年与地丁银两并征。在官有司。当水浅之时。计丈分工。雇民修筑。期于坚久。而不期于速成。取河之土以附塘。塘益高则河身益宽。塘成之后。每年仍计亩加税厘许。积贮以为开浚修筑之用。而上塘所有渔户。则令逐年轮掌。如向时派里修塘故事。每当水长。有司轻舟巡视。其水平堤者。籍其地段丈尺。督令培土。下次巡视亦如之。向者必俟塘之既坏而后修之。其费重。今随其低处即令培土。是虽无年不修。而所费亦省。塘益坚完。其逐年计亩加税。则每当水涸农暇。雇民开浚。视全河之浅深。塘身之厚薄。为有司考成殿最。诚如是。则上与下各有其责。无敢戏渝从事。而用民以渐。民力不至于匮。所利之溥。岂特为上塘数十里耕种之民计久远已哉。或谓取诸民必不给。宜征之盐木诸商。则易取盈。彼既与民同其利。自宜与民分其任。其间勇于为义者固多有人。然非司盐司榷者为之鼓舞作兴之。有司恐未能问也。

论平湖虹桥堰书

吴騫

当湖自清献陆公后。坛壝久墟。一旦得大贤为之鼓唱。学子深幸。当何如也。顾某之所以望足下者。更不止此。记曰。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足下卓杰君子也。斯土有可拯民于涂炭之事。必深所乐闻。敢一为左右陈之。忆己酉岁浙西大旱。赤地千里。杭嘉各属邑之民。几为涸鲋。当是时。窃闻平湖有虹桥堰者。去三泖甚近。决其口。则盐宁诸邑。并可沾濡。而资灌溉。欲直走平湖告当事。以苏此数万生灵息。而赤日燔如。忧惶遘疾。跬步不能前。彷徨

者弥月。忽见彷彿近支流。稍稍可棹舴舺。天未尝雨也。询诸远迹。始知虹桥堰已启。为之狂喜。而又恨事之不早也。设先月余。则近邑田滕。或尚有薄秋之望。岂又所谓幸中之不幸也。语曰。前事之不忘。后之事之师。昔足下在敝州。适逢杲旱。每日徒步斋坛。为民请命。焦肤茧足所不辞。州人至今尸祝之。今幸司训兹土。闻虹桥堰去治一舍。宜亲履其地。审度形势。与当事及邑绅之贤者。悉心筹划。广庀石材。修其口。更集晓事父老咨询。水痕石柱以为准。至第几痕。则水可至某邑。第几痕可至某邑。即为一记。刊石上。使世世遵守。愚民不得藉冲决以阻挠。吏胥不能执奇货以要索。岂非百世之永赖哉。昔西门豹引漳水十二渠为堰。以灌邺田。贺兰祥修造富平堰。引水洛中。民享其利。史书其绩。今足下仕平湖。修海。以救浙西诸郡。功不在昔贤下矣。他日举最入都。圣天子问东南水利。即以此为嘉谟嘉猷之首。其谁曰不然。某材识媿鄙。偶尔一得。辄思效区区芹曝之献。惟足下更进而教之。幸甚。

西湖去葑详文雍正五年

盐驿道王钧

为详开水利等事。据钱塘县民徐子佩等呈称。西湖蓄水。灌溉田禾。所利甚溥。因葑草难除。屡致湮塞。今蒙疏浚。恐葑草复生。窃思畜养草鱼。将新长葑芽。随时嚙去。则人力不劳而功速。呈恳借给鱼本。置买鱼秧。畜养刈草。公私两利等情。批行杭州府查议。据钱塘县详称。西湖葑草湮塞之患。其来已久。前贤芟草之法。详且尽矣。从未有议及公私两利。用力绵长。永绝葑患者也。今渔户有畜鱼去草之请。谨悉心详议。候赐核转遵行等因。卑府复议酌领三百金。借本生息。抵作刈草工费。俟鱼长货卖。将本银缴还。各渔户既有花息。听其出资畜养。每年于芟除葑草外。再为酌议完租。以充公用。倘有芟刈不尽。并藉端生事者。绳之以法等因。查西湖原系公家之产。向来捕鱼捞草。听从民便。并无禁约。今若于养鱼处所。毋许民间私捕。设为厉禁。非特大拂民情。且起争端不已。改议于里湖设簖养鱼。禁人采捕。其外湖一带。仍听民便。似为平允。是否可行。统候宪裁。

绍兴三江闸考

韩振

绍兴府山阴会稽萧山三县。皆系滨海。其形内高外低。会上游诸郡之水。出三江口。而注诸海。三江者。曹娥江钱清江浙江也。曹娥江归西汇觜。是为东江。钱清江出闸归东嚙觜。是为西小江。其东海之西北上流。即为浙江。至东西二沙觜。入东海。三县内地之水。由三江口以出海。海之潮汐。亦由三江以入内地。其潮汐之来也。拥沙以入。其退也。停沙而出。迨至日久。沙拥成阜。当其霪雨浹旬。水不得泄。则泛滥为患。及至决沙而出。水无所蓄。又倾泻可

虞。汉唐以来。建闸二十余所。虽稍紉水势。而未据要津。恒有决筑之劳。而患不能弭。明嘉靖中绍兴知府汤公绍恩。审度沿海。知三江口者。内河外海之关键也。欲闸之。而苦潮撼沙松。基难成立。乃近里相度。见浮山之东西两岸。有交牙状。掘地则石骨横数十丈。此又三江口以内之关键。而天然闸基也。乃建二十八洞大闸以扼之。果屹然安固。兼筑塘四百余丈。以捍海潮。由是而三邑之水。总会于斯。潦则泄。旱则闭。有利无患。数百年于兹矣。然为日既久。胶石灰秣渐剥。潮汛日夜震荡。砥不能无泐。址不能无圯。其后萧余姚姜诸公。相继修之。而潮泥壅塞。疏浚无策。甚有以闸为不可修不能修不必修者。其说固悖谬。即主修者。亦未得其受病之由。坏闸之弊不一。而莫甚于启闭乖方。与沙港开直之二端。夫昔人定启闭之制也。版必厚阔。环必坚铁。至水则以按时启闭。其启也。必稽底板之多寡而尽去之。使水势湍急。沙得随潮以出入。其闭也。又必实以沙土。塞以草薪。故秋潮虽大。而沙无从入。今乃启闭听之闸夫。则于深阔难启之版。往往不尽起。以致浑沙下积。而外渔人又赂掌闸者迟闭。以致涸而害农。且填土多不实。又无草薪补其渗漏。并有版残缺而不全者。所以虽不启之时。而潮沙尝得乘隙以入。夫安得不淤乎。此坏闸之大弊一也。凡水之曲折以趋海者。其性则然。故中江以浙名。而东西二小江亦以九曲名。昔时两沙嘴。东西交互。以环卫海塘。故海口关锁周密。潮来自下山起。涛头一从二嘴外溯钱塘江而西。一从二嘴内分往曹娥及钱清诸江。以由九曲而至闸。是海离闸远而曲多。曲多故来缓而退有力。来缓则挟沙少。退有力则刷沙速。且遇内水发时。外潮初入。则东江清水逼入西江。浊流既无从进。而潮愈不迫。故到闸为时甚久。且沙地坚实。萑苇茂密。皆可以御浑潮。古人犹筑二堤。以补九曲之不足。岂无深意焉。故语云三湾抵一闸。良不诬也。自嚙嘴两沙。日坍日狭。南北一望。阔仅里许。海口关锁已无。潮固可以长驱直入矣。乃司浚者。不察所以致淤之由。反以旧曲难通。更将两曲逼近之处而开直之。以省挑浚之力。小民贪淤地之利。户幸免涉江晒盐之劳。而闸身之受惠。与咸水之害田。罔有过而问者也。此坏闸之大弊又一也。如是而欲去淤闸之二弊。以收捍蓄之全功。岂能无浮议之阻挠乎。夫闸潦而启不时。则海亩者窃决塘。窃则罪。故海民谤。无闸则海鱼入潮。河鱼入汐。闸则否。故内外渔迹闸者谤。宅是者。谓闸阻潮汐吐吞。改水顺逆关废兴。故宅是者亦谤。况计闸之无淤。必塞直以就曲。则丁晒盐。必渡江往来。故擅牢盆之利者亦谤。虽然。唯谤之是畏。必非有意于民瘼者也。夫诚有意于民瘼。即百口谤且不避。况异日必万口颂乎。是以愚民可与乐成。难以图始。麤裘袞衣。褚伍诲殖。是所赖实心任事。兴久大之利者。

湖州碧浪湖各淤渎要害说东南水利

凌廷堪

碧浪湖即岷山漾。湖州之上源也。承天目西南万山而来。南条诸水及郭西湾诸山水。俱汇于此。所藉以宣泄者惟太湖。故沿太湖各湊渚。湖州之下委也。其碧浪湖众汇之水。及南溪各水。穿运河。由各湊散注。以入太湖。此程邑之情形。若长邑。则独承天目西条之水。会安吉及本邑诸水。由各渚散注于太湖。此长邑之情形。然长邑西条之水。又分泄于湖郡。而会注程邑各湊港入太湖。是以郡南碧浪湖。为七县聚水之藪。周围约七八里。论厥形势。碧浪湖为咽喉。而各湊渚为尾闾。顾非碧浪湖之容纳。则水无囊蓄。而郡之西南乡。及东北两乡受其害。非各湊渚之分泄。则水无归宿。而郡之东北乡。及长兴下六区。均受其害。源委利害相关。莫要于此。徐宪忠云。吴江垂虹湮塞。而吴兴之害加甚。为政者。要思其泄水之处。不必全仰于垂虹。凡所以思患豫防。湖州水利。有不容以不讲者。范硕云。碧湖沙涨如陆地。必脉络流通。则上流之泥沙不积。童国泰云。碧湖受南来诸水。今泥沙堆积。郭西湾西南诸山水尾闾不通。及今不治。泛滥横行。害岂独二三五区哉。沿城濠堑。又多壅塞。沙涨由是而起。严述曾云。南来水旺。则众水皆从而北。沙亦随水而行。水缓沙积。其势然也。今芦滩壅阻。亟宜开浚。以通上流。此碧浪湖之利害也。伍余福三吴水利论。七十二湊。界乌程长兴之间。乌程三十九。长兴三十四。通经递脉。以杀其奔冲必溃之势。吴兴志。太湖沿堤多为湊。各有斗门版。旱则闭之。防溪水之走。有东北风亦闭之。防湖水暴涨。郑元庆云。三吴之水利在下流。吾湖之水利在湊港。谭肇基云。原古人之多湊港也。取泄水之速。而每湊各置闸座也。取时蓄时泄。旱潦无虞。人事可挽天时之穷。立法尽善。此各湊港之利害也。唐宋以来。悉勤修浚。其治绩具载全书。我朝康熙十年四十六年雍正五年乾隆四年二十七年。浚碧浪湖及湊港。建立闸座。屢宸虑。所以为田畴计者至矣。或问泄水诚是也。其如蓄水何。曰凡蓄与泄。惟在上源勿塞。下委勿壅。今碧浪湖沙涨成洲。是源已隔也。各湊港淤阻特甚。是委不通也。一遇水发。泛滥为灾。惟不能泄。斯不能蓄。故水患不深通。不患不蓄。以洼如釜底也。按劳志载城外濠。唐武德四年李孝恭所凿。广德四年刺史独孤问俗重开。此濠自清源门沿城至迎禧门。又至奉胜门。又至临湖门。自古苕水入。太湖之溪也。数十丈。深不可测。西濠自定安门至清源门。南濠自迎春门至定安门。北濠自临湖门至迎春门。或假人力开凿。西濠受西南诸山之水。南濠受南来众溪会碧浪湖诸水。东濠兼受运河之水。皆成溪泽。春夏水生。浩漾汹涌。湍邀迅驶。西南二水交流。以入太湖。今城濠俱阻梗。概宜疏治。上有碧浪湖之蓄。必藉城濠通駛。以杀其流。下有各湊渚之泄。亦必藉城濠及运河分注。顺轨而下。是城濠通。则碧浪湖下流迅驶。不致沙积。即于各湊港上流力冲。

不致泥淤。所谓以水治水。借水刷沙。法亦莫善于此。譬诸肠胃通彻。上下三关。方称无病。碧湖为上关。城濠及运河与溇港联络为中关。各溇港为下关。非第湖州。此为扼要。实东南诸郡水脉呼吸相通。一有不治。水患不息。故但浚杭郡之上游。势虽建瓴。而湖州之病在泛滥。但浚苏松之下游。溇湖仍塞。则湖州之病在难消。其为要害何如耶。昔太守李堂大水行云。广苕诸水凑城南。碧浪湖填难注泄。全凭笠泽为尾闾。七二溇港成长渠。以见碧浪湖各溇港开浚。固不容稍缓也。

杭湖苏松源流异派同归说东南水利

凌廷堪

道光三年癸未夏。苏湖数郡患大水。而尤甚者莫如湖。以地洼如釜底也。然湖郡较他州为最低。而与他州利害各有重轻。浙省杭郡为上流。祇在坝之坚且固。谚云。杭州坍德胜坝。湖州没飞英塔。言高下殊甚也。而嘉郡于湖水。势散而缓。无所损益。惟江南苏松诸郡。于杭嘉湖有筋摇脉动之势。赖以奠义者。全在太湖受水泄水之处。不可稍有壅阂尔。来源自杭之天目而下。有建瓴之势。湖州当其最冲。所谓不患其源之不通。去委在导溇归湖。由湖达吴淞等江入海。所谓患其流之不泄。若嘉郡之水。半由烂溪入江震境。下韭溪。入太湖。半由魏塘入松江境。汇于泖湖。是杭嘉湖与苏松诸郡。源流一贯。大势自南而稍偏。东则以浙江为界。北则以扬子江为界。西则自天目绵亘至广德宣池诸山为界。东则大海。太湖实潴其中。古称浙西七郡为平江者此也。浙江扬子江之水俱高于内河。西南及西北一带山水。非东无由倾泄。则太湖之总汇分注。实七郡中一大关键。假令苏松无杭湖之来源。则流立涸。杭湖常等郡。无苏松之去委。则水必四溢。东南七郡。命脉攸关。有不可执一隅而言者。且太湖界联两省。跨三州十县。太湖西南。自湖州程邑之胡溇起至小梅口。共三十七口。由小梅而西。则属湖州长邑之蔡浦。至斯圻港。共三十七口。今已塞其三。此来源之殊派而最大者也。斯圻与江南荆邑董塘港毘联。董塘港至后河渚。共二十五口。由后河渚而北。则属常州宜邑之大浦港。至钓湿港。共四十一口。此又来源之殊派而次者也。由钓湿而北。则属常州阳邑之百渚港。至水溜港。共七口。由水溜而东。则属常州锡邑之闾江港。至沙墩港。共十九口。此来源平缓而湖水有时逆上也。由沙墩而东南。则属苏州长洲之牡丹港。至龙塘港。共五口。内运河北达望亭。南通浒墅。由龙塘而南。则属苏州吴邑之铜坑。与胥口。二口为各派同归之去委。由胥口而南。则属苏州江邑之白洋湾。至七里港。共九口。此皆各派同归之去委。由江达海最要之口也。由七里港而南。则属江苏震邑之牛腰泾。至练聚桥港。共二十一口。又皆去委同归于海之要口也。由练聚桥南转而西。亦属震邑之韭溪。至双林港。共七十二口。又承嘉湖来源

之大者也。双林港与浙江胡涑毘联。环湖支流。共二百七十七口。为太湖之源委。即杭湖苏松诸郡之源委。尤藉太湖为蓄泄者也。其间若常郡自东坝筑而来源已缓。又分运河东北由江阴入江。嘉郡则分流入太湖者。不过十之二三。由松江入海者众。惟湖郡上承杭之来源。而与苏松利害。唇齿相依。最为吃紧。湖州处太湖上流之最要。苏松等郡处太湖下游之最要。使湖州上流疏通。而苏松下游淤滞。则害在苏松。并害及嘉湖。使苏松下游疏通。而湖州上流阻塞。则湖州独受其害。爰就湖州一郡而论。犹人之一身。碧浪湖咽喉也。运河及分泄支港肠胃也。沿太湖诸涑涑尾闾也。喉不可塞。腹不可胀。尾闾不可不通。一有不治。则一身均受其害。缘碧浪湖为七县聚水之藪。非深浚则水无囊蓄。郡之西南乡。及东北两乡。均受其害。今泥沙堆积。致使潦则淹没田庐。旱则无从车戽。至运河之塘。外以济运。内以卫田。水发时。惊湍奔突。赖塘堤防。故塘由西北迤邐而东南。水则自西南汹涌而东北。且地势南高北下。自塘圯废。塘北田庐。时遭横决。因水势无由障。且无由分杀也。沿塘一带。有水口四十余处。与沿太湖涑浦三十余口。两两相应。联络贯注。疾趋而下。足刷淤泥。自塘废而涑港愈淤。全郡受害。又乾隆年间。开浚时。误将涑口开直。泥水更易倒灌。旧时涑口则湾向东北也。其横港为受众水贯涑之端。古人所谓开直港而不开横港。仍属无益。此湖郡水利之大略也。而统苏湖数郡而论。亦如人之一身。天目首也。余邑南湖口也。湖郡碧浪湖及各涑港咽喉胸胃也。太湖腹也。吴淞等江尾闾也。苏太诸浦涑入江入海足也。嘉郡之水肢股也。一有不治。则两省数郡。均受其害。犹一身血脉贯通。而众窍各有经络。固不得借口于吴淞等江。既开而湖州水患可息。亦不得徒责太湖涑港之阻塞。而不问吴淞下流之通塞也。苏州近西之港涑。俱来自湖境。而湖州近东之涑浦。又隔于苏境。若湖属之胡涑乔涑宋涑诸港。南来受水之口。一带地方。俱属江苏震邑管辖。故水必经江苏境抵境。至苏境入港之水。无不自湖郡而来。通塞利害。两省攸关。徐宪忠云。苏松兴利之处。即吴兴去害所由。真两郡治水扼要之言。所望于究心之君子也。

福建水道图说会典

江西省之东南为福建省。以福州府为省会。福州府之东北福宁府。其西北建宁府。邵武府。其西延平府汀州府。其南兴化府泉州府。兴化府之西永春州龙岩州。泉州府之西南漳州府。其东南海中台湾府。大海自福宁府。东接浙江界。西南流。经府东南。为桐山溪交溪外渺溪龙溪诸口。又经福州府东南。为起步溪连江闽江长溪薛港诸口。又经兴化府东南。为南溪口。又经泉州府东南。为晋江东溪西溪诸口。又经漳州府东南。为九龙江南溪梅洲溪南陂溪诸口。接广东界。台湾府四面滨海。其西境诸水。俱西流入于海。隔海与兴化府泉州府相

对。闽江三源。其西南源曰西溪。出汀州府。合淮溪文川溪。东流经延平府。曰清溪。合燕溪安定溪。曰沙溪。又曰太史溪。至府治西南。与西源富屯溪会。富屯溪出邵武府。南流经延平府。合金溪。曰顺阳溪。与太史溪会。闽江北源又有二。曰南浦溪。曰崇溪。俱出建宁府。南浦溪合新溪临江溪。崇溪东西二溪合流。合九曲溪建溪。至府治西北。曰交溪。与南浦溪会。合松溪。南流经延平府。至府治东南。与富屯溪太史溪会。曰溪。合尤溪。东流至福州府。曰闽江。合同仁溪濂溪梅溪双溪。入于海。金溪上源曰宁溪。出邵武府。合均溪古溪梅溪。东流至延平府。合源溪龙池溪。注富屯溪。尤溪出永春州。合龙溪。北流至延平府。注闽江。双溪亦出永春州。东流至福州府。合三斗溪穴利溪。注闽江。九龙江一曰柳营江。二源。西北源曰西洋溪。西源曰雁石溪。俱出龙岩州。西洋溪合乐溪万安溪。与雁石溪会。南流至漳州府。合龙津溪龙江马口溪。入于海。龙江上源曰冷水溪。出漳州府。合深渡溪管溪。东流。注九龙江。晋江上源曰桃林溪。出永春州。东南流。至泉州府。合罗渡溪。入于海。汀江出汀州府。合白沙溪大洲溪。南流。入广东界。南溪出兴化府。合赤土溪梅花溪。东流。入于海。交溪自浙江南流入境。至福宁府。合托溪外渺溪龙溪。东流。入于海。桐山溪出福宁府。东流。入于海。永丰溪出建宁府。须溪泸溪出邵武府。俱西北流。入江西界。化龙溪小靖溪出汀州府。大靖溪出漳州府俱南流。入广东界。南溪大陂溪南陂溪。俱出漳州府。东南流。入于海。东北至浙江界。西北至江西界。西南至广东界。东南至海。

卷一百十七工政二十三各省水利四

湖北水道图说会典

河南省之南为湖北省。以武昌府为省会。武昌府之东黄州府。其西汉阳府荆州府宜昌府。其西北安陆府襄阳府郟阳府。汉阳府之西北德安府。荆州府之北荆门州。宜昌府之西施南府。大江自四川东流入境。经宜昌府。合元渡河沙镇溪茅坪溪香溪河卷桥溪梁村河。又东南经荆州府。合清江汉阳河白水港洋溪玛瑙河沮河。一水南出曰虎渡河。又一水西南出曰华容河。俱入湖南境。大江亦入湖南境。折东北。复自湖南入境。经汉府阳。合沔阳湖。曰新滩口。又合赤野湖。曰沌口。又合斧头湖宁清湖而北。与汉水会。曰汉口。又合牛河。曰滢口。合武湖水。曰武口。又东南经黄州府西南。武昌府东北。合龙河岐亭河及梁子湖。曰樊口。又合巴河英山河童子河漳源河阳辛河。折而东。又合古角河。接江西境。清江上源曰大跳敦河。出施南府。合龙马河冷水河龙溪河。东流经宜昌府。合桃符河金鸡河。入于江。沔阳湖赤野湖俱在汉阳府境。北通汉水。支渠交错。西合草市河。东流入于江。虎渡河自大江南出。西通均湖。东通白

莲湖。南流入湖南境。其自白莲湖南出一水曰莲湖水。亦入湖南境。龙港自江西北流入境。经武昌府。注阳辛河。达于江。汉水自陕西东流入境。经郟阳府。合曲远河陡河。又东南经襄阳府。合曾河丹河粉河唐河白河蛮河丰乐河。又经安陆府西。荆门州东。合乐乡河。南出一水。通荆州府诸湖。又经汉阳府。南通沔阳湖赤野湖。合三台湖。又西河涓河。曰涓口。又合灆河而东。与大江会。丹河白河唐河。俱自河南南流入境。经襄阳府。入于汉。杨叶湖在安陆府东。巾水河内河阜市河俱汇焉。其东南为三台湖。南入于汉。丹河滔河。俱自陕西东流入境。经郟阳府。又东入河南境。龙觜河出施南府。合南河。其东曰唐崖河。亦出施南府。俱南流。入四川境。北河亦出施南府。西南流。入湖南境。澧水出宜昌府。合雾江。其东曰漂水。亦出宜昌府。俱东南流。入湖南境。南至湖南界。东南至江西界。东至安徽界。北至河南界。西北至陕西界。西南至四川界。

湖北水利论湖北通志

古者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后世浚河渠。修堤防。亦川涂之遗意。顾障于此者太过。斯壑于彼者可虞。其利害常相因也。蜀江之水。直下荆州。而北溢于汉沔间。其奔突冲决。则湖北近南之地受之。楚南之水。汇于洞庭。至岳州北与江合。逆流灌湖。漫涌而上。则南北滨水之地均受之。皇上轸念民生。大沛恩膏。特命动帑金。筑柁杆洲。修沿江诸堤。皆极高坚。农商永赖。耒耜舟楫之利溥矣。

论三江总会堤防曰。按湖广境连八省。凡秦关巴蜀中原贵竹岭右诸水俱注之。导为三江。潴为七泽。即禹贡江汉九江沱潜云梦之故区也。晋发岷山。抵巴东。入荆壤。流至岳阳。与洞庭水合。其受害者惟荆州一郡为甚。汉发蟠冢。抵上津。入郟地。流至汉阳。与大江水合。其受害者。郟襄安汉四郡。而襄安为尤甚。九江乃沅渐元辰叙酉澧澧湘诸水合流。入洞庭湖。沿汇八百里。经岳阳楼。西南出湖口。与江流合。其害者。常武岳阳二郡也。三水总会于武昌。其江身始阔。直注而东。以故武昌靳黄之境。无大水害。大较堤防多在襄安常武荆岳间。古七泽正其地也。汉唐以来。代苦水患。至宋为荆南屯之计。多将湖渚开垦田亩。复沿江筑堤以御水。故七泽受水之地渐湮。三江流水之道渐狭而隘。其所筑之堤防亦渐溃塌。明嘉靖庚申岁。三江水泛异常。沿江诸郡县。荡没殆尽。旧堤防存者十无二三。而后来有司虽建议修筑。然旋筑旋圯。民私其力。而财用赢绌之势异也。

论川江堤防曰。江陵城池。东南倾陷。故缘以金堤。自灵溪始。桓温令陈遵造之。遵使人打鼓远听。知地势高下。依旁创筑。略无差池。江陵东北七十里。有废田傍汉。古堤坏决凡二处。每夏为浸溢。唐贞元八年。节度使嗣曹王始命

塞之。得其下良田五千顷。亩收一钟。又规江南废洲为庐舍。架为二桥。宋汪叶倅江陵。郡有三海八柜。恃为险固。豪右据以为田。力复之。又筑寸金堤以捍江。按禹贡岷山道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今澧州巴陵。正澧与九江东陵故地也。江水方出三峡口。势如建瓴。夏秋一涨。顷刻千里。然夷陵而上。山阜夹岸。势不能溢。嘉鱼而下。江面浩阔。顺流直注。中间郡县两岸。俱平衍下湿。水易漫流。当江陵公安石首监利华容间。自西而北而东而南。势多纡回。至岳阳。自西南复转东北。逆流而下。故决害多在荆州夹江南北诸县。县各沿岸为堤。南岸自松滋至城陵。矶堤凡长亘六百余里。北岸自当阳至茅埠堤。凡长亘七百余里。咫尺不坚。千里为壑。且决口四通。湖泊盗贼窜伏其间。江陵之龙湾市。监利之分监所。公安石首澧州安乡之四水口。嘉鱼之簰洲东江脑。俱为盗贼藪。以堤防不修。则津渡散漫。盗可四出故也。自元大德间。决公安竹林港。又决石首陈瓮港。守土官每议筑堤。竟无成绩。始为开穴口之计。按江陵旧有九穴十三口。其所可开者。惟郝穴赤剥杨林采穴调弦小岳六处。余皆湮塞。迨明初。六穴复湮其五。故堤防不时泛决。然未甚也。惟嘉靖三十九年决后。殆无虚岁。而荆岳之间。几为巨泽矣。

论汉江堤防曰。按禹贡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今考汉江图。西自汉中流至汉阳大别山。出汉口。与江水合。即汉水故道也。水多泥沙。自古迁徙不常。但均阳以上。山阜夹岸。江身甚狭。不能泛溢。襄樊以下。天门以上。原隰平旷。故多迁徙。潜沔之间。大半汇为湖潴。复合流至干镇驿中。分一由张池口出汉川。一由竹筒河出刘家隔。以故昔年安襄一带。虽迁徙而无大患者。由湖潴为之壑。三流为之泻也。明正德以来。潜沔湖潴。渐淤为平陆。上流日以壅滞。嘉靖初年。安陆石城故道。改洗沿江湾。二十六年决荆门沙洋镇。三十九年决红庙堤。四十五年决襄阳老龙堤。宜城故道。改徙鸪滩新河。而竹筒河复湮浅十余里。下流又日沮。故水患多在荆安陆潜沔间矣。

论开穴口曰。穴口所以分大江之流。必下流有所注之壑。中流有所经之道。然后上流可以分江瀾而杀其势。楚有三大。水惟川江独据中流。故穴口在南者。以澧江为所经道。以洞庭为所注壑。在北者。以潜沔为所经道。以汉口为所泻也。故川江独有穴口。然古有九穴十三口。江水分流于穴口。穴口注流于湖潴。湖潴泄流于枝河。枝河泻入于江海。此古穴所以并开者势也。今日生齿渐盛。耕牧渐繁。湖潴渐平。枝河渐湮。穴口故道。皆为廛舍畎亩。他如章卜等穴故道。无复旧迹矣。此今穴口所以多塞者。亦势也。虎渡流注澧江。同入洞庭。江南之溪水俱注之。郝穴流出汉口。与大江复合。而江北之溪水俱注之。众

水会合则流行不绝。注泻有河则水道不壅。此二穴所以独存也。穴口之支流多湮。则江水之正流易泛。故荆南以开古穴口为上策。然郝穴筑塞。而议开旧口。必先将枝堤修筑就绪。然后开水门以受江流。方无东西泛滥之患。是穴口之有故道者。尚且开浚之难。况故道湮塞者乎。元大德间。曾开六穴。郝穴赤剥杨林采穴调弦小岳之故道并开矣。今祇存郝穴。而他皆不可识焉。此果人谋之略耶。抑地脉水势之靡常耶。此所以知开穴之难。抑亦势所不可行也。然荆南人犹幸有虎渡郝穴。可以分大江南北之势。但二穴枝河。中多淤塞者。使复湮如诸穴。则荆南水患。其能免哉。

筹办湖北水利疏

汪志伊

伏惟天下之大利莫如水。天下之大害亦莫如水。楚水之大者曰江曰汉。江水自四川岷山发源。至巴东县入楚境。历归州东湖宜都枝江松滋江陵监利沔阳汉阳等九州县。东出黄州境。汉水自陕西蟠冢发源。至郢县。入楚境。历均州光化谷城襄阳宜城钟祥荆门京山潜江天门沔阳汉川汉阳等十三州县。出汉口。与江水合。江水自松滋以上。汉水自钟祥以上。两岸皆山。素无水患。自松滋钟祥以下。地势平衍。土性松浮。军民田庐。非堤塍不能捍卫。非支河港汊不能宣泄。自乾隆五十三年。江水异常泛涨。荆州府属江陵县大江北岸万城堤。溃决二十二处。嘉庆七年。六节工七节工。又漫溃八十余丈。再嘉庆元年九年。监利县溃决狗头湾程公堤金库垸三口。先后水推沙压。以致江陵监利二县属。并潜江沔阳南乡支河港汊。多为泥塞。积水在田。无路可出。如盛盂。频年大雨时行。淹渍日甚。其大江南岸之松滋公安石首等县。亦因堤塍溃决。间有积涝。至若汉水。自乾隆五十六年后。天门沔阳汉川等邑堤垸。即屡有漫溃。又自嘉庆元年以至十一年。上游则钟祥县。下游则荆门州天门县沔阳州汉川县。皆连年漫溃。潜江县其所溃之口。自数十丈至数百丈不等。或直冲而被淹极重。或横溢而被淹次重。或倒漾而被淹稍轻。历前任督抚臣奏荷 圣恩。蠲赈兼施。而沙随水入。水缘沙停。港汊多淤。积水更易于浸溃。其汉阳应城云梦等县。地处下游。亦不免溢注漫溃之患。此江汉二水节年溃淹各州县堤塍田亩之原由也。臣飭据各该管府州并州县。确查筹办。陆续稟复。并将各士民先后连名呈词二百五十六件。查对情形。大略相同。核计荆门州被淹五十五垸。潜江县被淹二十七垸。天门县被淹一百十三垸。沔阳州被淹二百四十八垸。汉川县被淹一百二十垸。江陵县被淹一百六十五垸。监利县被淹一百九十二垸。总共九百二十垸。各垸大小不等。其最大者。周围二三十里。最小者周围三四里。其积水或深二三尺六七尺至丈余不等。或已涸出五六分二三分不等。其全未涸者较多。该绅耆所请防堵疏消之处。议论不一。难以悬断。臣随于查阅各营

伍时。道经被淹之州县。即率同该地方官。并传绅耆人等。亲赴各处。察看应堵应疏情形。揣度地势。参酌舆论。其受害在上游者宜于堵。其受害在下游者宜于疏。或事疏消于防堵之先。或借防堵为疏消之用。通盘筹划。不徇一乡一邑之私见。使有此益彼损之虞。

臣查滨临江水者。江陵监利二县。并沔阳潜江二州县南乡积淹田亩。地极低洼。嘉庆五年。虽经前抚臣高杞奏准。开挖姚家河黄土沟柴林河等处。使水由丰口入江。但止能消泄上游长湖泽口二处夏秋所进泛涨之水。所有各垸田积涝之水。即冬春亦不能涸出。臣于三月间。勘有监利县之福田寺地方。即古之水港口。今横堵一堤。丈量堤内杜废垸积水。高于堤外白滢湖面水五尺二寸。宜开堤建石闸一座。又沔阳州所属滨临江水之新堤地方。即古之茅江口。并前水港口。系前明大学士张居正因有关其祖坟风水。筑堤堵塞。今丈量新堤内河之水。高于外江水一丈二尺。宜开堤建石闸一座。并筹定启闭章程。每年十月十五日。先开新堤闸。十月二十日。次开福田闸。计可疏消积水六七尺。各垸田即可涸出十分之八九。每年三月十五日。先闭福田闸。不以邻垸为壑。三月二十日。次闭新堤闸。不使江水倒灌。至姚家河以上之积水。欲由太马河面达于闸。必须于郑家废垸中。开小河一道以通之。其上下两闸间之淤塞处所。亦应一律挑挖深通。俾水达洪湖。由新堤石闸入江。则江监潜沔四邑。数百垸积涝之田。可期涸出。并将监利沔阳二州县境内刁民私筑之土。均行拆毁。俾无壅淤。其白鹭湖柴林湖丰口土金口土地港。上下各淤浅。均行挑挖深通。俾长湖泽口二处夏秋所进之水。一由简家口另都湾出青潭口入江。一由土口澄沱湖出沌口入江。则嗣后该四邑之堤垸。方可免泛涨冲淹之大患。其南岸之松滋公安石首等县。虽间有积涝。被害较轻。设法疏消。尚易于为力。惟江陵万城堤顶冲危险处所。及各县沿江堤塍。必须加筑坚固。以防江水之患。至若滨临汉水者。自鍾祥以下。沿河皆赖堤塍保障。该县地处下游。工多险要。溃口一开。如顶灌足。下游即全遭淹没。各堤多单薄低矮。一遇汛涨。在在可危。查该县境内堤工。一万六千七百余丈。除飭将尹家庙加筑之子埂。并中段修砌之石驳岸石裹头挑水石坝。赶紧完报外。其余亦当一律加高培厚。至于下游各州县应堵之处。荆门州则有十三处。潜江县则有三处。京山县则有一处。天门县二处。汉川县三处。云梦县五处。皆须修筑完善。其沔阳州之西北乡。滨临汉水。因天门汉川支河。历年溃口。水向内灌。冲刷沿河堤身。所有应行修筑之处。更甚于他处。如潭湾垸等处。各号堤工缺口。计长一千二百余丈。洗塌堤身。计长五千余丈。若不修筑坚厚。则天门汉川沔阳三州县。终不免漫溃淹浸之患。其应疏之处。荆门州则有十二处。并江陵县刁民私筑土十三处。潜江县则有荆河河泽口三处。并谢家长安等八●。天门县则有牛蹄支河县河等处。沔阳州则

须开复陈公永奠二闸。汉川县则有十处。汉阳县则有漳河口等处。以上河道积淤。或数里或数十里至百余里不等。若不一律开疏。则去路不能通畅。堤塍仍虞壅溃。此各州县应堵应疏之情形也。惟是应堵应疏之处。工程大小不一。臣择其最关紧要而易为力者。如天门汉川所属之牛蹄支河。积淤三十余里。汉川所属之垸堤三百余丈。沔阳州所属之各堤缺口二百余丈。及支河缺口十余处。潜江京山所属之杨湖垸方家拐聂家滩三处。顶冲危险。及云梦所属之陈袁溃口。先后札飭藩司筹。共提银二万二千九百二十余两。发给委员。协同地方官。赶紧挑挖修筑完竣。聊济目前之急。其余工巨费繁。现当大雨时行。江汉水长之时。难以施工。必俟秋后水落。方可丈量估计。且积淤积淤之区。有广狭浅深之不同。尤宜逐渐疏消堵筑。分别次第办理。断非一年所能蒇事。惟拟建福田新堤二闸。必须预先采办石料。乘此水涨时。运至工所。俟秋冬集匠建立。业经遴委专员承办。以专责成。并飭藩司酌发银两。以便办运石料。此又臣于亲勘时权其缓急。分别办理之情节也。

臣回省后。复与抚臣章煦。悉心筹商。湖北各垸田。被江汉水害。或已经二十年。或十余年及数年不等。各农民困苦已极。必须遴委廉干多员。会同地方官。于秋冬分段丈量确估。实心实力。赶紧妥办。并选派道员总理其事。俟工程报竣。臣与抚臣亲往分途验收。务期工归实用。费不虚糜。俾灾黎咸登席。倘查有减工克料情弊。即行奏参严办。以为玩视民瘼者戒。至江汉二水出入支河港汊。今昔情形不同。必须度其东塌西涨之高低。以为应堵应疏之准则。如有应行开挖之处。或系民田。则估定价值。发给业主另买。以昭公允。且将来堵浚之后。涸出田亩必多。乃照额征收钱粮。倘有实在形如釜底。无法疏消。不能涸出。并被沙压及堤垸不能耕获者。即委员查明顷亩钱粮确数。奏请减豁。以省有名无实之催科。惟现在未及施工。田亩尚沉水底。小民失业多年。赋无所出。应恳 天恩。暂行缓征。以纾民力。俟涸出田亩有收。再行分年带征。至各卫所军田。坐落各州县境内。亦有被淹顷亩。应请归案画一办理。俾免向隅。此又体恤目前穷民之事宜也。再臣于途次接据锺祥江陵荆门潜江四州县士民等呈请开疏锺祥县属之铁牛关狮子口等处古河。以分汉水之势。又据天门县士民呈请堵塞天门县属之牛蹄支河口门。俾口内堤垸不致漫溃各等情。臣顺道亲赴各该处上下履勘。查得铁牛关狮子口等处古河。均在汉水北岸。原通锺祥县境内铁线沟永隆河。及天门县城河。出汉川县浞口。仍与汉水合流。至汉口入江。自前明筑堤堵塞以来。迄今数百年。堤外河身。日渐淤高。堤内田塍。颇多低矮。若如所请开疏。不独道里长数百余里。工程浩大。并有碍于城池田庐。即就水势而论。锺祥地处上游。固无浸淹大患。而横溢者为京山。直注者为天门。潴聚者为汉川。以及应城云梦等县。必皆受其波及之害。是欲分汉

水以固堤工。转先引汉水以灌堤内也。该士民等。或籍隶上游。或托业南岸。惟愿开疏古河。则汉水北注。可免漫淹彼处田亩之虞。并省岁修堤塍之费。全不顾及北岸下游之天门汉川等县为泽国。所请实不可行。至天门县属之牛蹄支河。原以分汉水之势。今若遽塞其口。使汉水无从消纳。必致漫溃正河之大堤。查天门从前连年被淹者。由于鍾祥堤工屡溃。而非牛蹄支河不塞之故。今鍾祥堤工溃口。业已一律修筑坚实。即牛蹄支河淤浅处。现亦动项开疏。是害已去而利可兴。乃该士民等反以堵塞支河为请。其意不过一经堵塞口门。可省培修支河堤塍之费。并不念及正河大堤壅决之害。所谓因噎废食。亦不可行。总之该士民等请开请堵之处。皆在汉水北岸。而其事有适相左者。由于心存私见。昧于大局。惟知利己。不顾壑邻。设非详查确勘。通盘筹划。必致为其所误。除明白批驳毋许率逞私见私议。致碍全局外。合并奏明。

请疏通江汉水利疏

张汉

窃惟王者贵谷重农。必先水利。水利兴。则蓄泄有法。旱涝无忧。我皇上念切民依。凡水旱时宸虑。直隶营田水利。奉 敕查妥议。以济民生。凡以期于可久也。臣闻楚省交于江汉。荆郢实当首冲。宅壤最为洼下。计沿河大堤。南岸自松滋六百余里。北岸自当阳七百余里。汉堤江堤。共计几三千里。俱系民筑民修。其间最险之处。若沙洋。若万圻。难以枚举。而修筑弊端。亦难言尽。又修筑不坚。水发即溃。屡溃屡修。民力几何。此则人民受累之源也。计楚水大者。曰江曰汉曰洞庭。三者缓急相济。迭为利用者也。查大江发源岷山。出三峡。下彝陵州。约宽十有余里。洞庭居大江之南。方八百里。容水无限。湖水倘增一寸。不觉其涨。江水即可减四五尺。昔人于江上流采穴口。下流虎渡口。杨林市宋穴调弦等口。各杀江流。导入洞庭。而复达于江。故水势宽缓而无患。今也仅存虎渡一口。江水一发。陡高数丈。无路分泻。田庐即为巨浸。此江水为害之源也。汉水自蟠冢导漾东流而下。襄阳自安陆府以上。河宽十有余里。安陆府以下。至宽不足一里。再下汉口。其窄益甚。船每截流而渡。江高汉弱。阻遏逆行。潜沔诸邑。于是数受其灾矣。查汉水上流。有操家口。相传羊祜运粮旧岸。堤形尚存。其水东流。过天门县。入三台大松等湖。其湖居天门之东。云梦之西。汉川之北。应城之南。支分涓口。派出五通。传为汉水故道。众水通流。今臼口操家口尽淤。水无归注。此汉水为害之源也。雍正二年。鍾祥县堤溃如雷汛发。西城不浸者三版。民无可避。田庐荡然。居人云。此堤无十年不溃。计鍾祥一邑。今已九溃矣。他如京山潜江天门诸邑。地处下流。堤若陡溃。则如顶灌足耳。昔年潜沔士民。具呈申诉。请以筑堤之夫。供疏河之役。官不允行。民无如何。为今之计。欲平江汉之水。必以

疏通诸河之口为急务矣。查江水支流。其下流当先疏者。五通口调弦口。而上之。当疏宋穴杨林市。与调弦合流。又而上。当疏虎渡口弥陀寺。又而上。当疏采穴与虎渡合流。再疏北岸之便河郝穴。令江水从长湖丫角庙合注。则黄潭堤不筑而自固。又复庞公渡。则监城可以无虞。疏新堤之口。与新潭之淤。则江汉之水。于是互为取济矣。汉水支流。则疏臼口操家口。而沙洋之一包三险。可以无忧。疏泗港而潜沔可以无忧。疏通顺河而潜城复旧。可以无忧。再疏小里潭竹筒河与天门县狮子等河。而低洼诸邑。乃可安堵而无其鱼之患。疏河所以为急务也。若夫筑堤。必取土于内地。内地日低。故河日高。河日高。则水势日险。患日深。是以江汉不疏。终非底定之本。积淤不浚。终失利导之宜。此则楚民之隐忧也。夫三楚富饶。夙甲于天下。谚云。湖广熟。天下足。一岁两稔。吴越亦资之。今或稍逢水旱。即仓皇无策。致居民不免于贫困。虽不得尽委之河堤之累。然逐年估计。既苦派费之繁多。溃决无时。又虑身家之莫保。岂非河堤之为累乎。昔年湖南巡抚陈诜。洞察楚为泽国。阨于江汉。甫任。即复调弦口。随亲诣踏勘。江则欲导之使南。汉则欲导之使北。颇为利济之宜。旋内升去任。未及施行而止。臣夙有所闻。此其大略也。臣思古者江淮河汉。水行地中。然后人居平土。其实治水。行其所无事也。后世详于治淮河。略于治江汉。故江汉时有泛滥之虞。不知楚有洞庭。较淮河泄水为便。此河口。亦行其所无事也。伏乞 皇上敕行湖广督抚大吏。委员一一详查。倘言属可行。不特全楚义安。即武昌新修堤岸。费金钱至数十万者。亦借是以永固矣。

江陵堤防议湖广通志

胡在恪

江出岷山。汉自蟠冢。挟万川以东注。而荆州正当其冲。称泽国焉。江水在瞿塘滟滪间。为诸山所束。屹盘礴。雷响而电激。既出峡口。始得展逸势以前驱。夏秋一涨。顷刻千里。而经江陵公安石首监利华容间。自西而北而东而南。势多迂回。至岳阳。自西南复转东北。逆流而下。故决害多在荆州夹江南北诸县。县各沿岸为堤。以御水势。由来久矣。江北之堤。自当阳以下之逍遥万城以至监利。不下四百余里。而江陵之黄滩堤。在县东南二十余里。一决则江陵潜江监利沔阳荆门。皆为鱼。古所谓冲巫峡以迅激。躋江律而起涨者。以东至沙市。有砥突出大江数十丈。捍蔽江水。水为之稍纾抱。而黄滩之怒差杀。其后荡焉无存。而水之向黄滩者。骇坍浪而相礪矣。稽古大禹。洒沉澹灾。以奠高山大川。而自汉晋以暨有明。南郡大水。史不胜书。而万历十九年辛卯。江陵黄滩堤决。民之溺死者无算。二十一年癸巳。逍遥堤旋溃。距今九十余载。

国朝庚寅年。江水大涨。时幸瓦全。嗣后癸巳夏。江水决于万城。郡城东数

百里。茫然巨浸。户遍逃亡矣。癸卯秋。江决于周尹店。逮丙辰之五月。麦秋方至。而郝穴之江堤溃矣。展转数年。流移略集。而辛酉七月。黄滩决。百年难堪之殃。从天而降。一望溟渤。集中泽之鸿雁。与坍穴之蝼蚁。人自为筑。功将垂成。仅亏一篑。而长江复行平地。壬戌六月。江堤复决。比之辛酉。为时更早。爰核粮夫。毫发无遗。以赴补救之急工。人之自为计也。神之将安输乎。嗟乎。决堤者。民之大害也。筑堤者。民之大利也。而利害相反。诚有如阖境士民痛哭屡控之所云者。今幸当事上台。目击颠连。而太守许公。实心胞与。躬亲挽筑。于堤址则宽而大。以便后来之加增。于堤工则恤而察。以杜一时之冒滥。萧愴之拟身塞。赵贤之愿请命。真百姓之福也。按堤老堤甲之法。自太守赵贤始议行之。夏秋守御。冬春修补。岁以为常。田庐于斯。聚族而处。以长子孙。故重土而习知水性。法至善也。而堤夫之出于粮石者。视其用工之难易。以为征收之多少。今昔之间。未可概论。而夫之修筑于堤上者。买土井土台土。其法不一。买土为最上。但虑散给工资之数。难以悉清。井土则民之者劳。而黠者逸。台土则奸人得以高下其手。夫苦惫而堤之罅隙者复多。夫修堤所以拯民。非以苦民也。而立法不善。则夫受修筑之苦。而民视筑堤为畏途矣。三者综而论之。惟井土之法可以垂久。第须董其役者。审高下远近之地势。以均其劳逸。而弊端诚未易除。则所谓有治人无治法者。存乎其人之爱民以心。先民以身。委员则量其材。遴役则严其滥。以里长征夫。而厘其侵蚀。以堤老修筑。而稽其包揽。则以每年所征之堤夫。用之于每年所修之堤。将捧土可为邱山。岂必求夸娥而掘息壤乎。善夫清军陈公之言曰。修堤惟视人事。断不可诿之于天灾。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所列七条。皆实实可见之施行者。夫荆州之地。案衍坛曼。缘以大江。而汉水复自夜汉口分派以达于三湖。汲引沮漳。会杨水长湖罗堰诸陂泽之水。春夏霪滂。股灌支注。不可胜计。其沿湖渚泽畔而居者。庐舍畎亩。形如盂中之底。自五代时高季兴节度荆南。筑堤以防汉水。由荆门绿麻山至潜江。延亘百三十余里。于今之亘为垸堤者。总皆恃堤为命。而汉水其奇在曲。又多泥沙。迁徙淤塞。自古不常。明嘉靖二十六年。沙洋堤决后。水之在荆安潜沔间者。殆无虚岁。国朝以来。江堤连溃。汉水并溢。所谓堤防者。冲荡漂流。于斯为尽。而室丙室丁潭守八井等庄。地势洼下。沉塌之虑。尤有不可言者。今合江汉而筹之。自荆襄而下。江以北之地。如江陵监利潜江沔阳荆门。皆如建瓴之势。而大江之悍黄滩之险为尤甚。其所谓堤者。又皆累土负壤。并非有冈陵以扼之。一遇水势突奔。咫尺不坚。千里为壑。杨景旧志。详哉言之。其开穴疏流之说。已万不可行于今日。而江陵昏垫疲苦之民。荷锸操杵。力殫膏枯。为水归其壑土反其宅之至计。是以一邑之劳。为监利潜江沔阳荆门御寇于门户。而处堂奥者曾不肯助一臂焉。势不至

于载胥及溺。不止此协济江堤之费。四邑虽不待请。亦当各自为计者也。夫防江之工。等于防河。今江陵已为其难者巨者矣。而汉水之堤防不固。其害旋中于潜沔荆门。绸缪而图其全。则江汉朝宗。国计民生永赖矣。

查禁私垸滩地疏乾隆十三年

湖北巡抚彭树葵

窃臣于二月内抵任后。接读 谕旨。将湖河滩地。禁止侵占一案。作何办理之处。查明具奏。随经检查旧案。以楚省积水之区。俱系纳有粮课。并非官湖。可容侵占。至湖边江岸隙地。私筑小垸。历系严行禁止等因。声明覆奏在案。半载以来。臣时时心体察。兼采舆论。乃知其间仍有尚须筹划者。少一阻水之处。即多一容水之区。则私垸之禁。尤不可不既乎其实也。查荆襄一带江湖。袤延千有余里。一遇异涨。必藉余地以资容纳。考之宋孟珙知江陵时。曾修三海八柜。以设险而蓄水。后豪右据以为田。汪叶力复之。又荆州旧有九穴十三口。以疏江流。会汉水。是昔之策水利者。大都不越以地予水之说也。自沧桑变易。故久湮。现在大江南岸。止有虎渡调弦黄金等口。分疏江水。南入洞庭。当汛涨时。稍杀其势。至汉水。由大泽口分派入荆。夏秋汛涨。又上承荆门当阳诸山之水。汇入长湖。下达潜监。弥漫无际。所恃以为蓄泄者。譬诸一人之身。江邑之长湖桑湖红马白鹭等湖。胸膈也。潜监沔阳诸湖。下达沌口。尾闾也。其间滢回盘折之支河港汊。则四肢血脉也。胸膈欲其宽。尾闾欲其通。四肢欲其周流无滞。无如三襄之水。性浊多沙。最易淤积。有力者因之取利如鹜。始则于岸脚湖心。多方截流以成淤。继则借水粮鱼课。四围筑堤以成垸。在小民计图谋生。惟恐不广。而不知人与水争地为利。水必与人争地为殃。川壅而溃。有自矣。臣伏查旧案。节据荆宜施道屠嘉正。安襄郧道王议将未有之垸。永禁私筑。已溃之垸。不许修复。详请飭遵。补偏救敝。诚为允当。惟是利之所在。民间每不惮百计以求胜。而地方有司。未能规及远大。少不留意。则私筑之弊。仍有不能免者。纵令道府亲查。而曾否加添。究属无凭。臣再四熟筹。窃以为积习既成。挽回非易。今欲复三海八柜之旧。势诚不能。亦只杜其将来。而不使垸之增多。则当先查其现有。而确知垸之定数。现在惟有檄飭各该州县。于冬春之际。亲行履勘。将阖邑所有现垸若干。各依土名。查清造册。由府核定。赉送各衙门存案。嗣后即以此次所查。着为定数。听民安业。此外永远不许私自加增。即一垸之内。亦不得再为扩充。仍令该管道员。于本年出巡之便。逐细详查。加结具报。则有无增添。按册可稽。而各州县之实心奉行与否。亦可藉以查核劝惩。至此后续有淤滩。原系民间纳粮之地。或种麦豆。或取柴草。均听自便。但不得另筑垸塍。以妨水路。如此而愚民不致因小失大。地方有司亦不敢姑息怠玩。自贻参处。而与争地之锢习。亦可少息

矣。

荆州窖金洲考研经室集

阮元

荆州江陵县南门之外。大江之中有洲。俗名窖金。乾隆五十三年。荆州万城大堤溃。水入城。大学士阿文成公来荆州。相度江势。以为此洲阻遏江流。故有此溃。乃于江堤外筑杨林嘴石矶。冀挑江流而南之。以攻其洲之沙。今三十年矣。元来阅荆州兵。兼阅江堤。计自造矶后。保护北岸。诚为有力。但不能攻窖金之沙。且沙倍多于三十年前矣。昔江流至此。分为二。一行洲南。一行洲北。今大派走北者十之七八。洲南夏秋尚通舟。冬竟涸焉。议者多所策。余曰无庸也。惟坚峻两岸堤防而已。此洲自古有之。人力不能攻也。岂近今所生可攻而去之者耶。考北魏水经注曰。江水又东会沮口。又南径江陵县南县平声江。有洲号曰枚回洲。江水至此两分。而为南北江。据此。知此洲即古枚回洲也。沮口今在万城堤即古方城宋荆南制置使赵方之子葵守方城避讳改万又讹为万外。沮水入江之口。千古不改。枚回洲在沮口之下。江陵之南。指地定名。非此洲而何。况沈约宋书。毛佑之击桓元于江陵枚回洲。斩之。是晋宋至唐。皆有此洲。特今俗易其名耳。百数十年后。安知江之大派。不又行洲南耶。姑存予言。以谗来者。或谓荆州旧有九穴今惟南岸虎渡口调弦口二穴尚通北岸郝穴等口皆塞议开各穴口以分江流此又不知今昔形势之不同也虎渡调弦二口之水所以入洞庭湖也春初湖水不涨湖低于江江水若涨则其分入湖也尚易若至春夏间洞庭湖水已涨由岳州北注于江则此二口之水入湖甚微缓矣若湖涨而江不甚涨之时则虎渡之水尚且倒漾而上至公安安能分泄哉余于丁丑立夏后亲至调弦察其穴水平缓宽有不流之势矣至于郝穴则内低于外更无可开之理惟冬泄内水于外尚便利耳

湖南水道图说会典

湖北省之南为湖南省。以长沙府为省会。长沙府之南。衡州府郴州桂阳州。其北岳州府。其西辰州府永绥干州凤凰三厅。衡州府之西。宝庆府靖州。宝庆府之南。永州府。靖州之北。沅州府。岳州府之西。常德府永顺府。常德府之北澧州。大江自湖北东流入境。经岳州府。又北仍入湖北境。洞庭湖在岳州府西。澧州常德府东。其西为天心湖赤步湖青草湖。湘江资江沅澧江水俱汇焉。湘江自广西东北流入境。经永州府。合右江潇江浯溪祁水。又经衡州府。合宜江崩水蒸水耒水江。又经长沙府。合渌江茶园水飞羊河连溪浏阳河黄泥江建港清水沔水玉堂江哀江。及资江东北支津。又经岳州府。合汨水。分二道入洞庭湖。潇江出永州府。合乌江水水东河永水。北流。注湘江耒水二源。东源曰桂水。出郴州。合沅江新坑水西水。又合西源耒水曰丰水。又合廓江资兴江雷溪鸦

溪乌石江郴江寥江注江曲塘江。北流经衡州府。注湘江。江上源曰水。出衡州府。合云秋水沔河。西北流经长沙河。合岩沟河攸水。复入衡州府。注湘江。

●江上源曰萍川江。自江西西流入境。经长沙府。合双江泗汾河。注湘江。资江出宝庆府。合龙溪廖溪硖口溪夫余水邵水潮水田心水连溪洋溪油溪。东北流经长沙府。合敷溪河四里河而东。歧为二支。东流者为玉堂江。注湘江。东北流者。东出一支津。亦注湘江。正渠西北流。经常德府。分三道。俱入洞庭湖。沅江自贵州东流入境。合渠江水。又经靖州。合竹舟江。又东北经辰州府。合水麻阳江舒溪熊溪麻溪蓝溪辰河马底河。又经常德府。合大洲溪翦家溪一渡二渡三渡小洲溪新店溪新湘溪阳溪延溪白洋河德山水。分数道。复合流。注青草湖。水自贵州东流入境。经沅州府。合杨溪巴川江。折而南。注沅江。麻阳江上源曰铜仁江。亦自贵州东流入境。经沅州府。又经辰州府。注沅江。熊溪上源曰武溪。亦自贵州东流入境。经干州厅。合镇溪舟溪乌巢江。又经辰州府。注沅江。辰河一曰北河。南北二源。南曰邑梅河。北曰嘉塘河。俱自四川东流入境。经永顺府。合后汉河小江腊竹江灵溪溶溪明溪。折而南。经辰州府。合西溪。注沅江。澧水上源曰绿水河。出永顺府。合上峒河两家源河。东流经澧州。合溇水深水而东分二道。一东流合澹水涪水虎渡河。一东南流合道溪。一水南出为七里湖。南湖与从河会。正渠又东复合。又东复歧为二。在北者。合莲湖水。俱注洞庭湖。溇水渫水自湖北东南流入境。虎渡河莲湖水。俱自湖北南流入境。俱经澧州。注澧水。华容河自湖北南流入境。经岳州府。注洞庭湖。益将溪。出郴州。东流入江西境。章水武水亦出郴州。南流入广东境。龙江出永州府。西流入广西境。北河自湖北南流入境。经永顺府。折西南流。入四川境。北至湖北界。西北至四川界。西至贵州界。西南至广西界。东南至广东界。东至江西界。

湖南水利论湖广通志

论湘阴县堤防。曰湘邑居洞庭之滨。地势最卑。其东北一带近水。悉巨浸也。而县治之西曰淮西。其水势更甚。今其地生聚日繁。土田日广。防遏不可不豫。而围因以设焉。分观其势。各自滕堤。统计其数。则有十六。南则沙田围。逼近江。与杨柳相间。中隔漳湖岭阜。由是而军民荆塘金盘湾斗韩湾等围。垸堤虽间设。各有滕限。而东庄一围。则居军民之东。古塘塞梓二围。又居韩湾湾斗等围之西北。湘水沅水汇流自西。入长沙。遶东而下。至湘阴。是南水也。南水泛水自外入。沙田一围之东。实当首险。从此水由支港拥入。杨柳军民等堤之近东南者。皆受顶冲。而东庄向南稍平。余实三面被激焉。澧水沅水出而与湘水合。达于洞庭。是西水也。西水泛水自内出。兼之西南夹涌。洪波浊浪。纡洄灌激。在沙田一围之西。首为出水之顶冲。次及于杨柳围。更次及于

军民荆塘各围之近西北等堤。而古塘塞梓二围。界连沅邑。为沅水之顶冲焉。至北则有余家垸。西北又有庄家围。暨黄公鲁家买马葡萄等。滨临大湖。地益旷而土益松。其水自西而内出。自南而外入者。悉于是乎会归。而湖浪遂于是迎冲。一经水涨。其势弥漫。堤塍冲溃。顷刻灌满。统计各围之险处。共有一万九千四百九十八丈。至各围垸内。出水积水之区。或则有港。或则有塘。或则请建有闸。或则疏通有沟。向系民力岁修。港则设之溷口。塘则立有●沟。闸则因时启闭。以资蓄泄。以藉灌溉。似可无烦疏浚者。

论益阳县堤防曰。益阳县在府治西北二百里。西界安化。南界宁乡。西北龙阳。东北沅江。东南界连湘阴。水曰资江。自宝庆发源桃花江。合流湍行。直下数百里。至县前龟台山而分派焉。其中为大河。滨河一为千家洲大垸。一为长沙小垸。又北小河分汊。经石梁桥沿河垸二处。会入大河。石梁桥地稍高。自赵家围起至尹家山止。为沿河垸。皆属明万历时旧址。又北自甘溪河分汊。入沅江白泥湖。又大河直下。经沙头塘之西北。为合兴垸中洲垸。又东南抵沅江毛角塘分汊。入麻子河沅江界。一由沅江瓦石矶塘。出大麻子河湘阴界。一入小河益阳塘。此益阳东北之水也。自龟台山而东为支河。经长滩垸。至河皮垸。绕千家洲西南。复会沙头塘而归大河。一枫林河分汊。经澜溪市。直行添新桥河。支流旋转。凤凰湖。回绕火田三垸。旁及宋家垸曾埠垸。入卢家江。汇于烂泥湖。分汊上入溪口。下经龙打窖塘。而归于湘阴焉。盖益阳分上中下三乡。自县北而东为下乡。上承瀆沅之水。下连洞庭西汉。左抵长沙大江。一当湖水泛涨。加以南水之弥漫。上之来者滞而不去。下之积者壅而上行。近江滨湖之地。常不免于淹浸。有备无患。唯在督理业户。使之依时培修堤垸而已。

论九江堤防曰。按禹贡九江孔殷。谓沅渐元辰叙酉澧瀆湘。九水会合。汇为洞庭一湖是也。今以郡县志考之。辰常衡永枝河。会流于洞庭者。无虑数十水。而其会众流而注之湖则有三焉。曰沅湘澧而已。沅发自牂牁。经辰溪。合麻阳诸溪涧水。过常武。出湖之北。湘发自广西兴安海阳山。至分水岭。分为二派。一为漓水。一为湘水。至永州。潇水会焉。至衡州。烝水会焉。过长沙。出湖之南。澧发自武陵古克县。东流过武水口。合焦溪如溪诸水。经慈利石门。至澧州。出湖之西。而渐元辰叙酉瀆。共合流而汇为洞庭。以为之壑。故衡宝永辰沅。得免水患。惟常武当沅江之下流。岳澧值江湖之会合。长沙之益阳湘阴。上接瀆湘。下滨洞庭。故岁遭浸溺。堤防之设。最宜急图者也。

论修筑堤防曰。近年深山穷谷。石陵沙阜。莫不芟辟耕耨。然地脉既疏。则沙砾易圯。故每雨则山谷泥沙。尽入江流。而江身之浅。诸湖之湮平。职此之故。欲尽心力以捍民患。惟修筑堤防一事耳。故备考古今可经久而通行者。有十

焉。一曰审水势。东洗者必西淤。下者必上涌。筑堤者。审其势而为之址。最难御者。莫如直冲之势。议者退为曲防。故荆州虎渡穴口之堤。先年愈退愈决。而后直逼江口。以遏水冲。乃得无恙。他如顺注之倾涯。则堤势宜迂。急湍之回沙。则堤势宜峻。二曰察土宜。一遇决口。必掘浮泥。见根土。乃筑堤基。其所加挽者。必用黄白壤。三曰挽月堤。洗在东涯。则沙回而西。淤在南塍。则波漩而北。故往往古堤反抱江流者。为水所啮。即临倾涯之上。势甚孤悬。必先勘要害之地。而预筑重护之堤。四曰塞穴隙。獾属蝼蚁窠穴。秋冬水涸。察孔端。极探其原而为之防。五曰坚杵筑。木杵不如石。石不如牛辄。六曰卷土扫。塞决口为上。护城堤次之。法埽以萑苇为衣。以杨柳枝为筋。以黄壤为心。以谷草为绋纆。因决口之浅深。水势之缓急。而为长短大小者也。若堤防初成。土尚未实。必以杨柳枝为埽。横栖于堤外。则可以御波涛而堤无恙。七曰植杨柳。八曰培草鳞。九曰用石甃。当冲决之要处。若非石堤。必不能回水怒而障狂澜。十曰立排桩。将大木长丈余。密排植于堤之左右。联以绋纆。结以竹苇。则风浪先及排桩。而堤可恃以不伤也。

论护守堤防曰。决堤之故三。有堤甚坚厚。而立势稍低。漫水一寸。即流开水道而决者。有堤形颇峻。而横势稍薄。涌水撼激。即冲开水门而决者。有堤虽高厚。而中势不坚。浸水渐透。即平穿水隙而决者。要皆修筑既疏。而防守复怠。故坐致此患耳。故防范护守之计。条议有四。一曰立堤甲。每千丈僉一堤老。每五百丈僉一堤长。每百丈僉一堤甲。凡堤夫十人。一应堤防事宜。官守之。而有垸处所。亦设有垸长垸夫。其法与堤甲同。仍不论军屯官庄。凡受利者。各自分堤若干丈。二曰豁重役。凡堤老堤长堤甲。及垸长垸甲人役。各复其身。每遇编审。即与豁除别差。则彼得一意于堤防。三曰置铺舍。查照漕河事例。于堤上创置铺舍三间。令堤长人役守之。则往来栖止。不患无所。而防护事务。亦庶几不致妨碍矣。四曰严禁令。凡有奸徒盗决。故决江汉堤防者。即照依河南山东事例发遣。揭示通衢。以警偷俗。

九江考

夏大观

九江之名。见传记有三。考寰宇记。在杭州者曰浙江。在润州者曰扬子江。在江州者曰楚江。在潭州者曰湘江。在荆州者曰荆江。在利州者曰汉江。在洪州者曰南江。在苏州者曰吴江。曰松江。此其一也。按汉志有曰。九江在庐江郡之浔阳县。浔阳记曰。一曰乌江。二曰蚌江。三曰乌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沙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菌江。此又其一也。又考蔡沈书传云。沅水无水淑水辰水酉水渐水资水澧水湘水。皆合于洞庭。是为九江。此又其一也。今按寰宇记之九江。总南条之水计之。大约有九。固不得据为九江

定名。其列于浔阳记者。虽称名凿凿。而孔氏辨之于前。曾氏驳之于后。其于派别形势。既无可取。而反复书义。亦无所衷。惟宋胡氏以洞庭为九江。则禹贡显有明文。其曰九江孔殷。明系于荆州贡赋之下。此一证也。导江之文。曰过九江至于东陵。东陵今巴陵也。巴陵滨临洞庭。此又一证也。又楚地记曰。巴陵潇湘之渊。在九江之间。水经亦言。九江在长沙下隼西北。参互考证。而九江之为洞庭益明矣。惟是九江之水。各有其源。其载于水经者颇详。如元淑辰酉渐五水。先后皆会于沅。沅水出黔中牂牁。且兰县为旁沟水。东至潭城县为沅水。又东径无阳县。有水从东南入沅。是为无水。无水亦出牂牁。且兰至无阳县。经八百九十里汉地理志注云无水首受故且兰南入沅八百九十里入沅。名曰无。按说文。无本古舞字。故无水或作舞水。又加作。又作灑。后人以无省作●。又以无讹作元。究即水经所载之无水也。沅既合无。又下合龙溪水釜水。东与序溪合。按序与叙通。加水作淑。今之淑浦县是也。是为淑水。淑水一名橐水。为五溪之一。源出义陵郡酃渠山。经龙潭。纡折而流至江口。对旗山下。合沅水。沅又合锦衣。再合枉水。东径辰阳县南与辰水合。辰水出辰阳三山谷。独毋水注之。至丹山石。乃与沅汇。所汇之处。谓之辰溪口。此亦五溪之一也。水又径沅陵县西。会武溪水。即汉马援闻笛处。再会施水。下与酉水合。酉水导源益州巴郡临江县。故武陵郡充县。酉源山东南流。径故无阳县南。又东径故迁陵县界。逶迤而入沅阨驷谓之受水。水所决入。名曰酉口。沅与酉合下又会东溪水为鱼溪水。分岭溪水东夷水夷望溪水又数折而历枉渚。入龙阳县境。而合渐水焉。渐水一名澹水。出汉寿县西杨山。南流东折。径其县南。又东历诸湖。方南注沅。与沅同入洞庭。水所入处。厥名鼎口。澧水出东别之沱。发源岷山。东流至武陵郡充县西历山之东。过其县。南合茹水。又径零阳县北。与温泉水合。又东会零溪水。东又有九渡水注之。又东会娄水。至澧阳。右会渫水。左会黄水。东过作唐县。今安乡左合岑水。右合澹水。折走龙阳传家矶。入洞庭。资水出零陵郡都梁县东北。历夫夷邵阳新化安化益阳。东至湘阴县临资口。即水经所云水青口。与湘水合入湖。湘水发源粤西兴安灵川二县界海阳山。至分水岭。南流为漓水。北流为湘水。其水再清。故号清湘。经十余县所合之水。至长沙。下隼县。今湘阴巴陵界入洞庭中。宋曾彦和考定九江如此。朱子不知元水即无水。辗转讹错之故。以为水经弗载。古无是水。故置而不录。又据禹贡导江之文。江先合澧而过九江。以为从九江之外而过。不知实从九江之内而过。故不数澧。于是去元澧而易以潇蒸。潇水发源九疑山。舜葬东南陬。南流至三江口。东北与迤水合。一云与瀑灑滢合流。又东北至永州府城外湘口。会于湘。是为潇湘。又过祁阳县。至衡郡北郭。与蒸水合。蒸水发源宝庆府邵阳县耶姜山。逶迤入衡阳境。是水其气如蒸。故名。至衡

阳县北郭草桥河口入湘。是为蒸湘。又历衡阳以下数邑。至湘阴临资口。会资水入洞庭。合沅水同注长江。是为沅湘。此三湘之所由名也。朱子更定九江。又如此。但澧水实合南江。以东注洞庭故。水经注于江陵枚回洲下。有南北江之名。南江即江水挟江入洞庭道也。夫安得而不数。曾氏之说。蔡氏遵之。似未可厚非耳。合而论之。沅湘二水实为之经。沅以一水贯无淑辰酉渐。而他水不计也。湘以一水贯潇蒸。而他水亦不计也。资澧二水皆为之纬。聚米画沙之形。一展卷而了然在目矣。后之人或从曾氏。或遵朱子。俱无不可。如必欲于曾朱二说之间。核其宜以符其数。则宜取朱子所去之澧。与所定之潇蒸。取曾氏之湘沅无辰酉资。而去其淑渐。盖淑与渐。其源流视诸水为短耳。至于诸水所经。古今异同之名。则又在究心水道。如桑钦酈道元辈之远览而周谕焉。

湘水记

王文清

潇湘蒸湘沅湘三水皆纬流。而经之者湘水也。湘源出阳朔。至永州。潇水入焉。曰潇湘。至衡州。蒸水来会。曰蒸湘。卒与沅水合于沅曰。沅江湘。此三湘之所由名也。顾考之者。往往于三湘则详。而湘之源则略焉。阳朔山。或以为属零陵。或以为属兴安。说已不一。甲戌秋。余至粤西。呼土人为前导。探湘水所自出。始知湘水发源于海阳山。海阳山即志所谓阳朔。属今桂林郡灵川县。山高七八十丈。广五六十丈。山下有洞门。广约二丈余。深入有一潭。广可三十余步。深不可测。土人告余曰。此即湘漓二江之源也。洞口有石。广纔尺许。沿行里许。渐下渐。至兴安之山东村太平堡诸处。其水遂成一大江。小江日夜所注。涇瀆既盛。而又别有两大水。自东西来助之也。东则一水逆来。起于兴安之东乡白水洞。洞下有深塘。名杉木江。逆过车田村。穿龙虎岩。跼岩再上。南折至江东村。约百余里入江。西则一水顺流。自灵川兴安之长江岭。顺过豪猪田村。至太平堡。约二十里入江。湘江为主。而东西二水为之附庸。至此合流以成其盛。湾漩至泮潭。潭深且广。水停积。若不流。去海阳洞口已九十里矣。潭下半里许。江水洪流。中横一洲。长数里。湘水至此。分左右二江洲。北有大天平坝一座。南有小天平坝一座。此二坝即楚粤二水分界承流之处。南流者为漓水。北流者为湘水。此湘水所由出也。而从此入零陵。达衡阳。过长沙。会沅朗。三湘于是争汇矣。潇水出九疑三分石。经零陵县西北。入于湘。蒸水汉志作承水。出邵陵界邪姜山。至重安县。又合界塘水。再经重安之南。又受零陵之武水。至湘东临蒸县。今为衡阳之北。注于湘。谓之蒸口。志所称水气如蒸是也。沅水出益州牂牁郡。经辰溪。今麻阳诸溪洞水。若渐辰淑澹酉诸水。俱附此。过武陵。东注龙阳。至沅江。与湘水合。此三湘之所由称。此数水者。一经而三纬。皆出深崖幽邃中。行二千余里。以合于江而达于

海。其渊源有本。其流行有渐。其支派有条。其分合有序。夫三湘既合之后。固极浩荡之势矣。究其滥觞。不过三十步之潭。潭外不过尺余细流。而涓涓绵绵。遂至于此。天下事由浅而深。积小成大。下而善受之不穷者。固如斯乎。

查勘滨湖堤垸情形疏

杨锡镐

窃照湖南长沙岳州常德澧州四府州。环绕洞庭。滨湖之民。就湖淤地。圈筑垦田。谓之堤垸。有昔被水冲。曾经发帑修复者。曰官垸。其未经帑修及续圈者。曰民垸。每年冬令。该管各员督民培筑。以防夏秋之水。曰岁修。臣到任以来。虽察访岁修各弊。严檄水利之员。查禁督修。然未经目睹。不能知其实在情形。是以上年恭折奏明。将就近长沙之湘阴益阳二县堤垸。于仲冬亲往查勘。荷蒙 圣鉴在案。兹臣于二月。由湘阴勘至益阳。所有堤垸情形。有尚应酌定章程办理者。就臣管见。敬为我 皇上陈之。

一险工宜三年连加大修也。查各堤有当水要冲。尤易损坏。谓之险工。每年岁修。不过加土数寸一尺。若加高加厚。各至数尺。则曰大修。岁修佃民任之。大修田主任之。今臣查阅两邑民垸。新筑者固属松薄。即官垸旧筑者。亦未能一律高厚。其余各属之堤。想亦相同。推原其故。每年冬月。虽加土数寸一尺。次年雨水冲激。又多坍卸。是徒有岁修之名。终难成高厚之实。臣虽面谕堤民。每遇天晴水小。随时培筑。不必定俟冬月。然佃民农忙之时。殊难兼顾。而各垸田主。皆有力之家。出资修堤。俾田永成腴产。并非强以所难。应自本年秋冬为始。凡属险要之堤。每岁加厚三尺。加高二尺。以三年为止。即使岁中少有冲损。尚多余存。合之现在堤身。三年之间。厚可一丈六七尺。高亦准此。则虽遇大水。永保无患矣。

一护堤柳株宜一律栽种也。查两邑年久旧垸。有种柳以捍风浪者。均坚厚无损。其未种者即不免单薄。至于近年民垸。则种柳者绝少。细询其故。种柳一事。向来官虽示谕。未能实力督率。佃民田主各事因循。间或插种。又苦牛羊践踏。居人拔损。遂多有名无实。臣查柳枝非难得之物。插柳又易为之事。植之三年。即可捍御风浪。效速而利溥。莫过于此。臣已面加劝谕。令各多插。嗣后应令水利之员。兼行督率。遍处栽插。将每堤种柳若干。册报查考。责令管理修堤之堤总堤长人等。稽查照看。印官与道府等官。遇便随时摘抽点验。严禁纵放牛羊。及居民侵损。违者予以罚惩。则数年之间。堤垸屹如山立矣。

一专管水利之员宜免其差委也。查各属堤垸多者五六十。少者三四十。每垸大者六七十里。小者亦二三十里。每年冬季培修。夏秋防护。各无暇逸之时。若差委别出。则培修防护。无人督率稽查。其为虚应故事。何怪其然。臣洞悉其故。是以上年凡属水利佐杂。俱不轻为差委。嗣后应请着为定例。凡属水利专

员。不差委。则责成既专。而承办省力矣。抑臣现请三年连加大修。各属堤垸既多。道里亦远。水利之员。督率难周。俟届期兴工时。臣当择佐杂中勤慎老练者。分委协办。庶工程可望坚实。

一以后民垸宜永禁再圈也。查洞庭虽曰巨浸。然藉以受各省之水。各属堤垸。俱系沿湖受水之地。渐次圈成。所谓与水争地也。虽滨湖荒地。不许擅行筑垦。以阻水路。已经垂诸令甲。但尚有无碍隙地。许民呈官勘明筑垦之例。我国家重熙累洽。生齿日繁。沿湖堤垸。弥望无际。实无可以再行筑堤垦田之处。今已成之垸。在民既获其利。未便毁其成功。若再许隙地呈官筑垦。在豪民惟规一己之利。捏词朦混。倘无识之有司。不知总揽全湖形势。遽徇其请。而上司亦一时疏忽。据详批准。实貽壅水漫决之患。应请嗣后各属滨湖荒地。永禁筑堤垦田。使川黔粤楚各省之水。有所消纳。不致泛滥。则现在各垸之田。年获有秋。民食有济。即受益不浅矣。

湖田占水疏嘉庆七年

马慧裕

窃以民生资乎谷食。而谷稻资乎水利。水利资乎堤垸。故近水则腴。远水则瘠。所在皆然。湖南长沙岳州常德澧州四府。滨临洞庭。各属多就湖之滨。筑堤垦田。惟是洞庭一湖。为川楚黔粤诸水汇宿之区。自应使湖面广阔。旁无壅滞。方易于消纳。乃湖民与水争地。常有冲决漫溢之忧。经前抚臣蒋溥题请近湖荒地。禁民筑垦。查湖南濒湖十州县。共官围百五十五。民围二百九十八。刨毁私围六十七。存私围九十一。其内官围系雍正间发帑修筑。民围系业民陆续圈筑。奏准存。一体归入岁修。无论官围民围。俱系业民自行修补。官为督率。每年九月兴工。不分畛域。及除易工程皆系通垸之民。按亩出工。通力合作。于次年二月工竣。三月内勘明取结。详请奏闻。无设存官修民修防除抢筑等费。亦无保固年限。其刨毁私围。见俱洗刷殆尽。永禁修筑。无阻碍水道之处。至存各私围。系臣此次遵旨历勘长沙等九州县。共续报私围埂九十四处。内有湘阴县锡江山私埂二道。华容县马家私垸一处。均有碍水道。先经勒令刨毁。不准修复。余俱筑自乾隆二十八年以前。未经列入应应毁册内。见查各堤身仅高一二尺及六七尺不等。每逢江湖灌涨。水高一二丈。此等数尺之堤。早已漫溢过顶。实不能与湖水争势。数十年来尚无阻抑泛滥之事。围内业民水小藉以卫田种植。水大任其漫衍流行。每年广种薄收。全赖捕鱼刈草之利。以完赋课。历久相安。自可毋庸勒令刨毁。致令失所。应以见在堤埂长高丈尺为限。示之准则。永禁增筑。庶水利民生两无妨碍矣。至此外各属非近江近湖之田。皆藉塘池以为灌溉。塘池水足。则夏初久晴。亦挹注有资。乃愚民昧于远计。往往废水利而图田功。不独大江大湖之滨。即自己输粮管业之塘。

亦培土改田。截流种稻。彼徒狃于雨旸时若之岁。以塘为无用。不知偶值旱涝。所得不偿所失。又流涧之水远近取资。若徒恃己业。截垦为田。则上溢下漫。无不受累。见在各属讼案纠纷。大半由此。臣愚以为 国家生齿日繁。地土甚辟。至于关系水利之蓄泄。当仍以地予水。而后水不为害。田亦受益。小民不能远虑。贪目前之小利。忘经久之大计。臣思从前已经开垦之田。逐一清厘。固恐滋扰。若自今以往。严行禁止。于东南各省甚为有益。应请 皇上敕下。凡地关蓄水及出水者。令地方官亲自勘明。但有碍水利。即不许报垦。如有私将塘池改垦为田者。查出重惩。此实治水务农裨益民生之一大端也。

请浚长江北门旧河疏雍正五年

湖南巡抚王国栋

窃臣上年奉 命。自浙赴湖南任。道经长沙所属之湘潭县。见千艘云集。四方商贾辐辏。数里市镇。堆积货物。懋迁有无。居民栉比。而长沙系省会之区。府城又逼临湘江。乃环顾江干。无船停泊者。因湘潭江形稍曲。北风势缓。而长沙江面既宽。北风势紧。又无小港可以湾入。猝然风起涛涌。一时难御。沉溺漂没者。往往而有。此官民船只不能停泊。而商船亦多往湘潭。以舍湘潭无可栖泊处也。即如江西之湖口关。先设湖口县。江水浩瀚。商人上税停舟。常遭风涛之险。荷蒙 皇恩。移驻九江。则人称便焉。臣谨按长沙北门外原有旧河一道。计长三百余丈。淤塞已久。若将此河照旧开挖深阔。可以多泊船只。诚为大便于民之事。不但往来官民船可以避险。其驾小舟以谋生者可以安宿湖港。不致飘泊风波。而且商船四集。来百工则财用足。通百货则生计饶。即肩挑食力之民。有商货往来上下。可以担负累累。亦贫民衣食之藪也。臣目击地方情形。而兴工费财。无项可抵。今据驿盐粮储道详称。长岳常三府堤工。钦奉 谕旨。行令修筑。现查本道衙门。向有每年盐规银八千两。愿以雍正五年现存银八千两。并雍正六年所余银八千两。年底汇齐。共一万六千两。作为修筑堤工之用。再查长沙为省会之地。长江浩瀚。竟无湾泊舟楫之所。北门外有旧河一道。俟雍正七年分所余八千两解到之日。可以开浚此河。停泊船只。庶于地方民生。不无小补等语。与臣见适合。今估计工银约费一万四千有奇。但事关为民兴利。似不可缓。据臣愚见。或于冬兴工。应否先于司库正项内动用开浚。俟雍正七年。该道归公银抵补。伏乞 皇上睿鉴。

勘估长沙月河檄

陈宏谋

长沙为省会之区。商贾贸易。百货云集。咸从此地出入。只因湘江之水。由此归湖。迅流奔赴。滩浅岸远。不能泊舟。偶有停泊之船。骤遇水发。常至冲失。杨前院曾经奏明。于城南之南湖港。挑浚一河。引水入港。为泊船之地。比

来水渐局促。水由倒漾而入。停蓄而出。易于受淤。每届一二年。仍须挑浚一次。而所泊之船。仍属无多。又有西河桥。前人曾经议挑。俾小船从此湾泊。以避风浪。但桥日窄狭。舟不能入。即或将桥高架宽展。而桥内之塘。已渐窄小污塞。积水无多。不能泊舟。本部院两次任。为之相度经理。不时挑浚。泊舟无多。终无善策。考长沙府志书。所载长沙省城泊舟之处。城北有成功堤一条。专为避风。当初堤岸。有盐仓街。及典当街。为湖湘一大都会。至今砖石遗址犹存。后因堤毁于贼。水漫堤塞。不能修复。惟湘江之旁。有新开月河一道。经熊姓重开为泊舟之用。曾谕令长沙县沈维基前往查勘。据称月河一道。上口宽二十丈。下口宽一十五丈。上首之上半截尚有河形。下半截已经淤塞。绘图贴说送阅。但既有河形。自是可以开河通流之处。河如月形。则水与大江分流。与江西闸河相似。水有来去可以长流。不致如南湖港之短促受淤。如能将下半截开挖深通。于湖江之旁。有此百丈之月河。与湘江分流间隔。不致有风浪冲激之患。月河两岸均可泊船。比南湖港气势舒展。泊船较多。再月河之旁。现有碧浪湖。四季有水。若从月河开通相连。湖中亦可泊船。长沙省会。有此泊船之地。则商贾云集。运载百货。转移谷米。实为便益。仰布政司会同驿盐道。专委干员。会同长沙县。将北城新开月河。逐段测量。现在长若干里。宽深若干丈尺。现在有水几尺。其阻塞之处。挑挖几尺。即可通流泊船。再由月河开通。达于大河。俾船只由此出入。可以泊船。以避风浪。据实估计。需费若干。作何动修。妥议通详核夺。毋违。

四川水道图说会典

四川省以成都府为省会。成都府之东南资州泸州叙永厅。又东重庆府石砭厅酉阳州。其南眉州嘉定府叙州府。其西南州雅州府宁远府。其东北绵州龙安府保宁府太平厅。其西北茂州松潘厅杂谷厅。其东潼川府顺庆府绥定府忠州夔州府。其西懋功厅。岷江出松潘厅。南流经茂州。合黑水河。又经成都府。合白沙河草坡河三江河。歧为二派。南流者江。东流者沱。沱江又分数道而东。合阳河雒水。又东南经资州。曰中江。合珠溪。又曰雒江。又经叙州府。合荣溪隆桥河。又经泸州。入于江。岷江自成都府酺为数道。南流复合。又南合南河。又经眉州。合斯么河。又经嘉定府。合阳江。又经叙州府。合清水河。与金沙江会。金沙江上源曰布垒楚河。自青海东南流入境。经雅州府西境。合多克楚河巴楚河。入云南境。复自云南东流入境。经宁远府。合打冲河东安河玉虹河会通河。折北流经叙州府。合石角河横江宋江。与岷江会。合而东流。合福溪安宁河。又经泸州。合清水河。乃与沱江会。曰大江。又合赤水河折而东北。又经重庆府。合大鹿河油溪綦江嘉陵江梅溪龙溪河梨河涪陵江。又经忠州。合鸣玉溪。又经夔州府。合西河小江新军河东灊河分水河大宁河。又东入湖北境

。阳江上源曰大渡河。出懋功厅。西南流。经雅州府。合炉河什丹河老鸦漩河。折而东。合流沙河越嵩河。又经嘉定府。合青衣江。注岷江。青衣江出雅州府。合荣经河。东南流经嘉定府。合山溪河。注大渡河。嘉陵江自甘肃南流入境。经保宁府。合白水江水北溪河东江西河。又经顺庆府。合蛮子河曲水河。又经重庆府。合渠河涪江。入于江。渠河二源。南源曰通川江。出太平厅。后江中江前江。合西南流。经绥定府。合磴子河清溪河。西源巴江。出保宁府。合罗溪河南屯河恩羊河升渡河。南流合焉。又经顺庆府。合流江河。又经重庆府。注嘉陵江。涪江出松潘厅。东流经龙安府。合火溪河石密溪。又南经绵州。合茶坪河。又东南经潼川府。合罗河梓潼河郪江马桑溪安居河。又经重庆府。合立石河。注嘉陵江。打冲河上源曰鸦砦江。一曰玛楚河。自青海东南流入境。经雅州府。合齐齐哈尔河杂楚河玛穆河谢楚河鄂伊楚河噶察克拉河楚穆河坝河。又经宁远府。合盐井河安宁河。注金沙江。涪陵江上源曰乌江。自贵州北流入境。经酉阳州。合北河龙觜河。又西北经重庆府。合芙蓉江大溪河。入于江。濑波溪在重庆府西。东流折西南潴为泊。白水江上源曰祥楚河。出松潘厅。东流入甘肃境。复自甘肃南流入境。经保宁府。合黄沙江。注嘉陵江。清江亦出松潘厅。东流入甘肃境。后溪河出酉阳州。东流入湖南境。嘉塘河邑梅河俱出酉阳州。东流入湖南境。为酉水。三江河坡头河俱出重庆府。南流入贵州境。三溪自贵州东北流入境。经重庆府。注綦江。永宁河自云南东北流入境。经叙永厅。注清水河。无量河上源曰北穆楚河。出雅州府所属打箭炉厅。合里楚河。南流入云南境。沙鲁楚泊亦出打箭炉厅。亦曰多克楚河。南流亦入云南境。注无量河。总文河亦出打箭炉厅。南流入云南境。其北曰楚河。合猛楚河色尔恭河勒楚河。西流入西藏境。多拉昆都仑河都尔达都昆都伦河德特昆都伦河。俱出松潘厅。西北流入黄河。接青海境。北至陕西甘肃界。东至湖北界。东南至湖南贵州界。西南至云南界。西至西藏界。

灌堰水利考四川通志

按蜀中诸水。咸出岷山。江源在羌地之列村。所谓羊膊岭者。分为二派。一西南流为尖囊大渡河。一正南入溢村至石纽过汶川。历今灌县境。与湔水合焉。灌之上流有水。出尤溪口。又有水出白沙口。同会于灌。经灌县西南流者。即禹所导岷江正流。自秦李冰凿离堆。引江水。循灌城东注北折。于是始以东南正流为南江。经离堆薄灌城而东北注者为北江。北江自宝瓶口穿三泊洞而北注者为外江。自宝瓶口直东入五斗口而东北注者为内江。北江折为二江。并南江而三。其北行入五陡口。一支在南北二江之上。故以内江别之。外江北经崇宁彭县新繁汉州界。会绵雒诸水。出金堂峡。内江东经郫县崇宁界。下过府城北。至城东会府城前江。以趋于彭山界。南江经崇庆新津。东流至彭。与府江合

。为江口。其出金堂峡者。由简资内江富顺会于泸州。此都江一堰之源流也。至于大渡碛雅诸水。会于嘉定。马湖诸水。会于州。嘉陵江经合州。纳潼涪诸水。会于重庆。黔彭诸水。会于涪州。大都高山峻岭。无堰可作。如巡抚佟凤彩疏称东南北三道。并无新旧大堰是已。独李冰所凿离堆山。立都江堰。当岷江中流。岁费工费巨万。宋元佑闲差官修筑。凡高下阔狭浅深。以至灌溉顷亩夫役工料。及监临官吏。皆注于籍。元至元元年。廉访佥事吉当普建白。用石包砌诸堰为石门。以时启闭。用铁万六千觔。铸为大龟。贯以铁柱而镇其源。明初加意水利。州县与军卫屯所。共役人夫五千。竹木工料。计田均输。修葺。堰得不坏。成化九年巡抚都御史夏坝。以远人赴役不便。将郫灌二县。杂派科差。均摊得水州县。专备工料。以供堰务。宏治九年。添设按察司佥事一员。专一提督都江堰各府州水利。于时灌县知县胡光。伐石冶金。即旧址甃砌为防。贯以铁锭柱三。各长一丈二尺。使当湍势。石堤中贯铁处。固以油灰。直长一十五丈。高一丈三尺。阔五尺。首阔一丈二尺。用铁三万二千二百余觔。桐油五百觔。麻线二百觔。木二千五百根。各色工役计二十五万三千二百有奇。正德间。水利佥事卢翊亲诣督理疏浚。直抵铁板。得秦人所书六字诀。曰深淘滩。低作堰。大书灌澜亭上。以昭永鉴。先是。每年修筑工役有不均之叹。翊乃下令以粮三石派夫一名。分八班。每八年一周。而蜀府每年一助青竹数万竿。委官督织竹笼。装石资筑。明末献逆之变。都江堰冲决数百丈。沙石填淤。大异于秦碑所云矣。 国朝顺治十六年。缘李冰旧制。修筑淘凿。以开民利。十八年巡抚佟凤彩。令用水州县。照种派夫。每岁委官督修。康熙四十五年夏。霪雨。人字堤三泊洞府河口。俱冲决。巡抚能泰倡捐修筑。称为太平堤云。旧例派夫修堰。或照粮。或照田。不无畸轻畸重。至雍正八年。丈田事竣。巡抚宪德题请用水州县。区别迟早多寡。计亩均摊。派银一千二百八十二两。每岁征收完解。以成都府同知为水利同知。管辖其事。民称便利焉。

重修通济堰碑文四川通志

黄廷桂

余承 圣天子德意。子惠元元。常期阴阳和。万物遂。匹夫匹妇。无一不被皇王之泽。以成熙皞以俗。顾立愿虽奢。而其措施无补。中尝歎焉。夫蜀为蚕丛之国。厥田高亢。自李氏父子凿离堆。导江入灌口。沃野千里。民用富饶。其它不近川泽之区。旱干时告。石田用嗟。官斯土者。能无望前人之泽。而勃然兴起者乎。值此边隅绥辑之余。欲与吾民谋生养安全。可大可久之计。则善政莫大乎水利。蜀地溪泽陂沱。以及滨江枕河之区。高者可潴而蓄。下者可引而注。诚因其势而利导之。则以时树艺。亢旱无虞。何在不可藉人力以补天功者耶。蜀南通济堰。唐制置使章仇兼琼所浚也。按古志引武阳南河之水。入彭

眉。灌溉民田数万顷。自明季兵燹。民无孑遗。堰水尽废。昔之岸然为堤者。沦于水。嗟巨浸焉。昔之泓然为渠者。堙于土。嗟石田焉。眉彭之人。不知斯堰水利者百余年。余前制蜀时。旷览洪波。夷考古制。尝欲取而尽复之。筑堤浚沟。由新而彭。得水利者万余亩。功未竣。余旋奉召入都。不果。复因奏准给官钱五十缗。以作岁修。斯堰之仅存而不至泯灭者。赖以此。是深望后之人。斯堰之仅存。因其势而利导之。尽复其沃衍之旧。以利济吾民。乃二十余年重来。水未加广也。田畴未尽辟也。其忍听吾民负向隅之泣。而不一动念耶。因檄下有司。复图兴举。令集吾民而谕曰。南河之水。发源于。其来也缓而疾。缓则春水不足恃。而耕作后时。疾则大雨时行。一冲而后。田间无涓滴之惠。曷若引西河之水。合南河而入堰。以时蓄泄之。则源远流而流长。且亦二王之余泽也。乃吾民果能踊跃赴功。以时趋事。父子负锄。兄弟裹粮。駉駉而来。鱼鱼而赴。污莱辟。鱼龙游。不数月而大功成。彭之民实开复古渠二十八。延八十里。直抵于眉。彭田三万亩。眉之田亦不下万焉。因详议善后事宜。条件如右。

一通济堰头宜防水涨冲决也。查堰源在新津南河。今于西河添筑新堤拦水。并归南河。水源加旺。伏夏河水猛涨。或致泛溢。冲决堤埂。应令新彭眉堰长。轮驻堰头之二王庙。防守宣泄。交秋撤回。以保无虞。一宣泄宜量其水势也。通济堰水少时南河旧堤。增加竹笆。西河新堤。增加石篓。以逼水灌田。水溢时去笆去篓。俾散入大河。其沿沟余水退入于湃。一新定筒口。宜定分寸以杜纷争也。查历年原得水利。新邑二道半。彭邑四道半。今彭邑又添二十八道。其新设筒口。应计水势之浅深。以定筒口之分寸。现在仿照都江堰则例。每田千亩。分筒口三寸五寸。用石凿孔为筒。以垂永久。分水支流沟道。不得私挖过低。致有越漏。一均派修费。宜酌定章程也。查增筑南河堤埂。共高一丈四尺五寸。长一百二十八丈。宽二丈四尺。添筑西河堤埂。高五丈。长二十八丈。宽一丈。采买大竹。募夫拣石作篓。每篓长一丈五尺。坚筑堤埂。俾无漏泄。加淘进水堰沟。以现在石坎及沟底过江石为限。堰流充裕。此后长宽丈尺。永远遵照办理。其岁修抢修之费。旧规每岁于水利厅领银五十二两。不敷需用。应于新彭眉各堰户。按亩均派备料。公同经理。一每岁修护工费。宜分别有则也。查通济堰。由新津历彭山达眉州。则水源有先后之不同。灌溉有迟早之迥异。应分别筒口情形之高下。得水地处之远近。酌定数目。共济其事。自新津起至彭山土堰止。向系旧有水利。应列为上则。又自彭山会中筒及西支堰。至文殊堰。交眉山界止。应列为中则。又自向家筒。至白鹤湃金竹湃。列为下则。如遇大修。上则每亩应派银二分五厘。中则每亩应派银二分。下则每亩应派银一分五厘。岁修上则每亩派银一分五厘。中则每亩派银一分。下

则每亩派银五厘。其筒车牛车均系高田。应查明照下则派办。或有新开旱地。改为水田。随时报明。核实加派。隐匿田亩者罚做。一沿沟堤埂紧要之处。宜加用石工也。查彭邑新开之翻水口上智远堤堰水越堤引灌西支彭溪等堰。上下复层次开列筒口。实系扼要之区。应改筑堤二十丈。宽二丈。深一丈。又江堤原属通济堰尾堤。历年水源未得。系彭属之文殊堰。同眉州青冈等十四堰。共筑土埂。拦截毛家河山水作堰。今通济大堰之水。汇入下灌。水势浩大。土埂易崩。应改筑石堤五丈。宽二丈。深一丈四尺。中开湃口。水平则塞口以下灌眉地。水大则开湃以入朽木河。一安设筒车。宜酌定地势。以杜阻截下游水利也。查新彭筒车。现在四十余架。安截上游。拦沟截水。翻车取灌。每遇水缺。下游数万田亩。均无涓滴。经会同新津令。督同新彭堰长。沿沟查勘。凡流水湍急之处。易于翻灌。许令安设以济高田。其漫流之地。必须坚扎高埂拦截。概不许妄违古制。私行安设。永令堰长。照此查察禁止。

浚成都金水河议四川通志

项诚

成都金水河一道。向日原通舟楫。日久渐至淤塞。宜民立政之道。水利为先。即亩浚沟渠。皆应及时修理。矧省会为阖城民命。地气攸关。岂可任其久废。兹蒙委卑府率同厅县。逐一亲勘。此河上流。当日原通灌县。江水从灌县两河口。引入磨底河。径达成都县西门水洞入城。由贡院前三桥青石桥玉河沿一带。出华阳县东门外水城。直达府河。今自磨底河起至府河止。量共一千五百二十六丈。俱应开浚。西门低小。本不通船只。且门内即系满兵驻扎。应将水洞密布铁。止令通水。不得通船。其划小船由东门进者。俱抵满城东水关为止。如此则沿河一带。俱为商贾阛阓辐辏之所。凡客船一至东关。货物行李。皆用小船拨运入城。就近投店。可免背负遗失之患。有便于商。其利一。米蔬柴炭。为民间日用之物。既可船运入城。三桥又为省会适中之地。众物齐集。在城居民。皆可就近购买。有便于民。其利二。且省城房屋。多用草苫。即街市瓦房。亦系竹壁编成。间或不戒于火。每至比屋延烧。虽各设木桶贮水。但器小易竭。亦难尽恃为救焚之具。是河一开。即有祝融为患。而随处有备。不难立时扑灭。其利三。旧河既塞。城中地泉咸苦。每至春夏。沉郁秽浊之气。不能畅达。易染疾病。昔杭州近海民饮井水多病。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入城。作六井。至今赖之。是河一开。则地气既舒。水脉亦畅。民无夭扎。其利四。卑府细询僚属。博访輿情。佥无异辞。窃思金水河一道。开自宋时。相沿已久。近年失于疏浚。以致不通舟楫。民苦沮洳。深为未便。幸蒙抚都院俯念城河有关水利。慨捐清俸。独力兴修。卑府率厅县各员。于二月兴工。分段挑浚。计自西门外磨底河起。由西门内满城一带三桥青石桥玉河沿。直至东门外府河止

。共挑浚过一千五百二十六丈。今已次第工竣。惟善政之垂。贵于可久。使无专司分理之人。则日久仍归淤塞。深为可惜。谨酌未议。惟采择焉。

一城河新浚。两岸俱系浮土。如遇夏秋雨淋冲刷。泥土下河。难免淤垫。兼以来源系引江之水。亦未免夹带流沙。必得每年淘浚。方能深通无阻。况已成之功。更可力省功倍。查水利同知衙门。都江堰工。每年各县额解银一千二百两。请于每岁冬间。于修理堰工余剩银两。动支雇夫疏浚。一例报销。以垂永久。

一东门水关最为紧要。查关洞系旧时建造。原属坚固。但沿城上游。俱系土岸。恐日久被水冲刷。犹恐啮及城根。应请两边添筑护城雁翅。各长丈许。下签木桩。两岸用砖石包砌。以资捍御。

一三桥以下。水势独缓。惟板桥一带。水势迅利。缘板桥两岸偪仄。桥门既狭。又值河势湾曲。以故水急浪涌。似应于转湾之处。两岸略为取直。并将桥石柱。改换木柱。则水道宽缓。并请将一洞青石卧龙等桥。俱照安顺桥之例。改换木桥。以缓水势。

一沿河两岸。俱系居民。凡粪草秽物。每图便易。倾入河内。易至堙塞。请刊木榜晓谕禁止。仍令牌头不时稽查。有犯。即送该管县丞。量责示警。实于河道有益。

一城河之源。来自郫灌。西门外应请建闸。水大时下闸。以防冲溢。但冬月源水稀少。若再任其直达府河。则城河必致浅涸。似应于东水关外河口之处。建闸一座。交与华阳县县丞管理。一遇水浅。即将闸下板蓄水。毋使外泄。凡有货物出入。俱于闸边搬运。统俟冬闲水涸兴工。则永享其利矣。

灌口江堰记

卢翊

灌县都江堰。江之会云。禹导江自岷山。西入大渡河。南通于汶。历于灌。堰在江中流为二。有南河者会新津。有宝瓶口者流为三。至于汉。至于崇宁。至于华阳。故称灌口。堰外低而宽。堰内高而狭。水势也。作堰灌田。始于秦李冰。司马迁着河渠书。瞻蜀之岷山。大李公之功。且云渠可舟行。民飨其利。蜀人庙祀焉。汉唐以及宋元。堰法渐坏。至元间。佥事吉当普铸铁龟。民利之。昭代以来。屡修屡圯。嘉靖间。复铸铁牛。其铭曰。问堰口准牛首。问堰底寻牛趾。堰堤广狭顺牛尾。水没角端诸堰丰。须称高低修减水。万历乙亥。江大溢。堰尽坏。先后修复。巡按御史郭公增以铁柱。令寻牛趾而浚之。自堰以下。沿岸共植三十铁柱。每柱长丈余。共享铁三万余斤。又树柱以石。护岸以堤。说者谓水遇重则力分。安流则堰固云。然愚窃考蜀守李冰之凿离堆也。曾刻深淘滩低作堰六言于石。立万世治水者法。所以制水出入。为旱涝计者至矣

。其用功缓急疏密之序。意自较然。汉晋以来。率用是法。永嘉间。李公羸深黷之。唐宋相承。世享其利。元始肆力于堰。无复深淘之意。无乃公言不足法欤。假令沙石涌积。水不得东润。则虽镕金连障高数百尺。牢不可拔。亦何取于堰哉。矧所谓铁龟铁柱。糜费几千万缗者。曾未几何。辄震荡湮没。茫无可赖。方诸笼石廉省古今便焉者孰得。比来民受其困。宜坐诸此。予窃少之。乃檄有司置饘巨壘。役夫三千。从事滩碛。以导其流。堰则仍民之便而已。顾工多力少。力告瘁。未能勉其所欲为。究其所当止。如公法云者。耻也。旧刻相传在虎顾山鸡台。水侧其。岁久剥落。索弗获。虑后之君子无考焉。因磨石重碑侧云。

卷一百十八工政二十四各省水利五

云南水道图说会典

云南省。以云南府为省会。云南府之东南。澄江府临安府开化府广南府。其东。曲靖府广西州。其东北。东川府昭通府。其西楚雄府蒙化厅永昌府。其北武定州。其西北永北厅大理府丽江府。其西南元江府景东厅镇沅州普洱府顺宁府。金沙江自四川南流入境。经丽江府。合总文河硕多冈河。又经永北厅。合五郎河漾弓江。又经大理府。合桔木河答旦河一泡江。又东经楚雄府。合大姚河龙川江。又经武定州。合大环水普渡河壁谷河。又北经东川府。合以礼河车洪江。又经昭通府。仍入四川境。澜沧江自西藏南流入境。经丽江府。合白水河。又经大理府。合泚江。又经永昌府。合银龙江。又经顺宁府。合黑惠江凤凰山水顺宁河徕克山水威远江。又经普洱府。合猛赖河曰九龙江。又合漫达河。入南掌国界。黑惠江一曰漾濞江。其上源为东剑海。出丽江府。合工江南流。经大理府。合洱海水胜备河。又经蒙化厅。至顺宁府。注澜沧江。礼社江上源曰赤水河。出大理府。东南流经楚雄府。合阳江马鹿河绿汁江。又经元江州曰元江。合清水河。又经临安府。合亚泥河曰梨花江。又南入越南国境。南盘江上源曰沙河。出曲靖府。合腊溪河潇湘江。为铁池河。西流经云南府。又南经澄江府。合兴宁溪仙湖水。又经临安府广西州。合小曲江巴盘江泸江河。为混水江。又东北经广南府。合邱北汛水马别河。为八达河。又北入贵州境鸭江。自四川南流入境。经永北厅。合泸沽湖。折而东。仍入四川境。小纹溪大纹溪定川溪宋江永宁河。俱出昭通府。北流入四川境。赤水河亦出昭通府。东流入贵州境。可渡河出曲靖府。合结里汛水。东流入贵州境。九龙河亦出曲靖府。合块泽河。东流入贵州境。西洋江出广南府。东北流入广西境。合同舍河。又东南入境。合者郎河。又东仍入广西境。者赖河普梅河。俱出广南府。南流入越南国境。潞江一曰怒江。自西藏南流入境。经丽江府。又经大理府永昌府合

沙河。又西南入缅甸国境。龙川江自永昌府北边外南流入境。合曲石江芒市河冈河。入缅甸国境。槟榔江亦自永昌府北边外南流入境。合大盈江盍达河。入缅甸国境。南汀河出顺宁府。合虎口河。西南流经永昌府。合南底河。入缅甸国境。孟达河漫路河。俱出顺宁府。南流入缅甸国境。李仙江一曰把边江。出景东厅。南流经镇沈州普洱府。合阿墨江萨普河。入南掌国境。三岔河出临安府。南流入越南国境。盘龙江上源曰乌期河。出开化府。南流入越南国境。北至四川界。东至贵州广西界。又北至西藏界。西至怒夷界。西南至缅甸界。南至阿瓦南掌越南界。

西藏水道图说会典

西藏办事大臣。驻前藏布达拉城。在四川省西六千一百一十五里。至京师一万八百八十五里。其西为后藏扎什伦布城。前藏城之东察木多城硕般多城薄宗城拉里城江达城。其西扎什城江孜城。后藏城之西。结定城绒辖城聂拉木城济陇城宗喀城阿里城。匝楚河自青海南流入界。经察木多城东。而南鄂穆楚河。亦自青海东南流。经城西来会。又南楚楚河。自四川雅州府西流来会。又南西纳匝楚河为澜沧江。又东南入云南丽江府界。怒江上源曰喀喇乌苏河。出前藏城北之布喀池。西北流为额尔吉根池。又东北为集达池。又东南为喀喇池。又东南纳裕克河。北纳绰诺河。又东北沙克河。自青海东流来会。又东索克河。亦自青海东南流来会。又东南西纳卫楚河。南纳雄楚河。又经硕般多城北而东。南纳硕布楚河沙隆锡河。北纳数水折南流。东西纳数水经薄宗城东而南。鄂宜楚河出其东北山南流来会。曰怒江。又东南入云南丽江府界。雅尔佳藏布河。出前藏城北。接青海南界之巴萨通拉木山西麓。西南流。入于沙。薄藏布河二源。曰桑楚河。曰雅隆布河。桑楚河出拉里城西山。东南流。东纳公楚河卫楚河。西纳章阿尔松山水及数小水。经薄宗城西而南。会雅隆布河。雅隆布河出硕般多城南山数水。合南流。东纳帕楚河。折西南流。会桑楚河。曰薄藏布河。又南入怒夷界。复入云南永昌府界为龙川江。绰多穆楚河上源曰罗楚河。出薄宗东南山。东南流。西纳察楚河。北纳们楚河。又东南亦入怒夷界。雅鲁藏布河。出阿里城。东达穆楚克喀巴布山。东流。南纳郭永河作噶尔河翁楚河式的河萨布楚河当楚河。北纳嘉克嘉河乌克藏布河萨楚河满楚河萨尔格河阿穆楚池水多克楚河结特楚河。经后藏城北而东。南纳年楚河隆千河。北纳商河。又经扎什城南而东。北纳噶尔招木伦河。又东经前藏城南。南北合数水。折东南流。北纳冈布藏布河底穆宗河。南流入怒夷界。柰楚河出扎什城南山。东南流。北纳叶额河穆楚河。又东南入哲孟雄部落界。朋楚河出后藏城西南数水。合东南流。北纳绰罗克河。经绒辖城南而东。北纳结楚河隆冈河长楚河。南流。东纳帕里河。西纳尼雅河。入廓尔喀界。钮楚河出济陇西山。南北合数水。

东南流。经聂拉木城北。亦入廓尔喀界。冈噶江。出冈底斯山之玛帕穆达赖池。西流为朗噶池。又西曰狼楚河。经阿里城极西。拉楚河。出僧格喀巴布山。南北合数水。西流。折南流来会。又南。折东流。经阿里城南。玛楚河出阿里北山。东西合数水南流。经城东来会。又东南入外夷界。牙母鲁克池。在前藏城西南。中有三山。米底克池在江达城北。西南流为米底克河。折而西流。东合一水。北合一水。至前藏城北。折南流。西合数水。曲折东流。又西南流。东合一水。西合一水。南合一水。经前藏城南而西。北合一水。会噶尔招木伦河。东南流。入雅鲁藏布河。腾噶里池在前藏城西北。上源曰搏楚河。出后藏城西北山。东流为舒鲁池。又东为当拉池。又东为远尔占河。又东为腾噶里池。冈底斯山在阿里城东北。其北曰僧格喀巴布山。其南曰郎干喀巴布山。其西曰玛布加喀巴布山。其东曰达穆楚克喀巴布山。诺莫浑乌巴什山在前藏城北。其北曰巴萨通拉木山。朗布山在后藏西北。西藏大臣所属达木蒙古八旗。在前藏北。又所属纳克书等土司三十九族。皆在前藏东北。与西宁大臣所属玉树等土司接。西藏东至四川雅州府云南丽江府界。东北至青海界。西北踰大戈壁至伊犁界。南至怒夷哲孟雄部落廓尔喀界。西至巴达克山痕都斯坦界。

云南诸江皆发源藏内故附此以溯滇水之上游识边域之形势云

修浚滇省海口六河疏

鄂尔泰

窃以云南省会。向称山富水饶。而耕于山者不富。滨于水者不饶。则以水利之未讲。或讲之而未尽其致。斯不能受山水之利。而徒以增其害也。故筹水利莫急于滇。而筹滇之水利。莫急于滇池之海口。其上流为昆明呈贡晋宁昆阳四州县。下流为安宁富民二州县。一水所经。为六州县所系。疏通则均受其利。壅遏则均受其害。故于滇最急。滇池之源。来于城北之盘龙江。经城之东而流于南。会呈贡晋宁之水。潴而为池。折而西流。至昆阳州界。复北折而倒流。由石龙坝。至于安宁富民之北。而入于金沙江。此滇池之形势也。滇池即昆明池。土人名之为海。海之大。周围三百余里。环海之田。资以灌溉。号为膏腴者。无虑数百万顷。每五六月雨水暴涨。海不能容。所恃以宣泄者唯海口一河。而两岸山诸箐沙口齐下。冲入海中。填塞壅淤。宣泄不及。则沿海田禾。半遭淹没。明宏治时。巡抚陈金开渠浚沙。筑坝凿石。民困以苏。自此遂有岁修大修之例。而不知海口之内有牛舌滩州二处梗塞其中。致海口内外不能通畅。万历初复兴修作。亦只于牛舌洲之左。豹子山之下。竭力疏浚。其根未清。故其患未息。至今岁修岁壅。殊非长策。臣勘得海口一河。南北两面皆山。俱有箐水入河。每雨水暴涨。沙石冲积。而受水处河身平衍。易于壅淤。如北有白塔。每疏浚于农隙之时。旋壅塞于雨水之后。不挖则淹没堪虞。开挖则人工徒费

。沿海人民。时遭水患。皆甚苦之。行至平定哨一闸。系云龙箐水归河之道。正值水陡流急之处。相度形势。咨询舆情。咸称闸南宜开子河一道。引普安清水新村等闸诸水。同至平定哨闸入河。则泥沙石子不能停住。一劳可以永逸。复行至海口。驾船循视。见有旧埂一条。沉埋横塞其中。埂外龙王庙。前有牛舌滩。又侧而下有牛舌洲。俱阻拦出水。不能直泄。询诸土人。此从前筑埂以浚海口之遗基也。其一滩一洲。自古所有。原未议修。随于大海近崖处用竹竿试探。水深八九尺。出海口外。于龙王庙左海门村。仅深二尺五寸。牛舌洲则止深九寸。皆因三重壅塞。不能畅达。以阻海口出水之咽喉。因应将此一滩一洲并前一埂。尽行挖去。则海口疏通。沿海田地。自无淹没之虞。臣复博访确查。即分委昆明呈贡晋宁昆阳等四州县。照议督修。于雍正七八两年农隙之时兴工。所有海口河道壅淤处所。悉已疏浚宽深。涸出膏腴田亩甚广。此在省河道之大宗也。至于四境之内。河道甚多。条分派别。各有源流。而其最大者莫如盘龙江。其次如金棱河。又次及银棱河。其次如宝象河。其次如海源河。其次如马料河。又次如明通河。又马溺白沙二河。以上各河。共估银一万八百七十余两。已于查出各项田地变价银内动用。令及时办料兴工。另疏题明外。臣查海口六河各支河。皆足以资灌溉而备蓄泄。独因淤塞日久。开浚少难。以致水不注海。田仅通沟。高地惟望雷鸣。下区则忧雨积。此稻粮丰歉之故。实人民苦乐所关。如果山润以水。水良以山。俾彼此相资。互得其用。则旱潦可为转移。荒瘠早施补救。人力既尽。天必垂怜。此臣之所以由近及远。历日积年。务期通行成效。勿敢怠忽。忽敢遗忘者也。惟是既兴工作。宜定章程。庶可以经久而不致废坠。查云南府原有水利同知。昆明海六河以及各支河。巡查浚修。是其职分。应请铸给关防。重其考成。其昆阳州为昆明下游。距省百里。同知难以兼顾。请于昆阳州添设水利州同一员。驻扎海口。至于通省各府州县。皆有水利。原无专员。诱卸因循。托辞借口。若将同知通判州同州判经历吏目县丞典史等官。加以水利职衔。凡境内河道沟渠。责令专理。除仍令各该府查勘验报。各该道考察详明。听督抚二臣核酌劝惩。则二三年间将通省水利。有兴无废。而克济民生矣。抑臣更有请者。昆明之六河。昆阳之海口。及临安之三河。所关尤巨。岁修银两。不可不酌定。惟盐道衙门。岁有合称银两。请拨作岁修之用。似于水利民生。大有裨益。

兴修滇省水利疏

鄂尔泰

窃惟地方水利。为第一要务。攸系民生 国计。故无论湖海江河。以及沟渠川浚。或因势疏导。或尽力开通。大有大利。小有小利。皆未可畏难措费。况云南跬步皆山。田少地多。忧旱喜潦。且无积蓄。不通舟车。设一遇愆阳。即顿

成荒岁。从前市米一石。有价值十两十五两之年。是以臣自任以后。即详饬通查。博采舆论。合省绘图。迄今六载。虽亦次第举行。然兴修已竣。而获水之利行仅半。已修未竣。已竣未妥。应修未修委勘未确者居半。此应分晰开明。陈请 圣鉴者也。查云南府属嵩明州之杨林海。又名嘉丽泽。因河湾迂曲。去水甚缓。停沙石。壅塞咽喉。每将海边四十八村已成田亩。半行淹没。历为民患。臣详加察访。海水深止二三尺。若改疏河道。由丁家屯龙喜村开挖二里许。直通河口。使新旧两河泻。水势畅流。不独四十八村可永免水涝。而周围五十余里草塘。均可开垦成田。随委员会勘。先将历年阻挠之衿棍二人。枷示河岸。限以工完释放。于是各士民欢呼踊跃。情愿出夫。仅资给口粮。未多费。于雍正六年春报竣。从此田亩岁收。涸出田地一万余亩。再府属宜良县洼地多淹。高地无水。旱涝不均。有需调剂。臣先于雍正七年。饬谕兴修。所开河共五道。积水泻于池。江水不为害。引水灌田。现已获济。又临安府有泸江一水。来自石屏州之异龙湖。合塌冲象冲二水。及六河九洫。皆会于泸江。以赴岩硐。伏流十余里。出阿迷州。入盘江。而硐口硐底石埂十三重。阻水不能直泻。每遇夏秋暴雨。奔湍四溃。田庐淹没。土人称有神物凭岩。欲伐岩石。辄有风霾沙石。经委知府张无咎凿石疏河。椎凿不能入。强入不寸许。旋果风起沙飞。砾从空击下。断工人一指。臣据报谓神以庇民。岂以虐民。总制奉天子命。除患济民。而神弗许。是神不灵。随通以诚。告以正。遣张无咎以文祭毕。复督工凿石。应手而碎。十三重立尽。复将自泸江至岩洞堤岸。一并筑修。现已有利无害。禾稻倍收。再府属之建水州。田地甚多。苦无活水。但雨泽稍迟。即秋成失望。附近南庄之山腹中。有过泉一道。细流不息。入地无踪。曾竭力开挖。不能疏通。臣令以谷糠填入。向下寻流。约三十里。流出于州属之老鼠窄。知为此泉无疑。遂穿凿地道。伐木为箱。穴中泉涌势甚湍激。随复开沟导水。俨成大渠。并酌定规条。令挨次引灌。皆赖之丰收。府属之阿迷州。离城里许。有小河一道。历来不通舟楫。遵檄疏浚。现可行舟。曲靖府属之寻甸州。城南平川沃壤。皆可垦土成田。缘寻川一河。会寻甸嵩明两州之水。每夏秋积雨。一望汪洋。加以马龙州河水。又会于七星桥下。冲激寻川之水。逆流泛滥。即附近熟田。亦岁被淹没。土人谓自古相传。捍御无策。臣熟筹博访。就其山形水势。及远近高低。欲使寻川河顺流直泻。必先使马龙河不争水道。欲使马龙河不争水道。必须另开子河。俾寻甸嵩明之水。皆得畅流。可免冲激。不致泛滥。今查勘督修。涸出田地二万余亩。但大河中流。有整石四十余丈。务须开凿。而施力殊难。复议另浚沙河十五里。以收全功。又澄江府城南之抚仙湖。延袤百余里。中流深处。可百余丈。以受各山之水。亦名为海。每雨多水沙宣泄不及。则附郭之河阳。江川宁州三处。利害公之。惟海口一

河。尚堪疏泄。而山溪水涨。推砂滚石。壅积易而通畅难。增筑逼水坝六墩。以固石坝。以涤岸砂。涸出三千余亩旧田。现获丰收。又楚雄府属之镇南州。旧有水塘。筑堤积水。以资灌溉。名千家坝。因倾废百年。水无停蓄。臣面谕该知州。确勘详覆。其水来自北山龙王庙。及多蕨厂等处。两坡岩壁立。四季泉源不竭。会流箐口两山。回环俨如门扇。基址天成。蓄水成塘。可灌数十里田亩。随令筑坝建闸。全用大石。并将外口开挖宽深。毋得省工惜费。掘出旧碑一版。复指其缺略。示以坚完。于九年三月报竣。据称不独可灌千家。并可以周万户矣。又东川府虽倚山临川。不通河道。种稻田者无多。余半为荒土。开河三道。水消田出。业招民承垦。

其余如嵩明州之宽郎河。因分水不均。里民争控。飭令开子河一道。俾两里均平。宣威州旧少水田。仅资荞麦。建石闸石坝。各开渠一道。截流引水。均可垦田。禄劝州地僻土寒。谷虽成熟。惟正东东南等村。可以种稻。内有马家庄等处。田高缺水。旧有水沟一道。久经壅塞。前任知州费秉臣。请从山腰迂折。凿石成渠。汇复沟水。可灌田数千余亩。大理府洱海之海口。为附郭之三州县水利所关。因壅塞多年。详明兴修。水得畅流。以上各件。工有大小。时有迟速。或给发承修。或腾那济事。或奉行官吏。加意急公。或本地士民。出夫协力。立动项。皆已完工。内有仍须加修者。亦不过增补其各属地方。加堤坝圩埂沟洞渠塘等类。随时疏筑。各有禀详。事件零星。俱无庸开叙。至于通粤河道最关紧要。非止便客商。实欲资粮运。臣于雍正七年春。即发银饬修。已由阿迷州以下。开至八达。共一千五百里。造船试行。直至土黄。有旱路二站。亦经置备车牛。棚店。下船至剥隘。则径达粤江。又嵩明州之河口。经寻甸东川。由牛栏江达金沙江。周环川江。复抵昭通。以通船楫。虽工程不易。亦人力所能。现估勘绘图覆夺。若得川粤河水舟通滇会。则片帆可达吴楚。又不止寻常水利事矣。水利之兴废。实关民生之休戚。属在滇南。尤为要务。臣不自揣。欲将东西两迤。凡有可兴之水利。逐处兴修。此二年以来。勤访密查。不遗余方。除现在省城六河昆明海口。并迤东诸府所属。一切河渠闸坝各项。疏浚开筑。已有头绪。其余迤西各属。已经查勘者。有未经查报者。务期确知。以便委办。在举事之始。虽不无所费。然皆臣力所能。嗣后则有涸出田地。并丈出田地。应行变价银两。现核数目。已约有数万。即以此项办此事。总属有余。断无不足。是以臣屡蒙 圣谕。恐力有不能。令请动正项。而并不敢请动正项。亦不敢请动赢余也。独是导水浚河。务期一劳永逸。暂行补救易。永筹通利难。就事治事易。以人治人难。臣愚拟俟各工报竣。即备细汇叙。具本题明。请于道员厅员并佐杂官员内。分别河道远近。酌量改衔兼衔。令总理分理各属水利。再酌岁修银两。分定勤惰考成。立季报月报之条。着具详具

结之例。其督抚藩司。仍应将要紧河道。分派着落。令不时勤修。俾于总管之外。又各有专员。庶现在各属员役。不敢怠忽从事。即后来大小官吏。亦不致因循。并无可诿卸。或于边方水利。实有裨益矣。

治弥苴河议

王师周

治水之法。备于禹贡一书。而其要无过于浚其源。疏其流。使汛者伏而逆者顺。疏与浚。固互相为根也。然相其势之所宜。浚与疏亦有分用者。此史起之治漳。郑国之凿泾。李之壅江。白公之于渭。信臣之于南阳。师其法而神明之。亦莫不奠安流而臻美利。邓川之弥苴河。当州直注。灌溉之利沾万姓。国赋攸关。实邓川之大命也。河源罢谷。迤邐百十数里。又合众流。汇于浪穹之泚尾。怒卷泥沙。自蒲陀●建瓴而下。历数年而沙淤石积。两堤相峙若岑。环州之庐田隰处其下。河悍则气张。夏秋助以霖潦。左支右绌。经数载而必一溃。溃则堤下属沙邱全川为泽国。此琐尾难堪。流离者将什之半也。司牧蒿目时艰。于每年夏秋之交。率里民照里堤掘河沙以筑河埂。此不用浚而用疏。洵救时之良策。而民每偷安而塞责者。一以劳逸未均。盖邓川之羊塘里。以地远无堤。而闪堤者因悉入其粮于其里。他如昆仑元保。昔年以粮少而摊堤。今粮增数倍。而堤如故。则无堤之粮。约居四之一。一以司牧知一州之事。理烦治剧。势虽日夕亲临。则督率未严。而玩忽自生。偷安塞责。实二者滋之弊也。故治之之法。当先照粮均堤。而均堤之法。又必视堤之险稳。法之厚薄为乘除。而劳逸均矣。土司政简事约。莫若委堤沙之事。即以堤之修废为黜陟。则责有攸归。而督率严矣。挖沙之期。必定初春。以弥月为限。不妨农事也。堤皆沙埂。水涨多冲塌。复责里甲沿堤植柳。固堤根也。劳逸均则乐尽其心。督责严则不偷其力。率尽心竭力之万民。以疏三十余里之河沙。而又期于春初以便农事。植柳两岸以固堤根。用奠安流。直反手矣。而说者曰。开两闸以泄水势。此保堤良策。抑思尾闾未泄。徒开闸以震荡两川则不溃而已如溃。况所泄无几。终不免于其溃。则开闸之与堤决。适相去以寸耳。爰书所见。以备采择。

入滇江路论系滇

师范

自古入滇之路有三。楚将庄蹻略巴黔以西。威定蜀楚。其所由入。则今之贵州。古之牂牁郡也。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汉王然于乘诛南越之威。胁取滇土。史称牂牁江出番禺城下。其源在田州泗城之境。与云之广西。贵之普安。实相接壤。轻舟东下。径达南海。所谓南路也。司马相如持檄谕西南夷。诸葛武侯渡泸深入。皆由益部取道南中。非古所谓西路耶。又以其形势言之。东为黔中。在今日为内地。固勿论。若南蔽元江。元江之外为车里。此外则为交趾。西

蔽永昌。永昌之外为麓川。又外则为缅甸。西北则为羁縻丽江。以为捍蔽。此外则为吐蕃。气势稍弱。则吐蕃西伺。南交外窃。西南诸夷。不受约束。天宝间。张虔陀暴使滇人。至有南诏之。连结吐蕃。终唐之世。不入职贡。宋室不竞。遂弃为异域。蒙段二氏。崛起数百年。计其士马。不足当中国一大郡。然穷天下之力不能下者。则以兵恃险远。下流仰攻。形不便。势不利也。开通西南二路。非无所考而漫为言也。尝考求故道。在昔故多歧矣。其小小间捷之径。人不得并肩。车不得方轨者。置勿论。金沙江宽广数里。自丽江而下。吞纳滇武诸水。径达蜀江。其为舟楫利涉。行道之人能言之。明太祖谕颍川侯谓。关索岭本非正道。正道乃在西北。则吁谟具存。奈土夷射利。倡言为埂。一疏凿之。民固乐从。昆明威楚罗婺之境。皆可扬帆至矣。入滇之路

外如九边。虽汛地可分矣。而蓟辽宣大关陕。又各设总督以联之。内如各省。虽疆界别矣。而两广南赣郟阳。亦各设总督以联之。独云南界在万里外。孤悬一隅。其所道之道。特藉贵州九驿。以为往来。万一中阻。则彼此悬隔。邻邦军旅。虽众且强。而救援无可通之途。势可隐忧。莫此为亟也。况土官各巢穴。其中唇齿党结。虽省会黔郡。号称人物。未免军民华夷杂处。议者谓自古入滇之路有三。今之贵竹其一也。而鸟道纡迟。险峻可危。莫若西南疏凿金沙江。由水路以达于蜀。东南经营。广南郡自普安安隆。由陆以达于粤。三路俱通。公私俱便。此亦一说也。彼曲靖。古益州地也。古人既可以益州而统辖乎曲靖。岂独不可以曲靖而联属于益州耶。莫若于四川云南贵州三省。择其形势接壤。照南赣汀漳。各割郡县。合为总镇。方其无事也。则合数郡土著之兵而训练之有方。合数郡土产之物而储蓄之有数。屹然坐镇三省之界。凡各土酋自将畏惮敛戢。而潜消其跋扈之心矣。及其有事。则声息朝闻。暮可遣兵压其境。其视奏请必动经半载。然后调兵聚粮。以议剿抚者。何可同日语也。俟区画既定。物产渐丰。或金沙江水路可疏凿焉。即疏而凿之无难也。或广南郡陆路可经营焉。即经而营之无难也。况总镇所在。则三省如臂运指使。趋走服役。山谷尽为通衢。而列郡之血脉经络。既以贯通。虽各巢之险阻。自将习熟。纵使一方启衅。而三省之兵粮。皆在指顾间。于以捉其项。拊其背。而深入其阻。郡县其地。皆不劳余力。又不特镇压其格强梁之习已也。控制云南

夷考金沙江之源。出于吐蕃异域。南流渐广。至于武定之金沙巡司。又东过四川之会州建昌等卫。以达于马湖叙南。然后合于大江。趋于荆吴。此其水之所从经络。南中西北之险也。自汉武帝遣郭昌等开益州诸郡。西南之夷。始通中国。及孔明渡泸南征。七擒孟获。六诏之地。遂入华图。大约为不开之说者。其端有四。其一则曰由滇南之金沙。以达蜀之马湖。原非操舟纵楫之江。水虽径流。而口多巉峻。由东川之小江至阔州。则有阿补溪滩矣。由阔州至乌芒。

则有虎跳大滩大流小流滩矣。故其奔腾冲撞之势。见者方惧心焉。而惮其排凿之难成也。其一则曰云南寻甸之柯度。以至马湖之铜厂溪。原非经商往来之地。沿江夷獠杂居。跼山伏穴。易扰难驯。窃弄锄耜。行将御人矣。故其桀骜忿鸷之性。闻者且戒心矣。而畏其即次之或虞也。况滇云一省。接壤于蜀贵之间。封疆之臣。各属其土。其为西蜀计者。则曰金沙江之路一通。则当建之邮舍。而设以夫役。其应支之直。当必取给于蜀民。大木之余。材力久竭矣。故滇云之所利。而蜀境之所不利也。此又一说也。为贵阳计者。则曰金沙之路既通。则行商竞便于舟。而惮劳于陆。其转输之货。当必充斥于北路。九驿之道。工商寂矣。故滇南之所利。而贵阳之所不利也。此又一说也。如人力必不可施。即如蜀之新滩。设为盘运之夫亦可也。如夷獠一时果未可驯。则沿江一带多设巡司亦可也。彼西蜀既以钱粮为难。则经理之劳。滇当独任其费。而求借官帑以充之。俟榷商税以补之。亦无有不可者。况滇之与蜀。本有辅车之势者哉。贵阳既以商贩为病。则贸迁之征。滇当稍宽于陆。而舟车并用以通之。东西二路以分之。亦无有不均者。况滇之于贵。本有比邻之义者也。岂可乘以尔我之私若此哉。宋太祖得国之初。尚未天下之势。乃以斧画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遂成郑杨赵段之僭。元宪宗乘革囊及筏济江。进薄大理。掳段智兴。遂平西南之夷。夫以宋主之画河为界。若有得于闭关谢西域之意。然而弃险以资敌。其为谋也疏。宪宗之乘势济师。似有戾于勤兵务远略之训。然能思患而豫防。其得策也宜。开金沙江

云南三江水道考

张机南

按大金沙江。发源昆仑山西北吐蕃地。即夏禹所道黑水也。与云南小金江及澜沧潞江。皆发源吐番。然金沙江之源较三江最荒远。其下流亦十倍小金江及澜沧二江之水。按禹贡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云南志载金沙江出西蕃。流至缅甸。其广五里。径趋南海。谓非黑水源出張掖流入南海者乎。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马湖蛮邦之正西三千余里。云南丽江宣抚司之西北一千五百余里。愚观黄河源近云南地。则大金沙江源自番雍之地。南入缅海。论雍梁间水。惟此大耳。此水为黑水。无足辨矣。朱子云。天下有三大水。曰黄河。曰长江。曰鸭绿江。此由宋初斧画云南。南渡又偏安一隅。朱子又从何知有此江之长广于江河哉。黄直元又云。考大金沙江。及澜沧三水。虽皆入南海。大小远近。迥不同。澜仅潞四分之一。大金沙三倍于澜沧。澜沧所出地名在鹿石山。在雍望。俱可穷源。上流亦狭。大金沙江之源。则远出番域。上流已阔。若重溟黝然深碧。夏秋涨溢。江色不变。若比于扬子沧浪一小溪。即诗语。大金沙江之长广又可知矣。今姑其源。惟自其经流支流入海可见者言之。水流至孟养

陆阻地。有二大水自西北来。一名大居江。又云大车江。一名槟榔江。二水至此合流。又名大盈江。今腾越州人总甸内诸水。亦曰大盈江。殆窃移其名也。江流至此。夷人方名其为金沙江。江中产绿玉黄金钿子金精石墨玉水晶。间出白玉。滨江山下出琥珀。旧志以琥珀绿玉出在澜沧江者谬矣。昔年王靖远蒋定西。迫麓川叛贼思机发。造船飞渡孟养。后与盟誓。江干石烂。乃许其过江者。皆此江也。滇人相传名大金沙江。以别于丽江北胜武定马湖之小金沙江耳。自此南流。经宦猛莫噉莫郎。至猛掌。有一江西来入之。又南下昔朴怕鲜猛莫猛外经蛮莫。有一江。源自腾越大盈。经镇夷南甸干崖。受盞西茶山古涌诸水。伏流南牙山麓。出经蛮莫来入之。昔年缅人攻孟养。以船运兵饷。到撤。为孟养所败者。此江也。正统中。蒋雄帅兵追思机发。为缅人压杀于江中。亦此江也。大约江自蛮莫以上。山耸水陡。正统中。邓登自贡章顺流。不十日至缅甸者。亦此江也。下流经温板。有一江源。自腾越川江。经界尾高黎共山陇川猛乃猛密所部莫勒江。至太公城江头城来入之。下游又经猛吉准古温板。又名温板江。温板又名流沙河。相传唐僧取经过此渡。故名金沙江也。又有一江。源自猛辨洗母南来入之。又经止郎大马革底马撤跻马入南海。其江至蛮莫以下。地势平衍。江阔可十五里余。旧志云五里者非也。经南江益广流益漫。缅人善舟又善泅水。橹楫如涉平地。至是江海之水潴为一色矣。今再附考蒙化府志。澜沧江与漾濞江。蒙人谓之大小二江。合西洱河胜备河。至顺蒙交界处。土人谓之罗擦聚。日出水光。荡射可观。不二十余日。至锦江。即水下流。海多客船。会易于此。渐渐至南海。永昌府志。潞口一名怒江。水经注云漏江。今讹为潞江。源出吐蕃。流经芒市。至木邦地名喳哩江。又流经八百车里地。至●古东。入南海。自木邦以来。即可通舟楫。昔年陇川多士宁前从●古见莽瑞体。皆由此江顺流而下也。旧传潞江流至洪门车里。沙碛浸散。与腾越志以为入大金沙江。皆非是。愚尝谓三江皆可舟可航。夷人欲据险隐塞不使通行。岂知天地设此三江。正为本朝制驭西南缅甸诸夷设。当事者诚不可忽而不讲求也。异日 圣天子问缅甸诸夷久不朝贡之罪。则此三江者固汉家楼船下番禺。出奇制粤之牂牁江也。

开金沙江议上

师范

明正统间靖远伯王骥南征。曾议开金沙江。未果。嘉靖初。巡抚黄衷仍踵此议。工役垂兴。为土官凤朝明所梗。会黄衷去。事遂寝。后巡抚汪文盛委官查看。朝明妻瞿氏阻之。亦不行。巡按毛凤韶知其事。锐意开导。而人多附和其说。谓迤东道自云南海口。至阿纳木姑十三程。惟土色有迭水。迤西道自云南陆路至金沙江巡检司。凡五程。由水路下船。至大阿纳木姑十三程。惟则卓沙吉

有迭水者。武定府丞某也。谓金沙江上自丽江永北姚安武定。下至东川乌蒙芒部。宏治正德间。马湖安监生于上江放杉板。嘉靖十七年。王万安亦放杉板。俱系拖稍次船。建昌行都司奉钦取大木宁番越嵩盐井建昌等五卫。俱在上江。打冲河三江口并德昌千户所。或札箴。或散放。会川卫生下江科州。采斫开江。船行鲁开虎跳滩天生桥。十分不为险阻者。金沙巡检李朝宣也。谓自巡检司西过江五十里。界会川卫。每见客人贩木。札木箴筏。江流六昼夜。即抵马湖。随箴下船。或一二十。载粮食。养牲畜。跳箴掷船。如履平地。江下五十六里。有大小虎跳滩。冬夏水落。可施开凿者。姜驿丞梁松也。谓自德昌所洗迷村。伐木下江。头一程至会川卫。甸沙关。二程至梅易所。三程至和曲州。金沙江马湖建昌客采大小板枋。俱自德昌下河。从金沙江巡检司经过。直至马湖叙州。因画图以进者。建昌木客何松也。夙韶既得诸人之纵舆。以为迤东极径便。但闻江内有蛮尖湖。两边岩石。生合成桥。水从石缝流。未委虚的若迤西水面洪阔。四时横流。客商通贩。前后不绝。中间虽有虎跳二滩。然皆沙石易凿。此则断然可通无疑。则请行总司。会布都二司。计议开通。不独利于一时一方。实国家久安长治至计。会地方多事。议竟不行。然所论迤东迤西道分难易。其说亦疏缪。迤西江行。亦经阴沟洞天生桥。未有他道可以轶出也。隆庆初。夙酋诛灭。巡抚陈大宾复为题请。而议者多甲乙之词。大抵谓江道一通。则商贾竞舟惮陆。算缗之利。告竭于程番之八府。而九驿之途。鞠为茂草矣。至天启中。安酋倡乱。贵阳道阻。颇议开之。按察司庄祖诰。谓自巡检司开由白马口。历禄劝之普隆红岩石刺蚌。至广翅塘。其下有三滩。水溢没石。乃可放舟。涸则跻岸。缆空舟以行。历会理州之直勒村骂刺土色。下有鸡心石如堆。三迭江中。舟者相势水缓急可行。又历东川之蹈照乱得头峡刺蚌至粉壁滩甚驶。又历巧家之驿马河新滩。至虎跳阴沟洞。虎跳湍泻陡石。不可容舟。阴沟二山集。水行山腹。从陆路过滩。易舟而下。历蛮夷司之大小流滩。乌蒙之黄郎铺贵溪寨业滩。至南江口。始安流自广翅塘至南江。水商行可十日。乃经马湖之文溪铁索江边数滩。历麻柳湾教化岩。又历泄滩莲花三滩会溪石角滩。直抵叙州城下。说甚明晰。然此时明运将终。救败不暇。所议竟托空言。康熙间。楚雄守冯苏亦综此议。迨乾隆五年。宪府决计开之。禄劝而上。万难施工。即东川境内。自蜈蚣岭飞云渡藤桥滥田坝小溜筒五滩阻绝。乃越东川。于昭通界内。开关阨塞。费金不貲。复阻于异石象鼻柯郎虎口诸滩之险。旋复弃去。乃从永善之黄草坪施工。自是顺流达叙府。然中经锅圈洞。旋圈似锅。瀑流千尺。泝舟者。必挽箱而上。尝思益州记云。泸江自朱提至焚道。有黑水羊官三津之阻。行者苦之。乃谣曰。槽溪木。盘蛇七曲。盘羊乌龙。气与天通。乌龙即今乌蒙雪山。则三津七曲诸名。即今诸滩险耳。兹特绘图于前。并集诸说于

后。使从事者知所据焉。

开金沙江议下

师范

金沙江之不可不开者有二大利焉。考之记载。汉武先击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池。而伪王俛首。华阳国志云。自僊道至朱提。有水道步道。水道有黑水及羊官水。至险难行。步道度三津亦艰阻。而行人为之谣曰。槽溪赤木。盘蛇七曲。盘羊乌栊。势与天通。今乌栊在东川。即绛云弄。其山多雪。四时不消。金沙江出其下。羊官黑水。非指兹江乎。元至元十四年。诏开乌蒙道。爰鲁帅师击玉莲州。所过城砦尽下之。水陆皆置驿传。今乌蒙有罗佐关。其下有罗佐桥。为入滇要路。则水陆皆在东川乌蒙闲。即所称劳浸靡莫非乎。核形势。商利钝。未有不先辟此险而能控荒服破砦窳者。兹江苟通。则滇池之轻舫可挽而之普渡。建越之艨艟可泛而下泸沽。通滇蜀筋脉之会。续长江衣带之势。是使诸夷盘错之险尽失。而十五郡可裘领而挈也。此其为边防之大计一矣。古者竹木之利至大。江陵千树荻。渭滨千亩竹。皆与万户侯等。为其水道通。而布其利于四方也。滇省则名章巨材。周数百里。皆积于无用之地。且占谷地。使不得艺。故刀耕火种之徒。视倒一树以为幸。金江道塞。既不得下水以东西浮。而夷俗用木无多。不过破杉以为房。聊庇风雨。虽擢本垂荫。万亩千寻。无有匠石过而问之。千万年来。朽老于空山。木之不幸。实地方之不幸也。哀牢之山长千里。中通一径。走深林中垂一日。若使此山之木。得通长江。其为大捆大放。不百倍于湖南哉。而且金银丹漆焚僮笮马之属。络绎于雅黎嘉眉之间。非但滇利。而蜀亦利。此其为转输之大利二矣。或曰金江断难开者。天道使然。不容以人力争也。运值其通。安和不大风大雷。率龙而导之。推其迭水。散之使平。破其洞穿。彻之无壅。使一劳永利乎。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谅哉。

与徐心田论黑水书

程同文

所示黑水考一卷。探摭籍。通其所不可通。可谓至难。大概以东樵胡氏析黎雍黑水二之。不安于心。乃出此解。令离者合之。其用意亦精矣。篇中尤卓者。如证以尔雅。谓河所出为昆仑穷河之源。即识昆仑之所在。又证以山海经。谓河与黑水同出昆仑。是为雍梁二州之黑水。亦即导水之黑水。其鸡山所出。乃别一黑水。断以水经注黑水出张掖鸡山。南流过三危入南海之说为非。尽此数语。以求黑水。与今水道既合。以解禹贡。亦不费词。然则诸说纷纭。可一埽去之矣。夫昆仑见于雍州。其境属雍无疑也。黑水既由雍以入南海。其不能不假道于梁又无疑也。然则雍梁以黑水为距。实皆西距耳。胡氏以梁之黑水为南

距。当之以金沙江。而置入于南海之黑水于无何有之乡。不亦惑哉。然何氏不敢以黑水为梁西距者。亦复有故。误以三危在敦煌。而黑水之源又在其上。遂以出张掖鸡山为信。于是入于南海之文。更不能属。今试求诸梁之西境。安得有发源张掖敦煌间之水乎。梁之西距。无水可指。始不能不以黑水为南距。而以为非复雍之黑水。夫如是。则梁之黑水。不必导于三危。又不必入于南海。任举一水当之。而亦无间可以致诘。是诚巧矣。然雍之黑水。卒不可解。雍之黑水。既出于张掖。经于敦煌。则又安能南行以入于南海。今按黄河所出为枯尔坤山。其山自喀什噶尔以来。经和阗之南。又二千余里。以抵于此。横障于大碛之南。连亘不断。果使张掖敦煌间有水南行。当河源以下。不能截河而过。当河源以上。又不能越山而过。然则所谓入于南海者。有是理耶。曾谓神禹而是妄言。以启后人之惑耶。夫谓三危在敦煌者。由误会春秋传文。传曰。先王居橐杓于四裔。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云先生之时。橐杓之属。皆投之四裔。以御魑魅。居阴戎于瓜州。用此例也。阴戎非即三苗。一居三危。一居瓜州。各不相涉。杜预注本牵强。岂得援是为三危在敦煌之证。三危所在。当以康成引地记书。在鸟鼠之西南当岷山者为确。鸟鼠南少西为岷山。其曰鸟鼠西南当岷山者。其地必更在岷山之西。与岷山南北相当处也。其不直曰岷山西。乃曰鸟鼠西南者。当时达三危。必由鸟鼠取道。傍岷山北。循黄河南岸。经今四川松潘属郭罗克土司境西南行。乃抵焉。故云。然岷山之西。今为西宁属土司境。又西为西藏属土司境。在察木多洛隆宗之北。三危当在其处。枯尔坤之西。为巴萨通拉木。又西为诺莫浑乌巴什。虽随地异名。实同为一山。其即古所谓昆仑者乎。黄河出其东。格吉河出其南。经西宁属土司。至察木多。南为澜沧江。喀喇乌苏河出其西。经西藏属土司。至洛隆宗南。为怒江。皆经云南。澜沧江入南掌。怒江入缅甸。其委皆达于南海。然则此二江者。必有一为古之黑水矣。

禹贡雍梁分域。必在今察木多洛隆宗之间。故三危既宅。载于雍州。黑水出昆仑至三危。乃雍州西距之黑水也。过三危迤下。乃梁州西距之黑水也。必谓梁州西距。不应远及吐蕃。此亦未然。今洛隆宗以西。又二千余里。乃至前藏若察木多。则出四川边。亦仅二千余里。禹迹所至。渺然中区。雍之渠搜在岭西。青之嵎夷在朝鲜。冀贡道夹右碣石入于河。则远及辽东荆。三邦底贡。其远莫考。然尧典南交。必在域内。独梁州不得有今卫藏之地。岂通论哉。然则澜沧江与怒江。孰为黑水。曰此不能决也。孰为近。曰或者其澜沧乎。蒙古谓黑水曰喀喇乌苏。此怒江之可证为黑水者也。然古今夷夏。语言殊异。山川之名。不必一一相合。怒江在澜沧之外。古无称焉。澜沧即叶榆水。水经注以为出益州叶榆县。不能考其上流。故失之。若以此水为黑水。证之于古。山海经青

水黑水之间。若水出焉。青衣水与沫水合而入江。其青水欤。于今为大渡河。若水与绳水合。又合于泸水而入江。于今为金沙江。青水在若水东。则当以在若水西者为黑水。今金沙江之西乃澜沧江也。若怒江。又在其西。中复间以澜沧。不得谓若水在青水黑水之间矣。又叶榆为滇。叶榆水在滇之西境。或古昔相传。以此为黑水。故滇王即其国都建黑水祠祀之。地理志。滇池县有黑水祠。本与上文大泽在西滇池泽在西南句不相属。不得指是祠为因滇池泽建也。胡氏以金沙江为黑水。亦举黑水祠为证。谓金沙江入滇池。故于滇池侧建祠。今滇池之水。乃北流入金沙江。非金沙江入滇池也。若金沙江果为黑水。而祠必建于水侧。则黑水祠亦当建于金沙。不当建于滇池矣。胡氏考禹贡山川。得之者多。若九江黑水。则仆皆不敢以其说为然。九江尝着论矣。今因足下所著黑水考。而附述所见如此。若足下所考雍梁间水道凡六。雍州之水可至于梁。梁州之水可至于海。求之古籍。皆有可征。然按诸今之水道。实有不能强通者。岂古今地势异欤。愿足下更详参之。

三黑水考四川通志

张邦伸

黑水之名。见于禹贡者三。一曰华阳黑水惟梁州。一曰黑水西河惟雍州。一曰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雍梁相距数千里。中潜渭汉沔。而皆有黑水之名。杜预指三危为炖煌。则隶于雍不及于梁。郑康成引地记云。三危在鸟鼠之西南。当岷山。则隶于梁不及于雍。蔡注谓雍梁二州。西边皆以黑水为界。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引程大昌之说以证之。而指为滇池叶榆之地。又与水经樊氏之说不合。今以地图考之。三者其源各出。不必强而同也。水经注所谓黑水出张掖鸡山。至于炖煌。此雍州之黑水也。汉书地理志犍为郡县南广注云。汾关山符黑水所出。北至犍道入江。唐樊绰亦以丽江为黑水。薛季宣谓泸水为黑水。引酈道元说。

黑水亦曰泸水。即若水。出姚州徼外吐蕃界中。以今舆地言之。梁州黑水。即金沙江。其源发于西番。南流至塔城关。入云南丽江府境。亦曰丽水。东南流至姚安府大姚县。打冲河入之。又东入四川。径会理州南。又东至东川府西。又东北流径昭通府。四川屏山县界。至叙川府南。入于江。此梁州之黑水也。导川黑水。其说不一。要以澜沧江为是。澜沧江发源西蕃阿克必拉。南流至你那山。入云南界东。一枝为样备江。东南流入西洱海。其正支南行。绝云龙江而东。南流入云龙州。又南流至阿瓦国。入南海。云龙州西有三崇山。一名三危。澜沧江统其麓。有黑水祠。宋李元阳黑水辨。谓陇蜀无入南海之水。唯滇池之澜沧。足以当之。元史载张立道使交趾。黑水。以至其国。此导川之黑水也。雍州之黑水。其源在黄河之北。梁州之黑水。其源在黄河之南。岷山脊东

之水入江。岷山脊南之水始入南海。有截然不可紊者。第张掖炖煌尚在内地。可以寻源而求。而推其委而不得。遂托为越河伏流之说。夫昆仑为地轴。其山根连延起顿包河。南接秦陇。直达长安。为南山黑水。自炖煌而南。纵可越大河之伏流。其不能越河以南之南山也明矣。然主泸水丽江澜沧之说者。亦皆以臆度。未能确指水之分合。不知泸水丽江。源异而流同。丽江澜沧。源近而流别。而古未有及之者。以二水僻在蕃界。南山阻奥。从古未通中国。考古者无从溯源。亦但就流入中国之支派。以古今分域配之。约料其为某水某水而已。未能确得其实也。方今海宇一统。西南徼外。咸入版舆。其水道之源委。绘图而呈者。了如指掌。是数千年之旧典。至今日而始有明征也。世有好学深思之士。诚据实详核。勒为成书。以补前贤之未及。不亦好古者之指南也哉。

黑水考

陶澍

马湖江即禹贡梁州之黑水。其上游大水有三。曰打冲河。曰泸水。曰金沙江也。打冲河蛮名黑惠江。又名纳彝江。又曰鸦龙江。其水汹涌冲击。故以打冲为名。源出西番界。在黄河源之山南。地名查楮必拉。蒙古谓之七察儿哈拉。至瞻对。入四川界。南至乌喇猓猓。即今云南大姚县之左却乡。而与金沙江会。泸水源出汉沈黎郡之西旄牛徼外西番境。谓之可跋海。周七十余里。东流至越嶲厅旧建昌司之南十里。其它有泸山泸沽。古乌蛮所居。又南流至会理州。东接云南之武定州境。与金沙江会。金沙江源出西藏卫地之巴萨通拉木山。为冈底斯东麓。冈底斯昆仑祖山也。其东麓即古石山。水曰犁牛河。番名木鲁岛苏河。收纳乌蓝木伦阿克达木毕拉枯枯乌苏等河。凡数十水。曲折四千余里。至城关。入云南丽江府境。曰丽水。又名金沙江。以水产金沙也。东南径姚安境。与打冲河合。又东历武定境。会泸水。于是金沙亦兼泸水之称。又称马湖江。又东流径昭通府。至叙永厅。入四川界。即马湖江旧治。又北至宜宾入江。计金沙发源在黄河源之西千五百余里。在岷江源之西二千八百余里。凡行六千七百余里。与岷江会。实川滇黔中间第一大水。而禹贡不载。水道提纲。以此为大江真源。酈注谓马湖古若水也。愚按山海经曰。黑水之间若水出焉。卢者黑色。加水为泸。而金沙称丽。丽同骊亦黑也。源出石。犁亦黑也。曰乌苏。番语亦黑也。然则泸与金沙皆古黑水。打冲界其间。则若水也。三水既会。皆可称泸。皆可称马湖。又有绳孙淹鲜诸称。实皆黑水耳。源远流长。故禹贡举以界梁州之南境也。至黑水之说不一。酈道元孔达杜佑。皆自在张掖南。至炖煌。过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不知中国之山。皆祖冈底斯一支。由于阨羌南起巴颜哈喇。至积石以逮西强。而为终南。此中干也。一支由诺莫浑乌巴什起卓尔长山。至城关以逮云岭而入黔粤。此南干也。河在中干之北。海在南干之

南。江在两干之中。黑水果经炖煌。当积石东北。纵能绝河而南。亦断不能越中干以绝江。况能越南干以入海哉。窃谓禹贡言黑水有三。一雍。一梁。一至三危。入于南海。本非一处。亦犹雍有沮水。兗又有沮水。梁有蒙山。徐亦有蒙山。不必强合为一也。梁州之黑水。自在马湖。所收黑惠丽泸诸大水。皆因黑取义。且与华阳南北相对。地界截然。至雍州之黑水。本在张掖境。经黑山下。西入青海。正雍州西界也。其入南海之黑水。樊绰蛮书以为有四。曰西珥。曰区江。曰弥诺。其一丽水。即禹贡黑水。夫丽即金沙。何尝入南海。樊盖误以澜沧为丽水下游也。按澜沧即弥诺。出自藏卫。李元阳以为即黑水。然亦于三危无涉。程大昌又以滇珥为黑水。谓与叶榆泽相贯。且地近宕昌。本三苗种裔。与三苗之叙于三危相应。此说较善。然滇珥池潴弗流。不入南海。愚意应以唐蒙所见牂牁江当之。牂牁出乌撒。一名盘江。在南干山脊之南面。其水缭绕于云贵之境。以达广西。为左江。至浔州北会黎平都匀定番之水。为右江。径梧州会漓江。至番禺入南海。此水在岭南最大。盘回四省。长四千余里。正入南海。粤人谓之黔水。以其出自黔中也。黔之为名。自系因黑取义。且苗疆也。禹贡或因三危之迁。而名其旧地耳。按水经注。过江阳雒水。从三危山东南注之。是三危不止炖煌一处也。聊备一说。俟博雅者正之。

贵州水道图说会典

贵州省以贵阳府为省会。贵阳府之西。安顺府兴义府普安厅。其东平越州都匀府黎平府。其东北思州府镇远府石阡府思南府铜仁府松桃厅。其北遵义府。其西北大定府仁怀厅。乌江一曰涪陵江。出大定府。合落浙河乌西河鸭池河。东流经贵阳府。合鸡公河沙溪清江。又经平越州。合湘江瓮安江湄潭河白泥河。又东北经石阡府。合龙底江义阳江。又经思南府。合思昂江丰乐河。又北入四川境。北盘江上源曰可渡河。自云南东流入境。经安顺府。又东南经兴义府。合拖长江马军河宁谷河岩顶山水蒙江。又南入广西境。赤水河亦自云南东流入境。经大定府。合沙坝河。折西北经遵义府。合齐郎河九溪河永思河金沙溪葫芦溪。又北入四川境。平江出镇远府。东流经思州府。合架溪户溪。又东入湖南境。为水。都江一曰独山江。出都匀府。东流经黎平府。合彩江。折南入广西境为古州江。清水江上源曰河。出都匀府。合地松河麻哈河。东北流经镇远府。合九股河乌下江新化江直银水。又北入湖南境为沅江。芙蓉江出思南府。西北流经遵义府。合小乌江三江河。又北入四川境。马别河上源曰深溪河。出普安厅。东南流经兴义府。合阿希河都威河。又南入广西境。綦江上源曰松坎河。出遵义府。合坡头河。北流入四川境。三溪亦出遵义府。北流入四川境。武溪出松桃厅。东流入湖南境。黔江出黎平府。东南流。劳村江。出都匀府。合永长溪南流。俱入广西境。巴盘江上源曰丰宁河。出贵阳府。合藤茶河。东

南流入广西境。入卧溪出兴义府。南流亦入广西境。结里汛水出大定府。南流入云南境。车洪江自云南北流入境。经大定府。又北仍入云南境。西至云南界。北至四川界。东至湖南界。南至广西界。

黔中水道记

晏斯盛

自庄蹻略地。楸船且兰。而牂牁江始出。然循江循沅。前后汉书异指。江沅番禺。庄蹻唐蒙。又各殊归。桑钦酈元西南未核。山溪分合。略而不详。予既着牂牁江考。复据游览所经。考证图志。记其水道。存隅识焉。黔处万山中。形势纡回。分注微渺。所为茹纳群流。吞吐溪壑。达江赴海。纬众水而经之者曰乌江。曰盘江。曰蒙江。曰铜仁江。曰镇阳江。曰清江。曰都江。乌江即夜郎水。出修文县西北之陆广河。过毕节县西南七星山下。为七星水。有关曰七星关。溯威宁到滇南者。多济此。西南有黑章水注之。或曰即墨特川。元大德五年。刘国杰破蛇节宋隆济于墨特川。倘此地耶。又东流至大定府。西南有落折河。自府城西北二十里。当两山间。破地吼出南流来注之。

又东过府治南。东流右得以则河。又东左得乌西河。又东为六归河。又东右有朵河。合武着堕极织金等河水。自平远州界黑跨牛场汛东流来注之。又东北有西溪河。合楠木溪水东南流来注之。又东至黔西州东南为鸭池河。有渡曰鸭池渡。两岸如劈。崇崖如雪。黔西大定要津。又东至修文县西北。是为陆广河。距修文五十里。旧为水西驿道。有渡曰陆广渡。有麻线河自广顺州经安平县东南界。东北流为洛阳河。又东北至清镇县城西。为滴澄河。又北与安顺府东南之九溪河。北界之三岔河谷龙河下流合。而东北流来注之。又有三潮水自修文县北流来注之。又东左合白花箐水。又东左合沙溪水。有渡曰黄沙渡。又东有罗传大河。自永宁县东南过遵义府。西南流来注之。又东过修文县养龙司北。是为乌江。今有渡曰乌江渡。关曰乌江关。黔蜀要津。又东得刀靶水。又东得养马水。又东至开州东北。遵义府绥阳县西南。有渡曰茶山渡。有水自桐梓县西南。径正安州西。至石子坡南。过遵义府西南入湘水。右合绥阳县北之源溪水郎水伞水厚水。南流来注之。又有三江水。自湄潭县北。合窄溪渡上关花水溪大洞溪湄溪马渡溪角路溪大溪诸水。从废容山司至望浦。合流北来注之。又南有渡曰落汪渡。右合渡口水。又南有洗泥河水注之。又东南至岩门。有南明河水自西南来注之。南明河出贵阳府广顺州东北阿沙坝之龙潭。合济番河会一宿河九爱溪上马桥河四方河。过白纳司。至府城西南。左受黔灵山诸泉水。及择溪贯城河水。东过府城南右得富水。又东南得龙洞河黄泥哨牛渡口诸水。东西箱子口刺平司迤北至巴香合平伐三岔河八字河。所汇贵定县城西之瓮城河。再过平越府西界之清水河。一曰皮陇江者。东北经开州。东南由天星桥八吊口

花渡。而东北会于岩门。岩门在开州东瓮安余庆二县西北。有渡曰岩门渡。为黔楚蜀通津。波流湍激。合沓溯●。固众壑之关窍。亦一川之枢要矣。又东至龙泉县西南。有渡曰葛闪渡。又东南有瓮水高平水袁家渡水白河水。汇为江界河。合余庆县之白泥司水。佛山河北流来注之。又东至桶口。有水自余庆县东南界北流满溪。合石阡府之龙底河凯科江洋溪深溪乐回溪等水。东北流注之。又东为三江口。思石平遵通津也。江楚商旅由铜仁陆行者。多自此济。蜀贾盐艘溯思南而上者。亦多泊此。其西有得胜关。又东北有水自龙泉县东南流来注之。又东流过思南府城南。是为德江。又东得鸚鵡溪水。又有思邛水从邛江县西北之朗溪流来注之。又东过婺川县东西有丰乐河。得煎茶溪水登龙河水。合洪渡河倒羊溪水东流来注之。又东过婺川县东北界。而达涪州。为涪水。通于蜀。入于江。唐史称城乐县西一百五十里。有涪陵水。方輿胜览称思州有巴江水者是也。盘江。广輿图以为牂牁江水。水出滇南小金沙江。至威宁府界。东南流为可渡河。山曰分水岭。威宁旧乌撒卫也。

明郑雯曰。予弭节西南。抵乌撒普德归驿。驿门对可渡河坝。询水所从。候吏称水在西百里。注壑而出。东流为盘江。又曰。越卫城北二百余里。有七星关。河源芒部界滨城海子。通水西境。会可渡为盘江。第山水峭险。狻猊丛君。以是人无因而至。据今七星关水为分水岭所界。东出乌江。不注可渡。又小金沙江来自吐番。由云南丽江府之塔城关。入中国。经鹤庆姚安武定东川诸府。至四川之叙州府。合氓江。入东海。与盐江之入南海者源流迥异。则郑氏所述。与广輿图所载俱舛矣。可渡河又东南流迤西至木东汛。有花鱼碛水西来注之。又南至龙场汛。有水自曲靖府界流来注之。又南至安南县东北有落白河。自曲靖府界东流来注之。又东至永宁州西安南县东。是为盘江。为入滇孔道。两山夹行。水势湍驶。不利操舟。亦难架石。参政朱家民冶铁为。悬两岩间。覆以板。东西各建楼堞。行者赖之。寻为贼毁。国朝经略洪承畴统大兵定滇济此复完。至今岁用修缮不废。盘江又南至普安州东。又南至九盘山迤东至化江汛南。有白水河。得永宁州北之关岭坝陵桥水。南流至镇宁州西。而南合菜子河水。至宁谷司。又南合永丰州西北之打罕河。而南来注之。又有迤长江自普安州沙泥岩东南流来注之。又有卜者河软桥河板桥河东南流注之。又南笼府有城都河。自安南县界。得江西坡水。至高武汛。西合马毕河。南流合鲁沟河。过普市合大坡哨水东过府南界而东注之盘江水。又南至永丰州西南。而东南过泗城州。入于粤。达于海。蒙江出定番州之蒙潭。俗亦称牂牁江水。水东南流。有玉带河。从州北二里来注之。又东有洗马河。卢番司。东南流注之。又东南有环带江。合金石司之回龙江。罗番司之罗番河。流注之。又东南有双峡水。自小龙司东南流折而西注之。又东西流。有绕翠江。从卧龙司南流注之。又

东南有小溪水。自洪番司南来注之。又奔龙江自大龙司合大龙河东流注之。又东南有底方河。自番方司南合小番河云溪水注之。又东南有冷水河。从小程番司南合涟江水东流注之。又东南有腰带河水。自庐山司南合摆游河东流注之。遂东过泗城州。而归于粤海。铜仁江又曰大江。出酉阳司界。过提溪司西。有溪出滥泥山。引流东南注之。又东至省溪司南有迪罗江。自司北二里江头山流来往之。又东江曰小江。自乌罗司北梵净山发源。有九十九溪。最大者为瓮济洞。梵净山又名曰境山。山下各溪环绕。合瓮济水南流为小江而入大江。是为江口。有渡曰双江渡。为黔楚蜀通津。又东有木耳溪。水自平南寨东南流注之。又东至铜崖。又东过府城南迤东。又东过石笏山南。又东有乌罗溪水。自乌罗司东合羊溪水。南流为七溪。而东南流注之。又东至辰溪县。入沅水而达于楚江。镇阳江即水。古五溪之一。源出偏桥右司大阳河。又曰杉木江。东南流至新施秉县东北。右合小江。城东有桥为黔楚孔道。又东流至县东南界。有旧黄平州北门河。与州治东冷水溪合。而东流过新施秉县南。又东南合大阳河为大江。而注于诸葛洞。有鹭鸶滩。有芙蓉崖。水行石科中。盘涡倾仄。激宕浅阻。不通舟。明万历年间。巡抚郭子章凿之未就罢。国朝顺治十三年。总督赵廷臣以黔饥乏饷开之。而漕楚米万石。直溯黄平城下。寻停运仍淤。江水从中出。东南流得白水。又东得牙溪水。其西有小由溪勇溪水注之。又东过文德关东南。右合松溪水。又东左得西峡山水。又东至镇远府城西南。是为镇阳江。滇黔宦游。江楚贾客。舟多泊此。又东左得石屏山水。右得吉祥山水。又东有桥曰祝圣桥。江楚黔滇孔道。又东得铁溪水。右浮石滩。又东得宛溪水。又东得秋溪水。又东得松溪水。又东迤北有星石江水。自思州府东北开天铺。东南流来注之。又有瓮坑湾水。自思州府西都平司南。而东流过府城南。又东与星石江合流为施湾。而东流来注之。又东至沅州而入沅水。以达于长江。清江古曰剑河。又曰长河。旧陷苗境。舟楫不通。

雍正七年。总督鄂公巡抚张公清厘夷人。题请开浚。自都匀府至湖广黔阳县。总一千二十余里。遄行无阻。江有二源。发都匀府山中。绕城西南。过都匀副司界。又东过八寨协营前。协有城。雍正九年新造。自此而北。左得旧丰宁司水。迤东过麻哈州东南。又东至清平县界。受平越府三江口水。为滇黔孔道。三江口者。麻哈江马场江羊肠江也。三江口水东流过杨老驿南。又东至清平县南界。而注于清水江。江水东至黄平州西重安驿南。有重安江。名高溪水。自黄平州西而南流注之。又东南过岩门司南。又东过旧偏桥卫南。东至于丹江营北。有九股河。发源九派大山。自鸡港台拱东北流。又有丹江河。自凯里流来。过扬条与九股河合为小江。从西南流来注之。清江自此。又东至下革。东有水自上洞西南来。又有水自白罗宰统南来。会流为乌沙河。东北流注之。由此

迤南而东至天柱县界之茅坪。右合锦屏县界之亮江水。东至沅堤塘。又东南过沅口。至黔阳县南入沅水。而达于楚江。古州江亦曰都江。旧陷苗境。雍正七年。总督鄂公巡抚张公清厘夷人归诚。黔粤舟行无阻。其上源有邦水河。出都匀府东南。合三道河流。入独山州。右合马肠水。左合烂土司西南溪水东流为都江。明宏治中邓廷瓚顾溥讨烂土蛮。此处也。又东至来牛营。有风柳沟小溪北来注之。至高旧营南。其北有小溪注之。过定旦汛俾开汛都江汛而东至古州城西。有溶江水车江水绕州城东南。与都江会。州城旧为诸葛营。枕山面水。土田平衍饶泽。黔中一沃壤也。自此而东南经独石蜡亮流至八及寨南。有水自苗古九得来注之。至下江营。又有小溪曰孖女江。自东郎官雄流由孖温南来注之。而东南经郎洞下有小溪曰孖览江。自寨正寨平流出北行。又八孖之上有曹平江。自黎平府之曹滴司流出南行并流注之。又东南过怀远县界。经车寨梅寨沈口南下。而入于粤。达于海。总诸水经流七。达长江者四。归粤海者三。旧五。新辟二。

陡河海阳堤记

耿鳞奇

皇上御极之八年。予承乏桂守。奉有修治灵渠之旨。下督抚等会估以闻。于时总督鄂公尔泰巡抚金公聚而谋曰。陡河之为利大矣。自秦至今。农工商旅。永是赖焉。有修筑者代不乏人。而迄无百年可久之工。岂真水势使然哉。毋亦疏凿节宣未尽其道也。我皇上念切民依。锐志修举。开农田于畿辅。浚水利于东南。固已捐数千万之金钱。为万世开乐利。粤西炎徼。去天万里。不于此时大兴修治。而惟是补苴罅漏。为目前之计。无久远之图。何以仰承德意。乃亲为相度形势。其因前人之旧而加工者。则浚其浅。宽其狭。疏其阻。此致功为易者也。惟海阳寺沙州之冲。由分水塘奔荡而来。电掣雷轰。如万马奔腾。陡河不能容也。遂奔溃横出。决为新河。而旧河盈盈一线。曾不容舫矣。新河不塞。则陡河不治。而农商皆病。顾欲障新河以还旧河。非堤岸不可。而堤当水冲。遏之则水愈激。怒愈甚。非大为之防不可。乃于沙洲创立石堤。高若干。阔若干。长若干。若长虹之绵亘。而崇墉之屹峙也。名之曰海阳堤。虽然。犹应其单也。又筑月堤。其高广视内堤。使如辅车相依。而水得循涯而上。建瓴而下矣。顾春夏水涨。立可数十丈。无以受之。势将又溢。则开支河以泄之。筑坝以拦之。河深若干。阔若干。长若干。坝之长视河。夫陡河大非南北河比也。而以治南北河者治陡河。堤防完密。蓄泄得宜。其有不庆安澜。通舟楫。而利桔槔者乎。岂犹是补苴罅漏。缘饰目前。而无当于久远之图者乎。是役也。惟圣主惠及远民。计存永利。惟宪府心程口画。規制周详。而以鳞奇之无能。幸得一一亲承指示。黽勉以从。不敢怠隳。兹固由经始而

观厥成矣。谨拜手以记。

海阳南涵碑记

陶元藻

邑侯金公既浚三利溪之明年。复举所谓涵洞者而重葺之。規制悉仍其旧。而巩固完好。则倍于初。考韩江之水。由西北而东南。三利溪水。由东南往西北以入于海。而涵则江与溪脉络相维处也。溪高于海。江高于溪。溪藉江水引入以溉田。而江涨则溪不能受。故设涵以时启闭。水小则启涵以通其流。水大则闭涵以遏其势。此乃明太守周公讳鹏所创。诚良绩也。岁久渐顷圯。邑侯踵事所由来矣。溪之利与浚溪之功。已勒碑溪。兹不具论。论涵洞焉。洞一也而名有二。其暴于外者曰阳涵。人共见之。其伏于中者曰阴涵。广狭长短与阳涵等。人莫得而见之。涵之上设板设栏设墩。涵之外复设矾。皆有程度。始于乾隆己卯八月。竣于庚辰三月云。夫丝发之溜。金石泐焉。虫蚁之穴。江河决焉。凡水之泛滥纵横。潴我田畴。浸我室庐者。所争祇在区区之键。矧势之所在。既不能弃其地而合溪于江。又不能绝其吭而驱水为陆。所谓牵制深而防维重也。余小民所以颂侯勿衰者。难其智虑之周。经营之密。为社稷人民计者。至深至远耳。若夫捐俸钱。先劳苦。何足尽侯之美哉。

广西水道图说会典

广西省以桂林府为省会。桂林府之南平乐府梧州府。其西南柳州府浔州府郁林州。柳州府之西庆远府泗城府。浔州府之西思恩府镇安府。思恩府之南南宁府太平府。桂江湘江同源。俱出桂林府。北流折而东北者为湘江。合观水罗水入湖南境。西南流者为桂江。合大融江小融江马溪犀潭。又经平乐府。合平乐江修江思勤江。又经梧州府。入柳江。柳江上源曰黔江。自贵州南流入境。经柳州府。合古州江天有溪昌河背江归顺水龙江洛清江运江穿山水。又与红水江会。曰潭江。折东流经浔州府。与郁江会。曰浔江。合白沙河蒙江。曰龚江。又经梧州府。合四培江剑江与桂江会。曰西江。入广东境。龙江上源曰劳村江。自贵州南流入境。经庆远府。合秀水带溪洛蒙江东小江折东流经柳州府。入柳江。红水江上源曰八达河。自贵州东南流入境。经泗城府。合清水河马别河八卧溪。曰南盘江。与北盘江会。曰红水江。又经庆远府南思恩府北。合巴洛江及驮蒙江北支津。又合刁江龙塘江思览江。又经柳州府。合定清水。入潭江。郁江二源。俱自越南国东流入境。经太平府合焉。曰龙江。又合明江归顺河桥龙江龙江曰左江。又经南宁府。与右江会。又合蒙幢水东班江横漾江。又经浔州府。合武思江沙江横眉江蓬阁江。入浔江。右江上源曰西洋江。自云南东流入境。经泗城府合同舍河。又经思恩府。合者郎河泗河砦欧溪浚淦江。又经南宁府。合塘河灵水。与左江会。剑江上源曰容江。出郁林州东北流经梧州府。

合黄华江泷底江。入龚江。贺江自广东西流入境。经平乐府。合龙溪折而南。经梧州府。仍入广东境。复有支津自广东北流入境。通绥江。绥江上源曰怀溪。出梧州府。东南流亦入广东境。东安河出梧州府。九洲江出郁林州。俱南流入广东境。南流江上源曰思贺江。出郁林州。合下乌江。西南流入广东境。末水出镇安府。合劳水南流。入越南国境。东及南至广东界。东北至湖南界。北至贵州界。西至云南界。西南至越南国界。

粤西三江源流考广西通志

高辑

粤西百川交错。分合经行。舍其分派。总厥汇流。曰漓江。曰左江。曰右江。漓江源出兴安县海阳山。九十里至县北天平石。为漾潭。派分西北。北曰湘。西曰漓。漓湘而为渠。秦将史禄所凿灵渠也。遶县西南行四十余里。合凤源水。俗名清水河又八十里。合大融江。下灵川县合甘棠溪。至广西省城。合相思江。义宁县北七十里。有义江至苏桥流分为二。一西入永福达柳庆。一东历铜鼓墟合南渠作陡。过凉风驿。合相思江入漓。下阳朔县。西合荔浦。出修仁。经荔浦东。合乐川。出富川。经恭城。并汇于平乐府。合思勤江。出富川丹霞洞。合白江。至思勤。废县合浊水江。至昭平。上五里。下昭平县。合马江。出贺县。经马江。废县合昭贤河。温汤泉。经三郡。行九百八十里。至梧州府。与左右江合。自大融江至昭平南界。石立波心。浪冲船而放滩。牵缆。下上皆险。舟人估客。骇目惊心。惟灵渠水细。苍梧浪平。戒慎之心差释。号滩之苦亦少息焉。由梧州西南。溯流三百三十里。至浔州。而江分。城东为左江。左江之源有二。出安南夷界。十万山。经上思州。流迁隆峒。下思明州。合交址河。出高楼夷州。下宁明州。合龙州江。出广渊夷州。经上下冻州。龙州。下太平府。合通利江。出镇远州。笔架山。轻下映龙。英养利。下新宁州。合驮排水。经罗阳县。至合江镇。与牂牁江合者。为交址江。左中之左也。出云南。由富州入田州境。至剥寨市。合泗城江。下田州。奉议州。上林。上县。果化州。归德州。隆安县。合南流江。出思恩府。经武缘。绿瓮江。出永康。至合江镇。与交址江合者。为牂牁江。左中之右也。合流而趋南宁府。合八尺江。出交址。过钦州。下永县。合陈埠江。出广东钦州。经灵山县。入广西横州境。下横州。合思武江。出广东合浦县。在贵县西六十里。下贵县。合横眉江。出郁林州。大容山。与桂平界。至浔州府东。会右江者。统名左江。浔州城西为右江。源亦有二。出清水江。经贵州黎平府。合古州江。下怀远县。合浪溪江。一出永宁州。一出义宁县。下融县。合带江。融城壕。至柳城县。合龙江。是为右中之右。谓之融江也。出贵州都匀府。合环水。出思恩县。至庆远府。合小江。出天河。至柳城县。合融江。是为右中之左。谓之龙江也。合流而趋柳州府。环城三面。合洛清江。溯雒容。永福水。由南渠入相思江。达漓。陆由苏桥达桂林。桂林西北诸水会焉。下象州。合红水江。源出云南。入贵州

夏秋红浊难饮冬春清浅难行舟经西隆那地东兰安定司忻城迁江来宾泗庆西南诸水又会焉。下武宣县。合断藤水。至浔州府。会左江者统名右江。两江合一。浩瀚东倾。合大隍江。从弩滩分流经武靖废州下平南县。合白沙江。通容县蒙江。源出永安州经五屯所下藤县。合绣江通岑容北郁下梧州府。合漓江。是之谓三江。三江既汇。尽注于系龙洲。州出广西界合开建水。出富川经贺县开建下封川县。合罗旁水。入西宁县下德庆州。合莲滩江。出罗定经东安下肇庆府。出端峡。一由墨砚州至九江。下新会县。出江门。一由清岐口。出怀集经四会县下思贤●。合横江。出南雄府经始兴县韶州府清远县下三水县。趋佛山。至广州府。分派入于海。自浔州而上。左则横州乌蛮滩。右则庆远之里龙三剑。武宣之弩碧断藤。皆乱石横江。兴涛回流。舟师慎之。浔州而下。无放滩转角之险。而多波风暴之忧。若夫张帆破浪。一息千里。与漓江之夏潦放舟。山飞树走。朝辞八桂暮苍梧。同一江行之乐。

广东水道图说会典

广东省以广州府为省会。广州府之东。惠州府潮州府。其西肇庆府罗定州。其西南高州府廉州府。其北南雄州韶州府。其西北佛冈厅连州理猺厅。潮州府之北嘉应州。其西南濒海中。雷州府隔海与琼州府相对。大海自潮州府接福建界。西南流经府南。为韩江玉●溪龙江溪温泉诸口。又西经惠州府。南为丽江凤河诸口。又经广州府南。为三江及汤湖口。又经肇庆府南。为漠阳江雁山水诸口。又经高州府南。为吴江口。又经雷州府东西南三面。为月城水大肚河平源水葫芦溪北山溪诸口。环琼州府四面流。为黎母水文昌江万泉河金仙河陵水大河南湘江昌江新昌江诸口。又经廉州府南为晏江钦江渔洲贴浪江诸口。接越南国界。西江自广西东流入境。经肇庆府罗定州。合贺江文昌水泷水江罗银水。又经广州府合绥江。又东南分二派。一东北流合清岐水。与北江会。一东南流。又分数道。支渠交错。合横江潭江汤湖。入于海。北江一曰浈江。出南雄州。合昌水始兴溪。西流经韶州府。合锦江武水宣溪翁江。南流经佛冈厅。合湟水。又经广州府。与西江会。合平山塘水杨村江。入于海。东江上源曰鹤子水。会云水俱自江西南流入境。经惠州府。合利溪新丰江秋乡江城西江。折西流经广州府。分二道。合增江绥福水柑坑水入于海。韩江上源曰大河。自福建南流入境。经潮州府。合小靖溪大靖溪化龙溪上樟溪银溪。入于海。玉●溪二源。曰北琴江。曰南琴江。俱出惠州府。东流经潮州府。合北溪南溪入于海。丽江。上源曰大安水。出惠州府。合杨石港激石水太液水。分三道。俱南流入于海。漠阳江出肇庆府。合麻陈水。南流入于海。吴江上源曰窠江。一曰鉴江。出高州府。合罗江三桥河。入于海。九州岛江。自广西南流入境。经高州府雷州府。分二道。入于海。晏江。上源曰南流江。自广西南流入境。合武利江

。入于海。钦江。出廉州府西南流。渔洪江亦出廉州府。合凤凰江南流。俱入于海。宜善河。出理猺厅。合金高塘水。西流入广西境。为贺江。横漾江。出廉州府。北流入广西境明江南源。亦出廉州府。西流入广西境。北至江西湖南界。东北至福建界。西至广西界。南至海。

卷一百十九工政二十五各省水利六

盛京图说会典

盛京在京师东。其南为东京。其东为兴京。奉天府尹本属府一。所属府一。盛京将军本属城一。所属城十三。治奉天府。西为锦州府。其西北边门十二。在西曰鸣水堂门。迤而东北曰白石嘴门。梨树沟门。新台门。松子岭门。九关台门。清河门。白土厂门。章武台门。法库门。布尔图库门。赫尔苏门。其东边门六。在北曰威远堡门。迤而东南曰英额门。汪清门。厂门。暖阳门。凤凰门。凤凰城当鸭绿江口。南为大海。东接朝鲜界。迤西至金州城南。折而北。经复州城。熊岳城。州城西。又北为辽河口。又西为大凌河口。又经锦州城。南为小凌河口。又西接直隶界。鸭绿江自吉林西南流入境。东岸为朝鲜界。西纳十余水。及佟佳江暖河。入于海。辽河上源曰东辽河。西辽河。东辽河出兴京东北边门外西流。西辽河自内蒙古游牧东南流来会。合而南入边。曰巨流河。西合养息牧河。东合开原城南诸水。及浑河土河鞍山河入于海。大凌河。小凌河。俱在内蒙古游牧南流入境。夹锦州府治。而南入于海。启运山。在兴京城西北。天柱山。在承德县东。隆业山。在承德县西。北至内蒙古游牧。东北至吉林界。西至直隶界。东南至朝鲜。南至海。

奉天府图说会典

奉天府。在京师东一千四百六十里。盛京将军及府尹治焉。府尹本属府一。领厅三。州二。县六。将军城之在府境者十有一。治承德。其东兴京城。其南辽阳凤凰岫岩牛庄州熊岳复州金州八城。其北开原城。开原城之南铁岭县。其北边外昌图厅。牛庄城之东海城县。熊岳城之南宁海县。鸭绿江。自吉林合十二道沟。西南流入府界。又南栗子沟河梨河及三道河二道河头道河。皆自其西北注之。稍西又南破城子河白马郎河九郎堡河蚂蚁河虎沟河榆树沟水岔沟水。亦俱自其西北注之。又西南会佟佳江。又南当石河。自其西注之。折而西黄沟河长甸河安家湾河苏子沟河铺西河。俱自其北注之。又西会暖河。又南阿布河永安河载家木厂河。皆自其西注之。又南入于海。佟佳江。出府东北伊尔哈雅番山西南流。北合一小水。东合红石拉子河。南合外头拉子河。稍西哈尔敏河额尔敏河。自其北合南流来会。又南嘉勒图河。自其西北注之。又南伊穆逊河瓦尔喀什河。自其西合东南流来会。又南东合乌勒河。又南西合理雅达河。又南

东合玛察河。又南小雅尔浒河大雅尔浒河小鼓河大鼓河。俱自其西注之。折东南注鸭绿江。瑗河出瑗阳边门北。西南流出边。复东南入边。东合一小水。又西南出边。西合三名河萨玛吉河。又东南入边。一水自其西边外东流入边来会。又东南草河出大峪山东南麓。东南流。经凤凰城北。西合一水。又东南入边来会。又东南西合三岔子河。稍南注鸭绿河。巨流河上源曰东辽河。即赫尔苏河。出英额边门外围场北流。雅哈河自其东南注之。又西北经赫尔苏边门。折西南经昌图厅北。又西南与西辽河会于科尔沁左翼后旗界。合南流入法库边门曰巨流河。经开原县西。而南会叶赫河。又南经铁岭县西北。铁岭河自其东注之。又经县西而南。范河懿路河。亦自其东注之。折西。经辉山北而西。养息牧河。自科尔沁左翼前旗南流入边来会。又经府治西而南会浑河。曰三岔河。又南经牛庄城西北土河出其东千山二水合西流经城北来会。又经城西而南。鞍山河出海城县东南山二水合西流。经县南来会。又西南北合泥河入于海。叶赫河上源曰哈达河。出英额边门内西北流。经开原县城东南。瞻河南北二源。出威远堡门东边外。合西南流。入边经县东来会。合西流经县南注辽河。浑河出长岭西麓。西流入边。经兴京城北而西。苏子河出城东。西流经城北。又西北流来会。又西经萨尔浒城北。伊尔登河。自其东南注之。稍西。硕宾河。自其东北注之。又经抚顺城南。而西南合拉古峪河高素屯河。又经府治南而西南合白铺河十里河。又经东京城北。折西南会太子河。又西注辽河。太子河出厂门东边外。西流入边。南合二小水。北合一水。又西汤河。自其东南注之。又经辽阳州城北而西。东南合一水。又西注浑河。盖平县城北一水曰耀州河。城南曰盖平河。熊岳城南曰熊岳河。又南曰李官屯河。永宁监河。复州城南曰复州河。俱西流入于海。岫岩城北二水合南流。东纳一小水曰大洋河。东合五道河入于海。大洋河之西。二水合南流曰小洋河。又西一小水。又西二小水合南流。俱入于海。又西二水合南流曰沙河。又西二水合南流。西合一小水。曰钩儿河。又西。二水合南流。东西各合一小水。曰毕哩河。俱入于海。金州城东一水南流曰澄沙河。其东大沙河。又东清水河。又东望簪河。又东一小水。俱南流入于海。辉发河出长岭东麓。东北流。入吉林辉发城界。辉山在承德县北。千山在辽阳州南。窟窿山在凤凰城南。大峪山在凤凰城西北。旅顺山在宁海县南海中。长岭在英额门东外围场。府西界锦州府。北界内蒙古科尔沁之左翼中旗后旗前旗。东北界吉林。东南界朝鲜。南界海。

吉林水道图说会典

吉林在盛京东八百四十五里。至京师二千三百有五里。吉林将军治吉林城。领城八厅三。吉林城之北。打牲乌拉城。又北伯都讷城。拉林城。阿勒楚喀城。其东三姓城。宁古塔城。又东南琿春城。其西为长春厅。吉林城之西北边门二

。在西曰伊通门。西与盛京奉天府之赫尔苏门接。在东曰巴延鄂佛啰门。东与大山接。三姓城。当混同江口。大海在其东。迤而南经宁古塔城东境。折而西为绥芬河口。图们江口。接朝鲜国界。鸭绿江出长白山南麓。南流合东北一水。折西北流十二道沟。至头道沟。皆自其北注之。又西南入盛京界。松花江出长白山西北。上源有四。南源二。东曰小土拉库河。西曰大土拉库河。合北流。东源曰尼雅木尼雅库河。西流来会。又北东北源曰富尔哈河。东北二水。合西南流来会。合西北流。额赫额因河。自其东南山西北流。三音额因河。出其西南山东北流。合而北。西合雅哈河雅库河那尔温河尼硕哈河来会。又北西合托哈那尔浑河。东合萨勒河萨穆什河。辉发河自盛京奉天府东北流入境。经辉发城北而东。北合佛多罗河奇尔萨河。南合索尔和河。滚河亦来会。又东北东合穆钦河费纳雅河。西合鄂河玛彦河。拉发河出小白山西麓。西南流。北合雅屯河穆鲁里河亦来会。又西北经吉林城东南。温德亨河自其西南注之。又经城东而北。东合伊罕河。又经打牲乌拉城西。雅哈河搜得河自其西南北合流注之。又西北东合那穆鲁噶河。西合搜登河。出巴延鄂佛啰边门。东合拖儿泥河。又西南合穆舒河。伊通河出依兰木哈连山。南北二源。纳南来一水。西北流。经伊通边门及长春厅东折北流。东合萨隆河亦来会。又西北经伯都讷城西。又经内蒙古郭尔罗斯旗。嫩江自其西北境东南流来会。二江既合。遂为混同江。折东流。又经伯都讷城北。又经拉林城西北。拉林河出拉林山。北曰墨伦河。南曰舒兰河。合西流。东南合和伦河。又西北流来会。又经城北。又东北经阿勒楚喀城北。稍东呼兰河。自黑龙江呼兰城南流来会。阿勒楚喀河。自其东南山北流。经阿勒楚喀城东亦来会。又东南合费克图河扎巴兰河。北合布雅密河。又东南合玛延河。经三姓城西会瑚尔哈河。发尔图浑河出其东山。二水合西流。南合一水。北合巴和里河萨铁尔河。又西北流来会。巴兰河吞河俱自黑龙江呼兰城东流入境亦来会。又东北东合鄂恰河音达穆河。西合富尔河乌尔河。又东北合都尔河。南合安巴河。又东北黑龙江自黑龙江城东流入境。北合毕占河来会。又东奇穆尼河出其西北山。二水合东南流。北合一水来会。又东会乌苏里江。又东北库鲁河出其西北出。二水合东南流。北合一水来会。又东北东合和罗河博敦河毕尔古河。西合布库河傅达里河对罕河。又东北会格楞河。又东北东合倭克特河倭尔吉河希拉逊河年哈河奇吉泊水鄂堤河鄂敏河玛哈尔河锡雅里河和勒尔河。西合沟根河库尔古河绰罗河多林河齐克图哈河毕占河图缠河梅库河福达哈河。又东会滚河。又经集达特噶城南而东。南合提发音河阿克齐河。噶穆河出其西北山。东流经城北。亦来会。又东南合巴尔克河科奇河。北合齐凌集河鄂米河里齐河时发海河看丹河。入于海。瑚尔哈河上源曰勒富善河。出宁古塔城西南之额敦山。北流。富尔佳哈河出其东山西流。南合珊延穆克

河来会。又东北合都凌克河。南纳托罕河。又东北合额伊瑚河布泥河沙兰河。南合查珠河松集河。汇为阿卜湖。又东经宁古塔城南。南合玛尔瑚里河琉尔绰河塔克通阿河。又经城东而北。东合商音河呼锡哈里河也赫河特林河尼叶赫河每赫河武斯呼河。西合米占河海兰河富达密河萨尔布河舒兰河阿穆兰河昂巴河阿布罕河安巴河。经三姓城。西注混同江。乌苏里江。出宁古塔城东南锡赫特山北麓。西北流。南合法纳图河。东合富金河能图河嫩屯河。又西南合呼雅河。折北流。西合伊鲁山水。东合瑚尔穆河噶尔玛河库尔布新河。西会松阿察河。又北会搜里河。稍北福尔图库河。自其东注之。又北会穆林河。又经三姓城东南境。阿库里河出其东山。二水合西流。北合一小水。东合尼满河来会。又北西合锡布克里河都满河。东合齐法库河毕新河钦河。又北会诺罗河。又北东合阿翁河多罗河勒河。又北分为三渠。俱注混同江。

松阿察河上源出兴凯湖。在宁古塔城东。乌札瑚河扞河扎哈懋河尼雅林毕拉河散奇河都特赫河额尔格河菲雅河诸水汇焉。东北流曰松阿察河。注乌苏里江。一支渠西南流。汇为达布库湖。穆林河。出宁古塔城东。扎木兰呼勒山。二水合东流。北合一水。南合二水。又东北北合穆勒肯河叶尔浑河。南合巴彦河达尔瑚河。又东北一支渠东流曰搜里河。俱东流。注乌苏里江。诺罗河出三姓城。东纳丹哈达拉山。东流。南合喀穆图河富沁河毕齐钦河。北合一小水。稍北。西合西拉布河。又东注乌苏里江。格楞河出三姓城北山。东南流。西合三小水。又东多索米河出其西北山。东西各合一水。东南流注之。又东注混同江。其北兴滚河。亦东南流。哈滚河出其西北山。二水合东南流。北合一水来会。又东合北来一水。又东注混同江。奇吉泊在集达特噶城西南。瑚伊里河锡拉巴锡河那穆德克特河俱北流潴焉。大图们江出长白山东麓。二水合东流。小图们江出其北山。二水合东南流来会。又东经宁古塔城南境。会噶哈里河。折东南流。北合二小水。经瑋春城西南。瑋春河出城东北山。西南流。西合拉特河。经城南。北合古米河来会。又东南入于海。噶哈里河出宁古塔城南山。东南流。舒尔哈河萨奇库河出其东北山。合西南流来会。又南西合艾米塔河和集河。东合富尔哈河噶顺河。海兰河出其西山。南合巴彦河。东北流。西合布尔哈图河。又东流亦来会。又南注图们江。绥芬河出宁古塔城东大岭。东流。北合鄂尔琿绥芬河色珠伦河浑达山水。南合瑚布图河舒藩河。又东北合会哈河。折南流。东合穆夏河。西合米拉河库塔福河穆克察河雅哈河阿尼河蒙古河。又南入于海。混同江口之北宁尔河。其南曰泥满河底米河察克玛河克拉穆特河提扬霭河湟湟里河额奇第河克模尔河僧克拉河布鲁河瑚野克河都尔河济濼河额勒河约色河。俱出三姓城东境山中。又南曰瑚尔新河拉傅拉河额穆里河尔芬河。俱出宁古城东境山中。俱东流入于海。图们江口之东彦楚河。又东曰哈济密河额济

密河。绥芬河口之东干沟子河。又东曰傅尔嘉哈河石头河锡林河大乌济密河小乌济密河雅兰河石人沟水夹皮沟水外富金河。俱南流入于海。三姓城北山中有索伦河。其南曰阿拉河。俱东流。其东曰玛尼噶河吉特河鄂古河瑚图尔河古第河。俱东北流。皆入于海。三姓城所属海以外。当混同江口之东。有大洲千里。洲之上。西有博和毕河汪艾河低巴努河温忒呼河楚克津河楚拉河特肯河伊对河。俱西流。东有额里野河皮伦图河扎伊尔河达喜河郭多和河玛河努烈河启社什河阿常吉河俱东流皆入于海。长白山在吉林城东南。小白山在吉林城东北。温德亨山在吉林城西南。费德里山在吉林城南。锡赫特山扎木兰呼勒山。俱在宁古塔城东。吉林西南至盛京奉天府界。北至黑龙江城呼兰城界。西至内蒙古之郭尔罗斯前旗后旗。科尔沁左翼中旗界。南至朝鲜东及东北俱至海。

黑龙江图说会典

黑龙江。黑龙江将军治齐齐哈尔城。在吉林北一千七十二里。至京师三千三百七十七里。领域六。齐齐哈尔城之东南呼兰城。其北布特哈城墨尔根城。其东北黑龙江城。其西呼伦贝尔城。嫩江出墨尔根城西北伊勒呼里山。二水合东南流。西合伊什肯河折东流。北合纳纳尔河额尔赫肯河。西合拉都里河多布库尔河贝尔河。东合哈罗尔河中科河谟鲁尔河谟纳尔河和罗尔河。经墨尔根城北。折西南流。甘河出其西山。二水合东流。北合呼裕尔河来会。又西南经布特哈城东稍南。纳纳穆尔河出其东山。二水合西流。北合一水。努敏河出其西山。亦二水合东流。北合三水。南合毕拉河格尼河俱来会。又西南阿伦河自其西北二水合东南流注之。又经齐齐哈尔城北。及西。又西南。雅尔河出其西北山。五水合东南流。西合济沁河。分二支津俱来会。又南。穆尔河自其西北二水合东南流注之。又东南入内蒙古杜尔伯特旗界。嫩江之东曰瑚裕尔河。出齐齐哈尔城东山。二水合西南流。亦入杜尔伯特旗界。渚为察汉泊。又东曰呼兰河。出呼兰城东北山。西南流。北合一水折西。又西南流。北合瑚拉库河额伊济密河额伊浑河纳敏河。又经呼兰城西通肯河出其西北山流往之。又东南入吉林阿勒楚喀城界。注混同江又东曰吞河。出佛思亨山西南麓。南流。西合伊春河河东流。北合喀穆齐河。西合红科河。又东北合和河穆逊河土河。入吉林三姓城界。吞河之南曰巴兰河。南合一小水。亦东流入三姓城界。俱注混同江。黑龙江上源曰敖嫩河。自喀尔喀车臣汗部东流。经雅克萨城西境。安巴格尔必齐河卓鲁克齐河乌鲁穆河。俱自其西北注之。又东会额尔古讷河。又东南合墨河。又东格尔必齐河鄂尔河鄂尔多昆河乌尔苏河。俱自其西北注之。又经雅克萨城南。而东波罗穆达河自其西北注之。折东南。额尔格河巴尔坦河。俱自其西北注之。又东南会瑚玛尔河。稍东北。合淘斯河。又经乌鲁苏木丹城南而东。西合滚河。北合库伦河额苏里河。又南西合三小水。与精奇里江会。又经黑龙江

城东。爱琿城西而南。西合坤河。又东南。西合博科里山水。北合漠里尔克河博屯河。又南。逊河占河出其西山。合东流来会。又东南科尔芬河自其西南。二水合东北流注之。又东卓伦奇河出其北山。三水合南流。东北合牛满河。折西南流。东合赛拉穆河来会。又东北合哈拉河库尔图尔河珠春河库鲁河毕占河。南合乌伊河富河布伦山水扎伊河集达河。又东入吉林三姓城界。注混同江。额尔古讷河上源曰呼伦池。喀鲁伦河自喀尔喀车臣汗部卡伦外。东北流入界瀕焉。鄂尔顺河亦自车臣汗部贝尔池北出入境来会。稍北东会哈拉尔河。北出为额尔古讷河。东北流。西合霍尔津池水。东合蒙克西里河和伦河眉勒尔喀河漠里尔肯河牛尔河伊穆河。又北注黑龙江。哈拉尔河上源曰特诺克河出呼伦贝尔城东山。二水合西流。北合扎敦河。又合北来一水。又西依奔河出其东南山。二水合西北流。南合辉河来会。又东北经呼伦贝尔城东。墨勒根河出其东山。二水合西流来会。又东北瀕于呼伦池。贝尔城上源曰喀尔喀河。出呼伦贝尔城东南特尔根山。为达勒彬池。西流。南合安巴喀尔浑河。北合古尔班赛堪河。又西南合讷墨尔根河和尔和齐河。折西北流。出卡伦瀕为贝尔池。接喀尔喀车臣汗部界。瑚玛尔河出黑龙江城西伊勒呼里山。四水合东流。南合塔哈河。又合北来二水。稍东。南合倭勒克河。又东北注黑龙江。精奇里江出外兴安岭雅克萨城北境山中。东南流。钦都河出其东北山。二水合西南流。北合一水。东合二水来会。又东南铁牛河上源曰宁尼河。出其北山。东西合五水南流来会。又东南西林穆迪河出其北山。西南流。北合阳奇尼河。东合杨山水。西北合纳拉河。折东南流。东北合翁额河来会。折南流。西合一水。东合托漠河贝屯河。又南经爱琿城北。注黑龙江。绰尔河出呼伦贝尔城东南特尔根山。三水合东南流。西合那尔什河。及索岳尔济山水。入科尔沁右翼后旗界。雅克山在齐齐哈尔城西北。内兴安岭。绕墨尔根城东西。外兴安岭在黑龙江城北。接俄罗斯界。伊勒呼里山在墨尔根城西北。索岳尔济山在呼伦贝尔城南。喀穆尼山在黑龙江城南。佛思亨山在呼兰城东。南至吉林界。西至喀尔喀车臣汗部界。西南接内蒙古之乌珠穆沁左翼旗。科尔沁右翼中旗前旗后旗扎赉特旗。北至俄罗斯。

西宁青海图说会典

西宁办事大臣驻西宁城。在甘肃省西南六百七十里。至京师四千六百七十四里。所属青海和硕特部二十一旗。绰罗斯部二旗。辉特部一旗。土尔扈特部四旗。喀尔喀部一旗。凡二十九旗。环青海而居焉。其西南为玉树等土司。凡三十九族。西宁府之西五百余里。有库可诺尔。蒙古语即青海也。其东北岸为和硕特东上旗。东岸为和硕特南右翼后旗。东南岸为绰罗斯南右翼头旗。南岸为喀尔喀南右翼旗。西南岸为和硕特南左翼后旗。西岸为和硕特北前旗。西北岸为

绰罗斯北中旗。北岸为和硕特北右翼旗。和硕特东上旗之东。为和硕特南左翼末旗。和硕特北前旗之西。为和硕特南左末旗。其西南为和硕特西前旗。皆在布喀河南岸。西前旗之西北。为和硕特北右末旗。在布喀河源。其西为和硕特北左翼旗。东上旗之西北。为和硕特前左翼头旗。在大通河南岸。其北为和硕特西右翼前旗。在大通河北岸。绰罗斯南右翼头旗之南为辉特南旗。其西为和硕特南右翼末旗。俱在黄河北岸。又西为和硕特南左翼次旗。又西为和硕特西后旗。其南为土尔扈特南中旗。其西为土尔扈特南后旗。其南为土尔扈特西旗。俱在黄河西北岸。辉特南旗之南。踰河为和硕特南右翼中旗。其南为和硕特前头旗。南当黄河之曲。其西为土尔扈特南前旗。南临黄河。其北为和硕特南左翼中旗。西临黄河。西前旗之西南。为和硕特西左翼后旗。又西为和硕特西右翼后旗。又西为和硕特西右翼中旗。三旗俱跨柴达木河以居。青海南北受十余水。最大者曰布喀河。上源曰喀喇锡纳河。出和硕特北右末旗之北额枯山。东南流。西合英额池沙尔池水。又东经和硕特西前旗。和硕特北左末旗。北合西尔噶河济玛尔台河。潴为海。大通河出青海西北之阿穆尼尼库山。南北合十余水。东流经和硕特前左翼头旗。和硕特西右翼前旗。入甘肃西宁府界。博罗冲克河出青海东北之察罕鄂博图山。东流。折而东南曰北川河。入甘肃西宁府界。昆仑河出其南山。四水合东流。亦入西宁府界。为西宁河。黄河自罗布诺尔伏流至噶达素齐老山复出。是为黄河。重出之源为阿勒坦河。东流穿鄂敦他拉海而东。潴为扎凌海。又东为鄂凌海。南合鄂罗库河图尔根河。折而南。又东流。南北合十余水。经积石山南。又东北。三昆都仑河自四川松潘厅西北流注之。折西流绕积石山东及北。经和硕特前头旗。土尔扈特南前旗。南合十余水。北合哈柳图河。小哈柳图河。又北经和硕特南左翼中旗。图生图河出其南山。西合德尔多河。北流来会。又北经土尔扈特南中旗南后旗。西合结博河呼呼乌苏河。西合硕尔浑河哈克图河。复东流。经和硕特南右翼末旗。辉特南旗。南合乌兰河及数小水。入甘肃兰州府界。柴达木河出河源之北曰扎逊池。西合阿拉克池水。西北流。格德尔古河乌兰乌苏河布隆吉尔河俱自其东注之。又西入于沙。雅江上源曰玛楚河。出固察土司之南。东流。南北合十余水。入四川雅州府界。金沙江上源曰木鲁乌苏河。出黄河源之西南。与西藏接界之巴萨通拉木山。东北流。南合拜都河阿克达木河匝伯辉河。西合喀齐乌兰木伦河扎克托乃乌兰木伦河那穆齐图乌兰木伦河。折东南流。南北合十余水。曰布垒楚河。入四川雅州府界。匝楚河上源曰格尔吉河。出格尔吉土司之南。东南流。东西合数水。又南入西藏界。为澜沧江。匝楚河之南。二水合东南流曰鄂穆楚河。亦入西藏界。索克河出苏鲁克土司之西。东流。一支渠北出。为多增尔池。正渠东南流。亦入西藏界。沙克河出巴萨通拉木山。南流。折东流。西合

库兰河。亦入西藏界。库赛池在玉树土司西北。东流入于沙。博尔池在和硕特北左末旗境。沙尔池在和硕特北右末旗境。西尼池在和硕特南右翼末旗境。盐池在和硕特西后旗境。额勒苏池在和硕特西左翼后旗境。木素鄂拉。蒙古语雪山也。即积石山。在阿里克土司之东。鲁察布拉山即西倾山。在和硕特南右翼中旗之东南。枯尔坤凡三山。曰阿克坦齐钦山。曰巴尔布哈山。曰巴颜喀喇山。在玉树土司之东。其东南峰为噶达素齐老山。蒙古语谓北极星石也。青海东北至甘肃之甘州府肃州安西州界。东至甘肃之西宁府兰州府巩昌府界。东南至四川之松潘厅雅州府界。南至西藏界。西北踰大戈壁。至甘肃之镇西府迪化州。及伊犁所属喀喇沙尔城界。西至大戈壁。

伊水道图说会典

伊将军驻惠远城。在甘肃省西五千五里。至京师一万九里。将军本属城九。所属城十二。天山以北。惠远城惠宁城熙春城绥定城广仁城瞻德城拱宸城尔奇城宁远城库尔喀喇乌苏城尔巴哈台城。天山以南。回疆喀喇沙尔城库车城赛哩木城拜城阿克苏城乌什城和阗城叶尔羌城喀什噶尔城英吉沙尔城。伊犁河三源。曰特克斯河。曰空格斯河。曰喀什河。特克斯河出惠远城南汗腾格里山。南北合十余水。东北流。空格斯河出空格斯山。南北合数水。西流会焉。合西北流。喀什河出库尔喀喇乌苏城南喀什山。北合十余水西流。亦来会。曰伊犁河。西北流。合北来二水。经宁远城南而西。合北来二水。又经惠远城南而西。合北来一水。又经绥定城南而西。察罕乌苏河出城西北。三水合南流来会。又经尔奇城南而西。霍尔果斯河出其北山。二水合南流来会。又经拱宸城而西。图尔根河出其北山。南流歧为二支。复合潴为泊。又南流来会。又西合北来一水。又西。察林河出其西南山。东西合数水。东北流来会。又西北。图古哩克河自其北注之。又西北。固尔班赛哩河出其西南山。数水合东北流。西合尔锡克河阿苏河来会。又西北入哈萨克界。特穆尔图泊在伊犁城西南。图布河集勒噶朗河西流潴焉。南北合十余水。一渠西出。喀拉河索克河自其西合东北流来会。曰吹河。西北流。那滚泊水出其东。西流。北合二水来会。又西合南来数水。入布噜特界。盐海子在精河城北。库尔喀喇乌苏河出库尔喀喇乌苏城南山中。三水合北流。经城东及北。合南来一水。又西北。济尔哈朗河自其南注之。又西敦穆达河亦自其南注之。合流潴焉。曰盐海子。精河出精河城西南。三水合北流。经城西。大河出其西。二水合东北流。博●塔拉河出瞻德城北山。四水东合流。俱入盐海子。

额米尔河出塔尔巴哈台城东北珠尔呼珠山。二水合西流。会北来数水。南来一水。经城南而西。分二道。入阿拉克图古勒泊。北合裕勒雅尔河哈拉河。南合雅玛图河雅尔哈图河金集里克河。皆潴焉。额尔齐斯河。自科布多界西流。北

纳诸河。至塔尔巴哈台城东北。潴为斋桑泊。俄东河特穆尔河出城东山。北流。阿布塔尔谟多河出城北境。东流。皆会焉。复自泊西北出。仍名额尔齐斯河。东纳辉齐尔河。又北西纳布坤河纳林河。经科布多西境。入哈萨克界。赛哩木泊在惠宁城北。塔里木河三源。曰喀什噶尔河。曰叶尔羌河。曰和阗河。喀什噶尔河上源曰雅满雅尔河。出喀什噶尔城西南。歧为二支。东经城南复合。曰喀什噶尔河。又东。赫色尔河哈拉库尔河出其西北山。合南流潴为泊。折西流来会。又东经英吉沙尔城东北。英吉沙尔河出城西北山。西流经城北来会。又东北经叶尔羌城北。又北经乌什城又东经阿克苏城南会叶尔羌河。叶尔羌河出叶尔羌西南尔什岭。三水合东流。折西北。复折东北流。歧为二支。环叶尔羌城而东。复合的杂布河出城东南境。北流来会。又东北会喀什噶尔河。稍东会和阗河。和阗河出和阗城南山。北流。歧为二支。经城东复合。又北。玉陇喀什河喀喇喀什河俱出城西。合东北流来会。又北会叶尔羌河。喀什噶尔河曰里木河。稍北会阿克苏河。又经拜城赛哩木城库车城而东会拜河。又经布古尔库勒尔而东会开都河。东流潴为罗布泊。在甘肃吐鲁番厅之南。阿克苏河出阿克苏城西北山。东南流。经城西及南。乌什河出乌什城西山。二水合东流。歧为二支。经城北复合。又东来流会。稍东。歧为二支。注里木河拜河。二源曰哈布萨朗河。曰穆萨尔河。俱出拜城西北山。合于城南而东流。经城南。合北来一水。又经赛哩木城西南东。赫色尔河出其北山。三水合南流来会。又东南经库车城南而东。库车河出城东北山。二水合南流。经城东来会。又东南注里木河。开都河上源曰珠勒都斯河。出布古尔东北山。数水合西南流。西纳达赖克河。折东流。歧为二支。复合南北纳十余水而东。北纳玛尔什河。经喀喇沙尔城西及南。潴为博斯腾泊。一渠西南出曰开都河。经库勒尔北。折东南流。注里木河。伊西洱。库尔泊在喀什噶尔城西南。其北曰图斯库尔泊。支渠交通。西流入霍罕界。巴赫萨尔泊。在布古尔南。伊斯库尔泊。在和阗城西北。汗腾格里为天山最高峰。在伊犁城南。木素尔鄂拉。蒙古语谓雪山也。在伊城西南。为天山西段之最高峰。尔奇山。在伊城北哈朗归克。回语谓深山也。在和阗城南。尔什即葱岭。在喀什噶尔城西南。岭以东水皆东流。岭以西水皆西流。南路土尔扈特四旗。在喀喇沙尔城北。其西为中路和硕特三旗。皆北依天山。南与东西皆临珠勒都斯河。北路土尔扈特三旗。在塔尔巴哈台城东。东与科布多所属新土尔扈特境接。东路土尔扈特二旗。在库尔喀喇乌苏城西南。北临济尔哈朗河。其西为西路土尔扈特一旗。在精河南。南皆依天山。伊犁东至甘肃之迪化州镇西府界。东北至科布多界。北至哈萨克界。西北至霍罕界。西南至博罗尔巴达克山界。南踰大戈壁。至西藏界。

卷一百二十工政二十六海塘

与巡抚范承谟论修塘书

柴绍炳

愚闻天下有三塘。河南有防河之塘。湖广有防江之塘。浙江兼有防江海之塘。此皆大利大害所在也。而在浙言浙。又于今日之事。则海塘为切。塘之远者勿论。若圯而重修。则唐之开元。宋之熙。元之泰定致和。其事征诸郡乘。至明初及季。海变凡六。永乐辛巳。成化甲午。宏治壬子。嘉靖戊子。万历乙亥。崇正己巳。或溢或决。屡费修筑。可得而纪者。乙亥之役为详焉。顾塘在沿海。唯盐官赖之。而识者以塘大决裂。即嘉湖而下。不免波及者。何与。按志称海宁于吴为陲。于越为首。地形最高。故境内麻泾落塘长水塘诸水。皆从北流。一从东北由浙泖趋沪渎江入海。一从正北过吴江趋白茅港入江。俗因指吴江塔巅与长安坝址相并。则海宁之地高于他郡邑甚明。故海宁之塘一决不止。水注彼诸处如建瓴。然将松苏犹恐被殃。而嘉湖属邑其剥肤之灾矣。然则障海昌者。即所以保列郡。塘之关于东南利害。岂不巨哉。乃者仲秋之朔。飓风陡作。连数昼夜。海波由是怒生。堤塘横决。沿海土田庐舍。没为巨浸。人民失业。诚斯土之一阨会也。执事悯然念之。亟图修缮。以宁邦宇。而因询及刍蕘。集思广益。余未尝亲履其地。不能指画形便。聊据往牒。揣近事。麤陈末议。以资博采之万一。一曰集费。方今公帑不敷。民力更竭。故工役估费。不可浮缩太过。过于浮则为胥吏冒破。过于缩则其事难办。苟且完工。未几辄坏。必有任其咎者。至酌定所须若干。奏支官银外。不无量派民间。宜仿旧例协济劝输。苏松隔属姑置之。嘉湖诸邑。于此塘利害相关。自当檄令捐费助役。大率海宁任十之七。诸邑共任十之三可耳。二曰聚材。修筑之用。木石为先。泥土可随地而给。木石必预购转运。不能猝备也。如虑海涛湍激。必须荡浪木桩以砥之。其桩宜松不宜杉。惟松入水经久也。故事采石一块。长五尺二寸。高阔各一尺八寸者。其工价水脚。应照时估给发。使匠役乐趋。石采于近山。木购于上江。他物料俱应时取齐。则兴工无乏矣。三曰任人。此一大役。虽执事躬督其一。犹藉廉干有司。相与协理。并就佐贰胥吏。及邑之耆老解事者。选择委之。俱以礼敦遣。厚畀廩糈。其夫匠使什伍相司。按籍有考。计工给值。勿容侵克。总理者约塘若干里。每人各认丈尺。以难易为多寡。查照字号给银董役。刻期齐作。以其勤怠坚瑕。分别赏罚。庶事有责成。无筑舍道旁之弊也。四曰鳩工。工有难易不等。如水势方横。决口难塞。委以草木。辟诸精卫填东海。直无何有耳。旧用汉槌法不就。乃断木为大柜。编竹为长络。中实以石。引而下之。泛滥有定。筑塘之法。外当先植木桩。其迭石下则五纵六横。上则一纵二横。石齿钩连。若贯然。即百计撼之不摇也。又恐潮之直薄堤岸。则为

斜阶以顺其流。而于内复坚筑土塘以为护。如此。则海波虽壮且恶。有泛滥而无冲决。比于金城之固矣。虽然。此特遥度言之耳。若土著耆旧。当有灼知事势。详悉便利者。执事能下车咨访。得其说。择而行之。如宋尚书采老人之画。徐武功依道者之规。是役也。可以万全。岂不一劳永逸。为吾浙世世赖哉。

海宁塘工说杭州府志

最关海宁之利害者。三塘其选也。第其缓急。则海塘为尤要。上塘次之。下塘又次之。缘地势高阜。俯视苏湖。使海水捍御不严。则东南膏腴之地。尽为斥卤。迩来怒涛冲激。岁益以甚。相去城河。近不百步耳。此利害之关于数郡者。故曰尤要。上塘之水。发源于杭之西山。北由吴家堰。东抵长安坝。以泄于运河。近来西湖占塞。而水之来也有限。吴家堰坍塌。而水之去也无节。矧自许场达于县治。几七十里许。地高河窄。容蓄无几。旧志笕筒十有三处。涝则泄。旱则固。所以节宣之也。今则倾圮殆尽。无复存者。此利害之关于一方者。故曰次之。下塘河其支有二。东由袁花历海盐。抵白茆港。以入于海。北由郭店浮于苏常。由孟子河京口闸。以入于江。源远流长。非大旱涝。可以无虑。惟近城十余里地名曰转塘者。河浅不足以为容。塘小不足以为卫。涸舟没路之患。间亦不免。此利害之关于一时者。故又次之。计修治者在先审河之深浅。塘之险易。与笕闸之臧否。诸河。硖石深九曲深庄婆堰深。袁花之东。长安郭店之南。皆半深。运河浅。二十五里河郭店之南亦浅。市河尤浅。故袁花自转塘以上。长安自坝以下。郭店自镇以下。运河二十五里河。皆田漕两病。所宜急浚者也。其塘。则袁花固新塘固。六十里塘亦固。而运河塘旋筑旋决。其势险。淡塘咸塘并海尤险。久远之计。不可一日辍于怀也。其笕。则凌家尹千二沈千六邬马瑞谷德洋蔡沈方姚戈家毛家郑家郭马诸处。势皆完厚。若莫家王仲二朱泾寺泾姚沈丁沈梁广严太师周徐冯马诸笕。俱低薄不能无患。至石家一笕。则其底已水嚙之穿矣。修治之急。甚于沃焦釜。而莫家王仲以下。皆宜勤为培筑者也。伍公七闸。昔称美善。今皆废圮。王家闸亦窳甚。差强者许村闸耳。夫不量民力。而好为动作者。妄也。视民利害。安坐而不为兴革者怠也。近者尹千二朱泾以东。历梁广方姚诸笕。方谋改易建闸。在上者勤恤民隐。未尝乏人。顾所当图诘止此乎。白洋故池居水无几。黄土港东西皆为涸辙。宜深潴而广溉之也。长水以下。倭夷恒出没于斯。通邑所系为吭背者。设栅置守。非衣衽之上计乎。煮海负盐之徒。爬塘穹径以自便。蚁穴可畏。其渐可不杜乎。运塘之盗决而阴坏者。其奸可不察乎。若乃着为成规。责旁近诸户。计所业多寡。通力闭塞。毋相规避。俾早有溉。潦无溃。则昔者严宽郑日休之议。可举行也。

海宁县海潮议一两浙海塘志

陈洗

少时见城南海沙数十里。或十年一坍。或十五六年一坍。潮虽直至塘下。然止一潮头。自东而西。继以急水一股。如追奔逐北。全海震动。二三年即涨。如是而已。庚子七月。蒙恩归里。到家十余日。即舆疾至城西五里。东望尖山。有两潮头。一在尖山之南。一在尖山之北。相距颇远。似乎诸山隔断其间。浙西一二十里。则见北潮有白浪迤而南。方及南潮。则南潮头趋而与北相合。仍为一潮头。奔腾过西。至城尚未分为二也。其长水则皆自南而北矣。八月初。于城外看潮。则但见两潮头。南潮已西。北潮稍后。竟分为二。不能复合。土人名为二潮头。竟不复见有所为急水者。但北潮之势。甚于南潮。意即急水之变而为潮者。九月间。又舁疾至尖山。观潮起处。则南潮已去西南甚远。而尖山复微起白浪。过西渐高。约至二十里亭。潮头不复过西。竟自南而北。直薄塘根。其后远不能复见。十月初。乃复至二十里亭。则见南潮先行至城东数里。忽又分一潮头。奔腾至北。竟反而趋东。而北潮头方自东来。至二十里亭。两潮相搏。势若奔雷。桩木漂流。竟为从未见闻之事矣。夫尖山在城巽地迤北。并无断缺。七月中。所见隔断者。则中有淤沙之故也。然至城仍复为一。则沙之东高西下可知。八月初。两潮不复合。而沙亦高矣。然南沙尚狭。海身犹宽。尚足以容南潮。阅月余而沙愈阔。海愈狭。南潮之北边行沙上者。前不能去。则又分为二而反逆行。是潮之变迁皆沙为之。而不知沙之变迁实潮为之也。海沙性松。遇水即冲。稍缓即涨。闻尖山山之间。向有一堤挡水。故止一潮头。后去此一堤。其中一百六十余丈。潮即拦入。贴塘而行。有百六十丈之潮。即刷百六十丈之沙。北洗百六十丈之沙。即南成百六十丈之涨。愈刷愈深。南高北下。潮头不能复出。于是始冲老盐仓。继冲二十里亭。东西横决。反复失常。譬如贼入门中。闭不能出。害必及人矣。施治之法。必使潮头合而为一。而欲合为一。非导之使出。必拦之使不入。导之之法。莫如开中小壑。而沙水变迁。朝疏夕壅。既不能效。则惟有拦之一法耳。夫拦之之法。其言似迂。其理实确。治病必求其原。穀弩必审其括。提纲挈领。用力少而成功多。如兵扼险。过险即莫能御矣。今塘之溃。北潮头不能出为之也。北之有潮头。小塔山之阙口为之也。知小塔山之何以有阙口。即知所以御之之道矣。或曰。宁邑海塘。延袤百里。朝潮汐汐。处处危险。岂筑一塔山堤可御。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者。流散无穷。昔者黄河之未治也。高宝州县。患其陆沉釜底。清河口子。患其淤塞不通。于是河臣开张福沟三引河以济运。旋通旋塞。岁岁兴工。河身高垫。黄水灌入运河。河之高与淮城等。皇上于是大奋干断。命大臣十人督修高家堰。横截淮流。使淮刷黄。而张福沟三引河汇为巨浸。淮水直逼黄水东行。重运无阻。又淮流隔断。不入白马宝应

诸湖。七州县水底田庐尽为沃壤。海口深通。黄河大治。故一筑高堰而功已成矣。今海塘之患。由于塔山堤去大潮拦入一股。直冲塘身。此潮既入。外沙即涨。南潮行速。北潮行迟。沙水涨之不能复出。溃裂冲突。终无去路。直至潮落。方始东泻。于是或分为二。或分为三。或北流。或东流。既冲老盐仓。复冲陈文港。反复溃乱。失其常度。如人闻秽气。不能透达。霍乱呕逆。无所不至。欲行施治。岂可不究其源哉。筑山堤。所以塞其源也。既塞其源。流自无不治矣。或曰。今尖山筑堤未及六十丈。而水势湍急。盘旋回薄。俱在堤边。更为涌。将若之何。曰此尤不可不筑堤之验也。潮之起由大尖山。与马鞍山相夹而成。既已起潮。又有小尖山与山东之西行。约二里许。不使散漫。故潮头向南。直冲赭山。譬如铅丸在鎗中。火药已发。空行中数尺。故能及远拆去山坝。是火药与口相齐。出口即散。安能前行。今筑尖山堤。而堤边之潮势更甚。则此堤之为要害可见矣。尖山堤既为要害。则山堤更为要害。益可见矣。御敌者必御诸险要之外。纵敌入险。而欲御诸险中。所谓延敌入寇。未见有能保境者也。或又曰。山堤固宜筑矣。而其底甚深。恐非人所能为。屡用人而屡不效。今何施而可。曰以治河之人治海。是犹以山居之人操楫。以水居之人驭马。其为不善。何疑。今浙闽滨海郡县甚多。宁波漳泉之间。其地必有沿海石塘。筑堤成法。良工自相传袭。如铁索桥五凤楼。非世所轻构。而欲造铁索桥五凤楼。必有人焉应之。诗曰。维鹈在梁。不濡其翼。此用失其人之过。非无人之谓也。

或曰山堤筑。老盐仓可无患矣。而中小亶不开。将如之何。曰古来治河。唯疏浚塞三策。而三策之中。唯浚之说为难。疏则分为引河。塞则筑为金堤。至于浚。或作木。或作木龙。置爬其下。乘潮往来。上下疏刷。可仅通海口。若夫邳宿以上。开归以下。河身高填。非人力所施。则唯以水刷沙。如梁有荣济之水。徐有睢湖诸水。宿虹有泗沂淮汴诸水。皆节节入河。清水愈多。则浊流愈迅。故河身不浚自深。今大尖山与赭山东西相对。向时唯尖山一潮头。故直冲中小亶。或南大亶。今山内另一潮头。则势分力弱。故南沙渐淤。遂移南趋北。而中小亶塞。中小亶塞。则北大亶开。而老盐仓坍矣。若山闭则潮南。潮南则尖山大潮正冲中小亶。日冲日刷。中小亶不挑自通。而海底之沙亦彻底可去。夫以潮头冲淤沙。较之人力不啻万倍。而潮头所向。其势直而不斜。冲中小亶。必不又转之北。故中小亶开。则南北俱系旁流。旁流激。虽泛滥而不深入海底。故时南时北。而无累岁不涨之沙。所谓山寨而海无余事者也。此以水治水之法。有确然不易者也。

或曰山之堤。与城远不相及。如果筑成。能保城沙之必涨否。曰沙之坍涨不常。岂人力可保。然山之东。隔十余里为新仓。海中有沙曰无名镇。煎盐刈草。

聚居千家。其来已久。近俱坍去。夫聚居成镇。非一日之积。千家非尺寸之地。有此在城之东。自可恃为藩蔽。塔山去此不远。筑堤以挡其前。十里之间。其沙必聚。则此镇似乎可复。又城东二十里亭。其先旧塘凸出里许。又为近城左臂。曾于城西从老君堂东归。适大潮西落。势极崩涌。东南大风相薄。白浪满海。有伍公祠塘。凸出数武。与老君堂相隔二里。二里之内。则平波恬。全无白浪。何数武之间。遂能作二里之障。海面宽广。稍有阻挡。水便南行。不似江河阔不过二十里。湍流所至。猝不能回。以此度之。有挡则水即迁。水迁则沙即壅。沙壅而此涨彼坍。势所必至。故山寨则无名镇可复。无名镇复则廿里亭塘可拓。廿里亭塘拓出则城不危。城不危而中小鹽可开。老盐仓可复矣。曰小山亦常涨矣。涨则应迤而西。何以时涨时决乎。曰黄河决口。有一时不能塞者。作挑水坝以拦之。则埽可下。口可闭。今两台捐堤六十丈。在决口之南。此山之所以涨也。其决则堤下于水。潮满越堤。复冲涨处。嫩沙未老。是以又复决也。若堤高于潮。岂能又复进乎。曰向尖山堤未筑时。山口亦有涨者。此何以故。曰大尖山。又一小挑水坝也。有此两坝。山口退居其北。故其沙自凝。前人因其沙凝而筑之。故新盐仓至二十里亭。皆在胁下。而不复筑石塘。乃为高必因邱陵之法。今小尖山。又增筑堤。则更为重门之险。岂可以昔之涨疑今之堤哉。曰然则小尖山坝可久乎。曰此坝东抵小尖山。而西边无着。劳不可久。但藉以障山。则山堤可筑。山堤筑。则由近及远。自北及南。涨一条沙即去一条水。去一条水则又涨一条沙。此日积月累之法也。若茫茫大海。欲杂然兴工。前沙未涨。后沙复坍。诚不知从何处着手也。

或曰。筑堤之法。向用木柜。近用排桩。兼用草坝。乃排桩时筑时倾。而草坝经年不动。岂石之坚反不如草之柔与。曰治水之法。河不同于湖。海又不同于河。湖之水淳滢。无风时不动。有风时浪磅。势缓而弱。故坦水石可御。河之水湍急。挟沙而行。沙淤则流必迁。故时有溃决。然不过顶冲之处而已。余皆平溜中行。故用柴即可无虞。若海则朝潮汐汐。呼吸排荡。非仅湖之波澜。河之湍流已也。古人以木柜治之。固不得已。潮非只木可支。亦非拳石可抵。拳石之大。不过万觔。万觔之重。百夫可举。只木之长。不能十丈。十丈之深。人力可摇。若潮之势。人力所能举者。潮无不举。人力所能摇者。潮无不摇。唯以木柜连。使十里二十里连而为一。则虽潮亦有不能移者矣。今以十木置土中。一人拔之。以次可举。若中有横锁。使十木为一。则非十人不能举矣。水之性不唯海不同于河。抑且海不同于海。海盐之塘。直当大海。故须巨石为塘。以塘身当大海之潮。海宁之潮。自东而西。潮初来时。势虽冲激。然沙低于塘。潮又低于沙。搜剔之患。在于沙底。及其既满。虽至塘身。潮头已去。水势已平。自非春秋大汛。终在塘根之下。塘身不过关拦而已。非如海盐之全恃

塘身也。至于钱塘。则其势已杀。有潮头而无急水。唯江海相遇。时有冲啮。故以石板侧砌。亦可经久。石板之力。杀于木柜。木柜之力。杀于海盐石塘。然而足以抵御者。以不恃一石一木之力也。今老盐仓草坝。虽虞朽烂。然纠缠缠束。合而为一。镶垫三层。厚有丈余。大潮之来。不能分拆。故经年不坏。排桩虽入海底。桩根一搜。则垒石垒压。愈压愈重。桩身先摧。桩不坏于潮。而折于石桩。折而石亦随之。然则石岂不能及草哉。孟子所谓一钩金[与](與)一與羽之谓也。曰然则木柜亦有倒卸者何。曰木柜倒卸。不过一柜两柜孤而无辅。是以不能独完。若五柜一联。大木亘之。则以五柜为一柜矣。又以十柜一联。大木亘之。则以十柜为一柜矣。由此而一里十里。与夫数十里。连不断。岂尚有崩摧之患哉。且木柜御潮。原非平列。自近而远。自高而低。故曰陂陀塘。即湖堤之大坦水石也。湖之水静。故坦水石顺之使平。潮之水动。非木柜层迭不能御也。且木柜渐收。下阔上狭。则以柜压柜。势如累。即架空尚不能坠。况又可横木为之底哉。成法具在。事非设。择其善者而从之可也。或曰。从来东边之沙。易坍易涨。西边之沙。涨则不坍。故坍在潮来之时犹可。坍在落潮之时更甚。似乎险在西而不在东。曰此拘墟之见。非通人之论也。乡人各处一方。居东者以东为险。居西者以西为险。东当潮起之初。在尖山隘口。山稍偏在内。秋冬潮小。水竟西行。不复到北。则沙即涨。一遇潮大。旁溢至北。沙即复冲。故冲涨不一。老盐仓迤西去东八九十里。潮势已弱。山冲时。势或远及老盐仓。及其既涨。则老盐仓自不复坍。老盐仓人但见涨不复坍。以为西沙甚于东沙。附会其说。谓落潮并江水而下。势更汹涌。不知西沙涨时。东沙之涨已久。西沙不知东沙之涨在先。故谓西沙为可久。东沙不知西沙之涨在后。故疑东沙为难凭。东西不相往来。孰能驰骛于东西之间哉。若斯言果然。则五六年来。闻东之涨有矣。何未闻有西之涨也。此即东西先后之大凡也。

或曰。潮之为患。以一分为二。又分为三。且逆行也。潮之变幻如是。塞一山。何能尽之。曰此扼要之策也。潮之变幻不常。犹兵之变诈无定。然而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取。何也。得其要则敌自毙也。九月初。尖山之潮南者先去。北者后起。其时山口涨。二潮头在尖山贴南滚起前去。约二三十里。自南趋北。其时山口尚无水。后乃东回。此即山寨而二十里无潮之明验矣。其趋东者。前沙日涨之故。非潮之必欲趋北也。惜尖山之堤尚矮。潮大漫入。故山复冲耳。使山永塞。则二十里皆成实沙。渐淤渐远。潮头将并为一。气旺力盛。何患前沙之不开哉。夫静专动直。干之性也。潮乃天之动气。必无好曲恶直之理。曲者不得已而然也。知不得已而曲。则知直之之道似亦无难。既塞其源流。自无不直矣。唯工料其巨。非他处可比。必如海盐石塘。方可抵御。而效非手目

可指。故人莫敢任。然观古之成大功者。必有不易之策。灼于几先。坚固守之。迄于有成。适如始之所言。故必须先有成算。然后乃可从事。筑舍道傍。三年不成。长计远虑。固非他人所能与谋者也。烛微见远。于当道大人窃有厚望焉。

宁盐二邑修塘议两浙海塘志

陈吁

窃惟杭属之海宁。嘉属之海盐。两邑地俱濒海。县治去海。不及半里。又当苏松上流。一有冲决。患诚非细。然宁盐两邑。虽均以海为患。而潮有横冲直冲之异。地有沙硬沙之别。其横冲而沙者。患在根脚搜空。虽有极坚极固之塘。不能存立。法宜加意。塘根之外坚固牢密。使沙土不虚。即塘身或少单薄。可以无虑。其直冲而沙硬者。塘根之沙。不患其坍。止患直冲势大。非极坚极厚之塘。不能抵御。法宜精讲修砌塘身之法。而塘根以外加功稍次。则是潮患两海虽同。而所以捍潮之法不同也。今以海宁言之。海宁之潮。与杭城江干之潮无异。俱起有潮头。俱横冲而过。其实皆为浙江入海之尾闾。然而海宁之海沙。又与江干微别。江干地皆近山。其沙性硬。故江塘之沙坦而不陡。即有冲刷。捍御犹易为力。海宁近城无山。远者江干之山相去百里。近者袁花之山亦五六十里。故沙土率皆性软。且海塘以外之沙。从来此坍彼涨。其所涨之沙。又皆潮头去远。急水已过。而长水停蓄。日渐淤积。性浮体轻。冲刷甚易。故当平常沙涨之时。塘外不下三四十里之远。及至沙坍。三数月即可到塘。其积之也。由于潮过之长水。性平气缓。浮沙沉积。故所长之沙。低于海塘者。不过三四尺。其坍之也。由于潮头与急水之横刷。潮当初至之时。水尚未长。恒低旧沙丈许有余。灌冲激。皆在沙底搜进。故不但沙岸陡峻。而沙面反凌空出其外。俄顷之间。缝如毛发。转瞬而坼裂倾颓。如山之崩。荡为浊流。杳无影矣。渐至塘脚。日搜日进。虽使鞭石为塘。岂能凭空稳立。故海宁之塘必于塘脚之外沙土之中。砌出十有余丈。以固其根。旧法用木栅为柜。中积小石。层层排置塘外。用木柜。则化小石为大石。而排置塘外土中。则可预防冲刷。立法诚善。其置柜也。宜深而不宜浅。沙涨之后。潮来之所冲刷。必在旧沙根脚之下。置柜若浅。则冲刷所及。反在柜下之沙。而柜之根脚亦虚。岂能自固。惟置柜必深。或三柜四柜。层迭而起。则冲刷之势。柜能抵之。而沙无崩塌之患。其排柜也。宜远而不宜近。水之灌。无隙不入。若自塘根排出有十余丈之远。则水即善刷。不能浸灌以至塘根。而塘根之土。常得干坚牢固。不至根脚虚松。而因之以倾。至于柜外。则用长木桩密钉入地。钳束其柜。柜外有桩。桩外复有柜。层层密钉。即使潮冲。断无一柜随流。他柜齐倒之患。而柜之自下迭上。自近及远。俱用品字排置。兼如陂陀之坦。近塘稍高。渐远渐深。既御

潮来之所冲刷。并护塘根可坚久矣。塘外之沙。既不坍及塘根。则潮头既过之后。急水既缓之余。即有长水浸及塘身。而势缓力舒。无虑冲啮。不必如海盐之巨石鳞迭。屹然如山。而后无患。故海宁之塘。功力全在塘根以外。人但知塘之裂缺。而不知根脚松而裂缺也。至于海盐之海。则与海宁又异。南有秦驻山。北有乍浦山。相去止三十余里。南北山趾角张。而海盐邑治居中。独以东面受大海潮汐之对冲。与海宁横过不同。而海中之沙。又近山多硬。不坍不涨。故从来洋舶不便泊塘。亦由潮来则水溢。而潮退则为沙搁故也。故塘外不患坍沙。惟是全海所冲。势雄力猛。而潮汐之来。一冲一吸。其冲也。固有排山之势。而其吸也。亦有拔山之力。故必极大极厚之石。纵横鳞迭。内复帮以土塘。而后可以捍御。若使垒砌之石。稍不极其厚重。则水力排击。轻如弄丸。且古云石之附土。如人骨之附肉。海水之来。不但畏冲。实尤畏吸。水既无隙不入。其吸而拔之也。塘土俱出。若土塘空洞。即石亦顽滑不固。故古人于海盐之塘。讲之其精。既须极大之厚石。而其取材也。不可头大头小。其迭砌也。不用石块垫衬。其程序也。必方方相合。面面相同。其验工也。不于已砌。而于砌之时。先置平地验视。其层迭也。头头向外。以撻潮之冲吸。而复制之以纵横之法。联之以品字之形。务使潮水之来。其入也由石缝而曲折以进。其吸也亦由石缝而曲折以出。则潮之呼吸其力渐杀。而后石塘有盘石之安。土塘罕搜空之患。

且顶石之桩。必长必多。必掘深生土二尺。而后钉入。而塘外亦排置水柜。以护其桩。略如海宁之法。不使桩根宣露易朽。顶冲之地。不遗余力。次冲之地。工力少减。然亦百倍海宁。皆由海盐之海。直当大洋之冲。且沙又铁板。潮从沙上奔腾而至。并无海盐之沙。少为抵当。惟恃塘身直抵潮之正冲。非屹然如山。必不能御。昔时用王荆公宁波陂陀塘法。元末明初。犹冲决屡告。至后有迭砌之法。而后数百年无患。良不得已也。即今二十年前。上宪因塘石碎泐。委员修理。而承办之员。不能仰体德意。反取塘身完整之石。加于塘面。而以塘面碎泐之石。委之塘中。如筑墙之用垫堵。一时虽饰美观。其实速之圯矣。若虑塘身延袤。不能一式。则原有顶冲次冲之别。约共止十余里。况今之坍侧倾卸。止海庙数十丈之顶冲。岂可惜一时之小费。而遗不数年后之大患乎。故海盐之塘全在塘身。捍御异于海宁也。至于两海之塘。虽极修砌得法。而大潮大汛。狂风驾浪。不能保无扇溢。淹没横流。则两海又天生有近塘之河。消纳海水。而不使淹入内地。海水性咸。若淹及腹内之田。则田秧浥烂。非两三年雨水浸润。不能复其淡性。以便耕种。惟河身之水日夜流动。数番大雨即咸性尽减。故可使之消纳。以不波及于腹内之田。在海宁则为六十里塘河。在海盐则为白洋河。皆天造地设。古之所谓备塘河是也。宁邑之六十里塘河。即杭

城之上河。发源于江干诸山。与北关下河之发源天目者。两水各自分消。下河由苕溪入于太湖。上河由海宁黄湾出闸。达于嘉松兴江。今黄湾闸久废。薛家坝久阻。临平市河久浅。下流不通。而上河之水。俱从半山之金家堰入于下河。不但天旱之年。海宁沿海。涓滴不来。如火益热。水涝之年。上河诸水。涓滴不去。尽出金家堰。而塘栖德清上下河两水齐到。昏垫愈甚。如水益深。即今海塘溃决。潮水直入内地。而六十里塘河。毫无分泄之处。至于盐邑之白洋河。起于秦驻山。由蓝田庙而达于平潮河外。近海之地。类多斥卤。河内皆禾稻之乡。今虽不甚全淤。然浅阻日久。河身已高。潮水屡溢。河不能容。便恐淹入田亩。及今开此二河。流通深广。则即海塘修筑。运输木石。无虞艰阻。而日后大风驾浪。泛滥之患。藉以分泄。但此二河。势居其僻。非仕宦商旅之所经由。地居其瘠。无富贵膏腴之所置产。膜视者多。然于堤防海溢。亦切要之务也。

海宁县海塘议两浙海塘志

范骧

宁邑海患。每东北风涨。怒涛乘之。大概与海盐同。而盐塘止一面受敌。宁则三面受冲。其患与海盐异。其潮患之在东南者。潮水朝夕至。怒如震雷。泻若建瓴。木华所云天轮胶戾而激转。地轴挺拔而争回者也。水患之在西南者。江水出三天子都。东北经建德。又北至新城。又东北至富阳。过钱塘。反涛奔轶。水势折归。故云浙江也。龛赭岩门而外。江水与东南之水合。宁邑独受其冲。枚乘所云似神而非者三。疾雷闻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之潮。日夜不止是也。故宁邑海塘受冲。其害倍急于盐。不宁惟是。盐塘堤岸。去城根半里而近。随决随筑。譬如衣败坏。易以相补。宁邑故堤。则去城五六十里而远。当其无事。亭熬沙漉白。视为沃壤。樵者菱芡弥望。渔者鲨鲙羸蛤。人人得其所欲。如燕巢幕。如厝火坐积薪。平时筑塘工费。积之五年十年者。那为他费。一旦飓风激射。木石茫无所措。不浹旬而五六十里浮沙溃决。惊涛直薄城下。浙西之田渐卤。而东吴之地几壑。乃始仓皇议采石苏湖。议发里夫郡丁。议征岁额。议加派田赋。议藩饷邮传赢金。议七郡赎谷。议监筑官。议仿瓠子宣房。下淇园竹榿。仿王荆公鄞塘陂陀。仿黄金事头品字。势如救焚。议同筑舍。计已晚矣。故盐塘之患在眉睫。宁塘之患在五年十年。或二三十年。所谓无形之痛。一发不相补救。当事者必未雨绸缪。征塘工岁额于无事之时。贮木石银粮为缓急之用。海口大决。则用黄公纵横之法。不可惜小费而妨大工。小决则用王公陂陀之法。下石柜以堤水势。此全浙咽喉。东南门户。无漫视为一方之利害。金钱畚鍤。徒苦我父老为也。

海塘策

陆奎勋

我浙东濒大海。其民世食鱼盐之利。不啻青齐淮扬。近因中小鹽涨沙。渐成平陆。海潮冲射。塘坝崩颓。上虞海宁两邑人民。岌岌乎有荡析离居之患。宜乎督抚大臣相度形势。具疏而入告。有筑塘挑淤之举也。夫海潮之大小。应乎月而生乎日。其日必再至也。是天下之大信也。非犹淮黄之水。因风以为动静者也。若其至秋始大。则亦犹之黄河二汛。可以先期克定者也。开淤挑浅。储器以备用。分部而督工。其事与治河等。特于海筑塘。较之淮黄形势。大不相侔。清淮之弱。不敌浊河之强固也。而河水犹可下埽以御。则苇有助也。石工未固。独可假木柜以护堤也。试观海门之潮。势若奔马。波如连山。逞其怒而东西荡激。元泰定间。用木柜竹络无功。改用石囤。其明征也。今则江海二流。不循故道。夏山以西。老盐仓而北。均属最冲。即使排桩加石。犹难保其巩固矣。请因执事之问而臆对之。窃以为塘基之式。陡塘不及坡塘也。是以柔胜刚之道也。而塘身之设。直塘不及凹凸。塘也。是急脉缓受之道也。即河身之九曲。其理势曷尝有异揆哉。然而咨之近今者。不如稽之在昔。观赵维寰之宁志备考。而知前明海盐筑塘之难。较甚宁邑。盐邑之潮直射塘肋。宁邑之潮顺塘经行也。迭石有纵横之式。下阔上缩。内齐外陂。而镕铁锭以贯之。又有附石之土塘。备内之复塘。则胡孝辕所撰海盐图经。最为详善。监修者熟览而参酌之。是亦刍蕘之一得乎。夫木石之费。既已不貲。乌可容侵渔之胥吏。险要之工。既已难固。岂可用积疲之丁夫。今遇大吏之贤者。率作于上。则夫劝功程课。直如臂之运指已耳。何虑焉。

会筹海塘情形疏雍正十一年

工部尚书海望

臣等钦遵 谕旨。驰驿赴浙。所有到浙日期。及海盐乍浦先行兴工修筑。接济民食。海宁尖山一带。俟臣等查看明悉。再行确议具奏之处。业缮折奏闻外。今臣等渡江由绍兴府所属之萧山县。并河庄山等处。将浙省江海情形。详加查阅。江海之门户不同。水性各异。水道之迁徙靡常。其中有人力所能为者。有人力所不能为者。凡人力所能为者。自宜分别缓急。次第兴修。今将臣等管见。敬为我 皇上陈之。伏查江海之门户有三。省城东南龛赭两山之间。名曰南大鹽。禅机何庄两山之间。名曰中小鹽。河庄之北宁邑海塘之南。名曰北大鹽。此三鹽形势。横江截海。实为浙省之关阨也。再查江海水性。凡海皆有潮。潮皆暗长。惟浙省之潮。与他处不同。缘海潮自东而西。江水自西而东。每遇春秋朔望。潮汐盈满。江流陡发之时。互相搏击。突起潮头。势甚雄悍。若再遇飓风。势必汹涌。故历来为患者虽在于潮。而所以助潮为患者。则又在于江与风也。再查江海水道。虽中小鹽适当南北两岸之中。江水海潮。若由此

出入。则两岸无虞。但中小亶地面。不及南北两大亶之半。且山根余气。似若绵联。潮过沙淤。偶通旋塞。所以不徙而南。即徙而北。徙而南则南岸尚有龛常等山。连络捍卫。萧山等县。虽有冲刷之处。为患犹轻。若徙北。则北岸仅有塘工。藉资备御。倘有溃溢。关系甚巨。今查南大亶。早已淤成平陆。数十年前。尚由中小亶出入。嗣后逐渐徙至北大亶。故年来北大亶之桑田庐舍。已成沧海。若欲遏抑江海之狂澜。使其仍归中道。恐非人力所能为者。臣等凜遵圣训。细加详勘。凡于海塘有益。而人力可施者。靡不悉心筹划。以仰副圣怀。今公同看得海宁之东南。有尖山耸峙。镇锁海口。其西有一小山。俗名塌山。相去百有余丈。水底根脚相联。尖塌两山之间。相传向有石坝。堵截水道。有此坝石。北岸护沙。时塌时涨。后被修塘人役误取其石。修补塘工。北岸之沙。至今有坍无涨。臣等相度情形。现今江水大溜。紧贴北塘。直取尖山塌山之间而出。引入海潮。冲激塘身。护沙日卸。伏思水来沙去。水去沙来。理固有之。若于尖塌两山之间。照旧堵塞。使江水海潮仍向外行。则北岸护沙可望复涨。果能北涨。自必南坍。水道亦可望其南徙。但春夏之交。潮汛正大。难以兴工。俟冬初水落。拟用石块设法填塞。似犹人力之所能为者。至于仁宁二邑海塘。所有应修应筑工程甚多。一时难以并举。自应分别先后。逐渐兴修。其自华家街以东。尖山以西。一带塘工。有草塘并条石块石塘不等。内有大学士朱轼。于巡抚任内修筑之石塘五百丈。完固无损。又新建之条石塘。石块虽小。尚属整齐。均无庸修补。其余块石柴草各塘。以及翁家埠万家闸。去年冲塌之处。有已经粘补者。有现在动工修筑加谨保护者。但草塘易于朽烂。块石旧塘亦易坍塌。若使仅仅粘补。年年抢修。岁需钱粮。盈千累万。积至数年。不可胜算。而塘工之单薄危险如故。非经久奠安之计。似应改建大石塘。庶可垂诸永远。所需工料。约银一百八十余万两。所用夫役木石。及运送船只等项甚多。即使用力趲修。非历数年之久。不能告竣。伏查总督臣程元章。业经奏准开捐。以资经费。若尽其所收银两。按年动支修筑塘工。渐次可以告竣。而国帑亦不致于糜费。且臣等现议堵塞尖山水口。若既堵之后果能沙涨护塘。则石塘可以不必改建。倘尖山既堵仍无涨沙。再行改建似亦未迟。惟是翁家埠一段草塘。其地脚系活土浮沙。恐难钉桩砌石。或仍用草工堵御。虽须时加粘补。而地面不过十余里。每年所需无多。至塘内地势低洼。及塘背附土单薄之处。现今即应培补。所需培补之土。沿塘或无官地挖取。应照河工之例。交与地方官逐段确查。酌量购买民田应用。仍将所买民田额征钱粮。查明题豁。又查雍正二年。风潮偶大。海水漫溢塘面。损伤民田庐舍等。窃思骤雨狂风。不能预测。若仅此一层堤岸。未为万全。且现在石草各旧塘。一时未能改筑。应请于海塘之后。添筑土备塘一道。比旧塘再高五六尺。务令于今年

秋汛以前。上紧趲筑完工。万一风潮泛滥。有此备塘抵御。可以护卫。再查仁和至查浦一带海塘。不下三百里。若无专管人员。将来不无废弛之患。查河工定例。专设文武官弁。董其责成。今浙省海塘亦甚紧要。前经题委杭嘉湖道一员。带管工程。非其专责。所设杭嘉海防同知二员。千把总各一员。兵二百名。亦恐照料难周。应请专设道员一员。添设同知一员。守备二员。千总三员。把总七员。兵八百名。所设官兵。不无岁需俸饷之费。但查塘工岁修钱粮。现今每年不下数万两。此后如有粘补工程。即以兵丁充夫工筑。则岁修钱粮。可以少减。且设有官兵巡查照看。随时修补。既可保固塘江。而于工筑之暇。仍令勤加操演。则海疆亦得藉资防御矣。

拟海塘疏代

曾镛

臣闻水性善下。激之则强。洪流虽横。顺之斯靡。故防水之道有二。有以刚杀之者。石塘是也。有以柔杀之者。柴塘是也。杀之者柔。则水之击也亦柔。近乎顺也。杀之者刚。则水之敌也亦刚。嫌于激也。今浙郡濒海者六。列朝修筑。独勤勤于海宁一隅者。他郡潮势犹夷。渐长渐退。独钱江海口秦驻诸塘。一束再束。以激其怒。故其来独●●汹暴而难御。海宁濒江海之北。踞嘉湖苏松等郡之上游。三面受敌。每逢海潮。从中小亶雷轰电掣岳鼓岑飞而入。一遇沙淤偏堵。飓风负之而趋。趋而南。犹赖龛常诸山以为之敌。趋而北。则敌之者仅海塘一。其所犯者危。其所扼者要也。本朝康熙雍正间。建石坝。筑柴塘。更作土备塘。绵百余里。前后数十年。成劳着矣。我皇上复拟建不拔之基。伏指受吁谟。诚一劳永逸之巨功。而万全无弊之良策也。岂臣蠡测。可备刍蕘。臣愚窃以为防海以塘。塘之成必视乎桩。桩之固必因乎土。土实则桩固。桩可固。则席其刚而以刚敌之。譬之强敌压境。而吾之形势胜。城郭完。因负险以犯敌。敌虽强。可持久也。如是者利用石。土虚则桩易拔。则因其柔而以柔牵之。譬之地陷敌境。而吾且恃己之坚。激敌之怒。势不至举全城而拔之而敌不快。善御敌者。惟是顺适其性。平其气。阳曲予以能受之情。而阴厚自为固结之术。力虽罢。不可亡也。如是者利用柴。利用柴者莫如淫之使厚。斥鹵之土。虽浮必膩。今立桩架柴。积新土。土不足以盘固。而镇浮泛之薪。则外荡。薪不足以猬聚。而收浮软之淤。则内疏。计必使沙淤薪土互相牵。久之使渐聚渐凝。以相助为厚。古所谓善防水淫之。即此意也。而塘之外或加以坦水。塘之内更培以土堰。如是则坚忍。而柔者可久。利用石者莫如受之以渐。尝见习坎之下。必有深潭。今以潮之迅。遇石之坚。其性既以不相入而愈激。加塘之高。其势又以有所束而益狂。则盘盂泊柏。适聚其力而引之下行。使竟其石以搜其土。土虚则根摇。根摇则身塌。欲塘之完也得乎。计唯于塘外

一二十武间。立以短桩。砌以碎石。使渐高而及塘之半。斯御潮以渐。不至以拒之太骤。而穷上反下。如是则根固。而刚者不蹶。而其布置尤莫急于近不与水争尺寸之利。而远有以控驭夫奔放之程。今夫善奕者。见危知弃。而全局之气注。善阵者。偏师应敌。而首尾之势连。何则。泥守于近。或完此而失彼。取势于远。则互应而易制也。治海亦然。凡潮汐往来。壅于左必注力于右。折于前必盘回于后。彼中小壘一遇偏堵。而潮遂徙而近北大壘者。其明征矣。今将为万世奠厥基。则经始之下。计必于数里数十里之间。相其曲折。予以凹凸。务使狂澜往来。远与近有以相制相让。分杀其怒。而纾缓其势。不至吼发而偏注一隅。如是。则潮之为力也缓。塘之用力也轻。而护塘之沙。并可因之而不去。臣故以为尤急也。臣闻凡防必因地势。然亦必因水势。参其势而经营之。一成不变。不诚足与瓮常诸山。横亘千古哉。不然。臣恐仍未足为长久计也。至于卫民而不病民。物土方。计徒庸。虑材用。一一有以仰副我皇上勤恤下民之心。是又董其事者之责矣。臣谨奏。

与大学士兼管浙江巡抚嵇公书

李绂

闻以海塘未易措手为忧。老成持重之见。固应如是。然某向年典试浙江。特以海塘发策。多士颇能言之。而一二亲友仕于浙中。身受其累者。更知其详。海塘之坏。非海塘之难治。由于局外者欲阑入局中。故力诋任事之人。此事权入手。又欲损下益上。藉以居功。然皆理势所必不能者。徒以恣睢暴戾之气。行忍心害理之事。而官与民皆不堪命矣。请言从前诸弊。而徐进以救弊之方。备采择焉。雍正十一年以前。塘工系督抚司道暨海防听管理。上下呼吸相通。功过同任。绝无私意。各遵旧章。先事预备。罔敢稍懈。所以雍正七年十年间。曾遇飓风潮涨。极险极危。皆得保护平安。自雍正十一年夏秋间。局外人妄覬邀功协办。事权入手。上违督抚。下陵司道。偏执己见。所在掣肘。公事已难辨理。寻以前兵备道某君及海防厅某君。均不能曲意顺从。吹毛求疵。遂私出弹章。更不关会巡抚。将道厅一并特参。实属冤抑。夫既将十一年以前岁修抢修之工料。指为糜费浮冒。则十一年以后自辨理之工程。不得不刻核节省。省无可省。则苟且而已。十二十三两年间。石塘坦水。未加一桩一石。草塘仅以浮土浮柴掩饰。其意以为塘或坍塌。可证从前所修工料不坚。以致不能保固。设或不坍。则十一年以后岁修抢修钱粮。较十一年以前节省数倍。更可以证从前之浮冒。孰知去年六月初二日猝遇潮涌风击。塘既两年不修。料又一时无备。便致尽行倒塌。此先后变更误工之原委也。至开挖引河。于十二年四月初旬。正值蚕农两忙之时。克期兴工。棚厂未。器具未备。骤然勒派民夫数万。官民彷徨莫措。司道再三求减。始定每日用夫二万六千名。时初夏气候。雨晴。

暑湿熏蒸。作为瘟疫。又不许更替休息。以致伤毙多命。迨各县搭棚厂。备办器具。那动库帑赔垫。至今不许开销。究之旋挖旋淤。冒报通流。滥请议叙。后知功不能成。又条陈添设引河通判。专司疏浚。以为卸过之地。劳民伤财。工无实际。此所办引河之工程也。其次堵塞尖山水口。细绎情形。广谘舆论。即使果能成功。亦不过障蔽尖山以西二十余里之塘身。究不能保通塘一百余里之稳固。而且使二十余里以西。其顶冲更甚。其利小。其害大。而办理苛刻。石料既以明扣价值。又暗折觔两。万觔之石。仅作三四千觔不等。以致人心散涣。自十一年十月开工。扰累一年有余。仅就山边浅水中堵起百余丈。中间最深之处。随堵随卸。究不能成功。而工员病故者已数名。船户之伤残苦累。匠夫之拖毙逃亡。已无算。各县之暗地贴赔石匠安家路费。与夫在工不敷口粮食用。多者白金以千两计。少者亦费数百。不特无可请销。抑且无可告诉。怨声载道。人人侧目。幸老先生到工后。暂将尖山停工。船户石匠。又为加价。官民之困稍苏。此所办尖山之害也。又其次。则所筑土坯塘工程。为害亦大。未完工之先。勒令工员加一五节省。在苛刻估报之内。扣银一万余两。奏明节省充公。迨工程坍塌。工员无力赔修。又令将前项节省银两支销。以公完公。夫既已支销。应再据实奏明。乃恐蹈前奏不实之咎。复勒令工员赔出一万余两。以补节省之项。工员势不能赔。则迭咨巡抚参追。巡抚察知冤抑。不便题参。彼亦坚持不准报销。此所办土坯塘之实情也。至于柴薪一事。似属羸料。然近杭无山。必须取之宁波绍兴。肩负出山。常数十里。始载小溪箬筏。易船就江。数转始达杭城。原有一定之价。乃止四折五折。樵采万夫。怨声千里。此亦一害也。以上各条。均系已往情事。言之惟有浩叹。伏思雍正十一年以前。未有总理协办。上未渎陈于朝。下未扰累于野。十二年以后。官民既已荼毒。工程又复败坏。则总理协办之无容添设也明矣。亟宜奏请撤回。仍归地方官办理。此救弊之根本也。访从前司道间。亦有抵牾之时。实因海塘未定章程。岁修缓工。系先估计。后发钱粮。抢修险工。皆已有工程之后。道员方移司领银。司复详院。必待批准。然后给发。在道以工程为急。在司以钱粮为重。所以缓急之间。多不应手。而有彼此参差之事。此亦应照河例另为酌定者。至于两防厅管东西石塘。似亦敷用。但偶遇险工。则自尖山至老盐仓。七十余里之石塘。自老盐仓至李家。二十余里之草塘。东西往返。实有鞭长不及之虑。似应将石塘着两同知管理。于草塘另添一通判管理。更为妥协。至于十一年以前。遇有工程。调各丞倅及佐杂赴塘协办。十一年以后。又添调各县协办。不惟一时不谙。且路远不能立至。深为未便。是莫如于在塘同知通判名下。酌量添设县丞主簿。每名下各二员。平日则学习。临时则修筑。胜于一时调拨。至于知县。乃地方正官。应照十一年以前。总不许调拨。惟仁和海宁本县地方

官有必应办理者。乃可偶然调用。官制既定。事可徐举。酌其缓急而次第行之。查河工之例。岁修需银若干。抢修需银若干。于本年霜降后。预发明年钱粮。给道员酌量转发工员。备办料物。验收支发。端责道员。一有工程。报明河院。实时抢筑。俟秋汛既过。道员确核报销。如一年平缓。钱粮尚有盈余。一年危险。钱粮或有不敷。据实开报察核。今亦当照此例。除议官及发钱粮应司道会议会详外。其余一照河工之例。端交道员酌办。藩司勿得掣肘。则巡抚稽查。事有端责。工无遗误矣。塘工既有专管。应令工员采办料物。不可派发州县。此亦先务也。土坯塘勒令工员赔补节省之项。应行免除。以免苦累。其连年各县赔垫借拨之项。应速清查报销开除。以免牵混。此皆近年官吏汤火之困。救之不可以或缓者也。若现在塘工。前塘再加修理。自可堵御潮汛。闻建大石塘于前塘之内。似可稍缓。夫役料物。势难兼顾。或归于岁修案内。每年额定修几百丈。庶免急迫之累。否则将大石塘即建于临水之处。以免重费。更为妥协。昔人谓身在堂上。乃可以辨堂下之是非。老先生今日所处之地是也。宜无俟旁参末议。然昔人又谓旁观者清。则询于刍蕘。不可无采。此又某昔日同僚之谊。不敢以自外者也。

致杭嘉湖道李坦书研经室集

阮元

浙江之性。非折不行。乾隆中年。杭城以东。海宁城以东。皆有护沙。而中间老盐仓一段。数十里独受顶冲。则以南岸有牛舌尖沙之故。惟其有此尖沙。吐尖向北。故江水之下也过尖。冲北岸则折而向南。潮水之上也过尖。冲北岸亦折而向南。两头向南。故护沙以生而受冲。险工仅中间一段耳。乾隆五十年间。有不谙塘工水性者。以牛舌尖沙为可恶。若截而直之。则中段亦望护沙之涨。于是截牛舌开引河导水。刷沙一空。孰知不但中段不生护沙。并两头护沙全失。杭城乌龙庙外。全受顶冲。潮扑民居之檐。塘外桑田。尽为沧海。海宁镇海以下。亦皆一片大海矣。余保障危险调剂水性者数年。至嘉庆十一年以后。两头涨沙复生。则以南岸渐复尖沙之故。元方以为深幸。但恐将来复有恶尖沙不直者。故书以奉告云。

上蒋相国常昭不宜筑塘书

张大受

从来动大众。兴大役者。思贻百世之利。不惜一时之劳。虽使疑朋兴。毅然行之不顾者。惟其利重而害轻也。岂有谋始不慎。冒焉从事。未睹其利。而有无穷之害。犹欲拂民情以为之乎。若今者常昭海塘之筑。实民力所不能堪。民情所大不便。敢为阁下一一陈之。按沿海筑塘。始于浙之海宁。以及于松江之境。乾隆初年。河臣折奏。始及太镇常昭。亦经奉 旨批交督抚议奏。当时委

员查勘。除镇洋宝山应筑土塘之外。常昭之境。用水平量勘。外高内低。毋庸筑塘。核奏遵行。此则定案之可考者也。近因台中建白。致有兴筑之议。某等初为昭邑之六河南。与镇洋犬牙相错。地势稍下。所宜接筑。不意尽昭常之境。自常脚浦以北。福山港以西。直抵江阴之界。长一百二十余里。俱在应筑。民心惶惶。无所控诉。何者筑塘捍潮。本以卫民居而护民产也。所定塘基。尚在海滨三五里之内。塘外之田。皆岁收输赋之产。塘外之民。皆力耕奉上之民。同为王土王民。而弃为瓯脱。翦为波臣。其不可者一也。塘基在内。则所占者皆膏腴之产。而非萑苇之场。其间庐舍当徙。坟墓当迁。又不知凡几。若请稍为迂曲。以保世业。苟非重贿胥役。必致触怒官长。近缘定界。值乡民之田宅。稍有违言。几至杖毙。闻者寒心。行见安居佃农。必多丧其本业。流离失所。其不可者二也。筑塘之土。必取诸近塘之地。大都凿濠始得成堤。深阔准其高厚。合计塘基及起土之处。非十余丈之地不能供。以十余丈之广。一百二十里之长。占田殆将万亩。国家会计久定。未尝轻改。虽坍沙悬课。往往以涨补坍。未获遽行豁免。此之所占。无涨可补。既不可使原户赔粮。势将加派于通邑之田。而斗则纷错奇零。验算莫可究诘。里胥从而飞洒者。又不止此数也。吾民何辜。忽遭加赋之累。其不可者三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沿海之地。每当秋月。或遇风猛潮生。不无涨溢之虞。所幸旋进旋退。不为大害。即如雍正十年异常之变。亦因水退尚速。遗黎获全残喘。今惩前事。而为思患预防之举。意非不善也。然使不幸而复值百年仅见之奇灾。则尔时水挟风飞。涛如山涌。横冲直入。断非寻丈之塘所能捍御。欲退之水反为长堤所遏。则淹稍久。漂没之民必致靡有孑遗。而内地禾苗更为咸潮浸渍。同归糜烂。乃经费已估七万。还帑不过三年。此外私贴之费。募夫之烦。无不取办里排。议者但欲因民之资。为保民之计。而不知既竭其力。复贻之害。有不可胜言者矣。某等伏处田间。目击利病。谊当代民请命。而大吏奉行方锐。守令承望为先。恐蹈出位之愆。复虑阻挠之咎。不得不以私忧过计者。进渎于左右。伏惟阁下体国赞元。桑梓之区。尤深軫念。望于题覆发议之时。或值论思献纳之际。仰恃鼎吕之言。获停畚鍤之役。所为德于乡邦者。宁可涯量哉。

通饬海塘御浪檄乾隆二十四年

陈宏谋

沿海所筑各塘。专防潮水为患。每遇潮来之期。又值东北之风。则海水风浪。拍岸漫塘。柳枝不能堵御。芦苇亦席卷而去。本部院连日经见有海滩所生之草。土名甘柯。草根盘结。枝叶丛生。且柔弱软。可以随波上下。若于土塘坦坡。种甘柯。护卫塘身。再于塘外三丈余地。种甘柯。则潮水至此。不能起浪飞花。现在自宝山之川沙。以及太仓昭文境内塘身。有此草者。上年水到无浪。

不能伤塘。已有明验。又有一种枝杨。又名白杨。种地即生。柔条长藤。用绳扎结。俨如竹篱。随长随编。数年之间。俨如墙壁。而又稀疏柔软可以随波起立。不致激水生怒。均属以柔治刚之一策。此二物者。当此春融。正宜种植。仰该官吏立即飭行管塘印官佐杂。督率塘长。种此物。塘身则多种甘柯。塘外皆有除粮余地三丈。皆可植甘柯。其枝杨不宜种于塘身。止宜种于塘根。编篱卫护。塘外余地。亦可兼种枝杨。总以塘身塘外数丈。皆有此二物以作卫护。俾潮水至此不能鼓浪兴波。塘身自然受益。如塘外余地。原止减则。未曾除粮者。今既种草。即为除粮。或宜甘柯。或宜枝杨。随地酌种。应变通者亦即变通。总期可以御浪卫塘。至于塘长。原无工食。不能拐腹办。地方官每丈给银。以资种力。已种未足者补之。务令如法种植。小心照管。期于成活。不得虚应草率。有种无成。所需种力。县佐等官酌定数目。不拘何项发给。事竣详候。一面拨给。一面委验。甘柯成丛之后。潮汛已过。仍准塘长刈割卖用。以作工食。不妨使之便宜踊跃从事。有能设法变通。渐致广盛者。另行给赏。急宜及时种植。以待潮汛。不可因循迟误。柳株不能御浪。有伤塘根。不必种植。

石塘添用笋箫疏

尹继善

松江石塘工程。其先筑之一千八百七十余丈。已经完工。臣等赴塘查勘。逐工细验。俱能修筑如式。总理塘工大仆寺卿俞兆岳所筑样塘。较别工尤坚稳。非仅由于灰浆充足。因工内俱用铁笋铁箫。臣等细心讲究。海水吞吐。为力甚大。倘一石移动欹斜。则全身动摇。惟于两石层累之处各凿一孔。用铁笋穿合。则上下联结于横石排结之处。各于头尾凿孔。用铁箫关住。则左右贯穿通身之石。联络一片。虽有风浪冲激不能撼动。较之用铁锭搭钉浮面易脱落者相去悬殊。今除已筑塘一千八百七十余丈外。尚有未筑塘工二千七百五十余丈。请将此未筑塘工外层纵横铺砌之石。俱添用铁笋铁箫。每丈需用铁箫铁笋三十三枚。每枚重二斤。每斤价银一分五厘。每件凿孔银一分。共需笋箫十五万七千六百五十六枚。约需笋箫连工银五千九百余两。所费无多。塘工大为得力。但石有长短。笋箫或有增减。工竣核实报销。又土塘为石塘外护。关系最要。内有缺等处。离水甚近。为最险之工。常年于土塘外身。密钉排桩保护。而潮水冲刷。难以抵御。不时坍卸。臣等查土塘之外。有废石塘数百丈。久经坍入水中。原题请将坍卸水中之石捞取。配为新塘之用。今查看石料短小。不能配新工。请将此废石移为帮护土塘砌筑。所有捞筑等项工费。即在岁修土塘捐项内动用。实费省而工倍也。

请石塘外增筑土塘疏

赵宏恩

窃臣亲勘松江一带海塘。外护土塘。俱属完固。又金山嘴一段土工。地基原低。前估一丈二尺。与各工塘面高低不一。已饬加筑平齐。其余已修石塘。如式坚固。至添贴石内土塘。现在夯礮务期坚稳。再查石塘长至七千余丈。面宽五尺。底宽一丈。以臣愚见。尚觉单薄。其外护土塘。相离石塘有十余丈及数十丈之远。新筑贴石内土塘。系紧贴石塘里面。而石塘外面。虑少帮扶。诚恐日久潮浸雨淋。剥落擦损。似应仿照贴石内土塘之法。紧贴石塘之外。再筑土塘一层。上宽五尺。下宽二丈。高一丈余。庶内外俱有包裹扶衬。愈可经久。其缺为第一险工。石塘系首先修筑。不及续修之工程坚稳。则外筑贴石土塘。更宜加倍宽厚。方为周密。又查石塘以外。厚筑之外护土塘。其内隙地原广。雨水颇多积注。寺臣俞兆岳欲于石塘开三四洞。以消积水。前督臣范时绎尹继善俱以恐伤塘根阻止。然现据百姓吁疏泄。臣愚以为积水不消浸泡。塘根亦有干系。若开挖数洞。实恐有伤塘身。细询工员匠民。欲于隙地中间酌开小河一道。围绕石塞之外。仍不致逼近塘根。于石塘与土塘交接之处开一石洞。引水以入石塘内之新河。于塘工民田俱有裨益。而开河之土。即可以筑贴石之外土塘。约计共费二万之内。暂动司库耗羨料理。俟塘工捐钱充足之时归补。又外护土塘以内隙地。开河之外。犹多空闲。宜酌种芦苇柳株。日久根深盘结。既可以固塘基。而枝叶畅发。又可以资民用。合并陈明。